萧懿之入援也，萧衍驰使所亲虞安福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民，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苦劝之；懿并不从。

萧懿援助朝廷平定崔慧景反叛之时，萧衍急忙派亲信虞安福去游说萧懿，对萧懿讲道：“如果诛杀了崔慧景，平定叛乱之后，则你所立的功劳太大了，不是朝廷的封赏所能酬劳，即使遇上一个圣明贤仁的君主，你尚且难以立得住脚，何况在现今混乱的朝廷之中，昏君奸臣们那能容得了你，不知到时你将何以自全？所以，如果把反贼歼灭之后，进一步再率兵进宫，如商代的伊尹放逐太甲、汉代的霍光废昌邑王那样，废掉昏君东昏侯，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便以抵拒北魏为借口，上表求放还历阳，这样，则威震崐朝廷内外，谁敢不听从。如果一旦放弃了兵权，虽然所享受的官爵很高，但手中无有军队和民众，必将束手就死，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长史徐曜甫对萧懿苦苦相劝，但萧懿并不为所动，没有采纳萧衍的建议。

崔慧景死，懿为尚书令。有弟九人：敷、衍、畅、融、宏、伟、秀、、恢。懿以元勋居朝右，畅为卫尉，掌管龠。时帝出入无度，或劝懿因其出门，举兵废之。懿不听。嬖臣茹法珍、王之等惮懿威权，说帝曰：“懿将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懿西奔襄阳。懿曰：“自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懿弟侄咸为之备。冬，十月，己卯，帝赐懿药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懿弟侄皆亡匿于里巷，无人发之者；唯融捕得，诛之。

崔慧景死后，萧懿被任为尚书令。萧懿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萧恢。萧懿以朝廷元勋，位列朝班之首，萧畅任卫尉，掌握着宫门的钥匙。当时，东昏侯时常出外游走玩嬉，有人就劝萧懿乘其出游之际，起兵废之，但是萧懿不听。宠臣茹法珍、王之等人忌惮萧懿的威望和权力，游说东昏侯：“萧懿将要象隆昌年间废郁林王那样把你废掉，陛下命在旦夕。”东昏侯听了表示同意。徐曜甫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秘密准备了船只，停在长江边上，力劝萧懿西奔襄阳。然而，萧懿却说：“自古以来，人谁无一死，岂有尚书令叛逃的呢？”萧懿的弟弟和侄子们都对将会发生的事变做了准备。冬季，十月，己卯（十三日），东昏侯派人到尚书省给萧懿赐送药酒，萧懿临死之前说道：“家弟萧衍在雍州，是朝廷的一大忧患。”萧懿死后，他的弟弟和侄子们全都逃亡藏匿于里巷之中，没有人加以告发，只有萧融被捕获，遭到杀害。

丁亥，魏以彭城王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勰固辞，不免。勰雅好恬素，不乐势利。高祖重其事干，故委以权任，虽有遗诏，复为世宗所留。勰每乖情愿，常凄然叹息。为人美风仪，端严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观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务之暇，披览不辍。小心谨慎，初无过失；虽闲居独处，亦无惰容。爱敬儒雅，倾心礼待。清正俭素，门无私谒。

丁亥（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录尚书事，元勰坚决推辞，但是没有推辞掉。元勰性情恬淡素朴，不乐于追逐权势利益。北魏孝文帝特别看重他处理事情的才干，所以委以重任，虽然在遗诏中同意他引退，但是仍被宣武帝元恪留用。元勰因不能脱身政务，不得已而为之，有违于自己的意愿，所以常常内心感到凄然，叹息不已。他一表人才，风度甚佳，端庄肃穆，宛如神人，接人待物无不合度，走到哪里都谈笑风生，使在场的人乐而忘疲。他爱好文史，公务之余，披阅浏览，手不释卷。他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过失之处。即使闲居独处，也没有懒散毛病，总是那么精神充沛。他还爱惜、敬重儒雅之士，对他们倾心礼待。他能做到清廉公正，府上从来没有为私事而托情的来访者。

十一月，己亥，魏东荆州刺史桓晖入寇，拔下笮戍，归之者，二千余户。晖，诞之子也。

十一月己亥（初三），北魏东荆州刺史桓晖率兵入侵南齐，占取了下笮戍，归顺史桓晖的有两千多户。史桓晖是史诞的儿子。

初，帝疑雍州刺史萧衍有异志。直后荥阳郑植弟绍叔为衍宁蛮长史，帝使植以候绍叔为名，往刺衍。绍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绍叔家，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可取良会也。”宾主大笑。又令植历观城隍、府库、士马、器械、舟舰，植退，谓绍叔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众一战！”送植于南岘，相持恸哭而别。

起初，东昏侯怀疑雍州刺史箫衍有异谋。直后荥阳人郑植的弟弟郑绍叔担任了萧衍的宁蛮长史，东昏侯就派郑植以探望弟弟郑绍叔为借口，去刺杀萧衍。郑绍叔知道了这一阴谋，秘密地报告了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中备办了酒席，以开玩笑的口吻对郑植说：“朝廷派遣您来谋害我，今天我正得闲，与您宴饮，这正是下手的好机会呀。”说罢，宾主大笑不已。萧衍又让郑植把雍州的城墙壕沟、仓库、兵士、战马、器械、船舰等仔细观察一番，以便弄清萧衍的实力。郑植看过之后，对郑绍叔说：“雍州的实力强大，是无法轻易解决了的。”郑绍叔对他说：“哥哥回到朝廷之后，请一字不差地对天子说：如果崐要攻取雍州的话，我郑绍叔要率众搏一死战！”郑植回朝去，郑绍叔把他送到南岘，兄弟二人执手相视，恸哭而别。

及懿死，衍闻之，夜，召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议。茂，天生之子；庆远，元景之弟子也。乙巳，衍集僚佐谓曰：“昏主暴虐，恶逾于纣，当与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众，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装舰，葺之以茅，事皆立办。诸将争橹，吕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到萧懿死之后，萧衍知道噩耗，连夜召集张弘策、吕僧珍、长史王茂、别驾柳庆远、功曹吉士瞻等人到府第议定对策。王茂是王天生的儿子，柳庆远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乙巳（初九），萧衍把手下的僚佐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昏乱的君主残暴，罪恶超过了纣王。所以，我应当与你们一起把他除掉。”在这一天，萧衍树起大旗，召集兵马，共得到带甲兵士一万多人，战马一千多匹，船舰三千艘。萧衍又命令搬出檀溪中的竹子木料，装到战舰之上，上面盖上茅草，这些事情很快就都办妥了。各将领争抢船橹，吕僧珍把自己原先准备好的拿出来，每只船发给两张，才停止了争抢。

是时，南康王宝融为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箫颖胄行府州事，帝遣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将兵三千之官，就颖胄兵使袭襄阳。衍知其谋，遣参军王天虎诣江陵，遍与州府书，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衍因谓诸将佐曰：“荆州素畏襄阳人，加以唇亡齿寒，宁不暗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东，虽韩、白复生，不能为建康计；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颖胄得书，疑未能决；山阳至巴陵，衍复令天虎赍书与颖胄及其弟南康王友颖达。天虎既行，衍谓张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书。今段乘驿甚急，止有两函与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问天虎而口无所说，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间必谓行事与天虎共隐其事，则人人生疑。山阳惑于众口，判相嫌贰，则行事进退无以自明，必入吾谋内。是持两空函定一州矣。”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任荆州刺史，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代理州府事务，东昏侯派遣辅国将军、巴西和梓潼两郡太守刘山阳率领三千兵士赴任，会同萧颖胄的兵力一起袭击襄阳。萧衍知道了这一计划，就派遣参军王天虎去江陵，给荆州和西中郎府的官员们每人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刘山阳率兵西进，要同时袭击荆州和雍州。”于是萧衍对部下的众位将佐们说：“荆州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况且雍州和荆州地界相邻，唇亡而齿寒，所以岂能不与我们暗中联络，通力合作呢？我只要能会合荆州和雍州的兵力，大张旗鼓地东进，就是使韩信、白起再生，也无法为朝廷想出什么好招来，何况是昏君差使着一帮提刀传敕的宠幸之徒呢！”萧颖胄收到萧衍的信之后，心中迟疑而不能决断。刘山阳到了巴陵，萧衍再次命令王天虎送信与萧颖胄及其弟弟南康王萧宝融的僚友萧颖达。王天虎出发之后，萧衍又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前不久，我派遣王天虎去荆州，给每个人都送了信。近来驿使四出传信，忙个不停，但只有两封信给萧疑胄、萧颖达兄弟二人，信中只写‘王天虎口述’。他们问具体情况时，王天虎又一句也说不上来，因为我压根就没有向他交代过一句。王天虎是萧颖胄信得过的心腹之人，所以荆州方面一定要以为萧颖胄与王天虎一起隐瞒着事情，于是人人心中疑虑丛生。刘山阳会被众人的言说搞迷糊了，就一定要对萧颖胄产生疑心，他们互相之间将不信任。这样的话，萧颖胄将进退两难，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自己，因此就必定要落入我的圈套之中。这是以两封空函定一州之妙计啊。”

山阳至江安，迟回十余日，不上。颖胄大惧，计无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又众寡不敌，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虎，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师贵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远，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毙耳。独不见萧令君乎？以精兵数千，破崔氏十万众，竟为群邪所陷，祸酷相寻。‘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且雍州士锐粮多，萧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阳所能敌。若破山阳，荆州复受失律之责，进退无可，宜深虑之。”萧颖达亦劝颖胄从阐文等计。诘旦，颖胄谓天虎曰：“卿与刘辅国崐相识，今不得不借卿头！”乃斩天虎送示山阳，发民车牛，声云起步军征襄阳。山阳大喜。甲寅，山阳至江津，单车白服，从左右数十人诣颖胄。颖胄使前汶阳太守刘孝庆等伏兵城内，山阳入门，即于车中斩之。副军主李元履收余众请降。

刘山阳到了江安，迟疑了十多日，不往前开进。萧颖胄对此大为恐惧，然而又想不出什么良策妙计来，夜里，他叫来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人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关起门来一起商议对策。席阐文说：“萧衍在雍州招兵买马，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江陵人向来害怕襄阳人，又寡不敌众，要收拾他们必定办不到，即使能制服了他们，最终也不会为朝廷所容忍。如今，如果杀了刘山阳，与雍州方面一起起兵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可成。刘山阳迟疑而不进，这是不相信我们。现在，如果斩了王天虎，把首级送给刘山阳，那么他的疑虑就可以消除。等他来了之后，再把他收拾掉，无不可以成功的。”柳忱接着说道：“朝廷的昏狂悖乱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城中的大臣们惴惴不安，人人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垂首听命的份儿，那敢稍有移动。现在，我们幸好远离朝廷，可以暂时安全。朝廷命令我们袭击雍州，只不过借此而让双方互相残杀罢了。难道忘记了尚书令萧懿了吗？他以几千精兵，打败了崔慧景的十万大军，然而竟被那帮邪恶的小人所陷害，很快就灾祸及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记取。再说雍州兵力精锐，粮草充足，萧衍雄姿英发，谋略过人，罕有人能匹敌，刘山阳一定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他击败了刘山阳，我们荆州也会因没有执行朝廷之令而受到责难，这真是进也不可，退也不可，所以应该认真加以考虑。”萧颖达也劝萧颖胄听从席阐文等人的计策。第二天早晨，萧颖胄对王天虎说：“您同刘山阳相识，现在不得不借您的头用一用。”于是，萧颖胄令人斩了王天虎，把他的脑袋送给刘山阳看，并且调用民众的车和牛，声称派遣步军去征讨襄阳。刘山阳见状欣喜若狂。甲寅（十八日），刘山阳到了江津，独自乘坐一辆车，穿着白色便服，只带了几十个随从，去见萧颖胄。萧颖胄指派曾经任过汶阳太守的刘孝庆等人在城内埋伏兵力，刘山阳进入城门之后，就在车中把他斩了，副军主李元履收集余部，请求投降。

柳忱，世隆之子也。颖胄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详求婚，未之许也。”乃以女嫁详子夔，而告之谋，详从之。乙卯，以南康王宝融教纂严，又教赦囚徒，施惠泽，颁赏格。丙辰，以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以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颖胄有器局，既举大事，虚心委己，众情归之。以别驾南阳宗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为州人所推信，军府经略，每事谘焉。颖胄、各献私钱谷及换借富赀以助军。长沙寺僧素富，铸黄金为金龙数千两，埋土中。颖胄取之，以资军费。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萧颖胄顾虑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合作，把心中之虑告诉了柳忱，柳忱说：“这再容易不过了。前不久，夏侯详曾来求婚，要娶我的女儿做儿媳妇，我没有答应他，现在为了成就大业，我就答应与他做亲家好了。”于是，柳忱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夏侯详的儿子夏夔，并且把密谋告诉了夏侯详，夏侯详服从了。乙卯（十九日），萧颖胄以南康王萧宝融的名义发布戒严令，又赦放囚徒，施布恩惠，颁布奖赏标准。丙辰（二十日），朝廷任命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丁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萧颖胄为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识与度量，一旦已经开始谋举大业，就能做到虚心接人待物，处处委曲求全，所以众心都向着他。由于别驾、南阳人宗，以及同郡中兵参军刘坦、谘议参军乐蔼深得州人的推崇信任，所以萧颖胄在军府大事方面，常常向他们谘问。萧颖胄和宗各自捐献自己的钱粮，并且转借了大量的资金，以便资助军用。长沙寺的僧人向来富有，他们把黄金铸成金龙，约有数千两，埋藏在地下，萧颖胄取出来，用以资助军费开支。

颖胄遣使送刘山阳首于萧衍，且言年月未利，当须明年二月进兵。衍曰：“举事之初，所藉者一时骁锐之心。事事相接，犹恐疑怠；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童子立异，则大事不成。况处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纣，行逆太岁，岂复待年月乎？”

萧颖胄派遣使者把刘山阳的首级送给萧衍，并且告诉萧衍说年月不吉利，应当等到明年二月再起兵出发。萧衍说：“起兵的开头，所凭藉的就是一时之骁锐的气势与信心，即使不停息地干下去，还恐怕要担心出现松劲情绪，如果崐停兵等待三个来月，必定会产生后悔和顾惜。何况聚集了十万大军，时间一长，粮食就要消耗光。如果那毛孩子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那么大事就难以成功。况且现在已经一切安排就绪，怎么能中途停息呢？过去周武王讨灭殷纣王，出发时间正好冲犯太岁星，岂能等待什么吉利的年月呢？”

戊午，衍上表劝南康王宝融称尊号；不许。十二月，颖胄与夏侯详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数帝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颖胄遣冠军将军天水杨公则向湘州，西中郎参军南郡邓元起向夏口。军主王法度坐不进军免官。乙亥，荆州将佐复劝宝融称尊号；不许。夏侯详之子骁骑将军为殿中主帅，详密召之，自建康亡归。壬辰，至江陵，称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封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选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国如故。须军次近路，主者备法驾奉迎。”

戊午（二十二日），萧衍上表南康王萧宝融，劝他称帝，但萧宝融不答应。十二月，萧颖胄同夏侯详向建康朝廷中的百官群臣以及各州郡的长官们传送了声讨东昏侯以及梅虫儿、茹法珍罪恶的檄文。萧颖胄派遣冠军将军、天水人杨公则出发去湘州，派遣西中郎参军、南郡人邓元起向夏口进发。军主王法度因按兵不进而被免职。乙亥（初十），荆州的将佐们再次劝萧宝融称帝，仍旧没有答应。夏侯详的儿子骁骑将军夏侯任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他前来，夏侯就从建康逃回来了。壬辰（二十七日），萧颖胄到达江陵，声称接奉宣德皇太后的命令：“南康王萧宝融应当继承皇位，但由于要等待清除去宫中的昏君和奸臣，所以暂时不称帝，而封地十郡，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并且授予黄钺，可以挑选任命百官，原有的西中郎府和南康国照旧不变。等待军队到了附近之时，由主管官员备办车驾前去奉迎他。”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亲人说萧衍，迎南康王都襄阳，先正尊号，然后进军；衍不从。王茂私谓张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挟天子以令诸侯，节下前进为人所使，此岂他日之长计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涂大事不捷，故自兰艾同焚；若其克捷，则威振四海，岂碌碌受人处分者邪！”

竟陵太守、新野人曹景宗派遣亲属去游说萧衍，建议他去迎接南康王，以襄阳为都城，先称帝即位，然后再进军建康，萧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王茂私下里对张弘策说：“现在，南康王被掌握在萧颖胄手中，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持节大人萧衍的前进后退都将受他驱使，这岂能是来日的长久之计吗？”张弘策把王茂的话告诉了萧衍，萧衍说：“假若下一步的大事不能成功，那么无论贵贱都将一块遭难而死；如果大事能告捷，那么我将威振四海，又岂能会碌碌无为而受他人摆布呢？”

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人心不安。或问时事于上唐太守杜陵韦睿，睿曰：“陈虽旧将，非命世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将乎？”乃遣二子自结于萧衍。及衍起兵，睿帅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华山太守蓝田康绚帅郡兵三千赴衍。冯道根时居母丧，帅乡人子弟胜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亦起兵应衍。，忱之兄也。

当初，陈显达、崔慧景反叛之时，人心不安定，有人向上庸太守、杜陵人韦睿讨问时局问题，韦睿说：“陈显达虽然是一员老将，但不是治世之才；崔慧景颇懂些事理，但懦怯而缺少英武之气，他的结局恐怕是落个满门诛斩的下场。平定天下的人，大概必定是我们州的刺史萧衍吧？”于是，韦睿就派遣他的两个儿子自动前去结交萧衍。等到萧衍起兵之时，韦睿率领郡兵两千兼程而行，前去参加。华山太守、蓝田人田康绚也率领郡兵三千名去投附萧衍。冯道根当时正在为母亲守丧，也率领乡亲的子弟中可以行军打仗者前去加入萧衍的军队。梁州和南秦州两州的刺史柳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是柳忱的哥哥。

帝闻刘山阳死，发诏讨荆、雍。戊寅，以冠军长史刘浍为雍州刺史；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将兵及运粮百四十余船送郢州刺史张冲，使拒西师。元嗣等惩刘山阳之死，疑冲，不敢进，停夏口浦；闻西师将至，乃相帅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还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鲁山，除骁骑将军。张冲与之结盟，遣军主孙乐祖将数千人助僧寄守鲁山。

东昏侯听说刘山阳死了，就发出诏书，命令讨伐荆州和雍州。戊寅（十三日），东昏侯任命冠军长史刘浍为雍州刺史，并派遣骁骑将军薛元嗣、制局监暨荣伯率兵以及运粮一百四十余船，送给郢州刺史张冲，让张冲抵挡西边荆、雍二州的军队。薛元嗣等人有鉴于刘山阳之死，对张冲有怀疑，所以不敢前进崐，停在夏口浦，听说西边的军队将要开过来了，方才率兵进入郢城。原先的竟陵太守房僧寄将要回建康，到了郢州时，东昏侯敕令房僧寄留守鲁山，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张冲与房僧寄结盟，派遣军主孙乐祖率领数千人帮助房僧寄守护鲁山。

萧颖胄与武宁太守邓元起书，招之。张冲待元起素厚，众皆劝其还郢，元起大言于众曰：“朝廷暴虐，诛戮宰辅，群小用事，衣冠道尽。荆、雍二州同举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严上道，至江陵，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萧颖胄给武宁太守邓元起去信，让他前来。张冲对待邓元起向来优厚，众人都劝邓元起回郢州去，邓元起大声对众人说：“如今朝廷残暴肆虐，杀戮宰辅大臣，一帮小人们在朝中专权，士大夫前途穷尽。荆州和雍州共同谋举大事，何愁不能成功？况且我的老母亲在西边，如果事情不能成功，正好让昏庸的朝廷把我杀掉，这样反而可以免于我对老母亲的不孝之罪。”邓元起当日就收拾好，上道西行，到达江陵之后，被萧颖胄任命为西中郎中兵参军。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未知所附。杨公则克巴陵，进军白沙，宝积惧，请降，公则入长沙，抚纳之。

湘州行事张宝积发兵自守，不知道该依附那一方。杨公则攻克巴陵之后，进军白沙，张宝积害怕了，请求投降，杨公则率部进入长沙，安抚、招纳了张宝积及其部下。

是岁，北秦州刺史杨集始将众万余自汉中北出，规复旧地。魏梁州刺史杨椿将步骑五千出顿下辩，遗集始书，开以利害，集始遂复将其部曲千余人降魏。魏人还其爵位，使归守武兴。

这一年，南齐北秦州刺史杨集始率领一万多人马从汉中向北出兵，要收复他的旧地。北魏梁州刺史杨椿率领步、骑兵五千来驻扎于下辩，派人给杨集始送去书信，晓以利害，于是杨集始就又率领部曲千余人投降了北魏。北魏恢复了杨集始过去的爵位，让他回去驻守武兴。

第一百四十四卷

齐纪十和皇帝中兴元年（辛巳、501 ）

春，正月，丁酉，东昏侯以晋安王宝义为司徒，建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春季，正月，丁酉（初二），东昏侯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任命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乙巳，南康王宝融始称相国，大赦；以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萧衍发襄阳，留弟伟总府州事，守垒城，府司马庄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储皆虚。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并不受衍命，举兵欲袭襄阳，伟、遣兵邀击于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

乙巳（初十），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发令大赦天下，并且任命萧颖胄为左长史，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任命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戊申（十三日），萧衍率兵从襄阳出发，留下弟弟萧伟总管府州事务，萧防守襄阳城附近的堡寨，府司马庄丘黑防守樊城。萧衍出发之后，州中兵力以及物资储备都很空虚。魏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颜僧都两人不服从萧衍的命令，率领兵马要袭击襄阳，萧伟和萧派遣部队在始平进行拦截阻击，大获全胜，于是雍州得以安定。

魏咸阳王禧为上相，不亲政务，骄奢贪淫，多为不法，魏主颇恶之。禧遣奴就领军于烈求旧习林虎贲，执仗出入。烈曰：“天子谅暗，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非有诏不敢违理从私。”禧奴惘然而返。禧复遣谓烈曰：“我，天子之□□□叔父，身为元辅，有所求须，与诏何异”烈厉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贵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为恒州刺吏。烈不愿出外，固辞，不许；遂称疾不出。

北魏咸阳王元禧以太尉辅政，位居群臣之上，但是他不亲理政务，骄奢淫侈，贪得无厌，干了许多违法之事，宣武帝对他特别不满。元禧派遣自己的奴仆到领军于烈那里要一些专为皇帝担任警卫任务的羽林虎贲，以便出入之时为他自己担任护卫，于烈不同意给，对来者说：“皇上正在为先帝守丧，朝廷政事归于辅政大臣掌管。我身为领军，只知道负责皇上的警卫事情，所以没有皇上的诏令，我不敢违反规定私自给予。”元禧的奴仆没办法，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去了。元禧不肯就此罢休，他再次派奴仆去对于烈转达说：“我是皇上的叔父，身为辅政大臣，有所需求而向你提出，这与皇上的诏令有什么两样呢？”于烈严厉地回答道：“于烈我并非不知道王爷的高贵身份，但是您怎么能指使自己的奴仆来索要皇上的羽林！您可以要去我于烈的脑袋，但要羽林却一个也得不到。”元禧因此而恼羞成怒，依仗权力任命于烈为恒州刺史，于烈不愿意到外地去，坚决推辞，但是元禧不准许，于是就借口有病而躲在家中不出来了。

烈子左中郎将忠领直，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于魏主曰：“诸王专恣，意不可测，宜早罢之，自揽权纲。”北海王详亦密以禧过恶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辅政。帝然之。

于烈的儿子左中郎将于忠统管直，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于烈就让于忠对宣武帝说：“各位王爷专横恣意，其内心不可测透，宜于早点把他罢黜掉，而由圣上亲自临朝执政。”北海王元详也秘密地把元禧的罪过恶行告诉了宣武帝，并且说彭城王元勰深得人心，也不宜于长久地辅理朝政。宣武帝听了，深表同意。

时将祭，王公并齐于庙东坊。帝夜使于忠语烈：“明旦入见，当有处分。”质明，烈至。帝命烈将直六十余人，宣旨召禧、勰、详，卫送至帝所。禧等入见于光极殿，帝曰：“恪虽寡昧，忝承宝历。比缠，实凭诸父，苟延视息，奄涉三龄。诸父归逊殷勤，今便亲摄百揆。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又谓勰曰：“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遂冲操。恪是何人，而敢久违先敕，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谢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诏，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庚戌，诏勰以王归第；禧进位太保；详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张彝、邢峦闻处分非常，亡走，出洛阳城，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弹。诏书切责之。复以于烈为领军，仍加车骑大将军，自是长直禁中，崐军国大事，皆得参焉。

快到春季祭宗庙之时，各位王公们全都汇齐在宗庙的东坊斋戒。宣武帝在夜里指派于忠去对于烈说：“明天早晨进来见我，将对你有所吩咐。”第二天天刚亮，于烈到了，宣武帝命令于烈率领直六十多人，传达圣上旨意要召见元禧、元勰、元详三人，把他们护送到皇上的住所。元禧等三人进入光极殿，宣武帝对他们说：“元恪我虽然孤陋寡闻，忝承皇位，到我患病之后，确实依靠几位叔父辅理朝政，才使我得以苟延残喘，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三年。三位叔父一再表示要归政，殷勤谦逊之意不敢拂逆，所以现在我就亲自执掌朝政吧。各位叔父暂且回到各自的府邸去吧，至于下一步如何，我当分别安排。”元恪又对元勰说：“近来南北事务繁多，使您奔波辛劳，不能实现虚静之志节。元恪我是何人，怎么敢长久违背先帝的遗敕？今天，我就顺从了叔父的高蹈避世的心意吧。”元勰听后，感谢元恪说：“陛下孝顺恭敬，仰遵先帝的遗诏，批准我脱身俗务，这真是上成了圣明之美，下遂了微臣我的志向，抚今思往，如何不令我悲喜交织呢？”庚戌（十五日），宣武帝诏令元勰以王爷身份回府静养，元禧位进太保，元详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人张彝、邢峦知道了元恪对三位叔父的安置情况，觉得这样处理很不正常，就离朝逃走，逃出了洛阳城，于是被御史中尉中山人甄琛弹劾，宣武帝发出诏书，狠狠地斥责了他们两人一顿。宣武帝还是让于烈担任领军，又加封他为车骑大将军，从此以后，于烈常在皇宫内值班，国家军政大事，他都得以参与。

魏主时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幸臣茹皓、赵郡王仲兴、上谷寇猛、赵郡赵、南阳赵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赵尤亲幸，旬月间，累迁至光录卿；每迁官，帝亲至其宅设宴，王公百官皆从。宣武帝元恪当时才十六岁，不能亲自处理断决朝政事务，就委托给身边人办理。于是，宠幸之臣茹皓、赵郡人王仲兴、上谷人寇猛、赵郡人赵、南阳人赵邕以及外戚高肇等人开始专权，北魏的朝政从此逐渐衰败。赵尤其受宣武帝宠幸，一个月之内，就升至光禄卿。他每升一次官，宣武帝就亲自到他家去设宴庆贺一番，王公众臣们也都要随着一起去。

辛亥，东昏侯祀南郊，大赦。

辛亥（十六日），南齐东昏侯在南郊举行祀天仪式，大赦天下。

丁巳，魏主引见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亲政之意。壬戌，以咸阳王禧领太尉，广陵王羽为司徒。魏主引羽入内，面授之。羽固辞曰：“彦和本自不愿，而陛下强与之。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议。”乃以为司空。

丁巳（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元恪在太极前殿召见百官群臣，告诉了他们自己要亲自执政的意见。壬戌（二十七日），宣武帝命咸阳王元禧兼任太尉，任命广陵王元羽为司徒。元恪让元羽进入内殿，当面告诉了他这一任命。但是，元羽坚决推辞不受，他说：“当初元勰自己本来不愿意担任司徒，而陛下却强使他担任。如今，刚免去了元勰的司徒之官，而以我代替他，这样一来必定要遭到众人的议论，所以我不能担任。”于是，元恪就只好让他担任司空。

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邵陵王宝攸为荆州刺史。

二月，乙丑（初一），南齐南康王萧宝融任命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任命竟陵太守曹景宗为郢州刺史，任命邵陵王萧宝攸为荆州刺史。

甲戌，魏大赦。

甲戌（初十），北魏大赦天下。

壬午，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中外纂严。

壬午（十八日），南齐东昏侯派遣羽林兵袭击雍州，宣布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甲申，萧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汉口，诸将议欲并兵围郢，分兵袭西阳、武昌。衍曰：“汉口不阔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与郢城为掎角；若悉众前进，僧寄必绝我军后，悔无所及。不若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合，以逼郢城；吾自围鲁山以通沔、汉，使郧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继而至，兵多食足，何忧两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帅众济江，顿九里。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开门迎战，茂等击破之，光静死，冲婴城自守崐。景宗遂据石桥浦，连军相续，下至加湖。

甲申（二十日），萧衍到达竟陵，命令王茂、曹景宗担任前军，又命令中兵参军张法安防守竟陵城。王茂等人到达汉口，众将领计议要合并兵力围攻郢，以及兵分两路袭击西阳和武昌。萧衍不同意这一方案，他说：“汉口河道宽不到一里，我们在河中间，敌人在两岸射箭，箭雨交织，如何得了？再说房僧寄以重兵把守汉口，与郢城成犄角之势，我们如果出动全部兵力前去，房僧寄必定要派兵去断绝我军的后路，如此一来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不如派王茂、曹景宗的军队渡过长江，与荆州方面的兵力合作，逼攻郢城，我则亲自围攻鲁山，以便打通沔、汉水道，使郧城、竟陵的粮食能用舟船运下来，江陵和湘中的军队相继到来之后，兵多粮足，何愁攻不下这两座城池呢？夺取天下，无须力战，简直可以卧而取之。”于是，萧衍就指使王茂等人率兵渡过长江，驻扎在九里。张冲派遣中兵参军陈光静出城迎战，王茂等率部痛击，破敌获胜，陈光静战死，张冲只好据城自守，不敢出战。于是，曹景宗便占据石桥浦，摆开战线，一直下至加湖。

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夏首。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义阳张惠绍等游遏江中，绝郢、鲁二城信使。杨公则举湘州之众会于夏口。萧颖胄命荆州诸军皆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亦隶焉。

荆州方面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军主王世兴、田安之率领数千人在夏首与雍州方面的兵力会合。萧衍筑建汉口城以便守护鲁山，并且命令水军主、义阳人张惠绍等人在长江中游动阻截，以便断绝郢城和鲁山之间的信使往来。杨公则率领湘州兵力与其他军在夏口会合。萧颖胄命令荆州方面的各部兵力全都接受杨公则的指挥调遣，即使是萧颖达也同样成为他的部下。

府朝议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难其人，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湘土人情，易扰难信，用武士则侵渔百姓，用文士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军民足食，无逾老夫。”乃以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尝在湘州，多旧恩，迎者属路。下车，选堪事吏分诣十郡，发民运租米三十余万斛以助荆、雍之军，由是资粮不乏。

南康王萧宝融的相国府商议要派遣人去执管湘州，但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众人说：“湘州的风土人情不同一般，那里的人容易骚乱，难以取信，如果派一个武将去则会侵扰、鱼肉百姓，而派文官去则威略不够，不容易镇得住。所以，要想使湘州平定安稳，军民丰衣足食，无论派谁去也没有派老夫我去合适。”于是，就任命刘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主管湘州事务。刘坦曾经在湘州住过，当地有许多得过他好处的老熟人，所以迎接他到来的人挤满了道路。刘坦到任之后，选派能干的吏员分赴十郡，发动民众运送租米三十多万斛，以便资助荆州和雍州的军队，由此粮食物资再也不缺乏了。

三月，萧衍使邓元起进据南堂西渚，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丁酉，张冲病卒，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冲子孜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

三月，萧衍派邓元起前去占据南堂西边的长江岸，田安之驻扎在城北，王世兴驻扎在曲水旧城。丁酉（初三），张冲病逝，骁骑将军薛元嗣与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同守护郢城。

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南郡太守为尹，以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宝义为司空，庐陵王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诏封庶人宝卷为涪陵王，乙酉，以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加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时衍次杨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劳军。宁朔将军新野庾域讽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帅侯伯。”返西台，遂有是命。薛元嗣遣军主沈难当帅轻舸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擒之。

乙巳（十一日），南康王在江陵称帝即位，改换年号为中兴，大赦天下，并且建立宗庙、南北郊祭祀天地场所，州府城门则全部依照建康宫的规模而改建，设置了尚书五省，任命南郡太守为尹，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为司空，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宝崐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十二日），萧宝融发出诏书，宣布萧宝卷已经成为庶人，并封他为涪陵王。乙酉（疑误），萧宝融命令尚书令萧颖胄兼荆州刺史，又加封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并且授予他皇帝所用的黄钺。当时，萧衍正在杨口，和帝萧宝融派遣御史中丞宗去犒劳军队，宁朔将军、新野人庾域婉言对宗说：“皇上还没有授予萧衍黄钺，这样无法统率各路军队。”宗返回江陵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和帝，于是就有了上述对萧衍的任命和授予黄钺一事。薛云嗣派遣军主沈难当率领轻舟数千艘穿越急流，前来交战，张惠绍等人迎战进击，擒获了沈难当。

癸丑，东昏侯以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西击荆、雍。

癸丑（十九日），东昏侯委任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命令他西击荆、雍二州。

夏，四月，萧衍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诸将欲攻之，衍不许。

夏季，四月，萧衍率部出沔，命令王茂、萧颖达等部十九日进军逼近郢城，薛元嗣据守城内，不敢出战，众将领准备攻城，萧衍不允许。

魏广陵惠王羽通于员外郎冯俊兴妻，夜往，为俊兴所击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北魏广陵惠王元羽与员外郎冯俊兴的妻子私通，夜里前去寻欢，被冯俊兴堵住痛打了一顿，并且把他藏匿起来，五月，壬子（十九日），元羽死去。

魏主既亲政事，嬖幸擅权，王公希得进见。齐帅刘小苟屡言于禧云，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禧，禧益惧，乃与妃兄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乞伏马居等谋反。会帝出猎北邙，禧与其党会城西小宅，欲发兵袭帝，使长子通窃入河内举兵相应。乞伏马居说禧：“还入洛城，勒兵闭门，天子必北走桑乾，殿下可断河桥，为河南天子。”众情前却不壹，禧心更缓，自旦至晡，犹豫不决，遂约不泄而散。杨集始既出，即驰至北邙告之。

北魏宣武帝元恪亲自执政以来，宠幸之徒们专权，而王公大臣们却很少有进见的机会。齐帅刘小苟多次告诉元禧，说他听皇上身边的人讲要杀掉元禧，元禧越发害怕了，于是就与妃子的哥哥担任给事黄门侍郎的李伯尚、氐王杨集始、杨灵、乞伏马居等人一起谋反。恰逢宣武帝去北邙打猎，元禧与同党们在城西小宅内集会，准备发兵去袭击宣武帝，并且派长子元通偷偷去河内起兵响应。乞伏马居劝说元禧：“我立即回到洛阳城中去，率兵关闭城门，皇上必定会朝北向桑乾逃去，殿下可以把黄河桥拆断，割据一方，做黄河以南的皇帝。”但是，众人意见不统一，有的主张立即行动，有的主张暂缓一步，元禧心里更不急，从早晨到下午，尚犹豫不决，于是约定谁也不能泄露出去，大伙就散了。杨集始刚出来，就立即骑马到北邙向宣武帝报告去了。

直寝苻承祖、薛魏孙与禧通谋，是日，帝寝于浮图之阴，魏孙欲弑帝，承祖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病癞。”魏孙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卫无几，仓猝不知所出。左中郎将于忠曰：“臣父领军留守京城，计防遏有备，必无所虑。”帝遣忠驰骑观之，于烈已分兵严备，使忠还奏曰：“臣虽老，心力犹可用。此属猖狂，不足为虑，愿陛下清跸徐还，以安物望。”帝甚悦，自华林园还宫，抚于忠之背曰：“卿差强人意！”

担任直寝的苻承祖、薛魏孙与元禧合谋，这一天，宣武帝元恪在佛塔底下的阴凉处睡眠，薛魏孙将要杀死元恪，苻承祖却对他说：“我听说杀皇帝的人身体要得癞疮。”于是，薛魏孙就没有下手。不一会儿，元恪睡醒了，杨集始也赶到了，向他报告了元禧的阴谋。宣武帝左右的人都四处出动去追逐禽兽去了，身边没有几个卫士，所以仓猝之间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左中郎将于忠对宣武帝说道：“我父亲领军于烈留守在京城为了应付突然事变，必有所防备，所以一定不会有什么担忧的。”宣武帝马上派遣于忠骑马去京城观察情况，到后一看，见于烈已经分布兵力，严加守备，做好了应急措施。于烈让于忠回去奏告宣武帝，说：“我虽然年纪老了，但是心力还够用。元禧这帮家伙虽然猖狂，但是完全不足为虑，希望陛下收拾车驾慢慢返宫，以便安定人心。宣武帝听后喜悦万分，从华林园回到宫中，抚摸着于忠的后背说道：”您是比较令我满意的。“

禧不知事露，与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别墅，遣刘小苟奉启，云检行田收。小崐苟至北邙，已逢军人，怪小苟赤衣，欲杀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缓之。或谓禧曰：“殿下集众图事，见意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宽！”禧曰：“吾有此身，应知自惜，岂待人言！”又曰：“殿下长子已济河，两不相知，岂不可虑！”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计今应还。”时通已入河内，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叔孙侯将虎贲三百人收禧。禧闻之，自洪池东南走，僮仆不过数人，济洛，至柏谷坞，追兵至，擒之，送华林都亭。帝面诘其反状，壬戌，赐死于私第。同谋伏诛者十余人，诸子皆绝属籍，微给资产、奴婢，自余家财悉分赐高肇及赵之家，其余赐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余匹，下至十匹。禧诸子乏衣食，独彭城王勰屡赈给之。河内太守陆闻禧败，斩送禧子通首。魏朝以于禧未败之前不收捕通，责其通情，徵诣廷尉，死狱中。帝以禧无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元禧还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同姬妾以及身边的人住宿在洪池别墅里，而派遣刘小苟去向元恪启告，说自己在巡视检查田野收割情况。刘小苟到了北邙，已经遇上了军人，军人们见刘小苟穿着红衣服，觉得他不对劲，要杀他。刘小苟于困迫之中灵机一动，说自己要去报告元禧谋反之事，军人们才缓而未杀他。有人对元禧说：“殿下召集众人图谋大事，事情已经挑明了，但是却中途而止，恐怕必定会有所泄露，今天晚上怎么可以如此宽心自在呢？”元禧显得有些不耐烦，回答说：“我的身子为自己所有，应该知道如何爱惜，难道还用得着别人来提醒吗？”这人又对他说：“殿下的长子已经渡过黄河了，但现在我们这里又停止行动了，这样互相不知情，难道不值得忧虑吗？”元禧回答说：“我已经派人去追他去了，估计现在应该回来了。”这时元通已经到了河内，并且布置好兵力武器，放出了囚徒，开始行动了。于烈派遣直叔孙侯率领虎贲三百名去抓捕元禧，元禧知道之后，从洪池东南逃跑，跟随的僮仆不过几人。元禧渡过了洛水，到达柏谷坞时，后面的追兵也赶上来了，捉住了他，押送到华林都亭。宣武帝元恪当面诘问了元禧谋反经过，于壬戌（二十九日），赐元禧死于他本人的府中。元禧的同谋伏法被诛的有十多人，他的几个儿子都从皇族的名册中除去，留给他们少量的财产和奴婢，在此以外的部分家产赏赐给高肇以及赵，其余的分赏给朝廷内外百官，甚至不入品的候补官员也得到了一些赏赐，多的有绢帛一百多匹，少的则十匹。元禧的儿子们缺衣少食，只有彭城王元勰屡屡接济他们。河内太守陆闻知元禧谋反失败，便斩了元禧的儿子元通，把首级送往朝廷。但是，朝廷却认为陆在元禧没有失败之前不拘捕元通，指责他与元通串通合谋，把他征召到京城，经廷尉审理，最后死在狱中。宣武帝元恪由于元禧无缘无故而谋反，因此越发疏远、猜忌宗室成员了。

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从萧颖胄之命；惠训遣子将兵击颖胄，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屯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漾之等拒之。

南齐巴西太守鲁休烈、巴东太守萧惠训不听从萧颖胄的命令，萧惠训还派遣自己的儿子萧带兵去袭击萧颖胄，萧颖胄派汶阳太守刘孝庆驻扎峡口，同巴东太守任漾之等人一起抵挡萧。

东昏侯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救郢州，进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

东昏侯派遣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去援救郢城，这些军队进驻了巴口。陈虎牙是陈伯之的儿子。

六月，西台遣卫尉席阐文劳萧衍军，赍萧颖胄等议谓衍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衍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仰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并军围郢，又分兵前进，鲁山必沮沔路，扼吾咽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寻阳，彼若欢然知机，一说士足矣；脱距王师，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进退无据，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应镇守。欲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是，卒无所出。脱东军有上者，以万人攻两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忧患乎！且丈夫举事欲清天步，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崐声，此乃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辈白镇军：前途攻取，但以见付，事在目中，无患不捷，但借镇军靖镇之耳。”

六月，江陵方面派遣卫尉席阐文去犒劳萧衍的军队，并且把萧颖胄等人的意见转达于萧衍：“如今您把兵力停在汉口两岸，而不合并诸军围攻郢城，平定西阳、武昌，夺取江州。这一机会已经失去了，所以不如求救于北魏，与他们联合起来，尚且不失为上策。”萧衍回答道：“汉口路通荆州、雍州，控制秦州、梁州，一切粮草物资的运输，全凭这里通过，所以我才决定兵压汉口，连结数州。现在如果合并各路军马围攻郢城，并且分兵前进，那么鲁山敌军必定要阻断沔水水路，这等于是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如果水路被断，那么粮草就难以运到，军队缺粮，自然会发生逃亡离散，这样的话，又如何能持久得了呢？邓元起近来想带三千兵力去攻取寻阳，寻阳那边如果能知道事态之发展，派一个说客去就够了；如果要抗拒我们的军队，那可远非三千兵就可以攻取得下来的，而到时必然会进退无所依据，所以不见得可行。西阳和武昌，如果要占取，很快就可以攻下来的。然而，既然攻下来了，就应当驻兵镇守。但是，要想守住这两座城市，少于一万人是不行的，这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粮食物资供应，但是仓促之下难以筹措到的。如果东边军队前来，以一万人攻打这两座城，而两城之间势必不能互相援救，如果我分派军队去援救，则首尾兵力俱将削弱；如果不派遣的话，则孤城必然陷入敌手，只要一座城丢失了，其它城也会相继土崩瓦解，如此则大势已去，谋求天下之大业也就宣告失败了。如果在攻下郢州之后，沿江席卷而进，则西阳和武昌自然望风而披靡。所以，又何需眼下分兵散众去攻打，以致自己给自己造成忧患呢？而且，大丈夫举事是为了清理出通向朝廷之路，何况我们拥有数州的兵力来诛斩一帮小人，好比是悬河注火，哪里有不能熄灭的道理呢？所以，岂能求救于北方的戎狄，以致示弱于天下呢？他们也未必可以信任，求救于他们，我们只能是白白地落下千丑坏的名声，这实在是下策，怎么能说是上策呢？请您替我们转告镇军将军萧颖胄：下一步的攻取之事，只管交给我负责好了，事情明摆在那里，我完全清楚该如何行动，不要担心不能取胜，只是要借镇军将军之威名来镇定军心罢了。”

吴子阳等进军武口。衍命军主梁天惠等屯渔湖城，唐期等屯白阳垒，夹岸待之。子阳进军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自固。子阳举烽，城内举火应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会房僧寄病卒，众复推助防张乐祖代守鲁山。

吴子阳等人进军武口，萧衍命令军主梁天惠等人驻兵渔湖城，又命令唐期等人驻兵白阳垒，在两岸严阵以待，准备夹击。吴子阳把军队开进加湖，他在离郢城三十里远近，选择地理形势依山傍水之处修筑战垒，自我固守。吴子阳点燃烽火，郢城之内也点火相应，但是城内与城外只愿各自保命，不能互相援救。正在这时，房僧寄病死，众人又推选原来协助房僧寄守城的孙乐祖代替他防守鲁山。

萧颖胄之初起也，弟颖孚自建康出亡，庐陵民灵为之聚兵，得二千人，袭庐陵，克之，内史谢奔豫章。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自湘州赴之，僧简拔安成，颖胄以僧简为安成太守，以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遣军主刘希祖将三千人击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应希祖。颖孚败，奔长沙，寻病卒；谢复还郡。希祖攻拔安成，杀范僧简，东昏侯以希祖为安成内史。灵复合余众攻射，败走。

萧颖胄刚开始起兵之时，他的弟弟萧颖孚从建康逃出，庐陵百姓灵为他召集兵员，得到两千人，去袭击庐陵，攻下了庐陵，内史谢跑到了豫章。萧颖胄派遣宁朔将军范僧简从湘州赶赴豫章，范僧简攻下了安成，萧颖胄任命范僧简为安成太守，任命萧颖孚为庐陵内史。东昏侯派遣军主刘希祖率领三千人攻击萧颖孚，南康太守王丹率郡兵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跑到长沙，很快就病死了，谢又回到了郡中。刘希祖又去攻打安成，杀了范僧简，东昏侯任命刘希祖为安成内史。灵重新集合剩余的人马攻打谢，谢败逃而去。

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树、美竹，则毁墙撤屋而徙之；时方盛暑，随即枯萎，朝暮相继。又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宦者共为裨贩，以潘贵妃为市令，东昏侯自为市录事，小有得失，妃则予杖；乃敕虎贲不得进大荆、实中荻。又开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觋，左右朱光尚诈云见鬼。东昏入乐游苑，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对曰：“见先帝大娻粒?恍硎?觥！倍?璐笈??蔚队牍馍醒爸?＜炔患??烁枯晕?咦谛危?睄向斩之，县首苑门。

东昏侯修建了芳乐苑，山石全部涂上五彩之色。他看见民众家有好树和美竹，就命人毁掉人家的院墙，拆掉房屋，把这树和竹子移走，重新栽在芳乐苑中。当时正值盛暑，栽上不久就枯萎了，于是另换，所以移栽树、竹的人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东昏侯又在芳乐苑中建立了一个集市，让宫人、宦官们充当小贩，让潘贵妃做市令，他自己则自任集市的录事，如果谁稍有过失，潘贵妃就把其交给卫士杖责。于是，东昏侯命令虎贲们打时不得使用杖和实芯的荻杆。东昏侯又命令人挖渠筑坝，自己亲自驾船，或者坐下作屠夫卖肉。东昏侯又喜好巫师，他的身边人朱光尚诈称说自己能看见鬼。一次，东昏侯进入东游苑，人马突然受惊，就问朱光尚是怎么回事，朱光尚回答说：“前次我曾看见先帝非常生气，不许圣上频繁出游。”东昏侯听了勃然大怒，拔出刀子，同朱光尚一起寻找明帝的鬼魂。找了半天没有找着，东昏侯又用菰草扎成明帝的形状，然后用刀斩下草人的脑袋，把它悬挂在东游苑的门上。

崔慧景之败也，巴陵王昭胄，永新侯昭颖出投台军，各以王侯还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桑偃为梅虫儿军副，与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时军主胡松将兵屯新亭，寅遣人说之曰：“须昏人出，寅等将兵奉昭胄入台，闭城号令。昏人必还就将军，但闭垒不应，则三公不足得也。”松许诺。会东昏新作芳乐苑，经月不出游。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中得其事。昭胄兄弟与偃等皆伏诛。

崔慧景失败之后，巴陵王萧昭胄、永新侯萧昭颖投降了朝廷军队，后来各自以王侯身份回到府第，然而心中到底不能安然。竟陵王萧子良过去的防桑偃现在是梅虫儿的军副，他与从前的巴西太守萧寅合谋，要立萧昭胄为帝，萧昭胄许诺事成之后让萧寅做尚书左仆射和护军。这时，军主胡松率兵屯驻在新亭，萧寅派人去游说他：“等待这个昏君出外的机会，萧寅等人带兵奉送萧昭胄进入宫中，然后关闭城门，发号施令，宣布登基。如此一来，昏君必然来投奔将军，您只管关闭寨垒不理他。只要您按此办理，那么到时位到三公是不在话下的。”胡松答应了。恰在这时，东昏侯刚建成芳乐苑，整日在苑中玩嬉，好几个月不出外游赏。桑偃等人就在一起商议，准备招募壮士一百多人，让他们从万春门进去，突然地去把东昏侯收拾掉，萧昭胄认为这样不可行。桑偃的同党王山沙考虑事情拖的太久了不会成功，就去把这件事报告了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路上刺杀了王山沙，但是官吏在王山沙的香袋中发现了写有萧照胄等人秘密计划的纸条，萧昭胄兄弟以及桑偃等人都伏法被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与弟前始安内史欣时，密谋结胡松及前南谯太守王灵秀、直将军鸿选等诛诸嬖幸，废东昏。东昏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送之中兴堂，欣泰等使人怀刀于座斫元嗣，头坠果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虫儿伤数疮，手指皆堕；居士、法珍等散走还台。灵秀诣石头迎建康王宝寅，帅城中将吏见力，去车轮，载宝寅，文武数百唱警跸，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欣泰闻事作，驰马入宫，翼法珍等在外，东昏尽以城中处分见委，表里相应。既而法珍得返，处分闭门上仗，不配欣泰兵，鸿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宝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门闭。城上人射外人，外人弃宝寅溃去。宝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东昏。东昏召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尔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仍将去，制不自由。”东昏笑，复其爵位。张欣泰等事觉，与胡松皆伏诛。

雍州刺史张欣泰同其弟前始安内史张欣时密谋策划，想勾结胡松以及从前的南谯太守王灵秀、直将军鸿选等人诛杀东昏侯身边的宠幸之徒，并且废去东昏侯。东昏侯派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督军队去援救郢城。秋季，七月甲午（初二），茹法珍、梅虫儿以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监杨明泰在中兴堂为冯元嗣送行，张欣泰等派人怀中藏刀在座席上砍杀了冯元嗣，冯元嗣的脑袋坠落在装水果的盘子中，接着又砍向杨明泰，剖破了他的腹部，梅虫儿几处中伤，手指头全被砍掉，李居士、茹法珍等人则往宫中逃去。王灵秀去石头迎接建安王萧宝寅，他率领着城中的将吏们，以便展示兵力，又把车子去掉车轮，让萧宝寅崐坐在上面，命人抬着前行，文武官员数百名在前头喝唱开道，浩浩荡荡地向朝廷走去，数千名老百姓全都空着双手跟随在后面。张欣泰闻知已经开始行动了，急忙骑马入宫，希望乘茹法珍等人在外面之机，东昏侯能把城中布置防御的事情完全委托给他自己，以便里外相应。但是，不久茹法珍就从中兴堂逃回来了，他命令人关闭城门，配兵守护，但是没有发给张欣泰武器，鸿选在殿内也不敢行动。萧宝寅到达杜姥宅之时，天已经黑了，城门也已经关闭了。城门的守兵发箭射外面的人，这伙人就把萧宝寅扔下溃逃而去。萧宝寅也逃走了，三天之后，方才穿着武服来到草市尉司自首，草市尉驰马去报告东昏侯，东昏侯召萧宝寅进宫讯问他，萧宝寅痛哭流涕地说：“那天不知道什么人逼使我上车，就把我弄去了，实在是身不由己。”东昏侯听得笑了，没有为难萧宝寅，恢复了他的爵位。张欣泰等人在事情败露之后，同胡松一起伏法被诛。

萧衍使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乘水涨以舟师袭加湖，鼓噪攻之。丁酉，加湖溃，吴子阳等走免，将士杀溺者万计，俘其余众而还。于是郢、鲁二城相视夺气。萧衍命令征虏将军王茂、军主曹仲宗等人乘水涨而以水军去袭击加湖，击鼓呼叫进攻。丁酉（初五），加湖方面溃败，吴子阳等人逃走免死，将士被杀或被淹死的以万计数，王茂、曹仲宗的水军俘虏了吴子阳的残余兵将，凯旋而归。加湖失守之后，郢城和鲁山的守军顿时士气大泄。

乙巳，柔然犯魏边。

乙巳（十三日），柔然国进犯北魏边境。

鲁山乏粮，军人于矶头捕细鱼供食，密治轻船，将奔夏口，萧衍遣偏军断其走路。丁巳，孙乐祖窘迫，以城降。

鲁山缺乏粮食，军人们在矶头捕捞小鱼充当食物，并且秘密地准备好轻便的船只，将要逃奔夏口。萧衍知道城中守军要逃跑，便派遣一支部队断了他们的逃路。丁巳（二十五日），孙乐祖窘迫无奈，献城投降。

己未，东昏侯以程茂为郢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围也，士民男女近十万口；闭门二百余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茂、元嗣等议出降，使张孜为书与衍。张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长瑜谓孜曰：“前使君忠贯昊天，郎君但当坐守画一以荷析薪。若天运不与；当幅巾待命，下从使君。今从诸人之计，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萧衍以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瘗死者而抚其生者，郢人遂安。

己未（二十七日），东昏侯任命程茂为荆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但是就在这一天，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投降了萧衍。郢城刚被围之时，有士人百姓男女近十万人，关闭城门二百多天，城内瘟疫流行，人人浮肿，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七八个死去，尸体堆积在床底下，而活人睡在床上，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王茂、薛元嗣等人商议出城投降，让张孜写信给萧衍。青州人治中房长瑜过去曾在张冲幕府中任过吏员，他对张孜说：“令尊前使君赤胆忠心，气贯长虹，郎君您唯一应当做到的就是坐镇坚守，使该城不要丢失，以不负已故令尊大人的重托。如果天运不济，我们就只好脱去戎装，听候安排，到黄泉之下去找使君大人。现在，你听从其他人的计策，欲出城而降，这不但使郢州的男女老少对你失去景仰之情，恐怕萧衍也不会瞧得上你。”张孜不能听从房长瑜的劝谕，还是写信给萧衍，献城投降。萧衍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代理郢府事务。韦睿收埋死者，安抚还活着的人，于是郢人得以安定。

诸将欲顿军夏口；衍以为宜乘胜直指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亦以为然。衍命众军即日上道。缘江至建康，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逆为图画，如在目中。

诸位将领想要把军队驻扎在夏口，稍事休整。萧衍则认为应该乘胜而进，直驱建康，车骑谘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萧衍的意见非常对。萧衍命令众路军队当日就开拔上路。沿长江至建康，凡是矶、浦、村落，军队行走途中可以住宿、停留的地方，张弘策早已绘成地图，一目了然，诸将可以按图前进。

辛酉，魏大赦。辛酉（二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

魏安国宣简侯王肃卒于寿阳，赠侍中、司空。初，肃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丧。高祖曰：“三年之丧，贤者不敢过。”命肃以祥之礼除丧。然肃犹素服、不听乐终身。

北魏安国宣简侯王肃死于寿阳，朝廷追赠他侍中、司空。当初，王肃因为父亲死于非命，四年过去了还不除去丧服，孝文帝对他说：“守丧三年，就是当年的贤者子夏也不敢超过这个期限呀。”命令王肃以祥之礼除去丧服，然而王肃还是穿着素服，并且终生不听音乐。

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滠阳以应萧衍，求取义阳、安陆等郡以自效；衍又遣军主唐期攻随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为质于衍，司部悉平。

汝南民众胡文超在滠阳起兵，以响应萧衍，并且向萧衍要求攻取义阳、安陆等郡，以示效力。萧衍同意了胡文超的请求，并且又派军主唐期去攻打随郡，全都攻打下来了。司州刺史王僧景派遣儿子到萧衍那里做人质，司州所辖各郡全部归顺萧衍。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为始安内史，逃潜得免。及西台建，以偃为宋朔将军。偃诣公车门上书曰：“臣窃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乱臣贼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军是也；虽成败异术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天下纤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余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无识而罔之；若使晓然知其情节，相帅而逃，陛下将何以应之哉！”事寝不报。偃又上疏曰：“近冒陈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亲而伤至公之义，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为不可，未审今之严兵劲卒直指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视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运已开泰矣，而死社稷者返为贼臣；臣何用此生于陛下之世矣！臣谨按镇军将军臣颖胄、中领军臣详，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济王室，夭命未遂，主亡与亡；而不为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驿使，何为见戳？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江夏违先臣之请，实谋孔矜。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臣所言毕矣，乞就汤镬！然臣虽万没，犹愿陛下必申先臣。何则？恻怆而申之，则天下伏；不恻怆而申之，则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识所知，南、董之笔，千载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为褒贬！然小臣之愚，为陛下计耳。”诏报曰：“具知卿惋切之怀，今当显加赠谥。”偃寻下狱死。

崔慧景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崔偃任始安内史，由于潜逃而幸免于一死。萧宝融的江陵政权建立之后，任命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来到公车门，上书萧宝融说：“我自己认为江夏王萧宝玄与陛下、先父崔慧景与镇军将军萧颖胄，都是高宗的孝子忠臣，同时又是昏君的乱臣贼子，虽然成功与失败的结局不同，但是所致力的方向却是相同的。陛下刚刚登上至尊宝座，符合天心，天下微小的冤屈，还望陛下能为之洗雪，况且江夏王作为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他所走的路，陛下如今也正在走着。所以，如果连他都不能得到陛下的体恤的话，其余的还有何希望呢？如今不可以寄希望于小民的无知无识而欺罔他们，假如我使他们一下子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并且带领他们逃亡的话，陛下将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但是，事情被搁了起来，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于是，崔偃又上书萧宝融道：“近来冒昧上书陈说了江夏王的冤案，这并非是敢以父子之亲而伤害至上至公之道义，实在不知道圣朝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认为狂恶的东昏侯虽然狂恶，但毕竟是天子，江夏王虽然贤德，可终究是臣子，所以先父拥奉作为臣子的江夏王逆叛了作为天子的东昏侯不对的，那么不明白如今以强兵勇卒直捣魏阙，其原因又是为的什么呢？我之所以没有死去，苟存人世，没有其他缘故，只是为了等待皇运开泰那一天，替死去的忠魂申冤报屈。如今皇运已经开泰，可为社稷而死者反倒成了贼臣，那么我还如何能以此生寄存于陛下之世呢？臣谨按：镇军将军臣萧颖胄、中领军臣萧详，都是社稷之臣，他们全都知道先父为江夏王之股肱，尽力辅助他，共同匡济王室。无奈天命不遂，先父随主而亡。但是，他们两人不就这件事情对陛下说一句话，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知而不言，是为不智。如果认为先父派去的使者被江夏王斩了，就说先父并非见知于江夏王，那么征东将军的驿使王天虎又为何被杀戳呢？陛崐下斩王天虎，确实是为了欺骗刘山阳；而江夏王违背先父的请求，斩了先父派去的使者，实是为了谋取孔矜。天命有归，所以江夏王与先父的事业没有成功罢了。我所要陈说的说完了，冒昧言之，愿乞一死。然而，即使我死了，仍希望陛下一定为先父申冤。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事情本身冤曲，人们同情悲伤，对此进行伸张正义，则天下归心；如果不值得同情悲伤而加以平反，则天下反叛。先父的忠心，有识之士皆知，南史氏和董狐之笔，千载可期，先父之忠终会载入青史的，又何须劳烦陛下特意对他做出褒贬呢？然而，小臣我如此情切意急的愚诚，完全是出于为陛下考虑。”和帝看了崔偃的第二次上书之后，回诏答复说：“你的悲痛怨恨之心，我全知道了，现在应该特别赠给你父亲美好的谥号。”但崔偃很快就下狱而死。

八月，丁卯，东昏侯以辅国将军申胄监豫州事；辛未，以光禄大夫张镇石头。

八月丁卯（初五），东昏侯命令辅国将军申胄监理豫州事务；辛未（初九），命令光禄大夫张镇守石头。

初，东昏侯遣陈伯之镇江州，以为吴子阳等声援。子阳等既败，萧衍谓诸将曰：“用兵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陈虎牙狼狈奔归，寻阳人情理当惧，可传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苏隆之，厚加赐与，使说伯之，许即用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虽许归附，而云“大军未须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怀首鼠。及其犹豫，急往逼之，计无所出，势不得不降。”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杨公则径掩柴桑，衍与诸将以次进路。元起将至寻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陈虎牙守湓城。选曹郎吴兴沈说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爱。”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合。”丙子，衍至寻阳，伯之束甲请罪。初，新蔡太守席谦，父恭祖为镇西司马，为鱼复侯子响所杀。谦从伯之镇寻阳，闻衍东下，曰：“我家世忠贞，有殒不二。”伯之杀之。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虎牙为徐州刺史。

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陈伯之镇守江州，以便增援吴子阳等人。吴子阳等人失败之后，萧衍对众位将领们说：“用兵不一定靠实力，只是凭借威声罢了。如今，陈虎牙狼狈逃奔而回，寻阳方面一定人心慌乱，惶恐不安，所以无需用兵，只传一道檄文即可平定。”于是，萧衍命令人去搜查被囚禁的俘虏，发现了陈伯之的幢主苏隆之，对他加以优厚的赏给，派他去游说陈伯之，许诺只要陈伯之归顺，就任他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来汇报，虽然答应归附，但要求：“大军不必要突然下来。”萧衍听了之后，说：“陈伯之的这话，说明他心中还在迟疑不定。正由于他在犹豫难决，所以要急去逼他，大兵压去，他束手无措，势必要投降。”于是，萧衍命令邓元起领兵先下，杨公则抄近道袭取柴桑，萧衍自己则同其他将领前后而行。邓元起将要到达寻阳，陈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下陈虎牙防守湓城。选曹郎吴兴人沈劝说陈伯之投降，出迎萧衍，陈伯之哭着说：“我的儿子都在京都，我如果投降了，他们怎么办？我不能不爱他们呀！”沈又说：“您说的其实不然。现在城内人心惶惶，都想另找出路。所以，您如果不早点有所考虑的话，部下之众就溃散难于聚集了。”丙子（十四日），萧衍到了寻阳，陈伯之投降请罪。原先，新蔡太守席谦的父亲席恭祖任镇西司马，被鱼复侯萧子响所杀。席谦跟随陈伯之镇守寻阳，闻知萧衍东下了，说道：“我家世世代代忠贞，宁死不贰。”陈伯之杀害了他。乙卯（疑误），陈伯之被任命为江州刺史，陈虎牙被任命为徐州刺史。

鲁休烈、萧破刘孝庆等于峡口，任漾之战死。休烈等进至上明，江陵大震。萧颖胄恐，驰告萧衍，令遣杨公则还援根本。衍曰：“公则今溯流上江陵，虽至，何能及事！休烈等乌合之众，寻自退散，正须少时持重耳。良须兵力，两弟在雍，指遣往征，不为难至。”颖胄乃遣蔡道恭假节屯上明以拒萧。

鲁休烈和萧在峡口打败了刘孝庆，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前进至上明，江陵大为震惊。萧颖胄恐惧了，急告萧衍，令他派遣杨公则回来援救江陵大本营。萧衍回答说：“杨公则如今溯江而上，前往江陵，即使到了，何能来得及呢？鲁休烈等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自己退散，您现在所需要的正是暂时稳定自己，不可慌乱。如果实在需要兵力增援，我的两个弟弟都在雍州，您指派人去征召他们，他们很容易就会到达的。”于是，萧颖胄就派遣蔡恭祖符崐节屯兵上明，以抵抗萧的进攻。

辛巳，东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

辛巳（十九日），东昏侯命令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兵新亭。

九月，乙未，诏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衍留骁骑将军郑绍叔守寻阳，与陈伯之引兵东下，谓绍叔曰：“卿，吾之萧何、寇恂也。前涂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绍叔流涕拜辞。比克建康，绍叔督江、湘粮运，未尝乏绝。

九月，乙未（初四），和帝萧宝融诏令萧衍如果平定京城，自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行事，不必每事必请示。萧衍留下骁骑将军郑绍叔驻守寻阳，自己与陈伯之率兵东下。行前，萧衍对郑绍叔说：“您就是我的萧何和寇恂。如果前方战事不能取胜，我承当过失；如果粮草运输跟不上，承担责任。”郑绍叔流涕向萧衍拜辞。一直到攻克建康，郑绍叔督管江、湘的粮食运送，从来没有断绝过。

魏司州牧广阳王嘉请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虽有暂劳，奸盗永息。”丁酉，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之，四旬而罢。

北魏司州牧、广阳王元嘉建议请求在洛阳城内修筑三百二十三个坊，每坊周边三百步，他说道：“这样修筑，虽然暂时带来许多劳苦，但是可以使奸盗永远止息。”丁酉（初六），北魏宣武帝诏令征京畿之内民夫五万人筑坊，四十天就修筑完毕。

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虏将军劲之女；劝，烈之弟也。自祖父栗以来，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

己亥（初八），北魏立于氏为皇后。于皇后是征虏将军于劲的女儿；于劲是于烈的弟弟。自从祖父于粟以来，于家几代显贵兴盛，家门中出了一个皇后，四个人被封公爵，三个人任领军，两个人任尚书令，还有三个人是开国公。

甲申，东昏侯以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郢州，龙骧将军扶风马仙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徐州军事。珍国，广之之子也。是的，萧衍前军至芜湖；申胄军二万人弃姑孰走，衍进军，据之。戊申，东昏侯以后军参军萧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甲申（疑误），南齐东昏侯委任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萧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监管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人马仙监管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监管徐州军事。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这一天，萧衍的前军到达芜湖，申胄的军队两万人弃掉姑孰逃走，萧衍进军，占据了姑孰。戊申（十七日），东昏侯委任后军参军萧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刺史。

萧衍之克江、郢也，东昏游骋如旧，谓茹法珍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衍至近道，用聚兵为固守之计，简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萧衍攻克江、郢之后，东昏侯照样游骋玩乐，他对茹法珍说：“等他来到白门前时，再与他决一死战，以定胜负。”萧衍到了建康附近，东昏侯才召聚兵力，准备固守，他命人从建康的左、右尚方和东、西冶当中挑选囚徒充配军队，对不能让其活着的囚徒，在朱雀门内日斩百余人。

衍遣曹景宗等进顿江宁。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选精骑一千至江宁。景宗始至，营垒未立，且师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轻之，鼓噪直前薄之；景宗奋击，破之，因乘胜而前，径至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陈。衍至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吕僧珍据白板桥。李居士觇知僧珍众少，帅锐卒万人直来薄垒。僧珍曰：“吾众少，不可逆战，可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帅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城上复逾城而下，内外奋击，居士败走，获其器甲不可胜计。居士请于东昏侯，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尽，衍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军。

萧衍派遣曹景宗等人进驻江宁。丙辰（二十五日），李居士从新亭挑选了崐精悍骑兵一千到达江宁。曹景宗刚到伊始，营垒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而且由于行军日久，士兵们的甲衣都穿破了。李居士望而轻敌，击鼓呐喊直上前去，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曹景宗奋而反击，大败李居士，因而乘胜前进，一直到了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珍也进据赤鼻逻，新亭城主江道林领兵出战，众军在阵中生擒了江道林。萧衍到了新林，命令王茂向前推进，占据越城，邓元起占据道士墩，陈伯之占据篱门，吕僧珍占据白板桥。李居士窥探到吕僧珍的兵力少，就率领精锐士卒一万人直向前来，逼近吕僧珍的营垒。吕僧珍对部下讲道：“我们的兵力少，不可出战，也不要远距离放箭，须等待他们到了我们的堑垒之中，再拼命打败他们。”不一会儿，李居士的军队都越过堑壕，拔掉栅栏，吕僧珍分派人上城，箭石一齐发射，自己则亲率步、骑兵三百人绕到敌人的背后，而城上的人又越城而下，这样内外奋力夹击，李居士溃败而逃，吕僧珍部缴获各种器甲不可胜数。李居士请示东昏侯，要火烧长江南岸村舍的房屋以开辟战场，从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的房屋全被烧光。萧衍的几个弟弟都从建康自动出来奔赴军队。

冬，十月，甲戌，东昏侯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将精兵十万余人陈于朱雀航南，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开航背水，以绝归路。衍军小却，王茂下马，单刀直前，其甥韦欣庆执铁缠翼之，冲击东军，应时而陷。曹景宗纵兵乘之，吕僧珍纵火焚其营，将士皆殊死战，鼓噪震天地。珍国等众军不能抗，王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而死。豪，骁将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无数，积尸与航等，后至者乘之而济。于是东昏侯诸军望之皆溃。衍军长驱至宣阳门，诸将移营稍前。

冬季，十月，甲戌（十三日），东昏侯派遣征虏将军王珍国、军主胡虎牙率领精兵十万多人布阵于朱雀航南边，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他打开浮桥，断绝了后路，以作背水一战。萧衍的军队稍微后撤，王茂下了马，手持单刀，直向前去，他的外甥韦欣庆手执铁缠槊左右掩护，冲击东昏侯的军队，立刻就冲破了他们的阵营。曹景宗乘机纵兵攻进，吕僧珍放火焚烧了敌方的营地，将士们全部拼力死战，战鼓和杀喊之声震天动地。王珍国等众军抵抗不住，王宝孙狠骂诸位将帅，直阁将军席豪气红了眼，突阵而死。席豪是一员骁将，他阵亡之后，士卒们土崩瓦解，跳进秦淮河中死去的无以计数，尸体堆积的与桥面平等，后面来到的踏着这些尸体过了河。于是，东昏侯的各路军队望见这一情形，全都溃散而逃。萧衍的军队长驱直进，到了宣阳门，各位将领把营地渐向前移。

陈伯之屯西明门，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辄呼与耳语。衍恐其复怀翻覆，密语伯之曰：“闻城中甚忿卿举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为虑。”伯之未之信。会东昏侯将郑伯伦来降，衍使伯伦过伯之，谓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诱卿以封赏，须卿复降，当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卿。宜深为备。”伯之惧，自是始无异志。

陈伯之驻扎在西明门，每当城中有人出来投降，他都要叫来附着耳朵说话，萧衍恐怕他再生反覆之心，就偷偷地告诉他说：“听说城内特别气愤您率江州投降一事，要派刺客来刺杀您。所以，您应该小心为妙。”但是，陈伯之不相信。恰好东昏侯的将领郑伯伦来投降，萧衍指使郑伯伦去见陈伯之，对他说：“城中特别忿恨您，要送信来，对您以封赏为引诱，待您重又投降回去之后，就要活割掉您的手脚；您如果不投降，就要派遣刺客来杀您。所以，您要特别加以防备。”陈伯之害怕了，从此才开始没有异心了。

戊寅，东昏宁朔将军徐元瑜以东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东宫。己卯，和诈东昏，云出战，因以其众来降。光禄大夫张弃石头还宫。李居士以新亭降于衍，琅邪城主张木亦降。壬午，衍镇石头，命诸军攻六门。东昏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士民，悉入宫城，闭门自守。衍命诸军筑长围守之。

戊寅（十七日），东昏侯的宁朔将军徐元瑜献出东府城投降。青、冀两州的刺史桓和入城增援，驻扎在东宫。己卯（十八日），桓和欺骗东昏侯，声称出战，借机率部投降。光禄大夫张放弃石头回宫。李居士献出新亭投降萧衍，琅邪城主张木也投降。壬午（二十一日），萧衍坐镇石头，命令各路军队攻打建康的六个城门。东昏侯命人放火烧了城内的营署、官府，驱逼士人和百姓全部进入宫城，关闭宫门，作最后的拒守。萧娧苊?钪诰?啡乒?切拗?な露?衔е?

杨公则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以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失色。公则曰：“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兵乃退。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厉军士，克获更多。

杨公则驻扎在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正好相对。他曾经登楼观战，城中遥望见了他的麾盖，用神锋弩射他，箭头穿透了胡床，身边的人都惊恐失色，他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差点儿射中我的脚。”面不改色，谈笑如初。东昏侯在夜间挑选勇士来攻打杨公则的栅垒，军中惊慌不已，杨公则却坚卧不起，慢慢地才命令打击来犯者，东昏侯的兵于是就撤退走了。杨公则所率领的兵士全是湘州人，素来被认为怯懦，城中轻视他们，每次出来冲荡，总是首先进犯杨公则的营垒，杨公则奖励军士们，所以克敌获胜的次数更多。

先是，东昏遣军主左僧庆屯京口，常僧景屯广陵，李叔献屯瓜步；及申胄自姑孰奔归，使屯破墩，以为东北声援。至是，衍遣使晓谕，皆帅其众来降。衍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恢镇破墩，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

早先之时，东昏侯派遣军主左僧庆驻扎京口，常僧景驻扎广陵，李叔献驻扎瓜步。到申胄从姑孰跑回宫中之后，东昏侯又让他去驻守破墩，以便声援东北两边。到如今，萧衍派遣使者去劝谕上述各守将，他们都率部来降。萧衍派遣弟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

十一月，丙申，魏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详为太傅，领司徒。初，详欲夺彭城王勰司徒，故谮而黜之；既而畏人议已，故但为大将军，至是乃居之。详贵盛翕赫，将作大匠王遇多随详所欲，私以官物给之。司徒长史于忠责遇于详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须材用，自应关旨；何至阿谀附势，损公惠私也！”遇既，详亦惭谢。忠每以鲠直为详所忿，尝骂忠曰：“我忧在前见尔死，不忧尔见我死时也！”忠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杀！”忠以讨咸阳王禧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详因忠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忠为列卿，令解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优进太府卿。

十一月，丙申（初六），北魏任命骠骑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初七），任命北海王元详为太傅，兼任司徒。当初，元详想要夺取彭城王元勰的司徒之位，所以诬陷中伤元勰，使得宣武帝罢黜了他。元勰免去之后，宣武帝要任元详为司徒，但他害怕别人议论自己，所以只担任大将军，到这时他才居于司徒之位。元详大贵显赫，将作大匠王遇经常随元详所欲，私自把官物给他。司徒长史于忠当着元详面责备王遇，说道：“殿下的身份，相当于周公，担负着辅导皇上、主持国政的重任，他所需要什么东西，你自然应该得到圣上的旨令以后才给予，何至于如此阿谀附势，损公惠私呢？”王遇听了这一指斥自然脸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元详也惭愧地承认过错。于忠经常因耿直使元详忿恨不已，元祥曾经骂于忠：“我担心先看见你的死，而不担心你看见我死！”于忠回对道：“人生在世上，一切自有定分，如果我应当死在王爷手中，逃避也不能幸免；如果不是如此，王爷也不能杀了我。”于忠因为讨伐咸阳王元禧有功，被封为魏郡公，升任散骑常侍，兼任武卫将军。元详借于忠上表辞让之际，就密劝宣武帝任于忠为列卿，并且解除他可以常在天子左右的散骑常侍和武卫将军的官职，以及听任他辞让出爵位。于是，宣武帝诏令撤消对于忠的封赏，特升进他为太府卿。

巴东献武公萧颖胄以萧与蔡道恭相持不决，忧愤成疾；壬午，卒。夏侯详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密报萧衍，衍亦秘之。详征兵雍州，萧伟遣萧将兵赴之。等闻建康已危，众惧而溃，及鲁休烈皆降。乃发颖胄丧，赠侍中、丞相；于是众望尽归于衍。夏侯详请与萧共参军国，诏以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寻除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详固让于。乃以行荆州府州军。

巴东献武公萧颖胄因萧与蔡道恭相持不下，所以忧愤成疾，壬午（疑误），病死。夏侯详封锁了萧颖胄的死讯，使与萧颖胄的笔迹相似的人假冒其名写成命令，秘密地送给萧衍，萧衍亦秘而不宣。夏侯详在雍州征兵，萧崐伟派遣萧率兵前去。萧闻知建康已经危在旦夕，部下惧怕而溃散，萧以及鲁休烈都投降了。江陵方面这才给萧颖胄发丧，追赠他侍中、丞相，于是天下众望全归于萧衍。夏侯详向和帝请求与萧一起参与军国事务，和帝诏令夏侯详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很快又任命他为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刺史。夏侯详再三辞让，把上述官职推让给了萧。于是，和帝就让萧率管荆州府州军队。

魏改筑圜丘于伊水之阳；乙卯，始祀于其上。

北魏把祭天的圜丘改筑在伊水的北面，乙卯（二十五日），首次在上面祭祀。

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重卫，乃皇天授我之日，旷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将欲何待！臣乞躬帅步骑三万，直指沔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断绝。又命扬、徐二州声言俱举，建业穷蹙，鱼游釜中，可以齐文轨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伏惟陛下独决圣心，无取疑议；此期脱爽，并吞无日。”事寝不报。

北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宣武帝：“萧宝卷荒淫肆纵一日甚于一日，虐杀残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倾巢兴兵，顺流而下，如今襄阳成了一座孤城，更没有重兵守护，此乃是皇天授我之日，旷世难逢之秋，不乘此机会，还将等待什么呢？我请求亲自统率步、骑兵三万，直指沔南，占据襄阳城，切断黑水之路。齐朝昏虐的君臣们自相鱼肉残杀，而我居于上流，威震遐迩。再长驱南出，进军攻拔江陵，那么三楚之地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这样一来，岷、蜀的道路自然被断绝了。再命令扬州和徐州方面声言一起举兵征伐，那么建康穷蹙无路，成为中的游鱼，于是就可以平定九州，统一天下。敬请陛下独自裁决而定，不要听取他人的异议。如果把这次机会错过的话，那么并吞齐朝就再也没有时日了。”元英的上书没有得到回答。

车骑大将军源怀上言：“萧衍内侮，宝卷孤危，广陵、淮阴等戍皆观望得失。斯实天启之期，并吞之会；宜东西齐举，以成席卷之势。若使萧衍克济，上下同心，岂唯后图之难，亦恐扬州危逼。何则？寿春之去建康才七百里，山川水陆，皆彼所谙。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当也。今宝卷都邑有土崩之忧，边城无继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为经略；既而不果。怀，贺之子也。

车骑大将军源怀向宣武帝进言：“萧衍在国内大举进攻，萧宝卷孤危难保，广陵、淮阴等戍所都在观望得失。这实在是天授我良机，并吞天下之时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东西两面一起发兵，以成席卷之势。如果使萧衍成功，其上下同心，不但我们以后难以图取天下，就是我国扬州也恐怕要受到威逼。为什么呢？因为治所寿春离建康才七百里，其山川水陆形势，全都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如果内外无患、君臣之分定了之后，顺着水路乘舟突然而到，我们是不易抵挡得住的。如今，萧宝卷的京都有土崩瓦解之忧，自然边城没有得到援救的希望，所以廓清长江以南地区，正在今日。”于是，北魏宣武帝任命任城王元澄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使他具体布署实施元英和源怀所提出的南征计划，但是最后这一计划没有进行。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萧氏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峙，已淹岁时。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事救于目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维州镇，纲纪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廓彼蛮疆，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实须豫设。义阳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师，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夏水泛长，列舟长淮；师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虑弥深。义阳之灭，今实时矣。度彼不过须精卒一万二千；然行师之法，贵张形势。请使两荆之众西拟随、雍，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捍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延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季冬进师，迄于春末，不过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称：“今宝卷骨肉相残，藩镇鼎立。义阳孤绝，密迩王土，内无兵储之固，外无粮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鸟，不可去薪，授首之崐寇，岂容缓斧！若失此不取，岂唯后举难图，亦恐更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马悦已戒严垂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主乃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益宗遂入寇。建宁太守黄天赐与益宗战于赤亭，天赐败绩。

东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说：“萧氏违乱常纲，君臣之间互相交战，江南的州镇，分而为二，各守一方，东西对峙，已经一年之久了。庶民百姓穷于输送转运粮草、物资，士兵们疲于征战斗杀，忙于应付目前之事，为争战而投入了全部力量，此外再无暇顾及外面州镇的守护。彼方治理众多地方，藩城棋布，但是只不过是孤存而已罢了。如果我方不乘机出征，如闪电般地一样扫去，开拓他们的疆域为我所有，恐怕以后再要筹划征伐，不易达到如此的效果。而且，寿春虽然平定，但三面仍然阻塞而不通，所以镇守事宜，确实需要预先安排妥当。义阳离淮源比较近，是渡河的津要之地，朝廷军队的行进，必由此道经过。如果萧衍一旦平定江南，势必要用兵淮河之外，那么必定乘夏天淮河涨水，列舟长淮。而我方要派军队赴寿春，须从义阳之北经过，所以义阳便成为我方的咽喉要地，不得不深加担虑。夺取义阳，如今确是良机。要攻取义阳，估计一下，不过只需要精兵一万二千罢了，但是用兵之道，贵在张大声势，所以请让荆州和东荆州的军队在西边佯攻随、雍，扬州的军队驻扎在建安，以便保卫三关的增援道路。然后，豫州和东豫州的军队直接占据南关，与延头对抗。朝廷派遣一位都督统管各路军队的调遣布署，于冬末发兵，迄于春末，不过百日，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元英又上奏说：“如今萧宝卷骨肉兄弟互相残杀，各藩镇互相对峙。义阳孤绝无援，又和我国紧相接壤，但是内部没有兵力储备用以固守，外部没有粮食援军作为希望，这正是欲焚之鸟，不可以去掉薪火；把脑袋伸过来的贼寇，岂容迟缓下斧？如果失去此次机会而不取义阳，岂只以后再攻取难以得手，而且恐怕更要成为今后的隐患。现在，豫州刺史司马悦已经整装待发，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关，请派遣军司去他那里具体调遣布署。”于是，宣武帝派遣直寝羊灵引为军司。田益宗入侵南齐，南齐建宁太守黄天赐在赤亭同田益宗交锋，黄天赐战败。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东昏侯拜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为灵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祷祀求福。及城闭，城中军事悉委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入卫京师，以稷为珍国之副。稷，之弟也。

崔慧景攻逼建康之时，东昏侯拜钟山神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牧、钟山王。到萧衍率兵到来之时，东昏侯又尊蒋子文为灵帝，迎接他的神像进入后堂，让巫师祈祷求福。到了城门关闭之后，东昏侯把城中的军事全部委托给王珍国。兖州刺史张稷来守卫京师，东昏侯又让张稷任王珍国的副手。张稷是张的弟弟。

时城中实甲犹七万人，东昏素好军陈，与黄门、刀敕及宫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被创势，使人以板去，用为厌胜。常于殿中戎服、骑马出入，以金银为铠胄，具装饰以孔翠。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闻外鼓叫声，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之，弩几中之。

当时，城中的兵卒还有七万人，东昏侯向来喜好军阵，与身边的黄门、刀敕以及宫人们在华光殿前演习战斗，假作受伤的样子，让人用木板抬去，用这种形式来作为诅咒制胜。东昏侯还经常在殿中着戎服，骑着马出入，用金银做成铠甲和头盔，全都装饰以翡翠。他仍旧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那样。他听到外面的击鼓呐喊之声，就披着大红袍，登上景阳楼的屋顶观望，差点被弩机射中。

始，东昏与左右谋，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寻走，谓衍兵亦然，敕太官办樵、米为百日调而已。及大桁之败，众情凶惧。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溃，故闭城不复出兵。既而长围已立，堑栅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

开始之时，东昏侯与左右心腹一起合计，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很快就逃走，于是认为萧衍的军队也会这样的，所以敕令太官备办柴火和粮米，够百日之用就行了。但是，在大桁之败以后，城中民心慌乱，人人自危。茹法珍等人担心士人和百姓们逃溃，所以关闭城门而不再出战。但是，等到萧衍的长围已经布置好，堑栅坚固之后，再派兵出城荡击，屡战屡败。

东昏尤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珍叩头请之，东昏曰：“贼来独取我耶！何崐为就我求物！”后堂储数百具榜，启为城防；东昏欲留作殿，竟不与。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围解以拟屏除，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众皆怨怠，不为致力。外围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发。

东昏侯尤其爱惜金钱，不肯赏赐，茹法珍磕头请他赏赐兵将，东昏侯竟说：“贼寇来只是为了收拾我一人吗？为什么向我要东西赏赐？”后堂之中储放了几百块木料，有人向东昏侯启奏要拿去做城防之用，他却不给，想留下来盖殿时使用。东昏侯又督促御府制作了三百人使用的精制兵器，准备等萧衍之围解除之后，出外游玩时，卫士们用以驱赶士民。至于金银雕镂物品，东昏侯亦让赶制，并限定时间要比平时快出一倍。但是，众人都心有怨气，消极怠工，根本不愿为他出力。外面围困的时间已经很久，城中的人都希望能早点逃走，只是谁也不敢先有所动作罢了。

茹法珍、梅虫儿说东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围不解，宜悉诛之。”王珍国、张稷惧祸，珍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衍断金以报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稷之腹心也，珍国因齐密与稷谋，同弑东昏。齐夜引珍国就稷，造膝定计，齐自执烛；又以计告后舍人钱强。十二月，丙寅夜，强密令人开云龙门，珍国、稷引兵入殿，御刀丰勇之为内应。东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寝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门已闭。宦者黄泰平刀伤其膝，仆地，张齐斩之。稷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下，令百僚署笺，以黄油裹东昏首，遣国子博士范云等送诣石头。右卫将军王志叹曰：“冠虽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树叶服之，伪闷，不署名。衍览笺无志名，心嘉之。亮，莹之从弟；志，僧虔之子也。衍与范云有旧，即留参帷幄。王亮在东昏朝，以依违取容。萧衍至新林，百僚皆间道送款，亮独不遣。东昏败，亮出见衍，衍曰：“颠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之举！”城中出者，或被劫剥。杨公则亲帅麾下陈于东掖门，卫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衍使张弘策先入清宫，封府库及图籍。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禁勒部曲，秋毫无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虫儿、王之等四十一人皆属吏。

茹法珍和梅虫儿给东昏侯出主意说：“大臣们不用心，以致使城围不能解除，所以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王珍国和张稷惧害大祸临头，王珍国就派遣自己的亲信给萧衍献了一块明镜，以示自己的心意，萧衍则截断金子作回报，表示愿意和他同心共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是张稷的心腹，王珍国就通过张齐秘密地与张稷策谋，要一同杀掉东昏侯。张齐在夜间把王珍国带到张稷那里，两人凑在一起谋密定计，张齐亲自在旁边手执蜡烛。他们密谋好之后，又把计策告诉了后舍人钱强。十二日月丙寅（初六）夜间，钱强秘密令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和张稷带兵冲入殿中，御刀丰勇之做内应。这天晚上，东昏侯在含德殿笙歌弹唱，休息之后，还没有睡熟，听到兵进来了，就急忙从北门跑出去，想跑回后宫去，可是门已经关闭了。宦官黄泰平用刀砍伤了东昏侯的膝盖，他倒在了地上，张齐上来斩下了他的脑袋。张稷召集尚书右仆射王亮等人列坐在殿前西边的钟下，命令群僚们签名，又命令人在黄绢上涂油，裹住东昏侯的首级，然后派遣国子博士范云等人送到石头。石卫将军王志叹息着说道：“帽冠虽然破了，但怎能再用足踩呢？”他到庭中摘取树叶，用手搓成团吞服下去，假装气上不来闷过去了，不在册子上签名。萧衍阅看送来的百官群僚们的签名册，见上面没有王志的名字，心里十分嘉许他。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萧衍与范云过去就有交情，于是就把他留下来参加了自己的幕僚。王亮在东昏侯执政之时，靠耍两面派而取悦于朝廷。萧衍到了新林，百官群僚们都抄小道去向他致意，唯独王亮没有派人去。东昏侯失败之后，王亮出见萧衍，萧衍对他说：“朝廷倾覆而不加以匡扶，用你这宰相有何用呢？”王亮回答：“如果东昏侯可以扶持的话，明公您那里能有今日之举呢？”从宫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抢劫。杨公则亲自率领部下列阵在东掖门，以便护送公卿士民们，所以出城者大多由杨公则的营地经过。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去清理宫中，封存了府库和各种图籍。其时，宫城中珍宝之物到处都是，张弘策严加管束部曲，做到秋毫无犯。潘贵妃以及宠臣茹法珍、梅虫儿、王之等四十一人全被收拘，交给主管官吏处理。

初，海陵王之废也，王太后出居鄱阳王故第，号宣德宫。乙巳，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褚后及太子诵并为庶人。以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崐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为长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

当初，海陵王被废之后，王太后出宫居住在鄱阳王的旧宅中，号为宣德宫。乙巳（疑误），萧衍以宣德太后的名义，命令追封被废的涪陵王萧宝卷为东昏侯，褚皇后以及太子萧诵并黜为庶人。萧衍被任命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为建安郡公，并且依照晋代武陵王司马遵承制之例，行使皇帝的权力，百官群僚们向萧衍致敬。王亮被任命为长史。壬申（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癸酉（十三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被任命为太尉，兼任司徒。

己卯，衍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可详检前原，悉皆除荡；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又下令：“通检尚书众曹，东昏时诸诤讼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时施行者，精加讯辩，依事议奏。”又下令：“收葬义师，瘗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乃缢杀于狱，并诛嬖臣茹法珍等。以宫女二千分赉将士。乙酉，以辅国将军萧宏为中护军。

己卯（十九日），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天下。萧衍又下令：“凡是错误的规章，荒谬的税赋，过分的刑罚和劳役，可以详细考察当初制订的原因，全部废除。地方官吏负责掌管而造成散失和损耗，应精细地设立科目条例，一切都根据原来的惯例。”又下令：“对尚书省各部门的文案通检一遍，凡是在东昏侯时对各种诉讼案件处理不公道的，以及主办人拖延不及时办理的，认真地加以讯问辨查，根据事实论处并奏上。”又下令：“收葬阵亡将士，对东昏侯军队中的死亡者也加以掩埋。”潘贵妃的姿容极其美丽，萧衍想把她留下，就以这件事为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王茂说：“使齐国亡掉的正是这个女人，您如果留下她，恐怕要招来外界的议论。”于是，萧衍下令把潘贵妃勒死在狱中，宠臣茹法珍等人也被诛杀。萧衍命令把两千宫女分赏给将士们。乙酉（二十五日），萧衍任命辅国将军萧宠为中护军。

衍之东下也，豫州刺史马仙拥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仙先为设酒，乃斩于军门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仙曰：“大义灭亲”，又欲斩之；军中为请，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犹于江西日抄运船。衍围宫城，州郡皆遣使请降，吴兴太守袁昂独拒境不受命。昂，之子也。衍使驾部郎考城江革为书与昂曰：“根本既倾，枝叶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岂若翻然改图，自招多福！”昂复书曰：“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为役！自承麾旆届止，莫不膝袒军门。唯仆一人敢后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无施，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愚默，宁沮众军之威。幸藉将军含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窃以一餐微施，尚复投殒；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唯物议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未遑荐璧。”昂问时事于武康令北地傅，曰：“昔元嘉之末，开辟未有，故太尉杀身以明节。司徒当寄托之重，理无苟全，所以不顾夷险以徇名义。今嗣主昏虐，曾无悛改；荆、雍协举，乘据上流，天人之意可知。愿明府深虑，无取后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吴兴，宣衍旨；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仙闻台城不守，号泣谓将士曰：“我受人任寄，义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内兵出降，余壮士数十，闭门独守。俄而兵入，围之数十重。仙令士皆持满，兵不敢近。日暮，仙乃投弓曰：“诸君但来见取，我义不降。”乃槛送石头。衍释之，使待袁昂至惧入，曰：“令天下见二义士。”衍谓仙曰：“射钩、斩祛，昔人所美。卿勿以杀使断运自嫌。”仙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则复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萧衍入镇殿中。

萧衍东下之时，豫州刺史马仙拥兵自守，不归附萧衍，萧衍就指派马仙的熟人姚仲宾去游说他。马仙先为姚仲宾摆了酒席，然后把他斩于军门之前，以向众人宣示决不投附萧衍。萧衍又派遣马仙的族叔马怀远去游说，马仙对马怀远说：“我要大义灭亲。”又要斩马怀远，军中替马怀远请求，才得以幸免。萧衍到达新林之时，马仙还在长江西边每日拦截萧衍运粮的船只。萧衍围困宫城，各州郡都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只有吴兴太守袁昂在境内抗拒崐而不投降。袁昂是袁的儿子。萧衍让驾部郎、考城人江革给袁昂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树干已经倒了，枝叶还依附什么？现在你为昏君竭力效命，并非是忠；到时家门遭受屠灭，非所谓孝。所以，还不如翻然醒悟，另有所图，给自己多造些福呢！”“袁昂回信说：”三吴邻近京畿，不是用兵的场所，况且以本郡如此偏隅之地，何能为麾下效力呢？自从承蒙麾下挥师前来京都之后，各州郡莫不遣使膝行肉袒于军门，请求投降。唯独在下一人敢于迟到，正是因为内心感到自己庸碌平常，文武缺欠，所以虽然想要献心投诚，但并不能为大军增勇，把我这愚默之人放在一边，难道会败坏军威。幸好由于将军气度弘大，才能让我从容地遵守礼仪。窃以为受他人一餐之微薄的施舍，尚且需投命殒身相报；况且本人亨受朝廷食禄，而岂能忘恩于一旦呢？我如果以身投附，不但要招来众议，亦恐怕明公您也要加以鄙视。所以，我踌躇至今，没来得及进璧而降。“袁昂向武康令、北地人傅征求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傅说：”从前元嘉末年的事，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所以太尉袁淑杀身以明节。令尊司徒袁受重托之命，无有苟全之理，所以不顾夷险安危而弘扬道义名节。如今继位皇帝昏庸虐暴，毫无悔改之可能，荆州和雍州共同举兵，占据着上风，天人之意由此而可知。愿明府大人深加思虑，不要它日而后悔。“在建康平定之后，萧衍派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南一带，他命令李元履说：”袁昂出身于有道的门第，世代有忠节，对于这样的名节之士，天下须共容之，所以不要使用兵威凌辱他。“李元履到了吴兴，向袁昂宣读了萧衍的旨令，但袁昂还是不投降，只是打开城门，撤去守备而已。马仙闻知皇城失守，哭泣着对将士们说：”我受朝廷委命，义不容降，而你们皆有父母，不可不顾及。所以，我来做忠臣，你们做孝子，这样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他命令城内之兵全部出降，只留下壮士几十人，闭门而独守。不一会儿，外兵进来了，前后把他围了数十重，马仙命令壮士们都拉开弓箭，围兵们谁也不敢近前。如此对峙到天黑之时，马仙才投下手中之弓，说道：”各位只管来抓捕我，我义不投降。“于是，马仙被关在囚车中，押送到石头。萧衍释放了马仙，让他等袁昂到后一起进来，对他们二人说道：”二位之行为，让天下人见到了两位义士。“萧衍又时马仙说：”小白不记管仲旧仇，重耳亦不记寺人旧怨，而为过去的人所赞道美。您不要因杀了我派去的使者和阻断我的粮运的道路而自己见外。“马仙谢道：”小人我就象失去主人的狗一样，被后来的主人所饲养，那么只好新主人所用了。“萧衍听得笑了，对马仙和袁昂二人都给以优厚的待遇。丙戌（二十六日），萧衍入镇殿中。

刘希祖既克安成，移檄湘部，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僧粲自称湘州刺史，引兵袭长沙。去城百余里，于是湘州郡县兵皆蜂起以应僧粲，唯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尚全。长沙人皆欲泛舟走，行事刘坦悉聚其舟焚之，遣军主尹法略僧粲。战数不利，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结士民数百人，刻日翻城应僧粲。坦闻其谋，阳为不知，因理讼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发，明旦，诣坦问其故。坦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在坐，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服，于坐斩之；焚其文书，余党悉无所问。众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与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杨公则还州。僧粲等散走。王丹为郡人所杀，刘希祖亦举郡降。公则克己廉慎，轻刑薄赋，顷之，湘州户口几复其旧。

刘希祖攻克安成之后，给湘州送了一道檄文，始兴内史王僧粲对他加以响应。王僧粲自称为湘州刺史，带兵去袭击长沙。他来到了离长沙城还有百余里之处，于是湘州各郡县都蜂拥而起，响应王僧粲，唯有临湘、湘阴、浏阳、罗四个县尚自保全。长沙人都想乘舟而逃，行事刘坦把船只全部收聚在一起，放火焚烧了，并派遣军主尹法略去抵挡王僧粲。交战数次，都不能取胜，前湘州镇军钟玄绍偷偷地结集士人百姓数百人，约定日期，准备翻城策应王僧粲。刘坦知道了这一阴谋，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因此审理讼事案件一直到夜间，而城门不关闭，以便疑惑他们。这天夜里，钟玄绍没有行动，第二早晨，他到刘坦那里去问不关城门的原故。刘坦把钟玄绍留下很久，与他谈话，而秘密派遣亲兵到他家中去抄收文书。钟玄绍还坐在刘坦那里，而派去抄收的亲兵已经回来报告，全部抄获了他的文书，查清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因此，钟玄绍只好低头认罪，并被斩于座上。刘坦烧毁了钟玄绍的文书，其他同党一概不加过问。众人既惭愧，又服膺，于是州郡得以安定。尹法略与王僧粲相持了好几个崐月。建康城平定之后，杨公则返回湘州，王僧粲等人四处散逃了。王丹被郡中人杀死，刘希祖也率郡投降。杨公则克己廉正，做事审慎。他减轻刑罚，少收赋税，很快，湘州的户口就差不多恢复到原来的数量了。

第一百四十五卷

梁纪一高祖武皇帝天监元年（壬午、502 ）

梁纪一梁武帝天监元年（壬午，公元502 年）

春，正月，齐和帝遣兼侍中席阐文等慰劳建康。

春季，正月，南齐和帝萧宝融派遣兼侍中席阐文等人到建康慰劳。

大司马衍下令：“凡东昏时浮费，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者，余皆禁绝。”

大司马萧衍下令：“凡是东昏侯时不必要的开支，除了用以操习礼乐法度、修缮军事装备者外，其余一概禁绝。”

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宫，临朝称制；衍解承制。

戊戌（初九），萧衍迎宣德太后进宫，让她临朝摄政，行使皇帝的权力。萧衍停止执政。

己亥，以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昺，衍之从父弟也。

己亥（初十），宣德太后任命宁朔将军萧昺监南兖州诸军事。萧昺是萧衍的堂弟。

壬寅，进大司马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壬寅（十二日），宣德太后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特许他可以佩剑穿鞋上殿，以及朝见赞拜可以不报姓名。

己酉，以大司马长史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己酉（十九日），宣德太后任命大司马王亮为中书监、尚书令。

初，大司马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云为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约为骠骑司马，昉为记室参军、与参谋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皆弃官家居，衍奏征为军谘祭酒，朏、胤皆不至。

当初，大司马萧衍与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太守沈约、司徒长史任昉一同在竟陵王的西官邸，彼此情意甚笃，关系非常密切。到目前，萧衍就推荐范云为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沈约为骠骑司马，任昉为记室参军，遇事都让他们参与策谋计议。前吴兴太守谢朏、国子祭酒何胤先前都弃官回家，萧衍上奏宣德太后，征召他们为军谘祭酒，但是谢朏和何胤都没有来就任。

大司马内有受禅之志，沈约微扣其端，大司马不应；他日，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苟历数所在，虽欲谦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马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时应思；今王业已成，何所复思！若不早定大业，脱有一人立异，即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心，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大司马然之。约出，大司马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大司马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大司马命草具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大司马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阁外，但云“咄咄！”约出，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大司马召云入，叹约才智纵横，且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卿二人也。”

大司马萧衍心里有受禅登基的念头，沈约稍微加以挑明，但是萧衍没有吭声。有一天，沈约又向萧衍进言：“如今与古代不同了，不可以期望人人都能保持着淳古之风，士大夫们无不攀龙附凤，都希望能有尺寸之功劳。现在连小孩牧童都知道齐的国运已经终结了，明公您应当取而代之，而且天象预兆也非常显著了。天意不可违抗，人心不可失去。假如天道安排如此，您虽然想要谦逊礼让，而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大司马萧衍这才吐露了一句：“我正在考虑这件事。”沈约又说道：“明公您刚开始在樊、沔兴兵举事，在那时是应该思考的，可是如今王业已经成功，还考虑什么呢？如果不早点完成大业，若有一人提出异议，就会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事情难测，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难道就仅仅把建安郡公这么一个封爵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其位，那么君臣之间的名分已经定了，他们就不再会产生崐什么异心了，于是君明于上，臣忠于下，那里还会有人再同您一起作反贼呢？”大司马对沈约所说的这些话深表同意。沈约出去之后，大司马又叫范云进去，告诉了他自己的心思，征求他的看法，范云的回答与沈约所说的意思差不多，至此，大司马才对范云讲道：“智者所见，不谋而合。您明天早晨带着沈休文再来这里。”范云出来之后，把萧衍的话告诉了沈约，沈约说：“您一定要等我呀！”范云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晨，沈约提前去了，大司马命令他起草关于受命登基的诏书，于是沈约从怀中取出已经写好的诏书以及人事安排名单，大司马看过之后，一点也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来了，到了殿口门，由于要等待沈约，不能一个人先进去，而等来等去不见沈约前来，只好在寿光阁外徘徊，嘴中不停地发出“咄咄”表示奇怪的声音。沈约出来了，范云这才明白了原来沈约赶在自己之前已经进去了，就问他：“对我怎么安排了？”沈约举起手来向左一指，意思是安排范云为尚书左仆射，范云就笑了，说：“这才和我所希望的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大司马传范云进去，他当着范云的面赞叹了一番沈约如何才智纵横，并且说道：“我起兵至今已经三年了，各位功臣将领确实出了不少力气，但是成就帝业者，只是你们两人啊。”

甲寅，诏进大司马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置梁百司，去录尚书之号，骠骑大将军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甲寅（二十四日），宣德太后诏令大司马萧衍位进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并封他十郡为梁公，加九锡之礼，在梁公国设置各种官员，免去录尚书的称号，但骠骑大将军的称号照样不变。二月辛酉（初二），梁公萧衍方才接受诏命。

齐湘东王宝晊，安陆昭王缅之子也，颇好文学。东昏侯死，宝晊望物情归已，坐待法驾。既而王珍国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宝晊为太常，宝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称宝晊谋反，并其弟江陵公宝览、汝南公宝宏皆杀之。

南齐湘东王萧宝晊是安陆昭王萧缅的儿子，颇爱好文学。东昏侯死后，萧宝晊希望人心都向着自己，坐等即位。但是，到王珍国把东昏侯的首级送给梁公，梁公任命萧宝晊为太常，萧宝晊就心中不安了。壬戌（初三），梁公声称萧宝晊谋反，把萧宝晊以及其弟弟江陵公萧宝览、汝南公萧宝宏一起杀掉了。

丙寅，诏梁国选诸要职，悉依天朝之制。于是以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丙寅（初七），宣德太后诏令梁国选任各种要职官员，全部依照朝廷之制。于是，任命沈约为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为侍中。

梁公纳东昏余妃，颇妨政事，范云以为言，梁公未之从。云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同入见，云曰：“昔沛公入关，妇女无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风声，奈何袭乱亡之迹，以女德为累乎！”王茂起拜曰：“范云言是也。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此。”梁公默然。云即请以余氏赉王茂，梁公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

梁公萧衍纳取了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害，范云加以劝说，但是梁公没有听从。范云又与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入见萧衍，范云对萧衍说：“过去沛公刘邦进关，不亲近女色，这正是范增敬畏其志向远大之处。如今明公您刚平定建康，海内之众对您的名声非常景仰，您如何可以沿袭那种乱身亡国的行迹，沉溺于女色呢？”王茂也下拜说道：“范云说的极对。您一定要以天下为念，不应该把这个女人留在身边。”梁公听了，默然无语。于是，范云就请求萧衍把余氏赏赐给王茂，梁公认为他们的意见正确，就同意把余氏赏给了他。次日，萧衍分别给范云、王茂赏赐了一百万钱。

丙戌，诏梁公增封十郡，进爵为王。癸巳，受命，赦国内及府州殊死以下。

丙戌（二十七日），宣德太后诏令给梁公增封十郡，进爵位为王。三月癸巳（初五），萧衍接受了诏命，并且下令赦免建康城内以及各府州死刑以下犯人。

辛丑，杀齐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

辛丑（十三日），南齐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被杀。

梁王将杀齐诸王，防守犹未急。鄱阳王宝寅家阉人颜文智与左右麻拱等密谋，穿墙夜出宝寅，具小船于江岸，著乌布襦，腰系千余钱，潜赴江侧，蹑?徒步，足无完肤。防守者至明追之，宝寅诈为钓者，随流上下十余里，追者不崐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华文荣家，文荣与其族人天龙、惠连弃家将宝寅遁匿山涧，赁驴乘之，昼伏夜行，抵寿阳之东城。魏戍主杜元伦驰告扬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车马侍卫迎之。宝寅时年十六，徒步憔悴，见者以为掠卖生口。澄待以客礼，宝寅请丧君斩衰之服，澄遣人晓示情礼，以丧兄齐衰之服给之。澄帅官僚赴吊，宝寅居处有礼，一同极哀之节。寿阳多其义故，皆受慰晊；唯不见夏侯一族，以夏侯详从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梁王萧衍将要杀害南齐诸王，但是监视看管措施还不甚严密。鄱阳王萧宝寅家中的阉人颜文智与左右心腹麻拱等人密谋，在夜间挖开墙壁，把萧宝寅送出去，又在长江岸边准备了一只小船。萧宝寅穿着黑布短衣，腰里系着一千多钱，偷偷地跑到江边。他空着草鞋，徒步而行，以致两只脚全都磨破了，天高之后，看管的人发现萧宝寅不见了，就去追赶，萧宝寅装作是钓鱼人，与追赶者一起在江中并舟而行了十多里，追赶者都没有对他产生怀疑。等到追赶的人离开之后，萧宝寅就在西边靠岸，投奔到百姓华文荣家中，华文荣与其同族之人华天龙、华惠连丢弃家业，带着萧宝寅逃到山沟里。他们租了一匹毛驴，让萧宝寅骑着，昼伏而夜行，来到了寿阳的东城。驻守在这里的北魏戍主杜元伦急忙把情况报告了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用车马侍卫迎接萧宝寅。当时，萧宝寅年纪十六岁，由于徒步而行，所以形容憔悴，见到的人还以为他是被掠卖来的人口。元澄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萧宝寅，萧宝寅向元澄要为皇帝守丧而穿的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派人对萧宝寅晓示了一番情理，最后只给了他为兄长守丧而穿的熟麻布制的丧服。元澄率领手下的官吏们亲赴萧宝寅住处去吊丧，萧宝寅的一举一动，表现得与居君父之丧完全一样。寿阳有许多受过南齐旧恩的故旧，都来萧宝寅处吊唁，唯独不见夏侯一姓的人来，这是由于夏侯详跟从了梁王萧衍的缘故。元澄非常器重萧宝寅。

齐和帝东归，以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军旅之后，公私空乏，憺厉精为治，广屯田，省为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谓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开怀，卿其无隐！”于是人人得尽意，民有讼者皆立前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荆人大悦。

南齐和帝萧宝融将东归建康，他任命萧憺为都督荆、湘等六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荆州经过战争之后，公私两方在财用方面都非常空乏，萧憺励精图治，广开屯田，省免劳役，抚问有家人当兵阵亡了的人家，供应救济他们。他自以为年纪轻而居于重任，所以特别用心，对手下的官吏们说：“政事如果没有办好，大家都应该共同努力。我现在开诚布公于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有所隐瞒。”于是，人人都感到心情舒畅，办事效率大增，民众如有诉讼者站在一旁等待处理，很快就可以做出决定，官署中设有积压的事情。因此，荆州人非常高兴。

齐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诏禅位于梁。

南齐和帝到达姑孰，于两辰（二十八日），下诏令禅让皇位于梁。

丁巳，庐陵王宝源卒。

丁巳（二十九日），庐陵王萧宝源去世。

鲁阳蛮鲁北燕等起兵攻魏颍州。

鲁阳的蛮人鲁北鷰等人起兵攻打北魏颍州。

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归于别宫。”壬戌，发策，遣兼太保、尚书令亮等奉皇帝玺绂诣梁宫。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赠兄懿为丞相，封长沙王，谥曰宣武，葬礼依晋安平献王故事。

夏季，四月辛酉（二十七日），宣德太后发令：“西边的诏令已经到了，皇帝效法前代，把皇位恭敬地禅让给梁，明天早晨我要来到殿前，派使者向梁公恭授印玺，之后我将回到别宫去居住。”壬戌（二十八日），宣德太后发出策书，派遣兼太保、尚书令王亮等人奉送皇帝印玺到梁宫。丙寅（疑误），梁王萧衍于南郊即位登基，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监。在这天，萧衍追赠其兄萧懿为丞相，封为长沙王，谥号为宣武，并且依照晋代安葬安平献王的先例重新安葬了萧懿。

丁卯，奉和帝为巴陵王，宫于姑孰，优崇之礼，皆仿齐初。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齐世王、侯封爵，悉从降省，唯宋汝阴王不在崐除例。

丁卯（疑误），萧衍诏令，奉南齐和帝为巴陵王，并为他在姑孰建了王宫，对他的待遇和尊敬，都仿照南齐开国之初对待汝阴王的方法。奉宣德太后为齐文帝妃，王皇后为巴陵王妃。又对于南齐的王、侯们全部降低一级爵位，除去他们的封国，唯有宋汝阴王不在此例之内。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庙号太祖；皇妣为献皇后。追谥妃郗氏曰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立皇弟中护军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憺为始兴王；以宏为扬州刺史。

梁武帝萧衍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文皇帝，庙号太祖；追尊母亲为献皇后。又追谥妃子郗氏为德皇后。萧衍还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侯。萧衍又立弟弟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刺史萧伟为建安王，左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刺史萧憺为始兴王；任命萧宏为扬州刺史。

丁卯，以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丁卯（疑误），武帝任命中书监王亮为尚书令，相国左长史王莹为中书监，吏部尚书沈约为尚书仆射，长兼侍中范云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

诏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归女一皆放遣。

武帝诏令，凡是后宫、乐府、西解、暴室中的妇女全部放还回家。

戊辰，巴陵王卒。时上欲以南海郡为巴陵国，徒王居之。沈约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上颔之，乃遣所亲郑伯禽诣姑孰，以生金进王，王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沈醉；伯禽就摺杀之。

戊辰（疑误），巴陵王萧宝融去世。当时，武帝想以南海郡为巴陵国，迁巴陵王去居住，可是，沈约却对武帝说：“古今不同，当年魏武帝曾经说过：”不可以慕虚名而受实祸。‘“武帝听了点头同意，于是就派遣亲信郑伯禽到了姑孰，把生金子给了巴陵王，让他吞下去，巴陵王说道：”我死不须用金子，有醇酒就足够了。“于是，就给他饮酒，喝的烂醉，郑伯禽上前将其弄死。

王之镇荆州也，琅邪颜见远为录事参军，及即位，为治书侍御史兼中丞，既禅位，见远不食数日而卒。上闻之曰：“我自应天从人，何预天下士大夫事，而颜见远乃至于此！”

巴陵王萧宝融镇守荆州之时，琅邪人颜见远做他的录事参军，即位之后，又担任治书侍御史兼中丞。巴陵王让位之后，颜见远绝食数日而死。武帝闻知此事之后，说：“我受禅让而登基是顺应天心人愿，与天下士大夫们有什么关系呢？颜见远何至于如此呢？”

庚午，诏：“有司依周、汉故事，议赎刑条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

庚午（疑误），武帝诏令：“官吏们依照周代、汉代的先例，议定赎刑条例，凡是身居官位而犯有该受鞭杖之刑的人，全部可以出赎金而停止惩罪，各台省的令史以及士卒犯罪而愿意赎刑者，亦听任其便。

以谢沭县公宝义为巴陵王，奉齐祀。宝义幼有废疾，不能言，故独得全。

武帝封谢沭县公萧宝义为巴陵王，让他奉祀南齐祖先。萧宝义幼有残疾，是个哑巴，所以才得以保全。

齐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阳侯子范尝因事入见，上从容谓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无期运，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为患，如卿祖以材略见疑，而无如之何。湘东以庸愚不疑，而子孙皆死其手。我于时已生，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壹物心，我于时依而行之，谁谓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必相屠灭，感伤和气，所以国祚不长。又，齐、梁虽云革命，事异前世，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宗属未远，齐业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岂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杀；若无天命，何忽行此！当足示无度量耳。且建武涂炭卿崐门，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复得，况子舆乎！‘曹志，魏武帝之孙，为晋忠臣。况卿今日犹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当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范、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并以才能知名，历官清显，各以寿终。

南齐南康侯萧子恪以及其弟祁阳侯萧子范曾经因事入见武帝，武帝从容地对他们说：“天下的名位、爵禄，不可以力取，假如没有运气，即使有项羽之力，终究还是要失败。宋孝武帝性情猜忌，兄弟中稍有些好名声的，都被他用毒药害死，朝廷中的臣子们因被猜疑而冤枉死去的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有的虽然怀疑却不能把他除去，有的虽然不疑却终于成为后患，比如你们的祖父高帝因才略而被猜疑，但是却拿他一点也没有办法。湘东王刘彧以平庸愚笨而未遭猜疑，但是孝武帝的子孙却最后都死在他手中。我在那时已经出生，刘彧他岂知我会有今天呢？因此而可知，有天命的人，是别人害不了的。我刚平定建康之时，人们都劝我除掉你们以便统一人心，我当时如果依照这一建议而行事，谁会说不可以呢？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正是由于考虑到江南以来，每到改朝换代的时候，总是要进行残杀屠灭，以致有伤和气，所以国运都不能长久。另外，由齐而梁，虽然说是改换天命，但是事情与前代不同，我与你们兄弟虽然出了五服，但是宗属关系并不太远，而且齐国创业之初，也曾经同甘共苦过，情同于一家，所以岂可以一下子就变成好象是行路之人，互相不相认了呢？你们兄弟果然有天命的话，就不是我所能杀得了的；如果没有天命，我又何必忽然要那样做呢？那样做只能向世人显示我无度量罢了。况且，明帝在建武年间诛杀高帝、武帝的子孙，使你们家门遭殃，所以我起义兵，不但是自雪家耻，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间拨乱反正的话，我那里能不放下干戈而推奉拥戴呢？我是自明帝家取来的天下，并非是从你们家取来的。过去，刘子舆自称为是汉成帝的儿子，汉光武帝说：”就是使汉成帝再生，天下也不可能会重新得到手，何况刘子舆呢？‘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成为晋朝的忠臣。更何况你们现在仍然是皇家宗室呢？我坦诚地讲了以上这些，希望你们不要再有见外之意。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寸心了。“萧子恪兄弟一共十六人，都在梁朝做官，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一并以才能而知名，历任清高而显要的官职，各人都能得天年而善终。

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胤、点终不就。

武帝诏征谢朏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何胤为右光禄大夫，何点为侍中，但是何胤与何点到底也没有就任。

癸酉，诏“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横议，投谤木函；若以功劳才器冤沈莫达，投肺石函。”

癸酉（疑误），武帝诏令：“在公车府谤木和肺石旁边各放置一个盒子，如果布衣处士欲对朝政提出议论，而在官位的人又没有谈到，就把其意见投入谤木旁边的盆子里；如果有谁因功劳或才识被冤沉而没有上报，如欲申诉，把申拆书投入肺石旁边的盒子中。”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简长吏，务选廉平，皆召见于前，勖以政道。擢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彧为晋安太守，二人皆以廉洁著称。溉，彦之曾孙也。又著令：“小县令有能，迁大县，大县有能，迁二千石。”以山阴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令东海何远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劝。

武帝身穿浣濯的衣服，平时的用膳只是菜蔬之类。每次任命高级官员，他都挑选那些廉正公平者，把他们都召到面前，以治政之道勉励他们。他提拨尚书殿中郎到溉为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刘彧为晋安太守，这两人都以廉洁而著称。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子。武帝又诏令：“小县的县令如果有能力，就升到大县任县令，大县的县令有能力，升任郡守。”并任命山阴县令丘仲孚为长沙内史，武康县令东海人何远为宣城太守，因此官吏们无不致力于廉政勤勉。

鲁阳蛮围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将兵击破之，斩鲁北燕，徒万余户于幽、并诸州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

鲁阳蛮围攻北魏湖阳，抚军将军李崇率兵击败了他们，斩了鲁北鷰；崐北魏迁移一万余户当地的蛮人到幽、并等州以及六镇，但不久这些人就纷纷叛逃南归，他们所到之处都派兵追捕，追到黄河边时，把他们全部杀害了。

闰月，丁巳，魏顿丘匡公穆亮卒。

闰月，丁巳（三十日），北魏顿丘匡公穆亮去世。

齐东昏侯嬖臣孙文明等，虽经赦令，犹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帅其徒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门作乱，烧神虎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杀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内，以宿卫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贼夜来，是其众少，晓则走矣。”命击五鼓，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闻难，引兵赴救，盗乃散走，讨捕，悉诛之。

南齐东昏侯的宠臣孙文明等人，虽然被赦免，但是仍然感到不安，于五月乙亥（十八日）夜间，带领同伙几百人，借运交芦苇火把之机，把兵器藏在柴中，乘机进入南、北掖门，暴动作乱，放火烧了神虎门、总章观，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洮阳愍侯张弘策。前军司马吕僧珍在殿内当值，以宿卫兵抵抗暴待们，但是抵挡不了。这时，武帝身穿戎服来到前殿，说道：“反贼们乘夜间而来，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少，天亮了就会逃跑的。”他命令击响五鼓，即东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方黄鼓，鼓声一响，领军将军王茂、骁骑将军张惠绍知道天子有难，即刻带兵前来解救，贼盗们纷纷逃散，经过搜捕，全部杀掉了他们。

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唯作大诺而已，有事，典签传口语，与夺决于主者。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有旧恩于伯之，伯之以缮为别驾，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褚緭居建康，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频造尚书范云，云不礼之。緭怒，私谓所亲曰：“建武以后，草泽下族悉化成贵人，吾何罪而见弃！今天下草创，饥馑不已，丧乱未可知。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主上旧臣，有自疑之意；且荧惑守南斗，讵非为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见亲狎。伯之又以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为奸利。

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丁，收到文件和诉讼材料，只会核批画行，有何事情，都是通过典签口头来传达，所以予夺大权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典签手中。豫章人邓缮、永兴人戴永忠过去的恩于陈伯之，陈伯之就委任邓缮为别驾，戴永忠为记室参军。河南人褚緭住在建康，向来品行不端正，所以仕途很不得志，他就频繁地去拜访尚书范去，但是范云不礼遇他。因此，褚緭很生气，私下里对自己的亲信说：“自从建武年间以来，身处草泽的低贱家族都变成了贵人，而我却因何罪被弃之不用呢？如今天下草创，饥荒不停，所以再次发生大乱也未可知。陈伯之拥有强大的兵权，坐镇江州，而他又不是皇上的旧臣，所以有自疑的心理，况且火星又出现在南斗位置上，预示将有更换天子之事，岂知不是为我而出现的吗？如今，我们就去奔投陈伯之，以便行事，假若事情不能成功，就去投靠北魏，也不失能做河南郡守。”于是，褚緭就去投靠了陈伯之，得到陈伯之异常的亲近。陈伯之又委任同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于是褚緭和朱龙符两人一起乘着陈伯之愚昧不明，肆意而为，恶行不断。

上闻之，使陈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邓缮为别驾，伯之并不受命，表云：“龙符骁勇，邓缮有绩效；台所遣别驾，请以为治中。”缮于是日夜说伯之云：“台家府藏空竭，复无器仗，三仓无米，东境饥流，此万世一时也。机不可失！”緭、永忠共赞成之。伯之谓缮：“今启卿，若复不得，即与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内一郡处缮，于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谓曰：“奉齐建安王教，帅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报。”即命纂严，使緭诈为萧宝寅书以示僚佐，于听事前为坛，歃血共盟。

武帝知道了情况，让陈虎牙私下里告诫陈伯之，又派人取代邓缮而为别驾，陈伯之既不听告诫，也不执行撤换掉邓缮的命令，上表武帝：“朱龙符骁勇不凡，邓缮成绩突出，朝廷所派遣来的别驾，特请任为治中。”于是，邓缮日夜游说陈伯之，对他说：“朝廷中库藏空竭，也没有兵器，三个仓中没有米了，东边一带又饥荒流行，这是万世难遇的一时良机呀，时机不可丧失！”褚緭和戴永忠也一同赞成邓缮的意见。陈伯之对邓缮说：“现在我就为你的事再次启奏朝廷，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与你一起谋反。”武帝敕令陈伯之把邓缮安置在州内的一个郡中。于是陈伯之就召集府州僚佐，对他们说：“今奉齐建安王的命令，其率领长江之北的十万义勇，已经到了六合，让我们见到使者之后崐，动用江州现有力量，速运送粮食东下。我承受过明帝的厚恩，誓死相报。”于是就命令戒严，让褚緭伪造萧宝寅的书信，以便出示给僚佐们看，并且在厅堂前设坛，歃血为盟。

緭说伯之曰：“今举大事，宜引众望。长史程元冲，不与人同心；临川内史王观，僧虔之孙，人身不恶，可召为长史以代元冲。”伯之从之，仍以緭为寻阳太守，永忠为辅义将军，龙符为豫州刺史。观不应命。豫章太守郑伯伦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职于家，合帅数百人，乘伯之无备，突入至听事前；伯之自出格斗，元冲不胜，逃入庐山。伯之密遣信报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

褚緭游说陈伯之：“如今举大事，宜争取民心。长史程元冲很不得人心，而临川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子，他人品不坏，可以召他为长史以便代替程元冲。”陈伯之听从了褚緭的建议，并且委任褚緭为寻阳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符为豫州刺史。王观没有应命前来。豫章太守郑伯伦发动郡兵抗拒陈伯之。程元冲既然坐在家中丢掉了官职，就纠合、率领数百人，乘陈伯之没有防备之际，突然攻到厅堂之前，陈伯之亲自出来格斗，程元冲力不能胜，逃入庐山。陈伯之秘密地派人送信给陈虎牙兄弟，兄弟们一起逃奔到盱眙。

戊子，诏以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帅众讨之。

戊子（疑误），武帝诏令委任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兵讨伐陈伯之。

魏扬州小岘戍主党法宗袭大岘戍，破之，虏龙骧将军邾菩萨。

北魏扬州小岘戍戍主党法宗袭击梁朝大岘戍，克敌获胜，俘虏了梁朝龙骧将军邾菩萨。

陈伯之闻王茂来，谓褚緭等曰：“王观既不就命，郑伯伦又不肯从，便应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不忧不济。”六月，留乡人唐盖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伦，不能下。王茂军至，伯之表里受敌，遂败走，间道渡江，与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

陈伯之闻知王茂前来讨伐，对褚緭等人说：“王观不来就命，郑伯伦又不肯顺从，我们将会空手受困。现在，我们先占取豫章，开通南边的道路，多加发动丁役，增运粮食物资，然后以卷席之势北上，直扑饥饿疲劳之众，不愁不得成功。”六月，陈伯之留下同乡人唐盖人防守寻阳城，自己领兵向豫章进发，攻打郑伯伦，但是不能攻下。王茂的军队到了，陈伯之里外受敌，力不能支，于是败逃而去，抄小道渡过了长江，与陈虎牙等人以及褚緭一起奔投北魏。

上遣左右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谕旨慰劳。季连受命，饬还装，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之官。

武帝派遣身边人陈建孙送刘季连子弟三人入蜀，使他们宣谕圣旨，加以慰劳。刘季连接受了使命，收拾准备回去时的行装，因此，益州刺史邓元起始得去赴任。

初，季连为南郡太守，不礼于元起。都录朱道琛有罪，季连欲杀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为元起典签，说元起曰：“益州乱离已久，公私虚耗。刘益州临归，岂办远遣迎候！道琛请先使检校，缘路奉迎，不然，万里资粮，未易可得。”元起许之。道琛既至，言语不恭，又历造府州人士，见器物，辄夺之，有不获者，语曰：“会当属人，何须苦惜！”于是军府大惧，谓元起必诛季连，祸及党与，竟言之于季连。季连亦以为然，且惧昔之不礼于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万，叹曰：“据天险之地，握此强兵，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舍此安之！”遂召佐史，矫称齐宣德太后令，聚兵复反，收朱道琛，杀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并不受命。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开门纳之。

开初，刘季连任南郡太守，对邓元起不礼貌。都录朱道琛有罪，刘季连要杀他，他逃匿而免于一死。到现在，朱道琛担任邓元起的典签，他劝说邓元起：“益州动乱已久，官方和私人的资财都耗损一空。现在，刘益州季连就要回去了，当地岂能置办得起送远迎侯之事呢？所以，我请求先遣核查，沿路奉迎，不然的话，万里长途所用的粮资，确实不可轻易而得到的。”邓元起准许了朱道琛的请求。朱道琛到达之后，言语非常不恭，又遍访府州人士，见到器物，就夺取过来，有谁如果不给，他就对人家说：“反正你这东西迟早是别人的崐，何必苦苦珍惜呢？”于是，军府之中都很恐惧，说邓元起必定要杀刘季连，并且会祸及党翼，都竞相去告诉刘季连。刘季连也信以为然，并且害怕过去对邓元起失礼之事，于是召集兵士，总计一下，共有精兵十万，因此叹息道：“我据守天险之地，手中握有这十万强兵，进可以匡扶礼稷江山，退不失为作刘备，舍此而何往呢？”于是，刘季连叫来佐史，假称南齐宣德太后之令，聚兵造反，抓获了朱道琛，杀掉了他。刘季连又召巴西太守朱士略以及涪令李膺前来，两人没有受命。这月，邓元起到达巴西，朱士略打开城门，迎其入内。

先是，蜀民多逃亡，闻元起至，争出投附，皆称起义兵应朝廷，军士新故三万余人。元起在道久，粮食乏绝，或说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诈疾，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民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民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何必起疾可以济师！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帅富民上军资米，得三万斛。

早先之时，蜀民大多逃亡，听说邓元起到了，纷纷出来投附他，都言称要起义兵以便响应朝廷，因此邓元起新得的和原有的兵士加起来共有三万多人。邓元起在路途时间久了，粮食断绝，有人劝说他：“蜀地的政令不严，老百姓大多装病，以逃避征役，如果核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口，因此而加以处罚，所获一定非常丰厚。”邓元起同意了。但是，李膺却不以为然，他告戎邓元起：“使君您前面有强大的敌人，而后面没有增援力量，山民们刚刚投附，还要对我们加以观望，看我们对他们到底如何，如果对待他们过于刻薄，民众一定不堪忍受，而众心一旦离散，我们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何须一定要使他们无法忍受，为今后的治理种下病端，而来补益目前军队的缺粮呢？李膺我请求出面去解决这一问题，不愁粮食资用不足。”邓元起听了李膺的一席之言，说道：“很好。一切都委托于您了。”李膺回去之后，带领富足之民给邓元起的军队送去大米，总共收得了三万斛。

秋，八月，丁未，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损益王植之集注旧律，为《梁律》，仍命与尚书令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同议定。

秋季，八月丁未（二十二日），武帝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审定王植之集注的旧律，定为《梁律》，又命令其与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一同议定。

上素善钟律，欲厘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每通施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差强，中间十律，以是为差。因为通声转推月气，悉无差违，而还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十律以是为差，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镈. 上始命设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凡上三十六虡，而去衡钟，四隅植建鼓。

武帝素来精通钟律，想要整理、订正雅乐，于是自己制四件乐，起名为“通”。每通施用三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面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多，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于是，用通声转过来推算月气，一点差错也没有，而反过来再一推算，也能相合。武帝又制了十二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的十律以此而递减，以十二笛之声对校于通声，并且酌对于古钟玉律，都互相符合一致，没有差误。于是，以此被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施以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无不合韵。早先之时，四面只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等共十六虡。武帝开始命令设置十二镈钟，各有编钟、编磬，总共三十六镈，而去抻衡钟，在四个角上安放建鼓。

魏高祖之丧，前太傅平阳公丕自晋阳来赴，遂留洛阳。丕年八十余，历事六世，位极公辅，而还为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旧，矜而礼之。乙卯，以丕为三老。

北魏孝文帝的丧礼，前太傅、平阳公元丕从晋阳来参加，于是留居洛阳。元丕年届八十多岁，历事六世，位极三公和辅相，而回家之后成为平民。北魏宣武帝因元丕是宗室中的遗老，尊敬而礼待他。乙卯（三十日），宣武帝以元丕为三老。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请攻钟离，魏主使羽林监敦煌范绍诣寿阳，共量进止。澄曰：“当用珍十万，往来百日，乞朝廷速办粮伏。”绍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调发，兵仗可集，粮何由致！有兵无粮，何以克敌！”澄沈思良久曰：“实如卿言。”乃止。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宣武帝，请求攻打钟离，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敦煌人范绍到达寿阳，与元澄共同商量如何具体行动。元澄说：“应当用兵十万，来去一百天，请求朝廷迅速备办军粮和兵器。”范绍说：“今年的秋天已经快过去了，你方才要征发兵粮，兵器可以收集得到，但是粮食上哪里去找呢？有兵而无粮，如何克敌取胜呢？”元澄沉思了很久，说道：“确实如您讲的这样，是不好办。”于是，就停止了这一行动。

九月，丁巳，魏主如邺。冬，十月，庚子，还至怀，与宗室近侍射远，帝射三百五十余步，群臣刻铭以美之。早辰，还洛阳。

九月丁巳（初二），北魏宣武帝到达邺城。冬季，十月庚子（十六日），返回到怀地，同宗室近侍比赛射箭，看谁射得远，宣武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远，群臣们刻铭树碑来赞美这件事。甲辰（二十日），宣武帝回到洛阳。

十一月，己未，立小庙以祭太祖之母，每祭太庙毕，以一太牢祭之。

十一月己未（初五），梁武帝立小庙以祭祀太祖的母亲，即他的祖母，每当在太庙祭祀完毕，均以牛、羊、猪三牲祭此小庙。

甲子，立皇子统为太子。

甲子（初十），梁朝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魏洛阳宫室始成。

北魏洛阳的宫室方始建成。

十二月，将军张嚣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辅国将军成兴击之，嚣之败走，魏复取木陵。

十二月，梁朝将军张嚣之入侵北魏淮南，占领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遣辅国将军成兴去攻击，张嚣之败逃，北魏收复了木陵。

刘季连遣其将李奉伯等拒邓元起，元起与战，互有胜负。久之，奉伯等败，还成都，元起进屯西平。季连驱略居民，闭城固守。元起进屯蒋桥，去成都二十里，留辎重于琕. 奉伯等间道袭琕，陷之，军备尽没。元起舍琕，径围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谋以城降，不克而死。

刘季连派遣其将领李奉伯等人抵御邓元起，邓元起与他们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许久之后，李奉伯等人战败，回到成都，邓元起进驻了西平。刘季连驱赶掠夺居民，闭城固守。邓元起进驻蒋桥，离成都二十里远近，把辎重物资留在琕城。李奉伯等人抄小道袭击琕城，攻打下了琕城，邓元起的军备全部丧失。邓元起放弃琕城，径直去围攻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打算献城投降，但是没有实现而死去。

魏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公主许彝而不许肇。肇怒，谮彝于魏主，坐沈废累年。

北魏陈留公主守寡，仆射高肇和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而没答应高肇，高肇恼羞成怒，就在宣武帝面前陷害张彝，因此而获罪，被废官数年。

是岁，江东大旱，米斗五斤，民多饿死。

这一年，江东大旱成灾，一斗米卖到五千钱，百姓饿死很多。

二年（癸未、503

二年（癸未，公元503 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诈疾不登殿，削爵，废为庶人。

春季，正月，乙卯（初二），梁武帝任命尚书仆射沈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范云为右仆射，尚书令王亮为左光禄大夫。丙辰（初三），王亮因在正月初一假称有病不登殿朝贺而获罪，被削去爵位，黜为平民。

乙亥，魏主耕籍田。

乙亥（二十二日），北魏宣武帝到籍田举行亲耕仪式。

魏梁州氐杨会叛，行梁州事杨椿等讨之。

北魏梁州氐人杨会反叛，行梁州事杨椿等人讨伐他。

成都城中食尽，升米三千，人相食。刘季连食粥累月，计无所出。上遣崐主书赵景悦宣诏受季连降，季连肉袒请罪。邓元起迁季连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礼。季连谢曰：“早知如此，岂有前日之事！”琕城亦降。元起诛李奉伯等，送季连诣建康。初，元起在道，惧事不集，无以为赏，士之至者皆许以辟命，于是受别驾、治中檄者将二千人。

成都城中的粮食吃光了，一升米价格暴涨到三千钱，人们开始互相残食。刘季连连着几个月喝粥，没有一点办法。武帝派遣主书赵景悦宣谕诏令，可以接受刘季连投降。刘季连只好投降，他光着上身来请罪。邓元起把刘季连移到城外，很快又去看他，对他以礼相待。刘季连对邓元起谢罪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岂有前头的事情呢？”琕城出投降了。邓元起杀了李奉伯等人，送刘委连去建康。开初，邓元起在途中，担心事情不能成功，没有什么可以奖赏，因此凡是来投附的士人都许诺成功之后给封官，于是接受被征召为别驾、治中的简书的人将近有两千人。

季连至建康，入东掖门，数步一稽颡，以至上前。上笑曰：“卿欲慕刘备，而曾不及公孙述，岂无卧龙之臣邪！”赦为庶人。

刘季连到了建康，进入东掖门，他每走几步就跪在地上磕头一次，一直到了武帝面前，梁武帝笑着对他说：“你想追慕刘备，但是连公孙述都比不上，岂不是因为没有象诸葛孔明这样的臣子吗？”刘季连被赦为平民。

三月，己巳，魏皇后蚕于北郊。

三月，己巳（十七日），北魏皇后在北郊举行养蚕仪式。

庚辰，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长风城主奇道显入寇，取阴山、白蒿二戍。

庚辰（二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派遣长风城城主奇道显入侵梁朝，占取了阴山、白藁两个城堡。

萧宝寅伏于魏阙之下，请兵伐梁，虽暴风大雨，终不暂移；会陈伯之降魏，亦请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门下入定议。夏，四月，癸未朔，以宝寅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礼赐甚厚，配兵一万，令屯东城；以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屯阳石，俟秋冬大举。宝寅明当拜命，自夜恸哭至晨。魏人又听宝寅募四方壮勇，得数千人，以颜文智、华文荣等六人皆为将军、军主。宝寅志性雅重，过期犹绝酒肉，惨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尝嬉笑。

萧宝寅跪伏在北魏朝廷阙门之下，请求出兵讨伐梁朝，虽然来了暴风大雨，他也不暂时去避躲一下。恰在这时，陈伯之投降了北魏，也请兵伐梁，愿为北魏效力。于是，北魏宣武帝就召集令、仆和诸曹尚书等八坐，以及侍中、散骑常侍等门下等大臣们进去议定其事。夏季，四月，癸未朔（初一），北魏委任萧宝寅为都督东扬州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杨公、齐王，对他的赏赐十分丰厚，并且配兵一万，令他驻守东城。又委任陈伯之为都督淮南诸军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令他驻守阳石，等待到了秋冬时间就大举讨伐梁朝。萧宝寅在第二天早晨就要接受北魏的拜官封爵，从夜里一直恸哭到次日早晨。北魏人又允许萧宝寅招募四方的勇壮之士，得到数千人，颜文智和华文荣等六人都成了将军，军主。萧宝寅意志庄重性情文雅，虽然过了为东昏侯服丧一年的期限，但是犹拒食酒肉。他形容憔悴，饮食粗劣，身着粗布之衣，从来不嬉笑。

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诏班行之。

癸卯（二十一日），梁朝蔡法度向朝廷献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武帝诏令颁布实行。

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

五月丁巳（初六），霄城文侯范云去世。

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及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两人俱称贤相，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藁。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与人言谑，终日不绝，而竟不漏泄机事，众尤服之。

范云全心全意地侍奉武帝，凡是所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办理的，总处于繁忙而紧张之中，而精力过人。范云去世之后，众人认为应当由沈约来掌管朝廷枢要，但是梁武帝却认为沈约办事轻率而不慎重，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于是就让崐徐勉和右卫将军周舍一同参理国政。周舍的气量比不上徐勉，但是在清简方面却超过徐勉，两人都被称为是贤相，经常留在朝中理事，很少有下朝休息的时间。徐勉有时回自已的宅第，院子中的狗见了他惊叫狂吠；每次起草上表奏启，抄毕后马上就把初稿烧掉。周舍参与朝廷机密大事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离开武帝身边，凡国史、诏诰、仪礼、法律、军旅筹谋策划等，他都亲自掌管，同别人言谈逗笑，终日不停，但是竟然不会泄露一点机密，众人尤其佩服他。

壬申，断诸郡县献奉二宫，惟诸州及会稽许贡任土，若非地产，亦不得贡。

壬申（二十一日），梁武帝敕令停止各郡县为上宫和东宫贡献物品，只准许各州以及会稽郡可以根据本土的具体情况制定贡奉物品种类，但是如果不是本地所产的，也不得上贡。

甲戌，魏杨椿等大破叛氐，斩首数千级。

甲戌（二十三日），北魏杨椿等人大败叛乱的氐族部落，斩首数千人。

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悦为汝南王。

六月，壬午朔（初一），北魏封立宣武帝的弟弟元悦为汝南王。

魏扬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称：“萧衍频断东关，欲令巢湖乏溢以灌淮南诸戍。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将非国有。寿阳去江五百余里，众庶惶惶，并惧水害，脱乘民之愿，攻敌之虚，豫勒诸州，纂集士马，有秋大集，应机经略，虽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无虞矣。”丙戌，魏发冀、定、瀛、相、并、济六州二万人，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毕会淮南，并寿阳先兵三万，委澄经略；萧宝寅、陈伯之皆受澄节度。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讲道：“萧衍频频地阻断东关，想使巢湖泛滥，以便淹灌淮河南边的各个城堡。吴、楚之地有水域之便，他们可以一边淹灌，一边掠夺，所以淮河南边的地盘将非我国所有了。寿阳离长江五百多里，民众惶惶不安，都害怕水害到来，如果乘民众担心梁朝水淹其地的机会，攻打敌人于不备，预先勒令各州，准备兵士和战马，到秋天汇齐集中，根据情况布署决定行动方案，这样虽然统一天下不一定必能成功，但是长江之西却从此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丙戌（初五），北魏调发冀、定、瀛、相、并、济六个州的两万人，一千五百匹马，令于仲秋之中期全部在淮南会合，加上寿阳原有的三万兵力，一并委于元澄指挥调遣，萧宝寅和陈伯之也受元澄指挥。

谢朏轻舟出诣阙，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朏辞脚疾不堪拜谒，角巾自舆诣云龙门谢。诏见于华林园，乘小车就席。明旦，上幸朏宅，宴语尽欢。朏固陈本志，不许；因请自还东迎母，许之。临发，上复临幸，赋诗饯别；王人送迎，相望于道。及还，诏起府于旧宅，礼遇优异。朏素惮烦，不省职事，众颇失望。

谢朏乘坐轻舟出门来到建康，梁武帝诏令他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谢朏推辞说有脚疾，不堪于拜谒之事，头戴方巾，自己驾车，来到云龙门谢恩。武帝在华林园召见谢朏，他乘着小车去赴席。次日早晨，武帝临幸谢朏在建康的宅第，两人边饮边谈，非常欢快。谢朏再三陈述自己的心愿，不想出仕，但武帝不答应，谢朏无奈，只好请求自己回东面去迎接母亲前来，然后再就任，武帝同意了。谢朏临出发之前，武帝再次临幸，为他赋诗饯别。谢朏离京东还时，送行和迎接的使者络绎不绝，后一拨可以看到前一拨。谢朏回到建康之后，武帝诏令在他的旧宅起造新府，对他的各种礼遇就更优异于他人了。谢朏向来害怕麻烦，不过问职务内之事，因此众人对他颇为失望。

甲午，以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甲午（十三日），任命中书监王莹为尚书右仆射。

秋，七月，乙卯，魏平阳平公丕卒。

秋季，七月，乙卯（初五），北魏平阳公元丕去世。

魏既罢盐池之禁，而其利皆为富强所专。庚午，复收盐池利入公。

北魏撤销了关于盐池的禁令之后，盐池的利益都被富豪们所夺去。庚午（二十日），北魏重新宣布收盐池之利入公。

辛未，魏以彭城王勰为太师，勰固辞。魏主赐诏敦谕，又为家人书，祈请恳至；勰不得已，受命。

辛未（二十一日），北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太师，元勰坚决推辞而不崐接受。北魏宣武帝赐给元勰诏书，谆谆劝谕，以小辈身分给他写了家信，一再祈请，恳切至备，元勰不得已，只好受命。

八月，庚子，魏以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遣骁骑将军杨由帅城外居民三千余家保贤首山，为三栅。冬，十月，元英勒诸军围贤首栅，栅民任马驹斩由降魏。

八月庚子（二十日），北魏委任镇南将军元英都督征义阳诸军事。梁朝司州刺史蔡道恭闻知北魏军队将要到了，派遣骁骑将军杨由率领城外的居民三千多家去保卫贤首山，杨由建立了三重栅垒以作防守。冬季，十月，元英统率各部兵众围住了贤首栅，栅内的民众任马驹斩了杨由，投降北魏。

任城王澄命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东关、大岘、淮陵、九山，高祖珍将三千骑为游军，澄以大军继其后。竖眼，灵越之子也。魏人拨关要、颍川、大岘三城，白塔、牵城、清溪皆溃。徐州刺史司马明素将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进拨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斩伯邻。

任城王元澄命令统军党法宗、傅竖眼、太原人王神念等人分别率领兵众去入侵东关、大岘、淮陵、九山，高祖珍率领三千骑兵为游动兵力，元澄统领大军继后而进。傅竖眼是傅灵越的儿子。北魏军队攻破了关要、颍川、大岘三城，而白塔、牵城、清溪也都溃败了。梁朝徐州刺史司马明素率兵三千去援救九山，徐州长史潘伯邻去援救淮陵，宁朔将军王燮去保焦城。党法宗等人去进攻并打下焦城，攻破淮陵。十一月壬午（疑误），北魏军队擒获了司马明素，斩了潘伯邻。

先是，南梁太守冯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远斥候，如敌将至，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城未毕，党法宗等众二万奄至城下，众皆失色。道根命大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兵战，破之。魏人见其意思闲暇，战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将百骑击高诅珍，破之。魏诸军粮运绝，引退。以道根为豫州刺史。

早先之时，梁朝南梁太守冯道根戍守阜陵，刚到之时，他就修筑城壕，派人四出侦察放哨，就好象敌人将要到了一样，众人多讥笑他。冯道根却说道：“防御若怯，临战则勇，说的正是这个呀。”城防还没有修筑完毕，党法宗等人就率兵两万突然来到城下，众人全都大惊失色。冯道根命令大开城门，穿着宽绰的便服登上城门，并挑选二百名精锐兵士出城与北魏兵交战，打败了敌手。北魏人见冯道根神态悠闲，初次交锋又不顺利，于是就撤走了。冯道根率领百名骑兵去袭击高祖珍，破敌获胜。北魏的各路军队粮食运送阻断，只好撤军而退。梁武帝任命冯道根为豫州刺史。

武兴安王杨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绍先为武兴王；绍先幼，国事决于叔父集起、集义。

北魏武兴安王杨集始去世。己未（十一日），北魏封立杨集始的长子杨绍先为武兴王。杨绍先年龄幼小，所以封国中的事情都决定于他的两个叔父杨集起、杨集义。

乙亥，尚书左仆射沈约以母忧去职。

乙亥（二十七日），梁朝尚书左仆射沈约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

魏既迁洛阳，北边荒远，因以饥馑，百姓困弊。魏主加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使持节巡行北边六镇、恒。燕。朔三州，赈给贫乏，考论殿最，事之得失皆先决后闻。怀通济有无，饥民赖之。沃野镇将于祚，皇后之世父，与怀通婚。时于劲方用事，势倾朝野，祚颇有受纳。怀将入镇，祚郊迎道左，怀不与语，即劾奏免官。怀朔镇将元尼须与怀旧交，贪秽狼籍，置酒请怀，谓怀曰：“命之长短，系卿之口，岂可不相宽贷！”怀曰：“今日源怀与故人饮酒之坐，非鞫狱之所也。明日，公庭始为使者检镇将罪状之处耳。”尼须挥泪无以对，竟按劾抵罪。怀又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活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余人，请一切五分损二。”魏主从之。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北边逐渐荒废，因此而出现饥荒，老百姓生活困顿破败。北魏宣武帝加任尚书左仆射源怀侍中、行台，让他持符节巡视北方六镇以及恒、燕、朔三个州，救济贫困之民，考核官吏，事情之得失都由他先做处理，然后再上报。源怀到达之后，普济民众，饥民们对他非常感激信赖。沃野镇的守将于祚是皇后的伯父，与源怀是亲家。当时于劲刚当权不久，势倾朝崐野，而于祚颇有受贿行为。源怀快到活野镇时，于祚特意到郊外道左去迎接，但是源怀不与于祚搭话，当即就检举弹劾了他的罪状，免去了他的官职。怀朔镇的守将元尼须与源怀有旧交，他十分贪秽，声名狼藉，置办了酒席宴请源怀，对源怀说：“我命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您的一句话，既为旧交，岂能不加以宽容呢？”源怀回答：“今天是源怀与过去的老相识坐在一起饮酒，这里也不是审讯犯人的地方。明天，公庭才是我检举揭发你的罪状的地方呢。”元尼须听源怀这么说，挥泪不已，无言以对。最后，源怀查证了所揭发的罪行，处理了元尼须。源怀又上奏朝廷：“边镇事情不多而设置的官职过多，比如沃野一镇从镇将以下就有八百多人，请减去五分之二。”宣武帝听从了这一建议。

乙酉，将军吴子阳与魏元英战于白沙，子阳败绩。

乙酉（疑误），梁朝将军吴子阳与北魏元英交战于白沙，吴子阳败北。

魏东荆州蛮樊素安作乱，乙酉，以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将步骑讨之。

北魏东荆州蛮人樊素安作乱，乙酉（疑误），北魏委任左卫将军李崇为镇南将军、都督征蛮诸军事，率领步、骑兵去讨伐樊素安。

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为奸吏所诬，逮诣迁尉，罪当死。翂年十五，登闻鼓，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严加诱胁，取其款实。法度盛陈拷讯之具，诘翂曰：“尔求代父，敕已相许，审能死不？且尔童呆，若为人所教，亦听悔异。”翂曰：“囚虽愚幼，岂不知死之可惮！顾不忍见父极刑，故求代之。此非细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诏听代，不异登仙，岂有回贰！”法度乃更和颜诱之曰：“主上知尊侯无罪，行当得释，观君足为佳童，今若转辞，幸可父子同济。”翂曰：“父挂深劾，必正刑书；囚瞑目引领，唯听大戮，无言复对。”时翂备加扭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翂不听，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岂可减乎！”竟不脱。法度具以闻，上乃宥其父罪。

梁朝冯翊人吉翂的父亲为原乡县县令，被奸吏所诬陷，逮捕押送到廷尉，罪当处死。吉翂时年十五岁，他击响了悬挂在朝堂外的登闻鼓，乞求代父亲一死。武帝见他所龄幼小，怀疑是别人教他这么干的，就让廷尉卿蔡法度对他严加诱胁，让他说出实情来。蔡法度把各种拷讯刑具都摆出来，诘问吉翂：“你乞求为父抵命，圣旨已经准许了，现在就是看你是否真的愿意去死？况且你只不过是一个儿童，如果是别人教你这样做的，那么你要反悔也可以。”吉翂回答：“囚犯我虽然愚鲁年幼，但是岂能不知道死之可怕呢？完全是出于不忍心看父亲遭受极刑，所以乞求代他一死。这不是小事，怎么是受他人的教唆呢！圣旨准许我代父而死，真是不异于登仙，岂有反悔之说呢？”蔡法度于是更加和颜悦色地诱导吉翂说：“皇上知道令尊没有罪，很快就会释放，看你实在是一个好孩子，现在你如果能改变一下所说的话，你们父子就可以一同活命。”吉翂又回答：“父亲的案子非常严重，必定以法论处。囚犯我唯有闭目伸头，听任一斩，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时，吉翂被加上了手铐脚镣，蔡法度怜悯他，命令给他另换成轻一些的刑具，但是吉翂却不让换，说：“我是死罪犯人，只应该加重刑具，岂可以减轻呢？”竞然不肯脱去手铐与脚镣。蔡法度把这一切情况上奏武帝，于是武帝就宽恕了吉翂父亲的罪过。

丹杨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问乡里，欲于岁首举充纯孝。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当然；若翂当此举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丹杨尹王志了解了吉翂在廷尉审问中的事情经过，并且询问他的乡里，准备在下年初举荐吉翂为纯孝之士。吉翂对王志说：“奇怪呀，王尹！为什么要把我吉翂看得如此之薄呢？父亲受辱，儿子代死，理当如此。如果我吉翂接受这一举荐，就是凭借自己的父亲而博取名声，还有什么耻辱可以比得上这一耻辱呢？”因此，坚决加以拒绝，王志只好作罢。

魏主纳高肇兄偃之女为贵嫔。

北魏宣武帝纳高肇的哥哥高偃的女儿为贵嫔。

魏散骑常侍赵脩，寒贱暴贵，恃宠骄恣，陵轹王公，为众所疾。魏主为脩治第舍，拟于诸王，邻居献地者或超补大郡。脩请告归葬其父，凡财役所须，并从官给。脩在道淫纵，左右乘其出外，颇发其罪恶；及还，旧宠小衰。崐高肇密构成其罪，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王显，素皆谄附于脩，至是惧相连及，争助肇攻之。帝命尚书元绍检讯，下诏暴其奸恶，免死，鞭一百，徙敦煌为兵。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领军于劲第樗蒲，羽林数人称诏呼之，送诣领军府。甄琛、王显监罚，先具问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欲令必死。脩素肥壮，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即召驿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胜，举缚置鞍中，急驱之，行八十里，乃死。帝闻之，责元绍不重闻，绍曰：“脩之佞幸，为国深蠹，臣不因衅除之，恐陛下受万世之谤。”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绍出，广平王怀拜之曰：“翁之直过于汲黯。”绍曰：“但恨戮之稍晚，以为愧耳。”绍，素之孙也。明日，甄琛、李凭以脩党皆坐免官，左右与脩连坐死黜者二十余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脩素亲狎，而又以宗人谄事高肇，故独得免。

北魏散骑常侍赵脩，出身微贱而突然显贵，恃宠骄恣，欺压王公，被众人所忌恨。宣武帝为赵脩建造宅第，规模与诸王的一样。邻居们向赵脩献出土地，有的竟然被破格而补到大郡去做郡守。赵脩请假回去埋葬父亲，凡是所用财物劳役，全部由官家提供。赵脩曾在路上纵淫，身边的人乘他外出，向朝廷告发了他的罪恶，因此到他回京城之后，在皇帝那里得到的宠幸就比过去有所减少。高肇秘密地收集、上告了赵脩的罪状，侍中、领御史中尉甄深、黄门郎李凭、廷尉卿阳平人王显等人，平时都巴结投靠赵脩，到这时则特别害怕把自己牵连进去了，因此争着帮助高肇攻击赵脩。宣武帝命令尚书元绍核查审讯了案情，下诏公布了赵脩的奸恶行径，免去他死罪，鞭挞一百，贬谪到敦煌充军。但是，赵脩这个人十分愚蠢粗心，开初还一点也不知情，正在领军于劲的宅第中赌博，来了几个羽林奉圣旨叫他，送他到了领军府。甄琛和王显监督刑罚，两人事先准备了五个力气大的打手，让他们轮流鞭打赵脩，一定要让他死。赵脩向来身体肥胖强壮，能忍受得住痛打，所以暗中增加鞭挞到三百下，他仍不死。于是，甄琛等立即叫来驿马，催促赵脩即刻上路充军。出城之后，赵脩在马上坚持不住了，就用绳子把他捆绑在马鞍之上，驱马急行，走了八十里路，赵脩就死了。宣武帝知道了情况，责备元绍为什么不再次奉请就把赵脩弄死了，元绍回答说：“赵脩以谄媚而得宠幸，对国家的危害实在太大了，我如果不乘机除掉了他，恐怕陛下要因他而遭受万世之指责。”宣武帝觉得元绍的话正直不阿，就没有加罪于他。元绍从殿中出来后，广平王元怀向他施礼，并且说道：“您老人家的刚直超过了汲黯。”元绍回答：“我只恨杀他稍微晚了一些，为此而感到惭愧。”元绍是元素的孙子。次日，甄琛和李凭因系赵脩的同党，受牵连而被免去官职，左右因受赵脩牵连而被诛死或贬黜的有二十多人。散骑常侍高聪与赵脩向来关系亲密，但是他以同族人之身份讨好巴结高肇，所以独得幸免。

三年（甲申、504 ）

三年（甲申，公元504 年）

春，正月，庚戌，征虏将军赵祖悦与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祖悦败绩。

春季，正月，庚戌（初三），梁朝征虏将军赵祖悦与北魏江州刺史陈伯之战于东关，赵祖悦战败。

癸丑，以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癸丑（初六），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莹为左仆射，太子詹事柳惔为右仆射。

丙辰，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击叛蛮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丙辰（初九），北魏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攻击反叛的蛮人樊季安等人，大获全胜。樊季安是樊素安的弟弟。

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丙寅（十九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始。

萧宝寅行及汝阴，东城已为梁所取，乃屯寿阳栖贤寺。二月，戊子，将军姜庆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袭寿阳，据其外郭。长史韦缵仓猝失图；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厉文武，安慰亲旧，将士咸有奋志。太妃亲巡城守，不避矢石。萧宝寅引兵至，与州军合击之，自四鼓战至下晡，庆真败走。韦缵坐免官。 萧宝寅行到汝阳之时，东城已经被梁朝军队占取了，于是就改驻在寿阳的栖贤寺。二月，戊子（十一日），梁朝将军姜庆真乘北魏任城王元澄在外，袭击寿阳城，占据了寿阳城的外城。北魏长史韦缵仓促之中不知如何才好，任城太妃孟氏率兵登上女墙，先据守了要害之处，她勉励文武官员，安慰新投附来的寿阳兵民和旧有的将士，所以将士们都士气高昂。太妃亲自巡察城防，不避敌方飞箭流石。萧宝寅领兵到了，与州军合力奋战，从四更激战到夕阳西下之时，姜庆真败逃而去。韦缵因临阵失措而被免去官职。

任城王澄攻钟离，上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将兵五千送粮诣钟离，澄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邀之。丁酉，战于邵阳；大败梁兵，俘惠绍等十将，杀虏士卒殆尽。思祖，芳之从子也。尚书论思祖功，应封千户侯；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寝。晖，素之孙也。

北魏任城王元澄攻打钟离，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张惠绍等人率兵五千运送粮食到钟离，元澄派遣平远将军刘思祖等人去阻截。丁酉（二十日），双方在邵阳交战，刘思祖大败梁军，俘虏了张惠绍等十个将领，斩杀或俘虏了几乎全部士卒。刘思祖是刘芳的侄子。尚书省议论刘思祖的功劳应当封为千户侯，但是因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向刘思祖要两个婢女，没有得到，于是封赏刘思祖一事就不再提起了。元晖是元素的孙子。

上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帅步骑三万救义阳。僧炳将二万人据凿岘，景宗将万人为后继，元英遣冠军将军元逞等据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于樊城，俘斩四千余人。

梁武帝派遣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军王僧炳等人统率步、骑兵三万援救义阳。王僧炳率领两万兵力据守凿岘，曹景宗率领一万兵力为后援，元英派遣冠军将军元逞等人据守樊城以抵挡他们。三月壬申（初一），北魏军队在樊城大败王僧炳，俘虏和斩首四千多人。

魏诏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将涨，舟行无碍，南军得时，勿昧利以取后悔。”会大雨，淮水暴涨，澄引兵还寿阳。魏军还既狼狈，失亡四千余人。中书侍郎齐郡贾思伯为澄军司，居后为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夺澄开府，仍降三阶。上以所获魏将士请易张惠绍于魏，魏人归之。

北魏诏令任城王元澄，告诉他：“四月份淮河水将涨，船行无阻，南方军队得其天时，所以不要贪功而后悔不及。”恰好天降大雨，淮水暴涨，元澄领兵回到寿阳。北魏军队回撤时十分狼狈，丢失和逃亡的有四千多人。中书侍郎、齐郡人贾思伯是元澄的军司，殿后而行，元澄因他是个儒生，以为他必死无疑，等他回来之后，元澄大喜过望，说道：“孔子说‘仁者必有勇’，这正好在军司身上表现出来了。”贾思伯借口说自己迷路了，不愿意夸耀功劳。有关部门奏请朝廷夺去元澄开府之封，并降三级。梁武帝向北魏请求用所俘获的北魏将士换回张惠绍，北魏人归还了张惠绍。

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详，骄奢好声色，贪冒无厌，广营第舍，夺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请托，中外嗟怨。魏主以其尊亲，恩礼无替，军国大事皆与参决，所奏请无不开允。魏主之初亲政也，以兵召诸叔，详与咸阳、彭城王共车而入，防卫严固。高太妃大惧，乘车随而哭之。既得免，谓详曰：“自今不愿富贵，但使母子相保，与汝扫市为生耳。”及详再执政，太妃不复念前事，专助详为贪虐。冠军将军茹皓，以巧思有宠于帝，常在左右，传可门下奏事，弄权纳贿，朝野惮之，详亦附焉。皓娶尚书令高肇从妹，皓妻之姊为详从父安定五燮之妃；详烝于燮妃，由是与皓益相昵狎。直阁将军刘胄，本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以善养马，陈扫静掌栉，皆得幸于帝，与皓相表里，卖权势。

北魏太傅、领司徒、录尚书北海王元详，骄奢淫佚，喜好声色，贪图财利，永远没有满足之时。他为自己到处营造宅第，夺占别人的房屋，宠爱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各种请托无不许应，以致朝廷内外怨声载道。宣武帝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对他的恩宠礼遇没有衰减，朝政大事都让他参与决策，对他的各种奏请也无不答应。宣武帝刚开始亲自执政时，派兵去传召几位叔父，元详与咸阳王、彭城王乘一辆车入见皇上，里面防卫的特别严密。高太妃见状恐惧万分，她乘车跟随在元详他们后面啼哭了一路。三人得免之后，高太妃对元详说：“从今以后不愿富贵，只要能使我们母子平安地在一起，那怕与你一同以打崐扫街道为生也满足了。”但是，元详再次执政之后，高太妃再也想不起以前的事情了，一味帮助元详进行贪求、暴虐之事。冠军将军茹皓因为心眼灵巧而得宠于宣武帝，经常在宣武帝身边，为宣武帝传达和答复门下省的奏事，因此他就弄权作弊，收受贿赂，朝野上下无不害怕他，元详也对他不得不投靠巴结。茹皓娶了尚书令高肇的堂妹为妻，茹皓妻子的姐姐又是元详的堂叔安定王元燮的妃子，而元详与元燮的妃子私通，因此元详与茹皓就越发亲近了。直阁将军刘胄本为元详所引荐，殿中将军常季贤擅长养马，陈扫静则专为宣武帝梳头，三人都得宠于宣武帝，他们与茹皓串通一气，相为表里，一起耍弄权势。

高肇本出高丽，时望轻之。帝既黜六辅，诛咸阳王禧，专委事于肇。肇以在朝亲族至少，乃邀结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诸王，以详位居其上，欲去之，独执朝政，乃谮之于帝，云“详与皓、胄、季贤、扫静谋为逆乱。”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弹奏详贪淫奢纵，及皓等四人怙权贪横，收皓等系南台，遣虎贲百人围守详第。又虑详惊惧逃逸，遣左右郭翼开金墉门驰出谕旨，示以中尉弹状，详曰：“审如中尉所纠，何忧也！正恐更有大罪横至耳。人与我物，我实受之。”诘朝，有司奏处皓等罪，皆赐死。

高肇的祖上是高丽人，一般人很轻视他。宣武帝罢黜了六位辅政大臣，诛杀了咸阳王元禧之后，就把政事只委托于高肇一人。高肇在朝廷中的亲戚同宗甚少，于是招揽交结朋党，凡是投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可以破格提升，而对于不愿投靠者则动辄陷以重罪。高肇尤其忌妒各个藩王，由于元详地位在自己上面，就想把他除掉，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于是，高肇便在宣武帝面前诬陷元详，说：“元详与茹皓、刘胄、常季贤、陈扫静等人密谋叛乱。”夏季，四月，宣武帝夜里召中尉崔亮进入宫中，让崔亮弹劾元详贪婪淫乱，奢侈放纵，以及茹皓等四人依仗权势，贪赃枉法。于是，宣武帝下令拘捕了茹皓等人，关押在御史台，又派遣一百名武士包围了元详的府第。宣武帝又担心元详惊怕而逃脱，就派遣身边人郭翼打开金墉门，骑马出去向元详宣谕圣旨，并向他出示了中尉崔亮的弹劾状，元详说道：“确实如中尉所举发的那样，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害怕还有更大的罪从天而降呢。别人给我东西，我确实收下了。”天亮之后，有关部门奏请处置茹皓等人的罪行，结果四人全部赐死。

帝引高阳王雍等五王入议详罪。详单车防卫，送华林园，母妻随入，给小奴弱婢数人，围守甚严，内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诏宥详死，免为庶人。顷之，徙详于太府寺，围禁弥急，母妻皆还南第，五日一来视之。

宣武帝召集高阳王元雍等五个藩王进去商议对元详罪行的处理决定。元详乘单车，前后警卫，被押送入华林园，母亲和妻子也随他进入园中，只给了他几个弱小的奴婢，他被围守的特别严密，与外面完全断绝了联系。五月，丁未朔（初一），宣武帝诏令宽宥元详不死，贬为平民。很快，元详就被移送到太府寺，看管的也更加严紧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回到南宅去了，每五天来看视他一次。

初，详娶宋王刘昶女，待之疏薄。详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丽婢，陷罪至此！”杖之百余，被创脓溃，旬余乃能立。又杖刘妃数十，曰：“妇人皆妒，何独不妒！”刘妃笑而受罚，卒无所言。

开初，元详娶了宋王刘昶的女儿，对待她十分疏远薄情。元详被囚禁之后，高太妃才知道了他与安定王的高妃私通之事，非常生气，骂元详说：“你的妻妾成群，为何还要那个下贱的高丽女人，以致陷罪到这个地步呢？”高太妃命人把元详打了一百多板，打得皮开肉绽，流血化脓，十多天后才能站立起来。高太妃又令人打了刘妃几十下，并且问她：“妇人家都妒忌，你为什么不妒忌呢？”刘妃笑着接受了惩罚，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详家奴数人阴结党辈，欲劫出详，密书姓名，托侍婢通于详。详始得执省，而门防主司遥见，突入就详手中揽得，奏之，说恸哭数声，暴卒。诏有司以礼殡葬。

元详的几个家奴秘密勾结，想把元详抢动出来，因此秘密书写了姓名，托侍婢交给元详。元详刚拿在手上要看，被看守头目老远地发现了，突然跑进来从元详手上抢夺过来，上奏给宣武帝，元详恸哭了几声，突然气绝而死。宣武帝诏令有关部门以礼殡葬了元详。先是，典事史元显献鸡雏，四翼四足，诏以问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汉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但头冠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对曰：”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黄巾破坏四方，天下遂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诚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致福，暗主睹之而慢，所以致祸。或者今亦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如前世石显之比者邪！愿陛下进贤黜佞，则妖弭庆集矣。“后数日，皓等伏诛，帝愈重光。

早先之时，典事史元显向宣武帝进献了一只小鸡，这只鸡有四个翅膀，四条腿，非常奇怪，宣武帝就诏问侍中崔光，让他加以解释。崔光上表讲道：“汉元帝初元年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小鸡，渐渐地变成了公鸡，冠子又红又大，爪子后面长出尖骨，开始打鸣，成了群中之帅。永光年间，有人进献了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认为：”鸡是小家禽，其职责是到时鸣叫，唤醒主人起床，这是地位低贱的下臣掌权当政的征兆。竟宁元年，石显服罪，就是其应验呀。‘汉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的母鸡快变成公鸡了，只有头上的冠子还没变，灵帝就这件事诏问议郎蔡邕，蔡邕回答说：“头是元首，是皇帝之象征。如今鸡的全身都变了，只是头还没有变，而圣上知道了，这是天下将要出事而不会成功的征兆。倘若应对不妥当，朝政方面没有什么改善，头冠如果也变成了的话，为患就更加大了。’之后，黄巾起义，破坏四方，天下因此大乱。现在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的不同，但是显示的预兆颇相类似，确实可怕呀。我用刘向、蔡邕的说法推论这件事：其翅膀和脚众多，这是一群下贱小人互相勾结，鼓动生事的征象；其雏小而未大，脚趾和羽翼尚小，这说明群小们的势力还弱微，易于制服。我听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显示着吉凶之兆，圣明的君主见了引起警惕，于是能带来福气；而昏暗的君主见了不以为然，所以导致灾祸。或许如今也有从低贱而显贵的小人参与干涉政事，如前代石显那样呢？愿陛下引进贤才，黜免佞臣，如此则妖祸消失，吉庆降临啊。”其后几天，茹皓等人伏法被诛，宣武帝因此而越发看重崔光了。

高肇说帝，使宿卫队主帅羽林虎贲守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谏，不听。勰志尚高迈，不乐荣势，避事家居，而出无山水之适，处无知已之游，独对妻子，常郁郁不乐。

高肇游说宣武帝，让宿卫队的头领率领羽林虎贲监守各藩王的宅第，差不多把他们幽禁起来了，彭城王元勰再三劝谏不要这样做，但是宣武帝根本不听。元勰志向远大，不热衷于荣华权势。他避事住在家中，出外不游出玩水，处在家中没有知已相陪伴，只同妻子儿子在一起，凡中常常郁郁寡欢。

魏人围义阳，城中兵不满五千人，食才支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随方抗御，皆应手摧却，相持面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军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从弟骁骑将军灵恩，兄子尚书郎僧勰及诸将佐，谓曰：“吾受国厚恩，不能攘灭寇贼，今所苦转笃，势不支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众皆流涕。道恭卒，灵恩摄行州事，代之城守。

北魏人围攻义阳，而义阳城中的兵力不足五千人，粮食才够支持半年。北魏军队攻城甚急，昼夜不停，刺史蔡道恭随机应变抵抗，都可以出手得胜，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就这样相持了一百多天，前后斩获敌人不可数计。义阳城久攻不下，北魏军队害怕了，准备撤退。恰在这时，蔡道恭的病情严重了，他把担任骁骑将军的堂弟蔡灵恩、担任尚书郎的侄子蔡僧勰以及其他将佐们叫来，对他们说：“我受国家的厚恩，但不能抵御、消灭寇贼，现在苦于病情转危，势必不会支持长久了。你们应当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节，不要让我死有遗恨。”大家都伤心流泪。蔡道恭病逝，蔡灵恩代管州务，替蔡道恭去指挥守城。

六月，癸未，大赦。

六月癸未（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奏称：“昔者明王重粟帛，轻金玉，何则崐！粟帛养民而安国，金玉无用而败德故也。先帝深鉴奢泰，务崇节俭，至以纸绢为帐扆，铜铁为辔勒，府藏之金，裁给而已，不复买积以费国资。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业，四境清晏，远迩来同，于是贡篚相继，商估交入，诸所献纳，倍多于常，金玉恒有余，国用恒不足。苟非为之分限，但恐岁计不充，自今请非要须者一切不受。”魏主纳之。

北魏大旱，散骑常侍兼尚书邢峦上奏说：“过去的圣明天子重视粮食和布帛而轻视金子和玉石，为什么呢？因为粮食布帛可以养民而安国，金玉则无用而败损道德。先帝深深地以奢侈安逸为鉴戒，致力推崇勤俭节约，以至于用纸绢做惟怅和屏风，马的辔头和勒口也都是铜铁的，府库所藏之金，仅够维护开支而已，不再浪费国家的资金而买来积存。到了景明之初，承先帝所开创的升平之业，四境安宁，远近都来归附、通好，于是入贡的贵重之物一箱一箱地相继而来，商贾们也纷纷前来，各种进献纳贡，倍于往常。但是，金玉总是有余，国家财用却常常不足。假如不作出一定的限制，只恐怕年度预算不足，请从今开始，凡不是国家重要而必需的，一概不接受。”宣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庆宗以城降魏，魏徐州刺史元鉴遣淮阳太守吴秦生将千余人赴之。淮阴援军断其路，秦生屡战，破之，遂取角城。

秋季，七月癸丑（初八），梁朝角城戍主柴庆宗献出城池投降北魏，北魏徐州刺史元鉴派遣淮阳太守吴秦生率领一千多人赶赴角城。梁朝派遣淮阴的军队去增援角城不愿意降魏的人，阻断了吴秦生的去路，吴秦生屡次交战，打败了梁朝的援军，于是占取了角城。

甲子，立皇子综为豫章王。

甲子（十九日），梁朝封立皇子萧综为豫章王。

魏李崇破东荆叛蛮，生擒樊素安，进讨西荆诸蛮，悉降之。

北魏李崇攻破东荆州叛乱的蛮人，活捉了樊素安，进而讨伐西荆州各部蛮人，使各部都投降归顺。

魏人闻蔡道恭卒，攻义阳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顿凿岘不进，但耀兵游猎而已。上复遣宁朔将军马仙琕救义阳，仙琕转战而前，兵势甚锐。元英结垒于上雅山，分命诸将伏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胜直抵长围，掩英营；英伪北以诱之，至平地，纵兵击之。统军傅永擐甲执槊，单骑先入，唯军主蔡三虎副之，突陈横过。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拨箭复入。仙琕大败，一子战死，仙琕退走。英谓永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高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将，奈何使贼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尽夜而返；时年七十余矣，军中莫不壮之。仙琕复帅万余人进击英，英又破之，杀将军陈秀之。仙琕知义阳危急，尽锐决战，一日三交，皆大败而返。蔡灵思势穷，八月，乙酉，降于魏。三关戍将闻之，辛酉，亦弃城走。

北魏军队知道蔡道恭死了，对义阳城攻打得更加猛烈了，短兵相接，日日不停。曹景宗驻扎在凿岘按兵不动，只是率兵四处打猎。武帝又派遣宁朔将军马仙琕去援救义阳，马仙琕转战而前，兵势十分勇锐。元英在上雅山修筑战垒，命令诸位将领分别埋伏在山的四周，装出力量弱小的样子，以使梁朝军队上当。马仙琕乘胜而进，直抵北魏军队的长围，袭击了元英的营地。元英假装败逃，引诱敌方，到了平地，纵兵回击马仙琕. 北魏统军傅永身着铁甲，手执矛槊，单骑先冲入对方军阵，只有军主蔡三虎随后助战，他们二人横穿敌阵而过。梁朝的兵用箭射傅永，射穿了他的左大腿，傅永拨出箭，再次冲入敌阵。马仙琕一败涂地，一个儿子阵亡，他自己撤退逃走。元英对傅永说：“您受伤了，且回营地去吧。”傅永不肯，说：“昔日汉高祖刘邦脚受伤，但是他用手捂住，不让别人知道。下官我虽然地位微贱，但也是国家的一员将领，岂能让贼人有伤了我方一员将领的说辞呢？”说毕，他就与部队一起去追击，天亮才返回。傅永当时年纪已七十多岁，所以军中无人不夸他为壮士。马仙琕又率领一万多人进攻元英，元英又打败了他，杀了将军陈秀之。马仙琕知道义阳危在旦夕，倾力决战，一日交锋三次，都大败而回。蔡灵恩走投无路了，就于八月乙酉（十一日），投降了北魏。梁朝在三关的戍守将领知道蔡灵恩已经投降了，辛酉（疑误），也弃城而逃。

英使司马陆希道为露版，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为之陈列军事处置形要而已，英深赏之，曰：“观此经算，虽有金城汤池，不能守矣崐。”初，南安惠王以预穆泰之谋，追夺爵邑，及英克义阳，乃复立英为中山王。

元英令司马陆希道撰写公开的文书，陆希道写完后，他嫌碑文写得不好，又命令傅永修改。傅永并没有增加文章的文彩，只是一一列举军事处置上的重要措施，元英非常欣赏傅永的修改，说：“看到这样的谋略措施，敌人的城池即使固若金汤，也守不住了。”当初，南安惠王因参与穆泰谋反，被追削爵位和封地，元英攻克义阳之后，于是又重新封元英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弹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寝而不治。

梁朝御史中丞任昉向朝廷弹劾曹景宗按兵不前，梁武帝因他是功臣，把事情压下去了，没有治他的罪。

卫尉郑绍叔忠于事上，外所闻知，纤豪无隐。每为上言事，善则推功于上，不善则引咎归已，上以是亲之。诏于南义阳置司州，移镇关南，以绍叔为刺史。绍叔立城隍，缮器械，广田积谷，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卫尉郑绍叔忠心耿耿奉侍武帝，凡在外面听到什么，毫无隐瞒地讲给武帝。每次给武帝汇报事情，如果是好事，他就把功绩归结于武帝；如果不是好事，他则把责任归结于自身，因此武帝特别亲近他。武帝诏令在南义阳设置司州，州治所移于关南，任命郑绍叔为刺史。郑绍叔到任之后，筑建城壕，修缮器械，增广农田，积储谷物，招集流散人口，因此百姓安居乐业。

魏置郢州于义阳，以司马悦为刺史。上遣马仙琕筑竹敦、麻阳二城于三关南，司马悦遣兵攻竹敦，拨之。

北魏在义阳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刺史。梁武帝派遣马仙琕在三关南边修筑了竹敦、麻阳两座城堡，司马悦派兵去攻打竹敦，占领了它。

九月，壬子，以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九月壬子（初八），梁朝任命吐谷浑王慕容伏连筹为西秦州和河州刺史、河南王。

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怀朔镇，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行北边，指授方略，随须征发，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柔然遁去。怀以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还，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欲东西为九城，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五十八条，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国颇或外叛，仍遭旱饥，戎马甲兵十分阙八。谓宜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主从之。

柔然国入侵北魏的沃野和怀朔镇，北魏宣武帝诏令车骑大将军源怀出征北方，凡是指挥布置、军需物品的调发等，都授权他全权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人远遁而去。源怀认为用中原的方法制服蛮夷，最好是修建城池，所以返回后，到了恒、代之地，视察了各镇周围的要害之地，选定可以修城筑寨之处，准备从东到西共修建九座城池，以及选定适合于储备粮食兵器而呈犬牙交错之势可以互相援救的据点，共五十八条建议，表奏朝廷，讲道：“现在迁都洛阳，离开北边非常遥远，故都代京以北的各部落多有外叛，同时又遭受旱灾，出现饥荒，以致戎马甲兵十分中缺去八分。所以，我建议应该依照旧镇那样，为了做到可以东西相望，形势相连，在此修筑城堡，分兵把守要害之地，平时令他们屯田积粮，紧急之时，可以随时应战。柔然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也不敢越过城堡而南下。如此，北方就可以无忧了。”宣武帝同意了这一建议。

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诏中书监高闾与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久之，未就。会高祖殂，高闾卒。景明中，崇为太乐令，上所调金石及书。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议之。

北魏太和十六年时，高祖孝文帝曾诏令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但很长时间还没有完成。恰恰高祖孝文帝驾崩，高闾去世。景明年间，高崇担任了太乐令，他向朝廷献上了所调金石乐器以及书，至此，世宗宣武帝方才命令八座，即五曹尚书、左右二仆射以及一令以下的官员们审议鉴定之。

冬，十一月，戊午，魏诏营缮国学。时魏平宁日久，学业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弟子著录多者千余人，少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每年逾众。冬季，十一月戊午（十五日），北魏宣武帝诏令营建修缮国学。当时，北魏国内平静安宁日久，兴学之风大盛，燕、齐、赵、魏等地，讲学授业的人不可胜数，其弟子登记在册者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名，州里举荐“茂材异等”的卓越人才，郡里举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甲子，除以金赎罪之科。

甲子（二十一日），梁朝废除用钱赎罪的法令。

十二月，丙子，魏诏殿中郎陈郡袁翻等议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监之。

十二月丙子（初四），北魏诏令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人议定设立法规律令，彭城王元勰等人担任总监。

己亥，魏主幸伊阙。

己亥（二十七日），北魏宣武帝到达伊阙。

上雅好儒术，以东晋、宋、齐虽开置国学，不及十年辄废之，其存亦文具而已，无讲授之实。

武帝一向喜好儒术，认为东晋、宋、齐虽然开办了国学，但是不及十年都废止了，即使存在，也仅仅是形式而已，没有讲授之实。

第一百四十六卷

梁纪二高祖武皇帝二天监四年（乙酉、505 ）

梁纪二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公元505 年）

春，正月，癸卯朔，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贺及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期年之间，怀经负笈者云会。，循之玄孙也。又选学生，往会稽云门山从何胤受业，命胤选门徙中经明行修者，具以名闻。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学。

春季，正月，癸卯朔（初一），武帝发布诏令：“两汉时期的读书人登贤入仕，莫不是通过经术之业，他们都信奉大雅之道，个个饱学，因此能立功名，成大业。魏、晋以来，士人浮华放荡，而儒教衰败，风节得不到树立，当是其根本原因。所以，可以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纳后进。”于是，将贺及平原人明山宾、吴兴人沈峻、建平人严植之补为博士，让他们各主持一馆，讲学执教，每馆有好几百名学生，由朝廷供给口粮等生活资用，其中在射策考试时应对自如，风解深刻透彻者，即被任为官吏。因此，一年之间，天下士子怀经负笈，云集而至。贺是贺循的玄孙。朝廷又挑选学生，送他们去会稽云门山跟从何胤接受学业，命令何胤选拨门徒中通晓经学、品行优秀者，把他们的姓名上报朝廷。朝廷又分遣博士祭酒巡视各州郡的立学情况。

初，谯国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从裴叔业镇寿阳，为南谯太守，与叔业有隙，单骑奔魏。魏以道迁为骁骑将军，从王肃镇寿阳，使道迁守合肥。肃卒，道迁弃戍来奔，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南郑，以道迁为长史，领汉中太守。黑卒，诏以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未至，道迁阴与军主考城江忱之等谋降魏。

原先，谯国人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的身份随从裴叔业镇守寿阳，担任南谯太守，因与裴叔业不合，于是就一个人骑马奔投了北魏。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骁骑将军，随从王肃镇守寿阳，王肃指派夏侯道迁驻守合肥。王肃去世，夏侯道迁丢下戍所来投靠南朝，随从梁、秦二州刺史庄丘黑镇守南郑，庄丘黑任命夏侯道迁为长史，兼汉中太守。庄丘黑死后，朝廷诏令都官尚书王珍国为刺史，没有到任，夏侯道迁便私下里与军主考城人江忱之等人密谋投降北魏。

先是，魏仇池镇将杨灵珍叛魏来奔，朝廷以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助戍汉中，有部曲六百人，道迁惮之。上遣左右吴公之等使南郑，道迁杀使者，发兵击灵珍父子，斩之，并使者首送于魏。白马戍主尹天宝闻之，引兵击道迁，败其将宠树，遂围南郑。道迁求救于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皆不应，集义弟集郎引兵救道迁，击天定，杀之。魏以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以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都督征梁。汉诸军事，将兵赴之。道迁受平南，辞豫州，且求公爵，魏主不许。

早先之时，北魏镇守仇池的将领杨灵珍反叛北魏来投奔南齐，南齐朝廷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假武都王，让他协助戍守汉中，手下共有部曲六百人，夏侯道迁很害怕他。梁武帝派遣左右心腹吴公之等人出使南郑，夏侯道迁便杀害了使者，又发兵袭击杨灵珍父子，斩了他们，把他们的首级连同武帝派来的使者的首级一并送到北魏。白马的戍主尹天宝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带兵去袭击夏侯道迁，打败了夏侯道迁的将领庞树，于是围困南郑。夏侯道迁向氐王杨绍先、杨集起、杨集义求救，都不予理睬，只有杨集义的弟弟杨集朗带兵去援救夏侯道迁，向尹天宝发起了攻击，杀了他。北魏任命夏侯道迁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丰县侯。又任命尚书邢峦为镇西将军和都督梁、汉诸军事，并让他率兵前去赴任。夏侯道迁接受了平南将军一职，辞掉了豫州刺史之职，并且要求封为公爵，宣武帝不准许。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辛亥（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祀，并诏令大赦天下。

乙丑，魏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加尚书令广阳王嘉仪同三司。

乙丑（二十三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高阳王元雍为司空，加封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仪同三司。　 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二月丙子（初五），北魏封容昌世子梁弥博为宕昌王。

上谋伐魏，壬午，遣卫尉卿杨公则将宿卫兵塞洛口。

武帝策谋讨伐北魏，壬午（十一日），派遣卫尉卿杨公则率领宿卫兵堵塞了洛口。

壬辰，交州刺史李凯据州反，长史李讨平之。

壬辰（二十一日），交州刺史李凯占据了州城反叛朝廷，长史李讨伐并平定了李凯的反叛。

魏邢峦至汉中，击诸城戍，所向摧破。晋寿太守王景胤据石亭，峦遣统军李义珍击走之。魏以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据郡不下，郡民严玄思聚众自称巴州刺史，附于魏，攻景民，斩之。杨集起、集义闻魏克汉中而惧，闰月，帅群氐叛魏，断汉中粮道，峦屡遣军击破之。

北魏邢峦到达汉中，对各城堡发起了攻击，所向无敌，无坚不摧。晋寿太守王景胤占据着石亭，邢峦派遣统军李义珍打跑了他。北魏任命邢峦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庞景民占据郡城，拒不投降，郡中之民严玄思聚集群众，自封为巴州刺史，投附于北魏，攻打庞景民并将他斩首。杨集起、杨集义得知北魏攻克汉中的消息之后害怕了，于闰三月，率领氐族部落反叛了北魏，切断了汉中的粮道，邢峦多次派遣军队去袭击、打败了他们。

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宕昌王。

夏季，四月丁巳（十七日），梁朝任命行宕昌王梁弥博为河、凉二州刺史和宕昌王。

冠军将军孔陵等将兵二万戍深杭，鲁方达戍南安，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邢峦遣统军王足将兵击之，所至皆捷，遂入剑阁。陵等退保梓潼，足又进击，破之。梁州十四郡地，东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

梁朝冠军将军孔陵等人率兵两万戍守深杭，鲁方达戍守南安，任僧褒等人戍守石同，以便抵拒北魏。邢峦派遣统军王足带兵去袭击，所到之处无不告捷，于是进入剑阁。孔陵等人只好退保梓潼，王足又进攻，打败了他们。于是，梁州十四郡之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一千里，全部归入北魏版图。

初，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乞归，诏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渊藻代之。渊藻，懿之子也。夏侯道迁之叛也，尹天宝驰使报元起。及魏寇晋寿，王景胤等并遣告急，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万里，军不猝至，若寇贼侵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救之！”诏假元起都督征讨诸军事，救汉中，而晋寿已陷。萧渊藻将至，元起营还装，粮储器械，取之无遣。渊藻入城，恨之；又救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渊藻恚，因醉，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故，渊藻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渊藻曰：“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贬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谥曰忠侯。

起初，益州刺史邓元起因母亲年老而乞求归还故里，朝廷下诏征调他为右卫将军，另以西昌侯萧渊藻取代他益州刺史之职。萧渊藻是萧渊懿的儿子。夏侯道迁反叛之时，尹天宝派使者驰告邓元起。等到北魏侵犯晋寿之时，王景胤等人也遣使去向邓元起告急，众人都劝说邓元起急速前去援救，邓元起却说：“朝廷离这里万里之遥，军队不会很快就会来到的，如果入侵的寇贼进一步成势，方才须前去讨伐夷荡，而督帅之任，除了我还有谁呢？所以，何必现在就匆匆忙忙地前去救援呢？”朝廷诏令邓元起代理都督征讨诸军事，让他去援救汉中，但是此时晋寿已经沦陷了。萧渊藻将要抵达，邓元起营造回去时的行装，他把粮资储备和各种器械兵仗搜罗一空，些微不剩。萧渊藻入城之后，见到这一情形，对邓元起怀恨在心。萧渊藻要邓元起的良马，邓元起却对他说：“你一个年少郎君，要马干什么呢？”萧渊藻无比忿怒，借邓元起酒醉之机，杀了他。邓元起的部下把城围住，痛哭主帅，且问主帅被杀之缘故，萧渊藻对他们说：“天子有诏令。”众人才散去了。于是，萧渊藻就诬告邓元起反叛，武帝对此疑而不信。邓元起的故吏广汉人罗研来到朝廷告状，武帝说：“果然同我所思量的一样。”武帝派使者斥责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了父仇，你却为仇人而报仇，杀害了他，忠孝之道在那里呢？”于是贬萧渊藻号为冠军将军，赠邓元起征西将军，谥号为忠侯。

李延寿论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辟土，劳之不图，祸机先陷。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启，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李延寿论曰：邓元起勤勉于事，能体贴下属，能奉事朝廷，开辟疆土，功不可没，功劳没有受到赏赐，却先陷祸遇难。萧渊藻仅仅被贬为冠军将军，所受的惩罚实在是太轻了，梁朝的政治、刑律，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大的失误，由此而开启了朝廷庇护亲族的弊端，所以不能长久立国，不也是很相宜的吗？

益州民焦僧护聚众作乱，萧渊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自击之；或陈不可，渊藻大怒，斩于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盾御矢，渊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击僧护等，皆平之。

益州的百姓焦僧护聚众造反，萧渊藻年纪还不满二十岁，他召集手下的僚佐们商议要亲自去歼击叛民，有人说他不可以亲自去，萧渊藻勃然大怒，就把说话的人斩于庭阶的侧旁。于是，萧渊藻乘坐着平肩舆，在叛民的营垒周围巡行，叛民用弓箭乱射，箭雨纷至，随从们举着盾牌为他挡箭，他却命令把盾牌拿开。因此，人心大安，争相出击焦僧护等，都平定了他们。

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庙。

六月庚戌（十一日），梁朝初立孔子庙。

豫州刺史王超宗将兵围魏小岘。丁卯，魏扬州刺史薛真度遣兼统军李叔仁等击之，超宗兵大败。

豫州刺史王超宗率兵围攻北魏小岘。丁卯（十八日），北魏扬州刺史薛真度派遣兼统军李叔仁等人出击，王超宗的军队一败涂地。

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与魏王足战，屡败，秋，七月，足进逼涪城。

冠军将军王景胤、李畎、辅国将军鲁方达等同北魏的王足交战，屡战屡败，秋季，七月，王足进逼涪城。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八月壬寅（初四），北魏中山王元英入侵雍州。

庚戌，秦、梁二刺史鲁方达与魏王足统军纪洪雅、卢祖迁战，败，方达等十五将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与祖迁战，败，景胤等二十四将皆死。

庚戌（十二日），梁朝秦、梁二州刺史鲁方达与北魏王足手下的统军纪洪雅、卢祖迁交战，战败，鲁方达等十五员将领都战死。壬子（十四日），王景胤等人又与卢祖迁交战，也战败，王景胤等二十四位将领全部战死。

杨公则至洛口，与魏豫州长史石荣战，斩之。甲寅，将军姜庆真与魏战于羊石，不利，公则退屯马头。

杨公则到达洛口，与北魏豫州长史石荣交战，将石荣斩首。甲寅（十六日），将军姜庆真与北魏军队在羊石交战，没有取胜，杨公则只好退驻于马头。

雍州蛮沔东太守田青喜叛降魏。

担任沔东太守的雍州蛮人田青喜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魏有芝生于太极殿之西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为“此《庄子》所谓‘气蒸成菌’者也。柔脆之物，生于墟落秽湿之地，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今忽有之，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惧灾修德，殷道以昌，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逾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侧躬耸意，惟新圣道，节夜饮之乐，养方富之年，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矣。”于是魏主好宴乐，故光言及之。

北魏朝廷太极殿内的西墙下生长出了灵芝，北魏宣武帝拿来给侍中崔光看，崔光就此事而上表皇上，认为：“这只是《庄子》一书中所讲的‘气蒸成菌’罢了。这种柔脆的菌类之物，一般生长在废墟角落污秽潮湿的地方，不应当生长在殿堂这样高贵华丽之处；如今忽然生长出来了，而且其形状繁茂，实在是奇怪之事。野木生于朝庭，野鸟飞入宗庙，古人都认为这是败亡的征兆，所以商王太戊、高宗有惧于祥桑、谷共生于朝内以及野鸡飞在鼎上之异兆而修德积善，国运因此而得以复兴昌盛，这正是所谓‘家族吉利而怪异先行，国家兴盛而妖异预见’。如今西方和南方兵戈未息，京郊周围大旱久时，百姓劳崐苦，万物憔悴，已经到了万分严重的地步，而承受上天旨意养育万民的天子在此之际正应该加以体恤，所以恳请陛下关心朝廷内外之事，亲身过问，弘扬圣道，节制夜间饮酒的娱乐，保养正值年轻的身体，如此则北魏的国祚可以永远兴隆，皇寿与山岳等齐。”此时，北魏宣武帝喜好宴饮欢乐，所以崔光在上表中特意提到这点。

九月，己巳，杨公则等与魏扬州刺史元嵩战，公则败绩。

九月己巳（初一），杨公则等人与北魏扬州刺史元嵩交战，杨公则败北。

冬，十月，丙午，上大举伐魏，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为副，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宏军于洛口。

冬季，十月丙午（初九），武帝发动军队大举征伐北魏，任命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为副，王公以下者各上交封国所收之租和职田所收之谷以便资助军队。萧宏驻军于洛口。

杨集起、集义立杨绍先为帝，自皆称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禄大夫杨椿将兵讨之。

杨集起、杨集义拥立杨绍先为帝，自己都称王。十一月戊辰朔（初一），北魏派遣光禄大夫杨椿率兵讨伐杨集起等。

魏王足围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邢峦表于魏主，请乘胜进取蜀，以为“建康、成都，相去万里，陆行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益州外无军援，一可图也。顷经刘季连反，邓元起攻围，资储空竭，吏民无复固守之志，二可图也。萧渊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务，宿昔名将，多见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图也。蜀之所恃，唯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竟内，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轨无碍，前军累败，后众丧魄，四可图也。渊藻是萧衍骨肉至亲，必无死理，若克涪城，渊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逃去；若其出斗，庸、蜀士卒驽怯，弓矢寡弱，五可图也。臣内省文吏，不习军旅，赖将士竭力，频有薄捷，既克重阻，民心怀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图，正以兵少粮匮，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况益州殷实，户口十万，比寿春、义阳，其利三倍。朝廷若欲进取，时不可失；若欲保境宁民，则臣居此无事，乞归侍养。”魏主诏以“平蜀之举，当更听后敕。寇难未夷，何得以养亲为辞！”峦又表称，“昔邓艾、钟会帅十八万众，倾中国资储，仅能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万之众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据得要险，士民慕义，此往则易，彼来则难，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脱得涪，则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户数万，朝廷岂可不守！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臣诚知战伐危事，未易可为。自军度剑阁以来，鬓发中白，日夜战惧，何可为心！所以勉强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负陛下之爵禄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渐面进。若得涪城，则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外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臣今欲使军军相次，声势连接，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又，巴西、南郑，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恒多扰动。昔在南之日，以其统绾势难，曾立巴州，镇静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罢。彼土民望，严、蒲、何、杨，非唯一族，虽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获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是以郁怏，多生异图。比道迁建义之始，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克城以来，仍使行事。巴西广袤千里，户余四万，若于彼立州，镇摄华、獠，则大帖民情，从垫江已还，不劳征伐，自为国有。”魏主不从。

北魏王足围攻涪城，蜀人大为震惊、恐惧，益州的城堡有十分之二三投降了北魏，百姓自动报上名籍的有五万多户。邢峦上表北魏宣武帝，请求乘胜而进取蜀地，认为：“建康与成都相离万里之遥，陆路已经阻断，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水路了，但是水军西上，没有一年的时间是到不了的，益州外无援军，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一点理由。蜀地前不久经历了刘季连反叛，邓元起攻打围困之事，物资储备空竭，官方和百姓都失去了固守的信心，这是可以攻占的第二点理由。萧渊藻不过是一个衣装华丽而无真才实学的少年，完全不懂治理之道，过去的名将，大多数都被他囚禁杀戮了，现在所任用的，都是他左右的一些少年人，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三点理由。蜀地所依恃的只在剑阁，现在既攻克崐了南安，已经夺取了其险要之地，据此天险而向内推进，已占取了境内三分之一的地方；从南安向涪陵，道路宽展，可以双车并行，蜀军前军累战屡败，后头的闻风而丧胆，这是可以攻取的第四点理由。萧渊藻是萧衍的骨肉至亲，必定不愿以死固守，若果攻克涪城，萧渊藻怎肯呆在城中坐而受困，必将望风而逃跑；他如果出战，无奈庸、蜀之地的士卒们才能低下而胆怯，弓箭缺少而无力，这是可以攻取的第五点理由。我本为朝中文官，不熟习军旅之事，但是幸赖将士们尽心竭力，以致频有捷报传来，尽管是那么微小而不足道。现在已经攻克重重险阻，民心归顺，观望涪、益两城，旦夕可得，只是因兵少粮缺，不宜于前去攻打，但现在如不夺取，以后再攻打就难了。况且益州殷富，有十万户人家，与寿春、义阳相比，其利益高出三倍。朝廷如果想要攻取该地，就不应该失去这次机会；如果想要保护境内安宁百姓，则我呆在这里实无事可做，因此乞求归家侍养双亲。”宣武帝给邢峦的诏令中说：“关于平定蜀地之举，你应当等着听取后面的敕令。现在寇难还没有平定，你怎么能以侍养亲人为借口而引退呢？”邢峦又上表说：“过去邓艾、钟会统领十八万大军，倾尽中原的资财储备，才能平定蜀地，之所以如此，是以实力相斗呀。何况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那里可以靠两万兵力而希求平定蜀地呢？之所以敢如此，正因为占据了险要之地，士人和百姓们都倾慕向往大义，我们由此而前进则容易，他们前来抵挡则难，只要我们根据力量而行事，理应攻克。现在王足已经逼近涪城，假如取得了涪陵，则益州就成了待擒之物，只是得到手有早晚之别罢了。何况梓潼已经归附的民户有好几万，朝廷岂可以不加以镇守呢？还有，剑阁天险，如得而放弃，实在是可惜。我诚然知道征战讨伐是危险的事情，不可轻易进行。自从我军越过剑阁以来，我的鬓发已经斑白，日日夜夜为战事情况而焦虑不安，心情紧张得都无法忍受下去了。之所以能勉强坚持着，只是因为考虑到既然已经得到了该地而又自动撤退不加驻守，恐怕有负于陛下所给予的爵位俸禄。而且我心中打算，正想先攻取涪城，然后渐次而进。如果得到涪城，就可以把蜀地分为两伴，阻断水陆交通的要道，他们没有外面来的援军，以孤城而自守，怎么能够持久得了呢？我现在想让各支队伍相次而进，前后连接，互相声援，首先做到万无一失，然后图取大功，如能得到则有大利，不得则可以做到自我保全。另外，巴西与南郑相距一千四百里，离州城遥远，经常发生骚乱。过去属南朝占领之时，由于这里难以统辖管理，曾经设立过巴州，以便镇领夷、獠，而梁州借利，所以上表请求罢撤了该州。这个地方的大户人家有严、蒲、何、杨等姓，不仅仅是一族，他们虽然居住在山谷之中，可是豪强大族很多，文章风流之士也为数不少，但因离州城很远，因此不能获得仕进机会，甚至州里地位较高的佐吏，也无法能跻身其中，因此愤愤不平，多生异图之心。到夏侯道迁建举大义之初，严玄恩自称为巴州刺史，攻克州城以来，仍然让他任刺史之职。巴西这个地方广袤千里，户口还余下四万之多，如果在这里设置州，镇摄华、獠，则可以大大地安定民心，从垫江以西，不用征伐，就自然为我国所有了。”宣武皇帝没有听从邢峦的建议。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上遣天门太守张齐将兵救益州，未至，魏主更以梁州军司泰山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闻之，不悦，辄引兵还，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来奔。刑峦在梁州，接豪右以礼，抚小民以惠，州人悦之。峦之克巴西也，使军主李仲迁守之。仲迁溺于酒色，费散兵储，公事谘承，无能见者。峦忿之切齿，仲迁惧，谋叛，城人斩其首，以城来降。

早先之时，北魏宣武帝任命王足兼益州刺史。梁武帝派遣天门太守张齐率兵去援救益州，还没有到达，宣武帝又改任梁州军司泰山人羊祉为益州刺史。王足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十分不悦，便带兵返回了，于是北魏没有能够平定蜀地。许久之后，王足从北魏来投靠了梁朝。邢峦在梁州之时，对当地的豪强大族以礼相接，对小民百姓抚之以恩惠，因此全州之人都很欢喜。邢峦攻克巴西，让军主李仲迁镇守。李仲迁沉溺于酒色，私自挪用耗散军费，有关公事需要向他请示报告之时，却找不到他的人影。邢峦对此气的咬牙切齿，李仲迁害怕了，密谋反叛，城中的人将李仲迁斩首，献城投降了梁朝。

十二月，庚申，魏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武兴氐，邢峦等并受节度。

十二月庚申（二十四），北魏派遣骠骑大将军源怀讨伐武兴的氐族部落，邢峦等人一并接受源怀的指挥调遣。

司徒、尚书令谢以母忧去职。梁朝司徒、尚书令谢因为母亲守丧而去职。

是岁，大穰，米斛三十钱。

这一年，大丰收，米价每斛三十钱。

五年（丙戌、506 ）

五年（丙戌，公元506 年）

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北魏于皇后生下儿子元昌，大赦天下。

杨集义围魏关城，邢峦遣建武将军傅竖眼讨之，集义逆战，竖眼击破之；乘胜逐北，壬申，克武兴，执杨绍先，送洛阳。杨集起、杨集义亡走，遂灭其国，以为武兴镇，又改为东益州。

杨集义围攻北魏关城，邢峦派遗建武将军傅竖眼去讨伐，杨集义迎战，傅竖眼击败了杨集义，并乘胜追逐败军，壬申（初六），攻克了武兴，抓获了杨绍先，押送往洛阳。杨集起、杨集义逃跑了，于是灭掉了他们所建之国，改为武兴镇，其后又改为东益州。

乙亥，以前司徙谢为中书监、司徒。

乙亥（初九），梁朝任命前司徒谢为中书监、司徒。

冀州刺史桓和击魏南青州，不克。

梁朝冀州刺史桓和攻打北魏的南青州，没有攻克。

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众二千，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泾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改元圣明。

北魏秦州匈奴屠各部落的王法智聚集两千人，推举秦州主簿吕苟儿为首领，改年号为“建明”，设置了百官，攻逼州郡。泾州的百姓陈瞻也聚众称王，改年号为“圣明”。

己卯，杨集起兄弟相帅降建〔魏〕。

己卯（十三日），杨集起兄弟一起投降了北魏。

甲申，封皇子纲为晋安王。

甲申（十八日），梁朝封皇子萧纲为晋安王。

二月，丙辰，魏主诏王公以下直言忠谏。治书侍御史阳固上表，以为“当今之务，宜亲宗室，勤庶政，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救饥寒之苦。”时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故固言及之。

二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宣武帝诏令王公以下的官员对自己直言忠谏。诏书侍御史阳固上表，认为：“圣上当今所应做的是要亲近宗室，勤于庶政，鼓励农桑，抑制工商，杜绝一切不切合实际的谈论玄虚之理，压缩佛门无用的费用，用以救济饥寒之苦。”当时宣武帝把政事委任于高肇，疏远皇室宗亲，热衷于佛法，不亲自过问朝廷政事，所以阳固才有上述之言。

戊午，魏遣右卫将军元丽都督诸军讨吕苟儿。丽，小新成之子也。

戊午（二十三日），北魏派遣右卫将军元丽督率各路军队讨伐吕苟儿。元丽是小新成的儿子。

乙丑，徐州刺史历阳昌义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义之败绩。

乙丑，（三十日），梁朝徐州刺史历阳人昌义之同北魏平南将军陈伯之在梁城交战，昌义之战败。

将军萧将兵击魏徐州，围淮阳。

梁朝将军萧率兵攻打北魏徐州，围攻淮阳。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三月，丙寅朔（初一），发生日食。

己卯，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救淮阳。

己卯（十四日），北魏荆州刺史赵怡、平南将军奚康生前去援救淮阳。

魏咸阳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屡泣请于魏主，魏主不许。癸未，翼与其弟昌、晔来奔。上以翼为咸阳王，翼以晔嫡母李妃之子也，请以爵让之，上不许。

北魏咸阳王元禧的儿子元翼，遇赦后请求安葬父亲，数次在宣武帝面前哭着请求，宣武帝没有准许。癸未（十八日），元翼同其弟弟元昌、元晔前崐来奔投梁朝。武帝封元翼为咸阳王，元翼因为元晔是正室母亲李妃所生，所以请求把爵位让给元晔，但是武帝没有准许。

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

梁朝的辅国将军刘思效在胶水击败了北魏青州刺史元系。

临川王宏使记室吴兴丘迟为书遗陈伯之曰：“寻君去就之际，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将军松柏不翦，亲戚安居，高台未倾，爱妾尚在。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想早励良图，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魏人杀其子虎牙。诏复以伯之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复以为通直散骑常侍。久之，卒于家。

临川王萧宏让记室吴兴人丘迟写信送给陈伯之，信中说道：“思量您投降北魏之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内心不能自审，外受流言的影响，迷乱而猖狂，以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当今皇上不惜不按法律以申恩德，即使再大的罪过也能宽宥，所以将军您的祖坟没有被毁，松柏茂盛；您留在江南的亲戚都没有以叛党连坐，而安居自苦；您的宅第没有受损，池台如故；您的爱妾还守在家中，没有被官家收去或流落于其他人家。可是，将军您却如鱼游于沸鼎之中，如燕筑巢于飞动的幕布之上，至今身在敌营，这不是非常糊涂的事吗？希望您能早日替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以便获得日后的幸福。”庚寅（二十五日），陈伯之从寿阳梁城率领八千人马来投降梁朝，北魏人杀了他的儿子陈虎牙。武帝诏令仍以陈伯之为西豫州刺史，陈伯之还没有到任，又任命他为通直散骑常侍。后来，陈伯之在家中去世。

初，魏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而已，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乞驰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事勰、尚书邢峦奏，以为“琛之所陈，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窃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随时，丰俭称事，役养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随其饮啄，乃是刍狗万物，何以君为！是故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也。今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军国，非专为供太官之膳羞，给后宫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则彼我一也。然自禁盐以来，有司多慢，出纳之间，或不如法。是使细民嗟怨，负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罢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棋，参论理要，宜如旧式。”魏主卒从琛议，夏，四月，乙未，罢盐池禁。

起初，北魏御史中尉甄琛上表讲道：“《周礼》中制定了专管山林川泽的山虞、林衡、川衡、泽虞之官，制定了关于山林川泽的严厉禁令，这是使百姓在规定的时令内获取利益，而不让随意乱砍滥取，所以虽然设置了这样的官员，实际上却是百姓自己守护。一家之长，必须抚养他的子孙，天下之君，必须惠养万民，没有做父母吝啬醋酱、富有天下万物而专占一物的。如今朝廷独霸河东的盐池而坐收其利，这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所以，乞请放松盐禁，与民共享其利。”录尚书事元勰和尚书邢峦也上奏，认为：“甄琛所讲的，坐着谈论则高明合理，而实际执行则行不通。我们认为古来善于统治百姓的，必定升降依时，丰俭随事，役使养育互为消长以成全他们性命。如果任其自生自长，随其饮水啄食，那是把百姓当作刍草狗畜，还要君主做什么呢？所以，圣人获取山泽之货，收取关市之税，来补助田亩什一之赋之不足，以供国用，此处取来用到彼处，都不是为了自己，正所谓利用天地的出产，施惠于天下之民。如今禁止私人采盐，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了，集中其财富而使用，是为了维持国家和军队的开支，并不是专门为了供给皇宫的饮食，以及后宫的服饰玩物。既然不是为了皇上一人享乐，那么让老百姓获利同让国家获利都是一样的。然而，自从禁盐以来，官员们多有不经心的，收支出纳中间，或者有不按照法令执行的行为。因此，使老百姓抱怨在心，商贩们非议在口，这只不过是管理者无方，并非是制定禁令的人有过失。一旦撤销盐池禁令，恐怕有违于本初之意。一行一改，没有定法，正如奕棋者那样举棋不定，所以按理而论，应该维持过去的样子而不变。”宣武帝最终采纳了甄琛崐的建议，夏季，四月乙未（初一），撤销了盐池禁令。

庚戌，魏以中山王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帅众十余万以拒梁军，指授诸节度，所至以便宜从事。

庚戌（十六日），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统率十多万大军抵抗梁朝军队，指挥各路军队，所到之处随机而行事。

江州刺史王茂将兵数万侵魏荆州，诱魏边民及诸蛮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袭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辛酉，茂战败，失亡二千余人。大眼进攻河南城，茂逃还；大眼追至汉水，攻拨五城。

梁朝江州刺史王茂率兵数万入侵北魏荆州，诱使北魏边境上的民众以及各蛮族部落另立宛州，并派遣自己所任命的宛州刺史雷豹狼等去袭取北魏河南城。北魏派遣平南将军杨大眼督率各路军马抗击王茂，辛酉（二十七日），王茂战败，失散伤亡两千多人。杨大眼进而攻打河南城，王茂逃返，杨大眼追至汉水，攻占了五城。

魏征虏将军宇文福寇司州，俘千余口而去。

北魏征虏将军宇文福侵犯梁朝司州，掠夺了一千多人口而离去。

五月，辛未，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拨宿预，执城主马成龙。乙亥，北徐州刺史昌议之拨梁城。

五月辛未（初二），梁朝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人入侵北魏徐州，攻占宿预，抓住了城主马成龙。乙亥（初六），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攻占了梁城。

豫州刺史韦睿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岘，未拨。睿行围栅，魏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者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足以固守，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拨。”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法不可犯也！”遂进击之，士皆殊死战，魏兵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拨，遂至合肥。

豫州刺史韦睿派遣长史王超等去攻打小岘，没有攻下来。韦睿将要围栅栏，北魏派出数百人排阵在城门外，韦睿想要攻击他们，诸位将领们都说：“前次轻装而来，没有很好地备战，应该慢慢回去给士兵发授甲衣，方才可以进击。”韦睿回答：“不对。北魏城中有两千多人，足以固守，现在无缘无故而把人马安排在外面，这些人一定是特别骁勇善战者，如果能挫败他们，这座成就自然能攻下来。”众人还迟疑不定，韦睿指着旄节说道：“朝廷给了我这东西，不是用来做装饰的，我韦睿的军法是不容违反的。”于是开始向北魏的军队发起攻击，兵士们都殊死作战，北魏的兵士败逃，因此便对小岘发起了猛烈攻击，次日夜间攻下了小岘，于是到达了合肥。

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睿按山川，夜，帅众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筑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魏将杨灵胤帅众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奏益兵，睿笑曰：“贼至城下，方求益兵，将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贵用奇，岂在众也！”遂击灵胤，破之。睿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以守堰，魏攻拨之，城中千余人皆没。魏人乘胜至堤下，兵势甚盛，诸将欲退还巢湖，或欲保三叉，睿怒曰：“宁有此邪！”命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魏人来凿堤，睿亲与之争，魏兵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睿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中人皆哭，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中弩死。辛巳，城溃，俘斩万余级，获牛羊以万数。

原先，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打合肥，久攻不下，韦睿巡视了山川地理形势，夜间，率领众人修堰阻拦肥水，很快，堰坝筑成水路连通，舟船相继而至。北魏修筑了东、西小城以便夹护合肥，韦睿先攻打下这两座小城，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军队忽然而至。众人害怕不能抵挡得住，请求上奏朝廷派兵增援，韦睿笑道说：“贼寇来到了城下，方才请求增兵，那里还能来得及呢？况且我请求增兵，对方也增兵，用兵之法贵在出奇制胜，岂在人数众多呢？”于是出击杨灵胤，打败了他。韦睿派军主王怀静在岸边修筑城堡来守护堰坝，北魏攻占了城堡，城中一千多人全部淹死。北魏军队乘胜来到堤下，兵势特别凶猛，韦睿手下的诸位将领想要退回到巢湖去，有人提出想回保三叉，韦睿怒不可遏，说：“那里有这样的道理呢！”他命令人取来自己的伞扇麾幢，树立在堤下，以表示毫无退撤之意。北魏人来凿堤，韦睿亲自与其搏斗，北魏兵退撤了崐，于是韦睿又在堤上修筑了城垒，以便固守。韦睿起造战舰，其高低与合肥城相等，从四面逼近合肥城，城里的人都怕的哭了，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被弩机射中而身亡。辛已（十二日），合肥城溃破，俘虏和斩杀了一万多人，抓获的牛羊以万计数。

睿体素赢，未尝跨马，每战，常乘板舆督厉将士，勇气无敌；昼接宾旅，夜半起，算军书，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馆宇藩墙，皆应准绳。

韦睿的体质向来赢弱，从来没有骑过马，每次战斗，都乘坐在板舆上监督激励将士们，勇气十足，所向无敌；他白天接待宾客来访者，夜半起来，谋算军书，直到清晨，没有倦意。他对部下爱护备至，常恐不及，所以投奔他的人士争相前来。他所到达之处住的地方，房屋围墙，都合乎规定。

诸军进至东陵，有诏班师，去魏城既近，诸将恐其追蹑，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治合肥。

各路军马抵达东陵，有诏令传来让班师而返，众将领们担心北魏军队随后追击，韦睿安排全部辎重在前而行，自己乘坐小车殿后，北魏军队摄服于韦睿的威名，眼望着却不敢逼近，梁朝军队全部安然而返。于是，梁朝把豫州治所迁到合肥。

壬午，魏遣尚书元遥南拒梁兵。

壬午（十三日），北魏派遣尚书元遥南下抵抗梁朝军队。

癸未，魏遣征西将军于劲节度秦、陇诸军。

癸未（十四日），北魏派遣征西将军于劲指挥秦、陇之地的军队。

丁亥，庐江太守闻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

丁亥（十八日），庐江太守闻喜人裴邃攻克了北魏的羊石城，庚寅（二十一日），又攻克了霍丘城。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六月，庚子（初七），青、冀二州刺史桓和攻克了朐山城。

乙巳，魏安西将军元丽击王法智，破之，斩首六千级。

乙巳（十二日），北魏安西将军元丽进攻王法智，打败了他，斩首六千多。

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俱进，趣彭城，围高冢戍，魏武卫将军奚康生将兵救之，丁未，惠绍兵不利，黑战死。

张惠绍与代理徐州刺史的宋黑水陆并进，直抵彭城，围攻高冢戍，北魏武卫将军奚康生率兵前去援救，丁未（十四日），张惠绍出兵失利，宋黑战死。

太子统生五岁，能遍诵《五经》；庚戌，始自禁中出居东宫。

太子萧统年方五岁，就能完整地诵读《五经》。庚戌（十七日），萧统始从皇宫中搬出入住东宫。

丁巳，魏以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丁巳（二十四日），北魏委派度支尚书邢峦都督东讨诸军事。

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卒。怀性宽简，不喜烦碎，常曰：“为贵人当举纲维，何必事事详细！譬如为屋，但外望高显，楹栋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斫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北魏骠骑大将军冯翊惠公源怀去世。源怀性格宽容直率，不喜欢烦琐之事，常常说：“做贵人应当举纲执要，何必事事俱到呢？譬如建房屋，只要从外面望去高大突出，梁柱平正，地基和墙壁完好坚固，就足够了。刀斧不平，砍削不细，并非是房屋的毛病。”

秋，七月，丙寅，桓和击魏兖州，拨固城。

秋季，七月丙寅（初三），桓和攻打北魏兖州，攻占了固城。

吕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围逼秦州，元丽进击，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击孤山，获其父母妻子，庚辰，苟儿帅其徒诣丽降。

梁朝吕苟儿率领十多万人驻扎在孤山，围逼秦州，元丽进攻，大败吕苟儿。代理秦州刺史李韶偷袭孤山，抓获了吕苟儿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庚辰（十七日），吕苟儿率领部下向元丽投降。

兼太仆卿杨椿别讨陈瞻，瞻据险拒守。诸将或请伏兵山蹊，断其出入，待粮尽而攻之，或欲斩木焚山，然后进讨，椿曰：“皆非计也。自官军之至，所崐向辄克，贼所以深窜，正避死耳。今约勒诸军，勿更侵掠，贼必谓我见险不前；待其无备，然后奋击，可一举平也。”乃止屯不进。贼果出抄掠，椿复以马畜饵之，不加讨逐。久之，阴简精卒，衔枚夜袭之，斩瞻，传首。秦、泾二州皆平。

北魏兼太仆卿杨椿另外去讨伐陈瞻，陈瞻据险抗守。将领中有人请求在山涧中埋藏伏兵，阻断陈瞻的出入之道，等待他粮食耗尽之后再攻打，有人主张伐木烧山，然后再攻打，杨椿说：“这都不是良策。自从官军出发以来，所到之处，无不攻克，贼寇们之所以窜入深山之中，正是为了逃避死亡。现在命令各路军队暂时按兵不动，不要进攻，贼寇们一定认为我们见险不前；我们乘其不备之时，奋力攻击，就可以一举平定他们。”于是，让部队驻扎下来，不再前进了。贼寇们果然出来抢掠，杨椿又以马匹作为诱饵，不加以追击。许久，杨椿悄悄地挑选精悍兵卒，让他们口中衔着木棒以免弄出声响，乘夜偷袭陈瞻，斩了陈瞻，传送首级到洛阳。于是，秦、泾两州都平定了。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与魏中山王英战于阴陵，伯敖兵败，失亡五千余人。

戊子（二十五日），徐州刺史王伯敖与北魏中山王元英在阴陵交战，王伯敖兵败，失散伤亡五千多人。

己丑，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将军角念将兵一万屯蒙山，招纳兖州之民，降者甚众。是时，将军萧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峦遣统军樊鲁攻和，别将元恒攻及，统军毕祖朽攻念。壬寅，鲁大破和于孤山，恒拨固城，祖朽击念，走之。

己丑（二十六日），北魏征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增加南进之兵。梁武帝派遣将军角念率兵一万驻扎蒙山，招纳兖州的百姓，前来投降的人很多。这时，将军萧及驻守在固城，桓和驻守在孤山。北魏邢峦派遣统军樊鲁攻打桓和，别将元恒攻打萧及，统军毕祖朽攻打角念。壬寅（疑误），樊鲁大败桓和于孤山，元恒攻下了固城，毕祖朽进攻角念，赶跑了他。

己酉，魏诏平南将军安乐王诠督后发诸军赴淮南。诠，长乐之子也。

己酉（疑误），北魏诏令平南将军安乐王元诠督率后出发的各路军队赶赴淮南。元诠是元长乐的儿子。

将军蓝怀恭与魏邢峦战于睢口，怀恭败绩，峦进围宿预。怀恭复于清南筑城，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拨之，斩怀恭，杀获万计。张惠绍弃宿预，萧弃淮阳，遁还。

将军蓝怀恭与北魏邢峦在睢口交战，蓝怀恭战败，邢峦进而围攻宿预。蓝怀恭又在清水之南修筑城堡，邢峦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蓝怀恭，九月癸酉（十一日），攻克城堡，斩了蓝怀恭，斩杀俘获梁军以万计数。张惠绍放弃了宿预，萧放弃了淮阳，逃跑了回来。

临川王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前军克梁城，诸将欲乘胜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诏邢峦引兵流淮，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闻之，惧，召诸将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柳曰：“自我大众所临，何城不服，何谓难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曰：“王安得亡国之言！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昌义之怒，须发尽磔，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望风遽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拨剑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议者罢出，僧珍谢诸将曰：“殿下昨来风动，意不在军，深恐大致沮丧，故欲全师而返耳。”宏不敢遽违群议，停军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且歌之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虎，谓韦睿也。僧珍叹曰：“使始兴、吴平为帅而佐之，岂有为敌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于是将士人怀愤怒。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必畏我也。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英曰：“萧临川虽呆，其下有良将韦、裴之属，未可轻也。宜且观形势，勿与交锋。”

临川王萧宏以皇上弟弟的身份率兵出发，武器装备精良崭新，军容甚壮，北方人认为百十来年所没有见过。军队到达洛口，前军攻克了梁城，诸位将领想乘胜而深入，但是萧宏生性懦怯，安排部署失当。北魏诏令邢峦领兵渡过淮崐河，同中山王元英合师攻打梁城，萧宏知道此消息后，大为惊恐，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撤兵，吕僧珍说道：“知难而退，不是非常对的吗？”萧宏说：“我也认为应该这样。”柳却说：“自从我大军出征以来，所到之处，哪座城池不被征服，怎么能说难呢？”裴邃也说道：“这次出征，就是找敌人来打，有什么难可避呢？”马仙更说道：“大王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亡国之言呢？天子把扫平境内的重任付给大王您，应该向前一尺死，而不可退后一寸生！”昌义之怒不可遏，气得头发和胡须都竖起来了，叫道：“吕僧珍应当斩首！那里有百万之师出来还没有遇上敌人，就望风而匆匆撤退，有什么脸面去见圣上呢？”朱僧勇、胡辛生两人拨剑而起，说道：“谁要想撤退，自己撤退好了，下官我当前进决一死战。”参加议论的将领结束后退了出来，吕僧珍向诸将谢罪说：“殿下从昨天开始心神不定，无意于战，深深担心战事失利，所以欲想军队无损而返。”萧宏不敢立即违背众人的建议，只好按兵不动。北魏人知道萧宏缺乏英武之气，就给他送来了妇女用的头巾和发饰，并且编了一首歌唱道：“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歌中之“虎”指韦睿。吕僧珍叹息着说：“这次行动，如果让始兴王和吴平侯为统帅，而我辅佐他们，那里会让敌人这样地侮辱呢？”吕僧珍想要派遣裴邃带领一部分兵力攻取寿阳，而让大部队停在洛口，但是萧宏固执不听，对军中下命令：“凡是人马有前行者，一律斩首！”于是，将士们人人满腔愤怒。北魏奚康生派杨大眼火速赶去对中山王元英说：“梁朝人自从攻克梁城以后，久久不再进军，其情形可以看得清楚，必定是害怕我们。大王若是进而占据洛水，他们一定会逃跑的。”元英说：“萧临川虽然愚呆，但他手下却有良将韦睿、裴邃等人，不可以轻敌。应该先观察一下形势，不要与他们交战。”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至独克，军于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绍谕之曰：“我若得城，诸卿皆是国人，若不能克，徒使诸卿失乡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复业，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张惠绍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无不取胜，驻军于下邳，下邳人很多都想投降他，张惠绍劝谕这些人说：“我如果攻下了这座城，你们就自然都成了圣上治下的臣民了，如果不能攻克，白白地使各位丧失家园，这不是朝廷怜悯百姓的本意呀。现在你们且安居乐业，不要妄自辛苦。”想要投降的人都心悦诚服。

己丑，夜，洛口暴风雨，军中惊，临川王宏与数骑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及赢老，死者近五万人。宏乘上船济江，夜至白石垒，叩城门求入。临汝侯渊猷登城谓曰：“百万之师，一朝鸟散，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间为变，城不可夜开。”宏无以对，乃缒食馈之。渊猷，渊藻之弟。时昌义之军梁城，闻洛口败，与张惠绍皆引兵退。

己丑（二十七日），夜间，洛口有暴风雨，军中一片惊慌，临川王萧宏带着几个人骑马逃跑了，将士们四处找不着他，就全跑散而归，所丢弃的盔甲兵器，水中和地上到处都是，有病者和年老体弱者都被扔下不顾，死亡都近五万人。萧宏乘坐小船渡过长江，在夜间到了白石垒，叩打城门请求入内。临汝侯萧渊猷登上城楼对萧宏说：“你统领百万之师，一朝作鸟兽散，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未可预料。我担心奸人乘机生变，所以不能在夜间打开城门。”萧宏听了无言以对，于是萧渊猷就用绳子把食物从城上吊下去让萧宏吃了。萧渊猷是萧渊藻的弟弟。当时，昌义之驻军梁城，听说洛口方面失败，就与张惠绍领兵撤退了。

魏主诏中山王英乘胜平荡东南，逐北至马头，攻拨之，城中粮储，魏悉迁之归北。议者咸曰：“魏运米北归，当不复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进兵，为诈计耳。”乃命修钟离城，敕昌义之为战守之备。

北魏宣武帝诏令中山王元英乘胜平荡东南，元英一直追逐至马头，攻下了马头城，城中的粮食储备，全部被北魏人运还北方。人们都议论说：“北魏人运米北归，一定不再南下了。”梁武帝说：“不对，这一定是他们还想进兵，而特意作此伪诈之计。”于是命令修筑钟离城，并命令昌义之作好守卫钟离城的准备。

冬，十月，英进围钟离，魏主诏邢峦引兵会之。峦上表，以为“南军虽野战非敌，而城守有余，今尽锐攻钟离，得之则所利无几，不得则亏损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归顺，犹恐无粮难守，况杀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从戎二时，疲弊死伤，不问可知。虽有乘胜之资，惧无可用之力。若臣愚见，崐谓宜修复旧戍，抚循诸州，以俟后举，江东之衅，不患其无。”诏曰：“济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犹尔盘桓，方有此请！可速进军！”峦又表，以为“今中山进军钟离，实所未解。若为得失之计，不顾万全，直袭广陵，出其不备，或未可知。若正欲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臣未之前闻也。彼坚城自守，不与人战，城堑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从何致粮！夏来之兵，不赍冬服，脱遇冰雪，何方取济！臣宁荷怯懦不进之责，不受败损空行之罪。钟离天险，朝贵所具，若有内应，则所不知；如其无也，必无克状。若信臣言，愿赐臣停；若谓臣惮行求还，臣所领兵，乞尽付中山，任其处分，臣止以单骑随之东西。臣屡更为将，颇知可否，臣既谓难，何容强遣！”乃召峦还，更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英同围钟离。

冬季，十月，元英进而围攻钟离，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带领部队与元英会合。邢峦上表，认为：“梁朝军队虽然在野战方面不是我们的敌手，但是在守城方面却绰绰有余，如今我们使出全部力量攻打钟离，攻下来了所得到的好处没有多少，万一攻不下来则所受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钟离在淮南，假使该城束手归顺我们，尚且担心没有粮食难以驻守，更何况用众多士卒的生命来攻取呢！还有，南征的士卒从夏到秋连续两个季度作战，疲惫伤亡情况，不问自知。所以，虽有乘胜之勇，恐怕却无可用之力。如果依我的愚见，应该修复旧的寨堡，安抚各州，以便等待下一步行动，江东的空子，不愁找不到。”宣武帝诏令：“你渡过淮河，与元英形成夹攻之势，事情已如前次的命令所说，哪能再让你犹豫徘徊，再作请求！应迅速进军！”邢峦又上表，指出：“现在中山王进军钟离，实在是不知其所以然。如果不从得失方面来考虑，不顾一切，直接去奔袭广陵，出其不备，或许说不定还可以攻得下来。如果想以八十天为期攻取钟离城，我是闻所未闻。他们坚城自守，不与我们交战，城壕里水很深，无法填塞，而我们空坐到春天，士卒们将不战而自己败溃。如果派遣我前去那里，从何处获得粮食呢？我们的军队是从夏天出发的，没有准备冬装，如果遇上冰雪，从什么地方得到救济呢？我宁可承担怯懦而不敢前进的责任，也不愿意领受失败损伤、白白行动一场的罪名。钟离地处天险，这一点朝中的大臣们都知晓，如果有内部策应，说不定或许还可以得手；如果没有内应，则一定无法攻克。如果陛下相信我的话，那么希望恩赐我停止前进；如果认为我害怕此行而要求返回，那么乞求把我所领的军队全部交付给中山王，听任他指挥部署，而我只以单骑随他东西奔走。我多次率兵出征，颇知事情之可否，我既然认为此行难成，何必还要强迫遣派呢？”于是，诏令邢峦返回，另命令镇东将军萧宝寅与元英一同围攻钟离。

侍中卢昶素恶峦，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共谮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弹峦在汉中掠人为奴婢。峦以汉中所得美女赂晖，晖言于魏主曰：“峦新有大功，不当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为然，遂不问。

侍中卢昶向来忌恨邢峦，于是就乘机与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一道中伤邢峦，让御史中尉崔亮弹劾邢峦在汉中曾经抢掠当地人为奴婢。邢峦用在汉中所得的美女贿赂元晖，元晖就对宣武帝说：“邢峦新近有大功，不应当以大赦天下之前的一件小事来追查他。”宣武帝同意此言，于是就不再追问了。

晖与卢昶皆有宠于魏主而贪纵，时人谓之“饿虎将军、”“饥鹰侍中”。晖寻迁吏部尚书，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递减其半，余官各有等差，选者谓之“市曹”。

元晖与卢昶都得宠于北魏宣武帝，而又特别贪纵，当时人称他们两人分别是“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很快就升为吏部尚书，他任用官员都有定价，大郡为二千匹绢帛，次郡、下郡递减其半，其余官位各有等差，选官的人称为“市曹”。

丁酉，梁兵围义阳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破之。

丁酉（初六），梁朝围攻义阳的军队听说洛口的军队溃逃，于夜间逃遁，北魏郢州刺史娄悦追击，击败了梁朝的逃兵。

柔然库者汗可汗卒，子伏图立，号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纥奚勿六跋如魏请和。魏主不报其使，谓勿六跋曰：“蠕蠕远祖社仑，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暂听通使。仿蠕蠕衰微，不及畴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汉，正以江南未平，少宽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许。若修藩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尔孤也。”柔然国库者可汗去世，其子伏图继立，号称佗汗可汗，改年号为始平。戊申（十七日），佗汗派遣使节纥奚勿六跋来到北魏求和。宣武帝不愿和解，没有派使节回访，对勿六跋说：“蠕蠕的远祖社仑，乃是北魏的叛臣，过去我们容纳它，暂时允许互通使节。现在蠕蠕衰落了，比不上从前了，而我们大魏国的仁德，正和周朝、汉朝一样方兴未艾，只是因为江南尚未平定，所以对北方稍微有所宽容，和好的事情，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你们能对我们执藩国之礼，而且能明显地表示诚意，我们一定不会对不起你们的。”

魏京兆王愉、广平王怀国臣多骄纵，公行属请，魏主诏中尉崔亮穷治之，坐死者三十余人，其不死者悉除名为民。惟广平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以忠谏获免。昱，椿之子也。

北魏京兆王元愉、广平王无怀的藩国中臣子大多骄奢纵肆，公然地营私舞弊，宣武帝诏令中尉崔亮彻底整治他们，结果获罪而被处死的有三十多人，那些没有被处死的全部除名为民。唯有广平王的右常侍杨昱、文学崔楷因忠谏而获免。杨昱是杨椿的儿子。

十一月，乙丑，大赦。诏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二十万救钟离。上敕景宗顿道人洲，俟众军齐集俱进。景宗固启求先据邵阳洲尾，上不许。景宗欲专其功，违诏而进，值暴风猝起，颇有溺者，复还守先顿。上闻之曰：“景宗不进，盖天意也。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致狼狈，今破贼必矣。”

十一月乙丑（初四），梁朝大赦天下。武帝诏令右卫将军曹景宗督率各路军队二十万援救钟离。武帝命令曹景宗停在道人洲，等待各路军马汇集后一齐进发。曹景宗坚决启奏请求先据邵阳洲尾，但是武帝不准许。曹景宗想独得其功，就违反诏令而独进，恰遇暴风骤起，许多人被刮到水中淹死，就返回道人洲先驻扎下来。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说：“曹景宗没有前进，这是天意呀。如果他孤军独往，城堡不能及时修筑起来，必定会一败涂地。天意如此，现在击败寇贼是一定的了。”

初，汉归义侯势之末，群獠始出，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潢山谷。势既亡，蜀民多东徙，山谷空地皆为獠所据。其近郡县与华民杂居者，颇输租赋，远在深山者，郡县不能制。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自润，公私利之。及邢峦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乐业，远者不敢为寇。峦既罢去，魏以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赵清荆引梁兵入州境为寇，祉遗兵击破之。竖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起初，汉代归义侯刘势的后期，獠人各部落才开始扩展，北自汉中，南至邛、笮，布满山谷。刘势死后，蜀地之民大多东迁，山谷空地全被獠人所占据。那些靠近郡县与汉族民众杂居的獠人，还交纳赋税，至于那些远住在深山之中的，郡县根本管不着他们。梁、益两州每年都讨伐獠人，无论公私都从中得到了好处。邢峦做梁州刺史时，住在近处的獠人都安居乐业，住得远的也不敢出来抢掠。邢峦被调走之后，北魏任命羊祉为梁州刺史，傅竖眼为益州刺史。羊祉这个人性格残暴，不得人心。獠王赵清荆带梁朝兵进入州境侵掠，羊祉派兵击败了他们。傅竖眼广旋恩惠，立信于众，结果与獠人之间取得了和解。

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谢卒。

十二月癸卯（十二日），都亭侯谢去世。

魏人议乐，久不决。

北魏人议定乐律，久而不决。

六年（丁亥、507 ）

六年（丁亥、公元507 年）

春，正月，公孙崇请委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其事；魏主知肇不学，诏太常卿刘芳佐之。

春季，正月，北魏公孙崇奏请委任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监督制定乐律之事，宣武帝知道高肇不学无术，诏令太常卿刘芳辅佐他。

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城中众才三千人，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蹙其后，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堑满。冲车所撞，城土辄颓，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崐分番相代，附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

北魏中山王元英与平东将军杨大眼等数十万人马攻打钟离。钟离城北边有淮水为阻，北魏人在邵阳洲两岸架桥，树立栅栏数百步长，跨过淮水连通了南北道路。元英占据南岸攻城，杨大眼占据北岸修筑城堡，以便粮运畅通。钟离城中才有三千人，昌义之督率将士，随机应变地守卫。北魏人用车载土填入城壕之中，让大伙背着土跟随车后，又派骑兵紧跟在后面，那些来不及返回来的人，就被土埋进去了，不一会儿城壕就被填满了。北魏人用冲车撞城墙，所撞之处城墙上的土就掉下来一大片，昌义之用泥巴涂补，因此冲车虽然能撞入但不能撞毁城墙。北魏军队昼夜苦攻，轮班相替，从云梯上掉下来再上去，没有人后退。每天交战数十次，前后杀伤的人以万计数，北魏死去的人的尸体堆的与城墙一般高。

二月，魏主召英使还，英表称：“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来，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霁，城必可克，愿少赐宽假！”魏主复诏曰：“彼土蒸湿，无宜久淹。势虽必取，乃将军之深计，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忧也。”英犹表称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诣英议攻取形势。绍见钟离城坚，劝英引还，英不从。

二月，宣武帝诏令元英返回，元英上表说：“我矢志歼灭寇敌，然而月初以来，天气淫雨不止，如果三月里天气放晴的话，钟离城就一定可以攻克，希望圣上恩赐，再稍微宽限些时日。”宣武帝又诏令元英：“那里的地气蒸湿，不宜于久住长留。钟离城虽然势在必取，但这只是将军的深入考虑，而用兵时间久长力量耗尽，这也是朝廷所担忧的呀。”元英再上表言称钟离城必定能攻克，宣武帝就派遣步兵校尉范绍到达元英那里商议攻取的形势。范绍见钟离城非常坚固，就劝说元英撤兵返回，但是元英不听从。

上命豫州刺史韦睿将兵救钟离，受曹景宗节度。睿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兵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魏人已堕吾腹中，卿曹勿忧也。”旬日至邵阳，上豫敕曹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甚谨，上闻之曰：“二将和，师必济矣。”

梁武帝命令豫州刺史韦睿率兵去援救钟离，接受曹景宗的指挥。韦睿从合肥取直道，经由阴陵大泽而行，遇上了涧谷，就架起飞桥让部伍过去。人们害怕北魏兵势强盛，很多人都劝说韦睿缓行，韦睿却说：“钟离城眼下正挖穴而住，负户而汲，情况异常危急，就是车驰卒奔，还恐怕来不及的，何况缓慢而行呢！北魏人已经落入我的腹中了，各位不必担忧。”十日之间到达邵阳，武帝预先告戎曹景宗说：“韦睿是你们州里的望族出身，应该好好地敬重他。”曹景宗见了韦睿，礼节甚为恭谨，武帝得知其情后说：“两个将领和好，军队一定能取胜。”

景宗与睿进顿邵阳洲，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去魏城百余步。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比晓而营立。魏中山王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军容甚盛，魏人望之夺气。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赍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

曹景宗与韦睿进驻邵阳洲，韦睿连夜在曹景宗营地前二十里之处挖掘长沟，把带枝叉的树木，竖立其中，截邵阳洲筑城，离北魏军队的城堡仅百余步远近。南梁太冯道根，能走马量地，计算马的步数而分配每人的工作量，天亮城垒就建成了。北魏中山王元英大吃一惊，用杖击打着地面说道：“这是哪位神灵的保佑啊！”曹景宗等人的武器甲盔精新，军容特别强盛，北魏军队看见就气馁了。曹景宗忧虑城中危惧，招募军士言文达等人潜水而行，把圣旨送入城中，城中方才知道外面援军到了，因此勇气百倍。

杨大眼勇冠军中，将万余骑来战，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陈，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甚众。矢贯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帅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乃退。魏师复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击呵之，乃定。牧人过淮北伐刍藁者，皆为杨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余人，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大眼来攻，景宗击却之。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有抄掠者，皆为草所获，是后始得纵刍牧。杨大眼勇冠军中，率领一万多骑兵来交战，所向披靡，不可敌挡。韦睿把战车连接起来组成阵势，杨大眼聚集骑兵围攻，韦睿用强弩两千一起发射，穿透铠甲射中人，杀伤了大批北魏人马。箭射穿了杨大眼的右臂，杨大眼退走了。第二天早晨，元英亲自率部来交战，韦睿乘坐没有加漆的木车，手执白角如意来指挥军队，一日之内交战了数次，元英才被迫撤退。北魏军队在夜里又来攻城，箭雨密集而至，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下城墙去避箭，韦睿不准许，军中一片震惊，韦睿站在城墙上厉声呵叱，人心才安定下来。放牧人到淮水北岸去割蒿草，全被杨大眼掠抢走了。曹景宗招募勇敢之士一千余人，在杨大眼的城堡之南数里之处筑建保垒，杨大眼来攻打，曹景宗打退了他。堡垒修成了，曹景宗派别将赵草守着，北魏人再有抄掠者，全都被赵草抓获，从此之后方才可以放牧打草了。

上命景宗等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睿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睿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拨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睿遣报昌义之，义之悲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诸军逐北至水上，英军骑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

武帝命令曹景宗等人事先装修高大船舰，使其与北魏的桥一样高，实行火攻之计，令曹景宗和韦睿各攻一座桥，韦睿攻南桥，曹景宗攻北桥。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睿指派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人乘战舰一时竞发，差不多把北魏在邵阳洲上的军队全歼灭光。又用小船载草，草上灌上膏油，纵船放火而烧其桥，风劲火盛，烟尘遮天蔽日，敢死之士奋勇出击，拨栅砍桥，水流又特别湍急，倏忽之间，桥和栅栏就全不见了。冯道根等人都亲自搏战，战士们人人奋勇争先，呼喊声震天动地，个个一以当百，锐不可挡，北魏军队大崩溃。元英见桥断了，就脱身弃城而逃跑，杨大眼也放火烧了营盘而去。北魏军队的营垒相次而土崩瓦解，兵士们都扔下器甲争相投水而逃，结果死去的有十多万，被斩首的也有这么多。韦睿派人报告昌义之，昌义之悲喜交加，激动的连话都说不上来，只是叫道：“得以再生，得以再生！”各路军队追击魏军到水边上，元英单骑进入梁城，沿着淮水一百多里范围内，尸体相互枕藉，梁朝军队生擒北魏军队五万人，收缴其物资粮食以及各种器械堆得象山一样，牛马驴骡则不可胜计。

义之德景宗及睿，请二人共会，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睿独居后，世尤以此贤之。诏增景宗、睿爵邑，义之等受赏各有差。

昌义之非常感激曹景宗和韦睿，请他们二人一起聚会，设下二十万钱，在徐州官厅上掷樗蒲赌博。曹景宗掷得‘雉’；韦睿慢慢地掷得‘庐’，立即取一子翻过来，说道：“怪事呀！”于是变成了“塞”。曹景宗同其他将帅争着先去告捷，只有韦睿独居其后，世人尤其因这一点而赞扬他。武帝诏令增加曹景宗和韦睿的爵邑，昌义之等人所受赏赐各有多少不等。

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秀为江州刺史。秀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乎！”乃以坚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

夏季，四月己酉（二十日），梁朝任命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安成王萧秀为江州刺史。萧秀将要出发赴任，管事的人要求用坚固船只装载库中财物，萧秀说：“我怎么能爱财物而不爱士呢？”于是把坚固船只让给参佐人士们乘坐，用差的船装载物资，途中遇上大风，装运物资的船只破而沉没了。

丁巳，以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丁巳（二十八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建安王萧伟为扬州刺史，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 六月，丙午，冯翊等七郡叛降魏。

六月丙午（十八日），冯翊等七个郡反叛投降了北魏。

秋，七月，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秋季，七月丁亥（三十日），梁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

八月，戊子，大赦。

八月戊子（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经算失图，齐王萧宝寅等守桥不固，皆处以极法。”己亥，诏英、宝寅免死，降名为民，杨大眼徙营州为兵。以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崇多事产业，征南长中狄直辛琛屡谏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

北魏主管官员上奏：“中山王元英谋算失策，齐王萧宝寅等人守桥不固，都应处以极刑。”己亥（十二日），宣武帝诏令免元英、萧宝寅死，从朝廷中除名而为民，杨大眼流放营州充军。朝廷任命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扬州刺史。李崇购置的产业很多，征南长史狄道人辛琛屡次劝谏他而不听，于是便产生了纠葛，闹到了皇帝那里，宣武帝诏令对他们二人都不予追究。李崇因此而置办酒席，对辛琛说：“长史你今后必定能升为刺史，但是不知道你选用什么样的人作上佐呢？”辛琛回答说：“如果有幸能承担此任，将选用一个刚直方正的长史，以便一早一晚能经常闻悉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所盼愿的。”李崇听了，满面愧色。

九月，己亥，魏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

九月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司空高阳王元雍为太尉，尚书令广阳王元嘉为司空。

甲子，魏开斜谷旧道。

甲子（初八），北魏开通了斜谷旧道。

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勉精力过人，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尝与门人夜集，客虞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可及公事。”时人咸服其无私。

冬季，十月壬寅（十六日），梁朝任命五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徐勉这个人精力过人，虽然文案上堆积满要处理的公文，宾客满座，他却可以应对如流，而手中的笔还不停止批阅公文。他还熟悉各个家族的情况，在和他们应对交往时避免触犯他们的家讳。有一天夜里，徐勉与门人们会集在一起，有个客人虞向他请求詹事五官的职位，徐勉严肃地说道：“今晚只可以谈论风月，不可以涉及公事。”当时的人都佩服他无私心。

闰月，乙丑，以临川王宏为司徙、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闰月乙丑（初十），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待、行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

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时高贵嫔有宠而妒，高肇势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归咎高氏，宫禁事秘，莫能详也。

丁卯（十二日），北魏皇后于氏去世。这时，高贵嫔得宠而妒心十足，高肇权倾朝廷内外，于皇后暴疾而死，人们都归咎于高氏，宫闱中的事情神秘，不能知道详情。

甲申，以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甲申（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光禄大夫夏侯详为尚书左仆射。

乙酉，魏葬顺皇后于永泰陵。

乙酉（三十日），北魏安葬顺皇后于永泰陵。

十二月，丙辰，丰城景公夏侯详卒。

十二月丙辰（初二），梁朝丰城景公夏侯详去世。

乙丑，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以城来降。

乙丑（十一日），北魏淮阳镇都军主常邕和献城投降梁朝。

第一百四十七卷

梁纪三高祖武皇帝三天监七年（戊子、508 ）

梁纪三梁武帝天监七年（戊子，公元508 年）

春，正月，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奔。

春季，正月，北魏颍川太守王神念来投奔梁朝。

壬子，以卫尉吴平侯兼领军将军。

壬子（二十八日），梁朝任命卫尉吴平侯萧兼领军将军。

诏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别有八班。又置施外国将军二十四班，凡一百九号。

武帝诏令吏部尚书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二月乙丑（十一日），增置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一共二十四班；不入十品之内的，另有八班。又设置用于外国的将军二十四班，一共一百零九号。

庚午，诏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

庚午（十六日），武帝诏令设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掌管搜求人才向上举荐。

乙亥，以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内外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拱手而已。及吴平侯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为雍州刺史。

乙亥（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南兖州刺史吕僧珍为领军将军。领军掌握内外兵权，但自从宋孝建年间以来，制局专权，与领军分享兵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而领军则大权旁落，无所事事。到了吴平侯萧但任领军一职时，由于他认真负责，执法严厉，所以官曹肃然而听命。制局监们都是皇帝的宠幸，很受不了萧的那一套，因此萧不能久留于朝廷之中，丙子（二十二日），出任雍州刺史。

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御师王显失于疗治，时人皆以为承高肇之意也。

三月戊子（初五），北魏皇子元昌去世，侍御师王显疗治有失，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秉承了高肇的旨意而行事的。

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纳妃，大赦。

夏季，四月乙卯（初二），梁朝皇太子纳妃子，大赦天下。

五月，己亥，诏复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又增太府、太舟，仍先为十二卿。

五月己亥（十七日），武帝又设置宗正、太仆、大匠、鸿胪，并增设太府、太舟，加上原先的共为十二卿。

癸卯，以安成王秀为荆州刺史。先是，巴陵马营蛮缘江为寇，州郡不能讨，秀遣防文炽帅众燔其林木，蛮失其险，州境无寇。

癸卯（二十一日），梁朝任命安成王萧秀为荆州刺史。原先，巴陵的马营蛮沿长江为寇，州郡无法讨平，萧秀派遣防文炽率领一帮人马烧掉了江边的林木，蛮子失去了天险，无所依赖，故不敢再出来抢，从此州境内无有寇患。

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贵嫔为皇后。尚书令高肇益贵重用事。肇多变更先朝旧制，减削封秩，抑黜勋人，由是怨声盈路。群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尚书元匡与肇抗稀，先自造棺置听事，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以切谏；肇闻而恶之。会匡与太常刘芳议权量事，肇主芳议，匡遂与肇喧竞，表肇指鹿为马。御史中尉王显奏弹匡诬毁宰相，有司处匡死刑；诏恕死，降为光禄大夫。

秋季，七月甲午（十三日），北魏立高贵嫔为皇后。沿书令高肇因此越发贵重而专权了。高肇变更了许多先朝的旧制度，减削封秩，抑黜功勋之臣，因此而怨声载道。群臣宗室都俯首听命于高肇，唯有度支尚书元匡同高肇抗衡，他先自己做了一副棺材置于听事之处，准备用车把棺材装上运到殿上去讲论高肇的罪恶，然后自杀以对皇上进行死谏。高肇知道之后非常憎恨元匡，恰遇元匡与太常刘芳议定度量衡之事，高肇同意刘芳的意见，元匡便同高肇争执崐吵闹，把高肇比作是指鹿为马的赵高。御史中尉王显在奏章中弹劾元匡诋毁宰相高肇，有关部门判处元匡死刑。皇上诏令恕免元匡不死，降为光禄大夫。

八月，癸丑，竟陵壮公曹景宗卒。

八月癸丑（初二），竞陵壮公曹景宗去世。

初，魏主为京兆王愉纳于后之妹为妃，愉不爱，爱妾李氏，生子宝月。于后召李氏入宫，棰之。愉骄奢贪纵，所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按，杖愉五十，出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长，而势位不及二弟，潜怀愧恨。又，身与妾屡被顿辱，高肇数谮愉兄弟，愉不胜忿；癸亥，杀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诈称得清河王怿密疏，云“高肇弑逆”。遂为坛于信都之南，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从，愉杀之。在北州镇皆疑魏朝有变，定州刺史安乐王诠具以状告之，州镇乃安。乙丑，魏以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以讨愉。平，崇之从父弟也。

起初，北魏宣武帝为京兆王元愉纳于皇后的妹妹为妃子，元愉不喜爱她，而喜爱妾李氏，生下儿子宝月。于皇后把李氏召入宫中，用棒打她。元愉骄奢贪纵，所做的大多是不法之事。宣武帝把元愉召入宫中询问调查，打了他五十大棍，让他出任冀州刺史。元愉自以为年长，但权势位置都比不上两个弟弟，因此心中暗怀愧恨。同时，由于自己和妾屡次被侮辱，高肇又数次谗言陷害自己兄弟三人，所以元愉内心不胜忿恨；癸亥（十二日），元愉杀了长史羊灵引、司马李遵，假称获得清河王元怿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有“高肇弑君叛逆”之言。于是，元愉就在信都的南郊筑坛祭天，登上了皇帝位，发出大赦令，改年号为建平，并且立李氏为皇后。法曹参军崔伯骥不顺从，元愉就杀了他。冀州之北的州镇都怀疑北魏朝廷有变故，定州刺史安乐王元诠把真实情况一一告诉他们，各州镇才安心了。乙丑（十四日），北魏使命尚书李平为都督北讨诸军、行冀州事，让他去讨伐元愉。李平是李崇叔父的弟弟。

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丁卯（十六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平。

魏京兆王愉遣使说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斩其使；愉遣其将张灵和击之，为亮所败。李平军至经县，诸军大集，夜，有蛮兵数千斫平营，矢及平帐，平坚卧不动，俄而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战于城南草桥，平奋击，大破之，愉脱身走入城，平进围之。壬辰，安乐王诠破愉兵于城北。

北魏京兆王元愉派遣使者去游说平原太守清河人房亮，房亮斩了来使；元愉派遣他的将领张灵和去攻打房亮，被房亮打败。李平的军队到了经县，各路军队汇集一起，夜间，有数千名蛮兵来冲击李平的营地，飞箭射到了李平的帐内，但是李平坚卧不动，不一会儿就自行平定下来了。九月辛巳朔（初一），元愉在城南草桥迎战李平，李平奋力攻击，大败敌军，元愉脱身而逃入城中，李平进军围城。壬辰（十二日），安乐王元诠在城北打败了元愉的军队。

癸巳，立皇子绩为南康王。

癸巳（十三日），梁朝立皇子萧绩为南康王。

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谏，魏主不听。高肇由是怨之，数谮勰于魏主，魏主不之信。勰荐其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胁僧固与之同，肇因诬勰北与愉通，南招蛮贼。彭城郎中令魏偃、前防阁高祖珍希肇提擢，构成其事。肇令侍中元晖以闻，晖不从，又令左卫元珍言之。帝以问晖，晖明勰不然；又以问肇，肇引魏偃、高祖珍为证，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阳王雍、广阳王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产，固辞不赴。中使相继召之，不得已，与妃决而登车。入东掖门，度小桥，牛不肯进，击之良久，更有使者责勰来迟，乃去牛，人挽而进。宴于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消息。俄而元珍引武士赍毒酒而至，勰曰：“吾无罪，愿一见至尊，死无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复见！“勰曰：”至尊圣明，不应无事杀我，乞与告者一对曲直！“武士以刀钚筑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见杀。“武士又筑之，勰乃饮毒酒，武士就杀之，向晨，以褥裹尸载归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号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安得良死！“魏主举哀于东堂，赠官、葬礼皆优厚加等。在朝贵贱，莫不丧气，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杀贤王。“由是中外恶之益甚。

北魏立高皇后之时，彭城武宣王元勰再三劝谏不可，宣武帝不听。高肇由此而怨恨元勰，数次在宣武帝面前进谗言诋毁元勰，宣武帝不听信。元勰崐推荐自己的舅舅潘僧固为长乐太守，京兆王元愉反叛，胁迫潘僧固与他同伙，高肇因此而诬告元勰北与元愉勾结相通，南招蛮贼。彭城武宣王元勰手下的郎中令魏偃、原先的防阁高祖珍希望高肇提拔他们，就与高肇勾结一起陷害元勰。高肇命令侍中元晖上报宣武帝，元晖不从，又命令左卫元珍去报告了。宣武帝就此事询问元晖，元晖说明元勰不会如此；宣武帝又以此事问高肇，高肇叫来魏偃和高祖珍作证，宣武帝就相信了高肇的诬陷。戊戌（十八日），宣武帝召元勰以及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高肇一起入宴。元勰的妃子李氏正在生产，因此他再三推辞不去赴宴。中使相继而来宣召，元勰万不得已，只好与李氏诀别，然后登车而去，进入东掖门，过小桥，拉车的牛不肯向前，打了它很久还是不向前迈进，又有使者责备元勰来的迟了，于是只好去掉牛，由人把车拉进去。宴会在宫中举行，到了夜间，全都喝醉了，宣武帝令他们各就方便之处休息。不一会儿，元珍带着武士送毒酒来了，元勰说：“我没有罪，希望能一见圣上，死而元恨！”元珍说：“圣上怎么可以复见呢？”元勰说：“皇上对明，不应该没有事就把我杀掉，乞求与诬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用刀环向元勰的脸上打去，元勰大声呼喊道：“冤枉啊！老天爷！我如此忠心反而被杀！”武士又打，元勰只好饮喝毒酒，武士上前杀了元勰，天亮之后，用褥子裹了尸体装在车上送回他的府第，声称大王因酒醉而死去。李妃放声大哭，高声喊道：“高肇冤枉杀人，伤天害理，老天爷有灵，你怎么能得到好死呢？”宣武帝在东堂为元勰举哀，赠官和葬礼莫不优厚加倍。朝廷之内的大小官员，无不丧气叹息，行路男女都流着眼泪说：“高令公冤枉地杀害了贤德的彭城王。”从此朝廷内外对高肇更加憎恨得厉害了。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烧门，携李氏及其四子从百余骑突走。李平入信都。斩愉所置冀州牧韦超等，遣统军叔孙头追执愉，置信都，以闻。群臣请诛愉，魏主不许，命锁送洛阳，申以家人之训。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杀之。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

京兆王元愉不能守住信都，于癸卯（二十三日）之日，烧掉城门，携带着李氏以及四个儿子，在一百多名骑兵的护送下突围而逃。李平进入信都，斩了元愉所设置的冀州牧韦超等人，派遣统军叔孙头去追捕元愉，抓住了他，押在信都，并报告朝廷。群臣们请求诛杀元愉，宣武帝不同意，命令把他锁住送来洛阳，要以家法来训责他。当元愉走到野王之时，高肇秘密派人杀掉了他。元愉的几个儿子到了洛阳，宣武帝全赦免了他们。

魏主将屠李氏，中书令崔光谏曰：“李氏方妊，刑至刳胎，乃桀、纣所为，酷而非法。请俟产毕，然后行刑。”从之。

北魏宣武帝要杀李氏，中书令崔光劝谏说：“李氏正在怀孕，刳胎之刑，乃是桀、纣所为，太残酷而不合法。请等她产毕，然后再行刑。”宣武帝听从了崔光的意见。

李平捕愉余党千余人，将尽杀之，录事参军高颢曰：“此皆胁从，前既许之原免矣，宜为表陈。”平从之，皆得免死。颢，之孙也。

李平拘捕了元愉的余党一千多人，将要全部杀掉，录事参军高颢说：“这些人都是胁从，前头既然已经许诺免他们不死，就应该上表说明情况。”李平听从了高颢的意见，因此这些人都得以免死。高颢是高的孙子。

济州刺史高植帅州军击愉，有功当封，植不受，曰：“家荷重恩，为国致效，乃其常节，何敢求赏！”植，肇之子也。

济洲刺史高植率领州军攻打元愉，有功劳，应当加封，但是高植不接受，说：“我家承受朝廷重恩，为国家致身而效死，乃是应尽的大节，那里还敢求赏呢？”高植是高肇的儿子。

加李平散骑常侍。高肇及中尉王显素恶平，显弹平在冀州陷截官口，肇奏除平名。

李平被提为散骑常侍。高肇以及中尉王显向来忌恨李平，王显就弹劾李平在冀州偷偷地截留叛党男女而不输入官府为奴，高肇上奏把李平从朝廷中除名。

初，显祖之世，柔然万余口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镇，及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千余户在。太中大夫王通请徙置淮北以绝其叛，诏太仆卿杨椿持节往徙之，椿上言：“先朝处之边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别异华、戎也。今新附之户甚众，若旧者见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驱之使叛也。且此属衣毛食肉，崐乐冬便寒，南土湿热，往必歼尽。进失归附之心，退无藩卫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后患，非良策也。”不从，遂徙于济州，缘河处之。及京兆王愉之乱，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

当初，在献文帝之世，柔然国有一万多户投降北魏，被安置在高平、薄骨律二镇，到了太和末期，差不多叛逃贻尽，仅剩下了一千余户。太中大夫王通请示要把这些柔然人迁置到淮北去，以便使他们再也无法叛逃，朝廷诏令太仆卿杨椿持节牌去那里负责迁移他们，杨椿上表说：“先朝之所以把这些柔然人安置在边境之地，是为了招附异族，并且区别汉、戎。现在，新归附的人口特别多，如果他们见过去归附的人被迁移，必定不能自安，这是驱赶着让他们叛逃。而且，这些人衣毛食肉，喜欢冬天不怕寒冷，南方气候潮湿闷热，把他们迁到那里去，一定会使他们全部病死。这事如果实行的话，不但会失去境外的归附之心，而且也失去让他们在边地卫护的益处，再说把他们安置在中夏，或许会生后患，所以并非是良策。”建议不被采纳，于是这些柔然人就被迁移到济州，让他们沿黄河边居住。京兆王元愉叛乱之时，这些人都渡过黄河投奔元愉，一路抢劫掠夺，正如杨椿所预料的那样。

庚子，魏郢州司马彭珍等叛魏，潜引梁兵趋义阳，三关戍主侯登等以城来降。郢州刺史娄悦婴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诸军事，将步骑三万出汝南以救之。

庚子（二十日），北魏郢州司马彭珍等人叛国，偷偷地带领梁朝兵赶往义阳，三关戌的主将侯登等人献城投降了梁朝。郢州刺史娄悦环城自守，北魏任命中山王元英为都督南征诸军事，统率步、骑兵三万出汝南前去援救。

冬，十月，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豫州刺史司马悦，自号平北将军，求救于司州马仙。时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都督，仙签求应赴。参佐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虽旧，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诏仙救早生。仙进顿楚王城，遣副将齐苟儿，以兵二千助守悬瓠。诏以早生为司州刺史。

冬季，十月，北魏悬瓠军主白早生杀了豫州刺史司马悦，自称为平北将军，向梁朝司州的马仙求救。当时，荆州刺史安成王萧秀为都督，马仙把情况写在简上送给萧秀请求前去帮忙，萧秀手下的参佐们都认为这事要上报朝廷批准后方可行事，萧秀说：白早生等待着我们去援救，方可自存，所以应该火速去援救，等待朝廷批准虽是旧制，但并非是应急之策。“因此便派兵前去救援白早生。梁武帝也诏令马仙去援救白早生。马仙进驻楚王城，派遣副将齐苟儿带兵两千帮助守悬瓠。梁武帝任命白早生为司州刺史。

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丙寅（十六日），梁朝任命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魏以尚书邢峦行豫州事，将兵击白早生。魏主问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时可平？”对曰：“早生非有深谋大智，正以司马悦暴虐，乘众怒而作乱，民迫于凶威，不得已而从之。纵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粮运不继，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于利欲，必守而不走。若临以王师，士民必翻然归顺，不出今年，当传首京师。”魏主悦，命峦先发，使中山王英继之。

北魏委任尚书邢峦兼管豫州事务，率兵攻打白早生。宣武帝问邢峦：“你说，白早生是逃跑，还是顽守呢？何时可以讨平他？”邢峦回答：“白早生没有深谋大智，只因司马悦暴虐残忍，因此利用众人之愤怒而反叛作乱，百姓迫于他的凶威，不得已而顺从了他。即使梁朝军队入城了，但是水路不通，粮运跟不上，也会被我们抓住的。白早生得到梁朝的援助，被利欲冲昏头脑，必定死守而不跑。如果派朝廷军队前去讨伐，士民大众们必定翻然归顺，不出今年，一定能把白早生的首级送到京师来。”宣武帝十分高兴，命令邢峦先出发，让中山王元英随后出发。

峦帅骑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鲍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将胡孝智将兵七千，离城二百里逆战，峦奋击，大破之，乘胜长驱至悬瓠。早生出城逆战，又破之，因渡汝水，围其城。诏加峦都督南讨诸军事。

邢峦率领八百骑兵，快速赶路，五天光景就到了鲍口，丙子（二十六日），白早生派遣他的大将胡孝智率领七千兵卒，在离城二百里的地方迎战邢峦，邢峦奋勇出击，大败敌手，乘胜长驱直入，直抵悬瓠。白早生出城迎战，邢峦又打败了他，因此渡过汝水，围住了悬瓠城。北魏宣武帝诏令邢峦为都督南讨崐诸军事。

丁丑，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宿豫戍主严仲贤，以城来降。时魏郢、豫二州，自悬瓠以南至于安陆诸城皆没，唯义阳一城为魏坚守。蛮帅田益宗帅群蛮以附魏，魏以为东豫州刺史，上以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益宗不从。

丁丑（二十七日），北魏镇东参军成景隽杀了宿豫的主将严仲贤，献城投降梁朝。当时，北魏的郢、豫二州，从悬瓠以南直到安陆诸城全部丧失，只有义阳一城还坚守着。蛮族将帅田益宗率领群蛮投附北魏，北魏任命他为东豫州刺史，梁武帝以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的好处招还田益宗，但是田益宗不接受。

十一月，庚寅，魏遣安东将军杨椿将兵四万攻宿豫。

十一月庚寅（十一日），北魏派遣安东将军杨椿统率四万兵攻打宿豫。

魏主闻邢峦屡捷，命中山王英趣义阳，英以众少，累表请兵，弗许。英至悬瓠，辄与峦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齐苟儿等开门出降，斩白早生及其党数十人。英乃引兵前趋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弃城走，英追击，斩之。

北魏宣武帝得知邢峦屡屡获捷，命令中山王元英前去义阳，元英因兵少，多上表请求增兵，朝廷不同意。元英到了悬瓠，就与邢峦一起攻城。十二月己未（初十），齐苟儿等人打开城门出降，斩了白早生及其党羽几十人。元英带兵前去义阳。宁朔将军张道凝先驻扎在楚王城，癸亥（十四日），弃城逃跑，元英追击，斩了张道凝。

魏义阳太守狄道辛祥与娄悦共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之，祥夜出袭其营，擒平虏，斩武城，由是州境获全。论功当赏，娄悦耻功出其下，间之于执政，赏遂不行。

北魏义阳太守狄道人辛祥与娄悦共同防守义阳，将军胡武城、陶平虏攻打他们，辛祥夜间出来袭击胡、陶二人的营盘，擒获了陶平虏，斩了胡武城，从此州境获得完整。论功劳辛祥应当得赏，但是娄悦耻于自己的功劳在辛祥之下，便向执政的高肇陷害辛祥，于是便没有奖赏辛祥。

壬申，魏东荆州表“桓晖之弟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归附者万余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案行置之。道元，范之子也。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东荆州上表称：“桓晖的弟弟桓叔兴前后招抚太阳蛮，前来归附的有一万多户，请求设置十六个郡，五十个县。”朝廷诏令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具体实施。郦道元是郦范的儿子。

是岁，柔然佗汗可汗复遣纥奚勿六跋献貂裘于魏，魏主弗受，报之如前。

这一年，柔然佗汗可汗又派遣纥奚勿六跋向北魏进献貂裘，宣武帝不受，仍如前次那样作了答复。

初，高车侯倍穷奇为哒所杀，执其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监河南孟威抚纳降户，置于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残暴，国人杀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哒奉弥俄突以伐高车，国人杀跋利延，迎弥俄突而立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不胜，西走三百余里。佗汗军于伊吾北山。会高昌王麴嘉求内徙于魏，时孟威为龙骧将军，魏主遣威发凉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见威军，怖而遁去。弥俄突闻其离骇，追击，大破之，杀佗汗于蒲类海北，割其发送于威，且遣使入贡于魏。魏主使东城子于亮报之，赐遣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还。

起初，高车侯倍穷奇被哒所杀，抓了他的儿子弥俄突而去，其众分散，有的投奔了北魏，有的投靠了柔然。宣武帝派遣羽林监河南人孟威接纳、安抚前来投降的人口，把他们安置在高平镇。高车王阿伏至罗十分残暴，高车国人杀了他，立他的同族之人跋利延为王。哒带上弥俄突讨伐高车，高车国人杀了跋利延，迎接弥俄突回国并立为王。弥俄突与佗汗可汗在蒲类海交战，没有取胜，向西逃到三百多里远的地方去了。佗汗驻军于伊吾北山。正好高昌王麴嘉请求内迁到北魏去，当时孟威为龙骧将军，宣武帝派遣孟威带领三千凉州兵去迎接，到达伊吾之时，佗汗见到孟威的军队，就害怕得逃跑了。弥俄突知道佗汗吓跑了，立即追击，大败敌方，在蒲类海的北边杀了佗汗，割下他的头发送给孟威，并且派遣使者到北魏进贡。宣武帝指派东城子于亮接待使者，赐送崐特别丰厚。高昌王麴嘉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来，孟威带兵返回。

佗汗可汗子奴立，号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佗汗可汗的儿子奴继位而立，号为豆罗伏跋豆伐可汗，改年号为建昌。

宋、齐旧仪，祀天皆服兖冕，兼著作郎高阳许懋请造大裘，从之。

刘宋、南齐时期的旧仪式，祀天时都穿戴兖冕，兼著作郎高阳人许懋奏请裁制大裘，得到采纳。

上将有事太庙，诏以“斋日不乐，自今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

梁武帝将祭太庙，诏令：“斋日禁止音乐，从现在开始舆驾出发，乐队跟从但不吹奏，还宫之时，仍按平常的仪式鼓吹奏乐。”

八年（己丑、509 ）

八年（己丑，公元509 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上命诸儒草封禅仪，欲行之。许懋建议，以为“舜柴岱宗，是为巡狩。而郑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太山，考绩柴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舜五载一巡狩，春夏秋冬周遍四岳，若为封禅，何其数也！又如管夷吾所说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质民淳，安得泥金检玉！结绳而治，安得镌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后得封禅’，周成王非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禅社首！神农即炎帝也，而夷吾分为二人，妄亦甚矣。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盖齐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举怪物以屈之。秦始皇尝封太山，孙皓尝遣兼司空董朝至阳羡封禅国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为法。然则封禅之礼，皆道听所说，失其本文，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礼有常数，诚敬之道，尽此而备，至于封禅，非所敢闻。”上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止。

春季，正月，辛巳（初三），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当时，有人奏请在会稽和国山封禅，梁武帝命令诸儒生草拟封禅仪式，准备进行封禅。许懋提出建议，认为：“舜帝在泰山烧柴祭天，是为了巡狩。而郑玄引《孝经钩命决》说：”在泰山大祭，烧柴祭天把政绩报告；在梁甫山祭地，刻石记载年号。‘这是纬书的曲说，不是正式经书的本来意思。舜帝五年巡狩一次，春夏秋冬巡遍四岳，如果为了封禅，为何这么频繁呢？又如管夷吾所说的七十二君，燧人氏之前，世风质朴百姓淳厚，怎么能够把金粉书写在竹筒上呢？当时结绳而治，怎么能够镌刻文字报告成功呢？管夷吾又说：“只有受命之君，然后才能封禅。’周成王不是受命之君，从何谈起封太山禅社首呢？神农即是炎帝，然而管夷吾却说成是两个人，实在是荒唐。如果是圣主，无须封禅；如果是凡主，不应该封禅。大概齐桓公想进行封禅，管夷吾知道不可以进行，所以有意列举许多奇异物象出现时才可以封禅的事例，以便难住齐桓公，使他打消了念头。秦始皇曾经封禅太山，孙皓曾经派遣兼司空董朝到达阳羡封禅国山，都不是盛德之事，不足以效法。那么封禅的礼仪，全都是道听途说的事，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完全是因为君主在上喜好名声，而臣子们在下曲意逢迎。古代的祀祭天地，礼仪有常规，诚敬之道，至此而完备，至于封禅，实在是不敢妄说。”武帝表扬和采纳了许懋的意见，于是进一步扩充了许懋的建议，作为圣旨回答请求封禅的人，因此便中止了这一计划。

魏中山王英至义阳，将取三关，先策之曰：“三关相须如左右手，若克一关，两关不待攻而破；攻难不如攻易，宜先攻东关。”又恐其并力于东，乃使长史李华帅五统向西关，以分其兵势，自督诸军向东关。

北魏中山王元英抵达义阳，将要攻取三关，先进行策划，他说：“三关相互依赖如左右手一般，如果攻克一关，其他两关便不攻而自破；攻难不如攻易，应该先攻打东关。”又担心对方合并力量于东关，就指派长史李华率领五统军的兵力去西关，以便分散对方的兵力，他自己则亲自督率各路军队去东关。

先是，马仙使云骑将军马广屯长薄，军主胡文超屯松岘。两申，英至长薄，戊戌，长薄溃，马广遁入武阳，英进围之。上遣冠军将军彭瓮生、骠骑将军徐元季将兵援武阳，英故纵之使入城，曰：“吾观此城形势易取。”瓮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虏三将及士卒七千余人。进攻广岘，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走；又攻西关，马仙亦弃城走。开初，马仙派云骑将军马广屯驻长薄，军主胡文超屯驻松岘。丙申（十八日），元英到了长薄，戊戌（二十日），长薄被攻破，马广逃到武阳，元英又进兵围住了该城。梁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彭雍瓮生、骠骑将军徐元孝率兵援救武阳，元英故意让他们入城，说：“我察看这座城的形势，很容易攻取。”彭瓮生等人入城之后，元英便催促兵士发起急攻，六天就攻打下来了，俘虏了三个将领以及士卒七千多人。元英又挥师进攻广岘，太子左卫率李元履弃城逃跑；元英又攻打西关，马仙也弃城逃跑了。

上使南郡太守韦睿将兵救仙，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怯，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中山王英急追马仙，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上亦有诏罢兵。

梁武帝指派南郡太守韦睿率兵援救马仙，韦睿到达安陆，把城墙加高到两丈多，又挖了大壕沟，起造高楼。众人颇为讥笑韦睿这是显示怯懦，韦睿说：“不对，做将领当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以一昧地逞勇猛。”中山王元英急追马仙，要报复邵阳之耻，听说韦睿到了，就撤退了。武帝也下达诏令罢兵。

初，魏主遣中书舍人阳董绍慰劳叛城，白早生袭而囚之，送于建康。魏主既克悬瓠，命于齐苟儿等四将之中分遣二人，敕扬州为移，以易绍及司马悦首。移书未至，领军将军吕僧珍与绍言，爱其文义，言于上，上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今听卿还，令卿通两家之好，彼此息民，岂不善也！”因召见，赐衣物，令舍人周舍慰劳之，且曰：“战争多年，民物涂炭，吾是以不耻先言与魏朝通好，比亦有书全无报者，卿宜备申此意。今遣传诏霍灵秀送卿至国，迟有嘉问。”又谓绍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获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为民也，凡在民上，岂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还彼，彼当以汉中见归。”绍还魏言之，魏主不从。

原先，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阳人董绍招抚慰劳反叛之城，白早生袭击并囚禁了董绍，把他送到了建康。悬瓠攻克之后，宣武帝命令从齐苟儿等四个将领之中分派两人，令扬州给梁朝送去移文，以这两人换回董绍和司马悦的首级。移文还没有到来，领军将军吕僧珍与董绍谈话，爱慕他的文才，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派主书霍灵超对董绍说：“现在让你回去，令你沟通两家之好，彼此休生养民，岂不是好事一桩！”于是召见了董绍，赐给他衣物，又令舍人周舍慰劳了他，且对他说：“战争多年，百姓生灵涂炭，财物毁坏，我们因此不以先提出与魏朝和好为耻辱，近来也有信给贵国，但是一点答复也没有，您应该把我们的这个意思完整地转达一下。现在派遣传诏霍灵秀送您回国，等待您的好消息。又对董绍说：”您知道不知道自己何以没有死呢？现在得到您，这是天意。建立君主完全是为了百姓大众，凡在君主之位者，岂可以不想到这个呢？如果贵国想和好，我们就立即把宿豫还给你们，你们也应当把汉中归还我们。“董绍回到北魏后把梁朝请求和好的事讲了，但是宣武帝不同意。

三月，魏荆州刺史元志将兵七万寇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渡汉水来降，雍州刺史吴平侯纳之。纲纪皆以蛮累为边患，不如因此除之，曰：“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吾得蛮以为屏蔽，不亦善乎！”乃开樊城受其降，命司马朱思远等击志于潺沟，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志，齐之孙也。

三月，北魏荆州刺史元志统率七万大军入寇潺沟，驱赶威迫各蛮族，群蛮全都渡过汉水来投降梁朝，雍州刺史吴平侯萧接纳了他们。州郡里身份地们较高的官员们都认为蛮人累累带来边患，不如乘此机会把他们除掉，萧却说：“他们走投无路来投归我们，我如杀掉他们，实在是不祥之事。况且北魏人来侵犯之时，我有这些蛮人做屏障，不也是很好吗！”于是打开樊城接受了这些前来投降的蛮人，又命令司马朱思远等人在潺沟攻击元英，大获全胜，斩首一万多名。元志是元齐的孙子。

夏，四月，戊申，以临川王宏为司空，加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夏季，四月戊申（初一），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加封车骑将军王茂开府仪同三司。

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国兴以城降。

丁卯（二十日），北魏楚王城的主将李国兴献城投降梁朝。

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萧宝义卒。

秋季，七月癸巳（十七日），梁朝巴陵王萧宝义去世。

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详子颢为北海王。 九月辛巳（初六），北魏封已故北海王元详的儿子元颢为北海王。

魏公孙崇造乐尺，以十二黍为寸；刘芳非之，更以十黍为寸。尚书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与经传不同，诘其所以然，云‘必依经文，声则不协。’请更令芳依《周礼》造乐器，俟成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从之。

北魏公孙崇造乐尺，以十二黍为一寸，刘芳说他定的不对，改成以十黍为一寸。尚书令高肇等人上奏：“公孙崇所造的八音之器以及度量标准全都与经传所载不同，反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一定依照经文的话，则声音就不协调。‘请求另外命令刘芳依照《周礼》造乐器，待制成之后集体议论鉴定并上呈，采用其中好的。“宣武帝诏令同意。

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广阳王嘉为司徙。

冬季，十月癸丑（初九），北魏任命司空广阳王元嘉为司徙。

十一月，己丑，魏主于式乾殿为诸僧及朝臣讲《维摩诘经》。时魏主专尚释氏，不事经籍，中书侍郎河东裴延隽上疏，以为“汉光武、魏武帝，虽在戎马之间，未尝废书，先帝迁都行师，手不释卷，良以学问多益，不可暂辍故也。陛下升法座，亲讲大觉，凡在瞻听，尘蔽俱开。然《五经》治世之模楷，应务之所先，伏愿经书互览，孔、释兼存，则内外俱周，真俗斯畅矣。”

十一月己丑（十五日），北魏宣武帝在式乾殿为众僧以及朝臣们讲解《维摩诘经》。当时，宣武帝专门崇尚佛教，不读经籍，中书侍郎河东人裴延上疏，指出：“汉光武帝、魏武帝，虽然忙于戎马征战，但是未曾废弃书籍，先帝迁都行军，手不释卷，正因为学问多有益处，不可以临时中断。陛下升上法座，亲自讲解佛法奥义，在场的人瞻听之际，内心尘蔽俱开。然而《五经》是治世的楷模，处理世务所应首先研读的，所以恭敬地希望圣上佛经与儒书互读，孔学与释教兼存，如此则内外都能周全，教义和世务都能通畅。”

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处士南阳冯亮有巧思，魏主使与河南尹甄琛、沙门统僧暹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

当时，佛教盛于洛阳，除中国和尚而外，从西域来的和尚还有三千多名，北魏宣武帝另外建立了永明寺一千多间禅房，来安置他们。处士南阳人冯亮很聪明，宣武帝指派他同河南尹甄深、沙门统僧暹选择嵩山地形好的地方建立了闲居寺，修建得非常好，极尽岩壑土木之美。于是远近受影响，无不信奉佛教，到了延昌之时，各州郡共有一万三千多处寺院。

是岁，魏宗正卿元树来奔，赐爵邺王。树，翼之弟也。时翼为青、冀二州刺史，镇郁洲，久之，翼谋举州降魏，事泄而死。

这一年，北魏宗正卿元树来投奔梁朝，武帝赐予他邺王的爵位。元树是元翼的弟弟。当时，元翼是青、冀二州的刺史，坐镇郁洲，很久之后，元翼密谋率全州投降北魏，因事情泄露而被杀。

九年（庚寅、510 ）

九年（庚寅，公元510 年）

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沈约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约文学高一时，而贪昌荣利，用事十余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论者亦以为宜，而上终不用；及求外出，又不许。徐勉为之请三司之仪，上不许。

春季，正月，乙亥（初二），梁朝任命尚书令沈约为左当禄大夫，右光禄大夫王莹为尚书令。沈约的文章名高一时，然而贪求荣华之利，掌权十多年，对政治方面的得失，唯唯喏喏，只会顺从。他自以为久为尚书省长官，因此有意于三公之位，人们的议论也认为他合适，但是梁武帝终究没任用他；他请求到外地去做官，也不准许。徐勉为他请求开府同三司之仪的官衔，武帝也不同意。

庚寅，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

庚寅（十七日），梁朝新筑缘淮塘，北岸从石头起到东冶，南岸从后渚篱门起到三桥。

三月，丙戌，魏皇子诩生。诩母胡充华，临泾人，父国珍袭武始伯。充华初选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愿生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华曰：崐“妾之志异于诸人，奈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国家无嗣乎！”及有娠，同列劝去之，充华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当长，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诩。

三月丙戌（十四日），北魏皇子元诩出生。元诩的母亲胡充华是临泾人，胡充华的父亲胡国珍袭位武始伯。胡充华初被选入后宫之时，和她身份一样的嫔妃们照惯例替她祝告说：“愿生诸王、公主，不要生太子。”胡充华却说：“我的志向与你们不同，岂能害怕一身之死而让国家没有继承人呢？”到她怀孕之后，嫔妃们劝她把胎儿打掉，她却不干，并私下里发誓说：“如果有幸生下男孩，排行应该是长子，儿子生下来后我死去，没有丝毫遗憾之处。”很快就生下了元诩。

先是，魏主频丧皇子，年渐长，深加慎护，择良家宜子者以为乳保，养于别宫，皇后、充华皆不得近。

早先，北魏宣武帝屡丧皇子，他年纪渐渐大了，所以对元诩特别重视，谨慎护理，选择良家妇女中奶水好的做乳母，在别宫中哺养元诩，皇后和胡充华都不得接近。

己丑，上幸国子学，亲临讲肄。乙未，诏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

己丑（十七日），梁武帝临幸国子学，亲自进入讲堂察视。乙未（二十三日），武帝诏令皇太子以下以及王侯之子年龄可以从师学习的都入学。

旧制：尚书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轧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群目。”于是以都令史视奉朝请，用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并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选。

旧制规定：尚书五都令史全都选用寒门出身者担任。夏季，四月，丁巳（十六日），武帝诏令：“尚书五都，是参与朝政的重要职位，不但总领全局，而且与左右丞相并驾；可以择用士族门第出身的来担任，以操持全盘。”于是以都令史的地位等同于奉朝请，任命太学博士刘纳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右户都，宣毅将军府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上述几人都因才能和门第俱属上流而首先被选中。

六月，宣城郡吏吴承伯挟妖术聚众，癸丑，攻郡杀太守朱僧勇，转屠旁县。闰月，己丑，承伯逾山，奄至吴兴。东土人素不习兵，吏民扰奔散，或劝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募勇敢闭门拒守。承伯尽锐攻之，撙帅众出战，大破之，临陈，斩承伯。撙，兴宗之子也。承伯余党入新安，攻陷黟、歙诸县，太守谢览遣兵拒之，不胜，逃奔会稽，台军讨贼，平之。览，瀹之子也。

六月，宣城郡的吏员吴承伯以妖术召聚众人，癸丑（十三日），攻进郡城杀了太守朱僧勇，转而又去旁边的县去屠杀人口。闫月己丑（十九日），吴承伯超过山岭，突然来到吴兴。东边的人向来不操兵演武，所以官吏和老百姓们都担惊受怕，四处奔散，有人劝太守蔡撙躲避一下，蔡撙不愿意，他招募勇敢者关闭城门坚决拒守。吴承伯竭尽全力攻城，蔡撙率众出战，大败敌手，亲自出阵，斩了吴承伯。蔡撙是蔡兴宗的儿子。吴承伯的残部进入新安，攻陷了黟、歙等县，太守谢览派兵抵抗，没有取胜，逃跑到会稽，朝廷军队前来讨伐贼寇，平定了他们。谢览是谢瀹的儿子。

冬，十月，魏中山献武王英卒。

冬季，十月，北魏中山献武王元英去世。

上即位之三年，诏定新历，员外散骑侍郎祖奏其父冲之考古法为正，历不可改。至八年，诏太史课新旧二历，新历密，旧历疏，是岁，始行冲之《大明历》。

梁武帝即位三年时，诏定新的历法，员外散骑侍郎祖上奏称他的父亲祖冲之考定古法正确，历法不可以改。到了八年之时，武帝又诏令太史核定新旧两种历法，新历法密，旧历法疏，这一年，开始实行祖冲之的《大明历》。

魏刘芳奏“所造乐器及教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乞如前敕集公卿群儒议定，与旧乐参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击拊会节，请于来年崐元会用之”。诏：“舞可用新，余且仍旧。”

北魏刘芳上奏：“所制造的乐器以及教的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经完成，请求如以前圣旨所命令的那样召集公卿群儒们议定，与旧乐一起上呈。如果我们几人所制造的乐器，形式制度符合古式，敲奏起来合节奏的话，请于来年元旦朝会之时使用。”宣武帝诏令：“舞蹈可以采用新的，其余的暂且仍用旧的。”

十年（辛卯、511 ）

十年（辛卯，公元511 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辛丑（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谓攻大赏薄，尝侍宴乐寿殿，酒酣，怨望形于辞色。上曰：“卿兄杀郡守，弟杀其君，有何名称！”稷曰：“臣乃无名称，至于陛下，不得言无勋。东昏暴虐，义师亦来伐之，岂在臣而已！”上捋其须曰：“张公可畏人！”稷既惧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为青、冀二州刺史。

尚书左仆射张稷，自认为攻劳大，奖赏却少，一次他侍宴于东寿殿，酒酣之际，怨气不满表露于言语表情之中。武帝说：“你的哥哥杀了郡太守，你的弟弟杀了他的君主，你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张稷回答：“我是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为陛下效力以来，不能说没有功劳。东昏侯残暴肆虐，义师也来讨伐他，何况我呢？”武帝捋着他的胡须，说：“张公让人感到害怕呀！”张稷心里既惧害又怨恨，于是请求外放，癸卯（初六），武帝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亦怨望，罢梁、秦二州刺史还，酒后于坐启云：“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惊曰：“卿若哭东昏，则已晚；若哭我，我复未死！”珍国起拜谢，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之，除都官尚书。

王珍国也有怨气，他被罢去梁、秦二州刺史还京后，于酒后在座位上启奏武帝说：“我前不久进入梁山便哭了。”武帝听了大吃一惊，说道：“你如果哭东昏侯，则已经晚了；如果哭我，我还没有死！”王珍国站起来拜谢，竟然不回答，酒席当即就散了，王珍国因此被疏远了，很久之后，王珍国被任命为都官尚书。

丁巳，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反，侵扰夏州，诏谏议大夫薛和发东秦、汾、华、夏四州之众以讨之。

丁巳（二十日），北魏汾州山胡刘龙驹聚众造反，侵拢夏州，北魏宣武帝诏令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汾、华、夏四州的兵力讨伐刘龙驹。

辛酉，上祀明堂。

辛酉（二十四），武帝在明堂祭祀。

三月，琅邪民王万寿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据朐山，召魏军。

三月，琅邪百姓王万寿杀了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占据了朐山，召请北魏军队前来。

壬戌，魏广阳懿烈王嘉卒。

壬戌（二十六日），北魏广阳懿烈王元嘉去世。

魏徐州刺史卢昶遣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相继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遣兵拒之，不胜。夏，四月，文骥等据朐山，诏振远将军马仙击之。魏又遣假安将军萧宝寅、假平东将军天水赵遐将兵据朐山，受卢昶节度。

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遣郯城的戍副张天惠、琅邪的戍主傅文骥相继赶赴朐山，梁朝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抵挡他们，没有取胜。夏季，四月，傅文骥等人占据了朐山，武帝诏令振远将军马仙去攻打。北魏又派遣代理安南将军萧宝寅、代理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遐率兵据守朐山，接受卢昶的指挥调遣。

甲戌，魏薛和破刘龙驹，悉平其党，表置东夏州。

甲戌（初九），北魏薛和打败了刘龙驹，把他的党羽全部铲平，并上表设置了东夏州。

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学。

五月丙辰（二十一日），北魏禁止了天文学。

以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充，绪之子也。

梁朝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马仙围朐山，张稷权顿六里以督馈运，上数发兵助之。秋，魏卢昶上表请益兵六千，米十万石，魏主以兵四千给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诏扬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寿阳，以分朐山之势。卢昶本儒生，不习军旅。朐山城中粮樵俱竭，傅文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诸军相继皆溃，会大雪，军士冻死及堕手足者三分之二，仙追击，大破之。二百里间，僵尸相属，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粮畜器械，不可胜数。昶单骑而走，弃其节传、仪卫俱尽；至郯城，借赵遐节以为军威。魏主命黄门侍郎甄琛驰锁昶，穷其败状，及赵遐皆免官。唯萧宝寅全军而归。

马仙围住了朐山，张稷临时驻扎六里以便监督粮运，梁武帝几次发兵协助他们。秋季，北魏卢昶上表朝廷请求增兵六千，米十万石，宣武帝给他增派了四千兵力。十一月己亥（初七），宣武帝诏令扬州刺史李崇等人在寿阳操练军队，以便分散梁朝在朐山的兵势。卢昶本是一个儒生，不熟悉军旅事务。朐山城中的粮食和柴火全都用尽了，傅文骥献城投降；十二月庚辰（十九日），卢昶带兵先逃跑了，其他各路军马都相继溃散，正好天下大雪，兵士冻死以及冻掉手脚的有三分之二，马仙追击，大获全胜。二百里之间，僵尸遍地，北魏兵卒幸免于难者仅占十分之一二，梁朝军队收缴到的粮食、牲口以及各种器械，不可胜数。卢昶单人匹马逃跑，丢弃了节传、仪卫之具。到了郯城，他借用了赵遐的节传显自己的军威，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宣武帝命令黄门侍郎甄琛骑驿马去把卢昶锁拿到洛阳，仔细查问他惨败的状况，最后卢昶和赵遐全被免官。只有萧宝寅把军队完整地带回。

卢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于魏主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卑湿难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以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用之田也。闻贼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魏主将从之，会昶败，迁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

卢昶在朐山之时，御史中尉游肇对北魏宣武帝说：“朐山弹丸之地，偏处海滨，地势低下，异常潮湿，难以居住，对于我们不是急用之处，而对于贼敌则是非常有用的。正因为对他们有用处，所以必定要拼死相争；对我们用处不大，所以不得已而交战。以不得已之众抵抗拼命的军队，恐怕拖延时日，耗费甚大。假使能得到朐山，徒然地导致双方互相争夺，终将难以保全，正所谓无用之地。听说贼敌屡次提出要以宿豫交换朐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用这块无用之地，换回来那块过去就属我们所有的疆域，兵戈之争顿时化解，其益处是非常大的。”宣武帝准备要照此行事，恰恰卢昶战败，就提升游肇为侍中。游肇是游明根的儿子。

马仙为将，能与士卒同劳逸，所衣不过布帛，所居无帏幕衾屏，饮食与厮养最下者同。其在边境，常单身潜入敌境，伺知壁垒村落险要处，所攻战多捷，士卒亦乐为之用。

马仙作为将帅，能同士卒们同甘共苦，穿的衣服都是布帛制成，住的地方没有帏幕衾屏，饮食与仆人、马等最低下者同样。他镇守边境，常常只身潜入敌境，偷偷察看壁垒村落险要之处，打仗大多能获胜，士卒们也乐于为他卖力。

魏以甄琛为河南尹，琛表曰：“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寇盗公行，里正职轻任碎，多是下材，人怀苟且，不能督察。请取武官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者进而为之，督责有所，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洛城清静，后常踵焉。

北魏任命甄琛为河南尹，甄琛上表说：“国家在代京建都之时，盗窃成患，世祖皇帝为此而发愤，广置主司、里宰，全都让代京令长以下及五等散男中有谋略者来担任。又多置吏士做他们的羽翼，非常重视他们，盗贼方才得到禁止。自从迁都以来，交往扩大，四方来会，已经远远超过了代都，而五方崐杂沓，寇盗公然行事，里正职位轻，事务琐碎，担任其职的大多是才能低下者，人人抱着苟且之心，不能起到督察的作用。请求挑选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而又有才干且品行端正热心办事的人，让他们享受原来官职的俸禄和恤亲之禄而担任里尉的职务，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然的话，也可以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选下品中应该提拔者晋升担任，只要有人专门负责督管，京城的治安即可好转。”宣武皇帝诏令：“里正的品级可以升到勋官初品，经途尉为从九品，六部尉为正九品，从诸职中选拔，不必由军人来担任。”甄深又上奏请把禁卫军作为游军，让他们在各坊巷中巡逻检查盗贼，于是洛阳城马上变得清静了，这种办法在后代也得到因袭。

是岁，梁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是后州名浸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魏朝亦然。

这一年，梁朝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十二个县。这以后州名越来越多，废置离合，不可胜记。北魏也同样如此。

上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个逃亡，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尝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车驾言曰：“陛下为法，急于庶民，缓于权贵，非长久之道。诚能反是，天下幸甚。”上于是思有以宽之。

梁武帝对同姓的亲族非常亲近宽厚，对朝廷官员也非常优待爱护，其中有犯法的，他都超越法律而替他们开脱。而老百姓有罪，则一律按照法律处置，并且株连犯罪，不管老幼一概不免，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劳役，百姓既然被逼迫的走投无路，各种作奸犯科的窃盗反乱案件就更严重了。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有一个秣陵老头借此机会拦住御驾讲道：“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酷，对权贵则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打一个颠倒，则天下大幸呀。”武帝于是考虑对百姓执法加以放宽。

十一年（壬辰、512 ）

十一年（壬辰，公元512 年）

春，正月，壬辰，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

春季，正月壬辰（初一），武帝诏令：“自今开始，流放之家以及罪该以身抵押服劳役者，如果有老人或小孩，可以把他们除外。”

以临川王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骠骑将军王茂为司空、尚书令。

丙辰，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徒，清河王怿为司空，广平王怀进号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肇虽登三司，犹自以去要任，怏怏形于言色，见者嗤之。尚书右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素以方直自业，及肇为司徒，绰送迎往来，轨竟不诣肇。绰顾不见轨，乃遽归，叹曰：“吾平生自谓不失规矩，今日举措，不如封生远矣。”绰，允之孙；轨，懿之族孙也。

丙辰（二十五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肇为司徙，清河王元怿为司空，广平王元司进封号为骠骑大将军，加封为仪同三司。高肇虽然位登三司，但犹自认为去掉了尚书令的要职，心里不痛快流露于言语颜色之间，见到的人都因此而嗤笑他。尚书左丞高绰、国子博士封轨，向来以方正刚直为行事准则，到高肇当上司徒之后，高绰迎送往来行礼如仪，而封轨竟然不去拜见高肇。高绰在高肇那里也不见封轨前来，于是马上起身返回，叹息着说道：“我平生自认为不失规矩，但是今天的举动，不如封生太远了。”高绰是高允的孙子，封轨是封懿的族孙。

清河王怿有才学闻望，惩彭城之祸，因侍宴，谓肇曰：“天子兄弟讵有几人，而翦之几尽！昔王莽头秃，藉渭阳之资，遂篡汉室。今君身曲，亦恐终成乱阶。”会大旱，肇擅录囚徒，欲以收众心。怿言于魏主曰：“昔季氏旅于泰山，孔子疾之。诚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渐，不可渎也。减膳录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岂人臣之义乎！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之基，于此在矣。”帝笑而不应。

清河王元怿有才学，外界声望也不错，有鉴于彭城王元勰无罪而被杀之祸，一次借侍宴机会，他对高肇说：“天子的兄弟能有几人，而差不多翦除尽了！过去王莽是个秃头，凭借国舅的地位，便篡夺了汉室的天下。现在你是个驼背，也恐怕最终会成为祸乱之端。”正遇大旱，高肇擅自重新审理囚徒，想以崐此而收拢人心。元怿向北魏宣武帝进言：“过去季氏超越名分在泰山祭祀，孔子对此非常愤慨。这确实是从君臣名分来考虑的，应该防微杜渐，不可以冒犯呀。减少膳食之费，重新审理囚徙，这是陛下的事情，现在则让司徒去干了，这那里是做人臣者的本份呢？明君失之于上，奸臣窃之于下，祸乱的根子，就在这里了。”宣武帝听了，笑而不答。

夏，四月，魏诏尚书与群司鞫狱讼，令饥民就谷燕、恒二州及六镇。

夏季，四月，北魏朝廷命令尚书与各官署审理狱讼案件，又令饥民到燕、恒二州以及六镇去渡灾。

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乙酉（二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延昌。

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以尚书右仆射郭祚领太子少师。祚尝从魏主幸东宫，怀黄以奉太子；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时人谓之“桃弓仆射”、“黄少师”。

冬季，十月乙亥（十八日），北魏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并开了不杀其母的先例。又让尚书右仆射郭祚兼任太子少师。郭祚一次随北魏宣武帝临幸太子东宫，怀中特意装着黄瓜给太子吃；当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受宣武帝的信任，郭祚私下里巴结他，时人称他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十一月，乙未，以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十一月乙未（初九），梁朝任命吴郡太守袁昂兼尚书右仆射。

初，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世祖诏选学士十人修五礼，丹杨尹王俭总之。俭卒，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尚书令徐孝嗣掌之。教嗣诛，率多散逸，诏骠骑将军何佟之掌之。经齐末兵火，仅有在者。帝即位，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以为庶务权舆，宜俟隆平，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曰：“礼坏乐缺，实宜以时修定。但顷之修撰不得其人，所以历年不就，有名无实。此既经国所先，可即撰次。”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令自举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请制旨断决。”乃以右军记室明山宾等分掌五礼，佟之总其事。佟之卒，以镇北谘议参军伏代之。，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礼》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条，诏有司遵行。

当初，南齐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人伏曼容上表请示制定一代的礼乐，齐武帝诏令挑选学士十人修定五礼，由丹杨尹王俭总负责。王俭去世之后，这件事情交付给了国子祭酒何胤。何胤隐居东山之后，齐明帝命令尚书令徐孝嗣掌管其事。徐孝嗣被诛之后，材料大多散失，又诏令骠骑将军何佟之掌管。经过齐末的兵火，留存下极少数。武帝即位之后，何佟之启奏皇上，请示这一工作应该省去，还是应该继续，武帝旨令让下面先详细议定好再报上来。当时，尚书认为开国伊始，王业初创，应该等到国势兴盛、天下承平之时再制礼定乐，所以想要暂且裁减礼乐官署，把事情退还给尚书仪曹，武帝诏令：“礼坏乐缺，确实应该及时修定。但是一下子得不到合适的修撰之人，所以历年没有完成，以致有名无实。礼乐之制既然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那么就应该立即开始修撰。”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人上奏：“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命令他们自己推荐学古一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惑者，依照汉代石渠阁、白虎观的旧例，由圣上断决。”于是让右军记室明山宾等人分掌五礼，何佟之全面负责此事。何佟之去世以后，又由镇北咨议参军伏代替他。伏是伏曼容的儿子。到了现在，《五礼》修成，一起呈于武帝，合起来共有八千零一十九条，武帝诏令有关部门遵照施行。

己酉，临川王宏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

己酉（二十三日），临川王萧宏因公事而降职为骠骑大将军。

是岁，魏以桓叔兴为南荆州刺史，治安昌，隶东荆州。

这一年，北魏任命桓叔光为南荆州刺史，治所在安昌，附属于东荆州。

十二年（癸巳、513 ）

十二年（癸巳、公元513 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辛卯（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二月，辛酉，以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二月辛酉（初六），梁朝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右仆射。

己卯，魏高阳王雍进位太保。

己卯（二十四日），北魏高阳王元雍进位为太保。

郁洲迫近魏境，其民多私与魏人交市，朐山之乱，或阴与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不得志，政令宽弛，僚吏颇多侵渔。庚辰，郁洲发徐道角等夜袭州城，杀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将兵赴之。于是魏饥，民饿死者数万，侍中游肇谏，以为“朐山滨海，卑湿难居，郁洲又在海中，得之尤为无用。其地于贼要近，去此间远，以间远之兵攻要近之众，不可敌也。方今年饥民困，唯宜安静，而复劳以军旅，费以馈运，臣见其损，未见其益。”魏主不从，复遣平西将军奚康生将兵逆之。未发，北兖州刺史康绚遣司马霍奉伯讨平之。

郁州挨近北魏边境，该地的民众大多私自同北魏人做买卖，朐山之乱时，有的人暗中与北魏勾结，朐山之乱平定之后，这些人心中非常不安。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由于仕途不得志，政令松弛，以致僚属们多侵夺百姓。庚辰（二十五日），郁州面姓徐道角等人夜袭州城，杀了张稷，送上他的道级投降了北魏，北魏派遣前南兖州刺史樊鲁率兵赶赴郁州。此时，北魏发生饥荒，百姓饿死的有几万人，侍中游肇进谏宣武帝，认为：“朐山靠着海，地势低下潮湿，难以居住，郁州更在海中，得到它尤其没有用处。该地对于梁朝既是海道要冲，又靠近江、淮，而离我们却非常遥远，且不是军事要地，为了这闲远之地而派兵去攻打据守要冲近地的梁朝军队，是抵挡不过的。方今饥荒流行，百姓困苦，只应安宁，但是又要烦劳军旅，耗费粮食，对于出兵之事，我只看到它的损失，看不到他的益处。”宣武帝没有听从游肇的劝谏，又派遣平西将军奚康生率兵去迎战梁朝军队。但是，奚康生还没有出发，梁朝北兖州刺史康绚就派遗司马霍奉伯讨平了郁州之乱。

辛巳，新作太极殿。

辛巳（二十六日），梁朝新建成太极殿。

上尝与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疏栗事，约少上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则羞死！”上闻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谏而止。上有憾于张稷，从容与约语及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已往之事，何足复论！”上以约与稷昏家相为，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辇归内殿。约惧，不觉上起，犹坐如初；乃还，未至床而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书黄穆之视疾，夕还，增损不即启闻，惧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谴责者数四。约益惧，闰月，乙丑，卒。有司谥曰“文”，上曰：“情怀不尽曰隐”，改谥隐侯。

武帝曾经同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各自写出关于栗子的典故，沈约有意少写三点，以显得自己学问比不上武帝，出来之后，他对人说：“此公自护其所短，忌讳别人比他强，否则会羞死的！”武帝知道之后十分生气，要治沈约的罪，徐勉一再劝谏才止住。武帝对张稷抱怨自己感到很遗憾，就从容地与沈约谈到了张稷的事，沈约说：“左仆射出任边境上的青、冀二州刺史，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何足再加议论！”武帝认为沈约与张稷是亲家，袒护张稷，就生气地说道：“你说出这样的话，是忠臣吗？”于是乘辇回到内殿去了。沈约由于害怕，竟没有觉察到武帝已经起身走了，还象原来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回到家之后，没有走到胡床跟前而坐空了，脑袋着地倒在了窗户下面，于是就病了。沈约梦见南齐和帝用剑割断了他的舌头，于是就叫来道士用赤色奏章向天神祈祷，说：“禅代的事情，不是我的主意。”武帝派遣主书黄穆之来探视沈约的病情，天黑时返回，瞒下了沈约让道士用赤章祈天之事，又害怕获罪，最终还是把这件事对武帝讲了。武帝知道后勃然大怒，多次派人去谴责了沈约。沈约越发害怕了，于闫月乙丑（十一日），病故。有关部门给沈约的谥号为“文”，梁武帝说：“心事不尽曰隐。”于是又改谥号为隐侯。

夏，五月，寿阳久雨，大水入城，庐舍皆没。魏扬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于女墙，城不没者二板。将佐劝崇弃寿阳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灾，淮南万里，系于吾身，一旦动足，百姓瓦解，扬州之地，恐非国物，吾岂爱一身，取愧王尊！但怜此士民无辜同死，可结筏随高，人规自脱，吾必与此城俱没，幸诸君勿言！” 夏季，五月，寿阳久雨成灾，大水入城，房舍全被淹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指挥军队停在城墙上，水继续往上涨，于是又乘船爬到城墙上的短墙上面，城墙只差两板宽没有被淹。将佐们劝李崇放弃寿阳而保北山，李崇说：“我受朝廷之命镇守一方之地，由于仁德不足而致使天降大灾，淮南万里之地，安危系于我一身，我若一旦离开，百姓就会瓦解奔散，扬州之地，恐怕就不属我国所有了，我岂能受惜自己的身子，而有愧于汉代黄河泛滥时不顾一已之安危而宿于堤上的王尊呢！我只是怜悯这里的士人百姓们要无辜而与我同死，所以可以让他们扎筏子乘坐其上，随水而高，各人去求一条生路，我一定同这座城一起淹没，请各位不要再说了！”

扬州治中裴绚帅城南民数千家泛舟南走，避水高原，谓崇还北，因自称豫州刺史，与别驾郑祖起等送任子来请降。马仙遣兵赴之。

扬州治中裴绚带领城南民众数千家划船往南逃跑，到高地上避水，他认为李崇一定回北方去了，因此就自称为豫州刺史，同别驾郑祖起等人送人质到梁朝请求投降。马仙派兵前去援应裴绚。

崇闻绚叛，未测虚实，遣国侍郎韩方兴单舸召之。绚闻崇在，怅然惊恨，报曰：“比因大水颠狈，为众所推。今大计已尔，势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愿公早行，无犯将士。”崇遣从弟宁朔将军神等将水军讨之，绚战败，神追拔其营。绚走，为村民所执，还，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见李公乎！”乃投水死。绚，叔业之兄孙也。郑祖起等皆伏诛。崇上表以水灾求解州任，魏主不许。

李崇听说裴绚叛变了，但不测虚实，就派遣自己封国中的侍郎韩方兴单人乘船去召裴绚，裴绚知道李崇还在此地，怅然惊慌悔恨，但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只好回答说：“日前因大水引起了流离颠沛，受众人的推举，方有此举。现在大计已成，无可追回了，恐怕这里的百姓已经不是大人治下的百姓了，官吏也不是大人手下的官吏了，希望大人早日动身回去，不要冒犯我的将士们。”李崇派遣堂弟宁朔将军李神等人率领水军讨伐裴绚，裴绚战败，李神追击，占领了他的营盘。裴绚逃跑，被村民抓获，送回来时，到了尉升湖，裴绚说：“我有何脸面见李公呢！”于是投水而死。裴绚是裴叔业的哥哥的孙子。郑祖起等人都伏法被诛。李崇上表朝廷因水灾而请求解除自己州刺史的职位，北魏宣武帝不准许。

崇沈深宽厚，有方略，得士众心，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来无不摧破，邻敌谓之“卧虎”。上屡设反间以疑之，又授崇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诸子皆为县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笃，委信不疑。

李崇深沉宽厚，有谋略，很得士庶之心，他在寿春十年，经常养着几千壮士，贼寇来犯无不被摧破，邻近的梁朝敌手称他为“卧虎”。梁武帝多次设反间计以便使北魏朝廷对李崇产生怀疑，又授予他车骑大奖军、开府仪同三司、万户郡公，他的几个儿子都被封为县侯。然而北魏宣武帝素知李崇忠诚老实，对他非常信任而毫不怀疑。

六月，癸巳，新作太庙。

六月癸巳（初十），梁朝新建成太庙。

秋，八月，戊午，以临川王宏为司空。

秋季，八月戊午（疑误），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空。

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鸣，逾年不已，民覆压死伤甚众。

北魏恒、肆二州发生地震，山发出鸣啸之声，一年多还没停止，民众被埋压死伤的特别多。

魏主幸东宫，以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辞不敢当，帝不许。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谢而出。

北魏宣武帝临幸东宫，任命中书监崔光为太子少傅，命令太子向崔光下拜。崔光辞让而不敢承当，宣武帝不许，坚持让太子拜。太子面向南拜了两次，詹事王显启请圣上允许他跟随太子一起拜，于是东宫僚属一起下拜。崔光朝北面立着，不敢答礼，只朝西面拜谢后离去。

十三年（甲午、514 ）

十三年（甲午，公元514 年）

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齐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崐月，及致斋祀先农。

春季，二月丁亥（初八），梁武帝在藉田耕作，大赦天下。宋、齐时代都在正月耕作藉田，至此方改为二月耕作藉田，耕日以太牢祀神农炎帝也改在二月。

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衰老，与诸子孙聚敛无厌，部内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书舍人刘桃符慰劳益宗，桃符还，启益宗侵扰之状。魏主赐诏曰：“桃符闻卿息鲁生在淮南贪暴，为尔不已，损卿诚效。可令鲁生赴阙，当加任使。”鲁生久未至，诏徙益宗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虑其不受代，遣后将军李世哲与桃符帅众袭之，奄入广陵。鲁生与其弟鲁贤、超秀皆奔关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诸戍。上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魏李世哲击鲁生等，破之，复置郡戍。以益宗还洛阳，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益宗上表称为桃符所谗，及言“鲁生等为桃符逼逐使叛，乞摄桃符与臣对辩虚实。”诏不许，曰：“既经大宥，不容方更为狱。”

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老体衰，同儿子和孙子们聚敛无厌，部下深受其苦，都说要反叛。北魏宣武帝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劳田益宗，刘桃符回朝之后，向宣武帝启奏了田益宗侵扰当地的情状。宣武帝向田益宗赐诏说：“刘桃符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水之南贪敛暴虐，如果这样下去不停止，会损害你对朝廷的诚意效忠。可令田鲁生前来朝廷，对他当另加任用。”田鲁生长久未至，朝廷诏令田益宗调任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考虑到他不会接受别人来代替自己东豫州刺史之位，就派遣后将军李世哲与刘桃符率众去袭击田益宗，李世哲等人迅速地进入了广陵。田鲁生与弟弟鲁贤、超秀都奔到关南，招引梁朝军队，攻取了光城以南的各个寨堡。武帝任命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为北豫州刺史，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北魏李世哲进攻田鲁生等人，打败了他们，重新设置了郡戍。田益宗被命令回到洛阳，授予他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之职。田益宗上表言称被刘桃符谗言所陷，并说：“鲁生等人被刘桃符逼迫而反叛，请求令刘桃符与我当面对质，以明虚实。”诏令不准许，对田益宗说：“既然已经宽宥了你的谋叛之罪，不允许你再打官司了。”

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纶为邵陵王，绎为湘东王，纪为武陵王。

秋季，七月乙亥（二十九日），梁朝立皇子萧纶为邵陵王，萧绎为湘东王，萧纪为武陵王。

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骁骑将军马义舒慰谕柔然。

冬季，十月庚辰（初五），北魏宣武帝派遣骁骑将军马义舒召慰宣谕柔然国。

魏王足之入寇也，上命宁州刺史涪人李略御之，许事平用为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异谋，上杀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诞尝为益州主簿，自汉中入魏，二人共说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北，梁州刺史羊祉出庚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出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出剑阁；乙卯，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都督镇遏梁、楚。游肇谏，以为“今频年水旱，百姓不宜劳役。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陈计者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无隙，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不从，以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假李苗龙骧将军，皆领乡导统军。

北魏王足入侵之时，武帝命令宁州刺史涪人李略抵抗，许诺事平之后任用他为益州刺史。王足撤退之后，武帝不用李略，李略颇有怨忿，产生了反叛之心，武帝杀了他。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投奔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诞曾任益州主簿，从汉中投奔北魏，两人一起游说北魏宣武帝攻取蜀地，并献计献策，宣武帝深信不疑。辛亥（疑误），北魏任命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统率步、骑兵十五万人侵益州；又命令益州刺史傅竖眼出巴郡之北，梁州刺史羊祉兵发庚城，安西将军奚康生兵发绵竹，抚军将军甄琛兵发剑阁；乙卯（疑误），任命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让他都督、摄镇梁、楚。游肇劝谏，认为：“现在连年水涝旱灾，老百姓不宜于再劳役了。过去开拓疆域，都因为城主归顺投降，所以有征而无战。现在对出谋划策的人真伪难辨，或者是因为他们对梁朝有怨气，借我们出气，所以不可全信。蜀地险隘，镇戍没有疏漏，怎么能听信他人的一番浮言而就轻易地出动大军呢？有所举动不在开始时谨崐慎，后悔哪里能来得及呢？”宣武帝不听从，任命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又让李苗代理龙骧将军，两人都兼任向导统军。

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上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功不可就。”上弗听，发徐、扬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于钟离。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

北魏降将王足献策，请求拦堵淮水以淹灌寿阳。梁武帝同意这一计策，命令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视察地形，陈、祖二人都说：“淮水中沙土松软流动不坚实，工程无法完成。”武帝不听，征调徐、扬之地的民，每二十户中征五丁，拦水筑堰，命令太子右卫率康绚都督淮上诸军事，并且守护筑堰工程，设置官属于钟离。筑堰的劳和兵士共二十万人，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龙于淮水中流。

魏以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调绢，尺度特长，任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输物尤善者，赐以杯酒；所输少劣，亦为受之，但无酒以示耻。于是人竞相劝；官调更胜旧日。

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杨津是杨椿的弟弟。早先之时，官家征收调绢，所用的尺子很长，主管征收调绢的人就见机行事，前来交纳的税户谁给贿赂就给谁量的多，谁不给贿赂就给谁量的短，老百姓苦不堪言。杨津下令一律按照标准尺子来丈量，对于交送的物品质量好的人，赐以一杯酒；交送的物品稍微差的，也收下，但没有酒，以示耻辱。于是，从们竞相勉励，官家调赋收入更加胜于往日。

魏太子尚幼，每出入东宫，左右乳母而已，宫臣皆不知之。詹事杨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从。”魏主从之，命宫臣在直者从至万岁门。

北魏的皇太子还幼小，每次出入东宫，相伴的只有左右随从和乳母，东宫的臣子们都不知道。詹事杨昱上言：“请求从今开始圣上召见太子一定要亲下手敕，命令我们护从。”北魏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东宫臣子中值班的护送到万岁门。

魏御史中慰王显谓治书侍御史阳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库充实，卿以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赃赎，悉输京师，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可不戒哉！”显不悦，因事奏免固官。

北魏御史中慰王显对治书侍御阳固说：“我当太府卿之时，府库充实，您以为何如呢？”阳固回答说“大人把百官的俸禄扣去四分之一，各州郡收缴的赃款和赎金，也全部运到京师，以此来充府库，不足为多。况且‘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可不戒哉！”王显听了很不高兴，就借故上奏免了阳固的官。

第一百四十八卷

梁纪四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四年（乙未、515 ）

梁纪四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乙未，公元515 年）

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于太极殿，大赦。

春季，正月，乙巳朔（初一），梁武帝在太极殿给太子举行冠礼，并且大赦天下。

辛亥，上祀南郊。

辛亥（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人侯刚迎太子诩于东宫，至显阳殿。王显欲须明行即位礼，崔光曰：“天位不可暂旷，何待至明！”显曰：“须奏中宫。”光曰：“帝崩，太子立，国之常典，何须中宫令也！”于是，光等请太子止哭，立于东序；于忠与黄门郎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余声止。光摄太尉，奉策进玺绶，太子跪受，服兖冕之服，御太极殿，即皇帝位，光等与夜直群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称万岁。昭，遵之曾孙也。

甲寅（初十），北魏宣武帝患病，丁巳（十三日），在式乾殿病故。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詹事王显，中庶子代京人侯刚等人从东宫迎接太子无诩来到显阳殿。王显想等天亮以后再为太子举行即位仪式，崔光说：“皇位不可以片刻无主，为什么要等到天亮呢？”王显说：“必须报告中宫皇后。”崔光说：“皇上驾崩，太子即位，这是国家正常的规定，何必要等侍中宫的旨令呢！”于是，崔光等人请求太子停止哭泣，站在东面；于忠和黄门侍郎元昭搀扶太子面向西哭了十多声后停止了哭泣。崔光代理太尉的职务，捧着策书献上印玺和绶带，太子跪着接授了，穿上礼服，走上太极殿，即皇帝位。崔光等人和夜间值勤的官员站立在庭中，向北叩头高呼万岁。元昭是北魏略阳公元遵的重孙子。

高后欲杀胡贵嫔，中给事谯郡刘腾以告侯刚，刚以告于忠。忠问计于崔光，光使置贵嫔于别所，严加守卫，由是贵嫔深德四人。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东防兵。

高后想杀掉胡贵嫔，中给事谯郡人刘腾把件事告诉了侯刚，侯刚又告诉给于忠。于忠向崔光请教计策，崔光就让他将胡贵嫔搬到别的住所，严加守卫，因此胡贵嫔深深地感激这四个人。戊午（十四日），北魏大赦天下。己未（十五日），召回全部在西面讨伐蜀国和在东面防范淮地的军队。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怀扶疾入临，径至太极西庑，哀恸，呼侍中、领军、黄门、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众皆愕然相视，无敢对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崩赵熹扶诸王下殿故事，声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怀声泪俱止，曰：“侍中以古义裁我，我敢不服！”遂还，仍频遣左右致谢。

骠骑大将军广平王元怀抱病入朝，径直来到太极殿的西殿，悲愤欲绝，叫来侍中、领军、黄门、左右二卫将军，对他们说：“我要亲自上殿哭悼，并要去见圣上。”众人都惊惧地相互看着，没有敢于答话的人。崔光整衣举杖，引用汉光武帝死后赵熹扶持诸位藩王下殿的旧事来加以说明，声音和脸色都显得很激动，听的人没有不说好的。元怀的喊声和眼泪都停了下来，说：“侍中您用古代的事理来教导我，我怎敢不服气！”于是就回去了，回去后仍然多次派手下人来谢罪。

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众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以刀钚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己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起初高肇专权，他特别忌恨宗室里面有名望的人，太子太傅任城王元澄多次被高肇诋毁、陷害，害怕不能保全自己，就整天纵酒，做一些象疯子一样的崐举止，朝廷里的重要事务都不参与。等到宣武帝病故，高肇统兵在外，朝廷内外都很不安。于忠和门下省的官员们商议，由于孝明帝年幼，不能亲自执政，建议要让太保高阳王元雍住进西柏堂处理各种政务，并且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尚书令，总管大小官员，而且上报皇后，请她当即用手书授职。王显一向受宣武帝的宠信，凭借权势滥施淫威，被众人忌恨，他怕不被元澄等人所容纳，就和中常侍孙伏连等人密谋停止门下省的奏议，伪造皇后的命令，任命高肇录尚书事，任命王显和勃海公高猛等人共同作为侍中。于忠等人听到这件事，假借服侍皇上治疗无效的罪名，把王显抓入监牢，下令剥夺他的爵位、官职。王显在被抓时大声喊冤，门卫就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将他送到右卫府，一夜就丧了命。庚申（十六日），朝廷下令批准了门下省的奏议，百官各安己职，听命于二位王爷，朝廷内外都衷心信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庚辰（初七），北魏尊封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余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扼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余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北魏孝明帝自己称名写信给高肇报告丧事，并且召他回朝。高肇承受着这种变故非常优伤、惊惧，整日哭泣，甚至越来越瘦弱憔悴，回到涧时，家里人迎接他，他却不与他们见面。辛巳（初八），他来到皇宫前，登上太极殿穿着丧服号哭。高阳王元雍和于忠秘密商议，将值寝邢豹等十多人埋伏在舍人省内，等到高肇哭完，把他引入西殿，清河王等众王都偷偷交谈着看着他。高肇进了舍人省，邢豹等人扼杀了他，接着，下令公布高肇的罪恶，假称高肇自杀，因此，对他的亲友全都没有加以追究。又剥夺了他的职务、爵位，用士大夫的礼节安葬他。到了黄昏，从侧门把他的尸体运回他家。

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声言梁兵断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北魏的军队攻打蜀地，大军开到晋寿，蜀人非常恐惧。傅竖眼率领三万步兵攻打巴北，梁武帝派宁州刺史任太洪从阴平抄小路进入州城，招诱氐人、蜀人，并且断绝了北魏军队的运输线路。正赶上北魏大部队向北返回，任太洪袭击了北魏的东洛、除口二个戍地，并且声称梁朝军队紧接着就会到来，氐人、蜀人都归顺了他。任太洪进军包围了关城，傅竖眼派统军姜喜等人攻打任太洪，击败了他的部队，任太洪放弃关城逃了回来。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癸未（初十），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担任太傅、兼太尉，清河王元怿为司徒，广平王元怀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甲午，（二十一日），北魏将宣武帝安葬在景陵，庙号为世宗。己亥（二十六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初一），使高太后作了尼姑，把她迁居到金墉瑶光寺，不遇到大的节日庆典，不许入宫。

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

北魏左仆射郭祚上书宣称：“萧衍狂妄无道，谋划切断山川沟渠，以致国内劳役繁重，百姓疲弊，灭亡的危险已显露出来，我国应当派将出兵，长驱直入，讨伐敌人。”于是朝廷诏令平南将军杨大眼率领军队镇守荆山。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匹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

北魏的于忠既担任侍中，又总管禁卫事务，于是他独揽朝政，权倾一崐时。起初，在太和年间，国家频繁用兵，孝文帝为了用度不足的原因，把百官的俸禄减少了四分之一。于忠下令全部恢复了减少的俸禄。旧法规定：百姓每织一匹绢要交八两绵，每织一匹布要交十五斤麻作为税收，于忠都加以免除。乙丑（二十二日），朝廷诏令使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

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夏季四月，浮山堰修成后却又崩溃，有人说蛟龙能乘风雨破坏渠堰，但它本性厌恶铁，于是就运来东西两治几千万斤铁器沉在江里，但是也没能使坝合扰。于是，又伐木交错捆绑成井字形，把大石头填进去，在上面加上土，以此截流筑坝。因此，沿着淮河一面里内的树木石头无论大小都被用光，挑担的人肩膀都磨烂了，夏天里疾病成疫，死掉的人互相倾压着，遍地都是，苍蝇蚊虫聚集不散，日夜轰鸣。

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北魏梁州刺史薛怀吉在沮水打败了叛乱的氐人，薛怀吉是薛真度的儿子。五月甲寅（十二日），南秦州刺史崔暹又大败叛乱的氐人，从而解除了对武兴的围困。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击之，伯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六月，北魏冀州僧人法庆用妖术迷惑百姓，与勃海人李归伯一同作乱，并推举法庆作首领。法庆以尼姑惠晖为妻，让李归伯当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己则号称“大乘”。他又配置狂药，让人服用了这种药后，父子兄弟不再相认，只知道杀人害命。刺史萧宝寅派兼长史崔伯攻打法庆的叛军，崔伯战败而死。众叛贼气焰更加嚣张，所到之处毁坏寺庙，斩杀僧尼，烧毁经像，还说：“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季，七月丁未（初五），朝廷诏令右光禄大夫元遥作为征北大将军去讨伐法庆。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北魏尚书裴植，自以为门第不比王肃低，因在朝廷里官位不高而常常怏怏不快，就上书请求辞去官职，退隐到嵩山，宣武帝不同意，并且认为他很怪。等他作了尚书，志高气傲，常常对人说：“不是我想作尚书，是尚书要由我来作。”每次他入朝晋见，议论政事时，他都喜欢当面讥讽伤害众位官员。他还上表诋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说道：“汉人、夷人种类不同，不应当让夷人位在百世衣冠的汉人之上。”于忠和元昭见了他，都恨得咬牙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吏。

尚书左仆射郭祚，总是企图升官，自认为是太子的师傅，就希望也被封侯和封为开府仪同三司，于是朝廷诏令郭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及雍州刺吏。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隽皆赐死。隽，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崐。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郭祚和裴植都讨厌于忠专权无道，暗中劝高阳王元雍让他离开朝廷。于忠听后万分愤恨，命令有关部门诬告郭祚、裴植犯了罪。尚书诬告说：“羊祉报告裴值的表弟皇甫仲达说：”我受了裴植的命令，假称受圣上的旨令，率领部曲想要图谋于忠。‘我们已经审理完毕，他们虽然不认罪，但是各种证据都很清楚，按法律应判死刑。这些证据中虽没有直接是裴植的，但大家都说：“皇甫仲达是被裴植指挥，裴植曾叫来皇甫仲达责问他，但没有告发他。’按常理推算，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不能和其他案子一样，减轻他的罪过，所以一致提议对裴植处以和皇甫仲达一样的死刑。裴植曾经亲自率领全城的人马归顺我国，按法律条文作以上议处，但请作出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罪行已经犯下，他的罪恶不能宽恕；虽然也有过诚心归顺我们的行为，但不必再经审理，也不用等秋分过后再判死刑。”八月乙亥（初五），裴植和郭祚以及都水使者杜陵、韦隽都被赐死。韦隽是郭祚的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决不同意，于是就罢免了元雍的官职，以亲王的身份回到了他的王府。朝廷内外都含冤忍愤，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丙子（初六），北魏尊封胡太妃为皇太后，让她住进崇训宫。于忠担任崇训宫的卫尉，刘腾担任崇训宫的太仆，加官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封胡太后的父亲胡国珍为光禄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三千降魏。

庚辰（初十），梁朝定州刺史田超秀率领三千兵马投降了北魏。

戊子，魏大赦。

戊子（十八日），北魏实行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怀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己丑（十九日），北魏清河王元怿晋升太傅的职位，兼任太尉，广平王元怀作了太保，兼任司徒，任城王元澄任司空。庚寅（二十日），北魏孝明帝任命车骑大将军王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将军，并加封开府仪同三司。

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北魏江阳王无继是元熙的曾孙。他原来是青州刺史，因为犯了把良民的女孩当作婢女的罪被剥夺了爵位。元继的儿子元叉娶了胡太后的妹妹，壬辰（二十二日），北魏孝明帝下令恢复了元继的原封位，让元叉作了通值散骑侍郎。元叉的妻子是新平郡君，仍担任了女侍中的职务。

群臣奏请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众大臣上书请求太后临朝，她的命令称为“制”，作行皇帝的权力，九月乙未（疑误），胡太后开始临朝听政，但还是不称“制”而称令，大臣们上书仍称呼她为殿下。太后聪明机智，非常喜爱读书写作，射箭能射中针孔，一切政务都亲手批阅处理。她提拔胡国珍为侍中，封为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余，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何如！”咸曰：“不称厥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谘大务”，诏从之。

自从郭祚等人死后，诏书、命令、生杀予夺之权都由于忠决定，王公们都畏惧他，人人蹑手蹑脚、敛声屏气。太后亲政后，就解除了于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的职务，只让他作仪同三司、尚书令。过了十几天，太后把门下侍官叫到崇训宫，问道：“于忠在朝廷中为百官之首，声望如何？”众人都说：“他不称职。”于是就让于忠出朝任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崐冀州刺史；让司空元澄兼任尚书令。元澄上书说：“安定公应当可以出入宫禁，并参议重大事务。”诏令批准了他的请求。

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余人，传首洛阳。

甲寅（十四日），北魏将领元遥击败了大乘贼，擒获法庆和他手下一百多人，将他们斩首并把首级送往洛阳。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

梁朝左游击将军赵祖悦在西硖石一带袭击了北魏军队，并以西硖石为根据地逼近寿阳，又筑起外城，将淮河周围的百姓都迁进来充实内城。将军田道龙等人分别去攻打北魏的各个寨堡，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分别派遣众将领去抵抗。癸亥（二十三日），北魏派遣代理镇南将军崔亮攻打西硖石，又派镇东将军萧宝寅掘开淮河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冬季，十月乙酉（十六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中书监、认同三司，并保留侍中的职务。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甲午（二十五日），弘化太守杜桂率领全郡投降北魏。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已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余上，太后从之。

当初，北魏的于忠掌握朝中权力，自称宣武帝答应加封他，太傅元雍等人都不敢违背圣旨，于是加封于忠为车骑大将军。于忠又自认为在新旧交替时有安定国家政权的功劳，示意官员们上书建议给他增加奖赏，因此元雍等议封于忠为常山郡公。于忠却又不敢独享，就示意给在门下省的人一同增加封地。元雍等人不得已只好又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照等人不断地上书投诉。胡太后就命令大臣们再次商议，太傅元怿等人上书说：“先帝升天后，迎接新主、保护防卫，本是作臣子的正常职务，不应当把这个当作功劳。我们从前建议授与于忠封地，正因为畏惧他的威风和权势，不过想暂时免除残暴的行为。如果把功劳和过失相抵，全不应当奖赏，请求全部追还封赏。”崔光也送还封地和官爵，书表递上了十几份，太后终于采纳了。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高阳王元雍上书自责，说道：“我刚刚进入柏堂时，看到圣上的诏书旨令都由门下省作主，臣子作主，国君执行，深知这种事不该发生但却不能禁止。于忠独揽朝权，随意生杀予夺，但是我不敢违抗。于忠一心想杀掉我，幸亏在位任事的崔光坚持不允许。我想把于忠逐出京外，心愿还没达到就被于忠破坏。我这样不理政务空食俸禄，辜负了圣上对我的恩惠，请将我免去职位遣返回家，心甘情愿地听从司寇的处置。”太后因为于忠有过保护她的功劳，没有查问他的罪过。十二月辛丑（疑误），任命于忠为太师，兼任司州牧，不久又重任录尚书事，和太傅元怿、太保元怀、侍中胡国珍居住在门下省，一同治理朝政。

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己酉（十七日），北魏崔亮来到硖石，赵祖悦迎战崔亮失败，只好闭城坚守，崔亮进兵包围了他们。

丁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丁卯（疑误），北魏孝明帝和太后参拜景陵。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这一年冬季，异常寒冷，淮河、泗水都结了冰，浮山堰的兵士死掉十分之七八。

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北魏益州刺史傅竖眼，生性清淡简朴，百姓和獠人都依附他。龙骧将军元法僧代替傅竖眼作益州刺史，他一向缺乏政治才能，而且还非常贪婪残暴，姓王和姓贾的人，都是这个州的士族大户，元法僧都招收他们当兵。葭萌人任令宗因为众人心中都怨恨北魏，就杀了北魏晋寿太守，献城投降了梁朝，百姓、獠人大部分都响应他。益州刺史鄱阳王元恢派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率领三万兵马迎战敌人。元法僧是元熙的曾孙。

魏岐州刺史赵王谧，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北魏岐州刺史赵王元谧是元的儿子，他为政暴虐无道。一天，他命令关闭城门大肆搜捕，抓到人就拷打，施展各种酷刑，并且无故杀了六个人，全城人都惊恐万分。百姓就大声呼喊，攻占城门，元谧登上城楼毁坏了梯子来保护自己。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骑着驿马晓谕城中百姓，城中百姓打开城门请罪，交还锁匙，于是罢免了元谧刺史的职务。元谧的妃子是胡太后的干女儿。元谧到了洛阳，被任命为大司农。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守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胡太后因为孝明帝年龄尚幼，不能亲理朝政，便想代替他进行祭祀之事，礼官多方议论后认为不可以。太后以这事询问侍中崔光，崔光引用汉朝和熹邓太后祭宗庙的旧事，认为可以，太后非常高兴，于是代行祭祀的事务。

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表请不隶东荆州，许之。

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上书请求不再隶属东荆州，被批准。

十五年（丙申、516 ）

十五年（丙申，公元516 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春季，正月戊辰（初一），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熙平。

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约水陆俱进，崇屡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壹，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坦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北魏崔亮攻打硖石城没能攻下来，就和李崇约定水陆并进，李崇多次违反约定时间不来。胡太后因为众将不和，就委任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率领步兵、骑兵二千人赶到寿阳，另立行台，指挥调遣各部队，如果有违抗不听命令的人，便用军法来制裁。萧宝寅派轻军将军刘智文等人渡过淮河，攻破了三座营垒。二月乙巳（初八），又大淮河北部打败了将军垣孟孙等人。李平来到硖石，督促李崇、崔亮等军队水陆并进，没有人敢违背命令，几次作战都获胜。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雍瓮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两接对，揉竹为，贯连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

梁武帝派左卫将军昌义之领兵去解救浮山，军队没有赶到时，康绚已经开始攻打北魏军队，击退了他们。梁武帝派昌义之和直王神念溯淮河而上以援救硖石。崔亮派遣将军博陵人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和副将伊瓮生沿着淮河崐两岸扎营。崔延伯把车轮的外周去掉，把轮辐削尖，每两辆车对接在一起，用柔软的竹子作成竹索，连贯并列起来，十多辆车并在一起，横在水里作为桥梁，两头设置大辘轳，使桥可以随意出没，不容易烧毁。既切断了赵祖悦的逃路，又使战船不能通行，昌义之、王神念驻扎在梁城不能够前进。李平部署军队分水陆攻打硖石，攻克了外城。乙丑（二十八日），赵祖悦出城投降，被杀掉，他的部下都被俘获。

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听特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胡太后赐给崔亮书信，命令他乘胜深入。李平分派各将领从水旱两路一同出发，攻打浮山堰。崔亮违抗李平的指挥，借口患病请求撤还，并且刚刚上书就撤军了。李平上书建议判处崔亮死刑，太后下命令说：“崔亮进退自作主张，违背了我的战略计划，虽然获得了一些小的胜利，怎么能免除大的罪过！但是我日理万机，希望不要轻易杀戮，可以听任他将功赎罪。”于是北魏军队就返回了。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余如奏。”

北魏中尉元匡上书揭发于忠“借着国家有难，独揽大权，使裴植、郭祚蒙受冤屈，宰相贬黜受辱，并且又自己假造圣旨当了仪同三司、尚书令，还兼任崇训卫尉。推论他的这番心意，是想自处至尊之位，既然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后，应当公开诛戮，请求派一位御史到州里去执行处决。自从去年宣武帝去世以后，皇太后没能亲理朝政，因此以前各种事不按规定办理，有的由门下省发出诏书，有的由中书省宣布敕令，擅自相互封任，已经受到皇恩宽恕的，确实应当免罪，但也应当追回封授。”皇太后说：“于忠已经受到了特别的宽恕，不好再追究罪责了，其他的都同意你的意见。”

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尚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延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尚食典御。

元匡又弹劾侍中侯刚捕杀羽林卫士。侯刚本来凭着善于烹调作了尚食典御，大约作了三十年。因为对太后有恩，非常专横霸道，王公大臣都害怕他并且依附他。廷尉判处侯刚死刑，太后说：“侯刚是为公事抓人，不经意使人死掉了，按法律不应处死。”少卿陈郡人袁翻说：“您所谓的‘不经意’是指罪证已经暴露，却掩藏起来不肯招认，于是就按法律拷问他们。现在被侯刚打死的这个羽林卫士，问他什么就供认什么，侯刚却嘴里大叫打死他，无理拷打，怎能说是‘不经意’！”于是太后才削除了侯刚三面户封邑，解除了他尚食典御的职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北魏朝廷议论给西硖石之战中的将领行赏，辛未（初四），任命李崇为骠骑将军，加封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增加镇北将军的封号。崔亮和李平在朝廷中争夺功劳，最后太后让崔亮作了殿中尚书。

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家诸从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北魏萧宝寅驻扎在淮河坝上，梁武帝写了亲笔信招诱他，让他攻打彭城，答应把他的国庙和妻妾弟兄子侄们送到北方，萧宝寅把梁武帝的信呈交给北魏朝廷。

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崐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夏季，四月，淮河大坝修成，长九里，下宽一百四十丈，上宽四十五丈，高二十丈，种上了杞柳树，军营就驻扎在坝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陇，其水清彻，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有人对康绚说：“四河，是天用来宣泄它的‘真气’的，不能够长久地阻塞它，如果凿开水向东灌，那么流水宽缓，大坝才能不破坏。”康绚就凿开水东灌。又对北魏使用反间计，说：“梁朝人怕的是掘开水，不怕攻城野战。”萧宝寅相信了，凿山五丈多深，掘开水向北灌注，水日夜分流仍然不见减少，北魏军队竟然撤军回去了。水到之处，沿淮河方圆数百里都成了泽国。李崇在硖石戌之间搭起浮桥，又在八公山东南筑起魏昌城，来防备寿阳城被毁坏，居民们分散到山丘上。水非常清流澈，向下俯视，房屋墓穴都清晰地浮在水中。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起初，淮河坝从徐州境内建起，刺史张豹子宣称，认为自己一定能掌管这件事，等到后来康绚以其他的官职来监督建坝，张豹子非常恼怒。不久，张豹子受令由康绚管辖，他就诬告康绚和北魏勾通，梁武帝虽然没有听信他的话，却用工程完毕为理由召回了康绚。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余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北魏胡太后追忆于忠的功劳，说：“怎么能凭着一次错误就不承认他的其他功绩！”便重新封于忠为灵寿县公，也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余城，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余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北魏元法僧派他的儿子元景隆带兵抗击张齐，张齐与景隆在葭萌作战，大败景隆，在十多个城市进行屠杀，最后包围了武兴。元法僧闭城固守，境内军民都背叛了他，元法僧派使节从小路去向北魏告急。北魏用驿车从淮南召回镇南军司傅竖眼，让他作益州刺史、西征都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开赴武兴。傅竖眼进入武兴境内，转战三天，走了二百多里，作战九次都取得胜利。五月，傅竖眼杀死了梁州刺史任太洪。百姓、獠人听说傅竖眼来到，都很高兴，在路上欢迎接待的人络绎不绝。张齐退回去保卫白水，傅竖眼进入梁州，白水城以东的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余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余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兼任关城戍主，梁朝军队来到时，苟金龙病重，不能指挥。他的妻子刘氏率领振作的城中百姓，凭借城池抗击敌兵，打了一百多天，兵士死伤过半。副将高景阴谋叛变，刘氏杀掉高景以及他的同党几十人，对剩下的将士，平分粮食和衣物，劳逸相同，众人莫不既畏惧她又依赖她。水井位于城外，被梁兵把守，正赶上天下大雨，刘氏命令拿出公家和私人的布、绢和衣服接雨，然后绞布取水，用城里所有的器具储存水。傅竖眼来到，梁兵才撤退，北魏封她的儿子为平昌县子。

六月，庚子，以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俭之子也。六月庚子（初五），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王是王俭的儿子。

张齐数出白水，侵魏葭萌，傅竖眼遣虎威将军强虬攻信义将军杨兴起，杀之，复取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败于阴平，张齐亲帅骁勇二万余人与傅竖眼战，秋，七月，齐军大败，走还，小剑、大剑诸戍皆弃城走，东益州复入于魏。

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杀死了他，重新夺取了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又在阴平被打败，张齐亲自率领二万多勇士和傅竖眼作战。秋季，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逃了回去，小剑、大剑两地的驻军都弃城逃跑，东益州重新回归北魏。

八月，乙巳，魏以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国珍年老，太后实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荣；竟不行。

八月乙巳（十一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老，太后实际上不想让他出行，只不过想给他统治一方的荣誉，所以最终也没有出行。

康绚既还，张豹子不复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勒众十万，将出徐州来攻堰，尚书右仆射李平以为“不假兵力，终当自坏。”及闻破，太后大喜，赏平甚厚，澄遂不行。

康绚回去之后，张豹子不再修建淮河堰。九月丁丑（十三日），淮河水急剧上涨，河堰被冲毁，决堤声象雷鸣一样，三百里以内都能听到。沿着淮河的城镇村庄有十多万人被漂入海中。当初，北魏人担心淮河堰的修建会造成危害，就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统率十万大军，即将从徐州出兵攻打淮河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淮河堰最后也会自己毁掉。”等到听说河堰已冲毁，太后非常高兴，赏赐李平很多东西，元澄于是也没有出兵。

壬辰，大赦。

壬辰（二十八日），梁朝颁布大赦令。

魏胡太后数幸宗戚勋贵之家，侍中崔光表谏曰：“《礼》，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谓之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归宁，没则使卿宁。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帐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也。今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愿陛下简息游幸，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

北魏胡太后多次驾临皇室贵戚以及功臣显贵的家中，侍中崔光上书劝谏说：“《礼记》上讲，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慰问病人或追悼死人而进入大臣的家中，就叫作君臣之间失礼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是为了表明她们根本没有去大臣家的道理。诸侯的夫人，父母在时可以回家问侯，父母不在就派大臣去问侯。汉朝的上官皇后将要废掉昌邑王时，霍光是她的外祖父，担任宰相，皇后仍然悬挂武帐来接见众大臣，是为了表明男女要加以区分。现在皇族正当繁衍兴盛之时，宗戚勋贵升官的很多，请您的人就多起来了，快要成为常规了。希望您减少和停止出游探视，如此则天下归心，众生仰戴。”

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极。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赢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埸，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从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任城王元澄认为对北部边境的守将选择任用得太轻率，难以放心，恐怕敌崐人会觊觎边境，皇陵受到危害，于是上书请求注重守边将领的选派，严整防守的纪律，胡太后下令让百官商议这个意见。廷尉少卿袁翻认为：“近来过境州郡中，封官从不按照人才选择，只是论资排辈。有时碰上贪污的官员，大量开设哨所，过多地设置将领，有的人重用他的亲属，有的人接受别人求官的贿赂，全无防范敌人的意识，只有聚敛钱财和贪心。那些勇猛有力的兵士，就被驱赶着去抢劫掠夺，如果碰到强大的敌兵，就被俘虏，如果捕获到东西，就变成自己的财富。那些瘦弱年老和年少的人，稍微懂一些冶炼技艺以及木工手艺的，都被从营垒中搜寻出来，让他们遭受百般的苦役。其余的人有的在深山中伐木，有的在平地锄草，来回贩运作买卖的人在路上川流不息。这些人的钱饷不足，供给也有限，都收他们实绢，不给他们现粮，用尽他们的精力，减少他们的衣物，使用他们的人工，却限制他们饮食，让他们一年四季不止息地干，再加上疾病劳苦，死在沟壕中的人十有七八。因此，境外的敌人寻找时机来侵扰我们的边境，这都是由于边境官员的任用不能称职造成的。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南北边境各藩镇以及所管辖的各郡县府佐、统军到戍主，都应由朝廷大臣中王公以下的人举荐他们所了解的人来担任，一定要选拔合适的人才，不拘于出身等级，如果所推荐的人称职或渎职，就连同举荐的人一同赏或罚。”太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部边郡的强盗蜂拥而起，终于逼近旧都，侵犯皇陵，正象元澄所担心的那样。

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斩交州反者阮宗孝，传首建康。

冬季，十一月，梁朝交州刺史李杀死了交州叛乱的阮宗孝，将他的首级送到了国都建康。

初，魏世宗作瑶光寺，未就，是岁，胡太后又作永宁寺，皆在宫侧；又作石窟寺于伊阙口，皆极土木之美。而永宁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为九层浮图，掘地筑基，下及黄泉；浮图高九十丈，上刹复高十丈，每夜静，铃铎声闻十里。佛殿如太极殿，南门如端门。僧房千间，珠玉锦绣，骇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国，塔庙之盛，未之有也。扬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高祖迁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城阙府寺颇亦颓坏，非所以追隆堂构，仪刑万国者也。今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事不两兴，须有进退，宜罢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宁土木之功，减瑶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于三时农隙修此数条，使国容严显，礼化兴行，不亦休哉！”太后优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当初，北魏宣武帝修建瑶光寺，没能建成。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都建在宫殿旁边。又在伊阙口修筑了石窟寺，都穷尽了土木建筑的华美。其中永宁寺尤其壮丽，有一座高一丈八尺的金像，十座普通人高的金像，两座玉像。还建了一座九层佛塔，挖筑地基时，把地下的泉水都挖出来了。佛塔高九十丈，顶上面的柱子还有十丈高，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十里以外都听得到。佛殿如同太极殿，南门如同端门。其中有一千间僧人住房，珍珠玉石锦绣琳琅，使人心摇目眩。自从佛教传入中原，这样壮观的塔庙从未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书，认为：“高祖迁都将近三十年了，宫殿没能加以修筑，太学也荒废了，城楼府庙也很多都残破了，这不是发扬光大祖宗的基业，作为万国表率的样子。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义，却没有教授学生的实际效用，这与那不能纺织的兔丝、不能收获的燕麦、不能簸扬的南箕、不能盛酒的北斗有什么不同呢？事情不能两全其美，应当有进有退，所以应当停止尚方署中雕缕奢靡的劳作，节减永宁寺土木修建的事情，减少瑶光寺木材砖瓦的费用，分散修筑石窟的劳力，连同那些不急用的劳役一同都加以减省，等到农闲时节再修建上面所说那些需修缮的建筑，使国家威严显赫，礼仪教化大兴，岂不是真正美好吗？”太后宽容地回答了他的建议，却没有采用他的意见。

太后好事佛，民多绝户为沙门，高阳王友李上言，“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岂得轻纵背礼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亲老，弃家绝养，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实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皆为沙门矣。“都统僧暹等忿谓之”鬼教“，以为谤佛，泣诉于太后。太后责之，曰：”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传》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本出于人，名之为鬼，愚谓非谤。”太后虽知言为允，难违暹等之意，罚金一两。胡太后喜欢从事佛事，因此百姓很多都绝了后代使自己的独生子成为和尚，高阳王的朋友李上书说：“三千种罪过没有比不孝更大的，最大的不孝又没有超过断绝香火后代的，怎么能轻易地纵容百姓们违反礼法之情，抛弃他们遵奉法令之意，独生子对年老双亲丢下不奉养，用违背现世的礼法去求得来世的善报呢！孔子说‘不知什么是生，怎么知道什么是死？’怎么能放弃光明正大的礼政去听信那鬼邪之教呢！并且，现在南面的兵戈还没有平息，各种劳役仍然不断，百姓的心思实际上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任他们这样下去，恐怕会丢弃孝道慈爱，家家户户都作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气愤于李所说的“鬼教”，认为他是在诽谤佛教，对胡太后哭泣着控诉他。太后责备李，李说：“天叫神，地叫祗，人叫鬼。《礼记》中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明者称为堂堂，幽者称为鬼教。佛是由人变成的，叫它是鬼，我认为不能说是诽谤。“胡太后虽然明白李的话正确，却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心愿，便罚了李一两黄金。

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求为东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许，竟卒于洛阳。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去作东豫州刺史，以便去招降他的两个叛乱的儿子，胡太后不答应，最后他死在了洛阳。

柔然伏跋可汗，壮健善用兵，是岁，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系其足于驽马，顿曳杀之，漆其头为饮器。邻国先羁属柔然后叛去者，伏跋皆击灭之，其国复强。

柔然国的伏跋可汗，身体壮实高大，善于作战。这一年，他西攻高车，攻破高车城，抓获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拴在马后面，拖死了他，又把他的头用来作了饮酒的器皿。邻国中凡是从前归属柔然后来又叛变的，都被伏跋消灭，伏跋的国家重新强大起来。

十六年（丁酉、517 ）

十六年（丁酉，公元517 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春季，正月辛未（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魏大乘余贼复相聚，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员外散骑侍郎延帅奴客拒之。贼烧斋阁，延突火抱福出外，肌发皆焦，勒众苦战，贼遂散走，追讨，平之。

北魏大乘流匪重新聚集起来，冲入瀛州，刺史宇文福的儿子员外散骑侍郎宇文延率领手下的奴仆和佃客抗拒敌兵。流匪烧了斋门，宇文延冲入火中抱出宇文福，他的身体头发都被烧焦，仍然督促众人苦战，流匪终于逃散，他又率兵追杀，消灭了流匪。

甲戌，魏大赦。

甲戌（十二日），北魏大赦天下。

魏初，民间皆不用钱，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钱，遣钱工在所鼓铸；民有欲铸钱者，听就官炉，铜必精练，无得淆杂。世宗永平三年，又铸五铢钱，禁天下用钱不依准式者。既而洛阳及诸州镇所用钱各不同，商贷不通。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以为：“不行之钱，律有明式，指谓鸡眼、钚凿，更无余禁。计河南诸州今所行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既无新钱，复禁旧者，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殆非所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之意也。钱之为用，贯襁相属，不假度量，平均简易，济世之宜，谓为深允。乞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与新铸五铢及古诸钱方俗所便用者，但内外全好，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贷环海内，公私无壅。其鸡眼、钚凿及盗铸、毁大为小、生新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从之。然河北少钱，民犹用物交易，钱不入市。

北魏初建立时，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在工场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混杂。宣武帝永平三年，又铸造五铢钱，禁止国内使用不合标准的钱。这样不久，由于洛阳和各州镇所用钱各不相同，商品货物不能交换、流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不通行的钱，法律有明文规定，指那些薄小、凿边的钱币，再没有其他的限禁。估计河南各州现在崐所通行的钱币都不是禁止行列里的，从前发生禁止的事，我感到很困惑。另外，河北既没有新钱，又禁止使用旧钱，只好专用单丝织成的细绢以及疏线织成的粗布，它们幅面狭窄，尺度也不足，不合常规。把一匹布分成几尺，来救济没有的人，白白地费了机织的辛苦，却不能避免饥寒的困扰，这大概不是救济扶助冻饿之人的办法，也不符合养育百姓的本意吧。钱的使用，用绳子穿起来，不用凭借度量工具，既公平又简易，是方便百姓的好办法，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的。请求同时命令各个州镇，不管是太和钱还是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古时通行的钱币，凡是地方上一直使用的，只要里外都好，即使有大小的区别，也都一起通行，贵贱的差别，分别按乡里的物价折合。这样，贷物在海内都可流通，公家、私人都可以开展贸易，财物再也不会积压了。那些专铸薄小之钱、凿边之钱、盗铸钱币、将大钱化成小钱以及用各种花招造假钱的人，一律按法律治裁。”胡太后下令同意他的意见。但由于河北缺少钱币，百姓仍然以物易物，钱币不能在市面流通。

魏人多窃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核，得窃阶者三百余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勋簿，对句奏案，更造两通，一关吏部，一留兵局。又，在军斩首成一阶以上者，即令行台军司给券，当中竖裂，一支付勋人，一支送门下，以防伪巧。”太后从之。同，玄之族孙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来，内外考簿、吏部除书、中兵勋案、并诸殿最，欲以案校窃阶盗官之人，太后许之。尚书令任城王澄表以为：“法忌烦苛，治贵清约。御史之体，风闻是司，若闻有冒勋妄阶，止应摄其一簿，研检虚实，绳以典刑。岂有移一省之案，寻两纪之事，如此求过，谁堪其罪！斯实圣朝所宜重慎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数不从，虑其辞解，欲奖安之，乃加镇东将军。二月，丁未，立匡为东平王。

北魏很多人假冒军功，尚书左丞卢同查阅吏部的功绩簿，并加以审核，发现了三百多个冒取官位的人，于是上奏说：“请求集中吏部、中兵二局的功劳簿，核对审查上报的文书，抄写二份，一份放在吏部、一份存放兵局。另外，在军队里杀敌可升一级以上的人，就命令行台军司颁发证书，证书从中间竖着分开，一份交给立功的人，一份送交门下省，以便防止耍花招作假。”胡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卢同是卢玄的族孙。中尉元匡上书请求把景明元年以来内外考核的帐簿、吏部任职的文书、中兵的功劳查询记录，以及历次考核中的最高等和最低等的名单都取出来，以便核查冒功盗官的人，胡太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书认为：“律法最怕烦杂苛刻，治政贵在清平简约。御史台的职责，在于有所风闻就可以上奏，如果知道有冒取功劳官职的人，只须取一本簿籍，调查检验出真假，绳之以法便可。怎能取尚书省的全部档案到御史台去审查，查找二十多年的旧帐，象这样追查过失，谁能受得了这种罪责！这实在是贤圣的王朝应当慎重对待的事。”胡太后这才停止追究。胡太后又因为元匡的多次建议都没有被采纳，怕他提出辞职，想要奖励安慰他，就加封他为镇东将军。二月丁未（十六日），又封元匡为东平王。

三月，丙子，敕织官，文锦不得为仙人鸟兽之形，为其裁翦，有乖仁恕。

三月丙子（十五日），梁朝下令给织官，命令锦纹不能织仙人鸟兽的形状，因为这样剪裁起来，违背了仁爱。

丁亥，魏广平文穆王怀卒。

丁亥（二十六日），北魏广平文穆王元怀去世。

夏，四月，戊申，魏以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夏季，四月戊申（十八日），北魏任命中书监胡国珍为司徒。

诏以宗庙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面为之。于是朝野喧哗，以为宗庙去牲，乃是不复血食，帝竟不从。八坐乃议以大脯代一元大武。

梁武帝在诏书中认为宗庙中祭祀用牲畜，对鬼神有妨害。应当都用面粉去作。于是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认为宗庙中不用牲畜，就等于不再祭祀。武帝终于不肯听从。朝中的高级官员们就商议用大肉干代替牛。

秋，八月，丁未，诏魏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秋季，八月丁未（十八日），北魏诏令太师高阳王元雍入居门下省，参决尚书奏事。

冬，十月，诏以宗庙犹用脯，更议代之，于是以大饼代大脯，其余尽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阳台，置七庙座，每月中再设净馔。冬季，十月，因为宗庙仍然用干肉，梁武帝又下诏令制止，于是朝官们又商议替代之物，因此决定用大饼取代肉干，其余的都使用蔬菜水果，又修建至敬殿，景阳台，设置七庙中的神位，每月里又设置素食。

乙卯，魏诏，北京士民未迁者，悉听留居为永业。

乙卯（二十七日），北魏朝廷下诏令，凡在北方代都的没有迁徒的士民，都听任他们留作长久居民。

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汉宠叛，降魏。

十一月甲子（初七），巴州刺史牟汉宠反叛，投降了北魏。

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请和于魏，用敌国之礼。

十二月，柔然国的伏跋可汗派俟斤尉比建等人向北魏求和。北魏用对待敌对国家使节的礼节接待了柔然使者。

是岁，以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道根谨厚木讷，行军能检敕士卒；诸将争功，道根独默然。为政清简，吏民怀之。上尝叹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这一年，梁朝任命右卫将军冯道根为豫州刺史。冯道根憨厚口拙，行军作战能督促士兵；众将争夺功劳时，只有冯道根一个人不说话。他为政清廉，官吏、百姓都感激他。梁武帝曾经赞叹说：“冯道根在的地方，一切无不放心，能让朝廷想不起来还有这个州。”

魏尚书崔亮奏请于王屋等山采铜铸钱，从之。是后民多私铸，钱稍薄小，用之益轻。

北魏尚书崔亮上书请求在王屋山等地采掘铜铸造钱币，建议被采纳。从此以后，百姓常常私自铸钱，钱币比较薄小，使用一段时间就更轻了。

十七年（戊戌，518 ）

十七年（戊戌，公元518 年）

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杨定为阴平王。

春季，正月甲子（初八），北魏封氐族酋长杨定为阴平王。

魏秦州羌反。

北魏秦州的羌人造反。

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秀虽与上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上益以此贤之。秀与弟始兴王尤相友爱，久为荆州，常中分其禄以给秀，秀称心受之，亦不辞多也。

二月癸巳（初七），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在贫贱时是兄弟，等到成为君臣关系之后，对梁武帝的谨慎小心、恭恭敬敬超过了朝中那些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臣子，梁武帝也更因此而认为他贤良。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相互友爱，萧一直作荆州刺史，常常把他的俸禄给萧秀一半，萧秀实心实意地接受，也不认为给的太多而不受。

甲辰，大赦。

甲辰（十八日），梁朝大赦天下。

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龟。

己酉（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魏东益州氐反。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造反。

魏主引见柔然使者，让之以藩礼不备，议依汉待匈奴故事，遣使报之。司农少卿张伦上表，以为：“太祖经启帝图，日有不暇，遂令竖子游魂一方，亦由中国多虞，急诸华而缓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辕，未遑北伐。世宗遵述遗志，虏使之来，受而弗答。以为大明临御，国富兵强，抗敌之礼，何惮而为之，何求而行之！今虏虽慕德而来，亦欲观我强弱；若使王人衔命虏庭，与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获已，应为制诏，示以上下之仪，命宰臣致书，谕以归顺之道，观其从违，徐以恩威进退之，则王者之体正矣。岂可以戎狄兼并，而遽亏典礼乎！”不从。伦，白泽之子也。

北魏孝明帝召见柔然国的使者，责备他们没有尽到藩国的礼节，商议按汉朝对待匈奴的办法，派使者回复他们。司农少卿张伦上书，认为：“道武帝开辟国土，日理万机，无暇顾及，于是使社仑这小子在大漠之北割据一方。这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不安定，急着对付汉人而放松了对这些夷狄之族的辖制。孝文帝正应付南部的事，没来得及向北讨伐。宣武帝遵从先帝遗志，所以前次崐敌虏的使节来到，只接受他们的进见却不回复他们的求和之请。这是因为圣人当政，国富兵强，拒绝敌人的礼节，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他们有什么可求的呢？现在敌虏虽然仰慕德行前来进见，也是想看看我们是强是弱。如果让圣上的使者衔命去敌虏那里，与他们结成兄弟，恐怕不是祖宗的愿望。如果事情不能这样了结，也应当给他们下一道诏书，显示上下君臣间的礼仪，再命令宰相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归顺的办法，看他们是听还是不听，慢慢地或进而用恩，或退而用威，这才是王者应有的样子呀！怎能因为戎狄之间发生了吞并，就立刻亏损了礼节呢！”张伦的建议没被采纳。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辛未，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卒。

三月辛未（十六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魏南秦氐反，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谕之。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晓谕他们。

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卒，赠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号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礼，赠仪卫，事极优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与国珍合葬，谓之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张普惠以为前世后父无称“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于人臣，诣阙上疏陈之，左右莫敢为通。会胡氏穿圹，下有磐石，乃密表，以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今司徒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孔子称‘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情也。伏愿停逼上之号，以邀谦光之福。”太后乃亲至国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议。王公皆希太后意，争诘难普惠；普惠应机辩析，无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于普惠曰：“朕之所行，孝之子志。卿这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难言也。”

夏季，四月丁酉（十二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赠予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等职，号为太上秦公，用隆重的礼仪安葬了他，赠赐衣服和仪仗卫士，丧事极端优厚。又把胡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和胡国珍合葬，称作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作“太上”的，“太上”的名字不能加在臣子身上。于是，就去朝殿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侍从们没人敢给他通报。正赶上为胡国珍挖墓穴时碰上了坚固的石头，于是张普惠秘密上表，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太上’这个词是从‘上’而产生的名称，皇太后称自己的命令为‘令’而置于皇上的‘敕’之下，是为了顺从‘三从’之道理，同于周武王时的文母以妇人而列入善于治理的十人之列。现在封司徒为‘太上’，恐怕会有违于置‘令’于‘敕’之下的道理。孔子说：”一定要正名！‘这一次出现了先兆，于是因墓穴浅而不得不改换地点，也许是天地神灵以此来劝诫、启发圣人。希望能停止使用与帝王一样的封号，来博取因谦让而带来荣耀的福份。“于是，胡太后就亲自来到胡国珍的住宅，召集五品以下的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都顺从太后的心意，争相指责张普惠，张普惠随机分辩，没有人能说服他。胡太后派元义向张普惠宣布命令说：”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说的，是忠臣的道理。众大臣已经有了定议，你不能这么狠心地剥夺朕的一片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不要因此而难于启齿。“

太后为太上君造寺，壮丽埒于永宁。

胡太后给太上君建造了寺庙，其雄伟华丽相当于永宁寺。

尚书奏复征民绵麻之税，张普惠上疏，以为：“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称，以爱民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于绢增税绵八两，于布增税麻十五斤，民以称尺所减，不啻绵麻，故鼓舞供调。自兹以降，所税绢布，浸复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宰辅不寻其本在于幅广度长，遽罢绵麻。既而尚书以国用不足，复欲征敛。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臣共窃之也。何则？所输之物，或斤羡百铢，未闻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滥恶，则坐户主，连及三长。是以在库绢布，逾制者多，群臣受俸，人求长阔厚重，无复准极，未闻以端幅有余还输官者也。今欲复调绵麻，当先正称、尺，明立严禁，无得放溢，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太和之政复见于神龟矣。”

尚书奏请再向百姓收缴绵麻税，张普惠上书，认为：“道武帝废弃了大斗崐，去掉长尺，修改了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因为军队、国家需要绵麻用品，因此在绢税中增收八两绵，在布税中增收十五斤麻，百姓因为校定秤尺而减交的赋税不止于绵麻两项，因此踊跃交纳。但是从这以后，所收缴的绢和布，又重新增长增宽，百姓抱怨之声，传遍朝廷内外。宰相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因在于幅宽、度长，就罢免了绵麻税。接着尚书因为国家用度不够，又想重新征收。这样的作法无疑是丢掉百姓的信任，放弃已经实行的命令，继续从前的错误，又犯下今后的过失。不去想想国库中绵麻很多，却正在被众臣们盗为己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姓交纳货物，有的一斤要多交一百铢，但没听说有关部门按法律惩处州郡官员；而质量稍微差一点，一家之主就被判罪，还株连地方三长。因此库中的绢布，超出规定尺寸的多，众大臣接受俸禄时，人人都愿要尺长幅宽、耐用结实的，再也没有什么发放的标准了，从没听说有谁因为尺幅多出而送回官府。现在如果要重新征收绵麻税，首先必须校准秤和尺子，明确规定严禁使用大秤大尺，不许放任，以使天下人知道二位圣人爱护百姓、尊重法律的心意是这样坚定，那么孝文帝太和年间的德政就又在陛下的神龟年间出现了。”

普惠又以魏主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谏，以为：“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修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也。伏愿淑慎威仪，为万帮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造者务令简约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复更为，则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节用爱人，法俗俱赖矣。”寻敕外议释奠之礼，又自是每月一陛见群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张普惠又因为孝明帝喜爱在园苑中游猎玩乐，不亲自处理朝政，过分地尊崇佛法，把国事大多委派给有关部门，就上书恳切地劝诫他，认为：“做没有理智的死后的功德，损耗百姓巨大的财物，减少臣子们的俸禄，剥夺人力，亲自供奉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修建寺庙宫殿，追求飘渺不实的回报，让入朝的大臣在外面叩头，这些僧人却在里面游玩，这是对礼教的违背，对时势的触犯，以致人神都不能安宁。我认为整天修行，来乞求不受劫难，不如让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奉养双亲上，以使天下和平，不产生灾害。希望圣上好好地珍视自己的威仪，为天下作出榜样，亲自向天地和祖先之灵献出虔诚的敬意，亲身参加朔望之礼，祭奠先圣先师，尽心耕种藉田，酌量撤掉那此不急需的僧庙的华丽之饰，恢复百官长久以来被削减了的俸禄，对已经开始建造的寺庙一定要简单节省，快快建成，没有建造的都不要再修建了。这样，圣上的孝悌可以通于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耀天下。节省用度，爱护百姓，法令风俗都依赖于此啊！”不久，北魏孝明帝下令商议供奉先师的礼节，并从此每月接见大臣们一次，这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劝谏的结果。

普惠复表论时政得失，太后与帝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诘难。

张普惠又上书评论时政得失，胡太后和孝明帝将张普惠接入宣光殿，以便他随时对时政提出批评。

临川王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而匿于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免。

临川王萧宏的小妾的弟弟吴法寿杀人之后藏在萧宏府内，梁武帝命令萧宏交出他，当天就把吴法寿依法治罪。南司奏请免去萧宏官职，梁武帝在奏折上批示：“怜爱萧宏是兄弟的私情，免除萧宏的官职是帝王的法律，批准南司的奏请。”五月戊寅（二十四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上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上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不堪，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汉文帝，念汝愚耳！”宏顿首称无之，故因匿法寿免宏官。

萧宏自从兵败洛口之后，常常怀着羞愧、愤恨之恼，京城中每当发生了造崐反作乱，都打着萧宏的名号，因此多次被有关部门汇报，梁武帝宽恕了他。梁武帝临幸光宅寺，有强盗埋伏在萧宏府前以萧宏的官名命名的浮桥骠骑航上，等待梁武帝夜晚出来。梁武帝刚要出发，忽然心中一阵惊悸，于是便从另一座叫朱雀航的桥上过。事情暴露后，贼人口称是受萧宏指使，梁武帝哭着对萧宏说：“我的人品才能胜过你百倍，但是处在皇位上还感到力不从心，你能做什么？我不是不能如同汉文帝诛杀淮南王刘长那样把你杀掉，而是可怜你愚蠢啊！”萧宏叩头说没有这事，但是终于因为藏匿吴法寿被免了官。

宏奢僭过度，殖贷无厌。库屋垂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龠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上于友爱甚厚，殊不悦。他日，送盛馔与宏爱妾江氏曰：“当来就汝欢宴。”独携故人射声校尉丘佗卿住，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即呼舆径往堂后，宏恐上见其货贿，颜色怖惧。上意益疑之，于是屋屋检视，每钱百为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为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上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蜡等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悦，谓曰：“阿六，汝生计大可！”乃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方更敦睦。

萧宏奢侈无度，暴敛无厌。他有库房将近一百间，位于内堂的后面，平时看守、防备非常严密，有人怀疑里面是兵器，便秘密上报了梁武帝。梁武帝对兄弟友爱看得很重，所以很不高兴。有一天，梁武帝送给萧宏的爱妾江氏丰盛的酒菜，并说：“我要来你家畅饮。”到时他只带了老部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去，和萧宏以及江氏开怀畅饮。半醉之后，梁武帝说：“我现在要去你的后房走走。”就坐轿一直来到后堂，萧宏恐怕武帝看到他的财物，脸色十分惊恐。于是梁武帝心中更加怀疑他了，便把每间房子都检查了一遍，发现萧宏把每一百万钱堆为一处，用黄色木片作为标志，每一千万钱存在一间库房之中，挂一个紫色标志，共有三十多间。梁武帝和兵佗卿屈指计算，算出共有三亿多万钱，其它的房间贮存着布、绢、丝、绵、漆、蜜、麻、蜡等杂贷，只见满库都是，不知有多少。梁武帝这才知道库里放的不是兵器，于是非常高兴，说：‘阿六，你的生计真可以啊！“于是再行痛饮直到深夜，点着蜡烛回宫。从此兄弟俩才重归于好了。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契，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上后知之，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始。

萧宏在京城里有数十处府第，他放债立债券时，总是让借债者把自己的田宅或店铺作为抵押写在文契之上，过了期，就把借债者驱赶走，从而夺取他们的住宅，京城和东土百姓不止一人失去产业。梁武帝后来知道了这事，下令不得再以债券侵夺欠债者的产业，这一规定就是从此而开始的。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雅有风力，为上所重，军国大事皆与议决，以为安右将军，监扬州。自以越亲居扬州，涕泣恳让，上不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

侍中、领军将军吴平侯萧，特别有风度，有骨气，被梁武帝所看重，因此军队、国家的大事都和他商量处理，让他作安右将军，监扬州。萧认为让自己驻守扬州不合适，扬州是京邑之地，应当由皇上的亲兄弟来镇守，而自己是皇上的堂弟，不能超越皇上兄弟之亲。因此便流着泪恳切地推辞，但梁武帝不许他推辞。萧治理扬州尤其称得上明察果断、政令严整。

辛巳，以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又以本号行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梁武帝任命萧宏为中军将军、中书监，六月乙酉（初一），又任命他以中军将军的官号兼司徒。

臣光曰：宏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高祖贷其死罪矣。数旬之间，还为三公，于兄弟之恩诚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臣司马光曰：萧宏作将领则覆没三军，作臣子则有大逆不道之涉，梁武帝饶恕他的死罪是可以的，但是几十天里，又重新让他位列王公，这从兄弟的恩情讲是非常诚厚的了，可是帝王的法度又在哪里呢？

初，洛阳有汉所立《三字石经》，虽屡经丧乱而初无损失。及魏，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以建浮图精舍，遂大致颓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请遣官守视，命国子博士李郁等补其残缺，胡太后许之。会元叉、刘腾作乱，事遂寝。

当初，洛阳有汉朝立下的《三字石经》，虽然多次遭受战乱却并没有崐在当时受到损坏。到了北魏时期，冯熙、常伯夫先后任洛州刺史，破坏了石碑，将其用来修建佛塔寺庙，于是大部分碑文散落，剩下的堆在野草丛中，僧人、俗家人便随意拿走。侍中领国子祭酒崔光奏请朝廷派官吏去看守，并让国子博士李郁等人补上残缺的部分，胡太后同意了，但是正赶上元叉、刘腾谋反，于是事情便没有得到落实。

秋，七月，魏河州羌却铁忽反，自称水池王；诏以主客郎源子恭为行台以讨之。子恭至河州，严勒州郡及诸军，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轻与贼战，然后示以威恩，使知悔惧。八月，铁忽等相帅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子恭，怀之子也。

秋季，七月，北魏河州的羌人却铁忽造反，自称为水池王。魏孝明帝下令任命主客郎源子恭为特使去讨伐他。源子恭来到河州，严格命令州郡以及各路军队，不许侵占百姓一件东西，也不许轻易同敌兵作战，然后向叛军示以威力和恩德，使他们有所悔恨、惧怕。八月，却铁忽等人来到源子恭处投降，前后不到二十天发邓平定了河州之乱。源子恭是源怀的儿子。

魏宦者刘腾，手不解书，而多奸谋，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护之功，累迁至侍中、右光禄大夫，遂干预政事，纳赂为人求官，无不效者。河间王琛，简之子也。为定州刺史，以贪纵著名，及罢州还，太后诏曰：“琛在定州，唯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不致，何可更复叙用！”遂废于家。琛乃求为腾养息，赂腾金宝钜万计。腾为之言于太后，得兼都官尚书，也为秦州刺史。会腾疾笃，太后欲及其生而贵之，九月，癸未朔，以腾为卫将军，加仪同三司。

北魏宦官刘腾，不会写字，却很有奸计，善于揣摸别人的心意。胡太后因为他有保护自己的功劳，多次升迁他，直到当了侍中、右光禄大夫，于是他便开始干预政事，收取贿赂替人求官，行贿者没有达不到目的的。河间王元琛是元简的儿子，作定州刺史，以贪婪放纵而闻名，他卸任回来之后，胡太后诏令说：“元琛在定州时，只没把中山宫带回来，其他没有不弄到手的，怎么可以再任用他！”于是就把他闲置在家中。元琛就请求刘腾，叙利亚了他的养子，贿赂了刘腾上万的金子珠宝。刘腾替他在太后那里说情，使他兼任了都官尚书，出京作了秦州刺史。恰在这时，刘腾病得很厉害，胡太后想在他活着时让他富贵，便于九月癸未朔（初一），让刘腾当了卫将军，并加封仪同三司。

魏胡太后以天文有变，欲以崇宪高太后当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礼葬于北邙，谥曰顺皇后。百官单衣邪巾送至墓所，事讫而除。

北魏胡太后因为天象有变化，便想让崇宪高太后承担凶兆。戊申（二十六日）夜间，高太后暴死；冬季，十月丁卯（十五日），用安葬尼姑的礼节将她安葬在北邙，谥号为顺皇后。百官们都没有穿着丧服而只是穿着单衣服，头上还都加有驱邪的符，送丧到墓地，丧事完毕之后，便改换了服装。

乙亥，以临川王宏为司徒。

乙亥（二十三日），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司徒。

魏胡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迁都，制城内唯听置僧尼寺各一，余皆置于城外；盖以道俗殊归，欲其净居尘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始违前禁，自是卷诏不行，私谒弥众，都城之中，寺逾五百，占夺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尘秽，连比杂居。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谋，冀州有大乘之变。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缁素殊途，盖亦以防微杜渐。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正以诱于利欲，不能自己，此乃释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内戒所不容，国典所共弃也。臣谓都城内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于郭外，僧不满五十者，并小从大；外州亦准此。”然卒不能行。

北魏胡太后派使者宋云和僧人惠生到西城去求取佛经。司空任城王元澄上书说：“从前孝文帝迁都时，规定城内只允许设置僧、尼寺庙各一座，其余的都放在城外。这主要是因为僧人和世人不同，想使他们清静地居住在尘世之外的原故。正始三年时，沙门统领惠深，开始违犯从前的禁令，从那以后诏令便不得实行，偷偷谒拜的人越来越多，都城里面，寺庙超过了五百座，将近三分之一的民房被侵占，以致寺庙与那些屠房、酒肆等污秽之地紧挨混杂在一块。从前代北有法秀谋反，冀州有过大乘叛乱。太和、景明年间的规定，不只是为了使僧俗分开，同时也为了防微杜渐，以免再出现僧人之乱。从前佛徒立崐寺传教，大多依傍山林而居，现在的僧人们却恋着城市，这正是因为他们被利欲诱惑，不能约束自己的结果，这是释氏的糟粕，佛祖的败类，为佛教戒律所不容，国家制度所难许。我认为凡是都城里没修好、可以搬迁的寺庙，应该都迁到城外去，不足五十个僧人的寺庙，统统合并到寺庙去，外地各州也按此办理。”然而，他的建议到底也没有准行。

是岁，魏太师雍等奏：“盐池天藏，资育群生，先朝为之禁限，亦非苟与细民争利。但利起天池，取用无法，或豪贵封护，或近民吝守，贫弱远来，邈然绝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强弱相兼，务令得所。什一之税，自古有之，所务者远近齐平，公私两宜耳。及甄琛启求禁集，乃为绕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护；语其障禁，倍于官司，取与自由，贵贱任口。请依先朝禁之为便。”诏从之。

这一年，北魏太师元雍等人上书说：“盐池是上天的宝藏，用来养育众生，前代都为此制定了一定的禁令，这并不是为了和百姓争利。但是由于人们都想通过盐池来获利，因此取用没有法度，或者被豪门贵戚封占，或者被临近的百姓独自把守，以致那些贫弱之人和远道而来的人都望池兴叹，不能获其利。因此就设置了一个主管部门，令其裁决、督察采盐事务，使强弱都一样，务必使大众都得到利益。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收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其目的是为了使远近平均，对公对私都有好处。等到甄琛启请解除了盐池禁令之后，盐池就被绕池而住的百姓尉保光等人擅自霸占起来，据说他们所立的限禁，加倍地超过了官府的限禁，取与由他们定，盐价贵贱由他们说。请求按前朝的做法对此加以限禁才好。”北魏孝明帝诏令采纳了这一建议。

第一百四十九卷

梁纪五高祖武皇帝五天监十八年（己亥、519 ）

梁纪五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己亥，公元519 年）

春，正月，甲申，以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春季，正月甲申（初四），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袁昂为尚书令，右仆射王为左仆射，太子詹事徐勉为右仆射。

丁亥，魏主下诏，称“太后临朝践极，岁将半纪，宜称‘诏’以令宇内。”

丁亥（初七），北魏国主颁布诏令，宣布：“太后临朝执政已经将近六年，应当用‘诏书’的名义来向全国发令。”

辛卯，上祀南郊。

辛卯（十一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魏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贲近千人，相帅至尚书省诟骂，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获，以瓦石击省门；上下慑惧，莫敢禁讨。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焚其第舍。始均逾坦走，复还拜贼，请其父命，贼就殴击，生投之火中。仲瑀重伤走免，彝仅有余息，再宿而死。远近震骇。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识者知魏之将乱矣。

北魏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瑀上书，请奏修订选官的规定，以限制武将，不让他们在朝中列入士大夫的清品。因此，议论和抗议之声到处都是，这些人在大街上张榜，约定集合时间，要去屠灭张家。张彝父子却平静自如，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二月庚午（二十日），羽林、虎贲等将近一千人，一同来到尚书省叫骂，寻找张仲瑀的哥哥左民郎中张始均，没有找到，就用瓦片、石块砸尚书省的大门。尚书省的官吏们都很害怕，没有人敢去阻挡他们。于是这些武士们又手执火把引燃了路上的蒿草，用石头、木棍作为兵器，一直攻入张家住宅，将张彝拖到堂下，尽情地捶打污辱，并且烧毁了他的住房。张始均跳墙逃跑了，但又赶回来向贼兵求饶，请求他们饶他父亲不死，贼兵们趁势殴打他，将他活活投到火里。张仲瑀受伤逃脱了，张彝被打得只剩一丝游气，过了两晚就死掉了。远近都因这件事而受到震惊。但是胡太后只抓了闹事的羽林、虎贲中的八个首恶分子，杀掉了他们，其他的就不再追究了。乙亥（二十五日），又颁布了大赦令来安抚他们，于是命令武官可以按资格入选。有识之士都感到北魏将要发生动乱了。

时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吏部尚书李韶铨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亮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月日为断，沈滞者皆称其能。亮甥司空谘议刘景安与亮书曰：“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虽未尽美，应什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辩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属当铨衡，宜改张易调，如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亮复书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时宜须异。昔子产铸刑书以救弊，叔向讥之以正法，何异汝以古礼难权宜哉！”洛阳令代人薛琡上书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以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能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书奏，不报。后因请见，复奏“乞令王公贵臣荐贤以补郡县”，诏公卿议之，事亦寝。其后甄琛等继亮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选举失人，自亮始也。

当时官员名额已经很少，应选的人都很多，吏部尚书李韶停止选择录用工作，遭到很多埋怨；于是朝廷便另外任命殿中尚书崔亮为吏部尚书。崔亮奏请制定了新的录用标准。规定不管应选者是贤是愚，只以其待选的时间为依据，时间长者优选录用，因此那些长时间待选的人都称赞他有才能。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给崔亮写信说：“商周时期由乡间学校选拔官员，两汉时期由州郡推荐人才，魏晋两代因循汉代旧例，又在各州郡设置了中正的职位主管这件崐事，虽然没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所选的人才每十人中也有六七人是应当入选的。然而朝廷选拔人才，只要求他们文采好，而不考察他们的本体如何，考察孝廉只根据他们的章句学问如何，而不看他们有无治理国家的方法。设立中正官职只辩识他们的姓氏，而不考察应选者的才能、品行，选取士人的路途不广，淘汰的办法不严密。舅舅您被委任来主管铨选官员之事，本应改换掉那些不妥的章程，为什么反而以年资长短为任用的标准，这样一来，天下的士人谁还会再注意修励自己的名节和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的确有深刻的道理，但是我前不久采取的那种办法，也有它的道理，古今不同，时机合适时便应当加以变革。从前子产铸造青铜刑书来挽救时弊，但是叔向以不合先王之法来讥刺他，这和你用古代礼法来责难随时变化有什么不同！”。洛阳令代京人薛琡上书说：“百姓的性命，掌握在官吏的手上，如果选拔官吏只按他们的年资，而不问他们的能力大小，象排队飞行的大雁一样按顺序来，或象穿在一起的鱼一样由先而后地拿着名册叫名字，那么吏部只需一名官吏就足够了，按顺序用人，怎能叫做铨选人才呢！”薛琡的上书交上之后，没有得到答复。后来薛琡又因此而请求拜见皇上，再次上奏：“请求陛下命令王公大臣推荐贤才来补任郡县长官的职务。”因此北魏孝明帝下令让大臣们议定这件事，但是事情亦没有下文。后来，甄琛等人接替崔亮作了吏部尚书，因论资排辈这种办法对自己有便利，就继续奉行，北魏的选拔任用官员不得当，是从崔亮开始的。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谧为侍御史，坐法徒怀朔镇，世居北边，遂习鲜卑之俗。谧孙欢，沈深有大志，家贫，执役在平城，富人娄氏女见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马，得给镇为函使，至洛阳，见张彝之死，还家，倾赀以结客。或问其故，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财物岂可常守邪！”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秀容刘贵、中山贾显智、户曹史咸阳孙腾、外兵史怀朔侯景、狱掾善无尉景、广宁蔡俊、特相友善，并以任侠雄于乡里。

当初，燕国的燕郡太守高湖逃奔魏国，他的儿子高谧作了侍御史，因为犯了法被流放到怀朔镇，几代人居住在北部边疆，于是就养成了鲜卑人的风俗习惯。高谧的孙子高欢，深沉而有大志，家境贫困，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的女儿看到他，认为他不同一般，便嫁给了他。他这才有了马匹，得以充当镇上的信使。他到洛阳时，见到张彝被打死一事，回到家之后，就倾尽财物来结识宾客。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高欢说：“皇宫中的卫兵们结伙起来焚烧了大臣的住宅，朝廷却畏惧他们叛乱而不敢过问，执政到了这种地步，事态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岂可死守着这些财物而过一辈子呢？”高欢和怀朔省事云中人司马子如、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户曹史咸阳人孙腾、外兵史怀朔人侯景、狱掾善无人尉景、广宁人蔡俊等人，特别地友好亲密，他们均以仗义任气而称雄于乡里。

夏，四月，丁巳，大赦。

夏季，四月丁巳（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为司徒，京兆王继为司空。

五月戊戌（二十日），北魏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司徒，京兆王元继为司空。

魏累世强盛，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胡太后尝幸绢藏，命王公嫔主从行者百余人各自负绢，称力取之，少者不减百余匹。尚收令。仪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负绢过重，颠仆于地，崇伤腰，融损足，太后夺其绢，使空出，时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两匹，太后怪其少，对曰：“臣两手唯堪两匹。”众皆愧之。

北魏接连几代都很强盛，东夷、西域都不断地向其进贡，他们又设立了互换物品的市场来取得南方的货物，因此国库非常充实。胡太后曾经临幸藏绢的仓库，命令随行的一百多个王公、妃嫔、公主各自取绢，按自己的力气而取之，拿得最少的也不下一百多匹。尚书令、仪同三司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因为扛的绢太重，跌倒在地，李崇扭伤了腰，元融扭伤了脚，胡太后夺下了他们的绢，让他们空手而出，当时的人们都把这事当成了笑话。元融是元太洛的儿子。侍中崔光只取了两匹，胡太后嫌他拿得少，他回答说：“我的两只手只能拿得动崐两匹绢。”其他的人听了后都很惭愧。

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李崇富埒于雍而性俭啬，尝谓人曰：“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当时北魏宗族中受宠掌权的大臣们都争比奢侈豪华。高阳王元雍是全国的首富，他的宫室园林和帝王的园林不差上下，有六千男仆，五百艺伎，出门时仪仗卫队充塞道路，回家后就整日整夜地吹拉弹唱，一顿饭价值几万钱。李崇与元雍同样富，但他生性吝啬，他曾对人说：“高阳王的一顿饭，等于我一千日的费用。”

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匹，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旆。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马脑碗，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素以富自负，归而惋叹三日。京兆王继闻而省之，谓曰：“卿之货财计不减于彼，何为愧羡乃尔？”融曰：“始谓富于我者独高阳耳，不意复有河间！”继曰：“卿似袁术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耳。”融乃笑而起。

河间王元琛，总是想和元雍比富，他有十多匹骏马，马槽都是用银子做的，房屋的窗户之上，都雕饰着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真是金碧辉煌。他曾经召集众王爷一同设宴饮酒，所用酒器有水精盅、玛瑙碗、赤玉杯，都制作精巧，皆非中原的出产。他又陈列出艺伎、名马和各种珍奇宝贝，令王爷们赏玩，然后又带领众王爷一一参观府库，其中金钱，布帛不可胜数，得意之下便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自己看不见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元融一向自认为很富有，回府后却伤心叹息了三天。京兆王元继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便去劝解他，对他说：“你的财物不比他的少多少，为什么这么嫉妒他呢？”元融说：“开始我认为比我富的人只有高阳王，不想还有河间王！”元继说：“你就象在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世上还有个刘备呀。”元融这才笑着坐起来了。

太后好佛，营建诸寺，无复穷已，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民力疲弊。诸王、贵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阳，相高以壮丽。太后数设斋会，施僧物动以万计，赏赐左右无节，所费不赀，而未尝施惠及民。府库渐虚，乃减削百官禄力。任城王澄上表，以为“萧衍常蓄窥觎之志，宜及国家强盛，将士旅力，早图混壹之功。比年以来，公私贫困，宜节省浮费以周急务。”太后虽不能用，常优礼之。

胡太后爱好佛教，没完没了地修建各种寺庙，下令各州分别修建五级佛塔，以致百姓的财力匮乏，疲惫不堪。众位王爷、权贵、宦官、羽林分别在洛阳修建寺庙，互相用寺庙的华丽来炫耀自己。胡太后多次设立斋戒大会，给僧人的布施动辄以万计数，又常常没有节度地赏赐身边的人，耗费的财物不可计量，却不曾把好处施舍到百姓头上。这样，国库渐渐空虚，于是就削减众官员的俸禄和随员。任城王元澄上书，指出：“萧衍一直对我国蓄有窥觎之心，所以我们应当趁国家强盛，兵强马壮，早日规划统一大业。但是近年以来，国家和个人都很贫困，所以应当节制不必要的费用，以便周给急务之需。”胡太后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因此而常优待礼遇他。

魏自永平以来，营明堂、辟雍，役者多不过千人，有司复借以修寺及供他役，十余年竟不能成。起部郎源子恭上书，以为“废经国之务，资不急之费，宜彻减诸役，早图就功，使祖宗有严配之期，苍生有礼乐之富。”诏从之，然亦不能成也。

北魏从永平年间以来，为修建明堂和太学而服役的人最多不超过一千人，有关部门又把这些人借去修建寺庙和服其他劳役，因此十多年仍然没能建成。起部郎源子恭为此而上书，认为：“如此而废弃治国的大业，资助不急需的费用，确为不该，故而应当撤消、减少各种劳役，早日求取明堂、太学完工，使祖宗有配天而享受祭礼之期，百姓可以知晓礼乐。”朝廷下令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明堂和太学仍然不能建成。

魏人陈仲儒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有司诘仲儒：“京房律准，今虽有其器，晓之者鲜，仲儒所受何师，出何典籍？”仲儒对言：“性颇爱琴，又尝读司马彪《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遂竭愚思，钻研甚久，颇有所得。夫准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窃寻调声之礼，宫、商宜浊，徵、崐羽宜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唯黄钟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则往往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音，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中全无所取。今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徵，何由可谐！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准十三弦，隐间九尺，不言须柱以不。又，一寸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细难明。仲儒私曾考验，准当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约准分，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其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施轸以调声，令与黄钟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即于中弦按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修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受然后为奇哉！”尚书萧宝寅奏仲儒学不师受，轻欲制作，不敢依许；事遂寝。

北魏陈仲儒请求按照京房所定的音律标准来校正八音。有关部门质问陈仲儒说：“京房的音律标准，今天虽然有乐器存在，但通晓的人很少，请问陈仲儒你是受什么师傅指点，从什么典籍中学习到的。”陈仲儒回答说：“我生性喜爱弹琴，又曾经读过司马彪的《续汉书》，见到京房的校音方法，其规则是很明白的。于是我就极力用自己的愚钝的头脑，钻研了很长时间，颇有收获。用音准代替音律，就是用它的分度来调校乐器。我研究过声调本身，宫、商两音应当低沉，徵、羽两音应当轻清。如果按公孙崇的说法，只用十二音律划分乐音，而又说变换宫调，清音浊音就都齐备了。因为黄钟管最长，因此就用黄钟管作为宫音，则每每跑调。如果平分成八个音，仍然需要分别采纳各种乐器，以配成美妙的乐声。如果把应钟作为宫音，蕤宾作为徵音，这样一来则徵音浊沉而宫音轻清，虽然具有韵律了，但却成不了曲调。如果用中吕当作宫音，那么十二音律就全无可取了。现在按京房的乐书所定，把中吕当作宫音，然后用减弱的音为商音，用起始的音为徵音，这样才形成韵律。而公孙崇却把中吕作为宫音，仍然使用林钟为徵音，这怎么能够和谐呢？然而音乐十分微妙、精密，史传所记都很简略，如过去记载定律数之准，共有十三弦，隐间九尺，但是没有说明需要弦柱与否。而且，一寸音节中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音，精微、细密，难以分辨。我曾经私下里试验过，准应当使用弦柱，只要向前调中间的弦柱，以此来确定音准的分度，这样产生出来的音韵就已经自然和谐了。它的中弦粗细应当与琴宫相同，用转弦的轸来调音，使它与黄钟合拍。中弦以下按度数划分成六十音律的清浊音节，其余十二弦应当如筝那样设立弦柱，就是将中弦上的一周的乐音，按度数标志在十二弦上，然后按照相生之法，按次序进行，取十二律的商、徵两音。商、徵二音一旦确定，再用琴五调的调声方法来协调乐器，然后错采众音来修饰它，如果不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声音就不会和谐。况且燧人氏不向老师学习就掌握了用火的办法，焦延寿不曾交学费拜师就变革了音律，因此那些说自己有知识的人想要教别人却没有人跟从他学习，心地通达的人没有老师也能有所体会，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与他的心胸有关，何必一定要经过老师的指授才能创造大事业呢！”尚书萧宝寅上奏说陈仲儒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就轻率地制定音律，因此不能认可，于是这件事就放下了。

魏中尉东平王匡以论议数为任城王澄所夺，愤恚，复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状三十余条，廷尉处以死刑。秋，八月，已未，诏免死，削除官爵，以车骑将军侯刚代领中尉。三公郎中辛雄奏理匡，以为“历奉三朝，骨鲠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赐名曰匡。先帝既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若终贬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几，复除匡平州刺史。雄，琛之族孙也。

北魏中尉不平王元匡因为自己的建议多次被任城王元澄驳回，非常气愤，便又重新收拾好过去与高肇抗衡时所做下的那口棺材，准备再次以死相抗，来弹劾元澄。于是元澄也上奏了元匡的三十多条罪状，廷尉判处元匡死刑。秋季，八月己未（十二日），朝廷下令免除元匡死罪，剥夺了他的官爵，让车骑将军侯刚代替了他的中尉职务。三公郎中辛雄上奏了处治元匡的意见，认为：“元匡曾经侍奉过三代皇帝，他的刚正不阿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因崐此孝文帝奖赏他‘匡’这个名字。先帝既然已经在先前容忍了他，陛下您也应当在现在宽待他，如果最后贬黜了他，那么恐怕会因此而堵住了忠臣的口。”不久之后，又任命元匡为平州刺史。辛雄是辛琛的族孙。

九月，庚寅朔，胡太后游嵩高；癸巳，还宫。

九月庚寅朔（十四日），胡太后巡幸嵩高；癸巳（十七日），回到宫中。

太后从容谓兼中书舍人杨昱曰：“亲姻在外，不称人心，卿有闻，慎勿讳隐！”昱奏扬州刺史李崇五车载货、相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饷领军元义。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责之。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即义之从祖。舒卒，元氏频请别居，昱父椿泣责不听，元氏恨之。会瀛州民刘宣明谋反，事觉，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诬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华州刺史津，并送甲仗三百具，谋为不逞。”义复构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围昱宅，收之，一无所获。太后问其状，昱具对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缚，处和及元氏死刑，既而义营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

胡太后曾经在闲聊时对兼中书舍人杨昱说：“如果我的亲戚在外面有不称人心的事，你一旦听到了，千万别隐瞒。”杨昱上奏扬州刺史李崇用五车装载财物，相州刺史杨钧制作银质食具馈赠领军元义。胡太后就召来元义夫妻，哭泣着责备他们。元义因此怨眼杨昱。杨昱的叔父杨舒的妻了是武昌王元和的妹妹。元和是元义的从曾祖。杨舒死后，元氏多次请求搬到别的地方住，杨昱的父亲杨椿哭着斥责他，不肯听从，因此元氏很仇恨他们。正赶上瀛州人刘宣明图谋叛乱，事情被发觉后，刘宣明逃亡。元义指使元和以及元氏诬告杨昱藏匿刘宣明，并且说：“杨昱的父亲定州刺史杨椿，他的叔父华州刺史杨津，曾经一起给刘宣明送了三百件兵器，图谋造反。”元义又使这个罪名成立，并派了五百御前卫兵在夜间包围了杨昱的住宅，进行搜查，抓了杨昱，但是一无所获。胡太后察问其事，杨昱报告了被元氏怨恨的事。胡太后为杨昱松了绑，判处元和以及元氏死刑。事后元义营救了他们，结果元和被免除官职抵罪，元氏终于也没有治罪。

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

冬季，十二月癸丑（初八），北魏任城文宣王元澄去世。

庚申，魏大赦。

庚申（十五日），北魏大赦天下。

是岁，高句丽王云卒，世子安立。

这一年，高句丽王高云去世，他的长子高安继位。

魏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阳祖莹等八人以才用见留，余皆罢遣。深，祉之子也。

北魏因为感到选拔官员过滥而不精，就大加淘汰，只有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以及范阳人祖莹等八人因为有才能而留用，其他人都被罢职送回去。羊深是羊祉的儿子。

普通元年（庚子、520 ）

普通元年（庚子，公元520 年）

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春季，正月乙亥（初一），梁朝改年号并大赦天下。

丙子，日有食之。

丙子（初二），发生日食。

己卯，以临川王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份，奂之弟也。

己卯（初五），梁朝任命临川王萧宏为太尉、扬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王份为尚书左仆射。王份是王奂的弟弟。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庙，既出宫，有司以闻。上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卫献公闻柳庄死，不释祭服而往。道根虽未为社稷之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恸。

左军将军豫宁威伯冯道根去世。这一天在正月，梁武帝去太庙和小庙祭祀，出宫以后，有关部门把冯道根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梁武帝问中书舍人朱异说：“吉凶的事发生在同一天，现在我能去吊唁他吗？”朱异回答：“从崐前卫献公听到柳庄的死讯，不脱掉祭服就前去吊唁。冯道根虽然算不上是国家重臣，但也对王室有过贡献，去看望他，是合乎礼仪的。”于是梁武帝就来到冯道根的住宅，非常忧伤地哭悼他。

高句丽世子安遣使入贡。二月，癸丑，以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剑佩。魏光州兵就海中执之，送洛阳。

高句丽的太子高安派遣使节前来向梁朝进贡。二月癸丑（初九），梁武帝任命高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并且派使节江法盛授给他衣服、王冠和佩剑。北魏光州的军队在海中抓获了江法盛，把他送到了洛阳。

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怿，美风仪，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好文学，礼敬士人，时望甚重。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兼总禁兵，恃宠骄恣，志欲无极，怿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权倾内外，吏部希腾意，奏用腾弟为郡，人资乖越，怿抑而不奏，腾亦怨之。龙骧府长史宋维，弁之子也，怿荐为通直郎，浮薄无行。义许维以富贵，使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谋作乱立怿。怿坐禁止，按验，无反状，得释，维当反坐；义言于太后曰：“今诛维，后有真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维为昌平郡守。

北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献王元怿，神采仪表俱佳，胡太后逼迫和他私通。但是元怿素有才能，辅政多所匡益，又爱好文学，对士大夫很尊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侍中、领军将军元义在门下省，又兼任统管禁卫之兵，他倚仗太后的宠幸骄傲放肆，穷奢极欲，元怿常常按法律制裁他，因此元义非常怨恨元怿。卫将军、仪同三司刘腾的权势在朝廷内外都很大，吏部为了讨刘腾的欢心，奏请任命刘腾的弟弟为郡太守，但是因刘腾的弟弟无论才能和资历都不够格，元怿便压下来，不肯上奏，因此刘腾也怨恨他了。龙骧府长史宋维是宋弁的儿子，元怿推荐他作了通直郎，但是宋维实际上是个轻薄无行之徒。元义答应使宋维荣华富贵，让宋维告司染都尉韩文殊父子二人谋划叛乱，要立元怿为帝。元怿因此而被监禁，经过查验，没有发现谋反的行为，才被释放。宋维因诬告而应当以诬告治罪，元义对太后说：“如果现在杀了宋维，以后有了真反叛的人，谁也不敢报告了。”于是只把宋维贬为昌平郡太守。

义恐怿终为己害，乃与刘腾密谋，使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列云：“怿货定使毒魏主，若己得为帝，许定以富贵。”帝时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显阳殿，腾闭永巷门，太后不得出。怿入，遇义于含章殿后，义厉声不听怿入，怿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缚反者耳！”命宗士及直斋执怿衣袂，将入含章东省，使人防守之。腾称诏集公卿议，论怿大逆；众咸畏义，无敢异者，唯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

元义怕元怿最终成为自己的心头之患，就和刘腾密谋，让主食中黄门胡定自己供认说：“元怿贿赂我，让我毒死皇上，许诺如果他做了皇上，便让我荣华富贵。”北魏孝明帝当时只有十一岁，相信了胡定的诬陷。秋季，七月丙子（初四），胡太后在嘉福殿，没有到前殿来，元义奉侍皇帝来到显阳殿，刘腾关闭了永巷门，胡太后不能出来。元怿入宫，在含章殿后遇上了元义，元义厉声喝止，不许元怿进入，元怿说：“你想造反吗？”元义说：“我不造反，我正想抓要造反的人呢！”于是命令宗士和直斋们揪住元怿的衣袖，把他送到含章东省，派人看守住他。刘腾伪称皇上的命令召集公卿们来议论，数说元怿谋反的罪状；大家都畏惧元义，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有仆射新泰文贞公游肇反驳说元怿不可能谋反，到底也没有下笔签名同意把元怿治罪。

义、腾持公卿议入，俄面得可，夜中杀怿。于是诈为太后诏，自称有疾，还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宫宣光殿，宫门昼夜长闭，内外断绝，腾自执管钥，帝亦不得省见，裁听传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废，不免饥寒，乃叹曰：“养虎得噬，我之谓矣。”又使中常侍贾粲侍帝书，密令防察动止。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同辅政，帝谓义为姨父。义与腾表里擅权，义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振内外，百僚重迹。

元义、刘腾拿着王公们的意见进宫，很快就得到孝明帝批准，半夜时杀掉了元怿。于是他们又伪造胡太后的旨令，说她自己有了病，要将政权交还给孝明帝。他们把胡太后囚禁在北宫的宣光殿，宫门昼夜都关闭着，内外隔断，刘腾自崐己掌管着钥匙，连孝明帝都不能探视，只允许递送食物。胡太后的衣服饮食都不能象原来那样了，因此免不了忍饥受寒，于是她叹息道：“养虎却被虎咬了，说的就是我呀。”元义又派中常侍贾粲陪侍孝明帝读书，暗中命令他提防监视孝明帝的行动。元义便与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一同辅政，孝明帝称元义为姨父。元义和刘腾内外专权，相互勾结，元义专管抵挡来自于朝廷之外的攻击，刘腾负责对朝廷内部的监视。他们常常在殿中值勤，一同决定赏罚，政事不论大小，都由他们两人决定，他们威震朝廷内外，以致百官们个个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

朝野闻怿死，莫不丧气，胡夷为之剺面者数百人。游肇愤邑而卒。

朝野之人听到元怿的死讯，莫不痛心疾首，甚至胡夷中有好几百人痛哭他的死时都划破了面孔表示悲哀。游肇气愤不过死掉了。

己卯，江、淮、海并溢。

己卯（初七），长江、淮河及海水一同暴涨。

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辛卯（十九日），北魏为孝明帝举行加冠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正光。

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熙，英之子也，与弟给事黄门侍郎略、司徒祭酒纂，皆为清河王怿所厚，闻怿死，起兵于邺，上表欲诛元义、刘腾，纂亡奔邺。后十日，长史柳元章等帅城人鼓噪而入，杀其左右，执熙、纂并诸子置于高楼。八月，甲寅，元义遣尚书左丞卢同就斩熙于邺街，并其子弟。

北魏相州刺史中山文庄王元熙是元英的儿子，他和弟弟给事黄门侍郎元略、司徒祭酒元篡都得到清河王元怿的厚待，听到元怿的死讯之后，在邺城起兵，并且上书给孝明帝要求杀掉元义、刘腾，元篡逃跑到了邺城参与起兵。十天之后，长史柳元章等人率领城中平民鼓噪入城，杀了他们的手下人，把元熙、元篡和他们的儿子一同抓到高楼上，八月甲寅（十三日），元义派尚书左丞卢同前去在邺城街市上斩杀了元熙和他的子弟。

熙好文学，有风义，名士多与之游，将死，与故知书曰：“吾与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据大州，弟则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见废北宫，太傅清河王横受屠酷，主上幼年，独在前殿。君亲如此，无以自安，故帅兵民欲建大义于天下。但智力浅短，旋见囚执，上惭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义干心，不得不尔，流肠碎首，复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尔仪，为国为身，善勖名节！”闻者怜之。熙首至洛阳，亲故莫敢视，前骁骑将军刁整独收其尸而藏之。整，雍之孙也。卢同希义意，穷治熙党与，锁济阴内史杨昱赴邺，考讯百日，乃得还任。义以同为黄门侍郎。

元熙爱好文学，有风度，有气量，当时的名士大多和他有交情，他临死时，给老朋友写信说：“我和弟弟都蒙受皇太后的知遇之恩，哥哥镇守大州，弟弟则在宫内服务，皇太后对我们和蔼可亲，恩情如同慈母一般。现在皇太后被废在北宫里，太傅清河王又横遭杀害，圣上年幼，一个人在前殿任人摆布。圣上如此，我等无法保全自己，因此率领军队和百姓想在全国伸张正义。但是我因智力浅短，不但贼人未除，反而身陷囹圄，真是上对朝廷有愧，下对知己无颜。我起兵本是出于忠义之心，不得不这么做，肚脑涂地，也毫无二话！希望众多友人，敬奉你们的道德标准，为国家为自己好好地保持名节。”听了此话的人没有不哀怜他的。元熙的首级被送到了洛阳，他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去看，只有从前的骁骑将军刁整收藏了他的尸身。刁整是刁雍的孙子。卢同为了讨取元义欢心，严厉查办元熙的同党，济阳内史杨昱被囚送到邺城，审问拷打了一百天，才得以回去复任。因此元义让卢同作了黄门侍郎。

元略亡抵故人河内司马始宾，始宾与略缚荻筏夜渡孟津，诣屯留栗法光家，转依西河太守刁双，匿之经年。时购略甚急，略惧，求送出境，双曰：“会有一死，所难遇者为知己死耳，愿不以为虑。”略固求南奔，双乃使从子昌送略渡江，遂来奔，上封略为中山王。双，雍之族孙也。义诬刁整送略，并其子弟收系之，御史王基等力为辩雪，乃得免。

元略逃到老朋友河内人司马始宾那里，司马始宾同元略用苇杆扎成筏子在夜间渡过孟津，来到屯留人栗法光的家中，很快又去投靠西河太守刁双，在那里藏了一年多。当时悬赏通缉元略，风声很紧，元略很害怕，请求把他送出国境。刁双说：“人固有一死，最难得的是为知己而死，希望你不要替我担心。崐”元略坚决请求南逃，刁双便派侄子刁昌送元略渡过长江，于是元略投靠了梁朝，梁武帝封元略为中山王。刁双是刁雍的族孙。元义诬告刁整送走了元略，便把他连同他的子弟一同抓了起来，御史王基等人全力为他申辩，才得以幸免。

甲子，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卒。时上方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独睿自以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甲子（二十三日），梁朝侍中、车骑将军永昌严侯韦睿去世。当时梁武帝正尊崇佛教，百姓全都跟着信教，只有韦睿自以为身为大臣，不想顺从这种习俗，行事全和平时一样。

九月，戊戌，魏以高阳王雍为丞相，总摄内外，与元义同决庶务。

九月戊戌（二十七日），北魏任命高阳王元雍为丞相，总管内外朝政，与元义一同处理日常事务。

初，柔然佗汗可汗纳伏名敦之妻候吕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万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于大泽中施帐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帐中，自云恒在天上。伏跋大喜，号地万为圣女，纳为可贺敦。地万既挟左道，复有姿色，伏跋敬而爱之，信用其言，干乱国政。如是积岁，祖惠浸长，语其母曰：“我常在地万家，未尝上天，上天者地万教我也。”其母具以状告伏跋，伏跋曰：“地万能前知未然，勿为谗也。”既而地万惧，谮祖惠于伏跋而杀之。候吕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绞杀地万；伏跋怒，欲诛具列等。会阿至罗入寇，伏跋击之，兵败而还。候吕陵氏与大臣共杀伏跋，立其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发帅众数万击之，阿那瓌战败，与其弟乙居伐轻骑奔魏。示发杀候吕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当初，柔然国的佗汗可汗娶了伏名敦的妻子候吕陵氏，生下伏跋可汗以及阿那瓌等六个儿子。伏跋成为柔然可汗以后，忽然丢失了幼子祖惠，查访召寻都找不到。有个巫婆叫地万，她说，祖惠现在在天上，我能招来他。于是便在大泽中搭起帐幕，祈祷天神，祖惠一下子出现在帐幕中，并且说自己一直在天上。伏跋非常高兴，称地万是圣女，把她娶为正妻。地万既有法术，又有姿色，伏跋对她既尊敬又宠爱，非常听信她的话，任她参与干扰国事。这样过了几年，祖惠慢慢长大了，告诉他的生母说：“我那时一直在地万家，没有上过天，上天的话是地万教我说的。”他的母亲把这件事的真象告诉了伏跋，伏跋说：“地万能够预见没发生的事，你不要说她的坏话。”不久地万怕这件事暴露，就在伏跋面前陷害祖惠并杀了他。候吕陵氏派与她一心的大臣具列等人绞死了地万；伏跋大怒，要杀死具列等人。恰好在这时阿至罗族入侵，伏跋带兵抗击，兵败而回。候吕陵氏和大臣一同杀掉了伏跋，立他的弟弟阿那瓌为可汗。阿那瓌立为可汗王仅十天，他的族兄示发便率领几万人攻打他，阿那瓌战败，同他的弟弟乙居伐轻骑逃往北魏。示发杀了候吕陵氏和阿那瓌的两个弟弟。

魏清河王怿死，汝南王悦了无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尽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悦为侍中、太尉。悦就怿子亶求怿服玩，不时称旨，杖亶百下，几死。

北魏清河王元怿死后，汝南王元悦没有一点仇恨元义之心，反而用桑落酒讨好元义，极尽谄媚讨好之能事。元义非常高兴，冬季，十月乙卯（十五日），任命元悦为侍中、太尉。元悦向元怿的儿子元亶索取元怿的服饰和古玩，因为没有按时送去而所送的又不合元悦的心意，元悦就用大杖打了元亶一百下，几乎把元亶打死。

柔然可汗阿那瓌将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继、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赐劳甚厚。魏主引见阿瓌蝔于显阳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于亲王之下。宴将罢，阿那瓌执启立于座后，诏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难，轻来诣阙，本国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还本国，诛翦叛逆，收集亡散，臣当统帅遗民，奉事陛下，言不能尽，别有启陈。”仍以启授中书舍人常景以闻。景，爽之孙也。

柔然国的可汗阿那瓌将要来到北魏之时，北魏孝明帝派司空京兆王元继、侍中崔光等人依次欢迎他，十分优厚地赏赐、。孝明帝在显阳殿接见了阿那瓌，随后设置宴席，把阿那瓌的座位排在亲王之下。宴会即将结束时，阿那瓌手执书信站在座位后面，孝明帝命人把他引到御座之前来，阿那瓌拜了几拜说道：“为臣我因为家中有难，只身前来朝拜陛下，我国的臣民，全都崐逃散了。陛下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请陛下派兵把我送回本国，诛灭造反的逆贼，收集起逃散的人马，我一定会统率我的百姓，竭心侍奉陛下。我的话难以表达全面，这里还另外有封信向陛下陈述慰劳他。”于是就把书信交给中书舍人常景呈给孝明帝。常景是常爽的孙子。

十一月，已亥，魏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以衣服、轺车，禄恤仪卫，一如亲王。时魏方强盛，于洛水桥南御道东作四馆，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来降者处之金陵馆，三年之后赐宅于归正里；自北夷降者处燕然馆，赐宅归德里；自东夷降者处扶桑馆，赐宅于慕化里；自西夷降者处崦嵫馆，赐宅于慕义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馆处之。阿那瓌屡求返国，朝议异同不决，阿那瓌以金百斤赂元义，遂听北归。十二月，壬子，魏敕怀朔都督简锐骑二千护送阿那瓌达境首，观机招纳。若彼迎候，宜赐缯帛车马礼饯而返；如不容受，听还阙庭。其行装资遣，付尚书量给。

十一月己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明帝立阿那瓌为朔方公、蠕蠕王，赐给他衣物、服饰和轺车。他的俸禄和卫队，都和亲王的一样。当时北魏正是强盛的时期，在洛水桥南的御道之东修建了四座客馆，道西建起了四片街。有从江南来投降的人便让住在金陵馆，三年以后在归正里赏赐他一所住宅；从北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燕然馆，然后在归德里赏赐住宅；从东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扶桑馆，然后在慕化里赏赐住宅；从西夷来投降的人先住在崦嵫馆，然后在慕义里赏赐诠宅。阿那瓌归顺北魏后，让他住在燕然馆中。阿那瓌多次请求回国。朝廷中的意见总是不一样，无法决定，阿那环用一百斤黄金贿赂元义，于是就允许他回国了。十二月壬子（十三日），北魏命令怀朔都督挑选二千精锐骑兵护送阿那瓌到达国境边上，观看时机而实行招纳。如果柔然迎候阿那瓌，就赐给他丝绸布匹、车马，按礼节给他饯行，送他回去；如果柔然不接受他，仍允许他回到朝中来。这次行动的行装费用，责成尚书省根据费用多少而支付。

辛酉，魏以京兆王继为司徒。

辛酉（二十二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司徒。

魏遗使者刘善明来聘，始复通好。

北魏派刘善明出使梁朝，两国又开始亲善往来。

二年（辛丑、521 ）

二年（辛丑，公元521 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置孤独园于建康，以收养穷民。

梁朝在建康设立孤独园，用来收养穷困百姓。

戊子，大赦。

戊子，（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魏南秦州氐反。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造反。

魏发近郡兵万五千人，使怀朔镇将杨钧将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疏，以为：“蠕蠕久为边患，今兹天降丧乱，荼毒其心，盖欲使之知有道之可乐，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恭己以悦服其心。阿那瓌束身归命，抚之可也；乃更先自劳扰，兴师郊甸之内，投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敌，资天亡之丑虏，臣愚未见其可也。此乃边将贪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王者之得已而用之。况今旱暵方甚，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欲定蠕蠕，干时而动，其可济乎！脱有颠覆之变，杨钧之肉，其足食乎！宰辅专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还，负何信义，臣贱不及议，文书所过，不敢不陈。”阿那瓌辞于西堂，诏赐以军器、衣被、杂采、粮畜，事事优厚，命侍中崔光等劳遣于外郭。

北魏征调附近郡县的一万五千多兵力，由怀朔镇将杨钧统率，送柔然可汗阿那瓌回国。尚书左丞张普惠上书孝明帝，认为：“蠕蠕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边境上的祸患，现在老天给他们降下灾害、战乱，让他们心灵受苦，这大概是为了让他们懂得只有按天道行事才能安乐，让他们悔过自新、规矩顺从地来侍奉我们大魏朝呀。陛下应当安抚百姓，端正自身以使天下百姓心悦诚崐服。阿那瓌只身来投奔，安抚他就可以了，您却首先为此而劳扰天下，在京城内外兴师动众，把他们指派到荒僻偏远之处，去救助几代以来都是我们的强敌之人，帮助老天爷都要使他灭亡的丑恶的蛮虏，以臣之愚见实在看不出有这样做的必要。这不过是守边的将领贪图一时的功劳，却不去想想打仗是凶险的事，圣王不得已时才会使用。何况现在干旱正厉害，圣上出于慈心减少了自己的膳食，却让杨钧带着一万五千人去安定蠕蠕，违背时势而贸然行动，怎么能够成功呢？如果万一发生不测之变，有人颠覆国家发动战乱，即使到时把杨钧杀了吃掉，又有什么用！宰相大臣们专门喜欢个人的名声，不替国家的安危着想，这正是小臣我感到寒心之处。何况即使阿那瓌不能回国，我们有何辜负信义之处。我官职低贱不够评议的资格，但是文书都从我手上经过，因此我不敢不说出我的意见。”阿那瓌在西堂辞行，孝明帝下令赐给他军器、衣被、杂物、粮畜，样样都很优厚，命令侍中崔光等人在外城为他饯行送别。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从父兄婆罗门帅众数万人讨示发，破之，示发奔地豆干，地豆干杀之，国人推婆罗门为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表称：“柔然已立君长，恐未肯以杀兄之人郊迎其弟。轻往虚返，徒损国威。自非广加兵众，无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旧尝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谕婆罗门，使迎阿那瓌。

阿那瓌逃到南方的时候，他的堂兄婆罗门率领几万人入朝讨伐示发，打败了他。示发投奔了地豆干国，地豆干人杀了他，柔然人推举婆罗门做了弥偶可社句可汗。杨钧上书说：“柔然国已经设立了国君，恐怕不会有杀死人家兄长的人又在郊外迎接死者的弟弟。如此轻率前往，徒劳而返，将白白地损害国家的威望。因此如果不大举发兵，就没办法送阿那瓌北返。”二月，北魏派原来曾出使柔然国的牒云具仁前去晓谕婆罗门，让他迎接阿那瓌回国。

辛丑，上祀明堂。

辛丑（初三），梁武帝在明堂祭祖。

庚戌，魏使假抚军将军邴虬讨南秦叛氐。

庚戌（十二日），北魏派代理抚军将军邴虬讨伐南秦州反叛的氐人。

魏元义、刘腾之幽胡太后也，右卫将军奚康生预其谋，义以康生为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使之领左右。康生子难当娶侍中、左卫将军侯刚女，刚子，义之妹夫也，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托，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时或迭出，以难当为千牛备身。康生性粗武，言气高下，义稍惮之，见于颜色，康生亦微惧不安。

北魏元义、刘腾囚禁胡太后时，右卫将军奚康生参与了他们的计划，因此元义任命奚康生的作了抚军大将军、河南尹，仍然让他统领御仗卫兵。奚康生的儿子奚难当娶了侍中、左卫将军侯刚的女儿，侯刚的儿子又是元义的妹夫，元义因为和奚康生有姻亲的关系，因此十分信任他。他们三人很多时间里全都住在宫城内，有时交替着出宫，又让奚难当手执千牛刀侍卫于孝明帝左右。奚康生性情粗暴鲁莽，言语不驯，元义有些惧怕他，甚至表现在脸色上。奚康生也有些感到畏惧不安。

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为力士，及折旋之际，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执杀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谁！群臣莫敢应。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帝前入?，左右竞相排，?不得闭。康生夺难当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阶下。康生乘酒势将出处分，为义所执，锁于门下。光禄勋贾粲绐太后曰：”侍官怀恐不安，陛下宜亲安慰。“太后信之，适下殿，粲即扶帝出东序，前御显阳殿，闭太后于宣光殿。至晚，义不出，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余人就康生所讯其事，处康生斩刑，难当绞刑。义与刚并在内，矫诏决之：康生如奏，难当恕死从流。难当哭辞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时已昏暗，有司驱康生赴市，斩之；尚食典御奚混与康生同执刀入内，亦坐绞。难当以侯刚婿，得留百余日，竟流安州；久之，义使行台卢同就杀之。以刘腾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腾宅，参其颜色，然后赴省府，亦有终日不得见者。公私属请，唯视货多少，舟车之利，山泽之饶，所在榷固，刻剥六镇，交通互市，岁入利息以巨万万计，逼夺邻舍以广其居，远近苦之。甲午（疑误），北魏孝明帝在西林园朝见胡太后，文武百官陪同，酒酣之时纷纷起舞，奚康生趁势表演力士舞，每到回旋、转身的时候，总是看着胡太后，举手、投足、瞪眼、点头，作捕杀的姿式，胡太后明白了他的用意却不敢说话。傍晚，胡太后想携同孝明帝一同住在宣光殿，侯刚说：”皇上已经朝见完毕了，他的嫔妃住在南宫，没必要留宿在这里！“。奚康生说：”皇上是太后陛下的儿子，随太后之意领往哪里，还用问别人吗！“。众大臣们都不敢说话。胡太后自己站起来扶着孝明帝的手臂下堂而去。奚康生大声呼喊，高唱万岁！孝明帝前头进入殿门，手下人互相拥推着，门关不上。奚康生夺过奚难当的千牛刀，砍杀了值后元思辅，才安定了局面。孝明帝在宣光殿上升殿，手下的侍臣都站立在西边台阶下。奚康生借着酒劲想要出来安排布置一番，却被元义抓住，锁在门下。光禄勋贾粲欺骗胡太后说：”侍官们心里惶恐不安，陛下应当亲自去安慰他们。“胡太后相信了他的话，刚走下殿来，贾粲便扶着孝明帝走出东门，往前住到了显阳殿，而把胡太后关在宣光殿内。到了晚上，元义还没有出宫，命令侍中、黄门、仆射、尚书等十多个人到奚康生被押的地方审问他，判处奚康生斩刑，奚难当绞刑。元义和侯刚都在内宫，伪造孝明帝命令判决了这个案子，同意判处奚康生斩刑，饶恕奚难当不死，改为流放。奚难当哭着去向父亲告别，奚康生却慷慨激昂，毫不悲伤，说道：”我不后悔去死，你哭什么？“当时天色已暗，官吏们驱赶着奚康生来到刑场，斩杀了他；尚食典御奚混因和奚康生一同拿着刀冲入宫中，也被判处了绞刑。奚难当因为是侯刚的女婿，得以停留了一百多天，最后被流放到了安州。很久之后，元义又派行台卢同去安州杀害了奚难当。刘腾被任命为司空，因此而权倾一时。朝廷中的八坐、九卿们常常在早晨到刘腾的住所拜访，先观察了他的脸色，然后再到官署去办公，也有一整天都见不到他的官吏。刘腾贪得无厌，不论请他办的是公事还是私事，他只看所送财物多少而行事，无论是不陆交通之利，还是山川物产，他全都独占，他还对六镇敲诈勒索，权贵间互相勾结串通，每年的收入数以百亿。他又侵夺周围四邻的房屋来扩大自己的住宅，远近的人都身受其害。

京兆王继自以父子权位太盛，固请以司徒让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四月，庚子，以继为太保，侍中如故，继固辞，不许。壬寅，以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京兆王元继自认为他们父子的权职太大了，坚决请求把司徒的职位让给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崔光。夏季，四月庚子（初三），朝廷任命元继为太保，保留侍中的职务，元继坚决推辞，但是孝明帝不肯批准。壬寅（初七），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等旧职不变。

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罗门殊骄慢，无逊避心，责具仁礼敬；具仁不屈，婆罗门乃遣大臣丘升头等将兵二千随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还镇，具道其状，阿那瓌惧，不敢进，上表请还洛阳。

北魏的牒云具仁来到柔然国，婆罗门非常傲慢，没有谦逊礼让的意思，却让牒云具仁对他行礼。牒云具仁不肯屈从，婆罗门才派大臣丘升头等人率领二千人随牒云具仁一同去迎接阿那瓌。五月，牒云具仁回到怀朔镇，把这种情况都作了汇报，阿那瓌很害怕，不敢前去，上表给孝明帝请求回到洛阳。

辛巳，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据所部来降。

辛巳（十四日），北魏南荆州刺史恒叔兴率领部将投降了梁朝。

六月，丁卯，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拥所部降魏，皆蛮酋也。魏以僧明为西豫州刺史，守德为义州刺史。

六月丁卯（初一），义州刺史文僧明、边城太守田守德率领部属投降了北魏，这二人都是蛮族首领。北魏任命文僧明为西豫州刺史，田守德为义州刺史。

癸卯，琬琰殿火，延烧后宫三千间。

癸卯（疑误），梁朝琬琰殿失火，火势漫延，烧毁后宫三千间。

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假节，督众军讨义州，破魏义州刺史封寿于檀公岘，遂围其城；寿请降，复取义州。魏以尚书左丞张普惠为行台，将兵救之，不及。

秋季，七月丁酉（初一），梁朝任命大匠卿裴邃为信武将军，授予他符节，让他督率众军去讨伐义州，首战告捷，在檀公岘打败了北魏义州刺史封寿，进而围攻其城。封寿请求投降，于是又夺取了义州。北魏委任尚书左丞张崐普惠为行台，率兵来救援，但是没有来得及。

以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合肥。邃欲袭寿阳，阴结寿阳民李瓜花等为内应。邃已勒兵为期日，恐魏觉之，先移扬州云：“魏始于马头置戍，如闻复欲修白捺故城，若尔，便相侵逼，此亦须营欧阳，设交境之备。今板卒已集，唯听信还。”扬州刺史长孙稚谋于僚佐，皆曰：“此无修白捺之意，宜以实报之。”录事参军杨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胜；邃好狡数，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录事可亟作移报之。”侃报移曰：“彼之纂兵，想别有意，何为妄构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谓秦无人也。”邃得移，以为魏人已觉，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发，伏诛者十余家。稚，观之子；侃，播之子。

接着，又任命裴邃为豫州刺史，镇守合肥。裴邃想要袭击寿阳，便暗中结交了寿阳人李瓜花等人作为内应。裴邃布署好了军队并约定了时间，怕被北魏发觉，便先给北魏扬州方面送去一封书信，信中说：“魏国原来在马头设置防卫，现在听说又要修筑过去的白捺城，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你们要发起进攻，我们这边也需要修筑欧阳城，增设边境的守备，现在筑城的兵士已集中了，只等你们的回信了。”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和他的幕僚们商议此事，大家都说：“我们这里没有修筑白捺城的意图，应当把实情告诉他们。”录事参军杨侃说：“白捺是个小城，本来不是什么险要之地；裴邃这人很狡诈，一贯老谋深算，现在集结、调动部队，恐怕有别的用意。”长孙稚顿时醒悟过来了，说：“录事应当马上写一篇檄文送给裴邃。”于是，杨侃在檄文中对裴邃说：“你们调集兵力，想是有其他用意，为什么反而胡说我们要修筑白捺城呢？古话说：”他人有什么心思，我能猜测得出来‘，不要以为我们这里没有能人。“裴邃收到檄文后，认为北魏已经发觉了他的用意，就遣散了他的军队。李瓜花等人因为错过了约定时间，就互相告发检举，有十多家被处死。长孙稚是长孙观的儿子，杨侃是杨播的儿子。

初，高车王弥俄突死，其众悉归嗕嗕；后数年，嗕哒遣弥俄突弟伊匐帅余众还国。伊匐击柔然可汗婆罗门，大破之，婆罗门帅十部落诣凉州，请降于魏。柔然余众数万相帅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称：“本国大乱，姓姓别居，迭相抄掠。当今北人鹄望待拯，乞依前恩，给臣精兵一万，送臣碛北，抚定荒民。”诏付中书门下博议，凉州刺史袁翻以为：“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始则蠕蠕授首，既而高车被擒。今高车自奋于衰微之中，克雪仇耻，诚由种类繁多，终不能相灭。自二虏交斗，边境无尘，数十年矣，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继归诚，虽戎锹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存亡继绝，帝王本务。右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徒内地，则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且蠕蠕尚存，则高车犹有内顾之忧，未暇窥窬上国；若其全灭，则高车跋扈之势，岂易可知！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瓌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瓌所居非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以处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畔援，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徒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如其奸回反覆，不过为逋逃之寇，于我何损哉？”朝议是之。

当初，高车王弥俄突死后，他的手下人都投靠了嗕哒国。几年以后，嗕哒派遣弥俄突的弟弟伊匐率领余部回国。伊匐攻打柔然可汗婆罗门，打败了婆罗门，婆罗门带领十个部落来到凉州，请求向北魏投降。柔然国剩余的几万人一起来迎接阿那瓌。阿那瓌给孝明帝上表说：“我国的内部大乱，各个部族都各据一方分开居住，交替着抢劫杀掠。现在北方人都举踵翘望陛下去拯救他们，乞求您照从前恩赐我那样，给我一万精锐兵力，送我到沙漠的北部，以便安抚战乱中的百姓。”孝明帝下令把这件事交给中书门下集体议定，凉州刺史袁翻认为：“自从我国定都洛阳以来，蠕蠕国和高车国反复相互吞并，开始是蠕蠕国失去了头领，接着高车王又被抓。现在高车国在衰败中奋起，力求报仇雪耻，姷?捎谥肿濉⒗嗍舴痹樱?詈笠裁荒軑将敌国消灭。自从这两个敌虏之国相互交战以来，我们的边境尘土不起已经有几十年了，这是中原国家的益处。现在蠕蠕国的两个国王相继归顺我国，虽然戎狄之族野性难改，最后也不会有纯真坚固的节操，但是使危亡的国家幸存下去，使绝灭的种姓得以繁衍，是帝王之本务。如果对他们弃而不管，就会有损于我们的德行；如果收留并且抚养他们，就会损失我们的物资储备；如果把他们全部迁到内地，则不但他们不情愿，怕最终也会成为我们的祸患，晋代的刘渊、石勒之乱就是这样发生的。况且只要蠕蠕国还存在，那么高车国就还有内顾之忧，没功夫觊觎我国；如果蠕蠕国全部灭亡，那么高车国的强霸之势，是难以预测的！现在蠕蠕国虽然大乱，但是部落还存在许多，到处都有，都盼望着过去的主人，高车国虽然强大，却没能全部征服他们。以我之愚见，应当让蠕蠕国的两个国主同时并存，让阿那瓌住在东部，让婆罗门住在西面，把那些降民分给他俩，使他们各有所属。阿那瓌居住的地方我不曾见过，不敢胡乱猜测；对于婆罗门，则请修筑西海旧城让他居住。西海城在酒泉的北部，距离高车国所居住的金山一千多里，实在是北虏来往的要塞之地，那里土地肥沃广阔，非常适宜于耕种。应当派遣一员良将，配备以兵力武器，既监护婆罗门，又顺便让他们去屯田，可以节省粮草运输的烦劳。西海之北就面临着大沙漠，是野兽聚集的地方，让蠕蠕们打猎，与守兵们互相资助，便足以做到坚守自固。对外可以辅助弱小的蠕蠕国，对内可以防御强横的高车国，这是安定边境保卫要塞的长久之计。如果婆罗门能收集起离散的百姓，复兴他的国家，就逐渐让他转向北部、迁移过沙漠，便可成为我国的外藩，高车国的强敌，于是西北一带的忧虑就可以解除了。如果他反叛了，则不过成为外逃的流寇，对我国有什么损害呢？”朝廷经过讨论同意了他的意见。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诣怀朔镇请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雍等奏：“怀朔镇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请置阿那瓌于吐若奚泉，婆罗门于故西海郡，令各帅部落，收集离散。阿那环所居既在境外，宜少优遣，婆罗门不得比之。其婆罗门未降以前蠕蠕归化者，悉令州镇部送怀朔镇以付阿那瓌。”诏从之。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来到怀朔镇请求救兵，并且迎接阿那瓌。俟匿伐是阿那瓌的哥哥。冬季，十月，录尚书事高阳王元雍等人奏北魏孝明帝：“怀朔镇之北的吐若奚泉，原野平坦肥沃，请将阿那瓌安置在吐若奚泉，婆罗门安置在从前的西海郡，命令他们各自率领自己的部落，收集离散的百姓。既然阿那瓌的住地在境外，那么遣送他时便应当稍微优厚一点，婆罗门不可以和他相比。在婆罗门投降以前来投奔我国的蠕蠕人，都要让各州、镇集中送到怀朔镇来交给阿那瓌。”孝明帝下令批准了他们的上奏。

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加仪同三司。

十一月癸丑（十九日），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大将军侯刚仪同三司。

魏以东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间王琛为行台以讨之。琛恃刘腾之势，贪暴无所畏忌，大为氐所败。中尉弹奏，会赦，除名，寻复王爵。

北魏因为东益、南秦二州的氐人都反叛了，庚寅（疑误），任命秦州刺史、河间王元琛成立行台去讨伐。元琛倚仗刘腾的权势，贪婪残暴、肆无忌惮，被氐人打得大败。中尉弹奏了他，正赶上大赦，因此只被除名，但不久又恢复了王爵。

魏以安西将军元洪超兼尚书行台，诣敦煌安置柔然婆罗门。

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元洪超兼任尚书行台，到敦煌去安置柔然国的婆罗门。

三年（壬寅、522 ）

三年（壬寅，公元522 年）

春，正月，庚子，以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3113为尚书左仆射。

春季，正月庚子（初七），梁朝任命尚书令袁昂为中书监，吴郡太守王3113为尚书左仆射。

辛亥，魏主耕藉田。

辛亥（十八日），北魏孝明帝举行耕种籍田仪式。

魏宋云与惠生自洛阳西行四千里，至赤岭，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期，崐至乾罗国而还。二月，达洛阳，得佛经一百七十部。

北魏宋云和惠生从洛阳出发，西行四千里，到达赤岭，才出了北魏国境，继续西行两年以后，到达乾罗国后返回。于二月回到洛阳，得到一百七十部佛经。

高车王伊匐遣使入贡于魏。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久之，伊匐与柔然战败，其弟越居杀伊匐自立。

高车王伊匐派使节向北魏进贡。夏季，四月庚辰（十九日），北魏任命伊匐为镇西将军、西海郡公、高车王。很久以后，伊匐和柔然国交战失败，他的弟弟越居杀了伊匐自立为王。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五月壬辰朔（初一），发生日全食。

癸巳，大赦。

癸巳（初二），梁朝大赦天下。

冬，十一月，甲午，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憺卒。

冬季，十一月甲午（初六），梁朝领军将军始兴忠武王萧憺去世。

乙巳，魏主祀圜丘。

乙巳（十七日），北魏孝明帝在圜丘祭天。

初，魏世祖以《玄始历》浸疏，命更造新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历，候验得失，合为一历，以壬子为元，应魏之水德，命曰《正光历》。丙午，初行《正光历》，大赦。

当初，魏世祖认为《玄始历》渐渐不准确了，下令另制新的历法。到现在，著作郎崔光选取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所上呈的历法，经过验证得失，合并成一种历法，以壬子为起首，以便于与北魏以水德而王相应，命名为《正光历》，表秦朝廷。丙午（十八日），开始实行《正光历》，并大赦天下。

十二月，乙酉，魏以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十二月乙酉（二十七日），北魏任命车骑大将军、尚书右仆射元钦为仪同三司，太保京兆王元继为太傅，司徒崔光为太保。

初，太子统之未生也，上养临川王宏之子正德为子。正德少粗险，上即位，正德意望东宫。及太子统生，正德还本，赐爵西丰侯。正德怏怏不满意，常蓄异谋。是岁，正德自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顷之，亡奔魏，自称废太子避祸而来。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充彼密亲，远投他国！不如杀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复自魏逃归。上泣而诲之，复其封爵。

当初，太子萧统没有生下来的时候，梁武帝抚养了临川王萧宏之子萧正德为儿子。萧正德从小就很粗野阴险，梁武帝即位后，萧正德一心想成为东宫太子。太子萧统出生之后，萧正德被交还父母，并被赏赐西丰侯的爵位。萧正德心中恨恨不平，一直藏有谋反之心。这一年，萧正德由黄门侍朗升为轻车将军，不久他逃奔北魏，自称是被废弃的太子前来避祸。北魏尚书左仆射萧宝寅上表朝廷说：“伯父是皇帝，父亲是扬州刺史，而他却丢下亲人，远远地投到别的国家来，岂有此理！不如杀了他。”因此，北魏人便对萧正德非常不客气，于是萧正德就杀了一个小孩，声言是自己的孩子，远远地修建墓地。北魏人没有怀疑他。第二年，他又从北魏逃回国。梁武帝流着泪教诲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柔然阿那瓌求粟为种，魏与之万石。

柔然国的阿那瓌请求给他们谷子作种子，北魏给了一万石。

婆罗门帅部落叛魏，亡归嗕哒。魏以平西府长史代人费穆兼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将兵讨之，柔然遁去。穆谓诸将曰：“戎狄之性，见敌即走，乘虚复出，若不使之破胆，终恐疲于奔命。”乃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以步兵之羸者为外营，柔然果至，奋击，大破之，婆罗门为凉州军所擒，送洛阳。

婆罗门率领部落反叛北魏，逃奔嗕哒。北魏委派平西府长史代都人费穆兼任尚书右丞西北道行台，让他率兵前去讨伐婆罗门，柔然人逃跑了。费穆对众将领说：“戎狄的本性是见敌就跑，乘虚又来，如果不吓破他们的胆子，恐怕最后会被他们折腾得疲于奔命。”于是他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另派瘦弱的步兵在外扎营，柔然人果然来了，费穆率军猛烈进攻，打得柔然人一败崐涂地。婆罗门被梁州军队抓获，送到了洛阳。

四年（癸卯、523 ）

四年（癸卯，公元523 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藉田。

春季，正月辛卯（初四），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丙午（十九日），又在明堂祭祀。二月乙亥（十八日），耕种藉田。

柔然大饥，阿那瓌帅其众入魏境，表求赈给。已亥，魏以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节抚谕柔然。孚，谭之孙也。将行，表陈便宜，以为：“蠕蠕久来强大，昔在代京，常为重备。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乱亡，稽首请服。朝廷鸠其散亡，礼送令返，宜因此时善思远策。昔汉宣之世，呼韩款塞，汉遣董忠、韩昌领边郡士马送出朔方，因留卫助。又，光武时亦使中郎将段彬置安集掾史，随单于所在，参察动静。今宜略依旧事，借其闲地，听其田牧，粗置官属，示相慰抚。严戒边兵，因令防察，使亲不至矫诈，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从。

柔然国发生严重饥荒，阿那瓌率领部众进入北魏境内，上表请求赈济。己亥（疑误），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符节去安抚柔然。元孚是元谭的孙子。临行时，元孚上表陈述了合理建议，他认为：“蠕蠕国向来强大，从前在代京时，对他们经常设置重兵防卫。现在老天爷降福于大魏，让他们自己发生败乱，来叩头请求臣服。朝廷纠集起他们失散逃亡的人，礼送他们回国，应当趁这一时机好好地考虑一下长久的计策。从前汉宣帝时，呼韩邪表示忠诚，汉朝遣派董忠、韩昌带领边郡的兵马把他送出朔方城，并且留在那里保护、扶助他们。还有，汉光武帝时也派中郎将段彬设立安集掾史，跟随单于行动，观察他们的情况。现在应当大致按从前的办法去做，把闲置的土地借给他们，让他们去放牧，简单地设置官府，以表示对他们的关心爱护，同时在边境上严密布置兵力，以便防卫监视这些柔然人，使他们与我们亲近却不至于欺哄瞒骗我们，疏远却不允许到了反叛的地步，这才是上上之策。”但是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对策。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

柔然国的俟匿伐来北魏朝拜孝明帝。

三月，魏司空刘腾卒。宦官为腾义息重服者四十余人，衰绖送葬者以百数，朝贵送葬者塞路满野。

三月，北魏司空刘腾去世。宦官中刘腾的干儿子穿戴重丧服的有四十多人，送葬的数以百计，前来送葬的朝中权贵披麻挂孝，弃塞了道路和田野。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瓌于柔玄、怀荒二镇之间。阿那瓌众号三十万，阴有异志，遂拘留孚，载以辒车。每集其众，坐孚东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引兵而南，所过剽掠，至平城，乃听孚还。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帅骑十万击柔然。阿那瓌闻之，驱良民二千、公私马牛羊数十万北遁，崇追之三千余里，不及而还。

夏季，四月，北魏元孚秉承朝廷之令持白虎幡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慰问阿那瓌。阿那瓌手下共有三十万人马，他暗中怀有反叛之意，于是就扣留了元孚，把他关在卧车之中。阿那瓌每次集合他的部下，都让元孚坐在车厢中，称他为行台，特别地表示尊敬。阿那瓌率兵向南开进，所过之处横加掠劫，到了平城，才允许元孚回去。有关部门上奏元孚有辱使命，令他将功抵罪。甲申（疑误），北魏派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统率十万骑兵攻打柔然。阿那瓌听到消息，抓走二千百姓，驱赶了公家和私人的几十万头马牛羊，向北方逃窜而去，李崇追赶了三千多里，没有追上，只好撤回。

纂使铠曹参军于谨帅骑二千追柔然，至郁对原，前后十七战，屡破之。谨，忠之从曾孙也，性深沈，有识量，涉猎经史。少时，屏居田里，不求仕进，或劝之仕，谨曰：“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纂闻其名而辟之。后帅轻骑出塞觇候，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之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军众者。铁勒望见，虽疑有伏兵，自恃其众，进军逼谨。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铁勒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铁勒以为谨也，争逐之；谨帅余军击其追骑，铁勒遂走崐，谨因得入塞。

元纂派遣铠曹参军于谨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柔然人，来到郁对原，先后打了十七仗，屡屡破敌获胜。于谨是于忠的从曾孙，他性情深沉、有识见、有气量，广涉经典史传。少年时，他隐居在乡间，不求仕进，有人劝他入仕做官，他说：“州和郡的官职是从前的人所瞧不上的；朝廷宰辅的位置，必须等待时机来到才可以获得。”元纂听到他的名声就征召了他。后来他率领轻骑部队出塞侦察，忽然遇上了几千名敕勒骑兵，于谨因为寡不敌众，后退一定难以幸免，于是便分散手下的骑兵，让他们藏到树丛之间，又派人到山上去指挥，好象在部署军队一样。敕勒人看到后，虽然疑心有埋伏，但是倚仗人多，进兵逼近于谨。于谨常常骑一紫一黄两匹骏马，敕勒人都认识，他就让二人各骑一匹马冲出战阵，敕勒人以为是于谨，争着去追赶；于谨率领剩下的军队攻打追击的骑兵，敕勒人逃跑了，于谨才回到关内。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怒。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入仕次叙，一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庶无北顾之虑矣。”崇为之奏闻，事寝，不报。

李崇的长史钜鹿人魏兰根劝谏李崇说：“从前沿着边境刚开始设置各镇时，由于地广人稀，于是或者征调中原豪强的子弟，或者派遣宗室贵戚前去居住镇守，为朝廷分忧。后来，他们的后代被当地官吏们称为‘府户’，象对待奴隶那样役使他们，按年纪给他们婚配，以致于使他们失去上等人的身份，然而当地原来的门族，各个都荣华显赫，比较一下，他们理应对此愤怨不满。因此，应当把镇改成州，分别设置郡和县，凡是府户都释放为平民，在入仕和升迁方面都和从前一样，这样文武手段并用，威严、慈恩并施。如果这种策略实行了，国家几乎就可以解除北方的忧患了。”李崇替他上奏给孝明帝知道，但事情被搁置起来，没有回音。

初，元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于魏主所居殿侧，曲尽佞媚，帝由是宠信之。义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后。时出休于千秋门外，施木栏楯，使腹心防守以备窃发，士民求见者，遥对之而已。其始执政之时，矫情自饰，以谦勤接物，时事得失，颇以关怀。既得志，遂自骄慢，嗜酒好色，贪吝宝贿，与夺任情，纪纲坏乱。父京兆王继尤贪纵，与其妻子各受赂遗，请属有司，莫敢违者。乃至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由是百姓困穷，人人思乱。

当初，元义囚禁胡太后以后，常常入宫在孝明帝所住的殿堂旁边执勤，百般献媚，孝明帝因此开始宠信他。元义在宫禁中出入，常常让勇士手执兵器在他前后保护，有时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就设置木栅栏，让心腹守护以便防备作乱，士人和百姓来求见他，只能离得远远地，不能近前。他开始掌管朝政的时候，还伪装粉饰自己，所以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出谦逊、殷勤的样子，对于时事得失也假作十分关心，等到得势以后，就开始傲慢无礼，嗜酒好色，贪图财宝贿赂，随心所欲地处置事情，破坏纲常法纪。他的父亲京兆王元继更加贪婪放肆，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接受贿赂和礼品，操纵有关部门，没有人敢抗拒。风气所及以至于连郡县的小官吏也不能公正任命，而牧、守、令、长等各级官吏全都是贪污受贿的人。因此百姓贫困窘迫，人人都想造反。

武卫将军于景，忠之弟也，谋废叉，叉黜为怀荒镇将。及柔然入寇，镇民请粮，景不肯给，镇民不胜忿，遂反，执景，杀之。未几，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改元真王，诸镇华、夷之民往往响应，拔陵引兵南侵，遣别帅卫可孤围武川镇，又攻怀朔镇。尖山贺拔度拔及其三子允、胜、岳皆有材勇，怀朔镇将杨钧擢度拔为统军，三子为军主以拒之。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他策划罢免元义，被元义贬为怀荒镇将。等到柔然入侵扰乱，镇中百姓请求发粮，于景不肯给，百姓压不住心头之忿，就造了反，抓住了于景，杀了他。不久，沃野镇的平民破六韩拔陵聚众造返，杀了镇将，改年号为真王，各镇的汉族和夷族百姓纷纷前来响应，破六韩拔陵带兵向南进发，派偏将卫可孤包围了武川镇，又攻打怀朔镇。尖山人贺拔度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崐拔胜、贺拔岳都有才干和勇气，怀朔镇将杨钧提拔贺拔度拔为统军，又提拔他的三个儿子为军主，让他们去抗击叛民。

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为高祖及文昭高后凿二佛龛于龙门山，皆高百尺。永平中，刘腾复为世宗凿一龛，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万二千余工而未成。

北魏景明初年，宣武帝命令宦官白整给孝文帝和文昭高后在龙门山凿两个佛龛，佛龛全都高达百尺。永平年间，刘腾又替宣武帝凿了一个佛龛，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一共用了十八万二千多个工，却还没有完成。

秋，七月，辛亥，魏诏：“见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给本官半禄，以终其身。”

秋季，七月辛亥（二十七日），北魏孝明帝诏令：“现在在朝中的官员，按年龄到了七十岁应当退仕解职的人，可以付给他原来官职一半的俸禄，一直到他终年。”

九月，魏诏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

九月，北魏孝明帝诏令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入居门下省，和丞相高阳王元雍一同参决尚书奏事。

冬，十月，庚午，以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冬季，十月庚午（十七日），梁朝任命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并以中卫将军的身份开府仪同三司。

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笃，魏主亲抚视之，拜其子励为齐州刺史，为之撤乐，罢游眺。丁酉，光卒，帝临，哭之恸，为减常膳。

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孝明帝亲自去看望他，任命他的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并为了他的病而取消音乐，停止游玩。丁酉（疑误），崔光去世，孝明帝临丧，悲痛地哭悼他，并且为此而减少自己正常的饮食。

光宽和乐善，终日怡怡，未尝忿恚。于忠、元义用事，以光旧德，皆尊敬之，事多咨诀，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时人比之张禹、胡广。

崔光宽厚和蔼，仁慈亲善，整天快乐平和，从不发怒生恨。于忠、元义专权，但是因为崔光德高望众，都尊敬他，凡事大多事先征求他的意见而后才做决定，但他并没能挽救裴植、郭祚和清河王元怿之死，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

光且死，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帝从思伯受《春秋》，思伯虽贵，倾身下士。或问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时以为雅谈。

崔光将要去世时，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孝明帝跟从贾思伯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地位尊贵，但常礼贤下士。有人问贾思伯说：“您为什么能不骄傲呢？”贾思伯说：“有了地位就骄傲，难道能保持长久吗！”当时的人把它传为佳话。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甲辰，尚书左仆射王3117卒。

甲辰（二十二日），梁朝尚书左仆射王3117去世。

梁初唯扬、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余州杂以谷帛交易。上乃铸五铢钱，肉好周郭皆备。别铸无肉郭者，谓之“女钱”。民间私用女钱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议尽罢铜钱。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

梁朝在开国之初，只有扬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的州夹杂使用谷物、布帛进行交换。梁武帝就让铸造五铢钱，这种五铢钱的内郭、外郭以及周郭都齐备。又另外铸造了没有内郭的钱，称为“女钱”，民间私下里使用女钱进行交易，禁止不了，于是就商议全部废止使用铜钱。十二月戊午（初六），开始铸造铁钱。

魏以汝南王悦为太保。

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

第一百五十卷

梁纪六高祖武皇帝六普通五年（甲辰、524 ）

梁纪六梁武帝普通五年（甲辰，公元524 年）

春，正月，辛丑，魏主祀南郊。

春季，正月辛丑（二十日），北魏孝明帝在南郊祭天。

三月，魏以临淮王都督北讨诸军事，讨破六韩拔陵。

三月，北魏委任临淮王元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破六韩拔陵。

夏，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反，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高平镇以应拔陵。魏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走 .

夏季，四月，高平镇民赫连恩等人造反，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并攻打高平镇，以便响应破六韩拔陵。北魏将领卢祖迁击败了他们，胡琛北逃而去。

卫可孤攻怀朔镇经年，外援不至，杨钧使贺拔胜诣临淮王告急。胜募敢死少年十余骑，夜伺隙溃围出，贼骑追及之，胜曰：“我贺拔破胡也”，贼不敢逼。胜见于云中，说之曰：“怀朔被围，旦夕沦陷，大王今顿兵不进；怀朔若陷，则武川亦危，贼之锐气百倍，虽有良、平，不能为大王计矣。”许为出师。胜还，复突围而入。钧复遣胜出觇武川，武川已陷。胜驰还，怀朔亦溃，胜父子俱为可孤所虏。

卫可孤攻打怀朔镇整整一年了，外面援军不到，杨钧指派贺拔胜到临淮王元那里去告急。贺拔胜招募了十余名不怕死的少年骑兵，在夜间瞅空子突围而出，卫可孤的骑兵追上了他们，贺拔胜喊道：“我是贺拔破胡。”追兵们便吓得不敢逼近了。贺拔胜在云中见到了元，向他游说道：“怀朔被围，沦陷于敌就在眼前，大王现在却按兵不动。怀朔如果陷于放手，那么武川也将告危，那时贼寇的锐气将百倍增加，即使有张良、陈平在，也无法为大王您计议了。”元答应出兵援救怀朔。贺拔胜返回，又突围而入城。杨钧又派遣贺拔胜出城去侦察武川的情况，去之后，武川已经失陷。贺拔胜快马驰还，很快怀朔也被攻破，贺拔胜父子俱被卫可孤俘虏。

五月，临淮王与破六韩拔陵战于五原，兵败，坐削除官爵。安北将军陇西李叔仁又败于白道，贼势日盛。

五月，临淮王元同破六韩拔陵在五原交战，战败，元因而获罪被削除官爵。安兆将军陇西人李叔仁也在白道战败，因此贼兵的势力日益强盛了。

魏主引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于显阳殿，问之曰：“今寇连恒、朔，逼近金陵，计将安出？”吏部尚书元义请遣重臣督军镇恒、朔以捍寇，帝曰：“去岁阿那叛乱，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镇为州，朕以旧章难革，不从其请。寻崇此表，开镇户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难追，聊复略论耳。然崇贵戚重望，器识英敏，意欲遣崇行，何如？”仆射萧宝寅等皆曰：“如此，实合群望。”崇曰：“臣以六镇遐僻，密迩寇戎，欲以慰悦彼心，岂敢导之为乱！臣罪当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报恩改过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军旅，愿更择贤材。”帝不许。义，天赐之子也。

北魏孝明帝把朝廷中的丞相、令、仆、尚书、侍中、黄门等大臣召到显阳殿，问他们：“如今恒、朔之地贼寇蜂起，逼近祖先陵墓金陵，怎么办？”吏部尚书元义请求派遣朝廷重臣督领军队镇守恒、朔，以抵御贼寇，孝明帝说：“去年阿那叛乱，派遣李崇北征，李崇上表请求改镇为州，联因为旧的章程难以变更，便没有听从他的请求。思量李崇这个上表，开启了镇上人家的非份之想，以致有今日之患。但是过去的事情难以挽回，这里只是顺便说一下罢了。然而李崇是皇亲贵戚，名望甚重，气量大，识见远，英武机敏，我想派他前去，你们看如何呢？”仆射萧宝寅等都说：“这样决定，非常符合众人之心。”李崇说：“我考虑到六镇地处偏远，贼寇密布，提出改镇为州是为了安慰取悦当地人之心，岂敢引导他们作乱呢？我罪该万死，陛下仁慈而赦免了我，如今更要派我北行，这对我正是一个报恩改过的机会。但是我年已七十，加之疲病在身，不堪于军旅之事了。希望能另外选择优秀人材。”孝明帝没有答应。元义是元天赐的儿子。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销祸于未萌，制胜于无形。魏肃宗既不能用，及乱生之后，曾无愧谢之言，乃更以为崇罪，彼不明之君，乌可与谋哉！《诗》云：“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谓矣。臣司马光曰：李崇的上表，是为了消除祸乱于未发之时，制敌取胜于无形之中。魏孝明帝既不能采纳他的建议，到祸乱产生之后，不但没有半点愧谢之言，反而更把这认为是李崇的罪过，那个不明智的君主，怎么可以同他谋事呢！《诗经》云：“听到美言便应对，闻诵诗书则陶醉，良善之言不采用，反责我等行逆罪。”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壬申，加崇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深皆受崇节度。深，嘉之子也。

壬申（二十三日），北魏委任李崇为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北讨大都督，命令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广阳王元深一并接受李崇指挥调遣。元深是元嘉的儿子。

六月，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以伐魏。

六月，梁朝委任豫州刺史裴邃负责征讨诸军事，去讨伐北魏。

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豳、凉，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政刑残虐，在下皆怨，是月，城内薛珍等聚党突入州门，擒彦，杀之，推其党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讨之。

北魏自从破六韩拔陵造反以来，二夏、豳、凉等地寇盗蜂起。秦州刺史李彦施政严苛，刑罚残酷，无人不怨。这月，城内薛珍等人结伙闯入州府门，抓住了薛彦，杀了他，推举同党莫折大提为元帅，莫折大提自称为秦王。北魏派遣雍州刺史元志去讨伐。

初，南秦州豪右杨松柏兄弟，数为寇盗，刺史博陵崔游诱之使降，引为主簿，接以辞色，使说下群氐，既而因宴会尽收斩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惧。游闻李彦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攻游，杀之，以城应大提。大提遣其党卜胡袭高平，克之，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大提寻卒，子念生自称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

起初，南秦州的豪强杨松柏兄弟几番为寇，刺史博陵人崔游引诱他投降，提他做了主簿，以亲近的言语和态度接待了他，让他去游说下面的氐族部落，事成之后借宴会之机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斩了，因此部下无不猜忌惧怕。崔游得知李彦的死讯之后，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想逃走，但没有得逞。城中百姓张长命、韩祖香、孙掩等人攻打崔游，杀了他，率全城百姓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派他的党徒卜胡袭击高平，攻克该城，杀了镇将赫连略和行台高元荣。莫折大提很快便去世，他的儿子莫折念生自称为天子，设置百官，改年号为天建。

丁酉，魏大赦。

丁酉（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书元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秋季，七月甲寅（初六），北魏委任吏部尚书元义兼尚书仆射，为西道行台，统率众将去讨伐莫折念生。

崔暹违李崇节度，与破六韩拔陵战于白道，大败，单骑走还。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战，不能御，引还云中，与之相持。

崔暹不服从李崇指挥，与破六韩拔陵在白道交战，一败涂地，单人匹马跑了回来。破六韩拔陵集中兵力攻打李崇，李崇全力迎战，但是抵挡不住，便带领部队回到云中，与破六韩拔陵相持。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乃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指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云中，将士之崐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广阳王元深上奏孝明帝：“先朝建都平城时，以北部边境为重，郑重挑选亲近贤能，挂帅但任镇将，并且配以高门子弟，让他们拼死防止边患，不但不影响他们的仕宦前途，反而更因此而独得提升，当时的人们，都欣羡能去那里守边。太和年间，仆射李冲掌权，凉州的当地人全都免除服役，而平城的那些高门大姓，却仍然要去防守边关，如果不是得罪了当权者，谁也不愿意加入其列。这些人到了边关之后，受镇将驱使，只能担任虞侯或没有月俸的随从之类的卑下职务。一生之内，最高也只不过做到军主。然而他们同姓中留在京城的那些人却能做到上品显官，于是身在边镇的那些人便由于升迁之路与己隔绝，因而大量逃散。于是，朝廷制定了严厉的边兵制度，规定不允许边镇上的人浮游在外，于是少年人不能从师学习，成年人不能出外游宦，只有这些人不被当做人看待，说起来便让人心酸落泪！自从迁都洛阳以来，边防职任更加被看得轻了，只有那些长期不能升迁的庸碌之才，才出任镇将，这些人互相仿效，一心为自己聚敛财物，而无心于本职之事。或者各地方的奸吏，因犯罪而发配边关，这些人在背后为镇将尽出坏主意，贪脏枉法，以致贿赂成风，取代了正常的制度，边民们对此无不切齿。到阿那背弃朝廷之恩，纵掠反叛而去，朝廷发兵长途追击。十五万大军越过沙漠，但不到几天功夫就返回来了，不能除尽反贼，边民见到这样的援军，于是便打心眼中瞧不起中原之国。尚书令李崇请求改镇为州，或许也是先觉察到了这一点，但是朝廷没有准许他的请求。高阙戌的主将管制下属严酷，上下失和，破六韩拔陵杀了他，于是结伙叛乱，攻城掠地，所过之处夷灭无遗。朝廷军队屡屡败北，贼党气焰日益嚣张。这一段时间里的举动，指望能铲平叛乱，早获安定；但是崔暹全军覆没，李崇与我徘徊难进，只好一起顺原路回到云中，将士们的情绪一落千丈，无心再战。现在的忧虑，不仅西北方面，恐怕各镇很快也会如此，天下之事，哪能容易地估量透呢！”元深的上书奏呈上去后，孝明帝没有亲自省阅。

诏征崔暹系廷尉；暹以女妓、田园赂元义，卒得不坐。

孝明帝诏令召崔暹进朝，由廷尉问罪，但是崔暹用女妓、田产庄园贿赂元义，最后竟没有治罪。

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杨伯年攻仇鸠、河池二戍，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伊祥等击破之，斩首千余级。东益州本氐王杨绍先之国，将佐皆以城民劲勇，二秦反者皆其族类，请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数经行阵，抚之足以为用，急之则腹背为患。”乃悉召城民，慰谕之，既而渐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诸郡，内外相顾，卒无叛者。子建，兰根之族兄也。

丁丑（二十九日），莫折念生派遣他属下的都督杨伯年攻打仇鸠、河池两个寨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将军伊祥等人击败了杨伯年，斩首一千多人。东益州本来是氐王杨绍先的封国，将佐们都因为州城中的民众勇悍不驯，南秦州和秦州的反叛者都是杨绍先的同族之人，于是请求要先没收城里人手中的兵器械仗，魏子建说：“城中民众数次经历打仗之事，安抚好他们便可为我所用，逼的太急了则会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于是把城中民众都召集起来，安抚晓谕他们，然后逐渐把他们父子兄弟分派到外地各郡去戍守，这样内外相顾，到底也没有出现反叛者。魏子建是魏兰根的族兄。

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执刺史宋颖，据州反。

北魏凉州幢帅于菩提等人拘押了刺史宗颖，占据凉州而反。

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俊拔魏童城。

八月庚寅（十二日），梁朝徐州刺史成景俊攻拔北魏的童城。

魏员外散骑侍郎李苗上书曰：“凡食少兵精，利于速战；粮多卒众，事宜持久。今陇贼猖狂，非有素蓄，虽据两城，本无德义，其势在于疾攻，日有降纳，迟则人情离沮，坐待崩溃。夫飚至风举，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肯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晓兵，奔利不相待，逃难不相顾，将无法令，士非教习，不思长久之计，各有轻敌之心。如令陇东不守，军败散，则两秦遂强，三辅危弱，国之右臂于斯废矣。宜敕大将坚壁勿战，别命偏裨帅精兵数千出麦积崖以袭其后，则、陇之下，群妖自散。”

北魏员外散骑侍朗李苗上书说：“粮少兵精，利于速战速决；粮多兵众，利于打持久之战。当今陇地贼寇猖狂，但是这些贼寇没有多少粮资储备崐，虽然占据了两座城，但本来没有德义，所以其势在于急攻，以使每日都有所降纳，迟缓了则会使人心离散，情绪颓丧，从而坐待崩溃。飚至风举，逆反者求的是万一之功；高壁深垒，王师有全制之策。但是天下长久安泰，人们已经不知晓行伍征战了，都变得追逐利益唯恐落后，逃灾避难互不相顾，将帅没有法令，士兵不演习操练，人人不思长远之计，个个都有轻敌之心。如果使陇东失守，地元志的军队败溃，秦州和南秦州莫折念生及张长命等反贼的势力便可强大，那么长安附近顿时就会变得危而又弱，作为国家的右臂于是便废了。应该旨令主将坚壁而守，不要出战，另外命令副帅偏将率领兵数千名出麦积崖从背后袭击叛贼，如此则、陇之地，群妖自散。”

魏以苗为统军，与别将淳于诞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阳王天生将兵下陇。甲午，都督元志与战于陇口，志兵败，弃众东保岐州。

北魏任命李苗为统军，让他同别将淳于诞分别从梁州、益州出发去征讨叛贼，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莫折念生便派遣他的弟弟高阳王莫折天生率兵前来陇地。甲午（十六日），都督元志与莫折天生在陇口交战，元志兵败，丢下部众跑到东边的岐州自守。

东西部敕勒皆叛魏，附于破六韩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广阳王深之言。丙申，下诏：“诸州镇军贯非有罪配隶者，皆免为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更命朔州曰云州。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抚慰六镇。时六镇已尽叛，道元不果行。

东部和西部的敕勒人都反叛了北魏，投附于破六韩拔陵，北魏孝明帝这才开始想到了李崇和广阳王元深曾经说过的话。丙申（十八日），孝明帝诏令：“各州镇在册的军人中凡不是因犯罪而被流放服役的，全都免为平民。”改镇为州，以怀朔镇为朔州，又改名朔州为云州。派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让他去安抚宣慰六镇。当时六镇已经全部反叛，郦道元没有成行。

先是，代人迁洛者，多为选部所抑，不得仕进。及六镇叛，元义乃用代来人为传诏以慰悦之。廷尉评代人山伟奏记，称义德美，叉擢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先前，从代京迁到洛阳的那些人，大多被吏部所压制，不能作官。到六镇反叛之时，元义才使用从代京迁来的人担任传诏，以便安慰、取悦他们。廷尉评代京人山伟在奏记中称颂元义道德高尚，元义便晋升山伟为尚书二千石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丁酉，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杀太仆卿陆延，秀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荣，羽健之玄孙也。其祖代勤，尝出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复推问，所部莫不感悦。官至肆州刺史，赐爵梁郡公，年九十余而卒；子新兴立。新兴时，畜牧尤蕃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魏每出师，新兴辄献马及资粮以助军，高祖嘉之。新兴老，请传爵于子荣，魏朝许之。荣神机明决，御众严整。时四方兵起，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太安窦泰皆往依之。显度，显智之兄也。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打郡城，杀了太守。丁酉（十九日），南秀容的放牧人万于乞真杀了太仆卿陆延，秀容的酋长尔朱荣讨伐平定了这场叛乱。尔朱荣是尔朱羽健的玄孙。尔朱荣的祖父尔朱代勤，一次出外打猎，他的部落中的一个成员射虎，误中了他的大腿，他把箭拔出来，没有问罪于该人，因此部落成员们莫不对他心悦诚服。尔朱代勤为官做到肆州刺史，受赐爵位梁郡公，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儿子尔朱新兴继承了爵位。尔朱新兴做酋长之时，畜牧业尤其兴旺，牛、羊、骆驼和马，以毛色分群，弥漫于川谷之中，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北魏每到出兵之时，尔朱新兴便献上马匹以及军资粮食等来帮助军队，孝文帝经常表彰他。尔朱新兴年老了，请求把爵位传给尔朱荣，北魏朝廷准许了。尔朱荣心机神妙，明察而有决断，管理部属特别严格。当时四方兵起，烽火遍地，尔朱荣心中暗藏大志，把自己的牲畜钱财散发众人，招募纠合骁勇之徒，结交招纳豪杰，于是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以及五原人段荣、太安人窦泰等人都去依附了他。贾显度是贾显智的哥哥。

戊戌，莫折念生遣都督窦双攻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将军窦念祖击破之。

戊戌（二十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窦双攻打北魏盘头郡，东益州刺史魏子建派遣将军窦念祖击败了窦双。九月，戊申，成景俊拔魏睢陵。戊午，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荆山。裴邃帅骑三千袭寿阳，壬戌夜，斩关而入，克其外郭。魏扬州刺史长孙稚御之，一日九战，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引兵还。别将击魏淮阳，魏使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琛救寿阳，安乐王鉴救淮阳。鉴，诠之子也。

九月戊申（初一），成景俊攻取了北魏的睢陵。戊午（十一日），北兖州刺史赵景悦围困荆山。裴邃率领三千骑兵袭击寿阳，于壬戌（十五日）夜，攻破城门，攻克了寿阳外城。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抗击裴邃，一天交战了九次，后军蔡秀成迷路而没有赶来，裴邃只好领兵撤返。梁朝派遣别将攻打北魏淮阳，北魏派遣行台郦道元、都督河间王元琛去援救寿阳，派安乐王元鉴去援救淮阳。元鉴是元诠的儿子。

魏西道行台元义得风疾，不能治军。壬申，魏以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帅诸将讨莫折念生。

北魏西道行台元义得了风疾，不能指挥军队了。壬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仆射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令他统率众将去讨攻莫折念生。

宋颖密求救于吐谷浑王伏连筹，伏连筹自将救凉州，于菩提弃城走，追斩之。城民赵天安等复推宋颖为刺史。

宋颖秘密地向吐谷浑王伏连筹求救，伏连筹亲自率兵援救凉州，于菩提弃城逃跑，伏连筹追上斩了他。城中百姓赵天安等人又推举宋颖为刺史。

河间王琛军至西硖石，解涡阳围，复荆山戍。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战，为琛所败。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树攻魏建陵城，克之，辛巳，拔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拔琅邪。

河间王元琛率兵抵达西硖石，解了涡阳之围，收复了荆山戍。梁朝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与元琛交战，被元琛打败。冬季，十月戊寅（初一），裴邃、元树攻打北魏建陵城，攻克了该城。辛巳（初四），又攻下了曲木，扫虏将军彭宝孙攻取了琅邪。

魏营州城民刘安定、就德兴执刺史李仲遵，据城反。城民王恶儿斩安定以降；德兴东走，自称燕王。

北魏营州城的百姓刘安定、就德兴抓住了刺史李仲遵，占据州城而反。城中的百姓王恶儿斩了刘安定而投降，就德兴向东逃跑，自称燕王。

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魏遣都督北海王颢帅诸将讨之。颢，详之子也。

胡琛派遣手下将领宿勤明达侵扰豳、夏、北华三州，北魏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颢统率众将去讨伐。元颢是元详的儿子。

甲申，彭宝孙拔檀丘。辛卯，裴邃拔狄城；丙申，又拔甓城，进屯黎浆。壬寅，魏东海太守韦敬欣以司吾城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拔曲阳；甲辰，又拔秦墟，魏守将多弃城走。

甲申（初七），梁朝彭宝孙攻取了檀丘。辛卯（十四日），裴邃攻取了狄城；丙申（十九日），又攻取了甓城，进驻黎将。壬寅（二十五日），北魏东海太守韦敬欣献上司吾城投降。定远将军曹世宗攻取了曲阳；甲辰（二十七日），又攻下了秦墟，北魏的守将大多数弃城逃跑。

魏使黄门侍郎卢同持节诣营州慰劳，就德兴降而复反。诏以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同屡为德兴所败而还。

北魏派黄门侍郎卢同持符节去营州慰劳，就德兴投降后又反叛了。朝廷诏令任命卢同为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屡次被就德兴打败而撤回。

魏朔方胡反，围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尽，煮马皮而食之，众无贰心。子雍欲自出求粮，留其子延伯守统万，将佐皆曰：“今四方离叛，粮尽援绝，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国恩，当毕命此城；但无食可守，故欲往东州，为诸君营数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帅羸弱诣东夏州运粮，延伯与将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数日，胡帅曹阿各拔邀击，擒之。子雍潜遣人赍书，敕城中努力固守。阖城忧惧，延伯谕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烂。但奉命守城，所为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诸君幸得此心。”于是众感其义，莫不奋励。子雍虽被擒，胡人常以民礼事之，子雍为陈祸福，劝阿各拔降。会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帅其众随子雍降。子雍见行台北海王颢，具陈诸贼可灭之状，颢给子雍兵，令其先驱。时东夏州阖境皆反，所在屯结，子雍转斗崐而前，九旬之中，凡数十战，遂平东夏州，征税粟以馈统万，二夏由是获全。子雍，怀之子也。

北魏朔方的胡人反叛，围攻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的粮食吃光了，就煮食马皮，众人都一心一德守城。源子雍想亲自出城求粮，留下他的儿子源延伯守统万城，将佐们都说：“如今四方反叛，粮食耗尽，外援阻绝，不如你们父子都去。”源子雍流着眼泪说道：“我家世世代代承受国恩，所以应拼死守住这座城。但是没有粮食，无法守城，所以想到东州去，为各位筹措几个月的食物，如果有幸能得到，就必定可以保住城。”于是便率领羸弱之卒去东夏州运粮，源延伯与众将佐们哭着为他送行。源子雍行走几日，遭到了胡人头领曹阿各拔的阻击，被曹阿各拔擒拿。源子雍暗中派人给统万城送信，命令城中军民努力固守。全城军民得知源子雍被擒，非常忧惧，源延伯晓谕他们说：“我父亲的生死吉凶还不可得知，我急得滚油浇心。但是我奉家父之命守城，责任重大，所以不敢因私损公而弃城不顾。请各位理解我的心情。”于是众人都被源延伯的节义所感动，无不奋发，立志守城。源子雍虽然被擒，但是胡人一直把他当州长官来看待，以下民之礼奉事他，他对胡人陈述了祸福利弊，劝曹阿各拔投降。恰巧曹阿各拔去世，他的弟弟曹桑生竟率领部众随源子雍投降了。源子雍去见行台北海王元颢，一一讲陈了各路反贼可以被歼灭的情状，元颢给了源子雍兵力，令他作为先锋。当时，东夏州全境俱反，到处贼寇聚集，源子雍转战而前，九十天之内，经历了几十场战役，终于平定了东夏州，于是征收税粟送往统万城，夏州、东夏州因此而得到保全。源子雍是源怀的儿子。

魏广阳王深上言：“今六镇尽叛，高车二部亦与之同，以此疲兵击之，必无胜理。不若选练精兵守恒州诸要，更为后图。”遂与李崇引兵还平城。崇谓诸将曰：“云中者，白道之冲，贼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则并、肆危矣。当留一人镇之，谁可者？”众举费穆，崇乃请穆为朔州刺史。

北魏广阳王元深上书说：“如今六镇全都反叛了，高车二部的情况也与六镇相同，以这样的疲劳之兵攻打他们，必定没有取胜的道理。所以，不如挑选演练精兵把守恒州的各个要冲之地，再作以后的打算。”于是便与李崇领兵回到了平城。李崇对众将说：“云中是白道的要冲，叛贼的咽喉要害，如果此地保不住，那么并州和肆州就危险了。所以，应当留下一个人镇守，谁来承当呢？”众人推举费穆，李崇便奏请任命费穆为朔州刺史。

贺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纠合乡里豪杰，共袭卫可孤，杀之；度拔寻与铁勒战死。肱，逸豆归之玄孙也。

贺拔度拔父子以及武川人宇文肱纠集乡里的豪杰，一同袭击卫可孤，杀了卫可孤；贺拔度拔不久又与敕勒交战而身亡。宇文肱是宇文逸豆归的玄孙。

李崇引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深奏莹诈增首级，盗没军资，莹坐除名，崇亦免官削爵征还。深专总军政。

李崇引荐国子博士祖莹为长史；广阳王元深弹劾祖莹谎报斩敌人数，侵吞军款，祖莹因而获罪被除名，李崇也被免去官职，削夺爵位而召回朝廷。于是，元深得以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莫折天生进攻魏岐州，十一月，戊申，陷之，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送莫折念生杀之。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泾州，败光禄大夫薛峦于平凉东。峦，安都之孙也。

莫折天生进攻北魏岐州，十一月戊申（初二），攻陷了该城，抓获都督元志以及刺史裴芬之，把他们送给莫折念生，莫折念生杀了他们。莫折念生又派卜胡等人入侵泾州，在平凉东边打败了光禄大夫薛峦。薛峦是薛安都的孙子。

丙辰，彭宝孙拔魏东莞。壬戌，裴邃攻寿阳之安城，丙寅，马头、安城皆降。

丙辰（初十），彭宝孙攻取了北魏的东莞。壬戌（十六日），裴邃攻打寿阳的安城，丙寅（二十日），马头和安城两处都投降了。

高平人攻杀卜胡，共迎胡琛。

高平人攻打并杀死了卜胡，一起迎接胡琛前来。

魏以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持节监北海王颢军，以救豳州，豳州围解。蜀贼张映龙、姜神达攻雍州，雍州刺史元义请援，一日一夜，书移九通。都督李叔仁迟疑不赴，昱曰：“长安，关中基本，若长安不守，大军自然瓦散崐，留此何益？”遂与叔仁进击之，斩神达，余党散走。

北魏任命黄门侍郎杨昱兼侍中，令他持符节监督北海王元颢的军队，去援救幽州，豳州之围因而被解除。迁到关中而居的蜀人张映龙、姜神达攻打雍州，雍州刺史元义请求援救，一天一夜之间，连派九人去送信，都督李叔仁迟疑不去救援，杨昱说：“长安是关中的根本所系，如果长安失守，则大军自然土崩瓦解，那么留在这里还有什么好处呢？”于是，便与李叔仁进攻张映龙和姜神达，斩子姜神达，余党们都跑散了。

十二月，戊寅，魏荆山降。

十二月戊寅（初二），北魏的荆山城投降。

壬辰，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以讨莫折念生。

壬辰（十六日），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令他统率西路诸军讨伐莫折念生。

乙巳，武勇将军李国兴攻魏平靖关，辛丑，信威长史杨乾攻武阳关，壬寅，攻岘关，皆克之。国兴进围郢州，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酋西郢州刺史田朴特相表里以拒之。围城近百日，魏援军至，国兴引还。询，骏之孙也。

乙巳（二十九日），梁朝武勇将军李国兴攻打北魏的平靖关，辛丑（二十五日），信威长史杨乾攻打武阳关，壬寅（二十六日），又攻打岘关，都攻下来了。李国兴进军围攻郢州，北魏郢州刺史裴询与蛮族酋长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里外应合抵抗李国兴。郢州城被围困了将近一百天，北魏援军才到，李国兴领兵返回。裴询是裴骏的孙子 .

魏汾州诸胡反；以章武王融为大都督，将兵讨之。

北魏汾州的各部胡人反叛；朝廷委任章武王元融为大都督，率兵去讨伐。

魏魏子建招谕南秦诸氐，稍稍降附，遂复六郡十二戍，斩韩祖香。魏以子建兼尚书，为行台，刺史如故，梁、巴、二益、二秦诸州皆受节度。

北魏魏子建宣谕招降南秦州各氐族部落，氐人稍微有所归附，于是便恢复了六郡十二戍，斩了韩祖香。北魏任命魏子建兼尚书，担任行台，刺史职务不变，梁、巴、二益、二秦各州都接受他的指挥调遣。

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民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

莫折念生派兵攻打凉州，凉州城的百姓赵天安再次抓住了州刺史响应莫折念生。

是岁，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坐事免，散骑常侍钱唐朱异代掌机密，军旅谋议，方镇改易，朝议诏敕皆典之。异好文义，多艺能，精力敏赡，上以是任之。

这一年，梁朝侍中、太子詹事周舍因事获罪而被免职，散骑常侍钱唐人朱异代替了周舍掌管朝廷机密大事，军事方面的出谋划策，以及各州文武长官的任免和朝廷礼仪、诏令等事情也都由他掌管。朱异喜好文章、义理，多才多艺，思想敏捷而周密，梁武帝因此而信任他。

六年（乙巳、525 ）

六年（乙巳，公元525 年）

春，正月，丙午，雍州刺史晋安王纲遣安北长史柳浑破魏南乡郡；司马董当门破魏晋城，庚戌，又破马圈、阳二城。

春季，正月丙午（初一），雍州刺史晋安王萧纲派遣安北长史柳浑攻陷了北魏的南乡郡；派司马董当门攻陷了北魏的晋城，庚戌（初五），又攻陷了马圈、阳二城。

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辛亥（初六），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义，见义骄恣，恐祸及己，遂谋反。魏遣中书舍人张文伯至彭城，法僧谓曰：“吾欲与汝去危就安，能从我乎？”文伯曰：“我宁死见文陵松柏，安能去忠义而从叛逆乎！”法僧杀之。庚申，法僧杀行台高谅，称帝，改元天启，立诸子为王。魏发兵击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来降。

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向来依附于元义，他见元义骄横纵恣，害怕祸及己身，于是便谋反。北魏派遣中书舍人张文伯到达彭城，元法僧对张文伯说：“我想与你去危就安，你能从我吗？”张文伯回答说：“我宁可死了去见孝崐文帝，怎么能离弃忠义而跟你一块叛逆呢！”元法僧便杀了他。庚申（十五日），元法僧杀了行台高谅，自己称帝，改年号为天启，立几个儿子为王。北魏发兵讨伐，元法僧便派他的儿子元景仲来梁朝投降。

安东长史元显和，丽之子也，举兵与法僧战；法僧擒之，执其手，命使共坐，显和不肯，曰：“与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独不畏良史乎！”法僧犹欲慰谕之，显和曰：“我宁死为忠鬼，不能生为叛臣。”乃杀之。

安东长史元显和是元丽的儿子，他起兵与元法僧交战。元法僧擒拿了元显和，拉着元显和的手，令他和自己一起就座，元显和不肯，说：“我同您老人家都出身于皇室，但是你现在却据地而外叛，就不害怕丑行记入史书吗？”元法僧还想要抚慰劝谕元显和，元显和说道：“我宁肯死而为忠义之鬼，不肯活着做叛逆之臣。”于是元法僧便杀了他。

上使散骑常侍朱异使于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与将军义兴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将兵应接。

梁武帝派散骑常侍朱异作为使者去见元法僧，又任命宣城太守元略为大都督，令元略与将军义兴人陈庆之、胡龙牙、成景俊等人率兵接应。

莫折天生军于黑水，兵势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帅众五万讨之。延伯与行台萧宝寅军于马嵬。延伯素骁勇，宝寅趣之使战，延伯曰：“明晨为公参贼勇怯。”乃选精兵数千西渡黑水，整陈向天生营；宝寅军于水东，遥为继援。延伯直抵天生营下，扬威胁之，徐引兵还。天生见延伯众少，争开营逐之，其众多于延伯十倍，蹙延伯于水次，宝寅望之失色。延伯自为后殿，不与之战，使其众先渡，部伍严整，天生兵不敢击。须臾，渡毕，延伯徐渡，天生之众亦引还。宝寅喜曰：“崔君之勇，关、张不如。”延伯曰：“此贼非老奴敌也，明公但安坐，观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宝寅举军继其后。天生悉众逆战，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锋，将士尽锐竞进，大破之，俘斩十余万，追奔至小陇，岐、雍及陇东皆平。将士稽留采掠，天生遂塞陇道，由是诸军不能进。

莫折天生驻军于黑水，兵势甚强。北魏任命岐州刺史崔延伯为征西将军、西道都督，让他统率五万大军讨伐莫折天生。崔延伯同行台萧宝寅驻军在马嵬。崔延伯向来骁勇，萧宝寅催促他出战，崔延伯说：“明天早晨我为您去试探一下贼兵的士气如何。”于是挑选精兵数千名西渡黑水，阵容齐整地向莫折天生的军营进发；萧宝寅驻扎在黑水东边，远远地作为增援力量。崔延伯直抵莫折天生的营前，耀武扬威，对他们表示威胁，然后领兵徐徐返回。莫折天生的部下见崔延伯人马少，争相打开营门冲出来追赶崔延伯的人马，人数多出崔延伯的十倍，把崔延伯逼到了水边，萧宝寅望见这一情况不禁大惊失色。崔延伯亲自殿后，不与追兵交战，让自己的部下先渡河，队伍整齐不乱，莫折天生的兵不敢进击。不一会儿，队伍全部渡过了河，崔延伯方才慢慢渡河，莫折天生的部下也返回了。萧宝寅高兴地说：“崔君的勇武，关羽、张飞也比不上。”崔延伯说：“这伙贼寇不是老夫我的敌手，明公您尽管安稳而坐，看老夫击败他们。”癸丑（初八），崔延伯统率兵马出发，萧宝寅领兵继后。莫折天生倾巢出动迎战，崔延伯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击败了敌军的前锋，将士们鼓足勇气，争先恐后地冲向敌军，杀得敌兵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共俘虏、斩首敌军十多万，并且一直追击到小陇，于是岐、雍以及陇东都平定了。将士们因大事抢掠而逗留不进，以致使莫折天生堵塞了陇道，于是各路军队无法再前进了。

宝寅破宛川，俘其民以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岐州刺史魏兰根，兰根辞曰：“此县介于强寇，不能自立，故附从以救死。官军之至，宜矜而抚之，奈何助贼为虐，翦以为贱役乎！”悉求其父兄而归之。

萧宝寅攻占了宛川，俘获该地之民为奴婢，并把十个美女赏给岐州刺史魏兰根，魏兰根推辞不受，说：“这个县处在贼寇之间，无法自立，所以百姓们不得不依附贼寇以便活命。官军到来之后，应该怜悯而安抚百姓，为什么反而助贼为虐，把百姓都抓去做奴婢呢？”因此便把被俘的父老乡亲全要回来，放他们回家了。

乙巳，裴邃拔魏新蔡郡，诏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渊藻将众前驱，南兖州刺史豫章王综与诸将继进。癸酉，裴邃拔郑城，汝、颍之间，所在响应。

乙巳（疑误），裴邃攻占了北魏的新蔡郡，梁武帝诏令侍中、领军将军西昌侯萧渊藻率领部队先驱而行，南兖州刺史豫章王萧综与众将后继而进。崐癸酉（二十八日），裴邃攻占了郑城，汝、颍一带，纷纷响应。

魏河间王琛等惮邃威名，军于城父，累月不进，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节、赍斋库刀以趣之。孝芬，挺之子也。琛至寿阳，欲出兵决战。长孙稚以为久雨未可出，琛不听，引兵五万出城击邃。邃为四甄以待之，使直将军李祖怜先挑战而伪退；稚、琛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师大败，斩首万余级。琛走入城，稚勒兵而殿，遂闭门自固，不敢复出。

北魏河间王元琛等人慑于裴邃的威名，驻扎在城父，几个月不前进，北魏朝廷派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符节并带着千牛刀前去城父，催促元琛等人进兵，贻误军机就斩首。崔孝芬是崔挺的儿子。元琛到了寿阳，想出兵决战。长孙稚认为久雨不晴不可以出兵，元琛不听建议，率领五万兵士出城攻打裴邃。裴邃列出四个长阵等待元琛的军队前来，并指派直将军李祖怜先去挑战，然后伪装败退；长孙稚和元琛出动全军追击李祖怜，裴邃的四个长阵争相行动，北魏军队一败涂地，一万多人被斩首。元琛逃跑进城，长孙稚领兵殿后，入城后便关门固守，再也不敢出来了。

魏安乐王鉴将兵讨元法僧，击元略于彭城南，略大败，与数十骑走入城。鉴不设备，法僧出击，大破之，鉴单骑奔归。将军王希聃拔魏南阳平，执太守薛昙尚。昙尚，虎子之子也。甲戌，以法僧为司空，封始安郡公。

北魏安乐王元鉴率兵讨伐元法僧，在彭城南边攻击元略，元略大败，与几十名骑兵逃入城中。元鉴不加设防，元法僧出城攻击，大败元鉴，元鉴单人匹马逃跑回去了。梁朝将军王希聃攻取了北魏的南阳平，抓获了太守薛昙尚。薛昙尚是薛虎子的儿子。甲戌（二十九日），梁朝任命元法僧为司空，并封为始安郡公。

魏以安丰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聃为都督，以击彭城。

北魏任命安丰王元延明为东道行台，临淮王元为都督，让他们去攻打彭城。

魏以京兆王继为太尉。

北魏任命京兆王元继为太尉。

二月，乙未，赵景悦拔魏龙亢

二月乙未（二十日），赵景悦攻占了北魏的龙亢。

初，魏刘腾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卫微缓。元义亦自宽，时出游于外，留连不返，其所亲谏，义不纳；太后察知之。去秋，太后对帝谓群臣曰：“今隔绝我母子，不听往来，复何用我为！我当出家，修道于嵩山闲居寺耳。”因自欲下发；帝及群臣叩头泣涕，殷勤苦请，太后声色愈厉。帝乃宿于嘉福殿，积数日，遂与太后密谋黜义。然帝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欲得往来显阳之言，皆以告义；又对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日有数四。义殊不以为疑，乃劝帝从太后所欲。于是太后数御显阳殿，二宫无复禁碍。义举元法僧为徐州，法僧反，太后数以为言，义深愧悔。

早先之时，北魏的刘腾死了之后，胡太后以及北魏孝明帝身边的监视稍微有所松缓。元义也觉得宽心了不少，便时常出外游玩，留连而不返，他的亲信多次劝谏，但他根本不听；胡太后察知了这一情况。去年秋天，胡太后当着孝明帝问众臣子们说：“现在把我们母子隔绝开来，不允许我们互相往来，那么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我应当去出家，去嵩山闲居寺修行当尼姑。”因此自己便要剃发，孝明帝以及群臣们磕头流泪，哀哀苦求，胡太后言语表情却更加严厉了，执意要出家做尼姑，不肯改变主意。于是孝明帝便住在了嘉福殿，一连住了好几天，同胡太后一起密谋要贬黜元义。然而，孝明帝故深匿形迹，没有行动，胡太后也做出特别忿恨的样子，孝明帝便把胡太后想常来显阳殿见自己的话全告诉了元义；孝明帝还流着泪水对元议讲叙了胡太后想出家当尼姑一事，并特意表现出担忧害怕的样子，一天之内便讲了四次。元义对此毫无所疑，便劝孝明帝顺从胡太后的要求。于是胡太后数次住宿于显阳殿，两宫之间不再有什么禁限了。元义推荐元法僧出任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胡太后数次提到此事，元义因此而深自愧悔。

丞相高阳王雍，虽位居义上，而深畏惮之。会太后与帝游洛水，雍邀二宫幸其第。日晏，帝与太后至雍内室，从官皆不得入，遂相与定图义之计。于是太后谓义曰：“元郎若忠于朝廷，无反心，何故不去领军，以余官辅政！”义甚惧，免冠求解领军。乃以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崐领左右。

丞相高阳王元雍，虽然位居元义之上，然而却特别惧怕元义。正好胡太后与孝明帝到洛水游玩，元雍便邀请他们临幸自己府上。日落之时，孝明帝与胡太后进入元雍的内室，随从的官员们都不许进去，于是便一起制定了收拾元义的计谋。因此，胡太后对元义说：“元郎如果忠于朝廷，没有反心的话，为什么不辞去领军之职，只担任其余的官职来辅政呢！”元义听了特别害怕，摘下帽子请求解除自己的领军一职。于是，朝廷便任命元义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

戊戌，魏大赦。

戊戌（二十三日），北魏大赦天下。

壬辰，莫折念生遣都督杨等攻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破之。

壬辰（十七日），莫折念生派遣都督杨等人去攻打仇池郡，行台魏子建击败了他。

三月，己酉，上幸白下城，履行六军顿所。乙丑，命豫章王综权顿彭城，总督众军，并摄徐州府事。己巳，以元法僧之子景隆为衡州刺史，景仲为广州刺史。上召法僧及元略还建康，法僧驱彭城吏民万余人南渡。法僧至建康，上宠待甚厚；元略恶其为人，与之言，未尝笑。

三月己酉（初五），梁武帝临幸白下城，步行视察了六军的驻守之地。乙丑（二十一日），梁武帝命令豫章王萧综临时驻扎彭城，总督各路军队，并且兼管徐州府事。己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元法僧的儿子元景隆为衡州刺史，元景仲为广州策史。梁武帝召元法僧及元略回建康，元法僧驱赶彭城的官员和百姓一万多人南渡。元法僧到了建康，梁武帝特别宠待他；元略厌恶元法僧的为人，与他说话时，从来没有笑过。

魏诏京兆王继班师。

北魏诏令京兆王元继班师回朝。

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自魏兴侵魏梁州，攻直城。魏梁州刺史傅竖眼遣其子敬绍击之，休儒等败还。

北凉州刺史锡休儒等人从魏兴出发入侵北魏梁州，攻打直城。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派自己的儿子傅敬绍攻击他们，锡休儒等人败回。

柔然王阿那为魏讨破六韩拔陵，魏遣牒云具仁赍杂物劳赐之。阿那勒众十万，自武川西向沃野，屡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复遣中书舍人冯俊劳赐阿那。阿那部落浸强，自称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柔然国王阿那替北魏征讨破六韩拔陵，北魏派遣牒云具仁送去各种物品慰劳赏赐他们。阿那率众十万，从武川出发，西进沃野，多次打败破六韩拔陵的军队。夏季，四月，北魏孝明帝又派遣中书舍人冯俊去慰劳赏赐阿那。阿那的部落渐渐强大了起来，便自称为敕连头兵豆伐可汗。

魏元义虽解兵权，犹总任内外，殊不自意有废黜之理。胡太后意犹豫未决，侍中穆绍劝太后速去之。绍，亮之子也。潘嫔有宠于魏主，宦官张景嵩说之云，“义欲害嫔”。嫔泣诉于帝曰：“义非独欲害妾，将不利于陛下。”帝信之，因义出宿，解义侍中。明旦，义将入宫，门者不纳。辛卯，太后复临朝摄政，下诏追削刘腾官爵，除义名为民。

北魏元义虽然被解除了兵权，但还总管朝廷内外之事，所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被废黜的可能。胡太后心里也犹豫不决，侍中穆绍劝说胡太后迅速除去元义。穆绍是穆亮的儿子。潘嫔有宠于孝明帝，宦官张景俊游说她，说：“元议要谋害您。”潘嫔也哭着向孝明帝诉说：“元义不仅仅要害我，而且还将对陛下使坏。”孝明帝相信了他们的话，便借元义出宫住宿之机，解除了他的侍中之职。第二天早晨，元义将要进宫。守门的没有让他进去。辛卯（十七日），胡太后再次临朝摄政。她下诏书追削去刘腾的官爵，把元义贬为平民。

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上书为清河王怿讼冤，乞诛元义等曰：“昔赵高柄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专魏，使四方云扰。开逆之端，起于宋维，成祸之末，良由刘腾，宜枭首宫，斩骸沈族，以明其罪。”太后命发刘腾之墓，露散其骨，籍家没赀，尽杀其养子。以子熙为中书舍人。子熙，麒麟之孙也。

清河国的郎中令韩子熙上书朝廷为清河王元怿鸣冤，请求诛死元义等人，上书中说道：“昔日赵高执掌秦国，使得关东民变汹涌；如今元义专权魏国，崐导致四方祸乱纷起。由宋维起，开启了逆乱之端，而最终演变成祸难则实由刘腾而致。应该将宋维斩首示众，将刘腾的坟墓掘开，鞭尸灭族，以向世人宣明他们的罪行。”胡太后命令人挖开了刘腾的坟墓，把他的尸骨抛散，没收了他的家财，将他的养子全部杀尽。胡太后任命韩子熙为中书舍人。韩子熙是韩麒麟的孙子。

初，宋维父弁常曰：“维性疏险，必败吾家。”李崇、郭祚、游肇亦曰：“伯绪凶疏，终倾宋氏，若得杀身，幸矣。”维阿附元义，超迁至洛州刺史，至是除名，寻赐死。

原先，宋维的父亲宋弁经常说：“宋维生性粗野险毒，一定会败坏我家。”李崇、郭祚、游肇也说：“宋伯绪凶狠粗暴，终究会颠倾宋家，如果能得到只有自己被杀的结局，则是万幸。”宋维阿腴投靠元义，被越级提升为洛阳刺史，到现在因元义倒台而被除名，很快又被赐死。

义之解领军也，太后以义党与尚强，未可猝制，乃以侯刚代义为领军以安其意。寻出刚为冀州刺史，加仪同三司，未至州，黜为征虏将军，卒于家。太后欲杀贾粲，以义党多，恐惊动内外，乃出粲为济州刺史，寻追杀之，籍没其家。唯义以妹夫，未忍行诛。

元义被解除领军职务之后，胡太后因为元义的党羽势力还很强大，不能立即制约住，便让侯刚代替元义担任领军，以便暂时稳住这些人。很快又让侯刚出任冀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之号，但是侯刚还没有去冀州上任，又被降为征虏将军，死在家中。胡太后想杀贾粲，但考虑到元义的党徒众多，但心惊动朝廷内外，于是让贾粲出任济州刺史，不及又派人追上杀了他，他的家产、人口全部没收入官府。只有元义因为是胡太后的妹夫，便没有忍心杀掉他。

先是给事黄门侍郎元顺以刚直忤义意，出为齐州刺史；太后征还，为侍中。侍坐于太后，义妻在太后侧，顺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愤！”太后嘿然。顺，澄之子也。他日，太后从容谓侍臣曰：“刘腾、元义昔尝邀朕求铁券，冀得不死，朕赖不与。”韩子熙曰：“事关生杀，岂系铁券！且陛下昔虽不与，何解今日不杀！”太后怃然。未几，有告“义及弟瓜谋诱六镇降户反于定州，又招鲁阳诸蛮侵扰伊阙，欲为内应。”得其手书，太后犹未忍杀之。群臣固执不已，魏主亦以为言，太后乃从之，赐义及弟瓜死于家，犹赠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江阳王继废于家，病卒。前幽州刺史卢同坐义党除名。

早先之时，给事黄门侍郎元顺因刚直不阿而逆犯了元义，元义便把他贬出朝廷，前去担任齐州刺史，胡太后召回了他，任命他为侍中。一次，元顺陪胡太后坐着，元义的妻子坐在太后一侧，元顺指着元义妻子说道：“陛下为何因一个妹妹的原故，便不惩处元义的罪行，致使天下之人不能伸其冤愤！”说得胡太后哑口无言。元顺是元澄的儿子。有一天，胡太后从容地对侍臣们说：“刘腾和元义过去曾经向我请求得到铁券，希望能获得任何时候都不被处以死罪的特权，但是朕横竖都没有给他们。”韩子熙说：“事关生杀，难道决定于铁券！且陛下过去虽然没给他们铁券，不明白今日为何不杀掉他！”胡太后听后怅然不已。不久，有人上告：“元义和弟弟元瓜密谋引诱六镇的降户在定州反叛，又招鲁阳的蛮族部落侵扰伊阙，他们则准备作内应。”得到了元义的亲笔谋反信件，胡太后还不忍杀他。众臣们坚持要杀元义，孝明帝也说要杀元义，胡太后才听了众人的意见，令元义和弟弟元瓜在家中自尽，但是还赠于元义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之职。元义的父亲江阳王元继被罢黜在家，最后病死。前幽州刺史卢同因系元义同党而获罪，被除名。

太后颇事妆饰，数出游幸，元顺面谏曰：“《礼》，妇人夫没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采。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修饰过甚，何以仪刑后世！”太后惭而还宫，召顺，责之曰：“千里相征，岂欲众中见辱邪！”顺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耻臣之一言乎！”

胡太后颇事妆饰打扮，数次出外游乐，元顺面谏她：“《礼》中规定，妇人丈夫去世之后自称为未亡人，头上去掉珠玉之饰，穿的衣服上面不加色彩花样。陛下母临天下，年近四十，修饰打扮的太过分了，何以为后世作出榜样呢？”胡太后听了惭愧地回到宫中，召来元顺，斥责他说：“我把你从千里之外征召回来，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当着众人之面羞辱我吗？”元顺回答：“陛下为什么不害怕天下人讥笑，而只为我的一句话感到羞耻呢？”顺与穆绍同直，顺因醉入其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方进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谕久之，乃起。

元顺与穆绍同在宫中值宿，元顺因喝醉酒而进入穆绍的寝室，穆绍拥被而起，严厉地责斥元顺说：“我做了二十年的侍中，与你的父亲屡次在一起共事，即使你刚刚得到重用，也不应该对我这么唐突呀！”于是便辞职回家，胡太后劝谕了他很长一阵子，他才重新回到宫中任职。

初，郑羲之兄孙俨司徒胡国珍行参军，私得幸于太后，人未之知。萧宝寅之西讨，以俨为开府属。太后再摄政，俨请奉使还朝，太后留之，拜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领尚食典御，昼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随之，俨见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徐纥，粗有文学，先以谄事赵修，坐徒桴罕。后还，复除中书舍人，又谄事清河王怿；怿死，出为雁门太守。还洛，复谄事元义。义败，太后以纥为怿所厚，复召为中书舍人，纥又谄事郑俨 .俨以纥有智数，仗为谋主；纥以俨有内宠，倾身承接，共相表里，势倾内外，号为徐、郑。

当初，郑羲的哥哥的孙子郑俨但任司徒胡国珍的行参军，胡太后和他私通，但是外人都不知道。萧宝寅西征之时，任命郑俨为开府属。胡太后再次摄政之后，郑俨向萧宝寅请求奉命出使回朝，胡太后留下了他，委任他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并兼尚食典御，昼夜住在宫中；每到放假之日，郑俨回家，胡太后经常派遣宦官跟随着他，郑俨见到妻子，只能说一些家事而已。中书舍人乐安人徐纥，稍微有点文采，原先他靠谄媚追随赵修，受牵连而贬迁罕。后来回朝，重新任为中书舍人，又巴结投靠清河王元怿；元怿死后，他出任雁门太守。回到洛阳之后，他又讨好投身于元义。元义垮台之后，胡太后因为徐纥是元怿所厚待之人，又召任他为中书舍人，因此，徐纥又开始攀附郑俨。郑俨因为徐纥有智术，便依靠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徐纥因为郑俨有胡太后之宠，便对郑俨曲身迎奉，两个相为表里，权倾朝野，人称为徐、郑。

俨累迁至中书令、车骑将军；纥累迁至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之事，军国诏令莫不由之。纥有机辩强力，终日治事，略无休息，不以为劳。时有急诏，令数吏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无经国大体，专好小数，见人矫为恭谨，远近辐凑附之。

郑俨升迁到中书令、车骑将军。徐纥升到给事黄门侍郎，仍兼舍人，总管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务，军政方面的诏书命令都由他负责。徐纥有机智，辩才好，精力旺盛，整日处理事务，很少休息，不感到劳累。在急于发出诏书之时，徐纥命令几个属吏执笔，自己一会儿在地上走动，一会儿卧在床上，分别对每人口述诏书内容，让他们记下，很快几篇诏书都写成了，而没有不合事理之处。但是，徐纥没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专门喜好小技，见到人则有意做出恭敬小心的样子，远近之人都投靠依附他。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皆领中书舍人，为太后所信任，时人云神轨亦得幸于太后，众莫能明也。神轨求婚于散骑常侍卢义僖，义僖不许。黄门侍郎王诵谓义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众男，卿岂易之邪！”义僖曰：“所以不从者，正为此耳。从之，恐祸大而速。”诵乃坚握义僖手曰：“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适他族。临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内外惶怖，义僖夷然自若。神轨，崇之子；义僖，度世之孙也。

给事黄门侍郎袁翻、李神轨都兼中书舍人，得到胡太后的信任，当时的人们讲李神轨也和胡太后私通，众人不能辨明真假。李神轨求散骑常侍卢义僖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卢义僖不答应。黄门侍郎王诵对卢义僖说：“从前的人不以一个女儿夫家灭族而殃及几个儿子，您岂会如此做呢！”卢义僖说：“我之所以没有答应，正是为的这个。如果答应了李神轨之请，恐怕灾祸既大且来的快。”王诵于是紧握住卢义僖的手说：“我听了你的这一见教，不敢拿来告诉别人，一定保守机密。”因此，卢义僖的女儿便嫁给他姓之人。出嫁的前夜，胡太后派中使宣旨让停嫁，卢家内外一片惶恐不安，只有卢义僖泰然自若。李神轨是李度世的孙子。

胡琛据高平，遣其大将万俟奴、宿勤明达等寇魏泾州，将军卢祖迁、伊瓮生讨之，不克。萧宝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会祖迁等于安定，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军威甚盛。奴军于安定西北七里，时以轻骑挑战，崐大兵未交，辄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议先驱击之。别造大盾，内为锁柱，使壮士负以趋，谓之排城，置辎重于中，战士在外，自安定北缘原北上。将战，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且乞缓师。宝寅、延伯未及阅视，宿勤明达引兵自东北至，降贼自西竞下，覆背击之，延伯上马奋击，逐北径抵其营。贼皆轻骑，延伯军杂步卒，战久疲乏，贼乘间得入排城；延伯遂大败，死伤近二万人，宝寅收众，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败，乃缮甲兵，募骁勇，复自安定西进，去贼七里结营。壬辰，不告宝寅，独出袭贼，大破之，俄顷，平其数栅。贼见军士采掠散乱，复还击之，魏兵大败，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万余人。时大寇未平，复失骁将，朝野为之忧恐。于是贼势愈盛，而群臣自外来者，太后问之，皆言贼弱，以求悦媚，由是将帅求益兵者往往不与。

胡琛占据高平，派遣他的大将万俟奴、宿勤明达等人入侵北魏的泾州，将军卢祖迁、伊瓮生率兵讨伐万俟奴和宿勤明达，未能取胜。萧宝寅、崔延伯击败莫折天生之后，便领兵在安定同卢祖迁会合，会合之后共有兵卒十二万，甲马八千匹，军威甚壮。万俟奴驻扎在安定西北七里之处，不时地派轻骑挑战，大部队还没有交锋，便退逃。崔延伯依恃自己勇武，而且新近有功，于是便提议要担任先锋去进攻万俟丑奴。崔延伯又另外造了大盾，里面置有锁柱，让壮士们抬着前进，叫做排城，辎重放在里面，战十们在外面，从安定北边沿塬北上。将要开战之时，有数百名敌人的骑兵持着诈称为投降名册的信件来到近前，并且乞求崔延伯暂缓进攻。萧宝寅、崔延伯还没有来得及阅看，宿勤明达便带兵从东北方向到了，而那些诈降的骑兵却从西边争相冲下来，由背后发起了进攻，崔延伯跃身上马奋力拼杀，一直追击到敌人的营盘之下。敌人全是骑兵，而崔延伯的军队中却杂有不少步兵，作战时间长了人员疲乏，敌人便乘机进入了排城；于是崔延伯一败涂地，死伤了近两万人，萧宝寅收拢残部，退守安定。崔延伯因失败而感到耻辱，便修缮兵器，招募骁勇之士，再从安定向西进发，在离敌营七里远近的地方安营扎寨。壬辰（十八日），崔延伯没有报告萧宝寅，便独自出发袭击敌营，大败敌人，转眼之间，敌人的数座栅垒便被夷平。敌人见崔延伯的将士们抢掠财物乱作一团，便又回过头来还击，北魏军队大败，崔延伯中了流箭而身亡，兵卒死者达一万多人。其时，强寇未平反而却失去了一员骁将，北魏朝野因此而忧恐不安。于是敌人的凶焰更加炽盛了，然而回到朝廷中的臣子们，每当胡太后问到讨征情况时，他们都说贼兵力量微弱，不足为虑，以此而讨好、取悦于胡太后，因此将帅们向朝廷请求增兵，往往不给。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卒。邃深沈有思略，为政宽明，将吏爱而惮之。壬子，以中护军夏侯督寿阳诸军事，驰驿代邃。

五月，夷陵烈侯裴邃去世。裴邃深沉而有谋略，为政宽厚而明断，将吏们对他既爱又怕。壬子（初八），梁朝委派中护军夏侯督率寿阳军务，让他乘驿马前去代替裴邃。

益州刺史临汝侯渊猷遣其将樊文炽、萧世澄等将兵围魏益州长史和安于小剑，魏益州刺史邴虬遣统军河南胡小虎、崔珍宝将兵救之。文炽袭破其栅，皆擒之，使小虎于城下说和安令早降，小虎遥谓安曰：“我栅失备，为贼所擒，观其兵力，殊不足言。努力坚守，魏行台、傅梁州援兵已至。”语未终，军士以刀殴杀之。西南道军司淳于诞引兵救小剑，文炽置栅于龙须山上以防归路。戊辰，诞密募壮士夜登山烧其栅，梁军望见归路绝，皆汹惧，诞乘而击之，文炽大败，仅以身免，虏世澄等将吏十一人，斩获万计。魏子建以世澄购胡小虎之尸，得而葬之。

梁朝益州刺史临汝侯萧渊猷派遣自己手下的将领樊文炽、萧世澄等人率兵在小剑围攻北魏的益州长史和安，北魏益州刺史邴虬派遣统军河南人胡小虎、崔珍宝率兵前去援救和安。樊文炽发动袭击，攻破了胡小虎和崔珍玉的栅垒，擒获了他们，并指使胡小虎到城下游说和安，让他早日投降。胡小虎远远地对和安说：“我的栅垒失守，便被贼敌擒俘了。我察看了他们的兵力，实在不足称道。希望你努力，坚决守住，魏行台和傅梁州的援兵已经到了。”胡小虎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围的兵士便用刀砍杀了他。北魏西南道军司淳于诞带兵援救小剑，樊文炽在龙须山上修筑栅垒防守在自己军队的退路上。戊辰（二十四日），淳于诞秘密招募壮士，在夜间登上龙须山，放火烧了樊文炽的栅垒，梁朝军队望见归路断绝，人人惊惧不安，淳于诞乘机发起进攻，樊文炽大败，崐他自己一人逃脱，萧世澄等十一个将吏被俘，被斩首的兵卒以万计算。魏子建用萧世澄从梁朝军队手中换回了胡小虎的尸体，然后安葬了他。

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

北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去世。

初，帝纳东昏侯宠姬吴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综，宫中多疑之。及淑媛宠衰怨望，密谓综曰：“汝七月生儿，安得比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也！”与综相抱而泣。综由是自疑，昼则谈谑如常，夜则于静室闭户，披发席藁，私于别室祭齐七庙。又微服至曲阿拜齐太宗陵，闻俗说割血沥骨，渗则为父子，遂潜发东昏侯冢，并自杀一男试之，皆验，由是常怀异志，专伺时变。综有勇力，能手制奔马；轻财好士，唯留附身故衣，余皆分施，恒致罄乏。屡上便宜，求为边任，上未之许。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而上性严重，人莫敢言。又使通问于萧宝寅，谓之叔父。为南兖州刺史，不见宾客，辞讼隔帘听之，出则垂帷于舆，恶人识其面。

当初，梁武帝收纳了东昏侯的宠姬吴淑媛，七个月之后便生下了豫章王萧综，宫中许多人都怀疑萧综是东昏侯的儿子。到了吴淑媛失宠而心怀怨恨之时，她便秘密地对萧综说：“你七个月就生下来了，怎么能与其他皇子相比！然而你是太子的大弟弟，幸保富贵，千万不要泄露！”说毕便与萧综抱头而哭。从此萧综便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了怀疑，在白天他照旧言谈说笑，而到了夜间则关门闭户独处静室，披散着头发，坐在草席之上，私下里在别室中祭祀南齐的七庙祖先。萧综又改换上平民服装到曲阿拜祭齐明帝陵，他听民间流传着把血滴在尸骨上，如果血渗进骨头就说明滴血者与死者为父了关系的方法，便偷偷地挖开了东昏侯的坟墓，并亲自杀死了一个男子来试验，结果他自己的血渗进了东昏侯的尸骨，而被他杀死的那个人的血却没渗进去，于是他便起了异心，一心伺机而起事。萧综有猛力，能用手制服狂奔之马。他轻财好士，只留下自己穿的衣服，其他财物都分给他人，经常弄得手头很紧。他多次上陈机宜，请求到边关去任职，梁武帝不予批准。他常常在内室的地上布满沙子，终日光着脚在沙子上面行走，练得脚底长满老茧，一天能行走三百里路。各王、侯、妃、主以及外人都知道了萧综的心机，但是因梁武帝性格严酷，所以谁也不敢说出来。萧综又派使者与萧宝寅接上了关系，把他认作叔父。肃综但任南兖州刺史，不接见宾客，审判案件时隔着帘子审问断决，外出时则在车前挂着布帷，特别不喜欢人认识他的面孔。

及在彭城，魏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将兵二万逼彭城，胜负久未决。上虑综败没，敕综引军还。综恐南归不复得至北边，乃密遣人送降款于；魏人皆不之信，募人入综军验其虚实，无敢行者。殿中侍御史济阴鹿为监军，请行，曰：“若综有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何惜一夫！”时两敌相对，内外严固，单骑间出，径趣彭城，为综军所执，问其来状，曰：“临淮王使我来，欲有交易耳。”时元略已南还，综闻之，谓成景俊等曰：“我常疑元略规欲反城，将验其虚实，故遣左右为略使，入魏军中，呼彼一人。今其人果来，可遣人诈为略有疾在深室，呼至户外，令人传言谢之。”综又遣腹心安定梁话迎，密以意状语之。薄暮入城，先引见胡龙牙，龙牙曰：“元中山甚欲相见，故遣呼卿。”又曰：“安丰、临淮，将少弱卒，规复此城，容可得乎！”曰：“彭城，魏之东鄙，势在必争，得否在天，非人所测。”龙牙曰：“当如卿言。”又引见成景俊，景俊与坐，谓曰：“卿不为刺客邪？”曰：“今者奉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后图。”景俊为设饮食，乃引至一所，诈令一人自室中出，为元略致意曰：“我昔有以南向，且遣相呼，欲闻乡事；晚来疾作，不获相见。”曰：“早奉音旨，冒险祗赴，不得瞻见，内怀反侧。”遂辞退。诸将竞问魏士马多少，盛陈有劲兵数十万，诸将相谓曰：“此华辞耳！”曰：“崇朝可验，何华之有！”乃遣还。成景俊送之戏马台，谓曰：“险固如此，岂魏所能取！”曰：“攻守在人，何论险固！”还，于路复与梁话申固盟约。六月，庚辰，综与梁话及淮阴苗文宠夜出，步投魏军。及旦，斋内诸阁犹闭不开，众莫知所以，唯见城外魏军呼曰：“汝豫章王昨夜已来，在我军中，汝尚何为！”城中求王不获，军遂大溃。魏人入彭城，乘胜追击，复取诸城，至宿预而还，将佐士卒死没者什七八，唯陈庆之帅所部得还。

萧综在彭城时，北魏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率领两万兵马逼攻彭城，久而决不出胜负来。梁武帝担心萧综战败被擒，便命令他带兵返回。萧综害怕南归之后不能再到北边来，便秘密派人给元送去降书；北魏人都不相信他，元招募人进入萧综的军中验明真假，但谁也不敢去。殿中侍御史济阳人鹿任元的监军，他请求前去，说道：“如果萧综有诚意的话，便同他订立盟约；如果他是使诡诈之计的话，您又何必可惜一个普通人！”当时两军相对，内外严加守固，鹿一个骑马抄小道而行，径直来到彭城，被萧综的军队抓住，当问道他前来的目的时，鹿回答：“临淮王让我前来，和你们商议一件事情。”当时元略已经回到南边去了，萧综知道元已经派人前来之后，对成景俊等人说：“我时常怀疑元略图谋率城反叛，我为了探明他的真假，所以派遣身边的人称作是元略的使者，进入北魏军中，叫他们派一个人前来联系。现在他们果然派人来了，可以派一个假装成元略，并称有病而呆在深室之中，再把北魏派来的人叫到门外，令人假传元略的话感谢他。”萧综又派遣心腹安定人梁话去迎接鹿，并秘密地把萧综欲投降北魏以及与成景俊装模作样的一番安排告诉了鹿。鹿在薄暮时分进了城，先被带去见胡龙牙，胡龙牙说：“中山王元略非常想见您，所以派我前来叫您。”又说：“安丰王和临淮王将少兵弱，企图光复这座城市，岂可以得到手呢？”鹿回答：“彭城是北魏的东部边境，势在必争，得到与否在于天命，非人力所能预料到的。”胡龙牙又说：“确实和您所说的这样。”梁话又带鹿去见成景俊，成景俊与鹿一起就坐，对鹿说：“您不是来做刺客的吗？”鹿回答：“如今我是奉命出使，一心想的是回朝复命，行刺之事，日后再择机而行吧。”成景俊设酒席款待鹿，便把鹿引到一处地方，事先设计好让一个人从室内走出，替元略向鹿致意说：“我从前怀有目的而来到南方，现在派人把你叫来，想听一听家乡的情况；但是夜来患病，不能与你相见了。”鹿回答道：“事先得到了您的通知，冒险前来，但是不能拜见您，内心实在不安。”于是便告辞而退了。梁朝众将领争着询问北魏兵卒和战马的数量，鹿夸耀说有精兵几十万，众将领们互相说：“这是虚夸不实之言！”鹿说：“这是一个早上就会得到验证的，有何不实之处呢！”于是便打发鹿回去了。成景俊把鹿送到戏马台，他北望城堑，对鹿说：“这样险固，北魏那里能够攻取呢？”鹿说：“攻守在人，何论险固？”鹿返回，在路上又同梁话重申了彼此订立的盟约。六月庚辰（初七），萧综与梁话以及淮阳人苗文宠夜间出发，步行着投奔了北魏军队。到了天亮之时，萧综住所的几个门都还紧闭不开，众人都不知原因，只听见城外面北魏军队在高声叫喊：“你们的豫章王昨天夜里已经前来投奔，现在我们军中，你们不投降还等什么呢？”城中到处找不见萧综，于是军队彻底崩溃。北魏人进入彭城，乘胜而追击，又攻占了几座城市，到了宿预才返回，梁朝的将佐兵卒被杀被俘的有十之七八，只有陈庆之率领自己的部队返回。

上闻之，惊骇，有司奏削综爵土，绝属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诏复属籍，封直为永新侯。

梁武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惊异万分，有关部门奏请削夺萧综的爵位和封地 ，并从皇族名册中除名，改他的儿子萧直姓悖氏。但是没过十日，梁武帝又下诏恢复了萧综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封萧直为永新侯。

西丰侯正德自魏还，行无悛，多聚亡命，夜剽掠于道，以轻车将军从综北伐，弃军辄还。上积其前后罪恶，免官削爵，徙临海；未至，追赦之。

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返回之后，思想和行为方面没有一点悔改之意，大量召纳亡命之徒，夜间在道路上杀人越货，他被任命为轻车将军跟随萧综北伐，丢下军队私自返回。梁武帝对他前后的罪恶一起清算，免去了他的官职，削夺了爵位，并流放临海；但是还没有到临海，梁武帝又派人追上赦免了他。

综至洛阳，见魏主，还就馆，为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三年。太后以下并就馆吊之，赏赐礼遇甚厚，拜司空，封高平郡公、丹杨王，更名赞。以苗文宠、梁话皆为光禄大夫；封鹿为定陶县子，除员外散骑常侍。

萧综到了洛阳，拜见了北魏孝明帝之后，回住在客馆之中，他为南齐东昏侯举哀，服斩衰之孝三年。胡太后以下的王公大臣们全都到他的客馆吊唁，赏赐礼遇特别丰厚，拜他为司空，封为高平郡公、丹杨王，并改名为萧赞。苗文崐龙和梁话都被任命为光禄大夫；鹿被封为定陶县子，并行命为员外散骑常侍。

综长史济阳江革、司马范阳祖之皆为魏所虏，安丰王延明闻其才名，厚遇之。革称足疾不拜。延明使之作《欹器漏刻铭》，革唾骂之曰：“卿荷国厚恩，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文》，革辞不为。延明将棰之，革厉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饭三升，仅全其生而已。

萧综的长史济阳人江革、司马苑阳人祖之都被北魏俘虏，安丰王元延明听说了他们的才名，对待他们十分优厚。江革借口脚有毛病而不拜。元延明让祖之撰写《欹器铭》和《漏刻铭》，江革唾骂祖之道：“你承受国家的厚恩，却为敌虏撰写铭文，辜负了朝廷！”元延明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命令江革撰写《大小寺碑》、《祭彭祖文》，江革推辞不干。元延明将要对江革用杖刑，江革厉声厉色地说道：“江革我已经活了六十岁了，今日得死实为大幸，誓死不为人执笔！”元延明知道江革不可屈服，便停止了；每天只给江革糙米饭三升，仅够维持生命而已。

上密召夏侯还，使休兵合肥，俟淮堰成复进 .

梁武帝密召夏侯回朝，让停止进攻合肥，等待淮河堰堤修成之后再进攻。

癸未，魏大赦，改元孝昌。

癸未（初十），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孝昌。

破六韩拔陵围魏广阳王深于五原，军主贺拔胜募二百人开东门出战，斩首百余级，贼稍退。深拔军向朔州，胜常为殿。

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北魏广阳王元深，军主贺拔胜招募了两百人打开东门出战，斩首一百余，敌人稍微退却，元深把军队开赴朔州，贺拔胜经常担任后卫。

云州刺史费穆，招抚离散，四面拒敌。时北境州镇皆没，唯云中一城独存。道路阻绝，援军不至，粮仗俱尽，穆弃城南奔尔朱荣于秀容，既而诣阙请罪，诏原之。

云州刺史费穆，招纳安抚离散之众，四面抵抗敌人。当时北魏北部边境上的州镇全都丢失了，只有云中一城还独存。由于道路阻绝，援军不到，粮食兵器全都用尽，费穆只好弃城向南到秀容投奔尔朱荣，很快又赴朝廷请罪，孝明帝诏令宽宥了他。

长流参军于谨言于广阳王深曰：“今寇盗蜂起，未易专用武力胜也。谨请奉大王之威命，谕以祸福，庶几稍可离也。”深许之。谨兼通诸国语，乃单骑诣叛胡营，见其酋长，开示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将三万余户南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岭迎之，谨曰：“破六韩拔陵兵势甚盛，闻乜列河等来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据险要，未易敌也。不若以乜列河饵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从之，拔陵果引兵邀击乜列河，尽俘其众；伏兵发，拔陵大败，复得乜列河之众而还。

长流参军于谨对广阳王说：“如今盗寇蜂起，不好专用武力来取胜。于谨我请求奉大王您的威命，亲自前去对众贼晓以祸福利害，或许稍可以离间他们。”元深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于谨兼通几个国家的语言，于是便单人匹马地前去反叛了的胡人的营地，见到了他们的酋长，他们许以恩惠表示信义。于是西部的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人率领三万多户南下来到元深处投降。元深准备带兵到折敷岭迎接前来投降的胡人，于谨告诉他：“破六韩拔陵的兵势特别强大，他听到乜列河等人来投降，必定领兵阻截，如果他先占据了险要地势，便不容易抵挡。因此，不如用乜列河来作诱饵，而埋伏下兵力等待他来上钩，便一定可以击败他。”元深听从了于谨的建议。破六韩拔陵果然带兵截击乜列河，全部俘获了乜列河的人马；元深的伏兵出击，破六韩拔陵被打得一败涂地，北魏伏兵重新得到了乜列河的部众而返回。

柔然头兵可汗大破破六韩拔陵，斩其将孔雀等。拔陵避柔然，南徒渡河。将军李叔仁以拔陵稍逼，求援于广阳王深，深帅众赴之。贼前后降附者二十万人，深与行台元纂表“乞于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贷，息其乱心。”魏朝不从，诏黄门侍郎杨昱分处之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谓纂曰：“此辈复为乞活矣。”

柔然国头兵可汗大败破六韩拔陵，斩了他的将领孔雀等人。破六韩拔陵为避崐开柔然军队，往南迁移渡过了北河。将军李叔仁因破六韩拔陵将要逼近，向广阳王元深求援，元深率众前去迎战破六韩拔陵，前后投附的敌人有二十万人，元深与行台元纂上奏朝廷，上表中指出：“请求在恒州之北另立郡县，安置来降的人家，根据情况而加以救济，以便消除他们的反乱之心。”但是北魏朝廷不同意，诏令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降户分别安置在冀、定、瀛三州就食。元深对元纂说：“这些人又将成为流民了！”

秋，七月，壬戌，大赦。

秋季，七月壬戌（十九日），梁朝大赦天下。

八月，魏柔玄镇民杜洛周聚众反于上谷，改元真王，攻没郡县，高欢、蔡俊、尉景及段荣、安定彭乐皆从之。洛周围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九月，丙辰，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讨之。景，爽之孙也。自卢龙塞至军都关，皆置兵守险，谭屯居庸关。

八月，北魏柔玄镇平民杜洛周在上谷聚众造反，改年号为真王，攻陷郡县，高欢、蔡俊、尉景以及段荣、安定人彭乐等人都追随杜洛周造反。杜洛周围攻北魏燕州刺史博陵人崔秉，九月丙辰（十四日），北魏委任幽州刺史常景为兼尚书，作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元谭一起讨伐杜洛周。常景是常爽的孙子。从卢龙塞到军都关，常景都布置兵力守住险要之处，元谭驻扎在居庸关。

冬，十月，吐谷浑遣兵击赵天安，天安降，凉州复为魏。

冬季，十月，吐谷浑派兵攻打赵天安，赵天安投降，凉州复为北魏所有。

平西将军高徽奉使哒，还，至罕。会河州刺史元祚卒，前刺史梁钊之子景进引莫折念生围其城。长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勒兵固守；景进亦自行州事。徽请兵于吐谷浑，吐谷浑救之，景进败走。徽，湖之孙也。

平西将军高徽奉命出使哒，完成使命后返回，到了罕。正好遇上河州刺史元祚去世，前刺史梁钊的儿子梁景进带领莫折念生的兵马围攻罕城。长史元永等人推举高徽代理州政，高徽指挥兵力固守罕；梁景进也自己宣布代理州政。高徽向吐谷浑请兵，吐谷浑派兵前来援救，梁景进战败而逃跑。高徽是高湖的孙子。

魏方有事于西北，二荆、西郢群蛮皆反，断三鸦路，杀都督，寇掠北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种落最盛，其余大者万家，小者千室，各称王侯，屯据险要，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魏主下诏曰：“朕将亲御六师，扫荡逋秽，今先讨荆蛮，疆理南服。”时群蛮引梁将曹义宗等围魏荆州，魏都督崔暹将兵数万救之，至鲁阳，不敢进。魏更以临淮王为征南大将军，将兵讨鲁阳蛮，司空长史辛雄为行台左丞，东趣叶城。别遣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王罴将兵一万，自武关出通三鸦路，以救荆州。

北魏正用兵西北，二荆、西郢的群蛮皆反叛了，他们阻断了三鸦路，杀了都督，烧杀抢掠向北直至襄城。汝水有冉氏、向氏、田氏，三姓部落最为强盛，其他的部落大的有一万户人家，小的有一千户，各自称王称侯，占据险要之处，以致道路不通。十二月壬午（十二日），北魏孝明帝诏令：“朕将亲率六军，扫荡流寇，现在先讨伐荆蛮，平定南方之乱。”当时群蛮们带领梁朝将领曹义宗等人围攻北魏荆州，北魏都督崔暹率兵数万前去救援，到了鲁阳，不敢向前进。北魏改换临淮王元为征南大将军，令他率兵讨伐鲁阳的蛮人，司空长史辛雄担任行台左丞，东赴叶城。又另派征虏将军裴衍、恒农太守京兆人王元罴率兵一万，从武关出发打通三鸦路，以援救荆州。

衍等未至，军已屯汝上，州郡被蛮寇者争来请救，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辛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挠乱近畿，王秉麾阃外，见可而进，何论别道！”恐后有得失之责，邀雄符下。雄以群蛮闻魏主将自出，心必震动，可乘势破也，遂符军，令速赴击。群蛮闻之，果散走。

裴衍等人还没有到达。元的军队已经驻扎于汝水之上，各州郡凡被蛮人寇掠的都争着前来求救，元因为原来安排在另一条路上出兵，不想答应他们，辛雄对他说：“现在裴衍还没有到来，而大王您的兵马已经聚集起来了，豫地的蛮子们来势凶猛，扰乱到了京畿附近，大王您挥旗统兵在外，有需要便进军，何必去管改变行军路线呢？”元恐怕会有所失而受到责处，便请求辛雄给自己下达一道尚书行台的符令。辛雄认为群蛮闻知北魏孝明帝将亲自出征，崐众心必定受到震动，可以乘势而击败他们，便给元的军队下了一道符令，命令他们速去攻打蛮贼。群蛮闻知元要来，果然散逃了。

魏主欲自出讨贼，中书令袁翻谏而止。辛雄自军中上疏曰：“凡人所以临陈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求荣名，二贪重赏，三畏刑罚，四避祸难，非此数者，虽圣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速死哉？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蛮左乱常，已历数载，三方之师，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之故也。陛下虽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将士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是使节士无所劝 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尽力者也。陛下诚能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张，盗贼必息矣。”疏奏，不省。

北魏孝明帝想要亲自出征讨贼，中书令袁翻劝谏阻止了他。辛雄从军中上书孝明帝说：“人们之所以临阵而忘身，白刃触身而不害怕，一是为了求取荣华之名，二是贪得重赏，三是害怕刑罚，四是逃避祸难，不是因为这几种原因，即便是圣人也指使不动他的臣子，慈父也不能激发起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一情况，所以赏必行，罚必信，使亲近的、疏远的、尊贵的、卑贱的、勇敢的、怯弱的、贤德的、愚顽的各种不同类型之人，听到钟鼓之声，看见旌旗之列，莫不奋发激厉，争赴敌阵，这难道是他们厌恶活的太久了而喜欢速死吗？正是因为利害摆在眼前，欲罢而不能哪。自从秦、陇之地叛逆，豫地蛮人作乱，已经有几年之久了，近来派军队讨伐，败多而胜少，查其原因，在于赏罚不明。陛下虽然颁下诏书，赏不移时，立马兑现，但是将士们的勋位，历年而不定，开小差的兵卒，安然住在家中，因而导致节义之士无所向往，庸碌之辈无所畏惧慑服；将士们前进而击贼，死亡近在眼前而奖赏遥不可见；后退而逃散，则保全自身而不承担罪责，这就是望见敌人便奔逃沮散，不肯尽力的原因。陛下如果能做到号令必信，赏罚必行，则军威必振，盗贼必平。”辛雄的奏章呈上去了，但是孝明帝没有研究察查。

曹义宗等取顺阳、马圈，与裴衍等战于淅阳，义宗等败退。衍等复取顺阳，进围马圈。洛州刺史董绍以马圈城坚，衍等粮少，上书言其必败。未几，义宗击衍等，破之，复取顺阳。魏以王罴为荆州刺史。

曹义宗等人攻取了顺阳、马圈，与裴衍在淅阳交战，曹义宗等人战败而退。裴衍等人收复了顺阳，进而围攻马圈。洛州刺史董绍因为马圈城防坚固，裴衍等人粮少，上书朝廷说裴衍等人必定失败。没过多久，曹义宗攻打裴衍等人，战而胜之，又占取了顺阳。北魏任命王罴为荆州刺史。

邵陵王纶摄南徐州事，在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遨游市里，问卖者曰：“刺史何如？”对言：“躁虐。”纶怒，令吞而死，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著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上始严责纶，而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逾甚，乃取一老翁短瘦类上者，加以兖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又作亲棺，贮司马崔会意，以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妪乘车悲号。会意不能堪，轻骑还都以闻。上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太子统流涕固谏，得免，戊子，免纶官，削爵土。

集市上游荡，问卖黄鳝的人：“刺史这个人如何？”回答说：“暴躁残虐。”萧纶大怒，命令这人吞吃黄鳝，将他活活折磨而死，百姓惶恐万分，道路相逢时只互相对视而不敢说话。有一次萧纶遇上了灵车，他夺过孝子的衣服穿上，匍匐嚎叫。他身边的典签害怕自己获罪，秘密地把萧纶的情况报告了朝廷。梁武帝方才严厉斥责了萧纶，但是萧纶根本不思悔改，于是便派人代替了萧纶的官职。萧纶因此更加悖逆傲慢了，他找来一个矮短瘦小而象梁武帝的老头，给他加上兖服和王冠，让他坐在高处，将他当作君王来朝拜，并陈说自己无罪；又让老头来到座前，剥去他的衣冠，在庭堂上捶打他。萧纶又制作了一口新棺材，将司马崔会意放在棺材里面，出动灵车，唱着挽歌，扮成送葬的阵势，并使一些老太婆坐在车上悲声号啕。崔会意不堪忍受其辱，骑马回到都城报告了萧纶的恶行。梁武帝害怕萧纶逃跑，便派禁卫兵把他抓回来，将要下狱赐死，太子萧统流着泪水再三劝谏，萧纶才得幸免，戊子（十八日），萧纶被免去崐官职，削夺了爵位和封地。

魏山胡刘蠡升反，自称天子，置百官。

北魏的山胡刘蠡升反叛，自称为天子，设置了百官。

初，敕勒酋长斛律金事怀朔镇将杨钧为军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步多少，嗅地知军远近。及破六韩拔陵反，金拥众归之，拔陵署金为王。既而知拔陵终无所成，乃诣云州降，仍稍引其众南出黄瓜堆，为杜洛周所破，脱身归尔朱荣，荣以为别将。

当初，敕勒酋长斛律金担任怀朔镇主将杨钧的军主，他用匈奴人的兵法指挥作战，望见尘土便可以知道战马和步兵有多少，用鼻子闻一下地面就知道军队离的远近。破六韩拔陵反叛时，斛律金带领部众前去投附，破六韩拔陵颁命斛律金为王。很快斛律金又知道破六韩拔陵终究不会有什么成就，便到云州去投降，仍然带领了少量的部众南出黄瓜堆，结果被杜洛周击败，斛律金逃脱后归顺了尔朱荣，尔朱荣让他担任了别将。

第一百五十一卷

梁纪七高祖武皇帝七普通七年（丙午、526 ）梁纪七梁武帝普通七年（丙午，公元526 ）

春，正月，辛丑朔，大赦。

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梁朝大赦天下。

壬子，魏以汝南王悦领太尉。

壬子（十二日），北魏命令汝南王元悦兼任太尉。

魏安州石离、穴城、斛盐三戍兵反，应杜洛周，众合二万，洛周自松岍赴之。行台常景使别将崔仲哲屯军都关以邀之，仲哲战没，元谭军夜溃，魏以别将李琚代谭为都督。仲哲，秉之子也。

北魏安州的石离、穴城和斛盐三戍的守兵哗变，响应杜洛周，叛兵聚合起来有两万之多，杜洛周从松岍出发赶赴叛兵所在地。行台常景指派别将崔仲哲驻扎在军都关截击杜洛周，崔仲哲战败而全军覆没，元谭的军队在夜间溃逃而散，北魏委派别将李琚代替元谭担任都督。崔仲哲是崔秉的儿子。

初，魏广阳王深通于城阳徽之妃。徽为尚书令，为胡太后所信任；会恒州人请深为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测。及杜洛周反，五原降户在恒州谋奉深为主，深惧，上书求还洛阳。魏以左卫将军杨津代深为北道大大都督，诏深为吏部尚书。徽，长寿之子也。

早先之时，北魏广阳王元深同城阳王元徽的妃子通奸。元徽担任了尚书令，深受胡太后的信任。恰好恒州人请求元深担任刺史，而元徽则说元深城府太深，难以测知。到杜格周反叛时，住在恒州五原的降户策划要拥戴元深为主子，元深害怕了，上书朝廷请求回洛阳。北魏委派左卫将军杨津代替元深担任北道大都督，诏令元深担任吏部尚书。元徽是元长寿的儿子。

五原降户鲜于礼等帅北镇流民反于定州之左城，改元鲁兴，引兵向州城，州兵御之不得。杨津至灵丘，闻定州危迫，引兵救之，入据州城。礼至，津欲出击之，长史许被不听，津手剑击之，被走得免。津开门出战，斩首数百，贼退，人心少安。诏寻以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魏以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军事，与河间王琛共讨礼。

五原的降户鲜于礼等人率领北镇流民在定州的左城造反，改年号为鲁兴，带兵向州城进发，州兵抵抗而失利。杨津到了灵丘，闻知定州情况危急，便领兵前去援救，入据州城。鲜于礼到了，杨津准备出城迎击他，长史许被不允许，杨津手拿宝剑去刺许被，许被跑开而得以幸免。杨津打开城门出战，斩首数百，贼寇撤退了，人心才稍微安定了些。朝廷很快诏令杨津担任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北魏任命扬州刺史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让他与河间王元琛共同讨伐鲜于礼。

二月，甲戌，北伐众军解严。

二月甲戌（初五），北伐的各路军队解除戒严。

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反于桑乾西，与费也头牧子相连结。三月，甲寅，游击将军尔朱荣击破洛阳于深井，牧子于河西。

北魏西部敕勒斛律洛阳在桑乾西边造反，与费也头牧子相互连通。三月甲寅（十五日），游击将军尔朱荣在深井打败了斛律洛阳，又在北河西边打败了费也头牧子。

夏，四月，乙酉，临川靖惠王宏卒。

夏季，四月乙酉（十七日），梁朝临川靖惠王萧宏去世。

魏大赦。

北魏大赦天下。

癸巳，魏以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徽为仪同三司。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共毁侍中元顺于太后，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顺奉辞于西游园，纥侍侧，顺指之谓太后曰：“此魏之宰，魏国不亡，此终不死！”纥胁肩而出，顺抗声叱之曰：“尔刀笔小才，止堪供几案之用，岂应污辱门下，我彝伦！崐”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癸巳（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侍中、车骑大将军城阳王元徽担任仪同三司。元徽与给事黄门侍郎徐纥一同在胡太后面前诋毁侍中元顺，使他外出为护军将军、太常卿。元顺在西游园向胡太后辞行，徐纥侍立在胡太后身侧，元顺指着徐纥对胡太后说：“此人是魏国的宰，魏国不亡，他终不死！”徐纥耸着肩膀出去了，元顺大声叱斥徐纥：“你的那点刀笔小才，只堪供几案之用，岂可以污辱门下，败坏我天地人之常道！”于是拂衣而起。胡太后默不作声。

魏朔州城民鲜于阿胡等据城反。

北魏朔州城的平民鲜于阿胡等人占据州城而造反。

杜洛周南出，钞掠蓟城，魏常景遣统军梁仲礼击破之。丁未，都督李琚与洛周战于蓟城之北，败没。常景帅众拒之，洛周引还上谷。

杜洛周南下，抢掠蓟城，北魏的常景派遣梁仲礼击败了他。丁未（疑误），都督李琚与杜洛周在蓟城北边交战，李琚战败覆没。常景率众抵抗杜洛周，杜洛周带着人马回到了上谷。

长孙稚行至邺，诏解大都督，以河间王琛代之。稚上言：“与琛同在淮南，琛败臣全，遂成私隙，今难以受其节度。”魏朝不听。前至呼沱，稚未欲战，琛不从。鲜于礼邀击稚于五鹿，琛不赴救，稚军大败，稚、琛并坐除名。

长孙稚走到邺地时，朝廷诏令解除了他的大都督职务，以河间王元琛代替他。长孙稚上奏说：“前次我与元琛同在淮南，元琛失败而我独以保全，于是便产生了私隙，现在我实在难以接受他的指挥调遣。”北魏朝廷没有准许。前进到呼沱时，长孙稚不想出战，但元琛不许，强迫他出战。鲜于礼在五鹿截击了长孙稚，元琛没有前去援救，长孙稚的军队一败涂地，长孙稚、元琛一并获罪而被除名。

五月，丁未，魏主下诏将北讨，内外戒严，既而不行。

五月丁未（初九），北魏孝明帝颁下诏书将要北征，朝廷内外戒严，但是最后却没有成行。

衡州刺史元略，自至江南，晨夕哭泣，常如居丧。及魏元叉死，胡太后欲召之，如略因刁双获免，征双为光禄大夫，遣江革、祖之南还以求略。上备礼遣之，宠赠甚厚。略始济淮，魏拜略为侍中，赐爵义阳王；以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略所过，一餐一宿皆赏之。

衡州刺史元略，自从到了江南以来，早晚哭泣，常常如居丧那样。到北魏元叉死后，胡太后想召元略回来，她知道元略因刁双而获免，便征召刁双为光禄大夫，遣送江革、祖之返回南方以便换回元略。梁武帝以周到的礼节遣送元略回去，对他的恩宠馈赠特别丰厚。元略刚渡过了淮河，北魏便委任他为侍中，赐爵位为义阳王。北魏任命司马始宾为给事中，栗法光为本县县令，刁昌为东平太守，刁双为西兖州刺史。凡是元略所经过的地方，一餐一宿都给予赏赐。

魏以丞相高阳王雍为大司马。复以广阳王深为大都督，讨鲜于礼；章武王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并受深节度。

北魏任命丞相高阳王元雍为大司马。又任命广阳王元深为大都督，让他讨征鲜于礼。任命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两人俱接受元深的指挥调遣。

深以其子自随，城阳王徽言于太后曰：“广阳王携其爱子，握兵在外，将有异志。”乃敕融、衍潜为之备。融、衍以敕示深，深惧，事无大小，不敢自决；太后使问其故，对曰：“徽衔臣次骨，臣疏远在外，徽之构臣，无所不为。自徽执政以来，臣所表请，多不从允。徽非但害臣而已，从臣将士，有勋劳者皆见排抑，不得比他军，仍深被憎嫉，或因其有罪，加以深文，至于殊死，以是从臣行者，莫不悚惧。有言臣善者，视之如仇雠，言臣恶者，待之如亲戚。徽居中用事，朝夕欲陷臣于不测之诛，臣何以自安！陛下若使徽出临外州，臣无内顾之忧，庶可以毕命贼庭，展其忠力。”太后不听。

元深让自己的儿子随行，城阳王元徽告诉胡太后说：“广阳王携带着他的爱子，握兵在外，将会产生异心。”于是胡太后便命令元融、裴衍暗中对元深崐加以防备。元融、裴衍把胡太后的旨令出示给元深，元深害怕了，因此事情不论大小，都不敢自己决定。胡太后派人问其缘故，元深回答：“元徽恨我恨得入骨，我远在外地，与朝廷关系疏远，元徽陷害我，手段无所不用。自从元徽执政以来，我的表奏请示，大多不能获准。元徽不但谋害我而已，凡是跟随我的将士中有功劳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挤压制，无法同别的军队相比，但是就这样还仍然备受仇恨、嫉妒，有的人稍有罪过，他便加以苛求罗织，以至于被斩首，所以跟从我的人，无不恐惧不安。如果有谁说我好，元微便对他视如仇敌，而对说我坏话的人，元徽便对待他如亲戚一般。元徽在朝中掌权，从早到晚想致我于死地，我如何能够放心得了呢？陛下如果让元徽出朝到外州任职，我便没有了内顾之忧，庶几可以战死于贼庭之上，为朝廷效忠尽力。”胡太后没有准许元深的请求。

徽与中书舍人郑俨等更相阿党，外似柔谨，内实忌克，赏罚任情，魏政由是愈乱。

元徽同中书舍人郑俨等人迭相循私舞弊，违法乱纪，他从外表上看好象挺温和谨慎，而内中实则非常忌恨别人超过自己，在赏罚方面随心所欲，北魏的朝政因此而更加混乱了。

戊申，魏燕州刺史崔秉帅众弃城奔定州。

戊申（初十），北魏燕州刺史崔秉率领众人弃城投奔定州。

乙丑，魏以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讨汾州反胡。

乙丑（二十七日），北魏任命安西将军宗正珍孙为都督，让他去讨伐汾州反叛了的胡人。

六月，魏绛蜀陈双炽聚众反，自号始建王。魏以假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薛义轻骑诣双炽垒下，晓以利害，双炽即降。诏以义为龙门镇将。

六月，北魏绛蜀的陈双炽聚众造反，自称为始建王。北魏任命代理镇西将军长孙稚为讨蜀都督。别将河东人薛义轻骑来到陈双炽的战垒前面，对他晓以利害，陈双炽便很快投降了。朝廷诏令任命薛义为龙门镇将。

丙子，魏徙义阳王略为东平王，顷之，迁大将军、尚书令，为胡太后所委任，与城阳王徽相埒，然徐、郑用事，略亦不敢违也。

丙子（初九），北魏迁移义阳王元略为东平王，不久之后，又提升他为大将军、尚书令，他深受胡太后的信任，与城阳王元徽受信任的程度等同，但是徐纥、郑俨专权，元略也不敢有所违抗。

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纥真等将兵掠蓟南，秋，七月，丙午，行台常景遣都督于荣等击之于栗园，大破之，斩曹纥真及将卒三千余级。洛周帅众南趣范阳，景与荣等又破之。

杜洛周派遣都督曹纥真等人率兵掠夺蓟南，秋季，七月丙午（初九），行台常景派遣都督于荣等人在栗园攻击曹纥真等人，大败敌人，斩了曹纥真以及将卒三千多名。杜洛周率众南去范阳，常景同于荣等人又击败了杜洛周。

魏仆射元纂以行台镇恒州。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寇恒州，戊申，陷平城，纂奔冀州。

北魏仆射元纂以行台身份镇守恒州。鲜于阿胡率领朔州的流民侵犯恒州，戊申（十一日），攻陷了平城，元纂奔投冀州。

上闻淮堰水盛，寿阳城几没，复遣郢州刺史元树等自北道攻黎浆，豫州刺史夏侯等自南道攻寿阳。

梁武帝得知淮河堰堤水很大，寿阳城差不多淹没了，便再次派遣郢州刺史元树等人从北道攻打黎浆，派豫州刺史夏侯等人从南道攻打寿阳。

八月，癸巳，贼帅元洪业斩鲜于礼，请降于魏；贼党葛荣复杀洪业自立。

八月癸巳（二十七日），强盗首领元洪业斩了鲜于礼，请求投降北魏。强盗同伙葛荣又杀了元洪业而自任头领。

魏安北将军、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过肆州，肆州刺史尉庆宾忌之，据城不出。荣怒，举兵袭肆州，执庆宾，还秀容，暑其从叔羽生为刺史，魏朝不能制。

北魏安北将军及都督恒、朔讨虏诸军事尔朱荣路过肆州，肆州刺史崐尉庆宾忌恨他，据城不出。尔朱荣发怒了，领兵袭击了肆州，抓住了尉庆宾，回到了秀容，让他的堂叔尔荣羽生代理肆州刺史，北魏朝廷不能制止。

初，贺拔允及弟胜、岳从元纂在恒州，平城之陷也，允兄弟相失；岳奔尔朱荣，胜奔肆州。荣克肆州，得胜，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为别将，军中大事多与之谋。

当初，贺拔允及其弟弟贺拔胜、贺拔岳跟随元纂在恒州，平城失陷之后，兄弟几人相互失散。贺拔岳投奔了尔朱荣，贺拔胜投奔了肆州。尔朱荣攻克肆州之后，得到了贺拔胜，十分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兄弟，天下不愁不能平定！”他任命贺拔胜为别将，军中大事大多与贺拔胜商议。

九月，已酉，鄱阳忠烈王恢卒。

九月己酉（十三日），鄱阳忠烈王萧恢去世。

葛荣既得杜洛周之众，北趣瀛州，魏广阳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蹑之。辛亥，荣至白牛逻。轻骑掩击章武庄武王融，杀之。荣自称天子，国号齐，改元广安。深闻融败，停军不进。侍中元晏密言于太后曰：“广阳王盘桓不进，坐图非望。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际，恐非陛下之纯臣也。”太后深然之，诏榜尚书省门，募能获谨者有重赏。谨闻之，谓深曰：“今女主临朝，信用谗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遂径诣榜下，自称于谨，有司以闻。太后引见，大怒。谨备论深忠款，兼陈停军之状，太后意解，遂舍之。

葛荣得到了杜洛周的部众之后，北去瀛州，北魏广阳忠武王元深从交津领兵追踪葛荣而进。辛亥（十五日），葛荣到了白牛逻，率轻骑突袭在章武的庄武王元融，杀了他。葛荣自称天子，定国号为齐，改换年号为广安。元深得知元融失败，便按兵不动。侍中元晏秘密地告诉胡太后：“广阳王徘徊不进，坐图非分之想。有一个叫于谨的人，他智谋才略过人，担任元深的军师，在如今动荡不安之时，恐怕他不是陛下的忠诚之臣。”胡太后对元晏的话深表同意，便张榜于尚书省门前，以重赏招募能抓住于谨的人。于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对元深说：“如今女主临朝，信任重用谗邪奸佞之徒，假如她不明白殿下您的一片真心，恐怕灾祸很快就会降临。于谨我请求捆绑自己赴朝，向有关官署投案服罪。”于是便径直来到尚书门前的榜文之下，自称是于谨，有关官署把情况报告了朝廷。胡太后召见于谨，勃然大怒。于谨详细地讲述了元深对朝廷的忠诚，兼而说明了停兵不进的原因，胡太后明白了情况，于是便放了于谨。

深引军还，趣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亦疑深有异志；深闻之，止于州南佛寺。经二日，深召都督毛谥等数人，交臂为约，危难之际，期相拯恤。谥愈疑之，密告津云，深谋不轨。津遣谥讨深，深走出，谥呼噪逐深。深与左右间行至博陵界，逢葛荣游骑，劫之诣荣。贼徒见深，颇有喜者，荣新立，恶之，遂杀深。城阳王徽诬深降贼，录其妻子。深府佐宋道为之诉理，乃得释。道，繇之玄孙也。

元深领兵返回，前往定州，定州刺史杨津也怀疑元深有异谋。元深知道情况之后，停在州城南边的南佛寺。两天之后，元深召来都督毛谥等人，同他们订立盟约，约定危难之时，互相援救。于是，毛谥越发怀疑他了。便秘密地告诉杨津，说元深图谋不轨。杨津派遣毛谥讨伐元深，元深跑走了，毛谥带人喊叫着去追逐元深。元深同身边人抄小道到了博陵地界，遇上了葛荣的流动骑兵，便被抓获送到葛荣那里。寇贼们见了元深，喜欢他的人还不少，葛荣刚自立为王，对此很反感，担心手下的人拥奉元深为主，便杀了元深。城阳王元徽诬陷元深投降了贼寇，逮捕了他的妻子、儿子。元深的府佐宋道替他们申诉，才得到释放。宋道是宋繇的玄孙。

甲申，魏行台常景破杜洛周，斩其武川王贺拔文兴等，捕虏四百人。

甲申（疑误），北魏行台常景击败了杜洛周，斩杀杜洛周手下的武川王贺拔文兴等人，捕获了四百人。

就德兴陷魏平州，杀刺史王买奴。

就德兴攻陷了北魏的平州，杀死了该州刺史王买奴。

天水民吕伯度，本莫折念生之党也，后更据显亲以拒念生；已而不胜，亡归胡琛，琛以为大都督、秦王，资以士马，使击念生。伯度屡破念生军，复据显亲，乃叛琛，东引魏军。念生窘迫，乞降于萧宝寅，宝寅使行台左丞崔士和据秦州。魏以伯度为泾州刺史，封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义停军陇口，久不崐进，念生复反，执士和送胡琛，于道杀之。久之，伯度为万俟奴所杀，贼势益盛，宝寅不能制。胡琛与莫折念生交通，事破六韩拔陵浸慢，拔陵遣其臣费律至高平，诱琛，斩之，奴尽并其众。

天水百姓吕伯度，本来是莫折念生的同党，后来又占据显亲这个地方抵抗莫折念生，接着因不能取胜，便跑去投靠了胡琛，胡琛任命他为大都督、秦王，资助他兵力战马，让他去攻打莫折念生。吕伯度多次打败莫折念生的军队，又占据了显新，于是反叛了胡琛，从东边引来了北魏军队。莫折念生穷途无路，向萧宝寅乞求投降，萧宝寅指使行台左丞崔士和占据了秦州。北魏任命吕伯度为泾州刺史，封他为平秦郡公。大都督元义把军队停在陇口，久而不进，莫折念生又反叛了，抓住崔士和送往胡琛那里，在路上杀了崔士和。之后，吕伯度被万俟奴杀了，于是贼寇的势力更加强大，萧宝寅无法加以制伏。胡琛与莫折念生相互勾通，对破六韩拔陵渐渐不恭起来，破六韩拔陵派遣他的臣子费律到了高平，诱惑胡琛，斩了胡琛，万俟奴把胡琛的部众全部兼并。

冬，十一月，庚辰，大赦。

冬季，十一月庚辰（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

丁贵嫔卒，太子水浆不入口，上使谓之曰：“毁不灭性，况我在邪！”乃进粥数合。太子体素肥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

丁贵嫔去世，太子萧统因生母亡故而点水不进，梁武帝派人对他说：“哀伤不能毁了性命，何况我还在呢！”于是萧统才喝粥数合。太子萧统身体向来肥壮，腰带有十围之长，可是到现在却减削过半。

夏侯等军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扬州刺史李宪以寿阳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其城，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丁亥，纵李宪还魏，复以寿阳为豫州，改合肥为南豫州，以夏侯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罹兵革，民多离散，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民户充复。

夏侯等人的军队进入北魏境内，所向披靡，无城不摧，辛巳（十六日），北魏扬州刺史李宪献出寿阳投降，宣猛将军陈庆之入据该城，一共有五十二城投降，俘获男女七万五千名，丁亥（二十二日），梁朝放李宪回北魏，又以寿阳为豫州，改合肥为南豫州，任命夏侯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寿阳久遭战乱，百姓大多离散，夏侯减轻刑罚，减少税赋，经营农业，减免劳役，很快，民户又多起来了。

杜洛周围范阳，戊戌，民执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送洛周，开门纳之。

杜洛周围攻范阳，戊戌（疑误），范阳百姓抓住了北魏幽州刺史王延年、行台常景，把他们送给杜洛周，杜洛周开门接纳了他们。

魏齐州平原民刘树等反，攻陷郡县，频败州军，刺史元欣以平原房士达为将，讨平之。

北魏齐州平原郡的百姓刘树等人造反，攻陷郡县，频频地击败州里的军队，刺史元欣任用平原人房士达为将领，讨平了刘树等人的叛乱。

曹义宗据穰城以逼新野，魏遣都督魏承祖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救之。义宗战不利，不敢进。纂，雄之从父兄也。

曹义宗占据了穰城而逼迫新野，北魏派遣都督魏承祖以及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辛纂去援救。曹义宗交战失利，不敢前进。辛纂是辛雄的堂兄。

魏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华夷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县为三等清官，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强暴自息矣。”不听。

北魏国内盗贼日益增多，征讨不停，国家财用耗竭，提前征收了六年的租调，还不够用，于是又停发了给百官们的酒肉，又向每个进入集市的人征收一个钱的税，以至投住旅店都要纳税，百姓无不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奏，认为：“汉、夷之民相聚生乱，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怨恨吗？完全是由于太守、县令任用不当，百姓们不堪于他们的欺压的原故。宜于乘现在对百姓早加抚慰。但是对于郡守县令的选拔向来都不重视，因此王公贵族和才俊之士，都崐不肯担任这些官职。应该改革这一弊端，把郡县分为三等的清官，选补的办法，应当规定才能和门望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具备，如果不能同时具备，先才能而后门望，不能拘泥于年资的长短。三年升降一次，有称职者，可以委任为京城中的官员；如果没有担任太守、县令的经历，便不能在朝廷内任职。如此一来，便人人思以自勉，百姓的枉屈可以申雪，天下强暴自然平息了。”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大通元年（丁未、527 ）大通元年（丁未，公元527 年）

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春季，正月，乙丑（初一），梁朝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勉为仆射。

辛未，上祀南郊。

辛未（初七），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甲戌，魏以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甲戌（初十），北魏任命司空皇甫度为司徒，仪同三司萧宝寅为司空。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台博陵崔楷为刺史。楷表称：“州今新立，尺刃斗粮，皆所未有，乞资以后粮。”诏付外量闻，竟无所给。或劝楷留家，单骑之官，楷曰：“吾闻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若吾独往，则将士谁肯固志哉！”遂举家之官。葛荣逼州城，或劝减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谓吾心不固，亏忠而全爱也。”遂命追还。贼至，强弱相悬，又无守御之具；楷抚勉将士以拒之，莫不争奋，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属何爱一身！”连战不息，死者相枕，终无叛志。辛未，城陷，楷执节不屈，荣杀之，遂围冀州。

北魏从定、相两州中分出四个郡设置了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博陵人崔楷为刺史。崔楷上表说：“殷州如今刚刚设立，连一尺长之刀、一斗粮食都没有，乞求给予兵器和粮食。”孝明帝诏令外台计算一下应该给的兵器和粮食的数量，然后上报批复，但最后竟然一点儿也没给。有人劝崔楷留下家属，单人匹马去赴任，崔楷说：“我听说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如果我单身独往，那么将士们谁还肯坚守其志呢！”于是便带着全家去上任。葛荣逼近州城，有人邓崔楷把家人中老弱幼小者送去别处避一下，崔楷便在夜间把幼子以及一个女儿送出城；然而他很快又后悔了，说：“这样一来，人们一定要说我的内心不坚定，为了父受而损害忠义。”于是又命令人把他们追了回来。贼寇到了，强弱悬殊，城中又没有防守抵御的器具。崔楷抚慰将士们，勉励他们抵抗敌人，大家无不奋勇争先，都说：“崔公尚且不惜家中百口人的性命，我们又何能爱惜自身呢！”连战不停，死者相枕，但是大家终无叛逃之意。辛未（初七），州城失陷，崔楷坚志执节而不屈服，葛荣杀了他，便又开始围攻冀州。

萧宝寅出兵累年，将士疲弊。秦贼击之，宝寅大败于泾州，收散兵万余人，屯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以城降贼。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城人执刺史魏兰根应之。州刺史毕祖晖战没，行台辛深弃城走，北海王颢军亦败。贼帅胡引祖据北华州，叱干麒麟据州以应天生，关中大扰。雍州刺史杨椿募兵得七千余人，帅以拒守，诏加椿侍中兼尚书右仆射，为行台，节度关西诸将。北地功曹毛鸿宾引贼抄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将兵三千掩击之；鸿宾惧，请讨贼自效，遂擒送宿勤乌过仁。乌过仁者，明达之兄子也。莫折天生乘胜寇雍州，萧宝寅部将羊侃隐身堑中射之，应弦而弊，其众遂溃。侃，祉之子也。

萧宝寅累年出兵，将士们疲惫不堪。秦地的贼寇攻打萧宝寅，萧宝寅在泾州一败涂地，事后收集散兵一万多人，驻扎在逍遥园，东秦州刺史潘义渊献出城投降了贼寇。莫折念生进逼岐州，岐州城里的人抓住了刺史魏兰根策应莫折念生。州刺史毕祖晖战败身亡，行台辛深弃下州城逃跑了，北海王元颢的军队也战败。贼寇首领胡引祖占据北华州，叱干麒麟占据州来响应莫折天生，整个关中一片混乱。雍州刺史杨椿招募了七千多兵力，率领他们拒守，北魏朝廷诏令加杨椿为侍中兼尚书右仆射，担任行台，指挥关中各位将领。北地功曹毛鸿宾带领贼寇抢掠渭北，雍州录事参军杨侃率兵三千袭击他们；毛鸿宾害怕了，请求讨伐贼寇将功赎罪，于是便擒获送来了宿勤乌过仁。宿勤乌过仁是宿勤明达的哥哥的儿子。莫折天生乘胜而侵犯雍州，萧宝寅的部将羊侃隐蔽在战壕之中用箭射莫折天生，莫折天生应弦而毙，其部众便溃散了。羊侃是羊祉的儿子。 魏右民郎阳平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则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则三河方为战地。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扼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是以兵知必败，始集而先逃；将帅畏敌，迁延而不进。国家谓官爵未满，屡加宠命；复疑赏赉之轻，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财殚尽，遂使贼徒益甚，生民凋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义夫，恩可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简练士卒，缮修器械，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而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弗听。

北魏右民郎阳平人路思令上书，指出：“军队出征有功绩，在于将帅，如果能得到合适的人担任将帅则天下唾手可以廓清，如果选人不当则京都外也会成为战场。愚意以为多年来军中将帅大多由宠贵子孙担任，他们饮酒跑马，志气浮华，眉飞色舞，磨拳擦掌，以为在攻战方面谁也比不上自己；到了面临强敌之时，则忧恐交织于心，原先的那些雄图锐气，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于是便命令羸弱者在前面为自己挡住敌寇，强壮者在后面为自己护身，加上武器不精良，前进与停止没有节度，以此面临据险而守的敌人，抵挡屡经战阵的贼寇，想使他们不败，岂能办得到呢！因此兵卒们知道战而必败，开始集结就纷纷逃散；将帅们畏惧敌人，拖延而不前进。国家则以为给他们的官爵低了，为了鼓励他们取胜，便屡屡地给他们加官进爵；而就这样还怀疑给他们的赏赐太轻了，便日日散发金帛。因此，库藏空竭，民财殚尽，遂使贼徒越发多起来了，百姓凋弊，原因正在这里。德可以感动礼义之人，恩可以劝励敢死之士。现在朝廷如果能做到升贤降愚，赏善罚恶，精选训练士卒，缮修武器，先派善辩之士去对盗贼晓以祸福利害，如果他们不思悔改，便派兵去讨伐，这样一来，平定消除反贼逆徒，何异于用利斧而伐朝菌，煽大火炉而燎毛发呢！”路思令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戊子，魏以皇甫度为太尉。

戊子（二十四日），北魏任命皇甫度为太尉。

己丑，魏主以四方未平，诏内外戒严，将亲出讨，竟亦不行。

己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因四方之乱未平定，诏令内外戒严，将要亲自出征讨伐，最后也未成行。

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琅邪，魏敕青、南青二州救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等出义阳道，攻魏平静、穆陵、阴山三关，皆克之。夔，之弟；之礼，邃之子也。

梁朝谯州刺史湛僧智围攻北魏东豫州，将军彭群、王辩围攻琅邪，北魏朝廷命令青、南青两州援救琅邪。司州刺史夏侯夔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等人出义阳道，攻打北魏的平静、穆陵、阴山三关，都攻下来了。夏侯夔是夏候的弟弟；裴之礼是裴邃的儿子。

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置其子为西曹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

北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北魏朝廷诏令齐州长史房景伯担任东清河郡太守。东清河郡的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有过无礼行为，因此举家逃亡，房景伯到处搜捕，抓获了他，任用他的儿子为西曹椽，令其去晓谕山贼。山贼们见房景伯不念旧恶，全都相继出来投降了。

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山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景伯，法寿之族子也。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学，有见识。贝丘有一妇人诉说自己的儿子不孝，房景伯把这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听说闻名不如见面，山民不知礼义，何以值得深加责难呢”于是召来这一妇人，同她对坐进食，让这个妇人的儿子待立在堂下，以使他观看房景伯如何供奉母亲进食。不到十天，这个不孝的儿子悔过了，请求回去。崔氏说：“他虽然在面子上觉得惭愧了，但心里崐却未必如此，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吧。”又过了二十多天，这个妇人的儿子叩头流血，他母亲流着泪水乞求回家，这才允许他们回去了，最后这个不孝之子以孝而闻名天下。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

二月，秦贼据魏潼关。

二月，秦地的贼寇占据了北魏潼关。

庚申，魏东郡民赵显德反，杀太守裴烟，自号都督。

庚申（二十七日），北魏东郡的百姓赵显德造反，杀死了太守裴烟，自称为都督。

将军成景俊攻魏彭城，魏以前荆州史崔孝芬徐州行台以御之。先是，孝芬坐元叉党与卢同等俱除名，及将赴徐州，入辞太后，太后谓孝芬曰：“我与卿姻戚，奈何内头元叉车中，称‘此老妪会须去之！’”孝芬曰：“臣蒙国厚恩，实无斯语。假令有之，谁能得闻！若有闻者，此于元叉亲密过臣远矣。”太后意解，怅然有愧色。景俊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击之，景俊遁还。

梁朝将军成景俊攻打北魏彭城，北魏任命前荆州刺史崔孝芬为徐州行台来抗御成景俊。崔孝芬早先因系元叉的同党而获罪与卢同等人一起被除名。他即将赴徐州上任，入宫向胡太后辞别，胡太后对他说：“我同你是姻亲，你为何要把头伸进元叉车中，说：”这个老婆子应该立即被赶跑。‘“崔孝芬说：”我承受国家的厚恩，确实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假使说过，谁又能听到过呢！如果有人听到过，那么他与元叉的亲密就远远地超过我了。“胡太后心里明白了，怅然而面有愧色。成景俊准备拦截泗水来淹灌彭城，崔孝芬与都督李叔仁等人进攻成景俊，成景俊逃回去了。

三月，甲子，魏主诏将西讨，中外戒严。会秦贼西走，复得潼关，戊辰，诏回驾北讨。其实皆不行。

三月甲子（初一），北魏孝明帝诏告天下将西征，朝廷内外戒严。正好秦地的贼盗向西逃跑，重新得到了潼关，便于戊辰（初五）之日，又诏告天下回驾北伐。其实，孝明帝根本没有出行。

葛荣久围信都，魏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以救之。

葛荣久围信都，北魏任命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北讨大都督来源救信都。

初，上作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之，取其反语相协，上晨夕幸寺，皆出入是门。辛未，上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

原先，梁武帝修建了同泰寺，又开了大通门来与此相对，取“同泰”与“大通”的合音相同，梁武帝早晚临幸同泰寺，都出入大通门。辛未（初八），梁武帝来到同泰寺行舍身仪式；甲戌（十一日），回到宫中，颁发大赦令，改年号为大通。

魏齐州广川民刘钧聚众反，自署大行台；清河民房项自署大都督，屯据昌国城。

北魏齐州广川的平民刘钧聚众造反，自任大行台；清河的百姓房项自任大都督，占据了昌固城。

夏，四月，魏将元斌之讨东郡，斩赵显德。

夏季，四月，北魏将领元斌之讨伐东郡，斩了赵显德。

己酉，柔然头兵可汁遣使入贡于魏，且请讨群贼。魏人畏其反覆，诏以盛暑，且俟后敕。

己酉（十七日），柔然国头兵可汗派遣使者来向北魏进贡，并且请求帮助北魏讨伐群贼。北魏人害怕柔然人反复变卦，诏告他们因盛暑而不宜出征，且待以后的圣旨。

魏萧宝寅之败也，有司处以死刑，诏免为庶人。雍州刺史杨椿有疾求解，复以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椿还乡里，其子昱将适洛阳，椿谓之曰：“当今雍州刺史亦无逾于宝寅者，但其上佐，朝廷应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圣朝百虑之一失也。且宝寅不藉刺史为荣，吾观其得州，喜悦特甚，至于赏罚云为，不依常宪，恐有异心。汝今赴京师，当以吾此意启二圣，并白宰辅，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忧。”昱面启魏主及太后，皆不听。北魏萧宝寅失败之后，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孝明帝诏令免死而黜为庶人。雍州刺史杨椿有病请求辞职，朝廷又任命萧宝寅为都督雍泾等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西讨大都督，从潼关以西都受他的指挥调遣。杨椿回到了乡里，他的儿子杨昱将去洛阳，杨椿对儿子说：“当今雍州刺史的人选没有超过萧宝寅的，但他的高级官佐，朝廷应当派遣心腹大臣来担任，怎能由他自己来授任呢？这是朝廷百虑而一失之处呀。况且萧宝寅不必借担任刺史为荣，我看他得到了雍州刺史的官职，特别喜悦，至于赏罚言行，不依据常规，恐怕他心有异谋。你现在去京师，应把我的这个意思启奏太后和圣上，并且告诉宰相，让朝廷再派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想安定关中，正须这三个人哪！如果不派遣，萧宝寅必将成为朝廷的深患。”杨昱把杨椿的建议面陈孝明帝和胡太后，但都不予理睬。

五月，丙寅，成景俊攻魏临潼、竹邑，拔之。东宫直兰钦攻魏萧城、厥固，拔之，钦斩魏将曹龙牙。

五月丙寅（初四），成景俊攻打北魏的临潼、竹邑，予以攻克。东宫直兰钦攻打北魏的萧城、厥固，也攻克，兰钦斩了北魏将领曹龙牙。

六月，魏都督李叔仁讨刘钧，平之。

六月，北魏都督李叔仁讨伐刘钧，平定了刘钧之乱。

秋，七月，魏陈郡民刘获、郑辩反于西华，改元天授，与湛僧智通谋，魏以行东豫州刺史谯国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以讨之，源子恭代世表为东豫州。诸将以贼众强，官军弱，且皆败散之余，不敢战，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肿，出，呼统军是云宝谓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为寇者，以获、辩皆州民之望，为之内应也。闻获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战可破，获破，则僧智自走矣。”乃选士马付宝，暮出城，比晓而至，击获，大破之，穷讨，余党悉平。僧智闻之，遁还。郑辩与子恭辛旧，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将吏面责子恭，收辩，斩之。

秋季，七月，北魏陈郡百姓刘获、郑辩在西华造反，改年号为天授，并与湛僧智合谋，北魏任命东豫州刺史谯国人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来讨伐刘获等人，源子恭代替曹世表担任东豫州刺史。众将领因为贼寇人多势强，官军兵力弱小，且全是些残兵败卒，所以不敢交战，想保城而自守。曹世表正患了背肿病，他坐车出来，叫来统军是云宝，告诉是云宝：“湛僧智之所以敢深入内地为寇，是因为刘获和郑辩都在州民中有名望，为他作内应。前不久听说刘获带兵想迎接湛僧智，离这里八十里远近。现在出其不意而发动攻击，一战即可击败他，只要刘获被打败了，那么湛僧智自然就会逃跑的。”于是挑选了兵士和战马交给是云宝，天黑时出了城，天刚亮到了，对刘获发起进攻，大败刘获，穷追而不舍，余党全被铲平。湛僧智得知情况之后，逃回去了。郑辩同源子恭过去有交情，逃匿在源子恭那里，曹世表集合将吏当面责斥源子恭，收捕了郑辩，斩了他。

魏相州刺史乐安王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救信都。鉴幸魏多故，阴有异志，遂据邺叛，降葛荣。

北魏相州刺史东安王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一同援救信都。元鉴庆幸于北魏多事故，暗中藏有异谋，于是便占据邺地而反叛，投降了葛荣。

己丑，魏大赦。

己丑（二十八日），北魏大赦天下。

初，侍御史辽东高道穆奉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纵不法，道穆按之。世哲弟神轨用事，道穆兄谦之家奴诉良，神轨收谦之系廷尉。赦将出，神轨启太后先赐谦之死，朝士哀之。

原初，侍御史辽东人高道穆奉命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奢侈放纵不守法制，高道穆查办了他。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执政，高道穆的哥哥高谦之的家奴投诉说高谦之强迫良民为奴婢，李神轨拘收了高谦之交给廷尉治罪。大赦令将颁布，李神轨启奏胡太后先赐高谦之死，朝中人士无不哀怜他。

彭群、王辩围琅邪，自夏及秋，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劭遣司马鹿，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将兵击群、辩，破之，群战没。劭，勰之子也。

彭群、王辩围攻琅邪，从夏到秋，久攻不下，北魏青州刺史彭城王元劭派遣司马鹿，南青州刺史胡平派遣长史刘仁之率兵攻击彭群、王辩，击败了彭、王二人，彭群战死。元劭是元勰的儿子。八月，魏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邺。子邕行及汤阴，安乐王鉴遣弟斌之夜袭子邕营，不克；子邕乘胜进围邺城，丁未，拔之，斩鉴，传首洛阳，改姓拓跋氏。魏因遣子邕、裴衍讨葛荣。

八月，北魏派遣都督源子邕、李神轨、裴衍攻打邺城。源子邕行到汤阴之时，安乐王元鉴派弟弟元斌之夜袭源子邕的营地，没有获胜。源子邕乘胜而围攻邺城，丁未（十七日），攻克了邺城，斩了元鉴，将其首级送到洛阳，改元鉴的姓为拓跋氏。北魏便派遣源子邕、裴衍讨伐葛荣。

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杀莫折念生阖门皆尽，粲自行州事。南秦州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诣萧宝寅请降。魏复以宝寅为尚书令，还其旧封。

九月，秦州城平民杜粲把莫折念生满门杀尽，杜粲自己执掌了州政。南秦州城平民辛琛也自理州政，派遣使者到萧宝寅处请求投降。北魏又任命萧宝寅为尚书令，并归还了他过去的封地。

谯州刺史湛僧智围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魏将军元显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阳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庆和举城降。夔以让僧智，僧智曰：“庆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将应募乌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军素严，必无侵暴，受降纳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帜，建梁帜；庆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获男女四万余口。

谯州刺史湛僧智在广陵围攻北魏东豫州刺史元庆和，北魏将军元显伯前去援救他，梁朝司州刺吏夏侯夔从武阳带兵来援助湛僧智。冬季，十月，夏侯夔来到广陵城下，元庆和率全城投降。夏侯夔把受降权利让给湛僧智，湛赠智说：“元庆和要投降大人您，而不想投降我湛僧智，我现在如果前去受降，必定与他的心意不符。况且我所率领的都是应募而来的乌众之徒，无法用法令来约束他们；大人您向来治军严肃，必定不会发生侵暴事件，所以前去受降接管，再也合适不过了。”于是夏侯夔便登上城楼，拔去北魏的旗帜，树上了梁朝的旗帜；元庆和放下兵器出城投降，全城吏民安居不乱，共获得男女四万多口。

臣光曰：湛僧智可谓君子矣！忘其积时攻战之劳，以授一朝新至之将，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长，功成不取以济国事，忠且无私，可谓君子矣！

臣司马光曰：湛僧智可说是一个君子啊！能忘掉自己长期攻战的劳苦，把受降之事让给梁朝新到的将领，知道自己的短处，不掩没他人的长处，功成而不取以成就国家大事，忠而无私，可以称为君子呀！

元显伯宵遁，诸军追之，斩获万计。诏以僧智领东豫州刺史，镇广陵。夔引军屯安阳，遣别将屠楚城，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

元显伯在夜间逃遁，梁军追击他，斩俘人数以万计数。梁武帝诏令任命湛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镇守广陵。夏侯夔领兵屯驻安阳，派别将攻破了楚城并屠杀了全城军民，从此义阳北道便从北魏分割出来了。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陈庆之攻魏涡阳，诏寻阳太守韦放将兵会之。魏散骑常侍费穆引兵奄至，放营垒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魏兵遂退。放，睿之子也。

领军曹仲宗、东宫直陈广之攻打北魏涡阳，梁武帝诏令寻阳太守韦放率兵去与曹仲宗等会合。北魏散骑常侍费穆带兵突然来到，韦放的营垒还没有建好，麾下只有二百余人，韦放脱掉盔甲而下马，坐在胡床上安排布置，兵士们都殊死奋战，人人以一当百，北魏来兵便撤退了。韦放是韦睿的儿子。

魏又遣将军元昭等众五万救涡阳，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陈庆之欲逆战，韦放以魏之前锋必皆轻锐，不如勿击，待其来至，庆之曰：“魏兵远来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诸君若疑，庆之请独取之。”于是帅麾下二百骑进击，破之，魏人惊骇。庆之乃还，与诸将连营而进，背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将士疲弊。闻魏人欲筑垒于军后，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议引军还，庆之杖节军门曰：“共来至此，涉历一岁，糜费极多。今诸君皆无斗心，唯谋退缩，岂是欲立功名，直聚为抄暴耳！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当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

北魏又派遣将军元昭等人率领五万人马援救涡阳，前军到了驼涧，离涡阳只四十里远近。陈庆之准备前去迎战，韦放认为北魏的前锋部队必定都轻装而勇锐，不如不要进击，等他们来到以后再说。陈庆之说：“北魏兵远道而来，崐疲惫不堪，离我们远，必定不加戒备，乘他们没有全部会集起来之时，须挫伤他们的气势。诸位如果有疑虑，我陈庆之请求独自前去攻打他们。”于是他便率领麾下二百名骑兵出击，打败了对方，北魏人大为惊恐。陈庆之便返回，同众将连营而进，背对涡阳城与北魏军队相持。从春天到冬天，共打了数十上百仗，将士们都非常疲惫。听说北魏人要在染朝军队后面修筑战垒，曹仲宗等人担心腹背受敌，便商议带兵撤回去，陈庆之持节站在营门口说：“大家一起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一年了，花费去的钱物极其多。如今各位都没有战心，只是思谋退缩，这那里是想建立功名，分明是聚在一起抄掠行暴罢了！我听说把军队置之于死地，然后才可以求生，须让敌虏全部聚合在一块之后，再同他们决战。如果你们确想班师回去，我陈庆之另有皇上的秘密圣旨，今日如有触犯之人，我便要依照圣旨而处置他。”于是曹仲宗等人才不再想撤兵了。

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军。庆之衔枚夜出，陷其四城，涡阳城主王纬乞降。韦放简遣降者三十余人分报魏诸营，陈庆之陈其俘馘，鼓噪随之，九城皆溃，追击之，俘斩略尽，尸咽涡水，所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

北魏人修建了十三座城堡，想以此而控制梁朝军队。陈庆之带领人马口衔木棒，于夜间悄悄出城，攻陷了北魏军队的四座城堡，涡阳城主王纬乞求投降。韦放从投降的北魏兵士中挑选出三十多人，派遣他们分别去给北魏各军营报信，陈庆之把自己俘获的敌兵列成阵，鼓而随之，于是北魏的其他城堡全都崩溃，梁朝军队穷追猛击，差不多把北魏军队俘虏斩杀干净，尸体把涡河水都堵住了，城中的男女三万余口也归顺了梁朝军队。

萧宝寅之败于泾州也，或劝之归罪洛阳，或曰：“不若留关中立功自效。”行台都令史河间冯景曰：“拥兵不还，此罪将大。”宝寅不从，自念出师累年，糜费不赀，一旦覆败，内不自安；魏朝亦疑之。

萧宝寅在泾州兵败之后，有人劝他回洛阳认罪，有人劝他：“不如留在关中立功赎罪。”行台都令史河间人冯景说：“拥兵而不回去，这罪就更大了。”萧宝寅没有听从冯景的意见，自认为出师多年，所浪费掉的钱物无法计算，一旦倾覆失败，内心难以自安。北魏朝廷也怀疑他了。

中尉郦道元，素名严猛，司州牧汝南王悦嬖人丘念，弄权纵恣，道元收念付狱；悦请之于胡太后，太后欲赦之，道元杀之，并以劾悦。

中尉郦道元，向来有威严勇猛之名声，司州牧汝南王元悦的宠幸丘念弄权纵恣，郦道元将他收捕下狱；元悦向胡太后求情，胡太后想要赦免丘念，郦道元杀了丘念，并以丘念的罪行而弹劾元悦。

时宝寅反状已露，悦乃奏以道元为关右大使。宝寅闻之，谓为取己，甚惧，长安轻薄子弟复劝使举兵。宝寅以问河东柳楷，楷曰：“大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今日之举，实允人望。且谣言‘鸾生十子九子，一子不关中乱。’大王当治关中，何所疑！”道元至阴盘驿，宝寅遣其将郭子恢攻杀之，收殡其尸，表言白贼所害。又上表自理，称为杨椿父子所谮。

当时，萧宝寅谋反的苗头已经显露，元悦便奏清任命郦道元为关右大使。萧宝寅得知这一情况，认为是来收拾自己，特别害怕，长安的轻薄子弟又劝说萧宝寅起兵。萧宝寅就起兵一事询问河东人柳楷，柳楷说：“大王您是齐明帝的儿子，天下归心于您，如果现在起兵谋事，正合众望。况且民谣说：”鸾生十卵九卵破，一卵不破关中祸。‘大王您该治关中，有什么怀疑的呢！“郦道元到了阴盘驿，萧宝寅派手下的将领郭子恢去攻杀了他，收葬了他的尸体，然后上奏朝廷说是被秦地的鲜卑人所杀害，又上表替自己申辩，说杨椿父子陷害自己。

宝寅行台郎中武功苏湛，卧病在家，宝寅令湛从母弟开府属天水姜俭说湛曰：“元略受萧衍旨，欲见剿除，道元之来，事不可测，吾不能坐受死亡，令须为身计，不复作魏臣矣。死生荣辱，与卿共之。”湛闻之，举声大哭。俭遽止之曰：“何得便尔！”湛曰：“我百口今屠灭，云何不哭！”哭数十声，徐谓俭曰：“为我白齐王，王本以穷鸟投人，赖朝廷假王羽翼，荣宠至此。属国步多虞，不能竭忠报德，乃欲乘人间隙，信惑行路无识之语，欲以羸败之兵守关问鼎。今魏德虽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义未洽于民，但见其败，未见有成，苏湛不能以百口为王族灭。”宝寅复使谓曰：“我救死不得不尔，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计耳。”湛曰：“凡谋大事，当得天下奇才与之从事，今但与长安博徒谋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于斋阁，愿赐骸骨归乡里，庶得病崐死，下见先人。”宝寅素重湛，且知其不为己用，听还武功。

萧宝寅的行台郎中武功人苏湛卧病在家，萧宝寅命令苏湛的姨表弟、在自己手下担任开府属的天水人姜俭去游说苏湛，说：“元略受萧衍的旨令，特意让他回来除掉我，郦道元的前来，事不可测，我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必须为自身考虑，不再作魏朝的臣子了。死生荣辱，与您共享。”苏湛听了之后，放声大哭。姜俭立即制止了他，问他：“为何就这样呢？”苏湛回答说：“我一家百口如今将遭屠灭，为何不哭呢！”又哭了几十声，才慢慢地对姜俭说：“你替我告诉齐王萧宝寅，大王他本是穷途之鸟投入林中，依靠朝廷给了他羽翼，才到了现在的荣宠程度。正值国家多事之秋，他不能竭忠报恩，反而想乘人之危，听信于道听途说之言，想以羸弱残败之兵把守潼关窥伺皇位。如今国家的气运虽然衰败了，但天命还没有改变。况且大王他的恩义还没有遍及于民，所以只能看到他的失败，不会看见他的成功，苏湛我不能为了大王他而使百口之家遭受屠灭。”萧宝寅又指使姜俭对苏湛说：“我为了活命不得不这样干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害怕坏了我的计谋。”苏湛说：“凡是图谋大事，应当得到天下奇才同他一起共事，如今你只同长安的那些赌徒们策划，这能有成功的道理吗？苏湛我担心荆棘定将生满殿堂之中，愿您放我这把老骨头回乡里去，或许可以病死在家，下见先人。”萧宝寅向来看重苏湛，并且知道他不会被自己所用，便允许他回武功去了。

甲寅，宝寅自称齐帝，改元隆绪，赦其所部，置百官。都督长史毛遐，鸿宾之兄也，与鸿宾帅氐、羌起兵于马祗栅以拒宝寅，宝寅遣大将军卢祖迁击之，为遐所杀。宝寅方祀南郊，行即位礼未毕，闻败，色变，不暇整部伍，狼狈而归。以姜俭为尚书左丞，委以心腹。文安周惠达为宝寅使，在洛阳，有司欲收之，惠达逃归长安。宝寅以惠达为光禄勋。

甲寅（二十五日），萧宝寅自称齐帝，改年号为隆绪，赦免了自己的部下，设置了各种官职。都督长史毛遐是毛鸿宾的哥哥，他同毛鸿宾率领氐、羌部落在马祗栅起兵抗击萧宝寅，萧宝寅派遣大将军卢祖迁攻打他们，结果被毛遐杀了。萧宝寅正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登基的礼仪还没有完毕，得知卢祖迁失败，神色大变，来不及整理好队伍，便狼狈而归。萧宝寅任命姜俭为尚书左丞，将他视为心腹。文安人周惠达是萧宝寅的使节，正在洛阳，有关官署要收捕他，周惠达逃回了长安。萧宝寅任命周惠达为光禄勋。

丹杨王萧赞闻宝寅反，惧而出走，趣白马山，至河桥，为人所获，魏主知其不预谋，释而慰之。行台郎封伟伯等与关中豪桀谋举兵诛宝寅，事泄而死。

丹杨王萧赞得知萧宝寅反了，害怕而逃向白马山，到了河桥，被人抓获，北魏孝明帝知道他没有参与策划，便释放并安慰了他。行台郎封伟伯等人与关中地区的豪强密谋起兵杀掉萧宝寅，事情泄露而身亡。

魏以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以讨宝寅。

北魏任命尚书仆射长孙稚为行台去讨伐萧宝寅。

正平民薛凤贤反，宗人薛义亦聚众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寅。诏都督宝正珍孙讨之。

正平的百姓薛凤贤造反，其族人薛义也聚众河东，割据盐池，围攻蒲坂，东西连通来响应萧宝寅。北魏朝廷诏令都督宗正珍孙去讨伐他们。

十一月，丁卯，以护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镇涡阳。戊辰，以涡阳为西徐州。

十一月丁卯（初八），梁朝任命护国将军萧渊藻为北讨都督，令他镇守涡阳。戊辰（初九），梁朝以涡阳为西徐州。

葛荣围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帅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既竭，外无救援，己丑，城陷；荣执孚，逐出居民，冻死者什六七。孚兄为防城都督，荣大集将士，议其生死。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相为死，都督潘绍等数百人，皆叩头请就法以活使君。荣曰：“此皆魏之忠臣义士。”于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

葛荣围攻信都，从春天到冬天始终不去，冀州刺史元孚激励将士，昼夜拒守，粮储已尽，外无救援。己丑（疑误），信都城失陷，葛荣抓住了元孚，把城中居民全部赶出去，冻死者占十之六七。元孚的哥哥元担任防城都督，也被抓获。葛荣把将士们全部召集起来，议定元孚兄弟二人的生死去留。元孚兄弟各自引咎，争着去死，都督潘绍等几百人都叩头请求愿意去死以便救活崐元孚。葛荣说：“这些人都是魏朝的忠臣义士啊。”于是元孚兄弟和被押的五百人都得到赦免。

魏以源子邕为冀州刺史，将兵讨荣；裴衍表请同行，诏许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请留；臣行，请留衍；若逼使同行，败在旦夕。”不许。十二月，戊申，行至阳平东北漳水曲，荣帅众十万击之，子邕、衍俱败死。

北魏任命源子邕为冀州刺史，让他率兵讨伐葛荣；裴衍上表请求与源子邕同行，孝明帝诏令同意了。源子邕上奏：“如果裴衍去，我就请求留下来；如果我去，那么请让裴衍留下；如果强迫让我与他同行，则败在旦夕。”孝明帝不同意。十二月戊申（二十日），他们到达阳平东北的漳水曲，葛荣率领十万部众进攻他们，源子邕和裴衍都战败而亡。

相州吏民闻冀州已陷，子邕等败，人不自保。相州刺史恒农李神志气自若，抚勉将士，大小致力，葛荣尽锐攻之，卒不能克。

相州的官民闻知冀州已经失陷，源子邕等人战败，人人自危，无计自保。相州刺史恒农人李神镇定自若，神色不改，他抚慰劝勉将士，因而人人致力，葛荣尽力攻打，但是最终不能攻克。

秦州民骆超杀杜粲，请降于魏。

秦州百姓骆超杀了杜粲，请求投降北魏。

第一百五十二卷

梁纪八高祖武皇帝八大通二年（戊申、528 ）梁纪八梁武帝大通二年（戊申，公元528 年）

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春季，正月癸亥（初五），北魏任命北海王元颢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

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居鲜于礼、杜洛周之间，迭来攻围；津蓄薪粮，治器械，随机拒击，贼不能克。津潜使人以铁券说贼党，贼党有应津者，遗津书曰：“贼所以围城，正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尽杀之，不然，必为患。”津悉收北人内子城中而不杀，众无不感其仁。

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定州城，处于鲜于礼和杜洛周两军之间，鲜于礼和杜洛周不断来围攻定州城。杨津积蓄柴草粮食，修治兵甲器械，相机抵御抗击贼军，敌军不能攻克定州城。杨津暗中派人持铁券游说贼军，贼军中有响应杨津的人，给杨津写信说：“贼军之所以包围定州城，只是为了得到城中北方人罢了，城中的北方人，应全部杀掉，不这样的话，一定成为后患。”于是，杨津将定州城中的北方人全部集中于内城中，却并未杀掉他们，这些北方人对杨津的仁义之举无不感激。

及葛荣代礼统众，使人说津，许以为司徒，津斩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围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围出，诣柔然头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请，头兵遣其从祖吐豆发帅精骑一万南出；前锋至广昌，贼塞隘口，柔然遂还。乙丑，津长史李裔引贼入，执津，欲烹之，既而舍之。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洛周。

等到葛荣代替鲜于礼统领军队后，派人向杨津游说，许诺让杨津做司徒。杨津杀掉了葛荣的使者，固守定州城三年。因杜洛周包围着定州城，北魏的军队不能来相救。杨津派自己的儿子杨遁突围出去，来到柔然国向头兵可汗求救。杨遁日夜哭泣恳请，于是头兵可汗派他的堂祖父吐豆发率一万精锐骑兵南下救援。前锋行至广昌县时，贼兵扼守住了隘口，柔然军队于是又退了回去。乙丑（初七），杨津的部下长史李裔引贼军进入了城中，抓住了杨津，贼军打算烹了杨津，后来又放了他。瀛州刺史元宁率全城投降了杜洛周。

乙丑，魏潘嫔生女，胡太后诈言皇子；丙寅，大赦，改元武泰。

乙丑（初七），北魏孝明帝的潘嫔生了一个女儿，胡太后诈称是皇子。丙寅（初八），北魏实行大赦，改元为武泰。

萧宝寅围冯翊，未下；长孙稚军至恒农，行台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反，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若愚计可取，愿为明公前驱。”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侃曰：”珍孙行陈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反，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义驱帅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来至，皆有内顾之心，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观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军举三烽，当亦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其故，各自散归；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丙子，稚克潼关，遂入河东。

萧宝寅包围了冯翊县城，没有攻下。长孙稚的军队到了恒农，行台左丞杨侃对长孙稚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跟韩遂、马超在潼关交战，相持不下，韩遂、马超的才能，远不能与魏武帝相匹敌，但是却很长时间决不出胜负来，原因就在于韩遂、马超扼守住了险要关口。现在敌人守备防御已经稳固。即使魏武帝曹操再生，也施展不出他的本事。您不如向北夺取蒲反城，渡过黄河向西，进入敌人的腹地，置军于必死之地。这样华州之围便会不战而自解，潼关守敌必定顾虑后方而逃走。周围的城池解决了，长安城便可坐而取之。如果我的计策可行的话，我愿意为您做前锋。”长孙稚说：“您的计策倒是很好，但是崐现在薛义包围着河东、薛凤贤据守着安邑，宗正珍孙把守着虞坂，无法通过，怎么能到达呢？”杨侃说：“珍孙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因偶然的机缘得以成为将领，他只能被人驱使，哪能指挥得了别人！河东郡的治所在蒲反城，蒲反城西边靠近黄河，所辖区域大部分在郡治所的东部。薛义率军队、百姓向西包围了郡的治所蒲反城，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却还都留在原来的村庄，一旦听说官军到了，他们都会有内顾之忧的，一定会望风披靡不战自溃。”长孙稚于是便派儿子长孙子彦与杨侃一起率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占据了石锥壁。杨侃声言：“现在暂时停在这里等待步兵，并且看一看民心所向。”于是命令那些送来投降者的名单的人各自回到村子，并且告诉他们：“等到官军燃起三堆烽火时，你们也要燃举烽火相呼应。那些不举烽火相呼应的人，便是贼军的同党，要杀掉他们，将没收的财产犒赏军队。”于是村民们相互转告，即使内心不想投降的人也假装举起烽火，一夜之间，火光遍布数百里。围攻蒲反城的贼兵不知其中原委，各自溃散逃归。薛义也逃回了老家，与薛凤贤一起请求投降。丙子（十八月），长孙稚攻克了潼关，于是进入了河东郡。

会有诏废盐池税，稚上表以为：“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赡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扰攘，常调之绢不复可收，唯仰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径解河东者，非缓长安而急蒲反，一失盐池，三军乏食。天助大魏，兹计不爽。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监将、尉，还帅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

这时候正赶上孝明帝下诏书要废除掉盐池税，于是长孙稚便上书申明自己的看法：“盐池是天然物产，靠近京城，正应该把它当作宝贝好好守护，依据常理均衡地补给百姓。当今之时，四方多难，国家府库空虚，冀州、定州叛乱纷起，国家正常的户调绢帛无法收上来，一切全靠府库的储备，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大致估算一下盐税收入，一年之中，按绢的价值计算的话，不少于三十万匹绢的收入，这就犹同将冀州、定州这两个州置于京郊一样。现在如果再废除盐池税的话，那可就是两次失计了。臣上次之所以敢违抗您的圣旨，没有先讨伐关内的贼兵，而是先径直解除了河东之围，这并不是以长安为缓而以蒲反为急，而是如果一旦失去盐池，则三军势必会缺乏粮食。上天助我大魏，这一计策果然是正确的。过去孝文帝太平之年，什么都不缺少，尚且创置盐官对盐池加以管理、保护，那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跟老百姓争利，而是担心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社会动乱。何况当今国家财政不足，租税已经提前征收了六年，户调已经折合到明年，这些都是掠取百姓私财的措施，事情出于不得已。我这就让那些管理、保护盐池的将、尉们，回去率领他们的部下，仍按往常一样征收盐税，是否废除，再听陛下以后的诏令。”

萧宝寅遣其将侯终德击毛遐。会郭子恢等屡为魏军所败，终德因其势挫，还军袭宝寅；至白门，宝寅始觉，丁丑，与终德战，败，携其妻南阳公主及其少子帅麾下百余骑自后门出，奔万俟奴。奴以宝寅为太傅。

萧宝寅派部将侯终德攻打毛遐的部队。正值郭子恢等人屡次被北魏军队打败，侯终德趁着萧宝寅势力受到削弱之际，回去袭击萧宝寅，侯终德的部队已到了白门的时候，萧宝寅才刚刚发觉。丁丑（十九日），萧宝寅与侯终德交战，结果战败。萧宝寅携带妻子南阳公主和他们的小儿子，带着部下一百多名骑兵从后门逃出，投奔了万俟奴。万俟奴封萧宝寅为太傅。

二月，魏以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二月，北魏任命长孙稚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尚书仆射、西道行台。

群盗李洪攻烧巩西阙口以东，南结诸蛮，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讨之。穆败洪于阙口南，遂平之。

群盗李洪等攻取烧毁了巩县以西、伊阙口以东的大片地区，并与南方诸蛮相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率军征讨李洪。费穆在伊阙口南打败了李洪，最后终于平定了匪乱。

葛荣击杜洛周，杀之，并其众。 葛荣率军攻打杜洛周，杀了杜洛周，收编了他的部众。

魏灵太后再临朝以来，嬖幸用事，政事纵驰，恩威不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魏萧宗年浸长，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恐左右闻之于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骑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宠于帝，使领左右；太后屡讽之，欲用为州，士恢怀宠，不愿出外，太后乃诬以罪而杀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语，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杀之于城南而悬赏购贼。由是母子之间，嫌隙日深。

北魏胡太后再次当政以来，宠信之徒横行专权，政事松弛，朝廷的威信树立不起来，盗贼纷起，边界一天天缩小。孝明帝年纪渐渐长大，胡太后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够谨慎，担心左右会向孝明帝汇报，于是凡孝明帝平时所宠信的人，太后便借某种事由除掉他们，竭力堵塞孝明帝视听，不让他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深受孝明帝宠爱，命他统领宫中卫士。胡太后多次含蓄地暗示谷士恢，想把他调为地方官，但谷士恢受孝明帝宠幸，不愿离开京城，于是胡太后便罗织罪名将他杀了。有一个密多道人，会说胡话，孝明帝经常让他在身边服侍。胡太后派人在城南杀了他，还假装悬赏缉拿罪犯。从此胡太后和孝明帝母子二人之间，隔阂越来越深。

是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魏朝惮之。高欢、段荣、尉景、蔡俊先在杜洛周党中，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刘贵先在尔朱荣所，屡荐欢于荣，荣见其憔悴，未之奇也。欢从荣之马厩，厩有悍马，荣命欢翦之，欢不加羁绊而翦之，竟不蹄啮，起，谓荣曰：“御恶人亦犹是矣。”荣奇其言，坐欢于床下，屏左右，访以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欢曰：“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之罪以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

当时，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及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兵势强盛，北魏朝廷很是害怕。高欢、段荣、尉景、蔡俊等人原先在杜洛周手下，本想图谋取代杜洛周，结果没成功，于是逃奔葛荣，接着又投奔尔朱荣。先前便在尔朱荣处做事的刘贵，多次向尔朱荣推荐高欢，尔朱荣见高欢身形瘦弱，相貌憔悴，并没有觉出他有什么出奇之处。一次高欢随尔朱荣来到马棚，马棚中有一匹强悍凶猛的马，尔朱荣令高欢给这匹马修剪。高欢对这匹马没套上马笼头和捆住马脚便修剪起来，这匹马竟然也没踢没咬。高欢修剪完后站起身来，对尔朱荣说：“制服坏人也跟这是同一道理。”尔朱荣很惊奇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请高欢坐在床下，屏退左右，向他征询当前的国家大事。高欢说道：“我听说您有十二群马，按颜色分成不同的马群，这样畜养到底是要做什么用呢？”尔朱荣说：“请只管说出你的看法！”高欢说：“现在皇上软弱，太后淫乱，奸佞小人专权，朝廷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凭您的雄才大略，若乘此时起兵，讨伐郑俨、徐纥的罪行，肃清皇上身边的奸佞小人。那么您的霸业挥鞭之际便可成就，这就是我高欢的主意。”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二人从中午谈至半夜才出来。从此以后，高欢便经常参与尔朱荣的军事谋划。

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孙也，与荣善，荣兄事之。荣常与天穆及帐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欲举兵入洛，内诛嬖幸，外清群盗，二人皆劝成之。

并州刺史元天穆，是元孤的五世孙，跟尔朱荣关系很密切，尔朱荣对他就象对待哥哥一样。尔朱荣经常跟元天穆及部下都督贺拔岳密谋，打算发兵进入洛阳，对内诛杀奸佞之人，对外肃清各地匪盗，元天穆和贺拔岳二人都劝尔朱荣这样做。

荣上书以“山东群盗方炽，冀、定覆没，官军屡败，请遣精骑三千东援相州。”太后疑之，报以“念生枭戮，宝寅就擒，奴请降，关、陇已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渐平。又，北海王颢帅众二万出镇相州，不须出兵。”荣复上书，以为“贼势虽衰，官军屡败，人情危怯，恐实难用。若不更思方略，无以万全。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遂勒兵召集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徐纥说太后以铁券间荣左右，荣闻崐而恨之。

于是，尔朱荣便向朝廷上书说：“山东群盗的活动正猖獗，冀州、定州已经失陷敌手，官军屡战屡败，我请求派遣三千精锐骑兵向东增援相州。”胡太后对此很是怀疑，便回答尔朱荣说：“莫折念生已斩首，萧宝寅被活捉，万俟奴已请求投降，这样，关、陇地区的贼盗已经平定。费穆大破群蛮，绛蜀地区也逐渐平定。再者，北海王元颢已率军二万出镇相州，因此你不必再出兵增援了。”尔朱荣又上书朝廷，认为：“贼兵的势力虽然衰落，但官军却屡次失败，军心畏惧，所以恐怕官军实际上很难起作用。如果不另想策略的话，则不能确保万无一失。以微臣愚见，蠕蠕国国王阿那环受我魏朝厚恩，不应忘记报答，因此，应该让他发兵东至下口以攻击贼兵的背后，令北海王元颢的部队严加戒备以攻击贼兵的正面。我的部队虽然很少，也要尽全力命他们从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路占据险要地区，从侧面攻击贼兵。葛荣虽然吞并了杜洛周的部队，但威信还未树立，部下并非一族，可以使他们分崩离析。”于是尔朱荣便命令部队征召义勇之人充军，向北守卫马邑城，向东占据了井陉。徐纥劝胡太后派人持铁券离间尔朱荣的部下，尔朱荣听说后，很忌恨徐纥。

魏肃宗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荣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帝复以私诏止之。俨、纥恐祸及已，阴与太后谋鸩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为帝，大赦。既而下诏称：“潘充华本实生女。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宜膺大宝。百官文武加二阶，宿卫加三阶。”乙卯，钊即位。钊始生三岁，太后欲久专政，故贪其幼而立之。

北魏孝明帝也很厌恶郑俨、徐纥等人，碍于胡太后，不能把他们除掉。于是孝明帝秘密下诏书命尔朱荣发兵至京城，想以此来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任命高欢为前锋，部队行至上党时，孝明帝又下密诏阻止了这一行动。郑俨、徐纥担心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便暗中与胡太后策划阴谋毒死孝明帝。癸丑（二十五日），北魏孝明帝突然去世。甲寅（二十六日），胡太后立皇女为皇帝，大赦天下。不久又下诏书宣称：“潘充华实际上生的是女儿。原来的临洮王元宝晖的后代元钊，是孝文帝的嫡系后代，应该做皇帝。文武百官各进二级官位，宿卫进三级官位。”乙卯（二十七日），元钊即位。元钊这时才刚刚三岁，胡太后想长久地独揽大权，所以看中了元钊年纪小才立他为帝。

尔朱荣闻之，大怒，谓元天穆曰：“主上晏驾，春秋十九，海内犹谓之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帅铁骑赴哀山陵，翦除奸佞，更立长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复见于今矣。”乃抗表称：“大行皇帝背弃万方，海内咸称鸩毒致祸。岂有天子不豫，初不召医，贵戚大臣皆不侍侧，安得不使远近怪愕！又以皇女为储两，虚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选君于孩提之中，实使奸竖专朝，隳乱纲纪，此何异掩目捕雀，塞耳盗。今群盗沸腾，邻敌窥窬，而欲以未言之儿镇安天下，不亦难乎！原听臣赴阙，参预大议，问侍臣帝崩之由，访侍卫不知之状，以徐、郑之徒付之司败，雪同天之耻，谢远近之怨，然后更择宗亲以承宝祚。”荣从弟世隆，时为直，太后遣诣晋阳谕荣；荣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来，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预为之备，非计也。”乃遣之。

尔朱荣听说这事之后，非常恼怒，对元天穆说：“皇上去世了。他年纪已十九岁了，而天下还仍把他看作是小皇帝，何况现在立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幼儿来统治天下，想求得国家长治久安，怎么可能呢？我打算率骑兵奔赴国都哀悼皇帝，除掉奸佞之人，重新立一位年纪大一点的皇帝，你们看怎么样？”元天穆说：“这真是伊尹、霍光今日再生啊！”于是尔朱荣上书朝廷，声称：“大行皇帝离开人世，天下都认为是被毒酒害死的。哪儿有皇帝生病，竟然不召医生看视，贵戚大臣都不服侍左右的道理？”这怎能不让天下之人感到奇怪、诧异呢！又立皇女为皇位继承人，妄自实行大赦，宽恕罪犯，对上欺骗天地，对下迷惑朝野之人。接着又选立孩童为帝，实际上让奸臣佞子把持朝政，毁坏国家纲纪，这与掩目捕雀、塞耳盗铃有何区别？现在各地盗匪猖獗，邻国之敌暗中窥伺，朝廷却打算让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来镇抚安定天下，不是太难了么！希望朝廷允许我回到京城，参与商讨国家大计，向侍卫之臣询问皇帝驾崩的原因，访查侍卫们不知道的真实情况，将徐纥、郑俨之徒交给法官查办，以雪之耻，消除远近各地的怨恨之情，然后重新选择一位皇族成员承继皇位。“尔朱荣的崐堂弟尔朱世隆，当时任直官，胡太后派他到晋阳慰问安抚尔朱荣。尔朱荣打算留下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说道：”朝廷现在怀疑兄长您，所以才派我来您这里，现在您却要留下我，这就会使得朝廷能够预先做好防备，不是好计策呀。“于是尔朱荣便仍让尔朱世隆回去了。

三月，癸未，葛荣陷魏沧州，执刺史薛庆之，居民死者什八九。

三月癸未（二十六日），葛荣攻陷北魏的沧州，抓获了刺史薛庆之，平民被杀的占十之八九。

乙酉，魏葬孝明皇帝于定陵，庙号肃宗。

乙酉（二十八日），北魏将孝明帝安葬于定陵，庙号为肃宗。

尔朱荣与元天穆议，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勋，其子长乐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从子天光及亲信奚毅、仓头王相入洛，与尔朱世隆密议。天光见子攸，具论荣心，子攸许之。天光等还晋阳，荣犹疑之，乃以铜为显祖诸孙各铸像，唯长乐王像成。荣乃起兵发晋阳，世隆逃出，会荣于上党。灵太后闻之，甚惧，悉召王公等入议，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为，莫肯致言。徐纥独曰：“尔朱荣小胡，敢称兵向阙，文武宿卫足以制之。但守险要以逸待劳、彼悬军千里，士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为然，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守河桥，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先护，俨之从祖兄弟也。

尔朱荣跟元天穆商议，认为彭城武宣王元勰有功勋，他的儿子长乐王元子攸平素声望很高，打算立元子攸为帝。尔朱荣又派侄子尔朱天光及亲信奚毅、仆人王相来到洛阳，与尔朱世隆秘密商议。尔朱天光见到元子攸后，向他详细地讲了尔朱荣的想法，元子攸答应了。尔朱天光等人回到晋阳，尔朱荣仍犹疑不定，于是便用铜为皇室的子孙们每人都铸铜像，以此占卜谁能做皇帝，结果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的铜像铸成了。尔朱荣这才起兵从晋阳出发，尔朱世隆逃出京城，在上党与尔朱荣相会。胡太后听说后，非常恐惧，将王公大臣全部召入宫中商议对策。皇族宗室和大臣们都很痛恨胡太后平日的所作所为，因此没有人发言。只有徐纥说：“尔朱荣这个小胡人，竟敢起兵冒犯朝廷，文武禁卫军足以将他制伏。只要守住险要地区以逸待劳，尔朱荣的孤军千里而来，兵马疲惫不堪，一定能够打败他。”胡太后认为徐纥说的很对，于是任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兵迎击尔朱荣，副将郑季明、郑先护率兵守卫河桥，武卫将军费穆驻扎在小平津。郑先护是郑俨的堂祖父兄弟。

荣至河内，复遣王相密至洛，迎长乐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与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潜自高渚渡河，丁酉，会荣于河阳，将士咸称万岁。戊戌，济河，子攸即帝位，以劭为无上王，子正为始平王；以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封太原王。

尔朱荣的军队到达河内后，尔朱荣又派王相秘密进到洛阳城，迎接长乐王元子攸。夏季，四月丙申（初九），元子攸与他的哥哥彭城王元劭、弟弟霸城公元子正偷偷从高渚渡过黄河，丁酉（初十），在河阳跟尔朱荣见了面，将士们都高呼万岁。戊戌（十一日），尔朱荣等渡过黄河，元子攸即皇帝位，任命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任命尔朱荣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并封为太原王。

郑先护素与敬宗善，闻帝即位，与郑季明开城纳之。李神轨至河桥，闻北中不守，即遁还；费穆弃众先降于荣。徐纥矫诏夜开殿门，取骅骝厩御马十匹，东奔兖州，郑俨走还乡里。太后尽召肃宗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荣召百官迎车驾，己亥，百官奉玺绶，备法驾，迎敬宗于河桥。庚子，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于河。

郑先护平素与孝庄帝元子攸的关系很密切，听说他已即位做了皇帝，便与郑季明一起打开城门将尔朱荣的部队接进城中。李神轨来到河桥后，听说北中城已失守，便立即逃回了洛阳城；费穆丢下士兵自己先投降了尔朱荣。徐纥假传圣旨夜里打开宫殿大门，牵出了十匹养在骅骝厩中的御马，向东逃奔了兖州。郑俨也逃回了老家。胡太后将孝明帝的后宫嫔妇们召集在一起，命令她们都出家为尼，太后自己也削了发。尔朱荣召令文武百官迎接圣驾，己亥（十二日），文武百官捧着皇帝的印玺、绶带，准备了车辇，从河桥迎回魏孝庄帝。庚子（十三日），尔朱荣派骑兵抓获了胡太后和小皇帝，将他们送到了河阴，胡崐太后对尔朱荣讲了许多求情的话，尔朱荣拂袖而起，命人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沉入了黄河之中。

费穆密说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今长驱向洛，前无横陈，既无战胜之威，群情素不厌服。以京师之众，百官之盛，知公虚实，有轻侮之心。若不大行诛罚，更树亲党，恐公还北之日，未渡太行而内变作矣。”荣心然之，谓所亲慕容绍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骄侈成俗，不加芟翦，终难制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诛之，何如？”绍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幸弄权，淆乱四海，故明公兴义兵以清朝廷。今无故歼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长策也。”荣不听，乃请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前黄门郎王遵业兄弟居父丧，其母，敬宗之从母也，相帅出迎，俱死。遵业，慧龙之孙也，俊爽涉学，时人惜其才而讥其躁。有朝士百余人后至，荣复以胡骑围之，令曰：“有能为禅文者免死。”侍御史赵元则出应募，遂使为之。荣又令其军士言“元氏既灭，尔朱氏兴”，皆称万岁。荣又遣数十人拔刀向行宫，帝与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怅外。荣先遣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叱列杀鬼侍帝侧，诈言防卫，抱帝人账，余人即杀劭及子正，又遣数十人迁帝于河桥，置之幕下。

费穆暗中劝尔朱荣说：“您兵马不足万人，现在远道而至洛阳，前面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既没有什么战胜之威，平素人们心中对您又不畏服。因京城军队众多，文武百官势力强盛，如果知道了您的虚实的话，便会对您有所轻视。若不狠狠地实行诛杀、惩治，另外培植亲信，恐怕您回到北方之时，还未过太行山，内乱便会发生。”尔朱荣内心认为费穆的话很对，于是便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人口众多，骄侈成习，如不加以整饬，终究难以控制。我打算趁文武百官出迎之际，全部杀掉他们，你看怎样？”慕容绍宗说道：“太后荒淫无道，奸佞小人专权，将天下搞得混乱不堪，所以您才起义兵以整肃朝廷。现在却无故杀戮许多官员，不分忠臣奸臣，恐怕会使天下大人失所望，这不是上策。”尔朱荣不听，于是请孝庄帝沿黄河向西来到淘渚这个地方，尔朱荣率百官来到皇帝行宫的西北，说是要祭天。文武百官集中起来后，尔朱荣布置骑兵四面包围了他们，指责这些文武百官们说，天下动乱，孝明帝突然死去，都是由于他们这些朝廷大臣贪脏枉法，酷虐无忌，不能匡辅社稷所造成的，因此命令部队诛杀了他们。从丞相高阳王元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元略以下，被杀的达两千多人。原黄门郎王遵业兄弟正在居父丧，王遵业的母亲是魏孝庄帝的伯母，他们一起出来迎接皇帝，结果也都被杀掉了。王遵业是王慧龙的孙子，聪明豪爽而又博学，他死之后人们一方面很怜惜他的才学，一方面又讥讽他过于躁进。有一百多名朝廷官员后来才到，尔朱荣又让骑兵们包围了他们，对这些官员下令说：“如果谁能作一篇元氏禅让皇位于尔朱氏的文告，就可以免死。”侍御史赵元则站出来响应，于是便让他起草禅让文告。尔朱荣又命令他的士兵们高呼：“元氏既灭，尔朱氏兴。”士兵们一齐山呼万岁。尔朱荣又派数十人持刀来到行宫，孝庄帝与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一起来到账外。尔朱荣先派并州人郭罗刹、西部高车人叱列杀鬼侍立在孝庄帝两侧，假装说是保护皇帝，将孝庄帝抱入账中，其余的人便杀了元劭和元子正。接着尔朱荣又派数十人将孝庄帝迁到了河桥，置于他的账下。

帝忧愤无计，使人谕旨于荣曰：“帝王迭兴，盛衰无常。今四方瓦解，将军奋袂而起，所向无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岂敢妄希天位！将军见逼，以至于此。若天命有归，将军宜时正尊号；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当更择亲贤而辅之。”时都督高欢劝荣称帝，左右多同之，荣疑未决。贺拔岳进曰：“将军首举义兵，志降奸逆，大勋未立，遽有此谋，正可速祸，未见其福。”荣乃自铸金为像，凡四铸，不成。功曹参军燕郡刘灵助善卜筮，荣信之，灵助言天时人事未可。荣曰：“若我不吉，当迎天穆立之。”灵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长乐王有天命耳。”荣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过误若是，唯当以死谢朝廷。”贺拔岳请杀高欢以谢天下，左右曰：“欢虽复愚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多事，须藉武将，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夜四更，复迎帝还营，荣望马首叩头请死。

孝庄帝忧伤愤慨但却无计可施，派人向尔朱荣传达旨意说：“帝王迭兴，盛崐衰无常。现在天下纷乱，将军奋而起兵，所向无敌，这是天意，不是靠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我原来投奔于你，只是希望能够活下来罢了，哪敢妄想登上皇位！将军你逼我做皇帝，我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如果上天有意安排你做皇帝的话，将军你应选好时机登上皇位。如果你推辞而不做，想保存大魏的社稷，那么您也应该另选一位亲信而又贤明的人做皇帝，您对他加以辅佐。”当时，都督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尔朱荣的部下大多赞同，尔朱荣犹疑未决。贺拔岳进言道：“将军您首先发起义兵，志在铲除奸逆，大功还未告成，便急着有这种打算，恐怕只能很快招来灾祸，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尔朱荣于是便自己用黄金铸像，共铸了四次，均未成功。功曹参军燕郡人刘灵助善于占卜，尔朱荣对他很信任。刘灵助认为无论从天时来看，还是从人事上看都不可以称帝。尔朱荣说道：“如果我做皇帝不吉利的话，便应当迎请元天穆做皇帝。”刘灵助说：“元天穆也不吉利，只有长乐王元子攸符合天意。”尔朱荣这时也精神恍惚，支持不住了，过了很长时间才清醒过来，深感惭愧悔恨地说：“错到这个地步，我只有以死来向朝廷谢罪了。”贺拔岳请求杀掉高欢来谢罪天下，尔朱荣的部下们说：“高欢虽然愚蠢粗陋，说话没有考虑到会有灾难，但是现在天下混乱，还须依靠武将，请您饶了他，让他以后为您效力。”尔朱荣这才作罢。夜里四更时，又迎请孝庄帝回到军营，尔朱荣朝着皇帝的马头叩头请求死罪。

荣所从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为迁都之计。荣狐疑甚久，武卫将军泛礼固谏。辛丑，荣奉帝入城。帝御太极殿，下诏大赦，改元建义。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二阶，武官三阶，百姓复租役三年。时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唯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赦于阙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怀异虑，或云荣欲纵兵大掠，或云欲迁都晋阳；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直卫空虚，官守旷废。荣乃上书，称：“大兵交际，难可齐壹，诸王朝贵，横死者众，臣今粉躯不足塞咎，乞追赠亡者，微申私责。无上王请追尊为无上皇帝，自余死于河阴者，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已下白民赠郡镇；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劳问。”诏从之。于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无上王之子韶为彭城王。荣犹执迁都之议，帝亦不能违；都官尚书元谌争之，以为不可，荣怒曰：“何关君事，而固执也！且河阴之事，君应知之。”谌曰：“天下事当与天下论之，奈何以河阴之酷而恐元谌！谌，国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复何损，正使今日碎首流肠，亦无所惧！”荣大怒，欲抵谌罪，尔朱世隆固谏，乃止。见者莫不震悚，谌颜色自若。后数日，帝与荣登高，见宫阙壮丽，列树成行，乃叹曰：“臣昨愚暗，有北迁之意，今见皇居之盛，熟思元尚书言，深不可夺。”由是罢迁都之议。谌，谧之兄也。

尔朱荣所率领的胡人骑兵因杀朝廷大臣太多，不敢进入洛阳城，便想将国都迁到北方。尔朱荣犹疑了很长时间，武卫将军泛礼坚决反对迁都。辛丑（十四日），尔朱荣护送孝庄帝进入洛阳城。孝庄帝登上太极殿，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义。跟从太原王尔朱荣的将士，全部晋升为五级官阶，在京城中的文官晋升二级官阶，武官晋升三级，百姓免除租役三年。当时文武百官已荡然无存，即使活下来的也大都逃窜藏匿起来，不再露面，只有散骑常侍山伟一人拜见皇帝，接受赦免。洛阳城中的官员百姓都很担惊害怕，人人都另有所虑，有的说尔朱荣要纵兵大肆掠取，有的说尔朱荣要迁都晋阳。于是富贵人家放弃了住宅，贫困人家携带包裹，都纷纷逃奔他乡，城中人口还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二，守备空虚，政府各部门都空无一人。尔朱荣于是向孝庄帝上书说：“大兵往来接触，很难整齐统一，朝廷中的王、大臣、横遭杀戮的很多，我现在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抵消所犯的罪责，所以我请求圣上追封那些死去的大臣们，以稍微弥补一下我的罪责。请求追封无上王为无上皇帝，其余在河阴被杀的人，凡原先是分封王的，追封三司，三品官员封赠令、仆，五品官员封赠刺史，七品官员以下至布衣封赠郡守、镇将。死者如果没有后代听任另择继承人，立即授予封爵。另外，再派使者慰问城内的百姓。”孝庄帝下诏同意这样做。于是朝廷官员这才渐渐地出头露面，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追封无上王之子元韶为彭城王。尔朱荣仍坚持迁都的主张，孝庄帝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愿。都官尚书元谌跟尔朱荣争辩迁都之事，认为不能迁都，尔朱荣怒冲冲地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却这么顽固！况且河阴之事，你应该知道吧。”元谌说道：“天下大事应该让天下人共同议论，您何必用在河阴残酷杀戮百官之事来吓唬我元谌呢崐！我元谌是皇族宗室，位居尚书之职，既然活着也没什么益处，那么死了又能减少什么呢？即使我今日肝脑涂地，也没什么可畏惧的。”尔朱荣听了非常恼怒，想治元谌之罪，尔朱世隆死死劝谏，尔朱荣这才作罢。当时在场见到这种情形的人没有不感到害怕的，而元谌却神色如故。几天以后，孝庄帝与尔荣登高远眺，看到宫殿巍峨壮丽，树木成行，尔朱荣这才感叹地说：“微臣我过去太愚蠢胡涂了，竟会有向北迁都的想法，现在我看到皇宫如此壮丽雄伟，仔细想一想元谌尚书的话，深深感到他说的对。”于是便打消了迁都的主张。元谌是元谧的哥哥。

癸卯，以江阳王继为太师，北海王颢为太傅；光禄大夫李延实为太保，赐爵濮阳王；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上党王；前侍中杨椿为司徒；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领尚书令，进爵顿丘王；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冯翊王；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魏郡王；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恭加仪同三司，其余起家暴贵者，不可胜数。延实，冲之子也，以帝舅故，得超拜。

癸卯（十六日），北魏朝廷任命江阳王元继为太师，北海王元颢为太傅；任命光禄大夫李延为太保，赐爵为濮阳王；任命并州刺史元天穆为太尉，赐爵为上党王；任命前侍中杨椿为司徒；任命车骑大将军穆绍为司空，兼尚书令，进爵位为顿丘王；任命雍州刺史长孙稚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为冯翊王；任命殿中尚书元谌为尚书右仆射，赐爵为魏郡王；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广陵王元恭为仪同三司；其余突然从平民成为显贵官员的人，不计其数。李延是李冲的儿子，由于是皇帝舅舅的缘故，得以被破格提拔加封。

徐纥弟献伯为北海太守，季产为青州长史，纥使人告之，皆将家属逃去，与纥俱奔泰山。郑俨与从兄荥阳太守仲明谋据郡起兵，为部下所杀。

徐纥的弟弟徐献伯是北海太守，徐季产是青州长史，徐纥派人通知了他们朝廷的变故。因此他们都带着家眷逃离了原地，与徐纥一起投奔了泰山郡。郑俨和堂兄荥阳太守郑仲明图谋占领郡城起兵反叛，结果被部下杀掉了。

丁未，诏内外解严。

丁未（二十日），孝庄帝颁布诏令，解除京城内外的戒严。

魏郢州刺史元显达请降，诏郢州刺史元树迎之，夏侯夔亦自楚城往会之，遂留镇焉。改魏郢州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夔进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侯围南顿，攻陈项；魏行台源子恭拒之。

北魏的郢州刺史元显达向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诏令郢州刺史元树迎接元显达，夏侯夔也从楚城前往郢州与他们相见，于是便留下来镇守郢州。梁朝将北魏的郢州改为北司州，任命夏侯夔为北司州刺史，兼管司州。夏侯夔进攻北魏的毛城，逼近新蔡；豫州刺史夏侯包围了南顿，攻打陈项城；北魏行台源子恭据城抵抗。

庚戌，魏赐尔朱荣子义罗爵梁郡王。

庚戌（二十三日），北魏孝庄帝赐封尔朱荣的儿子尔朱义罗为梁郡王。

柔然头兵可汗数入贡于魏，魏诏头兵赞拜不名，上书不称臣。

柔然国头兵可汗多次向北魏上贡，于是北魏孝庄帝诏令准许头兵可汗参拜时不称名，向皇帝上书可以不称臣。

魏汝南王悦及东道行台临淮王闻河阴之乱，皆来奔。先是，魏人降者皆称魏官为伪，表启独称魏临淮王；上亦体其雅素，不之责。魏北海王颢将之相州，至汲郡，闻葛荣南侵及尔朱荣纵暴，阴为自安之计，盘桓不进；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邺。行台甄密知颢有异志，相帅废遵，复推李神摄州事，遣兵迎颢，且察其变。颢闻之，帅左右来奔。密，琛之从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举州来降。

北魏汝南王元悦和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听说了河阴之乱后，都来投奔梁朝。过去，北魏投降梁朝的人都称自己在北魏的官职为伪官，只有元在向梁武帝上表时却仍自称是北魏临淮王；梁武帝也很赞赏他的儒雅风度，并未加以责难。北魏北海王元颢前往相州上任，行至汲郡时，听说了葛荣大肆南犯和尔朱荣残暴杀戮文武百官之事，于是便暗中做好了安全方面的考虑，故意在路上拖延推迟；又让他的舅舅殷州刺史范遵兼管相州的政事，并代替原来的相州刺史李神守卫邺城。行台甄密知道元颢另有他谋，便联合他人废掉了范遵，仍推举李神管理相州的事务，并派兵迎接元颢，同时观察元颢的变化。元颢听崐说了之后，便率领部下前来投奔梁朝。甄密是甄琛的堂弟。北魏北青州刺史元世俊、南荆州刺史李志都率全州人马投降了梁朝。

五月，丁巳朔，魏加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光禄勋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后闻。欣，羽之子也。

五月丁巳朔（初一），北魏朝廷加封尔朱荣为北道大行台。任命尚书右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又让光禄勋元欣做他的副手，巡视地方，凡赏罚升降之事，可全权处理，先斩后奏。元欣是元羽的儿子。

尔朱荣入见魏主于明光殿，重谢河桥之事，誓言无复贰心。帝自起止之，因复为荣誓，言无疑心。荣喜，因求酒饮之，熟醉；帝欲诛之，左右苦谏，乃止，即以床向中常侍省。荣夜半方寤，遂达旦不眠，自此不复禁中宿矣。

尔朱荣进到明光殿参见北魏孝庄帝，为在河桥残杀百官之事深深地向皇帝谢罪，发誓决不会对朝廷有二心，孝庄帝起身亲自阻止了尔朱荣，同时也对尔朱荣发誓说决不会对他有疑心。尔朱荣非常高兴，便要来酒喝，结果喝得烂醉如泥。孝庄帝想趁机杀了他，左右大臣苦苦劝谏，这才作罢，便让人用床辇将尔朱荣抬到了中常侍省。尔朱荣半夜才清醒过来，于是直到天亮也没有合上眼，从此以后尔朱荣再也不敢在宫城中留宿了。

荣女先为肃宗嫔，荣欲敬宗立以为后，帝疑未决，黄门侍郎祖莹曰：“昔文公在秦，怀嬴入侍；事有反经合义，陛下独何疑焉！”帝遂从之，荣意甚悦。

尔朱荣的女儿过去是孝明帝的妃子，尔朱荣想让孝庄帝立她为皇后，孝庄帝犹疑不决。黄门侍郎祖莹劝皇帝说：“从前晋文公在秦国避难的时候，弟媳怀嬴就侍候了他；有时会有违背经典但却合乎道理的事情，陛下您何必疑虑呢！”于是孝庄帝采纳了祖莹的建议，尔朱荣心中十分高兴。

荣举止轻脱，喜驰射，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于西林园宴射，恒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日暮罢归，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性甚严暴，喜愠无常，刀槊弓矢，不离于手，每有嗔嫌，辄行击射，左右恒有死忧。尝见沙弥重骑一马，荣即令相触，力穷不能复动，遂使傍人以头相击，死而后已。

尔朱荣神态举止轻佻、放达，喜欢骑马射箭，每次入朝参见孝庄帝，别的什么也不做，只是以骑马为戏；每次尔朱荣在西林园设宴比赛射箭时，总要请皇后出来观看，并且将王公妃嫔、公主都召集到同一大厅。每次看到皇帝射中了，尔朱荣总要起舞狂叫，文武百官跟着纷纷起舞，就连妃嫔、公主们也不由得随之挥袖舞动。等到酒酣耳热之时，尔朱荣一定要正襟危坐高唱胡歌；日暮黄昏罢宴回府时，尔朱荣与左右手拉着手，踏地为节拍，同唱《回波乐》曲离开皇宫。尔朱荣生性非常严酷残暴，喜怒无常，刀槊、弓箭总是不离身边。每当他对人发怒之时，便要殴打射杀，因此他手下之人总是担心会被杀头。曾经有一次，尔朱荣看到两个和尚骑在同一匹马上，尔朱荣便命令他们互相触撞，两人没劲不能动弹了，就让旁边的人拉着两人的头相撞，直到死了为止。

辛酉，荣还晋阳，帝饯之于邙阴。荣令元天穆入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

辛酉（初五），尔朱荣回晋阳，孝庄帝在邙阴设宴为他送行。尔朱荣命元天穆到洛阳，加封元天穆为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又任命行台郎中桑乾人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于是，朝廷的重要官职，都由尔朱荣的心腹之人担任。

丙寅，魏主诏：“孝昌以来，凡有冤抑无诉者，悉集华林东门，当亲理之。”时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竭，始诏“入粟八千石者赐爵散侯，白民输五百石者赐出身，沙门授本州统及郡县维那。”

丙寅（初十），北魏国主孝庄帝下诏令：“自孝昌年间以来，凡是有冤屈无处投诉的，都集中到华林东门，朕要亲自审问。”当时正值动乱之后，国家仓库空虚，于是下诏令：“凡向国家交纳八千石粮食的人赐爵散侯；平民百姓交纳五百石的，赐给做官的资格，和尚则授予本州僧统或本郡县的知事僧。”

尔朱荣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鹄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拒守不从。乙亥，子鹄拔平阳，斩元珍及恽。元珍，挺之从父弟也。尔朱荣到洛阳之时，派都督樊子鹄攻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台郦恽死守唐州不降。乙亥（十九日），樊子鹄攻占了平阳城，斩杀了崔元珍和郦恽。崔元珍是崔挺的堂弟。

将军曹义宗围魏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魏方多难，不能救，城中粮尽，刺史王罴煮粥与将士均分食之，每出战，不擐甲胄，仰天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佑国家，令箭中王罴额；不尔，王罴必当破贼。”弥历三年，前后搏战甚众，亦不被伤。癸未，魏以中军将军费穆都督南征诸军事，将兵救之。

梁朝的将军曹义宗包围北魏的荆州，筑坝堵水，淹了荆州城，只差几板高没被淹没。当时北魏正是多难之秋，不能派兵救援荆州，荆州城中粮食吃尽了，刺史王罴就跟将士们一起煮粥分食。王罴每次出战，身上连铠甲都不披，总是仰天大叫道：“荆州城是孝文皇帝创置的，上天如果不保佑我大魏社稷的话，那么就让箭射中我王罴的额头吧；否则，我王罴一定要打败敌人的。”这样持续了三年，王罴前后出战多次，也并没有受过伤。癸未（二十七日），北魏命令中军将军费穆负责南征的军事行动，率兵救援荆州。

魏临淮王闻魏主定位，乃以母老求还，辞情恳至。上惜其才而不能违，六月，丁亥，遣还。魏以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

北魏临淮王元听说北魏国主孝庄帝的地位已经确定，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到北魏，言词极为恳切。梁武帝很爱惜元的才能，却又不能拒绝他提出的请求，六月丁亥（初一），梁武帝让元回到了北魏。北魏朝廷任命元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封仪同三司。

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之从子也，与弟敖曹、季式皆喜轻侠，与魏主有旧。尔朱荣之向洛也，逃奔齐州，闻河阴之乱，遂集流民起兵于河、济之间，受葛荣官爵，频破州军。魏主使元欣谕旨，乾等乃降，以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兼武卫将军，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荣以乾兄弟前为叛乱，不应复居近要，魏主乃听解官归乡里。敖曹复行抄掠，荣诱执之，与薛义同拘于晋阳。敖曹名昂，以字行。

北魏员外散骑常侍高乾是高的侄子，跟弟弟高敖曹、高季式都是豪爽侠义之人，在孝庄帝没有登上帝位时与他有过往来。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他们逃奔到齐州，听说了河阴之乱后，便聚集流民在黄河、济水之间起兵。他们还接受了葛荣的官职爵位，多次打败北魏各州郡的军队。孝庄帝派元欣前往宣布谕旨，他们才归降。北魏朝廷任命高乾为给事黄门侍郎，并兼武卫将军，又任命高敖曹为通直散骑侍郎。尔朱荣认为高乾兄弟以前曾背叛朝廷，发动叛乱，不应该还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孝庄帝于是只好解除了高乾兄弟等人的官职，让他们回到家乡。高敖曹回到家乡后又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被尔朱荣诱捕后，跟薛义一同拘押在晋阳。高敖曹名叫高昂，敖曹是他的字，人们一直以字称他。

葛荣军乏食，遣其仆射任褒将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帅宗正珍孙等讨之。

葛荣的军队由于缺乏粮食，于是葛荣便派遣他的仆射任褒率兵向南侵犯，到了沁水县。北魏任命元天穆为大都督东北道诸军事，率领宗正珍孙等将领讨伐葛荣。

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帅河北流民十万余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称汉王，改元天统。戊申，魏以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帅众讨之。

北魏前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人邢杲率河北流民十几万户在青州北海郡起兵造反，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天统。戊申（二十二日），北魏任命征东将军李叔仁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率军讨伐邢杲。

辛亥，魏主诏曰：“朕当亲御六戎，扫静燕、代。”以大将军尔朱荣为左军，上党王天穆为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为后军。葛荣退屯相州之北。

辛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下诏：“朕要亲自统领六军，扫除平定燕、代地区的匪患。”并任命大将军尔朱荣率领左军，上党王元天穆率领前军，司徒杨椿为右军，司空穆绍率领后军。葛荣的军队退守相州城北。

秋，七月，乙丑，魏加尔朱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秋季，七月乙丑（初十），北魏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壬子，魏光州民刘举聚众反于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

壬子（疑误），北魏光州人刘举在濮阳聚众造反，自称皇武大将军。

是月，万俟奴自称天子，置百官。会波斯国献师子于魏，奴留之，改元神兽。

这一月，万俟奴自称天子，设置了文武百官。正赶上波斯国向北魏献狮子，被万俟奴将狮子截留下来，于是万俟奴便改年号为神兽。

魏泰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规尝为宋高祖祭酒从事，常有南归之志。徐纥往依之，因劝侃起兵，侃从之。兖州刺史羊敦，侃之从兄也，密知之，据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袭敦，弗克，筑十余城守之，且遣使来降，诏广晋县侯泰山羊鸦仁等将兵应接。魏以侃为骠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侃斩其使者不受。

北魏泰山郡太守羊侃，因祖父羊规曾做过刘宋高宗的祭酒从事，因此常常有南归梁朝的想法。徐纥投奔羊侃后，便趁机劝羊侃起兵反叛北魏，羊侃听从了徐纥的建议。北魏兖州刺史羊敦，是羊侃的堂兄，暗中知道了这件事，便凭据州城抗击羊侃。八月，羊侃率兵袭击羊敦，没能成功，于是羊侃便在兖州周围修筑了十几座城堡进行围困，并派使者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下诏，令广晋县侯、泰山郡人羊鸦仁等率部接应羊侃。北魏则任命羊侃为缥骑大将军、泰山公、兖州刺史，羊侃斩杀了北魏派来的使者，没有接受北魏的任命。

将军王弁侵魏徐州，蕃郡民续灵珍拥众万人攻蕃郡以应梁；魏徐州刺史杨昱击灵珍，斩之，弁引还。

梁朝将军王弁率兵侵犯北魏的徐州，蕃郡人续灵珍率万余人攻打蕃郡以响应梁军。北魏徐州刺史杨昱击溃了续灵珍的部队，斩杀了续灵珍，王弁只好率部返回梁朝。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孙击刘举于濮阳，灭之。

甲辰（十九日），北魏大都督宗正珍孙率兵在濮阳攻打刘举，消灭了刘举的队伍。

葛荣引兵围邺，众号百万，游兵已过汲郡，所至残掠，尔朱荣启求讨之。九月，尔朱荣召从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镇晋阳，曰：“我身不得至处，非汝无以称我心。”自帅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以侯景为前驱。葛荣为盗日久，横行河北，尔朱荣众寡非敌，议者谓无取胜之理。葛荣闻之，喜见于色，令其众曰：“此易与耳，诸人俱办长绳，至则缚取。”自邺以北，列陈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勒军士赍袖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壮勇所向冲突，号令严明，战士同奋。尔朱荣身自陷陈，山于贼后，表里合击，大破之，于陈擒葛荣，余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下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大喜，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以槛车送葛荣赴洛，冀、定、沧、瀛、殷五州皆平。时上党王天穆军于朝歌之南，穆绍、杨椿犹未发，而葛荣已灭，乃皆罢兵。

葛荣率军包围了邺城，军队号称有百万，散游之兵已经过了汲郡，所到之处大肆残杀掠夺。尔朱荣上表请求率军讨伐葛荣。九月，尔朱荣将侄子肆州刺史尔朱天光召来，命他留守晋阳，对他说：“我本人不能到的地方，只有你在，才能使我放心。”尔朱荣自己率七千精锐骑兵，各备两匹战马，以侯景为前锋，从近路加倍行军，向东出了滏口，葛荣叛乱为时已久，一直横行于黄河以北，尔朱荣的兵马很少，与敌人相差悬珠，人们议论纷纷，认为尔朱荣断无获胜的道理。葛荣听说后，喜形于色，命令他的部队说：“尔朱荣很好对付，诸位每人都准备一根长绳，到时候只管捆绑敌人就是了。”于是葛荣从邺城往北，排成数十里的长阵，队伍如张开的簸箕一样向前推进。尔朱荣将队伍伏在山谷之中，作为奇兵。分派督少将以上的军官每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名骑兵，命令各处故意扬起尘土，擂起战鼓，大声喊叫，使敌人摸不清有多少人马。尔朱荣又考虑到人马近战时，用刀不如用棒，便命令士兵们每人带一根短棒，放在马肚的一侧，到交战时担心下马斩首会影响骑兵追逐，便不允许斩首计功崐，只令用棒子打而已。各路战士冲杀之处，号令严明，将士们同仇敌忾，个个奋勇争先。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从敌人背后杀出，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大破贼兵，在阵前抓住了葛荣，其余的部众全部投降了。因贼军众多，如果马上将他们分开的话，恐怕会引起贼军的疑虑恐惧，说不定还会再次聚集起来，于是尔朱荣下令让他们各随其便，亲属相随，任意在哪儿定居均可。这样一来，投降的士兵人人欢喜，很快便四处逃散，几十万大军一早晨便遣散光了。等到这些士兵已经走出百里之外，尔朱荣这才开始去分路押解他们，随他们之便加以安置，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尔朱荣又从葛荣的队伍中选拔了一批将领，根据他们的才能，分别授予适当的官职，这些新归附的将领们心情都安定了下来，当时人们对尔朱荣处置事情如此迅速果断都很佩服。尔朱荣又派人用囚车将葛荣送到洛阳，这样，冀、定、沧、瀛、殷五州就全部平定了。此时，上党王元天穆驻军于朝歌城南，穆绍、杨椿还未及发兵，而葛荣的军队便已经被尔朱荣消灭了，于是元天穆等都停止发兵。

初，宇文肱从鲜于礼攻定州，战死于唐河。其子泰在礼军中，礼死，从葛荣；葛荣败，尔朱荣爱泰之才，以为统军。

当初，宇文肱跟从鲜于礼攻打定州，在唐河战死。他的儿子宇文泰也在鲜于礼军中，鲜于礼死后，宇文泰又投奔了葛荣。葛荣兵败之后，尔朱荣爱惜宇文泰的才干，让他做了统军。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

乙亥（二十一日），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安。

辛巳，以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荣子平昌公文殊、昌乐公文畅并进爵为王，以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徽为司徒。

辛巳（二十七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尔朱荣的儿子平昌公尔朱文殊、昌乐公尔朱文畅也都晋升爵位为王。同时，又任命杨椿为太保，城阳王元徽为司徒。

冬，十月，丁亥，葛荣至洛，魏主御阊阖门引见，斩于都市。

冬季，十月丁亥（初三），葛荣被押至洛阳，北魏孝庄帝亲临阊阖门，葛荣被押来见过孝庄帝后，在都市斩首。

帝以魏北海王颢为魏王，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将兵送之还北。

梁武帝封北魏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并派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带兵护送他返回北方。

丙申，魏以太原王世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以长乐等七郡各万户，通前十万户，为太原王荣国，戊戌，又加荣太师，皆赏擒葛荣之功也。

丙申（十二日），北魏孝庄帝任命太原王尔朱荣的嫡长子尔朱菩提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丁酉（十三日），孝庄帝又将长乐等七郡各万户，连同先前已有的十万户，做为太原王尔朱荣的采邑。戊戌（十四日），又加封尔朱荣为太师。这些都是奖赏他平定葛荣的功劳。

壬子，魏江阳武烈王继卒。

壬子（二十八日），北魏江阳武烈王元继去世。

魏使征虏将军韩子熙招谕邢杲，杲诈降而复反。李叔仁击杲于惟水，失利而还。

北魏派遣征虏将军韩子熙招降邢杲，邢杲诈降，随后便又反叛了。李叔仁在惟水攻击邢杲，结果未能成功，只好退回。

魏费穆奄至荆州。曹义宗军败，为魏所擒，荆州之围始解。

北魏费穆率军很快来到荆州。曹义宗战败，被北魏军队俘获，至此，荆州之围才被解除。

元颢袭魏城而据之。

元颢率军袭击并占据了北魏的城。

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兵数十万，击羊侃于瑕兵，徐纥恐事不济，说侃请乞师于梁，侃信之，纥遂来奔。晖等围侃十余重，栅中矢尽，南军不进。十一月，癸亥夜，侃溃围出，且战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众尚万余人，马二千匹。士卒皆竟夜悲歌，侃乃谢曰：“卿等怀土，理不能相随，幸适去留，于此为别。”各拜辞而去。魏复取泰山。晖，劲之子也。

北魏行台尚书左仆射于晖等率军几十万，在瑕丘攻击羊侃。徐纥担心崐大事不好，劝说羊侃允许他去向梁朝请求救兵，羊侃相信了徐纥的话，于是徐纥便前来投奔了梁朝。于晖等将羊侃里外包围了十几层，寨中的箭已用完，梁朝军队又未前来救援。十一月，癸亥（初十）夜，羊侃率军突围而出，边战边走，经过一天一夜才逃出北魏的国境，来到渣口这个地方，队伍还剩下一万多人，战马二千匹。士兵们整夜放声悲歌，羊侃向将士们谢罪道：“你们大家都很怀恋故土，按人之常情，我不能强迫大家跟从于我，请大家或去或留，自己决定，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于是大家各自拜谢，告辞离去。北魏便又收复了泰山郡。于晖是于劲的儿子。

戌寅，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戊寅（二十五日），北魏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袭并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魏诏于晖还师讨邢杲。

十二月，庚子（二十七日），北魏诏令于晖回师讨伐邢杲。

葛荣余党韩楼复据幽州反，北边被其患。尔朱荣以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中山；楼畏胜威名，不敢南出。

葛荣的余党韩楼又占据了幽州再次反叛，北魏的北部地区受到叛军的威胁和蹂躏。尔朱荣任命抚军将军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韩楼畏惧贺拔胜的威名，不敢向南进犯。

第一百五十三卷

梁纪九高祖武皇帝九中大通元年（己酉、529 ）梁纪九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己酉，公元529 年）

春，正月，甲寅，魏于晖所部都督彭乐帅二千余骑叛奔韩楼，晖引还。

春季，正月甲寅（初二），北魏于晖的部下、都督彭乐率二千余骑兵反叛，投奔了韩楼，于晖只好回师。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辛酉（初九），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甲子，魏汝南王悦求还国，许之。

甲子（十二日），原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梁武帝允许他回到北魏，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辛巳，上祀明堂。

辛巳（二十九日），梁武帝在明堂祭祀。

二月，甲午，魏主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表谏，以为“汉高祖立太上皇庙于香街，光武祀南顿君于舂陵。元帝之于光武，已疏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德洽寰中，道超无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北面为臣。又，二后皆将配飨，乃是君臣并筵，嫂叔同室，窃谓不可。”吏部尚书李神俊亦谏，不听。又请去“帝”著“皇”，亦不听。

二月甲午（十二日），北魏国主孝庄帝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为肃祖；尊自己的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他打算将父母的牌位迁到太庙，尊奉孝文帝为伯考，大司马兼录尚书、临淮王元上表劝谏，认为：“汉高祖将太上皇庙立在香街，汉光武帝将南顿君庙立在舂陵。汉元帝跟汉光武帝的关系早已超出了五服，汉光武帝却仍奉行后代子孙之道，入继大宗。孝文帝德满天下，道充环宇，肃祖虽然功盖宇宙，但终究是臣子。再者，两位皇后也都要享有这种祭祀的礼遇，这就如同君臣共筵，叔嫂同室，我私下以为不可这样做。”吏部尚书李神俊也上表劝谏，但孝庄帝均未采纳他们的谏议。元又请求去掉“帝”而保留“皇”，也未被接受。

诏更定二百四十号将军为四十四班。

梁武帝下诏将二百四十种称号的将军重新确定为四十四班。

壬寅，魏诏济阴王晖业兼行台尚书，都督丘大千等镇梁国。晖业，小新成之曾孙也。

壬寅（二十日），北魏孝庄帝下诏令，任命济阴王元晖业兼任行台尚书，统领丘大千等人镇守梁国。元晖业是拓跋小新成的曾孙。

三月，壬戌，魏诏上党王天穆讨邢杲，以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三月壬戌（十一日），北魏孝庄帝诏令上党王元天穆讨伐邢杲，任命费穆为前锋大都督。

夏，四月，癸未，魏迁肃祖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又追尊彭城王劭为孝宣皇帝。临淮王谏曰：“兹事古所未有，陛下作而不法，后世何观！”弗听。

夏季，四月癸未（初二），北魏孝庄帝将肃祖元勰及文穆皇后的神位迁至太庙，又追谥彭城王元劭为孝宣皇帝。临淮王元劝谏道：“这种事自古从未有过，陛下您这样做不合法度，后世之人会怎么想呢？”孝庄帝未听他的谏言。

魏元天穆将击邢杲，以北海王颢方入寇，集文武议之，众皆曰：“杲众强盛，宜以为先。”行台尚书薛曰：“邢杲兵众虽多，鼠窃狗偷，非有远志。颢帝室近亲，来称义举，其势难测，宜先去之。”天穆以诸将多欲击杲，又魏朝亦以颢为孤弱不足虑，命天穆等先定齐地，还师击颢，遂引兵东出。

北魏元天穆将要攻打邢杲，由于北海王元颢正在进犯北魏，于是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邢杲军力强盛，应该先讨伐邢杲。”行台尚书薛却认为：“邢杲的军队数量虽多，但都是些偷鸡摸狗之徒，并没有什么远大抱负。元颢是皇室的近亲，此番前来号称义举，其势难以推测，应该首先消灭他。”元天穆因为将领们大多都希望先讨代邢杲，加之北魏朝廷也认为元颢势力孤单，力量微弱，不足为虑，命令元天穆等人先平定齐地邢杲的叛乱，崐再回师攻打元颢，于是元天穆率军东进。

颢与陈庆之乘虚自城进拔荥城，遂至梁国；魏丘大千有众七万，分筑九城以拒之。庆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垒，大千请降。颢登坛燔燎，即帝位于睢阳城南，改元孝基。济阴王晖业帅羽林兵二万军考城，庆之攻拔其城，擒晖业。

元颢与陈庆之乘北魏空虚之际，从城进发，率军攻占了荥城，随后便打到了梁国城。北魏守将丘大千有军队七万人，分别构筑了九座城堡以抵抗元颢军队。陈庆之率兵攻打梁国城，从早晨直至下午申时，攻下了守军的三个堡垒，丘大千只好请求投降。元颢登坛烧柴祷告，在睢阳城南登基即位，改年号为“孝基”。北魏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的二万羽林军驻扎在考城，陈庆之率军攻取考城，活捉了元晖业。

辛丑，魏上党王天穆及尔朱兆破邢杲于济南，杲降，送洛阳，斩之。兆，荣之从子也。

辛丑（二十日），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打败了邢杲，邢杲投降，被押送至洛阳，斩了首。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

五月，丁巳，魏以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荥阳，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虎牢，侍中尔朱世承镇。乙丑，内外戒严。

五月丁巳（初六），北魏命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命尚书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命侍中尔朱世承镇守。乙丑（十四日），北魏朝廷内外实行戒严。

戊辰，北海王颢克梁国。颢以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杨昱拥众七万，据荥阳，庆之攻之，未拔，颢遣人说昱使降，昱不从。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将大军前后继至，梁士卒皆恐，庆之解鞍秣马，谕将士曰：“吾至此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亦无算矣；天穆之众，皆是仇雠。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脍。”乃鼓之，使登城，将士即相帅蚁附而入，癸酉，拔荥阳，执杨昱。诸将三百余人伏颢账前请曰：“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愿乞杨昱以快众意！”颢曰：“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举兵下都，袁昂为吴郡不降，每称其忠节。杨昱忠臣，奈何杀之！此外唯卿等所取。”于是斩昱所部统帅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围城，庆之帅骑三千背城力战，大破之，天穆、吐没儿皆走。庆之进击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获魏东中郎将辛纂。

戊辰（十七日），北海王元颢攻克梁国城。元颢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率军西进，直指洛阳。杨昱拥有七万大军，据守着荥阳城，陈庆之去攻打未能攻克。元颢派人劝杨昱投降，杨昱没有答应。元天穆和骠骑大将军尔朱吐没儿率大军前后相继来到荥阳。梁军士卒都很恐惧，陈庆之解下马鞍边喂马边告谕将士们说：“我们到这里以来，屠城夺地，确实已经不少；你们大家杀戮人家的父兄、掠取人家的子女，也不计其数了，元天穆的部下，都是我们的仇敌。我军才七千人，而敌军则有三十余万之多，所以眼下之事，大家只有抱着必死之心才有可能免遭杀戮。敌人的骑兵很多，我们不能同他们在野外作战，应当乘他们还没全部到来之时，急速攻下荥阳城而作为据守之处。各位不要再有什么疑虑了，否则就是选择了任人宰割的道路。”于是擂鼓助战，命将士登城攻坚，将士们当即蜂拥着攻入城中，癸酉（二十二日），攻下了荥阳，抓住了杨昱。元颢的部将三百余人俯伏在元颢账前请求道：“陛下渡江北进三千里，连一枝箭的损耗都不曾有，而昨日荥阳城下一战，我军便伤亡五百余人，我们希望您把杨昱交给我们处置，以解大家的心头之恨！”元颢说：“我在江东时听梁朝国主讲，他当初举兵南下，到达建康时，吴郡太守袁昂便曾据城不降，梁朝国主常常称赞袁昂这种忠贞气节。杨昱是一位忠臣，为什么要杀掉他呢！除杨昱之外，其他人任你们处置。”于是斩杀了杨昱部将三十七人，这些人都被挖出心来吃掉了。很快，元天穆等人率军包围了荥阳城，陈庆之率三千骑兵背靠荥阳城，奋勇拼搏，大败元天穆军，元天穆、尔朱吐没儿都落荒而逃。随即，陈庆之又进击虎牢城，尔朱世隆弃城逃走，陈庆之军抓获了北魏东中郎将辛纂。

魏主将出避颢，未知所之，或劝之长安，中书舍人高道穆曰：“关中荒残崐，何可复往！颢士众不多，乘虚深入，由将帅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亲帅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死力，破颢孤军必矣。或恐胜负难期，则车驾不若渡河，征大将军天穆、大丞相荣各使引兵来会，犄角进讨，旬月之间，必见成功，此万全之策也。”魏主从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内郡北，命高道穆于烛下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内。

北魏孝庄帝打算离开京城躲避元颢的大军，但不知该去哪里好。有人劝他到长安去，中书舍人高道穆说道：“关中地区荒凉残破，怎么能再到那里去呢？元颢的军队不多，却乘虚而入，这是由于我们选用将帅不当，所以才能攻到这里。陛下若能亲自率领禁卫军，以重金招募士兵，多加奖赏，背城与敌决一死战，我等竭尽全力，就一定能够打败元颢的这支孤军的。若您还担心胜负难以预料的话，那么您不如渡过黄河，命大将军元天穆、大丞相尔朱荣各自率军前来会合，构成犄角之势，进讨元颢的军队，一月之内，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万全之策。”孝庄帝采纳了高道穆的意见。甲戌（二十三日），孝庄帝一行向北进发，夜间，来到了河内郡郡城的北边。孝庄帝命令高道穆在烛光下起草了几十张诏书，公告天下，于是四方才知道皇帝在哪儿。乙亥（二十四日），孝庄帝一行进入河内郡。

临淮王，安丰王延明，帅百僚，封府库，备法驾迎颢。丙子，颢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大赦。以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邑万户。杨椿在洛阳，椿弟顺为冀州刺史，兄子侃为北中郎将，从魏主在河北。颢意忌椿，而以其家世显重，恐失人望，未敢诛也。或劝椿出亡，椿曰：“吾内外百口，何所逃匿！正当坐待天命耳。”

临淮王元和安丰王元延明，带领文武百官，封存府库，备好法驾迎接元颢。丙子（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改年号为建武，大赦天下。元颢任命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增加封邑一万户。杨椿当时在洛阳，他的弟弟杨顺是冀州刺史。侄子杨侃为北中郎将，正跟随北魏孝庄帝在河北。元颢心里很忌恨杨椿，但由于杨椿家世显赫，担心失去众望，所以没有敢杀掉杨椿。有人劝说杨椿离开洛阳逃走，杨椿说：“我家老小上百口，能逃到哪儿去呢？只有听天由命罢了。”

颢后军都督侯暄守睢阳为后援，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驰往围暄，昼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斩之。

元颢的后军都督侯暄镇守睢阳作为后援，北魏行台崔孝芬、大都督刁宣率军急速前往睢阳包围了侯暄，昼夜猛攻睢阳城，戊寅（二十七日），侯暄突围逃走，被北魏军抓住杀掉了。

上党王天穆等帅众四万攻拔大梁，分遣费穆将兵二万攻虎牢，颢使陈庆之击之。天穆畏颢，将北渡河，谓行台郎中济阴温子曰：“卿欲向洛，为随我北渡？”子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狈。元颢新入，人情未安，今往击之，无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驾，此桓、文之举也。舍此北渡，窃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费穆攻虎牢，将拔，闻天穆北渡，自以无后继，遂降于庆之。庆之进击大梁、梁国，皆下之。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

上党王元天穆等率四万军队攻下了大梁，又分派费穆带二万人攻打虎牢城，元颢派陈庆之攻击费穆。元天穆畏惧元颢，打算北渡黄河，便对行台郎中、济阴人温子说：“你想去洛阳，还是想随我北渡流黄河？”温子说：“国主因虎牢失守，才弄得如此窘迫。元颢新来，民心还未安定，现在您如果前去攻击他，一定会成功。大王您平定了京邑后，再奉迎皇帝大驾，这乃是齐桓公、晋文公才有过的举动啊！现在您舍此而不为，却要北渡黄河，我私下里真为您感到惋惜。”元天穆觉得温子的意见很好，但却不能采纳，于是率军渡过了黄河。费穆攻打虎牢城，眼看就要攻取了，听说元天穆向北渡过了黄河，认为这样一来自己便没有了后继援兵，于是便投降了陈庆之。陈庆之率军进击大梁、梁国两城，群攻下了。陈庆之凭数千之众，从城出发至洛阳，共攻占了三十二座城池，大小四十七战，所向无敌。

颢使黄门郎祖莹作书遗魏主曰：“朕泣请梁朝，誓在复耻，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卿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假获民地，本是荣物，固非卿有。今国家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则皇魏再兴；脱或不然，在荣为福，于崐卿为祸。卿宜三复，富贵可保。”

元颢命黄门郎祖莹起草了一封信给北魏孝庄帝，信中写道：“朕哭泣恳请梁朝发兵，誓在报仇雪耻，正是要向尔朱荣问罪，解救你于桎梏之中。你现在托命于豺狼，委身于虎口，我就是获取了一些百姓、土地，也本来是尔朱荣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所有。当今国家的兴隆废替，全在于你我二人。如果上天助我成功，那么大魏又可再次中兴；若不能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尔朱荣来说便是福，而对于你则是祸。你应该反复好好想想，荣华富贵方可保住。”

颢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齐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议所从，曰：“北海、长乐，俱帝室近亲，今宗不移，我欲受赦，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军司崔光韶独抗言曰：“元颢受制于梁，引寇仇之兵以覆宗国，此魏之乱臣贼子也；岂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齿，下官等皆受朝眷，未敢仰从！”长史崔景茂等皆曰：“军司议是。”欣乃斩颢使。光韶，亮之从父弟也。于是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颢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颢以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孚封送其书于魏主。平阳王敬先起兵于河桥以讨颢，不克而死。

元颢进入洛阳后，黄河以南的州郡大多归附了他。齐州刺史、沛郡王元欣召集文武官员商议何去何从，元欣说：“北海王和长乐王，都是皇室近亲，现在皇位并未落入外人之手，我打算接受元颢的赦免，诸位认为如何？”在座的文武官员莫不大惊失色。只有军司崔光韶高声反对，他说：“元颢受梁朝节制，勾结仇敌之兵来颠覆自己的国家，他是大魏朝的乱臣贼子。难道仅是因为大王您一家的事情而对他切齿痛恨，我等下官均受朝廷的恩典，所以不敢听从您的意见！”长史崔景茂等人都说：“军司说的很对。”元欣便杀了元颢派来的使者。崔光韶是崔亮的堂弟。于是这样一来，襄州刺史贾思同、广州刺史郑先护、南兖州刺史元暹等，也都不承认元颢的政权。贾思同是贾思伯的弟弟。元颢封冀州刺史元孚为东道行台、彭城郡王，元孚将元颢的委任书封好，派人送给了孝庄帝。平阳王元敬先在河桥起兵讨伐元颢，未能成功而死。

魏以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邺城。

北魏加封侍中、车骑将军、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为使持节、行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守邺城。

魏主之出也，单骑而去，侍卫后宫皆按堵如故。颢一旦得之，号令己出，四方人情想其风政。而颢自谓天授，遽有骄怠之志，宿昔宾客近习，咸见宏待，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所从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阳出从魏主，魏主问洛中事，子儒曰：“颢败在旦夕，不足忧也。”

北魏孝庄帝出奔时，只是单骑而去，宫廷侍卫及后宫嫔妃都依旧留在京城。元颢一旦取得了政权，各种号令全由他自己发出，四方百姓都希望他励精图治，但元颢自以为天授皇位，很快便产生了骄傲怠惰之心。他过去的宾朋老友、亲近之人，都受到了他的宠爱、厚待，这些人干扰政事，日夜纵酒为乐，毫不体恤军国大事，而元颢从南朝带来的梁兵，更在城中欺凌百姓，因而使得朝野上下对他大失所望。高道穆的哥哥高子儒从洛阳逃出追随孝庄帝，孝庄帝问他洛阳城中之事，高子儒说：“元颢很快就会失败，您不用担忧。”

尔朱荣闻魏主北出，即时驰传见魏主于长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还，荣为前驱。旬日之间，兵众大集，资粮器仗，相继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

尔朱荣听说孝庄帝向北方出逃了，立即飞马前往长子去会见他，一路上边走边布置部队。孝庄帝当天便开始南还，尔朱荣做前锋。十天之内，北魏军队便大批集结起来，粮食兵器等物资也陆续运到了。六月，壬午（初二），北魏大赦天下。

荣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晋阳，部分约勒，所部皆安。

尔朱荣南下之后，并州、肆州便又会不安定了，于是便任命尔朱天光为并、肆等九州行台，仍负责并州的事务。尔朱天光到晋阳后，安排布置，并制定约束措施，所属辖地都很稳定。

己丑，费穆至洛阳，颢引入，责以河阴之事而杀之。颢使都督宗正珍孙与河内太守元袭据河内；尔朱荣攻之，上党王天穆引兵会之，壬寅，拔其城，斩珍孙及袭。乙丑（初九），费穆来到洛阳，元颢将他带到朝中，以河阴杀害文武百官之事怪罪于他，因此而杀了他。元颢派都督宗正珍孙和河内太守元袭据守河内；尔朱荣率军攻打河内，上党王元天穆率兵与尔朱荣会合，壬寅（二十二日），攻取河内城，杀了宗正珍孙和元袭。

辛亥，魏淮阴太守晋鸿以湖阳来降。

辛亥（三十一日），北魏淮阴太守晋鸿献出湖阳城投降梁朝。

闰月，己未，南康简王绩卒。

闰月，己未（初九），梁朝南康简王萧绩去世。

魏北海王颢既得志，密与临淮王、安丰王延明谋叛梁；以事难未平，藉陈庆之兵力，故外同内异，言多猜忌。庆之亦密为之备，说颢曰：“今远来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虚实，连兵四合，将何以御之！宜启天子，更请精兵，并敕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须部送。”颢欲从之，延明曰：“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众，宁肯复为人用乎！大权一去，动息由人，魏之宗庙，于斯坠矣。”颢乃不用庆之言。又虑庆之密启，乃表于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时克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上乃诏诸军继进者皆停于境上。

北魏北海王元颢既已夺取了政权，便秘密跟临淮王元、安丰王元延明谋划反叛梁朝。由于混乱局面尚未平定，还需借助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很团结，但实际上已经同床异梦，言语之间多所猜忌。陈庆之也暗中做了防备，他劝说元颢：“现在我们远道而至于此，不服的人还很多，他们如果知道了我们的虚实，联合兵力，四面包围，我们将如何抵御呢？我们应上启梁朝天子，请求再增精兵，同时敕令各州，如果有梁朝人陷没在该地必须全部送到我们这里来。”元颢打算采纳他的建议，元延明却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您就已经很难驾驭了，现在再增加他的兵力，他还怎会肯听您的命令呢？您的大权一旦失去，一举一动就都要由别人决定，这样大魏朝的宗庙从此也就要覆亡了。”元颢于是便没有采纳陈庆之的意见。元颢又担心陈庆之暗中向梁武帝上表汇报情况，便自己给梁武帝写了一封表文，说：“现在河北、河南全部平定了，只有尔朱荣尚敢顽抗，我与陈庆之便能擒获他。目前各州郡刚刚归服，正需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兵力，使百姓惶恐不安。”梁武帝便诏令正在进军的各部队都停在边境上，不再前进。

洛中南兵不满一万，而羌、胡之众十倍，军副马佛念为庆之曰：“将军威行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重，为魏所疑，一旦变生不测，可无虑乎！不若乘其无备，杀颢据洛，此千载一时也。”庆之不从。颢先以庆之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镇，颢心惮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忽闻舍此朝寄，欲往彭城，谓郡遽取富贵，不为国计，非徒有损于君，恐仆并受其责。”庆之不敢复言。

洛阳城中的梁朝军队不满一万，而羌族、胡族的军队十倍于梁军，军副马佛念为陈庆之出谋划策说：“将军您威扬河、洛，声震中原，功高势强，被元颢所猜疑，一旦发生不测，能不担心吗？您不如乘元颢还没有防备之际，杀掉元颢，占据洛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陈庆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元颢先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于是陈庆之坚决要前往彭城，元颢心里很害怕，没有敢让他去，对他说：“圣上将洛阳全都委托给您负责，如果忽然听说您要离开作为魏朝之寄托的洛阳，而去徐州的话，便会认为您是想很快求取功名富贵，而不为国家考虑的。这不仅有损于您，恐怕我也会一起受到圣上的责难。”因此，陈庆之便不敢再说什么了。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大王发并州日，已知夏州义士之谋指来应之乎，为欲广施经略匡复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尝不散而更合，疮愈更战；况今未有所损，岂可以一事不谐而众谋顿废乎！今四方，视公此举；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舆飘荡，主忧臣辱。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崐，指掌可克；奈何舍之北归，使颢复得完聚，征兵天下！此所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陈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尔朱荣与元颢的军队相持于黄河之上。陈庆之镇守北中城，元颢亲自据守河桥南岸。陈庆之三天之中打了十一仗，杀伤很多敌人。有一位夏州义士为元颢镇守河中渚，他暗中与尔朱荣串通好，请求为尔朱荣破桥立功。尔朱荣率兵赶到河桥，等到桥破之后，尔朱荣的部队没有接应上，元颢将通敌的士兵全都杀了，尔朱荣怅然若失，非常失望。元颢又派安丰王元延明沿黄河固守，北魏军无船渡河，便商议打算回师北方，以后再想办法攻打元颢。黄门郎杨侃对尔朱荣说：“大王您从并州发兵的时候，是已经知道夏州义士会来给您做内应所以才来的呢？还是想广泛施展您的雄才大略匡复帝室才来的呢？用兵之事，谁不是打散了再聚集起来，伤好了再继续战斗，何况现在我们并没有受到损失，怎么能由于这一件事没成功，便将所有的计划就都废弃了呢？当今天下百姓望眼欲穿，就看您这一次举动了。如果没有取得什么收获，您便很快又回师的话，那么就会使得百姓大失所望，各自考虑何去何从，谁胜谁负也就难说了。所以不如征调百姓的木材，多做一些木筏，间杂一些舟船，沿黄河排列开来，数百里中，都做出渡河的架势，首尾既然相距很远，这样就使得元颢不知道该防哪里为好，一旦我军渡过黄河，一定立下大功。”高道穆对尔朱荣说：“当今圣驾被迫外出，皇上忧虑，臣下应当感到羞辱。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天子而令诸侯，如果分兵制造木筏，各个分散渡河的话，破元颢的军队易如反掌，为何却舍此而北归，使元颢又得以修治城池，整治兵器，在四方征集兵员呢？这真是如同养虺成蛇，后悔不及啊！”尔朱荣说道：“黄门郎杨侃已经谈了这一计策，我要跟大家商议一下。”刘灵助对尔朱荣说：“不出十天，黄河以南一定会平定。”伏波将军、正平郡人杨跟他的族人住在马渚，他自动说家里有几艘小船，请求作向导。戊辰（十八日），尔朱荣命令车骑大将军尔朱兆和大都督贺拔胜率军捆绑木材做木筏，从马渚西边的硖石这个地方夜渡黄河，袭击了元颢的儿子领军将军元冠受的部队，并抓获了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的士卒们知道了这一情况之后，便纷纷溃散奔逃。元颢失去了依据，只好率部下数百名骑兵向南逃走，陈庆之收拢步兵、骑兵共几千人，结队向东逃归。元颢原先攻取的那些城池，全都又投降了北魏。尔朱荣亲自率军追击陈庆之，正赶上嵩高河发大水，陈庆之的队伍死的死、逃的逃，差不多全没了，陈庆之于是剃光头发、胡须，打扮成一个和尚，从小路逃出汝阴，回到了建康，梁朝任仍按功授他为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入宿殿中，扫洒宫庭，封闭府库，出迎魏主于北邙，流涕谢罪，帝慰劳之。庚午，帝入居华林园，大赦。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诸立义者加五级，河北报事之官及河南立义者加二级。壬申，加大丞相荣天柱大将军，增封通前二十万户。

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津率军入宿于皇宫中，洒扫宫庭院落，封闭朝廷府库，至北邙迎请孝庄帝，痛哭流涕地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安慰犒赏了他。庚午（二十日），北魏孝庄帝入居华林园，大赦天下。朝廷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随同孝庄帝从北方来的将士以及随侍皇帝的文武百官和那些未降元颢的加官五级，河北向朝廷报告敌情的官员和河南坚决未降元颢的官员加官二级。壬申（二十二日），又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并增加封户，加上以前的封户，共二十万户。

北海王颢自辕南出至临颍，从骑分散，临颍县卒江丰斩之，癸酉，传首洛阳。临淮王复自归于魏主，安丰王延明携妻子来奔。

北海王元颢从辕向南逃至临颖，随从骑兵各自逃散，临颖县吏卒江丰杀掉了元颢，癸酉（二十三日），将元颢的首级送到了洛阳。临淮王元又归附了孝庄帝，安丰王元延明携带妻子儿女前来投奔梁朝。

陈庆之之入洛也，萧赞送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上使以赞幼时衣寄之，崐信未达而庆之败。庆之自魏还，特重北人，朱异怪而问之，庆之曰：“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

陈庆之攻入洛阳之时，萧赞向梁武帝上书，请求允许回到梁朝。当时吴淑媛还在，梁武帝让吴淑媛将萧赞幼时穿的衣服给萧赞送去，书信等还未传到，陈庆之便失败了。陈庆之从北魏回到梁朝后，特别看重北方人，朱异对此感到很奇怪，便问陈庆之为什么这样，陈庆之说道：“我当初认为长江以北地区都是戎狄之乡，等到了洛阳之后，才知道礼仪人物都在中原地区，不是江东所能企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北方人呢？”

甲戌，魏以上党王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魏主宴劳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来督将于都亭，出宫人三百，缯锦杂彩数万匹，班赐有差，凡受元颢爵赏阶复者，悉追夺之。

甲戌（二十四日），北魏朝廷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兼太尉。乙亥（二十五日），北魏孝庄帝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上党王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洛阳救援的将领们，孝庄帝以宫女三百人、绫罗锦缎几万匹，按功劳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凡是受过元颢的爵位、奖赏、官职和免除赋役的人，对其所得全部追了回来。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宫。

秋季，七月，辛巳（初二），北魏孝庄帝开始进入宫中。

以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击破其车。公主泣诉于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也！”道穆见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谢也。”

北魏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北魏孝庄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在路上妨碍了高道穆清路开道的士卒们执行公务，这些手持赤棒的清路卒对寿阳公主大声呵斥，寿阳公主置之不理，高道穆命士卒打破了寿阳公主的车子。寿阳公主向孝庄帝哭诉了这件事，孝庄帝说道：“高道穆是一位清直之人，他所干的是公事，我怎么能由于私情而责怪他呢！”高道穆见到孝庄帝，孝庄帝对他说：“我姐姐在路上触犯了你，我对此深感惭愧。”高道穆摘下帽子向孝庄帝谢罪，孝庄帝说道：“朕因此事而感到有愧于你，你何必要向我谢罪呢。”

于是魏多细钱，米斗几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为“在市铜价，八十一钱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赢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抵罪虽多，奸铸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名而无二铢之实，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钱，计私铸所费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亦奏乞听民与官并铸五铢钱，使民乐为而弊自改。魏主从之，始铸永安五铢钱。

这时候，北魏份量不足的薄钱很多，一斗米几乎值一千钱。高道穆向朝廷上表，认为：“现在市场上的铜价是八十一钱买一斤铜，私人铸造薄铜钱，每斤铜便能铸造出二百多个钱。朝廷一方面向人们展示了私铸钱币的丰厚利润，随后又对私铸钱币的人施以重刑，这样有罪之人虽然很多，但是私下偷铸钱币的人却越来越多。现在的五铢钱徒有其名，实际上连二铢的重量都不够，如果将其放在水上，恐怕都不会沉下水。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由于日积月累，纠察、督禁不够严厉，朝廷失职而造成的，那些私铸钱币之人又何罪之有！朝廷应该改铸大钱，在钱币上刻上皇帝的年号，以记录开始使用这种钱币的时间，如此则一斤铜只能铸七十钱，这样一来，私人铸钱的费用连成本尚不能赚取，也就更不会有什么利润可言了，自然就不会再私铸钱币，更何况朝廷还有严峻的刑罚呢！”金紫光禄大夫杨侃也奏请朝廷允许百姓与官方都铸五铢钱，使百姓愿意这样做，原先的弊端自然也就改正了。北魏孝庄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辛卯，魏以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辛卯（十二日），北魏任命车骑将军杨津为司空。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远，更立巴州以统诸獠，凡二十余万户，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以始欣族子恺为镇将。始欣贪暴，孝昌初，诸獠反，围州城，行台魏子建抚谕之，乃散。始欣恐获罪，阴来请降，帝遣崐使以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之，为恺所获，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镇为南梁州，用恺为刺史，囚始欣于南郑。魏以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子建去东益而氐、蜀寻反，唐永记弃城走，东益州遂没。

当初，北魏因梁、益两州疆域太荒僻辽远，另行设置巴州以统领獠人，共二十余万户，任命巴州当地的酋长严始欣为刺史；又设置了隆城镇，任命严始欣的同族侄子严恺为镇将。严始欣贪婪残暴，孝昌初年，獠人反叛，包围了巴州城，行台魏子建招抚晓谕叛军，这才解了围。严始欣担心获罪，便暗中前来梁朝请求投降，梁武帝派使者带着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予严始欣，结果使者被严恺所截获，将其送到魏子建处。魏子建奏请孝庄帝将隆城镇改为南梁州，任命严恺为刺史，将严始囚禁于南郑城。北魏任命唐永为东益州刺史以取代魏子建，任命梁州刺史傅竖眼为行台。魏子建离开东益州后，氐人和蜀人很快便反叛了，唐永弃城而逃，东益州便陷落了。

傅竖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贺，既而久病，不能亲政事。其子敬绍，奢淫贪暴，州人患之。严始欣重赂敬绍，得还巴州，遂举兵击严恺，灭之，以巴州来降，帝遣将军萧玩等援之。傅敬绍见魏室方乱，阴有保据南郑之志，使其妻兄唐昆仑于外扇诱山民，相与围城，欲为内应。围合而谋泄，城中将士共执敬绍，以白竖眼而杀之，竖眼耻恚而卒。

傅竖眼最初到梁州时，梁州人纷纷庆贺，不久，傅竖眼便长时间患病，不能亲自处理政事。傅竖眼的儿子傅敬绍，骄奢淫佚，贪婪残暴，梁州人深以为患。严始欣重金贿赂傅敬绍，才得以回到巴州，他回到巴州后便举兵攻击严恺，消灭了严恺，率巴州民众来降梁朝，梁武帝派遣将军萧玩等接应援助严始欣。傅敬绍看到北魏朝廷正混乱不堪，暗中便有了据守南郑的打算，派他的妻子的哥哥唐昆仑在城外面煽动诱惑那些山民一起前来包围梁州城，傅敬绍打算做内应。梁州城被包围起来后，傅敬绍的计划泄露，于是梁州城中的将士们一起抓住了傅敬绍，将傅敬绍的阴谋告知了傅竖眼并杀掉了傅敬绍，傅竖眼因感到耻辱和恼恨而去世。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实为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杨椿致仕。

八月，己未（初十），北魏任命太傅李延为司徒。甲戌（二十五日），侍中、太保杨椿退休。

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持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子，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涅经》题。癸卯，群臣以钱一亿万祈白三宝，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乙巳，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临宸极，三请，乃许。上三答书，前后并称“顿首”。

九月，癸巳（十五日），梁武帝亲临同泰寺，设置四部无遮大会。梁武帝脱下御服，换上法衣，行清净大舍，以同泰寺中的便省室为居所，室内设素床瓦器，乘小车，以私人为执役。甲子（疑误），梁武帝升讲堂法座，为四部大众开讲《涅经》。癸卯（二十五日），梁朝群臣百官用一亿万钱向佛、法、僧三宝祈求，以赎皇帝菩萨，僧众们默许了。乙巳（二十七日），百官来到同泰寺东门，上表请梁武帝回到皇宫，请了三次，皇帝才同意。梁武帝三次都复了信，这几封信都用“顿首”一词。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尖山侯渊讨韩楼于蓟，配卒甚少，骑止七百，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今以此众击此贼，必能取之。”渊遂广张军声，多设供具，亲帅数百骑深入楼境。去蓟百余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余，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余人。寻还其马仗，纵令入城，左右谏曰：“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渊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须为奇计以离间之，乃可克也。”渊度其已至，遂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渊为平州刺史镇范阳。

北魏尔朱荣派大都督、尖山县人侯渊到蓟州讨伐韩楼。尔朱荣给他的兵力很少，骑兵只有七百，有人为侯渊说话请求多派兵，尔朱荣却说道：“侯渊善于临机应变，这是他的长处；如果让他统帅很多军队，反而未必能指挥调度。现在让侯渊率领这些军队讨伐韩楼这叛贼，一定能取得胜利。”侯渊于是大张旗鼓、多多增设器具，亲自率几百名骑兵深入韩楼的境地。在离蓟州一百余里的地方，正遇上贼将陈周的一万余骑兵和步兵，侯渊潜伏下来从背后出击，大破崐陈周的人马，俘获五千余人。之后又很快归还了这些人的战马和兵器，放他们回蓟州城中，侯渊的左右劝谏道：“我们既然已经俘获了贼军，为什么却又资助他们仍让他们回去呢？”侯渊说道：“我军兵力很少，不能力战死拼，必须设奇计以离间敌人，才能够打败敌人。”侯渊估计那些被放还的敌兵已经到了蓟州城，便率骑兵连夜前进，于天亮之时，到达蓟州城下，击打城门。韩楼果然怀疑那些被放还的降卒要作侯渊的内应，于是便弃城而逃，侯渊追上并抓获了韩楼，幽州便平定了。北魏就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镇守州治范阳。

先是，魏使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慰劳幽州流民于濮阳顿丘，因帅流民北还，与侯渊共灭韩楼，仍以灵助行幽州事，加车骑将军，又为幽、平、营、安四州行台。

当初，北魏任命征东将军刘灵助兼尚书左仆射，派他到濮阳的顿丘去慰劳幽州的流民，刘灵助趁势率流民们回归北魏，与侯渊一道共同消灭韩楼，北魏于是命刘灵助负责管理幽州的事务，加封他为车骑将军，同时又任幽、平、营、安四州的行台。

万俟奴攻魏东秦州，拔之，杀刺史高子朗。

万俟奴攻击北魏的东秦州，攻取下来后，杀掉了东秦州刺史高子朗。

冬，十月，己酉，上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欲五万余人。会毕，上御金辂还宫，御太极殿，大赦，改元。

冬季，十月，己酉（初一），梁武帝又设四部无遮大会。参加的僧、俗之人有五万多人。大会之后，梁武帝乘金辂车回到皇宫中，幸临太极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中大通”。

魏以前司空萧赞为司徒。

北魏任命原先的司空萧赞为司徒。

十一月，己卯，就德兴请降于魏，营州平。

十一月，己卯（初二），就德兴向北魏请降，营州平定。

丙午，魏以城阳王徽为太保，丹杨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丙午（二十九日），北魏任命城阳王元徽为太保，丹扬王萧赞为太尉，雍州刺史长孙稚为司徒。

十二月，辛亥，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叛，降魏。

十二月，辛亥（初四），兖州刺史张景邕、荆州刺史李灵起、雄信将军萧进明反叛梁朝，投降了北魏。

以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有妖贼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庆之讨斩之。

梁朝任命陈庆之为兖州刺史。有一妖贼名叫僧强，自称天子，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士卒达三万人，攻陷了徐州，陈庆之率兵前往征讨，斩杀了僧强、蔡伯龙等。

魏以岐州刺史王罴行南秦州事，罴诱捕州境群盗，悉诛之。

北魏委任岐州刺史王罴代理南秦州的军政事务，王罴诱捕南秦州境内的群盗，全部杀掉了他们。

第一百五十四卷

梁纪十高祖武皇帝十中大通二年（庚戌、530 ）

梁纪十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庚戌，公元530 年）

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遣将击严始欣，斩之，萧玩等亦败死，失亡万余人。

春季，正月，己丑（十三日），北魏益州刺史长孙寿、梁州刺史元俊等派将领攻打严始欣，将其斩首，萧玩等也战败而死，逃失走散一万余人。

辛亥，魏东徐州城民吕文欣等杀刺史元大宾，据城反，魏遣都官尚书平城樊子鹄讨之；二月，甲寅，斩文欣。

辛卯（十五日），北魏东徐州城百姓吕文欣等人杀死了刺史元大宾，占据东徐州城而反乱，北魏派遣都官尚书平城人樊子鹄讨伐吕文欣。二月，甲寅（初八），斩杀了吕文欣。

万俟奴侵扰关中，魏尔朱荣遣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奴，敌也，今攻之不胜，固有罪，胜之，谗嫉将生。”胜曰：“然则奈何？”岳曰：“愿得尔朱氏一人为帅而佐之。”胜为之言于荣，荣悦，以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兵为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

万俟奴侵扰关中地区，北魏尔朱荣派武卫将军贺拔岳讨万俟奴。贺拔岳私下里对他哥哥贺拔胜说：“万俟奴是一个强敌，现在攻讨他若不能取胜，固然有罪，但如果打败了他，谗佞嫉妒之言也会产生。”贺拔胜问道：“那么如何办呢？”贺拔岳说：“希望让一位尔朱氏家族的人为统帅，我作助手辅佐他。”于是贺拔胜向尔朱荣讲了贺拔岳的建议，尔朱荣听了很高兴，便任命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二雍二岐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雍州刺史，以贺拔岳为左大都督，又任命征西将军代郡人侯莫陈悦为右大都督，贺拔岳、侯莫陈悦二人均作为尔朱天光的副手以征讨万俟奴。

天光初行，唯配军士千人，发洛阳以西路次民马以给之。时赤水蜀贼断路，诏侍中杨侃先行慰谕，并税其马，贼持疑不下。军至潼关，天光不敢进，岳曰：“蜀贼鼠窃，公尚迟疑，若遇大敌，将何以战！”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进击蜀于渭北，破之，获马二千匹，简其壮健以充军士，又税民马合万余匹。以军士尚少，淹留未进。荣怒，遣骑兵参军刘贵乘驿至军中责天光，杖之一百，以军士二千人益之。

尔朱天光开始出发时，只配备了一千名士兵，靠征发洛阳以西沿途百姓的马匹装备了这支部队。当时，赤水的蜀贼切断了道路，朝廷便诏令侍中杨侃先到叛贼处抚慰劝谕，并征集他们的马匹，叛贼将领犹疑不决。北魏军队到潼关后，尔朱天光便不敢再前进了，贺拔岳对他说：“这些蜀贼都是些鸡鸣鼠窃之辈，您尚且如此迟疑不决，如果遇到大敌的话，又将如何应敌呢！”尔朱天光说道：“今天的事情，我就全部委托给你了。”贺拔岳于是便向渭水北岸的蜀贼进击，大破贼军，缴获战马二千匹，挑选贼军中健壮的士卒以充实北魏军队，又征集百姓的马匹合计一万多匹。由于兵力还比较少，因此部队停了下来没有继续前进。尔朱荣大怒，派骑兵参军刘贵乘驿马赶至军中，责斥尔朱天光，将他打了一百杖，又增兵二千人。

三月，奴自将其众围岐州，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围趣栅，天光使贺拔岳将千骑救之。菩萨等已拔栅而还，岳故杀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自渭南与菩萨隔水而语，称扬国威，菩萨令省事传语，岳怒曰：“我与菩萨语，卿何人也！”射杀之。明日，复引百余骑隔水与贼语，稍引而东，至水浅可涉之处，岳即驰马东出。贼以为走，乃弃步兵轻骑南渡渭追岳，岳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贼半渡冈东，岳还兵击之，贼兵败走。岳下令，贼下马者勿杀，贼悉投马，俄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仍渡渭北，降步卒万余，并收其辎重。奴闻之，弃岐州，北走安定，置栅于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与岳合。

三月，万俟奴亲自率众包围了岐州，派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仆射万俟仵从武功南渡渭水，围攻北魏军队的营盘。尔朱天光先派贺拔岳率一千骑兵前往救援，尉迟菩萨等叛将已拔起营盘返回了，贺拔岳故意大肆杀害掠夺万俟奴的官吏百姓，以此来激怒敌人，但是尉迟菩萨已率二万步兵和骑兵回到了渭水北岸。贺拔岳率数十轻骑在渭河南岸与北岸的尉迟菩萨隔河对话，特意称赞崐张扬北魏的国威。尉迟菩萨不亲自出面，只命令传话的使者向贺拔岳传话，贺拔岳大怒，说道：“我跟尉迟菩萨说话，你算什么人！”于是用箭射杀了他。第二天，贺拔岳又带了一百多名骑兵隔着渭水跟贼军说话，渐渐地将贼军引向了东边，到了一处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水地带，贺拔岳立即驰马向东跑去，贼军以为贺拔岳要逃跑，便抛下步兵，轻骑南渡渭水追击贺拔岳的部队，贺拔岳已经在一条横向土冈背后设下伏兵等待贼军，等贼军一半人马刚渡过冈东，贺拔岳回兵反击，贼军败逃而去。贺拔岳下令，贼军凡下马者不杀，贼军于是纷纷下马，很快俘获三千人，马匹也没有丢掉，最后捉获了尉迟菩萨。北魏军队于是渡过渭水北岸，贼军万余步兵投降，连同其辎重都被缴获过来了。万俟奴听说了之后，放弃了岐州，向北逃至安定，在平亭设置了营栅。尔朱天光这才从雍州至岐州，跟贺拔岳会合。

夏，四月，天光至、渭之间，停军牧马，宣言：“天时将热，未可行师，俟秋凉更图进止”，获奴觇候者，纵遣之。奴信之，散众耕于细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进将兵五千，据险立栅，其余千人以下为栅者者甚众。天光知其势分，地，密严诸军，相继俱发，黎明；围元进大栅，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纵遣，诸栅闻之皆降。天光昼夜径进，抵安定城下，贼泾州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奴弃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贺拔岳轻骑追之，丁卯，及于平凉。贼未成列，直阁代郡侯莫陈崇单骑入贼中，于马上生擒奴，因大呼，众皆披靡，无敢当者，后骑益集，贼众崩溃，遂大破之。天光进逼高平，城中执送萧宝寅以降。

夏季，四月，尔朱天光的部队来到了水和渭水之间，部队停下来，放养战马，并声言：“天气就要变热了，不能行军作战，等到秋天凉爽了以后再考虑进军或退兵。”北魏军队抓获了万俟奴的侦察兵，又放回去。万俟奴相信了这些话，于是便解散部队，令部队在细川耕作，并派其太尉侯伏侯元进率五千士兵，凭据险要设立营栅，其余一千人以下便设立营栅的很多。尔朱天光了解到万俟奴的兵势已经分散，傍晚时分，暗中督责各个部队，前后相继出发，黎明时分，包围并攻取了侯伏侯元进的大寨，所俘获的俘虏，全部放了回去，其他各营栅的贼军听说了之后，都投降了北魏军队。尔朱天光昼夜前进，抵达安定城下，万俟奴的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率城而降。万俟奴放弃平亭城出逃，想去高平城，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轻骑追击万俟奴，丁卯（二十二日），到了平凉追上了敌人。贼军还未列成阵势，直阁、代郡人侯莫陈崇单骑闯入，从马上生擒了万俟奴，并趁势高呼，贼军都望风披靡，没有人敢阻挡侯莫陈崇，北魏的后续骑兵聚集得越来越多，贼军全线崩溃，于是大破贼军。尔朱天光又进逼高平，城中人抓住萧宝寅将其送到北魏军中请降。

壬申，以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河二州刺史。

壬申（二十七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佛辅为西秦州、河州两州的刺史。

甲戌，魏以关中平，大赦。万俟奴、萧宝寅至洛阳，置阊阖门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观凡三日。丹杨王萧赞表请宝寅之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素与宝寅善，欲左右之，言于魏主曰：“宝寅叛逆，事在前朝。”会应诏王道习自外至，帝问道习：“在外何所闻？”对曰：“惟闻李尚书、高黄门与萧宝寅周款，并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且二人谓宝寅叛逆在前朝，宝寅为奴太傅，岂非陛下时邪？贼臣不翦，法欲安施！”帝乃赐宝寅死于驼牛署，斩奴于都市。

甲戌（二十九日），北魏因关中已经平定，于是大赦天下。万俟奴、萧宝寅被押至洛阳，置于阊阖门外的大街之中，洛阳城中的男女老少聚集围观了三天。丹扬王萧赞上表请求孝庄帝饶萧宝寅一命，吏部尚书李神俊、黄门侍郎高道穆平素与萧宝寅关系密切，也想帮萧宝寅求情，于是便对孝庄帝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这时正赶上应诏官王道习从外面进来，孝庄帝问王道习：“你在外面听到了什么？”王道习回答说：“只听到有人说李尚书、高黄门跟萧宝寅关系亲密，这二人都处在便于向皇帝进言的官位上，一定能够保全萧宝寅。而且这两个人说萧宝寅叛逆之事发生在前朝，萧宝寅为万俟奴的太傅，难道不是在陛下当政之时么？贼臣若不剪除掉，王法还能施加于谁呢！”孝庄帝于是便赐萧宝寅死于驼牛署，将万俟奴于都市中斩首。

六月，丁巳，帝复以魏汝南王悦为魏王。 六月，丁巳（十三日），梁武帝又加封原北魏汝南王元悦为魏王。

戊寅，魏诏胡氏亲属受爵于朝者皆黜为民。

戊寅（疑误），北魏孝庄帝下诏，凡胡氏家族的亲属在朝廷受过爵位的一律罢黜为平民。

庚申，以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从魏王悦北还。

庚申（十六日），梁朝任命北魏降将范遵为安北将军、司州牧，跟随魏王元悦北还。

万俟奴既败，自泾、豳以西至灵州，贼党皆降于魏，唯所署行台万俟道洛帅众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时高平大旱，尔朱天光以马乏草，退屯城东五十里，遣都督长孙邪利帅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镇之。道洛潜与城民通谋，掩袭邪利，并其所部皆杀之。天光帅诸军赴之，道洛出战而败，帅其众西入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以天光失邪利，不获道洛，复遣使杖之一百，以诏书黜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为侯。

万俟奴兵败后，从泾州、幽州以西直到灵州，原来万俟奴的贼党都归降了北魏，只有万俟奴任命的行台万俟道洛率六千部众逃入深山之中，拒不投降。当时高平一带大旱，尔朱天光由于马匹缺少水草，便退兵屯驻在高平城东五十里的地方，并派都督长孙邪利率领二百人管理原州的军政事务，镇守在高平城内。万俟道洛暗中跟高平城中百姓合谋，偷袭了长孙邪利，连同其部下都杀害了。尔朱天光率各路人马赶赴高平城救援，万俟道洛出城迎战，结果战败，率其部下向西逃进了牵屯山，据险自守。尔朱荣因尔朱天光损失了长孙邪利，没有抓获万俟道洛，便又派使者打了尔朱天光一百杖，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贬黜尔朱天光为抚军将军、雍州刺史，降爵位为侯。

天光追击道洛于牵屯，道洛败走，入陇，归略阳贼帅王庆云。道洛骁果绝伦，庆云得之，甚喜，谓大事可济，遂称帝于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为大将军。

尔朱天光率军至牵屯山追击万俟道洛，万俟道洛战败逃走，进入陇山，投奔了略阳的贼军首领王庆云。万俟道洛骁勇绝伦，王庆云得到他后，非常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大事便能成功了，于是王庆云便在水洛城称帝，设置文武百官，任命万俟道洛为大将军。

秋，七月，天光帅诸军入陇，至水洛城，庆云、道洛出战，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还走，拔其东城。贼并兵趣西城，城中无水，众渴乏，有降者言庆云、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谕庆云使早降，曰：“若未能自决，当听诸人今夜共议，明晨早报。”庆云等冀得少缓，因待夜突出，乃报曰：“请俟明日。”天光因使谓曰：“知须水，今相为小退，任取涧水饮之。”贼众悦，无复走心。天光密使军士多作木枪，各长七尺，昏后，绕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枪中，备其冲突，兼令密缚长梯于城北。其夜，庆云、道洛果驰马突出，遇枪，马各伤倒，伏兵起，即时擒之。军士缘梯入城，余众皆出城南，遇枪而止，穷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坑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于是三秦、河、渭、瓜、凉、鄯州皆降。

秋季，七月，尔朱天光率诸军进入陇地，来到了水洛城。王庆云、万俟道洛出城迎战，尔朱天光用箭射中了万俟道洛的胳臂，万俟道洛丢下弓箭回马便走，尔朱天光趁势攻下了贼军的东城。贼军聚集起兵力退至西城，城中无水，士兵们又渴又乏，有投降北魏的士兵告诉尔朱天光说王庆云、万俟道洛打算突围逃走。尔朱天光担心敌人逃掉，于是便派人招降王庆云，让他早日投降，对他说：“如果自己还不能决定的话，应该叫大家今夜共同商议一下，明天早晨回话。”王庆云等贼将希望能够稍微缓解一下，以便等待夜间突围出逃，于是便回报说：“请等到明天吧。”尔朱天光通过使者告诉王庆云等贼将说：“我军知道你们想得到水，现在我军为此稍微后退一些，让你们任意取山涧水饮用。”贼兵大喜，便不再有逃走之意。尔朱天光暗中让士兵们多做拒马枪，各长七尺，天黑后，环绕城边布置好，险要路口布置得更多一些，同时又让士兵埋伏在枪丛中，以防备敌人冲锋突围，还让人暗中在城北捆扎长梯子以备攻城之用。这天夜里，王庆云、万俟道洛果然驰马突围出逃，遇上了北魏军队布置好的拒马枪，战马各自受伤倒下，北魏伏兵又起，当时便抓获了王庆云、万俟道洛二人。北魏士兵沿长梯登上城墙进入城内，其余贼兵都从城南突出，遇上拒马枪后也被阻止住了，贼兵走投无路只好请降。丙子（初三），尔朱天光收缴崐了降兵的武器，将他们全部活埋了，死者达一万七千人，将他们的家属分赏将士。这样一来，三秦、河、渭、瓜、凉、鄯等州也都投降了北魏。

天光顿军略阳。诏复天光官爵，寻加侍中、仪同三司。以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草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谋杀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谋杀刺史辛显，超、显皆觉之，走归天光，天光遣兵讨平之。

尔朱天光驻军于略阳。北魏朝廷下诏恢复了尔朱天光的官职、爵位，不久又加封他为侍中、仪同三司。北魏朝廷还任命贺拔岳为泾州刺史，侯莫陈悦为渭州刺史。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骆超，南秦州城民图谋杀掉刺史辛显，骆超、辛显都发觉了这一图谋，便投奔了尔朱天光。尔朱天光派兵讨伐平定了秦州、南秦州的叛乱。

步兵校尉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

步兵校尉宇文泰跟从贺拔岳进入关内，因功升迁至征西将军，管理原州事务。当时关、陇地区经济凋弊，宇文泰以恩德信义抚慰百姓，当地百姓非常感激、喜悦，都说：“要是早点遇到宇文使君的话，我们怎会跟着参预叛乱呢！”

八月，庚戌，上饯魏王悦于德阳堂，遣兵送至境上。

八月，庚戌（初七），梁武帝在德阳堂为魏王元悦饯行，派兵将元悦送到边境上。

魏尔朱荣虽居外藩，遥制朝政，树置亲党，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魏主虽受制于荣，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数亲览辞讼，理冤狱，荣闻之，不悦。帝又与吏部尚书李神俊议清治选部，荣尝关补曲阳县令，神俊以阶悬，不奏，别更拟人。荣大怒，即遣所补者往夺其任；神俊惧而辞位，荣使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摄选。荣启北人为河南诸州，帝未之许；太宰天穆入见面论，帝犹不许。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为国宰相，若请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违之，如何启数人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为人臣，朕亦须代；如其犹存臣节，无代天下百官之理。”荣闻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

北魏尔朱荣虽居处京城之外的藩镇，却遥控朝政，广树党羽，布置于孝庄帝左右，以便窥伺观察朝中动静，因此朝中不管大事小事，他都知晓。孝庄帝虽然受到尔朱荣的控制，但生性勤于政事，从早到晚不疲倦，多次亲自察览诉状，审理冤案。尔朱荣听说这些之后，很不高兴。孝庄帝又跟吏部尚书李神俊商议整顿官吏的选拔，尔朱荣过去曾补授过一位曲阳县令，但是报到吏部之后，李神俊以官阶相差太悬殊为由，没有批准，而另外又选了别人。尔朱荣对此大为恼怒，于是便派他所补授的人前往曲阳县抢夺县令之职。李神俊很恐惧，便辞了官职，尔朱荣便让尚书左仆射尔朱世隆取代李神俊来主持吏部。尔朱荣向孝庄帝启请北方人为河南各州的刺史，孝庄帝没有同意。太宰元天穆入见孝庄帝，当面请求批准，孝庄帝还是没有答应。元天穆说道：“天柱将军尔朱荣既然对国家有大功，身为宰相，如果他要求调换全国的所有官员的话，恐怕陛下您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旨，为什么他启奏几个人为河南诸州的刺史，您竟然不允许呢！”孝庄帝严肃地说道：“天柱将军如果不想做人臣的话，朕也可以被他取代；如果他还想保持臣节的话，绝无更换天下百官的道理。”尔朱荣听说了后，非常恼怒怨恨，说道：“他的天子之位靠谁才得以坐上的，现在却竟然不采纳我的意见了！”

尔朱皇后性妒忌，屡致忿恚。帝遣尔朱世隆语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复决。”世隆曰：“止自不为，若本自为之，臣今亦封王矣。”

尔朱皇后生性妒忌，多次向孝庄帝发泄怨恨不满之意。孝庄帝派尔朱世隆向她晓以大义，皇后却说：“天子是由我家设立的，现在竟然这样，我父亲当初如果自己作皇帝的话，现在什么事情也就决定了。”尔朱世隆说道：“正是由于自己没有作皇帝，如果当初他自己作了皇帝，我现在也可封王了。”

帝既外逼于荣，内逼皇后，恒怏怏不以万乘为乐，唯幸寇盗未息，欲使与荣相持。及关、陇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谓尚书令临淮王曰：“即今天下便是无贼。”见帝色不悦，曰：“臣恐贼平之后，方劳圣虑。”帝畏余人怪之，还以他语乱之曰：“然。抚宁荒余，弥成不易。”荣见四方无事，奏称“参军许周劝臣取九锡，臣恶其言，已斥遣令去。”荣时望得殊礼，故以意讽崐朝廷，帝实不欲与之，因称叹其忠。

孝庄帝既然外受逼于尔朱荣，内又受逼于尔朱皇后，因此总是怏怏不乐，并不以自己是皇帝而感到快乐，唯可庆幸的是寇盗尚未平息，希望寇盗与尔朱荣相抗衡。等到关、陇地区已经平定，捷报传到朝廷之时，魏主却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只是对尚书令临淮王元说道：“从今以后天下便无贼寇了。”元见孝庄帝脸色不悦，说道：“我担心贼寇平定以后，才真正会使圣上您多费思虑呢。”孝庄帝怕其他人感到奇怪，赶忙用别的话打乱他搪塞道：“是的，抚慰安定兵荒后残剩的百姓，也实在不容易。”尔朱荣见四方平定无事，便向孝庄帝上奏道：“参军许周劝我取得九锡的特殊荣宠，我很厌恶他的话，已经斥责了他一通，让他离开了。”尔朱荣当时希望能够得到孝庄帝特殊的礼遇，所以故意以此来委婉地向魏主暗示自己的愿望，孝庄帝实在不想给尔朱荣以特殊礼遇，因此只是大加称赞了一番尔朱荣的忠诚之心。

荣好猎，不舍寒暑，列围而进，令士卒必齐壹，虽遇险阻，不得违避，一鹿逸出，必数人坐死。有一卒见虎而走，荣谓曰：“汝畏死邪！”即斩之，自是每猎，士卒如登战场。尝见虎在穷谷中，荣令十余人空手搏之，毋得损伤，死者数人，卒擒得之，以此为乐，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从容谓荣曰：“大王勋业已盛，四方无事，唯宜修政养民，顺时搜狩，何必盛夏驱逐，感伤和气？”荣攘袂曰：“灵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节。葛荣之徒，本皆奴才，乘时作乱，譬如奴走，擒获即已。顷来受国大恩，未能混壹海内，何得遽言勋业！如闻朝士犹自宽纵，今秋欲与兄戒勒士马，校猎嵩高，令贪污朝贵，入围搏虎。仍出鲁阳，历三荆，悉拥生蛮，北填六镇，回军之际，扫平汾胡。明年，简练精骑，分出江、淮，萧衍若降，乞万户侯；如其不降，以数千骑径渡缚取。然后与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称勋耳。今不频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

尔朱荣喜好打猎，不管寒暑，使军队列队四面围狩，令士卒一定要整齐划一，行动一致，即便遇到艰难险阻，也不得逃避。如果一只鹿逃出去，必定会有几个人因此而处死。有一士兵看到老虎后吓得逃开了，尔朱荣对他说道：“你怕死吗？”当即便将那个士兵斩杀了，从此每次打猎，士卒们便如同上了战场一般。有一次在一条幽僻的山谷中发现了一只老虎，尔朱荣命十几个人空手与那只老虎搏斗，而且不能损伤老虎，死了好几个人，最后才擒获了老虎。尔朱荣以此为乐，他的部下却为此吃尽了苦头。太宰元天穆曾很随意地对尔朱荣说：“大王已经建立了丰功伟业，现在四方安定无事，正应该兴修德政，休养生息，按着季节行围打猎，为什么一定要在盛夏时狩围打猎，伤害自然的和谐之气呢？”尔朱荣挽起袖子说道：“胡灵太后，身为女主，行为不正，推奉天子，乃是做臣子的常节。葛荣之徒，本来都是些奴才之辈，乘时发动叛乱，好比是奴婢逃跑，擒获了就是了。近来我等受国家大恩，却还未能统一海内，怎能说是已建立了功勋业绩！如果听到朝内官员还是松松垮垮，今年秋天想与你整顿兵马，到嵩山围猎，让那些贪官显贵到围子中与虎搏斗。然后再出兵鲁阳，扫平三荆之地，将南方蛮贼一并擒获，向北镇抚六镇之后，回军的时候，再铲除汾州界内的胡匪。明年，挑选精锐骑兵，分道出兵长江、淮河，萧衍如果投降的话，给他一个万户侯；如果不投降，便率数千骑兵直渡江、淮，将其擒缚。然后我与你侍奉天子，巡视四方，这才可以称得上是建立了功勋啊。现在如果不频频围猎的话，士兵们就会懈怠，怎么能够再用呢！”

城阳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延之子，帝之姊婿也。徽、欲得权宠，恶荣为已害，日毁荣于帝，劝帝除之。帝惩河阴之难，恐荣终难保，由是密有图荣之意，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亦预其谋。

城阳王元徽的妃子，是孝庄帝舅舅的女儿；侍中李，是李延之子，也是孝庄帝的姐夫。元徽、李想得到权力，获得孝庄帝的恩宠，便忌恨尔朱荣，认为他是自己的障碍，于是终日在孝庄帝面前诋毁尔朱荣，劝孝庄帝除掉他。孝庄帝从河阴之难中吸取教训，担心尔朱荣最终难以驾驶，从此便暗暗生发了图谋尔朱荣的想法。侍中杨侃、尚书右仆射元罗也参与了这一计划。

会荣请入朝，欲视皇后娩乳，徽等请劝帝因其入，刺杀之。唯胶东侯李侃、济阴王晖业言：“荣若来，必当有备，恐不可图。”又欲杀其党与，发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阳人怀忧惧，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东出，荣乃遍崐与朝士书，相任去留。中书舍人温子以书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见书，以荣必来，色甚不悦。子才名劭，以字行，峦之族弟也。时人多以字行者，旧史皆因之。

正赶上尔朱荣请求入朝，想照看皇后分娩，元徽等人便劝孝庄帝趁尔朱荣入朝之际刺杀他。只有胶东侯李侃、济阴王元晖业说道：“尔朱荣如果来的话，一定会有所防备，恐怕不好对付。”元徽等人又想杀掉尔朱荣的党羽，派兵去对付尔朱荣。孝庄帝犹疑不定，洛阳城中官民忧虑害怕，中书侍郎邢子才之徒已经跑出洛阳城向东逃走了，尔朱荣于是给朝中每个大臣都写了一封信，表示各人可以随意去留。中书舍人温子将信呈给了孝庄帝，孝庄帝总希望尔朱荣不来，等到看了信后，知道尔朱荣一定要来，脸色很不高兴。邢子才名叫邢劭，以其字相称，他是邢峦的族弟。当时有很多人都是以字相称，所以旧史书都因袭下来称其字。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往来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犹以荣所亲信，不敢与之言情。毅曰：“若必有变，臣宁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无异心，亦不忘卿忠款。”

武卫将军奚毅，建义初年以来往返传达使命，孝庄帝对他很看重，但又由于他是尔朱荣所亲信的人，因此不敢跟他说实情。奚毅对孝庄帝说：“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我宁肯为陛下而死，也不会去为尔朱荣这个契胡做事。”孝庄帝说道：“朕保证天柱将军尔朱荣不会有什么异心，朕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忠诚。”

尔朱世隆疑帝欲为变，乃为匿名书自榜其门云：“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为计，欲杀天柱。”取以呈荣。荣自恃其强，不以为意，手毁其书，唾地曰：“世隆无胆。谁敢生心！”荣妻北乡长公主亦劝荣不行，荣不从。

尔朱世隆怀疑孝庄帝欲有所企图，便写了封匿名信贴在了自己家门上，信上称：“天子与杨侃、高道穆等人策划，打算杀掉天柱将军尔朱荣。”尔朱世隆又取下这封信呈送给了尔朱荣。尔朱荣自恃自己的力量强大，对此并不在意，亲手撕了这封信，朝地上唾了一口道：“尔朱世隆太没有胆量了。谁敢有这样的想法！”尔朱荣的妻子北乡长公主也劝尔朱荣不要入朝，尔朱荣不听。

是月，荣将四五千骑发并州，时人皆言“荣反”，又云“天子必当图荣”。九月，荣至洛阳，帝即欲杀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为后患，故忍未发，并召天穆。有人告荣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岂可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阳王徽曰：“纵不反，亦何可耐，况不可保邪！”

这一月，尔朱荣率四五千骑兵从并州出发，当时人们都说：“尔朱荣要反叛”，又说：“天子肯定要图谋杀了尔朱荣。”九月，尔朱荣到了洛阳，孝庄帝当时便想杀了他，由于太宰元天穆还在并州，担心成为后患，所以忍住未杀尔朱荣，同时召元天穆进京。有人告诉尔朱荣说：“皇帝想图谋杀了您。”尔朱荣便将这话上奏了孝庄帝，孝庄帝说道：“外边的人也传言说你想害了我，怎么可以相信这些话呢！”于是尔朱荣便不再怀疑，每次入朝拜谒皇帝，随从之人也不过几十，并且都赤手不带兵器。孝庄帝又打算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杀尔朱荣，城阳王元徽说道：“即使尔朱荣不反叛，又怎么能容忍他这样呢，何况又怎样保证他不反呢？”

先是，长星出中台，扫大角；恒州人高荣祖颇知天文，荣问之，对曰：“除旧布新之象也。”荣甚悦。荣至洛阳，行台郎中李显和曰：“天柱至，那无九锡，安须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见机。”都督郭罗察曰：“今年真可作禅文，何但九锡！”参军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气，何虑天柱不应之！”荣下人皆陵侮帝左右，无所忌惮，故其事皆上闻。

这之前，彗星出中台，扫过天王座。恒州人高荣祖对天文历象很通晓，尔朱荣便问他这一现象的吉凶，高荣祖回答说：“这是除旧布新的预兆。”尔朱荣听了非常高兴。尔朱荣到了洛阳城后，行台郎中李显和说：“天柱将军来到京城，怎能不加九锡，何须大王亲自索要，当今天子太不懂事了。”都督郭罗察说：“今年定可以写作禅让的文章，何止加九锡呀！”参军褚光说：“人们都说并州城上空有紫气，不必担心天柱大将军不应此征兆！”尔朱荣的部下对孝庄帝左右之人大加凌侮，无所顾忌，所以这些事都传到了孝庄帝那里。

奚毅又见帝，求间，帝即下明光殿与语，知其至诚，乃召城阳王徽及杨侃崐、李告以毅语。荣小女适帝兄子陈留王宽，荣尝指之曰：“我终得此婿力。”徽以白帝，曰：“荣虑陛下终为已患，脱有东宫，必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则立陈留耳。”帝梦手持刀自割落十指，恶之，告徽及杨侃，徽曰：“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割指亦是其类，乃吉祥也。”

奚毅又入见孝庄帝，请求单独说话，孝庄帝便走下明光殿与他交谈，知道他非常忠诚。于是便召见城阳王元徽及杨侃、李等人，将奚毅的话告诉了他们。尔朱荣的小女儿嫁给皇帝的侄子陈留王元宽，尔朱荣有一次指着元宽说：“我最终会得到这位女婿的帮助。”元徽将这事告诉了孝庄帝，说道“尔朱荣顾虑到陛下最终会成为他的后患，如果一旦有了东宫太子，他必然会立幼子为帝，如果皇后生的不是男孩，就会立陈留王。”孝庄帝做梦梦见自己持刀割掉了自己的十个手指，很讨厌这个梦，便告诉了元徽和杨侃，元徽说道：“蝮蛇螫了手，壮士便要砍掉手腕，割掉手指跟这同一道理，这是吉祥之兆啊！”

戊子，天穆至洛阳，帝出迎之。荣与天穆并从入西林园宴射，荣奏曰：“近来侍官皆不习武，陛下宜将五百骑出猎，因省辞讼。”先是，奚毅言荣欲因猎挟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

戊子（十五日），元天穆到了洛阳，孝庄帝出宫迎接。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随孝庄帝来到西林园宴饮猎射，尔朱荣奏请道：“近来侍卫之臣都不再习武，陛下应率五百骑兵到外面围猎，正好也可以解脱一下由于处理辞讼公务带来的劳苦。”在这之前，奚毅曾告诉孝庄帝说尔朱荣打算趁围猎之时挟迫天子迁都，因此孝庄帝更加怀疑尔朱荣了。

辛卯，帝召中书舍人温子，告以杀荣状，并问以杀董卓事，子具道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凉州人，必不应至此。”良久，语子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犹须为，况不必死，吾宁为高贵乡公死，不为常道乡公生！”帝谓杀荣、天穆，即赦其党，皆应不动。应诏王道习曰：“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特为荣所委任，具知天下虚实，谓不宜留。”徽及杨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远、天光岂有来理！”帝亦以为然。徽曰：“荣腰间常有刀，或能狼戾伤人，临事愿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余人于明光殿东。其日，荣与天穆并入，坐食未讫，起出，侃等人东阶上殿，见荣、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

辛卯（十八日），孝庄帝召见中书舍人温子，告诉了他欲杀尔朱荣之事，并问他当年王允杀董卓的事，温子从头至尾详细地谈了那件事。孝庄帝说道：“王允当时若立即赦免凉州人的话，一定不会落到最后那种地步。”过了许久，孝庄帝又对温子说：“朕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想法，你是都知道的。即使冒死也一定要做，何况还不一定死呢，我宁愿象高贵乡公那样死，也不愿象常道乡公那样活着！”孝庄帝认为杀掉尔朱荣、元天穆，然后立即赦免其党羽，那些党羽便一定都不会反叛了。应诏官王道习说：“尔朱世隆、司马子如、朱元龙等人深受尔朱荣的信任，都很了解国家的虚实，我认为不应留着他们。”元徽和杨侃都说：“如果尔朱世隆被杀，那么尔朱仲远和尔朱天光怎么还会来呢！”孝庄帝也认为他们二人说的对，元徽又说道：“尔朱荣腰间经常带着刀，也许逼急了会伤人的，事发的时候希望陛下起身躲避一下。”于是杨侃等十余人便在明光殿东侧埋伏了下来。这一天，尔朱荣与元天穆一同入朝，坐下来还没吃完饭，便起身出去了，杨侃等人从东边的台阶上殿时，看到尔朱荣、元天穆已经到了中庭，这一次没能成功。

壬辰，帝忌日；癸巳，荣忌日。甲午，荣暂入，即诣陈留王家饮酒，极醉，遂言病动，频日不入。帝谋颇泄，世隆又以告荣，且劝其速发，荣轻帝，以为无能为，曰：“何匆匆！”

壬辰（十九日），这一天是皇帝的忌日，癸巳（二十日），这一天是尔朱荣的忌日。甲午（二十一日），尔朱荣短暂上朝之后，便到陈留王家里饮酒去了，喝得大醉，于是便说生病了，连日没有上朝。孝庄帝的计划大多被泄漏出去了，尔朱世隆又将这些告诉了尔朱荣，并且劝他赶快启程逃走，尔朱荣对孝庄帝很轻视，认为他不能有所作为，说道：“何必这么着急呢！”

预帝谋者皆惧，帝患之。城阳王徽曰：“以生太子为辞，荣必入朝，因此弊之。”帝曰：“后怀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妇人不及期而产者多矣，彼必不疑。”帝从之。戊戌，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序，声言皇子生，遣徽驰骑至荣第告之。荣方与上党王天穆博，徽脱荣帽，欢舞盘旋，兼殿内文武声趣之，崐荣遂信之，与天穆俱入朝。帝闻荣来，不觉失色，中书舍人温子曰：“陛下色变。”帝连索酒饮之。帝令子作赦文，既成，执以出，遇荣自外入，问：“是何文书？”子颜色不变，曰“敕”，荣不取视而入。帝在东序下西向坐，荣、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荣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等抽刀从东户入，即起趋御座，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同时俱死。荣子菩提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人从荣入宫，亦为伏兵所杀。帝得荣手版，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遂不可制。”于是内外喜噪，声满洛阳城。百僚入贺。帝登阊阖门，下诏大赦，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将兵镇北中。是夜，北乡长公主帅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河阴。

参预孝庄帝谋划的人都非常害怕，孝庄帝也很担心。城阳王元徽说：“以皇后生太子为借口，尔朱荣肯定会入朝，趁机便可杀了他。”孝庄帝说：“皇后才怀孕九个月，这样说行吗？”元徽说道：“妇人不到日期而产子的多了，尔朱荣肯定不会怀疑的。”孝庄帝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戊戌（二十五日），孝庄帝在明光殿东厢埋伏武士，对外声言说皇后生了皇太子，派元徽飞马赶至尔朱荣的府第告诉他这一消息。尔朱荣当时正跟上党王元天穆赌博，元徽摘下了尔朱荣的帽子，拿在手上欢舞盘旋，向他祝贺，再加上殿内文武信使也前来催促尔朱荣，于是尔朱荣便相信了这一消息，跟元天穆一起来到了朝廷。孝庄帝听说尔朱荣来了，不禁惊慌失色，中书舍人温子说：“陛下脸色都变了。”孝庄帝赶忙连连要酒来喝。孝庄帝命温子起草赦文，写成之后，温子拿着走出了宫殿，这时正遇上尔朱荣从外面进来，尔朱荣问道：“这是什么文书？”温子神色不变，答道：“这是圣旨。”尔朱荣没有拿过来看一看便走了进去。孝庄帝在东墙下西向坐，尔朱荣、元天穆在御榻西北面南向坐。元徽进来后，刚拜了一拜，尔朱荣便看见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等人持刀从东门闯了进来，尔朱荣赶快起身快步来到孝庄帝的座位旁，孝庄帝预先将刀横在了膝下，于是亲手杀了尔朱荣。鲁安等奔上前去一阵乱砍，尔朱荣与元天穆一起被杀死。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堤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名随尔朱荣入宫的人，也都被伏兵所杀。孝庄帝得到了尔朱荣的手版，上面有几张启奏书，记的都是些皇帝左右要除掉或留下的人名，不是尔朱荣心腹的人均在赶出之列。魏主说道：“这小子如果活过了今天，就难以制驭了。”于是朝廷内外一片欢喜之声，高兴的声音布满洛阳城。文武百官纷纷入朝庆贺。孝庄帝登上阊阖门，下诏实行大赦，派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渊率兵镇守北中城。当夜，北乡长公主率尔朱荣的部曲烧毁了西阳门，逃出洛阳城，屯驻于河阴。

卫将军贺拔胜与荣党田怡等闻荣死，奔赴荣第。时宫殿门犹未加严防，怡等议即攻门，胜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当有备，吾辈众少，何可轻尔！但得出城，更为他计。”怡乃止。及世隆等走，胜遂不从，帝甚嘉之。朱瑞虽为荣所委，而善处朝廷之间，帝亦善遇之，故瑞从世隆走而中道逃还。

卫将军贺拔胜与尔朱荣的亲信田怡等人听说尔朱荣已死，赶忙奔赴尔朱荣的府第。当时宫殿大门还未来得及严加防卫，田怡等商议立即攻打皇宫，贺拔胜说：“天子既然做了如此重大之事，一定会早有防备，我等人马这么少，怎么能轻率从事，只能逃出洛阳城，再想别的办法吧。”田悦这才作罢。等到尔朱世隆逃走时，贺拔胜却没有跟从他一起出逃，孝庄帝对贺拔胜很嘉奖。朱瑞虽然被尔朱荣所信任，但在朝廷大臣中间关系处得很好，孝庄帝对他也很善待，所以朱瑞随尔朱世隆出逃后中途逃了回来。

荣素厚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荣死，子如自宫中突出，至荣第，弃家，随荣妻子走出城。世隆既欲还北，子如曰：“兵不厌诈，今天下汹汹，唯强是视，当此之际，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变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桥，还军向京师，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余力，使天下畏我之强，不敢叛散。”世隆从之。己亥，攻河桥，擒奚毅等，杀之，据北中城。魏朝大惧，遣前华阳太守段育慰谕之，世隆斩首以徇。

尔朱荣平素对金紫光禄大夫司马子如很器重，尔朱荣死后，司马子如从宫中逃了出来，来到了尔朱荣的府第，抛弃了家人，随尔朱荣的妻子和儿子逃出了洛阳城。尔朱世隆想马上便回到北方，司马子如说道：“兵不厌诈，当今天下一片混乱，只有强者才能号令天下，当此之际，不能以弱者的姿态示之于人，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北逃的话，恐怕内部就会发生不测，不如分兵据守河桥，崐回军京师，出其不意，或许可以成功。即使不能成功，也足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使天下之人畏惧我们的强大，不敢叛离。”尔朱世隆听从了他的建议。己亥（二十六日），尔朱世隆的部队攻占了河桥，擒获了奚毅等人，将他们杀掉，占据了北中城。北魏朝廷大为惊恐，于是派遣前华阳太守段育前往慰问安抚，尔朱世隆将段育斩首示众。

魏以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以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行台，经略河、汾。

北魏任命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为侍中、仪同三司。任命司空杨津为都督并、肆等九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兼尚书令、北道行台，负责统辖河、汾地区。

荣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随，禁于驼牛署；荣死，帝引见，劳勉之。兄乾自东冀州驰赴洛阳，帝以乾为河北大使，敖曹为直将军，使归，招集乡曲为表里形援。帝亲送之于河桥，举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杰，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傥有变，可为朕河上一扬尘。”乾垂涕受诏，敖曹援剑起舞，誓以必死。

尔朱荣到洛阳的时候，将高敖曹带在身边，囚禁驼牛署中。尔朱荣死后，孝庄帝召见高敖曹，慰问嘉勉了他。高敖曹的哥哥高乾从东冀州赶到了洛阳城，孝庄帝任命高乾为河北大使，高敖曹为直将军，让他们回去，召集乡勇作为朝廷的外援。孝庄帝亲自送高氏兄弟至河桥，举起酒杯，指着黄河之水说：“你们兄弟二人是冀部豪杰，能使士卒为你们拼死效力，京城倘若有什么变故，你们可以为我在黄河上助一下声势。”高乾流着眼泪接受了诏命，高敖曹拔剑起舞，发誓以死报效孝庄帝。

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尔朱拂律归将胡骑一千，皆白服，来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门望之，遣主书牛法尚谓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终，阴图衅逆，王法无亲，已正刑书。罪止荣身，余皆不问。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归曰：“臣等随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归。愿得太原王尸，生死无限。”因涕泣，哀不自胜，群胡皆恸哭，声振城邑。帝亦为之怆然，遣侍中朱瑞赍铁券赐世隆。世隆谓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国，长乐不顾信誓，枉加屠害，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吾为太原王报仇，终无降理！”瑞还，白帝，帝即出库物置城西门外，募敢死之士以讨世隆，一日即得万人，与拂律归等战于郭外。拂律归等生长戎旅，洛阳之人不习战斗，屡战不克。甲辰，以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帅众讨世隆。

冬季，十月，癸卯朔（初一），尔朱世隆派尔朱拂律归率领胡骑一千名，都穿着白色孝服，来到洛阳城下，索要太原王尔朱荣的尸首。孝庄帝登上大夏门观望后，派主书牛法尚对尔朱拂律归说：“太原王尔朱荣为国立功没有能保住晚节，阴谋策划叛乱，国法不分亲疏，已经按照刑书处死。但是，罪行只限于尔朱荣一人，其余的人一概不予追究。你们如果投降的话，官职爵位一切照旧。”尔朱拂律归说道：“我等追随太原王入朝，太原王忽然蒙受如此奇冤，现在我们不忍心空手回去。希望得到太原王的尸首，也就死而无恨了。”说着便流下了眼泪，不胜悲哀，胡兵们也都大声恸哭，哭声振动了洛阳城。孝庄帝也不禁为之怆然，于是派侍中朱瑞持铁券赐予尔朱世隆。尔朱世隆对朱瑞说：“太原王功盖天地，忠心为国，长乐王尚且不顾信誓，对他加以残害，今天这两行铁字，又怎能让人相信！我一定要为太原王报仇，决无投降之理！”朱瑞回来后，报告了孝庄帝。孝庄帝于是便取出府库中的财物放在洛阳城西门外，招募不怕死的壮士以讨伐尔朱世隆，一天便招募了一万人，与尔朱拂律归等在城外交战。尔朱拂律归等从小在军旅中长大，洛阳城内之人不熟悉作战，因此几次战斗都未能打败尔朱拂律归。甲辰（初二），朝廷任命前车骑大将军李叔仁为大都督，率军讨伐尔朱世隆。

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书令魏兰根兼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皆禀兰根节度。

戊申（初六），皇子出生，北魏实行大赦。任命中书令魏兰根兼任尚书左仆射，为河北行台。定、相、殷三州都受魏兰根管辖。

尔朱氏兵犹在城下，帝集朝臣博议，皆惧不知所出。通直散骑常侍李苗奋衣起曰：“今小贼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测之忧，正是忠臣烈士效节之日。臣虽不武，请以一旅之众为陛下径断河桥。”城阳王徽、高道穆皆以为善，帝许之。乙卯，苗募人从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桥数里，纵火船焚河桥，倏忽而至崐。尔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争桥北渡，俄而桥绝，溺死者甚众。苗将百许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官军不至，尔朱氏就击之，左右皆尽，苗赴水死。帝伤惜之，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河阳侯，谥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诏行台源子恭将步骑一万出西道，杨昱将募士八千出东道以讨之，子恭仍镇太行丹谷，筑垒以防之。世隆至建州，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杀城中人无遗类，以肆其忿，唯希质走免。

尔朱氏的军队仍在洛阳城下，孝庄帝召集朝廷大臣广泛商议计策，大臣们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通直散骑常侍李苗起身说道：“现在贼兵如此猖狂，朝廷面临不测之忧，这正是忠臣烈士报效尽忠之日。我虽然不是武将，请求率一支部队为陛下截断河桥。”城阳王元徽、高道穆都认为李苗的建议很好，孝庄帝便答应了。乙卯（十三日），李苗募人从马渚的上游乘船在夜间顺流而下，离桥还有几里，便放出火船焚烧河桥，很快到了桥边。尔朱世隆的那些在南岸的士兵，看到这种情况后，争着涌上桥向北逃，不一会桥便烧断了，溺水而死的人很多。李苗率一百左右人马停驻在水中小岛上等待南援之兵，但官军一直未到，尔朱氏的部队便向他们发动了攻击，李苗的部下全部战死，李苗自己也投水而死。孝庄帝对李苗之死很是伤心痛惜，追赠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封河阳侯，谥号为“忠烈”。尔朱世隆也收兵北逃。丙辰（十四日），孝庄帝下诏命令行台源子恭率一万步兵和骑兵出西道，杨昱率召募来的八千士兵出东道以讨伐尔朱世隆。源子恭仍然镇守太行关的丹谷，修筑堡垒以防备贼军。尔朱世隆的部队来到建州，建州刺史陆希质紧闭城门坚守，尔朱世隆攻取建州城，屠杀了城中所有的人，以发泄忿恨，只有陆希质逃走，史于一死。

诏以前东荆州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孝明帝下诏任命前东荆州刺史元显恭为晋州刺史，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

魏东徐州刺史广牧斛斯椿素依附尔朱荣，荣死，椿惧，闻汝南王悦在境上，乃帅部众弃州归悦。悦授椿侍中、大将军、司空，封灵丘郡公，又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北魏东徐州刺史广牧人斛斯椿一直依附于尔朱荣，尔朱荣死后，斛斯椿很恐惧，听说汝南王元悦在东徐州的边境上，于是便率领部众放弃了东徐州投奔了元悦。元悦任命斛斯椿为侍中、大将军、司空，加封灵丘郡公，又任命他为大行台前驱都督。

汾州刺史尔朱兆闻荣死，自汾州帅骑据晋阳；世隆至长子，兆来会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晔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晔，英之弟子也。以兆为大将军，进爵为王；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乐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荣从弟度律为太尉，赐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长史彦伯为侍中；徐州刺史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仲远亦起兵向洛阳。

汾州刺史尔朱兆听到了尔朱荣已死的消息后，从汾州率骑兵占据了晋阳。尔朱世隆到了长子，尔朱兆前来与他会合。壬申（三十日），大家共同推举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长广王元晔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建明。元晔是元英的侄子。任命尔朱兆为大将军，进爵为王；任命尔朱世隆为尚书令，赐爵为乐平王，加封为太傅、司州牧；又任命尔朱荣的堂弟尔朱度律为太尉，赐爵为常山王；任命尔朱世隆的哥哥天柱长史尔朱彦伯为侍中；任命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车骑大将军，兼尚书左仆射、三徐州大行台。尔朱仲远这时也出兵指向洛阳。

尔朱天光之克平凉也，宿勤明达请降，既而复叛，北走，天光遣贺拔岳讨之，明达奔东夏。岳闻尔朱荣死，不复穷追，还泾州以待天光。天光与侯莫陈悦亦下陇，与岳谋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谕天光，天光与岳谋，欲令帝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频启云：“臣实无异心，唯欲仰奉天颜，以申宗门之罪。”又使其下僚属启云：“天光密有异图，愿思胜算以防之。”

尔朱天光当时攻克平凉的时候，宿勤明达请求投降，但不久又反叛了尔朱天光，向北逃走。尔朱天光派贺拔岳率兵讨伐，宿勤明达逃奔东夏。贺拔岳听说尔朱荣已死，便不再穷追宿勤明达，回兵泾州以等待尔朱天光。尔朱天光与侯莫陈悦也南下陇地，跟贺拔岳商议率兵到洛阳。孝庄帝派朱瑞前去慰问安抚尔朱天光，尔朱天光跟贺拔岳策划打算让孝庄帝外逃，然后再重新立一个皇族崐宗亲为皇帝。于是尔朱天光频频向孝庄帝上表称：“我确实没有异心，只是想见到皇上，当面向皇上申述我们尔朱氏的罪过。”同时又让他的下属向孝庄帝上表说：“尔朱天光暗中早有异图，希望陛下想个好主意以防备尔朱天光。”

范阳太守卢文伟诱平州刺史侯渊出猎，闭门拒之。渊屯于郡南，为荣举哀，勒兵南向，进，至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邀击之，为渊所败。

范阳太守卢文伟引诱平州刺史侯渊出城狩猎，乘机紧闭城门不许侯渊返回。侯渊率军驻扎在范阳郡的南面，为尔朱荣举哀悼念，之后侯渊又率军向南进发，来到了中山，行台仆射魏兰根中道拦击侯渊，结果被侯渊打败。

敬宗以城阳王徽兼大司马、录尚书事，总统内外。徽意谓荣既死，枝叶自应散落，及尔朱世隆等兵四起，党众日盛，徽忧怖，不知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独与帝谋议，群臣有献策者，徽辄劝帝不纳，且曰：“小贼何虑不平！”又靳惜财货，赏赐率皆薄少，或多而中减，或与而复追，故徒有糜费而恩不感物。

孝庄帝任命城阳王元徽兼任大司马、录尚书事，负责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元徽心里认为尔朱荣既然已死，他的下属自然也会四下分散了，等到尔朱世隆等人率兵四起，声势一天天兴盛后，元徽心中非常忧虑、恐惧，不知该如何是好。元徽生性嫉妒，不愿别人超过自己，常常独自与孝庄帝谋划商议，群臣中如有向孝庄帝献计献策的，元徽总是劝孝庄帝不要采纳，并且说：“何必担心这些小贼寇不能平定！”元徽又很吝惜财货，对官兵的赏赐都很微薄，有时本来赏赐较多，但他却又从中克扣减少，有时已经赏给了人家，却又追夺回来，所以徒费钱财但人们却感觉不到朝廷的恩泽。

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共讨尔朱仲远。

十一月，癸酉朔（初一），北魏孝庄帝任命车骑将军郑先护为大都督，与行台杨昱一起讨伐尔朱仲远。

乙亥，以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临淮王为司徒。

乙亥（初三），孝庄帝任命司徒长孙稚为太尉，任命临淮王元为司徒。

丙子，进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爵为王。长广王亦以天光为陇西王。

丙子（初四），孝庄帝将雍州刺史广宗公尔朱天光进爵为王。长广王元晔也任命尔朱天光为陇西王。

尔朱仲远攻西兖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肃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又以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胜共讨仲远。戊戌，诏罢魏兰根行台，以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疑贺拔胜，置之营外。庚子，胜与仲远战于滑台东，兵败，降于仲远。

尔朱仲远攻打西兖州，丁丑（初五），攻下了西兖州，活捉了刺史王衍。王衍是王肃的侄子。癸未（十一日），孝庄帝任命右卫将军贺拔胜为东征都督，壬辰（二十日），又任命郑先护兼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与贺拔胜共同讨伐尔朱仲远。戊戌（二十六日），孝庄帝下诏罢免了魏兰根的行台，任命定州刺史薛昙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郑先护对贺拔胜有所怀疑，将其置于大营之外。庚子（二十八日），贺拔胜与尔朱仲远在滑台以东交战，贺拔胜战败，投降了尔朱仲远。

初，尔朱荣尝从容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荣曰：“兆虽勇于战斗，然所将不过三千骑，多则乱矣。堪代我者，唯贺六浑耳。”因戒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乃以高欢为晋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欢，欢遣长史孙腾诣兆，辞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讨，不可委去，致有后忧。定蜀之日，当隔河为掎角之势。”兆不悦，曰：“还白高晋州，吾得吉梦，梦与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独余马蔺，先人命吾拔之，随手而尽。以此观之，往无不克。”腾还报，欢曰：“兆狂愚如是，而敢为悖逆，吾势不得久事尔朱矣。”

当初，尔朱荣曾随便地问左右道：“一旦我死了，谁可以统领军队？”左右都说尔朱兆可以。尔朱荣却说：“尔朱兆虽然战斗勇猛，但他率领的部队至多不能超过三千骑，再多就会乱了。能够代替我的人，只有高欢啊。”因此尔朱荣告诫尔朱兆说：“你不是高欢的对手，最终要受其所制的。”于是便任命高欢为晋州刺史。等到尔朱兆率军至洛阳的时候，派人召请高欢，高欢派长史崐孙腾前去见尔朱兆，推辞说：“山蜀的叛乱还没有平息，现在正在讨伐，不能放弃，以免招致后患。等到平定山蜀叛乱后，当隔黄河与您构成犄角之势。”尔朱兆很不高兴，对孙腾说道：“你回去告诉高刺史，我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自己与我的先人登上高丘，高丘周围的土地，耕翻得已经很熟了，却只剩下了马蔺草，先人命我将马蔺草拔除掉，我随手便将草拔除干净了。由此来看，我一定会无往而不克的。”孙腾回去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说道：“尔朱兆如此猖狂愚蠢，竟敢做悖逆之事，看来我是不能长久事奉尔朱氏了。”

十二月，壬寅朔，尔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开壁请降，源子恭退走。兆轻兵倍道兼行，从河桥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广，谓兆未能猝济，是日，水不没马腹。甲辰，暴风，黄尘涨天，兆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矢不得发，一时散走。华山王鸷，斤之玄孙也，素附尔朱氏。帝始闻兆南下，欲自帅诸军讨之，鸷说帝曰：“黄河万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宫，鸷复约止卫兵不使斗。帝步出云龙门外，遇城阳王徽乘马走，帝屡呼之，不顾而去。兆骑执帝，锁于永宁寺楼上，帝寒甚，就兆求头巾，不与。兆营于尚书省，用天子金鼓，设刻漏于庭；扑杀皇子，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杀司空临淮王、尚书左仆射范阳王诲、青州刺史李延等。

十二月，壬寅朔（初一），尔朱兆攻打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死，都督史仵龙打开营门向尔朱兆请降，源子恭溃退逃走。尔朱兆率轻装兵士倍道兼程，从河桥的西边渡过了黄河。在这之前，孝庄帝以为黄河又深又宽，尔朱兆不可能很快渡过黄河，但是这一天，黄河水还没不过马腹。甲辰（初三），狂风大作，黄尘漫天，直至尔朱兆的骑兵叩击皇宫的宫门，值宿的卫士才发觉，搭弓放箭，由于狂风，箭射不出去，便都四散奔逃。华山王元鸷，是元斤的玄孙，一直依附于尔朱氏。孝庄帝开始听说尔朱兆南下的时候，想亲自统领六军讨伐，元鸷却对孝庄帝说：“黄河水宽万仞，尔朱兆怎么会过得来呢！”孝庄帝于是自己也觉得很安全了。等到尔朱兆的部队攻进了皇宫，元鸷又制止宫廷卫兵，不让他们与之交战。孝庄帝走出云龙门外，遇到城阳王元徽正骑马而逃，孝庄帝连声呼叫元徽，元徽却不顾孝庄帝，径自逃去。尔朱兆的骑兵抓住了孝庄帝，将他锁在永宁寺的楼上，孝庄帝感到十分寒冷，向尔朱兆要头巾，尔朱兆没有给他。尔朱兆扎营于尚书省，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金鼓，在庭中设刻漏，杀害了皇子，对宫中的嫔御、妃子、公主大加污辱，纵兵大肆掠夺财物，杀了司空临淮王元、尚书左仆射范阳王元诲和青州刺史李延等。

城阳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阳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门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旧恩，故投之。徽赍金百斤，马五十匹，祖仁利其财，外虽容纳，而私谓子弟曰：“如闻尔朱兆购募城阳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贵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将至，令其逃于他所，使人于路邀杀之，送首于兆；兆亦不加勋赏。兆梦徽谓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觉，意所梦为实，即掩捕祖仁，征其金、马。祖仁谓人密告，望风款服，云“实得金百斤、马五十匹。”兆疑其陷匿，依梦徵之，祖仁家旧有金三十斤、马三十匹，尽以输兆。兆犹不信，发怒，执祖仁，悬首高树，大石坠足，捶之至死。

城阳王元徽逃至山南，来到了前洛阳令寇祖仁家。寇祖仁一家出了三位刺史，都是由元徽引荐提拔的，由于有此旧恩，所以元徽才前来投奔。元徽带有黄金百斤，马五十匹，寇祖仁贪图财物，表面上虽然留纳了元徽，但私下里却对家人说：“听说尔朱兆正在悬赏捉拿城阳王元徽，抓到他的人封千户侯，今天我们富贵的日子到了！”于是寇祖仁吓唬元徽，说官军抓捕他的人就要到了，让元徽赶快逃到别处去，寇祖仁便派人在半路上杀了元徽，将他的人头送到了尔朱兆处，但尔朱兆却并未对寇祖仁加以赏赐。尔朱兆梦见元徽对自己说：“我有黄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寇祖仁家中，你可以派人去取。”尔朱兆梦中醒来后，认为自己刚才的梦是真的，于是便收捕了寇祖仁，向他索要黄金和马匹。寇祖仁以为别人已密告了尔朱兆，一审问便全都照实招认了，说：“确实得到了百斤黄金和五十匹马。”尔朱兆怀疑寇祖仁还有隐瞒，便按梦中所见所闻搜查寇祖仁家，寇祖仁家自己原有黄金三十斤、马五十匹，也全都送与了尔朱兆。尔朱兆仍不相信，一怒之下，拘捕了寇祖仁，把他脑袋悬挂树上，大石坠脚，鞭打至死。

尔朱世隆至洛阳，兆自以为己功，责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应广，如何令天柱受祸！”按剑嗔目，声色甚厉；世隆逊辞拜谢，然后得已，由是崐深恨之。尔朱仲远亦自滑台至洛。

尔朱世隆来到洛阳，尔朱兆自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责怪尔朱世隆说：“叔父您身在朝廷这么长时间，耳闻目见应该很广，为什么竟让天柱将军遭此大祸！”尔朱兆说话时手按宝剑，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尔朱世隆只好说好话下拜谢罪，这才算完事，但从此尔朱世隆对尔朱兆深为怨恨。此时尔朱仲远也从滑台来到了洛阳。

戊申，魏长广王大赦。

戊申（初七），北魏长广王元晔实行大赦。

尔朱荣之死也，敬宗诏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使袭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势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还晋阳以御之，使尔朱世隆、度律、彦伯等留镇洛阳。甲寅，兆迁敬宗于晋阳，兆自于河梁监阅财资。高欢闻敬宗向晋阳，帅骑东巡，欲邀之，不及，因与兆书，为陈祸福，不宜害天子，受恶名；兆怒，不纳。尔朱天光轻骑入洛，见世隆等，即还雍州。

尔朱荣死的时候，北魏孝庄帝下诏命河西贼帅纥豆陵步蕃攻袭秀容郡。等到尔朱兆进入洛阳后，纥豆陵步蕃便挥军南下，兵势十分强盛，所以尔朱兆不敢在洛阳久留，赶忙回师晋阳以防御纥豆陵步蕃。尔朱兆让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人留守洛阳。甲寅（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迁至晋阳。尔朱兆自己在河梁监督掠取财货，高欢听说孝庄帝要被押至晋阳，便率骑兵东巡，打算截住孝庄帝，但未能赶上。于是便给尔朱兆写了一封信，向他陈述利害，劝他不要杀害天子，承受恶名声。尔朱兆大怒，没有采纳高欢的劝谏。尔朱天光率轻骑来到洛阳，会见了尔朱世隆等人，之后便回到了雍州。

初，敬宗恐北军不利，欲为南走之计，托云征蛮，以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未及发而兆入洛。道穆托疾去，世隆杀之。主者请追李苗封赠，世隆曰：“当时众议，更一二日即纵兵大掠，焚烧郭邑，赖苗之故，京师获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复追。”

当初，孝庄帝担心源子恭的北军会失败，便想做南逃的打算，假托是征讨蛮贼，任命高道穆为南道大行台，但还未来得及出发，尔朱兆便攻入了洛阳城。高道穆假托有病想逃离洛阳，被尔朱世隆所杀。主事之人请求追回对李苗的封赐，尔朱世隆说道：“当时大家商议，再过一两天便要纵兵大肆掠抢，焚烧掉洛阳城，多亏了李苗，京城才得以保全，天下之善是一样的，不应再追回李苗的封赐。”

尔朱荣之死也，世隆等征兵于大宁太守代人房谟，谟不应，前后斩其三使，遣弟毓诣洛阳。及兆得志，其党建州刺史是兰安定执谟系州狱，郡中蜀人闻之，皆叛。安定给谟弱马，令军前慰劳，诸贼见谟，莫不遥拜。谟先所乘马，安定别给将士，战败，蜀人得之，谓谟遇害，莫不悲泣，善养其马，不听人乘之，儿童妇女竞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马也。尔朱世隆闻之，舍其罪，以为其府长史。

尔朱荣死时，尔朱世隆等向泰宁太守代郡人房谟证调兵员，房谟没有答应，前后共斩杀了三位尔朱世隆派来的使者，同时派弟弟房毓前往洛阳。等到尔朱兆得志之后，尔朱兆的党羽建州刺史是兰安定将房谟抓住囚禁于建州狱中，泰宁郡的蜀人听说后，便反叛了。是兰安定给房谟一匹瘦弱的马，让他前往军前慰劳安抚，贼军们见到房谟后，都远远叩拜。房谟原先乘的那匹马，被是兰安定另外给了别的将士。战败后，那匹马被蜀人得到，蜀人以为房谟遇害了，都悲哭不已，精心饲养这匹马，不允许别人乘坐，儿童、妇女们争相给这匹马喂草料，都说这是房公的马。尔朱世隆听说了之后，免掉了房谟的罪名，任命他为自己府中的长史。

北道大行台杨津，以众少，留邺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会尔朱兆入洛，津乃散众，轻骑还朝。

北道大行台杨津，由于军队人数少，于是驻留在邺郡城召募新兵，打算从滏口进入并州，这时正赶上尔朱兆攻入洛阳，杨津便遣散了部队，只带了一些骑兵回到朝廷。

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虑长广王母卫氏干预朝政，伺其出行，遣数十骑如劫盗者于京巷杀之，寻悬榜以千万钱募贼。

尔朱世隆跟他的几个兄弟密谋，担心长广王的母亲卫氏会干预朝政，于是在侦察到她出行在外的时候，便派了几十名骑兵装扮成强盗，在洛阳城一个小崐巷中杀了卫氏，很快又贴出告示悬赏千万钱捉拿凶手。

甲子，尔朱兆缢敬宗于晋阳三级佛寺，并杀陈留王宽。

甲子（二十三日），尔朱兆将孝庄帝缢杀于晋阳的三级佛寺中，同时还杀害了陈留王元宽。

是月，纥豆陵步蕃大破尔朱兆于秀容，南逼晋阳。兆惧，使人召高欢并力。僚属皆劝欢勿应召，欢曰：“兆方急，保无他虑。”遂行。欢所亲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之，欢往往逗留，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屡败，告急于欢，欢乃往从之。兆时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乐郡，欢与兆进兵合击，大破之，斩步蕃于石鼓山，其众退走。兆德欢，相与誓为兄弟，将数十骑诣欢，通夜宴饮。

这一月，纥豆陵步蕃在秀容大破尔朱兆，接着向南逼近晋阳。尔朱兆很害怕，赶快派人召请高欢并力攻敌。高欢的僚属都劝高欢不要答应尔朱兆的召请，高欢说道：“目前尔朱兆正处于危急之中，我保证他不会有其他方面企图的。”于是便率军出发了。高欢的亲信贺拔焉过儿请高欢缓慢行进，以使尔朱兆更加疲弊，于是高欢便时时逗留，以汾河上没有桥，无法过河为托辞。纥豆陵步蕃的部队气势越来越盛，尔朱兆屡战屡败，向高欢告急，高欢这才前往增援。尔朱兆当时为避开纥豆陵步蕃而往南撤，纥豆陵步蕃率军来到平乐郡，高欢与尔朱兆进军平乐，两下合击，大败纥豆陵步蕃军，在石鼓山斩杀了纥豆陵步蕃，纥豆陵步蕃的部众四散逃亡。尔朱兆很感激高欢，与高欢相互发誓结为兄弟，尔朱兆带数十名骑兵来到高欢住所，通宵饮酒宴乐。

初，葛荣部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谋乱不止。兆患之，问计于欢，欢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腹心使统之，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谁可使者？”贺拔允时在坐，请使欢领之。欢拳殴其口，折一齿，曰：“平生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请杀之！”兆以欢为诚，遂以其众委焉。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军士素恶兆而乐属欢，莫不皆至。

当初，葛荣的部下被流放到并州、肆州的有二十多万人，这些人深受胡人的欺凌，都无以为生，前后大大小小又反叛了二十六次，被杀掉了一大半，但仍图谋叛乱不止。尔朱兆深以为患，于是便问计于高欢。高欢说道：“六镇之民反叛，不能全部杀掉，应该选一位您的心腹之人，让他统领六镇军民，如有反叛者，则惩处其首领，那样的话，受惩处的人就少了。”尔朱兆说：“好主意！但派谁去合适呢？”贺拔允当时也在座，他建议让高欢统领六镇军民。高欢扬拳便朝贺拔允的嘴打了过去，打掉了贺拔允的一颗牙齿，并斥责道：“天柱大将军在世的时候，我高欢受其调遣如鹰犬一般，今日天下之事取舍全在大王，你贺拔允怎敢僭越职权大胆妄言，请大王您杀了贺拔允！”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很忠诚，于是便将六镇军民交与高欢统领。高欢以为尔朱兆醉了，担心他酒醒之后又反悔，便赶快走出营帐，对将士们宣布说：“我受大王委托统领州镇兵，你们可到汾河东岸集合，听我的号令。”于是在阳曲川建立了幕府，安置所部。士兵们平素憎恨尔朱兆而乐意做高欢的部下，纷纷前来投奔高欢。

居无何，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早，降户掘田鼠而食之，面无谷色，徒污人境内，请令就食山东，待温饱更受处分。”兆从其议。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方今四方纷扰，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譬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虑邪！”绍宗曰：“亲兄弟尚不可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欢金，因称绍宗与欢有旧隙，兆怒，囚绍宗，趣欢发。欢自晋阳出滏口，道逢北乡长公主自洛阳来，有马三百匹，尽夺而易之。兆闻之，乃释绍宗而问之，绍宗曰：“此犹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欢，至襄垣，会漳水暴涨，桥坏，欢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马，非有他故，备山东盗耳。王信公主之谗，自来赐追，今不辞渡水而死，恐此众便叛。”兆自陈无此意，因轻马渡水，与欢坐幕下，授欢刀，引颈使欢斫之，欢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贺六浑更何所仰！但愿大家千万岁，以申力用耳。今为旁人所构间，大家何忍复出此言！”兆投刀于地，复斩白马，与欢为誓，因留宿夜饮。尉景伏壮士欲执兆，欢啮臂止之，曰：“今杀之，其党必崐奔归聚结，兵饥马瘦，不可与敌，若英雄乘之而起，则为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虽骁勇，凶悍无谋，不足图也。”旦日，兆归营，复召欢，欢将上马诣之，孙腾牵欢衣，欢乃止。兆隔水肆骂，驰还晋阳。兆腹心念贤领降户家属别为营，欢伪与之善，观其佩刀，因取杀之。士众感悦，益愿附从。

没过多长时间，高欢又派刘贵向尔朱兆请示，因“并州、肆州连年霜旱，降户只好挖田鼠为食，面无人色，这样只能白白玷污您所管辖的地区，请下令让他们到太行山东面乞食，等到解决了温饱之后再做安排。”尔朱兆批准了这一建议。长史慕容绍宗劝谏道：“不能答应。当今天下纷乱，人人各怀异想，高欢雄才盖世，如果再让他在外握有重军，这好比是借云雨给蛟龙啊，您将无法控制他了。”尔朱兆说：“我与高欢有结拜重誓，何必过虑！”慕容绍宗道：“亲兄弟尚且不能完全相信，何论结拜兄弟呢！”当时尔朱兆的左右部下已经接受了高欢的重金，于是便趁机称慕容绍宗跟高欢有旧仇，尔朱兆大怒，囚禁了慕容绍宗，催促高欢尽早出发。高欢从晋阳出滏口，中途遇上了从洛阳来的北乡长公主，北乡长公主带有三百匹好马，高欢将这些好马全部截夺下来，另用羸马掉换了。尔朱兆听说了这件事后，便放出慕容绍宗，与之商议。慕容绍宗说道：“高欢目前还未走远，仍是您的掌中之物呢。”尔朱兆于是亲自追赶高欢，追至襄垣县，正值漳河暴涨，桥梁被冲坏了。高欢隔着漳河遥拜尔朱兆道：“我之所以借公主马匹，并非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防备山东的盗贼罢了。大王您竟相信公主的谗言，亲自前来追赶，我不害怕渡过河来受死，但恐怕我的这些部下便要叛离了。”尔朱兆自己也说没有这个意思，于是轻马渡过漳河，与高欢并坐大帐前，将自己所佩之刀交给了高欢，引颈让高欢斩杀。高欢痛哭道：“自从天柱将军去世后，我高欢还有谁可以仰靠！只希望您长命百岁，我为您效力罢了。现在却被旁人挑拨离间，您怎忍心说出这种话呢！”尔朱兆将刀投于地上，又斩杀了白马，与高欢发誓，并且留住下来与高欢通宵宴饮。尉景埋伏下士兵想捉捕尔朱兆，高欢咬破自己的臂制止了他，并向他说：“现在如果杀了尔朱兆，他的党羽肯定会聚集起来并力来争，我们兵饥马瘦，不能与其相匹敌，如果这时候有英雄乘机而发难，那么祸害就更大了。因此不如暂且放走他。尔朱兆虽然骁勇善战，但却凶悍无谋，不难对付。”第二天，尔朱兆渡河回营，又召请高欢，高欢上马要前去会见尔朱兆，部下孙腾牵住高欢的衣服，高欢这才未去。尔朱兆隔河责骂高欢，之后驰还晋阳。尔朱兆的心腹念贤率领降户家属另外安营，高欢假意与念贤友善，借口观赏念贤的佩刀，趁机杀了他。士兵们欢欣鼓舞，更愿意归附依从高欢了。

齐州城民赵洛周闻尔朱兆入洛，逐刺史丹杨王萧赞，以城归兆。赞变形为沙门，逃入长白山，流转，卒于阳平。梁人或盗其柩以归，上犹以子礼葬于陵次。

齐州城的百姓赵洛周听说尔朱兆攻入洛阳，便赶走了齐州刺史丹扬王萧赞，率城归附了尔朱兆。萧赞化装成和尚，逃进了长白山，流离辗转，最后死于阳平县。梁朝有人将萧赞的棺柩盗出，送回了梁朝，梁武帝仍按葬子之礼将萧赞葬在皇族的陵地。

魏荆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阳太守赵延，以琰之敬宗外族，诬琰之欲奔梁，发兵袭州城，执琰之，自行州事。

北魏荆州刺史李琰之，是李韶的族弟。南阳太守赵延，因李琰之是孝庄帝的外戚，于是便诬称李琰之想投奔梁朝，发兵袭击荆州，抓获了李琰之，赵延自己掌管州政事务。

魏王悦改元更兴，闻尔朱兆已入洛，自知不及事，遂南还。斛斯椿复弃悦奔魏。

魏王元悦改年号为更兴，听说尔朱兆已经攻入了洛阳城，自知无济于事，于是南还梁朝。斛斯椿又叛离元悦投奔了北魏。

是岁，诏以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庆之引兵围魏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等于楚城。罢义阳镇兵，停水陆漕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开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这一年，梁武帝下诏任命陈庆之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诸军事和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率兵包围了北魏的悬瓠，大破北魏颍州刺史娄起等于溱水，又于楚城大破北魏行台孙腾等。遣返义阳镇兵，停止水陆漕运，长江、大崐湖沿岸各州都得以休养生息；开垦田地六千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第一百五十五卷

梁纪十一高祖武皇帝十一中大通三年（辛亥、531 ）

梁纪十一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公元531 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辛巳（初十），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实行大赦。

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闻洛阳不守，士众逃散，遂来奔。丙申，以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北魏尚书右仆射郑先护听说洛阳城失守，部队四散而逃，就前来投奔梁朝。丙申（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郑先护为征北大将军。

二月，辛丑，上祀明堂。

二月，辛丑（初一），梁武帝祭祀明堂。

魏自敬宗被囚，宫室空近百日，尔朱世隆镇洛阳，商旅流通，盗贼不作。世隆兄弟密议，以长广王疏远，又无人望，欲更立近亲。仪同三司广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学有志度，正光中领给事黄门侍郎，以元叉擅权，托喑病居龙华佛寺，无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阳喑，将有异志，恭惧，逃于上洛山，洛州刺史执送之，系治久之，以无状获免。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说尔朱天光曰：“广陵王，高祖犹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历年所，若奉以为主，必天人允叶。”天光与世隆等谋之，疑其实喑，使尔朱彦伯潜往郭谕，且胁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孝通，聪之子也。

北魏自从孝庄帝被囚禁以后，宫室空虚已近百日。尔朱世隆镇守洛阳，商人行旅流通，盗贼不敢骚扰。尔朱世隆兄弟暗中商议，认为长广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而且又素无声望，于是打算重新立一位嫡系近亲为帝。仪同三司广陵王元恭是元羽的儿子，好学而又有远志，正光年间任给事黄门侍郎，因元叉专权，元恭便假托嗓子哑，住到了龙华佛寺，不再与外人交往。永安末年，有人向孝庄帝报告说广陵王装哑，将别有企图。元恭很害怕，便逃到了上洛山，洛州刺史将他抓住送到了洛阳，被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没有发现他有谋反的证据，才释放了他。关西大行台郎中薛孝通对尔朱天光说：“广陵王是高祖的侄子，早有好声望，沉默不言，已经多年，如果推奉他为帝，一定会天人和谐。”尔朱天光跟尔朱世隆等商议立元恭为帝，又怀疑他确实嗓子哑不能说话，于是便派尔朱彦伯秘密前往敦请元恭，并加以胁迫，至此，元恭才说出：“天何言哉！”四字来，尔朱世隆等人大喜过望。薛孝通是薛聪的儿子。

己巳，长广王至邙山南，世隆等为之作禅文，使泰山太守辽西窦瑗执鞭独入，启长广王曰：“天人之望，皆在广陵，愿行尧、舜之事。”遂署禅文。广陵王奉表三让，然后即位，大赦，改元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为赦文，叙敬宗枉杀太原王荣之状，节闵帝曰：“永安手翦强臣，非为失德，直以天未厌乱，故逢成济之祸耳。”因顾左右取笔，自作赦文，直言：“门下：朕以寡德，运属乐推，思与亿兆，同兹大庆，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闭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为明主，望至太平。

己巳（二十九日），长广王来到邙山南侧，尔朱世隆等已替他作好了禅让文告，派泰山太守辽西人窦瑗持鞭独入帐中。窦瑗向长广王启奏道：“天意人心，尽归于广陵，希望您行尧、舜禅代之事。”于是便让长广王签署了禅文。，广陵王奉表辞让了三次，然后才即皇帝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普泰。黄门侍郎邢子才起草了赦文，文中记述了孝庄帝枉杀太原王尔朱荣的情况，节闵帝说道：“孝庄帝亲手剪灭强臣，并非为失德之举，只是由于天意还没有厌恶祸乱，所以才重蹈成济杀高贵乡公的灾祸罢了。”因回头命左右取来笔砚，亲自起草赦文，直截了当地写道：“门下省：朕以寡德之身，有幸受到众人推举为帝，朕愿与天下万民，共同庆贺。大赦罪人，一依以往定式。”元恭闭口不言达八年之久，至此才说话，朝廷内外无不欣然，认为他是一位贤明之君，希望他能使天下太平。

庚午，诏以“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盖递为冲挹，自秦以来，竞称‘皇帝’，予今但称‘帝’，亦已褒矣。”加尔朱世隆仪同三司，赠尔朱荣相国、晋王，加九锡。世隆使百官议荣配飨，司直刘季明曰：“若配世宗，于时无功；若配孝明，亲害其母；若配庄帝，为臣不终。以此论之，无所可配。”世隆怒曰：“汝应死！”季明曰：“下官既为议首，依礼而言崐，不合圣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荣配高祖庙廷。又为荣立庙于首阳山，因周公旧庙而为之，以为荣功可比周公。庙成，寻为火所焚。

庚午（三十日），北魏节闵帝元恭下诏书道：“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代称‘王’，大致是越来越谦让，从秦朝以来，竞相称‘皇帝’，我现在只称‘帝’，就已经是很高的褒扬了。”加封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追赠尔朱荣为相国、晋王，加九锡。尔朱世隆让文武百官商议让尔朱荣的神位升入皇室宗庙中配飨之事，司直刘季明说：“如果配飨宣武帝的话，尔朱荣在那朝并无功勋；如果配飨孝明帝的话，尔朱荣又曾亲手杀害了孝明帝的母亲胡太后；如果配孝庄帝的话，尔朱荣又为臣不终。由此看来，没有可以配飨的。”尔朱世隆恼怒地说道：“你罪该万死！”刘季明道：“我既然身为谏议官之首，就应该依礼直陈意见，如有不合尊意之处，是杀是剐，任听裁处！”尔朱世隆听后也没敢加罪于他。最后将尔朱荣配飨于孝文帝庙廷。又为尔朱荣在首阳山立了庙，在周公旧庙的基址上建成，以此表示尔朱荣的功绩可以跟周公相比。庙建成后，不久便被一场大火焚烧掉了。

尔朱兆以不预废立之谋，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尔朱彦伯往谕之，乃止。

尔朱兆因没能参预废立皇帝的谋划，非常恼怒，打算攻打尔朱世隆。尔朱世隆赶忙派尔朱彦伯前往尔朱兆处进行劝说，尔朱兆才按兵未发。

初，敬宗使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领兵三千守太行岭，侍中源子恭镇河内；及尔朱兆南向，仵龙、文义帅众先降，由是子恭之军望风亦溃，兆遂乘胜直入洛阳。至是，尔朱世隆论仵龙、文义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龙、文义，于王有功，于国无勋。”竟不许。尔朱仲远镇滑台，表用其下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用后表，诏答曰：“已能近补，何劳远闻！”尔朱天光之灭万俟奴也，始获波斯所献师子，送洛阳，及节闵帝即位，诏曰：“禽兽囚之则违其性。”命送归本国。使者以波斯道远不可达，于路杀之而返，有司劾违旨，帝曰：“岂可以兽而罪人！”遂赦之。

当初，北魏孝庄帝派安东将军史仵龙、平北将军阳文义各率三千士兵镇守太行岭，派侍中源子恭镇守河内。等到尔朱兆大军南下之时，史仵龙、阳文义率军先投降了尔朱兆，因此源子恭的部队也望风而溃，正因为这样，尔朱兆才得以乘胜直入洛阳城。到现在，尔朱世隆为史仵龙、阳文义二人表功，要将他二人各封为千户侯，节闵帝说道：“史仵龙、阳文义二人对您有功，但于国家却无功。”终未答应。尔朱仲远镇守滑台，上表朝廷请求批准其属下的一位都督为西兖州刺史，先任用之后才上表奏闻朝廷，节闵帝下诏答复说：“既然已经能够就近补用了，何必还远奏于朝廷呢！”尔朱天光灭万俟奴之时，才得到波斯国向北魏朝廷进献的狮子，于是派人将这头狮子送到了洛阳城。等到节闵帝即位后，下诏道：“禽兽被囚禁则违背了它的天性。”便命人将狮子送还给波斯国。使者因波斯国路途遥远，难以到达，便于中途杀掉了狮子返回朝廷，有关部门弹劾使者违背了圣上旨意，节闵帝说道：“怎么可以因为一头野兽而加罪于人呢！”于是便赦免了使者。

魏镇远将军清河崔祖螭等聚青州七郡之众围东阳，旬日之间，众十余万。刺史东莱王贵平帅城民固守，使太傅谘议参军崔光伯出城慰劳，其兄光韶曰：“城民陵纵日久，众怒甚盛，非慰谕所能解，家弟往，必不全。”贵平强之，既出外，人射杀之。

北魏镇远将军清河人崔祖螭等人聚集起青州七郡之众包围了州治东阳，十日之内，达十余万人。青州刺史东莱人王贵平率东阳城中的百姓固守城池，同时派太傅谘议参军崔光伯出城劝慰安抚崔祖螭。崔光伯的哥哥崔光韶说：“东阳城之民欺凌其属郡百姓时日已久，属郡之民怒气很盛，不是靠劝慰调停所能化解的，我弟弟此次前往，一定难以生还。”但王贵平逼崔光伯前往，崔光伯出城后，便被人射杀了。

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谓方术可以动人，又推算知尔朱氏将衰，乃起兵自称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声言为敬宗复仇，且妄述图谶，云“刘氏当王”。由是幽、瀛、沧、冀之民多从之，从之者夜举火为号，不举火者诸村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国城。

幽、安、营、并四州行台刘灵助，自称其方术可以号召民众，又推算说知道尔朱氏将要衰败，于是便起兵叛乱，自封为燕王、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扬言要为孝庄帝报仇，而且胡编图谶，说“刘氏当王”。因此幽、瀛、沧崐、冀州的百姓很多前来投奔他。投奔刘灵助的人以夜间举火把为号，不举火把的，各村就一起把他们杀光。刘灵助率军南下来到了博陵郡的安国城。

尔朱兆遣监军孙白鹞至冀州，托言调发民马，欲俟高乾兄弟送马而收之。乾等知之，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合谋，潜部勒壮士，袭据信都，杀白鹞，执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乡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为敬宗举哀，将士皆缟素，升坛誓众，移檄州郡，共讨尔朱氏，仍受刘灵助节度。隆之，磨奴之族孙也。

尔朱兆派监军孙白鹞来到冀州，假托征调百姓的马匹，打算等高乾兄弟送马来的时候收捕他们。高乾等已知道孙白鹞的用意，便与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人合谋，暗中部署部队，袭击并占据了信都，杀掉了孙白鹞，抓获了冀州刺史元嶷。高乾等想推举高乾的父亲高翼主持冀州的行政事务，高翼推辞道：“集聚乡里百姓，我不如封隆之。”于是推举封隆之代行州政，并为孝庄帝举哀，将士们都身穿孝服，升坛誓师，向各州郡发出檄文，共同讨伐尔朱氏，受刘灵助指挥。封隆之是封磨奴的族孙。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将五千人袭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将十余骑驰击之，乾在城中绳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败走。敖曹马稍绝世，左右无不一当百，时人比之项籍。

殷州刺史尔朱羽生率五千人马袭击信都，高敖曹来不及披挂铠甲，便率领十余人骑马迎击，高乾从城中用绳子吊放下来五百人，追救高敖曹没能赶上，高敖曹已与尔朱羽生的部队交战，尔朱羽生大败而逃。高敖曹的槊术盖世无双，他的部下也个个都以一当百，当时人称高敖曹是项羽再生。

高欢屯壶关大王山，六旬，乃引兵东出，声言讨信都。信都人皆惧，高乾曰：“吾闻高晋州雄略盖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尔朱无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会，今日之来，必有深谋，吾当轻马迎之，密参意旨，诸君勿惧也。”乃将十余骑与封隆之子子绘潜谒欢于滏口，说欢曰：“尔朱酷逆，痛结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义立，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鄙州虽小，户口不下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其计。”乾辞气慷慨，欢大悦，与之同帐寝。

高欢驻军于壶关大王山，六十天后，才率兵东进，扬言讨灭信都。信都人都很惊惶恐惧，高乾却说道：“我听说高欢雄才武略，盖世无双，他岂肯久居人下。况且尔朱兆无道，上弑君主，下虐百姓，这正是英雄立功的机会，今日高欢到信都来，肯定有更深的谋划，我应当轻骑前往迎接，暗中观察其意图，诸位不必担心害怕。”于是高乾率十余骑人马与封隆之的儿子封子绘一起秘密至滏口求见高欢，高乾劝高欢说：“尔朱氏残暴叛逆，人神共怨，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谁不想奋起讨伐！明公您平素威德卓著，天下之人倾心归慕，您若能据道义兴兵，则那些倔强之徒，均不足以跟您相抗衡。我们冀州虽然很小，但户数却不下十万，赋税足够接济军资的，希望您深思熟虑。”高乾言辞慷慨激昂，高欢非常高兴，当夜与高乾同帐而卧。

初，河南太守赵郡李显甫，喜豪侠，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卒，子元忠继之。家素富，多出贷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责，乡人甚敬之。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还，经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及葛荣起，元忠帅宗党作垒以自保，坐大槲树下，前后斩违命者凡三百人，贼至，元忠辄击却之。葛荣曰：“我自中山至此，连为赵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众攻围，执元忠以随军。贼平，就拜南赵郡太守，好酒无政绩。

当初，河南太守赵郡人李显甫，性喜豪放行侠，集聚了数千户李姓人家居住于殷州西山方圆五六十里的地方。李显甫死后，他的儿子李元忠承继了家业。李家一直很富足，过去多将钱出借他人以获利息，李元忠将契约全部焚烧掉，免除了所有借钱人的债务，因此乡亲们都非常敬重他。当时盗贼四起，清河县有五百人西戍边关，回来时经过赵郡，因道路不通，便一同来投奔李元忠。李元忠派手下仆人为他们作向导，并对他们说：“如果遇上贼寇的话，只说是李元忠派来的。”这些人按李元忠吩咐的话去说，那些贼寇果然都对他们回避、放行。等到葛荣起兵后，李元忠率宗族亲党修筑堡垒以御敌自卫，他亲自坐在大树下，前后共斩违抗命令者达三百人，葛荣的贼军前来骚扰时，李元忠每次都将其击退。葛荣说道：“我从中山到这里，连连被李氏所打败，这样怎能崐成就我的大事！”于是出动全部军队围攻李元忠所部，抓获了李元忠，将他随军羁押。葛荣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北魏任命李元忠为南赵郡太守，李元忠在太守任上喜好饮酒，没有做出过什么政绩。

及尔朱兆弑敬宗，元忠弃官归，谋举兵讨之。会高欢东出，元忠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欢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俊杰，今闻国士到门，不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刺，勿通也！”门者以告，欢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歌阕，谓欢曰：“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事尔朱邪？”欢曰：“富贵皆因彼所致，安敢不尽节！”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来未？”时乾已见欢，欢绐之曰：“从叔辈粗，何肯来！”元忠曰：“虽粗，并解事。”欢曰：“赵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孙腾进曰：“此君天遣来，不可违也。”欢乃复留与语，元忠慷慨流涕，欢亦悲不自胜。元忠因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然非明公之敌。”欢急握元忠手而谢焉。

等到尔朱兆弑杀了孝庄帝以后，李元忠便弃官回乡，策划兴兵讨伐尔朱兆。正赶上高欢出兵东进，李元忠便乘一辆敞篷车，车上载着素筝浊酒前来迎接高欢。高欢听说李元忠是一位酒徒，便没有立即会见他。李元忠下车后独自坐下，倒酒撕肉，边饮边吃，对高欢的门卫说：“本以为高公能招揽英雄豪杰，现在他既然已知道国士到了门前，却并不像周公那样放下饭碗、停止洗发去迎接贤士，他这个人也可想而知了，请退还我的名片，不必通报了。”门卫报告给高欢，高欢听后马上接见了李元忠，引入大帐之中。两杯酒喝过，李元忠从车上取下筝弹奏起来，长歌一曲，慷慨激昂，唱完歌，李元忠对高欢说道：“而今天下形势已昭然可见，明公您还要为尔朱氏效力吗？”高欢道：“我的功名富贵都得之于尔朱氏，怎敢不为尔朱氏尽节！”李元忠道：“您如此怎称得上是英雄啊！高乾兄弟来过没有？”当时高乾已经见过了高欢，但高欢却哄骗李元忠说：“我堂叔等性格粗犷，怎肯前来见我！”李元忠道：“高乾兄弟虽性情粗犷，却都明晓事理。”高欢说道：“您真是喝醉了。”于是让人将李元忠扶出去。李元忠不肯起身，孙腾向高欢进言道：“这个人乃是上天派来的，您不能违背了天意啊。”高欢于是又留下李元忠，与他交谈。李元忠陈述时事言辞慷慨，泪流满面，高欢也不禁悲从中来。李元忠趁机向高欢献计道：“殷州太小，缺乏粮草兵器，不能成就大事。如果前往冀州，高乾兄弟定会成为明公的东道主，倾心事公，殷州便可赐委我李元忠。这样冀州、殷州既已联为一体，那么沧州、瀛州、幽州、定州等自然顺服了，只有刘诞这个狡猾的胡人也许会抗拒，但他远不是明公您的对手。”高欢听后紧紧握住李元忠的手，向他称谢道歉。

欢至山东，约勒士卒，丝毫之物不听侵犯，每过麦地，欢辄步牵马，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将兵整肃，益归心焉。

高欢率部队到了太行山东面，对士兵严加约束，一丝一毫的东西不许侵犯。每次行军路过麦地，高欢总是牵马步行，远近之人听说之后，都称赞高欢带兵有方，纪律严明，也就更加归心于他了。

欢求粮于相州刺史刘诞，诞不与；有车营租米，欢掠取之。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开门纳之。高敖曹时在外略地，闻之，以乾为妇人，遗以布裙；欢使世子澄以子孙礼见之，敖曹乃与俱来。

高欢向相州刺史刘诞索要粮食，刘诞没有给，这时恰有车营租米，高欢便派兵将米抢夺过来。部队前进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打开城门迎接高欢入城。高敖曹当时正在外面攻城略地，听说此事之后，认为高乾真是妇人之见，于是送给了他一件裙子。高欢特派长子高澄执子孙之礼往见高敖曹，高敖曹这才与高澄一起回到信都。

癸酉，魏封长广王晔为东海王，以青州刺史鲁郡王肃为太师，淮阳王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勃海王，征使入朝。长孙稚固辞太尉，乃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辞天柱，曰：“此叔父所终之官，我何敢受！”固辞，不拜，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辞不就征。尔朱仲远徙镇大梁，复加兖州刺史。 癸酉（初三），北魏朝廷封长广王元晔为东海王，任命青州刺史鲁郡王元肃为太师，淮阳王元欣为太傅，尔朱世隆为太保，长孙稚为太尉，赵郡王元谌为司空，徐州刺史尔朱仲远、雍州刺史尔朱天光二人并为大将军，并州刺史尔朱兆为天柱大将军；赐高欢爵位为勃海王、征召高欢入朝。长孙稚坚决要求辞去太尉之职，于是便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兆推辞不受天柱大将军之职，他说：“这是我叔父生前的最后官职，我怎敢接受呢！”坚决推辞，于是没有授与尔朱兆天柱大将军之职，不久又加封尔朱兆为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高欢推辞不肯应召入朝。尔朱仲远改镇大梁，又加封为兖州刺史。

尔朱世隆之初为仆射也，畏尔朱荣之威严，深自刻厉，留心几案，应接宾客，有开敏之名。及荣死，无所顾惮，为尚书令，家居视事，坐符台省，事无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听事东西别坐，受纳辞讼，称命施行；公为贪淫，生杀自恣；又欲收军士之意，泛加阶级，皆为将军，无复员限，自是勋赏之官大致猥滥，人不复贵。是时，天光专制关右，兆奄有并、汾，仲远擅命徐、兖，世隆居中用事，竞为贪暴。而仲远尤甚，所部富室大族，多诬以谋反，籍没其妇女财物入私家，投其男子于河，如是者不可胜数。自荥阳已东，租税悉入其军，不送洛阳。东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远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恶尔朱氏，而惮其强，莫敢违也。

尔朱世隆当初作尚书仆射的时候，畏惧尔朱荣的威严，很谨慎小心，对尚书省文书也多留心处理，应对接洽宾客，有贤明敏达之名。等到尔朱荣死后，尔朱世隆便再也没有什么顾虑害怕了，身为尚书令，竟在家中处理公事，指挥台省，无论事情大小，若不先禀告尔朱世隆，有关部门便不敢执行。尔朱世隆让尚书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大厅东西两旁分坐，接受各种呈告诉讼文书，一切均要称尔朱世隆之命方能执行；尔朱世隆公然贪赃淫佚，他人生死，全由其随意定夺；尔朱世隆还想收买军心，对将士滥加提拔，都提为将军，没有员额限制，从此授勋奖赏之官，大都很杂很滥，人们不再看重官爵。这时期，尔朱天光专制关右，尔朱兆奄有并州、汾州，尔朱仲远独擅徐、兖二州，尔朱世隆则身居朝中，大权独揽，四人一个更比一个贪婪、残暴。其中尤以尔朱仲远为最，尔朱仲远所辖境内的富家大族，大多被其诬为谋反，籍没妇女财产入于尔朱仲远私家，将男子投入河中，这类事情数不胜数。从荥阳以东，租税全部充补其军用，不向京城洛阳上交。东南各州郡自牧守以下到普通的士卒百姓，畏惧尔朱仲远如同畏惧豺狼一般。因此四方百姓都很憎恶尔朱氏，只是由于畏惧尔朱氏的强大，不敢反抗罢了。

己丑，魏以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并加仪同三司。

己丑（十九日），北魏任命泾州刺史贺拔岳为岐州刺史，任命渭州刺史侯莫陈悦为秦州刺史，二人均加封仪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人叱列延庆讨刘灵助，至固城，渊畏其众，欲引兵西入，据关拒险以待其变，延庆曰：“灵助庸人，假妖术以惑众，大兵一临，彼皆恃其符厌，岂肯戮力致死，与吾兵争胜负哉！不如出营城外，诈言西归，灵助闻之必自宽纵，然后潜军击之，往则成擒矣。”渊从之。出顿城西，声云欲还，丙申，简精骑一千夜发，直抵灵助垒；灵助战败，斩之，传首洛阳。初，灵助起兵，自占胜负，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当灭。”及灵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北魏派大都督侯渊、骠骑大将军代郡人叱列延庆率军讨伐刘灵助。兵至固城，侯渊畏惧刘灵助兵力强盛，打算引兵往西入关，然后据关凭险以等待时机变化。叱列延庆对侯渊说：“刘灵助乃是庸人，假借妖术迷惑众人，我军一到，他的军队便都只想凭仗其符咒取胜，怎肯拼死厮杀，跟我军决胜负呢！我们不如扎营城外，诈称要领兵往西回去，刘灵助听说后一定会戒备松懈，之后我们秘密出兵袭击敌人，定能擒获刘灵助。”侯渊采纳了叱列廷庆的计策。出城驻扎于固城西面，声言要回师。丙申（十四日），侯渊等挑选一千名精锐骑兵夜间出发，直抵刘灵助的营垒。刘灵助战败被杀，首级被送至洛阳。当初，刘灵助起兵之时，自己曾占卜胜负，说：“三月底，我一定入定州，尔朱氏不久就要灭亡。”等到刘灵助首级用匣子装着送到定州的时候，果真是这月之末。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统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录朝政，百司进事，填委于前，太子辩析诈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按劾，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好读书属文，引接才俊，赏爱无倦；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每霖雨积雪，遣左右周行闾巷，视贫者赈之。天性孝谨，在东宫，虽燕居，坐起恒西向，或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及寝疾，恐贻帝忧，敕参问，辄自力手书。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宫门，号泣道路。

夏季，四月，乙巳（初六），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去世。昭明太子自从举行冠礼以后，梁武帝便开始让他处理朝政，各部门的官员前来奏事，都汇集到太子哪里。昭明太子善于辨析真伪谬误，对不实之处，洞察入微，但只是命有关部门改正，并不追究罪责。太子断案公正，对犯人往往多加保全宽宥，待人宽和，能容人，喜怒不形于色。昭明太子喜欢读书作文章，引进接待才俊之士，赞叹爱重，毫无倦怠。太子出居东宫二十多年，不蓄养乐工歌伎。每当天降大雨或积雪不化之时，昭明太子总要派手下人巡视一番大街小巷，发现有穷苦之人则加以赈济。昭明太子天性孝顺，居处东宫，即便是悠闲无事之时，一起一坐，都要面朝西边，如事先接到诏令，召他明日入宫，则正襟危坐直到天明。太子病重之后，惟恐梁武帝担忧，每次派人送来问候的敕文，太子总是要亲自写回信奏答。等到昭明太子去世的时候，朝野上下都非常惊愕、惋惜，建康城中的男女老少，奔向宫门，沿途道路哭声不断。

癸丑，魏以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以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癸丑（十四日），北魏任命高欢为大都督、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又任命安定王尔朱智虎为肆州刺史。

魏尔朱天光出夏州，遣将讨宿勤明达，癸亥，擒明达，送洛阳，斩之。

北魏尔朱天光出兵夏州，调兵遣将征讨宿勤明达，癸亥（二十四日），擒获了宿勤明达，将他送到洛阳后处斩。

丙寅，魏以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丙寅（二十七日），北魏任命侍中、骠骑大将军尔朱彦伯为司徒。

魏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

北魏下诏命令有关部门不得再称梁为伪梁。

五月，丙子，魏荆州城民斩赵延，复推李琰之行州事。

五月，丙子（初七），北魏荆州城百姓斩杀了赵延，又推举李琰之代行州政。

魏尔朱仲远使都督魏僧勖等讨崔祖螭于东阳，斩之。

北魏尔朱仲远派遣都督魏僧勖等至东阳讨伐崔祖螭，将其斩杀。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赂宦者俞三副求卖地，云若得钱三百万，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若厌之，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长子位。官监鲍邈之、魏雅初皆有宠于太子，邈之晚见疏于雅，乃密启上云：“雅为太子厌祷。”上遣检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

当初，梁昭明太子在埋葬生母丁贵嫔之时，曾派人四处求购风水好的基地。有人向宦官俞三副行贿，求他帮助将自己的地卖与昭明太子，并说如果得到三百万钱的话，则将其中的一百万钱送给俞三副。俞三副于是便暗中启奏梁武帝，说：“太子所购之地不如现在这块土地对皇上您更吉祥。”武帝年纪大了，多所忌讳，便命人将这块地买了下来。埋葬了丁贵嫔后，有个道士说：“这块地不利于长子，但如果镇一镇，或许还可以宽延一下。”于是便将蜡鹅及其他物品埋在了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宫监鲍邈之、魏雅当初都很受昭明太子宠幸，鲍邈之后来被魏雅疏远，于是便暗中向武帝启奏道：“魏雅竟敢给太子诅咒祈祷。”梁武帝派人去墓地检查挖掘，果然挖到了蜡鹅等物。武帝大惊，要彻底追究这件事，徐勉竭力劝谏，武帝这才作罢，只诛杀了那位道士。因为此事，太子终生惭愧忧愤，难以自明。等到太子去世后，梁武帝将太子的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萧欢召到建康，想立萧欢为继承人，但心中仍记恨那件崐往事，犹豫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没有立萧欢为嗣。庚寅（二十一日），又打发萧欢回到了南徐州。

臣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涤，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臣司马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能稍微有所偏离，也不能有半步过失啊。以昭明太子这样的仁孝之子，以梁武帝这样的慈爱之君，一旦产生了一点嫌疑，不但太子因忧而致死，而且祸害延及后代子孙。昭明太子本为求吉反而得凶，以致无法洗刷自己的冤屈，人们能不深深引以为戒么！所以对于那些诡诈怪诞之徒，奇异邪佞之术，君子要远远地离开。

丙申，立太子母弟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司议侍郎周弘正，尝为晋安王主簿，乃奏记曰：“谦让道废，多历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将圣，四海归仁，是以皇上发德音，以大王为储副。意者愿闻殿下抗目夷上仁之义，执子臧大贤之节，逃玉舆而弗乘，弃万乘如脱屣，庶改浇竞之俗，以大吴国之风。古有其人，今闻其语，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谁！使无为之化复生于遂古，让王之道不坠于来叶，岂不盛欤！”王不能从。弘正，舍之兄子也。

丙申（二十七日），梁武帝立昭明太子同母弟晋安王萧纲为皇太子。朝野之士多认为不符合正常的顺序，司议侍郎周弘正，曾做过晋安王萧纲的主簿，他向萧纲上书劝谏道：“谦让之道不存，已有多年。敬告大王殿下，天意大概要使您成为圣者，四海之内称赞您是仁德君子，所以皇上传下圣旨，立大王您为皇太子。我真心希望您能象目夷那样崇尚仁义，不居皇位；象子臧那样固辞君位，坚守臣节；躲开王舆而不乘；弃天子的尊位如弃敝屣，庶几乎可以一改浇薄竞争之俗，使吴太伯那样的好风气发扬光大。古代有这样的人，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说过的话，但今天能够付诸行动的，只有殿下您！使往古无为之治的风气再现于今日，令谦让王位之举流传后世，岂不是件盛事么！”萧纲没有听从他的劝谏。周弘正是周舍哥哥的儿子。

太子以侍读东海徐为家令，兼管记，寻带领直。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上闻之，怒，召，欲加诮责。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意更释然，因问经史及释教，商较从横，应对如响，上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见逼，我须早为之所。”遂乘间白上曰：“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自养。”上谓真欲之，乃召，谓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为新安太守。

皇太子萧纳命侍读东海人徐为家令，兼任管记，不久又任命他为领直。徐的文章词赋，艳丽轻靡，东宫文人都模仿他的风格，当时人们称之为“宫体”。梁武帝听说之后，很恼怒，便将徐召来，打算好好讥诮责怪他一番，等到见到徐后，发现他应答得很机敏，言辞富有文彩，梁武帝内心的不快之意反而消释了。接着又向徐问了些经史和佛教方面的问题，徐竟纵横比较，应对如流，于是梁武帝对他大加称赞，越来越宠幸他了。将军朱异看到这种情形很不高兴，对他的亲信之人说：“徐近来出入两宫，深受庞幸，对我越来越构成威胁了，我必须早点作出安排。”于是朱异便乘机向武帝进言道：“徐年纪已大，又喜爱山水，他希望能到一个郡中任职以自养。”梁武帝以为徐真的想这样，便将徐召来，对他说道：“新安郡山水景色非常优美。”于是便将徐调出京城出任新安郡太守。

六月，癸丑，立华容公欢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誉为河东王，曲阿公察为岳阳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欢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久之，鲍邈之坐诱掠人，罪不至死，太子纲追思昭明之冤，挥泪诛之。

六月，癸丑（十五日），梁武帝立华容公萧欢为豫章王，立萧欢的弟弟枝江公萧益为河东王，曲阿公萧为岳阳王。梁武帝因人言不止，所以封萧欢兄弟以大郡，想以此来安慰他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鲍邈之因诱骗抢人触犯刑法，罪行并不至于判处死刑，但太子萧纲想到昭明太子的冤屈，便挥泪将他处决了。

魏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千，与欢妻弟娄昭、妻之姊夫段荣皆劝成之。欢乃诈为书，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忧惧。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与都崐督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众皆号恸，声震原野。欢乃谕之曰：“与尔俱为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征发乃尔！今直西向，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欢曰：“反乃急计，然当推一人为主，谁可者？”众共推欢，欢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陵汉人，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然，不能为天下笑。”众皆顿颡曰：“死生唯命！”欢乃椎牛飨士，庚申，起兵于信都，亦未敢显言叛尔朱氏也。

北魏高欢将起兵征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库狄千与高欢的妻弟娄昭、高欢妻子的姐夫段荣等都力劝高欢起兵。高欢于是假借尔朱兆的名义写了一封假信，对士兵们说尔朱兆要把六镇之人配给契胡为部曲，大家听后都很忧虑恐惧。高欢又伪造了一张并州的符令，要征调高欢军讨伐步落稽。高欢派了一万人马，正要出发，孙腾与都督尉景为六镇人向高欢请求停留五天，这样停留了两次。高欢亲自将这支队伍送到郊外，流着眼泪与将士们告别，将士们都失声痛哭，声震原野。高欢于是又抚慰告诫将士们道：“我与你们大家都是失去了故乡之人，情义如同一家人，没想到上面如此征调我们！今若西向并、汾讨伐步落稽，已经应当死了，延误军期，又该当处死，配属契胡，还是要死，我们该如何是好？”众人齐声说道：“只有造反了！”高欢道：“造反乃迫不得已之计，但应推举一人为首领，谁能担当呢？”众人共推高欢为首领，高欢说道：“你们都是乡里乡亲，难以控制。不见当初葛荣么，虽然拥有百万大军，但却全无法令制度，终究还是败亡了。现在既然大家推举我为首领，就应该跟以前有所不同，不能凌辱汉人，违犯军纪，生死任我指挥调度才行；否则，就会被天下人耻笑。”众人都点头说：“我们不论生死都听您号令！”高欢于是杀牛犒飨将士，庚申（二十二日），高欢在信都起兵，但尚未敢公开声言反叛尔朱氏。

会李元忠举兵逼殷州，欢令高乾帅众救之。乾轻骑入见尔朱羽生，与指画军计，羽生与乾俱出，因擒斩之，持羽生首谒欢。欢抚膺曰：“今日反决矣！”乃以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广阿。欢于是抗表罪状尔朱氏，尔朱世隆匿之不通。

正值李元忠发兵逼近殷州，高欢命高乾率军前往援救殷州。高乾轻骑入城会见尔朱羽生，与尔朱羽生一起商议军事计划，尔朱羽生跟高乾一起出城，高乾趁机捕获并斩杀了尔朱羽生，带着尔朱羽生的人头前来拜见高欢。高欢摸着胸口说：“今日只好决计造反了！”遂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镇守广阿。高欢于是上表朝廷历举尔朱氏的罪状，尔朱世隆将此表私藏扣押，没有上报皇帝。

魏杨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刚毅，椿、津谦恭，家世孝友，缌服同爨，男女百口，人无间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门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诛尔朱荣也，播子侃预其谋；城阳王徽、李，皆其姻戚也。尔朱兆入洛，侃逃归华阴，尔朱天光使侃妇父韦义远招之，与盟，许贳其罪。侃曰：“彼虽食言，死者不过一人，犹冀全百口。”乃出应之，天光杀之。时椿致仕，与其子昱在华阴，椿弟冀州刺史顺、司空津、顺子东雍州刺史辨、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谋反，请收治之，魏主不许；世隆苦请，帝不得已，命有司检按以闻。壬申夜，世隆遣兵围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于华阴，东西之族无少长皆杀之，籍没其家。世隆奏云：“杨氏实反，与收兵相拒，已皆格杀。”帝惋怅久之，不言而已，朝野闻之，无不痛愤。津子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遣使就杀之。唯津子于被收时适出在外，逃匿，获免，往见高欢于信都，泣诉家祸，因为言讨尔朱氏之策，欢甚重之，即署行台郎中。

北魏的杨播与其弟杨椿、杨津都素有声望、品德。杨播性情刚毅，杨椿、杨津则性格谦恭。杨家世代孝悌，缌服以内的亲属同灶而食，全家男女上百口，没有异言。杨椿、杨津官位皆至三公，杨家一门出了七位郡太守，三十二位州刺史。孝庄帝诛杀尔朱荣的时候，杨播的儿子杨侃参预了谋划；城阳王元徵、李，都是杨家的姻亲。尔朱兆攻入洛阳后，杨侃逃回了华阴故里，尔朱天光派杨侃的岳父韦义远召请杨侃，要与他盟誓，并答应赦免杨侃的罪行。杨侃说道：“尔朱天光即使食言，死者也不过只我一人，还希望保全一家百口。”于是就出来答应了，果然被尔朱天光所杀。当时杨椿已退休，跟他儿子杨崐昱正在华阴，杨椿的弟弟冀州刺史杨顺、司空杨津、杨顺的儿子东雍州刺史杨辨、正平太守杨仲宣都在洛阳。秋季，七月，尔朱世隆诬奏杨氏家族谋反，请朝廷收捕杨氏家族治罪，北魏国主节闵帝没有同意。尔朱世隆苦苦奏表，节闵帝不得已，只好命令有关部门审查上报。壬申（初四），这一天深夜，尔朱世隆派兵包围了杨津的府第，与此同时，尔朱天光也派兵至华阴逮了杨椿一家。这样杨家东西两支不分老少一并被杀得精光，家财籍没入官。尔朱世隆上奏节闵帝：“杨氏确实想反叛，竟敢抗拒前往收捕的官军，现已全部杀掉。”节闵帝惋叹良久，什么话也没说，朝廷内外闻听此事，无不痛惜、愤怒。杨津的儿子杨逸为光州刺史，尔朱仲远派人到光州斩杀了杨逸。只有杨津的儿子杨在全家被收捕遭杀戮时候恰巧外出不在家中，逃走藏匿起来，才得以幸免。杨于是前往信都见高欢，流着眼泪向高欢诉说了自己家所遭的灾祸，并趁机为高欢讨伐尔朱氏出谋划策，高欢很器重杨，便任命他为行台郎中。

乙亥，上临轩策拜太子，大赦。

乙亥（初七），梁武帝上殿策封太子，实行大赦。

丙戌，魏司徒尔朱彦伯以旱逊位，戊子，以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彦伯于兄弟中差无过恶。尔朱世隆固让太保，魏主特置仪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为之。斛斯椿谮朱瑞于世隆，世隆杀之。

丙戌（十八日），北魏司徒尔朱彦伯因旱灾辞去司徒之职，戊子（二十日），任命尔朱彦伯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尔朱彦伯在尔朱氏弟兄中没有什么过错罪恶。尔朱世隆坚决推辞太保之职，于是节闵帝特意设置仪同三司之官，地位在上公之下，庚寅（二十二日），任命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斛斯椿向尔朱世隆诬告朱瑞谋反，尔朱世隆杀了朱瑞。

庚寅，诏：“凡宗戚有服属者，并可赐汤沐，食乡亭侯，随远近为差。”

庚寅（二十二日），梁武帝下诏：“凡皇宗外戚有缌麻以上服属关系的妇女，都可以赏赐汤沐邑，男的封乡侯或亭侯，按服属关系的远近为等差。”

壬辰，以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敬容，昌之子也。

壬辰（二十四日），梁武帝任命吏部尚书何敬容为尚书右仆射。何敬容是何昌的儿子。

魏尔朱仲远、度律等闻高欢起兵，恃其强，不以为虑，独尔朱世隆忧之。尔朱兆将步骑二万出井陉，趣殷州，李元忠弃城奔信都。八月，丙午，尔朱仲远、度律将兵讨高欢。九月，己卯，魏以仲远为太宰，庚辰，以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北魏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听说高欢起兵反叛后，仍自恃力量强盛，并没有太担心忧虑这件事，只有尔朱世隆对高欢起兵之事感到非常担心忧虑。尔朱兆率步兵和骑兵二万人马从井陉出发，直扑殷州，李元忠弃城逃奔信都。八月，丙午（初九），尔朱仲远、尔朱度律等率兵讨伐高欢。九月，己卯（十二日），北魏朝廷任命尔朱仲远为太宰，庚辰（十三日），又任命尔朱天光为大司马。

癸巳，魏主追尊父广陵惠王为先帝，母王氏为先太妃，封弟永业为高密王，子恕为勃海王。

癸巳（二十六日），北魏国主元恭追尊其父广陵惠王元羽为先帝，追尊其母王氏为先太妃，加封弟弟元永业为高密王，儿子元恕为勃海王。

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讲《涅经》，七日而罢。

冬季，十月，己酉（十三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登法座，向众人宣讲《涅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乐山侯正则，先有罪徙郁林，招诱亡命，欲攻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讨斩之。正则，正德之弟也。

梁朝乐山侯萧正则，过去由于犯罪，被流放到了郁林，在郁林招纳亡命之徒，想攻打番禺。广州刺史元仲景讨伐萧正则，杀掉了他。萧正则是萧正德的弟弟。

孙腾说高欢曰：“今朝廷隔绝，号令无所禀，不权有所立，则众将沮散。”欢疑之，腾再三固请，乃立勃海太守元朗为帝。朗，融之子也。壬寅，朗即位于信都城西，改元中兴。以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崐、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孙腾劝说高欢道：“现在我们与朝廷隔绝不通，号令无所禀受，如果不权且立一位皇帝的话，军队就会没有斗志而瓦解溃散。”高欢对此仍犹疑不定，在孙腾的一再请求下，高欢这才立勃海太守元朗为皇帝。元朗是元融的儿子。壬寅（初六），元朗在信都城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中兴。任命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孙腾为尚书左仆射，河北行台魏兰根为右仆射。

己酉，尔朱仲远、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腾、车骑大将军贾显智军于阳平。显智名智，以字行，显度之弟也。尔朱兆出井陉，军于广阿，众号十万。高欢纵反间，云“世隆兄弟谋杀兆”，复云“兆与欢同谋杀仲远等”，由是迭相猜贰，徘徊不进。仲远等屡使斛斯椿、贺拔胜往谕兆，兆帅轻骑三百来就仲远，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马鞭，长啸凝望，疑仲远等有变，遂趋出，驰还。仲远遣椿、胜等追，晓说之，当执椿、胜还营，仲远、度律大惧，引兵南遁。兆数胜罪，将斩之，曰：“尔杀卫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尔不与世隆等俱来，而东征仲远，罪二也。我欲杀尔久矣，今复何言？”胜曰：“可孤为国巨患，胜父子诛之，其功不小，反以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诛臣，胜宁负王，不负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贼密迩，骨肉构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胜不惮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

己酉（十三日），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车骑大将军贾显智等率军驻扎于阳平县。贾显智名字叫贾智，通常以字相称，他是贾显度的弟弟。尔朱兆率军出兵井陉，驻扎于广阿，号称有十万人马。高欢施反间计，说“尔朱世隆兄弟要谋杀尔朱兆”，又说“尔朱兆与高欢共同谋划要杀掉尔朱仲远等人”，于是尔朱氏兄弟相互猜疑，均徘徊不进。尔朱仲远等多次派斛斯椿、贺拔胜前往尔朱兆处调停，尔朱兆率三百名轻骑来到尔朱仲远处，与尔朱仲远同坐大帐下。尔朱兆脸色有不平之气，手中挥舞着马鞭，长啸凝望远方。他怀疑尔朱仲远等人有变化，于是便赶快离开大帐出来，上马飞驰，回到自己的营地。尔朱仲远派斛斯椿、贺拔胜等人追赶尔朱兆，对他进行劝说，尔朱兆却将斛斯椿、贺拔胜抓了起来带回营中。尔朱仲远、尔朱度律闻知后非常恐惧，赶忙率军南逃。尔朱兆历数贺拔胜罪状，要将他处斩，说道：“你杀了卫可孤，这是第一条罪状。天柱大将军被杀后，你不和尔朱世隆等人一起前来，却东征尔朱仲远，这是第二条罪状。我早就想杀你了，今天你还有什么话说？”贺拔胜说道：“卫可孤是国家的大祸患，我贺拔胜父子将其诛杀，功劳巨大，难道反而算作罪状么？天柱大将军被杀，是君杀臣，我贺拔胜宁肯有负于大王，也不能负于朝廷。今天之事，我是活是死全在于大王您。只是贼寇越来越近，而兄弟骨肉之间却离心离德，从古至今，没有象这样而不灭亡的。我贺拔胜并不怕死，恐怕大王您这样做是失策的。”尔朱兆听了之后便放了贺拔胜。

高欢将与兆战，而畏其众强，以问亲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所谓强者，得天下之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顺讨逆，如汤沃雪，何众强之有！”欢曰：“虽然，吾以小敌大，恐无天命不能济也。”韶曰：“韶闻‘小能敌大，小道大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为谋，勇者不为斗，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从者哉！”韶，荣之子也。辛亥，欢大破兆于广阿，俘其甲卒五千余人。

高欢将与尔朱兆交战，但却畏惧尔朱兆军队强大，于是便问计于亲信都督段韶，段韶说：“所谓军队多，乃是得到众人的拼死效力；所谓强大，乃是得到天下的人心。尔朱氏上弑天子，中间屠杀公卿百官，对下凌残百姓，大王您以顺讨逆，就如同以开水浇雪，尔朱氏有什么军队众多而又强大可言！”高欢说道：“虽然如此，我们以弱小的兵力对付强大的敌人，如果得不到上天保佑，恐怕不能成功。”段韶说：“我听说‘弱小的一方能够打败强大的一方，因为弱小的一方是正义的，而强大的一方是不正义的。’我还听说‘上天对任何人并无特别偏爱，只辅佐保佑有德之人。’现在尔朱氏外乱天下，内失英雄之崐心，有智之人不为其出谋划策，勇武之人不为其拼死战斗，他已失去民心，天意怎会不顺从于您呢！”段韶是段荣的儿子。辛亥（十五日），高欢在广阿大破尔朱兆，俘获敌军五千余人。

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

十一月，乙未（二十九日），梁武帝临幸同泰寺，向僧众宣讲《般若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

庚辰，魏高欢引兵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

庚辰（十四日），北魏高欢率军攻打邺城，相州刺史刘诞据城固守。

是岁，魏南兖州城民王乞得劫刺史刘世明，举州来降。世明，芳之族子也。上以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谯城。以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仪同三司。世明不受，固请北归，上许之。世明至洛阳，奉送所持节，归乡里，不仕而卒。

这一年，北魏南兖州城百姓王乞得劫持南兖州刺史刘世明，率全州前来投降梁朝。刘世明是刘芳的同族兄弟之子。梁武帝任命侍中元树为镇北将军、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守谯城。又任命刘世明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加封仪同三司。刘世明不接受，坚决请求回到北朝，梁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刘世明到了洛阳后，向朝廷奉还了随身带着的符节，回到家乡，不再做官，直到去世。

四年（壬子、532 ）

四年（壬子，公元532 年）

春，正月，丙寅，以南平王伟为大司马，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春季，正月，丙寅（初一），梁武帝任命南平王萧伟为大司马，任命元法僧为太尉，袁昂为司空。

立西丰侯正德为临贺王。正德自结于朱异，上既封昭明诸子，异言正德失职，故王之。

梁武帝立西丰侯萧正德为临贺王。萧正德结纳朱异，武帝即已加封了昭明太子等几个儿子，朱异便进言说萧正爵位太低，所以梁武帝便将萧正德封为王。

以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卫送魏王悦入洛。

梁武帝任命太子右卫率薛法护为司州牧，派他护送魏王元悦到洛阳。

庚午，立太子纲之长子大器为宣城王。

庚午（初五），梁武帝立太子萧纲的长子萧大器为宣城王。

魏高欢攻邺，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邺，擒刘诞，以杨为行台右丞。时军国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及开府谘议参军崔。，逞之五世孙也。

北魏高欢攻打邺城，挖好地道，将支撑地道顶部的柱子点火烧掉，于是城墙坍塌，陷入地中。壬午（十七日），攻下了邺城，擒获了刘诞，高欢任命杨为行台右丞。当时很多军国大事，文告檄文命令等，都出自杨和开府谘义参军崔之手。崔是崔逞的五世孙。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欲遣还北，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法僧偕行。

二月，梁武帝任命太尉元法僧为东魏王，想让他回到北朝，兖州刺史羊侃为军司马，与元法僧同行。

扬州刺史邵陵王纶遣人就市赊买锦彩丝布数百匹，市人皆闭邸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依事启闻。纶被责还弟，乃遣防阁戴子高等以槊刺智通于都巷，刃出于背。智通识子高，取其血以指画车壁为“邵陵”字，乃绝，由是事觉。庚戌，纶坐免为庶人，锁之于弟，经二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

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市场上赊购锦彩丝布几百匹，商人们都闭店不出；少府丞何智通将此事报告了朝廷。结果萧纶被责令回到府第，于是萧纶便派防阁戴子高等人在京城的一条巷子中用槊刺杀何智通，槊刃从背部刺出。何智通认识戴子高，他用手指蘸着身上的血在车壁上写下了“邵陵”二字之后才死去，因此这件事才被人发觉。庚戌（十五日），萧纶因犯罪被黜为平民，将他锁禁于府第之中，过了二十天，才去掉锁，很快又恢复了封爵。

辛亥，魏安定王追谥敬宗曰武怀皇帝，甲子，以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以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安定王帅百官入居于邺。 辛亥（十六日），北魏安定王元朗追谥孝庄帝为武怀皇帝。甲子（二十九日），任命高欢为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三月丙寅（初二），任命高澄为骠骑大将军。丁丑（十三日），安定王率文武百官入居邺城。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辞厚礼谕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请节闵帝纳兆女为后；兆乃悦，并与天光、度律更立誓约，复相亲睦。

尔朱兆与尔朱世隆等人彼此相互猜疑、牵制，尔朱世隆低声下气，派人带着厚礼对尔朱兆进行调停、劝解，想让尔朱兆到洛阳，一切都由他。尔朱世隆又请节闵帝纳尔朱兆的女儿为皇后。尔朱兆这才高兴起来，并且和尔朱天光、尔朱度律等人又立下了誓约，重新互相亲睦。

斛斯椿阴谓贺拔胜曰：“天下皆怨毒尔朱，而吾等为之用，亡无日矣，不如图之。”胜曰：“天光与兆各据一方，欲尽去之甚难，去之不尽，必为后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说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讨高欢。世隆屡征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欢作乱，非王不能定，岂可坐视宗族夷灭邪！”天光不得已，将东出，问策于雍州刺史贺拔岳，岳问：“王家跨据三方，士马殷盛，高欢乌合之众，岂能为敌！但能同心戮力，往无不捷。若骨肉相疑，则图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见，莫若且镇关中以固根本，分遣锐师与众军合势，进可以克敌，退可以自全。”天光不从。闰月，壬寅，天光自长安，兆自晋阳，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节闵帝以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之。

斛斯椿私下里对贺拔胜说：“如今天下之人都痛恨尔朱氏，而我们却还在为他们卖命，灭亡之日不远了，不如想办法对付尔朱氏。”贺拔胜说道：“尔朱天光与尔朱兆各自占据一方，要想全部除掉他们很难，如果不能全部除掉他们，一定会成为后患，怎么办呢？”斛斯椿道：“这容易做到。”于是斛斯椿便劝说尔朱世隆督促尔朱天光等人到洛阳来，共同讨伐高欢。尔朱世隆多次征召尔朱天光，尔朱天光却不来，于是尔朱世隆便派斛斯椿亲自前往邀请尔朱天光。斛斯椿对尔朱天光说道：“高欢发动叛乱，只有大王您才能平定，您怎么能够坐视自己宗族遭受夷灭而不顾呢！”尔朱天光不得已，将要率军向东出发，问计于雍州刺史贺拔岳，贺拔岳说道：“大王您一家雄据三方，兵马强盛，高欢乃一群乌合之众，怎能与您对抗！只要能够同心协力，大王您将无往而不胜。如果兄弟之间相互疑猜，那么连存身自保尚且来不及，又怎能制服敌人呢！照我看来，您不如暂且镇守关中地区以稳固住自己的根本，然后分路派遣精锐部队与其他众人的部队联合，这样的话，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保全自己。”尔朱天光没有采纳贺拔岳的建议。闰月，壬寅（初九），尔朱天光从长安出发，尔朱兆从晋阳出发，尔朱度律从洛阳出发，尔朱仲远从东郡出发，几路人马都会聚于邺城，军队号称二十万，沿洹水两岸驻扎下来。节闵帝任命长孙稚为大行台，总督各路大军。

高欢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邺，癸丑，出顿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以从。欢曰：“高都督所将皆汉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鲜卑兵千余人相杂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将，练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洽，胜则争功，退则推罪，不烦更配也。”

高欢命吏部尚书封隆之镇守邺城，癸丑（二十日），高欢率军出邺城驻扎于紫陌，大都督高敖曹率领乡里部曲王桃汤等三千人跟随。高欢对高敖曹说道：“高都督所统率的都是汉兵，恐怕不足以成事，我打算拨给你一千多鲜卑兵，跟汉兵混杂在一起使用，你看怎么样？”高敖曹说：“我所率领的部队，已训练了很长时间，前后几次作战，并不比鲜卑兵弱。现在如果混杂起来，彼此情感会不融洽，打了胜仗都要争功，打了败仗便会互相推罪于对方，所以不必混杂在一起。”

庚申，尔朱兆帅轻骑三千夜袭邺城，叩西门，不克而退。壬戌，欢将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乃于韩陵为圆陈，连系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志。兆望见欢，遥责欢以叛己，欢曰：“本所以戮力者，其辅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欢曰：“我昔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遂战。欢将中军，高敖曹将左军，欢从父亲岳将右军。欢战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骑冲其前，别将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敖曹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之，兆等大败，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陈降欢。兆对慕容绍宗抚膺曰：“不用崐公言，以至于此！”欲轻骑西走，绍宗反旗鸣角，收散卒成军而去。兆还晋阳，仲远奔东郡。尔朱彦伯闻度律等败，欲自将兵守河桥，世隆不从。

庚申（二十七日），尔朱兆率三千轻骑夜袭邺城，攻打西门，未能成功，败退下来。壬戌（二十九日），高欢率不满二千的骑兵和不满三万的步兵，因与敌人众寡悬殊，于是便在韩陵布成了一个圆阵，将牛驴等牲畜用绳索连系起来堵塞了归路，于是将士们个个都有拼死战斗的意志。尔朱兆望见高欢，远远地责骂他背叛自己，高欢道：“我原来与你同心协力，是为了共同辅佐皇帝，现在皇帝何在？”尔朱兆说道：“孝庄帝冤杀天柱大将军，我是为了报仇罢了。”高欢道：“我过去听说了天柱大将军的阴谋，你当时就在门前站着，怎能说不是反叛呢！况且君杀臣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又有什么仇可报的？你我今日一切情义都断绝了。”于是两军便大战起来。高欢统帅中军，高敖曹统帅左军，高欢的堂弟高岳统帅右军。高欢的部队作战不利，尔朱兆等乘机进攻高军。高岳率五百名骑兵从正面冲击尔朱兆军，别将斛律敦将失散了的士卒聚集起来从后面打击尔朱兆军，高敖曹则率一千骑兵从栗园出发横击尔朱兆。尔朱兆等大败，贺拔胜和徐州刺史杜德于阵前投降了高欢。尔朱兆摸着胸口对慕容绍宗说道：“没有采纳您的建议，才到了这个地步！”尔朱兆想率轻骑向西逃奔晋阳，慕容绍宗调转大旗，吹响号角，把逃散的士兵收聚成一支部队带着他们逃跑了。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逃奔东郡。尔朱彦伯闻知尔朱度律等战败，打算亲自率军镇守河桥，尔朱世隆不同意。

度律、天光将之洛阳，大都督斛斯椿谓都督贾显度、贾显智曰：“今不先执尔朱氏，吾属死无类矣。”乃夜于桑下盟，约倍道先还。世隆使其外兵参军阳叔渊驰赴北中，简阅败卒，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诡说叔渊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闻欲大掠洛邑，迁都长安，宜先内我以为之备。”叔渊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据河桥，尽杀尔朱氏之党。度律、天光欲攻之，会大雨昼夜不止，士马疲顿，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陂津，为人所擒，送于椿所。椿使行台长孙稚诣洛阳奏状，别遣贾显智、张欢帅骑掩袭世隆，执之。彦伯时在禁直，长孙稚于神虎门启陈：“高欢义功既振，请诛尔朱氏。”节闵帝使舍人郭崇报彦伯，彦伯狼狈走出，为人所执，与世隆俱斩于阊阖门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于高欢。

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将前往洛阳，大都督斛斯椿对都督贾显度、贾显智说：“现在如果不先抓获尔朱氏的话，我们这些人就要全都死光了。”于是几个人夜间便在桑树下盟誓，约定好兼程抢先返回洛阳。尔朱世隆派他的外兵参军阳叔渊飞马赶奔北中郎府城，选拔检阅那些败兵，分批进入洛阳城。斛斯椿赶到洛阳，未能进入城中，便哄骗阳叔渊说：“尔朱天光的部下都是西部人，我听说他们打算要大肆掠抢洛阳城，之后迁都到长安，你应先让我进城，做好准备。”阳叔渊相信了斛斯椿的话。夏季，四月，甲子朔（初一），斛斯椿等占据河桥，将尔朱氏的党羽全部杀掉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想攻打河桥，赶上天下大雨，昼夜不停，兵马疲惫困顿，弓箭施展不开，于是只好向西逃去，逃到陂津时，被人擒获，送到了斛斯椿处。斛斯椿派行台长孙稚到洛阳向朝廷报告，另外又派贾显智、张欢率骑兵袭击尔朱世隆，将其抓获。尔朱彦伯当时正在宫中，长孙稚在神虎门向节闵帝启请道：“高欢义军已经成功，请陛下诛杀尔朱氏。”节闵帝派舍人郭崇将这一情况通报了尔朱彦伯，尔朱彦伯狼狈逃出宫中，被人抓获，与尔朱世隆一起被斩首于阊阖门外，又将尔朱彦伯、尔朱世隆的首级连同尔朱度律、尔朱天光一起送到高欢处。

节闵帝使中书舍人卢辩劳欢于邺，欢使之见安定王，辩抗辞不从，欢不能夺，乃舍之。辩，同之兄子也。

节闵帝派中书舍人卢辩到邺城慰劳高欢，高欢让卢辩见安定王，卢辩高声抗议不见安定王，高欢不能使他屈服，只好放了他。卢辩是卢同哥哥的儿子。

辛未，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降于安定王，以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辛未（初八），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投降了安定王，安定王任命侯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

尔朱仲远来奔。仲远帐下都督乔宁、张子期自滑台诣欢降。欢责之曰：“汝事仲远，擅其荣利，盟契百重，许同生死。前仲远自徐州为逆，汝为戎首；今仲远南走，汝复叛之。事天子则不忠，事仲远则无信，犬马尚识饲之者，汝崐曾犬马之不如！”遂斩之。

尔朱仲远前来投降梁朝。尔朱仲远的部将都督乔宁、张子期从滑台到高欢处请降。高欢斥责他们说：“你们侍奉尔朱仲远，享尽了荣华富贵，与尔朱仲远信誓旦旦，答应和他同生共死。以前尔朱仲远在徐州叛乱，你们是首要分子，现在尔朱仲远失势南逃，你们又背叛了他。你们对天子不忠，对尔朱仲远不讲信义，犬马还不忘记饲养它的主人，你们连犬马都不如！”于是便杀掉了乔宁和张子期。

尔朱天光之东下也，留其弟显寿镇长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欲与之俱东。贺拔岳知天光必败，欲留悦共图显寿以应高欢，计未有所出。宇文泰谓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有贰心，若以此告之，恐其惊惧。然悦虽为主将，不能制物，若先说其众，必人有留心；悦进失尔朱之期，退恐人情变动，乘此说悦，事无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悦军说之，悦遂与岳俱袭长安。泰帅轻骑为前驱，显寿弃城走，追至华阴，擒之。欢以岳为关西大行台，岳以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事无巨细皆委之。

尔朱天光率军东下之时，留下了他的弟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城，召请秦州刺史侯莫陈悦和他一起东下洛阳。贺拔岳知道尔朱天光肯定会失败，便想留住侯莫陈悦共同对付尔朱显寿以响应高欢，但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宇文泰对贺拔岳说道：“现在尔朱天光并没有走远，侯莫陈悦未必会有二心，如果把这计划告诉了他，恐怕侯莫陈悦会惊慌恐惧。但侯莫陈悦虽然是主将，却不能控制人，如果先劝说他的部队，一定会人人都愿留下来，侯莫陈悦如果东进，便误了尔朱天光约定的日期；如果后退，则又担心人心浮动，发生变乱，如果乘这个时候劝说侯莫陈悦，事情肯定会成功。”贺拔岳非常高兴，便命宇文泰到侯莫陈悦军中去劝说他，侯莫陈悦于是便和贺拔岳一起袭击长安城。宇文泰率轻骑为前锋，尔朱显寿弃城而逃，被追到华阴抓获。高欢任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贺拔岳任命宇文泰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无论大事小事都交与他处理。

尔朱世隆之拒高欢也，使齐州行台尚书房谟募兵趣四渎，又使其弟青州刺史弼趣乱城，扬声北渡，为掎角之势。及韩陵既败，弼还东阳，闻世隆等死，欲来奔，数与左右割臂为盟。帐下都督冯绍隆，素为弼所信待，说弼曰：“今方同契阔，宜更割心前之血以盟众。”弼从之，大集部下，披胸令绍隆割之，绍隆因推刃杀之，传首洛阳。

尔朱世隆抵抗高欢的时候，派齐州行台尚书房谟招募士兵赶奔四渎，又派房谟的弟弟房弼赶赴乱城，扬言要北渡黄河，构成犄角之势。等到韩陵失败后，房弼回到东阳，听说尔朱世隆等人已死，便打算前来投奔梁朝，多次与部下割臂盟誓。房弼的帐下都督冯绍隆，一直深受房弼信赖，冯绍隆劝说房弼：“现在正是辛苦困难的时候，您应该进一步刺出胸前之血和众人盟誓。”房弼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将部下召集起来，敞开前胸令冯绍隆刺血，冯绍隆趁机用刀杀了房弼，将他的首级送到了洛阳。

丙子，安东将军辛永以建州降于安定王。

丙子（十三日），安东将军辛永率建州投降了安定王。

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欢以安定王疏远，使仆射魏兰根慰谕洛邑，且观节闵帝之为人，欲复奉之。兰根以帝神采高明，恐于后难制，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共劝欢废之。欢集百官问所宜立，莫有应者，太仆代人綦毋俊盛称节闵帝贤明，宜主社稷，欢欣然是之。作色曰：“若言贤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广陵既为逆胡所立，何得犹为天子！若从俊言，王师何名义举？”欢遂幽节闵帝于崇训佛寺。

辛巳（十八日），安定王到了邙山。高欢因安定王与皇族嫡系比较疏远，于是派仆射魏兰根前往洛阳慰问，同时观察一下节闵帝的为人，打算再推奉他为帝。魏兰根认为节闵帝神气高扬，担心以后难以驾驭，便与高乾兄弟及黄门侍郎崔等一起劝高欢废掉节闵帝。高欢召集百官向大家征询应该立谁为帝，没人作声，太仆代郡人綦毋俊盛赞节闵帝贤明，认为应该立他做社稷之王，高欢很高兴，觉得綦毋俊说得很对。崔正言厉色地说道：“如果要说贤明，自然应该等待我们高王，慢慢登上皇位。广陵王既然是由叛乱的胡人所立，怎能还让他做天子！如果听从了綦毋俊的话，大王您的队伍怎么称得上是义举？”高欢于是便将节闵帝幽禁在崇训佛寺中。欢入洛阳，斛斯椿谓贺拔胜曰：“今天下事，在吾与君耳，若不先制人，将为人所制。高欢初至，图之不难。”胜曰：“彼有功于时，害之不祥。比数夜与欢同宿，序往昔之怀，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惮之！”椿乃止。

高欢进入洛阳之时，斛斯椿对贺拔胜说道：“当今天下之事，全在于我和您了，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的话，将会被别人所制。高欢现在刚到洛阳，对付他还不难。”贺拔胜说道：“高欢有功于国家，杀害了他不吉祥。近几夜我与高欢同住，叙谈往昔之情，同时他又很感谢你的恩义，为什么要怕他呢！”斛斯椿这才作罢。

欢以汝南王悦，高祖之子，召欲立之，闻其狂暴无常，乃止。

因为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的儿子，高欢便将元悦召来想立他为帝，但又听说元悦暴戾无常，便只好作罢。

时诸王多逃匿，尚书左仆射平阳王修，怀之子也，匿于田舍。欢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见修所亲员外散骑侍郎太原王思政，问王所在，思政曰：“须知问意。”椿曰：“欲立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从思政见修，修色变，谓思政曰：“得无卖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变态百端，何可保也！”椿驰报欢。欢遣四百骑迎修入毡帐，陈诚，泣下沾襟，修让以寡德，欢再拜，修亦拜。欢出备服御，进汤沐，达夜严警。昧爽，文武执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劝进表。椿入帐门，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视之，曰：“便不得不称朕矣。”乃为安定王作诏策而禅位焉。

当时北魏诸王大多逃走藏匿了起来，尚书左仆射平阳王元修，是元怀的儿子，躲藏在乡间田舍中。高欢想立元修为帝，便派斛斯椿去寻找元修。斛斯椿找到元修所亲信的员外散骑侍郎太原人王思政，向他打听元修的下落，王思政说：“我要知道您为何找他。”斛斯椿道：“想立他为皇帝。”王思政这才说出元修在什么地方。斛斯椿随王思政去见元修，元修见了他们脸色大变，对王思政说道：“你不是要出卖我吧？”王思政道：“当然不是。”元修又说：“你敢保证么？”王思政答道：“事情千变万化，怎么能保证呢！”斛斯椿飞马向高欢作了汇报，高欢派四百名骑兵将元修接入毛毡大帐之中，向元修表达了自己的诚挚之心，言谈之际泪落沾襟。元修以寡德为由推让再三，高欢又拜了两拜，元修也拜了一拜。高欢出帐，准备好皇帝的服装、用品让元修沐浴更衣，彻夜严加警戒。第二天早晨，因军中无法备朝服，所以文武百官执鞭朝拜元修，高欢让斛斯椿进奉劝进表。斛斯椿进入帷门，弯腰施礼伸着头不敢进到元修跟前，元修命王思政接过劝进表，看过之后，说道：“我也只好即位称朕了。”高欢于是为安定王作诏书禅位于元修。

戊子，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升阊阖门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戊子（二十五日），北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东郭外即皇帝位，采用鲜卑旧制，将黑毡蒙在七个人身上，高欢便是其中一人。元修在毡上向西拜过天之后，便入御太极殿，群臣朝拜庆贺。孝武帝元修登上阊阖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昌。任命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庚寅（二十七日），加封高澄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

初，欢起兵信都，尔朱世隆知司马子如与欢有旧，自侍中、骠骑大将军出为南岐州刺史。欢入洛，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朝夕左右，参知军国。广州刺史广宁韩贤，素为欢所善，欢入洛，凡尔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夺，唯贤如故。

当初，高欢从信都起兵之时，尔朱世隆知道司马子如跟高欢有老交情，于是将司马子如从侍中、骠骑大将军的职位上撤下将他调离洛阳到南岐州任刺史。高欢进入洛阳后，征召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尚书，从此司马子如朝夕在高欢身边，参与军国大事。广州刺史广宁郡人韩贤，一直很受高欢赏识，高欢进到洛阳后，凡是尔朱氏所任命的官职爵位都撤销废除了，只有韩贤的官爵还和过去一样。

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追尔朱仲远；仲远已出境，遂攻元树于谯。

北魏任命前御史中尉樊子鹄兼任尚书左仆射，为东南道大行台，与徐州刺史杜德一起追击尔朱仲远，尔朱仲远已逃出境外，于是便到谯城攻打元树。丞相欢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畏欢，欲单马入朝。行台右丞薛孝通说岳曰：“高王以数千鲜卑破尔朱百万之众，诚亦难敌。然诸将或素居其上，或与之等夷，屈首从之，势非获已。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高王除之则失人望，留之则为腹心之疾。且吐万人虽复败走，犹在并州，高王方内抚群雄，外抗敌，安能去其巢穴，与公争关中之地乎！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言未卒，岳执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

丞相高欢征召贺拔岳为冀州刺史，贺拔岳畏惧高欢，便打算单人匹马入朝接受任命。行台右丞薛孝通劝贺拔岳道：“高欢以几千鲜卑军队打败了尔朱氏的百万大军，您确实很难与他相匹敌。但各位将领有的过去一直职位在他之上，有的跟他职位相当，俯首屈从于他，其势乃迫不得已。现在这些将领有的在京师洛阳，有的占据着州镇，高欢若除掉他们则会失去人心，若留着他们则会成为他的心腹之患。况且尔朱兆虽然败逃，却仍在并州，高欢正在内抚群雄，外抗强敌，怎能离开老窝，与您争夺关中之地呢！现在关中的英雄豪杰，都倾心于您，愿意为您效力。您若以华山当作城墙，以黄河作为沟堑，进可以兼并崤山以东的区域，退可以封锁函谷关，为什么要捆住自己的手脚，受制于别人呢！”话还未说完，贺拔岳便握住薛孝通的手说：“您说得对。”于是客气地给高欢写了封信加以推辞，未应召到京接受任命。

壬辰，丞相欢还邺，送尔朱度律、天光于洛阳，斩之。

壬辰（二十九日），丞相高欢回到邺城，将尔朱度律、尔朱天光送到洛阳杀掉了。

五月，丙申，魏主鸩节闵帝于门下外省，诏百司会丧，葬用殊礼。

五月，丙申（初三），北魏国主在门下省用药酒毒死了节闵帝，之后下诏各部门大办丧事，用隆重的葬礼埋葬节闵帝。

以沛郡王欣为太师，赵郡王谌为太保，南阳王宝炬为太尉，长孙稚为太傅。宝炬，愉之子也。丞相欢固辞天柱大将军，戊戌，许之。己酉，清河王为司徒。

任命沛郡王元欣为太师，赵郡王元谌为太保，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任命长孙稚为太傅。元宝炬是元愉的儿子。丞相高欢坚决推辞不当天柱大将军，戊戌（初五），孝武帝元修同意了他的请求。己酉（十六日），任命清河王元为司徒。

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养子，丞相欢命以为弟，恃欢势骄公卿，南阳王宝炬殴之，曰：“镇兵何敢尔！”魏主以欢故，六月，丁卯，黜宝炬为骠骑大将军，归第。

侍中河南人高隆之，本是徐氏的养子，丞相高欢认他为弟，高隆之倚仗高欢的权势对公卿们的态度很骄横，南阳王元宝炬将他痛打了一顿，骂道：“镇兵竟敢如此狂妄！”孝武帝元修因高欢的缘故，于六月丁卯（初五），将元宝炬贬黜为骠骑大将军，令其回到家中去。

魏主避广平武穆王之讳，改谥武怀皇帝曰孝庄皇帝，庙号敬宗。

北魏孝武帝为避广平武穆王之讳，将武怀皇帝的谥号改为孝庄皇帝，庙号为“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复以南阳王宝炬为太尉。

秋季，七月，庚子（初八），北魏又重新任命南阳王元宝炬为太尉。

壬寅，魏丞相欢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入井陉，击尔朱兆。庚戌，魏主使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丞相欢于太原，因以隆之为丞相军司。欢军于武乡，尔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欢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壬寅（初十），北魏丞相高欢率兵入滏口，大都督库狄干率兵入井陉，攻打尔朱兆。庚戌（十八日），北魏孝武帝派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隆之率步兵骑兵十万人与高欢在太原会师，于是任命高隆之为丞相军司。高欢驻军于武乡，尔朱兆大肆抢掠晋阳，向北逃奔秀容县。从此并州平定。因晋阳四面有山为屏障，高欢于是在晋阳建立了大丞相府，住在那里。

魏夏州迁民郭迁据青州反，刺史元嶷弃城走；诏行台侯景等讨之，拔其城。迁来奔。

北魏夏州移民郭迁占据了青州反叛朝廷，青州刺史元嶷弃城而逃。朝崐廷诏令行台侯景等人讨伐郭迁，攻下了青州。郭迁前来投奔梁朝。

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围元树于谯城，分兵攻取蒙县等五城，以绝援兵之路。树请帅众南归，以地还魏，子鹄等许之，与之誓约。树众半出，子鹄击之，擒树及谯州刺史朱文开以归。羊侃行至官竹，闻树败而还。九月，树至洛阳，久之，复欲南奔，魏人杀之。

北魏东南道大行台樊子鹄在谯城包围了元树，分兵攻取了蒙县等五座县城，以断绝元树的援兵之路。元树向樊子鹄请求率军南归梁朝，将占据的地盘还给北魏，樊子鹄等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与元树订立了盟约。元树的部队一半人马刚出城，樊子鹄突然袭击，抓获了元树和谯州刺史朱文开，把他们带了回来。羊侃率军行至官竹这个地方时，听说元树已兵败，便又回去了。九月，元树被押送到了洛阳，过了一段时间，元树又打算南奔梁朝，结果被北魏人杀掉了。

乙巳，以司空袁昂领尚书令。

乙巳（十四日），梁朝任命司空袁昂兼任尚书令。

冬，十一月，丁酉，日南至，魏主祀圜丘。

冬季，十一月，丁酉（初七），这天是冬至，北魏孝武帝在圜丘祭天。

甲辰，魏杀安定王朗、东海王晔。

甲辰（十四日），北魏杀安定王元朗和东海王元晔。

己酉，以汝南王悦为侍中、大司马。

己酉（十九日），北魏朝廷任命汝南王元悦为侍中、大司马。

魏葬灵太后胡氏。

北魏为灵太后胡氏举行葬礼。

上闻魏室已定，十二月，庚辰，复以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梁武帝听说北魏朝廷已经安定，十二月，庚辰（二十一日），再次任命太尉元法僧为郢州刺史。

魏主以汝南王悦属近地尊，丁亥，杀之。

北魏孝武帝因汝南王元悦与自己亲属关系近而且地位又高，丁亥（二十八日），杀了元悦。

魏大赦，改元永兴，以与太宗同号，复改永熙。

北魏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永兴，因为与太宗年号相同，便又改为永熙。

魏主纳丞相欢女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纳币于晋阳。欢与之宴，论及旧事，元忠曰：“昔日建议，轰轰大乐，比来寂寂无人问。”欢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求建义处。”欢曰：“建义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欢须大笑。欢悉其雅意，深重之。

北魏孝武帝娶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命太常卿李元忠将彩礼送至晋阳高欢处。高欢与李元忠宴饮，谈到过去的往事，李元忠说道：“昔日您兴兵起义的时候，热热闹闹，欢欢乐乐，近来却静悄悄地没人来问候了。”高欢拍手大笑，说道：“你这人是在逼我起兵啊。”李元忠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把权力交给侍中（高澄），我就再找一处能够起兵的地方。”高欢道：“起兵的人不用担心没有，只是恐怕象我这样的老头儿你不会再遇到了。”李元忠说道：“正因为这老头儿难以遇到，所以我是不会离开的。”于是捋着高欢的胡须大笑起来。高欢知道李元忠平素的想法，因此很是看重他。

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险隘，出入寇抄。魏丞相欢扬声讨之，师出复止者数四，兆意怠。欢揣其岁首当宴会，遣都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欢以大军继之。

尔朱兆到了秀容县后，分兵把守险要隘口，四出侵犯抢掠。北魏丞相高欢扬言要讨伐尔朱兆，军队已经出发然而又停止讨伐，这样搞了多次，于是尔朱兆心里便懈怠下来了。高欢估计尔朱兆在年初可能要举行宴会，于是便派都督窦泰率精锐骑兵飞速行军，一天一夜行军三百里，高欢率领大军随后进发。

一百五十六卷

梁纪十二高祖武皇帝十二中大通五年（癸丑、533 ）

梁纪十二梁武帝中大通五年（癸丑，公元533 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辛卯（初二），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魏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岭，众并降散。兆逃于穷山，命左右西河张亮及苍头陈山提斩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杀所乘白马，自缢于树。欢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诣欢降，欢以义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右皆密通款于欢，唯张亮无启疏，欢嘉之，以为丞相府参军。

北魏窦泰率领军队突然攻到尔朱兆大本营的厅堂，军中的人因为正在摆宴而疏于防守，忽然看见窦泰的军队，连忙惊慌地逃跑，后来在赤岭被窦泰追上击溃，不是投降就是逃散了。尔朱兆逃到荒山中，命令在身旁侍奉的西河人张亮以及仆隶陈山提砍下自己的头颅投降，张亮与陈山提都不忍心这么做。尔朱兆就杀掉自己所骑的白马，自己吊死在树上。高欢亲自来到尔朱兆自杀的地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慕容绍宗带着尔朱容的妻子、孩子以及尔朱兆剩余的人马向高欢投降，高欢看在过去的交情上，给予他们很优厚的待遇。尔朱兆在秀容的时候，他的近臣们都悄悄地向高欢表示投靠之意，唯独张亮没有写信联系。高欢对他很赞许，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参军。

魏罢诸行台。

北魏罢免了各位行台。

辛亥，上祀明堂。

辛亥（二十二日），梁武帝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丁巳，魏主追尊其父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李氏为皇太妃。

丁巳（二十八日），北魏国主孝武帝分别追认他的父亲为武穆帝，太妃冯氏为武穆后，母亲李氏为皇太妃。

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举城降魏。

劳州刺史曹凤、东荆州刺史雷能胜等人率领全城投降北魏。

魏侍中斛斯椿闻乔宁、张子期之死，内不自安，与南阳王宝炬、武卫将军元毗、王思政密劝魏主图丞相欢。毗，遵之玄孙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欢受诏不敬，帝由是不悦。椿劝帝置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四方骁勇者充之。帝数出游幸，椿自部勒，别为行陈，由是朝政、军谋，帝专与椿决之。帝以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拥重兵，密与相结，又出侍中贺拔胜为都督三荆等七州诸军事，欲倚胜兄弟以敌欢，欢益不悦。

北魏侍中斛斯椿听到乔宁、张子期的死讯，心里无法安宁，他与南阳王元宝炬、武卫将军元毗、王思政一道秘密劝说孝武帝除掉丞相高欢。元毗是元遵的玄孙。舍人元士弼又告诉孝武帝，说高欢对皇帝颁下的诏书不恭不敬，孝武帝因此不大愉快。斛斯椿劝说孝武帝设置了负责皇宫守卫的内都督部曲，又在皇帝居住的朱华阁里增添了值勤侍卫的人数，在这些侍卫下面，还有定额以外的侍卫几百人。充当卫士的都是从各地精选出的骁勇善战的人。孝文帝几次外出巡游，斛斯椿亲自部署，在卫士以外另外排列队伍。因此，有关朝政、军机方面的大事，孝武帝只与斛斯椿商议决定。由于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手中掌握重兵，孝武帝就与他秘密联系，又派遣侍中贺拔胜担任统管三荆等七州军事的都督，想倚仗贺拔胜兄弟的力量与高欢抗衡，高欢心里更加不高兴。

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丧，不暇终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请解职行丧，诏听解侍中，司空如故。乾虽求退，不谓遽见许，既去内侍，朝政多不关预，居常怏怏。帝既贰于欢，冀乾为己用，尝于华林园宴罢，独留乾，谓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复建殊效，相与虽则君臣，义同兄弟，宜共立盟约，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对曰：“臣以身许国，何敢有贰。”时事出仓猝，且不谓帝有异图，遂不固辞，亦不以启欢。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谓所亲曰：“主上不亲勋贤而招集群小，数遣元士弼、王思政往来关西与贺拔岳计议，又出贺拔胜为荆州，外示疏忌，内实树党，令其兄弟相近，冀据有西方。祸难将作，必及于我。”乃密启欢。欢召乾诣并州，面论时事，乾因劝欢受魏禅，欢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复为侍中，门下之事一以相委。”欢屡崐启请，帝不许。乾知变难将起，密启欢求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以咸阳王坦为司空。

担任侍中、司空的高乾在信都的时候，正赶上父亲去世，没有来得及服丧期满。等到孝武帝登上皇位的时候，他上书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以便为父亲守孝。孝武帝颁下诏书免去他的侍中职务，但依旧让他担任司空。高乾虽然要求解除职务，但想不到孝武帝会立即批准，这一下既然丢掉了侍中的位置，就不能多插手朝中的事务，住在家里常常怏怏不乐。孝武帝对高欢有了二心，希望高乾能够为自己所用，他曾经在华林园的酒宴结束后单独留下高乾，对他说：“司空，你们一家世代都是忠良，现在你又建立了显赫的功业，我与你相处名义上是君臣关系，但在情义上就好象兄弟一样，我们应该一道订立盟约，使我们的情义更加深厚。”说着，孝武帝很殷勤地催促高乾立约。高乾回答说：“我把整个身体都给了国家，哪敢不一心一意呢？”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再说也没有想到孝武帝这样做是别有意图的，因此高乾就没有坚决推辞，也没有把这一件事向高欢禀报。直到孝武帝设置部曲的时候，高乾才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皇上不与有功的贤良的大臣亲近，而是纠集了一群小人，还多次派遣元士弼、王思政来往于关西之间，与贺拔岳密谋，又派出贺拔胜掌管荆州，表面上显示出疏远贺拔胜的样子，实质上是在拉帮结派，使贺拔胜兄弟靠得近些，希望这样来占据西方。现在灾难将要降临了，而且必定要殃及到我的身上。”这才把孝武帝拉拢他的事秘密告诉了高欢。高欢把高乾叫到并州，同他当面讨论时事。高乾劝说高欢迫使孝武帝禅让帝位，高欢用袖子掩住高乾的嘴巴说道：“不要瞎说！现在就让司空你重新担任侍中，门下省的事全部委托给你了。”高欢屡次上书，请求让高乾复职，孝武帝都不允许。高乾知道灾难将要发生，就悄悄地请高欢给自己谋求徐州刺史的官职。二月，辛酉（初三），孝武帝任命高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另外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司空。

癸未，上幸同泰寺，讲《般若经》，七日而罢，会者数万人。

癸未（二十五日），梁武帝驾临同泰寺，讲解《般若经》，持续了七天才结束，到会的多达几万人。

魏正光以前，阿至罗常附于魏。及中原多事，阿至罗亦叛，丞相欢招抚之，阿至罗复降，凡十万户。三月，辛卯，诏复以欢为大行台，使随宜裁处。欢与之粟帛，议者以为徒费无益，欢不从；及经略河西，大收其用。

在北魏正光年间以前，阿至罗国经常依附于北魏。等到中原一带战事纷繁的时候，阿至罗国也反叛了。北魏的丞相高欢进行招抚后，阿至罗国又投降了，一共带了十万户人家。三月，辛卯（初三），北魏孝武帝颁下诏书，重新任命高欢为大行台，授权他可以随机裁决处理有关事务。高欢要给予阿至罗国一批粮食和绢帛，参与讨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白费财物，不可能有什么收益，高欢没有听他们的话。等到高欢征伐河西地区的时候，得到了阿至罗人的大力支持。

高乾将之徐州，魏主闻其漏泄机事，乃诏丞相欢曰：“乾邕与朕私有盟约，今乃反覆两端。”欢闻其与帝盟，亦恶之，即取乾前后数启论时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对欢使责之，乾曰：“陛下自立异图，乃谓臣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辞乎！”遂赐死。帝又密敕东徐州刺史潘绍业杀其弟敖曹，敖曹先闻乾死，伏壮士于路，执绍业，得敕书于袍领，遂将十馀骑奔晋阳。欢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为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断其归路，仲密亦间行奔晋阳。仲密名慎，以字行。

高乾将要去徐州上任，北魏孝武帝听说了他泄漏机密的事情，就写了诏书对丞相高欢说：“高乾跟我私下有过盟约，如今他在你和我两边翻来覆去。”高欢一听高乾与孝武帝曾经订过盟约，也对他产生了恶感，于是立即找来高乾以前给他的几件评论时事的文书，加以密封，派遣使者送给孝武帝。孝武帝召见高乾，当着高欢使者的面斥责高乾，高乾回答说：“陛下您自己有别的企图，才说我反复无常，做帝王的要将罪行硬加到一个人头上，难道还可以推卸得了吗！”于是，孝武帝赐高乾死。孝武帝又写密信给东徐州刺史潘绍业，命令他杀掉高乾的弟弟高敖曹，高敖曹已经提前得到了高乾的死讯，因此在路旁埋伏了精壮的士卒，捉住了潘绍业，从他衣袍的领子里搜到了孝武帝的诏书。于是，高敖曹就带着十几个人骑马直奔晋阳。高敖曹到达晋阳之后，高欢抱崐住他的头痛哭道：“皇上屈杀了高司空。”高敖曹的哥哥高仲密是光州刺史，孝武帝命令青州的兵马切断他回去的道路，高仲密也从小路跑到了晋阳。高仲密名叫高慎，通常用表字。

魏太师鲁郡王肃卒。

北魏的太师鲁郡王元肃去世。

丙辰，南平元襄王伟卒。

丙辰（二十八日），梁朝的南平元襄王萧伟去世。

丁巳，魏以赵郡王谌为太尉，南阳王宝炬为太保。

丁巳（二十九日），北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太尉，南阳王元宝炬为太保。

魏尔朱兆之入洛也，焚太常乐库，钟磬俱尽。节闵帝诏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更造之，至是始成，命曰《大成乐》。

北魏的尔朱兆在进入洛阳之后，焚烧了太常府的乐器库房，钟磬等等都给烧得一干二净。节闵帝元恭颁下诏书，命令录尚书事长孙稚、太常卿祖莹等人重新制造，到这个时候才完成，它们被命名为《大成乐》。

魏青州民耿翔聚众寇掠三齐，胶州刺史裴粲，专事高谈，不为防御；夏，四月，翔掩袭州城。左右白贼至，粲曰：“岂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门，粲乃徐曰：“耿王来，可引之听事，自馀部众，且付城民。”翔斩之，送首来降。

北魏青州的百姓耿翔聚集了一帮盗匪在三齐大肆掠夺，胶州刺史裴粲只会高谈阔论，不设防御。夏季，四月，耿翔带着人马突然袭击了胶州州城。裴粲身旁的部下向他禀告说贼兵冲过来了，他却回答：“岂有此理！”部下们又过来报告说贼兵已经进入城门了，裴粲才慢慢地说道：“耿王来了，你们可以带到厅堂来，他下面的那些人马，都交给城中的百姓。”耿翔杀了裴粲，带着他的脑袋来向梁朝投降。

五月，魏东徐州民王早等杀刺史崔庠，以下邳来降。

五月，北魏东徐州的百姓王早等人杀了刺史崔庠，献出下邳向梁朝投降。

六月，壬申，魏以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青、胶大使，督济州刺史蔡俊等讨耿翔。秋，七月，魏师至青州，翔弃城来奔，诏以为兖州刺史。

六月，壬申（十五日），北魏任命骠骑大将军樊子鹄为赴青州、胶州的特别使节，督促济州刺史蔡俊等人讨伐耿翔。秋季，七月，北魏的军队攻到了青州，耿翔放弃了青州城赶来投奔梁朝，梁武帝颁下诏书，任命他为兖州刺史。

壬辰，魏以广陵王欣为大司马，赵郡王谌为太师，庚戌，以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壬辰（初六），北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大司马，赵郡王元谌为太师。庚戌（二十四日），又任命前司徒贺拔允为太尉。

初，贺拔岳遣行台郎冯景诣晋阳，丞相欢闻岳使至，甚喜，曰：“贺拔公讵忆吾邪！”与景歃血，约与岳为兄弟。景还，言于岳曰：“欢奸诈有余，不可信也。”府司马宇文泰自请使晋阳，以观欢之为人，欢奇其状貌，曰：“此儿视瞻非常。”将留之，泰固求复命；欢既遣而悔之，发驿急追，至关不及而返。

起初，贺拔岳派遣行台郎冯景到晋阳，丞相高欢听说贺拔岳的使者来了，非常高兴，说道：“贺拔公岂不是想念我了？”然后与冯景歃血为盟，约定与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去后，对贺拔岳说：“高欢奸诈有余，真诚不足，不可信任。”府司马宇文泰自告奋勇，请求出使晋阳，以便观察高欢的为人到底如何。高欢见了宇文泰，对他的相貌感到惊奇，说道：“这个年轻人的仪表看起来不同寻常。”因此要留下宇文泰，宇文泰坚决要求回去复命；高欢让宇文泰走了之后又觉得后悔，急忙派人骑驿马追赶，一直追到潼关还没有追上，只好返回。

泰至长安，谓岳曰：“高欢所以未篡者，正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潜为之备，图欢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若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可收其士马以资崐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岳大悦，复遣泰诣洛阳请事，密陈其状。魏主喜，加泰武卫将军，使还报。八月，帝以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齐赍以赐之。岳遂引兵西屯平凉，以牧马为名。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及费也头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皆附于岳，唯曹泥附于欢。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会平凉，受岳节度。兵以夏州被边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镇之，众举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废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宇文泰回到长安后，对贺拔岳说：“高欢之所以还没有篡夺帝位，正是因为忌惮你们兄弟，而侯莫陈悦等人，并不是他所猜忌的对象。您只要悄悄地进行准备，算计高欢是不难的。现在费也头部族善于射箭的骑兵不下一万人，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的精兵有三千多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人各自都拥有一帮人马，还不知道自己要归属哪一方。您要是带着军队逼近陇地，扼守该地的要害之处，用威势来震慑他们，同时再用恩惠对他们进行安抚，就可以收伏他们的兵马来壮大我军的力量。此外，西边亲睦氐、羌部落，北边抚慰沙漠塞外之民，然后挥师返回长安，辅助魏国皇室，这是足以跟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相比的举动呀。”贺拔岳听了非常高兴，又派遣宇文泰到洛阳向孝武帝请示有关事宜，秘密陈述有关情况。孝文帝也很欢喜，加封宇文泰为武卫将军，叫他回去向贺拔岳汇报。八月，孝武帝任命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及雍州刺史，又割破自己心口前的皮肉，取出一些鲜血，派遣使者赐送给贺拔岳。贺拔岳于是带领兵马向西挺进，以牧马的名义驻扎在平凉。斛拔弥俄突、纥豆陵伊利以及费也头的万俟受洛干、铁勒斛律沙门等人都依附于贺拔岳，只有曹泥还依附于高欢。秦、南秦、河、渭四州的刺史一同汇集在平凉，接受贺拔岳的指挥调度。贺拔岳因为夏州地处边境，地形重要，想要寻找一位出色的刺史来镇守，大家都推举宇文泰，贺拔岳说道：“宇文左丞是我的左右手，怎么可以离开我！”他反复考虑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上书孝武帝，请求任用宇文泰为夏州刺史。

九月，癸酉，魏丞相欢表让王爵，不许；请分封邑十万户颁授勋义，从之。

九月，癸酉（疑误），北魏的丞相高欢上书请求让掉自己的王爵，孝武帝没有允许；高欢又请求将自己封地里的十万户人家作为奖赏，分赏给从信都跟他起义讨伐尔朱氏有功勋的人，孝武帝答应了。

冬，十月，庚申，以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冬季，十月，庚申（初五），梁武帝任命尚书右仆射何敬容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谢举为右仆射。

十一月，癸巳，魏以殷州刺史中山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以讨下邳。

十一月，癸巳（初九），北魏任命殷州刺史中山人邸珍为徐州大都督、东道行台、仆射，派他来讨伐下邳。

十二月，丁巳，魏主狩于嵩高，己巳，幸温汤，丁丑，还宫。

十二月，丁巳（初三），北魏孝武帝在嵩高狩猎；己巳（十五日），又到温泉洗浴；丁丑（二十三日），返回宫中。

魏荆州刺史贺拔胜寇雍州，拔下迮戍，扇动诸蛮；雍州刺史庐陵王续遣军击之，屡为所败，汉南震骇。胜又遣军攻冯翊、安定、沔阳、城，皆拔之。续遣电威将军柳仲礼屯谷城以拒之，胜攻之，不克，乃还；于是沔北荡为丘墟矣。仲礼，庆远之孙也。

北魏荆州刺史贺拔胜进犯雍州，攻克了下迮戍所，煽动蛮民们归附北魏，梁朝雍州刺史庐陵王萧续派遣军队攻击贺拔胜，屡次被对方打败，汉水以南地区都震惊恐惧起来。贺拔胜又派遣军队进攻冯翊、安定、沔阳、城四郡，都攻了下来。庐陵王萧续又派遣电威将军柳仲礼驻军谷城，以抵御贺拔胜，贺拔胜攻打谷城没有成功，就带着兵马返回；于是沔北地区都被扫荡成了一片土丘废墟。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

魏丞相欢患贺拔岳、侯莫陈悦之强，右丞翟嵩曰：“嵩能间之，使其自相屠灭。”欢遣之。欢又使长史侯景招抚纥豆陵伊利，伊利不从。

北魏的丞相高欢对贺拔岳和侯莫陈悦的强大感到害怕，右丞翟嵩对高崐欢说：“我能够离间他们，使他们相互屠杀灭亡。”高欢就派他去办理此事。高欢又派遣长史侯景去招抚纥豆陵伊利，纥豆陵伊利没有听从。

六年（甲寅、534 ）

六年（甲寅，公元534 年）

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欢击伊利于河西，擒之，迁其部落于河东。魏主让之曰：“伊利不侵不叛，为国纯臣，王忽伐之，讵有一介行人先请之乎！”

春季，正月壬辰（初九），北魏的丞相高欢在五原河西部地区袭击了纥豆陵伊利，抓住了他，并且将他的部落迁移到五原河以东地区。北魏孝武帝责难高欢说道：“纥豆陵伊利既没有入侵，也没有叛变，是我们魏国忠贞的臣子，您突然讨伐他，难道有一个使者事先来请示过吗？”

魏东梁州民夷作乱，二月，诏以行东雍州事丰阳泉企讨平之。企世为商、洛豪族，魏世祖以其曾祖景言为本县令，封丹水侯，使其子孙袭之。

北魏东梁州的百姓夷人叛乱，二月，孝武帝颁下诏书，命令兼管东雍州事务的丰阳人泉企讨伐平定这场叛乱。泉企一家世世代代是商、洛一带的豪门大族。太武帝曾经任命泉企的曾祖父泉景言为本县的县令，还封他为丹水侯，并让他的子孙世袭这个爵位。

壬戌，魏大赦。

壬戌（初九），北魏大赦天下。

癸亥，上耕藉田；大赦。

癸亥（初十），梁武帝在籍田耕作，同时大赦天下。

魏永宁浮图灾，观者皆哭，声振城阙。

北魏永宁寺佛塔失火，看到灾情的人无不痛哭，哭声振动了城门两边的楼观。

魏贺拔岳将讨曹泥，使都督武川赵贵至夏州与宇文泰谋之，泰曰：“曹泥孤城阻远，未足为忧。侯莫陈悦贪而无信，宜先图之。”岳不听，召悦会于高平，与共讨泥。悦既得翟嵩之言，仍谋取岳。岳数与悦宴语，长史武川雷绍谏，不听。岳使悦前行，至河曲，悦诱岳入营坐，论军事，悦阳称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斩岳。岳左右皆散走，悦遣人谕之云：“我别受旨，止取一人，诸君勿怖。”众以为然，皆不敢动。而悦心犹豫，不即抚纳，乃还入陇，屯水洛城。岳众散还平凉，赵贵诣悦请岳尸葬之，悦许之。岳既死，悦军中皆相贺，行台郎中薛私谓所亲曰：“悦才略素寡，辄害良将，吾属今为人虏矣，何贺之有！”，真度之从孙也。

北魏的贺拔岳将要讨伐曹泥，派了都督武川人赵贵到夏州先与宇文泰商量，宇文泰说：“曹泥掌握的是一座孤城，隔的距离又远，不足以成为我们忧虑的对象。侯莫陈悦贪心而又不讲信义，应该先收拾他。”贺拔岳没有听从宇文泰的建议，而是召请侯莫陈悦在高平与自己会合，共同讨伐曹泥。侯莫陈悦听了翟嵩的话以后，就图谋除掉贺拔岳。贺拔岳多次与侯莫陈悦随便聊天说话，担任长史的武川人雷绍劝告他，他听不进去。贺拔岳叫侯莫陈悦走在前面，到了河曲，侯莫陈悦引诱贺拔岳到他的军营去坐，一同谈论军事，谈着谈着，侯莫陈悦假装说自己肚子疼，站起身来，他的女婿元洪景拔出腰刀杀了贺拔岳，贺拔岳身边的人都纷纷逃散，侯莫陈悦派人告诉他们说：“我奉了朝廷密旨，只取贺拔岳一个人的性命，各位都不要害怕。”大家都认为侯莫陈悦的话是真的，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侯莫陈悦自己的心里还犹豫不决，不敢安抚招纳贺拔岳的部属，于是就回到陇地，驻扎在水洛城。贺拔岳离散的部属回到平凉，赵贵来到侯莫陈悦处请求由他安葬贺拔岳的遗体，侯莫陈悦答应了他。贺拔岳死了之后，侯莫陈悦军队里的官兵都相互庆贺，行台郎中薛悄悄地对他亲近的人说：“侯莫陈悦向来缺乏才识谋略，总是杀害良将，我们这些人现在已注定被人俘虏了，有什么可以庆贺的！”薛是薛真度的侄孙子。

岳众未有所属，诸将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长，推使总诸军；洛素无威略，不能齐众，乃自请避位。赵贵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远近归心，赏罚严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济矣。”诸将或欲南召贺拔胜，或欲东告魏朝，犹豫不决。都督盛乐杜朔周曰：“远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无能济者，赵将军议是也。塑周请轻骑告哀，且迎之。”众乃使朔周驰至夏州召泰。

贺拔岳的部下们都还没有归属，各位将领考虑到担任都督的武川人寇洛年崐龄最大，就推举他总管所有的军队，寇洛一向没有威望谋略，不能把大家管理好，就自己请求让位，赵贵说道：“夏州刺史宇文泰的才略天下第一，远近的人心都向着他，他赏罚严明，士兵们都愿意听从他的命令，如果将他迎接来，拥戴他作为我们的统帅，大事就可以成功了。”各位将领中有的想去南方叫贺拔胜来收拾残局，有的想去东方把情况禀告北魏的朝廷，一时间犹豫不决。担任都督的盛乐人杜朔周说道：“远水救不了近火，今天这样的事情，除了宇文泰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办成功，赵将军的一番议论是正确的。请允许我朔周骑上快马向宇文泰报告噩耗，并且迎接他到这儿来。”大家就让杜朔周作为使者赶往夏州请宇文泰来。

泰与将佐宾客共议去留，前太中大夫颍川韩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陈悦，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众以为：“悦在水洛，去平凉不远，若已有贺拔公之众，则图之实难，愿且留以观变。”泰曰：“悦既害元帅，自应乘势直据平凉，而退据水洛，吾知其无能为也。夫难得易失者，时也。若不早赴，众心将离。”

宇文泰与他的将领、幕僚、宾客一同商议是去是留，前太中大夫、颍川人韩褒说道：“这是上天授命给您，还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呀！侯莫陈悦不过是只井中之蛙，如果您去的话，一定能够捉住他。”众人都认为：“侯莫陈悦所处的水洛距离平凉不远，如果他已经拥有贺拔岳留下的兵马，再算计他就非常困难了，希望暂且留下来观察时局的变化。”宇文泰说：“侯莫陈悦既然杀害了贺拔岳元帅，自然应该乘这个势头直接占据平凉，而他却退了一步占据了水洛，由此我知道他没有能耐再干什么了。难以得到而又容易失去的是时机，假如我不早点去的话，人心将会离散。”

夏州首望都督弥姐元进阴谋应悦，泰知之，与帐下都督高平蔡谋执之，曰：“元进会当反噬，不如杀之。”泰曰：“汝有大决。”乃召元进等人计事，泰曰：“陇贼逆乱，当与诸人戮力讨之，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即被甲持刀直入，嗔目谓诸将曰：“朝谋夕异，何以为人！今日必断奸人首！”举坐皆叩头曰：“愿有所择。”乃叱元进，斩之，并诛其党，因与诸将同盟讨悦。泰谓曰：“吾今以尔为子，尔其以我为父乎？”

都督弥姐元进的家族是夏州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他阴谋策应侯莫陈悦，宇文泰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与担任帐下都督的高平人蔡谋划如何捉住他，蔡说道：“弥姐元进会反咬一口的，不如杀掉他。”宇文泰夸奖他说：“你有作重要决策的能力。”于是就召请弥姐元进等人到府中商量事情，宇文泰说：“陇州的贼寇进行叛乱，我理所应当和各位一道齐心协力讨伐他们，可是你们之中好象有想法不同的人，这是为什么呀？”话刚落音，身披铠甲手持钢刀的蔡一直走进来，瞪大眼睛对各位将领说：“早上想好的主意晚上就改变，还做人干什么？今天一定要砍掉奸贼的脑袋！”在座的人都跪下叩头说：“希望将军区别忠奸。”蔡就大声喝斥弥姐元进，接着杀掉了他，还诛灭了他的党羽，这样就与各位将领结成同盟一道讨伐侯莫陈悦。宇文泰对蔡说：“我从今以后把你当成我的儿子，你愿意认我作你的父亲吗？”

泰与帐下轻骑驰赴平凉，令杜朔周帅众先据弹筝峡。时民间惶惧，逃散者多，军士争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讨民，奈何助贼为虐乎！”抚而遣之，远近悦附；泰闻而嘉之。朔周本姓赫连，曾祖库多汗避难改焉，泰命复其旧姓，名之曰达。

宇文泰与手下的轻骑兵一起快速地赶赴平凉，命令杜朔周带领兵马先占领弹筝峡。此时老百姓都很惊惶恐惧，逃散的人很多，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要掠夺他们的财物，杜朔周对士兵们说：“宇文泰大人正在征伐罪人，使百姓安享太平，你们怎么还帮助奸贼做坏事呀？”他对百姓进行安抚并把他们发送回去，远近的人因此都高兴地归附过来；宇文泰听到这一消息后嘉奖了他。杜朔周本姓赫连，他的曾祖父库多汗为了避难而改姓杜，宇文泰叫杜朔周恢复他的旧姓，给他起名为赫连达。

丞相欢使侯景招抚岳众，泰至安定遇之，谓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者！”景失色曰：“我犹箭耳，唯人所射。”遂还。

北魏的丞相高欢派侯景去招纳安抚贺拔岳的兵马，宇文泰走到安定的时候遇见了他，对他说：“贺拔岳虽然已经去世，但我宇文泰还活着，你想要干什么！”侯景大惊失色，回答说：“我不过是一枝箭，人家把我射到哪儿我就到崐哪儿。”于是便返回了。

泰至平凉，哭岳甚恸，将士皆悲喜。

宇文泰到达平凉之后，非常悲痛地哭吊贺拔岳，将士们都又悲又喜。

欢复使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王基劳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则共享富贵，不然，命在今日。”华原曰：“明公欲胁使者以死亡，此非华原所惧也。”泰乃遣之。基还，言“泰雄杰，请及其未定击灭之。”欢曰：“卿不见贺拔、侯莫陈乎！吾当以计拱手取之。”

高欢又派侯景与散骑常侍代郡人张华原、义宁太守太安人王基去慰劳宇文泰，宇文泰没有接受，还想把他们扣留下来，说：“你们留下来我们就一同享受富贵，不然的话，你们的性命就在今日完结。”张华原回答说：“您用死亡来威胁使者，这可不是我张华原所惧怕的。”宇文泰无奈，就让他们回去了。王基到晋阳后，对高欢说：“宇文泰是一位英雄杰出的人，请您趁他还没有稳定就攻击消灭他。”高欢回答说：“你不是看见贺拔岳与侯莫陈悦之间的情况了嘛！我会使用计谋拱手取他的性命。”

魏主闻岳死，遣武卫将军元毗慰劳岳军，召还洛阳，并如侯莫陈悦。毗至平凉，军中已奉宇文泰为主；悦既附丞相欢，不肯应召。泰因元毗上表称：“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权掌军事。奉诏召岳军入京，今高欢之众已至河东，侯莫陈悦犹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顾恋乡邑，若逼令赴阙，悦蹑其后，欢邀其前，恐败国殄民，所损更甚。乞少赐停缓，徐事诱导，渐就东引。”魏主乃以泰为大都督，即统岳军。

北魏国主孝武帝听到贺拔岳的死讯，派遣武卫将军元毗去慰问贺拔岳的军队，把他们召回洛阳，并且宣召侯莫陈悦。元毗到了平凉，部队里面已经拥戴宇文泰作为首领；侯莫陈悦已经归附了高欢，因此不愿意接受孝武帝的宣召。宇文泰通过元毗给孝武帝递送了表章，说：“大臣贺拔岳突然死于非命，都督寇洛等人要我暂且掌握这儿的军事权力。我已经接到您宣召贺拔岳的军队进京城的诏书，但是现在高欢的兵马已经到了五原河以东地区，侯莫陈悦还在水洛，我手下的士兵大多数是西部人，留恋自己的家乡，如果硬逼着叫他们赶赴京城，侯莫陈悦在后面追击，高欢在前面拦截，恐怕会产生国家遭殃百姓被杀的后果，受到的损失更大。请您允许我们稍微停一停缓一缓，慢慢地进行诱导，渐渐地将他们带到东部地区。”孝武帝就任命宇文泰为大都督，就统率贺拔岳的部队。

初，岳以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说贺拔胜使收岳众，胜不从。虎闻宇文泰代岳统众，乃自荆州还赴之，至阌乡，为丞相欢别将所获，送洛阳。魏主方谋取关中，得虎甚喜，拜卫将军，厚赐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孙也。

当初，贺拔岳任用东雍州刺史李虎为左厢大都督，贺拔岳死后，李虎直奔荆州，劝说贺拔胜来接收贺拔岳手下的人马，贺拔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李虎听说宇文泰已经代替贺拔岳统率全体将士，便从荆州往回赶，路过阌乡的时候，被丞相高欢手下的将领俘虏，然后给送到了洛阳。孝武帝正准备谋取关中地区，得到李虎欣喜万分，任命他为卫将军，赐给他一大笔财物，派他到宇文泰那里。李虎是李歆的玄孙。

泰与悦书，责以“贺拔公有大功于朝廷。君名微行薄，贺拔公荐君为陇右行台，又高氏专权，君与贺拔公同受密旨，屡结盟约；而君党附国贼，共危宗庙，口血未干，匕首已发。今吾与君皆受诏还阙，今日进退，唯君是视：君若下陇东迈，吾亦自北道同归；若首鼠两端，吾则指日相见！”

宇文泰写给侯莫陈悦一封书信，用这样的话谴责他：“贺拔公曾为朝廷立过大功。你声名微不足道并且品行低下，贺拔公却推荐你为陇右地区的行台。又赶上高欢独揽大权，你与贺拔公一同接受了皇上的秘密旨意，相互屡次缔结盟约；而你甘愿成为国贼的附庸，当他的同党，共同危害国家。你与贺拔公盟誓时口中含的血还没干，手中的匕首就已经刺向他。现在我与你都接到了命令我们返回京城的诏书，今天是进是退，就看你的了：你要是能从陇山撤下来而东还，我也就从北道出发与你一同回去；如果你瞻前顾后，迟疑不决，那我们就在不久之后以兵刃相见！”

魏主问泰以安秦、陇之策，泰表言：“宜召悦授以内官，或处以瓜、凉一藩；不然，终为后患。”北魏孝武帝向宇文泰询问安定秦、陇地区的策略，宇文泰呈上奏折，说：“应该召回侯莫陈悦，授予他京城中的官职，或者将瓜、凉二州中的一个州分封给他，不然的话，他终究要成为一个后患。”

原州刺史史归，素为贺拔岳所亲任，河曲之变，反为悦守。悦遣其党王伯和、成次安将兵二千助归镇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陈崇帅轻骑一千袭之。崇乘夜将十骑直抵城下，馀众皆伏于近路；归见骑少，不设备。崇即入，据城门，高平令陇西李贤及弟远穆在城中，为崇内应。于是，中外鼓噪，伏兵悉起，遂擒归及次安、伯和等归于平凉。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击悦，至原州，众军毕集。

原州刺史史归，向来是贺拔岳亲近信任的人，河曲事变之后，反而变成了侯莫陈悦的官员。侯莫陈悦派遣他的同党王伯和、成次安率领两千人马帮助史归镇守原州，宇文泰派了都督侯莫陈崇统领一千名轻装骑兵去袭击他们。侯莫陈崇带了十名骑兵，乘着黑夜，一直抵达城下，其余的人马都埋伏在附近的道路上；史归看见来的骑兵人数少，没有进行防备。侯莫陈崇立即冲了进去，占据了城门，担任高平县令的陇西人李贤和他的弟弟李远穆在城里做侯莫陈崇的内应。于是，城里城外同时擂鼓呐喊，埋伏的人马都一拥而起，就这样捉住了史归以及成次安、王伯和，并把他们带回了平凉。宇文泰上书孝武帝，请求让侯莫陈崇兼管原州的事务。三月，宇文泰率领人马攻打侯莫陈悦，到了原州，各路的军队都集结在一起。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魏南秦州刺史陇西李弼说侯莫陈悦曰：“贺拔公无罪而公害之，又不抚纳其众，今奉宇文夏州以来，声言为主报仇，此其势不可敌也，宜解兵以谢之！不然，必及祸。”悦不从。

任北魏南秦州刺史的陇西人李弼劝侯莫陈悦道：“贺拔公无罪而您杀害了他，您又不安抚收纳他的部属，现在他们奉宇文泰为主将领兵而来，声言要为他们的主人报仇，看他们的势头是无法抵挡的，您应该放下武器向他们谢罪，不然的话，必定引来大祸。”侯莫陈悦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宇文泰引兵上陇，留兄子导为都督，镇原州。泰军令严肃，秋毫无犯，百姓大悦。军出木狭关，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悦闻之，退保略阳，留万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轻骑数百趣略阳，悦退保上召李弼与之拒泰。弼知悦必败，阴遣使诣泰，请为内应。悦弃州城，南保山险，弼谓所部曰：“侯莫陈公欲还秦州，汝辈何不装束！”弼妻，悦之姨也，众咸信之，争趣上。弼先据城门以安集之，遂举城降秦，秦即以弼为秦州刺史。其夜，悦出军将战，军自惊溃。悦性猜忌，既败，不听左右近已，与其二弟并子及谋杀岳者七八人弃军迸走，数日之中，桓往来，不知所趣。左右劝向灵州依曹泥，悦从之，自乘骡，令左右皆步从，欲自山中趣灵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贺拔颖追之，悦望见追骑，缢死于野。

宇文泰率领军队向陇地进发，留下兄长的儿子宇文导以都督的身份镇守原州。宇文泰军令严肃，一路上部队秋毫无犯，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出了木狭关之后，大雪厚达二尺，宇文泰还是带着队伍日夜兼行，准备给侯莫陈悦来个出其不意。侯莫陈悦得到消息后，退到略阳进行防守，只留下一万人留守水洛。宇文泰一到，水洛的人马就投降了。宇文泰派了几百名轻装骑兵赶往略阳，侯莫陈悦又撤退到上，要李弼来和他一道抵御宇文泰。李弼知道侯莫陈悦必定失败，暗中派遣使者到宇文泰那儿，请求做他的内应。侯莫陈悦又放弃了州城，向南撤退，占据山中险要的地方而自保。李弼对侯莫陈悦的部属说：“侯莫陈公准备返回秦州，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整理行装！”李弼的妻子是侯莫陈悦的姨，大家都听信了李弼的话，争相赶往上。李弼抢先占据了城门来保证这一带的的安定，随后带着全城人马投降了宇文泰，宇文泰马上任命李弼为秦州刺史。当天晚上，侯莫陈悦派出队伍准备迎战，但是兵士们无心作战，人人自危，因而自行溃散了。侯莫陈悦生性喜欢猜疑别人，吃了败仗之后，不敢再相信周围的人，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就和两位弟弟，还有儿子以及谋杀贺拔岳的人，一共七八个人，抛弃大队人马飞奔而去，他们好几天盘旋往来，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旁边的人劝他到灵州去依附曹泥，侯莫陈悦答应了，他自己骑上骡子，命令手下的人都徒步跟随，准备穿过山路赶到灵州。宇文泰叫原州的都督崐贺拔颖在后面追赶。侯莫陈悦望见追上来的骑兵，便在荒野之中上吊自杀了。

泰入上，引薛为记室参军。收悦府库，财物山积，泰秋毫不取，皆以赏士卒；左右窃一银瓮以归，泰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

宇文泰进入上，引荐薛为记室参军。没收侯莫陈悦府中的仓库，财物堆积如山，宇文泰自己一点也不要，全都用来犒赏士兵；身边的人偷偷地拿了一只银瓮回来，宇文泰知道后惩处了他，随即将银瓮剖开分给了将士。

悦党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有众数万，泰遣都督中山刘亮袭之。定儿以大军远，不为备；亮先竖一纛于近城高岭，自将二十骑驰入城。定儿方置酒，猝见亮至，骇愕，不知所为，亮麾兵斩定儿，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召大军！”城中皆慑服，莫敢动。

侯莫陈悦的同党豳州刺史孙定儿还占据着该州不投降，手下共有几万人马。宇文泰派出中山人都督刘亮去袭击豳州。孙定儿以为敌人的军队离自己还远，没有进行准备。刘亮先在州城附近的山头竖起一杆大旗，自己带领二十名骑兵飞奔进城。孙定儿正在设置酒宴，突然看见刘亮赶到，又惊又怕，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刘亮指挥士兵砍死了孙定儿，然后遥指城外的大旗，命令两位骑兵道：“出去叫大部队进来。”城中的人都惧怕得服服贴贴，没有一个人敢动。

先是，故氐王杨绍先乘魏乱逃归武兴，复称王。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氐、羌、吐谷浑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宇文泰令李弼镇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渭州，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征豳、泾、东秦、岐四州之粟以给军。杨绍先惧，称藩送妻子为质。

先前，过去的氐王杨绍先乘北魏混乱之机逃回了武兴，重新自立为王。凉州刺史李叔仁被他管辖的百姓捉住后，氐、羌、吐谷浑各族所在的地方叛乱蜂拥而起，从南岐一直到瓜、鄯地区，跨州据郡的现象数不胜数。宇文泰命令李弼镇守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守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镇守渭州，卫将军赵贵兼管秦州的事务，征收豳、泾、东秦、岐四个州的粮食供给军队。杨绍先害怕了，自称是北魏的藩属，表示屈服，并送来妻子、儿子作为人质。

夏州长史于谨言于泰曰：“明公据关中险固之地，将士骁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群凶，若陈明公之恳诚，算时事之利害，请都关右，挟天子以令诸侯，奉王命以讨叛乱，此桓、文之业，千载一时也！”泰善之。

夏州长史于谨对宇文泰说：“您占据了关中险要而容易固守的地方，将士们骁勇善战，土地肥沃富饶。现在皇上在洛阳，身受一群凶恶之徒的胁迫，如果对他陈述您的诚心诚意，讲明时事对他的利害关系，请他将都城迁到关西地区，这样您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禀承皇帝的命令来讨伐叛乱，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大业，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宇文泰认为他言之有理。

丞相欢闻泰定秦、陇，遣使甘言厚礼以结之，泰不受，封其书，使都督济北张轨献魏主。斛斯椿问轨曰：“高欢逆谋，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贺拔？”轨曰：“宇文公文足经国，武能定乱。”椿曰：“诚如君言，真可恃也。”

丞相高欢听说宇文泰平定了秦、陇地区，就派遣使者用甜言蜜语和丰厚的礼品来结交宇文泰，宇文泰没有接受，而是封好高欢的书信，派担任都督的济北人张轨去献给孝武帝。斛斯椿问张轨：“高欢的叛逆之心路人皆知，众望所归，唯有西边的宇文泰了，不知道宇文泰的才能与贺拔岳相比如何？”张轨回答说：“宇文公论文足以管理国家，论武能够平定叛乱。”斛斯椿说道：“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宇文泰真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魏主命泰发二千骑镇东雍州，助为势援，仍命泰稍引军而东。泰以大都督武川梁御为雍州刺史，使将步骑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欢遣其都督太安韩轨将兵一万据蒲反以救侯莫陈悦，雍州刺史贾显度以舟迎之。梁御见显度，说使从泰，显度即出迎御，御入据长安。

北魏孝武帝命令宇文泰派出二千名骑兵镇守东雍州，作为增援力量，仍然命令宇文泰逐渐率领部队向东部进发。宇文泰委任原籍武川的大都督梁御为雍州刺史，派他带着五千名骑兵与步兵走在前面。先前，丞相高欢派他的都督太安人韩轨率领一万人马占据蒲反地区来救侯莫陈悦，雍州刺史贾显度用船迎接了他。梁御见到贾显度，便劝说他追随宇文泰，贾显度随即出城迎接梁御，梁崐御进入并占领了长安。

魏主以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受代，泰遣轻骑袭而擒之。

北魏孝武帝任用宇文泰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可以按皇帝的旨意自行封官。宇文泰就任命寇洛为泾州刺史，李弼为秦州刺史，前略阳太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卢待伯不接受由张献替代他职务的决定，宇文泰派了轻装骑兵偷袭捉住了他。

侍中封隆之言于丞相欢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师，必构祸乱。”隆之与仆射孙腾争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归隆之，腾泄其言于椿，椿以白帝。隆之惧，逃还乡里，欢召隆之诣晋阳。会腾带仗入省，擅杀御史，惧罪，亦逃就欢。领军娄昭辞疾归晋阳。帝以斛斯椿兼领军，改置都督及河南、关西诸刺史。华山王鸷在徐州，欢使大都督邸珍夺其管钥。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皆欢党也；帝省建州以去贤，使御史举俊罪，以汝阳王叔昭代之。欢上言：“俊勋重，不可解夺，汝阳懿德，当受大藩；臣弟永宝，猥任定州，宜避贤路。”帝不听。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勋府庶子，厢别六百人；又增骑官，厢别二百人。

侍中封隆之对丞相高欢说：“斛斯椿等人如今待在京城，必定构成灾祸混乱。”由于封隆之与仆射孙腾曾争着做孝武帝的妹妹平原公主的驸马，公主跟了封隆之，孙腾便把他的话泄露给斛斯椿，斛斯椿又告诉了孝武帝。封隆之害怕了，逃回了家乡，高欢将他叫到了晋阳。恰好孙腾由于带着兵器闯入皇宫禁地，擅自杀死了御史，因而惧罪而逃，也跑到了高欢那里。领军娄昭以生病作为托辞跑回了晋阳。孝武帝派斛斯椿兼任领军，另行安排都督以及河南、关西各地的刺史。华山王元鸷在徐州，高欢派大都督邸珍夺去了他的城门钥匙。建州刺史韩贤，济州刺史蔡俊都是高欢的党羽。孝武帝通过撤销建州的办法免去了韩贤的职务，叫御史列举蔡俊的罪状，让汝阳王元叔昭取代了他。高欢向孝武帝上书说：“蔡俊功勋卓著，决不可以解除他的职位剥夺他的权力；汝阳王有着美好的德行，应当封他为大藩国的国王；我的弟弟高永宝现任定州刺史，应该避让开，进用有才能的人。”孝武帝没有听他的话。五月，丙子（疑误），孝武帝增设了勋府庶子，每厢有六百人；又增设了骑官，每厢有二百人。

魏主欲伐晋阳，辛卯，下诏戒严，云“欲自将伐梁”。发河南诸州兵，大阅于洛阳，南临洛水，北际邙山，帝戎服与斛斯椿临观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诏丞相欢，称“宇文黑獭、贺拔胜颇有异志，故假称南伐，潜为之备；王亦宜共为形援。读讫燔之。”欢表以为“荆、雍将有逆谋，臣今潜勒兵马三万，自河东渡，又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将兵四万自来违津渡，领军将军娄昭等将兵五万以讨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将山东兵七万、突骑五万以讨江左，皆勒所部，伏听处分。”帝知欢觉其变，乃出欢表，令群臣议之，欲止欢军。欢亦集并州僚佐共议，还以表闻，仍云：“臣为嬖佞所间，陛下一旦赐疑。臣若敢负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孙殄绝。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动，佞臣一二人愿斟量废出。”

孝武帝想要讨伐高欢所住的晋阳，辛卯（初十），颁下诏书命令戒严，说“要亲自带兵讨伐梁”。他征调河南各州的兵马，在洛阳进行大规模的检阅仪式，部队的南端挨着洛水，北端靠近邙山，孝武帝身穿盔甲与斛斯椿一道亲临视察。六月，丁巳（初六），孝武帝秘密写给丞相高欢一封诏书，假称：“宇文黑獭、贺拔胜颇有叛变篡位的意图，所以我假装说要讨伐南方，暗中进行准备；您也应该一同做出增援的样子。读后请将诏书烧掉。”高欢上书给孝武帝，说：“荆州的贺拔胜、雍州的宇文泰将要实施叛逆的阴谋，我现在暗中带领三万兵马，从河东渡河，又派遣恒州刺史库狄干等人统领四万兵马从来违津渡河，领军将军娄昭等人统领五万兵马讨伐荆州，冀州刺史尉景等人统领七万山东兵、五万惯于冲锋陷阵的精锐骑兵讨伐江东地区，他们都已率领自己的部属，恭敬地聆听您的吩咐。”孝武帝知道高欢已经觉察自己要制造事变，就亮出高欢的奏章，叫大臣们对它进行评议，想要制止高欢出兵。高欢也召集并州的官佐属吏共同商议，然后又一次递上奏章，仍然说：“我受到一群奸臣的挑拨离间，陛下因此一时对我产生了怀疑。我要是胆敢辜负陛下，就让上天将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断子绝孙。陛下如果相信我的赤胆忠心，免动干戈，我就希崐望您能考虑把一两位奸臣从您的身边赶出去。”

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阳胡，汝阳王暹守石济，又以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帅豫州刺史斛斯元寿东趣济州。元寿，椿之弟也。蔡俊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复录洛中文武议意以答欢，且使舍人温子升为敕赐欢曰：“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今若无事背王，规相攻讨，则使身及子孙，还如王誓。近虑宇文为乱，贺拔应之，故戒严，欲与王俱为声援。今观其所为，更无异迹。东南不宾，为日已久，今天下户口减半，未宜穷兵极武。朕既暗昧，不知佞人为谁。顷高乾之死，岂独朕意！王忽对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轻！如闻库狄干语王去：”本欲取懦弱者为主，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馀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去岁封隆之叛，今年孙腾逃去，不罪不送，谁不怪王！王若事君尽诚，何不斩送二首！王虽启云’西去‘，而四道俱进，或欲南度洛阳，或欲东临江左，言之者犹应自怪，闻之者宁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虽有百万之众，终无图彼之心；王若举旗南指，纵无匹马只轮，犹欲奋空拳而争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令还为王杀，幽辱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丁卯（十六日），孝武帝派大都督源子恭镇守阳胡，汝阳王元暹镇守石济，又任命仪同三司贾显智为济州刺史。带领豫州刺史斛斯元寿赶往东部的济州。斛斯元寿是斛斯椿的弟弟。蔡俊不接受让别人替代他的职位，孝武帝更加恼怒。辛未（二十日），孝武帝再次采纳洛阳文武官员的建议答复高欢，并且派舍人温子升替自己撰写诏书送给高欢，说：“朕连短刀都不用动一下，就这么坐着成为了天子，说起来生我的是父母，而使我尊贵起来的却是高王您，现在如果我无缘无故背叛您，打算和您相互进攻讨伐，那么也让灾难降临到我和我的子孙身上，跟您的誓言中说的一样。近来由于担心宇文泰犯上作乱，以及贺拔岳响应他，所以采取了戒严措施，想和您相互声援。如今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叛逆的迹象。东南方不服从我们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了，眼下天下的户口减了一半，所以不宜再穷尽兵力好战不厌了。朕既然昏暗不明，所以不知道奸臣是谁。不久前高乾之死，难道仅仅是朕的意思吗！您突然对高昂说他的兄长死得冤枉，人的眼睛与耳朵哪能这样容易被欺骗？听说库狄干对您讲过：”本来想找一个懦弱无能的人当皇帝，可是却无缘无故立了一个年长的国君，弄得无法驾御。现在只需出兵十五日，自然就可以废掉他，从其他的人中另立一位。‘象这样的议论，自然出自于您处的亲近勋贵，难道是出自我身边的奸臣的口中！去年封隆之叛变，今年孙腾逃去，您不惩处他们，不把他们送过来，有谁对您不感到奇怪。您要是为君主做事尽心尽力，为什么不斩了他们的头颅送给我！您虽然在奏折中声称’往西攻打宇文泰‘，而实际上却四路进发，有的想往南渡河到洛阳，有的想要到达江东地区，说这些话的人自己也应该感到奇怪，那么听的人怎么能够不怀疑？您是要静静地呆在北方，我即使手中有百万大军，最终也不会有算计您的心思；您要是举起旗帜指向南方，我纵然没有一匹马一只车轮，也还要以赤手空拳斗争到死。我本来没有什么仁德，您已经立了我为皇帝，老百姓无知，有的人还说我完全可以。我要是受到别人的算计，那就显出了我的罪恶。假使我最终还是被您杀掉的话，那我就是受尽污辱，粉身碎骨，也没有一点遗恨！我本来希望我们君臣能成为一体，犹如合起来的符信契约一样，没想到如今相互之间分歧、疏远到这种程度！“

中军将军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欢之心，昭然可知。洛阳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还复旧京，何虑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骑侍郎河东柳庆见泰于高平，共论时事。泰请奉迎舆驾，庆复命，帝复私谓庆曰：“朕欲向荆州何如？”庆曰：“关中形胜，宇文泰才略可依。荆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见其可。”帝又问内都督宇文显和，显和亦劝帝西幸。时帝广征州郡兵，东郡太守河东裴侠帅所部诣洛阳，王思政问曰：“今权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侠曰：“宇文泰为三军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谓己操戈矛，宁肯授人以柄！虽欲投之，恐无异避汤入火也。”思政曰：“然则如何而可？”侠曰：“图欢有立至之忧，西巡有将来之虑，且至关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进侠于帝，授左中郎将。

中军将军王思政对孝武帝说：“高欢的心思昭然若揭，谁都知道。洛阳不崐是英雄用武的地方，宇文泰的心是向着皇室的，现在朝廷迁到他那儿去，将来再光复旧的都城，还怕不成功吗？”孝武帝觉得他的话很正确，便派遣河东人散骑侍郎柳庆到高平会见宇文泰，一同讨论时事。宇文泰请求去迎接孝武帝的车驾，柳庆完成使命后回到京城报告了情况，孝武帝又悄悄地对柳庆说：“我想到荆州去，你看怎么样？”柳庆回答说：“关中的地形占据优势，宇文泰的才能胆略可以依靠。荆州所处不是要害之地，南面又接近强敌梁国，依我愚见，没有可以去的理由。”孝武帝又征求内都督宇文显和的意见，宇文显和也劝孝武帝去西边。这时，孝武帝从各州、郡广泛征招兵马，河东人东郡太守裴侠率领他的部属到达洛阳，王思政问他：“如今大权在握的官员自作主张，皇室日趋卑微，应该怎么办？”裴侠回答说：“宇文泰被三军推崇，占据着以二万人就足以抵挡百万人的这块险固的地方。这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自己手持着戈矛，哪肯将把柄授给别人？所以，虽然想去投靠他，但是恐怕无异于避开了沸水又走进了火坑。”王思政又问道：“那么怎样做才好呢？”裴侠说道：“算计高欢则有近忧，到西部去则有远虑，比较之下，还是暂且先去关西地区，然后再慢慢想一个合适的方案吧。”王思政认为裴侠言之有理，于是把他推荐给孝武帝，孝武帝授予他左中郎将的职位。

初，丞相欢以洛阳久经丧乱，欲迁都于邺，帝曰：“高祖定鼎河、洛，为万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旧事。”欢乃止。至是复谋迁都，遣三千骑镇建兴，益河东及济州兵，拥诸州和粟，悉运入邺城。帝又敕欢曰：“王若厌伏人情，杜绝物议，唯有归河东之兵，罢建兴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济州之军，使蔡俊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马，各事家业，脱须粮廪，别遣转输，则谗人结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马首南向，问鼎轻重，朕虽不武，为社稷宗庙之计，欲止不能。决在于王，非朕能定，为山止篑，相为惜之。”欢上表极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恶。

当初，丞相高欢因为洛阳久经兵火战乱，想要把国都迁到邺城，孝武帝说：“孝文帝定都河、洛地区，开创了我们魏国流传万代的基业，高王您既然是国家的功臣，就应该遵照太和年间订立的旧制办事。”高欢这才放弃了这一念头。到了这时，他又一次谋划迁都的事，派遣了三千名骑兵镇守建兴，又增加河东以及济州的兵马，掌握了各州摊派购买的粮食，把它们全部运进邺城。孝武帝又颁下诏书给高欢说：“高王您要是想平服人心，杜绝众人的非议，只有撤回河东的兵马，停止在建兴的军事行动，送走相州屯积的粮食，再追回济州的军队，让蔡俊同意由别人取代他的职务，让邸珍离开徐州，放下干戈，解散兵马，每人从事家庭生产，如果需要粮食，另外派人输送，做了这些事之后，说您坏话的人就会张口结舌，不再产生怀疑，高王您从此在太原可以高枕无忧，我在京城洛阳垂衣拱手不用操心了。您要是挥师南下，想篡夺皇位，朕虽然在干戈军旅方面没有什么才能，但是为国家、宗庙考虑，我就是想罢休也不能，决定权在您那里，而不是我。缺了最后一筐土，还不成一座山，咱们都为此感到可惜。”高欢又向孝武帝递送奏折，竭力数说宇文泰、斛斯椿的罪恶。

帝以广宁太守广宁任祥兼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祥弃官走，渡河，据郡待欢。帝乃敕文武官北来者任其去留，遂下制书数欢咎恶，召贺拔胜赴行在所。胜以问太保掾范阳卢柔，柔曰：“高欢悖逆，公席卷赴都，与决胜负，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鲁阳，南并旧楚，东连兖、豫，西引关中，带甲百万，观衅而动，中策也。举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胜笑而不应。

孝武帝宣布让在原籍广宁担任太守的任祥兼任尚书左仆射加开府仪同三司，任祥弃官逃走，渡过黄河，占据了郡城等待高欢前来。孝武帝就颁下诏书规定文武百官中凡是来自北方的可以随意离开或者留下，另一份诏书中又数说了高欢的罪恶，征召贺拔胜赶赴京城。贺拔胜就此事询问范阳人太保掾卢柔，卢柔回答说：“高欢倒行逆施，您率领大军赶赴都城，与他决一胜负，不论生死都坚持，这是上策。您在北面阻隔鲁阳，在南面吞并从前的楚国土地，在东面连接兖、豫地区，在西面与关中之主结好，带着百万人马，相机而动，这是中策。以三荆的土地作为资本，投靠梁国，功业名誉都失去，这是下策。”贺拔胜听后笑了起来，没作回答。

帝以宇文泰兼尚书仆射，为关西大行台，许妻以冯翊长公主，谓泰帐内都督秦郡杨荐曰：“卿归语行台，遣骑迎我！”以荐为直将军。泰以前秦州刺崐史骆超为大都督，将轻骑一千赴洛，又遣荐与长史宇文侧出关候接。

孝武帝让宇文泰兼任尚书仆射，出任关西大行台，还答应将冯翊长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对宇文泰的帐内都督、秦郡人杨荐说：“你回去告诉你们行台，让他派骑兵来迎接我！”又任命杨荐为直将军。宇文泰任命以前的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率领一千名轻装骑兵前往洛阳，又派遣杨荐与长史宇文侧一道到关外迎候孝武帝。

丞相欢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晋阳，命长史崔暹佐之。暹，挺之子也。欢勒兵南出，告其众曰：“孤以尔朱擅命，建大义于海内，奉戴主上，诚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忠为逆，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敖曹为前锋。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数欢罪恶，自将大军发高平，前军屯弘农。贺拔胜军于汝水。

丞相高欢召来他的弟弟定州刺史高琛，让他镇守晋阳，命令长史崔暹辅佐他。崔暹是崔挺的儿子。高欢带领部队向南方进发，并告诉他的部属们：“因为尔朱氏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所以我在海内伸张正义，拥戴皇上，真诚之心，贯通幽明，谁知由此而横遭斛斯椿的谗言谄害，我一片忠心，却被他们视为叛逆。现在我们向南方进军，不过是要杀掉斛斯椿而已。”他任命高敖曹为先锋官。宇文泰也在各州、郡传布声讨文书，列举高欢的罪恶，并且亲自带领大军前往高平，先头部队屯驻在弘农。贺拔胜的军队驻扎在汝水。

秋，七月，己丑，魏主亲勒兵十馀万屯河桥，以斛斯椿为前驱，陈于邙山之北。椿清帅精骑二千夜渡河掩其劳弊，帝始然之；黄门侍郎杨宽说帝曰：“高欢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于人，恐生他变。椿若渡河，万一有功，是灭一高欢，生一高欢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叹曰：“顷荧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间构，不用吾计，岂天道乎！”宇文泰闻之，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当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捍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自蒲反济，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

秋天，七月，己丑（初九），北魏孝武帝亲自带领十万兵马屯驻在河桥地区，以斛斯椿为先锋，陈兵在邙山的北面。斛斯椿请求率领两千名精锐骑兵渡过黄河，乘敌军疲劳困乏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孝武帝开始同意他的计划，但黄门侍郎杨宽劝告孝武帝说：“高欢以臣子的身份讨伐君王，还有什么做不出的！现在把兵马借给别人，怕会发生其它的变故。斛斯椿渡河之后，万一有功的话，那就成了灭除了一个高欢，又生出一个高欢。”孝武帝于是颁下诏书，命令斛斯椿停止行动。斛斯椿叹息道：“近来火星进入南斗，现在皇上相信他身边的人的离间陷害，不采用我的计谋，岂不是天意呀！”宇文泰听了这话之后，对身边的部下说：“高欢几天之中行军八九百里路，这是兵家所忌讳的事情，应当乘这个机会袭击他。而皇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过河去与高欢决一死战，倒是靠着渡口一味防守。而且长河足有万里，防御起来困难，如果有一个地方让高欢的军队渡过，总的局势就完了。”他立刻任命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从蒲反渡河，向并州进军，又派大都督李贤率领一千名精锐骑兵赶往洛阳。

帝使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镇虎牢，行台长孙子彦镇陕，贾显智、斛斯元寿镇滑台。斌之，鉴之弟；子彦，稚之子也。欢使相州刺史窦泰趣滑台，建州刺史韩贤趣石济。窦泰与显智遇于长寿津，显智阴约降于欢，引军退。军司元玄觉之，驰还，请益师，帝遣大都督侯几绍赴之，战于滑台东，显智以军降，绍战死。北中郎将田怙为欢内应，欢潜军至野王，帝知之，斩怙。欢至河北十余里，再遣使口申诚款；帝不报。丙午，欢引军渡河。

孝武帝派斛斯椿与行台长孙稚、大都督颍川王元斌之镇守虎牢，派行台长孙子彦镇守陕城，派贾显智、斛斯元寿镇守滑台。元斌之是元鉴的弟弟。长孙子彦是长孙稚的儿子。高欢让相州刺史窦泰进军滑台，建州刺史韩贤进军石济。窦泰与贾显智在长寿津相遇，贾显智暗中与窦泰约定要投降高欢，带着部队撤退了。军司元玄觉察到了这一点，飞马奔回去，要求增派部队，孝武帝派遣大都督侯几绍赶到那里，在滑台的东部与窦泰交战，贾显智领着他的人马投降了。侯几绍战死沙场。北中郎将田怙是高欢的内应，高欢偷偷进军到野王的时候，孝武帝知道了田怙的阴谋，杀掉了他。高欢到达黄河北岸十余里的地方，再一次派遣使者当面向孝武帝申明他的诚意；孝武帝不作答复。丙午（二十六日），高欢指挥部队渡过了黄河。魏主问计于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死战，计未决。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弃椿还，绐帝云：“高欢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还，遂帅南阳王宝炬、清河王、广阳王湛以五千骑宿于西，南阳王别舍沙门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众知帝将西出，其夜，亡者过半，、湛亦逃归。湛，深之子也。武卫将军云中

单骑追帝，帝叹曰：“将军辞父母，捐妻子而来，‘世乱识忠臣’，岂虚言也！”戊申，帝西奔长安，李贤遇帝于崤中。己酉，欢入洛阳，舍于永宁寺，遣领军娄昭等追帝，请帝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陕，弃城走。高敖曹帅劲骑追帝至陕西，不及。帝鞭马长骛，糗浆乏绝，三二日间，从官唯饮涧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麦饭壶浆献帝，帝悦，复一村十年。至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献酒食，从官始解饥渴。

孝武帝向各位大臣询问计策，有人说投奔南方梁朝，有的人说到南方依靠贺拔胜，有的人说去西部的关中地区，有的人说坚守洛口死战一场，计划定不下来。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夺利，他丢下斛斯椿回来，欺骗孝武帝说：“高欢的兵马已经到了！”丁未（二十七日），孝武帝派遣使者召回斛斯椿，然后就率领南阳王元宝炬、清河王元、广阳王元湛带着五千名骑兵在水的西部宿营，寄居在南阳王舍下的出家人惠臻背着玉玺手持千牛刀跟随着。大家都知道孝武帝将要出发到西部去，这一天夜间，逃亡的人超过一半，清河王元、广阳王元湛也逃了回去。元湛是元深的儿子。武卫将军云中人独孤信单人匹马追赶孝武帝。孝武帝感叹地说道：“将军你辞别父母，舍弃妻子而来，有言道：”世道大乱的时候能够识别出忠臣‘，这可不是瞎话呀！“戊申（二十八日），孝武帝奔往西部的长安，李贤在崤县境内与孝武帝相遇。己酉（二十九日），高欢进入洛阳，住在永宁寺，派遣领军娄昭等人追赶孝武帝，请他东还。长孙子彦不能守住陕城，弃城逃跑了。高敖曹率领着精锐的骑兵追赶孝武帝一直到达陕城以西，终于没有赶上。孝武帝鞭打着马长时间地奔驰，粮浆乏绝。两三天里面，跟随孝武帝的官员只能喝山涧的水充饥，到了湖城，当地王思村中的农民献给孝武帝麦饭与壶浆，孝武帝感到很高兴，免除了全村十年的徭役。到了稠桑，潼关大都督毛鸿宾迎接孝武帝，送上了酒与食物，跟随的官员才开始解除了饥渴。

八月，甲寅，丞相欢集百官谓曰：“为臣奉主，匡救危乱，若处不谏争，出不陪从，缓则耽宠争荣，急则委之逃窜，臣节安在！”众莫能对，兼尚书左仆射辛雄曰：“主上与近习图事，雄等不得预闻。及乘舆西幸，若即追随，恐迹同佞党；留待大王，又以不从蒙责，雄等进退无所逃罪。”欢曰：“卿等备位大臣，当以身报国，群佞用事，卿等尝有一言谏争乎？使国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归！”乃收雄及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度支尚书天水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皆杀之。孝芬子司徒从事中郎猷间行入关，魏主使以本官奏门下事。欢推司徒清河王为大司马，承制决事，居尚书省。

八月，甲寅（初四），丞相高欢召集文武百官，对他们说：“做臣子侍奉皇上，要解救危难，消除混乱，假如在朝中不进行诤谏，皇上出门时不陪同跟随，没有急事时一心争宠幸求荣耀，一旦遇上急事就自己抱头逃窜，你们做臣子的气节在哪里！”大家都不能回答，兼任尚书左仆射的辛雄说道：“皇上与他宠信的近臣们谋划商量事情，我们这些人事先都不知道。等到皇上的车子到西边去的时候，我们要是立即追随，恐怕行为就相同于奸党；而我们留下来等待大王您，您又以不追随皇上这一点责难我们，我们这些人进退都无法逃脱罪责了。”高欢说道：“你们身为高级官员，本来应当用自己的身体来报效国家，但是在一群奸臣当权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人说过一句规劝抗争的话吗？使国家大事一朝之间糟到这种地步，你们的罪责还能归到谁的身上！”说完，就下令收审辛雄以及开府仪同三司叱列延庆、兼任吏部尚书崔孝芬、都官尚书刘、兼任度支尚书天水人杨机、散骑常侍元士弼，将他们一个个都杀了。崔孝芬的儿子司徒从事中郎崔猷抄小道进入关中地区，孝武帝授他以本官奏门下事。高欢推荐原任司徒的清河王元出任大司马，承接旨意，决断事务，主持尚书省政务。

宇文泰使赵贵、梁御帅甲骑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复见洛阳，亲诣陵庙，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备崐仪卫迎帝，谒见于东阳驿，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舆播迁，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节，著于遐迩。朕以不德，负乘致寇，今日相见，深用厚颜。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将士皆呼万岁。遂入长安，以雍州廨舍为宫，大赦，以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军国之政，咸取决焉。别置二尚书，分掌机事，以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为之。时军国草创，二人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魏朝赖之。泰尚冯翊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宇文泰派赵贵、梁御率领两千名戴盔披甲的骑兵前去恭迎孝武帝，孝武帝沿着黄河向西行进，对梁御说：“这条河的水向东流，而朕却往西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见洛阳，亲自到皇陵宗庙祭祀，那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呀。”说着，孝武帝和他身旁的人都流下了眼泪。宇文泰备好了仪仗与卫队迎接孝武帝，在东阳驿进行了参拜。宇文泰摘去帽子流着眼泪说道：“我没能遏制住贼寇的侵犯迫害，致使皇上颠簸迁徙，这都是我的罪过。”孝武帝说道：“你的忠心与气节，远近闻名。朕因为缺乏足够的德行，而身居尊位，结果招致贼寇肆意横行，今天与你相见，实在是太惭愧了。我现在就把国家的重担托付给你，你好好勉力吧！”将士们都高呼万岁。孝武帝于是进入长安，将雍州的官署作为宫殿，大赦天下，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国家军政大事的安排都取决于他。孝武帝还另外设置了两名尚书，分别掌管军机大事，让行台尚书毛遐、周惠达担任了这两个职务。此时，长安政权刚刚创立，两人积攒粮食储备起来，制造各种器械，精选士兵战马，整个魏朝都依靠他们。宇文泰与冯翊长公主成婚，被封为驸马都尉。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上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先前，火星进入南斗，离开了又回来共停留了六十天。梁武帝根据谚语所说：“荧惑入南斗，皇帝下殿走”，就赤着脚走下殿祈祷消灾。等到听说北魏孝武帝奔往西边了，梁武帝羞惭地说道：“这个胡人也能上应天象吗！”

己未，武兴王杨绍先为秦、南秦二州刺史。

己未（初九），武兴王杨绍先出任秦、南秦二州的刺史。

辛酉，魏丞相欢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下制大赦。欢至弘农，九月，癸巳，使行台仆射元子思帅侍官迎帝；己酉，攻潼关，克之，擒毛鸿宾，进屯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以城降欢。

辛酉（十一日），北魏的丞相高欢亲自追赶孝武帝要迎他回来。戊辰（十八日），清河王元传下诏书大赦天下。高欢到了弘农，九月，癸已（十三日），他派了行台仆射元子思带领侍官迎接孝武帝；己酉（二十九日），攻打潼关并拿下了它，捉住了毛鸿宾，部队进驻在华阴长城，龙门都督薛崇礼率领全城军民投降了高欢。

贺拔胜使长史元颖行荆州事，守南阳，自帅所部西赴关中。至淅阳，闻欢已屯华阴，欲还，行台左丞崔谦曰：“今帝室颠覆，主上蒙尘，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后与宇文行台同心戮力，唱举大义，天下孰不望风响应！今舍此而退，恐人人解体，一失事机，后悔何及！”胜不能用，遂还。

贺拔胜派长史元颖兼管荆州事务，守卫南阳，自己率领所属部队向西赶赴关中地区。他到了淅阳郡，听说高欢的军队已经驻扎在华阴，就准备回去，行台左丞崔谦对他说道：“如今皇室遭到颠覆，皇上流亡在外蒙受风尘，您应该日夜兼行，到皇上所在的地方进行朝拜，然后再和宇文行台一道同心协力，弘扬正义，天下的人有谁不望风而响应呢？现在您舍弃这义举而退却，恐怕人人都会离散而去，一旦失去了这样的好时机，就后悔莫及！”贺拔胜不采纳崔谦的意见而回去了。

欢退屯河东，使行台长史薛瑜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守封陵，筑城于蒲津西岸，以薛绍宗为华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

高欢退到河东地区驻扎下来，派遣行台长史薛瑜镇守潼关，大都督库狄温镇守封陵，并在蒲津的西岸建筑一座新城，让薛绍宗出任华州刺史，守卫新城，又叫高敖曹兼管豫州的事务。

欢自发晋阳，至是凡四十启，魏主皆不报。欢乃东还，遣行台侯景等引兵向荆州，荆州民邓诞等执元颖以应景。贺拔胜至，景逆击之，胜兵败，帅数百骑来奔。

高欢从离开晋阳到这个时候，一共递交了四十份奏折，孝武帝都不作答复崐。高欢就往东返回，他派遣行台侯景等人带领兵马开往荆州，荆州的百姓邓诞等人捉住了元颖来策应侯景。贺拔胜也赶到了，侯景进行迎击，贺拔胜的兵马被打败，只好带领几百名骑兵来投奔南梁。

魏主之在洛阳也，密遣内都督河南赵刚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帅兵入援，兵未及发，魏主西入关。景昭集府中文武议所从，司马冯道和请据州待北方处分。刚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无言者。刚抽刀投地曰：“公若欲为忠臣，请斩道和；如欲从贼，可速见杀！”景昭感悟，即帅众赴关中。侯景引兵逼穰城，东荆州民杨祖欢等起兵，以其众邀景昭于路，景昭战败，刚没蛮中。

北魏孝武帝在洛阳的时候，曾秘密派遣内都督河南人赵刚召东荆州刺史冯景昭率领部队到洛阳援助，冯景昭的兵马还没来得及出发，孝武帝就向西流亡进入关中地区。冯景昭召集府中的文武官员一同商议应该跟随哪一方，司马冯道和请求冯景昭据守东荆州，然后等待北方高欢作出处理。赵刚却对冯景昭说道：“您应该带领人马赶赴皇上所在的地方。”等了很久，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赵刚将腰刀抽出来扔在地上对冯景昭说道：“您要是想做忠臣的话，请杀掉冯道和；如果想要跟随高欢这个奸贼的话，就可以马上杀掉我。”冯景昭被赵刚的话感动，觉悟过来，立即统率大队人马赶赴关中地区。侯景带领部队逼近穰城，东荆州的百姓杨祖欢等人拉起了武装，在路上阻挡冯景昭，冯景昭吃了败仗，赵刚逃入本州蛮人地区。

冬，十月，丞相欢至洛阳，又遣僧道荣奉表于孝武帝曰：“陛下若远赐一制，许还京洛，臣当帅勒文武，式清宫禁。若返正无日，则七庙不可无主，万国须有所归，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帝亦不答。欢乃集百官耆老，议所立，时清河王出入已称警跸，欢丑之，乃托以“孝昌以来，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为伯考，永熙迁孝明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谓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不自安，轻骑南走，欢追还之。丙寅，孝静帝即位于城东北，时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

冬季，十月，丞相高欢到达洛阳，又派遣僧人道荣将一份奏折交给孝武帝，里面说道：“陛下如果在远方恩赐给我们一份诏书，答应返回京城洛阳，我将率领、约束文武百官，清扫干净您居住的宫殿，恭侯您的归来。如果您不定下一个返回的日子，那么七庙就不能没有主人，天下邦国必须有所归附。届时，我宁可辜负陛下，也不辜负国家。”孝武帝对此也不作答复。高欢就召集文武百官和元老，商议立谁做皇帝合适，此时清河王元已经在自己进出时按皇帝的规格严加戒备，断绝行人，高欢对他感到厌恶，就借口说：“孝昌年间以来，宗庙的辈份次序开始混乱，永安年间孝武帝只把孝文帝尊为他的伯父，永熙年间孝武帝又将孝明帝的牌位移到了宗庙内的夹室之中，近来的皇帝基业丧失，在位的时间短，原因都在于继承帝位的人辈份不对。”于是拥立清河王的嫡长子元善见为新的皇帝，并对元说道：“要拥立您的话，还不如拥立您的儿子。”元为此而心中感到不安，骑上轻装的快马向南方出走，高欢追赶上去劝回了他。丙寅（十七日），孝静帝在洛阳城的东北部登上了皇位，当时年龄才十一岁。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平。

魏宇文泰进军攻潼关，斩薛瑜，虏其卒七千人，还长安，进位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义等渡河据杨氏壁；魏司空参军河东薛端纠帅村民击却东魏，复取杨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苏景恕镇之。

西魏宇文泰进军攻打潼关，杀掉了薛瑜，俘虏他手下的士兵共七千人，回到长安之后，进升为大丞相。东魏行台薛义等人渡过黄河占领了杨氏壁。西魏的司空参军河东人薛端纠集了一帮村民击退了东魏的人马，重新占据了杨氏壁，丞相宇文泰派遣南汾州的刺史苏景恕前去镇守。

丁卯，以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帅众伐东魏。

丁卯（十八日），梁武帝任命信武将军元庆和为镇北将军，率领部队讨伐东魏。

初，魏孝武即与丞相欢有隙，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贵平阴相连结，以观时变；渊亦遣使通于欢所。及孝武帝入关，清河王承制，以汝阳王暹为齐州刺史。暹至城西，渊不时纳。城民刘桃符等潜引暹入城，渊帅骑出走，妻子部曲悉为暹所虏。行及广里，会承制以渊行青州事。欢遗渊书曰：“卿勿以部曲单少，惮于东行，济人浇薄，唯利是从，齐州崐尚能迎汝阳王，青州岂不能开门待卿也。”渊乃复东，暹归其妻子部曲。贵平亦不受代，渊袭高阳郡，克之，置累重于城中，自帅轻骑游掠于外。贵平使其世子帅众攻高阳，渊夜趣东阳，见州民馈粮者，绐之曰：“台军已至，杀戮殆尽。我，世子之人也，脱走还城，汝何为复往！”闻者皆弃粮走。比晓，复谓行人曰：“台军昨夜已至高阳，我是前锋，今至此，不知侯公竟在何所！”城民惧，遂执贵平出降。戊辰，渊斩贵平，传首洛阳。

在此以前，北魏孝武帝与丞相高欢产生隔阂之后，齐州刺史侯渊、兖州刺史樊子鹄、青州刺史东莱王元贵平，相互秘密地结成一派，共同观察形势的变化，侯渊也派遣使者到高欢住的地方进行联系。等到孝武帝流亡到关中地区之后，清河王元以皇帝的名义任命汝阳王元暹为齐州刺史。元暹来到齐州城的西面，侯渊并不及时迎接他进去。城中的百姓刘桃符等人悄悄地领着元暹进了城。侯渊率领骑兵连忙出走，他的妻子、儿子以及部下都被元暹俘虏了。侯渊走到了广里地区，刚好赶上清河王元以皇帝的名义让他兼管青州事务。高欢在给侯渊的书信中写道：“你不要因为自己手下的部曲势单力薄人少，不敢东进，齐地的人薄情寡义，只知追逐财利，齐州的人都还会迎接汝阳王，青州的人难道就不会打开城门等待你吗？”于是，侯渊就重新东进，汝阳王元暹把他的妻子、儿子以及部曲都还给了他。东莱王元贵平也不接受由侯渊取代他的职务的命令，侯渊袭击了高阳郡并攻下了它。侯渊把妨碍行动的东西放在城中，自己带领轻装骑兵在城外游掠。元贵平派他的嫡长子率领大队人马攻打高阳城，侯渊连夜赶到东阳城，看到该州送粮食的百姓，就欺骗他们说：“朝廷派遣的部队已经赶到了，把人都快杀光了。我是东莱王嫡长子手下的人，从那里逃脱后回到城里，你们怎么还要再去送命呀！”听到这些话的人都丢下粮食逃跑了。到了拂晓，他又对路上的行人说道：“朝廷派来的军队昨晚上已经赶到高阳城，我是先锋官，现在来到这里，不知道侯公究竟在什么地方！”城里的百姓心里恐惧，于是便捉住了东莱王元贵平出来投降。戊辰（十九日），侯渊斩了元贵平，把他的脑袋送到了洛阳。

庚午，东魏以赵郡王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坦，树之弟也。

庚午（二十一日），东魏任命赵郡王元谌为大司马，咸阳王元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元坦是元树的弟弟。

丞相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邺，书下三日即行。丙子，东魏主发洛阳，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上非陪从者，尽令乘驴。欢留后部分，事毕，还晋阳。改司州为洛州，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洛阳。以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留邺，共知朝政。诏以迁民赀产未立，出粟一百三十万石以赈之。

丞相高欢认为洛阳的西面接近西魏、南面接近梁朝，就提议将国都迁往邺城，他的文书颁下刚刚三天迁都就开始进行了。丙子（二十七日），东魏孝静帝从洛阳出发，四十万户人家狼狈地踏上了路途。朝廷征收了文武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上不是陪同跟随孝静帝的，都被命令骑驴。高欢留在后面布置安排，等到事情结束以后，回到了晋阳。朝廷将司州改名为洛州，任命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守洛阳。又任命行台尚书司马子如为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孙腾一道留在邺城，共同主持朝中的政务。孝静帝颁下诏书表示考虑到移民因受搬迁的影响，家产不能马上建立，特地拿出一百三十万石粮食赈济他们。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据瑕丘以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帅众就之。

十一月，兖州刺史樊子鹄占据了瑕丘来抗拒东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领一帮人马投奔了他。

庚寅，东魏主至邺，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魏郡太守为魏尹。是时，六坊之众从孝武帝西行者不及万人，余皆北徙，并给常廪，春秋赐帛以供衣服，乃于常调之外，随丰稔之处，折绢粟以供国用。

庚寅（十二日），东魏国主孝静帝到达了邺城，居住在相州的官府里面，把相州刺史改称为司州牧，魏郡太守改称为魏尹。此时，分为六坊的皇城警卫部队中跟随孝武帝到西边去的不到一万人，其余的都迁徙到了北方，并常年供给他们俸禄，春秋两季皇帝还要送绸缎供给他们做衣服用，除了正常赋调崐之外，在庄稼丰收的地区，将绢帛折价买进粮食供国家使用。

十二月，魏丞相泰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击曹泥于灵州。

十二月，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仪同李虎、李弼、赵贵在灵州袭击了曹泥。

闰月，元庆和克濑乡而据之。

闰月，元庆和攻克并占据了濑乡。

魏孝武帝闺门无礼，从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阳王宝炬之同产也；从帝入关，丞相泰使元氏诸王取明月杀之；帝不悦，或时弯弓，或时椎案，由是复与泰有隙。癸巳，帝饮酒遇鸩而殂。泰与群臣议所立，多举广平王赞。赞，孝武之兄子也。侍中濮阳王顺，于别室垂涕谓泰曰：“高欢逼逐先帝，立幼主以专权，明公宜反其所为，广平冲幼，不如立长君而奉之。”泰乃奉太宰南阳王宝炬而立之。顺，素之曾孙也。殡孝武帝于草堂佛寺，谏议大夫宋球恸哭呕血，浆粒不入口者数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西魏孝武帝在宫中失礼乱伦，堂妹中不出嫁的就有三个人，都被封为公主。平原公主明月与南阳王元宝炬是同母兄妹，跟随孝武帝来到关中，丞相宇文泰叫元氏的各位亲王抓住并杀掉了明月；孝武帝对此感到不高兴，有时弯弓射箭，有时用铁椎锤击桌子，由此又和宇文泰产生了隔阂。癸巳（十五日），孝武帝喝酒中毒身亡。宇文泰和大臣们一同商议应该拥立谁为新皇帝，大多数人推举广平王元赞。元赞是孝武帝兄长的儿子。兼任侍中的濮阳王元顺在另外一个房间流着眼泪对宇文泰说：“高欢逼走了已故的皇上，拥立一位年幼的皇帝以便大权独揽，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广平王还年幼，所以不如拥立一位年长的君王。”于是，宇文泰就拥立兼任太宰的南阳王元宝炬为皇帝。元顺是常山王元素的曾孙子。孝武帝的灵柩被安放在草堂佛寺，谏议大夫宋球放声痛哭呕出了鲜血，几天里不喝一口水不吃一粒饭，宇文泰因他是一位著名儒生，没有怪罪他。

魏贺拔胜之在荆州也，表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既取荆州，魏以信为都督三荆州诸军事、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怀之。

北魏的贺拔胜在荆州的时候，曾上书请求任命武卫将军独孤信为大都督。东魏取得荆州后，西魏任命独孤信为掌管三荆州军政事务的都督、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此来招抚独孤信。

蛮酋樊五能攻破淅阳郡以应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欲讨之，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淅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险，表里群蛮。今少遣兵，则不能制贼；多遣，则根本虚弱；脱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难保。”纂曰：“岂可纵贼不讨！”广曰：“今所忧在心腹，何暇治疥癣！闻台军不久应至，公但约勒属城，使完垒抚民以待之，虽失淅阳，不足惜也。”纂不从，遣兵攻之，兵败，诸将因亡不返。

蛮族的酋长樊五能攻破了淅阳郡来策应西魏，东魏西荆州刺史辛纂准备讨伐他们，行台郎中李广劝说道：“淅阳郡四面都没有百姓，只有一座城的地方，山上的路途深幽艰险，里外有为数不少的蛮人。现在如果只派少量兵马的话，就不能制服贼兵，而派大部队去，那么我们的大本营就变得虚弱；倘若不能成功，就会大大影响威望名誉，而人心一旦失去，我们的州城就难以保住了。”辛纂说道：“怎么可以纵容贼兵不去讨伐呀！”李广回答说：“眼下我们的担忧在心腹要害之处，哪有功夫去治疗疥癣小毛病呢？听说朝廷派遣的军队不久就要到达，您只要约束住东荆州所辖的各座城，使它们完好无损，同时安抚百姓进行等待，这样虽说失去了淅阳，也没有什么可惜的。”辛纂不听李广的劝告，派兵攻打淅阳，遭到了失败，各位将领因此而逃亡不回。

城民密召独孤信。信至武陶，东魏遣恒农太守田八能帅群蛮拒信于淅阳，又遣都督张齐民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信谓其众曰：“今士卒不满千人，首尾受敌，若还击齐民，则土民必谓我退走，必争来邀我；不如进击八能，破之，齐民自溃矣。”遂击破八能，乘胜袭穰城；辛纂勒兵出战，大败，还趣城。门未及阖，信令都督武川杨忠为前驱，忠叱门者曰：“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生，何不避走！”门者皆散。忠帅众入城，斩纂以徇，城中慑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岁，东魏高敖曹、侯景将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敌，与杨忠皆来奔。城中的百姓秘密地请独孤信过来。独孤信到达武陶的时候，东魏派遣恒农太守田八能率领一群蛮人将他挡在淅阳之外，又派遣都督张齐民带着三千名步兵与骑兵尾随在独孤信的后面。独孤信对他的部下们说：“眼下我们的士兵还不满一千人，前后都受到敌人的威胁。如果回过头来攻打张齐民，那么当地的土著百姓就一定会认为我们要撤退，将争着来拦击我们，不如进攻前面的田八能，要是打垮了他，张齐民自己就会溃败了。”于是他领兵击败了田八能，乘着胜利的势头袭击穰城；辛纂带领兵马出来迎战，被打得惨败后转身奔回了穰城。城门还没来得及关上，独孤信命令都督武川人杨忠为先锋，杨忠对守卫城门的人大声喝道：“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到了，城中还有人接应，你们要是想求一条生路的话，为什么还不避开逃跑！”守卫城门的人都逃散了。杨忠率领人马冲到城里，杀掉了辛纂，城里的军民都吓得服服贴贴。独孤信分开兵马平定了三荆地区，半年之后，东魏的高敖曹、侯景带领人马突然攻到城下，独孤信手下的兵少打不过对方，便和杨忠一道都来投奔梁朝。

第一百五十七卷

梁纪十三高祖武皇帝十三大同元年（乙卯、535 ）

05350218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春季，正月，戊申朔（初一），梁武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同。

是日，魏文帝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大统，追尊父京兆王为文景皇帝，妣杨氏为皇后。

这一天，西魏文帝在长安城西郊祭天以后登上了皇位，随即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统”，追尊他的父亲京兆王为文景皇帝，母亲杨氏为皇后。

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先附侯莫陈悦，悦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与盟而罢。道元世居怀朔，与东魏丞相欢善，又母兄皆在邺，由是常与欢通。泰欲击之，道元帅所部三千户西北渡乌兰津抵灵州，灵州刺史曹泥资送至云州。欢闻之，遣资粮迎侯，拜车骑大将军。

原北魏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起先依附于侯莫陈悦，侯莫陈悦死后，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对他发起了进攻，没能取得胜利，便与他订立盟约，自己放弃了占领渭州的念头。可朱浑道元一家世代居在怀朔，本人与东魏的丞相高欢关系密切，又因为母亲、哥哥都在邺城，所以常常与高欢进行联系。宇文泰想要攻打他，可朱浑道元就率领手下的三千户人家从西北的乌兰津渡河到达灵州，灵州的刺史曹泥出资将他送到了云州。高欢听到了这一消息，派人准备好粮食、财物前去迎接。还授予他车骑大将军的职衔。

道元至晋阳，欢始闻孝武帝之丧，启请举哀制服。东魏主使群臣议之，太学博士潘崇和以为：“君遇臣不以礼则无反服，是以汤之民不哭，周武之民不服纣。”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议以为：“高后于永熙离绝未彰，宜为之服。”东魏从之。

可朱浑道元来到晋阳之后，高欢才知道孝武帝已经去世，他就上书孝静帝请求为孝武帝举哀服丧。东魏国主孝静帝叫各位大臣商议此事，太学博士潘崇和认为：“君主如果对臣子不以礼相待，在他死后，臣子就不用为他服丧，所以商汤的百姓不哭吊夏朝的王，周武王的百姓也不为商朝的纣王服丧。”国子博士卫既隆、李同轨建议，认为：“高皇后与孝武帝断绝联系的事没有公布过，应该为孝武帝服丧。”孝静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招谕费也头之众，与之共攻灵州，凡四旬，曹泥请降。

西魏骁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虎等人招抚费也头的兵马，与他们一道攻打灵州，共持续了四十天，曹泥坚守不住，请求投降。

05350219己酉，魏进丞相略阳公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封安定王；泰固辞王爵及录尚书，乃封安定公。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

己酉（初二），西魏提升丞相略阳公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还封他为安定王。宇文泰坚决推辞掉王爵与录尚书的职务，西魏文帝就封他为安定公，还任命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元赞为司徒。

05350225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为皇后，子钦为皇太子。后仁恕节俭，不妒忌，帝甚重之。

乙卯（初八），西魏文帝把他的妃子乙弗氏立为皇后，儿子元钦立为皇太子。皇后仁爱宽厚，勤俭节约，从不妒忌，文帝非常敬重她。

05350304稽胡刘蠡升，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改元神嘉，居云阳谷；魏之边境常被其患，谓之“胡荒”。壬戌，东魏丞相欢袭击，大破之。

稽胡部落的刘蠡升，从孝昌年间以来，就自封为皇帝，将年号改为“神嘉”，居住在云阳谷；魏国的边境地区经常受到他的侵扰，被称为“胡荒”。壬戌（十五日），东魏丞相高欢对刘蠡升发起袭击，将他们打得大败。

勃海世子澄通于欢妾郑氏，欢归，一婢告之，二婢为证；欢杖澄一百而幽之，娄妃亦隔绝不得见。欢纳魏敬宗之后尔朱氏，有宠，生子，欢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马子如。子如入见欢，伪为不知者，请见娄妃；欢告其故。子如曰：“消难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结发妇，常以父母家财奉王；王在怀朔被杖，背无完皮，妃昼夜供侍；后避葛贼，同走并州，贫困，妃然马矢崐自作靴；恩义何可亡也！夫妇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业。且娄领军之勋，何宜摇动！一女子如草芥，况婢言不必信邪！”欢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见澄，尤之曰：“男儿何意畏威自诬！”因教二婢反其辞，胁告者自缢，乃启欢曰：“果虚言也. ”欢大悦，召娄妃及澄。妃遥见欢，一步一叩头，澄且拜且进，父子、夫妇相泣，复如初。欢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马子如也！”赐之黄金百三十斤。

勃海王高欢的嫡长子高澄与他的小妾郑氏私通。高欢袭击稽胡之后回来，一个婢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还有两个婢女在一旁作证。高欢打了高澄一百大棍，并把他关押起来。娄妃也被隔离开来，不允许她见高欢。高欢以前把孝庄帝的皇后尔朱氏收纳为妾，非常宠爱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叫高，高欢想要立他做自己的继承人。高澄就向司马子如求救。司马子如来到王府拜见高欢，假装不知道内情，请求见一见娄妃，高欢就把详细情况告诉了司马子如。司马子如说道：“消难也和我的小妾私通了，这件事只能掩盖起来。娄妃是王爷的结发妻子，当初经常把父母亲家里的财物拿出来给您。您在怀朔的时候被人用木杖责打，背上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肉，娄妃在旁边不分白天黑夜地侍侯您，后来为了躲避葛荣这个奸贼，你们一同出走到并州，生活贫困，王妃点燃马粪作饭，亲自制作靴子；这样的恩义怎么可以忘掉呀？你们夫妇二人相互适合，所生的女儿嫁给了最尊贵的皇帝，儿子高澄则继承了您的大业，况且王妃的弟弟娄领军功勋突出，怎么可以轻易动摇得了呢？一个女人就象小草一样，没有必要多么看重，何况婢女的话也没有必要去相信！”高欢听后，就叫司马子如重新查问这件事情。司马子如见到高澄，便责怪他道：“你身为男子汉，怎么可以因为害怕威严就自己诬蔑自己！”与此同时，他又教那两位婢女推翻自己的证词，胁迫告状的婢女上吊自杀，然后向高欢报告说：“那些话果然是无中生有。”高欢听了非常高兴，派人去叫娄妃和高澄。娄妃远远看见高欢，便走一步叩一个头，高澄也是一边跪拜一边向前，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相互都流下了眼泪，从此又和好如初。高欢安排了酒宴，说道：“成全我们父子两人关系的，是司马子如呀！”于是便赠给司马子如一百三十斤黄金。

05350306甲子，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甲子（十七日），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傅，仪同三司万俟寿洛干为司空。

05350311己巳，东魏以丞相欢为相国，假黄铖，殊礼；固辞。东魏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帅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攻潼关，魏丞相泰军于霸上。子如与轨回军，从蒲津宵济，攻华州。时修城未毕，梯倚城外，比晓，东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罴卧尚未起，闻阁外匈匈有声，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东魏人见之惊却。罴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己巳（二十二日），东魏任命丞相高欢为相国，让他可以使用皇帝的仪仗，赐以特殊礼遇，高欢坚决推辞不受。东魏的大行台尚书司马子如率领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人攻打潼关，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在不远的霸上驻扎了军队。司马子如与韩轨带着人马回过头来，从蒲津连夜渡河，攻打华州。此时，华州城还没有修筑完毕，云梯倚在城墙的外边，拂晓，东魏的将士攀着云梯突袭进城。刺史王罴躺在床上还没起来，听到屋外一片喧扰声，顾不上穿衣服，包发髻，赤着双脚，手持白色大棒，就大叫着冲了出去，东魏的将士见了他连忙惊慌地退却。王罴一直追逐到东门，部下渐渐集结起来，双方交战，打垮了敌人的进攻，于是司马子如人等便带领部队撤退。

05350323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二月，辛巳（初四），梁武帝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05350324壬午，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傅，西河王为太尉。

壬午（初五），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傅，西河王元为太尉。

东魏使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发十万夫撤洛阳宫殿，运其材入邺。

东魏指派尚书右仆射高隆之征调十万民工拆除洛阳的宫殿，将拆下的材料运到邺城。

05350329丁亥，上耕藉田。

丁亥（初十），梁武帝举行亲耕藉田的仪式。

05350331东魏仪同三司娄昭等攻兖州，樊子鹄使前胶州刺史严思达守东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围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已丑，大野拔见子鹄计事，因斩其首以降。始，子鹄以众少，悉驱老弱为兵，子鹄死，各散走。诸将劝娄昭尽捕诛之，昭曰：“此州不幸，横被残贼，望官军以救涂炭，今复诛之，民将谁诉！”皆舍之。

东魏的仪同三司娄昭等人攻打兖州，樊子鹄派遣以前的胶州刺史严思达守卫东平，娄昭攻克了该城。然后，他又指挥部队包围了瑕丘，由于很长时间攻不下来，便用水灌城；己丑（十二日），大野拔乘樊子鹄议事之机，便砍掉他的脑袋向娄昭投降。最初，樊子鹄因为部队人数少，把年老体弱的人都赶来当兵，樊子鹄一死，他们各自都散开逃走了。众位将领都劝娄昭把他们全都抓来杀掉，娄昭回答说：“这个州不幸，横遭残害，人们都踮起脚尖，盼望官家的军队把他们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今天再杀掉他们，百姓将向谁申诉？”大家听了这番话，都放弃了追杀的打算。

05350409戊戌，司州刺史陈庆之伐东魏，与豫州刺史尧雄战，不利而还。

戊戌（二十一日），梁朝司州刺史陈庆之讨伐东魏，与东魏豫州刺史尧雄交战，失利后返回。

05350502三月，辛酉，东魏以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晖业为司空。

三月，辛酉（十五日），东魏任用高盛为太尉，高敖曹为司徒，济阴王元晖业为司空。

东魏丞相欢伪与刘蠡升约和，许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设备，欢举兵袭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降。余众复立其子南海王，欢进击，擒之，俘其皇后、诸王、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华、夷五万余户。

东魏的丞相高欢假装与刘蠡升订立和约，答应让自己的女儿做他的太子的妻子。刘蠡升没有进行防备，高欢大举进兵袭击了他，辛酉（十五日），刘蠡升手下的北部王将刘蠡升斩首向高欢投降。刘蠡升残余的将士又拥立他的儿子南海王为皇帝，高欢再加攻击，捉住了南海王，俘虏皇后、各位藩王、公卿以及以下的官员共达四百余人，另外还有华、夷各族的百姓五万余户。

05350513壬申，欢入朝于邺，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

壬申（二十六日），高欢来到邺城的皇宫朝拜孝静帝，将自己的女儿即孝武帝的皇后许配给彭城王元韶作妻子。

魏丞相泰以军旅未息，吏民劳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行之。

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考虑到战事得不到平息，官吏百姓已经疲劳，就命令有关部门斟酌参照古往今来既利于目前情况、又适合于治理天下的制度，制订出二十四项新的法令，上书得到文帝的批准后开始实行。

泰用武功苏绰为行台郎中，居岁馀，泰未之知也，而台中皆称其能，有疑事皆就决之。泰与仆射周惠达论事，惠达不能对，请出议之。出，以告绰，绰为之区处，惠达入白之，泰称善，曰：“谁与卿为此议者？”惠达以绰对，且称绰有王佐之才，泰及擢绰为著作郎。泰与公卿如昆明池观渔，行至汉故仓池，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绰问之，具以状对。泰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应对如流。泰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政事，卧而听之；绰指陈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后人多遵用之。

宇文泰任用武功人苏绰为行台郎中，一年多之后，宇文泰自己对苏绰还不大了解，但是行台官署中的人都称赞苏绰能力强，遇上有疑难的事情都去请他帮助决策。宇文泰与仆射周惠达讨论一件事，周惠达不能回答宇文泰的问题，就请求允许他出去跟别人一起商议此事。周惠达出门后，把情况告诉了苏绰，苏绰为周惠达作了分析解答，周惠达进去后按照苏绰的意见作出回答。宇文泰认为周惠达回答的非常好，问道：“谁和你一道作出了这番议论？”周惠达说出了苏绰的名字，并且称赞苏绰具有辅佐君王成就大业的才能，宇文泰便提拔苏绰为著作郎。宇文泰与公卿一起去昆明池观赏捕鱼，走到汉代传下来的仓池时，回过头来询问身旁的人，他们中没有一个知道仓池的情况。宇文泰就把苏绰叫来，向他提问，苏绰把一件件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宇文泰很高兴，就一直娢实教斓乜?即丛旎??庇惺裁淳跋螅???耸⒂朊鹜龅木??绾危?沾率贾对答如流。宇文泰与苏绰一道骑着马慢慢地并行，到了昆明池，竟然没有撤网就返回了。在丞相府，宇文泰将苏绰一直留到晚上，就一些军政大事征求苏绰的意见，苏绰讲述，宇文泰躺着倾听。当苏绰指出治理国家有哪些关键之处的时候，宇文泰从睡榻上起来，整理好衣服端正地坐着，不知不觉他的膝头已经在席子上往前移动，苏绰的话从晚上又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宇文泰还听得不满足。第二天早上，宇文泰对周惠达说：“苏绰真是个奇特的人，我这就让他管理重要的政务。”他随即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让他参与掌管处理机密大事，从此苏绰越来越受到宇文泰的宠信。苏绰开始制订处理文书的程序如用红笔批出，用黑笔签收，还有关于计帐、户籍的一些办法，这些程序、办法后来的人大多遵照沿用了。

东魏以封延之为青州刺史，代侯渊。渊既失州任而惧，行及广川，遂反，夜，袭青州南郭，劫掠郡县。夏，四月，丞相欢使济州刺史蔡俊讨之。渊部下多叛，渊欲南奔，于道为卖浆者所斩，送首于邺。

东魏任用封延之为青州刺史，取代侯渊。侯渊失去了一州长官的职务后心里惧怕，走到广川的时候就造反了。在夜间，他袭击了青州城南的外城，又到郡县大肆抢劫掠夺，夏季，四月，丞相高欢派遣济州刺史蔡俊讨伐侯渊。侯渊的部下大多数都背叛了他，他自己想要跑到南方去，在路上让一个卖浆的人杀死，首级被送到邺城。

元庆和攻东魏城父，丞相欢遣高敖曹帅三万人趣项，窦泰帅三万人趣城父，侯景帅三万人趣彭城，以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节度诸军。

梁朝的元庆和攻打东魏的城父城，东魏丞相高欢派遣高敖曹统率三万人马赶往项县，窦泰统率三万人赶往城父城，侯景统率三万人马赶往彭城，又任命任祥为东南道行台仆射，统一指挥管辖这几支军队。

05350616【】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国。

五月，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

05350716【】元庆和引兵逼东魏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拒之。六月，庆和攻南顿，豫州刺史尧雄破之。

元庆和指挥兵马逼近东魏的南兖州，东魏洛州刺史韩贤领兵抵抗。六月，元庆和又进攻南顿，东魏豫州刺史尧雄打败了他。

05350912秋，七月，甲戌，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秋季，七月，甲戌（三十日），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念贤为太尉，万俟寿洛干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越勒肱为司空。

益州刺史鄱阳王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合兵围晋寿，魏东益州刺史傅敬和来降。范，恢之子；敬和，竖眼之子也。

梁朝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南梁州刺史樊文炽带领部队联合行动，包围了晋寿，西魏的东益州刺史傅敬和前来投降。萧范是萧恢的儿子。傅敬和是傅竖眼的儿子。

魏下诏数高欢二十罪，且曰：“朕将亲总六军，与丞相扫除凶丑。”欢亦移檄于魏，谓宇文黑獭、斛斯椿为逆徒，且言“今分命诸将，领兵百万，刻期西讨。”

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历举了高欢的二十条罪行，并且声明：“朕将亲自统领六军，与宇文丞相一道扫除凶恶的国贼。”高欢也向西魏传布声讨文书，说宇文黑獭、斛斯椿是叛徒，并且扬言：“现在我将分头命令各位将领，率领百万人马，定下日期西讨逆贼。”

东魏遣行台元晏击元庆和。

东魏派遣行台元晏袭击梁朝的元庆和。

05350929或告东魏司空济阴王晖业与七兵尚书薛贰于魏，八月，辛卯，执送晋阳，皆免官。

有人告发东魏的司空济阴王元晖与七兵尚书薛与西魏有勾结，八月，辛卯（十七日），他们被捉住并且押送到晋阳，高欢将二人的官职都免去了。

05351002甲午，东魏发民七万六千人作新宫于邺，使仆射高隆之与司空胄曹参军辛术共营之，筑邺南城周二十五里。术，琛之子也。

甲午（二十日），东魏征调七万六千名民工在邺城建造新的皇宫，叫崐仆射高隆之与司空胄曹参军辛术一道负责营建，在邺城的南面又修筑起一座周长二十五里的新城。辛术是辛琛的儿子。

赵刚自蛮中往见东魏东荆州刺史赵郡李愍，劝令附魏，愍从之，刚由是得至长安。丞相泰以刚为左光禄大夫。刚说泰召贺拔胜、独孤信等于梁，泰使刚来请之。

赵刚从蛮人住的地方去见东魏的东荆州刺史赵郡人李愍，规劝他归附西魏。李愍听从了赵刚的规劝，赵刚因此得到机会去长安。丞相宇文泰任命赵刚为左光禄大夫。赵刚劝说宇文泰将贺拔胜、独孤信等人从梁朝召回来，宇文泰委托赵刚前去邀请。

05351025九月，丁巳，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旭为司空。

九月，丁巳（十四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

05351111冬，十月，魏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卒。

冬季，十月，西魏的太师上党文宣王长孙稚去世。

魏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内兄也，骄而黩货，泰奏请加法，诏赐死。

西魏的秦州刺史王超世是丞相宇文泰的内兄，他骄横自大而且贪污财物，宇文泰上书请求绳之以法，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命令王超世自杀。

05351214十一月，丁未，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卒。勉虽骨鲠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贤相者称范、徐云。

十一月，丁未（初五），梁朝的侍中、中卫将军徐勉去世。徐勉的骨气虽然还不象范云那么硬，但是也从不阿谀奉承，所以有此一说：“梁一代够得上贤相的只有范云和徐勉二人。”

05351220癸丑，东魏主祀圜丘。

癸丑（十一日），东魏的孝静帝在圜丘祭天。

05360130甲午，东魏阊阖门灾。门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马远望，谓其匠曰：“西南独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隆之恨之，至是谮于丞相欢曰：“忻集潜通西魏，令人故烧之。”欢斩之。

甲午（疑误），东魏的阊阖门发生了火灾。阊阖门刚刚建成的时候，高隆之骑着马从远处一望，就对修门的工匠说：“西南面比其它地方高了一寸。”一量果然如此。但是太府卿任忻集很看重这个门的精巧，不肯改动。因此，高隆之便怀恨在心，到火灾发生后便去丞相高欢那儿进谗言，说：“任忻集暗中与西魏联络，故意叫人烧掉了阊阖门。”于是，高欢就下令杀掉了任忻集。

北梁州刺史兰钦引兵攻南郑，魏梁州刺史元罗举州降。

东魏以丞相欢之子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内明决而外如不慧，兄弟及众人皆嗤鄙之；独欢异之，谓长史薛曰：“此儿识虑过吾。”幼时，欢尝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抽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乐帅甲骑伪攻之，兄澄等皆怖桡，洋独勒众与乐相格，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

初，大行台右丞杨从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为孝武帝所杀，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于帝所。”惧，变姓名逃于田横岛。久之，欢闻其尚在，召为太原公开府司马，顷之，复为大行台右丞。

梁朝的北梁州刺史指挥将士攻打南郑，西魏的梁州刺史元罗率领全州军民投降。

东魏任命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洋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封他为太原公。高洋内心既果断而又精明，可是外表上看起来好象智力不够，他的兄弟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嗤笑鄙视他，唯独高欢认为他与众不同，曾经对长史薛说：“这孩子的见识与思考问题的能力都超过我。”还在高洋幼小的时候，高欢曾经想观察一下各位儿子的智能如何，让他们各自整理一团乱丝，唯独高洋一人抽出刀来砍断了乱丝，说：“乱的东西就一定要砍断！”高欢还给儿子们各自配备了兵力让他们四面出击，又叫都督彭乐率领戴盔裹甲的骑兵假装进攻，长兄高澄等人都害怕得乱了阵脚，只有高洋布置兵力与彭乐对抗，彭乐脱去盔甲叙述情况时，高洋还擒拿了彭乐，将他献给高欢。

当初，大行台右丞杨的堂兄、岐州刺史杨幼卿，因为言语直率，被孝武帝下令杀害。同僚郭秀妒嫉杨的才能，就吓唬杨说：“高王要把您送到皇上那里去。”杨害怕了，便更改了姓名逃到田横岛。很久以后，高欢听说他还在人世，把他叫了回来，任命他为太原公开府司马，没有多少时间，又恢复了他的大行台右丞的职务。

05360130十二月，甲午，东魏文武官量事给禄。

十二月，甲午（二十二日），东魏根据文武百官承担事务的轻重，给予相应的俸禄。

魏以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西魏任命念贤为太傅，河州刺史梁景睿为太尉。

是岁，鄱阳妖贼鲜于琛改元上愿，有众万余人。鄱阳内史吴郡陆襄讨擒之，按治党与，无滥死者。民歌之曰：“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这一年，鄱阳地区的妖贼鲜于琛将年号改为“上愿”，他的属下共有一万多人。梁朝鄱阳内史吴郡人陆襄前去讨伐，捉住了鲜于琛，并按照罪行大小分别惩治了他的同伙，没有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老百姓都歌唱道：“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陆君。”

柔然头兵可汁求婚于东魏，丞相欢以常山王妹为兰陵公主，妻之。柔然数侵魏，魏使中书舍人库狄峙奉使至柔然，与约和亲，由是柔然不复为寇。

柔然的头兵可汗向东魏求婚，丞相高欢封常山王的妹妹为兰陵公主，将她许配给头兵可汗作妻子。柔然多次侵扰西魏，西魏委派中书舍人库狄峙带着使命到达柔然，与头兵可汗订立了和亲条约，从此柔然不再入侵西魏。

二年（丙辰、536 ）

05360216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

春季，正月辛亥（初九），西魏文帝在南郊祭天，改以神元皇帝配享。

05360229甲子，东魏丞相欢自将万骑袭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将兵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

甲子（二十二日），东魏丞相高欢亲自率领一万名骑兵袭击西魏的夏州，一路急行军，没有停下生火做饭，跑了四天便赶到了目的地，他们将长矛绑起来结成云梯，连夜攻入城中，抓住了刺史斛拔俄弥突，高欢设法把斛拔俄弥突争取过来后又起用了他。接着，高欢留下都督张琼领兵镇守夏州，又下令迁移斛拔俄弥突部落中的五千户人家，由自己带着返回晋阳。

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普乐刘丰复叛降东魏，魏人围之，水灌其城，不没者四尺。东魏丞相欢发阿至罗三万骑径度灵州，绕出魏师之后，魏师退。欢帅骑迎泥及丰，拔其遗户五千以归，以丰为南汾州刺史。

西魏的灵州刺史曹泥与他的女婿凉州刺史普乐人刘丰又投降了东魏，西魏的兵马包围了他们，用水灌他们的州城，城外积水只差四尺就要淹过城头了。东魏丞相高欢派阿至罗三万名骑兵越过灵州，绕到西魏军队的背后出击，西魏的军队撤退了。高欢率领骑兵迎接曹泥与刘丰，并把他们遗留下的五千户人家迁到晋阳。高欢任命刘丰为南汾州的刺史。

东魏加丞相欢九锡；固让而止。

东魏孝静帝赐给丞相高欢九锡，高欢坚决推让，于是作罢。

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

梁武帝为了使他已故的父亲文皇帝祈求冥福，准备给他建造一座皇基寺，于是命令有关的官员去寻找上等的木材。曲阿人弘氏从湘州买了巨型木材往东边运送，南津校尉孟少卿想用这些木材向梁武帝献媚，就诬蔑弘氏是抢劫犯，杀掉了他，将他的木材没收后用来建造寺庙。

05360311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二月，乙亥（初四），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05360402东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为大行台、并州刺史，求入邺辅朝政，丞相欢不许；丞相主簿乐安孙搴为之请，乃许之。丁酉，以澄为尚书令，加领军、京畿大都督。魏朝虽闻其器识，犹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严峻，事无凝滞，中外震肃。引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亲任之。

东魏勃海王高欢的嫡长子高澄，年仅十五岁，就已经成为大行台、并州刺史。他要求到国都邺城辅助处理朝中的政务，丞相高欢没有答应，丞相主簿乐安人孙搴替高澄请求，高欢这才同意。丁酉（二十六日），孝静帝任命但还是把他看成孩子，没想到高澄上任之后，执法严厉，办起事来雷厉风行，朝廷内外的人们都为此感到震惊，同时肃然起敬。高澄引荐并州别驾崔暹为左丞、吏部郎，非常亲近信任他。

司马子如、高季式召孙搴剧饮，醉甚而卒。丞相欢亲临其丧。子如叩头请罪，欢曰：“卿折我右臂，为我求可代者！”子如举中书郎魏收，欢以收为主簿。收，子建之子也。他日，欢谓季式曰：“卿饮杀我孙主簿，魏收治文书不如我意；司徒尝称一人谨密者为谁？”季式以司徒记室广宗陈元康对，曰：“是能夜中暗书，快吏也。”召之，一见，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机密，迁大行台都官郎。时军国多务，元康问无不知。欢或出，临行，留元康在后，马上有所号令九十馀条，元康屈指数之，尽能记忆。与功曹平原赵彦深同知机密，时人谓之陈、赵。而元康势居赵前，性又柔谨，欢甚亲之，曰：“如此人，诚难得，天赐我也。”彦深名隐，以字行。

司马子如、高季式叫了孙搴一同痛饮，孙搴醉得不省人事，一命呜呼。丞相高欢亲自到孙搴的灵堂哀悼。司马子如向高欢叩头请罪，高欢说道：“你折断了我的右臂，现在得替我找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司马子如举荐中书郎魏收，高欢便任命魏收为丞相主簿。魏收是魏子建的儿子。有一天，高欢对高季式说道：“你喝酒时害死了我的孙主簿，眼下魏收处理公文不合我的意，司徒曾经说一个人办事谨慎、严密，指的是谁？”高季式回答说是司徒记室广宗人陈无康，还介绍道：“他能够在夜间昏暗无光的情况下撰写公文，是一个办事麻利、效率很高的官员。”高欢把陈元康叫来，一见面就授予他大丞相功曹的官职，让他掌握机密要事，很快又提升为大行台都官郎。当时，国家的军政事务繁多，只要问到陈元康，陈元康没有不知道的。高欢有一次外出，临行前把陈元康带在身后，自己在马上下达了九十多条指示，陈元康屈着指头一一道来，都记得一清二楚。他与功曹平原人赵彦深一同掌握重要机密，当时的人们把他们称作陈、赵。陈元康的地位在赵彦深的前头，而且陈元康生性又很柔顺严谨，所以高欢跟他非常亲近，曾感叹道“这样一个人实在难得，是上天恩赐给我的。”赵彦深名叫赵隐，通常用表字。

东魏丞相高欢命令阿至罗进逼西魏的秦州刺史万俟普，高欢本人又率领了大队人马策应阿至罗。

东魏丞相欢令阿至罗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欢以众应之。

05360413三月，戊申，丹杨陶弘景卒。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仕齐为奉朝请，弃官，隐居茅山。上早与之游，及即位，恩礼甚笃，每得其书，焚香虔受。屡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先谘之，月中尝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将没，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时士大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故弘景诗及之。

三月，戊申（初七），梁朝的丹阳人陶弘景去世。陶弘景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对养生术有特殊的兴趣。他在南齐担任过奉朝请的官职，后来又主动放弃，在茅山隐居起来。梁武帝早年曾经和他一同游处，等到登上皇位以后，总是给予他很不寻常的恩惠与礼遇，每次收到他的信，都要点上香后才虔诚地阅读。梁武帝多次亲自写信邀请陶弘景到朝廷做官，陶弘景始终没有出山。每当国家出现吉祥或不祥的征兆的时候，或有出征、讨伐这样大事的时候，梁武帝必定要先向他咨询，有时一个月里面两人要通好几封信，当时的人们称他是“山中宰相”。陶弘景去世之前，写了这样一首诗：“王衍任情放诞，何晏议论虚空。岂能想到昭阳殿，竟然作了单于宫。”那个时代，大小官员都竞相谈论玄理，不愿意学习练兵打仗方面的东西，所以陶弘景写诗用魏晋时期的事情来影射梁朝。

05360419甲寅，东魏以华山王鸷为大司马。

甲寅（十三日），东魏任命华山王元鸷为大司马。

魏以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西魏任命凉州史李叔仁为司徒，万俟洛为太宰。

05360530夏，四月，乙未，以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

夏季，四月，乙未（二十五日），梁朝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之仪元法僧为太尉。

05360607尚书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诏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患者，宜速详启！”

梁朝尚书右丞考城人江子四向梁武帝呈上用袋封好的秘密奏折，里面详尽地论述了国家在政治方面的得失。五月，癸卯（初三），梁武帝颁下诏书，说：“古人有一句话，叫做‘屋顶上漏雨，屋下人察觉’，我有过失的话，自己不一定察觉得到，江子四等人在密封的奏折中说到的情况，尚书可时时加以检查，凡是于人民有害的事，应该及时启奏。”

05360702戊辰，东魏高盛卒。

戊辰（二十八日），东魏的高盛去世。

魏越勒肱卒。

西魏的越勒肱去世。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太宰洛、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奔东魏，丞相泰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

西魏的秦州刺史万俟普与他担任太宰的儿子万俟洛、豳州的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以及他们所督率的将领三百人一起投奔了东魏，丞相宇文泰带着轻装的骑兵追赶，一直追到黄河以北一千多里的地方，但是没有追上，只好返回。

05360803秋七月，庚子，东魏大赦。

上待魏降将贺拔胜等甚厚，胜请讨高欢，上不许。胜等思归，前荆州大都督抚宁史宁谓胜曰：“朱异言于梁主无不从，请厚结之。”胜从之。上许胜、宁及卢柔皆北还，亲饯之于南苑。胜怀上恩，自是见禽兽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东魏丞相欢遣侯景以轻骑邀之，胜等弃舟自山路逃归，从者冻馁，道死者太半。既至长安，诣阙谢罪，魏主执胜手欷曰：“乘舆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对掌机密。

秋季，七月，庚子（初一），东魏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

梁武帝给予北魏降将贺拔胜等人优厚的待遇，贺拔胜请求带兵讨伐高欢，梁武帝没有允许。贺拔胜等人想回到北方去，前荆州大都督抚宁人史宁对贺拔胜说：“凡是朱异讲的话，皇上没有不听从的，请你好好地结交他。”贺拔胜接受了他的意见。后来，梁武帝允许贺拔胜、史宁以及卢柔都返回北方，还亲自在南苑为他们饯行。贺拔胜牢记着梁武帝的大恩，从此再看见往南面去的飞禽走兽，都不放箭射杀。他们路过襄城的时候，东魏的丞相高欢派遣侯景带着轻装骑兵前来拦截，贺拔胜等人丢弃了木船沿着小路逃了回去，跟随的人又冷又饿，有一大半死在了路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长安之后，去皇宫请罪，西魏文帝拉住贺拔胜的手，一边抽泣一边说：“朕流离颠沛，这是天意，不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丞相宇文泰推荐卢柔为从事中郎，与苏绰一道掌握重要机密。

05361004九月，壬寅，东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诸将入寇。魏以扶风王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九月，壬寅（初四），东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位将领侵犯梁朝。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司徒，斛斯椿为太傅。

05361106冬，十月，乙亥，诏大举伐东魏。东魏侯景将兵七万寇楚州，虏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击破之，景弃辎重走。

冬季，十月，乙亥（初八），梁武帝颁下诏书命令大举讨伐东魏。东魏的侯景统率七万兵马入侵楚州，俘虏了刺史桓和；接着又向淮河的上游地区进军，南、北司二州的刺史陈庆之击败了这支东魏部队，侯景丢弃了各种不便随身携带的军用物资，逃跑了。

十一月，己亥，罢北伐之师。

魏复改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05361130十一月己亥（初二），梁武帝下令让讨伐北方的部队停止进军。

西魏又重新改为尊始祖神元皇帝为太祖，道武皇帝为烈祖。

05361228十二月，东魏以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十二月，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尉景为太保。

05370102壬申，东魏遣使请和，上许之。

东魏清河文宣王卒。

壬申（初六），东魏派遣使者去梁朝求和，梁武帝答应了。

东魏的清河文宣王元去世。

05370107丁丑，东魏丞相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窦泰趣潼关。

丁丑（十一日），东魏的丞相高欢督率各路军队讨伐西魏，派遣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窦泰前往潼关。

05370113癸未，东魏以咸阳王坦为太师。

癸未（十七日），东魏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太师。

05370127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梁武帝在国都的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东魏丞相欢军蒲坂，造三浮桥，欲渡河。魏丞相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掎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丞相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灞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窦泰必矣！”行台左丞苏绰、中兵参军代人达奚武亦以为然。庚戌，丞相泰还长安，诸将意犹异同。丞相泰隐其计，以问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窦泰，欢之骁将，今大军攻蒲坂，则欢拒守而泰救之，吾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不如选轻锐潜出小关，窦泰躁急，必来决战，欢持重未即救，我急击泰，必可擒也。擒泰则欢势自沮，回师击之，可以决胜。”丞相泰曰：“此吾心也。”乃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魏主而潜军东出，癸丑旦，至小关。窦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丞相泰出马牧泽，击窦泰，大破之，士众皆尽，窦泰自杀，传首长安。丞相欢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桥而退，仪同代人薛孤延为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军还。

东魏的丞相高欢把部队驻扎在蒲坂，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黄河。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把部队驻扎在广阳，他对手下的各位将领说：“贼兵从三个方向牵制我们，又建造了浮桥来表明他们一定要渡河，其实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在这里牵制我军，使窦泰得以西进。高欢自从起兵以来，窦泰经常充当他的先锋，手下有许多精锐的士兵，他们打了几次胜仗以后已变得骄傲起来，现在要是进行袭击的话，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而打垮了窦泰，高欢就会不战而撤逃。”各位将领都说：“贼兵就在近处，我们舍弃近处的敌人而去袭击远处的，假如出现失误，那就后悔莫及了！不如分兵抵御他们。”丞相宇文泰又说道：“高欢第二次攻打潼关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始终没有离开灞上，现在他们向我们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会认为我们当然也要作自我防守，由此产生轻视我们的心意，借这个机会袭击他们，还怕不能取得胜利吗？贼兵虽然搭起了浮桥，但还不能径直渡河，用不了五天，我将一定捉住窦泰！”行台左丞苏绰、中兵参军代州人达奚武也认为宇文泰的话很有道理。庚戌（十四日），丞相宇文泰返回长安，各位将领中有同意宇文泰意见的，也有不同意的。丞相宇文泰先不提自己的计谋，而是找到担任直事郎中的侄子宇文深，问他有什么打退敌军的办法，宇文深回答说：“窦泰是高欢手下骁勇的将领，如今我们的大军要是攻打蒲坂，高欢坚守不出，窦泰前来救援，那么我们就会出现里外受敌人威胁的局面，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不如选出一支轻装的精锐部队悄悄地从小关出去，窦泰性格急躁，必定要来同我们进行决战，而高欢老成持重不会立即救援，这样的话，我们迅速出击窦泰，就一定能够捉住他。捉住了窦泰，高欢的进攻自然就被阻止，我们再调过头来袭击他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丞相宇文泰听了之后说道：“这也是我的想法。”于是他就声称要保住陇右地区，辛亥（十五日），拜见了西魏文帝后悄悄地带领部队从东面出去了，癸丑（十七日）早娚希?酱锪诵」亍ｑ继┩蝗惶?档芯?搅耍??Υ臃缌甓晒?嘶坪樱?┫嘤钗泰出兵马牧泽，攻击窦泰，打得他一败涂地，全军覆没，最后窦泰自杀了，宇文泰叫人把他头颅送到了长安。东魏的丞相高欢因为黄河上的冰太薄，无法赶去救援，只好拆除浮桥撤退，仪同代州人薛孤延担任全军后卫，一天之内连续激战，砍坏了十五把战刀，才得以撤回。西魏的丞相宇文泰也率领部队返回长安。

高敖曹自商山转斗而进，所向无前，遂攻上洛。群人泉岳及弟猛略与顺阳人杜等谋翻城应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杀岳及猛略。杜走归敖曹，敖曹以为乡导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殒绝良久，复上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馀，二子元礼、仲遵力战拒之，仲遵伤目，不堪复战，城遂陷。企见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为洛州刺史。敖曹创甚，曰：“恨不见季式作刺史。”丞相欢闻之，即以季式为济州刺史。

高敖曹从商山边战边进，一路所向无敌，于是他就攻打上洛。本郡人泉岳和他弟弟泉猛略，还有顺阳人杜等密谋翻城出去响应高敖曹，洛州刺史泉企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杀了泉岳和泉猛略。杜逃跑后归附了高敖曹，高敖曹以他为向导攻打上洛。高敖曹中了流箭，射穿身体的有三支，他昏死过去很久，醒来后骑上马，没有穿戴盔甲就巡视全城。泉企坚守了十几天，他的两个儿子泉元礼、泉仲遵奋力战斗抵抗敌人的进攻，后来泉仲遵的眼睛受伤，无法继续打仗，于是上洛城陷落了。泉企见到高敖曹时说：“我是没有力量而屈服，不是心服。”高敖曹任用杜为洛州刺史。高敖曹的伤势很重，他说道：“遗憾的是我见不到我的弟弟季式当刺史了。”丞相高欢闻讯之后，立即任命高季式为济州刺史。

敖曹欲入蓝田关，欢使人告曰：“窦泰军没，人心恐动，宜速还，路险贼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弃众，力战全军而还，以泉企、泉元礼自随，泉仲遵以伤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馀生无几，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东，遂亏臣节。”元礼于路逃还。泉、杜虽皆为土豪，乡人轻杜而重泉。元礼、仲遵阴结豪右，袭，杀之，魏以元礼世袭洛州刺史。

高敖曹想要进入蓝田县，高欢派人告诉他说：“窦泰全军覆没，人心恐怕会有所浮动，现在你应该迅速返回，道路险峻，贼兵势大，你独自脱身就可以了。”高敖曹不忍心丢下大家，经过奋力拼杀，终于带着全部人马回来。他让泉企、泉元礼跟着自己，泉仲遵因为伤势严重没有让他同行。泉企曾经暗中告诫两个儿子：“我这一辈子剩不下几年了，以你们俩的才能，足以建功立业，你们不要因为我在东魏，就缺少做臣子的气节。”泉元礼在途中逃了回去。泉企、杜虽然都是本地豪强，但是乡里人都轻视杜而尊重泉企。后来，泉元礼、泉仲遵兄弟暗中联络一批豪门大族，袭击杜，并且杀掉了他，西魏就让泉元礼一家世袭洛州刺史。

0537二月，丁亥，上耕藉田。

二月，丁亥（二十二日），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0537己丑，以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己丑（二十四日），梁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何敬容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萧渊藻为左仆射，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

魏槐里获神玺，大赦。

西魏的槐里县得到一块神玺，文帝下令大赦天下。

0537三月，辛未，东魏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

三月，辛未（疑误），东魏将七位已故皇帝的灵位移进了新庙，大赦天下。

魏斛斯椿卒。

西魏的斛斯椿去世。

0537夏，五月，魏以广陵王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夏季，五月，西魏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宰，贺拔胜为太师。

六月，魏以扶风王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盟为司空。

六月，西魏任命扶风王元孚为太保，梁景睿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武川王元盟为司空。

东魏丞相欢游汾阳之天池，得奇石，隐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问娦刑ɡ芍醒粜葜??栽唬骸傲?撸?笸踔?郑煌跽撸?蓖跆煜隆：印⒙濉⒁廖三川，泾、渭、洛亦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终应奄有关、洛。“欢曰：”世人无事常言我反，况闻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行台郎中中山杜弼承间劝欢受禅，欢举杖击走之。

东魏的丞相高欢游玩汾阳的天池时，得到了一块奇异的石头，隐隐约约形成文字“六王三川”。他向行台郎中阳休之询问其意，阳休之回答说：“‘六’是指大王您的表字；‘王’的意思是应该统治天下。河、洛、伊是三条河流，泾、渭、洛也是三条河流。大王您要是接受上天赋予你的使命，终究应该拥有关、洛的大片土地。”高欢听后说道：“世上的人们在没事的时候，都常常说我要谋反，何况听了这番话之后！请你慎重些，不要胡说！”阳休之是阳固之子。行台郎中中山人杜弼乘机劝说高欢接受禅让，高欢举起棒子打跑了他。

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以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副之。谐，平之孙；元明，旭之子也。秋，七月，谐等至建康，上引见，与语，应对如流。谐等出，上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敌。卿辈尝言北间全无人物，此等何自而来！”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俊、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赡为首。神俊名挺，宝之孙；元景名昕，宪之曾孙也；皆以字行。赡，之子也。

东魏派遣兼任散骑常侍的李谐为正使，吏部郎卢元明、通直侍郎李业兴为副使，出使梁朝。李谐是李平的孙子，卢元明是卢昶的儿子。秋季，七月，李谐等人抵达建康，梁武帝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作了交谈，他们都对答如流。李谐等人出门了，梁武帝目送着他们远去后，对身旁的人说道：“我今天可遇上了劲敌，你们这些人曾经说北方没有一个象样的人物，那么现在这几位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东魏的国都邺城内够得上称作“风流人物”的，要以李谐以及陇西人李神俊、范阳人卢元明、北海人王元景、弘农人杨遵彦、清河人崔赡为首。李神俊的名字叫李挺，是李宝的孙子；王元景的名字叫王昕，是王宪的曾孙子；他们通常都用表字。崔赡是崔悛的儿子。

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觇之，一言制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此时，南方与北方已经沟通和好，在交往中，务必要让对方夸己方的人贤能，所以奉命出使或接待客人的，必定是精选出的当时最杰出的人，才能门第不高的参与不了这些事情。每当梁朝的使者来到邺城的时候，城内为之轰动，那些高门贵族家庭的子弟都要打扮得珠光宝气，聚集在一起围观，赠送给对方的都是优厚的礼品，宾馆的门口简直变成了集市。举行宴会的日子，高澄经常叫身旁的人看他们，每当有惊人妙语压倒了来使，高澄就为他们鼓掌。东魏的使者到梁朝的建康时也是这样。

独孤信求还北，上许之。信父母皆在山东，上问信所适，信曰：“事君者不敢顾私亲而怀贰心。”上以为义，礼送甚厚。信与杨忠皆至长安，上书谢罪。魏以信有定三荆之功，迁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余官爵如故。丞相泰爱杨忠之勇，留置帐下。

独孤信要求回到北方，梁武帝允许了。独孤信的父母都在山东，梁武帝问他将去哪里，他回答说：“为君王服务的人不敢因顾念自己的亲人而对君王三心二意。”梁武帝听了认为独孤信很忠义，送给他非常丰厚的礼物。独孤信与杨忠都到了长安，向西魏文帝呈上请罪的文书。文帝认为独孤信有平定三荆地区的功劳，晋升他为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其余的官爵跟过去一样。丞相宇文泰喜爱杨忠的勇猛，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魏宇文深劝丞相泰取恒农，八月，丁丑，泰帅李弼等十二将伐东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谨为前锋，攻盘豆，拔之。戊子，至恒农，庚寅，拔之，擒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战士八千。

西魏的宇文深劝说丞相宇文泰夺取恒农，八月，丁丑（十四日），宇文泰统率李弼等十二位将领讨伐东魏，任命北雍州刺史丁谨担任先锋，攻打并占领了盘豆。戊子（二十五日），到达恒农，庚寅（二十七日），攻下了该城，捉住了东魏的陕州刺史李徽伯，俘虏了他的八千名士兵。

时河北诸城多附东魏，左丞杨自言父猛尝为邵郡白水令，知其豪杰，请崐往说之，以取邵郡；泰许之，乃与土豪王覆怜等举兵，收邵郡守程保及县令四人，斩之，表覆怜为郡守，遣谍说谕东魏城堡，旬月之间，归附甚众。东魏以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裴邃欲攻之，恭弃城走，泰以杨行正平郡事。

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各城大多依附于东魏，左丞杨自称他的父亲杨猛曾经当过邵郡的白水县令，与那里的一些豪杰有交结，所以请求去游说他们，以便夺取邵郡；宇文泰答应了。杨就与土豪王覆怜等人开始起兵，捉住了邵郡的郡守程保以及四位县令，把他们都杀了。杨上书请求任命王覆怜为郡守，让王覆怜带着西魏的文告去游说东魏的城堡，不到一个月，归附西魏的城堡非常多，东魏派东雍州刺史司马恭镇守正平，司空从事中郎闻喜人裴邃准备攻打正平，司马恭弃城而逃，宇文泰叫杨兼管正平郡的事务。

上修长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发舍利。辛卯，上幸寺，设无碍食，大赦。

梁武帝派人修缮长干寺的阿育王塔时，挖出了佛爪佛发和舍利。辛卯（二十八日），梁武帝来到长干寺，设置无碍食，大赦天下。

九月，柔然为魏侵东魏三堆，丞相欢击之，柔然退走。

九月，柔然人替西魏入侵东魏的三堆，东魏的丞相高欢发起攻击后，柔然人撤退了。

行台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贪污，言于丞相欢，请治之。欢曰：“弼来，我语尔！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宇文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纲纪，不相假借，恐督将尽归黑獭，士子悉奔萧衍，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

行台郎中杜弼发现文武百官中的许多人在位时都贪污公家的财产，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丞相高欢，请他好好管一管。高欢说道：“杜弼你过来，我对你讲吧！天下的官员贪污公家的财物，很久以前就已经成为一种习俗。眼下都督、将军们的家属大多数在西魏的关西地区，宇文黑獭经常对他们进行招抚和引诱，从他们的内心来说，以后是离开还是留在这里都还确定不了；江东地区还有老头儿萧衍，他专门倡导推行儒家礼乐，以致中原地区的士大夫们产生向往之情，认为他那里才是正统之所在。假如我操之过急地整顿法制，不采取宽容态度的话，那么都督、将军们都得归附宇文黑獭，士大夫们全去投奔萧衍，人材都失去了，还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呀？你最好暂且等待一段时间，我不会忘掉你的提议的。”

欢将出兵拒魏，杜弼请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举刀，按，夹道罗列，命弼冒出其间，弼战栗流汗。欢乃徐谕之曰：“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虽按不刺，尔犹亡魄失胆。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顿首谢不及。

高欢将要出兵抵抗西魏，杜弼请求先请除内部的奸贼。高欢问他谁是内部的奸贼，杜弼回答说：“就是那些掠夺老百姓的功勋权贵们。”高欢听了没有吭声，转身吩咐士兵们拉开弓，搭上箭，举起刀，握住矛，排成面对面的两行，又叫杜弼从他们中间通过，杜弼吓得浑身发抖，冷汗直流。高欢这才慢慢地告诉他：“箭虽然安在弓上但还没有发射，刀虽然举起但还没攻击，矛虽然握在手里但还没有刺出，你就已经吓得失魂落魄，胆战心惊。而那些立下战功的人身体要和刀锋和箭头打交道，真是百死一生，他们中间有的人确实贪婪卑鄙，使用他们所取的是大处，怎么可以象要求普通人那样要求他们呢？”杜弼连忙向高欢叩头谢罪。

欢每号令军士，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高欢每次向将士们发布命令的时候，常常叫丞相属代郡人张华原宣读他的旨意，要是面对鲜卑人就说：“汉人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作，妇女为你们纺织，输送给你们粮食和绢帛，让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还欺侮他们？”要是面对汉族人就说：“鲜卑人是你们的佃客，得到你们十斗粮食，一匹娋畈??臀?忝谴蚧鞯腥耍?媚忝腔竦冒材??忝俏?裁椿挂?春匏?牵俊

时鲜卑共轻华人，唯惮高敖曹；欢号令将士，常鲜卑语，敖曹在列，则为之华言。敖曹返自上洛，欢复以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敖曹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于虎牢。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贵召严祖，敖曹不时遣，枷其使者。使者曰：“枷则易，脱则难。”敖曹以刀就枷刎之，曰：“又何难！”贵不敢校。明日，贵与敖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贵曰：“一钱汉，随之死！”敖曹怒，拔刀斫贵；贵走出还营，敖曹鸣鼓会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谕，久之乃止。敖曹尝诣相府，门者不纳，敖曹引弓射之，欢知而不责。

当时鲜卑人普遍轻视汉族人，但是唯独害怕高敖曹；高欢向将士们发布号令的时候，经常说的是鲜卑话，不过只要高敖曹在队列里，就专门为他说汉话。高敖曹从上洛返回以后，高欢又任命他为军司、大都督，让他统领七十六都督。同时任命司空侯景为西道大行台，与高敖曹以及行台任祥、御史中尉刘贵、豫州刺史尧雄、冀州刺史万俟洛一同在虎牢整顿部队。高敖曹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闲着没事，玩“握槊”游戏，刘贵派人来叫郑严祖，高敖曹没立即放他，还把刘贵的使者用木枷锁住了。使者说道：“用木枷锁上我容易，到您想要给我开枷时就难了。”听到这话，高敖曹就拔出刀来，顺着木枷砍断了使者的脖子，然后说道：“这又有什么难的？”刘贵对此不敢计较。第二天，刘贵与高敖曹坐在一起，外面有人说治理黄河的民工有很多都淹死了，刘贵说道：“只值一个钱的汉人，死就死了吧！”高敖曹一听非常愤怒，拔出刀就向刘贵砍去，刘贵赶紧跑开，返回了营寨。高敖曹下令敲响军鼓，集合部队，准备攻打刘贵，侯景、万俟洛一同劝解了很久，高敖曹才没有发兵。以前，高敖曹曾有一次去丞相府，守门的人不放他进去，高敖曹就拉弓射死了他，高欢知道后也不责怪高敖曹。

闰月，甲子，以武陵王纪为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闰月，甲子（初二），梁武帝任命武陵王萧纪为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及益州刺史。

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时关中饥，魏丞相泰所将将士不满万人，馆谷于恒农五十馀日，闻欢将济河，乃引兵入关，高敖曹遂围恒农。欢右长史薛言于欢曰：“西贼连年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敖曹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其民自应饿死，宝炬、黑獭何忧不降！愿勿渡河。”侯景曰：“今兹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欢不从，自蒲津济河。

东魏的丞相高欢统领二十万兵马从壶口赶往蒲津，又叫高敖曹率领三万人马从河南出发。此时关中地区发生饥荒，西魏丞相宇文泰所率领的将士还不到一万人，在恒农吃住了五十多天，听说高欢将要渡过黄河，就带领部队进入关中，于是高敖曹开始包围恒农。高欢的右长史薛对高欢说：“西魏敌人连年饥饿，所以这次冒死的危险来到陕州，想要取得仓库中的粮食。现在高敖曹已经包围了陕城，粮食无法再运出去，所以我们只要在各条道路上布置兵力，而不要和他们在旷野作战，待到麦子熟了的时候，他们的百姓很自然地要饿死，这一下我们还愁元宝炬、宇文黑獭不投降吗？希望丞相您不要下令渡黄河。”侯景则对高欢说：“我们眼下这一次出兵，规模非常大，万一不能取得胜利，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不如分成两支部队，相继前进，如果前面的部队得胜，后面的就全力支持；如果前面的部队失败，后面的就顶替它上去。”高欢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从蒲津渡过了黄河。

丞相泰遣使戒华州刺史王罴，罴语使者曰：“老罴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欢至冯翊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冢，死生在此。欲死者来！”欢知不可攻，乃涉洛，军于许原西。

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派遣使者向华州刺史王罴发布命令，王罴对使者说道：“有老罴我在道路中间躺着，狗獾哪里能够通过？”高欢到达冯翊城下以后，对王罴说道：“你为什么不尽早投降？”王罴大声喊道：“这座城就是我王罴的坟墓，生死都在这里。想要送死的就来吧！”看到这种情况，高欢知道无法进攻，就渡过洛河，在许原的西部安营扎寨。泰至渭南，征诸州兵，皆未会。欲进击欢，诸将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至长安，则人情大扰；今及其远来新至，可击也。”即造浮桥于渭，令军士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东魏军六十里。诸将皆惧，宇文深独贺。泰问其故，对曰：“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渡河，非众所欲，独欢耻失窦泰，愎谏而来，所谓忿兵，可一战擒也。事理昭然，何为不贺！愿假深一节，发王罴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泰遣须昌县公达奚武觇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达渭河南岸，向各州征召兵马，可是他们都没有到来。他想要进攻高欢到U，手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敌众我寡，无法打击对方，请求等高欢再往西进时，观察一下动向再作打算。宇文泰对他们说：“高欢如果到了长安，那么人们的心绪就会受到很大干扰；现在他刚刚从远道而来，我们可以出击。”他立即下令在渭河建造浮桥，又叫将士们准备三天的干粮，然后带着他们骑着马轻装渡过渭河，辎重物资则让人从渭河南岸沿着渭河往西运送。冬季，十月，壬辰（初一），宇文泰到达沙苑，离开东魏的部队仅仅六十里路。各位将领都感到恐惧，唯独宇文深表示祝贺。宇文泰问为什么要祝贺，宇文深回答说：“高欢镇守安抚河北一带，很得人心，假如他凭借这一点守卫原有的疆土，倒还不容易算计他。但是眼下他率领一支孤军渡过黄河深入我方，这并不是许多人所愿意的，唯独高欢一人对失去窦泰一事觉得耻辱，不接受劝告坚持要来，这就是所谓的愤怒之师，只要一次交战即可擒拿。这道理明明白白，为什么不祝贺呢？希望丞相您能够授予我一个符节，让我作为使者去调王罴的部队，要他们在高欢逃跑的路上拦截，不叫一个东魏的人漏网。”听完宇文深的话，宇文泰派须昌县公达奚武去侦察高欢的军队，达奚武带领三名骑兵，都穿上跟高欢的将士一样的衣服。傍晚，他们在距离敌营几百步的地方下了马，偷偷听到了对方的军中口令，然后就上马穿越军营，好象是夜间执行警戒任务的，发现有不守军规的士兵，往往上去抽打一顿，通过这种方式详细了解了敌情之后返回了。

欢闻泰至，癸巳，引兵会之。候骑告欢军且至，泰召诸将谋之。开府仪同三司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陈，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泰从之，背水东西为陈，李弼为右拒，赵贵为左拒，命将士皆偃戈于苇中，约闻鼓声而起。晡时，东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举曰：“黑獭举国而来，欲一死决，譬如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苇深土泞，无所用力，不如缓与相持，密分精锐径掩长安，巢穴既倾，则黑獭不战成擒矣。”欢曰：“纵火焚之，何如？”侯景曰：“当生擒黑獭以示百姓，若众中烧死，谁复信之！”彭乐盛气请斗，曰：“我众贼寡，百人擒一，何忧不克！”欢从之。东魏兵望见魏兵少，争进击之，无复行列。兵将交，丞相泰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帅铁骑横击之，东魏兵中绝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身小而勇，每跃马陷陈，隐身鞍甲之中，敌见皆曰：“避此小儿！”泰叹曰：“胆决如此，何必八尺之躯！”征虏将军武川耿令贵杀伤多，甲裳尽赤，泰曰：“观其甲裳，足知令贵之勇，何必数级！”彭乐乘醉深入魏陈，魏人刺之，肠出，内之复战。丞相欢欲收兵更战，使张华原以簿历营点兵，莫有应者，还，白欢曰：“众尽去，营皆空矣！”欢犹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众心离散，不可复用，宜急向河东。”欢据鞍未动，金以鞭拂马，乃驰去，夜，渡河，船去岸远，欢跨橐驼就船，乃得渡，丧甲士八万人，弃铠仗十有八万。丞相泰追欢至河上，选留甲士二万余人，余悉纵归。都督李穆曰：“高欢破胆矣，速追之，可获。”泰不听，还军渭南，所征之兵甫至，乃于战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

高欢听到了宇文泰已经来临的消息，癸巳（初二），指挥兵马准备与宇文泰交战。西魏军队那边，外出侦察的骑兵回来报告说高欢的部队快要到达，宇文泰马上召集各位将领商量对策。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说道：“眼下敌众我寡，所以我们不能在平坦的地方布置战阵，此处以东十里地有一个叫渭曲的地方，可以先占据那里等待高欢的人马。”宇文泰根据李弼的意见，在渭曲背靠河水的东西两面布置了战阵，由李弼指挥右边的方阵，赵贵指挥左边的方阵，同时命令将士们持长兵器隐蔽在芦苇丛中，约定听到鼓声响起之后再起来。大约快到傍晚的时候，东魏的兵马来到了渭曲，都督太安人斛律羌举对高欢说道：“崐宇文黑獭把全国的部队都差不多带了出来，要和我们决一死战，就好象一条疯狗一样，有时候也能咬人一口，况且渭曲这个地方芦苇丛深，烂泥淤积，无法用力，我们还不如暂缓与他们相持，先秘密地分出精锐部队径直突袭长安，一旦他们的老窝翻倒之后，则宇文黑獭可以不战而擒。”高欢问道：“放火焚烧芦苇丛，怎么样？”侯景接上去说道：“我们应当活捉宇文黑獭，把他带到老百姓面前展示，如果他被烧死在人群中，谁会相信他真的完了？”彭乐更是盛气凌人地请求出战，他说：“我们人多，敌军人少，一百人抓一个人，还有什么必要担心打败不了他们？”高欢接受了他的意见。东魏的士兵看到西魏的士兵人数少，便争先恐后的冲上前去袭击对方，原来的队列已经乱哄哄不成样子。等两方的人马刚要交战的时候，西魏的丞相宇文泰敲响了战鼓，战士们都奋勇而起，于谨等人的六支部队与敌兵交锋作战，李弼率领裹着铁甲的骑兵横向打击敌军。东魏部队的中间被切开，成为两部分，于是一败涂地。李弼的弟弟李虽然身材瘦小而勇猛异常，他屡屡跃马冲入敌阵，把自己的身体隐藏在鞍甲之中，敌兵看见了都要叫道：“避开这个小孩子！”宇文泰感叹道：“胆量、决心都大到这种程度，何必还非得要八尺高的身躯呀！”征虏将军武川人耿令贵杀伤的人数很多，铠甲与衣裳都成了红颜色，宇文泰说道：“光看他的铠甲与战袍，就足以使人知道耿令贵的勇敢，何必再数他砍下的头颅呢？”彭乐带着酒意深入到西魏的军阵之中，西魏人刺伤了他的腹部，肠子都流了出来，但是他把肠子塞回腹中，继续作战。东魏的丞相高欢准备暂且收兵再战，于是派遣张华原带着登记簿穿梭在各个军营之中清点官兵人数，可是没有答应之声，只好回去向高欢报告：“大家都已经跑光，各处军营全空了！”高欢还是不肯离去。阜城侯斛律金劝高欢，说：“众人的心已经离散，无法再利用了，我们应该尽快赶往河东。”高欢依然坐在马鞍上一动不动，斛律金干脆挥鞭抽打他的马，高欢这才迅速离开。夜间，开始渡黄河，船距离河岸较远，高欢骑着骆驼挨到船边，这才得以渡过黄河。这一仗，高欢丧失了八万名士兵，丢弃了十八万副盔甲与兵器。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追赶高欢一直到了黄河边上，他在被打散的东魏的军人中挑选留下了二万多名士兵，其余的都释放回去。都督李穆对宇文泰说：“高欢这下子吓破胆了，我们迅速追赶的话，可以俘虏他。”宇文泰没有听取李穆的意见，带领军队回到了渭河以南，那些被征的士兵刚到，就让他们在交战的地方每人栽种一棵柳树，以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

侯景言于欢曰：“黑獭新胜而骄，必不为备，愿得精骑二万，径往取之。”欢以告娄妃，妃曰：“设如其言，景岂有还理！得黑獭而失景，何利之有！”欢乃止。

侯景对高欢说道：“宇文黑獭新近取得了胜利，难免会有些骄傲，肯定不会进行防备，我愿意率领二万名精锐的骑兵，径直去捉住他。”高欢将侯景的话讲给他的妻子娄妃听，娄妃说道：“假如结果真的能够象侯景所说的那样，他哪里还有回来的道理，得到了宇文黑獭而失去侯景，能有什么好处？”高欢就没有让侯景出兵。

魏加丞相泰柱国大将军，李弼十二将皆进爵增邑有差。

西魏加封丞相宇文泰为柱国大将军，李弼等十二位将领则根据功劳的大小，分别进爵增邑。

高敖曹闻欢败，释恒农，退保洛阳。

高敖曹听到高欢战败的消息，放弃了恒农，退后一步守护洛阳。

己酉，魏行台宫景寿等向洛阳，东魏洛州大都督韩贤击走之。州民韩木兰作乱，贤击破之。一贼匿尸间，贤自按检收铠仗，贼起斫之，断胫而卒。

己酉（十八日），西魏的行台宫景寿等人出兵向洛阳，东魏的洛州大都督韩贤带兵出击，赶走了他们。该州的百姓韩木兰领人作乱，韩贤打败了他们。一个贼人躲藏在尸体之间，韩贤亲自检查验收铠甲兵器，贼人忽然跳起来向韩贤砍去，韩贤脖颈被砍断而死。

魏复遣行台冯翊王季海与独孤信将步骑二万趣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趣三荆，贺拔胜、李弼围蒲坂。

西魏再次派遣冯翊王元季海与独孤信一起率领二万名步兵和骑兵出兵向洛阳，洛州刺史李显出兵向三荆，贺拔胜、李弼围攻蒲坂。

东魏丞相欢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谓其从祖兄祥曰：“高欢迫逐乘舆，天崐下忠义之士皆欲刃于其腹；今又称兵西上，吾欲与兄起兵断其归路，此千载一时也。”祥从之，纠合乡里，数日，有众万余。会欢自沙苑败归，祥、珍帅众邀之，斩获甚众。贺拔胜、李弼至河东，祥、珍帅猗氏等六县十余万户归之，丞相泰以珍为平阳太守，祥为行台郎中。

东魏的丞相高欢前去讨伐西魏的时候，蒲坂的百姓敬珍对他的族兄敬祥说道：“高欢赶起了皇上，天下的忠义之士都想把刀刺进他的腹部，现在他又向西大举进兵，我想和兄长您一道起兵，切断他回归的路途，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敬祥接受了敬珍的建议，他们便在邻近的乡村召集人马，几天里面，响应他们的已经有一万多人。刚好遇上高欢在沙苑吃了败仗后回来，敬祥、敬珍率领兵马在路上截击，结果杀死、俘虏了许多人。贺拔胜、李弼到达河东地区之后，敬祥、敬珍又带着猗氏等六个县的十几万户百姓归附了他们，西魏的丞相宇文泰任命敬珍为平阳太守，敬祥为行台朗中。

东魏泰州刺史薛崇礼守蒲坂，别驾薛善，崇礼之族弟也，言于崇礼曰：“高欢有逐君之罪，善与兄衣冠绪余，世荷国恩，今大军已临，而犹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长安，署为逆贼，死有余愧，及今归款，犹为愈也。”崇礼犹豫不决。善与族人斩关纳魏师，崇礼出走，追获之。丞相泰进军蒲坂，略定汾、绛，凡薛氏预开城之谋者，皆赐五等爵。善曰：“背逆归顺，臣子常节，岂容阖门大小俱叨封邑！”与其弟慎固辞不受。

东魏的秦州刺史薛崇礼负责卫蒲坂，他手下的别驾薛善是他的同族弟弟。薛善对薛崇礼说：“高欢犯有驱逐君王的大罪，我薛善和兄长列于高门大族，世世代代都得到国家给予的恩惠，现在大军已经来临，而我们还替姓高的努力防守。这座城一旦被攻破的话，我们的脑袋就得被人用匣子装了送到长安，外面还得被定为叛贼，那可真是死而有愧。现在我们弃暗投明，还不晚呀。”薛崇礼听了有些犹豫不决。薛善就和他同族的人杀掉守卫关卡的将士迎接西魏的部队，薛崇礼逃跑了，后来又被追上抓获。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进军蒲坂，攻占平定了汾、绛两地，他对所有参与打开城门这一计划的薛氏家族的人，都封了五等爵位。薛善对宇文泰说：“背弃叛逆者，归附君王，这是做臣子的必须具备的节操，怎么能允许我们所有的人都接受封地呢？”他和他的弟弟薛慎坚决推辞不接受。

东魏行晋州事封祖业弃城走，仪同三司薛义追至洪洞，说祖业还守。祖业不从；义还据晋州，安集固守。魏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引兵至城下，义开门伏甲以待之；子彦不测虚实，遂退走。丞相欢以义为晋州刺史。

东魏兼管晋州事务的封祖业丢弃州城逃跑，仪同三司薛义追他一直追到洪洞，劝他回去守城，但是他没有听从。于是薛义回兵占据晋州，安定百姓稳固防守。西魏的仪同三司长孙子彦指挥人马攻到城下，薛义打开城门，埋伏了将士等待对方；长孙子彦摸不透城中的虚实，就撤走了。东魏的丞相高欢任命薛义为晋州刺史。

独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阳，洛州刺史广阳王湛弃城归邺，信遂据金墉城。孝武之西迁也，散骑常侍河东裴宽谓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东附高氏。”帅家属逃于大石岭；独孤信入洛，乃出见之。时洛阳荒废，人士流散，惟河东柳虬在阳城，裴诹之在颍川，信俱征之，以虬为行台郎中，诹之为开府属。

独孤信到达新安，高敖曹则指挥部队北渡黄河。接着，独孤信逼近洛阳，担任洛州刺史的广阳王元湛丢弃了州城逃到国都邺城，独孤信就这么占据了金墉城。孝武帝当初迁往西边的时候，散骑常侍河东人裴宽对他弟弟们说：“皇上既然已经去了西面，我就不能去东面归附高欢。”于是带着全家逃到了大石岭；独孤信进入洛州之后，裴宽才出来与他相见。此时洛阳已经荒废，名门士族流亡离散，只有河东籍的柳虬还在阳城，裴诹之还在颍川，独孤信都征召他们，任命柳虬为行台郎中，裴诹之为开府属。

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执刺史迄，举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据其城。前通直散骑侍郎郑伟起兵陈留，攻东魏梁州，执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荥阳，执其太守苏淑，与广州长史刘志皆降于魏。伟，先护之子也。丞相泰以伟为北徐州刺史，彦穆为荥阳太守。

东魏的颍州长史贺若统抓住了刺史田迄，率领全城军民投降西魏，西魏的都督梁迥进入并占据了这座州城，以前的通直散骑侍郎郑伟在陈留起兵，攻打东崐魏的梁州，捉住了梁州刺史鹿永吉。从前的大司马从事中郎崔彦穆攻打荥阳，捉住了荥阳太守苏淑，接着与广州长史刘志一起投降了西魏。郑伟是郑先护的儿子。西魏丞相宇文泰任命郑伟为北徐州刺史，崔彦穆为荥阳太守。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帅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颍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怡峰将步骑二千救之。军至阳翟，雄等军已去颍川三十里，祥帅众四万继其后。诸将咸以为“彼众我寡，不可争锋。”贵曰：“雄等谓吾兵少，必不敢进。彼与任祥合兵攻颍川，城必危矣。若贺若统陷没，吾辈坐此何为！今进据颍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趋，据颍川，背城为陈以待。雄等至，合战，大破之，雄走，赵育请降，俘其士卒万余人，悉纵遣之。任祥闻雄败，不敢进，贵与怡峰乘胜逼之，祥退保宛陵；贵追及，击之，祥军大败。是云宝杀其阳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十一月，东魏行台任祥率领督将尧雄、赵育、是云宝攻打颍川。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大都督宇文贵、乐陵公辽西人怡峰带着二千名步、骑兵前去救援。西魏部队到达阳翟的时候，尧雄等人的部队已距颍川只三十里远近了，任祥率四万兵马紧继其后。西魏的将领们都认为“敌军人多，我方人少，所以不可交战”。宇文贵则对大家说：“尧雄等人觉得我们的部队人数少，一定不敢进攻他们。要是让他们和任祥联合起来攻打颍川，这座城必定危险了。如果贺若统真的落了个城破人亡的结局，那我们坐在这儿干什么？现在我们要是能够占领颍川的话，有城可以防守，又能够出乎敌人的意料，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说罢，他便指挥部队快速进军，占领了颍川，然后背靠城墙，严阵以待。尧雄等人的部队来到，宇文贵的部队迎战，使敌人遭到了惨败。尧雄逃跑，赵育请求投降，这一仗共俘虏了一万多名东魏的士兵，宇文贵把他们全部遣散了。任祥听到尧雄失败的消息，不敢继续前进，宇文贵与怡峰乘胜向他发起进攻，任祥撤退到宛陵进行防守；宇文贵追到了宛陵，向任祥发起进攻，任祥的部队被打得一败涂地。是云宝杀掉了他所在的阳州刺史那椿，和全州军民一道投降了西魏。西魏任命宇文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是云宝、赵育为车骑大将军。

都督杜陵韦孝宽攻东魏豫州，拔之，执其行台冯邕。孝宽名叔裕，以字行。

梁朝都督杜陵人韦孝宽攻打东魏的豫州，占领了州城，俘虏了行台冯邕。韦孝宽本名为韦叔裕，以字行于世。

丙子，东魏以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丙子（十五日），东魏任命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万俟普为太尉。

司农张乐皋等聘于东魏。

梁朝司农张乐皋等人到东魏聘问。

十二月，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战于蓼坞，魏师败绩。

十二月，西魏行台杨白驹与东魏阳州刺史段粲在蓼坞交战，西魏的军队大败。

魏荆州刺史郭鸾攻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慕容俨，俨昼夜拒战，二百馀日，乘间出击鸾，大破之。时河南诸州多失守，唯东荆获全。

西魏荆州刺史郭鸾攻打东魏东荆州刺史清都人慕容俨，慕容俨日夜抵抗，持续了二百多天之后，他乘机出击，打垮了郭鸾。当时东魏黄河以南地区的各个州大多数失守了，唯独东荆州得以保全。

河间邢磨纳、范阳卢仲礼、仲礼从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应魏。

河间人邢磨纳、范阳人卢仲礼，还有卢仲礼的堂弟卢仲裕等人都在海边起兵，策应西魏。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铠仗皆备。濮阳民杜灵椿等为盗，聚众近万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骑三百，一战擒之，又击阳平贼路文徒等，悉平之，于是远近肃清。或谓季式曰：“濮阳、阳平乃畿内之郡，不奉诏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军远战！万一失利，岂不获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与国家同安共危，岂有见贼而不讨乎！且贼知台军猝不能来，又不疑外州有兵击之，乘其无备，破之必矣。以此获罪，吾亦无恨。”

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一千多人，战马八百匹，铠甲与兵器统统齐备。濮阳的百姓杜灵椿等人干起了强盗勾当，纠集了将近一万人，又是攻城又是在野外抢劫。高季式派出三百名骑兵一仗就捉住了杜灵椿，又袭击了阳平的盗贼路文徒等人，将那些盗贼一一平定，于是远近的盗贼都被肃清了。有人对崐高季式说：“濮阳、阳平的两个郡属于京城管辖，你没有得到讨伐盗贼的命令，盗贼也没有侵犯济州的土地，你为什么这么着急，派出私家军队出远门作战，万一失利的话，岂不是要白白承担罪责？”高季式回答说：“您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忠的话来？我和国家同安危，共命运，哪有见到盗贼不去讨伐的道理？而且盗贼知道朝廷军队仓促间不会到来，又不疑心别的州郡的官兵会攻击他们，所以乘他们没有作准备，我们一定能够消灭他们。即使因为这事而承担罪责，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

第一百五十八卷538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辛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东魏砀郡获巨象，送邺。丁卯，大赦，改元元象。

东魏的砀郡捕获到一头巨象，将它送往国都邺城。丁卯（初七），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并把年号改为“元象。”

二月，已亥，上耕藉田。

二月，已亥（初十），梁武帝在藉田耕作。

东魏大都督善无贺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韦子粲降之，丞相泰灭子粲之族。东魏大行台侯景等治兵于虎牢，将复河南诸州，魏梁迥、韦孝宽、赵继宗皆弃城西归。侯景攻广州，未拔，闻魏救兵将至，集诸将议之，行洛州事卢勇请进观形势。乃帅百骑至大隗山，遇魏师。日已暮，勇多置幡旗于树颠，夜，分骑为十队，鸣角直前，擒魏仪同三司程华，斩仪同三司王征蛮而还。广州守将骆超遂以城降东魏，丞相欢以勇行广州事。勇，辩之从弟也。于是南汾、颍、豫、广四州复入东魏。

东魏大都督善无人贺拔仁攻打西魏南汾州，南汾州刺史韦子粲向贺拔仁投降，西魏丞相宇文泰听到这一消息后，屠杀了韦子粲的全部家族。东魏大行台侯景等人在虎牢整顿部队，准备收复黄河以南的各州，看到势头不对，西魏的梁迥、韦孝宽、赵继宗都放弃他们所守的城跑回西部地区。侯景攻打广州，没有取得成功，他听说西魏的救兵将要赶到，就召集全体将领一道商议对策。兼管洛州事务的卢勇请求去前方观察形势，在征得侯景同意后，他便带领一百名骑兵来到大隗山，在这里，他们遇上了西魏的部队。当时已是黄昏时刻，卢勇叫人在树木的顶端插上许多旗帜，表示兵力很多，等到夜里，他把手下的骑兵分成十队，大家吹着号角直向前冲去，抓获了西魏的仪同三司程华，杀死了仪同三司王征蛮，然后返回。广州的守将骆超于是打开城门向东魏投降，东魏的丞相高欢下令让卢勇再兼管广州的事务。卢勇是卢辩的堂弟。从此，南汾、颖、豫、广这四个州重新划入东魏的版图。

初，柔然头兵可汗始得返国，事魏尽礼。及永安以后，雄据北方，礼渐骄倨，虽信使不绝，不复称臣。头兵尝至洛阳，心慕中国，乃置侍中、黄门等官；后得魏汝阳王典签淳于覃，亲宠任事，以为秘书监，使典文翰。及两魏分裂，头兵转不逊，数为边患。魏丞相泰以新都关中，方有事山东，欲结婚以抚之，以舍人元翌女为化政公主，妻头兵弟塔寒。又言于魏主，请废乙弗后，纳头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为尼，使扶风王孚迎头兵女为后。头兵遂留东魏使者元整，不报其使。

当初，柔然国的头兵可汗刚被放回国的时候，对北魏毕恭毕敬，礼仪周全。到了永安年间之后，头兵可汗在他所占据的北方开始称雄，于是对北魏渐渐地变得傲慢起来，虽然仍旧和北魏保持书信与使者来往，但是不再自己称臣了。头兵可汗曾经到过洛阳，心里仰慕中原，就按照北魏的官制设置了侍中、黄门等官职；后来他得到了北魏汝阳王的典签淳于覃，非常亲近宠信，十分重用，委任为秘书监，使其主管文书。在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头兵可汗变得更加傲慢放肆，多次在边境地区制造事端。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刚在关中地区建立新都，同时正和东魏发生摩擦，就想用联姻的办法来安抚头兵可汗。请文帝将舍人元翌的女儿封为化政公主，让她嫁给头兵可汗的弟弟塔寒为妻。宇文泰又劝说文帝，请他废掉乙弗皇后，娶头兵可汗的女儿。甲辰（十五日），文帝叫乙弗皇后削发为尼，又派遣扶风王元孚去迎接头兵可汗的女儿来当西魏的新皇后。头兵可汗于是扣留了东魏的使者元整，不派使者回报。

三月，辛酉，东魏丞相欢以沙苑之败，请解大丞相，诏许之；顷之，复故。

三月，辛酉（初二），东魏的丞相高欢由于沙苑战役失利，请求解除他的大丞相职务，孝静帝颁下诏书，表示同意；没过多久，高欢又重新担任大丞相。

柔然送悼后于魏，车七百乘，马万匹，驼二千头。至黑盐池，遇魏所遣崐卤簿仪卫。柔然营幕，户席皆东向，扶风王孚请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伏南面，我自东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闾氏。丁丑，大赦。以王盟为司徒。丞相泰朝于长安，还屯华州。

柔然国终于将悼后送往西魏，陪嫁品有七百辆车、一万匹马、二千头骆驼。到达黑盐池的时候，遇上了西魏派来迎接新皇后的仪仗队与侍卫队。柔然人宿营时，门户与席子都朝向东方，扶风王元孚请他们朝向正南方，悼后说道：“我还没有见到魏主，依然算是柔然国的女子，你们魏国的仪仗队面向南方，我自己面向东方。”丙子（十七日），文帝正式册封郁久闾氏为皇后。丁丑（十八日），大赦天下。封王盟为司徒。丞相宇文泰来到长安朝拜文帝之后，又返回华州屯兵。

夏，四月，庚寅，东魏高欢朝于邺；壬辰，还晋阳。

夏季，四月，庚寅（初二），东魏的高欢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壬辰（初四），高欢返回晋阳。

五月，甲戌，东魏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来聘。

五月，甲戌（十六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郑伯猷到梁朝聘问。

秋，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寇淮南。

秋季，七月，东魏荆州刺史王则侵犯淮河以南地区。

癸亥，诏以东冶徒李胤之得如来舍利，大赦。

癸亥（初六），由于东治的犯人李胤之得到了如来佛的舍利，梁武帝颁下诏书，大赦天下。

东魏侯景、高敖曹等围魏独孤信于金墉，太师欢帅大军继之；景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将如洛阳拜园陵，会信等告急，遂与丞相泰俱东，命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太子钦守长安，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东骑大将军达奚武帅千骑为前驱。

东魏的侯景、高敖曹等人在金墉包围了西魏的独孤信，太师高欢率领大军跟在后头；侯景放火焚烧了洛阳城内外所有的官衙与居民住宅，只有十分之二三的房子得以幸存。西魏的文帝正要去洛阳祭拜列祖列宗的园陵，刚好收到独孤信等人的告急文书，就和丞相宇文泰一道东行。文帝命令尚书左仆射周惠达辅佐太子元钦守卫长安，又令开府仪同三司李弼、车骑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一千名骑兵作为先头部队。

八月，庚寅，丞相泰至城，侯景等欲整陈以待其至，仪同三司太安莫多娄贷文请帅所部击其前锋，景等固止之。贷文勇而专，不受命，与可朱浑道元以千骑前进，夜，遇李弼、达奚武于孝水。弼命军士鼓噪，曳柴扬尘，贷文走，弼追斩之，道元单骑获免，悉俘其众送恒农。

八月，庚寅（初三），西魏丞相宇文泰到达城，侯景等人准备排列好军阵等待宇文泰前来，仪同三司太安人莫多娄贷文请求带领自己的部属去袭击宇文泰的先遣部队，侯景等人坚决阻止了他。莫多娄贷文生性勇敢而执拗，不接受上司的命令，和可朱浑道元两人领着一千名骑兵向前方进发。夜间，他们在孝水遇见了李弼、达奚武。李弼命令士兵们擂鼓呐喊，在地上拖树枝扬起尘土，莫多娄贷文以为对方是大部队，转身逃跑，李弼追上去杀掉了他。可朱浑道元单人匹马逃了回去，手下的人都被俘虏，被送往恒农。

泰进军东，侯景等夜解围去。辛卯，泰帅轻骑追景至河上，景为陈，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与泰合战。泰马中流矢惊逸，遂失所之。泰坠地，东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马，以策泰背骂曰：“笼东军士！尔曹王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其贵人，舍之而过。穆以马授泰，与之俱逸。

宇泰进军水东部地区，侯景等人在夜里解除了金墉之围离去。辛卯（初四）宇文泰统率轻装骑兵追击侯景直到黄河边上，侯景布置军阵，在北面占据了河桥，在南面连接邙山，与宇文泰交战。宇文泰的战马中了流箭，受了惊，于是胡乱地狂奔起来。宇文泰从马上跌了下来，东魏的士兵追到跟前，身边的人都逃散了。都督李穆见到这种情景，跳下马来，挥鞭抽打宇文泰的后背，骂道：“你这狼狈不堪的小兵，你们的头子在哪里，为什么你一个人呆在这儿？”追赶的东魏兵也就没想到宇文泰是贵人，放弃了他从旁边过去。李穆将自己的马让宇文泰骑上，两人一起逃掉了。

魏兵复振，击东魏兵，大破之。东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轻泰，建旗盖以陵陈，魏人尽锐攻之，一军皆没，敖曹单骑走投河阳南城。守将北娫ブ荽淌犯哂览郑?吨?幼嫘肿右玻?氚讲苡性梗?彰挪皇堋０讲苎龊羟笊?不得，拔刀穿阖未彻而追兵至。敖曹伏桥下，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问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奋头曰：“来！与汝开国公。”追者斩其首去。高欢闻之，如丧肝胆，杖高永乐二百，赠敖曹太师、大司马、太尉。泰赏杀敖曹者布绢万段，岁岁稍与之，比及周亡，犹未能足。魏又杀东魏西兖州刺史宋显等，虏甲士万五千人，趟河死者以万数。

部队重新振作之后，又向东魏的部队发起了攻击，东魏遭到了惨败，将士们纷纷逃往北方。京兆忠武公高敖曹心里轻视宇文泰，他树起旗盖以显示军阵的威风，西魏的将士们都迅猛地攻过去，打得对方全军覆没，高敖曹单人匹马跑去投奔河阳南城。该城的守将北豫州刺史高永乐，是高欢族兄的儿子，与高敖曹有怨仇，关紧城门不放高敖曹进去。高敖曹仰头大喊要求上面放一根绳子下来，见不被理睬，就拔出腰刀凿门，可是门还没有凿开，追兵就赶到了，高敖曹只好趴到桥的下面。追赶的西魏兵看见他的奴仆手里拿着一条金带，就问高敖曹的下落，奴仆指出了主人藏的地方。高敖曹知道自己已无法免除一死，便昂起脑袋对追兵说道：“来吧！送给你一个当开国公的机会。”追兵砍下他的脑袋离去了。高欢听到这个噩耗，好象丧失了肝胆一样，打了高永乐二百大棍，又追封高敖曹为太师、大司马、太尉。宇文泰奖赏杀高敖曹的人一万段布匹与绢帛，每年给他一部分，一直到北周灭亡的时候，还没有给足。西魏的部队又杀死了东魏西兖州的刺史宋显等人，俘虏士兵一万五千人，至于淹死在黄河里的东魏兵更是数以万计。

初，欢以万俟普尊老，特礼之，尝亲扶上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愿出死力以报深恩。”及邙山之战，诸军北渡桥，洛独勒兵不动，谓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来可来也！”魏人畏之而去，欢名其所营地为回洛。

当初，高欢因为万俟普爵位高年龄大，所以给予他特殊的礼遇，曾经亲自扶他上马。万俟普的儿子万俟洛摘下帽子向高欢叩头，说：“我愿出死力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在邙山战役中，其他部队都跨过河桥向北方逃跑，唯独万俟洛命令自己的部属停留在原地，他对西魏的将士们喊道：“我万俟受洛干在此，你们能过来的就来吧！”西魏的将士都感到害怕，离开了。后来，高欢将万俟洛安营扎寨的地方命名为回洛。

是日，东、西魏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旦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魏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弃其卒先归。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等为后军，见信等退，即与俱去。泰由是烧营而归，留仪同三司长孙子彦守金墉。

这一天，东、西魏布置的军阵都非常庞大，头尾相距很远，从早晨到晚上，双方一共交战了几十次，直打得烟雾尘土四处弥漫，相互都看不清楚。西魏的独孤信、李远处在右面，赵贵、怡峰处在左面，交战过程中都失利了；他们又不知道文帝与丞相宇文泰在哪里，于是都扔下了自己率领的士兵先跑回来。开府仪同三司李虎、念贤等人属于后续部队，看到独孤信等人退却，就和他们一道离开了战场。宇文泰因此只好烧掉营帐返回，留下仪同三司长孙子彦镇守金墉。

王思政下马，举长左右横击，一举辄踣数人。陷陈既深，从者尽死，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兵。思政每战常著破衣弊甲，敌不知其将帅，故得免。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会其已苏，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始得还营。

王思政跳下马来，举起长矛左右出击，一抬手就得倒下几个人。慢慢地，他陷入敌人的军阵已经很深，跟随着他的人都死光了，他自己也身受重伤，昏迷过去。此刻已临近夜晚，敌人也开始收兵了。王思政每一次打仗都穿着破旧的衣袍与盔甲，敌人看不出他是将帅，因此他幸免于难。他的帐下督雷五安在战场上哭着寻找他，刚好他也已经苏醒过来，雷五安就从衣服上割下一块布，为他包扎好伤口，然后扶他上马，入夜很久了，他们才返回营地。

平东将军蔡下马步斗，左右劝乘巴以备仓猝，怒曰：“丞相爱我如子，今日岂惜生乎！”帅左右十馀人合声大呼，击东魏兵，杀伤甚众。东魏围之十余重，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之，去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岂可虚发！”将至十步，乃射之，应弦而倒，东魏兵稍却，徐引还。平东将军蔡跳下马徒步格斗，身边的部属都劝他再上马，以便遇上紧急情况时赶紧离开，蔡怒气冲冲地说道：“宇文丞相就象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我，今天我怎么能在乎自己的性命！”说罢，他带着身边的十几个人齐声大喊着，向东魏的将士冲击，杀伤了许多人。东魏的部队把他们围了足足十几层，蔡拉弓搭箭，抵抗四面八方的敌人。东魏出重金悬赏，身穿厚甲手持长刀的人一直向前猛冲，想要捉住他们，大约只有三十步远了，蔡身边的部属都劝他放箭，蔡回答说：“我们的性命，全在这一枝箭上头，怎么可以随便射出去？”直到敌人离他只有十步远的时候，蔡才将箭射出，随着弓弦一动，打头的东魏兵倒在地上，后面的人向后退了一些，蔡慢慢地带领自己的部下返回营地。

魏主至恒农，守将已弃城走，所虏降卒在恒农者相与闭门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诛其魁首数百人。

西魏的文帝来到恒农的时候，守将已经放弃该城逃跑了，城里原来被西魏俘虏的东魏兵一同关闭城门，进行抵抗，西魏丞相宇文泰攻下了该城，杀掉了几百名领头的人。

蔡追及泰于恒农，夜，见泰，泰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泰惊不得寝，枕股，然后安。每从泰战，常为士卒先，战还，诸将皆争功，终无所言。泰每叹曰：“承先口不言勋，我当代其论叙。”泰留王思政镇恒农，除侍中、东道行台。

到处寻找宇文泰的蔡一直追到了恒农，在晚上终于见到宇文泰，宇文泰叫着蔡的表字说道：“承先，你一来，我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宇文泰由于受到惊吓无法入睡，枕了蔡的大腿之后才平静地进入梦乡。蔡每次跟随宇文泰作战，总是身先士卒，打仗回来，其他将领都争着邀功请赏，而蔡不说一句表现自己的话。宇文泰常常感慨地说：“承先嘴里不提自己的功劳，可我应当替他把一切谈明白。”宇文泰留下王思政镇守恒农，任命他为侍中、东道行台。

魏之东伐，关中留守兵少，前后所虏东魏士卒散在民间，闻魏兵败，谋作乱。李虎等至长安，计无所出，与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奉太子钦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关中大扰。于是沙苑所虏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据长安子城，伏德保咸阳，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以拒还兵。长安大城民相帅以拒青雀，日与之战，大都督侯莫陈顺击贼，屡破之，贼不敢出。顺，崇之兄也。

西魏这次东伐，在关中地区留守的兵员很少，前前后后俘虏的东魏士兵都被分散在民间，他们一听说西魏的部队遭到了失败，纷纷图谋作乱。李虎等人来到长安，想不出好的对策，便和太尉王盟、仆射周惠达等人侍奉太子元钦出城，到渭北地区驻防。百姓们相互掠夺，关中地区惊扰得非常厉害。在沙苑战役中被俘虏的东魏都督赵青雀，雍州的百姓于伏德等人趁机造反，占据了长安所属的小城，于伏德又占有了咸阳，与咸阳太守慕容思庆各自召集东魏的降兵，以便抵抗从战场上返回的西魏将士。长安主城中的百姓互相组织起来，共同抵抗赵青雀，每天同他交战。大都督侯莫陈顺袭击了东魏的那些降兵，多次打败他们，吓得降兵们不敢出城。侯莫陈顺是侯莫陈崇的兄长。

扶风公王罴镇河东，大开城门，悉召军士谓曰：“今闻大军失利，青雀作乱，诸人莫有固志。王罢受委于此，以死报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众感其言，皆无异志。

镇守河东的扶风公王罴大开城门，叫来所有的将士，对他们说道：“今天我听说咱们的大部队在前线失利，赵青雀在京城作乱，许多人已经丧失了信心，而我王罴受委托守卫河东，决心以死来报答皇上与宇文丞相的恩德。你们中间能够跟我同心协力的人可以和我一道坚守此城；实在害怕本城陷落的可以随便出城。”大家都被他的话感动了，就一心与他守城。

魏主留阌乡。丞相泰以士马疲弊，不可速进，且谓青雀等乌合，不能为患，曰：“我至长安，以轻骑临之，必当面缚。”通直散骑常侍吴郡陆通谏曰：“贼逆谋久定，必无迁善之心，蜂虿有毒，安可轻也！且贼诈言东寇将至，今若以轻骑临之，百姓谓为信然，益当惊扰。今军虽疲弊，精锐尚多，以明公之威，总大军以临之，何忧不克！”泰从之，引兵西入。父老见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贺。华州刺史宇文导引入咸阳，斩思庆，禽伏德，南渡渭，与泰会，崐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长安，与青雀通谋，泰杀之。

西魏的文帝留在阌乡。丞相宇文泰考虑到士兵与马匹都已经疲惫不堪，不再能快速前进，并且认为赵青雀等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成为大的祸患，就说道：“我到达长安，让轻装的骑兵直冲进去，赵青雀这些人一定会自缚而降，向我当面请罪。”通直散骑常侍吴郡人陆通劝告说：“那些奸贼很久之前就已图谋叛乱，一定没有改恶从善的心意，蜂、蝎是有毒的，怎么可以轻视？况且那些贼寇欺骗百姓，说东魏人将要到达，我们现在如果派轻装骑兵冲进城去，老百姓就会觉得情况真的象那些贼寇说的那样，于是就会更加惊慌不安。眼下我们的部队虽然已经疲劳，但是精锐兵马还比较多，凭着您的威望，带着大部队进长安城，哪里用得着忧虑打败不了敌人呢？”宇文泰听从了陆通的意见，带领部队向西入城。城里的父老们看见宇文泰回来了，没有一个不是悲喜交加，男男女女们都相互庆贺。华州刺史宇文导带领人马攻进咸阳，杀掉了慕容思庆，捉住了于伏德，又南渡渭河，与宇文泰汇合，然后向赵青雀发起了进攻，挫败了对方。西魏的太保梁景睿因病留在长安，与赵青雀一同密谋叛乱，宇文泰杀掉了他。

东魏太师欢自晋阳七千骑至孟津，未济，闻魏师已遁，遂济河，遣别将追魏师至崤，不及而还。欢攻金墉，长孙子彦弃城走，焚城中室屋俱尽，欢毁金墉而还。

东魏的太师高欢带领七千名骑兵从晋阳赶到孟津，还没有开始渡黄河，就听说西魏的部队已经逃走，于是立即渡过黄河，又派遣其他将领追击西魏的兵马，一直追到崤县还没有赶上，这才返回。高欢向金墉发起了进攻，长孙子彦放弃该城逃跑，临行前把城里的房屋烧得干干净净，高欢拆毁了金墉城之后回到东魏。

东魏之迁邺也，主客郎中裴让之留洛阳；独孤信之败也，让之弟诹之随丞相泰入关，为大行台仓曹郎中。欢囚让之兄弟五人，让之曰：“昔诸葛亮兄弟，事吴、蜀各尽其心，况让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为也。明公推诚待物，物亦归心；若用猜忌，去霸业远矣。”欢皆释之。

东魏将国都迁往邺城的时候，主客郎中裴让之留在洛阳；独孤信在邙山之战中失败以后，裴让之的弟弟裴诹之跟随西魏的丞相宇文泰进入关中，被任命为大行台仓曹郎中。高欢囚禁了裴让之兄弟五人，裴让之对高欢说：“昔日诸葛亮兄弟二人，一个帮助吴国，一个为蜀国服务，各自都尽心尽力。何况我裴让之还有老母亲在这里，不忠不孝之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您要是诚心诚意地对待一个人，他自然也会把心交给您；如果您喜欢猜疑人，那么就很难建立起霸业。”高欢听罢，将裴让之兄弟都释放了。

九月，魏主入长安，丞相泰还屯华州。

九月，西魏文帝返回长安，丞相宇文泰也回到华州屯兵。

东魏大都督贺拔仁击邢磨纳、卢仲礼等，平之。

东魏的大都督贺拔仁袭击并消灭了邢磨纳、卢仲礼等人的兵马。

卢景裕本儒生，太师欢释之，召馆于家，使教诸子。景裕讲论精微，难者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性清静，历官屡有进退，无得失之色；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终日端严，如对宾客。

卢景裕本是一位读书人，太师高欢释放他之后，把他叫到家里，让他开设书塾，教自己的几个儿子。卢景裕的讲解议论精辟入微，和他辩论的人有的诋毁呵斥他，大声嚷嚷，表情严厉，言语很不礼貌，但是卢景裕依然神情庄严，风度不变，从容不迫地辩论，看不出一点情绪受到影响的痕迹。他生性喜欢清静，为官生涯中多次被提升或降职，可从来不表露出得意或失意的样子；平时，他穿劣质的衣服，吃粗陋的食物，恬淡安然，整天端庄严肃，好象老在面对宾客一样。

冬，十月，魏归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之首于东魏。

冬季，十月，西魏将高敖曹、窦泰、莫多娄贷文的头颅归还给东魏。

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

梁朝散骑常侍刘孝仪等人到东魏聘问。

十二月，魏是云宝袭洛阳，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弃城走。都督赵刚袭广州，拔之。于是自襄、广以西城镇复为魏。十二月，西魏的是云宝向洛阳发起攻击，东魏洛州刺史王元轨丢弃该城逃跑了。都督赵刚袭击广州并攻克了该城。于是，襄州、广州以西的城镇重新归属西魏。

魏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至是，东魏始诏“牧守、令长，擅立寺者，计其功庸，以枉法论。”

北魏自从正光年间之后，四面八方经常发生各种事端，百姓为了躲避赋税与徭役，许多人出家当了和尚与尼姑。整个国家的出家人达到二百万，寺庙也足有三万多处。到此时，东魏颁下诏书给各级地方官，凡是擅自建立寺庙的，根据所花费劳工的多少，以枉法论处。

初，魏伊川土豪李长寿为防蛮都督，积功至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长寿帅其徒拒东魏，魏以长寿为广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杀之。其子延孙复收集父兵以拒东魏，魏之贵臣广陵王欣、录尚书长孙稚等皆携家往依之，延孙资遣卫送，使达关中。东魏高欢患之，数遣兵攻延孙，不能克。魏以延孙为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延孙以澄清伊、洛为已任，魏以延孙兵少，更以长寿之婿京兆韦法保为东洛州刺史，配兵数百以助之。法保名，以字行，既至，与延孙连兵置栅于伏流。独孤信之入洛阳也，欲缮修宫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权景宣帅徒兵三千出采运。会东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间道西走，与李延孙相会，攻孔城，拔之，洛阳以南寻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张白坞，节度东南诸军应关西者。是岁，延孙为其长史杨伯兰所杀，韦法保即引兵据延孙之栅。

当初，西魏伊川的当地豪强李长寿出任防蛮都督，后来积累了不少功劳，被提升为北华州刺史。孝武帝西迁的时候，李长寿率领手下的步兵抵抗东魏的部队，西魏又任命他为广州刺史。侯景攻克了他的营垒，杀掉了他。他的儿子李延孙重新召集起他父亲的人马，继续抗拒东魏，西魏显贵的大臣广陵王元欣、录尚书长孙稚等人都携带了家眷前去投靠他，李延孙送给他们钱财，又派了卫队护送，使他们安全到达关中。东魏的高欢对李延孙的存在感到忧虑，多次派遣部队攻打他，都没有取得功。西魏任命李延孙为京南行台、节度河南诸军事、广州刺史。李延孙将平定伊、洛地区作为自己的责任，西魏朝廷认为他的兵力不足，又委派李长寿的女婿、京兆人韦法保任东洛州刺史，配置数百名士兵来帮助李延孙。韦法保的本名叫韦，通常以表字相称。他到达东洛州之后，与李延孙把各自的部队合到一块，在伏流城安营扎寨。独孤信进入洛阳的时候，曾经打算修缮已经荒废的宫殿，他派遣外兵郎中天水人权景宣带领三千名步兵出去采伐树木，然后运入洛阳城。不久，东魏的部队赶到，河南各州郡都反叛了，权景宣抄小路向西逃跑，与李延孙会师。他们一同攻打并占领了孔城，洛阳以南的州郡也都连续不断地归附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随即留下权景宣镇守张白坞，让他统管东南地区的军队中响应关西的人马。这一年，李延孙被他手下的长史杨伯兰杀害，韦法保马上指挥部队占据了李延孙的营盘。

东魏将段琛等据宜阳，遣阳州刺史牛道恒诱魏边民。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患之，乃诈为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之意，使谍人遗之于琛营，琛果疑道恒。孝宽乘其猜阻，出兵袭之，擒道恒及琛，崤、渑遂清。东道行台王思政以玉壁险要，请筑城自恒农徙镇之，诏加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行台如故。

东魏将领段琛等人占据着宜阳，他们派遣阳州刺史牛道恒去引诱西魏边境地带的百姓。西魏南兖州刺史韦孝宽对此感到忧虑，就伪造了一封牛道恒给自己的信，其中谈到有归附西魏的意思，又派间谍故意将信遗留在段琛的营地，段琛果然对牛道恒产生了怀疑。韦孝宽趁他胡乱猜疑的时候，出兵袭击宜阳，活捉了牛道恒和段琛，于是崤山与渑水地区都得以平定。东道行台王思政认为玉壁地势险要，请求在那里修筑新城，并要求从恒农前去镇守，文帝颁下诏书，加封他为都督汾、晋、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原先担任的行台职务不变。

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虽未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

东魏委任高澄代理吏部尚书的职务，他开始改变崔亮制定的按待选年限提拔官员的制度，根据品德与才能提拔官职，又淘汰原有的尚书郎，精选出门第才能合适的人来充当。凡是有才能与声望的人士，即使没有推荐提拔，他娨捕及阉?钦兄碌阶约旱拿畔拢?胨?且坏烙未σ?疲?倒诺澜瘢?词?鞲常士族官员因此都称赞他。

五年（己未、539 ）

五年（己未，公元539 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杨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缵，弘策之子也。自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敬容独勤簿领，日旰不休，为时俗所嗤鄙。自徐勉、周既卒，当权要者，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朱异。敬容质悫无文，以纲维为己任；异文华敏洽，曲营世誉：二人行异而俱得幸于上。异善伺候人主意为阿谀，用事三十年，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莫不忿疾。园宅、玩好、饮膳、声色穷一时之盛。每休下，车马填门，唯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之子；翔，渊之曾孙也。

春季，正月，乙卯（初一），梁武帝任命尚书左仆射萧渊藻为中卫将军，丹阳尹何敬容为尚书令，吏部尚书张缵为仆射。张缵是张弘策的儿子。从晋、宋以来，凡是担任宰相的，都以文章、义理而自娱，唯独何敬容勤勉于各种文书，日夜不停，受到当时的嗤笑鄙视。自从徐勉、周去世以后，掌握国家大权的，在三公、卿、监、尚书这些外朝官员中要算何敬容，在门下省里则是朱异。何敬容本性忠厚而缺少文才，以维护国家的法纪作为自己的责任；朱异文思敏捷，见多识广，善于用各种手段，博得世间的赞誉。他们两个人的品行不同，但是都得到梁武帝的宠信。朱异善于迎合皇帝的意思，进行阿谀奉承，在掌权的三十年里，广泛地收受别人的贿赂，欺上瞒下，远近没有不痛恨他的。他的园林住宅的气派，古玩珍宝的华贵、饮食的精致、还有音乐与妻妾的美丽动人，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每到他从省中还家休息的日子，各类车马多得把家门都堵塞住了，只有王承、王稚以及褚翔不去他那里。王承、王稚是王的儿子；褚翔是褚渊的曾孙子。

丁巳，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奏：“南、北二郊及藉田，往还并宜御辇，不复乘辂。”诏从之，祀宗庙仍乘玉辇。琛，之弟子也。

丁巳（初三），梁朝御史中丞参礼仪事贺琛向梁武帝递上奏折，建议：“皇上往返都城南郊、北郊以及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时，应该都乘坐辇而不应乘坐马车。”梁武帝同意了，去祭祀宗庙时仍旧乘坐玉辇。贺琛是贺的侄子。

辛酉，东魏以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辛酉（初七），东魏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

辛未，上祀南郊。

辛未（十七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

魏丞相泰于行台置学，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学生，悉令旦治公务，晚就讲习。

西魏丞相宇文泰在行台设置了学堂，选拔丞郎、府佐中品德出众、思想灵敏的人充当学生，命令他们全都在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去学堂听讲习。

东魏丞相欢，以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有政绩清能，与诸刺史书，褒称谟等以劝之。

东魏丞相高欢认为徐州刺史房谟、广平太守羊敦、广宗太守窦瑗、平原太守许政绩显著，廉洁而有能力，特地向各州刺史去信，信中表扬了房谟等人，以便对他们进行鼓励。

夏，五月，甲戌，东魏立丞相欢女为皇后；乙亥，大赦。

夏季，五月，甲戌（二十二日），东魏孝静帝策立丞相高欢的女儿为皇后；乙亥（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七月，以扶风王孚为太尉。

西魏任用仪同三司李弼为司空。秋季，七月，又任用扶风王元孚为太尉。

九月，甲子，东魏发畿内十万人城邺，四十日罢。冬，十月，癸亥，以新宫成，大赦，改元兴和。

九月，甲子（十四日），东魏征调了京畿内十万人修筑邺城，四十天完工。冬季，十月癸亥（疑误），由于新的宫殿建成，孝静帝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兴和”。

魏置纸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西魏在阳武门外放置了纸与笔，让人们评论朝廷政治的得失。

十一月，乙亥，东魏使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来聘。

十一月，乙亥（二十六日），东魏派遣散骑常侍王元景、魏收出使梁朝。

东魏人以《正光历》浸差，命校书郎李业兴更加修正，以甲子为元，号曰《兴光历》，既成，行之。

东魏由于所采用的正光历渐渐出现了误差，就让校书郎李业兴进一步加以修正。新历以甲子为元，命名为《兴光历》，制成之后，就开始实行了。

散骑常侍朱异奏：“顷来置州稍广，而小大不伦，请分为五品，其位秩高卑，参僚多少，皆以是为差。”诏从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时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逾淮、、汝，东距彭城，西开柯，南平俚洞，纷纶甚众，故异请分之。其下品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县，刺史守令皆用彼人为之，尚书不能悉领，山川险远，职贡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馀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又以边境镇戍，虽领民不多，欲重其将帅，皆建为郡，或一人领二三郡太守，州郡虽多而户口日耗矣。

梁朝散骑常侍朱异向梁武帝呈上奏折，说道：“近来，州的建置稍微多了一些，而且还不分大小，现在请求皇上把各州分为五个等级，州长官地位俸禄的高低，参佐幕僚人数的多少，都根据各州的等级形成差别。”梁武帝颁下诏书，表示同意。于是全国的各个州区分成：第一等级二十个，第二等级十个，第三等级八个，第四等级二十三个，第五等级二十一个。此时，梁武帝正在进行征战讨伐，收复失土，拓展国境，在北方越过了淮、汝地区，在东方到达彭城，在西方开发了柯，在南方平定了俚洞，情况比较混乱无章，所以朱异请求区分各州的等级。第五等州的居民都不是汉人，所以空有州名而没有土地，也有的在僻远蛮荒之地根据百姓所居住的村落设置州以及郡、县，刺史、郡守、县令都让当地的土人担任，尚书无法统管起来，由于山川险峻遥远，赋税贡品很难送到朝廷。在五个等级以外，还有二十个州不知道设在什么地方。梁朝共有一百零七个州。又因为在边境地区驻兵守卫，虽然管理的百姓数量不多，但是为了显示对这些地方的的将帅的重视，就把不该建立郡的地方都建成郡，官员中有的一个人就担任两三个郡的太守，州郡虽然多，可是百姓的户口却日益减少了。

魏自西迁以来，礼乐散逸，丞相泰命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损益旧章，至是稍备。

魏国自从迁到西边成为西魏以来，礼乐制度散失废弃，丞相宇文泰便命令左仆射周惠达、吏部郎中北海人唐瑾对旧的章程进行增减加工，到这时稍为具备。

六年（庚申、540 ）

六年（庚申，公元540 年）

春，正月，壬申，东魏以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春季，正月，壬申（二十三日），东魏任命广平公库狄干为太保。

丁丑，东魏主入新宫，大赦。

丁丑（二十八日），东魏孝静帝迁入新的皇宫，大赦天下。

魏扶风王孚卒。

西魏扶风王元孚去世。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二月，己亥（二十一日），梁武帝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魏铸五铢钱。

西魏铸造五铢钱。

东魏大行台侯景出三鸦，将复荆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独孤信各将五千骑出武关，景乃还。

东魏大行台侯景从三鸦出发，准备收复荆州；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遣李弼、独孤信各自率领五千名骑兵驰出武关增援，侯景这才返回。

魏文后既为尼，居别宫，悼后犹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为泰州刺史，使文后随之官。魏主虽限以大计，而恩好不忘，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会柔然举国渡河南侵，时颇有言柔然以悼后故兴师者，帝曰：“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邪！虽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颜见将帅！”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赐文后自崐尽。文后泣谓庞曰：“愿至尊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遂自杀；凿麦积崖而葬之，号曰寂陵。

西魏文后做了尼姑之后，居住在别宫之中，但悼后还妒忌她，于是朝廷就任用文后的儿子武都王元戊为泰州刺史，让她跟随儿子，到任职的地方去。文帝虽然为了国家大计，废文后而立悼后，但是并没有忘记文后对自己的恩情好处，他悄悄地叫文后留长头发，表现出要把她接回来的意思。此时刚好遇到柔然倾全国兵力都渡过黄河，而向南侵犯，当时不少人都说柔然人是因为悼后的缘故才兴师动众的，文帝听了说道：“哪有为了一个女子而征发百万人的事情呢？虽然如此，可是让人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面目见将帅？”于是，他就派遣中常侍曹宠将他亲手写的诏书送给文后，叫她自尽。文后哭对曹宠说道：“愿皇上活千万岁，天下得以平安，如果这一切都能实现，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怨恨。”于是便自杀了。文帝叫人在麦积崖上凿一个墓穴，将她埋葬了，并命名为寂陵。

夏，丞相泰召诸军屯沙苑以备柔然。右仆射周惠达发士马守京城，堑诸街巷，召雍州刺史王罴议之，罴不应召，谓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罴自帅乡里破之，不烦国家兵马，何为天子城中作如此惊扰！由周家小儿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几，悼后遇疾殂。

夏季，西魏丞相宇文泰召集各路大军到沙苑驻守，防备柔然人入侵。右仆射周惠达征调兵马守卫京城，他在大街小巷挖掘壕沟陷井，又叫雍州刺史王罴到长安商议对策，王罴没有服从命令，对使者说道：“如果柔然人真的攻到渭河北面的话，我王罴自己会率领乡里的父老兄弟去打败他们，不用麻烦国家的兵马，为什么要使使京城人心惶惶？这完全是因为姓周的小子怯懦才造成这样的局面。”柔然到达夏州之后开始后退。没有多久，悼后生病去世。

五月，乙酉，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延庆降于东魏，东魏以河北马场为义州以处之。

五月，乙酉（疑误），西魏行台宫延河、陕州刺史宫延庆向东魏投降，东魏在黄河之北的马场建立了义州，派他们二人掌管。

东魏阳州武公高永乐卒。

东魏的阳州武公高永乐去世。

闰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闰月，丁丑朔（初一），发生日食。

己丑，东魏封皇兄景植为宜阳王，皇弟威为清河王，谦为颍川王。

己丑（十三日），东魏的孝静帝封他的哥哥元景植为宜阳王，弟弟元威为清河王，元谦为颍川王。

六月，壬子，东魏华山王鸷卒。

六月，壬子（初六），东魏的华山王元鸷去世。

秋，七月，丁亥，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象等来聘。

秋季，七月，丁亥（十二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象等人到梁朝聘问。

八月，戊午，大赦。

八月，戊午（十三日），梁朝大赦天下。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遗疏不受赠谥，敕诸子勿上行状及立铭志；上不许，赠本官，谥穆正公。

九月，戊戌（二十四日），梁朝司空袁昂去世，他留下一份呈给梁武帝的奏折，里面表示死后不接受任何赠谥，他还告诫几个儿子不要向朝廷递交描述他的生平和请求赠谥的材料，也不要立铭树碑；梁武帝没有允许，还是追赠他原来担任的职务，谥为穆正公。

冬，十一月，魏太师念贤卒。

冬季，十一月，西魏的太师念贤去世。

吐谷浑自莫折念生之乱，不通于魏。伏连筹卒，子夸吕立，始称可汗，居伏俟城。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馀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之号。是岁，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东魏。

吐谷浑自从莫折念生发动叛乱以来，不再与魏国进行联系。伏连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伏夸吕继承了他的位置，开始自称可汗，居住在伏俟城。该国的土地从东到西有三千里，从南到北有一千多里，官职中有王、公、仆射、尚书、娎芍小⒔??取Ｕ庖荒辏??遣排汕彩拐呓璧廊崛唬?蕉?浩肝省

七年（辛酉、541 ）

七年（辛酉，公元541 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

春季，正月，辛巳（疑误），梁武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典礼，大赦天下。辛丑（二十九日），在明堂举行祭祀典礼。

宕昌王梁定为其下所杀，弟弥定立。二月，乙巳，以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梁朝的宕昌王梁定被他的下属杀死，他的弟弟梁弥定继承了他的位置。二月，乙巳（初三），梁武帝任命梁弥定为河、梁二州刺史，并封他为宕昌王。

辛亥，上耕藉田。

辛亥（初九），梁武帝来到藉田耕作。

魏幽州刺史顺阳王仲景坐事赐死。

西魏的幽州刺史顺阳王元仲景犯罪被文帝命令自杀。

三月，魏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反，大都督于谨讨禽之。

三月，西魏的夏州刺史刘平伏占据了上郡，在那里发动叛乱，大都督于谨前去讨伐，捉住了他。

夏，五月，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聘于东魏。

夏季，五月，梁武帝派遣兼散骑常侍明少遐等人到东魏聘问。

秋，七月，己卯，东魏宜阳王景植卒。

秋季，七月，己卯（初九），东魏的宜阳王元景植去世。

魏以侍中宇文测为大都督、行汾州事。测，深之兄也，为政简惠，得士民心。地接东魏，东魏人数来寇抄，测擒获之，命解缚，引与相见，为设酒淆，待以客礼，并给粮饩，卫送出境。东魏人大惭，不复为寇，汾、晋之间遂通庆吊，时论称之。或告测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测为我安边，我知其志，何得间我骨肉！”命斩之。

西魏委派侍中宇文测出任大都督，兼管汾州的事务。宇文测是宇文深的兄长，他处理政务时讲究效率、仁慈，受到士人与普通百姓的拥戴。他管辖的地域与东魏相连接，东魏人多次前来掠夺，宇文测抓住了他们之后，叫人给他们松绑，带他们来和自己见面，专门安排了美酒佳肴，象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还给他们粮食，派人护送他们出境。东魏人觉得非常惭愧，不再与宇文测为敌，汾州与晋州两方居民如果遇上喜事或丧事时，还相互前去祝贺或吊丧，当时的舆论给予了好评。有人控告宇文测交结联系国境以外的人，西魏丞相宇文泰听了愤怒地说：“宇文测替我安定边境地区，我了解他的心意，你怎么能够离间我们骨肉兄弟？”他下令杀掉了控告者。

魏丞相泰欲革易时政，为强国富民之法，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尽其智能，赞成其事，减官员，置二长，并置屯田以资军国。又为六条诏书，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尽地利，四曰擢贤良，五曰恤狱讼，六曰均赋役。泰甚重之，尝置诸坐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不得居官。

西魏丞相宇文泰想要改革当时的政治，采取有利于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制度，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想尽自己的才智能力，支持宇文泰的改革，裁减了多余的官员，设置了两个令长，并且实行屯田，以便增加军用开支。苏绰又撰写了六条诏书，在九月份经文帝同意后开始付诸实施。这六条诏书的内容是：第一、纯洁心灵，第二、使政教风化归于谆原，第三、发挥土地资源效用，第四、提拔品德高尚的人才，第五、慎重对待刑案诉讼方面的事情，第六、公平地收纳赋税，指派劳役。宇文泰对这六条诏书非常重视，曾经专门摆在自己座位的右边，又命令各个部门的官员学习背诵，并规定凡是担任牧守令长的，如果不熟悉这六条和户籍情况，不能再担任这些官职。

东魏诏群官于麟趾阁议定法制，谓之《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颁行之。

东魏的孝静帝颁下诏书，叫文武百官在麟趾阁商议制定法律制度，命名为《麟趾格》。冬季，十月，甲寅（十六日），新法开始颁布实行。

乙巳，东魏发夫五万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乙巳（疑误），东魏征调五万名民工修筑漳滨堰，三十五天完工。

十一月，丙戌，东魏以彭城王韶为太尉，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国珍之兄孙，东魏主之舅也。

十一月，丙戌（十八日），东魏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太慰，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胡僧敬本名叫胡虔，通常以表字相称，他是胡国珍的兄长的孙子，孝静帝的舅舅。

十二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骞来聘。

十二月，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骞到梁朝聘问。

交趾李贲世为豪右，仕不得志。同郡有并韶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广阳门郎；韶耻之。贲与韶还乡里，会交州刺史武林侯谘以刻暴失众心，时贲监德州，因连结数州豪杰俱反；谘输贿于贲，奔还广州。上遣谘与高州刺史孙、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谘，恢之子也。

梁朝交趾人李贲一家世世代代都是豪门大族，他本人在仕途上一直不大得志。有位与他同郡的人叫作并韶，擅长赋诗作文，到吏部求取官职，吏部尚书蔡撙认为姓并有以前从未出过有名望的人，就授予他广阳门郎这样小小的官职，并韶对此感到耻辱。李贲与并韶返回家乡时，正赶上交州刺史、武林侯萧谘由于苛刻残暴而失去民心。当时李贲官居德州监，他就联合了几个州的豪杰一起造反；萧谘送给李贲财物之后，跑回了广州。梁武帝派遣萧谘与高州刺史孙、新州刺史卢子雄一同率领部队攻打李贲。萧谘是鄱阳王萧恢的儿子。

是岁，魏又益新制十二条。

这一年，西魏又增加了十二条新的制度。

东魏丞相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

东魏丞相高欢发现各个州征调绢帛时，都不按照原来的规定办事，老百姓为此吃了许多苦头，就上书请求孝静帝颁布命令，规定一律以四十尺为一匹。

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苏息矣。

北魏从孝昌年间国内发生动乱以后，农民、商人失业，六镇的百姓相继向内地迁移，到齐、晋之地寻求生路，高欢因此成就了霸业。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连年发生战争，在黄河以南的各个州郡，全都变为一片荒芜，公家和个人都贫困不堪，许多老百姓都饿死了。高欢命令各州的河岸以及有渡口和桥梁的地方，都设置库储存粮食，然后通过水道转运，供应部队，准备应付饥荒，又在幽、瀛、沧、青四个州的海边煮盐。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开支，大致能够周转开了。到现时，东部地区的庄稼连年好收成，一斛谷子的价格降到了九个钱，崤山以东的百姓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困顿之后能够稍稍地休生养息了。

东魏尚书令高澄尚静帝妹冯翊长公主，生子孝琬，朝贵贺之，澄曰：“此至尊之甥，生贺至尊。”三日，帝幸其第，赐锦彩布绢万匹。于是诸贵竞致礼遗，货满十室。

东魏的尚书令高澄与孝静帝的妹妹冯翊长公主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叫高孝琬，朝中的显贵们纷纷向他祝贺。高澄回答说：“这孩子是皇上外甥，应该先向皇上祝贺。”三天之后，孝静帝来到高澄的家中，赠送给他一万匹织锦、彩缎、绵布与绢帛。于是显贵们竞相前来赠送礼品，货物整整堆满了十个房间。

东魏临淮王孝友表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闾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一丁，赀绢、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书，寝不行。

东魏的临淮王元孝友上书给孝静帝说：“规定以一百户人家为一族，二十五户人家为一闾，五家为一比。一百户人家里有族帅、闾帅、比帅共二十五人，都免除了兵役、劳役，他们与普通百姓相比苦乐不均，在这种羊少狼多的崐情况下，又有互相蚕食的现象，这一制度造成危害已经很久了。京城的各个坊里，有的是七八百户人家才有一个里正，两个史，日常事务都做得不错，何况京城外的各个州呢？请求照旧设置三正，名称不作改动。每个闾只设两个比，算起来一个族就减少十一丁，这样可以增加许多税帛和兵役。”孝静帝将此事交给尚书办理，但是没有得到实行。

安成望族刘敬躬以妖术惑众，人多信之。

安成的名门望族的刘敬躬用妖术迷惑众人，许多人都相信他。

八年（壬戌、542 ）八年（壬戌，公元542 年）

春，正月，敬躬据郡反，改元永汉，署官属，进攻庐陵，逼豫章。南方久不习兵，人情扰骇，豫章内史张绾募兵以拒之。绾，缵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东王绎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敬躬，受绾节度。二月，戊辰，擒敬躬，送建康，斩之。僧辩，神念之子也，该博辩捷，器宇肃然，虽射不穿札，而志气高远。

春季，正月，刘敬躬占据了安成郡发动叛乱，将年号改为永汉，任命了大小官员，又带兵攻打庐陵，随后逼近豫章。南方地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战争，人心惶惶，无法安宁，豫章内史张绾招募士兵进行抵抗。张绾是张缵的弟弟。二月，戊戌（初二），江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王僧辩、中兵曹子郢讨伐刘敬躬，接受张绾的指挥。二月，戊辰（疑误），他们活捉了刘敬躬，把他押送到建康处死了。王僧辩是神念的儿子，他学问渊博，辩才敏捷，气度肃然，虽然射箭不能穿透皮甲，但是志气高远，超群出众。

魏初置六军。

西魏开始设置六军。

夏，四月，丙寅，东魏使兼散骑常侍李绘来聘。绘，元忠之从子也。

夏季，四月，丙寅（疑误），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绘到梁朝聘问。李绘是李元忠的侄子。

东魏丞相欢朝于邺。司徒孙腾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录尚书事，侍中广阳王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初，太尉尉景与丞相欢同归尔朱荣，其妻，欢之姊也，自恃勋戚，贪纵不法，为有司所劾，系狱；欢三诣阙泣请，乃得免死，丁亥，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欢往造之，景卧不起，大叫曰：“杀我时趣邪！”欢抚而拜谢之。辛卯，以库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封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甲辰，欢还晋阳 .

东魏丞相高欢到国都邺城朝拜孝静帝。司徒孙腾正好工作失误被免去了职务；乙酉（疑误），孝静帝任命彭城王元韶为录尚书事，任命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当初，太尉尉景曾经与丞相高欢一同投靠尔朱荣，他的妻子就是高欢的姐姐。尉景依仗自己是国家元勋的亲戚，贪婪放纵，不守法纪，被有关部门弹劾，关进了监狱；高欢连续三次来到宫中向皇帝求情，尉景这才得以免除一死。丁亥（疑误），他被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欢来到尉景家中，他正卧床不起，大声喊叫：“杀我的时候快要到了呀！”高欢安慰和拜谢了他。辛卯（疑误），孝静帝任命库狄干为太傅，任命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祖裔为尚书右仆射。六月，甲辰（初十），高欢返回晋阳。

八月，庚戌，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河南道大行台，随机防讨。

八月，庚戌（十六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侯景为尚书侯景为尚仆射、河南道大行台，授权让他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防守或讨伐。

魏以王盟为太保。

西魏任命王盟为太保。

东魏丞相欢击魏，入自汾、绛，连营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断其道。欢以书招思政曰：“若降，当授以并州。”思政复书曰：“可朱浑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欢围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饥冻，多死者，遂解围去。魏遣太子钦镇蒲坂。丞相泰出军蒲坂，至皂荚，闻欢退渡汾，追之，不及。十一月，东魏以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东魏丞相高欢带兵攻打西魏，从汾、绛进入西魏的土地，营垒连结起来长达四十里，西魏丞相宇文泰命令王思政守卫玉壁，以便切断高欢的道路崐。高欢写信给王思政，要招抚他，说：“你如果愿意投降的话，我就让你掌管并州。”王思政回信问道：“可朱浑道元已经向你投降，可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并州呢？”冬季，十月，己亥（初六），高欢指挥部队包围了玉壁，一共持续了九天，遇上天降大雪，士兵们饥寒交迫，死了许多，于是东魏的部队解除包围撤退了。西魏派皇太子元钦镇守蒲坂，丞相宇文泰带领部队赶往蒲坂，到达皂荚的时候，听说高欢已经撤退，正在渡汾河，就下令追赶，结果没有赶上。十一月，东魏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并州刺史。

十二月，魏主狩于华阴，大享将士，丞相泰帅诸将朝之。起万寿殿于沙苑北。

十二月，西魏的文帝在华阴狩猎，安排盛大的酒宴招待将士，丞相宇文泰率领各位将领向文帝朝拜。在沙苑北部盖起了一座万寿殿。

辛亥，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杨斐来聘。

辛亥（十九日），东魏派遣兼散骑常侍杨斐到梁朝聘问。

孙、卢子雄讨李贲，以春瘴方起，请待至秋；广州刺史新渝侯映不许，武林侯谘又趣之。等至合浦，死者什六七，众溃而归。映，之子也。武林侯谘奏及子雄与贼交通，逗留不进，敕于广州赐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主帅广陵杜天合及弟僧明、新安周文育等帅子雄之众攻广州，欲杀映、谘，为子雄复冤。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陈霸先帅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杀天合，擒僧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骁勇过人，释之，以为主帅。诏以霸先为直将军。

梁朝的孙、卢子雄讨伐李贲，由于时值春天，瘴气正在弥漫，所以他们请求等到秋季再进军；广州刺史、新渝侯萧映不予同意，武林侯谘又催促出征。孙等人到达合蒲时，因为瘴气的侵害，十个人中有六七个死去，部队溃散，只好返回。萧映是萧的儿子。武林侯萧谘上书梁武帝，说孙与卢子雄跟反贼勾结，逗留在原地不进军，梁武帝下令叫孙、卢子雄在广州自杀。卢子雄的弟弟卢子略、卢子烈，主帅广陵杜天合以及他的弟弟杜僧明，还有周文育新安人等人率领卢子雄的兵马攻打广州，想杀死萧映、萧谘，为卢子雄报仇。西江督护、高要太守吴兴人陈霸先率领三千精锐士兵前来营救，大败卢子略等人，杀掉了杜天合，活捉了杜僧明、周文育。陈霸先因为杜僧明、周文育骁勇过人，就释放了他们，让他们担任主帅。梁武帝颂下诏书，任命陈霸先为直将军。

魏丞相泰妻冯翊公主生子觉。

西魏丞相宇文泰的妻子冯翊公主生下了儿子宇文觉。

东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元忠虽处要任，不以物务干怀，唯饮酒自娱。丞相欢欲用为仆射，世子澄言其放达常醉，不可委以台阁。其子搔闻之，请节酒，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宜勿饮酒。”

东魏任命光州刺史李元忠为侍中。李元忠虽然担任着显要的官职，但是并不让各类事务干扰自己的心怀，成天以喝酒自娱。丞相高欢想任用李元忠为仆射，他的嫡长子高澄说李元忠行为放纵，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可以让他入尚书台辅佐皇帝。李元忠的儿子李搔听到这句话以后，请求父亲节制喝酒的嗜好，李元忠回答说：“对我来说，当一个仆射可没有喝酒的快活，你喜欢仆射这种职位的话，就应该不喝酒。”

九年（癸亥、543 ）

九年（癸亥，公元543 年）

春，正月，壬戌，东魏大赦，改元武定。

春季，正月，壬戌（初一），东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定”。

东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与暹有隙。仲密选用御史，多其亲戚乡党，高澄奏令改选；暹方为澄所宠任，仲密疑其构已，愈恨之。仲密后妻李氏艳而慧，澄见而悦之，李氏不从，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寻出为北豫州刺史，阴谋外叛。丞相欢疑之，遣镇城奚寿兴典军事，仲密但知民务。仲密置酒延寿兴，伏壮士，执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为侍中、司徒。

东魏的御史中尉高仲密娶了吏部郎崔暹的妹妹作妻子，不久之后又将她遗弃了。由于这一原因，高仲密与崔暹之间产生了矛盾。高仲密选用的御史，许多是他的亲戚同乡，高澄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孝静帝，孝静帝下令另外再挑选御史；此时崔暹正受到高澄的宠信，高仲密怀疑是他在罗织陷害自己，对崐他更加痛恨。高仲密后来的妻子李氏美丽而又贤慧，高澄见了很喜欢她，想施行非礼。李氏没有答应，在挣扎过程中衣服都被撕破了，她将这一切都对高仲密说了，高仲密心头的怨恨又深了一层。很快他离开京城担任了北豫州刺史，暗中准备叛离。丞相高欢对他产生了怀疑，派遣防城都督奚寿兴去主管北豫州的军事，高仲密只能负责一些民政事务。高仲密安排酒宴与奚寿兴一同喝酒，暗中埋伏了精壮的武士，活捉了奚寿兴。二月，壬申（十二日），高仲密占领虎牢反叛，投降了西魏。西魏任命高仲密为侍中、司徒。

欢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将杀之，高澄匿暹，为之固请，欢曰：“我丐其命，须与苦手。”澄乃出暹，而谓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复相见。”元康为之言于欢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将军，大将军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尔，况于他人！”欢及释之。

高欢认为高仲密叛变的起因在崔暹身上，准备杀掉崔暹，高澄把崔暹隐藏起来，再三为他求情，高欢回答说：“我可以给他一次活命的机会，但是必须狠狠地打他一顿板子。”高澄这才交出崔暹，但是对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说道：“你要是让崔暹挨板子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陈元康听了这句话，就为高澄而劝高欢说道：“大王您刚刚把天下托付给大将军，大将军有这么一个崔暹，却不能使他免除一顿板子，在人们眼里，你们父亲与儿子之间相处都这样，何况对别人呢？”于是高欢就释放了崔暹。

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报之；季式走告欢，欢待之如旧。

高季式在永安驻防，高仲密写信给他，叙述了他自己投降的情况。高季式跑去告诉了高欢，高欢待他跟以往一样。

魏丞相泰帅诸军以应仲密，以太子少傅李远为前驱，至洛阳，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围河桥南城。

西魏丞相宇文泰统率各路大军来策应高仲密，让太子少傅李远担任先锋，到达洛阳之后，派遣开府仪同三司于谨攻打柏谷，夺取了该城。三月，壬申（疑误），包围了河桥南城。

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泰退军上，纵火船于上流以烧河桥；斛律金使行台郎中张亮以小艇百馀载长锁，伺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获全。

东魏丞相高欢率领十万人马到达黄河北岸，宇文泰把部队撤到水的上游，从那里放出火船要烧掉河桥；斛律金派行台郎中张亮用一百多只小船装载着长锁链，待火船将要到来，就用钉子钉住它，然后牵拉锁链拖到岸边，桥梁就这样得以保全。

欢渡河，据邙山为陈，不进者数日。泰留辎重于曲，夜，登邙山以袭欢。侯骑白欢曰：“贼距此四十馀里，蓐食干饭而来。”欢曰：“自当渴死！”乃正阵以待之。戊申，黎明，泰军与欢军遇。东魏彭乐以数千骑为右甄，冲魏军之北垂，所向奔溃，遂驰入魏营。人告彭乐叛，欢甚怒。俄而西北尘起，乐使来告捷，虏魏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柬、蜀郡王荣宗、江夏王、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詹事赵善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诸将乘胜击魏，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高欢渡过黄河，占据了邙山布置军阵，连续几天没有进军。宇文泰把辎重留在曲，夜里，指挥部队登上邙山，准备袭击高欢。了望敌情的骑兵向高欢报告说：“贼兵距离这儿有四十多里，他们是清早吃了一顿干饭之后来的。”高欢说道：“他们一定会渴死的！”接着，他下令摆正阵势等待敌人的到来。戊申（十八日），黎明，宇文泰的部队与高欢的部队遭遇了。东魏的彭乐率领几千名骑兵作为右翼，冲击西魏部队的北边，冲到哪里，哪里就溃散，于是直驰入西魏的军营。有人报告说彭乐反叛了，高欢非常恼怒。没多久西北部尘土飞扬，彭乐的使者跑来报捷，说已经俘虏了西魏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临洮王元柬、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詹事赵善以及督将佐四十八人。将领们乘胜追击西魏的人马，打得敌人一败涂地，共斩首三万多。

欢使彭乐追泰，泰窘，谓乐曰：“汝非彭乐邪？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营，收汝金宝！”乐从其言，获泰金带一囊以归，言于欢曰：“黑獭漏刃，破胆矣！”欢虽喜其胜而怒其失泰，令伏诸地，亲其头，连顿之，并数以沙苑之败，举刃将下者三，噤良久。乐曰：“乞五千骑，复为崐王取之。”欢曰：“汝纵之何意，而言复取邪？”命取绢三千匹压乐背，因以赐之。

高欢派彭乐追赶宇文泰，宇文泰的处境越来越危急，他对彭乐说：“你不是彭乐吗？真是痴汉子，今天要是没有我了，明天哪里还会有你！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到营地，收取属于你的金银财宝！”彭乐听取了他的意见，就获取了宇文泰遗留下来的一袋子金条返回，他对高欢说道：“宇文黑獭从我的刀刃下漏网，已经吓破胆了！”高欢虽然对彭乐取胜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恼怒他没将宇文泰捉到手，就命令他趴到地上，自己亲手揪往他的头髻，连连往下磕，并且数落他在沙苑战役中失败的事。高欢越说火气越大，三次举起刀子要向他劈去，直气得咬牙切齿，心中的愤怒持续很长时间不能平息下来。彭乐告饶道：“求您拨给我五千名骑兵，我再去为大王您捉宇文泰。”高欢说道：“你放掉他是出于什么目的，怎么现在又对我说要再去捉？”接着，他叫人拿来三千匹绢压到彭乐的背上，就算是奖给他的。

明日，复战，泰为中军，中山公赵贵为左军，领军若于惠等为右军。中军、右军合击东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欢失马，赫连阳顺下马以授欢。欢上马走，从者步骑七人，追兵至，亲信都督尉兴庆曰：“王速去，兴庆腰有百箭，足杀百人。”欢曰：“事济，以尔为怀州刺史，若死，用尔子。”兴庆曰：“儿少，愿用兄。”欢许之。兴庆拒战，矢尽而死。

第二天，双方又一次交战，宇文泰率领部队居于中间，中山公赵贵指挥左翼部队，领军若于惠等人指挥右翼部队。中间部队与右翼部队联合攻击东魏的部队，狠狠打击了对方，俘虏了它的所有步兵。战斗中高欢失去了座骑，赫连阳顺跳下马让高欢骑，高欢跨上马就跑，身后跟随的步、骑兵只有七个人，眼看追兵赶到了，高欢的亲信都督尉兴庆对高欢说：“王爷您快跑，我的腰间还挂着一百枝箭，足可以杀死一百个人。”高欢说道：“如果我能摆脱这次劫难，我就任命你为怀州刺史，要是你不幸战死，我就把这个职位给你的儿子。”尉兴庆回答说：“我的儿子年龄还小，您就任用我的兄长吧。”高欢表示同意。尉兴庆上前抵抗，身上的箭用尽后被追兵杀死。

东魏军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欢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执短兵，配大都督贺拔胜以攻之。胜识欢于行间，执槊与十三骑逐之，驰数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欢气殆绝，河州刺史刘洪微从傍射胜，中其二骑，武卫将军段韶射胜马，毙之，比副马至，欢已逸去。胜叹曰：“今日不执弓矢，天也！”

东魏的将士中有逃跑到西魏部队里去的，他们说出了高欢所在的地方，宇文泰招募了三千名勇敢的壮士，让他们手持短兵器，由大都督贺拔胜率领着攻打高欢。贺拔胜在队伍中间认出了高欢，就抓起长矛与十三名骑兵一道追赶上去，追了几里路后，长矛的尖头都快要触及到高欢的身体，就喊着高欢的鲜卑名字说：“贺六浑，贺拔破胡一定要杀掉你！”高欢吓得几乎背过气去。河州刺史刘洪徽抓起弓箭向贺拔胜射去，射中了他的两名骑兵，武卫将军段韶射死了他的马。等到贺拔胜的备用马赶到，高欢已经逃跑了。贺拔胜叹息道：“今天我没有带弓箭，这是天意呀！”

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呼，独入敌中，锋刃乱下，人皆谓已死，俄奋刀而还。如果数四，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乃谓左右曰：“吾岂乐杀人！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贼所伤，何异逐坐人也！”

西魏的南郢州刺史耿令贵大声喊叫着，一个人冲进了敌群中，敌人的刀剑向他身上乱砍乱刺，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死去，可是一会儿功夫之后，他又举着刀返回自己的营地。象这样来来去去多次，挡在他前头的敌人不断死伤。他对身边的人说道：“我哪里乐意杀人？大丈夫杀贼，不能不这样。如果不能够杀贼，又不能被贼兵打伤，那我跟那此靠舞文弄墨，谈天说地吃饭的人有什么两样？”

左军赵贵等五将战不利，东魏兵复振，泰与战，又不利。会日暮，魏兵遂遁，东魏兵追之；独孤信、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追兵惊扰，魏诸军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东魏兵追之；惠徐下马，顾命厨人营食，食毕，谓左右曰：“长安死，此中死，有以异乎！”乃建旗呜角，收散卒徐还，追骑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关，屯渭上。指挥左翼部队的赵贵等五位将领在战斗中遇到挫折，东魏的兵将又振作起来，宇文泰与他们交战，再次受挫。恰好天黑下来了，因此西魏的人马撤退逃跑，东魏的将士乘胜追击；独孤信、于谨召集了一批掉队的士兵在东魏部队的后面进行袭击，使这些东魏的追兵受到惊扰，西魏的各路军队因此得以保全。若于惠在夜间指挥部队逃跑，东魏的人马在后面追赶，若于惠慢慢地从马上下来，回头命令厨师埋锅做饭，吃完之后，他对身边的人说道：“在长安死还是在这里死，有什么不同吗？”于是，他就叫人竖起战旗，吹响号角，聚集起离散的士兵缓缓地返回。追赶的东魏骑兵怀疑路上有埋伏，不敢逼近。宇文泰于是进入关中，驻扎在渭河边上。

欢进至陕，泰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拒之。行台郎中封子绘言于欢曰：“混壹东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汉中，不乘胜取巴、蜀，失在迟疑，后悔无及。愿大王不以为疑。”欢深然之，集诸将议进止，咸以为“野无青草，人马疲瘦，不可远追。”陈元康曰：“两雄交争，岁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时不可失，当乘胜追之。”欢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济？”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无伏；今奔败若此，何能远谋！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欢不从，使刘丰生将数千骑追泰，遂东归。

高欢进入陕地，宇文泰派遣开府仪同三司达奚武等人进行抵抗。东魏的行台郎中封子绘对高欢说：“将东魏、西魏合为一体的机会就在今天。昔日道武帝平定汉中地区的时候，不乘胜占领巴、蜀，失误就失误在犹豫不决上，后悔也没有办法。希望大王您不要对此怀疑。”高欢非常赞成他的意见，就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是前进还是就此打住。大家都认为：“野地里没有青草，人和马都已经疲乏消瘦，不能再作长距离的追赶。”陈元康说道：“两个强大的国家交战争斗，已经持续不少岁月。现在我们有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好机会，不能够失去，我们应该乘胜追击他们。”高欢问道：“如果遇上埋伏，我将怎样取得成功？”陈元康回答说：“大王您以前在沙苑战役中失利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埋伏；现在他们遭受惨败，正疲于奔命，怎么还能够深谋远虑？假如舍弃他们不进行追击，必然要留下后患。”高欢不以为然，仅仅派了刘丰生率领几千名骑兵追击宇文泰，自己向东返回。

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将使镇虎牢，未至而泰败，乃使守恒农。思政入城，令开门解衣而卧，慰勉将士，示不足畏。后数日，刘丰生至城下，惮之，不敢进，引军还。思政乃修城郭，起楼橹，营农田，积刍粟，由是恒农始有守御之备。

宇文泰在玉壁派人去召王思政，准备让他镇守虎牢。王思政还没有赶到，宇文泰已经失败，他就派王思政镇守恒农。王思政入城之后，下令打开城门，脱了衣服睡觉，又慰问勉励了将士们一番，表示眼下的情况没什么可怕的。几天以后，刘丰生来到恒农城下，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害怕，不敢进去，带着部队回去了。王思政就下令修筑内城与外城，建起用以侦察、防御的高台，经营农田，屯积草料与粮食，从这个时候起，恒农才开始有了防御设施。

丞相泰求自贬，魏主不许。是役也，魏诸将皆无功，唯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优劣，使探筹取之，仍赐胡仁名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用彰其功。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西魏丞相宇文泰请求降职，文帝没有答应。在这一战役中，西魏的各位将领都没有功劳，只有耿令贵与太子武卫率王胡仁、都督王文达奋力拼搏，立下不少功劳。宇文泰想把雍、岐、北雍三个州交给他们掌管，因为这三个州有好有坏，就让他们用摸筹的办法决定谁管哪个州，他还分别给他们三人起了新名字，将王胡仁叫作王勇，耿令贵叫作耿豪，王文达叫作王杰，以此来表彰他们的功绩。于是西魏广泛召募关、陇地区豪门大族的子弟来增强部队的力量。

高仲密之将叛也，阴遣人扇动冀州豪杰，使为内应，东魏遣高隆之驰驿慰抚，由是得安。高澄密书与降之曰：“仲密枝党与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属，以惩将来。”隆之以为恩旨既行，理无追改，若复收治，示民不信，脱致惊扰，所亏不细，乃启丞相欢而罢之。

高仲密准备叛变的时候，暗中派人去煽动冀州的豪杰，让他们响应自己。东魏派遣高隆之骑着驿站的快马赶到那里，对他们进行慰问安抚，这一地区因此得以平安。高澄给高隆之写了一封密信，说道：“高仲密的党徒中，凡是崐跟他一道叛变到西魏的，应该把他们的家属全部扣留，可以惩戒今后。”高隆之认为朝廷表明恩惠的旨意既然已经执行，按理不应该回过头来改变，如果再扣留、处置这些家属，就等于向百姓显示朝廷言而无信，假若因此引起人心动摇，这样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在启禀丞相高欢准许后，没按高澄的意思去做。

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梁朝任命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

夏，四月，林邑王攻李贲，贲将范破林邑于九德。

夏季，四月，梁朝的林邑王攻打李贲，李贲的部将范在九德击败了林邑王。

清水氐酋李鼠仁，乘魏之败，据险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屡遣军击之，不克。丞相泰遣典签天水赵昶往谕之，诸酋长聚议，或从或否；其不从者欲加刃于昶，昶神色自若，辞气逾厉，鼠仁感悟，遂相帅降。氐酋梁道显叛，泰复遣昶谕降之，徙其豪帅四千馀人并部落于华州，泰即以昶为都督，使领之。

清水郡的氐族酋长李鼠仁乘西魏战败之机，占据了险要的地方造反作乱，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多次派遣部队前去攻打，都没有取得成功。丞相宇文泰派遣部队前去攻打，都没有取得成功。丞相宇文泰派遣典签天水人赵昶前往清水告谕李鼠仁，各位酋长聚集在一起商议，有的人主张顺从西魏，有的人持否定态度；那些不愿顺从的人想要杀掉赵昶，赵昶表情泰然自若，言辞语气却越来越严厉，李鼠仁觉悟过来，就和别的酋长各自带领人马向西魏投降。氐族酋长梁道显反叛了，宇文泰再次派遣赵昶前去劝告招降，并将他手下的部落四千多人连同他们的部落迁到华州，宇文泰随即任命赵昶为都督，让他管理这些氐族人。

泰使谍潜入虎牢，令守将魏光固守，侯景获之，改其书云：“宜速去。”纵谍入城，光宵遁。景获高仲密妻子送邺，北豫、洛二州复入于东魏。五月，壬辰，东魏以克复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密家。丞相欢以高乾有义勋，高昂死王事，季式先自告，皆为之请，免其从坐。仲密妻李氏当死，高澄盛服见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纳之。乙未，以侯景为司空。

宇文泰派遣间谍潜入虎牢，命令守城的将领魏光坚决防守，侯景捉住了这个间谍，把宇文泰的信改成这样：“应该尽快离开。”然后将间谍放进城去，魏光看到信以后连夜逃跑了。侯景俘虏了高仲密的妻子、儿子，将他们送到邺城，北豫、洛这两个州又重为东魏所有。五月，壬辰（初三），东魏由于收复了虎牢，对那些已判为死罪的囚犯作了宽大处理，唯独不赦免高仲密的家人。丞相高欢考虑到当年高乾在信都起义拥戴自己，高阳战死在河阳，高季式先从永安戍跑来将情况告诉自己，就在孝静帝面前一一替他们说情，没让他们的家人连坐。高仲密的妻子李氏本来应当被处死，高澄衣冠楚楚地接见她，问道：“今日怎么样？”李氏默默无语，于是高澄将她收纳为妾。乙未（初六），东魏任命侯景为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为太傅，广平王赞为司空。

秋季，七月，西魏大赦天下，并任命王盟为太傅，广平王元赞为司空。

八月，乙丑，东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八月，乙丑（初八），东魏任命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

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浑等来聘。

东魏派遣兼散常侍李浑等人出使梁朝。

冬，十一月，甲午，东魏主狩于西山；乙巳，还宫。高澄启解侍中，东魏主以其弟并州刺史太原公洋代之。

冬季，十一月，甲午（初八），东魏的孝静帝来到西山狩猎；乙巳（十九日），返回皇宫。高澄上书孝静帝，请求解除自己的侍中职务，孝静帝让高澄的弟弟并州刺史、太原公高洋代替他。

丞相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四十日罢。

丞相高欢下令在肆州的北山修建长城，这条长城西面从马陵开始，东面一直到达土，四十天完工。

魏诸牧守共谒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斐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最，有如侠者，可与俱立！”众默然，无敢应者。泰乃厚赐侠，朝野叹服，号为“独立君”。

西魏的各位州郡长官一同去进见丞相宇文泰，宇文泰命令河北太守裴侠单独站出来，并对其他牧守们说：“论清廉、审慎、尽职尽责，裴侠在天崐下可以排在第一位。你们中间要是有跟裴侠一样的人，可以同他站在一起。”大家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宇文泰的话。于是宇文泰就给了裴侠优厚的赏赐，朝廷与民间都对此而感叹服气，称裴侠为“独立君”。

十年（甲子、544 ）

十年（甲子，公元544 年）

春，正月，李贲自称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春季，正月，李贲自封为越帝，设置了文武百官，将年号改为“大德”。

三月，癸巳，东魏丞相欢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户口损益，因朝于邺。

三月癸巳（初九），东魏的丞相高欢巡视冀州、定州，查点河北地区的户口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因而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

甲午，上幸兰陵，谒建宁陵，使太子入守京城；辛丑，谒陵。

甲午（初十），梁武帝来到兰陵，拜谒了建宁陵，派太子入守京城；辛丑（十七日），又拜谒了陵。

丙午，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丙午（二十二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己酉，上幸京口城北固楼，更名北顾；庚戌，幸回宾亭，宴乡里故老及所经近县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赉钱二千。

己酉（二十五日），梁武帝来到京口城的北固楼，将北固楼改为北顾楼；庚戌（二十六日），又来到回宾亭，宴请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所经过的附近县里前来迎接的人，男女老少达几千人，梁武帝赏给每个人两千铜钱。

壬子，东魏以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

壬子（二十八日），东魏任命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元弼为录尚书事，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侍中高洋为左仆射。

丞相欢多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欢之亲党也，季以朝政，邺中谓之四贵，其权势熏灼中外，率多专恣骄贪。欢欲损夺其权，故以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文武赏罚皆禀于澄。

丞相高欢大部分时间呆在晋阳，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都是高欢的亲信党羽，朝中的政务高欢交给他们去管理，邺城的人称他们为“四贵”。这四个人权势在朝廷内外炙手可热，他们大都专横、放肆、骄蛮而又贪婪。高欢想要削弱他们的权力，所以季任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将原来属于门下处理的机要大事统统移交给中书省，对文武百官进行奖赏与惩罚，事先都必须向高澄禀报。

孙腾见澄，不肯尽敬，澄叱左右牵下于床，筑以刀环，立之门外，太原公洋于澄有拜高隆之，呼为叔父；澄怒，骂之。欢谓群公曰：“儿子浸长，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见澄无不耸惧。库狄干，澄姑之婿也，自定州来谒，立于门外，三日乃得见。

孙腾见高澄时，不愿意表现得毕恭毕敬，高澄便命令左右把孙腾从床上拉下来，用刀环打他，让他立在门外。太原公高洋当着高澄的面向高隆之跪拜，称他为叔父；高澄见了愤恕地责骂高洋。高欢对王公大臣们说道：“我这个儿子渐渐长大了，你们应该避免与他冲突。”于是公卿以下的官员见了高澄，无不毛骨耸然感到惧怕。高澄的姑父库狄干从定州到邺城来拜谒他，在门外站了三天才得到召见。

澄欲置腹心于东魏主左右，擢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澄每进书于帝，有所谏请，或文辞繁杂，季舒辄修饰通之。帝报澄父子之语，常与季舒论之，曰：“崔中书，我乳母也。”季舒，挺之从子也。

高澄想在孝静帝的身边安插自己的心腹，就提拔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侍郎。高澄经常向孝静帝递交奏折，进行劝谏、请示，有时奏折的文辞过于繁杂，崔季舒总是要为他修饰一番，才呈报给皇帝。孝静帝回答高澄父子的批复，常和崔季舒一道议论，孝静帝说：“崔中书真是我的乳母啊。”崔季舒是崔挺的侄子。

夏，四月，乙卯，上还自兰陵。

夏季，四月，乙卯（初一），梁武帝从兰陵返回都城。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长安。 五月，甲申朔（初一），西魏丞相宇文泰在长安朝拜文帝。

甲午，东魏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聘。季景，收之族叔也。

甲午（十一日），东魏派遣散骑常侍魏季景来梁朝聘问。魏季景是魏收的同族叔叔。

尚书令何敬容妾弟盗官米，以书属领军河东王誉，丁酉，敬容坐免官。

梁朝尚书令何敬容小妾的弟弟盗窃了官家的大米，何敬容写信给领军河东王萧誉说情；丁酉（十四日），何敬容受到牵连被免去官职。

东魏广阳王湛卒。

东魏广阳王元湛去世。

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诸子在东者，丞相欢尽杀之，胜愤恨发疾而卒。丞相泰常谓人曰：“诸将对敌神色皆动，唯贺拔公临陈如平时，真大勇也！”

西魏琅琊贞献公贺拔胜留在东魏的几个儿子，都被丞相高欢杀掉了，贺拔胜愤怒不已，发病而死。西魏丞相宇文泰常常对人说：“各位将领面对敌人的时候，神色都会有所变化，唯独贺拔胜上战场时就跟平时一样，真可算是大勇啊。”

秋，七月，魏更权衡度量，命尚书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颁行之。搜简贤才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秋季，七月，西魏的改革度量衡制度，尚书苏绰受命酌定在原来的二十四条制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三十六条制度，定为五卷，在全国颁布实行。同时寻求挑选贤能的人才担任牧、守、令、长等地方官，都是按照新的制度被派遣的。几年之中，百姓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魏自正光以后，政刑弛纵，在位多贪污。丞相欢启以司州中从事宋道为御史中尉，澄固请以吏部郎崔暹为之，以道为尚书左丞，澄谓暹、道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暹选毕义云等为御史，时称得人。义云，众敬之曾孙也。

北魏自从正光年间以来，政务刑律松懈宽容，在位的官员大都贪污。丞相高欢启奏孝静帝，要求任命司州中从事宋道为御史中尉，高澄坚决请求让吏部郎崔暹担任这一职务，让宋道任尚书左丞。高澄对崔暹、宋道说道：“你们两人一个在南面的御史台，一个在北面的尚书省，将会使天下安定。”崔暹挑选了毕义云等人担任御史，当时人称用人得当。毕义云是毕众敬的曾孙。

澄欲假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至，通名，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对揖，暹不让而坐，觞再行，即辞去。澄留之食，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澄降阶送之。他日，澄与诸公出，之东山，遇暹于道，前驱为赤棒所击，澄回马避之。

高澄想要树立崔暹的权威，当各位王公大臣在座的时候，他让崔暹后到，按照高澄的吩咐，崔暹通报姓名之后，昂着头慢慢地迈步，两人提着崔暹的衣裾走进大厅，高澄面对面和崔暹互相作揖，崔暹不表示谦让便坐了下来。酒才饮两杯，崔暹便起身告辞离去。高澄留他吃饭，他回答说：“皇上刚刚下令，要我到御史台查核重要文书。”于是他不等吃过饭便离去了，高澄降阶相送。还有一天，高澄与各位王公大臣外出到东山，在路上遇见了崔暹，前面的马被崔暹的随从用红棒击打，高澄马上掉转马头避开。

尚书令司马子如以丞相欢故人，当重任，意气自高，与太师咸阳王坦黩货无厌；暹前后弹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罪状，无不极笔。宋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澄收子如系狱，一宿，发尽白，辞曰：“司马子如从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给露车一乘，牛犊，犊在道死，唯角存，此外皆取之于人。”丞相欢以书敕澄曰：“司马令，吾之故旧，汝宜宽之。”澄驻马行街，出子如，脱其锁，子如惧曰：“非作事邪？”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济阴王晖业为太尉；太师咸阳王坦以王还第，元羡等皆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久之，欢见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米五百石。

尚书令司马子如因为自己是丞相高欢的老朋友，又肩负重任，就傲慢自大，与担任太师的咸阳王元坦一道无休止地贪污国家的财物。崔暹先后多次弹劾司马子如、元坦以及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等人的罪行，每一份奏折语气都很严厉。宋道也弹劾司马子如、元坦以及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书元羡等人。高澄将司马子如投入监狱，仅仅一个崐晚上，司马子如的头发就白了，他写信给高澄，说：“我司马子如从夏州拄杖投奔大王，大王给了我一辆上无篷盖，四边无车衣的车子，还有一只弯角的雌牛犊，牛犊在路上死了，只有这只牛犊的弯角我留了下来，除此以外的东西都是我从别人手中拿来的。”丞相高欢写信吩咐高澄：“司马尚书令是我的旧友，你应该对他宽大一些。”高澄于是把马停到街上，放出司马子如，打开了他的枷锁；司马子如惶恐地问道：“不是要干掉我吧？”八月，癸酉（二十一日），朝廷撤销了司马子如的官职与爵位。九月，甲申（初三），任命济阳王元晖业为太尉；咸阳王元坦被罢免太师职务后，回到自己的府第只当他的王爷了。元羡等人都失去了官职，其余被处死或被贬官的人很多。过了许久之后，高欢见到司马子如面目憔悴，不禁怜悯起来，用自己的膝盖托住他的头，亲自为他捉虱子，又赐给他一百瓶酒，五百头羊，五百石米。

高澄对诸贵极言褒美崔暹，且戒属之。丞相欢书与邺下诸贵曰：“崔暹居宪台，咸阳王、司马令皆吾布之旧，尊贵亲呢，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

高澄在权贵们面前对崔暹赞不绝口，并告诫他们要接受崔暹的支配。丞相高欢写信给邺城的权贵们，对他们说：“崔暹掌管着御史台，咸阳王、司马尚书令都是我当平民时的老朋友，要论尊贵以及和我的亲密程度，谁也无法超过这两个人，但是他们俩同时犯罪受到处理，而我却不能相救，你们都应该谨慎从事！”

宋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令、仆已下皆侧目。高隆之诬游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曰：“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道竟坐除名。澄谓道曰：“卿早从我向并州，不尔，彼经略杀卿。”道从澄至晋阳，以为大行台吏部。

宋道上书孝静帝，列举了尚书省的数百条失误并进行批评，对尚书省强横的吏员王儒之流都加以鞭打，尚书令、仆射以下的官员也都对他侧目而视。高隆之诬蔑他说过作为臣子不能说的话，犯了死罪。给事黄门侍郎杨说道：“养狗就是为了让它叫，现在要是因为一条狗叫了几声便杀掉它，恐怕将来再也没有能叫的狗了。”宋道最终还是被革职除名了。高澄对宋道说：“你趁早跟我到并州去，假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图谋杀掉你。”宋道跟随高澄来到晋阳，被任命为大行台吏部。

己丑，大赦。

己丑（初八），梁朝大赦天下。

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十一月，甲申，以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东魏在经过丧乱之后，国家登记的户口数与实际情况已经不符，徭役与赋税也摊派得不平均。冬季，十月，丁巳（初六），朝廷委派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出任括户大使，分别到各个州去。经过查访，他们一共找到了六十多万户没有登记的家庭，侨居在外的人被安排回原来所属的地方。十一月，甲申（初四），朝廷下令由高隆之为录尚书事，任命前大司马娄昭为司徒。

庚子，东魏主祀圆丘。

庚子（二十日），东魏孝静帝在圜丘祭天。

东魏丞相欢袭击山胡，破之，俘万馀户，分配诸州。

东魏丞相高欢派兵袭击山胡，并打败了他们，俘虏了一万多户人家，将他们分配到了各个州。

是岁，东魏以散骑常侍魏收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自梁、魏通好，魏书每云：“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上复书，去“彼”字而已。收始定书云：“想境内清晏，今万里安和。”上亦效之。

这一年，东魏让散骑常侍魏收兼任中书侍郎，编修国史。自从梁、魏两国相互往来友好之后，魏国的国书上总是写道：“料想彼境内安宁平静，此间平安祥和。”梁武帝复信时，仅仅去掉了一个“彼”字而已。魏收起草国书才确定了这样的用语：“料想境内清明平静，如今天下平安祥和。”梁武帝在撰写国书时也仿效这句话。

第一百五十九卷

梁纪十五高祖武皇帝十五大同十一年（乙丑、545 ）

梁纪十五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乙丑，公元545 年）

春，正月，丙申，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奖来骋。

春季，正月，丙申（十七日），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的李奖到梁朝聘问。

东魏仪同尔朱文畅与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谋因正月望夜观打簇戏作乱，杀丞相欢，奉文畅为主；事泄，皆死。文畅，荣之子也；其姊，敬宗之后，及仲礼姊大车，皆为欢妾，有宠，故其兄弟皆不坐。

东魏仪同尔朱文畅和丞相司马任胄，都督郑仲礼等人，打算趁正月十五的晚上观看打簇戏的机会谋反叛乱，杀掉丞相高欢，推奉文畅为主上；事情泄露以后，他们全被处死。文畅是尔朱荣的儿子；他的姐姐原来是敬宗的皇后，现在与郑仲礼的姐姐大车都是高欢的妾。她们受到高欢的宠爱，所以她们的兄弟都没有受牵连。

欢上书言：“并州，军器所骤，动须女功，请置宫以处配没之口；又纳吐谷浑之女以招怀之。”丁未，置晋阳宫。二月，庚申，东魏主纳吐谷浑可汗从妹为容华。

高欢向孝静帝上书说：“并州是聚集了众多军需武器的地方，随时都需要妇女工作。请您设置宫室来安置被分配到当地籍没的女人，再请陛下纳吐谷浑的女子入宫，以便招降吐谷浑国，对它实施怀柔政策。”丁未（二十八日），东魏设置了晋阳宫。二月，庚申（十一日），东魏孝静帝纳吐谷浑可汗的堂妹为妾，封她为容华。

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诺陀始通使于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国，姓何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阳，为柔然铁工。至其酋长土门，始强大，颇侵魏西边。安诺陀至，其国人皆喜曰：“大国使者至，吾国其将兴矣。”

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酒泉的胡安诺陀开始出使突厥，并与之沟通。突厥原本是西方的小国，以阿史那氏为姓，世世代代居住在金山的南面，为柔然国充当打铁工。到了酋长土门统治时期，突厥才开始强大起来。它多次侵犯西魏西部边疆。安诺陀来到突厥，突厥人都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一来，我们国家就要兴盛了。”

三月，乙未，东魏丞相欢入朝于邺，百官迎于紫陌。欢握崔暹手而劳之曰：“往日朝廷岂无法官，莫肯举劾。中尉尽心徇国，不避豪强，遂使远迩肃清。冲锋陷阵，大有其人；当官正色，今始见之。富贵乃中尉自取，高欢父子无以相报。”赐暹良马。暹拜，马惊走，欢亲拥之，援以辔。东魏主宴于华林园，使欢择朝廷公直者劝之酒；欢降阶跪曰：“唯暹一人可劝，并请以臣所射赐物千段赐之。”高澄退，谓暹曰：“我尚畏羡，何况馀人！”

三月，乙未（十六日），东魏丞相高欢到邺都朝拜国主，文武百官在紫陌迎候他。高欢握着崔暹的手慰劳他说：“以前朝廷里不是没有法官，但却没人能举报弹劾。中尉你尽心尽力报效国家，不畏强暴，才使天下四方平安无事。为国家的利益而冲锋陷阵大有人在；做官做得正派，这样的人我今天才见到。今天的荣华富贵是中尉你自己取得的，我们高欢父子俩没有什么能相报的。”于是，赏赐给崔暹一匹好马。崔暹连忙叩谢，不料马惊跑起来，高欢便亲自拦住它，拉过马头，把辔头交给崔暹。东魏孝静帝在华林园设宴，让高欢在朝廷中选择一位正直的官员向他劝酒。高欢退下一级台阶跪着说：“只有崔暹可以向您劝酒。同时，请您把我射箭所得赏赐的千段绢帛转赐给他。”高澄从朝廷上退下之后对崔暹说：“我尚且对您非常敬畏，羡慕，何况其他人呢？”

然暹中怀颇挟巧诈。初，魏高阳王斌有庶妹玉仪，不为其家所齿，为孙腾妓，腾又弃之；高澄遇诸涂，悦而纳之，遂有殊宠，封琅邪公主。澄谓崔季舒曰：“崔暹必造直谏，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澄不复假以颜色。居三日，暹怀刺坠之于前。澄问：“何用此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悦，把暹臂，入见之。季舒语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将军前，每言叔父可杀；及其自作，乃过于吾。”

然而崔暹内心却很奸诈。当初，西魏高阳王元斌有一个庶出的妹妹玉仪，在元斌家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做了孙腾的歌舞妓，后来孙腾又抛弃了她。高崐澄在路上遇到了她，很喜爱她，便收她为妾，备受高澄宠爱，被封为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一定会对我直言相谏，但是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到崔暹向他请示事情，高澄不再对他和颜悦色。三天之后，崔暹怀里揣着名帖来见高澄，高澄问：“你何必带着名帖见我？”崔暹胆怯地说：“因为我还没有进见过公主。”高澄非常高兴，拉着崔暹的胳膊，把他带入室内与公主相见。事后，崔季舒对别人说：“崔暹恨我奸佞，他每次在大将军面前时都说他的叔父应该被杀掉。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早已超过我了。”

夏，五月，甲辰，东魏大赦。

夏季，五月，甲辰（二十六日），东魏大赦天下。

魏王盟卒。

西魏的王盟去世。

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从晋朝以来，天下文章竞相以词藻繁富相夸，西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一不良风气。六月，丁巳（初十），西魏文帝到太庙祭祖。宇文泰命令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写了一篇《大诰》，宣读给文武大臣们听，劝诫大臣们勤于政事，西魏还下命令：“从今以后，文章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写。”

上遣交州刺史杨讨李贲，以陈霸先为司马；命定州刺史萧勃会于西江。勃知军士惮远役，因诡说留。集诸将问计，霸先曰：“交趾叛换，置由宗室，遂使溷乱数州，逋诛累岁。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顾大计；节下奉辞伐罪，当死生以之，岂可逗桡不进，长寇沮众也！”遂勒兵先发。以霸先为前锋。至交州，贲帅众三万拒之，败于朱鸢，又败于苏历江口，贲奔嘉宁城，诸军围之。勃，之子也。

梁武帝派遣交州刺史杨讨伐李贲，并让陈霸先担任司马；命令定州刺史萧勃领兵与杨的军队在西江会合，萧勃知道军中将士害怕远征打仗，就花言巧语劝说杨原地停止不前。杨召集各位将领寻问计策，陈霸先说：“交趾郡的反叛，其罪责在于宗室，因而使许多州混乱不堪，随意捕人杀戮多年。现在定州刺史只想苟且偷安于眼前，还顾不上有什么大的打算。现在您奉皇上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应当生死不顾，全力以赴，怎么可以逗留不进，长敌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呢！”于是，陈霸先率自己的部队首先出发。杨让陈霸先做先锋。到了交州，李贲率领三万军队抵抗，在朱鸢被打败。后来又在苏历江口被打败。李贲逃往嘉宁城，各路军队将他围住。萧勃，是萧的儿子。

魏与柔然头兵可汗谋连兵伐东魏，丞相欢患之，遣行台郎中杜弼使于柔然，为世子澄求婚。头兵曰：“高王自娶则可。”欢犹豫未决。娄妃曰：“国家大计，愿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劝之。欢乃遣镇南将军慕容俨往聘之，号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欢亲迎于下馆。公主至，娄妃避正室以处之，欢跪而拜谢，妃曰：“彼将觉之，愿绝勿顾。”头兵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且报聘；仍戒曰：“待见外孙乃归。”公主性严毅，终身不肯华言。欢尝病，不得往，秃突佳怨恚，欢舆疾就之。

西魏与柔然国头兵可汗密谋联合起兵讨伐东魏，东魏丞相高欢为此事很担心，便派行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国，替他的长子高澄求婚。头兵可汗对使者说：“高丞相如果为自己娶亲就可以。”高欢犹豫不决。娄妃对他说：“这是国家大事，希望您不要犹豫。”长子高澄与尉景也劝他。高欢于是派遣镇南将军慕容俨前往柔然国去定亲，称柔然王的女儿为蠕蠕公主。秋季，八月，高欢亲自在下馆迎接蠕蠕公主。公主来到了东魏，娄妃将自己居住的正室让给蠕蠕公主住；高欢向娄妃跪拜感谢她，娄妃说：“公主会发现我们的关系，希望你和我断绝来往，不要再来看我。”头兵可汗派他的弟弟秃突佳前来护送他的女儿，并且作为对东魏的回访。他又告诫公主说：“等到看见外孙之后你再回来。”公主性格严肃刚毅，终身不肯说汉语。高欢有一次病了，不能前往她的住处，秃突佳很有怨气，高欢便立即抱病登车去公主那里。

冬，十月，乙未，诏有罪者复听入赎。

冬季，十月，乙未（疑误），梁朝颁下诏书：重新允许有罪的人交钱赎罪。

东魏遣中书舍人尉瑾来聘。 东魏派中书舍人尉瑾来梁朝聘问。

乙未，东魏丞相欢请释邙山俘囚桎梏，配以民间寡妇。

乙未（疑误），东魏丞相高欢请求释放邙山的战俘，把民间的寡妇许配给他们。

十二月，东魏以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以孙腾录尚书事。

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任命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十四日），任命孙腾为录尚书事。

魏筑圜丘于城南。

西魏在长安城南面建造了一个祭天的圆丘。

散骑常侍贺琛启陈四事：其一，以为“今北边稽服，正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事征敛，民不堪命，各务流移，此岂非牧守之过欤！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穷幽极远，无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属搔扰；驽困守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重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如此，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为“今天下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丘陵，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无有等秩，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谣之具。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馀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诚宜严为禁制，道以节俭，纠奏浮华，变其耳目。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能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以纯素为先，足正凋流之弊矣。”其三，以为“陛下忧念四海，不惮勤劳，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便欲诡竞求进，不论国之大礼，心存明恕；惟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为能；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长弊增奸，实由于此。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慝之心，则下安上谧，无徼幸之患矣。”其四，以为“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应内省职掌各检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

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启奏了四件事：其一，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经降服，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物资，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而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关外户口减少得更厉害。郡不堪忍受州的催逼，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千方百计地互相骚扰，只知道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各家纷纷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也无所不至。每次来一位使者，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让他们渔猎搜刮，强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地剥削。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郡守还要加以阻挠。象这样，朝廷尽管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多次下令免除赋税，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其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确实是由于奢侈靡烂的风俗造成的。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子里，人们竟相攀比奢华；果品堆积得如同小山，美味佳肴摆在席上如同美丽的刺绣一样，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来宾与主人所需要的只是吃饱，没等到走下殿堂，那些食物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再者，无论什么等级，都蓄养妓女。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他们所破费的东西象小山一样多，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得少了；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他们便加倍地攫取、吞噬百姓的财物。这是多么违背道义啊！其余淫侈之事，数不胜数，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而且日渐滋长，一天比一天严重，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正清白，怎么能办到呢？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崐正虚浮不实的弊端，使其耳目一新。对官吏失去节制的感叹，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要勉强去做，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足能纠正那些凋残失节的弊病”。其三，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挂念天下，不畏辛劳，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但是那些才短识浅气量狭小的人，既能靠近您，向您启奏，便想骗得您的信任，争相飞黄腾达，而不顾国家大局，不能心存宽恕，只一味地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过分苛细，以严酷为能干，把纠举别人过错并且呵斥驱逐人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使犯罪者增多，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滋长了弊病，增加了邪恶，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我真诚地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那样，全国上下就会安定，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其四，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应该马上精简事务，节省掉一些花费。减少了事务，百姓就能修养生息，节省一些开销，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分别检查下属部门：凡是京师的官府、衙门、官邸、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有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因此，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役。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那就会终年有劳役，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像这样，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

启奏，上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大指以为：“朕有天下四十馀年，公车谠言，日关听览，所陈之事，与卿不异，每苦倥偬，更增惑。卿不宜自同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尚书、兰台某人奸猾，使者渔猎，并何姓名？取与者谁？明言其事，得以诛黜，更择材良。又，士民饮食过差，若加严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傥家家搜检，恐益增苛扰。若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物，变一瓜为数十种，治一菜为数十味；以变故多，何损于事！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勇怯不同，贪廉各用，亦非朝廷为之傅翼。卿以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朕绝房室三十馀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受生不饮酒，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见也，朕三更出治事，随事多少，事少午前得竟，事多日昃方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才二尺馀，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使外人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又可法欤？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擘肌分理‘，复是何事？治、署、邸、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各出其事，具以奏闻！富国强兵之术，息民省役之宜，并宜具列！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倚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惟新之美，复见今日。“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贺琛启奏之后，梁武帝勃然大怒，把主书召到面前，口授敕书指责贺琛。大致内容是：“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只是图个虚名，向行路之人炫耀说：”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遗憾的是朝廷不采纳。‘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从谁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明白地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如果加以严格禁止，他们在密室里，你又怎么知道呢？倘若挨家挨户搜查，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崐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很久没有宰杀了。朝廷如有朝会，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一定会被讥讽为是《诗经。蟋蟀》所讽刺的晋僖公那样的人。如果你认为供佛、事佛奢侈，那些供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只因为变着花样做才有了许多菜肴，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如果不是公宴，从不吃国家的酒食，已有很多年了。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凡是营造的建筑，都与材官和国匠无关，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官员们有勇敢的，也有胆怯的，有贪婪的也有廉正的，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于是就自以为是。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至于居住，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宫中没有雕梁画柱；我平生不爱饮酒，不喜好声色。因此，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我三更便起，治理国家大事，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事务不多时，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事务繁忙时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既象在过白天，又象在过黑夜。往日，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现在瘦得才只有二尺多点，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不是乱说。这是为了谁工作？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古人说：”只听一方面的话就会出现奸佞小人，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秦二世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擘肌分理’，又是指哪件事？官府、衙门、官邸、市肆等等，哪个应该革除，哪些该削减？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急？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详细启奏给我听！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减除劳役，这些都该具体地列出，如果不具体地一一列出，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朕正在准备侧耳细听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届时自当认真阅读，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正式向全国颁布，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不敢再说什么。

上为人孝慈恭俭，博学能文，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隶、围棋，无不精妙。勤于政务，冬月四更竟，即起视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自天监中用释氏法，长斋断鱼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粝饭而已，或遇事繁，日移中则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衾二年，后宫贵妃以下，衣不曳地。性不饮酒，非宗庙祭祀、大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虽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尝褰袒，对内竖小臣，如遇大宾。然优假士人太过，牧守多浸渔百姓，使者干扰郡县。又好亲任小人，颇伤苛察；多造塔庙，公私费损。江南久安，风俗奢靡，故琛启及之。上恶其触实，故怒。

梁武帝为人很守孝道，待人慈悲，彬彬有礼，生活又节俭。他博学多才，善写文章，对阴阳、卜筮、骑射、声律、草、围棋无所不精。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冬天，四更一过，他就起来工作。由于天气严寒，握笔的手都粗糙得裂口子了。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长期斋戒吃素食，不再吃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也只不过是些菜羹，粗米饭罢了。有时遇到事务繁多，太阳移过头顶了，就漱一漱口算吃过饭了。他身穿布衣，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他生性不喝酒，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或是办大宴席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就不奏乐。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却一直衣冠楚楚，坐在宫中便座上，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对待宫中太监小臣，象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但是宽待士大夫太过分，牧守大多渔猎百姓，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很失之于苛刻挑剔。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江南一带长期安定，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所以大为恼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夫人君听纳之失，在于丛脞；人臣献替之病，在于烦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万机之本，忠臣陈大礼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劳而收功远，言至约而为益大也。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赫崐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馀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臣司马光曰：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而没有雄才大略。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烦琐。因此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以驾驭万事的根本，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来劝阻君主想得不对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不需亲自动手操劳，就能取得大的功效，作为大臣说得简明扼要便收到很大的效益。纵观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为君之道他已具备，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象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不很悲哀吗？

上敦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招权弄法，货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已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后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对刑法则疏远忽视。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受贿赂的东西多得象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无辜受害扩大冤狱的事很多。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每年多达五千；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如果有人病了，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这以后，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当时，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不遵守法规。武帝年纪已老，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就一天不高兴，有人密谋反叛朝廷，事情被发觉后，他也哭泣悲伤一番并且原谅了这个人。由于这样，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藏在王侯家中，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由于沉溺于慈悲仁爱，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

魏东阳王荣为瓜州刺史，与其婿邓彦偕行。荣卒，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杀康而夺其位；魏不能讨，因以彦为刺史，屡征不至，又南通吐谷浑。丞相泰以道远难于动众，欲以计取之，以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

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瓜州。元荣死后，瓜州最有威望的大姓人家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做刺史。邓彦于是杀掉了元康，篡夺了这个职位。西魏无力讨伐他，便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他都不来，又与南面的吐谷浑勾结。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离瓜州路途遥远，很难兴师动众地讨伐他，便想用智谋征服邓彦。他派给事黄门侍郎申徽担任河西大使，密令申徽算计邓彦。

徽以五十骑行，既至，止于宾馆；彦见徽单使，不以为疑。徽遣人微劝彦归朝，彦不从；徽又使赞成其留计；彦信之，遂来至馆。徽先与州主簿敦煌令狐整等密谋，执彦于坐，责而缚之；因宣诏慰谕吏民，且云“大军续至”城中无敢动者，遂送彦于长安。泰以徽为都官尚书。

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前往瓜州，来到了瓜州后，就住在宾馆里了。邓彦见申徽没带什么随从，没有怀疑他。申徽派人暗中劝说邓彦归顺朝廷，邓彦不听从劝告，申徽又派人表示赞成邓彦留在瓜州的计策。邓彦听信了这些话，于是崐来到申徽住的宾馆。申徽事先已与瓜州的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密谋策划好了，在座位上捉住了邓彦，把他捆绑了起来；接着就宣读诏书安抚百姓和官吏，并且说：“大批人马随后就要来到。”瓜州城里没有敢乱动的。于是，申徽便把邓彦押送到了长安。宇文泰任命申徽为都官尚书。

中大同元年（丙寅、546 ）

中大同元年（丙寅，公元546 年）

春，正月，癸丑，杨等克嘉宁城，李贲奔新昌獠中，诸军顿于江口。

春季，正月，癸丑（初十），杨等人攻克了嘉宁城，李贲逃奔新昌的獠人地区，各路人马便停留在江口。

二月，魏以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瓜州民张保杀刺史成庆以应之，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以郡应保。丞相泰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与史宁讨之。

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依然占据着凉州，不接受新刺史的取代。瓜州人张保也杀掉了瓜州刺史成庆来与宇文仲和呼应。晋昌郡人吕兴杀掉了太守郭肆，以此来响应张保。丞相宇文泰派遣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和史宁一同讨伐叛逆。

三月，乙巳，大赦。

三月，乙己（初三），梁朝大赦天下。

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讲《三慧经》。夏，四月，丙戌，解讲，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图灾，上曰：“此魔也，宜广为法事。”群臣皆称善。乃下诏曰：“道高魔盛，行善鄣生，当穷兹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层浮图；将成，值侯景乱而止。

庚戌（初八），梁武帝临幸同泰寺，就住在寺里的临时官署中，讲读《三慧经》。夏季，四月，丙戌（十四日），梁武帝讲经结束，实行大赦，改换年号。这天夜里，同泰寺的塔起火，梁武帝说：“这是魔鬼造成的，应该大规模地做一些佛事活动。”文武大臣们都说好。于是，梁武帝下诏说：“道高魔盛，行善发生障碍，应该大兴土木，建造规模要超过以往。”于是便开始起造一座高十二层的佛塔；将要建成之时，正赶上侯景叛乱，便中止修建了。

魏史宁晓谕凉州吏民，率皆归附，独宇文仲和据城不下。五月，独孤信使诸将夜攻其东北，自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遂擒仲和。

西魏史宁慰问安抚凉州的百姓和官吏，全州吏民都归顺了他，唯有宇文仲和占据着凉州城不肯投降。五月，独孤信派遣将领们在夜晚攻打城的东北角，自己统率壮士袭击城的西南角，黎明时分，攻克了凉州城。擒获了宇文仲和。

初，张保欲杀州主簿令孤整，以其人望，恐失众心，虽外相敬，内甚忌之。整阳为亲附，因使人说保曰：“今东军渐逼凉州，彼势孤危，恐不能敌，宜急分精锐以救之。然成败在于将领，令孤延保，兼资文武，使将兵以往，蔑不济矣！”保从之。

当初，张保想要杀掉瓜州主簿令狐整，因令狐整很有声望，杀掉他会失去民心，所以张保尽管表面上尊敬令狐整，但在内心却非常忌恨他。令狐整假装亲近，依附于张保，便派人劝张保说：“现在独孤信的军队正在渐渐逼近凉州，凉州的形势孤立无援，十分危险，恐怕不能抵挡住独孤信的军队。应该赶快分派一些精锐部队援救凉州。但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在于将领的能力。令狐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如果派他率领军队前往凉州，没有不成的事。”张保采纳了令狐整的建议。

整行及玉门，召豪杰述保罪状，驰还袭之。先克晋昌，斩吕兴；进击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弃保来降。保奔吐谷浑。

令狐整带领军队行军到了玉门，他召集起英雄豪杰，历数张保的罪状，带领骑兵返回瓜州袭击张保。他先攻克了晋昌，斩除了吕兴。然后攻打瓜州，当地人平素都信服令狐整，因此都叛离张保，向令狐整投降。张保逃往吐谷浑。

众议推整为刺史，整曰：“吾属以张保逆乱，恐阖州之人俱陷不义，故相与讨诛之。今复见推，是效尤也。”乃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张道义行州事，具以状闻。丞相泰以申徽为瓜州刺史。召整为寿昌太守，封襄武男。整帅宗族乡里三千余人入朝，从泰征讨，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

大家商议后，一致推举令狐整担任瓜州刺史。令狐整对大家说：“我们因崐为张保叛逆作战，恐怕使全瓜州人都陷入了不义的境地，所以才共同讨伐他。今天我又被大家推举为瓜州刺史，这是明知错误而加以仿效，会罪上加罪啊。”于是，他便推举西魏派来出使波斯的张道义暂且主持瓜州的日常事务，并将情况上报朝廷。西魏丞相宇文泰让申徽担任瓜州刺史，召令狐整担任寿昌太守，加封为襄武男。令狐整率领他的宗族、同乡共三千多人进京入朝，跟随宇文泰征讨叛逆，他逐步升官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官侍中。

六月，庚子，东魏以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

六月，庚子（二十九日），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和大行台。

秋，七月，壬寅，东魏遣散骑常侍元廓来聘。

秋季，七月，壬寅（初一），东魏派散骑常侍元廓来到梁朝聘问。

甲子，诏：“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不坐。”

甲子（二十三日），梁武帝颁布诏书：“罪犯如果不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不被连坐。”

先是，江东唯建康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杂以谷帛，交、广专以金银为货。上自铸五铢及女钱，二品并行，禁诸古钱。普通中，更铸铁钱。由是民私铸者多，物价腾踊，交易者至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建康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丙寅，诏曰：“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顷闻外间多用九陌钱，陌减则物贵，陌足则物贱，非物有贵贱，乃心有颠倒。至于远方，日更滋甚，徒乱王制，无益民财。自今可通用足陌钱！令书行后，百日为期，若犹有犯，男子谪运，女子质作，并同三年。”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季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在此以前，长江之南只有建康及三吴、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等地使用货币。其他的州和郡杂用谷物或帛等实物交换。交、广两地专门使用金银作为货币。梁武帝自己铸造了五铢钱和女钱，让这两种货币一起在市场流通，并且禁止使用各种古代货币。普通年间，又铸造了铁钱。从此民间私下里铸造货币的人很多，造成物价沸腾猛涨。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来拉钱，而不再逐个算计。还有，从破岭往东，每八十文折合一百文，人们称它为“东钱”。江州、郢州以西每七十文折合一百文，被称为“西钱”。建康地区每九十文折合一百文，被称为“长钱”。丙寅（二十五日），梁武帝颁布诏书说：“朝四暮三，众猴便都高兴，名称不同而实际意思一样，但喜怒却不同。近来我听说外界大多用九陌钱，这样钱减少了，那么物价就会昂贵，钱充足了，物价就会低贱。并不是东西本身有贵有贱，而是人们的思想颠来倒去。说到边远地区，那里货币混乱的状况更是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只能扰乱国家的制度，不会使百姓的财富增多。从今以后，应该在全国通用足陌钱。颁布命令的文书发出以后，以一百天为期限，在百日之外如果还有人违犯这一制度，就要服三年劳役。男子被罚到边远地区搬运东西，女子要以身抵押服劳役。”诏书颁布下去之后，百姓却不按这种制度去做。钱陌变得更少了。到了末年竟以三十五文算做一百文了。

上年高，诸子心不相下，邵陵王纶为丹杨尹，湘东王绎在江州，武陵王纪在益州，皆权侔人主；太子纲恶之，常选精兵以卫东宫。八月，以纶为南徐州刺史。

梁武帝年事已高，他的儿子们彼此互不相服，邵陵王萧纶任丹杨尹，湘东王萧绎任江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任益州刺史，他们的权力都跟皇帝一般；太子萧纲很忌恨他们，常常挑选一些精锐军队来保卫东宫。八月，梁武帝任命萧纶担任南徐州刺史。

东魏丞相欢如邺。高澄迁洛阳《石经》五十二碑于邺。

东魏丞相高欢前往邺城。他的儿子高澄将洛阳五十二块刻有《石经》的石碑迁到了邺城。

魏徙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使之举诸将可代镇玉壁者。思政举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泰从之。东魏丞相欢悉举山东之众，将伐魏；癸巳，自邺会兵于晋阳；九月，至玉壁，围之。以挑西师，西师不出。

西魏调并州刺史王思政担任荆州刺史，并让他从诸将中推举一位可以代替自己镇守并州州治玉壁的将领。王思政推举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采纳了他的意见。东魏丞相高欢率领崤山以东的全部兵马将要讨伐西魏。崐癸巳（二十三日），高欢便带兵从邺城出发，到晋阳与其他将领会师。九月，到达了玉壁，将玉壁包围起来。他们向西魏的军队挑战，西魏的军队却不出来应战。

李贲复帅众二万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陈霸先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且孤军无援，入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藉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应。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贲众大溃，窜入屈獠洞中。

李贲又率领两万人马从獠人居住区出发，把军队屯集在典澈湖一带。他在那里建造了大量战船，充满了整个典澈湖。进攻李贲的各路军队都害怕他的战船，便停在了典澈湖口，不敢进入湖内。陈霸先对将领们说：“我军出征时间已经很长了，将士们疲惫不堪，况且我孤军无援，进入敌人的心脏地区，如果第一战打不胜的话，怎能指望活着回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他多次失利，人心没有稳定，而夷、獠都是些乌合之众，很容易被摧毁消灭，正应当共同出生入死，竭尽全力打败李贲。如果无缘无故地停留在湖口，机会就要失去了！”将领们听完陈霸先的话，都默默无语，没有响应。这天夜里，江水暴涨了七丈高，流到了典澈湖中。陈霸先率领他的军队顺流先进入湖中，众多人马在鼓声中一起呐喊冲杀。李贲的军队被打得惨败，逃进了屈獠洞里。

冬，十月，乙亥，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为雍州刺史。上舍兄弟而立太子纲，内尝愧之，宠亚诸子。以会稽人物殷阜，故用兄弟迭为东扬州以慰其心。兄弟亦内怀不平。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货财，折节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数千人。以襄阳形胜之地，梁业所基，遇乱可以图大功。乃克己为政，抚循士民，数施恩惠，延纳规谏，所部称治。

冬季，十月，己亥（初六），梁朝任命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萧为雍州刺史。梁武帝没有选择萧他们几个兄弟，而立太子萧纲作为接班人，他在内心里觉得愧对萧，他对萧的宠爱仅次于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由于会稽这一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所以梁武帝让萧他们几个兄弟轮流担任东阳州刺史，用此来安抚他们。萧几兄弟在心里也感到忿忿不平。萧认为，皇帝人已经衰老，朝廷的政治中有许多毛病，于是，他便开始储备物资和财产，屈己下人，礼贤下士，在天下招募勇敢善战的人，他身边的人已达到几千人。因为襄阳的地理优势很大，它是梁朝大业的根基，梁武帝就是从襄阳起兵才夺取天下的，所以如果遇到天下大乱，就可以在此图谋大业。于是，萧便严格要求自己，抚慰、顺应百姓与官员们的心理，多次对他们实施恩惠，广泛听取大家的规劝和意见，他所管辖的地区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东魏丞相欢攻玉壁，昼夜不息，魏韦孝宽随机拒之。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汾，一夕而毕。欢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楼，孝宽缚木接之，令常高于土山以御之。欢使告之曰：“虽尔缚楼至天，我当穿地取尔。”乃凿地为十道，又用术士李业兴《孤虚法》，聚攻其北，北，天险也。孝宽掘长堑，邀其地道，选战士屯堑上；每穿至堑，战士辄禽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有在地道内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烂。敌以攻车撞城，车之所及，莫不摧毁，无能御者。孝宽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张之，布既悬空，车不能坏。敌又缚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作长钩，利其刃，火竿将至，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敌又于城四面穿地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纵火烧之，柱折，城崩。孝宽于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得入。城外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守御有馀。孝宽又夺据其土山。欢无如之何，乃使仓曹参军祖说之曰：“君独守孤城而西方无救，恐终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宽报曰：“我城池严固，兵食有馀。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返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民，何事相随入汤火中！”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返射城外云：“能斩高欢者准此。”，莹之子也。东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战及病死者共七万人，共为一冢。欢智力皆困，因而发疾。有星坠欢营中，士卒惊惧。十一月，庚子，解围去。

东魏丞相高欢的军队日夜不停地进攻玉壁，西魏的韦孝宽随机应变崐地抵抗东魏的进攻。玉壁城中没有水源，城中的人要从汾河汲水，高欢于是派人在汾河上游把水决开，使汾河水远离玉壁城，他们在一个晚上便完成了这一移汾工程。高欢在玉壁城的南面堆起了一座土山，想利用这座土山攻进城里。玉壁城上原来就有两座城楼，韦孝宽让人把木头绑在楼上接高，让它的高度常常高于东魏堆的土山，以抵御东魏的进攻。高欢见到这种情况，便派人告诉韦孝宽说：“即使你把木头绑在楼上，使楼高到天上，我还会凿地洞攻克你。”于是，高欢便派人掘地，挖了十条地道，又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调集人马，一齐进攻玉壁城北面。城的北面，是山高谷深的非常险要的地方。韦孝宽叫人挖了一条长长的大沟，以此长沟来阻截高欢挖的地道。他挑选了精兵良将驻守在大沟上面，每当有敌人穿过地道来到大沟里，战士们便都能把他们抓住或杀掉。韦孝宽又叫人在沟的外面堆积了许多木柴，贮备了一些火种，一旦地道里有敌人，便把柴草塞入地道，把火种投掷进去，并用皮排吹火。一经鼓风吹火，地道里的敌人全部被烧得焦头烂额。敌人又用一种坚固的攻城战车撞击城墙。战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撞坏的，西魏没有一种武器可以抵挡它。韦孝宽便把布匹缝制成一条很大的幔帐，顺着攻车撞城的方向张开它，因为布是悬在空中的，攻车无法撞坏它。敌军又把松枝和麻干之类的易燃物品绑在车前的一根长竿上，又在其中灌油，点起火，用来烧毁韦孝宽的幔帐，并且还想烧毁城楼。韦孝宽便让人制造了一种很长的钩，并把它的刀刃磨得很锋利，等火竿快要到时，用长钩远远地切断它，附着在火竿上的松枝和麻干便都纷纷坠落。敌人又在玉壁城墙下四面八方挖了二十条地道，并在地道中用木柱支撑地上的城墙，然后放火烧掉这些木柱。于是城墙坍塌了。韦孝宽在城墙坍塌的地方坚起一些木栅栏来保卫玉壁城，敌人无法攻进城去。在城外，东魏攻打玉壁城的方法已经用尽，而在城内，韦孝宽抵御敌人的办法还绰绰有余。他又从高欢手里夺占了那座堆起的土山。高欢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派仓曹参军祖劝说韦孝宽：“您独自一个人守卫这座孤城，西面又没有救兵，恐怕最终也不能保全它。为什么不投降呢？”韦孝宽回答他说：“我的城池坚固无比，士兵和粮食都富富有余，进攻的人是白白辛苦，而守城的人却以逸待劳，哪有一个月之内就已需别人援助的。我倒是担心你们这么多人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个关西男子汉，一定不会做投降的将军的！”祖又对城里的人说：“韦孝宽享受着西魏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倒还可以这样做，但其余的士兵和百姓，为什么还要跟他一起赴汤蹈火呢？”于是，便向城里射去赏悬捉拿韦孝宽所定的报酬数额，上面写道：“凡是能斩杀韦孝宽而投降的人，就拜他为太尉，并且加封他为开国郡公，赏赐万匹绢帛。”韦孝宽便在它的背面提笔写字射回城外，上写：“能杀掉高欢的人，也能得到同样奖赏。”祖是祖莹的儿子。东魏的军队对玉壁城苦苦攻打了五十天，战死以及病死的士兵总共达到七万人，全都埋在一个大坟墓里。高欢的智谋用尽了，也未攻下玉壁城，又气又急，因此得了疾病。这时，有颗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东魏的士兵们都很惊怕。十一月，庚子（初一），东魏军队解除了围攻，离开了这里。

先是，欢别使侯景将兵趣齐子岭，魏建州刺史杨镇车厢，恐其寇邵郡，帅骑御之。景闻至，斫木断路六十馀里，犹惊而不安，遂还河阳。

原先，高欢曾另外派遣侯景率领军队进兵齐子岭。西魏建州刺史扬正在镇守车厢这个地方。他听到东魏向齐子岭进军的消息之后，害怕东魏侵犯邵郡，就率领骑兵前去抵御东魏军队。侯景听说杨来到，就让人砍了许多树木堆在路上，阻断了六十多里道路，仍惴惴不安，于是便回到了河阳。

庚戌，欢使段韶从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征世子澄会晋阳。

庚戌（十一日），东魏丞相高欢派遣段韶跟从太原公高洋镇守邺城。辛亥（十二日），高欢召长子高澄到晋阳相会。

魏以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公。时人以王思政为知人。

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晋升爵位为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认为王思政很能识人。

十一月，己卯，欢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东魏主许之。

十一月，己卯（疑误），高欢认为此次出征没有取得战绩，就上书要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东魏孝静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欢之自玉壁归也，军中讹言韦孝宽以定功弩射杀丞相；魏人闻之，因下令崐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欢闻之，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作《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

高欢从玉壁回到东魏之后，他的军中传言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丞相高欢。西魏的人听到这一传言后，便颁布命令说：“强劲的弩一射，元凶自己就死了。”高欢听到了这些话，勉强坐起来召见权贵们，他让斛律金作了一首《敕勒歌》，高欢自己也跟着乐曲和唱，悲哀之感油然而生，不禁痛哭流涕。

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性忠俭，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纪纲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间。或出游，常预署空纸以授绰；有须处分，随事施行，及还，启知而已。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劳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谓公卿曰：“苏尚书平生兼让，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达；如厚加赠谥，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为而可？”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曰：“俭约，所以彰其美也。”泰从之。归葬武功，载以布车一乘，泰与群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于车后酹酒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与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举声恸哭，不觉卮落于手。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司农卿苏绰，秉性忠厚俭朴。他常常把消除人民的死丧祸乱当做是自己的责任，每天处理许多国家大事。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非常信任，没有人能离间他们的关系。有时宇文泰外出，常常预先把一些签上名的空白纸交给苏绰。如果有必须要安排的事，可以根据情况加以处理，等宇文泰回来之后，苏绰告知宇文泰就行了。苏绰常常说：“治国之道，应该象慈父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要象严师训导学生一样训导百姓。”他经常与王公大臣们商议国家政务，从白天谈到夜晚，无论国事是大是小，他都了如指掌。最后积劳成疾而死。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对王公大臣们说：“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他的后事，只怕众多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对他厚加追赠，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该怎么办才好呢？”尚书令史麻瑶越次序先进言说：“节俭办理他的后事，便是表彰苏尚书美德的最好办法。”宇文泰采纳了麻瑶的意见。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送回老家武功安葬，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走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他悲恸地说：“尚书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儿、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了解你的志向，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你却这么快就离开我而去，这如何是好！”于是便放声痛哭起来，不知不觉中，酒杯从手上滑落到地上。

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右足偏短，弓马非其长，而多谋算。诸将高敖曹、彭乐等皆勇冠一时，景常轻之，曰：“此属皆如豕突，势何所至！”景尝言于丞相欢：“愿得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为太平寺主。”欢使将兵十万，专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体。

东魏司徒、河南大将军、大行台侯景，右脚比左脚短，所以，骑马射箭对他来说并不擅长，但是他足智多谋。高敖曹、彭乐等将领都是当时最勇猛的，侯景常常很轻视他们，对人说：“这些人就象受惊的猪一样横冲直撞，流窜侵扰，能撞到哪里去呢！”侯景曾对丞相高欢说：“我愿意率领三万人马，横扫天下，应当渡过长江把萧衍那老头子绑来，让他做太平寺的寺主。”高欢派他带领十万兵马，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地区，对他的依靠、任用，就好象他是自己的半个身体一样。

景素轻高澄，尝谓司马子如曰：“高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及欢疾笃，澄诈为欢书以召景。先是，景与欢约曰：“今握兵在远，人易为诈，所赐书皆请加微点。”欢从之。景得书无点，辞不至；又闻欢疾笃，用其行台郎颍川王伟计，遂拥兵自固。

侯景一贯轻视高澄，他曾对司马子如说：“高王在世的时候，我不敢存有异心。如果高王去世了，我不能与那个鲜卑小子共事！”司马子如赶快捂住了侯景的嘴。到了高欢已病入膏肓的时候，高澄便假借高欢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召侯景前来。以前，侯景曾与高欢有过约定，他对高欢说：“现在我在远处掌握着军队，人们很容易从中搞鬼。以后凡是您赐给我的书信都请您加一个小黑点。”高欢同意了侯景的要求。现在，侯景拿到了高欢的书信后，信上却没有黑点，便推托没有去。后来他又听说高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就采纳了他的行崐台郎颍川人王伟的计谋，聚集军队，巩固自己的势力。

欢谓澄曰：“我虽病，汝面更有馀忧，何也？”澄未及对，欢曰：“岂非忧侯景叛邪？”对曰：“然。”欢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之志，顾我能畜养，非汝所能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又曰：“邙山之战，吾不用陈元康之言，留患遗汝，死不瞑目。”相乐，广宁人也。

高欢问高澄：“虽然是我病了，可你的脸上却有另外的忧虑，这是为什么？”没等到高澄回答，高欢又说：“莫不是担心侯景要反叛？”高澄回答说：“是的。”高欢又说：“侯景专制河南已有十四年了，他一直飞扬跋扈，有夺取天下的志向。只有我能驾御他，你很难驾御他。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如果我死了，你不要马上发丧。库狄干这位鲜卑老人，斛律金这位敕勒老人，他们俩都是性格耿直、强劲有力的人，终不会对你负心的。可朱浑道元、刘丰生他们俩远道前来投奔我，也一定没有背离我们的心意。潘相乐原来是个道人，心地和善厚道，你们兄弟几个人会得到他的帮助的。韩轨有点耿直愚鲁，你们应宽容待他。彭乐的内心很难推测，应该提防他。所有人中，能够与侯景对抗的，只有慕容绍宗一人。我故意不让他得到富贵，就是要把他留下给你。”高欢接着又说：“段孝先这个人忠实、正直、坦白、仁慈、厚道，既有勇又有谋，在所有内外亲属中，只有这个人，军机大事要和他一起商量。”高欢又说道：“邙山战役时，我没有采纳陈元康的忠告，给你留下了隐患，我死不瞑目。”潘相乐是广宁人。

第一百六十卷

梁纪十六高祖武皇帝十六太清元年（丁卯、547 ）

梁纪十六梁武帝太清元年（丁卯，公元547 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春季，正月朔（初一），发生日偏食，未被遮尽的太阳象钩一样。

壬寅，荆州刺史庐陵威王续卒。以湘东王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续素贪婪，临终，有启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献金银器千余件，上方知其富，因问宣融曰：“王之金尽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大王之过如日月之食，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上意乃解。

壬寅（初四），荆州刺史庐陵威王萧续去世。梁武帝任命湘东王萧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以及荆州刺史。萧续平素很贪婪，临终之时，他给中录事参军萧宣融留下了一封信，献出一千多件金银器皿。梁武帝这才知道萧续如此富有，便问谢宣融：“庐陵威王萧续的金银财宝只有这些吗？”谢宣融回答说：“这些已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怎么可以更多呢！大王的过失就象日食月食一样，是有目共睹的，他想让陛下您了解这一切，所以最终没有对您隐瞒。”梁武帝心里的疙瘩这才解开了。

初，湘东王绎为荆州剌史，有微过，续代之，以状闻，自此二王不通书问。绎闻其死，入而跃，为之破。

当初，湘东王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犯下了一些小过错，萧续接替他以后，就把萧绎的过错汇报朝廷，从此以后，这两个藩王就彼此不通书信，互相不往来了。萧绎听到萧续去世的消息，进门后高兴得跳了起来，连鞋都撑破了。

丙午，东魏勃海献武王欢卒。欢性深密，终日俨然，人不能测，机权之际，变化若神。制驭军旅，法令严肃。听断明察，不可欺犯。擢人受任，在于得才，苟其所堪，无问厮养，有虚声无实者，皆不任用。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少能剧饮，自当大任，不过三爵。知人好士，全护勋旧；每获敌国尽节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乐为之用。世子澄秘不发丧，唯行台左丞陈元康知之。

丙午（初八），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去世。高欢性格深沉谨细，一天到晚总是一副很庄严的样子，谁都不能猜测到他内心想些什么，在掌握机会和权变方面，他能千变万化，如有神助。在治理、驾驭军队方面，又能做到法令严格。他听取和断决事情，能做到明察秋毫，谁也不敢冒犯、欺骗他。在选拔人才，提升任用官员时，只注重其才能，如果能担当此任，哪怕是仆人也不管；那些徒有虚名而无实际能力的，都不被任用。高欢平时喜好节俭朴素，所用的刀、剑、马鞍以及缰绳都没用金银玉器装饰。他年轻时很能饮酒，自从担当大任之后，饮酒便不超过三杯。他了解下属，喜欢人才，对有功勋者和老部下都极力保护、成全；每次俘获到敌国的那些为本国尽忠尽节的大臣，大多不处罚他们。由于这样，文武百官都乐意被他使用。长子高澄封锁了高欢去世的消息，秘而不宣，只有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

侯景自念己与高氏有隙，内不自安。辛亥，据河南叛，归于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以城应之。景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暴显等。遣军士二百人载仗暮入西兖州，欲袭取之，刺史邢子才觉之，掩捕，尽获之，因散檄东方诸州，各为之备，由是景不能取。

侯景想到自己与高家有隔阂，心里感到惴惴不安。辛亥（十三日），侯景依据河南而反叛东魏，归属了西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带领全城百姓响应他的行动。侯景引诱并捉住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人暴显等人。他派遣了二百人的军队，用战车载着刀、戟等兵器在黄昏时分进入了西兖州，想用偷袭的方法夺取这个州。西兖州刺史邢子才发觉了，不动声色先发制人，侯景派出的二百人马全部被擒，于是邢子才向东方的各个州都散发了檄文，这些州各自都做了准备，因此侯景未能夺取这些地方。

诸将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杀暹以谢景。陈元康谏曰：“今虽四海未清，纲纪已定；若以数将在外，苟悦其心，枉杀无辜，亏废刑典，岂直上负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错前事，愿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韩轨督诸军讨景。

各位将领都认为侯景之所以反叛是由崔暹引起的，高澄出于不得已，想要崐杀掉崔暹，以此向侯景道歉。陈元康劝谏高澄说：“现在虽然天下还未太平，但国家法纪已经确定。如果因为几个将领外叛，为了讨得他们的欢心，便枉杀无辜、破坏刑典，岂止有负于上苍神灵，而且又用什么来安抚黎民百姓呢！汉朝晁错的事情是前车之鉴，希望大人您慎重处理此事。”高澄听完这番话，便打消了杀崔暹的念头。高澄派遣了司空韩轨督率各路军队去讨伐侯景。

辛酉，上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

辛酉（二十三日），梁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甲子（二十六日），在明堂祭祀。

三月，魏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三月，西魏朝廷诏令：“从今开始，凡是应该受到宫刑处罚的人，只把犯罪者没收入官为奴，不再用刑。”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侯景为太傅、河南道行台、上谷公。

庚辰，景又遣其行台郎中丁和来，上表言：“臣与高澄有隙，请举函谷以来，瑕丘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惟青、徐数州，仅须折简。且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若齐、宋一平，徐事燕、赵。”上召群臣廷议。尚书仆射谢举等皆曰：“顷岁与魏通和，边境无事，今纳其叛臣，窃谓非宜。”上曰：“虽然，得景则塞北可清；机会难得，岂宜胶柱！”

庚辰（疑误），侯景又派遣他的行台郎中丁和前来梁朝，在上表中讲道：“我与高澄之间有隔阂，请允许我率领函谷关以东，瑕丘以西，豫州、广州、郢州、荆州、襄州、兖州、南兖州、济州、东豫州、洛州、阳州、北荆州、北扬州等十三个州来归附，而青州、徐州等几个州，我只要随便写封信过去就能来归降。况且黄河以南，都是我管辖的范围，行动起来易如反掌。倘若青州、徐州一旦平定，就可以随后慢慢攻取燕、赵之地了。”梁武帝召集大臣们来朝廷商议此事。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年来，我们与魏友好往来，边境地区一直平安无事，现在若要收留其叛逆之臣，我们私下都认为不太合适。”梁武帝回答说：“尽管如此，如果得到侯景的话，塞北就可以到手了；机会难得，怎么能胶柱鼓瑟而不知变通呢。”

是岁，正月，乙卯，上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兴朝称庆。旦，见中书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异曰：“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乃丁和至，称景定计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上。然意犹未决，尝独言：“我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对曰：“圣明御宇，南北归仰，正以事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来，自非天诱其衷，人赞其谋，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上乃定议纳景。

这一年，正月，乙卯（十七日），梁武帝梦见中原地区的牧守们都献地来投降，举朝上下一片欢庆。早晨起来，梁武帝遇见中书舍人朱异，便把做梦的事告诉了他，并说：“我这个人很少做梦，如果做了梦，梦中之事就一定会应验。”朱异忙说：“这是天下要统一的征兆。”等到丁和前来告诉梁武帝，说侯景定下计策要在正月乙卯（十七日）这天行动，梁武帝就更相信这个梦是天神的意志。但是他的决心还没有完全定下，曾独自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国家象金瓯一样，无一伤缺之处，现在忽然要接受侯景送来的土地，这难道是合乎事理的吗？倘若因此而引起混乱，后悔怎么来得及呢？”朱异揣摩到了梁武帝的心思，便对梁武帝说：“陛下圣明无比，君临天下，南北方的人都仰慕、归心于您，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奉事您，所以其心意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侯景把魏的一半土地分割出来归附您，如果不是天意引导他的心，人们又赞助他的打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如果拒绝侯景，不收留他，恐怕就会堵绝了随后准备来归降的人的希望。这些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希望陛下您不要犹豫。”梁武帝听完这席话，于是决定接纳侯景。

壬午，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平西谘议参军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谓人曰：“国家数年后当有兵起。”及闻纳景，曰：“乱阶在此矣！”

壬午（疑误），梁武帝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他为河南王，让他担任都督崐河南、北诸军事及大行台之职，并特意授权他可以如后汉的邓禹那样秉承皇帝的旨意发号施令。平西谘议参军周弘正擅长观察天象变化而预测吉凶，他在侯景投奔梁朝之前曾对人说：“几年之后国内会有兵戈之乱。”等他听说梁武帝接纳了侯景，便说：“祸乱原因就在这里了。”

丁亥，上耕藉田。

丁亥（疑误），梁武帝耕种藉田。

三月，庚子，上幸同泰寺，舍身如大通故事。

三月，庚子（初三），梁武帝临幸同泰寺，举行舍身仪式，和大通元年那次一样。

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督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将兵三万趣悬瓠，运粮食应接侯景。

甲辰（初九），梁武帝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督率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带领三万人马向悬瓠方向靠近，运送粮食以接应侯景。

魏大赦。

西魏大赦天下。

东魏高澄虑诸州有变，乃自出巡抚。留段韶守晋阳，委以军事；以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使陈元康豫作丞相欢条教数十纸付韶及彦深，在后以次行之。临发，握彦深手泣曰：“以母、弟相托，幸明此心！”夏，四月，壬申，澄入朝于邺。东魏主与之宴，澄起舞，识者知其不终。

东魏高澄担心各州会出现变故，便亲自外出巡视各地，安抚下属。他让段韶留下守卫晋阳，并委以军事重任；又让丞相功曹赵彦深担任了大行台都官郎中。并让陈元康把事先写在几十张纸上，以丞相高欢的名义发布的命令，交给段韶和赵彦深，让他们在高澄走后按顺次去执行。临出发之前，高澄握住赵彦深的手，哭着对他说：“我把自己的母亲、弟弟托付给你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夏季，四月，壬申（初六），高澄到邺城去朝见。东魏孝静帝设宴招待他，席间，高澄起身舞蹈，有识之士认为高澄父亲刚死就乐而忘哀，不会有好下场。

丙子，群臣奉赎。丁亥，上还宫，大赦，改元，如大通故事。

丙子（初十），梁朝文武百官给佛门捐钱为梁武帝赎身。丁亥（二十一日），梁武帝回到了皇宫，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太清”，就象大通年间那次一样。

甲午，东魏遣兼散骑常侍李系来聘。系，绘之弟也。

甲午（二十八日），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系来梁朝聘问。李系是李绘的弟弟。

五月，丁酉朔，东魏大赦。

五月，丁酉朔（初一），东魏大赦天下。

戊戌，东魏以襄城王旭为太尉。

戊戌（初二），东魏任命襄城王元旭为太尉。

高澄遣武卫将军元柱等将数万众昼夜兼行以袭侯景，遇景于颍川北，柱等大败。景以羊鸦仁等军犹未至，乃退保颍川。

东魏高澄派遣武卫将军元柱等人率领几万大军日夜兼程去袭击侯景，在颍川北面与侯景相遇，结果元柱等人遭到惨败。侯景因为羊鸦仁等人的军队还没有赶到，于是，便退守颍川。

甲辰，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仆射。戊午，尉景卒。

甲辰（十八日），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库狄干为太师，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司徒高隆之为录尚书事，司空韩轨为司徒，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仆射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元斌为右仆射。戊午（二十二日），尉景去世。

韩轨等围侯景于颍川。景惧，割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城赂魏以求救。尚书左仆射于谨曰：“景少习兵，奸诈难测，不如厚其爵位以观其变，未可遣兵也。”荆州刺史王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后悔无及。”即以崐荆州步骑万馀从鲁阳关向阳翟。丞相泰闻之，加景大将军兼尚书令，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将兵一万赴颍川。

韩轨等人率军把侯景包围在颍川。侯景见这种状况，害怕了，便把东荆、北兖州、鲁阳、长社四座城割让给了西魏，用此来贿赂西魏，以便取得其援救。西魏尚书左仆射于谨说：“侯景在少年时就习武练兵，为人奸诈，难以揣测，所以不如封以他高官厚禄，看看他的变化再说，先不要派兵去援救他。”荆州刺史王思政却认为：“如果不抓住时机进取，后悔就来不及了。”于是便派荆州的一万多名步兵和骑兵经鲁阳关向阳翟进发。西魏丞相宇文泰知道情况之后便封侯景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并派遣太尉李弼、仪同三司赵贵率领一万人马赶赴颍川去为侯景解围。

景恐上责之，遣中兵参军柳昕奉启于上，以为：“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关中，自救目前。臣既不安于高氏，岂见容于宇文！但螫手解腕，事不得已，本图为国，愿不赐咎！臣获其力，不容即弃，令以四州之地为饵敌之资，已令宇文遣人入守。自豫州以东，齐海以西，悉臣控压；见有之地，尽归圣朝，悬瓠、项城、徐州、南兖，事须迎纳。愿陛下速敕境上，各置重兵，与臣影响，不使差互！”上报之曰：“大夫出境，尚有所专；况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须适事而行，随方以应。卿诚心有本，何假词费！”

侯景怕梁武帝责怪他向西魏求援一事，便派中兵参军柳昕向梁武帝送去一封信，上面说道：“陛下您派出的军队还没有来到，而我这里生死攸关，情况十分危急，便向关中求援，以便挽救自己所面临的危机。我既不能安处于高澄手下，又怎么会被宇文泰所容纳？但是手遭毒蛇螫咬而连手腕去掉，这是万不得已之事，本来想着为国，希望您不要怪罪我！我得到了关中的帮助，所以不能马上就背弃他们，现在我把四个州的地方当做引敌人上钩的诱饵，已经让宇文泰派了军队进入颍川，帮助我守卫这里。从豫州以东到齐海以西的地区，都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的这些现在实有的土地，都归于梁朝所有，悬瓠、项城、徐州、南兖这些地方，只需要派人去加以接管就可以了。希望陛下您迅速向边境下发命令，让他们各置重兵，与我呼应，相互之间不要发生差脱误会！”梁武帝回答说：“大夫离开国境，还有自做主张的权限呢，何况你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应根据事情的发展而行事，随机应变。你一片诚意，心系朝廷，何须多加解释呢？”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独孤信为大司马。

六月，戊辰，以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击穰城。

六月，戊辰（初三），西魏委任鄱阳王元范为征北将军，令他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去进攻穰城。

东魏韩轨等围颍川，闻魏李弼、赵贵等将至，乙巳，引兵还邺。侯景欲因会执弼与贵，夺其军；贵疑之，不往。贵欲诱景入营而执之，弼止之。羊鸦仁遣长史邓鸿将兵至汝水，弼引兵还长安。王思政入据颍川。景阳称略地，引兵出屯悬瓠。

东魏的韩轨等人包围了颍川，得知西魏的李弼、赵贵等人将要领兵到来，乙巳（疑误），带领军队撤回了邺城。侯景想趁机抓获李弼和赵贵二人，夺取他们的军队；赵贵对侯景产生了怀疑，不去颍川与侯景相会。赵贵想把侯景诱入军营而趁机拘捕他，李弼制止了赵贵这一做法。这时，羊鸦仁派长史邓鸿率领军队到了汝水，李弼便率领军队回到了长安。王思政带兵占据了颍川。侯景假称要攻取州郡，带领军队出颍川城，驻扎于悬瓠。

景复乞兵于魏，丞相泰使同轨防主韦法保及都督贺兰愿德等将兵助之。大行台左丞蓝田王悦言于泰曰：“侯景之于高欢，始敦乡党之情，终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将，位重台司；今欢始死，景遽外叛，盖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今益之以势，援之以兵，窃恐贻笑将来也。”泰乃召景入朝。

侯景又向西魏乞求援兵。丞相宇文泰让同轨郡的防主韦法保以及都督贺兰愿德等人率领军队前去帮助他。大行台左丞蓝田人王悦对宇文泰说：“侯景同高欢之间，开始是亲密的乡党关系，最终变成了君臣关系，侯景位居上将，权倾朝廷；而今高欢刚刚死去，侯景便很快外叛，这是因为他的图谋很大，终不甘居人下的缘故。况且他能对高氏背信弃义，又怎么会为本朝尽忠尽节呢？现崐在您扩大他的势力，派兵去援助他，我私下担心这样会让后人耻笑的。”于是宇文泰便派人召侯景入朝。

景阴谋叛魏，事计未成，厚抚韦法保等，冀为己用，外示亲密无猜间。每往来诸军间，侍从至少，魏军中名将，皆身自造谐。同轨防长史裴宽谓法保曰：“侯景狡许，必不肯入关，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斩之，此亦一时功也。如其不尔，即应深为之防，不得信其诳诱，自贻后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图景，但自为备而已；寻辞还所镇。王思政亦觉其诈，密召贺兰愿德等还，分布诸军，据景七州、十二镇。景果辞不入朝，遗丞相泰书曰：“吾耻与高澄雁行，安能比肩大弟！”泰乃遣行台郎中赵士宪悉召前后所遣诸军援景者。景遂决意来降。魏将任约以所部千余人降于景。

侯景暗中打算反叛西魏，但计划没有实现，便优抚韦法保等人，希望他们能替自己效力，表面上做出亲密无间的样子。侯景每每来往于各个军队之间，带的侍从极少，对于西魏军队中的各个著名将领，他都亲自去拜访他们。同轨防长史裴宽对韦法保说：“侯景为人奸诈狡猾，一定不肯应宇文丞相之召而入关，他肯定要通过您向朝廷讲情，恐怕不可以相信他。如果埋伏兵士斩了他，这也是一时的功劳啊。如果你不这样，我们就应该深深地提防他，不能轻信他的欺骗和引诱，以致为自己留下悔恨。”韦法保非常赞同裴宽的话，不敢杀掉侯景，只是自己加强了防卫罢了。后来，他找了个借口便回自己的镇所去了。王思政也觉得侯景在欺骗他，就秘密把贺兰愿德等人召回来，分别部署了各路军队，占领了侯景所管辖的七个州，十二个镇。侯景果然推辞而不肯入朝，他在给宇文泰的信中说：“我耻于同高澄并行，又怎么能同大弟您比肩呢！”宇文泰收到了这封信后，便派行台郎中赵士宪将以前派去的救援侯景的各路军队全部召回。于是，侯景便决心投降梁朝。西魏将领任约带领所属的一千多名将士投降了侯景。

泰以所授景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回授王思政，思政并让不受；频使敦谕，唯受都督河南诸军事。

西魏丞相宇文泰把以前授给侯景的使持节、太傅、大将军、兼尚书令、河南大行台、都督河南诸军事等官职收回并转授给了王思政，王思政一并推辞不受；宇文泰频繁地派人敦促劝谕王思政走马上任，最后，王思政只接受了都督河南诸军事这一职务。

高澄将如晋阳，以弟洋为京畿大都督，留守于邺，使黄门侍郎高德政佐之。德政，颢之子也。丁丑，澄还晋阳，始发丧。

高澄将要去晋阳，便任命他的弟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让他留守邺城，并让黄门侍郎高德政来辅佐他。高德政是高颢的儿子。丁丑（十二日），高澄回到了晋阳，方才开始为高欢发丧。

秋，七月，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卒。

秋季，七月，西魏长乐武烈公若干惠去世。

丁酉，东魏主为丞相欢举哀，服缌，凶礼依汉霍光故事，赠相国、齐王，备九锡殊礼。戊戌，以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澄启辞爵位。壬寅，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谕澄。

丁酉（初二），东魏孝静帝为丞相高欢举行哀悼仪式，穿上了缌丧服。丧礼依照汉代霍光去世时的规格而进行，追封高欢为相国、齐王，并备九锡之礼。戊戌（初三），东魏孝静帝任命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勃海王；高澄启奏孝静帝，请求辞去封给他的爵位。壬寅（初七），孝静帝颁下诏书，令太原公高洋摄理军政大事，并派宦官敦促劝谕高澄，走马上任。

庚申，羊鸦仁入悬瓠城。甲子，诏更以悬瓠为豫州，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以鸦仁为司、豫二州刺史，镇悬瓠；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项城。

庚申（二十五日），羊鸦仁进入了悬瓠城。甲子（二十九日），梁武帝诏令改悬瓠为豫州，改寿春为南豫州，改合肥为合州。任命羊鸦仁为司、豫两州刺史，镇守悬瓠；任命西阳太守羊思达为殷州刺史，镇守项城。

八月，乙丑，下诏大举伐东魏。遣南豫州刺史贞阳侯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分督诸将。渊明，懿之子；会理，续之子也。始，上欲以鄱阳王崐范为元帅；朱异取急在外，闻之，遽入曰：“鄱阳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吊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上默然，曰：“会理何如？”对曰：“陛下得之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襻舆，施板屋，冠以牛皮。上闻，不悦。贞阳侯渊明时镇寿阳，屡请行，上许之。会理自以皇孙，复为都督，自渊明已下，殆不对接。渊明与诸将密告朱异，追会理还，遂以渊明为都督。

八月，乙丑（初一），梁武帝诏令派大量军队去讨伐东魏。他派遣南豫州刺史贞阳侯萧渊明、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分别督率各位将领进攻东魏。萧渊明是萧懿的儿子，萧会理是萧续的儿子。开始，梁武帝想让鄱阳王萧范担任元帅；朱异正在外面休假，听说梁武帝要让萧范担任元帅，急忙进朝对梁武帝说：“鄱阳王虽然是英雄豪杰，盖世无双，许多人为他竭尽全力地效劳。但他所到之处非常残忍凶暴，不是个能爱惜百姓的人。况且陛下您往日登上北顾亭眺望远方时曾说长江西边的地区有反叛之气，骨肉之亲常常是战争的祸首，所以由谁挂帅尤其应该仔细选择。”梁武帝点头称是，又问：“萧会理如何呢？”朱异回答说：“陛下选对人了。”萧会理怯懦而又少谋，他所乘坐的抬轿，用木板屋子的形状，外面蒙着牛皮，梁武帝知道之后，很不高兴。贞阳侯萧渊明此时正镇守寿阳，他多次向梁武帝请求去带兵打仗，梁武帝允许了。而萧会理自恃是皇帝的孙子，又担任了都督，便不把众人放在眼里，自萧渊明以下的人，一概不予理睬。萧渊明便和诸位将领一起把这件事秘密通报给了朱异，朱异派人把萧会理追了回来，就让萧渊明担任了都督。

辛未，高澄入朝于邺，固辞大丞相，诏为大将军如故，馀如前命。

辛未（初七），东魏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坚决辞去大丞相的职务；东魏孝静帝诏令他仍然担任大将军，其它职务还同以前任命的那样。

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巨。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甲申（二十日），东魏把齐献武王高欢先虚葬在漳水之西；又在成安县鼓山石窟佛寺旁边秘密挖了一个墓穴，把齐献武王的灵柩放进穴内，然后把所有工匠都杀掉了。等到北齐灭亡时，一位工匠的儿子知道了安葬地点，撬开了石板，取出了墓穴中的黄金便逃走了。

戊子，武州刺史萧弄璋攻东魏碛泉、吕梁二戍，拔之。

戊子（二十四日），梁朝武州刺史萧弄璋带兵去攻打东魏的碛泉、吕梁二座城堡，并占领了它们。

或告东魏大将军澄云：“侯景有北归之志。”会景将蔡道遵北归，言“景颇知悔过”。景母及妻子皆在邺，澄乃以书谕之，语以阖门无恙，若还，许以豫州刺史终其身，还其宏妻、爱子，所部文武，更不追摄。景使王伟复书曰：“今已引二邦，扬旌北讨，熊豹齐奋；克复中原，幸自取之，何劳恩赐！昔王陵附汉，母在不归，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脱谓诛之有益，欲止不能，杀之无损，徒复坑戮，家累在君，何关仆也！”

有人告诉东魏大将军高澄：“侯景有北归之意。”这时正好侯景的将领蔡道遵回到了东魏，讲道：“侯景有所悔过。”侯景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住在邺城，高澄便写信告诉侯景，说他的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如果他肯回到东魏，便许诺让他终身担任豫州刺史，并还他宠妻爱子，对于他手下的文武官员，更是既往不咎。侯景指使手下人王伟给高澄回信说：“现在，我已经带领梁和西魏的军队，举旗北伐，兵卒们士气高涨；恢复中原地区，我希望能自己攻取，怎么能有劳您来恩赐给我呢！从前王陵归附了刘邦，母亲被项羽抓去他仍不肯回去；刘邦的父亲被项羽囚禁了，项羽威胁要杀掉其父，刘邦却坦然地向项羽讨要煮他父亲的肉汤喝，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妻子儿女，那就更不介意了！如果说杀掉我的妻子和孩子对你有利的话，我想阻止你也是阻止不了的，如果杀掉他们对我毫无损害，那么您杀戮了他们也是徒然，反正我的家室全在您手中，如何处置，与我有什么相关啊！”

戊子，诏以景录行台尚书事。

戊子（二十四日），梁武帝诏令委任侯景为录行台尚书事。

东魏静帝，美容仪，旅力过人，能挟石师子逾宫墙，射无不中；好文学，从容沈雅。时人以为有孝文风烈，大将军澄深忌之。

东魏孝静帝容貌、仪表俊美，臂力过人，能把石狮子夹在胳膊下面飞崐身跳过宫墙，射箭百发百中；他还喜好文学，行止丛容沉稳，性情高雅。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有北魏孝文帝的风范，因此大将军高澄特别防范他。

始，献武王自病逐君之丑，事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每侍宴，俯伏上寿；帝设法会，乘辇行香，欢执香炉步从，鞠躬屏气，承望颜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

以前，献武王高欢自恨背上了驱逐君主的丑名，所以侍奉孝静帝时执礼甚恭，事无大小都一定汇报给孝静帝，听旨而行，自己从不专权。每次侍宴，他都俯下身子向皇帝祝寿；孝静帝举办法会，乘坐銮驾去进香时，他手持香炉，徒步跟在后面，屏住气息，弯腰鞠躬，看皇上的眼色行事，所以他的下属在侍奉孝静帝时也没有人敢不恭敬。

及澄当国，倨慢顿甚，使中书黄门郎崔季舒察帝动静，大小皆令季舒知之。澄与季舒书曰：“痴人比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宜用心检校。”帝尝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曰：“天子勿走马，大将军嗔！”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入劳帝，帝亦谢焉，赐季舒绢百匹。

高澄执掌国家大权后，很快就骄傲自大起来，他让中书黄门郎崔季舒暗中窥探皇帝的举动，孝静帝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都让崔季舒知道了。高澄写给崔季舒的信中说：“那傻子比以前怎么样了，他呆傻的程度比以前稍好一点了没有？你应该用心去检查、核对一下。”孝静帝曾在邺城的东边打猎，骑马逐兽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跟在孝静帝的马后高声呼喊道：“皇上不要让马跑起来，大将军要怪罪的！”高澄曾经陪着孝静帝饮酒，他举起手中大酒杯向孝静帝劝酒说：“臣高澄劝陛下喝一杯。”那样子好象他们是平起平坐一样，孝静帝不胜愤怒，对高澄说：“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还要这一生干什么？”高澄恼羞成怒地说：“什么朕、朕的，是长着狗脚的朕！”又让崔季舒打了孝静帝三拳，然后奋衣而出。第二天，高澄让崔季舒进宫去慰问孝静帝，孝静帝也表示歉意，并且赏赐给他一百匹绢。

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王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孝静帝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便借吟咏谢灵运的诗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韩亡子房奋，秦帝仲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人荀济了解孝静帝的心思，便和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元大器、淮南王元宣洪，济北王元徽等人一起密谋杀掉高澄。元大器是元鸷的儿子。孝静帝降旨假意问荀济：“您打算在什么时间开讲？”于是便借口要在皇宫里修一座土山，挖了一条通向城北的地道。地道挖到了千秋门时，守门的兵卒发觉地下有响动，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高澄。高澄带着兵士入宫，见到了孝静帝，没有叩拜便坐下来，问道：“陛下为什么要谋划反叛？我们父子有保存国家的功绩，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地方呢？这一定是您身边侍卫人员和嫔妃们所搞的鬼。”说完便要杀掉胡夫人以及李嫔。孝静帝扳起面孔说道：“自古以来只听说过臣子反叛君王，没听说过君王反叛臣子。你自己要造反，又何必还要责怪我呢！我杀掉你江山社稷就会安定，不杀则国家就会很快灭亡。我对自己都没时间去爱惜，何况对这些嫔妃呢！如果你一定要反叛弑君的话，是早动手还是晚动手就在于你自己了！”高澄听完这些话，便离开坐床向孝敬帝叩头，痛哭流涕地向孝静帝道歉、请罪。于是，一起痛饮，直到深夜，高澄才离开皇宫。隔了三天，高澄便把孝静帝囚禁在含章堂里。壬辰（二十八日），把荀济等人在街市上用大锅煮死了。

初，济少居江东，博学能文。与上有布衣之旧，知上有大志，然负气不服崐，常谓人曰：“会于盾鼻上磨墨檄之。”上甚不平。及即位，或荐之于上，上曰：“人虽有才，乱俗好反，不可用也。”济上书谏上崇信佛法、为塔寺奢费，上大怒，欲集朝众斩之，朱异密告之，济逃奔东魏。澄为中书监，欲用济为侍读，献武王曰：“我爱济，欲全之，故不用济。济入宫，必败。”澄固请，乃许之。及败，侍中杨尊彦谓之曰：“衰暮何苦复尔？”济曰：“壮气在耳！”因下辨曰：“自伤年纪摧颓，功名不立，故欲挟天子，诛权臣。”澄欲宥其死，亲问之曰：“荀公何意反？”济曰：“奉诏诛高澄，何谓反！”有司以济老病，鹿车载诣东市，并焚之。

当初，荀济年轻时住在江东，他学识渊博，擅长诗文，与梁武帝有布衣交情，他知道梁武帝有远大的志向，但心里却不服气他，常常对别人说：“如果他真是要造反篡位，我也将起兵，在战场的盾鼻上磨墨写檄文来声讨他的罪孽。”梁武帝知道后非常愤愤不平。等到梁武帝即位后，有人将荀济推荐给他，梁武帝说：“这个人虽然有才，但常常做违犯习俗的事，喜好唱反调，不可以任用。”荀济上书梁武帝劝谏他不该崇信佛法，而大兴土木，为建造寺塔而靡费天下，梁武帝勃然大怒，要召集朝臣斩杀荀济；朱异将这一消息密告荀济，荀济便逃往东魏。高澄担任中书监的时候，想让荀济担任侍读，高欢对高澄说：“我喜爱荀济，想保全他，所以才不任用他。荀济一旦进入皇宫，必定会失败。”高澄坚决请求允许让荀济做侍读，高欢才答应了。等到荀济与一些人密谋杀掉高澄一事败露之后，侍中杨遵彦对荀济说：“你已是衰暮之年，何必再如此呢？”荀济回答说：“虽然如此，但壮气还在！”于是杨遵彦便在狱辞中写道：“荀济自伤年纪衰老，还没有建立功名，所以便挟持天子，诛杀权臣。”高澄想宽宥荀济，免他一死，亲自去问他：“荀公为什么要谋反？”荀济回答说：“我奉皇帝的诏令去诛戮高澄，怎么叫谋反呢！”有司认为荀济年老多病，就用小车载着他来到东市，连人带车都烧了。

澄疑谘议温子知瑾等谋，方使之作《献武王碑》，既成，饿于晋阳狱，食弊而死。弃尸路隅，没其家口，太尉长史宋道收葬之。澄谓道曰：“吾近书与京师诸贵论及朝士，以卿僻于朋党，将为一病；今乃知卿真是重故旧、尚节义之人，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九月，辛丑，澄还晋阳。

高澄怀疑谘议温子知道元瑾等人的阴谋，他正在撰写《献武王碑》，作好之后，就把他关进了晋阳监狱，不给饭吃，饿极了，便吃自己穿的破短袄，终于死去。高澄叫人把他的尸体抛在路边，又把他的家口没收入官府为奴婢，太尉长史宋道收葬了他。高澄对宋道说：“我最近写信给京师的各位达官贵人，谈论到了一些朝廷中的人，认为你疏远朋党，将会给你带来祸灾；现在才知道你是注重老交情、崇尚气节、讲义气的人，天底下那些替你惶恐不安的人，是因为不了解我的心思啊！”九月，辛丑（初七），高澄回到了晋阳。

上命萧渊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进军与侯景掎角。癸卯，渊明军于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断流立堰。侍中羊侃监作堰，再旬而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则婴城固守，侃劝渊明乘水攻彭城，不从。诸将与渊明议军事，渊明不能对，但云“临时制宜”。

梁武帝命令萧渊明在寒山一带筑堰挡泗水淹灌彭城，等到夺取了彭城，便进军与侯景形成犄角之势而夹击故人。癸卯（初九），萧渊明驻军于寒山，他在离彭城十八里远的地方修堰截流。侍中羊侃负责监督修建堰坝，只用了二十天时间便建成。东魏徐州刺史太原人王则环城固守。羊侃劝告萧渊明趁着水势攻打彭城，萧渊明没有听从。众将领与萧渊明一起商议军机大事，萧渊明不能做出判断回答，只是说：“到时再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冬，十一月，魏丞相泰从魏主狩于岐阳。

冬季，十一月，西魏丞相宇文泰跟随西魏文帝到岐阳打猎。

东魏大将军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门郡公潘乐为副。陈元康曰：“乐缓于机变，不如慕容绍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于斯人，景不足忧也。”时绍宗在外，澄欲召见之，恐其惊叛；元康曰：“绍宗知元康特蒙顾待，新使人来饷金；元康欲安其意，受之而厚答其书，保无异也。”乙酉，以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岳、乐偕行。初，景闻韩轨来，曰：“啖猪肠儿何能为！”闻高岳来，曰：“兵精人凡。”诸将无不为所轻者。及闻绍宗来，叩鞍有惧色，曰：“谁教鲜卑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定未死邪？”

东魏大将军高澄派遣大都督高岳去援救彭城，并想让金门郡公潘乐担任崐高岳的副手。陈元康对高澄说：“潘乐反应比较迟缓，不能随机应变，不如慕容绍宗；何况让慕容绍宗去对付侯景也是先王高欢的命令。您只要赤诚对待慕容绍宗，侯景是不足为虑的。”当时慕容绍宗正在外地，高澄想召见他，但又怕他受惊起疑心而反叛；陈元康对高澄说：“慕容绍宗知道我陈元康特别受您的照顾和优待，最近他又派人来馈赠我黄金；我为了让他放心，便接受了这些黄金，并在给他的回信中厚谢了他，所以可以保证他不会有别的的想法。”乙酉（疑误），东魏让慕容绍宗担任了东南道行台，使他与高岳、潘乐一起去援救彭城。当初，侯景听说韩轨要来，便说：“这个吃猪肠子的小子能干些什么！”当侯景听说高岳要来，又说：“兵士倒是很精锐，但领兵的人很一般。”各位将领没有不被侯景轻视的。但是，当侯景听说慕容绍宗要来时，便敲打着马鞍，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说：“谁使高澄这个鲜卑小子懂得派遣慕容绍宗来呢！如果这样，高王就一定没有死去！”

澄以廷尉卿杜弼为军司，摄行台左丞，临发，问以政事之要、可为戒者，使录一二条。弼请口陈之，曰：“天下大务，莫过赏罚。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惧，苟二事不失，自然尽美。”澄大悦，曰：“言虽不多，于理甚要。”

高澄任命廷尉卿杜弼为军司，代理行台左丞，临出发时，高澄询问了他一些政事要点需要警惕的，并让他写出一两条来。杜弼请求口述给高澄，他说：“天下的大事，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奖赏一人而使天下的人都高兴，惩罚一人而使天下的人害怕，如果做到了这两点，自然就会尽善尽美了。”高澄听后非常高兴，说：“话虽然说得不多，道理却很重要。”

绍宗帅众十万据橐驼岘。羊侃劝贞阳侯渊明乘其远来击之，不从，旦日，又劝出战，亦不从；侃乃帅所领出屯堰上。

慕容绍宗率领十万人马占据了橐驼岘。羊侃劝贞阳侯萧渊明趁着慕容绍宗远道而来，人困马乏之时去攻打他，萧渊明没有听从羊侃的劝告。第二天，羊侃又规劝萧渊明出战，萧渊明还是没有听从他的话；于是羊侃率领他的部下离开了萧渊明驻扎到了新修好的堰坝上。

丙午，绍宗至城下，引步骑万人攻潼州刺史郭凤营，矢下如雨。渊明醉，不能起，命诸将救之，皆不敢出。北兖州刺史胡贵孙谓谯州刺史赵伯超曰：“吾属将兵而来，本欲何为，今遇敌而不战乎？”伯超不能对。贵孙独帅麾下与东魏战，斩首二百级。伯超拥众数千不敢救，谓其下曰：“虏盛如此，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皆曰“善！”遂遁还。

丙午（十三日），慕容绍宗的军队来到城下，他带领一万多名步兵和骑兵攻打潼州刺史郭凤的军营，箭象雨点一样纷纷射来。萧渊明饮酒醉了，不能起床，他命令将领们去援救郭凤，但没有人敢出战。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对谯州刺史赵伯超说：“我们这些人带兵来这里，是来做什么的，现在遇到了敌人，难道不去应战吗？”赵伯超无以对答。胡贵孙便独自率领自己的军队与东魏的军队作战，斩了二百名东魏人。赵伯超拥有几千人马却不敢前去救援，对自己的部下说：“敌军如此强盛，与他们交战一定会失败，倒不如保全军队早日回去。”他的手下人都说：“好！”于是，赵伯超便逃回去了。

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过二里。”绍宗将战，以梁人轻悍，恐其众不能支，一一引将卒谓之曰：“我当阳退，诱吴儿使前，尔击其背。”东魏兵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胜深之。魏将卒以绍宗之言为信，争共掩击之，梁兵大败，贞阳侯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失亡士卒数万人。羊侃结陈徐还。

当初，侯景常常告诫梁朝人说：“追杀溃退的军队不要超过二里地。”慕容绍宗将要出战，他认为梁朝士兵轻巧灵活，且又很勇敢，害怕自己的军队打不过他们，便一一召见手下的将士们，对他们说：“我假装败退，引诱吴儿向前追，你们从背后攻打他们。”交战中，东魏的军队果真败退逃跑，但梁朝军队没有听从侯景的话，乘胜而深入追击。东魏的将士都听信了慕容绍宗的话，争相从背后对梁朝军队发起突然攻击，梁朝军队大败，贞阳侯萧渊明以及胡贵孙、赵伯超等人都被东魏俘虏，伤亡失散的士兵有几万之多。羊侃摆开了阵势，缓缓撤退而返。

上方昼寝，宦者张僧胤白朱异启事，上骇之，遽起升舆，至文德殿阁。异曰：“韩山失律。”上闻之，恍然将坠床。僧胤扶而就坐，乃叹曰：“吾得无崐复为晋家乎！”

梁武帝正在睡午觉，宦官张僧胤禀告说朱异要启奏事情，梁武帝不禁惊恐万分，他马上起床，坐上轿子，来到了文德殿的殿堂上。朱异启奏说：“韩山战事失利。”梁武帝听了之后，吓得恍恍忽忽，要从坐床上倒下去，张僧胤忙把他扶着坐下，于是梁武帝感叹道：“我难道也要落到江山被夷狄所夺取的晋朝那样的下场吗？”

郭凤退保潼州，慕容绍宗进围之。十二月，甲子朔，凤弃城走。

郭凤退守潼州，慕容绍宗进兵包围了他。十二月，甲子朔（初一），郭凤弃城而逃。

东魏使军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统，光配彼天，唯彼吴、越，独阻声教。元首怀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车之命，遂解絷南冠，喻以好睦。虽嘉谋长算，自我始，罢战息民，彼获其利。侯景竖子，自生猜贰，远托关、陇，依凭奸伪，逆主定君臣之分，伪相结兄弟之亲，岂曰无恩，终成难养，俄而易虑，亲寻干戈。衅暴恶盈，侧首无托，以金陵逋逃之薮，江南流寓之地，甘辞卑礼，进敦图身，诡言浮说，抑可知矣。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于上，臣蔽于下，连结奸恶，断绝邻好，征兵保境，纵盗侵国。盖物无定方，事无定势，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吴侵齐境，遂得句践之师，赵纳韩地，终有长平之役。矧乃鞭挞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舟徼利。是以援桴秉麾之将，拔距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彼连营拥众，依山傍水，举螳螂之斧，被蜣之甲，当穷辙以待轮，坐积薪而候燎。及锋刃才交，埃尘且接，已亡戟弃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同宗异姓，缧绁相望。曲直既殊，强弱不等，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阱，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班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而周章向背，离披不已，夫岂徒然，意亦可见。彼乃授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时堪乘便。今见南风不竞，天亡有徵，老贼奸谋，将复作矣。然推坚强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讲其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陈，曾习军旅，岂同剽轻之师，不比危脆之众。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余，终恐尾大于身，踵粗于股，倔强不掉，狼戾难驯，呼之则反速而衅小，不征则叛迟而祸大。会应遥望廷尉，不肯为臣，自据淮南，亦欲称帝。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雾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无闻，轻险有素，射雀论功，荡舟称力，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礼崩乐坏。加以用舍乖方，废立失所，矫情动俗，饰智惊愚，毒螫满怀，妄敦戒业，躁竞盈胸，谬治清净。灾异降于上，怨兴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履霜有渐，坚冰且至。传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衅起腹心，强弩冲城，长戈指阙；徒深探，无救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讵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使骏骑追风，精甲辉日，四七并列，百万为群，以转石之形，为破竹之势。当使锺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于建业之宫，麋鹿游于姑苏之馆。但恐革车之所轹，剑骑之所蹂践，杞梓于焉倾折，竹箭以此摧残。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骠骑之号。凡百君子，勉求多福。”其后梁室祸败，皆如弼言。

东魏让军司杜弼撰写檄文送给梁朝，檄文写道：“皇家一统天下，光辉配于上苍，唯独你们吴、越地区尚违命顽抗，未从圣教。我们的圣上有心停止兵戈，大丞相也已很少下达出征命令，于是我们对南方俘虏一律放还，以表明我朝欲与你们和睦相处的态度。虽然这样的好主意，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但是休战养民，你们实获其利。侯景这小子自己胡乱猜疑，起了异心，托身于远方的关、陇地区，依靠奸伪之朝，关中的叛逆首领与他确定君臣名分，伪丞相宇文泰同他结为兄弟，怎么能说他们没有给他恩惠，但是侯景终于还是成了叛逆小人，很快又另有所谋，亲手挑起战端。这个人罪过显露，恶贯满盈，无所依托，又把金陵作为逃亡之处，将江南作为寄身之地，以甜言蜜语和谦卑的礼节，想在梁朝找到立身之地，他的那些虚假浮夸的话语，其用意是不难知道的。而伪朝的大小官员们都幸灾乐祸，忘却大义，主子在上面荒淫元道，臣子在下面隐瞒真相，勾结奸恶之徒，断绝邻好之交，征兵保境，纵盗侵国。物无定向，事无定势，有的国君为了追逐利益而受害，有的国君则因贪小利而酿成大的损失。所崐以吴国侵略齐国，结果越王勾践率军乘虚而入，灭掉吴国；赵国接受韩国的土地，终于导致了长平之战，使赵国衰微。况且你们驱使疲惫之民，侵略我国徐州，修筑堡垒，拦截河流，阻断水运而追求一时的利益，能不遭到惨败的下场吗？所以，那些击鼓挥旗的将领，那些勇力无比的士卒，出征时都面带怒容，好象要去报自己的私仇一样。你们营垒一个紧挨一个，兵马众多，依山傍水，地势优越，举着螳螂前臂一样的斧头，披着蜣螂虫一样的甲衣，立在车辙上面等待车轮压来，坐在柴禾堆上等候大火燃烧。等到两军刚刚互相接触，战尘已经连成一片，便纷纷丢戟弃戈，土崩瓦解，抢着上船而逃时被砍下落在舱里的手指多得可以掬起来，官兵们一个个听命受绑，不管是同宗还是异姓的人，都被囚禁起来，只能默默对视。是非分明，强弱不等，为了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只见黄雀却忘掉下面有深深的陷井，这种事情是智者不做，仁者不为的。诚然，已经过去的事情便无法挽回了，但将来之事则是可以防止的。侯景本是一个出身低贱的乡野之夫，刚好赶上风云变幻之际，因此借机而位列三卿，食邑万户，他要是能拈量清自己的身份，便早就应该满足了。但是他自始至终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散乱无章，没完没了。他这么做岂能无所用心，其用意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是你们还授予他兵权，引诱他去干坏事，使他得势而能够行使奸计，乘机实现自己的野心。现在他看到南方势力衰微，这是天将要灭梁朝的征兆，侯景这老贼恐怕又要实施他的阴谋了。然而想要推倒坚强之物的难以成功，而摧折枯朽之物的则容易达到目的。侯景虽然算不上是孙武、吴起那样的猛将，他率领的也不是燕国、赵国的精兵，可是毕竟久经战阵，熟于军事，既非脆弱之师，又非无力之众。他如果要与我朝相抗则气势不足，但是攻打你们则力量有余，最终恐怕会尾大于身，脚跟粗过大腿，倔强而不肯转身，狠戾而难以驯服，如果召他回朝，削掉兵权的话，他会立即反叛，但是只能引起小的事端；如果不召回的话，虽然他可能反叛得迟一些，但是会酿出更大的祸患。他一定会象苏峻那样不会听任廷尉捕治而束手待毙，最终不肯为臣，也一定会象黥布占据淮南那样，也想自己称帝。只恐怕会有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那样的灾祸发生，使江淮士子、荆扬人物，横死于乱箭飞石之下，丧身于迷雾湿露之中。你们梁朝的君主，没有什么操行，却一向轻薄阴险，把射雀鸟计算功劳，摇小船称为勇力，专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他年纪已经老了，头脑也糊涂了，搞得政务散乱，民众流失，礼崩乐坏。加上他任免官员背离原则，废立太子失去顺序，违背常情以煽动俗人，弄巧设诈以惊服愚人，蛇蝎之毒满怀，却假奉佛祖，争权之心盈胸，却诳称清净。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告，百姓怨谤于下，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他还倡导邪异的风俗，任用言行轻薄的子孙，朋党大兴，兵权在外。这样必然导致亲骨肉之间酿出灾祸，心腹人中间制造出事端，强弩射向都城，长戈指向宫殿；到时候就是如赵武灵王那样去捉雏鸟来吃也是白搭，无法补救脏腑的空虚；就是象楚成王那样请求吃了熊掌再死也是无济于事，又怎么能使生命延长片刻。你们朝廷外部分崩离析，里面溃败不堪的时候已经来临，你们内部正在鹬蚌相争，我们乘机而得利。这将使我们骏马追风，精甲耀日，几十员大将列阵，百万名大军云集，以高山滚石之形呈破竹之势。要使锺山移到江北，銮仪进入洛阳，建业城的宫殿里长满荆棘，姑苏城的馆舍中有麋鹿漫游。只担心战车所到之处碾压一切，铁骑跃过之处蹂践群物，以致杞梓倾折，竹箭摧残。如果你们能象左思《三都赋》中的东吴王孙和西蜀公子那样，前来我们的军门投诚，听命于我们的下级官吏，我们就会象秦国任用从楚国而来的李斯为客卿以及晋朝加封从吴国而来的孙秀为骠骑将军那样，立即授与你们高官厚禄。各位君子，希望你们认真思量，自求多福。”其后，梁室祸败，情况正如杜弼所说的那样。

侯景围谯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壬申，遣其行台左丞王伟等诣建康说上曰：“邺中文武合谋，召臣共讨高澄，事泄，澄幽元善见于金墉，杀诸元六十馀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请立元氏一人以从人望，如此，则陛下有继绝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河之南北，为圣朝之邾、莒，国之男女，为大梁之臣妾。”上以为然，乙亥，下诏以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资以兵力，使还北主魏，须渡江，许即位，仪卫以乘舆之副给之。贞，树之子也。

侯景围攻谯城，不能攻克，便退攻城父，打下了该城。壬申（初九），侯景派遣他的行台左丞王伟等人到建康游说梁武帝：“邺城中的文武百官们一崐起谋划，召我与他们一起讨伐高澄，事情泄露了，高澄把元善见囚禁在金墉，杀死了六十多个元氏家族的人。河北的民心所向，都思念他们的主人，请求立元氏一人为主，以便顺应百姓的愿望，这样一来，则陛下有兴亡继绝之美名，我侯景也有立功建勋的成就，黄河的南边和北边，便成为圣朝附属国，那里的男男女女，都成为大梁的臣妾。”梁武帝认为侯景讲的是对的，乙亥（十二日），颁布诏书封立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并给他军队，让他回到北方入主魏国，等到元贞渡过了长江，梁武帝就允许他登上王位，按仅次于皇帝的规格配给他仪仗和卫士。元贞是元树的儿子。

萧渊明至邺，东魏主升阊阖门受俘，让而释之，送于晋阳，大将军澄待之甚厚。

萧渊明被押送到了邺城，东魏孝静帝登上了阊阖门接收战俘，责备之后就给他松绑，然后送到了晋阳，大将军高澄非常厚待萧渊明。

慕容绍宗引军击侯景，景辎重数千两，马数千匹，士卒四万人，退保涡阳。绍宗士卒十万，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使谓之曰：“公等为欲送客，为欲定雌雄邪？”绍宗曰：“欲与公决胜负。”遂顺风布陈。景闭垒，俟风止乃出。绍宗曰：“侯景多诡计，好乘人背。”使备之，果如其言。景命战士皆被短甲，执短刀，入东魏陈，但低视，斫人胫马足。东魏兵遂败，绍宗坠马，仪同三司刘丰生被伤，显州刺史张遵业为景所擒。

慕容绍宗带领军队攻打侯景，侯景带着几千辆辎重，几千匹马，四万名兵卒，退守涡汤。慕容绍宗统帅十万士兵，旌旗、铠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敲着战鼓长驱直进。侯景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你们这是想送客人，还是想决一雌雄？”慕容绍宗回答说：“想和你决一胜负。”于是，他顺着风势摆了阵势，侯景关闭了营垒，等风停了才出来。慕容绍宗说：“侯景诡计多端，喜欢从人的背后进攻。”他派人加强防备，结果确如他所说的那样。侯景命令战士们身披短小的铠甲，手持短刀，从背后进入了东魏军队的阵营，只是低头而视，瞧准东魏士兵的小腿和马腿砍去。东魏的军队于是溃败了。慕容绍宗从马上坠下来，仪同三司刘丰生被砍伤，显州刺史张遵业被侯景擒获。

绍宗、丰生俱奔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如景之难克者也。君辈试犯之！”光等被甲将出，绍宗戒之曰：“勿渡涡水。”二人军于水北，光轻骑射之。景临涡水谓光曰：“尔求勋而来，我惧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为射我？汝岂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绍宗教汝也。”光天以应。景使其徒田迁射光马，洞胸，光易马隐树，又中之，通入于军。景擒恃显，既而舍之。光走入谯城，绍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光，金子之也。

慕容绍宗、刘丰生一起逃往谯城。裨将斛律光、张恃显责怪他们，慕容绍宗说：“我身经多次战斗，没有见到象侯景这样难以对付的敌手。你们试着去斗他一斗吧！”斛律光等人披上铠甲要去出战，慕容绍宗告诫他们说：“不要渡过涡水。”斛律光与张恃显两个人把军队驻扎在涡水北面，斛律光乘轻骑用弓箭射侯景，侯景在涡水边对斛律光说：“你为求取功勋而来，我因害怕死而离去。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你为什么用箭射我？你哪里能懂得不可渡涡水到南面来的道理，一定是慕容绍宗教你的。”斛律光无言以对。侯景让他的手下人田迁用箭射斛律光的马，箭穿透了马的胸膛。斛律光又换了匹马躲在树后。田迁的箭又射中了他的马，斛律光便退回了军营。侯景捉住了张恃显，很快又放了他。斛律光跑到了谯城，慕容绍宗说：“今天你们交兵究竟如何？你还责怪我！”斛律光是斛律金的儿子。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夹涡而军，潜于上风纵火，景帅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火不复然。

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驻军于涡水两岸偷偷地顺风纵火，侯景率领骑兵进入水中，从水中出来向后撤退，草被打湿以后，火便不再燃烧。

魏岐州久经丧乱，刺史郑穆初到，有户三千，穆抚循安集，数年之间，至四万余户，考绩为诸州之最；丞相泰擢穆为京兆尹。

西魏岐州长期经受战乱，刺史郑穆初到任时，只有三千户人家，郑穆安抚百姓，让他们休养生息，并让他们聚集而居，几年之间，岐州便有了四万多户人家，朝廷考绩时在所有州刺史中他的政绩最好；丞相宇文泰提拔郑穆为京兆尹。侯景与东魏慕容绍宗相持数月，景食尽，司马世云降于绍宗。

侯景与东魏的慕容绍宗相持了几个月，侯景的粮食吃完了，司马世云投降了慕容绍宗。

第一百六十一卷

梁纪十七高祖武皇帝十七太清二年（戊辰、548 ）

梁纪十七梁武帝太清二年（戊辰，公元548 年）

春，正月，已亥，慕容绍宗以铁骑五千夹击侯景，景诳其众曰：“汝辈家属，已为高澄所杀。”众信之。绍宗遥呼曰：“汝辈家属并完，若归，官勋如旧。”被发向北斗为誓。景士卒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帅所部降于绍宗。景众大溃，争赴涡水，水为之不流。景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步骑八百人，南过小城，人登陴诟之曰：“跛奴！欲何为邪！”景怒，破城，杀诟者而去。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春季，正月，已亥（初七），东魏慕容绍宗带领五千精锐骑兵前后夹击侯景的军队。侯景欺骗他的士兵们说：“你们这些人的家属，已经被高澄杀掉了。”侯景手下的士兵都相信了他的话。慕容绍宗从远方高喊着：“你们的家属都平安无事，如果你们回归，官职和勋爵会象从前一样封给你们。”说完，他披散着头发面向北斗星发誓。侯景的士兵们不愿意南渡，他的将领暴显等人各自统率自己的部队投降了慕容绍宗。侯景的人马全面溃败，士兵们争相抢渡涡水，河水都被败兵们阻断、不再奔流了。侯景与自己的几个心腹之人骑马从硖石渡过了淮河。他们逐渐收集了一些溃散的士兵，步兵、骑兵共有八百人。他们向南经过一座小城时，有人登上了城墙上面呈凸凹形的短墙对侯景谩骂道：“跛脚的奴才，看你还想做什么！”侯景听完恼羞成怒，攻破了这座小城，杀掉了骂他的人之后带兵离去。他们昼夜兼行，追击他们的东魏军队不敢逼近。侯景派人对慕容绍宗说：“侯景如果被抓去，您还有什么用呢？”慕容绍宗于是便放过了他。

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

辛丑（初九），梁武帝任命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

甲辰，豫州刺史羊鸦仁以东魏军渐逼，称粮运不继，弃悬瓠，还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亦弃项城走；东魏人皆据之。上怒，责让鸦仁；鸦仁惧，启申后期，顿军淮上。

甲辰（十二日），豫州刺史羊鸦仁因东魏军队逐渐逼近，声称粮草运输接济不上，舍弃了悬瓠城，回到了义阳；殷州刺史羊思达也丢弃了项城逃走。这些地方都被东魏军队占领了。梁武帝十分恼怒，斥责了羊鸦仁，羊鸦仁很害怕，启奏梁武帝申请宽限一段时期，并把军队驻扎在淮河上游。

侯景既败，不知所适，时鄱阳王范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马头戍主刘神茂，素为监州事韦黯所不容，闻景至，故往候之，景问曰：“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欲往投之，韦黯其纳我乎？”神茂曰：“黯虽据城，是监州耳。王若驰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景执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请帅步骑百人先为乡导。壬子，景夜至寿阳城下；韦黯以为贼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战败来投此镇，愿速开门！”黯曰：“既不奉敕，不敢闻命。”景谓神茂曰：“事不谐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说下也。”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而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唯知守城；河南自败，何预吾事！”思玉曰：“国家付君以阃外之略，今君不肯开城，若魏兵来至，河南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何颜以见朝廷？”黯然之。思玉出报，景大悦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开门纳景，景遣其将分守四门，诘责黯，将斩之；既而抚手大笑，置酒极欢。黯，睿之子也。

侯景战败后，不知道该投奔哪里。这时鄱阳王萧范被任命为南豫州刺史，还没有上任。马头戍主刘神茂，平素不被监州事韦黯所容。当他听说侯景来到，便前去迎候侯景。侯景问他：“寿阳离这个地方路途不远，城池险要、坚固。我想要前往投奔，韦黯他能接纳我吗？”刘神茂回答说：“韦黯虽然占据着寿阳城，但他只是监州官罢了。如果您率兵到了寿阳近郊，韦黯一定会出来迎接，趁此机会拘捕他，事情就可以成功。得到寿阳城之后，再慢慢地启奏皇上，让皇上知道此事。朝廷对大王南来归顺很高兴，一定不会责怪你的。”崐侯景听完握住刘神茂的手说：“真是天教我也。”刘神茂请求率领一百名步兵和骑兵先去做向导。壬子（二十日）。侯景夜间来到了寿阳城下。韦黯以为是贼盗来了，披上铠甲登上了城墙。侯景派手下人告诉韦黯说：“河南王侯景战败前来投奔此镇，希望赶快打开城门！”韦黯说：“我因为没有接到皇帝的圣旨，不敢听从你的命令。”侯景对刘神茂说：“事情不妙了。”刘神茂回答说：“韦黯懦弱并且缺少智谋，可以让人劝说他改变主意。”于是，侯景派寿阳人徐思玉进城拜见韦黯说：“河南王是朝廷所器重的人，您是知道的。现在他失利前来投奔你，怎么能不接纳他呢？”韦黯说：“我所接受的命令，只知道要守卫寿阳城，河南王战败了，与我有什么相干！”徐思玉说：“国家付予你统兵在外的权力，现在你不肯打开城门，如西魏的军队追来，河南王被西魏人杀掉，你怎能独自生存呢！你还有什么脸去见朝廷？”韦黯认为徐思玉说得很对。徐思玉出城秉报了侯景，侯景非常高兴地说：“救活我的人，正是你啊。”癸丑（二十一日），韦黯打开了城门接纳侯景。侯景派他的将领分别把守四个城门。他斥责韦黯不马上接纳他，要斩杀韦黯。不久，侯景又拍手放声大笑起来，摆出酒宴，尽情欢乐。韦黯是韦睿的儿子。

朝廷闻景败，未得审问；或云：“景与将士尽没。”上下咸以为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诣东宫，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传。”敬容曰：“得景遂死，深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问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终当乱国。”太子于玄圃自讲《老》、《庄》，敬容谓学士吴孜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于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朝廷听说侯景战败，没有能详细地查问。有人说：“侯景与他的将士全军覆没了。”朝廷上上下下都为此而担忧。侍中、太子詹事何敬容来到东宫，太子说：“淮河北面又有消息了，侯景一定会免于身亡，并不象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何敬容说：“得知侯景终于死了，这实在是朝廷的福分啊。”太子听完大惊失色。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何敬容说：“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叛臣，他将会使国家大乱。”太子在玄圃亲自讲读《老子》、《庄子》，何敬容对学士吴孜说：“昔日，西晋始祖崇尚玄妙、虚无之说，结果使中原沦丧在胡人、羯人手中。现在东宫太子又这样做，江南恐怕也将成为胡人的天下了吧！”

甲寅，景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驰以败闻，并自求贬削；优诏不许。景复求资给，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乙卯，即以景为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鄱阳王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谏曰：“窃闻侯景以涡阳败绩，只马归命，陛下不悔前祸，复敕容纳。臣闻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恶一也。昔吕布杀丁原以事董卓，终诛董而为贼；刘牢反王恭以归晋，还背晋以构妖。何者？狼子野心，终无驯狎之性，养虎之喻，必见饥噬之祸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欢卵翼之遇，位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欢坟土未干，即还反噬。逆力不逮，乃复逃死关西；宇文不容，故复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正欲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冀获一战之效耳；今既亡师失地，真是境上之匹夫，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若国家犹待其更鸣之辰，岁暮之效，臣窃惟侯景必非岁暮之臣；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岂知远慕圣德，为江、淮之纯臣乎！事迹显然，无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应干预朝政；但楚囊将死，有城郢之忠，卫鱼临亡，亦有尸谏之节。臣为宗室遗老，敢忘刘向之心！”上叹息其忠，然不能用。介，思话之孙也。

甲寅（二十二日），侯景派遣仪同三司于子悦飞马返回建康，把自己战败的事启奏朝廷，并且自己请求革职贬官。梁武帝下诏没有答应。侯景又请求为他补充财物和给养，梁武帝因为侯景的军队刚刚被打败，没有忍心把他调动。乙卯（二十三日），梁武帝就让侯景担任南豫州牧，他原来的官职还依然保持；又任命鄱阳王萧范为合州刺史，镇守合肥。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进谏说：“我私下听说侯景在涡阳打了败仗，单枪匹马前来归顺。陛下您不追悔他从前造成的灾难，又敕免并容纳了他。我听说恶人的秉性不会改变，天下的恶人是一样的。昔日吕布杀死了丁原，来侍奉董卓，而最终又杀死了董卓，成为叛贼。刘牢反叛王恭，归附晋朝，但又背弃了晋朝，制造邪恶事端。为什么呢？因为狼子野心，最终也不会有驯服、顺从的秉性，以喂养老虎为例，一定会出现被饥饿的老虎吃掉的祸患。侯景凭借着他的凶狠与狡猾的才能，受高欢的豢养和保护，身居高位独据一方，然而，高欢死后坟土还未干，他就反叛了高氏。只是因为叛逆的力量还不足，他才又逃奔到了关西。宇文泰没有收容他，所以他崐才投靠了我们。陛下您以往这所以不拒细流，接纳了侯景，正是为了象汉代在边境上设置属国安投降的胡人来对会匈奴那样，欲让侯景来对付东魏，希望他同东魏打一仗；而现在侯景既然亡师失地，吃了败仗，那么他便只是边境上的一个平常之人，陛下您舍不得区区一个侯景，却失去了与友好国家的和睦，如果国家还等待他自新之时，晚年效力，我私下认为侯景必定不是晚年效力的臣子。他抛弃家国象脱掉鞋一样轻率，背弃国君、亲人象丢掉草芥一样容易，他怎么会懂得远慕圣德而来，做我们梁朝纯贞的臣子呢！他的所作所为很明显，没有人会感到迷惑不解。我已经衰老，又受疾病侵扰，本不应该干预朝廷政事。但是楚国令尹子囊在临死时，还叮嘱子庚修筑郢都的城墙，不忘保护社稷。卫国的史鱼将死之时，尚有让儿子置尸窗下进谏卫灵公之举。我身为皇族遗老，怎么敢忘记刘向的一片忠心！”梁武帝魏很赞赏萧介的一片忠心，但是却不能听从他的忠告。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子。

己未，东魏大将军澄朝于邺。

己未（二十七日），东魏大将军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国主。

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

魏皇孙生，大赦。

西魏文帝的孙子降生，大赦天下。

二月，东魏杀其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讨侯景之党也；其馀为景所胁从者，皆赦之。

二月，东魏杀掉了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这是讨伐侯景的同党。其余被侯景所威胁，迫不得已随从他反叛的人都被赦免了。

东魏既得悬瓠、项城，悉复旧境。大将军澄数遣书移，复求通好；朝廷未之许。澄谓贞阳侯渊明曰：“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馀年。闻彼礼佛文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知非梁主本心，当是侯景扇动耳，宜遣使谘论。若梁主不忘旧好，吾亦不敢违先王之意，诸人并即遣还，侯景家属亦当同遣。“渊明乃遣事侯僧辩奉启于上，称”勃海王弘厚长者，若更通好，当听渊明还。“上得启，流涕，与朝臣议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皆曰：”静寇息民，和实为便。“司农卿傅岐独曰：”高澄何事须和？必是设间，故命贞阳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图祸乱。若许通好，正堕其计中。“异等固执宜和，上亦厌用兵，乃从异言，赐渊明书曰：”知高大将军礼汝不薄，省启，甚以慰怀。当别遣行人，重敦邻睦。“

东魏得到了悬瓠、项城后，完全恢复了有的疆土区域。大将军高澄多次派人送交国书，再次请求与梁朝通和、友好。朝廷没有允许。高澄对贞阳侯萧渊明说：“先王与梁主和睦相处，有十多年了。听说他拜佛的文字中写着，为魏国国主奉佛，同时也提到先王。这是梁主的真情厚意，没想到一朝失信，竟导致如此纷乱。我知道这并不是梁主的本意，一定是侯景煽动罢了。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去商讨一下，如果梁主没有忘记旧日两国这间的友好关系，我也不敢违背先王的意愿与梁朝为敌。我会立即遣返留在北方的人，侯景的家属也会同时得到遣返。”萧渊明于是派遣省事夏侯僧辩向梁武帝呈递了奏书，声称：“勃海王高澄是宽宏大量、十分厚道的长者，如果梁朝再次与东魏关系友好的话，高澄会允许我回到梁朝的。”梁武帝看到萧渊明的启奏后，流下了眼泪。便与朝中大臣们共同商议此事。右卫将军朱异、御史中丞张绾等人都说：“平息敌寇，安息百姓，讲和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很好。”只有司农卿傅岐认为：“高澄为什么要和我们讲和？这一定是他设下的离间计，之所以让贞阳侯萧渊明派来使者，目的是想让侯景自己产生猜疑。侯景的心神不定，心里不安宁，就一定会图谋叛乱引起灾祸。如果您答应与东魏友好往来，就正好堕入了高澄的圈套，中了他的奸计。”朱异等人固执地主张应该与东魏和好，梁武帝也厌倦了战争，于是便同意了朱异的意见，赐给萧渊明一封信，信上说：“知道高大将军待你不错，我看了你的奏折，心里感到很宽慰。自当另外派遣使者到魏国，以便重新建立两国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

僧辩还，过寿阳，侯景窃访知之，摄问，具服。乃写答渊明之书，陈启于上曰：“高氏心怀鸩毒，怨盈北土，人愿天从，欢身殒越。子澄嗣恶，计灭待时，所以昧引一胜者，盖天荡澄心以盈凶毒耳。澄敬行合天心，腹心无疾，又崐何急急奉璧求和？岂不以秦兵扼其喉，胡骑迫其背，故甘辞厚币，取安大国。臣闻‘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何惜高澄一竖，以弃亿兆之心！窃以北魏安强，莫过天监之始，钟离之役，匹马不归。当其强也，陛下尚伐而取之；及其弱也，反虑而和之。舍已成之功，纵垂死之，使其假使强梁，以遗后世，非直愚臣扼腕，实亦志痛心。昔伍相奔吴，楚邦卒灭；陈平去项，刘氏用兴，臣虽才劣古人，心同往事。诚知高澄忌贾在翟，恶会居秦，求盟请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万殒无辞；唯恐千载，有秽良史。”景又致书于朱异，饷金三百两；异纳金而不通其启。

夏侯僧辩返回东魏，路过寿阳城。侯景私下查访知道了这件事，便拘捕了他，向他寻问情况。夏侯僧辩把一切都告诉了侯景。侯景于是写了一封回复萧渊明的书信向梁武帝陈述启奏说：“高氏内心象毒酒一样狠毒，北方人民对怨恨至极。天从人愿，高欢终于死去。他的儿子高澄继承了他父亲的恶毒，灭亡的时间已经不长了。高澄侥幸打胜了涡汤战役的原因，大概是上天要动荡其心，好让他恶贯满盈吧。高澄的行为如果合乎上天的意愿，心腹要害如果没有毛病，又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捧璧求和呢？还不是因为关中的军队卡住了他的咽喉，柔然的军队在他的背后步步逼的缘故，所以他才用甜言蜜语，丰厚的钱财，来换取同我朝之间关系的安定。我听说‘一天放纵敌人，就会成为几代人的祸患’，您何必要怜悯高澄这小子，而背弃亿万人民的心愿呢！我私下认为北魏安定强大的时期，莫过于天监初年，但钟离战役，北魏却片甲未回。当其强大之时，陛下尚且还讨伐并战胜了它，现在东魏力量薄弱了，您反而顾虑重重与它讲和。舍弃已经成就的功业，去放纵东魏这个濒临死亡的人，使它能托命强梁，把祸患留给后世。这不仅让我扼腕叹息，也让有志之士感到痛心啊。以前，楚国的伍了胥投奔了吴国，楚国终于被吴国灭掉；陈平离开项羽，刘邦任用了他从而使国家兴盛起来。我虽然比古人才疏学浅，但是，我的忠心却和他们一样。我知道高澄是忌恨我投奔梁朝，就象忌恨贾季投翟，随会投奔秦一样。他请求讲和结成盟国，只是希望除掉他的心腹之患。如果我死了能对国家有益，我万死不辞。只恐怕千百年后，在史册上留下陛下的污点。”侯景又写信给朱异，并赠给朱异三百两黄金。朱异收下了侯景的钱财却没有把侯景的奏折向梁武帝呈递。

己卯，上遣使吊澄。景又启曰：“臣与高氏，衅隙已深，仰凭威灵，期雪仇耻；令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乞申后战，宣畅皇威！”上报之曰：“朕与公大义已定，岂有成而相纳，败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进退之宜，国有常制，公但清静自居，无劳虑也！”景又启曰：“臣今蓄粮聚众，秣马潜戈，指日计期，克清赵、魏，不容军出无名，故愿以陛下为主耳。今陛下弃臣遐外，南北复通，将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上又报曰：“朕为万乘这主，岂可失信于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劳复有启也。”

己卯（十七日），梁武帝派遣使者去慰问高澄，吊唁高欢。侯景又向梁武帝奏说：“我与高氏父子之间的嫌隙和仇恨已经很深，我仰仗您的威灵，期待着报仇雪耻。现在陛下又与高氏修好讲和，让我何处安身呢？请求您让我再次与高澄交战，来显示梁朝的皇威！”梁武帝写信回答侯景说：“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怎会有你打了胜仗就接纳你，打了败仗就抛弃你的道理呢？现在，高澄派遣使者来求和，我也想停止干戈。应该进还是应该退，国家有正常的制度，你只管清静自居就行了，无需费心去考虑这些！”侯景又向梁武帝启奏说：“我现在已贮备了粮草，聚集了士兵，喂了战马，藏好了武器，不日便可收复北方。我不能出师无名，所以希望陛下您能为我做主。现在陛下把我弃这在外，南北双方又开始互相沟通，只怕微臣的性命，将难免死在高澄之手。”梁武帝又写信给侯景说：“我是大国这君，怎么可以失信于人呢！我想你深深知道我的这番心，你不必再启奏了。”

景乃诈为邺中书，求以贞阳侯易景，上将许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馀，宁肯束手就絷！”谢举、朱异曰：“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上从之，复书曰：“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景谓左右曰：“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王伟说景曰：“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唯王图之！”于是始为反计：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辄停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

侯景于是假造了一封来自东魏都城邺城的书信，信中写道要用贞阳侯崐萧渊明交换侯景。梁武帝打算答应这一要求。舍人傅岐说：“侯景顺为山穷水尽才归至正道，投奔梁朝，舍弃了他是不吉祥的。况且侯景也身经百战，他怎么肯束手就擒呢！”谢举、朱异说：“侯景是败军之将，用一个使者就会把他召回来。”梁武帝听从了谢举、朱异的话，给邺城回信说：“贞阳侯早一到，侯景晚上会押送回去。”侯景对左右的人说：“我就知道这个老家伙是个薄情寡义之人！”王伟对侯景劝说道：“现在，我们等着听候梁国安排也是死，图谋大业也不过一死，希望大王您考虑一下这件事！”于是侯景才开始有把叛之计：将寿阳城内所有的居民，都招募为军队的士兵。立即停止收取市场税及田租。百姓之女，都被分派给将士们。

三月，癸巳，东魏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开计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大将军澄南临黎阳，自虎牢济河至洛阳。魏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将彭乐等战，为乐所擒，澄礼遇甚厚，宽得间逃归。澄由太行返晋阳。

三月，癸巳（初二），东魏任命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辛亥（二十日），大将军高澄南巡至黎阳，从虎牢渡过黄河到达了洛阳。西魏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乐等人交战，被彭乐抓获，高澄以礼相待，待他很优厚，裴宽找了个机会逃回了西魏。高澄由太行出发，返回了晋阳。

屈獠同斩李贲，传首建康。贲兄天宝遁入九真，收余兵二万围爱州，交州司马陈霸先帅众讨平之。诏以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在屈獠洞有人将李贲斩杀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建康城。李贲的哥哥李天宝逃到了九真郡，收聚剩余的二万人马包围了爱州，交州司马陈霸先率领军队讨伐并扫平了李天宝。梁武帝下诏任命陈霸先为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夏，四月，甲子，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伪假人官，事觉，纠检、首者六万馀人。

夏季，四月，甲子（初三），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人伪造任官文书授人官职，事情败露之后，由别人纠查、检举出的人以及自首的人达六万多。

甲戌，东魏遣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者督刘丰生等将步骑十万玫魏王思政于颍川。思政命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四面陵城。思政选骁勇开门出战，岳兵败走。岳更筑土山，昼夜攻之，思政随方拒守，夺其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

甲戌（十三日），东魏派遣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大都督刘丰生等人，率领十万步兵和骑后到颍川攻打西魏王思政的军队。王思政命令部队把战鼓和军旗都放倒在地，好象没有人一样。高岳自恃人马众多，从四个方向攻打颍川城。王思政挑选了一些骁勇善战的将士打开城门出去应战，高岳的军队被打败逃走了。高岳改变了战术，又修筑了一座土山，日夜不停地攻城。王思政随机应变守卫颍川城，并且夺取了土山，在土山上修筑了岗楼和低矮的城墙来辅助颍川的防守。

五月，魏以丞相泰为太师，广陵王欣为太傅，李弼为大宗伯，赵贵为大司寇，于谨为大司空。太师泰奉太子巡抚西境，登陇，至原州，历北长城，东趣五原，至蒲州，闻魏主不豫而还。及至，已愈，泰还华州。

五月，西魏文帝任命丞相宇文泰为太师，任命广陵王元欣为太傅，任命李弼为大宗伯，任命赵贵为大司寇，任命于谨为大司空。太师宇文泰侍奉太子巡抚西部边境地区。他们选进入陇地，然后到达了原州，经过了北长城。向东至五原，至达了蒲州。后来他们听说西魏文帝身体不适就返回了国都。等回到都城后，西魏文帝的身体已经痊愈了。宇文泰便返回了华州。

上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复修前好。陵，之子也。

梁武帝派遣建康令谢挺、散骑常侍徐陵等人到东魏去聘问。恢复从前的友好关系。徐陵是徐的儿子。

六月，东魏大将军澄巡北边。

六月，东魏大将军高澄到北部边境地区巡视。

秋，七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庚寅朔（初一），这一天有日食现象。

乙卯，东魏大将军洽朝于邺。以道士多伪滥，始罢南郊道坛。八月，崐庚寅，澄还晋阳，遣尚书辛术帅诸将略江、淮之北，凡获二十三州。

乙卯（二十六日），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上朝。因为道士中有许多是假冒的，东魏便将南郊的道坛废除了。八月，庚寅（初二），高澄返回晋阳，他派尚书辛术统率诸将夺取长江、淮河以北的地区，一共占领了二十三个州。

侯景自至寿阳，征求无已，朝廷未尝拒绝。景请娶于王、谢，上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配奴！”又启求锦万匹为军人作袍中领军朱异议以青布给之。又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景以安北将军夏侯夔之子为长史，徐思玉为司马，遂去“夏”称“侯”，托为族子。

侯景自从来到寿阳，就不断地提出要求，朝廷都未曾拒绝过他。侯景请求梁武帝，要娶王家或谢家的女子为妻。梁武帝说：“王和谢家门第高贵，你与他们不相配，你可以从朱、张以下的家族中寻访、聘娶。”侯景为此心中十分怨恨梁武帝，说：“将来，我要让吴人的女儿许配给奴仆！”他又向梁武帝启奏，要求朝廷赐给他一成匹锦缎，给官兵制作战袍。中领军朱异建议给侯景青布。侯景又以武器不精良为理由，向梁武帝启奏请求派来东治的锻造工人，打算再营造一些武器。侯景任命安北将军夏侯夔的儿子夏侯为长史，任命徐思玉为司马。夏侯于是去掉了姓氏中的“夏”字，只称“侯”字，假托是侯景的同族子孙。

上既不用景言，与东魏和亲，是后景表疏稍稍悖慢；又闻徐陵等使魏，反谋益甚。元贞知景有异志，累启还朝。景谓曰：“河北事虽不果，江南何虑失之，何不小忍！”贞惧，逃归建康，具以事闻；上以贞为始兴内史，亦不问景。

梁武帝既然没有采纳侯景的意见，与东魏友好往来，和睦相亲，这以后，侯景写给梁武帝的奏折态度渐渐不恭傲慢起来。后来他又听说徐陵等人出使东魏，心里反叛的念头就更强烈了。元贞知道侯景对梁朝有异心，多次向侯景请求返回朝廷。侯景对元贞说：“黄河北边的事虽然没有成功，长江南又何必担心会失掉呢，何不稍稍忍耐一下！”元贞听后十分恐惧，逃回了建康城，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任命元贞为始兴内史，也没有再追问侯景这些事。

临贺王正德，所至贪暴不法，屡得罪于上，由是愤恨，阴养死士，储米积货，幸国家有变；景知之。正德在北与徐思玉相知，景遣思玉致笺于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祸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黜，四海业业，归心大王。景虽不敏，实思自效，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正德大喜曰：“侯公之意，暗与吾同，天授我也！”报之曰：“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

临贺王萧正德，无论到哪里都贪婪残暴，不遵守法令，多次受到梁武帝的怪罪。因为这些萧正德心里对梁武帝十分愤恨。他暗中豢养一批肯为他效忠的敢死之人，储存粮食，积攒财物，希望家发生意外事变。侯景知道萧正德的心意。萧正德在北方时与徐思玉是知己，侯景于是便派徐思玉给萧正德送去了一封书信。信上说：“现在天子上纪已大。奸臣乱国，依我看梁朝没有多少日子就会出现灾祸，遭到失败。大王你实属是君位的继承人，中途却被废黜，四海之人都归心于您。侯景虽不聪敏，实在想亲自为您效劳，希望大王您答应百姓的要求，上天可鉴我的诚心！”萧正德喜形于色地说：“侯公的心愿，正好与我相同，这真是天授我也！”于是给侯景回信说：“朝廷中的事，正如你所讲的那样，我有这个打算已很久了。今天，我在朝廷里面，你在朝廷外面，我们相互呼应，一定会成功！事不宜迟，现在正是好时机。”

鄱阳王范密启景谋反。时上以事专委朱异，动静皆关之，异以为必无此理。上报范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婴儿仰人乳哺，以此事势，安能反乎！”范重陈之曰：“不早翦扑，祸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处分，不须汝深忧也。”范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上不许。朱异谓范使曰：“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客！”自是范启，异不复为通。

鄱阳王萧范秘密启奏梁武帝，告诉他侯景要密谋反叛。当时，梁武帝把有关边境方面的事全都委托给了朱异，边境有什么动静都直通朱异。朱异认为萧范所说的一定没有道理。梁武帝于是给萧写回信说：“侯景孤单一人，境况危险才寄身于我们。这好象是刚出生的婴儿要仰仗人的乳汁来哺育一样。由此看来，他怎么能反叛呢！”萧范再次向梁武帝陈术说：“如果不早些把他消灭就崐会给百姓带来灾祸。”梁武帝回答说：“朝廷对这件事自有处置，你不必再过多忧虑此事了。”萧范又请求梁武帝动用合肥的军队去讨伐侯景，梁武帝没有同意。朱异对萧范的使者说：“鄱阳王竟不允许朝廷养一个食客！”从此以后，萧范给梁武帝的奏表，朱异便不再为他呈递梁武帝了。

景邀羊鸦仁同反，鸦仁执其使以闻。异曰：“景数百叛虏，何能为！”敕以使者会建康狱，俄解遣之。景益无所惮，启上曰：“若臣事是实，应罹国宪；如蒙照察，请戮鸦仁！”景又言：“高澄狡猾，宁可全信！陛下纳其诡语，求与连和，臣亦窃所笑也。臣宁堪粉骨，投命雠门，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帅甲骑，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上使朱异宣语答景使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之失也。”益加赏赐锦彩钱布，信使相望。

侯景邀羊鸦仁一同反叛梁朝，羊雅仁拘捕了侯景派劝他反叛的信使，并把这件事报告了朝廷。朱异说：“侯景的反叛军队只有几百人，能有什么作为！”梁武帝命令把侯景的信使送到建康的监狱里，不久，又释放了他。侯景更加肆无忌惮，向梁武帝启奏说：“如果我的事是事实，我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如果我能承蒙你的关照和详察，请您杀掉羊鸦仁！”侯景又启奏说：“高澄为人十分狡猾，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话！陛下听信了他的谎言，力求与他和好，我在私下里对这件事也感到魏可笑。我怎敢冒粉身碎骨的危险，投身我的仇人高澄呢，请求您将长江西部的一块地区，划归我控制。如果您不答应我一这要求，我就统率兵马，来到长江之上，杀向闽、越地区。这样，不仅朝廷蒙受耻辱，也会使三公大臣们顾不上吃饭。”梁武帝让朱异代替他向侯景的信使回答说：“比如一个贫寒的家庭，蓄着了十个、五个食客，还有让他们满意，我只有一个客人，就招致了你这些愤慨的话，这也是我的过失啊！”这之后，梁武帝对侯景的赏赐更多了，赏给了他许多鲜艳华美的彩帛及钱币，信使往来不断，道路相望。

戊戌，景反于寿阳，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名。异等皆以奸佞骄贪，蔽主弄权，为时人所疾，故景托以兴兵。、验，吴郡人；石珍，丹杨人。、验迭为少府丞，以苛刻为务，百贾怨之，异尤与之昵，世人谓之“三蠹”。

戊戌（衬十），侯景在寿阳反叛。他以杀掉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借口反叛了梁朝。朱异等人由于为人奸诈、善于花言语阿谀奉承，骄奢淫逸而又贪婪，欺骗梁武帝、玩弄权术，被当时的人所痛恨，因此侯景以此为借口起兵叛乱。徐、陆检是吴郡人。周石珍是丹杨人。除与陆检曾轮流担任少府丞。因为他们做事苛刻，商人们都他恨他们。朱异与他俩的关系尤其亲昵，因此，世上的人都称他们三个是“三蠹”。

司农卿傅岐，梗直士也，尝谓异曰：“卿任参国钧，荣宠如此。比日所闻，鄙秽狼籍，若使圣主发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间谤黩，知之久矣。心苟无愧，何恤之言！”岐谓人曰：“朱彦和将死矣。恃谄以求容，肆辩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天夺之鉴，其能久乎！”

司农卿傅岐，是个为人耿直的官吏。他曾对朱异说：“你掌握朝政大权，得到的荣誉和受到的宠幸如此多。近来传闻都是些污秽、狼藉之事。如果让圣明的君主发现以后明白过来，你能免于罪责吗！”朱异回答说：“外面对我的诽谤和玷污，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如果我心里没有惭愧，又何必忧虑别人讲些什么呢！”傅岐事后对别人说：“朱异快要完了。他仗着自己能巴结奉承来求得欢心，肆意为自己狡辩，拒绝别人的劝告，他听到灾难要降临而不怕，知道自己的罪恶，却不思改悔，上天要惩罚他，他还能活得长么！”

景西攻马头，遣其将宋子仙东攻木栅，执戍主曹等。上闻之，笑曰：“是何能为！吾折棰笞之。”敕购斩景者，封三千户公，除州刺史。甲辰，诏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以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纶持节董督众军以讨景。正表，宏之子；仲礼，庆远之孙；之高，邃之兄子也。

侯景向西进攻马头，派遣他的将领宋子仙向东去攻打木栅，并捉住了戍主曹等人。梁武帝听说这件事以后，笑着说：“这些人能干出什么！我折断一根木棍就把能鞭打他。”梁武帝下令悬赏，能杀掉侯景的人，封为三千户公并授崐予州刺史之职。甲辰（十六日），梁武帝下诏，任命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萧纶持节监督各路军队以讨伐侯景。萧正表是萧宏的儿子。柳仲礼是柳庆远的孙子，裴之高是裴邃哥哥的儿子。

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卒。

九月，东魏濮阳武公娄昭去世。

侯景闻台军讨之，问策于王伟，伟曰：“邵陵若至，彼众我寡，必为所困。不如弃淮南，决志东向，帅轻骑直掩建康；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贵拙速，宜即进路。”景乃留外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寿阳；癸未，诈称游猎，出寿阳，人不之觉。冬，十月，庚寅，景扬声趣合肥，而实袭谯州，助防董绍先开城降之。执刺史丰城侯泰。泰、范之弟也；先为中书舍人，倾财以事时要，超授谯州刺史。至州，遍发民丁，使担腰舆、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纵免之，由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故败。

侯景听说官军前讨伐他，便向王伟询问策略，王伟说：“邵陵王的军队如果到来，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一定会被他的军队所围困。我们不如放弃淮南，专心一意向东进军，统率轻装骑兵直袭建康。临贺王萧正德在建康内部反叛，大王你在建康城外发动攻势，天下不难平定！军队贵在行动速迅，您应该马上上路。”侯景于是让自己的表弟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卫寿阳城。癸未（二十五日），侯景诈称出外巡游、打猎，出了寿阳城，人们都没有发觉这件事。冬季，十月，庚寅（初三），侯景杨言要到合肥，便实际上却袭击谯州。谯州助防先打开城门，投降了侯景。侯景拘捕了史丰城侯萧泰。萧泰是萧范的弟弟。他以前曾担任中书舍人，花费了大量钱财贿赂当时的达官贵人，被破格提拔为谯州刺史。到了谯州，他到处征发民夫，为他抬着高到人腰部的轿子，手持障尘蔽日的扇，以及雨伞等器物，不论是土族还是庶族，如果谁耻于做这些事，就会遭到木棍的加重毒打。谁多送给他钱财，就免除谁的劳役。由于这些，人们都希望天下大乱，等到侯景来到谯州时，人人都没有作战的愿望。所以战败了。

庚子，诏遣宁远将军王质帅众三千巡江防遏。景攻历阳太守庄铁，丁未，铁以城降。因说景曰：“国家承平岁久，人不习战，闻大王举兵，内外震骇，宜乘此际速趋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得济矣。”景乃仪同三司田英、郭骆守历阳，以铁为导，引兵临江。江上镇戍相次启闻。上问讨景之策于都官尚书羊侃，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阳；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无渡江之志。”遂寝其议。侃曰：“今兹败矣！”

庚子（十三日），梁武帝下诏派遣宁远将军王质统率三千人马沿长江防卫和阻止侯景的进攻。侯景向历阳太守庄铁的军队发动了进攻。丁未（二十日）庆铁率全城军民投降了侯景。并对侯景说：“国家连续安定许多年了，人们都已不习惯作战，听说大王您起兵，朝廷内外都感到很震惊和害怕。应该乘机迅速逼近建康，那样，不经过流血打仗就能取得成功。如果让朝廷渐渐有所防备，朝廷内外也稍稍安定一些，只要派遗一千名瘦弱的士兵径直占据采石的话，大王虽然有百万精锐军队，也不会成功。”侯景于是留下了仪同三司国英以及郭骆守卫历阳，让庄铁担任向导，带领军队来到了长江边上。防卫长江的官员相继依次把侯景反叛的近事启奏给了梁武帝。梁武帝向都官尚书羊侃寻问讨伐侯景的计策。羊侃则请求：“派二千人马快速占据采石，并命令邵陵王袭击、夺取寿阳，让侯景不能前进，退又失去巢穴。这些乌合之众，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朱异却说：“侯景一定没有渡过长江的打算。”于是，没有采纳羊侃的建议，羊侃说：“现在梁朝就要败亡了。”

戊申，以临贺王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屯丹杨郡。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密以济景。景将济，虑王质为梗，使谍视之。会临川太守陈昕启称：“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上以昕为云旗将军，代质戍采石，征质知丹杨尹事。昕，庆之之子也。质去采石，而昕犹未下渚。谍告景云：“质已退。”景使折江东树枝为验，谍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崐吾事办矣！”己酉，自横江济于采石，有马数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严。

戊申（二十一日），梁武帝任命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把军队驻扎在丹杨郡。萧正德派遣了几十艘大船，欺骗别人说这些船是用来运芦苇的，而暗中却用来载侯景的军队过江。侯景将要渡过江时，担心王质从中作梗，便派间谍观察监视他。正好这时临川太守陈昕向梁武帝启奏说：“采石急需重兵把守，王质的水军力量薄弱，恐怕不能顶事。”梁武帝于是任命陈昕为云旗将军，代替王质守卫采石。征调王质到丹杨任丹杨尹。陈昕，是陈庆之的儿子。王质离开了采石，而陈昕还没有去采石就任。间谍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侯景：“王质已经离开采石。”侯景让间谍把长江东岸的树枝折断进行验证，间谍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之后返回。侯景非常高兴地说：“我的事能成了！”己酉（二十二日），侯景从横江渡过长江到达采石，一共有几百匹马和八千士兵。这天夜里，朝廷才下令实行戒严。

景分兵袭姑孰，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南津校尉江子一帅舟师千余人，欲于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与其徒先溃走。子一收馀众，步还建康。子一，子四之兄也。

侯景分几路人马袭击姑孰城，抓住了淮南太守文侯萧宁。南津校尉江子一统率千余水军，想在长江下流拦击侯景的军队。江子一的副将董桃生，家住在长江北面，他与手下人率先溃败逃走。江子一聚集了剩下的人马，徒步回到了建康。江子一是江子四的哥哥。

太子见事急，戎服入见上，禀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内外军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书省，指授军事，物情惶骇，莫有应募者。朝廷犹不知临贺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门，宁国公大临屯新亭，大府卿韦黯屯六门，缮修宫城，为受敌之备。大临，大器之弟也。

太子见情况紧急，便身穿戎装进入皇宫见梁武帝，领受梁武帝的指示，梁武帝对他说：“这些事是你自己的事，又何必问我呢？朝廷内外的军政事务，我全都交给你了。”太子于是进驻中书省，指挥布置军事事务。人们情绪惶惶不安，没有人敢应募出征。朝廷还不知道临贺王萧正德已暗中投降了侯景这一情况，仍命令萧正德驻兵把守朱雀门，命宁国公萧大临驻守新亭，大府卿韦黯率兵驻守六个城门、修缮皇宫的城墙，为一旦遭受敌人进攻做好准备。萧大临是萧大器的弟弟。

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骇，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复通行，赦东。西冶、尚方钱署及建康系囚，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以羊侃为军师将军副之，南浦侯推守东府，西丰公大春守石头，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分守宫城诸门及朝堂。推，秀之子；大春，大临之弟；津，仲礼之父也。摄诸寺库公藏钱，聚之德阳堂，以充军实。

己酉（二十二日），侯景的军队到达了慈湖。建康全城都非常惊恐，御街上人们互相抢夺虏掠，街道已不能通行。朝廷敕免了东西冶、尚方钱署以及建康城拘押的囚犯。任命扬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任命羊侃担任军师将军，辅助萧大器。命南浦侯萧推守卫东府，命西丰公萧大春守卫石头，命轻车长史谢禧、始兴太守元贞守卫白下，命韦黯与右卫将军柳津等人分别守卫宫城的各个城门以及朝廷的殿堂。萧推是萧秀的儿子。萧大春是萧大临的弟弟，柳津是柳仲礼的父亲。梁武帝把各官署仓库里贮藏的钱财聚集起来，集中在德阳堂，用来补充军需。

庚戌，侯景至板桥，遣徐思玉来求见上，实欲观城中虚实。上召问之。思玉诈称叛景请间陈事，上将屏左右，舍人高善宝曰：“思玉从贼中来，情伪难测，安可使独在殿上！”朱异侍坐，曰：“徐思玉岂刺客邪！”思玉出景启，言“异等弄权，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异甚惭悚。景又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上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随思玉劳景于板桥。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举何名！”景曰：“欲为帝也！”王伟进曰：“朱异等乱政，除奸臣耳。”景既出恶言，遂留季，独遣宝亮还宫。

庚戌（二十三日），侯景的军队到达了板桥。他派遣徐思玉前来拜见梁武帝，实际上是想探听一下建康城里的虚实。梁武帝召见了他并问了他一些事。徐思玉假称他背叛了侯景，请求单独向梁武帝报告情况。梁武帝要屏退左右，舍人高善宝说：“徐思玉从叛贼那里来，真假难以推测，怎么可以让他单独崐留在殿堂之上！”朱异正坐在梁武帝身边侍奉，他说：“徐思玉难道是刺客吗！”徐思玉拿出了侯景的启奏，上面写道：“朱异等人玩弄权术，我请求带兵入朝，除掉国君身边的坏人。”朱异感到非常惭愧和恐惧。侯景又请求梁武帝派一名懂得事理的舍人出来总录侯景要说的事并且分辨是非。梁武帝于是派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跟随徐思玉一起到板桥来慰劳侯景，侯景面向北方承接了诏书。贺季问：“你现在的举动到底要干什么？”侯景回答说：“是想称皇帝。”王伟上前说道：“朱异等人搞乱了国家政务，我们是要除掉奸臣的。”侯景已经说出了他的罪恶目的，于是便拘留了贺季，只打发郭宝亮返回皇宫。

百姓闻景至，竞入城，公私混乱，无复次第，羊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斩数人，方止。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罕见兵甲，贼至猝迫，公私骇震。宿将已尽，后进少年并出在外，军旅指，一决于侃，侃胆力俱壮，太子深仗之。

百姓听说侯景的军队来到，争相逃入城里。官员与百姓混杂在一起，不再有秩序。羊侃布置防守计划，每处都安排皇室成员来监督。军队的官兵争相进入武器库，自己拿兵器和盔甲，掌管武器库的人不能禁止，羊侃下令斩杀了几个人，才制止了这种混乱。这年，是梁朝建立后的第四十七年，国内一直平安无事，在职的公卿以及闾里士大夫都很少见到兵器和铠甲。现在，叛贼突然来到，形势紧迫，官员与百姓都很震惊。朝廷中的老将已经没有了，后来晋升的青年将领都正在外面征战或防守边境，军队的指挥权，完全由羊侃一人决定。羊侃有胆有谋，太子深深地仰仗于他。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庾信守闪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桁北。太子命信开大桁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桁，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习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南塘游军沈子睦临贺王正德之党也，复闭桁渡景。太子使王质将精兵三千援信，至领军府，遇贼，未陈而起。正德帅众于张侯桥迎景，马上交揖，既入宣阳门，望阙而拜，欷流涕，随景渡淮。景军皆著青袍，正德军并著袍，碧里，既与景合，悉反其袍。景乘胜至阙下，城中惧，羊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小安。西丰公大春弃石头，奔京口；谢禧、元贞弃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头城降景，景遣其仪同三司于子悦守之。

辛亥（二十四日），侯景来到朱雀门浮桥的南面，太子命临贺王萧正德把守宣阳门，命东宫学士新野人庾信把守朱雀门，统率皇宫中的三千多名文武官员在浮桥北面安营扎寨。太子命令庾信断开浮桥以挫折侯景部队的锋芒。萧正德说：“百姓看到断开浮桥，一定会非常惊恐，应该暂且先安抚百姓的情绪。”太子采纳了萧正德的意见。一会儿，侯景的部队来到。庾信率领人马断开了浮桥，刚除掉了一艘大船，看到侯景的士兵都戴着铁面具，于是便后退，隐藏到城门楼上。庚信正在吃甘蔗，一枝箭飞来射中了城门柱子。庚信手中的甘蔗随着弓弦的响声坠落到了地上。于是，他抛弃了军队逃走了。南塘游军沈子睦，是临贺王萧正德的同党。他们趁机闭合了浮桥，让侯景渡河。太子派遣王质率领三千精兵去增援庾信。王质的军队到了领军府，遭遇到了侯景的军队，王质的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就逃走了。萧正德率领他的人马在张侯桥迎接侯景。他们在马上相互作揖。进入宣阳门后，萧正德面向后宫叩拜，哽咽流泪，跟随侯景一起渡过秦淮河。侯景部队的士兵都穿青色战袍，萧正德部队的士兵都穿红色战袍，战袍里子是青绿色的。与侯景部队会合后，萧正德就命令他的士兵全部将战袍衬里朝外反过来穿。侯景乘胜进军来到城楼下面，城里的人十分恐惧。羊侃谎称得到了一封射进来的书信，书信上说：“邵陵王和西昌侯的援兵已经到达附近”。大家这才稍稍安定下来。西丰公萧大春放弃了石头，逃奔京口；谢禧、元贞等人放弃了白下逃走；津主彭文粲等人率石头城军民投降了侯景，侯景便派遣他的仪同三司于子悦来守卫石头城。

壬子，景列兵绕台城，幡旗皆黑，射启于城中曰：“朱异等蔑弄朝权，轻作威福，臣为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诛朱异等，臣则敛辔北归。”上问太子：“有是乎？”对曰：“然。”上将诛之。太子曰：“贼以异等为名耳；今日杀之，无救于急，适足贻笑将来，俟贼平诛之未晚。”上乃止。壬子（二十五日），侯景让士兵列队围绕在台城周围，他的战旗都是黑色。他叫人向城内射去了一封书信，信上说：“朱异等人专权，作威作福，我被他所陷害，想杀掉我。如果陛下您杀掉朱异等人，那么我就收兵回北方。”梁武帝问太子：“有这样的事吗？”太子回答说：“有”。梁武帝于是要斩杀朱异。太子对梁武帝说：“侯景这个叛贼只是以杀朱异等人为借口罢了，今天您即使杀掉了朱异，对当前的紧急情况也无济于事，只会被后人耻笑，等到平定侯景之后再来杀掉他也不晚！”梁武帝于是才没有杀掉朱异。

景绕城既匝，百道俱攻，呜鼓吹唇，喧声震地。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凿门上为窍，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银鞍，往赏战士；直将军朱思帅战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久之方灭。贼又以长柯斧斫东掖门，门将开，羊侃凿扇为孔，以槊刺杀二人，斫者乃退。景据公车府，正德据左卫府，景党宋子仙据东宫，范桃棒据同泰寺。景取东宫妓数百，分给军士。东宫近城，景众登其墙射城内。至夜，景于东宫置酒奏乐，太子遣人焚之，台殿及所聚图书皆尽。景又烧乘黄厩、士林馆、太府寺。癸丑，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项木驴，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城楼，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

侯景将城包围起来后，各处一齐攻城。他们敲着战鼓，吹起了口哨，喧嚣的声音震撼了大地。侯景叫人放火烧大司马、以及东华、西华等门。羊侃派人在门上凿出一些洞，用水灌入其中去浇灭火焰。太子亲自捧着银制的马鞍，前去犒赏那些勇敢杀敌的战士。直将军朱思率领几名士兵翻过宫墙到外面去洒水。过了很久火才被浇灭。侯景又让人用长柄斧子吹东掖门，门快要被砍开了，羊侃叫人在门扇上凿出小孔，用槊刺杀了两名敌人，砍门的士兵才退了回去。侯景占领了公车府，萧正德占领了左卫府，侯景的党羽宋子仙占领了东宫，范桃棒占领了同泰寺。侯景把东宫里的几百名歌女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兵。东宫靠近台城，侯景的士兵登上了东宫城墙向台城内射箭。到了夜晚，侯景在东宫摆设酒宴，奏起音乐。太子叫人用火烧东宫，台殿以及殿内收藏的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侯景又派人去焚烧乘黄厩、士林馆以及太府寺。癸丑（二十七日），侯景制作了几百个木驴用来攻打皇城，城上的人向木驴投掷石块它们击碎了。侯景又改制了一种尖颈的木驴，石头无法将它砸破，羊侃让人制作了一种象雉尾形状的火炬，点上火一起投向木驴，很快木驴就全部被烧掉了。侯景又制造了一种攀登城墙的高楼战车，高十多丈，想用它居高临下向城里射箭。羊侃说：“战车很高，地上的壕沟土很虚，战车一来一定会倒下，我们可以埋伏起来观看它。”等到战车一动，果然倒下了。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伤多，乃筑长围以绝内外，又启求诛朱异等。城中亦射赏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匹。”朱异、张绾议出的兵击之，问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贼，徒挫锐气；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不致失亡。”异等不从，使千馀人出战；锋未及交，退走，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侯景既然攻城没有成功，死亡、受伤的士兵又很多，于是便修筑起一条长长的围子来隔断皇城内外，同时又向梁武帝启奏请求杀掉朱异等人。皇城里也向城外射出赏格，上面写道：“有能把侯景的首级送来的，就把侯景的爵位授与他，并赏赐一亿万钱，一万匹布，一万匹绢。”朱异、张绾商议要出兵攻打侯景，征询羊侃的意见，羊侃说：“不可以。现在，如果派出少量人马，不能攻破贼兵，只会白白挫伤自己的锐气；如果派出的人马很多，一旦失利，城门狭窄、浮桥又小，一定会导致重大伤亡！”朱异等人不听从羊侃的劝告，派遣一千多人出去与侯景的军队作战；还没交锋，就退了回来，在争着过桥时掉进水中淹死的人有半数以上。

侃子，为景所获，执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计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矣，犹在邪！”引弓射之。景以其忠义，亦不之杀。

羊侃的儿子羊被侯景俘获，侯景把他带到了城墙下面给羊侃看。羊侃说：“我羊氏豁出整个宗族报效君主，尚不够，怎么会在乎一个儿子，希望你早点杀掉他！”几天以后，侯景又把羊侃的儿子押来。羊侃对羊说：“我还以为你早就死了，怎么还活着呢！”于是使拉弓射羊。侯景因羊侃是个忠义崐之人，也没有杀掉羊。

庄铁虑景不克，托称迎母，与左右数十人趣历阳，先遣书绐田英、郭骆曰：“侯王已为台军所杀，国家使我归镇。”骆等大惧，弃城奔寿阳，铁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寻阳。

庄铁担收侯景不能攻克皇城，便推托说要去迎接母亲，同手下几下人一起奔向历阳。他先给田英、郭骆发了封信说：“侯王已经被官兵杀死，朝廷派我回来镇守历阳。”郭骆等人看到信后大惊失色，丢弃了历阳城逃奔寿阳。庄铁进入历阳城后，不敢据守，便侍奉他的母亲一起逃往寻阳。

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马，祀尤于太极殿前。

十一月，戊午朔（初一），梁武帝让人杀死一匹白马，在太极殿前祭礼战神尤。

临贺王正德即帝位于仪贤堂，下诏称：“普通以来，奸邪乱政，上久不豫，社稷将危。河南王景，释位来朝，猥用朕躬，绍兹宝位，可大赦，改元正平。”立其世子见理为皇太子，以景为妻以女，并出家之宝货悉助军费。

临贺王萧正德在仪贤堂即皇帝位，下诏：“从普通年间以来，奸佞小人扰乱了朝政，皇上长期患病，国家危难将至。河南王侯景，离开自己的封邑来到朝廷，扶持我继承了皇位，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正平’。”萧正德立自己的长子萧见理为皇太子，任命侯景为丞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侯景，并将家中财宝全部拿出来，资助军需。

于是景营于阙前，分其兵二千人攻东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许伯众潜引景众登城。辛酉，克之；杀南浦侯推及城中战士三千人，载其尸于杜姥宅，遥语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当如此！”

于是，侯景在皇城前安营扎寨，分兵二千攻打东府；南浦侯萧推带兵抵抗侯景，侯景的部队进攻了三天，没有攻克东府。侯景便亲自带兵攻打东府，箭和石块象雨点一般地落下，宣城王防许伯众暗中引导侯景的军队登上了城墙。辛酉（初四），攻克了东府。侯景杀死了南浦侯萧推以及守城战士三千人，把他们的尸体用车拉到杜姥宅堆积起来，从远处向城里的人喊道：“如果不早点投降，便是这样下场！”

景声言上已晏驾，虽城中亦以为然。壬戌，太子请上巡城，上幸大司马门，城上闻跸声，皆鼓噪流涕，众心粗安。

侯景声称梁武帝已经去世，就连城里的人也以为侯景的话是真的。壬戌（初五），太子请梁武帝巡视全城，梁武帝巡幸到大司马门时，城上的守军听到皇帝来到，都喧噪起来，流下了眼泪。军心这才稍稍安定下来。

江子一之败还也，上责之。子一拜谢曰：“臣以身许国，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弃臣去，臣以一夫安能击贼！若贼遂能至此，臣誓当碎首以赎前罪，不死阙前，当死阙后。”乙亥，子一启太子，与弟尚书左丞子四、东宫主帅子五帅所领百馀人开承明门出战。子一直抵贼营，贼伏兵不动。子一呼曰：“贼辈何不速出！”久之，贼骑出，夹攻之。子一径前，引槊刺贼；从者莫敢继，贼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谓曰：“与兄俱出，何面独旋！”皆免胄赴贼。子四中，洞胸而死；子五伤，还至堑，一恸而绝。

江子一战败回到了朝廷，梁武帝责怪他。江子一向梁武帝叩拜谢罪说：“我以身许国，常担心不能为国尽忠而死，现在，我的下属都背弃我离去，我一个人怎么能迎战侯景！如果侯景竟能攻打到这儿来的话，我发誓会粉身碎骨以赎前罪，我不死在皇宫前面，也会死在皇宫后面。”乙亥（十八日），江了一向太子启奏，要求与他的弟弟尚书左丞江子四、东宫主帅江子五一起率领一百多人打开承明门出战贼兵。江子一带领人马一直抵达到侯景的军营，贼兵按兵不动。江子一高呼：“你们这些叛贼为什么不快些出来应战！”过了很久，侯景的骑兵出来了，从两面夹击江子一。江子一径直向前冲，挥槊杀敌；随同江子一一起来的人不敢随他继续向前冲，敌人砍下了江子一的肩膀把他杀死了。江子四、江子五相互说道：“我们和哥哥一起出来，有什么脸面独自回去呢？”于是，他们俩都脱下甲胄冲向敌人。江子四被敌人的长矛穿透了胸膛而死。江子五被刺伤了颈项，回到战壕时，大哭一场也死去了。

景初至建康，谓朝夕可拔，号令严整，士卒不敢侵暴。乃屡攻不克，人心离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溃去；又食石头常平诸仓既尽，军中乏食；乃纵崐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人相食，饿死者什五六。

侯景刚到建康时，以为很快就能攻克建康，所以当初他的军队号令严格，仪容整齐，士兵们不敢侵扰、陵暴百姓。等到多次攻打建康城都没有攻克时，人心开始离散、沮丧。侯景担心救援建康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迟早会有溃退的一天。另外，由于石头城备用粮仓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军队缺乏食物。于是，侯景便纵容他的士兵去掠夺百姓的米粮以及金银、丝织品和百姓的儿女。从这以后，大米的价格一升涨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被饿死的人达到十分之五六。

乙丑，景于城东、西起土山，驱迫士民，不限贵贱，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动地。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数万。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亲负土，执畚锸，于山上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募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铠，谓之“僧腾客”，分配二山，昼夜交战不息。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城，贼不能进。

乙丑（初八），侯景在城东、城西堆起两座土山，他驱赶、逼迫百姓去劳动，不论以前身份高贵或低贱，都乱加棒打、拳击。那些疲惫不堪、瘦弱生病的人就被杀掉、填入土山中。百姓的哭喊嚎叫声惊天动地。百姓们不敢逃走或隐藏起来，全出来顺从了侯景。十天的时间，人数达到几万。建康城中也建造起土山对付侯景建造的土山。太子、宣城王以下的人都亲自背土，手握簸箕与铁锹挖土和装土，在土山上筑起了几层芙蓉高楼。楼有四丈高，用彩帛和毳布装饰起来。朝廷又招募了二千名敢于拼死战斗的士兵，给他们穿上厚厚的战袍和铠甲，称之为“僧腾客”。朝廷把这些战士分配在东土山和西土山上，他们日夜不停地与侯景的军队交战。这时，赶上大雨滂沱，城内的土山崩溃了，贼兵趁此机会，从高处往城内垂吊士兵。朝廷的士兵与贼兵浴血奋战，但也没有能拦住敌人。羊侃命令部队多多投掷火把，形成一道火墙以切断贼兵的来路，接着在城内筑起城墙，侯景的军队无法攻进来。

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仁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侯景招募那些身为奴仆而投降了他的人，免除了他们的奴仆身份，让他们成为平民。侯景得以朱异的奴仆后任命他为仪同三司，并把朱异家的资产都赏赐给了他。这个奴仆骑着好马，穿着锦袍，在载墙下仰头骂朱异：“你做了五十年的官，才只作到中领军，我刚投降侯王，就已经担任仪同了。”这样一来，三天之内，数以千计的奴仆都出城投奔了侯景。侯景都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并把他们分配在自己的军队中。这些奴仆人人感激侯景的大恩，愿意为他拼死效力。

荆州刺史湘东王绎闻景围台城，丙寅，戒严，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雍州刺史岳阳王、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等，发兵入援。大心，大器之弟；，伟之子也。

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听说侯景包围了台城，丙寅（初九），实行了戒严。他写了檄文派人送给他所管辖的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雍州刺史岳阳王萧、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萧等人，让他们派遣军队进京救援。萧大心是萧大器的弟弟，萧是萧伟的儿子。

朱异遗景书，为陈祸福。景报书，并告城中士民，以为：“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仆所以趋赴阙庭，指诛权佞，非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观王侯、诸将，志在全身，谁能竭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长江天险，二曹所叹，吾一苇航之，日明气净。自非天人允协，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朱异让人送给侯景一封书信，向侯景陈述了当前的祸福利害。侯景给朱异回了信，并且告诉城中的官兵，信中说：“梁朝最近几年来，奸臣当权，搜刮平民，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嗜好和欲望。如果你们认为不是这样，请你们来看看这些：今天国家的园林，王公贵族的住宅、僧侣尼姑的寺塔，还有那些在位的崐官员，他们妻妾成群、随从和仆人达几千人，他们既不耕作、又不织布，穿的却是锦绣衣服，吃的是珍贵食物。如果他们不掠夺百姓，从哪儿会得到这些东西呢我之所以来到都城，是旨在杀掉掌权的奸佞之人，并不是想推翻国家。现在城中的人指望四方的援兵，我看这些王侯、诸将，他们的心意只在于保全自己，谁会竭尽全力、战斗到死，与我争夺胜负呢！长江天险，连曹操、曹丕都感叹无能为力，我像用一根芦苇一样轻易渡过，扫除尘雾，重见光明。如果不是上天保佑、百姓协助，怎会如此！希望各位三思而行，自求吉祥。”

景又奉启于东魏主，称：“臣进取寿春，暂欲停憩。而萧衍识此运终，自辞宝位；臣军未入其国，已投同泰舍身。去月二十九日，届此建康。江海未苏，干戈暂止，永言故乡，人马同恋。寻当整辔，以奉圣颜。臣之母、弟，久谓屠灭，近奉明敕，始承犹在。斯乃陛下宽仁，大将军恩念，臣之弱劣，知何仰报！今辄赍启迎臣母、弟、妻、儿，伏愿圣慈，特赐裁放！”

侯景又向东魏孝静帝启奏说：“我进攻并已夺取了寿春，想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但萧衍知道他的气数已尽，自己辞掉了皇帝的宝座；我的军队没有进入梁都，他就已舍身同泰寺了。上月二十九日，我军来到建康。天下未平，战事暂停。谈起故乡，人、马都很依恋。不久，我就要整顿队伍，回到北方朝拜皇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很早就听人说被杀害了，最近收到皇上的诏书，才知道母亲和弟弟还在人间。这是因为陛下待人宽厚、仁慈，高大将军念日旧恩，我能力弱劣，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今天特地送去奏折想接我的母亲、弟弟、妻子、儿女，希望圣上大发慈悲，释放他们。”

己巳，湘东王绎遣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等将兵发江陵。

乙巳（十三日），湘东王萧绎派遣司马吴晔、天门太守樊文皎等人率领军队从江陵出发。

陈昕为景所擒，景与之极饮，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仪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说桃棒，使帅所部袭杀王伟、宋子仙，诣城降。桃棒从之，潜遣昕夜缒入城。上大喜、敕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太子恐其诈，犹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会议，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谬。桃棒既降，贼景必惊，乘此击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坚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贼岂足平！此万全策也。今开门纳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万一为变，悔无所及；社稷事重，须更详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纳桃棒，如其犹豫，非异所知。”太子终不能决。桃棒又使昕启曰：“止将所领五百人，若至城门，皆自脱甲，乞朝廷开门赐容。事济之后，保擒侯景。”太子见其恳切，愈疑之。朱异抚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为部下所告，景拉杀之。陈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书城中曰：“桃棒且轻轻数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随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杀之。

陈昕被侯景抓获。侯景与陈昕一起畅饮，侯景想任用陈昕，让他聚集起部曲，陈昕没有答应。侯景便派他的仪同三司范桃棒把陈昕关押起来。陈昕便趁机劝说范桃棒，让他率自己的部下袭击王伟、宋子仙并杀掉他们，然后到建康城去投降。范桃棒听从了陈昕的劝说，夜间暗中将陈昕用绳子缒到建康城内。梁武帝知道了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下令赐给范桃棒银券，上面刻着：“事情成功的那天，封你为河南王，立即拥有侯景的人马，并且赐给你金银、绢帛以及歌伎！”太子担心陈昕欺骗梁武帝，对此事犹豫不决。梁武帝生气地说：“接受对方投降是常理之中的事，你为什么突然又疑神疑鬼的！”太子召集公卿大臣们开会商议此事，朱异、傅岐说：“范桃棒投降梁朝一定不是假的，范桃棒投降后，叛贼侯景一定会惊慌，乘此机会攻击他，可以大败叛贼。”太子说：“我们坚守城池，等侯外面的援兵，援兵到来后，叛贼何悉不平！这才是万全之策。现在如果打开城门接纳范桃棒，范桃棒的情况，怎么会那么容易就能知道！万一情况发生变故，后悔莫及；事关江山社稷，必须再仔细地考虑。”朱异说：“殿下若以国家危机为重就应该接纳范桃棒；如果您犹豫不决，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太子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范桃棒又派陈昕启奏说：“现在，我只率领我的部下五百人前来，如果到达城门时，我们会全部自动脱下铠甲，请朝廷开门接纳我们。事情成功之后，我何证抓获侯景。”太子看到范桃棒很恳切地要求进城，就更加怀疑他。朱异捶胸感叹道：“失去这次机会，国家就完了！”不久，范桃棒被他的部下告发了，侯景把他吹去四肢杀掉了。陈昕崐不知道范桃棒已经被杀死，仍按照原定日期从城内射一封书信，信上说：“范桃棒暂且轻装率领几十人先进入建康。”侯景想把铠甲穿在里面跟随这些人进入建康城，陈昕不肯答应，决心一死，侯景就把他杀掉了。

景使萧见理与仪同三司卢晖略戍东府。见理凶险，夜，与群盗剽劫于大桁，中流矢而死。

侯景派遣萧见理和仪同三司卢晖略一起镇守东府。萧见理为人凶恶、阴险。夜里，他与一群强盗一起到大桁去抢劫，被飞来的流箭射中死去。

邵陵王纶行至钟离，闻景已渡采石，纶昼夜兼道，旋军入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滋者什一二。遂帅宁远将军西丰公大春、新涂公大成、永安侯确、安南俟骏、前谯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步骑三万自京口西上。大成，大春之弟；确，纶之子；骏，懿之孙也。

邵陵王萧纶走到了钟离，听说侯景已经从采石渡过了长江，萧纶便日夜兼程，回军建康救援朝廷。渡过长江时，船到了江中心却刮起风来，落入水里淹死的人、马有十分之一二。于是，萧纶便率领宁远将军西丰公萧大春、新涂公萧大成、永安侯萧确、安南侯萧骏、前谯州刺史赵伯超、武州刺史萧弄璋等人及三万步兵、骑兵从京口向西进军。萧大成是萧大春的弟弟。萧确是萧纶的儿子。萧骏是萧懿的孙子。

景遣军至江乘拒纶军。赵伯超曰：“若从黄城大路，必与贼遇，不如径指钟山，突据广莫门，出贼不意，城围必解矣。”纶从之，夜行失道，迂二十余里，庚辰旦，营于蒋山。景见之大骇，悉送所掠妇女、珍货于石头，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纶，纶与战，破之。时山巅寒雪，乃引军下爱敬寺。景陈兵于覆舟山北，乙酉，纶进军玄武湖侧，与景对陈，不战。至暮，景更约明日会战，纶许之。安南侯骏见景军退，以为走，即与壮士逐之；景旋军击之，骏败走，趣纶军。赵伯超望见，亦引兵走，景乘胜追击之，诸军皆溃。纶收余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纵火烧寺。纶奔朱方，士卒践冰雪，往往堕足。景悉收纶辎重，生擒西丰公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主帅霍俊等而还。丙戌，景陈所获纶军首虏铠仗及大春等于城下，使言曰：“邵陵王为乱兵所杀。”霍俊铬曰：“王小失利，已全军还京口。城中但坚守，援军寻至。”贼以刀殴其背，俊辞色弥厉；景认而释之，临贺王正德杀之。

侯景派遣军队来到江乘阻击萧纶的军队。赵伯超对萧纶说：“如果从黄城的大路上去，一定会与敌人相遇，我们不如径直进军钟山，突然占领广莫门，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面前，建康城之围一定会解除。”萧纶采纳了赵伯超的建议，夜间行军，迷失了道路，多走了二十多里地。庚辰（二十三日）早上，在蒋山安营扎寨。侯景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恐，把他所掠夺来的妇女和珍宝全部运送到石头城，他准备好了船只想逃走。同时又分兵三路攻打萧纶，萧纶的军队与侯景把军队交战，打败了侯景的军队。这时，山峰上还有寒冷的积雪，萧纶便把军队带到了爱敬寺。侯景把军队布置在覆舟山北面。乙酉（二十八日），萧纶进军到了玄武湖畔，与侯景对面地摆开战阵，但没有交战。到了黄昏，侯景提出改到明天再交战，萧纶答应了。安南萧骏看到侯景退兵了，以为他逃跑，就与精壮的士兵一起追赶侯景的军队。侯景回转军队攻击萧骏的人马，萧骏战败逃走，奔向萧纶的军营。赵伯超看见了这一情况，也带领军队逃跑，侯景乘胜追击，梁军全部溃败。萧纶收集了将近一千残兵，逃进了天保寺。侯景步步追。放火焚烧了天保寺。萧纶逃往朱方，士兵们踩着冰雪前进，有很多人冻坏了脚。侯景把萧纶的物资全部收缴，活捉了西丰公萧大春、安前司马庄丘慧和主帅霍俊等人返回原地。丙戌（二十九日），侯景把他所抓获的俘虏和斩杀的首级、铠甲、武器以及萧大春等人带到建康城下向城内展示，并让人对城里人说：“邵陵王已经被乱兵杀死！”只有霍俊反驳说：“邵陵王只是遇到了小小的挫折，他已经率领全部军队返回京口。城中的士兵只要坚守城池，援军很快就会到来。”贼兵用刀殴打霍俊的后背，霍的言辞更尖锐，脸色更严厉。侯景认为霍俊是位义士便释放了他，临贺王萧正德把他杀害了。

是日晚，鄱阳王范遣其世子嗣与西州刺史裴之高、建发太守赵凤举各将兵入援，军于蔡洲，以待上诸军，范以之高督江右援军事。景悉区南岸居民于水北，焚其庐舍，大街已西，所地俱尽。

这天晚上，鄱阳王萧范派遣他的长子萧嗣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崐赵凤举等人各自率军救援建康，军队驻扎在蔡州，等待长江上游的各路人马。萧范让裴之高统领长江右边援军的军务。侯景把住在秦淮河南岸的居民全部赶到了秦淮河北岸，烧毁了他们的房屋，沿河大街以西的居民房产全部被清除掉了。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镇钟离，上召之入援，正表托以船粮未集，不进。景以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于欧阳立栅以断援军，帅众一万，声言入援，实欲袭广陵。密书诱广陵令刘询，使烧城为应，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十二月，会理使询帅步骑千人夜袭正表，大破之；正表走还钟离。询收其兵粮，归就会理，与之入援。

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镇守钟离。梁武帝征召他前来援救朝廷，萧正表推托说船只和粮草还没收集起来，不肯派兵前去。侯景任命萧正表为南兖州刺史，封他为南郡王。萧正表于是在欧阳设立栅栏以阻断增援朝廷的军队。他率领一万人马，表面上声称是进兵援救建康，实际上想要偷袭广陵。他写了封密信引诱广陵县令刘询，让他烧毁广陵城作为内应。刘询把此事告诉了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十二月，萧会理派遣刘询率领步兵、骑兵一千人夜间偷袭萧正表，把萧正表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萧正表逃回钟离。刘询收集了萧正表残兵和粮食武器，把它们交给了萧会理，并和他一起率领军队去救援建康城。

癸巳，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卒，城中益惧。侯景大造攻具，陈于阙前，大车高数丈，一车二十轮，丁酉，复进攻城，以是虾蟆车运土填堑。

癸巳（初七），侍中、都官尚书羊侃去世，建康城里更是人心惶恐。侯景大造攻城器具，并把这些器具陈列在城楼前。高大的占车高达几丈，一辆车有二十个车轮。丁酉（十一日），侯景又向皇城发动进攻，用蛤蟆车运土填平战壕。

湘东王绎遣世子方等将步骑一万入援建康，庚子，发公安。绎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出自汉川，载粮东下。方等有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

湘东王萧绎派遣他的长子萧方等率领一万步兵、骑兵前来建康救援，庚子（十四日），援兵从公安出发。萧绎又派遣竟陵太守王僧辩率领一万名水军，从汉川出发，用船运载粮食顺水东下。萧方等才智过人，擅长骑马射箭。每次与敌人交战，他都亲自冒着箭林石雨杀敌，以为节义而死为己任。

壬寅，侯景以火车焚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有巧思，于城内构地为楼，火才灭，新楼即立，贼以为神。景因火起，潜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将崩，乃觉之，吴景于城内更筑迂城，状如却月以拟之，兼掷火，焚其攻具，贼乃退走。

壬寅（十六日），侯景用载有火种的车烧皇城东南楼。材官吴景心灵手巧，他让人在皇城里面的地上建起一座楼。大火刚灭新建的楼就立起，贼兵认为是神助建立的楼。侯景趁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偷偷派人从下面凿城挖洞。城将要崩塌时，城内的人才发觉。吴景让人们在城内修造了迂回曲折的城墙，它的形状好似半圆形的月亮。同时，还向敌人扔掷火把，焚烧了他们的进攻器具。贼兵这才退兵。

太子遣洗马元孟恭将千人自大司马门出荡，孟恭与左右奔降于景。

太子派遣洗马元孟恭率领一千人马从大司马门冲杀出去，元孟恭与随从人员主动投降了侯景。

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楼，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压贼且尽。又于城内作飞桥，悬罩二土山。景众见飞桥迥出，崩腾而走；城内掷雉尾炬，焚其东山，楼栅荡尽，贼积死于城下。乃弃土山不复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将军宁嶷降于景，教之引玄武湖水以灌台城，阙前皆为洪流。

己酉（二十三日），侯景修筑的土山逐渐逼近皇城城楼。柳津命令土兵挖地道来掏空土山下面的土。城外的土山崩塌了，山四周的敌人几乎全被压死了。柳津又让人在城内修筑了一座飞桥，飞桥悬空笼罩在两座土山上。侯景的人马一见有座飞桥远远地伸出，一片混乱，争着逃走了。城里的人又向城外投掷雉尾火炬，焚烧了东土山，东土山的楼和栅栏全部被烧尽。敌人尸体积压在城下。于是，侯景放弃了土山，不再修建它，并自己把进攻用的器具烧毁了。材官将军宋嶷投降了侯景，并出主意让他引玄湖水来淹灌台城，宫门前都是洪水。

上征衡州刺史韦粲为散骑常侍，以都督长沙欧阳监州事。粲，放之子也，还，至庐陵，闻侯景乱，粲简阅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闻景崐已出横江，粲就内史刘孝仪谋之，孝仪曰：“必如此，当有敕。岂可轻信人言，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渡江，便逼宫阙，水陆俱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邀粲，粲乃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藩镇，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计诚宜在前。但中流任生，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宜且张声势，移镇湓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昕帅兵二千人随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馀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赡给之，并散私帛以赏其战士。

梁武帝征调衡州刺史韦粲担任散骑常侍，任命都督长沙人欧阳为监州事。韦粲是韦放的儿子。当韦粲回到庐陵时，听说侯景叛乱，韦粲简拔部下，率领五千精锐士兵，加倍赶路前去援救朝廷。部队来到豫章，听说侯景已经出了横江，韦粲便到内史刘孝仪那里与他商议。刘孝仪说：“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皇上应该有命令传达下来。怎么可以轻信别人说的话，轻率地行动起来自相惊扰呢！或许事情并不是这样。”这时刘孝仪设置了洒宴，韦粲听完他的话勃然大怒，把酒杯摔在地上说：“叛贼已经渡过了长江，就要逼近皇宫了。水上、陆地的交通已全部被阻断，朝廷么会有空闲向我们通报情况呢？假如朝廷无法发出命令，难道我们自己能够安心么！韦粲今天哪儿有情绪饮酒！”于是，他就骑着马飞快地出去布置军事行运。将要出发时，正赶上江州刺史当阳公萧大心派遗使者前来邀请韦粲。韦粲于是骑着快马前去会见萧大心。他对萧大心说：“长江上游的藩镇，江州离京城最近，殿下按情理来说，应该行动在前面的。但您是中流砥柱，身负重任，应做后应，不能没有主将。现在，我们应该暂且虚张声势，移军镇守湓城，派遗你的副将随我一同去，就足够了。”萧大心同意了他的建议，便派遣中兵柳昕率领二千人马跟随韦粲一同前去。韦粲到达南洲时，他的表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也率领一万多步兵、骑兵到了横江。韦粲于是把粮食、武器提供给柳仲礼，并且把自己的金银、绢帛散发给柳仲礼的士兵用来奖赏他们。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洲遣船渡仲礼，丙辰夜，粲、仲礼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守陈文彻，合军屯新林王游苑。粲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以众军；裴之高自以看位，耻居其下，议累日不决。粲抗言于众曰：“今者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形势，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德，岂应复挟私情以沮大计！粲请为诸军解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曰：“今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当戮力同心，岂可自相矛！豫州必欲立异，锋镝便有所归。”之高垂泣致谢，遂推仲礼为大都督。

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洲派出船只把柳仲礼的军队渡过江。丙辰（三十日）夜里，韦粲、柳仲礼以及宣猛将军李孝钦、前司州刺史羊鸦仁、南陵太守陈文彻等人的军队会合在一起，驻扎在新林的王游苑。韦粲提议推举柳仲礼担任大都督，告知下游的军队。裴之高自认为年龄和官位比别人高，耻于居柳仲礼之下，韦粲的提议多日没有决定下来。韦粲高声对众人说：“今天我们共赴国难，为了铲除叛贼。我之所以推举柳司州，只是因为他长期守卫边疆，以前曾让侯景害怕。况且他的人马精锐，没有人能超过他。如果论地位、资格，柳仲礼在我下面，如果论年龄大小，他也比我年少。只是为国家考虑才这样做，大家不要再争论了。现在的形势，贵在将领团结。如果人心不统一，大事就完了。裴公是朝廷中的有德望的老臣，怎么能夹带个人情感，败坏国家大计呢！我韦粲请求为各路军队解决这件事。”于是，韦粲一个人乘船来到裴之高的军营，他语重心长地责备裴之高道：“现在，皇上和太子危在旦夕，狡诈的敌人罪恶滔天，做臣子的应该齐心协力，怎么能自相矛盾，裴豫州一定要与大家离心异志的话，刀锋箭就要有所指了。”裴之高流下了眼泪向韦粲谢罪，于是大家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

宣城内史杨的华遣其子雄将郡兵继至，援军大集，众十馀万，缘淮树栅，景亦于北岸树栅以应之。

宣城内史杨白华派遣他的儿子杨雄率领郡里的士兵随后赶来，众多援军汇集在一起，达十万多人。他们沿着秦淮河竖立栅栏，侯景也在河北岸竖立栅栏来对付援军。裴之高与北之横以舟师一万屯张公洲。景囚之高弟、侄、子、孙，临水阵兵，连列于陈前，以鼎镬、刀锯随其后，谓曰：“裴公不降，今即熟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发，皆不中。

裴之高与他的弟弟裴之横率一万水军驻扎在张公洲，侯景把裴之高的弟弟、侄子、儿子、孙子关押起来，临河水摆开了战阵，把裴之高的亲属锁在一起押在队列前面，将鼎镬、刀锯放在他们身后，然后对裴之高说：“裴公如果不投降，今天就把他们煮了。”裴之高把善于射箭的人召来，让他用弓箭射中自己的儿子，射了两次，都没有射中。

景帅步骑万人于后渚挑战，仲礼欲出击之。韦粲曰：“日晚我劳，未可战也。”仲礼乃坚壁不出，景亦引退。

侯景率领一万名步兵骑兵在后渚向援军挑战，柳仲礼想带兵出去攻打他，韦粲劝他说：“天色已晚，我军又很疲劳，不能应战。”柳仲礼于是坚守营垒不出来应战，侯景也领兵退了回去。

湘东王绎将锐卒三万发江陵，留其子绥宁侯方诸居守，谘议参军刘之等三上笺请留，答教不许。

湘东王萧绎率领三万名精锐的士兵从江陵出发，让他的儿子绥宁侯萧方诸留守江陵。谘议参军刘之等人多次向萧绎上书请求留下，萧绎不同意。

鄱阳王范遣其将梅伯龙攻王显贵于寿阳，克其罗城；攻中城，不克而退，范益王其众，使复攻之。

鄱阳王萧范派遣他的将领梅伯龙在寿阳攻打王显贵的军队。攻克了外城，接着又攻打内城，没能攻克，便退了回来。萧范为他增加了军队，让他再次攻打寿阳。

东魏大将军澄患民钱滥恶，议不禁民私铸；但悬称市门，钱不重五铢，得入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请俟他年，乃止。

东魏大将军高澄担心民间货币太粗劣、分量不足，便考虑不禁止百姓自己铸造钱。但在市场门口挂上秤，凡是不够五铢重的钱，一律不能入市场流通。朝廷官员商议后认为今年粮食欠收，请等其它年份再实行这一政策，高澄便没有实施此项措施。

魏太师泰杀安定国臣王茂而非其罪。尚书基丞柳庆谏，泰怒曰：“卿党罪人，亦当坐！”执庆于前。庆辞色不挠，曰：“庆闻君蔽于事为不明，臣知而不争为不忠，庆既竭忠，不敢爱死，但惧公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乃赐茂家钱帛曰：“以旌吾过。”

西魏太师宇文泰要杀他的封地臣属王茂，但他并没有死罪。尚书左丞柳庆向宇文泰提出不同意见，宇文泰恼怒地说：“你偏袒罪人，也应当被治罪。”便把柳庆拘捕起来。柳庆言语神色毫不屈服，他说道：“柳庆我听说，做国君的被事情的假象蒙蔽就是不明，做臣子的知道事情真相而不支争辩就是不忠。我然竭尽全力为国进忠了，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只是我怕你不明啊。”宇文泰这才醒悟，急忙派人传令赦免王茂。结果没有得及。于是，宇文泰便赐给王茂的家属很多的钱帛说：“用它来表明我的过失吧。”

丙辰晦，柳仲礼夜入韦粲营，部分众军。旦日，会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粲以青塘当石头中路，贼必争之，颇惮之。仲礼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遣军相助。”乃使直将军刘叔胤助之。

丙辰晦（三十日），柳仲礼夜间进入韦的军营，部署各路军队。第二天早上，与侯景的军队交战。各个将领各有自己要把守的地方。柳仲礼命令韦粲屯驻在青塘。由于青塘处于通往石头的道路正中，叛贼一定会争夺此地，韦粲很害怕屯驻在那里。柳仲礼对韦粲说：“青塘是战略要地，非得老兄你去不可。如果你担心兵力少的话，我会再派军队协助你。”于是，柳仲礼便派遣直将军刘叔胤协助韦粲。

第一百六十二卷

梁纪十八高祖武皇帝十八太清三年（己已、549 ）

梁纪十八梁武帝太清三年（己已，公元549 年）

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礼自新亭徙营大桁。会大雾，韦粲军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立栅未合，侯景望见之，亟帅锐卒攻粲。粲使军主郑逸逆击之，命刘叔胤以舟师截其后，叔胤畏懦不敢进，逸遂败。景乘胜入粲营，左右牵粲避贼，粲不动，叱子弟力战，遂与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仲礼方食，投箸被甲，与其麾下百骑驰往救之，与景战于青塘，大破之，斩首数百级，沉淮水死者千余人。仲礼将及景，而贼将支伯仁自后斫仲礼中肩，马陷于小淖，贼聚刺之，骑将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礼被重疮，会稽人惠吮疮断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复济南岸，仲礼亦气索，不复言战矣。

春季，正月，丁巳朔（初一），柳仲礼将新亭的军营迁往大桁。这一天遇上有大雾，书粲的军队的在路上迷失了方向，等他们到达青塘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军营外围扎下的栅栏还没来得及合拢，侯景就已经望见，他迅速率领精锐部队前来攻打。韦粲派军主郑逸进行迎击，又命令刘叔胤带着乘船的部队从后面截击。刘叔胤心里害怕不敢前进，郑逸于是遭到了失败。侯景乘胜攻进韦粲的军营，韦粲身边的下属都拉韦粲躲避贼兵，韦粲一动不动，大声命令子弟奋力战斗，最后他与儿子韦尼以及三个弟弟韦助、韦警、韦构，还有堂弟韦昂一起战死了，同时死去的亲戚共有几百人。战斗开始时，柳仲礼正在吃饭，他扔下筷子，穿上盔甲，与他的一百来名下属骑马赶去救援，在青塘和侯景展开激战，将侯景的部队打得大败，斩敌人首级数百，敌人淹死在秦淮河的达一千多人。柳仲礼的槊眼看就要扎到侯景，正在这时，叛贼将领支伯仁从后面挥刀砍中柳仲礼的肩膀，柳仲礼骑的马陷入泥淖里，贼兵的长矛集中向他刺去，幸好骑兵将领郭山石赶上去救援，柳仲礼才得免一死。见到柳仲礼身受重伤，会稽人惠为他吸吮伤口止血，所以柳仲礼最后没有死去。从此，侯景不敢再渡河到南岸，柳仲礼也失去了原来的气势，不再提要和对方交战了。

邵陵王纶复收散卒，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新淦公大成等自东道并至；庚申，列营于桁南，亦推柳仲礼为大都督。大连，大临之弟也。

邵陵王萧纶重新聚集逃散的士兵，与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新淦公萧大成等人一起从东边赶到了；庚申（初四），他们在大桁的南面排列起营垒，也推举柳仲礼为大都督。萧大连是萧大临的弟弟。

朝野以侯景之祸共尤朱异，异惭愤发疾，庚申，卒。故事：尚书官不以为赠，上痛惜异，特赠尚书右仆射。

梁朝朝廷内外都因为侯景造成的祸患而责怪朱异，朱异愤恨、惭愧，渐渐发病，庚申（初四），去世。以往的制度规定：尚书官不能作为追封，梁武帝对朱异的死感到痛惜，特地追封他为尚书右仆射。

甲子，湘东世子方等及王僧辩军至。

甲子（初八），梁朝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以及王僧辩的部队赶到。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遣兵赴之。归彦，欢之族弟也。

戊辰（十二日），梁朝封山侯萧正表带领北徐州军民投降了东魏，东魏徐州刺史高归彦派遗部队赶到北徐州。高归彦是高欢的同族弟弟。

己巳，太子迁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将援兵万馀人至城下。台城与援军信命久绝，有羊车儿献策，作纸鸱，系以长绳，写敕于内，放以从风，冀达众军，题云：“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太子自出太极殿前乘西北风纵之，贼怪之，以为厌胜，射而下之。援军募人能入城送启者，鄱阳世子嗣左右李朗请先受鞭，诈为得罪，叛投贼，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举成鼓噪。上以朗为直将军，赐金遣之。朗缘钟山之后，宵行昼伏，积日乃达。

己巳（十三日），梁朝的皇太子搬到永福省居住。高州刺史李迁仕、天门太守樊文皎率领一万多名援兵赶到城下。朝廷与援军之间的书信往来已经中断很久，有一位叫羊车儿的人出了一个主意，按照这一主意做了一只纸鸢，在上面系上长绳，将敕令写在里头，顺风放出去，希望它能到达援军中的任何崐一支部队里。为了保证成功，纸鸢上还题上这样几个字：“如果得到纸鸢后把它送给援军，将赏一百两银子。”皇太子亲自走到太极殿的前面，乘着西北风放出纸鸢，贼兵见了觉得奇怪，以为这是一种能以诅咒制服人的巫术用品，就把它射了下来，援军那一边也在招募能进入都城呈送文书的人，鄱阳王嫡长子萧嗣身边的下属李朗主动请求先打自己一顿鞭子，然后假装得罪了上司，叛逃到贼兵那里，因此得到机会进入城中，城中的军民这才知道援军已经聚集在周围，全城上下高兴得又是擂鼓又是呐喊。梁武帝任命李朗为直将军，赏赐他金银后又派他出城。李朗沿着钟山的后面，晚上行走白天潜伏，几天之后才到达援军的营垒。

癸未，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庄铁、羊鸦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将兵渡淮，攻东府前栅，焚之；侯景退。众军营于青溪之东，迁仕、文皎帅锐卒五千独进深入，所向推靡。至菰首桥东，景将宋子仙伏兵击之，文皎战死，迁仕遁还。敬礼，仲礼之弟也。

癸未（二十七日），鄱阳王的嫡长子萧嗣、永安侯萧确、庄铁、羊鸦仁、柳敬礼、李迁仕、樊文皎率领部队渡过秦淮河，攻打并焚烧了东府前面的栅栏；侯景向后退却。援军的大部队在青溪的东面安营扎寨，李迁仕、樊文皎率领五千名精锐的士兵单独前进，一直深入到敌军营地，每到一个地方，都把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打到菰首桥东面的时候，侯景手下的将领宋子仙埋伏的部队袭击了他们，樊文皎战死，李迁仕逃了回去，柳敬礼是柳钟礼的弟弟。

仲礼神情傲狠，陵蔑诸将，邵陵王纶每日执鞭至门，亦移时弗见，由是与纶及临城公大连深相仇怨。大连又与永安侯确有隙，诸军互相猜阻，莫有战心。援军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才过淮，即纵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贼中有谋应官军者，闻之，亦止。

柳仲礼看上去总是一副傲慢狠毒的样子，平时经常欺侮怠慢各位将领，邵陵王萧纶按照部将求见主帅时的礼节，每天拿着鞭子来到他的门口，他也好长时间不见。由于这一点，他与萧纶以及临城公萧大连结下了深深的仇怨。萧大连又和永安侯萧确有矛盾，这些部队之间互相猜疑，给对方设置障碍，都没有打仗的心思……援军刚到的时候，建康的老百姓纷纷扶老携幼出来迎接，可是部队刚刚渡过秦淮河，就放纵将士们抢劫掠夺。老百姓们因此都感到失望，叛贼里面一些人原来打算响应官军，听到这一情况之后，也停止了自己的行动。

王显贵以寿阳降东魏。

王显贵率领寿阳军民投降了东魏。

临贺王记室吴郡顾野王起兵讨侯景，二月，己丑，引兵来至。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得四十万斛，收诸府藏钱帛五十万亿，并聚德阳堂，而不备薪刍、鱼盐。至是，坏尚书省为薪。撤荐，以饲马，荐尽，又食以饭。军士无，或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咸，分给战士。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众亦饥，抄掠无所获；东城有米，可支一年，援军断其路。又闻荆州兵将至，景甚患之。王伟曰：“今台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军乏食，若伪求和以缓其势，东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际，运米入石头，援军必不得动，然后休士息马，善修器械，伺其懈怠击之，一举可取也。”景从之，遣其将任约、于子悦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复先镇。太子以城中穷困，白上，请许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请曰：“侯景围逼已久，援军相仗不战，宜且许其和，更为后图。”上迟回久之，乃曰：“汝自图之，勿令取笑千载。”遂报许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后济江。中领军傅岐固争曰：“岂有贼举兵围宫阙而更与之和乎！此特欲却援军耳。戎狄兽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国命所系，岂可为质！”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为待中，出质于景。又敕诸军不得复进，下诏曰：“善兵不战，止戈为武。可以景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诸军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设坛于西华门外，遣仆射王克、上甲侯韶、史部郎萧与于子悦、任约、王伟登坛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华门，景出栅门，遥相对，更杀牲歃血为盟。既盟，而景长围不解，专修铠仗，托云“无船，不得即发”，又云“恐南军见蹑”，遣石城公还台，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广，了无去志。太子知其诈言，犹羁縻不绝。韶，懿之孙也。

南梁临贺王的记室，吴郡人顾野王拉起队伍讨伐侯景，二月，己丑（崐初三），顾野王率部队赶到了京城。当初，台城关闭城门的时候，公卿们将粮食问题记挂在自己的心上，男的、女的、尊贵的、低贱的都出来背米，一共得到四十万斛粮食，同时还收集了各个府第贮藏的钱和帛达五十万亿，它们全都集中在德阳堂，但是他们并没有储备柴禾、牲口草料，以及鱼、盐。到了此时，只好拆除尚书省的建筑作木柴，拿掉垫席，磨碎了以后喂马，垫席用光了，又把米饭喂马。士兵们没有肉吃之后，有的人都煮甲衣上的皮革，烤老鼠，捕捉鸟雀来吃。皇室的厨房里有一种干的海苔，味道又酸又咸，不得已拿出来分给战士。军人们在皇宫与各省的办公地点之间杀马，煮的马肉中还夹杂着人肉，吃得人无不得病。侯景的部队也很饥饿，四处搜寻掠夺没有取得什么收获。东府城里有不少大米，可以供应部队整整一年，可是去那里的路被援军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侯景又听说荆州的部队将要赶到，心里非常害怕。王伟对他说：“现在看来，台城不可能迅速攻克，对方的援军力量日益强大，而我们的部队缺少粮食，如果我们假装向他们求和的话，可以缓解他们逼近的势头，东城的大米，足够让我们吃一年，趁着求和的时候，把大米运进石头城，援军一定不敢行动，然后我们使将士与战马都得到休息，修理好有关器械，看到对方懈怠下来再攻击他们，一下子就可以夺取台城。”侯景接受了他的建议，派遣手下的将领任约、于子悦来到台城下面，恭敬地递上文书求和，请皇上允许他去恢复原先镇守的失地。皇太子考虑到城里已穷困不堪，就将此事禀报给梁武帝，请他答应侯景的要求。梁武帝愤怒地说道：“跟侯景和好，还不如死！”皇太子再三请求说：“侯景围困逼迫我们已经很久，我们的援军又相互推诿不投入战斗，应该暂且答应与侯景媾和，以后再作其它打算。”梁武帝犹豫了很久才说：“你自己考虑吧，不要让千载以下的人讥笑。”于是派人告诉侯景，说皇上已答应他的请求。侯景乞求朝廷割让长江西面的四个州给他，又表示得让宣城王萧大器出来相送，然后他才渡过长江。中领军傅岐态度坚决地争辩说：“哪有叛贼兴兵包围宫殿，而我们转过头来跟他们媾和的道理！侯景现在的这一行动是想让援军撤走而已。戎狄侯景人面兽心，绝对不能相信。况且宣城王是皇上的直系后裔，地位重要，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他的身上，怎么可以叫他去当人质！”梁武帝于是便任命萧大器的弟弟，石城公萧大款为侍中，派他去侯景部做人质。他又命令各路援军一律不得再前进，同时还颁下这样的诏书：“善于用兵的人不必以刀兵定胜负，止与戈两字合成为‘武’。我可以再任命侯景为大丞相，统管江西四个州诸军事，仍照旧担任豫州牧、河南王之职。”己亥（十三日），梁武帝在西华门外设立神坛，派遣仆射王克、上甲侯萧韶、吏部郎萧与于子悦、任约、王伟一同登上神坛订立盟约。太子詹事柳津来到西华门外，侯景则来到栅门外，遥遥相对，双方再屠宰牲畜，口中含血，订立盟誓。盟约订立以后，侯景却长时间地不解除原来的包围，集中精力专门修缮铠甲与兵器，还找借口说：“没有船只，不能立即出发。”又说：“害怕那些屯驻在秦淮河南岸的援军追击我们。”他叫石城公返回台城，要宣城王出来相送，提的要求越来越多，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皇太子明知他说的都假话，却还是不停地笼络他。萧韶是萧懿的孙子。

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众合三万，至于马洲，景虑其自白下而上，启云：“请北军聚还南岸，不尔，妨臣济江。”太子即勒会理自白下城移军江潭苑。退，恢子之也。

庚子（十四日），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谭侯萧退，西昌侯的嫡长子萧率领合起来数量为三万的人马来到马洲。侯景担心他们从白下攻打上来，就向梁武帝呈交奏折，说，“请让驻扎在北面马洲的部队聚集起来，回到南岸去，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妨碍我们渡长江。”皇太子便命萧会理将部队从白下城转移到江潭苑。萧退是萧恢的儿子。

辛丑，以邵陵王纶为司空，鄱阳王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景以于子悦、任约、傅士皆为仪同三司，夏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上以伟为侍中。

辛丑（十五日），梁武帝任命邵陵王萧纶为司空，鄱阳王萧范为征北将军，柳仲礼为侍中，尚书右仆射。侯景任命于子悦、任约、傅士三人为仪同三司，夏侯为豫州刺史，董绍先为东徐州刺史，徐思玉为北徐州刺史，王伟为散骑常侍。梁武帝又任命王伟为侍中。

乙卯，景又启曰：“适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寿阳、钟离，臣今无所投足，求借广陵并谯州，俟得寿阳，即奉还朝廷。”又云：“援军既在南岸，须于京口渡江。”太子并答许之。

乙卯（疑误），侯景又启奏梁武帝，说：“刚才我接到一封来自西岸的信，上面说高澄已经取得了寿阳、钟离这两地方，我现在没有地方可以立足，请求皇上将广陵和谯州借给我，等我夺取了寿阳，马上会把广陵和谯州奉还给朝廷。”又说：“援军既然在南岸，我军说必须在京口渡江。”对这些要求，皇太子全都答应了。

癸卯，大赦

癸卯（十七日），梁朝大赦天下。

庚戌，景又启曰：“永安侯确、直赵威方频隔栅见诟云：”天子自与汝盟，我终当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当引路。“上遣史部尚书张绾召确，辛亥，以确为广州刺史，威方为盱眙太守。确累启固辞，不入，上不许。确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邵陵王纶泣谓确曰：”围城既久，圣上忧危，臣子之情，切于汤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后计。成命已决，何得拒违！“时台使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在纶所，确谓之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意可见也。今召仆入城，何益于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辞！“确意尚坚，纶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为我斩之！持其首去！“伯超挥刃眄确曰：”伯超识君侯，刀不识也。“确乃流涕入城。

庚戌（二十四日），侯景又递上奏折，说：“永安侯萧确，直赵威方频繁地隔着栅栏骂我说：”皇上同你订立盟约是他自己的事，我反正终究要打败你。‘我乞求皇上叫永安侯与赵威方入城，我将立即指挥部队上路返回北方。“梁武帝派遗吏部尚书张绾去召回萧确。辛亥（二十五日），梁武帝任命萧确为广州刺史，赵威方为盱眙太守。萧确屡次启奏梁武帝，坚决推辞，不进台城，但是梁武帝没有答应。萧确先派遣赵威方进城，自己想奔向南面的荆、江二镇。邵陵王萧纶流着眼泪对萧确说：”台城已经被围困很久，皇上的处境危险，让人忧虑，作为臣下和儿子的心情，就跟沸水与大火差不多，所以我们想暂且与侯景订立盟约，打发他离开。以后再作其它打算。这一决定已经作出，怎么能够抗拒与违反？“此时，台使周石珍，东宫主书左法生正在萧纶的住所，萧确对他们说：”侯景虽然说要撤离，但又不解除长长的包围圈，他的意图由此可见。现在皇上叫我进城，对现在的局势能有什么好处呀？“周石珍回答说：”皇上的圣旨叫你这么做，你哪能推辞？“萧确的主意还是不动摇，萧纶非常愤怒，对赵伯超说道：”你替我把他杀了，提着他的头颅进城！“赵伯超挥起腰刀斜眼看着萧确说：”我本人认识君侯您，可是手中的刀却不认识你。“萧确这才流着眼泪进入台城。

上常蔬食，及围城日久，上厨蔬茹皆绝，乃食鸡子。纶因使者暂通，上鸡子数百枚，上手自料简，哽咽。

梁武帝平时经常吃蔬菜，随着台城被包围的时间一长，皇帝专用厨房里的蔬菜都吃光了，他就开始吃鸡蛋。萧纶趁着使者能够与台城取得短时间的联系的机会，呈送给梁武帝几百个鸡蛋，梁武帝一边亲手料理，一边哽咽抽泣。

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军于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军于西峡口，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骨鲠士也，以绎不早下，心非之，尝与绎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绎深衔之。及得上敕，绎欲旋师，贲曰：“景以人臣举兵向阙，今若放兵，末及渡江，童子能斩之矣，必不为也。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奈何！”绎不悦，未几，因事杀之。，懿之孙也。

湘东王萧绎的部队驻扎在郢州的武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的部队驻扎在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萧的部队驻扎在西峡口，他们都借口要等待四面来的援兵，久留在原地不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是位耿直的人，看到萧绎不尽早向下游进发，心里反感。他曾经和萧绎玩一种叫做双六的赌博游戏，吃了子却不拿下，对萧绎说：“殿下您全然没有下的意思。”萧绎深深地恨上了萧贲。等得到梁武帝诏书，萧绎准备回师原地，萧贲对他说：“侯景以臣子的身份带兵攻打皇宫，现在他如果放下武器，那么等不到渡江，一个小孩子就能杀掉他，所以他必定不会这么做。大王您拥有十万大军，还没看见叛贼就撤退，这是为什么？”萧绎听了很不高兴，没有多久，就找了一个理由杀掉了萧贲。萧是萧懿的孙子。 东魏河内民四千馀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马裔，其乡里也，相帅归之。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辞曰：“士大夫远归皇化，裔岂能帅之！卖义士以求荣，非所愿也。”

东魏河内地区有四千多家百姓，因为西魏的北徐州刺史司马裔是他们的同乡，所以都相互领着归附了他。丞相宇文泰想要授司马裔爵位，司马裔坚决推辞，说：“读书人远道而来归附到皇上的政令、教化所能达到的地方，我司马裔哪里能够率领他们！出卖忠义之士以追求荣华富贵，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侯景运东府米入石头，既毕，王伟闻荆州军退，援军虽多，不相统壹，乃说景曰：“王以人臣举兵，围守宫阙，逼辱妃主，残秽宗庙，擢王之发，不足数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愿且观其变。”临贺王正德亦谓景曰：“大功垂就，岂可弃去！”景遂上启，陈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袄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血雠，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又言：“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藩屏，臣到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大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侯景将东府的大米运进石头城，事情办完之后，王伟听说来自荆州的部队已经撤退，援军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相互不统一，于是就劝侯景道：“大王您以臣子的身份发动兵变，包围皇宫，逼迫污辱妃嫔，毁坏弄脏宗庙，犯下的罪行之多，就是拔掉大王您的头发来数也不够。今天弄到这种地步，您还想平平安安地呆在一个地方吧？背弃盟约而取得胜利这类事情，自古以来就很多，希望您暂且观察事态的发展。”临贺王萧正德也对侯景说：“大功眼看就要告成，怎么可以放弃呢？”侯景于是上书梁武帝，陈述梁武帝的十大过失，并且说：“我正要准备离去，所以冒昧地陈述以下谠直之言。陛下您喜欢崇饰虚诞，恶闻实录，将妖怪视为呈祥的象征，而对上天的谴责却置若罔闻。您解说六艺，排斥前儒之说，这是王莽的做法。您用铁来铸造货币，轻重时常变化，这是公孙述所采用的办法。您还滥授官爵，乱刻官印，使官职象烂羊头，烂羊胃一样不值钱，弄得朝纲混乱，这是汉朝更始年间、晋代司马伦篡位时期的风气。豫章王萧综将父皇视为仇敌，邵陵王萧纶在父皇在世之时，便把一个老头装扮成自己的父亲而加以捶打，这是晋代石虎的作法。您还大肆建造佛塔，造成极大的浪费，使得四方的百姓饥饿不堪，这分明又是当年笮融、姚兴佞佛的再演。”侯景又说：“建康的皇宫中移崇奢侈的风气，陛下您只跟主书一道决断各种机要大事，政务要通过贿赂才能办成，宦官们豪奢富足，僧人们产业殷实。皇太子一味喜好珠宝，沉湎于洒宴与女色之中，说出的都是轻薄的话语，撰写与呤咏的都是淫荡的诗赋；邵陵王到处残害百姓，湘东王的官员们贪婪放纵；南康王、定襄王的下属个个沐猴而冠，象孙子、侄子一类的亲人，都封王封侯，我到这里都一百天了，又有谁真的前来保卫王室？象这样而能国运绵长，以前从来未曾有过。昔日鬻拳以武器强谏楚王，楚王最终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我今天的举动，又有什么罪过呢？我希望陛下您受到这次小的惩罚之后，能够进一步警戒自己，放逐那些谗佞小人，接纳忠贞的臣子，这样就能使我不用忧虑再次发动兵变，陛下您也不用蒙受被围困在城中的耻辱了，这对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幸运的！”

上览启，且惭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坛于太极殿前，告天地，以景违盟，举烽鼓噪。初，闭城之日，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馀人；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赢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而众心犹望外援。柳仲礼唯聚妓妾、置酒作乐，诸将日往请战，仲礼不许。安南侯骏说邵陵王纶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万一不虞，殿下何颜自立于世！今宜分军为三道，出贼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纶不从。柳津登城谓仲礼曰：“汝君父在难，不能竭力，百世之后，谓汝为何！”仲礼崐亦不以为意。上问策于津，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

梁武帝阅读着这份文书，又羞惭又愤怒。三月，丙辰朔（初一），他下令在太极殿前设立祭坛，禀告天地，以侯景违背盟约为由，举起烽火擂鼓呐喊，准备与侯景继续战斗。当初，城门关闭的时候，城里有男男女女十几万人，披盔带甲的将士有二万多人；被围困的时间一长，大多数人身体浮肿，气喘吁吁，十个人中有八九个死亡，登上城墙的不满四千人，他们都瘦弱不堪。城里的道路到处横躺着尸体，无法掩埋，腐料后的尸体流出的汁液积满了沟渠。在这样的时刻，大家将希望还寄托在外面的援军身上。柳仲礼只知聚集歌舞妓女，终日设洒宴寻欢作乐，将领们天天去向他请战，他都没有答应。安南侯萧骏劝说邵陵王萧纶道：“台城面临的危险已经如此严重，但是都督却还不去救援，如果万一真的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那么殿下您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世界上立身？现在我们应该把部队分成三路，出其不意地攻打叛贼，一定可以取胜。”萧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柳津登上城楼对柳仲礼说：“你的君王与父亲正在受难，而你却不能竭尽全力救援，百世以后，人们将会把你说成什么人？”柳仲礼听了也不在意。梁武帝向柳津询问计策，柳津回答说：“陛下您有邵陵王这样的儿子，我有柳仲礼这样的儿子，他们不忠又不孝，叛贼怎能平定呢？”

戊午，南康王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进营于东府城北，约夜渡军。既而鸦仁等晓犹未至，景众觉之，营未立，景使宋子仙击之，赵伯超望风退走。会理等兵大败，战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积其首于阙下，以示城中。

戊午（初三），南康王萧会理与羊鸦仁、赵伯超等人把军营推进到东府城的北面，约定晚上指挥部队渡江。到了拂晓，羊鸦仁等人还未到指定地点，侯景的部队就已发现。没等援军建立营地，侯景便派遣宋子仙前来攻击，赵伯超望风而逃。萧会理等人的部队遭到惨重的失败，战死以及淹死的达五千人。侯景把这些人的头颅堆到宫门下面，向城里人展示。

景又使于子悦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到景所。景实无去志，谓浚曰：“今天时方热，军未可动，乞且留京师立效。”浚发愤责之，景不对，横刀叱之。浚曰：“负恩忘义，违弃诅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为以死相惧邪！”因径去不顾，景以其忠直，舍之。

侯景又派于子悦向梁武帝求和。梁武帝派御史中丞沈浚来到侯景处。侯景实际上并没有离去的想法，他对沈浚说：“现在天气正是炎热的时候，我们的部队无法行动，请让我们暂且留在就城立功效力。”听罢，沈浚愤怒地遣责起侯景，侯景不作正面回答，而是横刀喝斥沈浚，示意要杀掉他。沈浚说道：“你忘恩负义，违背盟誓，本身就被天地所不容！我沈浚已经五十岁，经常担心自己不能死得其所，你何必要用死来吓唬我？”说着，他头也不回就径直离去。侯景敬佩他忠诚正直，放掉了他。

于是景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邵陵世子坚屯太阳门，终日饮，不恤吏士，其书佐董勋、熊昙朗恨之。丁卯，夜向晓，勋、昙朗于城西北楼引景众登城，永安侯确力战，不能却，及排闼入启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动，曰：“犹可一战乎？”确曰：“不可。”上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因谓确曰：“汝速去，语汝父：勿以二宫为念。”因使慰劳在外诸军。

侯景于是挖开皇宫石门前的玄武湖，引出里面的湖水灌城，开始从各处攻城，昼夜不停。邵陵王的嫡长子萧坚屯驻在太阳门，终日不是赌博就是饮洒，不体恤手下官史与将士的疾苦，他的书佐董勋、能昙朗恨透了他。丁卯（十二日），下半夜临近拂晓的时候，董勋、熊昙朗从台城的西北楼引导侯景的人马攀登上来，永安侯萧确奋力拼搏，不能打退敌人，就推开宫中的小门启禀梁武帝道：“台城已经陷落了。”梁武帝平静地躺着不动，问道：“还可以打一仗吗？”萧确回答说：“已经不行了。”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道：“从我这儿得到的，又从我这儿失去，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他于是对萧确说道：“你快些离开，告诉你的父亲不要记挂我和太子。”于是便派萧确慰劳在外面的各路援军。

俄而景遣王伟入文德殿奉谒，上命褰帘开户引伟入，伟拜呈景启，称：“为奸佞所蔽，领众入朝，惊动圣躬，今诣阙待罪。”上问：“景何在？可召来崐。”景入见于太极东堂，以甲士五百人自卫。景稽颡殿下，典仪引就三公榻。上神色不变，问曰：“卿在军中日久，无乃为劳！”景不敢仰视，汗流被面。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犹在北邪？”景皆不能对。任约从旁代对曰：“臣景妻子皆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归陛下。”上又问：“初渡江有几人？”景曰：“千人。”“围台城几人？”曰：“十万。”“今有几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上俯首不言。

没有多久，侯景派遣三伟来到文德殿拜见梁武帝，梁武帝下令揭起帘幕，打开房门带王伟进来，王伟跪拜之后，将侯景的文书呈交给梁武帝，声称：“我们受到一些奸佞的蒙蔽，带领人马进入朝堂，惊动了皇上，现在特地到宫中等候降罪。”梁武帝问道：“侯景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把他叫来。”侯景来太极殿的东堂晋见梁武帝，随身带了五百多顶盔带甲的武士保护自己。侯景在大殿下面跪拜，以额触地，典仪带着他走到三公坐的榻前。梁武帝神色不变，问侯景道：“你在军队里的时间很长，真是劳苦功高呀？”侯景不敢抬头正视梁武帝，汗水流了一脸。梁武又问道：“你是哪个州的人，敢到这里来，你的妻儿还在北方吗？”对这些问题侯景都不能回答。任约在旁边代替侯景回答说：“臣下侯景的妻儿都被高家屠杀光了，只有我单身一人投靠了陛下您。”梁武帝又问道：“当初你渡江过来的时候有多少人？”侯景说道：“一千人。”再问道：“包围台城时共有多少人？”回答说：“十万人。”问：“现在共有多少人？”回答说：“十万人。”问：“现在共有多人？”回答：“四海之内没有不属于我的人。”梁武帝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景复至永福省见太子，太子亦无惧容。侍卫皆惊散，唯中庶子徐、通事舍人陈郡殷不害侧侍。谓景曰：“侯王当以礼见，何得如此！”景乃拜。太子与言，又不能对。

侯景又到永福省去拜见皇太子，皇太子也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情。皇太子身边的侍卫都已惊慌地逃散了，唯独中庶子徐、通事舍人陈郡人殷不害在一旁侍奉。徐对侯景说：“你来拜见应遵守礼节，怎么可以象现在这样？”侯景听了就跪下参拜。皇太子与侯景说话，侯景又不能回答。

景退，谓其厢公王僧贵曰：“吾常跨鞍对陈，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悉撤两宫侍卫，纵兵掠乘舆、服御、宫人皆尽。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使王伟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极东堂。矫诏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侯景离开之后，对他的厢公王僧贵说道：“我经常跨上马鞍与敌人对阵，面临刀丛箭雨，心绪平稳如常，一点也不害怕；今天见到萧公，心里竟然不由自主地恐慌起来，这岂不是天子的威严难以触犯吗？我不能再见他们了。”于是他把两宫的侍卫都撤掉，放纵将士把皇帝及后妃使用的车辆、服装，还有宫女都抢得一干二净。又将朝上、王侯们捉了送到永福省，派王伟守卫武德殿，于子悦屯驻在太极殿的东堂。侯景接着又伪造梁武帝的诏书，下令大赦天下，还加封自己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

建康士民逃难四出。太子洗马萧允，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祸之所来，皆生于利；敬不求利，祸从何生！”

建康的老百姓往四面八方逃难。太子洗马萧允来到京口时，端正地坐着不走，说道：“死生都是命中注定，怎么可以逃掉呢？灾祸都是由利面生的，如果不追求利益，灾祸怎会产生？”

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诏命解外援军。柳仲礼如诸将议之。邵陵王纶曰：“今日之命，委之将军。”仲礼熟视不对。裴之高、王僧辩曰：“将军拥众百万，致宫阙沦没，正当悉力决战，何所多言！”仲礼竟无一言，诸军乃随方各散。南兖州刺史临成公大连、湘东世子方等、鄱阳世子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各还本镇。君正，昂之子也。邵陵王纶奔会稽。仲礼及弟敬礼、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并开营降，军士莫不叹愤。仲礼等入城，先拜景而后见上；上不与言。仲礼见父津，津恸哭曰：“汝非我子，何劳相见！”

己巳（十四日），侯景派遣石城公萧大款带上梁武帝的诏书，去下令解散外面的救援部队。柳仲礼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此事，邵陵王萧纶对柳仲礼说道：“今天该下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听将军您了。”柳仲礼注目细看萧纶不作回答。裴之高、王僧辩说道：“将军您拥有百万人马，却致使皇宫沦陷，眼下正崐是应该投入全部力量决一死战的时候，何必多言呢？”柳仲礼竟然绐终不发一言，各路援军于是只好分散，回到各自原来驻守的地方去了。南兖州刺史临成公萧大连、湘东王嫡长子萧方等、鄱阳王嫡长子萧嗣、北兖州刺史湘潭侯萧退、吴郡太守袁君正、晋陵太守陆经等人都返回本来镇守的州郡。袁君正是袁昂的儿子。邵陵王萧纶逃往会稽。柳仲礼和他的弟弟柳敬礼，还有羊鸦仁、王僧辩、赵伯超一道打开营门向侯景投降，将士们没有不叹息愤恨的。柳仲礼等人进入京城之后，先拜会侯景然后才晋见梁武帝，梁武帝不跟他们说话。柳仲礼见到了父亲柳津，柳津痛哭道：“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来跟我相见！”

湘东王绎使全威将军会稽王琳送米二十万石以馈军，至姑孰，闻台城陷，沉米于江而还。

湘东王萧绎派遣全威将军会稽人王琳运送二十万石大米来馈赠援军，到达姑孰时，他们听说台城又经陷落，就将大米沉到江中，然后回去了。

景命烧台内积尸，病笃未绝者亦聚而焚之。

侯景下令焚烧掉宫殿内堆积的尸体，那些病重但是还没有断气的人，也都被堆集在一块烧掉了。

庚午，诏征镇牧守可复本任。景留柳敬礼、羊鸦仁，而遣柳仲礼归司州，王僧辩归竟陵。初，临贺王正德与景约，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及城开，正德帅众挥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门，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为侍中、大司马，百官皆复旧职。正德入见上，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庚午（十五日），朝廷颁下诏书征召原来的镇牧守，可以回到他们过去的任所去。侯景留下了柳敬礼、羊鸦仁，而派遣柳仲礼返回司州，王僧辩回归竟陵。当初，临贺王萧正德与侯景约定：平定台城的那一天，不得保全皇上与太子。等到城门打开时，萧正德率领人马挥着刀准备进去，侯景称派手下的士兵把守大门，所以萧正德最终没能达到目的。侯景让萧正德改任侍中、大司马，文武百官都恢复了的原来的职务。萧正德进入皇宫晋见梁武帝，一边跪拜一边哭泣。梁武帝说道：“你眼泪流个不停，是感叹不能再跟他在一起了吧？”

秦郡、阳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景改阳平为北沧州，改秦郡为西兖州。

秦郡、阳平、盱眙三个郡都向侯景投降了，侯景把阳平改为北沧州，把秦郡改为西兖州。

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并以地降东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走，东魏据其地。

东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都率领全城投降了东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阳太守萧邻弃城逃跑，东魏占据了这些地方。

侯景以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渊藻镇京口，又遗其将徐相攻晋陵，陆经以郡降之。

侯景任命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刺史，代替西昌侯萧渊藻镇守京口。又派遣手下的将领徐相攻打晋陵郡，郡守陆经率领全郡军民投降。

初，上以河东王誉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张缵为雍州刺史，代岳阳王。缵恃其才望，轻誉少年，迎候有阙。誉至，检括州府付度事，留缵不遣；闻侯景作乱，颇陵蹙缵。缵恐为所害，轻舟夜遁，将之雍部，复虑拒之。缵与湘东王绎有旧，欲因之以杀誉兄弟，乃如江陵。及台城陷，诸王各还州镇，誉自湖口归湘州。桂阳王以荆州督府留军江陵，欲待绎至拜谒，乃还信州。缵遗绎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亦遣使告绎云：“桂阳留此，欲应誉、。”绎惧，凿船，沉米，斩缆，自蛮中步道驰归江陵，囚，杀之。

当初，梁武帝任河东王萧誉为湘州刺史，调湘州刺史张缵任雍州刺史，取代岳阳王萧。张缵依仗自己有一定的才能与名望，轻视萧誉年轻，在迎候对方时缺少应有的礼节。萧誉在到任之后，检查州府的交接事宜，留下了张缵没有让他走；他听到侯景犯上作乱的消息后，便常欺侮逼迫张缵。张缵害怕自己被萧誉害死，于是乘上轻捷的小船趁着夜色逃跑了，将要到达雍州时，他又担心萧会拒绝接受他。张缵与湘东王萧绎过去有交情，便想通过他来杀掉萧誉兄弟，于是来到了江陵。等到台城陷落后，藩王们都回到各自镇守的州郡，萧誉也从湖口返回了湘州。桂阳王萧因为荆州都督府的部队留在江陵，准备等萧绎来了之后，拜见了他，再回到信州。张缵送了一封书信给萧绎，说：“河东王和部队乘着挂帆的船只向上游开来，准备袭击江陵，岳阳王在岳州，他们两崐人一同密谋起事。”江陵的机动部队将领朱荣也派人告诉萧绎说：“桂阳王留在这里，是准备响应萧誉、萧。”萧绎很害怕，下令凿沉船只，将大米沉到江底，又砍断了缆绳，从蛮人地区的陆路上骑马赶回江陵，把萧囚禁起来，接着又杀掉了他。

侯景以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使赍上手敕，召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理。壬午，绍先至广陵，众不满二百，皆积日饥疲，会理士马甚盛，僚佐说会理曰：“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诸藩，然后篡位。若四方拒绝，立当溃败，奈何委全州之地以资寇手！不如杀绍先，发兵固守，与魏连和，以待其变。”会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绍先既入，众莫敢动。会理弟通理请先还建康，谓其姊曰：“事既如此，岂可阖家受毙！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绍先悉收广陵文武部曲、铠仗、金帛，遣会理单马还建康。

侯景任命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为江北行台，派他带着梁武帝的敕令，前去召请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壬午（二十七日），董绍先到达广陵，他带的人马不满二百，由于连日赶路，都又累又饿，萧会理的人马却非常强盛。僚佐们劝萧会理：“侯景已经攻占了京城，如今准备先除去各位藩王，然后再篡夺皇位。如果四面八方都反对他，他立即就会溃败，怎么能把全州的土地交到强盗手里，使他的力量得以壮大呢？我们不如杀掉董绍先，派兵固守我们的地盘，再和魏国联合起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萧会理一向懦弱，立即将全城交给了董绍先，董绍先进城之后，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萧会理的弟萧通理请求先返回建康，对他的姐姐说：“事情既然已经如此，怎么可以让全家被人杀光？我以后也想为国家效力，只是不知道天命到底怎样而已。”董绍先将广陵的文武官员的部曲、铠甲兵器、金银绢帛都接管过来，派萧会理单人匹马回到建康。

湘潭侯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祗出奔东魏。侯景以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州民发兵拒之；景遣真阁将军羊海将兵助之，海以其众降东魏，东魏遂据淮阴。祗，伟之子也。

湘潭侯萧退与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逃出来投奔了东魏。侯景任命萧弄璋为北兖州刺史，该州的百姓组成队伍将他挡在城外；侯景派遣直阁将军羊海统率部队前来相助，羊海却带领自己的人马投降了东魏，东魏于是占据了淮阴。萧祗是萧伟的儿子。

癸未，侯景遣于子悦等将羸兵数百东略吴郡。新城戍主戴僧逖有精甲五千，说太守袁君正曰：“贼今乏食，台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闭关拒守，立可饿死。”土豪陆映公恐不能胜而资产被掠，皆劝君正迎之。君正素怯，载米及牛酒郊迎。子悦执君正，掠夺财物、子女，东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姑孰。

癸未（二十八日），侯景派遣于子悦等人率领几百名疲弱的士兵去东方强夺吴郡。新城县的戍卒主将戴僧逖拥有五千名精锐士兵，他劝太守袁君正道：“贼兵现在缺乏粮食，他们从台中所得到的不够支持十天，如果我们闭关防守，抗拒他们，他们马上就会饿死。”当地豪强陆映公害怕不能取得胜利，自己的资产遭到掠夺，便和其他人一道劝说袁君正去迎候于子悦。袁君正一向怯懦无能，于是就载着米、牛、酒到郊外迎接。于子悦扣押了袁君正，大肆掠夺该城百姓的财产、子女，东部的人都建起城堡抵抗他。侯景又任命任约为南道行台，镇守姑孰。

夏，四月，湘东世子方等至江陵，湘东王绎始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

夏季，四月，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来到江陵，湘东王萧绎这才知道城已经陷落，就下令砍伐江陵周围七里之内的树木设立栅栏，又挖掘三道壕沟进行防守。

东魏高岳等攻魏颍川，不克。大将军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继，逾年犹不下。山鹿忠武公刘丰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颓，岳悉众分休迭进。王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城中泉涌，悬釜而炊。太师泰遣大将军赵贵督东南诸州兵救之，自长社以北，皆为陂泽，兵至穰，不得前。东魏使善射者乘大舰临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临堰视之，见东北尘起，同入舰坐避之。俄而暴风至，远近晦冥，缆断，飘船径向城；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赴水溺死，丰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杀之。

东魏的高岳等人攻打西魏的颍川，没有成功。大将军高澄增派兵力前崐去相助，在通往颍川的道路上不断有东魏的援军行进，一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攻克颍川。山鹿忠武公刘丰生想出一个办法，在洧水之上建起拦河堰，提高水位灌城，致使该城的许多地方崩塌了，高岳将部队分成十几部分，轮番休息与进攻。王思政亲自在箭石横飞的情况下指挥作战，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城里到处水如泉涌，他们就把锅挂起来做饭。西魏的太师宇文泰派遣大将军赵贵督率东南各州的部队赶来救援，但是长社以北的地区都成了河泽，部队到达穰城之后便无法继续前进了。东魏派箭术高超的人乘着大舰靠近颍川城发射羽箭，颍川城眼看着就要陷落；燕郡景惠公慕容绍宗与刘丰生一起来到拦河堰前视察，看见东北方向尘土飞扬，便都到舰上坐下躲避，一会儿暴风刮了起来，远近一片昏黑，缆绳被刮断了，船一直向颍川城飘去；城上的人用长钩拉住船，羽箭胡乱射出，慕容绍宗跳到水里淹死了，刘丰生浮在水面向土山游去，城上的人将他射死了。

甲辰，东魏进大将军勃海王澄位相国，封齐王，加殊礼。丁未，澄入朝于邺，固辞；不许。澄召将佐密议之，皆劝澄宜膺朝命；独散骑常侍陈元康以为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荐陆无规为大行台郎以分元康之权。

甲辰（十九日），东魏晋升大将军、勃海王高澄为相国，并加封他为齐王，给予他特殊的礼遇。丁未（二十二日），高澄来到邺城朝拜孝静帝，坚决推辞，但是孝静帝没有同意。商澄召集手下的将领及其他辅佐官员秘密商议此事，大家都劝高澄应该接受朝廷的任命；唯独散骑常侍陈元康认为不可以这么做，高澄从此开始嫌恶他，崔暹就推荐陆元规出任大行台郎，以分陈元康之权。

湘东王绎之入援也，令所督诸州皆发兵，雍州刺史岳阳王遣府司马刘方贵将兵出汉口；绎召察使自行，察不从。方贵潜与绎相知，谋袭襄阳，未发；会以他事召方贵，方贵以为谋泄，遂据樊城拒命，遣军攻之。绎厚资遣张缵使赴镇，缵至大堤，已拔樊城，斩方贵 .缵至襄阳，推迁未去，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犹总军府之政，闻台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绐缵曰：“观岳阳势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祸。”岸既襄阳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骁勇著名。缵乃与岸结盟，著妇人衣，乘青布舆，逃入西山。使岸将兵擒之，缵乞为沙门，更名法缵，许之。

湘东王萧绎去京城救援的时候，命令他所统管的各州都派兵，雍州刺史兵阳王萧派遣府司马刘方贵带领人马发兵汉口，萧绎叫萧本人也出征，萧没有服从。刘方贵与萧绎暗地里有很深的交情，密谋袭击襄阳，但是没等出兵，就遇上萧为了别的事召见刘方贵，刘方贵以为计划泄露了，于是占据了樊城拒绝接受命令，萧就派遣部队攻打樊城。萧绎用很多财物资助张缵，叫他赶往雍州。张缵到达大堤时，萧已经攻占了樊城，并杀死了刘方贵。张缵来到襄阳，萧推三阻四不愿离开，只给了城西的白马寺让他住下；萧自己仍统管着军府的政务，他听到台城陷落的消息后，便不接受由张缵取代他官职的命令。助防杜岸欺骗张缵说：“看岳阳王这边的势头，他是不会容下您的，您不如暂时到西山去躲避灾祸。”杜岸一家是襄阳的豪门大族，兄弟九人都以骁勇著名。张缵于是与杜岸结成同盟，自己穿上女人的衣服，乘上青布围起来的车子，逃进了西山。萧派杜岸带领人马追上捉住了他。张缵请求让自己入寺为僧，把名字改为法缵，萧同意了。

荆州长史王冲等上笺于湘东王绎，请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主盟；绎不许。丙辰，又请以司空主盟；亦不许。

荆州长史王冲等人向湘东王萧绎呈上书信，请他以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秉承皇帝的意志，出任由各位藩王组成的联盟的盟主，萧绎没有答应。丙辰（疑误），他们又请他以司空的身份出任盟主，萧绎也没有同意。

上虽外为侯景所制，而内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为司空，上曰：“调和阴阳，安用此物！”景又请以其党二人为便殿主帅，上不许。景不能强，心甚惮之。太子入，泣谏，上曰：“谁令汝来！若社稷有灵，犹当克复；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军士入直省中，或驱驴马，带弓刀，出入宫庭，上怪而问之，直将军周石珍对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谓丞相！”左右皆惧。是后上所求多不遂志，饮膳亦为所裁节，忧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属湘东王绎，并剪爪发以寄之。五月，丙辰，上卧净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嗬！嗬！”逐殂。年八十六。景秘不发丧，迁殡于崐昭阳殿，迎太子于永福省，使如常入朝。王伟、陈庆皆侍太子，太子呜咽流涕，不敢泄声，殿外文武皆莫之知。

梁武帝虽然表面上被侯景控制，但是他的心里却非常不平。侯景想让宋子仙出任司空，梁武帝说道：“三公是要调和阴阳的，怎么可以任用宋子仙这种人？”侯景又请求让他的两位同党出任便殿主帅，梁武帝没有同意。侯景不能强迫梁武帝，心里非常害怕他，皇太子进来，流着眼泪劝告梁武帝，梁武帝说道：“谁让你来的！如果国家的神灵还在，还可以恢复；如果不是这样，何必流泪！”侯景派手下的士兵到几个省里值勤，有的人赶着驴马，带着弓刀，在宫廷中出出进进。梁武帝感到奇怪，询问这是怎么回事，直将军周石珍回答说：“这是侯丞相的卫兵。”梁武帝听了非常愤怒，斥责周石珍道：“是侯景，为什么管他叫丞相？”旁边的人都很害怕。从此以后梁武帝所提出的要求大多数都不能满足，饮料与膳食也被减少，在忧虑与气愤交加的情况下他病倒了。皇太子把小儿子萧大圜托咐给了湘东王萧绎，并且将剪下的头发与指甲寄给他。五月，丙辰（初二），梁武帝躺在净居殿，嘴里发苦，要喝蜂蜜却没人拿来，发出了两声“荷！荷！”的声音，便死去了。享年八十六岁，侯景封锁消息不发丧，将梁武帝的遗体收殓后移到了昭阳殿，又从永福省接来皇太子，叫他象平常一样入朝。王伟、陈庆都在旁边监视皇太子，皇太子呜咽着泪流满面，不敢发出声音，殿堂外的文武百官都不知道这件事。

东魏高岳既失慕容绍宗等，志气沮丧，不敢复逼长社城。陈元康言于大将军澄曰：“王自辅政以来，未有殊功，虽破侯景，本非外贼。今颖川垂陷，愿王自以为功。”澄从之。戊寅，自将步骑十万攻长社，亲临作堰，堰三决，澄怒，推负土者及囊并塞之。

东魏的高岳失去了慕容绍宗等人以后，变得沮丧失去斗志，不敢再进攻长社城。陈元康对大将军高澄说道：“大王您自从辅佐皇上执政以来，还没有建立突出的功勋，虽然曾经打败过侯景，但是他本来就不是外贼。现在颖川快要陷落，希望大王您亲自去建立这一功业。”高澄采纳了这一建议。戊寅（二十四日），高澄自己率领步兵与骑兵共十万人攻打长社城，还亲自督造拦河堰，拦河堰三次决口，高澄大为恼怒，把背土的人以及袋子一齐推下去堵塞缺口。

{20]辛巳，发高祖丧，升梓宫于太极殿。是日，太子既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卫。

辛巳（二十七日），侯景为梁武帝发丧，将棺材抬到太极殿。这一天，皇太子登上了皇位，大赦天下，侯景出屯朝堂，把士兵派到各处守卫。

壬午，诏北人在南为奴婢者，皆免之，所免万计；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

壬午（二十八日），梁简文帝颁下诏书，指明凡是在南朝当奴婢的北方人，都免去他们的奴隶身份，被免的人数以万计；侯景对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大提拔，希望能笼络他们。

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争尚豪华，粮无半年这储，常资四方委输。自景作乱，道路断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贵戚、豪族皆自出采稆，填委沟壑，不可胜纪。

梁武帝末年，建康城的官民在吃、穿、用方面都争相崇尚豪华，储存的粮食不够半年用的，常常要各地运来粮食。自从侯景叛乱以来，道路断绝了，几个月内，便发展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仍免不了有饿死之人，一百个人里面活下来的不到一二。那些皇亲国戚、豪门大族都自己出来采割野生的稻子，一时间因饿死而埋在沟壑中的人，数不胜数。

癸未，景遣仪同三司来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杨白华诱而斩之。甲申，景遣其将李贤明攻之，不克。景又遣中军侯子鉴入吴郡，以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遣仪同宋子仙等将兵东屯钱塘，新城戍主戴僧逖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难东归，至吴兴，太守张嵊与之合谋，举兵讨景。嵊，稷之子也，东扬州刺史临城公大连，亦据州不受景命。景号令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癸未（二十九日），侯景派遣仪同三司萧来亮来到宛陵县，宣城太守杨白华将萧来亮诱而杀之。甲申（三十日），侯景派手下的将领李贤明攻打宣城，未能成功。侯景又派遣中军侯子鉴进入吴郡，任命厢公苏单于为吴郡太守，派遣仪同宋子仙等人率领兵马屯驻在东部的钱塘，新城戍主戴僧逖带兵进行抵抗。御崐史中丞沈浚为了避难来到东部，到达吴兴县时，太守张嵊同他合谋，发兵讨代侯景。张嵊是张稷的儿子。东扬州刺史临城公萧大连也占据东扬州不接受侯景的命令。侯景号令能够得到执行的，仅限于吴郡以西，南陵以北的地区而已。

魏诏：“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复其旧。”

西魏文帝颁下诏书：“太和年间代郡人改姓的都恢复的姓氏。”

六月，丙戌，以南康王会理为侍中、司空。

六月，丙戍（初二），梁朝任命南康王萧会理为侍中、司空。

丁亥，立宣城王大器为皇太子。

丁亥（初三），梁简文帝立宣城王萧大器为皇太子。

初，侯景将使太常卿南阳刘之遴授临贺王正德玺绶，之遴剃发僧服而逃之。之遴博学能文，尝为湘东王绎长史；将归江陵，绎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绎密送药杀之，而自为志铭，厚其赙赠。

当初，侯景要派太常卿南阳刘之遴去把印玺授给临贺王萧正德，刘之遴剃了头发，穿上和尚服装逃跑了。刘之遴学识广博，文才出众，曾经担任湘东王萧绎的长史。这次他准备回到江陵，但是萧绎一向妒嫉他的才能，己丑（初三），刘之遴到达夏口，萧绎暗中送药过去毒死了他。刘之遴死后，萧绎又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还出了一大笔钱给他办丧事。

壬辰，封皇子大心为寻阳王，大款为江陵王，大临为南海王，大连为南郡王，大春为安陆王，大成为山阳王，大封为宜都王。

壬辰（初八），梁简文帝封皇子萧大心为寻阳王，萧大款为江陵王，萧大临为南海王，萧大连为南郡王，萧大春为安陆王，萧大成为山阳王，萧大封为宜都王。

长社城中无盐，人病挛肿，死者什八九。大风从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坏。东魏大将军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封侯；若大将军身有损伤，亲近左右皆斩。”王思政帅众据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计穷，唯当以死谢国。”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骆训曰：“公常语训等：”汝赍我头出降，非但得富贵，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独不哀士卒之死乎！“众共执之，不得引决。澄遣通直散骑赵彦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执手申意，牵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礼之。思政初入颍川，将士八千人，及城陷，才三千人，卒无叛者。澄悉散配其将卒于远方，改颍州为郑州，礼遇思政甚重。西祭酒卢潜曰：”思政不能死节，何足可重！“澄谓左右曰：”我有卢潜，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潜，度世之曾孙也。

长社城里没有盐吃，人人痉挛、浮肿，死的人有十分之八九。大风从西北方刮了起来，把水吹到了城里，城被冲坏了。东魏的大将军高澄向城里的人宣布：“有能够把王大将军王思政活捉送来的人，就封他为侯；如果王大将军身上受伤，那么他的亲属以及他身边的人都得被杀掉。”王思政率领人马占据了东魏人堆起的土山，告诉东魏人：“我的力气已经使尽，计策也已经用光，只能以一死来报答国家了。”说着他就仰面朝天大哭起来，向西面拜了两拜，然后准备自刎。都督骆训对他说道：“您常常对我们说：”你们带着我的头颅出去投降，非但能得到富贵，也能使全城的人保全性命。‘现在高相国既然有这样的命令，您难道就不哀怜士兵们因您而死吗？“大家一起上去抓住王思政，王思政因此没能自杀成。高澄派了通直散骑赵彦深来到土山上，送给王思政白羽扇，握住他的手说明自己的意图，又把他拉了下来。高澄没有叫王思政下拜，对他彬彬有礼。王思政当初进入颍川的时候，手下的将士共有八千人，等到长社城陷落，才剩下三千人，但是他们中间最终没有一个叛变的。高澄把这些将士分散开来，，都安排到遥远的地方，又将颍州改为郑州，给了王思政很高的礼遇。西祭洒卢潜说道：”王思政没能以死来保全气节，有什么值得看重的？“高澄对旁的人说道：”我有了卢潜，如同又得了一个王思政。“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

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遣使者魏仲陈于太师泰，并致书于淅州刺史崔猷。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潜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之所；颍川置州，遣良将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泰，具以启闻。泰令依献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走救。”泰乃许之。及长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崐，孝芬之子也。

当初，王思政在襄城时，想把长社定为行台所在地，他派遣使者魏仲去向太师宇文泰请求批准，并且给淅州的刺史崔猷写了一封信。崔猷在回信中说道：“襄城控制连接着京、洛地区，实在是当今的战略要地，要是有什么变故，很容易相互接应。而颍川既邻近敌寇占领的地方，又没有山川之险，敌人如果悄悄过来，可以直接到达城下。不如让部队屯驻在襄城，将襄城作为行台所在地；再在颍川设置州，派优秀的将领前去镇守，这样里里外外就都牢固了，人心也容易安定，纵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祸患。”魏仲见到宇文泰，把王思政的意见向他作了汇报。宇文泰下令按照崔猷策略去做。王思政再三请求，并且约定：“敌人如果在一年之内从水上进攻，如果在三年之内从陆地上进攻，朝廷都不必派兵赶来救授。”宇文泰这才答应。等到长社城陷落，宇文泰对此深感后悔。崔猷是崔孝芬的儿子。

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东魏复取景所部地，使诸将分守诸城。及颍川陷，泰以诸城道路阻绝，皆令拔军还。

侯景叛逃梁朝之后，西魏丞相宇文泰害怕东魏又来夺取侯景原来管辖的地方，就派将领们分别把守各城。等到颍川陷落，各城的道路都被隔断，宇文泰便下令叫将领们率领部队返回。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称受高祖密诏征兵，以湘东王绎为侍中，假黄、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自余藩镇并加位号。

梁朝的上甲侯萧韶从建康逃奔到江陵，声称他是拿着梁武帝的秘密诏书来征兵的，任命湘东王萧绎为侍中、假黄、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其余的藩王也都增加了职位与名号。

宋子仙围戴僧逖，不克。丙午，吴盗陆缉等起兵袭吴郡，杀苏单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宁为主。

宋子仙包围了戴僧逖，但没有打垮对方。丙午（二十二日），吴郡的强盗陆缉等人起兵攻打吴郡，杀掉了苏单于，推举前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为他们的首领。

临贺王正德怨侯景卖己，密书召鄱阳王范，使以兵入；景遮得其书，癸丑，缢杀正德。景以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镇新秦；封元罗等诸元十余人皆为王。景爱永安侯确之勇，常置左右。邵陵王纶潜遣人呼之，确曰：“景轻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还启家王，勿以确为念。”景与确游钟山，引弓射鸟，因欲射景，弦断，不发，景觉而杀之。

梁朝的临贺王萧正德怨恨侯景出卖自己，秘密写信召请鄱阳王萧范，叫他带兵前来；侯景截住了这封信，癸丑（二十九日），勒死了萧正德。侯景任命仪同三司郭元建为尚书仆射、北道行台、总江北诸军事，让他镇守新秦；又封元罗等十几位元姓人为王。侯景很欣赏永安侯萧确的勇敢，经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邵陵王萧纶秘密派人叫萧确回去，他对来人说：“侯景为人轻佻，一夫之勇而已，我想亲手用刀杀掉他，只是恨没有便于下手的机会。你回去告诉我的父王，叫他不要把我挂在心上。”侯景与萧确一同游览钟山，拉弓射鸟，萧确就准备射死侯景，不料弓弦拉断，箭没有射出去，侯景发觉了萧确的企图，于是杀掉了他。

湘东王绎娶徐孝嗣孙女为妃，生世子方等。妃丑而妒，又多失行，绎二三年一至其室。妃闻绎当至，以绎目眇，为半面妆以待之，绎怒而出，故方等亦无宠。及自建康还江陵，绎见其御军和整，始叹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对，垂泣而退。绎怒，疏其秽行，榜于大，方等见之，益惧。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骁勇得士心，绎将讨侯景，遣使督其粮众，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使者三返，誉不与。方等请讨之，绎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为湘州刺史，使方等精卒二万送之。方等将行，谓所亲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复奚恨！”

湘东王萧绎娶了徐孝嗣的孙女为王妃，生下了嫡长子萧方等。徐妃容貌丑陋又性好妒嫉，行为还常常有失检点，萧绎要过二三年才去徐妃房间一次。徐妃听说萧绎要来，因为他瞎了一只眼，于是便仅仅在自己的半边脸上化了妆，等他前来，萧绎发现后愤怒地离开了徐妃的房间，所以萧方等也不受萧绎的宠信。等到萧方等从建康返回江陵，萧绎见他驾御部队有条有理，这才称叹崐赏赞他有能力。萧绎进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妃，徐妃没有回答，只是流着眼泪转身离开。萧绎愤怒起来，陈述徐妃的肮脏行为，在大中张榜公布，萧方等见了之后，更加害怕。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骁勇善战，很得士兵们的拥戴，萧绎将要讨伐侯景，派遣使者去督察他的粮食和人马。萧誉说道：“各自有各自军府，为什么忽然来督率看人？”使者往返了多次，萧誉就是不给粮食与人马。萧方等请求讨伐萧誉，萧绎于是任命他的小儿子安南侯萧方矩为湘州刺史，派萧方等率领二万名精兵护送他上任。萧方等临行之前，对他亲近的人说道：“这次出行，我一定会死；但是死得其所，我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侯景以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遣军拒之，擒威方，系州狱，威方逃还建康。

侯景任命赵威方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派部队进行抵抗，活捉了赵威方，把他关在该州的监狱里，后来赵威方又逃回了建康。

湘东世子方等军至麻溪，河东王誉将七千人击之，方等军败，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馀众还江陵，湘东王绎无戚容。绎宠姬王氏，生子方诸。王氏卒，绎疑徐妃为之，逼令自杀，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礼，不听诸子制服。

湘东王的嫡长子萧方等的部队到达麻溪时，河东王萧誉率领七千人马攻击他，萧方等的部队遭到了失败，他本人淹死。安南侯萧方矩收拾剩余的人马返回江陵，湘东王萧绎没有任何悲戚的表情。萧绎宠爱的姬妾王氏，生下了儿子萧方诸。王氏去世，萧绎疑心是徐妃下毒杀害的，逼迫徐妃自杀，徐妃就投井而死。萧绎用对庶人的礼仪埋葬了徐妃，不让儿子们为她穿丧服。

西江督护陈霸先欲起兵讨侯景，景使人诱广州刺史元景仲，许奉以为主，景仲由是附景，阴图霸先。霸先知之，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集兵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曰：“元景仲与贼合从，朝廷遣曲阳侯勃为刺史，军已顿朝亭。”景仲所部闻之，皆弃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缢于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萧勃镇广州。

西江督护陈霸先打算带兵讨代侯景，侯景派人诱劝广州刺史元景仲，答应要拥戴他为道领，元景仲因此归附侯景，阴谋算计陈霸先。陈霸先知道了这件事，便与成州刺史王怀明等在南海郡集中部队，然后传布声讨元景仲的檄文，说：“元景仲与叛贼勾结，朝廷任命曲阳侯萧勃为广州刺史，现在部队已经屯驻在朝亭。”元景仲的部属们听说之后，都离弃元景仲逃散了。秋季，七月，甲寅（初一），元景仲在下上吊自杀。陈霸先迎来定州刺史萧勃镇守广州。

前高州刺史兰裕，钦之弟也，与其诸弟扇诱始兴等十郡，攻监衡州事欧阳。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监始兴郡事。

前高州刺史兰裕是兰青的弟弟，他与他的弟弟们煽动引诱始兴等十郡，一起攻打监衡州事欧阳。萧勃派遣陈霸先赶去久远，将兰裕等人全都抓获了，萧勃便委派陈霸先为监始兴郡事。

湘东王绎遣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鲍泉击湘州，分给兵粮，刻日就道。僧辩以竟陵部下未尽至，欲俟众集然后行，与泉入白绎，求申期。绎疑僧辨观望，按剑厉声曰：“卿惮行拒命，欲同贼邪？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辩，中其左髀，闷绝，久之方苏，即送狱。泉震怖，不敢言。僧辩母徙行流涕入谢，自陈无训，绎意解，赐以良药，故得不死。丁卯，鲍泉独将兵伐湘州。

梁朝湘东王萧绎派遗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人鲍泉攻打湘州，分别给予他们人马与粮食，叫他们在指定日期上路。王僧辩考虑到他在竟陵的部下还没有到齐，打算等到部队全部集中之后再出兵，就和鲍泉来到江陵向萧绎反映情况，要求延缓行动日期。萧绎怀疑王僧辩是要采取观望态度，就按住剑柄厉声说道：“你害怕出兵，抗拒命令，是想和叛结成一伙吗？今天你只有死路一条！”说道拔出佩剑朝王僧辩砍去，砍中了他的左大腿，王僧辩昏厥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接着马上送进临狱。鲍泉很震惊、巩惧，不敢说一句话。王僧辩的母亲流着眼泪徒步来到萧绎的府第谢罪，陈说自己平时对儿子缺乏训导。萧绎心中的不快这才解开，赐给王僧辩一些好药，因此王僧辩才没有死去，丁卯（十四日），鲍泉单独率领人马讨伐湘州。

陆缉等竞为暴掠，吴人不附，宋子仙自钱塘旋军击之。壬戌，缉弃城奔海盐，子仙复拓吴郡。戊辰，侯景置吴州于吴郡，以安陆王大春为刺史。 陆缉等人竞相掠夺，制造暴行，吴郡一带的百姓都不归附他们，宋子仙从钱塘率领部队调头对他们发起了攻击。壬戌（初九），陆缉放弃郡城逃到海盐，宋子仙重新占据了吴郡。戊辰（十五日），侯景在吴郡设置了吴州，任命安陆王萧大春为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会理兼尚书令。

庚午（十七日），梁朝任命南康王萧会理兼任尚书令。

鄱阳王范闻建康不守，戒严，欲入，僚佐或说之曰：“今魏人已据寿阳，大王移足，则虏骑必窥合肥。前贼未平，后城失守，将若之何！不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将将精卒赴之，进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范乃止。会东魏大将军澄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为书谕范。范方谋讨侯景，藉东魏为援，及帅战士二万出东关，以合州输伯穆，并遣谘议刘灵议送二子勤、广为质于东魏以气师。范屯濡须以待上游之军，遣世子嗣将千余人守安乐栅，上游诸军皆不下，范粮乏，采稗、菱藕以自给。勤、广至邺，东魏人竟不为出师。范进退无计，乃溯流西上，军于枞阳。景出屯姑孰，范将裴之悌以众降之。之悌，之高之弟也。

梁朝的鄱阳王萧范听到建康失守的消息，下令戒严，准备打进建康，他的僚佐中有人劝他：“现在魏人已经占据了寿阳，大王您一旦动身离开，这些胡骑一定会窥伺合服。前面的贼兵还没有平定，后面的州城又失守，那将怎么办？不如等四面的部队集中之后，派良将率领精锐的士兵赶赴建康，这样进不耽误卫国勤王，退可以巩固自己的根基。”萧范听到这才放弃了原来的念头。这时刚好遇上东魏的大将军高澄派遣西兖州刺史李伯穆带兵逼迫合肥，高澄又叫魏收写信把情况告诉萧范。萧范这才谋划讨代侯景，借助东魏的人马，使他们成为援助自己的力量。于是萧范率领二万人马从东关出发，同时把合州献给李伯穆，还派遣咨议刘灵议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萧勤、萧广送到东魏当人质，以此作为请求东魏出兵的条件。萧范屯驻在濡须，等待上游的部队到来，又派遣嫡长子萧嗣带领一千多人守卫安乐栅，可是上游的各路部队都不下来，萧范的粮食开始缺乏，只好采摘蘑菇、稗子、菱角、莲藕为食。萧勤、萧广到达邺城之后，东魏竟然不为萧范出兵，萧范进退两难，无计可施，于是只好溯江西上，驻扎在枞阳。侯景出兵屯驻在姑孰，萧范的部将裴之悌率领大队人马投降了他，裴之悌是裴之高的弟弟。

东魏大将军澄诣邺，辞爵位殊礼，且请立太子。澄谓济阴王晖业曰：“比读何书？”晖业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

东魏的大将军高澄来到邺城，要辞去孝静帝授予他的爵位和特殊待遇，并且请求立皇太子。他问济阴王晖业：“近来你读了什么书？”元晖业回答说：“我读了许多遍伊尹、霍光的传记，不读曹氏、司马氏的书。”

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军都督侯子鉴等击吴兴。

八月，甲申朔（初一），侯景派遣他的中军都督侯子鉴等人攻打吴兴。

己亥，鲍泉军于石椁寺，河东王誉逆战而败；辛丑，又败于橘州，战及溺死者万余人。誉退保长沙，众引军围之。

己亥（十六日），鲍泉的部队驻扎在石椁寺，河东王萧誉进行反击失败；辛丑（十八日），又在桔州战败，战死和溺死的有一万多人。萧誉只好向后撤退以保卫长沙，鲍泉等将领指挥部队包围了长沙。

辛卯，东魏立皇子长仁为太子。

辛卯（初二），东魏立皇子元长仁为皇太子。

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长，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贬退，与澄言，无不顺从。澄轻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贵，相书亦何可解！”洋为其夫人赵郡李氏营服玩小佳，澄辄夺取之；夫人或志未与，洋笑曰：“此物犹应可求，兄须何容吝惜！”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无饰让。每退朝还第，辄闭阁静坐，虽对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时袒跣奔跃，夫人问其故，泮曰：“为尔漫戏。”其实盖欲习劳也。

勃海文襄王高澄由于他的弟弟太原公高洋在兄弟中年龄仅次于自己，心里常忌恨他。高洋处处倍加小心、谨慎，有话也不轻易说出来，常常自己贬低自己，与高澄说话，无不顺从高澄的意志。高澄很轻视高洋，经常对人说：“这个人也能享受到荣华富贵，相书上怎么解释得通呀？”高洋经常为他的夫人赵郡人李氏做一些精巧的衣服玩物，高澄见了总是要占为己有；高洋的夫人有时很崐气愤，不想给高澄，高洋笑着对她说：“这种东西还可以再弄到，现在兄长需要，我们怎能如此吝啬呢？”高澄有时也很惭愧，便不要，高洋就拿了过来，也不做出谦让的样子。每次退朝之后，高洋一回到自己的府第，就关闭楼阁的门在里面静坐，即便对自己的妻子，也能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人他还赤着脚又跑又跳，夫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高洋回答说：“随便给你作作游戏。”其实他是要锻炼身体。

澄获徐州刺史兰钦子京，以为膳奴，钦请赎之，不许；京屡自诉，澄杖之，曰：“更诉，当杀汝！”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澄在邺，居北城东柏堂，嬖琅邪公主，欲其往来无间，侍卫者常遣出外。辛卯，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黄门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谋受魏禅，署拟百官。兰京进食，澄却之，谓诸人曰：“昨夜梦此奴斫我，当急杀之。”京闻之，置刀盘下。冒言进食，澄怒曰：“我未索食，何为遽来！”京挥刀曰：“来杀汝！”澄自投伤足，入于床下，贼去床，弑之，狼狈走，遗一靴；季舒匿于厕中；元康以身蔽澄，与贼争刀被伤，肠出；库直王冒刃御贼；纥奚舍乐斗死。时变起仓猝，内外震骇。太原公洋在城东双堂，闻之，颜色不变，指挥部分，入讨群贼，斩而脔之，徐出，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内外莫不惊异。洋秘不发丧。陈元康手书辞母，口占使功曹参军祖作书陈便宜，至夜而卒；泮殡之第中，诈云出使，虚除元康中书令，以王为领左右都督。，基之子也。

高澄抓获了徐州刺史兰钦的儿子兰京，让他充当服侍自己用餐的奴仆，兰钦请求用钱财赎兰京出去，但是高澄不答应。兰京自己多次提出请求，高澄就用木杖打他，对他说：“你要是再求诉的话，就杀掉你！”兰京与他的六个同伙密谋犯上作乱，高澄呆在邺城，住在北城东侧的柏堂，很宠幸琅邪公主，他为了使自己与公主之间的来往方便，经常把侍卫们派到外面。辛卯（初八），高澄与散骑常侍陈元康，吏部尚书侍中杨、黄门侍郎崔季舒一起打发走身边的人，密谋逼东魏皇帝禅让皇位给高澄，还议定了对文武百官的安排。兰京送来食品，高澄叫他退下，对众人说：“昨天夜里，我梦见这个奴才用刀砍我，应该赶快把他杀掉。”兰京听到这句话，便将刀子放在盘子底下，假装说要送食物过来，高澄恼怒地说道：“我没要食物，你为什么突然进来？”兰京挥着刀说道：“是来杀你！”高澄扑过去，不料自己的脚受了伤，他就钻到了床下，兰京把床掀开杀掉了他。杨狼猾逃走，一只靴子还丢在房间里；崔季舒藏到了厕所里面；陈元康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高澄，在和兰京争夺刀子时被砍伤，肠子流了出来；库直王迎着刀刃抵御叛贼；纥奚舍乐在搏斗中死去。当时这一事变发生得很突然，朝廷内外都感到震惊、害怕。太原公高洋正在城东的双堂，听到这一消息，而不改色，立即指挥部队到出事地点讨伐这群叛贼，把他们杀死并将尸体切成了肉块。接着慢慢地走出来说道：“奴才造反，大将军受了伤，但是伤势不严重。”朝廷内外都对高洋的镇定自若感到惊异。高洋封锁了高澄的死讯，秘不发丧。陈元康亲笔给母亲写了封诀别信，又向功曹参军祖口授，叫他整理出论述国家当务之急的文书，到了夜里，陈元康便死了。高洋把陈元康收殓在自己的府第里，假装说派他出使到外地了，还授予他中书令的职务。高洋任命王为领左右都督。王是王基的儿子。

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洋从之。夜，召大将军督护太原唐邕，使部分将士，镇遏四方；邕支配须臾而毕，洋由是重之。

功臣权贵们考虑到大部队都在并州，劝高洋尽快赶到晋阳，高洋接受了这一意见。连夜召来大将军督护太原人唐邕，叫唐邕部署安排将士们镇守四方；唐邕很快分配安排完毕，高洋从此很器重唐邕。

癸巳，洋讽东魏主以立太子大赦。澄死问渐露，东魏主窃谓左右曰：“大将军今死，似是天意，威权当复归帝室矣！”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守邺，余勋贵皆自随。甲午，入谒东魏主于昭阳殿，从甲士八千人，登阶者二百余人，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令主者传奏曰：“臣有家事，须诣晋阳。”再拜而出。东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晋阳旧臣、宿将素轻洋；及至，大会文武，神彩英畅，言辞敏洽，众皆大惊。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马子如等恶度支尚书崔暹，奏暹及崔季舒过恶，鞭二百徙边。

癸巳（初十），高洋劝说东魏国主孝静帝以立了太子的名义大赦天下。高澄的死讯渐渐透露出来，孝静帝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现在大将军死了，似乎是崐天意，权威应当重新归于皇室了！”高洋留下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开府仪同三司司马子如、侍中杨守卫邺城，其余的功臣权贵都让他们跟随着自己。甲午（十一日），高洋来到昭阳殿拜见孝静帝，身后跟着八千名披甲戴盔的士兵，登上宫殿台阶的就有二百多人，他们都捋着袖子按住刀剑，就象面对厉害的敌人一样。高洋叫主持朝仪的官员向孝静帝转报：“我有一些家事，必须直到晋阳。”说完，他拜了两拜离开皇宫。孝静帝大惊失色，他目送着高洋远去的身影说道：“此人看来还是不能容纳我的，我真不知道会死在哪一天？”晋阳原来的文官武将们一向轻视高洋，等到高洋抵达晋阳，他们看到高洋大会文武官员，神采英伟不凡，言语敏锐周到，都觉得非常吃惊。高澄以往制订的政策、下达的命令中有不便于执行的。高洋都作了修改。高隆之、司马子如等人憎恨度支尚书崔暹，向上汇报他与崔季舒的过失与罪恶，结果他们都被打了二百鞭子，然后给发配到边远地区了。

侯景以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人并开府仪同三司，仍诏：“自今开府仪同不须更加将军。”是后开府仪同至多，不可复记矣。

侯景任命宋子仙为司徒，郭子建为尚书左仆射，与领军任约等四十个人一起任开府仪同三司，还下达诏书：“从今以后开府仪同不必再增加将军名号。”此后开府仪同多得数不胜数。

鄱阳王范自枞阳遣信告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大心遣信邀之。范引兵诣江州，大心以湓城处之。

鄱阳王萧范从枞阳派人送信给江州刺史寻阳王萧大心，告诉他有关情况，萧大心闻讯后就派人带着信前去邀请萧范。萧范带领人马到达江州，萧大心将湓城让给他屯驻。

吴兴兵力寡弱，张嵊书生，不闲军旅；或劝嵊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鉴。嵊叹曰：“袁氏世济忠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岂不知吴郡既没，吴兴势难久全；但以身许国，有死无贰耳！”九月，癸丑朔，子鉴军至吴兴，嵊战败，还府，整服安坐，子鉴执送建康。侯景嘉其守节，欲活之，嵊曰：“吾忝任专城，朝廷倾危，不能匡复，今日速死为幸。”景犹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门已在鬼录，不就尔虏求恩！”景怒，尽杀之；并杀沈浚。

吴兴兵员少力量弱，张嵊是一介书生，不熟习军中事务；有人劝张嵊仿效袁君正，也率领全郡军民迎接侯子鉴。张嵊叹道：“袁家世世代代都以忠贞著称，没想到这名声被袁君正毁于一旦。我难道不知道吴郡陷落之后，吴兴也就势必难以长久保全的道理吗？只是我既然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国家，那么我就只能选择这么一条死路罢了！”九月，癸丑朔（初一），侯子鉴的部队到达吴兴，张嵊迎战失败，返回府中，空戴整齐然后安然坐着，侯子鉴将他捉信，押送到建康。侯景赞许张嵊能够守节，想保全他的性命。张嵊却说道：“我有愧于担任吴兴郡守，在朝廷危亡之际，不能进行挽救，使之转危为安，今天我只求马上死，也算是一件幸事。”侯景还想留下他的一个儿子，张嵊说道：“我们一家人都已经上了鬼藉，我才不会向你胡虏乞求恩惠呢！”侯景听了大为恼怒，杀光了他全家老小，并且还杀掉了沈浚。

河东王誉告急于岳阳王，留谘议参军济阳蔡大宝守襄阳，帅众二万、骑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东王绎大惧，遣左右就狱中问计于王僧辩，僧辩具陈方略，绎乃赦之，以为城中都督。乙卯，至江陵，作十三营以攻之；会大雨，平地水深四尺，军气沮。绎与新兴太守杜有旧，密邀之。乙丑，与兄岌、岸、弟幼安、兄子龛各帅所部降于绎。岸请以五百骑袭襄阳，昼夜兼行；去襄阳三十里，城中觉之，蔡大宝奉察母龚保林登城拒战。闻之，夜遁，弃粮食、金帛、铠仗于水，不可胜纪。张缵病足，载以随军；及败走，守者恐为追兵所及，杀之，弃尸而去。至襄阳，岸奔广平，依春兄南阳太守。

河东王萧誉向岳阳王萧告急，萧留下谘议参军济阳人蔡大宝守卫襄阳，自己统率两万兵众，两千名骑兵，计伐江陵以授救湘州。湘东王萧绎非常害怕，派身边的人来到狱中向王僧辩询问对策，王僧辩详细地陈述了用兵策略，萧绎于是赦免了王僧辩，叫他担任城中的都督。乙卯（初三），萧赶到江陵，安置了十三个军营，向守城的部队发起了进攻；正好遇上大雨，平地上都积起四尺深的水，萧的部队士气低落。萧绎与新兴太守杜过去有交情，暗中请他赶来援助。乙丑（十三日），杜与他的哥哥杜岌、杜岸崐、弟弟杜幼安、侄子杜龛各自率领部属投降了萧绎。杜岸请求带领五百名骑兵去袭击襄阳，征得同意后，就夜以继日地赶路。当他们距离襄阳三十里的时候，城里的人发现了他们，蔡大宝帮着萧的母亲龚保林登上城墙进行防守。萧听到这一消息，连夜逃跑，丢弃在水中的粮食、金银、绢帛、铠甲、兵器，数不胜数。张缵脚上有伤，萧绎用车马载上他，让他跟随部队行动；等他们败逃的时候，看守张缵的人恐怕让追兵赶上，就把张赞杀了，然后丢下他的尸体离开了。萧一到襄阳，杜岸就逃到广平，依附他的哥哥南阳太守杜去了。

湘东王绎以鲍泉转长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将军王僧辩代为都督，数泉十罪，命舍人罗重欢与僧辩偕行。泉闻僧辩来，愕然曰：“得王竟陵来助我，贼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辩入，背泉而坐，曰：“鲍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锁卿，卿勿以故意见期。”使重欢宣令，倘之床侧。泉为启自申，且谢淹缓之罪，绎怒解，遂释之。

湘东王萧绎因鲍泉包围长沙后，很长时间都没把它打下来，对此感到很愤怒，就让平南将军王僧辩代替鲍泉为都督，还列举了鲍泉十条罪状，命令舍人罗重权与王僧辩同行。鲍泉听到王僧辩来的消息，惊愕地说道：“王竟陵能够来帮助我，贼兵就不愁不能平定了。”然后他便掸净席子等待王僧辩。王僧辩走进屋里，背着鲍泉坐了下来，说道：“鲍郎，你有罪，有命令叫我把你锁起来，你可不要认为我是有意的。”说着他就叫罗重权宣读萧绎的命令，然后将鲍泉锁在床边。鲍泉为自己的罪责申辩，并且请求对自己进展缓慢进行处罚，萧绎的怒气平息下来，于是就释放了他。

冬，十月，癸未朔，东魏以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冬季，十月，癸未朔（初一），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初，历阳太守庄铁帅众归寻阳王大心，大心以为豫章内史。铁至郡即叛，推观宁侯永为主。永，范之弟也。丁酉，铁引兵袭寻阳，大心遣其将徐嗣徽逆击，破之。铁走，至建昌，光远将军韦构邀击之，铁失其母弟妻子，单骑还南昌，大心遣构将兵追讨之。

当初，历阳太守庄铁率领人马归附了寻阳王萧大心，萧大心任命他为豫章内史。庄铁到达郡城之后就叛变了，推举观宁侯萧永为首领。萧永是萧范的弟弟。丁酉（十五日），庄铁指挥部队袭击寻阳，萧大心派遣手下的将领徐嗣徽进行迎击，打垮了庄铁。庄铁逃到了建昌，光远将军韦构半道拦击，这一仗庄铁失去了母亲、弟弟以及妻儿，单骑返回南昌，萧大心派遣韦构率领人马继续追击庄铁。

宋子仙自吴郡趣钱塘，刘神茂自吴兴趣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孙国恩以城降之。

宋子仙从吴郡赶向钱塘。刘神茂从吴兴赶向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人孙国恩打开城门向他投降。

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陵，庙号高祖。

十一月，乙卯（初四），梁武帝被安葬在陵，庙号高祖。

百济遣使人贡，见城关荒圮，异于来，哭于端门；侯景怒，录送庄严寺，不听出。

百济派遣使者来到建康进贡，使者看到城关已经荒废毁坏，同以前大不一样，就在端门前哭了起来；侯景闻讯后大怒，扣留了使者，把他押送到庄严寺，不让他出城。

壬戌，宋子仙急攻钱塘，戴僧逖降之。

壬戌（十一日），宋子仙向钱塘发起迅猛的攻击，戴僧逖投降了宋子仙。

岳阳王将军薛晖攻广平，拔之，获杜岸，送襄阳。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发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扬之，以其头为漆碗。

岳阳王萧派将军薛晖攻打广平，薛晖占领了该城，并俘虏了杜岸，将他送到了襄阳。萧拔掉了杜岸的舌头，用鞭子抽打他的面孔。然后将他肢解烹煮了。接着萧又挖开杜岸祖父和父亲的坟墓，烧掉了他们的遗赅，扔掉了剩下的骨灰，还把死者的头盖骨做成漆碗。

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授于魏，请为附庸。丞相泰令东阁祭酒荣权使于襄阳，绎使司州刺史柳仲礼镇竟陵以图，惧，遣其妃王氏及世子为质于魏。丞相泰欲经略江、汉，以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崐十五州诸军事，镇穰城。仲礼至安陆，安陆太守柳勰以城降之。仲礼留长史马岫与其弟子礼守之，帅众一万趣襄阳，泰遣杨忠及行台仆射长孙俭将兵击仲礼以救。

萧与湘东王萧绎为敌之后，害怕自己难以生存，就派出使者去向西魏求援，请求充当西魏的附庸。西魏的丞相宇文泰命令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萧绎派遣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竟陵，图谋对付萧。萧害怕了，就派他的妃子王氏以及他的嫡子萧到西魏当人质。丞相宇文泰想占领江、汉地区，使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为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柳仲礼到达安陆，安陆的太守柳勰打开城门向他投降。柳仲礼留下长史马岫与自己的弟弟柳子礼一道镇守该城，然后率领一万人马赶往襄阳，宇文泰派遣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带领人马袭击柳仲礼，以援救萧。

宋子仙乘胜渡浙江，至会稽。邵陵王纶闻钱塘已败，出奔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蕃以兵拒之，范进击蕃，破之。

宋子仙乘胜渡过浙江，到达会稽。邵陵王萧纶听说钱塘的部队已经失败，就出逃至鄱阳，鄱阳内史、开建侯萧蕃带兵拒绝萧纶入城，萧纶进军攻击萧蕃，打败了对方。

魏杨忠将至义阳，太守马伯符以下城降之，忠以伯符为乡导。伯符，岫之子也。

西魏的杨忠将要到达义阳的时候，太守马伯符率下城军民向他投降，杨忠让马伯符充当向导。马伯符是马岫的儿子。

南郡王大连为东扬州刺史。时会稽丰沃，胜兵数万，粮仗山积，东土人惩侯景残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朝夕酣饮，不恤军事；司马东阳留异，凶狡残暴，为众所患，大连悉以军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会稽，大连弃城走，异奔还乡里，寻以其众降于子仙。大连欲奔鄱阳，异为子仙乡导，迫及大连于信安，执送建康，帝国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于是三吴尽没于景，公侯在会稽者，俱南度岭。景以留异为东阳太守，收其妻子为质。

南郡王萧大连担任东扬州刺史，当时会稽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能够负担几万兵员，粮食、兵器堆成了山，东部地区的人苦于侯景的残酷暴虐，都乐意为萧大连效力，可是萧大连整天大量喝酒，对军事一点也不用心；司马东阳人留异凶狠、狡诈、残暴，大家都很痛恨他，萧大连却将军事大权都交给了他。十二月，庚寅（初九），宋子仙向会稽发起进攻，萧大连弃城逃跑了，留异逃回家乡，很快率其部众投降了宋子仙。萧大连准备逃到鄱阳，留异充当宋子仙的向导，在信安追上了萧大连，将他活捉后押送到建康。简文帝听到这一消息，拉起帷幕躲在里面，用袖子捂住脸哭泣。于是三吴地区都被侯景占领，在会稽的公侯们都越过南岭避难而逃。侯景任命留异为东阳太守，但把他的妻儿留下充当人质。

乙酉，东魏以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乙酉（初四），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邵陵王纶进至九江，寻阳王大心以江州让之，纶不受，引兵西上。

邵陵王萧纶进军到九江，寻阳王萧大心将江州让给他，萧纶没有接受，又指挥部队沿江西上。

始兴大守陈霸先结郡中豪杰欲讨侯景，郡人侯安都、张等各帅众千余人归之。霸先遣主帅杜僧明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广州刺史萧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犹不能克，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亲寻干戈，以君疏外，讵可暗投！未若且留始兴，遥张声势，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仆荷国恩，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遣仆一军，犹贤乎已，乃更止之乎！”至遣使间道诣江陵，受湘东王绎节度。时南康土豪蔡路养起兵据郡，勃乃以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霸先。

始兴太守陈霸先集结郡中豪杰，准备讨伐侯景，郡人侯安都、张等各自率领一千多人来归附他。陈霸先派遣主帅僧明率两千人到大庾岭上屯驻，广州刺史萧勃派人来制止他说：“侯景骁勇强悍有力，天下无敌，前一段时间，来援救朝廷的部队多达十万人，兵强马壮，尚且不能打败他，现在您只有这么一点人，能对他怎么样呢？听说岭北地区的王侯那里局势又很不稳定，这些崐皇亲之间都互相开战，您只不过是跟萧家没什么关系的外人，怎么可以明珠暗投呢？您不如暂且留在始兴，远远地张扬自己的声势，可以像泰山一般保证安全。”陈霸先回答说：“我蒙受国恩，以前听到侯景渡江的消息，我就准备前去救援，可是在途中让元仲景与兰裕给阻拦住了。如今国都沦陷，国君受到污辱，做臣子的就应为国君而死，谁还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君侯您是皇亲国戚，承担着一个方面的重任，您派我带领一支军队去讨伐国贼，还比不派要好得多，怎么又来制止我呢？”于是他就派使者抄小路赶到江陵，表示接受湘东王萧绎的指挥调度。当时南康的当地豪强蔡路养拉起武装占据了郡城，萧勃就派自己的心腹谭世远出任曲江县令，与蔡路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陈霸先。

魏杨忠拔随郡，执太守桓和。

西魏的杨忠攻占了随郡，活捉了太守桓和。

东魏使金门公潘乐等将兵五万袭司州，刺史夏侯强降之。于是东魏尽有淮南之地。

东魏派金门公潘乐等人率领五万人马袭击司州，司州刺史夏侯强投降了东魏。于是东魏占据了淮河以南的所有土地。

第一百六十三卷

梁纪十九太宗简文皇帝上大宝元年（庚午、550 ）

梁纪十九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庚午，公元550 年）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

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梁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宝。

陈霸先发始兴，至大庾岭，蔡路养将二万人军于南野以拒之。路养妻侄兰陵萧摩诃，年十三，单骑出战，无敢当者。杜僧明马被伤，陈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马；僧明上马复战，众军因而乘之，路养大败，脱身走。霸先进军南康，湘东王绎承制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陈霸先率军从始兴出发，抵达大庾岭。蔡路养统率两万人驻扎在南野进行抵抗。蔡路养的妻侄兰陵人萧摩诃，年方十三，单骑出战，没人敢抵挡他。杜僧明的战马受了伤，陈霸先救了他，并把自己骑的马给他；杜僧明跃上马又投入战斗，众军乘着他的气势勇猛进击，蔡路养大败，脱身逃跑了。陈霸先于是进军南康，湘东王萧绎以皇帝之令授予陈霸先明威将军、交州刺史。

戊辰，东魏进太原公高洋位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戊辰（十八日），东魏晋升太原公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郡王。

庚午，邵陵王纶至江夏，郢州刺史南康王恪郊迎，以州让之，纶不受；乃推纶为假黄钺铖，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

庚午（二十日），邵陵王萧纶率人马到达江夏，郢州刺史南平王萧恪带人到郊外恭迎，并表示要把郢州让给他。萧纶不接受；于是推举萧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以皇帝的旨意设置百官。

魏杨忠围安陆，柳仲礼驰归救之。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乃选骑二千，衔枚夜进，败仲礼于3378头，获仲礼及其弟子礼，尽俘其众。马岫以安陆，别将王叔孙以竟陵，皆降于忠。于是汉东之地尽入于魏。

西魏杨忠围攻安陆，柳仲礼急忙率军驰归救援。诸将担心柳仲礼的援兵抵达后安陆就难以攻克了，都要求赶快加紧进攻。杨忠说：“攻和守所处的情势很不相同，安陆是不能一下子就攻克的；如果我军拖延时日，久攻疲劳，援兵一来，里外受敌，这可不是好办法。南方人大都习惯于水战，对陆地野战不熟悉。柳仲礼的军队就在附近，我军出其不意，以奇兵突袭，敌军懈怠，我军奋勇，一举可克。打败了柳仲礼，那么安陆就不攻自破了，诸城也就可以传檄而定。”于是精选两千骑兵，为了防止喧嚣而暴露意图，令所有的人口中衔着小木棍，乘夜偷袭，在3378头把柳仲礼打败了，促获了柳仲礼和他弟弟柳子礼，把他的军队全部俘虏了。马岫献出了安陆，别将王叔孙献出了竟陵，都投降了杨忠。从此汉东之地全部归于西魏。

广陵人来嶷，说前广陵太守祖皓曰：“董绍先轻而无谋，人情不附，袭而杀之，此壮士之任也。今欲纠帅义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勋，必天未悔祸，犹足为梁室忠臣。”皓曰：“此仆所愿也。”乃相与纠合勇士，得百余人。癸酉，袭广陵，斩南兖州刺史董绍先；据城，驰檄远近，推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仍结东魏为援。皓，暅之子；勔，勃之兄也。乙亥，景遣郭元建帅众奄至，皓婴城固守。

广陵人来嶷去游说前广陵太守祖皓说：“董绍先为人轻慢而缺乏谋略，人心不归附他，如果您发兵袭击并歼灭他，这可是壮士应有的义举呀。现在我想召集率领义勇之士，尊奉拥戴您去做这件大事。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可以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千古勋业；即使他气数未尽，此事未成，也足以表示您是梁室的忠臣。”祖皓说：“这正是我的心愿。”于是和来嶷一起策划纠合勇士一百余人，癸酉（二十三日），袭击广陵，杀了南兖州刺史董绍先；占据南兖州，向远近各方发布告示，推举前太子舍人萧勔为刺史，仍与东魏联合。祖皓是祖暅的儿子。萧勔是萧勃的哥哥。乙亥（二十五日），侯景派郭元建带兵攻打南兖州，祖皓环城固守。 二月，魏杨忠乘胜至石城，欲进逼江陵，湘东王绎遣舍人庾恪说忠曰：“詧来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归心！”忠遂停3379北，绎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为质以求和，魏人许之。绎与忠盟曰：“魏以石城为封，梁以安陆为界，请同附庸，并送质子，贸迁有无，永敦邻睦。”忠乃还。

二月，西魏杨忠乘胜率兵抵达石城，意欲进逼江陵。湘东王萧绎派舍人庾恪去劝说杨忠，说：“萧詧目无尊长，竟然进攻叔父，而魏国帮助他，这怎么能使天下归心！”杨忠听了，就停兵于3379北。萧绎派舍人王孝祀送儿子萧方略为人质以求和，西魏人答应了。萧绎与杨忠订立盟约，约定“魏国以石城为封疆，梁国以安陆为国界，请求按照附庸关系，互送儿子为人质，发展贸易以通有无，永远作为邻邦和睦相处。”

宕昌王梁弥定为其宗人獠甘所袭，弥定奔魏，獠甘自立。羌酋傍乞铁匆据渠株川，与渭州民郑五醜合诸羌以叛魏。丞相泰使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讨之，擒斩铁匆、五醜. 宁别击獠甘，破之，獠甘将百骑奔生羌巩廉玉。宁复纳弥定于宕昌，置岷州于渠株川，进击巩廉玉，斩獠甘，虏廉玉送长安。

宕昌王梁弥定被他宗族里的人獠甘所袭击，梁弥定奔逃到西魏，獠甘自立为王。羌族酋长傍乞铁匆盘据渠株川，与谓州人郑五醜纠合诸羌起兵背叛西魏。丞相宇文泰派大将军宇文贵、凉州刺史史宁发兵征讨，擒斩傍乞铁匆和郑五醜.史宁又移兵攻打獠甘，打败了他，獠甘带领百名骑兵投奔远在塞外而不辖属于西魏的羌族首领巩廉玉。史宁重新迎立梁弥定为宕昌王，在渠株川设置岷州，派兵进击巩廉玉，斩獠甘，俘虏了巩廉玉，把他送往长安。

侯景遣任约、于庆等帅众二万攻诸蕃。

侯景派任约、于庆等带兵两万攻打梁室诸蕃王。

邵陵王纶欲救河东王誉而兵粮不足，乃致书于湘东王绎曰：“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况于手足肱支，岂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创巨痛深，唯应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其余小忿，或宜容贳。若外难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不亡。夫征战之理，唯求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良为藩屏盘固，宗镇强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国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围，存社稷之计。”绎复书，陈誉过恶不赦，且曰：“詧引杨忠来相侵逼，颇遵谈笑，用却秦军，曲直有在，不复自陈。临湘旦平，暮便即路。”纶得书，投之于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湘州若败，吾亡无日矣！”

邵陵王萧纶想救援河东王萧誉，但兵粮不足，于是写信给湘东王萧绎说：“天时、地利也比不上人和，何况弟兄犹如手足股肱，岂可相互损害！现在国家处于危难，蒙受耻辱，创伤巨大，痛苦殊深，我辈只有剖心尝胆，泣血枕戈，发奋救危雪耻，其余的小怨恨，应该能互相谅解才是。如果外难未除，仍然在家族中构祸不止，观今鉴古，没有不灭亡的道理。战争的道理是不顾一切，只求能胜；至于骨肉相残的战争，则愈是获胜愈加残酷，大捷也不是什么功劳，战败则必然有所损失。动用武力，损害人伦道义，亏失实在是太多了。侯景的军队之所以未敢进犯长江以北，实在是因为我们梁朝诸藩互为屏护，象磐石一样牢固，宗室的镇守强大而严密。您如果攻陷洞庭而不约束兵刃，雍州方面必然怀疑您将要进逼，无以自安，势必引进西魏的军队以为援手。这样必将给您造成威胁。您如果感到不安定，那么梁朝的天下就完了。请您一定解除湘州之围，以保存国家社稷。”萧绎复信，逐条陈述萧誉过大恶极，法所不赦，并且说：“萧詧如果勾引杨忠来相侵逼的话，那我将象鲁仲连谈笑而却秦军一样轻而易举地打败他们。是非曲直明摆着，我就不再自陈了。临湘早上被攻下，晚上我就上路。”萧纶收到信，看后扔到案几上，慷慨流涕地说：“天下之事，竟然糟到这个地步！湘州如果陷落，我就快灭亡了！”

侯景遣侯子鉴帅舟师八千，自帅徙兵一万，攻广陵，三日，克之，执祖皓，缚而射之，箭遍体，然后车裂以徇；城中无少长皆埋之于地，驰马射而杀之。以子鉴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景还建康。

侯景派侯子鉴率领水军八千人，自率步兵一万人，攻打广陵。打了三天，城破，抓住了祖皓，把他缚住用箭射他，箭镞丛集遍体，然后再把他车裂示众。城中民众不分老少都被埋在地里，让士兵来回纵马奔驰，射而杀之。侯景任命侯子鉴当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他自己回建康。 丙戌，以安陆王大春为东扬州刺史。省吴州。

丙戌（初六），侯景任命安陆王侯大春为东扬州刺史，裁省吴州。

乙巳，以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身。

乙巳（二十五日），侯景任命尚书仆射王克为左仆射。

庚寅，东魏以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庚寅（疑误），东魏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

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侯景遣于子悦帅众攻之，不克。

宣城内史杨白华进据安吴。侯景派遣于子悦率众攻打安吴，没打下。

东魏行台辛术将兵入寇，围阳平，不克。

东魏行台辛术带兵入境进犯，围困阳平，没打下。

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三月，甲申，景请上禊宴于乐游苑，帐饮三日。上还宫，景与公主共据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非常喜爱她。三月，甲申（疑误），侯景请皇上修褉宴集于乐游苑，在帐幕里宴饮三天。简文帝还宫后，侯景与溧阳公主一起占据御床，南面并坐，让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庚申，东魏进丞相洋爵为齐王。

庚申（十一日），东魏晋升丞相高洋为齐王。

临川内史始兴王毅等击庄铁，鄱阳王范遣其将巴西侯瑱救之，毅等败死。

临川内史始兴人王毅等进攻庄铁。鄱阳王萧范派他的部将巴西人侯瑱去救援，王毅等兵败身死。

鄱阳世子嗣与任约战于三章，约败走；嗣因徒镇三章，谓之安乐栅。

鄱阳世子萧嗣与任约在三章开战，任约败走；萧嗣乘势迁移，镇守三章，称之为“安乐栅”。

夏，四月，庚辰朔，湘东王绎以上甲侯韶为长沙王……

夏季，四月，庚辰朔（初一），湘东王萧绎任命上甲侯萧韶为长沙王。

丙午，侯景请上幸西州，上御素辇，侍卫四百馀人，景浴铁数千，翼卫左右。上闻丝竹，凄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请上起舞。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得至此！”逮夜乃罢。

丙午（二十七日），侯景请简文帝巡视西州，简文帝乘坐不加雕漆的素辇，带四百多名侍卫人员。而侯景则率几千名铁甲铮亮的武士，翼卫在左右。简文帝听到丝竹之声，凄然流泪，传命侯景起舞；侯景也请简文帝起舞。酒阑人散，简文帝在床上抱着侯景说：“我心里念着丞相。”侯景回答说：“陛下如不念顾我，我哪能得到现在的地位！”直到夜色降临才分手。

时江南连年旱蝗，江、扬尤甚，百姓流亡，相与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叶、菱芡而食之，所在皆尽，死者蔽野。富室无食，皆鸟面鹄形，衣罗绮，怀珠玉，俯伏床帷，待命听终。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这时江南连年闹旱灾、蝗灾，江州、扬州尤其严重，老百姓流离失所，成群结队逃入山谷之中，江湖之滨，采集草根、树叶、菱角、鸡头为食物。饥民所至，这些东西一扫而空，饿死的人横陈田野，比比皆是，富裕人家也没有吃的，一个个饿得鸟面鹄形，穿着罗绮衣裳，怀里藏着珍珠美玉，俯伏在床帷之间，等待死亡。千里之内，炊烟断绝，人迹罕见，白骨成堆，象丘陇一样。

景性残酷，于石头立大碓，有犯法者捣杀之。常戒诸将曰：“破栅平城，当净杀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诸将每战胜，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由是百姓虽死，终不附之。又禁人偶语，犯者刑及外族。为其将帅者，悉称行台，来降附者，悉称开府，其亲寄隆重者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者曰库直都督。

侯景生性残酷，他在石头城设立大碓，犯法的人被抓住，就用大碓捣杀。平常总是告诫诸将说：“一旦攻破栅栏，踏平城市，就杀它个干干净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厉害！”所以他手下的诸将每次战胜，就专门以烧杀抢掠为能事，杀人如刈草芥，以此作为游戏取乐。因此老百姓即使死，也绝不归附他。侯景又禁止人民在一起交头接耳，有违犯的刑罚株连到他的外族。当他的将帅的，都称为行台；来投降归附他的，都称为开府。他所特别亲信看重的称为左右厢公，勇气力量超人的称为库直都督。 魏封皇子儒为燕王，公为吴王。

西魏封皇子元儒为燕王，元公为吴王。

侯景召宋子仙还京口。

侯景召宋子仙回京口。

邵陵王纶在郢州，以听事为正阳殿，内外斋?，悉加题署。其部下陵暴军府，郢州将佐莫不怨之。谘议参军江仲举，南平王恪之谋主也，说恪图纶，恪惊曰：“若我杀邵陵，宁静一镇，荆、益兄弟必皆内喜，海内若平，则以大义责我矣。且巨逆未枭，骨肉相残，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举不从，部分诸将，刻日将发，谋泄，纶压杀之。恪狼狈往谢，纶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凶党已毙，兄勿深忧！”

邵陵王萧纶在郢州，把厅堂称为正阳殿，内外斋门?门，都题上匾名。他的部下在军府里作威作福，郢州将士官佐没有不怨恨的，谘议参军江仲举，是南平王萧恪的主要谋士，他鼓励萧恪反对萧纶，取而代之。萧恪大惊，说：“如果我杀了邵陵王，郢州也许可以宁静，但荆州、益州的宗室兄弟必然内心窃喜。海内如果平定，他们就会以君臣大义责备我。而且最大的逆贼没有杀掉，就骨肉相残，这是自取灭亡之道。你的想法不妥，还是算了吧。”但江仲举不听，他安排部署手下的将领们，定好日子就要举事，但是事情泄漏，萧纶把他们统统压死。萧恪非常狼狈不安地前往谢罪，萧纶说：“这都是一群小人所干的，不是由您策划的。凶党已经消灭，您不必深忧！”

王僧辩急攻长沙，辛巳，克之。执河东王誉，斩之，传首江陵，湘东王绎反其首而葬之。初，世子方等之死，临蒸周铁虎功最多，誉委遇甚重。僧辩得铁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灭，奈何杀壮士！”僧辩奇其言而释之，还其麾下。绎以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侍中、镇西长史。

王僧辩猛烈地进攻长沙，辛巳（初二），攻破城池，抓住了河东王萧誉，杀了他，并把首级送到江陵。湘东王萧绎让人把首级送回长沙，和身子合在一起安葬。当初，世子方等被杀死，临蒸人周铁虎功劳最大，萧誉对他委任恩遇很重。王僧辩抓获周铁虎，命令手下烹杀他。周铁虎大叫：“侯景未灭，为什么杀壮士？”王僧辩觉得他吐言奇伟，就释放了他，让他回到军帐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左卫将军，加侍中、镇西长史。

绎自去岁闻高祖之丧，以长沙未下，故匿之。壬寅，始发丧，刻檀为高祖像，置于百福殿，事之甚谨，动静必咨焉。绎以为天子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丙午，绎下令大举讨侯景，移檄远近。

萧绎自去年就听到了梁武帝驾崩的消息，因为当时长沙还没打下，所以加以封锁。壬寅（二十三日），才发丧，用檀木雕刻梁武帝像，安放在百福殿里，朝拜很恭谨，一举一动都前往咨求。萧绎认为天子被贼臣挟制，所以不肯采用大宝的年号，还是照旧年号称太清四年。丙午（二十七日），萧绎下令大举讨伐侯景，檄文传遍远近。

鄱阳王范至湓城，以晋熙为晋州，遣其世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多辄改易。寻阳王大心，政令所行，不出一郡。大心遣兵击庄铁，嗣与铁素善，请发兵救之，范遣侯瑱帅精甲五千助铁。由是二镇互相猜忌，无复讨贼之志。大心使徐嗣徽帅众二千，筑垒稽亭以备范，市籴不通，范数万之众，无所得食，多饿死。范愤恚，疽发于背，五月，乙卯，卒。范众秘不发丧，奉范弟安南侯恬为主，有众数千人。

鄱阳王萧范率众进抵湓城，把晋熙郡改为晋州，派他的长子萧嗣为晋州刺史，江州所属郡县守令大部分都改换了。寻阳王萧大心，政令所行，不出寻阳一郡之外。萧大心派兵进击庄铁，萧嗣与庄铁一向关系很好，就请求萧范发兵救援他。萧范派侯瑱率领精锐甲兵五千人去帮助庄铁。从此鄱阳、寻阳二镇互相猜忌，再也没有讨贼的心思了。萧大心让徐嗣徽率众二千，在稽亭筑垒以防备萧范，这一来切断了鄱阳的粮食流通，萧范数万军队，没地方找到粮食，大多饿死。萧范愤恨大怒，背上痈疽破裂，五月，乙卯（初七），去世。萧范的部下秘不发丧，推举萧范的弟弟安南侯萧恬为主帅，有部众数千人。

丙辰，侯景以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钱唐。丁巳，以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丙辰（初八），侯景任命元思虔为东道大行台，镇守钱唐。丁巳（初崐九），任命侯子鉴为南兖州刺史。

东魏齐王洋之为开府也，勃海高德政为管记，由是亲昵，言无不尽，金紫光禄大夫丹杨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宋景业，皆善图谶，以为太岁在午，当有革命，因德政以白洋，劝之受禅。洋以告娄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铸像卜之而成，乃使开府仪同三司段韶问肆州刺史斛律金，金来见洋，固言不可，以宋景业首陈符命，请杀之。洋与诸贵议于太妃前，太妃曰：“吾儿懦直，必无此心，高德政乐祸，教之耳。”洋以人心不壹，遣高德政如邺察公卿之意，未还；洋拥兵而东，至平都城，召诸勋贵议之，莫敢对。长史杜弼曰：“关西，国之勍敌，若受魏禅，恐彼挟天子，自称义兵而东向，王何以待之！”徐之才曰：“今与王争天下者，彼亦欲为王所为，纵其屈强，不过随我称帝耳。”弼无以应。高德政至邺，讽公卿，莫有应者，司马子如逆洋于辽阳，固言未可。洋欲还，仓丞李集曰：“王来为何事，而今欲还？”洋伪使于东门杀之，而别令赐绡十匹，遂还晋阳。自是居常不悦。徐之才、宋景业等日陈阴阳杂占，云宜早受命。高德政亦敦劝不已。洋使术士李密卜之，遇《大横》，曰：“汉文之卦也。”又使宋景业筮之，遇《乾》之《鼎》，曰：“《乾》，君也。《鼎》，五月卦也 .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洋大悦，乃发晋阳。

东魏齐王高洋在设置官署的时候，任命勃海人高德政为管记，因此两人关系很亲密，什么话都可以交谈。金紫光禄大夫丹杨人徐之才、北平太守广宗人宋景业，都精通图谶占验之术。他们看到太岁星在午，认为这意味着帝室不祥，会有改朝换代的事发生，就把这种预言通过高德政告诉高洋，劝他接受禅让。高洋把这事禀告娄太妃，太妃说：“你父亲和哥哥都是如龙似虎一样的英才，尚且认为皇位天授，不能妄图窃据，终其一生，北面事君，你是何等样人，想效法舜、禹禅让的事吗？”高洋把娄太妃的话告诉徐之才，徐之才说：“正因为您的才能都比不上父兄，所以才应该早日升上尊位呀！”高洋通过铸铜像进行占卜，于是让开府仪同三司段韶去征求肆州刺史斛律金的意见，斛律金听了后来求见高洋，坚决地认为这件事干不得，并以宋景业带头宣讲符命惑主为由，要求高洋杀了他。高洋和各位贵戚一起在娄太妃面前商议这件事，娄太妃说：“我儿子懦弱直爽，肯定不会有这种念头，高德政喜欢弄出祸端，唯恐天下不乱，这都是他教唆的呀！”高洋因为人心不能一致，就派高德政去邺州观察公卿大臣们的意向，去了后还没返回，高洋就率军队向东进发，抵达平都城，召集诸位元勋重臣一起商议，但没有人敢吱声。长史杜弼说：“关西宇文氏，是我国的强敌，如果您接受魏的禅让，恐怕宇文氏会挟持天子，自称为勤王义兵而向东讨伐，大王拿什么来对付他们呢？”徐之才说：“现在和大王争天下的人，他也是想做大王所做的事的，即使他倔强不顺从，不过也随着大王的样子自己称帝罢了。”杜弼听了，无言以对。高德政抵达邺州，把高洋准备接受禅让的事暗示给公卿大臣，但没有响应的。司马子如到辽阳去迎接高洋，坚决地认为这事行不得。高洋想返回晋阳，仓丞李集说：“大王来这一趟是干什么的，难道您忘了，现在就想回去？”高洋假装把他在东门杀了，同时另外发令，赏赐他十匹绡，于是返回到晋阳。从此高洋日常起居总是郁郁不乐。徐之才、宋景业等每天在他耳边讲陈阴阳之理、占验之事，嘀嘀咕咕说应该早点接受禅让，应承天命。高德政也使劲劝说个没完。高洋让术士李密占卜这件事，结果得到大横卦。李密说：“这可是汉孝文帝得到过的吉卦呀。”高洋又让宋景业用筮草占卜，结果占到乾卦，乾卦又变化为鼎卦。宋景业说：“乾卦，意味着君主之象。鼎卦，是说在五月发生变化。您在仲夏受禅让最适宜了。”有人进言说：“按阴阳家的说法，五月不能入居官位，如果违犯这一条，就会死在官位上。”宋景业说：“大王贵为天子，当然没有下台离位的时候，哪能不死在自己的皇位上呢！”高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又从晋阳向东进发了。

高德政录在邺诸事，条进于洋，洋令左右陈山提驰驿赍事条，并秘书与杨愔。是月，山提至邺，杨愔即召太常卿邢邵议造仪注，秘书监魏收草九锡、禅让、劝进诸文；引魏宗室诸王入北宫，留于东斋。甲寅，东魏进洋位相国，总百揆，备九锡。洋行至前亭，所乘马忽倒，意甚恶之，至平都城，不复肯进崐。高德政、徐之才苦请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即命司马子如、杜弼驰驿续入，观察物情。子如等至邺，众人以事势已决，无敢异言。洋至邺，召夫赍筑具集城南。高隆之请曰：“用此何为？”洋作色曰：“我自有事，君何问为！欲族灭邪！”隆之谢而退。于是作圜丘，备法物。

高德政把在邺州察访到的情况、动向逐条记录下来，呈送给高洋。高洋命令身边的侍从陈山提沿驿路驰马急行，带着高德政进呈的事条和一封密信去给杨愔。就在这个月，陈山提抵达邺州，杨愔就召集太常卿邢邵负责商议制定礼仪制度，秘书监魏收起草加九锡、禅让、劝进等文告，并召集东魏宗室诸王进入北宫，留宿东斋。甲寅（初六），东魏拥戴高洋位居相国，总领百官，加九锡。高洋行进到前亭时，他所乘骑的马忽然倒下。高洋很厌恶这件事，抵达平都城后，就不肯再前进了。高德政、徐之才苦苦请求说：“陈山提已经先去邺城了，我们若不前进，时间拖长了，怕他会泄漏消息。”高洋听了，就命令司马子如、杜弼沿驿道跟着奔驰入邺，以观察事态发展，人心动向。司马子如等人抵达邺城以后，众人以为大势已定，没有敢表示异议的。高洋抵达邺城，召集民夫带着建筑工具集中在城南。高隆之问道：“召集民夫干什么？”高洋勃然作色，说：“我自然有事，你问这干什么？难道想自取灭族吗？”高隆之连声谢罪，唯唯而退。于是众民夫开始修筑祭天用的圆形高坛，准备登基大典用的法器物事。

丙辰，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求入启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见之。亮曰：“五行递运，有始有终，齐王圣德钦明，万方归仰，愿陛下远法尧、舜。”帝敛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谨当逊避。”又曰：“若尔，须作制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曰：“制已作讫。”使侍中杨愔进之。东魏主既署，曰：“居朕何所？”愔对曰：“北城别有馆宇。”乃下御坐，步就东廊，咏范蔚宗《后汉书》《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所司请发，帝曰：“古人念遗簪弊履，朕欲与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犹陛下之天下，况在六宫。”帝步入，与妃嫔已下别，举宫皆哭。赵国李嫔诵陈思王诗云：“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以车一乘候于东阁，帝登车，道德超上抱之，帝叱之曰：“朕自畏天顺人，何物奴敢逼人如此！”道德犹不下。出云龙门，王公百僚拜辞，高隆之洒泣。遂入北城，居司马子如南宅，遣太尉彭城王韶等奉玺绶，禅位于齐。

丙辰（初八），司空潘乐、侍中张亮、黄门郎赵彦深等要求入宫奏事，东魏孝静帝在昭阳殿召见他们。张亮说：“金木水火土五行互相递代地运行，帝命有始有终，这是天意。齐王高洋天资圣明，道德崇高，天下归心，万众钦仰，希望陛下效法尧、舜，把帝位禅让给齐王。”孝静帝神色凝重地说：“这件事推让很久了，我谨遵众意，理当逊位让贤。”又说：“如果是这样，必须写成正式诏书。”中书郎崔劼、裴让之说：“诏书已经准备好了。”便让侍中杨愔把让位的诏书进呈孝静帝。孝静帝签署之后，说：“退位之后，让我住到哪去？”杨愔回答说：“北城另外有一套楼馆房舍。”于是孝静帝走下御座，步行走向东廊，口里吟咏着范晔所作的《后汉书》中对汉献帝的一段赞辞：“献帝生不逢辰，身既播迁，国又遭难，到我为止，汉祚四百年终结了，让我永远充当虞的宾客尧子丹朱的角色吧！”掌管禅位事宜的人要孝静帝马上出发到为他准备的别馆去，孝静帝说：“古人有顾念遗簪敝履的遗风，我想效法，和六宫的妃嫔们告别一下，可以吗？”高隆之说：“今天天下还是陛下的，何况六宫呢？”孝静帝步行进宫，与妃嫔及其下属告别，整个皇宫都痛哭失声。赵国人李嫔诵读陈思王曹植的诗：“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直长赵道德准备好一乘牛车于东阁门，孝静帝登车，赵道德赶上车去抱住他，孝静帝喝斥他说：“我自己畏天命，顺人心，让出帝位，你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肆无忌惮地逼我！”赵道德仍然不下车。孝静帝出云龙门，王公大臣们向他拜辞，高隆之流泪哭泣。就这样孝静帝进入了北城，住在司马子如的南宅。派太尉彭城王元韶等人捧着玉玺印绶，把皇位禅让给齐王。

戊午，齐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天保。自魏敬宗以来，百官绝禄，至是始复给之。已未，封东魏主为中山王，待以不臣之礼。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为高祖；齐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降魏朝封爵有差，其宣力霸朝及西、南投化者，不在降限。戊午（初十），齐王高洋在邺城南郊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保。自魏孝庄帝以来，朝廷百官都断了俸禄，到这时候才又给了。己未（十一日），北齐封孝静帝为中山王，让他可以不用臣下之礼。同时追尊齐献武王为献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来又改称为高祖；追尊文襄王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辛酉（十三日），尊王太后娄氏为皇太后。乙丑（十七日），北齐把原来魏朝给大臣们的封爵按不同情况降了级，但其中随高欢起兵以来有过功勋的大臣以及关西和江南来投降归附的臣子不在降级之列。

文成侯宁起兵于吴，有众万人，已巳，进攻吴郡；行吴郡事侯子荣逆击，杀之。宁，范之弟也。子荣因纵兵大掠郡境。

文成侯萧宁在吴县起兵，拥有士兵一万余人，己巳（二十一日），进攻吴郡，代理吴郡政事的侯子荣出兵迎击，杀了萧宁。萧宁是萧范的弟弟。侯子荣因此纵容士兵在吴郡境内大肆抢掠。

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

自从晋朝司马氏渡过长江以来，三吴之地是天下最为富庶的地区，供给朝廷的贡品、租赋，以及客商行旅，都出在这个地区。到侯景作乱时，乱军把民间的金银财帛抢掠一空，接着就抢掠人口，有的杀了吃掉，有的卖到北方去，三吴之地的老百姓所剩无几了。

是时，唯荆、益所部尚完实，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纪移告征、镇，使世子圆照帅兵三万受湘东王节度。圆照军至巴水，绎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许东下。

这时候，只有荆州、益州所管辖的地区还比较完整充实。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移文通告各征、镇，让世子萧圆照率兵三万接受湘东王指挥。萧圆照的军队抵达巴水时，萧绎授给他信州刺史之职，命令他驻扎在白帝城，不许他继续东下。

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连行扬州事。

六月，辛巳（初三），梁朝任命南郡王萧大连掌管扬州政事。

江夏王大款、山阳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间道奔江陵。

江夏王萧大款、山阳王萧大成、宜都王萧大封从信安抄小路投奔江陵。

齐主封宗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皆为王。癸未，封弟浚为永安王，淹为平阳王，浟为彭城王，演为常山王，涣为上党王，淯为襄城王，湛为长广王，湝为任城王，湜为高阳王，济为博陵王，3386为新平王，润为冯翊王，洽为汉阳王。

北齐国主高洋封皇室高岳等十人、功臣库狄干等七人为王。癸未（初五），封弟弟高浚为永安王，高淹为平阳王，高浟为彭城王，高演为常山王，高涣为上党王，高淯为襄城王，高湛为长广王，高湝为任城王，高湜为高阳王，高济为博陵王，高凝为新平王，高润为冯翊王，高洽为汉阳王。

鄱阳王范既卒，侯瑱往依庄铁，铁忌之；瑱不自安，丙戌，诈引铁谋事，因杀之，自据豫章。

鄱阳王萧范死了以后，侯瑱去依附庄铁，庄铁对他心怀猜忌，侯瑱心里不安稳，丙戌（初八），假称约庄铁一块商量事情，乘机杀害了他，自己占据了豫章。

寻阳王大心遣徐嗣徽夜袭湓城，安南侯恬、裴之横等击走之。

寻阳王萧大心派徐嗣徽乘夜袭击湓城，安南侯萧恬、裴之横等把他打跑了。

齐主娶赵郡李希宗之女，生子殷及绍德；又纳段韶之妹。及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政欲结勋贵之援，乃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帝不从。丁亥，立李氏为皇后，以段氏为昭仪，子殷为皇太子。庚寅，以库狄干为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以清河王岳为司州牧。

北齐国主高洋娶了赵郡人李希宗的女儿，生下儿子高殷、高绍德。又把段韶的妹妹纳为妃子。等到要确立中宫之主的时候，高隆之、高德政想勾结勋贵以为援手，就进言说：“汉族妇女不能当天下之母，应该另外选择美人为元配。”高洋没有采纳这种意见。丁亥（初九），高洋立李希宗之女为皇后，以段韶之妹为昭仪，立皇子高殷为皇太子。庚寅（十二日），任命库狄干为崐太宰，彭乐为太尉，潘相乐为司徒，司马子如为司空。辛卯（十三日），任命清河王高岳为司州牧。

侯景以羊鸦仁为五兵尚书。庚子，鸦仁出奔江西，将赵江陵，至东莞，盗疑其怀金，邀杀之。

侯景任命羊鸦仁为五兵尚书。庚子（二十二日），羊鸦仁出奔到江西，将奔赴江陵，走到东莞时，强盗怀疑他带着重金，拦击把他杀死。

魏人欲令岳阳王詧发哀嗣位，詧辞，不受。丞相泰使荣权册命詧为梁王，始建台，置百官。

西魏人想让岳阳王萧詧发丧示哀，继承梁朝帝位，萧詧推辞了，没有接受。丞相宇文泰派遣荣权为使者，册封萧詧为梁王，萧詧这才建立台省，设置百官。

陈霸先修崎头古城，徙居之。

陈霸先重修了崎头古城，搬到那儿住下。

初，燕昭成帝奔高丽，使其族人冯业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会。自业至孙融，世为罗州刺史，融子宝为高凉太守。高凉洗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善用兵，诸洞皆服其信义；融聘以为宝妇。融虽累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洗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每与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虽亲戚无所纵舍，由是冯氏始得行其政。

当初，燕国昭成帝投奔高句丽，派他的同宗族的人冯业带三百人渡海投奔宋国，因此冯业及其部属就留在新会。从冯业到他的孙子冯融，世代都任罗州刺史。冯融的儿子冯宝任高凉太守。高凉洗氏，世代都是蛮族的酋长，拥有部落十余万家。洗氏有一个女儿，很懂得运筹韬略，善于用兵，各部落的蛮族都佩服她的信义。冯融聘她为冯宝的妻子。冯融虽然世世为一方之长，但因自己不是土著，因此号令行不通。洗氏和冯宝结婚后，约束本宗族的人，使他们遵守老百姓应遵守的礼仪。她常常和冯宝一起研究诉讼之事，参与判决意见时，如果蛮族首领有犯法之处，虽然是自己的亲戚也毫不宽贷。从此之后冯氏的政令才得以实施。

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使召宝，宝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应召太守，必欲诈君共反耳。”宝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无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将兵入灨石，城鱼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击之。洗氏谓宝曰：“平虏，骁将也，今入灨石与官军相拒，势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辞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闻之，必憙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赕，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仁果不设备，洗氏袭击，大破之，迁仕走保宁都。文育亦击走平虏，据其城。洗氏与霸先会于灨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高州刺史李迁仕占据大皋口，派使者去召见冯宝。冯宝想应召而行，洗氏夫人制止他说：“刺史无缘无故不应该召见太守，这次召见，一定是要骗您一块去谋反。”冯问道：“你怎么知道的？”洗氏夫人说：“刺史受诏令去支援朝廷，但他声称自己有病不去，同时又铸造兵器，聚集队伍，然后又召您去。这一定是要拿您做人质好协逼您的军队一起出发去作乱。希望您先别去，观察一下事态的变化之后再说。”过了几天，李迁仕果然反叛了，他派主帅杜平虏带兵攻人灨石，在鱼梁修城以威胁南康。陈霸先派周文育去进攻他。洗氏夫人对冯宝说：“杜平虏可是一员勇猛善战的将领，现在进据灨与官军相对抗，看这形势他一时是回不去了。他回不去，李迁仕一个人在高州是不能有什么作为的，您要是自己带兵前去，一定有一场猛烈的战斗，所以不如派使者带着厚礼，用谦卑的言辞对他说：”我自己不敢出头露面，想派我的妻子去参加您的义举。‘他一听这话，肯定大喜过望而没有戒备。那时，我带一千余人，步行挑担，带上各种杂物，声言是要去交纳财物以抵罪愆，这样进到他们军营的栅栏，突然发起攻击，破敌那是必然的。“冯宝听从了她的计策，李迁仕果然不曾戒备，洗氏夫人挥兵袭击，大破李军。李迁仕逃跑到宁都自保。同时，周文育也击退了杜平虏，占据了他的城堡。洗氏夫人与陈霸先在灨石会面，回来后，对冯宝说：”陈都督可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他很得人心，肯定能够平定贼寇，您可得多给他一些军资，和他结好关系。“湘东王绎以霸先为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

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豫州刺史，兼领豫章内史的职务。

辛丑，裴之横攻稽亭，徐嗣徽击走之。

辛丑（二十三日），裴之横攻打稽亭，徐嗣徽打跑了他。

秋，七月，辛亥，齐立世宗妃元氏为文襄皇后，宫曰静德。又封世宗子孝琬为河间王，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以尚书令封隆之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淹为尚书令。

秋，七月，辛亥（初三），北齐国主高洋立文襄帝的妃子元氏为文襄皇后，宫名静德。又封文襄帝的儿子高孝琬为河间王，高孝瑜为河南王。乙卯，任命尚书令封隆之为录尚书事，尚书左仆射平阳王高淹为尚书令。

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辛酉（十四日），梁王萧詧去西魏朝见西魏国主。

初，东魏遣仪同武威牒云洛等迎鄱阳世子嗣，使镇皖城。嗣未及行，任约军至，洛等引去；嗣遂失援，出战，败死。约遂略地到湓城，寻阳王大心遣司马韦质出战而败，帐下犹有战士千余人，咸劝大心走保建州；大心不能用，戊辰，以江州降约。先是，大心使太子洗马韦臧镇建昌，有甲士五千，闻寻阳不守，欲帅众奔江陵，未发，为麾下所杀。臧，粲之子也。

当初，东魏曾派遣仪同武威人牒云洛等人迎接鄱阳王的世子萧嗣，让他镇守皖城。萧嗣还没来得及出发，任约的军队就到了。牒云洛等人抽身退走了，萧嗣失去援助，出兵迎战任约，兵败身死。任约于是把地盘扩大到湓城，寻阳王萧大心派司马韦质出战，战败，手下还剩下士兵一千余人，众人都劝说萧大心退保建州，萧大心不采纳众人的意见，戊辰（二十一日），献出江州投降任约。早先，萧大心让太子洗马韦臧镇守建昌，拥有带甲的士兵五千人。韦臧听说寻阳已经失守，想率这支军队投奔江陵，但是还没出发，就被部下杀死了。韦臧，是韦粲的儿子。

于庆略地至豫章，侯瑱力屈，降之，庆送瑱于健康。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为质，遣瑱随庆徇蠡南诸郡，以瑱为湘州刺史。

于庆把地盘扩大到豫章一带，侯瑱兵力不济，就投降了于庆，于庆送侯瑱去建康。侯景因为侯瑱与自己同姓，所以对待他很优厚，把他的妻子、儿子和弟弟留为人质，派他随于庆去夺取彭蠡湖以南诸郡，并任命他为湘州刺史。

初，巴山人黄法氍，有勇力，侯景之乱，合徒众保乡里，太守贺诩下江州，命法氍监郡事。法氍屯新淦，于庆自豫章分兵袭新淦，法氍败之。陈霸先使周文育进军击庆，法氍引兵会之。

当初，巴山人黄法氍，勇猛有力，侯景作乱时，他纠合徒众自保乡里。太守贺诩乘船下江州，命令黄法氍留下来监管郡中政事。黄法氍驻扎在新淦，于庆从豫章出发，分兵袭击新淦，黄法氍击败了他。陈霸先派周文育进军攻打于庆，黄法氍带领军队和他会合。

邵陵王纶闻任约将至，使司马蒋思安将精兵五千袭之，约众溃；思安不设备，约收兵袭之，思安败走。

邵陵王萧纶听说任约的军队要来进犯，便派司马蒋思安率精兵五千人去袭击，任约的军队被打散。蒋思安以为已经胜利了，故不加戒备，任约把溃散的士兵收集起来，反垸来袭击蒋军，蒋思安败退了。

湘东王绎改宜都为宜州，以王琳为刺史。

湘东王萧绎把宜都改为宜州，派王琳当刺史。

是月，以南郡王大连为江州刺史。

这一月，梁朝派南郡王萧大连为江州刺史。

魏丞相泰以齐主称帝，帅诸军讨之。以齐王廓镇陇右，征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屯咸阳，镇关中。

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北齐国主高洋称帝，就率各路人马去征讨他。西魏命令齐王元廓镇守陇右，征召秦州刺史宇文导为大将军，都督二十三州诸军事，驻扎在咸阳，镇守关中。

益州沙门孙天英帅徒数千人夜攻州城，武陵王纪与战，斩之。

益州和尚孙天英率徒弟几千人乘夜攻打州城，武陵王萧纪与他交战，杀了他。 邵陵王纶大修铠仗，将讨侯景。湘东王绎恶之，八月，甲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帅舟师一万东趣江、郢。声言拒任约，且云迎邵陵王还江陵，授以湘州。

邵陵王萧纶大修铠甲器仗，准备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担心萧纶兵力增大，很厌恶他。八月，甲午（十七日），萧绎派左卫将军王僧辩、信州刺史鲍泉等率领水军一万人东赴江州、郢州一带，声言是为了抵抗任约进犯，而且说要迎接邵陵王萧纶回江陵，准备把湘州授给他。

齐主初立，励精为治。赵道德以事属黎阳太守清河房超，超不发书，棓杀其使；齐主善之，命守宰各设棓以诛属请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轨奏曰：“若受使请赇，犹致大戮，身为枉法，何以加罪！”乃罢之。

北齐国主高洋刚刚登基，励精图治。赵道德为了私事派人暗暗投书求助于黎阳太守清河人房超，房超不看求情信，而且用木杖打死使者。高洋知道了此事，很是称许，并命令各地地方官各设木杖，以杀敢于请托的使者。过了很久，都官中郎宋轨向高洋启奏说：“奉命去行贿，还要受到诛杀，贪脏枉法的本人又怎么治罪呢！”高洋听了，才废除了这一重刑。

司都功曹张老上书请定齐律，诏右仆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讨论损益之。

司都功曹张老给高洋上书请求制定北齐法律。高洋下诏命令右仆射薛琡等人拿北魏律书《麟趾格》为底本，在此基础上增减而成。

齐主简练六坊之人，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陈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

北齐国主高洋精选六坊的宿卫之士，每一个人要能抵挡一百个人，要求他们作战抱有必死的决心，起名为“百保鲜卑”。又精选汉人中勇气力量超凡绝伦的人，叫做“勇士”，以充实边境要害之地。

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开始设立户分九等的制度，富户纳税交钱，贫户任役出力。

九月，丁巳，魏军发长安。

九月，丁巳（初十），西魏军队从长安出发伐北齐。

王僧辩军至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潜送质于僧辩，邵陵王纶闻之，遣其子威正侯3390将兵击之，龙虎败，奔于僧辩。纶以书责僧辩曰：“将军前年杀人之侄，今岁伐人之兄，以此求荣，恐天下不许！”僧辩送书于湘东王绎，绎命进军。辛酉，纶集其麾下于西园，涕泣言曰：“我本无他，志在灭贼，湘东常谓与之争帝，遂尔见伐。今日欲守则交绝粮储，欲战则取笑千载，不容无事受缚，当于下流避之。”麾下壮士争请出战，纶不从，与3390自仓门登舟北出。僧辩入据郢州。绎以南平王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世子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王僧辩的部队抵达鹦鹉洲，郢州司马刘龙虎等偷偷地送人质到王僧辩那儿以表示友好，邵陵王萧纶听到此事，派他的儿子威正侯萧3390率兵去攻打他们，刘龙虎兵败，逃到王僧辩那儿。萧纶写信责备王僧辩，信里说：“将军前年杀了人家的侄儿萧誉，今后又讨伐人家的兄长，这样去邀功求荣，恐怕天下之人都不会允许的吧！”王僧辩把信送到湘东王萧绎那儿，萧绎命令他别理睬，继续进军。辛酉（十四日），萧纶把他的部下集中在西园，泪流满面地说：“我其实别无所图，一心只想消灭侯景乱贼。湘东王常常以为我要和他争帝位，于是就被他兴兵讨伐。今天如想坚守城池则储存粮食的道路已经断绝，想作战则遗笑千古。无缘无故被俘受缚是我无法接受的，我还是逃往长江下游避避锋头吧。”萧纶部下的壮士争着请求出战，萧纶不允许他们妄动，终于与萧3390登船从郢城北门逃走了。王僧辩进占了郢州。萧绎任命南平王萧恪为尚书令、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世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王僧辩为领军将军。

纶遇镇东将军裴之高于道，之高之子畿掠其军器，纶与左右轻舟奔武昌涧饮寺，僧法馨匿纶于岩穴之下。纶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闻纶尚存，驰往迎之，说七栅流民以求粮仗。纶出营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齐昌。遣使请和于齐，齐以纶为梁王。

萧纶在逃亡路上遇到镇东将军裴之高，裴之高的儿子裴畿把萧纶的军队装备抢走了，萧纶与他的左右乘轻舟逃奔武昌涧饮寺，僧人法馨把萧纶藏在一个岩洞之中。萧纶的长史韦质、司马姜律等听说萧纶还活着，驰马前往迎接他，并游说北江州结七栅以自保的流民为萧纶提供粮草兵器。萧纶从岩穴出来，在崐巴水结营，有八九千流民依附他，又慢慢收集了一部分散失的士卒，在齐昌屯驻下来。萧纶派使者向北齐求和，北齐封萧纶为梁王。

湘东王绎改封皇子大款为临川王，大成为桂阳王，大封为汝南王。

湘东王萧绎改封皇子萧大款为临川王，萧大成为桂阳王，萧大封为汝南王。

癸亥，魏军至潼关。

癸亥（十二日），西魏军队进至潼关。

庚午，齐主如晋阳，命太子殷居凉风堂监国。

庚午（十九日），北齐国主驾临晋阳，命令太子殷住入凉风堂监守国都。

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起兵于若邪山，攻破浙东诸县，有众数万。吴郡人陆令公等说太守南海王大临往依之，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资我力；如其桡败，以我自解，不可往也。”

南郡王中兵参军张彪等人在若邪山起兵，一气攻破浙东好几个县，拥有数万人马。吴郡人陆令公等人游说太守南海王萧大临去依附张彪。萧大临说：“张彪如果成功，并没依靠我的力量；如果他遭到挫败，却可以以我不中用为由来自我开脱责任。我不能去依附他。”

任约进寇西阳、武昌。初，宁州刺史彭城徐文盛募兵数万人讨侯景，湘东王绎以为秦州刺史，使将兵东下，与约遇于武昌。绎以庐陵王应为江州刺史，以文盛为长史行府州事，督诸将拒之。应，续之子也。郡陵王纶引齐兵未至，移营马栅，距西阳八十里，任约闻之，遣仪同叱罗子通等将铁骑二百袭之，纶不为备，策马亡走。时湘东王绎亦与齐连和，故齐人观望，不助纶。定州刺史田祖龙迎纶，纶以祖龙为绎所厚，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纶之故吏也，开城纳之，任约遂据西阳、武昌。

任约进犯西阳、武昌。当初，宁州刺史彭城人徐文盛曾招募士兵几万人去讨伐侯景，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秦州刺史，让他带兵东下，与任约会师于武昌。萧绎任命庐陵王萧应为江州刺史，任命徐文盛为长史行府州事，统驭诸将抵抗任约。萧应，是萧续的儿子。邵陵王萧纶引领的齐兵还没抵达，自己移动军营到了马栅，这个地方距离西阳八十里。任约听到消息，派仪同叱罗子通等带铁骑二百人去袭击萧纶。萧纶毫无准备，扬鞭催马逃跑了。这时湘东王萧绎也和北齐联合，所以北齐人站在一边观望，不发兵帮助萧纶。定州刺史田祖龙出迎萧纶，但萧纶认为田祖龙被萧绎所厚待，害怕被他抓住，所以又回齐昌去了。当他走到汝南时，西魏所封的汝南城长官李素原是萧纶的老部下，所以开城门接纳了他。任约于是占据了西阳、武昌。

裴之高帅子弟部曲千余人至夏首，湘东王绎召之，以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又以南平王恪为武州刺史，镇武陵。

裴之高率领子弟部属一千余人行进到夏首，湘东王萧绎如见他，任命他为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又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武州刺史，镇守武陵。

初，邵陵王纶以衡阳王献为齐州刺史，镇齐昌，任约击擒之，送建康，杀之。献，畅之孙也。

当初，邵陵王萧纶任命衡阳王萧献为齐州刺史，镇守齐昌，任约进攻并捉住了他，送到建康，杀了他。萧献是萧畅的孙子。

乙亥，进侯景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加殊礼。

乙亥（二十四日），晋升侯景位居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给以特殊礼遇。

岳阳王詧还襄阳。

岳阳王萧詧回到襄阳。

黎州民攻刺史张贲，贲弃城走。州民引氐酋北益州刺史杨法琛据黎州，命王、贾二姓诣武陵王纪请法琛为刺史。纪深责之，囚法琛质子崇颙、崇虎。冬，十月，丁丑朔，法琛遣使附魏。

黎州老百姓聚众攻打刺史张贲，张贲弃城逃跑。黎州民众引领氐族酋长北益州刺史杨法琛占据黎州，派王、贾两姓的人去求见武陵王萧纪，请求让杨法琛当黎州刺史。萧纪很严厉地斥责这种要求，把杨法琛的两个当人质的儿子杨崇颙、杨崇虎抓了起来。冬季，十月，丁丑朔（初一），杨法琛派使者去对西魏表示依附。已卯，齐主至晋阳宫。广武王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协，齐主将如晋阳，长弼言于帝曰：“韶拥强兵在彼，恐不如人意，岂可径往投之！”帝不听。既至，以长弼语告之，曰：“如君忠诚，人犹有谗，况其余乎！”长弼，永乐之弟也。乙酋，以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已卯（初三），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宫。当初，广武王高长弼与并州刺史段韶不和，高洋将去晋阳，高长弼对高洋说：“段韶在晋阳拥有强大的兵力，恐怕他的行动会出人意料之外，岂可直接去他那里！”高洋不听。等到抵达晋阳，把高长弼的谗言告诉段韶，说：“象您这样忠诚的臣子，人们尚且有馋言，何况其他人呢！”高长弼是高永乐的弟弟。乙酋（初九），北齐任命特进元韶为尚书左仆射，段韶为右仆射。

乙未，侯景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上。上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乙未（十九日），侯景给自己加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等职，写成诏书呈给简文帝看。简文帝惊讶地说：“将军里竟有宇宙这样的称号吗！”

立皇子大钧为西阳王，大威为武宁王，大球为建安王大昕为义安王，大挚为绥建王，大圜为乐梁王。

简文帝册立皇子萧大钧为西阳王，萧大威为武宁王，萧大球为建安王，萧大昕为义安王，萧大挚为绥建王，萧大圜为乐梁王。

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下邳。十一月，侯景征租入建康，术帅众渡淮断之，烧其谷百万石，遂围阳平，景行台郭元建引兵救之。壬戌，术略三千余家，还下邳。

北齐东徐州刺史行台辛术镇守下邳。十一月，侯景为征收租赋进入建康，辛术率军队渡过淮河以断其后路，烧掉他的粮食百万石，并包围了阳平。侯景手下的行台郭无建带兵去救援。壬戌（十六日），辛术抢掠了三千余户人家，回到下邳。

武陵王纪帅诸军发成都，湘东王绎遣使以书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又别纸曰：“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武陵王萧纪率领各路人马从成都进发，意欲进攻侯景。湘东王萧绎派使者送一封信劝止他。信中说：“蜀地民性勇猛骠悍，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老弟你要好好镇守成都，我自己有能力消灭乱贼。”又用另一张纸写道：“我们之间疆界依照当年孙权、刘备各自的疆界来划分即可，我们之间的情谊则象春秋时鲁国、卫国的友谊那样深厚，希望常通书信。”

甲子，南平王恪帅文武拜笺推湘东王绎为相国，总百揆；绎不许。

甲子（十八日），南平王萧恪率文武官员共进奏章推举湘东王萧绎为相国，总领百宫，萧绎不许可。

魏丞相秦自弘农为桥，济河，至建州。丙寅，齐主自将出顿东城。泰闻其军容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会久雨，自秋及冬，魏军畜产多死，乃自蒲阪还。于是河南自洛阳，河北自平阳已东，皆入于齐。

西魏丞相宇文泰在弘农建桥，跨黄河，到达建州。丙寅（二十日），北齐国主高洋亲率军队出发驻扎于晋阳之东城。宇文泰听说高洋军容严整，军威强盛，不禁感叹说：“高欢并没有死去呵！”当时正逢久雨成灾，从秋天到冬天，西魏军队中的战马死了不少，于是只好从蒲坂撤退。从此黄河以南从洛阳往东、黄河以北从平阳往东，都纳入了北齐的版图。

丁卯，徐文盛军贝矶，任约帅水军逆战，文盛大破之，斩叱罗子通、赵威方，仍进军大举口。侯景遣宋子仙等将兵二万助约，以约守西阳，久不能进，自出屯晋熙。

丁卯（二十一日），徐文盛驻军于贝矶，任约率水师迎战，徐文盛把他打得大败，杀了叱罗子通、赵威方，并继续进军大举口。侯景派宋子仙等率兵二万人去帮助任约。因为任约驻守西阳，久久不能前进，侯景自己出兵屯驻于晋熙。

南康王会理以建康空虚，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劝、东乡侯勔谋起兵诛王伟。安乐侯勔理出奔长芦，集众得千余人。建安侯贲、中宿世子子邕知其谋，以告伟。伟收会理、敬礼、劝、勔及会理弟祁阳侯通理，俱杀之。乂崐理为左右所杀。钱塘褚冕，以会理故旧，捶掠千计，终无异言。会理隔壁谓之曰：“褚郎，卿岂不为我致此？卿虽忍死明我，我心实欲杀贼！”冕竟不服，景乃宥之。劝，昺之子；贲，正德之弟子；子邕，憺之孙也。

南康王萧会理见建康空虚，就与太子左卫将军柳敬礼、西乡侯萧劝、东乡侯萧勔等人密谋起兵杀掉王伟。安乐侯萧勔理出逃到长芦，集结军队一千余人等待举事。建安侯萧贲、中宿世子萧子邕得知他们的密谋，就向王伟告发。王伟抓住了萧会理、柳敬礼、萧劝、萧勔以及萧会理的弟弟祁阳侯萧通理，把他们全都杀了。萧勔理则被身边部下杀死。钱塘人褚冕，因为是萧会理的故交旧友，虽然被王伟拷打得死去活来，到底也没有说出告发萧会理的话来。萧会理在隔壁对褚冕说：“褚郎，你是为了我才被打成这样的啊，你虽然忍受着死亡的威胁想开脱我，但我是真想杀贼除乱啊！”褚冕终于没有屈服，侯景看拿他没办法，就放了他。萧劝是萧勔的儿子。萧贲是萧正德的弟弟的儿子。萧子邕是萧勔的孙子。

帝自即位以来，景防卫甚严，外人莫得进见，唯武林侯谘及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帝与之讲论而已。及会理死，克、不害惧祸，稍自疏。谘独不离帝，朝请无绝；景恶之，使其仇人刁戍刺杀谘于广莫门外。

简文帝自从即帝位以来，侯景对他防卫很严密，外人没法得到进见的机会。只有武林侯萧谘和仆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三人，因为他们身体文弱才得以在皇上居处进进出出。简文帝和他们也只是闲谈而已。待到萧会理被杀死，王克、殷不害害怕自己也惹祸，就慢慢和简文帝疏远了。只有萧谘不离开简文帝，每天上朝问安，从不停止。侯景为此很厌恶他，指使他的仇人刁戍把萧谘刺杀在广莫门外。

帝之即位也，景与帝登重云殿，礼佛为誓云：“自今君臣两无猜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及会理谋泄，景疑帝知之，故杀谘。帝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谓殷不害曰：“庞涓当死此下。”

当简文帝即位的时候，侯景和他一起登上重云殿，向着佛像行礼发誓说：从今天起我们君臣两人互相不能有猜忌和二心，我固然不应有负于陛下，陛下也不能有负于我。“待到萧会理的密谋泄漏，侯景怀疑简文帝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杀死萧谘以示警告。简文帝知道自己也活不长了，指着自己居住的宫殿对殷不害说：”庞涓将死在这里。“

景自帅众讨杨白华于宣城，白华力屈而降，景以其北人，全之，以为左民尚书，诛其兄子彬以报来亮之怨。

侯景自己亲率军队在宣城讨伐杨白华，杨白华兵败力竭，就投降了，侯景因为他是北方人，就留了他一条命，还任命他当左民尚书，只是杀了杨白华哥哥的儿子杨彬，算是报了杨白华杀来亮的仇。

十二月，丙子朔，景封建安侯贲为竟陵王，中宿世子子邕为随王，仍赐姓侯氏。

十二月，丙子朔（初一），侯景封建安侯萧贲为竟陵王，中宿世子萧子邕为随王，仍然赐他们姓侯。

辛丑，齐主还邺。

辛丑（二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回到邺城。

邵陵王纶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将图安陆。魏安州刺史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杨忠将万人救安陆。

邵陵王萧纶在汝南修筑城池召集士兵，准备夺取安陆。西魏安州刺史马祐把这一动向报告了丞相宇文泰。宇文泰派杨忠带领一万人去救安陆。

武陵王纪遣潼州刺史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合兵二万讨杨法琛，法琛发兵据剑阁以拒之。

武陵王萧纪派潼州刺史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两人合兵二万去讨伐杨法琛，杨法琛派兵占据剑阁以抵抗他们。

侯景还建康。

侯景从晋熙回到建康。

初，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谓之八柱国。泰始籍民之才力者娢????碜庥沟鳎?磺蓄弥??耘┫督苍恼匠拢?硇罅副福??夜┲?缓衔獚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馀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者甚众，率为散官，无所统御，虽有继掌其事者，闻望皆出诸公之下云。

当初，孝庄帝任命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尔朱荣势败之后，这个官职也就废止了。大统三年，西魏文帝又任命丞相宇文泰当柱国大将军，这以后凡是有辅佐皇帝之功，名望和实绩并重的大臣，也给封上这个官职。共有八个人当过柱国大将军，即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元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统称为八柱国。宇文泰开始选才智力气出众的人为府兵，一当府兵，本该交纳的租粮、帛、银，该服的劳役，一切都免去了。入籍的府兵在农闲时学习操练战斗本领及战争阵法，他所需要的马匹粮草，由六个家庭负责供给。全国设置一百个府，每府委派一个郎将当头领，分别隶属于二十四军。宇文泰自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元欣是皇帝宗室中资格老声望高的人物，不过是在皇宫内] 从容优游地出入而已。其他六个人每个人各统率二个大将军，共有十二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各统率开府二人，每个开府各领一军。从这以后有功之臣官职升到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的很多，但大抵都是闲散之官，没有统率军队。虽然也有继续掌管军队的，可是其声名威望都在这八柱国之下。

齐主命散骑侍郎宋景业造《天保历》，行之。

北齐国主高洋命令散骑侍郎宋景业制定《天保历》，并颁布实行。

第一百六十四卷

梁纪二十太宗简文皇帝下大宝二年（辛未、551 ）

梁纪二十梁简文帝大宝二年（辛未，公元551 年）

春，正月，新吴余孝顷举兵拒侯景，景遣于庆攻之，不克。

春季，正月，新吴人余孝顷率领军队抵抗侯景。侯景派于庆去攻打他，没有打赢。

庚戌，湘东王绎遣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将兵二万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节度。

庚戌（初五），湘东王萧绎派护军将军尹悦、安东将军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率兵二万从江夏急行军去武昌，接受徐文盛指挥。

杨乾运攻拔剑阁，杨法昌退保石门，乾运据南阴平。

杨乾运攻下了剑阁，杨法琛退却守卫石门，杨乾运进据南阴平。

辛亥，齐主祀圜丘。

辛亥（初六），北齐国主高洋在圜丘祭天。

张彪遣其将赵棱围钱塘，孙凤围富春，侯景遣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救之，棱、凤败走。棱，伯超之兄子也。

张彪派他的部将赵棱包围钱塘，孙凤包围富春，侯景派仪同三司田迁、赵伯超去救援，赵棱、孙凤兵败逃跑。赵棱，是赵伯超哥哥的儿子。

癸亥，齐主耕藉田。乙丑，享太庙。

癸亥（十七日），北齐国主高洋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乙丑（十九日），祭祀太庙。

魏杨忠围汝南，李素战死。二月，乙亥，城陷，执邵陵携王纶，杀之，投尸江岸；岳阳王取而葬之。

西魏杨忠围困汝南，李素战死。二月，乙亥（初一），汝南城被攻破，杨忠抓住了邵陵携王萧纶，杀了他，把他的尸体扔在江岸边。岳阳王萧取回尸体予以埋葬。

或告齐太尉彭乐谋反；壬辰，乐坐诛。

有人告发北齐太尉彭乐阴谋造反。壬辰（十八日），彭乐因此而获罪被杀。

齐遣散骑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东王绎使兼散骑常侍王子敏报之。

北齐派散骑常侍曹文皎出使江陵，湘东王萧绎派兼散骑常侍王子敏回访。

侯景以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右仆射。景置三公官，动以十数，仪同尤多。以子仙、元建、化仁为佐命元功，伟、超世为谋主，于子悦、彭隽主击断，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为爪牙。梁人为景用者，则故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邵陵王记室伏知命。自馀王克、无罗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景从人望，加以尊位，非腹心之任也。

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宋子仙为太保，元罗为太傅，郭元建为太尉，张化仁为司徒，任约为司空，王伟为尚书左仆射，索超世为尚书右仆射。侯景设置三公一级的官，一次任命的人数往往以十人计，而任命为仪同的官员则尤其多。侯景把宋子仙、郭元建、张化仁视为辅佐王命的第一等功臣，让王伟、索超世当军师负责谋略，让于子悦、彭隽掌管军事上的决策，陈庆、吕季略、卢晖略、丁和等人充当爪牙。梁朝旧人被侯景重用的，有从前的将军赵伯超、前制局监周石珍、内监严、邵陵王的记室伏知命。其他的如王克、元罗以及侍中殷不害、太常周弘正等人，侯景由于他们深孚众望，因此给予尊位，但不让他们担任要害职务。

北兖州刺史萧邕谋降魏，侯景杀之。

北兖州刺史萧邕密谋投降西魏，侯景杀了他。

杨乾运进据平兴，平兴者，杨法琛所治也。法琛退保鱼石洞，乾运焚平兴而归。

杨乾运的部队进据平兴。平兴是杨法琛治理的地盘。杨法琛退却保卫鱼石洞，杨乾运烧毁平兴城后收兵返回。

李迁仕收众还击南康，陈霸先遣其将杜僧明等拒之，生擒迁仕，斩之崐。湘东王绎使霸先进兵取江州，以为江州刺史。

李迁仕收罗部下，重整军队，回师进攻南康。陈霸先派他的部将杜僧明等迎战，活捉了李迁仕，砍了他的头。湘东王萧绎派陈霸先进兵攻取江州，任命他为江州刺史。

三月，丙午，齐襄城王卒。

三月，丙午（初二），齐国襄城王萧去世。

庚戌，魏文帝殂，太子钦立。

庚戌（初六），西魏文帝元宝炬去世，太子元钦立为皇帝。

乙卯，徐文盛等克武昌，进军芦洲。

乙卯（十一日），徐文盛等攻克武昌，进军芦州。

己未，齐以湘东王绎为梁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

己未（十五日），北齐任命湘东王萧绎为梁国的相国，设置梁国台省，总领百官，秉承皇帝的命令办事。

齐司空司马子如自求封王，齐主怒，庚子，免子如官。

北齐司空司马子如自己要求封王，国主高洋勃然大怒，庚子（疑误），撤掉了司马子如的官职。

任约告急，侯景自帅众西上，携太子大器从军以为质，留王伟居守。闰月，景发建康，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约分兵袭破定州刺史田龙祖于齐安。壬寅，景军至西阳，与徐文盛夹江筑垒。癸卯，文盛击破之，射其右丞库狄式和，坠水死，景遁走还营。

任约报告他那儿军情危急，侯景亲自率领军队向西进发，携带太子萧大器作为人质随军出发，把王伟留下来守卫建康。闰月，侯景的军队从建康出发，从石头到新林，兵船密密麻麻，头尾相连。任约分出一支部队在齐安袭击打败了定州刺史田龙祖。壬寅（二十九日），侯景的军队抵达西阳地界，与徐文盛的部队对峙，双方在大江两岸修筑营垒。癸卯（三十日），徐文盛发动攻击，大破侯军，用箭射中了侯景的右丞库狄式和，使他坠水淹死。侯景逃跑回到兵营。

夏，四月，甲辰，魏葬文帝于永陵。

夏季，四月，甲辰（初一），西魏把魏文帝安葬在永陵。

郢州刺史萧方诸，年十五，以行事鲍泉和弱，常侮易之，或使伏床，骑背为马；恃徐文盛军在近，不复设备，日以酒为乐。侯景闻江夏空虚，乙巳，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陴望见贼者，告泉曰：“虏骑至矣！”泉曰：“徐文盛大军在下，贼何由得至！当是王军人还耳。”既而走告者稍众，始命闭门，子仙等已入城。方诸方踞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见子仙至，方诸迎拜，泉匿于床下；子仙俯窥见泉素髯间彩，惊愕，遂擒之，及司马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文盛等军，丁未，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与长沙王韶等逃归江陵。王、杜幼安以家在江夏，遂降于景。

郢州刺史萧方诸，年十五岁，行事鲍泉由于生性平和软弱，所以常常被萧方诸侮慢轻视，有时让他伏在床上，拿他当马骑。萧方诸仗着徐文盛的部队在近旁，就不再设防，每天以玩樗争输赢和喝酒来寻欢作乐。侯景听说江夏守备空虚，乙巳（初二），派宋子仙、任约率领精锐骑兵四百人，从淮河以南偷袭郢州。丙午（初三），刮着大风，下着暴雨，天色阴沉，郢州城里有人登上土坡望见贼兵已到，急忙报告鲍泉说：“敌人的骑兵来了！”鲍泉说：“徐文盛的大军就在城下，贼兵哪能飞到这里？可能是王手下的士兵回来了。”过了一阵，跑来报告军情危急的人多起来了，鲍泉才命令关上城门，但门未关上，宋子仙等人已经进城。这时，萧方诸刚刚坐在鲍泉肚子上，用五色彩线编结着鲍泉的胡子。看到宋子仙来了，萧方诸跪拜着迎接，而鲍泉则躲在床下。宋子仙低下头一探，看到鲍泉的白胡子间夹杂着彩线，感到很惊讶。于是把鲍泉抓起来，连同抓获的司马虞豫，一块送到侯景住的地方去。侯景因为遇到顺风，在长江中流扬帆急驶，这样就超越了徐文盛等人的军队，丁未（初四），进占江夏。徐文盛的军队因害怕一下子就溃散了。徐文盛和长沙王萧韶等人一起逃回江陵。王、杜幼安因为家在江夏，就投降了侯景。

湘东王绎以王僧辩为大都督，帅巴州刺史丹杨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东击景，徐文盛以下并受节度。戊申，僧辩等军崐至巴陵，闻郢州已陷，因留戍之。绎遗僧辩书曰：“贼既乘胜，必将西下，不劳远击；但守巴丘，以逸待劳，无虑不克。”又谓将佐曰：“贼若水步两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据夏首，积兵粮，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辩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无所掠，暑疫时起，食尽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罗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阳，武州刺史杜自武陵引兵会僧辩。

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率领巴州刺史丹阳人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向东出发进攻侯景，徐文盛以下的将领一并受王僧辩指挥。戊申（初五），王僧辩等人率领的军队抵达巴陵，听说郢州已经陷落，于是，就在巴陵驻扎下来。萧绎写信给王僧辩说：“贼兵凭借着胜利的气势，必然会向西进攻。我军不用远出奔袭，只要守住巴陵，以逸待劳，不用担心打败不了敌人。”同时萧绎又对身边的将领谋士们说：“贼兵如果水陆两路齐头并进，直扑江陵，这是上策；如果据守夏首，蓄兵积粮，这是中策。如果他们尽力攻打巴陵，这是下策。巴陵城很小但很坚固，易守难攻，王僧辩足以胜任守城之职。侯景攻城不下，野外又没有什么可抢掠的东西，酷暑季节流行疾病不时发生，军粮吃完，士兵疲惫，我们打败他是必然的事！”于是命令罗州刺史徐嗣徽从岳阳出发，武州刺史杜从武陵出发，各率军队和王僧辩会合。

景使丁和将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将兵一万为前驱，趣巴陵，分遣任约直指江陵，景帅大兵水步继进。于是缘江戍逻，望风请服，景拓逻至于隐矶。僧辩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壬戌，景众济江，遣轻骑至城下，问：“城内为谁？”答曰：“王领军。”骑曰：“何不早降？”僧辩曰：“大军但向荆州，此城自当非碍。”骑去。顷之，执王等至城下，使说其弟琳。琳曰：“兄受命讨贼，不能死难，曾不内惭，翻欲赐诱！”取弓射之，惭而退。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众，乃退。僧辩遣轻兵出战，凡十余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战，僧辩著绶、乘舆、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胆勇。

侯景派丁和带兵五千人守卫夏首，宋子仙带兵一万人为先锋，进逼巴陵，又另外派任约挥师直指江陵，自己则率大军从水陆两路齐头并进。于是萧绎部下沿着长江戍卫巡逻的士兵，纷纷请求归降。侯景又把巡逻的范围扩大到隐矶。王僧辩依城固守，他命令卷起旗帜，藏起战鼓，城内安静得象没有人一样。壬戌（十九日），侯景的军队渡过了长江，派轻骑兵来到城下，问道：“城内守将是谁？”城内士兵回答：“是王领军。”轻骑兵高声喝问：“为什么不早早投降？”王僧辩从容回答：“大军尽管指向荆州，我这城池自然不会构成遮碍。”轻骑兵听罢拍马回去了。过了一阵，侯景派军人把王等人抓到城下来，让他向城里的守将、弟弟王琳劝降。王琳高声对王喊道：“哥哥接受命令讨伐贼兵，不能以身殉难，竟然不知内疚，反而要来诱我投降！”说着拿过弓箭就射，王惭愧地退回去了。侯景派士卒从很多通道肉搏攻打城池，城中鼓声大作，呐喊震天，飞箭、巨石象雨点一样打下来，侯景手下的士卒死去很多，不得不退下去。王僧辩又派轻便迅捷的小部队出城袭击，打胜了就跑，这样出击了十几次，都获得胜利。侯景披着铠甲在城下亲自督战，王僧辩身系绶带、坐着轿子，奏着鼓乐，吹吹打打地巡视守城将士。侯景远远看着他，不禁叹服他的大胆勇敢。

岳阳王闻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宝将兵一万进据武宁，遣使至江陵，诈称赴援。众议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军。湘东王绎曰：“今语以退军，是趣之令进也。”乃使谓大宝曰：“岳阳累启连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据武宁？今当遣天门太守胡僧精甲二万、铁马五千顿水，待时进军。”闻之，召其军还。僧，南阳人也。

岳阳王萧听到侯景攻下郢州的消息，派蔡大宝率领一万军队进占了武宁，并派使者来到江陵，假装说要前来支援。众谋士商议后，建议以侯景已被打败为理由，让萧退兵。湘东王萧绎听了后说：“倘若让他退兵，就等于催促他进军。”于是派使者去见蔡大宝，说：“岳阳王萧多次表白要和我们联合友好，互不侵犯，你为什么突然进占武宁？我军准备马上派天门太守胡僧带精锐甲兵二万、铁甲骑兵五千驻扎水，等候时机进军。”萧听了后，就把蔡大宝的军队召回了。胡僧是南阳人。

五月，魏陇西襄公李虎卒。五月，西魏陇西襄公李虎去世。

侯景昼夜攻巴陵，不克，军中食尽，疾疫死伤太半。湘东王绎遣晋州刺史萧惠正将兵援巴陵，惠正辞不堪，举胡僧自代。僧坐谋议忤旨系狱，绎即出之，拜武猛将军，令赴援，戒之曰：“贼若水战，但以大舰临之，必克。若欲步战，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须交锋也。”僧至湘浦，景遣任约帅锐卒五千据白以待之。僧由他路西上，约谓其畏己，急追之，及于芊口，呼僧曰：“吴儿，何不早降，走何所之！”僧不应，潜引兵至赤沙亭；会信州刺史陆法和至，与之合军。法和有异术，隐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如苦行沙门，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测。侯景之围台城也，或问之曰：“事将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时，不撩自落。”固问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约向江陵，法和自请击之，绎许之。

侯景日夜不停地攻打巴陵城，攻不下来，军队没有吃的，又染上了疾病，死伤了一大半。湘东王萧绎派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支援巴陵，萧惠正以自己担当不了这一重任为由推辞了，举荐胡僧代替自己。当时胡僧因为犯了进谏忤旨的罪正关在监狱里，萧绎就把他释放了，封他为武猛将军，命令他去救援巴陵。临走之时，萧绎告诫他说：“贼兵如果水战，你只管用大兵舰去对付它，一定能击败它。如果贼兵要在陆上以步兵作战，那你可以开船直抵巴丘，不必与之交锋。”胡僧抵达湘浦，侯景派任约率五千名精锐士卒据守白阻击他。胡僧避开任约，由别的路径直西进，任约以为他害怕自己，急忙挥师追赶，追到芊口之时，对胡僧呼喊：“吴儿，为什么不早早投降？要逃到哪里去？”胡僧不理睬他，偷偷把队伍带到赤沙亭，正好信州刺史陆法和也到了，两下里合成一军。陆法和有奇异的法术，隐居在江陵百里洲，衣食居处，一切都象苦行的和尚。有时预言吉凶祸福，往往应验，一般人不能测知其奥妙。侯景包围台城时，有人去问他：“事情将会怎样？”陆法和不作正面回答，却说：“人要是想摘果子，最好等待果子成熟的时候，那时不去碰它，它自己就掉下来。”问的人再三追问一定要他明言，陆法和高深莫测地回答：“也能胜也不能胜。”待到任约进攻江陵时、陆法和自动请缨，要求去攻打任约，萧绎答应了。

壬寅，约至赤亭。六月，甲辰，僧、法和纵兵击之，约兵大溃，杀溺死者甚众，擒约送江陵。景闻之，乙巳，焚营宵遁。以丁和为郢州刺史，留宋子仙等，众号二万，戍郢城；别将支化仁镇鲁山，范希荣行江州事，仪同三司任延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景与麾下兵数千，顺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杀鲍泉及虞预，沉于黄鹤矶。任约至江陵，绎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狱死。巴州刺史余孝顷遣兄子僧重将兵救鄱阳，于庆退走。

壬寅（三十日），任约抵达赤亭。六月，甲辰（初二），胡僧、陆法和指挥军队发动进攻，打得任约的士兵四处逃散，被杀被淹死的很多，任约被抓住送往江陵。侯景听到兵败消息，乙巳（初三），烧掉营帐，连夜逃跑了。侯景任命丁和为郢州刺史，留下宋子仙等人率领二万部属，驻守郢城。又派别将支化仁镇守鲁山，范希荣代理江州事务，仪同三司任延和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晋州。侯景与部下兵卒几千人，顺流而下。丁和用大石头砸死了鲍泉和虞预，把尸体沉在黄鹤矶。任约被抓到江陵，萧绎赦免了他。徐文盛因心怀怨恨而获罪，下狱死去。巴州刺史余孝顷派他哥哥的儿子余僧重带兵去救鄱阳，于庆退兵逃跑。

绎以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胡僧等皆进位号，使引兵东下。陆法和请还，既至，谓绎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贼将至，请守险以待之。”乃引兵屯峡口。庚申，王僧辩至汉口，先攻鲁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罗城，斩首千级。宋子仙退据金城，僧辩四面起土山，攻之。

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征东将军、尚书令，对胡僧等人也都晋位封号，让他们带兵东下。陆法和要求回江陵，到达后，对萧绎说：“侯景乱党，自然很快就会被平定，不必挂心了。但蜀地的贼兵将到了，请派兵遣将守卫险要之地，等待贼兵到来。”于是他就带兵驻守峡口。庚申（十八日），王僧辩抵达汉口，先攻下鲁山，抓获了支化仁送往江陵。辛酉（十九日），攻打郢州，攻克外城，斩首一千名。宋子仙退守金城，王僧辩在城四周堆起土山，猛烈攻城。

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须邀景，破其后军，景奔归，船前后相失。太子船入枞阳浦，船中腹心皆劝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国家丧败，志不图生崐，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贼也。”因涕泗呜咽即命前进。

豫州刺史荀朗从巢湖出兵到濡须一带阻截侯景，击败侯景的后卫部队，侯景逃跑回来，船只前后失去了联络。太子乘坐的船进了枞阳浦，在船上心腹左右都劝太子从这里投奔北方，太子说：“自从亡国以来，我就立志报国，不图生存。现在皇上遭难，我怎么忍心离开他而去投奔北方！现在我如果跑了，就是背叛父亲，而不是躲避乱贼。”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同时命令继续前进。

甲子，宋子仙等困蹙，乞输郢城，身还就景；王僧辩伪许之，命给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谓为信然，浮舟将发，僧辩命杜龛帅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噪奄进，水军主宋遥帅楼船，暗江云合。子仙且战且走，至白杨浦，大破之，周铁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杀之。

甲子（二十二日），宋子仙等感到困难窘迫，要求献出郢城，允许他们回到侯景那里。王僧辩装作答应他们的要求，命令给他们一百只船以稳定他们的情绪。宋子仙信以为真，准备上船要走，王僧辩命令杜龛率领精兵勇士一千人攀着城墙上的女墙爬了上去，边呐喊边袭击，水军主帅宋遥率领楼船进攻，楼船四合如云，长江水面为之变暗。宋子仙边战边逃，到白杨浦，被彻底打败了，周铁虎活捉了宋子仙和丁和，送到江陵，杀了他们。

庚午，齐主以司马子如，高祖之旧，复以为太尉。

庚午（二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因为司马子如是神武帝高欢的旧臣，重新任命他为太尉。

江安侯圆正为是西阳太守，宽和好施，归附者众，有兵一万。湘东王绎欲图之，署为平南将军。及至，弗见，使南平王恪与之饮，醉，因囚之内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衅自此起矣。

江安侯萧圆正任西阳太守，他为人宽容和气，喜欢施舍，慕名去归附他的人很多，以致手中拥有一万军队。湘东王萧绎想吞并他，封他为平南将军。等他前来晋见时，又不见他，而让南平王萧恪陪他喝酒，等他喝醉了，就把他关在内省，却把他的部曲分散编入别的部队，又指使人告发他的罪行。这一来，荆州与益州之间，萧绎与萧纪之间的战端就开始了。

陈霸先引兵发南康，石旧有二十四滩，会水暴涨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霸先进顿西昌。

陈霸先带兵从南康出发，江上的怪石过去形成二十四滩，但这时刚好碰上水位暴涨了好几丈，三百里间，巨石都被水淹没了。陈霸先进驻了西昌。

铁勒将伐柔然，突厥酋长土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土门恃其强盛，求婚于柔然，柔然头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尔，我之锻奴也，何敢发是言！”土门亦怒，杀其使者，遂与之绝，而求婚于魏；魏丞相泰以长乐公主妻之。

敕勒将要讨伐柔然国，突厥族酋长土门发兵截击，打败了敕勒，他属下的五万多部落全部降服。土门仗着自己强盛，就向柔然国求婚，柔然头兵可汗勃然大怒，派人去责骂羞辱土门，说：“你本来是我的打铁的奴才，怎么胆敢说出这种求婚的话！”土门也勃然大怒，把柔然的使者杀了，从此与柔然绝交，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便把长乐公主嫁给了他。

秋，七月，乙亥，湘东王绎以长沙王韶监郢州事。丁亥，侯景还至建康。于庆自鄱阳还豫章，侯闭门拒之，庆走江州，据郭默城。绎以为兖州刺史。景悉杀子弟。

秋季，七月，乙亥（初四），湘东王萧绎任命长沙王萧韶监理郢州政事。丁亥（十六日），侯景回到建康。于庆从鄱阳回豫章，侯关上城门不让他进。于庆跑到江州，占据了郭默城。萧绎任命侯为兖州刺史。侯景把侯的子弟全部杀了。

辛丑，王僧辩乘胜下湓城，陈霸先帅所部三万人将会之，屯于巴丘。西军乏食，霸先有粮五十万石，分三十万石以资之。八月，壬寅朔，王僧辩前军袭于庆，庆弃郭默城走，范希荣亦弃寻阳城走。晋熙王僧振等起兵围郡城，僧辩遣沙州刺史丁道贵助之，任延和等弃城走。湘东王绎命僧辩且顿寻阳以待诸军之集。

辛丑（三十日），王僧辩乘胜攻下湓城，陈霸先率部属三万人将要和他会师，屯驻在巴丘。王僧辩率领的西路军缺乏军粮，陈霸先有粮食五十万石，分崐出三十万石支援西路军。八月，壬寅朔（初一），王僧辩前锋部队袭击于庆，于庆扔掉郭默城逃跑，范希荣也扔下寻阳城逃跑。晋熙人王僧振等起兵围攻郡城，王僧辩派沙州刺史丁道贵去帮助他们。湘东王萧绎命令王僧辩暂且停顿在寻阳，等待各路大军汇集。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吴儿怯弱，易以掩取，当须拓定中原，然后为帝。景尚帝女溧阳公主，嬖之，妨于政事，王伟屡谏景，景以告主，主有恶言，伟恐为所谗，因说景除帝。及景自巴陵败归，猛将多死，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登大位。王伟曰：“自古移鼎，必须废立，既示我威权，且绝彼民望。”景从之。使前寿光殿学士谢昊为诏书，以为“弟侄争立，星辰失次，皆由朕非正绪，召乱致灾，宜禅位于豫章王栋。”使吕季略赍入，逼帝书之。栋，欢之子也。

当初，侯景攻下建康之后，常常说吴儿生性胆怯软弱，很容易乘其不备就收拾掉，不足为患，所以重要的是收复、平定中原地区，然后当皇帝。侯景娶简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很宠爱她，因而妨碍了处理政事。王伟多次劝谏侯景不要贪恋女色，侯景把这话告诉了溧阳公主，公主很不高兴，口吐恶言，王伟恐怕被她的谗言所害，就极力劝说侯景除去简文帝。等到侯景从巴陵兵败逃回，手下的猛将大部分战死了，自己担心活不长，想早日登上皇帝大位。王伟说：“自古以来，凡是要夺取别人的政权，必须有废有立，这样既显示我方的威权，又断了对方的民望。”侯景听从了他的建议，让前寿光殿学士谢昊起草诏书，诏书说：“我们梁朝出现皇弟们和皇侄们争夺帝位的自相残杀，星辰的运行也失去正常的秩序，这都是由于我不是正统的继承人，才招来这样的动乱和灾难，理应由我禅位给豫章王萧栋。”又派吕季略把诏书带入宫内，逼着简文帝抄写出来。豫章王萧栋是华容公萧欢的儿子。

戊午，景遣卫尉卿彭隽等帅兵入殿，废帝为晋安王，幽于永福省，悉撤内外侍卫，使突骑左右守之，墙垣悉布枳棘。庚申，下诏迎豫章王栋。栋时幽拘，廪饩甚薄，仰蔬茹为食。方与妃张氏锄葵，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而升辇。

戊午（十七日），侯景派卫尉卿彭隽等人率领士兵进入宫殿，把简文帝废了，改封为晋安王，将其幽禁在永福省，还把他的内侍和卫兵都撤了，派精锐的骑兵把他严密看守起来，并在墙头插上枳、棘一类多刺的树枝。庚申（十九日），侯景下达诏书迎立豫章王萧栋。萧栋那时正被关在暗室里，饮食很差，每天吃的是蔬菜薯类。一天，他正与妃子张氏一起锄葵菜，迎接他即位的辇车突然来了，萧栋大吃一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哭着登上了车。

景杀哀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西阳王大钧、建平王大球、义安王大昕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余人。太子神明端嶷，于景党未尝屈意，所亲窃问之，太子曰：“贼若于事义，未须见杀，吾虽陵慢呵叱，终不敢言。若见杀时至，虽一日百拜，亦无所益。”又曰：“殿下今居困厄，而神貌怡然，不贬平日，何也？”太子曰：“吾自度死日必在贼前，若诸叔能灭贼，贼必先见杀，然后就死。若其不然，贼亦杀我以取富贵，安能以必死之命为无益之愁乎！”及难，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将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命取帐绳绞之而绝。

侯景杀了哀太子萧大器、寻阳王萧大心、西阳王萧大钧、建平王萧大球、义安王萧大昕，以及在建康居住的王侯二十多人。太子萧大器神色端严凝重，在侯景乱党面前从没屈意逢迎过，他的身边人私下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太子说：“贼党如果明白事理，不一定就要杀掉我，所以我虽然对他们傲慢轻蔑，乃至呵叱他们，这班人也不敢说什么。如果杀我的时候到来了，我即使对他们一天跪拜一百次，也没有什么用处。”左右亲信们又问：“殿下如今处于困难艰危的境地中，但神色气度显得那么平静轻松，也不比平日差，这是为什么？”太子萧大器说：“我自己估计，我一定会死在贼人前头。因为，如果皇叔们能消灭贼党，贼人一定先把我杀了，然后自己再去死；如果贼党没有被消灭，贼人也会杀害我以换取富贵。既然这样，我怎么能用这一定会死的生命去作无益的犯愁呢？”临死时，太子萧大器果然神色泰然不变。他慢慢地说：“老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不过感叹它来得太晚了！”刽子手要用较软的衣带绞死他，太子萧大器说：“这带子太软，不能让我气绝。”他让刽子手拿系帐幕的绳子来绞死自己。壬戌，栋即帝位。大赦，改元大正。太尉郭元建闻之，自春郡驰还，谓景曰：“主上先帝太子，既无愆夫，何得废之！”景曰：“王伟劝吾，云‘早除民望’。吾故从之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挟天子，令诸侯，犹惧不济，无故废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景欲迎帝复位，以栋为太孙。王伟曰：“废立大事，岂可数改邪！”乃止。

壬戌（二十一日），萧栋登上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天正。太尉郭元建听到这个消息，从秦郡急忙赶回建康，质问侯景：“皇上是先帝的亲生太子，一向没有什么罪过，怎么能随便就废了他！”侯景回答说：“王伟劝我这样做的，他对我说：”早点消除梁室在老百姓中的声望。‘我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以便安定天下。“郭元建说：”我们现在挟持天子，用他的名义命令诸侯，还总担心不能成功，可是现在无缘无故把简文帝废了，这是自取危亡，有什么安定可言！“侯景听了，又想迎接简文帝回来复位，让萧栋当太孙。王伟说：”废旧帝立新主是国家大事，怎么可以来回改变主意！“侯景这才作罢。

乙丑，景又使杀南海王大临于吴郡，南郡王大连于姑孰，安陆王大春于会稽，高唐王大壮于京口。以太子妃赐郭元建，元建曰：“岂有皇太子妃乃为人妾乎！”竟不与相见，听使入道。

乙丑（二十四日），侯景又派人在吴郡杀了南海王萧大临，在姑孰杀了南郡王萧大连，在会稽杀了安陆王萧大春，在京口杀了高唐王萧大壮。侯景还把太子萧大器的妃子赐给郭元建。郭元建说：“哪里有皇太子的妃子可以充当人家侍妾的道理！”竟不和她见面，由她的意愿去当道姑。

丙寅，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张氏为皇后。以刘神茂为司空。

丙寅（二十五日），新皇帝萧栋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豫章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为敬太皇太后，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子张氏为皇后。又任命刘神茂为司空。

九月，癸巳，齐主如赵、定二州，遂如晋阳。

九月，癸巳（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到赵州、定州去巡视，接着又到晋阳去巡视。

己亥，湘东王绎以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己亥（二十九日），湘东王萧绎任命尚书令王僧辩为江州刺史，任命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扬州刺史。

王伟说侯景弑太宗以绝众心，景从之。冬，十月，壬寅夜，伟与左卫将军彭隽、王纂进酒于太宗曰：“丞相以陛下幽忧既久，使臣等来上寿。”太宗笑曰：“已禅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寿酒，将不尽此乎！”于是隽等赍曲项琵琶，与太宗极饮。太宗知将见杀，因尽醉，曰：“不图为乐之于斯也！”既醉而寝。伟乃出，隽进土囊，纂坐其上而殂。伟撤门扉为棺，迁殡于城北酒库中。太宗自幽絷之后，无复侍者及纸，乃书壁及板障，为诗及文数百篇，辞甚凄怆。景谥曰明皇帝，庙号高宗。

王伟劝说侯景弑杀简文帝以断绝众人之心，侯景听从了。冬季，十月，壬寅（初二）夜，王伟和左卫将军彭隽、王纂献酒给简文帝，说：“丞相侯景因为想到陛下心情忧郁已经很久了，特派我们来为陛下祝寿。”简文帝苦笑着说：“我已经把帝位禅让出去了，怎么还称我为陛下呢？这送来的寿酒，恐怕会命尽于此吧！”于是彭隽等人拿出带来的弯脖子琵琶弹奏起来，和简文帝尽情痛饮。简文帝知道自己将被杀害，就喝得酩酊大醉，说：“没想到今天能痛饮取乐到这种程度！”醉倒后就入睡了。王伟退了出来，彭隽带进一个盛了土的大口袋压在简文帝面上，王纂坐在口袋上，把简文帝活活憋死了。王伟把门板卸下来当棺材，把简文帝的尸体搬到城北酒库中小殓和停柩。简文帝自从被关在暗室之后，再也没有侍者和纸张，于是他就把字写在墙壁和隔板上，写了几百篇诗文，辞意非常凄惨悲怆。侯景给简文帝的谥号是明皇帝，庙号为高宗。

侯景之逼江陵也，湘东王绎求援于魏，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循以南郑与魏，召循还江陵。循以无故输城，非忠臣之节，报曰：“请待改命。”魏太师泰遣大将军达奚武将兵三万取汉中，又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攻上津。崐循遣记室参军沛人刘求援于武陵王纪，纪遣潼州刺史杨乾运救之。循，恢之子也。

侯景的军队逼近江陵的时候，湘东王萧绎向西魏求援，命令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萧循把南郑城割让给西魏，把萧循召回江陵。萧循因为无缘无故献出城池，不符合忠臣的节义，就向上报告说：“请让我等待一下，我要求修改成命。”西魏太师宇文泰派遣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三万军队去打汉中，又派大将军王雄兵发子午谷攻打上津。萧循派记室参军沛人刘向武陵王萧纪求援，萧纪派潼州刺史杨乾运去救援他。萧循是萧恢的儿子。

王僧辩等闻太宗殂，丙辰，启湘东王绎，请上尊号，绎弗许。

王僧辩等听到简文帝已死，丙辰（十六日），启禀湘东王萧绎，请他给简文帝进献尊号。萧绎没有允许。

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闻侯景自巴丘败还，阴谋叛景，吴中士大夫咸劝之；乃与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等据东阳以应江陵，遣及别将李占下据建德江口。张彪攻永嘉，克之。新安民程灵洗起兵据郡以应神茂。于是浙江以东皆附江陵。湘东王绎以灵洗为谯州刺史，领新安太守。

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听说侯景从巴丘兵败逃回，便阴谋背叛侯景，而吴中的士大夫们都鼓励他，于是刘神茂就和仪同三司尹思合、刘归义、王晔、云麾将军元等人占据东阳以呼应江陵，又派元和别将李占到下游占据建德江的江口。张彪攻打永嘉，取得了胜利。新安的平民程灵洗起兵占据新安郡以响应刘神茂，于是浙江以东都依附了江陵。湘东王萧绎任命程灵洗为谯州刺史，兼新安太守。

十一月，乙亥，王僧辩等复上表劝进，湘东王绎不许。戊寅，绎以湘州刺史安南侯方矩为中卫将军以自副。方矩，方诸之弟也。以南平王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以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钱塘；以田迁为军司，据富春；以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以讨刘神茂。

十一月，乙亥（初五），王僧辩等人又一次上表劝萧绎就皇帝位。湘东王萧绎不允许。戊寅（初八），萧绎任命湘州刺史安南侯萧方矩为中卫将军，充当自己的助手。萧方矩是萧方诸的弟弟。还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湘州刺史。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行台，据占钱塘；任命田迁为军司，占据富春；任命李庆绪为中军都督，谢答仁为右厢都督，李遵为左厢都督，让他们一起出兵讨伐刘神茂。

己卯，加侯景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官。己丑，豫章王栋禅位于景，景即皇帝位于南郊。还，登太极殿，其党数万，皆吹唇呼噪而上。大赦，改元太始。封栋为淮阴王，并其二弟桥、同销于密室。

己卯（初九），豫章王萧栋加封侯景九锡，汉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己丑（十九日），豫章王萧栋把皇位禅让给侯景，侯景在南郊举行登基大典登上皇帝位。侯景从南郊回来之后，登上了太极殿，他的党徒好几万人，都欢喜若狂，喧喊不已，争先恐后地趋前朝拜。侯景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始。侯景封萧栋为淮阴王，把他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一起关进密室之中。

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并请七世讳，景曰：“前世吾不复记，唯记我父名标；且彼在朔州，那得来啖此！”众咸笑之。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皆王伟制其名位，追尊父标为元皇帝。

王伟启奏要求建立七庙，侯景问：“什么叫七庙？”王伟说：“天子对自己的祖先要往上祭祀七代。”并请侯景说出他上七代祖先的名讳。侯景说：“上几辈子的祖先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父亲名叫标，而且他在朔州，那能跑到这儿来吃祭饭！”大家都把这当笑话。侯景党徒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名叫乙羽周，再往上就都由王伟制定他们的名位，追尊侯景父亲侯标为元皇帝。

景之作相也，以西州为府，文武无尊卑皆引接；及居禁中，非故旧不得见，由是诸将多怨望。景好独乘小马，弹射飞鸟，王伟每禁止之，不许轻出。景郁郁不乐，更成失志，曰：“吾无事为帝，与受摈不殊。”

当侯景作丞相时，以西州为自己的府第，对文武百官，无论尊卑都接见交往。但是等到他当了皇帝，住在禁苑之中后，不是故旧不得参见，于是将领们都开始抱怨。侯景喜欢独自骑坐小马，用弹弓射杀飞鸟。王伟老是禁止他，不许他轻易出去。侯景行动不自由，郁郁不乐，更加深了失望情绪，便自言自语崐说：“我无端地当了这个皇帝，和受到摈弃没什么两样！”

壬辰，湘东王以长沙王韶为郢州刺史。

壬辰（二十二日），湘东王任命长沙王萧韶为郢州刺史。

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纪称帝，纪虽未许，而大造乘舆车服。

益州长史刘孝胜等劝武陵王萧纪称帝，萧纪虽然口头上还未允许，但却开始大举制造御用的乘舆车服等。

十二月，丁未，谢答仁、李庆绪攻建德，擒元、李占送建康，景截其手足以徇，经日乃死。

十二月，丁未（初八），谢答仁、李庆绪攻打建德，活捉了元、李占并送到建康，侯景把他们的手、脚砍下来示众，过了几天才死去。

齐王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随，王妃太原公主恒为之饮食，护视之。是月，齐主饮公主酒，使人鸩中山王，杀之，并其三子，谥王曰魏孝静皇帝，葬于邺西漳北。其后齐主忽掘其陵，投梓宫于漳水。齐主初受禅，魏神主悉寄于七帝寺，至是，亦取焚之。

北齐国主高洋每次进进出出，常常让中山王即原东魏孝静帝跟着自己当随从，中山王的妃子太原公主经常为中山王准备饮食，看护监视。本月，北齐国主请太原公主喝酒，派人用毒酒害死了中山王，他的三个儿子也一并被害。给中山王的谥号是魏孝静皇帝，把他埋在邺城西边，漳水以北。后来高洋忽然又挖开他的陵墓，把棺材扔进漳水。高洋刚接受禅让时，北魏宗室祖先的神主牌位都寄放在七帝寺，到了这时候，也都拿出来烧了。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婿，宠遇异于诸元。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以位望隆重，又志气不伦，尤为齐主所忌，从齐主在晋阳。晖业于宫门外骂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负玺与人。何不击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尔亦讵得几时！”齐王闻而杀之，及临淮公元孝友，皆凿汾水冰，沈其尸。孝友，之弟也。齐主尝剃元韶鬓须，加之粉黛以自随，曰：“吾以彭城为嫔御。”言其懦弱如妇人也。

彭城公元韶因为当了高欢的女婿，所以受到其他元姓成员不同的恩宠礼遇。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元晖业，因为位高望重，而且志向气概超群出众，所以特别为高洋所猜忌。他在晋阳跟随着高洋。一次，元晖业在宫门外骂元韶：“你还不如一个老村妇，竟能背着皇帝玉玺送给人家。那时你为什么不击碎它！我说出这话，知道死期马上就到，但你又能苟活几时呢！”高洋听到这话，就杀了元晖业，还杀了临淮公元孝友，把他们的尸体都扔进汾河上凿开的冰窟窿里。元孝友是临淮王元的弟弟。高洋曾把元韶的鬓发胡须剃光，让他涂脂抹粉描画一番，作自己的随从，还说：“我拿彭城王当我的嫔妃。”意思是说他懦弱得象妇女一样。

世祖孝元皇帝上承圣元年（壬申、552 ）

梁元帝承圣元年（壬申，公元552 年）

春，正月，湘东王以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褒，骞之孙也。

春季，正月，湘东王任命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王褒是王骞的孙子。

齐人屡侵侯景边地，甲戌，景遣郭元建帅步军趣小岘，侯子鉴帅舟师向濡须，己卯，至合肥；齐人闭门不出，乃引还。

北齐军队多次侵犯侯景的边疆地区，甲戌（初五），侯景派郭元建率领步兵进军小岘，侯子鉴率领水军向濡须进发，己卯（初十），抵达合肥。北齐人关着城门，不出来迎战，郭元建、侯子鉴只好引兵退回。

丙申，齐主伐库莫奚，大破之，俘获四千人，杂畜十余万。

齐主连年出塞，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练习军书，自督将以降劳效本末及四方军士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器械精粗，粮储虚实，靡不谙悉。或于帝前简阅，虽数千人，不执文簿，唱其姓名，未尝谬误。帝常曰：“唐邕强干，一人当千。”又曰：“邕每有军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异人也！”宠待赏赐，群臣莫及。

丙申（二十七日），北齐国主高洋讨伐库莫奚，大获全胜，俘虏了四千人，缴获各种牲畜十几万头。

北齐国主文宣帝高洋连年出塞用兵，给事中兼中书舍人唐邕钻研谙习兵书，举凡军队中自督将以下的将领们效劳军队的经历以及四方军士战斗力强弱、崐人数多少、轮流驻防调动往返情况、兵器精良与否、粮草储备多少，等等，没有不熟谙于心的。有时在文宣帝高洋面前检阅军队，虽然有好几千人，但他不拿文簿，高声点名，从没出过差错。文宣帝常说：“唐邕精明强干，一个人顶一千人用。”又说：“唐邕每当处理军中事务时，手里写着文书，口里条分缕析地说着处理意见，耳朵又听着汇报，手嘴耳并用，实在是异人呀！”因此，对唐邕特别恩宠赏赐，其他臣子们没有比得上的。

魏将王雄取上津、魏兴，东梁州刺史安康李迁哲军败，降之。

西魏将领王雄攻取了上津、魏兴，东梁州刺史安康人李迁哲战败，投降了王雄。

突厥土门袭击柔然，大破之。柔然头兵可汗自杀，其太子庵罗辰及阿那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并帅众奔齐，饮众复立登注次子铁伐为主。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别将兵者皆谓之设。

突厥人土门袭击柔然国，大获全胜，柔然头兵可汗自杀，他的太子庵罗辰和阿那的堂弟登注俟利，还有登注俟利的儿子登注库提一起率领部落民众投奔北齐。剩下的部落民众又拥立登注俟利的次子登注铁伐为头领。土门自加封号为伊利可汗，给他妻子的封号是可贺敦，子弟们则叫做特勒，其他带兵的人都叫做设。

湘东王命王僧辩等东击侯景，二月，庚子，诸军发寻阳，舳舻数百里。陈霸先帅甲士三万，舟舰二千，自南江出湓口，会僧辩于白茅湾，筑坛歃血，共读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辩使侯袭南陵、鹊头二戍，克之。戊申，僧辩等军于大雷；丙辰，发鹊头。戊午，侯子鉴还至战鸟，西军奄至，子鉴惊惧，奔还淮南。

湘东王命令王僧辩等向东进军，攻击侯景。二月，庚子（二十六日），各路大军从寻阳出发，兵船从头到尾达几百里。陈霸先率甲兵三万，舟舰二千只，从南江出湓口，和王僧辩会师于白茅湾。两军将士筑坛歃血，一起宣读盟文，人人都慷慨激昂，涕下沾衣。癸卯（初四），王僧辩派侯袭击南陵、鹊头这两个敌军的戍所，取得了胜利。戊申（初九），王僧辩等驻扎在大雷，丙辰（十七日），从鹊头出发。戊午（十九日），侯子鉴率军从合肥回到战鸟，发现西边的湘东王萧绎的大军已经突然来了，他又惊又怕，赶快逃回了淮南。

侯景仪同三司谢答仁攻刘神茂于东阳，程灵洗、张彪皆勒兵将救之，神茂欲专其功，不许，营于下淮。或谓神茂曰：“贼长于野战，下淮地平，四面受敌，不如据七里濑。贼必不能进。”不从。神茂偏裨多北人，不与神茂同心，别将王晔、郦通并据外营，降于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弃城走。神茂孤危，辛未，亦降于答仁，答仁送之建康。

侯景手下的仪同三司谢答仁在东阳攻打刘神茂，程灵洗、张彪都督率将士去救援。刘神茂想独占战功，就不许他们去援救，自己在下淮扎营。有人对刘神茂说：“贼兵最擅长野外作战，下淮地势平坦，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不如占据七里濑为好。占了七里濑，贼兵肯定不能打进来。”但刘神茂不听。刘神茂手下的副将大多是北方人，和刘神茂不同心协力。别将王晔、郦通一起占据外营，投降了谢答仁。刘归义、尹思合等人弃城逃跑。刘神茂孤军陷入危境，辛未（疑误），也投降了谢答仁。谢答仁把他押往建康。

癸酉，王僧辩等到芜湖，侯景守将张黑弃城走。景闻之，甚惧，下诏赦湘东王绎、王僧辩之罪，众咸笑之。侯子鉴据姑孰南洲以拒西师，景遣其党史安和等将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诏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鉴曰：“西人善水战，勿与争锋；往年任约之败，良为此也。若得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辩等停军芜湖十馀日，景党大喜，告景曰：“西师畏吾之强，势将遁矣，不击，且失之。”景乃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

癸酉（疑误），王僧辩等抵达芜湖，侯景守将张黑弃城逃跑。侯景听到消息，很害怕，连忙发布诏书赦免湘东王萧绎、王僧辩之罪，对此大家都暗自嘲笑。侯子鉴据守姑孰、南洲以抵抗萧绎的军队，侯景派他的党羽史安和等带二千名士兵前去助战。三月，己巳朔（初一），侯景发布诏书要亲自到姑孰前线去，又派人告诫侯子鉴说：“西边的士兵善于水战，你别和他们在水上争输赢。往年任约吃败仗，就因为和他们拼水战。如果能设法在陆地上和他们打崐一仗，就一定可以破敌。所以，你只须在岸上安营扎寨，把船只摆在水边等待他们前来就是了。”侯子鉴听了告诫，就舍舟登岸，关闭军营大门，不轻易出来。王僧辩等人在芜湖停兵十几天，侯景党徒大喜，告诉侯景说：“西边来的军队害怕我军强大的实力，看样子要逃跑，如不出击，就会让他们溜了。”于是侯景又命令侯子鉴作水战的准备。

丁丑，僧辩至姑孰，子鉴帅步骑万余人渡洲，于岸挑战，又以千艘载战士。僧辩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士卒赴水死者数千人。子鉴仅以身免，收散卒走还建康，据东府。僧辩留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姑孰，引军而前，历阳戍迎降。景闻子鉴败，大惧，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叹曰：“误杀乃公！”

丁丑（初九），王僧辩等抵达姑孰，侯子鉴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渡过水洲，在岸上挑战，又用狭长的船千艘装载战士。王僧辩指挥小船，让它们都退缩到后头去，只留大兵舰在两岸夹江停泊。侯子鉴的士兵们以为敌军水师要退却了，争着出来追赶。这时，王僧辩指挥大兵舰截断了侯军的归路，呐喊鼓噪，从两边夹击侯子鉴的部队，在长江中间作战。侯子鉴大败，士兵跳入水里淹死的有几千人。侯子鉴只身一人逃脱，收罗溃散的残兵逃回建康，据守东府。王僧辩留下虎臣将军庄丘慧达镇守姑孰，自己带兵乘胜挺进，历阳戍所的守将出迎而降。侯景听到侯子鉴大败的消息，大惊失色，泪流满面，拉过被子躺下，过了很久才起来，叹息着说：“侯子鉴，你可把老子给坑了！”

庚辰，僧辩督诸军至张公洲，辛巳，乘潮入淮，进至禅灵寺前。景召石头津主张宾，使引淮中舣及海艟，以石缒之，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至于朱雀街，十馀里中，楼堞相接。僧辩问计于陈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贼登高望之，表里俱尽，故能覆我师徒。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霸先请先往立栅。”壬午，霸先于石头西落星山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石头西北。景恐西州路绝，自帅侯子鉴等亦于石头东北筑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伟守台城。乙酉，景杀湘东王世子方诸、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庚辰（十二日），王僧辩督率各路水兵抵达张公洲。辛巳（十三日），乘潮涨进入秦淮河，挺进到禅灵寺前面。侯景召来石头津的首领张宾，让他集中秦淮河的大小船只和出海的巨舰，装满石头沉入江里，堵塞住秦淮河口。然后指挥军队凭借秦淮河防线修筑城墙，自石头到朱雀街，十几里长的防线，城墙和守望楼密密相连。王僧辩向陈霸先请教破敌之计。陈霸先说：“从前柳仲礼几十万大军隔水而坐，屯兵不前，韦粲驻在青溪，也竟然不渡河登岸进攻。这样，贼兵登高眺望，里里外外一览无遗，所以能打败我们的军队。现在我军要包围石头，一定得渡河到北岸去才能合围。诸位将领如果不能抵挡敌军的锋芒，我要求先去北岸扎营立栅。”壬午（十四日），陈霸先在石头城西面落星山扎营筑栅，其他军队依次接连修了八个城堡，一直沿伸到整个石头城西北面，形成包围之势。侯景担心西州退路被截断，亲自率领侯子鉴等也在石头城东北面筑起五个城堡以扼守大路。侯景派王伟守台城。乙酉（十七日），侯景杀了湘东王的长子萧方诸和前平东将军杜幼安。

刘神茂至建康，丙戌，景命为大锉碓，先进其足，寸寸斩之，以至于头。留异外同神茂而潜通于景，故得免祸。

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丙戌（十八日），侯景命令准备一口大铡刀，先把刘神茂的脚塞进去，一寸一寸地铡他，一直铡到头。刘留异表面上与刘神茂合伙而实际上偷偷与侯景相通，所以能够免遭这场灾祸。

丁亥，王僧辩进军招提寺北，侯景帅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陈于西州之西。陈霸先曰：“我众贼寡，应分其兵势，以强制弱；何故聚其锋锐，令致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景冲将军王僧志陈，僧志小缩，霸先遣将军安陆徐度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景兵乃却。霸先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乘之，僧辩以大兵继进，景兵败退，据其栅。龛，岸之兄子也。景仪同三司卢晖略守石头城，开北门降，僧辩入据之。景与霸先殊死战，景帅百余骑，弃执刀，左右冲陈；陈不动，众遂大溃，诸军逐北至西明门。

丁亥（十九日），王僧辩向招提寺北面进军，侯景率领士兵一万余人，铁甲骑兵八百余骑排列在西州的西边严阵以待。陈霸先说：“我军兵力多，崐贼党兵力少，应该设法分散贼兵的兵势，达到以强制弱的目的。为什么要让贼兵把精锐力量集中在一起，让它们来把我军致于死地呢！”于是命令将领们分头到几个地方布置部队。侯景冲击将军王僧志的战阵，王僧志有意稍稍退却，陈霸先派将军安陆人徐度带领弓箭手二千人横截敌军的后路，于是侯景的部队惊慌而退。侯景军退却时，陈霸先和王琳、杜龛等用铁甲骑兵迅速追击，王僧辩指挥大军跟进，侯景的士兵败退下去，缩入营栅固守。杜龛是杜岸的哥哥。侯景手下的仪同三司卢晖略负责守石头城，他打开北门投降，王僧辩长驱直入，占据了石头城。侯景与陈霸先展开了白刃战以决生死，侯景亲率一百多骑兵，扔了长矛，手执短刀，左冲右突地冲击陈霸先的阵脚，但冲击不动，侯景的兵众于是彻底崩溃，陈霸先指挥各路兵马追击败兵，一直追到西明门。

景至阙下，不敢入台，召王伟责之曰：“尔令我为帝，今日误我！”伟不能对，绕阙而藏。景欲走，伟执谏曰：“自古岂有叛天子邪！宫中卫士，犹足一战，弃此，将欲安之！”景曰：“我昔败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渡江平台城，降柳仲礼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观石阙，叹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东所生二子，挂之鞍后，与房世贵等百余骑东走，欲就谢答仁于吴。侯子鉴、王伟、陈庆奔朱方。

侯景逃到宫阙下，不敢入台，把王伟叫来责备他说：“你劝我称帝，你看，今天可让你害苦了！”王伟无言以对，绕着宫阙躲闪着。侯景要逃跑，王伟抓住他的鞍蹬劝他说：“自古以来哪里有什么叛逆天子！宫中卫士很多，还足够再决一死战，扔下这地方，你将跑到哪儿去安身！”侯景叹息说：“我过去打败贺拔胜，击破葛荣，扬名黄河、朔方，渡长江南下后又平定台城，降服柳仲礼几十万大军易如反掌。今天是天要亡我啊！”于是仰头看着石阙，久久地叹息不已。然后，侯景用皮袋子把他到建康后生的两个儿子装好，挂在马鞍后头，就带着房世贵等一百余骑兵逃跑了，想去吴地投奔谢答仁。侯子鉴、王伟、陈庆逃走投奔了朱方。

僧辩命裴之横、杜龛屯杜姥宅，杜入据台城。僧辩不戢军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头至于东城，号泣满道。是夜，军士遗火，焚太极殿及东西堂，宝器、羽仪、辇辂无遗。

王僧辩命令裴之横、杜龛屯守杜姥宅，杜攻入并占据台城。王僧辩对士兵不加约束，放任他们抢劫掠夺建康居民。全城男女，衣服被剥光，裸露着被赶出家门，从石头城一直到东城，哭爹喊娘，一路上全是难民。当天晚上，士兵失火，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宫殿中的珍宝神器、仪仗羽饰、车辆等，全被烧得干干净净。

戊子，僧辩命侯等帅精甲五千追景。王克、元罗等帅台内旧臣迎僧辩于道，僧辩劳克曰：“甚苦，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对。又问：“玺绂何在？”克良久曰：“赵平原持去。”僧辩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而坠。”僧辩迎太宗梓宫升朝堂，帅百官哭踊如礼。

戊子（二十日），王僧辩命令侯等率领精锐甲兵五千人追赶侯景。王克、元罗等率领朝中旧臣在道路两旁迎接王僧辩，王僧辩嘲讽地慰劳王克说：“您侍奉夷狄君主可是辛苦了啊。”王克无言以对。王僧辩又问：“玉玺印绶在什么地方？”王克呆了好一会才回答说：“赵平原给拿走了。”王僧辩说：“王氏一家，百代都是公卿士族，今天到你这儿算是完了。”王僧辩把简文帝的棺材迎放在朝堂上，率百官按礼仪痛哭跪拜。

己丑，僧辩等上表劝进，且迎都建业。湘东王答曰：“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

己丑（二十一日），王僧辩等人上表劝萧绎即皇帝位，并建议迎接萧绎来建康建都。湘东王萧绎回答说：“现在，盘据淮海的大鲸鱼侯景，虽说将要被杀；但占据襄阳的短尾妖狐萧，却还没有洗心革面地归降。登基的事，等天下真正太平了，四时和畅，玉烛生辉时再说吧！”

庚寅，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并据城降。

庚寅（二十二日），南兖州刺史郭元建，秦郡戍主郭正买，阳平戍主鲁伯和，行南徐州事郭子仲，都纷纷献出自己镇守的城池归降。

僧辩之发江陵也，启湘东王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何以为礼？”王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讨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崐事，请别举人。”王乃密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为之所。及景败，太宗已殂，豫章王栋及二弟桥、相扶出于密室，逢杜于道，为去其锁。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栋曰：“倚伏难知，吾犹有惧！”辛卯，遇朱买臣，呼之就船共饮，未竟，并沉于水。

当初，王僧辩出发到江陵去的时候，对湘东王萧绎说：“平定侯景乱贼之后，继承君位的人康强万福，不知应该奉行什么礼仪？”湘东王回答道：“台城六门之内，任你充分发挥兵威。”王僧辩说：“讨伐侯景乱贼的谋略战术，我义不容辞视为己任；至于象成济弑魏君那样的事，请另外推举别人去干。”于是，湘东王就秘密地告诉宣猛将军朱买臣，要他届时去简文帝宫中执行任务。待到侯景兵败，简文帝也死了，豫章王萧栋和他的两个弟弟萧桥、萧互相搀扶着从密室走出来，正好在路上碰上杜，杜为他们去掉锁链。两个弟弟说：“今天才算免了横死的灾祸了！”萧栋说：“祸与福互为倚伏，变化难知，我还有深深的恐惧！”辛卯（二十三日），三个人遇到朱买臣，朱买臣喊他们到船上一块饮酒，没到席散，三个人全被沉入水中。

僧辩遣陈霸先将兵向广陵受郭元建等降，又遣使者往安慰之。诸将多私使别索马仗，会侯子鉴渡江至广陵，谓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雠，何颜复见其主！不若投北，可得还乡。”遂皆降齐。霸先至欧阳，齐行台辛术已据广陵。

王僧辩派陈霸先带兵去广陵接受郭元建等人的投降，又派使者去安慰他们。将领们都向使者私通关节想另外多勒索一些战马武器。这时正好是侯子鉴渡江逃到广陵，他对郭元建说：“我们这些人，是梁朝的宿敌深仇，有什么面目再见到梁朝的主子！不如投奔北方，还可以得到还乡的机会。”于是全都投降了北齐。当陈霸先行军抵达欧阳的时候，北齐行台辛术已经占据了广陵。

王伟与侯子鉴相失，直渎戍主黄公喜获之，送建康。王僧辩问曰：“卿为贼相，不能死节，而求活草间邪？”伟曰：“废兴，命也。使汉帝早从伟言，明公岂有今日！”尚书左丞虞骘尝为伟所辱，乃唾其面。伟曰：“君不读书，不足与语。”骘惭而退。僧辩命罗州刺史徐嗣徽镇朱方。

王伟在逃跑路上和侯子鉴跑散了，直渎戍所的守将黄公喜抓住了他，把他押到建康。王僧辩审问他时问：“你身为贼党丞相，不能为贼党守节，还想在草野间求条活命吗？”王伟回答说：“朝代的废兴，这是天命。假使汉帝侯景早听从我的话，当年不放了你的话，你那能还有今天！”尚书左丞虞骘过去曾经被王伟羞辱过，趁这机会过来把唾味吐在他面上。王伟讽刺他说：“你是个不读书的人，我不值得和你说话。”虞骘惭愧地退下来。王僧辩任命罗州刺史徐嗣徽镇守朱方。

壬辰，侯景至晋陵，得田迁余兵，因驱掠居民，东趋吴郡。

壬辰（二十四日），侯景逃到晋陵，收集了田迁剩下的士兵，对居民大肆驱掠一番之后，就往东去了吴郡。

夏，四月，齐主使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将兵五万攻阳平，拔之。

夏季，四月，北齐国主高洋派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带兵五万人攻打阳平，并加以占领。

王僧辩启陈霸先镇京口。

王僧辩经请示让陈霸先镇守京口。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纪，颇有韬略，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有马八千匹。闻侯景陷台城，湘东王将讨之，谓僚佐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纪以为己瑞。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为竟陵王，圆普为谯王，圆肃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固谏，不从。僧略，僧辩之弟；怦，勉之从子也。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武艺韬略。他治理蜀地十七年，向南开发了宁州、越，向西打通了资陵、吐谷浑。对内努力兴办农业、纺织、食盐、冶铁等经济事业，对外发展与远方的通商贸易。所以蜀地财富增殖很快，兵器衣甲积累了很多，共拥有八千匹战马。萧纪听到侯景攻陷台城，湘东王萧绎将要出兵讨伐他的消息，就对身边官吏说：“七官（萧绎）是个文人，那能匡扶社稷，救济黎民！”萧纪住的宫殿里柏木做的殿柱环绕树节的地方开了崐花，他以为是应在自己身上的祥瑞。乙巳（初八），萧纪登基即皇位，改年号为天正，把大儿子萧圆照立为皇太子，并封儿子萧元正为西阳王，萧圆满为竟陵王，萧元普为谯王，萧元肃为宜都王。他又任命巴西、梓潼二郡的太守永丰侯萧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为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苦苦劝止，但萧纪不听。王僧略是王僧辩的弟弟。徐怦是徐勉的侄子。

初，台城之围，怦劝纪速入援，纪意不欲行，内衔之。会蜀人费合告怦反，怦有与将帅书云：“事事往人口具。”纪即以为反征，谓怦曰：“以卿旧情，当使诸子无恙。”对曰：“生儿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纪乃尽诛之，枭首于市，亦杀王僧略。永丰侯叹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国之基也，今先杀之，不亡何待！”

当初，台城被侯景包围时，徐怦劝萧纪赶快去援救。萧纪的意思是不想去，心里不免怪徐怦多事，因此对徐怦暗暗怀恨。正好蜀人费合告发徐怦造反，证据是徐怦有一封写给将帅的信，其中有一句说：“一件件事情都由来人当面陈说！”萧纪就用这句话作为他想造反的证明。萧纪把徐怦抓起来，对他说：“因为和你有些旧交情，所以我会让你的儿子们安然无恙的。”徐怦回答说：“我的儿子都很象殿下，父亲有难竟在一边坐视不救、留下这些儿子有什么用处呢？”萧纪于是把他和儿子们全杀了，并割下首级在集市上示众。同时也杀了劝阻他登帝位的王僧略。永丰侯萧为此长叹说：“武陵王的帝业看样子不成了。善良的人，是国家的基础，而现在先杀了一批善人，不灭亡更待何时！”

纪征宜丰侯谘议参军刘为中书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纪令刘孝胜深布腹心，苦求还。中记室韦登私谓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将致大祸，孰若共构大夏，使身名俱美哉！”正色曰：“卿欲缓颊于我邪？我与府侯分义已定，岂以夷险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义于天下，终不逞志于一夫。”纪知必不为己用，乃厚礼遣之。以宜丰侯循为益州刺史，封随郡王，以为循府长史、蜀郡太守。

萧纪征召宜丰侯萧循手下的谘议参军萧为中书侍郎，使者去了八趟，才把他请来。萧纪派刘孝胜去和他谈，把心里最机密的话全都对他说了，但刘苦苦要求放他回去。中记室韦登私下对刘说：“殿下这个人残忍而且记仇，你这次不留下为他效劳，必将会惹来杀身大祸，何必不和他一起成就帝业，使自己身贵名美，这多好呀！”萧严肃地说：“你想到我这儿当说客吗？我和宜丰侯之间的名分已定，难道能因为险易祸福而改变初心吗？殿下正要播扬大义于天下，我想不至于在我这一介武夫身上发泄自己骄纵之志吧！”萧纪知道他肯定不能为自己所用了，就赠以厚礼，放他回去。同时任命宜丰侯萧循为益州刺史，封为随郡王，任命萧为萧循王府里的长史、蜀郡太守。

谢答仁讨刘神茂还，至富阳，闻侯景败走，帅万人欲北出候之，赵伯超据钱塘拒之。侯景进至嘉兴，闻伯超叛之，乃退据吴。己酉，侯追及景于松江，景犹有船二百艘，众数千人，进击，败之，擒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生剖隽腹，抽其肠，隽犹不死，手自收之，乃斩之。

谢答仁讨伐刘神茂后回来，军队行至富阳时，听到侯景兵败逃跑的消息，就率领一万人马想从北边出兵去等候侯景。赵伯超据守钱塘，阻止侯景残兵前进。侯景行进到嘉兴，听到赵伯超背叛他的消息，就退回据守吴郡。己酉（十二日），侯在松江追上了侯景，这时侯景还有二百只船，兵力数千人。侯发动进攻，打败了侯景残部，抓获了彭隽、田迁、房世贵、蔡寿乐、王伯。侯把彭隽活活剖腹，抽出他的肠子，彭隽还没死，用手扯回肠子，于是侯就用刀砍死了他。

景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遣副将焦僧度追之。景纳羊侃之女为小妻，以其兄为库直都督，待之甚厚；随景东走，与景所亲王元礼、谢葳蕤密图之。葳蕤，答仁之弟也。景下海，欲向蒙山，己卯，景昼寝；语海师：“此中何处有蒙山，汝但听我处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觉，大惊；问岸上人，云“郭元建犹在广陵”，景大，将依之。拔刀，叱海师向京口，因谓景曰：“吾等为王效力多矣，今至于此，终无所成，欲就乞头以取富贵。”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以刺杀之。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而执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斩超世，以盐内景腹中，送其尸于建康。僧辩传崐首江陵，截其手，使谢葳蕤送于齐；暴景尸于市，士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初，景之五子在北齐，世宗剥其长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蚕室。齐显祖即位，梦猕猴坐其御床，乃尽烹之。赵伯超、谢答仁皆降于侯，并田迁等送建康。王僧辩斩房世贵于市，送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赵伯超、伏知命于江陵。

丁巳，湘东王下令解严。

侯景与身边的亲信几十人乘一只小船逃跑，人多船小，他把两个儿子推到水中淹死了。小船将要入海时，侯派副将焦僧度去追击。当初，侯景娶羊侃的女儿为妾，任命她哥哥羊为库直都督，对待他很优厚。羊跟着侯景往东跑，和侯景所信任的王元礼、谢葳蕤秘密商议反叛侯景。谢葳蕤是谢答仁的弟弟。侯景下海后，想逃回蒙山，己卯（十八日），侯景白天正睡觉，羊对海上的向导说：“这海中哪里有蒙山，你别管，只听我调度指挥。”于是就让船直接驶向京口。船行进到胡豆洲时，侯景发现方向不对，大吃一惊。向岸上的人打听情况，他们说：“郭元建还在广陵呢！”侯景听了心中大喜，就准备去投奔郭元建。羊拔刀威胁海上向导，喝斥他，让他把船开往京口。并对侯景说：“我们为大王出过不少力，现在到了这个地步，终于一事无成，想借借你的头来换点富贵享用。”侯景还没有回答，好几把白晃晃的刀争着砍下来。侯景想跳海，羊用刀砍他。侯景窜入船里，用自己佩的刀去撬船的底板，羊用长矛把他刺死了。尚书右仆射索超世在别的船上，谢葳蕤假传侯景的命令召他来议事，等他来了就把他捆起来。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杀了索超世，又用盐填入侯景肚子里，把他的尸体送到建康。王僧辩把侯景的首级传送到江陵去，又砍下他的手，派谢葳蕤送到北齐去。然后把侯景尸体扔在市集上，士兵民众争着去挖他的肉来吃，连骨头都被抢光了。侯景宠爱过的溧阳公主也参加了吃侯景肉的行列。当初，侯景有五个儿子留在北齐，高澄把他长子的面皮剥下来然后用油锅烹了，其他四个小儿子都下蚕室割去生殖器。文宣帝高洋即位之后，梦见猕猴坐在他的御床上，于是把侯景的几个幼子全部下了油锅。赵伯超、谢答仁都投降了侯，侯把他们和田迁等人押送到建康。王僧辩把房世贵斩首于市，另把王伟、吕季略、周石珍、严、赵伯超、伏知命等人押送到江陵。

丁巳（二十日），湘东王萧绎下令解除戒严。

乙丑，葬简文帝于庄陵，庙号太宗。

乙丑（二十八日），梁朝把简文帝埋葬在庄陵，定庙号为太宗。

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壬申，术送之至邺。

侯景兵败时，自己携带着传国玉玺，让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管，交代他说：“如果我死了，就把它扔到江里去，别让吴儿们又得到它！”赵思贤从京口渡江时，遇到盗贼，他的随从慌乱之中把传国玉玺扔在草中。他到达广陵之后，把这事告诉了郭元建。郭元建派人去找了回来，把它交给辛术。壬申（疑误），辛术把玉玺送到了邺城。

甲申，齐以吏部尚书杨为右仆射，以太原公主妻之。公主，即魏孝静帝之后也。

甲申（疑误），北齐任命吏部尚书杨为右仆射，把太原公主嫁给他。太原公主就是北魏孝静帝的皇后。

杨乾运至剑北，魏达奚武逆击之，大破乾运于白马，陈其俘馘于南郑城下，且遣人辱宜丰侯循。循怒，出兵与战，都督杨绍伏兵击之，杀伤殆尽。刘还至白马西，为武所获，送长安。太师泰素闻其名，待之如旧交。时南郑久不下，武请屠之，泰将许之。请之于朝，泰怒，不许；泣请不已，泰曰：“事人当如是。”乃从其请。

杨乾运率军队抵达剑北，西魏达奚武迎头阻击他，在白马把杨乾运打得大败，把斩获的首级陈列在南郑城下，而且派人去侮辱宜丰侯萧循。萧循大怒，出兵去和达奚武交战，都督杨绍设伏兵截击他，把他的军队连杀带伤，几乎消灭光。刘回到白马西边，被达奚武捉获，押送到了长安。西魏太师宇文泰平时就知道刘的名声，对待他象对待老朋友一样。当时南郑城久攻不下，达奚武要求城破后实行屠城，宇文泰准备答应他。刘请求宇文泰不要批准，宇文泰大怒，不答应；刘哭着不停地请求，宇文泰感叹地说：“臣子侍奉主崐子就应该这样。”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复劝进，湘东王犹不受，遣侍中丰城侯泰谒山陵，修复庙社。

五月庚午（初三），司空南平王萧恪等人又劝萧绎即帝位，湘东王萧绎还是不接受，派侍中丰城侯萧泰去拜谒祖先陵墓，重新修复宗庙神社。

戊寅，侯景首至江陵，枭之于市三日，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庚辰，以南平王恪为扬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长宁公。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长城县侯。

戊寅（十一日），侯景的首级被送到江陵，被挂在市上示众三天之后，又用火烤干，并油漆了后交付武库保管。庚辰（十三日），梁朝任命南平王萧恪为杨州刺史。甲申（十七日），任命王僧辩为司徒、镇卫将军，封为长宁公。任命陈霸先为征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为长城县侯。

乙酉，诛侯景所署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于市。赵伯超、伏知命饿死于狱。以谢答仁不失礼于太宗，特宥之。王伟于狱中上五百言诗，湘东王爱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于王曰：“前日伟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王大怒，钉其舌于柱，剜腹、脔肉而杀之。

乙酉（十八日），侯景所任命的尚书仆射王伟、左民尚书吕季略、少府周石珍、舍人严等人被斩首于市。赵伯超、伏知命饿死在监狱之中。因为谢答仁对简文帝不失臣子之礼，所以特别下令赦免了他。王伟在狱中献了一首五百字的长诗，湘东王萧绎爱他的才华，想宽宥他。但是有妒嫉王伟的人跑去告诉萧绎，说：“前些日子王伟作了一篇檄文，也很好。”萧绎让人找来看看，檄文中写道：“项羽眼珠中两个瞳孔，尚且有乌江之败；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怎么能使赤县民心归顺！”萧绎看了大怒，就把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将他剖腹，又一片片切他的肉，就这样杀了他。

丙戌，齐合州刺史斛斯昭攻历阳，拔之。

丙戌（十九日），北齐的合州刺吏斛斯昭攻打历阳，攻克了它。

丁亥，下令，以“王伟等既死，自馀衣冠旧贵，被逼偷生，猛士勋豪，和光苟免者，皆不问。”

丁亥（二十日），萧绎下令说：“王伟等人既然已经死了，其他的士大夫旧贵族中被逼依附苟且偷生的人，还有勇猛有功勋的豪杰为了免去一死而跟着跑的人，都不再追究了。”

扶风民鲁悉达，纠合乡人以保新蔡，力田蓄谷。时江东饥乱，饿死者什八九，遗民携老幼归之。悉达分给粮廪，全济甚众，招集晋熙等五郡，尽有其地。使其弟广达将兵从王僧辩讨侯景，景平，以悉达为北江州刺史。

扶风有一个平民叫鲁悉达，他把乡人纠合起来保卫新蔡，又组织农民努力种田，积蓄粮食。当时江东一带闹饥荒，社会动乱，百姓十个有八九个饿死，活下来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去归顺他。鲁悉达对投奔他的人，都分给粮食，救济了很多人，这样就把晋熙等五郡的人民都召集在了他的周围，这五郡的土地也都归他管理了。他还派自己的弟弟带兵跟随王僧辩去讨伐侯景。侯景之乱被平定之后，萧绎任命鲁悉达为北江州刺史。

齐主使其散骑常侍曹文皎等来聘，湘东王使散骑常侍柳晖等报之，且告平侯景；亦遣舍人魏彦告于魏。

北齐国主高洋派他的散骑常侍曹文皎等人出使梁朝聘问，湘东王萧绎派散骑常侍柳晖等为使节回访，而且把平定侯景之乱的情况通报对方。同时也派舍人魏彦把这事通报给西魏。

齐主使潘乐、郭元建将兵围秦郡，行台尚书辛术谏曰：“朝廷与湘东王信使不绝。阳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辩已遣严超达守秦郡，于义何得复争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师。”弗从。陈霸先命别将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齐众七万，攻之甚急。王僧辩使左卫将军杜救之，霸先亦自欧阳来会；与元建大战于士林，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千余人。元建收余众北遁；犹以通好，不穷追也。

辛术迁吏部尚书。自魏迁邺以后，大选之职，知名者数人，互有得失：齐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风流辩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崐门阀不遗，考之前后，最为折衷。

北齐国主高洋派潘乐、郭元建率兵去包围秦郡，行台尚书辛术进谏说：“我朝现在和湘东王之间和睦友好，信使往来不绝。阳平，是侯景的地盘，拿下它是可以的。而秦郡就不同了。现在王僧辩已经派严超达去守秦郡，从道义上讲怎么能再去争夺这个城市呢？而且现在正当雨季，天下大雨，地上积水，道路难走，所以不如班师回朝。”但高洋不听从。陈霸先命令别将徐度带兵去协助秦郡的防务，要求他们固守城池。北齐军队有七万之众，攻打得很猛烈。王僧辩派左卫将军杜去救援，陈霸先也亲自从欧阳赶来会师。他们和郭元建在士林大战一场，把郭元建打得惨败，斩下首级一万多，俘虏了一千多人。郭元建收拾残兵败将向北逃窜。因为双方还在讲友好，互通信使，所以就没有穷追不舍。

辛术升任吏部尚书。自东魏迁都到邺城以后，吏部负责选官的人，知名于时的有几个人，他们各有长短优劣：齐世宗年少有为，志高气扬，但他的缺点是有些草率疏忽；袁叔德作风沉着细致，谨慎忠厚，他的缺点是有点琐细；杨文采风流，口齿伶俐，但他在录用人才时偏好浮华。只有辛术生性崇尚忠贞清明，录用人才一定看其才具器识，根据他的名望去责求他的实际品质、本领，新人和旧人都匀着提拔，即使管仓库的如有才能也一定提升，世家子弟也不遗漏。考察他前后选人的情况，是最为折衷允当的了。

魏达奚武遣尚书左丞柳带韦入南郑，说宜丰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险，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凭之险不足固也；白马破走，酋豪不进，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长围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丧乱，社稷无主，欲谁为为忠乎？岂若转祸为福，使庆流子孙邪！”循乃请降。带韦，庆子之也。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闻城中食尽，请攻之，大都督赫连达曰：“不战而获城，策之上者，岂可利其子女，贪其货财，而不爱民命乎！且观其士马犹强，城池尚固，攻之纵克，则彼此俱伤；如困兽犹斗，则成败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获男女二万口而还，于是剑北皆入于魏。

西魏达奚武派尚书左丞柳带韦到南郑去游说，对宜丰侯萧循说：“您所固守的是险要之地，所依恃的是外援，所要保护的是老百姓。现在我们朝廷的军队已深入腹地，你所凭借的险要地势就不那么有用了；杨乾运在白马被打败逃跑了，酋长强豪们畏葸不前，你所盼望的外援也靠不住了；我军将南郑城四面包围，密不透风，您所管辖的百姓也就保不住了。而且，您的朝廷动乱不已，社稷无主，您想尽忠，可忠于谁呢？所以还不如改变主意，转祸为福，使子孙后代也得到您这一决策的好处！”箫循听了，觉得有理，就请求投降。柳带韦是柳庆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愿听说城里吃的东西已经没了，要求发动进攻，大都督赫连达说：“不打仗而能得到城池，这是上策，怎么可以看中城里的子女，贪图货物财产，而不珍惜百姓的生命呢？而且据我观察，萧循的兵马还强壮，城池还坚固，我们攻城即使攻下来，也是彼此都大有伤亡。万一萧循来个困兽犹斗，拼命一搏，那么成败就很难说了。”达奚武称许说：“您说的道理很对。”于是接受萧循投降，俘获男女人口二万人，然后凯旋而归，从此剑北一带全部归入了西魏的版图。

六月，丁未，齐主还邺；乙卯，复如晋阳。

六月，丁未（十一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乙卯（十九日），又去到晋阳。

庚寅，立安南侯方矩为王太子。

庚寅（疑误），萧绎立安南侯萧方矩为王太子。

齐遣散骑常侍谢季卿来贺平侯景。

北齐派散骑常侍谢季卿来祝贺平定侯景之乱的胜利。

衡州刺史王怀明作乱，广州刺史萧勃讨平之。

衡州刺史王怀明犯上作乱，广州刺史萧勃发兵讨伐，平定了动乱。

齐政烦赋重，江北之民不乐属齐，其豪杰数请兵于王僧辩，僧辩以与齐通好，皆不许。秋，七月，广陵侨人朱盛等潜聚党数千人，谋袭杀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求援于陈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辩，僧辩曰：“人之情伪，未易可测，若审克外城，亟须应援，如其不尔，无烦进军。”使未报，霸先已济江，僧辩乃命武州刺史杜等助之。会盛等谋泄，霸先因进军围广陵。

北齐政令繁多，赋税很重，长江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归属于北齐，其中崐的豪杰之士多次请求王僧辩出兵，王僧辩因为国家正和北齐发展友好关系，每次都没有允许。秋季，七月，侨居广陵的朱盛等人，暗中纠集党徒好几千人，阴谋袭击杀死北齐刺史温仲邕，派使者向陈霸先求援，要他作外应，并说已经攻下了外城。陈霸先派人报告王僧辩，王僧辩说：“人的诚意有真有假，很难看破。如果确实已攻下了外城，那倒很有必要去支援一下，如果没有这回事，就别劳师动众地进军了。”使者还没回去转达王僧辩的意见，陈霸先已经渡过长江了，王僧辩只好派武州刺史杜等出兵去协助他。正在这时，朱盛等人的秘谋泄漏了，陈霸先乘此进军并包围了广陵。

八月，魏安康人黄众宝反，攻魏兴，执太守柳桧，进围东梁州。令桧诱说城中，桧不从而死。桧，虬之弟也。太师泰遣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宇文虬讨之。

八月，西魏安康人黄众宝反叛，攻打魏兴，抓住了太守柳桧，又进而围困东梁州。黄众宝让柳桧向城里守将诱降，柳桧不服从命令，被杀。柳桧是柳虬的弟弟。太师宇文泰派王雄和骠骑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虬去讨伐黄众宝。

武陵王纪举兵由外水东下，以永丰侯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圆肃副之。

武陵王萧纪发兵从外水向东进发，他任命永丰侯萧为益州刺史，留守成都，让自己的儿子宜都王萧圆肃做萧的副职。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九月，甲戌（初九），司空南平王萧恪去世。甲申（十九日），萧绎任命王僧辩为扬州刺史。

齐主使告王僧辩、陈霸先曰：“请释广陵之围，必归广陵、历阳两城。”霸先引兵还京口，江北之民从霸先济江者万余口。湘东王以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顼诣江陵，以昌为散骑常侍，顼为领直。

北齐国主高洋派使者去向王僧辩、陈霸先讲和，说：“请贵军撤了包围广陵的人马，我方一定把广陵、历阳两城还给你们。”陈霸先听了，就带兵回京口，江北的人民跟着陈霸先渡江的有一万多人。湘东王萧绎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征召陈霸先的长子陈昌、侄子陈顼到江陵来朝见，任命陈昌为散骑常侍，陈顼为领直。

宜丰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许其南还，久而未遣，从容问刘曰：“我于古谁比？”对曰：“常以公为汤、武，今日所见，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汤、武，庶几望伊、周，何至不如恒、文！”对曰：“齐桓存三亡国，晋文公不失信于伐原。”语未竟，泰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乃谓循曰：“王欲之荆，为之益？”循请还江陵，泰厚礼遣之。循之文武千家自随，湘东王疑之，遣使觇察，相望于道；始至之夕，命劫窃其财，及旦，循启输马仗，王乃安之，引入，对泣，以循为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宜丰侯萧循投降西魏时，丞相宇文泰曾答应放他回南方，过了很久也没有放。一次，宇文泰从容地问刘说：“我能和古人中的什么人相比？”刘很不客气地说：“过去我常常拿您和商汤、周武王相比，现在看来，您连齐桓公、晋文公也够不上！”宇文泰听了一楞，忙说：“我怎么敢和商汤、周武相比！我自己觉得自己大概可以与伊尹、周公相比，怎么连齐桓公、晋文公也比不上呢？”刘回答说：“齐桓公使三个灭亡的小国重新存在下去，晋文公对讨伐原国的事没有失信。”刘话还没说完，宇文泰就双手一拍说：“我知道你话里的意思了。这是想激我呀！”于是对萧循说：“您想去荆州，还是去益州？”萧循表示要回江陵，宇文泰就赠送了厚礼，让他走了。萧循带着手下文武官员一千家一同回去，湘东王萧绎有点怀疑，就派一个又一个使者在道途打探侦察情况。在萧循到江陵的当天晚上，又派人去偷他的财物，第二天一早，萧循要求把兵器马匹献出来，萧绎这才放心了，让人把萧循带进来，相对而流泪。萧绎任命萧循为待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冬，十月，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

冬季，十月，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到离石去督修长城。从黄栌岭开始修长城，向北修到社平戍所，共四百多里长，设置三十六个戍所。戊申，湘东王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中，杀其副将殷晏。

琳本会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宫，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为将帅。琳倾身下士，所得赏赐，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江、淮群盗，从王僧辩平侯景，与杜龛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宠纵暴，僧辩不能禁。僧辩以宫殿之烧，恐得罪，欲以琳塞责，乃密启王，请诛琳。王以琳为湘州，琳自疑及祸，使长史陆纳帅部曲赴湘州，身诣江陵陈谢，谓纳等曰：“吾若不返，子将安之？”咸曰：“请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

辛酉，以王子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以廷尉黄罗汉为长史，使与太舟卿张载至巴陵，先据琳军。载有宠于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雠。罗汉等至琳军，陆纳及士卒并哭，不肯受命，执罗汉及载。王遣宦者陈往谕之，纳对刳载腹，抽肠以系马足，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出其心，向之舞，焚其馀骨。以黄罗汉清谨而免之。纳与诸将引兵袭湘州，时州中无主，纳遂据之。

戊申（十四日），湘东王萧绎在宫殿上把湘州刺史王琳抓起来，杀了他的副将殷晏。

王琳本来是会稽的兵家子弟，他的姐妹都被送入宫中，所以王琳自小在湘东王身边长大。王琳喜欢逞勇力，湘东王让他当将帅。王琳能屈身礼遇才智之士，所得到的赏赐也不拿回家里。他手下有一万人马，大多是长江、淮河上盗贼出身的人。王琳跟随王僧辩去平定侯景，与杜龛并列，功居第一。在建康时，他仗恃自己受宠，放纵各种暴行，连王僧辩也无法禁止他。王僧辩因为士兵失火烧了太极殿及东、西堂的事，恐怕会得罪，就想用王琳的过失来推卸自己的责任，于是就秘密向湘东王汇报了王琳的过失，要求杀掉王琳。湘东王命令王琳离开建康，到湘州去，王琳怀疑自己会遭祸，就派长史陆纳率领部曲去湘州，自己亲身到江陵表达谢恩之情。走前，他对陆纳等人说：“我要是回不来，你将要去哪里？”大家都说：“跟你一块死。”大家相对而泣，然后分别了。王琳到了江陵，湘东王就把他抓起交给官吏处理。

辛酉（二十七日），萧绎任命王子萧方略为湘州刺史，又任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派他和太舟卿张载到巴陵去，先把王琳的军队接管过来。张载很得湘东王宠爱，但他管理手下部属很严厉苛刻，荆州人恨他象恨仇人一样。黄罗汉等人到了王琳的军队中，陆纳和士兵都痛哭流涕，不肯被收编，把黄罗汉、张载抓了起来。湘东王派宫中宦官陈去做说服工作，陆纳当着陈的面把张载的肚子剖开，抽出他的肠子系在马的脚上，让马绕来绕去走，直到肠子拽完气绝而死。又一片片割张载的肉，挖出他的心肝，向着尸体拍手跳舞，再把剩下的骨头全烧了。黄罗汉由于清廉谨严而免予加害。陆纳和将领们带兵袭击湘州，当时州里没有主事人，陆纳就占据了湘州。

公卿藩镇数劝进于湘东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公卿大臣，各路军事头领多次劝湘东王登帝位。十一月，丙子（十二日），元帝萧绎在江陵登上皇帝位，改换年号，大赦天下。这一天，皇帝没有升坐正殿，只是让公卿大臣左右排列一下而已。

丁丑，以宜丰侯循为湘州刺史。

丁丑（十三日），梁元帝萧绎任命宜丰侯萧循为湘州刺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为晋安王，方略为始安王，方等之子庄为永嘉王。追尊母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硖口，岭南复为萧勃所据，诏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户著籍，不盈三万而已。

己卯（十五日），萧绎立王太子萧方矩为皇太子，把他的名字改叫萧元良。皇子萧方智封为晋安王，萧方略封为始安王，已战死的萧方等的儿子萧庄封为永嘉王。追尊母亲阮容为文宣皇后。

侯景之乱以来，梁朝的州郡有一大半被并入西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这一线治理范围只在长江以南，荆州境内北边到武宁为止，西边到硖口为止，岭南又被萧勃占据着。朝廷诏令所到的地方，不过方圆千里以内，百姓户口登记在簿册上的，还不满三万户。

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破之。道贵奔零陵，其众悉降于纳崐。上闻之，遣使征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平北将军裴之横与宜丰侯循共讨纳，循军巴陵以待之。侯景之乱，零陵人李洪雅据其郡，上即以为营州刺史。洪雅请讨陆纳，上许之。丁道贵收余众与之俱。纳遣其将吴藏袭击，破之，洪雅等退保空云城，藏引兵围之。顷之，纳请降，求送妻子。上遣陈至纳所，纳众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于湘州，非有他志也。”乃出妻子付。至巴陵，循曰：“此诈也，必将袭我。”乃密为之备。纳果夜以轻兵继后，约至城下鼓噪。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众谓已至，即鼓噪，军中皆惊。循坐胡床，于垒门望之，纳乘水来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无惧色，徐部分将士击之，获其一舰；纳退保长沙。

陆纳在渌口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击败了他。丁道贵逃奔到零陵，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陆纳。元帝听到消息之后，派使者征召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平北将军裴之横和宜丰侯萧循，命令他们一起讨伐陆纳。萧循的部队驻扎在巴陵等待截击敌军。侯景之乱时，零陵人李洪雅占据了该郡，元帝就此任命他为营州刺史。李洪雅请求参加讨伐陆纳，元帝答应了。丁道贵收拾残兵跟他一起出发。陆纳派他的将领吴藏袭击了他们，击溃了他们的军队，李洪雅等人只好退却进入空云城以自保，吴藏带兵把空云城包围了起来。过一阵子，陆纳要求投降，请求送妻子、儿子到江陵为人质。元帝派陈到陆纳那里，陆纳等人都大哭，说：“王琳被抓起来，因此我们才到湘州去逃罪，不是有什么别的野心。”于是把妻子儿子交给陈带回。陈回到巴陵时，萧循听到消息，说：“这里有诈，他一定会来袭击我军。”于是秘密地作了充分准备。陆纳果然乘着黑夜掩护，派一支轻装士兵跟在陈后头，约好到巴陵城下一齐大声喧哗，乘其不备攻城。十二月，壬午（疑误）晨，陆纳的军队离巴陵还有十里路，大家以为已经到巴陵了，就大声喧呼起来，萧循军中无不受惊。萧循坐在胡床上，从垒门里望出去，只见陆纳乘着水势来发动进攻，箭头象雨一样飞来，而萧循正啃着甘蔗，一点害怕的神色也没有，慢慢指挥将士去截击，缴获了敌军一条兵舰。陆纳只好退守长沙。

壬午，齐主还邺；戊午，复如晋阳。

壬午（疑误），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戊午（疑误），又去到晋阳。

第一百六十五卷

梁纪二十一世祖孝元皇帝下承圣二年（癸酉、553 ）

梁纪二十一梁元帝承圣二年（癸酉，公元553 年）

春，正月，王僧辩发建康，承制使陈霸先代镇扬州。

春季，正月，王僧辩从建康出发，按照诏旨让陈霸先从京口回来替代他镇守扬州。

丙子，山胡围齐离石。戊寅，齐主讨之，未到，胡已走，因巡三堆，大猎而归。

丙子（十三日），山胡包围了北齐的离石城。戊寅（十五日），北齐国主高洋出兵讨伐，还没到离石，山胡已经跑了，于是乘便巡视了三堆一带，痛快地打了一场猎后回来。

以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梁元帝任命吏部尚书王褒为左仆射。

己丑，齐改铸钱，文曰“常平五铢”。

己丑（二十六日），北齐修改铸钱的图样，上面铸的字为“常平五铢”。

二月，庚子，李洪雅力屈，以空云城降陆纳。纳囚洪雅，杀丁道贵。纳以沙门宝志诗谶有“十八子”，以为李氏当王，甲辰，推洪雅为主，号大将军，使乘平肩舆，列鼓吹，纳帅众数千，左右翼从。

二月，庚子（初七），李洪雅兵力不济，献出空云城投降陆纳。陆纳把李洪雅关起来，杀了丁道贵。陆纳因为僧人宝志写的诗谶中有“十八子”字样，以为姓李的会当皇帝，便于甲辰（十一日），推举李洪雅为主子，封号为大将军，让他坐在平肩舆上，左右排列鼓吹乐队，自己则率领几千士兵在左右护卫。

魏太师泰去丞相、太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

西魏太师宇文泰辞去丞相、大行台等职，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

王雄至东梁州，黄众宝帅众降。太师泰赦之，迁其豪帅于雍州。

王雄进军东梁州，黄众宝率众投降。太师宇文泰赦免了黄众宝，把他手下骁勇的将领迁到了雍州。

齐主送柔然可汗铁伐之父登注及兄库提还其国。铁伐寻为契丹所杀，国人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复为其大人阿富提所杀，国人立库提。

北齐国主高洋送柔然可汗铁伐的父亲登注和哥哥库提回到了他们的国家。铁伐不久被契丹人杀害，其国人又立登注为可汗，登注又被头人阿富提杀死，国人又立库提为可汗。

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三月，遣使献马五万于魏。柔然别部又立阿那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击破邓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乙息记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其弟俟斤，号木杆可汗。木杆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邻国畏之。

突厥伊利可汗去世，其子科罗立为可汗，号为乙息记可汗。三月，科罗派使者献马匹五万给西魏。柔然另一个部落又立阿那的叔父邓叔子为可汗。乙息记可汗在沃野北边木赖山一带把邓叔子打得大败。乙息记去世，没有立他的儿子摄图而立他的弟弟俟斤为可汗，号为木杆可汗。木杆可汗相貌形状颇为奇特怪异，性格刚强勇猛，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打仗，邻国都怕他。

上闻武陵王纪东下，使方士画版为纪像，亲钉支体以厌之，又执侯景之俘以报纪。初，纪之举兵，皆太子圆照之谋也。圆照时镇巴东，执留使者，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进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破。”纪信之，趣兵东下。

元帝听到武陵王萧纪出兵东下的消息，就派会妖术的方士在木版上画上萧纪的图像，亲自往图像的躯体四肢上钉钉子，以为可以把他诅死。又把侯景的俘虏押送到萧纪那儿，告诉他侯景已平。当初，萧纪举兵东进，全是太子萧圆照的主意。萧圆照这时镇守巴东，截获了使者，派人报告萧纪说：“侯景还没平定，应该赶快进军声讨。我已听到荆州被侯景攻破的消息。”萧纪信以为真，就火速率兵东下。

上甚惧，与魏书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太师泰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诸将咸难之。大将军代人尉迟迥，泰之甥也，独以为可克崐。泰问以方略，迥曰：“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恃其险，不虞我至，若以铁骑兼行袭之，无不克矣。”泰乃遣迥督开府仪三司原珍等六军，甲士万二千，骑万匹，自散关伐蜀。

元帝很害怕，就写信给西魏求援，信中引用了《左传》中鲍叔所说的“子纠，是我的亲族，请你不必顾虑，出兵讨伐他”，让宇文泰出兵打萧纪。太师宇文泰说：“夺取蜀地，制伏梁朝，就在这一次了。”但是，将领们都感到困难。大将军代京人尉迟迥是宇文泰的外甥，只有他以为能打下来。宇文泰问他有什么方法谋略，尉迟迥说：“蜀地和中原别的地区隔绝有一百多年了，仗恃其地险要，从来不曾担心我军会去攻打，如果我们用铁甲骑兵，昼夜兼行去偷袭，没有打不下来的。”宇文泰深以为然，就派尉迟迥率领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支部队，甲士一万二千人，骑兵一万，从散关进发讨伐蜀地。

陆纳遣其将吴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下据车轮。王僧辩至巴陵，宜丰侯循让都督于僧辩，僧辩弗受。上乃以僧辩、循为东、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辩军于车轮。

陆纳派他的部将关藏、潘乌黑、李贤明等人占据了车轮。王僧辩到了巴陵，宜丰侯萧循把都督让给王僧辩，王僧辩不接受。元帝就任命王僧辩、萧循为东西都督。夏季，四月，丙申（初四），王僧辩把军队驻扎在车轮。

吐谷浑可汗夸吕，虽通使于魏而寇抄不息，宇文泰将骑三万逾陇，至姑臧，讨之。夸吕惧，请服；既而复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状。

吐谷浑可汗夸吕，虽然和西魏互派使者修好，但仍然在西魏边境抢劫进犯不止，宇文泰带骑兵三万人越过陇地，抵达姑臧去讨伐夸吕。夸吕害怕了，请求降服，但不久又派使者去联通北齐。凉州刺史史宁侦察到夸吕回来了，就在赤泉设伏兵袭击了他，抓获了他的仆射乞伏触壮。

陆纳夹岸为城，以拒王僧辩。纳士卒皆百战之余，僧辩惮之，不敢轻进，稍作连城以逼之。纳以僧辩为怯，不设备；五月，甲子，僧辩命诸军水陆齐进，急攻之，僧辩亲执旗鼓，宜丰侯循亲受矢石，拔其二城；纳众大败，步走，保长沙。乙丑，僧辩进围之。僧辩坐垄上视筑围垒，吴藏、李贤明帅锐卒千人天门突出，蒙直进，趋僧辩。时杜、杜龛并侍左右，甲士卫者止百余人，力战拒之。僧辩据胡床不动，裴之横从旁击藏等，藏等败退，贤明死，藏脱走入城。

陆纳夹江岸修筑城垒，以抵抗王僧辩。陆纳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王僧辩有点害怕，因此不敢大意轻进，慢慢修筑相连的城垒来逼近陆纳的部队。陆纳以为王僧辩胆怯，所以一点也不防备。五月，甲子（初三），王僧辩命令水陆各路兵马齐头并进，猛烈发动进攻。王僧辩亲自举旗擂鼓，宜丰侯萧循亲自迎着飞箭乱石，从而攻下了陆纳的两座城垒。陆纳的队伍大败，步行逃跑退保长沙。乙丑（初四），王僧辩挥师进逼并把陆纳包围起来。王僧辩坐在土岸上督察兵士修筑围垒，吴藏、李贤明突然率领精锐将士一千人开门冲出来，拿着盾牌挥矛直进，朝王僧辩冲去。这时杜、杜龛两人都侍立在王僧辩身边，甲士、警卫人员只有一百多人，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王僧辩坐在胡床上不动。裴之横从旁边率军袭击吴藏等人，吴藏才败退下去。李贤明战死，吴藏逃脱跑入城里。

武陵王纪至巴郡，闻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谯淹还军救蜀。初，杨乾运求为梁州刺史，纪以为潼州刺史；杨法琛求为黎州刺史，以为沙州：二人皆不悦。乾运兄子略说乾运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难佐，不如送款关中，可以功名两全。”乾运然之，令略将二千人镇剑阁，又遣其婿乐广镇安州，与法琛皆潜通于魏。魏太师泰密赐乾运铁券，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三司、梁州刺史。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至剑阁，略退就乐广，翻城应始，始入据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运以州降。迥分军守之，进袭成都。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永丰侯婴城自守，迥围之。谯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击走之。

武陵王萧纪的军队抵达巴郡，听说有西魏的士兵出现，就派前梁州刺史巴西人谯淹掉头回师救蜀。当初，杨乾运要求当梁州刺史，萧纪任命他为潼州刺史；杨法琛要求当黎州刺史，萧纪任命他为沙州刺史，两人都不高兴。杨崐乾运的侄子杨略向杨乾运进言说：“现在侯景之乱刚刚平定，应该同心协力，保卫国家，安抚黎民，而萧纪却起兵与萧绎争帝，兄弟打仗，争斗不已，这是自我灭亡的行为。人们说木头朽烂了就不能雕刻，世道衰颓了就难以扶救。我看不如和西魏联络一下，派人到关中去表示归附的心迹，这样可以功名两全。”杨乾运深以为然，命令杨略带兵二千去镇守剑阁，又派他女婿乐广去镇守安州，连同杨法琛一起，暗暗和西魏打通了关系。西魏太师宇文泰秘密地把铁券踢给杨乾运，并授予他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梁州刺史的职位。西魏尉迟迥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吕陵始为前军，抵达剑阁，杨略有意弃城退却，去投靠乐广，他从城墙翻出来接应侯吕陵始，这样，侯吕陵始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安州。甲戌（十三日），尉迟迥进军到涪水，杨乾运献出潼州投降。尉迟迥分出一部分军队守潼州，大军继续挺进，袭击成都。这时成都的守军剩下不满一万人，仓库空虚，粮草兵器都用完了，永丰侯萧环城防守，尉迟迥把成都包围起来。谯淹派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带兵去救援成都。尉迟迥派原珍等人击跑了他们。

武陵王纪至巴东，闻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圆照责之，对曰：“侯景虽平，江陵未服。”纪亦以既称尊号，不可复为人下，欲遂东进。将卒日夜思归，其江州刺史王开业以为宜还救根本，更思后图；诸将皆以为然。圆照及刘孝胜固言不可，纪从之，宣言于众曰：“敢谏者死！”己丑，纪至西陵，军势甚盛，舳舻翳川。护军陆法和筑二城于峡口两岸，运石填江，铁锁断之。

武陵王萧纪进军到巴东时，才听说侯景之乱已经平定，于是感到后悔，就把太子萧元照找来，责备他。但萧元照回答说：“侯景之乱虽平，但江陵方面湘东王并没有臣服呀！”萧纪也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称帝，就不能再臣服别人，于是就想继续东进。但是，他军中的将士们日夜思念故土，想回老家，他手下的江州刺史王开业认为应该回去，救援成都，巩固根本，慢慢再考虑今后的发展。将领们也都觉得这种想法是对的。只有萧元照和刘孝胜固执地说不行，必须继续东进。萧纪听从了这两人的意见，当众宣布说：“敢再多说的就处死！”乙丑（疑误），萧纪的军队到达西陵，军势看起来很强盛，战船把江面都遮蔽了。江陵方面派护军陆法和在峡口修筑了两座城堡，运来很多大石头填江，同时拉上铁索把江面航道切断。

帝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使助法和拒纪，谓之曰：“汝罪不容诛，我不杀，本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许妻以庐陵王续之女，使宣猛将军刘与之俱。

元帝把任约从监狱里放出来，任命地为晋安王司马，让他协助陆法和抵抗萧纪，并对他说：“你本来是该得死罪的，我不杀你，就是为了今天让你戴罪立功。”于是，把宫庭警卫部队也撤销了，把他们发配给任约指挥。元帝仍然答应任约把庐陵王萧续的女儿嫁给他，还派宣猛将军刘和他一块儿出发。

庚辰，巴州刺史余孝顷将兵万人会王僧辩于长沙。

庚辰（十九日），巴州刺史余孝顷带兵一万去长沙和王僧辩会合。

豫章太守观宁侯永，昏而少断，左右武蛮奴用事，军主文重疾之。永将兵讨陆纳，至宫亭湖，重杀蛮奴，永军溃，奔江陵。重将其众奔开建侯蕃，蕃杀之而有其众。

豫章太守观宁侯萧永，糊涂而缺少决断事情的魄力，把事情一概托给身边的亲信武蛮奴来掌管，军主文重对此很痛恨。萧永带兵去讨伐陆纳，抵达宫亭湖时，文重杀了武蛮奴，萧永的军队溃败下来，逃跑回江陵。文重带着他的部众投奔开建侯萧蕃，萧蕃杀了文重，而吞并了他的军队。

六月，壬辰，武陵王纪筑连城，攻绝铁锁，陆法和告急相继。上复拔谢答仁于狱，以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说谕陆纳。乙未，琳至长沙，僧辩使送示之，纳众悉拜且泣，使谓僧辩曰：“朝廷若赦王郎，乞听入城。”僧辩不许，复送江陵。陆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长沙兵，恐失陆纳，乃复遣琳许其入城。琳既入，纳遂降，湘州平。上复琳官爵，使将兵西援峡口。

六月，壬辰（初一），武陵王萧纪修筑互相连接的城垒，攻断了拦江的铁锁，陆法和连连向江陵告急。元帝又把谢答仁从监狱里放出来，任命他为步兵校尉，配以士兵，让他去协助陆法和。又派使者送王琳去陆纳那里，让他去劝说陆纳归顺。乙未（初四），王琳到了长沙，王僧辩派人送他去前线，崐把他指给陆纳看，陆纳等部众都拜倒在地哭泣不止。陆纳派人对王僧辩说：“朝廷如果赦免了王琳，请你放他到城里来。”王僧辩不允许，又把王琳送回江陵。陆法和不断求救，元帝想把在长沙的王僧辩的军队调动来使用，又怕失去陆纳，于是又派王琳去，允许他到陆纳占据的城里去劝降。王琳进了城，陆纳就投降了，湘州从此被平定了。元帝恢复了王琳的官职爵位，让他带兵向西去支援峡口。

甲辰，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卒。

甲辰（十三日），北齐章武景王库狄干去世。

武陵王纪遣将军侯睿将众七千筑垒与陆法和相拒。上遣使与纪书，许其还蜀，专制一方；纪不从，报书如家人礼。陆纳既平，湘州诸军相继西上，上复与纪书曰：“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让枣推梨，永罢欢愉之日。心乎爱矣，书不尽言。”纪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又闻魏寇深入，成都孤危，忧懑不知所为。乃遣其度支尚书乐奉业诣江陵求和，请依前旨还蜀。奉业知纪必败，启上曰：“蜀军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许其和。

武陵王萧纪派将军侯睿带领七千人修筑城堡和陆法和对抗。元帝派使者送信给萧纪，准许他带头回蜀，可以专制一方。萧纪不听从，回信用兄弟之礼相称，不用君臣之礼。陆纳被平定后，湘州各路人马相继向西开来，元帝再次写信给萧纪，说：“我年纪比你大，又有平定侯景的功劳，荣幸被众人心悦诚服地推举，登基称帝的事实乃天意。倘若你这时看清形势，派使者来朝见称臣，这正是我等待的。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就此扔下笔动刀兵吧！兄弟之间，本该友好，因为大家形体虽分，血脉气质却是相通的。汉代赵孝自愿代替瘦弱的弟弟去死，情深谊厚，但我们之间却不再有相见的时候，孔融对兄长让枣推梨，欢乐愉悦，已经一去不返。兄弟之爱存于我心，文字是不能完全表达的。”萧纪看到军队屯驻日久，频繁地打仗，都不顺利，又听说西魏的军队深入后方，成都处于孤立而危险的态势之中，于是忧愁愤懑，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他派手下的度支尚书乐奉业去江陵向萧绎求和，请求按照以前萧绎信中说的回师蜀地。乐奉业看到萧纪必败无疑，就报告元帝说：“蜀军缺乏粮食，士兵死亡很多，全军灭亡，指日可待。”元帝听到这个情况，就不允许萧纪求和了。

纪以黄金一斤为饼，饼百为箧，至有百箧，银五倍于金，锦、缯彩称是，每战，悬示将士，不以为赏。宁州刺史陈智祖请散之以募勇士，弗听，智祖哭而死。有请事者，纪称疾不见，由是将卒解体。

萧纪用一斤黄金做成一个饼，一百个黄金饼装为一箱，积下的黄金共有一百箱，银子五百箱，其他锦缎、缯一类的东西也很多。每次作战，他都把这些东西挂起来让将士们看，但不用它作奖赏之物。宁州刺史陈智祖要求把这些财物分发给军队，以招募勇士，但萧纪不听，陈智祖情知这样下去，必败无疑，终于痛哭而死。有事情要求见的，萧纪推说自己病了，不予接见，因此军队将士离心离德，逐渐解体。

秋，七月，辛未，巴东民苻升等斩峡口城主公孙晃，降于王琳。谢答仁、任约进攻侯睿，破之，拔其三垒。于是两岸十四城俱降。纪不获退，顺流东下，游击将军樊猛追击之，纪众大溃，赴水死者八千余人。猛围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还，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纪所，纪在舟中绕床而走，以金囊掷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见七宫。”猛曰：“天子何由可见！杀足下，金将安之！”遂斩纪及其幼子圆满。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绝纪属籍，赐姓饕餮氏。下刘孝胜狱，已而释之。上使谓江安侯圆正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圆正闻之号哭，称世子不绝声。上频使觇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狱，见圆照，曰：“兄何乃乱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圆照唯云“计误”。上并命绝食于狱，至臂啖之，十三日而死，远近闻而悲之。

秋季，七月，辛未（十一日），巴东平民符升等人杀了峡口城守将公孙晃，投降了王琳。谢答仁、任约进攻侯睿，大获全胜，攻下了他的三座堡垒，于是长江两岸十四座城市全部投降了。萧纪后路被切断，没有退路了，只好顺流东下。游击将军南阳人樊猛派兵去追击，萧纪的部众分崩离析，四处溃逃，跳崐到水里淹死的有八千多人。樊猛把萧纪密密包围起来，严守着不让他逃脱。元帝秘密地派人送旨令给樊猛，说：“如果让萧纪生还，那就是不成功。”樊猛带兵到达了萧纪的住处，萧纪在船上绕床而跑，用装金子的口袋扔向樊猛，说：“我用这袋金子雇你，送我去和七官（萧绎）见一面。”樊猛拒绝说：“天子怎么能随便见面，杀了你，金子能跑到哪儿去呢？”于是就杀了萧纪和他的小儿子萧圆满。陆法和押送太子萧圆照兄弟三人去江陵。元帝取消了萧纪的族籍，另赐他姓饕餮氏。元帝把刘孝胜投入监狱，后来又释放了他。元帝派人对江安侯萧圆正说：“西边的军队已经失败，你父亲不知死活。”意思是想让他自杀。圆正听了后大声号哭，口里连连抱怨太子萧圆照，说他误了萧纪，替萧纪引错了路。元帝不断派人去观察他，知道他没有自杀的意思，就把他移送到廷尉管的大狱里。在监狱，萧圆正见了萧圆照，说：“哥哥何必鼓动父亲，使他们兄弟骨肉相残，弄出这样痛苦残酷的结局呢？”萧圆照只是说：“计策有误。”元帝断绝了他们在监狱里的食物，让他们饿得咬自己的臂膀，过了十三天终于死了。远近听到消息，都为他们感到悲伤。

乙未，王僧辩还江陵。诏诸军各还所镇。

乙未（疑误），王僧辩回到江陵。元帝下诏让各路兵马都回到各自的镇所去。

魏尉迟迥围成都五旬，永丰侯屡出战，皆败，乃请降。诸将欲不许，迥曰：“降之则将士全，远人悦；攻之则将士伤，远人惧。”遂受之。八月，戊戌，与宜都王圆肃帅文武诣军门降，迥以礼接之，与盟于益州城北。吏民皆复其业，唯收婢及储积以赏将士，军无私焉。魏以及圆肃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以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西魏尉迟迥把成都包围了五十天，永丰侯萧多次出城迎战，都失败了，于是请求投降。但是尉迟迥手下的将领们不允许，尉迟迥说：“接受他投降，则我军将士完好无死伤，远方百姓也高兴。继续进攻则将士必有伤亡，远方百姓会害怕。”于是就接受了萧的投降。八月，戊戌（初八），萧和宜都王萧圆肃带着文武官员到尉迟迥军营前投降，尉迟迥按礼仪迎接了他，和他在益州城北订立了受降盟约。凡官吏百姓都各安其业，只没收奴婢和仓库积粮赏赐给将士们，军队中没有人敢私下抢掠的。西魏任命萧和萧圆肃一并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尉迟迥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诸州军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诏将还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上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时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东人劝东，谓非良计；西人欲西，岂成长策？“上笑。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等议。

庚子（初十），元帝下诏令，准备回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等人进谏劝止，说：“建康那地方王气已尽，而且和敌虏只隔一条长江，如果有什么不测之灾，后悔就来不及了！况且从古至今，就相传说：”荆州的沙洲满一百时，定会出天子‘。现在枝江生出了一个新的沙洲，荆洲的沙洲已经满一百了，所以陛下云腾龙飞，乘势而起，正是其应验呀。“元帝让朝廷大臣讨论这件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说：”现在老百姓还没看见皇上车辆仪仗进入建康，因此以为皇上还是列国诸王之一。希望陛下依从四海黎民的瞩望，回建康定都。“当时群臣大多是荆州人，都说：”周弘正等是东边的人，当然一心要回东边去，他们的主张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周弘正当面争辩说：”东边的人劝皇上去东边，就说不是好主意；西边的人想去西边，难道倒成了妙策？“元帝听着他们争论，不禁笑了。定都建康的问题又在后堂进行讨论，与会者共五百人。元帝问大家：崐”我想回建康定都，各位大臣，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众人谁也不敢先回答。元帝看大家都不吱声，就说：”劝我去建康的把左肩膀袒露出来。“结果袒露左肩的人过了一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向元帝进言，说：”建康是我们梁朝的旧都，是帝室祖宗陵墓的所在地。而荆州是边疆军事重镇，不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希望陛下下决心回建康，不要怀疑犹豫，以至将来后悔。我家就住在荆州，难道不愿陛下住在这儿？但这样做恐怕是臣下富贵之计，不是陛下富贵之计了！“元帝又让术士杜景豪占卜吉凶，结果不吉利，因此杜景豪对元帝说：”别去建康。“退朝后他又说：”这个征兆是鬼贼所留下的。“元帝认为建康凋蔽残破，而江陵正处于全盛之时，心里的意思也是安于此地，于是听从了胡僧等人的意见，留在江陵。

以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元帝任命湘州刺史王琳为衡州刺史。

九月，庚午，诏王僧辩还镇建康，陈霸先复还京口。丙子，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法和为政，不用刑狱，专以沙门法及西域幻术教化，部曲数千人，通谓之弟子。

九月，庚午（十一日），元帝下诏命令王僧辩回建康镇守，陈霸先再回京口。丙子（十七日）任命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陆法和处理政事，不用刑法，不用断狱，专门用佛法和西域传来的幻术搞教化，他的部曲几千人，都称为弟子。

契丹寇齐边。壬午，齐主北巡冀、定、幽、安，遂伐契丹。

契丹族在北齐边境虏掠。壬午（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到北方巡视冀州、定州、幽州、安州，于是决定讨伐契丹。

齐主使郭元建治水军二万余人于合肥，将袭建康，纳湘潭侯退，又遣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帅众继之。陈霸先在建康闻之，白上；上诏王僧辩镇姑孰以御之。

北齐国主派郭元建在合肥训练水军二万余人，准备袭击建康。北齐接受了湘潭侯萧退的投降，又派将军邢景远、步大汗萨率领部众跟进。陈霸先在建康听到消息，就向元帝报告。元帝下诏调王僧辩镇守姑孰进行抵抗。

冬，十月，丁酉，齐主至平州，从西道趣长堑，使司徒潘相乐帅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使安德王韩轨帅精骑四千东断契丹走路；癸卯，至阳师水，倍道兼行，掩袭契丹。齐主露髻肉袒，昼夜不息，行千余里，逾越山岭，为士卒先，唯食肉饮水，壮气弥厉。甲辰，与契丹遇，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余万口，杂畜数百万头。潘相乐又于青山破契丹别部。丁未，齐主还至营州。

冬季，十月，丁酉（初八），北齐国主高洋抵达平州，又从西边的道路去到长堑，派司徒潘相乐率领精锐骑兵五千人从东边的道路逼近青山。辛丑（十二日），北齐军队抵达白狼城；壬寅（十三日），抵达昌黎城，并派安德王韩轨率领精锐骑兵四千人切断了契丹东边的逃跑道路。癸卯（十四日），抵达阳师水，一路上以加倍的速度前进，昼夜兼行，奔袭契丹。北齐国主高洋露着发髻，光着膀子，昼夜不息，一气行军一千多里，爬山越岭，走在前面给士卒作榜样，一路上只是大块吃肉，痛饮泉水，因此军中杀敌定边的壮志越来越高昂。甲辰（十五日），北齐军队与契丹相遇，契丹人大败，俘虏十余万人，缴获各种牧畜几百万头。潘相乐又在青山打败另一支契丹军队。丁未（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营州。

己酉，王僧辩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筑垒东关，以待齐师。

己酉（二十日）王僧辩到姑孰，派遣婺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吴兴太守裴之横在东关筑营垒，以等待北齐的军队。

丁巳，齐主登碣石山，临沧海，遂如晋阳。以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乃还晋阳，拜其子丰乐为武卫大将军，命其孙武都尚义宁公主，宠待之厚，群臣莫及。

丁巳（二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登上碣石山，东望沧海，然后就返回晋阳去。高洋任命肆州刺史斛律金为太师，回到晋阳后，又任命斛律金的儿子斛律丰乐为武卫大将军。他还让斛律金的孙子斛律武都娶了义宁公主，对他的宠爱优待之厚，其他群臣均无法相比。闰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与郭元建战于东关，齐师大败，溺死者万计。湘潭侯退复归于邺，王僧辩还建康。

闰月，丁丑（疑误），南豫州刺史侯与郭元建交战于东关，北齐军队大败，淹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湘潭侯萧退又退回到邺城，王僧辩回建康。

吴州刺史开建侯蕃，恃其兵强，贡献不入，上密令其将徐佛受图之。佛受使其徒诈为讼者，诣蕃，遂执之。上以佛受为建安太守，以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质至鄱阳，佛受置之金城，自据罗城，掌门管，缮治舟舰甲兵，质不敢与争。故开建侯部曲数千人攻佛受，佛受奔南豫州，侯杀之，质始得行州事。

吴州刺史开建侯萧蕃，仗恃自己兵力强大，不向朝廷进贡。元帝秘密命令他的将领徐佛受算计他。徐佛受派他的党徒假装成打官司的人，去求见萧蕃，趁机把萧蕃抓起来。元帝任命徐佛受为建安太守，任命侍中王质为吴州刺史。王质到了鄱阳，徐佛受把他安置在金城，自己占据罗城，掌握城门钥匙，致力于修缮船只，训练士兵。王质不敢和他争权。原来属于开建侯萧蕃的部曲几千人哗变，进攻徐佛受，徐佛受逃往南豫州，侯把他杀了，这样，王质才开始得以行使州政大权。

十一月，戊戌，以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十一月，戊戌（疑误），元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褒为左仆射，湘东太守张绾为右仆射。

己未，突厥复攻柔然，柔然举国奔齐。

己未（初一）突厥人又进攻柔然，柔然全国都投奔了北齐。

癸亥，齐主自晋阳北击突厥，迎纳柔然，废其可汗库提，立阿那子庵罗辰为可汗，置之马邑川，给其廪饩缯帛；亲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请降，许之而还。自是贡献相继。

癸亥（初五），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向北进攻突厥人，迎接并接受柔然的投靠。他把柔然可汗库提废了，另立阿那的儿子庵罗辰为可汗，把他们安置在马邑川，供给他们俸禄、粮食、缯帛。北齐国主高洋亲自在朔州追击突厥人，突厥人请求投降，高洋答应了，于是回师。从此之后，突厥人就年年进贡了。

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事泄，泰杀之。

西魏尚书元烈阴谋杀害宇文泰，事情泄漏，宇文泰杀了他。

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于魏。太师泰阴有图江陵之志，梁王闻之，益重其贡献。

丙寅（初八），元帝派侍中王琛出使西魏。太师宇文泰暗地里有夺取江陵的野心，梁王萧听到这消息，给西魏的贡品越发多了。

十二月，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

十二月，北齐宿预的平民东方白额献出宿预城投降梁朝，江西各州郡都起兵响应东方白额。

三年（甲戌、554 ）

三年（甲戌，公元554 年）

春，正月，癸巳，齐主自离石道讨山胡，遣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演从晋州道夹攻，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有都督战伤，其什长路晖礼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秽恶皆尽。自是始为威虐。

春季，正月，癸巳（初六），北齐国主高洋从离石道出发讨伐山胡，派斛律金从显州道，常山王高演从晋州道夹攻，把山胡打得大败，男子十三岁以上的都被杀头，女子和孩子赏给士兵，于是平定了石楼。石楼这地方极其险要，自从北魏开国以来就没有被征服过。于是远近山胡各部落没有不慑于北齐国声威而臣服的。有一位都督在战斗中受伤，他手下的什长路晖礼没有救他，文宣帝高洋便令人把这个什长的五脏六肺全掏出来，命令队中的其他九个人都来吃，结果把肉和内脏等腥秽的东西全吃了。从这以后高洋就开始酷虐逞威。

陈霸先自丹徒济江，围齐广陵，泰州刺史严超达自秦郡进围泾州，南豫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皆出石梁，为之声援。辛丑，使晋陵太守杜僧明帅三千人助东方白额。

陈霸先从丹徒渡江，包围了北齐的广陵，秦州刺史严超达从秦郡出发崐去包围泾州，南豫州刺史侯、吴郡太守张彪都从石梁出发，援助陈霸先。辛丑（十四日），梁朝派晋陵太守杜僧明率领三千人去帮助东方白额。

魏太师泰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改流外品为九秩。

西魏太师宇文泰开始让人效法周朝官制，制定九品典章，用来区分朝廷内外不同的官爵，改订朝廷外的命官为九级。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谋诛太师泰；临淮王育、广平王赞垂涕切谏，不听。泰诸子皆幼，兄子章武公导、中山公护皆出镇，唯以诸婿为心膂，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俱为武卫将军，分掌禁兵。基，远之子；晖，弼之子；翼，谨之子也。由是魏主谋泄，泰废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为单者，皆复其旧。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灭绝。泰乃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姓，次者为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亦改从其姓。

西魏国主元钦自从元烈被宇文泰杀死之后，颇有怨言，就密谋要处死太师宇文泰，临淮王元育、广平王元赞哭着再三劝止，但元钦不听。宇文泰的儿子们都年幼，侄子章武公宇文导，中山公宇文护都出任外镇将领，都城中只有他的几个女婿充当得力心腹，大都督清河公李基、义城公李晖、常山公于翼都被任命为武卫将军，分头掌管宫廷宿卫部队。李基是李远的儿子。李晖是李弼的儿子。李翼是李谨的儿子。因此，西魏国主元钦的密谋很快就被宇文泰诸婿察觉了。宇文泰废了西魏国主元钦，把他发落到雍州去，另立他的弟弟齐王元廓为帝，取消了原来的年号，另立年号，称元年，帝室重新恢复姓拓跋，原先改为单姓的九十九种姓氏，现在也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旧姓。北魏当初建国时，统一了三十六个小国，共有九十九个大姓，后来大多灭绝了。宇文泰就把他手下各位将领中功劳大的人封为三十六姓，功劳低一点的封为九十九姓，他们部下的兵卒也改姓了主将的姓。

三月，丁亥，长沙王韶取巴郡。

三月丁亥（初一），长沙王萧韶攻取了巴郡。

甲辰，以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甲辰（十八日），元帝任命王僧辩为太尉、车骑大将军。

丁未，齐将王球攻宿预，杜僧明出击，大破之，球归彭城。

丁未（二十一日），北齐将领王球攻打宿预城，杜僧明带兵出击，大获全胜，王球只好退回彭城。

郢州刺史陆法和上启自称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既有道术，容或先知。”戊申，上就拜法和为司徒。

郢州刺史陆法和上书时自称司徒，元帝觉得奇怪。王褒替他解释说：“陆法和既然有道术，也许这是他预先知道自己会当司徒吧。”戊申（二十二日），元帝就此封陆法和为司徒。

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来聘。会齐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齐使，仁恕归，以靠太师泰。帝又请据旧图定疆境，辞颇不逊，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陈攻取之策，泰征俭入朝，问以经略，复命还镇，密为之备。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己酉（二十三日），西魏派侍中宇文仁恕出使梁朝。刚好北齐的使者也到了江陵，元帝对宇文仁恕的接待不如对北齐使者那样隆重，宇文仁恕回国后，把这事告诉了太师宇文泰。元帝又要求按过去的版图来划定边境线，使用的言辞颇为傲慢，宇文泰说：“古人说得好：”天意要是想抛弃他，谁能使他兴起呢！‘这话说的就是萧绎吧！“荆州刺史长孙俭过去曾多次陈述进攻梁朝的方略，宇文泰就把长孙俭征召入朝，向他询问向南进攻的计策，然后又命令他回到所镇守的地方，秘密地进行南下攻梁的准备。降魏的梁朝旧臣马伯符秘密派使者把这危险情况报告给元帝，但元帝不相信。

柔然可汗庵罗辰叛齐，齐主自将出击，大破之，庵罗辰父子北走。太保安定王贺拔仁献马不甚骏，齐主拔其发，免为庶人，输晋阳负炭。

柔然可汗庵罗辰起兵反叛北齐，北齐文宣帝亲自带兵出击，把他打得大败，庵罗辰父子向北逃跑。太保安定王贺拔仁贡献的马匹不太强壮，北齐国主就把他的头发拔掉，免去官职，废为平民，发配到晋阳去背炭。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既成，中书舍人卢潜奏“崐收诬罔一代，罪当诛。”尚书左丞卢斐、顿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启齐主云：“臣既结怨强宗，将为刺客所杀。”帝怒，于是斐、庶及尚书郎中王松年皆坐谤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于狱中，潜亦坐系狱。然时人终不服，谓之“秽史”。潜，度世之曾孙；斐，同之子；松年，遵业之子也。

北齐中书令魏收修撰《魏书》，很爱以自己的爱憎任意褒贬人物，常常对人说：“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搭架子，摆脸色！我在写史，抬举你能让你升天，贬低你能叫你入地。”《魏书》写成以后，中书舍人卢潜启奏高洋，说：“魏收的史书诬蔑了一代人，他的罪应该处死。”尚书左丞卢斐、顿丘人李庶都说《魏史》写得不公正。魏收启奏文宣帝高洋，说：“我既然因修史和强大的宗族结下仇怨，那么将会被刺客杀死。”文宣帝听了勃然大怒，于是卢斐、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都因诽谤史书而获罪，每人被鞭打二百下，被发配在甲坊里制造兵甲。结果卢斐、李庶死在监狱中，卢潜也犯罪关入监狱。但当时人终究不服气，把《魏书》说成“秽史”。卢潜是卢度世的曾孙。卢斐是卢同的儿子。王松年是王遵业的儿子。

夏，四月，柔然寇齐肆州，齐主自晋阳讨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余骑为殿，宿黄瓜堆。柔然别部数万骑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画形势，纵兵奋击；柔然披靡，因溃围而出。柔然走，追击之，伏尸二十余里，获庵罗辰妻子，虏三万余口，令都督善无高阿那肱帅骑数千塞其走路。时柔然军犹盛，阿那肱以兵少，请益，帝更减其半。阿那肱奋击，大破之。庵罗辰超越岩谷，仅以身免。

夏季，四月，柔然人进犯北齐的肆州，北齐国主高洋从晋阳出发去讨伐。进军到恒州时，柔然人四散而逃。高洋派二千余名骑兵殿后，宿营在黄瓜堆。柔然的另一支部队几万骑兵突然到来，文宣帝安然高卧，到天亮才起床，神色自若，指划山川地形，然后指挥战士奋勇猛击敌阵，柔然人溃散，北齐军突围而出。柔然人逃跑了，北齐军队追击，尸体扔满二十余里的道路，捉获了庵罗辰的妻子儿女，俘虏了三万多人。文宣帝命令都督善无人高阿那肱率领几千骑兵去挡住柔然人逃跑的道路。当时柔然军势还很盛大，阿那肱因为兵力太少，要求多派一些人马，但是高洋不但不给，反而减少了一半。阿那肱奋勇进攻，大破敌军。庵罗辰越过了岩谷，幸免于一死。

丙寅，上使散骑常侍庚信等聘于魏。

丙寅（十一日），元帝派散骑常侍庚信等到西魏聘问。

癸酉，以陈霸先为司空。

癸酉（十八日），梁朝任命陈霸先为司空。

丁未，齐主复自击柔然，大破之。

丁未（疑误），北齐国主高洋又一次亲自进攻柔然，大获全胜。

庚戌，魏太师泰鸩杀废帝。

庚戌（疑误），西魏太师宇文泰用毒药毒死了废帝元钦。

五月，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作乱，开府仪同三司高平田弘、河南贺若敦讨之，不克。太师泰命车骑大将军李迁哲与敦共讨炽等，平之。仍与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濮之民皆附于魏。蛮酋向五子王陷白帝，迁哲击之，五子王遁去，迁哲追击，破之。泰以迁哲为信州刺史，镇白帝。信州先无储蓄，迁哲与军士共采葛根为粮，时有异味，辄分尝之，军士感悦。屡击叛蛮，破之，群蛮慑服，皆送粮饩，遣子弟入质。由是州境安息，军储亦赡。

西魏直州人乐炽、洋州人黄国等叛乱，开府仪同三司高平人田弘、河南人贺若敦去讨伐，不能破敌。太师宇文泰命令车骑大将军李迁哲与贺若敦一起讨伐乐炽等人，平定了这次叛乱。平乱之后，李迁哲仍然与贺若敦一起向南方进发，一路攻城掠地，直达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投降了他们，巴州、濮州的民众都依附了西魏。蛮族酋长向五子王攻陷了白帝城，李迁哲发兵攻打他，向五子王逃跑了，李迁哲追击，打败了他。宇文泰任命李迁哲为信州刺史，镇守白帝城。信州这个地方早先没有粮草储备，李迁哲和士兵一起采葛根之类的野菜野果作粮食，不时能采得到新奇味道的，就分给士兵品尝，士兵都很感动、高兴。李迁哲多次进攻叛变的蛮族，打败了他们，各部蛮族被他的军威慑服，都送粮食来进贡，并派子弟来当人质。从此以后信州边境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军队粮草储备也丰富了。柔然乙旃达官寇魏广武，柱国李弼遣击，破之。

柔然乙旃达官进犯西魏广武，柱国李弼派兵出击，把他打得大败。

广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内不自安；上亦疑之。勃启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为广州刺史，勃为晋州刺史。上以琳部众强盛，又得众心，故欲远之。琳与主书广汉李膺厚善，私谓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迁琳岭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窃揆官意不过疑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启。

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觉得自己的官职不是元帝所授予的，内心很不安稳，元帝也怀疑他。萧勃向上请求朝见元帝。五月，乙巳（二十日），元帝任命王琳为广州刺史，萧勃为晋州刺史。元帝因为王琳手下兵势强盛，又得到民众拥护，所以想把他外放到远处。王琳与主书广汉人李膺关系很深，一向亲善，私下对李膺说：“我王琳出身平民小百姓，承蒙皇上提拔到这个份上。现在天下还没安定，就把我远远迁徙到岭南去，如果形势有变，发生不测的灾祸，我王琳想出力也够不着了！我私下揣度皇上的意思不就是对我不放心吗？其实我的志向和期待也很有限，难道还能想和皇上争帝位吗？何不任命我为雍州刺史，镇守武宁。我自会带兵屯垦，为国御敌，捍卫梁朝。”李膺觉得他的话很对，但不敢启奏元帝。

散骑郎新野庚季才言于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气干北斗。心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社稷，犹得无虑。”上亦晓天文，知楚有灾，叹曰：“祸福在天，避之何益！”

散骑郎新野人庚季才进言给元帝，说：“去年八月丙申（初六），月亮侵犯了心宿中间的一颗星，这月丙戌（十一日），赤气干犯了北斗星。心宿就是天王，丙的天干主管楚地的分野，我担心建子之月有大兵来犯江陵，陛下应该留下重臣镇守江陵，自己整顿旌旗仪仗回建康以避开兵患。假如魏虏入侵，我方失地，也止限于荆州、湘州，整个国家，还能处于安全之境。”元帝也懂得天文，心知楚地会有兵灾，长叹一声，说：“祸福都在天意，避灾躲祸也徒劳无益！”

六月，壬午，齐步大汗萨将兵四万趣泾州，王僧辩使侯、张彪自石梁引兵助严超达拒之，、彪迟留不进。将军尹令思将万余人谋袭盱眙。齐冀州刺史段韶将兵讨东方白额于宿预，广陵、泾州皆来告急，诸将患之。韶曰：“梁氏丧乱，国无定主，人怀去就，强者从之。霸先等外托同德，内有离心，诸君不足忧，吾揣之熟矣！”乃留仪同三司敬显携等围宿预，自引兵倍道趣泾州，途出盱眙。令思不意齐师猝至，望风退走。韶进击超达，破之，回趣广陵，陈霸先解围走。杜僧明还丹徒，侯、张彪还秦郡。吴明彻围海西，镇将中山郎基固守，削木为箭，翦纸为羽，围之十旬，卒不能克而还。

六月，壬午（二十七日），北齐步大汗萨带兵四万人逼近泾州，王僧辩派侯、张彪从石梁带兵帮助严超达抵抗，侯、张彪接到命令，却迟迟滞留，不肯前进。梁朝将军尹令思带一万多人准备袭击盱眙。当时北齐冀州刺史段韶带兵在宿预讨伐东方白额，正好广陵，泾州两地都来告急，将领们都很担心。段韶说：“梁朝连遭丧乱，国家没有确定的主人，臣子们心里怀着或去或留的两种心思，看谁势强就归附谁。陈霸先等人外表上表示与梁朝同心同德，其实内心早有了分离自雄的念头。你们不必担心，我对这中间情形都揣摩透了！”于是留下仪同三司敬显携等人围攻宿预，自己带兵以加倍的速度直取泾州，路上还经过了盱眙。尹令思没想到北齐军队会突然降临，赶快望风逃跑。段韶进攻严超达，打败了他，又回过头来逼近广陵，陈霸先解围退走，杜僧明回丹徒，侯、张彪回秦郡。吴明彻围困海西，守将中山人郎基固守城池，削木头作箭头，剪纸片作箭尾羽饰，顽强抵抗。吴明彻围困了十旬一百天，到底没能打下来，就退回去了。

柔然帅余众东徒，且欲南寇，齐主帅轻骑邀之于金川。柔然闻之，远遁，营州刺史灵丘王峻设伏击之，获其名王数十人。

柔然率领被击溃后剩余的士兵向东迁徙，而且想要向南进犯。北齐国主高洋率轻骑兵在金川拦击，柔然听到消息，远远逃跑了。营州刺史灵丘人王峻设下埋伏袭击他们，捉获了几十个有名的首领。邓至羌檐失国，奔魏，太师泰使秦州刺史宇文导将兵纳之。

邓至羌人檐失去政权，投奔西魏，太师宇文泰派秦州刺史宇文导带兵接纳了他。

齐段韶还至宿预，使辩士说东方白额，白额开门请盟，因执而斩之。

北齐段韶回到宿预，派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去游说东方白额。东方白额被说动了，打开城门要求和段韶结盟，段韶趁机把他抓起来杀了。

秋，七月，庚戌，齐主还邺。

秋季，七月，庚戌（二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

魏太师泰西巡，至原州。

西魏太师宇文泰到西边巡视，到达原州。

八月，壬辰，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淹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涣为左仆射。

八月，壬辰（疑误），北齐任命司州牧清河王高岳为太保，司空尉粲为司徒，太子太师侯莫陈相为司空，尚书令平阳王高淹为录尚书事，常山王高演为尚书令，中书令上党王高涣为左仆射。

乙亥，齐仪同三司元旭坐事赐死。丁丑，齐主如晋阳。齐主之未为魏相也，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侮之，及将受禅，隆之复以为不可，齐主由是衔之。崔和舒谮“隆之每见诉讼者辄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帝禁之尚书省。隆之尝与元旭饮，谓旭曰：“与王交，当生死不相负。”人有密言之者，帝由是发怒，令壮士筑百余拳而舍之，辛巳，卒于路。久之，帝追忿隆之，执其子慧登等二十人于前，帝以鞭叩鞍，一时头绝，并投尸漳水；又发隆之冢，出其尸，斩截骸骨焚之，弃于漳水。

乙亥（二十一日），北齐国仪同三司元旭因犯罪被赐死。丁丑（二十三日），北齐国主高洋去晋阳。当初，高洋还没有当上东魏丞相的时候，太保、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常常轻侮他。待到高洋将接受禅让的时候，高隆之又认为不能这样做，高洋因此记恨在心。崔季舒乘机进谗言说：“高隆之每次见到吃官司的人就都表示同情哀怜，以表示这不是他自己就能裁断的，企图把怨恨引向陛下。”文宣帝高洋听了，就把高隆之软禁在尚书省。高隆之曾经和元旭一块儿饮酒，对元旭说：“我和您的交情，是生死之交，永不相负！”有人把这话密告给文宣帝，文宣帝因此勃然大怒，命令壮士把他打了一百余拳，然后扔开，辛巳（二十九日），高隆之就这样死在路边。过后很久，文宣帝对高隆之越想越恼怒，又把他的儿子高慧登等二十人捉到自己面前，文宣帝以马鞭击打马鞍为号，令人一下子砍下这二十人的头，然后把尸体一起扔到漳水里去。又把高隆之的坟墓挖开，把尸体刨出来，砍为好几段烧掉，然后扔入漳水。

齐主使常山王演、上党王涣、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帅众于洛阳西南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齐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师，魏师不出，乃如晋阳。

北齐国主高洋派常山王高演、上党王高涣、清河王高岳、平原王段韶率领士兵民工在洛阳西南修筑伐恶城、新城、严城、河南城。九月，北齐国主高洋巡视这四座城堡，想以这一举动把西魏的军队吸引出来，但西魏军队不敢出来。于是高洋就到晋阳去了。

魏宇文泰命侍中崔猷开回车路以通汉中。

西魏宇文泰命令侍中崔猷开山填谷，修通通往汉中的车路。

帝好玄谈，辛卯，于龙光殿讲《老子》。

梁元帝萧绎喜好玄谈，辛卯（疑误），在龙光殿开设讲座，讲论《老子》。

曲江侯勃迁居始兴，王琳使副将孙先行据番禺。

曲江侯萧勃迁居始兴。王琳派副将孙先去占据了番禺。

乙巳，魏遣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将兵五万入寇，冬，十月，壬戌，发长安。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如之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杨，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下策。”俭曰：“何故？”谨曰：“萧氏保据江南崐，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乙巳（疑误），西魏派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带兵五万人进犯梁朝，冬季，十月，壬戌（初九），从长安出发。长孙俭问于谨，说：“假如咱们替萧绎谋划一下，他该怎样抵抗我军才好呢？”于谨回答说：“如果他能陈兵于汉江、沔水一带，从江陵收拾家当率领臣下全部渡江而下，先径直占据丹杨，这是上策。如果他能把江陵外城内的居民全部移往内城，退保固守，把城墙加高，等待援军，这是中策。如果他感到搬动起来很困难，就原地不动防守外城，这可是下策。”长孙俭问道：“您估计萧绎会采用那一种计策？”于谨说：“他只会采用下策。”长孙俭问：“那是为什么呢？”于谨回答说：“萧氏据守江南以自保，已经绵延经历了三、四十年。正好这段时间里中原地区也处多事之秋，不能够向外扩张。萧氏又因为我国东边有齐国为患，认为我国必不可能分散兵力去进攻他们。而且萧绎这个人懦弱而没有谋略，多疑而少决断，而那些普通平民们又很难忧深虑远地想问题，都留恋自己的家园，所以我知道萧绎一定采用下策。”

癸亥，武宁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如公卿议之。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曰：“二国通好，未有嫌隙，必应不尔。”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无此理。”乃复使琛使魏。丙寅，于谨至樊、邓，梁王帅众会之。辛卯，帝停讲，内外戒严。王琛至石，未见魏军，驰书报黄罗汉曰：“吾至石，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帝闻而疑之。庚午，复讲，百官戎服以听。

癸亥（初十），武宁太守宗均向上报告西魏大军将要入侵，元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对策。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说：“西魏和我们梁朝一向友好来往，也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想不会向我们进攻吧。”侍中王琛也附和说：“我曾于去年出使魏，揣摩宇文泰的神色，很是友好，决不可能发兵来打我们。”于是又派王琛到西魏去访问。丙寅（十三日），于谨的队伍抵达樊、邓，梁王萧率部属去和他会合。辛卯（疑误），元帝停止讲论《老子》，朝廷内外宣布戒严。王琛抵达石，没有见到西魏的军队，派人送急信报告黄罗汉，说：“我已来到石，边境上很安宁，以前说魏要对我们发动进攻，简直是儿戏之言。”元帝听后感到疑惑。庚午（十七日），元帝又恢复讲《老子》，百官都穿着军装听讲。

辛未，帝使主书李膺至建康，征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陈霸先徙镇扬州。僧辩遣豫州刺史侯帅程灵洗等为前军，兖州刺史杜僧明帅吴明彻等为后军。甲戌，帝夜登凤皇阁，徙倚叹息曰：“客星入翼、轸，今必败矣！”嫔御皆泣。

辛未（十八日），元帝派主书李膺去建康，征召王僧辩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令陈霸先移兵驻守扬州。王僧辩派遣豫州刺史侯率领程灵洗等为先头部队，兖州刺史杜僧明率领吴明彻等人为后卫部队。甲戌（二十一日），元帝夜里登上凤皇阁，来回踱步，凭栏叹息说：“客星冲犯翼宿、轸宿，看来这回一定失败了！”嫔妃和侍从听了都哭泣起来。

陆法和闻魏师至，自郢州入汉口，将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贼，但镇郢州，不须动也！”法和还州，垩其城门，著衰，坐苇席，终日，乃脱之。

陆法和听说西魏大兵压境，从郢州出发到汉口，将赶赴江陵抗敌。元帝派人去拦住他，说：“我这儿自能打败敌兵，你只管镇守郢州，不用动。”陆法和回到郢州，让人用白土涂城门，自己身穿丧服，坐在苇席上，静坐了一天，才把丧服脱下来。

十一月，帝大阅于津阳门外，遇北风暴雨，轻辇还宫。癸未，魏军济汉，于谨令宇文护、杨忠帅精骑先据江津，断东路。甲申，护克武宁，执宗均。是日，帝乘马出城行栅，插木为之，周围六十馀里。以领军将军胡僧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为之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楼，令居人助运木石。夜，魏军至黄华，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栅下。戊子，州刺史裴畿、畿弟新兴太守机、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魏仪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

十一月，元帝在津阳门外举行大阅兵，遇到北风挟暴雨袭击，赶快乘轻车崐便辇回宫。癸未（初一），西魏军队渡过汉水，于谨命令宇文护、杨忠率精锐骑兵先占领了江津，切断元帝东逃的道路。甲申（初二），宇文护攻克武宁，抓住了宗均。这一天，元帝骑马出城巡察修筑栏栅。栏栅用木头插在地上组成，周围共六十多里长。又派领军将军胡僧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当他的副将，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当他的副将。王公以下各大臣各有守责。丙戌（初四），派太子在城楼上巡视督责，命令居民帮助军队搬运城防用的木头石头。夜里，西魏军队抵达黄华，这里离江陵才四十里路。丁亥（初五），魏兵到了梁军的栅栏下。戊子（初六），州刺史裴畿、裴畿的弟弟新兴太守裴机、武昌太守朱买臣、衡阳太守谢答仁打开枇杷门出战，裴机杀了西魏仪同三司胡文伐。裴畿是裴之高的儿子。

帝征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栅内火，焚数千家及城楼二十五，帝临所焚楼，望魏军济江，四顾汉息。是夜，遂止宫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祗洹寺。于谨令筑长围，中外信命始绝。

元帝征召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让他带兵入江陵救援。丁酉（十五日），军营的栅栏内失火，烧毁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元帝亲临烧毁的城楼察看，远望魏军渡江涌来，四顾孤危，不禁长叹。当天晚上，就住在宫外，宿在老百姓家里。己亥（十七日），移居到祗洹寺内。于谨下令修筑长久围城用的军营，从此，梁朝信使，诏命无法外传，内外联络被切断了。

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筑垒于马头，遥为声援。是夜，帝巡城，犹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为书，趣王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还宫；癸卯，出长沙寺。戊申，王褒、胡僧、朱买臣、谢答仁等开门出战，皆败还。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长沙寺。朱买臣按剑进曰：“唯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众中。

庚子（十八日），信州刺史徐世谱、晋安王司马任约等在江陵南岸的马头修筑城堡，远远地作为声援。当天晚上，元帝巡视城防，还随口吟出诗来，群臣还有和他诗的。元帝撕裂绢帛写了一封信，催促王僧辩速发援兵。信中说：“我忍受着死去的熬煎等你来，现在援兵该可以来了吧！”壬寅（二十日），回到宫中。癸丑（疑误），又出来住入长沙寺。戍申（二十六日），王褒、胡僧、朱买臣、谢答仁等人开门出城迎战，都败了回来。己酉（二十七日），元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疑误），移居长沙寺。朱买臣按着宝剑向元帝进言，说：“只有杀了宗懔、黄罗汉，才可以平息天下的怨恨！”元帝说：“过去不回建康，其实是我的意思，宗懔、黄罗汉有什么罪？”这两个人唯唯退入众人之中。

王琳军到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请间道先报江陵，至百里洲，为魏人所获。梁王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若从我计，贵及子孙；如或不然，腰领分矣。”政诡对曰：“唯命。”锁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怒，使速杀之。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谏曰：“此民望也，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乃释之。政，之礼之子，大业，大宝之弟也。

王琳的军队赶到长沙，镇南府长史裴政要求走小路先把援兵来到的消息报告江陵。裴政走到百里洲时，让西魏人抓获了。梁王萧对裴政说：“我，是武皇帝的孙子，难道不能当你的君主吗？如果臣服于我，那么富贵可以传给子孙。如果不听，那么你的腰和脖子就要断成两截。”裴政假意回答说：“我愿唯命是从。”萧把他用锁链系住，推到江陵城下，让他向城里喊话，说：“王僧辩听说台城被围，已经自立为皇帝。王琳孤军力弱，不能再来救援了。”但裴政却大声告诉城里，说：“救援大军大批赶来了，你们要自奋自励。我因充当报信的秘使，被敌军抓获，理当粉身碎骨，报效国家。”监视他的人使劲打他的嘴，萧勃然大怒，喝令手下快把他杀了。西中郎参军蔡大业进谏说：“这样坚贞不屈的人，使民众仰望而归心。杀了他，那么荆州就攻不下来了。”萧这才放了他。裴政是裴之礼的儿子。蔡大业是蔡大宝的弟弟。

时征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负户蒙，胡僧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行赏罚，众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中流矢死，内外大骇。魏悉众攻栅，反者开西门纳魏师，帝与太子、王崐褒、谢答仁、朱买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晋熙王圆质于于谨以请和。魏军之初至也，众以王僧辩子侍中可为都督，帝不用，更夺其兵，使与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死，乃用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峻皆出降。于谨以机手杀胡文伐，并畿杀之。峻，渊猷之子也。时城南虽破，而城北诸将犹苦战，日暝，闻城陷，乃散。

当时元帝向四方征兵求援，都没前来。甲寅（疑误），西魏军队从四面八方一齐攻城。城里的守军扛着门板作为盾牌，胡僧亲自冒着飞箭流石，昼夜督战，对勇敢的将士进行鼓励，严明地厉行赏罚，这样大家都拼死抵抗，所向披靡，敌军纷纷溃败死伤，无法前进。不久，胡僧被飞箭射死，内外城军民惊慌失措。西魏军队倾巢而出猛攻栅栏，有反叛的人打开西门迎接魏军进城，元帝和太子、王褒、谢答仁、朱买臣等退却到金城自保，派汝南王萧大封，晋熙王萧大圆为人质，到于谨军中去求和。当魏军刚到的时候，众人认为王僧辩的儿子侍中王可以当都督。但元帝不用他，还夺了他率领的士兵，让他和身边卫士十个人到宫殿中守卫。等到胡僧死了，才任命他为都督城中诸军事。裴畿、裴机、历阳侯萧峻都出城投降了。于谨用裴机的手杀了胡文伐，然后又把他和裴畿一块儿杀了。萧峻是萧渊猷的儿子。当时城南已被攻破，但城北诸将还在苦战，一直到天黑，听说全城都陷落了，才纷纷逃散。

帝入东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谢答仁、朱买臣谏曰：“城中兵众犹强，乘暗突围而出，贼必惊，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约。”帝素不便走马，曰：“事必无成，只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问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党，岂足可信！成彼之勋，不如降也。”答仁又请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谋之，以为不可。答仁请入不得，欧血而去。于谨征太子为质，帝使王褒送之。谨子以褒善书，给之纸笔，乃书曰：“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顷，黄门郎裴政犯门而出。帝遂去羽仪文物，白马素衣出东门，抽剑击阖曰：“萧世诚一至此乎！”魏军士度堑牵其辔，至白马寺北，夺其所乘骏马，以驽马代之，遣长壮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谨，胡人牵帝使拜。梁王使铁骑拥帝入营，囚于乌幔之下，甚为所诘辱。乙卯，于谨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入据金城。帝绐俭云：“城中埋金千斤，欲以相赠。”俭乃将帝入城。帝因述见辱之状，谓俭曰：“向聊相绐，欲言此耳，岂有天子自埋金乎！”俭乃留帝于主衣库。

元帝躲进东竹殿，命令舍人高善宝把自己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烧毁。他正准备跳到火里去自杀，宫中左右侍从一起阻止了他。元帝又用宝剑砍柱子，宝剑折断，他长叹说：“书烧了，剑折了，文武之道，今天晚上全完了。”于是让御史中丞王孝祀写投降文告。谢答仁、朱买臣进谏说：“城里兵力还算强大，如果乘着黑夜突围而出，贼兵必然惊慌，乘乱大胆靠近敌陈，可以渡过长江去依靠任约的军队。”元帝平时不善于骑马，有点畏难地说：“事情肯定不会成功的，只不过徒增羞辱罢了。”谢答仁要求亲自为元帝牵马护持。元帝问王褒行不行，王褒回答说：“谢答仁，是侯景的党羽，哪里可以相信！靠他逃跑，即使成功了也是成就了他的功勋，还不如投降西魏呢！”谢答仁又要求去防守子城，说收拾残兵还能有五千人，元帝同意他的建议，马上授给他城中大都督的官职，把公主也许配给他。后来又召王褒来谋划这件事，王褒认为不能授权给谢答仁。谢答仁请求入子城防守，但不获批准，气得吐血，只好走了。于谨接到投降书，提出让太子来当人质，元帝派王褒去送太子。于谨的儿子知道王褒书法很好，就给他纸和笔，请他写字。王褒写字后自署：“柱国常山公家奴王褒。”过一阵子，黄门郎裴政冲开门出去了。元帝于是丢掉羽仪饰物、骑着白马，穿着素衣逃出东门，抽出宝剑砍着门扇说：“我萧世诚到了这个地步了吗！”西魏将士跳过沟堑一下子拉住了他乘的白马的辔头，拉到白马寺北边，把他所骑的骏马夺了下来，换了一匹老弱的马给他，派一个高个子的壮健胡人用手扼着他的背押着走，遇到于谨，胡人牵着元帝，让他跪拜。梁王萧派铁甲骑兵前后拥着元帝入了军营，关在黑帐幕里头，萧狠狠地质问羞辱了他一通。乙卯（疑误），于谨命令开府仪同三司长孙俭进据金城。元帝骗长孙俭，说：“城里埋着一千斤黄金，我想送给你。”长孙俭就把元帝带进金城。元帝乘便向长孙俭述说他被萧侮辱的情状，他对长孙俭说：“刚崐才骗了你了，目的是找个机会向你诉苦，哪里有天子自己埋藏金子的事！”于是长孙俭就把元帝留在主衣库里头。

帝性残忍，且惩高祖宽纵之弊，故为政尚严。及魏师围城，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悉令杀之，事未成而城陷。

元帝生性残忍，而且鉴于梁武帝为政过于宽厚放纵的弊病，所以自己为政崇尚严酷。到西魏军队围城时，监狱里关的死罪囚犯还有几千人。有关部门建议都释放出来让他们当战士，元帝不允许，命令都用木棍打死，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城已被攻破。

中书郎殷不害先于别所督战，城陷，失其母，时冰雪交积，冻死者填满沟堑，不害行哭于道，求其母尸，无所不至，见沟中死人，辄投下捧视，举体冻湿，水浆不入口，号哭不辍声，如是七日，乃得之。

中书郎殷不害早先在别的地方督战，城破之后，失去了母亲。当时冰雪堆积，冻死的人填满了沟壕，殷不害一路上边走边哭，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每见到沟里有死人，就跳下去抱起来看看，全身衣服都湿了，冻上了冰，一连找了七天，没喝一口水，哭声不断，才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十二月，丙辰，徐世谱、任约退戍巴陵。于谨逼帝使为书召王僧辩，帝不可。使者曰：“王今岂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辩亦不由我。”又从长孙俭求宫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俭并还之。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十二月丙辰（初四），徐世谱、任约退守巴陵。于谨逼迫元帝写信召降王僧辩，元帝拒绝了。使者说：“你现在还能由得自己吗？”元帝回答说：“我既然由不得自己，王僧辩也不会听我的了。”元帝又向长孙俭要宫人王氏、荀氏和幼子萧犀首，长孙俭都还给了他。有人问元帝：“为什么把书都烧毁？”元帝回答：“我读书万卷，还落得今天亡国的结局，所以干脆烧了它！”

庚申，齐主北巡，至达速岭。行视山川险要，将起长城。

庚申（初八），北齐国主高洋到北方边境巡视，到了达速岭一带，边走边察看山川险要情形，准备修筑长城。

辛未，帝为魏人所杀。梁王遣尚书傅准监刑，以土囊陨之。使以布缠尸，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于津阳门外。并杀愍怀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桂阳王大成等。世祖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辛未（十九日），元帝被西魏人处死。梁王萧派尚书傅准去监刑，用装土的袋子把他压死。萧让人用粗布把尸体缠裹起来，以蒲草织的席子进行收殓，用白茅草牢牢捆住，埋葬在津阳门外。同时把愍怀太子萧元良、始安王萧方略、桂阳王萧大成等都杀了。元帝萧绎天性喜好书，常常让身边人为他读书，昼夜不停地读，虽然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书卷。如果读错了或有意漏读欺骗他，他就惊醒过来。他写起文章来，提笔马上就能成篇，平时常说：“我比起文士来更善为文，比起武夫来却有些惭愧。”评论他的人认为他这话说得很恰当。

魏立梁王为梁主，资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居江陵东城，魏置防主，将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备御，内实防之。以前仪同三司王悦留镇江陵。于谨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诸法物；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余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

西魏立梁王萧为梁朝的天子，给了他荆州管界内缘江一块狭长的土地，宽不超过三百里，他原来拥有的雍州的土地被夺走了。萧住在江陵的东城，西魏在江陵设置城防主将，带兵住在西城，名义上叫做助防，对外表示这是帮助萧备战御敌，其实完全是为了防备萧势力的发展。西魏任命前仪同三司王悦留下镇守江陵。于谨没收了宫廷府库中的珍宝以及刘宋朝铸的浑天仪，梁朝造的铜晷表，直径四尺的大玉和各种法物，把王公以下的百官和挑选出来的百姓男女共几万人全部俘虏去当奴婢，分赏给三军将士，驱赶回长安。那些幼小体弱的都被杀掉了。有三百余家幸免于死，但被人马踩死、冻死的也有十分之二三。魏师之在江陵也，梁王将尹德毅说曰：“魏虏贪，肆其残忍，杀掠士民，不可胜纪。江东之人涂炭至此，咸谓殿下为之。殿下既杀人父兄，孤人子弟，人尽雠也，谁与为国！今魏之精锐尽萃于此，若殿下为设享会，请于谨等为欢，预伏武士，因而毙之，分命诸将，掩其营垒，大歼群丑，俾无遗类。收江陵百姓，抚而安之，文武群寮，随材铨授。魏人慑息，未敢送死，王僧辩之徒，折简可致。然后朝服济江，入践皇极，晷刻之间，大功可立。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殿下恢弘远略，勿怀匹夫之行。“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为卿计，人将不食吾馀。“既而阖城长幼被虏，又失襄阳，乃叹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西魏军队在江陵的时候，梁王萧的部将尹德毅劝说梁王：“魏国人贪婪无比，残忍本性暴露无遗，杀害抢劫士民，种种罪恶行径数也数不清。江东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都说是殿下招来的。殿下既然杀了人家的父兄，让人家的子弟变成孤儿，那么人们就都把殿下视为仇敌，谁肯为国家出力！现在魏军的精锐都集中在这儿了，如果殿下为他们设下宴会，请于谨等人来欢饮，预先埋伏下武士，乘机把他们杀了，分别命令各将领，乘魏人不提防，突然袭击他们的营垒，痛歼这些丑类，一个也别让他们活着。然后再去收伏江陵百姓的民心，对他们加以安抚，对手下的文武百官，也根据他们的才能特长授予官职。这样一来，魏人被震慑住，不敢随便动武，而王僧辩及其党羽，写封信就能招他降伏。完成这一切大事，就可以穿戴好朝服渡江而下，回建康登上帝位了。顷刻之间，巨大的功业就可以建立了。古人说：”上天给予的东西你不拿，就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责怪‘。希望殿下弘扬雄才大略，深谋远虑，而不要满足于普通庸人的作为。“萧回答说：”您所说的计策并不是不好，然而魏人对待我很好，所以不能背弃人家的恩德。如果突然采用您的计策，人们就会厌弃鄙视我！“等到后来江陵全城老幼都被俘虏，又失去了襄阳故地之时，萧才长叹说：”只恨我当初不采用尹德毅的计策！“

王僧辩、陈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晋安王方智为太宰，承制。

王僧辩、陈霸先等人共同侍奉江州刺史晋安王萧方智为太宰，继承梁朝的朝制。

王褒、王克、刘、宗懔、殷不害及尚书右丞吴兴沈炯至长安，太师泰皆厚礼之。泰亲至于谨第，宴劳极欢，赏谨奴婢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雅乐一部，别封新野公；谨固辞，不许。谨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著铠甲等。泰识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遽尔独善！”遂不受。

王褒、王克、刘、宗懔、殷不害和尚事右丞吴兴人沈炯到了长安，太师宇文泰都给予优厚的礼遇。宇文泰亲自到于谨府第，设宴尉劳他远征归来，宴会极为盛大，充满欢乐气氛。又赏给于谨一千个奴碑和梁朝的很多宝物，还有一个奏雅乐的班子。另外又封他为新野公。于谨一再推辞，宇文泰不允许。于谨自己认为在朝廷重要职位上呆很久了，功名也建立了，想给自己留点优游闲逸的时间，就献上早先所骑的骏马和所穿的衣甲等。宇文泰识破他想退休的用意，对他说：“现在大敌还未平定，你怎么能突然就独善其身呢？”

是岁，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卒。

这一年，西魏秦州刺史章武孝公宇文导去世。

魏加益州刺史尉迟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剑阁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赏罚，布威恩，绥辑新民，经略未附，华、夷怀之。

西魏让尉迟迥督管六个州，加上他以前管的十八个州，这样，从剑阁以南的地区内，他可以承受皇帝的旨意自行封官拜将，有任免之权。尉迟迥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善于宠抚管理新归附的民众，也善于开疆拓土，使还没归附的地区来归附。因此华人、夷人都感怀他。

第一百六十六卷

梁纪二十二敬皇帝绍泰元年（乙亥、555 ）

梁纪二十二梁敬帝绍泰元年（乙亥，公元555 年）

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刘将兵援江陵，至三百里滩，部曲宋文彻杀之，帅其众还据邵陵。

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邵陵太守刘带兵救援江陵，走到三百里滩，部曲宋文彻杀了他，把他的部众带回邵陵据守。

梁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庙号高宗，妃蔡氏为昭德皇后；尊其母龚氏为皇太后，立妻王氏为皇后，子岿为皇太子。赏刑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则称臣，奉其正朔。至于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旧，其勋级则兼用柱国等名。以谘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掌选事；外兵参军太原王操为五兵尚书。大宝严整有智谋，雅达政事，文辞赡速，后梁主推心任之，以为谋主，比之诸葛孔明；操亦亚之。追赠邵陵王纶太宰，谥曰壮武；河东王誉丞相，谥曰武桓。以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梁王萧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定，追尊昭明太子萧统为昭明皇帝，庙号为高宗，昭明太子的妃子蔡氏被追尊为昭德皇后，尊母亲龚氏为皇太后，立妻子王氏为皇后，儿子萧岿为皇太子。在赏赐刑罚制度方面，都和称王称帝的体制一样，只有在向西魏上疏的时候自称臣，用西魏的历法。至于官制爵位等的颁发，也还依照梁朝的旧制，而给有功之臣定的功勋等级，则兼用西魏设置的柱国等名目。任命谘议参军蔡大宝为侍中、尚书令，参与掌管选拔官员的事情；任命外兵参军太原人王操为五兵尚书。蔡大宝为人严谨整饬有智谋，一向娴熟精通于政事，作文措辞丰沛敏捷，后梁主萧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以他为出谋划策的主角，把他比为诸葛孔明，王操的地位仅次于他。追赠邵陵王萧纶为太宰，谥号为壮武；河东王萧誉为丞相，谥号为武桓。又任命莫勇为武州刺史，魏永寿为巴州刺史。

湘州刺史王琳将兵自小桂北下，至蒸城，闻江陵已陷，为世祖发哀，三军缟素；遣别将侯平帅舟师攻后梁。琳屯兵长沙，传檄州郡，为进取之计。长沙王韶及上游诸将皆推琳为盟主。

湖州刺史王琳带兵从小桂北下，抵达蒸城，听到江陵已经陷落的消息，便为梁元帝萧绎发丧，三军都穿白衣丧服，并派别将侯平率领一支水军去攻打后梁。王琳自己屯兵于长沙，向各州郡发布文告，作进取天下的打算。长沙王萧韶和上游诸将都推举王琳为盟主。

齐主使清河王岳将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义阳，江陵陷，因进军临江，郢州刺史陆法和及仪同三司宋莅举州降之；长史江夏太守王珉不从，杀之。甲午，齐召岳还，使仪同三司清都慕容俨戍郢州。王僧辩遣江州刺史侯攻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循皆引兵会之。

北齐国主高洋派清河王高岳带兵攻打西魏的安州，以此举救援江陵。高岳进抵义阳，江陵已经陷落，于是挺进到长江边，郢州刺史陆法和与仪同三司宋献出州郡投降，长史江夏太守王珉不顺从，被杀。甲午（十三日），北齐命令高岳回去，派仪同三司清都人慕容俨守卫郢州。王僧辩派江州刺史侯去攻打郢州，任约、徐世谱、宜丰侯萧循等都带兵去会合。

辛丑，齐立贞阳侯渊明为梁主，使其上党王涣将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听从渊明归。

辛丑（二十日），北齐立贞阳侯萧渊明为梁朝的新主，并派上党王高涣带兵送他回南方，徐陵、湛海珍等都听从萧渊明一块回去。

二月，癸丑，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时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陈霸先征西大将军，以南豫州刺史侯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

二月癸丑（初二），晋安王萧方智从寻阳来到建康，进入朝堂居住，登上梁王的位置，当时年仅十三岁。他任命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封陈霸先为征西大将军，任命南豫州刺史侯为江州刺史，湘州刺史萧循为太尉，广州刺史萧勃为司徒，镇东将军张彪为郢州刺史。齐主先使殿中尚书邢子才驰传诣建康，与王僧辩书，以为：“嗣主冲藐，未堪负荷。彼贞阳侯，梁武犹子，长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为梁主，纳于彼国。卿宜部分舟舰，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图。”乙卯，贞阳侯渊明亦与僧辩书求迎。僧辩复书曰：“嗣主体自宸极，受于文祖。明公傥能入朝，同奖王室，伊、吕之任，佥曰仰归；意在主盟，不敢闻命。”甲子，齐以陆法和为都督荆。雍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以宋莅为郢州刺史，莅弟为湘州刺史。甲戌，上党王涣克谯郡。己卯，渊明又与僧辩，僧辩不从。

北齐国主高洋在送贞阳侯萧渊明回南方前，先派殿中尚书邢子才飞快地沿驿道去建康，给王僧辩送去一封信。信中认为：“你们立的嗣位的君主年龄幼小，不能承担治国的重任。而那个贞阳侯，是梁武帝的侄子，长沙王萧懿的后代，就他的年龄资望而言，却可以保障金陵不失，所以我把他立为梁朝的主子，送他回南方就国。你应该安排舟舰，去迎接现在的主子，和他同心协力，好好地筹建美好的未来。”乙卯（初四），贞阳侯萧渊明也写信给王僧辩要求来迎接他。王僧辩回信对他说：“当今的嗣主的血统来自皇帝，又受命于祖先。他是合法的嗣主。您如果能到朝廷来当官，一起匡扶王室，那么伊尹、吕望的使命，大家都会说应该归于您了。如果您回朝廷来是想当主子，那么我不能听从这样的命令。”甲子（十三日），北齐任命陆法和为都督荆州、雅州等十州诸军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台。又派宋莅当郢州刺史，宋莅的弟弟宋为湘州刺史。甲戌（二十三日），上党王高涣攻克谯郡。乙卯（二十八日），萧渊明又给王僧辩写信去求迎，王僧辩不答应。

魏以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

西魏任命右仆射申徽为襄州刺史。

侯平攻后梁巴、武二州，故刘主帅赵朗杀宋文彻，以邵陵归于王琳。

侯平攻打后梁巴州、武州，已故刘的主帅赵朗杀了宋文彻，献出邵陵投归王琳。

三月，贞阳侯渊明至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御之。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南侵皖城，晋州刺史萧惠以州降之。齐改晋熙为江州，以尉瑾为刺史。丙戌，齐克东关，斩裴之横，俘数千人；王僧辩大惧，出屯姑孰，谋纳渊明。

三月，贞阳侯萧渊明到了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带兵防御他。北齐军司尉瑾、仪同三司萧轨向南侵犯皖城，晋州刺史萧惠献出州郡投降了。北齐把晋熙改名为江州，任命尉谨当刺史。丙戌（初六），北齐攻克东关，杀了裴之横，俘虏了几千人。王僧辩大惊失色，带兵出城屯驻于姑孰，准备接受萧渊明。

丙申，齐主还邺，封世宗二子孝珩为广宁王，延宗为安德王。

丙申（十六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封文襄帝的两个儿子高孝珩为广宁王，高延宗为安德王。

孙闻江陵陷，弃广州还，曲江侯勃复据有之。

孙所说江陵陷落，扔下广州回来了，曲江侯萧勃又占据了广州。

魏太师泰遣王克、沈炯等还江南。泰得庚季才，厚遇之，令参掌太史。季才散私财，购亲旧之为奴婢者，泰问：“何能如是？”对曰：“仆闻克国礼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没，其君信有罪矣，缙绅何咎，皆为皂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窃哀之，故私购之耳。”泰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西魏太师宇文泰派王克、沈炯等人回江南。宇文泰得了庚季才，给他优厚的待遇，让他参与掌管太史的工作。庚季才拿出自己的私财，为亲朋故旧沦为奴婢的人赎身。宇文泰问：“你怎么能这样仗义疏财？”庾季才回答他说：“我听说攻克一个国家，但对那个国家的贤人要予以礼遇，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做的。现在郢都覆灭了，他们的君主确实有罪，但他手下的官绅士大夫有什么罪呢，竟然都沦为奴隶！我是羁留在这儿的外人，不敢向您进言，但心里私下为他们的命运感到哀怜，所以才用私财为他们赎身。”宇文泰听了才省悟过来，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呀！要不是你提醒，这就要失去天下人的心了！”于是发布命令，免去梁朝的俘虏当奴婢的惩罚，一下子使几千人得到自由。

夏，四月，庚申，齐主如晋阳。

夏季，四月，庚申（初十），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永寿。江陵之陷也，永嘉王庄生七年矣，尼法慕匿之，王琳迎庄，送之建康。

五月，庚辰（初一），侯平等抓住了莫勇、魏永寿。当江陵陷落的时候，永嘉王萧庄正好七岁，尼姑法慕把他藏起来收养着，王琳派人去把他接出来，送到了建康。

庚寅，齐主还邺。

庚寅（十一日），北齐国主高洋回到了邺城。

王僧辩遣使奉启于贞阳侯渊明，定君臣之礼，又遣别使奉表于齐，以子显及显母刘氏、弟子世珍为质于渊明，遣左民尚书周弘正至历阳奉迎，因求以晋安王为皇太子；渊明许之。渊明求度卫士三千，僧辩虑其为变，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龙舟法驾迎之。渊明与齐上党王涣盟于江北，辛丑，自采石济江。于是梁舆南渡，齐师北返。僧辩疑齐，拥中流，不敢就西岸。齐侍中裴英起卫送渊明，与僧辩会于江宁。癸卯，渊明入建康，望朱雀门而哭，逆者以哭对。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王僧辩派使者向贞阳侯萧渊明上表，确定君臣之礼。又派另一使者到北齐去上表，派儿子王显和王显的母亲刘氏、弟弟的儿子王世珍到萧渊明那儿去当人质。又派左民尚书周弘正到历阳去奉迎萧渊明，并要求确立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萧渊明答应了。萧渊明要求自己的三千名卫士跟着去，王僧辩怕这么多卫士会生出变乱来，因此只接受了一千名冗散的士兵。庚子（二十一日），王僧辩派龙船，备法驾去迎接萧渊明。萧渊明和北齐上党王高涣在长江北边盟誓，辛丑（二十二日），才从采石渡过长江。于是梁朝的车辆南渡，北齐的军队返回北方。王僧辩对北齐军队心存疑惧，把船停在长江中流，不敢靠近西岸。北齐侍中裴英起护送萧渊明南渡，和王僧辩在江宁会面。癸卯（二十四日），萧渊明进入建康，看到朱雀门痛哭失声，去迎接他的群臣也痛哭。丙午（二十七日），萧渊明即皇帝位，改换年号为天成，立晋安王萧方智为皇太子，任命王僧辩为大司马，陈霸先为侍中。

六月，庚戌朔，齐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馀里，命定州刺史赵郡王睿将兵监之。睿，琛之子也。

六月，庚戌朔（初一），北齐征发民工一百八十万人修筑长城，从幽州夏口向西延伸到恒州，共九百多里长，朝廷任命定州刺史赵郡王高睿带兵去监督工程进展。高睿是高琛的儿子。

齐慕容俨始入郢州而侯等奄至城下，俨随方备御，等不能克；乘间出击等军，大破之。城中食尽，煮草木根叶及靴皮带角食之，与士卒分甘共苦，坚守半岁，人无异志。贞阳侯渊明立，乃命等解围，还镇豫章。齐人以城在江外难守，因割以还梁。俨归，望齐主，悲不自胜。齐主呼前，执其手，脱帽看发，叹息久之。

北齐慕容俨刚进入郢州时，侯等人就突然出现在城下，慕容俨按照自己确定的方略进行防备抵御，侯等无法攻克。慕容俨又乘着空隙主动出击侯等人的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后来城里粮食吃光了，守城军民只好煮草木的棍、叶和靴子的皮、衣带的角等来充饥。慕容俨和士卒同甘共苦，坚守了半年，人们没有动摇、离散的想法。贞阳侯萧渊明即位之后，便命令侯等人撤去对郢州的围困，侯便回去镇守豫章。北齐方面因为郢州城在长江以南，难以防守，就把它割让给了梁朝。慕容俨归国后，望着北齐国主高洋，悲伤得不能自抑。北齐国主叫他走近前来，拉着他的手，脱下他的帽看他的头发，叹息了很久。

吴兴太守杜龛，王僧辩之婿也。僧辩以吴兴为震州，用龛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为豫章太守。

吴兴太守杜龛是王僧辩的女婿。王僧辩把吴兴改为震州，任命杜龛为刺史，又任命自己的弟弟侍中王僧为豫章太守。

壬子，齐主以梁国称藩，诏凡梁民悉遣南还。

壬子（初三），齐主高洋因为梁国自称藩属，依附于北齐，所以下诏凡是梁朝的百姓都遣送回南方。

丁卯，齐主如晋阳；壬申，自将击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辎重，帅轻骑五千追柔然，壬午，及之于怀朔镇。齐主亲犯矢石，频战，大崐破之，至于沃野，获其酋长及生口二万馀，牛羊数十万。壬申，还晋阳。

丁卯（十八日），北齐国主高洋到晋阳。壬申（二十三日），亲自带兵去打柔然。秋季，七月，己卯（初一），到达白道，留下军用物资，率领轻装骑兵五千人去追击柔然，壬午（初四），在怀朔镇追上了柔然。高洋亲自冒着飞箭飞石，频繁地投入战斗，终于把柔然打得大败，一直追到沃野这地方，捉获了柔然的酋长，还抓了二万多人口，数十万头牛羊。壬申（疑误），才回到晋阳。

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还长沙。

八月，辛巳（疑误），王琳从蒸城回到长沙。

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北齐国主高洋回到邺城，他因为佛、道二教教义教规都不同，便想除去一个，就把两教中的学者集中在一起，让他们在自己面前互相辩难，于是就敕令道士都剃掉头发当和尚。有人不服从，杀了四人，才都奉行了这道命令，于是北齐境内就没有道士了。

初，王僧辩与陈霸先共灭侯景，情好甚笃，僧辩为子娶霸先女，会僧辩有母丧，未成婚。僧辩居石头城，霸先在京口，僧辩推心待之，兄屡谏，不听。及僧辩纳贞阳侯渊明，霸先遣使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不从。霸先窃叹，谓所亲曰：“武帝子孙甚多，唯孝元能复雠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废之！吾与王公并处托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图，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为乎！”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为赏赐之具。

当初，王僧辩和陈霸先共同消灭了侯景，两人感情很是深固。王僧辩为儿子王迎娶陈霸先的女儿，正赶上王僧辩母亲去世，所以没有成婚。王僧辩居住在石头城，陈霸先在京口，王僧辩推心置腹地对待陈霸先，王的哥哥王多次劝他要有所提防，王僧辩不听。等到王增辩迎纳贞阳侯萧渊明为帝时，陈霸先派使者苦苦劝阻，争辩不休，使者为此往返了几趟，王僧辩不听。陈霸先私下叹息，对他的亲信说：“武帝的子孙很多，只有孝元帝能平定侯景之乱，为祖宗报仇雪耻。他的儿子有什么罪，突然就废了他！我和王公僧辩共同处于先帝托孤的重臣的地位，而王公僧辩现在一下子改变主意，对外依附戎狄之邦，不按次序立天子，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于是秘密准备战袍几千领和锦采金银等等作为赏赐部下的物品，准备起事。

会有告齐师大举至寿春将入寇者，僧辩遣记室江旰告霸先，使为之备。霸先因是留旰于京口，举兵袭僧辩。九月，壬寅，召部将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陆徐度、钱塘杜棱谋之。棱以为难，霸先惧其谋泄，以手巾绞棱，闷绝于地，因闭于别室。部分将士，分赐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昙朗镇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帅水军趋石头，霸先帅马步自江乘罗落会之，是夜，皆发，召杜棱与同行。知其谋者，唯安都等四将，外人皆以为江旰征兵御齐，不之怪也。

正好这时有人来报告，北齐军队进行大调动，已经到达了寿春，将要向南进犯。王僧辩派记室江旰通知陈霸先，让他有所戒备。陈霸先借这个机会把江旰扣留在京口，举兵袭击王僧辩。九月，壬寅（二十五日），陈霸先召集部将侯安都、周文育以及安陆人徐度、钱塘人杜棱一起密谋策划。杜棱认为这事很难进行，陈霸先害怕秘密泄漏，用手巾绞住杜棱，使他闷绝在地上，然后把他关在另一间屋子里，接着就部署将士，分赐金银布帛，命令自己弟弟的儿子著作郎陈昙朗留下来镇守京口，掌管州府政事，又派徐度、侯安都率领水军直逼石头，陈霸先自己率领骑兵、步兵从江乘、罗落这条路线去与之会合。当天夜里，各路兵马都出发了，并带着杜棱随军同行。知道这次进军的真正目的的人，只有侯安都等四个将领，外人都以为是江旰来征调军队抵抗北齐的进犯，对军队的出动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甲辰，安都引舟舰将趣石头，霸先控马未进，安都大惧，追霸先骂曰：“今日作贼，事势已成，生死须决，在后欲何所望！若败，俱死，后期得免斫头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进。安都至石头城北，弃舟登岸。石头城北接冈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女垣内，众随而入，进及僧辩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门入。僧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遽走，遇子，与俱出阁，帅左右数十人苦战于听事前，力不敌，走登南门楼，拜请求哀。霸先欲纵火焚之，僧辩与俱下就执。霸先曰：“我有何辜，崐公欲与齐师赐讨？”且曰：“何意全无备？”僧辩曰：“委公北门，何谓无备？”是夜，霸先缢杀僧辩父子。既而竟无齐兵，亦非霸先之谲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灵洗帅所领救僧辩，力战于石头西门，军败；霸先遣使招谕，久之乃降。霸先深义之，以为兰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为檄布告中外，列僧辩罪状，且曰：“资斧所指，唯王僧辩父子兄弟，其馀亲党，一无所问。”

甲辰（二十七日），侯安都指挥舟舰将奔袭石头，陈霸先有意勒马不进。侯安都以为陈霸先临事犹豫，心中大惊，就追上陈霸先大骂：“今天我们造反，事到临头，已经无法挽回了，是生是死必须作出决断，你迟疑不进，留在后头，存的什么念头！如果失败，咱们都得死，留在后头就能免去砍头吗？”陈霸先一听心中暗自高兴，说：“侯安都在怪我不下决心、生我的气呢！”于是带兵前进。侯安都到了石头城的北边，扔下船上了岸。石头城北边和山冈高坡相连，城墙不太高峻，侯安都披着盔甲，手握长刀，让手下军人把他抬起来扔到城墙上，众人随着他蜂拥而入，一直进到王僧辩卧室。陈霸先的队伍也从南门攻入了。王僧辩正在处理军政事务，外面有人说士兵袭击，过一会儿士兵从里头冒了出来，王僧辩急忙逃跑，遇到儿子王，和他一起冲出门外，率身边几十人在议事厅前面苦战，力竭不敌，跑到南门楼上，向进逼过来的陈霸先拜请乞求哀怜。陈霸先要放火烧南门楼，王僧辩和王都下楼就擒。陈霸先质问说：“我有什么过错，你要和北齐军队一起讨伐我？”而且还问：“北齐军队来犯，你全无戒备，是什么意思？”王僧辩有点莫名其妙，回答说：“派你守京口，扼据建康北门，怎么说我对北齐军队没有戎备？”当天夜里，陈霸先把王僧辩父子两人绞杀了。后来，竟没有发现北齐军队的影子，看来，这也并不是陈霸先玩弄诡计。前青州刺史新安人程灵洗率领所部将士来救王僧辩，在石头西门奋力苦战，终于兵败。陈霸先派使者去招谕他，过了很久，他才投降了。陈霸先被程灵洗的义气深深感动，任命他为兰陵太守，让他协助防守京口。乙巳（二十八日），陈霸先发布檄文，通告中外，举列王僧辩的罪过，说明为什么要讨伐他。檄文中还说：“我所要讨伐的，只是王僧辩父子兄弟，至于其他王氏亲戚党羽，一概不加问罪。”

丙午，贞阳侯渊明逊位，出就邸，百僚上晋安王表，劝进。冬，十月，己酉，晋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赐位一等。以贞阳侯渊明为司徒，封建安公。告齐云：“僧辩阴图篡逆，故诛之。”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藩国。齐遣行台司马恭与梁人盟于历阳。

丙午（二十九日），贞阳侯萧渊明退位，搬出官廷回自己的官邸。百官上表给晋安王萧方智，劝他登基。冬季，十月，己酉（初二），晋安王萧方智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绍泰，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赏赐一级官位。任命贞阳侯萧渊明为司徒，封为建安公。派人通报北齐，说：“王僧辩阴谋篡位造反，所以杀了他。”仍然请求向北齐称臣，永远当北齐的附属国。北齐派行台司马恭和梁朝人在历阳订立了盟约。

辛亥，齐主如晋阳。

辛亥（初四），北齐国主高洋到了晋阳。

壬子，加陈霸先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癸丑，以宜丰侯循为太保，建安公渊明为太傅，曲江侯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壬子（初五），梁朝加封陈霸先为尚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癸丑（初六），任命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建安公萧渊明为太傅，曲江侯萧勃为太尉，王琳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戊午，尊帝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

戊午（十一日），梁朝尊奉皇帝萧方智的生母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杜龛恃王僧辩之势，素不礼于陈霸先，在吴兴，每以法绳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将图僧辩，密使兄子还长城，立栅以备龛。僧辩死，龛据吴兴拒霸先，义兴太守韦载以郡应之。吴郡太守王僧智，僧辩之弟也，亦据城拒守。陈至长城，收兵才数百人，杜龛遣其将杜泰将精兵五千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茜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众心乃定。泰昼夜苦攻，数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义兴，义兴属县卒皆霸先旧兵，善用弩，韦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命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射不两中者死。”故每发辄毙一人崐，文育军稍却。载因于城外据水立栅，相持数旬。杜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于义兴。霸先闻文育军不利，辛未，自表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丙子，拔其水栅。

杜龛依恃王僧辩的权势，一向对陈霸先很不礼貌。在吴兴，他常常对陈霸先宗族中的人绳之以法，陈霸先因此对他深怀怨恨。待到陈霸先要算计王僧辩的时候，便秘密地派他的侄子陈潜回长城县，修筑营栅以防备杜龛。王僧辩死后，杜龛占据吴兴抗拒陈霸先，义兴太守韦载带他郡中的部队起来响应。吴郡太守王僧智是王僧辩的弟弟，也据城固守以作抗拒。陈到长城县后，召集的士兵才有几百人，杜龛派他的部将杜泰带精兵五千人突然到来，陈的将士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陈却谈笑自若，部署分派军队，越发清楚明确，于是众人才心神安定下来。杜泰昼夜苦攻，持续了几十天，打不下来就退走了。陈霸先派周文育去攻打义兴，义兴所属各县的士卒都是陈霸先的旧部，善于使用弩箭，韦载找出了几十人，用长长的锁链把他们系在一起，派亲信监督他们用箭射周文育的军队，并规定“谁如果十箭中不能射中两箭，就处死。”所以每发箭出去就射死一个人，周文育的军队这才稍稍退却了。韦载乘势在城外靠水边建立营栅，和周文育相持了几十天。杜龛派他的堂弟杜北叟带兵抗战，杜北叟兵败，回到义兴。陈霸先听到周文育进攻受挫的消息，辛未（二十四日），宣布自己亲自带兵东伐，留下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棱守卫台省。甲戌（二十七日），陈霸先军队抵达义兴，丙子（二十九日），拔除了韦载修筑的水栅。

谯、秦二州刺史嗣徽从弟嗣先，僧辩之甥也。僧辩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齐。及陈霸先东讨义兴，嗣徽密结南豫州刺史任约，将精兵五千乘虚袭建康，是日，袭据石头，游骑至阙下。侯安都闭门藏旗帜，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窥贼者斩！”及夕，嗣徽等收兵还石头。安都夜为战备，将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帅甲士三百开东、西掖门出战，大破之，嗣徽等奔还石头，不敢复逼台城。

谯、秦二州的刺史徐嗣徽的堂弟徐嗣先是王僧辩的外甥。王僧辩死后，徐嗣先逃亡到徐嗣徽处，徐嗣徽干脆献上谯秦二州，投靠了北齐。待到陈霸先东讨义兴时，徐嗣徽秘密联合南豫州刺史任约，带精兵五千人乘虚偷袭建康。这一天，终于袭击占领了石头，冲在前面的游骑已到了台城宫阙之下。侯安都关上大门，藏起旗帜，有意以此表示自己怯弱，同时告诫城中士兵：“凡登高窥探贼兵者一律处斩。”到天黑，徐嗣徽等人收兵回石头。侯安都夜里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天快亮时，徐嗣徽等人又来进攻，侯安都率领甲士三百人打开东、西侧门出城迎战，大败敌军，徐嗣徽等人奔逃回石头，再也不敢逼近台城了。

陈霸先遣韦载族弟赍书谕载，丁丑，载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抚之，以监义兴郡，引载置左右，与之谋议。霸先卷甲还建康，使周文育讨杜龛，救长城。

陈霸先派韦载的族弟韦携带书信去说服韦载投降。丁丑（三十日），韦载和杜北叟都投降了。陈霸先对待他们很优厚，极力安抚他们，让韦监管义兴郡，把韦载安置在自己身边，视为亲信，有事让他参与谋议。陈霸先平定义兴后，就收兵回建康，派周文育去讨伐杜龛，救援长城县。

将军黄他攻王僧智于吴郡，不克，霸先使宁远将军裴忌助之。忌选所部精兵轻行倍道，自钱塘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以为大军至，轻舟奔吴兴。忌入据吴郡，因以忌为太守。

将军黄他在吴郡攻打王僧智，打不下来，陈霸先派宁远将军裴忌去帮助他。裴忌挑选部属中的精兵轻装倍速前进，从钱塘直奔吴郡。夜里，抵达城下，大声鼓噪着逼进城墙。王僧智以为大部队来了，急忙乘着小船逃到吴兴去了。裴忌攻占了吴郡，陈霸先任命裴忌为吴郡太守。

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渡江据姑孰，以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栅于冶城。庚寅，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将兵万人于胡墅度米三万石、马千匹入石头。霸先问计于韦载，载曰：“齐师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分兵绝彼之粮运，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霸先从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仁威将军周铁虎断齐运输崐，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遣韦载于大航筑侯景故垒，使杜棱守之。齐人于仓门、水南立二栅，与梁兵相距。壬辰，齐大都督萧轨将兵屯江北。

十一月，己卯（初二），北齐派兵五千渡过长江占据姑孰，以策应徐嗣徽、任约。陈霸先派合州刺史徐度在冶城修筑栅栏。庚寅（十三日），北齐又派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士荣、淮州刺史柳达摩带兵一万在胡墅运米三万石、马一千匹到石头城。陈霸先向韦载征询对策，韦载说：“齐军如果分兵先占据通往三吴的道路，然后在我们东边的边境攻城占地，那么时局就完了。现在齐军没有这样做，我们可以赶快在淮南一带沿着侯景过去留下的旧垒修筑新城堡，以便打通东边的运输道路。同时分出一支军队去断绝他们运粮的道路，这样，齐将的首领十天之内就得送来了。”陈霸先听从了他的计策。癸未（初六），陈霸先派侯安都夜袭胡墅，烧掉了北齐一千多艘兵船；仁威将军周铁虎切断了北齐运输补给的道路，抓住了他们的北徐州刺史张领州；仍然让韦载在大航修筑侯景的故垒，让杜棱去守卫。北齐军队在仓门和秦淮河之南修建了两座营栅，与梁兵对抗。壬辰（十五日），北齐大都督萧轨带兵屯驻在长江北岸。

初，齐平秦王归彦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养之，岳情礼甚薄，归彦心衔之。及显祖即位，归彦为领军大将军，大被宠遇；岳谓其德己，更倚赖之。岳屡将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于城南，听事后开巷。归彦谮之于帝曰：“清河僭拟宫禁，制为永巷，但无阙耳。”帝由是恶之。帝纳倡妇薛氏于后宫，岳先尝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游于薛氏家，其姊为其父乞司徒。帝大怒，悬其姊，锯杀之。让岳以奸，岳不服，帝益怒，乙亥，使归彦鸩岳。岳自诉无罪，归彦曰：“饮之则家全。”饮之而卒，葬赠如礼。

当初，北齐平秦王高归彦幼小时成了孤儿，高祖高欢命令清河昭武王高岳抚养他。高岳对高归彦寡情薄礼，所以高归彦心里恨他。待到文宣帝高洋即位，高归彦当了领军大将军，很受宠爱。高岳认为高归彦会感激自己的抚育之恩，所以对他更是倚赖。高岳多次带兵立功，威名赫赫，而又性格豪放奢侈，喜欢醇酒女色，在城南修建了大宅第，并在办公视事的大厅后头开了一条巷子。高归彦在文宣帝那儿进谗言，说：“清河昭武王高岳私自模拟宫禁的建筑式样，修了一条永巷，只是没有修阙门罢了。”文宣帝从此厌恶高岳。文宣帝把娼妇薛氏接进后宫，高岳早先曾托薛氏的姐姐把薛氏接到家里。有一天夜里，文宣帝到薛氏的家里去，薛氏的姐姐替她父亲要求赐给司徒的官位。文宣帝勃然大怒，就把薛氏姐姐吊起来，用锯子锯成了两段。文宣帝责备高岳奸淫薛氏，高岳不服气，文宣帝更加生气了，乙亥（疑误），派高归彦去毒死高岳。高岳申诉自己没有罪，高归彦说：“你把这毒酒喝下去了，全家就可以保全。”高岳只好把毒酒喝了，他死之后，朝廷按礼仪加以埋葬。

薛嫔有宠于帝，久之，帝忽思其与岳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出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座大惊。帝方收取，对之流涕曰：“佳人难再得！”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

薛嫔很得文宣帝宠爱，很久之后，文宣帝忽然想起她曾和高岳通奸，无缘无故就将她斩首，然后把她的头藏在怀里，到东山去宴饮作乐。大家正在互相劝酒应酬，文宣帝忽然用手探怀，拿出薛氏的头扔到桌上，又把她的尸体支解开，将她的髀骨充作琵琶弹弄，举座见状大惊。文宣帝这才把薛氏的头和髀骨收起来，对着它们流下泪来，说：“佳人难再得！”他让人用车把薛氏尸体运出去，自己披散头发，边走边哭地跟着。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栅，陈霸先将精甲自西明门出击之，嗣徽等大败，留柳达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齐援。

甲辰（二十七日），徐嗣徽等进攻冶城的营栅，陈霸先率领精兵从西明门出来迎击，徐嗣徽等人大败，留下柳达摩等人守城，自己去采石迎接北齐援兵。

以郢州刺史宜丰侯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勃为司空，并征入侍。循受太保而辞不入。勃方谋举兵，遂不受命。

梁朝任命郢州刺史宜丰侯萧循为太保，广州刺史曲江侯萧勃为司空，把他们二人一起征召入朝侍奉皇帝。萧循接受了太保之职，但借故推辞不入朝。萧勃正密谋起兵造反，于是不接受任命。

镇南将军王琳侵魏，魏大将军豆卢宁御之。镇南将军王琳入侵西魏，西魏大将军豆卢宁带兵抵御他。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袭秦郡，破徐嗣徽栅，俘数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鹰，遣使送之曰：“昨至弟处得此，今以相还。”嗣徽大惧。丙辰，陈霸先对冶城立航，悉渡众军，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渡淮置陈，霸先督兵疾战，纵火烧栅，齐兵大败，争舟相挤，溺水者以千数，呼声震天地，尽收其船舰。是日，嗣徽与任约引齐兵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霸先遣兵诣江宁，据要险。嗣徽等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霸先遣侯安都将水军袭破之，嗣徽等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

十二月，癸丑（初七），侯安都袭击秦郡，攻破徐嗣徽的营栅，俘获了好几百人。又抄了他的家产，搜得他用的琵琶和养的鹰，派人送给徐嗣徽，并说：“昨天到老弟家里得到这点东西，现在特地送去还你。”徐嗣徽看到东西，大惊失色。丙辰（初十），陈霸先在冶城对面的水上把船只连在一起建了一座浮桥，指挥众军全部渡过去，攻击修在南边的两座营栅。柳达摩等渡过秦淮河摆开阵势，陈霸先督率战士猛烈进攻，并放火烧栅栏，北齐军队大败，争着上船逃跑，互相拥挤，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上千人，哭喊声震天动地，北齐军队的船舰全部被缴获。当天，徐嗣徽和任约带领北齐水师步兵一万多人退回去据守石头，陈霸先派兵来到江宁，占据了险要之地。徐嗣徽等人的水师步兵都不敢前进，停顿在江宁浦的入江之处。陈霸先派侯安都带水军去袭击打败了他们，徐嗣徽等人乘上单人小船逃走，他们的辎重、武器全部被缴获。

己未，霸先四面攻石头，城中无水，升水直绢一匹。庚申，达摩遣使请和于霸先，且求质子。时建康虚弱，粮运不继，朝臣皆欲与齐和，请以霸先从子昙朗为质。霸先曰：“今在位诸贤欲息肩于齐，若违众议，谓孤爱昙朗，不恤国家，今决遣昙朗，弃之寇庭。齐人无信，谓我微弱，必当背盟。齐寇若来，诸君须为孤力斗也！”乃与昙朗及永嘉王庄、丹杨尹王冲之子珉为质，与齐人盟于城外，将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陈兵石头南门，送齐人归北，徐嗣徽、任约皆奔齐。收齐马仗船米，不可胜计。齐主诛柳达摩。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

己未（十三日），陈霸先从四面包围攻打石头，城中没有水喝，一升水昂贵到值一匹绢。庚申（十四日），柳达摩派使者向陈霸先求和，而且请求以儿子为人质。当时建康实力虚弱，粮草运输跟不上，朝廷中的大臣都想与北齐讲和，纷纷请求用陈霸先的侄子陈昙朗为人质。陈霸先说：“现在在朝廷中的各位贤人都想和北齐讲和以获得休息，如果我违反众人的意见，大家会说我偏爱陈昙朗，不顾念国家利益。现在我决定派陈昙朗去，就算把他扔在敌寇的庭院里吧！北齐人一向不守信用，我答应讲和，他们会认为我们势微力弱好欺负，肯定会背弃盟约再来进犯。北齐强盗如果再来进犯，那时你们可得为我拼死战斗呀！”于是就把陈昙朗和永嘉王萧庄、丹杨府尹王冲的儿子王珉作人质，与北齐人在城外订立了和约，允许追随北齐的将士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归居南方或北方。辛酉（十五日），陈霸先在石头南门摆列兵阵，送北齐军队北归。徐嗣徽、任约都投奔了北齐。这一仗，缴获北齐军马、器械、舟船、大米，不可胜数。北齐国主高洋杀了败将柳达摩。壬戍（十六日），北齐和州长史乌丸远从南州奔逃回到历阳。

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讨平之。霸先恐陈昙朗亡窜，自帅步骑至京口迎之。

江宁县令陈嗣、黄门侍郎黄朗占据姑孰谋反，陈霸先派侯安都等人出兵讨伐，平定了他们。陈霸先担心陈昙朗逃跑流窜到别处去，便亲自率领步、骑兵到京口去迎接他。

交州刺史刘元偃帅其属数千人归王琳。

交州刺史刘元偃率领部属几千人去投奔王琳。

魏以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西魏任命侍中李远为尚书左仆射。

魏益州刺史宇文贵使谯淹从子子嗣诱说淹，以为大将军，淹不从，斩子嗣。贵怒，攻之，淹自东遂宁徒屯垫江。

西魏益州刺史宇文贵派谯淹的侄子谯子嗣去向谯淹诱降，说是要让谯淹当大将军，谯淹不答应，杀了谯子嗣。宇文贵勃然大怒，派兵去攻打，谯淹从东遂宁移师屯驻垫江。初，晋安民陈羽，世为闽中豪姓，其子宝应多权诈，郡中畏服。侯景之乱，晋安太守宾化侯云以郡让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宝应典兵。时东境荒馑，而晋安独丰衍，宝应数自海道出，寇抄临安、永嘉、会稽，或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能致富强。侯景平，世祖因以羽为晋安太守。及陈霸先辅政，羽求传位于宝应，霸先许之。

当初，晋安地区的平民陈羽，世世代代为闽中豪门。他的儿子陈宝应颇善权变，为人奸诈，郡中的人都怕他，服从他。侯景之乱时，晋安太守宾化侯云把郡守之职让给陈羽。陈羽年老，只管郡里的政事，让陈宝应分管军事。当时东边闹饥荒，而晋安一带却丰收有余粮。陈宝应多次从海路出兵，到临安、永嘉、会稽一带抢劫虏掠。有时也运些米粟和这些地区进行贸易，因此就有条件富强起来。侯景之乱平定后，梁元帝鉴于这种情况，就任命陈羽为晋安太守。待到陈霸先辅佐梁朝时，陈羽要求把太守职位传给陈宝应，陈霸先答应了。

是岁，魏宇文泰讽淮安王育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

这一年，西魏宇文泰暗示淮安王元育上表给朝廷，要求按照古制，把自己的爵位降为公，他这一带头，于是宗室诸王都降爵为公。

突厥木杆可汁击柔然邓叔子，灭之，叔子收其余烬奔魏。木杆西破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西至西海，长万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属焉。木杆恃其强，请尽诛邓叔子等于魏，使者相继于道；太师泰收叔子以下三千余人付其使者，尽杀之于青门外。

突厥木杆可汗袭击柔然邓叔子，把他的部队消灭了。邓叔子收拾剩余的兵力财物投奔西魏。木杆可汗向西打败哒，向东赶跑了契丹，向北吞并了契骨，其威力慑服了塞外各国。于是，他的疆土东边从辽海开始，西边延伸到西海，长达万里；南边从沙漠以北五六千里都归属于他。木杆依恃他实力强大，要求西魏必须把邓叔子等人全部杀掉，派往西魏的使者在路上前后相继。太师宇文泰只好把邓叔子以下三千多人抓起来交给木杆可汗的使者，在青门外把他们全部杀了。

初，魏太师泰以汉、魏官繁，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依《周礼》更定六官。

当初，西魏太师宇文泰因为汉朝、魏朝官职繁多，便命令苏绰和尚书令卢辩依照《周礼》重新确定了六官的职称。

太平元年（丙子、556 ）

太平元年（丙子，公元556 年）

春，正月，丁丑，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自余百官，皆仿《周礼》。

春季，正月，丁丑（初一），西魏开始建立实行文官之制，任命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的设置任命，都模仿《周礼》。

戊寅，大赦，其与任约、徐嗣徽同谋者，一无所问。癸未，陈霸先使从事中郎江旰说徐嗣徽使南归，嗣徽执旰送齐。

戊寅（初二），梁朝大赦天下。凡是与任约、徐嗣徽同谋的人，一概不予追究。癸未（初七），陈霸先派从事中郎江旰去劝说徐嗣徽，让他回南方来。徐嗣徽把江旰抓起来送到了北齐。

陈、周文育合军攻杜龛于吴兴。龛勇而无谋，嗜酒常醉，其将杜泰阴与等通。龛与等战败，泰因说龛使降，龛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雠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财赏募，复击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于，龛尚醉未觉，遣人负出，于项王寺前斩之。王僧智与其弟豫章太守僧憎俱奔齐。

陈、周文育把军队合并在一起在吴兴攻打杜龛。杜龛其人有勇而无谋，又爱喝酒，一天到晚总是醉醺醺的，他的部将杜泰暗地里和陈等挂上了钩。杜龛同陈等人交战失败，杜泰便劝说杜龛投降，杜龛答应了。但是，他的妻子王氏说：“陈霸先和我们王家结仇结得这么深，怎么可以向他求和！”于是拿出私财赏赐招募战士，再一次向陈发动进攻，把陈打得大败。不久崐杜泰投降了陈，而杜龛还酒醉没醒，陈派人把他背出来，在项王寺前把他斩首了。王僧智和他的弟弟豫章太守王僧都投奔北齐。

东扬州刺史张彪素为王僧辩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陈、周文育轻兵袭会稽，彪兵败，走入若邪山中，遣其将吴兴章昭达追斩之。东阳太守留异馈粮食，霸先以异为缙州刺史。

东扬州刺史张彪一向被王僧辩所宠爱看重，所以不肯归附陈霸先。二月，庚戌（初五），陈、周文育派轻装士兵奔袭会稽，张彪兵败，逃入若邪山中。陈派他的部将吴兴人章昭达追上并斩了他。东阳太守留异送粮食给陈，陈霸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

江州刺史侯本事王僧辩，亦拥兵据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使将兵击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铁虎将舟师立栅于梁山，以备江州。

江州刺史侯原来侍奉王僧辩，所以也拥兵占据豫章和江州，不归附陈霸先。陈霸先任命周文育为南豫州刺史，派他带兵去打湓城。庚申（十五日），又派侯安都、周铁虎率领水军在梁山一带建立营栅，以防备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约袭采石，执戍主明州刺史张怀钧送于齐。

癸亥（十八日），徐嗣徽、任约袭击采石，抓获采石守将明州刺史张怀钧，送他到了北齐。

后梁主击侯平于公安，平与长江王韶引兵还长沙。王琳遣平镇巴州。

后梁国主萧在公安袭击侯平，侯平和长沙王萧韶带兵回长沙。王琳派侯平去镇守巴州。

三月，壬午，诏杂用古今钱。

三月，壬午（初七），梁朝下诏，允许古今钱币混合使用。

戊戌，齐遣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与任约、徐嗣徽合兵十万入寇，出栅口，向梁山。陈霸先帐内荡主黄丛逆击，破之，齐师退保芜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还。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抚诸军。

戊戌（二十三日），北齐派仪同三司萧轨、库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等人与任约、徐嗣徽联合成大军十万人南下进犯，军队从栅口出发，直指梁山。陈霸先军帐内的一位善于突击冲锋的主将黄丛率兵迎击，打败了北齐军队，北齐军队只好退保芜湖。陈霸先派定州刺史沈泰等人归侯安都指挥，据守梁山以抵抗北齐军队。周文育带兵攻打湓城，没有攻克，被召回来。夏季，四月，丁巳（十三日），陈霸先到梁山去巡视安抚各路兵马。

乙丑，齐仪同三司娄睿计鲁阳蛮，破之。

乙丑（二十一日），北齐仪同三司娄讨伐鲁阳蛮，打败了他们。

侯安都轻兵袭齐行台司马恭于历阳，大破之，俘获万计。

侯安都率领轻装士兵在历阳袭击北齐行台司马恭，把司马恭打得大败，俘虏了上万人。

魏太师泰尚孝武妹冯翊公主，生略阳公觉；姚夫人生宁都公毓。毓于诸子最长，娶大司马独孤信女。泰将立嗣，谓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如何？”众默然，未有言者。尚书左仆射李远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长，略阳公为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为嫌，请先斩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于是！”信又自陈解，远乃止。于是群公并从远议。远出外，拜谢信曰：“临大事不得不尔！”信亦谢远曰：“今日赖公决此大议。”遂立觉为世子。

西魏太师宇文泰娶了孝武帝的妹妹冯翊公主，生下儿子略阳公宇文觉，姚夫人则生了宁都公宇文毓。宁都公宇文毓在几个儿子中最年长，娶了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宇文泰准备确立继承人，对公卿大臣说：“我想立嫡出的儿子为世子，担心大司马对此有疑心，该怎么办好呢？”众大臣默然不作声。尚书左仆射李远说：“从来立世子都是看是否嫡出，不看是否年长，把略阳公宇文觉立为世子，您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如果怕独孤信有意见，为此有顾虑，那么可以先把他斩了！”于是就拔出刀要行动。宇文泰忙站起来阻止说：“何至于要这样做！”独孤信也赶快自我陈述辩解，表示并无异议，李远这才停止行动。于是大臣们都听从了李远的建议。退朝后，李远走出宫廷外，拜谢独孤信说：“面临国家大事不得不这样，请谅解。”独孤信也感谢李远说：“今天崐亏得您才把这件大事决定下来。”于是就立略阳公宇文觉为世子。

太师泰北巡。

西魏太师宇文泰到北边巡视。

五月，齐人召建安公渊明，诈许退师，陈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渊明疽发背卒。甲申，齐兵发芜湖，庚寅，入丹杨县，丙申，至秣棱故治。陈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棱顿大航南以御之。

五月，北齐人召见建安公萧渊明，假装要答应退兵。陈霸先准备船只要送萧渊明去。癸未（初九），萧渊明背上痈疽发作死去。甲申（初十），北齐军队从芜湖出发，庚寅（十六日），进入丹杨县，丙申（二十二日），到达秣棱旧治所。陈霸先派周文育屯驻于方山，徐度驻守马牧，杜棱驻守大航南端，以防御北齐兵。

齐汉阳敬怀王洽卒。

北齐汉阳敬怀王高洽去世。

辛丑，齐人跨淮立桥栅渡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舰于青墩，至于七矶，以断周文育归路。文育鼓噪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单舴艋与战，跳入舰中，斩砰，仍牵其舰而还。嗣徽众大骇，因留船芜湖，自丹杨步上。陈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还。

辛丑（二十七日），北齐军队跨秦淮河修筑桥梁渡兵，夜里到达方山，徐嗣徽等人把军舰摆在青墩一带，一直摆到七矶，用以切断周文育的退路。周文育指挥士兵大声豉噪，大举进军，徐嗣徽等人没能抵挡得住。到天亮时分，周文育反攻徐嗣徽。徐嗣徽手下的骁勇的将领鲍坪单独用小舰当后卫，周文育乘坐一条小快船与他近战，纵身跳入小舰中，一刀斩了鲍坪；还把这条小舰拉了回来。徐嗣徽的部众一看吓得要命，于是把船留在芜湖，从丹杨步行上岸。陈霸先把侯安都、徐度追回来以抗击北齐军队。

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倪塘，游骑至台，建康震骇，帝总禁兵出顿长乐寺，内外纂严。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适与周文育会。将战，风急，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马先进，风亦寻转，杀伤数百人。侯安都与嗣徽等战于耕坛南，安都帅十二骑突其陈，破之，生擒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霸先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于瓜步，获舰百余艘，粟万斛。

癸卯（二十九日），北齐军队从方山挺进到倪塘，游动的前哨骑兵在宫城下出现，建康城受到震惊，人心惶惶，梁敬帝带着宫廷卫队出宫驻入长乐寺，内外戒严。陈霸先在白城抗御徐嗣徽等人，正好与周文育的军队会合。将要与北齐兵交战时，风刮得很急，陈霸先说：“军队最好不要逆风而进。”周文育说：“军情紧急，何必拘泥于古法！”说着便抽出一把槊跃身上马冲向前去。过一会风向也转了，周文育猛冲，杀伤了好几百人。侯安都与徐嗣徽在耕坛南边会战。侯安都率领十二个骑兵冲破徐嗣徽的阵地，把他们打败，活捉了北齐仪同三司乞伏无劳。陈霸先秘密地撤下三千精锐士兵配合沈泰渡过长江，在瓜步袭击北齐行台赵彦深，缴获战船一百余艘，粮食一万斛。

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侯安都与齐将王敬宝战于龙尾，军主张纂战死。丁未，齐师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将钱明将水军出江乘，邀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乏食，杀马驴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霸先与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将据北郊坛，众军自覆舟东移顿坛北，与齐人相对。

六月，甲辰（初一），北齐军队偷偷来到钟山，侯安都与北齐将领王敬宝在龙尾交战，军中首领张纂在战斗中阵亡。丁未（初四），北齐军队抵达幕府山，陈霸先派别将钱明率领水军兵发江乘，截击北齐军队的粮食运输船队，把他们的船队装运的大米全部缴获。这一来，北齐军队没有粮食吃，只好杀战马、驴子充饥。庚戌（初七），北齐军队翻越钟山，陈霸先与众军分头驻扎在乐游苑东边和覆舟山北边，切断北齐军队的交通要道。壬子（初九），北齐军队到达玄武湖西北，准备占据北边的郊祀高坛。众军从覆舟向东移动，驻扎在坛北，与北齐军队相对摆开阵势。

会连日大雨，平地水丈馀，齐军昼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烂，悬鬲以，而台中及潮沟北路燥，梁军每得番易。时四方壅隔，粮运不至，建康户口流散，征求无所。甲寅，少霁，霸先将战，调市人得麦饭，分给军士，士皆饥疲。会陈崐馈米三千斛、鸭千头，霸先命炊米煮鸭，人人以荷叶裹饭，以鸭肉数脔，乙卯，未明，蓐食，比晓，霸先帅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谓其部将萧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之。”及战，安都坠马，齐人围之，摩诃单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安都乃免。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临沂。其江乘、摄山、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凡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荻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弥岸；唯任约、王僧得免。丁巳，众军出南州，烧齐舟舰。

当时正赶上连日下大雨，平地雨水积有一丈多深，北齐将士白天黑夜或坐或立全都泡在泥水中，脚指头都烂了，做饭得把锅悬挂起来才行，但是皇城和潮沟的北路一带却还干燥，梁朝军队总是能换班作战。当时四方通往都城的道路都堵塞隔断了，粮食也运不进来，建康一带人民东流西散，无法征收粮赋。甲寅（十一日），天才稍稍放晴，陈霸先准备开战，向商人征调了一些麦子，做成麦饭分给军中士兵，士兵们都已经又饿又疲劳了。正好这时陈送来大米三千斛，鸭子一千只。陈霸先下令蒸米饭煮鸭子，士兵们个个用荷叶包米饭，饭上盖上几片鸭肉，乙卯（十二日），天还没亮，士兵们都坐在草席上用饭，等到天一亮，陈霸先就率领下属将士兵发幕府山出发。侯安都对他的部将萧摩诃说：“你一向英勇善战，远近闻名，这回可是千闻不如一见，就看你的了。”萧摩诃回答说：“今天就让您看看！”等到交战时，侯安都不慎从马上摔下来了，北齐将士围了上来，萧摩诃单枪匹马，大呼猛进，直向北齐军士冲来，北齐士兵纷纷避开，侯安都这才保住了生命。陈霸先与吴明彻、沈泰等众军头尾一齐冲锋，指挥将士全面出击，猛打猛冲，侯安都又从白下带领一支军队切断了北齐军的后路，北齐军队大败，被杀被俘的有几千人，互相蹂踏而死的人不可胜计，徐嗣徽和他弟弟徐嗣宗被活捉后杀头示众。梁军追杀败逃的北齐兵，一直追到临沂。梁朝在江乘、摄山、钟山等地的军队也相继获胜，俘虏了北齐萧轨、东方老、王敬宝等将帅共四十六人。北齐士兵有逃窜到长江边的，用芦苇扎成筏子想渡江，但到江中心苇筏就被水冲散，士兵也纷纷落入水中，尸体随江水流到京口一带，浮尸复盖了水面，堆满了江岸。只有任约、王僧两个人生还。丁巳（十四日），梁朝众军从南州出发，烧掉了北齐的战船。

戊午，大赦。己未，解严。军士以赏俘贸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斩齐将萧轨等，齐人闻之，亦杀陈昙郎。霸先启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戊午（十五日），梁朝大赦天下。己未（十六日），解除戒严。军士们用赏赐所得的战俘去换酒喝，一名战俘只能买得够一次大醉的酒。庚申（十七日），把被俘的北齐将领萧轨等人全杀了，北齐方面闻讯，也杀了陈昙朗作为报复。陈霸先奏请解除南徐州刺史让给侯安都。

侯平频破后梁军，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指麾；琳遣将讨之。平杀巴州助防吕旬，收其众，奔江州，侯与之结为兄弟。琳军势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诣齐，并献驯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子毅皆没于魏，琳又献款于魏以求妻子；亦称臣于梁。

侯平多次打败后梁的军队，自以为有功，又认为王琳的兵威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更加不受指挥了。于是王琳派将领去讨伐他。侯平杀了巴州协助防守的将领吕旬，把吕旬的部众收归自己指挥，投奔到了江州，侯和他结成了兄弟。王琳的军队势力越来越显得衰落，乙丑（二十一日），派使节带着表示归顺的表章去到北齐，并献上驯服了的大象。当初江陵陷落于西魏时，王琳的妻子蔡氏、世子王毅都落入西魏人手中，所以王琳又讨好西魏以求得妻子、儿子的释放。同时也向梁朝称臣。

齐发丁匠三十馀万修广三台宫殿。

北齐动用民工匠人三十多万扩修三台宫殿。

齐显祖之初立也，留心政术，务存简靖，坦于任使，人得尽力。又能以法驭下，或有违犯，不容勋戚，内外莫不肃然。至于军国机策，独决怀抱；每临行陈，亲当矢石，所向有功。数年之后，渐以功业自矜，遂嗜酒淫，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尽日通宵；或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或乘驴、牛、橐驼、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刘桃枝负之而行，担胡鼓拍之；勋戚之第，朝夕临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崐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时复雅，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妇人曰：“天子何如？”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

北齐在文宣帝高洋刚刚立国的时候，很注意研究为政之术，一切政务，力求简便稳定，有所任命，也是坦诚待人，臣子们也得以尽其所能为国服务。又能用法律为准绳来驾驭部下，如果有谁犯了法，即使无勋贵戚也绝不宽容，所以朝廷内外秩序井然。至于军事机要、国家大政方针，则由文宣帝自己拿出决断。文宣帝每次亲临战阵，总是亲自冒着箭石纷飞的危险，所到之处都立功绩。几年以后，文宣帝渐渐以为建立了大功业，就骄傲自满起来，于是就贪杯纵酒，淫逸无度，滥行狂暴之事。有时自己亲自参与歌舞，又唱又跳，通宵达旦，从早到晚，没日没夜。有时披散头发，穿上胡服，披红挂绿，有时却又裸露着身体，涂脂抹粉；有时骑着驴、牛、骆驼、白象，连鞍子和勒绳也不用；有时让崔季舒、刘桃枝背着他走，自己挎着胡鼓用手拍得彭彭响；元勋和贵戚之家，他常常不分朝夕驾临，在集市上穿游而行，坐街头睡小巷都是常事；有时大夏天在太阳下晒身子；有时大冬天脱去衣服猛跑步；跟从他的人受不了这么折腾，文宣帝却全不当一回事。三台的梁柱高达二十七尺，两柱之间相距二百多尺，工匠上去都感到危险畏惧，在身上系绳子防止出意外。但文宣帝爬上三台的梁脊快步小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跑着跑着还不时来点雅致的舞蹈动作，又折身子又打旋，居然符合节奏，旁边看的人吓得汗毛直竖，没有不寒心的。有一次，文宣帝在路上问一个妇女说：“咱们的天子怎么样呢？”这妇女不知他就是天子，说：“他成天疯疯颠颠，呆呆痴痴，哪有什么天子样！”文宣帝把她杀了。

娄太后以帝酒狂，举杖击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儿！”帝曰：“即当嫁此老母与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举床，坠太后于地，颇有所伤。既醒，大惭恨，使积柴炽火，欲入其中。太后惊惧，亲自持挽，强为之笑，曰：“汝醉耳！”帝乃设地席，命平秦王归彦执杖，口自责数，脱背就罚，谓归彦曰：“杖不出血，当斩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请，乃笞脚五十，然后衣冠拜谢，悲不自胜。因是戒酒，一旬，又复如初。

娄太后有一次因为文宣帝发酒疯，举起拐杖打他，说：“这样英雄的父亲竟生出这样混帐的儿子！”文宣帝竟然说：“看来得把这老太太嫁给胡人了。”娄太后勃然大怒，从此再也不说话，脸上也没有了笑容。文宣帝想让娄太后笑，自己爬到了床底下去，用身子把床抬起来，把坐在床上的太后摔了下来，使太后受了伤。酒醒之后，高洋大感羞惭悔恨，让人堆起柴堆点燃，自己想跳进去烧死。娄太后大吃一惊，害怕极了，赶忙亲自过来又抱又拉，勉强笑着说：“刚才是你喝醉了，我不当真。”文宣帝于是让人铺上地席，命令平秦王高归彦亲自执刑杖，自己口里列数着自己的罪过，脱开衣服露出背部接受杖刑。文宣帝对高归彦说：“你用力打，打不出血来，我就杀了你。”娄太后上前自己抱着他不让打，文宣帝痛哭流涕，最后还是在脚上打了五十下，然后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向娄太后拜谢宽恕之恩，一付悲不自胜的样子。因为这一番酒后失言伤害太后的事，文宣帝下决心戒酒。但刚十天，又嗜酒如命，和原来一样。

帝幸李后家，以鸣镝射后母崔氏，骂曰：“吾醉时尚不识太后，老婢何事！”马鞭乱击一百有余。虽以杨为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尝欲以以小刀其腹，崔季舒托俳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去之。又置于棺中，载以车。又尝持槊走马，以拟左丞相斛律金之胸者三，金立不动，乃赐帛千段。

文宣帝去李后的家，用带响声的箭射李后的母亲崔氏，边射边大骂，说：“我醉酒的时候连太后都不认识，你这老奴才算个什么！”还挥动马鞭，一口气打了一百多下。文宣帝虽然任命杨为丞相，但常轻侮他，让他在自己大便时往厕所递送拭秽的篾片。又用马鞭打他背部，血流下来都湿透了衣袍。又曾想用小刀子在他小腹上划痕，崔季舒一看不是事，就假托说笑话：“这是老公子和小公子恶作剧呢！”乘势把文宣帝手里的刀子拔出来拿开了。又有一次，文宣帝把杨放在棺材中，用丧车运着，演习大出殡。还有一次，曾手持一把槊在马上奔驰，三次用槊作向左丞相斛律金胸口刺去的动作，斛律金站着不动崐，文宣帝夸他勇敢，赏赐他一千段帛。

高氏妇女，不问亲疏，多与之乱，或以赐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太妃尔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蒸之，不从；手刃杀之。故魏乐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婿也，其妻有色，帝数幸之，欲纳为昭仪。召昂，令伏，以鸣镝射之百馀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后啼不食，乞让位于姊，太后又以为言，帝乃止。

高氏家族中的妇女，也不管亲疏远近，文宣帝都胡乱和她们发生性关系，还把其中的一些赐给身边亲信，但又想尽方法折腾侮辱人家。彭城王高的太妃尔朱氏，是魏敬宗的皇后，文宣帝想奸淫她，她不服从，便亲手用刀杀死。过去的东魏乐安王元昂，是李后的姐夫，他妻子长得漂亮，文宣帝多次占有她，想把她纳入宫中当昭仪。文宣帝把元昂召来，命令他趴下，用响箭射了他一百多箭，凝结的血块几乎有一石之多，就这样活活被射死了。李后为此啼哭终日不进食，要求把皇后位置让给姐姐，娄太后又在旁说了话，文宣帝才没有这样做。

又尝于众中都督韩哲，无罪，斩之。作大镬、长锯、锉、碓之属，陈之于庭，每醉，辄手杀人，以为戏乐。所杀者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水。杨乃简邺下死囚，置之仗内，谓之供御囚，帝欲杀人，辄执以应命，三月不杀，则宥之。

北齐文宣帝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中召见都督韩哲，也没什么罪就把他斩首。还派人制造大铁锅、长锯子、大铡刀、大石碓之类刑具，摆在宫庭里，每次喝醉了酒，就动手杀人，以此当作游戏取乐。被他杀掉的人大多下令肢解，有的扔到火里去烧，有的扔到水里去。杨只好选了一些邺城的死罪囚犯，作为仪仗人员，叫做“供御囚”，文宣帝一想杀人，就抓出来应命，如果三个月没被杀掉，就得到宽大处理。

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谏，帝谓杨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对曰：“彼欲陛下杀之，以成名于后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杀，尔焉得名！”帝与左右饮酒，曰：“乐哉！”都督王曰：“有大乐，亦有大苦。”帝曰：“何谓也？”对曰：“长夜之饮，不寤国亡身陨，所谓大苦！”帝缚，欲斩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舍之。

开府参军裴谓之上书极力谏阻文宣帝随意杀人的狂暴行为，文宣帝对杨说：“这是个蠢人，他怎么敢这样做！”杨回答说：“他大概是想让陛下您杀了他，这样他好在后世成名吧！”文宣帝说：“小人！我权且不杀，看你怎么出名！”文宣帝和身边亲信饮酒作乐，得意忘形地说：“真快乐呀！”都督王在旁说：“有大快乐，也会有大痛苦。”文宣帝问道：“这话怎么说？”王回答说：“老是作长夜之饮，酩酊大醉，没等醒过来已经国亡身死，这就是我所说的大痛苦！”文宣帝一听生了气，命人把王捆起来，要把他处斩，但想起他过去有救文襄帝生命的功劳，于是又放了他。

帝游宴东山，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行。魏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然实未行。一日，泣谓群臣曰：“黑獭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刘桃枝曰：“臣得三千骑，请就长安擒之以来。”帝壮之，赐帛千匹。赵道德进曰：“东西两国，强弱力均，彼可擒之以来，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应诛，陛下奈何滥赏！”帝曰：“道德言是。”回绢赐之。帝乘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揽辔回之；帝怒，将斩之。道德曰：“臣死不恨，当于地下启先帝，论此儿酣酗颠狂，不可教训。”帝默然而止。他日，帝谓道德曰：“我饮酒过，须痛杖我。”道德之，帝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为此举止！”

文宣帝去东山游玩欢宴，因为想起关、陇一带尚未平定，便把杯子往地上一摔，大发雷霆，马上把魏收叫到跟前，让他站着写下诏书，向远近四方宣告自己将要向西方采取军事行动。西魏人闻讯感到震动惊恐，于是经常也在筹划防止齐军越过陇地的办法。但实际上文宣帝这一计划并没有实行。有一天，文宣帝流着泪对群臣说：“黑獭不接受我的命令，怎么办呢？”都督刘桃枝回答说：“给我三千骑兵，我就到长安去把他擒拿归来。”文宣帝听了，便称赞他的勇气，赐给他一千匹帛。赵道德走上前说：“魏和齐是西方和东方并立的两个邻国，国势国力强弱是相均等的。你可以把那边的人擒拿归来，对方也可以把你这边的人擒拿过去。刘桃枝口吐狂言，虚妄欺君，应该处死，陛下怎么向崐他滥施奖赏？”文宣帝听了，说：“道德说得对。”收回给刘桃枝的绢帛赐给刘道德。有一次，文宣帝骑着马欲从很高的陡岸跳到漳河里去，赵道德用力拉着马缰绳把他拽回来。文宣帝勃然大怒，要把赵道德处斩。赵道德说：“我为此而死心中没有什么怨恨，到了地下，我要向先帝启奏，把他这个儿子拼命酗酒，疯颠狂乱，不可教训的种种行为告诉他。”文宣帝听了沉默良久，就不杀赵道德了。这以后有一天，文宣帝对赵道德说：“我喝酒喝得过份了，必须狠狠打我一顿。”赵道德真的动手打他，文宣帝跑开了。赵道德追着文宣帝，边追边喊：“你是个什么人，竟做出这种不成体统的举动！”

典御丞李集面谏，比帝于桀、纣。帝令缚置流中，沈没久之，复令引出，谓曰：“吾何如桀、纣？”集曰：“向来弥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问，如此数四，集对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龙逄、比干未是俊物！”遂释之。顷之，又被引入见，似有所谏，帝令将出要斩。其或斩或赦，莫能测焉。

典御史李集当面进谏，甚至把文宣帝比拟为夏桀、商纣。文宣帝下令把他捆起来放到流水中去，让他没入水里很久，再下令把他拽出水面，问他说：“你说，我比夏桀、商纣怎样？”李集回答说：“看来你还比不上他们呢！”文宣帝又下令把他没入水里，拽出来又问，这样折腾了多次，李集的回答一点也没变。文宣帝哈哈大笑说：“天下竟然有这样呆痴的家伙，我这才知道龙逄、比干还不算出色人物呢！”于是释放了他。过了一会儿，李集又被拉着进来见文宣帝，他似乎又想有所进谏，文宣帝下令带出去腰斩。文宣帝喜怒无常，想要杀人还是想要赦免，没有人能猜想得到。

内外，各怀怨毒；而素能默识强记，加以严断，群下战栗，不敢为非。又能委政杨，总摄机衡，百度修敕，故时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风表鉴裁，为朝野所重，少历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报之，虽先尝欲杀己者亦不问；典选二十余年，以奖拔贤才为己任。性复强记，一见皆不忘其姓名，选人鲁漫汉自言猥贱独不见识，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短尾牝驴，见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为不识卿！”漫汉惊服。

在文宣帝这种淫威下，宫廷内外，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心怀怨恨。但文宣帝对事物一向能够暗暗熟识，牢牢记忆，然后加以严格的裁决判断，所以群臣在他面前惶恐战栗，不敢为非作歹。文宣帝又能把政事委托给杨，杨善于统一掌握国家枢机的运行，使各个方面的政事都得到修整，所以当时的人都说文宣帝在上头昏头昏脑，但下面的政事却还算清明有序的。杨颇有风度，仪表整饬，善于鉴识裁断，被朝野各方面人士所看重。他年轻时多次经历困顿灾厄，到了发迹得志之后，凡是他处逆境时对他有施予一餐恩惠的，他也都重重地回报人家。至于早先想杀他的人，他却不再计较。他掌管国家选拔人才的大权达二十多年之久，一向以奖励、提拔人才为己任 .他记性特别好，只要和他见了一面的人，他就记住了人家的姓名，再也不会忘记。有一个候选的人叫鲁漫汉，自己说因为身份低贱，杨不曾认识他。杨提醒他说：“你从前在元子思坊任职，骑着一只短尾巴母驴，在路上遇到我也不下来，用一块黄帕遮住面，假装没看见就走过去，我怎么不认识你鲁漫汉呢！”鲁漫汉一听大吃一惊，心中叹服。

秋，七月，甲戌，前天门太守樊毅袭武陵，杀武州刺史衡阳王护，王琳使司马潘忠击之，执毅以归。护，畅之孙也。

秋季，七月，甲戌（初一），前天门太守樊毅袭击武陵，杀死了武州刺史衡阳王萧护，王琳派司马潘忠去攻打樊毅，抓住了樊毅胜利归来。萧护是萧畅的孙子。

丙子，以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长城公，馀如故。

丙子（初三），梁朝任命陈霸先为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加进长城公这一爵位，其他官职、封号保持原样。

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侯镇豫章，孝顷于新吴县别立城栅，与相拒。使其从弟守豫章，悉众攻孝顷，久不克，筑长围守之。癸酉，修平发兵攻，大掠豫章，焚之，奔于建康。众溃，奔湓城，依其将焦僧度。僧度劝之奔齐，会霸先使记室济阳蔡景历南上，说令降，诣阙归罪，霸先为之诛侯平。丁亥，以为司空。

当初，余孝顷当豫章太守，侯镇守豫章，余孝顷在新吴县另外建立崐了城堡栅栏，与侯相对抗。侯派他的堂弟侯守卫豫章，自己把全部军队开上去攻打余孝顷，打了很久也没打下，就修筑了一条长长的包围圈把新吴县城看守起来。癸酉（疑误），侯平出动军队去攻打侯，城陷之后，对豫章城进行了一次大洗劫，放火烧了城，然后投奔了建康。侯的部众溃不成军，逃奔到湓城去依靠他的部将焦僧度。焦僧度劝他干脆投奔北齐，这时正好陈霸先派记室济阳人蔡景历从南方北上来劝说侯，让他投降梁朝，这样侯就投降了，亲自到建康朝廷来伏罪，陈霸先为了安抚他，把背叛他先来归降的侯平杀了。丁亥（十四日），任命侯为司空。

南昌民熊昙朗，世为郡著姓。昙朗有勇力，侯景之乱，聚众据丰城为栅，世祖为巴山太守。江陵陷，昙朗兵力浸强，侵掠邻县。侯在豫章，昙朗外示服从而阴图之，及败走，昙朗获其马仗。

南昌城里的居民熊昙朗，世世代代都是郡里有名的大姓。熊昙朗颇有勇气力量，当年侯景作乱的时候，他聚集徒众据守丰城，修了栅栏，梁元帝任命他为巴山太守。江陵沦陷时，熊昙朗兵力渐渐强大起来，开始侵犯掠夺邻近的县份。侯镇守豫章，熊昙朗外表上表示服从而暗地里偷偷谋划要算计他。待到侯兵败逃跑时，熊昙朗夺去了他的战马和兵器。

己亥，齐大赦。

己亥（二十六日），北齐大赦天下。

魏太师泰遣安州长史钳耳康买使于王琳，琳遣长史席豁报之，且请归世祖及愍怀太子之柩；泰许之。

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安州长史钳耳康买为使者去王琳那儿出使，王琳派长史席豁到西魏回访，而且恳求西魏把梁元帝萧绎和愍怀太子萧元良的灵柩送回南方。宇文泰答应了这一恳求。

八月，己酉，鄱阳王循卒于江夏，弟丰城侯泰监郢州事。王琳使兖州刺史吴藏攻江夏，不克而死。

八月，己酉（初七），鄱阳王萧循在江夏去世，他弟弟丰城侯萧泰管理郢州的政事。王琳派兖州刺史吴藏攻打江夏，兵败身死。

魏太师泰北渡河。

西魏太师宇文泰北渡黄河。

魏以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西魏封王琳为大将军、长沙郡公。

魏江州刺史陆腾讨陵州叛獠，獠因山为城，攻之难拔。腾乃陈伎乐于城下一面，獠弃兵，携妻子临城观之，腾潜师三面俱上，斩首万五千级，遂平之。腾，俟之玄孙也。

西魏江州刺史陆腾出兵讨伐陵州进行叛乱的獠人，獠人依山修建城堡，极为险峻，很难攻克。陆腾想了一计，把歌伎舞乐队在城下的一面摆开进行表演，獠人一看，扔下兵器，带着妻子儿女登上城墙观看，陆腾的伏兵从另外三面冲上城去，一口气斩下一万五千首级，于是就平定了獠人的叛乱。陆腾是陆俟的玄孙。

庚申，齐主将西巡，百官辞于紫陌，帝使骑围之，曰：“我举鞭，即杀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黄门郎是连子畅曰：“陛下如此，群臣不胜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杀。”遂如晋阳。

庚申（十八日），北齐文宣帝将要到西边去巡视，文武百官在紫陌为文宣帝送行，文宣帝派手执长矛的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对骑兵们说：“我一举鞭示意，你们就杀了他们。”太阳快下山了，文宣帝喝得醉醺醺地起不了床。黄门郎是连子畅乘机说：“陛下你这样做，百官群臣害怕得受不了。”文宣帝说：“他们很害怕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别杀他们算了！”于是就出发到晋阳去。

九月，壬寅，改元，大赦。以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以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九月，壬寅（初一），梁朝改换年号，为太平元年，实行大赦，任命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公。任命吏部尚书王通为右仆射。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凉州以袭吐谷浑，魏太师泰使凉州刺史史宁帅骑随之，至番禾，吐谷浑觉之，奔南山。木杆将分兵追之，宁曰：“树敦、贺真崐二城，吐谷浑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馀众自散。”木杆从之。木杆从北道趣贺真，宁从南道趣树敦。吐谷浑可汗在贺真，使其征南王将数千人守树敦。木杆破贺真，获夸吕妻子；宁破树敦，虏征南王；还，与木杆会于青海，木杆叹宁勇决，赠遗甚厚。

突厥木杆可汗借路从凉州袭击吐谷浑，西魏太师宇文泰派凉州刺史史宁率领骑兵跟他一起行动。军队到达番禾，吐谷浑发觉了，逃往南山。木杆可汗准备分兵去追击他，史宁建议说：“树敦、贺真两城，是吐谷浑的巢穴，拔掉他的这个老根，其他的部众也就自己溃散了。”木杆可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商议的结果是：木杆可汗率兵从北边的通道直取贺真，史宁从南边的通道直取树敦。吐谷浑可汗自己驻扎在贺真，派他的征南王带几千人去防守树敦。木杆可汗攻克了贺真，抓获了夸吕的妻子、儿子；史宁攻克了树敦，俘虏了征南王。得胜回师时，史宁与木杆可汗会师于青海。木杆可汗叹服史宁勇猛有决断，对他有很丰厚的馈赠。

甲子，王琳以舟师袭江夏；冬，十月，壬申，丰城侯泰以州降之。

甲子（二十三日），王琳派水军袭击江夏。冬季，十月，壬申（初一），丰城侯萧泰献出州城向他投降。

齐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以配军，有夫而滥夺者什二三。

北齐征发山东寡妇二千六百人配婚给军人。其中有丈夫而被当寡妇硬给抢走的占十分之二三。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还至牵屯山而病，驿召中山公护。护至泾州，见泰，泰谓护曰：“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乙亥，卒于云阳。护还长安，发丧。泰能驾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质素，不尚虚饰，明达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设，皆依仿三代而为之。丙子，世子觉嗣位，为太师、柱国、大冢宰，出镇同州，时年十五。

西魏安定文公宇文泰回到牵屯山就病倒了。派驿马传令召见中山公宇文护。宇文护赶到泾州，拜见宇文泰。宇文泰对宇文护说：“我几个儿子都年幼，外面的敌寇都很强大，天下大事就全委托你了。你要努力以成就我的平生志愿。”乙亥（初四），在云阳去世。宇文护回到长安，才公布消息，给宇文泰发丧。宇文泰生时能够驾驭英俊豪杰，得到他们的努力效劳，他喜好质朴，不追求虚假文饰，处理政事明识练达，尊崇儒家，仰慕远古，举凡施政的一切措施，都依照模仿夏、商、周三代的古制来制定。丙子（初五），世子宇文觉继位，任命为太师、柱国、太冢宰，并镇守同州。这时年仅十五。

中山公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护问计于大司寇于谨，谨曰：“谨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争之。若对众定策，公必不得让。”明日，群公会议，谨曰：“昔帝室倾危，非安定公无复今日。今公一旦违世，嗣子虽幼，中山公亲其兄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须归之。”辞色抗厉，众皆悚动。护曰：“此乃家事，护虽庸昧，何敢有辞。”谨素与泰等夷，护常拜之，至是，谨起而言曰：“公若统理军国，谨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于谨，亦再拜，于是众议始定。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人心遂安。

中山公宇文护，名望地位一向比较低，虽然被宇文泰所倚重，但各位王公大臣都想执政，谁也不肯服从他。宇文护向大司寇于谨请教对策，于谨说：“我于谨早就蒙受先安定公非同一般的知遇之恩，这恩情深于骨肉之情。今天的国家大事，我一定以生命去争取成功。如果面对各位王公大臣商讨确定国策，您一定不要退让。”第二天，各位王公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于谨说：“过去孝武帝受到高欢协迫，魏国帝室陷于倾覆的危险之中，要不是安定公迎纳并辅佐了他，国家就没有今天这种局面了。现在安定公突然去世，嗣位的世子虽然幼小，但中山公会把他哥哥的儿子看得很亲，又接受了安定公临危时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按理应该归他统一掌握。”于谨讲这番话，声音高亢，神色严厉，众臣都感到惊竦震动。宇文护接着说：“辅政之事，也是我们的家事。我虽然平庸愚昧，但又怎么敢推辞呢？”于谨平时一向处于与宇文泰一样的地位，宇文护常常向他跪拜，到了这时，于谨立起身来对宇文护说：“您要是出面统一管理军国大事，我们这些人就都有所依靠了。”于是向他跪拜了两次。各位王公大臣迫于于谨的严厉，也跟着跪拜了两次，于是大家的议论才统一起来。宇文护整顿内外，安抚文武大臣，人心才就此安定了。十一月，辛丑，丰城侯泰奔齐，齐以为永州刺史。诏征王琳为司空，琳辞不至，留其将潘纯陀监郢州，身还长沙。魏人归其妻子。

十一月，辛丑（初一），丰城侯萧泰投奔北齐，北齐任命他为永州刺史，并下诏征召王琳为司空，王琳推辞不去，留下他的部将潘纯陀监守郢州，自己回长沙去了。西魏把他的妻子儿子送回了。

壬子，齐主诏以“魏末豪杰纠合乡部，因缘请托，各立州郡，离大合小，公私烦费，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时。且要荒向化，旧多浮伪，百室之邑，遽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循名责实，事归焉有。”于是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壬子（十二日），北齐文宣帝下诏，认为：“魏朝末年各方的豪杰纠合地方武装，乘着有利的形势和机缘，向有势力的人请求依托，各自建立州郡，有的把大的州郡分离，有的把小的州郡合并，弄得公家和私人都事烦财费，人口比过去大为减少，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员比昔日多了一倍，而且边远地区忽而归顺忽而离心，过去有很多是浮名虚报，一百户人家的集镇，匆促中就立起一个州的名号；三户老百姓，也要凭空设立一个郡的名目。如果按照这些州郡的名去考察它们的实际情况，往往会发现这些州郡实在是子虚乌有的幻影。”于是决定实行州郡合并，把三个州撤消，还撤去一百五十三个郡。

诏分江州四郡置高州。军黄法氍为刺史，镇巴山。

北齐下诏划分江西四郡为一个州，即高州，任命明威将军黄法氍为刺史，镇守巴山。

十二月，壬申，以曲江侯勃为太保。

十二月，壬申（初二），北齐任命曲江侯高勃为太保。

甲申，魏葬安定文公。丁亥，以岐阳之地封世子觉为周公。

甲申（十四日），西魏安葬了安定文公。丁亥（十七日），把岐阳之地分封给世子宇文觉，并封他为周公。

初，侯景之乱，临川民周续起兵郡中，始兴王毅以郡让之而去。续部将皆郡中豪族，多骄横，续裁制之，诸将皆怨，相与杀之。续宗人迪，勇冠军中，众推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显，折节交之，敷亦事迪甚谨。迪据上塘，敷据故郡，朝廷以迪为衡州刺史，领临川内史。时民遭侯景之乱，皆弃农业，群聚为盗，唯迪所部独务农桑，各有赢储，政教严明，征敛必至，余郡乏绝者皆仰以取给。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女伎，绳破篾，傍若无人，讷于言语而襟怀信实，临川人皆附之。

当初，侯景作乱的时候，临川人周续在郡中起兵夺权，始兴王萧毅把郡让给他，自己跑了。周续部将都是郡中豪门大族，大都很骄傲横蛮，周续对他们实行制裁，诸将都生怨心，互相串通，杀了周续。周续宗族中有个叫周迪的，他的勇力在军队中号称冠军，被众人推举为主将。周迪过去出身寒微，担心郡中人不服从治理，因为同郡人周敷的家族声望高而显赫，就很谦恭地去与他交为朋友，争取他的协助。周敷对周迪也尽心服事，很是恭谨。周迪据守上塘，周敷据守郡治原来的所在地。梁朝任命周迪为衡州刺史，兼任临川内史。当时人民遭受侯景之乱的祸害，都扔下了耕作务农之业，群聚在一起当强盗，只有周迪所管理的地区还有人民在经营农业、养蚕业，各家各户还有些粮食布帛的盈余积蓄，政法教令很是严明，政府下令征收分派的赋税都能收到，因此别的郡凡是粮食布帛发生困难短缺都靠周迪治理的地区来取得补给。周迪天性质朴，不经意于表面上的威严仪表，平素居家常常光着脚，虽然外面排列着卫兵，屋里有歌舞伎女，但他从容地搓绳子，破竹蔑，旁若无人。他不善于高谈阔论但襟怀诚实质朴，临川人都依附于他。

齐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北齐从西河总秦戍一带开始修筑长城，向东一直延伸到大海边，前前后后修筑的长城东西总共有三千多里长，大抵十里就设立一个戍卫点，凡是军事上的险要之地就建立州镇，总共有二十五处。

魏宇文护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庚子，以魏恭帝诏禅位于周，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济北公迪致皇帝玺绂；恭帝出居大司马府。

西称宇文护因为周公宇文觉幼小力弱，想早一点儿让他就正位以安定崐人心，庚子（三十日），通过西魏恭帝下诏书的形式，把西魏政权禅让给周公。派大宗伯赵贵手持节杖，捧着就位的表册，济北公宇文迪献上皇帝的玉玺和印绶。西魏恭帝从内廷搬出，住在大司马的府第。

第一百六十七卷

陈纪一高祖武皇帝永定元年（丁丑、557 ）

陈纪一陈武帝永定元年（丁丑，公元557 年）

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门；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妣为文后；大赦。封魏恭帝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时，服色尚黑。以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护为大司马。

春季，正月，辛丑（初一），周公宇文觉即了天王正位，点燃篝火禀告上苍，在朝廷外的大门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追奠天王的父亲文公宇文泰为文王，母亲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退位的西魏恭帝为宋公。新朝体现五行中的木德，以表示继承西魏的水德，实行古代夏朝的历法，服装的颜色以黑色为上。任命李弼为太师，赵贵为太傅、大冢宰，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

诏以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周王宇文觉任命王琳为司空、骠骑大将军，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

周王祀圜丘，自谓先世出于神农，以神农配二丘，始祖献侯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庙号太祖。癸卯，祀方丘。甲辰，祭大社。除市门税。乙巳，享太庙，仍用郑玄义，立太祖与二昭、二穆为五庙，其有德者别为祧庙，不毁。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晋安公主也。

周王宇文觉在圜丘祭天，自称祖先来自古代的神农氏，从神农配享圜丘和方丘，始祖献侯配享南北郊，文王配享明堂，庙号太祖。癸卯（初三），在方丘祭地。甲辰（初四），在大社祭土神谷神。又下令免除进入市门者每人交纳一钱税的制度。乙巳（初五），摆供品祭祀太庙的祖先，仍然采用郑玄所注的《礼记》的古义，设立太祖、二昭、二穆，共五庙，其中有德行的祖先另外设立祧庙，不加毁坏。辛亥（十一日），在南郊祭祀。壬子（十二日），立元氏为王后。王后元氏是西魏文帝的女儿晋安公主。

齐南安城主冯显请降于周，周柱国宇文贵使丰州刺史太原郭彦将兵迎之，遂据南安。

北齐南安城主将冯显要求向北周投降。北周柱国宇文贵派丰州刺史太原人郭彦率领军队去迎接他，于是就占据了南安城。

吐谷浑为寇于周，攻凉、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曰：“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此寇之来，不过抄掠边牧，掠而无获，势将自走。劳师而往，必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复言。”数日，问至，果如翼所策。

吐谷浑进犯北周，攻打凉、鄯、河三州。秦州都督派渭州刺史于翼急速去援救三州，于翼不服从命令。于翼的幕僚部属都以为不妥，纷纷劝说他。于翼说：“攻城取地的战术，不是蛮夷所擅长的。这帮强盗来进犯，不过是为了抢劫边地的牧民，掠夺既无收获，势必自己退走。我们兴师动众而去救援三州，必定追不上这些流窜之贼。我对这情况早已揣摩透了，你们不要再多说了。”过了几天，消息传来，一切果然象于翼所预料的一样。

初，梁世祖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欧阳为刺史。久之，徙为郢州刺史，萧勃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为广州刺史，勃遣其将孙汤监广州，尽帅所部屯始兴以避之。别据一城，不往谒，闭门自守。勃怒，遣兵袭之，尽收其货财马仗；寻赦之，使复其所，与之结盟。江陵陷，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于广州，遣及其将傅泰、萧孜为前军。孜，勃之从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顷以兵会之。诏平西将军周文育帅诸军讨之。

当初，梁元帝把始兴郡改为东衡州，任命欧阳为东衡州刺史。时间一长，又把欧阳调去当郢州刺史。萧勃把欧阳留下不让去。梁元帝任命王琳代替萧勃当广州刺史，萧勃派部将孙去监守广州，自己把所属的部队全部屯驻在始兴以避开王琳。欧阳另外占据一座城池，不去拜见萧勃，关起城门自己固守。萧勃大怒，派兵去袭击他，把他的货物财产马匹兵器全部没收了，不久又赦免了他，让他回到他所据守的城池去，并和他结为同盟。后来江陵陷落，欧阳就归顺了萧勃。二月，庚午（初一），萧勃在广州起兵，派欧阳崐和他的部将傅泰、萧孜为前头部队。萧孜是萧勃的侄子。南江州刺史余孝顷带兵去与他们会合。梁朝下诏调动平西将军周文育率领各路兵马去征讨他们。

癸酉，周王朝日于东郊；戊寅，祭太社。

癸酉（初四），周王在东郊朝拜日神。戊寅（初九），在大社祭祀土谷神。

周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故皆与太祖等夷，及晋公护专政，皆怏怏不服。贵谋杀护，信止之；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贵入朝，护执而杀之，免信官。

北周的楚公赵贵、卫公独孤信过去都和太祖宇文泰享有同等地位，待到晋公宇文护独掌政权时，都怏怏不乐，很不服气。赵贵谋划要杀害宇文护，独孤信制止了他；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发了他。丁亥（十八日），赵贵上朝，宇文护把他抓起来杀了，罢了独孤信的官。

领军将军徐度出东关侵齐，戊子，至合肥，烧齐船三千艘。

领军将军徐度从东关出发侵入北齐，戊子（十九日），抵达合肥，烧毁北齐船只三千艘。

欧阳等出南康。屯豫章之苦竹滩，傅泰据口城，余孝顷遣其弟孝劢守郡城，自出豫章据石头。巴山太守熊昙朗诱共袭高州刺史黄法氍；又语法氍，约共破，且曰：“事捷，与我马仗。”遂出军，与俱进。至法氍城下，昙朗阳败走，法氍乘之，失援而走，昙朗取其马仗，归于巴山。

欧阳等从南康出发。欧阳屯驻在豫章的苦竹滩，傅泰据守在口城，余孝顷派他的弟弟余孝劢守卫郡城，自己从豫章出发据守石头。巴山太守熊昙朗引诱欧阳一起袭击高州刺史黄法氍。却又告诉黄法氍，相约一起打败欧阳，而且说：“事情成功后，给我一些马匹兵器就行了。”就这样他出动军队，与欧阳一起前进。抵达黄法氍城下的时候，熊昙朗假装兵败逃跑，黄法氍乘势追击，欧阳失去援军，也败逃了。熊昙朗缴获了他的马匹兵器，回到了巴山。

周文育军少船，余孝顷有船在上牢，文育遣军主焦僧度袭之，尽取以归，仍于豫章立栅。军中食尽，诸将欲退，文育不许，使人间行遣周迪书，约为兄弟 .迪得书甚喜，许馈以粮。于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烧豫章栅，伪若遁去者。孝顷望之，大喜，不复设备。文育由间道兼行，据芊韶，芊韶上流则欧阳、萧孜，下流则傅泰、余孝顷营，文育据其中间，筑城士，等大骇。退入泥溪，文育遣严威将军周铁虎等袭，癸巳，擒之。文育盛陈兵甲，与乘舟而宴，巡口城下，使其将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顷退走。

周文育的军队缺少船只，余孝顷在上牢一带有船只，周文育就派军主焦僧度去袭击他，把船只全部抢了回来，仍然在豫章修建起营寨栅栏。军队里粮食吃完了，诸将想退兵，周文育不允许，派人走小路给周迪送去一封信，和他相约结为兄弟。周迪得到信很高兴，答应送些粮食给周文育。于是周文育分头派遣老弱人员乘坐旧船顺流而下，烧掉在豫章的营寨栅栏，假装成好象已经逃跑了的样子。余孝顷远远望见这种情况，不禁大喜，再也不设立防备了。周文育从小路日夜兼程地行进，占据了芊韶。芊韶的上游是欧阳、萧孜的军队，下游则有傅泰、余孝顷的军营，周文育占据了这两者的中间，修筑城垣，大宴将士，欧阳等人大惊失色。欧阳率军退入泥溪，周文育派严威将军周铁虎等人率军袭击欧阳，癸巳（二十四日），捉获了他。周文育把兵甲大量地陈列出来，与欧阳一起坐在船上举行酒宴，船只巡行到口城下，派他的部将丁法洪进攻傅泰，捉获了他。萧孜、余孝顷闻讯退却逃跑了。

甲午，周以于谨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公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甲午（二十五日），北周任命于谨为太傅，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晋公宇文护为大冢宰，柱国武川人贺兰祥为大司马，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

周人杀魏恭帝。

北周人杀害了魏恭帝。

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欧阳、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与有旧，释而厚待之。

三月，庚子（初一），周文育送欧阳、傅泰到建康去。丞相陈霸先与欧阳有旧谊，不但释放了他，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周晋公护以赵景公独孤信名重，不欲显诛之，己酉，逼令自杀。

北周晋公宇文护因为赵景公独孤信名望很大，不愿公开杀他，己酉（初十），逼迫他自杀。

甲辰，以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刺史。

甲辰（初五），梁朝任命司空王琳为湘、郢二州的刺史。

曲江侯勃在南康，闻欧阳等败，军中惧。甲寅，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攻勃，杀之。

曲江侯萧勃在南康，听到欧阳等兵败的消息，军中顿时人心惊慌。甲寅（十五日），德州刺史陈法武，前衡州刺史谭世远攻打萧勃，杀死了他。

夏，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当二十。

夏季，四月，己卯（十一日），梁朝铸造四柱钱，一枚当细钱二十枚。

齐遣使请和。

北齐派使者来梁朝请求和好。

壬午，周王谒成陵；乙酉，还宫。

壬午（十四日），周王拜谒成陵。乙酉（十七日），回到宫中。

齐以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尚书令，右仆射杨为左仆射，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并省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左仆射，上党王涣录尚书事。

北齐任命太师斛律金为右丞相，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常山王高演为司空，录尚书事长广王高湛为尚书令，右仆射杨为左仆射，仍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行台尚书右仆射崔暹为左仆射，上党王高涣为录尚书事。

丁亥，周王享太庙。

丁亥（十九日），周王祭拜太庙。

壬辰，改四柱钱一当十；丙申，复闭细钱。

壬辰（二十四日），梁朝改变四柱钱的币值，一枚当细钱十枚。丙申（二十八日），又停止细钱的流通。

故曲江侯勃主帅兰袭杀谭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杀，持勃首降。勃故记室李宝藏奉怀安侯任据广州。萧孜、余孝顷犹据石头，为两城，各据其一，多设船舰，夹水而陈。丞相霸先遣平南将军侯安都助周文育击之。戊戌，安都潜师夜烧其船舰，文育帅水军、安都帅步军进攻之；萧孜出降，孝顷逃归新吴，文育等引兵还。丞相霸先以欧阳声著南土，复以为衡州刺史，使讨岭南，未至，其子纥已克始兴，至岭南，诸郡皆降，遂克广州，岭南悉平。

原曲江侯萧勃的主帅兰袭击并杀死了谭世远，军主夏侯明彻杀了兰，拿着萧勃的首级投降。萧勃原来的记室李宝藏拥戴怀安侯萧任据守广州，萧孜、余孝顷还占据着石头，修筑了两座城池，两人各据守一个，造了很多船舰，夹着江水两边摆开。丞相陈霸先派平南将军侯安都协助周文育去攻打他们。戊戌（三十日），侯安都偷偷派部队乘黑夜烧掉了他们的兵船，周文育率领水军，侯安都率领步军协同大举进攻，萧孜出城投降，余孝顷逃回新吴，周文育等人带兵回朝。丞相陈霸先考虑到欧阳的声望在南方一带很高，于是又任命欧阳为衡州刺史，派他去讨伐岭南。欧阳还没抵达岭南，他的儿子欧阳纥已经攻下了始兴。欧阳抵达岭南后，岭南诸郡都投降了，于是就攻占了广州，岭南从此全部平定了。

周仪同三司齐轨谓御正中大夫薛善曰：“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善以告晋公护，护杀之，以善为中外府司马。

北周的仪同三司齐轨对御正中大夫薛善说：“国家的军政大权，都应该归天子掌握，怎么可以至今还在权门显要手中！”薛善把这话报告了宇文护，宇文护杀了齐轨，任命薛善为中外府司马。

五月，戊辰，余孝顷遣使诣丞相府乞降。

五月，戊辰（疑误），余孝顷派使者到丞相府乞求投降。

王琳既不就征，大治舟舰，将攻陈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将舟师二万会武昌以击之。

王琳既已不受征召，就大力修造舟舰，准备进攻陈霸先。六月，戊寅崐（十一日），陈霸先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周文育为南道都督，率领水师二万人会师于武昌，对王琳发动进攻。

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庙。

秋季，七月，辛亥（十四日），周王祭祀太庙。

河南、北大蝗。齐主问魏郡丞崔叔瓒曰：“何故致蝗？”对曰：“《五行志》：土功不时，蝗虫为灾。今外筑长城，内兴三台，殆以此乎！”齐主怒，使左右殴之，擢其发，以溷沃其头，曳足以出。叔瓒，季舒之兄也。

黄河南岸与北岸发生大规模蝗灾。北齐文宣帝问魏郡丞崔叔瓒：“是什么原因招致了蝗灾？”崔叔瓒回答说：“《五行志》上说：土木工程不按时令兴建，就会导致蝗虫成灾。现在我国在外修筑长城，在内兴建三台，大概蝗灾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发生的吧？”北齐文宣帝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左右殴打崔叔瓒，拔他的头发，用粪汁浇他的头，拽着他的脚拖出去。崔叔瓒是崔季舒的哥哥。

八月，丁卯，周人归梁世祖之柩及诸将家属千余人于王琳。

八月，丁卯（初一），北周把梁元帝的灵柩和诸将家属一千多人送还给王琳。

戊辰，周王祭太社。

戊辰（初二），周王在大社祭祀土神、谷神。

甲午，进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黄钺、殊礼，赞拜不名。九月，辛丑，进丞相为相国，总百揆，封陈公，备九锡，陈国置百司。

甲午（二十八日），梁朝提升丞相陈霸先为太傅，加赐黄钺、殊礼，进见赞拜时不用称名。九月，辛丑（初五），又提升丞相为相国，总领朝政，封为陈公，备九锡，陈国设置百官。

周孝愍帝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司会李植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参掌朝政，军司马孙恒亦久居权要，及护执政，植、恒恐不见容，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共谮之于周王。植、恒曰：“护自诛赵贵以来，威权日盛，谋臣宿将，争往附之，大小之政，皆决于护。以臣观之，将不守臣节，愿陛下早图之！”王以为然。凤、提曰：“以先王之明，犹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护常自比周公，臣闻周公摄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数引武士于后园讲习，为执缚之势。植等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以告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欲散其谋。后王思植等，每欲召之，护泣谏曰：“天下至亲，无过兄弟，若兄弟尚相疑，他人谁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属臣后事，臣情兼家国，实愿竭其股肱。若陛下亲览万机，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犹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后，奸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将倾覆社稷，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且臣既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复何求！愿陛下勿信谗臣之言，疏弃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犹疑之。

北周孝愍帝性格刚强果决，对晋公宇文护的专权很反感。司会李植从太祖时就任相府司录，参与掌管朝政，军司马孙恒也久居权要之位，待到宇文护执政时，李植、孙恒担心不被宇文护容纳，于是就与宫伯乙弗凤、贺拔提等人一起在孝愍帝那儿说宇文护的坏话。李植、孙恒说：“宇文护自从杀了赵贵，威权越来越盛大，谋臣宿将都争着去依附他。政事无论大小，都是宇文护一个人说了算。依臣等观察，宇文护早晚会不守臣节，图谋纂夺大位，希望陛下早点作出安排，除掉他以绝后患！”孝愍帝认为他们说的很对。乙弗凤、贺拔提又说：“先王明察秋毫，尚且把朝政委托给李植、孙恒，可见这两个人的才能和品质了。现在如果把除掉宇文护的事托付给这两个人，还怕事情办不成吗？而且宇文护常常把自己比成周公，臣等听说周公摄政七年之久，陛下怎么能在七年内都悒悒不乐地屈从宇文护专权呢？”孝愍帝听了，愈发信赖他们，多次带武士在宫廷后园练习如何捕捉捆绑人。李植等人又勾引宫伯张光洛当同谋，张光洛就把他们的秘谋向宇文护告发了。于是宇文护就调李植出任梁州刺史，孙恒出任潼州刺史，想以此来瓦解他们的阴谋。后来孝愍帝想念李植等人，总是想召见他们。宇文护痛哭流涕地谏阻说：“天下最亲的也亲不过兄弟，如果兄弟之间还相互怀疑，别的人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太祖因为陛下年幼，把后事托付给我，我对圣上的忠诚实际上兼有尽责于兄弟之托的亲情与君臣之义，实在愿意尽心竭力，效股肱之劳。如果陛下能够亲自察览万机，威权加于四崐海，那么，我即使死了，也好像还活着一样。但是，恐怕把我除去之后，奸贼小人趁机得志，非但对陛下不利，也将倾覆社稷，危害国家，使我没有面目可见太祖于九泉之下。而且，我既然是天子的叔叔，官位也做到了宰相，还有什么可贪求的呢？愿陛下不要相信谗臣的话，疏远抛弃骨肉之亲。”孝愍帝听了，才停止对李值等人的召见，但心里还是对宇文护有怀疑。

凤等益惧，密谋滋甚，刻日召群公入宴，因执护诛之；张光洛又以告护。护乃召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等谋之，祥等劝护废立。时纲总领禁兵，护遣纲入宫召凤等议事，及至，以次执送护第，因罢散宿卫兵。王方悟，独在内殿，令宫人执兵自守。护遣贺兰祥逼王逊位，幽于旧第。悉召公卿会议，废王为略阳公，迎立岐州刺史宁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听！”乃斩凤等于门外，孙恒亦伏诛。

乙弗凤等人见此情状，越发害怕起来，他们的密谋策划也更加紧张和频繁了。终于确定一个日子，要趁召集群臣入宫饮宴的机会，把宇文护抓起来杀掉。张光洛又把这密谋报告了宇文护。宇文护于是召集柱国贺兰祥，领军尉迟纲等商量对策。贺兰祥等人劝宇文护废了孝愍帝另立皇帝。当时尉迟纲总领宫廷禁兵，宇文护派尉迟纲入宫召集乙弗凤等人商议国事，等他们来了，挨个抓住送到宇文护宅第里，同时把宿卫兵全部彻换、遣散掉了。孝愍帝觉察到事情突变，独自躲在内殿，令宫人们手执兵器守护自己。宇文护派贺兰祥进宫逼孝愍帝退位，把他幽禁在过去做略阳公时的旧府中。宇文护把全部公卿召集起来开会商议大事，把孝愍帝废为略阳公，把岐州刺史宁都公宇文毓迎来立为皇帝。公卿们都说：“这是您的家事，我们岂敢不唯命是听！”于是就把乙弗凤等人斩首于宫门之外，孙恒也伏法被诛。

时李植父柱国大将军远镇弘农，护召远及植还朝，远疑有变，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宁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征。既至长安，护以远功名素重，犹欲全之，引与相见，谓之曰：“公儿遂有异谋，非止屠戮护身，乃是倾危宗社。叛臣贼子，理宜同疾，公可早为之所。”乃以植付远。远素爱植，植又口辩，自陈初无此谋。远谓植信然，诘朝，将植竭护。护谓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门。护大怒曰：“阳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远同坐，令略阳公与植相质于远前。植辞穷，谓略阳曰：“本为此谋，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远闻之，自投于床曰：“若尔，诚合万死！”于是护乃害植，并逼远令自杀。植弟叔诣、叔谦、叔让亦死，馀子以幼得免。初，远弟开府仪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劝远除之，远不能用。及远临刑，泣谓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当从坐，以前言获免，除名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尚义归公主，当从坐，穆请以二子代基命，护两释之。

当时李植的父亲柱国大将军李远镇守弘农，宇文护下令召李远和李植回朝廷，李远怀疑朝廷里有非常事变，沈吟了很久，才说：“大丈夫宁可作忠鬼，怎么可以作叛臣呢！”于是接受了征召。到了长安之后，宇文护考虑到李远功劳名望一向很高，还想保全他的性命，就把他叫来见面，对他说：“您的儿子终于陷入与朝廷异心的阴谋，这种阴谋不止是要杀害我宇文护，而且是要颠覆危害宗庙社稷。对这样的叛臣贼子，我们理所应当一起痛恨，您可以早点为他准备一个处理办法。”于是把李植交给李远处理。李远平时一向喜爱李植，李植又有口才，极力声辩自己本来就没有参与这样的阴谋。李远认为李植的申辩是可信的，第二天早朝，就带着李植去拜谒宇文护。宇文护以为李植已被处死，但身边的人告诉他李植也来在门口，宇文护勃然大怒，说：“阳平公不相信我！”于是就把李远召进来，仍然让李远和自己同坐，让废帝略阳公与李植在李远面前相互对证。李植智竭辞穷，对略阳公说：“我参与这一次谋反，本来是为了安定社稷，有利于至尊的威权。今天弄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李远听得真切，自己仆倒在座位上，说：“如果是这样，实在是罪该万死！”于是宇文护就杀害了李植，并逼李远，让他自杀。李植的弟弟叔诣、叔谦、叔让也被杀死，李远的其他儿子因年幼得到宽免。当初，李远的弟弟开府仪同三司李穆知道李植不是保家的角色，常常劝李远除掉他，李远不能接受这一意见。待到李远临刑时，才哭着对李穆说：“我不采纳你的话，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李穆本来应当跟着治罪，但因有从前规劝李远的话而获得宽免，只是免官，削职为民，他的子弟也都被免去官职。李植的弟弟淅州刺史李基，娶崐义归公主为妻，本来应当跟着治罪，李穆要求以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来替李基赎死，宇文护把他们连李基全都释放了。

后月余，护杀略阳公，黜王后元氏为尼。

此后过了一个多月，宇文护杀害了略阳公，废黜了王后元氏，让她削发为尼。

癸亥，宁都公自岐州至长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癸亥（二十三日），宁都公宇文毓从岐州来到长安，甲子（二十四日），即帝位，大赦天下。

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辛未，梁敬帝禅位于陈。

冬季，十月，戊辰（初三），梁朝给陈公陈霸先进爵为王。辛未（初六），梁敬帝把皇位禅让给了陈王。

癸酉，周魏武公李弼卒。

癸酉（初八），北周魏武公李弼去世。

陈王使中书舍人刘师知引宣猛将军沈恪勒兵入宫，卫送梁主如别宫，恪排闼见王，叩头谢曰：“恪身经事萧氏，今日不忍见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复逼，更以荡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还宫，大赦，改元。奉梁敬帝为江阴王，梁太后为太妃，皇后为妃。

陈王陈霸先派中书舍人刘师知带领宣猛将军沈恪指挥兵士进入皇宫，护送梁敬帝到别宫去居住。沈恪冲开大门拜见陈王，叩头谢罪，说：“我亲自经历过侍奉萧氏的事，今日不忍心看到这种逼宫的场面。违命受死是我的本分，决不能接受这种任命！”陈王嘉勉了他的这种忠心，不再逼他担当此命，另换统领骁领骑兵的荡主王僧志代替他。乙亥（初十），陈王陈霸先在南郊即皇帝位，回到宫庭，颁发大赦天下令，又改换年号为永定。封梁敬帝为江阴王，梁太后为太妃，皇后为妃。

以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是时政事皆由中书省，置二十一局，各当尚书诸曹，总国机要，尚书唯听受而已。

陈朝任命给事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兼中书通事舍人。这个时期国家政事都由中书省决定，中书省设置二十一个局，其职能分头与尚书省各曹相当，总揽国家军政大要，各部尚书只是听受命令而已。

丙子，上幸钟山，祠蒋帝庙。庚辰，上出佛牙于杜姥宅，设无遮大会，帝亲出阙前膜拜。

丙子（十一日），陈武帝驾临钟山，祭祀蒋帝庙。庚辰（十五日），武帝从杜姥宅请出佛牙，设无遮大会，举办佛事，武帝亲自出来到宫阙前顶礼膜拜。

辛巳，追尊皇考文赞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曰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章后，乌程人也。

辛巳（十六日），陈武帝追尊皇考陈文为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氏为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钱氏为昭皇后，世子陈克立为孝怀太子，夫人章氏立为皇后。章后是乌程人。

置删定郎，治律令。

陈朝设置删定郎，负责修订法律条令。

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

乙酉（二十日），周王在圜丘祭天，丙戌（二十一日），在方丘祭地，甲午（二十九日），在太社祭祀土神和谷神。

戌子，太祖神主太庙，七庙始共用一太牢，始祖荐首，余皆骨体。

戊子（疑误），太祖的神主迁入太庙与祖先合祭，七庙开始共用一太牢为祭品。始祖用牛、羊、猪的头作祭品，其余的用其躯体作祭品。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将樊猛弃城走，周文育自豫章会之。安都闻上受禅，叹曰：“吾今兹必败，战无名矣！”时两将惧行，不相统摄，部下交争，稍不相平。军至郢州，琳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安都怒，进军围之；未克，而王琳至口，安都乃释郢州，悉众诣沌口，留沈泰一军守汉曲。安都遇风不得进，琳据东岸，安都据西岸，相持数日，乃合战，安都等大败。安都、文育及裨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皆为琳所擒，沈泰引军奔归。琳引见诸将与语，周铁虎辞气不屈，琳杀铁虎而囚安都等，总以一长系之，置琳所坐下崐，令所亲宦者王子晋掌视之。琳乃移湘州军府就郢城，又遗其将樊猛袭据江州。

侯安都进抵武昌，王琳的部将樊猛弃城逃跑了，周文育从豫章出发去与侯安都会合。侯安都听到武帝受禅让的消息，叹息说：“我这回一定失败，因为师出无名，不能服众了。”当时侯安都、周文育两个将领一起前进，相互间没有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部下相互争执，逐渐不相和睦。军队进到郢州时，王琳的将领潘纯陀在城里远远地放箭射向官军，侯安都勃然大怒，指挥军队进击并包围了郢州。郢州还没打下来，而王琳的大军已抵达口，于是侯安都就撤郢州之围，带领全部军队奔沌口，留下沈泰的一支部队守卫汉曲。侯安都遇到大风，不能前进。王琳据守东岸，侯安都据守西岸，两军相持了好几天，才交战，侯安都等人大败。侯安都、周文育及其裨将徐敬成、周铁虎、程灵洗都被王琳所擒获，沈泰带着他那一支军队逃跑回来了。王琳召见被俘的诸将，和他们说话，周铁虎言辞强硬，不屈服，王琳杀了周铁虎，把侯安都等人关押起来，用一根长长的锁链把他们全部系在一起，关在王琳所坐的大船的舱里，令自己信任的宦官王子晋看管监视。王琳于是把在湘州的军府移到郢城，又派他的将领樊猛袭击并占据了江州。

十一月，丙申，上立兄子为临川王，顼为始兴王；弟子昙朗已死而上未知，遥立为南康王。

十一月丙申（初一），陈武帝立其兄的儿子陈为临川王，陈顼为始兴王，其弟的儿子陈昙朗已经死去，但武帝还不知道，立他为康王。

庚子，周王享太庙；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谒成陵；癸酉，还宫。

庚子（初五），周王向太庙供献祭品。丁未（十二日），在圜丘祭天。十二月，庚午（初六），拜谒成陵。癸酉（初九），回到皇宫。

谯淹帅水军七千、老弱三万自蜀江东下，欲就王琳，周使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击之，斩淹，悉俘其众。

谯淹率领水军七千人，老弱三万人，迫于北周的压力，从蜀江东下，意欲投靠王琳，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叱罗晖等去袭击，谯淹被斩首，其军队全部被俘虏了。

是岁，诏给事黄门侍郎萧乾招谕闽中。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共相连结，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乾谕以祸福，豪帅皆帅众请降，即以乾为建安太守。乾，子范之子也。

这一年，陈朝诏令给事黄门侍郎萧乾去招谕闽中。当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晋安，这些人互相连结，互相呼应，闽中土豪的首领往往建立营寨以保卫自己。武帝对此很感不安，派萧乾去用祸福利害关系晓谕他们，土豪的首领都率领部众前来请求投降归顺。武帝便任命萧乾为建安太守。萧乾是萧子范的儿子。

初，梁兴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久之，固犹习梁法，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难其人，乃以司宪中大夫令狐整权镇丰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广布威恩，倾身抚接，数月之间，化洽州府。于是除整丰州刺史，以固为湖州刺史。整迁丰州于武当，旬日之间，城府周备，迁者如归。固之去也，其部曲多愿留为整左右，整谕以朝制，弗许，莫不流涕而去。

当初，梁朝兴州刺史席固献出兴州降了西魏，周太祖任命席固为丰州刺史。过了很久，席固还是习惯于梁朝的法制，不遵守北方的制度，于是北周方面秘密地想派人取代他，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人，于是派司宪中大夫令狐整暂时镇守丰州，并把取代席固的策略委托给他。令狐整去了之后，广泛地树威布恩，亲自安抚接见下属，数月之间，使州府上下一片融洽。于是朝廷任命令狐整为丰州刺史，席固则改任为湖州刺史。令狐整把丰州的州府迁到武当去，十天功夫，新的城府就建设得很周全完备，迁去的人好象回到老家一样安心。席固离开丰州时，他的部下有很多人表示愿意留下来为令狐整效力，令狐整用朝制谕示他们，不允许他们留下。这些人临别时，没有不痛哭流涕、恋恋不舍的。

齐人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枝东至纥戍，凡四百余里。

北齐人在长城内又修筑一重城墙，从库洛枝开始，向东直到纥戍，崐共有四百多里长。

初，齐有术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见沙门。显祖在晋阳，问左右：“何物最黑？”对曰：“无过于漆。”帝以上党王涣于兄弟第七，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之邺征涣。涣至紫陌桥，杀伯而逃，浮河南渡；至济州，为人所执，送邺。

当初，北齐有一个术士曾说：“将来灭亡高姓政权的人必是穿黑衣服的。”所以高祖高欢每次外出，都不愿碰见和尚。文宣帝高洋在晋阳时，问身边的人：“什么东西最黑？”身边的人回答说：“没有比漆更黑的了。”文宣帝因为上党王高涣在兄弟中排行第七，七漆同音，就想除掉他。文宣帝派库直都督破六韩伯升去邺城征召高涣。高涣走到紫陌桥，杀了破六韩伯升逃脱了，坐船向南渡过黄河，逃到济州时，被人抓获，送到了邺城。

帝之为太原公也，与永安王浚皆见世宗，帝有时出，浚责帝左右曰：“何不为二兄拭鼻！”帝深衔之。及即位，浚为青州刺史，聪明矜恕，吏民悦之。浚以帝嗜酒，私谓亲近曰：“二兄因酒败德，朝臣无敢谏者，大敌未灭，吾甚以为忧。欲乘驿至邺面谏，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帝，帝益衔之。浚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浚进谏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悦。浚又于屏处召杨，讥其不谏。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惧，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来难忍！”遂罢酒，还宫。浚寻还州，又上书切谏，诏征浚。浚惧祸，谢疾不至，帝遣驰驿收浚，老幼泣送者数千人。至邺，与上党王涣皆盛以铁笼，置于北城地牢，饮食溲秽，共在一所。

文宣帝还当太原公的时候，与永安王高浚一起去见文襄帝，文宣帝有时鼻涕流出来，高浚责备文宣帝身边的人说：“为什么不替二哥擦鼻涕？”文宣帝因此深深地记恨他。待到文宣帝登上皇帝之位后，高浚任青州刺史，他为人聪明，对下体谅宽恕，官吏百姓都喜欢他。高浚因为文宣帝嗜酒如命，私下对亲信说：“二哥因为嗜酒败坏了德行，朝廷里的大臣中没有敢犯颜进谏的人，我很为此担忧。想坐驿车到邺城去当面进谏，不知道他能采纳我的意见不能？”有人把这一番话秘密报告了文宣帝，文宣帝因此更加怀恨高浚了。高浚入朝，跟随文宣帝游东山，文宣帝赤身裸体以为游乐，高浚进谏说：“这样做不是当皇帝的人所适宜的！”文宣帝很不高兴。高浚又在隐蔽处召见杨，讽刺他不向皇帝进谏。文宣帝当时不愿大臣和诸王有所交流接触，杨心里害怕，就把高浚召见他的事奏闻文宣帝。文宣帝勃然大怒说：“这小子如此猖狂，我从来就难以忍受他！”于是就停下酒宴，回皇宫去了。高浚不久回到青州，又上书垦切地进谏，文宣帝下诏书征召高浚。高浚害怕有杀身之祸，推托身体有病，没有应召。文宣帝派人乘驿马来抓高浚，抓走高浚时，老幼哭着送他的有几千人。高浚到了邺城，与上党王高涣一起，都被关在铁笼里，放在北城的地牢中，饮食便溺，都在一个屋里。

二年（戊寅、558 ）

二年（戊寅，公元558 年）

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带甲十万。琳以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上亦以悉达为征西将军，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将军沈泰袭之，不克。琳欲引军东下，而悉达制其中流，琳遣使说诱，终不从。己亥，琳遣记室宗求援于齐，且请纳梁永嘉王庄以主梁祀。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据南川，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齐言入赴；上恐其为变，厚慰抚之。

春季，正月，王琳带兵东下，抵达湓城，驻扎在白水浦，他共带有十万甲兵。王琳任命北江州刺史鲁悉达为镇北将军，陈武帝也任命鲁悉达为征西将军，双方都给鲁悉达送去乐队和女歌舞伎。鲁悉达对两边的委任和礼物都接受下来，行动上却拖延观望，两边的官位都不去就任。陈武帝派安西将军沈泰去袭击他，没有打胜。王琳想带兵东下，而鲁悉达的部队控制着长江中流，王琳派使者去劝说引诱，鲁悉达到最后也不服从。己亥（初五），王琳派记室宗向北齐求援，而且请求迎纳作为质子滞留在北齐的梁朝永嘉王萧庄来主持梁室的祭祀。衡州剌史周迪想自己占据南川，于是就把所属的八郡的太守全部召来结盟，一齐声言要入朝。陈武帝恐怕他们制造变乱，就派人给他们以优厚的慰劳和安抚。

新吴洞主余孝顷遣沙门道林说琳曰：“周迪、黄法氍皆依附金陵，阴窥间崐隙，大军若下，必为后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后东下，孝顷请席卷所部以从下吏。”琳乃遣轻军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赴之，使孝顷总督三将，屯于临川故郡，征兵粮于迪，以观其所为。

新吴洞主余孝顷派僧人道林去游说王琳，对他说：“周迪、黄法氍都依附了金陵，暗地里却窥伺着机会。您的大军如果东下，这帮人必然成为您的后患。不如先平定南川一带，然后东下，我余孝顷请求带着所有的部下去追随您，在您手下效力。”王琳于是就派轻车将军樊猛、平南将军李孝钦、平东将军刘广德带兵八千人去平定南川，让余孝顷总督他们三人，驻扎在临川故郡，同时向周迪征收兵粮，用以观察他的反应动静。

以开府仪同三司侯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侯为司空；衡州刺史欧阳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广州刺史。

周以晋公护为太师。

北周任命晋公宇文护为太师。

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辛丑（初七），陈武帝去南郊祭天，大赦天下。乙巳（十一日），去北郊祭地。

辛亥，周王耕藉田。

辛亥（十七日），周王去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癸丑，周立王后独孤氏。

癸丑（十九日），北周册立独孤氏为王后。

戊午，上祀明堂。

戊午（二十四日），陈武帝祭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

二月，壬申（初九），南豫州刺史沈泰投奔北齐。

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以齐主昏虐滋甚，阴为自全之计，曲意抚循所部。消难尚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诉之。上党王涣之亡也，邺中大扰，疑其赴成皋。消难从弟子瑞为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隙，义云遣御史张子阶诣北豫州采风闻，先禁消难典签家客等。消难惧，密令所亲中兵参军裴藻托以私假，间行入关，请降于周。

北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看到文宣帝昏昧酷虐越来越厉害，便暗暗谋求自我保全的计策。他用心地安抚稳定自己的部下。司马消难娶的是高祖高欢的女儿，两人感情不和，公主在文宣帝那里诉说他不好。上党王高涣逃跑时，邺城里一片纷乱惊扰，都怀疑他逃到豫州府治成皋去了。司马消难堂弟的儿子司马瑞任尚书左丞，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嫌隙，毕义云派御史张子阶到北豫州收集道路传闻，打探消息，去了后先把司马消难的典签官和家客监禁起来。司马消难感到害怕，秘密地命令他所亲信的中兵参军裴藻假托私事请假，抄小路入关，向北周请降。

三月，甲午，周遣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帅骑士五千迎消难，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前后三遣使报消难，皆不报。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变，欲还，忠曰：“有进死，无退生！”独以千骑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绝，但闻击柝声。武亲来，麾数百骑西去，忠勒馀骑不动，俟门开而入，驰遣召武。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城，举烽严警。武惮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财物，以消难及其属先归，忠以三千骑为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齐众来追，至洛北，忠谓将士曰：“但饱食，今在死地，贼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还。武叹曰：“达奚武自谓天下健儿，今日服矣！”周以消难为小司徒。

三月，甲午（初一），北周派柱国达奚武、大将军杨忠率领骑兵五千人去迎接司马消难来降。他们从小路驰入北齐境内五百里，前后三次派遣使者与司马消难联络，都没有联络上。到距离虎牢三十里的地方，达奚武怀疑情况有异变，想返回，杨忠慨然说：“我们只有前进赴死的责任，没有后退求生的道理！”于是独自带一千骑兵连夜赶到城下。虎牢城四面极为高陡，犹如绝壁，只听得城中传来一阵阵击柝的声音。达奚武亲自赶来，指挥几百骑兵退却西去，杨忠指挥剩下的骑兵原地不动，等城门开了进了城，才派人骑快马去叫达奚武。北齐镇守城池的伏敬远指挥甲士二千人据守东城，点燃烽火，严加警戒。达崐奚武感到害怕，不想保住城池，于是就大肆虏掠财物，让司马消难和他的部属先回去，杨忠带三千骑兵殿后。军队行抵洛南，都解开马鞍躺下休息。北齐军队追了过来，到达洛北，杨忠对将士们说：“你们只管吃得饱饱的，现在我们处于必死之地，贼兵怕我们与之拼命，一定不敢渡河来追！”后来果然如杨忠所料，于是才慢慢地引领军队平安回来。达奚武不由感叹地说：“我达奚武自认为是天下健儿，今天在杨忠面前算是服气了！”北周任命司马消难为小司徒。

丁酉，齐主自晋阳还邺。

丁酉（初四），北齐文宣帝从晋阳回到邺城。

齐发兵援送梁永嘉王庄于江南，册拜王琳为梁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琳遣兄子叔宝帅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邺。琳奉庄即皇帝位，改元天启。追谥建安公渊明曰闵皇帝。庄以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余依齐朝之命。

北齐派兵援助并护送梁朝永嘉王萧庄回到江南，并册拜王琳为梁朝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王琳派其兄的儿子王叔宝率领所统辖十个州刺史的子弟去邺城为人质。王琳拥戴萧庄登上了皇帝位，改年号为天启。追谥建安公萧渊明为闵皇帝。萧庄任命王琳为侍中、大将军、中书监，其余官职依照北齐的册命。

夏，四月，甲子，上享太庙。

夏季，四月，甲子（初二），陈武帝向太庙供献祭品。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谘之子季卿为江阴王。

乙丑（初三），陈武帝派人杀害了梁敬帝，立梁朝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卿为江阴王。

己巳，周以太师护为雍州牧。

己巳（初七），北周任命太师宇文护为雍州牧。

甲戌，周王后独孤氏殂。

甲戌（十二日），周王王后独孤氏去世。

辛巳，齐大赦。

辛巳（十九日），北齐大赦天下。

齐主以旱祈雨于西门豹祠，不应，毁之，并掘其冢。

北齐文宣帝因为天旱在西门豹祠前祈雨，不灵验，于是毁了西门豹祠，并挖开了他的坟墓。

五月，癸巳，余孝顷等屯二万军于工塘，连八城以逼周迪。迪惧，请和，并送兵粮。樊猛等欲受盟而还；孝顷贪其利，不许，树栅围之。由是猛等与孝顷不协。

五月，癸巳（初一），余孝顷在工塘屯驻了两万军队，连结八城的兵力以逼临周迪的驻地。周迪害怕了，请求讲和，并送兵粮给余孝顷。樊猛等将想接受和好的盟约收兵回去，但余孝顷贪图出兵之利，不许樊猛等退去，树起栅栏围住他们。以此樊猛与余孝顷开始不和。

周以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北周任命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

癸丑，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帅所部来降。

癸丑（二十一日），北齐广陵南城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自率领所属部队来投降陈朝。

辛丑，齐以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以前左仆射杨为尚书令。

辛丑（疑误），北齐任命尚书令长广王高湛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为尚书左仆射。甲辰（疑误），任命前左仆射杨为尚书令。

辛酉，上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辛酉（二十九日），陈武帝驾临大庄严寺向佛祖舍身。壬戌（三十日），群臣上表请皇上回宫。

六月，乙丑，齐主北巡，以太子殷监国，因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务，仍开府置佐。齐主特崇其选，以赵郡王睿为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

六月，乙丑（初三），北齐文宣帝到北方巡视，委托太子高殷监理国事，因此设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头处理众多事务，同样开府办公，设置官佐崐。北齐文宣帝特别看重大都督府的人选，任命赵郡王高睿为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

己巳，诏司空侯与领军将军徐度帅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

己巳（初七），陈武帝下诏命令司空侯与领军将军徐度率领水师为前头部队去讨伐王琳。

齐主至祁连池；戊寅，还晋阳。

北齐文宣帝到达祁连池。戊寅（十六日），回到晋阳。

秋，戊戌，上幸石头，送侯等。

秋季，七月，戊戌（初七），陈武帝驾临石头，送侯等出师。

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临川故郡断江口，分兵攻余孝顷别城。樊猛等不救而没；刘广德乘流先下，故获全。孝顷等皆弃舟引兵步走，迪追击，尽擒之，送孝顷及李孝钦于建康，归樊猛于王琳。

高州刺史黄法氍、吴兴太守沈恪、宁州刺史周敷联合出兵救援周迪。周敷从临川故郡切断江口，分兵攻打余孝顷的别城。樊猛等不去救援，别城陷落。刘广德先一步乘流而下，所以得到保全。余孝顷等都扔掉船只带兵士步行，周迪发兵追击，把他们全抓获了。余孝顷及李孝饮被送往建康，樊猛则归还了王琳。

甲辰，上遣吏部尚书谢哲往谕王琳。哲，之孙也。

甲辰（十三日），陈武帝派吏部尚书谢哲去宣谕王琳。谢哲是谢的孙子。

八月，甲子，周大赦。

八月，甲子（初三），北周大赦天下。

乙丑，齐主还邺。

乙丑（初四），北齐文宣帝回到邺城。

辛未，诏临川王西讨，以舟师五万发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

辛未（初十），陈武帝下诏派临川王陈出兵向西讨伐，共有水军五万人从建康出发，陈武帝亲临冶城寺为陈送行。

甲戌，齐主如晋阳。

北齐文宣帝去晋阳。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许王子晋以厚赂，子晋乃伪以小船依而钓，夜，载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陈军，还建康自劾；上引见，并宥之，戊寅，复其本官。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答应给王子晋丰厚的财物，王子晋于是就假装乘小船靠近大船垂钓，夜里，把周文育等人用小船载上岸，藏入深草丛中，让他们得以步行回去投奔陈朝军队，并回建康请罪自劾。陈武帝接见了他们，一起宽宥了他们的兵败之罪。戊寅（十二日），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官职。

谢哲返命，王琳请还湘州，诏追众军还。癸未，众军至自大雷。

谢哲从王琳处回朝复命，王琳请求回到湘州去，陈朝下诏追回出征的军队。癸未（十七日），众军从大雷回来。

九月，甲申，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绍魏后。

九月，甲申（疑误），北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继承西魏的香火。

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还长安。

丁未（十六日），周王去同州。冬季，十月，辛酉（初一），回到长安。

余孝顷之弟孝劢及子公犹据旧栅不下；庚午，诏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之。

余孝顷的弟弟余孝劢及其子余公仍然据守旧营栅不投降。康午（初十），陈武帝诏命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从豫章出发去讨伐他们。

齐三台成，更名铜爵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齐主至邺，大赦。齐主游三台，戏以槊刺都督尉子辉，应手而毙。

北齐建成三台，把铜爵台改名叫金凤台，金虎台改叫圣应台，冰井台改叫崇光台。十一月，甲午（初五），北齐国主到了邺城，大赦天下。北齐文宣帝游览三台，戏用槊刺都督尉子辉，一下子就把他刺死了。常山王演以帝沈湎，忧愤形于颜色。帝觉之，曰：“但令汝在，我何为不纵乐！”演唯涕泣拜伏，竟无所言。帝亦大悲，抵杯于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进酒者斩之！”因取所御杯尽坏弃。未几，沈湎益甚，或于诸贵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贵贱，唯演至，则内外肃然。演又密撰事条，将谏，其友王以为不可；演不从，因间极言，遂逢大怒。演性颇严，尚书郎中剖断有失，辄加捶楚，令史奸慝即考竟。帝乃立演于前，以刀环拟胁，召被演罚者，临以白刃，求演之短；咸无所陈，乃释之。，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辞于以谏，欲杀之。王私谓曰：“王博士，明日当作一条事，为欲相活，亦图自全，宜深体勿怪。”乃于众中杖二十。帝寻发怒，闻得杖，以故不杀，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谏争，大被殴挞，闭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为，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于是数往问演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还汝。”乃释，令诣演。演抱曰：“吾气息然，恐不复相见！”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独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强坐而饭。由是免徒，还为王友。及演录尚书事，除官者皆诣演谢，去必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为不可，宜一切约绝。”演从之。久之，演从容谓曰：“主人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岂可以前逢一怒，遂尔结舌。卿宜为撰谏草，吾当伺便极谏。”遂条十馀事以呈，因谓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学匹夫耿介，轻一朝之命！狂药令人不自觉，刀箭岂复识亲疏，一旦祸出理外，将奈殿下家业何，奈皇太后何！”演欷不自胜，曰：“乃至是乎！”明日，见曰：“吾长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对焚之。后复承间苦谏，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颈，骂曰：“小子何知，是谁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谁敢有言！”帝趣杖，乱捶之数十；会醉卧，得解。帝亵黩之游，遍于宗戚，所往留连；唯至常山第，多无适而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谏，演谓暹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仆射独能犯颜，内外深相感愧。”

常山王高演因为文宣帝沉溺于酒，忧愤形于颜色。文宣帝发觉了，说：“只要你在，我为什么不纵情取乐！”高演只有痛哭流涕，拜伏在地，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文宣帝也大放悲声，把酒杯扣在地上说：“你似乎嫌我这样酗酒，从今以后，谁敢把酒进献到我这儿来就斩首！”于是把自己用的酒杯拿来，全摔坏扔了。但是没过多久，文宣帝酒喝得更凶了。有时在贵戚们家里边喝酒边摔跤角斗，不分贵贱，但是只要高演一来，则内外肃然，谁也不敢出声。高演又秘密地撰与了条陈，准备再次进谏，常山王王以为不可行，高演不听，找到个机会就激动地说了个痛快，于是遭到文宣帝的怒斥。高演为人很严苛，他手下的尚书郎中判断处理事情一有失误，他就下令鞭打，令史们如有作奸犯科就拷死狱中。文宣帝让高演站在自己面前，用刀环比着他的肋下，威胁着要砍死他。又把高演责罚过的人叫来，用雪亮的刀刃加在他们脖子上，逼他们说出高演的短处；但这些人都表示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释放了他们。王是王昕的弟弟。文宣帝怀疑高演是在王那儿学到一些说辞才来进谏的，就想杀了王。高演私下对王说：“王博士，明天我将作一件事，为了让你活命，也求得我能自全，希望您深切地体会我的苦心，别责怪我。”于是当着众人打了王二十杖。文宣帝不久发怒，听说王被打，反而不杀他了，只剃掉他的头发，鞭打一顿，配在兵器坊服役。过了三年，高演又因进谏的事和文宣帝争执起来，被狠狠地鞭挞了一顿，高演闭口绝食。太后心疼儿子，日夜哭泣，文宣帝慌了，不知该怎么办，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让这小子死了，那可拿我老母亲怎么办呢？”于是多次去问候高演病体如何，对他说：“你如果努力把饭咽下去，我就把王放出来还给你。”于是就释放了王，叫他去看望高演。高演抱着王说：“我自觉气短乏力，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王痛哭流涕说：“天道神明，降福善类，降祸恶人，了了分明，难道会让殿下就这样死在这间屋里！皇上论亲是您兄长，论尊是您主子，怎么能和他计较是非呢！殿下不进食，太后亦不进食，殿下即使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难道就不挂念太后吗？”话还没说完，高演就已经勉力坐起来吃饭了。王因此免去配兵器坊服役的徒刑，回到高演府中任原职。待到高演任录尚书事的时候，得到官职的人都去拜见高演表示谢意，离去时也都来向高演辞行。王对高演说：“从天朝那儿接受官爵，却到私人第宅去拜谢恩情，自古以来就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应该拒绝一崐切这类的拜会约见。”高演听从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高演从容地对王说：“皇上饮食起居没有规律，您应该多听多看，准备点材料，我怎么可以因为以前遇上一次盛怒，就从此钳口结舌呢？您得为我起草谏书，我准备寻找机会极力劝谏。”王于是就列举了十几件事呈给高演，同时对高演说：“现在朝廷所能依靠的人，也只有殿下您了。而您竟想学匹夫的耿直坦率，轻掷自己贵重生命于一早上！酒这种狂药让人失去理智，行为鲁莽灭裂而不自知，皇上一旦发酒疯震怒起来，刀箭哪里认得亲和疏！一旦灾祸出于常理之外而降临，将拿殿下的家业怎么办呢？将拿皇太后的安危怎么办呢？”高演听了这番话，欷感叹，悲不自胜，说：“难道真的到了这种地步了吗？”第二天，高演见了王，说：“我昨夜想了一夜，今天终于打消了犯颜极谏的念头。”于是就命人拿火来，当着王的面，把进谏的条陈烧了。后来高演又一次乘机会苦苦进谏，文宣帝命令左右力士把高演的双手反剪过来按住，拔出雪白的刀搁在他脖子上，骂道：“小子知道个啥？是谁在背后教你来进谏的？”高演说：“天下都震慑于您的淫威不敢出声，不是我谁还敢有话！”文宣帝奔过去拿起木杖，对高演乱打了几十下，打着打着正好醉倒了，高演才得到解脱。文宣帝好作淫邪的游幸，凡宗戚之家，他几乎全去遍了。去了一个地方，就耽于淫乐，留连忘返。唯有到常山王家，多半不能尽欢，只好离去。尚书左仆射崔暹屡次进谏，高演对崔暹说：“现在太后不敢说话，我的兄弟们也都闭了嘴，仆射却独能犯颜进谏，宫廷内外对此都深深感动而且感到惭愧。”

太子殷，自幼温裕开朗，礼士好学，关览时政，甚有美名。帝尝嫌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帝登金凤台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恻然有难色，再三，不断其首。帝大怒，亲以马鞭撞之，太子由是气悸语吃，精神昏扰。帝因酣宴，屡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终当传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谓杨曰：“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之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其实也，当决行之。此言非所以为戏，恐徒使国家不安。”以收言白帝，帝乃止。

太子高殷，自幼温和从容，性格开朗，礼贤下士，笃志好学，关心留意时政，很有美名。文宣帝曾经嫌太子“得了汉人的秉性气质，一点都不象我”，想把他废了。一次，文宣帝登上金凤台召见太子，让太子亲手用刀杀一个囚犯，太子心怀怜悯，面有难色，试了好几回，砍不断囚犯的头。文宣帝勃然大怒，亲自动手用马鞭去撞击他，太子从此受惊吓，说话结巴，神志不清。文宣帝趁着宴会上酒酣时，多次说：“太子性格懦弱，社稷大事很重要，怕他承当不了，看样子最后还是应当传位给常山王高演。”太子少傅魏收对杨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不可以轻易动摇他。皇上喝了三杯酒后，老是说要传位给常山王，以致让臣下惑乱疑虑，怀有二心。如果真的实有其事，就应当果断地实行。这种传位给谁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老这样说恐怕会徒然使国家不安定。”杨把魏收的话转告文宣帝，文宣帝才停止这样说了。

帝既残忍，有司讯囚，莫不严酷，或烧犁耳，使立其上，或烧车，使以臂贯之，既不胜苦，皆至诬伏。唯三公郎中武强苏琼，历职中外，所至皆以宽平为治。时赵州及清河屡有人告谋反者，前后皆付琼推检，事多申雪。尚书崔昂谓琼曰：“若欲立功名，当更思馀理；数雪反逆，身命何轻！”琼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纵反逆也。”昂大惭。

文宣帝生性既然残忍，上行下效，司法部门审问囚犯，没有不严酷行刑的。有的把铁犁的犁耳烧红，让囚犯站在上面；有的把车轴烧红，让囚犯用手臂从中间的孔中穿过去。囚犯既受不了这种苦刑，就都屈打成招，受诬屈服。只有三公郎中武强人苏琼，在朝廷内外多年历任各种官职，所到之处都以宽和平缓作为治理的法则。当时赵州和清河老是有人告发谋反者，前后多次都交给苏琼推问检查，这些诬告的事最后都得到申明昭雪。尚书崔昂对苏琼说：“你如果想建立功名，那就应当重新想想别的办法；象这样多次为谋反的逆贼洗刷罪名，那你的身家性命就太不值钱了！”苏琼严肃地说：“我所洗刷的是被冤枉的人，从来也不纵容谋反逆贼。”崔昂听了非常惭愧。

帝怒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思，以赐臣下为奴。中书侍郎彭城郑颐私诱祠部尚书王昕曰：“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颐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帝衔之。顷之，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帝遣骑执之，见方摇膝吟咏，遂斩于殿前，投尸漳水。文宣帝对临漳令稽晔、舍人李文思非常恼火，把他们赐给臣下当奴仆，中书侍郎彭城人郑颐私下设圈套陷害祠部尚书王昕。他有意对王昕说：“自古以来，没有朝廷士大夫当奴仆的。”这句话引得王昕说了一句：“商朝的箕子不就当了纣王的奴隶吗？”郑颐把这话拿去报告给文宣帝，对文宣帝说：“王元景把陛下比成纣王。”文宣帝自此对王昕怀恨在心。过了不久，文宣帝与朝廷大臣们设宴畅饮，王昕借口有病没有去参加，文宣帝派骑兵去抓他，骑兵去了一看，王昕正坐在那儿晃着腿吟诗呢，于是把他抓来斩首于宫殿前，尸体被扔入漳河水。

齐主北筑长城，南助萧庄，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重以修筑台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以节费用焉。

北齐文宣帝在北边修筑长城，在南边兴兵帮助萧庄，士兵战马因此死亡的共有几十万人。此外，还动工修筑台阁宫殿，赏赐臣下也凭一时的高兴，毫无节度，这样一来，弄的内府仓库的积蓄全耗光了。于是就下令减少文武百官的俸禄，撤消对军人平常的供给，把省、州、郡、县、镇、戍的职官予以合并，想用这种办法来节省费用。

十二月，庚寅，齐以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演为大司马，长广王湛为司徒。

十二月，戊寅（十九日），北齐任命可朱浑道元为太师，尉粲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常山王高演为大司马，长广王高湛为司徒。

壬午，周大赦。

壬午（二十三日），北周大赦天下。

齐主如北城，因视永安简平王浚、上党刚肃王涣于地牢。帝临穴讴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斩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之，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帝以仪同三司刘郁捷杀浚，以浚妃陆氏赐之；冯文洛杀涣，以涣妃李氏赐之，二人皆帝家旧奴也。陆氏寻以无宠于浚，得免。

北齐国主文宣帝到北城，趁便到地牢去看永安简平王高浚，上党刚肃王高涣。文宣帝站在地牢边放声唱歌，命令高浚等囚犯应和，高浚等人惶惶然，又恐怖又悲伤，不知不觉声音颤抖起来。文宣帝听，不禁也悲伤起来，为之流泪，准备赦免他们。长广王高湛平素与高浚有矛盾，见状进言说：“猛虎怎么能放出洞穴？”文宣帝听了默不作声。高浚等人听了，就叫着高湛的小名说：“步落稽呀，皇天看到你今天的作为了！”文宣帝也因为高浚与高涣都有雄才大略，恐怕留下他们将来是个祸害，于是自己抽剑刺向高涣，又让壮士刘桃枝朝囚笼乱刺。刘桃枝的槊每次刺去，高浚、高涣就用手拽住折断它，同时呼天抢地地号哭着，于是随从们用点着的柴禾往里乱扔，把高浚、高涣活活烧死在地牢，再填上泥土石块。后来挖出来，皮肤头发都脱落光了，尸体的颜色和木炭一样，远近的人们看到了，都为之痛哭愤恨不已。文宣帝因为仪同三司刘郁捷动手杀了高浚，就把高浚的妃子陆氏赐给他；因为冯文洛杀了高涣，就把高涣的妃子李氏赐给他。刘郁捷、冯文洛这两个人都是皇帝家的旧家奴。不久又由于陆氏并不为高浚所宠爱，才被命令离开刘家。

高凉太守冯宝卒，海隅扰乱。宝妻洗氏怀集部落，数州晏然。其子仆，生九年，是岁，遣仆帅诸酋长入朝，诏以仆为阳春太守。

高凉太守冯宝去世，海边一带发生骚乱。冯宝的妻子洗氏善于安抚团结部落，几个州安定无事。冯宝的儿子冯仆，才九岁，这一年，洗氏派冯仆率领诸酋长进朝廷觐见皇帝，皇帝下诏任命冯仆为阳春太守。

后梁主遣其大将军王操将兵略取王琳之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后梁国主派他的大将军王操带兵攻取王琳控制的长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己卯、559 ）

三年（己卯，公元559 年）

春，正月，己酉，周太师护上表归政，周王始亲万机；军旅之事，护犹崐总之。初改都督州军事为总管。

春季，正月，己酉（疑误），北周太师宇文护上表表示把政权归还周王，周王开始亲理万机；但军事方面的事务，宇文护还是总揽着。开始把都督州军事这一官职改称总管。

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虽与琳合而潜通于陈；二月，辛酉，以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王琳召见桂州刺史淳于量。淳于量虽然表面上与王琳合作，但背地里却与陈朝相通。二月，辛酉（初三），朝廷任命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

壬午，侯引兵焚齐舟舰于合肥。

壬午（二十四日），侯带兵在合肥烧毁了北齐的兵舰。

丙戌，齐主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事乃以闻。尚书左仆射崔暹卒，齐主幸其第哭之，谓其妻李氏曰：“颇思暹乎？”对曰：“思之。”帝曰：“然则自往省之。”因手斩其妻，掷首墙外。

丙戌（二十八日），北齐国主文宣帝在甘露寺坐禅念经，传令只有发生了军机大事才可以报告他。尚书左仆射崔暹去世，文宣帝到他家里去哭吊，问他的妻子李氏说：“你很想崔暹吗？”李氏回答说：“很想。”文宣帝说：“那么你自己去看望他吧！”于是挥剑斩下李氏的首级扔到墙外头。

齐斛律光将骑一万，击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斩之，柏谷城主薛禹生弃城走，遂取文侯镇，立戍置栅而还。

北齐斛律光带领骑兵一万人，去袭击北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将他斩杀。柏谷城守将薛禹扔下城池逃跑，于是斛律光占领了文侯镇，在那儿建立营栅，留下戍守将士，才回来。

三月，戊戌，齐以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三月，戊戌（十一日），北齐任命待中高德政为尚书右仆射。

吐谷浑寇周边，庚戌，周遣大司马贺兰祥击之。

吐谷浑入侵北周边境。庚戌，（二十三日），北周派大司马贺兰祥去抗击。

丙辰，齐主至邺。

丙辰（二十九日），北齐文宣帝到了邺城。

梁永嘉王庄至郢州，遣使入贡于齐。王琳遣其将雷文策袭后梁监利太宗蔡大有，杀之。

梁永嘉王萧庄抵达郢州，派使者向北齐进贡礼品。王琳派他的将领雷文策去袭击后梁监利太守蔡大有，杀了他。

齐主之为魏相也，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为长史，帝将受禅，弼谏止之。帝问：“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帝以为讥己，衔之。高德政用事，弼不为之下，尝于众前面折德政；德政数言其短于帝，弼恃旧，不自疑。夏，帝因饮酒，积其愆失，遣使就州斩之；既而悔之，驿追不及。

北齐国主文宣帝还在当东魏的宰相时，胶州刺史定阳文肃侯杜弼当长史，文宣帝将要接受禅让时，杜弼曾进谏劝阻他。文宣帝问他：“治理国家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杜弼回答说：“鲜卑族不过是些驾车骑马的流浪汉，如果要说治理国家，还是应当用中原的汉人。”文宣帝认为他这话是讥笑自己不能治国，对他记恨在心。高德政管政事时，杜弼不服他的气，曾经当着众人的面驳斥高德政的意见。高德政多次在文宣帝面前数说杜弼的短处，杜弼自恃是旧臣，并不怀疑高德政会在文宣帝面前进谗言害自己。夏季，文宣帝乘着酒酣，把他的罪愆过失积累起来清算，派使者到州里去把杜弼斩首。不久后悔了，派驿使去追回成命，已经来不及了。

闰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定新历。

闰四月，戊子（初二），北周命令有关部门重新修订新历法。

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将兵城南皖口。

丁酉（十一日），陈朝派镇北将军徐度带兵在南皖口修城。

齐高德政与杨同为相，常忌之。齐主酣饮，德政数强谏，齐主不悦，谓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惧，称疾，欲自退。帝谓杨曰：“我大忧德政病。”对曰：“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病当自差。”帝从之。德政见除书，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谓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亲崐以小刀刺之，血流沾地。又使曳下斩去其足，刘桃枝执刀不敢下，帝责桃枝曰：“尔头即堕地！”桃枝乃斩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于门下，其夜，以毡舆送还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宝满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见之，怒曰：“我御府犹无是物！”诘其所从得，皆诸元赂之，遂曳出，斩之。妻出拜，又斩之。并其子伯坚。以司州牧彭城王为司徒，侍中高阳王为尚书右仆射；乙巳，以兼太尉。

北齐高德政与杨同为宰相，杨常常忌恨他。北齐国主文宣帝酗酒酣饮，高德政多次激切地进谏，文宣帝不高兴，对身边左右的人说：“高德政经常以盛气欺凌逼迫我。”高德政听说后，心中恐惧，托言有病，想引退。文宣帝对杨说：“我很担忧高德政的病。”杨说：“陛下如果起用他当冀州刺史，他的病自己就会好的。”文宣帝听从了这个建议。高德政见到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的文书，马上就起来没病了。文宣帝知道后勃然大怒，把高德政召来，对他说：“听说你病了，我来给你扎扎针。”亲自拿出小刀刺他，血流下一地。又让人把他拉下去砍去他的双脚。刘桃枝拿着刀不敢下手，文宣帝责骂刘桃枝说：“你的头马上就要坠地了！”刘桃枝于是就砍去高德政脚上的三个指头。文宣帝的盛怒还没有缓解，把高德政关在门下省，当天晚上，用铺着毛毡的车子送他回家。第二天早上，高德政的妻子拿出摆满四个坐床的珍宝，想用这些珍宝来托人求情。文宣帝出其不意地到他家，看到了这些珍宝，勃然大怒说：“我的御府里还没有这些宝物呢！”追问高家这些珍宝从何处得来，一问才知道都是诸位元姓的贵族贿赂高德政的东西，于是就把高德政拽出来斩首了。高妻出来拜见文宣帝，又被斩首，一起被斩的还有高德政的儿子高伯坚。文宣帝任命司州牧彭城王高为司徒，侍中高阳王高为尚书右仆射。乙巳（十九日），任命高兼太尉一职。

齐主封子绍廉为长安王。

北齐文宣帝封儿子高绍廉为长乐王。

辛亥，周以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邕为大司空。

辛亥（二十五日），北周任命侯莫陈崇为大司徒，达奚武为大宗伯，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柱国辅城公宇文邕为大司空。

乙卯，周诏：“有司无得纠赦前事；唯厩库仓廪与海内所共，若有侵盗，虽经赦宥免其罪，征备如法。”

乙卯（二十九日），北周下诏，规定：“有关部门不能再检举大赦以前的事；只有国家的车马库、粮仓、货栈是海内所共有的财产，如果有侵吞盗窃的人，虽然经过赦免宽大免去罪行，但必须让他依照规定缴纳钱粮作为赔偿。”

周驾兰祥与吐谷浑战，破之，拔其洮阳、洪和二城，以其地为洮州。

北周贺兰祥与吐谷浑开战，打败了吐谷浑，攻取了其所属的洮阳、洪和两城，把这两个城的地方合并为洮州。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五月，丙辰朔（疑误），发生日食。

齐太史奏，今年当除旧布新。齐主问于特进彭城公元韶曰：“汉光武何故中兴？”对曰：“为诛诸刘不尽。”于是齐主悉杀诸元以厌之。癸未，诛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于地牢，绝食，啖衣袖而死。

北齐的太史上奏，提议今年应当除旧布新。北齐文宣帝问特进彭城公元韶说：“汉朝光武皇帝为什么能实现中兴大业呢？”元韶回答说：“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把姓刘的杀干净。”于是文宣帝把姓元的全部杀掉，以此预防类似光武中兴一类的事发生。癸未（二十七日），杀了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把元韶等十九家关起来。元韶关在地牢里，断绝了食物，最后咬嚼衣袖，活活饿死。

周文育、周迪、黄法氍共讨余公，豫章太守熊昙朗引兵会之，众且万人。文育军于金口，公诈降，谋执文育，文育觉之，囚送建康。文育进屯三陂。王琳遣其将曹庆帅二千人救余孝劢，庆分遣主帅常众爱与文育相拒，自帅其众攻周迪及安南将军吴明彻，迪等败，文育退据金口。熊昙朗因其失利，谋杀文育以应众爱，监军孙白象闻其谋，劝文育先之，文育不从。时周迪弃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书，自赍以示昙朗，昙朗杀之于坐而并其众，崐因据新淦城。昙朗将兵万人袭周敷，敷击破之，昙朗单骑奔巴山。

周文育、周迪、黄法氍一起讨伐余公。豫章大守熊昙朗带兵去与他们会合，这样共有一万军队。周文育驻扎在金口，余公假装投降，密谋着要在周文育受降时抓住他。周文育察觉到这一密谋，反而把余公抓住送到建康去。周文育接着进驻三陂。王琳派他的部将曹庆率领二千人去救援余孝劢。曹庆分派主帅常众爱去与周文育相对抗，自己率领队伍攻打周迪和安南将军吴明彻，周迪等败退下来，周文育也退守金口。熊昙朗因周迪、周文育兵败，就谋划杀害周文育以接应常众爱。监军孙白象知道了这一密谋，就劝周文育要先动手，但周文育不听。这时周迪扔下船逃跑了，不知去向，乙酉（二十九日），周文育才得到周迪的信，他亲自带着周迪的信去给熊昙朗看，熊昙朗就在座位上把周文育杀了，吞并了周文育的部众，乘势占据了新淦城。熊昙朗又带兵一万人去袭击周敷，周敷把他打败了，熊昙朗单人匹马逃奔巴山。

鲁悉达部将梅天养等引齐军入城。悉达帅麾下数千人济江自归，拜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

鲁悉达的部将梅天养等人引领北齐军队入城。鲁悉达自己率领部下几千人渡过长江回去，陈朝拜他为平面将军、北江州刺史。

六月，戊子，周以霖雨，诏群臣上封事极谏。左光禄大夫猗氏乐逊上言四事：其一，以为“比来守令代期既促，责其成效，专务威猛；今关东之民沦陷涂炭，若不布政优优，闻诸境外，何以使彼劳民，归就乐土！”其二，以为“顷者魏都洛阳，一时殷盛，贵势之家，竞为侈靡，终使祸乱交兴，天下丧败；比来朝贵器服稍华，百工造作务尽奇巧，臣诚恐物逐好移，有损政俗。”其三，以为“选曹补拟，宜与众共之；今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铨衡，不取物望，既非机事，何足可密！其选置之日，宜令众心明白，然后呈奏。”其四，以为“高洋据有山东，未易猝制，譬犹棋劫相持，争行先后，若一行不当，或成彼利，诚应舍小营大，先保封域，不宜贪利边陲，轻为举动。”

六月，戊子（初三），北周因为久雨不停，下诏让群臣献上密封的条陈尽力进谏。左光禄大夫猗氏县人乐逊上书说了四件事：其一，认为：“近来太守县令接替的期限太短促，上司又严格责求他们施政的成效，为了表现政绩，他们就专门在威猛上着力。现在关东之民沦陷于水火之中，生灵涂炭，如果不实施比较宽和的政策，让仁政的名声传遍境外，那怎么能使那些劳苦的百姓来投奔我们来呢？”其二，认为：“不久前魏国国都洛阳，一时间富足强盛，贵族权势之家，比赛着奢华浪费，终于使灾祸动乱交替出现，天下丧失破败。同样，近来我国朝廷上的权贵们所用器具、所着服饰也开始奢华起来了，各种工匠们在制造工艺上都争着穷尽奇巧之思，我实在担心这种追美器美佳物的风气成为一时之好，这会损害政教风俗的。”其三，认为：“选官员去补缺或准备升迁，这种人事方面的决定应该和大家共同商讨。现在州郡一级选配官员，还要召集乡闾人士征求意见，何况中央政府对官员的考察衡量，是关系天下利弊的大事，竟然不听取社会上的舆论，不按官员在民间的声望来决定，这既然不是什么机密事，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官员选拔任用时，应该让大家心里明白，然后再向皇帝启奏。”其四，认为：“高洋占据山东一带，不容易马上制伏他，双方的形势，就象下围棋的打劫一样相持不下，互相争着落子的先后，如果一步不妥当，也许造成了对方的优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策略应该是舍弃小利，求取大利，先保住自己的封域，不宜为贪图边陲之地而轻举妄动。”

周处士韦，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魏、周之际，十征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夺其志，世宗礼敬尤厚，号曰“逍遥公”。晋公护延之至第，访以政事；护盛修第舍，仰视堂，叹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护不悦。

北周的处士韦是韦孝宽的哥哥，他的志向是崇尚平和淡泊，魏、周之际，曾十次征召他做官，他都不屈志服从。文帝宇文泰对他很尊重，不强迫他改变素志，明帝宇文毓对他的礼遇敬重尤其优厚，称他为“逍遥公”。晋公宇文护把他请到家里，询问他对政事的意见；宇文护把自己的房子修得高大漂亮，韦进门后仰头看看厅堂，感叹地说：“酗酒纵饮，嗜好靡靡之音，修建高峻的房子，雕绘屋墙，这几样如果占了一样，没有不灭亡的。”宇文护听了很不高兴。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俊，赞之孙也，少有学行。家人常卖物，多得绢五匹，俊于后知之，曰：“得财失行，吾所不取。”访主还之。敦睦宗族，与同丰约，教训子孙，必先礼义。自大统中，称老疾，不朝谒；世宗虚心欲见之，俊不得已入见。王引之同席而坐，问以魏朝旧事；载以御舆，令于王前乘之以出，顾谓左右曰：“如此之事，唯积善者可以致之。”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俊是寇的孙子，自小就有学问，有品行。家里人常常卖东西，有一回卖东西多得了五匹绢，寇俊后来知道了，说：“得到财物，失去品行，这是我所不容之事。”于是寻访到绢的主人，把多得的绢还给了他。寇俊平时与宗族里的人和睦相处，和他们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教育训导子孙，必定先把礼义教给他们。从大统中期开始他就托言老病，不再进朝见皇帝。明帝宇文毓虚心礼贤，想和他见面，寇俊不得已才入朝见。明帝拉着他，和他同席而坐，问他有关魏朝的旧事；用御用的车子给他乘坐，让他就在自己面前乘上车子出宫。明帝看看左右的人，说：“象寇俊今天享受的礼遇，只有积善的人才可以得到。”

周文育之讨余孝劢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继之。文育死，安都还，遇王琳将周炅、周协南归，与战，擒之。孝劢弟孝猷帅所部四千家诣安都降。安都进军至左里，击曹庆、常众爱，破之。众家奔庐山，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

周文育讨伐余孝劢的时候，陈武帝命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带兵去当后备军。周文育被谋害后，侯安都只好回来，路上遇到王琳带着周炅、周协回南方去，就拦住打了一杖，把王琳等人俘获了。余孝劢的弟弟余孝猷率领他管辖的百姓四千家到侯安都那里去请降，侯安都挥兵前进到左里，猛攻曹庆、常众爱，打败了他们。常众爱奔逃到庐山，庚寅（初五），庐山的百姓杀了他，把他的首级拿出来示众。

诏临川王于南皖口置城，使东徐州刺史吴兴钱道戢守之。

陈武帝下诏让临川王陈在南皖口设立城堡，派东徐州刺史吴兴人钱道戢去驻守。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临戎制胜，英谋独运，而为政务崇宽简，非军旅急务，不轻调发。性俭素，常膳不过数品，私宴用瓦器、蚌盘，淆核充事而已；后宫无金翠之饰，不设女乐。

丁酉（十二日），陈武帝身体不适，丙午（二十一日），病逝。陈武帝每临军机大事都能确定破敌制胜之道，他英勇善谋，独出心裁，而处理政务则崇尚宽和简朴，如不是军旅急务，一般不轻易调发军队。他天性节俭朴素，平常膳食只有几样菜而已，私人宴会用瓦器、饰以蚌壳的木盘，酒菜足够应付也就行了。后宫的妃子、宫女没有披金带翠的服饰，也不设女乐。

时皇子昌在长安，内无嫡嗣，外有强敌，宿将皆将兵在外，朝无重臣，唯中领军杜棱典宿卫兵在建康。章皇后召棱及中书侍郎蔡景历入禁中定议，秘不发丧，急召临川王于南皖。景历亲与宦者、宫人密营敛具。时天暑，须治梓宫，恐斤斧之声闻于外，乃以蜡为秘器，文书诏敕，依旧宣行。

当时皇子陈昌被俘在长安，陈朝国内没有嫡亲的皇位继承人，国外又有强大的敌人，有经验的老将都带兵在外头，朝廷里也没有重臣。只有领军杜棱掌管宫廷宿卫军还在建康。章皇后召杜棱和中书侍郎蔡景历进入宫禁之中商量主意，决定秘不发丧，紧急从南皖召回临川王陈。蔡景历亲自和宦官、宫人一起秘密地办理装殓尸体的器具。当时天气很热，必须做一个较大的棺材，因为担心斧头砍削木头的声音传出宫外，就用蜡做成一装尸的棺材。朝廷的一应文书诏敕，仍然按平时的样子宣布颁行。

侯安都军还，适至南皖，与临川王俱还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书省，安都与群臣定议，奉王嗣全，王谦让不敢当。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大功于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即按剑上殿，白皇后出玺，又手解发，推就丧次，迁殡大行于太极西阶。皇后乃下令，以纂承大统。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为皇太后。辛酉，以侯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侯安都的军队回朝，正好到达南皖，听到消息，就和临川王陈一起回到朝廷。甲寅（二十九日），临川王到了建康，入朝后住在中书省。侯安都与各崐位大臣商量，决定拥戴临川王继承皇帝位，临川王表示谦让不敢接受。皇后因为皇子陈昌还活着的原故，也不肯下这个命令，大臣们议论纷纷，犹豫着不能做出决定。侯安都说：“现在四方都不安定，哪有功夫想得那么远！临川王平定东土，为国家立有大功，我们必须共同拥立他为国主。今天之事，迟疑而不立即答应的人一律斩首。”于是手执剑把走上宫殿，要求皇后拿出玉玺，又亲手解开陈的头发，推他站到了丧事中皇位继承人应该站的位置上，并把棺材迁到太极殿西阶，隆重地为陈武帝发丧。皇后这才下了命令，让陈继承皇帝位，当天，陈就即位，颁布了大赦天下令。秋季，七月，丙辰（初一），尊奉皇后为皇太后。辛酉（初六），任命侯为太尉，侯安都为司空。

齐显祖将如晋阳，乃尽诛诸元，或祖父为王，或身尝贵显，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邺下为之久不食鱼。使元黄头与诸囚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独能至紫陌乃堕，仍付御史中丞毕义云饿杀之。唯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数家获免。蛮，继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孙也。定襄令元景安，虔之玄孙也，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

北齐文宣帝将要去晋阳，于是全部杀掉旧朝元姓的子孙，其中或祖父封过王，或自己曾经显赫富贵过，都在东市被斩首，他们的婴儿被扔上空中，掉下来时让兵士用槊接住。前后死去的共有七百二十一人，尸体全部扔入了漳河水内，老百姓剖鱼时往往能见到人的指甲，邺城周围的人因此很久都不再吃鱼了。又让元黄头和很多囚犯从金凤台上乘上纸鸢飞下，落地的人大都摔死了，但元黄头居然能飞到紫陌才落到地上，没有摔死，于是又把他交给御史中丞毕义云看管，最后活活被饿死。在这次大杀戮中，只有开府仪同三司元蛮、祠部郎中元文遥等几家得到赦免。元蛮是元继的儿子，常山王高演的妃子的父亲。元文遥是常山公元遵的五世孙。定襄县县令元景安，是陈留王元虔的玄孙，他想请求改姓高，但是他的堂兄元景皓说：“怎么能扔掉自己的本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可玉碎，怎么能求瓦全呢？”元景安把他的话向文宣帝告密，文宣帝把元景皓抓起来，杀害了。赐元景安改姓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于万安陵，庙号高祖。

八月，甲申（疑误），陈朝葬陈武帝于万安陵，庙号为高祖。

戊戌，齐封皇子绍义为广阳王；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

戊戌（十四日），北齐封皇子高绍义为广阳王，任命尚书右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左仆射，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议，以为：“圣人沿革，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旧制称皇帝，建年号。”乙亥，周王始称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成。

北周的御正中大夫崔猷提出建议，认为：“圣人在政事上的继承或变革，都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来进行。现在我们的天子只称为王，实在不能威慑天下，请遵照秦、汉旧制称为皇帝，建立年号。”己亥（十五日），周王才开始称皇帝，追遵文王为文皇帝，改换年号为武成。

癸卯，齐诏：“民间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托携养者，不问世数远近，悉听改复本姓。”

癸卯（十九日），北齐诏令：“民间百姓中如果有父祖辈的人假冒元氏的姓的，或因为受元氏的携带养育而假托姓元氏的，不管年代远近，一律让他们改复本姓。”

初，高祖追谥兄道谭为始兴昭烈王，以其次子顼袭封。及世祖即位，顼在长安未还，上以本宗乏飨，戊戌，诏徙封顼为安成王，皇子伯茂为始兴王。

当初，陈武帝追谥哥哥陈道谭为始兴昭烈王，让他的第二个儿子陈顼继承封号。等到文帝陈即位，陈顼还被俘在长安没有回来，文帝因为他自己继承了皇位，本宗缺乏主祭的人，于是在戊戌（十四日）那天，下诏改封陈顼为安成王，封皇子陈伯茂为始兴王，让他供奉陈道谭的祭祀。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形胜之地，不欲使宿将居之，问诸子：“谁可往者？”皆不对。少子安成公宪请行，太祖以其幼，不许。壬子，周人以宪崐为益州总管，时年十六，善于抚绥，留心政术，蜀人悦之。九月，乙卯，以大将军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广，导之子也。

当初，北周文帝平定蜀地，考虑到蜀地山高路险，是军事要地，不想让老将去镇守，就问自己的儿子们：“谁可以去镇守蜀地？”儿子们都不回答。只有小儿子安成公宇文宪要求去，文帝因为他年幼，没有批准。壬子（二十八日），北周任命宇文宪为益州总管，当时他年仅十六岁，却很善于安抚治理，留心治政之术，蜀地人民很喜欢他。九月，乙卯（初一），任命大将军天水公宇文广为梁州总管。宇文广是宇文导的儿子。

辛酉，立皇子伯宗为太子。

辛酉（初七），陈朝立皇子陈伯宗为太子。

己巳，齐主如晋阳。

己巳（十五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辛未，周主封其弟辅城公邕为鲁公，安成公宪为齐公，纯为陈公，盛为越公，达为代公，通为冀公，为滕公。

辛未（十七日），北周国主封他的弟弟辅城公宇文邕为鲁公，安成公宇文宪为齐公，宇文纯为陈公，宇文盛为越公，宇文达为代公，宇文通为冀公，宇文为滕公。

乙亥，立太子母吴兴沈妃为皇后。

乙亥（二十一日），陈朝立太子陈伯宗的母亲吴兴人沈妃为皇后。

周少保怀宁庄公蔡卒。

北周少保怀宁庄公蔡去世。

齐显祖嗜酒成疾，不复能食，自知不能久，谓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怜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又谓常山王演曰：“夺则任汝，慎勿杀也！”尚书令开封王杨、领军大将军平秦王归彦、侍中广汉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皆受遗诏辅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发丧，群臣号哭，无下泣者，唯杨涕泗呜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诏诸土木金铁杂作一切停罢。

北齐文宣帝因为嗜酒病重，不能进食，自己知道不能活多久了，便对李后说：“人生必有一死，我对死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怜悯太子正道年纪还小，恐怕有人会夺他的皇位！”又对常山王高演说：“要夺皇位也只好由你去，但千万不要杀害我儿。”尚书令开封王杨、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侍中广汉人燕子献、黄门侍郎郑颐都接受遗诏承担辅政的责任。冬季，十月，甲午（初十），北齐文宣帝去世。癸卯（十九日），为其发丧，群臣们都作出号哭的样子，但没有人流泪。只有杨涕泪俱下，呜咽不止。太子高殷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庚戌（二十六日），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下诏命令各种土木金铁杂作之事全部暂停。

王琳闻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吴郡孙为郢州刺史，总留任，奉梁永嘉王庄出屯濡须口，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帅众临江，为之声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诏侯、侯安都及仪同徐度将兵御之。安州刺史吴明彻夜袭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击明彻，大破之，明彻仅以身免。琳因引兵东下。

王琳听到陈武帝去世的消息，便任命少府卿吴郡人孙为郢州刺史，让他总揽留守事宜，自己则拥奉梁朝永嘉王萧庄出兵屯驻濡须口，北齐扬州道行台慕容俨率领部众逼近长江，为其声援。十一月，乙卯（初二），王琳进犯大雷。陈文帝诏令侯、侯安都和仪同徐度带兵去抵抗。安州刺史吴明彻乘夜袭击湓城，王琳派巴陵太守任忠进攻吴明彻，把他打得大败，吴明彻只逃出了一条命。王琳乘引势兵东下。

齐以右丞相斛律金为左丞相，常山王演为太傅，长广王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淹为司空，高阳王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

北齐任命右丞相斛律金为丞相，常山王高演为太傅，长广王高湛为太尉，段韶为司徒，平原王高淹为司空，高阳王高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高孝琬为司州牧，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

辛未，齐显祖之丧至邺。

辛未（十九日），北齐文宣帝的灵柩由晋阳移到邺城。

十二月，戊戌，齐徙上党王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绍义为范阳王，长崐乐王绍广为陇西王。

十二月，戊戌（十五日），北齐改封上党王高绍仁为渔阳王，广阳王高绍义为范阳王，长乐王高绍广为陇西王。

第一百六十八卷

陈纪二世祖文皇帝上天嘉元年（庚辰、560 ）

陈纪二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 年）

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

春季，正月，癸丑朔（初一），陈朝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天嘉。

齐大赦，改元乾明。

北齐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乾明。

辛酉，上祀南郊。

辛酉（初九），陈文帝在南郊祭天。

齐高阳王，以滑稽便辟有宠于显祖，常在左右，执杖以挞诸王，太皇太后深衔之。及显祖殂，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余；癸亥，卒。

北齐高阳王高，因为善于滑稽说笑、曲意奉承而得到文宣帝的宠爱，常常跟在文宣帝左右，拿棍棒殴打诸王，太皇太后对他怀恨很深。待到文宣帝去世，高犯了罪，太皇太后命令打了他一百多棍。癸亥（十一日），伤重而死。

辛未，上祀北郊。

辛未（十九日），陈文帝在北郊祭地。

齐主自晋阳还至邺。

北齐国主高殷从晋阳回到邺城。

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纪机自军所逃还宣城，据郡应王琳，泾令贺当迁讨平之。

二月，乙未（十三日），高州刺史纪机从侯的军队里逃回宣城，占据了郡城呼应王琳，泾县县令贺当迁率兵讨平了他。

王琳至栅口，侯督诸军出屯芜湖，相持百余日。东关春水稍长，舟舰得通，琳引合肥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军势甚盛。进军虎槛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浪大，不得还浦。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等亦引军退入芜湖。

王琳的军队抵达栅口，侯督率各路兵马屯驻于芜湖，两军相持一百多天。东关一带春天水位涨高了一些，船舰可以通航了，王琳就带领合肥、湖一带的部众，乘兵船沿江排列而下，舳舻首尾相连，军势看去很强大。侯向虎槛洲进军，王琳也派出兵船排列在长江西面，隔着虎槛洲停泊下来。第二天，两军交战，王琳的军队稍稍退却，退到长江西岸以自保。到晚上，东北风猛刮，把他的舟舰全刮坏了，搁浅在沙滩上，浪很大，回不了江岸。到天亮时，风才平静下来，王琳到江边收拾船只，侯等人也带着军队退入芜湖。

周人闻琳东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史宁将兵数万乘虚袭郢州，孙婴城自守。琳闻之，恐其众溃，乃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闻于陈军。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将兵万余人助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之子子会将铁骑二千屯芜湖西岸，为之声势。

北周人听到王琳东下进犯陈朝的消息，乘机派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诸军事及荆州刺史史宁带兵数万人乘虚袭击郢州，孙环绕城墙设防线而固守。王琳听到消息，担心自己军心不稳，众人溃散，于是加紧率领水师东下，直到离芜湖十里地才停泊下来，军中敲击木柝报时示警的声音，一直传到陈朝军队里。北齐仪同三司刘伯球带兵一万多人帮助王琳水战，行台慕容恃德的儿子慕容子会带领两千名铁骑屯驻在芜湖西岸，声援王琳。

丙申，令军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时西南风急，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发拍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余皆弃船登岸，为陈军所杀殆尽。齐步军在西岸者，自相蹂践，并陷于芦荻泥淖中；骑皆弃马脱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刘伯球、慕容子会，斩获万计，尽收梁、齐军资器械。琳乘舴艋冒陈走，至湓城，欲收合离散，众无附者，乃与妻妾左右十余人奔齐。

丙申（十四日），侯下令军队一早就做饭，在寝席上用饭，严阵以待王琳军队进犯。当时西南风刮得又急又猛，王琳自以为得到天公帮助，便带兵径崐直逼近建康。侯等人慢慢地从芜湖出来跟在王琳兵船后头，结果西南风反而被侯利用了。王琳让士兵扔火炬去烧陈朝军队的兵船，因为逆风，反而烧了自己的兵船。侯命令士兵把战船前后的拍竿拿出来拍击王琳的兵船，又用牛皮蒙着有冲击力的小船去撞他的军舰，并用熔化的铁水泼将过去。王琳军队大败，军士溺水而死的有十分之二、三，其余的都扔下船逃上岸，被陈朝军队拦住，砍杀得几乎一个都不剩了。北齐的步军在西岸也乱成一团，自相践踏，全陷入了芦荻泥泞之中；骑兵都扔下马匹逃跑，幸免于死的只有十分之二三而已。陈朝军队抓获了刘伯球、慕容子会，杀死和俘虏敌军数以万计，梁军和北齐军的军用物资和兵器也全被陈朝军队缴获了。王琳乘坐舴艋小船冲出战场逃跑，抵达湓城，想把散失流离的军士收拢来，但再也没有人愿意归附他，于是只好带着妻妾、左右亲信十几个人去逃奔北齐。

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卫永嘉王庄；及败，左右皆散。泌以轻舟送庄达于齐境，拜辞而还，遂来降；仲威奉庄奔齐。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帅部曲来降。

早先，王琳派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刘仲威去做永嘉王萧庄的侍卫，待到兵败，萧庄左右的人也都逃散了。袁泌用轻舟把萧庄一直送到北齐边境，才拜辞而回，于是就来投降陈朝，刘仲威护卫萧庄逃奔北齐。袁泌是袁昂的儿子。樊猛和他的哥哥樊毅也带着部众前来投降陈朝。

齐葬文宣皇帝于武宁陵，庙号高祖，后改曰显祖。

北齐把文宣帝葬在武宁陵，庙号为高祖，后来又改称显祖。

戊戌，诏：“衣冠士族、将帅战兵陷在王琳党中者，皆赦之，随材铨叙。”

戊戌（十六日），陈文帝下诏，说：“不论是有身份的士族文官，还是将帅士兵，凡是陷进王琳一党里的，回来了都赦免其罪，按照他们的才能予以选拔任命。”

已亥，齐以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以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

已亥（十七日），北齐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任命长广王高湛为大司马、并省录尚书事，任命尚书左仆射平秦王高归彦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左仆射。

诏：“诸元良口配没入官及赐人者并纵遣。”

北齐废帝下诏令：“凡是元姓的家庭成员被配入官府为奴和赐人为奴的，全部遣还。”

乙巳，以太尉侯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湓城。

乙巳（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太尉侯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镇守湓城。

齐显祖之丧，常山王演居禁中护丧事，娄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谅阴，诏演居东馆，欲奏之事，皆先咨决。杨等以演与长广王湛位地亲逼，恐不利于嗣主，心忌之。居顷之，演出归第，自是诏敕多不关预。

北齐文宣帝去世以后，常山王高演住在宫禁之中处理丧事，娄太后想立他为帝但没有实现；太子登了皇位之后，高演才到朝廷百官中去就列。因为天子居丧，便下诏让高演居住在东馆，大臣们想启奏皇帝的事，都先到高演那儿请示决定。杨等人因为高演与长广王高湛地位很高，与皇帝又是亲属关系，恐怕他们对嗣主产生威胁，所以对他们心怀猜忌。在东馆住了一阵子之后，高演搬出来回自己的宅第。从此之后，有关诏书敕令的事大多不再干预了。

或谓演曰：“鸷鸟离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屡出？”中山太守阳休之诣演，演不见。休之谓王友王曰：“昔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犹恐不足。录王何所嫌疑，乃尔拒绝宾客！”

有人对高演说：“凶猛的鸷鸟一旦离开窝巢，鸟蛋就有被掏的危险。在如今这种形势之下，大王您怎么可以经常外出呢？”中山太守阳休之去拜见高演，高演托词不见他。阳休之对常山王友王说：“过去周公早上读一百篇书，晚上会见七十个士，还恐怕做得不够。录王避什么嫌疑，竟这样拒绝宾客？”

先是，显祖之世，群臣人不自保。及济南王立，演谓王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优闲。”因言：“朝廷宽仁，真守文良主。”曰：“先帝时，东崐宫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骤览万机，殿下宜朝夕先后，亲承音旨。而使他姓出纳诏命，大权必有所归，殿下虽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遂冲退，自审家祚得保灵长乎？”演默然久之，曰：“何以处我？”曰：“周公抱成王摄政七年，然后复子明辟，惟殿下虑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曰：“殿下今日地望，欲不为周公，得邪？”演不应。显祖常遣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故言及之。

早先，文宣帝在的时候，群臣人人不能自保。待到济南王立为皇帝，高演对王说：“皇上现在亲自执政了，我们也能托福保住优闲的日子了。”因此又说：“皇上宽和施仁，真是能继承基业、光大教化的良主啊。”王回答说：“先帝时，东宫太子那儿还曾委派一个胡人去辅导他呢。现在皇上年龄还小，骤然承担起处理纷繁的军国大事的重任，殿下正是得早晚陪在他身边，亲自听取皇上的言语圣旨。如果放任外姓之人去传递诏命，国家大权必然会旁落，那时殿下虽然想守住自己的藩国，还能如愿吗？即使您能如愿以偿，急流勇退，但请想想，高家的国祚还能够千秋万代永在吗？”高演听了，默不作声，想了很久，才问：“那我该怎样自处呢？”王进言说：“过去周公曾抱着成王摄政七年，然后才把政权归还成王，明确表示自身引退，希望殿下好好想想！”高演说：“我怎么敢自比为周公呢！”王回答说：“以殿下今日的地位声望而言，你想不当周公，能行吗？”高演听了没有应声。文宣帝常常派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所以王的话里提到这件事。

齐主将发晋阳，时议谓常山王必当留守根本之地；执政欲使常山王从帝之邺，留长广王镇晋阳；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从至邺。外朝闻之，莫不骇愕。又敕以王为并州长史。演既行，出郊送之。演恐有觇察，命还城，执手曰：“努力自慎！”跃马而去。

北齐国主高殷将从晋阳出发去邺城继位，当时的舆论认为常山王高演必定会留守在晋阳这个国家的根本之地；执政者想让常山王跟随高殷去邺城，留下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不久又对高湛产生了怀疑，于是下令二王都跟从高殷去邺城。朝廷外的人听到这种安排，没有不感到害怕惊愕的。接着又下一道敕令，让王去当并州长史。高演既已出发，王到郊外为他送行。高演恐怕有人暗中窥视监察，命令王快回城去，临别，拉着王的手说：“望你努力自我保重！”然后跳上马奔跃而去。

平秦王归彦总知禁卫，杨宣敕留从驾五千兵于西中，阴备非常；至邺数日，归彦乃知之，由是怨。

平秦王高归彦总管禁卫军，杨宣布敕令，留下随驾的五千名精兵在晋阳，暗中准备对付非常事件。到达邺城几天后，高归彦才知道这种安排，从此对杨产生了怨恨之心。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东平公主，每曰：“若不诛二王，少主无自安之理。”燕子献谋处太皇太后于北宫，使归政皇太后。

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是可朱浑道元的儿子，娶了废帝高殷的姑母东平公主为妻，他总是说：“如果不杀了二王，少主决不可能平安执政。”燕子献谋划着把太皇太后安置到邺城北宫去，使国家政权归皇太后掌管。

又自天保八年已来，爵赏多滥，杨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开府及开封王，诸叨窃恩荣者皆从黜免。由是嬖宠失职之徒，尽归心二叔。平秦王归彦初与杨、燕同心，既而中变，尽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另外，自从天保八年以来，官爵赏赐太多太滥，杨想加以澄清淘汰，于是带头上表请求解除自己开府及开封王的职务，众多沾光窃取皇恩享受荣华的人都跟着被废黜罢免了。从此那些原来被宠幸但现在失去官职的人，都归心于高演与高湛两位皇叔。平秦王高归彦起初和杨、燕子献是一条心，不久中途变志，把杨、燕子献疏远猜忌二王的种种迹象全部密告了二王。

侍中宋钦道，弁之孙也，显祖使在东宫，教太子以吏事。钦道面奏帝，称“二叔威权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许，曰：“可与令公共详其事。”

侍中宋钦道是宋弁的孙子。文宣帝派他住在东宫，教育太子熟悉吏事。宋钦道当面启奏废帝说：“两位皇叔威权已经很重，应该设法尽快除去他们。”废帝不许可，对他说：“你可以和令公杨共同详细了解这件事。”

等议出二王为刺史，以帝慈仁，恐不可所奏，乃通启皇太后，具述安危。宫人李昌仪，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其同姓，甚相昵爱，以启示之；昌仪崐密启太皇太后。

杨等人商议把二王派出去当刺史，但考虑到高殷天性慈爱仁厚，恐怕不会批准他们的奏请，于是就直接启奏皇太后，详尽讲述了二王构成的威胁以及皇上的安危。宫人李昌仪，是高仲密的妻子。李太后因为她和自己同姓，便和她很亲近，十分喜爱她，就把杨等人递上来的奏折给她看。李昌仪便秘密地把奏折的内容报告了太皇太后。

等又议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长广王湛镇晋阳，以常山王演录尚书事。二王既拜职，乙巳，于尚书省大会百僚。等将赴之，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止之，曰：“事未可量，不宜轻脱。”曰：“吾等至诚体国，岂常山拜职有不赴之理！”

杨等人又商议说不能让二王都出去当刺史，于是就启奏，请求让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任命常山王高演为录尚书事。二王拜领了官职以后，乙巳（二十三日），在尚书省会见百官。杨等人将去赴会，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颐阻止了他们，说：“这事的深浅不可测量，不宜轻率。”杨说：“我等对国家一片至诚，岂有常山王拜职而不去赴会的道理！”

长广王湛，旦伏家僮数十人于录尚书后室，仍与席上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数人相知约曰：“行酒至等，我各劝双杯，彼必致辞。我一曰‘执酒’，二曰‘执酒’，三曰‘何不执’，尔辈即执之！”及宴，如之。大言曰：“诸王反逆，欲杀忠良邪！尊天子，削诸侯，赤心奉国，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缓之。湛曰：“不可。”于是拳杖乱殴，及天和、钦道皆头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献多力，头又少发，狼狈排众走出门，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献叹曰：“丈夫为计迟，遂至于此！”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执颐于尚药局。颐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岂非命也！”

长广王高湛，一早就在后室中埋伏了几十个家僮，并对参与宴会的勋贵贺拔仁、斛律金等几个人关照说：“敬酒敬到杨等人时，我对他们每个人各劝双杯酒，他们必定起来致辞。我头一次说：”拿酒‘，第二次说：“拿酒’，第三次说‘为什么不拿！’你们就动手把他们抓起来！”到了宴会时，果真照计划办理。杨被抓时大声说：“诸王造反谋逆，想杀害忠臣良将吗？我等尊奉天子，削弱诸侯，赤胆忠心为国家，有什么罪！”常山王高演想缓和一点。高湛说：“不行。”于是拳头棍棒乱打，杨、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都被打的满头满面流血，每人被十个人按住，一点也动弹不得。燕子献力气大，头发又很少，一下子挣脱，狼狈地推开众人跑出门去，斛律光追上去捉住了他。燕子献长叹说：“大丈夫用计迟了一步，终于落到这步田地！”二王又派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到尚药局去抓郑颐。郑颐说：“这帮人不听智者的话以至于此，这难道不是命吗？”

二王与平秦王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等唐突入云龙门，见都督叱利骚，招之，不进，使骑杀之。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刃呵演，演使归彦谕之，体宁厉声不从。归彦久为领军，素为军士所服，皆弛仗，休宁方叹息而罢。

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与平秦王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推拥着杨等人闯入云龙门，遇见了都督叱利骚，便招呼他过来，他不来，便派骑兵去杀了他。开府仪同三司成休宁抽出刀来呵斥高演，高演派高归彦去说服他，成休宁声色俱厉地抗议，表示绝不服从。高归彦长期以来担任领军，军士们一向对他很敬服，这时都放下兵器不再抵抗，成休宁才叹息着让开了。

演入，至昭阳殿，湛及归彦在朱华门外。帝与太皇太后并出，太皇太后坐殿上，皇太后及帝侧立。演以砖叩头，进言曰：“臣与陛下骨肉至亲，杨遵彦等欲独擅朝权，威福自己，自天公已下皆重足屏气；共相唇齿，以成乱阶，若不早图，必为宗社之害。臣与湛为国事重，贺拔仁、斛律金惜献武皇帝之业，共执遵彦等入宫，未敢刑戮。专辄之罪，诚当万死。”

高演进了皇宫，来到昭阳殿，高湛和高归彦停在朱华门外。废帝和太皇太后、皇太后一起走出来，太皇太后坐在宫殿上，皇太后和废帝站在两侧。高演把头抵在殿砖上，边叩头边说：“臣与陛下是至亲骨肉，杨遵彦等人想独自垄断朝廷大权，作威作福，自王公以下的文武百官无不蹑足屏气，莫敢吱声；这帮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已经成了动乱的祸根，如果不早日除掉他们，必定会成为宗庙社稷的大害。我与高湛以国家安危为重，贺拔仁、斛律金珍惜献武皇帝开创的事业，所以才共同行动，抓住了杨遵彦等人入宫见皇上，我们未敢崐对他们擅自施刑杀戮，现交由皇上处治。我等没有事先请示就行事，专断之罪，实在罪该万死。”

时庭中及两庑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素为显祖所厚，叩刀仰视，帝不睨之。帝素吃讷，仓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厉声曰：“奴辈即今头落！”乃退。永乐内刀而泣。

当时宫庭中和两边走廊里有卫士二千余人，都披着甲胄、拿着兵器等待废帝的诏令。武卫娥永乐，武艺力气超群，过去一向为文宣帝所看重厚待，这时用手敲着刀刃，抬起头来仰视废帝，期待他下令。但废帝有意不看他。废帝平素就口吃木讷，这时仓猝之间更不知该说什么好。太皇太后下令卫兵放下兵器退下，卫士们不退；太皇太后又厉声喝道：“你们这些奴才不听令，立刻就让你们掉脑袋！”卫士们这才退下了。娥永乐把刀插入鞘内痛哭起来。

太皇太后因问：“杨郎何在？”贺拔仁曰：“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怆然曰：“杨郎何所能为，留使岂不佳邪！”乃让帝曰：“此等怀逆，欲杀我二子，次将及我，尔何为纵之？”帝犹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妪斟酌！”太后拜谢。太皇太后又为太后誓言：“演无异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头不止。太后谓帝：“何不安慰尔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为叔惜，况此汉辈！但丐儿命，儿自下殿去，此属任叔父处分。”遂皆斩之。

太皇太后这才发问：“杨郎现在在哪里？”贺拔仁回答说：“他一只眼睛的眼球被打出来了。”太皇太后怆然涕下，说：“杨郎能有什么反抗之力呢，留着他以待任命使唤难道不好吗？”于是责备废帝，说：“这些人心怀叛逆，想杀害我的两个儿子，接着就将要杀害我，你为什么纵容他们？”废帝还是说不出话来。太皇太后既非常生气又悲伤难禁，她说：“怎么可以让我们母子受这汉族老太婆的算计呢！”皇太后跪下谢罪。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发誓说：“高演并没有夺位的异志，只是想除去自身的威胁而已。”高演在下面不断叩头。皇太后只好对废帝说：“还不赶快安慰你叔叔！”废帝这才说出话来：“天子也不敢为叔叔的事而惜身不前呀，何况这些汉人！只要给侄儿一条命，我自己下殿走开，这些人交给叔叔，由你们处治。”于是把杨等人全部斩首了。

长广王湛以郑颐昔尝谗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杀之。演令平秦王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士入守门阁，斩娥永乐于园。

长广王高湛因为记恨郑颐过去曾经在皇帝面前进他的谗言，就特别凌虐他，先把他的舌头割掉，又砍下他的手，然后才杀死他。高演命令平秦王高归彦把原来的侍卫兵士带到华林园去，另换京城一带的军士来宫中担任守卫，娥永乐在华林园被杀害了。

太皇太后临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演亦悔杀之。于是下诏罪状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属不问。”顷之，复簿录五家；王固谏，乃各没一房，孩幼尽死，兄弟皆除名。

太皇太后亲自参加杨的丧事，哭着说：“杨郎是因为忠君才获罪的呀！”她让人用御府的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自放到杨眼眶里去，说：“以此来表达我痛惜的心意。”高演也后悔杀了杨。于是下诏宣布杨等人的罪状时，加上了这样一句：“这些人的罪由他们个人负责，家属不予问罪。”过一阵子，又根据簿册逮捕杨、可朱浑天和、燕子献、宋钦道、郑颐等五家的人口；王一再劝谏，于是五家各抄斩一房，小孩也斩而不留，兄弟们则全被除名。

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杨总机务。鸿胪少卿阳休之私谓人曰：“将涉千里，杀骐而策蹇驴，可悲之甚也！”

任命中书令赵彦深代替杨总理朝廷机要大事。鸿胪少卿阳休之私下对人说：“这真是将要跋涉千里的时候，却杀掉了骐骏马而换上跛足老驴呀，真是太可悲了！”

戊申，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湛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淹为太尉，平秦王归彦为司徒，彭城王为尚书令。

戊申（二十六日），封高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高湛为太傅、京亲畿大都督，封段韶为大将军，平阳王高淹为太尉，平秦王高归彦为司徒，彭城王高为尚书令。江陵之陷也，长城世子昌及中书侍郎顼皆没于长安。高祖即位，屡请之于周，周人许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还，以王琳之难，居于安陆。琳败，昌发安陆；将济江，致书于上，辞甚不逊。上不怿，召侯安都从容谓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藩为归老之地。”安都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于是群臣上表，请加昌爵命。庚戌，以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封衡阳王。

当初，江陵陷落的时候，长城公的世子陈昌及中书侍郎陈顼都陷落在长安。陈武帝即皇位后，多次请求北周人把他们放回来，北周人口头上答应，却不放人。陈武帝去世后，北周人才把陈昌放回来了，但是因为王琳占据长江中流，挑起战端，通往建康的路受阻，陈昌只好暂住安陆。王琳兵败后，陈昌从安陆出发，将要渡江时，写了一封信给陈文帝，信里言辞颇傲慢不逊。文帝看了很不高兴，把侯安都叫来，从容不迫地对他说：“太子将要回来就位了，我得另外求得一块封国作为归老的地方。”侯安都说：“自古以来，哪有什么被代替的天子！臣下很愚昧，不敢接受这个诏令。”于是请求自己去迎接陈昌。于是群臣们联名上表，请求文帝给陈昌封爵并任命。庚戌（二十八日），任命陈昌为骠骑将军、湘州牧，封他为衡阳王。

齐大丞相演如晋阳，既至，谓王曰：“不用卿言，几至倾覆。今君侧虽清，终当何以处我？”曰：“殿下往时位地，犹可以名教出处；今日事势，遂关天时，非复人理所及。”演奏赵郡王睿为长史，王为司马。三月，甲寅，诏：“军国之政，皆申晋阳，禀大丞相规算。”

北齐大丞相高演到晋阳去，到达之后，对王说：“我当初不听您的话，差点被人扳倒。现在君王身旁的坏人虽然已清除掉了，但我到底应当怎样自处呢！”王回答说：“殿下过去以自己的地位名望，还可以以根据名教纲常进退出处；看如今天下形势，已经是关系到天时天命，再也不是以人间常理可以处置的了。”高演奏请任命赵郡王高睿为长史，王为司马。三月甲寅（初三），北齐废帝下诏说：“凡是军政大事，都要申报到晋阳去，禀告大丞相规划决策。”

周军初至，郢州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所失军民三千余人口。周人起土山、长梯，昼夜攻之，因风纵火，烧其内城南面五十余楼。孙兵不满千人，身自抚循，行酒赋食，士卒皆为之死战。周人不能克，乃授柱国、郢州刺史，封万户郡公；伪许以缓之，而潜修战守之备，一朝而具，乃复拒守。既而周人闻王琳败，陈兵将至，乃解围去。集将佐谓之曰：“吾与王公同奖梁室，勤亦至矣；今时事如此，岂非天乎！”遂遣使奉表，举中流之地来降。

北周的军队刚到之时，郢州助防张世贵策动外城的军民去接应北周军队，共失踪军民三千多人。北周人堆起土山，架起长梯，日夜不停地攻城，并乘风纵火，烧掉了郢州内城南面的五十多座楼。孙手下的士兵不足一千人，但他能亲自安抚慰劳士兵，为士兵散酒送食物，士卒们都愿为他死战，北周人攻城不下，于是便授予孙柱国、郢州刺史之职，封为万户郡公，以诱降他；孙假装答应归顺，以为缓兵之计，而暗地里抓紧修整防御工事，一天之内就修整完备，于是又接着抵抗固守。不久北周人听说王琳兵败，陈朝的大军就要过来了，于是就解围走了。孙把将士官佐们集合在一块，对他们说：“我和王琳一起扶助梁室，也够勤劳辛苦的了；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难道不是天命吗？”于是就派使者带上表章，表示愿以长江中游之地来归降陈朝。

王琳之东下也，帝征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帅舟师将赴之。熊昙朗据城列舰，塞其中路，迪等与周敷共围之。琳败，昙郎部众离心，迪攻拔其城，虏男女万余口。昙朗走入村中，村民斩之；丁巳，传首建康，尽灭其族。

当王琳兵船东下的时候，陈文帝下令征召南川的军队抵抗，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率领水军将要赴敌。熊昙郎占据豫章城池，排开军舰，堵塞了周迪等人的进军路线。周迪等人与周敷一起把熊昙朗包围起来。王琳兵败，熊昙朗的部众人心涣散，周迪乘势攻下了豫章城，俘虏男女人口一万多人。熊昙朗逃入村庄之中，村民把他杀了。丁巳（初六），熊昙朗的首级被传送到建康，他的家族全部被斩。

齐军先守鲁山，戊午，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

北齐的军队原先据守鲁山，戊午（初七）弃城逃跑了，陈文帝下诏派南豫崐州刺史程灵洗去守该城。

甲子，置沅州、武州，以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以孙为湘州刺史。怀不自安，固请入朝，征为中领军；未拜，除吴郡太守。

甲子（十三日），陈朝设立沅州、武州。任命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孙为湘州刺史。孙心里觉得不安稳，坚决要求在朝中做官，于是征召他当中领军，后来没有拜职，又改任命他为吴郡太守。

壬申，齐封世宗之子孝珩为广宁王，长恭为兰陵王。

壬申（二十一日），北齐封文襄帝的儿子高孝珩为广宁王，高长恭为兰陵王。

甲戌，衡阳献王昌入境，诏主书、舍人缘道迎候；丙子，济江，中流，殒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进爵清远公。

甲戌（二十三日），衡阳献王陈昌进入陈朝境内，陈文帝诏令主书、舍人们在道路旁迎接等候。丙子（二十五日），陈昌渡长江，但船到江中就被害死了，使者报告说是淹死了。侯安都因为杀陈昌之功进爵，为清远公。

初，高祖遣荥阳毛喜从安成王顼诣江陵，梁世祖以喜为侍郎，没于长安，与昌俱还，因进和亲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于周。

当初，陈武帝派荥阳人毛喜跟着安成王陈顼到江陵去，梁元帝任命毛喜为侍郎，也陷没在长安，后来与陈昌一起回来，就向朝廷进献了与北周人和睦亲善的计策。陈文帝便派侍中周弘正去和北周修通友好。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祀。

夏季，四月，丁亥（初六），陈朝立皇子陈伯信为衡阳王，让他承奉献王陈昌的祭祀。

周世宗明敏有识量，晋公护惮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置毒于糖而进之。帝颇觉之。庚子，大渐，口授遗诏五百馀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当国。鲁公，朕之介弟，宽仁大度，海内共闻；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

周明帝英明聪敏，有见识有肚量，晋公宇文护害怕他，便指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在糖饼里放毒药送上去。明帝食用之后就明显有所感觉。庚子（十九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口授遗诏五百多字，而且说：“我的儿子年幼，不能负起治国大任。鲁公，是我的大弟弟，为人宽仁，大度，声望传于海内，能弘扬我家帝业的，一定是这个孩子！”辛丑（二十日），去世。

鲁公幼有器质，特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与之参议；性深沉，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鲁公即皇帝位。大赦。

鲁公宇文邕自幼就胸怀大志，气度不凡，所以特别受明帝钟爱，凡是朝廷大事，多与他商量。他性格深沉，有远大的识见，不是因为明帝询问，他是不随便说话的。世宗每每慨叹说：“这个人要么不说话，一说就必定有切中事理的精辟见解。”壬寅（二十一日），鲁公宇文邕即皇帝位，颁发了大赦天下令。

五月，壬子，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五月，壬子（初二），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

侯安都父文捍为始兴内史，卒官。上迎其母还建康，母固求停乡里。乙卯，为置东衡州，以安都从弟晓为刺史；安都子秘，才九岁，上以为始兴内史，并令在乡侍养。

侯安都的父亲侯文捍任始兴内史，死于任上。陈文帝迎接他的母亲回建康，他母亲坚决要求留在乡里。乙卯（初五），为此在始兴重置东衡州，任命侯安都的堂弟侯晓为东衡州刺史。侯安都的儿子侯秘，才九岁，文帝任命他为始兴内史，并让他在乡下侍奉祖母。

六月，壬辰，诏葬梁元帝于江宁，车旗礼章，悉用梁典。

六月，壬辰（十二日），陈文帝诏令把梁元帝埋葬在江宁，丧事中的车旗礼仪，全部采用梁朝旧制。

齐人收永安、上党二王遗骨，葬之。敕上党王妃李氏还第。冯文洛尚以故意，修饰诣之。妃盛列左右，立文洛于阶下，数之曰：“遭难流离，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尽。幸蒙恩诏，得反藩闱，汝何物奴，犹欲见侮！”杖之一百，血流洒地。北齐人收集永安、上党二王的遗骨埋葬起来。敕令上党王妃李氏回到王府旧宅。当初李氏被赐给了冯文洛为妾，李氏重回王府之后，冯文洛还以原来的身份，修饰打扮一番去见李妃。李妃把很多身边人排列成阵势，让冯文洛站在台阶下，责骂他说：“我因遭受大难流离失所，才受到这样大的侮辱，我只恨自己志气节操很差，不能自杀殉夫。现在幸亏皇上恩典，能够回到藩王的闺闱。你是什么狗奴才，还想来侮辱我！”下令打了他一百杖，打得他皮开肉绽，血流满地。

秋，七月，丙辰，封皇子伯山为鄱阳王。

秋季，七月，丙辰（初七），陈朝封皇子陈伯山为鄱阳王。

齐丞相演以王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尝进密室，谓曰：“比王侯诸贵，每见敦迫，言我违天不祥，恐当或有变起；吾欲以法绳之，何如？”曰：“朝廷比者疏远亲戚，殿下仓猝所行，非复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谦退，秕糠神器，实恐违上玄之意，坠先帝之基。”演曰：“卿何敢发此言，须致卿于法！”曰：“天时人事，皆无异谋，是以敢冒犯斧钺，抑亦神明所赞耳。”演曰：“拯难匡时，方俟圣哲，吾何敢私议！幸勿多言！”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出使，握手，使之劝进。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内外咸有此意，赵彦深朝夕左右，何故初无一言？”乃以事隙密问彦深，彦深曰：“我比亦惊此声论，每欲陈闻，则口噤心悸。弟既发端，吾亦当昧死一披肝胆。”因共劝演。

北齐丞相高演考虑到王儒雅，动作迟缓，担心他不称武将们的心，便每夜用车载他进来议事，白天则不和他说话。又曾经把王叫进密室，对他说：“近来王侯及诸位贵族每每对我进行敦促逼迫，说我违反天意而不即位，很不吉祥。恐怕这样下去会有变乱发生；我想依法治他们鼓吹篡逆之罪，你以为如何呢？”王回答说：“皇上近来对亲戚非常疏远，殿下不久前仓猝间所实行的诛灭杨等人的举动，已不是为人臣的人该做的事。现在是芒刺在背，上下互相怀疑，这种局面怎么能长久。殿下谦逊退让，视国家神器为糠，其实恐怕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毁坏了先帝留下的基业。”高演说：“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要把你按国法论罪！”王说：“天时人意，都没有不同，所以我才敢冒犯斧钺诛戮来进言，这怕也是神明所赞许的吧！”高演说：“拯救国家于危难，匡扶时世，正等待圣哲出现呢，我怎么敢私下议论呢？你就别再多说了！”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要出使，握着王的手，让他去劝进。王把陆杳的话告诉了高演，高演说：“如果朝廷内外都有这种意思，赵彦深早晚都在我身边，为什么他一句话也不说？”于是王利用公事的间隙悄悄探问赵彦深的意思，赵彦深说：“我近来也为这种舆论而吃惊，每每想把自己的意见加以陈述，但临言噤口，心惊肉跳。现在你既然发端说出来了，我也要冒着一死披露一下肝胆了！”于是与王共同向高演劝进。

演遂言于太皇太后。赵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辅成王，而欲骨肉相夺，不畏后世谓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几，演又启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变生，须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从之。

高演于是就把群臣劝进的话告诉了太皇太后。赵道德在一边说：“相王您不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往事，而想行骨肉相夺之事，难道不怕后世说你篡逆吗？”太皇太后也说：“赵道德说的话是对的。”过一阵子，高演又去启奏说：“现在天下人心不安定，我担心变乱突然发生，必须早日确定名位。”太皇太后这才答应了。

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废齐主为济南王，出居别宫。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统，且戒之曰：“勿令济南有他也！”

八月，壬年（初三），太皇太后发布敕令，废北齐国主高殷为济南王，让他搬到别宫去住。让常山王高演入朝登基，并且告诫高演说：“可不能让济南王有其他不测之事！”

肃宗即皇帝位于晋阳，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皇太后称文宣皇后，宫曰昭信。

齐孝昭帝高演在晋阳即皇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皇建。太皇太后恢复皇太后的称号；皇太后则称为文宣皇后，她的宫室叫昭信宫。

乙酉，诏绍封功臣，礼赐耆老，延访直言，褒赏死事，追赠名德。

乙酉（初六），北齐孝昭帝下诏介绍封赏功臣，优礼厚赐老人，延揽寻访崐直言之人，褒扬赏励死节之士，一一追赠荣名，表彰他们的道德。

帝谓王曰：“卿何为自同外客，略不可见？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怀，随且作一牒，候少隙，即径进也。”因敕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等三人，每日职务罢，并入东廊，共举录历代礼乐、职官及田市、征税，或不便于时而相承施用，或自古为利而于今废坠，或道德高俊，久在沉伦，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详思，以渐条奏。朝晡给御食，毕景听还。

孝昭帝对王说：“你为什么把自己看得和外客一样，经常也见不到面？从今以后，有所进言不必假手于局司，只要想到什么，随时写成小简，一有机会就直接送进来。”于是就敕令王与尚书阳休之、鸿胪卿崔等三人，每天本职公务结束后，就进到东廊共同举列抄录历代在礼乐、职官以及田市、赋税等方面制度沿革的情况。或不适于现今情况却还在继续实行、或自古以来受利而现在却被废除之事，或道德高尚却长久沉沦、或用巧伪言辞眩惑世俗煽起妖邪之风危害政事之人，让他们详细地列举分析，逐条奏闻上来。早晨和中午都供给御食，天黑后才放他们回家。

帝识度沈敏，少居台阁，明习吏事，即位尤自勤励，大革显祖之弊，时人服其明而讥其细。尝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后又嫌疏漏。”泽由是被宠遇。

孝昭帝气度深沉，识见敏锐，自小就居官于台阁之中，对行政事务非常熟悉，即位后尤其勤勉励志，对文宣帝时代的弊政进行彻底的革除，当时人们佩服他的明察而讥笑他的琐细。孝昭帝曾经问舍人裴泽外头对他的施政得失有什么议论。裴泽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耳聪目明，处事极为公道，这方面自然可以比得上远古的圣君。但有识之士，都说您伤于琐细，作为一个帝王的气度，还是不够弘大。”孝昭帝笑着说：“确实象你说的那样。我刚刚亲临万机，老担心不够周到妥贴，所以才造成这种状况。这种过细处事的作风怎么可以久行呢，我会酌情改变的，但恐怕将来又会嫌我处事疏漏了。”裴泽从此深受孝昭帝宠爱。

库狄显安侍坐，帝曰：“显安，我姑之子；今序家人之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仍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曰：“显安言是也。”显安，干之子也。群臣进言，帝皆从容受纳。

库狄显安有一次侍坐在孝昭帝身边，孝昭帝说：“库狄显安是我姑母的儿子；今天以家里人的礼节相待，免去君臣之间的那一套恭敬之礼，你可以说说我不足的地方。”库狄显安说：“陛下老说虚妄不实的话。”孝昭帝问：“为什么呢？”库狄显安回答说：“陛下过去看到文宣帝用马鞭子打人，常常说这是不对的。现在自己也用马鞭子打人，这不是说假话吗？”孝昭帝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谢。又让他进一步直言，库狄显安说：“陛下太琐细，身为天子，却更象一个具体办事的官吏。”孝昭帝解释说：“我自己也很知道这一点。然而国家缺乏法制已经很久了，我将要整顿它，要达到可以无为而治的地步。”孝昭帝又去问王，王说：“库狄显安说得对。”库狄显安是库狄干的儿子。朝中群臣进言提意见或建议，孝昭帝都从容地接受采纳。

性至孝，太后不豫，帝行不能正履，容色贬悴，衣不解带，殆将四旬。太后疾小增，即寝伏外，食饮药物，皆手亲之。太后尝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友爱诸弟，无君臣之隔。

孝昭帝天性十分孝顺，太后身体不舒适，他急得连走路都歪歪斜斜的，形容憔悴，睡觉也不敢脱衣服，一直守了近四十天。太后病一稍微加重，孝昭帝就睡在门外，食物饮水汤药，都亲手侍侯。太后有一次心绞痛，痛得不能忍受，孝昭帝站着侍奉在帷帐之前，以指甲掐自己的手掌，想替太后减轻痛苦，竟至于把手掌掐破，鲜血流出袖子。他对几个弟弟也很友爱，没有君与臣之间常有的那种隔膜。

戊子，以长广王湛为右丞相，平阳王淹为太傅，彭城王为大司马。

戊子（初九），孝昭帝任命长广王高湛为丞相，平阳王高淹为太傅，彭城崐王高为大司马。

周军司马贺若敦，帅众一万，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

北周军司马贺若敦，率领部众一万人，突然进犯到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抵抗，带着兵马退回巴陵。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等将兵逼湘州。贺若敦将步骑救之，乘胜深入，军于湘川。

当初江陵陷落的时候，巴州、湘州一带的土地都归属了北周，北周派梁朝旧人去守卫。太尉侯等人带兵逼近了湘州。贺若敦带步兵骑兵去救援，打败侯，乘胜挥师深入，在湘川驻扎下来。

九月，乙卯，周将独孤盛将水军与敦俱进。辛酉，遣仪同三司徐度将兵会侯于巴丘。会秋水泛溢，盛、敦粮援断绝，分军抄掠，以供资费。敦恐知其粮少，乃于营内多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阳有访问，随即遣之。闻之，良以为实。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为久留之计，湘、罗之间遂废农业。等无如之何。

九月，乙卯（初七），北周将领独孤盛率水军和贺若敦一起挺进。辛酉（十三日），陈朝派仪同三司徐度带兵在巴丘和侯会合。正赶上秋水泛滥，淹没了道路，独孤盛和贺若敦的粮援被切断，只好分散军队去到处抢掠，以供应军队的资费。贺若敦怕侯知道他的粮食少，于是在军营里堆起很多土堆，上面盖上一层米，召集兵营旁边的村人进营，假装找他们了解情况，然后又打发他们走，有意让村人把看到的假米屯说出去。侯听信了，以为他军中粮食很多。贺若敦又增修了很多营垒，建造很多房屋，作出久留之计。湘州、罗州之间因为战事迁延，农业也都荒废了。侯等也拿他没办法。

先是土人亟乘轻船，载米粟难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军人望见，谓饷船之至，逆来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者。敦乃别取一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畏船不上。然后伏兵于江岸，使人乘畏船马以招军，诈云投附。遣兵迎接，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尽杀之。此后实有馈饷及亡降者，犹谓之诈，并拒击之。

在这以前，当地土人多次驾轻捷小船，载米粟鸡鸭以供应侯的军队。贺若敦对此感到担心，于是就伪装成当地土人在船上装货，实际上把甲士埋伏在船舱里。侯的军队远远望见，以为运粮饷的船来了，都迎上来争着取东西，这时，贺若敦的甲士突然在船上出现，把来取东西的侯军士兵全抓获了。还有，贺若敦的军队多次有叛变的人乘马去投奔侯。贺若敦便另外找来一匹马，牵着它走近船，当马将上船时，就让船上的人迎出来用鞭子抽马。这样再三重复，马见了船就害怕不敢上去。然后在江岸埋下伏兵，让人乘这匹害怕船的马去招呼侯军队，假装说是来投附的。侯派士兵来迎接，都争着来牵马，这马既然害怕船，当然不愿上，这时伏兵冒出来，把来接应的士兵全杀了。从此以后真正要来送粮饷的船和真正来投降的骑兵，侯也以为是诈骗，干脆都拒绝接受并予以攻击。

冬，十月，癸巳，袭破独孤盛于杨叶洲，盛收兵登岸，筑城自保。丁酉，诏司空侯安都帅众会南讨。

冬季，十月，癸巳（十五日），侯在杨叶洲打败了独孤盛的军队。独孤盛收拢败兵登上江岸，修筑城垣以自保。丁酉（十九日），陈朝下诏命令司空侯安都率领军队去和侯会合，向南征讨。

十一月，辛亥，齐主立妃元氏为皇后，世子百年为太子。百年时才五岁。

十一月，辛亥（初四），北齐国主孝昭帝册立妃子元氏为皇后，世子高百年为太子。高百年这时才五岁。

齐主征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叔虎，柔之从叔也。帝问时务于叔虎。叔虎请伐周，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贫，其势相悬。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轻兵野战，胜负难必，是胡骑之法，非万全之术也。宜立重镇于平阳，与彼蒲州相对，深沟高垒，运粮积甲。彼闭关不出，则稍蚕食其河东之地，日使穷蹙。若彼出兵，非十万以上，不足为我敌。所损粮食咸出关中。我军士年别一代，谷食丰饶。彼来求战，我则不应；彼若退去，我崐乘其弊。自长安以西，民疏城远，敌兵来往，实自艰难，与我相持，农业且废，不过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孝昭帝征召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卢叔虎是卢柔的堂叔。孝昭帝向卢叔虎询问时局和对策。卢叔虎建议出兵讨伐北周。他说：“我强彼弱，我富彼贫，双方实力相差很大。然而长期以来两国干戈不息，我国不能把周吞并，这都是不善于发挥我国强大富庶的优势的过失。以轻骑兵在原野上游动交战，胜负难以预料，这是胡人骑兵的办法，并不是取胜的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在平阳建立一个军事重镇，与对方的蒲州相对抗，开挖深沟，高筑壁垒，储运军粮，屯积兵甲。如果对方闭关自守不出来交战，我方就可以逐渐吞食他们的河东地区，使他们的地盘日益缩小。如果对方要出兵交战，那没有十万以上兵马，是不够成为我们的敌手的。敌军所需要的粮食，只能全部从关中地区运来。而我军戍守的士兵一年更换一次，粮食是很丰饶的。对方来挑战，我方可以不理睬；对方如果退却，我方可以乘机掩袭。从长安以西，人口稀少，城池相隔很远，敌兵来往，实在很艰难，这样长期和我军相持下去，农业肯定要荒废，超不过三年，敌军一定溃败。”孝昭帝对他这计策，深以为善。

齐主自将击库莫奚，至天池，库莫奚出长城北遁。齐主分兵追击，获牛羊七万而还。

孝昭帝自己带兵去进攻库莫奚，一直打到天池，库莫奚越过长城往北逃窜了，孝昭帝分兵几路，穷追猛打，缴获牛羊七万头，获胜归来。

十二月，乙未，诏：“自今孟春讫于夏首，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

十二月，乙未（十八日），陈文帝下诏说：“从今年早春开始到初夏这段时间内，判死刑而且犯人已经服罪的，应该暂时申报停刑。”

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独孤盛将馀众自杨叶洲潜遁。

己亥（二十二日），北周巴陵城主尉迟宪来投降，陈朝派巴州刺史侯安鼎去守卫巴陵。庚子（二十三日），独孤盛带着残兵从杨叶洲悄悄地逃跑了。

丙午，齐主还晋阳。

丙午（二十九日），孝昭帝回到晋阳。

齐主斩人于前，问王曰：“是人应死不？”曰：“应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庭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谢曰：“自今当为王公改之。”

孝昭帝在自己面前把一个人斩首，问王说：“这个人应不应该死？”王回答说：“应该处死，但可惜死得不是地方罢了。我听说‘处死犯人应该在市集上，表示和众人一起抛弃他’，宫殿庭院不是杀人的地方。”孝昭帝神色庄重起来，带着歉意和感激说：“从今以后我一定为您改正这种做法。”

帝欲以为侍郎，苦辞不受。或劝勿自疏。曰：“我少年以来，阅要人多矣，得志少时，鲜不颠覆。且吾性实疏缓，不堪时务，人主恩私，何由可保！万一披猖，求退无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烂熟耳。”

孝昭帝想让王当侍中，王苦苦恳辞不答应。有人劝王不要自己和皇帝疏远起来。王解释说：“我自少年以来，看到的位居显要的人多了，得意了没有多久，很少最后不倒台的。而且我这个人性子其实很疏懒，举止缓慢，受不了繁重的俗务，皇上的私恩，凭什么去确保长盛不衰呢？万一疏忽大意，想求个退路都没有地方！不是我不爱做权要之官，不过是把进退出处的利害想得烂熟而已。

初，齐显祖之未，谷籴踊贵。济南王即位，尚书左丞苏珍芝建议，修石鳖等屯，自是淮南军防足食。肃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督亢陂，置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周赡。又于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由是稍止转输之劳。

当初，文宣帝末年之时，粮食价格昂贵。济南王当了皇帝，尚书左丞苏珍芝提议在石鳖等地修治屯田，从此淮南一带防守的军队有了足够的粮食。孝昭帝即位后，平州刺史稽晔建议在督亢陂开垦荒地，设置屯田，一年收获稻米几十万石，北方边境的粮食供应也富足了。又在河内一带设置怀义等屯田区，以供给河南粮食消费。从此渐渐停止了粮食转运的麻烦。

二年（辛巳、561 ）

二年（辛己，公元561 年）

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冢宰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春季，正月，戊申（初一），北周改换年号为保定。任命大冢宰宇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命令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五府全部隶属于天官府，事情无论大小，都可以由宇文护先拍板决定再奏闻皇帝。

庚戌，大赦。

庚戌（初三），陈朝大赦天下。

周主祀圜丘。

北周国主在圜丘祭天。

辛亥，齐主祀圜丘；壬子，于太庙。

辛亥（初四），北齐孝昭帝在圜丘祭天。壬子（初五），在太庙举行祭。

周主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于南郊；乙卯，祭太社。

北周孝昭帝在方丘祭地；甲寅（初七），在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祈祷粮食丰收。乙卯（初八），祭太社。

齐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伧楚，更图进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为乡导。齐主使琳与行台左丞卢潜将兵赴之，琳沈吟不决。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齐。齐主以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镇寿阳。

北齐孝昭帝派王琳从合肥出发，召募北方武人，想求得进一步发展。陈朝合州刺史裴景徽，是王琳的哥哥王珉的女婿，他请求让他家里的奴仆为王琳充当向导。孝昭帝让王琳和行台左丞卢潜带兵一起去策应裴景徽，王琳为了慎重起见，便借口考虑考虑，一直没有作出决定。裴景徽担心自己求作内应的事泄漏出去，就挺身而出逃奔了北齐。孝昭帝任命王琳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让他镇守寿阳。

已巳，周主享太庙，班太祖所述六官之法。

已巳（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在太庙祭拜祖宗，按太祖所定的六官之法进行排列。

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辛未（二十四日），北周湘州城主殷亮投降陈国，湘州被平定。

侯与贺若敦相持日久，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渡江；敦虑其诈，不许，报云：“湘州我地，为尔侵逼；必须我归，可去我百里之外。”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归，军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悉平。晋公护以敦失地无功，除名为民。

侯与贺若敦两军相持时日越来越长，侯不能取胜，于是就借了一些船只，说是要送贺若敦他们渡过长江回去。贺若敦担心其中有诈，没有同意，派人回答侯说：“湘州原是我们的地域，现在遭到你们的侵略威逼；如果要我退兵回去，你们先离开我军一百里之外。”侯把借来的船留在江岸，自己带兵退走了。贺若敦这才自己拔营北归，军士中病死的有十分之五六。武陵、天门、南平、义阳、河东、宜都郡都平定了。晋公宇文护因为贺若敦既失去土地，又没有战功，便把他撤职黜为平民。

二月，甲午，周主朝日于东郊。

二月，甲午（十八日），北周国主在东郊朝拜日神。

周人以小司徒韦孝宽尝立勋于玉壁，乃置勋州于玉壁，以孝宽为刺史。

北周因为小司徒韦孝宽曾在玉壁建立过功勋，于是就在玉壁设置勋州，任命韦孝宽为刺史。

孝宽有恩信，善用间谍，或齐人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之动静，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帅许盆，以所戍城降齐，孝宽遣谍取之，俄斩首而还。

韦孝宽为人讲信用，善施恩，也善于利用间谍。有的北齐人接受了韦孝宽的金钱财物，远远地寄来情报书信，所以北齐方面的动静，北周人都事先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一个主帅叫许盆，献出他戍守的城池去投降北齐，韦孝宽派间谍去杀他，不久果然把他斩首，顺利归来。

离石以南，生胡数为抄掠，而居于齐境，不可诛讨。孝宽欲筑城于险要以崐制之，乃发河西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仪同三司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惧不敢前。孝宽曰：“计此城十日可毕。城距晋州四百馀里，吾一日创手，二日敌境始知。设使晋州征兵，三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二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至境上，疑有大军，停留不进。其夜，孝宽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纵火，齐人以为军营，收兵自固。岳卒城而还。

离石郡以南，不肯归附的胡人多次来骚扰虏掠，抢了就跑，而他们住在北齐境内，所以不能越境去征讨。韦孝宽想在险要处修筑城垣来制伏他们，于是征发河西一带民工十万人，兵士一百人，派开府仪同三司姚岳去监督修筑。姚岳因为兵少，心里害怕不敢去。韦孝宽说：“我估计这座城十天就可以修筑完毕。城址离晋州四百多里地，我们第一天开始动工，第二天敌人境内才会得到消息。假设晋州方面调集军队，三天才能调齐，谋划商议对策，自然得费去两天，计算一下敌军的行军速度，两天是赶不到我们修城的地方的，等他们到来时，我们的城垣壕沟早修成了。”于是就下令开始修筑。北齐军队果然来到边境上探望，因怀疑有大军埋伏在民工后头，就停下来不再前进。当天晚上，韦孝宽让汾水以南靠着介山、稷山的那些村庄故意纵火，北齐人望见火光，以为那就是军营，赶快收兵，回去自守去了。姚岳最终把城修好，顺利返回了。

三月，乙卯，太尉零陵壮肃公侯卒。

三月，乙卯（初九），太尉零陵人壮肃公侯去世。

丙寅，周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而役。

丙寅（二十日），北周把境内原来分为八拨而轮番服役的民丁改分为十二拨，每拨每年服役一个月。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丙子朔（初一），发生日食。

周以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北周任命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

丙午，周封愍帝子康为纪国公，皇子为鲁公。，李后之子也。

丙午（疑误），北周封周愍帝的儿子宇文康为纪国公，皇子宇文为鲁国公。宇文是李后的儿子。

六月，乙酉，周使御正殷不害来聘。

六月，乙酉（十一日），北周派御正殷不害来陈朝聘问。

秋，七月，周更铸钱，文曰“布泉”，一当五，与五铢并行。

秋季，七月，北周重新铸钱，钱币上的字是“布泉”，一枚当五枚小钱，与五铢钱一起流通。

己酉，周追封皇伯父颢为邵国公，以晋公护之子会为嗣；颢弟连为杞国公，以章武公导之子亮为嗣；连弟洛生为莒国公，以护之子至为嗣；追封太祖之子武邑公震为宋公，以世宗之子实为嗣。

己酉（初五），北周追封皇伯父宇文颢为邵国公，让晋公宇文护的儿子宇文会为其后嗣。封宇文颢的弟弟宇文连为杞国公，让章武公宇文导的儿子宇文亮为其后嗣；宇文连的弟弟宇文洛生为营国公，让宇文护的儿子宇文至为其后嗣；追封太祖文帝的儿子武邑公宇文震为宋公，让世宗明帝的儿子宇文实为其后嗣。

齐主之诛杨、燕也，许以长广王湛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晋阳，湛居守于邺。散骑常侍高元海，高祖之从孙也，留典机密。帝以领军代人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光之弟羡为领军，以分湛权。湛留伏连，不听羡视事。

北齐孝昭帝杀杨、燕子献等人时，答应让长广王高湛当太弟，将来接他的皇位。后来却立高百年为太子，高湛心中愤愤不平。孝昭帝在晋阳，高湛留守在邺城。散骑常侍高元海，是神武帝的堂孙，留下来掌管机密。孝昭帝任命领军代郡人库狄伏连为幽州刺史，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为领军，以此来分散高湛的兵权。高湛留下库狄伏连，不让他到幽州去上任，又不让斛律羡去执行领军的职务。

先是，济南闵悼王常在邺，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平秦王归彦恐济南复立，为己不利，劝帝除之。帝乃使归彦至邺，征济南王如晋阳。

原先，济南闵悼王高殷常住在邺城，一个会望气之术的人说：邺中有天子崐之气笼罩。平秦王高归彦怕济南王将来又当孝昭帝，对自己很不利，就劝孝昭帝除去济南王。孝昭帝便派高归彦去邺城，征召济南王到晋阳来。

湛内不自安，问计于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万福，至尊孝友异常，殿下不须异虑。”湛曰：“此岂我推诚之意邪！”元海乞还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于后堂。元海达旦不眠，唯绕床徐步。夜漏未尽，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从数骑入晋阳，先见太后求哀，后见主上，请去兵权，以死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当具表云，威权太盛，恐取谤众口，请青、齐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议。此中策也。”更问下策。曰：“发言即恐族诛。”固逼之。元海曰：“济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今集文武，示以征济南之敕，执斛律丰乐，斩高归彦，尊立济南，号令天下，以顺讨逆，此万世一时也。”湛大悦。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术士郑道谦等卜之，皆曰：“不利举事，静则吉。”有林虑令潘子密，晓占候，潜谓湛曰：“宫车当晏驾，殿下为天下主。”湛拘之于内以候之。又令巫觋卜之，多云“不须举兵，自有大庆。”

高湛因为违抗孝昭帝的任命，心里很不踏实，就向高元海询问计策。高元海说：“皇太后健康长寿，福泽绵长，皇上异常地孝顺友爱，殿下不必有什么异样的考虑。”高湛听了不高兴，说：“这难道就是我信任你，对你推诚相待的本意吗？”高元海要求回到台省中，用一晚上仔细考虑此事，高湛把高元海留在后堂。高元海到天亮还没有入睡，只是绕着床缓缓踱步。计算时间的夜漏还没有滴完，高湛突然出来了，问高元海：“你神机妙算的怎样呢？”高元海回答说：“有三条计策，只是恐怕不中用罢了。请殿下效法汉朝梁孝王的故事，带着几个随从到晋阳去，先去拜见太后，求她哀怜，随后再去求见皇上，请皇上削去你的兵权，一直到死也不再干预朝政，这样必定能使殿下安如泰山，这是上策。如果上策不行，那就应该上表，申述因为自己威权太盛，恐怕遭到众口的毁谤，请求任命自己为青、齐二州刺史，沉默安静地住在那儿，这样做必定不会招来议论。这是中策。”高湛又问下策又如何呢，高元海回答说：“我说出来怕遭到灭族的灾祸。”高湛再三逼他说出来。高元海这才说：“济南王是先帝的嫡子，主上假托太后的命令夺了他的帝位。现在你不妨把文武大臣召集起来，把皇上征召济南王去晋阳的敕令拿出来让他们看，把斛律丰乐抓起来，把高归彦斩首，尊立济南王为帝，号令天下，以顺讨逆，这是万世一时的大好机会。”高湛听了这下策，非常高兴。但他性格怯懦，犹犹豫豫不能采用，让术士郑道谦等人占卜吉凶，术士们大多说：“举事是不利的，安安静静才是大吉。”有一个林虑县的县令叫潘子密，通晓占卜观察天象之术，他偷偷对高湛说：“皇帝很快会驾崩，殿下会成为天下之主。”高湛把他抓来，放在内庭，以验证他的预言。又命令巫觋占卜，大多说：“不用举兵，自然会有大喜事临头。”

湛乃奉诏，令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九月，帝使人鸩之，济南王不从，乃扼杀之。帝寻亦悔之。

高湛于是奉诏派数百名骑兵送济南王去晋阳。九月，孝昭帝派人送毒酒去毒死济南王，济南王不肯喝，于是就扼其咽喉，将他卡死。事后孝昭帝又后悔了。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甲戌朔（疑误），发生日食。

丙子，齐以彭城王为太保，长乐王尉粲为太尉。

丙子（初四），北齐任命彭城王高为太保，长乐王高尉粲为太尉。

齐肃宗出畋，有兔惊马，坠地绝肋。娄太后视疾，问济南所在者三，齐主不对。太后怒曰：“杀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顾。

北齐孝昭帝出外打猎，窜出一只兔子，把他骑的马惊了，他被掀掉在地上，摔断了肋骨。娄太后来探望他的伤势，再三问起济南王在哪里，齐孝昭帝不回答。娄太后勃然大怒，说：“被你杀了吧？不听我的话，死了也是活该！”于是盛怒而去，头都不回。

十一月，甲辰，诏以嗣子冲眇，可遣尚书右仆射赵郡王睿谕旨，征长广王湛统兹大宝。又与湛书曰：“百年无罪，汝可以乐处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于晋阳宫。临终，言恨不见太后山陵。

十一月，甲辰（初二），北齐孝昭帝下诏，说是因为皇太子年纪幼小，可崐以派尚书右仆射赵郡王高睿传旨，征召长广王高湛来继承皇位。又写了封信给高湛，说：“高百年没有罪过，你可以好好处置他，不要学前人的样子。”这一天，北齐孝昭帝死在晋阳宫里。他临终时，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为太后送终。

颜之推论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讳，乃至于此，良由不学之所为也。

颜之推论曰：孝昭帝的天性是极孝的，但做事不知忌讳，以致才有这样的下场，这实在是因为不学经典的结果。

赵郡王睿先使黄门侍郎王松年驰至邺，宣肃宗遗命。湛犹疑其诈，使所亲先诣殡所，发而视之。使者复命，湛喜，驰赴晋阳，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宫，改易禁卫。癸丑，世祖即皇帝位于南宫，大赦，改元太宁。

北齐赵郡王高睿先派黄门侍郎王松年驰马到邺城，宣布孝昭帝的遗命。高湛还疑心其中有诈，便派自己的亲信先到停放孝昭帝灵柩的地方，打开棺木看真切了。使者回来汇报，高湛心中大喜，急忙驰马去晋阳，派河南王高孝瑜先进宫去，把宫禁中卫兵全部换了。癸丑（十一日），北齐武成帝高湛在南宫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太宁。

周人许归安成王顼，使司会上士杜杲来聘。上悦，即遣使报之，并赂以黔中地及鲁山郡。

北周答应送回安成王陈顼，派司会上士杜杲到陈朝聘问。陈文帝很高兴，马上派使者去回报，并赠送黔中地区及鲁山郡给北周。

齐以彭城王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归彦为太傅，尉粲为太保，平阳王淹为太宰，博陵王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令，任城王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娄睿，昭之兄子也。立太子百年为乐陵王。

北齐任命彭城王高为太师、录尚书事，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傅，高尉粲为太保，平阳王高淹为太宰，博陵王高济为太尉，段韶为大司马，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任城王高为尚书左仆射，并州刺史斛律光为右仆射。娄睿是娄昭的哥哥的儿子。立太子高百年为乐陵王。

丁巳，周主畋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还长安。

丁巳（十五日），北周国主在岐阳打猎。十二月，壬午（十一日），回到长安。

太子中庶子馀姚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从之。

陈朝太子中庶子馀姚人虞荔、御史中丞孔奂，因为国家财政紧张，启奏设立征收煮海盐的赋税和设立官府专利卖酒的机构。文帝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初，高祖以帝女丰安公主妻留异之子贞臣，征异为南徐州刺史，异迁延不就。帝即位，复以异为缙州刺史，领东阳太守。异屡遣其长史王澌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异信之，虽外示臣节，恒怀两端，与王琳自鄱阳信安岭潜通使往来。琳败，上遣卫将军沈恪代异，实以兵袭之。异出军下淮以拒恪。恪与战而败，退还钱塘。异复上表逊谢。时众军方事湘、郢，乃降诏书慰谕，且羁縻之。异知朝廷终将讨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丙午，诏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之。

当初，陈武帝把陈文帝的女儿丰安公主嫁给留异的儿子留贞臣为妻，征召留异为南徐州刺史，留异拖延着不去就任。陈文帝即位之后，又任命留异为缙州刺史，兼东阳太守。留异多次派他的长史王澌入朝探听情况，王澌常说朝廷其实很虚弱。留异相信了，外表上虽然显示出当臣子的本分，但常常怀有二心，便和王琳相勾结，经由鄱阳信安岭的一条秘密通路，暗地里常有使者来往。王琳兵败后，文帝派左卫将军沈恪去取代留异之职，实际上是用兵力去袭击他。留异把军队开到下淮去抵抗沈恪。沈恪与留异交战兵败，退回钱塘。留异这才又上表给朝廷表示谢罪。当时陈朝的军队正用在湘、郢战场上，于是只好降诏书给留异，对他加以慰抚晓谕，暂且牵制笼络着他。留异知道朝廷一腾出兵力，终究会来讨伐他，于是就派兵戍守下淮以及建德，控制住钱塘江的通路。丙午（疑误），文帝下诏派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去讨伐他。三年（壬午、562 ）

三年（壬午，公元562 年）

春，正月，乙亥，齐主至邺；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丙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后，魏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齐大赦。己亥，以冯翊王润为尚书左仆射。

春季，正月，乙亥（疑误），北齐国主武成帝到了邺城。辛巳（疑误），在南郊祭天。壬午（疑误），献祭品于太庙。丙戌（疑误），立妃子胡氏为皇后，儿子高纬为皇太子。皇后是魏国兖州刺史安定人胡延之的女儿。戊子（疑误），北齐大赦天下。己亥（疑误），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尚书左仆射。

周凉景公贺兰祥卒。

北周凉景公贺兰祥病逝。

壬寅，周人凿河渠于蒲州，龙首渠于同州。

壬寅（初一），北周在蒲州开凿河渠，在同州开凿龙首渠。

丁未，周以安成王顼为柱国大将军，遣杜杲送之南归。

丁未（初六），北周任命安成王陈顼为柱国大将军，派杜杲送他回南方。

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

辛亥（初十），陈文帝在南郊祭天，同时也配祭胡公。二日辛酉（疑误），在北郊祭地。

闰月，丁未，齐以太宰、平阳王淹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闰月，丁未（疑误），北齐任命太宰、平阳王高淹为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高归彦为太宰、冀州刺史。

归彦为肃宗所厚，恃势骄盈，陵侮贵戚。世祖即位，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数言其短，且云：“归彦威权震主，必为祸乱。”帝亦寻其反覆之迹，渐忌之，伺归彦还家，召魏收于帝前作诏草，除归彦冀州，使乾和缮写；昼日，仍敕门司不听归彦辄入宫。时归彦纵酒为乐，经宿不知。至明，欲参，至门知之，大惊而退。及通名谢，敕令早发，别赐钱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将悉送至清阳宫。拜辞而退，莫敢与语，唯赵郡王睿与之久语，时无闻者。

高归彦受到北齐孝昭帝的厚待，依恃权势，十分骄横，对贵戚高官随意凌辱。北齐武成帝即位后，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毕义云，黄门郎高乾和多次陈说他的短处，而且说：“高归彦威权太重，震动天子，必定会成为祸乱之源。”武成帝也寻究他反覆无常的劣迹，便渐渐地对他猜忌起来。一天，乘着高归彦回家去了，武成帝把魏收叫来起草诏书，任命高归彦为冀州刺史，最后让高乾和抄写。天亮后，仍然敕令管门的不放高归彦随便入宫。当时高归彦在家里纵酒寻欢作乐，整宿酣饮，什么也不知道。到天亮想入朝参见皇帝，到宫门口才知道事情有变，自己已被派往冀州了，这才大惊失色，退了回去。高归彦通报了姓名要向皇帝谢恩，这时宫中又传出敕令，让他早点出发去上任，另外又赏赐了他很多钱帛财物，又敕令督将全部为他送行送到清阳宫。高归彦拜辞之后退了下来，没有人敢和他搭话，只有赵郡王高睿和他说了很久，当时没人听到他们说了什么。

帝之为长广王也，清都和士开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辟为开府行参军，及即位，累迁给事黄门侍郎。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皆疾之，将言其事。士开乃奏元海等交结朋党，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义云纳赂于士开，得为兖州刺史。

北齐武成帝还当长广王的时候，清都人和士开因为善于使槊、善于弹琵琶而得到长广王的恩宠，被征召来当了开府行参军。待到长广王即位为帝，和士开多次升迁，已经做到给事黄门侍郎了。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都讨厌他，准备有机会就告发他的劣迹。和士开先下手为强，就向武成帝汇报高元海等人互相勾通，结为朋党，想垄断政权，以便作威作福，高乾和从此被武成帝疏远了。毕义云向和士开进纳贿赂，得到了兖州刺史的职务。

帝征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其子入朝。迪趑且顾望，并不至。其余南江酋帅，私署令长，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讨，但羁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独先入朝，进号安西将军，给鼓吹一部，赐以女妓、金帛，令还豫章。迪以敷崐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阴与留异相结，遣其弟方兴袭敷；敷与战，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诈为贾人，欲袭湓城。未发，事觉，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华皎遣兵逆击之，尽获其船仗。

陈文帝征召江州刺史周迪出镇湓城，又征召他的儿子进朝廷。周迪趄观望，父子两人都不肯动身。其余南江的各位酋长，都私自代理地方官，也大多不接受朝廷征召，朝廷腾不出手来讨伐，只是对他们采取笼络安抚政策。豫章太守周敷率先受召进朝，朝廷便给了他一个安西将军的封号，给了他一队鼓吹乐队，还赐给他艺妓、金帛，让他还回豫章去。周迪因为周敷一直比自己地位低，而现在受封，所以深感不平，于是暗地里和留异相勾结，派他弟弟周方兴带兵去攻打周敷，周敷与之交战，把周方兴打败了。周迪又派他哥哥的儿子埋伏兵士于船中，假称是商人，想袭击湓城。但还没动手，事情就暴露了，寻阳太守监江州事晋陵人华皎派兵去迎击，把周迪方面的船只兵器全缴获了。

上以闽州刺史陈宝应之父为光禄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编入属籍。而宝应以留异女为妻，阴与异合。

陈文帝任命闽州刺史陈宝应的父亲为光禄大夫，陈宝应的子女也都封爵，而且命令宗正把他们的名字编入官府名册。但陈宝应娶了留异的女儿为妻，因此暗地里和留异合作。

虞荔弟寄，流寓闽中，荔思之成疾，上为荔征之，宝应留不遣。寄尝从容讽以逆顺，宝应辄引他语以乱之。宝应尝使人读《汉书》，卧而听之，至蒯通说韩信曰：“相君之背，贵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谓智士！”寄曰：“通一说杀三士，何足称智！岂若班彪《王命》，识所归乎！”

虞荔的弟弟虞寄，寄居在闽中，虞荔因思念他而病了。陈文帝为虞荔特地向闽中征召虞寄回朝，但陈宝应把人扣着不放。虞寄曾经在闲谈中对陈宝应劝谕叛逆和归顺何去何从的道理，但陈宝应一听就把话头引开，打乱虞寄的话。陈宝应曾经让人为他读《汉书》，自己躺着听，当听到蒯通游说韩信时说的话“看你后背的形状，骨相极贵，几乎不便说出”之时，突然坐起来，感叹说：“真可称为智士了！”虞寄在一边说：“蒯通这一番游说，造成了郦生被烹、田横失败、韩信骄纵亡身的后果，杀害了三个才俊之士，有什么足以称为智士的呢？这哪比得上班彪在《王命论》中能理解何去何从呢！”

寄知宝应不可谏，恐祸及己，乃著居士服，居东山寺，阳称足疾。宝应使人烧其屋，寄安卧不动。亲近将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悬，避将安往！”纵火者自救之。

虞寄深知陈宝应是劝谏不过来了，担心灾祸降到自己身上，于是就穿上隐居不仕的士人服装，住进了东山寺，假称是脚上有毛病。陈宝应派人去烧他所住的房子，虞寄安然躺卧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身边亲近的人要扶他出来，虞寄说：“我的生命悬在人家手里，躲避了火烧，又能再躲到哪儿去呢？”结果是放火的人自己把他救出来了。

乙卯，齐以任城王为司徒。

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司徒。

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数欲南侵，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上遣移书寿阳，欲与齐和亲。潜以其书奏齐朝，仍上启请且息兵。齐主许之，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且归南康愍王昙朗之丧。琳于是与潜有隙，更相表列。齐主征琳赴邺，以潜为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瞻，之子也。

北齐扬州刺史行台王琳多次想向南进犯，尚书卢潜认为时机未到，不可轻举妄动。陈文帝派人送书信到寿阳，想与北齐和好亲近。卢潜把信呈奏了北齐，仍然启请武成帝允许息兵，武成帝同意了，派散骑常侍崔瞻来陈朝聘问，并把南康愍王陈昙朗的遗体送还给陈朝。王琳从此与卢潜产生了嫌隙，相互之间总是争执不已。武成帝征召王琳到邺城去，任命卢潜为扬州刺史，领行台尚书。崔瞻是崔的儿子。

梁末丧乱，铁钱不行，民间私用鹅眼钱。甲子，改铸五铢钱，一当鹅眼之十。

梁朝末年政败国乱，铁钱不再流通。民间私自流通着鹅眼钱。甲子（二十四日），改铸五铢钱，一枚五铢钱可兑换十枚鹅眼钱。

后梁主安于俭素，不好酒色，虽多猜忌，而抚将士有恩。以封疆褊隘，邑居残毁，干戈日用，郁郁不得志，疽发背而殂；葬平陵，谥曰宣皇帝，庙崐号中宗。太子岿即皇帝位，改元天保；尊龚太后为太皇太后，王后曰皇太后，母曹贵嫔为皇太妃。

后梁国主习惯于节俭朴素，不好酒色，虽然性多猜忌，但却能体贴将士，广施恩惠。因为国家疆土狭小偏僻，老百姓的住所破败，干戈不断，所以总是郁郁不得志，终于因背疽发作而死，葬在平陵，谥号为宣皇帝，庙号中宗。太子萧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天保，尊龚太后为太皇太后，王皇后为皇太后，母亲曹贵嫔为皇太妃。

二月，丙子，安成王顼至建康，诏以为中书监、中卫将军。

三月，丙子（初七），安成王陈顼到达建康，陈文帝下诏封他为中书监、中卫将军。

上谓杜杲曰：“家弟今蒙礼遣，实周朝之惠；然鲁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对曰：“安成，长安一布衣耳，而陈之介弟也，其价岂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遗旨，下思继好之义，是以遣之南归。今乃云以寻常之土易骨肉之亲，非使臣之所敢闻也。”上甚惭，曰：“前言戏之耳。”待杲之礼有加焉。

陈文帝对杜杲说：“我弟弟现在承蒙你们以礼相待送回来了，这实在是周朝的恩惠，然而我们要是不奉送鲁山城，你们恐怕也不会这样做的。”杜杲回答说：“安成王，不过是长安的一个布衣百姓，但却是陈朝皇帝的弟弟，他的价值岂止一座城池而已！我们周朝一向和亲族和睦相处，推己及人地讲求忠恕之道，上遵太祖之遗旨，下思永远和好人信义，因此才把安成王送回南方。现在您却说是用寻常的土地换回了骨肉至亲，这可不是我所能同意的。”陈文帝听了很觉惭愧，只好自我嘲解地说：“刚才说的是玩笑话。”接待杜杲的礼节超过了常规。

顼妃柳氏及子叔宝犹在穰城，上复遣毛喜如周请之，周人皆归之。

陈顼的妃子柳氏和儿子陈叔宝还滞留在穰城，陈文帝又派毛喜到北周去请求放还，北周把他们都送回来了。

丁丑，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共讨周迪。

丁丑（初八），陈朝任命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指挥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一起去讨伐周迪。

甲申，大赦。

甲申（十五日），陈朝大赦天下。

留异始谓台军必自钱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诸暨出永康，异大惊，奔桃枝岭，于岩口竖栅以拒之。安都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舆指麾，容止不变。因其山势，迮而为堰，会潦水涨满，安都引船入堰，起楼舰与异城等，发拍碎其楼堞。异与其子忠臣脱身奔晋安，依陈宝应。安都虏其妻及余子，尽收铠仗而还。

留异开头认为朝廷军队一定会从钱塘江溯江而上，后来侯安都却从陆路经由诸暨兵发永康，留异大吃一惊，奔逃到桃枝岭，在山谷的入口处竖起栅栏进行防御。侯安都在进攻时被飞箭射中，鲜血一直流到脚踝处，但他坐在车子上指挥士兵，神色举止一点也不变。侯安都又依着山势，贴着山根修起了石堰，正好赶上下大雨，雨水涨满了堰坝，侯安都把船只开入堰内，造成楼房式的高层船舰，和留异修的城垣一般高，坐在船上的士兵使用攻坚器械，击碎了留异城上的墙堞。留异和他的儿子留忠臣脱身而逃，到晋安去投靠了陈宝应。侯安都俘获了留异的妻子和其余的儿子，把他的铠甲兵器尽数收缴，得胜回朝。

异党向文政据新安，以上贞毅将军程文季为新安太守，帅精甲三百轻往攻之。文政战败，遂降。文季，灵洗之子也。

留异的同党向文政占据着新安，陈文帝任命贞毅将军程元季为新安太守，率领精兵三百名轻装前行，去袭击向文政。向文政战败，于是就投降了。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夏，四月，辛丑，齐武明娄太后殂。齐主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投诸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止乐，帝怒，挝之。

夏季，四月，辛丑（初二），北齐武明娄太后去世。北齐国主武成帝不改换服装，仍然象往常一样穿着红色袍服。不久，武成帝又登上三台，摆酒崐奏乐，宫女给他送来了白袍子，但他却把它扔到了台下。散骑常侍和士开请求停止奏乐，武成帝勃然大怒，打了他。

乙巳，齐遣使来聘。

乙巳（初六），北齐派使者到陈朝聘问。

齐青州上言河水清，齐主遣使祭之，改元河清。

北齐青州地方官启奏说黄河水变清了，武成帝派使者去祭黄河，并改换年号为河清。

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给租赋。癸亥，始诏柱国等贵臣邑户，听寄食他县。

早先，北周的群臣受封爵时都没有给他们邑地的租赋。癸亥（二十四日），才开始下诏规定柱国等享受采邑的贵臣，可以寄食于别的县。

五月，庚午，周大赦。

五月，庚午（初一），北周大赦天下。

己丑，齐以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己丑（二十日），北齐任命右仆射斛律光为尚书令。

壬辰，周以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壬辰（二十三日），北周任命柱国杨忠为大司空。六月，己亥（初一），任命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

秋，七月，己丑，纳太子妃王氏，金紫光禄大夫周之女也。

秋季，七月，己丑（二十一日），陈朝为太子娶妃子王氏。王氏是金紫光禄大夫王周的女儿。

齐平秦王归彦至冀州，内不自安，欲待齐主如晋阳，乘虚入邺。其郎中令吕思礼告之。诏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讨之。归彦于南境置私驿，闻大军将至，即闭城拒守。长史宇文仲鸾等不从，皆杀之。归彦自称大丞相，有众四万。齐主以都官尚书封子绘，冀州人，祖父世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传至信都，巡城，谕以祸福。吏民降者相继，城中动静，小大皆知之。

北齐平秦王高归彦到了冀州后，内心很不安定，想等皇帝去晋阳时，乘虚打入邺城。他手下的郎中令吕思礼告发了他。武成帝下诏派大司马段韶、司空娄睿去讨伐他。高归彦在南边设置了私人驿站以打听消息，听说朝廷大军将到，便关上城门固守抵抗。长史宇文仲鸾等人不服从，都被杀掉了。高归彦自称大丞相，有军队四万人。武成帝考虑到都官尚书封子绘是冀州人，祖父、父亲世代为冀州刺史，很得人心，就派他乘驿马到了信都。封子绘到信都之后，一边巡视城池，一边对城中吏民晓谕避祸趋福的道理。官吏和民众相继跑出来投降。城里有什么动静，都有人报告，大事小事全都知道。

归彦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军百万，悉在臣手，投身向邺，奉迎陛下。当时不反，今日岂反邪！正恨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诳惑圣上，疾忌忠良，但为杀此三人，即临城自刎。”既而城破，单骑北走，至交津，获之，锁送邺。乙未，载以露车，衔木面缚，刘桃枝临之以刃，击鼓随之，并其子孙十五人皆弃市。命封子绘行冀州事。

高归彦登上城头大声呼叫说：“孝昭皇帝刚驾崩时，六路兵马百万余人，都在我手中控制着。我投身到邺城去，奉迎陛下来就皇位。当时我都没有造反。今日我这样做，是被逼的，难道是造反吗？我恨的是高元海、毕义云、高乾和欺骗迷惑皇上，忌恨忠良，只要杀了这三个人，我就在城头自刎以谢天下。”不久城被攻破，高归彦单人匹马向北逃窜，逃到交津时，让抓住了，被用锁链锁上送到了邺城。乙未（二十七日），他被装在没有帷盖的车上，嘴里衔着木棍，被反绑着。刘桃枝用刀刃比试着他，后面还有人击鼓跟随，高归彦连同他的子孙十五人全部斩首，弃尸市上。朝廷下令封子绘管理冀州事务。

齐主知归彦前谮清河王岳，以归彦家良贱百口赐岳家，赠岳太师。

武成帝知道高归彦过去陷害过清河王高岳，便把高归彦家里主仆共一百多口人全部赐给了高岳，并赠高岳以太师的称号。

丁酉，以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睿为尚书令，河间王孝琬为左仆射。

丁酉（二十九日），武成帝任命段韶为太傅，娄睿为司徒，平阳王高淹为太宰，斛律光为司空，赵郡王高睿为尚书令，河间王高孝琬为左仆射。癸亥，齐主如晋阳。

癸亥（疑误），武成帝到了晋阳。

上遣使聘齐。

陈文帝派使者到齐国聘问。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辰朔（初一），发生日食。

以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仲举，溉之弟子也。

陈朝任命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杨尹。到仲举是到溉的弟弟的儿子。

吴明彻至临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诏安成王顼代之。

吴明彻到临川去攻打周迪，不能取胜。丁亥（二十日），陈文帝下诏让安成王陈顼去代替他。

冬，十月，戊戌，诏以军旅费广，百姓空虚，凡供乘舆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悉从减削；至于百司，宜亦思省约。

冬季，十月，戊戌（初二），陈文帝诏令，由于军费开支浩大，老百姓很穷困，所以凡是皇上的车桥饮食衣服以及宫中的日常费用，一概削减。至于朝廷各部门，也应该想到节约。

十一月，丁卯，周以赵国公招为益州总管。

十一月，丁卯（初一），北周任命赵国公宇文招为益州总管。

丁丑，齐遣兼散骑常侍封孝琰来聘。

丁丑（十一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封孝琰到陈朝聘问。

十二月，丙辰，齐主还邺。

十二月，丙辰（二十一日），武成帝从晋阳回到邺城。

齐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从我，我杀尔儿。”后惧，从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绍德至阁，不得见，愠曰：“儿岂不如邪！姊腹大，故不见儿。”后大惭，由是生女不举。帝横刀诟曰：“杀我女，我何得不杀尔儿！”对后以刀环筑杀绍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乱挝之。后号天不已，帝命盛以绢囊，流血淋漉，投诸渠水，良久乃苏，犊车载送妙胜寺为尼。

武成帝逼着要和昭信李后通奸，说：“如果不服从我，我就杀了你儿子！”李后害怕了，就屈从了他。不久李后怀了孕。太原王高绍德入宫到了门口，见不到李后，便生气地说：“孩儿我难道不知道吗？娘是肚子大了，所以才不出来见儿子。”李后十分惭愧，因此生下了女儿后便弄死了。武成帝横提着刀大骂：“你杀了我的女儿，我为什么不杀你儿子！”便当着李后用刀砍杀了高绍德。李后大哭失声。武成帝更加愤怒，把李后的衣服剥光，乱打了一气。李后呼天喊地，号哭不断，北齐武成帝命令人把她装在绢袋里，血沥沥拉拉从袋中渗了出来，连人带绢袋扔到渠水中浸泡，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便用牛车把她载送到妙胜寺当了尼姑。

第一百六十九卷

陈纪三世祖文皇帝下天嘉四年（癸未、563 ）

陈纪三陈文帝天嘉四年（癸未，公元563 年）

春，正月，齐以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时齐主终日酣饮，朝事专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庸俗，帝亦轻之；以收才名素盛，故用之。而收畏懦避事，寻坐阿纵，除名。

春季，正月，北齐任命太子少傅魏收兼尚书右仆射。当时武成帝整天酗酒，把朝廷的事情专门委托给侍中高元海。高元海鄙陋无能，武成帝也看不起他；因为魏收的才能一向有名，所以任命他。魏收胆小懦弱怕事，不久便以阿谀放纵的罪名，被革职。

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论叙时事，元海入宫，不觉遗之。给事中李孝贞得而奏之，帝由是疏元海，以孝贞兼中书舍人，征义云还朝。和士开复谮元海，帝以马鞭棰元海六十，责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几许不义！以邺城兵抗并州，几许无智！”出为兖州刺史。

兖州刺史毕义云写信给高元海，信里议论时局，高元海在进宫时，不知不觉地把信遗失了。给事中李孝贞得到了这封信，奏报给武成帝，武成帝因此疏远高元海，任用李孝贞兼职中书舍人，召回毕义云。和士开再次对武成帝说高元海的坏话，武成帝命令打高元海六十下马鞭，斥责说：“你以前唆使我反叛，以弟弟反叛兄长，多么不义！用邺城的兵力抵抗并州，多么愚笨！”贬出朝延做兖州刺史。

甲申，周迪众溃，脱身逾岭，奔晋安，依陈宝应。官军克临川，获迪妻子。宝应以兵资迪，留异又遣子忠臣随之。

甲申（十九日）周迪的部下溃败，他脱身越过东兴岭，逃奔到晋安，投靠陈宝应。官军攻下临州，俘虏了周迪的妻儿。陈宝应派兵援助周迪，留异又派儿子留忠臣跟随周迪。

虞寄与宝应书，以十事谏之曰：“自天厌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为得之，然夷凶翦乱，四海乐推者，陈氏也；岂非历数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强，侯之力，进足以摇荡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张偏隅；然或命一族之师，或资一士之说，琳则瓦解冰泮，投身异域，则厥角稽颡，委命阙庭，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将军以藩戚之重，东南之众，尽忠奉上，戮力勤王，岂不勋高窦融，宠过吴芮，析判野，南面称孤乎！三也。圣朝弃瑕忘过，宽厚得人，至于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无纤芥。况将军衅非张绣，罪异毕谌，当何虑于危亡，何失于富贵！四也。方今周、齐邻睦，境外无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刘、项竞逐之机，楚、赵连从之势；何得雍容高拱，坐论西伯哉！五也。且留将军狼顾一隅，亟经摧衄，声实亏丧，胆气衰沮。其将帅首鼠两端，唯利是视，孰能被坚执锐，长驱深入，系马埋轮，奋不顾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将军之强，孰如侯景？将军之众，孰如王琳？武皇灭侯景于前，今上摧王琳于后，此乃天时，非复人力。且兵革已后，民皆厌乱，其孰能弃坟墓，捐妻子，出万死不顾之计，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七也。历观前古，子阳、季孟，颠覆相寻；馀善、右渠，危亡继及。天命可畏，山川难恃。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以诸侯之资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顺，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爱其亲，岂能及物！留将军身縻国爵，子尚王姬，犹且弃天属而不顾，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岂能同忧共患，不背将军者乎！至师老力屈，惧诛利赏，必有韩、智晋阳之谋，张、陈井陉之势。九也。北军万里远斗，锋不可当。将军自战其地，人多顾后；众寡不敌，将帅不侔。师以无名而出，事以无机而动，以此称兵，未知其利。十也。为将军计，莫若绝亲留氏，释甲偃兵，一遵诏旨。方今藩维尚少，皇子幼冲，凡豫宗族，皆蒙宠树。况以将军之地，将军之才，将军之名，将军之势，而克修藩服，北面称臣，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寄感恩怀德，不觉狂言，斧钺之诛，其甘如荠。”宝应览书大怒。或谓宝应曰：“虞公病势稍笃，言多错谬。”宝应意乃小释，亦以寄民望，故优容之。

虞寄写信给陈宝应，举出十件事情规劝他说：“自从上天厌恶梁朝德业不修以来，英雄纷起，人人以为天下非已莫属，然而除凶平乱，天下愿意推戴的崐，是陈氏；岂不是有天道运命在，是上天所赐给的吗！这是一。以王琳的强盛，侯的力量，进可以震撼中原，在天下争个高低；退足以在长江以外倔强，雄踞偏远一角。然而我们或者派遣一支军队，或者借助一名说客，王琳就瓦碎冰融，去异域投身，侯就叩头俯伏，托命于朝廷，这是借天威而除掉祸患。这是二。现在您将军以藩王亲戚之贵，东南人力之众，尽忠报效朝廷，全力救援皇上，功勋岂不比汉朝的窦融高，受宠超过吴芮，得到封爵和领地，能面向南坐称王称侯吗！这是三。圣明的朝廷不计较人的缺点和过错，以宽厚求得人才，至于像余孝顷、潘纯陀、李孝钦、欧阳等人，都把他们当成心腹，任为助手，胸怀开朗，不计较细微的事。况且您将军的过失不如张绣，罪行不同于毕谌，何必顾虑危险存亡，又哪里会失去富贵！这是四。现在周、齐两朝睦邻友好，境外不须疑虑，联合军队对着同一方向，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是刘邦、项羽竞争追逐的时机，楚国和赵国合纵连横的形势；怎么能从容不迫无所作为，安然割据为一方的主帅！这是五。况且留异将军在角落里像狼那样窥伺，屡次遭到挫败，名声亏损丧尽，胆气衰退败落。他的将帅犹豫动摇，只看到自己的私利，谁能穿着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长驱直入，系住马匹埋掉车轮，奋勇舍命，身先士卒地战斗！这是六。将军力量的强弱，比侯景怎样？将军部下的众多，比王琳如何？武皇帝灭侯景于前，当今皇帝击败王琳于后，这是天意，不是靠人力。况且争战以后，百姓都讨厌动乱，谁能抛弃故园家乡，舍弃妻儿，想出万死不辞的计谋，追随您将军在刀丛之间效命吗！这是七。综观以往历史，子阳（公孙述）、季孟（隗嚣），灭亡连续不断；馀善、右渠，危急覆亡接踵而至。天命可畏，山川地势难以凭借。况且您将军想以几个郡的地方来抵御天下的兵力，以诸侯的实力抗拒天子的命令，强弱逆顺，能相比较吗！这是八。不是自己的同类，心意一定不同；不爱自己的亲朋，怎能顾及别人！留异将军身系国家的爵位，儿子娶了皇家的女儿，尚且抛弃上天的眷顾而不惜，背离圣明的君主而孤立，遇到危急的时候，怎么能共同分担忧患，而不背叛您将军！等到用兵时间过长，军队疲劳不堪，就会怕死贪财，一定会出现康子、智伯在晋阳的阴谋，张耳、陈馀在井陉那样的争斗。这是九。北军远从万里来战斗，前锋锐利不可阻挡。您将军在自己的地区打仗，人们多有后顾之忧，众寡不敌，将帅与敌军不能相比。师出无名，做事没有机会而妄动，在这种情况下举兵，不会有好处。这是十。为您将军着想，不如断绝和留氏的亲戚关系，解甲息兵，遵从皇帝的诏旨。现在捍卫和支持朝廷的人还少，皇子年幼，凡是宗族，都受到恩宠扶植。况且以您将军的门第、才干、名声、势力，能谨守作臣的职责，臣服君王，这样您的功业就能和刘泽相提并论了！虞寄感恩戴德，不禁说了这些狂妄的话，要杀要砍，我心甘情愿。”陈宝应看后大怒。有人向陈宝应说：“虞公的病情加重了，所以说话多有错误荒谬。”陈宝应的怒意才稍为平息，又因为虞寄有民望，所以宽容他。

周梁躁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原州。帝夜还长安，人窃怪其故，崇谓所亲曰：“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忽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或发其事。乙酉，帝召诸公于大德殿，面责崇，崇惶恐谢罪。其夜，冢宰护遣使将兵就崇第，副令自杀，葬如常仪。

北周的梁躁公侯莫陈崇跟随北周国主武帝去原州。武帝当晚就回长安，人们私下怀疑其中的原因，侯莫陈崇告诉亲信说：“我近来听方士说，晋公宇文护今年不吉利，皇上今天突然在晚上赶回来，不过是晋公宇文护死了。”有人把这件事告发了。乙酉（二十日），武帝在大德殿召见了公侯们，当面斥责侯莫陈崇，侯莫陈崇诚惶诚恐地承认有罪。这天晚上，冢宰宇文护派遣使者带领士兵到侯莫陈崇家里，逼他自杀，然后按固有的仪式把他埋葬。

壬辰，以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壬辰（二十七日），陈朝任命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南徐州刺史，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

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绞、斩、枭、裂；凡二十五等。

北周武帝命令司宪大夫拓跋迪制定《大律》十五篇，规定对犯罪的惩罚：一是杖刑，杖十到五十下；二是鞭刑，鞭打六十到一百下；三是徒刑，刑期从一年到五年；四是流刑，流放二千五百里到四千五百里；五是死刑，分缢崐死、绞死、斩首、将首级悬挂示众、用车裂尸；一共分二十五等。

庚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庚戌（十六日），陈朝任命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

辛酉，周诏：“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护抗表固让。

辛酉（二十七日），北周武帝下诏：“大冢宰晋国公，是我的兄长，职位是朝延为首的大臣，今后凡是诏令诰书和所有官署的文书里，不准直呼其名。”宇文护对诏令坚决不服从，表示谦让。

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

北齐武成帝高湛诏令司空斛律光督带二万名步、骑兵，到轵关建造勋掌城，构筑了二百里的长城，设立十二个戌所。

丙戌，齐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丙戌（二十四日），北齐任命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夏，四月，乙未，周以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夏季，四月，乙未（初二），北周任命柱国达奚武为太保。

周主将视学，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谨上表固辞，不许，仍赐以延年杖。戊午，帝幸太学。谨入门，帝迎拜于门屏之间，谨答拜。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南向。太师护升阶，设几，谨升席，南面凭几而坐。大司马豆卢宁升阶，正舄。帝升阶，立于斧之前，西面。有司进馔，帝跪设酱豆，亲为之袒割。谨食毕，帝亲跪授爵以。有司撤讫，帝北面立而访道。谨起，立于席后，对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明王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愿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进，为恶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愿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勿使有过。天子之过，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愿陛下慎之。”帝再拜受言，谨答拜。礼成而出。

北周武帝准备巡视学校，任命太傅燕国公于谨为掌管国家教化的“三老”。于谨上书坚决推辞，没有得到准许，仍旧赏赐他“延年杖”。戊午（二十五日），武帝驾临太学。于谨进门时，武帝在大门和屏风之间迎接他，于谨答谢还礼。官员在厅堂中间设下三老席，坐位朝南。太师宇文护走上台阶，摆了一张小桌子，于谨入席，而朝南倚着小桌子坐定。大司马豆卢宁走上台阶，把于谨脱下的鞋子放端正。武帝走上台阶，站在画有斧状图案的屏风前，面朝西。官员送上饮食，武帝跪着放好盛放调料的食器，挽起衣袖为于谨割肉，于谨吃完后，武帝亲自跪着送上盛酒的酒器请于谨漱口。官员撤去饮食器皿，武帝面朝北站着向于谨请教治理国家的道理。于谨起身站在坐席后面，回答说：“木材经过墨线校正才能平直，帝王能听从规劝就是圣明。明理的帝王能虚心听取规劝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这样天下就能安定。”又说：“即使失去食物和军队，但不能失去信用；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信用。”又说：“有功必赏，有罪必罚，那么做好事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多，做坏事的人会一天比一天少。”还说：“言论和行为，是立身的根本，希望陛下三思以后再说话，九次考虑以后再行动，不要发生过错。天子有了过错，正象日食和月食那样，没有人不知道的，希望陛下一定要谨慎从事。”武帝再次拜谢表示听从，于谨答谢还礼。仪礼结束后武帝离开太学。

司空侯安都恃功骄横，数聚文武之士骑射赋诗，斋中宾客，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辄奔归安都。上性严整，内衔之，安都弗之觉。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常陪乐游园禊饮，谓上曰：“何如作临川王时？”上不应。安都再三言之。上曰：“此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启借供帐水饰，欲载妻妾于御堂宴饮。上虽许之，意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座，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会重云殿灾，安都帅将士带甲入殿，上甚恶之，阴为之备。

陈朝的司空侯安都自恃有功骄傲蛮横，屡次纠集文人武士骑射赋诗，住处的宾客，往往多到上千人。部下的将帅，大都不遵纪守法，遇到被检举搜崐捕捉拿，常常投奔侯安都。陈文帝性格严厉认真，对他含恨在心，而侯安都却毫无觉察。每逢向皇帝上表启事，信已经封好，想到有些事还没有写完，又拆开封口补写：“又启奏某某事。”在侍侯皇帝宴会时，酒喝得痛快时，有时就伸腿而坐歪斜着身子。他常陪文帝到乐游园举行修禊宴饮，饮酒时对文帝说：“现在比作临川王时如何？”文帝不理他。侯安都却再三提这件事。文帝说：“这虽然是天命，却也是靠您的力量。”宴饮结束，侯安都向文帝借帷帐和彩船，要载上妻妾去皇帝的宫室摆宴饮酒。文帝虽然允准了他的要求，心里却很不高兴。第二天，侯安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宾客们坐在大臣的位子上，举杯为他祝寿。恰巧重云殿发生火灾，侯安都率领将士携带兵器来到重云殿，文帝非常恨他，暗下作了准备。

及周迪反，朝议谓当使安都讨之，而上更使吴明彻。又数遣台使按问安都部下，检括亡叛。安都遣其别驾周弘实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景历录其状，具奏之，因希旨称安都谋反。上虑其不受召，故用为江州。

到了周迪造反时，朝中议论说应该派侯安都去讨伐，但文帝另派了吴明彻。文帝还屡次派御史台的官员审讯侯安都的部下，清查他们逃亡叛乱的事情。侯安都派别驾周弘实投身到中书舍人蔡景历那里，探听中书省的机密。蔡景历把他的行动一一记录下来，报告了文帝，迎合文帝的意旨说侯安都要谋反。文帝考虑到侯安都不会接受召命，使任命他去江州当刺史。

五月，安都自京口还建康，部伍入于石头。六月，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于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将帅，尽夺马仗而释之。因出蔡景历表，以示于朝，乃下诏暴其罪恶，明日，赐死，宥其妻子，资给其丧。

五月，侯安都从京口回建康，部下的军队开进石头城。六月，文帝招侯安都到嘉德殿宴饮，又召集侯安都部下的将帅到尚书省的大厅见面，于是逮捕了侯安都，把他囚禁在嘉德西省，又逮捕了侯安都的将帅，没收了他们的马匹兵器后予以释放。还拿出蔡景历所上的奏报，向朝中的官员们出示，随即下诏公布了侯安都的罪恶，第二天，赐他自尽，宽恕了他的妻儿，拨款给他们办丧事。

初，高祖天京口，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于下而骄于上；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侯郎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当初，陈武帝在京口时曾经和将军们宴会，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他祝寿，各自夸耀战功。陈武帝说：“诸位都是良将，但各有不足之处。杜公志向虽大而见识不明，对下亲密对上骄傲；周侯不能有选择地结交朋友，而且过于推心置腹；侯郎傲慢放诞而贪得无厌，性格轻佻而放纵不羁；这都不是保全身家的行为。”后来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

乙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

乙卯（二十三日），北齐武成帝派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陈朝聘问。

齐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有宠于齐主，齐主外朝视事，或在内宴赏，须臾之间，不得不与士开相见，或累日不归，一日数入；或放还之后，俄顷即追，未至之间，连骑督趣。奸谄百端，宠爱日隆，前后赏赐，不可胜纪。每侍左右，言辞容止，极诸鄙亵；以夜继昼，无复君臣之礼。常谓帝曰：“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陛下宜及少壮，极意为乐，纵横行之。一日取快，可敌千年。国事尽付大臣，何虑不办，无为自勤约也！”帝大悦。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财用，唐邕掌外、骑兵，信都冯子琮、胡长粲掌东宫。帝三四日一视朝，书数字而已，略无所言，须臾罢入。长粲，僧敬之子也。

北齐的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得到武成帝的宠爱，武成帝外出视察，或在宫中宴请时，过不了一会儿，就要召和士开来见面，或者留他好几天，或者一天里召他进宫许多次；或者和士开刚走，又立刻追他回来，在和士开还没回来以前，接二连三派人骑马去催促。由于他各式各样的奸诈谄媚，受到武成帝的日益宠爱，前后赏赐给他的物品，数不胜数。每当在武成帝身边侍候，说话和动作极其卑鄙下流；夜以继日，毫无君臣之礼。他常常告诉武成帝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成了灰土，尧舜和桀纣，有什么两样！陛下应当在少崐壮时恣意行乐，放纵而不必顾忌。快乐一天，比得上一千年。国事都交给大臣，何必担心办不成，不用自己劳累约束自己！”武成帝大喜。于是委托赵彦深掌管封官授爵，元文遥掌管钱财费用，唐邕掌管外兵和骑兵，信都人冯子琮、胡长粲掌管东宫。武成帝三四天才上一次朝，批几个字，也不说什么话，一会儿就退朝进宫。胡长粲是胡僧敬的儿子。

帝使士开与胡后握槊，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皇后天下之母，岂可与臣下接手！”孝瑜又言：“赵郡王睿，其父死于非命，不可亲近。”由是睿及士开共谮之。士开言孝瑜奢僭，睿言“山东唯闻河南王，不闻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孝瑜窃与尔朱御女言，帝闻之，大怒。庚申，顿饮孝瑜酒三十七杯。孝瑜体肥大，腰带十围，帝使左右娄子彦载以出，鸩之于车，至西华门，烦躁投水而绝。赠太尉、录尚书事。诸侯在宫中者，莫敢举声，唯河间王孝琬大哭而出。

武成帝叫和士开和胡后玩“握槊”的赌博游戏。河南康献王高孝瑜规劝说：“皇后是天下人的母亲，怎么可以和臣子的手接触！”又说：“赵郡王高睿，他的父亲死于非命，不可以和他亲近。”因此高睿和士开一起说高孝瑜的坏话。和士开说高孝瑜生活奢侈超过他的身份，高睿说：“山东只听说有河南王，没有听说有您陛下。”武成帝因此产生了嫉妒。高孝瑜偷偷地和尔朱御女说话，关系暧昧，武成帝听到这事，勃然大怒。庚申（二十八日），一次叫高孝瑜饮了三十七杯酒。高孝瑜身体肥大，腰带十围，武成帝叫在旁边侍候的近臣娄子彦用车送他出去，在车上又给他饮了毒酒，到西华门时，毒性发作烦躁投水而死。追赠太尉、录尚书事。在宫里的诸侯，都不敢出声，只有河间王高孝琬大哭而去。

秋，七月，戊辰，周主幸原州。

秋季，七月，戊辰（初六），北周武帝驾临原州。

八月，辛丑，齐以三台宫为大兴圣寺。

八月，辛丑（初十），北齐把三台宫改为大兴圣寺。

九月，壬戌，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卒，诏子纥袭父爵位。

九月，壬戌（初一），陈朝的广州刺史阳山穆公欧阳去世，下诏他的儿子欧阳纥承袭父亲的爵位。

甲子，周主自原州登陇。

甲子（初三），北周武帝从原州登上陇坂。

周迪复越东兴岭为寇，辛未，诏护军章昭达将兵讨之。

陈朝因周迪又越过东兴岭侵犯，辛未（初十），诏命护军章昭达率领军队去讨伐。

丙戌，周主如同州。

丙戌（二十五日），北周武帝去同州。

初，周人欲与突厥木杆可汗连兵伐齐，许纳其女为后，遣御伯大夫杨荐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往结之。齐人闻之惧，亦遣使求婚于突厥，赂遗甚厚。木杆贪齐币重，欲执荐等送齐。荐知之，责木杆曰：“太祖昔与可汗共敦邻好，蠕蠕部落数千来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义，独不愧鬼神乎？”木杆惨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决矣，当相与共平东贼，然后遣女。”荐等复命。

起初，北周要和突厥木杆可汗联军讨伐北齐，答允娶可汗的女儿做皇后，派御伯大夫杨荐和左武伯太原人王庆去联系。北齐听了害怕，也派使者到突厥去求婚，馈赠厚礼。木杆可汗贪图北齐的厚礼，企图捉了杨荐等人送给北齐。杨荐知道后，斥责木杆可汗说：“太祖从前和可汗共同敦守友好相处，蠕蠕部落几千人来投降，太祖把他们全部交给可汗的使者，以满足可汗的要求，为什么今天忽然背恩忘义，唯独不有愧于鬼神吗？”木杆可汗悲痛了很久，说：“您的话很对。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应该和你们一起讨平东面的贼人，然后把女儿送去。”杨荐等人完成使命后回朝复命。

公卿请发十万人击齐，柱国杨忠独以为得万骑足矣。戊子，遣忠将步骑一万，与突厥自北道伐齐，又遣大将军达奚武帅步骑三万，自南道出平阳，期会于晋阳。

北周的公卿请发兵十万攻打北齐，柱国杨忠认为只要一万名骑兵就足够了。戊子（二十七日），武帝派杨忠率领一万名步骑兵，和突厥从北面的道路讨崐伐北齐，又派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三万名步、骑兵，从南面的道路由平阳出发，约期在晋阳会师。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达大破周迪。迪脱身潜窜山谷，民相与匿之，虽加诛戮，无肯言者。

冬季，十一月，辛酉（初一），陈朝章昭达大破周迪。周迪脱身潜伏逃窜到山谷里，老百姓把他隐藏起来，虽然受到诛杀，却没人肯说出来。

十二月，辛卯，周主还长安。

十二月，辛卯（初一），北周武帝回长安。

丙申，大赦。

丙申（初六），陈朝大赦全国。

章昭达进军，度岭，趣建安，讨陈宝应，诏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

陈朝的章昭达进军，经过东兴岭，向建安急进，讨伐陈宝应，文帝诏命益州刺史余孝顷督率会稽、东阳、临海、永嘉等地军队从东路来会合。

是岁，初祭始兴昭烈王于建康，用天子礼。

这一年，陈朝在建康第一次祭祀始兴昭烈王，用天子的祭礼。

周杨忠拔齐二十余城。齐人守陉岭之隘，忠击破之。突厥木杆、地头、步离三可汗以十万骑会之。已酉，自恒州三道俱入。时大雪数旬，南北千余里，平地数尺。齐主自邺倍道赴之，戊午，至晋阳。斛律光将步兵三万屯平阳。已未，周师及突厥逼晋阳。齐主畏其强，戎服帅宫人欲东走避之。赵郡王睿、河间王孝琬叩马谏。孝琬请委睿部分，必得严整。帝从之，命六军进止皆取睿节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总之。

北周杨忠攻克北齐的二十多座城池。北齐人防守陉岭的山口，杨忠攻破这里的防守。突厥的木杆、地头、步离三个可汗率领十万骑兵来会合。已酉（十九日），从恒州分三路一齐进入。当时下了几十天的大雪，南北一千多里，平地积雪几尺。北齐武成帝从邺城兼程赶去，戊午（二十八日），到晋阳，斛律光率领三万步兵驻守平阳。已未（二十九日），北周军队和突厥逼近晋阳。北齐武成帝对这些强大的军队感到害怕，穿上军服领了宫女打算从东面逃走躲避。赵郡王高睿、河间王高孝琬勒住他的马进行规劝。高孝琬请求把军队委托给高睿部署，可以使军队得到整顿。武成帝采纳了意见，命令六军的行动都受高睿的指挥，派并州刺史段韶总辖。

五年（甲申、564 ）

五年（甲申，公元564 年）

春，正月，庚申朔，齐主登北城，军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来伐之。今齐人眼中亦有铁，何可当邪！”

春季，正月，庚申朔（初一），北齐武成帝登上晋阳北城，军容非常整齐。突厥人埋怨北周人说：“你们说齐国混乱，所以来讨伐他们。现在齐人眼中都放出铁一样的光来，怎么能抵挡啊！”

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下去城二里许。诸将咸欲逆击之，段韶曰：“步卒力势，自当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齐悉其锐师鼓噪而出。突厥震骇，引上西山，不肯战，周师大败而还。突厥引兵出塞，纵兵大掠，自晋阳以往七百余里，人畜无遗。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度，胡马寒瘦，膝已下皆无毛；比至长城，马死且尽，截杖之以归。

北周军队以步兵为前锋，从西山下来，离城二里多路。北齐将领们都准备迎击，段韶说：“步兵的兵势，力量很有限，现在积雪很厚，迎战很不方便，不如严阵以待。对方疲劳而我方安逸，一定能打败对方。”北周军队来到，北齐精锐的军队呐喊着全数出击。突厥震动惊怕，领军队上了西山，不肯出战，北周的军队大败而还。突厥带着军队出了塞外，放纵士兵大肆抢劫，从晋阳以北的七百多里地方，人畜被劫掠一空。段韶追赶，但不敢靠近。突厥退到陉岭，地冻路滑，只好在路上铺了毛毡行走，胡地的马受冷病瘦，膝盖以下的毛都没有了，等到了长城，马都快死光了，于是截短矛杆当棍子拄着回去。

达奚武至平阳，未知忠退，斛律光与书曰：“鸿鹄已翔于寥廓，罗者犹视于沮泽。”武得书，亦还。光逐之，入周境，获二千余口而还。“

北周的达奚武到平阳，不知道杨忠已经退走。北齐的斛律光写信给他说：崐“鸿雁已在蓝天翱翔，张网的却还在水草丛生的沼泽地等候。”达奚武见到信，也退走了。斛律光追逐进入北周境内，俘获二千多人就返回了。

光见帝于晋阳，帝以新遭大寇，抱光头而哭。任城王进曰：“何至于此！”乃止。

斛律光在晋阳朝见武成帝，武成帝因为刚遭到大肆劫掠，抱住斛律光的头痛哭。任城王高劝他说：“何至于此！”这才不哭。

初，齐显祖之世，周人常惧齐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幸用事，朝政渐紊，齐人椎冰以备周兵之逼。斛律光忧之，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乎！”

当初，文宣帝在世时，北周常常怕北齐军队西渡，每到冬天，守在黄河边凿开冰凌。到武成帝即位，奸佞小人当权，朝政逐渐混乱，北齐人凿冰防备北周军队入侵。斛律光很担忧，说：“国家常有吞并关、陇的志向，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只好喜好声色狗马！”

辛巳，上祀南郊。

辛巳（二十二日），陈文帝到南郊祭天。

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庚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初，齐显祖命群官刊定魏《麟趾格》为《齐律》，久而不成。时军国多事，决狱罕依律文，相承谓之“变法从事”。世祖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律令者，至是而成，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其刑名有五：一曰死，重者之，次枭首，次斩，次绞；二曰流，投边裔为兵；三曰刑，自五岁至一岁；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外官及老、小、阉、痴并过失应赎者，皆以绢代金。三月，辛酉，班行之，因大赦。是后为吏者始守法令。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故齐人多晓法。

当初，文宣帝下令群臣刊定魏朝的《麟趾格》为《齐律》，过了很久还没有完成。这时军务和国家的事情很多，叛决案件很少依据法律条文，习惯上叫做“变法从事。”武成帝即位后，想革除这种弊病，于是督促修订法律条令，这才制订了《律》十二篇，《令》四十卷。刑法的名目有五种：第一是死，罪重的车裂，依次是割下头示众、斩杀、绞死；第二是流，充军到边域；第三是刑，刑期从五年到一年不等；第四是鞭，从一百到四十下不等；第五是杖，从三十到十下不等；一共分十五等。凡是流放去外地的官员以及年老、年幼、太监、痴呆和犯有过失可以赎罪的，都允许用绢代替罚金。三月，辛酉（初三），《律》、《令》颁布实行，大赦在此以前的犯人。自此以后官吏才按照法律办案。又下令官吏家庭的子弟经常学习，所以北齐人都知道法律。

又令民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还田，免租调。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牛受六十亩。大率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

又命令老百姓中满十八岁的授给田地并交纳赋税，二十岁的当兵，六十岁可以免除劳役，六十六岁时交还田地，免去赋税。男子一人授给八十亩露田，妇女授给四十亩，奴婢授给同样的亩数，有一头耕牛的增授六十亩。大致一对夫妇的赋税是一匹绢、八两棉，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是平民的一半，一头牛征赋税二尺绢，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上缴中央，义租缴给所在郡以防水旱灾年。

已巳，齐群盗田子礼等数十人，共动太师彭城景思王为主，诈称使者，径向第，至内室，称敕，牵上马，临以白刃，欲引向南殿。大呼不从，盗杀之。

已巳（十三日），北齐的田子礼等数十名盗贼，要裹胁太师彭城景思王高当首领，诈称是使者，去到高的宅第，进了内室，说是皇帝的命令，拉高上马，用刀对着他，要他领着去皇宫的南殿。高大叫不肯服从，被盗贼杀死。

庚辰，周初令百官执笏。

庚辰（二十四日），北周第一次令百官上朝时手执“朝笏”。

齐以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普为尚书左仆射。曾，归彦之兄子也。甲申，以冯翊王润为司空。 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司徒，武兴王高普为尚书左仆射。高普是高归彦的侄子。甲申（二十八日），任命冯翊王高润为司空。

夏，四月，辛卯，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聘。

夏季，四月，辛卯（初三），北齐武成帝派兼散骑常侍皇甫亮来陈朝聘问。

庚子，周主遣使来聘。

庚子（十二日），北周武帝派使者来陈朝聘问。

癸卯，周以邓公河南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世宗之子贤为毕公。

癸卯（十五日），北周任命邓公河南窦炽为大宗伯。五月，壬戌（初五），封明帝的儿子宇文贤为毕公。

甲子，齐主还邺。

甲子（初七），北齐武成帝回邺城。

壬午，齐以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前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以段韶为太师。丁亥，以任城王为大将军。

壬午（二十五日），北齐任命赵郡王高睿为录尚书事，以前的司徒娄睿为太尉。甲申（二十七日），任命段韶为太师。丁亥（三十日），任命任城王高为大将军。

壬辰，齐主如晋阳。

壬辰（疑误），北齐武成帝去晋阳。

周以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北周任命太保达奚武为同州刺史。

六月，齐主杀乐陵王百年。时白虹晕日两重，又横贯而不达，赤星见，齐主欲以百年厌之。会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书，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之。帝发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带留与其妃斛律氏，见帝于凉风堂。使百年书敕字，验与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乱捶之，又令曳之绕堂行且捶，所过血皆遍地，气息将尽，乃斩之，弃诸池，池水尽赤。妃把哀号不食，月余亦卒，犹在手，拳不可开；其父光自擘之，乃开。

六月，北齐武成帝杀死乐陵王高百年。当时太阳周围有两道白虹，横贯而不相通，赤星出现，武成帝想用高百年的性命来驱除灾异现象。恰巧博陵人贾德胄教高百年写字，高百年曾经写了几个“敕”字。贾德胄把它封好奏报给武成帝。武成帝看后大怒，派人召来高百年。高百年自知免不了被治罪，便割下佩带上的玉留给妃子斛律氏，在凉风堂见到武成帝。武成帝叫高百年写“敕”字，证实字迹和贾德胄所奏报的相似，于是命令侍从对他乱打，还拖着他绕凉风堂边走边打，经过的地方遍地是血，临断气时，将他杀死，把尸体仍进水池，池水都染红了。妃子拿着玉哀叫绝食，一个多月后也死去，玉还在手里，紧握成拳无法掰开；她的父亲斛律光亲自去掰，才掰开。

庚寅，周改御伯为纳言。

庚寅（初三），北周把御伯改变纳言。

初，周太祖之从贺拔岳在关中也，遣人迎晋公护于晋阳。护母阎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晋阳，齐人以配中山宫。及护用事，遣间使入齐求之，莫知音息。齐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护欲访求母、姑，使司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与之言，使者甚悦。勋州刺史韦孝宽获关东人，复纵之，因致书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时，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谋与突厥再伐齐。齐主闻之，大惧，许遣护母西归，且求通好，先遣其姑归。

当初，北周太祖在关中追随贺拔岳时，曾派人到晋阳迎来晋公宇文护。宇文护的母亲阎氏和北周国主的姑母留在晋阳，北齐人把她们安置在中山宫。宇文护当权以后，派人到北齐去寻找她们，得不到音讯。北齐派使者到玉壁，要求开通和北周之间的贸易来往。宇文护想访求母亲和姑母的下落，便派司马下大夫尹公正去玉壁商谈，北齐的使者非常高兴。勋州刺史韦孝宽捉到关东人，又把他们放掉，还写信给北周表示愿意和对方友好相处。这时，北周因为以前进攻晋阳没有达到目的，准备联合突厥再次攻打北齐。武成帝听到后十分害怕，于是答允送回宇文护的母亲，请求双方和好，先把宇文护的姑母送回去。

秋，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秋季，八月，丁亥朔（初一），发生日食。

周遣柱国杨忠会突厥伐齐，至北河而还。

北周派柱国杨忠会同突厥讨伐北齐，兵到北河就返回了。

戊子，周以齐公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卫公直为大司空。追录佐命元功，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虎之子；凤，惠之子也。

戊子（初二），北周任命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宇文贵为大司徒。九月，丁巳（初二），任命卫公宇文直为大司空。追录当初辅佐君主的元勋功臣，封开府仪同三司陇西公李为唐公，太驭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李是李虎的儿子，若干凤是若干惠的儿子。

乙丑，齐主封其子绰为南阳王，俨为东平王。俨，太子之母弟也。

乙丑（初十），北齐武成帝封儿子高绰为南阳王，高俨为东平王。高俨是太子的同母弟。

突厥寇齐幽州，众十余万，入长城，大掠而还。

突厥入侵北齐的幽州，共有十多万人，进入长城，在大肆抢掠后退去。

周皇姑之归也，齐主遣人为晋公护母作书，言护幼时数事，又寄其所著锦袍，以为信验。且曰：“吾属千载之运，蒙大齐之德，老开恩，许得相见。禽兽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与汝分离！今复何福，还望见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苏。世间所有，求皆可得，母子异国，何处可求！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于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养，事往何论；今日以后，吾之残命，唯系于汝尔。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负！”

北周武帝的姑母回去时，北齐武成帝派人代晋公宇文护的母亲写了回信，信中说到宇文护年幼时的几件事，还寄去自己穿的锦袍，作为证明。信上说：“我遇到千载难逢的运气，蒙受大齐的恩德，怜悯我年老特别开恩，允许我们母子见面。就是禽兽草木，也都母子相依为命。我犯了什么罪孽，竟会和你分离！现在又得到什么福气，还能回去和你相见！说到这些，悲喜交集，死而复生。世上所有的东西，只要追求都能得到，母子分处异国，又能向哪里求得团聚！即使你的尊贵到达王公，富有超过山海，但有个年已八十的老母亲，还飘泊在千里之外，生命在旦夕之间，得不到一天短暂的相见，得不到一天的共同生活，寒冷而得不到你的衣服，饥饿而得不到你的饮食，你虽然极其荣华富贵，光辉照耀人间，对我有什么好处！在今天以前，你没有尽供养我的本份，事情已过就不必再说了；从今以后，我的余生就依赖于你了。天地之间，中有鬼神，不要以为天地冥冥，可以欺骗负心！”

护得书，悲不自胜。复书曰：“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受生禀气，皆知母子，谁同萨保，如此不孝！子为公侯，母为俘隶，暑不见母暑，寒不见母寒，衣不知有无，食不知饥饱，泯如天地之外，无由暂闻。分怀冤酷，终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见于泉下耳！不谓齐朝解网，惠以德音，磨敦、四姑，并许矜放。初闻此旨，魂爽飞越，号天叩地，不能自胜。齐朝霈然之恩，既已沾洽，有家有国，信义为本，伏度来期，已应有日。一得奉见慈颜，永毕生愿。生死肉骨，岂过今恩；负山戴岳，未足胜荷。”

宇文护接到书信，忍不住悲痛。复信说：“天下四分五袭，遭遇灾祸，离开母亲，已经三十五年。禀性承受天地自然之气，都知道母子之情，谁象我萨保一般，这样不孝！儿子是公侯，母亲却是被俘虏的奴隶，热天看不见母亲受暑，冷天看不见母亲挨冻，不知道有没有衣穿，不知道吃得饱不饱，踪迹消失在天地以外，无从得到一点音讯。分别怀有冤屈和惨痛，结束一生以后，身后如果有知，希望能在九泉之下侍奉母亲！不意齐朝网开一面，赐给好消息，母亲和四姑母，获得怜悯允许释放。刚听到这道诏旨时，连魂魄都变得清朗而飞升起来，呼天抢地，不由自己。现在受到齐朝雨露般恩泽的滋润，家庭和国家，应该以信义为根本，估计母亲归来之期，已经不远。一旦能够见到母亲慈祥的面容，永远了却我毕生的愿望。死者复生，白骨长肉，怎能比得上今天这样的恩情；象背负大山高岳，真是担当不起。”

齐人留护母，使更与护书，邀护重报，往返再三。时段韶拒突厥军于塞下崐，齐主使黄门徐世荣乘传赍周书问韶。韶以“周人反覆，本无信义，比晋阳之役，其事可知。护外托为相，其实主也。既为母请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据移书，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许之，待和亲坚定，然后遣之未晚。”齐主不听，即遣之。

北齐人留下宇文护的母亲，再次给宇文护去信，希望宇文护再次回信，这样往返了好几次。当时段韶在边塞抵御突厥的军队，北齐武成帝派黄门郎徐世荣乘驿车带了北周的书信去问段韶的意见。段韶表示“周人反复无常，本来就没有信义，比照晋阳之役，事情就明白了。宇文护在表面上仅仅是相国，实际上是一国之主。既然为了母亲请求和好，却不派一个使者来。如果根据他送来的书信，就把他的母亲送回去，恐怕会给对方留下我们软弱的印象。不如暂且对外表示答允，等和睦亲善的事完全肯定以后，再把他的母亲送回去也不晚。”武成帝不听段韶的意见，立即把宇文护的母亲送回长安。

阎氏至周，举朝称庆，周主为之大赦。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

阎氏回到北周，满朝欢庆，北周武帝为此在国内大赦。他对阎氏所供奉的一切，美好丰盛到了极点，每逢四季的节日，武帝带领所有亲戚不行国礼而行家礼，举杯祝阎氏长寿。

突厥自幽州还，留屯塞北，更集诸部兵，遣使告周，欲与共击齐如前约。闰月，乙巳，突厥寇齐幽州。

突厥从幽州返回，屯兵在塞北，进一步召集各部落的军队，派使者告诉北周，打算象以前所约定那样共同进攻北齐。闰月，乙巳（二十日），突厥入侵北齐幽州。

晋公护新得其母，未欲伐齐；恐负突厥约，更生边患，不得已，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秦、陇、巴、蜀之兵并羌、胡内附者，凡二十万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护斧钺于朝庭；丁卯，亲劳军于沙苑；癸酉，还宫。

晋公宇文护刚迎来了母亲，不想进攻北齐；但又怕违背了和突厥的约定，反而发生边患，不得已，征召关中的府兵二十四军、左右厢的禁卫兵及其隶属的秦、陇、巴、蜀等地的军队，加上归附的羌人、胡人等，一共二十万人。冬季，十月，甲子（初十），北周武帝在朝廷授给宇文护斧钺；丁卯（十三日），亲自到沙苑慰劳军队；癸酉（十九日），回宫。

护军至潼关，遣柱国尉迟迥帅精兵十万为前锋，趣洛阳，大将军权景宣帅山南之兵趣悬瓠，少师杨出轵关。

宇文护的军队抵达潼关，派柱国尉迟迥领十万精兵做前锋，向洛阳进发，大将军权景宣率领荆州、襄阳的兵向悬瓠进发，少师杨进攻轵关。

周迪复出东兴，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以城降迪。吴州刺史陈详将兵击之，详兵大败，迪众复振。

周迪再次进攻东兴岭，宣城太守钱肃镇守东兴，献出城池向周迪投降。吴州刺史陈详领兵攻击周迪，陈详的军队大败，周迪的部众又振作起来。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帅所部击之，至定州，与迪对垒。迪绐敷曰：“吾昔与弟戮力同心，岂规相害！今愿伏罪还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许之，方登坛，为迪所杀。

南豫州刺史西丰脱侯周敷率领所属部队去攻打周迪，抵达定川，和周迪两军对垒。周迪欺骗周敷说：“我以前和弟弟同心协力，怎会谋划加害于你！现在我愿意认罪归顺朝廷，乘弟弟前来时表露我心里的想法，先请你挺身而出和我一起盟誓。”周敷答允了，刚走上举行盟誓的土台，就被周迪杀死。

陈宝应据晋安、建安二郡，水陆为栅，以拒章昭达。昭达与战，不利，因据上流，命军士伐木为筏，施拍其上。会大雨江涨，昭达放筏冲宝应水栅，尽坏之，又出兵攻其步军。方合战，上遣将军余孝顷自海道适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宝应大败，逃至莆口，谓其子曰：“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日。”昭达追擒之，并擒留异及其族党，送建康，斩之。异子贞臣以尚主得免，宝应宾客皆死。

陈宝应占据晋安和建安两郡，在水路和陆路修起栅栏，用来抗拒章昭达。章昭达和他打仗，很不顺利。因此占据江水上游，命令军士砍树木造木筏，筏上配备了“拍竿”。恰巧大雨以后江水猛涨，章昭达放木筏顺流而下，冲撞陈宝应在水中设立的栅栏，全部破坏。又出兵进攻陈宝应的步军。正当双方崐会战时，陈文帝派将军余孝顷从海路赶到，和章昭达合力围攻。十一月，已丑（初五），陈宝应大败，逃到莆口，对儿子说：“如果早听虞寄的计谋，不致于象今天这样。”章昭达追到将他捉住，还一并抓获留异和他的族党，解送建康，将他们斩首。留异的儿子留贞臣因为娶公主为妻，被免罪；陈宝应的宾客都被处死。

上闻虞寄尝谏宝应，命昭达礼遣诣建康。既见，劳之曰：“管宁无恙。”以为衡阳王掌书记。

陈文帝听说虞寄曾经规劝过陈宝应，于是命章昭达礼请虞寄到建康来。见面时，陈文帝慰问他说：“问候管宁的身体健康。”任用他为衡阳王的书记。

周晋公护进屯弘农。尉迟迥围洛阳，雍州牧齐公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军于邙山。

北周晋公宇文护进屯弘农。尉迟迥包围了洛阳，雍州牧齐公宇文宪、同州刺史达奚武、泾州总管王雄驻军在邙山。

戊戌，齐主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聘。

戊戌（十四日），北齐国主派遣兼散骑常侍刘逖来陈朝聘问。

初，周杨为邵州刺史，镇捍东境二十余年，数与齐战，未尝不捷，由是轻之。既出轵关，独引兵深入，又不设备。甲辰，齐太尉娄睿将兵奄至，大破军，遂降齐。

起初，北周杨做邵州刺史，镇守捍卫东边国境二十多年，好几次和北齐打仗，战无不胜，因此轻敌。这次出了轵关，独自领兵深入敌方，又不设防。甲辰（二十日），北齐太尉娄睿领兵突然来到，大败杨的军队，杨便向北齐投降。

权景宣围悬瓠，十二月，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并以城降之。景宣使开府郭彦守豫州，谢撤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于长安。

权景宣围困悬瓠，十二月，北齐豫州道行台、豫州刺史太原王高士良、永州刺史萧世怡一起献城投降北周。权景宣任命开府郭彦守豫州，谢彻守永州，把高士良、萧世怡和降兵一千人送到长安。

周人为土山、地道以攻洛阳，三旬不克。晋公护命诸将堑断河阳路，遏齐救兵，然后同攻洛阳；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唯张斥候而已。

周人筑土山、挖地道攻打洛阳，三十天也没有攻下来。晋公宇文护命令部将们挖掘切断河阳的道路，阻止北齐的援军，然后一同攻打洛阳；部将们以为齐兵一定不敢出城，所以只派人侦察而已。

齐遣兰陵王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洛阳；畏周兵之强，未敢进。齐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谓曰：“洛阳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复须镇御，如何？”对曰：“北虏侵边，事等疥癣。今西陵窥逼，乃腹心之病，请奉诏南行。”齐主曰：“朕意亦尔。”乃令韶督精骑一千发晋阳。丁巳，齐主亦自晋阳赴洛阳。

北齐派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斛律光救援洛阳，因为惧怕北周的兵力强大，不敢前进。北齐国主召见并州刺史段韶，对他说：“洛阳危急，现在派兰陵王去援救。突厥在北面，也要加以防御，怎么办？”段韶回答说：“北虏侵犯边境，只不过象身上长了疥疮皮癣。现在西边的邻国对我们窥伺进逼，这才是心腹之患，我愿意奉陛下的诏命到南方去。”北齐国主说：“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于是下令段韶率领一千名精锐的骑兵从晋阳出发。丁巳（初三）北齐国主也从晋阳赶赴洛阳。

已未，齐太宰平原靖翼王淹卒。

已未（初五），北齐太宰平原靖翼王高淹去世。

段韶自晋阳行，五日济河，会连日阴雾，壬戌，韶至洛阳，帅帐下三百骑，与诸将登邙坂，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与周军遇，韶即驰告诸营，追集骑士，结陈以待之。韶为左军，兰陵王长恭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周人不意其至，皆惧。韶遥谓周人曰“汝宇文护才得其母，遽来为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来，有何可问！”韶曰：“天道赏善罚恶，当遣汝送死来耳！”

段韶从晋阳出发，五天以后渡过黄河，正巧连日来阴天有雾，壬戌（初八），段韶到达洛阳，率领帐下的三百名骑兵，和将领们一同登上邙阪，观察北周军队的形势，到太和谷，和北周军队遭遇，段韶立即派人骑马遍告各营崐，会集骑士，严阵以待。段韶是左军，兰陵王高长恭是中军，斛律光是右军。周人没有想到段韶等人到来，感到恐惧。段韶远远地向周人说：“你宇文护刚得到母亲，就马上来侵扰，这是为什么？”周人说：“上天派我们来，有什么好问的！”段韶说：“天道是赏善罚恶的，是派你们送死来了！”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战。韶且战且却以诱之；待其力弊，然后下马击之。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坠溪谷死者甚众。

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迎战。段韶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等对方兵力疲竭，于是下马进攻。北周军队大败，立刻崩溃，坠落在溪流和山谷中而丧生的很多。

兰陵王长恭以五百骑突入周军，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师在城下者亦解围遁去，委弃营幕，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唯齐公宪、达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后，勒兵拒战。

兰陵王高长恭以五百名骑兵冲进北周军队的包围圈，到了金墉城下。城上的人不认识他，高长恭脱去甲胄露出自己的面孔，城上派了弓箭手下来救他。在城下的北周军队也解围逃走，丢下营帐，从邙山到谷水的三十里间的川泽之地，都是北周丢弃的兵器辎重。只有齐公宇文宪、达奚武和庸忠公王雄在后面统率兵士抵抗作战。

王雄驰马冲斛律光陈，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余一奴一矢。雄按不及光者丈余，谓光曰：“吾惜尔不杀，当生将尔见天子。”光射雄中额，雄抱马走，至营而卒。军中益惧。

王雄策马冲入斛律光的阵营，斛退光退走，王雄紧紧追赶。斛律光的左右都走散了，只剩下一名奴仆和一支箭。王雄手按着长矛离斛律光不到一丈多远，对他说：“我因为爱惜而不杀你，要活捉你去见天子。”斛律光放箭射中王雄的额头，王雄用手抱住马颈逃走，到军营时就死去，军中更加恐惧。

齐公宪拊循督励，众心小安。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达奚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震骇，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久，备见形势；公少年未经事，岂可以数营士卒委之虎口乎！”乃还。权景宣亦弃豫州走。

齐公宇文宪抚慰激励部下，部众心里稍为平定。夜晚时，他将军队集中起来，准备到天亮时再战。达奚武说：“洛阳的军队都散了，人们的心情震撼害怕，如果不趁晚上迅速退走，只怕明天想走也走不成。我在军队很久了，完全了解这种形势；您年轻没有经历多少事情，怎能把几个营的士兵送进虎口！”于是退兵回去。权景宣也放弃豫州退走。

丁卯，齐主至洛阳。已巳，以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壬申，齐主如虎牢，遂自滑台如黎阳，丙子，至邺。

丁卯（十三日），北齐国主到洛阳。已巳（十五日），任命段韶为太宰，斛律光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壬申（十八日），北齐国主去虎牢，便从滑台去黎阳，丙子（二十二日），抵达邺城。

杨忠引兵出沃野，应接突厥，军粮不给，诸军忧之，计无所出。忠乃招诱稽胡酋长咸在坐，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曰：“大冢宰已平洛阳，欲与突厥共讨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惧，忠慰谕而遣之。于是诸胡相帅馈输，军粮填积。属周师罢归，忠亦还。

杨忠领兵从沃野出发，接应突厥，由于军粮短缺，军中担忧，想不出办法。杨忠便召集诱骗稽胡部落的酋长入座，假装叫河州刺史王杰统率士兵敲着战鼓赶到这里，说：“大冢宰已经平定洛阳，准备和突厥共同讨伐稽胡部落那些不服从的人。”在座的酋长们都很害怕，杨忠安慰劝说后让他们回去。于是那些胡族部落相继送来粮食，军粮于是充足。北周命令军队罢兵回朝，杨忠也一起返回。

晋公护本无将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无功，与诸将稽首谢罪。周主慰劳罢之。

晋公宇文护本来就没有将帅的胆略本领，这次行动，又不是他的本意，所以无功而归，只得和将领们向周武帝听头请罪。北周国主对他们加以慰劳了事。

是岁，齐山东大水，饥死者不可胜计。

这一年，北齐的山东水灾，饿死的人数不胜数。宕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以其地置宕州。

宕昌王梁弥定屡次进犯北周的边界，北周的大将军田弘将他讨平，在那里设置宕州。

六年（乙酉、565 ）

六年（乙酉，公元565 年）

春，正月，癸卯，齐以任城王为大司马。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大司马。

齐主如晋阳。

北齐国主去晋阳。

二月，辛丑，周遣陈公纯、许公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备皇后仪卫行殿，并六宫百二十人，诣突厥可汗牙帐逆女。毅，炽之兄子也。

二月，辛丑（疑误），北周派陈公宇文纯、许公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阳公杨荐等准备皇后的仪仗、侍卫、行装，和六宫的一百二十人，到突厥可汗的牙帐迎接可汗的女儿。窦毅是窦炽哥哥的儿子。

丙寅，周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丙寅（十三日），北周任命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

壬申，周主如岐州。

壬申（十九日），北周国主去岐州。

夏，四月，甲寅，以安成王顼为司空。

夏季，四月，甲寅（初二），陈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司空。

顼以帝弟之重，势倾朝野。直兵鲍僧睿，恃顼势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为奏弹之，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上见陵章服严肃，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版，时顼在殿上侍立，仰视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顼下殿。上为之免顼侍中、中尽监。朝延肃然。

陈顼因为是陈文帝的弟弟而显赫，势力压倒在朝在野的一切人，直兵鲍僧睿依仗陈顼的势力横行不法，御史中丞徐陵上奏章弹劾他，跟随御史台官员的引导经过批阅章奏的几案进入朝廷。文帝见他身穿礼服十分严肃，脸色也严肃起来，端正地坐好。徐陵手持奏版读了奏章，当时陈顼正站在殿上侍候文帝，抬头看着文帝，惊慌得脸上流汗变色。徐陵叫殿中御史领陈顼下殿。文帝因此免去陈顼担任的侍中、中书监的官职。朝廷中对徐陵肃然起敬。

丙午，齐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

戊午（初六），北齐的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因事获罪被免职。

齐著作郎祖，有文学，多技艺，而疏率无行。尝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罗，于髻上得之；又坐诈盗粟三千石，鞭二百，配甲坊。显祖时，为秘书丞，盗《华林遍略》，及有他赃，当绞，除名为民。显祖虽憎其数犯法，而爱其才伎，令直中书省。

北齐著作郎祖，有文才，多技艺，但是不拘小节，品行不好。他曾经是神武帝的中外府功曹。因为宴会时曾经丢失过金酒杯，结果在祖的发髻中找到；又因为诈骗盗窃三千石官粟的罪行，曾被鞭打二百下，发配去甲坊服役。文宣帝时，祖任秘书丞，偷走《华林遍略》一书，又发现他有其他贪赃行为，本来应该被绞死，后来改判革去官职当老百姓。文宣帝虽然厌恶他常常犯法，但是喜欢他的文才和技艺，所以叫他在中书省任职。

世祖为长广王，为胡桃油献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王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擢拜中书侍郎，迁散骑常侍。与和士开共为奸谄。

北齐武成帝早年被封为长广王时，祖做了胡桃油献给他，还说：“殿下有非同寻常的骨相。我还梦见殿下乘龙上天。”长广王说：“如果真是这样，当然使您老兄大富大贵。”等到长广王即位做了皇帝，提拔他为中书侍郎，升迁为散骑常侍。他同和士开一起作恶，巴结奉承武成帝。

私说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比。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从问计。曰：“宜说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必皆德君，此万全计也。请君微说主上令粗解，当自外上表论之。“士开许诺。

祖私下对和士开说：“皇上对我们的宠幸，自古以来无法可比。皇上一崐旦驾崩，用什么办法来保持我们的结局？”和士开便向他问计。祖说：“应当向皇上劝说：”文襄、文宣、孝昭等皇上的太子，都没能立为皇上，现在应当令皇太子早登皇位，决定君臣之分。‘如果事情成功，皇后、皇太子一定会感激您，这才是万全之计。请您稍稍劝说皇上使他有所领会，我会从外面向皇上上表说这件事。“和士开便答应了。

会有彗星见。太史奏云：“彗，除旧布新之象，当有易主。”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为极贵，宜传位东宫，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显祖禅子故事。齐主从之。

正巧天上出现彗星。太史奏报说：“彗星，是除旧更新的迹象，应当有皇帝传位的事发生。”祖于是向武成帝上书说：“陛下虽是天子，但还不是极贵，应该传位给皇太子，以顺应天道。”还说了北魏献文帝传位给儿子的故事。武成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丙子，使太宰段韶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太子纬。太子即皇帝位于晋阳宫，大赦，改元天统。又诏以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于是群公上世祖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闻。使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少主，出入禁中，专典敷奏。子琮，胡后之妹夫也。

丙子（二十四日），北齐武成帝派太宰段韶手持符节捧着皇帝的玉玺和绶带，传位给太子高纬。太子在晋阳宫即皇帝位，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统。又下诏封太子的妃子斛律氏为皇后。于是公侯们进奉武成帝以太上皇帝的尊号，军国大事都向他报告。派黄门侍郎冯子琮、尚书左丞胡长粲辅导年轻的君主，在宫中出入，专门职掌奏章一类的事。冯子琮是胡后的妹夫。

祖拜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见重二宫。

祖被授职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受宠信，被太上皇和皇帝所看重。

丁丑，齐以贺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润为司徒，赵郡王睿为司空，河南王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丁丑（二十五日），北齐任命驾拔仁为太师，侯莫陈相为太保，冯翊王高润为司徒，赵郡王高睿为司空，河南王高孝琬为尚书令。戊寅（二十六日），任命瀛州刺史尉粲为太尉，斛律光为大将军，东安王娄睿为太尉，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

五月，突厥遣使至齐，始与齐通。

五月，突厥派使者到北齐，开始和北齐联系。

六月，乙巳，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聘。

六月，己巳（十八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王季高来陈朝访问。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辛乙朔（初一），有日食。

上遣都督程灵洗自鄱阳别道击周迪，破之。迪与麾下十余人窜于山穴中，日月浸久，从者亦稍苦之。后遣人潜出临川市鱼鲑，临川太守骆牙执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随之入山。其人诱迪出猎，勇士伏于道傍，出斩之。丙戌，传首至建康。

陈文帝派都督程灵洗从鄱阳经其他道路攻击周迪，将他打败。周迪和部下的十几人逃窜到山洞中，时间一长，跟随他的人也感到有些困苦。后来派人偷偷离开临川买鱼做菜，被临川太守骆牙捉住，命令他们回去捉住周迪来报郊，派了亲信的勇士和他们一起进山。这些人回去后引诱周迪到外面打猎，勇士们埋伏在路边，突然奔出将周迪杀死。丙戌（初六），将周迪的首级送到建康。

庚寅，周主如秦州；八月，丙子，还长安。

庚寅（初十），北周国主去秦州；八月，丙子（二十六日），回长安。

已卯，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伯恭为晋安王，伯仁为庐陵王，伯义为江夏王。

已卯（二十九日），陈朝立皇子陈伯固为新安王，陈伯恭为晋安王，陈伯仁为庐陵王，陈伯义为江夏王。

冬，十月，辛亥，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以金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镇函谷。冬季，十月，辛亥（初二），北周以函谷关的关城为通洛防，任命金州刺史贺若敦做中州刺史，镇守函谷。

敦恃才负气，顾其流辈皆为大将军，敦独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军而返，谓宜受赏，翻得除名，对台使出怨言。晋公护怒，征还，逼令自杀。临死，谓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以诫之。

贺若敦依仗自己的才能，看不起别人，见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都是大将军，而唯独自己不是，加上湘州那次战役，全军都返回没有损失，认为本该受到赏赐，结果反被除名，所以对朝廷的使臣口出怨言。晋公宇文护大怒，将他召回，逼他自杀。临死前，他对儿子贺弼说：“我的志向是平定江南，现在没能实现，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愿。我因为口舌不谨慎而死，你不能不深思。”于是用锥子把儿子的舌头扎出血来告诫他。

十一月，癸未，齐太上皇至邺。

十一月，癸未（初五），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邺城。

齐世祖之为长广王也，数为显祖所捶，心常衔之。显祖每见祖，常呼为贼，故亦怨之；且欲求媚于世祖，乃说世祖曰：“文宣狂暴，何得称‘文’？既非创业，何得称‘祖’？若文宣为祖，陛下万岁后当何所称？”帝从之。己丑，改谥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令有司更议文宣谥号。

齐武成帝高湛当长广王时，屡次被文宣帝用鞭子责打，心中常常衔恨。文宣帝每次见到祖，常常称他为贼，所以祖也怨恨他；因为要讨好武成帝，便对他说：“文宣帝性情粗暴，怎么能称‘文’？又没有开创基业，怎么能称‘祖’？如果文宣帝是祖，陛下万岁以后又怎样称呼？”武成帝接受了。已丑（十一日），改文宣帝的谥号为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改称武明皇后。下令有关部门重新商议文宣帝的谥号。

十二月，乙卯，封皇子伯礼为武陵王。

十二月，乙卯（初七），陈朝封皇子陈伯礼为武陵王。

壬戌，齐上皇如晋阳。

壬戌（十四日），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去晋阳。

庚午，齐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庙号威宗。

庚午（二十二日），北齐把文宣皇帝的谥号改为景烈皇帝，庙号威宗。

天康元年（丙戌、566 ）

天康元年（丙戌、公元566 年）

春，正月，己卯，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已卯（初二），出现日食。

癸未，周大赦，改元天和。

癸未（初六），北周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和。

辛卯，齐主祀圜丘；癸巳，袷太庙。

辛卯（十四日），北齐国主到圜丘祭天；癸巳（十六日），在太庙举行袷祀。

丙申，齐以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

丙申（十九日），北齐任命吏部尚书尉瑾为右仆射。

已亥，周主耕藉田。

已亥（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在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庚子，齐主如晋阳。

庚子（二十三日），北齐国主去晋阳。

周遣小载师杜杲来聘。

北周派小载师杜杲来陈朝聘问。

二月，庚戌，齐上皇还邺。

二月，庚戌（初三），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回邺城。

丙子，大赦，改元。

丙子（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天康。

三月，已卯，以安成王顼为尚书令。

三月，已卯（初三），陈朝任命安成王陈顼为尚书令。丙午，周主祀南郊。夏，四月，辛亥，大雩。

丙午（三十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天。夏季，四月，辛亥（初五），因天旱而举行盛大的雩祭。

上不豫，台阁众事，并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决之。奂，之之曾孙也。疾笃，奂、仲举与司空。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入侍医药。枢，君正之子也。太子伯宗柔弱，上忧其不能守位，谓顼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顼拜伏泣涕，固辞。上又谓仲举、奂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须长君。朕欲近则晋成，远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奂流涕对曰：“陛下御膳违和，痊复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圣德日跻，安成介弟之尊，足为周旦。若有废立之心，臣等愚诚，不敢闻诏。”上曰：“古之遗直，复见于卿。”乃以奂为太子詹事。

陈文帝生病，台阁等官署的事情，令尚书仆射到仲举、五兵尚书孔奂共同决定。孔奂是孔之的曾孙。文帝病重，孔奂、到仲举和司空及尚书令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吏部尚书袁枢、中书舍人刘师知进宫侍候医病服药。袁枢是袁君正的儿子。太子陈伯宗懦弱，文帝担心他不能守住皇位，对安成王陈顼说：“我要像太伯那样把天下让给你。”陈顼流泪拜伏在地，坚决推辞。文帝又对到仲举、孔奂说：“现在三方鼎立对峙，天下的事情繁重，需要有个年纪较大的君主。近的，朕准备效法晋成帝，远的，遵照殷朝的法则，把皇位传给弟弟，你们要按朕的意思去做。”孔奂流着泪回答说：“陛下因为饮食不当所以身体欠安，不用很久就能康复。皇太子正在盛年，威德一天比一天高。安成王贵为陛下的弟弟，足以承担周公旦那样的责任。陛下如果有废立的想法，我们虽然愚笨，实在不敢听到这样的诏命。”文帝说：“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在你们身上表现出来了。”于是任命孔奂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人臣之事君，宜将顺其美，正救其恶。孔奂在陈，处腹心之重任，决社稷之大计，苟以世祖之言为不诚，则当如窦婴面辩，袁盎延争，防微杜渐以绝觊觎之心。以为诚邪，则当请明下诏书，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无楚灵之恶。不然，谓太子嫡嗣，不可动摇，欲保辅而安全之，则当尽忠竭节，如晋之荀息，赵之肥义。柰何于君之存，则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则权臣移国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奸谀之尤者，而世祖谓之遗直，以托六尺之孤，岂不悖哉！

臣司马光曰：作为臣子服事君主，应该顺随他做得对的好事，以匡正补救他做得不对的坏事。孔奂在陈朝，负有心腹大臣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大计，假如认为陈文帝的话不是真心实意，就应当像窦婴那样当面辩论，像袁盎那样在朝延上力争，在错误或坏事萌芽的时候及时制止，不使它发展，杜绝非分企图之心。如果认为真心实意，就应当请皇帝明下诏书，向中外宣布，可以使陈文帝有宋宣公舍子立弟的美德，陈宣帝无楚灵王杀兄自立的恶行。不然，说太子是嫡系王位继承人，不能动摇，要辅佐他，使他没有危险，就应当尽忠全节，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那样。奈何在君主活着时，预先猜度他的想法而迎合他；等到君主死后，权臣篡国而不能挽救，继位的君主失位时而不能殉节去死！这就是奸诈奉承到了极点的人，而世祖说他们有古代直道而行的遗风，托付他们辅助未成年而继位的君主，岂不荒谬！

癸酉，上殂。

癸酉（二十七日），陈文帝去世。

上起自艰难，知民疾苦。性明察俭约，每夜刺闺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敕传更签于殿中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曰：“吾虽眠，亦令惊觉。”

陈文帝出身于艰苦困难之中，知道民间的疾苦。他生性目光敏锐、节俭朴实，每晚从宫中小门送来刺探外事以供分析的人，前后接连不断。他下令传送更签到殿中的人，一定要把签投在石阶上，使它发出清脆的声音，说：“我虽然睡着了，响声也可以让我惊醒觉察。”

太子即位，大赦。五月，已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子临海王陈伯宗即皇帝位，大赦全国。五月，已卯（初三），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乙酉，齐以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普为尚书令。

乙酉（初九），北齐任命兼尚书左仆射武兴王高普为尚书令。吐谷浑龙涸王莫昌帅部落附于周，以其地为扶州。

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领部落归附北周，北周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置扶州。

庚寅，以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以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以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庚寅（十四日），陈朝以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二十一日），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任命吏部尚书袁枢为左仆射，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陵以梁末以来，选授多滥，乃为书示众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祸败，故使官方，穷此纷杂。永定之时，圣朝草创，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谘议、参军，市中无数，岂是朝章固应如此！今衣冠礼乐，日富年华，何可犹作旧意非理想也！”众咸服之。

徐陵认为梁朝末年以来，选官授职大多宽滥，就给大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说：“梁元帝继承了侯景叛乱后的残破局面，王太尉接受了荆州被攻破后的灾难衰败，所以造成官职制度的极其混乱复杂。永定年间，我朝刚建立不久，白银难得，授予官职的文书却容易求取，暂时用官阶代替赏赐的钱币绢帛。以至路上的员外、常侍一个挨一个，街坊间的谘议、参军多到无数，难道朝延的典章制度本该这样吗！现在朝延的衣冠服饰、典章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怎能还可以根据以往这种章法违反常理和民望！”大家都很信服。

已亥，齐立上皇子弘为齐安王，仁固为北平王，仁英为高平王，仁光为淮南王。

已亥（二十三日），北齐立太上皇帝的儿子高弘为齐安王，高仁固为北平王，高仁英为高平王，高仁光为淮南王。

六月，齐遣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聘。

六月，北齐派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陈朝聘问。

丙寅，葬文皇帝于永宁陵，庙号世祖。

丙寅（二十一日），陈朝把文帝葬在永宁陵，庙号世祖。

秋，七月，戊寅，周筑武功等诸城以置军士。

秋季，七月，戊寅（初三），北周修筑武功等城池设置军队。

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

丁酉（二十二日），陈朝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八月，齐上皇如晋阳。

八月，北齐太上皇武成帝去晋阳。

周信州蛮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巴峡反，攻陷白帝，党与连结二千余里。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前后讨之，终不克。九月，诏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讨之。

北周信州的蛮人冉令贤、向五子王等据有巴峡叛变，攻陷白帝城，党羽连结有二千多里。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元契、赵刚等前后对他们进行讨伐，都没有攻克。九月，北周武帝下诏派开府仪同三司陆腾督率开府仪同三司王亮、司马裔去讨伐。

腾军于汤口，令贤于江南据险要，置十城，远结涔阳蛮为声援，自帅精卒固守水罗城。腾召诸将问计，皆欲先取水逻，后攻江南。腾曰：“令贤内恃水逻金汤之固，外托涔阳辅车之援，资粮充实，器械精新。以我悬军，攻其严垒，脱一战不克，更成其气。不如顿军汤口，先取江南，翦其羽毛，然后进军水逻，此制胜之术也。”乃遣王亮帅众渡江，旬日，拔其八城，捕虏及纳降各千计。遂间募骁勇，数道进攻水逻。蛮帅冉伯犁、冉安西素与令贤有仇，腾说诱，赂以金帛，使为乡导。水逻之旁有石胜城，令贤使其兄子龙真据之。腾密诱龙真，龙真遂以城降。水逻众溃，斩首万余级，捕虏万余口，令贤走，追获，斩之。腾积骸于水逻城侧为京观。是后群蛮望之，辄大哭，不敢复叛。

陆腾把军队驻扎在汤口，冉令贤在长江南面据守险要地形，设置十个城池，勾结远处的涔阳蛮人互为声援，自己率领精兵在水逻城固守。陆腾召集将领们询问对策，都认为应该先攻取水逻城，后进攻长江南面一带。陆腾说：“冉崐令贤内部依仗水逻城固若金汤，外部寄托涔阳蛮人互相依存的支援，物资和粮食充足，兵器和军械精良而且新造成。以我方深入前敌的孤军，去攻打对方严阵以待的军垒，如果不能一仗攻克，会更加助长他们的气焰。不如把军队驻屯在汤口，先攻取长江南面的地方，好比剪掉了他们的羽毛，然后向水逻城进军，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战术。”于是派遣王亮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只用十天，攻下八城，俘虏和收纳投降的分别以千计。于是挑选骁勇的士兵，分几路进攻水逻城。信州蛮人将帅冉伯犁、冉安西素来和冉令贤有仇，陆腾对他们诱说，用金帛贿赂收买，收他们当向导。水逻城旁边有石胜城，冉令贤叫侄子冉龙真在那里据守。陆腾秘密地劝诱冉龙真，冉龙真便举城投降。水逻城的守众溃散，被杀死一万多人，俘虏了一万多人。冉令贤逃走时被追上抓住，斩杀了他。陆腾在水逻城帝把尸骸堆成高丘。此后各部蛮人见到这种惨状，就大哭，不敢再叛乱。

向五子王据石墨城，使其子宝胜据双城。水逻既平，腾频遣谕之，犹不下。进击，皆擒之，尽斩诸向酋长，捕虏万余口。

向五子王占据石墨城，叫他的儿子向宝胜据守双城。水逻城被平定后，陆腾不断派人去劝说，他们还是不肯投降。陆腾于是发起进攻，把他们全部捉到，将姓向的各个酋长全都杀掉，还捉到一万多个俘虏。

信州旧治白帝，腾徙之于八陈滩北，以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信州的旧治所在白帝城，陆腾把治所迁到八陈滩的北面，任命司马裔为信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辛昂，奉使梁、益，且为腾督军粮。时临、信、楚、合等州，民多从乱，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乃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乐为用。使还，会巴州万荣郡民反，攻围郡城，遏绝山路。昂谓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闻，孤城必陷。苟利百姓，专之可也。”遂募通、开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贼垒。贼以为大军至，望风瓦解，一郡获全。周朝嘉之，以为渠州刺史。

小吏部、陇西人辛昂，奉命出使梁州、益州，并且替陆腾操办军粮。当时临州、信州、楚州、合州的民众很多参加了叛乱，辛昂对他们说明利害关系，人们都来归附他好象回家一样。辛昂于是叫年老体弱的背粮食，身体强壮的男子参加打仗，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力。辛昂完成使命返回时，正遇到巴州万荣郡的百姓造反，进攻包围了郡城，阻断山路。辛昂对部下说：“乱民凶狡猖狂，我们如果先坐等报告朝延，孤城一定陷落。如果对老百姓有利，不如先斩后奏。”便在通、开二州招募壮丁，得到三千人。加倍地赶路，出其不意，直逼贼垒。贼寇以为大军到来，便望风瓦解，郡城得以保全。北周朝延嘉奖辛昂，任命他为渠州刺史。

冬，十月，齐以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冬季，十月，北齐任命侯莫陈相为太傅，任城王高为太保，娄睿为大司马，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

庚申，帝享太庙。

庚申（十七日），陈废帝陈伯宗到太庙祭祀。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来吊。

十一月，乙亥（初二），北周派使者来陈朝吊丧。

丙戌，周主行视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还长安。

丙戌（十三日），北周国主巡行视察武功等新城；十二月，庚申（十八日），回长安。

齐河间王孝琬怨执政，为草人而射之。和士开、祖谮之于上皇曰：“草人以拟圣躬也。又，前突厥至并州，孝琬脱兜鍪抵地，云：”我岂老妪，须著此物！‘此言属大家也。又，魏世谣言：“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河南、北者，河间也。孝琬将建金鸡大赦耳。”上皇颇惑之。

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怨恨执政大臣，扎了草人当靶子用箭射它。和士开、祖向太上皇帝进谗言说：“草人是模拟圣上的。再有，以前突厥到了并州，高孝琬脱下头盔扔在地上，说：”我难道是老太婆，要用这种东西！‘这也是针对圣上的。此外，魏朝之世有民谣说：“河南种谷河北生，白杨树上金鸡鸣。’黄河的南、北，就是河间一带。高孝琬将要设置金鸡，表示要象皇帝那崐样大赦天下。”太上皇武成帝心里非常疑惑。

会孝琬得佛牙，置第内，夜有光。上皇闻之，使搜之，得填库幡数百，上皇以为反具，收讯。诸姬有陈氏者，无宠，诬孝琬云：“孝琬常画陛下像而哭之”，其实世宗像也。上皇怒，使武卫赫连辅玄倒鞭挝之。孝琬呼叔。上皇曰：“何敢呼我为叔！”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孙，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之甥，何为不得呼叔！”上皇愈怒，折其两胫而死。

恰逢高孝琬得到佛牙，将它放在宅第内，佛牙在夜间发光。太上皇听说之后，派人去搜导，发现仓库里放着几百件长矛和旗幡，太上皇认为这是图谋造反的用具，便逮捕他加以审讯。高孝琬的妾妃中有个陈氏，因为得不到主人的宠爱，就诬告高孝琬说：“高孝琬经常画了陛下的像对着它哭泣”，其实所画的是高孝琬父亲文襄皇帝的像。太上皇勃然大怒，派武卫赫连辅玄用鞭子粗的一头揍他。高孝琬被打得大叫“叔父”。太上皇说：“你怎么胆敢叫我叔父！”高孝琬说：“臣是神武皇帝的嫡生孙子，文襄皇帝的嫡生儿子，魏孝静皇帝的外甥，为什么不能称你为叔父！”太上皇更加发怒，将他的两条小腿打断因而死去。

安德王延宗哭之，泪赤。又为草人，鞭而讯之曰：“何故杀我兄？”奴告之，上皇覆延宗于地，马鞭鞭之二百，几死。

安德王高延宗说后大哭，直到哭出血来。高延宗又扎了个草人，对它一面鞭打一面责问说：“你为什么要杀我的哥哥？”奴仆检举了这件事，太上皇把高延宗掀翻在地，用马鞭鞭打二百，高延宗几乎被打死。

是岁，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氏，顷之，迁尚书左仆射。

这一年，北齐赐侍中、中书监元文遥姓高，不久，又升职为尚书左仆射。

魏末以来，县令多用厮役，由是士流耻为之。文遥以为县令治民之本，遂请革选，密择贵游子弟，发敕用之；犹恐其折诉，悉召之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尉谕而遣之。齐之士人为县自此始。

魏朝末年以来，多用出身低贱的厮役当县令，因此一般士人都不屑于充当。元文遥认为县令是治理百姓的根本，便请求改变选用县令的办法，秘密挑选没有官职的贵族子弟，发出敕令加以任命；还怕这些人申诉，把他们都召集到神武门，叫赵郡王高睿宣布圣旨逐个点名，郑重地进行安慰和劝说，然后派遣出去。北齐的士人做县令由此开端。

第一百七十卷

陈纪四临海王光大元年（丁亥、567 ）

陈纪四陈临海王光大元年（丁亥，公元567 年）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尚书左仆射袁枢卒。

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去世。

乙亥，大赦，改元。

乙亥（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大。

辛卯，帝祀南郊。

辛卯（十九日），陈废帝到南郊祭祀。

壬辰，齐上皇还邺。

壬辰（二十日），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己亥，周主耕藉田。

己亥（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在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二月，壬寅朔，齐主加元服，大赦。

二月，壬寅朔（初一），北齐国主举行加冠的仪式，大赦全国。

初，高祖为梁相，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师知涉学工文，练习仪礼，历世祖朝，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顼、尚书仆射到仲举同受遗诏辅政。师知、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顼与左右三百人入居尚书省。师知见顼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心忌之，与尚书左丞王暹等谋出顼于外。众犹豫，未敢先发。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节自任，又受委东宫，乃驰诣相府，矫敕谓顼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

当初，陈武帝是梁敬帝的丞相，任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刘师知学识广博擅长文学，熟悉朝仪礼制，在梁世祖时，虽然为官得不到升迁，但委任他的事情很重要，他和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顼、尚书仆射到仲举一起受先皇的遗诏辅政。刘师知、到仲举常常住在宫里，参预决定许多事情。陈顼和三百名身边亲信进驻尚书省，刘师知看到陈顼的门第和权势为朝廷和民间所注目，心中妒嫉，和尚书左丞王暹等策划拟把陈顼排挤出尚书省。大家犹豫不定，不敢率先发难。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一贯以维护名望气节为己任，加上在东宫任职，是皇帝亲自任命的，于是赶到尚书省假传圣旨对陈顼说：“现在天下无事，安成王可以回自己的东府管理州务。”

顼将出，中记室毛喜，驰入见顼曰：“陈有天下日浅，国祸继臻，中外危惧。太后深惟至计，令王入省共康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壮之重，愿王三思，须更闻奏，无使奸人得肆其谋。今出外即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其可得邪！”琐遣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筹之，明彻曰：“嗣君谅暗，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邵，当辅安社稷，愿留中勿疑。”

陈顼正准备离开尚书省，中记室毛喜赶来见他，说：“陈朝据有天下为时还很短，国家接连遇到大丧事，上上下下都感到担忧害怕。太后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叫您安成王进尚书省共同兴举各种事功，殷不佞所说的，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社稷的重任在身，希望您能三思，必须另行向朝廷奏报，不要使邪恶之徒的阴谋得逞。现在离开尚书省就会受到别人的牵制束缚，比如像曹爽那样，只愿当个富家翁，这怎能如愿！”陈顼派毛喜和领军将军吴明彻商议，吴明彻说：“继位的国君正在居丧，日常纷繁的政务很多还没有着手。殿下亲如周公、召公，应当辅助皇上安定国家，希望殿下留在尚书省，不必疑虑。”

顼乃称疾，召刘师知，留之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朕不知也。”喜出，以报顼。顼因囚师知，自入见太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罪，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以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并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顼雅重之，故独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诛。自是国政尽归于顼。

陈顼于是假装生病，请刘师知来，留住他进行谈话，同时派毛喜先向太后禀告。太后说：“现在伯宗皇帝年幼，政事都委托给二郎陈顼。殷不佞所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去向陈废帝说这件事。陈废帝说：“这是刘师知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朕并不知道。”毛喜回来报告给陈顼。陈顼把刘师知囚禁起崐来，亲自进宫见太后和皇帝，极力陈述刘师知的罪行，自己起草了诏命请皇帝御批，把刘师知交给廷尉，这天夜里，在牢狱中把他赐死。任命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一同交送有关部门治罪。殷不佞是殷不害的弟弟，少年时对父母很孝顺，陈顼平素很看重他，所以唯独他没有被处死，只是被罢官而已。王暹被处死。从此以后国家大政都归于陈顼。

右卫将军会稽韩子高，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与仲举通谋。事未发。毛喜请简士马配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甲。顼惊曰：“子高谋反，方欲收执，何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为杖顺。若收之，恐不即授首，或能为人患。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伺间图之，一壮士之力耳。”顼深然之。

右卫将军会稽人韩子高，镇守幕府，在建康的诸多将帅中，部下的兵马最为强盛，曾经和到仲举联系共谋。这件事没有揭露。毛喜请陈顼选派士兵马匹给韩子高，并赐给他铁和木炭，供他修治兵器盔甲。陈顼感到惊讶说：“韩子高参预谋反，正要把他抓起来，为什么反倒这样？”毛喜说：“先帝的山陵刚修建完毕，边境的盗寇还很多，韩子高受前朝的委用，号称凭倚之材。如果抓他，恐怕不能斩杀，或许变成祸患。应当对他推心置腹安抚诱导，使他不产生怀疑，等到有机会再对付他，只要一个壮士的力量就够了。”陈顼非常同意。

仲举既废归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义长公主，除南康内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为衡、广诸镇；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会前上虞令陆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顼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平旦，仲举、子高入省，皆执之，并郁送廷尉，下诏，于狱赐死，余党一无所问。

到仲举被免职后回到住所，心里很不平静。他的儿子到郁，娶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为妻，授南康内史的官职，他没有赴任。韩子高自己也感到有危险，请求离京镇守衡、广等州；到郁往往坐小轿，蒙上妇女的衣服，到韩子高那里去策划。恰巧前上虞令陆和韩子高军队的主将检举到郁谋反。陈顼在尚书省，召集在位的文武大臣们商议立皇太子的事。清晨，到仲举、韩子高到尚书省，都被抓起来，连同到郁一并押送廷尉，诏令在狱中赐死，他们的余党一个也不追问。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坐谋反诛。

辛亥（初十），陈朝南豫州刺史余孝顷以谋反罪被杀。

癸丑，以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刘师知、韩子高之谋，伯茂皆预之；司徒顼恐扇动内外，故以为中卫，专使之居禁中，与帝游处。

癸丑（十二日），陈朝任命东扬州刺史始兴王陈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伯茂是废帝的同母兄弟，刘师知、韩子高的阴谋，陈伯茂都曾参预；司徒陈顼恐怕陈伯茂在朝内外煽惑，所以叫他任中卫，专门住在宫里，陪伴废帝出游居住。

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三月，甲午（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夏，四月，癸丑，齐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聘。

夏季，四月，癸丑（十三日），北齐派散骑常侍司马幼之到陈朝聘问。

湘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内不自安，缮甲聚徒，抚循所部，启求广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顼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遣使潜引周兵，又自归于梁，以其子玄响为质。

陈朝的湘州刺史华皎听说韩子高被处死，内心忐忑不安，便修造盔甲聚集徒众，安抚部下，上奏要求担任广州刺史，以窥测朝廷的意思。司徒陈顼假意答允，而没有下诏书。华皎派使者暗中引来北周军队，自己又投奔后梁，以自己的儿子华玄响作为人质。

五月，癸巳，顼以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五月，癸巳（二十三日），陈顼任命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甲午，齐以东平王俨为尚书令。

甲午（二十四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尚书令。

司徒顼遣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帅舟师五万继之，又遣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崐出澧陵，共袭华皎，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诸军，步道趣湘州。

司徒陈顼派吴明彻率领三万水军进取郢州，丙申（二十五日），派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领五万水军相继跟进，又派冠武将军杨文通从安成陆路向茶陵进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进兵澧陵，共同攻袭华皎，并和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初三），任命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的军队，从陆路进兵湘州。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为皇太后。

辛亥（十二日），北周国主向母亲叱奴氏上皇太后尊号。

己未，齐封皇弟仁机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王，仁雅为安乐王，仁直为丹杨王，仁谦为乐海王。

己未（二十日），北齐封皇弟高仁机为西河王，高仁约为乐浪王，高仁俭为颍川王，高仁雅为安乐王，高仁直为丹杨王，高仁谦为东海王。

华皎使者至长安；梁王亦上书言状，且乞师；周人议出师应之。司会崔猷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循抚，疮痍未复。今陈氏保境息民，共敦邻好，岂可利其土地，纳其叛臣，违盟约之信，兴无名之师乎！”晋公护不从。闰六月，戊寅，遣襄州总管卫公直督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助之。

华皎的使者到长安；梁王也上书说明情况，请求北周派军队支援；周朝人商议准备派军队答允对方请求。司会崔猷说：“前年东征洛阳，军队死伤过半。近来虽然加以安抚，但遭受的创伤还没有平复。现在陈朝保境安民，和我们睦邻友好，怎么能贪图它的土地，接纳他们的叛臣，违背和对方盟约的信义，出动无名之师？”晋公宇文护不接受意见。闰六月，戊寅（二十一日），派襄州总管卫公直督领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率领军队去帮助华皎。

辛巳，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长子光为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余子孙封侯显贵者甚众。门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齐贵宠，三世无比。自肃宗以来，礼敬尤重，每朝见，常听乘步挽车至阶，或以羊车迎之。然金不以为喜，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鲜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宠，为诸贵所嫉；无宠，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勋劳致富贵，何必藉女宠也！”

辛巳（二十四日），北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死去，终年八十岁。他的长子斛律光为大将军，次子斛律羡和孙子斛律武都封开府仪同三司，出任州的地方长官，其他子孙被封侯而显贵的很多。斛律氏的门第中出了一个皇后，两个太子妃，娶了三个公主，服事北齐受到恩宠，三代无比。自孝昭帝以来，特别礼待尊敬，每当上朝拜见天子，常常准许乘用人推的车辆到宫殿的台阶前，或用羊拉的车去迎接他上朝。然而斛律金并不为这种待遇而感到高兴，曾经对斛律光说：“我虽然不读书，但听到从古以来帝王的母族、妻族很少有能够保护自己亲族的。女的如果得到皇帝的宠爱，就会受到公侯权贵们的妒嫉；如果不得宠爱，就会被天子憎恨。我家一直以功勋劳绩而得到富贵，何必依靠女儿受到皇帝的恩宠！”

壬午，齐以东平王俨录尚书事，以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定远，昭之子也。

壬午（二十五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娄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娄定远是娄昭的儿子。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太子。

秋季，七月，戊申（二十二日），陈朝立皇子陈至泽为太子。

八月，齐以任城王为太师，冯翊王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睿为太尉，东平王俨为司徒。

八月，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 ，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睿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高睿为太尉，东平王高俨为司徒。

俨有宠于上皇及胡后，时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崐故事：中丞出，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驻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其过；其或迟违，则前驱以赤棒棒之。自迁邺以后，此仪废绝，上皇欲尊宠俨，命一遵旧制。俨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官属、中丞威仪、司徒卤簿，莫不毕从。上皇与胡后张幕于华林园东门外而观之，遣中使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上皇大笑，以为善，更敕驻车，劳问良久。观者倾邺城。

高俨受到太上皇和胡后的恩宠，当时兼任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旧时的制度是：中丞外出时，和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们离他们很远时就要停车，把驾车的牛牵走，把车轭放在地上，等待他们通过；如果行动稍有迟缓就是违法，开道的前驱就用红色的棍棒打驱逐。自从迁都到邺城以后，这种仪式已经废除，太上皇为了表示对高俨的尊重宠爱，下令恢复这种制度。高俨刚离开北宫，就职中丞，凡是京畿的步骑、领军的属官、中丞和司徒的仪仗随从，都全部出动，太上皇帝和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置帷幕观看，派遣使者骑马疾驰到高俨的仪仗队那里。使者不得进入，自称是奉皇帝的命令而来的，手持红色棍棒的兵士应声打碎使者的马鞍，马受到惊吓，把使者颠下来。太上皇大笑，以为很好，还下令高俨停车。对他慰问了很久。全邺城的人都出来观看。

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视事，诸父皆拜之。上皇或时如并州，俨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器玩服饰，皆与齐主同，所须悉官给。尝于南宫见新冰早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自是齐主或先得新奇，属官及工人必获罪。俨性刚决，尝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帅左右！”上皇每称其才，有废立意，胡后亦劝之，既而中止。

高俨常在宫里，坐在含光殿办理政事，同宗族长辈都向他下拜表示尊敬。太上皇有时去并州，高俨便常常在宫中留守。给太上皇送行时，或送到半路，或送到晋阳才回宫。他的用具服饰，都和北齐国主的一般，需用的东西都由官府供给。曾经在北齐国主所住的南宫见到刚送来的冰镇的李子，回去后，勃然大怒说：“我的哥哥有这个，我为什么却没有！”从此以后北齐国主比他先得到新奇的东西，属官和工匠一定会获罪。高俨性情刚愎果断，曾对太上皇说：“哥哥懦弱，怎么能统率左右！”太上皇往往称赞他的才能，有废高纬立高俨的意思，胡后也劝他这样做，但不久就中止了这个想法。

华皎遣使诱章昭达，昭达执送建康。又诱程灵洗，灵洗斩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诱都督陆子隆，子隆不从；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并隶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遂为之用。司徒顼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诛皎家属。

华皎派使者去劝诱章昭达，被章昭达捉住送到建康。又派使者去劝诱程灵洗，被程灵洗杀死。华皎因为武州是他的心腹要地，派使者去劝诱武州都督陆子隆，陆子隆不肯听从；华皎派军队去进攻，也没有攻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都隶属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人，原先也隶属华皎，因此都为华皎效命。司徒陈顼担心上游一带的郡守地方官都归附华皎，便特别赦免了湘、巴二州。九月，乙巳（初七），把华皎的家属全部处死。

梁以皎为司空，遣其柱国王操将兵二万助之。周权景宣将水军，元定将陆军，卫公直总之，与皎俱下。淳于量军夏口，直军鲁山，使元定以步骑数千围郢州。皎军于白螺，与吴明彻等相持。徐度、杨文通由岭路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士家属。

后梁任命华皎为司空，派柱国王操领兵二万去援助他。北周权景宣率领水军，元定率领陆军，由卫公宇文直总辖，和华皎的军队一起顺流而下，淳于量驻军夏口，宇文直驻军鲁山，元定以几千名步、骑兵包围郢州。华皎在白螺驻军，和吴明彻的陈朝军队互相钳制。陈朝的徐度、杨文通从陆路奔袭湘州，把华皎留在湘州的军士家属全部俘虏。

皎自巴陵与周、梁水军顺流乘风而下，军势甚盛，战于沌口。量、明彻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西军大舰受其拍；西军诸舰发拍皆尽，然后量等以大舰拍之，西军舰皆碎，没于中流。西军又以舰载薪，因风纵火，俄而风转，自焚，西军大败。皎与戴僧朔单舸走，过巴陵，不敢发岸，径奔江陵；卫公直亦奔江陵。

华皎从巴陵与北周、后梁的水军顺流乘风西下，军势很强盛，在沌口和陈崐朝军队发生战斗。淳于量、吴明彻募集了军队中的小船，赏给许多金银，命令先行出发承受北周、后梁水军大船上“拍竿”的攻击；等对方船上“拍竿”发射的石块，淳于量等便用大船上的“拍竿”向对方进攻，北周、后梁的大船都被“拍竿”击破，沉没在沌口中游。北周、后梁的军队又用船装载了乾柴，借风力纵火引向对方，不久风向转变，火烧到自己，北周、后梁的军队大败。华皎和戴僧朔乘一只船逃走，路过巴陵，不敢靠岸，直奔江陵，卫公宇文直也奔向江陵。

元定孤军，进退无路，斫竹开径，且战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为徐度等所据，度等遣使伪与结盟，许纵之还国；定信之，解仗就度，度执之，尽俘其众，并擒梁大将军李广。定愤恚而卒。

元定的孤军，进退无路，砍断竹子开出道路，且战且退，想退到巴陵。这时巴陵已经被徐度等所占领，徐度等派使者假装愿意和他结盟，答允放他回北周；元定相信了，解除了武装归顺徐度，徐度捉住他，并俘虏了元定的全部军队，还擒获了后梁的大将军李广。元定愤怒而死。

皎党曹庆等四十余人并伏诛。唯以岳阳太守章昭裕，昭达之弟，桂阳太守曹宣，高祖旧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尝有密启；旨宥之。

华皎的余党曹庆等四十多人都被杀。只有岳阳太守章昭裕因为是章昭达的弟弟，桂阳太守曹宣是陈朝高祖时的老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曾经向朝廷上过密启 ，这三人被宽恕免罪。

吴明彻乘胜攻梁河东，拔之。

吴明彻乘胜攻克后梁的河东郡。

周卫公直归罪于梁柱国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违，遂诛之。

北周卫公宇文直把失败归罪于后梁的柱国殷亮；后梁明帝虽然明白不是殷亮的罪过，因为不敢违抗宇文直的意志，便把他杀死。

周与陈既交恶，周沔州刺史裴宽白襄州总管，请益戍兵，并迁城于羊蹄山以避水。总管兵未至，程灵洗舟师奄至城下。会大雨，水暴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矢石尽夜攻之三十余日；陈人登城，宽犹帅众执短兵拒战；又二日，乃擒之。

北周和陈朝既关系破裂，互相仇视，北周的沔州刺史裴宽向襄州总管报告，请求增加卫戍的军队，并把城池迁到羊蹄山以远离水边。襄州总管的援军还没到，程灵洗的水军船队已经来到城下。正遇天降大雨，河水猛涨，程灵洗把大船驶到城边用“拍竿”发起攻击，把城上的矮墙都打碎了，又用箭和石块攻打了三十多天；陈朝军队登上城墙，裴宽还率领军队用短兵器抵抗；过了两天，裴宽被擒。

丁巳，齐上皇如晋阳。山东水，饥，僵尸满道。

丁巳（十九日），北齐太上皇帝去晋阳。山东发生水灾、饥荒，道路上都是尸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庙。

冬季，十月，甲申（十七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祖宗。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丙午，齐大赦。

丙午（初九），北齐大赦全国。

癸丑，周许穆公宇文贵自突厥还，卒于张掖。

癸丑（十六日），北周许穆公宇文贵从突厥回朝，中途死在张掖。

齐上皇还邺。

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十二月，周晋公护母卒，诏起，令视事。

十二月，北周晋公宇文护的母亲死去，周武帝下诏让他不必守丧，叫他就职治事。

齐秘书监祖，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欲求宰相，乃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闻之，先诣上皇自陈。上皇大怒，执，诘之，因陈士开、文遥、彦深等朋党、弄权、卖官、鬻狱事。上皇曰：“尔乃诽谤我！”曰：“臣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饥馑，收养之耳。”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入后宫乎？”上皇益怒崐，以刀环筑其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呼曰：“陛下勿杀臣，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尔自比范增，以我为项羽邪？”曰：“项羽布衣，帅乌合之众，五年而成霸业。陛下藉父兄之资，才得至此，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寻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驾张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离身；夜，以芜菁子为烛，眼为所熏，由是失明。

北齐秘书监祖，和黄门侍郎刘逖关系很好。祖想做宰相，便上疏陈述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的罪状，叫刘逖向太上皇奏报，刘逖不敢启奏；赵彦深等人听到后，自己先到太上皇那里申述情况。太上皇勃然大怒，把祖抓来，亲自审问，祖说出和士开、元文遥、赵彦深等人拉帮结党、玩弄权术、出卖官职、办狱受贿的事实。太上皇说：“你是在诽谤我！”祖说：“臣不敢诽谤，因为陛下娶了人家的女儿。”太上皇说：“我因为她们遭受灾荒饥馑，所以才收养她们。”祖说：“那为什么不开粮仓赈济粮食，反把她们买到后宫？”太上皇更加恼怒，用刀把的铁环凿他的嘴，用鞭子棍子乱打，要把他打死。祖大叫说：“陛下不要杀臣，臣能给陛下炼金丹。”这才稍为缓和。祖说：“陛下有一个象范增那样的人却不能用他。”太上皇又大怒说：“你把自己比作范增，把我比作项羽吗？”祖说：“项羽出身布衣，率领乌合之众，用五年时间而成就霸业。陛下靠了父兄的地位、声望，才有今天，臣以为不能轻视项羽。”太上皇愈加震怒，叫人用土塞在他嘴里。祖边吐边说，被鞭打二百，发配甲坊做工，不久又把他迁到光州，命令他做“牢掌”。别驾张奉福说：“牢，就是地牢。”便把他囚在地牢里，戴上手铐脚镣；晚上点燃蔓菁子油代替蜡烛，眼睛被烟火所熏，从此失明。

齐七兵尚书毕义云，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于家尤甚。夜，为盗所杀，遗其刀，验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执善昭，诛之。

北齐七兵尚书毕义云，治下非常残酷，超乎人理，对家人更是如此。夜晚，被人杀死，现场留下刀子，经过查证，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官府逮捕了毕善昭，将他处死。

二年（戊子、568 ）

二年（戊子，公元568 年）

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

春季，正月，己亥（初三），安成王陈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特殊的礼遇。

辛丑，周主祀南郊。

辛丑（初五），北周国主到南郊祭祀。

癸亥，齐主使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聘。

癸亥（二十七日），北齐国主派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陈朝聘问。

湘东忠肃公徐度卒。

陈朝的湘东忠肃公徐度死。

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二月，丁卯（初二），北周国主去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贰于周，更许齐人以婚，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会大雷风，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惧，以为天谴，即备礼送其女于周，纯等奉之以归。三月，癸卯，至长安，周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周大赦。

突厥木杆可汗对北周产生二心，答允和北齐联姻，把北周派去迎亲的使者陈公纯等人扣留了好几年不放回去。恰逢天上打雷刮风，木杆可汗所住的毡帐受到破坏，大雷风十天都没有停止。木杆可汗感到惧怕，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于是准备了礼物送女儿去北周，陈公纯等侍奉她归来。三月，癸卯（初三），抵达长安，北周君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初九），北周大赦全国。

己巳，齐以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

乙巳（初十），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大将军，南阳王高绰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高孝珩为尚书令。

戊午，周燕文公于谨卒。谨勋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参，所从不过二三骑。朝廷有大事，多与谨谋之。谨尽忠补益，于功臣中特被亲信，礼遇隆崐重，始终无间；教训诸子，务存静退，而子孙蕃衍，率皆显达。

戊午（二十三日），北周燕文公于谨去世。于谨虽然功勋很高，地位重要，而侍奉皇帝非常恭敬，每逢上朝参拜皇帝，骑马的随从不过二三人。朝廷遇到大事，皇帝都和于谨商量。于谨竭尽忠诚增益帮助，在所有功臣中特别被亲信，赐给他很高的礼遇，君臣间始终没有隔阂；他还教育儿子们一定要恬静谦虚，后来子孙蕃衍，都很显贵。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顿纪南以避之。周总管田弘从梁主，副总管高琳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昼夜拒战十旬。梁将马武、吉彻击明彻，败之。明彻退保公安，梁主乃得还。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淹城。后梁国主出走驻屯在纪南躲避大水。北周总管田弘跟从后梁国主，副总管高琳和后梁仆射王操守卫江陵三城，日夜拒战达一百天，后梁将领马武、吉彻攻击吴明彻，将他打败。吴明彻退保公安，后梁国主才得以回朝。

夏，四月，辛巳，周以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司马。

夏季，四月，辛巳（十七日），北周任命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

齐上皇如晋阳。

北齐太上皇去晋阳。

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善医，上皇有疾，之才疗之，既愈；中书监和士开欲得次迁，乃出之才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长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北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精通医术，太上皇生病，徐之才为他治疗，很快就痊愈了；中书监和士开想按次序得到升迁，便将徐之才外放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初九），任命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和士开为右仆射。胡长仁是太上皇后的哥哥。

庚戌，周主享太庙；庚申，如醴泉宫。

庚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庚申（二十六日），去醴泉宫。

壬戌，齐上皇还邺。

壬戌（二十八日），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秋，七月，壬寅，周随桓公杨忠卒，子坚袭爵。坚为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护欲引以为腹心。坚以白忠，忠曰：“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坚乃辞之。

秋季，七月，壬寅（初九），北周随桓公杨忠去世，儿子杨坚继承爵位。杨坚是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宇文护想用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杨坚曾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杨忠，杨忠说：“两个婆婆之间的媳妇最难当，你不能去！”杨坚便推辞了。

丙午，帝享太庙。

丙午（十三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行礼。

戊午，周主还长安。

戊午（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壬戌，封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

壬戌（二十九日），陈废帝封弟弟陈伯智为永阳王，陈伯谋为桂阳王。

八月，齐请和于周，周遣军司马陆程聘于齐；九月，丙申，齐使侍中斛斯文略报之。

八月，北齐向北周求和，北周派军司马陆程到北齐聘问；九月，丙申（初四），北齐派侍中斛斯文略回聘。

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庙。

冬季，十月，癸亥（初二），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

庚午，帝享太庙。

庚午（初九），陈废帝到太庙祭祀行礼。

辛巳，齐以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辛巳（二十日），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发生日食。

齐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

北齐派兼散骑常侍李谐来陈朝聘问。

甲辰，周主如岐阳。

甲辰（十三日），北周国主去岐阳。

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齐。

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人到北齐聘问。

始兴王伯茂以安成王顼专政，意甚不平，屡肆恶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诬帝，云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且曰：“文皇知子之鉴，事等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遂废帝为临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为温麻侯，置诸别馆，安成王使盗邀之于道，杀之车中。

陈朝的始兴王陈伯茂因为安成王陈顼专政，心中不平，经常口出恶言。甲寅（二十三日），陈顼借太皇太后的令诬告废帝，说他和刘师知、华皎等人互通共谋。还说：“文皇帝对儿子的审察，不想传位给他，这事相当于唐尧那样；传位给弟弟的胸怀，又像泰伯那样。现在应当重申文皇帝以前的意向，另立一个贤明的君主。”于是把在位的皇帝废为临海王，以安成王陈顼入继皇帝位。又下命令把陈伯茂贬为温麻侯，安置在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别馆里，安成王陈顼嗾使强盗在路上将他截住，把他杀死在车里。

齐上皇疾作，驿追徐之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后事属和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也！”遂殂于士开之手。明日，之才至，复遣还州。

北齐太上皇生病，派驿使追召徐之才回来，徐之才没能及时赶到。辛未（初十），太上皇病得很重，把后事委托给和士开，握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辜负我的委托！”还没放开手就死了。第二天，徐之才赶到，又叫他回兖州。

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问其故，士开曰：“神武、文襄之丧，皆秘不发。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贰心者，意欲尽追集于凉风堂，然后与公议之。”士开素忌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睿及领军娄定远，子琮恐其矫遗诏出睿于外，夺定远禁兵，乃说之曰：“大行先已传位于今上，群臣富贵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必无异志。世异事殊，岂得与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门已数日，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士开乃发丧。

和士开三天秘不发丧。黄门侍郎冯子琮问他是什么原因，和士开说：“神武、文襄帝的丧事，都秘而不发。现在皇上年幼，恐怕王公中有对朝廷怀二心的，我想把他们都召集到凉风堂，然后和他们一起商量。”和士开一贯忌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睿和领军娄定远，冯子琮怕和士开假传遗诏把高睿排挤在外，而去夺取娄定远禁兵的军权，于是对他说：“太上皇帝以前已经把皇位传给当今皇帝，群臣所以能够富贵，都是太上皇和皇帝父子的恩德，只要使在朝的贵臣能保持他们的地位，王公们一定不会有二心，时代变化而事情也各不相同，怎能和神武、文襄帝的时代相提并论！而且您已经几天没出宫门，太上皇驾崩的事，外面都已经传开了，时间过了很久还不举丧，只怕发生别的变化。”和士开于是发丧。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丙子（十五日），大赦全国。戊寅（十七日），给太上皇后上皇太后的尊号。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以冯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赞太后干预朝政，与赵郡王睿、和士开谋，出子琮为郑州刺史。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因为冯子琮是胡太后的妹夫，怕他帮助胡太后干预朝政，和赵郡王高睿、和士开合谋，把冯子琮贬为郑州刺史。

世祖骄奢淫，役繁赋重，吏民苦之。甲申，诏：“所在百工细作，悉罢之。邺下、晋阳、中山宫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简放。诸家缘坐在流所者，听还。”

北齐武成帝在世时骄奢淫佚，徭役繁多赋税苛重，官吏和百姓都感到困苦。甲申（二十三日），下诏书：“所有从事营建制造等事的工匠和官员都撤销。邺下、晋阳、中山等宫的宫人和年老有病的官中奴婢，一律放归民间。凡是崐由于亲属犯罪而遭株连流放在外的，可以回原籍。”

周梁州恒棱獠叛，总管长史南郑赵文表讨之。诸将欲四面进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无生路，必尽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为恶者诛之，从善者抚之。善恶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棱亲识，即以实报之。恒棱犹豫未决，文表军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险，有獠帅数人来见，请为乡导。文表曰：“此路宽平，不须为导。卿但先行慰谕子弟，使来降也。”乃遣之。文表谓诸将曰：“獠帅谓吾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险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计，争帅众来降。文表皆慰抚之，仍征其租税，无敢违者。周人以文表为蓬州长史。

北周梁州恒棱的獠人反叛，派总管长史南郑人赵文表讨伐。将领们准备从四面进攻，赵文表说：“四面围攻，他们便没有生路，一定会拼死跟我们对抗，这就不容易攻克。现在我们向他们分别予以严厉惩治和恩惠笼络，对一意作恶的处死，对改恶从善的安抚，这样可以区分善恶，攻破他们就容易了。”便把这个意思传达到军队里。当时有归附北周并参加了军队的獠人，不少和恒棱的獠人沾亲带故，相互认识，便据实告诉他们。恒棱的獠人犹豫不决，赵文表的军队已经到了那里。通向恒棱的道路有两条，一条平坦一条险要，有几个獠人头目来见赵文表，愿意充当向导。赵文表说：“这条路宽敞平坦，不用为我们当向导，你们可以先回去劝慰子弟，希望他们来投降。”便让他们回去。赵文表对将领们说：“獠人的头目以为我们会从宽路前进，一定设下埋伏阻击我们，应当出其不意地行动。”于是率领军队从险路开进。登上高处了望，果然发现伏兵。恒棱的獠人计谋未能得逞，争相带领部众来投降。赵文表对他们劝慰安抚，仍旧向当地征收租税，没有人敢违抗。北周任命赵文表为蓬州长史。

高宗宣皇帝上之上太建元年（己丑、569 ）

陈宣帝太建元年（己丑，公元569 年）

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齐世祖之丧罢朝会，遣司会李纶吊赙，且会葬。

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北周国主因为武成帝的丧事停止朝会，派遣司会李纶前往吊唁赠送奠仪，参加丧葬仪式。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文皇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太子；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谒太庙。丁酉，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劢为右仆射。劢，份之孙也。

甲午（初四），安成王陈顼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全国。恢复太皇太后的皇太后称号，皇太后称文皇后；立妃子柳氏为皇后，世子陈叔宝为太子；封皇子陈叔陵为始兴王，作为昭烈王的后嗣。乙未（初五），陈宣帝谒太庙。丁酉（初七），任命尚书仆射沈钦为右仆射，度支尚书王劢为右仆射。王劢是王份的孙子。

辛丑，上祀南郊。

辛丑（十一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

壬寅，封皇子叔英为豫章王，叔坚为长沙王。

壬寅（十二日），陈朝封皇子陈叔英为豫章王，陈叔坚为长沙王。

戊午，上享太庙。

戊午（二十八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齐博陵文简王济，世祖之母弟也，为定州刺史，语人曰：“次叙当至我矣。”齐主闻之，阴使人就州杀之，葬赠如礼。

北齐博陵文简王高济，是武成帝的同母兄弟，任定州刺史，对别人说：“按次序规定应当轮到我做皇帝了。”北齐后主高纬听说后，暗中派人去定州将他杀死，按规定仪式将他埋葬，追赠官爵。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二月，乙亥（十五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甲申，齐葬武成帝于永平陵，庙号世祖。

甲申（二十四日），北齐把武成帝葬在永平陵，庙号世祖。

乙丑，齐徙东平王俨为琅邪王。 己丑（二十九日），北齐把东平王高俨迁移到琅邪郡为琅邪王。

齐遣侍中叱列长叉聘于周。

北齐派侍中叱列长叉到北周聘问。

齐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北齐任命司空徐显秀为太尉，并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

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为世祖所亲狎，出入卧内，无复期度，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齐主以士开受顾托，深委任之，威权益盛；与娄定远及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俱用事，时号“八贵”。太尉赵郡王睿、大司马冯翊王润、安德王延宗与娄定远、元文遥皆言于齐主，请出士开为外任。会胡太后觞朝贵于前殿，睿面陈士开罪失云：“士开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纳货赂，秽乱宫掖。臣等义无杜口，冒死陈之。”太后曰：“先帝在时，王等何不言？今日欲欺孤寡邪？且饮酒，勿多言！”睿等辞色愈厉。仪同三司安吐根曰：“臣本商胡，得在诸贵行末，既受厚恩，岂敢惜死！不出士开，朝野不定。”太后曰：“异日论之，王等且散！”睿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明日，睿等复诣云龙门，令文遥入奏之，三返，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粲传太后言曰：“梓宫在殡，事太匆匆，欲王等更思之！”睿等遂皆拜谢。长粲复命，太后曰：“成妹母子家者，兄之力也。”厚赐睿等，罢之。

起初，侍中、尚书右仆射和士开，受武成帝的宠爱亲昵，在皇帝卧室出入，不受限制，因此就和胡太后私通。武成帝死后，北齐后主高纬因为和士开曾经受武成帝的顾托之命，所以对他信任重用，威势和权力更大；他的娄定远、录尚书事赵彦深、侍中及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领军綦连猛、高阿那肱、度支尚书胡长粲都在朝廷当权，当时号称“八贵”。太尉赵郡王高睿、大司马冯翊王高润、安德王高延宗和娄定远、元文遥都对后主说，请后主把和士开调离朝廷去外地任职。适逢胡太后在前殿请朝廷中的亲贵们饮酒，高睿当面陈述和士开的罪过说：“和士开是先帝时的亲近狎玩之臣，仗势作恶，接受贿赂，淫乱宫廷。臣等出于正义不能闭口不说，所以冒死陈述。”胡太后说：“先帝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说？今天是不是想欺侮我们孤儿寡母？姑且饮酒，不要多说！”高睿等人的言语和面色更加严厉。仪同三司安吐根说：“臣家本来是经商胡人，得以位于诸多亲贵的末尾，既然受到朝廷的厚恩，怎敢怕死！不把和士开从朝廷调走，朝野上下就不安定。”胡太后说：“改日再谈，你们都走吧！”高睿等有的把帽子扔在地上，有的甩衣袖离开座位，感到生气。第二天，高睿等再次到云龙门，派元文遥进宫启奏，进出三次，胡太后不听。左丞相段韶派胡长粲传太后的话说：“先皇的灵柩还没有殡葬，这件事太匆忙了，望你们再考虑！”高睿等都表示拜谢。胡长粲回宫复命，胡太后说：“成就妹妹我母子全家的，是哥哥你的力量。”又给高睿等人优厚的赏赐，事情暂时作罢。

太后及齐主召问士开，对曰：“先帝于群臣之中，待臣最厚。陛下谅暗始尔，大臣皆有觊觎。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谓睿云：”文遥与臣，俱受先帝任用，岂可一去一留！并可用为州，且出纳如旧。待过山陵，然后遣之。‘睿等谓臣真出，心必喜之。“帝及太后然之，告睿等如其言。乃以士开为兖州刺史，文遥为西兖州刺史。葬毕，睿等促士开就路。太后欲留士开过百日，睿不许；数日之内，太后数以为言。有中人知太后密旨者，谓睿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违！“睿曰：”吾受委不轻。今嗣主幼冲，岂可使邪臣在侧！不守之以死，何面戴天！“遂更见太后，苦言之。太后令酌酒赐睿，睿正色曰：”今论国家大事，非为卮酒！“言讫，遽出。

胡太后和后主把和士开召来询问，和士开回答说：“先帝在群臣中，待臣最优厚。陛下刚居丧不久，大臣们都怀有非份的企图。现在如果把臣调走，正好比剪掉陛下的羽翼。应该对高睿说：”元文遥与和士开，都是受先帝信任重用的，怎么能去一个留一个！都可以出任州刺史，现在暂时还是担任原有的官职，等太上皇的陵寝完工，然后派出去。‘高睿等以为臣真的被调走，心里一定高兴。“后主和太后认为很对，就按和士开所说的那样告诉高睿。便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元文遥为西兖州刺史。丧葬结束，高睿等就催促和士开出发就任。胡太后打算留和士开过先皇百日祭再走，高睿不许；几天之内，胡太后说了好几次。有知道胡太后隐私的太监，对高睿说：”太后的意思既然这样，崐殿下何必苦苦反对！“高睿说：”我受朝廷的委托责任不轻。现在继位的君主年龄还小，怎么能使奸臣在君主旁边！如果不是以生命来守护，有何面目和这种人在一个天底下生活！“便再次去见胡太后，苦苦陈说。胡太后叫人酌酒赐给他，高睿正颜厉色说：”我今天来是谈国家大事，并不是为了一杯酒！“说完，立即离去。

士开载美女珠帘诣娄定远，谢曰：“诸贵欲杀士开，蒙王力，特全其命，用为方伯。今当奉别，谨上二女子，一珠帘。”定远喜，谓士开曰：“欲还入不？”士开曰：“在内久不自安，今得出，实遂本志，不愿更入。但乞王保护，长为大州刺史足矣。”定远信之。送至门，士开曰：“今当远出，愿得一辞觐二宫。”定远许之。士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进说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观朝贵意势，欲以陛下为乾明。臣出之后，必有大变，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因恸哭。帝、太后皆泣，问：“计安出？”士开曰：“臣已得入，复何所虑，正须数行诏书耳。”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责赵郡王睿以不臣之罪。

和士开送美女和珍珠帘子给娄定远，表示感谢说：“那些亲贵们想杀我，蒙您大王的大力，特地保住了我的性命，任命为一州之长。现在将要和你分别，特意送上两个女子，一张珠帘。”娄定远大喜，对和士开说：“你还想回朝吗？”和士开答道：“我在朝内心里不安已经很久了，现在得以离开，使本来的志愿能够实现，不愿意再到朝内做官了。但请求您对我加以保护，使我长久做大州的刺史就足够了。”娄定远相信了。把他送到门口，和士开说：“现在我要远出了，很想见见太后和皇上向他们告辞。”娄定远答允他的要求。和士开因此见到胡太后和后主，向他们进说道：“先帝去世时，臣惭愧自己没能跟着去死。臣观察朝廷权贵们的意图和架势，想把陛下当作乾明年间的济南王那样对待。我离开朝廷以后，一定有大的变化，我有什么脸面见先帝在九泉之下！”于是哀痛地大哭起来，后主、胡太后也哭，问他：“你有什么计策？”和士开说：“臣已经进来见到你们，还有什么顾虑，只须得到几行字的诏书就行。”于是后主下诏把娄定远调出任青州刺史，斥责赵郡王高睿有僭越的罪过。

旦日，睿将复入谏，妻子咸止之，睿曰：“社稷事重，吾宁死事先皇，不忍见朝廷颠沛。”至殿门，又有人谓曰：“殿下勿入，恐有变。”睿曰：“吾上不负天，死亦无恨。”入，见太后，太后复以为言，睿执之弥固。出，至永巷，遇兵，执送华林园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睿久典朝政，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复以士开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定远归士开所遗，加以余珍赂之。

第二天，高睿要再次进宫直言规劝胡太后，妻儿们都劝他不要去，高睿说：“国事重大，我宁可死去追随先皇，不忍活着见到朝廷动荡变乱。”他到了殿门，又有人告诉他：“殿下不要进去，恐怕有变。”高睿说：“我上不负天，死也无恨。”进入宫殿，见了胡太后，太后重申了自己的旨意，高睿更加固执己见。出宫后，走到深巷，遇到士兵，把他捉住送到华林园的雀离佛院，命令刘桃枝将他殴打致死。高睿主管朝廷政事的时间很久，清廉正直注意操守，朝野上下都感到冤枉痛惜。重又任命和士开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娄定远把和士开送给他的东西又还给他，还添了一些别的珍宝对他贿赂。

三月，齐主如晋阳。夏，四月，甲子，以并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齐主还邺。

三月，北齐后主去晋阳。夏季。四月，甲子（初五），以并州尚书省原址改为大基圣寺，晋祠为大崇皇寺。乙丑（初六），北齐后主回邺城。

齐主年少，多嬖宠。武卫将军高阿那肱，素以谄佞为世祖及和士开所厚，世祖多令在东宫侍齐主，由是有宠；累迁并省尚书令，封淮阴王。

北齐后主年纪很轻，有不少宠幸的佞臣。武卫将军高阿那肱，一向以善于花言巧语谄媚受到武成帝与和士开的厚待，武成帝常常叫他在东宫侍奉太子，因而深得宠爱；累次升迁到并省尚书令，封淮阴王。

世祖简都督二十人，使侍卫东宫，昌黎韩长鸾预焉，齐主独亲爱长鸾。长鸾，名凤，以字行，累迁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

武成帝曾经挑选二十个都督，派去做太子的侍卫，昌黎人韩长鸾是其中之一，太子唯独喜欢韩长鸾。长鸾名凤，通常用表字，累次升迁到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宫婢陆令萱者，其夫汉阳骆超，坐谋叛诛，令萱配掖庭，子提婆，亦没为奴。齐主之在襁褓，令萱保养之。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宠于胡太后，宫掖之中，独擅威福，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皆为之养子。齐主以令萱为女侍中。令萱引提婆入侍齐主，朝夕戏狎，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宫人穆舍利者，斛律后之从婢也，有宠于齐主；令萱欲附之，乃为之养母，荐为弘德夫人，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开用事最久，诸幸臣皆依附之以固其宠。

有个名叫陆令萱的宫女，丈夫是汉阳人骆超，因为犯谋叛罪被处死，陆令萱被发配到皇宫中当宫女，儿子骆提婆，也没入官府为奴。后主还是婴儿时，由陆令萱当保姆。陆令萱乖巧狡猾，善于讨好谄媚，所以得到了胡太后的宠爱，宫婢之中，唯独她作威作福，被封为郡君，和士开、高阿那肱都是她的乾儿子。后主封她为女侍中。陆令萱引荐骆提婆进宫奉侍国主，从早到晚在一起嬉戏亲近，几经升迁到开府仪同三司、武卫大将军。宫人穆舍利，是斛律后的随从奴婢，也得到后主的宠爱；陆令萱为了依附她，就当了她的养母，并引荐她为弘德夫人，因此叫儿子骆提婆冒姓穆。然而和士开在朝廷当权的时间最久，那些受君主宠信的大臣们都依附他，为了可以保住自己受到恩宠的地位。

齐主思祖，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乃遗陆媪弟仪同三司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有胆略，欲引为谋主，乃弃旧怨，虚心待之，与陆媪言于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独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人有功，不可不报。孝徵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可使。且其人已盲，必无反心，请呼取，问以筹策。”齐主从之，召入，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北齐后主想念祖，把他从流放的囚徒中授职为海州刺史。祖给陆令萱的弟弟仪同三司陆悉达去信说：“赵彦深城府很深，想仿效伊尹、霍光那样行事，你们姊弟怎么能够平安，为什么不及早起用有才智的人！”和士开也因为祖有胆略，想拉拢他当主要谋士，于是抛弃了以前的怨恨，虚心对待，和陆令萱一起对后主说：“文襄、文宣、孝昭三位皇帝的儿子，都没能继承皇位。现在唯独陛下在帝位，是祖出的力。人如果有功劳，不能不予以报答。祖的心胸虽然狭窄，但有超出常人的奇谋策略，遇到事情紧急时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他已经是个瞎子，一定不会有反心，请把他叫回来，听取他的计谋策略。”北齐后主采纳了和士开的意见，召回祖，任命他为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

士开谮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恣，出为齐州刺史。长仁怨愤，谋遣刺客杀士开。事觉，士开与谋，引汉文帝诛薄昭故事，遂遣使就州赐死。

和士开向后主进谗言，说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横放肆，贬出为齐州刺史。胡长仁对和士开怨恨愤慨，打算派刺客杀死他。事情泄露，和士开和祖商量，祖以汉文帝诛杀薄昭的事情为例，于是派使者去齐州把胡长仁赐死。

五月，庚戌，周主如醴泉宫。

五月，庚戌（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去醴泉宫。

丁巳，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

丁巳（二十九日），陈朝任命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吏部尚书君理之女也。

秋季，七月，辛卯（初四），陈朝皇太子纳沈氏为妃，她是吏部尚书沈君理的女儿。

辛亥，周主还长安。

辛亥（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八月，庚辰，盗杀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齐。

八月，庚辰（二十三日），盗贼杀死北周的孔城地方长官，把孔城并入北齐。

九月，辛卯，周遣齐公宪与柱国李穆将兵趣宜阳，筑崇德等五城。

九月，辛卯（初五），北周派齐公宇文宪和柱国李穆领兵去宜阳，筑起崇德等五座城池。

欧阳纥在广州十余年，威惠著于百越。自华皎之叛，帝心疑之，徵为左卫将军。纥恐惧，其下多劝之反，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戢。

欧阳纥在广州十几年，恩威闻名于百越。自从华皎叛乱以后，陈宣帝对他心存疑虑，征召他为左卫将军。欧阳纥感到恐惧，部下都劝他反叛朝廷，崐于是发兵攻打衡州刺史钱道戢。

帝遣中书侍郎徐俭持节谕旨。纥初见俭，盛仗卫，言辞不恭。俭曰：“吕嘉之事，诚当已远，将军独不见周迪、陈宝应乎！转祸为福，未为晚也。”纥默然不应，置俭于孤园寺，累旬不得还。纥尝出见俭，俭谓之曰：“将军业已举事，俭须还报天子。俭之性命，虽在将军，将军成败，不在于俭，幸不见留。”纥乃遣俭还。俭，陵之子也。

宣帝派中书侍郎徐俭持皇帝的符节和谕旨去见他。欧阳纥初见徐俭时，布置了很多兵器和卫士，说话很不恭敬。徐俭对他说：“汉武帝时吕嘉的故事，虽然离现在已经很远了，您将军唯独看不到周迪、陈宝应不久前因为反叛而被杀的事情！转祸为福，时间还不晚。”欧阳纥听后沉默不回答，把徐俭安置在孤园寺，过了几十天还不放他回朝。欧阳纥曾经到孤园寺去看他，徐俭对他说：“将军已经行动了，我还要回去向天子报告。我的性命，虽然在将军手里，但是将军的成败，不在于我徐俭，希望你不要扣留我。”于是欧阳纥放徐俭回去。徐俭是徐陵的儿子。

冬，十月，辛未，诏车骑将军章昭达讨纥。

冬季，十月，辛未（十五日），陈宣帝下诏派车骑将军章昭达讨伐欧阳纥。

壬午，上享太庙。

壬午（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十一月，辛亥，周郐文公长孙俭卒。

十一月，辛亥（二十六日），北周文公长孙俭去世。

辛丑，齐以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润为太保，琅邪王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以兰陵王长恭为尚书令。庚辰，以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

辛丑（十六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太傅，冯翊王高润为太保，琅邪王高俨为大司马。十二月，庚午（初三），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尚书令。庚辰（十三日），任命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

周齐公宪等围齐宜阳，绝其粮道。

北周齐公宇文宪围困北齐的宜阳，断绝宜阳的粮道。

自华皎之乱，与周人绝，至是周遣御正大夫杜杲来聘，请复修旧好。上许之，遣使如周。

自从华皎之乱起，陈朝和北周绝交，到现在北周才派御正大夫杜杲来聘问，请求和陈朝恢复友好关系。陈宣帝同意，派使者去北周。

二年（庚寅、570 ）

二年（庚寅，公元570 年）

春，正月，乙酉朔，齐改元武平。

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北齐改年号为武平。

齐东安王娄睿卒。

北齐东安王娄睿去世。

丙午，上享太庙。

丙午（二十二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戊申，齐使兼散骑常侍裴谳之来聘。

戊申（二十四日），北齐派兼散骑常侍裴谳之到陈朝聘问。

齐太傅斛律光，将步骑三万救宜阳，屡破周军，筑统关、丰化二城而还。周军追之，光纵击，又破之，获其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己巳，齐以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又以任城王为太师，贺拔仁录尚书事。

北齐太傅斛律光，率领三万名步骑兵来救宜阳，屡次打败北周军队，修筑统关、丰化两座城池后就回去了。北周军队在后面追赶，斛律光发起反击，又将他们打败，俘虏北周的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梁景兴。二月，己巳（十五日），北齐任命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任城王高为太师，贺拔仁为录尚书事。

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至南海，诱与同反。仆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世，不能惜汝负国。”遂发兵拒境，帅诸酋长迎章昭达。

欧阳纥召阳春太守冯仆到南海，劝说他一同谋反。冯仆派人告诉母亲洗夫人。洗夫人说：“我们忠贞报国，已经两代，不能因为怜惜你而辜负国家。”于是发兵在境内拒守，并率领部落的酋长迎接章昭达。昭达倍道兼行，至始兴。纥闻昭达奄至，扰不知所为，出顿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上流，装舰造拍，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斫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纥众大败，生擒纥，送之；癸未，斩于建康市。

章昭达兼程而行，到达始兴。欧阳纥听说章昭达的军队突然来到，惊恐混乱得不知所措，领兵出屯在口，用竹笼装满了沙子石块，放在水栅的外面，用来阻止对方船只的进路。章昭达在河的上游，装配船只，制造“拍竿”，命士兵口里衔刀潜入水中，用刀砍断编竹笼的篾片，随后驾大船顺流而下突破敌军的防守。欧阳纥的部众大败，欧阳纥被活捉，押送回朝；癸未（二十九日），被斩于建康市中。

纥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岭南者皆惶骇。前著作佐郎萧引独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义，何忧惧乎！”纥平，上征为金部侍郎。引，允之弟也。

欧阳纥的反叛，使侨居在岭南的士大夫都感到惊恐害怕。前著作佐郎萧引却很坦然，说：“以往历史上的管宁、袁涣遇到变故时，也都是静坐待变。君子自己行为正直行施正义，何必忧虑恐惧！”欧阳纥被平定以后，陈宣帝征召萧引为金部侍郎。萧引是萧允的弟弟。

冯仆以其母功，封信都侯，迁石龙太守，遣使持节册命洗氏为石龙太夫人，赐绣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

冯仆由于母亲洗夫人的功劳，被封为信都侯，升迁为石龙太守，朝廷派使者持符节册封洗夫人为石龙太夫人，赐给有彩色帷幔丝质绳网用四匹马拉的坐车一辆，乐队一套，以及旌旗等物，洗夫人驾车出行时的仪仗和州刺史一样。

三月，丙申，皇太后章氏殂。

三月，丙申（十三日），陈朝皇太后章氏去世。

戊戌，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卒。

戊戌（十五日），北齐安定武王贺拔仁去世。

丁未，大赦。

丁未（二十四日），陈朝大赦全国。

夏，四月，甲寅，周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夏季，四月，甲寅（初一），北周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

周主如醴泉宫。

北周国主去醴泉宫。

辛酉，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辛酉（初八），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

戊寅，葬武宣皇后于万安陵。

戊寅（二十五日），陈朝将武宣皇后葬在万安陵。

闰月，戊申，上谒太庙。

闰月，戊申（二十五日），陈宣帝到太庙谒告行礼。

五月，壬午，齐遣使来吊。

五月，壬午（三十日），北齐派使者来陈朝吊唁武宣皇后。

六月，乙酉，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空。

六月，乙酉（初三），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空。

甲辰，齐穆夫人生子恒。齐主时未有男，为之大赦。陆令萱欲以恒为太子，恐斛律后恨怒，乃白齐主，使斛律后母养之。

甲辰（二十二日），北齐穆夫人生下儿子高恒。当时北齐后主没有男孩，因此大赦全国。陆令萱想以高恒为太子，但恐怕遭到斛律后的忌恨恼怒，于是禀告后主，让斛律后当母亲抚养高恒。

己丑，齐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己丑（初七），北齐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唐邕为尚书右仆射。

秋，七月，齐立肃宗子彦基为城阳王，彦忠为梁郡王。甲寅，以尚书令兰陵王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赐爵淮阳王。

秋季，七月，北齐立孝昭帝的儿子高彦基为城阳王，高彦忠为梁郡王。甲寅（初三），任命尚书令兰陵王高长恭为录尚书事，中领军和士开为尚书令，赐给淮阳王的爵号。士开威权日盛，朝士不知廉耻者，或为之假子，与富商大贾同在伯仲之列。尝有一人士参士开疾，值医云：“王伤寒极重，应服黄龙汤。”士开有难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须疑，请为王先尝之。”举而尽。士开感其意，为之强服，遂得愈。

和士开的声势权力越来越大，朝廷中那些不知廉耻的官吏们，有的投靠他当乾儿子，和富商大贾们的行为差不多。曾经有个官员去探视和士开的疾病，正值医生说：“大王的伤寒病很重，应当服用粪汁黄龙汤。”和士开面有难色。这个人说：“黄龙汤并不难吃，大王不必多疑，请让我替您先尝尝。”于是将黄龙汤一饮而尽。和士开感激他的好意，于是勉强服用，病便痊愈。

乙卯，周主还长安。

乙卯（初四），北周国主回长安。

癸酉，齐以华山王凝为太傅。

癸酉（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华山王高凝为太傅。

司空章昭达攻梁，梁主与周总管陆腾拒之。周人于峡口南岸筑安蜀城，横引大索于江上，编苇为桥，以度军粮。昭达命军士为长戟，施于楼船上，仰割其索。索断，粮绝，因纵兵攻安蜀城，下之。

陈朝司空章昭达进攻后梁，后梁国主和北周总管陆腾进行抵抗。北周人在西陵峡口的南岸兴筑安蜀城，在长江上牵引大绳，编织蒲苇当作桥梁，用来运输军粮。章昭达叫军士制造长戟，配备在楼船上，在船上仰面割断大绳，绳索被割断，北周人的军粮运输断绝，便指挥军队攻安蜀城，将城攻克。

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总管卫公直，直遣大将军李迁哲将兵救之。迁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帅骑兵出南门，使步出北门，首尾邀击陈兵，陈兵多死。夜，陈兵窃于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数百人，迁哲与陆腾力战拒之，乃退。

后梁国主向北周的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告急，宇文直派大将军李迁哲率军去援救。李迁哲将自己的部众防守江陵的外城，自己率领骑兵突出江陵的南门，派步兵突出江陵的北门，从两头夹击陈朝军队，陈朝军队很多战死。夜晚，陈朝士兵偷偷地在城西架设梯子登城，上了城头的有几百人，李迁哲和陆腾奋力作战抵抗，打退了陈朝军队的进攻。

昭达又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江陵。腾出战于西堤，昭达兵不利，乃引还。

章昭达又将龙川的宁朔决口，引水倒灌江陵城。陆腾领兵从西出战，章昭达的军队战斗失利，只好引兵退走。

八月，辛卯，齐主如晋阳。

八月，辛卯（初十），北齐国主去晋阳。

九月，乙巳，齐立皇子恒为太子。

九月，乙巳（疑误），北齐立皇子高恒为太子。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辛已朔（初一），发生日食。

齐以广宁王孝珩为司徒，上洛王思宗为司空。复以梁永嘉王庄为开府仪同三司、梁王，许以兴复，竟不果。及齐亡，庄愤邑，卒于邺。

北齐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司徒，上洛王高思宗为司空。又任命后梁的永嘉王萧庄为开府仪同三司、梁王，答允帮助他复国，竟没有成功。等到北齐灭亡，萧庄忧愤抑郁，在邺城死去。

乙酉，上享太庙。

乙酉（初五），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己丑，齐复威宗谥曰文宣皇帝，庙号显祖。

己丑（初九），北齐恢复威宗的文宣皇帝谥号，庙号显祖。

丁酉，周郑桓公达奚武卒。

丁酉（十七日），北周的郑桓公达奚武去世。

十二月，丁亥，齐主还邺。

十二月，丁亥（初八），北齐国主回邺城。

周大将军郑恪将兵平越，置西宁州。

北周大将军郑恪领兵平定越，设置了西宁州。

周、齐争宜阳，久而不决。勋州刺史韦孝宽谓其下曰：“宜阳一城之地，不足损益，两国争之，劳师弥年。彼岂无智谋之士，若弃崤东，来图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于华谷及长秋筑城以杜其意。脱其先我，图之实难。”乃崐画地形，具陈其状。晋公护谓使者曰：“韦公子孙虽多，数不满百，汾北筑城，遣谁守之！”事遂不行。

北周、北齐争夺宜阳，久而不决。勋州刺史韦孝宽对部下说：“宜阳一城，得和失关系不大，两个国家为此争夺，劳师动众已经一年。对方难道没有智谋之士，如果放弃崤东，来谋取汾水以北一带地方，我们一定会失去国土。现在应当迅速在华谷和长秋修筑城池，以断绝对方的念头。如果对方先于我们行动，我们要算计他们就很困难了。”于是画了地形图，向朝廷陈述了这种情况。晋公宇文护对使者说：“韦公的子孙虽然很多，但数不满百，在汾水北面修筑城池，派谁去守卫！”这件事便没有实现。

齐斛律光果出晋州道，于汾北筑华谷、龙门二城。光至汾东，与孝宽相见，光曰：“宜阳一城，久劳争战。今已舍彼，欲于汾北取偿，幸勿怪也。”孝宽曰：“宜阳，彼之要冲，汾北，我之所弃。我弃彼取，其偿安在！君辅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抚循百姓而极武穷兵，苟贪寻常之地，涂炭疲弊之民，窃为君不取也！”

北齐的斛律光果然从晋州一路出兵，在汾水北面修筑起华谷、龙门二座城池。斛律光到了汾水以东，和韦孝宽见了面。斛律光说：“宜阳一城，久劳争战。现在我们已经放弃宜阳，准备在汾水以北取得补偿，希望您不要见怪。”韦孝宽说：“宜阳，是你们的交通紧要之地，汾水以北，是我们所放弃的地方。我们所放弃的被你们取走，怎么能说是补偿！您辅佐幼主，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不去安抚百姓而穷兵黩武，如果贪图得到一处平常的地方，而使贫困疲惫的百姓遭到涂炭之灾，我认为您实在不该这样做！”

光进围定阳，筑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释宜阳之围以救汾北。晋公护问计于齐公宪，宪曰：“兄宜暂出同州以为声势，宪请以精兵居前，随机攻取。”护从之。

斛律光进军围困定阳，筑起南汾城进逼定阳。北周军队撤去宜阳之围来援救汾水以北的地方。晋公宇文护向齐公宇文宪请教计策，宇文宪说：“兄长最好暂时出兵同州以扩大声势，我可以率领精兵在前，看准时机攻取城池。”宇文护采纳了他的计策。

三年（辛卯、571 ）

三年（辛卯，公元571 年）

春，正月，乙丑，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

春季，正月，乙丑（十七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

丁巳，齐使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聘。

丁巳（初九），北齐派兼散骑常侍刘环俊来陈朝聘问。

辛酉，上祀南郊；辛未，祀北郊。

辛酉（十三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辛未（二十三日），到北郊祭地。

齐斛律光筑十三城于西境，马上以鞭指画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尝伐功。又与周韦孝宽战于汾北，破之。齐公宪督诸将东拒齐师。

北齐斛律光在国境西面修筑十三座城池，是在马上用马鞭指画出来的，虽然开拓了五百里地方，然而不曾夸耀功劳。又和北周的韦孝宽在汾水以北交战，打败了韦孝宽。齐公宇文宪督率将领们在东面抵抗北齐的军队。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丁酉，耕藉田。

二月，辛巳（初三），陈宣帝到明堂祭祀；丁酉（十九日），到藉田举行耕种的仪式。

壬寅，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仍摄选。

壬寅（二十四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尉，赵彦深为司空，和士开为录尚书事，徐之才为尚书令，唐邕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冯子琮为右仆射，仍旧执掌吏部对官吏的铨选。

子琮素谄附士开，至是，自以太后亲属，且典选，颇擅引用人，不复启禀，由是与士开有隙。

冯子琮一贯阿谀附和和士开，到这时，自以为是太后的亲属，而且主管选用官吏，于是擅自引荐任命人选，不再向上启奏报告，因此与和士开产生矛盾。三月，丁丑，大赦。

三月，丁丑（三十日），陈朝大赦全国。

周齐公宪自龙门渡河，斛律光退保华谷，宪攻拔其新筑五城。齐太宰段韶、兰陵王长恭将兵御周师，攻柏谷城，拔之而还。

北周齐公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北齐斛律光退守华谷，宇文宪攻取了斛律光新筑的五座城池。北齐的太宰段韶、兰陵王高长恭率领军队抵御北周的军队，进攻柏谷城，攻克后就退兵回去了。

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戊寅朔（初一），发生日食。

壬午，齐以琅邪王俨为太保。

壬午（初五），北齐任命琅邪王高俨为太保。

壬辰，齐遣使来聘。

壬辰（十五日），北齐派使者来陈朝聘问。

周陈公纯取齐宜阳等九城，齐斛律光将步骑五万赴之。

北周陈公纯夺取北齐的宜阳等九座城池，北齐斛律光率领五万名步、骑兵赶到那里抵抗。

五月，癸亥，周使纳言郑诩来聘。

五月，癸亥（十七日），北周派纳言郑翊来陈朝聘问。

周晋公护使中外府参军郭荣城于姚襄城南、定阳城西，齐段韶引兵袭周师，破之。六月，韶围定阳城，周汾州刺史杨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时韶卧病，谓兰陵王长恭曰：“此城三面重涧，皆无走路；唯虑东南一道耳，贼必从此出。宜简精兵专守之，此必成擒。”长恭乃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城中粮尽，齐公宪总兵救之，惮韶，不敢进。敷帅见兵突围夜走，伏兵击擒之，尽俘其众。乙巳，齐取周汾州及姚裹城，唯郭荣所筑城独存。敷，之族子也。

北周晋公宇文护派中外府参军郭荣在姚襄城南、定阳城西修筑城池。北齐段韶领兵攻袭北周军队，将他们打败。六月，段韶包围定阳城，由于北周的汾州刺史杨敷坚守而未能攻克。段韶加紧进攻，屠杀定阳的外城百姓。当时段韶生病，对兰陵王高长恭说：“这座城池的三面都有两道河壕，无路可走；恐怕只东南有一条路，贼寇一定会从这里突围。应当挑选精兵专门防守这条道路，这样一定能够捉住他们。”高长恭便派一千多名壮士埋伏在东南涧口。城中的粮食吃尽，齐公宇文宪集中所有的兵力去救援，但是害怕段韶，不敢前进。杨敷率领现有的士兵乘夜突围出城，被高长恭的伏兵攻击，全部俘虏。乙巳（十九日），北齐夺取了北周的汾州和姚襄城，只有郭荣所筑的城得以保全。杨敷是杨的族子。

敷子素，少多才艺，有大志，不拘小节，以其父守节陷齐，未蒙赠谥，上表申理。周主不许，至于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大言曰：“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壮其言，赠敷大将军，谥曰忠壮，以素为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曰：“勉之，勿忧不富贵。”素曰：“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也。”

杨敷的儿子杨素，年少时才艺很高，有大志，不拘小节，因为父亲杨敷守节而身陷北齐，没有得到朝廷赠给的谥号，于是向朝廷上表申述理由。北周武帝不答允，杨素接二连三地上表，武帝勃然大怒，命令左右将他斩首。杨素高声喊道：“作为臣子侍奉无道的天子，被杀死是自己的本份！”武帝见他出言豪壮，于是追赠杨敷为大将军，赐给忠壮的谥号，任命杨素为仪同三司，逐渐对他加以礼遇。武帝叫杨素起草诏书，他下笔立成，辞藻和内容都很好，武帝说：“希望你好好努力，不要担心将来不会富贵。”杨素说：“只怕富贵来逼臣，臣倒无心求取富贵。”

齐斛律光与周师战于宜阳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虏千余人而还。军未至邺，齐主敕使散兵，光以军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劳，乃密通表，请遣使宣旨，军仍且进，齐朝发使迟留。军还，将至紫陌，光乃驻营待使。帝闻光军已逼，心甚恶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见，然后宣劳散兵。

北齐斛律光和北周军队在宜阳城下交战，夺得北周的建安等四个戍所，捕捉俘虏一千多人而还。军队还没有到邺城，北齐后主派使者遣散军队。斛律光认为军士中很多人都有功劳，却没有得到朝廷的慰劳，于是秘密地向上呈递崐表章，请后主派使臣宣读慰劳的旨意，军队仍旧向邺城前进，朝廷派使者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就地停留。军队回来，将要抵达邺城郊外，斛律光便扎营等候朝廷的使者。后主听到斛律光军队已经逼近邺城，心里十分厌恶，赶紧派舍人召斛律光入朝觐见，然后宣旨慰劳遣散军队。

齐琅邪王俨以和士开、穆提婆等专横奢纵，意甚不平。二人相谓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吾辈见天子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乃出俨居北宫，五日一朝，不得无时见太后。

北齐琅邪王高俨因为和士开、穆提婆等人专横跋扈奢侈放纵，感到愤愤不平。和士开、穆提婆二人互相说：“琅邪王的目光奕奕有神，几步路以外就咄咄逼人，以往和他暂时打个照面，不知不觉地就出汗了；我们面见天子奏事时还不致这样。”因此对他忌恨，便将高俨调出住在北宫，五天上朝一次，不准他随时去见太后。

俨之除太保也，余官悉解，犹带中丞及京畿。士开等以北城有武库，欲移俨于外，然后夺其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与俨所亲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说俨曰：“殿下被疏，正由士开间构，何可出北宫入民间也！”俨谓侍中冯子琮曰：“士开罪重，儿欲杀之，何如？”子琮心欲废帝而立俨，因劝成之。

高俨被授职太保时，其余的官职都被免掉，不过还带有中丞和京畿大都督的职衔。和士开等人因为北城有武器库，想把高俨调移到城外，然后夺取他总督京畿军队的兵权。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和高俨的亲信开府仪同三司高舍洛、中常侍刘辟强对高俨劝说道：“殿下所以被疏远，正由于和士开从中离间挑拨，您怎能离开北宫住到民间去！”高俨对侍中冯子琮说：“和士开罪孽深重，孩儿打算杀掉他，怎么样？”冯子琮心里想废掉后主另立高俨做皇帝，因此劝高俨这样做。

俨令子宜表弹士开罪，请禁推。子琮杂他文书奏之，帝主不审省而可之。俨诳领军库狄伏连曰：“奉敕，令领军收士开。”伏连以告子琮，且请覆奏，子琮曰：“琅邪受敕，何必更奏。”伏连信之，发京畿军士，伏于神虎门外，并戒门者不听士开入。秋，七月，庚午旦，士开依常早参，伏连前执士开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授以一函，云：“有敕，令王向台。”因遣军士护送。俨遣都督冯永洛就台斩之。

高俨令王子宜上表弹劾和士开的罪状，请求将他收禁并加以审问。冯子琮又夹杂了其他文书一同上奏，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批准同意。高俨欺骗领军库狄伏连说：“奉到皇上的命令，叫领军收禁和士开。”库狄伏连把这告诉了冯子琮，请他再次向皇上奏报，冯子琮说：“琅邪王已经接到皇上的敕令，何必再次奏报。”库狄伏连相信了，于是征调京畿的军士，埋伏在神虎门外，并告诫守门人不要让和士开进神虎门。秋季，七月，庚午（二十五日）早晨，和士开按常例到宫中早朝，库狄伏连上前握住他的手说：“今天有一件大好事。”王子宜递给和士开一封信，说：“皇上有敕令，叫你去到台省相见。”并派军士护送。高俨派都督冯永洛在台省中将和士开杀死。

俨本意唯杀士开，其党因逼俨曰：“事既然，不可中止。”俨遂帅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帝使刘桃枝将禁兵八十人召俨，桃枝遥拜，俨命反缚，将斩之，禁兵散走。帝又使冯子琮召俨，俨辞曰：“士开昔来实合万死，谋废至尊，剃家家发为尼，臣为是矫诏诛之。尊兄若欲杀臣，不敢逃罪。若赦臣，愿遣姊姊来迎，臣即入见。”姊姊，谓陆令萱也，俨欲诱出杀之。令萱执刀在帝后，闻之，战栗。

高俨本意只杀死和士开一个人，他的党羽却胁迫高俨说：“事情已经如此，不能中止。”高俨便率领京畿的军士三千多人驻扎在千秋门。后主派刘桃枝率领八十名禁兵把高俨召来，刘桃枝离高俨还很远时就惶恐地对他施礼，高俨下令把他反绑起来，要杀死他，禁兵们纷纷走散。后主又派冯子琮去召高俨，高俨推辞说：“和士开往昔以来的罪行实在应该万死，他图谋废掉天子，叫亲生母亲剃发当尼姑，臣才假托陛下的诏命将他杀死。我兄长陛下如果要杀臣，臣不敢逃避罪责。如果能宽恕我，希望派乳母来迎接，臣就去见陛下。”乳母，是指陆令萱，高俨想骗她出来杀死她。陆令萱手里拿刀躲在后主背后，听到高俨的要求，怕得浑身打颤。

帝又使韩长鸾召俨，俨将入，刘辟强牵衣谏曰：“若不斩穆提婆母子，殿崐下无由得入。”广宁王孝珩、安德王延宗自西来，曰：“何不入？”辟强曰：“兵少。”延宗顾众而言曰：“孝昭帝杀杨遵彦，止八十人。今有数千，何谓少？”

后主又派韩长鸾去召高俨，高俨准备去见后主，刘辟强拉住他的衣服劝道：“如果不杀掉穆提婆母子俩，殿下不能去。”广宁王高孝珩、安德王高延宗打从西面过来，问道：“为什么不进去？”刘辟强说：“兵太少。”高延宗环顾周围说：“孝昭帝杀杨遵彦时，只有八十人。现在有几千人，怎能说少？”

帝泣启太后曰：“有缘，复见家家；无缘，永别！”乃急召斛律光，俨亦召之。

后主哭着对太后说：“如果还有缘份，仍可与母亲相见；没有缘份，就和您永别了！”于是急忙召斛律光，高俨也召斛律光来。

光闻俨杀士开，抚掌大笑曰：“龙子所为，固自不似凡人！”入，见帝于永巷。帝帅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光曰：“小儿辈弄兵，与交手即乱。鄙谚云：”奴见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门，琅邪必不敢动。“帝从之。

斛律光听说高俨杀了和士开，拍手大笑说：“这真是龙子的作为，自然不象一般人！”于是进宫，在长巷见到后主。后主率领在宫中宿卫的步骑兵四百人，授给铠甲，准备出战，斛律光说：“小孩子们动干戈，刚一交手就会乱了阵脚。俗话说：”奴仆见主人，心里就沮丧。‘陛下应该亲自去千秋门，琅邪王一定不敢行动。“后主便听从了。

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来。”俨徒骇散。帝驻马桥上遥呼之，俨犹立不进，光就谓曰：“天子弟杀一夫，何所苦！”执其手，强引以前，请于帝曰：“琅邪王年少，肠肥脑满，轻为举措，稍长自不复然，愿宽其罪。”帝拔俨所带刀环，乱筑辫头，良久，乃释之。

斛律光走在前面做前导，派人离开队伍，喊道：“天子来了。”高俨一伙怕得纷纷散去。后主在桥上勒住马远远地呼叫他们，高俨还站在那里不敢靠前，斛律光走过去对他说：“天子的兄弟杀一个人，有什么可害怕的！”于是抓住他的手，硬拉着他向前，请求后主说：“琅邪王年轻，肠肥脑满，行为轻率，等到年龄大了，自然不会这样，希望能宽恕他的罪过。”后主拔出高俨所带的佩刀，用刀环对他的头乱凿，过了很久，才放了他。

收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于后园支解，暴之都街。帝欲尽杀俨府文武职吏，光曰：“此皆勋贵子弟，诛之，恐人心不安。”赵彦深亦曰：“《春秋》责帅。”于是罪之各有差。

后主收禁了库狄伏连、高舍洛、王子宜、刘辟强、都督翟显贵，在后园将他们肢解，然后在都城的大街上暴尸示众。后主要把高俨府里的文武官吏全部杀死，斛律光说：“这些人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杀掉他们，恐怕引起人心不安。”赵彦深也说：“《春秋》里说，军队不听从命令，责任在领兵的将帅。”于是区别情况对他们分别判罪。

太后责问俨，俨曰：“冯子琮教儿。”太后怒，遣使就内省以弓弦绞杀子琮，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自是太后常置俨于宫中，每食必自尝之。

太后责问高俨，高俨说：“是冯子琮教我这样做的。”太后大怒，派使者到台省用弓弦将冯子琮绞死，派太监用库车拉上尸体送到他家里去。从此以后太后常常把高俨安置在宫中，每次吃饭都亲自先尝一尝，怕人毒死高俨。

八月，己亥，齐主如晋阳。

八月，己亥（二十四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九月，辛亥，齐以任城王为太宰，冯翊王润为太师。

九月，辛亥（初六），北齐任命任城王高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太师。

己未，齐平原忠武王段韶卒。韶有谋略，得将士死力，出总军旅，入参帏幄，功高望重，而雅性温慎，得宰相体。事后母孝，闺门雍肃，齐勋贵之家，无能及者。

己未（十四日），北齐平原忠武王段韶去世。段韶有谋略，将士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出朝能总辖军队，入朝能参与决策，功劳大威望重，性格谨慎温和，具有宰相的气质才能。侍奉继母很孝顺，家中和睦严肃，北齐的勋臣贵族之家，没有能及得上的。

齐祖说陆令萱，出赵彦深为兖州刺史。齐主以为侍中。北齐祖劝陆令萱，叫她把赵彦深调出朝廷做兖州刺史。北齐后主任命祖为侍中。

陆令萱说帝曰：“人称琅邪王聪明雄勇，当今无敌；观其相表，殆非人臣。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宜早为之计。”幸臣何洪珍等亦请杀之。帝未决，以食舆密迎，问之。称“周公诛管叔，季友鸩庆父。”帝乃携俨之晋阳，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俨执之，元侃曰：“臣昔事先帝，见先帝爱王。今宁就死，不忍行此。”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

陆令萱对后主说：“人称琅邪王聪明勇敢，当今无敌；但看他的相貌，几乎不是臣下。自从他独断专行杀和士开以来，常常怀有恐惧之心，应该及早作出打算。”宠臣何洪珍等人也请后主杀掉高俨。后主犹豫不决；用装运食物的车子把祖秘密接来，询问他的意见。祖举出“周公诛杀管叔，季友毒死庆父”两个例子。后主便带高俨去晋阳，派右卫大将军赵元侃诱捕高俨，赵元侃说：“臣以前侍奉先帝，看到先帝喜欢琅邪王。现在我宁愿被杀，不忍心做这种事。”后主便将赵元侃贬为豫州刺史。

庚午，帝启太后曰：“明旦欲与仁威早出猎。”夜四鼓，帝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呼，儿何为不去！”俨出，至永巷，刘桃枝反接其手。俨呼曰：“乞见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头负出，至大明宫，鼻血满面，拉杀之，时年十四，裹之以席，埋于室内。帝使启太后，太后临哭，十余声，即拥入殿。遗腹四男，皆幽死。

庚午（二十五日），后主启禀太后说：“明天准备和仁威一早出外打猎。”夜里四更时分，后主召见高俨，高俨产生怀疑。陆令萱说：“兄长叫你，孩子你为什么不去？”高俨出来，走到长巷，刘桃枝将他的双手反绑起来，高俨高喊道：“让我去见母亲、兄长。”刘桃枝用衣袖塞在他嘴里，把他的袍子翻过来蒙住头，将他背出来，走到大明宫时，高俨的鼻血流了满面，被人用手摧折而死，当时才十四岁，将尸体用席子包起来，埋在室内。后主派人启奏太后，太后到那里哭吊，刚哭了十几声，就被人簇拥着回到殿中。高俨有四个遗腹男孩，后来都被囚禁而死。

冬，十月，罢京畿府，入领军。

冬季，十月，撤销京畿府，将京畿兵归领军统率。

壬午，周冀公通卒。

壬午（初八），北周冀公宇文通去世。

甲申，上享太庙。

甲申（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乙未，周遣右武伯谷会琨等聘于齐。

乙未（十一日），北周派右武伯谷会琨等人到北齐聘问。

齐胡太后出入不节，与沙门统昙献通，诸僧至有戏呼昙献为太上皇者。齐主闻太后不谨而未之信，后朝太后，见二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昙献事亦发，皆伏诛。

北齐胡太后进进出出没有节制，和主管僧人的昙献私通，僧人甚至戏称昙献为太上皇。北齐后主听说胡太后行为不检点而没有相信，后来有一次去朝见太后时，看到有两个尼姑在旁边，因为喜爱而把她们召来，原来都是男子假扮的。于是昙献的事情被暴露，这些人都被处死。

己亥，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陌，遇大风。舍人魏僧伽习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帝诈云：“邺中有变”，弯己缠，驰入南城，遣宦者邓长幽太后于北宫，仍敕内外诸亲皆不得与胡太后相见。太后或为帝设食，帝亦不敢尝。

己亥（十五日），北齐后主从晋阳奉太后回邺城，到达效外，遇到大风。舍人魏僧伽懂得测天观象预卜吉凶，上奏说：“立即会有暴乱叛逆的事情发生。”后主谎称“邺城中有变”，于是拉足弓弦绷紧弓梢，疾走进入邺都的南城，派太监邓长将太后幽禁在北宫，下令朝廷内外的所有亲属不能去见胡太后。太后有时为后主准备了食物，后主也不敢尝。

庚戌，齐遣侍中赫连子悦聘于周。

庚戌（二十六日），北齐派侍中赫连子悦到北周聘问。

十一月，丁巳，周主如散关。

十一月，丁巳（十三日），北周国主去散关。丙寅，齐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庚午，又以为司徒。癸酉，以斛律光为左丞相。

丙寅（二十二日），北齐任命徐州行台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庚午（二十六日），又任命他为司徒。癸酉（二十九日），任命斛律光为左丞相。

十二月，己丑，周主还长安。

十二月，己丑（十六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壬辰，邵陵公章昭达卒。

壬辰（十九日），陈朝的邵陵公章昭达去世。

是岁，梁华皎将如周，过襄阳，说卫公直曰：“梁主既失江南诸郡，民少国贫；朝廷兴亡继绝，理宜资赡，望借数州以资梁国。”直然之，遣使言状，周主诏以基、平、三州与之。

这一年，后梁的华皎将去北周，经过襄阳时，对卫公宇文直说：“梁主已经失去江南的一些郡，百姓少而国家贫穷；朝廷的兴亡继绝，理应加以资助，希望能借几个州的地方帮助梁国。”卫公宇文直表示赞同，派使者向朝廷说明情况，北周国主下诏将基、平、三个州给予后梁。

第一百七十一卷

陈纪五高宗宣皇帝上之下太建四年（壬辰、572 ）

陈纪五陈宣帝太建四年（壬辰，公元572 年）

春，正月，丙午，以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劢为右仆射。

春季，正月，丙午（初三），陈朝任命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劢为右仆射。

己巳，齐主祀南郊。

乙巳（初二），北齐后主到南郊祭天。

庚午，上享太庙。

庚午（二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辛未，齐主赠琅邪王俨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俨妃李氏为楚帝后。

辛未（二十八日），北齐后主赠琅邪王高俨为楚恭哀帝的谥号以安慰太后的心，又封高俨的妃子李氏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将军昌城公深聘于突厥，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聘于齐。深，护之子也。

二月，癸酉（初一），北周派大将军昌城公宇文深到突厥访问，司宾李除、小宾部贺遂礼到北齐访问。宇文深是宇文护的儿子。

己卯，齐以卫菩萨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

己卯（初七），北齐任命卫菩萨为太尉。辛巳（初九），任命并省吏部尚书高元海为尚书左仆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为建安王。

乙酉（十三日），陈朝封皇子陈叔卿为建安王。

庚寅，齐以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为左仆射。初，胡太后既幽于北宫，欲以陆令萱为太后，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谓人曰：“陆虽妇人，然实雄杰，自女娲以来，未之有也。”令萱亦谓为“国师”、“国宝”，由是得仆射。

庚寅（十八日），北齐任命尚书左仆射唐邕为尚书令，侍中祖为左仆射。起先，胡太后被幽禁在北宫，祖打算以陆令萱为太后，向陆令萱讲述魏朝保太后的往事，并对别人说：“陆令萱虽然是个妇人，其实是个豪杰，自从女娲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人。”陆令萱也称祖为“国师”、“国宝”，因而被任命为仆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三月，癸卯朔（初一），发生日食。

初，周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于宫阙。诸子、僚属皆贪残恣横，士民患之。周言深自晦匿，无所关预，人不测其浅深。

当初，北周太祖在西魏当丞相时，曾经建立左右十二军，隶属相府；太祖死后，受晋公宇文护调度，凡属军队的征发调动，非得有宇文护的文书不可。宇文护的府第驻军守卫，人数超过宫廷，他的儿子和僚属都贪婪残暴恣意横行，士民都深以为患。北周国主对此一直隐晦退避，不加干涉，别人也猜不到他的深浅。

护问稍伯大夫庚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对曰：“荷恩深厚，敢不尽言。顷上台有变，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享期颐之寿，受旦、之美，子孙常为藩屏。不然，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为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疏之。

宇文护问稍伯大夫庚季才说：“近日来天文星象怎么样？”季才回答说：“受到您深厚的恩泽，怎敢知无不言。刚才上台星有变化，晋公您应该归政给天子，请求回家养老。这样就能享年高寿，受到周公旦、召公的美名，子子孙孙常为国家重臣。不然，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宇文护沈吟很久，说：“我本来的志向就是这样，但是经过推辞没有得到同意。你既然是天子的官员，可以按照朝廷的规定，不用麻烦你特意来见寡人了。”从此以后对他疏远了。

卫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于护；及沌口之败，坐免官，由是怨护，劝帝诛之，冀得其位。帝乃密与直及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太原王轨崐、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谋之。神举，显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

卫公宇文直是北周武帝的同母兄弟，和宇文护的关系非常亲近；后来在沌口打了败仗，被罢免官职，因此怨恨宇文护，劝武帝杀死他，企图自己得到宇文护的职位。武帝便秘密和卫公宇文直、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太原人王轨、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进行策划。宇文神举是宇文显和的儿子；宇文孝伯是安化公宇文深的儿子。

帝每于禁中见护，常行家人礼，太后赐护坐，帝立侍于旁。丙辰，护自同州还长安，帝御文安殿见之。因引护入含仁殿谒太后，且谓之曰：“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因出怀中《酒诰》授之，曰：“以此谏太后。”护既入，如帝所戒读《酒诰》；未毕，帝以玉自后击之，护踣于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惧，斫不能伤。卫公直匿于户内，跃出，斩之。时神举等皆在外，更无知者。

武帝每次在宫中见到宇文护，都行兄弟之礼。太后赐宇文护坐，武帝就站立在一旁。丙辰（十四日），宇文护从同州回长安，武帝驾临文安殿见他，引导宇文护到含仁殿参见太后，并对他说：“母后年纪已高，很喜欢饮酒，我虽然屡次劝她，没有得到采纳。兄长今天参见时，希望您能劝说她。”于是从怀里拿出《酒诰》给宇文护，说：“用这个来规劝母后。”宇文护进殿后，象武帝所说那样对太后诵读《酒诰》；还没有读完，武帝便在宇文护背后用玉笏打他，宇文护跌倒在地。武帝命令太监何泉用御刀砍他，何泉心里惶恐惧怕，不敢用劲，没有把宇文护砍伤，卫公宇文直躲在门内，这时跳了出来，将宇文护杀死。当时宇文神举等都在殿外，没有别人知道。

帝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以护已诛，令收护子柱国谭公会、大将军莒公至、崇业公静、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国北地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于殿中杀之。览，稚之孙也。

武帝召见宫伯长孙览等人，告诉他们已将宇文护处死，命令拘捕宇文护的儿子柱国谭公宇文会、大将军莒公宇文至、崇业公宇文静、正平公宇文乾嘉，以及他的弟弟宇文乾基、宇文乾光、宇文乾蔚、宇文乾祖、宇文乾威和柱国北地人侯龙恩、侯龙恩的弟弟大将军侯万寿、大将军刘勇、中外府司录尹公正、袁杰、膳部下大夫李安等人，在殿中将他们杀死。长孙览是长孙稚的孙子。

初，护既杀赵贵等，侯龙恩为护所亲，其从弟开府仪同三司植谓龙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系于数公。若多所诛戮以自立威权，岂唯社稷有累卵之危，恐吾宗亦缘此而败，兄安得知而不言！”龙恩不能从。植又承间言于护曰：“公以骨肉之亲，当社稷之寄，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则率土幸甚！”护曰：“我誓以身报国，卿岂谓吾有他志邪！”又闻其先与龙恩言，阴忌之，植以忧卒。及护败，龙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为忠，特免其子孙。

当初，宇文护杀了赵贵等人，侯龙恩得到宇文护的信任，他的堂弟开府仪同三司侯植对侯龙恩说：“皇上年纪还轻，安危依靠几位公侯。如果对他们诛杀过多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权力，不但国家极其危险，恐怕我们的宗族也因此而遭到衰败，兄长您怎能知而不言！”侯龙恩没有听他的话。侯植又乘机对宇文护说：“晋公您以骨肉之亲，身受国家社稷的寄托，希望以诚意对待王室，按照伊尹、周公的榜样，那么境域之内都会觉得万幸！”宇文护说：“我誓志以身报国，您难道认为我有别的企图吗！”又听到他以前和侯龙恩说的话，暗中对他产生忌恨，侯植因此忧愁而死去。等到宇文护失败，侯龙恩兄弟都被处死，武帝因为侯植的忠诚，特意赦免了侯植的子孙。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宪，素为护所亲任，赏罚之际，皆得参预，权势颇盛。护欲有所陈，多令宪闻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帝亦察其心。及护死，召宪入，宪免冠拜谢；帝慰勉之，使诣护第收兵符及诸文籍。卫公直素忌宪，固请诛之，帝不许。

大司马兼小冢宰、雍州牧齐公宇文宪，一向得到宇文护的信任，遇到对别人的赏罚，宇文宪都能参与意见，权势很大。宇文护有什么要向朝廷上言的事，都叫宇文宪向武帝转达奏报，其中有时有不同的意见，宇文宪顾虑武帝和丞相之间猜疑而形成怨仇，都婉转地进行申述，武帝也察觉到他的用心。宇文护死后，武帝召宇文宪进见，宇文宪脱下帽子向武帝拜谢；武帝对他加以安慰勉励，派他到宇文护的住所收取兵符和各种文书簿籍。卫公宇文直素来忌恨宇文崐宪，坚持请求武帝杀死他，武帝不肯答允。

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国越公盛乘传征训，至同州，赐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还，遣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赍玺书就杀之。护长史代郡叱罗协、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皆除名。

宇文护的长子宇文训是蒲州刺史，这天晚上，武帝派柱国越公宇文盛乘车去传唤宇文训，到同州，传达了武帝对他赐死的命令。昌城公宇文深出使突厥还没有回来，武帝派开府仪同三司宇文德送去诏书将他就地杀死。宇文护的长史代郡人叱罗协、司录弘农人冯迁和其他亲信，都被革职除名。

丁巳，大赦，改元。

丁巳（十五日），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建德”。

以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与王轨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初，孝伯与帝同日生，太祖爱之，养于第中，幼与帝同学。及即位，欲引致左右，托言欲与孝伯讲习旧经，故护弗之疑也，以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预闻机务。孝伯为人，沈正忠谅，朝政得失，外间细事，无不使帝闻之。

任命宇文孝伯为车骑大将军，和王轨一同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当初，宇文孝伯和武帝同一天出生，文帝宇文泰很喜爱他，养在府里，幼年时和武帝同学。武帝即位后，想任用他作为帮助自己的近臣，假托要和宇文孝伯在一起探讨学习古代的经书，所以宇文护并不怀疑，任命他为右侍上士，在卧室内进进出出，参与机密的事情。宇文孝伯为人深沈正直忠实可信，凡是朝政的得失，外面的小事，没有不使武帝知道的。

帝阅护书记，有假托符命妄造异谋者；皆坐诛；唯得庚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返政归权，帝赐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中大夫。

武帝翻阅从宇文护家中所搜得的文件，看到有假托符命妄图制造异谋的，都被处死；唯独得到庚季才所写的两张纸，大谈星象变化的灾难吉祥，应该把朝政大权还给武帝，武帝赏赐给庚季才三百石小米，二百段布帛，提升为太中大夫。

癸亥，以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冢宰，卫公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招为大司空。

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尉迟迥为太师，柱国窦炽为太傅，李穆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卫公宇文直为大司徒，陆通为大司马，柱国辛威为大司寇，赵公宇文招为大司空。

时帝始亲览朝政，颇事威刑，虽骨肉无所宽借。齐公宪虽迁冢宰，实夺之权。又谓宪侍读裴文举曰：“昔魏末不纲，太祖辅政；及周室受命，晋公复执大权；积习生常，愚者谓法应如是。岂有年三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谓天子耳。卿虽陪侍齐公，不得遽同为臣，欲死于所事。宜辅以正道，劝以义方，辑睦我君臣，协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举咸以白宪，宪指心抚几曰：”吾之夙心，公宁不知！但当尽忠竭节耳，知复何言。“

当时武帝开始亲政，很注重威令用刑，尽管是骨肉至亲也不宽恕。齐公宇文宪名义上升为冢宰，实际上夺了他的实权。武帝对宇文宪的侍读裴文举说：“从前魏朝末年武帝不能操持朝廷大纲，所以才有太祖辅政；等到周朝建立，晋公宇文护又掌握大权；原只是多年的习惯，后来竟成为常规，愚人还说法度应该如此。哪有年已三十岁的天子还可以被别人箝制的道理！《诗经》中说：”从早到晚不懈怠，用来侍奉一个人。‘一个人，指的是天子。您虽然陪伴侍奉齐公，不能怕得如同他的臣子，老死在侍读的事上。应当以正道去辅助他，用做人的道理去规劝他，使我们君臣和睦，使我们兄弟同心，不要使他自己招致嫌疑。“裴文举把这番话都告诉了宇文宪，宇文宪指着自己的心口拍着小桌子说：”我平素的心意，您难道不知道吗！只是应该尽忠竭节罢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卫公直，性浮诡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请为大司马，欲据兵权。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长幼有序，岂可返居下列！”由是用为大司徒。

卫公宇文直性格浮躁诡诈贪婪狠毒，想做大冢宰；没能如愿，心里很不痛快；又请求当大司马，想掌握兵权。武帝猜到他的用意，说：“你们兄弟长幼有序，怎能反而处于下列！”因此任命他为大司徒。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聘于齐。

夏季，四月，北周派工部成公建、小礼部辛彦之到北齐聘问。

庚寅，周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

庚寅（十九日），北周追尊略阳公宇文觉为孝闵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鲁公为太子，大赦。

癸巳（二十二日），北周立皇子鲁公宇文为太子，大赦全国。

五月，癸卯，王劢卒。

五月，癸卯（初二），王劢去世。

齐尚书右仆射祖，势倾朝野，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恶之，遥见，辄骂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计！”又尝谓诸将曰：“兵马处分，赵令恒与吾辈参论。盲人掌机密以来，全不与吾辈语，正恐误国家事耳。”光尝在朝堂垂帘坐，不知，乘马过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尔！”后在内省，言声高慢，光适过，闻之，又怒。觉之，私赂光从奴问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叹曰：”盲人入，国必破矣。‘“

北齐尚书右仆射祖，势力可以倾动朝内外，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很厌恶他，远远地见到祖，总是骂道：“使国家多事、贪得无厌的小人，想搞什么样的诡计！”又曾对部下的将领们说：“军事兵马的处理，尚书令赵彦深还常常和我们一起商量讨论。这个瞎子掌管机密以来，完全不和我们说，使人担心会误了国家的大事。”斛律光曾在朝堂上坐在帘子后面，祖不知道，骑马经过他的面前，斛律光大怒说：“这个小人竟敢这样！”后来祖在门下省，说话声调既高又慢，正巧斛律光经过那里，听到祖说话的腔调，又大怒。祖发觉后，私下贿赂斛律光的随从奴仆询问原因，奴仆说：“自从您当权以来，相王每天夜里手抱双膝叹气说：”瞎子入朝，国家必毁。‘“

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许。齐王赐提婆晋阳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敌。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祖、穆皆怨之。

穆提婆请求娶斛律光的妾所生的女儿做妻子，没有得到允许。齐王赐给穆提婆晋阳地方的田地，斛律光在朝上说：“这些田地，从神武帝以来一直种谷物，饲养几千匹马，打算对付入寇的外敌。现在赏赐给穆提婆，恐怕会影响国家的军务吧！”从此祖、穆提婆都怨恨他。

斛律后无宠，因而间之。光弟羡，为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亦善治兵，士马精强，鄣候严整，突厥畏之，谓之“南可汗”。光长子武都，为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

斛律后得不到皇帝的宠爱，祖因此离间他们的关系。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是都督、幽州刺史、行台尚书令，也善于治军，兵士马匹都很精干强壮，设置的要塞堡垒规范整齐，突厥很怕他，称他为“南可汗”。斛律光的长子斛律武都是开府仪同三司，梁、兖二州的刺史。

光虽贵极人臣，性节俭，不好声色，罕接宾客，杜绝馈饷，不贪权势。每朝廷会议，常独后言，言辄合理。或有表疏，令人执笔，口占之，务从省实。行兵仿其父金之法，营舍未定，终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脱介胄，常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挝背，未尝妄杀，众皆争为之死。自结发从军，未尝败北，深为邻敌所惮。周勋州刺史韦孝宽密为谣言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令谍人传之于邺，邺中小儿歌之于路，因续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使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帝以问，与陆令萱皆曰：“实闻有之。”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谓臣也，与国同忧。饶舌老母，似谓女侍中陆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将，明月声震关西，丰乐威行突厥，女为皇后，男尚公主，谣言甚可畏也。”帝以问韩长鸾，长鸾以为不可，事遂寝。

斛律光虽然贵极人臣，但生性节俭，不喜欢声色，很少接待宾客，拒绝接受馈赠，不贪图权势。每逢朝廷集会议事，常常在最后发言，说的话总是很符合情理。遇有上表或奏疏，叫人拿了笔，由自己口述，替他写下来，务必简短真实。用兵时仿照他父亲斛律金的办法，军队的营房没有落实，自己不进帐幕；或者整天不坐，身上不脱铠甲，打仗时身先士卒。士兵犯了罪，只用大棒敲打脊背，从不随意杀人，所以部下的士兵争相为他效命。自从年轻时参加军队，没有打过败仗，深为相邻的敌方害怕。北周的勋州刺史韦孝宽私下制造谣言崐说：“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说：“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派间谍把谣言传到邺城，叫邺城的小孩在路上歌唱。祖接续道：“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叫妻兄郑道盖向后主奏报。后主就此问祖，祖和陆令萱都说：“确实听说有这件事。”祖还解释说：“百升，就是斛。盲老公，是指我，和国家同忧愁。饶舌老母，似乎指女侍中陆令萱。况且斛律氏几代都是大将，斛律光字明月，声震光西，斛律羡字丰乐，威行突厥，女儿是皇后，儿子娶公主，谣言令人可畏。”后主又问韩长鸾，韩长鸾以为不可能，这件事才结束。

又见帝，请间，唯何洪珍在侧，帝曰：“前得公启，即欲施行，长鸾以为无此理。”未对，洪珍进曰：“若本无意则可；既有此意而不决行，万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犹未决。会丞相府佐封士让密启云：“光前西讨还，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将行不轨，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僮奴千数，每遣使往丰乐、武都所，阴谋往来。若不早图，恐事不可测。”帝遂信之，谓何洪珍曰：“人心亦大灵，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变，令洪珍驰召祖告之：“欲召光，恐其不从命。”请：“遣使赐以骏马，语云：”明日将游东山，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谢，因而执之。“帝如其言。

祖又去见后主，请求后主屏退左右，当时只有何洪珍在旁边，后主说：“以前接到你的启奏，就准备执行，韩长鸾认为没有这种道理。”祖还没有回答，何洪珍向后主进言说：“如果本来没有这种意思就算了；既然有这种意思而不决定执行，万一泄露出去，怎么办？”后主说：“何洪珍的话说得对。”但是还没有决定。恰逢丞相府佐封士让上密启说：“斛律光以前西征回来，皇上下诏命令将军队解散，斛律光却指挥军队进逼都城，准备进行违反法纪的活动，事情没有成功而停止了。家里私藏弓弩和铠甲、僮仆奴婢数以千计，常常派使者去斛律羡、斛律武都的住所，阴谋往来。如果不趁早谋画，恐怕事情不可预测。”后主便相信了，对何洪珍说：“人心也太灵验，我以前怀疑他要造反，果真如此。”后主性格懦弱胆小，只恐马上有变，叫何洪珍迅速把祖召来，告诉他说：“我要召斛律光来，恐怕他不肯服从命令。”祖请求说：“派使者赐给他骏马，告诉他：”明天将去东山游玩，王可以骑这匹马和我一同前往。‘斛律光一定会来向陛下道谢，趁此机会把他抓起来。“后主就照祖所说的那样去做。

六月，戊辰，光入，至凉风堂，刘桃枝自后扑之，不仆。顾曰：“桃枝常为如此事。我不负国家。”桃枝与三力士以弓弦其颈，拉而杀之，血流于地，铲之，迹终不灭。于是下诏称其欲反，并杀其子开府仪同三司世雄、仪同三司恒伽。

六月，戊辰（疑误），斛律光进宫，到凉风堂，刘桃枝从他背后扑去，没有跌倒。斛律光回头说：“刘桃枝常常做这种事。我没有辜负国家。”刘桃枝和另外三个力士用弓弦缠住他的脖子，用力勒紧将他杀死，鲜血流在地上，经过铲除，血迹始终存在。后主于是下诏说斛律光要造反，将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斛律世雄、仪同三司斛律恒伽一并杀死。

祖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录光家。于都省问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赐二。”厉声曰：“更得何物？”曰：“得枣杖二十束，拟奴仆与人斗者，不问曲直，即杖之一百。”大惭，乃下声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宜为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贤宰相尚死，我何惜余生！”

祖派二千石郎邢祖信对斛律光的家产登记造册。祖在尚书都省问起所查到的东西，邢祖信说：“得到十五张弓，聚宴习射时用的箭一百支，七把刀，朝廷赏赐的长矛两杆。”祖厉声说：“还得到什么东西？”邢祖信回答说：“得到二十捆枣木棍，准备当奴仆和别人斗殴时，不问是非曲直，先打奴仆一百下。”祖大为惭愧，便低声说：“朝廷已经对他处以重刑，郎中不宜为他洗雪！”邢祖信离开尚书都省，有人责怪他过于坦率耿直，他感慨说：“贤良的宰相尚且被杀，我何必顾惜自己的余生！”

齐主遣使就州斩斛律武都，又遣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捕斛律羡，仍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独孤永业代羡，与大将军鲜于桃枝发定州骑卒续进。伏恩等至幽州，门者白：“使人衷甲，马有汗，宜闭城门。”羡曰：“敕使岂可疑拒！”崐出见之。伏恩执而杀之。初，羡常以盛满为惧，表解所职，不许。临刑，叹曰：“富贵如此，女为皇后，公主满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败！”及其五子伏护、世达、世迁、世辨、世酋皆死。

北齐后主派使者到梁州、兖州去，就地将斛律武都处死，又派中领军贺拔伏恩乘驿车去捉拿斛律羡，仍旧以洛州行台仆射中山人独孤永业代替斛律羡，和大将军鲜于桃枝征发定州的骑兵继续前进。贺拔伏恩等到幽州，守城门的人告诉斛律羡：“来的人内穿衣甲，马身有汗，应当关闭城门。”斛律羡说：“怎能怀疑皇上派来的使者把他们拒之城外！”便出城会见使者。贺拔伏恩将他捉住处死。当初，斛律羡时常为一家权势太大而惧怕，曾经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后主不许。临刑时，他叹息说：“如此富贵，女儿是皇后，满家是公主，日常使用三百名士兵，怎能不败！”他的五个儿子斛律伏护、斛律世达、斛律世迁、斛律世辨、斛律世酋都被处死。

周主闻光死，为之大赦。

北周后主听到斛律光死去的消息，为此大赦全国表示庆幸。

祖与侍中高元海共执齐政。元海妻，陆令萱之甥也，元海数以令萱密语告。求为领军，齐主许之，元海密言于帝曰：“孝徵汉人，两目又盲，岂可为领军！”因言与广宁王孝珩交结，由是中止。求见，自辨，且言：“臣与元海素嫌，必元海谮臣。”帝弱颜，不能讳，以实告之，因言元海与司农卿尹子华等结为朋党。又以元海所泄密语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为郑州刺史。子华等皆被黜。

祖和侍中高元海共同执掌北齐的朝政。高元海的妻子，是陆令萱的外甥女，高元海屡次把陆令萱的秘密话告诉祖。祖要求做领军，北齐后主答允了，高元海秘密向后主说：“祖是汉人，双目失明，怎么能做领军！”并且说祖和广宁王高孝珩有勾结，因此没有任命。祖求见后主，为自己辨白，说：“臣和高元海素来有怨仇，一定是高元海诽谤臣。”后主脸皮薄，不能回避，只得把实话告诉他，祖于是说高元海和司农卿尹子华等人结成朋党。又把高元海所泄露的秘密话告诉陆令萱，陆令萱大怒，把高元海贬为郑州刺史。尹子华等人都被罢官。

自是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帝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

祖从此专门主管朝廷的枢要机关，总辖执掌北齐的骑兵、外兵军务，内外亲戚都得到显要的官职。后主常常叫亲近的太监搀扶祖出入，一直送到宫里的长巷，时常同后主在御榻上商量决定朝廷的政事，托付给祖的重要任务，是别的臣子所不能比拟的。

秋，七月，遣使如周。

秋季，七月，陈宣帝派使者去北周。

八月，庚午，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以任城王为右丞相，冯翊王润为太尉，兰陵王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延宗为大司徒。

八月，庚午（初一），北齐废皇后斛律氏为平民。任命任城王高为右丞相，冯翊王高润为太尉，兰陵王高长恭为大司马，广宁王高孝珩为大将军，安德王高延宗为大司徒。

齐使领军封辅相聘于周。

北齐派领军封辅相到北周聘问。

辛未，周使司城中大夫杜杲来聘。上谓之曰：“若欲合从图齐，宜以樊、邓见与。”对曰：“合从图齐，岂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得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臣不敢闻命。”

辛未（初二），北周派司城中大夫杜杲来陈朝聘问。宣帝对他说：“如果要和我国联合起来谋取北齐，应该把樊、邓二州让给我们。”使者回答说：“联合起来谋取北齐，难道仅仅是敝国一国的利益！贵国一定要城镇，应该从北齐那里去得到，先要索取汉南一带地方，我作为使臣不敢传达这个要求。”

初，齐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悦于齐主，乃饰其兄长仁之女置宫中，令帝见之，帝果悦，纳为昭仪。及斛律后废，陆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胡昭仪，力不能遂，乃卑辞厚礼以求令萱，结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仪宠幸方隆，不得已，与祖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当初，北齐胡太后因为自己行为不好而感到羞愧，为了得到北齐后主崐的喜欢，于是把哥哥胡长仁的女儿修饰打扮住在宫里，使后主能见到她，后主见后果然很喜欢，纳她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到斛律后被废掉，陆令萱想立穆夫人为皇后；胡太后想立胡昭仪为皇后，但是力不从心，于是用卑下的言辞和厚礼请求陆令萱，想和她结为姊妹。陆令萱也因为胡昭仪正日益得到后主的宠爱，不得已，和祖一起向后主请求立胡昭仪为皇后。戊子（十九日），立皇后胡氏。

乙丑，齐以北平王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宝德为右仆射。

己丑（二十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仁坚为尚书令，特进许季良为左仆射，彭城王高宝德为右仆射。

癸巳，齐主如晋阳。

癸巳（二十四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子朔（初一），发生日食。

辛亥，大赦。

辛亥（十二日），陈朝大赦全国。

冬，十月，庚午，周诏：“江陵所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

冬季，十月，庚午（初二），北周诏令：“在江陵俘虏充当官府奴婢的，全部赦免为百姓。”

辛未，周遣小匠师杨勰等来聘。

辛未（初三），北周派小匠师杨勰等来陈朝聘问。

周绥德公陆通卒。

北周绥德公陆通去世。

乙酉，上享太庙。

乙酉（十七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齐陆令萱欲立穆昭仪为皇后，私谓齐主曰：“岂有男为皇太子而身为婢妾者！”胡后有宠于帝，不可离间，令萱乃使人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后精神恍惚，言笑无恒，帝渐畏而恶之。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昭仪，又别造宝帐，爰及枕度器玩，莫非珍奇。坐昭仪于帐中，谓帝曰：“有一圣女出，将大家看之。”及见昭仪，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帝纳其言。

甲午，立穆氏为右皇后，以胡氏为左皇后。

北齐陆令萱想立穆昭仪为皇后，私下对北齐后主说：“难道有儿子是皇太子而自身是婢妾的！”胡皇后正得宠于后主，无法挑拨离间，陆令萱便叫方士施行诅咒人的巫术，仅仅十天到一个月之间，胡皇后精神恍惚，说笑都不正常，后主便遂渐害怕而厌恶她。陆令萱有一天忽然用皇后的衣服给穆昭仪穿着起来，又另外做了华美的帐子，乃至枕席用器和玩赏物品，无不珍贵奇特。叫穆昭仪坐在帐子里，对后主说：“发现一个贤德的女子，请陛下去看看。”后主看到穆昭仪，陆令萱便说：“这样的人不当皇后，还有什么人可当！”后主采纳了陆令萱的意见。

甲午（二十六日），立穆昭仪为右皇后，胡昭仪为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桥，集长安以东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差。乙卯，还宫。以赵公招为大司马。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长安已西都督已上，颁赐有差。丙戌，还宫。

十一月，庚戌（十二日），北周国主巡行去羌桥，召集长安以东军队中都督以上的官员，按情况分别给予赏赐。乙卯（十七日），回宫。任命赵公宇文招为大司马。壬申（疑误），北周国主去斜谷，召集长安以西军队中都督以上的官员，分别给予赏赐。丙戌（疑误），回宫。

庚寅，周主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焚之。

庚寅（疑误），北周国主到道会苑游玩，因为上善殿壮丽，将它焚毁。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十二月，辛巳（十三日），北周国主到南郊祭天。

齐胡后之立，非陆令萱意，令萱一旦于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亲侄，作如此语！”太后问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问之，乃曰：“语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训。‘“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发，送还崐家。辛丑，废胡后为庶人。然齐主犹思之，每致物以通意。”

自是令萱与其子侍中穆提婆势倾内外，卖官鬻狱，聚敛无厌。每一赐与，动倾府藏。令萱则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则唐邕之徒，皆重足屏气；杀生予夺，唯意所欲。

北齐册立胡皇后，不是陆令萱的意愿，有一天陆令萱在太后面前生气地说：“什么亲侄女，竟说出这种话来！”太后问她什么原故，陆令萱说：“不能说。”坚持问她，才说：“胡皇后对皇上说：”太后有许多非法行为，不足为训。‘“太后勃然大怒，把胡皇后叫出来，马上剃去她的头发，送她回家。辛丑（初四），废胡皇后为平民。然而后主还想念她，常常送东西给她表示自己的意思。

从此以后陆令萱和她的儿子侍中穆提婆势力倾动朝廷内外，出卖官职，收受贿赂断案，聚敛钱财贪得无厌。每次赏赐，动辄把官府储存的东西用光。陆令萱对太后以下的人都可以指挥；唐邕一伙对穆提婆怕得不敢出声；这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别人生杀予夺。

乙巳，周以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乙巳（初八），北周任命柱国田弘为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庙。

乙卯（十八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是岁，突厥木杆可汗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为步离可汗，居西面。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

阿史那后无宠于周主，神武公窦毅尚襄阳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帝曰：“今齐、陈鼎峙，突厥方强，愿舅抑情慰抚，以生民为念！”帝深纳之。

这一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不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立弟弟，就是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治突厥的东部；又任命弟弟褥但可汗的儿子为步离可汗，统治突厥的西部。北周和突厥和好亲睦，每年送给他们丝织的采缎十万段。在长安的突厥人，穿锦吃肉的常以千计。北齐也怕突厥入境骚扰，争着用厚礼贿赂他们。佗钵可汗更加骄傲，对部下说：“只要在南面的两个儿子经常孝敬我，我就不怕贫穷！”

阿史那后得不到北周国主武帝的宠爱，神武公窦毅娶襄阳公主为妻，女儿还小，秘密对武帝说：“现在北齐和陈朝鼎足而立，突厥势力正在强盛之际，希望舅父能够忍耐，加以劝慰安抚，把老百姓放在心上！”武帝对他的话深表同意予以采纳。

五年（癸巳、573 ）

五年（癸巳，公元573 年）

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右仆射。

春季，正月，癸酉（初六），陈朝任命吏部尚书沈君理为右仆射。

戊寅，齐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知外兵及内省机密，与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共处横轴，号曰“三贵”，蠹国害民，日月滋甚。

长鸾弟万岁，子宝行、宝信，并开府仪同三司，万岁仍兼侍中，宝行、宝信皆尚公主。每群臣旦参，帝常先引长鸾顾访，出后，方引奏事官。若不视事，内省有急奏事，皆附长鸾奏闻，军国要密，无不经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谮诉。常带刀走马，未尝安行，嗔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每骂云：“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之！”

戊寅（十一日），北齐任命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录尚书事，总管外兵和宫内的机密，和侍中城阳王穆提婆、领军大将军昌黎王韩长鸾一同担任朝廷中枢的要职，号称“三贵”，祸国殃民，一天比一天厉害。

韩长鸾的弟弟韩万岁，他的儿子韩宝行、韩宝信，都是开府仪同三司，韩万岁仍兼侍中，韩宝行、韩宝信都娶公主为妻。每当群臣早朝，北齐后主常常先召韩长鸾入殿咨询，等他下殿后，才让奏事官上朝奏事。后主如果不上朝，内省有紧急的奏事，都由韩长鸾去向后主奏报，军事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没有不经他的手。他尤其痛恨士人，早晚朝见、宴会、私下朝见皇帝时，专门说别崐人的坏话。他经常驰马带刀，从不缓步而行，瞪眼伸拳，摆出吃人的架势。朝廷的官员同他商量事情时，不敢抬头看他，动辄遭到他的责骂。每次都骂道：“汉狗使人很不耐烦，只能杀掉他们！”

庚辰，齐遣崔象来聘。

庚辰（十三日），北齐派崔象来陈朝聘问。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庙；二月，辛丑，祀明堂。

辛巳（十四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甲午（二十七日），到太庙祭祀；二月，辛丑（初五），到近郊东南的明堂祭祀。

乙巳，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母名轻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既以陆令萱为母，穆提婆为外家，号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齐皇后母号也，视一品，班在长公主上。由是不复问轻霄。轻霄自疗面，欲求见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见。

齐主颇好文学。丙午，祖奏置文林馆，多引文学之士以充之，谓之待诏；以中书侍郎博陵李德林，黄门侍郎琅邪颜之推同判馆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览》。

乙巳（初九），北齐立右皇后穆氏为皇后。穆后的母亲名叫轻霄，原先是穆家的婢女，脸上有刺字。穆后认陆令萱为母亲，以穆提婆为外家，称陆令萱为“太姬”。太姬，是北齐皇后母亲的称号，相当于一品，等级在皇帝的姊妹以上。皇后因此不再理轻霄。轻霄把脸治好，要求见皇后，太姬叫人禁止并用手掌打她，结果不能见到。

北齐后主很爱好文学。丙午（初十），祖奏请设立文林馆，延揽了许多文学之士到馆里，称为待诏；任命中书侍郎博陵人李德林、黄门侍郎琅邪人颜之推为同判馆事，又叫他们共同编写《修文殿御览》。

甲寅，周太子巡省西土。

甲寅（十八日），北周太子宇文巡察西部的疆域。

乙卯，齐以北平王坚录尚书事。丁巳，齐主如晋阳。

乙卯（十九日），北齐任命北平王高坚录尚书事。丁巳（二十一日），北齐后主去晋阳。

壬戌，周遣司会侯莫陈凯等聘于齐。

壬戌（二十六日），北周派司会侯莫陈凯等人到北齐聘问。

庚辰，齐主还邺。

庚辰（疑误），北齐后主回邺城。

三月，己卯，周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周主诏曰：“在德不在瑞。”

三月，己卯（十三日），北周太子在岐州捉到两只白鹿献给武帝，北周武帝下诏说：“在品德不在祥瑞。”

帝谋伐齐，公卿各有异同，唯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行。帝谓公卿曰：“朕意已决，卿可共举元帅。”众议以中权将军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书左仆射徐陵独曰：“吴明彻家在淮左，悉彼风俗；将略人才，当今亦无过者。”都官尚书河东裴忌曰：“臣同徐仆射。”陵应声曰：“非但明彻良将，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众军，以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忌监军事，统众十万伐齐。明彻出秦郡，都督黄法氍出历阳。

陈宣帝计划讨伐北齐，公卿之间意见不一，只有镇前将军吴明彻决策请求行动。宣帝对公卿们说：“朕的主意已经决定，你们可以共同推举元帅。”大家商量认为中权将军淳于量地位最重要，共同签名推选他。唯独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左，熟悉那里的风俗；将略和才能，当今也没有超过他的。”都官尚书河东裴忌说：“我同意徐仆射的看法。”徐陵应声说：“不但吴明彻是良将，裴忌就是好的副帅。”壬午（十六日），分别命令众军，任命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裴忌为监军事，统率十万军队进攻北齐。吴明彻向秦郡进军，都督黄法氍向历阳进军。

夏，四月，己亥，周主享太庙。

夏季，四月，己亥（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与齐师战于大岘，破之。

癸卯（初八），陈朝的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和北齐军队在大岘交战，将北齐军队打败。戊申，齐以兰陵王长恭为太保，南阳王绰为大司马，安德王延宗为太尉，武兴王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戊申（十三日），北齐任命兰陵王高长恭为太保，南阳王高绰为大司马，安德王高延宗为太尉，武兴王高普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宜阳王赵彦深为司空。

齐人于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齐人以大木为栅于水中。辛亥，吴明彻遣豫章内史程文季将骁勇拔其栅，克之。文季，灵洗之子也。

北齐在秦郡设置秦州，州前连通长江的水渠通滁水，北齐人用大树做栅栏放在水中。辛亥（十六日），吴明彻派豫章内史程文季率领勇猛矫健的兵士拔掉栅栏，攻下秦州。程文季是程灵洗的儿子。

齐人议御陈师，开府仪同三司王曰：“官军比屡失利，人情骚动。若复出顿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来。莫若薄赋省徭，息民养士，使朝廷辑睦，遐迩归心。天下皆当肃清，岂直陈氏而已。”不从。遣军救历阳，庚申，黄法氍击破之。又遣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救秦州。

北齐商议怎样抵抗陈朝的军队，开府仪同三司王说：“官军近来屡次失利，人们的情绪骚动不安。如果再派军队驻屯长江、淮河一带，只怕北面的突厥和西面的周朝，乘我军的弊疲来进犯。不如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善待士人，使朝廷和睦，远近都从心里归附。天下都应当肃清；岂只陈朝而已。”后主不听。派军队去援救历阳，庚申（二十五日），被陈朝黄法氍打败。后主又派开府仪同三司尉破胡、长孙洪略援救秦州。

赵彦深私问计于秘书监源文宗曰：“吴贼侏张，遂至于此。弟往为秦、泾刺史，悉江、淮间情事，今何术以御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数千已下，适足为吴人之饵。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败绩之事，匪朝伊夕。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如文宗计者，不过专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旧将将兵屯于淮北。且琳之于顼，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窃谓此计之上者。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余人制肘，复成速祸，弥不可为。”彦深叹曰：“弟此策诚足制胜千里，但口舌争之十日，已不见从。时事至此，安可尽言！”因相顾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

赵彦深私下向秘书监源文宗讨教计策，说：“吴地的贼寇十分嚣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老弟以前曾经是秦、泾二州的刺史，熟悉长江、淮河间的情况，现在用什么办法去抵抗他！”源文宗说：“朝廷的精兵，一定不肯多配给将领，人数在几千以下，正好成了陈朝的食饵。尉破胡的人品，您是知道的，打败仗的事，不是早晨就在晚上。国家对待淮南，有如将蓬蒿当箭，失去它并不可惜。按照我的想法，不如专门委派王琳，到淮南去招募三四万人，因为风俗习惯相通，能够出力卖命；同时派以前的将领带兵驻屯在淮北。况且王琳对陈顼，一定不肯俯伏称臣，这是很清楚的。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计策。如果不对王琳推心置腹，还派别人去对他予以牵制，反会酿成祸患，更不能这样做。”赵彦深长叹说：“老弟的计策确实能取胜于千里之外，但是争论了十天，已经不被采纳。时局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什么可说了！”两人相视流泪。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世，是源子恭的儿子。

文宗子师为左外兵郎中，摄祠部，尝白高阿那肱：“龙见当雩。”阿那肱惊曰：“何处龙见？其色如何？”师曰：“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真龙也。”阿那肱怒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师出，窃叹曰：“礼既废矣，齐能久乎！”

源文宗的儿子源师是左外兵郎中，主管祠部，曾经告诉高阿那肱：“龙出现了，应当举行求雨的雩祭。”高阿那胧惊问：“什么地方有龙出现？它的颜色怎样？”源师说：“是龙星刚出现，按礼应当举行求雨的雩祭，并不是真龙出现。”高阿那肱发怒说：“汉儿多事，硬充懂得天上星宿的变化！”不举行祭祀。源师出来，私自感叹说：“礼仪都废除了，齐朝能长久吗！”

齐师选长大有膂力者为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善射，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辛酉，战于吕梁。将战，吴明彻谓巴山太守萧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才不减关羽矣。”摩诃曰：“愿示其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毕，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陈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崐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大败，尉破胡走，长孙洪略战死。

北齐军队挑选身材高大四肢有力的兵士做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等队，战斗力量都很锐利，还有西域地方的胡兵，善于射箭，弦无虚发，其他军队特别怕他们。辛酉（二十六日），在吕梁进行战斗。战斗开始前，吴明彻对巴山太守萧摩诃说：“如果消灭了这些胡兵，那么对方军队的气焰就被打掉，您的才能就不在关羽以下了。”萧摩诃说：“希望能告诉我胡兵的样子，一定替您消灭他们。”吴明彻便召来投降者中能识别胡兵的，叫他向萧摩诃指点，还亲自斟酒给萧摩诃。萧摩诃饮完酒，驰马向北齐军队冲去。胡兵挺身突出阵前十几步路，引满弓弩还没有来得及射箭，萧摩诃远远地向他们投掷铁制的小凿子，正打中他们的额头，应手跌倒在地。北齐军队中的大力队十几人出阵应战，又被萧摩诃斩杀。于是北齐的军队大败，尉破胡逃走，长孙洪略战死。

破胡之出师也，齐人使侍中王琳与之俱。琳谓破胡曰：“吴兵甚锐，宜以长策制之，慎勿轻斗！”破胡不从而败。琳单骑仅免，还，至彭城，齐人即使之赴寿阳召募以拒陈师，复以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尉破胡出师时，北齐派侍中王琳和他一齐去。王琳对尉破胡说：“吴明彻的士兵很厉害，应该用长远的计策去制服他们，小心谨慎不要轻易和对方战斗！”尉破胡没有听他的意见而遭到失败。只有王琳一个人单骑逃脱。他回到了彭城，北齐立即派他去寿阳召募兵士以抵抗陈朝的军队，又任命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

甲子，南谯太守徐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阳平郡降。甲戌，徐克庐江城。历阳窘蹙乞降，黄法氍缓之，则又拒守。法氍怒，帅卒急攻，丙子，克之，尽杀戍卒。进军合肥，合肥望旗请降，法氍禁侵掠，抚劳戍卒，与之盟而纵之。

甲子（二十九日），南谯太守徐攻克石梁城。五月，己巳（初四），瓦梁城向陈朝投降。癸酉（初八），阳平郡投降。甲戌（初九），徐攻克庐江城。历阳城处境窘迫乞求向陈朝投降，黄法氍减缓了攻势，历阳却又拒守。黄法氍大怒，率领士兵加紧进攻，丙子（十一日），攻克历阳城，将守城的士兵全部杀死。于是向合肥进军，合肥见到陈朝的军旗便请求投降，黄法氍禁止部下对合肥骚扰抢劫，对守城的士兵加以安抚慰劳，同他们盟誓后便放他们回去。

丁丑，周以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琼，崇之弟也。

丁丑（十二日），北周任命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江陵总管陆腾为大司空。侯莫陈琼是侯莫陈崇的弟弟。

己卯，齐北高唐郡降。辛巳，诏南豫州刺史黄法氍徙镇历阳。乙酉，南齐昌太守黄咏克齐昌外城。丙戌，庐陵内史任忠军于东关，克其东、西二城，进克蕲城；戊子，又克谯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吴明彻之乡里，诏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仪甚盛，乡人荣之。

己卯（十四日），北齐的北高唐郡向陈朝投降。辛巳（十六日），陈宣帝诏令南豫州刺史黄法氍移镇历阳。乙酉（二十日），南齐昌太守黄咏攻克齐昌的外城。丙戌（二十一日），庐陵内史任忠率领军队到东关，攻克东关的东西二城，进而攻克蕲城；戊子（二十三日），又攻克谯郡城。秦州城投降。癸巳（二十八日），瓜步、胡墅二城投降。陈宣帝因为秦郡是吴明彻的故乡，下诏当地准备了用作祭祀的猪、牛、羊等牺牲，叫地方官到吴明彻的家祠和祖坟祭拜，文武仪仗中用鸟羽装饰的旌旗很多，乡人感到很光荣。

刘自和士开用事以来，政体隳紊。及祖执政，颇收举才望，内外称美。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官号服章，并依故事。又欲黜诸阉竖及群小辈，为致治之方，陆令萱、穆提婆议颇同异。乃讽御史中丞丽伯律，令劾主书王子冲纳赂。知其事连提婆，欲使赃罪相及，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犹恐齐主溺于近习，欲引后党为援，乃请以胡后兄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为御史中丞。令萱闻而怀怒，百方排毁，出君瑜为金紫光禄大夫，解中领军；君璧还镇梁州。胡后之废，颇亦由此。释王子冲不问。

北齐从和士开掌权以来，朝政体制毁坏紊乱。到祖执政时，颇能收罗荐举有才能声望的人，得到内外的美誉。祖还准备调整政务，筛选淘汰官崐员，官号以及标志官吏身份品级的服饰，仍然照旧。又打算罢免宫中的太监和小人之流，作为治理朝政的大纲，陆令萱、穆提婆的议论和祖不一。祖便向御史中丞丽伯律暗示，叫他弹劾主书王子冲接受贿赂。因为知道这件事涉及穆提婆，想把他和贪赃罪联系起来，并希望因此使陆令萱连坐。他还担心君主沉溺于亲近的人之中，所以想引揽后党作为自己的后援，便请齐后主任命胡后的哥哥胡君瑜为侍中、中领军；又征聘胡君瑜的哥哥梁州刺史胡君璧，想任命他为御史中丞。陆令萱听到这些事后心中恼怒，千方百计加以反对诋毁，把胡君瑜调出为金紫光禄大夫，解除中领军的职务；胡君璧回梁州当刺史。后来胡后被废，也主要由于这个原因。释放王子冲没有问罪。

日以益疏，诸宦者更共谮之。帝以问陆令萱，令萱悯默不对，三问，乃下床拜曰：“老婢应死。老婢始闻和士开言孝徵多才博学，意谓善人，故举之。比来观之，大是奸臣。人实难知，老婢应死。”帝令韩长鸾检按。长鸾素恶，得其诈出敕受赐等十余事。帝以尝与之重誓，故不杀，解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求见帝，长鸾不许，遣人推出柏阁，坐，不肯行，长鸾令牵曳而出。

祖日益被疏远，那些太监都一起说他的坏话。后主向陆令萱询问，陆令萱忧愁地默不作答，连问三次，才下床向后主叩拜说：“我这个老婢该死。老婢起初听和士开说祖博学多才，认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才荐举他。近来看他，十足是个奸臣。人的实情难以深知，老婢该死。”后主命令韩长鸾调查核实情况。韩长鸾素来就讨厌祖，查出他伪作敕令骗取赏赐等十几件事。后主因为曾经和祖立下重誓，所以没有杀他，只解除祖侍中、仆射的官职，派出任北徐州刺史。祖求见后主，韩长鸾不准，派人将他推出柏阁。祖坐在地上，不肯走，韩长鸾叫人把祖拉出去。

癸巳，齐以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孝言，韶之弟也。初，祖执政，引孝言为助，除吏部尚书。孝言凡所进擢，非贿则旧，求仕者或于广会膝行跪伏，公自陈请，孝言颜色扬扬，以为己任，随事酬许。将作丞崔成忽于众中抗言曰：“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也！”孝言无辞以应，唯厉色遣下而已。既而与韩长鸾共构祖，逐而代之。

癸巳（二十八日），北齐任命领军穆提婆为尚书左仆射，侍中、中书监段孝言为右仆射。段孝言是段韶的弟弟。当初，祖执政，引荐段孝言当助手，任命为吏部尚书。段孝言所任用提拔的人，不是对他进行贿赂的人就是他的故旧，求官的人或者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对段孝言膝行跪拜匍伏，公开向他陈述请求，段孝言脸色洋洋得意，把这当做自己的责任，看情况应酬许诺。将作丞崔成忽然在众人中高声说：“尚书，是天下的尚书，难道是段家的尚书！”段孝言无辞以对，只能沉着脸叫他下去而已。不久以后段孝言和韩长鸾一起排斥祖，逐出祖由自己取代。

齐兰陵武王长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为《兰陵王入陈曲》，齐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诸军攻定阳，颇务聚敛，其所亲尉相愿问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长恭未应。相愿曰：“岂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即当用此为罪，无乃避祸而更速之乎！”长恭涕泣前膝问计，相愿曰：“王前既有功，今复告捷，威声太重。宜属疾在家，勿预时事。”长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齐主遣使鸩杀之。

北齐兰陵武王高长恭，容貌漂亮而且勇敢，因为邙山一仗的胜利，威名大振，武士们讴歌他，作《兰陵王入阵曲》，北齐后主因此对他产生妒忌。等到高长恭代替段韶督率军队进攻定阳，却聚敛财物，他的亲信尉相愿问他道：“大王受朝廷的重托，怎能这样？”高长恭没有回答。尉相愿说：“岂不是以邙山的大捷，给自己抹黑吗？”高长恭说：“是这样。”尉相愿说：“朝廷如果忌恨你，就会有这件事给你定罪名，这不是躲避灾祸而是招来灾祸！”高长恭哭着俯身向他问计，尉相愿说：“王以前既然有功劳，这次打仗又得到胜利，威名太重。最好假托有病在家，不要参与现时的事情。”高长恭同意他的话，但是没有能隐退。等到江、淮用兵，恐怕再次被任命将军，叹息说：“我去年脸上长痈，现在为什么不发出来！”从此有了病不肯医治。北齐后主派使者送去毒酒将他害死。六月，郢州刺史李综克滠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阳、沭阳郡皆弃城走。

六月，陈朝的郢州刺史李综攻克滠口城。乙巳（十一日），任忠攻克合州的外城。庚戌（十六日），淮阳、沭阳郡郡守都弃城逃走。

壬子，周皇孙衍生。

壬子（十八日），北周的皇孙宇文衍出生。

齐主游南苑，从官赐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为司徒。

北齐后主到南苑游玩，对六十个随从官员赐死。任命高阿那肱为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齐泾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马湛陀克新蔡城。

癸丑（十九日），陈朝的程文季进攻北齐的泾州，将它攻克。乙卯（二十日），宣毅司马湛陀攻克新蔡城。

丙辰，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王聘于周。

丙辰（二十二日），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王到北周聘问。

癸亥，黄法氍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甲子，克之。

癸亥（二十九日），陈朝黄法氍攻克合州。吴明彻进攻仁州，甲子（三十日），将它攻克。

治明堂。

陈朝治理明堂。

秋，七月，戊辰，齐遣尚书左丞陆骞将兵二万救齐昌，出自巴、蕲，遇西阳太守汝南周炅。炅留羸弱，设疑兵以当之，身帅精锐，由间道邀其后，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将军吴明彻军至峡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弃城走。周炅克巴州。淮北、绛城及谷阳士民，并杀其戍主，以城降。

秋季，七月，戊辰（初四），北齐派尚书左丞陆骞领兵二万救援齐昌，从巴水、蕲水之间出兵，和陈朝的西阳太守汝南周炅遭遇。周炅留下身体瘦弱的士兵，设疑兵抵挡北齐军队，自己率领精锐的士兵，从小路阻击敌军背后，大败北齐军队。己巳（初五），征北大将军吴明彻的军队到达峡口，攻克峡口这个淮水北岸的城池；防守南岸的人弃城逃走。周炅攻克巴州。淮北、绛城和谷阳的士民，各自杀死驻防军队的长官，献城投降。

齐巴陵王王琳与扬州刺史王贵显保寿阳外郭，吴明彻以琳初入，众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溃。齐兵退据相国城及金城。

北齐巴陵王王琳和扬州刺史王贵显守卫寿阳的外城，吴明彻认为王琳初到这里，人心还不稳定，丙戌（二十二日），乘夜晚攻城，城中溃散。北齐军队退守相国城和金城。

八月，乙未，山阳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将军徐敬辩克海安城。青州东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泰等克晋州。九月，甲子，阳平城降。壬申，高阳太守沈善庆克马头城。甲戌，齐安城降。丙子，左卫将军樊毅克广陵楚子城。

八月，乙未（初二），北齐的山阳城投降。壬寅（初九），盱眙城投降。壬子（十九日），陈朝的戎昭将军徐敬辩攻克海安城。青州的东海城投降。戊午（二十五日），平固侯敬泰等攻克晋州。九月，甲子（初一），阳平城投降。壬申（初九），高阳太守沈善庆攻克马头城。甲戌（十一日），齐安城投降。丙子（十三日），陈朝的左卫将军樊毅攻克广陵楚子城。

壬午，周太子纳妃杨氏。妃，大将军随公坚之女也。

壬午（十九日），北周太子宇文纳杨氏为妃。杨妃是大将军随公杨坚的女儿。

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敛容曰：“卿世载鲠直，竭诚所事。观卿此言，有家风矣。”孝伯拜谢曰：“非言之难，受之难也。”帝曰：“正人岂复过卿！”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运，迥之弟子也。

太子喜欢和小人亲昵接近，左宫正宇文孝伯对北周国主武帝说：“皇太子受到天下的注目，但没有听到他品德的名声，臣有愧于担任宫官，实在应该由臣负责。况且皇太子年纪还小，志向和学业还不成熟，请陛下精选正派人，作为他的良师益友，调理培养皇太子的素质，希望他每天每月有所进步。如果不这样，后悔就来不及了。”武帝正容肃然起敬说：“你世代为人鲠直，忠于职崐守。听到你这番话，可见你的家风。”宇文孝伯拜谢说：“说这话并不难，难在接受这番话。”武帝说：“正派人哪有超过你的！”于是任命尉迟运为右宫正。尉迟运是尉迟迥的侄儿。

帝尝问万年县丞南阳乐运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对曰：“中人。”帝顾谓齐公宪曰：“百官佞我，皆称太子聪明睿智。唯运所言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对曰：“如齐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选宫官以辅之，仍擢运为京兆丞。太子闻之，意甚不悦。

武帝曾经问万年县丞南阳人乐运说：“你说皇太子是怎样一种人？”乐运答道：“是中等人。”武帝回头对齐公宇文宪说：“百官花言巧语谄媚我，都说皇太子聪明有特殊的才智。只有乐运的话忠诚坦率。”并向乐运询问中等人的样子。乐运答道：“像齐桓公就是中等人；管仲为相就可以使他成就霸业，竖貂辅政就会使国家混乱；可以使他为善，也可以使他为恶。”武帝说：“我明白了。”于是精选宫官辅助皇太子，提拔乐运当京兆丞。皇太子听说后，心里很不高兴。

癸未，沈君理卒。

癸未（二十日），陈朝的沈君理去世。

壬辰晦，前鄱阳内史鲁天念克黄城。甲午，郭默城降。

壬辰晦（二十九日），前鄱阳内史鲁天念攻克黄城。冬季，十月，甲午（初二），郭默城投降。

己亥，以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

己亥（初七），陈朝任命特进领国子祭酒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

齐国子祭酒张雕，以经授齐主为侍读，帝甚重之。雕与宠胡何洪珍相结，穆提婆、韩长鸾等恶之。洪珍荐雕为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奏度支事，大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欲立效以报恩，论议抑扬，无所回避，省宫掖不急之费，禁约左右骄纵之臣，数讥切宠要，献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为己任，意气甚高，贵幸皆侧目。

尚书左丞封孝琰，隆之之弟子，与侍中崔季舒，皆为祖所厚。孝琰尝谓曰：“公是衣冠宰相，异于余人。”近习闻之，大以为恨。

会齐主将如晋阳，季舒与张雕议，以为：“寿阳被围，大军出拒之，信使往还，须禀节度。且道路小人，或相惊恐，以为大驾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启谏，恐人情骇动。”遂与从驾文官连名进谏。时贵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意有异同，季舒与争，未决。长鸾遽言于帝曰：“诸汉官连名总署，声云谏幸并州，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辛丑，齐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斩季舒、雕、孝琰及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于殿庭，家属皆徙北边，妇女配奚官，幼男下蚕室，没入赀产。癸卯，遂如晋阳。

北齐国子祭酒张雕，教授北齐后主经书任侍读，后主对他很器重。张雕和得宠的胡人何洪珍相勾结，穆提婆、韩长鸾等对他很厌恶。何洪珍推荐张雕为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向后主上书奏报国家财政收支的事情，大受后主的信任，常常叫他“博士”。张雕意识到自己出身低贱，做到大臣，要立功报答皇恩，对别人议论褒贬，无所顾忌，节约宫廷中不急需的开支，制止约束后主周围骄横放纵的大臣，常常规劝责备宠臣显贵，对后主议兴议革，后主也很倚仗他。张雕便把澄清朝政作为己任，意气很高，权贵和宠臣对他都很嫉恨。

尚书左丞封孝琰，是封隆之的侄儿，和侍中崔季舒，都受到祖的厚待。封孝琰曾经对祖说：“您是衣冠宰相，和别人不一样。”后主的亲信们听后，大为痛恨。

恰好北齐后主将去晋阳，崔季舒和张雕商议，认为：“寿阳被围困，派遣大军去打仗，信使往返，应该向皇上禀告调度。况且路上的小人会互相惊恐，以为皇上去并州，是由于害怕而避开南面的敌人。如果不向皇上启奏劝阻，只怕人心惊慌浮动。”便和随驾的文官联名进谏。当时显贵大臣赵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崔季舒和他们争辩，没有结果。韩长鸾突然对后主说：“那些汉人官员联名上书，声称规劝皇上驾临并州，其实未必不想造反，应当对他们加以诛杀。”辛丑（初九），后主把那些已经签名的人全都召集到含章殿，将崔季舒、张雕、封孝琰和散骑常侍刘逖、黄门侍郎裴泽、郭遵在殿前的庭院中斩杀，他们的家属都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妇女配给管理奴隶的崐官吏为妻，男童被阉割，家财被没收。癸卯（十一日），后主便去晋阳。

吴明彻攻寿阳，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肿泄，死者什六七。齐行台右仆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寿阳，以尉破胡新败，怯懦不敢前，屯于淮口，敕使屡促之。然始渡淮，众数十万，去寿阳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皆惧，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将若之何？”明彻曰：“兵贵神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贵显、卢潜及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送建康。景和北遁，尽收其驼马辎重。

陈朝吴明彻进攻寿阳，筑起围堰引肥水灌城，城里的百姓患浮肿和腹泻病的很多，死去的有十分之六七。北齐行台右仆射琅邪人皮景和等援救寿阳，因为尉破胡刚打了败仗，胆怯懦弱不敢前进，将军队驻扎在淮口，北齐后主便派使者屡次去催促他进军。皮景和这才渡过淮河，部众有几十万人，距离寿阳还有三十里时，又驻军不敢前进。吴明彻部下的将领都很害怕，说：“坚守的城池还没有攻克，齐国增援的大部队就在附近，这怎么办？”吴明彻说：“兵贵神速，对方扎营不敢前进，自己挫伤了锋势，我知道对方不敢作战，这已经很明白了。”乙巳（十三日），吴明彻亲自穿戴了铠甲和头盔，指挥部队从四面发动急攻，一鼓作气攻克寿阳，活捉王琳、王贵显、卢潜和扶风王可朱浑道裕、尚书左丞李送到建康。皮景和向北逃走，他的骆驼马匹兵器粮草等被全部缴获。

琳体貌闲雅，喜怒不形于色；强记内敏，军府佐吏千数，皆能识其姓名；刑罚不滥，轻财爱士，得将卒心；虽失地流寓在邺，齐人皆重其忠义。及被擒，故麾下将卒多在明彻军中，见者皆欷，不能仰视，争为之请命及致资给。明彻恐其为变，遗使追斩之于寿阳东二十里，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祭，哭尽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与不知，闻者莫不流涕。

王琳的体态容貌安闲文雅，喜怒不形于色；记忆力强而头脑敏捷，军府里的僚佐官吏多到上千人，王琳都知道他们的姓名；不滥施刑罚，不重钱财，爱护部下，很得将领和士兵的欢心，虽然失地留居在邺城，北齐人都很敬佩他的忠义。他被捉住以后，以前部下的将士很多在吴明彻的军队里，看到王琳都唉声叹气，不忍抬头看他，争着为他请求保全性命，并送给王琳财物。吴明彻怕他走后生变，派人追到寿阳以东二十里的地方将他杀死，听到这事的人哭声如雷。有一个老人备了酒肉来祭奠他，放声痛哭，收敛他的血而后离去。农夫和民间的老人，不论是否了解王琳，但听到后没有不哭的。

齐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取去。”齐主闻之，颇以为忧，提婆等曰：“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左右嬖臣因共赞和之，帝即大喜，酣饮鼓舞，仍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

北齐穆提婆、韩长鸾听到寿阳陷落，没有停止掷骰子，说：“本来是别人的东西，随他拿走好了。”北齐后主听到寿阳陷落，很感忧愁，穆提婆等却说：“假如国家把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丢掉了，还可以做一个龟兹国。更可怜人生短暂，应当及时行乐，何必为此忧愁！”后主周围的宏臣都附和赞成他的意见，后主听了大喜，开怀饮酒击鼓起舞，仍旧派人到黎阳沿黄河一带筑城派军队守卫。

丁未，齐遣兵万人至颍口，樊毅击走之。辛亥，遣兵援苍陵，又破之。齐主以皮景和全军而还，赏之，除尚书令。

丁未（十五日），北齐派一万军队到颍口，被樊毅击退。辛亥（十九日），派兵援救苍陵，又被打败。北齐后主因为皮景和全军回朝，对他加以赏赐，升职为尚书令。

丙辰，诏以寿阳复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以明彻为都督豫。合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遣谒者萧淳风就寿阳册命，于城南设坛，士卒二十万，陈旗鼓戈甲。明彻登坛拜受，成礼而退，将卒荣之。上置酒，举杯属徐陵曰：“赏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圣衷，非臣力也。”以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丙辰（二十四日），陈宣帝下诏将寿阳恢复为豫州，以黄城为司州。任命吴明彻为都督豫、合等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豫州刺史，派谒者萧淳风去寿阳对吴明彻册命，在城南建起土坛，二十万士兵，排列了旗鼓戈甲，吴明彻登上土坛拜受了皇帝的册命，仪式结束，走下土坛，将士们都感到光荣。陈宣帝备酒，举杯对徐陵说：“奖赏您能识别人才。”徐陵离开坐席说：“这是陛下的圣明决策，不是臣的力量。”任命黄法氍为征西大将军、合州刺史。

戊午，湛陀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阴城降。庚辰，威虏将军刘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济阴城。己丑，鲁广达攻济南徐州，克之；以广达为北徐州刺史，镇其地。

戊午（二十六日），陈朝湛陀攻克齐昌城。十一月，甲戌（十二日），淮阴城投降。庚辰（十八日），威虏将军刘桃枝攻克朐山城。辛巳（十九日），樊毅攻克济阴城。己丑（二十七日），鲁广达进攻北齐的南徐州，攻克；任命鲁广达为徐州刺史，在这里镇守。

齐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陈，逼其州城，祖命不闭城门，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测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设备。忽令鼓噪震天，反者皆惊走。既而复结陈向城，令录事参军王君植将兵拒之，自乘马临陈左右射。反者先闻其盲，谓其必不能出，忽见之，大惊。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且战且守，十余日，反者竟散走。

北齐的北徐州百姓纷纷起兵响应陈朝的军队，直逼北徐州的州城，祖下令大开城门，禁止人们在大路上行走，城中一片寂静。造反的人猜不出其中缘故，怀疑人走城空，不设防备。祖突然叫人击鼓，鼓声震天，造反的都被吓得逃走。不久又重新聚结起队伍向州城进发，祖命令录事参军王君植领兵进行抵抗，自己骑马到阵前引弓向左右两边射箭。造反的人早先听说祖是瞎子，以为他一定不能出来，这时忽然见到祖，大为吃惊。穆提婆存心让州城被攻陷，不发救兵，祖且战且守，十几天以后，造反的人终于散去。

诏悬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梁骠骑仓曹参军朱致书徐陵求其首，曰：“窃以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老；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梁故建宁公琳，当离乱之辰，总方伯之任，天厌梁德，尚思匡继，徒蕴包胥之志，终遘苌弘之眚，至使身没九泉，头行千里。伏惟圣恩博厚，明诏爰发，赦王经之哭，许田横之葬。不使寿春城下，唯传报葛之人；沧洲岛上，独有悲田之客。”陵为之启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昙朗等首皆还其亲属。瘗琳于八公山侧，义故会葬者数千人。间道奔齐，别议迎葬，寻有寿阳人茅智胜等五人，密送其柩于邺。齐赠琳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曰忠武王，给车以葬之。

陈宣帝下诏把王琳的首级挂在建康市示众。以前的官吏梁朝的骠骑仓曹参军朱写信给徐陵请求得到王琳的首级，信上说：“我私下以为司马氏将灭亡时，徐广是晋朝的遗老；曹魏将衰败时，司马孚是魏室的忠臣。已故的梁朝建宁公王琳，正当离乱的时期，担当一方之长的责任，尽管上天讨厌梁朝的失德，但他还想匡正延续梁朝的纲纪，空怀申包胥的志向，最终犯下苌弘那样的错误，以致遭到杀害，首级被送到千里以外。希望皇上的恩德博大宽厚，明文诏示，象司马昭那样宽恕向雄对王经的痛哭，象汉高帝那样准许安葬田横。不要使寿春城下，只传来为报效诸葛诞而死的士兵的消息，沧州岛上，有为田横死难而悲伤的同情者。”徐陵替朱向皇帝启奏。十二月，壬辰朔（初一），把熊昙朗和王琳的首级都还给他们的亲属。朱把王琳埋在八公山的山侧，一起来参加埋葬的王琳的故旧有几千人。朱从偏僻的小路奔到北齐，另外商议派人迎葬的事，不久就有茅智胜等五个寿阳人，秘密地把王琳的灵柩送到北齐的邺城。北齐追赠王琳为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谥号忠武王，用车运灵枢去埋葬。

癸巳，周主集群臣及沙门、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为次，释为后。

癸巳（初二），北周国主召集群臣和僧人、道士，自己登上高坐，辩论三教次序的先后，以儒教为第一，道教其次，佛教最后。

乙未，谯城降。

乙未（初四），谯城投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叔献为河东王。

乙巳（十四日），陈朝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陈叔献为河东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

诏征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初，梁定州刺史田龙升以城降，诏仍旧任。及炅入朝，龙升以江北六州、七镇叛入于齐，齐遣历阳王景安将兵应之。诏以炅为崐江北道大都督，总众军以讨龙升，斩之。景安退走，尽复江北之地。

壬午（疑误），陈朝的任忠攻克霍州。

陈宣帝下诏征召安州刺史周炅入朝。当初，后梁的定州刺史田龙升举城投降，后来陈宣帝下诏叫他仍旧担任原职。等到周炅入朝，田龙升率领长江以北的六个州、七个镇反叛归附北齐，北齐派历阳王高景安率领军队响应。陈宣帝下诏任命周炅为江北道大都督，总辖各路军队对田龙升进行讨伐，将他斩杀。高景安退走，陈朝将长江以北一带地方全部收复。

是岁，突厥求婚于齐。

这一年，突厥派人到北齐求婚。

六年（甲午、574 ）

六年（甲午，公元574 年）

春，正月，壬戌朔，周齐公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春季，正月，壬戌朔（初一），北周齐公宇文宪等七人进爵为王。

己巳，周主享太庙；乙亥，耕藉田。

己巳（初八），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乙亥（十四日），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壬子，上享太庙。

壬午（二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甲申，广陵金城降。

甲申（二十三日），广陵城牙城中的将士向陈朝投降。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壬辰朔（疑误），有日食。

乙未，齐主还邺。

乙未（初五），北齐后主回邺城。

丁酉，周纪国公贤等六人进爵为王。

丁酉（初七），北周纪国公宇文贤等六人进爵为王。

辛亥，上耕藉田。

辛亥（二十一日），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齐朔州行台南安王思好，本高氏养子，骁勇，得边镇人心。齐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弁不礼于思好，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侧之恶”。进军至阳曲，自号大丞相。武卫将军赵海在晋阳，苍猝不暇奏，矫诏发兵拒之。帝闻变，使尚书令唐邕等驰之晋阳，辛丑，帝勒兵继进。未至，思好军败，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刘桃枝围之，且杀且招，终不降，以至于尽。

北齐朔州行台南安王高思好，原先是高氏的养子，勇猛矫健，很得边镇的民心。北齐后主派宠臣斫骨光弁到朔州，他对高思好很不礼貌，高思好大怒，便起来造反，说：“我要去朝廷清除皇上身边的坏人。”进军到达阳曲，自称大丞相。在晋阳的武卫将军赵海，仓促间来不及向朝廷启奏，便假借后主的诏命发动军队进行抵抗。北齐后主听说有变，派尚书令唐邕等急驰到晋阳。辛丑（十一日），后主亲自统率军队随后进发。还没到晋阳，高思好的军队失败，只得投水自尽。他部下的二千军队，被刘桃枝包围，一面斩杀一面招降，他们始终不肯投降，直到全军覆没。

先是有人告思好谋反，韩长鸾女适思好子，奏言：“是人诬告贵臣，不杀无以息后。”乃斩之。思好既诛，告者弟伏阙下求赠官，长鸾不为通。

当初有人举报高思好预谋造反，韩长鸾的女儿是高思好的儿媳妇，便向朝廷上奏说：“这个人诬告大臣，不把他杀掉就不得安宁。”于是后主将举报人处死。高思好死后，举报人的弟弟伏在宫阙下请求后主授给官职，韩长鸾不肯替他启奏。

丁未，齐主还邺。甲寅，以唐邕为录尚书事。

丁未（十七日），北齐后主回邺城。甲寅（二十四日），任命唐邕为录尚书事。

乙卯，周主如云阳宫。

乙卯（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丙辰，周大赦。

丙辰（二十六日），北周大赦全国。

庚申，周叱奴太后有疾。三月，辛酉，周主还长安。癸酉，太后殂。崐帝居倚庐，朝夕进一溢米。群臣表请，累旬乃止。命太子总厘庶政。

卫王直谮齐王宪于帝曰：“宪饮酒食肉，无异平日。”帝曰：“吾与齐王异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发。汝当愧之，何论得失！汝，亲太后之子，特承慈爱；但当自勉，无论他人。”

庚申（三十日），北周的叱奴太后生病 .三月，辛酉（初一），北周国主武帝回长安。癸酉（十三日），叱奴太后去世。武帝住在居丧的房子，早晨和晚上只吃很少的饭。群臣上表请求武帝不要缩食，几十天以后才停止。命令太子总管各项政务。

卫王宇文直对武帝诬陷齐王宇文宪说：“宇文宪饮酒吃肉，和平时一样。”武帝说：“我和齐王是异母所生，都不是正宗嫡子，由于我的缘故，一起为太后服丧。你应当感到羞愧，谈不到什么得和失！你，是太后的亲生儿子，特别受到她的慈爱；你应当自勉，不要去议论别人。”

夏，四月，乙卯，齐遣侍中薛孤康买吊于周，且会葬。

初，齐世祖为胡后造珠裙裤，所费不可胜计；为火所焚。至是，齐主复为穆后营之。使商胡赍锦彩三万，与吊使偕往市珠。周人不与，齐主竟自造之。及穆后爱衰，其侍婢冯小怜大幸，拜为淑妃；与齐主坐则同席，出则并马，誓同生死。

夏季，四月，乙卯（疑误），北齐派侍中薛孤康买到北周吊唁叱奴太后去世，并参加葬礼。

当初，北齐武成帝为胡后做珍珠编的裙裤，所用的钱无法计算；后来这件裙裤被火烧毁。这时，北齐后主又要替穆后做一件。派经商的胡人带着三万段彩色丝绸，和吊唁的使者一起到北周采购珍珠。北周人不肯卖给他们，后主竟自己设法做了一件。后来穆后失宠，穆后的侍婢冯小怜却大受后主的恩宠，被封为淑妃；和后主坐同席，出并马，两人发誓同生共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周主跣行至陵所。辛酉，诏曰：“三年之丧，达于天子。但军国务重，须自听朝。衰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僚宜依遗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请依权制，帝不许，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五月，庚申（初一），北周在永固陵葬文宣皇后；北周国主赤脚走到陵地。辛酉（初二），下诏书说：“三年之丧，天子也要遵守。但是国事军事很繁重，必须亲自上朝听政。对丧服的规定，居丧处所的礼仪，一律遵照以前的制度，以表明我对太后无穷的思念。百官应该遵照过去的规定，太后埋葬以后就可以脱掉丧服。”王公百卿坚持请求武帝临时改订丧礼的规定，武帝不准，最后重申服丧三年的制度。凡属于丧服之内的亲疏五等，都按丧礼规定的五种服丧时间执行。

庚午，齐大赦。

庚午（十一日），北齐大赦全国。

齐人恐陈师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兖州以备之。

北齐怕陈朝军队渡过淮河，派皮景和屯兵在西兖州戒备。

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丙子（十七日），北周禁止佛教、道教，把佛、道经典及偶象全部销毁，取缔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并禁止所有滥设的祠庙，不是祀典记载中列名的人物，全部废除祭祀。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六月，壬辰（初三），陈朝的周弘正去世。

壬子，周更铸五行大布钱，一当十，与布泉并行。

壬子（二十三日），北周改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和布泉一同流通。

戊午，周立通道观以壹圣贤之教。

戊午（二十九日），北周建立通道观以统一圣贤的政教。

秋，七月，庚申，周主如云阳，以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与薛公长孙览辅太子守长安。

初，帝取卫王直第为东宫，使直自择所居。直历观府署，无如意者；末取废陟屺寺，欲居之。齐王宪谓直曰：“弟子孙多，此无乃褊小？”直曰：“一崐身尚不自容，何论子孙！”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帝对众挞之，直积怨愤，因帝在外，遂作乱。乙酉，帅其党袭肃章门。长孙览惧，奔诣帝所。尉迟运偶在门中，直兵奄至，手自阖门。直党与运争门，斫伤运指，仅而得闭。直久不得入，纵火焚门。运恐火尽，直党得进，取宫中材木及床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转炽。久之，直不得进，乃退。运帅留守兵，因其退而击之，直大败，帅百余骑奔荆州。戊子，帝还长安。八月，辛卯，擒直，废为庶人，囚于别宫，寻杀之。以尉迟运为大将军，赐赉甚厚。

丙申，周主复如云阳。

秋季，七月，庚申（初二），北周国主武帝去云阳，任命右宫正尉迟运兼司武，和薛公长孙览辅助太子镇守长安。

起初，北周武帝征收卫王宇文直的王府为东宫，让宇文直自己挑选居住的地方。宇文直看了所有府署的房子，没有一处中意的；最后选中荒芜的陟屺寺，要在那里居住。齐王宇文宪对宇文直说：“弟弟的子孙很多，这个地方岂不小了些？”宇文直说：“自己单身一人尚且得不到容纳，还谈什么子孙！”宇文直曾经跟随武帝到野外围猎时扰乱行列，被武帝当众鞭打，宇文直积下怨恨，当时武帝在外，他便聚众作乱。乙酉（二十七日），宇文直率领党羽袭击肃章门。长孙览惧怕，逃奔到武帝那里。尉迟运恰好在肃章门里，宇文直的士兵突然来到，尉迟运用手将门关上。宇文直的党羽和尉迟运争夺大门，用刀砍伤尉迟运的手指，宫门刚刚能够关上。宇文直进不了门，便放火焚烧肃章门。尉迟运恐怕火焰息灭，宇文直的党羽得以进入门内，便取来宫中的木材和床榻投入火中加大火势，还用油脂灌浇，火势越加炽烈。过了很久，宇文直还是无法进入，于是退走。尉迟运率领留守的士兵，见他们退走而追击，宇文直大败，率领百余名骑兵逃奔荆州。戊子（三十日），武帝回长安。八月，辛卯（初三），捉到宇文直，将他废为百姓，囚禁在别的宫里，不久后将他杀死。任命尉迟运为大将军，赏赐他很多东西。

丙申（初八），北周国主再次去云阳。

癸丑，齐主如晋阳。甲辰，齐以高劢为尚书右仆射。

癸丑（二十五日），北齐后主去晋阳。甲寅（二十六日），北齐任命高劢为尚书右仆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九月，庚申（初三），北周国主去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御正弘农杨尚希、礼部卢恺来聘。恺，柔之子也。

冬季，十月，丙申（初九），北周派御正弘农人杨尚希、礼部卢恺到陈朝聘问。卢恺是卢柔的儿子。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还长安。

甲寅（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去蒲州；丙辰（二十九日），去同州；十一月，甲戌（十八日），回长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冲之子也。

时新复淮、泗，攻战、降附，功赏纷纭。奂识鉴精敏，不受请托，事无凝滞，人皆悦服。湘州刺史始兴王叔陵，屡讽有司，求为三公。奂曰：“兖章之职，本以德举，未必皇枝。”因以白帝。帝曰：“始兴那忽望公！且朕儿为公，须在鄱阳王后。”奂曰：“臣之所见，亦如圣旨。”

十二月，戊戌（十二日），陈朝任命吏部尚书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孔奂为吏部尚书。王是王冲的儿子。

当时陈朝刚收复淮、泗，对攻战有功及投降归附的人论功行赏的事纷纭复杂。孔奂鉴别人才精到敏捷，不受别人的请托，处理事情从不拖拉，人们都心悦诚服。湘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屡次向有关部门暗示，要求任命自己为三公。孔奂说：“穿兖服的官职，本来是从品德的标准来推举的，未必都是皇帝的亲属。”并把这件事报告宣帝。宣帝说：“始兴王怎么突然想做三公，况且朕的儿子当三公，必须排在我侄子鄱阳王之后。”孔奂说：“臣的想法，和陛下的旨意一样。”

齐定州刺史南阳王绰，喜为残虐，尝出行，见妇人抱儿，夺以饲狗。妇人号哭，绰怒，以儿血涂妇人，纵狗使食之。常云：“我学文宣伯之为人。崐”齐主闻之，锁诣行在，至而宥之。问：“在州何事最乐？”对曰：“多聚蝎于器，置狙其中，观之极乐。”帝即命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因让绰曰：“如此乐事，何不驰驿奏闻！”由是有宠，拜大将军，朝夕同戏。韩长鸾疾之，是岁，出为齐州刺史。将发，使人诬告其反，奏云：“此犯国法，不可赦！”帝不忍明诛，使宠胡何猥萨与之手搏，扼而杀之。

北齐定州刺史南阳王高绰，生性喜欢做残忍暴虐的事情，曾经外出行走，看到有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便夺下婴儿喂狗。妇女哭喊，高绰大怒，醮了婴儿的鲜血涂在妇人身上，放狗去吃妇女，还常常说：“我是学文宣伯父的为人。”北齐后主听到后，将他锁送到自己在外地的住处，来了以后又饶恕了他。后主问：“你在州里感到最快乐的是什么事？”高绰回答说：“捕捉许多蝎子放在容器里，再放进一只猴子，看蝎螫猴子极其可乐。”后主立即命令在晚上捉一斗蝎子，到第二天清早，才捉到二三升，都放在澡盆里，叫人赤裸身子睡在盆里，这个被螫得宛转喊叫。后主和高绰亲临观看，不住地嬉笑。后主还责备他说：“这样快乐的事，为什么不派驿使赶快来向我报告！”高绰因此得到后主的宠信，拜他为大将军，从早到晚和后主在一起嬉戏。韩长鸾对此很厌恶，这一年，高绰被派出为齐州刺史。临出发前，韩长鸾派人诬告高绰要造反，上奏说：“这是违反国法，不能对他饶赦！”后主不忍心公开将高绰处死，便叫宠信的胡人何猥萨和高绰徒手角斗，把高绰扼死。

第一百七十二卷

陈纪六高宗宣皇帝中之上太建七年（乙未、575 ）

陈纪六陈宣帝太建七年（乙未，公元575 年）

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春季，正月，辛未（十六日），陈宣帝到南郊祭天。

癸酉，周主如同州。

癸酉（十八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乙亥，左卫将军樊毅克潼州。

乙亥（二十日），陈朝左卫将军樊毅攻克潼州。

齐主还邺。

北齐后主回邺城。

辛巳，上祀北郊。

辛巳（二十六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栅等六城。

戊申（二十三日），陈朝樊毅攻克下邳、高栅等六座城池。

齐主言语涩呐，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性懦，不堪人视，虽三公、令、录奏事，莫得仰视，皆略陈大指，惊走而出。承世祖奢泰之余，以为帝王当然，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为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每有灾异寇盗，不自贬损，唯多设斋，以为修德。好自弹琵琶，为《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民间谓之“无愁天子”。于华林园立贫儿村，帝自衣蓝缕之服，行乞其间以为乐。又写筑西鄙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帅内参拒斗。

北齐后主说话迟钝口吃，不喜欢见朝廷的官员，如果不是宠爱亲近的人，从不和别人交谈。性格懦弱，不愿意别人看他，尽管是三公、尚书令、录尚书事等大官向他奏事，不能抬头看他，都是简要地说一些大概情形，便惊恐地离去。后主继承了武成帝奢侈过度的余风，以为这是帝王理所应当的享受，后宫的妃嫔都是锦衣玉食，一条裙子的费用，甚至值一万匹绢帛的价钱；宫人们在衣着的新奇精巧上相互竞赛，早上的新衣服到晚上就被当作旧衣服。大事修建宫室园林，壮丽到了极点；对所喜好的反复无常，屡次毁坏后又重新修复。从事土木建筑的各种工匠，没有一时的休息，夜里点起火把照明工作，天冷时用热水和泥。开凿晋阳的西山建成巨大的佛像，一夜间点燃万盆油灯，灯光可以照到宫中。国家有灾异和寇盗，从不谴责自己，只是多设斋饭向僧徒施舍，以为这才是修行积德。喜欢自己弹琵琶，谱成名叫《无愁》的乐曲，周围跟着唱和的侍从多到上百人，民间百姓称他为“无愁天子”。后主在华林园设立贫儿村，自己穿了破烂的衣服，在村中以行乞为乐趣。又画下西部边境一些城池的图样，依照图样仿造，派人穿了黑衣募仿北周的士兵进攻城池，后主自己率领宫里的太监假装在城里抵抗作战。

宠任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宰制朝政，宦官邓长、陈德信、胡儿何洪珍等并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显位。官由财进，狱以贿成，竞为奸谄，蠹政害民。旧苍头刘桃枝等皆开府封王，其余宦官、胡儿、歌舞人、见鬼人、官奴婢等滥得富贵者，殆将万数，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千余人，仪同无数，领军一时至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数十人，乃至狗、马及鹰亦有仪同、郡君之号，有斗鸡，号开府，皆食其干禄。诸嬖幸朝夕娱侍左右，一戏之费，动逾巨万。既而府藏空竭，乃赐二三郡或六七县，使之卖官取直。由是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贾，竞为贪纵，民不聊生。

后主宠信任用陆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韩长鸾等主宰朝政，宦官邓长、陈德信、胡人何洪珍等都参预机要的权柄，各自引荐亲戚朋党，高居显赫的官位。向他们奉纳钱财可以做官，进行贿赂可以制造冤狱，相互争着对后主欺诈谄媚，败坏朝政祸害百姓。从前是奴仆的刘桃枝等人都开府封王，其他的宦官、胡人、歌舞的艺人、巫师、官府的奴婢等轻易地得到富贵的，大概将近崐上万人，外姓被封王的有上百人，开府的有一千多人，封为仪同的不计其数，领军一时达到二十人，侍中、中常侍有几十人，甚至狗、马、猎鹰等禽兽也有仪同、郡君的封号，有的斗鸡被封为开府，享受相应等级的俸禄。一些受到宠幸的卑鄙小人早晚在后主周围侍候取乐，一次游戏的费用，动辄超过一万。既而国库空竭，便赐给这些人二三个郡或六七个县，让他们出售官爵收取钱财。因此担任守令的，大都是富商大贾，争相贪污放纵，民不聊生。

周高祖谋伐齐，命边镇益储，加戍卒；齐人闻之，亦增修守御。柱国于翼谏曰：“疆埸相侵，互有胜负，徒损兵储，无益大计。不如解严继好，使彼懈而无备，然后乘间，出其不意，一举可取也。”周主从之。

北周武帝计划征讨北齐，下令边镇增加储备，增添防守的士兵；北齐听到这一消息，也增加修整守御点。北周的柱国于翼向北周武帝劝说道：“相互侵犯国界，各有胜负，白白地损失军队和储备，对大计没有益处。不如解除紧急状态保持友好关系，使对方松懈而没有准备，然后寻找机会，出其不意，就能一举而取。”北周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

韦孝宽上疏陈三策：

韦孝宽上疏武帝陈述三条计策：

其一曰：“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返。内离外叛，计尽力穷，雠敌有衅，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庭。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第一是：“臣在边地多年，曾见到不少可乘之机，但不及时利用，难以成功。所以往年军队出征，只有劳累耗费，没有树立功绩，都是由于失掉机会。为什么？淮河以南，以前是肥沃的地方，陈氏收拾起梁朝破亡后的残余力量，还能一举将它讨平；齐人每年去那里援救，都遭到失败而归。现在齐国内有离心外有叛乱，计尽力穷，仇敌之间有了破绽，这种机会不能失掉。现在大军如果发兵轵关，两车并行地前进，兼而与陈氏共同夹击敌人，并下令广州的义军从三鸦出兵，另外征募山南的勇猛锐利之士，沿黄河而下，再派遣北山的稽胡，截断对方并州、晋州的通道。以上这些军队，仍旧命令各自征募关、河以外的强壮勇敢之士，给予优厚的爵位和赏赐，派他们作为先驱。山动河移，像雷电般地惊动激烈，从许多道路并头前进，直趋敌人的内庭。敌人一定望旗奔逃溃败，我军所向之处，敌军都会挫败消灭，一次征伐就能使天下大定，确实在于这次机会。”

其二曰：“若国家更为后图，未即大举，宜与陈人分其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广事屯田，预为贮积，募其骁悍，立为部伍。彼既东南有敌，戎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兴师赴援，我则坚壁清野，待其去远，还复出师。常以边外之军，引其腹心之众。我无宿舂之费，彼有奔命之劳，一二年中，必自离叛。且齐氏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以此而观，覆亡可待。然后乘间电扫，事等摧枯。”

第二是：“如果国家进一步为以后谋划，一时还没有大举进攻，最好和陈朝一同分散齐国的兵势。三鸦以北，万春以南一带地方，广为屯田，预先储备军粮，招募勇猛强悍的人组成部队。齐国的东南有陈朝和它为敌，双方的军队对峙，我方派出奇兵，就能突破齐国的国界。对方如果派军队来增援，我们可以坚壁清野，等他们远去以后，重又出兵。我们经常以边界一带的军队，调动对方心腹之间的军事主力。我方不须准备隔夜的粮草，对方却有疲于奔命的劳累，一二年中，对方内部必定出现离心而叛变。况且齐氏昏庸暴虐，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图，荒淫酒色，忌害忠良，全国哀号，不胜其弊。由此看来，灭亡指日可待。然后寻找空隙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等于摧枯拉朽，腐朽的敌人很容易被打垮。”

其三曰：“昔句践亡吴，尚期十载；武王取纣，犹烦再举。今若更存遵养，且复相时，臣谓宜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民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崐观衅而动。斯乃长策远驭，坐自兼并也。”

第三是：“古代的勾践要灭亡吴国，尚且为期十年，周武王征讨商纣，还曾再次出兵。现在如果能在乱世暂时退隐，等待时机，臣认为应当重新表示尊重友邻，重申盟约，安抚百姓和睦大众，互通贸易优惠工匠，养精蓄锐增加声威，等待机会而行动，这好比是用长长的马鞭远远地驾驭拉车的马匹，可以坐待兼并对方。”

书奏，周主引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入内殿，从容谓曰：“朕欲用兵，何者为先？”对曰：“齐氏沈溺倡优，耽昏麴蘖。其折冲之将斛律明月，已毙于谗口。上下离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谦与小司寇元卫聘于齐以观衅。

韦孝宽的奏书呈上以后，北周君主把开府仪同三司伊娄谦召进内殿，从容地问他：“朕要用兵，以谁为最先的对象？”伊娄谦答道：“齐国的执政者沉缅在欣赏歌舞杂耍之中，酷嗜饮酒。他们冲锋陷阵的勇将斛律明月，已经死在谗言之中。上下离心离德，百性慑于暴政，在路上相见时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这是最容易攻取的。”武帝大笑。三月，丙辰（初二），派伊娄谦和小司寇元卫访问北齐，借此观察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机会。

丙寅，周主还长安。

丙寅（十二月），北周国主回长安。

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庙。

夏季，四月，甲午（初十），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监豫州陈桃根得青牛，献之，诏遣还民。又表上织成罗文锦被各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

陈朝的监豫州陈桃根得到青牛，献给皇帝，宣帝下诏还给百姓。陈桃根又上表献上丝织的罗纹锦被两种各二百件，宣帝下诏在云龙门外将锦被全部焚毁。

庚子，齐以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庚子（十六日），北齐任命中书监阳休之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辰，以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

六月，壬辰（初九），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为左仆射。

甲戌，齐主如晋阳。

甲戌（疑误），北齐后主去晋阳。

秋，七月，丙戌，周主如云阳宫。

秋季，七月，丙戌（疑误），北周国主去云阳宫。

大将军杨坚姿相奇伟。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尝谓坚曰：“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

大将军杨坚姿容相貌奇特壮美。畿伯下大夫长安来和曾经对杨坚说：“您的眼睛象晨星，无所不照，当为天下之王，希望您能克制诛杀。”

周主待坚素厚，齐王宪言于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亦疑之，以问来和。和诡对曰：“随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陈无不破。”

北周国主武帝一向厚待杨坚，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普六茹坚（杨坚），相貌异常，臣每次看到他，不觉茫无所措；恐怕他不会甘居人下，请及早把他除掉！”武帝也怀疑杨坚，向来和询问，来和却欺骗说：“随公杨坚是个信守名分、注意节操的人，可以镇守一方；如果当将领，将会无坚不摧。”

丁卯，周主还长安。

丁卯（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先是周主独与齐王宪及内史王谊谋伐齐，又遣纳言卢韫乘三诣安州总管于翼问策，余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告之。

起先北周国主独自和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策划征伐北齐，又派纳言卢韫乘驿车三次到安州总管于翼那里询问计策，别人都不知道这事。丙子（二十四日），武帝才在大德殿召集大将军以上所有官员并告诉他们。

丁丑，下诏伐齐，以柱国陈王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宪帅众二万趋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将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梁公侯莫陈芮帅众二万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汝。谊，盟之崐兄孙；震，武之子也。

丁丑（二十五日），北周武帝下诏征讨北齐，任命柱国陈王宇文纯、荥阳公司马消难、郑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宇文盛、周昌公侯莫陈崇、赵王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齐王宇文宪率领二万人进军黎阳。随公杨坚、广宁公薛迥率领水军三万人从渭水进入黄河，梁公侯莫陈芮率领二万人在太行道防守，申公李穆率领三万人在河阳道防守，常山公于翼率领二万人进军陈州、汝州。王谊是王盟哥哥的孙子；达奚震是达奚武的儿子。

周主将出河阳。内史上士宇文曰：“齐氏建国，于今累世；虽曰无道，藩镇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师，要须择地。河阳冲要，精兵所聚，尽力攻围，恐难得志。如臣所见，出于汾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过于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赵曰：“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可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而定。”遂伯下大夫鲍宏曰：“我强齐弱，我治齐乱，何忧不克！但先帝往日屡出洛阳，彼既有备，每有不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似为上策。”周主皆不从。宏，泉之弟也。

北周国主将进军河阳，内史上士宇文说：“齐氏建国至今，已经有好几代；虽说君主无道，但是胜任藩镇职守的，还大有人在。现在出兵，必须选择进攻的地点。河阳地处要冲，是精兵集中的地方，全力加以围攻，恐怕难以达到目的。以臣的看法，汾曲一带地方，北齐防守的军队既少，地势平坦，攻打那里容易攻克。用兵的地点，以这里为最好。”民部中大夫天水人赵说：“河南、洛阳，四面容易遭到敌方的攻击，即使得到这些地方，很难防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捣毁齐国的巢穴，可以一举而定。”遂伯下大夫鲍宏说：“我国强盛各国衰弱，我国安定各国混乱，何必担心攻不克呢！但是先帝在世时屡次进军洛阳，因为对方早有防备，所以常常不能取胜。按臣的计策，向汾川、潞川进兵，直扑晋阳，出其不备，似乎是上策。”北周国主不听他们的意见。鲍宏是鲍泉的弟弟。

壬午，周主帅众六万，直指河阴。杨素请帅其父麾下先驱，周主许之。

壬午（三十日），北周国主率领六万人，直指河阴。杨敷的儿子杨素请求率领父亲部下充当先头部队，得到国主的准许。

八月，癸卯，周遣使来聘。

八月，癸卯（二十一月），北周派使者到陈朝聘问。

周师入齐境，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丁未，周主攻河阴大城，拔之。齐王宪拔武济；进围洛口，拔东、西二城，纵火焚浮桥，桥绝。齐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自永桥夜入中城。周人既克南城，围中，二旬不下。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干，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而惮之。

北周军队进入北齐境内，下令禁止砍伐树木践踏庄稼，违反者一律斩首。丁未（二十五日），北周国主进攻河阴大城，攻克。齐王宇文宪攻克武济；进围洛口，攻克东、西二城，放火烧毁浮桥，桥断。北齐的永桥大都督太安傅伏，趁夜晚从永桥进入中城。北周攻克南城以后，包围中城，二十天也没能攻克。北齐的洛州刺史独孤永业镇守金墉，北周国主亲自进攻，也没有攻克。独孤永业连夜赶制二千只马槽，北周人听说，以为北齐的大军将要来到，感到畏惧。

九月，齐右丞高阿那肱自晋阳将兵拒周师。至河阳，会周主有疾，辛酉夜，引兵还。水军焚其舟舰。傅伏谓行台乞伏贵和曰：“周师疲弊，愿得精骑二千追击之，可破也。”贵和不许。

九月，北齐右丞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军抵御北周的军队。他们到达河阳，正巧北周国主生病，辛酉（初九），晚上，率军回国。北周水军焚烧了自己的船只。傅伏对行台乞伏贵和说：“北周军队疲惫不堪，我愿意率领二千精骑追击他们，可以打败他们。”乞伏贵和不准许。

齐王宪、于翼、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余城，皆弃而不守。唯以王药城要害，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正寻以城降齐。

齐王宇文宪、于翼、李穆，矛头所向都打了胜仗，投降的和攻克的有三十多座城池，然而都弃城不夺。唯独王药城地处要害，命令仪同三司韩正在这里镇守，韩正不久就举城向北齐投降。戊寅，周主还长安。

戊寅（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庚辰，齐以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庚辰（二十八日），北齐任命赵彦深为司徒，斛阿列罗为司空。

闰月，车骑大将军吴明彻将兵击齐彭城；壬辰，败齐兵数万于吕梁。

闰月，陈朝车骑大将军吴明彻率军攻打北齐彭城；壬辰（十一日），在吕梁打败几万齐兵。

甲午，周主如同州。

甲午（十三日），北周国主去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叔齐为新蔡王，叔文为晋熙王。

冬季，十月，己巳（十八日），陈朝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陈叔文为晋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戌，以王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陆缮为右仆射。

壬戌（十二日），陈朝任命王为尚书左仆射，太子詹事吴郡陆缮为右仆射。

庚午，周主还长安。

庚午（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八年（丙申、576 ）

八年（丙申，公元576 年）

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东涑川；甲午，复还同州。

春季，正月，癸未（初四），北周国主去同州；辛卯（十二日），去河东涑川；甲午（十五日），再回同州。

甲寅，齐大赦。

甲寅（疑误），北齐大赦全国。

乙卯，齐主还邺。

乙卯（疑误），北齐国主回邺城。

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抚西土，因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从行。军中节度，皆委二人，太子仰成而已。

二月，辛酉（十二日），北周国主命太子去西部巡抚，因而讨伐吐谷浑，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王轨、宫正宇文孝伯跟随太子同行。军队的调度，都委托这二人，太子只是坐享其成。

齐括杂户未嫁者悉集，有隐匿者，家长坐死。

北齐搜求因犯罪没官当奴婢的“杂户”中女子尚未出嫁的，全部集中起来，凡是把这种人隐藏起来的，家长处死。

壬申，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壬申（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

三月，壬寅，周主还长安；夏，四月，乙卯，复如同州。

三月，壬寅（二十四日），北周国主回长安；夏季，四月，乙卯（初七），又去同州。

己未，上享太庙。

己未（十一日），陈宣帝到太庙祭祀。

尚书左仆射王卒。

陈朝的尚书左仆射王死。

五月，壬辰，周主还长安。

五月，壬辰（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亥，周主享太庙。

辛亥（初四），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初，太子叔宝欲以左户部尚书江总为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于吏部尚书孔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太子深以为恨，自言于帝。帝将许之，奂奏曰：“江总，文华之士。今皇太子文华不少，岂藉于总！如臣所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之职。”帝曰：崐“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廓，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时在侧，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宜为太子詹事。”奂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总，之曾孙也。

当初，陈朝太子陈叔宝要任命左户尚书江总为太子詹事，派管记陆瑜告诉了吏部尚书孔奂。孔奂对陆瑜说：“江总有潘岳、陆机那样的文采，却没有园公、绮里季那样的真实才能，如果派江总辅佐太子，我有所为难。”太子对此很痛恨，便自己向皇帝提出要求。宣帝将要答允他，孔奂上奏说：“江总，是有才华的人。现在皇太子才华不少，难道还要依靠江总！按臣的看法，希望挑选敦厚稳重的人才，担任辅导皇太子的职务。”宣帝说：“按你所说，谁能担任这个职务？”孔奂说：“都官尚书王廓，世代都有美德，才识和性格忠厚聪明，可以担任。”皇太子当时正在旁边，便说：“王廓是王泰的儿子，不宜做太子詹事。”孔奂说：“宋朝的范晔，是范泰的儿子，也是太子詹事，前代也没有因为避讳而产生怀疑。”太子坚持力争，宣帝最终还是任命江总为太子詹事。江总是江的曾孙。

甲寅，以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帝欲以孔奂代缮，诏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

甲寅（初七），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陆缮为左仆射。宣帝要孔奂代替陆缮尚书右仆射的职务，诏令已经发出，被太子从中阻止而作罢；改派晋陵太守王克为尚书右仆射。

顷之，总与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亟微行，游总家。上怒，免总官。

不久，江总和太子彻夜饮酒，收养女官陈氏为女儿；太子屡次便装外出，到江总家里游玩。宣帝大怒，免掉江总的官职。

周利州刺史纪王康，骄矜无度，缮修戎器，阴有异谋。司录裴融谏止之，康杀融。丙辰，赐康死。

北周利州刺史纪王宇文康，骄傲没有节制，整修兵器，暗中有造反的阴谋。司录裴融对他规劝阻止，宇文康将裴融杀死。丙辰（初九），北周武帝将宇文康赐死。

丁巳，周主如云阳。

丁巳（初十），北周国主去云阳。

庚申，齐宜阳王赵彦深卒。彦深历事累朝，常参机近，以温谨著称。既卒，朝贵典机密者，唯侍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余皆劈幸也。孝卿，羌举之子，比于余人，差不贪秽。

庚申（十三日），北齐宜阳王赵彦深死。赵彦深历经几个君主，经常参预机密，以温顺谨慎著称。他死之后，朝贵中主管机密的，只有侍中、开府仪同三司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余的都是受后主宠爱的幸臣。斛律孝卿是斛律羌举的儿子，和别人比较，不那么贪婪秽乱。

秋，八月，乙卯，周主还长安。

秋季，八月，乙卯（初九），北周国主回长安。

周太子伐吐谷浑，至伏俟城而还。

北周太子征讨吐谷浑，到达伏俟城以后就返回了。

宫尹郑译、王端等皆有宠于太子。太子在车中多失德，译等皆预焉。军还，王等言之于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译等，仍除译等名，宫臣亲幸咸被谴。太子复召译，戏狎如初。译因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悦，益昵之。译，俨之兄孙也。

太子宫尹郑译、王端等人，都得到太子的宠爱。太子在军中有许多缺德恶劣的事，郑译等都是参预者。军队还朝，王轨等告诉了北周国主。国主勃然大怒，棒打了太子和郑译等人，将郑译等除名，宫臣和亲幸者都受到谴责。太子重新把郑译召来，一同游玩亲近如初。郑译因此说：“殿下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天下？”太子听了很高兴，对他更加亲近。郑译是郑俨哥哥的孙子。

周主遇太子甚严，每朝见，进止与群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耆酒，禁酒不得至东宫；有过，辄加捶挞。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乃敕东宫官属录太子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太子畏帝威严，矫情修饰，由是过恶不上闻。北周国主武帝对太子很严格，太子每次朝见，行动进退和群臣一样，尽管是严冬盛夏，不能得到休息；因为太子嗜酒，禁止送酒到东宫；太子有过错，动辄用拳头或棍棒责打，曾经对太子说：“自古以来太子被废掉的有多少人？除了你以外我其他的儿子难道不能立为太子吗！”便命令东宫的官员记录太子的言语动作，每月向武帝报告。太子害怕武帝的威严，对自己的真情加以掩饰，因此太子的过失和恶行没有让武帝知道。

王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陈之。轨后因侍坐，言于帝曰：“皇太子仁孝无闻，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为忧。”帝以问弼，对曰：“皇太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既退，轨让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反覆？”弼曰：“此公之过也。太子，国之储副，岂易发言！事有蹉跌，便至灭族。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

王轨曾经和小内史贺若弼说：“太子一定不能胜任负荷。”贺若弼很以为然，劝王轨向北周武帝奏明情况。王轨后来因为在武帝身边侍奉，因此对武帝说：“人们并没有听说皇太子仁孝，恐怕他不能解决陛下的家事。愚臣我见识短浅不明，说的话不足为信。陛下一向认为贺若弼有文武奇才，他也常常因这件事而担忧。”武帝便问贺若弼，贺若弼回答道：“皇太子在东宫修养自身的品德，没有听到有什么过失。”他退出以后，王轨责备贺若弼说：“你平生言论，无所不说，为什么今天面对皇上，却如此反复无常？”贺若弼说：“这就是您的过错了。太子，是国家未来的君主，怎么能随便发言！如果事情有差错，便会遭到灭族的下场。本以为您只是向皇上密陈对太子的意见，怎能公开明说！”王轨沉默了很久，便说：“我一心为了国家，所以没有考虑自己个人的利害得失。以前当着大家说这件事，确实不妥当。”

后轨因内宴上寿，捋帝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先是，帝问右宫伯宇文孝伯曰：“吾儿比来何如？”对曰：“太子比惧天威，更无过失。”罢酒，帝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太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

后来王轨因为参加宫中的饮宴，对武帝祝寿，用手捋着武帝的胡须说：“可爱的好老头，只是遗憾继承人太弱了。”原先，武帝曾经问右宫伯宇文孝伯道：“我的儿子近来怎么样？”宇文孝伯答道：“太子近来害怕陛下的天威，更加没有犯过失。”于是武帝停止饮酒，责备宇文孝伯说：“您常常对我说：”太子没有过失。‘现在王轨对我这样说，可见您是在说谎话。“宇文孝伯向武帝两次拜说：”父子之间，别人很难说什么。臣知道陛下不能割慈忍爱，所以就不敢说话了。“武帝知道了他的意思，沉默了很久，便说：”朕已经委托给您了，希望您能尽力而为！“

王轨骤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杨坚闻之，甚惧，深自晦匿。

王轨突然对武帝说：“皇太子不配做一国之主。普六茹坚（杨坚）面貌有反相。”武帝听了很不高兴，说：“这是天命所决定的，那又怎么办！”杨坚听说后，十分害怕，自己竭力隐蔽自己，不出头露面。

帝深以轨等言为然，但汉王赞次长，又不才，余子皆幼，故得不废。

武帝深深感到王轨等人的话很对，但是汉王宇文赞是第二个儿子，同样不成材，其他儿子年纪又小，所以皇太子没有被废掉。

丁卯，以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

丁卯（二十一日），陈朝任命司空吴明彻为南兖州刺史。

齐主如晋阳。营邯郸宫。

北齐后主去晋阳。兴建邯郸宫。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为淮南王。

九月，戊戌（二十三日），陈朝封皇子陈叔彪为淮南王。

周主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齐境，备见其情，彼之行师，殆同儿戏。况其朝廷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后悔。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崐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不可失。有沮吾军者，当以军法裁之！”

北周国主对群臣说：“朕去年因为生病，所以没有能平定逃亡在外的盗贼。以前进入齐的国境，见到对方的所有情况，他们指挥军队，简直同小孩子玩游戏那样。何况朝廷昏聩混乱，朝政被一帮小人操纵，老百姓都在哀号，朝不保夕。上天赐给我们而不去谋取，恐怕会留下后悔。去年进军河阴，只如同用手拍打对方的后背，没有扼住对方的喉咙。晋州原先是高欢起兵发迹的地方，也是镇守统辖要害重地，现在我们去进攻晋州，对方一定要派兵来救援；我们的军队严阵以待，发起攻击后一定可以攻克。然后借着破竹之势，大张旗鼓地向东进攻，足以捣平他们的巢穴，统一天下。”将领们都不愿意行动。武帝说：“机不可失。凡阻滞我军事行动的人，一定按军法制裁！”

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将伐齐，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亮，导之子也。

冬季，十月，己酉（初四），北周国主亲自率军队征伐北齐，任命越王宇文盛、杞公宇文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宇文亮是宇文导的儿子。

丙辰，齐主猎于祁连池；癸亥，还晋阳。先是，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隽公直勤敏，储有备，百姓安业，疆埸无虞。诸嬖幸恶而代之，由是公私烦扰。

丙辰（十一日），北齐后主在祁连池狩猎；癸亥（十八日），回晋阳。起先，晋州行台左丞张延隽公正廉明，勤劳聪敏，储备待用的物资很充足，老百姓安居乐业，边境一带不用担忧。一些受后主宠爱亲近的小人由于痛恨张延隽派人取而代之，从此公私之间的纠葛纷扰不已。

周主至晋州，军于汾曲，遣齐王宪将兵二万守雀鼠谷，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郑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焉氏公尹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

北周国主抵达晋州，陈兵在汾曲，派齐王宇文宪领兵二万在雀鼠谷驻守，陈王宇文纯率步骑兵二万人在千里径驻守，郑公达奚震率步骑兵一万人在统军川驻守，大将军韩明率步骑兵五千人在齐子岭驻守，焉氏公尹升率步骑兵五千人在鼓钟镇驻守，凉城公辛韶率步骑兵五千人在蒲津关驻守，赵王宇文招率步骑兵一万从华谷攻打北齐汾州的一些城池，柱国宇文盛率步骑兵一万人在汾水关驻守。

遣内史王谊监诸军攻平阳城。齐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婴城拒守。甲子，齐集兵晋祠。庚午，齐主自晋阳帅诸军趣晋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战，城中窘急。庚午，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于周。壬申，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请降于周，王轨帅众应之。未明，周将北海段文振，杖槊与数十人先登，与景嵩同至尉相贵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噪，齐兵大溃，遂克晋州，虏相贵及甲士八千人。

派内史王谊监督各路军队进攻平阳城。北齐的行台仆射海昌王尉相贵据城抵抗。甲子（十九日），北齐军队聚集在晋祠。庚午（二十五日），北齐后主从晋阳率领各路军队向晋州进发。北周国主当天从汾曲来到晋州城下督战，城中情况危急。庚午（二十五日），北齐的行台左丞侯子钦出城向北周投降。壬申（二十七日），晋州刺史崔景嵩防守北城，晚上，派使者出城向北周请求投降，王轨率领众军响应崔景嵩。天还没有亮，北周将领北海人段文振，手持长矛和几十人先行登上城头，和崔景嵩一同到尉相贵那里，拔出佩刀向他砍去。城上呼喊骚乱，齐兵大溃，于是攻克晋州，俘虏了尉相贵和他部下的甲士八千人。

齐主方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至暮，使更至，云“平阳已陷”，乃奏之。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北齐后主正和冯淑妃在天池狩猎，晋州告急的人，从早晨到中午，骑驿马来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说：“皇上正在取乐，边境有小小的军事行动，这是很平常的事，何必急着来奏报！”到傍晚，告急的使者再次到来，说“平阳已经陷落，”这才向君主奏报。北齐国主准备回去，冯淑妃却要求君主再围猎崐一次，北齐国主听从了她的要求。

周齐王宪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图进取。齐人焚桥守险，军不得进，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鸡栖原，伐柏为庵以立营。椿，广之弟也。

北周的齐王宇文宪攻下洪洞、永安二座城池，准备进一步攻取其他地方。北齐焚烧了桥梁据险防守，北周的军队无法前进，便驻屯在永安。派永昌公宇文椿在鸡栖原驻屯，砍伐柏树建造小屋作为军营。宇文椿是宇文广的弟弟。

癸酉，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分军出汾水关，自帅大军上鸡栖原。宇文盛遣人告急，齐王宪自救之。齐师退，盛迫击，破之。俄而椿告齐师稍逼，宪复还救之。与齐对陈，至夜不战。会周主召宪还，宪引兵夜去。齐人见柏庵在，不之觉，明日，始知之。齐主使高阿那肱将前军先进，仍节度诸军。

癸酉（二十八日），北齐后主分出一万军队向千里径进发，又分出军队向汾水关，自己统率大军上鸡栖原。宇文盛派人告急，齐王宇文宪自己率领军队去救援。北齐军队退走，宇文盛在后面追击，将北齐军队打败。不多久宇文椿报告北齐军队逐渐逼近，宇文宪又返回救援。他的军队列阵和北齐军队对峙，到夜晚时还不跟对方作战。恰巧北周国主召宇文宪回去，他便领着军队在晚上撤退。北齐方面看到柏树的小房子还在，所以没有发觉，到第二天，才知道宇文宪的军队撤走了。北齐后主派高阿那肱率领前军先行进发，仍旧节制调度其他军队的行动。

甲戌，周以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之。

甲戌（二十九日），北周任命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人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下一万精兵在这里镇守。

十一月，己卯，齐主至平阳。周主以齐兵新集，声势甚盛，且欲西还以避其锋。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谏曰：“以陛下之圣武，乘敌人之荒纵，何患不克！若使齐得令主，君臣协力，虽汤、武之势，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无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为陛下奉耳。”军正京兆王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奖周室，一战而扼其喉。取乱侮亡，正在今日。释之而去，臣所未谕。”周主虽善其言，竟引军还。忻，贵之子也。

十一月，己卯（初四），北齐后主到平阳。北周国主认为北齐军队刚刚集结，声势很盛，打算向西面回去避开对方的锋芒。开府仪同大将军宇文忻劝说道：“以陛下的圣明威武，乘敌人的荒淫放纵，何必担心不能攻克他们！如果齐国出现一个好的君主，君臣同心协力，那么就是有商汤、周武王的声势，也不易讨平对方。现在齐国的君主昏庸、臣僚愚蠢，军队没有斗志，虽有百万之众，实际上是送给陛下的。”军正京兆王说：“齐国的纲纪败坏，到目前已经有两代了。上天庇护嘉奖我们周王室，经过一战而扼住对方的咽喉。古人说的攻取动乱欺凌败亡之国，正在今天。放过他们而自己退走，臣实在不能理解。”北周国主虽然认为他的话有理，但还是带领军队返回了。宇文忻是宇文贵的儿子。

周主留齐王宪为后拒，齐师追之，宪与宇文忻各将百骑与战，斩其骁将贺兰豹子等，齐师乃退。宪引军渡汾，追及周主于玉壁。

北周国主留下齐王宇文宪作为后面的阻击部队，北齐军队追来，宇文宪和宇文忻各领一百名骑兵和他们战斗，杀死北齐的勇将贺兰豹子等人，北齐军队便退走。宇文宪带领军队度过汾水，在玉壁追上了北周国主。

齐师遂围平阳，昼夜攻之。城中危急，楼堞皆尽，所存之城，寻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外援不至，众皆震惧。梁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军民、妇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齐人作地道攻平阳，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齐主敕且止，召冯淑妃观之。淑妃妆点，不时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淑妃欲往观之。齐主恐弩矢及桥，乃抽攻城木造远桥。齐主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

北齐军队便围困了平阳，昼夜发起进攻。城里形势危急，城上的敌楼和矮墙都被夷平，残存的城墙，只有六七尺高。双方或是短兵相接，或是马匹可以随意从城墙上进出，城外的援兵不来，人们都感到震惊害怕。梁士彦慷慨从容，对将士们说：“如果今天战死，我一定先你们而死。”于是大家激昂奋起，喊声动地，无不以一当百。北齐军队稍稍后退，梁士彦下令妻妾、军民、妇女崐，昼夜修城，三天修好。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率兵六万驻屯在涑川，远远地为平阳声援。北齐挖掘地道进攻平阳，城下陷了好几丈，将士们乘势准备进入城内。北齐后主下令暂时停止，把冯淑妃召来一同观看。冯淑妃穿衣打扮，没有及时到来，北周人用木头堵住了下陷的地方，平阳城便没有被攻克。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的石头上有圣人的遗迹，冯淑妃想去那里观看。北齐后主恐怕对方的箭会射到桥上，便抽调用来攻城的大木头在离城较远的地方造了一座桥。北齐后主和冯淑妃过桥时，桥梁损坏，到晚上才返。

癸巳，周主还长安。甲午，复下诏，以齐人围晋州，更帅诸军击之。丙申，纵齐降人使还。丁酉，周主发长安；壬寅，济河，与诸军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显，遣齐王帅所部先向平阳。戊申，周主至平阳。庚戌，诸军总集，凡八万人，稍进，逼城置陈，东西二十余里。

癸巳（十八日），北周国主回长安。甲午（十九日），再次下诏，因为北齐围困晋州，又统率军队前往攻打。丙申（二十一日），释放北齐的投降者让他们回去。丁酉（二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长安出发；壬寅（二十七日），渡过黄河，和各路军队会合。十二月，丁未（初三），北周国主到高显，派齐王宇文宪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向平阳进发。戊申（初四），北周国主到平阳。庚戌（初六），各路军队一齐集中，有八万人，逐渐向前推进，兵临城下摆开阵势，东西绵延有二十多里地。

先是齐人恐周师猝至，于城南穿堑，自乔山属于汾水；齐主大出兵，陈于堑北，周主命齐王宪驰往观之。宪复命曰：“易与耳，请破之而后食。”周主悦，曰：“如汝言，吾无忧矣！”周主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陈，所至辄呼主帅姓名慰勉之。将士喜于见知，咸思自奋。将战，有司请换马。周主曰：“朕独乘良马，欲何之！”周主欲薄齐师，碍暂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

起先北齐恐怕北周的军队突然来到，在城南凿通护城河，从乔山连接到汾水；北齐后主派出大批军队，在护城河的北面列阵，北周国主命令齐王宇文宪驰马去那里观察。宇文宪回来报告说：“这很好对付，请先攻破然后吃饭。”北周国主很高兴，说：“如果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就不担心了！”北周国主骑着平时所用的马匹，由几个人跟随到来到阵前巡视，所到之处就称呼主帅的姓名予以慰问鼓励。将士们对被国君了解信任感到很高兴，都想奋勇作战。临战前，随从官员请君主换马。北周国主说：“朕独自一人骑着骏马，要到哪里去！”北周国主要逼近北齐军队，由于有护城河的阻碍而停下来，从早上直到下午，双方相持不下。

齐主谓高阿那肱曰：“战是邪？不战是邪？”阿那肱曰：“吾兵虽多，堪战不过十万，病伤及绕城樵者复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时邪！不如勿战，却守高梁桥。”安吐根曰：“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著汾水中耳！”齐主意未决。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堑南引。周主大喜，勒诸军击之。

北齐后主对高阿那肱说：“是打对？还是不打对？”高阿那肱说：“我们军队的人数虽多，但能作战的不过十万人，其中生病负伤和在城四周打柴做饭的又占三分之一。从前攻打玉壁时，援军一到就马上退走。今天的将士，怎能胜过神武皇帝时代的将士！倒不如不打，退守高梁桥。”安吐根说：“一小撮贼人，只不过是在马背上刺杀捉住他们，然后扔在汾水中而已！”北齐后主还是犹豫不决。一些太监们说：“他是天子，陛下也是天子。他尚且能从老远的地方来，我们为什么只是守着护城河表示出怯弱！”北齐国主说：“这话说得对。”于是填塞了护城河把水引向南面。北周国主听到后非常高兴，统率各路军队发起攻击。

兵才合，齐主与冯淑妃并骑观战。东偏少却，淑妃怖曰：“军败矣！”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谏曰：“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亏伤，陛下舍此安之！马足一动，人情骇乱，不可复振。愿速还安慰之！”武卫张常山自后至，亦曰：“军寻收讫，甚完整。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齐主将从之。穆提婆引齐主肘曰：“此言难信。”齐主遂以淑妃北走。齐师大溃，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安德王延宗崐独全军而还。

双方军队刚接触，北齐后主和冯淑妃一起骑着马去观战。东面的部分军队稍稍后退，冯淑妃害怕说：“我们的军队打败了！”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说：“皇上快离开！皇上快离开！”北齐后主就和冯淑妃退奔高梁桥。开府仪同三司奚长向后主劝阻说：“军队半进半退，是作战时的常规。目前士兵们都完全整齐，没有受到挫折死亡，陛下离开这里又到哪里去！马脚一动，人的情绪就会惊恐混乱，不能重新振作。希望陛下迅速回去安慰他们！”武卫张常山从后面赶到，也说：“军队很快就收拢完毕，非常完整。围城的士兵也没有动摇。天子最好返回。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求天子领太监去巡看。”北齐后主将按他所说的去做。穆提婆却拉着北齐后主的胳膊说：“他的话难以相信。”北齐后主便带冯淑妃向北退走。北齐军队大败溃散，死了一万多人，军用物资器械，在几百里间被遗弃的堆积如山。唯有安德王高延宗全军而回。

齐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后声乱，唱贼至，于是复走。先是齐主以淑妃为有功勋，将立为左皇后，遣内参诣晋阳取皇后服御翟等。至是，遇于中涂，齐主为按辔，命淑妃著之，然后去。

北齐后主到了洪洞，冯淑妃正对着镜子涂脂抹粉自我欣赏，后面的声音嘈杂，高喊敌人已经到来，于是她再次逃走。原先北齐后主以为冯淑妃有功勋，准备立她为左皇后，派太监到晋阳去取皇后所穿的礼服等。这时，他们在途中相遇，北齐后主拉紧马缰绳慢步走，叫冯淑妃穿上礼服，然后离去。

辛亥，周主入平阳。梁士彦见周主，持周主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周主亦为之流涕。

辛亥（初七），北周国主进入平阳。梁士彦见到周主，用手握着周主的胡须哭泣说：“臣几乎见不到陛下了！”北周国主也动情流泪。

周主以将士疲弊，欲引还。士彦叩马谏曰：“今齐师遁散，众心皆动，因其惧而攻之，其势必举。”周主从之，执其手曰：“余得晋州，为平齐之基，若不固守，则大事不成。朕无前忧，唯虑后变，汝善为我守之！”遂帅诸将追齐师。诸将固请西还，周主曰：“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诸将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关。

北周国主由于将士疲乏困倦，准备率军回朝。梁士彦勒住周主的马规劝说：“现在齐国的军队败退逃散，人心浮动，乘他们恐惧时发起进攻，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北周君主听从了他的意见，握住他的手说：“我得到晋州，这是平定齐国的基础，如果不坚决守住，就会大事不成。朕没有前忧，只忧虑后变，你好好为我守住这里！”于是率领将士们追赶北齐军队。将领们坚持请周主西归，北周国主说：“放走乱人，祸患就会发生。你们如果有怀疑，朕将独自前去。”将领们于是不敢再说。癸丑（初九），到了汾水关。

齐主入晋阳，忧惧不知所之。甲寅，齐大赦。齐主问计于朝臣，皆曰：“宜省赋息役，以慰民心；收遗兵，背城死战，以安社稷。”齐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守晋阳，自向北朔州。若晋阳不守，则奔突厥，群臣皆以为不可，帝不从。

北齐后主进入晋阳，担忧害怕得不知怎么办。甲寅（初十），北齐大赦全国。北齐后主向朝臣们询问计策，朝臣们都说：“应该减少赋税，停止劳役，以安慰民心；收拾残存的士兵，背城拼死作战，以稳定国家。”北齐后主要把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留下镇守晋阳，自己去北朔州，如果晋阳失守，就投奔突厥，群臣们都认为不能这样，后主不听。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宿卫近臣三十余人西奔周军，周主封赏各有差。

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等宿卫近臣三十多人向西投奔北周军队，北周国主对他们分别封赏。

高阿那肱所部兵尚一万，守高壁，余众保洛女砦。周主引军向高壁，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宪攻洛女砦，拔之。有军士告阿那肱招引西军，齐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检校，孝卿以为妄。还，至晋阳，阿那肱腹心复告阿那肱谋反，又以为妄，斩之。

北齐的高阿那肱部下还有一万军队，在高壁镇守，其余的军队保卫洛女寨。北周国主率领军队指向高壁，高阿那肱望风退走。齐王宇文宪攻打洛女寨，攻克。北齐有军士举告高阿那肱招引西面的北周军队，北齐后主命令侍中斛律孝卿去检查核实，斛律孝卿认为是胡说。他回到晋阳，高阿那肱的心腹又向他崐举告高阿那肱谋反，斛律孝卿又认为这是胡说，将举告人杀死。

乙卯，齐主诏安德王延宗、广宁王孝珩募兵。延宗入见，齐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于北朔州。

乙卯（十一日），北齐后主诏令安德王高延宗、广宁王高孝珩征兵。高延宗进见北齐后主，后主告诉他自己要去北朔州，高延宗哭着劝阻，后主不听，秘密地派左右先把皇太后、太子送到北朔州。

丙辰，周主与齐王宪会于介休。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降，以为上柱国，封郇公。

丙辰（十二日），北周后主和齐王宇文宪在介休会合。北齐开府仪同三司韩建业举城投降，被北周任命为上柱国，封为郇公。

是夜，齐主欲遁去，诸将不从。丁巳，周师至晋阳。齐主复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谓曰：“并州兄自取之，儿今去矣！”延宗曰：“陛下为社稷勿动。臣为陛下出死力战，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计已成，王不得辄沮！”齐主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奔突厥，从官多散。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向邺。时唯高阿那肱等十余骑从，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继至，得数十人与俱。

当天晚上，北齐国主准备逃走，将领们都不肯跟从。丁巳（十三日），北周军队到晋阳。北齐后主再次大赦全国，把年号改为隆化。任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辖山西的军队，对他说：“并州请兄长自己取走，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高延宗说：“陛下应该替国家着想不要走。臣愿意为陛下拼死作战，一定能把他们打败。”穆提婆说：“天子大计已定，安德王不能屡加阻挠！”北齐后主便在晚上破五龙门出走，要投降突厥，随从的官员纷纷散去。领军梅胜郎勒住后主的马加以规劝，这才返回邺城。当时只有高阿那肱等十几人骑马跟随，广宁王高孝珩、襄城王高彦道相继来到，只有几十人和后主在一起。

穆提婆西奔周军，陆令萱自杀，家属皆诛没。周主以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谕齐群臣曰：“若妙尽人谋，深达天命，官荣爵赏，各有加隆。或我之将卒，逃逸彼朝，无问贵贱，皆从荡涤。”自是齐臣降者相继。

穆提婆向西投奔北周军队，陆令萱自杀，她的家属都被诛杀。北周国主任命穆提婆为柱国、宜州刺史。下诏告示北齐的群臣说：“如果能竭力献计献策，深深通晓上天的意旨，就能授官赏爵，各有所加。如果我们的将领士兵，逃到齐朝，不论贵贱，一律加以扫荡歼灭。”因此北齐官吏都相继向北周投降。

初，齐高祖为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太原白建典骑兵曹，皆以善书计、工簿帐受委任。及齐受禅，诸司咸归尚书；唯二曹不废，更名二省。邕官至录尚书事，建官至中书令，常典二省，世称“唐、白”。邕兼领度支，与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谮之，齐主敕侍中斛律孝卿总知骑兵、度支。孝卿事多专决，不复询禀。邕自以宿习旧事，为孝卿所轻，意甚郁郁。及齐主还邺，邕遂留晋阳。并州将帅请于安德王延宗曰：“王不为天子，诸人实不能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诏曰：“武平孱弱，政由宫竖，斩关夜遁，莫知所。，王公卿士，猥见推逼，今祗承宝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沭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为将帅。敬显，贷文之子也。众闻之，不召而至者，前后相属。延宗发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籍没内参十余家。齐主闻之，谓近臣曰：“我宁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见士卒，皆亲执手称名，流涕呜咽，众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敌。

当初，神武帝高欢是东魏丞相，任命唐邕主管外兵曹，太原人白建主管骑兵曹，两人都因善于文字筹算、精于管理账目册籍而被委任。等到北齐禅受东魏的帝位以后，其他部门都归入尚书省；只有上述二曹没有废除，而是改名外兵省、骑兵省。唐邕当官到录尚书事，白建当官到中书令，常常主管这二省，当时被人称为“唐、白”。唐邕兼管度支省，与高阿那肱有矛盾，高阿那肱便向齐主说唐邕的坏话，北齐后主敕令侍中斛律孝卿总知骑兵省、度支省。斛律孝卿处理事情往往独断专行，不再征求唐邕的意见。唐邕自以为熟悉这二省的情况，因为被斛律孝卿轻视，心里非常抑郁。到北齐国主回到邺城以后，唐邕便留在晋阳。并州的将帅请求安德王高延宗说：“您不当天子，大家实在不能为您安德王出死力。”高延宗不得已，戊午（十四日），即位当皇帝。下诏书崐说：“当今皇帝懦弱无能，朝政由宫里的小人把持，破关在晚上逃遁，不知去了哪里。辱承王公卿士推戴相强，现在只得继承皇帝的大位。”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德昌”。任命晋昌王唐邕为宰相，齐昌王莫多娄敬显、沭阳王右卫大将军段畅、开府仪同三司韩骨胡等人为将帅。莫多娄敬显是莫多娄贷文的儿子。大家听到消息，不召而来的人，前后连续不断。高延宗散发王府中的储藏和后宫里的美女赏赐给将士们，查抄没收了十几家太监。北齐后主听说后，对近臣说：“我宁愿让周朝得到并州，不愿让安德王得到它。”左右的近臣说：“理当如此。”高延宗看见士兵时，都亲自握住他们的手称呼他们的姓名，众人流泪悲泣出声，争着为他效死；儿童妇女，也都登上房顶捋起衣袖，投掷砖头石块抵抗敌人。

己未，周主至晋阳。庚申，齐主入邺。周师围晋阳，四合如黑云。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娄敬显、韩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畅拒城东，自帅众拒齐王宪于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后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奋大往来督战，劲捷若飞，所向无前。和阿干子、段畅以千骑奔周军。周主攻东门，际昏，遂入之，进焚佛寺。延宗、敬显自门入，夹击之，周师大乱，争门，相填压，塞路不得进。齐人从后斫刺，死者二千余人。周主左右略尽，自拔无路。承御上士张寿牵马首，贺拔伏恩以鞭拂其后，崎岖得出。齐人奋击，几中之。城东道厄曲，伏恩及降者皮子信导之，仅得免，时已四更。延宗谓周主为乱兵所杀，使于积尸中求长鬣者，不得。时齐人既捷，入坊饮酒，尽醉卧，延宗不复能整。

己未（十五日），北周国主到晋阳。庚申（十六日），北齐后主进入邺城。北周军队包围了晋阳，他们的军衣和旗帜都是黑色，所以城的四面就像黑云一般。安德王高延宗命令莫多屡敬显、韩骨胡在城南抵抗，和阿干子、段畅在城东抵抗，自己率领众军在城北抵抗北周的齐王宇文宪。高延宗身体肥胖，前看象仰面朝天，后看像俯伏在地，人们常常取笑他的模样。这时，他挥舞长矛来回督战，强劲有力敏捷得象飞一般，指向哪里，谁也抵挡不住。和阿干子、段畅率领一千骑兵直奔北周的军队。北周国主进攻晋阳的东门，当时天色昏暗，便进到城里，放火焚烧城里的佛庙。高延宗、莫多屡敬显从城门进入，两面夹击，北周军队大乱，争着逃出城门，城门间人群填塞挤压，堵住了道路无法前进。北齐人从后刀砍矛刺，北周军队死了二千多人。北周国主左右的人几乎都已死散，自己走投无路。承御上士张寿牵着马头，贺拔伏恩用鞭子抽打马的后部，困难艰险地出了城。齐人奋勇追击，几乎打中了他。晋阳城东的道路狭隘弯曲，贺拔伏恩和投降北周的皮子信在前面带路，这才幸免于死，这时已经是深夜四更。高延宗以为北周国主已经被乱兵所杀，派人在堆积的尸体中寻找留有长胡须的人，没有找到。当时北齐人打了胜仗，到街坊间饮酒，都喝醉了睡在地上，高延宗无法整理队伍。

周主出城，饥甚，欲遁去，诸将亦多劝之还。宇文忻勃然进曰：“陛下自克晋州，乘胜至此。今伪主奔波，关东响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破竹之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齐王宪、柱国王谊亦以为去必不免，段畅等又盛言城内空虚。周主驻马，鸣角收兵，俄顷复振。辛酉，还攻东门，克之。延宗战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马执其手，延宗辞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两国天子，非有怨恶，直为百姓来耳。终不相害，勿怖也。”使复衣帽而礼之。唐邕等皆降于周。独莫多娄敬显奔邺，齐主以为司徒。

北周国主出城以后，非常饥饿，想逃走，将领们也多劝他回去。宇文忻发怒变色而进言：“陛下从攻克晋州以来，乘胜到了这里。现在各国的伪主劳碌奔逃，关东一带响声震天，自古以来用兵，没有像这次的盛大。昨天破城时，由于将士轻敌，所以遭受一点挫折，这又何必放在心上！大丈夫应当从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现在破竹之势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放弃它而离去！”齐王宇文宪、柱国王谊也认为不能放弃离开，段畅又极力说晋阳城里已经空虚。北周国主于是勒马停止后撤，吹响号角集合军队，不多久军势重新振作。辛酉（十七日），早晨，返回攻打东门，终于攻克。高延宗在作战中力量用尽，跑到城北，被北周军队捉住。北周国主下马握住他的手，高延宗辞谢说：“我是死人的手，怎敢靠近天子！”北周国主说：“两个国家的天子，并非有怨仇憎恨，都是为了救老百姓而来的，我终究不会加害于您，不必害怕。”请他重新穿戴起衣帽而待之以礼。唐邕等都投降了北周。只有莫多屡敬显逃奔到邺城，北齐后崐主任命他为司徒。

延宗初称尊号，遣使修启于瀛州刺史任城王，曰：“至尊出奔，宗庙事重，群公劝迫，权主号令。事宁，终归叔父。”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启！”执使者送邺。

高延宗刚称皇帝时，派人写了书札给瀛州刺史任城王高，信里说：“天子出奔，国家的事情繁重，我因为王公们的劝说相强，暂时主持国家的号令。事情安定以后，皇位最终会还给叔父。”高说：“我只是一个臣子，怎能容许接受这样的书札！”把使者捉起来送到邺城。

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齐制。收礼文武之士。

壬戌（十八日），北周国主大赦全国，取消北齐的制度。招收并礼遇文武之士。

邺伊娄谦聘于齐，其参军高遵以情输于齐，齐人拘之于晋阳。周主既克晋阳，召谦，劳之。执遵付谦，任其报复。谦顿首，请赦之，周主曰：“卿可聚众唾面，使其知愧。”谦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责。”帝善其言而止。谦待遵如初。

当初北周的伊娄谦聘问北齐，他的参军高遵把北周将征伐北齐的情报通报北齐，北齐便把伊娄谦扣留在晋阳。北周国主武帝攻下晋阳以后，召见伊娄谦，对他加以慰问。捉了高遵交给伊娄谦，让他进行报复。伊娄谦对北周武帝叩头，请求赦免高遵，武帝说：“您可以召集大家向他脸上吐口水，使他知道羞愧。”伊娄谦说：“以高遵的罪行，不是向脸上吐口水所能责备的。”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对而没有责罚高遵。尹娄谦对待高遵一如既往。

臣光曰：赏有功，诛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异国，漏泄大谋，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赐谦，使之复怨，失政刑矣！孔子谓以德报怨者何以报德。为谦者，宜辞而不受，归诸有司，以正典刑。乃请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则美矣，亦非公义也。

臣司马光曰：赏有功，诛有罪，这是君主的责任。高遵奉命出使异国，泄漏重大的机密，这就是叛臣；北周高祖不是自己下令加以处死，却把他送给伊娄谦，使他报复怨恨，有失刑赏的教化！孔子所说的以德报怨者用什么来报德，作为伊娄谦，应当推掉而不接受，把高遵送交官府，明正典刑。他却请求君主对高遵赦免以取得个人的好名声，美倒是美了，但并不符合公义。

齐主命立重赏以募战士，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请“使任城王将幽州道兵入土门，扬声趣并州，独孤永业将洛州道兵入潼关，扬声趣长安，臣请将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战。敌闻南北有兵，自然逃溃。”又请出宫人珍宝赏将士。齐主不悦。斛律孝卿请齐主亲劳将士，为之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齐主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将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辈何急！”皆无战心。于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

北齐后主命令立重赏来征募战士，而竟然不拿出东西来。广宇王高孝珩请求：“派任城王高率领幽州道的士兵开进土门关，扬言进取并州，独孤永业率领洛州道的士兵开进潼关，扬言进取长安，臣请求率领京畿的士兵出滏口，击鼓前进迎战。敌人听到南北有兵，自然逃走溃散。”又请求取出宫女和珍宝赏给将士。北齐后主很不高兴。斛律孝卿请北齐国主亲自慰劳将士，替后主撰写文辞，并且说：“应该慷慨流泪，以感动激励人心。”北齐后主走出来，面对大家将要发布号令，却忘记了斛律孝卿告诉他的话，便大笑起来，左右的人也笑。将士们发怒说：“他们自身还这样，我们何必着急！”都没有打仗的心思。于是只好从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高官，都增加编制授给官职，或者三人或者四人，多到不可胜数。

朔州行台仆射高劢将兵侍卫太后、太子，自土门道还邺。时宦官仪同三司苟子溢犹恃宠纵暴，民间鸡彘，纵鹰犬搏噬取之；劢执以徇，将斩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谓劢曰：“子溢之徒，言成祸福，独不虑后患邪？”劢攘袂曰：“今西寇已据并州，达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辈浊乱朝廷。若得今日斩之，明日受诛，亦无所恨！”劢，岳之子也。甲子。齐太后至邺。

朔州行台仆射高劢带兵侍卫太后、太子，从土门关一路回到邺城。当时宦官仪同三司苟子溢等人还依仗君主的宠受放纵横暴，老百姓的鸡猪，被他们放出的猎鹰和猎狗搏击啮咬然后抢走；高劢捉住他们当众宣布，将要把他们处死崐；太后说情求救，得到赦免。有人对高劢说：“苟子溢之流，说话能使人遭祸得福，你难道不担心后患吗？”高劢捋起衣袖说：“现在西面的敌寇已经占领了并州，显贵的大臣们都弃职叛逃，正因为这帮家伙把朝廷搞得污浊混乱。如果我能在今天把他们杀掉，自己明天被处死，也没有遗憾！”高劢是高岳的儿子。甲子（二十日），北齐太后到邺城。

丙寅，周主出齐宫中珍宝服玩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问高延宗以取邺之策，辞曰：“此非亡国之臣所及。”强问之。乃曰：“若任城王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师趣邺，命齐王宪先驱，以上柱国陈王纯为并州总管。

丙寅（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取出北齐宫中的珍宝服用和玩赏的物品以及二千个宫女，颁赐给将士，对立功者按等级加官爵。北周国主向高延宗询问夺取邺城的计策，高延宗推辞说：“这不是亡国之臣所能回答的。”强迫他回答，高延宗才说：“如果是任城王据守邺城，那么臣无法知道。如果是当今齐主自己据守，那么陛下可以不经交锋就取得胜利。”癸酉（二十九日），北周军队进取邺城，命令齐王宇文宪为先驱，任命上柱国陈王宇文纯为并州总管。

齐主引诸贵臣入朱雀门，赐酒食，问以御周之策，人人异议，齐主不知所从。是时人情惧，莫有斗心，朝士出降，昼夜相属。高劢曰：“今之叛者，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心。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以战，若不捷，则焚台。此曹顾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决，理必破之。”齐主不能用。望气者言，当有革易。齐主引尚书令高元海等议，依天统故事，禅位皇太子。

北齐后主领着显贵大臣进朱雀门，赐给他们酒食，询问抵御北周的计策，各人的说法不一，北齐后主不知听谁的好。这时人们的心情恐惧，没有打仗的心思。朝中的士官出城投降，白天黑夜接连不断。高劢说：“现在的叛徒，很多是显贵，至于一般的士兵，还没有离心。请追回五品以上官员的家属，安置在三台，并强迫他们参加打仗，如果不能取胜，就焚烧他们家属所在的三台。这种人都顾惜自己的老婆孩子，一定会拼死作战。况且我们的军队频频败北，敌人一定轻视我们，现在背城决一死战，按理一定能打败他们。”北齐后主不采纳高劢的意见。懂星象变化的人说，朝廷将会有变革更易。北齐后主叫来尚书令高元海等人商议，决定按照武成帝禅位给他的做法，把帝位传给皇太子。

第一百七十三卷

陈纪七高宗宣皇帝中之下太建九年（乙酉、577 ）

陈纪七陈宣帝太建九年（丁酉，公元577 年）

春，正月，乙亥朔，齐太子恒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齐主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以广宁王孝珩为太宰。

春季，正月，乙亥朔（初一），北齐太子高恒即皇帝位，当时出生才八年；改年号为承光，大赦全国。尊称北齐后主为太上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上皇后。任命广宁王高孝珩为太宰。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谋伏兵千秋门，斩高阿那肱，立广宁王孝珩，会阿那肱自他路入朝，不果。孝珩求拒周师，谓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赐遣击贼，岂不畏孝珩反邪？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长安，反亦何预国家事！以今日之急，犹如此猜忌邪？”高、韩恐其为变，出孝珩为沧州刺史。相愿拔佩刀斫柱，叹曰：“大事去矣，知复何言！”

司徒莫多娄敬显、领军大将军尉相愿预谋在千秋门埋伏士兵，杀死高阿那肱，拥立广宁王高孝珩当皇帝，恰巧高阿那肱从另一条路入朝上殿，所以没有成功。高孝珩请求抗拒北周军队，对高阿那肱等人说：“朝廷不派我去打击敌人，难道不怕我高孝珩起来造反吗？高孝珩如果打败宇文邕，便到了长安，即便造反也干预不了国家的事情！象今天这样的危急，竟还如此猜忌！”高阿那肱、韩长鸾怕他要叛变，便派高孝珩出任沧州刺史。尉相愿气得拔出佩刀砍柱子，叹息说：“大事已去，还有什么可说的？”

齐主使长乐王尉世辩帅千余骑觇周师，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回顾。世辩，粲之子也。于是黄门侍朗颜之推、中书侍朗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上皇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先趣济州；癸未，幼主亦自邺东行。己丑，周师至紫陌桥。

北齐国主派长乐王尉世辩率领一千多骑兵窥测北周军队的情况，出了滏口，登上土山向西面了望，远远地看见一群乌鸦腾空而起，以为是北周军队的旗帜，立即驰马返回；到了紫陌桥，还不敢回头看。尉世辩是尉粲的儿子。于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帝到黄河以南一带招募士兵，再作策划；如果不成功，就向南投奔陈朝。得到同意。薛道衡是薛孝通的儿子。丁丑（初三），太皇太后、太上皇后从邺城先去济州；癸未（初九），北齐幼主也从邺城向东进发。己丑（十五日），北周军队到了邺城城外的紫陌桥。

辛卯，上祭北郊。

辛卯（十七日），陈宣帝到北郊祭地。

壬辰，周师至邺城下；癸巳，围之，烧城西门。齐人出战，周师奋击，大破之。

壬辰（十八日），北周军队到了邺城城下；癸巳（十九日），包围了邺城，焚烧邺城的西门。北齐士兵出城作战，北周军队奋勇攻击，大破北齐军队。

齐上皇从百骑东走，使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邺宫。周师入邺，齐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拒战，周主引见，礼之，拜仪同大将军。三藏，绍宗之子也。领军大将军渔阳鲜于世荣，齐高祖旧将也。周主先以马脑酒钟遗之，世荣得即碎之。周师入邺，世荣在三台前鸣鼓不辍，周人执之；世荣不屈，乃杀之。周主执莫多娄敬显，数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晋阳走邺，携妾弃母，不孝也；外为伪朝戮力，内实通启于朕，不忠也；送款之后，犹持两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斩之。

北齐太上皇帝由上百名骑兵跟从向东出走，派武卫大将军慕容三藏守卫邺城的宫室。北周军队进入邺城，北齐的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向北周投降。慕容三藏还抗拒战斗，北周国主召见他，待之以礼，拜仪同大将军。慕容三藏是慕容绍宗的儿子。领军大将军渔阳鲜于世荣，是神武帝时的老将。北周国主先送给他们玛瑙酒杯，鲜于世荣得到后立即将杯子打碎。北周军队进入邺城时，鲜于世荣在三台前不断地击鼓，被北周军队捉住；鲜于世荣不肯屈服，被杀死。崐北周国主捉到莫多娄敬显，数说他：“你有三条死罪：以前你从晋阳去邺城，携带小老婆同行而抛弃母亲，这是不孝；表面替齐国效力，实际上从内部向朕送情报，这是不忠；向我们表示诚意以后，却还在两者之间动摇不定，这是不信。这样的用心，不死还等侍什么！”便将他杀死。

使将军尉迟勤追齐主。

派将军尉迟勤追赶北齐国主。

甲午，周主入邺。齐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通《五经》，闻周主入邺，遽令扫门。家人怪而问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又遣小司马唐道和就中书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谕，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引入宫，使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即留内省，三宿乃归。

甲午（二十日），北周国主进入邺城。北齐的国子博士长乐熊安生，博学精通《五经》，听到北周国主到了邺城，马上叫人打扫门庭。家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一定会来看我。”不多久北周国主亲临熊家，不让熊安生叩拜，亲自搀住他的手，叫熊安生和自己坐在一起；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送给他小车和马匹供他乘用。又派小司马唐道和去北齐的中书侍郎李德林的住处宣读圣旨加以慰问，说：“讨平齐国后得到的利益，就在于得到你。”带李德林进宫，派内史宇文昂向他请教北齐的风俗政教，人物的善恶。留他在门下省，住了三个晚上才让他回家。

乙未，齐上皇渡河入济州。是日，幼主禅位于大丞相任城王。又为诏：尊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绂于瀛州，孝卿即诣邺。

乙未（二十一日），北齐太上皇帝渡过黄河到济州。这一天，幼主把皇位让给大丞相任城王高。又替高下诏：尊称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命令侍中斛律孝卿把禅位的文书和系有丝带的受命玉玺送到瀛州，斛律孝卿立即前往邺城。

周主诏：“去年大赦所未及之处，皆从赦例。”

北周国主诏令：“去年大赦所没有执行地方，一律遵照赦例执行。”

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甲士三万，闻晋州陷，请出兵击周，奏寝不报；永业愤慨。又闻并州陷，乃遣子须达请降于周，周以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北齐的洛州刺史独孤永业有三万名甲士，听到晋州陷落，请求朝廷允许自己发兵攻击北周，但奏章被压下没有上报；独孤永业很愤慨。又听到并州陷落，便派儿子独须孤达向北周请求投降，北周任命独孤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丙申，周以越王盛为相州总管。

丙申（二十二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相州总管。

齐上皇留胡太后于济州，使高阿那肱守济州关，觇候周师，自与穆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等数十人奔青州。使内参田鹏鸾西出，参伺动静；周师获之，问齐主何在，绐云：“已去，计当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折四支而死。

北齐太上皇帝把胡太后留在济州，派高阿那肱镇守济州关，观察北周军队的动静，自己和穆后、冯淑妃、幼主、韩长鸾、邓长等几十人逃奔青州。又派太监田鹏鸾去西部，刺探动静；他被北周军队抓获，问他北齐国主在哪里，田鹏鸾骗他们说：“已经离开原地，估计应当出了国境。”北周人怀疑他的话不可信，对他拷打。每打断一根肢体，田鹏鸾的话和脸色就愈加严厉，最后打断了四肢而死去。

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陈。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师，约生致齐主，屡启云：“周师尚远，已令烧断桥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宽。周师至关，阿那肱即降之。周师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系于鞍，与后、妃、幼主等十余骑南走，己亥，至南邓村，尉迟勤追及，尽擒之，并胡太后送邺。

北齐太上皇帝到了青州，就要进入陈朝的国境。而高阿那肱秘密和北周军队联络，约定一起活捉北齐国主，却屡次向太上皇帝启奏道：“周朝的军队还离得很远，我已经下令烧桥断路。”太上皇帝因此在青州停留宽慰自己。北周军队到达关隘，高阿那肱就向他们投降。北周军队很快到了青州，北齐太上皇帝高纬用袋子装了金子，系在马鞍上，和皇后、妃子、幼主等乘了十几匹马向南逃走，己亥（二十五日），到南邓村，尉迟勤追上他们，全部活捉，连同胡太崐后一起送往邺城。

庚子，周主诏：“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赠谥，并为改葬，子孙各随荫叙录，家口田宅没官者，并还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邺！”辛丑，诏：“齐之东山、南园、三台，并可毁撤。瓦木诸物，可用者悉以赐民。山园之田，各还其主。”

庚子（二十六日），北周国主诏令：“已故的斛律光、崔季舒等，应追加封赠谥号，并将他们改葬，他们的子孙各随门荫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给官职，被没收充公的奴婢田地房产，一并发还。”北周国主指着斛律光的名字说：“这个人如果还在，朕怎能来到邺城！”辛丑（二十七日），诏令：“齐国的东山、南园、三台，都可以拆除。瓦片木材一类物件，可以利用的全部赏赐给百姓。山园所占用的土地，各还原主。”

二月，壬午，上耕藉田。

二月，壬午（疑误），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的仪式。

丙午，周主宴从官将士于齐太极殿，颁赏有差。

丙午（初三），北周国主在北齐的太极殿赐宴随从的官员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丁未，高纬至邺，周主降价，以宾礼见之。

丁未（初四），高纬到邺城，北周国主走下台阶，以对待宾客的礼节接见他。

齐广宁王孝珩至沧州，以五千人会任城王于信都，共谋匡复，召募得四万余人。周主使齐王宪、柱国杨坚击之。令高纬为手书招，不从。宪军至赵州，遣二谍觇之，候骑执以白宪。宪集齐旧将，遍示之，谓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曹。今纵汝还，仍充吾使。”乃与书曰：“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不俟终日’，所望知机也！”

北齐的广宁王高孝珩到沧州，带领五千人在信都和任城王高会合，共同计划复国，征募到四万多人。北周国主派齐王宇文宪、柱国杨坚攻打他们。叫高纬写亲笔信对高招降，高不服从。宇文宪的军队到赵州，高派二名探子去侦察，反被北周的侦察骑兵捉住并报告了宇文宪。宇文宪把原先是北齐的将领召集在一起，将捉到的探子向他们示众，并说：“我所争夺的是大目标，不是你们。今天放你们回去，仍旧充当我的使者。”给高带去书信，信上说：“您的探子被我们的侦察兵捉到，我方军队中的情况，他们会向您报告。和我们打仗不是上策，这不用占卜就可以决定；防守是下策，您或许不会同意。我已经统率各路军队分道并进，和您相见已经不远，我扶着兵车上的横木到来指日可待。希望您能知道时机，不要拖延时日！”

宪至信都，陈于城南以拒之。所署领军尉相愿诈出略陈，遂以众降。相愿，以腹也，众皆骇惧。杀相愿妻子。明日，复战，宪击破之，俘斩三万人，执及广宁王孝珩。宪谓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无愧坟陵。”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又亲为孝珩洗疮傅药，礼遇甚厚。孝珩叹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诸父兄弟，无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钺，展我心力耳！”

宇文宪到了信都，高在城南列阵进行抗拒。被高任命的领军尉相愿假装到阵前巡行，便率领军队向宇文宪投降。尉相愿本来是高的心腹，大家为此感到惊恐害怕。高便杀掉尉相愿的妻儿。第二天，又进行战斗，被宇文宪打败，俘虏和杀死的有三万人，高和广宁王高孝珩被捉住。宇文宪对高说：“任城王何苦至此！”高说：“下官是神武皇帝的儿子，十五个兄弟，只有我侥幸活下来，遇到国家被推翻，死而无愧于祖先。”宇文宪佩服他的雄壮豪迈，命令归还他的妻儿。宇文宪又亲自为高孝珩洗疮涂药，礼遇很厚。高孝珩叹道：“除神武皇帝以外，我的父辈和兄弟，没有一个能活到四十岁的，这是命运注定的。继位的国君缺乏独特见解的明察，宰相不能担负国家重任的委托，遗憾的是我不能掌握兵符，授予我兵权，以施展我的用心和能力！”

齐王宪善用兵，多谋略，得将士心。齐人惮其威声，多望风沮溃。刍牧不扰，军无私焉。

齐王宇文宪善于用兵，足智多谋，得到将士的爱戴。北齐军队害怕他的威崐名，都望风溃散。北周军队对百姓放牧的牲口不加侵扰，军队遵守纪律。

周主以齐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齐之重镇，士卒骁勇。前长史赵穆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阳王绍义。绍义至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余城皆应之。绍义与灵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兴，而肆州已为周守，前队二仪同以所部降周。周兵击显州，执刺史陆琼，复攻拔诸城。绍义还保北朔州。周东平公神举将兵逼马邑，绍义战败，北奔突厥，犹有众三千人。绍义令曰：“欲还者从其意。”于是辞去者太半 .突厥佗钵可汗常谓齐显祖为英雄天子，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凡齐人在北者，悉以隶之。

北周国主任命北齐的降将封辅相为北朔州总管。北朔州是北齐的重镇，士兵强悍勇敢。前长史赵穆等人曾预谋捉住封辅相在瀛州迎接任城王高，没有成功，便迎接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高绍义到马邑，从肆州以北的二百八十多座城池都起来响应。高绍义和灵州刺史袁洪猛领兵发兵向南，打算夺取并州。到了新兴时，肆州已经被北周军队占领，高绍义的前队中有二名仪同率领部下向北周投降。北周军队向显州进攻，捉住显州刺史陆琼，又攻克其他城池。高绍义回师保卫北朔州。北周东平公宇文神举领兵逼近马邑，高绍义被打败，向北逃奔突厥，还有三千部众。高绍义下令说：“想回去的人可以听便。”于是超过半数的人都离去了。突厥的佗钵可汗常说文宣帝是英雄天子，因为高绍义的踝关节两侧各有两个骨突，很象文宣帝，所以对他非常喜爱看重；凡是在突厥的北齐人，都由高绍义管理。

于是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不下，其余皆入于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高宝宁者，齐之疏属，有勇略，久镇和龙，甚得夷、夏之心。周主于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宫及六府官。

于是北齐的行台、州、镇中，只有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宝宁没有降服，其他地方都并入北周。一共得到五十州，一百六十二郡，三百八十县，三百另三万二千五百户。高宝宁是北齐皇室的远支，勇敢有胆略，长久在和龙镇守，很得夷人和汉人的人心。北周国主在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各州设置总管府，相、并二州分别设置宫室和六府官。

周师之克晋阳也，齐使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齐已亡。佗钵可汗处永安于吐谷浑使者之下，永安言于佗钵曰：“今齐国已亡，永安何用余生！欲闭气自绝，恐天下谓大齐无死节之臣；乞赐一刀，以显示远近。”佗钵嘉之，赠马七十匹而归之。“

北周军队攻克晋阳时，北齐派开府仪同三司纥奚永安向突厥求救，他刚到突厥，北齐已经灭亡。佗钵可汗把纥奚永安安排在吐谷浑使者之下，纥奚永安对佗钵可汗说：“现在齐国已经灭亡，我何必留此残生！本准备屏气自尽，只怕天下人说我们大齐朝没有殉节而死的臣子，请求给我一刀，死后可以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我的心迹。”佗钵可汗对他表示赞许，送给七十匹马让他回去。

梁主入朝于邺。自秦兼天下，无朝之礼，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积，致饩，设九傧、九介，受享于庙，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劳宾，还贽，致享，皆如古礼。周主与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弹琵琶。梁主起舞，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周主大悦，赐赉甚厚。

后梁国主到邺城朝见北周君主。自从秦始皇兼并天下以后，朝见礼制久已废缺，这时才开始命令有关部门拟订礼节：如致送薪米、致送活羊，设九个宾相、九个传达，在宗庙中设宴款待，三公、三孤、六卿向后梁国主献食，慰劳宾客、还礼、宴享宾客等，都依照古礼。北周国主设宴款待后梁国主，酒喝到高兴时，北周国主亲自弹琵琶。后梁国主起立跳舞，说：“陛下既然亲自演奏琵琶，臣怎敢不象百兽那样起舞！”北周国主听了大为高兴，赏赐给他很多东西。

乙卯，周主自邺西还。

乙卯（十二日），北周国主从邺城西回长安。

三月，壬午，周诏：“山东诸军，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不拘此数。”

三月，壬午（初九），北周下诏：“山东各州的总管，分别推荐二名通晓经术办事能干的人；如果有特殊的才能，超出寻常与众不同的人，可以不受人崐数的限制。”

周主之擒尉相贵也，招齐东雍州刺史傅伏，伏不从。齐人以伏为行台右仆射。周主既克并州，复遣韦孝宽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将军、武乡公告身及金、马脑二酒钟赐伏为信。伏不受，谓孝宽曰：“事君有死无贰。此儿为臣不能竭忠，为子不能尽孝，人所雠疾，愿速斩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邺还，至晋州，遣高阿那肱等百余人临汾水召伏。伏出军，隔水见之，问：“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帅众入城，于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然后降。周主见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对曰：“臣三世为齐臣，食齐禄，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周主执其手曰：“为臣当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卫，授上仪同大将军。敕之曰：“若亟与公高官，恐归附者心动。努力事朕，勿忧富贵。”他日，又问：“前救河阴得何赏？”对曰：“蒙一转，授特进、永昌郡公。”周主谓高纬曰：“朕三年教战，决取河阴。正为傅伏善守，城不可动，遂敛军而退。公当时赏功，何其薄也！”

北周国主捉拿尉相贵时，曾经招降北齐东雍州刺史傅伏，傅伏不肯。北齐任命傅伏为行台右仆射。北周国主攻下并州以后，又派韦孝宽去招降，叫他的儿子送去上大将军、武乡公等官爵的委任状和用金子、玛瑙制成的酒杯作为凭据。傅伏不肯接受，对韦孝宽说：“我服事国君除殉死以外没有其他想法。这个孩子作为臣子不能尽忠，作为儿子又不能尽孝，为人人憎恨痛骂，希望你赶快把他杀掉以昭示天下！”北周国主从邺城返回时，到了晋州，派高阿那肱等一百多人在汾水边召傅伏来。傅伏派出军队，隔河见到他们，便问：“天子现在哪里？”高阿那肱说：“已经被捉住了。”傅伏仰天大哭，率领军队进城，在官署的厅堂前面向北方悲伤痛哭，哭了很久，然后向北周投降。北周国主见到他说：“为什么不及早投诚？”傅伏流泪回答说：“我家三代是齐国的臣子，吃的是齐国的俸禄，没有殉国，羞见天地！”北周国主握住他手说：“做臣子的应当这样。”便把自己食用的羊排骨赏给傅伏，说：“骨亲肉疏，所以把骨头交给你。”便派他充当官廷的值宿禁卫，授给上仪同大将军的官职，说：“如果马上让你做高官，怕归附的人嫉妒。你只要努力侍奉朕，不必担心富贵。”另一天，又问他：“以前救援河阴时得到什么赏赐？”回答道：“蒙皇帝迁调官职一次，授给特进、永昌郡公。”北周国主对高纬说：“朕指挥打仗三年，决心攻下河阴。正由于傅伏善于防守，城不可动，便收拾军队而退走。您当时对他功劳的赏赐，为什么如此微薄！”

夏，四月，己巳，周主至长安，置高纬于前，列其王公于后，车舆、旗帜、器物，以次陈之。备大驾，布六军，奏凯乐，献俘于太庙。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高纬为温公，齐之诸王三十余人，皆受封爵。周主与齐君臣饮酒，令温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其傅婢禁止之。

夏季，四月，乙巳（初三），北周国主到长安，把高纬安排在前面，把北齐的王公排在后面，车辆、旗帜、器物，依次排列。准备好出行的“大驾”所应具备的全部人员仪仗，由公卿奉引，太仆驾车，六军排开队列，高奏凯旋的音乐，到太庙举行献俘的仪式。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戊申（初六），封高纬为温公，北齐的三十多个王，都受到封爵。北周国主和北齐的君臣一同饮酒，叫温公为大家跳舞。高延宗悲伤到不能克制自己，屡次要服毒自尽，都被周围的婢女劝止。

周主以李德林为内史上士，自是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并以委之。帝从容谓群臣曰：“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复见其为齐朝作诏书移檄，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神武公纥豆陵毅对曰：“臣闻麒麟凤皇，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凤皇，得之无用，岂如德林，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北周国主武帝任命李德林为内史上士，此后凡是武帝的诏诰格式和对潼关以东人物的任用，全都委托给他。武帝曾在闲谈时对群臣说：“我以前只听说李德林的名字，又常见到他为齐朝所写的诏书公文，正认为他是天上的人才，怎么敢说今天能为我所用。”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麒麟凤凰，是王者的祥瑞，可用德行来感化它们，不能用强力得到它们。麒麒凤凰，得到了也没有用处，怎么象李德林那样，既是祥瑞而且有用！”武帝大笑说：“真是您所说的那样。” 己巳，周主享太庙。

己巳（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

五月，丁丑，周以谯王俭为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五月，丁丑（初五），北周任命谯王宇文俭为大冢宰。庚辰（初八），任命杞公宇文亮为大司徒，郑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应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

己丑，周主祭方丘。诏以：“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皆晋公护专政时所为，事穷壮丽，有逾清庙，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又诏：“并、邺诸堂殿壮丽者准此。”

己丑（十七日），北周国主到方丘祭地。诏告：“天子的寝室会议、崇信、含仁、云和、思齐等殿，都是晋公宇文护专政时所兴建的，穷极壮丽的能事，超过宗庙的规模，可以全部拆毁。雕饰的物件，可以赐给贫民。修缮建造的事宜，务必简单朴素。”又诏告：“并、邺的各处壮丽的厅堂宫殿照此办理。”

臣光曰：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臣司马光曰：周武帝可以称得上善于对待胜利了！别人得到胜利后就更加奢侈，周武帝胜利后却更加节俭。

六月，丁卯，周主东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八月，壬寅，议定权衡度量，颁之于四方。

六月，丁卯（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东部巡视。秋季，七月，丙戌（十五日），驾临洛州。八月，壬寅（初二），议定度量衡制度，向四方颁布。

初，魏虏西凉之人，没为隶户，齐氏因之，仍供厮役。周主灭齐，欲施宽惠，诏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杂役之徒，独异常宪，一从罪配，百代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凡诸杂户，悉放为民。”自是无复杂户。

当初，北魏俘虏了西凉人，便没入官府当奴隶户，北齐沿袭北魏的做法，奴隶户仍旧为官府服劳役。北周国主灭掉北齐，要对这些人给予宽恕恩惠，下诏说：“犯罪不能株连后代，是古代已有的法律。从事杂役的犯人，唯独异于常法，一旦犯罪发配，百代都得不到赦免，惩罚既已无穷无尽，正常的刑法还怎么执行！凡属于这类杂户，全都释放为民。”从此以后就没有杂户。

甲子；郑州获九尾狐，已死，献其骨。周主曰：“瑞应之来，必彰有德。若五品时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无其时，恐非实录。”命焚之。

甲子（二十四日），郑州捉到有九尾的狐狸，当时已经死了，于是把骨骼献上。北周国主说：“天降祥瑞，一定是显扬世上有德之人。如果五伦常行，天下和平，才能出现此种祥瑞。现在没有这样的时势，恐怕不符合实际。”命令把骨骼烧掉。

九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听衣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余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九月，戊寅（初八），北周下诏：“平民百姓以上的人，可以穿用绸、绵绸、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布等九种材料做的衣服，其余的一概禁止。朝祭时的服装，不受这种制度的限制。”

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邺。

冬季，十月，戊申（初九），北周国主去邺城。

上闻周人灭齐，欲争徐、兖，诏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诸军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将军惠觉摄行州事。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帅众拒战，戊午，明彻击破之。士彦婴城自守，明彻围之。

陈宣帝听到北周灭亡了齐国，想和北周争夺徐州、兖州，下诏南兖州刺史、司空吴明彻督率军队进行讨伐，任命吴明彻的长子吴戎昭、将军惠觉代理州事。吴明彻的军队到了吕梁，北周的徐州总管梁士彦率领军队抵抗，戊午（十九日），被吴明彻打败。梁士彦据城自守，被吴明彻的军队包围。

帝锐意以为河南指麾可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谏曰：“师老将骄，不宜过穷远略。”帝怒，以为沮众，出为豫章内史。未行，有飞章劾景历在省赃污狼籍，坐免官，削爵土。陈宣帝一心认为河南很容易平定。中书通事舍人蔡景历规劝说：“军队老迈将领骄傲，不宜穷兵远攻。”宣帝大怒，认为是破坏大家的斗志，把蔡景历派出担任豫章内史。他还没有出发，有紧急的奏章弹劾蔡景历在中书省有贪赃行为，声名很坏，因此被免去官职，取消了爵号和封地。

周改葬德皇帝于冀州，周主服，哭于太极殿；百官素服。

北周将德皇帝宇文肱在冀州改葬，北周国主穿了丧服，在太极殿大哭，百官都穿白色的丧服。

周人诬温公高纬与宜州刺史穆提婆谋反，并其宗族皆赐死。众人多自陈无之，高延宗独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纬弟仁英以清狂，仁雅以喑疾得免，徙于蜀。其余亲属，不杀者散配西土，皆死于边裔。

北周有人诬告温公高纬和宜州刺史穆提婆合谋造反，下令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族赐死。众人都自已申辩没有这件事，高延宗却独自捋起衣袖哭泣而不说话，用辣椒塞在自己的口里而死。只有高纬的弟弟高仁英由于是白痴，高仁雅由于是哑巴而得到赦免，被徙移到四川。其他亲属，不杀的被分散发配到长安西边的州郡，都死在边境。

周主以高妻卢氏赐其将斛斯徵。卢氏蓬首垢面，长斋，不言笑。徽放之，乃为尼。齐后、妃贫者，至以卖烛为业。

北周国主把高的妻子卢氏赏给将军斛斯征。卢氏蓬头垢面，一直吃素，不说不笑。斛斯征便放了她，于是做了尼姑。北齐皇后、贫穷的妃子，甚至以卖蜡独为业。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为道王，兑为蔡王。

十一月，壬申（初三），北周立皇子宇文充为道王，宇文兑为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将军王轨将兵救徐州。

癸酉（初四），北周派上大将军王轨带兵援救徐州。

初，周人败齐师于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未暇收敛；稽胡乘间窃出，并盗而有之。仍立刘蠡升之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改元石平。

起初，北周在晋州打败北齐军队，乘胜追逐北上，北齐人所丢弃的盔甲兵器，来不及收罗集中；稽胡钻空子偷偷出动，将丢弃的东西全都盗走。仍旧立刘蠡升的孙子刘没铎为君主，称圣武皇帝，改年号为石平。

周人既克关东，将讨稽胡，议欲穷其巢穴。齐王宪曰：“步落稽种类既多，又山谷险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且当翦其魁首，余加慰抚。”周主从之，以宪为行军元帅，督诸军讨之。至马邑，分道俱进。没铎分遣其党天柱守河东，穆支守河西，据险以拒之。宪命谯王俭击天柱，滕王击穆支，并破之，斩首万余级。赵王招击没铎，禽之，余众皆降。

北周攻克北齐以后，将讨伐稽胡，商议要直捣他们的巢穴。齐王宇文宪说：“步落稽的种类很多，又在山谷险峻的地方，只靠朝廷军队的一次行动，不能将他们全部消灭。应当除掉他们的首领，对众人加以慰劳安抚。”北周国主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命宇文宪为行军元帅，督率军队进行讨伐。大军抵达马邑后，分路并进。刘没铎分派党羽天柱防守西河以东，穆支防守西河以西，据险进行抗拒。宇文宪命令谯王宇文俭进攻天柱，滕王宇文进攻穆支，将他们都打败，杀死一万多人。赵王宇文招进攻刘没铎，将他活捉，其余兵众全部投降。

周诏：“自永熙三年以来，东土之民掠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没为奴婢者，并放为良。”又诏：“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减之。”

北周诏令：“自永熙三年以来，东部的百姓被抢走当奴婢、以及攻克江陵时被没入官府当奴婢的平民百姓，都放归民间。”又诏令：“后宫只设置妃子二人，女官三人，御女三人，除此以外都减掉。”

周主性节俭，常服布袍，寝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每行兵，亲在行陈，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抚将士有恩，而明察果断，用法严峻。由是将士畏威而乐为之死。

北周国主生性节俭，常常穿布袍，睡觉时盖布被，后宫不过十几人；每逢行军作战，亲自在军队里，徒步在山谷里行走，这是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安抚将士给予恩惠，而且明察果断，用法严峻，因此将士们虽然怕他的威严但乐意为他而死。己亥晦，日有食之。

己亥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周初行《刑书要制》：群盗赃一匹，及正、长隐五丁、若地顷以上，皆死。

北周开始实行《刑书要制》：凡盗窃一匹赃物，以及闾正、里正、族正、保长、党长隐满五个丁口、一百亩地以上的，都处死。

十二月，戊申，新作东宫成，太子徙居之。

十二月，戊申（初十），陈朝新建的东宫落成，皇太子迁到那里居住。

庚申，周主如并州，徙并州军民四万户于关中。戊辰，废并州宫及六府。

庚申（二十二日），北周国主去并州，将并州的四万户军民迁移到关中地区。戊辰（三十日），废除并州的宫室和六府。

高宝宁自黄龙上表劝进于高绍义，绍义遂称皇帝，改元武平，以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助之。

高宝宁从黄龙上表劝高绍义当皇帝，高绍义于是做了皇帝，改年号为武平，任命高宝宁为丞相。突厥佗钵可汗举兵帮助高绍义。

十年（戊戌、578 ）

十年（戊戌，公元578 年）

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邺；辛卯，幸怀州；癸巳，幸洛州。置怀州宫。

春季，正月，壬午（十四日），北周国主驾临邺城；辛卯（二十三日），驾临怀州；癸巳（二十五日），驾临洛州。设置怀州的宫室。

二月，甲辰，周谯孝王俭卒。

二月，甲辰（初七），北周谯孝王宇文俭去世。

丁巳，周主还长安。

丁巳（二十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吴明彻围周彭城，环列舟舰于城下，攻之甚急。王轨引兵轻行，据淮口，结长围，以铁锁贯车轮数百，沈之清水，以遏陈船归路；军中惧。谯州刺史萧摩诃言于明彻曰：“闻王轨始锁下流，其两端筑城，今尚未立，公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断，贼势不坚；彼城若立，则吾属必为虏矣。”明彻奋髯曰：“搴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水路遂断。

陈朝的吴明彻包围北周的彭城，将战船环绕排列在城下，攻城很急。北周派王轨领兵轻装前进，占据淮口，结成长长的包围圈，用铁锁连接起几百个车轮，沉在清水河里，用来阻断陈朝船只的归路；军队中动荡不安感到恐惧。谯州刺史萧摩诃对吴明彻说：“听说王轨刚开始封锁清水河的下游，在河的两头筑城，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您如果派我去攻击，对方一定不敢抵抗。水路没有阻断，贼势不会牢固；等到他们的城建成，我们就会成为对方的俘虏。”吴明彻掀起胡子，说：“拔掉敌人的军旗冲锋陷阵，是你将军的事情；长谋远略，是我老夫的事情。”萧摩诃吓得脸上变色退了出来。十天之间，水路终于被阻断。

周兵益至，诸将议破堰拔军，以舫载马而去，马主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先遣马出。”时明彻苦背疾甚笃，萧摩诃复请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帅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策，乃良图也。然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后，相帅兼行。弟马军宜速，在前，不可迟缓。”摩诃因帅马军夜发。甲子，明彻决堰，乘水势退军，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势渐微，舟舰并碍车轮，不复得过。王轨引兵围而蹙之，众溃。明彻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并器械辎重皆没于周。萧摩诃以精骑八十居前突围，众骑继之，比旦，达淮南，与将军任忠、周罗独全军得还。

北周军队越到越多，陈朝的将领们商议破坏堵水的土堤将军队撤离，用船只装载马匹退走，马军主将裴子烈说：“如果破了土堤将马匹放下船，船一定会倾翻，不如先将马匹送出去。”当时吴明彻背上长疮病得很重，萧摩诃再次向他请求说：“现在求战不得，进退无路。军队如果秘密地突围，也不足为耻。希望您率领步兵、乘马车慢慢地前进，我带领几千名铁骑在前后来往奔驰，崐一定能使您平安地到达京城建康。”吴明彻说：“老弟这个计策，是个好办法。然而步兵很多，我是总督，必须在队伍后面，率领他们一起行动。老弟的马军应当行动迅速，走在步兵前面不能迟缓。”萧摩诃因此率领马军在晚上出发。甲子（二十七日），吴明彻决断土堤，乘水势撤退军队，希望从这里进入淮河。到清口时，水越来越浅，水军船只被沉在清水河中的车轮所阻挡，无法通过。王轨带领军队将他们包围起来并加以收缩，陈朝军队溃败。吴明彻被北周捉住，三万将士以及军队的器械物资都被北周吞并。萧摩诃率领八十名精骑兵在前面突围，其余的骑兵在后面跟随，早晨时，到达淮河南岸，和将军任忠、周罗的军队得以保全回去。

初，帝谋取彭、汴，以问五兵尚书毛喜，对曰：“淮左新平，边民未辑。周氏始吞齐国，难与争锋。且弃舟之工，践车骑之地，去长就短，非吴人所便。臣愚以为不若安民保境，寝兵结好，斯久长之术也。”及明彻败，帝谓喜曰：“卿言验于今矣。”即日，召蔡景历，复以为征南谘议参军。

当初，陈宣帝打算夺取彭州、汴州，询问五兵尚书毛喜的意见，毛喜回答说：“淮左平定不久，边地的百姓还不稳定。周国刚吞并齐国，很难和对方争高低。况且放弃乘船作战的擅长，来到平原地区骑马乘车打仗，避长就短，这不是南方人所熟习的。以臣的愚见不如安抚百姓守护国境，停止用兵和周国结成友好关系，这才是长久之计。”吴明彻被打败以后，宣帝对毛喜说：“您以前的话现在证实了。”同一天，召见蔡景历，复官任职为征南咨议参军。

周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大将军。明彻忧愤而卒。

北周国主封吴明彻为怀德公，位于大将军之列。吴明彻忧愁愤怒而去世。

乙丑，周以越王盛为大冢宰。

乙丑（二十八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于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二宫。

三月，戊辰（初一），北周在蒲州营建宫室，废除同州和长春二宫。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纱全幅向后发，仍裁为四脚。

甲戌（初七），北周国主初次戴平日用的帽子，用整幅的黑纱从前向后包扎头发，并裁成四个帽翅。

丙子，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水陆诸军事，镇西将军孙都督荆、郢诸军，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缘淮诸军，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诸军，以备周。

丙子（初九），陈朝任命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大都督，总管水路和陆路的军事，镇西将军孙都督荆州、郢州的军队，平北将军樊毅都督清口上到荆山沿淮河一带的军队，宁远将军任忠都督寿阳、新蔡、霍州的军队，以防备北周的军事行动。

乙酉，大赦。

乙酉（十八日），陈朝大赦全国。

壬辰，周改元宣政。

壬辰（二十五日），北周改年号为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杀掠吏民。

夏季，四月，庚申（二十三日），突厥入侵北周的幽州，杀害抢劫当地的官吏百姓。

戊午，樊毅遣军渡淮北，对清口筑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戊午（二十一日），陈朝的樊毅派军队渡过淮河到了北面，对着清口筑城。壬戌（二十五日），清口城失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帅诸军伐突厥，遣柱国原公姬愿、东平公神举等将兵五道俱入。

五月，己丑（二十三日），北周武帝率领军队征讨突厥，派柱国原公宇文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等领兵分五路并进。

癸巳，帝不豫，留止云阳宫；丙申，诏停诸军。驿召宗师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还长安；是夕殂，年三十六。

癸巳（二十七日），北周武帝生病，留在云阳宫；丙申（三十日），下诏所有军队停止行动。派驿使到长安召宗师宇文孝伯赶到武帝所在的地方，武帝崐握住他的手说：“我自己估计不能痊愈了，以后的事都托付给您。”这天晚上，授给宇文孝伯司卫上大夫的职位，总管宿卫兵。又命令他骑上驿马到京城镇守，防备非常事件。六月，丁酉朔（初一），武帝病情严重，回长安；在当天夜晚去世，年三十六岁。

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宣帝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扪其杖痕，大骂曰：“死晚矣！”阅视高祖宫人，逼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戊戌（初二），皇太子宇文即位。尊称皇后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北周宣帝刚即位，便放肆地奢侈纵欲。北周武帝还没有殡葬，他毫无悲伤的样子，抚摸以前被棍棒所打留下的伤痕，大骂道：“死得太晚了！”察看北周宣帝后宫的女子，强迫她们满足自己的淫欲。越级封吏部下大夫郑译为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把朝政委托给他。

己未，葬武皇帝于孝陵，庙号高祖。既葬，诏内外公除，帝及六宫皆议即吉。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葬期既促，事讫即除，太为汲汲。”帝不从。

己未（二十三日），将武皇帝埋葬在孝陵，庙号高祖。葬事刚结束，便下诏朝廷内外脱去丧服，让朝臣议论皇帝和皇后、妃嫔换穿吉服。京兆郡丞乐运向周宣帝上疏，以为“葬期已经很匆促，葬事刚完就不穿丧服，太焦急了。”宣帝不听。

帝以齐炀王宪属尊望重，忌之。谓宇文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无故害之，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矣。”帝不怿，由是疏之。乃与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密谋之，使智就宅候宪，因告宪有异谋。

北周宣帝因为齐炀王宇文宪位高望重，对他很忌恨。对宇文孝伯说：“您如果能为朕除掉齐王，就把他的官职授给您。”宇文孝伯叩头说：“先帝有遗诏，不许滥杀骨肉至亲。齐王是陛下的叔父，功高德重，是国家的重臣，陛下如果无缘无故地杀害他，那么我就是不忠之臣，陛下就是不孝之子了。”宣帝很不高兴，从此对他疏远。宣帝便和开府仪同大将军于智、郑译等人密谋，派于智到宇文宪的家里去伺探，诬告宇文宪有阴谋。

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语宪，欲以宪为太师，宪辞让。又使孝伯召宪，曰：“晚与诸王俱入。”既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自辩理，帝使于智证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列生有命，宁复图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掷笏于地。遂缢之。

甲子（二十八日），宣帝派宇文孝伯传话给宇文宪，想任命他为太师，宇文宪表示推辞。又派宇文孝伯召宇文宪，说：“晚上和其他王公一起来。”他们应召刚到殿门，宇文宪被单独领进去。宣帝预先在别的房子里埋伏了壮士，宇文宪一到，就被捉住。宇文宪为自己辩护说理，宣帝就叫于智和他对证，宇文宪的目光如火，和于智对质。有人对宇文宪说：“以你今天事情的趋势，何必多说！”宇文宪说：“死生有命，我难道还想活吗！只是老母亲还在，感到遗憾而已！”因此把朝笏扔在地上。宇文宪被绞死。

帝召宪僚属，使证成宪罪。参军勃海李纲，誓之以死，终无桡辞。有司以露车载宪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纲抚棺号恸，躬自瘗之，哭拜而去。

宣帝召来宇文宪部下的官吏，要他们证实宇文宪的罪行。参军勃海人李纲，以死起誓，始终没有乱说。官吏用没有帷盖的车子载上宇文宪的尸体出了殿门，宇文宪从前的官吏都散走了，只有李纲抚摸着棺木号啕痛哭，亲自将宇文宪埋葬，大哭拜别而去。

又杀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皆素与宪亲善者也。帝既诛宪而无名，乃云与兴等谋反，时人谓之“伴死”。

宣帝又杀掉上大将军王兴、上开府仪同大将军独孤熊、开府仪同大将军豆卢绍，他们都是素来和宇文宪亲近的人。宣帝既然杀掉宇文宪而没有罪名，便说他是和王兴等人密谋造反，当时人称王兴等人为“伴死”。

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以赏之。

任命于智为柱国，封齐公，作为对他的奖赏。

闰月，乙亥，周主立妃杨氏为皇后。闰月，乙亥（初三），北周国主宣帝宇文立妃子杨氏为皇后。

辛巳，周以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

辛巳（初九），北周任命赵王宇文招为太师，陈王宇文纯为太傅。

齐范阳王绍义闻周高祖殂，以为得天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据范阳，迎绍义，绍义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国东平公神举将兵讨昌期。绍义闻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欲乘虚袭蓟，神举遣大将军宇文恩将四千人救之，半为绍义所杀。会神举克范阳，擒昌期，绍义闻之，素衣举哀，还入突厥，高宝宁帅夷、夏数万骑救范阳，至潞水，闻昌期死，还，据和龙。

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听说北周高祖已死，以为得到了上天的帮助。幽州人卢昌期起兵占领范阳，迎接高绍义，高绍义引来突厥兵去那里。北周派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讨伐卢昌期。高绍义听到幽州总管出兵在外，想乘虚袭击蓟州，宇文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率领四千人去援救，被高绍义杀死一半。恰好宇文神举攻下范阳，生擒卢昌期，高绍义听到噩耗，穿上白色丧服举行哀悼，退回突厥。高宝宁率领夷人和汉人的几万骑兵去救范阳，到潞水时，听到卢昌期已死的消息，返回，占据和龙。

秋，七月，周主享太庙；丙午，祀圜丘。

秋季，七月，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丙午（十一日），到圜丘祭天。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徵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庚戌（十五日），北周任命小宗伯斛斯征为大宗伯。壬戌（二十七日），任命亳州总管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为帝太后。

癸亥（二十八日），北周国主对亲生母亲李氏尊称为帝太后。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杞公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以永昌公椿为大司寇。

八月，丙寅（初二），北周国主到西郊祭祀；壬申（初八），去同州。任命大司徒杞公宇文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长孙览为大司徒，杨公王谊为大司空。丙戌（二十二日），任命永昌公宇文椿为大司寇。

九月，乙巳，立方明坛于娄湖。戊申，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

九月，乙巳（十一日），陈朝在娄湖建立方明坛。戊申（十四日），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王官伯，和朝廷百官立盟效忠皇室。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为荆王。

庚戌（十六日），北周国主封弟弟宇文元为荆王。

周主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

北周国主诏令：“应当对皇帝朝拜的，都以三拜成礼。”

甲寅，上幸娄湖誓众。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甲寅（二十日），陈宣帝驾临娄湖对众官盟誓。乙卯（二十一日），分派大使将盟誓对全国宣布，使上下互相告诫防备。

冬，周主还长安。以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冬季，十月，癸酉（初十），北周国主回长安。任命大司空王谊为襄州总管。

戊子，以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戊子（二十五日），陈朝任命尚书左仆射陆缮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突厥寇周边，围酒泉，杀掠吏民。

十一月，突厥入侵北周边境，包围酒泉，屠杀抢掠当地官吏百姓。

十二月，甲子，周以毕王贤为大司空。

十二月，甲子（初二），北周任命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阳总管滕王为行军元帅，帅从入寇。

己丑（二十七日），北周任命河阳总管滕王宇文为行军元帅，率众侵犯陈朝。

十一年（己亥、579 ）

十一年（己亥，公元579 年）

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崐，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春季，正月，癸巳（初一），北周国主在宫室最里面的正门接受百官的朝拜，开始和群臣穿戴汉、魏时代的衣帽；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成。设置四名辅助皇帝的官职；任命大冢宰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承。

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虞书》所称‘眚灾肆赦’，谓过误为害，当缓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谓刑疑从罚，罚疑从免也。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不纳。既而民轻犯法，又自以奢淫多过失，恶人规谏，欲为威虐，慑服群下。乃更为《刑经圣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群臣，小有过失，辄行诛谴。

北周国主宣刚即位时，认为高祖时的《刑书要制》量刑太重而废除，又几次施行赦罪。京兆郡丞乐运向宣帝上疏，以为：“《虞书》中所说的‘眚灾肆赦’，是说因无心的过失而犯罪的，应当宽恕赦免；《吕刑》中说：”五刑之疑有赦‘，是说对叛刑有怀疑可以改为处罚，对处罚有怀疑可以改为免罪。我认真地查阅了经典，没有发现对罪行不分轻重，普天下一律大赦的记载。天子怎能几次施行非同寻常的仁慈，使为非作歹的人放肆作恶！“北周宣帝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以后百姓不怕犯法，宣帝自己又因为奢侈有许多过失，痛恨别人的规劝，想用威势和残暴，令下面的人畏惧屈服。于是另行制定《刑经圣制》，用刑更加严厉，在正武殿设坛进行祈祷，祷告上天以后加以实施。秘密地派左右的人窥伺观察群臣，发现犯有小的过失，便任意杀害治罪。

又，居丧才逾年，辄恣声乐，鱼龙百戏，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实后宫，增置位号，不可详录；游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群臣请事者，皆因宦者奏之。于是乐运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其一，以为“大尊比来事多独断，不参诸宰辅，与众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实后宫，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宦官。”其四，“下诏宽刑，未及半年，更严前制。”其五，“高祖斫雕为朴，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其六，“徭赋下民，以奉俳优角抵。”其七，“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杜献书之路。”其八，“玄象垂诫，不能谘诹善道，修布德政。”“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帝大怒，将杀之。朝臣恐惧，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岩叹曰：“臧洪同死，人犹愿之，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乃诣请见，曰：“乐运不顾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帝颇感悟。明日，召运，谓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为忠臣。”赐御食而罢之。

另外，北周宣帝居丧刚过一年，就恣意于音乐歌舞，常常在殿前欣赏鱼龙变化等魔术杂技，连日连夜，不知道休息；又选了许多美女充实后宫，增添了不少名位称号，无法详细记录；游宴酗酒，甚至一连十天不出宫，群臣向他启奏请示，都由太监转奏。于是乐运用车拉了棺木到百官议事的朝堂，面陈北周宣帝的八条过失：一，认为“天子近来对大事多独断专行，不和宰相辅臣一同商议。”二，“搜罗美女充实后宫，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准出嫁，无论贵贱都对此怨恨。”三，“天子一进后宫，几天都不出来，官员们要奏事，必须通过太监。”四，“下诏放宽刑罚，不到半年，反而比以前的制度更加严厉。”五，“高祖皇帝去绝浮华，崇尚朴实，驾崩还不到一年，而天子就竭力追求奢侈壮丽。”六，“叫百姓服劳役纳赋税，用来供养耍杂技演滑稽比角力的艺人。”七，“向天子献书中有错字，就被治罪，杜绝了献书之路。”八，“天空的星象出现了告诫的预兆，不能征求询问为善之道，修整实行德政。”“如果不革除这八件事，臣将见到周朝的宗庙不会有杀牲取血的祭祀了。”北周宣帝勃然大怒，要杀死他。朝臣们都很恐惧，没有人敢救他。内史中大夫洛阳元岩叹道：“汉献帝时的陈容愿意和臧洪一起死，使人仰慕，何况比干！如果乐运不免一死，我将和他一起去死。”于是到中求见北周宣帝，说：“乐运不顾死活，是为了求名。陛下不如对他慰劳而后放他走，才显出陛下度量宏大。”宣帝稍有点感动省悟。第二天，把乐运召来，对他说：“朕昨天晚上考虑你所奏的话，实在是个忠臣。”赐给他御用的食物但又将他罢免。

癸卯，周立皇子阐为鲁王。 癸卯（十一日），北周立皇子宇文阐为鲁王。

甲辰，周主东巡；以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阳；立鲁王阐为皇太子。

甲辰（十二日），北周国主东巡，任命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戊午（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洛阳；立鲁王宇文阐为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二月，癸亥（初二），陈宣帝到藉田举行耕种仪式。

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发山东诸州兵治洛阳宫，常役四万人。徙相州六府于洛阳。

北周下诏，以洛阳为东京；征调潼关以东各州的士兵修建洛阳宫，平时服劳役的有四万人。把相州的六府迁到洛阳。

周徐州总管王轨，闻郑译用事，自知及祸，谓所亲曰：“吾昔在先朝，实申社稷至计。今日之事，断可知矣。此州控带准南，邻近强寇，欲为身计，易如反掌。但忠义之节，不可亏违，况荷先帝厚恩，岂可以获罪嗣主，遽忘之邪！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载之后，知吾此心耳！”

北周的徐州总管王轨，听到郑译当权，自己知道将有灾祸，对亲近的人说：“我从前在先帝时，真实地申述了治国的根本大计。今天将要发生的事，断然可以知道。这个州控制淮南，靠近强敌，如果要替自己打算，可说是易如反掌。但是忠义的节操，不敢违背，何况我蒙受先帝的厚恩，怎能因为得罪了当今皇上，就忘掉所受的恩德！正可以在这里等死，希望在千年以后，知道我的忠心！”

周主从容问译曰：“我脚杖痕，谁所为也？”对曰：“事由乌丸轨、宇文孝伯。”因言轨捋须事。帝使内史杜庆信就州杀轨，元岩不肯署诏。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切谏，帝不听，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邪？”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轨遂死，严亦废于家。远近知与不知，皆为轨流涕。之仪，之推之弟也。

北周宣帝曾经随便问郑译说：“我脚上被杖打的伤痕，是谁干的？”答道：“事情的起因是乌丸（王）轨、宇文孝伯。”因此告诉他王轨在宫中宴会时捋先帝胡子的事。北周宣帝派内史杜庆信到徐州将王轨处死，内史中大夫元岩不肯在诏书上签名。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恳切劝阻宣帝，宣帝不听，元岩随后进见宣帝，脱下头巾叩拜，三次叩头三次前进。宣帝说：“你要袒护王轨吗？”元岩说：“臣不是要偏袒王轨，而是担心乱杀会失掉天下人对陛下的期望。”宣帝大怒，叫太监打元岩的耳光。王轨于是被杀死，元岩也被免职回家。远近各地不论是否知道王轨，都为之流泪。颜之仪是颜之推的弟弟。

周主之为太子也，上柱国尉迟运为宫正，数进谏，不用；又与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皆为高祖所亲待，太子疑其同毁己。及轨死，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臣为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运求出为秦州总管。

当北周宣帝还是皇太子时，上柱国尉迟运担任太子宫正，屡次对皇太子进谏，意见不被采纳；尉迟运和王轨、宇文孝伯、宇文神举都曾受到北周武帝亲切的对待，皇太子怀疑尉迟运和他们一同在武帝跟前诽谤自己。王轨死后，尉迟运感到恐惧，私下对宇文孝伯说：“我们这些人一定免不了遭祸，怎么办？宇文孝伯说：”现在堂上有老母亲，九泉之下有先帝，作为臣子和儿子，怎能知道去哪里！况且作为臣子奉侍君主，本应遵从名义；对君主加劝阻而不被采纳，怎能避免一死！足下如果为自己考虑，最好暂且躲远一点。“于尉迟运请求离开朝廷去做秦州总管。

他日，帝托以齐王宪事让孝伯曰：“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对曰：“臣知齐王忠于社稷，为群小所，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嘱微臣，唯令辅导陛下。今谏而不从，实负顾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帝大惭，俯首不语，命将出，赐死于家。

另一天，宣帝假借了齐王宇文宪的事情责备宇文孝伯说：“你知道齐王谋反的事，为什么不说？”答道：“臣知道齐王忠于国家，由于被一帮小人造谣中伤，我说话一定不被陛下采纳，所以不说。况且先帝曾嘱咐微臣，只让我辅导陛下。现在规劝而不被采纳，实在辜负了先帝的委托。以此作为罪名，我崐心甘情愿。”北周宣帝大为惭愧，低头不语，命令放他出去，在家里把他赐死。

时宇文神举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鸩杀之。尉迟运至秦州，亦以忧死。

当时宇文神举是并州刺史，北周宣帝派使者去并州赐给毒酒将他害死。尉迟运到秦州后，也因忧愁而死。

周罢南伐诸军。

北周停止南征的军事行动。

突厥佗体可汗请和于周，周主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执送高绍义；佗钵不从。

突厥佗钵可汗向北周求和，北周宣帝将赵王宇文招的女儿封为千金公主，嫁给佗钵可汗为妻，又命令可汗捉住高绍义送回北周，佗钵可汗不服从。

辛巳，周宣帝传位于太子阐，大赦，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四旒，车服旗鼓皆倍于前王之数。皇帝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辛巳（二十日），北周宣帝将皇位传给皇太子宇文阐，大赦全国，改年号为大象，自称天元皇帝，居住的地方称“天台”，皇冠悬垂二十四条玉串，车服旗鼓比以前的皇帝增加一倍。皇帝所住的地方称正阳宫，设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职，都按照天台那样。尊称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

天元既传位，骄侈弥甚，务自尊大，无所顾惮，国之仪典，率情变更。每对臣下自称为天，用樽、彝、、瓒以饮食。令群臣朝天台者，致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带绶，冠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弁上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木为轮。禁天下妇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宫人，皆黄眉墨妆。

天元皇帝传位以后，更加骄纵奢侈，妄自尊大，无所顾忌，国家的典章制度，随意改变，常常对臣子自称为天，饮食时用金、玉制成的食器，命令群臣到天台朝见以前，先素食三天，洁身一天。他自比上帝，不准群臣和他同样穿戴，常常穿配有丝带的衣服，戴通天冠，冠上有金制的蝉作为装饰品，看到侍臣的帽子上有金蝉和王公衣服上配有丝带，都叫他们去掉。不准别人有“天”、“高”、“上”、“大”等字的称呼，官员的姓名中有以上字样，一律改掉。姓高的改为姓“姜”，九族中称高祖的改称“长祖”。又命令天下的车辆用整块木材做车轮。禁止天下的妇女搽粉画眉，以后如果不是宫中的女子，都不准涂脂抹粉画眉毛。

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政事。游戏无常，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挞。每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谓之“天杖”，其后又加至二百四十。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幸，亦多杖背。于是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

天元皇帝召集侍臣议论，只谈宫室的兴建变革，从不谈论政事。随意游戏，出入没有节制，有仪仗队随从，早出晚归，连陪伴侍奉的官员，都无法忍受。自公卿以下的官员，常常遭到刑杖的拷打。对人拷打时，以一百二十下为准，称为“天杖”，以后又增加到二百四十下。宫女和在宫中任职的女官也都这样，后、妃、嫔、御，虽然受到宠幸，也多被拷打背脊。于是内外都感到恐怖，人心惶惶，动摇不定，只求苟安幸免，失去了意志，恐惧到叠足而立不敢出气，直到他死去为止。

戊子，周以越王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达为大右弼。

戊子（二十七日），北周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太保，尉迟迥为大前疑，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

辛卯，徙邺城《石经》于洛阳。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并受东京六府处分。”

辛卯（三十日），将邺城的《石经》迁到洛阳。诏令：“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州的总管，都受东京六府的管辖。”

三月，庚申，天元还长安，大陈军伍，亲擐甲胄，入自青门，静帝备法驾崐以从。

三月，庚申（疑误），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时，大张旗鼓地摆开军队的阵容，自己穿戴了铠甲和头盔，从长安的青门进城，静帝备好皇帝的车驾在后跟随。

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后，吴人，本出寒微，生静帝，长于天元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之。

夏季，四月，壬戌朔（疑误），天元皇帝立妃子朱氏为天元帝后。天元帝后，是江南吴人，出身低贱，是静帝的生母，比天元皇帝大十几岁，原先被疏远轻视得不到宠爱，因为生了静帝所以赐给尊号。

乙巳，周主祠太庙。壬午，大醮于正武殿。

乙巳（疑误），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壬午（二十二日），在正武殿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

五月，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群为滕国，邑各万户；令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并之国。

五月，以襄国郡为赵国，济南郡为陈国，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上党郡为代国，新野郡为滕国，分别食邑一万户；令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一起去各自的封国。

随公杨坚私谓大将军汝南公庆曰：“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又，诸藩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翦，何能及远哉！”庆，神举之弟也。

随公杨坚私下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天元皇帝实在没有积德，看他的相貌，寿命也不长。另外，各个藩王势力都很微弱，叫他们去各自的封国，没有深根固本、不可动摇的长远之计。羽毛都被剪掉了，怎么能飞得远呢！”宇文庆是宇文神举的弟弟。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发山东诸民修长城。

突厥侵扰北周的并州。六月，北周征调潼关以东各地的百姓修葺北齐所筑的长城。

秋，七月，庚寅，周以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秋季，七月，庚寅（初一），北周任命杨坚为大前疑，柱国司马消难为大后承。

辛卯，初用大货六诛钱。

辛卯（初二），陈朝开始使用六铢钱的大钱币。

丙申，周纳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

丙申（初七），北周静帝纳司马消难的女儿为正阳宫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开府仪同大将军晟之女；陈氏，大将军山提之女也。

己酉（二十日），北周对天元帝太后李氏尊号为天皇太后。壬子（二十三日），改天元皇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子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一共有四个后。元氏，是开府仪同大将军元晟的女儿；陈氏，是大将军陈山提的女儿。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八月，庚申（初一），天元皇帝去同州。

丁卯，上阅武于大壮观。命都督任忠帅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帅楼舰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还。

丁卯（初八），陈朝宣帝在大壮观阅兵。命令都督任忠率领十万步骑兵在玄武湖列阵，都督陈景统率五百艘楼船出瓜步江，整顿部队而返。

壬申，周天元还长安。甲戌，以陈山提、元晟并为上柱国。

壬申（十三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甲戌（十五日），任命陈山提、元晟两人为上柱国。

戊寅，上还宫。

戊寅（十九日），陈宣帝回宫。

豫章内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满，纵火延烧邑居，因行暴掠，驱录富人，征求财贿。上阅武，方泰当从，启称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间淫人妻，为州所崐录。又帅人仗抗拒，伤禁司，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狱，免官，削爵土，寻而复旧。

豫章内史南康王陈方泰，在郡里服官任期已满，纵火焚烧城里的房屋，并进行凶暴的抢掠，驱赶逮捕富人，搜括财富强索贿赂。宣帝阅兵时，陈方泰应当随从，却启奏说母亲有病不能随同，然而穿了普通衣服到民间奸污别人的妻子，被州官逮捕。又曾领人带着兵器抗拒官府，打伤禁司，被官吏奏报给宣帝。宣帝勃然大怒，将陈方泰投入牢狱，免官，取消他的爵号和封地，不久又都恢复如前。

壬午，周以上柱国毕王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乙卯，以王贞为大冢宰。以郧公孝宽为行军元帅，帅行军总管杞公亮、公梁士彦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杲、礼部薛舒来聘。

壬午（二十三日），北周任命上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太师，郇公韩业为大左辅。九月，乙卯（二十七日），任命王宇文贞为大冢宰。任命郧公宇文孝宽为行军元帅，率领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公梁士彦入侵淮南。仍派御正杜杲、礼部薛舒到陈朝聘问。

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天元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长安士民纵观。

冬季，十月，壬戌（初四），北周天元皇帝驾临道会苑，举行祷神除灾的祭祀，以周高祖配祀。开始恢复佛像和天尊像，天元皇帝的造像和上述的两像都是面南而坐，布置了大批杂戏，让长安的士民随意观赏。

甲戌，以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甲戌（十六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陆缮为尚书左仆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十一月，辛卯（初四），陈朝大赦全国。

周韦孝宽分遣杞公亮自安陆攻黄城，梁士彦攻广陵。甲午，士彦至肥口。

北周韦孝宽分别派遣杞公宇文亮从安陆进攻黄城，梁士彦进攻广陵。甲午（初七），梁士彦到肥口。

乙未，周天元如温汤。

乙未（初八），北周天元皇帝去骊山的温泉。

戊戌，周军进围寿阳。

戊戌（十一日），北周军队进攻并包围寿阳。

周天元如同州。

北周天元皇帝去同州。

诏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帅步骑三千趣阳平郡。

陈宣帝诏令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淳于量为上流水军都督，中领军樊毅都督北讨诸军事，左卫将军任忠都督北讨前军事，前丰州刺史皋文奏率领三千步骑兵进取阳平郡。

壬寅，周天元还长安。

壬寅（十五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癸卯，任忠帅步骑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将军鲁广达帅众入淮；是日，樊毅将水军二万自东关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帅步骑趣历阳。戊申，韦孝宽拔寿阳，札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广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陵为大都督，总水步众军。

癸卯（十六日），陈朝的任忠率领七千步骑兵进取秦郡；丙午（十九日），仁威将军鲁广达率军进入淮河一带。同一天，樊毅率领二万水军从东关进入焦湖，武毅将军萧摩诃率领步骑兵进取历阳。戊申（二十一日），北周的的韦孝宽攻克寿阳，杞公宇文亮攻克黄城，梁士彦攻克广陵；辛亥（二十四日），又攻取霍州。癸丑（二十六日），陈朝任命扬州刺史始兴王陈叔陵为大都督，总辖水步诸军。

丁巳，周铸永通万国钱，一当千，与五行大布并行。

丁巳（三十日），北周铸造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和五行大布一并流通。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灾异屡见，舍仗卫，如天兴宫。百官上表，劝复寝膳。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外命妇，大列伎乐，初作乞寒胡戏。

十二月，戊午（初一），北周天元皇帝因为一再出现灾异现象，不用仪仗和护卫，去天兴宫斋戒。朝廷百官对他上表，劝他恢复睡觉用膳。甲子（初七），天元皇帝回宫，在正武殿召集百官、宫人、宫廷外臣以下的母亲、妻子，摆开了许多杂技歌舞，初次演出西域地方的“乞寒”戏。

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民并自拔还江南。周又取谯、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尽没于周。

乙丑（初八），南兖州、北兖州、晋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的百姓一齐离开当地返回长江以南地区。北周又得到谯、北徐州。此后长江以北的地方都并入北周。

周天元如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辄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及于道。

北周天元皇帝去洛阳，亲自驾驭驿马，一天走三百里，四位皇后以及文武侍卫几百人乘驿马在后面跟从。又命令四位皇后和自己并驾齐驱，走得有先后时，便加以斥责，弄得人困马乏跌倒在地，一路上接连不断出现。

癸酉，遣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涂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白下。戊寅，以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陆诸军事。

癸酉（十六日），陈朝派平北将军沈恪、电威将军裴子烈镇南徐州，开远将军徐道奴镇守栅口，前信州刺史杨宝安镇守白下。戊寅（二十一日），任命中领军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的水陆军务。

已卯，周天元还长安。

已卯（二十二日），北周天元皇帝回长安。

贞毅将军汝南周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之于上，云其欲反。上执其兄定州刺史法僧，发兵将击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上遣将军樊猛济江击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降于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欲叛还。若得军来，自当倒戈。”猛以为然，引兵急趋之。法尚阳为畏惧，自保江曲，战而伪走，伏兵邀之，猛仅以身免，没者几八千人。

陈朝的贞毅将军汝南周法尚，与长沙王陈叔坚不和，陈叔坚在皇帝面前说周法尚的坏话，说他要谋反，陈宣帝逮捕了周法尚的哥哥定州刺史周法僧，发兵准备讨伐周法尚。周法尚投降北周，北周天元皇帝任命他为仪同大将军、顺州刺史，陈宣帝派将军樊猛渡过长江去攻打他。周法尚派部曲督韩朗向樊猛假投降，说：“周法尚部下的士兵不愿意向北周投降，人们都私下议论，要叛变返回陈国。如果能派军队来，就会掉转矛头对周法尚造反。”樊猛认为他的话很对，便率军急攻周法尚。周法尚表面装作畏惧，自保江曲，交战后假装退兵，实际上埋伏了士兵向樊猛拦击，樊猛仅仅单身脱逃，损失的军队几乎有八千人。

第一百七十四卷

陈纪八高宗宣皇帝下之上太建十二年（庚子、580 ）

陈纪八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庚子，公元580 年）

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庙。

春季，正月，癸巳（初七），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癸祀祖先。

戊戌，以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督缘江军防事。

戊戌（十二日），陈朝任命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负责沿江一带的军事防务。

乙卯，周税入市者人一钱。

乙卯（二十九日），北周朝廷向出入集市的人每人征税一文钱。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门学，释奠。

二月，丁巳（初一），北周天元皇帝驾幸露门学，陈设酒食祭祀孔子。

戊午，突厥入贡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戊午（初二），突厥国派人向北周朝廷进贡，并来迎娶千金公主。

乙丑，周天元改制为天制，敕为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诏杨后与三后皆称太皇后，司马后直称皇后。

乙丑（初九），北周天元皇帝将自己所下的制书改称天制，敕书改称天敕。壬午（二十六日），北周尊称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元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二十七日），又下诏书令对皇后杨氏与朱氏、元氏、陈氏三位皇后一样都称为太皇后，司马皇后直称皇后。

行军总管杞公亮，天元之从祖兄也。其子西阳公温妻尉迟氏，蜀公迥之孙，有美色，以宗妇入朝，天元饮之酒，逼而淫之。亮闻之，惧；三月，军还，至豫州，密谋袭韦孝宽，并其众，推诸父为主，鼓行而西。亮国官茹宽知其谋，先告孝宽，孝宽潜设备。亮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不克而走。戊子，孝宽追斩之，温亦坐诛。天元即召其妻入宫，拜长贵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为杞公。

北周行军总管杞公宇文亮是天元皇帝的从祖堂兄。宇文亮的儿子西阳公宇文温的妻子尉迟氏是蜀公尉迟迥的孙女，容貌美艳，以皇族大夫妇人的身份入朝，天元皇帝让她喝酒，强迫奸污了她。宇文亮得知此事后，心中恐惧。三月，他率军从淮南返回，军到豫州时，密谋袭击征南行军元帅韦孝宽，把他的部队夺过来，然后再推举自己父辈的人为首领，拥兵击鼓西进。宇文亮的国官茹宽得悉了他的计谋，事先告知了韦孝宽，韦孝宽就暗中作了部署。一天夜晚，宇文亮带领数百名骑兵偷袭韦孝宽军营，没有得手，被迫退走。戊子（初三），韦孝宽领兵追击，将宇文亮斩首，宇文温也受牵连被杀。天元皇帝随即把宇文温的妻子召入后宫，册封为长贵妃。辛卯（初六），天元皇帝又立宇文亮的弟弟永昌公宇文椿为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候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音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马上，称警跸。乙未，改同州宫为成天宫。庚子，还长安。诏天台侍卫之官，皆著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壬寅，诏内外命妇皆执笏，其拜宗庙及天台，皆俯伏如男子。

北周天元皇帝巡幸同州，增派负责候望车贺的候正、负责先行安排的前驱以及负责在车驾前面开路的式道候等多达三百六十重，从皇宫应门一直到长安北面的赤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连，遮天蔽日；音乐大作，响彻云天。又命令虎贲卫士持戟乘马，沿路戒严，禁止过往行人通行。乙未（初十），天元皇帝下令将他居住的同州宫改称成天宫。庚子（十五日），天元皇帝回到长安。又下诏书命令在天台内的侍卫官吏，都须穿五色和红色、紫色、绿色衣服，以杂色为边缘装饰，名叫“品色衣”，遇到重大事情，可与公服轮换穿戴。壬寅（十七日），天元皇帝又下诏书命令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人上朝时都要手持笏板，朝拜宗庙或天台时，都要像男人一样俯身跪拜。

天元将立五皇后，以问小宗伯狄道辛彦之。对曰：“皇后与天子敌体，不宜有五。”太学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喾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数，何常之崐有！”帝大悦，免彦之官。甲辰，诏曰：“坤仪比德，土数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于是以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帐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实宗庙祭器于前，自读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辂载妇人，自帅左右步从。又好倒悬鸡及碎瓦于车上，观其号呼以为乐。

天元皇帝准备册立五位皇后，征询小宗伯狄道人辛彦之的意见。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同样尊贵，不应该有五位。”太常博士西城人何妥说：“古时候帝喾有四个妃子，虞舜有两个妃子。可见前代在皇后的数目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天元皇帝听了何妥的话非常高兴，就罢免了辛彦之的官。甲辰（十九日），天元皇帝下诏书说：“妇人取法大地，土地有五类，所以在四位太皇后之外，可以再增置一位天中太皇后。”于是册封陈氏为天中太皇后，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天元皇帝又下令建造了五座帐篷，让五位皇后各居住一座。他又将宗庙里的祭祀用具陈列于前，亲自拿着祝版宣读祝文，以祭告祖先。天元皇帝也经常让妇女乘坐玄辂、夏篆、夏缦、墨车和车等五种车子，自己带领左右随从步行跟从。他还喜欢倒挂活鸡于车上，或者向车上投掷瓦片，看着那些乘车的妇女吓得号叫而借以取乐。

夏，四月，癸亥，尚书左仆射陆缮卒。

夏季，四月，癸亥（初八），南陈尚书左仆射陆缮去世。

己巳，周天元祠太庙；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乐迎候。

己巳（十四日），北周天元皇帝到太庙去祭祀祖先。己卯（二十四日），举行求雨的雩祭。壬午（二十七日），天元皇帝又到仲山求雨。甲申（二十九日），天元皇帝从仲山返回皇宫，下令京城百姓在街巷唱歌跳舞迎候车驾。

五月，癸巳，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恭为仆射。

五月，癸丑（初九），南陈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仆射。

周杨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天元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后母独孤氏诣阁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

北周杨皇后性格柔顺，不妒忌，所以其他四位皇后以及后宫中的九嫔、侍御等都爱戴并敬重他。天元皇帝越来越昏庸暴虐，喜怒无常，曾无故责备杨皇后，想强加给她罪名。但是杨皇后举止安祥，言语态度没有曲挠服软的表示，所以天元皇帝十分愤怒，遂将杨皇后赐死，逼令他自杀。杨皇后的母亲独孤氏闻讯后，急忙进宫，为杨皇后求情，以至叩头流血，杨皇后才免于一死。

后父大前疑坚，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尝因忿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坚，谓左右曰：“色动，即杀之。”坚至，神色自若，乃止。内史上大夫郑译，与坚少同学，奇坚相表，倾心相结。坚既为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愿少留意！”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

杨皇后的父亲杨坚任职大前疑，地位尊崇，深孚众望。天元皇帝一直猜忌他，有一次发怒时对杨皇后说：“我一定要将你家灭族。”于是传令召杨坚进宫，对左右侍从说：“他如果变了脸色，就立即把他杀死。”杨坚来到以后，神色自若，天元皇帝才没有杀他。内史上大夫郑译，少年时与杨坚同学，对杨坚的相貌感到惊奇，于是诚心诚意与他交结。杨坚既已遭到天元皇帝的猜忌，心中老是忐忑不安，有一次在宫中的长巷内碰到郑译，就悄悄地对他说：“我早就想出朝镇守一方，这你是很清楚的，希望你能够为我留心这样的机会！”郑译说：“随公您德高望重，天下归心。我也奢望前程远大，对您托付的事岂敢遗忘！我很快就向皇帝启奏。”

天元将遣译入寇，译请元帅。天元曰：“卿意如何？”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随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天元从之。己丑，以坚为扬州总管，使译发兵会寿阳。将行，会坚暴有足疾，不果行。

北周天元皇帝将派郑译率军进攻南陈，郑译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天元皇帝问：“你认为派谁合适？”郑译回答说：“如果要平定江东，不用朝廷懿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随公杨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天元皇帝答应了郑译的请求。己丑（初五），天元皇帝任命杨坚为崐扬州总管，令郑译调遣军队与杨坚到寿阳会合。将要出发时，适逢杨坚突然得了脚病，结果没有成行。

甲午夜，天元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不豫而还。小御正博陵刘，素以狡谄得幸于天元，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天元召、之仪入卧内，欲属以后事，天元喑，不复能言。见静帝幼冲，以杨坚后父，有重名，遂与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韦、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绩谋引坚辅政，坚固辞，不敢当；曰：“公若为，速为之；不为，自为也。”坚乃从之，称受诏居中侍疾。裘，之孙也。

甲午（初十）夜，天元皇帝乘坐车驾，临幸天兴宫。乙未（十一日），因病返回。小御正博陵人刘一向以狡黠谄媚得到天元皇帝的宠爱，与御正大夫颜之仪一起受到天元皇帝的信任。天元皇帝召见刘、颜之仪到卧室，想向他们托付后事，但因病发音困难，不能再说话。刘见静帝年纪幼小，而杨坚是杨皇后的父亲，声名显赫，于是和领内史郑译、御饰大夫柳裘、内史大夫杜陵人韦、御正下士朝那人皇甫绩商议，邀请杨坚辅政。杨坚坚辞不接受，刘就对他说：“您如果想干，就赶快上任；如果不想干，我就自己干。”杨坚这才答应，对外则宣称接到天元皇帝诏命，要他住进宫中侍奉疾病。柳裘是柳的孙子。

是日，帝殂。秘不发丧。、译矫诏以坚总知中外兵马事。颜之仪知非帝旨，拒而不从。等草诏署讫，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诸卫既受敕，并受坚节度。

当天，天元皇帝去世。宫中对外秘而不宣。刘、郑译又假传诏命，让杨坚总管朝野内外的军队。颜之仪知道这不是天元皇帝的命令，就拒绝服从诏命。刘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颜之仪也签上名字，颜之仪厉声说：“天元皇帝已经升天，继位的皇帝还很年幼，总理朝政的重任应该由宗室中有才能的人担任。现今赵王宇文招年纪最大，他既是宗室至亲，不论德行和才干，理当担负辅政重任。你们诸位备受朝廷恩惠，应当考虑怎样才能尽忠报国才是，怎么能够把天下的权柄授与他姓之人呢！我颜之仪有死而已，绝不能欺骗先帝的在天之灵。”刘等人知道无法使颜之仪屈从，于是就代替颜之仪签上名字，然后颁行下去。北周负责保卫京师和皇宫的禁卫军各部队既然都接到了天元皇帝的诏命，于是就都接受杨坚的指挥。

坚恐诸王在外生变，以千金公主将适突厥为辞，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坚索符玺，颜之仪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坚大怒，命引出，将杀之；以其民望，出为西边郡守。

杨坚恐怕宗室诸王在地方发动叛乱，就以千金公主将要远嫁突厥为借口，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腾滕王宇文等五王入朝。杨坚索要天元皇帝的兵符玺印，颜之仪严厉地拒绝道：“这是天子使用的东西，自然有人掌管，宰相凭什么索要天子的兵符印玺呢？”杨坚听了勃然大怒，命令将颜之仪拉出宫去，准备杀了他。但是考虑到颜之仪在朝廷上下都很有声望，于是就派他去做了西部边疆的郡守。

丁未，发丧。静帝入居天台，罢正阳宫。大赦，停洛阳宫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后为皇太后，朱后为帝太后，其陈后、元后、尉迟后并为尼。以汉王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尊以虚名，实无所综理。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贽为上柱国。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

丁未（二十三日），北周为去世的天元皇帝发丧。北周静帝住进天台，下令废除正阳宫的名称。静帝又下令大赦天下罪人，停止修建洛阳宫。庚戌（二十六日），静帝下诏书尊称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李太后为太帝太后，杨皇后为皇太后，朱皇后为帝太后。另外废陈皇后、元皇后、尉迟皇后出家为尼姑。又任命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只不过是尊以虚名，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力。同时任命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秦王宇文贽为上柱国。还下令朝中百官都必须率领下属服从左大丞相的命令。

坚初受顾命，使邗国公杨惠谓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经国任重。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德林曰：“愿以死奉公。”坚大喜崐。始，刘、郑译议以坚为大冢宰，译自摄大司马，又求小冢宰。坚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即依此行之。以正阳宫为丞相府。

起初，杨坚受命辅政时，就派邗国公杨惠对御正下大夫李德林说：“朝廷赐令让我总管文武大权，治理国家的责任重大。我想与你一起谋划大事，你一定不要推辞。”李德林回答说：“我愿意追随您，虽死不辞。”杨坚非常高兴。最初，刘、郑译商议让杨坚出任大冢宰，郑译自己想担任大司马，刘又要求担任小冢宰。杨坚私下问李德林：“准备把我怎么安排？”李德林说：“您应该担任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镇服众心。”等到为天元皇帝办完丧事，杨坚就按照李德林所说的去做了，并把正阳宫作为丞相府。

时众情未壹，坚引司武上士卢贲置左右。将之东宫，百官皆不知所从。坚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宜相随。”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嗔目叱之，门者遂却，坚入。贲遂典丞相府宿卫。贲，辩之弟子也。以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二人由是怨德林。

当时北周将帅大臣尚未归心于杨坚，杨坚把掌管宫廷宿卫的司武上士卢贲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杨坚将要去正阳宫，朝中百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杨坚一面密令卢贲部署宿卫禁兵，一面召见公卿大臣，对他们说：“想求取富贵的人请追随我。”公卿大臣们三三两两私下商议，有的表示愿意追随杨坚，有的则想留在朝廷。这时，卢贲带着全副武装的宿卫禁兵来到，公卿大臣们谁也不敢再有离去的表示。杨坚带着朝中百官出了宫廷东门崇阳门，来到正阳宫，但是守门的禁兵不放杨坚进去，卢贲上前对他们说明情况，可是这样禁兵还是不肯撤离。于是卢贲双目圆睁，厉声喝令他们闪开，守门禁兵这才退下，杨坚得以进入正阳宫。卢贲从此负责掌管丞相府的警卫。卢贲是卢辩弟弟的儿子。杨坚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刘为司马，李德林为府属。郑译、刘二人从此怨恨李德林。

内史下大夫勃海高明敏有器局，习兵事，多计略，坚欲引之入府，遣杨惠谕意。承旨，欣然曰：“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乃以为相府司录。

北周内史下大夫勃海人高，聪明敏捷，有度量，懂军事，足智多谋。杨坚想请他进丞相府任职，于是派杨惠去向高转达相邀之意。高接受了邀请，并欣然回答说：“愿意听从杨公差遣。纵使杨公大业不成，我也不怕遭到灭族之祸。”杨坚于是任命高为丞相府司录。

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静帝同帐而坐。刘饰美妓进赞，赞甚悦之。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人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后，入为天子，此万全计也。”赞年少，性识庸下，以为信然，遂从之。

当时汉王宇文赞就住在宫廷中，每天都与静帝同帐而坐，刘就把一些经过打扮的美貌歌女进献给宇文赞，宇文赞非常高兴。刘乘机对宇文赞说：“大王您是先帝的弟弟，为众望所归。小皇帝年龄还小，怎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是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还不稳定，请您暂时先回自己的府第，等待事情安定后，就迎立您为天子，这方是万全之计。”宇文赞年轻，才识平庸低下，相信了刘的话，于是就出宫回府去了。

坚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奏而行之；躬履节俭，中外悦之。

杨坚执政以后，革除了北周宣帝苛刻残暴的政令，为政务从宽大。他册改旧律，制定《刑书要制》，上奏静帝颁行天下。他又提倡节俭，并且身体力行，于是得到了朝野内外的称赞。

坚夜召太史中大夫庚季才，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坚默然久之，曰：“诚如君言。”独孤夫人亦谓坚曰：“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勉之！”

杨坚在夜里召见太史中大夫庚季才，问道：“我平庸没有才能，却得到了辅佐幼主的重任。从天时和人事两方面来看，你以为会怎么样呢？”庚季才回崐答说：“天道精微奥妙，一时难以观察出来。我只从人事方面来预料，觉得符命征兆已定。我即使说天时和人事都对您不利，您难道还能够效法尧帝时代的许由，逃往箕山，洗耳于颍水，而让天下吗！”杨坚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事情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杨坚的夫人独孤氏也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骑虎难下，你就努力去做吧！”

坚以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素重，恐有异图，使迥子魏安公奉诏书召之会葬。壬子，以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长叉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

杨坚认为相州总管尉迟迥素来地位高，名望大，恐怕他有异图，于是就派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持诏书召尉迟迥还京师参加天元皇帝的葬礼。壬子（二十八日），任命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又任命小司徒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先令叱列长义赶赴邺城，韦孝宽随后进发。

陈王纯时镇齐州，坚使门正上士崔彭征之。彭以两骑往止传舍，遣人召纯。纯至，彭请屏左右，密有所道，遂执而锁之，因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孙也。

北周陈王宇文纯当时镇守齐州，杨坚派门正上士崔彭前去征召。崔彭带着两名随从骑兵到了齐州，就住在供使者休息的传舍，派人去叫宇文纯。宇文纯来到后，崔彭请他让左右的侍卫随从退下，说有重要的话私下谈。然后乘机命令用枷锁了宇文纯，并对外大声宣布：“陈王有罪，皇帝下诏征他入朝，随从侍卫都不许乱动。”宇文纯的左右人员听后，都惊愕而散去。崔彭是崔楷的孙子。

六月，五王皆至长安。

六月，北周赵、陈、越、代、滕五王都到达长安。

庚申，周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志者，简令入道。

庚申（初六），北周恢复佛、道二教，原来的和尚、道士诚心修行的，下令分别恢复其宗教徒身份。

周尉迟迥知丞相坚将不利于帝室，谋举兵讨之。韦孝宽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韦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审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孝宽兄子艺，为魏郡守，迥遣艺迎孝宽，孝宽问迥所为，艺党于迥，不以实对。孝宽怒，将斩之，艺惧，悉以迥谋语孝宽。孝宽携艺西走，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将至，宜速具酒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

北周尉迟迥深知丞相杨坚将会篡夺政权，就密谋起兵讨伐。韦孝宽进至朝歌，尉迟迥派遣部下大都督贺兰贵持他的亲笔信来迎接。韦孝宽把贺兰贵留下来，与他交谈，从贺兰贵的言谈话语中，觉察到尉迟迥可能会有变故，于是就假称有病，缓慢而行。一面派人以寻医买药为名到相州，暗中侦察尉迟迥的动静。韦孝宽的侄子韦艺，当时正在尉迟迥手下任魏郡太守。尉迟迥就派韦艺去迎接韦孝宽。韦孝宽问他关于尉迟迥的情况，韦艺因为是尉迟迥的同党，没有告诉韦孝宽实情。韦孝宽非常愤怒，要把韦艺斩首，韦艺惧怕，就把尉迟迥的密谋全部告诉了韦孝宽。于是韦孝宽带着韦艺向西奔还，每到一个亭驿，就把驿站里供使者换乘的传马全都驱赶走，又对驿官说：“蜀公尉迟迥很快就要到达，赶快准备酒宴招待。”稍后，尉迟迥派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带着数百名骑兵追赶韦孝宽，每追到一个驿站，遇到的都是丰盛的酒宴，又没有传马可以替换，于是就不再追赶。韦孝宽和韦艺因此得免于难。

坚又令候正破六韩裒诣迥谕旨，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令为之备。迥闻之，杀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楼，令之曰：“杨坚藉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和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何如？”众咸从命。迥乃自称大总管，承制置官司。时赵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国，迥奉以号令。

杨坚又命令候正破六韩裒到邺城去，向尉迟迥申述自己并没有异图，同时暗中带着自己的亲笔信给相州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人，要他们防备尉迟迥起兵叛乱。尉迟迥得知此事后，就杀了晋昶和破六韩裒，然后召集相州文武官吏和百姓，登上城北门楼，对他们说：“杨坚凭借着皇后父亲的地位，挟制年幼的天子，作威作福，这种不遵守臣道的行为，早已路人皆知。我和太祖文皇帝是舅崐甥，与国家情同一体，休戚与共，一身担当出将入相的双重大任。先帝让我镇守相州，本来就寄托着的国家安危兴亡。现在我要与你们一起纠合仁义勇敢之士，揭竿而起，以匡扶国家，保护百姓，你们看怎么样？”相州官吏百姓都表示愿意服从尉迟迥的命令。尉迟迥于是自封为大总管，宣称秉承天子之意，设置各种官吏。当时赵王宇文招应朝廷征召入朝，小儿子留在封地襄国。尉迟迥就尊奉他并以他的名义号令天下。

甲子，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皆为行军总管，以讨迥。弘度，楷之孙；询，穆之兄子也。

甲子（初十），杨坚调发北周在关中的军队，任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公梁士彦、乐安公元谐、化政公宇文忻、濮阳公武川人宇文述、武乡公崔弘度、清河公杨素、陇西公李询等人为行军总管，统率军队讨伐尉迟迥。崔弘度是崔楷的孙子，李询是李穆哥哥的儿子。

初，宣帝使计部中大夫杨尚希抚慰山东，至相州，闻宣帝殂，与尉迟迥发丧。尚希出，谓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视不安，将有他计。吾不去，惧及于难。”遂夜从捷径而遁。迟明，迥觉，追之不及，遂归长安。坚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镇潼关。

当初，北周宣帝派遣计部中大夫杨尚希安抚慰问潼关以东各州郡。杨尚希到了相州，听到宣帝去世的消息，便和尉迟迥在相州为宣帝举行葬礼。杨尚希从葬礼上出来，对左右随从说：“蜀公尉迟迥哭得不悲痛，而且眼神显得不安，他一定怀有别的打算。我如果不赶快离开此地，恐怕就会陷入祸乱之中。”于是在夜晚抄小路逃离相州。等到天明，尉迟迥方才发觉，已经追赶不上，杨尚希得以回到长安。

雍州牧毕刺王贤，与五王谋杀坚，事泄，坚杀贤，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谋不问。以秦王贽为大冢宰，杞公椿为大司徒。庚子，以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睿，御之子也。

北周雍州牧毕刺王宇文贤，与赵、陈、越、代、滕五王密谋除掉杨坚。事情败露，杨坚杀了宇文贤和他的三个儿子，而将五王参预密谋的事掩盖了下来，没有追究问罪。任命秦王宇文贽为大冢宰，杞公宇文椿为大司徒。庚子（疑误），北周朝廷任命柱国梁睿为益州总管。梁睿是梁御的儿子。

周遣汝南公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送千金公主于突厥。晟，幼之曾孙也。

北周派遣汝南公宇文神庆、司卫上士长孙晟护送千金公主到突厥去完婚。长孙晟是长孙幼的曾孙。

又遣建威侯贺若谊赂佗钵可汗，且说之以求高绍义。佗钵伪与绍义猎于南境，使谊执之。谊，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绍义至长安，徙之蜀；久之，病死于蜀。

北周又派遣建威侯贺若谊前去贿赂突厥佗钵可汗，并且向他陈说利害，要求将投奔突厥的原北齐宗室范阳王高绍义交还北周。佗钵可汗同意，于是就假装约高绍义到南面边疆打猎，让贺若谊带人抓获了他。贺若谊是贺若敦的弟弟。秋季，七月，甲申（初一），高绍义被押送到长安，北周朝廷把他流放到蜀地。很久以后，病死于蜀地。

周青州总管尉迟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书，表送之，寻亦从迥。迥所统相、卫、黎、、贝、赵、冀、瀛、沧，勤所统青、齐、胶、光、莒等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皆应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将军石逊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执刺史赵威，署城人郭子胜为刺史。纥豆陵惠袭陷钜鹿，遂围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帅青、齐之众围沂州，大将军檀让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罗众号八万，军于蕃城，攻陷昌虑、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

北周青州总管尉迟勤是尉迟迥弟弟的儿子。起初，他收到尉迟迥的信后，派人把信送到长安，但是不久，又追随了尉迟迥。尉迟迥所统辖的相、卫、黎、、贝、赵、冀、瀛、沧等州，尉迟勤所统辖的青、齐、胶、光、莒等崐州，都追随他们，军队多达数十万人。另外，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潼州刺史曹孝远等都各据本州，徐州总管司录席毗罗占据兖州，前东平郡守毕义绪占据兰陵，都起兵响应尉迟迥。怀县永桥镇将纥豆陵惠以城投降了尉迟迥。尉迟迥派遣他所任命的大将军石逊攻打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也以州城投降。尉迟迥又派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克潞州，生擒潞州刺史赵威，任命潞州城人郭子胜为刺史。同时，纥豆陵惠攻陷巨鹿，接着又进围恒州。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打汴州。莒州刺史乌丸尼等率领青、齐两州军队围攻沂州。大将军檀让攻克曹、亳二州后，驻军梁郡。席毗罗的军队有八万之众，驻兵蕃城，攻克了昌虑、下邑两县城。李惠自申州进攻永州，攻克了永州城。

迥遣使招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穆锁其使，封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从迥，穆深拒之。坚使内史大夫柳裘诣穆，为陈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浑往布腹心。穆使浑奉尉斗于坚，曰：“愿执威柄以尉安天下。”又十三环金带遗坚。十三环金带者，天子之服也。坚大悦，遣浑诣韦孝宽述穆意。穆兄子崇，为怀州刺史，初欲应迥；后知穆附坚，慨然太息曰：“阖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不得已亦附于坚。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长安；又遣兵讨郭子胜，擒之。

尉迟迥派遣使者招附大左辅、并州刺史李穆，李穆将他所派的使者抓起来，连同书信一起送上朝廷。李穆的儿子李士荣认为李穆所统辖的并州是天下精兵所聚之地，暗中劝说李穆响应尉迟迥，李穆坚决拒绝。杨坚派遣内史大夫柳裘到李穆处，向他陈说利害关系，随后又派遣李穆的儿子左侍上士李浑到并州，向李穆转达他以诚相待之意。于是李穆派遣李浑送熨斗给杨坚，对他说：“希望你执掌威柄以安定天下。”又送给杨坚十三环金带。十三环金带是只有天子才能佩带的。杨坚非常高兴，于是又派遣李浑到行军元帅韦孝宽那里，告诉他李穆的态度。李穆哥哥的儿子李崇，当时任怀州刺史，起初想响应尉迟迥；后来得知李穆支持杨坚，慨然叹息说：“我全家得到富贵者多达数十人，现在遇到了国家有难，竟不能匡扶危难，延续皇室，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不得已，也被迫依附了杨坚。尉迟迥的儿子尉迟谊，当时任朔州刺史，李穆将他抓获，押送长安。李穆又派军队讨伐郭子胜，抓获了他。

迥招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守于仲文，皆不从。雄，贺之曾孙；仲文，谨之孙也。迥遣宇文胄自石济，宇文威自白马济河，二道攻仲文，仲文弃郡走还长安，迥杀其妻子。迥遣檀让徇地河南，丞相坚以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使诣洛阳发兵讨让，命杨素讨宇文胄。

尉迟迥又招附徐州总管源雄和东郡太守于仲文，二人都不顺从。源雄是源贺的曾孙，于仲文是于谨的孙子。于是尉迟迥派遣宇文胄由石济渡河，宇文威由白马渡河，分两路去攻打于仲文，于仲文被迫放弃东郡城，逃回长安，尉迟迥杀死了他的妻儿。尉迟迥还派遣檀让略地河南，丞相杨坚任命于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派他到洛阳征发军队讨伐檀让，同时命令杨素讨伐宇文胄。

丁未，周以丞相坚都督中外诸军事。

丁未（二十四日），北周朝廷任命丞相杨坚都督中外诸军事。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亦举兵应迥，己酉，周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以讨消难。

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也举兵响应尉迟迥，己酉（二十六日），北周朝廷任命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统率军队讨伐司马消难。

广州刺史于，仲文之兄也，与总管赵文表不协；诈得心疾，诱文表，手杀之，因唱言表与尉迟迥通谋。坚以迥未平，因劳勉之，即拜吴州总管。

北周广州刺史于是于仲文的哥哥。他因与吴州总管赵文表不和，就假称得了心病，引诱赵文表来探视，然后亲手杀了他，于是对外宣称赵文表与尉迟迥通谋。杨坚因为尉迟迥尚未平定，因此派人慰勉于，并任命他为吴州总管。

赵僭王招谋杀坚，邀坚过其第，坚赍酒淆就之。招引入寝室，招子员、贯及妃弟鲁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于帷席之间，伏壮士于室后。坚左右皆不得从，唯从祖弟开府大将军弘、大将军元胄坐于户侧。胄，顺之孙也。弘、胄皆有勇力，为坚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连坚，欲因而刺之。元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崐之使却。胄嗔目愤气，扣刀入卫。招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伪吐，将入后，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伪称喉乾，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后至，坚降阶迎之。胄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坚曰：“彼无兵马，何能为！”胄曰：“兵马皆彼物，彼若先发，大事去矣。胄不辞死，恐死无益。”坚复入坐。胄闻室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坚下床趋去。招将追之，胄以身蔽户，招不得出；坚及门，胄自后至。招恨不时发，弹指出血。壬子，坚诬招与越野王盛谋反，皆杀之，及其诸子。赏赐元胄，不可胜计。

北周赵僭王宇文招密谋除掉杨坚，就邀请杨坚到他的府第，杨坚带着酒菜前往。宇文招把杨坚引到自己的寝室，他的儿子宇文员、宇文贯和妻弟鲁封等都在左右陪侍，佩刀而立。宇文招又把兵器暗藏在帷幕与宴席之间，让壮士埋伏于寝室后面。杨坚的左右侍卫都不让随从，只有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与大将军元胄坐在寝室的门旁。元胄是元顺的孙子。杨弘与元胄都很有勇力，是杨坚的心腹将领。酒吃到尽兴时，宇文招用佩刀不断地刺瓜送入杨坚口中，想借机刺杀他。元胄见状，上前对杨坚说道：“相府有事，不可久留。”宇文招呵斥他说：“我正在与丞相谈话，你想干什么！”喝令他退下。元胄双目圆睁，怒气冲冲，提刀站在杨坚身旁。宇文招赏赐元胄酒喝，并且说：“我难道会有恶意不成！你为何如此多疑，而加以戒备？”宇文招假装要呕吐，站起身想到后房去，元胄恐怕他一离开就会生变，于是多次扶他重新坐好。宇文招又谎称喉咙干渴，命令元胄到厨房取水来，元胄不动。正巧滕王宇文迟到，杨坚下台阶迎接他。元胄乘机对杨坚耳语道：“情况异常，请赶快离开这里！”杨坚说：“他没有掌握军队，又能有什么作为！”元胄说：“军队本来就是皇室的，他如果先发制人，到那时一切就完了。我元胄并不怕死，只是怕死而无益。”杨坚没有听从元胄的劝告，仍旧入坐。元胄听到寝室后面有士兵穿戴甲胄的声音，立即上前对杨坚说：“相府公事繁忙，您怎么能如此畅饮停留！”于是扶杨坚下座床快步离去。宇文招想要追赶杨坚，元胄用身体堵在门口，宇文招不得出；等杨坚到了大门口，元胄才从后面赶上。宇文招后悔自己没有及时下手，以至恨得弹指出血。壬子（二十九日），杨坚诬陷宇文招与越野王宇文盛谋反，杀了二人和他们的儿子，并重赏元胄，多得数不过来。

周室诸王数欲伺隙杀坚，坚都督临泾李圆通常保护之，由是得免。

北周宗室诸王多次想乘机除掉杨坚，杨坚的都督临泾人李圆通经常保护他，因此得免于难。

癸丑，周主封其弟衍为叶王，术为郢王。

癸丑（三十日），北周静帝封其弟宇文衍为叶王，宇文术为郢王。

周豫、荆、襄三州蛮反，攻破郡县。

北周豫、荆、襄三州蛮人反叛，攻克了一些郡县。

周韦孝宽军至永桥城，诸将请先攻之，孝宽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何能为！”于是引军壁于武陟。尉迟迥遣其子魏安公帅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会沁水涨，孝宽与迥隔水相持不进。

北周行军元帅韦孝宽率军至永桥城，众将领都请求先攻打此城，韦孝宽说：“永桥镇城虽小却很坚固，如果攻而不克，就会挫伤我方军威。如果我们打败了尉迟迥的大军，这个小城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率军在武陟安营扎寨。尉迟迥派遣他的儿子魏安公尉迟率军十万进至武德，在沁水东面安营扎寨。时逢沁水暴涨，韦孝宽就与尉迟迥的军队隔水相持，都不进攻。

孝宽长史李询密启丞相坚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人情大异。”坚深以为忧，与内史上大夫郑译谋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未相服从，今正以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异，后所遣者，又安知其能尽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今一旦代之，或惧罪逃逸；若加縻絷，则自郧公以下，莫不惊疑。且临敌易将，此燕、赵之所以败也。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使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动亦能制之矣。”坚大悟，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乃命少内史崔仲方往监诸军，为之节度。仲方，猷之子也，辞以父在山东。又命刘、郑译，辞以未尝为将，译辞以母老。坚不悦。府司录高请行，坚喜，遣之。受命亟发，遣人辞母而已。自是坚措置军事，皆与李德林谋之，时军书日以百数，德林口授数人，文崐意百端，不加治点。

韦孝宽府中长史李询秘密向杨坚报告说：“梁士彦，宇文忻和崔弘度三位行军总管接受了尉迟迥馈赠的金钱，因此军中不安，人心异常。”杨坚深为担忧，就与内史上大夫郑译商议派谁取代他们三人，李德林说：“您与这些将领本来都是国家重臣，地位平等，他们没有服从您的义务，现在您只是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威来控制和驾御他们罢了。以前所派遣的，您疑心他们怀有异意；那么往后再派遣的，您又怎么能知道他们会向您推心置腹呢！再说，他们三人收取尉迟迥馈赠金钱的事，真假不明，现在如果马上派人替代他们领兵，他们可能会因害怕获罪而逃走；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那么前线的将帅自郧公韦孝宽以下，就会人人自危，莫不惊慌。况且临战易将，正是战国时期燕国、赵国被齐国、秦国打败的根本原因。以我看来，您只要派遣一位既是您的心腹，又通晓谋略，向来为众将领所信服的人，立刻到军中去，监视将领们的举动。纵使他们怀有异意，也肯定不敢轻举妄动；万一有异常举动，也必能将其制服。”杨坚大悟，说：“如果不是你讲明这些道理，几乎要败坏大事。”于是命令少内史崔仲方前去监察诸军，并有权节制军事行动。崔仲方是崔猷的儿子，以父亲在山东而推辞。杨坚又先后命令刘、郑译前往，刘以自己没有做过将帅为理由推辞，郑译以母亲年迈需要侍奉为理由推辞。杨坚很不高兴。丞相府司录高请求前往，杨坚大喜，就派他前去。高接受任命后立即出发，只派人向母亲告别。从此以后，杨坚凡是处理军务，都要与李德林商量。当时丞相府发到的军书日以百计，李德林往往同时向几个人口授批文，文意多种多样，从不加以修改。

司马消难以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为质以求援。八月，己未，诏以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赐爵随公。庚申，诏镇西将军樊毅进督沔、汉诸军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帅众趣历阳，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趣南兖州。

北周郧州总管司马消难举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九州和鲁山等八镇投降陈朝，并派他的儿子入朝作为人质，请求援助。八月，己未（初六），南陈宣帝下诏书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司空，并赐爵随公。庚申（初七），又下诏书让镇西将军樊毅督察沔、汉地区的军事；命令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向历阳进发；任命超武将军陈慧纪为前军都督，率军向南兖州进发。

周益州总管王谦亦不附丞相坚，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汉川，不得进，坚即以睿为行军元帅以讨谦。

北周益州总管王谦也不愿意依附杨坚，于是出动巴、蜀地区的军队攻打始州。新任益州总管梁睿到汉川以后，无法再继续前进，杨坚即任命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伐王谦。

戊辰，诏以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

戊辰（十五日），陈朝下诏书任命司马消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十七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率军攻克临江郡。

梁世宗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周。丞相坚执庄手曰：“孤昔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梁主奕叶委诚朝廷，当相与共保岁寒。”时诸将竞劝梁主举兵，与尉迟迥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决。会庄至，具道坚语，且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皆一时雄杰，据要地，拥强兵，然功业莫就，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晋挟天子，保京都，仗大顺以为名故也。今尉迟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司马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随公必移周诈。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梁主深然之，众议遂止。

后梁孝明帝萧岿派遣中书舍人柳庄带着书信入北周朝贡，北周丞相杨坚握着柳庄的手说：“我以前加开府时，曾经随军到过江陵，受到梁国君主的热情款待。眼下我们正处在天子年幼，时事艰难的时期，我虽然不才，但受命辅佐朝政。梁国君主几代都忠于朝廷，我们应当共同努力使这种融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当时后梁众将帅竞相劝说萧岿起兵，与尉迟迥联合，认为这样做进可以对北周帝室效忠尽节，退可以席卷汉、沔地区。萧岿犹豫不决。适逢柳崐庄回来，将杨坚的话转告了萧岿，并且说：“以前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等人都是汉、魏时期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们占据着战略要地，拥有强大的军队，但是都没有能够建立功业，祸难反而紧随而至。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魏、晋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着京师，倚仗名正言顺以讨叛逆，师出有名。方今尉迟迥虽然是一员老将，但是他年老昏庸。而司马消难、王谦又是极普通的人，都没有匡时济世的才干。周朝的将帅大臣，大多数只为自己打算，竞相效忠于杨坚。以我看来尉迟迥等人终当被消灭，随公杨坚必定会夺取周政权。我们不如保境安民，静观事态的发展变化。”萧岿非常赞同，众人也不再争论了。

高至军，为桥于沁水。尉迟于上流纵火筏，豫为土狗以御之。布陈二十余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孝宽因其却，鸣鼓齐进。军既渡，命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兵大败，单骑走。孝宽乘胜进，追至邺。

北周监军高到了前线军中，在沁水上建造桥梁。尉迟从上游放流带火的木，高事先在桥的上游建造了一些被称为“土狗”的土墩以阻挡火，使其不能靠近桥梁。尉迟布阵二十余里，指挥军队稍微后退，想等到韦孝宽的军队渡河中间时发起进攻。韦孝宽趁尉迟的军队后撤之机，擂鼓齐进。军队过河后，高又命令将桥焚毁，断绝了士卒的退路。结果尉迟的军队大败，尉迟单骑逃走。韦孝宽率军乘胜前进，一直追到邺城。

庚午，迥与及弟西都公，悉将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迥别统万人，皆绿巾、锦袄，号“黄龙兵”。迥弟勤帅众五万，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骑先至。迥素习军旅，老犹被甲监陈。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观战者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及思安伯代人贺娄子干先登。

庚午（十七日），尉迟迥和尉迟以及尉迟的弟弟西都公尉迟，率领全部军队十三万人在城南布阵，尉迟迥亲率一万多人，都戴绿巾、穿锦袄，号称“黄龙兵”。尉迟迥的弟弟尉迟勤统率军队五万人，从青州赶来增援尉迟迥，并亲率三千骑兵先期到达。尉迟迥深谙用兵之道，现在虽然老了，仍然穿戴甲胄，亲自临阵。他的部下都是关中人，为尉迟迥拚死血战，韦孝宽等将帅的军队因形势不利而被迫后退。邺城百姓出来观战的有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说：“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我要用诡诈的战法击败敌军。”于是先射击观战的百姓，这些人纷纷逃避，互相推搡践踏，呼声震天。宇文忻于是大声喊道：“叛贼失败了！”韦孝宽的军队很快士气重振，乘纷乱之机发起进攻。结果尉迟迥的军队大败，退保邺城。韦孝宽指挥军队包围了邺城，李询与安思伯代郡人贺娄子干首先登上城头。

崔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邺城破，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弯弓，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迥曰：“颇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行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左丞相极口而自杀。弘度顾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头。”弘升斩之。军士在小城中者，孝宽尽坑之。勤、、东走青州，未至，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获之。丞相坚以勤初有诚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缚归罪，坚复其官爵。

崔弘度的妹妹早先嫁给尉迟迥的儿子为妻，待邺城被攻破后，尉迟迥计穷，登上城楼，崔弘度径直从龙尾道追上去。尉迟迥弯弓搭箭，准备射崔弘度，崔弘度摘下头盔对尉迟迥说：“还认识我吗？今日我们各自都是为了国事，不能顾及私情。念我们有亲戚之情，特地遏制住乱兵，不许对您侵犯欺侮。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您应该早为自身考虑，还等待什么呢？”尉迟迥投弓箭于地，尽情大骂左丞相杨坚，然后自杀。崔弘度对弟弟崔弘升说：“你可取下尉迟迥的头颅。”于是崔弘升将尉迟迥斩首。在邺小城中的尉迟迥士卒，都被韦孝宽活埋。尉迟勤、尉迟与尉迟向东逃往青州，还没有到达，就被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率兵追上抓获。丞相杨坚因为尉迟勤开始时曾诚心归顺自己，特下令不予问罪。李惠在尉迟迥失败前就自动回去请罪，杨坚恢复了他原来的官职和爵位。

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达拿为长史。达拿，暹之子也，文士，崐无筹略，举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败。

尉迟迥晚年衰朽昏愦，起兵后任命小御正崔达为大总管府长史。崔达是崔暹的儿子，一介文士，没有计谋方略，举动处置多有失误，所以尉迟迥起兵才六十八天即告失败。

于仲文军至蓼堤，去梁郡七里。檀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挑战而伪北，让不设备；仲文还击，大破之，生获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走。仲文进击曹州，获迥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让以余众屯成武，仲文袭击，破之，遂拔成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在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时至金乡，宣蜀公令，赏赐将士。”金乡人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望见，以为檀让，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自归。如即屠之，彼望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设伏击之，毗罗众大溃，争投洙水死，水为之不流。获檀让，槛送京师；斩毗罗，传首。

北周河南道行军总管于仲文率军进至蓼，距梁郡只有七里地。檀让拥有军队数万人，于仲文以羸弱之师前去挑战，然后佯装败退，檀让由于胜利而不再设防；于仲文率军杀回，大败檀让的军队，俘虏五千余人，斩首七百级。于仲文接着进攻梁郡，尉迟迥的守将刘子宽充城逃走。于仲文又进攻曹州，俘虏尉迟迥所委任的刺史李仲康。檀让率领残余部队屯守成武县，于仲文率军袭击，再一次打败檀让，攻克成武城。尉迟迥的将领席毗罗有兵十万，驻扎在沛县，准备进攻徐州。席毗罗的妻儿在金乡，于仲文派人假扮成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徐善净说：“檀让明天午时来金乡，传达蜀公尉迟迥的命令，并赏赐将士。”金乡人都很高兴。于仲文就挑选精兵，打着尉迟迥的旗号，兼程前往。徐善净望见，以为是檀让，出城迎接。于仲文乘机令人拿下徐善净，于是夺取了金乡城。众将领多劝于仲文屠杀该城兵民，于仲文说：“此城是席毗罗起兵的地方，我们应当宽待他们的妻儿，这样他部下的官兵就会自动归降。如果我们屠杀了他们的妻儿家属，他们就会彻底绝望。”大家都赞成于仲文的主张。于是席毗罗依仗着优势兵力来逼近官军，于仲文设下埋伏，纵兵出击，席毗罗的军队惨败，部下争着投洙水而死，以至洙水被堵塞不流。于仲文俘获了檀让，用槛车押送京城，杀了席毗罗，传首级到长安。

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悉平之。坚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

韦孝宽分兵讨伐关东叛军，全部平定。杨坚迁移相州治所于安阳，毁掉邺城及其民房。又分割相州，设置毛州、魏州。

梁主闻迥败，谓柳庄曰：“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后梁国主得知尉迟迥起兵失败，对柳庄说：“当初如果听从了众将领的话，国家就不能保全了。”

丞相坚之初得政也，待黄公刘、沛公郑译甚厚，赏赐不可胜计，委以心膂，朝野倾属，称为“黄、沛”。二人皆恃功骄恣，溺于财利，不亲职务。及辞监军，坚始疏之，恩礼渐薄。高自军所还，宠遇日隆。时王谦、司马消难未平，坚忧之，忘寝与食。而逸游纵酒，相府事多遗落。坚乃以高代为司马；不忍废译，阴敕官属不得白事于译。译犹坐厅事，无所关预，惶惧顿首，求解职；坚犹以恩礼慰勉之。

北周丞相杨坚起初掌握政权时，对黄公刘、沛公郑译礼遇深厚，赏赐的财物不可胜计，并且委以心腹重任，所以朝野上下莫不奉承巴结，称为“黄、沛”。刘、郑二人仗着荐引杨坚有功而骄傲放纵，追求财物，不理政事。等到相继推辞出任监军以后，杨坚开始疏远他们，恩惠礼遇逐渐淡薄。高从军中回朝后，日益受到杨坚的宠信。当时王谦与司马消难的反叛尚未平定，杨坚为此担忧，常常废寝忘食。而刘游玩享乐，纵酒无节，致使相府公事多有耽误。于是杨坚任命高代替刘为丞相府司马；但还不忍心废黜郑译，就暗中命令各级官吏不得向郑译上报公事文书。郑译虽然仍能出入丞相府，但已不能参预政事。于是郑译惊恐地向杨坚顿首谢罪，请求解除长史职务，杨坚仍然施以恩惠来安慰他。

癸酉，智武将军鲁广达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淳于陵克州城。

癸酉（二十日），陈朝智武将军鲁广达攻克北周郭默城。丙子（二十崐三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攻克北周州城。

周以汉王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实为大前疑，秦王贽为大右弼，燕公于为大左辅。，仲文之父也。

北周朝廷任命汉王宇文赞为太师，申公李穆为太傅，宋王宇文实为大前疑，秦王宇文贽为大右弼，燕公于为大左辅。于是于仲文的父亲。

乙卯，周大赦。

乙卯（疑误），北周朝廷大赦天下。

周王谊帅四总管至郧州，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甑山二镇来降。

北周行军元帅王谊统领四位总管进至郧州，司马消难率军献鲁山、甑山二镇归降南陈。

初，消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将兵围顺州，顺州刺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难虏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难，不及，周亳州总管元景山击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与南徐州刺史宇文追之，与毅战于漳口，一日三战三捷。毅退保甑山镇，城邑为消难所据者，景山皆复取之。

起初，司马消难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率军围攻顺州，北周顺州刺史周法尚抵御不住，只好弃城出逃，司马消难俘获了他的母亲和弟弟向南而去。陈将樊毅率军来援救司马消难，没有赶上，北周亳州总管元景山攻打樊毅，樊毅劫掠百姓而退去。元景山和南徐州刺史宇文合兵追击樊毅，在漳口交战，一日内三战三捷。于是樊毅退保甑山镇，原来由司马消难所占据的地方，都被元景山重新夺取。

郧州巴蛮多叛，共推渠帅兰雒州为主，以附消难。王谊遣诸将分讨之，旬月皆平。陈纪、萧摩诃攻广陵，周吴州总管于击破之。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应王谦，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讨之。杨素破宇文胄于石济，斩之。

郧州巴蛮到处反叛，他们共同推举酋帅兰雒州为首领，响应司马消难。王谊派遣众将分路讨伐，不到一个月即全部平定。南陈前军都督陈纪、萧摩诃率军进攻广陵，被北周吴州总管于击退。沙州氐帅杨永安聚众响应王谦，大将军乐宁公达奚儒率军讨伐。杨素率军于石济击败荥州刺史宇文胄，将宇文胄斩首。

周以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北周朝廷任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齐公于智为大司空；九月，又任命小宗伯竟陵公杨惠为大宗伯。

丁亥，周将王延贵帅众援历阳；任忠击破之，生擒延贵。

丁亥（初五），北周将领王延贵率军增援历阳，被南陈南豫州刺史任忠击败，俘获了王延贵。

壬辰，周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庚戌，以随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坚为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

壬辰（初十），北周朝廷废皇后司马氏为平民。庚戌（二十八日），北周朝廷任命随公杨坚的长子杨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统辖原北齐王朝所管辖的地区。壬子（三十日），北周朝廷又任命左丞相杨坚为大丞相，废除左、右丞相的官职。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甲寅（初二），出现日食。

周丞相坚杀陈惑王纯及其子。

北周丞相杨坚诛杀陈惑王宇文纯和他的儿子。

周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谦分命诸将据险拒守，睿奋击，屡破之，蜀人大骇。谦遣其将达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帅众十万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战士不过二千，总管昌黎豆卢，昼夜拒守，凡四旬，时出奇兵击等，破之；会梁睿至，等遁去。睿自剑阁入，进逼成都。谦令达奚、乙弗虔城守，亲帅精兵五万，背城结陈。睿击之，谦战败，将入城，、虔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走新都，新都令王宝执之。戊寅，睿斩谦及高阿那肱，剑南平。

北周行军元帅梁睿统率步、骑兵二十万讨伐王谦，王谦分别命令众将占据战略要地，以抵御朝廷军队，梁睿率军奋勇出击，多次打败王谦军队，蜀地人大为惊骇。王谦派遣部将达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人率军十万攻打利崐州，筑坝拦嘉陵江水以灌利州城。城中守军士卒不过两千，总管昌黎人豆卢率军日夜拒守，相持达四十天，还时常出奇兵袭击达奚等人的军队，并取得胜利。正当此时，梁睿率军赶到，达奚等人率军逃走。于是梁睿率军从剑阁入川，进逼成都。王谦命令达奚、乙弗虔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背城摆开阵势。梁睿纵兵攻打，王谦战败，将要入城，达奚、乙弗虔举城投降。王谦带领部下三十名骑兵逃往新都，被新都县令王宝抓获。戊寅（二十六日），梁睿将王谦和高阿那肱斩首，剑南全部平定。

十一月，甲辰，周达奚儒破杨永安，沙州平。

十一月，甲辰（二十二日），北周大将军达奚儒率军击败氐帅杨永安，平定了沙州。

丁未，周郧襄公韦孝宽卒。孝宽久在边境，屡抗强敌；所经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见其成事，方乃惊服。虽在军中，笃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禄，不入私室。人以此称之。

丁未（二十五日），北周郧襄公韦孝宽去世。韦孝宽曾长期镇守边疆，多次抗击强敌；对于他的筹划部署，人们一开始都难以理解，待后来他获得胜利，人们才惊奇和钦佩。韦孝宽虽然戒马一生，但专心于文史；又与宗族和睦，自己所得俸禄，从不独自占有。人们因此而称赞他。

十二月，庚辰，河东康简王叔献卒。

十二月，庚辰（疑误），南陈河东康简王陈叔献去世。

癸亥，周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

癸亥（十二日），北周静帝下诏令在西魏时改姓鲜卑姓氏的人，都应恢复原来的姓氏。

甲子，周以大丞相坚为相国，总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进爵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为随国，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坚受王爵、十郡而已。

甲子（十三日），北周朝廷任命大丞相杨坚为相国，统辖百官总理国家政事；免去他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冢宰的称号；进爵位为王，以安陆等二十郡作为随王国；特许他在朝见天子时不称名，又赐他享有九锡仪礼。杨坚只接受了随王爵位和十郡的封地。

辛未，杀代王达、腾闻王及其子。

辛未（二十日），北周诛杀了代王宇文达、腾闻王宇文和他们的儿子。

壬申，以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壬申（二十一日），北周朝廷任命小冢宰元孝规为大司徒。

是岁，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这一年，北周境内有州二百一十一个，郡五百零八个。

第一百七十五卷

陈纪九高宗宣皇帝下之下太建十三年（辛丑、581 ）

陈纪九陈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公元581 年）

春，正月，壬午，以晋安王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宪，枢之弟也。

春季，正月，壬午（初一），陈朝任命晋安王陈伯恭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尚书右仆射。袁宪是袁枢的弟弟。

周改元大定。

北周静帝改年号为大定。

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国、百揆、九锡，建台置官。丙辰，诏进王妃独孤氏为王后，世子勇为太子。

二月，甲寅（初四），隋王杨坚始接受相国、统辖百官的职务和九锡礼仪，并建立隋国台省、设置官吏。丙辰（初六），北周静帝诏令进封隋王妃独孤氏为王后，隋王世子杨勇为太子。

开府仪同大将军庾季才，劝隋王宜以今月甲子应天受命。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亦劝之。于是周主下诏，逊居别宫。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册，大宗伯赵奉皇帝玺绂，禅位于隋。隋主冠远游冠；受册、玺，改服纱帽、黄袍；入御临光殿，服兖冕，如元会之仪。大赦，改元开皇。命有司奉春册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镇洛阳。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赐之孙也；女为太子妃。

北周开府仪同三司庾季才劝说隋王杨坚应该在本月甲子日顺应天命，接受皇位。太傅李穆、开府仪同大将军卢贲也向杨坚劝进。于是，北周静帝颁下诏书，让位迁居别宫。甲子（十四日），北周静帝命令兼太傅杞公宇文椿捧着册书，大宗伯赵捧着皇帝的玺印，禅位于隋王杨坚。隋文帝戴着远游冠，接受了册书、御玺，又改戴白纱帽，穿上黄袍；然后进入临光殿，再戴上冠冕，穿上衮服，按照皇帝每年正月初一朝见百官群臣的元会礼仪登基称帝。隋文帝下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皇。并命令有关官员捧着册书前往南郊祭天，禀告上天隋已承天受命。又派遣小冢宰元孝矩替代太子杨勇镇守洛阳。元孝矩本名元矩，以字行世，是元天赐的孙子；他女儿是太子杨勇的妃子。

少内史崔仲方劝隋主除周六官，依汉、魏之旧，从之。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勤劳；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声者。改侍中为纳言。以相同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京兆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小内史崔仲方劝说隋文帝废除北周建立的六官制度，而恢复汉、魏旧制，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隋朝设置了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以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别执掌和统领各类职事政务。又设置了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爵，用来酬劳勤苦和立功的将帅；设置了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用来加封有德行和声望的文武大臣。还将门下省长官侍中改称纳言。任命原相国府司马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府司录京兆人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府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乙丑，追尊皇考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丙寅，修庙社。立王后独孤为皇后，王太子勇为皇太子。丁卯，以太尉赵为尚书右仆射。己巳，封周静帝为介公。周氏诸王皆降爵为公。

乙丑（十五日），隋文帝诏令追尊皇考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皇妣吕氏为元明皇后。丙寅（十六日），又诏令修建祖庙社庙。同时，册立原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丁卯（十七日），任命太尉赵为尚书右仆射。己巳（十九日），封北周静帝为介公，原北周宗室诸王一律降爵改封为公。

初，刘、郑矫诏以隋主辅政，杨后虽不预谋，然以嗣子幼冲，恐权在他族，闻之，甚喜。后知其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于言色，及禅位，愤惋逾甚。隋主内甚愧之，改封乐平公主，久之，欲夺其志；公主誓不许，乃止。

起初，刘、郑译假传北周天元皇帝诏命引用隋文帝辅政，天元杨皇后虽崐然没有参预谋划，却因为静帝年幼，恐怕政权落入别族手中，所以听说杨坚辅政非常高兴。后来杨皇后察觉到她父亲怀有异图，密谋篡权，心中愤愤不平，往往从言语态度上表现出来；及至北周静帝禅位于隋文帝，她异常愤怒和悲伤。隋文帝也感到非常对不起女儿，于是改封她为乐平公主。过了一段时间，隋文帝想作主将女儿改嫁，乐平公主人驻誓死不从，隋文帝只好作罢。

隋主与周载下大夫北平荣建绪有旧，隋主将受禅，建绪为息州刺史；将之官，隋主谓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正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及即位，来朝，帝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除广，情类杨彪。”帝怒曰：“朕虽不晓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

隋文帝和原北周载师下大夫北平人荣建绪有交情，在他将要接受禅让时，荣建绪被朝廷任命为息州刺史。在即将赴任时，隋文帝对荣建绪说：“请暂且耽搁一下，当共享富贵荣华。”荣建绪严肃地回答说：“明公的这些话，不是我想听到的。”隋文帝即位后，荣建绪入朝，文帝对他说：“你感到后悔吗？”荣建绪叩头回答道：“我虽然没有处在晋、宋禅让之际东晋秘书监徐广的位置，但和曹魏代汉后的东汉太尉杨彪情状相似。”隋文帝听了发怒说：“朕虽然不明白书上的典故，但也知道你此言不恭敬！”

上柱国窦毅之女，闻隋受禅，自投堂下，抚膺太息曰：“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阳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长，以适唐公李渊。渊，之子也。

原北周上柱国窦毅的女儿得知隋文帝接受了禅让后，气愤得扑倒在殿阶下，捶胸叹息说：“恨我不是个男子，以拯救舅家宇文氏于患难之中！”窦毅和夫人襄阳公主急忙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乱说，那样会招致灭族之祸的！”窦毅由此对女儿感到惊奇。窦毅女儿长大后，嫁给唐公李渊。李渊是李的儿子。

虞庆则劝隋主尽灭宇文氏，高、杨惠亦依违从之，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书生，不足与议此！”于是周太祖孙谯公乾恽、冀公绚，闵帝子纪公，明帝子公贞、宋公实，高祖子汉公赞、秦公贽、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兑、荆公元，宣帝子莱公衍、郢公术皆死。德林由此品位不进。

内史监虞庆则劝说隋文帝斩尽杀绝北周帝室宇文氏，尚书左仆射高、邗公杨惠也违心赞成，只有内史令李德林苦苦争辩，认为不能那样做，隋文帝变了脸色说道：“你只是一介书生，不值得和你讨论此事！”于是，北周文帝宇文泰的孙子谯公宇文乾晖、冀公宇文绚，孝闵帝宇文觉的儿子纪公宇文，明帝宇文毓的儿子公宇文贞、宋公宇文实，武帝宇文邕的儿子汉公宇文赞、秦公宇文贽、曹公宇文允、道公宇文充、蔡公宇文兑、荆公宇文元，宣帝宇文的儿子莱公宇文衍、郢公宇文术，全部被处死。因为这件事，李德林的官品职位再没有升迁过。

乙亥，上耕藉田。

乙亥（二十五日），南陈宣帝亲自耕种藉田。

隋主封其弟邵公慧为滕王，安公爽为卫王，子雁门公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

隋文帝封皇弟邵公杨慧为滕王、安公杨爽为卫王，封皇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

隋主赐李穆诏曰：“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即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为太师，赞拜不名；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贵盛无比。又以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诏曰：“吕尚以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常礼。”仍以穆年耆，敕蠲朝集，有大事，就第询访。

随文帝赐给并州总管李穆诏书说：“您既素有德望，并且又是家父的同辈好友。您劝我顺天受命的来函，我不敢违背。已经于本月十三日恭承天命，登上帝位。”不久李穆自并州入朝，文帝即任命李穆为太师，。特许他在朝拜时不称名。李穆的子孙即使还在襁褓之中，也一律授予仪同三司。因此，李穆一门手持牙笏身居官位的多达一百余人，贵盛无比。隋文帝又任命上柱国窦炽为太傅、幽州总管于翼为太尉。李穆上表请求辞职归养，隋文帝下诏书说：“古代姜太公吕尚以百岁高龄辅佐周文王、武王成就王业，张苍以白发老人担任汉文帝的丞相，高才伟人佐命当世，不能拘泥于常礼。”于是以李穆年事已高，敕免崐除正常朝会。遇有军国大事，朝廷派人到府上征询他的意见。

美阳公苏威，绰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晋公护强以女妻之。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周高祖闻其贤，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又除稍伯下大夫，皆辞疾不拜；宣帝就除开府仪同大将军。隋主为丞相，高荐之，隋主召见，与语，大悦；居月余，闻将受禅，遁归田里。请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预吾事耳，置之。”及受禅，征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为邳公，以威袭爵。

美阳公苏威是苏绰的儿子，少年时即享有美名，北周晋公守文护硬碍把女儿嫁给他。后来苏威见宇文护专制朝廷，恐怕他一旦失势将会牵连自己，于是就隐居于山寺中，以读书为娱。北周高祖听说他有贤能，就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久又任命他为稍伯下大夫，可是苏威都称病不接受任命；北周宣帝时又任命他为开府仪同大将军。隋文帝担任丞相后，高推荐苏威，文帝就加以召见并与他交谈，非常赏识他。苏威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得悉隋将受禅代周，于是就逃归故里。高请求追回苏威，隋文帝回答说：“他这样做是不想参预我的事，暂且别管他。”及至接受禅位后，文帝就征召并任命苏威担任太子少保，追封他的父亲苏绰为邳公，让苏威承袭爵位。

丁丑，隋以晋王广为并州总管。三月，戊子，以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和州刺史河南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隋主有并吞江南之志，问将交帅于高，荐弼与擒虎，故置于南边，使潜为经略。

丁丑（二十七日），隋朝任命晋王杨广为并州总管。三月，戊子（疑误），又任命上开府仪同三司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任命和州刺史河南人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当时隋文帝有吞并江南的志向，向高访求将帅，高向他推荐了贺若弼和韩擒虎，因此隋承文帝派遣他们二人驻守在南面边境，让他们暗中加以筹划。

戊戌，以太子少保苏威兼纳言、度支尚书。

戊戌（疑误），隋朝任命太子少保苏威兼任纳言、度支尚书。

初，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制征税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譬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驰之！”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役，务从轻简，隋主悉从之，渐见亲重，与高参掌朝政。帝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进谏，帝不纳，将自出斩之，威当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寻复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

当初，苏绰在西魏时，因为经常国用不足，所以制定的税收很重。颁行后他慨然叹道：“我今天所制定的重税法，就譬如张满的弓，只是为了在战乱之世满足国用，并不是治平之世的作法。后世的君子，谁能把弓弦放松呢？”苏威听了父亲的话，就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使命。现在他担任了度支尚书，于是奏请减免赋税徭投，尽量从轻从简，隋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苏威因此逐渐受到隋文帝的信任倚重，和高一起掌管朝政。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个人，将要杀死他；苏威来到殿进谏，文帝不听，将亲自出去杀掉那人，而苏威挡在文帝面前不离开；文帝避开他又想出去，苏威又上前遮挡。于是文帝非常生气，拂衣返回宫中；过了很长时间，文帝才又召见苏威，致歉说：“你能够这样做，我就不用担忧了。”并赏赐给他马两匹，钱十余万。不久，又任命苏威兼任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来的官职仍旧。

治书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何遽迫之！”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于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乱世，南山四皓，岂易屈哉！”威尝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保用多为！‘“帝深然之。

治书侍御史安定人梁毗认为苏威一身兼领五项职务，安于繁碎，眷恋于烦杂，没有举荐贤才接替自己的念头，于是就上表弹劾他，隋文帝说：“苏威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勤奋工作，而且志向远大，抱负不凡，你为何突然提出要他让贤？”并因此对百官朝臣说：“苏威如果没有遇到我，就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我如果没有苏威，又如何能够推行安邦定国之道呢？清河公杨素虽然辩才无崐双，至于博古通今，辅助我宣扬教化，就远不能和苏威相比。苏威如果遭逢乱世，肯定会像西汉初年的南山四皓那样隐居避世，岂能轻易使他屈服出仕！”苏威曾经对隋文帝说：“我的父亲经常告诫我说：”只要熟读《孝经》一书，就足以安身立命，治理国家，那里用得着读很多的书！“隋文帝深表同意。

高深避权势，上表逊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能推举。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使之去官！”命复位。、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帝无不与之谋议，然后行之。故革命数年，天下称平。

尚书左仆射高想避开权势，上表请求辞职，让位于苏威。隋文帝想成全他让贤的美名，允许解除他仆射职务。数日后，隋文帝又说：“苏威在前朝北周隐居不仕，高能够推举他这样的贤才。我听说举荐贤才的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奖赏，怎么能让他去官离职呢？”于是命令恢复高的职务。高和苏威同心协力，朝中政事无论大小，文帝都先和他们商议，然后才公布实行。所以隋文帝称帝数年来，天下升平，国泰民安。

太子左庶子卢贲，以、威执政，心甚不平，时柱国刘亦被疏忌。贲因讽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谋黜、威，五人相与辅政。又以晋王广有宠于帝，私谓太子曰：“贲欲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谋泄，帝穷治其事，等委罪于宾、贲。公卿奏二人当死，帝以故旧，不忍诛，并除名为民。

太子左庶子卢贲因为高、苏威执掌朝政，心中愤愤不平。当时柱国刘也受到隋文帝的猜忌和疏远，于是卢贲就暗中鼓动刘以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密谋废黜高、苏威，由他们五人共同辅政。同时，卢贲又因为晋王杨广正受到隋文帝的宠爱，因此私下对太子杨勇说：“我本想常来看望殿下，但恐怕被后皇上知道了必定会遭到谴责，愿您明察我的一片诚心。”后来他们的密谋败露，隋文帝下令彻底追查，于是刘等三人把罪责全推到张宾和卢贲头上。公卿大臣上奏说张、卢二人应当处死，隋文帝因为这两人都是他的旧交，不忍心将他们处死，而是将他们除官为民。

庚子，隋诏前代品爵，皆依旧不降。

庚子（疑误），隋文帝颁下诏令，百官大臣凡在前代北周所受封的官品爵位，都仍旧不予降低。

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宰岩入贺于隋。

丁未（疑误），后梁国主派遣弟弟太宰萧岩入隋庆贺。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乐为民，仍禁杂戏。

夏季，四月，辛巳（初二），隋朝大赦天下罪人。戊戌（十九日），全部释放录属于太常寺演奏散乐的乐户为平民百姓，但仍然禁止演出杂戏。

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聘于周。辛丑，至长安，隋已受禅，隋主致之介国。

陈朝派遣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到北周聘问。辛丑（二十二日），韦鼎等人到达长安，当时隋朝已接受了北周的禅让，于是隋文帝就把他们送到北周静帝受封的介国。

隋主召汾州刺史韦部冲为眯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涂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冲，之子也。

隋文帝征召汾州刺史韦冲入朝，任命他为兼散骑常侍。当时征发稽胡族修筑长城，汾州胡人有一千多人在征发途中叛逃。隋文帝召见冲问计，韦冲回答说：“夷狄之族反复无常，都是由于州郡长官不称职造成的。我请求前去以理安抚他们，这样可不劳用兵而平定叛乱。”隋文帝认为他说的对，就派遣他前去采用怀柔政策招附叛逃胡人，不出一个月，那些胡人都来归附，并去服役修筑长城。韦冲是韦的儿子。

五月，戊午，隋封邗公雄为广平王，永康公弘为河间王。雄，高祖之族子也。

五月，戊午（初十），隋朝封邗公杨雄为广平王，永康公杨弘为河间王。杨雄是高祖杨坚的族子。

隋主潜害周静帝而为之举哀，葬于恭陵；以其族人洛为嗣。隋文帝暗害了北周静帝，并为他举行了葬礼，把他埋葬在恭陵；然后以静帝的族人宇文洛为他的后代。

六月，癸未，隋诏郊庙冕服必依《礼经》。其朝会之服、旗帜、牺牲皆尚赤，戎服以黄，常服通用杂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黄，百僚毕贺。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环带为异。

六月，癸未（二十九日），隋文帝诏令内外百官，在郊祀上天和庙祭先祖时，冠冕服饰都必须依据《礼经》；在朝会时所穿的朝服和国家所用的各种旗帜、祭祀所用的牲畜都崇尚红色，将帅兵士的军服使用黄色，官吏平民的常服通用杂色。秋季，七月乙卯（初八），隋文帝首次穿黄色衣服，百官群臣都表示祝贺。于是百官大臣的常服与庶民百姓相同，都穿黄袍；隋文帝的朝服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系以十三环金带。

八月，壬午，隋废东京官。

八月，壬午（初五），隋朝废除东京洛阳的六府官署。

吐谷浑寇凉州，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步骑数万击之。谐击破吐谷浑于丰利山，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万计。吐谷浑震骇，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吐谷浑可汁夸吕帅亲兵远循。隋主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使统降众。以元谐为宁州刺史，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

吐谷浑侵犯凉州，隋文帝派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统率步、骑兵数万人反击吐谷浑。乐谐率军先在丰利山打败吐谷浑军队，又在青海湖打败吐谷浑太子可博汗，共俘虏、斩杀一万多人。于是吐谷浑举国震骇，共有王、侯三十人各自率领部落前来投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带领亲兵逃奔远方。隋文帝封吐谷浑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让他统领归降的吐谷浑部族。又任命元谐为宁州刺史，留下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守凉州。

九月，庚午，将军周罗攻隋故墅，拔之。萧摩诃攻江北。

九月，庚午（二十四日），陈朝将军周罗率军攻打隋朝的故墅城，并夺取了它。萧摩诃也率军攻打隋江北地区。

隋奉车都尉于宣敏奉使巴、蜀还，奏称：“蜀土沃饶，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树建藩屏，封殖子孙。”隋主善之。辛未，以越王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宣敏，谨之孙也。

隋朝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还朝，上奏说：“蜀地土壤沃饶，人才辈出，物产丰富，因为周朝衰败，于是王谦得以在那里起兵作乱。所以陛下应该在那里建立藩国，封赐子孙。”隋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辛未（二十五日），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改封蜀王。于宣敏是于谨的儿子。

隋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发兵入寇；命尚书左仆射高节度诸军。

隋朝任命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同为行军元帅，发兵攻打南陈；又下令尚书左仆射高负责节制协调诸军。

初，周、齐所铸钱凡四等，及民间私钱，名品甚众，轻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铸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壹，民间便之。

当初，北周、北齐官府所铸造的钱币先后共有四种，加上民间私自铸造的钱币，名称和品种很多，轻重也不一样。隋文帝对此深为忧虑，于是下令重新铸造五铢钱。所铸钱的背面、正面、钱身、钱孔的边缘都有凸起的轮廓，每一千枚重四斤二两。完全禁止使用前代古钱和民间私铸钱，在各处关口放置新五铢钱样品，凡发现和样品不符合的钱币，即没收入官予以销毁。从此，隋朝流通的钱币得到统一，民间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隋郑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丰厚。译自以被疏，呼道士醮章祈福，为婢所告，以为巫蛊，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诏曰：“译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所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

隋朝郑译以上柱国退休归家养老，隋文帝给予他丰厚的赏赐。郑译自认为被文帝疏远，于是请来道士设坛做法事，为他消灾祈福。事情被他家的婢女告发，被认为是巫师诅咒；郑译又因为和母亲分开居住，也遭到御史台弹劾，因此销除了郑译的所有官爵。隋文帝还下诏书说：“如果把郑译留在世上，他就成了不守臣道的人；如果把他处死于朝，他到了阴间则成了不孝父母的鬼崐，看来无论如何处置，都将玷污阴间、阳间两个世界，实在没有地方安置他。应该赐给他一本《孝经》，让他去熟读。”仍然让他和母亲一起居住。

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时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世枭、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若仍不为理，听诣阙伸诉。

当初，北周的法令和北齐相比，条文烦琐而不得要领，于是隋文帝下令高、郑译以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人重新加以修订。裴政熟悉前代典故，通晓执政之道，于是汇集魏、晋旧律，下迄南齐、南梁各朝各代的因循变革，轻重宽严，取其量刑适当的作法或规定，编订为新律。当时参预修订的有十余人，凡有疑难的地方，都由裴政裁定。于是废除了前代斩首后挂于木杆上示众的枭刑、车裂于市的刑以及鞭打的鞭刑。如果不是犯了谋叛以上死罪，不收捕家族连坐治罪。新律所规定的死刑有绞刑和斩刑两等，流刑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共三等，徒刑有自一年至三年共五等，仗刑有自六十下至一百下共五等，笞刑有自十下至五十下共五等。又制定了八议、申请减罪、官品减罪、纳铜赎罪、官职抵罪的条款，以优待士大夫。新律也革除了前代审问囚犯经常使用的残酷刑法，规定拷打不能超过二百下；就连刑具、枷杖的大小，也都有一定的规定。同时，还规定平民百姓如果有枉屈而县里不受理的，允许依次向郡、州提出申诉；如果郡、州仍不受理的，允许直接向朝廷提出申诉。

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诏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彤，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枭首、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及鞭，并令去之。贵带砺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之。

冬季，十月，戊子（十二日），隋朝开始执行新律。隋文帝下诏书说：“绞刑可致人毙命，斩刑能使人身首异处，除灭作恶的罪犯，这样做已经是非常严厉了。前代的枭首、身等极刑，于道义上讲并不可取，因为它并不具有惩恶肃纪的功能，只不过表现了残忍苛刻的心性。使用鞭刑肆意摧残囚犯的身体，使囚犯痛彻骨肌，其残酷并不亚于脔割肌体。鞭刑虽说是自古代就有的法律科条，但它不是实行仁政的君主所应采用的刑法。因此，枭刑、刑以及鞭刑，一律予以废除。同时，在新律中尊崇功臣元勋，不对他们使用徒刑；优待乘轩服冕的高官显贵，以及他们的亲属。前代流放六年，改为最多五年；前代徒刑五年，改为最多三年。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条款，还有很多，在文本中都规定得相当完备。还有前代的杂格、严科等条目，也都一律削除。”自此以后，隋朝法律就固定下来，后世各代也多遵用隋律。

隋主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谏议大夫刘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少宽之。”帝不顾。行本于是正当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若非，当致之于理。”因置笏于地而退。帝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行本，之兄子也。

隋文帝曾经恼怒一位郎官，就下令在殿前笞打他。谏议大夫刘行本上奏说：“此人平时为官清廉，现在所犯过错又小，希望能够宽免他。”文帝置之不理。刘行本于是站在文帝面前说：“陛下不以我不肖，把我安置在您的身边任职，我说的如果对，陛下怎能不听从；我说的如果不对，陛下可将我送到大理寺治罪。”说着就把朝会用的笏板扔在地上，想要退朝以示抗议。于是隋文帝郑重向刘行本道歉，赦免了被笞打的郎官，刘行本是刘的侄子。

独孤皇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雅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帝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帝每临朝，后辄与帝方辇而进，至阁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随即匡谏。候帝退朝，同反燕寝。有司奏称：“《周礼》百官之妻，命于王后，请依古制。”后曰：“妇人与政，或从此为渐，不可开其源也。”大都督崔长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当斩，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崐曰：“国家之事，焉可顾私！”长仁竟坐死。后性俭约，帝尝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赐柱国刘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之。

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的家族世代尊贵昌盛。但她性情谦恭，喜欢读书学习，议论政事经常与文帝的意见不谋而合，所以文帝对她是既爱又怕，宫中称帝、后为“二圣”。文帝每日临朝，独孤皇后都乘坐车子与他并排前往，一直陪送到文帝坐朝的大殿门口。她又派遣宦官伺察文帝的行为，如果发现朝政有错，就立即加以劝谏纠正。等文帝退朝后，她又与文帝一起返回寝宫。百官群臣上奏说：“按照《周礼》规定，百官大臣妻子爵位品级的封赏，应该由王后发布。请求依照古代的制度办事。”独孤皇后说：“妇人干政，或许从此就会逐渐盛行，我不能开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中表兄弟，犯法应当斩首，隋文帝因为他是皇后的亲戚，打算赦免他的罪行。但是独孤皇后说：“严格执法是国家的大事，怎么能徇私枉法呢？”崔长仁终于被依法处死。独孤皇后秉性俭约，隋文帝曾经配制止泻的药，须用胡粉一两。这种东西平常宫中不用，多方搜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隋文帝又曾经想赏赐柱国刘嵩妻子一件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

然帝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过将军、刺史。帝外家吕氏，济南人，素微贱，齐亡以来，帝求访，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吕永吉，追赠外祖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以永吉袭爵。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呆，言词鄙陋，帝厚加供给，而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后郡废，终于家。

但是，隋文帝吸取了北周任用外戚而失天下的教训，从不把大权要职授予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任职不超过将军、刺史。文帝外家吕氏是济南人，一向贫寒微贱。北齐灭亡以来，文帝虽然多方求访，始终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即位称帝后，才找到舅舅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让吕永吉承袭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情特别愚钝，言谈话语鄙陋庸俗，文帝虽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但不许他与朝士大臣结交往来。又授予他上仪同三司，出朝担任济南太守。后来济南郡被废，吕道贵终老于家。

壬辰，隋主如岐州。

壬辰（十六日），隋文帝驾幸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梁彦光，有惠政，隋主下诏褒美，赐束帛及御伞，以厉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质厚，彦光以静镇之，奏课连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自齐亡，衣冠士人多迁入关，唯工商乐户移实州郭，风俗险，好兴谣讼，目彦光为“著帽饧”。帝闻之，免彦光官。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自请复为相州，帝许之。豪猾闻彦光再来，皆嗤之。彦光至，发奸伏，有若神明，豪猾潜窜，阖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乡立学，亲临策试，褒勤黜怠。及举秀才，祖道于郊，以财物资之。于是风化大变，吏民感悦，无复讼者。

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治理有政绩，隋文帝下诏书予以表扬，并且赏赐给他一束绢帛和一把御伞，以勉励天下的官吏。过了一段时间，又调梁彦光为相州刺史。岐州民风质朴纯厚，梁彦光无为而治，每年上奏报给朝廷的户口、垦田和赋税都是全国第一。及至迁为相州刺史后，仍然采用在岐州的治理办法。但是相州治所邺城自北齐灭亡以来，衣冠士大夫多迁入关中居住，只有那些手工业者、商人、乐户都迁居邺城，因此民风险诈刻薄，人们喜欢造谣诉讼，称梁彦光为“戴帽的饴糖”。隋文帝听到了这些传闻，就免了梁彦光的官。一年以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请求再任相州刺史，文帝答应了他。相州的豪强猾吏听说梁彦光再次来相州任职，都纷纷嗤笑他。梁彦光到相州后，惩治不法，审理案件，料事如神，因此豪强猾吏纷纷潜逃，相州境内社会秩序大为好转。梁彦光又招致了一些名儒，在各地建立乡学，亲自主持考试，表扬奖励勤奋用功的学生，并开除那些懒惰不求上进的学生。对于被州郡荐举的秀才，他亲自在邺城郊外设宴为他们送行，并资送路费。于是相州的社会风气大变，官吏百姓都非常感激和爱戴梁彦光，再没有打官司的人了。

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樊叔略，有异政，帝以玺书褒美，班示天下，征拜司农。

当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因为有特别突出的政绩，隋文帝颁下玺书于全国表扬他，并征召他入朝拜授司农卿。

新丰令房恭懿，政为三辅之最，帝赐以粟帛。雍州诸县令朝谒，帝见恭崐懿，必呼至榻前，咨以治民之术。累迁德州司马。帝谓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民，此乃上天宗庙之所。朕若置而不赏，上天宗庙必当责我。卿等宜师范之。”因擢为海州刺史。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

新丰县令房恭懿的政绩是三辅地区最好的，于是隋文帝赏赐给他粟米绢帛。每当雍州所属县令朝谒天子时，文帝见到房恭懿，一定把他叫到坐榻前，向他征询治理百姓的方略。并多次加以提拔，后任命他为德州司马。隋文帝还对各州朝集使说：“房恭懿一心想着国家，爱护黎民百姓，这实在是上天和祖先保佑我大隋王朝。朕如果视而不见，不加奖赏，那末上天和祖先一定会责备我。你们都应该向他学习。”于是提升房懿为海州刺史。因此，当时州县官吏大多称职，能够勤政爱民，致使社会安定，百姓富庶。

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骑侍郎郑来聘。

十一月，丁卯（二十三日），隋文帝派遣兼散骑侍郎郑到陈朝聘问。

十二月，庚子，隋主还长安，复郑译官爵。

十二月，庚子（二十五日），隋文帝返回长安，恢复了郑译的官爵。

广州刺史马靖，得岭表人心，兵甲精练，数有战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萧引观靖举措，讽令送质，外托收督赕物，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质。

广州刺史马靖，在岭表地区深得人心，手下兵强马壮，屡立战功。朝廷因此猜疑他，派吏部侍郎萧引前去观察他的动静，并含蓄提出让他向朝廷送交人质，对外假称是督收岭表地区蛮、等部族向朝廷交纳的财物。萧引到达广州治所番禺后，马靖立即遣送子弟入朝作为人质。

是岁，隋主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于是时俗随风而靡，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这一年，隋文帝下诏听任黎民百姓出家为僧，并下令按人口出钱，营造佛经、佛像。于是社会风气随风而倒，崇尚佛教，民间的佛教书籍，多于《六经》几十、几百倍。

突厥佗钵可汁病且卒，谓其子庵逻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曹当避大逻便。”及卒，国人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庵逻实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人曰：“若立庵逻者，我当帅兄弟事之。若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摄图长，且雄勇，国人莫敢拒，竟立庵逻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庵逻，每遣人辱之。庵逻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子，摄图最贤。”共迎立之，号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庵逻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谓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又沙钵略从父玷厥，居西面，号达头可汗。诸可汗各统部众，分居四面。沙钵略勇而得众，北方皆畏附之。

突厥佗钵可汗病重将死，对儿子庵逻说：“我哥哥木杆可汗没有立他的儿子大逻便，而传位于我。我死后，你们兄弟应该让位于大逻便。”佗钵可汗去世后，突厥国人将要拥立大逻便为可汗。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出身微贱，众人不服；而庵逻的母亲出身高贵，突厥各部落首领素来尊重他。统领东面部落的小可汗摄图最后一个来到，对国人说：“如果拥立庵逻，我就率领兄弟们侍奉他。如果拥立大逻便，我必定坚守边境，与大可汗兵戎相见。”摄图年长，并且雄勇果敢，国人不敢反对他，于是最后立庵逻为大可汗。大逻便没有被立为可汗，心里对庵逻不服，经常派人去辱骂他。庵逻无奈，就让可汗位于摄图。国人都相互议论说：“在四位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为贤能。”于是就共同迎立摄图为大可汗，称为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庵逻让位后居住在独洛水，称为第二可汗。大逻便对沙钵略可汗说：“我与你都是可汗的儿子，各自继承父亲的事业。可是如今你被立为大可汗，尊贵之极，而我却没有任何地位，这是什么道理？”沙钵略有些惧怕，就封他为阿波可汗，回去统领原来的部落。又有沙钵略的叔父玷厥，居住在突厥国西面，称为达头可汗。诸位小可汗各统帅所领部落，人居四面。沙钵略可汗作战勇敢，深得众心，于是北方的各少数民族都因惧怕而臣服于他。

隋主既位，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伤其宗祀覆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室复雠。沙钵略谓其臣曰：“我，周之亲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复何面目见可贺敦乎！”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崐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

隋文帝即位后，对突厥的礼遇冷淡，突厥非常怨恨。千金公主因为隋朝灭了自己的宗族，日夜向沙钵略进言，请他为北周宇文氏复仇。于是沙钵略对他的大臣们说：“我是周室的亲戚，现在隋文帝代周自立，而我却不能制止，还有何面目再见夫人可贺敦呢？”于是突厥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来入侵。隋文帝忧惧，就下敕书令沿边增修要塞屏障，加固长城，又任命上柱国武威人阴寿镇守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守并州，驻守数万军队以防备突厥。

初，奉车都尉长孙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爱其善射，留这竟岁，命诸子弟贵人与之亲友，冀得其射法。沙钵略弟处罗侯，号突利设，尤得众心，为沙钵略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靡不知之。

当初，奉车都尉长孙晟奉命送北周千金公主入突厥成婚，突厥可汗爱慕他的箭法，于是留他在突厥整整一年，让自己子弟和部落贵族与长孙晟结交往来，希望能学到他的箭术。消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称作突利设，非常得民心，因此受到沙钵略的猜忌，就秘密派遣心腹与长孙晟结盟。长孙晟就和他到到处游猎，顺便察看突厥的山川形势和部众强弱，没有不了解的。

及突厥入寇，晟上书曰：“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帝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帝深嗟异，皆纳用之。遣太仆元晖出伊吾道，诣达头，赐以狼头。达头使来，引居沙钵略使上。以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贲币赐奚、、契丹，遣为乡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之内附。反间既行，果相猜贰。

及至突厥兴兵入侵，长孙晟上书说：“现在华夏虽然安定，但是北方突厥仍然不遵王命。如果兴兵讨伐，条件还不成熟；如果弃之不理，突厥又时常侵犯骚扰。因此，我们应该周密谋划，制定出一套制胜的办法。突厥达头可汗玷厥相对于沙钵略可汗摄图来说，兵虽强大但地位低下，名义上虽然臣服于摄图，其实内部裂痕已经很深了；只要我们加以煽动离间，他们必定会自相残杀。其次，处罗侯是摄图的弟弟，虽然诡计多端但势力弱小，所以他虚情矫饰以争取民心，得到了国人的爱戴，因此也招致摄图的猜忌，心中忐忑不安，表面上虽然竭力弥缝和摄图之间的裂痕，但内心深感恐惧。再者，阿波可汗大逻便首鼠两端，处在玷厥和摄图之间。因为惧怕摄图，受到他的控制，这只是由于摄图的势力强大，他还没有决定依附于谁。因此，目前我们应该远交近攻，离间强大势力，联合弱小势力。派出使节联系玷厥，劝说他与阿波可汗联合，这样摄图必然会撤回军队，防守西部地区。再交结处罗侯，派出使节联络东边的奚、部族，这样摄图就会分散兵力，防守东部地区。使突厥国内互相猜忌，上下离心，十多年后，我们再乘机出兵讨伐，必定能一举灭掉突厥。”隋文帝看了长孙晟的奏疏，大为欣赏，因此召见长孙晟面谈。长孙晟又一次一边口中分析形势，一边用手描绘突厥的山川地理，指示突厥兵力分布情况，都了如指掌。文帝十分惊奇，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派遣太仆卿元晖经伊吾道出使达头可汗，赐给他一面上绣有狼头的大旗；达头可汗的使节来到长安，隋朝让他坐在沙钵略可汗使节的前面。又任命长孙晟为车骑将军，经黄龙道出塞，携带钱财赏赐奚、、契丹等部族，让他们做向导，才得以到达处罗侯住地。长孙晟与处罗侯作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规劝他率领所属部落臣服隋朝。隋朝的这些反间计实行之后，突厥沙钵略可汗与其他部落果然互相猜忌，离心离德。

始兴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与太子异母，母曰彭贵人。叔陵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险。新安王伯固，以善谐谑，有宠于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阴求其过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为扬州刺史，事务多关涉者省阁，执事承意顺旨，即讽上进用之；微致违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惮之，乃谄求崐其意。叔陵好发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从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图不轨。伯固为侍中，每得密语，必告叔陵。

陈朝始兴王陈叔陵是太子陈叔宝的二弟，与太子同父异母，他的生母是彭贵人。陈叔陵任江州刺史，性阴险狡诈。新安王陈伯固因为擅长诙谐戏谑，受到陈宣帝和太子的宠爱；陈叔陵因此疾恨他，于是就暗地里搜求他的过失，想将他绳子以法。后来陈叔陵进京担任扬州刺史，政务多关涉到中书、尚书两省，如果谁顺从他的意旨，就劝说皇上提拔他；如果谁稍微违忤不从，就必定设法诬以大罪，以至重者被处死，身首异处。陈伯固因为害怕遭到陈叔陵的陷害，于是就对他阿谀奉承，投其所好。陈叔陵嗜好发掘古墓，陈伯固喜欢射雉，因此两人经常结伴到郊外田野游玩，亲昵异常，沆瀣一气，进而密谋作乱。当时陈伯固担任侍中，每当听到宫廷秘密，一定告诉陈叔陵。

十四年（壬寅、582 ）

十四年（壬寅，公元582 年）

春，己酉，正月，上不豫，太子与始兴王叔陵、长沙王叔坚并入侍疾。叔陵阴有异志，命典药吏曰：“切药刀甚钝，可砺之！”甲寅，上殂。仓猝之际，叔陵命左右于外取剑。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剑以进，叔陵怒。叔坚在侧，闻之，疑有变，伺其所为。乙卯，小剑。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锉药刀斫太子，中项，太子闷绝于地；母柳皇后走来救之，又斫后数下。乳媪吴氏自后掣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备得免。叔坚手扼叔陵，夺去其马，仍牵就柱，以其褶袖缚之。时吴媪已扶太子避贼，叔坚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杀之命。叔陵多力，奋袖得脱，突走出云龙门，驰车还东府召左右断青溪道，赦东城囚以充战士，散金帛赏赐；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门招募百姓；又召诸王将帅，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单马赴之，助叔陵指挥。叔陵兵可千人，欲据城自守。

春季，正月，己酉（初五），陈宣帝患病，太子陈叔宝与始兴王陈叔陵、长沙王陈叔坚一同入宫侍疾。陈叔陵心怀不轨，对掌管药品的官吏下令说：“切药草的刀太钝了，应该磨一磨。”甲寅（初十），陈宣帝去世。仓促之际，陈叔陵命令左右随从到宫外取剑，随从没有明白他的用意，取来他朝服上作为装饰用的木剑进呈，陈叔陵见了大怒。陈叔坚在一旁，看到了陈叔陵的所作所为，怀疑将有变故，于是就暗中监视陈叔陵的举动。乙卯（十一日），陈宣帝遗体入殓，太子俯伏痛哭。陈叔陵乘机抽出切药刀向太子砍去，砍中了太子的颈项，太子昏倒在地；太子生母柳皇后赶来救护太子，也被陈叔陵砍了数下。太子的奶妈吴氏从后面扯住陈叔陵的胳膊，太子才得以爬起；陈叔陵又抓住太子的衣服，太子奋力争脱，才得免于难。陈叔坚扑上去用手扼住陈叔陵的脖子，夺去他手中的刀，然后把他拖到一根柱子旁，就用他的衣袖将他捆在柱子上。当时奶妈吴氏已经扶太子出殿躲避，陈叔坚就去寻找太子，向他请示对陈叔陵如何处置。陈叔陵健壮有力，奋力挣脱衣袖，冲出云龙门，乘车驰还扬州治所东府城。他召集左右随从阻断通向宫廷所在台城的青溪道，又下令赦免东府城囚徒以充战士，散发金帛钱财赏赐战士，又派人前往新林，追还他所指挥的军队，并亲自穿上甲胄，戴上白布帽，登上城西门招募百姓。他又征召宗室诸王和将帅，但无人响应，只有陈伯固单枪匹马来投奔，协助他指挥军队。陈叔陵的军队大约有一千人，打算占据府城自守。

时众军并缘江防守，台内空虚。叔坚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内司马申，以太子命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见受敕，帅马步数百趣东府，屯城西门。叔陵惶恐，遣记室韦谅送其鼓吹与摩诃，谓曰：“事捷，必以公为台辅。”摩诃绐报之曰：“须王心膂节将自来，方敢从命。”叔陵遣其所亲戴温、谭骐诣摩诃，摩诃执以送台，斩其首，徇东城。

当时陈朝军队都被部署在沿江一带防守，宫廷内兵力空虚。陈叔坚启奏柳皇后，派遣太子舍人河内人司马申以太子的名义征召右卫将军萧摩诃入宫接受敕令，统率步、骑兵数百人进军东府城，部署在城西门外。陈叔陵惶恐不安，派遣记室参军韦谅把他的鼓吹仪仗送给萧摩诃，并对他说：“如果你帮助我举事成功，我一定任命你为辅政大臣。”萧摩诃骗韦谅说：“必须让始兴王的心腹大将亲自来说，我才能听从命令。”于是陈叔陵又派亲信戴温、谭骐来到萧摩诃军营，被萧摩诃抓起来送往台省，斩首后于东府城示众。

叔陵自知不济，入内，沈其妃张氏及宠妾七人于井，帅步骑数百自小航渡崐，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杨路，为台军所邀。伯固见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驰骑拔刃追之，伯固复还，叔陵部下多弃甲溃去。摩诃马容陈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陈仲华就斩其首，伯固为乱兵所杀，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诸子并赐死，伯固诸子宥为庶人。韦谅及前衡阳内史彭、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典签俞公喜并伏诛。，叔陵舅也。信、谅有宠于叔陵，常参谋议。谅，粲之子也。

陈叔陵自知不能成功，于是回到府内，把妃子张氏和宠妾七人沉入井中溺死，然后率领步、骑数百人从小航渡过秦淮河，想要逃往新林，再乘船投奔隋朝。走到白杨路，遭到政府军队截击。陈伯固看见朝廷大军来到，就躲进街巷想独自逃命，陈叔陵发现后驱马拔刀追赶，陈伯固只好又和他一起返回。陈叔陵的部下丢盔弃甲，纷纷溃逃。萧摩诃的马容陈智深迎面把陈叔陵刺落马下，陈仲华上前就势割下首级，陈伯固则被乱兵杀死；一场混战从寅时开始到巳时才被平息。事后，朝廷将陈叔陵的儿子全部赐死，陈伯固的儿子免死降为平民。陈叔陵的同党记室参军韦谅、前衡阳内史彭、谘议参军兼记室郑信、典俞公喜也一起处死。彭是陈叔陵的舅舅。郑信、韦谅是因为受到陈叔陵的宠信，经常参预谋划。韦谅是韦粲的儿子。

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丁巳（十三日），陈朝皇太子陈叔宝即皇帝位，大赦天下。

辛酉，隋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隋主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选贞良有才望者为之僚佐；以灵州刺史王韶为并省右仆射，鸿胪卿赵郡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李彻总晋王府军事，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俱有骨鲠名，李彻前朝旧将，故用之。

辛酉（十七日），隋朝在并州设置河北道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又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隋文帝吸取了北周宇文氏孤弱无援而灭亡的教训，所以分派两个儿子各统御一方，以辅弼朝廷。又因为二王年少，于是精心挑逃正直贤能、有才能声望的大臣担任他们的僚佐。任命灵州刺史王韶为并州行台右仆射，鸿胪卿赵郡人李雄为兵部尚书，左武卫将军朔方人李彻总管晋王府军事；又任命兵部尚书元岩为益州总管府长史。王韶、李雄、元岩都由于为人刚直而负有盛名，李彻是前朝北周的旧将，所以文帝重用他们。

初，李雄家世以学业自通，雄独习骑射。其兄子旦让之曰：“非士大夫之素业也。”雄曰：“自古圣贤，文武不备而能成其功业者鲜矣。雄虽不敏，颇观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将如并省，帝谓雄曰：“吾儿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无北顾之忧矣。”

当初，李雄的家族世代都是通过儒学而获取功名的，只有李雄喜欢练习骑马、射箭。他哥哥李子旦责备他说：“骑马、射箭不是士大夫所应从事的事业。”李雄回答说：“自古以来的圣贤君子，不具备文武全才而能建功立业的人很少。我虽然不聪敏，但也读了不少前代书籍，只是没有墨守章句训诂罢了。我要做到能文能武，兄长为什么要责备我呢？”及至李雄将要赴并州上任，隋文帝对他说：“我的儿子杨广经历的事情不多，凭你的文才武略去辅佐他，我就没有北顾之忧了。”

二王欲为奢侈非法，韶、岩辄不奉教，或自锁，或排切谏。二王甚惮之，每事谘而后行，不敢违法度。帝闻而赏之。

晋王杨广、蜀王杨秀经常想违犯制度规定追求奢侈享受，王韶、元岩总是拒绝执行二王的指令，或者自锁请罪，或者闯进去切实劝谏。因此二王非常惧怕他们，凡事总是先与他们商议后再去实行，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隋文帝得知后，就下令奖赏王韶、元岩。

又以秦王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领关东兵。

隋朝又任命秦王杨俊为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统领关东地区的军队。

癸亥，以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绥远公，始兴王家金帛累巨万，悉以赐之。以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癸亥（十九日），陈朝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萧摩诃为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封爵绥远公，并把始兴王陈叔崐陵的万贯家产全都赏赐给他。又任命司马申为中书通事舍人。

乙丑，尊皇后为皇太后。时帝病创，卧承香殿，不能听政。太后居柏梁殿，百司众务，皆决于太后，帝创愈，乃归政焉。

乙丑（二十一日），陈后主诏令尊称柳皇后为皇太后。当时陈后主伤势很重，居住在承香殿休养，不能临朝听政。于是皇太后就住在柏梁殿，百官大臣禀奏的国事政务，都由皇太后裁决处理。直到陈后主伤势痊俞，皇太后才归政于他。

丁卯，封皇弟叔重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

丁卯（二十三日），陈后主封弟弟陈叔重为始兴王，作为昭烈王陈道谈的后嗣。

隋元景山出汉口，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将卒四千攻甑山。镇将军陆纶以舟师救之，为孝儒所败；口、甑山、沌阳守将皆弃城走。戊辰，遣使请和于隋，归其胡墅。

隋朝行军元帅元景山率军出兵汉口，派遣上开府仪同三司邓孝儒率军四千人巩打甑山。陈朝镇将陆纶率领水军前往救援，被邓孝儒打败，于是口、甑山、沌阳南陈守将全都弃城逃走。戊辰（二十四日），陈朝派遣使者请求和隋朝修好，并把去年夺取的胡墅城归还隋朝。

己巳，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叔慎为岳阳王，叔达为义阳王，叔熊为巴山王，叔虞为武昌王。

己巳（二十五日），陈后主册立妃子沈氏为皇后。辛未（二十七日），又册封皇弟陈叔俨为寻阳王，陈叔慎为岳阳王，陈叔达为义阳王，陈叔熊为巴山王，陈叔虞为武昌王。

隋高奏，礼不伐丧；二月，己丑，隋主诏等班师。

隋朝尚书左仆射高上疏说，根据礼节，不讨伐有丧事的敌国。二月，己丑（十五日），隋文帝诏令高等人班师回朝。

三月，己巳，以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

三月，己巳（二十五日），陈朝任命尚书左仆射晋安王陈伯恭为湘州刺史，永阳王陈伯智为尚书仆射。

夏，四月，庚寅，隋大将军韩僧寿破突厥于鸡头山，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河北山。

夏季，四月，庚寅（十一日），隋朝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打败突厥军队，上柱国李充在河北山打败突厥军队。

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为太子。胤，孙姬之子，沈后养以为子。

丙申（十七日），陈后主册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陈胤是孙姬的儿子，沈皇后养为己子。

五月，己未，高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发五可汁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10[五月，己未（十六日），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带领突厥军队进犯隋朝平州，突厥出动了五个可汗的全部军队共四十万人侵入长城以南。

壬戌，隋任穆公于翼卒。

壬戌（十九日），隋朝任穆公于翼去世。

甲子，隋更命传国玺曰：“受命玺。”

甲子（二十一日），隋朝改传国玺名为受命玺。

六月，甲申，隋遣使来吊。

六月，甲申（十二日），隋朝派遣使者到陈朝吊唁。

乙酉，隋上柱国李光败突厥于马邑。突厥又寇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败之于洛可。

乙酉（十三日），隋朝上柱国李光在马邑打败突厥军队。突厥军队又进犯兰州，被隋朝凉州总管贺娄子干在可洛打败。

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夜，与威及高共议。明旦，通直散骑庾秀才奏曰：“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帝愕然，谓、威曰：“是何神也！”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崐请；无不可矣。”丙申，诏高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恺，忻之弟也。

隋文帝嫌长安宫城的规模狭小，而且宫中经常出现妖妄怪异现象。纳言苏威劝文帝迁都，文帝因为受命登基不久，不宜轻动，因此感到很为难，于是就在夜里与苏威、尚书左仆射高一起商议。第二天早朝，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上奏说：“我在昨晚仰头观察天象，又俯身对照察看图记，发现一定要迁移都城。况且从汉朝初年营建此城，至今已八百多年，水质变咸，不再适合饮用。希望陛下上应天意，下顺民心，制定出迁都的计划。”隋文帝很吃惊，对高、苏威说：“这多么灵验啊！”太师李穆也上表请求迁都，文帝看了他的奏疏后说：“天道明察，已经出现了迁都的征兆；太师是人望所归，又上表请求。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以了。”丙申（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令高等人负责在龙首山一带建造新宫城。因为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在建筑方面有巧妙的构思，于是任命他担任营建新城的副监。宇文恺是宇文忻的弟弟。

秋，七月，辛未，大赦。

秋季，七月，辛未（二十九日），陈朝大赦天下。

九月，丙午，设无大会于太极殿，舍身及乘舆御服。大赦。

九月，丙午（初五），陈朝在太极殿举行佛教布施天下的无遮大法会，陈后主舍身寺庙并捐献了天子的舆车、衣服，又大赦天下。

丙午，以长沙王叔坚为司空，将军、刺史如故。

丙午（初五），陈朝任命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他的骠骑将军、扬州刺史职务仍旧。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突厥。

冬季，十月，癸酉（初三），隋朝皇太了杨勇率军驻扎咸阳以防备突厥。

十二月，丙子，隋命新都曰大兴城。

十二月，丙子（初七），隋朝命名新都为大兴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以备突厥。

乙酉（十六日），隋朝派遣沁源公虞庆则率军驻扎弘化郡以防备突厥。

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将兵二千，与突厥沙钵略可汗遇于周，沙钵略有众十余万，军中大惧。长儒神色慷慨，且战且行，为虏所冲，散而复聚，四面抗拒。转斗三日，昼夜凡十四战，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骨见，杀伤万计。虏气稍夺，于是解去。长儒身被五疮，通中者二；其战士死者什八九。诏以长儒为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

隋朝行军总管达奚长儒率军两千人，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周相遇，沙钵略的军队有十万多人，隋军官兵大为恐惧。达奚长儒神色慷慨激昂，率军边战边行，队伍虽多次被突厥军队冲散，但很快又重新聚合，摆开阵势，四面抗拒。隋军转战三日，昼夜与突厥交锋十四战，后来所有的兵器都已用尽，士卒只好用拳头殴打敌人，手都露出了骨头，总共杀伤敌人一万多人。突厥军队士气逐渐丧失，最后解围退走。达奚长儒身上五处受伤，其中重伤两处；部下士卒死伤十分之八九。隋文帝下诏授予达奚长儒为上柱国，并将剩余功勋授予他的一个儿子。

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

当时隋朝柱国冯昱率军驻扎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率军镇守临洮，上柱国李崇率军驻扎幽州，他们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纵兵从木硖、石门分两路入侵，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郡的牲畜都被劫掠一空。

沙钵略更欲南入，达头不从，引兵而去。长孙晟又说沙钵略之子染干诈告沙钵略曰：“铁勒等反，欲袭其牙。”沙钵略惧，回兵出塞。

沙钵略可汗还想进一步南侵，达头可汗不从，率部退去。长孙晟又游说沙钵略可汗的儿子染干，染干谎报沙钵略说：“铁勒等部族起兵造反，打算袭击您的牙帐。”沙钵略害怕了，于是回兵出塞退去。

隋主既立，待遇梁主，恩礼弥厚。是岁，纳梁主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尚兰陵公主。由是罢江陵总管，梁主始得专制其国家。隋文帝即位后，对待后梁孝明帝萧岿恩礼更加深厚。这一年，礼聘萧岿的女儿为晋王杨广的妃子，还打算让皇子杨娶兰陵公主为妻。因此废掉监护后梁的江陵总管，萧岿才得以全权统治国家。

长城公上至德元年（癸卯、583 ）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癸卯，公元583 年）

春，正月，庚子，隋将入新都，大赦。

春季，正月，庚子（初一），隋朝将要迁入新都大兴城，大赦天下。

壬寅，大赦，改元。

壬寅（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至德。

初，上病创，不能视事，政无大小，皆决于长沙王叔坚，权倾朝廷。叔坚颇骄纵，上由是忌之。都官尚书山阴孔范，中书舍人施文庆，皆恶叔坚而有宠于上，日夕求其短，构之于上。上乃即叔坚骠骑将军本号，用三司之仪，出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当初，陈后主由于受伤，不能处理政事，朝廷的大小政事都由长沙王陈叔坚裁决处理，陈叔坚因此权倾朝廷。陈叔坚十分骄横，因此受到陈后主的猜忌。都官尚书山阴人孔范与中书舍人施文庆都厌恶陈叔坚，并且受到陈后主的宠信，所以他们朝夕寻找陈叔坚的过失，然后向陈后主进谗陷害他。于是陈后主就让陈叔坚以骠骑将军的称号，保留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的待遇，出任江州刺史。又任命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

癸卯，立皇子深为始安王。

癸卯（初四），陈后主封皇子陈深为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癸酉，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聘于隋。

癸酉（初五），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等人到隋朝聘问。

突厥寇隋北边。

突厥兴兵侵犯隋朝北部边境。

癸巳，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高宗。

癸巳（二十五日），陈朝葬孝宣皇帝于显宁陵，庙号为高宗。

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既掌机密，颇作威福，多所谮毁。能候人主颜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谮之；附己者，因机进之。是以朝廷内外，皆从风而靡。

陈朝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掌管机密后，恣意作威作福，经常向陈后主诬谄诽谤别人。他善于观察陈后主的脸色行事，百官大臣如有不顺从自己的，必定进谗言加以诬陷；如有依附于自己的，就会相机加以荐用，因此，朝廷内外随风而倒，莫不奉承巴结司马申。

上欲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仆射，申恶喜强直，言于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时称陛下有酒德，请逐去宫臣，陛下宁忘之邪？”上乃止。

陈后主打算任用侍中、吏部尚书毛喜为尚书仆射，司马申因为不喜欢毛喜的刚强正直，于是对陈后主说：“毛喜是我妻子的哥哥，他在先帝时曾说过陛下酗酒成性的坏话，并请求赶走东宫僚属，陛下难道忘了吗？”陈后主于是作罢。

上创愈，置酒于后殿以自庆，引吏部尚书江总以下展乐赋诗。既醉而命毛喜。于时山陵初毕，喜见之，不怿，欲谏，则上已醉。喜升阶，阳为心疾，仆于阶下，移出省中。上醒，谓江总曰：“我悔召毛喜，彼实无疾，但欲阻我欢宴，非我所为耳。”乃与司马申谋曰：“此人负气，吾欲乞鄱阳兄弟，听其报仇，可乎？”对曰：“彼终不为官用，愿如圣旨。”中书通事舍人北地傅争之曰：“不然。若许报仇，欲置先皇何地？”上曰：“当乞一小郡，勿令见人事耳。”乃以喜为永嘉。内史。

陈后主伤势痊愈，在后殿置办酒席以示庆贺，让吏部尚书江总以下的公卿大臣奏乐赋诗。陈后主酒醉以后，命令毛喜赋诗。当时陈宣帝刚安葬不久，毛喜见陈后主在服丧期间竟如此寻欢作乐，心中很不高兴；他想要起身劝谏，陈后主已醉得不省人事。于是毛喜就在台阶上假装心病发作，倒在阶下，然后被抬出宫中。陈后主酒醒后，对江总说：“我悔不该召毛喜赴宴，他其实并没有病，只是想阻止我设宴欢乐，反对我的作为罢了。”于是和司马申商议道：“崐毛喜负气使性，让我难堪，我想听任他的仇家鄱阳王兄弟为其兄长报仇，可以吗？”司马申回答说：“毛喜终究不会为陛下所用，愿按照陛下说的去做。”中书通事舍人北地人傅争辩说：“不能那样做。如果允许鄱阳王兄弟向毛喜报仇，那末把先皇宣帝置于何地？”陈后主说：“那就把毛喜安置在一个小郡中，不许他再在朝廷参预政事。”于是任命毛喜为永嘉内史。

三月，丙辰，隋迁于新都。

三月，丙奈（十八日），隋朝宫廷迁入新都。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减役者每岁十二番为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周末权酒坊、盐池、盐井，至是皆罢之。

隋朝颁布法令，规定平民百姓二十一岁为成年人，服徭役由每年三十天减为二十天，不服役的纳绢四丈减为二丈。北周末年官府专营酒坊、盐池、盐井的禁令，也全部予以废除。

秘书监牛弘上表，以“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周氏聚书，仅盈万卷。平齐所得，除其重杂，裁益五千。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为国之本，莫此为先。岂可使之流落私家，不归王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则异典必臻，观阁工斯积。”隋主从之。丁巳，诏购求遗书于天下，每献书一卷，赉缣一匹。

隋朝秘书监牛弘上表，认为“官府收藏的典籍屡经丧乱，大多散失民间。原北周朝廷收集的典籍，仅有一万多卷。平定北齐时所得到的典籍，除去重复的以外，只增加了五千卷。大规模汇集典籍，理当在圣明之世。治理国家，没有比此事更为重要的了。岂可使典籍长期流落私家，不归官府朝廷所有！因此，必须借助陛下的威令，迫令献书，并给予献书者一定的赏赐。这样，则各种典籍一定会汇集官府，国家书库就会收藏丰富。”隋文接受了他的建议。丁巳（十九日），下诏在全国各地购求散逸书籍，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

夏，四月，庚午，吐谷浑寇隋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汶州总管梁远击走之。又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夏季，四月，庚午（初三），吐谷浑兴兵侵犯隋朝临洮郡。洮州刺史皮子信率军出战，兵败身亡；汶州总管梁远率军击退了入侵敌军。吐谷浑又兴兵侵犯廓州，廓州兵击退了入侵敌军。

壬申，隋以尚书左仆射赵兼内史令。

壬申（初五），隋朝任命尚书右仆射赵兼任内史令。

突厥数为隋寇。隋主下诏曰：“往者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盖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也。朕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为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昔昌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

突厥多次兴兵侵犯隋朝，隋文帝下诏书说：“以前周朝和齐朝对峙，分裂华夏，突厥与双方都通使往来，乘机渔利。周朝忧虑东面，害怕齐朝与突厥交好过深；齐朝忧虑西面，害怕周朝与突厥联合过紧；都认为突厥的轻重向背，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这是因为双方都把对方当成头号强敌，想减少北面的防御兵力。如今，朕以为重敛百姓，多聚财物以赂突厥，突厥也未曾感恩戴德，反而资助了突厥不断地前来侵犯。所以，朕对突厥按照礼制加以节制，从不虚费钱财；对黎民百姓轻徭薄赋，因此国用有余。又把原来应馈送给突厥的财物，用来加赐给将士，减省黎民百姓道路奔波之苦，使他们能够专心耕织。清除边患，克敌制胜，朕早已胸有成竹。突厥化外之人，凶恶愚昧，根本不能理解深刻的道理，将天下大定的今日，看作群雄逐鹿的战国之时，凭借前代养成的骄气，结下今日的怨恨。近来又倾巢出动，侵犯我北部边境，这是上天忿恨突厥残暴无道，驱赶他们前来送死。诸位将帅这次受命出征，不可一昧杀生，同时也要爱惜突厥百姓，如有投降的就予以接纳，对于反抗的就加以消灭，使突厥不敢再贪心南侵，永远遵从我大隋的威刑。哪里用得着像汉朝时匈奴那样派遣儿子入朝为质，也无须亲自来长安朝拜。”

于是命卫王爽等为行军元帅，分八道出塞击之。爽督总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崐州道，己卯，与沙钵略可汗遇于白道。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骤胜，必轻我而无备，以精兵袭之，可破之。”诸将多以为疑，唯长史李彻赞成之，遂与充帅精骑五千掩击突厥，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隋文帝于是任命卫王杨爽等人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出塞攻打突厥。杨爽指挥行军总管李充等四将由朔州道出塞，己卯（十二日），与突厥沙钵略可汗在白道相遇，李充对杨爽说：“突厥因为近来多次侵犯得胜，必定轻视我军而不加防备，如果我用精兵突然袭击，定能打败敌人。”但众将领多持怀疑态度，只有元帅府长史李彻赞成。于是他和李充带领精锐骑兵五千人掩袭突厥军队，大败敌人，沙钵略可汗丢弃所穿的金甲，潜伏于茂草之中才得以逃脱。又突厥军中因为缺粮，只好粉碎尸骨以为粮，加上军中疾病流行，因此死亡极多。

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宝宁。宝宁求救于突厥，突厥方御隋师，不能救。庚辰，宝宁弃城奔碛北，和龙诸县悉平。寿设重赏以购宝宁，又遣人离其腹心；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

幽州总管阴寿统率步、骑兵十万人出卢龙塞，攻打高宝宁。高宝宁向突厥求救，因为突厥正在全力抵御隋军，不能派兵救援。庚辰（十三日），高宝宁放弃和龙城退往大漠以北，和龙所属各县全部平定。阴寿悬重赏购求高宝宁，又派人离间他的部下心腹，高宝宁众判亲离，只得逃奔契丹，后来被部下所杀。

己丑，郢州城主张子讥遣使请降于隋，隋主以和好，不纳。

己丑（二十二日），陈朝郢州守将张子讥派遣使节请求归降隋朝，隋文帝因为两国和好，不予接纳。

辛卯，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舒、兼散骑常侍王劭来聘。劭，松年之子也。

辛卯（二十四日），隋文帝派遣兼散骑常侍薛舒、王劭到陈朝聘问。王劭是王松年的儿子。

癸巳，隋主大雩。

癸巳（二十六日），隋文帝举行祈雨祭祀。

甲子，突厥遣使入见于隋。

甲子（疑误），突厥派遣使节出使隋朝。

隋改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命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废光禄、卫尉、鸿胪寺及都水台。

隋文帝改尚书省度支尚书为民部，都官尚书为刑部。又令尚书左仆射负责掌管吏、礼、兵三部政务，尚书右仆射负责掌管民、刑、工三部政务。废除光禄、卫尉、鸿胪三寺和都水台。

五月，癸卯，隋行军总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度口。

五月，癸卯（初六），隋朝行军总管李晃在摩那度口打败突厥军队。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贺迁都。

乙巳（初八），后梁太子萧琮入隋朝见，祝贺隋朝迁都。

辛酉，隋主祀方泽。

辛酉（二十四日），隋文帝祭祀大泽。

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相拒于高越原，阿波屡败。荣定，炽之兄子也。

隋朝秦州总管窦荣定率领九总管步、骑兵三万人兵发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在高越原相对峙，阿波可汗屡战屡败。窦荣定是太傅窦炽的侄子。

前上大将军京兆史万岁，坐事配敦煌为戌卒，诣荣定军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壬戌，将战，荣定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

前上大将军京兆人史万岁，因犯罪被发配到敦煌为戌卒，他来到窦荣定军营，请求效力以立功赎罪，窦荣定早就听说他骁勇善战，见到非常高兴。壬戌（二十五日），双方将要交战，窦荣定派人对突厥说：“两国交恶，士卒何罪而使其丧命沙场！今天双方可各遣一名壮士以决胜负。”突厥同意，于是派出一名骑将挑战，窦荣定派史万岁出马应战，史万岁驰马斩敌将首级而还。突厥大为吃惊，不敢再战，于是请求和隋军议和，引军退去。长孙晟时在荣定军中为偏将，使谓阿波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乃突厥之耻也。且摄图之与阿波，兵势本敌。今摄图日胜，为众所崇；阿波不利，为国生辱。摄图必当以罪归阿波，成其宿计，灭北牙矣。愿自量度，能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谓之曰：“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计也，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阿波然之，遣使随晟入朝。

长孙晟当时在窦荣定军中担任偏将，他派人对阿波可汗说：“沙钵略可汗摄图每次率军侵犯，都能获胜，而你刚率军入侵，很快就失败而归，这是突厥的耻辱。再说摄图与你的兵力本来势均力敌，如今摄图经常获胜，为国人所崇敬；而你却一败再败，成为国家的耻辱。如此，摄图必然要把罪名加在你头上，实现他长期的宿愿，灭掉你阿波可汗所占有的北方管辖区。希望你设身处地为自己考虑，能抵御住摄图吗？”阿波可汗的使节来到隋军中，长孙晟又对他说：“现在达头可汗和隋朝联合，摄图无法控制。阿波可汗为何不依附于大隋天子，连结达头可汗，合兵壮大自己的势力，这实在是保全自己的万全之计。这难道不比丧兵负罪，屈就摄图，被他侮辱杀戮好吗？”阿波可汗认为长孙晟说得对，就派遣使节随长孙晟入朝请和。

沙钵略素忌阿波骁悍；自白道败归，又闻阿波贰于隋，因先归，袭击北牙，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达头大怒，遣阿波帅兵而东，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屡破之，复得故地，兵势益强。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长安请和求援。隋主皆不许。

沙钵略可汗素来嫌忌阿波可汗骁勇骠悍，他自白道败归途中，听说阿波可汗与隋朝交往，于是先期回国，举兵掩袭北边阿波可汗的辖区，大获全胜，杀了他的母亲。阿波可汗还军后，没有地方可以安身，于是向西投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勃然大怒，就派阿波可汗率军东进攻打沙钵略可汗。阿波可汗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将近十万骑兵。于是阿波可汗就与沙钵略可汗交战，多次将他打败，重新收复了失地，兵势更加强盛。突厥贪汗可汗一向与阿波可汗和睦，沙钵略可汗夺了他的部落后将他废黜，贪汗可汗也逃奔达头可汗。沙钵略可汗的堂弟地勤察另统有部落，因为和沙钵略可汗有矛盾，就率领部落叛归阿波可汗。于是双方互相攻打，用兵不断，各派使节到长安向隋朝请和求援，隋文帝都不答应。

六月，庚辰，隋行军总管梁远破吐谷浑于尔汗山。

六月，庚辰（十四日），隋朝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汗山打败吐谷浑军队。

突厥寇幽州，隋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帅步骑三干拒之。转战十余日，师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围之，城荒颓，不可守御，晓夕力战，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虏营，得六畜以继军粮，突厥畏之，厚为其备，每夜中结陈以待之。崇军苦饥，出辄遇敌，死亡略尽，及明，奔还城者尚百许人，然多重伤，不堪更战。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谓崇曰：“若来降者，封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丧师徒，罪当万死。今日效命，以谢国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贼，便散走，努力还乡。若见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陈，复杀二人，突厥乱射，杀之。秋，七月，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摇为幽州总管。命李崇子敏袭爵。

突厥兴兵侵犯幽州，隋朝幽州总管广宗壮公李崇率领步、骑兵三千人抗击敌军。隋军转战十多天，士卒死亡众多，于是退保砂城。突厥军队又围攻砂城，砂城荒凉，城墙颓坏，很难守御。隋军日夜血战，加上没有粮食，只得每天夜里前去劫掠敌军营寨，夺取牛羊等牲畜充作军粮。突厥军队害怕了，就加强戒备，每天夜里摆开阵势等待隋军。李崇军队被饥饿所困扰，出城就碰上敌人，以致死亡殆尽，到了天明，奔回城中的还有一百多人，但大多受了重伤，不能再战。突厥想使李崇投降，就派遣使节对他说：“你如果前来投降，就封你为特勒。”李崇料知难免一死，就对部下士卒说：“我失地丧师，罪该万死。今日只有效命战死，以谢国家。你们等我死后，可暂时投降敌军，然后再乘机逃走，争取还乡。如果有人见到皇上，可转告我的话。”于是拔剑冲阵，又杀敌军两人，突厥军队乱箭齐发，将他射死。秋季，七月，隋朝任命豫崐州刺史代郡人周摇为幽州总管。又命令李崇的儿子李敏承袭父爵。

敏娶乐平公主之女娥英，诏假一品羽仪，礼如尚帝女。既而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四海与至尊，唯一婿，当为尔求柱国；若余官，汝慎勿谢。”及进见，帝授以仪同及开府，皆不谢。帝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不得于其婿韦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国。”敏乃拜而蹈舞。

李敏娶乐平公主的女儿娥英为妻，隋文帝诏令赐予一品羽仪，礼仪和娶皇帝女儿相同。不久将侍宴，乐平公主对李敏说：“我把天下都让与了皇上，现在只有一个女婿，当为你谋求柱国；如果皇上授予你其他勋阶，你千万不要拜谢接受。”李敏进见后，隋文帝先授予他仪同三司和开府仪同三司，李敏都不拜谢。于是文帝说：“乐平公主对我有大功，我怎么能对她的女婿吝惜官爵呢？现在授予你柱国。”李敏这才跪拜谢恩。

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八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长沙王叔坚未之江州，复留为司空，实夺之权。

陈朝长沙王陈叔坚还没有到江州赴任，陈后主又留他在京师担任司空，其实夺了他的实权。

壬午，隋遣尚书左仆射高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的州道，以击突厥。

壬午（十六日），隋朝派遣尚书左仆射高出宁州道，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道，两路攻打突厥。

九月，癸丑，隋大赦。

九月，癸丑（十八日），隋朝大赦天下。

冬，十月，甲戌，隋废河南道行台省，以秦王俊为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

冬季，十月，甲戌（初九），隋朝为除河南行台省，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地区各州全部归他统辖。

丁酉，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叔敖为临贺王，叔宣为阳山王，步穆为西阳王。

丁酉（疑误），陈后主封皇弟陈叔平为湘东王，陈叔敖为临贺王，陈叔宣为阳山王，陈叔穆为西阳王。

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

戊戌（疑误），陈朝侍中建昌侯徐陵去世。

癸丑，立皇弟叔俭为安南王，叔澄为南郡王，叔兴为沅陵王，叔韶为岳山王，叔纯为新兴王。

癸丑（疑误），陈后主封皇弟陈叔俭为安南王，陈叔澄为南郡王，陈叔兴为沅陵王，陈叔韶为岳山王，陈叔纯为新兴王。

十一月，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聘于隋。帝闻隋主状貌异人，使彦画像而归。帝见，大骇曰：“吾不欲见此人。”亟命屏之。

十一月，陈朝派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到隋朝聘问。陈后主听说隋文帝相貌奇异，与常人不同，就让袁彦画下文帝的像带回。陈后主见像大吃一惊，说：“我不想再看到这个人。”急忙下令去掉画像。

隋既班律令，苏威屡欲更易事条，内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时，公何不言？今始颁行，且宜专守，自非大为民害，不可数更。”

隋朝颁布新律令以后，纳言苏威曾多次想修改某些条款，内史令李德林说：“当初制定律令时，您为什么不说话？现在新律令既已颁行，就应该严格遵守，如果不是大害于民的条款，不能轻易更改。”

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苏威亦请废郡。帝从之。甲午，悉罢诸郡为州。

隋朝河南道行台后部尚书杨尚希上奏：“我发现当今郡县多于古代成倍。有的地方不到百里，却同时设置数县；有的户口不满一千，却分别属于两郡管辖。致使郡县属官僚佐冗员众多，国家开支逐年增多；差役事吏卒成倍增加，租调收入逐年减少；官吏几乎比黎民百姓还多，十只羊倒有九个牧人；目前应该保留重要的官职而废除闲散的官职，把小的郡县合并成为大的郡且。这样，不但崐国家不用多耗费粟帛俸禄，选拔官吏也容易得到贤才俊杰。”纳言苏威也请求废郡，隋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甲午（疑误），隋朝把郡全都改为州。

[35 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聘。澹，收之族也。

十二月，乙卯（二十二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曹令则、通直散骑常侍魏澹出使陈朝。魏澹是魏收的族人。

丙辰，司空长沙王叔坚免。叔坚既失恩，心不自安，乃为厌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书告其事，帝召叔坚，囚于西省，将杀之，令近侍宣敕数之。叔坚对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媚耳。臣既犯天宪，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叔陵，愿宣明诏，责之于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丙辰（二十三日），陈朝司空、长沙王陈叔坚被免官。陈叔坚自从失去了陈后主的恩宠，心中不安，于是用厌媚之术，祭祀日月以祈求福佑。有人上书将他告发，陈后主就传唤陈叔坚，把他困禁于中书省，准备杀掉他，派遣侍卫近臣宣读敕书，谴责陈叔坚的罪行。陈叔坚回答说：“我本来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亲近讨好陛下。如今我既然触犯了朝廷法令，罪该万死。我死的时候，必定会在阴间见到陈叔陵，我希望向他宣读陛下的诏令，在九泉之下谴责他的谋反行为。”陈后主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罢免了他的官职。

隋以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荣定妻，隋主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荣定为三公，辞曰：“卫、霍、梁、邓，若少自贬损，不至覆宗。”帝乃止。

隋朝任命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的妻子是隋文帝的姐姐安成公主。隋文帝本想任命窦荣定为三公，他推辞说：“两汉的卫氏、霍氏、梁氏、邓氏四家外戚，如果能稍微谦恭退让，就不致于覆宗灭族。”隋文帝只得作罢。

帝以李穆功大，诏曰：“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申公，自今虽有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

隋文帝因为太师李穆有大功劳，下诏书说：“法律是为了防备小人犯罪，不是为了防备正人君子。太师申公从今以后如果有犯罪行为，只要不是谋逆造反，即使有百死之罪，终不追究。”

礼部尚书牛弘请立明堂，帝以时事草创，不许。

隋朝礼部尚书牛弘请求建立明堂，隋文帝因为政权初立，百废待兴，没有允许。

帝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唯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隋文帝省阅刑部奏章，发现每年断狱结案仍有数万起，于是认为现行法令还是订得过于严密，所以人们多犯法获罪。因此，又敕令纳言苏威、礼部尚书牛弘等人重新修订新律令，删除了旧律令中的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只确定保留各种治罪条款五百条，总共十二卷。从此以后，隋朝法律简明切要，疏而不漏。同时，隋朝仍旧设置律学博士及其生徒弟子。

隋主以长安仓廪尚虚，是岁，诏西自蒲、陕，东至卫、汴，水次十三州，募丁运米。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输。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长安。

隋文帝因为长安仓库空虚，这一年，下诏令西起蒲州、陕州，东至卫州、济州，沿黄河十三州招募丁壮运米。又在卫州建造黎阳仓，陕州建造常平仓，华州建造广通仓，由水路依次转运。漕运潼关以东地区和晋州、汾州的粟米供给长安。

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可上表曰：“昔汉光武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任职。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赵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千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众，非其所解。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

当时隋朝的州刺史多任用武将，因此大都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上表说：“从前汉光武帝与二十八位大将一起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业成就以崐后，这些将军都没有担任职务。我拜读陛下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千子为杞州刺史。和千子以前任赵州刺史时，老百姓用歌谣嘲讽他道：”枯老的稻禾不及早割去，稻种脱落就会使良田荒芜。‘和千子是行伍出身，骑马射箭，功成略地，是他的特长；至于治理民众，听政断狱，则不是他所理解的。如果说朝廷要优礼老年，自可多赏赐金帛钱财；如果让他出任州牧刺史，则会误国害民，将会造成很大损失。“隋文帝很赞成他的意见。和千子终于被免官。

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上疏谏曰：“臣闻上古圣帝，莫过唐、虞，不为丛脞，是谓钦明。舜任五臣，尧咨四岳，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比见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察臣至言，少减烦务，若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余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上览而嘉之，因曰：“柳直士，国之宝也。”

柳见隋文帝勤于听政理事，百官大臣奏请过于烦碎，于是上疏谏道：“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帝王，没有比得上唐尧、虞舜的。唐尧、虞舜不过问细小的事务，所以被称作圣明君主。虞舜委任禹、稷、契、皋陶、伯益五位大臣处理政务，唐尧则经常向掌管四方的诸侯询问治国方针，都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大治。这就是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近来见陛下留心沼国安民之道，不惮辛苦疲劳，这也是由于百官大臣惧怕获罪，遇事不敢自己决定，只好禀承陛下裁决，因此奏请过多。以至于像营造等细小事情，支出少量财物等琐碎条务，也都禀奏陛下。陛下在一日之内，须回复众多大臣的奏请，以致常常天晚忘食，夜半未寝，整日为公文表章操心受累。请求陛下体察我的诚挚之言，稍微减少一些琐碎事务。如果是经国安邦的大事，不是百官大臣所能裁决的，自然要由陛下详察明断；其余细务碎事，则责成有关职掌部门长官裁决处理。如此，则陛下劳逸有节，安享无疆之寿；百官大臣亲职任事，蒙受陛下养护之恩。”隋文帝看了他的奏疏后非常称赞，说：“柳这样的正直士大夫，乃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夜，然灯游戏，奏请禁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成，盗贼由斯而起，因循弊风，会无先觉。无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从之。

柳因为近来民间风俗，在每年正月十五日夜里，人们都要点燃灯笼，游戏玩耍，于是上奏请求禁止，说：“我见京师以及外州城乡，每年在正月十五日夜里，人们都要聚集街巷，结朋招友，游戏无度，锣鼓喧天，火炬照地，甚至不惜倾家荡产，竞逐一时的快乐。人们扶老携幼，倾家而出，街上贵贱相聚，男女错杂，僧俗不分。秽行丑事由此而起，盗贼奸徒由此而起，而社会因循沿袭这一弊风陋习，从没有人觉察出它的危害。它不但无益于政教风化，实有害于黎民百姓。请求陛下颁示天下，立即禁止。”隋文帝下诏书采纳了他的建议。

第一百七十六卷

陈纪十长城公下至德二年（甲辰、584 ）

陈纪十陈长城公至德二年（甲辰，公元584 年）

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甲子（初一），出现日食。

己巳，隋主享太庙；辛未，祀南郊。

己巳（初六），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辛未（初八），隋文帝在长安城南郊祭天。

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绛纱袍，北面受郊劳。及入见于大兴殿，隋主服通天冠、绛纱袍，梁主服远游冠、朝服，君臣并拜。赐缣万匹，珍玩称是。

壬申（初九），后梁国主亲自到长安朝见隋天子，头戴通天冠，身穿深红色的纱袍，在郊外受到迎接时面北而立。等进入新都，在大兴殿朝见隋文帝时，隋文帝戴通天冠，穿绛红色纱袍；后梁国主改戴远游冠，穿朝服，君臣互拜。隋文帝又赏赐后梁国主缣万匹及相当于万匹缣价值的大量珍宝。

隋前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造《甲子元历》成，奏之。壬辰，诏颁新历。

隋朝前任华州刺史张宾、仪同三司刘晖等人修成《甲子元历》，进呈给隋文帝。壬辰（二十九日），文帝下诏令颁布新的历书。

癸巳，大赦。

癸巳（疑误），陈朝大赦天下。

二月，乙巳，隋主饯梁主于灞上。

二月，乙巳（十三日），隋文帝在灞上设宴为后梁国主饯行。

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口降隋。

突厥苏尼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归降隋朝。

庚戌，隋主如陇州。

庚戌（十八日），隋文帝驾幸陇州。

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

突厥达头可汗请求降附隋朝。

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右仆射。

夏季，四月，庚子（初九），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虞庆则为尚书右仆射。

隋上大将军贺娄子干发五州兵击吐谷浑，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

隋朝上大将军贺娄子干调发河西凉、甘、瓜、鄯、廓五州的军队攻打吐谷浑，斩杀吐谷浑部落男女一万多口，历时二十天才班师还军。

帝以陇西频被寇掠，而俗不设村坞，命子干勒民为堡，仍营田积谷。子干上书曰：“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自安。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帝从之。

隋文帝由于陇西一带经常遭到外族侵犯虏掠，而民间从来不建立永久性居住、具有防御能力的村坞，于是命令贺娄子干强制百姓建造城堡，并屯田积粮。贺娄子干上书说：“陇右、河西地区地旷民稀，边疆不安定，不可到处耕作。我近来发现一些屯田地区，虽然收获不多，但费用开支却很大，白白浪费了许多人力，最终还会遭到入侵者的蹂躏毁坏。因此，凡是疏远的屯田之所，请求全部废掉。只是陇右地区的老百姓一向从事畜牧业，如果强迫他们屯聚而居崐，会更加惊恐不安。只要能多建立镇、戍等军事要塞和负责望、传达军情的烽火台、堠堡，使其络绎相望，虽然百姓分散居住，也一定能确保他们安居乐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以子干晓习边事，丁巳，以为榆关总管。

隋文帝由于贺娄子干熟悉边疆事务，丁巳（二十六日），任命他为榆关总管。

五月，以吏部尚书江总为仆射。

五月，南陈朝廷任命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

隋文帝因为渭河多沙，河水深浅不固定，漕运的丁役深以为苦，六月，壬子（二十二日），下诏令太子左庶子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渠道，引渭水，自新都大兴城向东直到潼关，共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以利漕运和通商，关内都依赖它。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聘于隋。

秋季，七月，丙寅（初六），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谢泉等人出使隋朝。

八月，壬寅，隋邓恭公窦炽卒。

八月，壬寅（十三日），隋朝邓恭公窦炽去世。

乙卯，将军夏侯苗请降于隋，隋主以通和，不纳。

乙卯（二十六日），陈朝将军夏侯苗请求归降隋朝，隋文帝因为与陈朝交好，不予接纳。

九月，甲戌，隋主以关中饥，行如洛阳。

九月，甲戍（十五日），隋文帝由于关内出现饥荒，驾幸洛阳。

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草，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躬仁孝之行者，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工轻薄之艺者，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刺史、县令未遵风教。请普加采察，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进，无复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惩风轨。”诏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四方。

隋文帝不喜好文章用词华丽，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写得符合实际情况。泗州刺史司马幼之的文章奏表浮华艳丽，隋文帝把他交付有关部门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人李谔也因为当时人们撰写文章，文风崇尚轻薄浮华，而上书说：“以前曹魏的三位君主撰写文章崇尚文词优美华丽，忽略治理万民的大道，喜好雕琢词句的小技。下面纷纷起而仿效，遂成一种社会风尚。到了江东晋、齐、梁朝，这种文风的危害达到了极点。人们热衷于追求一的新奇，竞逐一字的巧妙。文章连篇累牍，不过是刻划了月升露落的景致；作品积案盈箱，也只是描写了风起云飘的情形。世俗以此而互相标榜，朝廷据此来选拔官吏。以擅长雕虫小技求取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已经开通，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文风越发厉害。因此，不论是乡闾孩童，还是王公子弟，不是首先学习实用知识而是首先学习如何做五言诗；对于羲皇、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再关心，未曾入耳。把虚诞放纵当作洒脱高雅，把缘情体物当作功勋劳绩，把有德的硕儒看作古朴迂腐之人，把工于词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所以文笔日益繁盛，而政治日益动乱。这都是由于统治者抛弃了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造作无益于治道的文体来推广使用。如今朝廷虽然颁布了禁绝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令，但是我听说一些外州远县，仍然踵袭前代的衰败风气。躬行仁义孝悌者被私门摈落，不加录用；擅长轻薄浮华之雕虫小技者，则被选拔充任官吏，保举荐送朝廷。这都是由于这些州、县的刺史、县令没有执行陛下的诏令。请求陛下普遍派人加以调查，送御史台推劾治罪。”后来又崐上书说：“有些士大夫炫耀功绩、出身以谋求进身做官，没有廉耻之心，请求明示其罪，加以黜退，以矫正社会风气。”隋文帝诏令将李谔前后奏章颁布天下。

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乃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隋主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更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广请因衅乘之，隋主不许。

突厥沙钵略可汗数次被隋朝打败，于是请求与隋朝和亲。千金公主宇文氏也请求改姓杨氏，作隋文帝的女儿。于是隋文帝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晋王杨广请求乘突厥内外交困之机出兵讨伐，隋文帝不答应。

沙钵略遣使致书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体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如一。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沙钵略可汗派遣使者致书隋文帝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天子：皇帝陛下，您是我夫人的父亲，也就等于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女婿，自然应该算是您的儿子。我们两国的礼俗虽然不同，但人们的情义却是一样的。自今以后，子子孙孙以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永不违负！我国的牛羊驼马，都是皇帝陛下的牲畜；贵国的缯彩绢帛，也都是我国的财物。”

帝复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善意。既为沙钵略妇翁，今日视沙钵略与儿子不异。时遣大臣往彼省女，复省沙钵略也。”于是遣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使于沙钵略，车骑将军长孙晟副之。

隋文帝复书沙钵略可汗说：“大隋天子致书大突厥沙钵略可汗：收到来信，知道你有和好的善意。朕既然是沙钵略可汗的岳父，现在就将沙钵略可汗当作儿子一样看待。朕即刻就派遣大臣到突厥去看望女儿，同时也看望沙钵略可汗。”于是派遣尚收右仆射虞庆则出使突厥沙钵略可汗，车骑将军长孙晟作为副使同行。

沙钵略陈兵列其珍宝，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诸父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谕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啮人。”长孙晟谓沙钵略曰：“突厥与隋俱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妇翁！”沙钵略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翁！”乃起拜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与群下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左右曰：“何谓臣？”左右曰：“隋言臣，犹此云奴耳。”沙钵略曰：“得为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突厥沙钵略可汗陈列军队，摆放珍宝，坐在座位上接见虞庆则，称身体有病而不能起立，并且说：“从我父亲那辈以来，从不跪拜别人。”虞庆则对他加以责备并晓以大义。千金公主私下对虞庆则说：“沙钵略可汗豺狼本性，过分与他争执，激怒了他，就会咬人的。”长孙晟对沙钵略可汗说：“突厥可汗与隋朝皇帝都是大国天子，礼相匹敌，可汗不肯起身跪拜，我们做使节的怎敢违背您的意愿。但是可贺敦是隋文帝的女儿，那么可汗您就是大隋天子的女婿。女婿怎么能不尊敬岳父！”沙钵略可汗笑着对属下达官贵人说：“看来必须跪拜岳父。”于是起立跪拜，伏地叩头，然后跪着接受了隋文帝玺书，顶在头上。过一会儿，感到非常羞愧，于是与其部下相聚恸哭 .虞庆则又指使突厥对隋称臣，沙钵略可汗问左右侍从：“什么叫臣子？”左右侍从回答说：“隋朝所说的臣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奴仆。”沙钵略可汗说：“我能够成为大隋天子的奴仆，全仗虞仆射出力成全。”于是馈赠虞庆则马一千匹，并将堂妹嫁给他。

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等来聘，戒道衡“当识朕意，勾以言辞相折”。

冬季，十一月，壬戌（初四），隋文帝派遣兼散常侍薛道衡等人出使陈朝，并在临行前告诫薛道衡说：“你应当明白朕的意思，不要在言辞上与对方争高低。”

是岁，上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崐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楣、栏、槛皆以沈、檀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瑰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杂植奇花异卉。

这年，陈后主在皇宫光昭殿前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栋楼阁。楼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窗户、壁带、悬楣、栏杆等都是用沉木和檀木制成，并用黄金、玉石或者珍珠、翡翠加以装饰，楼阁门窗均外挂珠帘，室内有宝床宝帐，穿戴玩赏的东西瑰奇精美，近古以来所未见。每当微风吹来，沉木、檀木香飘数里。阁下堆石成山，引水为池并杂种奇花异草。

上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容，并有宠，迭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仆射江总虽为宰辅，不亲政务，日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等文士十余人，侍上游宴后庭，无复尊卑之序，谓之“狎客”。上每饮酒，使诸妃、嫔及学士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选宫女千余人习而歌之，分部迭进。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略皆美诸妃嫔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达旦，以此为常。

陈后主自己居住在临春阁，张贵妃居住在结绮阁，龚、孔两贵嫔居住在望仙阁，通过各楼阁之间的复道互相往来。另外，后宫里还有王美人、李美人、张淑媛、薛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容，都受到了陈后主的宠爱，也都经常到三座楼阁上游玩宴乐。陈后主又任命宫女中有文才的袁大舍等人为女学士。尚书仆射江总虽然担任宰相，但并不亲自处理政务，每天与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等文士十余人，侍奉后主在皇宫后庭游玩宴乐，不讲君臣尊卑次序，被称之为“狎客”。陈后主每举办酒宴，就使诸位妃、嫔和江总等狎客一起赋诗，互相赠答，然后挑选其中特别艳丽的诗作，谱上新曲，再挑选宫女千余人练习歌唱，分部演出。其歌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都是赞美诸位妃、嫔的美丽容貌。君臣饮酒酣歌，从夜晚到清晨，以为常事。

张贵妃名丽华，本兵家女，为龚贵嫔侍儿，上见而悦之，得幸，生太子深。贵妃发长七尺，其光可鉴，性敏慧，有神彩，进止详华，每瞻视眄睐，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颜色，引荐诸宫女；后宫咸德之，竞言其善。又有厌魅之术，常置淫祀于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从者，因而谮之。于是孔、张之权熏灼四方，大臣执政皆从风谄附。

张贵妃名叫张丽华，家中世代为兵，是龚贵妃的侍女，陈后主一见钟情。她得到陈后主的宠幸后，生下了皇太子陈深。张贵妃的一头秀发约长七尺，油光发亮，又聪明颖慧，富有富采，举止优雅，每当她顾盼凝视时，更显得光彩照人，映动左右。张贵妃善于体察陈后主的心意，向后主引荐宫女；因此后宫妃、嫔、宫女都对她感恩戴德，竞相在陈后主面前赞美她。她又擅长祈祷鬼神的厌魅方术，经常在后宫中进行各种不合礼制规定的祭祀，聚集女巫伴着乐声跳舞，装神弄鬼。陈后主懒于处理政事，朝中百官大臣有所启奏，都由宦官蔡脱儿、李善度呈进请示；陈后主靠着松软的靠垫，让张贵妃坐在他的膝盖上，两人一起审批奏表，裁决政事。凡是蔡脱儿、李善度两人所没有记住的，张贵妃都逐条加以分析，没有遗漏。张贵妃经常参访了解皇宫外面发生的事情，外间的一言一事，张贵妃必定事先知道，然后告诉陈后主。因此更加受到陈后主的宠爱，远在后宫诸位妃、嫔之上。陈后主身旁的宦官与亲信内外勾结，朋比为奸，援引宗属亲戚，横行不法，卖官鬻狱，贿赂公行，就连朝廷赏罚之命，也出于宫掖。外朝大臣有不顺从旨意的，就寻找机会加以陷害。于是孔贵嫔、张贵妃的权势炙手可热，执掌朝政的公卿大臣都竞相奉承依附。

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上恶闻过失，每有恶事，孔范必曲为文饰，称扬赞美，由是宠遇优渥，言听计从。群臣有谏者，辄以罪斥之。中书舍人施文庆，颇涉书史，尝事上于东宫，聪敏强记，明闲吏职，心算口占，应时条理，由是大被亲幸。又荐所善吴兴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为中书舍人。客卿有口辩，颇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旧制崐：军人、士人并无关市之税。上盛修宫室，穷极耳目，府库空虚，有所兴造，恒苦不给。客卿奏请不问士庶并责关市之征，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纤毫不差；然皆不达大体，督责苛碎，聚敛无厌，士民嗟怨。客卿总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上大悦，益以施文庆为知人，尤见亲重，小大众事，无不委任；转相汲引，珥貂蝉者五十人。

都官尚书孔范与孔贵嫔结拜为兄妹；陈后主厌恶听到说自己犯有过失的话，所以每当他做错了事，孔范必然设法为他掩饰开脱，并称颂赞美他的圣明。因此陈后主对孔范的宠信礼遇有加，言听计从。百官大臣有敢于直言进谏者，孔范都要构之以罪，然后将他斥逐出朝。中书舍人施文庆读书颇多，陈后主为皇太子时曾在东宫供职，他聪明敏慧，记忆力强，通晓熟谙吏职政务，能心算口占，随时随地能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深得陈后主的亲近和宠幸。施文庆又向陈后主推荐了与他交好的吴兴人沈客卿、阳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人，说他们有担任官吏的才干，陈后主都给予提拔重用，并任命沈客卿为中书舍人。沈客卿能言善辩，懂得乾廷典章常例，兼掌中书省金帛局。按照旧制，军人、官吏都不征收入市关税。陈后主由于大修宫室，极其豪华富丽，府库空虚，财用枯竭，再要有所兴造，就经常苦于没钱支付。沈客卿上奏请求不管官吏还是平民，都得交纳入市关税，而且还请求增加征收数额。陈后主于是任命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阳、暨二人家中本是小吏，考校文簿，丝毫不差；但都不识为政大体，督责苛刻繁碎，聚敛从不满足，使得官吏百姓怨声载道。沈客卿总领负责，每年所得收入，超过正常数额几十倍。陈后主非常高兴，愈加感到施文庆有知人之明，特别对他亲信倚重，把朝廷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处理。施文庆一伙人转相荐引，成为达官显贵的多达五十人。

孔范自谓文武才能，举朝莫及，从容白上曰：“外间诸将，起自行伍，匹夫敌耳。深见远虑，岂其所知！”上以问施文庆，文庆畏范，亦以为然；司马申复赞之。自是将帅微有过失，即夺其兵，分配文吏；夺任忠部曲以配范及蔡徵。由是文武解体，以至覆灭。

孔范自以为有文武全才，朝中无人能比，于是神色自若地对陈后主说：“朝外那些带兵的将帅都是行伍出身，只有匹夫之勇。至于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岂是他们所能知晓的！”陈后主以此向施文庆征询意见，施文庆因为惧怕孔范的权势，就随声附和；中书通事舍人司马申也表示赞成孔范的见解。自此以后，将帅如果稍有过失，就立刻削夺他们的军队，分配给文职官吏；曾经夺取领军将军任忠的部曲分配给孔范和蔡徵。因此文臣武将都离心离德，终至覆灭。

三年（乙巳、585 ）

三年（乙巳，公元585 年）

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戊辰，诏行新礼。

隋文帝命令礼部尚书牛弘撰修吉、凶、军、宾、嘉五礼，编为百卷；戊辰（十一日），诏令颁行新礼。

三月，戊午，隋以尚书左仆射高为左领军大将军。

三月，戊午（初二），隋朝任命尚书左仆射高为左领军大将军。

丰州刺史章大宝，昭达之子也，在州贪纵，朝廷以太仆卿李晕代之。晕将至，辛酉，大宝袭杀晕，举兵反。

陈朝丰州刺史章大宝是章昭达的儿子，他在丰州贪纵不法，朝廷派遣太仆卿李晕接替他的职务。在李晕快要到达的时候，辛酉（初五），章大宝率军袭杀李晕，起兵造反。

隋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主有旧，其子尚帝女兰陵公主。帝待之恩礼稍薄，谊颇怨望。或告谊自言名应图谶，相表当王；公卿奏谊大逆不道。壬寅，赐谊死。

隋朝大司徒郢公王谊与隋文帝有旧交，他的儿子娶文帝女兰陵公主为妻。后来隋文帝对他的恩宠礼遇淡薄，王谊因此非常怨恨。有人告发王谊说自己名应图谶，有帝王之相；公卿大臣上奏说王谊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壬寅（疑误），隋文帝将王谊赐死。

戊申，隋主还长安。 戊申（疑误），隋文帝从洛阳回到长安。

章大宝遣其将杨通攻建安，不克。台军将至，大宝众溃，逃入山，为追兵所擒，夷三族。

陈朝章大宝派遣部将杨通率叛军攻打建安，没有攻克。这时朝廷的军队快要到达，章大宝部众溃散，自己逃入山中，被追兵擒获，灭了三族。

隋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为差，储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隋主从之。五月，甲申，初诏郡、县置义仓。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山东承北齐之弊政，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隐。于是计帐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请为输籍法，遍下诸州，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上奏说：“请下令民间每年秋天一家拿出粟麦一石以下，根据家庭贫富状况订出等级标准，每社民户所交纳的粮食就储存在当社，委派社中官吏负责查核，以防备荒年，名叫‘义仓’。”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五月，甲申（二十九日），隋文帝开始诏令各郡、县都设置义仓。当时百姓多向官府谎报年老或幼小，以逃避赋税徭役，山东地区承袭原北齐王朝的弊政，在户口登记和租调征收方面，犯奸作伪的极多。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州县逐户逐人进行核时。如果户口不实，有称老诈小的，里正、党长远配边州。堂兄弟以下仍然同居的大家族，都命令他们分家居住，自立门户，以防止出现隐瞒户口人丁的情况。这次普查，户籍簿上新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余人口。左领军大将军高又请求实行按所造帐籍征收赋税的输籍法，颁布各州实行，隋文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自此以后，想犯奸作伪逃避赋税的人再也无法藏身了。

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输长安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隋朝全国各地每年上调给中央的各种物资，黄河以南的经由潼关，黄河以北的经由蒲坂，向长安运输的车辆接连不断，昼夜不停，前后长达数月之久。

梁主殂，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世宗孝慈俭约，境内安之。太子琮嗣位。

后梁国主去世，谥号孝明皇帝，庙号世宗。世宗孝顺慈善，俭约爱民，境内因此安定太平。太子萧琮继位。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与沙钵略有隙，阿波浸强，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将军元契使于阿波以抚之。

起初，突厥阿波可汗与沙钵略可汗结下怨恨，后来阿波可汗势力逐渐强盛，东抵都斤山，西越金山，这一广大地区的龟兹、铁勒、伊吾各国以及居住在西域的胡人部落都归附了他，号称西突厥。隋文帝也派遣上大将军元契出使阿波可汗，以安抚西突厥。

秋，七月，庚申，遗散骑常侍王话等聘于隋。

秋季，七月，庚申（初六），陈朝派遣散骑常侍王话等人到隋朝聘问。

突厥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州。隋主许之，命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之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西击阿波，破之。而阿拔国乘虚掠其妻子；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

突厥沙钵略可汗既为达头可汗困扰，又畏惧契丹逐渐强大，于是派遣使者到隋朝告急，请求允许他率所属部落迁徙到大漠南面，在白道川一带暂住。隋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命令晋王杨广发兵接应，并供给他衣服食品，赏赐他车驾服饰及乐器。沙钵略可汗借助隋兵到来的声势，率军向西攻打阿波可汗，打败了他。可是阿拔国乘沙钵略可汗后方兵力空虚之机发兵偷袭，虏走了他的妻儿家小；隋朝军队为沙钵略打败了阿拔军队，并把所缴获的人畜物品全部给予了沙钵略可汗。

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遣其子库合真入朝。

沙钵略可汗十分高兴，于是与隋朝订立盟约，以砂碛作为两国的分界，因崐此上表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大隋皇帝是真正的皇帝，我岂敢再凭恃险隘，阻兵抗命，窃取名号，妄称天子！今日因羡慕淳朴风俗，归心有道之君，情愿屈膝跪拜，永远做大隋的藩附属国。”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库合真入朝。

八月，丙戌，库合真至长安。隋主下诏曰：“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因命肃告郊庙，普颁远近；凡赐沙钵略诏，不称其名。宴库合真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自是岁时贡献不绝。

八月，丙戌（初二），库合真来到长安。隋文帝下诏书说：“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往虽然与隋朝和亲交好，仍是两个国家；现在君臣有序，便成了一国。”于是命令举行郊、庙大祀，告知天地、祖先，并命令把此事通告远近。凡是赐给沙钵略可汗的诏书，不直呼他的名字。隋文帝还在内殿宴请库合真，并把他引见给独孤皇后，赏赐丰厚。沙钵略可汗非常高兴，从此，每年都向隋朝进贡物品。

九月，将军湛文彻侵隋和州，隋仪同三司费宝首击擒之。

九月，陈朝将军湛文彻侵犯隋朝的和州，隋仪同三司费宝首率军打败陈朝军队，俘虏了湛文彻。

丙子，隋使李若等来聘。

丙子（二十三日），隋朝派遣李若等人到陈朝聘问。

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冬季，十月，壬辰（初九），隋朝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

初，北地傅以庶子事上于东宫，及即位，迁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负才使气，人多怨之。施文庆、沈客卿共谮受高丽使金，上收下狱。

以前，北地人傅曾以太子庶子的身份侍奉陈后主于东宫，等后主即位，傅晋升为秘书监、右卫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由于他恃才傲物，因此百官群臣大都不喜欢他。施文庆与沈客卿一同诬陷说傅收受了高丽国使者贿赂，陈后主将傅收捕下狱。

于狱中上书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爱下民，省嗜欲，远谄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泽被区宇，庆流子孙。陛下顷来酒色过度，不虔郊庙大神，专媚淫昏之鬼，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臣恐东南王气自斯而尽。”

傅在狱中上书说：“做帝王的，应该恭奉上天，爱民如子，减省嗜欲侈糜，疏远谄媚奸佞，天未明就穿衣起床，天已晚还没吃饭。如此才能恩泽布施于天下海内，福庆流传于子孙后代。但是，陛下近来沉湎于酒色，挥霍无度；不虔诚地敬奉郊庙大神，专心媚事淫昏之鬼；听信小人宦官擅政，厌恶忠直之士如同仇敌，轻视生民之命如同草芥；后宫妃、嫔宫女服用绮锦缎，御用厩马喂食菽粟稻麦，而天下百姓却流离失所，僵尸遍野；朝野上下货贿公行，国家库藏日益耗费。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我恐怕东南的王者之气从此而尽。”

书奏，上大怒。顷之，意稍解，遣使谓曰：“我欲赦卿，卿能改过不？”对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则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庆穷治其事，遂赐死狱中。

傅上书呈奏，陈后主读后勃然大怒。过了一会，后主怒意稍有平息，就派遣使者对傅说：“我打算赦免你，你能改正以前的过错吗？”傅回答说：“我的心性就如同我的相貌，如果相貌能够改变，那么我的心性才能改变。”陈后主更加愤怒，命令宦官李善庆彻底追究傅的罪行，将他赐死在狱中。

上每当郊祀，常称疾不行，故言及之。

陈后主每当举行郊祀的时候，经常称病不亲临现场，所以傅在上书中提及这件事。

是岁，梁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公安，不克而还。

这一年，后梁大将军戚昕率水军攻打陈朝荆州治所公安城，没有攻克而退军。

隋主征梁主叔父太尉吴王岑入朝，拜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

隋文帝诏令征召后梁国主的叔父太尉吴王萧岑入朝，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怀义公，趁机将他留在长安，不让回国；又重新设置江陵总管监视后梁国。梁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谋泄，梁主杀之。慧纪，高祖之从孙也。

后梁大将军许世武暗中以江陵城招引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密谋泄露，后梁国主杀了许世武。陈慧纪是陈武帝陈霸先兄弟的孙子。

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

隋文帝又派遣司农少卿崔仲方征发壮丁三万人，在朔方、灵武一线修筑长城，东起黄河，西至绥州，绵延七百里，用来遏制北方胡人入侵。

四年（丙午、586 ）

四年（丙午，公元586 年）

梁改元广运。

后梁改年号广运。

甲子，党项羌请降于隋。

甲子（十三日），党项羌人请求降附隋朝。

庚午，隋颁历于突厥。

庚午（十九日），隋朝向突厥颁行新历。

二月，隋始令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

二月，隋朝下令每年岁末各州刺史以及高级僚属轮流入朝，呈奏本州官吏的当年政绩，由朝廷进行考核升降。

丁亥，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

丁亥（初六），隋文帝又命令崔仲方征发壮丁十五万人，在朔方以东，沿边境的险要地方修筑数十座城堡。

丙申，立皇弟叔谟为巴东王，叔显为临江王，叔坦为新会王，叔隆为新宁王。

丙申（十五日），陈朝立皇弟陈叔谟为巴东王，陈叔显为临江王，陈叔坦为新会王，陈叔隆为新宁王。

庚子，隋大赦。

庚子（十九日），隋朝大赦天下。

三月，己未，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隋主为太上皇，传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抚育苍生，日旰孜孜，犹恐不逮。岂效近代帝王，传位于子，自求逸乐者哉！”

三月，己未（初八），洛阳男子高德上书，请求隋文帝自己做太上皇，将皇位传给皇太子。隋文帝说：“朕承天受命，抚育百姓，早晚孜孜不倦，不敢稍有懈怠，还恐怕不能够尽职尽责。岂能效法近代那些帝王，传位于太子，自求安乐逍遥！”

夏，四月，己亥，遣周等聘于隋。

夏季，四月，己亥（十九日），陈朝派遣周等人到隋朝聘问。

五月，丁巳，立皇子庄为会稽王。

五月，丁巳（初七），陈朝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

秋，八月，隋遣散骑常侍裴豪等来聘。

秋季，八月，隋朝派遣散骑常侍裴豪等人到陈朝聘问。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礼。

戊申（三十日），隋朝申明公太师李穆去世，用特别隆重的礼节安葬。

闰月，丁卯，隋太子勇镇洛阳。

闰月，丁卯（十九日），隋朝皇太子杨勇出镇洛阳。

隋上柱国公梁士彦讨尉迟迥，所当必破，代迥为相州刺史；隋主忌之，召还长安。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谴去官，以柱国舒公刘皆被疏远，闲居无事，颇怀怨望，数相往来，阴谋不轨。

起初，隋朝上柱国公梁士彦讨伐尉迟迥，英勇善战，所战必胜，代尉迟迥为相州刺史。后来隋文帝猜忌他，将他召回长安。隋朝上柱国杞公宇文忻与隋文帝少年时交情深厚，他善于用兵，有威信声望。隋文帝也因此猜忌他，后来由于受到谴责而被免除右领军大将军职务。梁士彦、宇文忻与柱国舒公刘都被隋文帝疏远，闲居无事，心怀怨恨，多次相互往来串通，密谋起兵造反。忻欲使士彦于蒲州起兵，己为内应，士彦之甥裴通预其谋而告之。帝隐其事，以士彦为晋州刺史，欲观其意；士彦忻然，谓等曰：“天也！”又请仪同三司薛摩儿为长史，帝亦许之。后与公卿朝谒，帝令左右执士彦、忻、于行间，诘之，初犹不伏；捕薛摩儿适至，命之庭对，摩儿具论始末，士彦失色，顾谓摩儿曰：“汝杀我！”丙子，士彦、忻、皆伏诛，叔侄、兄弟免死除名。

宇文忻想使梁士彦于蒲州起兵，自己在长安作内应，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参预了他们的密谋，又告发了他们。隋文帝把这件事先掩盖下来，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打算观察他的意向；梁士彦非常高兴，对刘等人说：“天意让我们成功！”他又奏请朝廷任命仪同三司薛摩儿为晋州长史，隋文帝也答应了他。后来梁士彦等人与公卿大臣一起朝谒，隋文帝命令左右侍卫人员在朝拜行列中拿下梁士彦、宇文忻、刘三人，审问他们，开始他们还不伏罪，这时薛摩儿被捕获带到，隋文帝命他与三人在殿堂上当面对质，薛摩儿全部招供了梁士彦等三人谋反始末，梁士彦大惊失色，对薛摩儿说：“是你杀死了我！”丙子（二十八日），梁士彦、宇文忻、刘三人都被处死，他们的叔侄、兄弟免死除名为民。

九月，辛巳，隋主素服临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资物以为诫。

九月，辛巳（初四），隋文帝身穿白色服装亲临射殿，命令百官大臣用箭射梁士彦等三家的东西，以使他们从中吸取教训。

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主每旦临朝，日昃不倦，尚希谏曰：“周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愿陛下举大纲，责成宰辅。繁碎之务，非人主所宜亲也。”帝善之而不能从。

冬季，十月，己酉（初三），隋朝任命兵部尚书杨尚希为礼部尚书。隋文帝每天天一亮就临朝听政，直到天黑也不感到疲倦，杨尚希进谏说：“西周文王因为忧勤劳苦而折损寿命，武王则因为安乐颐养而延年益寿。请求陛下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责成宰相负责处理政务。至于繁碎事务，不是帝王应该亲自处理的。”隋文帝虽然赞成他的意见，但是并不能照着去做。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台于襄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颁赐群官。

直秘书内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贫，人往贺之，文博曰：“赏罚之设，功过所存。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受赏也！”闻者愧之。

癸丑（初六），隋朝在襄州设立山南道行台，任命秦王杨俊为行台尚书令。杨俊妃子崔氏生了男孩，隋文帝很高兴，于是下令赏赐群臣百官。

隋朝直秘书内省博陵人李文博家中素来贫穷。有人去向他道贺受赏，他说：“朝廷设立赏罚，是为了赏功罚罪。现今王妃生了男孩，与群臣百官有什么关系，而妄求受赏！”听到的人都感到十分羞愧。

癸亥，以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为仆射。

癸亥（十六日），陈朝任命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为尚书仆射。

十一月，己卯，大赦。

十一月，己卯（初三），陈朝大赦天下。

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杀太子。后太子惧，谋执夸吕而降；请兵于隋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以兵应之，隋主不许。

吐谷浑可汗夸吕在位长达百年，曾多次因为喜怒无常而废掉或诛杀太子。后来太子惧怕，密谋劫持夸吕可汗降附隋朝，于是派遣使者向隋朝边防官吏请求援兵，秦州总管河间王杨弘向朝廷请求派兵接应，隋文帝不答应。

太子谋泄，为夸吕所杀，复立其少子嵬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因其衅而讨之，隋主又不许。

吐谷浑太子密谋泄露，被夸吕可汗杀掉，夸吕又立他的小儿子嵬王诃为太子。隋朝叠州刺史杜粲又向朝廷请求乘机出兵讨伐，隋文帝还是不许。

是岁，嵬王诃复惧诛，谋帅部落万五千户降隋，遣使诣阙，请兵迎之。隋主曰：“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乎！”乃谓使者曰：“父有过失，子当谏争，岂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欲归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诃乃止。这一年，吐谷浑太子嵬王诃又因为害怕获罪遭杀，密谋率领所属部落一万五千户降附隋朝，派遣使者来到长安，请求隋朝派军队接应。隋文帝说：“吐谷浑风俗败坏，背离人伦天常，做父亲的既然不以慈爱待子，做儿子的也不以孝顺事父。朕以仁德教化百姓，怎么能够助成嵬王诃的恶逆行为呢！”于是对嵬王诃的使者说：“为子之道，父亲有了过失，儿子应该以死谏诤，怎么能密谋采取违背礼法的行为，落下不孝的罪名！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妾子民，各自努力积善行德，就合于朕的心意。现今嵬王诃想归降朕，朕只能教导嵬王诃如何做忠臣孝子的道理，决不能远派军队接应，助成嵬王诃的恶逆行为。”嵬王诃只好作罢。

祯明元年（丁未、587 ）

陈长城公祯明元年（丁未，公元587 年）

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春季，正月，戊寅（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祯明。

癸巳，隋主享太庙。

癸巳（十八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乙未，隋制诸州岁贡士三人。

乙未（二十日），隋朝规定各州每年向朝廷推荐三位士人。

二月，丁巳，隋主朝日于东郊。

二月丁巳（十二日），隋文帝在东郊举行祭祀太阳的仪式。

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聘于隋。

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王亨等人到隋朝聘问。

隋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

隋朝征发壮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二十天而止。夏季，四月，隋朝在扬州开凿山阳渎以通漕运。

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其子入贡于隋，因请猎于恒、代之间，隋主许之，仍遣人赐以酒食。沙钵略帅部落再拜受赐。

突厥沙钵略可汗派遣他的儿子向隋朝进贡，并请求朝廷允许突厥在恒州、代州之间打猎，隋文帝答应了突厥的请求，并派遣使者赐给沙钵略可汗酒食。沙钵略可汗率领突厥部落跪拜接受赏赐。

沙钵略寻卒，隋为之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

不久，沙钵略可汗去世，隋朝为他罢朝三天，以示哀悼，并派遣太常寺卿前去吊唁。

初，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雍虞闾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枝叶也，岂可使根本反从枝叶，叔父屈于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废也！愿叔勿疑！”遣使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莫何可汗。以雍虞闾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

起初，沙钵略可汗因为儿子雍虞闾懦弱，留下遗言令立弟弟叶护处罗侯为可汗。这时，雍虞闾派遣使者前往迎接处罗侯，将拥立他为可汗。处罗侯说：“我突厥国自木杆可汗以来，可汗继承多是以弟代兄。以庶夺嫡，违背了祖宗之法，互相不加尊重。你是先可汗嫡子，理当继位，我不在乎跪拜你。”雍虞闾说：“叔父与我父亲是一母所生，共根连体。我是晚辈，好比枝叶。怎能使根本反而服从枝叶，叔父屈居于晚辈之下呢！况且这是先父的遗命，又怎么可以违背呢！希望叔父不要再有疑虑。”双方互相派遣使者，相互推让了有五六次之多，处罗侯终于即位，这就是莫何可汗。莫何可汗又任命雍虞闾为叶护。并派遣使者向隋朝上表，禀报即位始末。

隋使车骑将军长孙晟持节拜之，赐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击阿波；阿波之众以为得隋兵助之，多望风降附。遂生擒阿波，上书请其死生之命。

隋朝派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为使者，持节册拜莫何可汗，并赏赐给他鼓吹、幡旗。莫何可汗智勇双全，他打着隋朝所赏赐的幡旗和鼓吹，向西攻打西突厥阿波可汗。阿波可汗的军队以为莫何可汗得到了隋军的助战，纷纷望风降附。莫何可汗于是生擒阿波可汗，又派遣使者向隋朝上书，请示如何处置他。隋主下其议，乐安公元谐请就彼枭首；武阳公李充请生取入朝，显戮以示百姓。隋主谓长孙晟：“于卿何如？”晟对曰：“若突厥背诞，须齐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灭，阿波之恶非负国家。因其困穷，取而为戮，恐非招远之道。不如两存之。”左仆射高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宜存养以示宽大。”隋主从之。

隋文帝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乐安公元谐建议将阿波可汗就地斩首示众，武阳公李充建议将阿波可汗押送长安，由朝廷明令处死，以示天下百姓。隋文帝问长孙晟：“你认为该怎么处置？”长孙晟回答说：“如果阿波可汗是违背朝命，与我大隋作对，理应处以极刑。现今是突厥兄弟之间自相残杀，阿波可汗的罪恶并不是有负于我国。如果趁阿波可汗困穷危难之时，下令将他诛杀，恐怕不是招抚远方、绥靖边疆所应采取的办法。不如赦免阿波可汗，两存其国。”尚书左仆射高也说：“骨肉相残，违背伦理纲常，是推行教化的蠹害。应该赦免阿波可汗，留其性命，以示朝廷宽大为怀。”隋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杨同等来聘。

甲戌（三十日），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杨同到陈朝聘问。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乙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秋，七月，己丑，隋卫昭王爽卒。

秋季，七月，己丑（十六日），隋朝卫昭王杨爽去世。

八月，隋主征梁主入朝。梁主帅其群臣二百余人发江陵；庚申，至长安。

八月，隋文帝征召后梁国主萧琮入朝。萧琮率领群臣百官二百余人由江陵出发；庚申（十八日），到达长安。

隋主以梁主在外，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江陵。军至都州，梁主叔父太傅安平王岩、弟荆州刺史义兴王等恐弘度袭之，乙丑，遣都官尚书沈君公诣荆州刺史宜黄侯慧纪请降。九月，庚寅，慧纪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岩等驱文、武、男、女十万口来奔。

隋文帝因为后梁国主离开了国家，就派遣武乡公崔弘度率军戍守江陵。崔弘度军至都州，后梁国主的叔父太傅安平王萧岩、弟弟荆州刺史义兴王萧等人害怕崔弘度趁机袭取江陵，乙丑（二十三日），萧岩、萧派遣都官尚书沈君公向陈朝荆州刺史宜黄侯陈慧纪请求降附。九月，庚寅（十八日），陈慧纪率军抵达江陵城下。辛卯（十九日），萧岩、萧等人带领后梁国文武官吏、平民百姓共十万人投奔陈朝。

隋主闻之，废梁国；遣尚书左仆射高安集遗民；梁中宗、世宗各给守冢十户；拜梁主琮上柱国，赐爵莒公。

隋文帝得知此事，下令废掉后梁；又派遣尚书左仆射高前去聚集安置没有降附陈朝的平民百姓；并下令给宣帝、孝明帝各十户人家守护陵墓；还任命后梁国主萧琮为上柱国，封爵莒公。

甲午，大赦。

甲午（二十二日），陈朝大赦天下。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癸亥，如蒲州。

冬季，十月，隋文帝巡幸同州；癸亥（二十二日），又巡幸蒲州。

十一月，丙子，以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谳为吴州刺史。

十一月，丙子（初五），陈朝任命萧岩为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萧谳为吴州刺史。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兼司徒。

丁亥（十六日），陈朝任命豫章王陈叔英兼任司徒。

甲午，隋主如冯翊，亲祠故社；戊戌，还长安。

甲午（二十三日），隋文帝巡幸冯翊，亲自祭祀他出生地的社神，戊戌（二十七日），返回长安。

是行也，内史令李德林以疾不从，隋主自同州敕书追之，与议伐陈之计。乃还，帝马上举鞭南指曰：“待平陈之日，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以东无及公者。”隋文帝这次出巡，内史令李德林由于生病没有随行，文帝从同州下敕书召他前去，与他商议讨伐南陈的计划。等回到长安，文帝骑马举鞭指向南方说：“待平定南陈时，用七宝来装饰您，使崤山以东的士大夫，没有人能像你那样显贵。

初，隋主受禅以来，与陈邻好甚笃，每获陈谍，皆给衣马礼遣之，而高宗犹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师入寇；会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师，遣使赴吊，书称姓名顿首。帝答之益骄，书末云：“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悦，以示朝臣，上柱国杨素以为主辱臣死，再拜请罪。

起初，隋文帝受禅即位以来，与陈朝十分友好，每次抓获陈朝的间谍，都赠送衣服、马匹，客气地予以遣返。然而陈宣帝还是不断地让军队侵扰隋朝边境。所以在太建末年，隋朝军队对南陈发动了一次进攻，适逢陈宣帝去世，隋文帝即下令班师退军，又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在给陈后主的信中有“杨坚顿首”之语。陈后主的回信却越发狂妄自大，信末说：“想你统治的区域内安好，这里是天下清平。”隋文帝看了回信很不高兴，并把它展示给朝臣，上柱国杨素认为君主受辱，臣下该死，再一次跪拜叩头请罪。

隋主问取陈之策于高，对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主用其策，陈人始困。

隋文帝向高询问平定陈朝的策略，高回答说：“长江以北地区天气寒冷，田里庄稼的收获要晚一些；而江南地区水田里庄稼要成熟得早一些。估计在对方的收获季节，我们征集少量军队，声言要袭击江南，他们必定屯兵守御。这样足以使他们耽误农时。等到对方聚集了军队，我们便可以解甲散兵。如此反复，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调集大军准备进攻，他们必然不会相信。这样，在他们还在犹豫的时候，我们的大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我军渡江登岸与敌军作战，士气就会大增。再说江南水浅土薄，房舍多用茅竹搭成，所有的储积都不是藏在地窖里。如果我们暗中派人因风纵火，焚其储积，等他们重修后，再去焚烧。这样不出数年，对方必定力竭财尽。”隋文帝采纳了高的计谋，陈朝官府百姓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于是杨素、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江南之策。仲方上书曰：“今唯须武昌以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度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延洲、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为基州刺史。

于是上柱国杨素、吴州总管贺若弼以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人都争献平定陈朝的策略。崔仲方上书说：“如今必须自武昌以下，在蕲、和、滁、方、吴、海等州增加精兵，秘密进行部署、筹划；在益、信、襄、荆、基、郢等州立刻建造舟船，同时尽量壮大声势，作水战的准备。蜀、汉二江在长江的上流，是水陆要地，势所必争。陈朝虽然在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等地置备了船只，但最终还是要聚集大军于汉口、峡口，通过水战来与我们决战。如果陈朝断定我们只在上游部署有重兵，因而命令精锐部队赶赴上游增援，我们在下游的将帅即可率军乘机横渡长江；如果陈朝把精锐部队都部署在下游守卫，我们的上游诸军即可顺流而下，鼓行向前。陈朝虽然有九江、五湖之险可资凭恃，但失德则难以固守；徒有精锐骁勇的三吴、百越之兵，因无恩则不能自立。”于是隋文帝任命崔仲方为基州刺史。

及受萧岩等降，隋主益忿，谓高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主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

等到陈朝接受后梁萧岩等人投降，隋文帝更加愤怒，对高说：“我作为崐天下百姓的父母，怎么能因为有长江一条衣带宽的水而不去拯救他们呢！”于是命令大造战船。有人建议应该秘密准备，隋文帝说：“我将要替天行道，进行讨伐，有什么可保密的呢！”并让造船者把砍削下的碎木片投进江里，使其顺流而下，说：“如果陈朝害怕，改过自新，我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杨素在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

杨素率军在永安，建造大船，名叫“五牙”。在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余尺；又在船的左右前后设置了六根拍竿，都高五十尺，可乘载战士八百人。二号战船名叫“黄龙”，船上可乘载战士一百人。其余称作“平乘”、“舴艋”的舰船大小不等。

晋州刺史皇甫续将之官，稽首言陈有三可灭。帝问其状，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无道。二也。纳叛臣萧岩，于我有词，三也。陛下若命将出师，臣愿展丝发之效！”隋主劳而遣之。

隋朝晋州刺史皇甫续将要赴任，在向隋文帝辞行时叩头行礼上言平定陈朝有三条理由。隋文帝问具体情况，皇甫续回答说：“第一是以大国吞并小国；第二是以有道讨伐无道；第三是陈朝接纳叛臣萧岩等人，我们师出有名。陛下如果命将出师，我愿意效微薄之力。”隋文帝对他加以慰劳，然后让他赴晋州上任。

时江南妖异特众，临平湖草久塞，忽然自开。帝恶之，乃自卖于佛寺为奴以厌之。又于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级浮图；未毕，火从中起而焚之。

当时江南妖异怪事极多，临平湖久被水草堵塞，此时突然散开。陈后主非常厌恶，于是自卖于佛寺为奴隶，想以此来镇住妖异。又下令在建康城中修建大皇寺，在寺中建造七层宝塔；还未完工，佛塔就从中起火被焚毁。

吴兴章华，好学，善属文，朝臣以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除太市令。华郁郁不得志，上书极谏，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诛逆虏，世祖东定吴会，西破王琳，高宗克复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三妃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帝大怒，即日斩之。

吴兴人章华，好学不倦，工于诗文，朝中群臣因为他没有功劳，又缺乏资历，竞相诋毁他，任命他为太市令。章华郁郁不得志，于是上书尽力谏诤，大略说：“以前，高祖武皇帝南面平定百城，北面诛灭了叛逆的侯景；世祖文皇帝东面平定了吴兴、会稽地区，西面打败了王琳；高宗宣皇帝收复了淮南，拓地千里。三位先主的功绩劳苦已到极点。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不思先帝创业的艰难，不知天命震怒之可畏；溺爱后宫嫔妃，沉湎酒色宴乐；祭祀祖宗七庙时托辞不出，册封三位妃子时则亲临殿庭；把老臣旧将弃置不用，将谄佞谗邪小人提拔进朝廷。如今边界在日益缩小，隋朝军队大兵压境，陛下如果不能改革自新，我认为国家将会很快灭亡，都城建康不久将变成一片废墟。”陈后主大怒，当天杀掉了章华。

二年（戊申、588 ）

二年（戊申，公元588 年）

春，正月，辛巳，立皇子东阳王，恬为钱塘王。

春季，正月，辛巳（十一日），陈朝立皇子陈为东阳王，陈恬为钱塘王。

遣散骑常侍袁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骑常侍九江周罗将兵屯峡口，侵隋峡州。

陈朝派遣散骑常侍袁雅等人到隋朝聘问；又派遣散骑常侍九江人周罗率军驻扎峡口，侵犯隋朝峡州。

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来骋。

三月，甲戌（初五），隋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程尚贤等人到陈朝聘问。

戊寅，隋主下诏曰：“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夺阎闾，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重崐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埸；昼伏夜游，鼠窃狗盗。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一举，永清吴越。”又送玺书暴帝二十恶；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

戊寅（初九），隋文帝下诏书说：“陈叔宝盘据着巴掌大的地方，却欲壑难填，劫夺乡民百姓，使他们倾家荡产，驱逼天下黎民，劳役不休；穷奢极侈，昼夜寻欢作乐；诛杀直言之士，族灭无罪之家；欺瞒上天，作恶多端，却去祭祀妖鬼，祈求福佑；与后宫宠爱的妃子出游，侍卫翼从，前呼后拥，清道戒严，自古以来，帝王昏庸腐败，难以为比。使正人君子潜逃归隐，小人奸臣得志弄权。因此天地为之震怒，人妖物怪出没。士大夫钳口结舌，平民百姓侧目而视。再加上违反德义，背弃誓言，犯我边疆，白天隐伏，夜间出游，象鼠窃狗盗那样。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每当听到或省览有关江南百姓受苦受难的奏疏，朕都感到痛苦悲伤。因此，要出师讨伐，以正国法，乘机诛灭暴君。此次一战将会永远扫平吴越地区。”又派遣使者把玺书送给陈朝，历数陈后主二十条罪状。并抄写了三十万份诏书，向江南地区广为传播散发。

太子胤，性聪敏，好文学，然颇有过失；詹事袁宪切谏，不听。时沈后无宠，而近侍左右数于东宫往来，太子亦数使人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恶之。张、孔二贵妃日夜构成后及太子之短，孔范之徒又于外边助之。帝欲立张贵妃子始安王深为嗣，尝从容言之。吏部尚书蔡徵顺旨称赞，袁宪厉色折之曰：“皇太子国家储副，亿兆宅心，卿是何人，轻言废立！”帝卒从徵议。夏，五月，庚子，废太子胤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深为太子。徵，景历之子也。深亦聪惠，有志操，容止俨然，虽左右近侍未尝见其喜愠。帝闻袁宪尝谏胤，即用宪为尚书仆射。

陈朝皇太子陈胤聪明敏慧，喜好文学，但是多有不良行为，太子詹事袁宪恳切进谏，陈胤不听。当时沈皇后失宠，而她身边的近侍随从多次往来东宫，皇太子也多次派人到皇后寝宫，因此陈后主怀疑他们心怀怨恨，所以十分厌恶他们。张、孔二贵妃又日夜在陈后主面前说皇后和太子的坏话，都官尚书孔范等人又在朝外推波助澜。于是陈后主打算废掉皇太子陈胤，另立张贵妃的儿子始安王陈深为太子，并非正式提出了这件事。吏部尚书蔡徵顺从陈后主的旨意，极力称赞，袁宪正颜厉色反驳他说：“皇太子是国家将来的皇上，万民敬仰，你算什么人，胆敢随便谈说废立大事！”陈后主最终还是听从了蔡徵的建议。夏季，五月，庚子（疑误），陈后主废掉皇太子陈胤，改封为吴兴王，册立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蔡徵是蔡景历的儿子。陈深也很聪明敏慧，有志气，品行端正，仪容举止庄严肃穆，即便是他的近侍随从，也从未见过他高兴和恼怒。陈后主听说袁宪曾经规谏过陈胤，当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

帝遇沈后素薄，张贵妃专后宫之政，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身居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唯寻阅经史及释典为事，数上书谏争。帝欲废之而立张贵妃，会国亡，不果。

陈后主对待沈皇后一向冷淡，张贵妃在后宫专权当政，沈皇后坦然处之，从没有表示过忌恨不满，躬行俭约，衣着朴素，每天只是阅读经史书籍和佛经，并且还多次上书向陈后主进谏。陈后主想要废掉沈皇后而立张贵妃，正赶上亡国，没有实现。

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为吴郡王。

冬季，十月，己亥（初三），陈朝立皇子陈蕃为吴郡王。

己未，隋置准南行省于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

己未（二十三日），隋朝于寿春设立淮南行台，任命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

帝遣兼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于客馆。琬等屡请还，不听。

陈后主派遣散骑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出使隋朝，隋朝将他们二人扣留在客馆。王琬等人多次请求回国复命，隋文帝不答应。

甲子，隋以出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皆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蕲州刺史王世积出蕲春，庐州总管韩擒虎出庐江，吴州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青州总管弘农燕荣出东海，凡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以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长史，右仆射王韶崐为司马，军中事皆取决焉；区处支度，无所凝滞。

甲子（二十八日），隋文帝要出师讨伐陈朝，在太庙祭告祖先，并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三人都为行军元帅。命令杨广统率军队从六合出发，杨俊统率军队从襄阳出发，杨素统率军队从永安出发，荆州刺史刘仁恩统率军队从江陵出发，蕲州刺史王世积统率军队从蕲春出发，庐州总管韩擒虎统率军队从庐江出发，吴州总管贺若弼统率军队从广陵出发，青州总管弘农人燕荣统率军队从东海出发，共有行军总管九十位，兵力五十一万八千人，都受晋王杨广的节度指挥。东起海滨，西到巴、蜀，旌旗耀日，舟楫竞进，横亘连绵千里。朝廷又任命左仆射高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前线军中一切事务全由他们裁决处理。他们安排各路军队进退攻守，料理调拨军需供应，十分称职，没有贻误。

十一月，丁卯，隋主亲饯将士；乙亥，至定城，陈师誓众。

十一月，丁卯（初二），隋文帝亲自为出征将士饯行；乙亥（初十），文帝又驾临定城，举行誓师大会。

丙子，立皇弟叔荣为新昌王，叔匡为太原王。

丙子（十一日），陈朝立皇弟陈叔荣为新昌王，陈叔匡为太原王。

隋主如河东；十二月，庚子，还长安。

隋文帝驾幸河东；十二月，庚子（初五），返回长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击邻国，中流矢而卒。国人立雍虞闾，号颉伽施多那都蓝可汗。

突厥莫何可汗向西攻打邻国，被流箭射中而死。突厥人拥立雍虞闾，号为颉伽施多那都兰可汗。

隋军临江，高谓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举，江东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尝闻郭璞有言：”江东分王三百年，复与中国合，‘今此数将周，一也。主上恭俭勤劳，叔宝荒淫骄侈，二也。国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总为相，唯事诗酒，拔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萧摩诃、任蛮奴为大将，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无德而小，量其甲士不过十万，西自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势，事在不疑。“忻然曰：”得君言成败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

隋朝军队进至长江北岸，晋王元帅府长史高问行台吏部郎中薛道衡：“此次大举出兵伐陈，江东地区必定能攻下吗？”薛道衡回答说：“一定能攻下。我听说晋朝著名术士郭璞曾经预言：”江东地区分王立国三百年后，当复与中原统一。‘现在三百年的时间已到，这是其一。皇上生活节俭，勤于政事，而陈叔宝却荒淫奢侈，昏庸无道，这是其二。国家的安危兴亡在于用人，陈朝任命江总为宰相，而江总只会赋诗饮酒，不理政事，又提拔刻薄小人施文庆，委以政事，又任命萧摩诃、任蛮奴等人为大将，他们只有匹夫之勇而无智谋，这是其三。我们政治清明，地大物博，陈政治黑暗，地域狭小，估计他们的军队不过十万人，西起巫峡，东至大海。如果分兵则势力孤单弱小，集兵则会顾此而失彼。这是其四。所以，势在必胜，事不迟疑。“高听后高兴地说道：”听了你分析的成败之理，令人豁然开通。我原来只是钦佩你的才学，没料到还能如此运筹帷幄。“

秦王俊督诸军屯汉口，为上流节度。诏以散骑常侍周罗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之。

隋朝秦王杨俊督率各部军队进驻汉口，节度指挥上游各军。南陈后主诏令散骑常侍周罗负责指挥监督巴峡一带沿江的军事防务，抵抗隋朝军队。

杨素引舟师下三峡，军至流头滩。将军戚昕以青龙百余艘守狼尾滩，地势险峭，隋人患之。素曰：“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亲帅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引步卒自南岸击昕别栅，大将军刘仁恩帅甲骑自北岸趣白沙，迟明而至，击之；昕败走，悉俘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

杨素率领水军顺流而下，越过三峡，进至流头滩。陈朝将军戚昕率领青龙战船一百余艘防守狼尾滩，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隋朝将士因而担忧。杨素说：“成败在此一举。我军如果白天下船进攻，敌军就会知道我军虚实，加上滩流迅急，船只难以掌握，我们就失去了居于上游的便利条件；不如在夜里崐突然袭击敌军。”于是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舰船数千艘，将士衔枚，顺流而下，又派遣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领步兵由长江南岸攻打戚昕别处营垒，大将军刘仁恩率领骑兵由北岸向白沙进发，黎明而各军皆至，于是一起发起进攻；戚昕战败逃走，隋军俘获了陈朝全部将士，慰劳后加以遣返，纪律严明，秋毫不犯。

素帅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皆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于是杨素率领水军顺流东下，舟舻舰船布满江面，旌旗甲胄鲜明耀日。杨素坐在一只平板大船上，仪表堂堂，陈朝人看见后，都心中惧怕，说：“清河公真像是长江水神！”

江滨镇戍闻隋军将至，相继奏闻；施文庆、沈客卿并抑而不言。

陈朝沿江镇戍要塞听说隋军将到，相继飞书奏报朝廷；但是中书舍人施文庆、沈客卿把奏疏全部压下，没有呈奏天子。

初，上以萧岩、萧，梁之宗室，拥众来奔，心忌之，故远散其众，以岩为东扬州刺史，为吴州刺史；使领军任忠出守吴兴郡，以襟带二州。使南平王嶷镇江州，永嘉王彦镇南徐州。寻召二王赴明年元会，命缘江诸防船舰悉从二王还都，为威势以示梁人之来者。由是江中无一斗船，上流诸州兵皆阻杨素军，不得至。

以前，陈后主因为萧岩、萧是后梁宗室，在他们率领江陵军民降附南陈后，心中猜忌他们，于是把随他们而来的军民分散到边远地区，而任命萧岩为东扬州刺史，萧为吴州刺史，并派遣领军将军任忠镇守吴兴郡，以挟制二州，加以防范。又派遣南平王陈嶷镇守江州，永嘉王陈彦镇守南徐州。不久就征召陈嶷、陈彦二王回京师参加明年正月的元会，并命令沿江镇防戍守的船只全都跟从二王开返建康，想借机向后梁降附军民显示强大的声势，所以江面上没有一只战船，而上游各州的军队都受到杨素军队的阻拦，无法增援。

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在职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据有上流，阴忌之；自度素与群臣少恩，恐不为用，无可任者，乃擢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征叔文还朝。文庆深喜其事，然惧出外之后，执事者持己知长，因进其党沈客卿以自代。

陈朝湘州刺史晋熙王陈叔文，在职时间长，非常得民心，陈后主因为他据有长江上游，心中猜忌他。陈后主自觉平时对百官大臣很少恩惠，恐怕他们不肯为自己卖力，又没有可以放心任用的人，于是提拔中书舍人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调给他精兵两千人，打算命令他西上就职。并征召陈叔文回朝。施文庆非常高兴得到这一任命，但又害怕自己出朝之后，继任者掌握自己当权时的内幕，于是推荐他的党羽沈客卿代替自己执掌政务。

未发间，二人共掌机密。护军将军樊毅言于仆射袁宪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宪及骠骑将军萧摩诃皆以为然，乃与文武群臣共议，请如毅策。施文庆恐无兵从己，废其述职，而客卿又利文庆之任，己得专权，俱言于朝：“必有论议，不假面陈；但作文启，即为通奏。”宪等以为然，二人赍启入。白帝曰：“此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当之。若出人船，必恐惊扰。”

在施文庆还没有赴任的一段时期内，他与沈客卿两人共同执掌朝政。护军将军樊毅对尚书仆射袁宪说：“京口，采石都是战略要地，各须精兵五千人，还要出动金翅舰船两百艘，沿江上下往来巡查，以为防备。”袁宪和骠骑将军萧摩诃都赞成樊毅的建议，于是与文武群臣共同商议，想奏请按照樊毅的计策部署。施文庆恐怕自己无兵可带，朝廷因而撤销自己出守任职，而沈客卿又认为施文庆出朝任职对自己有利，自己得以专擅朝政；因此，二人就在朝堂上说：“如果有什么议论请求，不一定要当面向皇上陈奏；只要写好书表文启，就立即代为转交呈奏。”袁宪等人表示同意，于是施文庆、沈客卿两人拿着奏疏入宫。二人对陈后主说：“隋朝侵扰，这是常事，边镇将帅足以抵挡。如果从京师调拨军队舰船，恐怕会引起惊扰。”

及隋军临江，间谍骤至，宪等殷勤奏请，至于再三。文庆曰：“元会将逼，南郊之日，太子多从；今若出兵，事便废阙。”帝曰：“今且出兵，若北边无事，因以水军从郊，何为不可！”又曰：“如此则声闻邻境，便谓国弱。”后又以货动江总，总内为之游说，帝重违其意，而迫群官之请，乃令付外详议。崐总又抑宪等，由是议久不决。

到了隋军进至长江北岸，江南地区也突然出现了大批间谍探子以后，袁宪等人又多次上奏请求。施文庆对陈后主说：“元旦的大朝会即将来临，南郊大祀那天，太子必须率领较多军队；现在如果向京口、采石以及江面派遣军队和舰船，南郊大祀之事就得废省。”陈后主说：“现在暂且派出军队，到时候如果北边战场无事，就顺便使用这支水军跟从到南郊，参加祭祀，又有什么不可以！”施文庆又回答说：“这样做会被邻国知道，隋朝便会认为我国弱小。”后来施文庆又用金银财物贿赂尚书令江总，于是江总又入宫为施文庆游说，陈后主不好违背江总的意见，但又迫于群臣百官再三奏请，于是就下令由朝廷百官大臣再仔细商议决定。而江总又利用职权多方压制袁宪等人，所以长时间商议却没有作出决定。

帝从容谓侍臣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都官尚书孔范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军马死，范曰：“此是我马，何为而死！”帝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陈后主曾经若无其事地对侍卫近臣说：“帝王的气数在此地。自立国以来，齐军曾经三次大举进犯，周军也曾经两次大兵压境，但是无不遭到惨重失败。现在隋军来犯又能把我怎么样！”都官尚书孔范附和说：“长江是一道天堑，古人认为就是为了隔绝南方和北方。现在敌军难道能飞渡不成！这都是边镇将帅想建立功勋，所以谎报边事紧急。我常常觉得自己官职低下，如果敌军能越过长江，我一定会建功立业，荣升太尉了。”有人谎报说隋军马匹多死，孔范又口出大言说：“这些军马都是我国的马，怎么会死亡呢？”陈后主听后大笑，认为孔范说的很对，所以根本不加以防备，每天奏乐观舞，纵酒宴饮，赋诗取乐不止。

是岁，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以千余家降隋。隋主曰：“普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抚育，俱存仁孝。浑贼狂，妻子怀怖，并思归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违拒，又复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

这一年，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求率领所属部落一千余家降附隋朝。隋文帝说：“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腾抚育苍生黎民，用的是仁孝之心。吐谷浑可汗夸吕昏愦狂暴，为政苛刻，以至连他的妻儿都心怀恐惧，都想归附中原，以拯求自己免遭屠戮。但背叛丈夫和父亲，有违忠孝，不能接纳。又因为他们的本意只是逃避死亡，如果加以拒绝，则又显得我大隋朝不仁不义。如果再有音信来，只应该加以慰勉安抚，听任他们自己率领所属部落前来归附，不要出兵接应。如果他的妹夫和外甥想来归附，也听任自然，不要进行劝诱。”

河南王移兹裒卒，隋主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

归附隋朝的吐谷浑河南王移兹裒去世，隋文帝诏令他的弟弟树归承袭王位，统领归附的吐谷浑部落。隋帝王世系表帝王年号公元本书卷次文帝开皇（20）581 ──600 （杨坚）仁寿（4 ）601 ──604 卷177 ──180 炀帝（杨广）大业（14）605 ──618 卷181 ──183 恭帝（杨侑）义宁（2 ）617 ──618 卷183 ──184

第一百七十七卷

隋纪一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九年（己酉、589 ）

隋纪一隋文帝开皇九年（己酉，公元589 年）

春，正月，乙丑朔，陈主朝会群臣，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陈主昏睡，至晡时乃寤。

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陈朝举行元旦朝会，陈后主朝会群臣百官时，大雾弥漫，吸入鼻孔，感到又辣又酸，陈后主昏睡过去，一直到下午申时左右才醒过来。

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先是弼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渎内。陈人觇之，以为内国无船。弼又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广陵，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又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故弼之济江，陈人不觉。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晋王广帅大军屯六合镇桃叶山。

这一天，隋吴州总管贺若弼从广陵统帅军队渡过长江。起先，贺若弼卖掉军中老马，大量购买陈朝的船只，并把这些船只藏匿起来，然后又购买了破旧船只五六十艘，停泊在小河内。陈朝派人暗中窥探，认为中原没有船只。贺若弼又请求让沿江防守的兵士每当轮换交接的时候，都一定要聚集广陵，于是隋军大举旗帜，营幕遍野，陈朝以为是隋朝大军来到，于是急忙调集军队加强戒备，随后知道是隋朝士卒换防交接，就将已聚集的军队解散；后来陈朝对此已习以为常，就不再加强戒备。贺若弼又时常派遣军队沿江打猎，人欢马叫。所以贺若弼渡江时，陈朝守军竟没有发觉。庐州总管韩擒虎也率领将士五百人从横江浦夜渡采石，陈朝守军全都喝醉了酒，隋军轻而易举就攻下了采石。晋王杨广统帅大军驻扎在六合镇桃叶山。

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驰启告变；丁卯，召公卿入议军旅。戊辰，陈主下诏曰：“犬羊陵纵，侵窃郊畿，蜂虿有毒，宜时扫定。朕当亲御六师，廓清八表，内外并可戒严。”以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并为都督，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并为大监军，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帅舟师出白下，散骑常侍皋文奏将兵镇南豫州。重立赏格，僧、尼、道士，尽令执役。

丙寅（初二），陈朝采石镇戍主将徐子建携带告急文书飞骑赶赴都城报告隋军已渡江的消息；丁卯（初三），陈后主召集公卿大臣进宫商议军务事宜。戊辰（初四），陈后主下诏书说：“隋军胆敢任意兴兵凌逼，侵犯占据我都城近郊，就好似蜂虿有毒，应该及时扫灭。朕当亲自统帅大军，消灭敌军，廓清天下，并在朝廷内外实施戒备。”于是任命骠骑将军萧摩诃、护军将军樊毅、中领军鲁广达三人为都督，任命司空司马消难、湘州刺史施文庆两人为大监军，又派遣南豫州刺史樊猛统帅水军出守白下城，散骑常侍皋文奏统帅军队镇守南豫州。陈后主又下令设立重赏，征发僧、尼、道士等出家人服役。

庚午，贺若弼攻拔京口，执南徐州刺史黄恪。弼军令严肃，秋毫不犯，有军士于民间酤酒者，弼立斩之。所俘获六千余人，弼皆释之，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于是所至风靡。

庚午（初六），隋将贺若弼率军攻克京口，生俘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贺若弼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有士卒在民间买酒的，贺若弼即令将他斩首。所俘获的陈朝军队六千余人，贺若弼全部予以释放，发给资粮，好言安慰，遣返回乡，并付给他们隋文帝敕书，让他们分道宣传散发。因此，隋军所到之处，陈朝军队望风溃败。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摄行南豫州事。辛未，韩擒虎进攻姑孰，半日，拔之，执巡及其家口。皋文奏败还。江南父老素闻擒虎威信，来谒军门者昼夜不绝。

陈朝南豫州刺史樊猛当时还在建康，由他的儿子樊巡代理南豫州事。辛未（初七），隋将韩擒虎率军进攻姑孰，只用了半天，就攻下了姑孰城，俘虏了樊巡及其全家。皋文奏军败，退还江南。江南地区的父老百姓早就听说过韩擒虎的威名，前来军营谒见拜访的人昼夜不绝。

鲁广达之子世真在新蔡，与其弟世雄及所部降于擒虎，遣使致书招广达。广达时屯建康，自劾，诣廷尉请罪；陈主慰劳之，加赐黄金，遣还营。樊猛与左卫将军蒋元逊将青龙八十艘于白下游弈，以御六合兵；陈主以猛妻子在隋军崐，惧有异志，欲使镇东大将军任忠代之，令萧摩诃徐谕猛，猛不悦，陈主重伤其意而止。

陈朝都督鲁广达的儿子鲁世真在新蔡，与他弟弟鲁世雄一起率部投降了韩擒虎，并派遣使节持书信招抚鲁广达。鲁广达当时率军驻扎在建康，接到鲁世真劝降信后自己上表弹劾自己，并亲自到廷尉请求治罪；陈后主对他好言慰劳，并额外赏赐他黄金，让他返回军营。樊猛和左卫将军蒋元逊率领青龙船八十艘在白下城附近的江面上游弋，以防御从六合方面发动进攻的隋军；陈后主由于樊猛的妻儿家人都被隋军俘获，恐怕他心怀异意，打算派遣镇东大将军任忠代替他，并让萧摩诃向樊猛慢慢讲明情况，樊猛听后很不高兴，陈后主感到很难违背樊猛的意愿，只好作罢。

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弼分兵断曲阿之冲而入。陈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萧摩诃屯乐游苑，樊毅屯耆暗寺，鲁广达屯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屯宝田寺，己卯，任忠自顺兴入赴，仍屯朱雀门。

此时，隋将贺若弼率军从北道，韩擒虎率军从南道，齐头并进，夹攻建康。陈朝沿江的镇戌要塞守军都望风尽逃；贺若弼分兵占领曲阿，隔断了陈朝援军的通道，自己率主力进逼建康。陈后主命令司徒、豫章王陈叔英率军守卫朝堂，萧摩诃率军驻守乐游苑，樊毅率军驻守耆寺，鲁广达率军驻守白土冈，忠武将军孔范率军驻守宝田寺。己卯（十五日），任忠率军自吴兴入援京师，驻守朱雀门。

辛未，贺若弼进据钟山，顿白土冈之东。晋王广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二万屯于新林。蕲州总管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破陈将纪于蕲口，陈人大骇，降者相继。晋王广上状，帝大悦，宴赐群臣。

辛未（疑误），隋将贺若弼率军进据钟山，驻扎在白土冈的东面。晋王杨广派遣总管杜彦和韩擒虎合军，共计步骑两万人驻扎在新林。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统帅水军出九江，在蕲口击败陈将纪，陈朝将士大为惊恐，向隋军投降的人接连不断，晋王杨广上表禀报军情，隋文帝非常高兴，于是宴请和赏赐百官群臣。

时建康甲士尚十余万人，陈主素怯懦，不达军士，唯日夜啼泣，台内处分，一以委施文庆。文庆既知诸将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辈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机，那可专信！”由是诸将凡有启请，率皆不行。

当时建康还有军队十余万人，但是陈后主生性怯懦软弱，又不懂军事，只是日夜哭泣，台城内的所有军情处置，全部委任给施文庆。施文庆知道将帅们都痛恨自己，唯恐他们建立功勋，于是向陈后主上奏说：“这些将帅们平时总是心中不满，一向不甘心情愿服事陛下，现在到了危机时刻，怎么可以完全信任他们呢？”因此这些将帅凡是有所启奏请求，绝大部分都未获批准。

贺若弼之攻京口也，萧摩诃请将兵逆战，陈主不许。及弼至钟山，摩诃又曰：“弼悬军深入，垒堑未坚，出兵掩袭，可以必克。”又不许。陈主召摩诃、任忠于内殿议军事，忠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兵足食，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分兵断江路，无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土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待春水既涨，上江周罗等众军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陈主不能从。明日，然曰：“兵久不决，令人腹烦，可呼萧郎一出击之。”任忠叩头苦请勿战。孔范又奏：“请作一决，当为官勒石燕然。”陈主从之，谓摩诃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陈，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陈主多出金帛赋诸军以充赏。甲申，使鲁广达陈于白土冈，居诸军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范又次之，萧摩诃军最在北。诸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不相知。

在隋将贺若弼进攻京口时，陈朝都督萧摩诃曾经请求率军迎战，陈后主不许。等到贺若弼进至钟山，萧摩诃又上奏说：“贺若弼孤军深入，立足未稳，如果乘机出兵袭击，可保必胜。”陈后主还是不许。陈后主招集萧摩诃、任忠在宫中内殿商议军事，任忠说：“兵法上说：来犯之军利在速战，守军利在坚持。现在国家兵足粮丰，应该固守台城，沿秦淮河建立栅栏，隋军虽然来攻，不要轻易出战；分兵截断长江水路，不要让隋军音信相通。陛下可给我精兵一崐万人，金翅战船三百艘，顺江而下，径直突然袭击六合镇；这样，隋朝大军一定会认为他们渡过江的将士已经被我们俘获，锐气自然就会受挫。此外，淮南土著居民与我以前就互相熟悉，如今听说是我率军前往，必定会群起响应。我再扬言将要率军进攻徐州，断敌退路，这样，各路隋军就会不战自退。待到雨季春水既涨，上游周罗等军必定顺流而下赶来增援。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计策。”陈后主也不听从。到了第二天，陈后主忽然说：“与隋军长久相持不进行决战，令人心烦，可叫萧摩诃出兵攻打敌军。”任忠向陈后主跪地叩头，苦苦请求不要出战。忠武将军孔范又上奏说：“请求与隋军进行决战，我军必胜，我将为陛下在燕然山刻石立碑纪念战功。”陈后主听从了孔范的意见，对萧摩诃说：“你可为我率军与敌军一决胜负！”萧摩诃说：“从来作战都是为了国家与自己，今日与敌决战，兼为妻儿家人。”于是陈后主拿出很多金钱财物，分配给诸军用作奖赏。甲申（二十日），命令鲁广达率军在白土冈摆开阵势，在各军的最南边，由南往北，依次是任忠、樊毅、孔范，萧摩诃的军队在最北边。陈朝军队所摆开的阵势南北长达二十里，首尾进退互不知晓。

贺若弼将轻骑登山，望见众军，因驰下，与所部七总管杨牙、员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陈以待之。陈主通于萧摩诃之妻，故摩诃初无战意；唯鲁广达以其徒力战，与弼相当。隋师退走者数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纵烟以自隐，窘而复振。陈兵得人头，皆走献陈主求赏，弼知其骄惰，更引兵趣孔范；范兵暂交即走，陈诸军顾之，骑卒乱溃，不可复止，死者五千人。员明擒萧摩诃，送于弼，弼命牵斩之，摩诃颜色自若，弼乃释而礼之。

隋将贺若弼率领轻骑登上钟山，望见陈朝众军已摆开阵势，于是驰骑下山，与所部七位总管杨牙、员明等将领率兵士共八千人，也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因为陈后主私通萧摩诃的妻子，所以萧摩诃一开始就不想为陈后主打仗；只有鲁广达率领部下拚死力战，与贺若弼的军队旗鼓相当。隋军曾经四次被迫后退，贺若弼部下战死二百七十三人，后来贺若弼部队纵放烟火用来掩护隐蔽，才摆脱困境重新振作起来。陈朝兵士获得隋军人头，纷纷跑去献给陈后主以求得奖赏，贺若弼看到陈朝军队骄傲轻敌，不愿再苦战，于是再一次率军冲击孔范的军阵；孔范的兵士与隋军刚一交战即败走，陈朝诸军望见，骑兵、步卒也一起纷纷溃逃，互相践踏不可阻止，死了五千人。总管员明擒获了萧摩诃，把他送交贺若弼，贺若弼命令推出去斩首，萧摩诃神色自若，贺若弼于是给他松绑并以礼相待。

任忠驰入台，见陈主言败状，曰：“官好住，臣无所用力矣！”陈主与之金两，使募人出战，忠曰：“陛下唯当具舟楫，就上流众军，臣以死奉卫。”陈主信之，敕忠出部分，令宫人装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时韩擒虎自新林进军，忠已帅数骑迎降于石子冈。领军蔡徵守朱雀航，闻擒虎将至，众惧而溃。忠引擒虎直入朱雀门，陈人欲战，忠挥之曰：“老夫尚降，诸军何事！”众皆散走。于是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唯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居省中。陈主谓袁宪曰：“我从来接遇卿不胜余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

任忠驰马进入建康台城，谒见陈后主，叙说了失败经过，然后说：“陛下好自为之，我是无能为力了！”陈后主交给他两串金子，让他再募兵出战，任忠说：“陛下只有赶紧准备船只，前往上游会合周罗等人统领的大军，我当豁出性命护送陛下。”陈后主相信了任忠，敕令他出外布置安排，又下令后宫宫女收拾行装，等待任忠，久等不至，觉得奇怪。当时韩擒虎率军从新林向台城进发，任忠已经率领部下数骑到石子冈去投降。当时陈朝领军将军蔡徵率军守卫朱雀航，听说韩擒虎将到，部队惊惧，望风溃逃。任忠带领韩擒虎的军队径直进入朱雀门，还有一些陈军将士想进行抵抗，任忠对他们挥挥手说：“我都投降了隋军，你们还抵抗什么！”于是陈军全都逃散。此时，台城内文武大臣全都逃跑，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内，尚书令江总等数人在尚书省府中。陈后主对袁宪感叹说：“我从来对待你不比别人好，今日只有你还留在我的身边，对此我感到很惭愧。这不只是朕失德无道所致，也是由于江东士大夫的气节全都丧失净尽了。”

陈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陈主不从，下榻驰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崐，将自投于井，宪苦谏不从；后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沈后居处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闭而坐，舍人孔伯鱼侍侧，军士叩而入，深安坐，劳之曰：“戎旅在途，不至劳也！”军士咸致敬焉。时陈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余人，陈主恐其为变，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总督之，又阴为之备，及台城失守，相帅出降。

陈朝后主惊慌失措，想要躲藏，袁宪严肃地说道：“隋军进入皇宫后，必不会对陛下有所侵侮。事已至此，陛下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我请求陛下把衣服冠冕穿戴整齐，端坐正殿，依照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作法。”陈后主没有听从，下了坐床飞奔而去，并说：“兵刃之下，不能拿性命去冒然抵挡，我自有办法！”于是跟着十余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就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哀求，陈后主不听。后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子遮挡住井口，陈后主极力相争，争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跳进井里。不久，有隋军兵士向井里窥视，并大声喊叫，井下无人回答，士兵扬言要落井下石，方才听到井下有人呼唤，于是抛下绳索往上拉人，感到非常沉重，十分吃惊，直到把人拉了上来，看见是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同绳而上。而沈皇后仍像平常一样，毫不惊慌。皇太子陈深当时年方十五岁，关上门，安然端坐，太子舍人孔伯鱼在一旁侍奉，隋军兵士推门而入，陈深端坐不动，好言慰劳说：“你们一路上鞍马劳顿，还不至于过于疲劳吧？”隋军兵士都纷纷向他致敬。当时陈朝宗室王侯在建康城中有一百余人，陈后主恐怕他们发动政变，就把他们全都召进宫里，命令他们都聚集在朝堂，派遣豫章王陈叔英监督他们，并暗中严加戒备。到台城失守以后，他们都相继出降。

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鲁广达犹督余兵苦战不息，所杀获数百人，会日暮，乃解甲，面台再拜恸哭，谓众曰：“我身不能救国，负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欷，遂就擒。诸门卫皆走，弼夜烧北掖门入，闻韩擒虎已得陈叔宝，呼视之，叔宝惶惧，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谓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乃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既而耻功在韩擒虎后，与擒虎相，挺刃而出；欲令蔡征为叔宝作降笺，命乘骡车归己，事不果。弼置叔宝于德教殿，以兵卫守。

隋将贺若弼率军乘胜进至乐游苑，陈朝都督鲁广达仍督率残兵败将苦战不止，共杀死俘虏隋军数百人，赶上天色近晚，鲁广达方才放下武器，面向台城拜了三拜，忍不住失声痛哭，对部下说：“我没有能够拯救国家，负罪深重！”部下兵士也都痛哭流涕，于是被隋军俘获。台城的宫门卫士都四散逃走，贺若弼率军在夜间焚烧北掖门而进入皇宫，得知韩擒虎已抓住了陈叔宝，就把他叫来亲自察看，陈叔宝非常害怕，汗流浃背，浑身战栗，向贺若弼跪拜叩头。贺若弼对他说：“小国的君主见了大国的公卿大臣，按照礼节应该跪拜。阁下到了隋朝仍不失封归命侯，所以不必恐惧。”过后，贺若弼因耻于功在韩擒虎之后，与韩擒虎发生争吵詈骂，随后怒气冲冲地拔刀而出，想令陈朝前吏部尚书蔡徵为陈叔宝起草降书，又下令陈后主乘坐骡车归附自己，但没有实现。于是贺若弼将陈后主置于德教殿内，派兵守卫。

高先入建康，子德弘为晋王广记室，广使德弘驰诣所，令留张丽华，曰：“昔太公蒙面以斩妲己，今岂可留丽华！”乃斩之于青溪。德弘还报，广变色曰：“昔人云，‘无德不报’，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恨。

隋高先进入建康，当时高的儿子高德弘是晋王府记室参军，杨广就派他驰马来见高，传令留下张丽华，高说：“古时候姜太公吕尚蒙面斩了殷纣王的宠姬妲己，今天岂能留下张丽华！”于是将张丽华斩于青溪。高德弘还报杨广，杨广脸色大变说：“古人云：”无德不报。‘我一定有办法回报高公！“因此杨广忌恨高。

丙戌，晋王广入建康，以施文庆受委不忠，曲为谄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赋厚敛以悦其上，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皆为民害，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使高与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天下皆称广，以为贤。矩，让之之弟子也。

丙戌（二十二日），晋王杨广进入建康，认为陈朝中书舍人施文庆接受委命，却不忠心国事，反而谄媚为奸，以蒙蔽天子耳目；前中书舍人沈客卿重赋崐厚敛，盘剥百姓，以博取天子的欢心；与太市令阳慧朗、刑法监徐析、尚书都令史暨慧景等人都是祸国害民的奸臣，一并斩于石阙下，以谢三吴地区百姓。杨广又让高和元帅府记室参军裴矩一道收缴南陈地图和户籍，封存国家府库，金银财物一无所取，因此，天下都称颂杨广，认为他贤明。裴矩是裴让之弟弟的儿子。

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令，收以属吏。上驿召之，诏广曰：“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赐物万段；又赐弼与擒虎诏，美其功。

晋王杨广因为贺若弼率军与陈朝军队先期决战，违犯了军令，下令将他收捕送交执法官吏。隋文帝派遣驿使传令召贺若弼入朝，并给杨广下诏书说：“这次平定江表地区，全仗贺若弼和韩擒虎二人之力。”还下令赏赐贺若弼布帛等物一万段。不久又赐给贺若弼和韩擒虎诏书，赞美他们二人的功绩。

开府仪同三司王颁，僧辩之子，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

隋开府仪同三司王颁是王僧辩的儿子，在一天夜里，他挖了陈高祖的陵墓，焚毁了陈霸先的尸骨，并将骨灰投进水中然后喝下去，以报杀父之仇。随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向晋王杨广投案，请求治罪；杨广把此事报告了隋文帝，隋文帝下令赦免了他。隋文帝又下诏令给陈高祖、陈世祖、陈高宗安排五户守陵人，分别负责守护陵墓。

上遣使以陈亡告许善心，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坐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我之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

隋文帝派遣使节将陈朝灭亡的消息告诉了许善心，许善心穿上丧服在客馆西边的台阶下面放声痛哭，并在干草上面朝东坐了三天；隋文帝下敕书向他表示慰问。次日，隋文帝又派人持诏书到客馆，拜许善心为通直散骑常侍，并赏赐他朝服一套。许善心又大哭了一场，然后进屋脱掉丧服，改穿隋文帝所赐朝服，再重新出来面北站立，流着眼泪跪拜受诏，第二天才入宫朝见隋文帝，伏在殿下哭泣，悲不能起。隋文帝看着左右的朝臣说：“我出兵平定陈国，只得到了此人。他既然不忘旧日的国君，也就是我的忠臣。”于是下敕令许善心以本官散骑常侍暂理门下省。

陈水军都督周罗与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不得进，相持逾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遣南康内史吕忠肃屯岐亭，据巫峡，于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杨素、刘仁恩奋兵击之，四十余战，忠肃守险力争，隋兵死者五千余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师屡捷，获陈之士卒，三纵之。忠肃弃栅而遁，素徐去其锁；忠肃复据荆门之延洲，素遣巴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余人，忠肃仅以身免。陈信州刺史顾觉屯安蜀城，弃城走。陈慧纪屯公安，悉烧其储蓄，引兵东下，于是巴陵以东无复城守者。陈慧纪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余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为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时，陈晋熙王叔文罢湘州，还，至巴州，慧纪推叔文为盟主。而叔文已帅巴州刺史毕宝等致书请降于俊，俊遣使迎劳之。会建康平，晋王广命陈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使樊毅诣周罗，陈慧纪子正业诣慧纪谕指。时诸城皆解甲，罗乃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散，然后诣俊降，陈慧纪亦降，上江皆平。杨素下至汉口，与俊会。王世积在蕲口，闻陈已亡，告谕江南诸郡，于是江州司马黄弃城走，豫章诸郡太守皆诣世积降。

陈朝水军都督周罗和郢州刺史荀法尚率军驻守江夏，隋秦王杨俊督率三十位总管水陆十余万大军驻扎在汉口，不能向前推进，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遣南康内史吕忠肃率军驻扎在岐亭，据守巫峡，并在长江北岸岩石上凿孔，跨江系三条铁锁链，横截上流江面以遏制隋军船只。吕忠肃又拿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军饷。隋元帅杨素、大将军刘仁恩指挥隋军猛攻陈军，前后四十余战，吕忠肃率军据险全力抗拒，隋军损失惨重，阵亡达五千余人，陈军将士将他们的鼻子全部割下拿去邀功求赏。随后隋军多次取胜，俘获了一些陈军士卒，分三次释放了他们；吕忠肃放弃营栅率军逃走，杨素得以从崐容毁掉跨江锁链。吕忠肃又退守荆门的延洲，杨素派遣居住在巴中一带的蛮族士卒一千人，乘坐五牙战舰四艘，用拍竿击碎陈军十余艘战船，于是大败陈军，俘获士卒两千余人，吕忠肃侥幸只身逃走。南陈信州刺史顾觉率军驻守安蜀城，闻讯弃城逃走。陈慧纪驻守公安，也全部烧掉物资储备。率领军队顺流东下，于是自巴陵以东，再没有守城抵抗的陈朝军队。陈慧纪统率将士三万人，楼船一千余艘，顺江而下，本来打算入援建康，因为受到隋元帅秦王杨俊的阻拦，无法前进。这时，陈朝晋熙王陈叔文卸任湘川刺史，返回建康，到了巴州，于是陈慧纪就推举陈叔文为上游各军盟主。而此时陈叔文已经率领陈巴州刺史毕宝等人给杨俊写信请求投降，杨俊派出使节迎接并慰劳他们。逢建康已被平定，于是晋王杨广命令陈叔宝亲自写信招抚陈军上江诸位将帅，派遣樊毅到周罗处，陈慧纪的儿子陈正业到陈慧纪处，传达陈后主的命令。当时各城陈军都放下武器，周罗和众将帅大哭三天，将部队解散，然后向杨俊投降，陈慧纪也向隋军投降，于是陈朝上江地区被全部平定。杨素率军顺流而下到达汉口，与杨俊大军会合。隋蕲州总管王世积率军驻扎蕲口，得知陈朝已经灭亡，就派人告谕陈朝江南各郡，于是陈朝江州司马黄弃城逃走，豫章诸郡太守都向王世积投降。

癸巳，诏遣使者巡抚陈州郡。二月，乙未，废淮南行台省。

癸巳（二十九日），隋文帝诏令派遣使节巡视安抚陈朝各州郡。二月乙未（初一），隋朝撤消淮南行台省。

苏威奏请五百家置乡正，使治民，简辞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治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岂可使两县共管一乡！”帝不听。丙申，制：“五百家为乡，置乡正一人；百家为里，置里长一人。”

隋纳言苏威上奏请求在地方上每五百家设置乡正一人，管理本乡百姓，审理诉讼纠纷。内史令李德林认为：“本来已经废掉乡一级官吏审理案件的权力，是因为他们和案件当事人乡里乡亲，往往判案不公平，现在却令乡正专治一乡五百家，恐怕危害更大。况且有些边远荒僻小县，百姓不满五百家，难道能让两县共管一乡？”隋文帝不听。丙申（初二），下制书说：“民间五百家为乡，设置乡正一人；一百家为里，设置里长一人。”

陈吴州刺史萧能得物情，陈亡，吴人推为主，右卫大将军武川宇文述帅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东海至，陈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奔，并军拒述。述军且至，立栅于晋陵城东，留兵拒述，遣其将王褒守吴州，自义兴入太湖，欲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大破之；又遣兵别道袭吴州，王褒衣道士服弃城走。以余众保包山，燕荣击破之。将左右数人匿民家，为人所执。述进至奉公埭，陈东扬州刺史萧岩以会稽降，与皆送长安，斩之。

陈朝吴州刺史萧甚得民心，陈朝灭亡后，吴地人民推举他为首领，割据自立，隋右卫大将军武川人宇文述统率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率军讨伐。隋落丛公燕荣率领水军从东海赶来参战，陈永新侯陈君范从晋陵投奔萧，合军抗拒宇文述的军队。宇文述的军队快到时，萧在晋陵城东面建立栅栏，留下军队抗拒宇文述，并派遣部将王褒守吴州，自己则率领大军从义兴进入太湖，打算从背后袭击宇文述的军队。宇文述进兵攻破晋陵城东营栅，然后回兵攻打萧，大败萧的军队；又派遣军队从别道攻打吴州，王褒换上道士衣服弃城逃走。萧率领残余部队退保包山，又被燕荣打败。萧带领左右数人藏匿百姓家中，被人抓获。宇文述率军进至奉公埭，陈朝东扬州刺史萧岩献上会稽城投降，后来与萧都被送往长安斩首。

杨素之下荆门也，遣别将庞晖将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将士，莫有固志。刺史岳阳王叔慎，年十八，置酒会文武僚吏。酒酣，叔慎叹曰：“君臣之义，尽于此乎！”长史谢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诸君独非陈国之臣乎！今天下有难，实致命之秋也；纵其无成，犹见臣节，青门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机，不可犹豫，后应者斩！”众咸许诺。乃刑牲结盟，仍遣人诈奉降书于庞晖。晖信之，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晖至，执之以徇，并其众皆斩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阳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邬居业皆请举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将兵适至，与行军总管刘仁恩共击之；叔慎遗其将陈正理与樊通拒战，兵败。胄乘崐胜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邬居业于横桥，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斩于汉口。

隋杨素在攻下荆门后，派遣部下别将庞晖率军略地，庞晖向南进至湘州，城中的陈朝将士都丧失了固守的斗志。陈朝湘州刺史岳阳王陈叔慎，年仅十八岁，设置酒席宴请部下文武官吏。当酒喝到尽兴时，陈叔慎感叹说：“我们之间的君臣关系，到此就算结束了！”这时湘州长史谢基悲不自胜，伏地流涕。湘州助防遂兴侯陈正理也在坐，于是站起来说道：“君主受辱，臣子应该以死相报。在坐各位哪个不是陈国的臣子！如今天下有难，国家将亡，正是我们以死报国的时候，就是不能够成功，也可以显示出我们陈国臣子的气节，就这样束手就擒，沦为亡国之民，死不瞑目！现在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不可再犹豫了，敢有不响应的立即斩首！”酒宴上的众人全都响应。于是陈叔慎和文武官吏杀牲结盟，并派人奉诈降书送交庞晖。庞晖相信了，约定下日期入城受降，陈叔慎预先埋下伏兵，等宠晖率军来到，就把他抓起来斩首示众，并把他率领的将士也全部杀掉。陈叔慎坐在射堂之上，招集士众，扩大队伍，数天之内就得到了五千人。衡阳太守樊迪、武州刺史邬居业都请求率军协助陈叔慎抵抗隋军。这时，隋朝所任命的湘州刺史薛胄率军赶到，与隋行军总管刘仁恩合兵攻打湘州；陈叔慎派遣部将陈正理和樊通率军抵抗，陈军失败。薛胄率军乘胜攻进城中，俘获了陈叔慎，刘仁恩大败邬居业于横桥，也俘获了他，然后把他们押送到隋秦王杨俊那里，在汉口把他们斩首。

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主，号圣母，保境拒守。诏遣柱国韦等安抚岭外，陈豫章太守徐据南康拒之，等不得进。晋王广遣陈叔宝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夫人集首领数千人，尽日恸哭，遣其孙冯魂帅众迎。击斩徐，入，至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氏为宋康郡夫人。，之子也。

陈朝灭亡后，岭南地区还没有归属，该地区的几个郡共同推举前陈朝高凉郡太夫人洗氏为首领，号称“圣母”，保境自守。隋文帝派遣柱国韦等人前去安抚岭南，陈朝豫章太守徐据守南康郡抗拒，韦等人无法前进。晋王杨广派遣使节送去陈叔宝写给洗夫人的信，告诉他陈国已经灭亡，让她归附隋朝。于是洗夫人召集各部首领数千人，痛哭了一整天，然后派遣她的孙子冯魂率军前去迎接韦。韦率军打败陈军，并杀了徐，进入岭南地区，到达广州，告谕岭南地区各州，使全部得以平定，韦又上表朝廷授予冯魂仪同三司，册封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韦是韦的儿子。

衡州司马任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来降，弃官去。，忠之弟子也。

陈朝衡州司马任劝说都督王勇出兵占领岭南，然后访求陈氏宗室子孙，立为皇帝；王勇没有听从任的劝告，率领所部归降隋朝，任弃官而去。任是任忠弟弟的儿子。

于是陈国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

于是陈国被全部平定，隋朝共得到三十个州，一百个郡，四百个县。隋文帝诏令将建康的城邑宫殿房屋，全部毁掉为耕田，又在石头城设置蒋州。

晋王广班师，留王韶镇石头城，委以后事。三月，己巳，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陈人至者如归。夏，四月，辛亥，帝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诸军凯入，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从晋王广、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广为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丙辰，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

隋晋王杨广下令班师还朝，留下元帅府司马王韶镇守石头城，委托他处理后事。三月己巳（初六），陈叔宝和他的王公百官大臣从建康起程，去长安，大人小孩陆续上路，连绵不断达五百里。隋文帝下令暂时调拨长安士民房舍作为降人住处，将院舍内外都修整一新，并派人负责迎接慰问；陈朝降人来到后有宾至如归之感。夏季，四月，辛亥（十八日），隋文帝驾幸骊山，亲自慰劳凯旋的将士。乙巳（疑误），南征各军奏唱凯歌进入长安，先到太庙举行献俘崐仪式，将陈叔宝和陈朝王侯将相以及他们的车子、服装和陈朝的天文图籍等依次摆开行列，并由带铁甲的骑兵围住，跟着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入宫，排列在殿庭中。隋文帝任命杨广为太尉，赐给他辂车、乘马、皇帝穿的衮服和冠冕以及象征拥有特殊权力和地位的珍宝玄圭、白璧等。丙辰（二十三日），隋文帝坐在广阳门观阙上，传令带上陈叔宝和陈朝太子、宗室诸王共二十八人，以及陈朝百官大臣自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共二百余人，文帝先让纳言宣读诏书对他们加以安抚慰问；接着又让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他们君臣不能同心同德，以至于国家灭亡。陈叔宝与他的百官群臣都惶愧恐惧、伏在地上，屏息静听，无言以对。随后文帝赦免了他们。

初，武元帝迎司马消难，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帝每以叔父礼事之。及平陈、消难至，特免死，配为乐户，二旬而免，犹以旧恩引见；寻卒于家。

当初，司马消难自北齐叛降北周时，隋文帝的父亲武元帝杨忠曾率军接应，与司马消难结拜为兄弟，两人交情深厚，隋文帝也经常以事奉叔父的礼节对待他。隋朝平定陈后，司马消难也被押送到长安，隋文帝特下令免除一死，将他发配为身份低下的乐户，二十天后，又下令免除了他的乐户身份，并且还由于过去的交情接见过他，不久司马消难就在家中去世了。

庚戌，帝御广阳门宴将士，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班赐各有差，凡用三百余万段。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余州免其年租赋。

庚戌（疑误），隋文帝驾到广阳门，宴请出征将士，从门外起夹道堆积布帛物资，一直摆到城南的城墙边，赏赐各有等级差别，一共用去布帛三百余万段。原来陈朝境内地区，免除十年的赋税徭役；其余地区州郡，免除当年的租税。

乐安公元谐进曰：“陛下威德远被，臣前请以突厥可汗为候正，陈叔宝为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陈国，本以除逆，非欲夸诞。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宝昏醉，宁堪驱使！”谐默然而退。

乐安公元谐上言说：“陛下威德流播远方，我以前曾请求过陛下可任用突厥可汗为候正，任用陈叔宝为令史，如今可以采用我的建议了。”隋文帝回答说：“朕平定陈国，本是为了除掉叛逆无道，而不是为了向世人夸诞炫耀。你所奏请的，根本不合我的心意。突厥可汗不知山川形势，怎么能够侦候报警；陈叔宝昏愦嗜酒，岂能经受驱使？”元谐无语而退。

辛酉，进杨素爵为越公，以其子玄感为仪同三司，玄奖为清河郡公；赐物万段，粟万石。命贺若弼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公。仍各加赐金宝及陈叔宝妹为妾。

辛酉（二十八日），隋文帝下令进封杨素为越公，授予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杨玄应为清河郡公；并赏赐给杨素布帛一万段，粟米一万石。文帝又令贺若弼登上皇帝的宝座同坐，赏赐给他布帛八千段，越级授予他上柱国，进封爵位为宋公。后来文帝对杨素、贺若弼每人又增加赏赐给许多金银财宝和陈叔宝的妹妹为妾。

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陈，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伤死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帝曰：“二将俱为上勋。”于是进擒虎位上柱国，赐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

贺若弼和韩擒虎在文帝面前争论谁的功大，贺若弼说：“我在蒋山拚死鏖战，打垮了陈朝的精锐部队，俘虏了陈朝骁将萧摩诃、鲁宗达等人，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于是才平定了陈国。而韩擒虎和陈朝军队几乎没有交锋过，怎么能与我相比！”韩擒虎说：“本来接到明确指示，令我和贺若弼同时合兵攻打陈朝都城，可是贺若弼竟敢独自提前进军，遭逢敌军便投入决战，以致于所部将士伤亡很大。而我率领轻装骑兵五百人，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服了任忠，抓获了陈叔宝，占领了陈朝的府库，捣毁了陈后主盘据的老窝。贺若弼直到傍晚才进至北掖门，是我打开城门让他入的，贺若弼赎罪还来不及，怎么能与我相比！”文帝说：“两位将军都立了上等功勋。”于是进级授予韩擒虎上柱国，赏赐布帛八千段。有关官吏弹劾说韩擒虎放纵士卒，奸淫陈朝宫女，因此不崐加封爵邑。

加高上柱国，进爵齐公，赐物九千段。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能间也。”帝从容命与贺若弼论平陈事，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帝大笑，嘉其有让。

隋文帝授予尚书左仆射高上柱国，进封爵位为齐公，赏赐布帛九千段。文帝又慰劳他说：“你讨伐陈国出发后，有人上书说你将拥兵造反，朕已将此人处斩。你我君臣志同道合，不是谗言所能离间得了的。”后来文帝又平心静气地让高和贺若弼理论各自在平陈中的功绩，高说道：“贺若弼先提出过平陈十策，后又在蒋山拼死鏖战打败陈军。而我不过是一位文职官吏，怎么敢和他争论功劳大小！”文帝听后大笑，称赞高有谦让之风。

帝之伐陈也，使高问方略于上仪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晋王广；至是，帝赏其功，授柱国，封郡公，赏物三千段。已宣敕讫，或说高曰：“今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入言之，乃止。

隋文帝在下令伐陈时，曾经派遣高向上仪同三司李德林询问用兵方略，然后授给了晋王杨广；现在，文帝为了酬谢李德林运筹帷幄的功劳，授予他柱国，进封爵位为郡公，赏赐布帛等物三千段。宣读过敕令以后，有人对高说：“现在朝廷把胜利归功于李德林，在这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的各位将帅必定会愤愤不平，况且在后世看来，你亲临前线不过是白跑了一趟而已。”高进宫向文帝上言，文帝只好作罢。

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晋王广还并州。

隋朝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出镇广陵。晋王杨广回并州镇守。

晋王广之戮陈五佞也，未知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王仪、御史中丞沈之罪，故得免；及至长安，事并露，乙未，帝暴其过恶，投之边裔，以谢吴、越之人。刻薄贪鄙，忌害才能；仪倾巧侧媚，献二女以求亲昵；险惨苛酷，发言邪谄，故同罪焉。

晋王杨广在建康处决原陈朝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景五位佞臣的时候，还不知道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常侍王、王仪、御史中丞沈等人的罪行，所以这四位奸臣得以免死；及至他们都被押送到长安，罪行才被揭露出来。乙未（疑误），隋文帝公布了他们的罪行，下令将他们四人流放到边疆地区，以谢罪吴越地区的百姓。王为人刻薄，贪得无厌，忌才害能；王仪狡诈阴险，阿谀奉承，向陈后主进献两位女儿以邀恩宠；沈心黑手辣，残酷苛暴，而嘴里却好话说尽，投人所好，所以文帝将他们一同治罪。

帝给赐陈叔宝甚厚，数得引见，班同三品；每预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既无秩位，每预朝集，愿得一官号。’”帝曰：“叔宝全无心肝！”监者又言：“叔宝常醉，罕有醒时。”帝问：“饮酒几何！”对曰：“与其子弟日饮一石。”帝大惊，使节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尔，何以过日！”帝以陈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为非，乃分置边州，给田业使为生，岁时赐衣服以安全之。

隋文帝赏赐给陈叔宝许多金银财物，又多次接见他，让他和三品以上公卿大臣同班站立；每当陈后主参加宴会时，隋文帝恐怕引起他的亡国之悲，就禁止在宴会上演奏吴地音乐。后来监护看守陈后主的官吏上奏说：“陈叔宝说：”我没有官秩品位，却得经常参加朝会宴集，希望能得到一个官品。‘“文帝不高兴地说：”陈叔宝真是没有一点心肝！“监护官吏又上奏说：”陈叔宝经常喝得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文帝于是问道：”他每天喝多少酒？“监护官吏回答说：”每天和他的子弟家人能喝一石酒。“文帝大惊，下令对陈后主的狂饮滥喝加以限制，不一会又说：”随他去吧，不用管他。他不如此酗酒，又怎么能打发日子呢！“文帝因为陈氏宗室子弟很多，恐怕他们在京城长安惹事生非，于是下令把他们分散安置在边远州郡，分配给他们田地产业使他们得以为生，并且每年都派人去赏赐给他们一些衣服以使他们安然度日。

诏以陈尚书令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领军任忠皆为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吴兴姚察为秘书丞。上嘉袁宪雅操，下诏，以为江表称首，授昌州刺史。闻陈散骑常侍袁元友数直言于陈叔宝，擢拜主爵侍郎。谓群臣曰：“平陈之初，我悔不杀任蛮奴。受人荣禄，兼当重寄，不能横尸崐徇国，乃云无所用力，与弘演纳肝何其远也！”

隋文帝诏令授予原陈朝尚书令江总上开府仪同三司，授予尚书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领军将军任忠开府仪同三司，并任命吏部尚书吴兴人姚察为秘书丞。文帝称赞袁宪有高尚正直的品德操行，于是颁下诏书，认为袁是江表地区士大夫的表率，任命他为昌州刺史。文帝又听说原陈朝散骑常侍袁元友曾经多次直言规谏陈叔宝，于是提拔任命他为吏部主爵侍郎。文帝还对百官群臣说：“我很后悔在刚刚平定陈的时候，没有处死任忠。任忠在陈享受着荣华富贵，担任着高官显职，不能横尸疆场以报效国家，却在危急关头对陈叔宝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这和春秋时期卫国大臣弘演为战死的卫懿公纳肝而以身殉国的所作所为相差多么遥远。”

帝见周罗，慰谕之，许以富贵。罗垂泣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得免于死，陛下之赐也，何富贵之敢望！”贺若弼谓罗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顷之，拜上仪同三司。先是，陈将羊翔来降，伐陈之役，使为向导，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班在罗上。韩擒虎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乃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

隋文帝又召见原陈朝水军都督周罗，好言安慰他，并答应将会使他富贵荣华。周罗流着眼泪回答说：“我受过陈朝的大恩厚德，现在陈国已灭亡，我不能以死报国，实在是没有节操可言。现在得免于一死，是由于陛下的恩惠，还敢再奢望什么富贵荣华？”贺若弼对周罗说：“我听到您前往郢、汉地区指挥部队，即料到扬州地区唾手可得。结果隋朝军队很顺利就渡过长江，一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周罗回答说：“如果我能够率军和您对阵，那么双方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呢。”不久，隋朝即授予周罗上仪同三司。以前，陈将领羊翔归降隋朝，在伐陈的战役中，令他做隋军的向导，因此位至上开府仪同三司，百官大臣朝会排列时站在了周罗的前面。韩擒虎在朝堂上戏笑周罗说：“你不懂得随机应变，所以现在朝会时站在了羊翔的后面，难道不感到惭愧吗？”周罗回答说：“我过去在江南时，久闻您的好名声，认为您是一位有气节操守的天下名士；可是你今天所说的话，却令我大失所望。”说得韩擒虎面有愧色。

帝之责陈君臣也，陈叔文独欣然有得色。既而复上表自陈：“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帝虽嫌其不忠，而欲怀柔江表，乃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拜宜州刺史。

当初隋文帝数落陈朝君臣的时候，唯独原晋熙王陈叔文面露喜色。不久陈叔文又上表陈述说：“以前我在巴州时，已率先向隋请求归降，请求陛下明察这一事实，希望能够给我和普通的陈降人不同的待遇。”文帝虽然厌恶他的为臣不忠，但考虑到需要怀柔江表地区以收揽民心，于是授予陈叔文开府仪同三司，任命他为宜州刺史。

初，陈散骑常侍韦鼎聘于周，遇帝而异之，谓帝曰：“公当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于公。”及至德之初，鼎为太府卿，尽卖田宅，大匠卿毛彪问其故，鼎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及陈平，上召鼎为上仪同三司。鼎，睿之孙也。

以前，陈散骑常侍韦鼎作为使节出使北周时，见到隋文帝，对他的相貌气度大为惊奇，于是就对隋文帝说：“您以后定会大贵，到那时则会四海一统，天下一家，十二年后，老夫将委质称臣。”到了陈后主至德初年，韦鼎为陈太府卿时，把自己的田地和住宅全部卖掉，大匠卿毛彪问他为什么这样做，韦鼎回答说：“江南地区的王气已经完全丧失了，我和你都将会埋葬在长安。”及至陈被平定后，隋文帝召韦鼎并授予他上仪同三司。韦鼎是韦睿的孙子。

壬戌，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伏，悉皆除毁。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壬戌（二十九日），隋文帝下诏书说：“如今天下大同，四海一统，黎民百姓得以任情随意，安居乐业；太平盛世的法律制度，也能够得以传布天下。凡我大隋臣民百姓，都要洁身自爱，沐浴德化，家家努力，弘扬德教，人人自崐觉，克制私欲。军队可以树立国威，但也不能不加以节制；刑罚可以帮助推行教化，但也不能肆意专行。自今以后，除了禁卫京师皇宫和镇守四方重镇要塞的军队之外，其它的军队都要解散，军器物资也一概停止建造或者征用。如今抗拒王命的割据势力已被铲除，天下太平，各方无事，以军旅征伐为业的将帅军人家庭的子弟，都要开始学习经书儒学；民间拥有的兵器刀枪甲仗，要全部予以销毁。可将此诏书颁行天下，使黎民百姓都了解朕偃武修文的意愿。”

贺若弼撰其所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帝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弼位望隆重，兄弟并封郡公，为刺史、列将，家之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罗绮者数百，时人荣之。其后突厥来朝，上谓之曰：“汝闻江南有陈国天子乎？”对曰：“闻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诣韩擒虎前曰：“此是执得陈国天子者。”擒虎厉色顾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视。

贺若弼撰写了他在隋朝出兵伐陈前所提出的方略计策呈奏隋文帝，题名为《御授平陈七策》。隋文帝看也不看，说：“你想提高我的名望，可是我不想求名，你自己把它记载到家史中去吧。”贺若弼地位高，名望大，他的兄弟们都被封为郡公，担任刺史或者列将职务，家中的珠宝珍玩，多得不可胜计，婢妾使女也都穿戴绫罗绸缎，多达数百人，当时朝廷上下都很羡慕他。后来突厥的使节来长安朝见，隋文帝对他说：“你听说过江南的陈国天子吗？”对方回答说：“听说过。”文帝传令左右侍从带领突厥使节到韩擒虎跟前，对他说：“这位就是抓获陈国天子的将军。”韩擒虎威严地看着突厥使节，突厥使节十分惊恐，不敢抬头看他。

左卫将军庞晃等短高于上，上怒，皆黜之，亲礼逾密。因谓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初，父宾为独孤信僚佐，赐姓独孤氏，故上常呼为独孤而不名。

左卫将军庞晃等人在隋文帝面前诋毁高，隋文帝大怒，将庞晃等人免官，而对高愈加亲近。文帝对高说：“独孤公就象一面镜子，每经过一次打磨后，就会更加皎洁明亮。”以前，高的父亲高宾曾经担任过独孤信的僚佐，被赐姓独孤氏，所以隋文帝经常称呼高为独孤公而不直呼其名。

乐安公元谐，性豪侠，有气调，少与上同学，甚相爱，及即位，累历显仕。谐好排诋，不能取媚左右。与上柱国王谊善，谊诛，上稍疏忌之。或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仪同三司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谋反，下有司按验，奏“谐谋令祈绪勒党项兵断巴、蜀。又，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上大怒，谐、滂、鸾、绪并伏诛。

乐安公元谐性情豪爽，有气概风度，少年时和隋文帝曾同窗学习，非常友好，隋文帝即位后，元谐多次担任显要职位。元谐好诋毁排挤别人，不能讨好文帝左右近臣。又与上柱国王谊友善，王谊被诛后，文帝渐渐疏远猜忌他。后来有人上告元谐和堂弟上开府仪同三司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三司祈绪等人谋反，文帝下令有关部门调查，他们上奏说：“元谐密谋使祈绪率领党项人的军队切断通向巴、蜀地区的道路。其次，元谐曾经和元滂一同谒见皇上，元谐私下对元滂说：”我是主人，在殿上坐的不过是个窃国盗贼。‘于是让元滂观望王气，元滂说：“皇上上面的云气就好像是只蹲着的狗和跑动的鹿，而我们上面的是象征福德双全的云气。’”文帝听后大怒，于是元谐、元滂、祈绪都被处死。

闰月，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闰四月己卯（十七日），隋朝任命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乙丑（初四），又任命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

朝野皆称封禅，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而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朝野上下都请求隋文帝举行封禅大典，秋季，七月丙午（十五日），文帝下诏书说：“怎么能够因为我们派遣一位将军灭掉了一个小国，引起了内外远近的注意，便说现在已经天下太平。以朕的薄德去封禅泰山，拿虚言狂语去祭告上天，这不是朕所愿意听到的建议。从今以后，禁止任何人再提及封禅之事。”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雄，贵宠特盛，与高、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雄宽容下士，朝野倾属，上恶其得众，阴忌之，不欲其典兵马；八月，壬戌，以雄为司空，实夺之权。雄既无职务，乃杜门不通宾客。

左卫大将军广平王杨雄深得隋文帝的宠信，权势显赫，与高、虞庆则、苏威被称为当朝四贵。杨雄对待部下宽容，朝野内外都倾慕攀附，文帝嫌恶他深得人心，暗中猜忌他，不想让他继续再掌管兵马。八月壬戌（初二），文帝任命杨雄为司空，其实是剥夺了他的军权。杨雄既然没有实权，于是就闭门闲居，不见宾客。

帝践阼之初，柱国沛公郑译请修正雅乐，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议之，积年不决。译言：“古乐十二律，旋相为宫，各用七声，世莫能通。”译因龟兹人苏祗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为十二均、八十四调，以校太乐所奏，例皆乖越。译又于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作书宣示朝廷。与邳公世子苏夔议累黍定律。

在隋文帝即位初期，柱国沛公郑译请求修订用于郊庙朝会的传统音乐，于是文帝下诏令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人一起讨论研究，好多年没能作出决定。郑译上言说：“古乐有十二律，五行运转，更相为宫，每律用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级，后世没有能通晓的。”郑译因为龟兹人苏祗婆擅长弹奏瑟琶，就向他学习，于是才弄明白了古乐演奏的方法，推演出十二均、八十四调，用来校正太常寺太乐署乐师所演奏的音乐，发现全都乖异不符。于是郑译又在七个音级之外增加一个音级，称作应声，并把演奏的方法写成文章宣示朝廷。他又和邳公苏威的长子苏夔商议重新用排列黍粒的方法测量并确定律管的长度，以便重定律调。

时人以音律久无通者，非译、夔一朝可定。帝素不悦学，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耻宿儒反不逮译等，常欲沮坏其事，乃立议，非十二律旋相为宫及七调，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或欲令各造乐，待成，择其善者而从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帝张乐试之，先白帝云：“黄钟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钟之调，帝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妥因奏止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帝悦，从之。

当时的人都认为古乐音律长期以来就无人通晓，不是郑译、苏夔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隋文帝不喜欢读书学习，而牛弘不大精通音乐律调，何妥因为自愧身为饱学宿儒而在古乐方面的造诣反不如郑译等人，所以时常想阻挠修正古乐之事，于是他也提出了一种意见，反对郑译等人古乐十二律更相为宫和七个音级的主张，因此双方互相异议非难，各树朋党；有人提出可让他们各制造出一种乐调，等待完成后，选择其中好的作为标准。何妥深怕乐调制成后好坏就会显而易见，于是奏请文帝立即举行演奏会比试各种演奏方法，并且预先对隋文帝说：“各律调中的黄钟调演奏出来的音乐象征君主的德行。”及至用黄钟调演奏之后，文帝说：“黄钟调演奏的音乐似滔滔洪流，声音宏大响亮，浑厚典雅，非常合我的心意。”何妥于是奏请只用黄钟一种律调演奏音乐，不得再使用别的律调。文帝非常高兴，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时又有乐工万宝常，妙达钟律。译等为黄钟调成，奏之，帝召问宝常，宝常曰：“此亡国之音也。”帝不悦。宝常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苏夔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宝常乐竟为威所抑，寝不行。

当时又有一位乐师名叫万宝常，非常通晓黄钟律调。郑译等人确定了演奏黄钟的律调，呈奏给隋文帝，文帝召见万宝常询问效果如何，万宝常回答说：“这是亡国之音。”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于是万宝常请求使用水尺作为仪器来调理乐器，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万宝常制造出了各种乐器，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大抵比郑译等人确定的律调低两个律调。经他增加或者淘汰的各种乐器，多得不可胜计。用这些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雅淡柔和，不为当时人所喜爱，太常寺中擅长音乐的人大都排斥诋毁这种音乐。苏夔尤其忌恨万宝常，当时苏夔的父亲苏威正执政用事，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附合苏夔而攻击万宝常，万宝常制造出的乐调竟被苏威所压制，弃置而未行于世。

及平陈，获宋、齐旧乐器，并江左乐工，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调，宾祭用之。仍诏太常置崐清商署以掌之。

及至平定陈后，得到了南朝宋、齐的旧乐器和江南地区的乐师，隋文帝让他们在宫廷上演奏，听后感叹说：“这才真正是华夏正音！”于是下令调理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内十四种律调，在接待宾客和举行祭祀时使用。文帝又诏令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负责掌管乐师和乐器。

时天下既壹，异代器物，皆集乐府，牛弘奏：“中国旧音多在江左，前克荆州得梁乐，今平蒋州又得陈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请加修缉以备雅乐。其后魏之乐及后周所用，杂有边裔之声，皆不可用，请悉停之。”冬，十二月，诏弘与许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参定雅乐。世基，荔之子也。

当时天下已经统一，不同时代的器物都全部积聚在乐府。于是牛弘上奏说：“中国的传统音乐多保存在江南地区，以前攻占荆州时得到了梁朝音乐，如今平定蒋州又得到了陈的音乐，这些音乐是历代相传下来的，被认为是符合古乐的，请令人加以修订以作为郊庙朝会演奏的正乐。而北魏和北周所使用的音乐，都杂有边疆夷族的声调，不能再继续使用，请明令全部停止使用。”冬季，十二月，文帝下诏令牛弘和许善心、姚察以及通直郎虞世基参预修定雅乐。虞世基是虞荔的儿子。

己巳，以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安集岭南，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皆诣法尚降。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不受命，法尚击斩之。

己巳（十一日），隋朝任命黄州总管周法尚为永州总管，前去安抚岭南地区，调拨给他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作为亲兵，原陈桂州刺史钱季卿等人都归降了周法尚。原陈定州刺史吕子廓占据山洞，不接受隋军要他投降的命令，于是周法尚率军打败了吕子廓并杀了他。

以驾部侍郎狄道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阖家避之，病者多死。公义命皆舆置己之厅事，暑月，病人或至数百，厅廊皆满，公义设榻，昼夜处其间，以秩禄具医药，身自省问。病者既愈，乃召其亲戚谕之曰：“死生有命，岂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惭谢而去。其后人有病者，争就使君，其家亲戚固留养之，始相慈爱，风俗遂变。后迁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露坐，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遣咸尽，方还厅事受领新讼。事皆立决；若有未尽，必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或谏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义曰：“刺史无德，不能使民无讼，岂可禁人在狱而安寝于家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讼者，乡闾父老遽晓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隋朝任命尚书省驾部侍郎狄道人辛公义为岷州刺史。岷州地区的社会风俗，人们特别害怕疾疫，如果一人有病，全家都避免与他接触，因此病人大多死亡。辛公义下令将病人都抬到自己的厅事大堂内，当时正是炎热季节，病人被送来数百人，厅堂内和外面走廊里都挤满了病人，辛公义就在厅堂内铺设榻床，昼夜守候在病人中间，用自己的俸禄请医买药，亲身一个个省视慰问。每当病人痊愈后，就召见他的亲戚家属告诉说：“死生有命，疾病怎么会互相传染呢？如果会互相传染，我早就死了。”病人的亲属都深感惭愧，拜谢而去。其后岷州人得病，都争着要住到辛公义身边去，他们的亲属都一定要留下并看护他们，于是人们的关系开始变得和睦慈爱，这一坏风俗也被改变了过来。辛公义后来调任并州刺史，他到并州刚一下车，先到监狱中露天坐下，亲自一个个审问囚犯，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把监狱里的囚犯判决并遣送完毕，然后才回到州衙厅事堂受理新的案件。辛公义审理案件都当天立即判决，如果有的案件白天处理不完，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暂时拘禁的，他就住在厅事堂里，始终不回后室歇息。有人劝他说：“处理公事都有一定的程序，使君您何必如此劳苦！”辛公义说：“我作为刺史没有德行，不能使老百姓都和睦相处，不打官司，又怎么能把人拘禁在狱中而自己在家安然大睡？”犯罪的人听到了辛公义的话后，都深受感动，痛快地认罪服法。后来再有要上官府诉讼的人，他们的乡里父老赶紧解劝他们说：“这是小事一桩，你们怎么能忍心再去烦劳刺史大人呢？”于是要去诉讼的人多双方互相谦让而作罢。

十年（庚戌、590 ）

十年（庚戌，公元590 年）

春，正月，乙未，以皇孙昭为河南王，楷为华阳王。昭，广之子也。

春季，正月乙未（初七），隋朝册封皇孙杨昭为河南王，杨楷为华阳崐王。杨昭是晋王杨广的儿子。

二月，上幸晋阳，命高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晋阳。

二月，隋文帝巡幸晋阳，下令高留守长安。夏季，四月辛酉（初四），文帝从晋阳回到长安。

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论议好胜，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无功，十年不徙级。德林数与苏威异议，高常助威，奏德林狠戾，上多从威议。上赐德林庄店，使自择之，德林请逆人高阿那肱卫国县市店，上许之。及幸晋阳，店人诉称高氏强夺民田，于内造店赁之。苏威因奏德林诬罔，妄奏自入，司农卿李圆通等复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户，请计日追赃。”上自是益恶之。虞庆则等奉使关东巡省，还，皆奏称“乡正专理辞讼，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不便于民。”上令废之。德林曰：“兹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自今群臣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上遂发怒，大诟云：“尔欲以我为王莽邪！”先是，德林称父为太尉谘议以取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陈茂等密奏：“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上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一州相遣耳。”因出为湖州刺史。德林拜谢曰：“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但预散参。”上不许，迁怀州刺史而卒。

成安文子李德林，倚仗自己有才智和名望，喜好议论争辩，争强好胜，因此同事们大多痛恨他。由于这个原因，他虽然是佐命元勋，却有十年没有晋级升迁。李德林多次和尚书右仆射苏威意见不合，而高又常常帮助苏威，并上奏称李德林秉性凶狠暴戾，因此隋文帝多听从苏威的建议。文帝要赏赐李德林一座庄店，让他自己挑选，于是李德林请求北周末年跟随王谦起兵反对隋文帝的逆臣高阿那肱在卫国县的市店，文帝答应了他。及至文帝到晋阳巡幸，店人上诉说该店是高阿那肱当年强夺民田，在县城内修建的，然后出租出去，收取租金。于是苏威上奏说李德林犯了欺君之罪，因为他妄奏说自己将住进这个市店。司农卿李圆通也帮助苏威说：“该店每年收取的租金，跟食邑一千户差不多，请求陛下计算时间追回赃款。”自此以后文帝更加厌恶李德林。虞庆则等人奉命出使潼关以东地区巡视检查，回到长安后，都上奏说：“乡正全权处理民间诉讼纠纷，往往按照自己的爱憎，袒护同党，徇私枉法，贿赂公行，对黎民百姓有害无益。”于是文帝下令废除乡正。李德林说：“这事我本来就认为不可行，只是刚设置不久，复又废除，如此政令不一，朝成暮毁，完全违背了帝王制定法律制度的根本意义。因此，我请求陛下明令宣布，自今以后，百官群臣对于已确定的律令制度胆敢动辄随意更改的，即以军法从事。不这样做，以后还会出现朝令夕改之事，纷纷扰扰，没有完结。”文帝听后勃然大怒，大声骂道：“你这是想把我当成王莽吗？”以前，李德林向朝廷报称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太尉府咨议参军，以此取得了赠官，给事黄门侍郎猗氏人陈茂等人密奏说：“李德林的父亲是死在校书郎任上的，李德林却妄称他父亲做过咨议参军。”于是文帝痛恨李德林。这次事情发生后，文帝一一具数李德林的罪行说：“你担任着内史职务，掌管朕的机密政事，近来不让你参预朝政商议决策的原因，是由于你的所作所为不光明正大，难道你自己没感觉到吗？你又编造谎言骗取市店，还荒谬地提高父亲的官职，朕其实早已对你愤恨在心，只是还没有发作出来罢了，现在应当把你派遣到一个州去。”于是文帝下令出李德林为湖州刺史。李德林拜谢说：“我不敢再奢望担任内史令，但请允许我以散职参预朝会。”文帝不答应，又调任他为怀州刺史，不久就去世了。

李圆通，本上微时家奴，有器干；及为隋公，以圆通及陈茂为参佐，由是信任之。梁国之废也，上以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庄有识度，博学，善辞令，明习典故，雅达政事，上及高皆重之。与陈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谮之于上，上稍疏之，出为饶州刺史。

司农卿李圆通本是隋文帝过去地位还比较低微时的家奴，很有器度和才干。及至隋文帝承袭了父亲杨忠的隋公爵位后，就提拔李圆通和陈茂作他的僚佐，很信任他。在后梁国萧氏被废除以后，文帝任命原后梁太府卿柳庄为给事黄门侍郎。柳庄很有识见和风度，又博学多才，善于辞令，晓习历史典故，通达朝廷政事，文帝和尚书左仆射高都非常器重他。柳庄和陈茂是同僚，不能曲意奉承陈茂，因此陈茂向文帝诬陷中伤他，于是文帝逐渐疏远柳庄，后出他为崐饶州刺史。

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庭棰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尚书左仆射高、治书侍御史柳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上不纳。等乃尽诣朝堂请罪，上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死。”上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后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上宠高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捶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于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上不从，竟于殿廷杀之。上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隋文帝秉性猜忌多疑，又不喜欢读书学习，由于他是完全凭借智谋而获得了君主之位，因此他就以熟悉法律制度而自负，以明察秋毫而驾驭朝臣，经常派遣左右近臣窥视刺探朝廷内外百官大臣，发现某人犯有过失就治以重罪，他又担心负责掌管各种具体事务的令史贪污腐败，于是暗地里派人拿着钱财布帛去贿赂试探，发现某人收受财物则立即处死。经常在朝堂殿庭中杖打官吏，有时一天之内，多达三四人。有一次他恼怒行刑之人杖打时下手不重，就立即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尚书左仆射高、治书侍御史柳等人上言规谏，认为“朝堂不是杀人的处所，殿廷也不是行刑的地方。”文帝不听。于是高等百官大臣都来到朝堂请罪，文帝问领左右都督田元说：“我的杖刑重吗？”田元回答说：“重。”文帝又问其中情由，田元举起手来回答说：“陛下的杖和指头一样粗，捶打人三十下，就等于普通杖具捶打数百下，所以受刑人多被打死。”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下令撤掉殿庭内的杖具，以后要是有所处罚，分送给有关主管部门执行。后来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说：“皇上过于宠信高了。”文帝大怒，命令用杖打他，而殿庭内已经没有杖具，于是就用马鞭将李君才打死。从此又在殿庭内放置了杖具。不几天，文帝由于怒不可遏，又在殿廷中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苦苦劝谏，文帝根本不听，最后竟又在殿廷内将人活活打死。事后不久，文帝也有些后悔，于是好言安慰冯基，而恼恨没有进谏的百官群臣。

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五月乙未（初九），隋文帝下诏书说：“自北魏末年丧乱以来，在军队建制上设立坊、府，南征北伐，居住没有固定的地方，庭院没有完整的围墙，地里很少多根的桑树，朕对此非常怜悯。自今以后，凡是军人，都隶属各州县，垦田种地，户籍及赋税管理与普通百姓完全相同。军府统领，还沿用原来的编制开式。废掉崤山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和北方边疆地区新建立的军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六月辛酉（初五），隋朝规定百姓年满五十岁免除徭役，改为收庸代役。

秋，七月，癸卯，以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秋季，七月癸卯（十八日），隋朝任命纳言杨素为内史令。

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冬季，十一月，隋文帝举行南郊大祀。

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于是婺州汪文进、越州高智慧、苏州沈玄皆举兵反，自称天子，署置百官。乐安蔡道人、蒋山李、饶州吴世华、温州沈孝彻、泉州王国庆、杭州杨宝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称大都督，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诏以杨素为行军总管以讨之。

江南地区自从东晋以来，刑法宽大，执行不严，世家大族凌驾于寒门庶族之上。平定陈以后，隋朝地方官吏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尚书右仆射苏威又撰写了《五教》，令江南百姓不分男女老少都得熟读，因此士民抱怨。当时江南民间又传言隋朝将要把百姓都迁徙到关内去，于是远近惊骇。婺州人汪文崐进、越州人高智慧、苏州人沈玄都起兵造反，各自称天子，设置百官。又有乐安人蔡道人、蒋山人李、饶州人吴世华、温州人沈孝彻、泉州人王国庆、杭州人杨宝英、交州人李春等都自称大都督，起兵攻陷隋朝州县。在陈原来管辖的境内，几乎都发生了反叛，势力大的有数万人，小的有几千人，他们互相声援，抓获隋朝县令后，或者抽出他的肠子，或者割下他的肌肉作为食物，气愤地发泄道：“看你还能让我们诵读《五教》不能！”隋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素将济江，使始兴麦铁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觇贼，还而复往，为贼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铁杖取贼刀，乱斩防者，杀之皆尽，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奏授仪同三司。

杨素将要渡过长江，先派遣始兴人麦铁杖头戴蒿草，在夜里游过长江去刺探敌情，返回后又去，被反叛的军队抓获，派遣兵士三十人看守他。麦铁杖伺机夺取了一个兵士的大刀，一鼓作气把看守他的兵士全部杀死，然后割下他们的鼻子，渡江返回。杨素非常惊奇，于是上书奏请朝廷授予他仪同三司。

素帅舟师自杨子津入，击贼帅朱莫问于京口，破之。进击晋陵贼帅顾世兴、无锡贼帅叶略，皆平之。沈玄败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据浙江东岸为营，周亘百余里，船舰被江；素击之。子总管南阳来护儿言于素曰：“吴人轻锐，利在舟楫，必死之贼，难与争锋，公宜严陈以待之，勿与接刃。请假奇兵数千潜渡江，掩破其壁，使退无所归，进不得战，此韩信破赵之策也。”素从之。护儿以轻舸数百直登江岸，袭破其营。因纵火，烟焰涨天。贼顾火而惧，素因纵兵奋击，大破之，贼遂溃。智慧逃入海，素蹑之至海曲，召行军记室封德彝计事，德彝坠水，人救，获免，易衣见素，竟不自言。素后知之，问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异之。德彝名伦，以字行，隆之之孙也。汪文进以蔡道人为司空，守乐安，素进讨，悉平之。

杨素率领水军从杨子津进入江南，攻打叛军首领朱莫问于京口，并打败了他。随后又进军攻打晋陵叛军首领顾世兴、无锡叛军首领叶略，都被平定。叛军首领沈玄兵败逃走，被杨素率军追上抓获。叛军首领高智慧据守浙江东岸以为营垒，连绵达一百余里，战船布满江面。杨素进军攻打，部将南阳人来护儿对杨素说：“吴地人悍勇敏捷，善于使用战船作战，而且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因此难以与他们争锋。您应该率军严阵以待，不要和他们交锋，请给我奇兵数千人，偷偷渡过浙江，袭击敌军的后方营垒，使他们退没有路，进不得战，这就是秦朝末年汉将韩信击破赵军所采取的战术。”杨素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来护儿率领轻型战船数百艘，径直登上浙江东岸，攻破了高智慧的大本营，纵火焚烧敌军营垒，烟焰冲天。叛军回望后方营垒起火，十分恐惧，杨素乘机率军奋勇进攻，大败敌军，叛军溃败。高智慧逃入海中，杨素也率军跟踪追击直达海边。杨素召见行军总管府记室参军封德彝商议军事，封德彝失足落水，被人救起得免一死，他换过衣服后就去见杨素，没有说自己落水的事。杨素后来知道了此事，就问他为什么不说，封德彝回答说：“那是私事，所以没有告诉您。”杨素不由得叹奇。封德彝名叫封伦，人们一般都称他的字，他是封隆之的孙子。叛军首领汪文进任命蔡道人为司空，守卫乐安，杨素又率军进讨，全都被平定。

素遣总管史万岁帅众二千，自婺州别道逾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寂无声问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置书竹筒中，浮之于水，汲者得之，言于素。素上其事，上嗟叹，赐万岁家钱十万。

杨素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从婺州经小道翻岭渡海，攻下了无数叛军盘据的溪洞。前后共经过七百多次战斗，转战一千多里，一百多天毫无消息，人们都认为史万岁已全军覆没。史万岁把书信封进竹筒里，然后放在水中，被挑水的人得到，转告了杨素。于是杨素向朝廷上书报告了史万岁的事迹，隋文帝看后连声称奇，赏赐给史万岁家人十万钱。

素又破沈孝彻于温州，步道向天台，指临海，逐捕遗逸，前后百余战，高智慧走保闽、越。上以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王国庆自以海路艰阻，非北人所习，不设备；素泛海奄至，国庆惶遽弃州走。余党散入海岛，或守溪洞，素分遣诸将，水陆追捕。密令人说国庆，使斩送智慧以自赎；国庆乃执送智慧，斩于泉州，余党悉降。江南大定。杨素又率军在温州打败了叛军首领沈孝彻，随后由陆路向天台山，直指临海县，一路上追捕漏网溃逃的叛军，前后战斗一百多次，高智慧退保闽、越地区。隋文帝因为杨素长期在前线勤苦奔波，传令征召他乘坐驿站传车回朝休养。杨素认为叛军的残余还没有肃清，恐怕留下后患，又请求出征，于是又乘坐传车来到会稽。叛军首领王国庆自以为海路艰难险阻，北方人又不习惯驾船航行，于是根本不加防备。不料杨素率军突然渡海来到，王国庆惊慌失措弃城而逃。王国庆余党四散逃入海岛，有的则据守溪洞，杨素又分派部将，从水中陆上两路追捕。杨素又秘密派人劝说王国庆，让他除掉高智慧以赎罪。于是王国庆抓获高智慧送交隋军，杨素在泉州将高智慧斩首，高智慧的余党也全部投降。江南大部分被平定。

素班师，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比到京师，问者日至。拜素子玄奖为仪同三司，赏赐甚厚。陀，信之子也。

杨素班师回朝，隋文帝派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浚仪迎接慰劳。杨素回到京师后，文帝每天都要派人到他府上问候。隋文帝又拜授杨素的儿子杨玄奖为仪同三司，并且赏赐给他许多财物。独孤陀是独孤皇后父亲独孤信的儿子。

杨素用兵多权略，驭众严整，每将临敌，辄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陈，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陈则已，如不能陷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称为名将。素时贵幸，言无不从，其从素行者，微功必录，至他将虽有大功，多为文吏所谴却，故素虽残忍，士亦以此愿从焉。

杨素用兵很有权略计谋，治军严整，军令如山，每当要临敌打仗的时候，就寻找一些士兵的过失而将他们处斩，多的时候达一百多人，少的时候也不下十多人，跟前血流满地，而杨素谈笑自若，毫不在意。及至双方摆开阵势后，杨素就先派一二百人前去冲击敌阵，能攻破敌阵则罢，如不能攻破敌阵而退回的人，不论多少全部处斩。然后又派二三百人再次冲击敌阵，还像前面那样处置。因此，将士们莫不战栗惊恐，都怀有必死之心，奋勇向前，从不后退，因此杨素战无不胜，称为名将。杨素深得隋文帝的宠信，对他言听计从，跟随杨素征战的将士，有功必赏，至于别的将士，虽然有大功，却经常受到朝中文官的压制，所以杨素虽然残忍，将士们也愿意跟随他。

以并州总管晋王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复以秦王俊为并州总管。

隋朝任命并州总管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重又任命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

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广州。韦中流矢卒，诏以其副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诏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矩至南康，得兵数千人。仲宣遣别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击斩之，进至南海。

番禺夷族人王仲宣起兵造反，岭南地区各族首领多起兵响应他，于是王仲宣率军包围了广州。总管韦中流矢而死，隋文帝下诏令他的副手慕容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文帝又下诏令给事郎裴矩前去巡抚岭南地区，裴矩进至南康，得到军队数千人。王仲宣派遣部下别将周师举率军围攻东衡州，裴矩和大将军鹿愿率军打败了周师举并杀死了他，随后率军进至南海。

高凉洗夫人遣其孙冯暄将兵救广州，暄与贼将陈佛智素善，逗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州狱，更遣孙盎出讨佛智，斩之。进会鹿愿于南海，与慕容三藏合击仲宣，仲宣众溃，广州获全。洗氏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引彀骑卫，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苍梧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矩承制署为刺史、县令，使还统其部落，岭表遂定。

岭南蛮族首领高凉洗夫人派她的孙子冯暄率军救援广州，冯暄一向与叛军将领陈佛智友善，于是故意逗留不进。洗夫人得知后十分愤怒，就派人到军中逮捕了冯暄，关押在州城监狱；又派遣孙子冯盎率军讨伐陈佛智，将他斩首。冯盎率军进至南海，与大将军鹿愿的部队会合，然后与广州守将慕容三藏合兵攻打王仲宣，王仲宣的部队溃败，因此广州得以保全。洗夫人亲自披戴甲胄，乘坐披甲的马，张开用锦缎做的伞盖，率领军队张弓搭箭，禁卫保护，陪同裴矩巡抚岭南地区二十余州。苍梧首领陈坦等都来拜见裴矩。裴矩根据朝廷的旨意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让他们回去统率各自的部落，于是岭南地区被平定。矩复命，上谓高、杨素曰：“韦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径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矩为民部侍郎。拜冯盎高州刺史，追赠冯宝广州总管、谯国公。册洗氏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诚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罗州刺史。皇后赐夫人首饰及宴服一袭，夫人并盛于金箧，并梁、陈赐物，各藏一库，每岁时大会，陈之于庭，以示子孙，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顺之心，今赐物具存，此其报也；汝曹皆念之，尽赤心于天子！”

裴矩回朝复命，隋文帝对尚书左仆射高与内史令杨素说：“当年韦率军两万人不能尽早到达岭南，朕总是担心他带兵太少。如今裴矩率领三千弱兵却能径至南海，有了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于是任命裴矩为民部侍郎。又任命冯盎为高州刺史，追赠洗夫人的丈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设立谯国夫人幕府，配备长史以下的官吏，朝廷授给洗夫人印章，允许她调发本部落所属六州兵马，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相机行事。还下敕令由于洗夫人忠心朝廷，立功边陲，特赦免冯暄逗留不进之罪，任命他为罗州刺史。独孤皇后也赏赐给洗夫人一些金银首饰和宴会礼服一套。洗夫人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个黄金小箱子里，分别和梁、陈朝廷赏赐的物品各藏在一个库中，每年举行部落大朝会时，拿出来陈列在大厅里，让子孙们看，并对他们说：“我历事梁、陈、隋三代君主，用的只是一颗忠诚的心，现在朝廷赏赐的物品俱在，这就是我得到的酬报，你们应该牢记我的话，对朝廷天子赤胆忠心。”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上嘉之，赐夫人临振县为汤沐邑，赠冯仆崖州总管、平原公。

后来，番州总管赵讷贪虐残暴，岭南各地的俚族、獠族多逃亡反叛。洗夫人派遣幕府长史张融呈上密封的奏疏，论叙了应该怎样安抚百姓，并揭发了赵讷的罪行，认为赵讷的所作所为不能招抚和怀柔边远地区的各族人民。于是隋文帝派遣使者到番州审查赵讷，取得了他贪赃受贿的证据，将他依法治罪；又委命洗夫人招抚慰问逃亡反叛的百姓。洗夫人亲自带着隋文帝的诏书，自称为朝廷的使节，经过十多个州，宣布文帝的旨意，晓谕各州的俚族、獠族百姓，所到之处都纷纷归降。因此，隋文帝下令嘉奖洗夫人，赏赐给洗夫人临振县作为私用封地，又追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公。

十一年（辛亥、591 ）

十一年（辛亥，公元591 年）

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春季，正月，皇太子杨勇的妃子元氏去世。

二月，戊午，吐谷浑遣使入贡。吐谷浑可汗夸吕闻陈亡，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夸吕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无素曰：“若依来请，他国闻之，必当相效，何以拒之！朕情存安养，各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

二月戊午（初六），吐谷浑派遣使者到隋朝纳贡。吐谷浑可汗夸吕得悉陈亡国，非常害怕，于是逃往远方，依险自保，不敢再来侵犯虏掠。后来夸吕去世，他的儿子世伏继承汗位。世伏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无素向隋朝奉表称藩，献上很多地方物产，并请求将女儿送进隋文帝的后宫。隋文帝对无素说：“如果依从了世伏的请求，那末别的国家听说了，也必定会竞相仿效，到时候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们呢？朕想的是如何爱护天下百姓，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怎么能征取天下美女以充实后宫呢？”终究没有答应吐谷浑的请求。

平乡令刘旷有异致，以义理晓谕，讼者皆引咎而去，狱中草满，庭可张罗；迁临颍令。高荐旷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上召见，劳勉之，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丙子，优诏擢为莒州刺史。

平乡县令刘旷有突出的政绩，他对前来告状的人晓之以理，使他们都自责而去，以致于监狱中都因为没有犯人而长满了草，判案大厅里也因为没有人来打官司而可以张网捕鸟。刘旷后来调任临颍县令。尚书左仆射高荐举刘旷，说他的清名善政是天下第一，于是隋文帝召见了刘旷，对他加以慰问鼓励崐，又对侍卫近臣说：“如果不破格奖赏刘旷，怎么能够勉励天下官吏都勤政爱民呢？”丙子（二十四日），隋文帝下诏提升刘旷为莒州刺史。

辛巳晦，日有食之。

辛巳晦（二十九日），出现日食。

初，帝微时，与滕穆王瓒不协。帝为周相，以瓒为大宗伯，瓒恐为家祸，阴欲图帝，帝隐之。瓒妃，周高祖妹顺阳公主也，与独孤后素不平，阴为咒诅；帝命出之，瓒不可。秋，八月，瓒从帝幸栗园，暴薨，时人疑其遇鸩。乙亥，帝至自栗园。

当初，隋文帝地位低微时，和滕穆王杨瓒不和睦。后来隋文帝担任北周丞相时，任命杨瓒为大宗伯，杨瓒恐怕招致灭族之祸，曾经暗中谋划除掉隋文帝，隋文帝发现后隐瞒了此事。杨瓒的妃子是北周高祖宇文邕的妹妹顺阳公主，她与独孤皇后一向不和，于是就暗中诅咒独孤皇后；隋文帝命令杨瓒休掉顺阳公主，杨瓒不同意。秋季，八月，杨瓒跟随文帝前往长安城南栗园，得病突然死亡，当时人们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乙亥（二十六日），隋文帝自栗园还宫。

沛达公郑译卒。

沛达公郑译去世。

、

第一百七十八卷

隋纪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二年（壬子、592 ）

隋纪二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壬子，公元592 年）

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春季，二月己巳（疑误），隋朝任命蜀王杨秀为内史令兼右领军大将军。

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争议事，积不相能。威子夔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辩，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议乐，夔与妥各有所持；诏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邪！”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弘为世子，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罔冒为官等数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按之，事颇有状。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开府仪同三司就第；卢恺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

国子博士何妥与尚书右仆射邳公苏威议论政事时，素来意见不同，各不相让。苏威的儿子苏夔担任太子通事舍人，他从小就机敏善辩，享有盛名，士大夫都樊附巴结他。及至讨论修订音乐时，苏夔和何妥各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隋文帝下诏令百官群臣各自发表意见，百官大臣由于苏威的缘故，十分之八九都表示赞成苏夔的主张。何妥愤愤不平地说：“我当国子博士都四十多年了，现在反倒屈居于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之下！”于是向文帝上奏说：“苏威和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朗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吏部考功侍郎李同和等人结党营私，尚书省中称呼王弘为世子，称呼李同和为叔，这是说他们两人就如同苏威的儿子和兄弟。”又告发苏威以不正当手段为堂弟苏彻、苏肃谋求官职等几项罪行。于是文帝命令蜀王杨秀、上柱国虞庆则等人负责调查此事，基本属实。隋文帝非常愤怒，秋季，七月乙巳（初一），苏威因此被免除官职爵位，只保留开府仪同三司，回家闲居；卢恺被免官除名，受牵连而获罪的知名人士多达一百余人。

初，周室以来，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甄别士流，故涉朋党之谤，以至得罪。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之家。”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皆奏罢之。茂，基之子也，尝为卫国令，有民张元预兄弟不睦，丞、尉请加严刑，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仇，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谕之以义。元预等各感悔，顿首请罪，遂相亲睦，称为友悌。

自从北周建立以来，选拔官吏不管品德好坏，及至卢恺代理吏部尚书，与薛道衡一起对官吏的品德加以分别，所以遭到结交朋党的诽谤，以至于获罪。不久，隋文帝又说：“苏威是个有德行的人，只是被别人所误罢了。”于是下令苏威可以参预朝会宴请。苏威热衷于订立各种规章制度，每年都责备民间各地不重视推行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教化，有的地方官回答道：“在我管辖的地区内没有五品以上的官员。”其不相领会，多数类此。苏威又编制出余粮帐簿，打算令民间有无互相调节，民部侍郎郎茂认为这种作法烦琐迂阔，难以推行，于是向文帝上奏，予以废除。郎茂是郎基的儿子，他曾经担任卫国县令，有平民百姓张元预兄弟不相和睦，县丞、县尉请求对张元预兄弟严刑治罪，郎茂说：“张元预兄弟之间本来就互相憎恶，如果因此将他们治罪，他们就会更加仇恨，达不到教化百姓的目的。”于是郎茂就用仁义慢慢开导他们。张元预兄弟都深受感动而后悔不已，向郎茂叩头请罪，于是兄弟之间互相亲爱和睦，民间乡里都称赞他们的友爱孝悌。

己巳，上享太庙。

己巳（二十五日），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

壬申晦，日有食之。

壬申晦（二十八日），出现日食。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驳，罪同论异，八月，甲戌，制：“诸州死罪，不得辄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后上省奏裁。” 隋文帝因为天下的执法官吏对法律的理解多有错误，往往发生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的现象，八月甲戌（初一），下制书说：“各州犯有死罪的案件，州府不得随意判决定案，要全部移送大理寺审理复查，复查完毕后，再呈奏尚书省裁决。”

冬，十月，壬午，上享太庙。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冬季，十月壬午（初十），隋文帝到太庙祭祀祖先。十一月辛亥（初九），文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大祀。

己未，新义公韩擒虎卒。

己未（十七日），新义公韩擒虎去世。

十二月，乙酉，以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素性疏辩，高下在心，朝臣之内，颇推高，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视苏威蔑如也，自余朝贵，多被陵轹。其才艺风调优于；至于推诚体国，处物平当，有宰相识度；不如远矣。

十二月乙酉（二十四日），隋朝任命内史令杨素为尚书右仆射，与尚书左仆射高一起掌管朝政。杨素秉性粗疏而有辩才，对侍他人随意褒贬，在朝臣之中，他很推崇高，尊敬太常卿牛弘，倾心结交薛道衡，而根本瞧不起苏威，其余的当朝权贵大都受到他的欺凌侮辱。杨素的才艺风度优于高，至于以诚侍人，体谅国家，处事公平，具备宰相的见识和器度，他远不如高。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既而杨素为仆射，弼仍为将军，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狱，谓之曰：“我以高、杨素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臣之故人；素，臣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灵，将八千兵渡江，擒陈叔宝，窃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赏，何用追论！“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赏，今还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数日，惜其功，特令除名。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然每宴赐，遇之甚厚。

右领军大将军贺若弼自认为他的功勋名望在其他的群臣之上，因此经常以宰相自任。不久，杨素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自己还是将军，所以非常愤恨不平，并在言谈脸色上表现出来，于是他被朝廷罢免职务，因而愈加怨恨。过了一段时间后，隋文帝将贺若弼逮捕下狱，问他说：“我任命高、杨素为宰相，而你经常扬言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贺若弼回答说：”高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舅舅的儿子，我深知他们的为人，所以敢说那样的话。“公卿大臣上奏说贺若弼怨恨朝廷，犯了死罪。文帝又对贺若弼说：”百官大臣严格执法，判定你犯有死罪，你得自己寻找活命的理由。“贺若弼说：”我仰仗着陛下威灵，率领八千名兵士渡过长江，俘获了陈后主陈叔宝，我想以此功劳请求活命。“文帝说：”朝廷对此已格外重赏，现在怎么还能再提此事？“贺若弼说：”我是已经得到过格外重赏，只是今天还想请求陛下格外开恩，保全性命。“在这以后的几天里，文帝稍微回心转意，顾念他战功卓著，特令免除一切官爵职务，除名为民。一年以后，文帝虽然又恢复了贺若弼的爵位，但也对他产生猜忌，不再任命他担任具体职务，但是朝会宴请赏赐群臣时，给他的侍遇仍很优厚。

有司上言：“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帝曰：“朕既薄赋于民，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入者常多于出，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诏曰：“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

有关官吏上奏说：“国家的府库已经全堆满了，以至于财物没有地方存放，只好暂时堆放在府库外的厢房里。”隋文帝问：“朕不但对天下百姓征收很轻的赋税，而且又曾经用来大量地赏赐平陈的有功将士，为什么府库还会全满呢？”回答说：“由于每年收入经常多于支出，估计每年用于赏赐和日常支用达到数百万段，所以府库所藏根本不会减少。”于是文帝下令另外开辟左藏院以存放新征收的财帛。文帝又下诏书说：“粮食布帛宁愿积蓄在民间百姓家里，也不要储藏于国家府库，今年河北、河东地区的田租可减征三分之一，军人应缴纳的份额可减征一半，全国各地成丁应缴纳的调全部免征。”当时隋朝全国的户口每年都在增加，京畿地区和河北、河南、河东三河地区地少人多，许多平民衣食不足，于是文帝就向全国各地派出使节，重新调整分配天下的田地，地少人多的狭乡每个成年丁口只能分到二十亩地，老人和孩童能分到的土地更少。

十三年（癸丑、593 ）

十三年（癸丑，公元593 年）

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

春季，正月壬子（十一日），隋文帝祭祀感生帝。

壬戌，行幸岐州。

壬戌（二十一日），隋文帝巡幸岐州。

二月，丙午，诏营仁寿宫于岐州之北，使杨素监之。素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

二月丙午（疑误），隋文帝下诏令在岐州北面营建仁寿宫，派遣杨素监督施工。杨素上奏请求朝廷委派前莱州刺史宇文恺临时代理将作大匠，记室参军封德彝为土木监。于是平山填谷构筑宫殿，高台累榭，宛转相连。在营建过程中督使严急，服役丁夫死亡众多。很多人疲备不堪，倒地而死，尸体被填入坑中，上面用土石覆盖，因而筑成平地。死的人数以万计。

丁亥，上至自岐州。

丁亥（十七日），隋文帝自岐州返回长安。

己卯，立皇孙为豫章王。，广之子也。

己卯（疑误），隋朝册封皇孙杨为豫章王。杨是晋王杨广的儿子。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纬候、图谶。”

丁酉（二十七日），隋文帝下制书说：“民间私家不得收藏预卜吉凶的纬候、图谶之类的书籍。”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戊辰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是岁，上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明堂制度。宇文恺献明堂木样，上命有司规度安业里地，将立之；而诸儒异议，久之不决，乃罢之。

这一年，隋文帝下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讨论研究古代明堂的建筑结构。宇文恺向文帝呈献了明堂的木制模型，于是文帝下令有关官吏在长安安业里规划出地皮，准备建立明堂。可是由于朝中的儒生意见不同，很长时间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只好作罢。

上之灭陈也，以陈叔宝屏风赐突厥大义公主。公主以其宗国之覆，心常不平，书屏风，为诗叙陈亡以自寄；上闻而恶之，礼赐渐薄。彭公刘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杨钦亡入突厥，诈言昶欲与其妻作乱攻隋，遣钦密告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可汗信之，乃不修职贡，颇为边患。上遣车骑将军长孙晟使于突厥，微观察之。公主见晟，言辞不逊，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与杨钦计议，扇惑都蓝。晟至京师，具以状闻。上遣晟往索钦；都蓝不与，曰：“检校客内无此色人。”晟乃赂其达官，知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都蓝，因发公主私事，国人大以为耻。都蓝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废公主。内史侍郎裴矩请说都蓝使杀公主。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公主，乃许婚。”突利复谮之于都蓝，都蓝因发怒，杀公主，更表请婚，朝议将许之。长孙晟曰：“臣观雍虞闾反覆无信，直以与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

隋文帝灭掉陈后，将陈叔宝的屏风赏赐给突厥可贺敦大义公主。大义公主因为她的宗国北周宇文氏灭亡，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于是就在屏风上作诗，叙述陈亡国的事，借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哀思。隋文帝知道此事后就忌恨大崐义公主，对她逐渐冷淡，赏赐也日益减少。彭公刘昶以前也娶了北周帝室公主为妻，隋朝流民杨钦逃入突厥，谎称刘昶打算和妻子一起兴兵作乱，攻打隋朝，因此派遣杨钦来密告大义公主，请求突厥发兵侵扰隋朝边境。突厥都蓝可汗相信了杨钦的话，于是就不再谨守藩国的职责，按时朝贡，时常发兵侵犯隋境。隋文帝派遣车骑将军长孙晟出使突厥，暗中观察了解情况。大义公主见了长孙晟后，出言不恭，又派和她私通的胡人安遂迦去与杨钦计议谋划，煽动鼓惑都蓝可汗。长孙晟回到京师后，将所见所闻向隋文帝作了报告。于是文帝又派遣长孙晟到突厥索要杨钦，都蓝可汗不给，回答说：“检查过我们的宾客，其中没有这个人。”于是长孙晟就贿赂突厥的达官贵人，知道了杨钦躲藏的地方，在夜里突然将他抓获，然后给都蓝可汗看，并趁机揭发了大义公主和胡人安遂迦的私情，突厥国人得知后认为是极大的耻辱。于是都蓝可汗拿获了安遂加等人，一并交付长孙晟带回隋朝。隋文帝十分高兴，加授长孙晟开府仪同三司，并派他出使突厥劝说废除大义公主。内史侍郎斐矩请求出使突厥劝说都蓝可汗，使他杀掉大义公主。当时前突厥莫何可汗处罗侯的儿子染干号称为突利可汗，居住在突厥国的北方，他派遣使者向隋朝求婚，隋文帝就派遣裴矩对他说：“只有杀掉大义公主，隋朝才能答应婚事。”于是突利可汗也向都蓝可汗说大义公主的坏话，都蓝可汗因此大怒，杀了大义公主，重新向隋朝上表求婚，朝廷准备答应都蓝可汗。长孙晟说：“我看都蓝反复无常，不讲信用，只因为和西方达头可汗玷厥结下怨恨，所以才依倚我朝。即使是我们双方建立了婚烟关系，他终久也会叛变而去。现在都蓝可汗如果能娶到大隋公主为妻，那末他就可以凭籍我们大隋的威灵而发号施令，达头可汗玷厥与染干必然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这样都蓝可汗的势力将会更加强大，强大后再起来反叛，以后恐怕就很难制服了。况且染干是处罗侯的儿子，素来诚心归服，至今已有两代，以前他曾派遣使节来求婚，不如答应他，然后招抚劝诱他率领部落向南迁移，染干兵少力弱，容易驯服，我们可以利用他抵御都蓝可汗以保卫北方边疆。”文帝听了称赞道：“这个主意好！”于是再次派遣长孙晟前去安慰晓谕染干，答应他可以娶公主为妻。

牛弘使协律郎范阳祖孝孙等参定雅乐，从陈阳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飞灰，顺月皆验。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岁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为宫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请复用旅宫法，上犹记何妥之言，注弘奏下，不听作旋宫，但用黄钟一宫。于是弘等复为奏，附顺上意，其前代金石并销毁之，以息异议。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稍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礼部尚书牛弘请协律郎范阳人祖孝孙等人参与修订雅乐，祖孝孙曾从师陈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的律吕之法，律管中葭灰飞动，顺序和十二个月份全部符合。又每种律调有五个音级，十二种律调共有六十个音级，把这六十个音级重复六次，就构成三百六十个音级，分别和一年的三百六十天对应起来，然后再和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个音级配合起来而形成各种律调节奏。于是，古代旋相为宫之法，才重新大白于天下，被人们所认识。因此，牛弘等人上奏请求重新使用旋宫法演奏音乐，可是文帝还记着以前何妥所说的话，于是就在牛弘等人的奏书上面批示，不许采用旋宫法，仍旧只使用黄钟一宫。于是，牛弘等人重新上奏，附和文帝的旨意，请求把前代的金石乐器之类全部予以销毁，以平息人们在音乐方面的不同意见。牛弘等人又创作了武舞，用来表现隋朝的功德；规定在举行郊、庙祭祀时只使用黄钟一宫，在祈求丰年的迎气祭祀时，可分别使用黄钟的角、徵、宫、商、羽五调。从此以后，老乐师逐渐死去，新乐师对黄钟律调以外的其它声律，都不再通晓。

十四年（甲寅、594 ）

十四年（甲寅，公元594 年）

春，三月，乐成。夏，四月，乙丑，诏行新乐，且曰：“民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宜加禁约，务存其本。”万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而无子，久之，竟饿死。且死，悉取其书烧之，曰：“用此何为！”

春季，三月，隋朝新乐修订完成。夏季，四月乙丑（初一），隋文帝下诏令颂行新乐，并且说：“民间音乐流入邪僻不正已经很久，丢弃了音乐原崐来的主体风格，竞相造作繁杂的声律，应该加以禁止，务必保存音乐本来意义。”著名乐师万宝常听了太常寺乐师所演的音乐后，伤心落泪地说：“乐声淫厉而又哀惋，天下不久将会灭亡！”当时隋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听到的人都认为他的预言不会兑现；到了大业末年，万宝常的预言终于得到证实。万宝常生活贫穷又没有儿子，很久以后，竟饥饿而死。临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书籍全部烧掉，悲愤地说：“读这些书能有什么用处！”

先是，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司出举兴生，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请皆禁止，给地以营农。”上从之。六月，丁卯，始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毋得治生，与民争利。”

以前，隋朝在中央台、省、府、寺各机构和地方各州县都设立了公廨钱，每年放贷出去，收取利息以供需用。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放贷，收息盈利，烦扰百姓，败坏风俗，请求陛下明令禁止，而由国家拨给他们田地以经营农业。”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六月丁卯（初四），下诏书说：“公卿大臣以下各级官吏都分配给职分田，不得再经商放贷，与民争利。”

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苏威为纳言。

秋季，七月乙未（初三），隋朝任命邳公苏威为纳言。

初，张宾历既行，广平刘孝孙、冀州秀才刘焯并言其失。宾方有宠于上，刘晖附会之，共短孝孙，斥罢之。后宾卒，孝孙为掖县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诏留直太史，累年不调，乃抱其书，使弟子舆榇来诣阙下，伏而恸哭；执法拘而奏之。帝异焉，以问国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与宾历比校短长。直太史勃海张胄玄与孝孙共短宾历，异论锋起，久之不定。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无验，胄玄所刻，前后妙中，孝孙所刻，验亦过半。”于是上引孝孙、胄玄等亲自劳徕。孝孙请先斩刘晖，乃可定历，帝不怿，又罢之。孝孙寻卒。

当初，隋朝颁行了张宾修撰的《甲子元历》以后，广平人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都上书指出了新历的失误。当时因为张宾正受到隋文帝的宠信，仪同三司刘晖又附会张宾，两人一起向隋文帝诋毁刘孝孙，于是文帝就驳回了刘孝孙的建议。后来张宾去世，刘孝孙担任了掖县县丞，他弃官入京，再一次上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文帝下诏令他留在太史曹担任直太史，但多年没有调动他的职务，于是他自己抱着书，让弟子门生们抬着棺材来到宫阙前，伏地痛哭；执法官吏拘捕了他，然后奏报隋文帝。文帝感到惊异，就询问国子祭酒何妥，何妥回答说刘孝孙的建议很对。于是文帝就让他将自己的历法和张宾的历法比较高下优劣。直太史勃海人张胄玄和刘孝孙共同指责张宾的历法，于是异议蜂起，长期争论不休。文帝派人询问验证双方历法所定日食的情况，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上奏说：“太史们根据张宾的历法所奏报的日食总共有二十五次，基本上都与事实不符；而张胄玄所推定的日食日期，前后全都得到验证，准确无误；刘孝孙所推定的日食日期，符合的也超过一半。”于是文帝就召见刘孝孙和张胄玄两人，亲自加以慰问勉励。刘孝孙请求先处斩刘晖，然后他才能制定新历，文帝很不高兴，就又下令终止了制定新历的工作。刘孝孙不久就去世了。

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不御酒肉，殆将一期。八月，辛未，上帅民就食于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于仗卫之间，遇扶老携幼者，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限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隋朝关中地区大旱，百姓饥荒，隋文帝派遣左右侍臣察看老百姓的食物，左右侍臣拿回了百姓所吃的豆屑杂糠呈献给文帝。文帝流着眼泪将这些东西展示给百官大臣们看，并深深地自责，从此不再饮酒吃肉，坚持了将近一年。八月辛未（初九），隋文帝率领关中百姓前往洛阳地区度荒，并下敕令警卫的士兵不得驱赶百姓。百姓们男男女女参杂行进在禁卫和仪仗队伍中间，文帝如果遇到扶老携幼的逃难者，总是牵马让路，好言慰勉而去；到了艰险难行的地方，遇到挑担负重的逃难者，就命令左右随从上前扶助。

冬，闰十月，甲寅，诏以齐、梁、陈宗祀废绝，命高仁英、萧琮、陈叔宝以时修祭，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陈叔宝从帝登邙山，侍饮，赋诗曰：“日崐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表请封禅。帝优诏答之。他日，复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酒！以作诗之功，何如思安时事！当贺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饮酒，遂不之省。高至日，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此诚可笑，盖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国，皆荣贵其主，苟欲求名，不知违天命；与之官，乃违天也。”

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三日），隋文帝下诏，由于北齐、梁、陈三国帝室的宗庙祭祀废绝，命令原北齐高平王高仁英、原后梁国君萧琮、原陈后主陈叔宝三人分别按时负责祭祀，祭祀时所需要的器物，由朝廷有关部门主管官吏供给。陈叔宝随从文帝登上洛阳城北邙山，在陪侍文帝饮酒时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并上表请求文帝上泰山祭祀天地，文帝用亲切客气的诏令答复了他。在另一天，陈叔宝又在文帝举行的宴会上作陪，等他离开时，文帝目送他说：“他的败亡难道不是正由于酒吗！与其在作诗上下功夫，不如用来考虑安定时事政局！当初在贺若弼率军渡过长江拿下京口时，就有人向陈朝廷密信告急，可是陈叔宝正在饮酒，根本不看。一直到高到达建康的那天，还发现告急密信犹扔在床下，根本就没有开封。这件事真是可笑，实在是上天要让陈灭亡。以前前秦苻坚南征北伐所吞并的国家，都荣耀尊贵原来的国君，苻坚只是想博取好名声，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天命的。给上天已经抛弃的君主官做，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旨意。”

齐州刺史卢贲坐民饥闭民粜，除名。帝后复欲授以一州，贲对诏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为言：“此辈并有佐命功，虽性行轻险，诚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刘、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我将为政，又欲乱之，故谋大逆，译为巫蛊。如贲之例，皆不满志，任之则不逊，置之则怨望，自为难信，非我弃之。众人见此，谓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贲遂废，卒于家。

齐州刺史卢贲因饥荒时关闭义仓不让粜粮给老百姓，被朝廷除名为民。隋文帝后来想再授予他一州刺史，而卢贲在回复文帝诏书时不合文帝的意，再加上又有怨言，文帝十分愤怒，就不再起用他。皇太子杨勇为他上奏说：“象卢贲这些人都有佐命大功，他虽然秉性轻薄，行为险诈，但是也不能弃之不用。”文帝回答说：“我压制他，是为了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不是刘、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人的辅助，我也不会成为大隋天子。但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在北周宣帝时，他们都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宣帝宠幸。及至宣帝病重，颜之仪等人请求让赵王宇文招辅政，而他们这些人公然作假，伪造遗诏，让我辅政。及至我将要当政，他们又想作乱，所以刘谋反，郑译用巫术诅咒。象卢贲这类人，永远不会有满足欲望的时候，任用他们则骄横不法，弃置他们则怨天尤人，这要怪他们自己不能取信于人，并不是我要抛弃他们。众人见我这样对侍他们，都认为我对待功臣太刻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卢贲遂被废黜，后来在家中去世。

晋王广帅百官抗表，固请封禅。帝令牛弘创定仪注，既成，帝视之，曰：“兹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车驾东巡。

晋王杨广率领百官大臣上表，极力坚持请求文帝上泰山祭祀天地。于是隋文帝命令牛弘制定祭祀天地的礼节仪式，牛弘制定完成，文帝看后说：“这件事非同小可，朕有什么德行能承受呢？只到东方巡视，顺便祭祀一下泰山。”十二月乙未（初五），文帝巡幸东方。

上好祥小数，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兹甲寅之年，以辛酉朔旦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至尊本命；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皇后本命。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大悦，赐物五百段。吉，懿之孙也。员外散骑侍郎王劭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捃摭佛经，回易文字，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隋文帝喜爱预卜吉凶灾祥的雕虫小技，上仪同三司萧吉上书说：“甲崐寅、乙卯之年，是天地阴阳之气相互交合的时候。今年是甲寅年，辛酉朔那天冬至，来年是乙卯年，甲子那天夏至。冬至过后阳气开始上升，是祭天的日子，那天正是陛下的本命日；夏至过后阴气开始上升，是祭地的时刻，那天正是皇后的本命日。陛下的恩德如同天之覆育众生，皇后的仁爱如同地之载养万物，所以天地两仪的元气一起聚合在陛下和皇后的生辰日期上。”文帝听后大喜，于是赏赐萧吉布帛等物五百段。萧吉是萧懿的孙子。员外散骑常侍王劭说文帝有龙颜和头部有肉突起如角的奇异相貌，并指示给百官大臣们看。文帝听了也大为高兴，于是就任命王劭为著作郎。王劭前后多次上表书，陈述文帝受命即位所出现的种种吉祥的征兆，又采集民间歌谣，征引预卜吉凶的谶纬图书，摘录佛经中的记载，采取改换文字、歪曲附会等手法，撰成《皇隋灵感志》三十卷上奏文帝，文帝下令将此书宣示天下。于是王劭召集全国各州的朝集使，让他们洗手焚香而诵读此书，并且故意读得抑扬顿挫，好象歌咏一般，读了十多天，直到把全书读完才罢。文帝更加高兴，先后赏赐给王劭大量钱财。

十五年（乙卯、595 ）

十五年（乙卯，公元595 年）

春，正月，壬戌，车驾顿齐州。庚午，为坛于泰山，柴燎祀天，以岁旱谢愆咎，礼如南郊；又亲祀青帝坛。赦天下。

春季，正月壬戌（初三），隋文帝车驾停在齐州。庚午（十一日），在泰山上修起祭坛，焚烧柴火祭祀上天，由于去年出现了旱情，文帝就自陈过失，以向上天请罪，祭祀仪式和南郊大祀相同。随后文帝又亲自登坛祭祀青帝。又下令大赦天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关中、缘边不在其例。

二月丙辰（二十七日），隋文帝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民间敢有私自制造者问罪；关中和沿边地区不在此例。

三月，己未，至自东巡。

三月己未（初一），隋文帝结束东巡回到长安。

仁寿宫成。丁亥，上幸仁寿宫。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于道，杨素悉焚除之，上闻之，不悦。及至，见制度壮丽，大怒曰：“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素闻之，惶恐，虑获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忧，俟皇后至，必有恩诏。”明日，上果召素入对，独孤后劳之曰：“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素负贵恃才，多所陵侮；唯赏重德彝，每引之与论宰相职务，终日忘倦，因抚其床曰：“封郎必须据吾此坐。”屡荐于帝，帝擢为内史舍人。

隋岐州仁寿宫修建完工。丁亥（二十九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当时天气暑热，服役丁夫死者相连于道，杨素把死尸全部都焚烧清除，文帝听说后，心中不高兴。及至文帝来到仁寿宫，见宫殿结构雄伟壮丽，就怒冲冲地说：“杨素殚竭民力修建这座离宫，是为我结怨于天下百姓。”杨素听说后，惶恐不安，预料将会受到谴责，就将文帝发怒之事告诉了土木监封德彝，封德彝说：“您不必担忧，等皇后来到以后，陛下必定会有诏书赞扬您。”第二天，隋文帝果然召见杨素入宫谈话，独孤皇后慰劳杨素说：“你知道我们夫妇已老，没有娱乐的地方，所以将这座宫殿装修得如此华丽，这岂不正是你忠孝的表现！”于是赏赐给他钱一百万，锦帛三千段。杨素仗着自己地位高贵，富有才气，对公卿大臣常有凌侮，唯独赏识器重封德彝，常邀他一起议论宰相的职务，畅谈终日，不知疲倦，并手抚自己的坐床说：“封郎一定能坐上我的宰相座位。”杨素因此屡次向文帝推荐封德彝，文帝提拔封德彝为内史舍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夏季，四月己丑朔（初一），隋朝大赦天下。

六月，戊子，诏凿底柱。

六月戊子（初一），隋文帝下诏令凿开黄河中的底柱山。

庚寅，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命焚之于朝堂。

庚寅（初三），相州刺史豆卢通向朝廷进贡绫纹布，隋文帝下令在朝堂上予以焚毁。

秋，七月，纳言苏威坐从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复位。上谓群臣曰：“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秋季，七月，纳言苏威由于在随从隋文帝祭祀泰山时犯了大不敬之罪，被免官，但很快就又恢复了职务。文帝对百官群臣说：“世人都说苏威假装清廉，实际上家中堆满了金玉珍宝，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但是苏威秉性残暴，为人处事不合适宜，求名的欲望太强，别人顺从自己则皆大欢喜，不顺从自己则恼羞成怒，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戊寅，上至自仁寿官。

戊寅（二十二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世康，之弟也，和静谦恕，在吏部十余年，时称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谓子弟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因恳乞骸骨。帝不许，使镇荆州。时天下惟有四总管，并、扬、益、荆，以晋、秦、蜀三王及世康为之，当时以为荣。

冬季，十月戊子（初三），隋朝任命吏部尚书韦世康为荆州总管。韦世康是韦的弟弟。他秉性温和谦虚，前后主管吏部十余年，当时人都称赞他清廉公正。他常怀有知足之乐，对子弟家人告诫说：“俸禄岂能越多越好，为防止多而招祸，应该抽身早退；年龄也不必等到衰老以后，有病便可以辞官归养。”因此上表恳求告老退休。文帝不答应，派遣他出镇荆州。当时全国只有四位总管，设在并、扬、益、荆四州，分别由晋王扬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和韦世康担任，当时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

十一月，辛酉，上幸温汤。

十一月辛酉（初七），隋文帝驾幸骊山温泉。

十二月，戊子，敕：“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仍藉没其家。”

十二月戊子（初四），隋文帝下敕书说：“凡是盗取边疆军粮一升以上，都要斩首，并且没收全部家产。”

己丑，诏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己丑（初五），隋文帝下诏令天下文武官吏要连考四年，决定升降。

汴州刺史令孤熙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熙，整之子也。

汴州刺史令孤熙考满入朝，由于他的政绩为天下第一，所以隋文帝赐给他绢帛三百匹，并且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令孤熙是令孤整的儿子。

十六年（丙辰、596 ）

十六年（丙辰，公元596 年）

春，正月，丁亥，以皇孙裕为平原王，筠为安成王，嶷为安平王，恪为襄城王，该为高阳王，韶为建安王，为颍川王，皆勇之子也。

春季，正月丁亥（疑误），隋朝册封皇孙杨裕为平原王，杨筠为安城王，杨嶷为安平王，杨恪为襄城王，杨该为高阳王，杨韶为建安王，杨为颍川王，他们都是皇太子杨勇的儿子。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进。

夏季，六月甲午（十三日），隋朝首次下制令工商业者不得做官。

秋，八月，丙戌，诏：“决死罪者，三奏然后行刑。”

秋季，八月丙戌（初六），隋文帝下诏书说：“判决死刑的罪犯，必须呈奏三次，然后才能行刑。”

冬，十月，己丑，上幸长春宫；十一月，壬子，还长安。

冬季，十月己丑（初十），隋文帝驾幸同州长春宫；十一月壬子（初三），文帝回到长安。

党项寇会州，诏发陇西兵讨降之。

党项人侵犯会州，文帝下诏令调发陇西的军队讨伐并降附了党项族。

党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请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

隋文帝将光化公主嫁给吐谷浑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请求称呼公主为天后，文帝不答应。

十七年（丁巳、597 ）

十七年（丁巳，公元597 年）

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万岁击南宁羌，平之。初，梁睿之克王谦也，西南夷、獠莫不归附，唯南宁州酋帅震恃远不服。睿上疏，以为：“南宁州，汉世柯之地，户口殷众，金宝富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为湘东王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崐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乞因平蜀之众，略定南宁。”其后南宁夷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乃以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帅众击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后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过诸葛亮纪功碑，渡西洱河，入渠滥川，行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万岁请将玩入朝，诏许之。玩阴有贰心，不欲诣阙，赂万岁以金宝，万岁于是舍玩而还。

春季，二月癸未（初六），太平公史万岁率军攻打居住在南宁地区的羌族人，平定了他们。当初，北周行军元帅梁睿平定王谦的时候，西南夷、獠等族莫不归顺朝廷，唯有南宁州的酋帅震依恃路途遥远，不肯臣服。于是梁睿上疏，认为：“南宁州本是汉代的柯，人口众多，财宝丰富。在侯景之乱时，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王萧绎召赴荆州，由于当时华夏战乱，无暇顾及经略边远地区，当地土著瓒遂得以窃据一方，国家只好远远地授予他刺史职务，由他的儿子震承袭至今。而震作为臣子，礼节多缺，又不向朝廷缴纳贡赋，所以我请求率领平定巴、蜀地区的军队，前去平定南宁。”后来南宁夷族首领玩归降隋朝，被任命为昆州刺史，可是他不久就又反叛。于是隋朝任命左领军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军攻打玩，从蜻蛉川进入，到达南中地区。夷族人前后屯据着战略要地，依险固守，都被史万岁率军攻破。越过诸葛亮的纪功碑，渡过西洱河，进入渠滥川，转战千余里，攻破夷族三十多个部落，俘获男女两万余口。因此夷人害怕，纷纷派遣使节向史万岁请求归降，献出直径约长一寸的大明珠，于是刻碑歌颂隋朝的功德。史万岁又向朝廷上书请求带玩入朝，文帝下诏同意，可是玩暗中怀有二心，不想入朝，因此用金银珠宝贿赂史万岁，史万岁就放了玩而班师还朝。

庚寅，上幸仁寿宫。

庚寅（十三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桂州俚帅李光仕作乱，帝遣上柱国王世积与前桂州总管周法尚讨之，法尚发岭南兵，世积发岭北兵，俱会尹州。世积所部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光仕战败，帅劲兵走保白石洞。法尚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者，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光仕众溃而走，追斩之。

居住在桂州的俚族首领李光仕反叛作乱，隋文帝派遣上柱国王世积和前桂州总管周法尚率军前去讨伐。周法尚调发驻扎在岭南地区的军队，王世积调发驻扎在岭北地区的军队，都在伊州会师。王世积率领的军队因为遇到瘴疫，无法前进，只得停在衡州。于是周法尚独自率军攻打李光仕。李光仕战败，率领精锐部队退保白石洞，周法尚俘获了大批李光仕部队的亲属家人，李光仕的部下有来向官军投降的，就归还他的妻子家人，十多天内，投降的俚人有数千人。最后，李光仕部众溃散，他本人狼狈逃跑，被隋军追上斩首。

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讨光仕，稠谕降其党莫崇等，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稠，妥之兄子也。

隋文帝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召募军队讨伐李光仕，何稠劝降了李光仕的党羽莫崇等人，又以朝廷之命署置俚族首领担任州县官。何稠是何妥哥哥的儿子。

上以岭南夷、越数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协，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于是相帅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化焉。俚帅宁猛力，在陈世已据南海，隋因而抚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险骄倨，未尝参谒，熙谕以恩信，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熙奏改安州为钦州。

隋文帝由于居住在岭南地区的夷族、越族多次起兵反叛，于是任命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允许他相机行事，授权他可以朝廷之命任免州刺史以下各级官吏。令狐熙上任后，大力推行恩德信义，于是岭南溪洞中的夷、越族酋帅互相说道：“以前各任总管都是以军队相威胁，今天的总管却是以亲笔教令来开导，我们怎么能再违抗呢？”于是相继率领部落归降。先前，岭南各地州县往往违抗命令，朝廷委派的官吏无法到位任职，只好寄居在总管府。现在令狐熙把他们全都派遣到职，并为各州县营建城邑，开设学校，因此汉、夷各族人民都感化宾服。俚族首领宁猛力在陈统治时期已据有南海，隋崐朝因此对他采取安抚政策，任命他为安州刺史。宁猛力依仗着地形险要，桀骜不驯，从来不曾参拜谒见总管。令狐熙对他施以恩德信义，宁猛力大受感动，于是来到总管府拜见，从此不敢再胡作非为。令狐熙又奏报朝廷，把安州改称钦州。

帝以所在属官不敬惮其上，事难克举，三月，丙辰，诏“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隋文帝因为政府各部门的属官往往不尊敬惧怕上司长官，难以提高办事效率，三月丙辰（初九），下诏书说：“各主管部门给属官定罪，如果按律应该从轻发落，但犯罪情节又比较严重的，允许在法律规定之外斟酌处以杖刑。”于是各级部门上下互相强迫，乱行捶打，把残暴酷虐当作有办事能力，把遵纪守法当作懦弱无能。

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有数人劫执事谓之曰：“吾岂求财者邪！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此法。

隋文帝由于天下盗贼繁多，下令凡是偷窃一文钱以上的人都要在闹市中被处死，暴尸街头，曾有三人一起偷了一个瓜，事情败露后三人都被立即处死。于是行旅之人都早睡晚起，天下百姓人心惶惶。有几个人劫持了执法官吏，对他们说：“我们不是盗财之人！只为被冤死的众人而来。现在要求你们替我们上奏皇上，自古以来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偷窃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条款。你们如果不将我们的话转奏朝廷，等我们再来抓住你们，你们就不能活命了！”文帝听说后，就废除了这项法令。

帝尝乘怒，欲以六月杖杀人，大理少卿河东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

隋文帝曾经在盛怒之时，想在六月份杖刑杀人，大理寺少卿河东人赵绰苦苦争谏说：“盛夏季节，正是天地间万物旺盛生长的月份，不可在此时杀人。”文帝回答说：“六月份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上天也会有雷霆震怒发生；我效法上天行事，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就下令将人杖杀了。

大理掌固来旷上言大理官司太宽，帝以旷为忠直，遣每旦于五品行中参见。旷又告少卿赵绰滥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验，初无阿曲，帝怒，命斩之。绰固争，以为旷不合死，帝拂衣入。绰矫言，“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帝命引入，绰再拜请曰：“臣有死罪三，臣为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旷触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争，二也。臣本无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颜。会独孤后在坐，命赐绰二金杯酒，并杯赐之。旷因免死，徙广州。

大理寺掌固来旷上言说大理寺执法官吏对囚犯量刑定罪太宽，隋文帝因此认为来旷忠诚正直，让他每天早晨站在五品官员的行列中参见。来旷又上告说大理少卿赵绰违法释放囚徒，文帝派遣使臣前去调查，发现赵绰根本没有枉法偏袒之事，文帝非常愤怒，下令将来旷斩首。赵绰苦苦谏诤，认为来旷按照法律构不成死罪，文帝不听，拂衣进入中。赵绰又假称：“我不再申理来旷的事情，我还有别的事没有来得及奏闻。”文帝让人引赵绰来到后，赵绰再拜奏请说：“我犯了三项死罪：身为大理寺少卿，没有能管制约束住掌固来旷，使他触犯了朝廷刑律，这是第一；囚犯罪不当死，而我不能以死相争，这是第二；我本来没有别的事，而以妄言，求见陛下，这是第三。”文帝听了他的话，脸色才缓和下来。当时正碰上独孤皇后在坐，就下令赏赐赵绰两金杯酒，并且连金杯也赏赐给他。因此，来旷得以免除一死，被流放到广州。

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因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

原陈骠骑将军萧摩诃的儿子萧世略在江南地区举兵作乱，萧摩诃应当连坐治罪，隋文帝说：“萧世略年纪还未满二十岁，能有什么作为，只因为他是名将的儿子，所以被别人所胁迫罢了。”于是下令赦免萧摩诃。赵绰苦苦谏诤不崐能这样做，文帝也不能使他屈服。文帝又想等赵绰离去后再下令赦免萧摩诃，于是让赵绰退下去吃饭。但是赵绰回答说：“我呈奏的案件还没有叛决，因此我不敢退下。”文帝只好宣布：“请大理寺法官为朕特赦萧摩诃。”于是命令左右近臣释放了萧摩诃。

刑部侍郎辛尝不绯，俗云利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曰：“卿惜辛而不自惜也！”命引绰斩之。绰曰：“陛下宁杀臣，不可杀辛。”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刑部侍郎辛曾经穿过红色的裤子，民间风俗说穿红色裤子可以官运亨通；隋文帝认为这是妖术，将要把他斩首。赵绰说：“根据法律不应当处死，我不敢接受诏命。”文帝震怒，对赵绰说：“你可惜辛的性命，难道不可惜自己的性命吗？”于是下令将赵绰推出斩首。赵绰回答说：“陛下可以处死我，但不能处死辛。”赵绰被押到朝堂，解去衣服，正准备处斩时，文帝又派人对他说：“你抗命不尊的下场如何？”赵绰回答说：“我一心一意公正执法，因此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文帝拂衣进入后宫，过了很长时间，才传令释放赵绰。第二天，文帝又向赵绰道歉，好言慰问勉励他，赏赐他布帛等物三百段。

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候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所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复上奏切谏，上乃止。

当时隋文帝严禁民间使用假钱，有两人在集市上用假钱兑换由官府铸造的好钱，巡查社会治安的武候抓获了他们，并报告了朝廷，文帝下令将他们斩首，赵绰进谏说：“他们所犯的罪应该判处杖刑，处死他们不符合法律。”文帝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不因为愚昧无知，把我放置在执法部门，现在陛下想胡乱杀非罪之人，怎么能不关我执法大臣的事！”文帝又说：“摇动高大树木的时候，如果树木不动就该知难而退。”赵绰也回答说：“我希望自己的一片忠心能感动苍天，何况是摇动树木。”文帝又说：“喝汤的时候，如果汤热就放在一边，天子的权威，你也想挫折它吗？”赵绰再次跪拜后又向前靠近，文帝厉声呵斥他，越绰还是不肯退避，于是文帝就起身回后宫。治书侍御史柳又上奏恳切劝谏，文帝才不再坚持将那两人处死。

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与大理卿薛胄同时，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胄，端之子也。

隋文帝因为赵绰忠诚正直，常常把他带进中谈话，有时遇到文帝正和皇后同床而坐，即令赵绰也就坐，和他评论朝政得失，前后赏赐的布帛财物多达上万。赵绰和大理寺卿薛胄同时，都享有公正宽恕的好名声；只是薛胄审理和判决案件多根据情理定罪，而赵绰只根据法律条文办案，两人都很称职。薛胄是薛端的儿子。

帝晚节用法益峻，御史于元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帝曰：“尔为御史，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将作寺丞以课麦迟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左右出使，或授牧宰马鞭、鹦鹉，帝察知，并亲临斩之。

隋文帝晚年用法愈加严厉苛刻，曾有当值的御史在正月初一的大朝会时没有对衣冠佩剑不整齐的武官提出弹劾，文帝就说：“你作为御史，却不履行职责，放任自流。”于是下令将当值御史处死；谏议大夫毛思祖进谏，文帝又下令将他处死。将作寺丞由于征收麦秆迟晚，卫尉寺武库令由于署庭荒芜，左右近臣出使，有的收受地方官吏赠送的马鞭、鹦鹉，文帝访察知道后，都亲临刑场将他们斩首。

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信任杨素，素复任情不平，与鸿胪少卿陈延有隙，尝经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众仆于毡上樗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蒲者皆杖杀之，棰陈延几死。

隋文帝变得喜怒无常，不再依据法律条款量刑定罪。文帝信任尚书右仆射杨素，而杨素又感情用事，不能公平地处事待人。他因和鸿胪寺少卿陈延之间崐有隔阂，有一次经过接待蕃邦客人的客馆，发现庭院中有马屎，又有一些仆人在毡毯上赌博，就告诉了文帝。文帝听后大怒，下令把鸿胪寺主客令和参加赌博的仆人全部杖杀，陈延也被捶打得奄奄一息。

帝遣亲卫大都督长安屈突通往陇西检覆群牧，得隐匿马二万余匹，帝大怒，将斩太仆卿慕容悉达及诸监官千五百人。通谏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产之故杀千有余人！臣敢以死请！”帝目叱之，通又顿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余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于此！赖有卿忠言耳。”于是悉达等皆减死论，擢通为左武候将军。

隋文帝派遣亲卫大都督长安人屈突通到陇西去检查由太仆寺掌管的牧场，得到各牧场隐匿下来没有登记在册的马共两万余匹，于是文帝怒不可遏，将要把太仆寺卿慕容悉达和各牧场监牧官吏一千五百人一齐斩首。屈突通进谏说：“人命关天，最为珍贵，陛下怎么能因为畜牲的缘故而一下子杀害一千多人！我将以死相争。”文帝瞪眼怒骂他，屈突通又叩头说：“我拿分内该死的这条命向陛下换取一千余条性命。”文帝这才醒悟过来，对屈突通说：“这都是由于朕不明事理，以致于荒唐到这个地步！幸亏有了你的忠言，才没有铸成大错。”于是慕容悉达等人都被免死定罪，文帝又提拔屈突通为左武候将军。

上柱国刘昶与帝有旧，帝甚亲之；其子居士，任侠不遵法度，数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转骄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殴击路人，多所侵夺，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或告居士谋为不轨，帝怒，斩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众。

上柱国彭公刘昶和隋文帝有旧交，隋文帝非常亲信他；刘昶的儿子刘居士负气仗义，不遵守朝廷法度，曾数次犯罪，文帝由于刘昶的缘故，每次都宽宥了他。于是刘居士有恃无恐，越加骄横放纵，猎取公卿大臣子弟中高大健壮者，到自己家里，把车轮套到他脖子上，然后用棍棒一通乱打，差不多快被打死还能不屈服求饶的人，就称为壮士，与他相交为友。刘居士的党羽有三百人，他们无故殴打路人，侵夺财物，为非作歹，甚至于连公卿大臣、后妃公主也都不敢和他们计较。后来有人上告说刘居士图谋不轨，文帝很愤怒，下令将刘居士斩首，公卿大臣的子弟受到牵连而被除名为民的非常多。

杨素、牛弘等复荐张胄玄历术。上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刘晖等与胄玄等辩析。晖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胄玄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令参定新术。至是，胄玄历成。夏，四月，戊寅，诏颁新历；前造历者刘晖四人并除名。

尚书右仆射杨素、大常卿寺牛弘等人再次向隋文帝推荐张胄玄的历法，于是文帝令杨素和掌管律历的官吏讨论提出了六十一个问题，都是旧历法长期以来很难解释清楚的，让拥护旧历法的刘晖等人和张胄玄等人互相辩难解释。结果刘晖闭口无言，而张胄玄解释通了五十四个问题，于是文帝就任命张胄玄为员外散骑常侍兼太史令，赏赐给他布帛财物一千余段，并令他参酌修定新的历法。此时，张胄玄历法修订完成。夏季，四月戊寅（初二），文帝下诏令颁行新历。先前参加修订张宾历法的刘晖等四人都被除名为民。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贤反，上议讨之。诸将数人请行，上不许，顾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庆则拜谢，恐惧，乃以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讨平之。

秋季，七月，桂州人李世贤举兵造反，隋文帝和百官大臣商议发兵征讨，有好几位将帅请命出征，文帝都没答应，而对右武候大将军虞庆则说：“你位居宰相，受封上柱国、鲁国公，现在国家出现了叛贼，你却根本没有领兵出征的意思，这是为什么？”虞庆则叩头请罪，惶恐不安，于是文帝就任命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军前去平定叛乱。

秦王俊，幼仁恕，喜佛教，尝请为沙门，不许。及为并州总管，渐好奢侈，违越制度，盛治宫室。俊好内，其妃崔氏，弘度之妹也，性妒，于瓜中进毒，由是得疾，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废绝，赐死于家。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营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杨素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崐！”卒不许。

秦王杨俊从小就仁爱宽恕，爱好佛教，曾经请求出家当和尚，隋文帝没有答应。等到他担任了并州总管以后，生活逐渐奢侈，违越制度规定，大规模修建和装饰宫殿府第。杨俊好近女色，他的妃子崔氏是崔弘度的妹妹，生性妒忌，就在瓜中置毒，杨俊因此中毒得病，被文帝召回京师。文帝因为杨俊骄奢纵欲，丁亥（十三日），下令罢免了他的官职，以王爵回家闲居。崔妃因为向秦王下毒，被废除了妃子名位，赐死在家中。左武卫将军刘升上言谏道：“秦王并没有别的罪过，只不过是耗费国家钱财营造宫舍府第而已，我认为可以宽容他。”文帝回答说：“国家的法律不可违背。”尚书右仆射杨素又进谏说：“秦王的过错，不应如此惩处，请陛下再慎重考虑！”文帝又回答说：“我难道只是太子杨勇、晋王杨广、秦王杨俊、蜀王杨秀、汉王杨谅五个儿子的父亲，而不是天下百姓的君父？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为何不专门制定用于天子儿子的法令？以周公姬旦的为人施政，尚且诛杀举兵造反的管叔、蔡叔，我确实比周公差得很远，又怎么能枉法徇私呢？”始终没有答应。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都蓝，故特厚其礼，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相继为使。

戊戌（二十四日），突厥突利可汗来长安迎娶隋室公主，隋文帝招待他住在太常寺，并派人教他学习中国传统婚制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将宗女安义公主嫁给他为妻。文帝因为想离间突利可汗和都蓝可汗之间的关系，所以故意将这次婚礼操办得特别隆重，相继派遣太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斛律孝光作为使节出使突厥。

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都蓝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亟来抄掠边鄙。突利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

突利可汗本来居住在突厥的北方，在娶了安义公主以后，长孙晟劝说他率领部落南迁，居住在都斤山旧镇，隋朝对他赏赐优厚。于是都蓝可汗恼羞成怒，说：“我是突厥国的大可汗，现在反不如小可汗染干！”于是就断绝了向隋朝的朝贡，屡次出兵侵扰抄掠隋朝边境。但是突利可汗每当观察了解到都蓝可汗的动静，就很快派遣使节奏报朝廷，因此隋朝边境每次都先作好了准备。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寿宫。

九月甲申（十一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何稠之自岭南还也，宁猛力请随稠入朝，稠见其疾笃，遣还钦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使还，奏状，上意不怿。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与臣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猛力临终，果戒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约，不可失信。汝葬我毕，宜即登路。”长真嗣为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

员外散骑侍郎何稠从岭南起程返回京师时，钦州刺史宁猛力请求随何稠入朝，何稠见他病得厉害，就让他返回钦州，与他相约说：“八九月间，可到京师相会。”何稠回朝后，奏明了情况，文帝有些不高兴。冬季，十月，宁猛力病逝。文帝对何稠说：“你以前没有带宁猛力来长安，现在他竟然去世了！”何稠说：“宁猛力与我约定，如果他去世，就派遣他的儿子入朝侍奉。越人性格直爽，他的儿子必定会来朝。”宁猛力临终的时候，果然告诫儿子宁长真说：“我和朝廷大使何稠有约，不能失信，你把我安葬完毕，就应当立即上路。”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遵照父亲的遗言入朝长安。隋文帝十分高兴，说：“何稠在蛮、夷族心中拥有的信誉，竟达到了这种地步！”

鲁公虞庆则之讨李世贤也，以妇弟赵什住为随府长史。什住通于庆则爱妾，恐事泄，乃宣言庆则不欲此行，上闻之，礼赐甚薄。庆则还，至潭州临桂岭，观眺山川形势，曰：“此诚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驰诣京师奏事，观上颜色，什住因告庆则谋反，下有司按验。十二月，壬子，庆则坐死，拜什住为柱国。

鲁公虞庆则率军讨伐李世贤时，任命妻弟赵什住为总管府长史。赵什住和虞庆则的爱妾私通，恐怕事情泄露，于是对外宣扬说虞庆则不乐意出征，隋文帝听到后，对虞庆则的礼遇赏赐很微薄。虞庆则班师途中，走到潭州临桂崐岭，观察眺望山川形势，说道：“此地确实地形险要，如果有充足的粮草，再委派得力干将据险防守，攻不可破。”虞庆则派遣赵什住驰骑赶往京师向朝廷呈奏公事，顺便观察文帝对他的态度，什住乘机向朝廷告发说虞庆则谋反，文帝下令有关部门调查。十二月壬子（初十），虞庆则因此事被处死，又授予赵什住柱国。

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是岁，上赐汤玺书责以“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且曰：“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公。元奉表谢恩，因请封王，上许之。

高丽王高汤得悉陈灭亡后，非常害怕，于是大力训练军队，聚积粮草，筹划一旦遭到隋军侵犯时所应采取的抵抗策略。这一年，隋文帝赐给高汤玺书，责备他“虽然做了隋朝的藩附属国，却没有尽到臣子应有的忠诚。”并且说：“你所统辖的地区，虽然地狭民少，但如果现在废黜了你的王位，也不能没有人负责治理，终究需要朝廷重新选派官属，前去安抚黎民百姓。你如果能洗心革面，完全遵照朝廷的法令制度，就是朕的良臣，朕又何必再派遣贤才呢？你认为辽河的宽广比长江如何？高丽的兵民比陈多少？如果朕不是存有包容、养育天下黎民百姓之心，责问你以往的过失，派遣一位将帅率军前去问罪，根本用不着跟你多费气力！之所以对你殷勤劝导，是允许你改过自新。”高汤得到文帝玺书后，惶恐不安，准备向朝廷奉表谢罪。恰巧得病去世，他的儿子高元继位，文帝派遣使节授予高元上开府仪同三司，承袭辽东公爵位。高元向朝廷奉表谢恩，并请求授予王爵，文帝同意。

吐谷浑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主，遣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

吐谷浑大乱，国中人杀死可汗世伏，拥立他的弟弟伏允为君主，派遣使臣向隋朝陈述废立可汗的理由和经过，并且请求朝廷宽恕国人的擅命专行之罪，还请求依照吐谷浑的习俗，允许伏允娶嫂子光化公主为妻；隋文帝允从。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都遣使朝贡。

十八年（戊午、598 ）

十八年（戊午，公元598 年）

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寿宫。

春季，二月甲辰（初三），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高丽王元帅之众万余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上闻而大怒，乙巳，以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为汉王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

高丽王高元率领族部众一万余人侵犯隋朝辽西地区，营州总管韦冲率军打退了高元。隋文帝得知后非常愤怒，乙巳（初四），任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同为行军元帅，统率水陆三十万大军征伐高丽；又任命尚书左仆射高为汉王元帅府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

延州刺史独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杀人，云每杀人，则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会独孤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医皆曰：“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令高等杂治之，具得其实。上怒，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独孤后三日不食，为之请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为妾身，敢请其命。”陀弟司勋侍郎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诏诛被讼行猫鬼家。夏，四月，辛亥，诏：“畜猫鬼、蛊毒、厌媚野道之家，并投于四裔。”

延州刺史独孤陀有个婢女名叫徐阿尼，她供奉猫的鬼魂，能让猫鬼杀人，还说每当猫鬼杀人以后，死者家中的财物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到供奉猫鬼的家庭。正好独孤皇后和杨素的夫人郑氏都生病，医生都说：“这是由于猫鬼作祟而引发的疾病。”隋文帝因为独孤陀是皇后的同父异母弟，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同父异母妹，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下令高等人一起审理验证，全部弄清了事实真相。于是文帝怒从心起，下令用牛车押解独孤陀夫妻，崐要把他们赐死，独孤皇后三天没有吃饭，为独孤陀请求保全性命说：“如果独孤陀由于蠹政害民而获罪，我不敢为他说话；现在独孤陀是由于我而获罪，所以斗胆请求陛下保全他的性命。”独孤陀的弟弟司勋侍郎独孤整也来到宫中求情，因此文帝赦免了独孤陀的死罪，将他革职为民，令他的妻子杨氏出家为尼姑。以前，曾有人上告说他的母亲是被人供奉的猫鬼所杀，文帝认为是妖言妄语，愤怒地将他斥退遣返。至此，文帝就下诏令诛杀被告发供奉猫鬼的人家。夏季，四月辛亥（十一日），隋文帝又下诏书说：“凡是供奉猫鬼、畜养毒虫、从事妖术的家庭，都流放到边陲地区。”

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高丽王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六月丙寅（二十七日），隋文帝下诏废黜高丽王高元的官爵。汉王杨谅率军从临渝关出塞，正碰上连日大雨，后方粮草运不到，军中缺乏食粮，又遇到了疾疫流行。周罗率水军从东莱渡海向平壤城前进，途中也碰上了大风，船只多被吹散沉没。秋季，九月己丑（二十一日），隋朝大军被迫还师，兵士死了十分之八九。高丽王高元也很害怕，派遣使节向朝廷谢罪认错，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子高元”，文帝于是下令罢兵，像以前一样对待他。

百济王昌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谕以“高丽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百济国王余昌派遣使节向隋朝上表，请求在讨伐高丽时担任军队的向导，隋文帝下诏书，告诉说：“高丽已经服罪归附，朕已经下令加以赦免，不可再进行讨伐。”隆重地接待百济的使节后遣送回国。后来高丽知道了此事，就出动军队侵犯劫掠百济国的边境地区。

辛卯，上至自仁寿宫。

辛卯（二十三日），隋文帝从仁寿宫回到长安。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冬季，十一月癸未（十六日），隋文帝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

十二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有二所。

十二月，隋朝在从京师长安到岐州仁寿宫之间，建立了十二所行宫。

南宁夷玩复反。蜀王秀奏“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上责万岁，万岁诋谰；上怒，命斩之。高及左卫大将军元等固请曰：“万岁雄略过人，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上意少解，于是除名为民。

南宁夷族首领玩再次起兵反叛。蜀王杨秀上奏说：“去年史万岁率军平定南宁地区时收受玩的贿赂而释放了他，致使现在又生祸患。”于是隋文帝就责问史万岁，而史万岁则矢口否认，文帝大怒，下令将史万岁斩首。尚书左仆射高和左卫大将军元等向文帝一再求情说：“吏万岁勇气智谋过人，将士都乐意为他效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没有超过他的。”文帝稍微有些回心转意，于是将史万岁革职为民。

十九年（己未、599 ）

十九年（己未，公元599 年）

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春季，正月癸酉（初七），隋朝大赦天下罪人。

二月，甲寅，上幸仁寿宫。

二月甲寅（十九日），隋文帝驾幸仁寿宫。

突厥突利可汗因长孙晟奏言都蓝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诏以汉王谅为元帅，尚书左仆射高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出灵州道，上柱国燕荣出幽州道以击都蓝，皆取汉王节度；然汉王竟不临戎。

突厥突利可汗通过长孙晟上奏说都蓝可汗制造攻城器械，打算进攻大同城。于是隋文帝下诏任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率军从朔方道出塞，尚书右仆射杨素率军从灵州道出塞，上柱国燕荣率军从幽州道出塞，攻打突厥都蓝可汗，各军都受汉王杨谅指挥调度；然而汉王并没有亲临前线，指挥战事。

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都蓝尽杀其兄弟子侄，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与长孙晟以五骑南走崐，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突利与其下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玷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四烽俱发，以问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长安。帝大喜。以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

都蓝可汗得知后，就与达头可汗结成同盟，合兵袭击突利可汗，双方在长城附近展开激战，结果突利可汗大败。都蓝可汗将突利可汗的兄弟子侄全部杀害，然后率军渡河进入蔚州。突利可汗的部落败散，夜里和长孙晟带着五名骑兵向南奔逃，到天亮时，逃出一百余里，又收罗了数百名骑兵。突利可汗与他的部下商议道：“如今我兵败投奔隋朝，不过是一个降人罢了，大隋天子又怎么会再对我以礼相待！达头可汗玷厥虽然和都蓝可汗连兵而来，但他和我本无冤仇，我如果去投奔他，他必然会收留帮助。”长孙晟得悉了突利可汗的打算，悄悄派人进入附近的伏远镇，下令火速燃起烽火。突利可汗望见四处烽火同时燃起，向长孙晟询问情况，长孙晟欺骗他说：“烽火台都是建在高处，所以能看得很远，必定是发现有敌军入侵。我国的制度是如果敌军来得少，就举起两处烽火；来得多，就举起三处烽火；只有敌军大兵压境，才举起四处烽火。现在四处烽火惧起，显然是守护的将士发现敌军既来得多又离得近。”突利可汗非常害怕，就对他的部众说：“后面追兵已经逼近，只好暂且进城避难。”进入伏远镇以后，长孙晟留下突厥达官贵族执室率领他的部众，自己带领突利可汗乘驿马入朝。夏季，四月丁酉（初二），突利可汗来到长安。隋文帝十分高兴，任命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持节监护突厥。

上令突利与都蓝使者因头特勒相辩诘，突利辞直，上乃厚待之。都蓝弟郁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遗之珍宝以慰其心。

隋文帝令突利可汗和都蓝可汗的使节因头特勒进行辩论，突利可汗理直气壮，文帝于是厚待他。都蓝可汗的弟弟郁速六抛弃了妻子家人，和突利可汗一起投奔隋朝，文帝称赞了他，让突利可汗多送给他财宝珍玩加以慰劳。

高使上柱国赵仲卿将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突厥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复大举而至，仲卿为方陈，四面拒战，凡五日。会高大兵至，合击之，突厥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而还。杨素军与达头遇。先是诸将与突厥战，虑其骑兵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设鹿角为方陈，骑在其内。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胜也。”于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陈。达头闻之，大喜曰：“天赐我也！”下马仰天而拜，帅骑兵十余万直前。上仪同三司周罗曰：“贼陈未整，请击之。”帅精骑逆战，素以大兵继之，突厥大败，达头被重创而遁，杀伤不可胜计，其众号哭而去。

高派遣上柱国赵仲卿率军三千人为前锋，进至族蠡山，与突厥军队遭遇，连续交战了七天，大败突厥军队；又追击来到乞伏泊，又一次打败突厥军队，俘获一千余人，牛羊杂畜达万头之多。这时突厥的大军来到，赵仲卿将军队布成方阵，四面抗击，前后又激战了五天。正巧高率大军赶到，和赵仲卿合击突厥，突厥军队战败退走，高率军继续追击，经过白道。越秦山七百多里，然后还师。杨素的军队和达头可汗遭遇。在此之前，隋军将领率军和突厥打仗，因为担心突厥的骑兵往来冲突，都采用战车、骑兵和步兵相互交叉配合的阵法，摆下方阵，营外普遍埋设带尖的木桩，骑兵在最里边。杨素说：“这种阵法是自我保守的办法，难以克敌取胜。”于是全部废除以前的阵法，下令各军都摆开骑兵阵势。达头可汗听说后，欣喜若狂地说：“这真是上天赐予我的大好时机！”于是下马对天而拜，率领骑兵十余万直扑隋军。上仪同三司周罗说：“敌军阵形不整，请求发起攻击。”于是率领精锐骑兵迎战，杨素指挥大军随后继进，突厥军队大败，达头可汗带着重伤逃跑，隋军杀伤敌军不可胜计，突厥残军号啕痛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为内史令。

六月，丁酉，任命豫章王杨为内史令。

宜阳公王世积为凉州总管，其亲信安定皇甫孝谐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积，世积不纳。孝谐配防桂州，因上变，称“世积尝令道人相其贵不，道人答崐曰：”公当为国主，又将之凉州。‘其所亲谓世积曰：“河西天下精兵处，可图大事。’世积曰：”凉州土旷人希，非用武之国。‘“世积坐诛，拜孝谐上大将军。

宜阳公王世积任凉州总管，他的亲信安定人皇甫孝谐犯罪，执法官吏搜捕他，他逃亡来到王世积府第，王世积不收留庇护他。皇甫孝谐被抓获后，被配隶军伍，防守桂州，因此他上书告发王世积，说：“王世积曾经让道士为他看相，问自己能否富贵，道士回答说：”你会当上国君，又将往凉州任职。‘王世积的亲信对他说：“河西是全国出精兵强将的地区，可以图谋大事。’王世积回答说：”凉州地旷人稀，不是用武的地方。‘“王世积因此被处死，任命皇甫孝谐为上大将军。

独孤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没宫中，上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上听朝，阴杀之，上由是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高曰：“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上意少解，驻马良久，中夜方还宫。后俟上于内，及至，后流涕拜谢，、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极欢。先是后以高父之家客，甚见亲礼，至是，闻谓己为一妇人，遂衔之。

独孤皇后生性妒忌，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不敢进御侍夜。原北周尉迟迥的孙女非常漂亮，过去被籍没入宫，隋文帝在仁寿宫见到她后非常喜欢，因此得到文帝的宠幸。独孤皇后趁隋文帝坐朝听政的时候，暗中派人杀害了她，文帝大为愤怒，单骑从皇宫后苑出门，也不走正路，进入山谷中二十余里。高、杨素等人驰骑追上，拦住马苦苦劝谏。隋文帝叹息道：“我贵为天子，竟如此不得自由！”高说：“陛下怎么能由于一个妇人而看轻天下？”于是文帝心中的怒气稍有缓和，立马长久，一直到半夜才回到宫中。独孤皇后也一直坐在寝宫内等候文帝，文帝回来后，皇后涕泪交流，拜谢请罪，高、杨素等人又好言劝解，于是隋文帝才高兴起来，置酒设宴欢乐。以前，独孤皇后由于高是父亲独孤信的家客，对他很客气礼敬，这件事发生后，得悉高称自己为一妇人，因此怨恨他。

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志，从容谓曰：“有神告晋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独孤后知不可夺，阴欲去之。

当时皇太子杨勇失去了隋文帝的宠爱，文帝暗地里起了废立的念头，曾经从容地对高说：“有神告诉晋王杨广的妃子，说晋王必定享有天下，你说该怎么办？”高长跪不起，回答说：“长幼有序，怎么可以废黜太了？”独孤皇后知道高在废立问题上肯定不会曲意赞成，于是暗中打算把他赶出朝廷。

会上令选东宫卫士以入上台，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时出入，宿卫须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宫，左右何须壮士！此极弊法。如我意者，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团伍不别，岂非佳事！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

恰好隋文帝下令挑选东宫卫士到皇宫上台值班宿卫，高上奏说：“如果陛下把强壮的卫士都选走，恐怕东宫的宿卫力量太弱。”文帝脸色大变说：“我时常出外巡幸，所以宿卫之士必须要壮勇强健。而太子只需要安坐东宫培养仁德，左右那里用得着壮士缩卫！所以在东宫保持强大的警卫力量是极大的弊政。卫士中合我意的，经常在轮换当值交接的那天，分配前去宿卫东宫，如此则两宫宿卫合为一体，难道不是件好事情？我十分熟悉前代各种制度的得失，你不必请求仍然沿袭传统的作法。”因为高的儿子高表仁娶了太子杨勇的女儿，所以文帝用这些话提醒他。

夫人卒，独孤后言于上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能不为之娶！”上以后言告。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上乃止。既而爱妾生男，上闻之，极喜，后甚不悦。上问其故，后曰：“陛下尚复信高邪？始，陛下欲为娶，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安得信之！”上由是疏。

高夫人去世，独孤皇后对隋文帝说：“高仆射已经老了，又丧夫人，陛下怎能不为他再娶一房继室？”文帝把皇后的话转告了高。高凄然泪下，感谢说：“我已经年迈，退朝以后，只是斋居诵读佛经而已，虽然陛下如此深崐深地哀怜我，但是说到再娶，实非我所愿。”于是文帝只好作罢。随后不久高的爱妾生下一个儿子，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而皇后却很不愉快。文帝问她其中缘故，皇后说：“陛下还能再相信高吗？开始时，陛下打算为高迎娶继室，而由于心里装着爱妾，于是当面欺哄陛下，说他不愿再娶。如今他的欺诈已经暴露，陛下怎么能再信任他？”文帝因此开始疏远高。

伐辽之役，固谏，不从，及师无功，后言于上曰：“初不欲行，陛下强遣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上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事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之意，谅所言多不用。谅甚衔之，及还，泣言于后曰：“儿幸免高所杀。”上闻之，弥不平。

隋文帝决定讨伐高丽时，高曾一再进谏，文帝没有听从。及至出师无功，独孤皇后又对文帝说：“高一开始就不愿意出征，陛下强派他前往，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成功。”另外，文帝由于元帅汉王杨谅年少，把所有军务都委任高，而高也因为文帝对他寄以厚望，所以常怀有至公守正之心，没有产生过自避嫌疑的念头，对杨谅的话多不听从。于是杨谅十分痛恨高，及至回到长安，痛哭流涕对皇后说：“我幸亏没有被高杀掉。”文帝知道后，心中愈发愤愤不平。

及击突厥，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缘此言欲反。上未有所答，已破突厥而还。及王世积诛，推核之际，有宫禁中事，云于处得之，上大惊。有司又奏“及左右卫大将军元、元胄，并与世积交通，受其名马之赠。”、胄坐免官。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明无罪，上愈怒，皆以属吏，自是朝臣无敢言者。秋，八月，癸卯，坐免上柱国、左仆射，以齐公就第。

及至高领军攻打突厥，大军追击越过了白道，谋划进一步深入大漠之中，于是派人向朝廷请求增兵，隋文帝左右近臣据此说高图谋造反。文帝还没答复，而高已打败突厥而班师还朝。及至前凉州总管王世积被朝廷处死，在审问的时候，有一些宫禁中的事情，王世积说是从高那里得知的，文帝大吃一惊。有关职掌官吏又上奏说：“高和左右卫大将军元、元胄，都与王世积交结往来，并接受了王世积赠送的名马。”于是元、元胄都被朝廷罢免了官职。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刑部尚书薛胄、民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人都上奏申明高无罪，可是文帝更加发怒，下令将他们都交付执法官吏问罪，因此百官群臣没有人再敢为高说情。秋季，八月癸卯（初十），高被罢免上柱国、尚书左仆射官职，以齐公归家闲居。

未几，上幸秦王俊第，召侍宴。欷悲不自胜，独孤后亦对之泣。上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胜于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不久，隋文帝驾幸秦王杨俊的府第，召高在宴会上作陪。高见到文帝后欷不已，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也当着高的面泫然落泪。文帝对高说：“朕不负你，这是你自作自受。”文帝因此对左右侍臣们说：“我对待高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即使不见他的面，他也好象常在我的眼前。自从他解官离职以后，我就把他完全遗忘了，好像从来也没有过高这个人。所以，做人臣的不能要挟君主，自认为是天下第一。”

顷之，国令上阴事，称其子表仁谓曰：“司马仲达初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于是上大怒，囚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复奏沙门真觉尝谓云：“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上闻而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天下。与子言，自比晋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上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天下其谓我何！“于是除名为民。

没多久，齐公高的国令上言告发高秘事，称高的儿子高表仁对高说“曹魏时太傅司马仲达起初借口有病不入宫朝见，后来遂夺取了天下。您如今也有此遭遇，又怎知道这不是将来洪福齐天的征兆？”隋文帝异常愤怒，下令把高囚禁在内史省，进行审问。执法部门又上奏说佛门真觉禅师曾经对高说：“明年国家有大丧。”尼姑令晖也对高说：“开皇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难，十九年则过不去。”文帝知道后愈加怒不可遏，对百官群臣说：“崐帝王难道是可力求而得的吗？孔子以大圣之才，还不能得天下。高和他儿子的谈话，自比西晋宣帝司马懿，这是居心何在？”有关职掌官吏请求将高斩首，文帝说：“我去年杀了虞庆则，今年又斩了王世积，如果再诛戮高，天下人会怎么看我呢？”于是下令将高除名为民。

初为仆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由是常恐祸变。至是，欢然无恨色。先是国子祭酒元善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胄、元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上初然之。及得罪，上深责之，善忧惧而卒。

高刚担任尚书左仆射时，他的母亲告诫他说：“你现在富贵已极，但不要忘了还有掉脑袋的危险，你可要处处小心谨慎！”因此高时常担心发生灾祸。现在得以保全性命，高很高兴而没有怨恨。以前，国子祭酒元善曾对文帝说：“杨素粗疏，苏威懦弱，元胄、元之流就好象鸭子，随波逐流。可以托付国事的只有高一人。”文帝起初也认为他说得很对。及至高获罪，文帝狠狠地责备元善，元善忧惧而死。

九月，以太常卿牛弘为吏部尚书。弘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停缓，其所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文选举得人，于斯为最，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

九月，隋朝任命太常寺卿牛弘为吏部尚书。牛弘主持选拔官吏时先德行而后文才，十分谨慎，虽然导致对官吏的除授缓慢，但是所进用的官吏大都能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有鉴赏之才，机敏明察，清廉谨慎无人可比，可惜太过于豪爽俊逸，反使人觉得他有些轻薄不端，当时的大臣多因此对他有些疑虑；唯有牛弘最了解他，对他诚心任用。整个隋朝的选举，此时做得最好，最能获得人才，当时舆论更加佩服牛弘有远见卓识和涵养度量。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突厥归启民者男女万余口，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时安义公主已卒，复使晟持节送宗女义成公主以妻之。

冬季，十月甲午（初二），隋朝册封突厥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汉语的意思是“意志智慧强健”。突厥部落归附启民可汗的男女百姓达一万多人，文帝命令长孙晟率军五万人，在朔州修建大利城，以安置突厥降人。当时隋安义公主已经去世，文帝又派遣长孙晟持节护送宗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

晟奏：“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从之。

长孙晟上奏说：“突利可汗染干部落，百姓归附的越来越多，虽然让他们居住在长城以内，但还是遭到都蓝可汗雍虞闾的侵扰抄掠，没法安定地生活。请求将他们迁徙到五原地区，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在夏、胜两州之间，东西都到黄河，南北相隔四百里，挖掘横向壕沟，让突厥人居住在里面，使他们任意畜牧。”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千余级。

隋文帝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两万为启民可汗防御突厥达头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人率步骑一万人镇守恒安。达头可汗率领骑兵十万来入侵，韩洪军队大败，赵仲卿从乐宁镇率军截击达头军队，斩首一千余级。

帝遣越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将军武威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蓝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长孙晟言于上曰：“今官军临境，战数有功，虏内自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抚，可以尽降。请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从之。降者甚众。

隋文帝派遣越公杨素率军从灵州出塞，行军总管韩率僧寿率军从庆州出塞，大平公史万岁率军从燕州出塞，大将军武威人姚辩率军从河州出塞，攻打突厥都蓝可汗。隋军还没有出塞，十二月乙未（初四），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大可汗，突厥国内大乱。长孙晟对文帝说：“如今官军已逼近突厥边境，并且取得数次胜利。敌国内部分崩离析，可汗被杀，如果崐乘机前去招抚，突厥部落会全部降附。请求派遣启民可汗染干的部下分道去招抚慰问。”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突厥部落很多归附隋朝。

第一百七十九卷

隋纪三高祖文皇帝中开皇二十年（庚申、600 ）

隋纪三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庚申，公元600 年）

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扬州总管司马河内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讨平之。

春季，二月，熙州人李英林率众造反。三月，辛卯（初二），隋文帝任命扬州总管司马河内人张衡为行军总管，统帅步兵、骑兵共计五万人讨伐李英林，予以平定。

贺若弼复坐事下狱，上数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既而释之。他日，上谓侍臣曰：“弼将伐陈，谓高曰：”陈叔宝可平也。不作高鸟尽、良弓藏邪？‘云：“必不然。’及平陈，遽索内史，又索仆射。我语曰：”功臣正宜授勋官，不可预朝政。‘弼后语：“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无所不尽。公终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图广陵，又图荆州，皆作乱之地，意终不改也。”

贺若弼又获罪而被捕入狱。隋文帝列举他的罪状说：“你有三个太过份：嫉妒心太过份；自以为是、贬抑别人太过份；目无尊上太过份。”但不久文帝就释放了他。一天，文帝对侍臣说：“贺若弼在即将讨伐陈国的时候，对高说：”陈叔宝一定要被平灭了，皇帝不就会做飞鸟灭绝、良弓收藏起来的事吗？‘高说：“绝不会这样的。’在平定陈国之后，贺若弼就急忙索要内史令，又索要仆射等官职。我对高说：”功臣是应当授以勋官的，但是不能干预朝政。‘贺若弼后来对高说：“皇太子和我之间，无论什么机密，都无所不言，言无不尽。您为什么不来依靠我的势力，何必不吐实呢？’贺若弼早就想谋取广陵，还想谋取荆州，这两地都是适于作乱的地方。这个意图他一直没有改变。”

夏，四月，壬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道以击之。

夏季，四月，壬戌（初四），突厥达头可汗率军侵犯隋帝国的边境。隋文帝颁下诏书，命令晋王杨广、大将杨素率兵出灵武道，汉王杨谅、大将史万岁率兵出马邑道，阻击突厥军队的入侵。

长孙晟帅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节度。晟以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饮之多死，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

长孙晟统帅着归降的军队，被任命为秦州行军总管，受晋王杨广节制。长孙晟认为突厥人饮用泉水，可以在水中投毒，于是就在泉水上游投毒。突厥人与牲畜饮水后很多被毒死，他们大惊失措地说：“天降恶水，天要亡我们了！”于是连夜逃走。长孙晟率军追杀，斩敌首级一千余。

史万岁出塞，至大斤山，与虏相遇。达头遣使问：“隋将为谁？”候骑报：“史万岁也。”突厥复问：“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骑曰：“是也。”达头惧而引去。万岁驰追百余里，纵击，大破之，斩数千级；逐北，入碛数百里，虏远遁而还。诏遣长孙晟复还大利城，安抚新附。

史万岁率军出边塞，行至大斤山，与突厥军相遇。达头可汗派遣使者询问：“隋朝大将是哪位？”隋军候骑报道：“史万岁！”使者又问：“莫不是当年威震敦煌的那个配军？”候骑回答：“是的。”达头可汗惧怕史万岁的威名引军退去。史万岁率军纵马飞驰追杀了一百多里，大破突厥军，斩敌首级几千余，并追击败兵，进入沙漠几百里，直到突厥军逃远了才还师。文帝下诏书派遣长孙晟再返回大利城任职，安抚新归附的百姓。

达头复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染干如枯木更叶，枯骨更肉，千世万世，常为隋典羊马也。”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

不久，达头可汗又派他的侄子俟利伐从沙漠东面攻打启民可汗。隋文帝再次发兵协助启民可汗防守军事要道。俟利伐只得退入沙漠。启民可汗向隋文帝上表陈谢说：“大隋圣人可汗怜惜百姓，您的恩德犹如天无不覆、地无不载一样。染干得到您的恩惠，如枯树长出新叶，枯骨长出新肉一样，愿意千世万代崐，永远为大隋牧养牛马。”文帝又派遣赵仲卿为启民可汗修筑金河、定襄两座城池。

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上谓其使者曰：“我戮力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俊惭怖，疾遂笃，乃复拜俊上柱国；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数声而止；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希旨，奏：“汉之栗姬子荣、郭后子强皆随母废，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从之，以秦国官为丧主。

秦孝王杨俊久病而不能起，他派遣使者向隋文帝上表陈谢。文帝对他派来的使者说：“我竭尽全力创下此大业，制定了典章制度颁布下来作为人们遵守的准则，期望臣下都要遵守。你作为我的儿子反而要败坏它，我不知如何责罚你！”杨俊既羞愧又恐惧，病势愈加沉重。于是文帝再次授杨俊为上柱国。六月，丁丑（二十日），秦孝王杨俊去世。文帝得讯哭了几声也就罢了。杨俊生前所制做的奢侈华丽的物品，文帝命令全部烧毁。王府内的官吏们请求为杨俊立碑，文帝说：“要是追求名节，一卷史书就足够了，何必用碑呢？若子孙们不能保持家业，碑岂不白白地给人家作镇石了吗！”杨俊的儿子杨浩是崔王妃所生，另一个儿子杨湛是妾所生。群臣为了迎合文帝的旨意，便奏请说：“汉代栗姬的儿子刘荣，郭皇后的儿子刘疆都因其母获罪而被废黜。如今杨俊两个儿子的母亲也都犯了罪，所以他们也不应该作为继承人。”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以秦孝王封国内的官员为丧主主持祭祀。

初，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时有损益；上皆纳之。勇性宽厚，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当初，隋文帝让太子杨勇参与决策军国政事，他经常提出批评建议，文帝都采纳了。杨勇性情宽厚，直率热情，平易近人，无弄虚作假的品行。文帝本性崇尚节俭，杨勇曾经在已经很精美华丽的蜀地出的铠甲上再加装饰，文帝看到后很不高兴，他告诫杨勇说：“自古以来帝王无一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作为皇位继承人，应当以节俭为先，这样才能承继宗庙。我过去的衣服，都各留一件，时常取出它们观看以告诫自己。恐怕你已经以当今皇太子自居而忘却了过去的事情，因此我赐给你一把我旧时所佩带的刀，一盒你旧日为上士时常常吃的腌菜。要是你还能记得以前的事，你就应该懂得我的良苦用心。”

后遇冬至，百官皆诣勇，勇张乐受贺。上知之，问朝臣曰：“近闻至日内外百官相帅朝东官，此何礼也？”太常少卿辛对曰：“于东宫，乃贺也，不得言朝。”上曰：“贺者正可三数十人，随情各去，何乃有司征召，一时普集！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可乎？”因下诏曰：“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是恩宠始衰，渐生猜阻。

后来到了冬至，百官都去见杨勇，杨勇排列乐队接受百官的祝贺。文帝知道了这件事，就问朝臣：“最近听说冬至那天朝廷内外百官都去朝见太子，这是什么礼法？”太常少卿辛回答：“百官到东宫，是祝贺，不能说是朝见。”文帝说：“祝贺的人应该三五十人，随意各自去，为什么由有关部门召集，一时间百官都集中起来同去？太子身穿礼服奏乐来接待百官，能这样吗？”于是文帝下诏说：“礼法有等级差别，君臣之间不能混杂。皇太子虽然是皇帝的继承人，但从礼义上讲也是臣子，各地方长官在冬至节来朝贺，进献自己辖地的特产，但另外给皇太子上贡，这就不符合典章制度了，应该全部停止。”从此，文帝对杨勇的恩宠开始衰落，渐渐有了猜疑和戒心。

勇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幸。其妃元氏无宠，遇心疾，二日而薨，独孤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自是云昭训专内政，生长宁王俨，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阳王该，建安王韶；成姬生颍川王；后宫生孝实，孝范。后弥不平，颇遣人伺察，求勇过恶。

杨勇有很多姬妾，他对昭训云氏尤其宠爱。杨勇的妃子元氏不得宠，突然崐得了心疾，两天就死了。独孤皇后认为这里还有别的缘故，对杨勇很是责备。此后，云昭训总揽东宫内的事务，她生了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高良娣生了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了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了颍川王杨；其他的宫人生了杨孝实、杨孝范。独孤皇后更加不高兴，经常派人来窥伺探查，找杨勇的过失和罪过。

晋王广弥自矫饰，唯与萧妃居处，后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数称广贤。大臣用事者，广皆倾心与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广所，无贵贱，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上与后尝幸其第，广悉屏匿美姬于别室，唯留老丑者，衣以缦彩，给事左右；屏帐改用缣素；故绝乐器之弦，不令拂去尘埃。上见之，以为不好声色，还宫，以语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称庆，由是爱之特异诸子。

晋王杨广了解这件事后就更加伪装自己，他只和萧妃住在一起，对后宫所生子女都不去抚育，独孤皇后因此多次称赞杨广有德行。朝廷中执掌朝政的重臣，杨广都尽心竭力地与他们结交。文帝和独孤皇后每次派身边的人到杨广的住处，无论来人的地位高低，杨广必定和萧妃一起在门口迎接，为来人摆设盛宴，并厚赠礼品。于是来往的奴婢仆人没有不称颂杨广为人仁爱贤孝的。文帝与独孤皇后曾经驾临杨广的府第，杨广将他的美姬都藏到别的房间里，只留下年老貌丑之人身着没有文饰的衣服来服侍伺侯。房间里的屏帐都改用朴素的幔帐，断绝琴瑟丝弦，不让拂去上面的灰尘。文帝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杨广不爱好声色，返回皇宫后，告诉侍臣这一情况。他感到非常高兴，侍臣们也都向文帝祝贺。从此，文帝喜爱杨广超出别的儿子。

上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对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上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诸儿谁得嗣位？”对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卿不肯显言邪！”

文帝命令善于看相的来和暗中把他的儿子们都看了一遍，来和回答：“晋王杨广眉上有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文帝又问上仪同三司韦鼎：“我这些儿子，哪个可以继承皇位？”韦鼎回答：“陛下和皇后最喜爱的儿子应当继承皇位，这不是我敢预知的。”文帝笑道：“你不肯明说呀！”

晋王广美姿仪，性敏慧，沈深严重；好学，善属文；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

晋王杨广容貌俊美，举止优雅，性情聪颖机敏，性格深沉持重，喜好学习，擅长作文章，对朝中之士恭敬结交，待人非常礼貌谦卑，因此他的声誉很盛，高于文帝其他的儿子。

广为扬州总管，入朝，将还镇，入宫辞后，伏地流涕，后亦泫然泣下。广曰：“臣性识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爱东宫，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谮生于投杼，鸩毒遇于杯勺，是以勤忧积念，惧履危亡。”后忿然曰：“地伐渐不可耐，我为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前新妇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穷治，何故复于汝发如此意！我在尚尔，我死后，当鱼肉汝乎！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苦痛邪！”广又拜，呜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胜。自是后决意欲废勇立广矣。

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去朝见文帝，将要返回扬州，他进皇宫向独孤皇后辞行，跪在地上流泪，独孤皇后也潸然泪下。杨广说：“我性情见识愚笨低下，常常顾念平时兄弟之间的感情，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皇太子，他常常满怀怒气，想对我诬陷杀害。我常常恐惧谗言出于亲人之口、酒具食器中被投入毒药的事情发生，因此我非常忧虑，念念在心，忧惧遭到危亡的命运。”独孤皇后气忿地说：“地伐越发让人无法忍受了。我给他娶了元氏的女儿，他竟然不以夫妇之礼对待元氏，却特别宠爱阿云，使元氏生下了这么多猪狗一般的儿子。先前，儿媳妇元氏被毒害而死，我也不能特别地追究此事。为什么他对你又生出如此念头！我还活着，他就如此！我死后，他就该残害你们了！我每每想到东宫皇太子竟然没有正室，在你们皇父百年之后，让你们兄弟几个跪拜问候阿云儿，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杨广又跪在地上，呜咽不止，独孤皇后也悲伤得不能自抑。从此独孤皇后下决心要废掉杨勇而立杨广为太子。

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善，欲述近已，奏为寿州刺史。广尤亲任总管司马张衡，衡为广画夺宗之策。广问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崐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频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大王。然废立者国家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未易谋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杨素耳，素所与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之。”广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

杨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来要好，他想拉拢宇文述，于是奏请任命宇文述为寿州刺史。杨广尤其亲近信任总管司马张衡，张衡为杨广筹划谋取皇太子地位。杨广向宇文述请教计策，宇文述说：“皇太子失去皇帝的喜爱已经很久了，杨勇的德行不为天下人所了解。大王以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您几次被任命为统帅军队的将领，屡建大功；皇帝与皇后都对您非常钟爱，四海之内的声望，实际上已为大王所有。但是太子的废立是国家大事，而我处在你们父子骨肉之间，实在不好谋划。然而能使皇帝改变主意的人只有杨素，能与杨素商量筹划的人只有他弟弟杨约。我很了解杨约，请您派我去京师，与杨约相见，一起筹划这件事。”杨广非常高兴，送给宇文述许多金宝，资助他入关进京。

约时为大理少卿，素凡有所为，皆先筹于约而后行之。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畅，因而共博，每阳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约。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约大惊曰：“何为尔？”述因通广意，说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经合义，亦达者之令图。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患。公之兄弟，功名盖世，当途用事有年矣，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胜数哉！又，储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齿于执政；公虽自结于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请立晋王，在贤兄之口耳。诚能因此时建大功，王必永铭骨髓，斯则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约然之，因以白素。素闻之，大喜，抚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赖汝启予。”约知其计行，复谓素曰：“今皇后之言，上无不用，宜因机会早自结托，则长保荣禄，传祚子孙。兄若迟疑，一旦有变，令太子用事，恐祸至无日矣！”素从之。

杨约当时是大理少卿，杨素凡是要做什么事，都先和杨约商量后再做。宇文述邀请杨约，陈设了许多玩物器皿，和他一起畅饮，一起赌博。每次宇文述都装作下输了，把杨广所送的金宝都输给了杨约。杨约得到很多金宝，就向宇文述略表谢意。宇文述就说：“这些金宝是晋王杨广的赏赐，让我与你一起玩乐的。”杨约大吃一惊，说：“为什么？”宇文述就转达了杨广的意思，劝说杨约：“恪守常规固然是人臣的本份，但是违反常规以符合道义，也是明智之人的期望。自古的贤人君子，没有不关注世情以避免祸患的。你们兄弟功名盖世，执掌大权有多年了，朝臣中被您家侮辱的人数得清吗？还有，皇太子往往想做的事而不能做到，常常切齿痛恨当政的大臣；您虽然主动地结好于皇上，但是要危害您的人本来就很多啊！皇上一旦弃群臣而去，您又靠谁来庇护呢？现在皇太子不为皇后所喜爱，皇上平素就有废黜皇太子的意思，这您是知道的。现在要是请皇上立晋王杨广为太子，那就全凭您哥哥的嘴了。要是真能在这时建立大功，晋王必定永远将这事铭记心中，这样您就可以去掉累卵之危，而地位象泰山一样的安全稳固了。”杨约深以为然，就将此话告诉了杨素。杨素听了，非常高兴，拍着手说：“我的智慧思虑远远达不到这儿，全仗你启发了我。”杨约知道他的计策成功了，又对杨素说：“现在皇后的建议，皇帝无不采纳。应当趁机会早早自动结交依靠皇后，就会长久地保住荣华富贵，并传给子孙后代。兄长若是迟疑，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太子执掌朝政，恐怕灾祸很快就要临头了！”杨素听从了杨约的话。

后数日，素入侍宴，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类至尊。”用此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吾儿大孝爱，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必迎于境首；言及违离，未尝不泣。又其新妇亦大可怜，我使婢去，常与之同寝共食。岂若地伐与阿云对坐，终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者，常恐其潜杀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遗素金，使赞上废立。

过了几天，杨素进入皇宫侍奉宴会，他婉转地说：“晋王杨广孝悌恭俭，象他父亲一样。”用此话来揣摩独孤皇后的意思。独孤皇后流着泪说：“您的话说得对！我儿子阿非常孝敬友爱，每次听到皇上和我派宫内的使者去，必定亲自远迎；说到远离双亲，没有一次不落泪的。还有他的妻子也很令人怜爱，我派婢女去她那里，她常与婢女同寝共食，哪象地伐和阿云面对面地对坐崐，整天沉溺于酒宴，亲近小人，猜疑防备骨肉至亲！所以我愈加爱怜阿，常常怕地伐将他暗害。”杨素已经了解了皇后的意思，因此就竭力地说太子杨勇不成器，于是皇后就给杨素财物，让他辅佐文帝进行废立太子之事。

勇颇知其谋，忧惧，计无所出，使新丰人王辅贤造诸厌胜；又于后园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时于中寝息，布衣草褥，冀以当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寿宫，使杨素观勇所为。素至东宫，偃息未入，勇束带待之，素故久不进以激怒勇；勇街之，形于言色。素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愿深防察！”上闻素谮毁，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觇东宫，纤介事皆闻奏，因加诬饰以成其罪。

杨勇非常清楚这个阴谋，感到忧虑恐惧，但是想不出办法来。他让新丰人王辅贤制做了巫术诅咒之物，又在其府邸后园建造了一个平民村，村里的房屋低矮简陋，杨勇时常在其中睡觉休息，他身穿布衣，铺着草褥子，希望以此来避灾。文帝知道杨勇为此不安，在仁寿宫派杨素去观察杨勇的行为。杨素到了东宫，停住不进，杨勇换好衣服等待杨素进来，杨素故意很久不进门，以此激怒杨勇；杨勇怀恨杨素，并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杨素回去报告：“杨勇怨恨，恐怕会发生变故。希望陛下多多防备观察。”文帝听了杨素的谗言和诋毁之词，对杨勇更加猜疑了。独孤皇后又派人暗中探察东宫，细碎琐事都上报给文帝，依据诬陷之词而构成杨勇的罪状。

上遂疏忌勇，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候人，以伺动静，皆随事奏闻。又，东宫宿卫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属诸卫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卫率苏孝慈为淅州刺史，勇愈不悦。太史令袁充言于上曰：“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上曰：“玄象久见，群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

于是文帝就对杨勇疏远、猜忌，竟然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的路上，派人观察杨勇的动静，事无巨细都要随时上报。另外，东宫值宿警卫侍官以上的，名册都令归属各个卫府管辖，勇猛矫健的人都要调走。左卫率苏孝慈被调出任命为淅州刺史，杨勇愈加不高兴。太史令袁充对文帝说：“我观察天象，皇太子应当废黜。”文帝说：“玄象出现很久了，群臣不敢说啊。”袁充是袁君正的儿子。

晋王广又令督王府军事姑臧段达私赂东宫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动静，密告杨素；于是内外喧谤，过失日闻。段达因胁姬威曰：“东宫过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诏，定当废立；君能告之，则大富贵！”威许诺，即上书告之。

晋王杨广又命令姑臧人督王府军事段达私下贿赂东宫受宠信的官吏姬威，让他暗中观察太子的动静，密报给杨素。于是朝廷内外到处是对杨勇的议论诽谤，天天可以听到杨勇的罪过。段达趁机威胁姬威说：“东宫的过失，皇上都知道了。我已得到密诏，一定要废黜太子。你要是能告发杨勇的过失，就会大富大贵！”姬威答应了，随即就上书告发杨勇。

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寿官。翌日，御大兴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上既数闻谮毁，疑朝臣悉知之，故于众中发问，冀闻太子之过。弘对既失旨，上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此去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为下利，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厕，故在后房恐有警急，还移就前殿，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于是执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数人付所司讯鞠；命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近臣。

秋季，九月，壬子（二十六日），文帝从仁寿宫归来，第二天到大兴殿，他对侍臣说：“我刚返回京师，应该是开怀畅饮寻求欢乐，不知为什么变得抑郁愁闷？”吏部尚书牛弘回答：“是臣等不称职，使陛下忧愁劳累。”文帝已经多次听到对杨勇的诬陷诋毁，怀疑朝臣们都知道了，因此向朝臣们发问，希望听到太子的过失。牛弘的回答不合文帝的意思，于是文帝脸色一变，对东宫的官吏僚属说：“仁寿宫离这里不远，但是我每次返回京师都得严格准备仪仗保卫，就象进入敌国一样。我因为拉肚子，不敢脱衣服睡觉，昨天夜里要上厕所，因为在后边的房间恐怕有紧急之事，就返回前殿居住。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要危害我的家国吗！”于是把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等几个人抓起来交付有关部门进行审讯，命令杨素把东宫的情况告诉近臣。

素乃显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尽。太子奉诏，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崐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长叹回视云：”我大觉身妨。‘“上曰：”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所生，地复居长，望其渐改，隐忍至今。勇尝指皇后侍儿谓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几许异事！其妇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尝责之，勇即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长宁初生，朕与皇后共抱养之，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其儿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于是杨素就公开地说：“我奉旨到京师，命令皇太子查核刘居士的余党。太子接到诏书，脸色大变，表情非常愤怒，他对我说：”刘居士的余党都已伏法，让我到哪里去追究呢？你作为右仆射，责任不轻，你自己去查核此事吧，关我什么事！‘又说：“过去的禅让大事要是不顺利，我先得被杀，如今父亲作了天子，居然让我还不如几个弟弟，凡事都不能自作主张！’他就长叹说：｀我觉得太不自由了。‘”文帝说：“这个儿子我很早就觉得不能够继承皇位了，皇后老劝我废黜他，我认为他是我作平民时生的，又是长子，希望他能够逐渐改正错误，我已克制忍耐到现在了。杨勇曾经指着皇后的侍女对人说：”都是我的’。这话说的是多么地奇怪。他的妻子元妃刚死时，我很怀疑她是被毒死的，曾经责问过杨勇，他就怨恨地说：“应当杀掉元孝矩。‘这是想要害我而迁怒他人。长宁王刚出生时，我和皇后一起抱来抚养他，杨勇却心中另有想法，连连派人索要。况且云定兴的女儿，是云定兴在外面私合而生，想到她的出身来历，由何能说必定是他的子女呢？以前晋太子娶了屠户的女儿，他的儿子就喜欢屠宰之事。如今他们不是咱们这一类人，会乱了宗祠。我虽然德行不及尧舜，但终归不能把天下百姓交付给品行不端的儿子！我总担忧他会谋害我，对他就象防备大敌一样，现在我打算废掉他以安定天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谏曰：“废立大事，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左卫大将军五原公元劝说文帝：“废立太子是大事，诏书若颁布实行了，后悔就来不及了。谗言说起来是无定准的，希望陛下再仔细调查这些事。”

上不应，命姬威悉陈太子罪恶。威对曰：“太子由来与臣语，唯意在骄奢，且云：”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杀百许人，自然永息。‘营起台殿，四时不辍。前苏孝慈解左卫率，太子奋髯扬肘曰：“大太夫会当有一日，终不忘之，决当快意。’又宫内所须，尚书多执法不与，辄怒曰：”仆射以下，吾会戮一二人，使知慢我之祸。‘每云：“至尊恶我多侧庶，高纬、陈叔宝岂孽子乎！’尝令师姥卜吉凶，语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谁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览《齐书》，见高欢纵其儿子，不胜忿愤，安可效尤邪！“于是禁勇及诸子，部分收其党与。杨素舞文巧诋，锻炼以成其狱。

文帝不听元的话，他命令姬威把太子的罪恶都讲出来。姬威回答：“太子向来对我讲话，意气极为骄横，还说：”要是有劝我的人，就该杀掉他。杀百把人，自然就永远清静了。‘太子又营建楼台宫殿，一年四季都不停止。先前苏孝慈被解除左卫率官职的时候，太子愤怒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挥着胳膊说：“大丈夫终会有一天，不会忘记此事，一定要杀伐决断以求痛快！’另外，东宫内所索取的东西，尚书经常恪守制度不给，太子往往立即发怒，说：”仆射以下的人，我可以杀一、两个，让你们知道怠慢我的灾祸。‘太子常说：“皇父厌恶我有许多姬妾，北齐后主高纬、陈后主陈叔宝是庶子吗？’太子曾令女巫占卜吉凶，他对我说：”皇帝的忌期在开皇十八年，这个期限快到了。‘“文帝流着泪说：”谁不是父母所生，他竟然这样！我近来翻阅《齐书》，看到高欢纵容他的儿子，就非常气忿。怎么能仿效这种人呢？“于是把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拘禁起来，并逮捕了他的部分党羽。杨素舞文弄墨，巧言诋毁，罗织罪名以构成下狱之罪。

居数日，有司承素意，奏元常曲事于勇，情存附托，在仁寿宫，勇使所亲裴弘以书与，题云“勿令人见”。上曰：“朕在仁寿宫，有纤介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怪之甚久，岂非此徒邪！”遣武士执于仗。右卫大将军元胃时当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为防元耳。”上以及裴弘付狱。过了几天，有关部门的官员秉承杨素的意思，奏报文帝说元常常曲意迎逢杨勇，有阿谀结交之事。在仁寿宫，杨勇派他的亲信裴弘给元送信，信上写着“勿令人见”。文帝说：“朕在仁寿宫，无论什么细微之事东宫必定知道，比驿马传信还快，我对此事感到奇怪已经很久了，难道不是这恶徒的缘故吗！”于是派武士从左卫仗将元抓了起来。右卫大将军元胃当时不应该值班了，但他没有离开，对文帝说：“我先前不下班的原因是为了防备元。”文帝把元和裴弘都投入监狱。

先是，勇见老枯槐，问：“此堪何用？”或对曰：“古槐尤宜取火。”时卫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数千枚，欲以分赐左右；至是，获于库。又药藏局贮艾数斛，索得之，大以为怪，以问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别有所在，至尊在仁寿宫，太子常饲马千匹，云：”径往守城门，自然饿死。‘“素以威言诘勇，勇不服，曰：”窃闻公家马数万匹，勇忝备太子，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发东宫服玩，似加饰者，悉陈之于庭，以示文武群臣，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责问勇，勇不服。

当初，杨勇看见枯老的槐树，问道：“这树能做什么用？”有人回答：“古槐尤其适于作柴来取火。”当时杨勇的卫士都带着火燧，杨勇命令工匠制做了几千枚火燧，打算分赐给身边的人；现在，库中的火燧都被收缴。另外，药藏局贮存着好几斛的艾绒，杨素收缴上来，感到很奇怪，就问姬威，姬威说：“太子此意另有用处。皇帝在仁寿宫，太子经常饲养着一千匹马，说：”要是直接守住城门，自然就会饿死。‘“杨素以姬威的话来盘问杨勇，杨勇不服气，说：”我听说公家饲养的马有好几万匹，我作为太子，养一千匹马就是造反吗？“杨素又找出东宫的服饰玩器，凡是有雕刻缕画装饰的器物都陈列在宫庭里，展示给文武群臣，作为太子的罪证。文帝和独孤皇后屡次派人去责问杨勇，杨勇都不服气。

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见使者惊曰：“得无杀我邪？”上戎服陈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于东面，诸亲立于西面，引勇及诸子列于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诏，废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勇再拜言曰：“臣当伏尸都市，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言毕，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文闵默。长宁王俨上表乞宿卫，辞情哀切；上览之闵然。杨素进曰：“伏望圣心同于螫手，不宜复留意。”

冬季，十月，乙丑（初九），文帝派人召来杨勇。杨勇见到使者，吃惊地说：“不是要杀我吧？”文帝身着戎装，陈列军队，来到武德殿。召集来的百官立在殿东面，皇室宗亲立在殿西面，引着杨勇和他的几个儿子排列在武德殿的庭院里，文帝命令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读诏书，将杨勇和他封王封公主的子女都废为庶人。杨勇再三跪伏在地，说：“我应该被斩首于闹市以为后人的借鉴，幸而得到陛下的哀怜，我才得以保全性命！”说完，眼泪流满了衣襟，随即跪拜行礼后离去。文帝身边的人没有不怜悯沉默的。长宁王杨俨给文帝上表乞求允许他担当文帝的宿卫。奏表中的文辞非常哀婉凄切，文帝看后感到很难过。杨素向文帝进言：“希望圣上对这件事应象蝮蛇螫手一样，不应再留此意。”

己巳，诏：“元、唐令则及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没官。车骑将军榆林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皆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皆处尽。”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宣诏戮之。乃移勇于内史省，给五品料食。赐杨素物三千段，元胃、杨约并千段，上赏鞫勇之功也。

己巳（十三日），文帝下诏书说：“元、唐令则和太子家令邹文腾、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典膳监元淹、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前主玺下士何竦一并斩首处死，他们的妻妾子孙都没入官府。车骑将军榆林人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特赦免死，各受杖刑一百，本人及其妻子儿女，家产田宅都没入官府。副将作大匠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元衡都被判罪令其自尽。”于是在广阳门外召集百官宣读诏书，将上述判死刑的人处死。把杨勇迁到内史省，给他五品官员的俸禄。赐给杨素财物三千段，赐给元胃、杨约财物共一千段，作为审讯杨勇的功劳的奖赏。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谏曰：“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崐上怒，挞其胸。

文林郎杨孝政上书给文帝进谏：“皇太子是被小人教坏了，应该加强训诫教诲，不宜废黜。”文帝发怒，用鞭子抽打杨孝政的胸部。

初，云昭训父定兴，出入东宫无节，数进奇服异器以求悦媚；左庶子裴政屡谏，勇不听。政谓定兴曰：“公所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以告勇，勇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唐令则为勇所昵狎，每令以弦歌教内人，右庶子刘行本责之曰：“庶子当辅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于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勇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夏侯福尝于内与勇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闻之，待其出，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勇为福致请，乃释之。勇尝得良马，欲令行本乘而观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于庶子，欲令辅导殿下，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勇惭而止。及勇败，二人已卒，上叹曰：“向使裴政、刘行本在，勇不至此。”当初云昭训的父亲云定兴出入东宫没有节制，他多次给杨勇进献奇异的服饰器物以求得杨勇的高兴和青眯；左庶子裴政屡次劝说，杨勇不听。裴政对云定兴说：“您的行为不符合法度。还有，元妃突然暴死，外面议论纷纷，这对于太子，不是好名声。您最好自行引退，否则将会遭到灾祸。”云定兴将此话告诉了杨勇，杨勇越发疏远裴政，并因此把裴政调任为襄州总管。唐令则被杨勇所亲近，杨勇常常命令唐令则教东宫的宫人丝弦歌舞，右庶子刘行本责备唐令则说：“庶子应当辅佐太子走正路。为什么要用声色歌舞来取媚于太子呢？”唐令则感到很惭愧却改不了。当时沛国人刘臻、平原人明克让、魏郡人陆爽都因为辞章修养而被杨勇所亲近。刘行本对这三个人对太子不能加以调教保护非常愤怒，他常对这三人讲：“你们只会读书！”夏侯福曾在房间里与杨勇开玩笑，夏侯福哈哈大笑，声音传到门外。刘行本听见，等夏侯福出来，责备他说：“太子殿下性情宽容，给你面子。你是什么小人物，敢做这样轻慢之事！”于是把夏侯福交执法人员治罪。过了几天，杨勇替夏侯福讲情，才将他释放。杨勇曾得到良马，他想命令刘行本骑上马让他观看，刘行本正色道：“皇上任命我为右庶子，是要我辅佐教导殿下，而不是作殿下的戏弄之臣。”杨勇听后感到惭愧，才作罢。到杨勇被废黜时，裴政、刘行本二人均已去世。文帝叹息道：“要是裴政、刘行本二人还在，杨勇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勇尝宴宫臣，唐令则自弹琵琶，歌《媚娘》。洗马李纲起白勇曰：“令则身为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广坐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为殿下之累邪！臣请速治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遂趋出。及勇废，上召东宫官属切责之，皆惶惧无敢对者。纲独曰：“废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臣何敢畏死，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向使陛下择正人辅之，足以嗣守鸿基。今乃以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鹰犬娱悦太子，安得不至于是邪！此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呜咽。上惨然良久曰：“李纲责我，非为无理，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我择汝为宫臣，而勇不亲任，虽更得正人，何益哉！”对曰：“臣所以不被亲任者，良由奸人在侧故也。陛下但斩令则、文腾，更选贤才以辅太子，安知臣之终见疏弃也。自古废立冢嫡，鲜不倾危，愿陛下深留圣思，无贻后悔。”上不悦，罢朝，左右皆为之股栗。会尚书右丞缺，有司请人，上指纲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杨勇曾宴请东宫的臣僚，唐令则亲自弹奏琵琶，唱《媚娘》。洗马李纲起身对杨勇说：“唐令则身为宫卿，职责应是调教保护太子，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自比娼妓优伶，进献靡靡之音，污浊视听。这种事要是皇上知道了，唐令则的罪责就大了。这岂不是要连累殿下吗？我请您赶快将他治罪！”杨勇说：“我想要快乐快乐，你不要多管闲事。”于是李纲就赶快退出。等到杨勇被废黜，文帝召集东宫的臣僚严厉责备他们，大家都惶恐而无人敢于答话，只有李纲说：“太子的废立大事，如今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事不可更改了而不肯说话。我怎能因为怕死就不对陛下把对此事的不同看法讲清楚呢？太子的性格本来就是个常人的性格，可以使之变好，也可以使之变坏。从前要是陛下挑选正直的人辅佐太子，他足以继承皇统鸿业。如今却用唐令则为左庶子，邹文腾为家崐令，这两个人只知道用声色犬马娱悦太子，哪能不到这个地步啊！这是陛下的过失，并不是太子的罪过。”于是跪在地上呜咽流泪。文帝神色惨然，过了半天才说：“李纲责备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挑选你为东宫臣僚，但杨勇不亲近信任你，就是换上正直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李纲回答：“我所以不为杨勇亲近信任，确实是有佞人在太子身边的缘故，陛下只要将唐令则、邹文腾斩首，更换贤能才学之士辅佐太子，怎么会知道我最后会被疏远抛弃呢？自古废立嫡长子，国家很少有不发生倾覆危险的。希望陛下好好考虑，不要后悔啊。”文帝不高兴。退朝后，文帝身边的人都替李纲心惊胆战。正好尚书右丞空缺，有关部门请求派人，文帝指着李纲说：“此人是很好的尚书右丞。”李纲马上就被任命。

太平公史万岁还自大斤山，杨素害其功，言于上曰：“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遂寝之。万岁数抗表陈状，上未之悟。上废太子，方穷东宫党与。上问万岁所在，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曰：“万岁谒东宫矣！”以激怒上。上谓为信然，令召万岁。时所将将士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万岁谓之曰：“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既见上，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词气愤厉。上大怒，令左右杀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诏陈其罪状，天下共冤惜之。

太平公史万岁从大斤山回来。杨素嫉妒史万岁的功劳，对文帝说：“突厥人本来已经投降了，开始并不是来侵犯，只是来塞上放牧牲畜。”这件事就放下了。史万岁几次上表陈述自己的功劳，文帝还是不醒悟。文帝废黜太子杨勇，正追究太子的党羽。文帝问史万岁在哪里，当时史万岁实际就在朝堂之上，杨素却说：“史万岁拜谒东宫去了！”以此来激怒文帝。文帝听信了这话，命令将史万岁召来，当时史万岁部下的将士在朝堂声称冤屈的有好几百人，史万岁对他们说：“我今天为你们对皇帝把事情完全讲清楚，问题就会解决的。”他见到文帝说：“将士有功却被朝廷压抑！”词措严厉，语气愤怒，文帝勃然大怒，命令身边的人把史万岁打死，随即就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文帝颁诏陈述史万岁的罪状，天下的人都为史万岁感到冤枉可惜。

十一月，戊子，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请降章服，宫官不称臣。十二月，戊午，诏从之。以宇文述为左卫率。始，太子之谋夺宗也，洪州总管郭衍预焉，由是征衍为左监门率。

十一月，戊子（初三），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国内地震，太子杨广请求免穿礼服，东宫的臣僚对太子不自称臣。十二月，戊午（初三），文帝下诏采纳杨广的建议。杨广任命宇文述为左卫率。当初杨广策划夺取继承权时，洪州总管郭衍参与了这个阴谋，因此就把郭衍召来任命他为左监门率。

帝囚故太子勇于东宫，付太子广掌之。勇自以废非其罪，频请见上申冤，而广遏之不得闻。勇于是升树大叫，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为癫鬼所著，不可复收。帝以为然，卒不得见。

文帝把前太子杨勇囚禁在东宫，交给太子杨广管束。杨勇认为自己没有犯下该被废黜的罪过，多次请求见文帝申明冤情，但杨广阻拦他，不让文帝知道。于是杨勇就爬到树上大声喊叫，声音传到文帝的住所，他希望能得到文帝的接见。杨素就说杨勇情志昏乱，有疯鬼附身，无法复原。文帝听了很相信，杨勇最终还是没有见到文帝。

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彦谦，法寿之玄孙也。

当初文帝平灭陈国时，天下人都以为将要太平了。监察御史房彦谦私下对他亲近的人说：“皇帝性情猜忌严厉而又苛刻残忍，太子性情谦恭软弱，几个王据有大权，天下虽然安定了，又要忧虑危亡动乱之事。”他的儿子房玄龄也暗地对房彦谦说：“皇帝本来没什么功劳德行，以奸诈计谋取得天下，他的几个儿子都骄横奢侈不行仁义，必定会自相残杀。现在虽然太平了，但杨家天下的覆亡很快就会到来。”房彦谦是房法寿的玄孙。

玄龄与杜杲之兄孙如晦皆预选，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见玄龄，叹曰：“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耳。”见如晦，谓曰：“君有应变之才，必任栋梁之重。”俱以子孙托之。房玄龄和杜杲哥哥的孙子杜如晦都被吏部预选为候补官员。吏部侍郎高孝基有知人的名声。他见到房玄龄，叹息道：“我见的人也很多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年轻人，以后必成大器，只可惜我不能见到他成大材了。”他见到杜如晦说：“您有随机应变的才能，一定会被委以栋梁重任的。”高孝基把子孙都托付给了他们。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诏“有毁佛及天尊、岳、镇、海、渎神像者，以不道论；沙门毁佛像，道士毁天尊像者，以恶逆论。”

文帝晚年笃信佛、道、鬼神。辛巳（二十六日），开始颁诏“有毁坏佛以及天尊、山岳、镇、海，渎神像的人，以不道罪惩处；僧尼毁坏佛像，道士毁坏天尊像的，以恶逆罪论处。”

是岁，征同州刺史蔡王智积入朝。智积，帝之弟子也，性修谨，门无私谒，自奉简素，帝甚怜之。智积有五男，止教读《论语》，不令交通宾客。或问其故，智积曰：“卿非知我者！”其意盖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

这一年，文帝征召同州刺史蔡王杨智积入朝。杨智积是文帝的侄子，他性情和善谨慎，门下没有私自进见的人；他自奉俭朴，文帝很怜爱他。杨智积有五个儿子，只教他们读《论语》。他不让儿子们与宾客结交往来。有人问其原因，杨智积说：“你不理解我！”杨智积的用意是怕他的儿子有才能而招来灾祸。

齐州行参军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行至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谓曰：“卿辈自犯国刑，身婴缧绁，固其职也；重劳援卒，岂不愧心哉！”参等辞谢。伽乃悉脱其枷锁，停援卒，与约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悦，如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因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善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吏无慈爱之心，民怀奸诈之意。朕思遵圣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寤，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若使官尽王伽之俦，民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乃擢伽为雍令。

齐州行参军章武人王伽，押送判流刑的犯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到京师，走到荥阳，王伽可怜犯人们辛苦，把他们都叫来说：“你们这些人犯了国法，身受枷锁之苦，固然是你们应得的惩处，但是使押送你们的人辛苦，你们心里不惭愧吗？”李参等人都谢罪。于是王伽把他们身上的枷锁都解下，遣散押送犯人的兵卒，与李参等人约好：“某日应当到达京师，如果不能如期到达，我只好代你们受死。”说完就离开犯人们走了。犯人们感动欣悦，如期到达京师，没有一个人背约逃走。文帝听到此事感到惊奇，就召见王伽谈话，不断地称赞他。于是犯人们都被召见，并命令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一起进宫，在殿堂赐宴并赦免了他们。文帝因此下诏说：“凡世上之人，都有灵悟的禀性，都懂得善恶，明晓是非。如果以至诚之心关怀他们，明加劝导，那么恶俗必定改变，人都会变得善良。以前因为海内动乱流离，德教废驰湮没，官吏没有慈爱之心，百姓存有奸诈之意。朕想遵循先圣的办法，用德来感化子民。王伽非常理解朕的用意，诚心诚意地加以宣传教化；李参等人感化醒悟，自己赴往司法机关。这说明四海之内的百姓并不难以教化。要是让官吏都成为王伽一类的人物。庶民都向李参等人学习，不用刑律的日子就不会远了！”于是提拔王伽为雍县令。

太史令袁充表称：“隋兴已后，昼日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谨按《元命包》曰：”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振古希有。”上临朝，谓百官曰：“景长之庆，天之也。今太子新立，当须改元，宜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是后百工作役，并加程课，以日长故也。丁匠苦之。

太史令袁充上表称：“隋朝兴起之后，白昼渐渐变长，开皇元年冬至那天的影长是一丈二尺七寸二分。从那以后渐渐缩短。到开皇十七年，比过去短了三寸七分。太阳离北极近则日影就短，白昼就长；离北极远则日影就长，白昼就短。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时就离北极星近，在黄道之南运行时就离北极崐星远。据纬书《春秋元命包》记载：”明在黄道之北运行，季节则正常。‘《京房别对》记载：“太平之时，太阳在黄道之北运行；盛世之时，在黄道运行；乱世之时，在黄道之南运行。’因为大隋启动了天运，感应了上天，所以日影缩短，白昼变长，这是自古少有的。”文帝上朝对百官说：“影短日长的福庆是上天的护。现在刚立太子，应当改年号，最好取日长之意作为年号。”此后工匠们服役，都增加了工作量，是因为白昼延长的缘故。壮丁工匠们都苦于白昼延长。

仁寿元年（辛酉、601 ）

仁寿元年（辛酉，公元601 年）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任命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右仆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

丁酉（十三日），改封河南王杨昭为晋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败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

突厥的步迦可汗率兵侵犯边塞，在恒安击败代州总管韩弘。

以晋王昭为内史令。

任命晋王杨昭为内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

夏季，五月，己丑（初七），有突厥男女九万人来归附。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风俗。

六月，乙卯（初三），文帝派遣十六名使者到各地巡视风俗。

乙丑，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殿内将军河间刘炫上表切谏；不听。秋，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

乙丑（十三日），文帝颁诏，认为天下学校的学生多而不精，经过选拔，只留国子监的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各州、县的学校一并停办。殿内将军河间人刘炫呈上奏表恳切劝说，文帝不听。秋季，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

初，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禅礼，版文备述前后符瑞以报谢云。

当初，文帝受北周的禅让，他怕民心不服，因此就用很多符瑞现象来表明自己受禅是符合天意的。伪造符瑞进献的人多得数不过来。冬季，十一月，己丑（初九），到京师南郊举行祭天典礼，所上版文详细叙述符瑞现象出现的前后情况以报谢上天。

山獠作乱，以卫尉少卿洛阳卫文为资州刺史镇抚之。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獠方攻大牢镇，文单骑造其营，谓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群獠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帝大悦，赐缣二千匹。壬辰，以文为遂州总管。

山中的獠人造反，任命卫尉少卿洛阳人卫文为资州刺史，去镇压剿抚獠人。卫文名玄，通常以字来称呼他。卫文刚到任，獠人正在进攻大牢镇，卫文一个人骑马来到獠人的营帐，说“我是刺史，奉天子诏命，安抚保护你们，不要惊慌恐惧。”獠人们都不敢动了。于是卫文向獠人陈说利害，獠人的首领被感化，撤兵离去。前后归附朝廷的獠人有十余万人。文帝非常高兴，赏赐卫文细绢两千匹。壬辰（十二日），任命卫文为遂州总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长冯盎驰诣京师，请讨之。帝敕杨素与盎论贼形势，素叹曰：“不意蛮夷中有如是人！”即遣盎发江、岭兵击之。事平，除盎汉阳太守。

潮州、成州等五个州的獠人造反，高州的酋长冯盎驰马到京师，请出兵去讨伐獠人。文帝命令杨素和冯盎讨论獠人的情况。杨素感叹道：“没想到蛮夷中意有这样的人！”随即派冯盎率领江南、岭南等地的官军去进攻獠人。崐叛乱平息后，任命冯盎为汉阳太守。

诏以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挟启民可汗北击步迦。

文帝下诏任命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带领启民可汗向北进攻步迦可汗。

二年（壬戌、602 ）

二年（壬戌，公元602 年）

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寿宫。

春季，三月，己亥（二十一日），文帝驾临仁寿宫。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帅诸军追击，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复进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骑稍后，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虏并行，虏不之觉；候其顿舍未定，趣后骑掩击，大破之，悉得人畜以归启民。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寇抄。素以功进子玄感爵柱国，赐玄纵爵淮南公。

突厥思力俟斤可汗等率众向南渡河掠走启民可汗部落的男女六千人，各种牲畜二十余万头。杨素统帅各路军队追击思力俟斤，转战六十余里，大破思力俟斤。突厥人向北逃走，杨素又继续追击，在夜里追上了突厥人。杨素恐怕突厥人逃跑，命令骑兵稍稍后退，亲自带领两名骑兵和两名投降的突厥人与突厥军队一起行进，突厥军没有察觉。杨素趁突厥人没有安置停当的时候，催促后面的隋军骑兵追击掩杀，大破突厥军队，将俘获的人、畜都给了启民可汗。自此，突厥人远远地逃走，沙漠以南的地方不再有侵犯掠夺之事。杨素因为有功，文帝封他儿子杨玄感为柱国，赐给杨素另一个儿子杨玄纵淮南公的爵位。

兵部尚书柳述，庆之孙也，尚兰陵公主，怙宠使气，自杨素之属皆下之。帝问符玺直长万年韦云起：“外间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时侍侧，云起奏曰：“柳述骄豪，未尝经事，兵机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职。臣恐物议以为陛下‘官不择贤，专私所爱，’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顾谓述曰：“云起之言，汝药石也，可师友之。”秋，七月，丙戌，诏内外官各举所知。柳述举云起，除通事舍人。

兵部尚书柳述是柳庆的孙子。他娶了兰陵公主。柳述依仗着文帝的宠信，飞扬跋扈，连杨素之辈都趋附他。文帝对符玺直长万年人韦云起说：“在外面有不便直说的事，在这里可以说。”柳述当时正侍立在文帝身旁。韦云起奏文帝：“柳述为人骄傲强横，他没有经过什么大事，兵权机要的重任不是他所能担当得起来的。只是因为他是主上的女婿，才身居要职。我恐怕有人议论陛下‘官不选择贤能之人，专选自己所宠信的人’，这也是不利朝政的事。”文帝认为韦云起的话很对，回头对柳述说：“云起的话是你的治病良药。你可以把他看作老师和朋友。”秋季，七月，丙戌（初十），文帝下诏让朝廷内外的官员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柳述就举荐韦云起，文帝任命他为通事舍人。

益州总管蜀王秀，容貌伟，有胆气，好武艺。帝每谓独孤后曰：“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矣。”大将军刘哙之讨西也，帝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将兵继进。秀以嬖人万智光为武通行军司马。帝以秀任非其人，谴责之，因谓群臣曰：“坏我法者，子孙也。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遂分秀所统。

益州总管蜀王杨秀，容貌奇特雄伟，有胆量气魄，喜好武艺。文帝常对独孤皇后说：“杨秀肯定会不得好死，我活着他还不会出什么问题，要是他兄弟当政，他一定会造反。”大将军刘哙去讨伐西的时候，文帝命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率兵随后出发。杨秀任命一个受他宠信的叫万智光的人作杨武通的行军司马。文帝认为杨秀任命的人不称职，就责备他，并对群臣说：“破坏我的法度的是我的子孙。就好比猛虎，别的动物不能伤害它，它反而被毛间虫损害、蚕食一样。”于是削减了杨秀统领的辖区。

自长史元岩卒后，秀渐奢僭，造浑天仪，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

自从长史元岩死后，杨秀渐渐变得奢侈僭越，他制做浑天仪，又多抓山中的獠人充作宦官，他的车马被服都以皇帝的标准制做。

及太子勇以谗废，晋王广为太子，秀意甚不平。太子恐秀终为后患，阴崐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上遂征秀，秀犹豫，欲谢病不行。总管司马源师谏，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对曰：“师忝参府幕，敢不尽忠！圣上有敕追王，以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傥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熟计之！”朝廷恐秀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楷至，秀犹未肯行；楷讽谕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为备；秀行四十余里，将还袭楷，觇知有备，乃止。

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后，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杨秀为此忿忿不平。太子杨广怕杨秀终归是个祸患，就暗地命令杨素搜罗杨秀的罪状以诬陷诋毁他。于是文帝就征召杨秀进京，杨秀犹豫，想以病为由推辞不动身。总管司马源师劝他，杨秀变了脸色说：“这是我家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源师流着泪说：“我被任命为大王府中的幕僚，怎敢不尽心竭力？皇上有敕命追究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今您仍然拖延不去，庶民百姓不了解大王的心意，如果产生了非议，朝廷内外猜疑骇惧，圣上颁下震怒的诏书，派来一名使者，大王又怎么自我申辩呢？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朝廷怕杨秀生变，戊子（十二日），任命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驿马驰至益州来替代杨秀。独孤楷到了益州，杨秀还是不肯动身。独孤楷劝说开导他许久，杨秀才上路。独孤楷觉察到杨秀有反悔之意，就率领军队作了准备。杨秀上路才四十余里，打算返回袭击独孤楷，他派人探知独孤楷已有准备才作罢。

八月，甲子，皇后独孤氏崩。太子对上及宫人哀恸绝气，若不胜丧者；其处私室，饮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进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置竹桶中，以蜡闭口，衣袱裹而纳之。

八月，甲子（十九日），皇后独孤氏去世。太子杨广当着文帝和宫人的面悲痛欲绝，好象是不胜哀痛，而在自己府内饮食谈笑如同平常。另外，杨广每天早上命令进米二溢，私下却命令取来肥肉、干肉、酿鱼肉，装在竹筒里以蜡封口，用衣帕包起来偷偷运入府内。

著作郎王劭上言：“佛说：”人应生天上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祯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上览之悲喜。

著作郎王劭上书文帝说：“佛祖说：”‘人应运生在天上和生在无量寿国的时候，天佛会大放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接。’大行皇后的福善征兆，在诸秘记中都有记载，都说皇后是妙善菩萨。我考察到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降下金银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里出现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面出现自然种种音乐，声振虚空，到夜里五更时，皇后沉寂得如睡着一样，随即死去，这些与经文上所讲的，事事都应验了。“文帝看后又悲又喜。

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寿宫。

九月，丙戌（十一日），文帝从仁寿宫回来。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达，雄之弟也。

冬季，十月，癸丑（初九），任命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杨达是杨雄的弟弟。

闰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定五礼。

闰月，甲申（初十），文帝下诏命杨素、苏威和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定五礼。

上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择葬地，得吉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吉退，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语之云：“后四载，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传也。汝其识之！”

文帝命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独孤皇后选择葬地。萧吉选到一块吉地，说：“占卜年可以延续杨家基业二千年，占卜世可以延续皇统二百世。”文帝说：“吉凶之事在于人不在于地。北齐后主高纬埋葬他的父亲难道就没有占卜崐吗？但是北齐很快就亡国了。正如我家的墓地，如果说不吉，我就不应作天子，如果说不凶，我弟弟就不应战死。”但最后文帝还是听从了萧吉的建议。萧吉退朝后告诉族人萧平仲说：“皇太子杨广派宇文左率向我深表谢意说：”您从前说我会当太子，竟然得到了验证。我终归是不能忘记您的。现在您占卜陵地，务必让我早些继承皇位，我作了皇帝后，一定以富贵来报答你。‘我对他说：“四年之后，太子应会君临天下。’其实要是太子得掌朝政，隋朝就要灭亡了！我先前哄骗人说：”占卜可以延续二千年‘，是三十年的意思；’占卜可以延续二百世‘是只传二世的意思。你记住这事。“

壬寅，葬文献皇后于太陵。诏以“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地，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可别封一子义康公，邑万户。”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珠绫锦称是。

壬寅（二十八日），将独孤皇后埋葬在太陵。文帝下诏说：“杨素经手办理葬事，不辞劳苦地寻找吉地，就杨素的心意而言，对君父之事极为虔诚至孝，怎么能与平灭夷狄寇贼相提并论呢？应该另封他的一个儿子为义康公，食邑一万户。”并赐给杨素田地三十顷，绢一万段，米一万石，相应的金珠绫绵等等。

蜀王秀至长安，上见之，不与语；明日，使使切让之。秀谢罪，太子诸王流涕庭谢。上曰：“顷者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之。今秀蠹害生民，当以君道绳之。”于是付执法者。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谏曰：“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见子无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断其舌，因谓群臣曰：“当斩秀于市以谢百姓。”乃令杨素等推治之。

蜀王杨秀到了长安，文帝见到他，不和他说话。第二天，派一个使者严厉责备他。杨秀谢罪，太子杨广和其他的几个王都流泪谢罪，文帝说：“原先秦王杨俊浪费财物，我曾用父道来训斥他；现在杨秀残害百姓，我应该用为君之道来制裁他。”于是就把杨秀交付执法官员。开府仪同三司庆整劝文帝说：“庶人杨勇已被废黜，秦王已经死了，陛下的儿子现在不多了，何必这样？蜀王杨秀性格耿直独特，如今被重责，恐怕他难以保全。”文帝勃然大怒，要割掉庆整的舌头。接着他对群臣说：“应该把杨秀在闹市斩首向百姓谢罪。”于是就命令杨素等人对杨秀追究治罪。

太子阴作偶人，缚手钉心，枷锁械，书上及汉王姓名，仍云：“请西岳慈父圣母收杨坚、杨谅神魂，如此形状，勿令散荡。”密埋之华山下，杨素发之；又云秀妄述图谶，称京师妖异，造蜀地征祥；并作檄文，云“指期问罪”，置秀集中，惧以闻奏。上曰：“天下宁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废秀为庶人，幽之内侍省，不听与妻子相见，唯獠婢二人驱使，连坐者百余人。秀上表摧谢曰：“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瓜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爱子也。上因下诏数其十罪，且曰：“我不知杨坚、杨谅是汝何亲？”后乃听与其子同处。

太子杨广暗中制做了偶人，捆住偶人的手脚，用针钉住偶人的心，将偶人上了枷锁，并写上文帝及汉王杨谅的姓名，还写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去杨坚、杨谅的神魂，就保持这样的形状，不要使它散开流失。”秘密将偶人埋在华山下，杨素发掘出偶人，又控告杨秀说他胆大妄为记述图谶，称京师有妖异现象，制造蜀地的祥瑞现象；并做好了檄文，说“指日就可以问罪”。将这些材料都收到杨秀的文集里，这些情况都奏报了文帝。文帝说：“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十二月，癸巳（二十日），将杨秀废为庶人，幽禁在内侍省，不许他与妻子儿女见面，只派两名獠人奴仆供他使用。牵连获罪的人有百余名。杨秀上表文帝悲伤地谢罪：“希望圣上慈爱恩准，能够对我同情怜悯，在我残息未尽之时，希望能和我儿子杨瓜子相见。请赐给我一墓穴，让我的骸骨有个归所。”杨瓜子是杨秀的爱子。文帝就下诏列举杨秀的十条罪状，并说：“我不知道杨坚、杨谅是你的什么亲人。”但后来仍允许杨秀和他儿子在一起。

初，杨素尝以少谴敕送南台，命治书侍御史柳治之。素恃贵，坐床。从外来，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蜀王秀尝从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与之；秀遗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奏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当初，杨素曾经因犯小过被敕命送到御史台，文帝命令治书侍御史柳将杨素治罪。杨素依恃地位显贵，坐在柳的坐榻上。柳从外面进来，在台阶下端举笏板，神色庄重地对杨素说：“我奉皇帝命令要治您的罪！”杨素急忙退下来。柳手扶桌案而坐，让杨素站在庭堂上，辨别查问杨素的过失。杨素因此对柳怀恨在心。蜀王杨秀曾经向柳要李文博撰写的《治道集》，柳给了杨秀；杨秀送给柳十名奴婢。到杨秀获罪，杨素便奏报文帝说柳作为内臣与诸侯结交往来，因此将柳除名为民，发配到怀远镇去戍边。

帝使司农卿赵仲卿往益州穷按秀事，秀之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赐甚厚。

文帝派司农卿赵仲卿到益州彻底追查杨秀的事情，杨秀宾客曾经到过的地方，赵仲卿必定苛刻地以法律条文追究并严厉治罪，那些州县长吏大半都受牵连而被定罪。文帝认为赵仲卿能干，赏赐他很丰厚的财物。

久之，贝州长史裴肃遣使上书，称：“高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为众所疾，以至废弃；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书奏，上谓杨素曰：“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于是征肃入朝。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欲何为也？”衡曰：“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肃至，上面谕以勇不可复收之意而罢遣之。肃，侠之子也。

很久以后，贝州刺史裴肃派使者给文帝上书说：“高因有也天生的突出才能，又是开国元勋，佐命为大臣，受到人们的妒忌以至于被废黜不用。希望陛下记着高的大功，忘掉他的小过。再有，杨勇、杨秀两个庶人获罪已经很久了，难道他们没有洗心革面的心意吗？希望陛下弘杨君父的慈爱，顾念父子天性之道，每人封个小国，观察其所做所为：如果能变好，就逐渐地改变其地位；如果仍然不悔改，贬位削爵也不晚。现在他们改过自新的路永远断绝，惭愧悔恨的心思不为人们所了解。这不是很悲哀吗？”奏表呈上去后，文帝对杨素说：“裴肃忧虑我的家事，这也是诚心诚意啊。”于是召裴肃来京师。太子杨广听说此事，对左庶子张衡说：“让杨勇悔过自新，这要干什么？”张衡说：“我看裴肃的意思，是要让他象周代吴国的太伯、汉代的东海王一样。”裴肃到了京师，文帝当面告诉他杨勇有疯鬼附身无法复原的情况，自新之事只能作罢，让裴肃走了。裴肃是裴侠的儿子。

杨素弟约及从父文思、文纪、族父忌并为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广营资产，自京师及诸方都会处，邸店、碾、便利田宅，不可胜数；家僮千数，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亲故吏布列清显。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愈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夷；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与素抗而不桡者，独柳及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

杨素的弟弟杨约和叔父杨文思、杨文纪、同族的叔父杨忌都官居尚书、列卿，他们的儿子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却位居柱国、刺史；杨家广营资产，从京师到各地的都会，客店、磨坊、丰腴的田产和房宅不计其数，家中的奴仆有几千人，府内穿着华丽罗绮的歌妓姬妾有千人；宅第豪华奢侈，规制模仿皇宫禁城，亲戚朋友旧部下都官列显要之职。杨素已经废黜了一个太子和一个王，权势更加显赫。朝臣忤逆他们的，有人就被处死甚至夷灭全家；附会他们的人和他们的亲朋故旧，即使没有才能，也必定加官进爵。朝廷内外的人都屈服于杨家的势力，无人不畏附杨素。敢于与杨素对抗而不屈从的人，只有柳和尚书右丞李纲、大理卿梁毗而已。

始，毗为西宁州刺史，凡十一年，蛮夷酋长皆以金多者为豪隽，递相攻夺，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帅以金遗毗，毗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邪！”一无所纳。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上闻而善之，征为大理卿，处法平允。

当初，梁毗被任命为西宁州刺史，共十一年。西宁州的蛮夷酋长都以金子多的人为豪强，他们互相攻击掠夺，简直没有宁静的年月。梁毗对此感到忧虑。后来因为各酋长竞相送梁毗金子，梁毗把金子放在坐椅旁，对着金子痛哭道崐：“金子这东西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你们为了它相互残害，争战之事多得数不过来。现在你们送金子来，是要杀我啊！”他一点都没有接受。于是那些蛮夷人都受感动而醒悟，不再互相攻掠了。文帝听到后很高兴，任命梁毗为大理卿。梁毗执掌司法公平允正。

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乃上封事曰：“臣闻臣无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有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书奏，上大怒，收毗系狱，亲诘之。毗极言“素擅宠弄权，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竦，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上无以屈，乃释之。

梁毗看到杨素专擅权柄，恐怕他成为国家的祸患，就给文帝上了一封密表说：“我听说臣子没有一个不是因为作威作福而危害其家并祸患于国的，我看到左仆射越国公杨素越来越得到主上的宠信，他权势日见显赫，朝中官宦都是他的耳目。忤逆他的人便遭到似严冬的霜冻在酷夏降下似的打击，阿谀奉承他的人受到的照顾有如冬天降适时的雨露，每个人的荣辱都在于杨素的口唇，升迁贬谪都得听从他的指派；他所偏爱的人都不是忠心为国的人，他所推荐提拔的人都是他的亲戚；他的子弟势力遍布各州县。天下没有什么事，还可以容忍他有私图，要是国家有什么忧患，杨素一定是祸端。奸臣专擅权力这是由来已久的。王莽经营积累了多年，桓玄在皇位变动时打下了基础；终于王莽灭掉了西汉王朝，桓玄倾覆了东晋皇位。陛下要是任命杨素为执掌朝政的大臣，我恐怕他的心未必能象殷商的伊尹一样。希望陛下能考察借鉴古今之事，酌情处置。如果大隋的基业能够永远巩固，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奏表送上去，文帝看后勃然大怒，把梁毗投入监狱，亲自审问他。梁毗恳切地说：“杨素依恃陛下的信任，任意使用权力，率领群下时，对人无缘无故地杀害。还有，太子杨勇、蜀王杨秀获罪被废黜的时候，朝中的文武百官无不震惊惶竦，只有杨素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喜形于色，他视国家有难而以为自己的幸事。”文帝无法使梁毗屈服，就释放了他。

其后上亦疏忌素，乃下敕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向省，评论大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素由是终仁寿之末，不复通判省事。出杨约为伊州刺史。

此后，文帝也暗中疏远防忌杨素，他颁诏说：“仆射是国家的宰辅，不可事必躬亲，只要三、五天到省里去一次，评论审视一下大事即可。”表面上表示优待推崇杨素，实际上是夺下杨素的权力。自此直到仁寿末年，杨素不再完全经办省里的事务。文帝把杨约调任为伊州刺史。

素既被疏，吏部尚书柳述益用事，摄兵部尚书，参掌机密；素由是恶之。

杨素既然被疏远，吏部尚书柳述的权力越来越大，并兼理兵部尚书，参预掌握军国机密。杨素因此就憎恶柳述。

太子问于贺若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皆称良将，其优劣何如？”弼曰：“杨素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斗将，非领将；史万岁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也。

太子杨广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都称得上是良将，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如何？”贺若弼说：“杨素是猛将，不是善谋略的将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统帅全军的将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太子杨广问：“那么谁是大将呢？”贺若弼跪拜道：“只有殿下挑选的才是大将。”他的意思是说自己是大将。

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权据龙编城，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延城。杨素荐瓜州刺史长安刘方有将帅之略，诏以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方军令严肃，有犯必斩；然仁爱士卒，有疾病者亲临抚养，士卒亦以此怀之。至都隆岭，遇贼，击破之。进军临佛子营，先谕以祸福。佛子惧，请降，送之长安。

交州的俚人首领李佛子率众造反，占据了骆越王的故城，他派侄子李崐大权占据龙编城，他下属的另一个首领李普鼎占据乌延城。杨素推荐瓜州刺史长安人刘方，认为他有将帅的谋略，文帝下诏任命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率领二十七营军队进发。刘方军令严明整肃，有违犯军令的人必被斩首；但是他对士兵仁慈爱护，士兵患病他亲自抚慰调养，士兵们也因此心里感念刘方。刘方军队到达都隆岭，遇到反叛的俚人，刘方率军将俚人击败。进军到李佛子的营地时，刘方先向李佛子陈述利害。李佛子恐惧，请求投降。刘方将李佛子送到长安。

三年（癸亥、603 ）

三年（癸亥，公元603 年）

秋，八月，壬申，赐幽州总管燕荣死。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秋季，八月，壬申（初三），文帝将幽州总管燕荣赐死。燕荣性情严酷，鞭笞身边的人往往到上千下。他曾经看到路旁长的一丛丛荆条，认为可以作杖，命人取来，立即就以人来试。有人说自己无罪，燕荣就说：“以后你有罪再免掉你受杖刑。”不久这人有了过失，燕荣又要鞭打他，被打的人说：“上次被打，您答应以后有罪就宽恕我。”燕荣说：“无罪尚且要打，何况有罪呢！”燕荣鞭打人却神情自若。

观州长史元弘嗣迁幽州长史，惧为荣所辱，固辞。上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须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玩我！”于是遣弘嗣监纳仓粟，扬得一糠一秕，皆罚之。每笞虽不满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弘嗣付狱，禁绝其粮，弘嗣抽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使按验，奏荣暴虐，赃秽狼藉。征还，赐死。元弘嗣代荣为政，酷又甚之。

观州长史元弘嗣调为幽州长史，他怕受到燕荣的侮辱，坚决推辞。文帝就命令燕荣说：“元弘嗣凡犯打十杖以上的罪过，都必须上报给我。”燕荣气忿地说：“这小子怎敢耍弄我！”于是他派元弘嗣监管收储粮食，风吹走一糠一秕，都要责罚元弘嗣。每次鞭打数虽不满十，但一天有时要打好几次。这样过了几年，燕荣与元弘嗣的矛盾日益加深，燕荣就把元弘嗣投入监狱，断绝元弘嗣的食粮，元弘嗣抽棉絮加上水咽下去。元弘嗣的妻子到皇宫门口喊冤，文帝派人调查，使者回报燕荣为政暴虐，贪赃枉法，声名狼藉。文帝将燕荣召回，命他自尽。元弘嗣代替燕荣执政，他比燕荣还要酷虐。

九月，壬戍，置常平官。

九月，壬戍（二十四日），设置常平官。

是岁，龙门王通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罢归。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庐足以蔽风雨，薄田足以具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时和岁丰，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或谮通于素曰：“彼实慢公，公何敬焉？”素以问通，通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素待之如初。

这年，龙门人王通到皇宫门前献上《太平十二策》，文帝未予采用，王通作罢返回。他就在河、汾一带教书，他的学生从远方来的人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出来。杨素很器重王通，劝他作官，王通说：“我有祖先留下的破草房足以遮挡风雨，薄田足以使我喝上粥，读书论道足以自娱。希望明公端正自己的言行来治理天下，四时和谐，年年丰收，我也就受到许多恩赐了。我不愿意作官。”有人对杨素说王通的坏话：“他实在太怠慢您了，您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杨素以此来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怠慢，那我就做对了；如果您不可以被怠慢，那我就做错了。得失都在我自己，您何必参与进来呢？”杨素对待他还象当初一样地尊重。

弟子贾琼问息谤，通曰：“无辩。”问止怨，曰：“不争。”通尝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重敛之国，其财必削。”又曰：“闻谤而怒者，谗之也；见誉而喜者，佞之媒也：绝去媒，谗佞远矣。”大业末，卒于家，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的弟子贾琼问王通如何平息诽谤，王通说：“不去争辩。”贾琼问如何制止往怨恨，王通说：“不去争论。”王通曾声称：“没有罪过可赦免的国崐家，其刑法必定公允；横征暴敛的国家，其财力必定削弱。”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的人容易中了进谗言者的圈套，听到称赞就高兴的人容易为阿谀奉承的人所利用。如果去掉这些毛病，谗言奸佞就会远离而去。”大业末年，王通在家去世，他的弟子追赠他为“文中子。”

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皆叛步迦降于启民。步迦众溃，西奔吐谷浑；长孙晟送启民置碛口，启民于是尽有步迦之众。

突厥步迦可汗的部下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个部族都背叛了步迦，归降了启民可汗。步迦可汗的部众溃散，向西逃到吐谷浑，长孙晟将启民可汗安置在碛口，于是启民可汗统辖了步迦可汗的所有部众。

、

第一百八十卷

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甲子、604 ）

隋纪四隋文帝仁寿四年（甲子，公元604 年）

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春季，正月，丙午（初九），大赦天下。

帝将避暑于仁寿宫，术士章仇太翼固谏；不听。太翼曰：“是行恐銮舆不返！”帝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甲子，幸仁寿宫。乙丑，诏赏赐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帝不豫。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于大宝殿。

文帝要去仁寿宫避暑，术士章仇太翼竭力劝说，文帝不听。章仇太翼说：“这次出行恐怕主上回不来了！”文帝勃然大怒，将章仇太翼投入长安的监狱，准备回来杀掉他。甲子（二十七日），文帝驾临仁寿宫。乙丑（二十八日），文帝下诏凡赏赐、财政支出，事无巨细一并交付皇太子杨广处理。夏季，四月，乙卯（疑误），文帝感到身体不适。六月庚申（疑误），大赦天下。秋季，七月，甲辰（初十），文帝病重，他躺在床上和文武百官诀别，并握住大臣们的手欷不止。文帝命太子杨广赦免章仇太翼。丁未（十三日），文帝在大宝殿驾崩。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大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

隋文帝性格谨严持重，办事令行禁止，每日清晨听理朝政，到日偏西时还不知疲倦。虽然吝啬钱财，但赏赐有功之臣则不吝惜；将士战死，文帝必定从优抚恤，并派使者慰问死者家属。他爱护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自己生活务求节俭朴素，所乘车驾及所用之物，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使用；如果不是享宴，吃饭不过一个肉菜；后宫都身着洗旧了的衣服。天下人都为文帝的行为所感化。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身穿绢布衣服，不穿绫绮；衣带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没有金玉的装饰。因此国家的财富日益增长，仓库丰盈。文帝受禅之初，隋朝的民户不满四百万户；到了隋文帝仁寿末年，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仅冀州就已有一百万户。但是文帝好猜忌苛察，容易听信谗言，他的功臣故旧，没有能始终保全的；至于他的子弟辈，都象仇敌一样，这是他的短处。

初，文献皇后既崩，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皆有宠。陈氏，陈高宗之女；蔡氏，丹杨人也。上寝疾于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皆入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宝殿。太子虑上有不讳，须预防拟，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条录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陈夫人平旦出更衣，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归于上所；上怪其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无礼！”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乃呼柳述、元岩曰：“召我儿！”述等将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岩出为敕书。杨素闻之，以白太子，矫诏执述、岩系大理狱；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颇有异论。陈夫人与后宫闻变，相顾战栗失色。晡后，太子遣使者赍小金合，帖纸于际，亲署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鸩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发，合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咸悦，相谓曰：“得免死矣！”陈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谢；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

当初，独孤皇后去世，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都受到文帝的宠爱。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蔡氏是丹杨人。文帝患病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都进入仁寿宫侍病。文帝召皇太子杨广入内居崐住在大宝殿。杨广考虑到如果文帝去世，必须预先作好防备措施，他亲手写了一封信封好，派人送出来询问杨素。杨素把情况一条条写下来回复太子。宫人误把回信送到了文帝的寝宫，文帝看后极为愤怒。天刚亮，陈夫人出去更衣，被太子杨广所逼迫。陈夫人拒绝了他才得以脱身。她回到文帝的寝宫，文帝奇怪她神色不对，问什么原因，陈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文帝愤怒，捶着床说：“这个畜生！怎么可以将国家大事交付给他！独孤误了我！”于是他叫来柳述、元岩说：“召见我的儿子！”柳述等人要叫杨广来。文帝说：“是杨勇。”柳述、元岩出了文帝的寝宫，起草敕书。杨素闻知此事，告诉了太子杨广。杨广假传文帝的旨意将柳述、元岩逮捕，关进大理狱。他们迅速调来东宫的裨将兵士来宿卫仁寿宫，宫门禁止出入，并派宇文述、郭衍进入调度指挥；命令右庶子张衡进入文帝的寝宫侍侯文帝。后宫的人员全被赶到别的房间去。一会儿，文帝死了。因此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陈夫人与后宫们闻知发生变故，面面相觑，战栗失色。黄昏时，太子杨广派使者送来小金盒，盒边上贴封纸，杨广亲笔写上封字，赐给陈夫人。陈夫人看见小金盒，惊惶恐惧，以为是鸩毒，不敢打开。使者催促陈夫人，于是她打开小金盒，盒内有几枚同心结。宫人们都高兴了，互相说：“可以免死了！”陈夫人愤怒得想坐下，不肯致谢。宫人们一起逼迫陈夫人，她才拜谢使者接受了小金盒。当天夜里，太子杨广将陈夫人奸淫。

乙卯，发丧，太子即皇帝位。会伊州刺史杨约来朝，太子遣约入长安，易留守者，矫称高祖之诏，赐故太子勇死，缢杀之，然后陈兵集众，发高祖凶问。炀帝闻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追封勇为房陵王，不为置嗣。八月，丁卯，梓宫至自仁寿宫；丙子，殡于大兴前殿。柳述、元岩并除名，述徙龙川，岩徙南海。帝令兰陵公主与述离绝，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与述同徙，帝大怒。公主忧愤而卒，临终，上表请葬于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乙卯（二十一日），为文帝发丧。太子杨广即皇帝位。正好伊州刺史杨约来朝见，杨广派杨约进入长安，调换了留守者。诈称文帝的诏命，将前太子杨勇赐死，杨勇被勒死。然后陈兵集众，发布文帝去世的凶信。炀帝听到杨约的行动后对杨素说：“您的弟弟果然能够担当重任。”他追封杨勇为房陵王，不给杨勇立继承人。八月，丁卯（初三），文帝的灵柩从仁寿宫至京师；丙子（十二日），在大兴前殿为文帝出殡。柳述、元岩被一起除名。柳述被流放到龙川，元岩被流放到南海。炀帝命令兰陵公主和柳述断绝关系，打算把她改嫁别人。兰陵公主以死来发誓，不再朝见炀帝。她上表炀帝要求和柳述一起流放，炀帝大怒，兰陵公主忧愤而死。她临终时上表给炀帝请求归葬柳氏墓地。炀帝更加发怒，竟然没哭。兰陵公主的葬礼葬物极为简单菲薄。

太史令袁充奏言：“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讽百官表贺。礼部侍郎许善心议，以为“国哀甫尔，不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素恶善心，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

太史令袁充奏道：“皇帝即位，与尧受天命的时间吻合。”他示意百官上表庆贺。礼部侍郎许善心提出，由于“国丧刚完，不适宜称贺”，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向来讨厌许善心，他示意御史弹劾许善心，许善心被降职为给事郎，降了两级。

汉王谅有宠于高祖，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距黄河，五十二州皆隶焉；特许以便宜从事，不拘律令。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见太子勇以谗废，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阴蓄异图。言于高祖，以“突厥方强，宜修武备。”于是大发工役，缮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将数万。突厥尝寇边，高祖使谅御之，为突厥所败；其所领将帅坐除解者八十余人，皆配防岭表。谅以其宿旧，奏请留之，高祖怒曰：“尔为藩王，惟当敬依朝命，何得私论宿旧，废国家宪法邪！嗟乎小子，尔一旦无我，或欲妄动，彼取尔如笼内鸡雏耳，何用腹心为！”

汉王杨谅受到文帝的宠爱，他是并州总管，崤山以东到沧海，南至黄河，五十二州都隶属于并州。杨谅得到特许可以便宜行事，可以不拘泥于法律条文。杨谅自认为他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精兵的聚集地，他看到太子杨勇因谗言被废黜，常常怏怏不乐；到蜀王杨秀获罪，杨谅极为不安，暗中怀有异图。他对文帝说，由于“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应该修整军备。”于是他大规模地征崐发工匠夫役，修造武器，招集亡命之徒，身边的私人门客将近数万。突厥人曾进犯边塞，文帝派杨谅抵御突厥人，他被突厥人打败，他属下的将帅因罪被解职除名的有八十余人，都被发配流放到岭表。杨谅因为这些人是他过去的老部下，奏请文帝留下这些人。文帝发怒说：“你作为藩王，只应恭敬地遵从朝廷的命令，怎么可以因私而谈论宿旧，废弃国家的法令呢！你这小子，一旦没了我，要想轻举妄动，人家抓你就象抓笼子里的鸡雏一样，心腹又有什么用呢？”

王者，僧辩之子，倜傥好奇略，为谅谘议参军，萧摩诃，陈氏旧将，二人俱不得志，每郁郁思乱，皆为谅所亲善，赞成其阴谋。

王是王僧辩的儿子，为人洒脱，善于谋略，他是杨谅的谘议参军。萧摩诃是陈国的旧将。两个人都不得志，常常郁闷，胡思乱想，他们都得到杨谅的信任优待，都赞同杨谅谋反的阴谋。

会荧惑守东井，仪曹邺人傅奕晓星历，谅问之曰：“是何祥也？”对曰：“天上东井，黄道所经，荧惑过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则可怪耳。”谅不悦。

当时正好火星处在井宿的位置，仪曹邺人傅奕通晓天文星历，杨谅问他：“这是什么征兆？”傅奕回答：“天上的井宿，在黄道带上，是火星必经之路，这是正常的规律，倘若进入地上井的位置，那就怪异了。”杨谅听了很不高兴。

及高祖崩，炀帝遣车骑将军屈突通以高祖玺书征之。先是，高祖与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傍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及发书无验，谅知有变。诘通，通占对不屈，乃遣归长安。谅遂发兵反。

到文帝去世时，炀帝派车骑将军屈突通持印有文帝玉玺的诏书召杨谅进京。原来，文帝与杨谅秘密约定：“要是玺书召你，敕字旁另加一点，还要与玉麟符相契合，才可以应召。”杨谅看到发来的玺书与原约不能验证，就知道出了事，他盘问屈突通，屈突通闪烁其词而不回答，于是，屈突通被打发回长安，杨谅起兵造反。

总管司马安定皇甫诞切谏，谅不纳。诞流涕曰：“窃料大王兵资非京师之敌；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一旦陷身叛逆，于刑书，虽欲为布衣，不可得也。”谅怒，囚之。

总管司马安定人皇甫诞恳切规劝杨谅，杨谅不听。皇甫诞流着泪说：“我预料大王的兵力不是京师军队的对手；加上君臣的地位已经确定，双方势力悬殊，军队虽然精锐但难以取胜。一旦身处叛逆的地位，被追究刑法，就是想作一个平民也不可能了。”杨谅听了发怒，把皇甫诞关进监狱。

岚州刺史乔钟葵将赴谅，其司马京兆陶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当竭诚效命，岂得身为厉阶乎！”钟葵失色曰：“司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钟葵义而释之。军吏曰：“若不斩模，无以压众心。”乃囚之。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

岚州刺史乔钟葵要去投奔杨谅，岚州司马京兆人陶模反对，说：“汉王杨谅图谋不轨，您身受国家的厚恩，应当竭诚为国效命，怎么能身陷祸端呢？”乔钟葵变了脸色，说：“司马造反吗？”用兵器对着他，但陶模言辞气度都不屈服，乔钟葵感于陶模的义气就放了他。军吏说：“要是不杀陶模，无法让大家心服。”乔钟葵就把陶模关起来。此时跟从杨谅造反的共有十九个州。

王说谅曰：“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则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谅不能决，乃兼用二策，唱言杨素反，将诛之。

王劝说杨谅：“大王属下的将领官吏，家属都在关西，要是用这些人，就应该长驱直入，直捣京都，也就是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要是只打算割据过去北齐的地盘，就应该任用关东人。”杨谅不能决断，就两条计策并用。他声称杨素谋反，要诛杀杨素。

总管府兵曹闻喜裴文安说谅曰：“井陉以西，在王掌握之内，山东士马，亦为我有，宜悉发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随方略地，帅其精锐，直入蒲津。文安请为前锋，王以大军继后，风行雷击，顿于霸上。咸阳以东，可指麾而定。京师震扰，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离骇；我陈兵号令，谁敢不从！崐旬日之间，事可定矣。”谅大悦，于是遣所署大将军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阳，大将军綦良出滏口，趣黎阳，大将军刘建出井陉，略燕、赵，柱国乔钟葵出雁门，署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直指京师。

总管府兵曹闻喜人裴文安劝说杨谅：“井陉以西的地方在大王手中，崤山以东的军队也是我们的，应该全部征发。分派弱兵屯守要害，仍命令将领随时攻城略地；率领精锐部队直入蒲津关。我请求担任前锋，大王率领大军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屯兵霸上，咸阳以东的地方便可以挥手而定。这样京师被震动惊扰，没有时间调集军队，上下相互猜疑，大家离心惊骇，我们陈兵以待，发号施令，谁敢不服从！十天之内，大事可定。”杨谅听了大为高兴，就派遣他任命的大将军余公理率兵出太谷，奔河阳；大将军綦良率兵出滏口，奔黎阳；大将军刘建率兵出井陉，攻取燕、赵之地；柱国乔钟葵率军出雁门；任命裴文安为柱国，与柱国纥单贵、王聃等率军直指京师。

帝以右武卫将军洛阳丘和为蒲州刺史，镇蒲津。谅选精锐数百骑戴，诈称谅宫人还长安，门司弗觉，径入蒲州，城中豪杰亦有应之者；丘和觉其变，逾城，逃归长安。蒲州长史勃海高义明、司马北平荣毗皆为反者所执。裴文安等未至蒲津百余里，谅忽改图，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而召文安还。文安至，谓谅曰：“兵机诡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计成，大事去矣。”谅不对。以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李景发兵拒谅，谅遣其将刘袭景；景击斩之。谅复遣乔钟葵帅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钟葵所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钟葵屡败。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知三人可用，推诚任之，己无所关预，唯在持重，时抚循而已。

炀帝任命右武卫将军洛阳人丘和为蒲州刺史，镇守蒲津关。杨谅挑选精锐骑兵几百名，戴妇人蔽身用的面罩，诈称是杨谅的宫人返回长安，守城的门卫没有觉察出来，杨谅军队直入蒲州，城中也有豪杰响应，丘和发觉出事，越过城墙逃回长安。蒲州长史勃海人高义明、司马北平人荣毗都被叛军抓住。裴文安等人距百余里到蒲津关时，杨谅忽然改变计划，他命令纥单贵拆断河桥，据守蒲州，将裴文安召回。裴文安对杨谅说：“兵机在于神速诡秘，本来打算出其不意，大王却不这样做，又把我召回，使对方计谋成功，现在大势已去。”杨谅无言以对。他任命王聃为蒲州刺史，裴文安为晋州刺史，薛粹为绛州刺史，梁菩萨为潞州刺史，韦道正为韩州刺史，张伯英为泽州刺史。代州总管天水人李景发兵抵抗杨谅的军队。杨谅派将领刘袭击李景，被李景击杀。杨谅又派乔钟葵率领三万精兵进攻代州，李景手下士兵只有几千人，加上城墙不很牢固，受到乔钟葵的进攻，城墙相继崩塌毁坏，李景一边打仗一边筑城，士卒们都殊死战斗，乔钟葵多次被击败。代州司马冯孝慈、司法吕玉都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富于谋略策划，擅长防御坚守的战斗。李景知道这三人可以任用，对他们充分信任，自己不干预具体事务，只是在衙署内坐镇，不时地抚慰巡视而已。

杨素将轻骑五千袭王聃、纥单贵于蒲州，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船内多置草，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迟明，击之；纥单贵败走，聃惧，以城降。有诏征素还。初，素将行，计日破贼，皆如所量，于是以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帅众数万以讨谅。

杨素率领轻骑五千在蒲州袭击王聃、纥单贵。夜里，杨素率军到了河边，收集了几百只商船，船内铺上许多草，踩上去没有声音。为防止喧哗，杨素让士兵口中衔枚渡过河，天快亮时，进攻杨谅的军队。纥单贵战败逃走，王聃恐惧，献城投降。炀帝下诏征召杨素返回。当初，杨素要动身时，计算好打败叛军的日期，结果如杨素估计的一样。于是炀帝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领几万军队讨伐杨谅。

谅之初起兵也，妃兄豆卢毓为府主簿，苦谏，不从，私谓其弟懿曰：“吾匹马归朝，自得免祸，此乃身计，非为国也，不若且伪从之，徐伺其便。”毓，之子也。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臣弟毓素怀志节，必不从乱，但逼凶威，不能自遂，臣请从军，与毓为表里，谅不足图也。”帝许之。贤密遣家人赍敕书至毓所，与之计议。杨谅当初起兵时，他妃子的哥哥豆卢毓是汉王府主簿。豆卢毓苦苦劝谏杨谅不要造反，杨谅不听。豆卢毓私下对他弟弟豆卢懿说：“我一个人回归朝廷，自然可以免祸，这是为我自身考虑，不是为国家。不如暂且装作跟从杨谅，慢慢地再见机行事。”豆卢毓是豆卢的儿子。豆卢毓的哥哥是显州刺史豆卢贤，他对炀帝说：“我弟弟豆卢毓平素就有抱负有气节，一定不会跟着造反，但是迫于叛逆的凶威，不能自主。我请求从军，和豆卢毓一里一外，杨谅就无法图谋作乱了。”炀帝答应了，豆卢贤秘密派家人把皇帝的诏书送到豆卢毓的住处，和他商议大事。

谅出城，将往介州，令敏与总管属朱涛留守。毓谓涛曰：“汉王构逆，败不旋踵，吾属岂可坐受夷灭，孤负国家邪！当与卿出兵拒之。”涛惊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语！”因拂衣而去，毓追斩之。出皇甫诞于狱，与之协计，及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闭城拒谅。部分未定，有人告谅，谅袭击之。毓见谅至，绐其众曰：“此贼军也！”谅攻城南门，稽胡守南城，不识谅，射之；矢下如雨；谅移攻西门，守兵识谅，即开门纳之，毓、诞皆死。

杨谅出了城要去介州，他命令豆卢毓和总管属朱涛留守。豆卢毓对朱涛说：“汉王杨谅已构成了叛逆罪，很快就会失败。我们怎么可以受牵连获灭族之罪，同时又辜负国家呢？我应当和您出兵抗拒杨谅。”朱涛吃惊地说：“汉王把大事托付给我们，怎么说这样的话？”于是就拂袖而去，豆卢毓追上去杀死朱涛，把皇甫诞从监狱里放出来，与他协商，并和开府仪同三司宿勤武等人关闭城门以抗拒杨谅。豆卢毓尚未完全部置好，有人把这事报告了杨谅，他就率军袭击豆卢毓。豆卢毓见杨谅率军来到，便哄骗大家说：“这是贼军！”杨谅进攻南城门，稽胡人守卫南城门，他们不认识杨谅，用弓箭射击，箭如雨下。杨谅就转攻西城门，守兵认识杨谅，就开城门让杨谅进城，豆卢毓、皇甫诞都被杀死。

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详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恃众而骄，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阳，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当之。祥简精锐于下流潜济，公理闻之，引兵拒之，战于须水。公理未成列，祥击之，公理大败。祥东趣黎阳，綦良军不战而溃。祥，宁之子也。

綦良率军进攻慈州刺史上官政，未能攻克，就率兵进攻兼任相州的行政长官薛胄，又未攻克，于是就从滏口进攻黎州，堵塞白马津。余公理从太行山到河内。炀帝任命右卫将军史祥为行军总管，在河阴驻军。史祥对军吏说：“余公理轻率无计谋，依恃人多而骄横，很容易打败。”余公理驻扎在河阳。史祥在河的南岸准备好船只，余公理集中兵力以抵挡史祥的进攻。史祥挑选精兵从河下游暗地渡河，余公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兵抵抗，两军在须水交战。余公理的军队尚未布置好阵容，史祥已率军进攻，大败余公理。史祥率军向东进逼黎阳，綦良的军队不战而溃。史祥是史宁的儿子。

帝将发幽州兵，疑幽州总管窦抗有贰心，问可使取抗者于杨素，素荐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授上大将军，拜广州刺史。又以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发山东兵，与李子雄共经略之。晟辞以男行布在谅所部，帝曰：“公体国之深，终不以儿害义，朕今相委，公其勿辞。”李子雄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来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荣定之子也。

炀帝要征发幽州的军队。他怀疑幽州总管窦抗有二心，就问杨素谁能把窦抗抓来。杨素推荐了前江州刺史勃海人李子雄。炀帝任命李子雄为上大将军、广州刺史；又任命左领军将军长孙晟为相州刺史，征发崤山以东的军队，和李子雄一起筹划处理此事。长孙晟因为他儿子长孙行布在杨谅的军队里，就推辞任命。炀帝说：“您能够体谅国家的困难，终归不会因为儿子而损害国家大义，我委您以重任，您不要推辞。”李子雄驰马到达幽州，就在驿站停住。他招募到一千人。窦抗来见李子雄，李子雄埋伏好甲士将窦抗逮捕。窦抗是窦荣定的儿子。

子雄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陉西击谅。时刘建围戍将京兆张祥于井陉，子雄破建于抱犊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围月余，诏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之。义臣帅马步二万，夜出西陉，乔钟葵悉众拒之。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匿于涧谷间。晡后，义臣复崐与钟葵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涨天，钟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奔溃；义臣纵击，大破之。晋、绛、吕三州皆为谅城守，杨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其将赵子开拥众十余万，棚绝径路，屯据高壁，布陈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奇兵潜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素营于谷口，自坐营外，使军司入营简留三百人守营，军士惮北兵之强，不欲出战，多愿守营，因尔致迟。素责所由，军司具对，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营，悉斩之；更令简留，人皆无愿留者。素乃引军驰进，出北军之北，直指其营，鸣鼓纵火；北军不知所为，自相蹂践，杀伤数万。谅所署介州刺史梁罗屯介休，闻素至，弃城走。

李子雄征发幽州的军队，步、骑兵共三万人，从井陉向西进攻杨谅。当时刘建将守将京兆人张祥包围在井陉，李子雄在抱犊山下击败刘建，刘建逃走。李景被杨谅的军队包围了一个来月，炀帝下诏命令朔州刺史代人杨义臣救援李景。杨义臣率领骑、步兵共两万人，夜间出了西陉关。乔钟葵集中全部兵力抵抗杨义臣。杨义臣知道自己兵少，就集中军中所有的牛、驴，共有几千头，又命令几百名士兵，每人持鼓一面，暗地驱赶牛驴隐蔽在山谷间。黄昏后，杨义臣又与乔钟葵交战。刚一交兵，杨义臣就命令驱赶牛、驴的士兵迅速前进，一时间战鼓敲响，尘埃满天，乔钟葵的军队不知怎么回事，以为对方的伏兵出击了，因而奔逃溃散。杨义臣纵兵进攻，大败乔钟葵。晋、绛、吕三州城池都是杨谅军防守，杨素向每座城池各派两千人去牵制，杨谅派遣将领赵子开率领十余万人，用栅栏堵塞山径小路，在高壁岭上屯兵据守，军队摆开的阵势达五十里。杨素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率兵对阵，自己率领奇兵潜入霍山，沿着悬崖山谷前进。杨素在山谷口扎营，自己坐在营帐外，派军司进军营挑选三百人守营，军士们恐惧杨谅军队的强盛，不想出战，多数人愿意守营，因此行动迟缓。杨素责问迟缓的原因，军司以实回答了，杨素马上把留下守营的三百人召出军营，全部斩首。他再次命令挑选留守人员，人们都不愿意留下。于是杨素率军驰马行进，出现在杨谅军队的北面，直接对方的营地，呜鼓纵火；杨谅的军队不知所措，自相践踏，死伤了几万人。杨谅所任命的介州刺史梁罗屯兵在介休，听到杨素将至就弃城逃跑。

谅闻赵子开败，大惧，自将众且十万，拒素于蒿泽。会大雨，谅欲引军还，王谏曰：“杨素悬军深入，士马疲弊，王以锐卒自将击之，其势必克。今望敌而退，示人以怯，沮战士之心，益西军之气，愿王勿还。”谅不从，退守清源。

杨谅知道赵子开被打败，大为恐惧，亲自率领近十万人在蒿泽抵抗杨素。正逢天降大雨，杨谅打算率军退回，王劝道：“杨素孤军深入，人马疲惫，大王亲自率领精兵进攻杨素，必能将他打败。现在望敌而退，让人以为我们怯懦，败坏我军将士的士气，长敌军之气势。希望大王不要撤退。”杨谅不听，率军退守清源。

王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我。”杨素进击谅，大破之，擒萧摩诃。谅退保晋阳，素进兵围之，谅穷蹙，请降，余党悉平。帝遣杨约赍手诏劳素。王将奔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获，以成竖子名，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于是自杀，瘗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擒；并获尸，枭于晋阳。

王对他儿子说：“情况很不妙，我军必败，你可要跟着我。”杨素率军进攻，大败杨谅，捉住了萧摩诃。杨谅退守晋阳。杨素进军包围晋阳，杨谅束手无策，只得乞降，其余党都被平灭。炀帝派杨约送他的手诏慰劳杨素。王要投奔突厥，走到山中，道路断绝，他知道自己无法幸免，对他儿子说：“我的计谋韬略不亚于杨素，但是因为我的建议不被采纳，以至到了这步田地。我不能坐受擒获，以成全那小子的名声。我死后，你千万不要去亲朋故友家。”他说完自杀，尸体被埋葬在石洞里。他儿子几天没有吃的，就到王熟人家，最后被人抓住。王的尸体也被找到，在晋阳受枭首之刑。

群臣奏汉王谅当死，帝不许，除名为民，绝其属籍，竟以幽死。谅所部吏民坐谅死徙者二十余万家。初，高祖与独孤后甚相爱重，誓无异生之子，尝谓群臣曰：“前世天子，溺于嬖幸，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帝又惩周室诸王微弱，故使诸崐子分据大镇，专制方面，权侔帝室。及其晚节，父子兄弟迭相猜忌，王子皆不以寿终。

群臣奏议汉王杨谅应被处死，炀帝不许，将杨谅除名为民，将他从宗室中除名，杨谅最后被幽禁而死。他部下的官吏臣民受牵连而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当初，文帝和独孤皇后相互之间非常敬爱尊重，他发誓不要有别的姬妾生的儿子，曾对群臣说：“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出现了嫡子、庶子之争，也就有了废立之举，有的因此而亡国。我没有别的姬妾，五个儿子是同一个母亲，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文帝又鉴于北周皇室诸王势力微弱，就让几个儿子分别据守重镇，专门独挡一面，诸王的权力与皇帝相等。到了文帝晚年，父子兄弟纷纷互相猜疑防备，五个儿子都未能寿终正寝。

臣光曰：昔辛伯念周恒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人主诚能慎此四者，乱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争，孤弱之易摇，曾不知势钧位逼，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考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臣司马光曰：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也可发号施令；庶子与嫡子相匹敌；大的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匹敌。这都是动乱的根本原因。”作为人主如果真能在这四方面慎重从事，动乱怎么能自动发生呢？隋文帝只知嫡、庶之分容易出现纷争，皇室的地位孤立微弱容易动摇，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与皇帝势均力敌就会危逼皇位。虽然一母至亲骨肉，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考察辛伯的这些话，文帝只吸取了一点而丢掉了另外三点啊！

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于太陵，庙号高祖，与文献皇后同坟异穴。

冬季，十月，己卯（十六日），文帝葬于太陵，庙号高祖，与独孤皇后同坟异穴。

诏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二十二成丁。

炀帝下诏免除妇女及奴婢、部曲的赋税，规定男子二十二岁成丁。

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留晋王昭守长安。杨素以功拜其子万石、仁行、侄玄挺为仪同三司，赉物五万段，绮罗千匹，谅妓妾二十人。

章仇太翼对炀帝说：“陛下属木命，雍州是克木之冲，不可长久居住，谶语也说：”修治洛阳还晋家。‘“炀帝听后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初三），驾临洛阳，留下晋王杨昭守卫长安。杨素因功授其子杨万石、杨仁行、侄子杨玄挺为仪同三司，赏赐财物五万段，绮罗一千匹，杨谅的歌妓侍妾二十人。

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

丙申（初四），炀帝征发男丁几十万人挖掘沟，从龙门东接长平、汲郡，到临清关，越过黄河至浚仪、襄城，到达上洛，用来布置关防。

壬子，陈叔宝卒；赠大将军、长城县公，谥曰炀。

壬子（二十日），南陈国后主陈叔宝去世，被追赠为大将军、长城县公，谥号为炀。

癸丑，下诏于伊洛建东京，仍曰：“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构，务从俭约。”

癸丑（二十一日），炀帝下诏在伊、洛营建东京，诏书说：“宫室的规制，本应从方便使用出发，现在营建的宫室，务必要节俭。”

蜀王秀之得罪也，右卫大将军元胄坐与交通除名，久不得调。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岭南，将军丘和以蒲州失守除名，胄与和有旧，酒酣，谓和曰：“上官政，壮士也，今徙岭表，得无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于是征政为骁卫将军，以和为代州刺史。

蜀王杨秀获罪的时候，右卫大将军元胄因犯有与杨秀结交往来的罪而被除名，长期不得起用。当时慈州刺史上官政因犯罪被流放到岭南，将军丘和因为蒲州失守被除名，元胄与丘和有旧谊，两人饮酒酣，元胄对丘和说：“上官政是壮士，现在被流放到岭表，不会出大事吧？”他抚摩着肚子说：“像此崐公这样的人，就不会不出事了。”丘和将此话报告炀帝，元胄竟然因此获罪而死。于是炀帝召回上官政任命为骁骑将军，任命丘和为代州刺史。

炀皇帝上之上大业元年（乙丑、605 ）

隋炀帝大业元年（乙丑，公元605 年）

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壬辰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立妃萧氏为皇后。

炀帝册立王妃萧氏为皇后。

废诸州总管府。

炀帝下诏撤销各州的总管府。

丙辰，立晋王昭为皇太子。

丙辰（二十五日），炀帝立晋王杨昭为皇太子。

高祖之末，群臣有言林邑多奇宝者。时天下无事，刘方新平交州，乃授方欢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以步骑万余出越裳，方亲帅大将军张等以舟师出比景，是月，军至海口。

文帝末年，群臣中有人说林邑有许多奇珍异宝，当时天下无事，刘方刚刚平息了交州的叛乱，文帝就任命刘方为州道行军总管，筹划处理林邑方向的事务。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人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出越裳；刘方亲自率领大将军张等人统帅水师出比景，当月，刘方军队到达林邑出海口。

二月，戊辰，敕有司大陈金宝、器物、锦彩、车马，引杨素及诸将讨汉王琼有功者立于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诏，称扬功伐，赐赉各有差。素等再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为尚书令。

二月，戊辰（初七），炀帝命令有关部门官员大规模地陈列金宝、器物、锦彩、车马，让人领着杨素和各位讨伐汉王杨谅有功的将领站在前面，命令奇章公牛弘宣读诏书，称赞讨伐杨谅的功劳，炀帝对他们分别进行赏赐。杨素等人再三拜谢舞蹈而去。乙卯（十八日），任命杨素为尚书令。

诏天下公除，惟帝服浅色黄衫、铁装带。

炀帝颁诏于天下，除去丧服，只有炀帝身穿浅色黄衫，束着铁饰的衣带。

三月，丁未，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废二崤道，开册道。

三月，丁未（十七日），炀帝下诏派杨素和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迁徙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东京。废弃二崤道，开辟册道。

戊申，诏曰：“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刑政之得失；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

戊申（十八日），炀帝下诏说：“听取采集百姓的意见，向百姓咨询治国的建议，这样才能够考查到治理国家的得失。我将要巡视淮海一带，考察民情风俗。”

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皂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又作天经宫于东京，四时祭高祖。

炀帝命令宇文恺和内史舍人封德彝等人营建显仁宫，显仁宫南边连接阜涧，北边跨越洛水，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输送到洛阳；又搜求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用以充实皇家园苑。辛亥（二十一日），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杨子进崐入长江。通济渠宽四十步，渠两旁都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从长安到江都设置离宫四十余所。庚申（三十日），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东京的官吏监督工程严酷急迫，服役的壮丁死去十之四、五。有关部门用车装着死去的役丁，东到城皋，北至河阳，载尸之车连绵不断。炀帝又在东京建造天经宫，每年四季祭祀文帝。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刘方击走之。师渡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战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战，伪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颠踬，转相惊骇，军遂乱。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陈，因以锐师继之，林邑大败，俘馘万计。方引兵追之，屡战皆捷，过马援铜柱南，八日至其国都。夏，四月，梵志弃城走入海。方入城，获其庙主十八，皆铸金为之；刻石纪功而还。士卒肿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于道。

林邑国王梵志，派兵把守险要之地，刘方率军进攻并赶走了他们。隋军渡过黎江，林邑的士兵乘坐巨象，从四面八方攻来。隋军与林邑军交战不利，就挖了许多小坑，用草盖上，刘方让士兵向林邑军队挑战，两军交战，隋军佯作战败；林邑士兵追击隋军，他们乘坐的大象很多陷入小坑被绊倒，于是林邑士兵非常惊恐，军队大乱，刘方命士兵用弩射击大象，大象即逃跑，将林邑军的阵势践踏扰乱。刘方趁机用精兵继续进攻，林邑军大败，被俘杀者万余人。刘方率军追击，屡战屡胜，追过了马援铜柱以南，用了八天就打到林邑的国都。夏季，四月，梵志放弃城池逃到海上。刘方率军入城，缴获庙主牌位十八枚，都是用金子铸成的。刘方刻石立碑记录了这次征伐的功绩，尔后返回。隋军士卒患脚肿病，死去十之四、五。刘方也患病，死于途中。

初，尚书右丞李纲数以异议忤杨素及苏威，素荐纲于高祖，以为方行军司马。方承素意，屈辱之，几死。军还，久不得调，威复遣纲诣南海应接林邑，久而不召。纲自归奏事，威劾奏纲擅离所职，下吏按问；会赦，免官，屏居于。

当初，尚书右丞李纲因为几次有不同意见违逆了杨素和苏威，杨素就向文帝推荐李纲，让他作刘方的行军司马。刘方懂得杨素的用意，他侮辱兔屈李纲几乎致死。刘方军队返回，李纲很久得不到调动。苏威又派李纲到南海应酬处理林邑方面的事务，很久不召回他。李纲自己返回汇报情况，苏威就弹劾李纲擅离职守，将他交给司法官员审问治罪。正逢大赦天下，李纲被免去官职，隐居在县。

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竟以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五月，营建西苑，方圆二百里，苑内有海，周长十余里。海内建造蓬莱、方丈、瀛洲诸座神山，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上，无论从那方面看都如若仙境。苑北面有龙鳞渠，曲折蜿蜒地流入海内。沿着龙鳞渠建造了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以一名四品夫人主持，院内的堂殿楼观，极端华丽。宫内树木秋冬季枝叶凋落后，就剪彩绸为花和叶缀在枝条上，颜色旧了就换上新的，使景色常如阳春。池内也剪彩绸做成荷、芰、菱、芡。炀帝来游玩，就去掉池冰布置上彩绸做成阳春美景。十六院竞相用珍羞百精美食品一比高低，以求得到炀帝的恩宠。炀帝喜欢在月夜带领几千名宫女骑马在西苑游玩，他作《清夜游曲》，在马上演奏。

帝待诸王恩薄，多所猜忌；滕王纶、卫王集内自忧惧，呼术者问吉凶及章醮求福。或告其怨望咒诅，有司奏请诛之；秋，七月，丙午，诏除名为民，徙边郡。纶，瓒之子；集，爽之子也。

炀帝对待诸王的恩宠很薄，却多有猜疑防范。滕王杨纶、卫王杨集心中感到忧虑恐惧，就叫术士卜问吉凶并打醮求福。有人告发他们怨恨诅咒皇帝，有关部门奏请炀帝杀掉他们。秋季，七月，丙午（十八日），炀帝下诏将杨纶、杨集除名为民，流放边郡。杨纶是杨瓒的儿子；杨集是杨爽的儿子。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发显仁宫，王弘遣龙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崐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极水陆珍奇；后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

八月，壬寅（十五日），炀帝到江都游玩。他从显仁宫出发，王弘派龙舟来迎接。乙巳（十八日），炀帝乘坐小朱航，从漕渠出洛口，乘坐龙舟。龙舟上有四重建筑，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龙舟最上层是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用金玉装饰；下层是宫内侍臣住的地方。皇后萧氏乘坐的翔螭舟规制比炀帝乘坐的龙舟要小一些，但装饰没什么不同。另有浮景船九艘，船上建筑有三重，都是水上宫殿。还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蔑等几千艘船，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并装载朝廷内外各机构部门进献的物品。这些船共用挽船的民夫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的有九千余人，称为殿脚，都身穿锦彩制作的袍服。又有平乘、青龙、艨艟、艚、八棹、艇舸等几千艘船供十二卫士兵乘坐，并装载兵器帐幕，由士兵自挽，不给民夫。舟船首尾相接二百余里，灯火照耀江河陆地，骑兵在两岸护卫行进，旌旗蔽野。队伍所经过的州县，五百里内都命令进献食物。多的一州要献食百车，极尽水陆珍奇；后宫都吃腻了，将出发时，就把食物扔掉埋起来。

契丹寇营州，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启民可汗发骑二万，受其处分。云起分为二十营，四道俱引，营相去一里，不得交杂，闻鼓声而行，闻角声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马，三令五申，击鼓而发。有纥干犯约，斩之，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将帅入谒，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视。契丹本事突厥，情无猜忌。云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诈云向柳城与高丽交易，敢漏泄事实者斩。契丹不为备，去其营五十里，驰进袭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帝大喜，集百官曰：“云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举之。”擢为治书侍御史。

契丹人侵犯营州。炀帝下诏命令通事谒者韦云起监领突厥军队去讨伐契丹人。启民可汗发骑兵两万人，受韦云起指挥。韦云起将士兵分为二十营，分四路出发，每营相隔一里，不得混杂，听到鼓声行动，听到号角声就停止。无公事派遣不得驰马，三令五申之后，军队擂鼓进发。突厥军的一个纥干违犯了军令，被斩首示众。于是突厥军的将帅进见韦云起，都跪着行走，战栗不己，不敢仰视。契丹本来是依附突厥的，所以对突厥人并无猜忌防范之心。韦云起率军进入契丹境内，他让突厥人诈称到柳城与高丽人做买卖，并严令有敢泄露实情的人就杀。契丹人不加防备，韦云起率领突厥军队前进到距契丹人营地五十里的地方，突然驰进营帐袭击契丹人。契丹男女四万人全被俘获，杀掉男子，把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畜产的一半赏赐给突厥人，其余的都收起来带回去。炀帝非常高兴，集合百官说：“韦云起用突厥人平定契丹，文武双全，我今天要亲自举荐他。”提升韦云起为治书侍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为叶护可汗所虏，国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达漫立，号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婆实与向氏入朝，遇达头之乱，遂留长安，舍于鸿胪寺。处罗多居乌孙故地，抚御失道，国人多叛，复为铁勒所困。铁勒者，匈奴之遗种，族类最多，有仆骨、同罗、契、薛延陀等部，其酋长皆号俟斤。族姓虽殊，通谓之铁勒，大抵与突厥同俗，以寇抄为生，无大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是岁，处罗引兵击铁勒诸部，厚税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为变，集其酋长数百人，尽杀之。于是铁勒皆叛，立俟利发俟斤契歌楞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为小可汗，与处罗战，屡破之。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当初，西突厥阿波可汗被叶护可汗俘获，突厥人立鞅素特勒的儿子为可汗即泥利可汗。泥利去世，他儿子达漫继位，号称处罗可汗。达漫的母亲向氏本是中国人，改嫁泥利的弟弟婆实特勒。开皇末年，婆实和向氏入朝，正逢崐达头可汗叛乱，就留在长安，住在鸿胪寺。处罗所部大多居住在乌孙国的旧地，处罗统治失当，很多部众都背叛了他，后来又被铁勒人困扰。铁勒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分为许多部族，有仆骨、同罗、契、薛延陀等部，这些部族的酋长都号称俟斤。各部族的姓氏虽然不同，但都通称为铁勒，与突厥人的习俗大致相同，以侵略掠夺为生，没有大的君长，分属东、西突厥。这一年，处罗可汗率兵攻击铁勒各部，对铁勒人的财物征以重税，又猜忌薛延陀部，怕它生变，将其部族酋长几百人集中到一起全部杀死。于是，铁勒各部族都造反了，立俟利发俟斤契歌楞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部俟斤字也为小可汗。与处罗部交战，屡次击败处罗。莫何可汗为人勇毅绝伦，很得铁勒部众的民心，邻国都怕他，伊吾、高昌、焉耆等国都依附莫何可汗。

二年（丙寅、606 ）

二年（丙寅，公元606 年）

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进将作大匠宇文恺位开府仪同三司。

春季，正月，辛酉（初六），东京建成，炀帝提升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开府仪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并省州县。

丁卯（十二日），炀帝派十名使者合并简省州县。

二月，丙戌，诏吏部尚书牛弘等议定舆服、仪卫制度。以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使之营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览图籍，参会古今，多所损益；衮冕画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纱为之。又作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以称上意。课州县送羽毛，民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之用者，殆无遗类。乌程有高树，逾百尺，旁无附枝，上有鹤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时人或称以为瑞，曰：“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钜亿计。帝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三月，庚午，上发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东京。辛亥，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赋。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车，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马加珂，戴帻，服裤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二月，丙戌（初一），炀帝下诏命吏部尚书牛弘等人议定皇帝的车驾服饰、仪仗制度。任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为太府少卿，让他负责督办，送往江都。何稠聪慧精巧，博览群书，参酌古今制度，作了不少增减。他在天子礼服上画日、月、星、辰，用漆纱制成皮帽。何稠又制做三万六千人的黄麾仪仗，以及辂辇、车舆和皇后的仪仗，文武百官的礼服，都务求华丽壮观以使炀帝满意。又向各州县征收羽毛，百姓为了搜捕鸟兽，水上陆地都置满了捕鸟兽的罗网，可用作羽毛装饰的鸟兽几乎被捕尽杀绝。乌程有棵很高的树超过百尺，树周没有可以攀附的枝条，树上有鹤巢，有人要捉鹤，但爬不上树，就砍伐树根。鹤怕它的后代被杀，就自己把羽毛拔下来扔在地上。当时有人称之为吉祥的征兆，说：“天子制羽仪，鸟兽自动献羽毛。”服役的工匠有十万余人，用的金银钱帛不计其数。炀帝每次出行，羽仪仪仗队伍把街巷都填满了，连绵二十余里。三月，庚午（疑误），炀帝从江都出发。夏季，四月，庚戌（二十六日），从伊阙排列千乘万骑的车驾仪仗进入东京。辛亥（二十七日），炀帝驾临端门，下诏大赦天下，免除今年的租赋。制定五品以上文官的车、上朝时的礼服、佩玉等品级规制；武官的马要用珍贵的贝类来装饰，人须戴头巾，穿骑服。礼乐典章的盛况，近世无法相比。

六月，壬子，以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为齐王。

六月，壬子（二十九日），炀帝任命杨素为司徒；进封豫章王杨为齐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进擢之。帝颇惜名位，群臣当进职者，多令兼假而已；虽有阙员，留而不补。时牛弘为吏部尚书，不得专行其职，别敕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掌选事，时人谓之“选曹七贵”。虽七人同在坐，然与夺之笔，虞世基独专之，受纳贿赂，多者超越等伦，无者注色而已。蕴，邃之从曾孙也。

秋季，七月，庚申（初八），规定百官不能按正常的考核制度升级，必须有德行，并有显著功劳、能力的人才得以提升。炀帝很吝惜名位，群臣中崐有应当升官进爵的，多让其兼职暂代而已。虽然有的职务有空缺，却空着不补上。当时牛弘任吏部尚书，都不能专行其职，炀帝另外又命令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骁卫大将军张瑾、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参予掌握选择官吏之事，当时人们称之为“选曹七贵”。虽然这七个人同时在坐，但是官吏升迁任免的实权，由虞世基独霸，他收受贿赂，行贿多的人就超越等级和不按一般常理去提拔，不行贿的人就仅只登记而已。裴蕴是裴邃的堂房曾孙。

元德太子昭自长安来朝，数月，将还，欲乞少留；帝不许。拜请无数，体素肥，因致劳疾，甲戌，薨。帝哭之，数声而止，寻奏声伎，无异平日。

元德太子杨昭从长安来朝见炀帝，几个月后要返回长安。他想乞求允许再留住一些时候，炀帝不许，杨昭跪拜请求了无数次，他身体本来就很胖，因此得病，甲戌（二十二日），太子杨昭去世。炀帝哭了几声就罢了，寻欢作乐，声色歌妓，与平常没什么两样。

楚景武公杨素，虽有大功，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丧，乃徙素为楚公，意言楚与隋同分，欲以厌之。素寝疾，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极，不肯铒药，亦不将慎，谓其弟约曰：“我岂须更活邪！”乙亥，素薨，赠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楚景武公杨素，虽然有大功，却特别被炀帝所猜忌，表面上对杨素以特殊的礼遇，实际上对待杨素很苛薄。太史说隋的分野应有大丧，于是炀帝改封杨素为楚公，意思是说楚与隋同在一分野内，想以此来镇压妖邪。杨素卧病，炀帝常常命名医给杨素治病，赐给杨素上好的药，但暗地里问医生，总怕杨素不死。杨素也知道自己的名分和地位已经达到了顶点，不肯吃药，也不再仔细调养，杨素对他弟弟杨约说：“我还再活着干吗？”乙亥（二十三日），杨素去世。炀帝赠杨素为太尉公、弘农等十郡太守的官衔，对他的葬礼葬送极为隆重丰厚。

八月，辛卯，封皇孙为燕王，侗为越王，侑为代王，皆昭之子也。

八月，辛卯（初九），炀帝封皇孙杨为燕王，杨侗为越王，杨侑为代王，他们都是杨昭的儿子。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为秦王。

九月，乙丑（十四日），炀帝立秦孝王的儿子杨浩为秦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诏改修律令。

炀帝认为文帝晚年法令严峻苛细，冬季，十月，下诏修改法律条文。

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仓于洛阳北七里，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在巩县东南原上设置洛口仓，修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开凿三千个粮窖，每个窖可装粮食八千多石。洛口仓设置监官和镇守的士兵一千人。十二月，在洛阳北七里处设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开凿了三百个粮窖。

初，齐温公之世，有鱼龙、山车等戏，谓之散乐，周宣帝时，郑译奏征之。高祖受禅，命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启民可汗将入朝，欲以富乐夸之。太常少卿裴蕴希旨，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乐者，皆直太常。帝从之。于是四方散乐，大集东京，阅之于芳华苑积翠池侧。有舍利兽先来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鳖、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然腾过，左右易处。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伎人皆衣锦绣缯彩，舞者鸣环佩，缀花；课京兆、河南制其衣，两京锦采为之空竭。帝多制艳篇，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播之，音极哀怨。帝甚悦，谓明达曰：“齐氏偏隅，乐工曹妙达犹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贵汝，宜自修谨！”

当初，在北齐后主高纬的时候，有鱼龙、山车等杂戏，称之为散乐。北周宣帝时，郑译奏请征召这些杂戏乐人。文帝受周禅让后，命令牛弘制定礼乐，凡不是正声清商和九部四舞的乐曲舞蹈，全部摒弃不用。炀帝因为启民可汗将要入朝，想以隋朝富丽的声乐向启民可汗炫耀，太常少卿裴蕴迎合炀帝的旨意，奏请将天下原来的周、齐、梁、陈等国的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六品以崐下官员至庶民百姓，有擅长音乐的，都到太常寺当差。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散在各地的乐人都集中到东京，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激水注满街道，遍地都是鼋鼍、龟鳖、水人、虫鱼；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作黄龙，长七八丈。又有二人头顶条长竿，竿上有人舞蹈，忽然两竿上的人飞腾而过，跳到对方的竿上。还有神鳌背负大山，魔术艺人吐火等技艺，千变万化。艺人们都穿着锦绣缯彩的衣服，舞蹈者身上环佩叮，还点缀着花色的羽毛。炀帝命令京兆、河南两地制做艺人所穿的彩服，以至于两京的锦缎彩绸为此空竭。炀帝自制艳诗多篇，命令乐正白明达谱新曲教人演奏，乐曲极为哀婉愁怨。炀帝非常高兴，对白明达说：“齐朝偏在一隅，乐工曹妙达还被齐后主封为王，如今我使天下大同，正要让你显贵，你要好好干呀！”

三年（丁卯、607 ）

三年（丁卯，公元607 年）

春，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见而慕之，请袭冠带，帝不许。明日，又率其属上表固请，帝大悦，谓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备，至单于解辫，卿等功也！”各赐帛甚厚。

春季，正月，朔旦（初一），大规模地陈列、表演礼仪和技艺。当时突厥启民可汗入朝，看到这一场面非常倾慕，请求袭用隋朝服饰，炀帝没有允许。第二天，启民可汗又率领他的部属向炀帝上表恳切请求，炀帝非常高兴，对牛弘等人说：“如今公卿服饰制度完备，致使单于改易朝服，这是你们的功劳！”各自赏赐他们很丰厚的财物。

三月，辛亥，帝还长安。

三月，辛亥（初二），炀帝返回长安。

癸丑，帝使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而还。

癸丑（初四），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出海求访异国风俗，朱宽到达流求国后返回。

初，云定兴、阎毗坐媚事太子勇，与妻子皆没官为奴婢。上即位，多所营造，闻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为朝请郎。时宇文述用事，定兴以明珠络帐赂述，并以奇服新声求媚于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将有事四夷，大作兵器，述荐定兴可使监造，上从之。述谓定兴曰：“兄所作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兴兵诛讨，若使之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于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然之，乃鸩杀长宁王俨，分徙其七弟于岭表，仍遣间使于路尽杀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杀以从恪。

当初，云定兴、阎毗因为取媚太子杨勇而获罪，他们及其妻子儿女都被官府没收为官奴婢。炀帝即位，进行许多营建工作，听说他们构思奇巧，就召来让他们掌管营建之事，任命阎毗为朝请郎。当时宇文述当权，云定兴用缀有明珠的帐幕贿赂宇文述，并用奇装异服和新颖别致的音乐向宇文述献媚。宇文述非常高兴，对云定兴象兄长一样看待。炀帝将要征讨四夷，大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来监造，炀帝同意了。宇文述对云定兴说：“你所造的器仗都合乎皇帝的心意，但得不到官做的原因是因为长宁王兄弟都还没有死啊！”云定兴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劝皇帝杀掉他们？”宇文述就奏报炀帝：“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已成年了，现在您正要出兵征讨四夷，倘若让他们跟着您出征，就很难掌管，倘若把他们留在一个地方，又恐怕不妥。进、退都不好办，请您早些处理。”炀帝认为宇文述的话很对，就毒死了长宁王杨俨，将杨俨的七个弟弟分别流放到岭表，派人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死。襄城王杨恪的妃子柳氏自杀以殉杨恪。

夏，四月，庚辰，下诏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

夏季，四月，庚辰（初二），炀帝下诏要安抚管理河北，巡视检查赵、魏之地。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谓之《大业律》；甲申，始颁行之。民久厌严刻，喜于宽政。其后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矣。旅骑尉刘炫预修律令，弘尝从容问炫曰：“《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崐，若锻炼不密，则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也。“弘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牛弘等人制定新法律，共十八篇，称之为《大业律》；甲申（初六），开始颁布施行。百姓久已厌恶法律严酷苛繁，对宽政十分高兴。但后来频繁的劳役征发，使百姓无法忍受，官吏们常常临时胁迫百姓服役以应付差使，也就不再按律令执行了。旅骑尉刘炫参与修订律令，牛弘曾从容地问刘炫：“《周礼》记载是士多而吏员少，现在吏员比从前多出百倍，减少则无法应付事务，这是什么原因呢？”刘炫说：“古人委任吏员须要有责任有成绩，年终考核成绩，案卷不用重新审理，文牍不求繁多琐碎，吏员的责任，只是掌握工作的要点而已。现在的吏员总是担心文簿要重新审理考核，假若文辞考虑不周密，就会不远万里去追查印证百年的旧案。所以有谚语说：”老吏伏抱文案而死。“事物繁杂这是为政的弊端，这就是吏员多而效率低的原因。牛弘说：”北魏、北齐之时，吏员们办事很从容，现在则忽忽忙忙不得安宁，这是什么缘故？“刘炫说：”过去州只设置长吏、司马，郡只设置郡守、郡丞，县仅设县令而已。其余应配备的僚属，则由长官自己挑选任命，得到诏命后就赴任，每州吏员不过几十人。如今则不然，大大小小的官吏，全部由吏部掌管，零零碎碎的事务都属于考绩范围。减少官吏不如减少事务，官员们的事务不减，却希望他们办事从容，那可能吗？“牛弘很同意刘炫的话，但却不能采纳。

壬辰，改州为郡；改度量权衡，并依古式。改上柱国以下官为大夫；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为五省；增谒者、司隶台，与御史为三台；分大府寺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壬辰（十四日），炀帝改州为郡；改度、量、衡，全部依照古式。改上柱国以下的官为大夫；设置殿内省与尚书、门下、内史、秘书省共为五省；增设谒者台、司隶台与御史台并为三台；分太府寺设置少府监，与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为五监；又增改左、右翊卫等为十六府；废除伯、子、男的爵位，只留王、公、侯三等爵位。

丙寅，车驾北巡；己亥，顿赤岸泽。五月，丁巳，突厥启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来朝。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丙寅，启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辛未，启民遣使请自入塞奉迎舆驾，上不许。

丙寅（疑误），炀帝到北方巡视。己亥（二十一日），在赤岸泽停留。五月，丁巳（初九），突厥启民可汗派他的儿子拓特勒来朝见炀帝。戊午（初十），征发河北十几郡的男丁开凿太行山，到达并州，以开通驰道。丙寅（十八日），启民可汁派侄子毗黎伽特勒来朝见。辛未（二十三日），启民可汗派使者请求亲自入塞迎接炀帝，炀帝没有应允。

初，高祖受禅，唯立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议七庙之制。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准周文、武二祧，与始祖而三，余并分室而祭，从迭毁之法。至是，有司请如前议，于东京建宗庙。帝谓秘书监柳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后世子孙处朕何所？”六月，丁亥，诏为高祖建别庙，仍修月祭礼。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当初，文帝受周禅，只立了四亲庙，而且是同殿异室而已。炀帝即位，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建七庙的定制，礼部侍郎代行太常少卿许善心等奏请为太祖、高祖各建一座殿，依据周文王、周武王宗庙的标准，与始祖共建立三座殿，其余的人都分室祭祀，按照亲尽庙毁之法祭祀。于是，有关部门奏请炀帝按上述议定的那样，在东京建立宗庙。炀帝对秘书监柳说：“如今始祖与文、武王的宗庙都已具备，后世子孙把我又放到什么位置上呢？”六月，丁亥（初十），炀帝下诏为文帝另建宗庙，太阴在丙之月祭祀。不久之后炀帝就忙于巡游之事，竟终于没有建立。

帝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至马邑，马邑太守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以和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观和为式。由是所至献食，竞为丰侈。

炀帝巡游经过雁门，雁门太守丘和进献的食物非常精美；他到了马邑崐，唯独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炀帝很不高兴。他任命丘和为博陵太守，让杨廓到博陵去向丘和学习。由此炀帝所到之处所进献的食物，竞相丰富奢侈。

戊子，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径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晟见牙帐中草秽，欲令启民亲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帐前草曰：“此根大香。”启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自洒扫，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内芜秽，谓是留香草耳！”启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赐，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教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效之。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帝闻晟策，益嘉之。

戊子（十一日），炀帝的车驾停留在榆林郡。炀帝想要出塞去炫耀兵力，径直进入突厥境内，想去涿郡。他怕启民可汗惊恐，先派遣武卫将军长孙晟传达他的旨意。启民可汗接到炀帝的诏书，就把他所属的奚、、室韦等国的酋长几十人都召集起来。长孙晟看见启民可汗牙帐中杂草肮脏，打算让启民可汗亲自除掉，示范给各部落，以表示对朝廷的敬重。就指着帐前的草说：“这根草很香。”启民可汗就急忙闻道，说：“一点也不香。”长孙晟说：“天子巡幸所到之地，诸侯都要亲自洒扫，修整御道，以表示对天子的至诚崇敬之心。现在牙帐内杂草丛生，我只说是留着香草罢了！”启民可汗才醒悟过来，说：“我的罪过！我的骨肉都是天子赐给的，得到为天子效力的机会，怎么敢推辞呢？只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不知道法度，全靠将军教诲我们了，将军的恩惠，是我的幸运。”于是拔出佩刀，亲自删除牙帐中的草。启民部族的显贵和其他部族的人都争相仿效启民可汗。于是从榆林北境，到启民可汗的牙帐，向东到蓟，全体突厥人出动，开辟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炀帝知道了长孙晟的策略，更加赞许他。

丁酉，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入贡。

丁酉（二十日），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到炀帝的行宫来朝见。己亥（二十二日），吐谷浑、高昌都派遣使者朝见、进贡。

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卫将军。

甲辰（二十七日），炀帝上北楼观看渔人在黄河中捕鱼，宴请百官。定襄太守周法尚到行宫觐见炀帝。太府卿元寿对炀帝说：“汉武帝出关，旌旗连绵千里，现在在御营外面，请把军队分为二十四军，每天派遣一军出发，相距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连，千里不绝。这也是出师的盛况。”周法尚说：“这样不行。军队连绵千里，常有山川的隔阻，突然遇到不测，队伍就会四分五裂。若中央有事，则首尾不知道，况且道路险阻漫长，难以相救。虽然有汉武帝出关兵连千里的故事，但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炀帝听了不高兴，说：“你的意思如何？”周法尚说：“将军队列成方阵，四面向外防御，六宫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内，倘若发生变故，就命令受敌的方面抵抗，并从阵内派奇兵，仲出阵外奋力攻击，以车子作壁垒，再设曲形钩阵，这与据守城池的战术原理没有什么不同。假若交战得胜，就调派骑兵追击，万一不胜，可以屯营自守，我认为这是万全之策。”炀帝说：“好！”于是就任命周法尚为左武卫将军。

启民可汗复上表，以为“先帝可汗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乏。臣兄弟嫉妒，共欲杀臣。臣当是时，走无所适，仰视唯天，俯视唯地，奉身委命，依归先帝。先帝怜臣且死，养而生之，以臣为大可汗，还抚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还如先帝养生臣及突厥之民，种种无乏。臣荷戴圣恩，言不能尽。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帝以为崐不可。秋，七月，辛亥，赐启民玺书，谕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存心恭顺，何必变服？”

启民可汗又上表，以为“先帝可汗可怜我，将安义公主嫁给我，所应用的东西都不匮乏。我的兄弟们嫉妒，都要杀我。我当时是走投无路，抬头只有天，低头只有地，将身家性命都托附给先帝。先帝怜惜我将死，养护我使我又活下来，让我作了大可汗，还安抚了突厥的百姓。如今陛下治理天下，仍和先帝一样养护我和突厥的百姓，使我们什么也不缺乏。我身受圣恩，感恩的话说不尽。我现在已不是过去的突厥可汗，而是陛下的臣民，我愿意率领部落百姓改装易服，同华夏一样。”炀帝认为不可以。秋季，七月，辛亥（初四），炀帝赐给启民可汗玺书，说由于“漠北并未平静，还须要征战，只要你们存心恭顺朝廷，何必变易服装呢？”

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帝赐启民帛二千万段，其下各有差。又赐启民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

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他命令宇文恺制作大帐，帐内可坐几千人。甲寅（初七），炀帝来到设于城东的大帐，备好仪仗侍卫，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宴间演出散乐。各方部落的胡人都惊异欢悦，争着进献牛羊驼马几千万头。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启民的部属按等级都有不同的赏赐。炀帝又赐给启民可汗辂车与坐骑，鼓乐幡旗等仪仗，特许他朝拜时不必唱名，其地位在诸侯王以上。

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谏，上不听，筑之二旬而毕。帝之征散乐也，太常卿高谏，不听。退，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又以帝遇启民过厚，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礼部尚书宇文私谓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长城之役，幸非急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亦私议宴可汗太侈。并为人所奏。帝以为诽谤朝政，丙子，高、宇文、贺若弼皆坐诛，诸子徙边，弼妻子没官为奴婢。事连苏威，亦坐免官。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自蒙寄任，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驾若弼、韩擒虎皆所推荐，自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海内富庶，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伤之。先是，萧琮以皇后故，甚见亲重，为内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缌麻以上，皆随才擢用，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职务为意，身虽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与贺若弼善，弼既诛，又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

炀帝又下诏征发男丁一百余万人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尚书左仆射苏威劝阻，炀帝不听，修筑了二十天完工。炀帝征召全国的散乐艺人，太常卿高劝阻，炀帝不听。高退下来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帝因为好乐而亡国，殷鉴并不远，怎么可以再重复呢？”高又认为炀帝对启民可汗的待遇过厚，对太府卿何稠说：“这个胡虏很清楚中国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恐怕会成为后患。”他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太无纲纪了。”礼部尚书宇文私下对高说：“周天元的奢侈，以今天的情况与之比较，也不算太过分吧？”又说：“修长城的工程，幸而不是急迫的任务。”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的规模太奢侈。这些话都被人报告了炀帝。炀帝认为他们诽谤朝政。丙子（二十九日），高、宇文、贺若弼都获罪被杀。高的几个儿子流放到边地；贺若弼的妻子儿女被没收为官奴婢。事情还牵连到苏威，也获罪而被免官。高有文韬武略，对世务贤明，通达事理，自从蒙受重任以来，竭诚尽力，推荐引进忠诚贤良之士，以天下为已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都是高推荐的，其他建有功劳做成大事的人更不可胜数。他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上下都非常敬重他，对他无异议。国家富庶，是高的努力。他被杀，天下人没有不伤感的。原先，萧琮因为皇后萧氏的缘故，很为炀帝亲近推重，任命为内史令，后改封为梁公。萧琮宗族中的涉及服丧缌麻三月的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了，萧琮的几个兄弟，都在朝廷作官。萧琮性情恬淡儒雅，不把职务放在心上，虽然客居他乡，但对北方的豪强贵族，都没有看得崐上的。他与贺若弼有交情，贺若弼被杀，又有童谣说：“萧萧亦复起。”炀帝因此对他猜忌，就将他罢官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

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启民奉庐帐以俟车驾；乙酉，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帝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并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受赐各有差。帝还，启民从入塞，己丑，遣归国。

八月，壬午（初六），炀帝的车驾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当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随驾的士兵有五十余万，马匹十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炀帝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观风行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行殿可以离合，下设轮轴，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恺制作行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主体，用布蒙上，再画上彩画，行城上观台、望敌楼全都齐备。胡人惊叹，以为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没人敢骑马。启民可汗奉献庐帐以等待炀帝的到来。乙酉（初九），炀帝驾临启民可汗的营帐，启民捧着酒杯为炀帝祝寿，跪伏在地上极为恭顺。突厥王侯以下的人都袒衣割肉立于帐前，不敢仰视。炀帝非常高兴，赋诗道：“呼韩叩头至，屠耆接踵来，怎比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萧氏也临幸义成公主的牙帐。炀帝赐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只，以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勒以下的人也受到不同等级的赏赐。炀帝回返，启民可汗随从炀帝入塞。乙丑（十三日），炀帝让启民可汗回国。

癸巳，入楼烦关；壬寅，至太原，诏营晋阳宫。帝谓御史大夫张衡曰：“朕欲过公宅，可为朕作主人。”衡乃先驰至河内，具牛酒。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幸衡宅。帝悦其山泉，留宴三日，赐赉甚厚。衡复献食，帝令颁赐公卿，下至卫士，无不沾洽。己巳，至东都。

癸巳（十七日），炀帝进入楼烦关；壬寅（二十六日），到达太原，下诏营建晋阳宫。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我打算经过你的家，你可以为我作主人。”张衡就先驰马到河内，准备牛和酒等物品。炀帝上太行山，命开辟直达张衡家的道路九十里。九月，己未（十三日），炀帝到达济源，驾临张衡宅邸。炀帝喜欢这里的山泉，留下来欢宴三天，赏赐的财物非常丰厚。张衡又进献食物，炀帝让赏赐给公卿大臣以至于卫士，人人都得到了赏赐。己巳（二十三日），炀帝到达东都。

壬申，以齐王为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壬申（二十六日），炀帝任命齐王杨为河南尹；癸酉（二十七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水南以处之。

冬季，十月，敕命河南各郡送一艺户到东京来辅助原有的三千余家艺户，在洛水以南设置十二坊来安置他们。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纵横所亘，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总凑敦煌。且云：“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汜而越昆仑，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若服而抚之，务存安辑，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壹戎、夏，其在兹乎！”帝大悦，赐帛五百段，日引矩于御坐，亲问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以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西域诸多胡人都到张掖做买卖。炀帝派吏部侍郎裴矩掌管这件事。裴崐矩知道炀帝喜好远征，做买卖的胡人来了，裴矩就探询各国的山川地理和风俗，国王以及百姓的风土人情，服饰仪表，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共四十四国，入朝奏报给炀帝。另外还制作了西域地图，上面包括了西域所有重要的地点，从西倾山开始，纵横连亘将近二万里。从敦煌出发，到达西海，共分为三条路：北路从伊吾起，中路从高昌起，南路从鄯善起，总汇到敦煌。裴矩还说：“凭借着国家的威德，将士的骁勇，渡过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但是突厥、吐谷浑分别统辖着羌人、胡人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阻挡和抑制，所以西域之国不能来朝贡。如今由商人秘密送来很多诚恳的书信，翘道盼望，愿成为大隋的臣属。倘若降服并占有他们，务必要认真安抚管理。只须由朝廷派出使者，不必动用干戈，诸蕃国从属于我们以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灭掉了。使戎狄、华夏融合为一体，就在此一举了！”炀帝大为高兴，赐帛五百段，每日让裴矩到御坐旁，亲自询问西域的情况。裴矩夸张地说：“西域有很多珍宝，吐谷浑容易被吞并。”炀帝于是感慨地仰慕秦皇、汉武的功绩，诚心要开通西域。将筹划处理四夷的事务都委托给了裴矩。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裴矩到张掖，招引西域各国的胡人，给他们利益，劝告他们入朝。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他们所经过的郡县，疲于招待迎送，耗费以万万计，终于使隋王朝疲乏凋敝至于灭亡，这都是裴矩所倡导的。

铁勒寇边，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铁勒寻遣使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慰抚之。

铁勒入侵边界，炀帝派将军冯孝慈率军出敦煌阻击铁勒，出师不利。不久铁勒人派遣使者来谢罪，请求归降，炀帝派裴矩安抚慰籍他们。

、

第一百八十一卷

隋纪五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四年（戊辰、608 ）

隋纪五隋炀帝大业四年（戊辰，公元608 年）

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春季，正月，乙巳（初一），炀帝下诏征发黄河以北各军一百多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向南到黄河，向北通涿郡。男丁不足，开始役使妇女。

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壬申（二十八日），任命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请遣使招怀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诏书慰谕之。处罗见君肃甚倨，受诏不肯起，君肃谓之曰：“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天子既许之，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夫人惧西国之灭，旦夕守阙，哭泣哀祈，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令入内属。天子怜之，故复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此，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奈何爱两拜之礼，绝慈母之命，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处罗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因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

裴矩听说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思念他的母亲，请求炀帝派遣使者去招抚处罗可汗。二月，己卯（初六），炀帝派遣司朝谒者崔君肃携带着诏书慰问并谕示他。处罗可汗见到崔君肃时态度很是傲慢，接受诏书时不肯起立。崔君肃对他说：“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中间一分为二，每年双方交兵打仗，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不能互相消灭，其原因是明显的，双方势均力敌。但是启民可汗率领其部落的百万之众，卑躬屈膝，对大隋天子称臣的原因是什么呢？正是因为对可汗您的切齿之恨，不能独自制服您，而想要凭借大国的兵力，共同灭掉可汗您呵。朝中群臣都想接受启民可汗的请求，天子要是允许了，出兵就有日可待了。只是可汗的母亲向夫人，惧怕西突厥国被灭亡，每日早晚守在宫门，哭泣着哀求着，匍匐在地谢罪，请求皇帝派使者召见可汗，让可汗入朝归附。天子怜悯向夫人，因此派使者到这里来。现在可汗既如此傲慢，那么向夫人就成了诓骗天子，一定会被在闹市杀掉，并将首级传示西域各国。天子发动大隋的兵马，借助东突厥的人力，左提右挈以夹击可汗，您的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为什么要爱惜行两拜之礼，而丢掉慈母的性命呢？吝惜说一句称臣的话，而使国家社稷成为废墟呢？”处罗可汗听了此话，惊惶四顾，一跃而起，流泪再三拜谢，跪在地上接受诏书。因此派遣使者随崔君肃朝贡上等好马。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贡，遗帝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三月，壬戌（十九日），倭王多利思比孤派人来朝贡，给炀帝的书信上说：“日出处的天子致书信给日没处的天子，您可好吗？”炀帝看后很不高兴，对鸿胪卿说：“蛮夷人的书信凡无礼的，就不要再给我看了。”

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

乙丑（二十二日），炀帝到达五原，就此出塞巡视长城。炀帝的行宫设置木制的六合城，城上载有枪车。每次停下驻宿，则把车辕朝外作为外围，内布铁蒺藜；再安设弩床，都插上钢锥，锥向外；上面装置旋机弩，用绳子系在弩的板机上，只要有人触动绳子，弩机就旋转，向触动的方向发射。在弩外周围又布置能弋射的短箭，并装设铃柱、木槌、石磐用来报警。

帝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帝大悦，丙寅，命骏赍物五千段，以赐其王。赤土者，南海中远国也。

炀帝招募能够沟通极远地方关系的人，屯田主事常骏等人请求出使赤土，炀帝非常高兴。丙寅（二十三日），命令常骏携带着财物五千段，用来赏赐赤土国王。赤土国，是南海中一个很遥远的国家。 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炀帝没有一天不在营建宫室，两京以及江都，苑囿亭殿虽然很多，时间久了炀帝仍非常感到厌倦，每次游玩，左顾右盼，觉得这些宫殿苑林都没有中意的，不知道什么是好。于是遍求天下山川图册，亲自察看，以寻求名胜之地营造宫苑。夏季，四月，炀帝下诏在汾州之北，汾水的源头营建汾阳宫。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柳尹齐王次当为嗣，元德吏兵二万余人，悉隶于，帝为之妙选僚属，以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长史。且戒之曰：“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钟卿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謇之，庆之从子也。宠遇日隆，百官趋谒，阗咽道路。以是骄恣，昵近小人，所为多不法。遣左右乔令则、库狄仲、陈智伟求声色。令则等因此放纵，访人家有美女，辄矫命呼之，载入第，淫而遣之。仲、智伟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令还主，仲等诈言王赐，取归其家，不知也。乐平公主尝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复以柳氏进，纳之。其后，帝问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齐王所。”帝不悦。从帝幸汾阳宫，大猎，诏以千骑入围，大获麋鹿以献；而帝未有得也，乃怒从官，皆言为左右所遏，兽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罪失。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伊阙令皇甫诩，得幸于，违禁，携之至汾阳宫。御史韦德裕希旨劾奏，帝令甲士千余人大索第，因穷治其事。妃韦氏早卒，与妃姊元氏妇通，产一女。召相工令遍视后庭，相工指妃姊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阴挟左道为厌胜，至是皆发。帝大怒，斩令则等数人，赐妃姊死，府僚皆斥之边远。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时赵王杲尚幼，帝谓侍臣曰：“朕唯有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自是恩宠日衰，虽为京尹，不复关预时政。帝恒令虎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有微失，虎贲辄奏之。帝亦常虑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已。太史令庾质，季才之子也，其子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对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犹怒，出为合水令。

当初，元德太子杨昭去世，河南尹齐王杨按次序应当立为嗣子，元德太子属下的两万余官吏兵卒，全都隶属于杨。炀帝为他精心地挑选僚属，任命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的长吏，并且告诫柳謇之说：“齐王德行、业绩修习完美，那么富贵自然就会来到你身边，齐王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罪过也会相及于你。”柳謇之是柳庆的侄子。杨得到炀帝的宠信日益隆重，文武百官都赶着去拜谒他，以至于人都挤满道路。杨因此而骄傲放纵，亲近小人，所做所为多是不法之事。他派身边的乔令则、库狄仲、陈智伟去寻找歌舞女色。乔令则等人因此就更加放纵，打听到人家有美女，立即就假借杨的命令招来，装上车子送入杨府第，奸淫后再放走。库狄仲、陈智伟到陇西去，对各部落胡人进行拷打烧烙，责令他们交出各马，得到几匹好马便进献给杨，杨命令把马还给主人，库狄仲等人诈称是齐王所赐，将马牵回家里，杨不知道这些事。乐平公主曾经奏报炀帝说柳家的女儿很美，炀帝没有答复。后来，公主又把柳氏女给了杨，杨收纳了。之后，炀帝问乐平公主：“柳氏女在哪里呢？”公主说：“在齐王杨府里。”炀帝不高兴。杨跟随炀帝到汾阳宫，参加大规模的狩猎活动。炀帝命令杨率领一千骑兵进入围猎圈，杨猎获了很多麋鹿进献给炀帝，而炀帝什么也没有猎到，就向跟从的官员发怒。官员们都说因为杨身边人的阻挡，野兽不能到跟前来。于是炀帝发怒，搜罗杨的罪过。当时的制度：县令无故不得出县境，伊阙县令皇甫诩，受到杨的宠信，他违反了禁令，被杨带到了汾阳宫。御史韦德裕秉承炀帝的旨意向炀帝奏报弹劾杨。炀帝命令甲士一千余人大肆搜查杨的府第，彻底追查惩治此事。杨的妃子韦氏早死，杨与妃姐元氏妇私通，生了一个女儿。杨召来一个看相的人，让他看遍府内的姬妾，看相者指着妃姐说：“这个生孩子的应当成为皇后。”杨认为元德太子有三个儿子，恐怕自已不能被立为太子，暗中倚靠左道妖术作咒诅以求胜，到后来这些都被揭发。炀帝勃然大怒，将乔令则等几人斩首，妃姐被赐死，杨府中的僚属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柳謇之犯了崐不能纠正齐王错误的罪，而被除名。当时赵王杨杲还年幼，炀帝对侍臣说：“我只有杨这一个儿子，不然的话，应当处死并陈尸于闹市以昭明国家的法度。”对杨的恩宠自此日渐衰落，虽然身为京尹，但不再参与时政。炀帝始终令虎贲郎派一人监视齐王府的情况，杨稍微有点过失，虎贲郎便立即上报。炀帝也常常担忧杨会发生变故，派到杨身边的人，都是老弱者，仅补齐人员而已。太史令庾质，是庾季才的儿子，他的儿子是齐王府的属官。炀帝对庾质说：“你不能一心一意地侍奉我，竟让你儿子侍奉齐王，为什么你的心意正反不一呢？”庾质回答说：“我侍奉陛下，儿子侍奉齐王，实在是一心一意，不敢有二心。”炀帝仍然发怒，把庾质调为合水县令。

乙卯，诏以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以上，务从优厚。

乙卯（十三日），炀帝下诏说，突厥启民可汗遵奉朝廷的感化，想改变戎狄的习俗，可以在万寿戌建立城池修造房屋，他们所用的帷帐、床褥等等物品，务必从优供应。

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秋季，七月，辛巳（初十），炀帝征发壮丁二十余万人修筑长城，从榆谷向东。

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

裴矩游说铁勒，让铁勒攻击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向东逃跑，进入西平境内，派遣使臣向隋朝请求投降要求救援。炀帝派安德王杨雄率兵出浇河郡，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接伏允可汗。宇文述到达临羌城，吐谷浑人畏惧宇文述兵势强盛，不敢投降，伏允可汗就率众向西逃跑。宇文述引兵追杀，攻下曼头、赤水二城，斩获首级三千余，俘获吐谷浑王公以下贵族二百人，俘虏男女百姓四千人返回。伏允可汗向南逃到雪山，他原来统辖的地域都丧失了，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都为隋朝所有。隋朝在此设置州、县、镇、戍，将所有犯轻罪的人迁到此居住。

八月，辛酉，上亲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毕集，裴矩所致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

八月，辛酉（二十日），炀帝亲自到恒山去祭祀，下诏大赦天下。河北道的郡守都集中到恒山，裴矩所罗致的西域十几个国家的使者都前来助祭。

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九月，辛未（初一），炀帝征召天下训鹰师集中到东京，应征而至的有一万余人。

冬，十月，乙卯，颁新式。

冬季，十月，乙卯（十六日），颁布新的度、量、衡制度。

常骏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进金以缆骏船，凡泛海百余日，入境月余，乃至其都。其王居处器用，穷极珍丽，待使者礼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随骏入贡。

常骏等人到达赤土国的国境，赤土国王利富多塞派遣使者乘三十只大船来迎接他们。进献金锁以缆常骏的船。常骏等人在海上渡了一百余天，入赤土境后又过了一个多月，才到达赤土国的国都。赤土国王居住的宫殿、器物用品，都极其珍贵华丽，接待使者的礼节也十分隆重。国王还派儿子那邪迦跟随常骏入朝进贡。

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余人戍之而还。

炀帝任命右翊卫将军河东人薛世雄为王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的启民可汗联合进攻伊吾国。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启民可汗没有到。薛世雄孤军越过沙漠，伊吾人开始以为隋军不可能来，所以都没有做防备，当听说薛世雄军已崐越过沙漠，大为恐惧，于是请求投降。薛世雄就在汉代旧伊吾城东筑新城，留下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领一千余名士兵戍守伊吾城，薛世雄率军返回。

五年（己巳、609 ）

五年（己巳，公元609 年）

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春季，正月，丙子（初八），炀帝改东京为东都。

突厥启民可汗来朝，礼赐益厚。

突厥启民可汗来朝见，接待之礼和赏赐更加丰厚。

癸未，诏天下均田。

癸未（十五日），炀帝下诏，天下实行均田制。

戊子，上自东都西还。

戊子（二十日），炀帝从东都回西京。

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之。

己丑（二十一日），规定民间铁叉、搭钩、刀之类都属于违禁之物。

二月，戊申，车驾至西京。

二月，戊申（十一日），炀帝的车驾到达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丙戌，至浩川。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

三月，己巳（初二），炀帝向西巡视河右；乙亥（初八），到达扶风郡杨家旧宅。夏季，四月，癸亥（二十七日），炀帝出临津关，渡过黄河，到达西平郡。布置军队，讲习武事，准备进攻吐谷浑。五月，乙亥（初九），炀帝在拔延山举行大规模的围猎，长围竟达二十里（疑有误）。庚辰（十四日），炀帝进入长宁谷，越过星岭；丙戌（二十日），到达浩川，因为桥未建成，炀帝斩都水使者黄亘以及监工九人，几天后，桥建成，才继续前进。

吐谷浑可汗伏允帅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北屯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轻其众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浑伏兵射杀之；其亚将柳武建击吐谷浑，破之。甲午，吐谷浑仙头王穷蹙，帅男女十余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伏允，兵败，为伏允所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余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

吐谷浑可汗伏允率领部众据守覆袁川，炀帝分别命令内史元寿向南面金山驻军；兵部尚书段文振在北面雪山驻军；太仆卿杨义臣在东面琵琶峡驻军；将军张寿在西面泥岭驻军，四面包围吐谷浑人。伏允率几十骑兵逃出，派他的一个王诈称是伏允，据守车我真山。壬辰（二十六日），炀帝命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去抓捕他。张定和轻视吐谷浑人少，不穿铠甲，挺身登山，吐谷浑的伏兵将张定和射死。张定和的副将柳武建率兵进击吐谷浑，攻破他们。甲午（二十八日），吐谷浑仙头王走投无路，率领部众男女十余万来投降。六月，丁酉（初二），炀帝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率兵追击讨伐伏允，结果大败，梁默为伏允杀死。卫尉卿刘权率兵出伊吾道进攻吐谷浑，一直追到青海，俘获一千余人，乘胜追击，直到伏俟城。

辛丑，帝谓给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矩说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辛丑（初六），炀帝对给事郎蔡徵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南朝的各位皇帝多爱敷脂粉，坐于深宫，不同百姓相见，这是什么道理呢？”蔡崐徵回答：“这就是他们王朝不能长久的原因。”丙午（十一日），炀帝到达张掖。在炀帝将要西巡的时候，命裴矩去游说高昌王曲伯雅以及伊吾的吐屯设等，以厚利引诱他们，召他们派遣使者入朝。壬子（十七日），炀帝到达燕支山，曲伯雅、吐屯设以及西域二十七国的国王、使者都在道路东侧拜见炀帝。他们均受命佩戴金玉，身着锦衣，焚香奏乐，歌舞欢腾。炀帝又命令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修饰纵情观看。衣服、车马不新鲜整齐的，由郡县负责征收更换。车驾马匹充塞道路，周围绵延几十里，以显示中国的强盛。吐屯设进献西域几千里的土地，炀帝非常高兴。癸丑（十八日），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将天下的罪人流放这里，作为戍卒守卫这些地方。炀帝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规模开发屯田，以抵御吐谷浑，保持西域道路的畅通。

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这时，全国共置郡一百九十个，县一千二百五十五个；有户八百九十多万；国土东西长九千三百里，南北宽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的强盛，这时已达到了顶点 .

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炀帝说裴矩有安抚、怀柔的韬略，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从西京各县以及西北各郡，都辗转输送财物到塞外，每年耗费以钜万亿计，路途遥远险阻，或遇上强盗抢劫，凡人畜因死亡不能到达目的地的，郡县都要再行征调，以至使他们家业破产。因此百姓失去生计，西部地区先贫困起来。

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帅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

当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他的儿子顺来朝见炀帝，炀帝将顺留下不放他回去。伏允败走后，无法解决生计，就率领几千骑兵客居在党项境内。炀帝立顺为可汗，送他到玉门，让他统领吐谷浑剩下的部众，并任命吐谷浑的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臣。顺到西平时，他的部下杀死了尼洛周，顺没能到达目的地就又返回了。

丙辰，上御观风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余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戊午赦天下。

丙辰（二十一日），炀帝到观风行殿，大规模地陈列仪仗、礼仪，带着高昌王伯雅和伊吾的吐屯设上殿宴饮，其余的蛮夷使臣在殿下陪宴的共有二十多个国家。炀帝命人奏九部乐，以及鱼龙戏来娱乐，对各国来使赏赐不等。戊午（二十三日），下诏大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吐谷浑有青海，民间传说把牝马放到青海内，可以得到龙种。秋季，七月，将马在青海放牧，山谷间纵养牝马两千匹，以求得龙种，但没有效果，只好停止了。

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炀帝的车驾向东返回，路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要，队伍只能鱼贯通行。风雪使天色昏暗，文武百官饥饿难忍，衣服又全为风雪所打湿。都深夜了还未到达宿营地，士卒冻死大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后宫的妃嫔、公主有的都走散了，和军士们混杂在一起宿于山间。九月，乙未（疑误），炀帝车驾进入西京。冬季，十一月，丙子（十三日），炀帝又到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崐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民部侍郎裴蕴认为民间的名册、户籍，有很多脱漏户口以及诈骗注册为老少的情况。就奏请炀帝进行查阅面貌以验老小。如果一个人的情况不属实，那么有关的官员就被解职。又许诺如果百姓检举出一个壮丁，就命令被检举的人家替检举者缴纳赋役。这一年，各郡总计增加了男丁二十万三千人，新归附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人。炀帝上朝览阅报告，对百官说：“前代没有贤才，以致户口罔骗冒充，现在户口都确实了，全是由于有了裴蕴。”因此逐渐对裴蕴亲近信任，不久，就提升裴蕴为御史大夫，让他和裴矩、虞世基参与掌管机密。裴蕴善于观察以迎合皇帝细微的心思和意图。炀帝要加罪的人，裴蕴就曲解法律以编造成罪状；炀帝想要赦免的人，裴蕴就附和炀帝意思，从轻解释典章法律，因此就将人释放了。此后大大小小的刑狱之案，都交给裴蕴办理。刑部、大理寺都不敢与裴蕴争论，必定要秉承裴蕴的意图来衡量法律，然后才决断案件。裴蕴机智、善辩，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犯人的罪过或轻或重，都凭裴蕴的一张嘴。他剖析、解释问题明达敏捷，当时的人都不能把他问住。

突厥启民可汗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突厥的启民可汗去世，炀帝为启民可汗之死，停止上朝三天。立启民的儿子咄吉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上表请求娶义成公主，炀帝下诏，命遵从突厥的习俗。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当初，内史侍郎薛道衡因其才学而有盛名，他在枢要部门任职很久了，文帝末年出任襄州总管。炀帝即位后，将他从番州刺史的任上召回，打算让他作秘书监。薛道衡回来后，向炀帝奉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看了，不高兴，看着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前朝，这里有点《鱼藻》讽刺的意味。”炀帝任命薛道衡为司隶大夫，将要安置罪名。司隶刺史房彦谦劝薛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薛道衡没能听从房彦谦的劝告。恰好正议定新的律令，议论很久仍不能决定下来，薛道衡对朝臣们说：“假使当初高颍不死，新律令早就会决定下来，而且颁布实行了。”有人报告了炀帝，炀帝发怒说：“你还想着高啊！”将薛道衡交付司法部门推究治罪。裴蕴奏报说：“薛道衡自负自己的才能，靠着过去文帝对他的信任，有目无君上之心，将坏事加于国家，妄造祸端。论他的罪名好象是比较隐晦暧昧，但追究他的真情实意，确实是重大的悖逆之罪。”炀帝说：“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和他一起伐陈，他轻视我年纪轻，与高、贺若弼等人在外专擅权威，到我即位，他心中不安分，亏了天下无事，他没来得及谋反。你认为他悖逆，恰好体会了朕的意图。”薛道衡自以为犯的不是大错，就催促司法部门早些判决，他希望判决结果上奏时，炀帝一定会赦免他。还让家里人备好饭菜，准备招待来问候的宾客。待到上奏，炀帝命令薛道衡自尽。薛道衡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未能自尽。司法部门又奏报给炀帝，炀帝命人将薛道衡勒死，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到且末。天下人都为薛道衡感到冤枉。

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

炀帝大规模地检查了军用器械，他称赞器械、铠甲的精美，宇文述趁崐机说：“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炀帝就提升云定兴为太府丞。

六年（庚午、610 ）

六年（庚午，公元610 年）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春季，正月，癸亥朔（初一），早晨，差三刻天亮时，有盗贼几十名，头戴白帽，衣穿白衣，焚着香，手持花，自称是弥勒佛，从建国门进入，看门的人都跪下叩头，接着这些人就夺取卫士的兵器，即将作乱。齐王杨遇见，率兵将这些人杀死。于是京师大肆搜捕，受牵连而获罪的有一千余家。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炀帝因为各蕃部落的酋长都汇集在洛阳，丁丑（十五日），在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表演。戏场周围长五千步，演奏乐器的人有一万八千人，乐声几十里以外都能听到，从黄昏至清晨，灯火照亮了天地，至月未才结束。耗费巨万，从此每年都是这样。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炀帝允许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划一，店内挂设帷帐，珍稀货物摆满店堂，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命令店主都要邀请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取酬偿，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他们中聪明的人有些发觉，看到用丝绸缠树，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市上的人惭愧得无言以对。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炀帝称赞裴矩能干，对群臣说：“裴矩非常能体会朕的意图，凡是他陈述奏报的，都是朕已经想好而还未说出来的说，裴矩就已经说给朕听了，要不是为国尽心，哪里能够这样！”这时裴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都因为会阿谀逢承而得到炀帝宠信。宇文述善于侍奉炀帝，一举一动都逢迎谄媚，侍卫炀帝的人都以他为榜样。郭衍曾经劝炀帝五天上一次朝，说：“不要效仿文帝。白白地让自己劳累、辛苦。”炀帝越发认为郭衍忠心，说：“只有郭衍和朕同心。”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钜，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与钜、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淆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炀帝上朝时神态庄重，说话、颁旨，言辞堂皇；但是他内心却喜欢声色，他在东、西两京和巡游各地时，常常让僧、尼、道士、女道士跟随，称之为四道场。梁公萧矩是萧琮的侄子；千牛左右宇文是宇文庆的孙子，都被炀帝宠信。炀帝每日在苑中林亭间大摆酒筵，命令燕王杨与萧矩、宇文以及文帝的妃嫔坐一席；僧、尼、道士、女道士坐一席；炀帝和自己宠爱的姬妃为一席，各席相连。炀帝退朝后即入席宴饮，互相劝酒，酒酣之际就混乱了，无所不干，这是常有的事。杨氏妇女有漂亮的，往往被进献给炀帝。宇文出入皇宫不限娒沤??劣阱?伞⒐?鞫加胁缓玫拿???镜垡膊还肿锼?恰

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棱、朝请大夫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之。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剌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剌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剌兜，虏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乙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炀帝又派朱宽去招抚流求国。流求不顺从，炀帝派虎贲郎将庐江人陈棱、朝请大夫同安人张镇周征发东阳兵一万余人，从义安渡海去进攻流求。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流求，以张镇周为先锋。流求国王渴刺兜派兵迎战，隋军屡次击败流求军，于是就攻到流求国都。渴刺兜亲自率军出战，又被打败，退入营栅内，陈棱等人乘胜攻克了流求国都，杀死渴刺兜，俘莸流求人一万余名返回。二月，乙巳（十三日），陈棱等人向炀帝献流求俘，炀帝赏赐百官，提升陈棱为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乙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乙卯（二十三日），炀帝下诏，“近年来封侯进爵，名不符实，从今以后，只有建有功勋的人才能得到赐土封爵，仍让子孙承袭爵位。”于是过去赐的五等爵，没有功勋的都被削去爵位。

庚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

庚申（二十八日），把所征召来的周、齐、梁、陈四朝的散乐艺人，都安排在太常，都设置博士弟子以便相互传授技艺，乐工达到三万余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三月，癸亥（初二），炀帝驾游江都营。

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乘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目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当初，炀帝打算大规模地营建汾阳宫，他命令御史大夫张衡准备好图册奏报。张衡乘机劝说：“连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惫，希望您注意，稍微地减少一点劳役。”炀帝心里很不高兴，听后眼睛看着张衡对侍臣说：“张衡自认为是由他策划，让我得到天下的。”于是举出了过去齐王杨带着皇甫诩跟随炀帝车驾之事和前次到涿郡祭祀恒岳时父老等拜见者的衣冠很多都不整齐的事，谴责张衡作为掌管司法的官员而不能举发纠正，因此调张衡出任为榆林太守。后来，张衡监督营建楼烦城，因炀帝巡游楼烦城，张衡才得以谒见炀帝。炀帝厌恶张衡没有疲乏变瘦，认为他对自己错误不能时时自咎，对张衡说：“你太肥胖光润了，还是回榆林郡合适。”于是又派他回榆林。不久，炀帝命令张衡监督营建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到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是冤枉死的。”杨玄感报告了炀帝。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报说张衡频频减少宫中的设备物品。于是炀帝发怒，命令把张衡用枷锁锁往江都闹市，准备杀掉他，很久后才释放了张衡，除名为民，放回家乡。让王世充统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王世充原本是西域的胡人，姓支氏，父亲叫支收。他很小就跟随母亲嫁给了王氏，因此就冒用了王姓。王世充性情狡诈，有口才，涉猎过不少书籍经传，喜好兵法，熟习律令。炀帝几次到江都，王世充都能察颜观色阿谀谄媚，他雕缕装饰池台，进献珍奇物品，因此得到炀帝的宠信。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夏季，六月，甲寅（二十四日），规定江都太守的品级与京尹相同。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侯牛弘卒。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冬季，十二月，己未（初三），文安宪侯牛弘去世。牛弘为人宽厚谦恭，学术精博，隋王室的旧臣始终受到信任而没有受到耻辱和灾祸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牛弘的弟弟牛弼嗜好饮酒，酒醉后易发怒，曾经因醉酒而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家，他妻子迎上来告诉他：“叔叔射死了牛。”牛弘没有感到奇怪，只回答说：“做成肉脯。”他坐下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牛，这是非常奇怪的事。”牛弘说：“我已经知道了。”神色自然若无其事，继续看书没有中断。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炀帝命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使之可以通行龙舟，并在沿岸设置驿宫、临时停顿处，打算向东巡游会稽。

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裤褶，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

炀帝认为跟随车驾的百官都穿帛做的夹下衣在军旅中行动不方便，这一年第一次颁诏：“跟从车驾长途跋涉的人，文武官员都穿戎服，五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穿绯绿色的袍子，胥吏穿青衣，庶民百姓穿白衣，屠户商人穿黑衣，士卒穿黄衣。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藩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炀帝到启民可汗营帐的时候，恰好高丽使者也在启民的帐里，启民不敢隐瞒，就让他觐见炀帝。黄门侍郎裴矩劝炀帝说：“高丽本是西周时箕子的封地，汉、晋时代都是中国的郡县，如今却不称臣，成了一个国家。先帝很长时间就想征伐高丽，但是由于杨谅不成器，以致师出无功。陛下您君临天下之时，怎能不征伐它，而使文明礼仪之境，成为荒凉野蛮的地方呢？今天高丽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化中国，可以趁他恐惧时，胁迫高丽派遣使者入朝。”炀帝采纳了这个意见。让牛弘宣读诏旨说：“朕因为启民诚心地尊奉中国，所以亲自来到他的营帐。明年朕将要去涿郡，你回去时告诉高丽王：不要心怀疑虑，只要报答朕养育之恩的礼仪，朕会象对待启民一样对待你们。但是，假如不来朝见，朕将率领启民去巡视你的国土。”高丽王高元很害怕，但蕃国进觐的礼却很少，炀帝要讨伐高丽；命令天下的富人买军马，每匹价至十万钱；命人挑选、查验兵器和仪仗，要求务必精、新，若发现有粗制滥造的，检查官立即斩首。

七年（辛未、611 ）

七年（辛未，公元611 年）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春季，正月，壬寅（十六日），真定襄侯郭衍去世。

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二月，己未（初三），炀帝登上钓台，在杨子津边，大宴百官。乙亥（十九日），炀帝从江都巡游到涿郡，乘坐龙舟，渡过黄河进入永济渠。仍下敕命，令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个部门的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被挑选的崐有三千余人，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没有得到安置，这些人冻饿疲顿，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

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壬午（二十六日），炀帝下诏征讨高丽。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们督促工程，工匠、役丁们昼夜站立在水中，不敢停下稍微休息一下，他们自腰以下都生了蛆，病累而死去的人有十之三、四。夏季，四月，庚午（十五日），炀帝车驾到涿郡的临朔宫，随从车驾的文武官员九品以上的，都命令给宅邸安置。原先，炀帝下诏征发天下兵卒，无论远近，都在涿郡集中。又征发江淮以南的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从全国各地奔赴涿郡的兵卒川流不息。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兵车五万辆送往高阳，以供装载衣甲幔幕，命令士兵们自己拉车；征发河南、河北民夫以供应军需。秋季，七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以及船只运输黎阳和洛口各粮仓的米到涿郡，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余里。运载兵器铠甲以及攻城器械的人来往于道路上的常达几十万人，拥挤于道，昼夜不停。病累而死的人互相枕着，路上到处散发臭气，天下都为攻打高丽的事闹得骚扰不安。

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山东、河南发大水，淹没三十余郡。冬季，十月，乙卯（初三），黄河的砥柱崩塌，堵塞河道，使河水逆流几十里。

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属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于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状，称射匮向善，吾将立为大可汁，令发兵诛处罗，然后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径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数千骑东走，缘道被劫，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伯雅上状。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晓谕处罗使入朝。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帝大悦，接以殊礼。帝与处罗宴，处罗稽首，谢入见之晚。帝以温言慰劳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

当初，炀帝西巡，派遣侍御史韦节召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命令他与炀帝的车驾在大斗拔谷相会，西突厥人不愿意，处罗可汗以其他的原因为借口婉言谢绝了使者。炀帝勃然大怒，但也无可奈何。正逢西突厥酋长射匮派使者来求婚，裴矩因而奏道：“处罗可汗不来朝见，是依恃他势力强大。我请求用计谋削弱他，使西突厥分裂，就容易制服他们了。射匮是都六可汗的儿子，达头可汗的孙子。他家世代都是可汗，统治着突厥西部，现在闻知射匮失去官职，已附于处罗可汗了。因此他派遣使者来结交求援，愿陛下对他的使者厚礼相待，任命射匮为大可汗，那么突厥就会分裂，他们两部分都会服从于我们了。”炀帝说：“你说的对。”于是就派裴矩朝夕都到馆驿，委婉地暗示劝告使者。炀帝在仁风殿召见射匮的使者，述说处罗不顺从的情况，称赞射匮一向亲善，并说将要立他为大可汗，命令他发兵诛灭处罗，然后再办婚事。炀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支，赐给射匮，并告诉他：“这件事应该快办，快得就如箭一样。”使者返回，路经处罗驻地，处罗很喜欢这支箭，想把它留下，射匮的使者崐施以诡计才得免。射匮听使者汇报此事后，大为高兴，发兵袭击处罗，处罗大败，抛弃妻子，仅率几千骑兵向东逃走，在路上又被动持，只好寄居在高昌境内，向东据守时罗漫山。高昌王曲伯雅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炀帝派遣裴矩和向氏的亲近左右驰马到达玉门关晋昌城，明白地告诉处罗让他入朝。十二月，已未（初八），处罗可汗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炀帝大为高兴，以特殊的礼仪接待了处罗可汗。炀帝和处罗可汗一起宴饮，处罗向炀帝跪拜稽首，为这么晚才觐见皇帝而谢罪。炀帝以好言安尉他，准备了天下的山珍海味，安排了盛大的女子乐队，绚丽的罗绮，美妙的音乐，使人耳目一新，然而处罗可汗始终怏怏不乐。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炀帝自从去年就计划征伐高丽，下诏在山东置府，命令养马以供军队役使。又征发民夫运米，储存在泸河、怀远二镇。运粮车的牛都没有返回的，士卒死亡过半。耕种失时，田地荒芜，再加上饥荒，谷价腾贵，东北边境地区尤其突出，一斗米要值几百钱。运来的米有的很粗恶，却命令百姓买进这些米而用钱来补偿损失。炀帝又征发小车夫六十余万，两个人推三石米，运粮的道路艰难险阻且又遥远，这三石米还不够车夫路上吃的，到达泸河、怀远二镇时，车夫们已没有可以缴纳的粮食，只好畏罪而逃亡了。再加上官吏贪狠暴虐，借机渔肉百姓，百姓穷困，财力都枯竭了。安分守己则无法忍受饥寒，死期也将迫近；抢劫掠夺则还可能活命，于是百姓开始聚众闹事作盗贼。

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邹平的百姓王薄，拥有部众占据长白山，在齐郡、济北郡附近抢劫掠夺，王薄自称知世郎，宣扬事势已可知。王薄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劝说百姓，逃避征役的人很多都投奔了王薄。

平原东有豆子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平原郡东有豆子，背靠海且环绕着河，地形深远险阻，自从北齐的高氏王朝以来，成群的盗贼多隐匿在其中。有一个叫刘霸道的人，家住在豆子旁边，他家世代为官作宦，资产丰厚。刘霸道喜好仗义助人，打抱不平，他家的食客常达几百人，待到群盗兴起，远近的盗贼很多都依附于刘霸道，他拥有部众十几万人，号称“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踪迹至建德家，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及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安祖自号将军。时人张金称聚众河曲，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郡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漳南人窦建德，年轻时就崇尚豪侠义气之举，他胆识力气超过常人，乡里人都爱归附于他。正逢朝廷招募人去征伐高丽，窦建德因勇敢而被挑选为二百人长。同县的孙安祖也因骁勇而被挑选为征士，孙安祖以家被水淹没，妻子饿死为由来推辞，县令发怒，鞭打孙安祖。孙安祖刺杀了县令，逃到窦建德家，窦建德把他藏起来。官军追捕孙安祖，循踪觅迹追到窦建德家。窦建德对孙安祖说：“文帝时，国家富庶强盛，他征发百万之众去讨伐高丽，尚且被打败，如今水涝成灾，百姓穷困，加上过去西征吐谷浑，去的人没能回来，国家的疮痍未崐平复，皇上不知体恤百姓饥苦，仍然要发兵亲自征讨高丽，天下必定大乱。大丈夫不死，应当建立大功，怎么能只作逃奴呢！”于是就招集了无依靠的少年几百人，让孙安祖率领进入高鸡泊中作盗贼，孙安祖自称将军。当时县人张金称在河曲聚众；郡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众为盗。郡县官吏怀疑窦建德与盗贼来往，把他的家属都抓起来杀掉了。窦建德率领部下二百人逃奔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孙安祖的部众都归附了窦建德，他的兵力达一万余人。窦建德能够尽心竭力地待人接物，与士卒同甘共苦，因此人们都争相归附他，愿意为他效命。

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从此，群盗蜂拥而起，不可胜数，徒众多的可达万余人，攻陷城邑。甲子（十三日），炀帝命令都尉、鹰扬郎将与郡县要互相配合追捕盗贼，随捕随杀，但是仍然无法制止百姓造反。

八年（壬申、612 ）

八年（壬申，公元612 年）

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赢弱万余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余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

春季，正月，炀帝将西突厥处罗可汗的部众分为三部分，让处罗的弟弟阙度设率领羸弱的部众一万余人，居住在会宁；又派特勒大奈率领其余的部众居住在楼烦；命令处罗可汗率领五百名骑兵经常跟随炀帝的车驾巡游。赐处罗可汗曷婆那可汗的称号，对处罗的赏赐极为丰厚。

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锁诣涿郡，斩之。且死，语人曰：“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我应生梵摩天”云。

当初，嵩高山的道士潘诞，自称有三百岁，他为炀帝合炼金丹。炀帝为他建造嵩阳观，观内有华丽的房屋几百间，配给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潘诞使用，潘诞的地位相当于三品官员。他经常役使几千人，花费的钱财巨万。潘诞说炼金丹得用石胆、石髓，于是就征发石工开凿嵩高山的大石头，凿石深达百尺，共开凿了几十处，前后用了六年时间，金丹没有炼成。炀帝责问他，潘诞回答说：“没有石胆、石髓，要是得到童男童女的胆、髓各三斛六斗，也可以代替石胆、石髓。”炀帝大怒，将潘诞枷锁押往涿郡斩首。潘诞临死时还对人说：“这是天子没有福气，待我为兵器所杀蜕骨登仙之时，我就升于梵摩天了”等等。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征合水令庾质，问曰：“高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克不？”对曰：“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对曰：“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帝不悦，曰：“汝既惮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切谏，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救，得免。

全国各地的军队都汇集在涿郡，炀帝召来合水令庾质，问道：“高丽的人数还不到我国的一个郡，今天我率领这么多的军队征讨高丽，你认为能打败高丽吗？”庾质回答：“征伐可以取胜，但依我的愚见，不愿意陛下亲自去征讨。”炀帝脸色一变，说：“今天我集结军队至此，怎么能还未看见敌军我就先退却呢？”庾质回答：“攻战而不能取胜，恐怕有损陛下的威名。要是陛下留在此地，指导传授谋略，命令指挥猛将劲卒，火速进击，出其不意，必定可以攻克。军机在于神速，迟缓就会无功。”炀帝不高兴地说：“你既然害怕，自可以留在此地。”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炀帝恳切地劝说，炀帝勃然大怒，命令左右将耿询斩首，何稠竭力相救，耿询才得以免死。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崐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胄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未之有也。

壬午（初二），炀帝下诏命令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余、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粘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带方、襄平等道。人马相继不绝于道，在平壤城总汇集，总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送军需的人加倍。炀帝在桑干水的南面祭祀土地，在临朔宫南祭祀上天，在蓟城北祭祀马祖。炀帝亲自指挥：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八十队，分为四团，每团各有偏将一名；每团的铠甲、缨拂、旗幡颜色各异；设受降使者一名，负责奉授诏书，慰劳巡抚之职，不受大将节制；其它的辎重、散兵等也分为四团，由步兵挟路护送；军队的前进、停止或设营，都有一定的次序礼法。癸未（初三），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一营接一营前进，经过四十天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九百六十里。炀帝的御营共有十二卫、三台、九省、九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依次最后出发，又连绵八十里。这样的出师盛况，近古未有。

甲辰，内史令元寿薨。

甲辰（二十五日），内史令元寿去世。

二月，壬戌，观德王雄薨。

二月，壬戌（十二日），观德王杨雄去世。

北平襄侯段文振为兵部尚书，上表，以为帝“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孙也，以器干明悟，为帝所宠任，使专掌兵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不从。及征高丽，以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文振于道中疾笃，上表曰：“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北平襄侯段文振是兵部尚书，他上表给炀帝，认为炀帝“对突厥的恩宠过于丰厚，将他们安置在塞内，供给他们武器、粮食。然而戎狄的性格无亲情却贪婪，以后必定是国家的祸患。应该适时发布谕旨，命令他们迁居塞外，然后公开设置烽火侦望台，沿边境设置镇防，务必命令边防谨严持重。这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略。”兵曹郎斛斯政是斛斯椿的孙子，他以精明强干而为炀帝所宠信，让他专掌军事。段文振知道斛斯政险诈薄情，不可委托以军国的机密大事，他屡次向炀帝进言，炀帝都没有听从。到征伐高丽时，炀帝任命段文振为左侯卫大将军，率军出南苏道。段文振在途中病得很重，向炀帝上表说：“我认为辽东这个小丑，不服从朝廷的严格法令，致使我们从远处调来军队，劳陛下亲率大军。但夷狄性多狡诈，必须严加防备，他们口说投降的条件，不宜仓促接受。积水刚刚降下，不可耽误迟缓。只愿陛下严厉约束各军，星驰速发，水陆并进，出其不意，那么平壤这座孤城，势必被攻克。假若倾覆了高丽国的根本，其余的城池自然就会不攻自破。如果不能立即抓住时机，倘若遇到秋雨连绵，便会深陷艰难险阻的境地，兵粮枯竭，强敌在前，人在后，若是还迟疑不决，就决非上策了。”三月，辛卯（十二日），段文振去世，炀帝很是惋惜。

癸已，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瓜蒂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余。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乃敛兵，引桥复就西岸。诏赠铁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袭爵，次子仲才、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峙、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

癸已（十四日），炀帝开始指挥军队，隋军进至辽水。各路军队集结汇总，临辽水排列阵势，高丽兵依仗辽水据守，隋兵无法渡过辽水。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人说：“大丈夫的性命自有归宿，怎么能燃艾灸鼻梁，用瓜蒂喷鼻，治热病不愈，躺着死在儿女怀里呢？”于是自请担任前锋，对他的三个儿子说：“我身受国恩，今天是为国赴死的日子了，我死得其所，你们就会富贵了。”炀帝命令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建造三座浮桥，浮桥建成后，引着浮桥向东岸靠近，浮桥短，距东岸还有一丈多长的距离。高丽兵大批赶到，隋军中骁勇的士兵争相跳入水中与高丽兵交战，高丽兵凭借地势高，回击隋军，隋军无法登岸，战死的人很多。麦铁杖跳上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都战死了。于是隋军收兵，将桥又带回西岸。炀帝下诏追赠麦铁杖为宿公，让他的儿子麦孟才承袭了爵位，铁杖的次子仲才、季才都授以正义大夫的官职。炀帝又命令少府监何稠接长浮桥，两天接成，各军依次相继进发，与高丽军大战于东岸，高丽军大败，战死者以万计。各军乘胜进击包围辽东城，即汉化的襄平城。炀帝车驾渡过了辽水，他带着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曲伯雅参观战场以慑服他们。炀帝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百姓，免去辽东百姓徭役十年。在这里设置郡县以进行统治。

夏，五月，壬午，纳言杨达薨。

夏季，五月，壬午（初四），纳言杨达去世。

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寤。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因召诸将诘责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诸将咸战惧失色。帝因留城西数里，御六合城。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舢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护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阵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接诸军。

诸位将领将向东进军时，炀帝亲自告诫说：“今天我们吊民伐罪，不是为了功名。诸将若是有人不理解朕的意图，想以轻兵掩袭，孤军独斗，建立自身的功名以邀赏请封，这不符合大军征行之法。你们进军应当分为三路，有攻战之事，一定要三路人马互相配合，不许轻军独进，以致失利败亡。还有，凡是军事上的进止，都须奏报，等待命令，不许擅自行事。”辽东高丽军几次出战不利，于是就闭城固守。炀帝命令各军攻城，同时又命令诸将，高丽人若请求投降，立即就宣布安抚接纳，不得纵兵进攻。辽东城将要攻陷时，城中高丽人就声称要投降，将领们奉炀帝旨意，不敢抓住这一时机，先命人飞马奏报炀帝，等到答复回来，城中的防守已调整巩固好了，随即高丽军又坚守城池。崐如此再三，炀帝仍是不醒悟。因而城池久攻不下。六月，己未（十一日），炀帝来到辽东城南，观看辽东城的形势，他把将领们召集起来斥责说：“你们自以为官居高位，又依恃着家世显赫，想要暗中怠慢欺骗朕吗？在京师的时候，你们都不愿意让我来，恐怕我看见你们的私弊和腐败。今天我到这里来，正是要观察你们的所作所为，要杀你们这些人！今天你们怕死，不肯尽力，以为我不能杀你们吗？”诸将都惊惧、战栗而变了脸色。炀帝因此就留在辽东城西几里外的地方，住在六合城。高丽的城池都各自坚守，未能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船只连绵几百里，渡海先行，从水进入高丽。距平壤六十里时，与高丽军相遇，隋水军进攻，大破高丽军。来护儿想乘胜进取平壤，副总管周法尚阻止他，请他等待各路军队到达后，一同进攻。来护儿不听，他挑选精锐甲士四万人，直趋城下。高丽人在罗郭内空寺中设下伏兵，先出兵与来护儿交战，然后佯装战败，来护儿率兵追入城内，他纵兵俘获抢掠，队伍乱不成伍，这时高丽的伏兵出击，来护儿大败，仅只身逃出，士卒生还的不过几千人。高丽军追杀到隋军的船只停泊处，周法尚严阵以待，高丽军才退。来护儿率军返回，屯兵于海边，不敢再留下接应各路军队。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军士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军出扶余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率军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率军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率军出沃沮道，左屯卫将军辛世雄率军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率军出襄平道，右武候将军赵孝才率军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率军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率军出增地道，各路大军全部到鸭绿水西岸汇集。宇文述等率军从泸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供给一百天的粮，秣又装配排甲、枪以及衣资，戎具、火幕，每人负担三石以上重量，使人无法承受。宇文述还下令：“士卒有丢弃粮食的斩首！”于是军士们都在幕帐内挖坑把粮草等物埋起来，队伍才走到半路，粮食已将吃尽了。

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谘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

高丽派遣大臣乙支文德到隋军军营诈降，其实是要观察隋军的虚实。于仲文事先奉炀帝密旨：“要是遇到高元和乙支文德来，一定要抓住他们。”于仲文就要把乙支文德抓起来，尚书右丞刘士龙作为慰抚使，他坚决反对抓乙支文德，于仲文只好放乙支文德返回了。但很快他就后悔了，派人哄骗乙支文德说：“再要说什么话，可以再来。”乙支文德头也不回，渡过鸭绿水而去。于仲文与宇文述等人因为让乙支文德跑掉了，内心不安。宇文述因为粮食已尽，想要返回。于仲文建议派精兵追捕乙支文德，可以立功，宇文述坚决反对。于仲文发怒说道：“将军依仗着十万之众，却不能打败小贼，有什么脸面去见崐圣上呢？况且，我这次出行，本来就知道不会有功，为什么呢？古时的良将能够成功的人，凡军中的事都由一人作主，现在各有各的心思，怎么能战胜敌人呢？”当时，炀帝认为于仲文有计谋，命令各军要向他咨询、汇报并听从他的调动指挥，因此才有他这一番话。由于这一原因，宇文述等人不得已而听从了于仲文的话，与诸将渡鸭绿水追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见宇文述的士卒面有饥色，因此故意让隋军疲乏。每次与隋军交战立即就退走，宇文述在一天之中，七战七捷。宇文述既依仗着突然而来的胜利，又迫于各种议论的压力，于是率军进攻，东渡萨水，在距平壤城三十里处，凭借山势扎营。乙支文德又派使者来诈降，向宇文述请求说：“假若隋军能退兵，就一定让高元去朝见皇帝所在之地。”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能再战，而且平壤城险峻坚固，估计很难一下子攻破城池。于是因高丽人狡诈而还师。宇文述将队伍列成方阵行进，高丽军队从四面八方包抄攻击，宇文述率军且战且走。秋季，七月，壬寅（二十四日），隋军到达萨水，隋军刚渡过一半，高丽军从后面袭击隋军的后部，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各军都溃乱，无法制止。将士们奔逃，一日一夜就跑到鸭绿水边，行程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人王仁恭为后卫，截击高丽军，将他们挡住。来护儿闻知宇文述等人大败，也率军退回，只有卫文升军独以保全。

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

当初，九路军渡辽河，共三十万五千人，待回到辽东城时，只有二千七百人了。数以巨万的军资储备器械丧失殆尽。炀帝大怒，将宇文述等人枷锁拘押。癸卯（二十五日），炀帝率军返回。

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丽，帝使之觇高丽动静，璋内与高丽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告以期会。及隋军渡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

当初，百济国王璋派遣使者请隋朝廷出师讨伐高丽，炀帝让他们窥视高丽的动静，璋暗中又与高丽往来。隋军将要出动时，璋派遣他的大臣国智牟来请求了解出师的日期，炀帝大为高兴，厚加赏赐，派遣尚书起部郎席律前往百济，告之隋军出师以及各路军会师的日期。待到隋军渡过辽水，百济也在边境上严阵以待，声称是帮助隋军，实际上持两可的态度。

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使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车驾至东都。

这次征讨高丽的行动，隋军仅在辽水西攻克了高丽的武厉逻，在此设置辽东郡以及通定镇而已。八月，炀帝敕命运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仓的谷子到望海顿，派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十三日），炀帝车驾到达东都。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书宇文恺卒。

冬季，十月，甲寅（初八），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高昌。

十一月，己卯（初三），炀帝以宗室女为华容公主，嫁给高昌。

宇文述素有宠于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故帝不忍诛。甲申，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以卫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皆委罪于于仲文，帝既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乃出之，卒于家。

宇文述向来就受到炀帝的宠信，而且他的儿子宇文士及娶了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因此炀帝不忍处死宇文述。甲申（初八），宇文述与于仲文等都被除名为民，刘士龙被斩首以谢罪天下。萨水之败，高丽军在白石山追击围困薛世雄军，薛世雄奋勇攻击，将高丽军打败，因此薛世雄单独受到免官的处分。任命卫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都把罪过推到于仲文身上，炀帝也就释放了诸将，只把于仲文关押起来。于仲文忧愤成病，发病急重，于是放他出狱，在家中去世。

是岁，大旱，疫，山东尤甚。

这一年，国内大旱，疫病流行，崤山以东尤其严重。

张衡既放废，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帝还自辽东，衡妾告衡怨望，谤崐讪朝政，诏赐尽于家。衡临死大言：“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张衡已经被除名为民放还乡里，炀帝经常让张衡的亲属窥视张衡的行动。炀帝从辽东回来，张衡的妾告发张衡对炀帝的怨恨，诽谤讥讽朝政，炀帝下诏命张衡在家自尽。张衡临死前大喊：“我为人做了什么样的事，却指望活得长久？”监刑的人堵住耳朵，催促将张衡杀死。

第一百八十二卷

隋纪六炀皇帝中大业九年（癸酉、613 ）

隋纪六隋炀帝大业九年（癸酉，公元613 年）

春，正月，丁丑，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

春季，正月，丁丑（初二），炀帝下诏征召天下之兵在涿郡集结，开始招募平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备军粮。

灵武贼帅白瑜娑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谓之“奴贼”。

灵武的贼帅白瑜娑劫掠牧马，北联突厥，陇右地区多受到白瑜娑的侵扰，人们称之为“奴贼”。

戊戌，赦天下。

戊戌（二十三日），大赦天下。

己亥，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辅代王侑留守西京。

己亥（二十四日），炀帝命令刑部尚书卫文升等人辅佐代王杨侑留守西京。

二月，壬午，诏：“宇文述以兵粮不继，遂陷王师；乃军吏失于支料，非述之罪，宜复其官爵。”寻又加开府仪同三司。

二月，壬午（疑误），炀帝下诏说：“宇文述因为兵粮没有接济上，因此我军被打败，这是军吏犯了军资供应不足的过失，不是宇文述的罪过。应该恢复他的官职爵位。”不久，炀帝又加升他为开府仪同三司。

帝谓侍臣曰：“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乃复议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谏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奈何亲辱万乘以敌小寇乎！”帝不听。

炀帝对侍臣说：“高丽这个小虏，竟敢侮慢我隋朝上国，如今就是拔海移山，也是可以办到的，何况这个小虏呢！”于是又商议出兵征伐高丽。左光禄大夫郭荣劝道：“戎狄之国无礼，是臣子应该处理的事情，千钧之弩，不会为小老鼠而发射，陛下何必亲自征讨这样的小小敌寇呢？”炀帝不听。

三月，丙子，济阴孟海公起为盗，保据周桥，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三月，丙子（初二），济阴人孟海公起事为盗，据守周桥，孟海公拥有部众几万人，他见到有引用书、史的人就杀掉。

丁丑，发丁男十万城大兴。

丁丑（初三），炀帝下诏征发男丁十万人筑大兴城。

戊寅，帝幸辽东，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越王侗留守东都。

戊寅（初四），炀帝驾临辽东，他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

时所在盗起：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勃海孙宣雅各聚众攻剽，多者十余万，少者数万人，山东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齐郡丞乡张须陀得士众心，勇决善战。将郡兵击王薄于泰山下，薄恃其骤胜，不设备；须陀掩击，大破之。薄收余兵北渡河，须陀追击于临邑，又破之。薄北连孙宣雅、郝孝德等十余万攻章丘，须陀帅步骑二万击之，贼众大败。贼帅裴长才等众二万掩至城下，大掠，须陀未暇集兵，帅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退却，须陀督众击之，长才等败走。庚子，郭方预等合军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须陀谓官属曰：“贼恃其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简精兵倍道进击，大破之，斩数万级，前后获贼辎重不可胜计。

当时盗贼到处蜂起：齐郡人王薄、孟让，北海人郭方预，清河人张金称，平原人郝孝德，河间人格谦，勃海人孙宣雅分别聚众攻城抢劫，他们多的达十余万人，少的有几万人。崤山以东的地方深受其害。天下太平的时间一长，人们都不习惯打仗了，郡县的官吏每次与盗贼交战，都望风溃败。只有齐郡郡丞乡人张须陀很得士众之心，他为人勇敢果断善战，率领郡兵在泰山下进攻王薄。王薄依仗自己突然取得的胜利，就不作防备。张须陀率兵掩杀攻击，大破王薄之众。王薄收集残部向北渡河，张须陀在临邑追击王薄，又击败了崐他。王薄联合北边的孙宣雅、郝孝德等部十余万人进攻章丘，张须陀率领步、骑兵两万人进击，王薄等部被打得大败。贼帅裴长才等人率众二万人掩杀到城下，大肆掠夺。张须陀来不及集结军队，只带领五名骑兵与贼众交战。贼人竞相前来交战。张须陀被包围百余重，受伤几处，但他仍勇气百倍迎战，正好城里官军赶到，贼人才稍稍退却，张须陀督促士卒攻击，裴长才等人败走。庚子（二十五日），郭方预等各部联合攻陷北海，大肆掠夺后离去。张须陀对官吏僚属们说：“贼人依仗势力强盛，以为我不能救援北海，我现在迅速进兵，一定会击败贼军。”于是他挑选精兵兼程进击，大破贼军，斩获首级数万，前后缴获贼人的辎重不可胜数。

历城罗士信，年十四，从须陀击贼于潍水上。贼始布阵，士信驰至阵前，刺杀数人，斩一人首，掷空中，以盛之，揭以略阵；贼徒愕眙，莫敢近。须陀因引兵奋击，贼众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劓其鼻怀之，还，以验杀贼之数；须陀叹赏，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先登，士信为副。帝遣使慰谕，并画须陀、士信战阵之状而观之。

历城人罗士信，十四岁，他跟随张须陀在潍水进攻贼人。贼人刚开始布阵，罗士信驰马到阵前，刺杀数人，斩下一人的首级抛到空中，用长矛接住，他挑着首级在阵前巡走，贼众惊得目瞪口呆，不敢靠近罗士信。张须陀趁机率兵奋力进攻，贼众大败溃逃，罗士信追击败军，他每杀一人，就割下鼻子揣在怀里，返回后，来检验杀贼的数目。张须陀感叹赞赏，他让罗士信随侍身旁。每次打仗，张须陀身先士卒，罗士信紧随其后。炀帝派遣使者来慰问，并画下张须陀、罗士信战斗的场面来观看。

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趣平壤。

夏季，四月，庚午（二十七日），炀帝的车驾渡过辽水。壬申（二十九日），炀帝派遣宇文述和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军进军平壤。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出扶余道。仁恭进军至新城，高丽兵数万拒战，仁恭帅劲骑一千击破之，高丽婴城固守。帝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宜从事。飞楼、、云梯、地道四面俱进，昼夜不息，而高丽应变拒之，二十余日不拔，主客死者甚众。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沈光升其端，临城与高丽战，短兵接，杀十数人，高丽竞击之而坠；未及地，适遇竿有垂，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王仁恭进军到达新城，高丽军队几万人阻击隋军，王仁恭率领劲骑一千名击败高丽军，高丽军队闭城固守。炀帝命令诸将进攻辽东，允许诸将可相机从事。隋军用飞楼、、云梯、地道，从城池四面昼夜不停地进攻，但高丽守军随机应变抗击隋军，隋军攻城二十余天还未攻克，双方都有大批人员阵亡。隋军所用的冲梯竿长十五丈，骁果吴兴人沈光爬到冲梯顶端，面对城墙与高丽士兵交战。双方短兵相接，，沈光杀死高丽士兵十余人，高丽士兵竞相攻击沈光，沈光从冲梯上掉下来，还没掉到地上，正好冲梯的竿上有垂下的绳索，沈光抓住绳子又向上爬，炀帝望见这种场面，感到沈光的行为极为英勇，就任命他为朝散大夫，常让他随侍左右。

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便骑射，好读书，喜宾客，海内知名之士多与之游。与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孙也，少有才略，志气雄远，轻财好士为左亲侍。帝见之，谓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儿，瞻视异常，勿令宿卫！”述乃讽密使称病自免，密遂屏人事，专务读书。尝乘黄牛读《汉书》，杨素遇而异之，因召至家，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识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与为深交。时或侮之，密曰：“人言当指实，宁可面谀！若决机两阵之间，喑呜咄嗟，使敌人震慑；密不如公；驱策天下贤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岂可以阶级稍崇而轻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

礼部尚书杨玄感，骁勇善战，骑射娴熟，爱读书，喜欢结交宾客，海内很多知名之士都与他来往。他与蒲山公李密交情很好，李密是李弼的曾孙。他年轻时就胸有才略，志气抱负远大，轻财好结交名士，官职为左亲侍。炀帝见到李密，对宇文述说：“过去在左翊卫的那个黑皮肤的小孩，相貌非常，不要让他宿卫！”宇文述就暗示李密称病自请免除宿卫。于是李密就屏绝了应酬来往，专心读书。他曾在乘坐牛车时读《汉书》，恰好杨素遇到，认为他非同崐一般，就把李密召到自己家中和他交谈，杨素非常高兴，对他儿子杨玄感说：“李密有如此的见识气度，你们都不如他！”因此，杨玄感和李密结为深交。有时杨玄感侮弄李密，李密对杨玄感说：“人应该说实话，怎么能当面阿庾奉承？要是在两军阵前交战，大怒喝喊，使敌人震惊慑服，我不如您；要是指挥天下贤士俊杰各自施展才能，您不如我。怎么可以因为您地位较高就轻慢天下的士大夫呢！”杨玄感笑了，很是佩服李密。

素恃功骄倨，朝宴之际，或失臣礼，帝心衔而不言，素亦觉之。及素薨，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夷族。”玄感颇知之，且自以累世贵显，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见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与诸弟潜谋作乱。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国恩，愿为将领。”帝喜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固不虚也。”由是宠遇日隆，颇预朝政。

杨素依恃自己有功，骄横倨傲，在朝宴上有时就有失作臣子的礼节，炀帝心中怀恨但不说。杨素也觉察出来了。等杨素去世，炀帝对身旁的侍臣说：“假使杨素不死，最终也得被诛灭九族。”杨玄感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自认为自己是累世显贵，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很多人都是他父亲过去的部下，他看到朝政日益混乱，炀帝对他又很猜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就和他的几个弟弟暗地策划谋反。炀帝正在准备征伐高丽，杨玄感请求说：“我家世世代代蒙受国恩，愿作征伐高丽的将领。”炀帝高兴地说：“将门必出将，相门必出相，果然不假。”因此对杨玄感的宠信日重。他越来越多地参预朝政。

帝伐高丽，命玄感于黎阳督运，遂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故逗遛漕运，不时进发，欲令渡辽诸军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扬言水路多盗，不可前后而发。玄感弟虎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石，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二人皆亡还。万石至高阳，为监事许华所执，斩于涿郡。

炀帝征伐高丽，他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运军资。杨玄感就和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人策划商议，故意迟滞漕运，不按时发运军资，想让渡过辽河的各路隋军缺乏军粮，炀帝派遣使者催促杨玄感，杨玄感声称水路有很多盗贼，不能先后按时发运。杨玄感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鹰扬郎将杨万石，都跟随炀帝到了辽东，杨玄感暗地派人召他们回来。二人都暗地逃回。杨万石跑到高阳，被监事许华抓住在涿郡处死。

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诈称护儿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阳，闭城，大索男夫，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郡县官有干用者，玄感皆以运粮追集之，以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为怀州刺史。

当时，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从东莱将要入海进兵平壤，杨玄感派家奴伪装成东方来的使者，诈称来护儿谋反，六月，乙巳（初三），杨玄感进入黎阳，关闭城门，大肆索要男夫，用帆布制成头盔铠甲，任命官员僚佐，都按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旧制，他向附近各郡发送文书，以讨伐来护儿为名，命令各郡发兵在黎阳仓集结。杨玄感以运粮的名义将郡县官吏中有才干的人召集在一起。他任命赵怀义为卫州刺史，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为怀州刺史。

治书待御史游元，督运在黎阳，玄感谓曰：“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我今亲帅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无正色曰：“尊公荷国宠灵，近古无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乾，亲图反噬！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不能屈，乃杀之。元，明根之孙也。

治书侍御史游元在黎阳督运军粮，杨玄感对他说：“独夫逞肆暴虐，使自己陷于绝远之地，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呵。如今我亲率义兵诛来无道之君，您意下如何？”游元正色道：“您父亲受国家的宠信恩遇，近世无比，您弟兄几个都位居高官显爵，正应该对国家竭诚尽节，上报鸿恩，怎想到您父亲坟土未干，您就亲自策划谋反！我只有一死而已，不能从命！”杨玄感发怒将游元关押起来，屡次以兵器威胁他，但不能使游元屈服，就将他杀害。游元是游明根的孙子。

玄感选运夫少壮者得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篙梢三千余人，刑三牲誓众，且谕之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崐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踊跃称万岁。乃勒兵部分。唐自玄感所逃归河内。

杨玄感挑选输送军粮的民夫中身强力壮者五千余人，丹阳、宣城的船夫三千余人，杀三牲誓师。他还对这些人说：“皇帝无道，不体恤百姓，使天下受到骚扰，死在辽东的人数以万计，现在我与你们起兵以拯救百姓于水火，怎么样？”大家都踊跃高呼万岁。于是杨玄感统率部署军队。唐从杨玄感的军中逃回河内。

先是玄感阴遣家僮至长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阳。及举兵，密适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谓密曰：“子常以济物为己任，今其时矣！计将安出？”密曰：“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唐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阳，遣杨玄挺将骁勇千人为前锋，先取河内。唐据城拒守，玄挺无所获。

当初，杨玄感暗地派家奴到长安，召李密和他弟弟杨玄挺到黎阳来。及杨玄感起兵时李密正好赶到，杨玄感大为高兴。他让李密作自己的谋主，对李密讲：“你常常以拯救百姓为己任，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的策略将如何呢？”李密说：“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就是距幽州也还有千里之遥，南面有大海，北面有强大的胡人，中间夹着一条道，按理来说是极其险恶的。您率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守临渝关的险要，扼住这条路的咽喉，征伐高丽的隋军归路便被切断，高丽人知道了，必然追踪于隋军之后。不出一个月，隋军的军资粮秣都消耗殆尽，隋军不是投降就是溃散，皇帝就可以不战而擒了。这是上计。”杨玄感说：“再说说其次的策略。”李密说：“关中之地四面都有要塞屏障，是天府之国，虽然有卫文升，但他不足为虑，如今您统帅部众向西击鼓进军，经过城池不要攻取，直取长安，招收长安的豪杰之士，抚慰长安的士民，凭借险要据守长安，天子虽然从高丽返回，但失掉了根本之地，我们就可以慢慢进取了。杨玄感说：”再说说再次的策略。“李密说：”挑选精锐士卒，昼夜兼程，袭取东都，借以号令四方。但恐怕唐告诉了东都守备，东都事先进行了固守的准备，要是率兵进攻东都，百日内攻城不下，全国各地的军队四面八方地到来，其结果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杨玄感说：”不对。如今文武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要是先攻取东都，就足以扰乱百官们的心。而且，如果经过城池却不攻取，怎能显示我军的威风？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于是杨玄感率兵向洛阳进发，他派杨玄挺率领骁勇之士一千人为前锋，先攻取河内。唐凭借城池拒守，杨玄挺攻城不克。

又使人告东都越王侗与樊子盖等勒兵为备，修武民相帅守临清关。玄感不得度，乃于涿郡南渡河，从之者如市。使弟积善将兵三千自偃师南缘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将三千余人随其后，相去十里许，自称大军。其兵皆执单刀柳，无弓矢甲胄。东都遣河南令达奚善意将精兵五千人拒积善，将作监、河南赞治裴弘策将八千人拒玄挺。善意渡洛南，营于汉王寺；明日，积善兵至，不战自溃，铠仗皆为积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马坂，一战，败走，弃铠仗者太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复结陈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击之，弘策又败，如是五战。丙辰，玄挺直抵太阳门，弘策将十余骑驰入宫城，自余无一人返者，皆归于玄感。

唐又派人通知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和樊子盖率军防备。修武县的百姓纷纷据守临请关。杨玄感无法过关，就从汲郡向南渡河，投奔杨玄感的人多得就象市场上一样。杨玄感派他弟弟杨积善率兵三千从偃师以南沿着洛水从西面进军；杨玄挺从白司马坂越过邙山从南面进军；杨玄感率领三千余人跟随其后，相隔约十余里，自称大军。杨玄感的士兵都手执单刀柳，没有弓箭甲胄。东都方面派遣河南令达奚善意率领精兵五千人抵抗杨积善崐。将作临及河南赞治裴弘策率领八千人抵抗杨玄挺。达奚善意渡地洛水，在洛水南汉王寺扎营。第二天，杨积善兵到，达奚善意的军队不战自溃，铠甲武器都被杨积善的军队缴获。裴弘策率军到达白司马坂，与杨玄挺的军队一交战就败走，抛弃了大部分铠甲武器。杨玄挺也不追击，裴弘策退兵三四里，收集散兵，重新列阵等待杨军。杨玄挺率军慢慢到来，士兵们坐下来休息了很久，突然起来进攻隋军，裴弘策又败退，就这样双方交战五次。丙辰（十四日），杨玄挺直抵太阳门，裴弘策只带着十余名骑兵驰马逃入宫城，此外再没有一人返回，全部归降了杨玄感。

玄感屯上春门，每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众皆悦。父老争献牛酒，子弟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数。

杨玄感在上春门屯兵，他每次誓师时都说：“我身为上柱国，累积的家资巨万，我对于富贵无所求，现在冒着来族的风险，只是要拯救天下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啊！”大家都高兴。父老们争相献上牛、酒，子弟们到杨玄感军营门口请求效力的每天有上千人。

内史舍人韦福嗣，之兄子也，从军出拒玄感，为玄感所获；玄感厚礼之，使与其当胡师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为书遗樊子盖，数帝罪恶，云：“今欲废昏立明，愿勿拘小礼，自贻伊戚。”樊子盖新自外藩入为京官，东都旧官多慢之，至于部分军事，未甚承禀。裴弘策与子盖同班，前出讨贼失利，子盖更使出战，不肯行，子盖命引出斩之以徇。国子祭酒河东杨汪，小有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顿首流血，乃得免。于是将吏震肃，无敢仰视，令行禁止。玄感尽锐攻城，子盖随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达官子弟应募从军者，闻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韩擒虎子世、观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玄感悉以亲重要任委之。善果，译之兄子也。

内史舍人韦福嗣是韦的侄子。他从军抵抗杨玄感，被杨玄感俘获。杨玄感对他优礼相待，让他和自己的亲信胡师耽共同掌管公文信札。杨玄感让韦福嗣给樊子盖写信，历数炀帝的罪恶。信中说：“如今我打算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希望您不要拘泥于小的礼法，自找烦恼。”樊子盖是刚从外地调入东都作京官的。东都旧有的很多官吏对他都很轻慢，在军事部署方面，也很少向樊子盖汇报请示。裴弘策和樊子盖是同一班次的官员，前番出战讨伐杨玄感失利，樊子盖又派裴弘策出战，裴弘策不肯出行，樊子盖就命令将裴弘策押出去斩首示众。国子监祭酒河东人杨汪，对樊子盖稍有不恭敬，樊子盖又要杀掉杨汪，杨汪叩头流血，才得以免死。于是东都的将领官吏都震惊肃敬，不敢仰视樊子盖，樊子盖在东都是令行禁止。杨玄感使用全部精兵攻城，樊子盖根据军情率兵坚守杨玄感无法攻克城池。但是达官子弟应募从军的人，听到裴弘策被处死，都不敢进城。韩擒虎的儿子韩世、观王杨雄的儿子杨恭道、虞世基的儿子虞柔、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俨、周罗的儿子周仲等四十余人都归降了杨玄感，杨玄感将亲信要任的职位都授予了他们。郑善果是郑译的侄子。

玄感收兵得五万余人，发五千守慈道，发五千守慈道，五千守伊阙道，遣韩世将三千人围荥阳，顾觉将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觉为郑州刺史，镇虎牢。

杨玄感招集得到五万余名士兵。他分兵五千把守慈道，五千人把守伊阙道，派韩世率三千人包围荥阳。派顾觉率五千人攻取虎牢，虎牢隋军投降，杨玄感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镇守虎牢。

代王侑使刑部尚书卫文升帅兵四万救东都，文升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崤、渑，直趋东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升且战且行，屯于金谷。

代王杨侑派刑部尚书卫文升统兵四万救援东都。卫文升到了华阴，挖掘杨素的坟墓，焚烧了杨素的骸骨，向士卒们表明自己必死的决心。于是卫文升率军击鼓进军，出崤谷、渑池，直奔东都城北。杨玄感迎击卫文升，卫文升率军且战且走，在金谷驻扎军队。

辽东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崐射城内，指期将攻，城内危蹙。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引纳言苏威入帐中，谓曰：“此儿聪明，得无为患？”威曰：“夫识是非，审成败，乃谓之聪明，玄感粗疏，必无所虑。但恐因此成乱阶耳。”帝又闻达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忧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与玄感善，玄感之反，政与之通谋，玄纵兄弟亡归，政潜遣之。帝将穷治玄纵等党与，政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丽。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高丽即时觉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内鼓噪。至来日午时，方渐出外，四远觇侦，犹疑隋军诈之。经二日，乃出数千兵追蹑，畏隋兵之众，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将至辽水，知御营毕渡，乃敢逼后军。时后军犹数万人，高丽随而抄击，最后赢弱数千人为所杀略。

辽东城许久攻取不下，炀帝派人制做一百余万个布袋，每个布袋装满土，打算用布袋堆积成一条宽三十步、与城墙同样高的象鱼脊梁一样的坡道，让士兵们登道攻城。他又命人制做八轮楼车，楼车高于城墙，设置在鱼梁道两旁，打算向下射杀城内的人。隋军很快就要攻城了，城内已危在旦夕，恰好报告杨玄感谋反的公文到了，炀帝大为惊恐，他让纳言苏威进入帐中，说：“这个孩子很聪明，恐怕要成为祸患了。”苏威说：“能辨别是非、判断成败的人才可以说是聪明。杨玄感为人粗疏，不必为他谋反而忧患，但是，只怕因此而逐渐成为动乱的来由。”炀帝又听说达官的子弟都在杨玄感那里，越加忧虑。兵部侍郎斛斯政平时就和杨玄感交情很好，杨玄感谋反，斛斯政曾与他一起谋划，杨玄纵兄弟逃回内地是斛斯政暗地送他们回去的。炀帝要追究查办杨玄纵等党羽，斛斯政内心极为恐惧不安，戊辰（二十六日），他逃跑投奔了高丽。庚午（二十八日），夜里二更时分，炀帝秘密召集诸将，让他们率军撤退。所有的军资器械、攻城之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都原地不动，遗弃而去。隋军人人惊惶恐惧，军队部署已乱，各路兵马分离涣散。高丽方面对这种情况很快就觉察到了，但是不敢出去，只是在城内击鼓呐喊。到第二天中午时高丽方面才渐渐地派兵出城，四处远近地侦察，仍然怀疑隋军撤退是假的。过了两天，才出动几千名士兵在隋军后面追踪，但仍然畏惧隋军人多，不敢逼近，两军常常相隔八、九十里。快到辽水时，高丽人得知炀帝车驾已经渡过了辽水，才敢逼近隋军后部，当时隋军后部还有几万人，高丽军队就包抄袭击隋军，最后有几千名隋军老弱士兵被杀死。

初，帝再征高丽，复问太史令庾质曰：“今段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劳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犹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还，谓质曰：“卿前不欲我行，当为此耳。玄感其有成乎？”质曰：“玄感地势虽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劳，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

当初，炀帝准备再次征伐高丽时，曾再次问太史令庾质：“这次情况会怎样？”庾质回答：“我实在是愚钝迷惘，但还是坚持以前的看法，陛下要是亲自率军征伐，劳费实在太多。”炀帝发怒道：“我亲自征伐尚且没能取胜，只派别人去，难道会成功？”等炀帝从高丽回来，他对庾质说：“你以前不想让我去，就是为了动乱的缘故吧。杨玄感能够成功吗？”庾质回答：“杨玄感的地位势力虽然很高很强大，但他平时没有声望，他想凭借百姓的劳苦，希望侥幸成功，如今天下一统，不是容易动摇的。”

帝遣虎贲郎将陈棱攻元务本于黎阳，又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传发兵以讨玄感。来护儿至东菜，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诸将咸以无敕，不宜擅还，固执不从，护儿厉声曰：“洛阳被围，心腹之疾；高丽逆命，犹疥癣耳。公家之事，知无不为，专擅在吾，不关诸人，有沮议者，军法从事！”即日回军。令子弘、整驰驿奏闻。帝时还至涿郡，已敕护儿救东都，见弘、整，甚悦，赐护儿玺书曰：“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

炀帝派遣虎贲郎将陈棱去黎阳进攻元务本，又派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乘驿站的传车发兵讨伐杨玄感。来护儿率军到达东莱，闻知杨玄感围困东都，他召集诸将商议回师救援东都。诸将都认为没有皇帝的敕命，不宜擅自回师，都固执地不服从来护儿的命令。来护儿厉声说道：“洛阳被包围，是心腹之患，高丽抗拒王命不过是疥癣之疾。国家的事知道了就不能不崐去做。我来承担专擅权力的罪名，不关别人的事。有阻拦商议回师之事的人要军法从事！”来护儿即日回师。他命令儿子来弘、来整驰马传报上奏炀帝，炀帝当时回到涿郡，已经下令让来护儿救援东都。他见到来弘、来整，非常高兴，赏赐给来护儿的玺书中说：“您回师之时，就是我下令让您回师之日，君臣意见相吻合，非常默契。”

先是，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坐事除名，令从军自效，从来护儿在东莱，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逃奔玄感。卫文升以步骑二万渡水，与玄感战，玄感屡破之。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抚悦其下，皆乐为致死，由是每战多捷，众益盛，至十万人。文升众寡不敌，死伤太半且尽，乃更进屯邙山之阳，与玄感决战，一日十余合。会杨玄挺中流矢死，玄感军乃稍却。

先前，右武候大将军李子雄因获罪被除名，现受命在军队中效力，他跟随来护儿在东莱，炀帝怀疑他，下诏命令将他上枷锁送到皇帝行营，李子雄杀死使者，逃走，去投奔杨玄感。卫文升率领步、骑兵两万人渡过水，与杨玄感军交战。杨玄感屡次击败卫文升，每次作战杨玄感都身先士卒，所向披靡。他还善于安抚部下，因此大家都愿意为他效命，所以每次作战大都能取胜。杨玄感部众愈来愈多，达十万人。卫文升寡不敌众，部下死伤大半，军力将近耗竭，于是他率军进驻邙山的南面，与杨玄感决战。一天之内双方交锋十余次，恰巧杨玄挺被流箭射死，杨玄感的军队才稍稍退却。

秋，七月，癸未，余杭民刘元进起兵以应玄感。元进手长尺余，臂垂过膝，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会帝再发三吴兵征高丽，三吴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太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月间，众至数万。

秋季，十月，癸未（十一日），余杭人刘元进起兵响应杨玄感。刘元进手长一尺有余，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他自认为自己相貌非同寻常，暗中另有图谋。正逢炀帝再次征发三吴之兵去征伐高丽，三吴之兵都互相说：“往年国家处于全盛时期，我们父兄中出征高丽的人还大半没有回来，如今国家已经疲惫，又要被征召去打仗，我们的这辈人就要灭绝了！”因此很多人都逃亡。郡县官吏捕捉逃亡的人非常急迫，逃亡的人闻知刘元进起兵，都聚集到他的麾下，一个月内，刘元进部众达几万人。

始，杨玄感至东都，自谓天下响应。得韦福嗣，委以心膂，不复专任李密。福嗣每画策，皆持两端；密揣知其意，谓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请斩之！”玄感曰：“何至于此！”密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吾属今为虏矣！”

当初，杨玄感到达东都，自以为天下会响应，他得到韦福嗣后，就视之为心腹，不再完全信任李密了。韦福嗣每次筹划计谋，都模棱两可，李密揣测到韦福嗣的心意，就对杨玄感说：“韦福嗣原本不是我们的同盟，实际上他还心存观望，您刚开始做大事就有奸人在身旁，听从他的是非评断，必然被他耽误，请将韦福嗣杀掉！”杨玄感说：“哪至于如此！”李密退下来，对他的亲信说：“楚公为人喜欢谋反却不打算取胜，我们如今都将是人家的俘虏了！”

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止而见诛。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以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挺身力战，早定关中，乃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

李子雄劝杨玄感赶快称帝，杨玄感征求李密的意见，李密说：“从前陈胜打算自己称王，张耳规劝却被排斥在外，魏武帝曹操打算谋求加赐九锡，荀劝他却被诛杀。如今我打算直言规劝，却恐怕落得张耳、荀二人的下场。但是阿谀奉承迎逢上意，又不是我的本意。为什么呢？自从我们起兵以来，虽然屡次取胜，但郡县一级的官员却无人响应。东都的防卫力量还很强大，全国各地的援军到的越来越多，您应当挺身奋力作战，早早平定关中，可您却急于称帝，为什么让人看到您那么狭隘呢？”杨玄感听后笑了，称帝之事就作罢。

屈突通引兵屯河阳，宇文述继之，玄感问计于李子雄，子雄曰：“通晓习兵事，若一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崐玄感然之，将拒通；樊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得往。通济河，军于破陵。玄感分为两军，西抗文升，东拒通。子盖复出兵大战，玄感军屡败，与其党谋之，李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振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绐众。”

屈突通率军驻扎在河阳，宇文述率军跟随其后。杨玄感向李子雄问计，李子雄说：“屈突通精通军事，一旦他们渡过河来，那就胜负难分了，我们不如分兵抗击。屈突通不能渡河，那么樊子盖、卫文升就会失去援助。”杨玄感认为这个意见很对，就准备抗击屈突通。樊子盖知道了杨玄感的意图，几次进攻杨玄感的营垒使杨玄感无法去阻击屈突通，屈突通率军渡河，在破陵驻军。杨玄感把军队分为两部分，西面抵抗卫文升，东面阻击屈突通。樊子盖又出兵大战，杨玄感军队屡次被击败。杨玄感与党羽们谋划此事，李子雄说：“救援东都的军队到的越来越多，我军几次被打败，不可久留此地，不如直入关中，打开永丰仓赈济贫苦百姓，三辅之地就可以挥手而定了，我们据有府库，向东争夺天下，这也可以成就霸王之业。”李密说：“弘化留守元弘嗣在陇右掌握着强兵，我们可以扬言他谋反，派遣使者迎接您，咱们借此机会入关，就可以欺骗众人了。”

会华阴诸杨请为向导，壬辰，玄感解东都围，引兵西趣潼关，宣言：“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宇文述等诸军蹑之。至弘农宫，父老遮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玄感以为然。弘农太守蔡王智积谓官属曰：“玄感大军将至，欲西图关中，若成其计，则难克也；当以计縻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军至城下，智积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谏曰：“公今诈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攻之，烧其城门，智积于内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军追及于皇天原。玄感上豆，布陈亘五十里，且战且行，玄感一日三败。八月，壬寅，玄感陈于董杜原，诸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芦戍。独与弟积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谓积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于东都市，三日，复脔而焚之。玄感弟玄奖为义阳太守，将赴玄感，为郡丞周旋玉所杀；仁行为朝请大夫，伏诛于长安。

正巧华阴杨家的族人请求作向导，壬辰（二十日），杨玄感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军向西逼进潼关，他声称：“我已经攻破了东都，现在去攻取关西了！”宇文述等各路军队跟随其后。杨玄感到达弘农宫，父老们挡住道路劝杨玄感说：“弘农宫城空虚，又有很多积存的粮食，很容易攻下。”杨玄感认为这话很对。弘农太守蔡王杨智积对官员僚属们说：“杨玄感听说朝廷大军将到，他打算向西谋取关中，要是他这个计划成功了，就很难把他打败了，我们应当用计牵制住他，让他无法进军，不出十天，就可以将他抓住。”当杨玄感兵临城下，杨智积便登上城上的女垣大骂杨玄感。杨玄感勃然大怒，就停止前进，率军攻城。李密劝说：“您如今蒙骗众人向西进军，兵贵神速，何况追兵将到，怎能在此地停留耽误。要是向前不能占据潼关，退后无地可守，大众一散，凭什么保全自己？”杨玄感不听李密的劝告，就率军攻城，他放火烧弘农城的城门，杨智积从城内向外放更大的火，杨玄感的士兵无法进城，三天仍未攻下城池，杨玄感就率军向西而去。当他到达乡，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路军队在皇天原追上了他。杨玄感率军登上豆，摆开战阵，连绵五十里，且战且走，杨玄感一天之内三次被击败。八月，壬寅（初一），杨玄感在董杜原列阵，各路官军一起进攻杨玄感，杨玄感大败，仅率十余骑逃往上洛。追击的骑兵追上了杨玄感，杨玄感喝斥追兵，这些人都转身退去。杨玄感到了葭芦戍，仅和他弟弟杨积善徙步行走，他自知不能幸免，就对杨积善说：“我不能忍受别人的侮辱，你杀了我吧！”杨积善抽刀将杨玄感杀死，又用刀自杀，但未死，被追兵抓住，将他和杨玄感的首级一并送炀帝的行营。炀帝将杨玄感的尸首处以车裂之刑，在东都闹市陈尸三天，又将尸首剁碎焚烧。杨玄感的弟弟杨玄奖是义阳太守，他要去投奔杨玄感，被郡丞周旋玉杀死；杨仁行崐是朝请大夫，在长安被处死。

玄感之围东都也，梁郡民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襄城，闻玄感败，众稍散，为吏所获，传首东都。

杨玄感围困东都时，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响应。杨玄感任命他为河南道元帅，一月之内韩相国就招集部众十余万人，他率兵攻掠郡县，兵到襄城时，闻知杨玄感兵败，部众开始涣散，韩相国被官府抓获处死，首级被送到东都。

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亲也，留守弘化郡，遣卫尉少卿李渊驰往执之，因代为留守，关右十三郡兵皆受征发。渊御众宽简，人多附之。帝以渊相表奇异，又名应图谶，忌之。未几，征诣行在所，渊遇疾未谒，其甥王氏在后宫，帝问曰：“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惧，因纵酒纳赂以自晦。

炀帝因为元弘嗣是斛斯政的亲戚，留守在弘化郡，他就派卫尉少卿李渊驰马到弘化将元弘嗣关押起来，李渊因此代替元弘嗣为留守，关西十三郡的军队都受李渊的调遣。李渊对待部下宽厚容忍，大家多去归附他。炀帝认为李渊相貌奇异，名字又与图谶相映合，就对他很猜忌。不久，炀帝征召李渊到他的行在，李渊患病未去应召谒见，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炀帝的妃嫔，炀帝问王氏：“你舅舅为什么迟到？”王氏回答说李渊病了，炀帝问：“能死吗？”李渊知道了这件事很害怕，于是就酗酒受贿来伪装自己。

癸卯，吴郡朱燮、晋陵管崇聚众寇掠江左。燮本还俗道人，涉猎经史，颇知兵法，形容眇小，为昆山县博士，与数十学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归。崇长大，美姿容，志气倜傥，隐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群盗相与奉之。，时帝在涿郡，命虎牙郎将赵六儿将兵万人屯扬子，分为五营以备南贼。崇遣其将陆渡江，夜，袭六儿，破其两营，收其器械军资而去，众益盛，至十万。

癸卯（初二），吴郡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聚众在江左一带抢掠。朱燮本来是还俗的和尚，他涉猎经史，很懂得兵法。他个子很小，是昆山县的博士。他和几十名学生起兵后，那些苦于官府赋役的百姓都去投奔他。管崇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抱负不凡，他在常熟隐居，自称有王者之相，因此群盗都尊奉他。当时炀帝在涿郡，他命令虎牙郎将赵六儿率兵一万人在扬子驻军，分为五营以防备南面的刘元进和管崇、朱燮等人。管崇派遣部将陆渡江，袭击赵六儿，攻破他的两个营垒，缴获官军的军资器械而去。管崇的势力越发强盛，部众达十万人。

辛酉，司农卿云阳赵元淑坐杨玄感党伏诛。帝使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仪，本天竺胡人也。帝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子盖性既残酷，蕴复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杀三万余人，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玄感之围东都也，开仓赈给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之于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会稽虞绰、琅邪王胄俱坐徙边，绰、胄亡命，捕得，诛之。

辛酉（二十日），司农卿云阳人赵元淑因是杨玄感的党羽而获罪被杀。炀帝派大理卿郑善果、御史大夫裴蕴、刑部侍郎骨仪与东都留守樊子盖追究杨玄感的党羽。骨仪本是天竺地区的胡人。炀帝对裴蕴说：“杨玄感振臂一呼就有十万人响应，我越发知道天下的人不必多，人一多就相聚为盗。若不把这些人完全杀干净，就不能惩戒后人。”樊子盖性情本来就残忍，裴蕴又秉承了炀帝的这个旨意，因此，用严刑惩治杨玄感的党羽，处死了三万余人，他们的家产全部被官府没收。其中冤死的人占大半，流放发配边地的有六千余人。杨玄感围困东都时曾开仓赈济百姓，凡是接受过赈济粮米的百姓都被坑杀在东都城南。与杨玄感有交情的文士会稽人虞绰、琅邪人王胄都获罪发配边地。虞绰、王胄逃亡，后被官府抓住处死。

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炀帝擅长于文辞，不喜欢别人超过他。薛道衡被赐死，炀帝说：“还能写‘空梁落燕泥’吗？”王胄被处死，炀帝吟诵王胄的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炀帝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负，他往往看不起天崐下的文士，他曾对侍臣说：“天下人都认为我继承先帝的遗业才君临天下，其实就是让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作天子。”

帝从容谓秘书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

炀帝曾从容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欢别人进谏，如果是达官显贵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容忍他。如果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宽容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之日，你记住吧！”虞世南是虞世基的弟弟。

帝使裴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可汗部落，遣阙度设寇掠吐谷浑以自富，还而奏状，帝大赏之。

炀帝派裴矩安抚陇右一带。裴矩到了会宁，慰问曷萨那可汗部落，派遣阙度设劫掠吐谷浑而使自己富有，裴矩回来向炀帝奏报情况，炀帝重重赏赐了裴矩。

九月，己卯，东海民彭孝才起为盗，有众数万。

九月，己卯（初八），东海人彭孝才聚众为盗，拥有部众数万人。

甲午，车驾至上谷，以供费不给，免太守虞荷等官。闰月，己巳，幸博陵。

甲午（二十三日），炀帝车驾到达上谷，因为供给接济不上，炀帝就免去了太守虞荷等人的官职。闰月，己己（二十八日），炀帝到达博陵。

冬，十月，丁丑，贼帅吕明星围东郡，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之。

冬季，十月，丁丑（初七），贼帅吕明星包围了东郡，虎贲郎将费青奴将吕明星击败。

刘元进帅其众将渡江，会杨玄感败，朱燮、管崇共迎元进，推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帝遣左屯卫大将军代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鱼俱罗将兵讨之。

刘元进率部众正准备渡江时，恰逢杨玄感兵败，朱燮、管崇共同迎接刘元进，推举他为盟主。刘元进占据吴郡，自称天子，朱燮、管崇都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刘元进并任命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的很多豪杰之士都把地方官吏抓起来响应刘元进。炀帝派遣左屯卫大将军代郡人吐万绪、光禄大夫下人鱼俱罗率兵前往讨伐刘元进。

十一月，己酉，右候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孝慈败死。

十一月，己酉（初九），右候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讨伐张金称，冯孝慈兵败身亡。

杨玄感之西也，韦福嗣亡诣东都归首，是时如其比者皆不问。樊子盖收玄感文簿，得其书草，封以呈帝；帝命执送行在。李密亡命，为人所获，亦送东都。樊子盖锁送福嗣、密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诣高阳，密与王仲伯等窃谋亡去，悉使出其所赍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瘗，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许诺，防禁渐弛。密请通市酒食，每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魏郡石梁驿，饮防守者皆醉，穿墙而逸。密呼韦福嗣同去，福嗣曰：“我无罪，天子不过一面责我耳。”至高阳，帝以书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当同疾，若不为重法，无以肃将来。”帝曰：“听公所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格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矢如猬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因更其姓曰枭氏。

杨玄感向西进军时，韦福嗣就逃到东都投案自首，当时自首的人都不追究。樊子盖收缴了杨玄感的文件档案，得到韦福嗣起草的给樊子盖的信件，就封好呈送给炀帝。炀帝命令将韦福嗣押起来送到自己的行宫。李密逃亡，被人抓住，也送到东都。樊子盖将韦福嗣、李密及杨积善、王仲伯等十余人上了枷锁，押送到高阳。李密与王仲伯等人暗中策划逃跑，他们拿出所有的金子给使者看，说：“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金子都留给您，请您用来埋葬我们，其余的都给您以报答恩德。”使者贪图金子，就答应了。对李密等人的看守渐渐松懈，李密请人买来洒食，每次宴饮，都要喧哗吵闹一夜，使者不以为意。走到魏郡石梁驿，李密等人把看守的人都灌醉，凿穿墙壁逃跑，李密叫韦福嗣一同逃走崐，韦福嗣说：“我没罪，天子不过是当面责骂我罢了。”到了高阳，炀帝将韦福嗣起草的杨玄感致樊子盖的信给韦福嗣看，并将他交付大理寺。宇文述奏道：“凶恶叛逆之徒，作臣子的都应该痛恨，若不将这种人处以重刑，就不能警戒后人。”炀帝说：“任你处置。”十二月，甲申（十五日），在野外，宇文述把那些受刑的人绑在木格上，用车轮括住受刑者的脖子，让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手持兵器砍杀射击。射在受刑者身上的乱箭如同刺猬毛一样，受刑者肢体破碎，仍然括在车轮里。杨积善和韦福嗣仍要处以车裂之刑，处死后将尸体焚化扬灰。杨积善说亲手杀死了杨玄感，期望自己能免死。炀帝说：“他不过是枭一类的动物罢了！”就将杨积善的姓改为枭氏。

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惑，遂谋因无遮大会举兵袭乘舆；事泄，伏诛，并诛党与千余家。

唐县人宋子贤，擅长幻术，他能变幻出佛形，自称是弥勒出世。远近的人都相信他并为之迷惑。于是宋子贤就策划趁着举行无遮大会时举兵袭击炀帝的车驾，事情泄露了，宋子贤被处死。他的党羽一千余家一并被处死。

扶风桑门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丁亥，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扶风的僧人向海明也自称是弥勒出世，凡是有归附之心的人就可做吉梦。因此三辅一带的人都一致信奉他。于是，向海明举兵造反，部众达数万人。丁亥（十八日），向海明自称皇帝，改年号为白乌。炀帝下诏命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并将向海明平灭。

帝召卫文升、樊子盖诣行在；慰劳之，赏赐极厚，遣还所任。

炀帝召卫文升、樊子盖到他的行在，对他们加以慰劳，赏赐极为丰厚，然后让他们返回自己的任所。

刘元进攻丹阳，吐万绪济江击破之，元进解围去，绪进屯曲阿。元进结栅拒绪，相持百余日；绪击之，贼众大溃，死者以万数。元进挺身夜遁，保其垒。朱燮、管崇等屯毗陵，连营百余里，绪乘胜进击，复破之。贼退保黄山，绪围之，元进、燮仅以身免，于陈斩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余口，进解会稽围。鱼俱罗与绪偕行，战无不捷，然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

刘元进率兵进攻丹阳，吐万绪率兵渡江将刘元进击败，于是刘元进解围而去，吐万绪进军驻在曲阿。刘元进把木栅栏连接在一起来抗拒吐万绪，双方相持百余日；吐万绪发起进攻，刘元进的部众大乱溃散，死者数以万计。刘元进奋勇突围，在夜间逃走，据守在营垒中。朱燮、管崇等人率部众驻在毗陵，军营连接起来有百余里。吐万绪乘胜进击，又将朱燮、刘元进等人击败。朱、刘等人率部众退保黄山，吐万绪将黄山包围，刘元进、朱燮只身逃脱，官军在阵前杀死管崇及其将卒五千余人，俘获其子女三万余人，进而解除了对会稽的围困。鱼俱罗与吐万绪一起行动，战无不胜，但是百姓响应造反的人越来越多，多得就象散了市一样。贼人溃散后又聚集在一起，声势越发浩大。

元进退据建安，帝令绪进讨，绪以士卒疲弊，请息甲待来春；帝不悦。俱罗亦以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在洛京，潜遣家仆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绪怯懦，俱罗败衄，俱罗坐斩，征绪诣行在，绪忧愤，道卒。

刘元进退守建安，炀帝命令吐万绪进军讨伐，吐万绪认为士卒已经疲惫不堪，请求停止用兵，到来年春天再战，炀帝不高兴，鱼俱罗也认为盗贼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平定的，他的儿子都在东都洛阳，他们暗地派家奴来接鱼俱罗，炀帝知道了发怒。有关部门的官员迎逢炀帝的旨意，上奏说吐万绪怯懦，鱼俱罗吃了败仗。鱼俱罗因此获罪被杀，炀帝征召吐万绪到他的行在来，吐万绪忧惧郁愤，在路上就去世了。

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讨元进。世充渡江，频战皆捷，元进、燮败死于吴，其余众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由是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益加宠任。

炀帝改派江都郡丞王世充征发淮南兵几万人讨伐刘元进。王世充率军渡江，多次与刘元进交战都取得了胜利。刘元进、朱燮在吴县兵败身亡，其余的部崐众或是投降或是溃散。王世充召来先投降的人在通玄寺的佛象前焚香为誓，约定降者不杀。刘元进溃散部众开始想入海为盗，听到这个消息，一个月内，基本都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把这些人全都坑杀在黄亭涧，死者达三万余人。因此，其余的人又相聚为盗，官军无法讨伐，直至隋帝国灭亡。炀帝认为王世充有将帅之才，对他越发宠信。

是岁，诏为盗者籍没其家。时群盗所在皆满，郡县官因之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

这一年炀帝下诏凡作盗贼的人其家属财产都要被官府没收。当时到处都是盗贼，郡县官吏因此各自作威作福，任意地对百姓生杀予夺。

章丘杜伏威与临济辅公为刎颈交，俱亡命为群盗。伏威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由是其徒推以为帅。下邳苗海潮亦聚众为盗，伏威使公谓之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君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宜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雌雄。”海潮惧，即帅其众降之。伏威转掠淮南，自称将军，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讨之，伏威与战，阳为不胜，引颢众入葭苇中，因从上风纵火，颢众皆烧死。海陵贼帅赵破陈以伏威兵少，轻之，召与并力；伏威使公严兵居外，自与左右十人赍牛酒入谒，于座杀破陈，并其众。

章兵人杜伏威与临济人辅公是生死之交，他们都亡命为盗。杜伏威十六岁，每次行动都走在前面，撤退则走在最后，因此被徒众推举为统帅。下邳人苗海潮也聚众为盗，杜伏威派辅公对苗海潮说：“如今我和您都是不堪忍受隋朝的苛政，各举义旗，但力量分散，势单刀薄，常常恐惧被擒获，若是我们合二为一，那么就足以与隋朝为敌了。要是您能作主帅，我理当恭敬从命，要是您估计自己不能作主帅，最好前来听命，否则我们就打一仗以决雌雄。”苗海潮恐惧，就率领部众归降了杜伏威。杜威率众在淮南一带转战掠夺，自称将军。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讨伐杜伏威。杜伏威与宋颢交战，佯装战败，将宋颢率领的官军引入芦苇丛中，于是顺风势放火，官军都被烧死。海陵贼帅赵破陈认为杜伏威兵少而看不起他。赵破陈召杜伏威来，想兼并他。杜伏威让辅公率兵在外严阵以待，自己和亲信十余人带着牛、酒进入营帐谒见赵破陈，在座位上将赵破陈杀死，兼并了他的部众。

十年（甲戌、614 ）

十年（甲戌，公元614 年）

春，二月，辛未，诏百僚议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戊子，诏复征天下兵，百道俱进。

春季，二月，辛未（初三），炀帝下诏命文武百官商议出兵征伐高丽之事。一连几天，没有敢说话的人。戊子（二十日），炀帝下诏再次征发全国军队，分百路并进。

丁酉，扶风贼帅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有众十万，自称唐王。

丁酉（二十九日），扶风的贼帅唐弼拥立李弘芝为天子，拥有部众十万人，他自称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继。癸亥，至临渝宫，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亡者亦不止。

三月，壬子（十四日），炀帝出行到涿郡，路途中士兵不断逃亡。癸亥（二十五日），炀帝到达临渝宫，在野外祭祀黄帝，斩杀叛逃的士兵并将死者的血涂在鼓上，但逃亡仍然不止。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纪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战于昌虑，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夏季，四月，榆林太守成纪人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在昌虑交战，董纯大败张大虎，斩首万余级。

甲午，车驾至北平。

甲午（二十七日），炀帝车驾到达北平。

五月，庚申，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元大世，有众十万，与稽胡相表里为寇。诏以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击之，战于上郡，斩迦论并将卒万余级，虏男女数万口而还。

五月，庚申（二十六日），延安贼帅刘迦论自称皇王，建年号为大世，拥有部众十万人。他与稽胡部落里应外合侵掠地方。炀帝下诏任命左骁卫大崐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进击刘迦论。两军在上群交战，屈突通斩获刘迦论及其部众的首级万余，俘获男女几万人返回。

秋，七月，癸丑，车驾次怀远镇。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高丽亦困弊。来护儿至毕奢城，高丽举兵逆战，护儿击破之，将趣平壤，高丽王元惧，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悦，遣使持节召护儿还。护儿集众曰：“大军三出，未能平贼，此还不可复来，劳而无功，吾窃耻之。今高丽实困，以此众击之，不日可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高元，献捷而归，不亦善乎！”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护儿不可，曰：“贼势破矣，独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当专决，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应获罪。”诸将惧，俱请还，乃始奉诏。

秋季，七月，癸丑（十七日），炀帝车驾临时停留于怀远镇。当时天下已乱，所征发的士兵很多过了期限还未来，高丽国也困顿疲惫，来护儿率军到达毕奢城，高丽发兵迎战。来护儿将高丽军队打败，将要逼近平壤。高丽王高元恐惧，甲子（二十八日），派遣使者来乞求投降，并把斛斯政关在囚车里押送而来。炀帝大为高兴，他派遣使者持节召来护儿返回。来护儿召集部下说：“大军三次出征，未能平定高丽，这次回去就再也不能来了，劳而无功，我感到耻辱。如今高丽确实已经疲惫不堪，以我们这么多的军队去讨伐高丽，不日可胜。我打算进兵直接包围平壤，俘获高元，凯旋而归不是很好吗？”于是来护儿上表炀帝请求出征，不肯奉诏返回。长史崔君肃力争奉旨班师，来护儿不答应，说：“高丽已经支持不住了，皇帝完全相信任用我，我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此事。我在朝廷之外，有事应该自己决断，我宁可俘获高元返回而受到责罚，但放弃这次成功的机会，我办不到！”崔君肃告诉大家：“要是跟从元帅违抗皇帝的诏命，必定被人上奏皇帝，我们都得获罪。”诸将恐惧，都要求返回。来护儿才接受诏命班师。

八月，己巳，帝自怀远镇班师。邯郸贼帅杨公卿帅其党八千人抄驾后第八队，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东都；己丑，还西京。以高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将帅严装，更图后举，竟不果行。

八月，己巳（初四），炀帝从怀远镇班师回朝。邯郸贼帅杨公卿率领部众八千人抢劫车驾后面的第八队，抢走飞黄上厩的马四十二匹而去。冬季，十月，丁卯（初三），炀帝到达东都；己丑（二十五日），炀帝返回西京。他以高丽的使者及斛斯政祭告太庙，仍然征召高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意然不来。于是炀帝下令将帅们准备行装，打算再次大举进攻，但最后未能成行。

初，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高丽为意，刘炫独以为不可，作《抚夷论》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验。

当初，开皇末年，国家殷实强盛，朝野上下都认为可以征伐高丽，唯独刘炫认为不可。他写了《抚夷论》来批评征高丽的论调，到这时，他的话应验了。

十一月，丙申，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十一月，丙申（初二），炀帝将斛斯政在金光门外处死，按照处死杨积善的办法来处死斛斯政，并且把他的肉煮了，让百官们吃，有的奸佞之人还吃了个饱。之后，将斛斯政的骨骸收在一起，焚化后扬掉。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斋于次。诘朝，备法驾，至即行礼。是日，大风。上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归。

乙巳（十一日），在西京南郊举行祭祀活动。炀帝没在斋宫斋戒。早晨，炀帝摆设法驾，到南郊行祭礼。这一天刮起大风，炀帝单独向上帝献祭，三公分别向五帝献祭。祭礼完毕，炀帝车驾迅速驰返皇宫。

乙卯，离石胡刘苗王反，自称天子，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之，不克。

乙卯（二十一日），离石郡的胡人刘苗王率众造反，他自称天子，拥有部众几万人，将军潘长文率兵讨伐刘苗王，但未能获胜。

汲郡贼帅王德仁拥众数万，保林虑山为盗。

汲郡贼帅王德仁拥有部众几万人，在林虑山据守为盗。

帝将如东都，太史令庾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弊，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三五年间，四海稍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帝崐不悦。质辞疾不从，帝怒，下质狱，竟死狱中。十二月，壬申，帝如东都，赦天下；戊子，入东都。

炀帝要去东都，太史令庾质劝道：“连年征伐辽东，百姓实在是困苦疲惫之极。陛下应该安定安抚关内，让百姓尽力于农桑，三、五年内，国家逐渐充实富裕了，然后再到各地巡视，这样做才合适。”炀帝听后不高兴，于是庾质托病不跟随炀帝出行。炀帝发怒，将庾质关进监狱，庾质竟死在监狱里。十二月，壬申（初九），炀帝到达东都，大赦天下；戊子（二十五日），他进入东都。

东海贼帅彭孝才转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纯讨擒之。纯战虽屡捷，而盗贼日滋，或谮纯怯懦；帝怒，锁纯诣东都，诛之。

东海的贼帅彭孝才辗转抢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纯率兵讨伐并抓住了彭孝才。董纯虽然屡战屡胜，但是盗贼却日益增多。有人诬陷董纯怯懦，炀帝发怒，命人将董纯上了枷锁押到东都处死。

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众十余万，据都梁宫，阻淮为固。江都丞王世充将兵拒之，为五栅以塞险要，启羸形示弱。让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将兵！吾今生缚取，鼓行入江都耳！”时民皆结堡自固，野无所掠，贼众渐馁，乃少留兵，围五栅，分人于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纵兵出击，大破之，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余级。

孟让从长白山抢掠各郡，他到了盱眙，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了都梁宫，以淮水为坚固的屏障。江都郡丞王世充率兵抗击孟让，他用五道栅栏阻塞险要之处，装出羸弱的样子。孟让笑道：“王世充是个文法小吏，怎么能带兵呢？今天我要生擒王世充，大张旗鼓地进入江都城！”当时百姓都筑堡垒以自卫，野外没有什么可供抢掠的东西了，孟让的部众渐渐挨饿，于是孟让就留下少量兵力，围住五道栅栏，分兵到南面进行抢掠。王世充趁对方松懈，挥军出击，大破孟让，孟让仅带着几个骑逃走，王世充斩获首级一万余。

齐郡贼帅左孝友众十万屯蹲狗山，郡丞张须陀列营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须陀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帅卢明月众十余万军祝阿，须陀将万人邀之。相持十余日，粮尽，将退，谓将士曰：“贼见吾退，必悉众来追，若以千人袭据其营，可有大利。此诚危事，谁能往者？”众莫对，唯罗士信及历城秦叔宝请行。于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将千兵伏葭苇中，明月悉众追之。士信、叔宝驰至其栅，栅门闭，二人超升其楼，各杀数人，营中大乱；二人斩关以纳外兵，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回军奋击，大破之，明月以数百骑遁去，所俘斩无算。叔宝名琼，以字行。

齐郡贼帅左孝友率部众十万人屯守在蹲狗山。齐郡郡丞张须陀扎下军营进逼蹲狗山，左孝友走投无路，只得投降。张须陀威振东夏，因为有功升迁为齐郡通守，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贼帅卢明月率部众十余万人在祝阿县驻军，张须陀率领一万名士兵截击卢明月，双方相持十余日，官军粮食要吃完了，将要撤退时张须陀对将士们说：“贼人看见我们后退，一定率全部人马来追击，要是以一千人袭击并占据贼人的营地，就可以取得大胜，这确实是危险的事，谁能前往？”众人不敢答话。只有罗士信和历城人秦叔宝请求前往。于是张须陀遗弃营栅退走，派罗士信和秦叔宝每人率兵一千人埋伏在芦苇丛中。卢明月集中全部人马追击张须陀，罗士信、秦叔宝率兵驰马到卢明月的营寨外，营门紧闭，二人爬过栅栏上到寨楼，各自杀死了几个人，卢明月营中大乱。二人斩杀把守营门的士兵让外面的官军士兵进来，并趁势纵火烧毁了卢明月的三十多个营栅，火焰冲天。卢明月迅速驰返营地，张须陀回军奋力进攻，大破卢明月。卢明月率领几百名骑兵逃走，卢明月的部众被军俘获杀死无数。秦叔宝名琼，一般都称呼他的字。

十一年（乙亥、615 ）

十一年（乙亥、公元615 年）

春，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纳于崐东都修文殿。又写五十副本，简为三品，分置西京、东都宫。省。官府，其正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

春季，正月，炀帝增加秘书省的官员一百二十名，并以学士补充秘书省的官员。炀帝喜好读书写作，他任扬州总管时设置的王府学士达百人。他经常命令这些人进行修撰工作，直到他登上帝位，前后近二十年，修撰工作从未停止过。从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以至赌博、鹰狗等都编撰有新书，无不精深广博，共编成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余卷。当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炀帝命令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对这些书进行选择和编次，剔除其中重复和猥杂的书籍，整理出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收藏在东都的修文殿。又抄写了五十部副本，选为三等，分别存放在西京、东都的宫内，省署、和官府中。正本书都装帧精美豪华，玉石为轴，锦缎为端。炀帝在观文殿前设十四间书室，书室的窗户、床褥、厨幔，都极为珍贵华丽。每三间书室开一个双扇门，垂下锦质的幔帐，上面有两个飞翔的仙人，户外的地面上设置机关。炀帝驾临书室时，有宫人手捧香炉，走在前面踏踩机关，飞仙就会下来将幔帐卷上去，窗扉和厨扉都自动打开；炀帝离开书室，则窗扉厨扉及幔帐又垂下关闭如故。

帝以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

炀帝因为户口逃亡，盗贼繁多，二月，庚午（初七），下诏命令百姓都迁入城内居住，田地就近分给。郡县、驿亭、村坞都修筑城堡。

上谷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赵。

上谷的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定国号为燕。贼帅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在北方勾结突阙，在南方抢掠侵犯燕赵之地。

初，高祖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薨，孙筠袭爵。叔父浑忿其吝啬，使兄子善衡贼杀之，而证其从父弟瞿昙，使之偿死 .浑谓其妻兄左率卫宇文述曰：“若得绍封，当岁奉国贼之半。”述为之言于太子，奏高祖，以浑为穆嗣。二岁之后，不复以国赋与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改封公，帝以其门族强盛，忌之。会有方士安伽言“李氏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浑从子将作监敏，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谶，常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善衡屏人私语；述谮之于帝，仍遣虎贲郎将河东裴仁基表告浑反。帝收浑等家，遣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按问数日，不得反状，以实奏闻。帝更遣述穷治之，述诱教敏妻宇文氏为表，诬告浑谋因度辽，与其家子弟为将领者共袭取御营，立敏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几倾，赖公获全耳。”三月，丁酉，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后数月，敏妻亦鸩死。

当初，文帝梦见洪水湮没了都城，心里厌恶旧都城，所以迁都大兴。申明公李穆去世，他的孙子李筠承袭了申明公的爵位。他的叔父李浑对李筠的吝啬很是气忿，就派其兄子李善衡杀害了李筠，却说他的堂侄李瞿昙干的，让他抵命。李浑对他的妻兄左卫率宇文述说：“如果我能承袭申明公的爵位，我就每年奉送您一半的国赋。”宇文述就替李浑在太子面前说情，并上奏文帝，文帝就让李浑继承了李穆的爵位。两年以后，李浑就不再给宇文述国赋了。宇文述非常恨李浑。炀帝即位，李浑屡次升迁作到右骁卫大将军，改封为公。炀帝因为李浑家族门第强盛，对他很猜忌。正好有方士安伽说：“李氏当为天子”，他劝说炀帝杀尽天下姓李的人。李浑的侄子将作监李敏，小名洪儿。炀帝怀疑这个名字正好应验了谶语，曾当面告诉李敏这件事，希望李敏能自杀。李敏大为恐惧，他几次与李浑及李善衡避开他人私下交谈。宇文述在炀帝面前说李浑的坏话，还让虎贲郎将河东人裴仁基上表告发李浑要谋反。炀帝将李浑等各家关进监狱，派尚书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蕴一起治李浑的罪。他们审问了几天，搞不出李浑要谋反的罪状，就据实上报炀帝。炀帝改派宇文述尽力追究李浑的罪状，宇文述诱教李敏的妻子宇文氏上表诬告李浑策划趁着隋军渡辽河时崐，与家里子弟中作将领的一起袭取御营，然后拥立李敏为天子。宇文述拿着这个诬告状入见并奏报给炀帝，炀帝流泪说：“我的宗庙社稷几乎被倾覆，全靠您才得以保全呵。”三月，丁酉（初五），炀帝把李浑、李敏、李善衡及其宗族三十二人处死，三族之内的亲属，都流放到边远地区。几个月后，李敏的妻子也被毒死。

有二孔雀自西苑飞集宝城朝堂前，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见之，奏以为鸾，时孔雀已飞去，无可得验，于是百僚称贺。诏以德儒诚心冥会，肇见嘉祥，擢拜朝散大夫，赐物百段，余人皆赐束帛；仍于其地造仪鸾殿。

有两只孔雀从西苑一起飞到宝城朝堂前面，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余人看见了孔雀，就奏报炀帝说看见了鸾鸟，这时孔雀已经飞走了，无法验证，于是百官们都向炀帝祝贺。炀帝下诏说，因为高德儒心地虔诚与祥瑞自然吻合，所以才能看见祥瑞征兆，因此，提升他为朝散大夫，赏赐他物品百段，其余的人都赐帛一束，还在孔雀停留的地方营建仪鸾殿。

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幸汾阳宫避暑。宫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间，结草为营而居之。

己酉（十七日），炀帝巡幸太原；夏季，四月，炀帝到汾阳宫避暑，由于宫城地方窄小，百官、士卒们都分散在山谷间用草搭成营帐居住。

以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渊行至龙门，击贼帅毋端儿，破之。

炀帝任命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奉命承担郡县选补的文武官员的升迁贬退的职责，还负责征发河东之兵讨伐群盗。李渊率军行进到龙门，进攻贼帅毋端儿并将他打败。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

秋季，八月，乙丑（初五），炀帝巡游北塞。

初，裴矩以突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谋略，为始毕所宠任，矩诈与为互市，诱至马邑下，杀之。遣使诏始毕曰：“史蜀胡悉叛可汗来降，我已相为斩之。”始毕知其状，由是不朝。

当初，裴矩认为突厥始毕可汗部众逐渐强盛，就向炀帝献策分散突厥始毕可汗的势力。炀帝打算以宗室女嫁给始毕的弟弟叱吉设，并封他为南面可汗，叱吉设不敢接受册封。始毕知道了此事就对隋朝逐渐产生了怨恨。突厥的大臣史蜀胡悉善于谋略，受到始毕可汗的宠信。裴矩诈称与史蜀胡悉做买卖，将史蜀胡悉诱骗到马邑，将他杀害。然后派使者向始毕宣布诏命说：“史蜀胡悉背叛可汗来投降，我已经帮您将他处死。”始毕知道了这个情况，从此就不再入朝。

戊辰，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义成公主先遣使者告变。壬申，车驾驰入雁门，齐王以后军保崞县。癸酉，突厥围雁门，上下惶怖，撤民屋为守御之具，城中兵民十五万口，食仅可支二旬，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

戊辰（初八），始毕可汗率领几十万名骑兵策划袭击炀帝的车驾。义成公主先派遣使者向炀帝报告发生了变故。壬申（十二日），炀帝的车驾迅速驰入雁门城，齐王杨率领后军进驻了崞县。癸酉（十三日），突厥军队包围了雁门郡，隋军上下惊惧恐怖，拆毁民房用作守卫城池的材料，城中有军、民十五万人，粮食仅够供应二十天。雁门郡的四十一座城池，突厥军队已经攻破了其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没被攻下，突厥军队急攻雁门，箭都射到了炀帝面前，炀帝大为恐惧，抱着赵王杨杲哭泣，眼睛都哭肿了。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帝简精锐数千骑溃围而出，纳言苏威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乃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动！”民部尚书樊子盖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狈，悔之何及！不若据坚城以挫其锐，坐征四方兵使入援。陛下亲抚循士卒，谕以不复征辽，厚为勋格，必人人自奋，何忧不济！”内史侍郎萧以为：“突厥之俗，可贺敦预知军谋；且义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国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无益，庸有何损。又将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还事高丽，若发明诏，谕以赦高丽、专讨突厥，则众心皆安，人自为战矣。”，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劝帝重民赏格，下诏停辽东之役。帝从之。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说炀帝选挑选几千名精锐骑兵突围出去，纳言苏威说：“据守城池我方还有余力，而轻骑则是对方的长处，陛下是万乘之主，怎么可以轻易行动？”民部尚书樊了盖说：“陛下在危境中侥幸保全，一旦处于狼狈的境地，则追悔莫及！不如坚守城池挫败敌军的锐气，据守在城中，征召全国各地兵马前来救援。陛下亲自抚慰士卒，宣布不再征伐辽东，重赏爵位，必定会人人奋勇争先，何愁不能成功！”内史侍郎萧认为“按突厥的习俗，可汗的妻子可以参与军机，况且义成公主是以皇帝女儿的身份嫁给处夷的，她肯定要依恃大国为后援。如果派一个使者通知公主，即便没有什么效果，又有什么损害呢？另外，将士们的心里，是怕陛下在免除了突厥的祸患后又去征伐高丽，陛下如果明确下诏，宣布赦免高丽的罪过，专事征伐突厥，那么大家心中安定，就会人自为战了。”萧是萧皇后的弟弟。虞世基也劝炀帝重重悬赏，下诏停止征伐辽东的兵役，炀帝只好采纳了这些意见。

帝亲巡将士，谓之曰：“努力击贼，苟能保全，凡在行陈，勿忧富贵，必不使有司弄刀笔破汝勋劳。”乃下令：“守城有功者，无官直除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劳，相望于道，于是众皆踊跃，昼夜拒战，死伤其众。

炀帝亲自巡视军队，他对将士们说：“你们要努力打击敌军，如果这次能够保全的话，凡是参加战斗的人都不愁没有富贵，一定不允许有关部门的官吏耍弄刀笔吞没你们的功劳。”于是他下令：“守城有功的人，没有官职的直接授予六品官职，赏赐物品百段；已有官职的人级别和赏赐依次增长。”他派出慰问将士的使者络绎不绝。于是大家都踊跃杀敌，昼夜抗击突厥人，伤亡很重。

甲申，诏天下募兵。守令竞来赴难，李渊之子世民，年十六，应募隶屯卫将军云定兴，说定兴多赍旗鼓为疑兵，曰：“始毕敢举兵围天子，必谓我仓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不然，彼众我寡，若悉军来战，必不能支。”定兴从之。

甲申（二十四日），炀帝下诏招募天下之士，郡守县令都竞相应召赴难。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十六岁应募从军，隶属于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下。他劝云定兴多携带旗帜军鼓作为疑兵，说：“始毕可汗敢于举兵围困天子，必定以为我方仓促无法救援，我们最好在白天展开旌旗几十里连绵不断，夜里则金鼓相闻。敌人一定以为我方大批援军到来，就会望风而逃。否则，敌众我寡，如果对方全军来战，我军必定无法支持。”云定兴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

帝遣间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毕解围去。帝使人出侦，山谷皆空，无胡马，乃遣二千骑追蹑，至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余人而还。

炀帝暗中派使者向义成公主求救，公主派人告诉始毕说：“北部边境告急。”这时东都和各郡的援兵也都到达忻口。九月，甲辰（十五日），始毕可汗解围退走，炀帝派人出去侦察，山谷空无一人，没有空厥军队，才派出两千名骑兵在后面追踪突厥军队，隋兵追到马邑，俘获突厥老弱两千人返回。

丁未，车驾还至太原。苏威言于帝曰：“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亟还西京，深根固本，为社稷计。”帝初然之。宇文述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宜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帝从之。

丁未，（十八日），炀帝返回太原，苏威对炀帝说：“如今盗贼不息，士卒疲惫，希望陛下速返西京，巩固根本是国家的长久之计。”炀帝开始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宇文述说：“跟从车驾的官员家属大都在东都，最好就便道到洛阳去，从潼关进入。”炀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冬，十月，壬戌，帝至东都，顾眄街衢，谓侍臣曰：“犹大有人在。”意谓向日平杨玄感，杀人尚少故也。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盖固请，以为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惧，不敢对。帝性吝官赏。初平杨玄感，应授勋者多，乃更置戎秩：建节尉为正六品，次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递降一阶。将士守雁门者万七千人，得勋者才千五百人，皆准平玄感勋，一战得第一勋者进一阶，其先无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战得第一勋者至秉义尉，其在行陈而无勋者四战进一阶，亦无赐。会仍议伐高丽，由是将士无不愤怨。

冬季，十月，壬戍（初三），炀帝到达东都。他斜着眼看看街道上的人，崐对侍臣说：“还是大有人在。”他的意思是说过去平定杨玄感的叛乱时杀人还少。苏威提到悬赏规格太重，应该再斟酌考虑。樊子盖恳切请求遵守先前的许诺，认为不应失信于将士。炀帝说：“你打算收买人心吗？”樊了盖害怕了，不敢再答话。炀帝生性吝惜官爵赏赐，当初平定杨玄感时，应该论功授勋的人很多，他就改变军队的职位级别：规定建节尉为正六品，以下依次是奋武、宣惠、绥德、怀仁、秉义、奉诚、立信等尉，依次降低一级。参加保卫雁门的将士有一万七千人，可是得到勋位的才有一千五百人，都是比照平定杨玄感时行赏的标准，打一仗得第一功的人晋升一级，此前没有军职的人仅授予立信尉的职位；打三次仗得第一功的人只作到秉义尉；那些虽在战场但未立功的人打四次仗晋升一级，也不赏赐物品。正好炀帝又商议攻伐高丽，因此将士们无不愤怒怨恨。

初，萧以外戚有才行，尝事帝于东宫，累迁至内史侍郎，委以机务。性刚鲠，数言事忤旨，帝渐疏之。及雁门围解，帝谓群臣曰：“突厥狂悖，势何能为！少时未散，萧遽相恐动，情不可恕！”出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卫将军杨子崇从帝在汾阳宫，知突厥必为寇，屡请早还京师，帝怒曰：“子崇怯懦，惊动众心，不可居爪牙之官。”出为离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当初，萧因为是外戚，又有才干德行，曾经在炀帝为太子时作他的僚臣，他屡次升迁作到内史侍郎，被委以机要重任。萧性格刚强耿直，几次谈论事情违背了炀帝的旨意，炀帝就逐渐疏远了他。雁门之围已解，炀帝对群臣说：“突厥狂妄逆悖，他们能怎么样！突厥人一会儿不散，萧就恐慌动摇，实不能宽恕！”于是调萧出京，任为河池郡守，当天出发。候卫将军杨子崇跟随炀帝在汾阳宫，他知道突厥人必定要来侵犯，几次请求炀帝早日返回京师，炀帝发怒说：“杨子崇怯懦，惊扰动摇众心，不能让他身为武臣。”于是炀帝将杨子崇调出任命为离石郡守。杨子崇是文帝的族弟。

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度仍大于旧者。

杨玄感叛乱时，龙舟水殿都被他烧毁，于是炀帝下诏江都再造龙舟水殿，共几千艘，规制比原来的还大。

壬申，卢明月帅众十万寇陈、汝。

壬申（十三日），卢明月率部众十万人进犯陈州、汝州。

东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长白山贼帅左才相，群盗皆残忍，而子通独宽仁，由是人多归之，未半岁，有众万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与杜伏威合。伏威选军中壮士养为假子，凡三十余人，济阴王雄诞、临济阚棱为之冠。既而李子通谋杀伏威，遣兵袭之。伏威被重创坠马，雄诞负之逃葭苇中，收散兵复振。将军来整击伏威，破之；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以逃，雄诞帅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来整又击李子通，破之，子通帅其余众奔海陵，复收兵得二万人，自称将军。

东海人李子通，有勇有力，他先依附长白山贼帅左才相，群盗都很残忍，只有李子通宽厚仁慈，于是很多人都去归附他。不到半年，李子通就拥有部众一万人。左才相猜忌李子通，李子通就离开他，率众渡过淮河，与杜伏威汇合。杜伏威挑选军中的壮士收为养子，共有三十余人，济阴人王雄诞、临济人阚棱是养子中最突出的。不久李子通策划刺杀杜伏威，他派兵袭击杜伏威，杜伏威受重伤落马，王雄诞背着杜伏威逃到芦苇丛中，收集溃散的部众重振军威。将军来整率官军袭击杜伏威，将杜伏威击败，杜伏威的部将西门君仪的妻子王氏勇敢有力，她背着杜伏威逃走，王雄诞率领壮士十余人保护着杜伏威，与隋军奋力作战，因此才得以逃脱。来整又进攻李子通并将他击败。李子通率领剩余的部众奔往海陵，又招得士卒二万人，自称将军。

城父朱粲始为县佐史，从军，遂亡命聚众为盗，谓之“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众至十余万，引兵转掠荆、沔及山南郡县，所过噍类无遗。

城父人朱粲，开始是个县佐史，后来他参加了军队，就逃亡聚众为盗，人们称之为“可达寒贼”，朱粲自称迦楼罗王，拥有部众达十万人。他率兵在荆州、沔阳转战抢掠，一直到终南山南一带的郡县。朱粲所部经过之处即无人烟。

十二月，庚寅，诏民部尚书樊子盖发关中兵数万击绛贼敬盘陀等。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崐。诏以李渊代之。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

十二月，庚寅（疑误），炀帝下诏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征发关中士兵几万名进击绛郡贼人敬盘陀等人。樊子盖不问清红皂白，自汾水以北，村坞都被烧毁，前来投降的贼人全被坑杀。百姓怨恨愤怒，越来越多的人相聚为盗。炀帝下诏用李渊替换樊了盖，再有投降的贼人，李渊就将投降者安置在自己身旁，因此有很多贼人投降，投降的人前后共有几万，其余的贼盗流散到别的郡去了。

第一百八十三卷

隋纪七炀皇帝下大业十二年（丙子、616 ）

隋纪七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丙子，公元616 年）

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始议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

春季，正月，元旦大朝会，各地朝集使未到的有二十余郡。朝廷中开始商议分别派遣使者到十二道发兵讨捕盗贼。

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营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而奇丽过之。又欲筑营于会稽，会乱，不果成。

炀帝下诏命毗陵通守路道德汇集十郡之兵几万人，在毗陵郡城东南营建宫苑，方圆十二里；苑内有十六所离宫，大都模仿东都西苑的规制，但在新颖华丽方面还要超过西苑。炀帝还打算在会稽建造宫苑，正逢各地造反，未能建成。

三月，上巳，帝与群臣饮于西苑水上，命学士杜宝撰《水饰图经》，采古水事二，使朝散大夫黄衮以木为之，间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动如生，钟磬筝瑟，能成音曲。

三月，上巳节，炀帝与群臣在西苑水上宴饮。他命令学士杜宝撰写《水饰图经》，收集古代七十二个关于水的故事；让朝散大夫黄衮依故事用木头制成，间杂着乐妓的船只、酒船，木制的人物能动，栩栩如生，钟磬筝瑟，都能发出音乐曲调。

己丑，张金称陷平恩，一朝杀男女万余口；又陷武安、钜鹿、清河诸县。金称比诸贼尤残暴，所过民无孑遗。

己丑（初三），张金称攻陷平恩县，一个早晨就杀死男女万余人。他又攻陷武安、钜鹿、清河各县。张金称比其他的盗贼更为残暴，他率部所过之处，人迹全无。

夏，四月，丁巳，大业殿西院火，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帝自八年以后，每夜眠恒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

夏季，四月，丁巳（初一），大业殿西院起火，炀帝以为盗贼来了，逃入西苑，藏在草丛里，火熄灭后才出来。炀帝从大业八年以来每天夜里都睡不安稳，常常惊悸而醒，说有贼，必得命几个妇人摇抚才能入睡。

癸亥，历山飞别将甄翟儿众十万寇太原，将军潘长文败死。

癸亥（初七），历山飞的部将甄翟儿率众十万人攻打太原，将军潘长文兵败身亡。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五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壬午，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遍岩谷。

壬午（疑误），炀帝在景华宫征求萤火虫，征得了几斛萤火虫，在夜里游山，把萤火虫放出来，其光亮遍及山谷。

帝问侍臣盗贼，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曰：“渐少。”帝曰：“比从来少几何？”对曰：“不能什一。”纳言苏威引身隐柱，帝呼前问之，对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渐近。”帝曰：“何谓也？”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贼丁役，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比见奏贼皆不以实，遂使失于支计，不时翦除。又昔在雁门，许罢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息！”帝不悦而罢。寻属五月五日，百僚多馈珍玩，威独献尚书。或谮之曰：“《尚书》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逊。”帝益怒。顷之，帝问威以伐高丽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盗，对曰：“今兹之役，愿不发兵，但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之东征。彼喜于免罪，争务立功，高丽可灭。”帝不怿。威出，御史大夫裴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曰：“老革多奸，以贼胁我！欲批其口，且复隐忍。”蕴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张行本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帝令按验，狱成，下诏数威罪状，除名为民。后月余，复有奏威与突厥阴图不轨者，事下裴蕴推之，蕴处威死。威无以自明，但摧谢而已。帝悯而释之，曰：“未忍即杀。”并其子孙三世皆除名。

炀帝向侍臣询问盗贼的情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说：“逐渐减少。崐”炀帝说：“比过去少多少？”宇文述回答：“不及过去的十分之一。”纳言苏威躲在柱子后面，炀帝把苏威叫到座前问他，苏威回答：“我不是管这方面的官员，不清楚有多少盗贼，但贼患距京越来越近。”炀帝问：“为什么这么说呢？”苏威说：“过去盗贼只占据长白山，如今已近在汜水。况且往日的租贼丁役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这难道不是人们都变成盗贼了吗？近来看到上奏的贼情都不是实情，于是措施失当，对盗贼不能及时地加以剿灭。还有，以前在雁门时，已经许诺停止征伐辽东，现在又征发士兵，盗贼怎么能够平息？”炀帝听了不高兴，就作罢了。不久到了五月五日，百官中很多人都上贡珍玩之物，唯独苏威献上《尚书》，有人诋毁苏威说：“《尚书》中有《五子之歌》，苏威的含意很不恭敬。”炀帝更加生气。过不久，炀帝向苏威询问征伐高丽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了解天下有很多盗贼的情况，就回答说：“现在征辽之事，但愿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然可以得到几十万人，派他们去东征，这些人对被赦免罪过感到高兴，会竞相立功，高丽就可以被平灭。”炀帝不高兴，苏威就退了出来。御史大夫裴蕴奏道：“这太不恭敬了！天下哪里有许多盗贼？”炀帝说：“这老家伙极为奸佞，拿盗贼来吓唬我，我想打他嘴巴，暂且再忍耐一下。”裴蕴知道炀帝的心意，就让河南平民张行本上奏说：“苏威从前在高阳掌管挑选官员之事时，他滥授官职，畏惧突厥，要求返回京师。”炀帝命人进行审查验证，构成罪状，于是炀帝下诏历数苏威的罪状，将他除名为民。一个多月后，又有人奏报苏威与突厥暗中勾结图谋不轨，此事交由裴蕴追究法办，裴蕴判苏威死刑。苏威无法为自己申辩，只是非常伤感地谢罪而已。炀帝怜悯苏威就将他释放，说：“不忍心就杀他。”把苏威的子孙三代都除名为民。

秋，七月，壬戌，济景公樊子盖卒。

秋季，七月，壬戌（初八），济景公樊子盖去世。

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后事。津，孝宽之子也。帝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

江都新制造的龙舟完工，送到东都。宇文述劝炀帝巡游江都，右候卫大将军酒泉人赵才劝阻说：“如今百姓疲惫劳苦，国库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返回京师，安抚天下百姓。”炀帝勃然大怒，把赵才交司吏处治，过了十天，炀帝才平息了怒气，将赵才放出。朝中的大臣都不想让炀帝出行，但炀帝去江都之意非常坚决，没有敢于进谏的人。建节尉任宗上书极力劝谏，当天就在朝堂上被用杖打死。甲子（初十），炀帝驾临江都，他命令越王杨侗与光禄大夫段达、太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人共同负责留守东都之事。韦津是韦孝宽的儿子。炀帝以诗向宫人留别：“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全国为由，在建国门上表劝阻江都之行，炀帝勃然大怒，先摘掉崔民象的下巴，然后将他处死。

戊辰，冯翊孙华举兵为盗。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发兵屯洛口仓，帝曰：“卿是书生，定犹怯。”戊辰，车驾至巩。敕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于仓内，仍令筑城以备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是时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光禄大夫陈棱将宿卫精兵八千讨之，往往克捷。

戊辰（十四日），冯翊郡人孙华举兵为盗。虞世基以盗贼充斥请求炀帝派兵屯驻在洛口仓，炀帝说：“你是书生，必定还是恐惧畏缩。”戊辰（十四日），炀帝到达巩县，命令有关部门将箕山、公路二府移到洛口仓内，并命令修筑城池以备不测。炀帝到达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后又上表请求炀帝反回西京，炀帝杀死王爱仁又继续南行。他到达梁郡，梁郡有人半路拦阻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一定要巡游江都，天下就将不是陛下的了！”炀帝又将上书人杀崐死。这时，李子通占据海陵，左才相劫掠淮北，杜伏威屯兵于六合，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几万人。炀帝派光禄大夫陈棱率领宿卫精兵八千人去讨伐各路盗贼，连连取胜。

八月，乙巳，贼帅赵万海众数十万，自恒山寇高阳。

八月，乙巳（二十一日），贼帅赵万海率领部众几十万人，从恒山进犯高阳。

冬，十月，己丑，许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无赖。化及事帝于东宫，帝宠昵之，及即位，以为太仆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与突厥交市，帝怒，将斩之，已解衣辨发，既而释之，赐述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轻智及，惟化及与之亲昵。述卒，帝复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冬季，十月，己丑（初六），许恭公宇文述去世。当初，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都是无赖之徒，宇文化及曾在东宫侍奉炀帝，炀帝对他宠信亲昵。炀帝即位，任命宇文化及为太仆少卿。炀帝巡视榆林时，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违犯禁令与突厥人做买卖，炀帝发怒，要杀掉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衣服剥下来头发披散开，随即，炀帝又释放了他们，将他们赐给宇文述为奴仆。宇文智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因为娶了公主的缘故，常常看不起宇文智及，只有宇文化及和他亲近。宇文述去世，炀帝又任命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为将作少监。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礼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树皮而食之，匿于淮阳村舍，变姓名，聚徒教授。郡县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转寄密于游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从侄怀义告其事，帝令怀义自赍敕书与梁郡通守杨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围秀才宅，适值密出外，由是获免，君明、秀才皆死。

李密逃亡，去投奔郝孝德。郝孝德对李密不以礼相待，李密又去投奔王薄，王薄也不把他作为特殊人物看待。李密困顿匮乏，到了剥树皮吃的地步。他隐藏在淮阳郡的村舍里，改换姓名，聚徒教书。郡县的官员怀疑他并去抓捕他，李密逃走，到他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家。丘君明不敢留李密住下，就把李密转送到游侠王秀才家藏匿。王秀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密。丘君明的堂侄丘怀义向官府告发了这件事，炀帝命令丘怀义亲自把敕书送交梁郡通守杨汪，让他去收捕李密等人。杨汪派兵包围了王秀才家，正好李密外出，因而幸免，丘君明、王秀才都被官府处死。

韦城翟让为东都法曹，坐事当斩。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夜中潜谓让曰：“翟法司，天时人事，抑亦可知，岂能守死狱中乎！”让惊喜曰：“让，圈牢之豕，死生唯黄曹主所命。”君汉即破械出之。让再拜曰：“让蒙再生之恩则幸矣，奈黄曹主何！”因泣下。君汉怒曰：“本以公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顾其死以奉脱，奈何反效儿女子涕泣相谢乎！君但努力自免，勿忧吾也！”让遂亡命于瓦岗为群盗，同郡单雄信，骁健，善用马槊，聚少年往从之。离狐徐世家于卫南，年十七，有勇略，说让曰：“东郡于公与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

韦城人翟让是东都的法曹，因为犯罪该当被处死。狱吏黄君汉认为翟让骁勇不寻常，于是在夜里悄悄对翟让说：“翟法司，天时人事，也许是可以预料的，哪能在监狱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说：“我翟让，是关在圈里的猪，生死只能听从黄曹主的吩咐了。”黄君汉当即给翟让打开枷锁，翟让再三拜谢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得以幸免，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于是流下泪来。黄君汉发怒道：“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黎民百姓，所以才冒死来解救你，你怎么却象儿女子弟一样以涕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就努力设法逃脱吧，不要管我了！”于是翟让逃亡到瓦岗为盗。与他同郡的单雄信，骁勇矫健，擅长骑马使矛，他招集年轻人去投奔翟让。离狐人徐世家在卫南，十七岁，有勇有谋，他劝说翟让：“东郡对于您和我都是乡里，那里的人大都认识，不宜去侵犯抢掠他们。荥阳、梁郡，是汴水流经的地方，我们抢劫行船，掠夺商人旅客，就足以自给。”翟让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就率众进入荥阳、梁郡的境界，抢掠公私船只，因此供给充裕，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徒众达一万余人。时又有外黄王当仁、济阳王伯当、韦城周文举、雍丘李公逸等皆拥众为盗。李密自雍州亡命，往来诸帅间，说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为然，相谓曰：“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吾闻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获济，岂非其人乎！”由是渐敬密。

当时还有外黄人王当仁，济阳人王伯当，韦城人周文举，雍丘人李公逸等都聚众为盗。李密从雍州逃亡后，就往来于各部首领之间，向他们游说夺取天下的谋略。开始大家都不信，时间长了，他们渐渐相信了，五相说道：“此人是公卿子弟，有这样的志气、抱负，现在人们都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我听说能成王业的人不会死，此人多次能渡过难关，难道他就是将成帝业的李姓人吗？”于是他们渐渐敬重李密。

密察诸帅唯翟让最强，乃因王伯当以见让，为让画策，往说诸小盗，皆下之。让悦，稍亲近密，与之计事，密因说让曰：“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让谢曰：“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李密观察各部统帅，只有翟让势力最强，于是由王伯当引见见到了翟让，他为翟让出谋划策，去游说劝导诸小股盗贼，他们都归附了翟让。翟让很高兴，渐渐信任李密，与他商议事情。李密趁机劝翟让说：“刘邦、项羽都出身平民而作了帝王，如今上面是皇帝昏庸，下面是百姓怨愤，精锐兵力都在辽东丧失了，突厥也断绝了和亲的关系，炀帝还在巡游扬、越一带，丢弃了东都，现在也是刘邦、项羽之辈奋起的机会。以您的雄才大略，兵马的精良，可以席卷东西二京，诛灭暴君，隋氏完全可以灭掉！”翟让向李密推辞说：“我辈身为群盗，旦夕都在草丛之间偷生，你所说的，不是我辈所能想到的。”

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准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既与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齐郡房玄藻，自负其才，恨不为时用，预于杨玄感之谋，变姓名亡命，遇密于梁、宋之间，遂与之俱游汉、沔，遍入诸贼，说其豪杰；还日，从者数百人，仍为游客，处于让营。让见密为豪杰所归，欲从其计，犹豫未决。

正好有个叫李玄英的人从东都逃来，经过了各部盗贼，以求访李密，并说：“此人当替代隋家坐天下。”别人问他缘故，李玄英说：“近来民间有一叫《桃李章》的歌谣，歌谣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是说逃亡的人是李氏之子；皇与后都是君主；’宛转花园里‘指的是天子在扬州不会有回来的日子了，将会死无葬身之地；’莫浪语，谁道许‘是密的意思。“不久他遇到李密，于是就投靠李密。原宋城县尉齐郡人房玄藻，自恃自己的才学，恨自己不能为当政的人所赏识任用，他曾参与过杨玄感的谋乱，后来改名换姓逃亡，在梁郡、宋城之间遇见了李密，于是就和李密遍游汉、沔之地，遍访各部贼帅，游说其中的豪杰之士。从汉、沔之地返回来的时候，跟从他们的有几百人，他们仍作为游客，留在翟让的营寨内。翟让看见豪杰们都归附李密，想采纳李密的建议，但仍犹豫不决。

有贾雄者，晓阴阳占候，为让军师，言无不用。密深结于雄，使之托术数以说让；雄许诺，怀之未发。会让召雄，告以密所言，问其可否，对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无不济。”让曰：“如卿言，蒲山公当自立，何来从我？”对曰：“事有相因。所以来者，将军姓翟，翟者，泽也，蒲非泽不生，故须将军也。”让然之，与密情好日笃。

有个叫贾雄的人，通晓阴阳占卜，他是翟让的军师，翟让对他是言听计从。李密与贾雄结为深交。他让贾雄假借占卜之术去劝说翟让，贾雄答应了，想好了主意但还没说出来，正好翟让召见贾雄，把李密的建议告诉贾雄，问他是否可以采纳，贾雄回答：“吉不可言。”又说：“您自立为王恐怕未必能成功，要是拥立此人，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翟让说：“象你说的那样，蒲山公应当自立，为什么他又来投奔我呢？”贾雄回答：“有些事是有相互联系的，李密所以来投奔你，是因为将军您姓翟，翟是泽的意思。蒲草非泽则不生，所以崐他需要将军您。”翟让认为贾雄的话很对，他与李密的交情日益密切。

密因说让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伏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堤关，攻荥阳诸县，多下之。

李密就劝翟让说：“如今国内沸腾，百姓不得耕耘，您兵马虽多，但吃粮没有仓储，只靠外出抢掠，常常苦于供给不足，若是旷日持久，加之大敌临头，部众必然会离散，不如先攻取荥阳，休兵取食仓储之粮，待兵强马壮，然后再与他人争夺利益。”翟让听从了他的意见，率军攻破了金堤关，进而攻打荥阳郡各县，大多数县城都被攻破。

荥阳太守郇王庆，弘之子也，不能讨，帝徙张须为荥阳通守以讨之。庚戌，须引兵击让，让向数为须所败，闻其来，大惧，将避之。密曰：“须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擒也。公但列陈以待，密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伏于大海寺北林间。须素轻让，方陈而前，让与战，不利，须乘之，逐北十余里；密发伏掩之，须兵败。密与让及徐世、王伯当合军围之，须溃围出；左右不能尽出，须跃马复入救之，来往数四，遂战死。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河南郡县为之丧气。鹰扬郎将河东贾务本为须之副，亦被伤，帅余众五千余人奔梁郡，务本寻卒。诏以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徙镇虎牢。

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是杨弘的儿子，不能率军讨伐翟让，炀帝调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去讨伐翟让。庚戌（二十七日），张须陀率兵进击翟让，翟让从前几次都被张须陀所击败，他听到张须陀来，大为恐惧，打算避开张须陀。李密说：“张须陀有勇无谋，他的军队又屡次取胜，既骄傲又凶狠，可以一仗就把张须陀擒住。您只要摆好阵势等待官军，我保证为您打败官军。”翟让不得已，率兵准备交战，李密分出一千余士兵埋伏在大海寺北面的树林里。张须陀素来轻视翟让，他将军队列成方阵前进。翟让与张须陀交战，战败，张须陀追击败兵十余里，李密发动伏兵掩杀官军，张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以及徐世、王伯当等合兵一处将张须陀包围。张须陀突破重围，但他的部将没能全冲出包围，张须陀又跃马冲入包围圈去救援，这样来回几次，张须陀战死。他所部士兵昼夜号哭，几天不止，黄河以南的郡县都为之沮丧。鹰扬郎将河东人贾务本是张须陀的副将，也受了伤，他率领剩下的五千多人逃到梁郡，贾务本不久也去世了。炀帝诏命光禄大夫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替代张须陀统领他的部下，迁到虎牢镇守。

让乃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密部分严整，凡号令士卒，虽盛夏，皆如背负霜雪。躬服俭素，所得金宝，悉颁赐麾下，由是人为之用。麾下士卒多为让士卒所陵辱，以威约有素，不敢报也。让谓密曰：“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让帅辎重东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说下数城，大获资储。让寻悔，复引兵从密。

翟让于是命李密建立自己的营署，单独统帅自己的部众，号称蒲山公营。李密管理部众纪律严明，凡是号令士卒，虽然是在盛夏，士卒们似背上负有霜雪般的寒意。李密衣着节俭朴素，获得的金宝，全都颁赐给了部下，因此人们都愿为他效力。他部下的士卒很多人被翟让的部众欺辱，但因为李密管束严格，无人敢进行报复。翟让对李密说：“如今军资粮食大致够用，我打算返回瓦岗，您若是不去，那就随你所便了，我从此就与你分手了。”翟让带着辎重向东而去，李密也向西来到康城，劝降了几座城池，获得了大量的军资粮食。不久，翟让就后悔了，他又率兵来跟随李密。

鄱阳贼帅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攻陷豫章郡，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诏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讨之。师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统其众，与子翊战于彭蠡湖，子翊败死。士弘兵大振，至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豪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

鄱阳的贼帅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年号始兴。他率兵攻陷了豫章郡，任命同乡林士弘为大将军。炀帝下诏命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前去讨伐操师乞。操师乞中流矢而死，林士弘替代他统帅部众。林士弘与刘子翊在彭蠡湖交战，刘子翊战败身亡。林士弘军威大振，兵力达到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初崐十），林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年号太平。于是林士弘又攻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各地豪杰竞相杀死隋朝的郡守县令，以整个郡县来响应林士弘。北自九江、南到番禺的广大地域都为林士弘所据有。

诏以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以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之副，将兵讨甄翟儿，与翟儿遇于雀鼠谷。渊众才数千，贼围渊数匝；李世民将精兵救之，拔渊于万众之中，会步兵至，合击，大破之。

炀帝下诏任命右骁卫将军唐公李渊为太原留守，任命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李渊的副将，率兵讨伐甄翟儿。在雀鼠谷与甄翟儿遭遇，李渊才有几千人，而贼军包围李渊有好几重。李世民率领精兵救援李渊，将李渊从万众之中救出来，正好李渊步兵赶到，两军合击，大破甄翟儿。

帝疏薄骨肉，蔡王智积每不自安，及病，不呼医，临终，谓所亲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

炀帝对骨肉亲人都疏远、刻薄，蔡王杨智积常常感到不安，他患了病，不请医生治病，临终时对他的亲人说：“我今天才知道能够保全脑袋而死于地下！”

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县；隋将帅败亡者相继，唯虎贲中郎将蒲城王辩、清河郡丞华阴杨善会数有功，善会前后与贼七百余战，未尝负败。帝遣太仆卿杨义臣讨张金称。金称营于平恩东北，义臣引兵直抵临清之西，据永济渠为营，去金称营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战。金称日引兵至义臣营西，义臣勒兵擐甲，约与之战，既而不出。日暮，金称还营，明旦，复来；如是月余，义臣竟不出。金称以为怯，屡逼其营詈辱之。义臣乃谓金称曰：“汝明旦来，我当必战。”金称易之，不复设备。义臣简精骑二千，夜自馆陶济河，伺金称离营，即入击其累重。金称闻之，引兵还，义臣从后击之，金称大败，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月余，杨善会讨擒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诏以善会为清河通守。

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抢掠河北，攻陷郡县，隋朝的将帅相继败亡，只有虎贲中郎将蒲城人王辩、清河郡丞华阴人杨善会几次立功。杨善会前后与贼人交战七百余次，没有战败过。炀帝派遣太仆卿杨义臣讨伐张金称，张金称在平恩县东北方向扎营，杨义臣率兵直抵临清县的西面，依据永济渠扎营，距张金称的营地有四十里，深沟高垒，不与张金称交战。张金称每天率兵到杨义臣营地的西面讨战，杨义臣穿戴铠甲率领着士兵，与张金称约定交战，但又不出战。直至天色将晚，张金称只好率军返回营地，第二天一早再来，这样过了一个来月，杨义臣竟然没有出战。张金称以为杨义臣怯战，几次逼近他的营地辱骂他，杨义臣对张金称说：“你明天早晨来，我一定与你交战。”张金称因此轻敌，不再提防。杨义臣挑选精锐骑兵两千人，乘夜从馆陶渡河，趁张金称率兵离开营地，即进入张的营地袭击他的家属和辎重。张金称听到这个消息，率兵返回，杨义臣从后面袭击，张金称大败，仅与身边的人逃到清河郡东。一个多月后，杨善会讨伐并抓住了张金称，官吏在闹市中立一根木柱，将张金称的头悬吊起来，展开他的手足，让与他有仇的人割食其肉。张金称没死时，还不停地唱。炀帝下诏任命杨善会为清河通守。

涿郡通守郭绚将兵万余人讨高士达。士达自以才略不及窦建德，乃进建德为军司马，悉以兵授之。建德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拒绚，诈为与士达有隙而叛，遣人请降于绚，愿为前驱，击士达以自效。绚信之，引兵随建德至长河，不复设备。建德袭之，杀虏数千人，斩绚首，献士达，张金称余众皆归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欲入高鸡泊讨之。建德谓士达曰：“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敌。”士达不从，留建德守营，自帅精兵逆击义臣，战小胜，因纵酒高宴。建德闻之曰：“东海公未能破敌，遽自矜大，祸至不久矣。”后五日，义臣大破士达，于陈斩之，乘胜逐北，趣其营，营中守兵皆溃。建德与百余骑亡去，至饶阳，乘其无备，攻陷之，收兵，得三千余人。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引去。建德还平原，收士达散兵，收葬死者，为士达发丧，军复大振，自称将军。先是，群盗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声势日盛，胜兵至十余万人。涿郡通守郭绚率领一万余人讨伐高士达。高士达自认为才能谋略不如窦建德，于是就提拔窦建德为军司马，并把兵权交给了他。窦建德请高士达看守辎重，自己挑选精兵七千人抗击郭绚。他假称与高士达有矛盾而背叛了他，派人向郭绚请求投降，表示愿作郭绚的前锋，进攻高士达来立功赎罪。郭绚相信了窦建德，率兵跟随窦建德到长河县，也不再防备他。窦建德突然袭击郭绚，杀获几千人，斩郭绚的首级献给高士达。张金称的余部也都归附了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进军到平原，打算进入高鸡泊讨伐窦建德。窦建德对高士达说：“我观察了不少隋将，善于用兵的莫过于杨义臣了，如今他灭掉了张金称乘胜而来，锐不可挡，请您率兵避开他，让他欲战不得，耗费时间，将士疲劳厌倦，然后我们再乘机袭击他，杨义臣才能被攻破，否则，恐怕您不是他的对手。”高士达不听，他留下窦建德守营，自己率领精兵迎击杨义臣，取得小胜后，就纵酒畅饮。窦建德听到后说：“东海公未能将敌打败就骄傲自大，灾祸不久就要到了。”五天后，杨义臣大破高士达，在阵前将高士达杀死，乘胜追击，直逼他的营地。营中的守军都溃散奔逃，窦建德仅和百余骑兵逃走，到了饶阳县，乘饶阳县没有防备，攻陷饶阳，收集兵卒三千人。杨义臣杀死了高士达，认为窦建德已不足为患，就率兵离去。窦建德返回平原，收集高士达所部的散兵，收集安葬死者，为高士达发丧，军威又重新大振。窦建德自称将军。原先，群盗抓住隋官及士族子弟都杀掉，唯独窦建德很好地对待他们，因此隋官中有些人就举城投降他，窦建德声势日渐浩大，拥有精兵十余万。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败求救者，世基皆抑损表状，不以实闻，但云：“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帝良以为然；或杖其使者，以为妄言，由是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也。杨义臣破降河北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小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散其兵，贼由是复盛。

内史侍郎虞世基因为炀帝厌恶听到贼盗的情况，所以诸将及各地郡县告败求救的表奏，虞世基都把它们加以删改处理，不据实上报，只说：“鼠窃狗盗之徒，郡县官吏搜捕追逐，快要被彻底消灭了。希望陛下不要放在心上！”炀帝很以为然，有时还用杖责打据实报告的使者，以为说的都是谎话。因此盗贼遍布海内，攻陷郡县，炀帝都不知道。杨义臣击败并收降河北的贼人几十万，他把情况写表上奏炀帝，炀帝看后感叹道：“我原来没听说盗贼到如此地步，杨义臣降服的贼怎么这样多？”虞世基回答：“小贼虽然多，但不足为虑，杨义臣击败小贼，却拥兵不少，将帅久在朝廷之外，这样是最不适宜的。”炀帝说：“你说的是。”于是派人追回杨义臣，遣散他的士兵，盗贼因此又重新强盛起来。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甚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不为奏闻。贼数实多，裁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滋。请付有司结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迁云起为大理司直。

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参劾道：“虞世基和御史大夫裴蕴职掌机密枢要，掌管国家内外大事，现在四方告急，却不上报，盗贼的数量实际上已经很多了，他们将奏表修改删减报说贼少，陛下既然听说贼少，发兵也就不多，因此双方力量众寡悬殊，去征讨往往不能取胜，因此使官军失利，而贼党却日益增多。请将他们二人交付有关部门追究处理他们的罪过。”大理卿郑善果奏道：“韦云起诋毁诬蔑国家重臣，他所说的都不是实话，他诽谤诋毁朝政，妄自作威专权。”因此炀帝将韦云起降为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贼，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民始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犹充，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为帝简阅江淮民间美女献之，由是益有宠。

炀帝到了江都，凡江、淮各郡官员谒见的，炀帝专问进献礼品的多少崐。礼多则越级升迁郡丞、县守，礼少的则恣肆地黜免官职。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升为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进献珍奇美味，升为江都郡丞。因此郡县官吏竞相对百姓肆意盘剥，以充实进献之物。百姓外受盗贼的抢掠，内受郡县官吏课贼的逼迫，生计无着，加上饥馑无食，百姓开始采剥树皮、树叶充饥，有的人将稻草杆捣成碎末为食，有的煮土吃，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互相吃人。而官府仓库中的粮食还是充裕如初，官吏们畏惧刑法，不敢取粮救济饥民。王世充还秘密为炀帝挑选江淮民间的美女来进献，因此更加得到炀帝的宠信。

河间贼帅格谦拥众十余万，据豆子，自称燕王，帝命王世充将兵讨斩之。谦将勃海高开道收其余众，寇掠燕地，军势复振。

河间郡贼帅格谦拥有部众十余万人，占据豆子殷，自称燕王。炀帝命王世充率兵讨伐格谦并将他杀死。格谦的部将勃海人高开道收集余部，侵掠燕地，军势又振兴起来。

初，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阜，屯兵数万。又，临朔宫多珍宝，诸贼竟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贲郎将云阳罗艺独出战，前后破贼甚众，威名日重，什住等阴忌之。艺将作乱，先宣言以激其众曰：“吾辈讨贼数有功，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济贫乏，将何以劝将士！”众皆愤怨。军还，郡丞出城候艺，艺因执之，陈兵而入。什住等惧，皆来听命，乃发库物以赐战士，开仓廪以赈贫乏，境内咸服；杀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等数人，威振燕地，柳城、怀远并归之。艺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

当初，炀帝策划征伐高丽，隋军的器械和军资贮备都积存在涿郡。涿郡人口、物产殷实丰富，屯驻有几万隋军。另外，临朔宫里有很多珍宝，各地的贼寇竟相来侵掠。留守官虎贲郎将赵什住等人无法抵御，只有虎贲郎将云阳人罗艺独自出战，前后击败的贼人很多，罗艺的威望日重，赵什住等人暗中嫉妒罗艺。罗艺将要造反，他先广泛宣传以激怒他的部众，他说：“我们讨贼几次立功，城中的仓库里粮食堆积如山，都掌握在留守官员手中，但是不肯散施一点以救济贫苦困乏的百姓，将来靠什么勉励将士！”大家都极为愤怒怨恨。罗艺率军回城，郡丞出城迎侯罗艺，罗艺将郡丞抓起来，排着队列入城。赵什住等人恐惧了，都前来听命。于是罗艺分发仓库里的物资以赏赐战士，打开粮仓以赈济贫苦困顿的百姓。涿郡境内都服从罗艺，罗艺杀掉不同自己一起造反的勃海太守唐等数人，威振燕地，柳城、怀远都归附了罗艺。罗艺废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任命襄平太守邓为总管，罗艺自称幽州总管。

突厥数寇北边。诏晋阳留守李渊帅太原道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时突厥方强，两军众不满五千，仁恭患之。渊选善射者二千人，使之饮食舍止一如突厥，或与突厥遇，则伺便击之，前后屡捷，突厥颇惮之。

突厥人几次侵犯隋帝国的北部边境。炀帝下诏命晋阳留守李渊率领太原道军队与马邑太守王仁恭抗击突厥。这时突厥正处于强盛时期，太原道及马邑郡两处隋军不满五千人，王仁恭忧虑兵少。李渊挑选善于骑射的士卒二千人，让这些隋军士兵饮食起居完全同突厥人一样，隋军骑兵与突厥人相遇时，就伺机袭击突厥人，这样前后屡次获胜，突厥人颇怕李渊。

恭皇帝上义宁元年（丁丑、617 ）

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 年）

春，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杜伏威，伏威帅众拒之。棱闭壁不战，伏威遗以妇人之服，谓之“陈姥”。棱怒，出战，伏威奋击，大破之，棱仅以身免。伏威乘胜破高邮，引兵据历阳，自称总管，以辅公为长史，公遣诸将徇属县，所至辄下，江淮间小盗争附之。伏威常选敢死之士五千人，谓之“上募”，宠遇甚厚，有攻战，辄令上募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以其退而被击故也。所获资财，皆以赏军。士有战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春季，正月，右御卫将军陈棱讨伐杜伏威，杜伏威率部众抗击官军。陈棱紧壁营垒，不出来交战，杜伏威送给他妇人的衣服，称他为“陈姥”。陈棱发怒，率军出战，杜伏威率军奋力攻击，大破官军，陈棱仅只身逃脱。杜伏威乘胜攻破了高邮，率兵占据了历阳，自称总管，任命辅公为长史，分派各崐位将领攻取江都郡所属各县，大军所到之处，城池都被攻破，江淮地区的小盗争相归附杜伏威。杜伏威常常挑选敢死之士五千人，称之为“上募”，对这支队伍极为宠信，待遇优厚。凡有战斗，就命令“上募”先进行攻击，战罢审查将士，凡背上有伤的就处死，认为他背部被击伤是后退的缘故。凡所缴获的军资财物，都用来赏赐军队，将士有战死的，杜伏威就用死者的妾殉葬。因此杜伏威的军队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丙辰，窦建德为坛于乐寿，自称长乐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丙辰（初五），窦建德在乐寿县设坛，自称长乐王，设置百官，改年号丁丑。

辛巳，鲁郡贼徐圆朗攻陷东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东平，尽有之，胜兵二万余人。

辛巳（三十日），鲁郡贼人徐圆朗攻陷东平，他分兵攻占土地，从琅邪以西，北到东平的地域都为徐圆朗所有，拥有精兵两万余人。

卢明月转掠河南，至于淮北，众号四十万，自称无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讨之。世充与战于南阳，大破之，斩明月，余众皆散。

卢明月转掠河南，到达淮北，拥有的部众号称四十万，自称无上王。炀帝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兵讨伐卢明月，王世充在南阳与卢明月交战，大破卢明月，斩了卢明月，其余的部众都溃散了。

二月，壬午，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

二月，壬午（初一），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死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向北勾结突厥。

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货赂，不能振施。郡人刘武周，骁勇喜任侠，为鹰扬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亲厚之，令帅亲兵屯下。武周与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谋作乱，先宣言曰：“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众皆愤怒。武周称疾卧家，豪杰来候问，武周椎牛纵酒，因大言曰：“壮士岂能坐待沟壑！今仓粟烂积，谁能与我共取之？”豪杰皆许诺。己丑，仁恭坐听事，武周上谒，其党张万岁等随入，升阶，斩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无敢动者。于是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内属城，皆下之，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马邑太守王仁恭，收受了许多财物贿赂，但他却不对百姓赈济施舍。马邑郡人刘武周骁勇，喜好侠义之举，他是鹰扬府校尉。王仁恭因为刘武周是当地的土豪，对他非常亲近信任，令他率领亲兵驻防在太守官署。刘武周与王仁恭的侍女私通，他恐怕事情泄露，就图谋作乱，先扬言说：“如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而王府君关闭粮仓不肯赈济抚恤百姓，这难道是为民父母应作的吗？”大家都极为愤怒。刘武周称病躺在家里，当地豪杰都来问候，刘武周杀牛置酒大摆宴席，并夸口说：“壮士怎么能坐以待毙，如今仓里的粮食腐烂堆积，谁能和我一起去取粮？”在场的豪杰都许诺共往。己丑（初八），王仁恭正坐在厅堂处理政事，刘武周上堂谒见，刘的党羽张万岁等人随刘武周入厅堂，登上台阶杀死王仁恭，持王仁恭的首级出来示众。郡内无人敢动。于是刘武周开粮仓赈济饥民，在马邑郡所属各城驰马发布檄文，各城都降附了刘武周，共收得兵马一万余人。刘武周自称太守，派遣使者向突厥表示归附。

李密说翟让曰：“今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冲幼，留守诸官政令不壹，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暗而无谋，以仆料之，彼非将军之敌。若将军能用仆计，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党裴叔方觇东都虚实，留守官司觉之，始为守御之备，且驰表告江都。密谓让曰：“事势如此，不可不发。兵法曰：”先则制于己，后则制于人。‘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己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召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让曰：”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请君先发，仆为后殿。“庚寅，密、让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襁负，道路相属。

李密劝说翟让：“现在东都空虚，军队平时又都没有训练，越王杨侗崐年幼，留守的诸位官员政令不一，士民离心。段达、元文都愚昧而无谋略，以我来看，他们不是将军的对手。要是将军能用我的计策，天下可以挥手而定。”于是派遣他的党羽裴叔方去侦探东都的虚实，留守东都的官员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开始作防卫的准备，并且驰马送奏表去江都报告炀帝。李密对翟让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军不能不行动了。兵法云：”先动手则争取主动，后动手则受人挟制。‘如今百姓饥馑，洛口仓有很多积存的粮食，离东都有百余里，将军要是亲率大军，轻装前进，掩杀袭击，他们因路远无法救援，事先又无防备，取洛口仓就象拾丢在地上的一件东西一样容易，等对方知道消息，我们已经得手了。发放粮食以赈济贫苦的百姓，远近之人谁不归附我们呢？百万之众，一个早晨就可以召集到。我们依恃所得的威风，养精畜锐，以逸待劳，纵然东都派军队来，我们也有防备了。然后我们就传布檄文号召四方响应，引用豪杰贤士，听取他们的谋略，挑选骁勇强悍之将才，授以兵权，推翻隋朝，颁布将军的政令，难道这不是一件盛举吗？“翟让说：”这是英雄的韬略，不是我所能承担的，我只是听命于您，尽力办事，请您先行进发，我作殿后。“庚寅（初九），李密、翟让率领精兵七千人出阳城北，越过方山，从罗口袭击并攻破了兴洛仓，打开粮仓听任百姓取粮，取粮的老弱妇孺，在路上接连不断。

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应密，前宿城令祖君彦自昌平往归之。君彦，之子也，博学强记，文辞赡敏，著名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之于高祖，高祖曰：“是歌杀斛律明月人儿邪？朕不须此辈！”炀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调选东平书佐，检校宿城令。君彦自负其才，常郁郁思乱，密素闻其名，得之大喜，引为上客，军中书檄，一以委之。

朝散大夫时德睿以尉氏县响应李密，前宿城令祖君彦从昌平去归附李密。祖君彦是祖的儿子，他学问渊博记忆力强，文辞丰富，且思路敏捷，在国内很有名气。吏部侍郎薛道衡曾经把他推荐给文帝，文帝说：“是用歌谣杀了斛律明月那个人的儿子吗？我不要这样的人！”炀帝即位，尤为厌恶祖君彦的名声，按常规将祖君彦调选为东平郡的书佐，检校宿城令。祖君彦很自负能才，常常郁闷不快想着作乱。李密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声，得到后大喜，将他视为上宾，军中的案卷文书、檄文等，全都委托他办理。

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帅步骑二万五千讨密。时东都人皆以密为饥贼盗米，乌合易破，争来应募，国子三馆学士及贵胜亲戚皆来从军，器械修整，衣服鲜华，旌旗钲鼓甚盛。长恭等当其前，使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将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后，约十一日会于仓城南，密、让具知其计。东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长恭等驱之渡洛水，陈于石子河西，南北十余里。密、让选骁雄，分为十队，令四队伏横岭下以待仁基，以六队陈于石子河东。长恭等见密兵少，轻之。让先接战，不利，密帅麾下横冲之。隋兵饥疲，遂大败，长恭等解衣潜窜得免，奔还东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释长恭等罪，慰抚之。密、让尽收其辎重器甲，威声大振。

越王杨侗派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率领步兵骑兵两万五千人去讨伐李密。当时东都人都以为李密是饥饿的抢米盗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容易击破，都争相来应募，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胄勋戚都来从军。官军器械完备整齐，衣服鲜明华美，旌旗钲鼓极为壮观。刘长恭等人率兵在前，让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军率所部自汜水进入兴洛仑以掩杀李密军后部，约好十一日在兴洛仓城南面会合。李密、翟让完全了解他们的意图。东都的官军先到，士兵们还没吃早饭，刘长恭等人就驱赶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列阵，阵南北长十余里。李密、翟让挑选骁勇强壮之士分作十队，令其中的四队埋伏在横岭下等待裴仁基，其余的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刘长恭等人见李密的军队人少，就很轻视他们。翟让先率兵与隋军交战，交战不利，李密即率所部横冲隋军，隋兵饥饿疲惫，于是被打得大败。刘长恭等人脱掉衣服潜逃才得以幸免逃回东都，隋军士卒死伤十之五六。越王杨侗赦免了刘长恭等人的罪过，慰问安抚了他们。李密、翟让将隋军的辎重、器械、铠甲全部缴获，因而威名大振。

让于是推密为主，上密号为魏公；庚子，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大赦。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卫，无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置长史以下官，减元帅府之半；以单雄崐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各领所部；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东郡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封拜各有差。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皆归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乃命其护军田茂广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将兵东略地，取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郡县多陷于密。

于是翟让推举李密为主，给李密上尊号为魏公。庚子（十九日），设坛场，李密即位，称元年，大赦天下。李密向下颁发的公文书信等，署名为行军元帅府。魏公府设置三司、六卫，元帅府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李密授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东郡公府也设置长史以下的官属，数目比元帅府减少一半。任命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各自统领自己的部队。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左长史，东郡人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封爵拜官各有等次。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地区的群盗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以及济阴人房献伯，上谷人王君廓，长平人李士才，淮阳人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人张迁，魏郡人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济北人张青特，上洛人周比洮、胡驴贼等都归附李密。李密对他们全部封官授爵，让他们各自统领本部人马，设置百营簿来总管他们。前来归降的人络绎不绝如流水一般，李密的部众达几十万人。于是李密命令护军田茂广修筑洛口城，方圆四十里，李密住在城内。他派房彦藻率兵向东攻占城池，取下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的郡县大多为李密所攻取。

雁门郡丞河东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讨刘武周，围其桑乾镇。壬寅，武周与突厥合兵击智辩，杀之；孝意奔还雁门。三月，丁卯，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始毕以马报之，兵势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狠头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以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同县苑君璋为内史令。武周引兵围雁门，陈孝意悉力拒守，乘间出击武周，屡破之；既而外无救援，遣间使诣江都，皆不报。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诏敕库俯伏流涕，悲动左右。围城百余日，食尽，校尉张伦杀孝意以降。

雁门郡丞河东人陈孝意与虎贲郎将王智辩共同讨伐刘武周，包围他的桑干镇。壬寅（二十一日），刘武周与突厥人合兵攻击并杀死了王智辩，陈孝意逃回雁门。三月，丁卯（十七日），刘武周袭击攻取了楼烦郡，并夺取了汾阳宫，俘获宫中的宫人，用她们去贿赂突厥的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以马回报刘武周，刘武周兵势越发强盛，又攻陷定襄，突厥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赠给他狼头旗。刘武周即皇帝位，立妻子沮氏为皇后，改年号为天兴。任命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左仆射，妹婿与武周同县的苑君璋为内史令。刘武周率兵包围雁门，陈孝意全力拒守，同时还乘机出击刘武周，几次击败刘军。不久因为外无救援之兵，陈孝意派密使去江都告急，但都没有回音。陈孝意誓以必死的决心守卫雁门，每日早晚向存放皇帝诏敕的府库跪拜流泪，他的悲痛感动了身边的人。刘武周围城百余日，城中粮尽，校尉张伦杀陈孝意向刘武周投降。

梁师都略定雕阴、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永隆。始毕遗以狼头纛，号为大度毗伽可汁。师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梁师都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就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年号为永隆。始毕可汗赠以狼头大旗，并赠以大度毗伽可汗的称号。梁师都勾结突厥人占据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左翊卫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会郡中大饥，子和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赈施。自称永乐王，改元丑平。尊其父为太公，以其弟子政为尚书令，子端、子升为左右仆射。有二千余骑，南连梁师都，北附突厥，各遣子为质以自固。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

左翊卫蒲城人郭子和，犯罪被流放到榆林。正逢榆林郡遇大饥荒，郭子和暗地结交了敢死之士十八人进攻郡门，抓住郡丞王才，历数他不体恤百姓疾苦的罪状，将王才处死，开仓赈济百姓。郭子和自称永乐王，改年号丑平。崐尊他父亲为太公，任命他弟弟郭子政为尚书令，郭子端、郭子升为左右仆射。他拥有两千余名骑兵，南面勾结梁师都，北面依附突厥，两边各送一个儿子作为人质以巩固自己的势力。始毕可汗封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郭子和为平杨天子，郭子和再三辞谢，不敢接受，于是始毕改封他为屋利设。

汾阴薛举，侨居金城，骁勇绝伦，家赀钜万，交结豪杰，雄于西边，为金城府校尉。时陇右盗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数千人，使举将而讨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飨士，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于座劫瑗发兵，囚郡县官，开仓赈施。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以仁果为齐公，少子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掠官牧马。贼帅宗罗帅众归之，以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将兵一万屯罕，举选精锐二千人袭之。岷山羌酋利俗拥众二万归之，举兵大振。更以仁果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仁越为晋王，兼河州刺史，罗为兴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浇河二郡。未几，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

汾阴人薛举，侨居于金城，他骁勇无比，有万贯家财，好交结豪杰之士，称雄于西部边地，是金城府校尉。当时陇右盗贼风起，金城令郝瑗招募兵丁约有几千人，派薛举率领去讨伐盗贼。夏季，四月，癸未（初三），募兵刚授以兵器，金城府摆设酒宴犒劳将士，薛举和他的儿子薜仁果及同党十三人，在座位上胁迫郝瑗发兵，把郡县官员监禁起来，并开仓赈济百姓。薜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年号秦兴。他封薛仁果为齐公，封恭仁果为齐公，幼子薛仁越为晋公，招集群盗，抢掠官府的牧马。贼帅宗罗率部众归附了他，被封为义兴公。将军皇甫绾率兵一万人驻扎在罕，薛举挑选精兵二千人袭击皇甫绾。岷山羌人酋长钟利俗率领部众二万人归附薛举，薛举兵势大振。他改封薛仁果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之衔；薛仁越为晋王，兼任河州刺史；宗罗为兴王，作薛仁果的副将。薛举分兵攻掠土地，攻取了西平、浇河二郡。不久，陇西都为薛举占有，他拥有部众达十三万。

李密以孟让为总管、齐郡公，己丑夜，让帅步骑二千入东都外郭，烧掠丰都市，比晓而去。于是东京居民悉迁入宫城，台省府寺皆满。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以城降密，密以孝和为护军，为右长史。

李密任命孟让为总管，封他为齐郡公。己丑（初九），夜里，孟让率领步骑兵二千人进入东都外城，焚烧抢掠丰都市，到拂晓时才离去。于是东京居民都迁入宫城，台、省、府各衙署都住满了人。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举城投降李密，李密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为右长史。

裴仁基每破贼得军资，悉以赏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不许，士卒怨之；怀静又屡求仁基长短劾奏之。仓城之战，仁基失期不至，闻刘长恭等败，惧不敢进，屯百花谷，固垒自守，又恐获罪于朝。李密知其狼狈使人说之，啖以厚利。贾务本之子闰甫在军中，劝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萧御史何？”闰甫曰：“萧君如栖上鸡，若不知机变，在明公一刀耳。”仁基从之，遗闰甫诣密请降。密大喜，以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使之复命，遣仁基书，慰纳之，仁基还屯虎牢。萧怀静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杀怀静，帅其众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仁基子行俨，骁勇善战，密亦以为上柱国、绛郡公。

裴仁基每次击败贼军所缴获的军资全部赏赐给士卒。监军御史萧怀静反对这样做，士卒们都怨恨萧怀静。萧怀静又屡次搜罗裴仁基的过失上奏弹劾他。洛口仓城之战，裴仁基误期未到，他听说刘长恭等人被打败，惧怕李密而不敢前进，就屯兵于百花谷，加固营垒自守，但又害怕被朝廷治罪。李密知道裴仁基进退两难的狼狈处境，就派人劝说他投降，并以厚利来诱惑他。贾务本的儿子贾闰甫在裴军中，他劝裴仁基投降李密，裴仁基说：“萧御史怎么办？”贾闰甫说：“萧君就象栖身在树枝上的鸡，如果他不知道随机应变，就在于您的一刀了。”裴仁基采纳了贾闰甫的建议，派他去向李密请降。李密大喜，任命贾闰甫为元帅府司兵参军，兼直记室事，派他回去向裴仁基复命，并带给裴仁基书信，对他表示抚慰，接受他的归附。裴仁基退回仍驻军虎牢。萧怀静秘密上表奏报此事，裴仁基知道了，就杀死萧怀静，率领他的部众以虎牢城向李密投降。李密封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裴仁基的儿子裴行俨骁勇善战，李密也封他为上柱国、绛郡公。密得秦叔宝及东阿程咬金，皆用为骠骑。选军中尤骁勇者八千人，分隶四骠骑以自卫，号曰内军，常曰：“此八千人足当百万。”咬金后更名知节。罗士信、赵仁基皆帅众归密，密署为总管，使各统所部。

李密得到了秦叔宝和东阿人程咬金，都任命为骠骑。李密挑选军中特别骁勇的士兵八千人，分别隶属于四骠骑作为自已的侍卫队，号称“内军”。他常说：“这八千人足以抵挡百万人。”程咬金后来改名为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都率领各自的部众来归附李密，李密任命他们为总管，让他们各自统帅本部人马。

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让帅二万余人袭回洛东仓，破之；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在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密自帅众屯回洛仓。东都兵尚二十余万人，乘城击柝，昼夜不解甲。密攻偃师、金墉，皆不克；乙未，还洛口。

癸巳（十三日），李密派遣裴仁基、孟让率领二万余人袭击并攻取了回洛的东仓，烧毁了天津桥，纵兵大肆抢劫。东都派兵出击，裴仁基等人被击败逃走，李密亲自率领部众屯驻于回洛仓。当时东都还有兵力二十余万，士兵们昼夜不解铠甲，在城上敲击梆子巡逻。李密进攻偃师、金墉都未能攻克。乙未（十五日），李密返回洛口。

东都城内乏粮，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然布以。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遣兵五千屯丰都市，五千屯上春门，五千屯北邙山，为九营，首尾相应，以备密。

东都城内缺粮，但是布帛堆积如山，以至于用绢作汲水的绳子，用布烧火煮饭。越王杨侗派人把回洛仓的粮米运入城内，派五千士兵驻扎在丰都市，五千兵驻扎在上春门，五千兵驻扎在北邙山，分为九营，首尾相应，以防备李密的袭击。

丁酉，房献伯陷汝阴，淮阳太守赵举郡降密。

丁酉（十七日），房献伯攻陷汝阴，淮阳太守赵举郡向李密投降。

己亥，密帅众三万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辛丑，战于仓北，隋兵败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祖君彦之辞也。

己亥（十九日），李密率领部众三万人又占据回洛仓，大规模修筑营壕以逼近东都。段达等率七万隋军抗击李密。辛丑（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的北面交战，隋军大败退走。丁未（二十七日），李密让他的幕府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炀帝的十大罪状，并说：“即使把南山的竹子都做成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恶；放开东海的波涛，也洗刷不尽他的罪恶。”这是祖君彦的手笔。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欷呜咽，帝为之改容。虞世基进曰：“越王年少，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是后人人杜口，莫敢以贼闻。

越王杨侗派太常丞元善达穿越贼军辖地到江都向炀帝奏报：“李密拥众百万，包围进逼东都，占据了洛口仓，东都城内已经没有粮食了，要是陛下迅速返回东都，李密的乌合之众必然会溃散，否则东都一定会陷落。”说着就欷呜咽哭泣起来。炀帝也为之改容。虞世基进言道：“越王年轻，这些人诳骗他，要是象他所说的那样，元善达怎么能来到这里呢？”于是炀帝勃然大怒，骂道：“元善达这个小人敢在朝廷上侮辱我！”于是派元善达经过贼人境地到东阳去催运粮食，元善达就被群盗杀死。此后人人都不再开口，不敢向炀帝报告贼情。

世基容貌沈审，言多合意，特为帝所亲爱，朝臣无与为比；亲党凭之，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内史舍人封德彝托附世基，以世基不闲吏务，密为指画，宣行诏命，谄顺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狱用法，多峻文深诋，论功行赏，则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宠日隆而隋政益坏，皆德彝所为也。

虞世基长得相貌深沉稳重，说话大都迎合炀帝的心意，特别受到炀帝的亲近喜爱，朝中大臣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亲朋党羽凭借他的势力，卖官买狱，贿赂公行，其家门庭若市，因此朝野上下对虞世基都极为痛恨怨愤。内史舍崐人封德彝阿附虞世基，因为虞世基不熟悉为官的要务，就秘密地替他筹划，如何传布实施皇帝的诏命，如何迎逢顺从炀帝的心意，群臣的表奏有偏离违背皇帝旨意的，都屏弃不上报；审理案件、实施刑法，大多引用严峻苛细的条文，刻意诋毁；凡是论功行赏，则极力抑制贬低。因此虞世基日益得到炀帝的宠信，而隋帝国的政治日益弛废腐败，这都是由于封德彝所做所为。

初，唐公李渊娶于神武肃公窦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适太子千牛备身临汾柴绍。

当初，唐公李渊娶了神武肃公窦毅的女儿为妻，窦氏生了四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一个女儿，嫁给太子千牛备身临汾人柴绍。

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世民娶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女；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左亲卫窦琮，炽之孙也，亦亡命在太原，素与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内，琮意乃安。

李世民为人聪明、勇猛、果断、有见识，胆量过人。他看到隋王室正处于混乱之中，就暗中怀有要安定天下的抱负。他礼贤下士，散发资财以结交宾客，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拥护。李世民娶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右勋卫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他和右勋侍池阳人刘弘基都逃避辽东的征役，逃亡在晋阳投靠了李渊，他们二人与世民要好。左亲卫窦琮是窦炽的孙子，他也逃亡在太原，因平时与李世民不和，常常自己生疑。李世民特别加意对待他，他可以随意在府上出入走动，窦琮的疑心才消除。

晋阳宫监猗氏裴寂，晋阳令武功刘文静，相与同宿，见城上烽火，寂叹曰：“贫贱如此，复逢乱离，将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时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忧贫贱！”文静见李世民而异之，深自结纳，谓寂曰：“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虽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

晋阳宫监猗氏县人裴寂，晋阳令武功人刘文静，二人住在一起，看着城上的烽火，裴寂叹息道：“贫贱到如此地步，又赶上世事离乱，靠什么得以保全呢？”刘文静笑道：“形势是可以预知的，我们二人很投合，何必忧虑贫贼？”刘文静看到李世民，很惊异他的才能，就和李世民结为深交。他对裴寂说：“李世民不是一般人，性格豁达如汉高祖刘邦一类，神态威武魏武帝曹操，年纪虽轻，将是通世之大才。”裴寂开始并未对刘文静的话在意。

文静坐与李密连昏，系太原狱，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乱，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无，但人不识耳。我来相省，非儿女子之情，欲与君议大事也。计将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世民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

刘文静因犯有与李密通婚的罪，被关在太原的监狱里。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说：“天下大乱，没有汉高祖、汉光武帝那样的才能是不能安定天下的。”李世民说：“怎么知道没有这样的人？只是人们看不出来罢了。我来探望您，不是出于儿女情长，而是打算和您商议大事。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皇帝上南方巡游江、淮，李密包围逼近东都，群盗大概得以万来计算。在这个时候，若有真天子驱使驾御这些人，夺取下天易如反掌。太原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城内，我作了几年县令，了解其中的豪杰之士，一旦把他们收拢来，可得到十万人。您父亲所率领的军队又有几万人，一言出口，谁敢不服从！以此兵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王之业就可以成功。”李世民笑道：“的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他就暗中布署宾客，李渊不知道这些事。李世民怕李渊不答应，犹豫了很久，不敢向李渊说。

渊与裴寂有旧，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文静欲因寂关说，乃引寂与世民交。世民出私钱数百万，使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稍以输之，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押。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李渊和裴寂有旧谊，二人常常在一起宴饮交谈，有时昼夜相连。刘文静想崐让裴寂为他们向李渊说通关节，于是就引见裴寂和李世民结交。李世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几百万，让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玩赌，渐渐输给裴寂，裴寂非常高兴，由此每天与世民在一起交游往来，情谊日深。李世民把自己的意图告诉裴寂，裴寂许诺劝说李渊。

会突厥寇马邑，渊遣高君雅将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战不利，渊恐并获罪，甚忧之。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苦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大惊曰：“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因取纸笔，欲为表。世民徐曰：“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渊曰：“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复说渊曰：“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呼！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佳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正逢突厥人侵犯马邑，李渊派高君雅率兵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同力抗击突厥人。王仁恭、高君雅与突厥交战不利，李渊怕一起被治罪，非常忧虑。李世民乘机屏去左右的人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但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您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李渊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说这种话，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向国家告发！”说着就取来纸笔，要写状表。世民慢慢地说：“我观察天时人事到了如此地步，才敢说这样的话如果一定要告发我，我不敢辞死！”李渊说：“我哪里忍心告发你，你要谨慎，不要随便说！”第二天，李世民又劝李渊：“如今盗贼日益增多，遍布天下，大人受诏讨贼，可贼讨得尽吗？总而言之，最后还是不免获罪。而且世人都传说李氏当应验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在一个早晨被灭族了。大人要是能将贼剿灭尽，那么功高也不会受奖，而您自己会更危险了啊！只有昨天的话可以使您避祸，这是万全之策，希望大人不要疑虑。”李渊叹息说：“我一夜都在考虑你的话，你说的很是有理，今天就是家破人亡也由你，变家为国也由你啦！”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宫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渊曰：“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柰何，正须从之耳。”

原先，裴寂私下用晋阳的宫人侍奉李渊，李渊和裴寂一起饮酒，饮至酒意正浓，裴寂从容地说：“二郎暗地招兵买马，发举义旗办大事。正是因为这样我私自让宫女侍奉您，恐怕事情败露出来，一起获罪被诛杀，为此才定下这应急之计。大家的意向已以经协同，现在您意下如何？”李渊说：“我儿子确有这个图谋，事情已经如此，又能怎样呢？正是应当听从他的意见。”

帝以渊与王仁恭不能御寇，遣使者执诣江都。渊大惧，世民与寂等复说渊曰：“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计。且晋阳士马精强，宫监蓄积巨万，以兹举事，何患无成！代王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单使之囚，坐取夷灭乎！”渊然之，密部勒，将发；会帝继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任，渊谋亦缓。

炀帝认为李渊与王仁恭不能抵御突厥的进犯，派使者来要将他们押往江都。李渊大为恐惧，李世民与裴寂等又劝说李渊：“如今主上昏聩，国家动乱，为隋朝尽忠没有好处，本来是将佐们出战失利，却牵连到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应该早些定大计。况且晋阳军队兵强马壮，宫监积蓄的军资财物巨万，以此起兵，还怕不成功吗？代王年幼，关中豪杰风起造反，但不知归附于谁，您要是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招抚他们并且使他们归附，这就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监禁，坐等被杀戮呢？”李渊认为这话很对，就秘密布署准备。将举事时，恰好炀帝又派来使者驰马驿站传命赦免李渊和王仁恭，让他们官复原职。李渊他们起兵的计划也就缓行。

渊之为河东讨捕使也，请大理司直夏候端为副。端，详之孙也，善占候及相人，谓渊曰：“今玉床摇动，帝座不安，参墟得岁，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崐而谁乎！主上猜忍，尤忌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变通，必为之次矣。”渊心然之。及留守晋阳，鹰扬府司马太原许世绪说渊曰：“公姓在图，名应歌谣；握五郡之兵，当四战之地，举事则帝业可成，端居则亡不旋踵；唯公图之。”行军司铠文水武士、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宪弟俭皆劝渊举兵。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曰：“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宪，邕之孙也。时建成、元吉尚在河东，故渊迁延未发。

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他请求大理司直夏候端作他的副手。夏候端是夏候详的孙子，他善于占卜天象以及给人相面。他对李渊说：“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不是您还能是谁呢？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您不想着变通，必然是李金才第二呵。”李渊心里很同意这一说法。到他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太原人许世绪劝说李渊：“您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您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您好好想一想吧！”行军司铠文水人武士，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唐宪的弟弟唐俭都劝说李渊起兵。唐俭说：“您北面招抚戎狄，南面收招豪杰，以此来取天下，这是商汤和周武王的壮举。”李渊说：“商汤、周武不是我敢比的，我从私处讲是要图存，从公处讲是要拯救动乱之世，你暂且先注意一下言行，我要考虑考虑。”唐宪是唐邕的孙子。当时李建成、李元吉还在河东，所以李渊延迟而不能决定。

刘文静谓裴寂曰：“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何不早劝唐公举兵，而推迁不已！且公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公死可尔，何误唐公也！”寂甚惧，屡趣渊起兵。渊乃使文静诈为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主丽，由是人情汹汹，思乱者益众。

刘文静对裴寂说：“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您为何不早劝唐公起兵，却推迟拖延不已？况且您身为宫监，却用宫人侍奉宾客，您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误了唐公呢？”裴寂极为恐惧，屡次催促李渊起兵。李渊就让刘文静诈作敕书，征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等地年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去攻打高丽。因此人心慌慌，策划造反的人越来越多。

及刘武周据汾阳宫，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皆惧，再拜请计。渊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以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进退维谷，何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阳若不得已而从之者，曰：“然则先当集兵。”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柴绍于长安。

到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世民对李渊说：“大人身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如果不早定大计，灾祸今天就要到来了。”于是李渊召集将领僚佐，对他们说：“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我们却不能制止，论罪该当灭族，怎么办？”王威等人都很害怕，再三拜谢请求定计。李渊说：“朝廷用兵，行止进退都要向上级禀报，受上级控制。如今贼人在数百里之内，江都在三千里之外，加以道路险要，还有别的盗贼盘踞，靠着据城以守和拘泥不知变通之兵，以抵抗狡诈与狂奔乱窜之盗贼，必然无法保全。我们现在是进退维谷，怎么办才好？”王威等人都说：“您的地位又是宗亲又是贤士，同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要是等着奏报，哪里赶得上时机；要是平灭盗贼，专权也是可以的。”李渊佯装不得已而听从的样子，说：“既然这样就应当先征集军队。”于是他命令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各自募兵。远远的百姓投奔汇集，十天之内有近万人应募。李渊秘密派人去河东召李建成、李元吉，去长安召柴绍。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凝渊有异志，谓武士曰：“顺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欲收按之。士曰：“二人皆唐公客，若尔，必大致纷纭。”威等乃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劝威等按募人之状，士曰：“讨捕之兵，悉隶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亦止。

王威、高君雅看到李渊大肆招兵，怀疑李渊有不轨之图，就对武士说：崐“长孙顺德、刘弘基二人都是逃避征役亡命的三侍之官，罪该处死，怎么能统兵？”他们打算把长孙顺德、刘弘基收审。武士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宾客，若是那样做，必然会引起大的纠纷。”王威等人于是就作罢。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劝王威等人调查招募兵丁的情况，武士说：“讨捕之兵，全都隶属于唐公，王威、高君雅只是寄身在唐公这里罢了，他们能管什么呢？”田德平也作罢。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渊云：“威、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五月，癸亥夜，渊使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甲子旦，渊与威、君雅共坐视事，使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胙城刘政会入立庭中，称有密状。渊目威等取状视之，政会不与，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阳惊曰：“岂有是邪！”视其状，乃云：“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诟曰：“此乃反者欲杀我耳。”时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静因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丙寅，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众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渊于是斩威、君雅以徇。渊部将王康达将千余人出战，皆死，留城中惧。渊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突厥终疑之，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晋阳乡长刘世龙密告李渊说：“王威、高君雅想去晋祠祈雨，这样做是不利的。”五月，癸亥（十四日）夜里，李渊派李世民率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外面。甲子（十五日）早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坐在一起处理政务，刘文静引着开阳府司马胙城人刘政会进来立在厅堂上，声称有密事报告。李渊用眼睛示意王威等人取状纸看，刘政会不给，说：“告发的是副留守的事，只有唐公才能看。”李渊佯作吃惊地说：“难道有这样的事？”他看了状子才说：“王威、高君雅暗中勾引突厥人入侵。”高君雅捋起衣袖大骂道：“这是造反的人要杀我。”这时李世民已经在大路上布满了军队，刘文静就和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一起将王威、高君雅抓起来投进监狱。丙寅（十七日），突厥几万兵马侵犯晋阳，其轻骑从外城北门进入，从东门出去。李渊命令裴寂等人率兵防备，而把各城门都打开，突厥人不知虚实，不敢进入。大家都以为确实是王威、高君雅把突厥人招来的，于是李渊将二人处死，悬首示众。李渊的部将王康达率领一千余人出战，全部战死，城中人心惊惶。李渊在夜里派军队悄悄出城，早晨则张旗呜鼓从别的道路上开来，好象是援军来到了一样。突厥人始终疑惑，在城外逗留了两天，大肆抢掠而去。

炀帝命监门将军泾阳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将关内兵援东都。柴孝和说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密曰：“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以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孝和曰：“然则大军既未可西上，仆请间行观衅。”密许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时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兵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尚卧营中，丁丑，越王侗使段达与庞玉等夜出兵，陈于回洛仓西北。密与裴仁基出战，达等人破之，杀伤太半，密乃弃回洛，奔洛口。庞玉、霍世举军于偃师，柴孝和之众闻密退，各散去。孝和轻骑归密，杨德方、郑德韬皆死。密以郑为左司马，荥阳郑乾象为右司马。

炀帝命令监门将军泾阳人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领关内兵救援东都。柴孝和劝说李密：“秦地山川险固，秦、汉正是凭借着它建立帝王之业的。现在不如派翟司徒守卫洛口，裴柱国守卫回洛，您亲自挑选精锐向西袭击长安，京师既攻下，基业则巩固，兵势则更强盛。然后再挥师向东平定河、洛地区，传布檄文，天下就平定了。如今隋王室已失去了它的基业，天下豪杰竞相逐鹿，您不早些举事，必定有先于我们动手的人，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密说：“这的确是上策，我也考虑好久了。但是隋朝的昏君还在，追随他的兵马还很多，我的部下都是潼关以东人士，看到洛阳没有攻下，谁肯跟我向西进军？各位将领都出身草莽盗贼，留在这里就会互相争一雌雄。这样，大业就会失败。”柴孝和说：“既然大军不能西进，我请求潜行去窥伺官军的间隙，以便乘机进攻。”李密应允了。柴孝和与几十名骑兵到了陕县，山中的盗贼归附的有一万余人。当时李密军队的兵势甚猛，常常攻入东都西苑与隋兵交战。恰好这时崐李密被流箭射中，躺在营中养伤。丁丑（二十八日），越王杨侗派段达和庞玉等人乘夜出兵，在回洛仓西北列阵，李密与裴仁基率兵出战，段达等人大破李密军，杀伤大半人马。李密只好放弃回洛，奔往洛口。庞玉、霍世举在偃师驻兵，柴孝和的部众听到李密败退，就各自溃散。柴孝和轻骑回到李密军中，杨德方、郑德韬都死了。李密任命郑为左司马，荥阳人郑乾象为右司马。

李建成、李元吉弃其弟智云于河东而去，吏执智云送长安，杀之。建成、元吉遇柴绍于道，与之偕行。

李建成、李元吉将他们的弟弟李智云丢弃在河东而离去，当地的官吏抓住李智云送到长安处死。李建成、李元吉在路上遇到柴绍，与他同行。

第一百八十四卷

隋纪八恭皇帝下义宁元年（丁丑、617 ）

隋纪八隋恭帝义宁元年（丁丑，公元617 年）

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晋阳。

六月，己卯（疑误），李建成等人到达晋阳。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人相结交，请突厥人资助兵马以壮大兵势，李渊听从了这个意见。他亲笔写信，言辞卑屈，送给始毕可汗的礼物十分丰厚，信中说：“我想大举义兵，远迎隋主，重新与突厥和亲，就象开皇年间那样。您要是能和我一起南下，希望不要侵扰强暴百姓。假若您只想和亲，您就坐受财物吧。这些方案请您自己选择。”始毕可汗得到李渊的信，对他的大臣说：“隋朝皇帝的为人我是了解的，若是把他迎接回来，必定会加害唐公而且向我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唐公自称天子，我应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去帮助他。”始毕立即命令将这个意思写成回信。使者七天后返回，见信，李渊的将领僚佐们都很高兴，请李渊听从突厥人的话，李渊认为不可。裴寂、刘文静都说：“如今义兵虽然召集来了，但是军马还极为缺乏，胡兵并不是所需的，但胡人的马匹不可失去，如果再拖延而不回信，恐怕对方反悔。”李渊说：“大家最好再想想别的办法。”裴寂等人就请李渊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以安定隋王室；传布檄文到各郡县；改换旗帜，用红、白掺杂的颜色，以此向突厥示意不完全与隋室相同。李渊说：“这可以说是‘掩耳盗钟’，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啊。”于是就同意这样做，派使者将这个决定通知突厥。

西河郡不从渊命，甲申，渊使建成、世民将兵击西河；命大原令太原温大有与之偕行，曰：“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攻拔之。执德儒至军门，世民数之曰：“汝指野鸟为鸾，以欺人主，取高官，吾兴义兵正为诛佞人耳！”遂斩之。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

西河郡不服从李渊的命令，甲申（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兵进攻西河郡。命太原令太原人温大有与李建成等人同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我儿子年轻，请您参与谋划军事，事情的成败，在此行就可预测出来了。”当时军队的士兵都是新近招募的，没有经过训练检阅。李建成、李世民与士卒同甘苦，遇到敌人身先士卒，附近道旁的蔬菜瓜果，不是买的不准吃，兵士有偷吃的，立刻找物主进行赔偿，也不责备偷窃者，士兵及百姓们都心悦诚服。李建成等率军到达西河城下，百姓有想进城的人，都听任其进入。西河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己丑（初十），李建成攻克西河城，将高德儒押到军营门口，李世民历数他的罪过说：“你指野鸟为鸾鸟来欺骗君主，骗取高官，我们兴义兵，正是要诛灭奸佞之人！”于是将高德儒处死。其余官员一个不杀，秋毫无犯，分别抚慰吏民百姓，让他们各复其业，远近的百姓听到后非常高兴。李建成等人率兵返回晋阳，往返共九日。李渊高兴地说：“象这样用兵，就是横行天下也可以了！”于是就定下了入关计划。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渊命为三军，分左右，通谓之义士。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癸巳，建大将军府；以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大雅仍与弟大有共掌机密，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及武城崔善为、太原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人刘赡领西河通守。道源名河，开山名峤，皆以字行。开山，不害之孙也。

李渊开仓赈济贫民，应募当兵的人日益增多。李渊命令将招募来的人分为三军，分左、右军，通称为义士。裴寂等人给李渊上尊号为大将军。癸巳（十四日），设置大将军府，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前长安尉温大雅为记室，温大雅仍和他弟弟温大有共同掌管机密，任命武士为铠曹，刘政会和武城人崔善为、太原人张道源为户曹，晋阳长上人姜为司功参军，太谷长殷开山为府掾，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和鹰扬郎将高平人王长谐、天水人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其余的文武僚佐都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李渊又封世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由他统辖；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归他统辖，二人各设置官府僚属。任命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谘议谯县人刘赡任西河通守。张道源名河，殷开山名峤，都是用字来称呼他们。殷开山是殷不害的孙子。

李密复帅众向东都，丙申，大战于平乐园。密左骑、右步，中列强弩，鸣千鼓以冲之，东都兵大败，密复取回洛仓。

李密又统帅部众向东都进军，丙申（十七日），与隋军在平乐园大战。李密左边部署骑兵，右边部署步兵，中间摆列强弩，敲响千面战鼓壮大声势以冲击隋军，东都兵大败，李密再次夺取了回洛仓。

突厥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丁酉，渊引见康鞘利等，受可汗书，礼容尽恭，赠遣康鞘利等甚厚。择其马之善者，止市其半；义士请以私钱市其余，渊曰：“虏饶马而食利，其来将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贫，且不以为急故也，当为汝贳之，不足为汝费。”

突厥派他们的柱国康鞘利等人押送一千匹马到李渊处进行交易，并答应发兵送李渊入关，人数的多少随李渊定。丁酉（十八日），李渊会见了康鞘利等人，接受了可汗的书信，礼仪容止都极为恭敬，赠送给康鞘利等人的礼物也很丰厚。李渊挑选马匹中的良马，只买了其中的一半。义士们请求用自己的私钱买下其余的马匹。李渊说：“胡人马匹多，但是贪利，他们会不断地来，恐怕你们就买不起了。我所以少买的原因就是向他们表示贫穷，而且也不是那么急用。我应当替你们付钱，不至于让你们破费。”

乙巳，灵寿贼帅郗士陵帅众数千降于渊，渊以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置镇东府，补僚属，以招抚山东郡县。

乙巳（二十六日），灵寿县的贼帅郗士陵统帅部众几千人归降李渊。李渊封郗士陵为镇东将军、燕郡公，仍设置镇东府，补充镇东府的僚属，以此招抚潼关以东各郡县。

己巳，康鞘利北还。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私谓文静曰：“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

己巳（疑误），康鞘利返回北方。李渊命令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发兵，他私下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国，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怕刘武周勾结突厥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我只是要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几百人也就够了，没有别的用途。”

秋，七月，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劲卒，将军王隆帅邛黄蛮，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帅所领同赴东都，相知讨李密。霁，世康之子也。

秋季，七月，炀帝派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的精兵，将军王隆率领邛都夷部的黄蛮，河北讨捕大使太常少卿韦霁，河南讨捕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崐人各自率领辖下的军队一同赶赴东都，协同讨伐李密。韦霁是韦世康的儿子。

壬子，李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后事悉以委之。癸丑，渊帅甲士三万发晋阳，立军门誓众，并移檄郡县，谕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帅其众以从。甲寅，遣通议大夫张纶将兵徇稽胡。丙辰，渊至西河，慰劳吏民，赈赡穷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余豪俊，随才授任，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余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渊所书官名而去。渊入雀鼠谷；壬戍，军贾胡堡，去霍邑五十余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以拒渊。会积雨，渊不得进，遣府佐沈叔安等将羸兵还太原，更运一月粮。乙丑，张纶克离石，杀太守杨子崇。

壬子（初四），李渊任命儿子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一切后方事务都委托他处理。癸丑（初五），李渊统帅甲士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在军营门前誓师，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宣布尊立代王为帝的意义。西突厥的阿史那大柰也率其部众跟随李渊出征。甲寅（初六），李渊派通议大夫张纶率兵攻略稽胡部落。丙辰（初八），李渊到达西河，慰劳西河的官吏百姓，赈济贫民。凡年纪在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授予散官的职务，其余的豪强俊杰，都根据才能授予职务。李渊一边询问来人的功劳、才能，一边注册授予的官职等级。一天就任命官员一千余人。接受官职的人都不拿任命状，他们各自拿着李渊所写的官名状离去。李渊率军进入雀鼠谷。壬戍（十四日），在贾胡堡驻军，贾胡堡距霍邑五十余里。代王杨侑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领精兵两万人在霍邑驻防。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驻军河东以抵御李渊。正逢连续大雨，李渊无法进军，他派遣府佐沈叔安等人率领老弱病兵返回太原，每运一个月的粮食来。乙丑（十七日），张纶攻克了离石郡，杀太守杨子崇。

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请兵，且与之约曰：“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丙寅，遣其大臣级失特勒先至渊军，告以兵已上道。

刘文静到突厥，拜见了始毕可汗，请求派兵，并且与始毕约定，“要是进入长安，百姓、土地归唐公，金玉绫罗归突厥。”始毕可汗大喜。丙寅（十八日），始毕派大臣级失特勒先往李渊的军营，通知他突厥军已经上路。

渊以书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使祖君彦复书曰：“与兄派流虽异，根系本同。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且欲使渊以步骑数千自至河内，面结盟约。渊得书，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筒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乃使温大雅复书曰：“吾虽庸劣，幸承余绪，出为八使，入典六屯，颠而不扶，通贤所责。所以大会义兵，和亲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殪商辛于牧野，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未敢闻命。汾晋左右，尚须安辑；盟津之会，未暇卜期。”密得书甚喜，以示将佐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来不绝。

李渊写书信招附李密。李密自恃兵强势盛想自作盟主。他让祖君彦回信说：“我和兄长虽然家支派系不同，但同是李姓，根系是相同的。我自认为势单力薄，但却为天下的英雄共推为盟主。希望互相扶持，同心协力，完成在咸阳抓住秦子婴、在牧野灭掉商辛这样的大业，岂不很宏伟吗？”他还想让李渊亲自率领步骑兵几千人到河内郡，二人当面缔结盟约。李渊接到信后，笑着说：“李密妄自尊大，不是书信就能招来的，我在关中正有战事，若马上断绝了与他的来往，就是又树了一个敌人，不如用阿谀逢承之语吹捧他，使他心志骄横，让他替我挡住成皋之道，牵制东都之兵，我就可以专心一意地进行西征。待到关中平定以后，我们依据险要之地，养精蓄锐，慢慢地观看鹬蚌之争以坐收渔人之利，也并不晚啊。”于是他让温大雅回信说：“我虽然平庸愚味，幸而承继了祖宗的功业，使我出任为八使之要职，回朝任将军。国家有难而不出来扶助，是所有的贤人君子都要责备的，所以我才大规模地招集义兵，与北狄和亲，共同救助天下，志向在于尊崇隋王室。天生众生，必要有管理他们的人，而今为治民之官的人，不是您又能是谁呢？老夫我已过了知命之年，没有这个崐心愿了。我很高兴拥戴您，这已经是攀鳞附翼了，希望您早些应验图谶，以安定万民！您是宗盟之长，我的宗属之籍都还须得到您的容纳。您将我还封在唐地，这样的殊荣已经够了。将商辛诛灭于牧野这样的大业，我是不敢说的，至于在咸阳抓住秦子婴之事，我也是不敢听命于您的。汾晋一带，还需要我安抚管理，盟津之会盟，我还顾不上卜定日期。”李密收到李渊的信后很是高兴，他将信给僚佐们看，说：“唐公推举我，天下很容易就平定了！”从此，双方的信使往来不绝。

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妄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雨下了很长时间还不止，李渊的军队缺粮，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有人传言突厥人与刘武周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僚佐们商议向北返回。裴寂等人都说：“宋老生、屈突通联合居守险要，不容易很快攻下；李密虽说要联合，但是他的奸诈图谋难以揣测；突厥人贪利而无信义，唯利是图；刘武周又是向胡人称臣的人。太原为一方的都会，而且义兵的家属都在太原，不如返回救援根本之地，再筹划今后的义举。”李世民说：“现在稻谷遍野都是，还愁无粮吗？宋老生为人轻狂浮躁，一战就可以擒住他。李密舍不得粮仓粟米，顾不上向远处图谋。刘武周和突厥人表面上虽然相互依赖，但实际上却互相猜忌。刘武周虽然追逐远利而攻取太原，但岂肯忘记就近的马邑呢？我们本来是兴大义，奋不顾身地拯救百姓，应当先行进入咸阳，号令天下。现在只遇到了小敌，立刻就要班师，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一旦解体，返回去守卫太原一城之地，我们就成贼了，怎么能保全自己呢？”李建成也认为李世民的话对，但李渊不听，催促军队出发。李世民再要进入李渊的营帐劝阻，可是天黑了，李渊已经躺下休息。李世民进不去，就在帐外号哭，哭声传到了帐中，李渊召见世民问话，世民说：“如今我们举兵是为大义，进军攻战就能取胜，后退就会溃散，到那时，部众溃散在前，敌军追击在后，我们被灭亡的日子就到了。怎么能不悲伤呢？”李渊醒悟过来，说：“军队已经出发，怎么办呢？”李世民说：“右军整装而未发，左军虽然出发，估计还没走远，请让我去追赶他们。”李渊笑道：“我的成败都在于你，知道了还说什么呢？随你去做吧。”李世民和李建成连夜把左军追了回来。丙子（二十八日），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富，好任侠；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粱硕、李、安仁等谋曰：“薛举必来侵暴，郡官庸怯，势不能御，吾辈岂可束手并妻孥为人所虏邪！不若相与并力拒之，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众皆以为然，欲推一人为主，各相让，莫肯当。曹珍曰：“久闻图谶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乃天命也。”遂相与拜轨，奉以为主。丙辰，轨令修仁集诸胡，轨结民间豪杰，共起兵，执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关谨等欲尽杀隋官，分其家赀，轨曰：“诸人既逼以为主，当禀其号令。今兴义兵以救生民，乃杀人取货，此群盗耳，将何以济！”于是以统帅为太仆卿，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阙度设据会宁川，自称阙可汗，请降于轨。

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家中富有，喜好侠义之举。薛举在金城作乱，李轨和同郡的曹珍、关谨、梁硕、李、安仁等人商议说：“薛举必定前来侵犯暴虐，郡官昏庸、怯懦，看情势不能抵御，但我们怎么能毫不抵抗就让自己和妻子儿女作人家的俘虏呢？不如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抵抗薛举，据保河右以等待形势发生变化。”大家都认为这个意见很对。想推举一个人为首领，大家崐各自推让，不肯出来为首。曹珍说：“我久闻图谶上说李氏应当为王，今天李轨也参加了这一谋划，这是天命。”于是大家一同向李轨跪拜，奉他为主。丙辰（初八），李轨命令安修仁召集各部落的胡人，李轨结交民间的豪杰之士，共同起兵，抓住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设置官府僚属全都模仿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成例。关谨等人要将隋官杀尽，分掉他们的家产，李轨说：“各位既然推举我为主，就应当听我的号令。如今兴义兵是为了拯救百姓，杀人越货，这就成了群盗了！我们将靠什么取得成功呢？”于是他任命谢统师为太仆卿，韦士政为太府卿。西突厥的阙度设占据会宁川，自称阙可汗，他向李轨请求投降。

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妻鞠氏为皇后，子仁果为皇太子。遣仁果将兵围天水，克之，举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骑射，军中号万人敌；然性贪而好杀。尝获庾信子立，怒其不降，于火上，稍割以啖军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悬之，以醋灌鼻，责其金宝。举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办事，然苛虐无恩，终当覆我国家。”

薛举自称秦帝，立妻子鞠氏为皇后，儿子薛仁果为皇太子。派遣薛仁果率兵包围并攻克了天水，薛举从金城迁都于天水。薛仁果很有力气，善于骑射，军中号称万人敌。但是他生性贪婪、残忍、嗜杀成性，曾经抓住庾信的儿子庾立，他为庾立不肯投降而发怒，将庾立在火上分尸，然后一点点地割下肉来让军士们吃。待他攻下了天水，把天水的富人都召来，倒吊起来，用醋灌鼻子，向他们索取金宝。薛举常常训诫他说：“你的才能谋略足以办事，但是生性严苛酷虐，对人不能施恩，终归要倾覆我的家和国呵！”

举遣晋王仁越将兵趋剑口，至河池郡；太守萧拒却之。又遣其将常仲兴济河击李轨，与轨将李战于昌松，仲兴举军败没。轨欲纵遣之，斌曰：“力战获俘，复纵以资敌，将焉用之！不如尽坑之。”轨曰：“天若祚我，当擒其主，此属终为我有；若其无成，留之何益！”乃纵之。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罕，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

薛举派晋王薛仁越率兵奔赴剑口，走到河池郡时，河池太守萧抵御薛仁越。薛举又派部将常仲兴渡黄河去进击李轨，与李轨的部将李在昌松交战，常仲兴全军覆没。李轨要将俘虏全都放走，李说：“奋力作战才俘获的，却将他们放走去帮助敌军，为什么这样做呢？不如全部坑杀了。”李轨说：“上天要是赐福于我，就应当抓住他们的首领，这些人终归还是为我所有。要是我事业无成，留下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将俘虏放走。不久，李轨进攻张掖、敦煌、西平、罕，全部攻克，河西五郡全部为李轨据有。

炀帝诏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将燕地精兵三万讨李密，命王世充等诸将皆受世雄节度，所过盗贼，随便诛翦。世雄行至河间，军于七里井，窦建德士众惶惧，悉拔诸城南遁，声言还入豆子。世雄以为畏己，不复设备，建德谋还袭之。其处去世雄营百四十里，建德帅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余众续发，建德与其士众约曰：“夜至，则击其营；已明，则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议降；会天大雾，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赞我也！”遂突入其营击之，世雄士卒大乱，皆腾栅走。世雄不能禁，与左右数十骑遁归涿郡，惭恚发病卒。建德遂围河间。

炀帝下诏命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率领燕地的精兵三万讨伐李密。他命令王世充等将领都受薛世雄指挥，所遇见的盗贼，可以随便诛杀。薛世雄走到河间，在七里井驻军。窦建德的部众惊惶恐惧，从占领的各城池中撤出向南逃走，声称返回豆子。薛世雄认为他们是惧怕自己，不再提防。窦建德策划回击隋军。窦建德驻地距薛世雄的军营有一百四十里，建德率领敢死队二百八十人先行，命令其余的人随即陆续出发，并与士兵约好，“夜里到达薛营就进攻他们，若到达时天已经放明，就投降。”他率军走到距薛营不到一里的地方，天就要亮了，窦建德惶惑，和大家商议投降之事。恰好天降大雾，人相隔咫都无法辨认，窦建德高兴地说：“天助我也！”于是率军突入薛营袭击他们。薛世雄兵营大乱，兵卒们都翻越栅栏逃走，薛世雄无法制止，他只和左右几十名骑兵逃回涿郡。薛世雄惭愧忧愤，发病去世。窦建德就包围了河间。

八月，己卯，雨霁。庚辰，李渊命军中曝铠仗行装。辛巳旦，东南由山足细道趣霍邑。渊恐宋老生不出，李建成、李世民曰：“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崐！”渊曰：“汝测之善，老生不能逆战贾胡，吾知其无能为也！”渊与数百骑先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将数十骑至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且诟之。老生怒，引兵三万自东门、南门分道而出，渊使殷开山趣召后军。后军至，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陈于城东，世民陈于城南。渊、建成战小却，世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驰下，冲老生陈，出其背，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兵复振，因传呼曰：“已获老生矣，”老生兵大败，渊兵先趣其门，门闭，老生下马投堑，刘弘基就斩之，僵尸数里。日已暮，渊即命登城，时无攻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八月，己卯（初一），雨停了。庚辰（初二），李渊命令部队晾晒铠甲、器械、行装。辛巳（初三），早晨，李渊率军从山脚下的小路向东南直抵霍邑。李渊怕宋老生不出战，李建成、李世民说：“宋老生有勇无谋，我们用轻骑向他挑战，按理他不会不出战，假使他坚守不出，我们就诬陷他对我们有贰心，他害怕被左右的人奏报，怎敢不出战呢？”李渊说：“你们估计得对，在贾胡堡时宋老生未能迎战我军，我知道他是没有作为的。”李渊和几百名骑兵先到霍邑城东面几里的地方等待步兵，派李建成、李世民率领几十骑到城下，举鞭挥旗就象要包围城池的样子，并且辱骂宋老生。宋老生大怒，率三万人从东门、南门分道出战。李渊派殷开山立刻去召集后军，后军来到后，李渊想让军士门先吃饭再战斗，李世民说：“时机不可失！”李渊就和李建成在城东列阵，李世民在城南列阵。李渊、李建成与宋老生交战，稍有退却，李世民与军头临淄人段志玄从南原率兵驰马而下，冲击宋老生的军阵，出击宋老生军的背后。李世民亲手杀死几十人，两把刀子都砍缺了口，飞溅的鲜血沾满衣袖，世民将血甩掉再战。李渊的兵势又振奋起来，就传话呼喊：“已经抓住宋老生了！”宋老生军因此大败。李渊兵迅速直抵城门，城门关闭了，宋老生下马跳入壕沟，刘弘基就将他杀死，隋军的死尸遍布几里。天已黑了，李渊立即命令登城，当时没有攻城的器械，将士们赤膊登城，攻下霍邑。

渊赏霍邑之功，军吏疑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壬午，渊引见霍邑吏民，劳赏如西河，选其丁壮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此所以失人心也，柰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兵乎！”

李渊奖赏攻取霍邑的有功将士，军吏们怀疑以奴隶身份应募的人不能和良人同样论功。李渊说：“在箭与石之间战斗，不分贵贱，论功行赏时，有什么等级差别？应该同样按功颁赏授官。”壬午（初四），李渊接见了霍邑的吏民，慰劳赏赐，如同西河郡一样，并挑选霍邑强壮的男丁从军。关中的军士要回乡的，都授予五品散官，让他们回去。有人劝李渊说授官太多，李渊说：“隋氏吝惜勋位赏赐，因而失去人心。我怎么能效仿他们呢？况且用官职来收拢众人，不比用兵要好吗？”

丙戌，渊入临汾郡，慰抚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绛郡通守陈叔达拒守；辛卯，进攻、克之。叔达，陈高宗之子，有才学，渊礼而用之。

丙戌（初八），李渊进入临汾郡，对临汾吏民的慰劳安抚如同霍邑。庚寅（十二日），李渊军队在鼓山过夜。绛郡通守陈叔达率兵拒守。辛卯（十三日），李渊军进攻并攻克了绛郡。陈叔达是陈高宗陈顼的儿子，有才学。李渊待之以礼并任用他。

癸巳，渊至龙门，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渊喜其来援，谓文静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

癸巳（十五日），李渊到达龙门。刘文静、康鞘利率突厥兵五百，马两千匹来到。李渊很高兴他们来得晚，他对刘文静说：“我向西走到黄河，突厥人才到达，并且是兵少马多，都是您的功劳啊！”

汾阳薛大鼎说渊：“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渊将从之。诸将请先攻河东，乃以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

汾阳人薛大鼎劝说李渊：“请不要进攻河东，从龙门直接渡黄河，占据永丰仓，向各地传布檄文，关中地区便坐等可取了。”李渊打算听从他的意见。诸将请求先攻取河东，于是李渊任命薛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掾。

河东县户曹任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在冯翊积年，知崐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粱山济河，指韩城，逼阳。萧造文吏，必当望尘请服。孙华之徒，皆当远迎，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渊悦，以为银青光禄大夫。

河东县户曹任对李渊说：“关中的豪杰都踮着脚盼望义军，我在冯翊郡多年，了解冯翊豪杰的情况，请让我去宣召他们，他们必定会望风而动。义师从粱山渡黄河，直指韩城，逼近阳。萧造这样的文官，必定望尘而请求归降；孙华之流也会远迎义师。然后您大张旗鼓地进军，直接占据永丰仓，虽然您还没有得到长安，但关中却根本上稳定了。”李渊听后很高兴，任命任为银青光禄大夫。

时关中群盗，孙华最强；丙申，渊至汾阴，以书招之。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仍置水军。壬寅，孙华自阳轻骑渡河见渊。渊握手与坐，慰奖之，以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华以次授官，赏赐甚厚。使之先济；继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将步骑千兵自粱山济，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以任为招慰大使，说韩城，下之。渊谓长谐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粱：前扼其喉，后拊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

当时，关中的群盗以孙华的势力最强，丙申（十八日），李渊到达汾阴，用书信前去招抚孙华。己亥（二十日），李渊进军到壶口，河边的百姓向李渊献船的每天有一百多人。李渊又建立水军。壬寅（二十四日），孙华从阳轻骑渡黄河来谒见李渊。李渊拉着他的手和他坐在一起，慰劳奖赏他，封他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任冯翊太守之职。孙华部众有功的人，让孙华依次授予官职，赏赐的物品非常丰厚。李渊让孙华先行渡河，随即派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以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金紫光禄大夫史大柰率领步骑兵六千人从粱山渡河，在河西扎营以等待大军的到来。任命任为招慰大使，任去劝降韩城，韩城归降。李渊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与我军相隔仅五十余里，但不敢来战，足以证明他的部下已经不为屈突通效命了。但是屈突通害怕上边怪罪，又不敢不出战。若他亲自率军过河进攻你们，那我就进攻河东，河东肯定守不住。若是屈突通全军守城，那你们就拆毁河上的桥梁。这样前面扼住他的咽喉，后面攻击他的后背，他不逃走必定被我们擒获。”

骁果从炀帝在江都者多逃去，帝患之，以问裴矩，对曰：“人情非有匹偶，难以久处，请听军士于此纳室。”帝从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内寡妇、处女集宫下，恣将士所取；或先与奸者听自首，即以配之。

跟从炀帝在江都的骁果有很多逃跑了，炀帝很忧虑这件事，问裴矩如何办，裴矩回答说：“从人情上讲，没有配偶，就难以久待，请听任军士们在此成家吧。”炀帝听从了裴矩的建议。九月，将江都境内的寡妇、处女都召集到宫下，任凭将士们娶走，有些原来就有奸情的人，任凭他们自首，然后即将此女配给他为妻。

武阳郡丞元宝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宝藏使其客钜鹿魏徵为启谢密，且请改武阳为魏州；又请帅所部西取魏郡，南会诸将取黎阳仓。密喜，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徵少孤贫，好读书，有大志，落拓不事生业。始为道士，宝藏召典书记。密爱其文辞，故召之。

武阳郡丞元宝藏举郡投降李密，甲寅（初六），李密封元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派他的门客钜鹿人魏徵写信向李密致谢，并且请求将武阳郡改为魏州，又请求率领所部向西攻取魏郡，向南与诸将会合攻取黎阳仓。李密听后很高兴，就任命元宝藏为魏州总管，召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管记室。魏徵年轻时孤苦贫穷。他喜好读书，抱有大志，为人性情放浪不经营谋生之业。开始作过道士，元宝藏召他掌管书籍。李密喜欢魏徵的文辞，因此就将他召来。

初，贵乡长弘农魏德深，为政清静，不严而治。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者旁午，责成郡县，民不堪命，唯贵乡闾里不扰，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元宝藏受诏捕贼，数调器械，动以军法从事。其邻城营造，皆聚于厅事，官吏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听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恒若崐无事，唯戒吏以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民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最，民爱之如父母。宝藏深害其能，遣将千兵赴东都。所领兵闻宝藏降密，思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返；或劝之降密，皆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何忍弃去！”

当初，贵乡长弘农人魏德深，为政清廉，用法并不严苛，但治理得很好。炀帝征伐辽东的时候，苛捐杂税有上百种，征税的使者纷繁交错地来责成郡县官吏办理，百姓不堪忍受这样的催逼。唯独贵乡县的乡里没有受到骚扰，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并没耗竭百姓的财力，所要求的都能供给。元宝藏受诏命讨捕盗贼，他几次征调器械，动不动就以军法论处。贵乡县的邻城营造器械，官吏们都聚集在厅堂，互相监督责备，昼夜喧嚣，还完不成任务。魏德深却任凭属下随意修造，官府里安安静静，总象是没干什么事的样子。他仅是告诫官吏们，完成征调任务即可，不必超过其它的县，而使百姓劳苦。然而百姓却都尽心竭力，供赋常常为各县之冠。百姓们爱戴魏德深如同父母。元宝藏很妒忌他的才能，派他率领一千名士兵赶赴东都。当魏德深所统之兵听到元宝藏投降李密时，士兵们思念自己的亲戚，就出了都城门，向东痛哭后返回。有人劝他们投降李密，他们都流着泪说：“我们与魏明府一同来的，怎么忍心弃他离去呢？”

河南、山东大水，饿殍满野，炀帝诏开黎阳仓赈之，吏不时给，死者日数万人。徐世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馑。今更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遣世帅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会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开仓恣民就食，浃旬今，得胜兵二十余万。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郡相继降密。窦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密“乘进取之机，因土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密壮其言，以书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河南、山东发大水，饿殍遍野。炀帝下诏开黎阳仓赈济饥民，但官吏们不按时赈济，每天有几万人死去。徐世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来就是因为饥馑的缘故，现在若是再得黎阳仓，大事就告成功。”李密派徐世率部下五千人从原武渡黄河，会同元宝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共同袭取了黎阳仓并在那里据守，开仓听任百姓来吃粮，十天之内得到精兵二十余万人。武安、永安、义阳、弋阳、齐群相继投降李密。窦建德、朱粲之类的人也派遣使者依附李密。李密封朱粲为扬州总管、邓公。泰山道士徐洪客向李密献书，他认为：“大批的人马长久地聚在一起，恐怕粮尽人散，出师时间长了，就会厌战，那样就难以取胜获得成功。”他劝李密“乘着有进取的时机，凭借着军队的锐气，沿远河向东，直取江都擒拿独夫民贼，号令天下。”李密认为他的建议很有运见，写信召他来，但徐洪客竟没有来，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了。

乙卯，张纶徇龙泉、文成等郡，皆下之，获文成太守郑元。元，译之子也。

乙卯（初七），张纶攻打龙泉、文成等郡，攻克，俘获文成太守郑元。郑元是郑译的儿子。

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将骁果数千人夜袭王长谐等营，长谐等战不利，孙华、史大柰以游骑自后击显和，大破之。显和脱走入城，仍自绝河粱。丙辰，冯翊太守萧造降于李渊。造，之子也。

屈突通派遣虎牙郎将桑显和率领几千名骁果乘夜袭击王长谐等人的营地。王长谐等交战不利。孙华、史大柰用游骑从后面袭击桑显和，大败桑显和。桑显和脱身逃回城里，并毁掉黄河桥梁。丙辰（初八），冯翊太守萧造向李渊投降。萧造是萧的儿子。

戊午，渊帅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自守。

戊午（初十），李渊统帅各军包围河东郡，屈突通闭城拒守。

将佐复推渊领太尉，增置官属，渊从之。时河东未下，三辅豪杰至者日以千数。渊欲引兵西趣长安，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崐。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渊两从之，留诸将围河东，自引军而西。

将佐们又推戴李渊为太尉，增设官属，李渊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时河东郡还未攻下，三辅之地的豪杰来投奔李渊的每天数以千计。李渊想率兵向西直达西安，但仍犹豫不决。裴寂说：“屈突通拥有大批军队，凭借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若舍弃他而去，要是进攻长安而不能攻克，后退就会遇到河东方面的追击，腹背受敌，这是危险的策略。不如先攻下河东，然后挥师西上。长安是依恃屈突通为后援的，屈突通被打败，长安也必定被攻破。”李世民说：“不对！兵贵神速，我们乘着屡战屡胜的军威，安抚归顺的众军，大张旗鼓地西进，长安的人就会望风而震惊骇惧，智慧还来不及谋划，勇敢还来不及决断，取长安就如同震动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我们要是滞留，自己将自己耽误在坚城之下，他们则有时间加强防备以对待我们。而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大家的心就会沮丧溃散，那么大事就全完了。况且关中蜂拥而起的将领还没有归属，不能不早些将他们招抚来。屈突通是仅能自守之敌，不足为虑。”两方面的意见李渊都采纳了，他留下诸将包围河东，自己率军西进。

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谟，以蒲津、中二城降，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仍应接河西诸军。孝常，圆通之子也。京兆诸县亦多遣使请降。

朝邑县法曹武功人靳孝谟献蒲津、中两座城池归降李渊。华阴县令李孝常献永丰仓归降，并去接应河西的李渊诸军。李孝常是李圆通的儿子。京兆各县也大多派遣使者请求归降。

王世充、韦霁、王辩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帅所领会东都，唯王隆后期不至。己未，越王侗使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帅留守兵，庞玉等帅偃师兵，与世充等合十余万众，击李密于洛口，与密夹洛水相守。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

王世充、韦霁、王辩以及河内通守孟善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各自率领所部军队汇集东都，只有王隆过了期限还没到。己未（十一日），越王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等将领统领留守的军队，庞玉等统领偃师的军队，与王世充等人合在一起有十余万人，在洛口攻击李密。隋军与李密军队隔着洛水相互防卫。炀帝下诏命令各军都受王世充的指挥。

帝遣摄江都郡丞冯慈明向东都，为密所获，密素闻其名，延坐劳问，礼意甚厚，因谓曰：“隋祚已尽，公能与孤立大功乎？”慈明白：“公家历事先朝，荣禄兼备。不能善守门阀，乃与玄感举兵，偶脱罔罗，得有今日，唯图反噬，未谕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强盛，一朝夷灭，罪及祖宗。仆死而后已，不敢闻命！”密怒，囚之。慈明说防人席务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论贼形势，至雍丘，为密将李公逸所获，密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翟让杀之。慈明，子琮之子也。

炀帝派遣代理江都郡丞冯慈明到东都，被李密抓获。李密素来就听说冯慈明的名声，让冯慈明坐下并安慰他，向他深表敬意。李密对冯慈明说：“隋朝的气数已尽，您能和我共建大功吗？”冯慈明说：“您的家族历来侍奉先朝，荣华富贵兼备，却不能好好地恪守自己的世家门第，和杨玄感起兵造反，侥幸逃脱法网，才有今天，仍想着造反，我不理解您的高见。王莽、董卓、王敦、桓玄的势力不是不强盛，一旦诛灭，罪及祖宗。我己对隋皇室唯有死而后已，不敢从命！”李密发怒，将冯慈明关起来。冯慈明说通看守他的席务本，放他逃走。冯慈明向江都奉上奏表，给东都写信谈论盗贼的形势。他走到了雍丘，被李密的将领李公逸抓获。李密又出于义气将他释放。冯慈明走到营门，被翟让杀死。冯慈明是冯子琮的儿子。

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将张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时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季四面阻绝，所领不过数百人，而执志弥固，誓以必死。久之，粮尽水竭，士卒嬴病，季抚循之，一无离叛，自三月至于是月，城遂陷。季见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贼！”密犹欲降之，诱谕终不屈，乃杀之。季，祥之子也。

李密攻取洛口，箕山府郎将张季固守不降，李密认为张季兵少且弱，崐派人叫他，张季对李密破口大骂，李密发怒，派兵攻城，未能攻克。当时李密在城下聚众几十万。张季四面被围，一切都被隔绝，他率领的人马不过几百人，但他守城的决心很坚，发誓以必死的决心战斗。时间长了，水断粮绝，士兵体衰病倒，张季亲自抚慰，没有一个人叛离他。从三月到九月，城池才被攻陷。张季见到李密不肯跪下，说：“天子的武臣怎么可以给贼人跪拜呢！”李密还想让他投降，劝说引诱，张季始终不屈服，李密只好杀了张季。张季是张祥的儿子。

庚申，李渊帅诸军济河；甲子，至朝邑，舍于长春宫，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丙寅，渊遣世子建成、司马刘文静帅王长谐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慰抚使窦轨等受其节度；敦煌公世民帅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受其节度。轨，琮之兄也。

庚申（十二日），李渊统帅各军渡河。甲子（十六日），到达朝邑，住在长春宫。关中的士人、百姓前来归附的人很多。丙寅（十八日），李渊派遣世子李建成、司马刘文静率领王长谐等诸军几万人屯驻在永丰仓，据守潼关以防备东都之兵，慰抚使窦轨等人受李建成的指挥。敦煌公李世民率领刘弘基等诸军几万人进攻渭北，慰抚使殷开山等人受李世民的指挥。窦轨是窦琮的哥哥。

冠氏长于志宁、安养尉颜师古及世民妇兄长孙无忌谒见渊于长春宫。师古名籀，以字行；志宁，宣敏之兄子；师古，之推之孙也；皆以文学知名，无忌仍有才略。渊皆礼而用之，以志宁为记室，师古为朝散大夫，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冠氏县长于志宁、安养县尉颜师古和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在长春宫谒见李渊。颜师古名籀，通常人们称呼他的字。于志宁是于宣敏的侄子，颜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他们都因文才知名。长孙无忌还很有才干谋略。李渊对他们都以礼相待并任用他们。他任命于志宁为记室，颜师古为朝散大夫，长孙无忌为渭北行军典签。

屈突通闻渊西入，署鹰扬郎将汤阴尧君素领河东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数万趣长安，为刘文静所遏。将军刘纲戍潼关，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长谐先引兵袭斩纲，据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渊遣其将吕绍宗等攻河东，不能克。

屈突通闻知李渊西行入关，就任命鹰扬郎将汤阴人尧君素代理河东通守，派他守卫蒲坂。屈突通亲自率兵几万人赶赴长安，被刘文静所阻挡。将军刘纲守卫潼跟，在都尉南城屯军。屈突通想去潼关向刘纲靠拢，王长谐先率兵袭击并斩杀了刘纲，占据都尉南城以阻击屈突通，屈突通退守都尉北城，李渊派部将吕绍宗等人进攻河东，未能攻克。

柴绍之自长安赴太原也，谓其妻李氏曰：“尊公举兵，今偕行则不可，留此则及祸，柰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妇人，易以潜匿，当自为计。”绍遂行。李氏归县别墅，散家赀，聚徒众。渊从弟神通在长安，亡入县山中，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园为盗，有众数万，劫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仁与之就神通，合势攻县，下之。神通众逾一万，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以前乐城长令狐德为记室。德，熙之子也。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皆帅众从之。仲文，密之从父；师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皆为所败。李氏徇、武功、始平，皆下之，众至七万。左亲卫段纶，文振之子也，娶渊女，亦聚徒于蓝田，得万余人。及渊济河，神通、李氏、纶各遣使迎渊。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子道彦为朝请大夫，纶为金紫光禄大夫；使柴绍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渊一一以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世民节度。

柴绍从长安赶赴太原时，对他的妻子李氏说：“你父亲起兵，现在我们不能一起走，你留在此地就会遭到灾祸，怎么办？”李氏说：“你只管赶快动身，我一个女人容易躲藏，可以自己想办法。”柴绍就走了。李氏回到县的别墅，她散掉家财，聚集部众。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住在长安，逃入县的山里。他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人起兵响应李渊。西域的胡族商人何潘仁进入司竹园为盗贼，有部众几万人。他劫持前尚书右丞李纲任用为长史，李氏派家奴马三宝去劝说何潘仁，和她一起去依附李神通，合兵一处进攻县，攻下了县。李神崐通部众超过一万人。他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任命前东城长令狐德为记室，令狐德是令狐熙的儿子。李氏又派马三宝去劝说群盗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他们都率众归附了李氏。李仲文是李密的堂伯父，丘师利是丘和的儿子。西京留守屡次派兵讨伐何潘仁等，都被打败。李氏率军进攻、武功、始平，都攻克了。其部众达七万人。左亲卫段纶是段文振的儿子，他娶了李渊的女儿，也在蓝田聚众，得到一万余人。待李渊渡河，李神通、李氏、段纶各自派遣使者迎接李渊。李渊任命李神通为光禄大夫，李神通的儿子李道彦为朝请大夫，段纶为金紫光禄大夫，派柴绍率领几百名骑兵到南山迎接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和关中的群盗都向李渊请求归降。李渊一一写信慰劳授官，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辖地受敦煌公李世民的指挥。

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卫文升年老，闻渊兵向长安，忧惧成疾，不复预事，独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己巳，渊如蒲津；庚午，自临晋济渭，至永丰劳军，开仓赈饥民。辛未，还长春宫；壬申，进屯冯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备僚属，营于泾阳，胜兵九万。李氏将精兵万余会世民于渭北，与柴绍各置幕府，号“娘子军。”

刑部尚书兼京兆内史卫文升已年老，他闻知李渊军队向长安进军，忧惧成疾，不再参预政事。只有左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尊奉代王杨侑据城坚守。己巳（二十一日），李渊到蒲津，庚午（二十二日），李渊从临晋渡过渭水，到永丰慰劳军队，并开仓赈济饥民。辛未（二十三日），李渊返回长春宫；壬申（二十四日），李渊进驻冯翊。李世民所到之处，官吏、百姓及群盗归附如流，李世民收集其中的豪杰之士作为自己的僚属。他在泾阳驻军，有能作战的兵力几万。李氏率一万余名精兵在渭北与李世民会合。李氏和柴绍各自设置幕府，李氏的军队号称“娘子军”。

先是，平凉奴贼数万围扶风太守窦，数月不下，贼中食尽。丘师利遣其弟行恭帅五百人负米麦持牛酒诣奴贼营，奴帅长揖，行恭手斩之，谓其众曰：“汝辈皆良人，何故事奴为主，使天下谓之奴贼！”众皆俯伏曰：“愿改事公。”行恭即帅其众与师利共谒世民于渭北，世民以为光禄大夫。，琼之从子也。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

原先，平凉的奴贼几万人包围扶风太守窦，几个月攻城不下，贼军粮食吃完。丘师利派他弟弟丘行恭率领五百人背着粮食、牵着牛、拿着酒到奴贼的军营，奴贼的首领深深施礼，丘行恭挥刀把奴帅杀死，对贼众说：“你们都是良人，为什么奉奴为主，让天子都说你们是奴贼？”大家都跪拜在地说“愿意侍奉您！”丘行恭就率领这些人和丘师利在渭北一同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任命丘行恭为光禄大夫。窦是窦琼的侄子。隰城尉房玄龄在军门谒见李世民。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他任命房玄龄为记室参军，让他作为自己的高参。房玄龄也自认为遇到了知已，他对李世民是尽心竭力，知无不为。

渊命刘弘基、殷开山分兵西略扶风，有众六万，南渡渭水，屯长安故城。城中出战，弘基逆击，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帅众从之，顿于阿城，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遣使白渊，请期日赴长安。渊曰：“屈突东行不能复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选仓上精兵自新丰趣长乐宫，世民帅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至并听教。延安、上郡、雕阴皆请降于渊。丙子，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冬，十月，辛巳，渊至长安，营于春明门之西北，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屡遣使至城下谕卫文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报。辛卯，命诸军进围城。甲午，渊迁馆于安兴坊。

李渊命令刘弘基、殷开山分兵向西攻取扶风，他们拥有部众六万人，向南渡过渭水，屯驻在长安故城。长安城中的隋军出战，刘弘基迎战，击败隋军。李世民率兵赴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都率众跟随李世民，在阿城屯驻下，李世民有能作战的兵力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无犯。乙亥（二十八日），李世民从派使者禀报李渊，请求约定进攻长安的日期。李渊说：“屈突通向东进军，不能再向西行了，他已不足为虑了！”于是他命李建成挑选在永丰仓的精兵，从新丰直抵长乐宫；李世民率领新归附的各军向北进军，屯驻在长安故城；准时到达规定的地点，听从调遣。延安、上郡、雕阴等地都请求归降李渊。丙子（二十九日），李渊率军西行，所经过的炀帝的离宫园苑全部关闭崐，放出宫女归还其亲属。冬季，十月，辛巳（初四），李渊到达长安，在春明门西北扎营，各路军队全部汇集，共二十余万人。李渊命令各部队驻扎在营垒内不得侵扰村落中的百姓。他屡次派使者到城下对卫文升等人宣称自己尊奉隋皇室的意思，卫文升等人不作答复。辛卯（十四日），李渊命令诸军进发围城。甲午（十七日），李渊将营署迁到安兴坊。

巴陵校鄱阳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张绣等谋据郡叛隋，推景珍为主。景珍曰：“吾素寒贱，不为众所服。罗川令萧铣，梁室之后，宽仁大度，请奉之以从众望。”乃遣使报铣。铣喜从之，声言讨贼，召募得数千人。铣，岩之孙也。

巴陵校尉鄱阳人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万瓒、徐德基、郭华，沔阳人张等人策划占据巴陵郡，背叛隋朝廷。大家推举董景珍为主。董景珍说：“我向来贫寒微贱，不被众人所信服。罗川令萧铣是粱王室之后，他宽仁大度，请推举他为主以顺从众望。”于是就派使者告知萧铣。萧铣高兴地同意了。他声称讨贼，召募得几千人。萧铣是萧岩的孙子。

会颍川贼帅沈柳生寇罗川，铣与战不利，因谓其众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杰起兵，欲奉吾为主。若从其请以号令江南，可以中兴梁祚，以此召柳生，亦当从我矣。”众皆悦，听命，乃自称梁公，改隋服色旗帜皆如梁旧。柳生即帅众归之，以柳生为车骑大将军。起兵五日，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遂帅众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帅郡中豪杰数百人出迎，末及见铣，柳生与其党谋曰：“我先奉梁公，勋居第一。今巴陵诸将，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杀德基，质其首领，独挟梁公进取郡城，则无出我右者矣。”遂杀德基。入白铣，铣大惊曰：“今欲拨乱反正，忽自相杀！吾不能为若主矣。”因步出军门。柳生大惧，伏地请罪，铣责而赦之，陈兵入城。景珍言于铣曰：“徐德基建义功臣，而柳生无故擅杀之，此而不诛，何以为政！且柳生为盗日久，今虽从义，凶悖不移，共处一城，势必为变。失今不取，后悔无及！”铣又从之。景珍收柳生，斩之，其徒皆溃去。丙申，铣筑坛燔燎，自称梁王，改元鸣凤。

正好颍川的贼帅沈柳生侵犯罗川，萧铣率军与之交战不利，他就对柳生的部众说：“现在天下都造反了，隋朝的政令已经无法施行，巴陵的豪杰起兵，想推举我为主。只要听从他们的请求，以此号令江南，就可以中兴梁氏的国统，以此召纳沈柳生，他也会跟从我的。”大家听了都高兴，听命于萧铣。于是萧铣自称梁公，将隋朝的服色旗帜都恢复为梁朝的旧制。沈柳生就率众归附了萧铣。萧铣任命沈柳生为车骑大将军。他起兵五天，远近前来归附的有几万人。于是萧铣就率众进军巴陵。董景珍派徐德基率领巴陵郡的豪杰几百人出来迎接。还没见到萧铣，沈柳生就与他的党羽商议道：“我先推举梁公的，功勋当居第一位。如今巴陵的诸将，都是位高兵多，如果我进城，反而要位于他们之下，不如杀掉徐德基，扣押他们的首领，我单独扶制梁公，进取巴陵郡城，那样就没有地位高于我的人了。”于是他杀死了徐德基，进军营告诉了萧铣。萧铣大吃一惊说：“现在要拨乱反正，我们忽然自相残杀，我不能作这样的首领。”于是走出了军门。沈柳生大为惊慌，跪在地上请罪。萧铣责备沈柳生，但赦免了他，于是列队入城。董景珍对萧铣说：“徐德基是倡义大业的功臣，沈柳生却无故擅自杀害徐德基，不杀此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况且沈柳生作了很长时间的强盗，现在虽然参预大义，但其凶恶悖逆的本性末改，我们与他共处一城，势必会生变乱，失掉现在的机会不杀掉他，后悔就晚了！”萧铣又听从了董景珍的意见。董景珍就收押了沈柳生并将他处死，沈柳生的党羽都溃散离去。丙申（十九日），萧铣筑坛燃烧祭火，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鸣凤。

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营于黑石，明日，分兵守营，自将精兵陈于洛北。李密闻之，引兵渡洛逆战，密兵大败，柴孝和溺死。密帅麾下精骑渡洛南，余众东走月城，世充追围之。密自洛南策马直趣黑石，营中惧，连举六烽，世充释月城之围，狼狈自救；密还与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壬寅（二十五日），王世充率军夜渡洛水，在黑石扎营，第二天，他分兵守营，自己率领精兵在洛北列阵。李密听到这个消息，就率兵渡过洛水迎战。李密大败，柴孝和淹死，李密率部下的精锐骑兵渡过洛水向南，其余的部众向东逃到月城。王世充率众追击包围月城的军队。李密从洛水南岸策马直奔黑石，王世充军营中的守军惊恐，接连举了六次烽火以报警，王世充撤了月城崐之围，狼狈地回救自己的军垒，李密又与之交战，大破隋军，斩获首级三千余。

甲辰，李渊命诸军攻城，约“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孙华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军头雷永吉先登，遂克长安。代王在东宫，左右奔散，唯侍读姚思廉侍侧。军士将登殿，思廉厉声诃之曰：“唐公举义兵、匡帝室，卿等毋得无礼！”众皆愕然，布立庭下。渊迎王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听思廉扶王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渊还，舍于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甲辰（二十七日），李渊命令各军攻城。规定“不得侵犯七庙和代王、隋朝宗室，违令的人诛灭三族！”孙华中流箭而死。十一月，丙辰（初九），军头雷永吉先行登城，于是攻克了长安。代王杨侑在东宫，他身边的人奔逃溃散，只有侍读姚思廉侍立在杨侑身旁。李渊的军士将登入殿堂，姚思廉厉声斥责军士道：“唐王兴举义兵，扶助帝室，你们不得无礼！”军士们都愕然，在庭院中排列站立。李渊到东宫迎奉代王杨侑，把他迁居到大兴殿后面，让姚思廉扶着代王杨侑到顺阳下，李渊流泪跪拜而去。姚思廉是姚察的儿子。李渊返回，住在长乐宫，与百姓约法十二条，将隋朝的苛政酷令全部废除。

渊之起兵也，留守官发其坟墓，毁其五庙。至是，卫文升已卒，戊午，执阴世师、骨仪等，数以贪婪苛酷，且拒义师，俱斩之，死者十余人，余无所问。

李渊起兵后，留守官挖掘他家的坟墓，毁掉他家的五庙。到这时，卫文升已去世。戊午（十一日），李渊将阴世师、骨仪等人抓起来，历数他们的贪婪苛酷，以及抗拒义师的罪行，将他们全部处死。除了处死的十余人，其余的人不追究。

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与渊有隙，渊入城，将斩之。靖大呼曰：“公兴义兵，欲平暴乱，乃以私怨杀壮士乎！”世民为之固请，乃舍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负志气，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

马邑郡丞三原人李靖，平素就与李渊有矛盾，李渊入城，要杀掉李靖，李靖大喊道：“您兴义兵，想要平息暴乱，怎么能因为私怨而杀壮士呢？”李世民替他再三请求，李渊才放了李靖。李世民就将他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李靖从小就有抱负有志气，又有文才武略，他舅舅韩擒虎常常抚摸着他说：“能够和我谈论将帅谋略的人只有这个孩子！”

王世充自洛北之败，坚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惭惧，请战于密。丙辰，世充与密夹石子河而陈，密布陈南北十余里。翟让先与世充战，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当、裴仁基从劳横断其后，密勒中军击之，世充大败，西走。

王世充自从在洛水之北被李密打败后，就坚守营垒不再出战，越王杨侗派遣使者去慰劳王世充，王世充既惭愧又恐惧，就向李密要求交战。丙辰（初九），王世充与李密在石子河两岸列阵，李密阵列南北长十余里，翟让先和王世充交战，不胜而退。王世充追击翟让，王伯当、裴仁基从旁横断隋军的后路，李密统率中军进击王世充，王世充大败，向西逃走。

翟让司马王儒信劝让自为大冢宰，总领众务，以夺密权，让不从。让兄柱国荥阳公弘，粗愚人也，谓让曰：“天子汝当自为，柰何与人！汝不为者，我当为之！”让但大笑，不以为意，密闻而恶之。总管崔世枢自鄢陵初附于密，让囚之私府，责其货，世枢营求未办，遽欲加刑。让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让谓左长史房彦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宝货，独与魏公，全不与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彦藻惧，以状告密，因与左司马郑共说密曰：“让贪愎不仁，有无君之心，宜早图之。”密曰：“今安安未定，遽相诛杀，何以示远！”曰：“毒蛇螫手，壮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无所及。”密乃从之，置洒召让。戊午，让与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长史摩侯同诣密，密与让、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单雄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郑往来检校。密曰：“今日与达官饮，不须多人，左右止留给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让左右犹在。彦藻白密曰：“今方为乐，天时甚寒，司徒左右，请给洒食。”密曰：“听司徒进止。”让曰：“甚佳。”乃引让左右尽出，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进，密出良弓，与让习射，让方引满，建德自后斫之，踣于床前，声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杀之。徐世走崐出，门者斫之伤颈，王伯当遥诃止之。单雄信叩头请命，密释之。左右惊扰，莫知所为，密大言曰：“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暴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其一家，诸君无预也。”命扶徐世置幕下，亲为傅疮。让麾下欲散，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密寻独骑入其营，历加抚谕，令世、雄信、伯当分领其众，中外遂定。让残忍，摩侯猜忌，儒信贪纵，故死之日，所部无哀之者；然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让与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图，得从而乘之。及闻让死，大失望，叹曰：“李密天资明决，为龙为蛇，固不可测也！”

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说翟让自任大冢宰，总管政务，以此来夺取李密的权力，翟让不听。翟让的哥哥柱国荥阳公翟弘，为人粗鲁愚昧，他对翟让说：“天子应该自己当，干吗要让给别人！你不作天子，让我来作！”翟让只是哈哈大笑，不放在心上。李密知道这件事后就厌恶他。总管崔世枢从鄢陵初起事就归附李密，翟让把他囚禁在自己的府第里，向他索取钱财，崔世枢请求翟让不要处罚他，翟让就要给崔世枢加刑。他召元帅府记室邢义期和他赌博，邢义期有顾虑未来，翟让就把邢义期打了八十杖。翟让对左长史房彦藻说：“你从前攻破汝南时得了很多宝货，只给了魏公，却不给我！魏公是我拥立的，天下事的变化，尚难知道。”房彦藻听后感到害怕，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李密，因而与左司马郑一起劝说李密：“翟让贪婪而刚愎自用，不行仁义，有目无君长之心，应该早些想办法。”李密说：“现在我们的安危还未确定，就相互诛杀，让别的地方的人怎么看呢？”郑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但是根本还保全着，若他们先得了手，您后悔就晚了。”于是李密听了他们的劝告。他摆酒宴召翟让来。戊午（十一日），翟让和他哥哥翟弘及侄子司徒府长史翟摩侯一同去见李密。李密和翟让、翟弘、裴仁基、郝孝德坐在一起，单雄信等人都侍立着。房彦藻、郑来来往往地察看照顾。李密说：“今天和各位达官们饮洒，不需要很多人，左右人等只留服侍的而已。”李密身边的人都退去，翟让身边的人还在。房彦藻对李密说：“今天正好饮宴作乐，天气很冷，请给司徒身边的人以洒食。”李密说：“听司徒的意思。”翟让说：“很好。”于是房彦藻就把翟让身边的人全都带走了。唯独留李密辖下的壮士蔡建德持刀侍立。还没吃饭，李密拿出良弓，和翟让练习射箭。翟让刚拉满弓，蔡建德就从背后用刀砍翟让，翟让扑倒在床前，声如牛吼，蔡建德将翟弘、翟摩侯、王儒信一并杀死。徐世走出门，看门的卫兵把他的脖子砍伤，王伯当在远处呵斥制止住了。单雄信叩头请求饶命，李密将他释放。左右两旁的人都十分惊恐疑惧，不知怎么办好。李密大声说：“我和大家一同起义兵，本来是要铲除暴虐，但司徒翟让专行暴虐，凌辱众僚属，也不分上下尊卑，今天诛杀的只是翟让一家，与各位无关。”他命人扶走徐世，安置在帐幕下，亲自为他敷药。翟让的部众要溃散，李密派单雄信前往传达他的慰问之意。随即，李密又独自一人骑马来到翟让的营中，对其部下倍加安抚慰问。他命令徐世、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统领翟让的部众。于是，李密军内外形势稳定下来。翟让性情残忍，摩侯性好猜忌，王儒信为人贪婪放纵，所以他们被杀的那天，他们的部下没有人为此而悲痛。但是李密的将佐从此开始有了猜疑和不安定的情绪。当初，王世充知道翟让与李密必定不能长久和睦相处，他希望二人互相图谋相斗，他就可以得到机会乘虚而入。等他闻知翟让被杀死，大失所望，叹息道：“李密天资聪颖决断，他是龙是蛇，根本无法预测！”

壬戊，李渊备法驾迎代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时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乙丑，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丙寅，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时奏闻。置丞相府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使李纲入见，渊留之，以专掌选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使定礼仪。威，炽之子也。渊倾府库以赐勋人，国用不足，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以为“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苏贵而布帛贱；请伐六街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可得数十万匹。”渊从之。己巳，以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为齐公。

壬戊（十五日），李渊排列仪仗迎接代王杨侑在天兴殿即皇帝位。杨娰У苯?蹦杲鍪??辍Ｋ?纶?笊馓煜拢?哪旰牛?Ｗ痨镜畚??匣省＜鬃樱ㄊ七日），李渊从长乐宫进入长安，杨侑特赐李渊持黄钺、持节，委以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为唐王。李渊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把所颁公文由教改称为令，每天在虔化门处理政事。乙丑（十八日），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都派遣使者前来请求任命。丙寅（十九日），杨侑下诏：凡军政事务无论大小，以及文武官员的任职无论贵贱，典章制度的执行惩处，全部归丞相府处理。只有在郊外祭祀天地以及四季祭祀祖先要上奏杨侑。李渊设置丞相府官属。他任命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何潘仁派李纲进入长安觐见，李渊将李纲留下，任命他为丞相府司录，专管选用官员之事。又任命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让他制订礼仪。窦威是窦炽的儿子。李渊将府库中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赏赐给有功的人。国家的财政困难，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认为“现在义师有几万人都在京师，柴草贵而布帛贱，请允许砍伐长安城中六坊和苑中的树木为柴，用来换取布帛，可以得到几十万匹布帛。”李渊采纳了这个建议。己巳（二十二日），他封李建成为唐世子，封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封李元吉为齐公。

河南诸郡尽附李密，唯荥阳太守郇王庆，梁郡太守杨汪为隋守。密以书招庆，为陈利害，且曰：“王之家世，本住山东，本姓郭氏，乃非杨族。芝焚蕙叹，事不同此。”初，庆祖父元孙早孤，随母郭氏养于舅族。及武元帝从周文起兵关中，元孙在邺，恐为高氏所诛，冒姓郭氏，故密云然。庆得书惶恐，即以郡降密，复姓郭氏。

河南各郡都归附了李密，唯独荥阳太守郇王杨庆、梁郡太守杨汪还效忠隋朝。李密写信去招抚郇王杨庆，陈说利害，并说：“您家世系，本住在山东，本姓郭而不属于杨家一族。虽物伤其类，但您与他们并非一类。”当初，杨庆的祖父元孙早年丧父，他跟随母亲郭氏在舅舅家族里生活，到隋武元帝杨忠跟从周文帝在关中起兵，元孙在邺城，他怕被北齐高氏杀害，就顶冒姓郭，所以李密说他不姓杨。杨庆收到信很惶恐，立即举郡投降李密，又恢复郭姓。

十二月，癸未，追谥唐王渊大父襄公为景王；考仁公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

十二月，癸未（初七），追谥唐王李渊的祖父襄公李虎为景王，父亲仁公李为元王，李的夫人窦氏为穆妃。

薛举遣其子仁果寇扶风，唐弼据源拒之。举遣使招弼，弼乃杀李弘芝，请降于举，仁果乘其无备，袭破之，悉并其众。弼以数百骑走诣扶风请降，扶风太守窦杀之。举势益张，众号三十万，谋取长安；闻丞相渊已定长安，遂围扶风。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户曹张道源招慰山东。孝恭，渊之从父兄子也。

薛举派他儿子薛仁果劫掠扶风郡，唐弼据守源抗击薛仁果。薛举派遣使者招降唐弼，唐弼就杀死李弘芝向薛举请求归降。薛仁果乘唐弼没有防备，袭击并攻取了源，收编了唐弼的全部部众。唐弼率领几百名骑兵逃到扶风郡请求投降，扶风太守窦杀掉唐弼。薛举的势力越加壮大，其部众号称三十万人。他筹划攻取长安，听到丞相李渊已平定长安，就包围扶风。李渊派李世民率兵进击薛举。又派姜、窦轨出使散关，安抚陇右地方的百姓，派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抚慰问山南，派府户曹张道源招抚慰问潼关以东各地。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

癸巳，世民击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追奔至垅坻而还。薛举大惧，问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黄门侍郎钱唐褚亮曰：“赵佗归汉，刘禅仕晋，近世萧琮，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趋进曰：“陛下失问！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汉高祖屡经奔败，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业；陛下柰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举亦悔之曰：“聊以此试君等耳。”乃厚赏瑗，引为谋主。

癸巳（十七日），李世民率兵在扶风进攻薛仁果，大破薛仁果军，并追击到垅坻才返回。薛举大为惊慌，问他的臣属：“自古有天子投降的事情吗？”黄门侍郎钱唐人褚亮说：“赵佗归附汉朝，刘禅侍奉晋室，近代的萧琮，到现在还地位显赫高贵，这种转祸为福的事自古就有。”卫尉卿郝瑗快步上前说：“陛下不应该问这种事！褚亮的话又是多么荒谬！从前汉高祖经过多次逃亡与失败，蜀汉的先主刘备屡次失去妻室儿子，但他们最后都完成了帝业，陛下怎崐么能因为一战失利，就要做亡国的打算呢？”薛举也后悔了，说：“我不过拿这话试试你们罢了。”于是重赏郝瑗，让他作自己的高参。

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西，河池太守萧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乙未（十九日），平凉留守张隆，丁酉（二十一日），河池太守萧以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归降李渊。李渊封窦为工部尚书，燕国公；封萧为礼部尚书，宋国公。

姜、窦轨进至长道，为薛举所败，引还。渊使通议大夫醴泉刘世让安集唐弼余党，与举相遇，战败，为举所虏。

姜、窦轨率军走到长道县，被薛举击败，就率军返回。李渊派遣通议大夫醴泉人刘世让安抚召集唐弼的余党，刘世让与薛举相遇，战败，被薛举俘虏。

李孝恭击破朱粲，诸将请尽杀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谁复肯降矣！”于是自金川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

李孝恭击败朱粲，诸将请将俘虏全部杀死。李孝恭说：“不能这样做，否则，往后谁还肯投降？”于是从金川到巴中蜀地，檄文所到之处，投降归附李渊的有三十余州。

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月余，通复使桑显和夜袭其营，文静与左光禄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战，显和败走，尽俘其众，通势益蹙。或说通降，通泣曰：“吾历事两主，恩顾甚厚。食人之禄而违其难，吾不为也！”每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一刀！”劳勉将士，末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丞相渊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斩之。及闻长安不守，家属悉为渊所虏，乃留显和镇潼关，引兵东出，将趣洛阳。通适去，显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窦琮等将轻骑与显和追之，及于稠桑。通结陈自固，窦琮遣通子寿往谕之，通骂曰：“此贼何来！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显和谓其众曰：“今京城已陷，汝辈皆关中人，去欲何之！”众皆释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负国，天地神祗实知之。”军人执通送长安，渊以为兵部尚书，赐爵蒋公，兼秦公元帅府长史。

屈突通和刘文静相持了一个多月，屈突通又派桑显和率兵夜袭刘文静的军营。刘文静和左光禄大夫段志玄全力苦战，桑显和兵败逃走，刘文静将桑显和的部下全部俘获。屈突通的处境愈加窘迫。有人劝屈突通投降，屈突通哭道：“我侍奉过两个主上，皇帝对我的恩宠照顾非常优厚，拿着人家的俸禄而在困难时背叛，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他常常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应当为国家挨一刀！”屈突通慰劳勉励将士时，没有不痛哭流涕的，大家对此也很感动。丞相李渊派其家僮去招降屈突通，他当即将僮仆杀死。当他听说长安已经失守，家属都被李渊俘获，就留下桑显和镇守潼关，率军东去，准备奔往洛阳。屈突通刚走，桑显和就献出潼关投降了刘文静。刘文静派窦琮等人率领轻骑与桑显和去追阻屈突通，在稠桑追上了他。屈突通摆好陈势以自卫，窦琮派屈突通的儿子屈突寿去劝说他，屈突通骂道：“这个贼人来干什么？过去我和你是父子，现在我和你是仇敌！”他命令身边的人用弓箭射屈突寿。桑显和对屈突通的部众说：“如今京城已经失陷，你们都是关中人，打算去什么地方？”屈突通的士兵就扔掉兵器投降，屈突通知道自己已无法逃脱，就下马向东南方向再三跪拜号哭道：“我的力量至此已经使尽，不敢辜负国家，天地神祗是知道的！”士兵抓住了屈突通押送到长安，李渊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赐他蒋公的爵位，兼任秦公元帅府长史。

渊遣通至河东城下招谕尧君素，君素见通，欷不自胜，通亦泣下沾衿，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负国生降，乃更为人作说客邪！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

李渊派屈突通到河东城下招降劝说尧君素，尧君素看到屈突通，欷不止，悲不自胜。屈突通也流泪沾湿了衣襟。他对尧君素说：“我军已经失败，唐王义旗所指之处，无不响应，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您还是早些归降为好。”尧君素说：“您身为国家大臣，主上委任您以防卫关中的重任，代王将社稷都托付给您了，您为什么背弃国家而投降呢？还替人家作说客呀！您所乘之马，崐就是代王赏赐的，您还有什么脸骑着这匹马呢！”屈突通说：“唉！君素，我是力尽图穷才来的。”尧君素说：“我现在力量还未用尽，哪里用得着你多嘴！”屈突通惭愧退走。

东都米斗三钱，人饿死者什二三。

东都缺粮，一斗米价值三千钱，因而饿死之人有十之二三。

庚子，王世充军士有亡降李密者，密问：“世充军中何所为？”军士曰：“比见益募兵，再飨将士，不知其故。”密谓裴仁基曰：“吾几落奴度中，光禄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刍粮将竭，求战不得，故募兵飨士，欲乘月晦以袭仓城耳，宜速备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当先遇之，与战，不利。世充兵即陵城，总管鲁儒拒却之，伯当更收兵击之，世充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世充屡与密战，不胜，越王侗遣使劳之，世充诉以兵少，数战疲弊；侗以兵七万益之。

庚子（二十四日），王世充的军士中有逃亡投降李密的人，李密问：“王世充目前在军中做什么？”军士说：“近来只见他大量招兵，又犒劳将士，不知是什么缘故。”李密对裴仁基说：“我几乎中了王世充这个奴才的谋算，你知道吗？我很长时间不出兵，王世充的粮草将要断绝，求战不得，因此招募士兵，犒赏将士，想要乘着月夜昏黑来袭击仓城。我们应该立即作防卫准备。”于是他命令平原公赦孝德、琅邪公王伯当、齐郡公孟让率兵分别屯驻在仓城的两边以等待敌军。那天夜里三鼓时分，王世充的军队果然来了。王伯当先遭遇敌军，与之交战不利。王世充的士兵立即登城，总管鲁儒率军抵抗，王伯当收集兵卒再次进攻王世充，王世充大败。王伯当斩杀王世充的骁将费青奴，其部下士卒战死淹死的有一千余人。王世充屡次与李密交战都无法取胜。越王杨侗派遣使者来慰劳他，王世充诉说自己兵少，几次战斗后已疲惫不堪，越王杨侗派去七万援军补充王世充的力量。

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取弘农郡，遂定新安以西。

刘文静等人率兵向东攻城夺地，攻占了弘农郡，于是新安以西的地方得到了安定。

甲辰，李渊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徇巴、蜀，下之。

甲辰（二十八日），李渊派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进攻并攻下了巴蜀。

乙巳，方与贼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因渡江，归林士弘于豫章；士弘疑之，营于南塘上。善安恨之，袭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萧铣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克之，士弘退保余干。

乙巳（二十九日），方与县的贼帅张善安袭击并攻陷了卢江郡，于是渡江，在豫章归附了林士弘。林士弘怀疑他，让他在南塘上扎营。张善安因此怀恨林士弘，就袭击并败了林士弘，烧毁豫章郡的外城而去。林士弘迁居南康。萧铣派他的部将苏胡儿袭击并击攻取了豫章，林士弘退保余干县。

第一百八十五卷

唐纪一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上武德元年（戊寅、618 ）

唐纪一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 年）

春，正月，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

春季，正月丁未朔（初一）。隋恭帝下诏允许唐王佩带宝剑穿鞋上殿朝见，行礼时不必通报姓名。

唐王既克长安，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有司复书，日以百数。

唐王攻克长安之后，便致函通告各郡县，于是东起商洛，南至巴蜀，各地的郡县长官、盗贼首领、氐羌酋长，争相派遣子弟见唐王请求归顺，有关衙门每天要回复数以百计的信函。

王世充既得东都兵，进击李密于洛北，败之，遂屯巩北。辛酉，世充命诸军各造浮桥渡洛击密，桥先成者先进，前后不一。虎贲郎将王辩破密外栅，密营中惊扰，将溃；世充不知，鸣角收众，密因帅敢死士乘之，世充大败，争桥溺死者万余人。王辩死，世充仅自免，洛北诸军皆溃。世充不敢入东都，北趣河阳，是夜，疾风寒雨，军士涉水沾湿，道路冻死者又以万数。世充独与数千人至河阳，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还东都，赐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得万余人，屯含嘉城，不敢复出。

王世充获得东都兵马，在洛北打败了李密，便驻札在巩县北面。辛酉（十五日），王世充命令各军分别搭设浮桥渡洛河向李密进攻，先搭好桥的军队先攻击，各军前后不一致，虎贲郎将王辩突破李密军外层营墙，李密军营之中一片惊恐混乱，就要溃败，可王世充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吹号角收兵。李密乘机带领敢死者反攻，王世充大败，败军争相过浮桥，落水淹死了一万多人。王辩阵亡，王世充只保得自己脱身，洛北各军全线崩溃。王世充不敢回东都，率军北赴河阳。当晚，风狂雨冷，士兵趟水浑身上下都打湿了，一路冻死的又数以万计。跟随王世充到达河阳的只有几千人。王世充绑缚自己投狱请求治罪。隋越王杨侗派人赦免了王世充，召他回东都，赐给他金钱锦缎美女安慰他。王世充召集逃散的旧部，得一万多人，驻扎于含嘉城，不敢再出战。

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其门堞、庐舍而居之，钲鼓之声，闻于东都；未几，拥兵三十万，陈于北邙，南逼上春门。乙丑，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出兵拒之；达望见密兵盛，惧而先还，密纵兵乘之，军遂溃，韦津死。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举所部降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并遣使奉表劝进，密官属裴仁基等亦上表请正位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

李密乘胜进据金墉城，修复城门堞、房屋，住在城内，战鼓的声音由此传到东都。不久，李密拥兵三十万，在北邙列战阵，南边逼近东都上春门。乙丑（十九日），隋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韦津领兵抵御李密，段达一见李密军势强盛，心中害怕，率先回逃，李密纵兵追击，隋军溃败，韦津死。于是隋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内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各自率领部下投降了李密。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派人奉表劝李密称帝，李密属下裴仁基等也上表请正位号。李密回答：“东都没有攻克，还谈不上这事。”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余万人救东都。

戊辰（二十二日），唐王以世子李建成为左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右元帅，率领各路兵马十余万救援东都。

东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粮者进散官二品；于是商贾执象而朝者，不可胜数。

东都缺粮，隋太府卿元文都等人召募守城人，不吃公粮的进散官二品，这一来手持象牙笏板上朝的商人，不计其数。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郑元将兵出商洛，徇南阳，左领军府司马安陆马元规徇安陆及荆、襄。

二月，己卯（初四），唐王派太常卿郑元领兵从商洛攻取南阳；派左领军府司马安陆人马元规攻取安陆及荆州、襄州。

李密遣房彦藻、郑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州县。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又以手书与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钩斩袂，不敢庶几。”汪遣使往来通意，密亦羁縻待之。彦藻以书招窦建德，使来见密。建德复书，卑辞厚礼，托以罗艺南侵，请捍御北垂。彦藻还，至卫州，贼帅王德仁邀杀之。德仁有众数万，据林虑山，四出抄掠，为数州之患。

李密派房彦藻、郑等人东行出黎阳分别招慰各州县。李密以梁郡太守杨汪为上柱国、宋州总管，给杨汪的亲笔信写道：“过去我在雍丘曾遭您追捕，古人射钩斩袂的不计前嫌，我不敢说已经仿效了！”杨汪派人与李密联系，李密也极尽笼络。房彦藻致书窦建德，请他来见李密，窦建德复信虽然言辞很谦卑、礼数很周全，但推托罗艺南下，请求守北边，不见李密。房彦藻回程走到卫州，贼帅王德仁截击并杀了他。王德仁有数万人，占据林虑山，四处抢劫，是几个州县的祸患。

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

三月，己酉（初四），唐王以齐公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允许他有权随机行事。

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为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然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退朝则幅巾短衣，策杖步游，遍历台馆，非夜不止，汲汲顾景，唯恐不足。

隋炀帝到江都，更加荒淫，宫中一百多间房，每间摆设都极尽豪华，内住美女，每天以一房的美女作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负责供应美酒饮食，炀帝与萧后以及宠幸的美女吃遍了宴会，酒杯不离口，随从的一千多美女也经常喝醉。不过炀帝看到天下大乱，心情也忧虑不安，下朝后常头戴幅巾，身穿短衣，柱杖散步，走遍行宫的楼台馆舍，不到晚上不止步，不停地观赏四周景色，唯恐没有看够。

帝自晓占候卜相，好为吴语；常夜置酒，仰视天文，谓萧后曰：“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因引满沈醉。又尝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后惊问故，帝笑曰：“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

炀帝通晓占卜相面，爱说江浙话，经常半夜摆酒，抬头看星象，对萧后说：“外间有不少人算计侬，不过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也不失为沈后。我们姑且只管享乐饮酒吧！”然后倒满杯喝得烂醉。炀帝还曾拿着镜子照着，回头对萧后说：“好一个头颅，该由谁斩下来？”萧后惊异地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炀帝笑着说：“贵贱苦乐循环更替，又有什么好伤感的？”

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为善；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陈不可，请车驾还长安，与世基忿争而出。门下录事衡水李桐客曰：“江东卑湿，土地险狭，内奉万乘，外给三军，民不堪命，亦恐终散乱耳。”御史劾桐客谤毁朝政。于是公卿皆阿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炀帝见中原已乱，不想回北方，打算把国都迁到丹阳，保守江东，下令群臣在朝堂上议论迁都之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人都认为不错；右候卫大将军李才极力说明不可取，请炀帝御驾回长安，并与虞世基忿然争论而下殿。门下录事衡水人李桐客说：“江东地势低洼，气候潮湿，环境恶劣，地域狭小，对内要奉养朝廷，对外要供奉三军，百姓承受不起，恐怕最终要起来造反的。”御史弹劾李桐客诽谤朝政，于是公卿都曲意阿奉炀帝之意说：“江东百姓渴望陛下临幸已经很久了，陛下过江抚慰统治百姓，这是大禹那样的作为。”于是炀帝下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

时江都粮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思乡里，见帝无西意，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帅所部西走，帝遣骑追斩之，而亡者犹不止，帝患之。虎贲郎将扶风司马德戡素有宠于帝，帝使领骁果屯于东城，德戡与所善虎贲郎将元礼、直裴虔通谋曰：“今骁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诛；不言，于后事发，亦不免族灭，奈何？又闻关内沦没，李孝常以华阴叛，上囚其二弟，欲杀之。我辈家属皆在西，能无此虑乎！”二人皆惧，曰：“然则计将安出？”德戡曰：“骁果若亡，不若与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转相招引，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皆与之同谋，日夜相结约，于广座明论叛计，无所畏避。有宫人白萧后曰：“外间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于帝，帝大怒，以为非所宜言，斩之。其后宫人复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忧耳！”自是无复言者。

当时江都的粮食吃完了，随炀帝南来的骁果大多是关中人，长期在外，思恋故乡，见炀帝没有回长安的意思，大都策划逃回乡。郎将窦贤便带领部下西逃。炀帝派骑兵追赶，杀了他，但仍然不断有人逃跑，令炀帝很头痛。虎贲郎将扶风人司马德戡一向得炀帝信任，炀帝派他统领骁果，驻扎在东城，司马德戡与平时要好的虎贲郎将元礼、直裴虔通商量，说：“现在骁果人人想逃跑，我想说，又怕说早了被杀头；不说，事情真发生了，也逃不了族灭，怎么办？又听说关内沦陷，李孝常以华阴反叛，皇上囚禁了他的两个弟弟，准备杀掉，我们这些人的家属都在西边，能不担心这事吗？”元、裴二人都慌了，问：“既然如此，有什么好办法吗？”司马德戡说：“如果骁果逃亡，我们不如和他们一齐跑。”元、裴二人都说：“好主意！”于是相互联络，内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人都参与同谋，日夜联系，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商议逃跑的事，毫无顾忌。有一位宫女告诉萧后：“外面人人想造反。”萧后说：“由你去报告吧。”宫女便对炀帝说了，炀帝很生气，认为这不是宫女该过问的事，杀了这个宫女。后来又有人对萧后说起，萧后说：“天下局面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没法挽救了，不用说了，免得白让皇上担心！”从此以后，再也没人说起外面的情况。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素厚，杨士览，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结党西遁，智及曰：“主上虽无道，威令尚行，卿等亡去，正如窦贤取死耳。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业也。”德戡等然之。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历来很要好，杨士览是宇文智及的外甥，赵、杨二人把他们的计划告诉了宇文智及，智及很高兴。司马德戡等人定于三月月圆那天结伴西逃，宇文智及说：“皇上虽然无道，可是威令还在，你们逃跑，和窦贤一样是找死，现在实在是老天爷要隋灭亡，英雄并起，同样心思想反叛的已有数万人，乘此机会起大事，正是帝王之业。”司马德戡等人同意他的意见。赵行枢、薛世良要求由宇文智及的兄长右屯卫将军许公宇文化及为首领，协商定了，才告诉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性格怯懦，能力低下，听说后，脸色都变了，直冒冷汗，后来又听从了众人的安排。

德戡使许弘仁、张恺入备身府，告所识者云：“陛下闻骁果欲叛，多酝毒酒，欲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骁果皆惧，转相告语，反谋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骁果军吏，谕以所为，皆曰：“唯将军命！”是日，风霾昼昏。晡后，德戡盗御厩马，潜厉兵刃。是夕，元礼、裴虔通直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至三更，德戡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望见火，且闻外喧嚣，问何事。虔通对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时内外隔绝，帝以为然。智及与孟秉于城外集千余人，劫候卫虎贲冯普乐布兵分守衢巷。燕王觉有变，夜，穿芳林门侧水窦而入，至玄武门，诡奏曰：“臣猝中风，命悬俄顷，请得面辞。”裴虔通等不以闻，执囚之。丙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诸门卫士。虔通自门将数百骑至成象殿，宿卫者传呼有贼，虔通乃还，闭诸门，独开东门，驱殿内宿卫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势太异！”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毋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拒战，为乱兵所杀。盛，楷之弟也。千牛独孤开远帅殿内兵数百人诣玄览门，叩请曰：“兵仗尚全，犹堪破贼。陛下若出临战，人情自定；不然，祸今至矣。”竟无应者，军士稍散。贼执开远，义而释之。先是，帝选骁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待遇优厚，至以宫人赐之。司宫魏氏为帝所信，化及等结之使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仓猝际制无一人在者。

司马德戡让许弘仁、张恺去备身府，对认识的人说：“陛下听说骁果想反叛，酿了很多毒酒，准备利用宴会，把骁果都毒死，只和南方人留在江都。”骁果都很恐慌，互相转告，更加速了反叛计划。乙卯（初十），司马德戡召集全体骁果军吏，宣布了计划，军吏们都说：“就听将军的吩咐！”当天，大风刮得天昏地暗，黄昏，司马德戡偷出御厩马，暗地磨快了武器。傍晚，元礼、裴虔通在下值班，专门负责大殿内；唐奉义负责关闭城门，唐奉义与裴虔通等商量好，各门都不上锁。到三更时分，司马德戡在东城集合数万人，点起火与城外相呼应，炀帝看到火光，又听到宫外面的喧嚣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裴虔通回答：“草坊失火，外面的人在一起救火呢。”当时宫城内外相隔绝，炀帝相信了。宇文智及和孟秉在宫城外面集合了一千多人，劫持了巡夜的候卫虎贲冯普乐，布署兵力分头把守街道。燕王杨发觉情况不对，晚上穿过芳林门边的水闸入宫，到玄武门假称：“臣突然中风，就要死了，请让我当面向皇上告别。”裴虔通等人不通报，而把杨关了起来。丙辰（十一日），天还没亮，司马德戡交给裴虔通兵马，用来替换各门的卫士。裴虔通由宫门率领数百骑兵到成象殿，值宿卫士高喊有贼，于是裴虔通又返回去，关闭各门，只开东门，驱赶殿内宿卫出门，宿卫纷纷放下武器往外走。右屯卫将军独孤盛对裴虔通说：“什么人的队伍，行动太奇怪了！”裴虔通说：“形势已经这样了，不关将军您的事，您小心些不要轻举妄动！”独孤盛大骂：“老贼，说的什么话！”顾不上披铠甲，就与身边十几个人一起拒战，被乱兵杀死。独孤盛是独孤楷的弟弟。千牛独孤开远带领数百殿内兵到玄览门，敲请求：“武器完备，足以破贼，陛下如能亲自临敌，人情自然安定；否则，祸事就在眼前。”竟然没有回答的人，军士逐渐散去。反叛者捉住独孤开远，又为他的忠义行为感动而放了他。早先，炀帝挑选了几百名勇猛矫健的官奴，安置在玄武门，称为“给使”，以防备突然发生的情况，待遇优厚，甚至把宫女赐给给使。司宫魏氏得炀帝信任，宇文化及等人勾结她作内应。这天，魏氏假称圣旨放全体给使出宫，致使仓促之际玄武门没有一个给使在场。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门入，帝闻乱，易服逃于西。虔通与元礼进兵排左阁，魏氏启之，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帝映窗扉谓行达曰：“汝欲杀我邪？”对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还耳。”因扶帝下阁。虔通，本帝为晋王时亲信左右也，帝见之，谓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对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朕方欲归，正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虔通因勒兵守之。

司马德戡等人领兵从玄武门进入宫城，炀帝听到消息，换了衣服逃到西。裴虔通和元礼进兵推撞左门，魏氏开，乱兵进了永巷，问：“陛下在哪里？”有位美人出来指出了炀帝的所在。校尉令狐行达拔刀冲上去，炀帝躲在窗后对令狐行达说：“你想杀我吗？”令狐行达回答：“臣不敢，不过是想奉陛下西还长安罢了。”说完扶炀帝下。裴虔通本来是炀帝作晋王时的亲信，炀帝见到他，对他说：“你不是我的旧部吗！有什么仇要谋反？”裴虔通回答：“臣不敢谋反，但是将士想回家，我不过是想奉陛下回京师罢了。”炀帝说：“朕正打算回去，只为长江上游的运米船未到，现在和你们回去吧！”裴虔通于是领兵守住炀帝。

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俯首据鞍称罪过。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裴虔通谓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须亲出慰劳。”进其从骑，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执辔挟刀出宫门，贼徒喜噪动地。化及扬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还与手。”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于是引帝还至寝殿，虔通、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叹曰：“我何罪至此？”文举曰：“陛下违弃宗庙，巡游不息，外勤征讨，内极奢淫，使丁壮尽于矢刃，女弱填于沟壑，四民丧业，盗贼蜂起；专任佞谀，饰非拒谏：何谓无罪！”帝曰：“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德彝赧然而退。帝爱子赵王杲，年十二，在帝侧，号恸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贼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顿帝令坐。帝自解练巾授行达，缢杀之。初，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谓所幸诸姬曰：“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

天明后，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有人来参见，他只会低头靠在马鞍上连说：“罪过”表示感谢。宇文化及到宫城门前，司马德戡迎接他入朝堂，称丞相。裴虔通对炀帝说：“百官都在朝堂，需陛下亲自出去慰劳。”送上自己随从的坐骑，逼炀帝上马，炀帝嫌他的马鞍笼头破旧，换过新的才上马。裴虔通牵着马缰绳提着刀出宫城门，乱兵欢声动地。宇文化及扬言：“哪用让这家伙出来，赶快弄回去结果了。”炀帝问：“虞世基在哪儿？”乱党马文举说：“已经枭首了。”于是将炀帝带回寝殿，裴虔通、司马德戡等拔出兵刃站在边上。炀帝叹息道：“我有什么罪该当如此？”马文举说：“陛下抛下宗庙不顾，不停地巡游，对外频频作战，对内极尽奢侈荒淫。致使强壮的男人都死于刀兵之下，妇女弱者死于沟壑之中，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一味任用奸佞，文过饰非，拒不纳谏，怎么说没罪！”炀帝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可你们这些人，荣华富贵都到了头，为什么还这样？今天这事，谁是主谋？”司马德戡说：“整个天下的人都怨恨，哪止一个人！”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宣布炀帝的罪状。炀帝说：“你可是士人，怎么也干这种事？”封德彝羞红了脸，退了下去。炀帝的爱子赵王杨杲才十二岁，在炀帝身边不停地嚎啕大哭，裴虔通杀了赵王，血溅到炀帝的衣服上。这些人要杀炀帝，炀帝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对天子动刀，取鸩酒来！”马文举等人不答应，让令狐行达按着炀帝坐下。炀帝自己解下练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绞死了炀帝。当初，炀帝料到有遇难的一天，经常用罂装毒酒带在身边，对宠幸的各位美女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喝。”等到乱事真的来到，找毒酒时，左右都逃掉，竟然找不到。萧后和宫女撤下漆床板，做成小棺材，把炀帝和赵王杨杲一起停柩在西院流珠堂。

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随，囚于骁果营。化及弑帝，欲奉秀立之，众议不可，乃杀秀及其七男。又杀齐王及其二子并燕王，隋氏宗室、外戚，无少长皆死。唯秦王浩素与智及往来，且以计全之。齐王素失爱于帝，恒相猜忌，帝闻乱，顾萧后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诛，谓帝使收之，曰：“诏使且缓儿，儿不负国家！”贼曳至街中，斩之，竟不知杀者为谁，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杀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字文、梁公萧钜等及其子。钜，琮之弟子也。

炀帝每次巡幸，常常将蜀王杨秀随行，囚禁在骁果营。宇文化及弑炀帝，准备奉杨秀为皇帝，众人舆论以为不行，于是杀了杨秀和他的七个儿子。又杀齐王杨及其两个儿子和燕王杨，隋朝的宗室、外戚，无论老幼一律杀死。只有秦王杨浩平时与宇文智及有来往，宇文智及想办法保全了他。齐王杨一向失宠于炀帝，父子一直相互猜忌，炀帝听说起乱事，对萧后说：“不会是阿孩（杨）吧？”宇文化及派人到杨府第杀人，杨以为是炀帝下令来捕他，还说：“诏使暂且放开孩儿，儿没有对不起国家！”乱兵将他曳到街当中，杀了他，杨最终也不知道要杀他的是谁，父子之间至死也没能消除隔阂。乱兵又杀了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右翊卫将军宇文协、千牛宇文、梁公萧钜等人及其儿子。萧钜是萧综弟弟的儿子。

难将作，江阳长张惠绍驰告裴蕴，与惠绍谋矫诏发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门援帝。议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实，抑而不许。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虞世基宗人谓世基子符玺郎熙曰：“事势已然，吾将济卿南渡，同死何益！”熙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决矣！”世基弟世南抱世基号泣请代，化及不许。黄门侍郎裴钜知必将有乱，虽厮役皆厚遇之，又建策为骁果娶妇；及乱作，贼皆曰：“非裴黄门之罪。”既而化及至，钜迎拜马首，故得免。化及以苏威不预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参化及；化及集众而见之，曲加殊礼。百官悉诣朝堂贺，给事郎许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阖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马，泣而去。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曰：“此人大负气！”复命擒还，杀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抚柩不哭，曰：“能死国难，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余日而卒。唐王之入关也，张季之弟仲琰为上洛令，帅吏民拒守，部下杀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乱，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化及杀之，兄弟三人皆死国难，时人愧之。

动乱就要发生时，江阳县长张惠绍飞驰去通告了裴蕴，裴蕴与张惠绍商量假称圣旨调江都城外的军队逮捕宇文化及等人，敲开城门援救炀帝。二人商量好后，派人报告虞世基，虞世基怀疑谋反的事不真实，压下来没有答复。一会儿，发难，裴蕴叹息道：“和播郎（虞世基）商量，竟然误了事！”虞世基的同宗虞对世基的儿子符玺郎虞熙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打算送你过长江去南边，一起死了又有什么用！”虞熙说：“扔下父亲背叛君主，又有什么脸活着！感谢您的关心，从此永别了！”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抱着世基大哭，请求代替他赴死，宇文化及不准。黄门侍郎裴矩知道肯定要发生动乱，因此对待作贱役的人也很优厚，又建议为骁果娶妇；待乱事发生后，乱兵都说：“不是裴黄门的错。”不久，宇文化及到了，裴矩迎到马前行礼，因此得以免去了祸事。宇文化及因为苏威不参与朝政，也放过了他。苏威名声、地位历来显赫，他去参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集合众人来见他，对他格外尊重。百官都到朝堂祝贺宇文化及，只有给事郎许善心不到。许弘仁骑马跑去告诉他说：“天子已经驾崩了，宇文将军代理朝政，满朝文武都集于朝堂，天道人事自有它相互代替终结的道理，又与叔叔您有什么相干，何至于这样流连不舍！”善心很生气，不肯去。弘仁回身上马，哭着走了。宇文化及派人到家里把许善心捉到朝堂上，一会儿又放了他。许善心不按朝见的规矩行礼就走出朝堂，宇文化及生气地说：“这人真不知好歹！”重新下令把许善心捉回朝堂，杀了。许善心的母亲范氏九十二岁了，抚摸着灵柩但并不哭泣，说：“能死国难，真是我的儿子！”躺着不吃东西，十几天后去世。唐王李渊入关时，张季的弟弟张仲琰是上洛令，带领部下、百姓占据城池抵抗，部下杀了他投降唐王。宇文化及之乱，仲琰的弟弟张琮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杀了张琮，兄弟三人都死于国难，令当时的人感到羞愧。

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为帝，居别宫，令发诏画敕书而已，仍以兵监守之。化及以弟智及为左仆射，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

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理百官。以炀帝皇后的命令立秦王杨浩为皇帝，住在别宫，只让皇帝签署发布诏敕而已，仍然派兵监守。宇文化及以弟弟宇文智及为左仆射，宇文士及为内史令，裴矩为右仆射。

乙卯，徙秦公世民为赵公。

乙卯（初九），改封秦公李世民为赵公。

戊辰，隋恭帝诏以十郡益唐国，仍以唐王为相国，总百揆，唐国置丞相以下官，又叫九锡。王谓僚属曰：“此谄谀者所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宠锡，可乎！必若循魏、晋之迹，彼皆繁文伪饰，欺天罔人；考其实不及五霸，而求名欲过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窃亦耻之。”或曰：“历代所行，亦何可废！”王曰：“尧、舜、汤、武，各因其时，取与异道，皆推其至诚以应天顺人，未闻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禅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为；若其无知，孤自尊而饰让，平生素心所不为也。”但改丞相为相国府，其九锡殊礼，皆归之有司。

戊辰（二十三日），隋恭帝下诏将十个郡增加给唐国，仍然以唐王为相国，总理百官，唐国可以设置丞相以下官吏，又加唐王九锡。唐王对手下的官员说：“这是阿谀奉承的人干的事，孤自己把握大政又给自己加优宠和九锡，能行吗？若说一定要照着魏、晋的规矩，那些都是些虚礼，欺骗人的；他们实际的作为赶不上春秋时的五霸，而追求的名声却想超过禹、汤、文王三王，这样的事是孤经常嘲笑的，也认为这样做很可耻。”也有人说：“历朝都这样做，怎么可以废除？”唐王说：“尧、禹、汤、武王分别以自己的时机，以不同方式登上王位，但都是以其至诚上应天意、下顺民情，没听说夏朝、商代末年一定得效法唐、虞的禅位。这事如果少帝知道，一定不肯做，如果少帝不知道，孤自己尊崇自己又假意推让，是平生从心里不愿做的事。”唐王只是把丞相府改为相国府，九锡之类的特殊礼仪，则退还给负责官署。

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综领留事。壬申，令内外戒严，云欲还长安。皇后六宫皆依旧式为御营，营前别立帐，化及视事其中，仗卫部伍，皆拟乘舆。夺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归。以折冲郎将沈光骁勇，使将给使营于禁内。行至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与光谋曰：“吾侪受先帝厚恩，今俯首事雠，受其驱帅，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光泣曰：“是所望于将军也。”孟才乃纠合恩旧，帅所将数千人，期以晨起将发时袭化及。语泄，化及夜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使讨之。光闻营内喧，知事觉，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内史侍郎元敏，数而斩之。德戡引兵入围之，杀光，其麾下数百人皆斩死，一无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铁杖之子也。

宇文化及以左武卫将军陈棱为江都太守，总管留守事宜。壬申（二十七日），命令内外戒严，声称准备回长安。皇后和六宫都按照老规矩作为御营，营房前另外搭帐，宇文化及在里面办公，仪仗和侍卫的人数，都比照着皇帝的规模。他们抢了江都人的船，取道彭城由水路向西行。宇文化及因折冲郎将沈光骁勇，让他在御营内统领给使营。行进到显福宫，虎贲郎将麦孟才、虎牙郎钱杰和沈光商议：“我们都受了先帝极大的恩典，现在低头为仇人做事，受他驱使指挥，有什么脸见人！我一定要杀了他，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沈光流着泪说：“这正是我指望将军的。”于是孟才联合了与他有恩旧的人，率领数千名部下，约定早晨起床后准备出发时袭击宇文化及。消息走露，夜里宇文化及和心腹走到御营外面，派人通知司马德戡，让他去诛戮麦孟才等人。沈光听到营里喧哗，知道事情被发觉了，马上袭击宇文化及的营帐，空无所获，碰着内史侍郎元敏，就列举了元敏的罪状，杀了他。司马德戡领着兵进入营中围住沈光一行，杀了沈光，沈光手下的几百人全都拼杀而死，没有一个人投降，孟才也死了。麦孟才是麦铁杖的儿子。

武康沈法兴，世为郡著姓，宗族数千家。法兴为吴兴太守，闻宇文化及弑逆，举兵以讨化及为名，比至乌程，得精卒六万，遂攻余杭、毗陵、丹阳，皆下之；据江表十余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置百官。

武康人沈法兴，世代都是郡中有声望的大姓，同一宗族就有几千家。沈法兴做吴兴太守，听说宇文化及弑君谋逆，以讨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待进发到乌程时，已拥有六万精兵，于是攻打余杭、毗陵、丹阳，全都攻克；占据了长江以南十几个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承制设置百官。

陈国公窦抗，唐王之妃兄也，炀帝使行长城于灵武；闻唐王定关中，癸酉，帅灵武、盐川等数郡来降。

陈国公窦抗是唐王妃子的兄长，隋炀帝派遣他到灵武一带巡视长城，听说唐王平定了关中，癸酉（二十八日），率领灵武、盐川几个郡前来归顺唐王。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将军王师仁击破之。又五万余人寇宜春，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将兵讨之，战于黄钦山。稽胡乘高纵火，官军小却；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校代之，勒兵复战。轨自将数百骑居军后，令之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既而鼓之，将士争先赴敌，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虏男女二万口。

夏季，四月，稽胡侵犯富平，唐将军王师仁打败了稽胡。又有五万稽胡侵犯宜春，唐王相国府谘议参军窦轨统领兵马讨伐稽胡，在黄钦山交战，稽胡登高放火，官军稍退却；窦轨杀了十四名部将，提拔队中的小校代替，领兵重新作战。窦轨自己带领几百骑兵在军队后面，下令说：“听到鼓声有不前进的，我们从后面杀了他！”不一会儿，战鼓响起，将士争先冲向敌人，稽胡放箭也阻止不了，于是大败稽胡，俘虏男女二万人。

世子建成等至东都，军于芳华苑；东都闭门不出，遣人招谕，不应。李密出军争之，小战，各引去。城中多欲为内应者，赵公世民曰：“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余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余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宜阳，吕绍宗、任将兵镇新安而还。

唐王世子李建成等人到东都，驻札在芳华苑；东都城关闭城门不出，唐军派人招谕，又不答复。李密出军与唐军相争，稍微接触，就各自离开。东都城里有不少人想作为唐军的内应，赵公李世民说：“我们平定关中不久，根基还不牢固，即使得东都，也不能守住。”于是没有答允作内应的要求。戊寅（初四），领军队回关中。世民说：“城里看见咱们撤退，肯定会追来。”于是在三王陵设下三处埋伏等待追兵；段达果然带一万多人追来，遇到埋伏打了败仗。李世民追击败军，直到东都城下，杀了四千多人。于是设置新安、宜阳二郡，派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镇守宜阳，吕绍宗、任统兵镇守新安，唐军回师。

初，五原通守栎阳张长逊以中原大乱，举郡附突厥，突厥以为割利特勒。郝瑗说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连兵以取长安，举从之。时启民可汗之子咄号莫贺咄设，建牙直五原之北，举遣使与莫贺咄设谋入寇；莫贺咄设许之。唐王使都水监宇文歆赂莫贺咄设，且为陈利害，止其出兵，又说莫贺咄设遣张长逊入朝，以五原之地归之中国，莫贺咄设并从之。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长逊为五原太守。长逊又作为诏书与莫贺咄设，示知其谋。莫贺咄设乃拒举、师都等，不纳其使。

当初，五原通守栎阳人张长逊因为中原大乱，以整个郡归附突厥，突厥封他为割利特勒。郝瑷劝薛举与梁师都及突厥联合兵力攻取长安，薛举听从他的意见。当时启民可汗之子咄称莫贺咄设，就在五原北面设官署，薛举派使节与莫贺咄设协商入侵长安；莫贺咄设答应了薛举的邀请。唐王派遣都水监宇文歆贿赂莫贺咄设，并且向他陈述了利害得失，阻止他出兵，又劝莫贺咄设派张长逊入朝，把五原地区归还给中国，莫贺咄设全都应允。己卯（初五），武都、宕渠、五原等郡全部归顺唐王，唐王就以张长逊为五原太守。张长逊又写假诏书给莫贺咄设，表示已经知道了莫贺咄设等人的阴谋。莫贺咄设于是拒绝了薛举、梁师都等的邀请，不接受他们派来的使者。

戊戌，世子建成等还长安。

戊戌（二十四日），唐世子李建成等回到长安。

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东都隋廷能管辖的地方只有城里，人心不定，朝议郎段世弘等人谋划响应李建成等率领的西军。恰好李建成的军队已经回师，他们便派人联络李密，约定己亥（二十五日）夜里迎接李密军进城。事情被发觉，隋越王杨侗命令王世充诛杀了段世弘等人。李密听说城内已经被平定，便回去了。

宇文化及拥众十余万，据有六宫，自奉养一如炀帝。每于帐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对；下牙，方取启状与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参决之。以少主浩付尚书省，令卫士十余人守之，遣令史取其画敕，百官不复朝参。至彭城，水路不通，复夺民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剧，军士始怨。司马德戡窃谓赵行枢曰：“君大谬误我！当今拨乱，必借英贤；化及庸暗，群小在侧，事将必败，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耳，废之何难！”初，化及既得政，赐司马德戡爵温国公，加光禄大夫；以其专统骁果，心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部士卒，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柄。德戡由是愤怨，所获赏赐，皆以赂智及；智及为之言，乃使之将后军万余人以从。于是德戡、行枢与诸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以后军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遣人诣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待海公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阳为游猎，至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迎谒，因执之。化及让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方愿共守富贵，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若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得已也。”化及缢杀之，并杀其支党十余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强，帅众具牛酒迎之。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引兵向东郡，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宇文化及拥有十几万人，占有六宫，自己的供养与隋炀帝完全相同。每天象帝王一样面朝南坐在帐中，有人奏事，他默然无语；下朝后，才取出上报的启、状和唐奉义、牛方裕、薛世良、张恺等人商量着处理。把少主杨浩交付给尚书省，命十几名卫士看守，派令史取少主签署的敕书，百官不再朝见皇帝。到彭城，水路不通，又抢百姓车、牛得二千辆，用来运载宫女和珍宝；长枪铠甲武器准备，全都由士兵背着，因为路远，累得很，士兵开始不满。司马德戡私下里对赵行枢说：“你真是害我不浅！当今治平乱世，一定得靠杰出而有才干的人，化及没才能又糊涂，一群小人在他身边，肯定要坏事，那该怎么办？”赵行枢说：“全在我们这些人了，废除他又有什么难？”当初宇文化及得政之后，便赐司马德戡温国公爵位，加光禄大夫；因为司马德戡专门统领骁果，又从心里防备他。没过几天，化及布署诸将分别领兵，以司马德戡为礼部尚书，表面看是升官，实际是夺他的兵权。司马德勘因此愤恨不平，得到赏赐，都用来贿赂宇文智及；智及替他说情，才派他领着一万多后军殿后。于是，司马德戡、赵行枢与几位将领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策划，准备用后军袭击诛杀宇文化及，改立司马德戡为主。派人到孟海公那里，联结他做外援，拖延着没有发动，等着孟海公的回音。许弘仁、张恺知道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派宇文士及装作游猎，到后军，司马德戡不知道事情败露，出营迎接，宇文士及趁势逮捕他。宇文化及责备司马德戡道：“我和阁下共同努力平定海内，冒着天大的风险。如今事情刚刚成功，正想一起保富贵，阁下又为何要谋反呢？”司马德戡说：“本来杀昏主，就是受不了他的荒淫暴虐；推立足下，却比昏主有过之而无不及；迫于人心，也是不得已。”宇文化及吊死了司马德戡，并杀了司马德戡十九名同党。孟海公害怕宇文化及的强盛，率领部下备办了牛和酒迎接宇文化及。李密占领了巩洛抵抗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不能向西前进，便领着队伍朝着东郡进发，东郡通守王轨以城投降了宇文化及。

辛丑，李密将井陉王君廓帅众来降。君廓本群盗，有众数千人，与贼帅韦宝、邓豹合军虞乡，唐王与李密俱遣使招之。宝、豹欲从唐王，君廓伪与之同，乘其无备，袭击，破之，夺其辎重，奔李密；密不礼之，复来降，拜上柱国，假河内大守。

辛丑（二十七日），李密的将领井陉人王君廓率部来降唐王。王君廓部原本是一伙强盗，有数千人，和贼帅韦宝、邓豹队伍一同驻扎在虞乡，唐王和李密都派人去招降三人，韦宝、邓豹想从唐王，王君廓假意和二人相同，乘二人不防备，袭击并打败了韦、邓二人，抢了二人的辎重，投奔李密；李密对他不太尊重，又来投降唐王，唐王拜王君廓为上柱国、代理河内太守。

萧铣即皇帝位，置百官，准梁室故事。谥事从父琮为孝靖皇帝，祖岩为河间忠烈王，父璇为文宪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为王。遣宋王杨道生击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复园庙。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机密。又使鲁王张绣徇岭南，隋将张镇周、王仁寿等拒之；既而闻炀帝遇弑，皆降于铣。钦州刺史宁长真亦以郁林、始安之地附于铣。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之地附于林士弘。铣、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从。铣遣宁长真帅岭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书佐高士廉说和曰：“长真兵数虽多，悬军远至，不能持久，城中胜兵足以当之，奈何望风受制于人！”和从之，以士廉为军司马，将水陆诸军逆击，破之，长真仅以身免，尽俘其众。既而有骁果自江都至，得炀帝凶问，亦以郡附于铣。士廉，劢之子也。

萧铣即皇帝位，设置属官，完全遵照梁朝的制度。追谥他的叔父萧琮为孝靖皇帝，祖父萧岩为河间忠烈王，父亲萧璇为文宪王，董景珍等七位功臣都封为王。派宋王杨道生进攻并攻克了南郡，把都城迁到江陵，修复了园林宗庙。招岑文本为中书侍郎。派他掌管诏令文书，把机密委托给他。又派鲁王张绣攻占岭南，隋朝将领张镇周、王仁寿等人抵抗张绣的进攻，不久听说隋炀帝遇弑，都投降了萧铣。钦州刺史甯长真也以郁林、始安地区归附于萧铣。汉阳太守冯盎以苍梧、高凉、珠崖、番禺地区归附了林士弘。萧铣、林士弘分别派人招降交趾太守丘和，丘和没有顺从。萧铣派甯长真率领岭南的兵力从海路攻打丘和，丘和打算出城迎接，司法书佐高士廉劝他道：“长真的军队虽然人多，但是孤军深入远道而来，不能长期坚持，我们城里能打仗的士兵足以抵抗敌人，怎么能望风而降，受制于人？”丘和听从他的劝告，以高士廉为军司马，统领水陆各军迎击，打败了甯长真，甯长真只身逃脱，他的部下全部被俘。不久有骁果从江都到交趾，交趾知道了隋炀帝的死讯，也以郡归附于萧铣。高士廉是高劢的儿子。

始安郡丞李袭志，迁哲之孙也，隋末，散家财，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迭来攻之，皆不克。闻炀帝遇弑，帅吏民临三日。或说袭志曰：“公中州贵族，久临鄙郡，华、夷悦服。今隋室无主，海内鼎沸，以公威惠，号令岭表，尉佗之业可坐致也。”袭志怒曰：“吾世继忠贞，今江都虽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斩说者，众乃不敢言。坚守二年，外无声援，城陷，为铣所虏，铣以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铣皆有之，胜兵四十余万。

始安郡丞李袭志是李迁哲的孙子，隋末，拿出自己的财产，召募了三千士兵保卫郡城；萧铣、林士弘、曹武彻轮番进攻始安，都没有攻克。李袭志听说隋炀帝遇弑，率领吏民哭吊了三天。有人劝李袭志说：“您是中州的贵族，长期在这边远的郡县，无论华夏人还是夷族对您都心悦诚服。现在隋王室无主，四海之内动荡不安，凭着您的威信德行，号令岭南，不费力就可以成就尉佗那样的事业。”李袭志十分生气，说：“我家世代都是忠贞不二，现在炀帝虽然被弑，但隋的宗庙社稷还在，尉佗狂妄僭立，又有什么可以羡慕的！”要杀了劝说的人，众人于是再不敢说这样的话。李袭志坚守了两年，外面没有声援的军队，城池陷落，李袭志被萧铣俘虏，萧铣以他为工部尚书、检校桂州总管。于是东边从九江西边到三峡，南到交趾，北到汉川，都为萧铣所有，萧铣有四十万能作战的军队。

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隋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恸哭，说道：“我北面称臣侍奉君王，君主失道不能挽救，岂敢忘记哀痛悲伤呢？”

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于冠军，破之。

五月，山南抚慰使马元规在冠军进攻朱粲，打败了他。

王德仁既杀房彦藻，李密遣徐世讨之。德仁兵败，甲寅，与武安通守袁子皆来降，诏以德仁为邺郡太守。

王德仁杀了房彦藻后，李密派遣徐世征伐他。王德仁战败，甲寅（初十），王德仁和武安通守袁子都向唐王投降，唐王以王德仁为邺郡太守。

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逊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遣刑部尚书萧造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罢郡，置州，以太守为刺史。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戊午（十四日），隋恭帝禅位给唐，让出皇宫住在代邸。甲子（二十日），唐王在太极殿即皇帝位，派刑部尚书萧造在南郊祭告上天，大赦天下，改换年号为武德。停止用郡，设置州，改太守为刺史。推求五行的运行属土德，颜色以黄色为尊。

隋炀帝凶问至东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是时于朝堂宣旨，以时钟金革，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谥大行曰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掌朝政。时人号“七贵”。皇泰主眉目如画，温厚仁爱，风格俨然。

隋炀帝的死讯传到东都，戊辰（二十四日），留守东都的隋朝官员拥戴隋越王杨侗即皇帝位，大赦，改年号为皇泰。当即在朝堂宣旨，由于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公私都以当天为守丧两年除去丧服的大祥日。追谥死去的皇帝为明皇帝，庙号世祖；追尊元德太子为成皇帝，庙号世宗。尊母亲刘良娣为皇太后。以段达为纳言、陈国公，王世充为纳言、郑国公，元文都为内史令、鲁国公，皇甫无逸为兵部尚书、杞国公；又以卢楚为内史令，郭文懿为内史侍郎，赵长文为黄门侍郎，共同掌握朝政。当时人称“七贵”。皇泰主杨侗眉目如画，温和仁爱，仪容风度矜持庄重。

辛未，突厥始毕可汗遣骨咄禄特勒来，宴之于太极殿，奏九部乐。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帝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

辛未（二十七日），突厥始毕可汗派遣骨咄禄特勒前来唐朝，朝廷在太极殿宴请他，奏宴乐、清商、西凉等九部乐。当时中原避乱的人大多逃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边包括吐谷浑、高昌，各国都臣服于突厥，突厥有一百多万士兵。唐高祖因为起事初期曾借助于突厥兵马，所以前前后后赠送给突厥的东西，无法计算。突厥凭借过去的功劳，傲慢无礼，每次派遣使者来长安，大多都胡作非为，蛮不讲理，但皇上都优待、宽容他们。

壬申，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壬申（二十八日），唐高祖命令裴寂、刘文静等人编纂审定律令。设置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生，共三百多人，各郡县学校也都设置学员名额。

六月，甲戌朔，以赵公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薄陈叔达、博陵崔民并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为尚书左丞；以隋民部尚书萧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上之从子；怀恩，舅子也。

六月，甲戌朔（初一），任命赵公李世民为尚书令，黄台公李为刑部侍郎，相国府长史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司马刘文静为纳言，司录窦威为内史令，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掾殷开山为吏部侍郎，属赵慈景为兵部侍郎，韦义节为礼部侍郎，主簿陈叔达、博陵人崔民同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录事参军裴为尚书左丞；任命隋民部尚书萧为内史令，礼部尚书窦为户部尚书，蒋公屈突通为兵部尚书，长安令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李是唐高祖的侄子；独孤怀恩是唐高祖舅舅的儿子。

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纪；命尚书奉御日以御膳赐寂，视朝必引与同坐，入阁则延之卧内；言无不从，称为裴监而不名。委萧以庶政，事无大小，无不关掌。亦孜孜尽力，绳违举过，人皆惮之，毁之者众，终不自理。上尝有敕而内史不时宣行，上责其迟，对曰：“大业之世，内史宣敕，或前后相违，有司不知所从，其易在前，其难在后；臣在省日久，备见其事。今王业经始，事系安危，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审，使与前敕不违，始敢宣行，稽缓之愆，实由于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复何忧！”

唐高祖对待裴寂特别优厚，群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赏赐给裴寂的服用和玩赏的物品无法计算；命尚食奉御每天将御膳赐给裴寂，上朝时，一定让裴寂与自己坐在一起，回到寝宫，一定邀请裴寂到内室；裴寂说什么是什么，不称裴寂的名字而称其旧官名“裴监”。唐高祖把各种行政事务托付给萧，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由萧掌握的。萧也尽心尽力纠正违失，举发过错，人们都惧怕他，诋毁他的人很多，但他始终不为自己辩解。高祖曾经下达命令而内史没有及时宣布，高祖责备内史迟缓，萧回答：“隋炀帝大业年间，内史宣布命令，有时前后命令相反，负责部门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把容易执行的命令放在前面，难的放在后面；臣下我在隋朝内史省待的时间很久，这样的事都见到了。如今陛下的大业刚刚开创，事情关系着社稷安危，远方的人有怀疑，恐怕就失去了机会，所以，臣下我每接受一个敕令，必须调查核审，使之与前面发布的敕令不相矛盾，然后才敢宣行，您所责备的命令迟迟没有宣布的过失，实际上是由于上述的缘故。”高祖说：“你这样用心办事，我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

初，帝遣马元规慰抚山南，南阳郡丞河东吕子臧独据郡不从；元规遣使数辈谕之，皆为子臧所杀。及炀帝遇弑，子臧发丧成礼，然后请降；拜邓州刺史，封南郡公。

当初，唐高祖派马元规宣慰安抚山南，唯有南阳郡丞河东人吕子臧据郡不归顺；马元规派好几个人前往劝喻，都被吕子臧杀了。待隋炀帝遇弑，吕子臧发丧完成礼数，然后请求投降；唐任命他为邓州刺史、封南郡公。

废大业律令，颁新格。

唐废除隋朝大业律令，颁布新的法律条文

上每视事，自称名，引贵臣同榻而坐。刘文静谏曰：“昔王导有言：”若太阳俯同万物，使群生何以仰照！‘今贵贱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子陵加足于帝腹。今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亲友，宿昔之欢，何可忘也。公勿以为嫌！“

唐高祖每次上朝，都自称名字，请贵臣们与他同坐一条榻上。刘文静劝谏说：“过去王导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太阳俯身与万物等同，那么一切生物又怎么仰赖它的照耀呢？‘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去了秩序，这不是国家长久之道。“高祖回答：”过去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今天诸位大臣都是德高望重的旧同僚，平生的亲友，过去的欢情，怎能忘怀。此事您不必疑虑！“

戊寅，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来降，以为相州刺史。

戊寅（初五），隋安阳令吕珉以相州降唐，唐封他为相州刺史。

己卯，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简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帝，庙号世祖，妣独孤氏曰元贞皇后；追谥妃窦氏曰穆皇后。每岁祀昊天上帝、皇地祗、神州地祗，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赵公世民为秦王，齐公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白驹为平原王，蜀公孝基为永安王，柱国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叔良为长平王，郑公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神符为襄邑王，柱国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博叉为陇西王，上柱国奉慈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从父弟；博叉、奉慈，弟子；道玄，从父兄子也。

己卯（初六），唐祭祀四亲庙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为宣简公；皇曾祖司空为懿王；皇祖景王为景皇帝，庙号为太祖，祖母为景烈皇后；皇父元王为元皇帝，庙号为世祖，母亲独孤氏为元贞皇后；追谥皇妃窦氏为穆皇后。每年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祗、神州地祗，以景帝配享，祭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享。庚辰（初七），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赵公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宗室黄瓜公李白驹为平原王，蜀公李孝基为永安王，柱国李道玄为淮阳王，长平公李叔良为长平王，郑公李神通为永康王，安吉公李神符为襄邑王，柱国李德良为新兴王，上柱国李博义为陇西王，上柱国李奉慈为勃海王。孝基、叔良、神符、德良，都是高祖的堂弟；博义、奉慈是高祖的侄子；道玄是高祖的堂侄。

癸未，薛举寇泾州，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

癸未（初十），薛举侵犯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

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慰山东，以永安王孝基为陕州总管。时天下未定，凡边要之州，皆置总管府，以统数州之兵。

唐派遣太仆卿宇文明达招抚慰问崤山以东地区，任命永安王李孝基为陕州总管。当时天下还不安定，凡是边远重要的州郡，都设置总管府，以统帅几个州的军队。

乙酉，奉隋帝为国公。诏曰：“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夷。兴亡之效，岂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积等子孙，并付所司，量才选用。”

乙酉（十二日），唐尊奉隋恭帝为国公。高祖下诏说：“近世以来，时运变革更新，以前朝代的皇帝宗族，没有不被杀戮除灭的。但朝代所以兴亡，岂只靠人力所为！隋朝的蔡王杨智积等王室子孙，都交付有关官署，量才使用。”

东都闻宇文化及西来，上下震惧。有盖琮者，上疏请说李密与之合势拒化及。元文都谓卢楚等曰：“今雠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击化及，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将士利吾官赏，易可离间，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为然，即以琮为通直散骑常侍，赍敕书赐密。

东都听说宇文化及向西而来，上下震惊，一片恐慌。有一位盖琮上疏请求联合李密一起抵抗宇文化及。元文都对卢楚等人说：“现在宇文化及弑主之仇未报，而兵力又不足以报仇，假如赦免李密的罪过，让他攻宇文化及，两贼互相争斗，我们可以慢慢利用们的败落，宇文化及败了，李密的部队也疲劳不堪；他的将士贪图我们的官爵赏赐，容易离间，连李密也可以活捉。”卢楚等人都认为说得对，便任命盖琮为通直散骑常侍，携带敕书赐予李密。

丙申，隋信都郡丞东莱棱来降，拜冀州刺史。

丙申（二十三日），隋信都郡郡丞东莱人棱前来投降唐朝，唐拜他为冀州刺史。

万年县法曹武城孙伏伽上表，以为：“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窃见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少年之事，岂圣主所须哉！又，百戏散乐，亡国淫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袭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凡如此类，悉宜废罢。善恶之习，朝夕渐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诸王参僚左右，宜谨择其人；其有门风不能雍睦，为人素无行义，专好奢靡，以声色游猎为事者，皆不可使之亲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离，以至败国亡家，未有不因左右离间而然也。愿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悦，下诏褒称，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仍颁示远近。

万年县法曹武城人孙伏伽上表，以为：“隋朝因为不愿听到批评而丧失了天下。陛下兴起于晋阳，远近响应，不到一年就登上帝位，只知道得天下容易，而不知隋朝失天下也不难。臣下我以为应当改变隋朝的作法，尽量了解下面的民情。凡是人君的言行，不能不慎重。我见到今天陛下即位，明天就有人献鹞雏，玩鹞雏是少年人的事，哪里是圣主所需要的？又，乐舞杂技是亡国的淫声，最近太常寺在民间借了五百多套妇女的裙子短衣充作歌妓之衣，拟于五月五日在玄武门演戏，这可不是子孙后代可以效法的事。诸如此类，应当全部废止。好的与不好的习惯，每天接触一点，很容易改变人的性情。皇太子、诸王身边的官吏，应当谨慎挑选合适的人选；那种门风不能和睦相处，为人历来没有德行，专好奢侈靡烂，酷嗜乐舞游猎的人，都不能让他们接近皇太子、诸王。从古到今，骨肉亲人不和、分离，以至败国亡家，没有不是由于身边亲近的人离间造成的。望陛下慎重对待。”高祖看了表章非常高兴，下诏奖励，提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将奖励的决定公布到各处。

辛丑，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薨。以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

辛丑（二十八日），唐内史令延安靖公窦威去世。任命将作大匠窦抗兼纳言，黄门侍郎陈叔达判纳言。

宇文化及留辎重于滑台，以王轨为刑部尚书，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阳。李密将徐世据黎阳，畏其军锋，以兵西保仓城。化及渡河，保黎阳，分兵围世。密帅步骑二万，壁于清淇，与世以烽火相应，深沟高垒，不与化及战。化及每攻仓城，密辄引兵以掎其后。密与化及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皂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恩，富贵累世，举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行弑逆，欲规篡夺。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听不容，将欲何之！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目大言曰：“与尔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密谓从者曰：“化及庸遇如此，忽欲图为帝王，吾当折杖驱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仓城，世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化及阻堑，不得至城下。世于堑中为地道，出兵击之，化及大败，焚其攻具。

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任命王轨为刑部尚书，派他守卫辎重，自己率军向北到黎阳。李密的将领徐世占领黎阳，畏惧宇文化及的军队勇猛，率军向西保守黎阳仓城。宇文化及渡过黄河，占据黎阳，分兵几路包围徐世。李密率领二万步骑兵，驻扎在清淇，与徐世用烽火相呼应，挖深沟筑高城墙，不和宇文化及交战。每当宇文化及攻仓城，李密就带兵牵制他的后方。李密隔着淇水斥责宇文化及道：“你本来不过是匈奴的奴隶破野头，父兄子弟都受隋的恩典，几代富贵，满朝文武没有第二家。主上丧失德行，你不能以死规劝，反而谋逆弑君，还想窥测篡夺天下。你不效法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蜀亡而死的忠诚，却效法霍光之子霍禹谋逆，为天地所不容，还准备干什么？如果赶快归顺我，还可以保全你的后嗣。”宇文化及默不作声，低头半天，瞪眼大声说：“和你作战较量，用不着说那么多书里的话！”李密对身边的人说：“化及这么糊涂，忽然想成为帝王，我要拿棍子把他赶跑！”宇文化及大规模修治攻城用具，进逼仓城，徐世在城外挖深沟坚守，化及受壕沟阻拦，无法到城下。徐世在沟里挖地道，出兵攻打宇文化及，大败化及，焚烧了他的攻城用具。

时密与东都相持日久，又东拒化及，常畏东都议其后，见盖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请讨灭化及以赎罪，送所获雄武郎将于洪建，遣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入见。皇泰主命戮洪建于左掖门外，如斛斯政之法。元文都等以密降为诚实，盛饰宾馆于宣仁门东。皇泰主引见俭等，以俭为司农卿，师誉为尚书右丞，使具导从，列铙吹，还馆，玉帛酒馔，中使相望。册拜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以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仍下诏称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机略，一禀魏公节度。”

当时李密与东都相持了很长时间，东边又要抵御宇文化及，经常怕东都从他的后方袭击，见到前来劝降的盖琮，非常高兴，于是上表要求投降皇泰主，并请求由他讨伐消灭宇文化及来赎罪，送上他俘获的宇文化及同党雄武郎将于洪建，派元帅府记室参军李俭、上开府徐师誉等人前往东都朝见。皇泰主杨侗下令照杀斛斯政的办法在左掖门外杀于洪建。元文都等人认为李密是真心诚意地投降，在宣仁门东极力装饰宾馆。皇泰主引见了李俭等人，任命李俭为司农卿，徐师誉为尚书右丞，派导从、排列鼓吹乐将他们送还宾馆，赐给他们美玉绸缎与美酒佳食的宦者不绝于途。册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命他先平定宇文化及，然后入朝辅助政事。以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并下诏称誉李密的忠诚，说：“军队行动方略，均由魏公李密掌管调度。”

元文都喜于和解，谓天下可定，于上东门置酒作乐，自段达已下皆起舞。王世充作色谓起居侍郎崔长文曰：“朝廷官爵，乃以与贼，其志欲何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应化及，由是有隙，然犹外相弥缝，阳为亲善。

元文都对于和李密的和解深感欣慰，认为天下可以平定了，在上东门摆酒作乐，从段达以下都起身舞蹈。王世充气愤地对起居侍郎崔长文说：“朝廷的官爵，竟然给了强盗，这是想干什么！”元文都等人也怀疑王世充想以东都城响应宇文化及，彼此因此有了裂痕，不过外表相互和解，假作友好。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李密书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后，彼此通怀。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挥。”权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诏书。既无西虑，悉以精兵东击化及。密知化及军粮且尽，因伪与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堕马闷绝，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宝独捍卫之，密由是获免。叔宝复收兵与之力战，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王轨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许敬宗诣密请降；以轨为滑州总管，以敬宗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共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苏威在东郡，随众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虚心礼之。威见密，初不言帝室艰危，唯再三舞蹈，称“不图今日复睹圣明！”时人鄙之。化及闻王轨叛，大惧，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诸郡，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排，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文超，子盖之子也。化及犹有众二万，北趣魏县；密知其无能为，西还巩洛，留徐世以备之。

秋季，七月，皇泰主杨侗派遣大理卿张权、鸿胪卿崔善福赐给李密书信说：“今日以前的事情，全部不论，至于今后，彼此要真诚相待。天下大事，还有待阁下匡救辅助，征伐大权，还委托阁下指挥。”张权等到清淇后，李密朝北拜受诏书。既然没有了来自西边东都方向的后顾之忧，李密便将全部精锐兵力向东攻击宇文化及。李密了解到化及的军粮快吃光了，就假意与宇文化及求和；宇文化及高兴万分，不再限制士卒吃粮，希望李密能送他些粮食。恰巧李密手下有人犯法，逃到宇文化及处，把李密的计谋全部说了出来，宇文化及十分气愤，他的军粮又吃完了，于是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在童山脚下交战，从早晨七八点打到傍晚六七点；李密被流箭射中，落马昏死过去，亲随跑散了，追兵就要赶到，只有秦叔宝一个人保护着他，李密因此得以逃脱。秦叔宝重新收拾兵力与宇文化及作战，宇文化及于是退军。宇文化及进入汲郡求军粮，又派人拷打东郡的官吏百姓索取粮食。王轨等人受不了他的作法，派通事舍人许敬宗到李密那里请求投降；李密以王轨为滑州总管，以许敬宗为元帅府记室，和魏徵一同掌管文书。许敬宗是许善心的儿子。房公苏威在东郡，随众人投降了李密，因为他是隋的大臣，李密对待他虚心而有礼貌，苏威见李密，一开始也不谈隋朝的艰难危厄，只是反复舞蹈，称颂：“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圣明天子！”当时的人都很鄙视他。宇文化及听说王轨叛变，十分惊慌，从汲郡带军队准备攻取汲郡以北各郡县，他的将领陈智略率领一万多岭南骁果，樊文超率江淮排，张童儿率领千江东骁果，均投降了李密。樊文超是樊子盖的儿子。宇文化及尚有兵众二万人，向北进兵魏县。李密知道宇文化及不会有什么作为，就向西回到巩洛，留下徐世防备宇文化及。

乙巳，宣州刺史周超击朱粲，败之。

乙巳（初二），唐宣州刺史周超攻朱粲并打败了他。

丁未，梁师都寇灵州，骠骑将军蔺兴粲击破之。

丁未（初四），梁师都侵犯灵州，唐骠骑将军蔺兴粲打败了他。

突厥阙可汗遣使内附。初，阙可汗附于李轨；隋西戎使者曹琼据甘州诱之，乃更附琼，与之拒轨；为轨所败，窜于达斗拔谷，与吐谷浑相表里，至是内附。寻为李轨所灭。

突厥阙可汗派遣使节归附中原王朝。当初阙可汗归附李轨，隋朝西戎使者曹琼占据甘州引诱阙可汗，阙可汗改为归附曹琼，与曹琼一起抵御李轨；被李轨打败，逃窜到达斗拔谷，和吐谷浑相表里，到北时内附。不久被李轨消灭。

薛举进逼高，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胡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陈于高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薛举进逼高，散兵到达豳、岐一带，秦王李世民加深壕沟，加高壁垒，不和薛举部交锋。恰逢世民得疟疾，把军事委托给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告诫二人说：“薛举孤军深入，粮食不多，士卒疲惫，假如来挑战，小心不要应战。等我的病痊愈后，为你们打败他。”退下后，殷开山对刘文静说道：“王爷担心您不能退敌，才说这番话。贼兵听到王爷有病，必然轻视我们，应该显示一下武力威慑敌人。”于是在高西南列阵，仗着人多不加防备。薛举秘密进袭唐军背后，壬子（初九），在浅水原交战，唐八位总管都败下阵，士卒死亡十分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李安远、刘弘基均阵亡。世民带兵返回长安，薛举于是攻克高，收拾唐兵尸首筑成高台，刘文静等人均因此被罢官。

乙卯，榆林贼帅郭子和遣使来降，以为灵州总管。

乙卯（十二日），榆林盗贼首领郭子和派使节前来投降，唐任命郭子和为灵州总管。

李密每战胜，必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独谓其麾下曰：“元文都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士屡与密战，没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欲以激怒其众。文都闻之，大惧，与卢楚等谋因世充入朝，伏甲诛之。段达性庸懦，恐其事不就，遣其婿张志以楚等谋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袭含嘉门。元文都闻变，入奉皇泰主御乾阳殿，陈兵自卫，命诸将闭门拒守。将军跋野纲将兵出，遇世充，下马降之。将军费曜、田战于门外，不利。文都自将宿卫兵欲出玄武门以袭其后，长秋监段瑜称求门钥不获，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复欲引兵出太阳门逆战，还至乾阳殿，世充已攻太阳门得入。皇甫无逸弃母及妻子，斫右掖门，西奔长安。卢楚匿于太官署，世充之党擒之，至兴教门，见世充，世充令乱斩杀之；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观，问：“称兵欲何为？”世充下马谢曰：“元文都、卢楚等横见规图；请杀文都，甘从刑典。”段达乃令将军黄桃树执送文都。文都顾谓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恸哭遣之，出兴教门，乱斩如卢楚，并杀卢、元诸子。段达又以皇泰主命开门纳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卫者，然后入见皇泰主于乾阳殿。皇泰主谓世充曰：“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谢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报。文都等苞藏祸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违异，深积猜嫌；臣迫于救死，不暇闻奏。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词泪俱发。皇泰主以为诚，引令升殿，与语久之，因与俱入见皇太后；世充被发为誓，称不敢有贰心。乃以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比及日中，捕获赵长文、郭文懿，杀之。然后巡城，告谕以诛元、卢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民尚书省，渐结党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马，分政事为十头，悉以其党主之，势震内外，莫不趋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每次打了胜仗，必定派人向皇泰主报捷，隋人都很高兴，唯有王世充对他的部下说：“元文都这些人，不过是办理文书的小吏，我看这形势，必定被李密捉去。而且我的部队多次与李密作战，前前后后打死李密军士的父兄子弟很多，一旦成了李密的部下，我们这些人没一个能逃得掉！”想用这些话激怒他的部下。元文都听说了，十分恐慌，和卢楚等人谋划，趁王世充入朝时，埋伏士兵杀掉王世充。段达性格胆小怕事，恐怕事情不成功，派女婿张志将卢楚等人的计划告诉了王世充。戊午（十五日）半夜三更时分，王世充率兵袭击含嘉门。元文都听说发生变故，进入内宫侍奉皇泰主至乾阳殿，安排军队自卫，命令诸将关闭城门抵御。将军跋野纲领兵出战，遇到王世充，下马投降。将军费曜、田在宫城外与王世充交战，不利。元文都自己领宿卫兵准备出玄武门，从背后袭击王世充，长秋监段瑜声称找不到宫门的钥匙，拖延了很长时间。天快亮了，元文都又打算领兵出太阳门迎战王世充，回到乾阳殿，王世充已攻破太阳门进宫。皇甫无逸抛下母亲和妻子儿女，砍开右掖门，向西逃往长安。卢楚藏在太官署，被王世充部下抓获，到兴教门，见王世充，王世充下令乱刀砍死卢楚；进攻紫微宫门。皇泰主派人登上紫微观，问王世充：“举兵想做什么？”王世充下马谢罪说：“元文都、卢楚等对臣横加陷害，请杀了元文都，我甘愿受刑罚。”于是段达命将军黄桃树绑了元文都送给王世充。元文都冲着皇泰主说：“臣今天早上死，晚上就轮到陛下了！”皇泰主恸哭送他，出兴教门，象卢楚一样被乱刀砍死，还杀了卢楚、元文都所有的儿子。段达又以皇泰主的命令开门迎王世充入宫，王世充用自己的人全部替换了宿卫禁兵，然后入乾阳殿见皇泰主。皇泰主对王世充说：“擅自举兵杀人，不曾闻奏，难道是作臣子的作法吗？阁下想逞武力，胆敢杀我吗？”王世充伏身下拜流泪谢罪道：“臣蒙受先皇的提拔，粉身碎骨也难报答。文都等人包藏祸心，想召李密危及社稷，又怕臣不同意，怀疑猜忌臣；臣被迫求生，来不及闻奏。如果怀有什么恶意，违背陛下，天地日月在上明鉴，让臣满门灭绝一个不留。”声泪俱下。皇泰主以为王世充是真心，令他上殿，和他谈了很久，又与王世充一同入后宫见皇太后；王世充披散头发发誓，声言不敢有二心。于是以王世充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到了中午，捉住赵长文、郭文懿，杀了二人。然后巡视全城，公布诛杀元、卢的原因。王世充从含嘉城搬到尚书省，逐渐联结同党，恣意横行作威作福。用哥哥王世恽为内史令，住在宫内，子弟都掌握兵权，把政事分为十头，全部交给同党主持，势震内外，人人争相趋附，皇泰主闲着无事罢了。

李密将入朝，至温，闻元文都等死，乃还金墉。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太半杂以锡环，其细如线，米斛直钱八九万。

李密准备入朝，行到温县，得知元文都等已死，又回到金墉城。东都极度缺粮，私铸钱泛滥，质量低劣，多半在铜钱中掺了锡钱，薄细如线，一斛米价值八九万钱。

初，李密尝受业于儒生徐文远。文远为皇泰主国子祭酒，自出樵采，为密军所执；密令文远南面坐，备弟子礼，北面拜之。文远曰：“老夫既荷厚礼，敢不尽言！未审将军之志欲为伊、霍以继绝扶倾乎？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卓，乘危邀利，则无所用老夫矣！”密顿首曰：“昨奉朝命，备位上公，冀竭庸虚，匡济国难，此密之本志也。”文远曰：“将军名臣之子，失途至此，若能不远而复，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及王世充杀元文都等，密复问计于文远。文远曰：“世充亦门人也，其为人残忍褊隘，既乘此势，必有异图，将军前计为不谐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谓先生儒者，不达时事，今乃坐决大计，何其明也！”文远，孝嗣之玄孙也。

当初，李密曾经跟随儒生徐文远学习。徐文远当了皇泰主的国子祭酒，自己出城打柴，被李密的部下捉住；李密让徐文远朝南坐，自己尽弟子的礼节，朝北拜徐文远。文远说：“老夫我既然受了厚礼，不敢不畅所欲言了！不知道将军的志向是不是打算象伊尹、霍光那样扶助朝廷于危难之中？那老夫虽然年迈，仍愿意尽力相助；假如是象王莽、董卓，乘国家危难谋利，那老夫是没什么用的！”李密叩头说道：“不久前奉了朝廷命令，位列上公，希望竭尽有限的能力，挽救国难，这才是密本来的愿望。”徐文远说：“将军您是名臣之子，迷途才落到今天的局面，如果能趁走得不太远及早回头，仍然不失为忠义之臣！”等到王世充杀了元文都等人，李密又向徐文远请教对策。徐文远说：“王世充也是我的弟子，为人残忍狭隘，既造成这种形势，必然有别的企图。将军您原来的计划不合适了。不打败王世充，不能入朝。”李密说：“原来以为先生是儒生，不通时势，现在不出门就定大计，又是多么贤明啊！”徐文远是徐孝嗣的玄孙。

庚申，诏隋氏离宫游幸之所并废之。

庚申（十七日），唐下诏废除隋代的皇帝离宫与行幸之处。

戊辰，遣黄台公安抚山南。

戊辰（二十五日），唐派遣黄台公李安抚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

己巳（二十六日），任命隋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为刑部尚书。

隋河间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群盗，窦建德攻之，岁余不下；闻炀帝凶问，帅吏士发丧，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馔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为之泣。诸将曰：“琮久拒我军，杀伤甚众，力尽乃降，请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赏之以劝事君，奈何杀之！往在高鸡泊为盗，容可妄杀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岂得害忠良乎！”乃徇军中曰：“先与王琮有怨敢妄动者，夷三族！”以琮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县闻之，争附于建德。

隋河间郡丞王琮守卫郡城抵抗各路盗贼，窦建德攻王琮，一年多没有攻下；王琮得知隋炀帝被弑的噩耗，领着官吏百姓发丧，守城的人都哭泣，窦建德派使节来吊唁，王琮就顺势向使者请求投降，窦建德退军准备了饭菜招待他。王琮说到隋亡国，俯身痛哭，窦建德也流了泪。诸位将领说：“王琮抵抗我军这么长时间，被他杀伤的人很多，没有抵抗能力了才投降，请求烹了他。”窦建德说：“王琮是忠臣，我正要奖赏他用来勉励忠于君主的人，怎么能杀了他？以前在高鸡泊做强盗，也许可以随便杀人；现在要安抚百姓，平定天下，怎么可以杀害忠良呢？”于是宣告全军道：“原先与王琮有仇怨而敢胡乱行事的，杀三族！”任命王琮为瀛州刺史。于是河北的郡县闻讯后，争相归附窦建德。

先是，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将杀之，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死，曰：“户曹清慎无比，大王杀之，何以劝善！”建德乃释之，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饶阳令宋正本，博学有才气，说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为谋主。建德定都乐寿，命所居曰金城宫，备置百官。

早先，窦建德攻下景城，捉住户曹河东人张玄素，将要杀了他，一千多县里的老百姓嚎啕大哭，请求代替张玄素去死，说：“没有比张户曹更清廉谨慎的了，大王杀了他，又怎么劝人向善？”于是窦建德释放了张玄素，以他为治书侍御史，张玄素坚决推辞；待到隋炀帝死于江都，窦建德又以他为黄门侍郎，张玄素才上任。隋饶阳令宋正本，知识渊博很有才华，以平定河北的策略说服窦建德，窦建德把他作为谋主。窦建德定都城于乐寿，下令住所称作金城宫，设置百官。

第一百八十六卷

唐纪二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中武德元年（戊寅、618 ）

唐纪二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公元618 年）

八月，薛举遣其子仁果进围宁州，刺史胡演击却之。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会有疾而止。辛巳，举卒。太子仁果立，居于折城，谥举为武帝。

八月，薛举派他的儿子薛仁果进军围攻宁州，唐宁州刺史胡演击退了薛仁果。郝瑗对薛举说：“现在唐兵刚刚战败，关中骚动不安，应当乘胜直接攻取长安。”薛举同意他的意见，恰巧生了病没有实行。辛巳（初九），薛举去世。太子薛仁果继位，居住在折城，追谥薛举为武帝。

上欲与李轨共图秦、陇，遣使潜诣凉州，招抚之，与之书，谓之从弟。轨大喜，遣其弟懋入贡。上以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轨为凉州总管，封凉王。

唐高祖打算和李轨共同谋取秦、陇的薛举父子，派使节秘密地到凉州，招抚李轨，致李轨的书信，称李轨为堂弟。李轨非常高兴，派遣弟弟李懋入贡于唐。高祖任命李懋为大将军，命鸿胪少卿张俟德册拜李轨为凉州总管，封为凉王。

初，朝廷以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更以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德仁由是怨愤，甲申，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入林虑山而杀之，叛归王世充。

当初，朝廷任命安阳令吕珉为相州刺史，改任相州刺史王德仁为岩州刺史。王德仁因为此事愤恨不平，甲申（十二日），引诱山东大使宇文明达进林虑山并杀了他，叛唐归附了王世充。

己丑，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击薛仁果。

己丑（十七日），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攻打薛仁果。

丁酉，临洮等四郡来降。

丁酉（二十五日），临洮等四郡前来降唐。

隋江都太守陈棱求得炀帝之柩，取宇文化及所留辇辂鼓吹，粗备天子仪卫，改葬于江都宫西吴公台下，其王公以下，皆列瘗于帝茔之侧。

隋江都太守陈棱寻找到隋炀帝的灵柩，用宇文化及留下的车驾鼓吹，大体备齐了天子所用的仪仗，将炀帝改葬在江都宫西面的吴公台下。当时遇难的王公以下大臣，都依次埋葬在炀帝坟茔的两侧。

宇文化及之发江都也，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于隋，皇泰主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宇文化及从江都出发时，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没有接受他的任命，仍然向隋上表称臣，皇泰主拜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沈法兴亦上表于皇泰主，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杲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芊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百药，德林之子也。

沈法兴也向皇泰主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圣旨设置百官，以陈杲仁为司徒，孙士汉为司空，蒋元超为左仆射，殷芊为左丞，徐令言为右丞，刘子翼为选部侍郎，李百药为府掾。李百药是李德林的儿子。

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来降，拜邢州刺史。君宾，伯山之子也。

九月，隋襄国通守陈君宾前来投降，官拜邢州刺史。君宾是陈伯山的儿子。

虞州刺史韦义节攻隋河东通守尧君素，久不下，军数不利；壬子，以工部尚书独孤怀恩代之。

唐虞州刺史韦义节攻打隋河东通守尧君素，很久未能攻下，军队好几次陷于不利形势；壬子（初十），命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替代韦义节。

初，李密既杀翟让，颇自骄矜，不恤士众；仓粟虽多，无府库钱帛，战士有功，无以为赏；又厚抚初附之人，众心颇怨。徐世尝因宴会刺讥其短；密不怿，使世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

当初，李密杀了翟让后，很有点骄矜，不体恤广大士卒；虽然仓库里的粮食很多，但是没有钱币布帛，战士立了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行赏；对新来归附的人又极其优待，广大士卒心里很不满。徐世曾趁宴会讽刺他的短处，李密不高兴，让徐世去镇守黎阳，名义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是疏远他。

密开洛口仓散米，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谓贾闰甫曰：“此可谓足食矣！”闰甫对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今民所以襁负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无爱吝，屑越如此，窃恐一旦米尽民散，明公孰与成大业哉！”密谢之，即以闰甫判司仓参军事。

李密打开洛口仓分发粮食，没有防守和主管的人，又没有凭证，取米的人随便取多少；有的人离开粮仓后，拿不动，丢散在街道上，从仓城到外城门，路上的米有几寸厚，被车马践踏；前来这儿要粮吃的各路盗贼及其家属有近百万人，没有容器，就用荆条编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范围内，看上去象蒙上一层白沙。李密很高兴，对贾闰甫说：“这可以称得上是足食了！”贾闰甫回答：“国家的根本是老百姓，老百姓生存靠的是粮食。现在老百姓所以背着扛着像潮水一样涌来，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在这里的缘故。而有关官署却毫不爱惜，这样糟踏，我恐怕一旦没有米了百姓也就走散了，明公您又靠什么来完成大业呢？”李密感谢他的这番话，就任命闰甫为判司仓参军事。

密以东都兵数败微弱，而将相自相屠灭，谓旦夕可平；王世充既专大权，厚赏将士，缮治器械，亦阴图取密。时隋军乏食，而密军少衣，世充请交易，密难之；长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劝密许之。先是，东都人归密者，日以百数；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李密因为东都的军队几次打败仗，力量微弱，而且将相之间自相残杀，认为短期内就可以平东都；王世充专擅大权之后，重赏将士，修治器械，也在暗中准备谋取李密。当时隋朝的军队缺粮，而李密的部队少衣，王世充请求相互交换，李密感到为难，长史邴元真等人各自谋求私利，劝李密答应交换。原来东都每天有几百人归顺李密，得到粮食之后，投降的人越来越少，李密后悔，停止了交换。

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击之，恐人心不壹，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梦周公，令宣意于世充，当勒兵相助击贼；乃为周公立庙，每出兵，辄先祈祷。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请战。世充简练锐得二万余人，马二千余匹。壬子，出师击密，旗幡之上皆书永通字，军容甚盛。癸丑，至偃师，营于通济渠南，作三桥于渠上。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师，阻邙山以待之。

李密打败宇文化及回师，丧失了很多精兵好马，士兵也疲劳，生了病。王世充准备乘李密军队疲困进攻，又怕大家不一条心，于是谎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次梦到周公，让他转告王世充，应该统帅军队互相协助打击敌人。于是建周公庙，每次出军作战，都先祈祷。王世充命巫者宣称周公准备命仆射迅速讨伐李密，肯定会立大功，否则士兵都会染上疾病死去。王世充的士兵很多是楚人，相信这种妖言，都请求出战。王世充挑出二万多精锐，马二千多匹。壬子（初十），出兵攻打李密，旗帜上都写上“永通”的字，军容很强大。癸丑（十一日），到偃师，驻扎在通济渠南边，在渠水上搭设了三座桥梁。李密留王伯当守卫金墉城，自己带领精兵去偃师，以邙山为屏障等候王世充的军队。

密召诸将会议，裴仁基曰：“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皆曰：“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胆。《兵法》曰，‘倍则战’，况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于是诸将喧然，欲战者什七八，密惑于众议而从之。仁基苦争不能得，击地叹曰：“公后必悔之。”魏徵言于长史郑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谓常谈！”拂衣而起。

李密召集各位将领开会商议，裴仁基说：“王世充率领他的全部军队到这儿，洛阳必然空虚，我们可以分出兵力把守王世充军队要经过的要道，使他不能再向东前进，另挑选三万精兵，沿黄河向西进逼东都。王世充回军，我方就按兵不动；王世充再次出军，我方就再逼东都。这样，我方还有富余的力量，对方疲于奔命，肯定能打败他。”李密说：“您说得很好。但现在东都的军队有三个不可抵挡：武器精良，这是一；决计深入我方，这是二；粮食吃完了决战，这是三。我们只要利用城池坚守，保持力量等待，对方想交战打不成，求退兵又没退路，过不了十天，王世充的头就可以到我们手中。”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都说：“算算王世充的士兵少得很，又好几次打了败仗，都已经吓破了胆。《兵法》说，‘己方力量是对方一倍则作战’，何况不止是一倍！况且刚刚来归附的江淮人士，正希望乘此机会一展身手建立功勋，趁他们的锐气利用他们作战，正可以成功。”于是众将领大声表示赞同，想打的占十分之七八，李密受众人的意见影响，决定照办。裴仁基苦苦争辩却不能说服众人，敲着地叹息道：“阁下以后一定会后悔今天的决定。”魏徵对长史郑说：“魏公虽然屡次打了胜仗，但是精兵骁将伤亡很多，战士心身很疲倦，有这两点很难应敌，况且王世充缺粮，志在决一死战，很难和他争战以决胜负，不如挖深壕沟，加高壁垒以拒敌，过不了十天半个月，王世充粮食吃完了，必然自己退兵，那时再追击他，没有不胜的。”郑说：“这是老生常谈了。”魏徵道：“这是奇策，怎么说是老生常谈！”拂袖而去。

程知节将内马军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将外马军营于偃师城北。世充遣数百骑渡通济渠攻雄信营，密遣裴行俨与知节助之。行俨先驰赴敌，中流矢，坠于地；知节救之，杀数人，世充军披靡，乃抱行俨重骑而还；为世充骑所逐，刺槊洞过，知节回身捩折其槊，兼斩追者，与行俨俱免。会日暮，各敛兵还营。密骁将孙长乐等十余人皆被重创。

程知节带领内马军同李密一起扎营在北邙山上，单雄信带领外马军驻扎在偃师城北。王世充派遣数百名骑兵渡过通济渠攻打单雄信的营寨，李密派遣裴行俨和程知节援助单雄信。裴行俨率先奔赴战场，中流箭，倒在地下；程知节救起裴行俨，杀了几个人，王世充军队所向披靡，于是程知节抱着裴行俨骑着一匹马返回，被王世充的骑兵赶上，长枪直刺过来，程知节返身折断了刺来的长枪，又杀了追赶的人，和裴行俨一起脱身。恰好天色暗了，双方各自收兵回营。李密手下的猛将孙长乐等十几人都受了重伤。

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世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命军士皆秣马蓐食。甲寅旦，将战，世充誓众曰：“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所争者死，非独为国，各宜勉之！”迟明，引兵薄密。密出兵应之，未及成列，世充纵兵击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飞。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陈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卒皆呼万岁。其伏兵发，乘高而下，驰压密营，纵火焚其庐舍。密众大溃，其将张童仁、陈智略皆降，密与万余人驰向洛口。

李密刚刚打败了宇文化及，有些轻视王世充，不设防御敌人的围墙。王世充派二百多骑兵夜里秘密进入北邙山，埋伏在山谷中，命令士兵喂好马匹吃饱饭。甲寅（十二日）清晨，准备出击，王世充告诫众将士说：“今天这一仗，不仅仅是争胜负，而是生与死全在此一举。如果胜了，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如果败了，一个人也逃不了。我们争相赴死，不单是为了国家，各位要努力作战！”天亮后，带兵逼近李密。李密出兵应战，还没来得及排好队，王世充就放兵攻击。王世充的士兵都是长江、淮河流域的人，剽悍勇猛，出入迅捷。王世充事先找到一个长得很象李密的人，捆起来藏好，战斗正激烈时，让人牵着通过阵前，大喊：“已经捉住李密了！”士兵们都呼万岁。王世充埋伏的骑兵出击，从高处冲下来，驰向李密营地，放火焚烧房屋。李密部众溃散，将领张童仁、陈智略都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和一万多人逃往洛口。

世充夜围偃师；郑守偃师，其部下翻城纳世充。初，世充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至滑台，又随王轨入李密，密留于偃师，欲以招世充。及偃师破，世充得其兄世伟、子玄应、虔恕、琼等，又获密将佐裴仁基、郑、祖君彦等数十人。世充于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郑虔象母及密诸将子弟，皆抚慰之，令潜呼其父兄。

夜晚王世充包围偃师，郑守卫偃师，他的部下反而开城放王世充入城。当初，王世充的家属在江都，随宇文化及至滑台，又随王轨到了李密部队，李密把王世充家属留在偃师，打算用他们招降王世充。待到偃师城破，王世充寻回哥哥王世伟，儿子王玄应、王虔（玄）怒、王琼等人，又俘虏李密的将佐裴仁基、郑、祖君彦等几十人。王世充于是整顿兵马向洛口进发，得到邴元真的妻子、郑虔象的母亲以及李密众位将领的子弟，都加以安慰，让他们暗中招呼各自的父兄。

初，邴元真为县吏，坐赃亡命，从翟让于瓦冈；让以其尝为吏，使掌书记。及密开幕府，妙选时英，让荐元真为长史；密不得已用之，行军谋画，未尝参预。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仓。元真性贪鄙，宇文温谓密曰：“不杀元真，必为公患。”密不应。元真知之，阴谋叛密；杨庆闻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将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知而不发，因与众谋，待世充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单雄信等又勒兵自据；密自度不能支，帅麾下轻骑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

当初，邴元真作县吏，犯了贪污罪逃跑在外，跟随翟让到瓦岗，翟让因为他曾经作过小官，让他掌文书。到李密开设幕府，挑选当时的出色人物时，翟让推荐邴元真为长史；李密不得已任用他为长史，但从未让他参与过军事行动的谋划。李密到西边抵抗王世充，留邴元真守洛口仓。邴元真性情贪婪浅薄，宇文温对李密说：“不杀了邴元真，必然成为您的祸患。”李密没有答应。邴元真知道了此事，阴谋反叛李密；杨庆听说后，把邴元真的阴谋报告了李密，李密才真的怀疑邴元真。到此时，李密要进入洛口城，邴元真已经秘密派人招来王世充。李密知道后没有声张，乘机和众人商量，等王世充军队一半渡过洛水，然后攻击。王世充军到洛水，李密的骑哨兵没有及时发现，临到要出击时，王世充的军队已经全部过了河。单雄信等人又领兵自保；李密自己估计不能坚持，率领部下轻装乘马逃往虎牢，于是邴元真以洛口投降了王世充。

初，雄信骁捷，善用马槊，名冠诸军，军中号曰：“飞将。”彦藻以雄信轻于去就，劝密除之；密爱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

当初，单雄信勇猛敏捷，善长骑马和使用长枪，名声为各军首位，军中称为“飞将”。房彦藻因为单雄信对去留很轻率，劝李密除掉他；但李密爱惜单雄信的才能，不忍心。待李密失利，单雄信便率领他的部下投降了王世充。

密将如黎阳，或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几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自虎牢归之，引诸将共议。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诸将皆曰：“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欲自刎以谢众。伯当抱密号绝，众皆悲泣，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府掾柳燮曰：“明公与唐公同族，兼有畴昔之好；虽不陪起兵，然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长安，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又谓王伯当曰：“将军室家重大，岂复与孤俱行哉！”伯当曰：“昔萧何尽帅子弟以从汉王，伯当恨不兄弟俱从，岂以公今日失利遂轻去就乎！纵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从密入关者凡二万人。于是密之将帅、州县多降于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泰主以粲为楚王。

李密将要去黎阳，有人说：“杀翟让的时候，徐世差点死了，现在失利了去投奔他，怎么能保险呢！”当时王伯当丢弃了金墉城保守河阳，李密从虎牢回到河阳，召诸将共同商议。李密想南面凭仗黄河，北面守住太行，东面连结黎阳，以此设法进取。众将都说：“现在军队刚失利，大家心中胆怯，如果再停留，恐怕要不了几天人就叛逃光了。而且人情不愿，也难以成功。”李密说：“孤所依靠的就是大家，大家既然不愿意，孤没路可走了。”打算自刎以谢众人。王伯当抱住李密哭得昏了过去，大家也都伤心落泪，李密又说：“有幸诸位没有抛弃我，应当一起回到关中；密自己虽然没有功劳，诸位必定保有富贵。”府掾柳燮说：“明公和唐公是同一宗族，又加上有过去联合的友谊；虽然没有随唐公一同起兵，但阻隔东都，切断了隋军的归路，使唐公不战而占领了长安，这也是您的功劳。”众人都说：“的确如此。”李密又对王伯当说：“将军您的家庭重要，怎么可以又和孤一同走呢？”王伯当说：“过去萧何率领所有的子弟跟随汉王，伯当遗憾的是兄弟们不能都跟着您，怎么能因为您今天失利就不看重去留了呢？纵然是粉身碎骨葬身原野，也心甘情愿跟随您！”周围的人无不深受感动。跟随李密入关的有二万人。于是李密原有的将帅、州县大多归顺了隋。朱粲也派使节投降了隋，皇泰主以朱粲为楚王。

甲寅，秦州总管窦轨击薛仁果，不利；骠骑将军刘感镇泾州，仁果围之。城中粮尽，感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唯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会长平王叔良将士至泾州，仁果乃扬言食尽，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人伪以城降。叔良遣感帅众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贼已去，可逾城入。”感命烧其门，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诈，遣步兵先还，自帅精兵为殿。俄而城上举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战于百里细川，唐军大败，感为仁果所擒。仁果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不如早降。”感许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馁，亡在旦夕，秦王帅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勉之！”仁果怒，执感，于城旁埋之至膝，驰骑射之；至死，声色逾厉。叔良婴城固守，仅能自全。感，丰生之孙也。

甲寅（十二日），唐秦州总管窦轨进攻薛仁果，不利；骠骑将军刘感镇守泾州，薛仁果包围了泾州。泾州城中粮食吃光了，刘感把自己骑的马杀了分给将士们，自己没有吃一点肉，只用煮马骨的汤拌了木屑吃。城池几次濒临陷落；恰好长平王李叔良带兵至泾州，薛仁果于是扬言粮食吃完了，带兵向南而去。乙卯（十三日），薛仁果又派高人假装以城池降唐。李叔良派遣刘感率部下赴高；己未（十七日），到高城下，敲城门，城里的人说：“贼已经走了，可以翻城墙进城。”刘感下令烧高城门，城上人倒水浇下来，刘感知道城里人是诈降，让步兵先回师，自己带领精兵走在最后。一会儿，城上点燃三座烽火，薛仁果的军队从南原大批涌下来，与刘感军在百里细川交战，唐军大败，刘感被薛仁果抓获。薛仁果又包围了泾州，命令刘感向城中喊话说：“援军已经被打败了，不如尽快投降。”刘感答应了，到城下却大声喊道：“反贼没粮食挨饿，很快就要灭亡了，秦王率领几十万军队从四面赶来，城里的人不要担心，努力守城！”薛仁果很恼火，捉住刘感，在城旁把刘感活埋到膝盖，骑马跑着用箭射刘感；一直到死，刘感声音愈来愈高、态度愈来愈愤怒。李叔良环城坚守，仅能保全自己，无力救刘感。刘感是刘丰生的孙子。

庚申，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击薛仁果于宜禄川，斩首千余级。

庚申（十八日），唐陇州刺史陕人常达在宜禄川攻击薛仁果，杀了一千多人。

上遣从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郑元以女妓遗始毕可汗。壬戌，始毕复遣骨咄禄特勒来。

唐高祖派侄子襄武公李琛、太常卿郑元把女妓送给突厥始毕可汗。壬戌（二十日），始毕又派遣骨咄禄特勒来唐。

癸亥，白马道士傅仁均造《戊寅历》成，奏上，行之。

癸亥（二十一日），白马县的道士傅仁均编成了《戊寅历》，上奏章进呈，唐从此实行《戊寅历》。

薛仁果屡攻常达，不能克，乃遣其将仵士政以数百人诈降，达厚抚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达，拥城中二千人降于仁果。达见仁果，词色不屈，仁果壮而释之。奴贼帅张贵谓达曰：“汝识我乎？”达曰：“汝逃死奴贼耳！”贵怒，欲杀之；人救之，得免。

薛仁果屡次攻常达，都未能取胜，于是派他的将领仵士政带几百人诈降，常达待仵士政很优厚。乙丑（二十三日），仵士政伺机带他的部下劫持了常达，带着城里的二千人投降了薛仁果。常达见了薛仁果，言辞表情毫不屈服，薛仁果因为他的豪壮放了他。奴仆出身的贼帅张贵对常达说：“你认识我吗？”常达说：“你不就是该死而逃跑的奴贼吗？”张贵很气恼，要杀了常达；有人相救，常达才免于一死。

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辛未（二十七日），唐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宇文化及至魏县，张恺等谋去之；事觉，化及杀之。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弑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持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窦建德！”数相斗阋，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恒。其众多亡，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宇文化及到魏县，张恺等人商议要离开他；事情被查觉，宇文化及杀了张恺等人。心腹之人逐渐丧失殆尽，兵力日益削弱，兄弟们更没有什么计谋，只有相互聚会在一起尽情吃喝，玩歌伎。宇文化及喝醉了，抱怨智及道：“当初我什么也不知道，是你的主意，一定要推我为首。如今一事无成，人马日益减少，背着弑君的罪名，为天下所不容，现在遭灭族，还不是因为你！”搂着两个儿子哭起来。智及生气地说：“当初事情成功的时候，你不怪我，到了要失败时，又想归罪于我，怎么不杀了我投降窦建德！”好几次相互争吵打了起来，说话也不分老小，酒醒后又饮酒，以此为常事。宇文化及的部下大多逃跑了，化及自己知道肯定要失败，叹息道：“人生自然是要死的，怎能不当一天皇帝呢？”于是用鸩酒毒死了秦王杨浩，在魏县即皇帝位，国号许，改年号天寿，设置百官。

冬，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戊寅，宴突厥骨咄禄，引骨咄禄升御坐以宠之。

戊寅（初七），唐高祖宴请突厥骨咄禄，领骨咄禄登上皇帝的宝座表示恩宠。

李密将至，上遣使迎劳，相望于道。密大喜，谓其徒曰：“我拥众百万，一朝解甲归唐，山东连城数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当尽至；比于窦融，功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己卯，至长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既而以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爵邢国公。密既不满望，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意甚不平；独上亲礼之，常呼为弟，以舅子独孤氏妻之。

李密就要到长安了，高祖接连不断地派人前去迎接慰问。李密非常高兴，对他的部下说：“我拥有百万兵力，一朝脱去战袍归顺唐，崤山以东几百座城镇，知道我在这里，派人去招降，也会全部来归顺的；比起窦融，功劳也不小，还能不给我安排一个要职吗？”己卯（初八），李密到长安，负责部门对他们的供应颇差，李密部下的士兵接连几天没饭吃，众人心里颇生怨气。不久唐以李密为光禄卿、上柱国，赐他邢国公的爵位。李密没能满足原来的期望，大臣们大多又轻视他，有些掌权的人向李密索取贿赂，李密内心很不满意；唯有高祖对待他很好，经常称他为弟，将舅舅的女儿独孤氏嫁给他。

庚辰，诏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诸军并受节度；以黄门侍郎崔民为副。

庚辰（初九），唐高祖下诏任命右翊卫大将军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山东各路兵马都接受他的指挥；以黄门侍郎崔民为副使。

邓州刺史吕子臧与抚慰使马元规击朱粲，破之。子臧言于元规曰：“粲新败，上下危惧，请并力击之，一举可灭。若复迁延，其徒稍集，力强食尽，致死于我，为患方深。”元规不从。子臧请独以所部兵击之，元规不许。既而粲收集余众，兵复大振，自称楚帝于冠军，改元昌达，进攻邓州。子臧抚膺谓元规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粲围南阳，会霖雨城坏，所亲劝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贼者乎！”帅麾下赴敌而死。俄而城陷，元规亦死。

邓州刺史吕子臧和抚慰使马元规攻打朱粲，打败了他。吕子臧向马元规建议：“朱粲刚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胆怯，我请求和您会兵进攻他，可以一下子消灭他。如果再拖延下去，朱粲的部队逐渐收拢，力量增加而粮食吃光，会跟我们拼死，那将成为大患。”马元规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吕子臧又要求由他自己的部队去攻打朱粲，马元规也没有答应。不久，朱粲收聚他的余部，重振军势，在冠军自称楚帝，改年号昌达，进攻邓州。吕子臧捶着胸对马元规说：“因为您，今天要了老夫的命了！”朱粲围攻南阳，恰逢连绵大雨冲毁了城墙，亲信劝吕子臧投降，吕子臧说：“哪有天子的一方大臣向强盗投降的？”率领部下冲向敌人，战死。一会儿城池陷落，马元规也死了。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宝及将卒十余万人还东都，陈于阙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内外诸军事，仍使之开太尉府，备置官属，妙选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骁勇，深礼之。徐文远复入东都，见世充，必先拜。或问曰：“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远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

癸未（十二日），王世充收罗了李密的美女珍宝以及部下十几万人回到东都，排列在皇宫门前的阙楼之下。乙酉（十四日），皇泰主对他们实行大赦。丙戌（十五日），以王世充为太尉、尚书令、内外诸军事，又让他建太尉府，设置官属，选拔优秀人物。王世充因为裴仁基父子骁勇，很尊重他们。徐文远又回到东都，见王世充，必定先行礼。有人问他：“您见李密很傲慢，却很敬重王公，是什么原因？”徐文远说：“魏公李密是君子，能够容纳贤士；王公是小人，老熟人也能杀，我怎么敢不行礼？”

李密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谔之孙也。其余将佐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或以城邑，或帅众，相继来降。

李密的总管李育德以武陟来降唐，拜陟州刺史。李育德是李谔的孙子。李密手下其他的将领刘德威、贾闰甫、高季辅等人，或者以城镇，或者率领部下，相继前来降唐。

初，北海贼帅綦公顺帅其徒三万攻郡城，已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食尽，公顺自谓克在旦夕，不为备。明经刘兰成纠合城中骁健百余人袭击之，城中见兵继之，公顺大败，弃营走，郡城获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为六军，各将之，兰成亦将一军。有宋书佐者，离间诸军曰：“兰成得众心，必为诸人不利，不如杀之。”众不忍杀，但夺其兵以授宋书佐。兰成恐终及祸，亡奔公顺；公顺军中喜噪，欲奉以为主，固辞，乃以为长史，军事咸听焉。居五十余日，兰成简军中骁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芟草，分为百余积；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执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险要；兰成自将十人，夜，距城一里许潜伏；余八十人分置便处，约闻鼓声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时焚积草。明晨，城中远望无烟尘，皆出樵牧。日向中，兰成以十人直抵城门，城上钲鼓乱发；伏兵四出，抄掠杂畜千余头及樵牧者而去。兰成度抄者已远，徐步而还。城中虽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见前有旌旗、烟火，遂不敢进而还。既而城中知兰成前者众少，悔不穷追。居月余，兰成谋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门。城中人竞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顺将大兵总至。郡兵奔驰还城，公顺进兵围之；兰成一言招谕，城中人争出降。兰成抚存老幼，礼遇郡官，见宋书佐，亦礼之如旧，仍资送出境，内外安堵。

当初，北海地方的贼帅綦公顺率领他的三万人进攻郡城，已经攻陷郡城的外郭，进而攻击子城；城中粮食吃光了，綦公顺自认为很快就能攻陷，不设防备。中过明经科的刘兰成集合了一百多位城里的骁健袭击綦公顺，城中现有的士兵跟上他们一同进攻，公顺大败，放弃了营地逃走，郡城得以保全。于是，郡里的长官及大族把城里的百姓分为六个军，各自分别统领，刘兰成领一军。有一位宋书佐，离间各军，说道：“兰成得人心，必然不利于各位，不如杀了他。”大家不忍杀刘兰成，只夺了他的兵改交宋书佐统领。刘兰成恐怕最终逃不脱祸事，逃跑投奔了綦公顺；綦公顺的部队高兴地喧哗，想拥载他为首领，刘兰成坚决推辞，于是以他为长史，军队事情都听从刘兰成的。过了五十多天，刘兰成从军队中挑选了一百五十人，去北海抢掠。离城四十里，留下十人，命他们多割草，分成一百多堆；离城二十里，又留下二十人，让他们分别扛着大旗；离城五六里，又留下三十人，埋伏在险要之处；刘兰成自己带领十个人，半夜悄悄地埋伏在离城一里多的地方；其余八十人分别安置在方便的地方，约定听到鼓声立即抢夺人畜，然后马上离开，并同时点燃草堆。第二天清晨，城中看远处没有显示战斗的烟火尘土，都出城砍柴放牧。接近中午，刘兰成带十人一直抵达城门，城上钲鼓乱敲，刘兰成的伏兵四处出击，抢夺了各种牲畜一千多头，以及砍柴放牧的人然后撤走。刘兰成估计抄掠的人已经走远，慢慢地走了回去。城里虽然出兵，但是怕有伏兵，不敢急追；又看到前方有旌旗、烟火，于是不敢前进，退了回去。不久城里知道上次刘兰成带的人很少，后悔没有追下去。过了一个多月，刘兰成又谋划攻取北海郡城，改为带二十人直接抵达城门。城中的人争相出城追逐，走了没有十里，綦公顺率领大军忽然出现。郡里的军队奔驰回城，綦公顺进军包围了郡城；刘兰成晓谕城里人，说一句话，城里的人就争相出城投降。刘兰成安抚老人儿童，对郡里的官员很尊重，见到宋书佐，还象过去一样有礼貌，于是给他钱，送他离境，城内外没有受骚扰。

时海陵贼帅臧君相闻公顺据北海，帅其众五万来争之；公顺众少，闻之大惧。兰成为公顺画策曰：“君相今去此尚远，必不为备，请将军倍道袭击其营。”公顺从之，自将骁勇五千人，赍熟食，倍道袭之。将至，兰成与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营五十里，见其抄者负担向营，兰成亦与其徒负担蔬米、烧器，诈为抄者，择空而行听察，得其号及主将姓名；至暮，与贼比肩而入，负担巡营，知其虚实，得其更号。乃于空地燃火营食，至三鼓，忽于主将幕前交刀乱下，杀百余人，贼众惊扰；公顺兵亦至，急攻之，君相仅以身免，俘斩数千，收其资粮甲仗以还。由是公顺党众大盛。及李密据洛口，公顺以众附之，密败，亦来降。

当时海陵帅臧君相听说綦公顺占领了北海，率领他的五万人前来争夺郡城；綦公顺的人少，闻讯非常恐慌。刘兰成为公顺出谋划策：“君相现在离这里还远，肯定不加防备，请将军您急速行军袭击他的军营。”綦公顺听从了他的建议，亲自带领五千骁用，携带干粮，急速行军进攻臧君相。快要到时，刘兰成和二十名敢死兵士先行，距离臧君相营地五十里，见到君相手下出外掠夺的人肩挑背扛地向营地走去，刘兰成和他的手下也背着蔬菜粮食、炊具冒充抢夺的人，乘机进行侦察，了解了对方的军号以及主将的姓名。傍晚，与对方并肩进入营地，背着东西走遍了营地，了解到敌营的虚实以及夜里值更守卫的暗号。于是在空地点火作饭，至三更时，忽然在主将帐幕前一起拔刀乱砍，杀一百多人，对方受惊扰，綦公顺的部队也到达，急攻敌军，臧君相只身逃脱。綦公顺等俘虏并杀死了几千人，缴获臧君相的物资粮食和武器后回师，綦公顺的人马因此大大地强盛起来。当李密占据洛口，綦公顺带部下归附了李密；李密失败后，也来投降了唐。

隋末群盗起，冠军司兵李袭誉说西京留守阴世师遣兵据永丰仓，发粟以赈贫乏，出库物赏战士，移檄郡县，同心讨贼。世师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师许之。上克长安，自汉中召还，为太府少卿；乙未，附袭誉籍于宗正。袭誉，袭志之弟也。

隋末，各路豪强纷纷起兵，冠军司兵李袭誉劝说西京留守阴世师派兵占据永丰仓，发放粮食救济贫穷的人，拿出库房里的物品赏给战士，通告郡县，同心讨贼。阴世师没有采用他的建议。于是李袭誉请求去山南召募士兵，阴世师答应了他。唐高祖攻陷长安，从汉中召李袭誉回长安，任命他为太府少卿；乙未（二十四日），在宗正寺把李袭誉编入天子宗族的名册。李袭誉是李袭志的弟弟。

丙申，朱粲寇淅州，遣太常卿郑元帅步骑一万击之。

丙申（二十五日），朱粲侵犯淅州，唐派太常卿郑元率领一万步兵、骑兵攻打朱粲。

是月，纳言窦抗罢为左武候大将军。

这个月，唐纳言窦抗降为左武候大将军。

十一月，乙巳，凉王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

十一月，乙巳（初四），凉王李轨登皇帝位，改年号安乐。

戊申，王轨以滑州来降。

戊申（初七），王轨以滑州前来降唐。

薛仁果之为太子也，与诸将多有隙；及即位，众心猜惧。郝瑗哭举得疾，遂不起，由是国势浸弱。秦王世民至高，仁果使宗罗将兵拒之；罗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出。诸将咸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其将粱胡郎等帅所部来降。世民知仁果将士离心，命行军总管粱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大喜，尽锐攻之，粱实守险不出；营中无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罗攻之甚急；世民度贼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迟明，使右武候大将军庞玉陈于浅水原。罗并兵击之，玉战，几不能支，世民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罗引兵还战。世民帅骁骑数十先陷陈，唐兵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罗士卒大溃，斩首数千级。世民帅二千余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曰：“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曰：“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舅勿复言！”遂进。仁果陈于城下，世民据泾水临之，仁果骁将浑等数人临陈来降。仁果惧，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军继至，遂围之。夜半，守城者争自投下。仁果计穷，己酉，出降；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

薛仁果作太子时，和大多数的将领有矛盾；他当皇帝后，众人心里疑忌不安。薛举去世，郝瑗伤心过度得了病，于是不治而死，王国的势力也从此逐渐衰落。秦王李世民到高，薛仁果派宗罗领兵抵御；宗罗几次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不出战。诸位将领都请战，世民说：“我军才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仗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应当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他们骄傲我们奋勇，可以一仗打败他们。”于是命令全军：“有敢请战的，斩首！”双方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果的军队粮食吃完了，将领粱胡郎等人率领各自的队伍前来投降。李世民了解到薛仁果手下的将领士卒有离异之心，命令行军总管梁实在浅水原扎营引诱薛仁果部下。宗罗知道后非常高兴，出动全部精锐攻梁实，梁实守住险要不出战。营地中没有水源，好几天人马没有水喝。宗罗的攻击很猛烈；李世民估计对方已经疲劳，对诸位将领说：“可以打了！”快到天亮，李世民让右武候大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列阵。宗罗合兵攻庞玉，庞玉作战，几乎不能坚持了，李世民带领大军出其不意从浅水原北方出现，宗罗带军迎战。世民率领几十名骁骑率先冲入敌阵，唐军内外奋力搏斗，呼声动地，宗罗的部队大败，唐军杀了几千人。世民率领二千多骑兵追击宗罗，窦轨拉住马苦苦地劝道：“薛仁果还占据着坚固的城池，我们虽然打败了宗罗，但不能轻易冒进，我请求暂且按兵不动，观察一下薛仁果的动静。”李世民说：“我考虑这个问题很久了，现在我军取胜势如破竹，机不可失，舅舅不要再说了！”于是进军。薛仁果在城下列阵，李世民依泾河面对薛仁果营地，薛仁果手下的骁将浑等人到唐军阵前投降。薛仁果怕了，带兵进城拒守。天快黑时，唐大军相继到达，于是包围了城池。半夜，守城的人纷纷下城投降。薛仁果无计可施，己酉（初八），出城投降；唐得薛仁果的一万多名精兵，五万名男女。

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轻骑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共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罗、翟长孙等将之，与之射猎，无所疑间。贼畏威衔恩，皆愿效死。世民闻褚亮名，求访，获之，礼遇甚厚，引为王府文学。

诸位将领都来祝贺，顺便问：“大王一仗就取得了胜利，骤然舍弃步兵，又没有攻城的用具，轻骑直到城下，众人都认为无法攻克城池，却很快就取胜，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宗罗的部下都是陇山之西的人，将领骁勇，士卒剽悍；我只是出其不意打败了他，杀伤不多。如果迟迟不追击，则都会返回城内，薛仁果加以抚慰再派他们作战，就不容易战胜了；如果迅速追击，则将跑散回到陇山之西，折城就虚弱，薛仁果吓破了胆，没有时间谋划，这就是我取胜的原因。”众人都心悦诚服。李世民把投降的士兵全都交给薛仁果兄弟以及宗罗、翟长孙等人统领，和他们一起打猎，丝毫不加怀疑戒备，这些人畏惧李世民的威严，又感受李世民的恩德，都愿以死效劳。李世民听说褚亮的名气，访求并找到了褚亮，对他很尊重，很优厚，让他作秦王府的文学。

上遣使谓世民曰：“薛举父子多杀我士卒，必尽诛其党以谢冤魂。”李密谏曰：“薛举虐杀无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怀服之民，不可不抚！”乃命戮其谋首，余皆赦之。

唐高祖派遣使者对李世民说：“薛举父子杀了我们很多士卒，务必杀光他们的同党以告慰死去的冤魂。”李密进谏说：“薛举残暴地杀害无辜者，这正是他灭亡的原因，陛下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已心悦诚服的百姓，不能不加安抚！”于是下令杀掉主要谋划者，其余的人都给予赦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于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见上犹有傲色；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

高祖派李密到豳州迎接秦王李世民，李密自己仗着智略功名，见皇上时还有傲慢之意，待见了李世民，不由得惊服，私下对殷开山说：“这真是英主，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平定祸乱呢？”

诏以员外散骑常侍姜为秦州刺史，抚以恩信，盗贼悉归首，士民安之。

下诏任命员外散骑常侍姜为秦州刺史，姜以施恩与信义怀柔地方，盗贼全都自首，百姓感到安定。

徐世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徵随密至长安，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书，劝之早降。世遂决计西向，谓长史阳翟郭孝恪曰：“此民众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献之，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吾实耻之。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以启魏公，使自献之。”乃遣孝恪诣长安，又运粮以饷淮安王神通。上闻世使者至，无表，止有启与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意，上乃叹曰：“徐世不背德，不邀功，真纯臣也！”赐姓李。以孝恪为宋州刺史，使与世经略虎牢以东，所得州县，委之选补。

徐世占据了原属李密的地盘，没有归附任何人。魏徵随李密到长安，于是自己请求招抚潼关以东地区，高祖以他为秘书丞，乘驿站的传车到黎阳，致书徐世，劝他尽快投降唐。徐世于是决定向西投唐，对长史阳翟人郭孝恪说：“这里的百姓和土地，都是魏公的，我如果上表献百姓土地，是利用主人的失败，当作自己的功劳求得富贵，我深以为耻。现在应当登记郡县的户口、士兵及马匹的数目，上报魏公，由他自己献上。”于是派遣郭孝恪到长安，又运粮食供给淮安王李神通。高祖听说徐世的使者到长安，没有奉表，只有书信给李密，非常奇怪。郭孝恪陈述了徐世的意思，高祖于是感叹道：“徐世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以郭孝恪为宋州刺史，让他和李世策划处理虎牢以东地区，得到的州县，委任他们选补官吏。

癸丑，独孤怀恩攻尧君素于蒲反。行军总管赵慈景尚帝女桂阳公主，为君素所擒，枭首城外，以示无降意。

癸丑（十二日），独孤怀恩在蒲反攻打尧君素。行军总管赵慈景娶高祖的女儿桂阳公主为妻，被尧君素俘虏，尧君素杀了他，把头挂在城外，以表示没有投降的意思。

癸亥，秦王世民至长安，斩薛仁果于市，赐常达帛三百段。赠刘感平原郡公，谥忠壮。扑杀仵士政于殿庭。以张贵尤淫暴，腰斩之。上享劳将士，因谓群臣曰：“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业，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贵。使王世充得志，公等岂有种乎！如薛仁果君臣，岂可不以为前鉴也！”己巳，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复殷开山爵位。

癸亥（二十二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在闹市杀了薛仁果，赐给常达三百段帛。追赠刘感平原郡公，谥号忠壮。在宫殿庭院中击杀了仵士政。因为张贵太荒淫暴虐，腰斩了张贵。高祖宴请慰劳将士，乘机对群臣说：“各位共同的辅助拥戴使我成就了帝王之业，假如天下承平，可以共同保守富贵。让王世充得志，各位还能有性命身家吗？像薛仁果君臣，怎么能不作为前车之鉴呢？”己巳（二十八日），以刘文静为户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恢复殷开山的爵位。

李密骄贵日久，又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尝遇大朝会，密为光禄卿，当进食，深以为耻；退，以告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伯当心亦怏怏，因谓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河南兵马，屈指可计，岂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献策于上曰：“臣虚蒙荣宠，安坐京师，曾无报效；山东之众皆臣故时麾下，请往收而抚之。凭藉国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闻密故将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谏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鱼于泉，放虎于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贼交斗，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诣山东，收其余众之未下者。密请与贾闰甫偕行，上许之，命密及闰甫同升御榻，赐食，传饮卮酒曰：“吾三人同饮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许人，千金不易。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密、闰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当为密副而遣之。

李密长期地位崇高又骄纵，自己又仗着归附国家的功劳，朝廷给他的待遇与他的愿望不符，因此郁郁不乐。曾经适逢大朝会，李密作为光禄卿应当进奉食物，他深深以此为耻，退朝后，告诉了左武卫大将军王伯当。王伯当心里也郁郁不乐，因此对李密说：“天下的事情都在您的掌握中。现在东海公徐世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黄河以南的兵马屈指可数，怎么能长期这样下去？”李密非常高兴，于是向高祖献策：“臣空受荣宠，安坐京师，不曾报效国家；山东之众都是臣过去的部下，请让臣前往山东收抚，凭借国家的威力，取王世充不过象拾地下的草介一样！”高祖听说李密的旧将士大多不服王世充，也准备派遣他前往收服，群臣大多劝谏说：“李密狡猾好反，现在派他去山东，犹如放鱼于泉，放虎归山，肯定不会回来了！”高祖说：“帝王自有天命，不是小子所能取得的。假如他叛离，就象用蒿子作的箭射到蒿子里，不值得可惜！现在让二贼互相争斗，我们可以坐收渔利。”辛未（二十九日），派李密往崤山以东，收服他尚未归附的余部。李密请求和贾闰甫一同去，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命李密和贾闰甫一起登上御榻，赐给他们食品，传着喝了卮中的酒说：“我们三人同饮这酒用来表明同心，二位好好建立功勋，以称朕的心意，大丈夫答应人一句话，千金也不能改变。有人确实坚持不愿让兄弟去，朕以真心对兄弟，不是别人能够离间的。”李密、贾闰甫再三拜谢受命。高祖又以王伯当为李密的副手派他去山东。

有大鸟五集于乐寿，群鸟数万从之，经日乃去。窦建德以为己瑞，改元五凤。宗城人有得玄圭献于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会稽孔德绍皆曰：“此天所以赐大禹也，请改国号曰夏。”建德从之。以正本为纳言，德绍为内史侍郎。

有五只大鸟落在乐寿，数万只鸟随着大鸟，经过一天才离开。窦建德以为是自己的祥瑞之兆，改年号五凤。宗城有人得到玄圭献给窦建德，宋正本和景城丞会稽人孔德绍都说：“这是上天赐给大禹的，请将国号改为夏。”窦建德听从了他们的请求。以宋正本为纳言，孔德绍为内史侍郎。

初，王须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将魏刀儿代领其众，据深泽，掠冀、定之间，众至十万，自称魏帝。建德伪与连和，刀儿弛备，建德袭击破之，遂围深泽；其徒执刀儿降，建德斩之，尽并其众。

当初王须拔夺取幽州时，中流箭而死，他的部将魏刀儿代替他率领军队，占据深泽，在冀、定之间掠夺，手下有十万人，自称魏帝。窦建德假意和魏刀儿联合，魏刀儿放松了戒备，建德袭击并打败了他，于是包围了深泽；魏刀儿的部下绑了他投降，窦建德斩了魏刀儿，合并了他全部队伍。

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棱不下。棱婿崔履行，暹之孙也，自言有奇术，可使攻者自败，棱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斗，曰：“贼虽登城，汝曹勿怖，吾将使贼自缚。”于是为坛，夜，设章醮，然后自衣衰，杖竹登北楼恸哭；又令妇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攻之急，棱将战，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犹未已。建德见棱曰：“卿忠臣也！”厚礼之，以为内史令。

易、定等州都投降了窦建德，唯有冀州刺史棱未降。棱的女婿崔履行是崔暹的孙子，自称有奇妙的法术，可以让进攻的人自己失败，棱相信了他。崔履行命令守城的人都坐下，不得随意作战，说：“贼人就是登上了城墙，你们也不用怕，我能让贼人自己绑起来。”于是搭了土坛，晚上，设符祈祷，然后自己穿着丧服，柱竹竿登上北楼恸哭；又让妇女爬上屋子四面抖动裙子。窦建德攻城很猛，棱要迎战，崔履行坚决阻止了他。一会儿城池陷落，履行还哭个没完。窦建德见了棱说：“你是忠臣！”非常尊重他，以他为内史令。

十二月，壬申，诏以秦王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其蒲州、河北诸府兵马并受节度。

十二月，壬申（初二），唐高祖下诏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来降。

癸酉（初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从宇文化及处前来投降。

隋将尧君素守河东，上遣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相继攻之，俱不下。时外围严急，君素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于河；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皇泰主见而叹息，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自东都来降，上悉遣诣城下，为陈利害，君素不从。又赐金券，许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义，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济，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欷。谓将士曰：“吾昔事主上于藩邸，大义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终，天命有属，自当继头以付诸君，听君等持取富贵。今城池甚固，仓储丰备，大事犹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君素性严明，善御众，下莫敢叛。久之，仓粟尽，人相食；又获外人，微知江都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杀君素以降，传首长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将精兵七百在他所，闻之，赴救不及，因捕杀君素者党与数百人，悉诛之，复乘城拒守，独孤怀恩引兵围之。

隋将领尧君素守卫河东，高祖先后派吕绍宗、韦义节、独孤怀恩攻打，都没有攻克。当时，城外包围很严，攻城很急，尧君素作一只木鹅，把表章放在鹅颈中，详细叙述了形势，放入黄河；守卫河阳的人得到木鹅，送到东都，皇泰主见了叹息不已，拜君素金紫光禄大夫。庞玉、皇甫无逸从东都前来投降，高祖都派往河东城下，向尧君素讲述利害关系，君素不听，又赐君素金券，答允他不死。君素的妻子又到城下，对他说：“隋王室已经灭亡了，君何必自己吃苦？”君素说：“天下名义，不是女人能了解的！”拉弓射妻子，妻子随弦响倒下。尧君素自己也知道守不住，但是志在一死，每当说到隋朝，没有不抽泣的。对将士们说：“我过去在晋王府就侍奉主上，依大义不能不死。如果隋的国统永远终结，天命另有所属，我会自己砍了自己的头交给各位，随你们拿着去取得富贵。现在城池非常坚固，仓库储备很充足，天下大事还无法预料，不能另外生二心！”君素性格严厉贤明，善于管理部下，部下没有敢反叛的。时间长了，仓里的粮食吃完了，就人吃人；又抓获外面的人，略微知道江都隋室灭亡。丙子（初六），尧君素身边的薛宗、李楚客杀了他投降唐军，把尧居素的头颅送到长安。此前尧君素派朝散大夫解县人王行本带七百精兵驻扎在别的地方，王行本闻知尧君素被杀的消息后，救援已来不及，于是捉住杀尧君素的人的同党几百人，全部杀死，重新登城拒守，独孤怀恩带兵围攻。

丁酉，隋襄平太守邓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为为营州总管。

丁酉（疑误），隋襄平太守邓以柳城、北平二郡前来降唐。封邓为营州总管。

辛巳，太常卿郑元击朱粲于商州，破之。

辛巳（十一日），太常卿郑元在商州攻打朱粲，打败了他。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罗艺，艺曰：“我隋臣也。”斩其使者，为炀帝发丧，临三日。窦建德、高开道各遣使招之，艺曰：“建德、开道，皆剧贼耳！吾闻唐公已定关中，人望归之。此真吾主也，吾将从之。敢沮议者斩！”会张道源慰抚山东，艺遂奉表，与渔阳、上谷等诸郡皆来降。癸未，诏以艺为幽州总管。薛万均，世雄之子也，与弟万彻俱以勇略为艺所亲待，诏以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当初，宇文化及派使节招降罗艺，罗艺说：“我是隋臣。”杀了宇文化及的使节，为隋炀帝发丧，哭吊了三天。窦建德、高开道分别派遣使节招降罗艺，罗艺说：“建德、开道，不过是大贼罢了！我听说唐公已经平定关中，人心向往归附于他。这才真是我的主人，我打算归附他，有敢阻止的，斩！”恰逢张道源抚慰山东，罗艺于是奉表，和渔阳、上谷等诸郡都来投降。癸未（十三日），下诏以罗艺为幽州总管。薛万均是薛世雄的儿子，和弟弟薛万彻都因为机智勇敢受罗艺厚待，诏令以薛万均为上柱国、永安郡公，薛万彻为车骑将军、武安县公。

窦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帅众十万寇幽州。艺将逆战，万均曰：“彼众我寡，出战必败，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为陈，彼必渡水击我。万均请以精骑百人伏于城旁，俟其半渡击之，蔑不胜矣。”艺从之。建德果引兵渡水，万均邀击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县，艺复邀击，败之。凡相拒百余日，建德不能克，乃还乐寿。

窦建德攻克冀州后，声威更加壮大，又率十万人侵犯幽州。罗艺准备应战，薛万均说：“敌众我寡，出战必然失败，不如用老弱残兵背对城堡临水列阵，对方必然渡水来攻击我们。万均我请求用百名精骑兵埋伏在城边，待他们一半过河时攻击，无不取胜。”罗艺听从了他的建议。窦建德果然领军过河，薛万均截击，大败窦建德。窦建德始终无法靠近幽州城。于是分兵抢夺霍堡及雍奴等县，罗艺又截击并打败了他。相互攻战一百多天，窦建德不能攻克幽州，于是回到乐寿。

艺得隋通直谒者温彦博，以为司马。艺以幽州归国，彦博赞成之；诏以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未几，征为中书侍郎。兄大雅，时为黄门侍郎，与彦博对居近密，时人荣之。

罗艺得到隋通直谒者温彦博，用他作司马。罗艺以幽州归附唐朝，彦博赞成此事；唐下诏以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没多久，调他为中书侍郎。温彦博的兄长温大雅，当时是黄门侍郎，与彦博同为天子的亲近之臣，两人的衙门相对而居，当时的人都认为是很荣耀的事。

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珠，上曰：“珠诚至宝；然朕宝王赤心，珠无所用。”竟还之。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为归义王，曷娑那献大珍珠，唐高祖说：“珠子确实是少有的宝物，但朕所宝贵的是王的赤心，珠子没有用。”最后归还了珠子。

乙酉，车驾幸周氏陂，过故墅。

乙酉（十五日），唐高祖御驾临幸周氏陂，经过故墅。

初，羌豪旁企地以所部附薛举，及薛仁果败，企地来降，留长安。企地不乐，帅其众数千叛，入南山，出汉川，所过杀掠。武候大将军庞玉击之，为企地所败。企地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与俱醉卧野外；王氏拔其佩刀，斩首送梁州，其众遂溃。诏赐王氏号为崇义夫人。

当初，羌族豪强旁企地率领部落归附薛举，待薛仁果败亡，旁企地前来降唐，留在长安。旁企地感到不愉快，又率领几千部下反叛，进入南山，从汉川出，经过之处烧杀抢掠。武候大将军庞玉攻打旁企地，被旁企地打败。旁企地走到始州，抢了姓王的女子，二人一同喝醉了躺在野外；王氏拔出旁企地的佩刀，割了旁企地的头送到梁州，旁企地的部下也就溃散了。高祖下诏赐王氏尊号为崇义夫人。

壬辰，王世充帅众三万围州，刺史任拒却之。

壬辰（二十二日），王世充率领三万人包围州，唐州刺史任抵御并击退了王世充。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华州，将其半出关。长史张宝德预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变，又恐密惊骇，乃降敕书劳来，令密留所部徐行，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高祖让李密把他手下的人马分一半留在华州，带一半出关。长史张宝德在出行的一半中，恐怕李密逃亡，受牵连；上密封的奏章，说李密必叛。高祖便中途改变想法，又怕李密受惊动，于是降下敕书慰问，命李密留下部队慢慢前进，一个人骑马入朝，另外接受安排。

密至稠桑，得敕，谓贾闰甫曰：“敕遣我去，无故复召我还，天子云，‘有人确执不许’，此谮行矣。吾今若还，无复生理，不若破桃林县，收其兵粮，北走渡河。比信达熊州，吾已远矣。苟得至黎阳，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闰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国家姓名，著在图谶，天下终当一统。明公既已委质，复生异图；任、史万宝据熊、二州，此事朝举，彼兵夕至，虽克桃林，兵岂暇集，一称叛逆，谁复容人！为明公计，不若且应朝命，以明元无异心，自然浸润不行；更欲出就山东，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与绛、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谶文之应，彼我所共。今不杀我，听使东行，足明王者不死；纵使唐遂定关中，山东终为我有。天与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当斩而后行！”闰甫泣曰：“明公虽云应谶，近察天人，稍已相违。今海内分崩，人思自擅，强者为雄；明公奔亡甫尔，谁相听受！且自翟让受戮之后，人皆谓明公弃恩忘本，今日谁肯复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虑公见夺，逆相拒抗，一朝失势，岂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讵肯深言不讳乎！愿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闰甫亦何辞就戮！”密大怒，挥刃欲击之；王伯当等固请，乃释之。闰甫奔熊州。伯当亦止密，以为未可；密不从。伯当乃曰：“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听，伯当与公同死耳，然恐终无益也。”

李密到稠桑，接到敕书，对贾闰甫说：“敕书派我去山东，又无缘无故召我回去，天子曾经有言，‘有人坚持不让你东去’，这种谮言起作用了。我现在如果回去，必定要被杀了，不如攻陷桃林县，取了县里的军队、粮食，向北渡过黄河。等消息到了熊州，我们已经走远了。假如能到黎阳，大事肯定能成功，您以为怎么样？”贾闰甫说：“主上对待明公您非常好，何况国家的李姓，符合图谶，天下最终要统一。明公您既然已经归顺了，却又产生了别的意图；任、史万宝在熊、二州，这事早晨发动，晚上他们的军队就会赶到，虽然攻陷桃林，哪里有时间召集士兵，一旦被称为叛逆，谁又能容纳？我为明公您设想，不如暂且按朝廷的命令行事，以表明根本没有异心，自然那些谮言也就不起作用了。您再想出关前往山东，可以慢慢考虑怎么合适。”李密生气地说：“唐让我和绛侯周勃、灌婴一样不能割地封王，怎么能忍受？况且他和我都应了谶文。今天不杀我，听凭我向东前进，足以证明王者不死；纵然唐平定了关中，山东最后也是我的。老天爷给的不拿，却要白送给人吗！您，是我的心腹，怎么这样想！如果不能一条心，就斩了你然后走！”闰甫流着泪说：“明公您虽然说也应图谶，但近来观察天道与人事，已经逐渐地不合适了。现在海内分崩离析，人人想自己独断专行，强者称雄；明公您又开始逃亡，又有谁能听您的调遣？况且从杀了翟让以后，人人都说明公您弃恩忘本，今天谁还肯把自己的军队乖乖地交给您呢？他们必定顾虑您夺兵权，要加以抵抗，一朝失势，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呢？如果不是蒙受您的特殊恩典，怎么作如此深切坦率、毫无忌讳的言谈！但愿明公好好考虑一下，恐怕大的福份不再会有了。如果明公有安身之处，闰甫我又怎能怕死呢？”李密十分气恼，举刀要砍贾闰甫；王伯当等人使劲劝住，于是放了闰甫。贾闰甫逃往熊州。王伯当也劝阻李密，认为不可以起事，李密不听。王伯当于是说：“义士的志向，不因为存亡而改变。您一定不听，伯当和您一同死就是了，不过恐怕最终也没有用。”

密因执使者，斩之。庚子旦，密绐桃林县官曰：“奉诏暂还京师，家人请寄县舍。”乃简骁勇数十人，著妇人衣，戴，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帅之入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徒众，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应接。

李密于是捉住使者，把他杀了。庚子（三十日）清晨，李密骗桃林县官说：“我奉诏暂时返回京师，家人请求寄居在县衙。”于是挑选了几十名骁勇，穿着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罩，把刀藏在裙子下，冒充妻妾，李密自己带着进入县衙，一会儿，换了服装突然出现，乘机占据了县城。驱赶县里百姓，直奔南山，凭借险要向东而行，派人骑马通报旧部将领伊州刺史襄城人张善相，命令他派兵接应。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熊州，谓行军总管盛彦师曰：“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今决策而叛，殆不可当也。”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公以何策能尔？”彦师曰：“兵法尚诈，不可为公言之。”即帅众逾熊耳山南，据要道，令弓弩夹路乘高，刀伏于溪谷，令之曰：“俟贼半渡，一时俱发。”或问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守熊州，对行军总管盛彦师说：“李密是骁贼，又有王伯当辅助，现在决定反叛，几乎是不可抵抗的。”彦师笑着说：“请用几千兵马截击，必能砍了李密的头。”万宝说：“您用什么办法能这样？”彦师说：“兵法推崇使诈，不能对您讲。”随即率兵翻过熊耳山，到山南占据要道，命令弓弩手埋伏在路两旁高处，持刀盾的士卒埋伏在溪谷，下令说：“等贼人过河到一半，一同攻击。”有人问：“听说李密准备去洛州，而您却进了山，这是为什么？”彦师说：“李密声称去洛州，实际是想出人不意，经襄城投奔张善相。如果贼进了谷口，我们从后面追赶，山路险要，没办法施展力量，一个人殿后，就肯定拿他们没办法。现在我们抢先进谷，肯定能捉住他们。”

李密既渡陕，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出。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密及伯当，俱传首长安。彦师以功赐爵葛国公，仍领熊州。

李密过了陕州后，认为其他地方不足为虑，于是带着众人慢慢前进，果然翻过山从南面出山。盛彦师发动攻击，李密的部队首尾断绝了联系，相互不能救援。于是杀了李密和王伯当，首级都传送到长安。彦师因为功劳被赐予葛国公爵位，仍然镇守熊州。

李世在黎阳，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状。世北面拜伏号恸，表请收葬；诏归其尸。世为之行服，备君臣之礼。大具仪卫，举军缟素，葬密于黎阳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欧血。

李世在黎阳，高祖派使节把李密的首级拿给他看，告诉他李密反叛的情况。李世朝北伏地行礼嚎啕恸哭，上表请求收葬李密；下诏将李密的尸体送给李世。李世完全按照君臣的礼节为李密服丧，备办了仪卫，全军戴孝，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之南。李密平素很得军心，很多人哭得吐了血。

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守北平，高开道围之，岁余不能克。辽西太守邓将兵救之，景帅其众迁于柳城；后将还幽州，于道为盗所杀。开道遂取北平，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自称燕王，改元始兴，都渔阳。

隋右武卫大将军李景守卫北平，高开道围北平，一年多不能攻陷。辽西太守邓领兵救援，李景带领部下迁到柳城；后来准备回幽州，在路上被强盗杀死。高开道于是攻取了北平，进一步又攻陷渔阳郡，拥有数千匹马，近一万人，自称燕王，改年号为始兴，都城设在渔阳。

怀戎沙门高昙晟因县令设斋，士民大集，昙晟与僧五千人拥斋众而反，杀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元法轮。遣使招开道，立为齐王。开道帅众五千人归之，居数月，袭杀昙晟，悉并其众。

怀戎的僧人高昙晟乘县令设斋来了很多百姓时，与五千名僧人裹胁参加斋会的人反叛，杀了县令以及镇守的将领，自称大乘皇帝，立尼姑静宣为邪输皇后，改年号为法轮。派人招降高开道，立高开道为齐王。高开道率领五千人归顺了高昙晟，过了几个月，又袭击，杀了高昙晟，兼并了他的全部人马。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杀之。监察御史李素立谏曰：“三尺法，王者与天下共也；法一动摇，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洪业，奈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诏。”上从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素立，义深之曾孙也。

有些人犯了法但不够判死罪，高祖特别下令杀了。监察御史李素立规劝说：“法律，是王者和天下百姓共同遵守的；法一动摇，人就会无所措手足。陛下才开创了大事业，怎么可以丢掉法律？臣下我愧为法律官员，不敢接受诏命。”高祖听从了他的规劝。从此李素立受到特别的宠遇，高祖命令有关部门授予他七品清要官；负责部门打算让他作雍州司户，高祖说：“这个职位虽属枢要，但不清贵。”又改为秘书郎，高祖说：“这个职位清贵，但不掌枢要。”于是提升为侍御史。李素立是李义深的曾孙。

上以舞胡安比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鉴。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翔廊庙，非所以规模后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高祖任命跳舞的胡人安比奴当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规劝道：“古代乐工不能与士人并列，即便是像晋乐师子野、鲁乐师襄那样有道德的人，也都是世世代代不许改变所从事的职业。只有北齐末年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以此作为亡国之鉴。现在天下刚刚平定，一起起义的功臣还没有全部论功行赏，有才华的博学之士仍在民间没有得到任用，而先提选跳舞的胡人当五品官，让他作官佩印，行走于庙堂之上，这不是为后世立规矩的作为。”高祖不听，说：“我已经授予他官衔了，不能追回了。”

陈岳论曰“受命之主，发号出令，为子孙法；一不中理，则为厉阶。今高祖曰：”业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则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欤！君人之道，不得不以”业已授之“为诫哉！

陈岳评论道：受天命的人主，发出号令，要作为子孙后代的法则；一旦不合常规，就会成为祸端。现在高祖说：“已经授予，不可追回。”如果授予的对，可以不追；授予的不对，为什么不可以追回呢？君主的规矩，不能不把“已经授予”作为鉴戒呀！

李轨吏部尚书梁硕，有智略，轨常倚之以为谋主。硕见诸胡浸盛，阴劝轨宜加防察，由是与户部尚书安修仁有隙。轨子仲琰尝诣硕，硕不为礼，乃与仁共谮硕于轨，诬以谋反，轨鸩硕，杀之。有胡巫谓轨曰：“上帝当遣玉女自天而降。”轨信之，发民筑台以候玉女，劳费甚广。河右饥，人相食，轨倾家财以赈之；不足，欲发仓粟，召群臣议之，曹珍等皆曰：“国以民为本，岂可爱仓粟而坐视其死乎！”谢统师等皆故隋官，心终不服，密与群胡为党，排轨故人，乃诟珍曰：“百姓饿者自是羸弱，勇壮之士终不至此。国家仓粟以备不虞，岂可散之以饲羸弱！仆射苟悦人情，不为国计，非忠臣也。”轨以为然，由是士民离怨。

李轨的吏部尚书梁硕，很机智，有谋略，李轨常常依靠他，以他为出谋定计的人。梁硕见各胡族逐渐强盛，暗中劝李轨应当加强防备，因此与户部尚书安修仁产生了隔阂。李轨的儿子李仲琰曾经去见梁硕，梁硕对他不太尊重，于是仲琰和安仁一起向李轨诬陷梁硕，诬告他阴谋反叛，李轨用鸩酒杀了梁硕。有胡人巫者对李轨说：“上帝要派玉女从天而降。”李轨相信了，征百姓建高台迎接玉女，花费很多劳力费用。黄河以西饥荒，人吃人，李轨用全部家财救济饥民；仍然不够，想分发仓库中的粮食，召群臣商议，曹珍等人都说：“国家以人民为根本，怎么可以舍不得仓里的粮食而眼看着老百姓饿死呢？”谢统师等人都是隋朝的官员，心里始终不服，秘密地与诸胡结为团伙，排挤李轨的旧部下，于是骂曹珍说：“老百姓饿死的是因为他自己瘦弱，健壮的人怎么也饿不死。国家仓里的粮食是用来防备意外的，怎么可以用来喂那些瘦弱的人！仆射如果要讨好人情，不为国家打算，就不是忠臣。”李轨认为谢统师说得对，从此百姓官员都产生了离心怨恨。

第一百八十七卷

唐纪三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武德二年（己卯、619 ）

唐纪三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 年）

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显官、名士为太尉府官属，杜淹、戴胄皆预焉。胄，安阳人也。隋将军王隆帅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以山南兵始至东都。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悉关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阒然。世充立三牌于府门外：一求文学才识，堪济时务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锋陷敌者；一求身有冤滞，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日有数百，世充悉以引见，躬自省览，殷勤慰谕，人人自喜，以为言听计从，然终无所施行。下至士卒厮养，世充皆以甘言悦之，而实无恩施。

春季，正月壬寅（初二），王世充让所有隋朝的显要官吏、名士充当太尉府的官吏，杜淹、戴胄也都在其中。戴胄是安阳人。隋朝的将军王隆统率屯卫将军张镇周、都水少监苏世长等，率领山南军队刚刚到达东都。王世充专揽朝政，事情无论大小，都要通过太尉府；隋的台、省、监、署各官府，都无事可做。王世充在太尉府的门外树立三个牌子：一个牌子招求有文学才识、足能成就时务的人；一个牌子招求有武勇智略、能带头摧锋陷敌的人；一个牌子招求遭受到冤屈、郁郁不得申说的人。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上书陈事，王世充都招来接见，亲自阅文，殷勤慰问，人人自喜，以为王世充会言听计从，然而，最后王世充什么事也没有做。甚至于到士兵仆役这层人，王世充都以好话来取悦他们，但实际上并没给他们什么恩惠。

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晋阳，奄有关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怀待物，举善责功，不念旧恶，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间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为内应，开门纳之，事无不集矣。”武都从之。事泄，世充皆杀之。恭慎，达之子也。

隋朝的马军总管独孤武都受王世充信任，独孤武都的唐弟司隶大夫独孤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划招引唐兵前来，便让崔孝仁对独孤武都说：“王世充只是以儿女情长取悦下属，实际上卑鄙、狭隘，贪婪、残忍，不顾亲旧，怎么能成大业呢！按图谶之文所说，天下应归李氏，人人都知道。唐从晋阳举事，占据关内，军队未遇阻滞，英雄景仰攀附。而且李氏待人处事襟怀坦荡，任用善人，勉励有功的人，不念旧恶，据有优胜之势来争夺天下，谁能与其相匹敌呢？我们这些人托身于不该托身的地方，只能坐等被消灭。现在，任管公的军队近在新安，又是我们的旧交，假如能暗中派使者把他们招来，让他们夜里来到城下，我们共同作为内应，开门纳入，事情没有不成功的。”独孤武都听从了此计。但事情泄露了，他们都被王世充杀死。杨恭慎是杨达的儿子。

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镇长春宫。

癸卯（初三），唐高祖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出京镇守长春宫。

宇文化及攻魏州总管元宝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说之，丁未，宝藏举州来降。

宇文化及带兵攻打魏州总管元宝藏，经四十天攻打不下。魏徵前去游说，丁未（初七），元宝藏举州投降唐朝。

戊午，淮安王神通击宇文化及于魏县，化及不能抗，东走聊城。神通拔魏县，斩获二千余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围之。

戊午（十八日），淮安王李神通在魏县进攻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抵抗不住，向东逃往聊城。李神通攻克魏县，杀死、俘虏两千多人，带兵追击宇文化及到聊城，并包围聊城。

甲子，以陈叔达为纳言。

甲子（二十四日），唐高祖任命陈叔达为纳言。

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张善相来降。

丙寅（二十六日），李密所任命的伊州刺史张善相前来降唐。

朱粲有众二十万，剽掠汉、淮之间，迁徒无常，攻破州县，食其积粟未尽，复他适，将去，悉焚其余资；又不务稼穑，民馁死者如积。粲无可复掠，军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妇人、婴儿啖之，曰：“肉之美者无过于人，但使他国有人，何忧于馁！”隋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谪官在南阳，粲初引为宾客，其后无食，阖家皆为所啖。愍楚，之推之子也。又税诸城堡细弱以供军食，诸城堡相帅叛之。

朱粲有二十万人，在汉水、淮河之间剽掠，迁徒没有规律，每攻破一个州县，还没有吃尽该州县积聚的粮食，就又转移，将离州县时，把州县其余的物资全部焚毁；又不注重农业，饿死的老百姓堆的像山那样高。朱粲没有再可掠夺的了，军队中缺乏吃的，就教士兵烧煮妇女、小孩吃，说：“没有比人肉更好吃的了，只要其他的城镇里有人，何必为挨饿发愁呢！”隋朝的著作佐郎陆从典，通事舍人颜愍楚，被贬官住在南阳。朱粲起初都请来作自己的宾客，以后朱粲缺乏吃的，二人全家都被朱粲吃掉。颜愍楚是颜之推的儿子。朱粲又征收各城堡的妇人小孩供给军队为军粮，各城堡相继背叛了他。

淮安土豪杨士林、田瓒起兵攻粲，诸州皆应之。粲与战于淮源，大败，帅余众数千奔菊潭。士林家世蛮酋，隋末，士林为鹰扬府校尉，杀郡官而据其郡。既逐朱粲，已巳，帅汉东四郡遣使诣信州总管庐江王瑗请降，诏以为显州道行台。士林以瓒为长史。

淮安当地的豪强杨士林、田瓒起兵攻打朱粲，各州县都响应。朱粲在淮源和他们交战，大败，率领数千名残兵逃奔菊潭。杨士林家族世代都是蛮族首领，隋末，杨士林当鹰扬府校尉，杀了郡里官员占据了郡县，赶跑朱粲以后，已巳（二十九日），杨士林率领汉东四郡派遣使节到唐信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处请求投降，唐高祖下诏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杨士林又任命田瓒作长史。

初、王世充既杀元、卢，虑人情未服，犹媚事皇泰主，礼甚谦敬。又请为刘太后假子，尊号曰圣感皇太后，既而渐骄横，尝赐食于禁中，还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复朝谒。皇泰主知其终不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内库彩物大造幡花；又出诸服玩，令憎散施贫乏以求福。世充使其党张绩、董浚守章善、显福二门，宫内杂物，毫厘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献印及剑。又言河水清，欲以耀众，为已符瑞云。

当初，王世充杀掉元文都、卢楚之后，担心人情不服，还谄媚皇泰主，礼节相当谦敬。又请求作刘太后的干儿子，尊称刘太后为圣感皇太后。以后，王世充便渐渐变得骄横了，有一次在宫中吃了赏赐的食物，回到家里大吐，他便怀疑食物被人下了毒，自那以后，王世充就不再上朝拜谒了。皇泰主知道王世充最后不会甘当臣下，而自己又无力制服他，只能从宫内仓库中取来丝织品，做了许多幡花；又拿出各种衣服玩物，让僧人到处施舍给贫穷、缺少东西的人，以求福佑。王世充让其党羽张绩、董浚守住章善、显福二门，宫内的杂物，毫厘不得拿出。当月，王世充让人献给他印玺和宝剑。他又说黄河水清了，想以此向众人炫耀，为自己制造祥瑞。

上遣金紫光禄大夫武功靳孝谟安集边郡，为梁师都所获。孝谟骂之极口，师都杀之。二月，诏追赐爵武昌县公，谥曰忠。

唐高祖派金紫光禄大夫武功人靳孝谟带兵安定边郡，靳孝谟被梁师都俘获。靳孝谟破口大骂梁师都，被梁师都杀掉。二月，唐高祖下诏，追赐靳孝谟为武昌县公，谥号为“忠”。

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初步制定租、庸、调法，每个成年男子每年交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除此之外，不得横征暴敛。

丙戌，诏：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师一人以摄总，别为团伍。“

丙戌（十一日），高祖下诏：“皇室各同族中做官的，位在同品级官员之上，没有做官的，免除其徭役；每州设立一个宗师加以管理，另为编制。”

张俟德至凉，李轨召其群臣廷议曰：“唐天子，吾之从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争天下，吾欲去帝号，受其封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称王称帝者，奚啻一人！唐帝关中，凉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为天子，奈何复自贬黜！必欲以小事大，请依肃事魏故事。”轨从之。戊戌，轨遣其尚书左丞邓晓入见，奉书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晓不遣，始议兴师讨之。

张俟德到达凉州，李轨召集他的群臣在朝廷上议论说：“唐天子是我的堂兄，现在已在京邑做上皇帝。一姓之人不应自相争夺天下，我想去掉帝号，接受唐朝的封爵，合适吗？”曹珍说：“隋朝失去天下，天下人共争君位，称王称帝的，岂只一人！唐朝在关中称帝，凉朝在河右称帝，本来不相妨碍。况且您已经做了天子，何必又自己贬黜自己呢！如果您想以小事大的话，就请依照过去梁朝萧服从魏朝的那种做法吧。”李轨听从了曹珍的话。戊戌（二十八日），李轨派遣他的尚书左丞邓晓入京见唐朝皇帝，献书上自称“皇帝的堂弟、大凉国皇帝、臣下李轨”，而不接受唐朝的官爵。高祖很生气，拘留了邓晓，不让他返回。同时开始议论兴师讨伐李轨之事。

初、隋炀帝自征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以数千骑奔党项，炀帝立其质子顺为主，使统余众，不果入而还。会中国丧乱，伏允复还收其故地。上受禅，顺自江都还长安，上遣使与伏允连和，使击李轨，许以顺还之。伏允喜，起兵击轨，数遣使入贡请顺，上遣之。

当初，隋炀帝亲自征讨吐谷浑，吐谷浑的可汗伏允带领几千骑兵逃到党项，隋炀帝扶立吐谷浑在隋作人质的伏允之子伏顺为吐谷浑君主，让伏顺统帅留下的部众，但伏顺没能回到吐谷浑便返回中原。恰逢中国丧乱，伏允又返回吐谷浑收回原有的领地。皇上即位时，伏顺从江都回到长安，高祖派使者与伏允联合，让伏允进攻李轨，许愿归还伏顺。伏允很高兴，发兵进攻李轨，几次派遣使者给唐朝进贡，请求归还伏顺，皇上遣返伏顺回吐谷浑。

闰月，朱粲遣使请降，诏以粲为楚王，听自置官属，以便宜从事。

闰二月，朱粲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投降，高祖下诏立朱粲为楚王，听凭朱粲自己设立官属，视方便办事。

宇文化及以珍货诱海曲诸贼，贼帅王薄帅众从之，与共守聊城。

宇文化及用珍奇货物引诱海边的贼众，贼帅王薄率贼众服从宇文化及，与宇文化及一起守护聊城。

窦建德谓其群下曰：“吾为隋民，隋为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雠也，吾不可以不讨！”乃引兵趣聊城。

窦建德对其群下说：“我是隋朝百姓，隋是我的君主；现在宇文化及叛逆杀了皇帝，就是我的仇人，我不能不讨伐！”于是带兵开赴聊城。

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粮尽，请降，神通不许。安抚副使崔世劝神通许之，神通曰：“军士暴露日久，贼食尽计穷，克在旦暮，吾当攻取以示国威，且散其玉帛以劳将士，若受其降，将何以为军赏乎！”世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内外受敌，吾军必败。夫不攻而下之，为功甚易，奈何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干于军中。既而宇文士及自济北馈之，化及军稍振，遂复拒战。神通督兵攻之，贝州刺史赵君德攀堞先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战，君德大诟而下，遂不克。建德军且至，神通引兵退。

淮安王李神通攻打聊城，宇文化及没有了粮食，请求投降，李神通不准。安抚副使崔世劝李神通准许宇文化及投降，李神通说：“军队、士卒风餐露宿这么长时间，敌人粮尽计穷，马上就能取胜，我要攻下聊城以宣扬国威，并且分了他的财宝慰劳将士，如果接受他投降，那么用什么来作赏赐军队的费用呢？”崔世说：“现在窦建德就要抵达，如果还没有平定宇文化及，里外受敌，我军必然失败。不打就降服了敌人，作为功劳来得太容易了，怎么还能贪图他的财宝而不接受投降呢？”李神通很生气，把崔世囚禁在军中。不久，宇文士及从济北运粮接济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兵力逐渐恢复，于是又重新抵抗。李神通督率军队攻城，贝州刺史赵君德率先攀着城堞登上城墙，李神通心中嫉妒他的功劳，收兵不战，赵君德大骂下了城，于是未能攻克。窦建德的军队即将抵达，李神通于是带兵撤退。

建德与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复保聊城。建德纵兵四面急攻，王薄开门纳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谒隋萧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收传国玺及卤簿仪仗，抚存隋之百官，然后执逆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斩之，枭首军门之外。以槛车载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国。斩之。化及且死，更无余言，但云：“不负复王！”

窦建德和宇文化及连续交锋，大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重又保守聊城。窦建德率兵从四面猛攻，王薄开城门迎入窦军。窦建德进城，活捉了宇文化及，先去拜谒了隋萧皇后，言语都自称臣下，身着白色服装哭隋炀帝以尽哀节；收拾隋传国玉玺及车驾仪仗，安抚隋朝的百官，然后，捉住派逆的同党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集合隋朝官员当面斩了这几个人，割下首级悬挂于军营门外。用槛车载宇文化及和两个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到襄国，将他们斩首。宇文化及临死，没有什么要说的，只说道：“不负复王！”

建德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菇粟饭；妻曹氏，不衣纨绮，所役婢妾，才十许人。及破化及，得隋宫人千数，即时散遣之。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询，纥之子也。自余随才授职，委以政事。其不愿留，欲诣关中及东都者亦听之，仍给资粮，以兵援之出境。隋骁果尚近万人，亦各纵遣，任期所之。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奉表于隋皇泰主，皇泰主封为夏王。建德起于群盗，虽建国，未有文物法度，裴矩为之定朝仪，制律令，建德甚悦，每从之谘访典礼。

窦建德每次打了胜仗、攻陷城池，得到的物资财产，全部用来分给将士，自己不留任何东西。他又不吃肉，经常吃蔬菜，下粗米饭，妻子曹氏，不穿绫绢做的衣服，役使的奴婢侍妾，才十几个人。待到打败宇文化及，获得一千多名隋朝宫女，当即遣散。窦建德任命隋朝的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管官吏的选拔，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欧阳询是欧阳纥的儿子。其余的隋朝官员也都量才授官，交给他们政事。对不愿留下的人，准备去关中或东都的，听任他们前往，并给予路费粮食，派兵保护他们出境。隋骁果还有近一万人，也分派遣返，听任他们选择去处。窦建德又与王世充联合交好，派遣使节进表于皇泰主，黄泰主封他为夏王。窦建德出身盗贼，虽然建国，但没有典章制度，裴矩为他制定朝仪，修订法律，窦建德非常高兴，经常向裴矩请教礼仪典章之事。

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惟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敝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因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

甲辰（初四），唐高祖考核群臣高下，李纲、孙伏伽为第一，于是设盛大宴会，对裴寂等人说：“隋朝因为君主骄奢，臣子谄媚，丢了天下，朕即位以来，经常虚心求谏，但是唯有李纲比较能竭尽忠诚，孙伏伽可以称的正直，其余的仍然沿袭隋朝恶劣的风气，只是俯首贴耳，这岂是朕所希望的！朕视各位犹如爱子，各位应当将朕当作慈父，有什么看法一定要畅所欲言，不要埋在心里。”于是下令免去君臣之间的礼数，尽兴而罢。

遣前御史大夫段确使于朱粲。

唐派遣前御史大夫段确出使朱粲之处。

初，上为隋殿内少监，宇文士及为尚辇奉御，上与之善。士及从化及至黎阳，上手诏召之，士及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又因使者献金环。化及至魏县，兵势日蹙，士及劝之归唐，化及不从，内史令封德彝说士及于济北征督军粮以观其变。化及称帝，立士及为蜀王。化及死，士及与德彝自济北来降。时士及妹为昭仪，由是授上仪同。上以封德彝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诮责之，罢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

当初，唐高祖作隋殿内少监，宇文士当隋尚辇奉御，高祖与他很要好。宇文士及随宇文化及到黎阳，高祖亲笔写诏书召宇文士及，宇文士及暗中派家僮从小路赴长安，又托使者献金环表示想回长安。宇文化及到魏县，兵力日益衰弱，宇文士及劝他归顺唐朝，宇文化及不听，内史令封德彝劝士及在济北征收督运军粮静观其变。宇文化及称帝，立士及为蜀王。宇文化及死后，宇文化及和封德彝从济北前来降唐。当时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后宫中的昭仪，因此授予士及上仪同之衔。高祖因为封德彝是隋朝旧臣，谄媚虚伪而不忠诚，狠狠地斥责了他一番，罢免了他的官职遣返回家。封德彝用秘策迎合皇上，谋求进身，高祖很高兴，马上拜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侍郎一级官员。

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陆许绍帅黔安、武陵、澧阳等诸郡来降。绍幼与帝同学；诏以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

甲寅（十四日），隋朝夷陵郡丞安陆人许绍带领黔安、武陵、澧阳等郡官吏前来降唐。许绍幼年与高祖在一起上学，高祖下诏任命许绍为峡州刺史，赐爵安陆公。

丙辰，以徐世为黎州总管。

丙辰（十六日），唐高祖任命徐世为黎州总管。

丁巳，骠骑将军张孝珉以劲卒百人袭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丁巳（十七日），唐骠骑将军张孝珉率领一百精壮士兵袭击王世充的汜水城，进入汜水外城，将一百五十艘运米船沉入水中。

己未，世充寇故州。世充以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诈，知节谓叔宝曰：“王公器度浅狭而多妄语，好为咒誓，此乃老巫妪耳，岂拨乱之主乎！”世充与唐兵战于九曲，叔宝、知节皆将兵在陈，与其徒数十骑，四驰百许步，下马拜世充曰：“仆荷公殊礼，深思报效；公性猜忌，喜信谗言，非仆托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请从此辞。”遂跃马来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闻其名。厚礼之，以叔宝为马军总管，知节为左三统军。时世充骁将又有骠骑武安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田留安，亦恶世充之为人，帅众来降。世民引君羡左右，以留安为右四统军。

己未（十九日），王世充侵犯州，王世充任命秦叔宝为龙骧大将军，程知节为将军，待他们很好。但是二人憎恨王世充多诈，程知节对秦叔宝说：“王公才识风度浅薄狭隘，却爱乱说，喜欢赌咒发誓，这不过是老巫婆，哪里是拨乱反正的君主！”王世充在九曲与唐军交战，秦叔宝、程知节都带兵在阵上，和他们的几十名部下，骑着马向西跑了一百来步，然后下马向王世充行礼，说道：“我等身受您的特别优待，总想报恩效力，但您性情猜忌，爱信谗言，不是我等托身之处，如今不能再侍奉您，请求从此分别。”于是跳上马前来降唐，王世充不敢追逼。高祖让他们侍奉秦王李世民，李世民早已听说他们的名声，十分尊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当时王世充的骁将还有骠骑武安人李君羡、征南将军临邑人田留安，也厌恶王世充的为人，带领部下前来投降。李世民将李君羡安置在身边，任命田留安为右四统军。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于获嘉，厚德与其守将赵君颖逐殷州刺史段大师，以城来降。以厚德为殷州刺史。

王世充将李育德的兄长李厚德囚禁在获嘉县，李厚德与看守他的将领赵君颖赶走了殷州刺史段大师，以城池来降唐。唐任命李厚德为殷州刺史。

窦建德陷邢州，执总管陈君宾。

窦建德攻陷了邢州，活捉了总管陈君宾。

上遣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助并州总管齐王元吉守晋阳。诞，抗之子也，尚帝女襄阳公主。元吉性骄侈，奴客婢妾数百人，好使之被甲，戏为攻战，前后死伤甚众，元吉亦尝被伤。其乳母陈善意苦谏，元吉醉，怒，命壮士欧杀之。性好田猎，载罔罟三十车，尝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常与诞游猎，蹂践人禾稼。又纵左右夺民物，当衢射人，观其避箭。夜，开府门，宣淫他室。百姓愤怨，歆屡谏不纳乃表言其状。壬戌，元吉坐免官。

唐高祖派遣殿内监窦诞、右卫将军宇文歆协助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镇守晋阳。窦诞是窦抗的儿子，娶了高祖的女儿襄阳公主。李元吉性情骄横，生活奢侈，有几百名奴婢侍妾，喜欢让他们穿上战袍，作打仗的游戏，前后死伤了很多人，李元吉也曾受伤。元吉的奶妈陈善意苦苦劝说，元吉喝醉，听到她的话很生气，命令力士打死了陈善意。李元吉生性喜欢打猎，有三十车捕捉鸟兽鱼虾的网，曾经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常常和窦诞游猎，践踏百姓的庄稼。他还放纵身边的人枪夺民物，在大街上射人，看人避箭的样子。夜里打开王府大门，公然在别人家做出淫秽之事。百姓十分愤恨，宇文歆屡次规劝元吉都不听，于是宇文歆上表报告了李元吉的情况。壬戌（二十二日），李元吉获罪被免官。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击走之，斩首千余级。李厚德归省亲疾，使李育德守获嘉，世充并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战死。

癸亥（二十三日），唐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在河内地区的三十一座堡垒村落。乙丑（二十五日），王世充派遣侄子王君廓侵犯陟州，李育德击退来敌，杀死一千多人。李厚德回乡探望生病的父母，让李育德守卫获嘉，王世充合兵攻打获嘉，丁卯（二十七日），获嘉陷落，李育德与三个弟弟全部阵亡。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来降，拜杞州总管，以其族弟善行为杞州刺史。

己巳，（二十九日），李公逸以雍丘前来降唐，官拜杞州总管，任命他的同族弟弟李善行为杞州刺史。

隋吏部侍郎杨恭仁，从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败，魏州总管元宝藏获之，已巳，送长安。上与之有旧，拜黄门侍郎，寻以为凉州总管。恭仁素习边事，晓羌、胡情伪，民夷悦服，自葱岭已东，并入朝贡。

隋朝的吏部侍郎杨恭仁，跟随宇文化及来到河北；宇文化及失败，被唐魏州总管元宝藏俘获，已巳（二十九日），将杨恭仁押送到长安。唐高祖和他是老相识，于是杨恭仁官拜黄门侍郎，随即又任命为凉州总管。杨恭仁一向熟悉边境事务，了解羌、胡各族的虚实，凉州百姓与夷族对他都心悦诚服，葱岭以东地区的各国，都前来朝拜，献纳贡品。

突阙始毕可汗将其众渡河至夏州，梁师都发兵会之，以五百骑授刘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会始毕卒，子什钵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以什钵为尼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突厥，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

突厥始毕可汗带领手下人马渡过黄河到夏州，梁师都排出军队与突厥会合，把五百骑兵授予刘武周，准备从句注入侵太原，恰好始毕去世，始毕的儿子什钵年幼，不能立为可汗。突厥立始毕的弟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处罗任命什钵为尼步设，把他安置在突厥的东部，正当幽州的北面。这之前，唐高祖派遣右武候将军高静携带礼物出使突厥，走到丰州，听说始毕去世，朝廷下令将这些礼物交到当地的仓库。突厥闻讯，很气愤，打算入侵，丰州总管张长逊派高静带这些礼物出塞作为朝廷赠送给始毕丧事的用款，于是突厥回师。

三月，庚午，梁师都寇灵州，长史杨则击走之。

三月庚午（初一），梁师都侵犯灵州，被唐灵州长史杨则击退。

壬申，王世充寇州，刺史史万宝战不利。

壬申（初三），王世充侵犯州，唐州刺史史万宝迎战失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贼帅王薄等并以其地来降。

庚辰（十一日），隋朝北海通守郑虔符、文登县令方惠整以及东海，齐郡，东平、任城、平陆、寿张、须昌叛乱首领王薄等人都以属地降唐。

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实召文武之附已者议受禅。李世英深以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驰归附东都者，以公能中兴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号，恐远人皆思判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长史韦节、杨续等曰：隋氏数穷，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与常人议之。“太史令乐德融曰：”昔岁长星出，乃除旧布新之徵；今岁星在角、亢，亢，郑之分野。若不亟顺天道，恐王气衰息。“世充从之。外兵曹参军戴胄言于世充曰：”君臣犹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国，则家国俱安矣。“世充诡辞称善而遣之。世充议受九锡，胄复固谏，世充怒，出为郑州长史，使与兄子行本镇虎牢。乃使段达等言于皇泰主，请加世充九锡，皇泰主曰：”郑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来，未有殊绩，俟天下稍平，议之未晚。“段达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视达曰：”任公！“辛巳，达等以皇泰主之诏命世充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郑国置丞相以下官。

王世充侵犯新安，对外说是要攻取城池，实际召集文武官员中附合自己的人商议接受禅让帝位的事。李世英坚持认为不可，他说：“四方八面的群雄之所以迅速归附东都，是认为您能够中兴隋朝的缘故，如今全国九州之地，平定的还不及其一就仓促称帝，恐怕与您不够亲近的人，都想叛离而去了！”王世充说：“你说的对！”长史韦节、杨续等说：“隋朝的气数已经完了，这道理很明白。特殊情况，自然不可与常人商量。”太史令乐德融说：“往年长星出现，这是除旧布新的征兆，现今岁星在角宿、亢宿，亢宿是郑的分野。如果不马上顺应天道，恐怕王气就会衰落。”王世充听从了这些意见。外兵曹参军戴胄对王世充说：“君臣就像父子，休戚与共，明公您不如竭忠为国，则个人国家都会安定。”王世充假意称他说得很好把他打发走了。王世充商议接受九锡，戴胄又尽力规谏，王世充很生气，把他贬出东都作郑州长史，让他和王世充的侄子王行本镇守虎牢。王世充于是派段达等人对皇泰主说明，请求授予王世充九锡。皇泰主说：“郑公新近平定了李密，已经官拜太尉，从那以来，没有特别的功劳，待天下逐渐平定，再论此事也不晚。”段达说：“太尉想加九锡。”皇泰主紧紧盯着段达，说：“随您便！”辛巳（十二日），段达等人以皇泰主的名义下诏命王世充为相国，让他持饰有黄金的斧头，让他总理百官政务，爵位晋封为郑王，加九锡，郑国可设置丞相以下官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郑善果为民部尚书，从至聊城，为化及督战，中流矢。窦建德克聊城，王琮获善果，责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为弑君之贼效命，苦战伤痍至此乎！”善果大惭，欲自杀，宋正本驰往救止之；建德复不为礼，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长安。庚午，善果至，上优礼之，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当初，宇文化及任用隋大理卿郑善果作民部尚书，郑善果跟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为宇文化及督战，中了流箭。窦建德攻克聊城，王琮抓获了郑善果，斥责他说：“您是名臣之后，隋朝的大臣，怎么能为弑君的反贼效命，拼命作战受伤到这副样子；”郑善果羞愧万分，想自杀，宋正本跑去制止了他；窦建德又对他不尊重，于是郑善果逃往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送他去长安。庚午（疑误），郑善果到达长安，高祖对他很优厚，官拜左庶子、检校内史侍郎。

齐王元吉讽并州父老诣关留已；甲申，复以元吉为并州总管。

齐王李元吉暗示并州的父老赴朝中要求挽留自己；甲申（十五日），重新任命李元吉为并州总管。

戊子，淮南五洲皆遣使来降。

戊子（十九日），淮南五洲均派遣使节前来降唐。

辛卯，刘武周寇并州。

辛卯（二十二日）刘武周侵犯并州。

壬辰，营州总管邓击高开道，败之。

壬辰（二十三日），唐营州总管邓进攻并打败了高开道。

甲午，王世充遣其将高毗寇义州。

甲午（二十五日），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高毗侵犯义州。

东都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于王世充，言相国当代隋为天子。世充大悦，以法嗣为谏议大夫。世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颈，自言符命而纵之。有得鸟来献者，亦拜官爵。于是段达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礼，世充奉表三让。百官劝进，设位于都堂。纳言苏威年老，不任朝谒，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劝进，必冠威名。及受殊礼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后南面正坐受之。

东都的道士桓法嗣将《孔子闭房记》一书献给王世充，称相国王世充应取代隋作天子。王世充欣喜异常，任命桓法嗣为谏议大夫。王世充又网住各种飞禽，将布帛写上字系在鸟颈上，自称受命于天而放掉。有人得到这些鸟献上，也拜官封爵。于是段达以皇泰主的名义下令，给予王世充特殊的礼遇，王世充上表三次推让。满朝文武百官劝他称帝，在都堂设座位。纳言苏威年老，上朝难以支撑，王世充因为苏威是隋朝的重臣，想利用他向大臣，百姓炫耀，每次百官劝进，必定以苏威为首。待接受殊礼的日子，将苏威扶到百官之前，然后自己面向南坐定接受拜见。

夏，四月，刘武周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兵锋甚盛，齐王元吉使车骑将军张达以步卒尝寇；达辞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强遣之，至则俱没。达忿恨，庚子，引武周袭榆次，陷之。

夏季，四月，刘武周带领突厥人马，在黄蛇岭扎营，来势很猛，齐王李元吉让车骑将军张达用兵挑战。张达推辞说兵力太少不可前往，李元吉硬逼他出兵，士兵到敌营便全部阵亡。张达很忿怒，庚子（初二），张达带领刘武周袭击并攻陷了榆次。

散骑常侍段确，性嗜酒，奉诏慰劳朱粲于菊潭。辛丑，乘醉侮粲曰：“闻卿好啖人，人作何味？”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确怒，骂曰：“狂贼入朝，为一头奴耳，复得啖人乎！”粲于座收确及从者数十人，悉烹之以啖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为龙骧大将军。

唐散骑常侍段确生性喜欢喝酒，奉诏到菊潭慰劳朱粲。辛丑（初三），段确趁酒醉侮慢朱粲说：“听说你爱吃人肉，人肉是什么滋味？”朱粲回答：“吃醉鬼的肉就像吃酒糟猪肉。”段确生气，骂道：“狂贼入朝，不过是个奴仆头目罢了，还能吃人肉吗？”朱粲就在席间捉住段确和几十名随者，全部煮了，分给身边的人吃，随后朱粲屠杀了菊潭百姓，投奔王世充，王世充任命他为龙骧大将军。

王世充令长史韦节、杨续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颖达，造禅代仪，遣段达、云定兴等十余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敛膝据案，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应辄发；必天命已改，何烦禅让！公等或祖祢旧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复何望！”颜色凛冽，在延者皆流汗。退朝，泣对太后。世充更使人谓之曰：“今海内未宁，须立长君，俟四方安集，当复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称皇泰主命，禅位于郑，遣其兄世恽幽皇泰主于含凉殿，虽有三表陈让及敕书敦劝，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诸将引兵入清宫城，又遣术人以桃汤苇火祓除禁省。

王世充命令长史韦节、杨续等人及太常博士衡水人孔颖达制订禅代的礼仪，派段达、云定兴等十几个人进宫禀告皇泰主说：“上天的旨意不是永恒不变的，如今郑王功高德重，希望陛下遵从唐尧、虞舜的做法禅位。”原盘坐榻上德皇泰主不禁并拢双膝撑着矮桌气愤地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如果隋运未亡，这种话就不应提起，如果上天的旨意已经改变，也用不着什么禅让！各位不是祖辈旧臣，就是身居三公高位，既然你们说出这种话，朕还能指望什么！”神色严峻，在朝的各位大臣都流下冷汗。皇泰主下朝后，对着太后流泪。王世充又派人对皇泰主说：“如今海内尚未安定，需要立年长一些的人作君主，待到天下安宁，一定公开恢复您的帝位，决不违背原先的誓言。”癸卯（初五），王世充声称皇泰主之命。隋禅位于郑，派他的兄长王世恽将皇泰主软禁在含凉殿，虽然这以前有王世充三次上表辞让及皇泰主下敕书敦促劝进的事，实际皇泰主都不知道。王世充派遣众将领带兵清理宫城，又派术士用桃汤、苇火在宫中举行除凶祈福的仪式。

隋将帅、郡县及贼帅前后继有降者，诏以王薄为齐州总管，伏德为济州总管，郑虔符为青州总管，綦公顺为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隋朝的将帅、郡县以及各地起兵者前后相继来降唐的人、唐高祖下诏任命王薄为齐州总管，伏德为济州总管，郑虔符为青州总管，綦公顺为淮州总管，王孝师为沧州总管。

甲辰，遣大理卿新乐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候端安抚淮左。

甲辰（初六），唐派遣大理卿新乐人郎楚之安抚山东，秘书监夏侯端安抚淮左。

乙巳，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开明。

乙巳（初七），王世充用全套皇帝车驾进入宫城，即皇帝位，丙午（初八），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明。

丁未，隋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来降；以棱为扬州总管。

丁未（初九），隋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来降唐；唐任命陈棱为扬州总管。

戊审，王世充立子玄应为太子，玄怨为汉王，余兄弟宗族十九人皆为王。奉皇泰主为潞国公。以苏威为太师，段达为司徒，云定兴为太尉，张仅为司空，杨续为纳言，韦节为内史，王隆为左仆射，韦霁为右仆射，齐王世恽为尚书令，杨汪为吏部尚书，杜淹为少吏部，郑为御史大夫。世恽，世充之兄也。又以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师，令玄怨就其家行束修礼。德明耻之，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怨入跪床下，对之遗利，竟不与语。德明名郎，以字行。

戊申（初十），王世充立儿子王玄应为太子，王玄怨为汉王，其余兄弟、同族十九人都封为王。奉皇泰主为潞国公。任命苏威为太师，段达为司徒，云定兴为太尉，张仅为司空，杨续为纳言，韦节为内史令，王隆为左仆射，韦霁为右仆射，齐王王世恽为尚书令，杨汪为吏部尚书，杜淹为少吏部，郑为御史大夫。王世恽是王世充的兄长。又任命国子助教吴人陆德明为汉王的教师，命汉王王玄怨到他家中行拜师礼。陆德明觉得是耻辱，吃了泻药巴豆散，卧床说有病，王玄怨进屋跪在床前，陆德明当着王玄怨面泄痢，从始至终没有和他说一句话。陆德明名朗，平素称字。

世充于阙下及玄武门等数处皆设榻，坐无常所，亲受章表；或轻骑历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辔徐行，语之曰：“昔时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无由闻彻。今世充非贪天位，但欲救恤时危，正如一州刺史，亲览庶务，当与士庶共评朝政，尚恐门有禁限，今于门外设坐听朝，宜各尽情。”又令西朝堂纳冤抑，东朝堂纳直谏。于是献策上书者日有数百，条流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王世充在宫门前的阙楼下及玄武门等几处都摆了榻，行坐没有固定场所，亲自接受奏章上表，有时轻骑简装经过闹市，也不用清道令百姓回避，老百姓只需让开道。王世充勒住马缰缓慢行走，对老百姓说：“过去的天子居住于重重宫殿之中，民情无法上达帝听。如今世充不是贪图皇帝的宝座，只是想拯救现实的危难，就如一个州的长官刺史一样，亲自过问政务，并要与官员百姓共同评议朝政，还怕宫门有所限制，现在在宫门外设坐位听朝，各位都应当把了解的情况全部讲出来。”又命令以西朝堂受理冤情，东朝堂接受直言极谏。于是每天有几百人献策上书，分类既很麻烦，也难以全部省阅，几天后，王世充就不再出宫。

窦建德闻王世充自立，乃绝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齐王之死也，有遗腹子政道，建德立以为郧公，然犹依倚突厥以壮其兵势。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萧皇后及南阳公主，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

窦建德听说王世充自立为帝，于是与王世充断绝了关系，开始自己设立天子使用的旗帜，出入都像天子一样清道警戒。下达的文书称为诏，追谥隋炀帝为隋闵帝。隋齐王杨死的时候，有遗腹子名政道，窦建德立他为郧公，但是仍然依靠突厥以壮声势。隋朝义成公主派人迎接隋萧皇后和南阳公主到突厥，窦建德派遣一千多骑兵护送，又将宇文化及的首级献给义成公主。

丙辰，刘武周围并州，齐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诏太常卿李仲文将兵救并州。

丙辰（十八日），刘武周包围并州，齐王李元吉抵抗并击退来敌。戊午（二十日），唐下诏命太常卿李仲文带兵救援并州。

王世充将军丘怀义居门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汉王玄怨、将军郭士衡杂妓妾饮博，侍御史张蕴古弹之。世充大怒，令散手执君度、玄怨，批其耳数十；又命引入东上阁，杖之各数十。怀义、士衡不问。赏蕴古帛百段，迁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

王世充的将军丘怀义在门下内省，召集越王王君度、汉王王玄怨、将军郭士衡与女妓侍妾鬼混在一起饮酒赌博，侍御史张蕴古弹劾他们。王世充非常生气，命令散手仗卫士捉住王君度、王玄怨，打了他们几十个耳光，又下令带入东上阁，各打几十大板。丘怀义、郭士衡不问罪。赏给张蕴古一百段帛，迁官太子舍人。王君度是王世充兄长的儿子。

世充每听朝，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侍卫之人不胜倦弊，百司奏事，疲于听受。御史大夫苏良谏曰：“陛下语太多而无领要，计云尔即可，何烦许辞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终不能改也。

王世充每次听朝，都殷勤训谕，言词重复，千头万绪，令侍卫疲倦不堪，各部门官吏上奏政事，也因长时间听受训示而疲惫。御史大夫苏良劝谏道：“陛下话太多，而不得要领，如此这般商议一下就可以了，何必费这么多口舌？”王世充沉默很长时间，也不怪罪苏良，但是他就是这种性情，最终也不能改。

王世充数攻伊州，总管张善相拒之；粮尽，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骂世充极口而死。帝闻，叹曰：“吾负善相，善相不负吾也！”赐其子襄城郡公。

王世充几次攻打伊州，唐总管张善相拒敌，粮食吃光，还不见援军，癸亥（二十五日），城池陷落，张善相尽力痛骂王世充一直到死。唐高祖听说后，感叹道：“我对不起善相，善相却没有辜负我！”赐给张善相的儿子襄城郡公爵位。

五月，王世充陷义州，复寇西济州，遣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将兵救之。

五月，王世充攻陷义州之后，又侵犯西济州。唐派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带兵救援。

李轨将安仁兄兴贵，仕长安，表请说轨，谕以祸福。上曰：“轨阻兵恃险，连结吐谷浑、突阙，吾兴兵击之，尚恐不克，岂口舌所能下乎！兴贵曰：”臣家在凉州，奕世豪望，为民夷所附；弟仁为轨所信任，子弟在机近者以十数。臣往说之，轨听臣固善，若其不听，图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

李轨的将领安仁的兄长安兴贵，在长安作官，上表请求去说服李轨，对他讲明祸福。高祖说：“李轨依仗军队凭借险要，连结吐谷浑、突厥，我起兵攻打他，还怕不能取胜，哪里是一番口舌就可以拿下的？”，安兴贵回答：“臣下的家在凉州，累世豪门望族，各族百姓多加依附，弟弟仁受李轨信任，有十几名子弟为李轨机密近要官员，臣前去说服李轨，李轨能听我的话固然好，如果不听，在他的身边解决他，也容易了！”于是高祖派他前往凉州。

兴贵至武威，轨以为左右卫大将军。兴贵乘间说轨曰：“凉地不过千里，土薄民贫。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此殆天启，非人力也。不若举河西归之，则窦融之功复见于今日矣，轨曰：”吾据山河之固，彼虽强大，若我何！汝自唐来，为唐游说耳。兴贵谢曰：“臣闻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臣阖门受陛下荣禄，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虑，可否在陛下耳。”于是退与仁阴结诸胡起兵击轨，轨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兴贵徇曰：“大唐遣我来诛李轨，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争出就兴贵。轨计穷，与妻子登玉女台，置酒为别。庚辰，兴贵执之以闻，河西悉平。

安兴贵到达武威，李轨任命他为左右卫大将军。安兴贵找机会劝李轨说：“凉的辖地不过千里，土地瘠薄百姓贫困。如今唐从太原兴起，夺取了函秦，统制中原，战必胜，攻必取，这大概是天意，不是人力能做到的。您不如带整个河西归附唐，那么汉代窦融的功勋又可以在今天重现了！”李轨说：“我凭着山河的牢固，他们虽然强大，又能拿我怎么样？你从唐朝来，是为唐游说吧。”安兴贵连忙谢罪道：“我听说富贵不回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间行走不为人所知一样，臣下我全家受陛下的荣禄，怎么肯归附唐？只不过想呈上我的想法，行不行在陛下您了。”于是退下和安仁秘密联合各胡部起兵攻打李轨，李轨出战，打了败仗，于是环城自守。安兴贵宣告：“大唐派我来诛灭李轨，有胆敢援助他的，诛杀三族。”城中的人争相出城投奔安兴贵。李轨无计可施，和妻儿登上玉女台，摆酒话别。庚辰（十三日），安兴贵捉住李轨上报唐廷，河西全部平定。

邓晓在长安，舞蹈称庆，上曰：“汝为人使臣，闻国亡。不而喜，以求媚于朕，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遂废之终身。

李轨的使者邓晓在长安，行礼表示祝贺，高祖说：“你身为人家的使臣，得知国家灭亡，不悲戚反而欣喜。向朕献媚，你不能忠于李轨，能够为朕所用吗？”于是废黜他终身不得任用。

轨至长安，并其子弟皆伏诛。以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帛万段，安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李轨被押送到长安，与他的儿子兄弟等全部伏法。唐任命安兴贵为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凉国公，赐一万段帛，任命安仁为左武候大将军，申国公。

隋末，离石胡刘龙儿拥兵数万，自号刘王，以其子季真为太子；虎贲郎将梁德击斩龙儿。至是，季真与弟六儿复举兵为乱，引刘武周之众攻陷石州，杀刺史王俭，季真自称突利可汗，以六儿为拓定王。六儿遣使请降，诏以为岚州总管。

隋末，离石胡人刘龙儿拥有数万兵马，自己号称刘王，以儿子刘季真为太子，唐虎贲郎将梁德攻打并杀了刘龙儿。到此时，刘季真与弟弟刘六儿又起兵叛乱，带领刘武周的军队攻陷石州，杀死唐石州刺史王俭。刘季真自称突利可汗，以刘六儿为拓定王。刘六儿派人向唐请降，唐下诏任命他为岚州总管。

壬午，以秦王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其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并如故。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壬午（十五日），唐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原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等官职仍旧。又派遣黄门侍郎杨恭仁安抚河西。

丙戌，刘武周陷平遥。

丙戌（十九日），刘武周攻陷平遥。

癸巳，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为麾下所杀，携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

癸巳（二十六日），唐梁州总管、山东道安抚副使陈政被部下杀死，部下携带他的首级投奔了王世充。陈政是陈茂的儿子。

王世充以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长温、散骑常侍崔德本谋杀世充及其党，复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齐王世恽言于世充曰：“儒童等谋反，正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从之，遣兄子唐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皇泰主。皇泰主曰：“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至此。”百年欲为启陈，世恽不许；又请与皇太后辞诀，亦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谥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伟为太保。齐王世恽为太傅，领尚书令。

王世充因为礼部尚书裴仁基、左辅大将军裴行俨很有威望，所以猜忌他们。裴仁基父子得知后，内心不安，于是与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宇文儒童之弟尚食直长宇文温、散骑常侍崔德本谋划杀死王世充及其党羽，重新尊奉皇泰主杨侗为君主，事情泄露，均遭诛灭三族。齐王王世恽对王世充说：“儒童等人谋反，就是因为皇泰主还活着的缘故，不如早些除掉皇泰主。”王世充听从了他的计划，派兄长的儿子唐王王仁则及家中奴隶梁百年毒死皇泰主。皇泰主杨侗说：“就麻烦你们请问太尉，按他以前所说的话，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梁百年想为皇泰主向王世充启奏，王世恽不准，皇泰主又请求与皇太后诀别，王世恽也不准。于是皇泰主设席焚香拜佛祈祷道：“愿从今以后，不再生在帝王家！”喝下毒药，没能气绝，于是又用帛勒死了皇泰主，定谥号为恭皇帝。王世充任命他的兄长楚王王世伟为太保，齐王王世恽为太傅，兼尚书令。

六月，庚子，窦建德陷沧州。

六月庚子（初三），窦建德攻陷沧州。

初，易州贼帅宋金刚，有众万余，与魏刀儿连结。刀儿为窦建德所灭，金刚救之，战败，帅众四千西奔刘武周。武周闻其善用兵，得之，甚喜，号曰宋王，委以军事，中分家赀以遗之。金刚亦深自结，出其故妻，纳武周之妹。因说武周图晋阳，南向争天下。武周以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使将兵三万寇并州。丁未，武周进逼介州，沙门道澄以佛幡缒之入城，遂陷介州；诏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之。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数以轻兵挑战，兵才接，子英阳不胜而走，如是再三，宝谊、仲文悉众逐之，伏兵发，唐兵大败，宝谊、仲文皆为所虏。既而俱逃归，上复使二人将兵击武周。

当初，易州盗贼首领宋金刚，有一万多人马，和魏刀儿相连结。魏刀儿为窦建德消灭，宋金刚救援魏刀儿，战败，带领四千人马向西投奔了刘武周。刘武周听说宋金刚会用兵，得到他后，非常高兴，称他为宋王，将军事大权交给宋金刚，并将自己的财产分出一半送给宋金刚。宋金刚也深加交结，休掉原来的妻子，娶了刘武周的妹妹。并趁机劝刘武周图谋晋阳，向南争夺天下。刘武周任命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让他带领三万兵马侵犯并州。丁未（初十），刘武周进逼介州。憎人道澄用佛幡把他拉入城中，于是刘武周攻陷了介州，唐命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迎击刘武周。刘武周的将领黄子英来往于雀鼠谷，几次用小部队挑战，两军才一接触，黄子英就假作失败逃走，几次三番这样，姜宝谊、李仲文便出动全部兵力追击，对方伏兵出击，唐军大败，姜宝谊、李仲文都被对方俘虏，不久均逃回，高祖重让二人带军攻打刘武周。

己酉，突厥使来告始毕可汗之丧，上举哀于长乐门，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吊处罗可汗，赙帛三万段。

己酉（十二日），突厥使节前来通报始毕可汗讣闻，高祖在长乐门举行哀悼仪式，三天不上朝，命百官到使者住所吊唁。又派内史舍人郑德挺去慰问处罗可汗，赠丧仪三万段。

上以刘武周入寇为忧，右仆射裴寂请自行。癸亥，以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武周，听以便宜从事。

高祖因为刘武周的入侵而担心，右仆射裴寂请求派自己前去。癸亥（二十六日），唐任命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讨伐刘武周，听其相机行事。

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秋季，七月，唐初次设置十二军，关内诸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军，均取天星的名称，由车骑府统领。每军将军、副将各一人，选择素有威望者充任，督察农耕与战备。从此唐兵强马壮，军队所向无敌。

海岱贼帅徐圆郎以数州之地请降，拜兖州总管，封鲁国公。

海岱盗贼首领徐圆郎带几州之地请求降唐，唐命他为兖州总管，封爵鲁国公。

王世充遣其将罗士信寇州，士信帅其众千余人来降。先是，士信从李密击世充，兵败，为世充所得，世充厚礼之，与同寝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耻之。士信有骏马，世充兄子赵王道询欲之，不与，世充夺之以赐道询；士信怒，故来降，上闻其来，甚喜，遣使迎劳，禀食其所部，以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世充左龙骧将军临泾席辩与同列杨虔安、李君义皆帅所部来降。

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罗士信侵犯州，罗士信带领他的一千多人马前来降唐。此前，罗士信跟随李密攻打王世充，作战失败，为王世充俘获，王世充对他很优厚，和他一同就寝进餐。不久王世充又得到邴元真等人，像对罗士信一样对待他们，罗士信以此为耻。罗士信有骏马，王世充兄长的儿子赵王王道询想要，罗士信不给，王世充夺了罗士信的马赐给王道询；罗士信很气愤，因此来投降。高祖听说罗士信投降，非常高兴，派人前去迎接慰问，供给他的人马军粮，任命罗士信为陕州道行军总管。王世充的左龙骧将军，临泾人席辩和同事杨虔安、李君义都率领自己的人马来降唐。

丙子，王世充遣其将郭士衡寇州，刺史任大破之，俘斩且尽。

丙子（初十），王世充派遣他的将领郭士衡侵犯州，唐州刺史任大败郭士衡，郭士衡的部队被杀死、俘虏殆尽。

甲申，行军总管刘弘基遣其将种如愿袭王世充河阳城，毁其河桥而还。

甲申（十八日），唐行军总管刘弘基派遣手下将领种如愿袭击王世充占据的河阳城，破坏了王世充所置黄河渡桥后回军。

乙酉，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伯雅各遣使入贡。

乙酉（十九日），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高昌王伯雅分别派遣使节入朝纳贡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国人立其叔父，号射匮可汗。射匮者，达头可汗之孙也，既立，拓地东至金山，西至海，遂与北突厥为敌，建庭于龟兹北三弥山。射匮卒，子统叶护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又移庭于石国北千泉；西域诸国皆臣之，叶护各遣吐屯监之，督其征赋。

当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到隋朝见，隋朝留下了他，西突厥国人立曷娑那的叔父为可汗，称射匮可汗。射匮是达头可汗的孙子，即位后，开拓疆土东到金山，西到西海，于是与北突厥相对抗，在龟兹以北三弥山建立朝庭。射匮死后，他的儿子统叶护成为可汗。统叶护英勇而有谋略，北面吞并了铁勒，拥有几十万兵马，占据了乌孙原来的地域，又将朝廷迁到石国北面的千泉，西域各国都臣服于他，叶护分别派遣吐屯监理各国，督察他们交纳赋税。

辛卯，宋金刚寇浩州，浃旬而退。

辛卯（二十五日），宋金刚侵犯浩州，十天后退军。

八月，丁酉，公薨，谥曰隋恭帝；无后，以族子行基嗣。

八月丁酉（初一），公去世，谥为隋恭帝，恭帝没有后裔，以同族兄弟之子杨行恭为后嗣。

窦建德将兵十余万趣州，淮安王神通帅诸军退保相州。已亥，建德兵至州城下。

窦建德带领十余万兵力奔赴州，淮安王李神通闻讯，率领各路兵马退守相州。已亥（初三），窦建德的军队到达州城下。

丙午，将军秦武通军至洛阳，败王世充将葛彦璋。

丙午（初十），唐将军秦武通军队到洛阳，打败了王世充的将领葛彦璋。

丁未，窦建德陷州，总管袁子降之。已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闻之，帅诸军就李世于黎阳。

丁未（十一日），窦建德攻陷州，唐总管袁子投降了窦建德。乙卯（十九日），窦建德又领兵马开赴相州，淮安王李神通闻讯，率领各路兵马到黎阳投靠李世。

梁师都与突厥合数千骑寇延州，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少不敌，闭壁不战，伺师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总管梁礼将兵击之。师都与礼战方酣，德操以轻骑多张旗帜，掩击其后，师都军溃，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虏男女二千余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梁师都与突厥合兵以数千骑兵侵犯延州，唐行军总管段德操兵力少寡不敌众，关闭城门不出战，等梁师都逐渐松懈。九月丙寅（初一），段德操派遣副总管梁礼带兵攻打梁师都。正当梁师都与梁礼战斗激烈时，段德操用轻骑打起很多旗帜，从背后突然袭击梁师都，梁师都的军队溃败，唐军追逐逃敌走了二百里，攻克了梁师都的魏州，俘虏二千多名男女。段德操是段孝先的儿子。

萧铣遣其将杨道生寇峡州，刺史许绍击破之。铣又遣其将陈普环帅舟师上峡，规取巴、蜀。绍遣其子智仁及录事参军李弘节等追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环。铣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门城。

萧铣派手下将领杨道生侵犯峡州，唐刺史许绍攻打并击败了杨道生。萧铣又派部将陈普环率领水军溯江而上攻峡州，谋划取巴、蜀。许绍派儿子许智仁及其录事参军李弘节等人追到西陵，大败萧铣的军队，活捉陈普环。萧铣派兵守卫安蜀城和荆门城。

先是，上遣开府李靖诣夔州经略萧铣。靖至峡州，阻铣兵，久不得进。上怒其迟留，阴敕许绍斩之；绍惜其才，为之奏请，获免。

此前，唐高祖派遣开府李靖赴夔州筹划对付萧铣，李靖到峡州，受到萧铣军队的阻挡，迟迟不能前进。高祖恼怒他停滞不前，密令许绍斩杀李靖，许绍爱惜李靖的才能，替他上奏请罪，李靖才免于一死。

已巳，窦建德陷相州，杀刺史吕珉。

已巳（初四），窦建德攻陷相州，杀死唐相州刺史吕珉。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唐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认为才智谋略与功勋比裴寂高而职位却比裴寂低，心中愤恨不平。每当在朝堂议政，裴寂赞同的，刘文静必定反对，还经常欺凌羞辱裴寂，二人因此不和。刘文静与弟弟通直散骑常侍刘文起一起喝酒，喝酒多了不禁发怨气，拔刀砍柱子，说道：“应当砍了裴寂的脑袋！”他家里多次出现怪异的现象，刘文起召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着刀来避邪。刘文静有位侍妾不受宠，于是她让哥哥上告刘文静要谋反。高祖因为刘文静是太原起兵时的属下，派裴寂、萧审查此事，刘文静说：“当初太原起兵时，我愧居司马，算起来与裴长史的职位声望大致相当。如今裴寂官居仆射，据有优于众人的府第，臣下我的官衔与所受赏赐却与众人没什么两样，东征西讨，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确实有些不满的情绪，因喝醉了酒口出怨言，不能保护自己。”高祖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李纲、萧都说明刘文静没有谋反，秦王李世民一再替他求情，说：“过去在晋阳，文静先定起兵大策，才告诉裴寂，而攻克京城后，任用待遇相差悬殊，令文静产生不满情绪是有的，并非胆敢谋反。”裴寂对高祖说：“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加上性情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高祖一向与裴寂亲近，徘徊了很长时间之后，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辛未（初六），刘文静与刘文起因罪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

沈法兴既克毗陵，谓江、淮之南指可定，自称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残忍，专尚威刑，将士小有过，即斩之，由是其下离怨。

沈法兴攻克毗陵后，认为江、淮以南只须自己发令调遣即可平定，于是自称梁王，建都于毗陵，改年号为延康，设置百官。沈法兴性情残忍，崇尚严刑将士稍有过错，立即斩首，他的部下因此产生叛离怨恨之情。

时杜伏威据历阳，陈棱据江都，李子通据海陵，俱有窥江表之心。法兴军数败；会子通围棱于江都，棱送质求救于法兴，及伏威，法兴使其子纶将兵数万与伏威共救之。伏威军清流，纶军杨子，相去数十里。子通纳言毛文深献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伏威营，伏威怒，复遣兵袭纶。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进。子通得尽锐攻江都，克之，棱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纵击纶，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国号吴，改元明政。丹阳贼帅乐伯通帅众万余降之，子通以为左仆射。

当时杜伏威占据历阳，陈棱占据江都，李子通占据海陵，均有窥伺江南的意图。沈法兴的军队几次战败，时值李子通在江都包围陈棱，陈棱送人质于沈法兴和杜伏威以求援助。沈法兴让儿子沈纶带领几万军队与杜伏威一同救援陈棱，杜伏威驻扎在清流，沈纶驻扎在扬子，相隔数十里。李子通的纳言毛文深献计，召募江南人伪装成沈纶的士兵，夜晚袭击杜伏威军营，杜伏威很气愤，也派兵袭击沈纶。二人因此相互猜疑，谁也不敢先进军。李子通得以用全力攻打江都，攻克江都城，陈棱投奔了杜伏威。李子通进出江都，乘势挥兵进攻沈纶，大败沈纶，杜伏威也带领军队撤走。李子通即皇帝位，建立吴国，改年号为明政。丹阳盗贼首领乐伯通率领一万多人马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任命他为左仆射。

杜伏威请降；丁丑，以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杜伏威请求投降；丁丑（十二日），唐任命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

裴寂至介休，宋金刚据城拒之。寂军于度索原，营中饮涧水，金刚绝之，士卒渴乏。寂欲移营就水，金刚纵兵击之，寂军遂溃，失亡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先是，刘武周屡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刘瞻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与共守西河。及裴寂败，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西河独存。姜宝谊复为金刚所虏，谋逃归，金刚杀之。裴寂上表谢罪，上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

裴寂到介休，宋金刚凭借城池抵抗。裴寂在度索原扎营，军营中饮用山涧水，宋金刚切断了水源，唐军士兵又渴又乏。裴寂想迁移营地靠近水源，宋金刚趁机挥兵进攻，于是裴寂的军队溃败，几乎全军覆没；裴寂经一天一夜奔驰到晋州。在此之前，刘武周屡次派兵攻打西河，唐浩州刺史刘赡抵御来敌，李仲文带兵赴浩州，与刘赡共同守卫西河。等到裴寂失败，自晋州以北的城镇全部沦陷，唯独西河保存下来。姜宝谊再次被宋金刚俘虏，他谋划逃回唐，被宋金刚杀死。裴寂上书谢罪，高祖安慰他，重新让他镇抚河东。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元吉给其司马刘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强兵出战。”辛巳，元吉夜出兵，携其妻妾弃州奔还长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晋阳土豪薛深以城纳武周。上闻之，大怒，谓礼部尚书李纲曰：“元吉幼弱，未习时事，故遣窦诞、宇文歆辅之。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闻宇文歆首画此策，我当斩之！”纲曰：“王年少骄逸，窦诞曾无规谏，又掩覆之，使士民愤怨，今日之败，诞之罪也。歆谏，王不悛，寻皆闻奏，乃忠臣也，岂可杀哉！”明日，上召纲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无滥刑。元吉自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诞赦之。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为武周所虏，政会密表论武周形势。

刘武周进逼并州，齐王李元吉欺骗他的司马刘德威说：“你带老弱守成，我带强兵出战。”辛巳（十六日），李元吉半夜出兵，携带妻妾放弃并州逃回长安。李元吉刚离开，刘武周的大军就抵达城下，晋阳当地豪强薛深献城池接纳了刘武周。高祖闻讯，极为震怒，对礼部尚书李纲说：“元吉年轻，不熟悉时事，所以才派窦诞、宇文歆辅佐他。晋阳有几万强兵，足够吃十年的粮食，它是王业兴起的根基，却一下就放弃了。听说是宇文歆首先提出这主意，我一定要杀了他！”李纲说：“齐王年轻骄奢放纵，窦诞不曾有所规谏，反而为他掩饰，使百姓愤怒，今天的失败，是窦诞的罪过。宇文歆劝谏，齐王不改，他将所有的情况上奏朝延，是忠臣，怎么能杀掉？”第二天，高祖召李纲入见，登上御座说道：“我有了你，才能够没有滥施刑罚。元吉自己不学好，不是窦诞、宇文歆两个人能禁止得了的。”于是连窦诞也一起赦免了罪过。卫尉少卿刘政会在太原，被刘武周俘虏，政会秘密上表分析了刘武周的形势。

武周据太原，遣宋金刚攻晋州。拔之，虏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弘基逃归。金刚进逼绛州，陷龙门。

刘武周占据太原，派宋金刚进攻并攻克了晋州，俘虏了唐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刘弘基逃回了唐。宋金刚进逼绛州，攻陷了龙门。

西突阙曷婆那可汗与北突阙有怨；曷婆那在长安，北突阙遣使请杀之，上不许。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国，后必为患！”秦王世民曰：“人穷来归，我杀之不义。”上迟回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婆那于内殿宴饮，既而送中书省，纵北突阙使者杀之。

西突厥曷娑那可汗与北突厥有仇怨，曷娑那在长安，北突厥派使节到唐请求杀了曷娑那，高祖不答应。群臣都说：“保护了一个人却得罪一个国家，今后必然是祸患！”秦王李世民说：“别人无路可走前来投奔，我们杀了他是不义。”高祖迟疑了很长时间，不得已，丙戌（二十一日），带曷娑那在内殿设宴饮酒，然后把他送到中书省，听任北突厥的使者杀了曷娑那。

礼部尚书李纲领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礼之。久之，太子渐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纲屡谏不听，乃乞骸骨。上骂之曰：“卿为何潘仁长史，乃耻为朕尚书邪！且方使卿辅导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纲顿首曰：“潘仁，贼也，每欲妄杀人，臣谏之即止，为其长史，可以无愧。陛下创业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台，辱东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辅吾儿。”戊子，以纲为太子少保，尚书、詹事如故。纲复上书谏太子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太子不怿，而所为如故。纲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诏解尚书，仍为少保。

礼部尚书李纲兼太子詹事，太子李建成一开始对他很尊重。时间一长，太子渐逐亲近小人，嫉妒秦王李世民功劳大，颇猜忌李世民，李纲屡次规劝，李建成都不听，于是李纲请求告老退休。高祖骂他道：“你当过何潘仁的长史，就耻于作朕的上书吗！况且正要让你辅导建成，却坚持要离职，这是为什么？”李纲叩头谢罪道：“潘仁是个盗贼，每次想妄杀无辜，我规劝后他立刻就不杀了，作他的长史，我可以问心无愧。陛下是创业的圣明君主，我没有能力，说的话犹如用水浇石，虽然石头湿了可并不能渗透，对太子的规劝也是一样不起作用，我怎么敢长期使尚书省受玷污，而使东宫蒙受耻辱呢？”高祖说，“朕知道您是位正直的人，请您勉为其难留下辅导我的儿子。”戊子（二十三日），任命李纲为太子少保，原礼部尚书、太子詹事的官职依旧保留。李纲又上书规劝太子饮酒没有节制，以及信任邪恶之人，疏远骨肉兄弟，太子不高兴，所作所为依然如故，李纲郁郁不得志，当年，坚持说自己年老多病必须辞职，高祖下诏解除他的尚书职务，仍然让他担任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慰抚使张道源镇赵州。庚寅，窦建德陷赵州，执总管张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陈君宾不早下，欲杀之，国子祭酒凌敬谏曰：“人臣各为其主用，彼坚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杀之，何以励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犹不降，力屈就擒，何可舍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将高士兴拒罗艺于易水，艺才至，兴即降，大王之意以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释之。

淮安王李神通命慰抚使张道源镇守赵州。庚寅（二十五日），窦建德攻陷赵州，捉住唐总管张志昂及张道源。窦建德因为他们二人以及邢州刺史陈君宾没有尽早投降，打算杀了他们，窦建德的国子祭酒凌敬规谏道：“人臣各自为他们的主人效力，他们坚守城池不投降，是忠臣。现在大王杀了他们，用什么来勉励部下呢？”窦建德生气地说：“我到了城下，他们还不投降，力尽被擒，怎么能放过他们？”凌敬说道：“现在大王派大将高士兴在易水抵御罗艺，罗艺才到，高士兴就投降，大王认为怎么样？”于是窦建德才醒悟，立即下令释放了他们。

乙未，梁师都复寇延州，段德操击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师都以百余里骑遁去。德操以功拜柱国，赐爵平原郡公。州刺史城壮公梁礼战没。

乙未（三十日），梁师都再次侵犯延州，段德操打败了他，并杀死二千多人，梁师都率一百多骑兵逃遁。段德操因功官拜柱国，赐爵平原郡公。州刺史城壮公梁礼阵亡。

冬，十月，已亥，就加凉州总管杨恭仁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氏，封燕郡王。

冬季，十月已亥（初四）唐加凉州总管杨恭仁官为纳言；赐幽州总管燕公罗艺姓李，封燕郡王。

辛丑，李艺破窦建德于衡水。

辛丑（初六），李艺在衡水打败窦建德。

癸卯，以左武候大将军宠玉为梁州总管。时集州獠反，玉讨之，獠据险自守，军不得进，粮且尽。熟獠与反者皆邻里亲党，争言贼不可击，请玉还。玉杨言：“秋谷将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闻者大惧曰：“大军不去，吾曹皆将馁死。”其中壮士乃入贼营，与所亲潜谋，斩其渠帅而降，余党皆散，玉追讨，悉平之。

癸卯（初八），唐任命左武候大将军宠玉为梁州总管。当时集州獠民反叛，宠玉讨伐叛獠，獠民凭借险要固守，唐军队不能前进，而且军粮食尽。靠近边境的熟獠与反叛的獠民都是乡亲，争相进言说无法攻打叛獠，请求宠玉回军。宠玉故意宣扬说：“秋谷即将成熟，百姓不得收割，一切供给军需，不平叛贼我不撤军。”听说此话的人大为惊恐，说：“大军不走，我们这些人都要被饿死。”其中的壮士便进入叛獠营地，和认识的叛獠暗中谋划，杀了叛獠头领投降唐军，余众全部溃散，宠玉追逐讨伐，全部平定了叛獠。

刘武周将宋金刚进攻浍州，陷之，军势甚锐。裴寂性怯，无将帅之略，唯发使骆驿，趣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积聚。民惊扰愁怨，皆思为盗，夏县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以应武周，寂讨之，为所败。诏永安王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将兵讨之。

刘武周的将领宋金刚进攻并攻克了浍州，军势很猛。裴寂性格怯懦，没有将帅的才干，只是不断地派出使者，催促虞、泰二州的居民进入城堡，并焚毁了他们的积蓄。百姓惊恐不安忧愁抱怨，都想去当强盗，夏县居民吕崇茂聚众自称魏王，响应刘武周，裴寂去讨伐，被吕崇茂打败。唐下诏命令永安王李孝基、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人带兵讨伐吕崇茂。

时王行本犹据蒲反，未下，亦与武周相应，关中震骇。上出手敕曰：“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上于是悉发关中兵以益世民所统，使击武周。乙卯，幸华阴。至长春宫以送之。

当时王行本还占据着蒲反，没有被攻下，也与刘武周相互呼应，关中震惊，高祖下亲笔敕书道：“贼势到如此地步，很难与他们抗争，宜放弃黄河以东地区，谨守关西。”秦王李世民上表称：“太原是王业的基础，国家的根本；河东地区富饶，京城靠它供给，如果全部放弃，臣深感愤恨。希望给臣三万精兵，必定可望消灭刘武周，收复汾、晋。”于是高祖征发关中所有兵力扩充李世民的部队，让他攻打刘武周。乙卯（二十日），高祖驾临华阴，至长春宫为秦王送行。

窦建德引兵趣卫州。建德每行军，常为三道，辎重、细弱居中央，步骑夹左右，相去三里许。建德以千骑前行，过黎阳三十里，李世遣骑将丘孝刚将三百骑侦之。孝刚骁勇，善马槊，与建德遇，遂击之，建德败走；右方兵救之，击斩孝刚。建德怒，还攻黎阳，克之，虏淮安王神通，李世父盖、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以数百骑走渡河，数日，以其父故，还诣建德降；卫州闻黎阳陷，亦降。建德以李世为左骁卫将军，使守黎阳，常以其父盖自随为质。以魏徵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轨奴杀轨，携其首诣建德降。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吾何为受之！”立命斩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悦，即日请降。于是其旁州县及徐圆朗等皆望风归附。已未，建德还州，筑万春宫，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于下博，待以客礼。

窦建德带兵赴卫州。窦建德每次行军，经常将部队分为三道，辎重、家眷居中央，步兵骑兵在两边，相隔三里左右。窦建德带千名骑兵走在前面，过黎阳三十里，李世派骑兵将领丘孝刚率领三百骑兵侦察窦建德的军情。丘孝刚勇猛善战，善于骑马使长枪，和窦建德遭遇，便攻击窦建德，窦建德败退，右边骑兵救援，攻打丘孝刚并杀了他。窦建德很气愤，回军攻打并攻陷了黎阳，俘虏了唐淮安王李神通、李世的父亲李盖、魏徵以及唐高祖的妹妹同安公主。唯有李世带几百骑兵逃过黄河，几天后，李世又因为父亲被俘的缘故，返回黎阳投降了窦建德，卫州得知黎阳陷落，也投降了窦建德。窦建德任命李世为左骁卫将军，命他守卫黎阳，并把他的父亲李盖带在身边作为人质。任命魏徵为起居舍人。唐滑州刺史王轨的奴仆杀了王轨，携带王轨的首级到窦建德处投降。窦建德说：“奴仆杀死主人是大逆不道，我怎被能接受他呢？”立即下令斩了那位奴仆，将王轨的首级送回滑州。滑州百姓深受感动，当天就请求投降。于是附近的州县以及徐圆朗等人都望风归附。已未（二十四日），窦建德返回州，修建万春宫，将夏国都城迁到州，窦建德将唐淮安王李神通安置在下博，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行军总管罗士信帅勇士夜入洛阳外郭，纵火焚清化里还。壬戌，士信拔青城堡。

唐行军总管罗士信率领勇士夜晚进入洛阳外城，放火焚烧清化里后返回营地。壬戌（二十七日），罗士信攻破青城堡。

王世充自将兵徇地至滑台，临黎阳；尉氏城主时德睿、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遣使降之。以德睿为尉州刺史。要汉，伯当之兄也。

王世充亲自带领兵马攻占土地到滑台，逼近黎阳；唐尉氏城主时德睿、汴州刺史王要汉、亳州刺史丁叔则派人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时德睿为尉州刺史。王要汉是王伯当的兄长。

夏候端至黎阳，李世发兵送之。自澶渊济河，传檄州县，东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余州，皆遣使来降。行至谯州，会汴、亳降于王世充，还路遂绝。端素得众心，所从二千人，虽粮尽不忍委去，端坐泽中，杀马以飨士，因欷谓曰：“卿等乡里皆已从贼，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见委。我奉王命，不可从卿；卿有妻子，无宜效我。可斩吾首归贼，必获富贵。”众皆流涕曰：“公于唐室非有亲属，直以忠义，志不图存。某等虽贼，心亦人也，宁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见杀，吾当自刎 .”众抱持之，乃复同进，潜行五日，馁死及为贼所击奔溃相失者太半，唯余五十二人同走，采豆生食之。端持节未尝离身，屡遣从者散，自求生，众又不可。时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遣兵迎端，馆给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遗之，仍送除书，以端为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端对使者焚书毁衣，曰：“夏候端天子大使，岂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节旄怀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无复蹊径，冒践荆棘，昼夜兼行，得达宜阳，从者坠崖溺水，为虎狼所食，又丧其半；其存者鬓发秃落，无复人状。端诣阙见上，但谢无功，初不自言艰苦，上复以为秘书监。

夏侯端到黎阳，李世派兵护送他，从澶渊渡过黄河，传递檄文到各州县，东至海，南到淮河，二十多个州县，均派使者前来降唐。夏候端走到谯州，恰好汴、亳州投降了王世充，切断了他返回长安的道路。夏候端历来得人心，随从人员两千名，虽然粮食吃光了，不忍心丢下他离去，夏侯端坐在沼泽中，杀掉马匹犒劳士兵们，他抽泣着说道：“你们的家乡都已投降了贼人，只是因为共事的情份，没有丢下我。我奉王命，不能随你们去，你们有妻儿，也不宜效仿我。可以砍下我的头归附贼人，一定能得到富贵。”众人都流着泪说：“您和唐室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只是为了忠义，立志牺牲。我们虽然很卑贱，也有人心，难道能害了您去求得自己的利益吗？”夏侯端说：“你们不忍心杀我，我就当自刎而死。”众人抱住他，于是又重新一起前进，偷偷地走了五天，二千人中饿死以及被王世充军队追击逃散失去了大半，只剩下五十二个人与他同行，采野豆生吃。夏候端拿着使臣的信物节始终不离身，屡次让随从离去，自求生路，众人又不同意。当时河南都是王世充的势力范围，只有州刺史李公逸为唐坚守，李公逸派兵迎接夏候端，供给他食宿。王世充派人召夏候端，脱下衣服送给他，并送去委任状，任命夏候端为淮南郡公，尚书少吏部。夏侯端当着王世充使者的面烧了委任状，毁掉衣服，说道：“夏侯端是天子的大使，怎么能接受王世充的官职？你想让我去，除非取了我的脑袋！”于是解下节上的旄放入怀中，将刀插在节竿上，从山中向西行，不在有道路，踏着荆棘，昼夜兼程，到达宜阳，随行的人坠崖溺水，为虎狼吃掉的，有丧失了一半，活下来的人都鬓发脱落，不象人样。夏候端上殿谒见皇上，只道歉说没有功劳，丝毫不提一路上的艰苦，高祖仍然任命他为秘书监。

郎楚之至山东，亦为窦建德所获，楚之不屈，竟得还。

郎楚之出使到山东，也被窦建德俘获，郎楚之不屈服，最终得以返回长安。

王世充遣其从弟世辩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贼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属李善行守雍丘，身帅轻骑入朝，至襄城，为世充伊州刺史张殷所获。世充谓曰：“卿越郑臣唐，其说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郑。”世充怒，斩之。善行亦没。上以公逸子为襄邑公。

王世充派遣他的堂弟王世辩用徐、亳州的军队攻打雍丘，李公逸派人向唐求救，高祖因为雍丘与关中隔着敌人占领区，不能救援。李公逸于是留他的亲属李善行守卫雍丘，自己率领轻骑入朝，到襄城，被王世充的伊州刺史张殷抓获，王世充对他说：“你越过郑国向唐称臣，哪有这种道理？”李公逸回答：“我对天下，只知道有唐，不知道有郑。”王世充很生气，杀了他。李善行也遇害。高祖封李公逸的儿子为襄邑公。

甲子，上祠华山。

甲子（二十九日），唐高祖祭华山。

第一百八十八卷

唐纪四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上武德二年（己卯、619 ）

唐纪四唐高祖武德二年（己卯，公元619 年）

十一月，己卯，刘武周寇浩州。

十一月，己卯（十四日），刘武周侵犯浩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龙门乘冰坚渡河，屯柏壁，与宋金刚相持。时河东州县，俘掠之余，未有仓廪，人情扰，聚入城堡，征敛无所得，军中乏食。世民发教谕民，民闻世民为帅而来，莫不归附，自近及远，至者日多，然后渐收其粮食，军食以充。乃休兵秣马，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由是贼势日衰。

秦王李世民乘冰冻坚硬，带兵从龙门渡过黄河，驻扎在柏壁，与宋金刚对峙。当时黄河以东的州县遭抢劫后，没有粮仓，人情惧怕侵扰，聚居在城堡中，征集不到东西，军队缺粮。李世民发布王教晓谕百姓，百姓听说李世民率军前来，无不前来归顺，由近及远，前来的人日益增加，然后唐军逐渐征收粮食，军粮因此充足。于是休兵喂马，只命非主力部队的将佐找空子抄掠，大军则坚壁不战，宋金刚的势力因此日益衰落。

世民尝自帅轻骑觇敌，骑皆四散，世民独与一甲士登丘而寝。俄而贼兵四合，初不之觉，会有蛇逐鼠，触甲士之面，甲士惊寤，遂白世民俱上马，驰百余步，为贼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骁将，贼骑乃退。

李世民曾经亲自带轻骑兵去侦察敌情，随从的骑兵四下分散，世民只和一名穿铠甲的士卒登上山丘睡觉。不久，敌人从四下包围了二人，开始二人毫不知觉，恰巧蛇追老鼠，碰到了甲士的脸，甲士惊醒后告诉了李世民，二人一起上马，才走了百余步，就被敌人追上，李世民用大羽箭射死了敌人的骁将，敌骑兵于是退去。

李世欲归唐，恐祸及其父，谋于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窦氏，动则见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后可图也。”世从之。袭王世充获嘉，破之，多所俘获，以献建德，建德由是亲之。

李世想归顺唐，又怕牵连了老父，便和郭孝恪商量。郭孝恪说：“我才跟随窦建德，一做事就受猜忌，您应当先立功取得信任，然后就可以谋划归唐了。”李世听从了他的劝告。袭击王世充的获嘉，攻陷了城池，俘虏了许多人并缴获很多东西，都献给窦建德，窦建德因此对李世很好。

初，漳南人刘黑闼，少骁勇狡狯，与窦建德善，后为群盗，转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为骑将，每见世充所为，窃笑之。世充使黑闼守新乡，李世击虏之，献于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常使将奇兵东西掩袭，或潜入敌境觇视虚实，黑闼往往乘间奋击，克获而还。

当初，漳南人刘黑闼，年轻时勇猛又狡猾，与窦建德很要好，后来当了强盗，相继跟随郝孝德、李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他为骑将，刘黑闼每看到王世充的所作所为，常常暗地里嘲笑他。王世充让刘黑闼守卫新乡，李世袭击并俘虏了刘黑闼，献给窦建德。窦建德任命刘黑闼为将军，赐予汉东公的爵位，常常让他率奇兵四处偷袭，或者潜入敌人的境内侦察敌军的情况，刘黑闼往往乘机攻击，得胜后回军。

十二月，庚申，上猎于华山。

十二月庚申（二十五日），唐高祖在华山打猎。

于筠说永安王孝基急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先成攻具，然后进，孝基从之。崇茂求救于宋金刚，金刚遣其将善阳尉迟敬德、寻相将兵奄至夏县。孝基表里受敌，军遂大败，孝基、怀恩、筠、唐俭及行军总管刘世让皆为所虏。敬德名恭，以字行。

于筠劝永安王李孝基抓紧攻击吕崇茂，独孤怀恩请求先准备好攻城器械，然后进攻，李孝基答应了他的请求。吕崇茂向宋金刚求援，宋金刚派遣手下将领善阳人尉迟敬德、寻相带兵很快赶到夏县。李孝基腹背受敌，于是打了大败仗，李孝基、独孤怀恩、于筠、唐俭以及行军总管刘世让都作了俘虏。尉迟敬德名叫尉迟恭，平素称其字敬德。

上征裴寂入朝，责其败军，下吏，既而释之，宠待弥厚。

高祖征召裴寂入朝，责备他打了败仗，交给有关部门审问，不久又释放了他，对他的优宠有增无减。

尉迟敬德、寻相将还浍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顷之，敬德、寻相潜引精骑援王行本于蒲反，世民自将步骑三千从间道夜趋安邑，大破之。敬德、相仅以身免，悉俘其众，复归柏壁。

尉迟敬德、寻相就要回浍州，秦王李世民派兵部尚书殷开山、总管秦叔宝等人在美良川截击，大败尉迟敬德，杀了二千多人。不久，尉迟敬德、寻相又秘密带精骑往蒲反援救王行本，李世民自己率领三千步兵骑兵从小路连夜赶到安邑，截击并大败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寻相二人只身逃脱，部下全部被俘，李世民又回到柏壁。

诸将咸请与宋金刚战，世民曰：“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

各位将领都请求与宋金刚交战，李世民说：“宋金刚孤军深入，麾下集中了精兵猛将，刘武周占据太原，依仗宋金刚为屏障。宋金刚的军队没有储备，靠掠夺补充军需，利于速战。我们关闭营门不出，养精蓄锐，可以挫败他的锐气；分兵攻汾州、隰州，骚扰他的要害之地，他们粮尽无计可施，自然会退军。我们应当等待这个机会，目前不宜速战。”

永安壮王孝基谋逃归，刘武周杀之。

永安壮王李孝基谋划逃归，被刘武周杀死。

李世复遣人说窦建德曰：“曹、戴二州，户口完实，孟海公窃有其地，与郑人外合内离；若以大军临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临徐、兖，河南可不战而定也。”建德以为然，欲自将徇河南，先遣其行台曹旦等将兵五万济河，世引兵三千会之。

李世又派人劝窦建德说：“曹、戴二州，户口充实，孟海公占据二州，与东都的郑国貌合神离，如果发大军进取二州，指日可待。得孟海公后，再率兵逼近徐州、兖州，黄河以南可不战而定。”窦建德认为这意见很对，便准备亲自领兵攻取河南，先派他的行台曹旦等人率五万兵马渡过黄河，李世带三千兵马与他们会合。

三年（庚辰、620 ）

三年（庚辰，公元620 年）

春，正月，将军秦武通攻王行本于蒲反。行本出战而败，粮尽援绝，欲突围走，无随之者，戊寅，开门出降。辛巳，上幸蒲州，斩行本。秦王世民轻骑谒上于蒲州。宋金刚围绛州。癸巳，上还长安。

春季，正月，唐将军秦武通在蒲反攻打王行本。王行本出军迎战，打了败仗，粮草已尽，没有后援，打算突围逃走，又没有跟随的人。戊寅（十四日），开城门出城投降。辛巳（十七日），唐高祖临幸蒲州，斩王行本。秦王李世民轻骑到蒲州谒见高祖。宋金刚包围了绛州。癸巳（二十九日），高祖返回长安。

李世谋俟窦建德至河南，掩袭其营，杀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归唐。会建德妻产，久之不至。

李世计划待窦建德到河南，便偷袭他的营地，杀窦建德，希望找回父亲并且以窦建德的地盘回归唐朝。恰巧窦建德的妻子生产，久等不到。

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扰，诸贼羁属者皆怨之。贼帅魏郡李文相，号李商胡，聚五千余人，据孟津中；母霍氏，亦善骑射，自称霍总管。世结商胡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谓世曰：“窦氏无道，如何事之！”世曰：“母无忧，不过一月，当杀之，相与归唐耳！”世辞去，母谓商胡曰：“东海公许我共图此贼，事久变生，何必待其来，不如速决。”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饮之酒，尽杀之。旦别将高雅贤、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济，商胡以巨舟四艘济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杀之。有兽医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严警为备。商胡既举事，始遣人告李世。世与曹旦连营，郭孝恪劝世袭旦，世未决，闻旦已有备，遂与孝恪帅数十骑来奔。商胡复引精兵二千北袭阮君明，破之。高雅贤收众去，商胡追之，不及而还。

曹旦是窦建德妻子的哥哥，在河南大肆掠夺骚扰，归附的各路盗贼都愤愤不平。盗贼首领魏郡人李文相，号李商胡，聚集五千多人，占据了孟津中城；他的母亲霍氏，也善于骑马射箭，自称霍总管。李世和李商胡结拜为兄弟，入内室拜见李商胡的母亲。霍氏流着泪对李世说：“窦氏丧失了道德信义，怎么能够侍奉他？”李世说：“母亲不要担心，不超过一个月，我们就杀了他，一起归顺唐了！”李世告辞走后，霍氏对李商胡说：“东海公答应与我们共同杀了窦建德这贼，时间长了会发生变化，何必要等到他来，不如速战速决。”当晚，李商胡召来曹旦手下的二十三位偏将，用酒把他们灌醉，然后全部杀死。曹旦的别将高雅贤、阮君明还在黄河北岸没有过河，李商胡用四艘大船运河北岸的三百士兵过河，船到河中心，将三百人全部杀光。一位兽医游泳逃脱，到南岸，报告了曹旦，曹旦严加警戒以为防备。李商胡起事后，才派人通知李世。李世营地与曹旦相接，郭孝恪劝李世袭击曹旦，李世犹豫不决，听说曹旦已有防备，便和郭孝恪率数十骑兵投奔唐。李商胡又带二千精兵，向北袭击阮君明，打败了他。高雅贤收拾部众退却，李商胡追击，没有追赶上而回军。

建德群臣请诛李盖，建德曰：“世，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窦建德的诸位大臣请求杀掉李盖，窦建德说：“世是唐臣，被我俘虏，仍不忘唐朝，这是忠臣，他父亲有什么罪？”于是赦免了李盖。

甲午，世、孝恪至长安。曹旦遂取济州，复还州。

甲午（三十日），李世、郭孝恪到达长安。曹旦于是取得济州，之后又回到州。

二月，庚子，上幸华阴。

二月庚子（初六），唐高祖临幸华阴。

刘武周遣兵寇潞州，陷长子、壶关。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御，上以将军河东王行敏助之。行敏与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将叛，行敏斩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复遣兵寇潞州，行敏击破之。

刘武周派兵侵犯潞州，攻陷长子、壶关二县。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抵御刘武周军的攻势，高祖派将军河东人王行敏援助郭子武。王行敏与郭子武不和，有人说郭子武要叛唐，王行敏杀了郭子武以示众。乙巳（十一日），刘武周又派兵侵犯潞州，被王行敏击退。

壬子，开州蛮冉肇则陷通州。

壬子（十八日），开州蛮冉肇则攻陷通州。

甲寅，遣将军桑显和等攻吕崇茂于夏县。

甲寅（二十日），唐派遣将军桑显和等人在夏县攻打吕崇茂。

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蒲反，久不下，失亡多，上数以敕书诮让之，怀恩由是怨望。上尝戏谓怀恩曰：“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怀恩亦颇以此自负，或时扼腕曰：“我家岂女独贵乎？”遂与麾下元君宝谋反。会怀恩、君宝与唐俭皆没于尉迟敬德，君宝谓俭曰：“独孤尚书近谋大事，若能早决，岂有此辱哉！”及秦王世民败敬德与美良川，怀恩逃归，上复使之将兵攻蒲反。君宝又谓俭曰：“独孤尚书遂拔难得还，复在蒲反，可谓王者不死！”俭恐怀恩遂成其谋，乃说尉迟敬德，请使刘世让还与唐连和，敬德从之，遂以怀恩反状闻。时王行本已降，怀恩入据其城，上方济河幸怀恩营，已登舟矣，世让适至。上大惊曰：“吾得免，岂非天也！”乃使召怀恩，怀恩未知事露，轻舟来至，即执以属吏，分捕党与。甲寅，诛怀恩及其党。

当初，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攻打蒲反，长期不能攻克，损失惨重，唐高祖几次下敕书责备他，于是怀恩心生怨气。高祖曾经和怀恩开玩笑说：“你姑姑的儿子都做了皇帝，下面是否该轮到我舅舅的儿子当皇帝了？”怀恩颇以此自负，有时也惋惜道：“难道我们家唯独女人才尊贵吗？”于是便和手下的元君宝谋反。时值怀恩、元君宝和唐俭都被尉迟敬德俘虏，君宝对唐俭说：“独孤尚书近来在谋划一件大事，如果能早些决定，哪会受这番屈辱呢！”待秦王李世民在美良川打败尉迟敬德，独孤怀恩便逃回唐朝，高祖重又让他带兵攻打蒲反。元君宝又对唐俭说：“独孤尚书终于逃脱得以回唐，重到蒲反，这真称得上是王者不死！”唐俭恐怕独孤怀恩阴谋得逞，于是说服尉迟敬德，请求让刘世让回唐，与唐讲和，尉迟敬德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通过刘世让报告了独孤怀恩谋反的情况。当时王行本已经降唐，独孤怀恩进驻蒲反，高祖正过黄河准备临幸怀恩的营地，已经登上了渡船，刘世让恰好赶到。高祖大惊，说：“我能够免于祸事，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于是召见怀恩，独孤怀恩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驾小船来见高祖，立即被抓起来交给有关官员，又分头搜捕独孤怀恩的同党。甲寅（二十日），处决独孤怀恩及其同党。

窦建德攻李商胡，杀之。建德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

窦建德攻打李商胡，杀了李商胡。窦建德到州考查、鼓励耕织，所辖地区没有盗贼，商贾行人露宿。

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

突厥处罗可汗迎接杨政道，立他为隋王。在突厥的中原官员百姓，处罗全部配给杨政道，共有一万人。杨政道设置百官，全部依照隋朝制度，居住在隋朝时的定襄郡。

三月，乙丑，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

三月乙丑（初二），刘武周派遣手下将领张万岁侵犯浩州，李仲文击退来敌，杀伤俘虏数千人。

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

唐改纳言为侍中，内史令为中书令，给事郎为给事中。

甲戌，以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甲戌（十一日），任命内史侍郎封德彝为中书令。

王世充将帅、州县来降者，时月相继。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杀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于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数；公私愁窘，人不聊生。又以宫城为大狱，意所忌者，并其家属收系宫中；诸将出讨，亦质其家属于宫中，禁止者常不减万口，馁死者日有数十。世充又以台省官为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怀、德等十二州营田使，丞、郎得为此行者，喜若登仙。

王世充的将领、州县官络绎不绝地前来降唐。王世充于是加重了法律，一人叛逃，全家无论老少全部杀死，父子、兄弟、夫妻相互告发的可以免死。又让五家结为一保，一家举家逃亡，四邻未查觉，四家均获死罪。但杀的人越多，逃亡的人也越多，以至于出城砍柴的人，出入城都有限额；上下愁怨窘迫，民不聊生。王世充又将宫城作为大监牢，心里忌恨的人，连家属一道囚禁在宫内；诸将如要出城作战，也要把家属留在宫内当人质，囚禁的人经常不下一万人，每天都有几十人饿死。王世充又任命中央台省的官员为司、郑、管、原、伊、殷、梁、凑、嵩、、怀、德十二州的营田使，尚书左右丞、诸曹郎官得了此任的高兴得像做了神仙。

甲申，行军副总管张纶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

甲申（二十一日），唐行军副总管张纶在浩州打败刘武周，俘虏、斩首一千多人。

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引兵临石州，刘季真惧而诈降。乙酉，以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彭山郡王。

西河公张纶、真乡公李仲文带兵逼近石州，刘季真胆怯，假称投降。乙酉（二十二日），唐任命刘季真为石州总管，赐姓李，封为彭山郡王。

蛮酋冉肇则寇信州，赵郡公孝恭与战，不利。李靖将兵八百，袭击，斩之，俘五千余人；已丑，复开、通二州。孝恭又击萧铣东平王提，斩之。

蛮族首领冉肇则侵犯信州，赵郡公李孝恭与冉肇则交锋，失利。李靖率八百兵马袭击，杀了冉肇则，俘虏五千多人。己丑（二十六日），唐收复开州、通州。李孝恭又袭击萧铣手下的东平王提，杀了他。

夏，四月，丙申，上祠华山；壬寅，还长安。

夏季，四月丙申（初三），唐高祖祭祀华山。壬寅（初九）返回长安。

置益州道行台，以益、利、会、、泾、遂六总管隶焉。

设置益州道行台，将益、利、会、、泾、遂六州总管划归益州道行台统辖。

刘武周数攻浩州，为李仲文所败。宋金刚军中食尽；丁未，金刚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刘武周几次进攻浩州，都被李仲文打败。宋金刚的军队粮食吃光，丁未（十四日），宋金刚向北逃窜，秦王李世民带兵追击。

罗士信围慈涧，王世充使太子玄应救之，士信刺玄应坠马，人救之，得免。

罗士信围攻慈涧，王世充派太子王玄应救援慈涧，罗士信把王玄应刺下马，有人搭救，王玄应才逃脱。

壬子，以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壬子（十九日），唐任命显州道行台杨士林为行台尚书令。

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甲寅（二十一日），加封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

秦王世民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辔谏曰：“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世民曰：“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遂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丙辰，陕州总管于筠自金刚所逃来。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刚尚有众二万，出西门，背城布陈，南北七里。世民遣总管李世与战，小却，为贼所乘，世民帅精骑击之，出其陈后，金刚大败，斩首三千级。金刚轻骑走，世民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据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噪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献浊酒、脱粟饭。

秦王李世民在吕州追上寻相，将他打得大败，并乘胜追击逃敌，一昼夜走了二百多里，打了几十仗。到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抓住马缰绳规劝道：“大王打败敌人，追击逃敌到了这里，功劳也足够了，不断深入，就不爱惜自己吗？况且士兵们饥饿疲惫，应当在此停留扎营，等到兵马粮草都齐备了，然后再进击也不晚。”李世民说：“宋金刚无计可施才逃跑，军心涣散；功劳难立，失败却很容易，机会难得，失去却很容易，一定要趁此机会消灭他。如果我们滞留不前，让他有时间考虑对策加强防备，就不可能轻易打败他了。我尽心竭力效忠国家，怎么能只顾惜自己的身体呢？”于是打马追击，将士们也不敢再提饥饿。唐军在雀鼠谷追上宋金刚，一天交锋八次，都打了胜仗，杀死、俘虏了几万人。当夜，在雀鼠谷西原宿营，李世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三天没有脱下战袍了，全军只有一只羊，世民与将士们分吃了这一只羊。丙辰（二十三日），唐陕州总管于筠从宋金刚手下脱身逃回唐军中。李世民带兵赴介休，宋金刚还有二万人，出西门，背对城墙排列战阵，南北长七里。李世民派总管李世出战，不利，稍稍退却，宋金刚乘机反扑，李世民率领精骑从宋金刚背后袭击，宋金刚大败，唐军杀了三千人。宋金刚骑马逃走，李世民追出几十里，来到张难堡。唐浩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占据堡垒自卫，李世民摘下头盔示意堡内，堡中守军见后欢呼雀跃，高兴得流下泪来。随从告诉守军秦王还未进食，守军献上浊酒、粗米饭。

尉迟敬德收余众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谕之，敬德与寻相举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屈突通虑其变，骤以为言，世民不听。

尉迟敬德收拾残部守介休，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前去晓谕，尉迟敬德于是和寻相以介休、永安二县降唐。李世民得到尉迟敬德非常高兴，任命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并让他仍然统领八千旧部，和各营相杂在一起。屈突通恐怕尉迟敬德会反复，屡次向李世民提起，但李世民不听。

刘武周闻金刚败，大惧，弃并州走突厥。金刚收其余众，欲复战，众莫肯从，亦与百余骑走突厥。

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失败，大为惊恐，放弃并州逃入突厥。宋金刚收拾残部，准备再战，但众人都不肯跟随他与唐作战，于是宋金刚也和一百多骑兵逃往突厥。

世民至晋阳，武周所署仆射杨伏念以城降。唐俭封府库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县皆入于唐。

李世民到晋阳，刘武周任命的仆射杨伏念以晋阳城投降。唐俭封存了刘武周的仓库留待李世民处置，刘武周先后所占领的州县全部并入唐。

未几，金刚谋走上谷，突厥追获，腰斩之。岚州总管刘六儿从宋金刚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斩之。其兄季真，弃石州，奔刘武周将马邑高满政，满政杀之。

不久，宋金刚打算跑回起兵初占的上谷，被突厥追上捉回，突厥腰斩了宋金刚。去年五月投降宋金刚的唐岚州总管刘六儿跟着宋金刚在介休，秦王李世民活捉并杀了他。刘六儿的兄长刘季真，丢弃石州，逃奔刘武周的将领马邑人高满政，高满政杀了他。

武周之南寇也，其内史令苑君璋谏曰：“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县军深入，无继于后，若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武周不听，留君璋守朔州。及败，泣谓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于此。”久之，武周谋亡归马邑，事泄，突厥杀之。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余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

刘武周向南侵犯唐时，他的内史令苑君璋曾经规劝道：“唐主以一个州的兵力，直取长安，所向无敌，这是上天有助，不是人力。晋阳以南，道路狭窄险要，孤军深入，后无援军，假如进军攻战不利，怎么回军？不如北面联合突厥，南面与唐结交，在此一方称王称霸，才是良策。”刘武周不听，留苑君璋守卫朔州。待刘武周失败后，流着泪对君璋说：“我没有采纳您的意见，以至于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过了一段时间，刘武周策划从突厥逃回马邑，事情泄露，突厥杀了刘武周。突厥人任命苑君璋为大行台，统领刘武周的余部，仍然令郁射设督兵协助镇守。

庚申，怀州总管黄君汉击王世充太子玄应于西济州，大破之；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邀之于九曲，又破之。

庚申（二十七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在西济州袭击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重创王玄应；熊州行军总管史万宝在九曲截击王玄应，又打败了他。

辛酉，王世充陷邓州。

辛酉（二十八日），王世充攻陷邓州。

上闻并州平，大悦。壬戌，宴群臣，赐缯帛，使自入御府，尽力取之。复唐俭官爵，仍以为并州道安抚大使；所籍独孤怀恩田宅资财，悉以赐之。

唐高祖听说平定了并州，非常高兴。壬戌（二十九日），宴请群臣，赐给缯帛，让人自己进御府，尽力自取。又恢复了唐俭的官爵，仍然任并州道安抚大使；将官府没收的独孤怀恩的田地房屋资财，全部赏赐给了唐俭。

世民留李仲文镇并州，刘武周数遣兵入寇，仲文辄击破之，下城堡百余所。诏仲文检校并州总管。

李世民留李仲文镇守并州，刘武周屡次派兵侵入并州境内，都被李仲文击退，李仲文还攻克了一百多座城堡。唐下诏以李仲文为检校并州总管。

五月，窦建德遣高士兴击李艺于幽州，不克，退军笼火城。艺袭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建德大将军王伏宝，勇略冠军中，诸将疾之，言其谋反，建德杀之，伏宝曰：“大王奈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

五月，窦建德派高士兴在幽州袭击李艺，没有攻克，撤军到笼火城。李艺袭击了高士兴，重创高军，斩首五千级。窦建德手下的大将军王伏宝勇猛机智，全军数第一，众将领嫉妒他，说他要谋反，窦建德杀了王伏宝，刑前王伏宝说：“大王怎么能够听信谗言，自己断了自己的左右手呢！”

初，尉迟敬德将兵助吕崇茂守夏县，上潜遣使赦崇茂罪，拜夏州刺史，使图敬德，事泄，敬德杀之。敬德去，崇茂余党复据夏县拒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

当初，尉迟敬德带兵帮助吕崇茂保卫夏县，唐高祖暗中派人赦免了吕崇茂的罪过，拜他为夏州刺史，让他谋取尉迟敬德，事情泄露，尉迟敬德杀了吕崇茂。尉迟敬德离开夏县后，吕崇茂余部又占据夏县拒守。秦王李世民率军从晋州回师攻夏县，壬午（二十四日），屠城。

辛卯，秦王世民至长安。

辛卯（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到长安。

是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

本月，突厥派遣阿史那揭多向王世充进献一千匹马，并求婚，王世充以同族之女远嫁突厥，并与突厥相互贸易。

六月，壬辰，诏以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以辅公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六月壬辰（初一），唐下诏任命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楚王杜伏威为使持节、总管江淮以南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道安抚使，晋封为吴王，赐姓李氏。任命辅公为东南道行台左仆射，进封舒国公。

丙午，立皇子元景为赵王，元昌为鲁王，元亨为王。

丙午（初三），唐立皇子李元景为赵王，李元昌为鲁王，李元亨为王。

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受唐官爵，而北结王世充，南通萧铣，诏庐江王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之。兵未行，长史田瓒为士林所忌，甲寅，瓒杀士林，降于世充，世充以瓒为显州总管。

显州行台尚书令楚公杨士林虽然接受了唐的官爵，却北面交结王世充，南面勾结萧铣，唐下诏命庐江王李瑗与安抚使李弘敏讨伐杨士林。军队还未出发，长史田瓒遭杨士林的猜忌，甲寅（二十三日），田瓒杀死杨士林，投降了王世充，王世充任命田瓒为显州总管。

秦王世民之讨刘武周也，突厥处罗可汗遣其弟步利设帅二千骑助唐。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

秦王李世民讨伐刘武周时，突厥处罗可汗派弟弟步利设率二千骑兵协助唐军。刘武周失败后，当月，处罗可汗到晋阳，唐检校并州总管李仲文不能统制处罗；处罗又留下伦特勒，让伦特勒统领数百人，声称帮助李仲文镇守，从石岭关以北，都留下突厥兵戍守，然后离去。

上议击王世充，世充闻之，选诸州镇骁勇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诏秦王世民督诸军击世充。陕东道行台屈突通二子在洛阳，上谓通曰：“今欲使卿东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为俘囚，分当就死，陛下释缚，加以恩礼。当是之时，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余年为陛下尽节，但恐不获死所耳。今得备先驱，二儿何足顾乎！”上叹曰：“徇义之士，一至此乎！”

唐高祖商议攻打王世充之事，王世充闻讯，从各州镇选拔骁勇，都集中到洛阳，设置四镇将军，又召募人分别守卫洛阳四城。秋季，七月壬戌（初一），高祖下诏命秦王李世民统率诸军攻打王世充。唐陕东道行台的左仆射屈突通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皇上对屈突通说：“现在想让你东征洛阳，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屈突通回答道：“臣下我过去作为阶下囚，理当被处死的，陛下不但释放了我，还施予很多恩惠。那时我就在内心发誓，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陛下尽节，只是唯恐没有机会尽节捐躯罢了。如今有幸得以充任前锋，两个儿子又有什么值得顾惜的！”高祖赞叹道：“真是一位舍身取义之士，竟能做到这样！”

癸亥，突厥遣使潜诣王世充，潞州总管李袭誉邀击，败之，虏牛羊万计。

癸亥（初二），突厥暗中派使者赴王世充处，唐潞州总管李袭誉截击并打败了突厥使者，夺得的牛羊数以万计。

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通谋，欲俟洛阳兵交，引胡骑直入长安。”甲戌，命皇太子镇蒲反以备之，又遣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废并州总管府，征仲文入朝。

唐骠骑大将军可朱浑定远报告：“并州总管李仲文与突厥勾结，商定准备等洛阳唐、郑交战时，引导突厥骑兵直驱长安。”甲戌（十三日），唐高祖命令皇太子镇守蒲反以防备，又派礼部尚书唐俭安抚并州，暂时废除并州总管府，征召李仲文入朝。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镇襄阳，荆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秦镇怀州，齐王世恽检校南城，楚王世伟守宝城，太子玄应守东城，汉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道徇守曜仪城，世充自将战兵，左辅大将军杨公卿帅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帅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帅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三万人，以备唐。弘烈、行本，世伟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壬午（二十一日），秦王李世民到达新安，王世充派遣魏王王弘烈镇守襄阳，荆王王行本镇守虎牢，宋王王泰镇守怀州，齐王王世恽负责洛阳南城，楚王王世伟守洛阳宝城，太子王玄应守洛阳东城，汉王王玄恕守含嘉城，鲁王王道徇守曜仪城，王世充亲自统帅作战军队，左辅大将军杨公卿统帅左龙骧二十八府骑兵，右游击大将军郭善才统帅内军二十八府步兵，左游击大将军跋野纲统帅外军二十八府步兵，总计三万人，以防备唐的进攻。王弘烈、王行本是楚王王世伟的儿子；王泰是王世充哥哥的儿子。

梁师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军总管段德操击破之，斩首千余级。

梁师都带突厥、稽胡军队入侵唐，唐行军总管段德操打败入侵之敌，斩首一千多级。

罗士信将前军围慈涧，世充自将兵三万救之。已丑，秦王将轻骑前觇世充，猝与之遇，众寡不敌，道路险扼，为世充所围。世民左右驰射，获其左建威将军燕琪，世充乃退。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帅步骑五万进军慈涧；世充拔慈涧之戍，归于洛阳。世民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守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之。世充洧州长史繁水张公谨与刺史崔枢以州城来降。

罗士信率领先头部队包围了慈涧，王世充亲自带领三万兵马救援慈涧。己丑（二十八日），秦王李世民亲自带领轻骑前去侦察王世充军情，突然遇到王世充的部队，双方人数相差悬殊，道路又很艰险，于是被王世充包围。李世民策马飞奔并左右开弓，敌人应弦而倒，抓获了王世充手下的左建威将军燕琪，王世充于是退军。李世民返回营地，满面灰尘，部下认不出，要将他拒之门外，世民摘下头盔发话，才进了军门。次日，李世民率领五万步兵骑兵开赴慈涧；王世充撤除在慈涧的防守，返回洛阳。李世民派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向南占据伊阙龙门，派将军刘德威自太行向东包围郑河内郡，派上谷公王君廓从洛口切断郑军的粮草运输线，派遣怀州总管黄君汉从河阴进攻回洛城；唐大军驻扎在洛阳北面的北邙，连营进逼洛阳。王世充所设洧州长史繁水人张公谨与洧州刺史崔枢以洧州城降唐。

八月，丁酉，南宁西蛮遣使入贡。初，隋末蛮酋玩反，诛，诸子没为官奴，弃其地。帝即位，以玩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

八月丁酉（初七），南宁西蛮派遣使节入贡于唐。早先，隋末西蛮首领玩反叛，被诛杀，几个儿子都被没为官奴，丢失了领地。唐高祖即皇帝位后，任命玩的儿子弘达为昆州刺史，命他携父亲尸骨回乡安葬；唐益州刺史段纶乘此时机派人招谕西蛮各部落，诸部落均降唐。

已亥，窦建德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以州来降。

己亥（初九），窦建德属下共州县令唐纲杀死刺史，以共州降唐。

邓州土豪执王世充所署刺史来降。

邓州当地的豪门大族捉住王世充任命的邓州刺史，前来降唐。

癸卯，梁师都石堡留守张举帅千余人来降。

癸卯（十三日），梁师都的石堡留守张举带领一千多人降唐。

甲辰，黄君汉遣校尉张夜叉以舟师袭回洛城，克之，获其将达奚善定，断河阳南桥而还，降其堡聚二十余。世充使太子玄应帅杨公卿等攻回洛，不克，乃筑月城于其西，留兵戍之。

甲辰（十四日），唐怀州总管黄君汉派校尉张夜叉用水军袭击回洛城，攻克城池，捉住郑守将达奚善定，切断河阳南桥后回军，又收服了郑二十余处堡垒、聚落。王世充命太子王玄应率领杨公卿等人攻回洛城，没有攻克，于是在城西修筑月城，留兵戍守。

世充陈于青城宫，秦王世民亦置陈当之。世充隔水谓世民曰：“隋室倾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忽举兵东来，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应之曰：“四海皆仰皇风，唯公独阻声教，为此而来！”世充曰：“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又应之曰：“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至暮，各引兵还。

王世充在青城宫列阵，秦王李世民也列阵相应。王世充隔着河水对李世民说：“隋朝灭亡，唐在关中称帝，郑在河南称雄，我王世充未曾向西侵唐，而秦王您却忽然率军东来犯郑，这是为什么？”李世民让宇文士及答复道：“普天之下均仰慕皇帝的声威教化，唯独阁下阻止皇帝声教，我们就为此事而来！”王世充说：“我们互相息兵讲和，不是很好吗？”宇文士及又回答：“奉诏命令我们攻取东都，没有令我们讲和。”到傍晚，双方各自带兵回营。

上遣使与窦建德连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随使者俱还。

唐高祖派人与窦建德联系，窦建德送唐高祖同母妹妹同安公主随使者一同返回长安。

乙卯，刘德威袭怀州，入其外郭，下其堡聚。

乙卯（二十五日），唐将军刘德威袭击怀州，进入怀州外城，攻陷外城的堡垒聚落。

九月，庚午，梁师都将刘以华池来降，以为林州总管。

九月，庚午（初十），梁师都的部将刘以华池县来降唐，唐任命他为林州总管。

癸酉，王世充显州总管田瓒以所部二十五州来降；自是襄阳声问与世充绝。

癸酉，王世充的显州总管田瓒以所管辖的二十五个州前来降唐，从此，襄阳的王弘烈军与洛阳王世充之间断绝了消息。

史万宝进军甘泉宫。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辕，拔之。王世充遣其将魏隐等击君廓，君廓伪遁，设伏，大破之，遂东徇地，至管城而还。先是，王世充将郭士衡、许罗汉掠唐境，君廓以策击却之，诏劳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制众，未之有也。”

唐行军总管史万宝进军甘泉宫。丁丑（十七日），秦王李世民派遣右武卫将军王君廓攻打辕，王君廓攻克辕。王世充派魏隐等将领攻击王君廓，王君廓伪装逃跑，设下埋伏，大败郑兵，于是又向东攻占到管城后回军。在此之前，王世充的将领郭士衡、许罗汉进入唐境攻掠，王君廓设计击退郭、许，唐高祖下诏慰问王君郭说：“你率领十三人打败一万敌人，自古以来以少胜多，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世充尉州刺史时德睿帅所部、夏、陈、随、许、颍、尉七州来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县官并依世充所署，无所变易，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河南郡县相继来降。

王世充的尉州刺史时德睿率领所辖、夏、陈、随、许、颍、尉七州前来降唐。秦王李世民相机行事，命归附的各州县的官吏仍用王世充所任命的官员，不作变动，改尉州为南汴州，于是郑的河南郡县相继前来归附。

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骁勇绝伦，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为后患，不如遂杀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遽命释之，引入卧内，赐之金，曰：“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外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骑行战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帅步骑万余猝至，围之，单雄信引槊直趋世民，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围。世民、敬德更帅骑兵还战，出入世充陈，往反无所碍。屈突通引大兵继至，世充兵大败，仅以身免；擒其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千余级，获排兵六千。世民谓敬德曰：“公何相报之速也！”赐敬德金银一箧，自是宠遇日隆。

降唐的原刘武周将领寻相等人大多又叛唐而去。唐军诸将怀疑尉迟敬德也会叛离，将他囚禁在军中，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尚书殷开山向李世民进言道：“尉迟敬德骁勇绝伦，现在被囚禁，内心必然怨恨，留着恐怕会成为后患，不如索性杀了他。”李世民说：“不然，敬德如果真要叛离，又怎么会在寻相之后呢？”马上下令放开尉迟敬德，把他带入卧室之中，赐给他金子，说：“男子汉大丈夫相互之间讲的是意气相投，不要因为一点小仇怨而介意，我最终没有相信谗言而害了忠良，您应该明白。如果您一定要走，这点金子就算作路费以表这一段共事之情。”辛巳（二十一日），李世民带五百骑兵巡视战区地形，登上魏宣武帝陵，王世充率领一万多步兵骑兵突然而至，包围了李世民，单雄信挺长枪直奔李世民而去，尉迟敬德跳上马大喊着横里将单雄信刺下马，王世充军稍稍后退，敬德又护卫着李世民突出包围。李世民、尉迟敬德重新率骑兵回击，出入王世充队伍，如入无人之境。屈突通带领大军随后赶到，王世充军队大败，王世充只身逃脱；唐军活捉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智略，斩首一千多级，俘虏六千手持盾牌长矛的士兵。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怎么这么快就得到了您的回报？”赐给尉迟敬德一箱金银，尉迟敬德从此日见宠遇。

敬德善避，每单骑入敌陈中，敌丛刺之，终莫能伤，又能夺敌返刺之。齐王元吉以善马自负，闻敬德之能，请各去刃相与校胜负，敬德曰：“敬德谨当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终不能中。秦王世民问敬德曰：“夺与避，孰难？”敬德曰：“夺难。”乃命敬德夺元吉。元吉操跃马，志在刺之，敬德须臾三夺其；元吉虽面相叹异，内甚耻之。

尉迟敬德善于避让长矛，每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敌人密集的长矛刺来，却始终伤不了他，他还能夺取敌人长矛回刺过去。齐王李元吉颇以擅长骑马使长矛自负，听说尉迟敬德的名声，请求各自去掉枪头相互较量，一决胜负，尉迟敬德说：“敬德自当去枪头，王不必去。”然后李元吉刺尉迟敬德，始终刺不中他。秦王李世民问尉迟敬德：“夺矛和避矛哪个难？”敬德回答：“夺予难。”于是秦王又命尉迟敬德夺齐王李元吉手中的长予……李元吉手持长矛跳上马，一心要刺中尉迟敬德，但尉迟敬德只一会儿就三次夺了李元吉手中长矛，李元吉虽然脸上一副赞叹诧异的样子，而内心却深以为耻。

叛胡陷岚州。

反叛的胡人攻陷岚州。

初，王世充以邴元真为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李密故将也，恨元真叛密，诈以其众降之。元真恃其官势，自往招慰，才出迎，延入就坐，执而数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建毫发之功，乃构滔天之祸，今来送死，是汝之分！”遂斩之，遣人赍其首到黎阳祭密墓。壬午，以濮州来降。

当初，王世充任命邴元真为滑州行台仆射。濮州刺史杜才是李密的旧部，恨邴元真背叛李密，假意率众投降邴元真。邴元真仗着官势，自己前往濮州招慰，杜才出门迎接邴元真并请邴元真入内就坐，捉住邴元真斥责道：“你本来是个庸才，魏公给了你很高的职位，你不曾建立一点功劳，却构成了滔天大祸，如今来此送死，正是你应得的下场！”于是斩了邴元真，派人带着邴元真的首级到黎阳祭奠李密墓。壬午（二十二日），杜才以濮州降唐。

宋厥莫贺咄设寇凉州，总管杨恭仁击之，为所败，掠男女数千人而去。

突厥莫贺咄设侵犯凉州，唐总管杨恭仁迎战，被突厥打败，突厥掠夺了几千名唐朝百姓后离去。

丙戌，以田瓒为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丙戌（二十六日），唐任命田瓒为显州总管，赐爵蔡国公。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将军张镇周来降。

冬季，十月，甲午（初五），王世充手下的大将军张镇周前来降唐。

甲辰，行军总管罗士信袭王世充硖石堡，拔之。士信又围千金堡，堡中人骂之。士信夜遣百余人抱婴儿数十至堡下，使儿啼呼，诈云“从东都来归罗总管”。既而相谓曰：“此千金堡也，吾属误矣。”即去。堡中以为士信已去，来者洛阳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道，伺其门开，突入，屠之。

甲辰（十五日），唐行军总管罗士信袭击并攻拔了王世充的硖石堡。罗士信又包围千金堡，堡中人大骂罗士信。罗士信连夜派一百多人怀抱几十个婴儿到千金堡下，让婴儿啼哭呼叫，诈称“从东都来投奔罗总管”，然后又互相说：“这是千金堡，我们搞错了。”马上离去。堡中人以为罗士信已经离去，来的是从洛阳逃亡出来的人，派兵出堡追赶。罗士信在途中设下埋伏，待千金堡门一开，猛地冲入，堡中所藏之人屠杀殆尽。

窦建德之围幽州也，李艺告急于高开道，开道帅二千骑救之，建德兵引去，开道因艺遣使来降。戊申，以开道为蔚州总管，赐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开道有矢镞在颊，召医出之，医曰：“镞深，不可出。”开道怒，斩之。别召一医，曰：“出之恐痛。”又斩之。更召一医，医曰：“可出。”乃凿骨，置楔其间，骨裂寸余，竟出其镞；开道秦妓进膳不辍。

窦建德包围幽州时，李艺向高开道告急，高开道率二千骑兵救幽州，窦建德军队撤离幽州，高开道于是随李艺派遣使者降唐。戊申（十九日），唐任命高开道为蔚州总管，赐他姓李，封为北平郡王。高开道的面颊上有一枚箭头，找来医生，让他拔去箭头，医生说：“箭头太深，没法拔。”高开道一生气，杀了医生。另外又找来一位医生，医生回答：“要拔箭头恐怕很痛。”高开道又杀了这位医生。第三次找来一位医生，医生说：“有办法拔。”于是凿颊骨，钉入楔子，骨头裂开一寸多的缝，到底取出了箭头；手术时高开道依然如故地边奏乐舞边进餐。

窦建德帅众二十万复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万均、万彻帅敢死士百人从地道出其背，掩击之，建德兵溃走，斩首千余级。李艺兵乘胜薄其营，建德陈于营中，填堑而出，奋击，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还。

窦建德率领二十万兵马再次攻打幽州。窦建德的士兵已经登上城堞，薛万均、薛万彻率领一百多人的敢死队从地道中出城到窦建德军背后，突然出现袭击窦军，窦建德军溃败逃走，被唐军斩首一千多级。李艺军队乘胜迫近窦建德营地，窦建德在营中列阵，填平壕沟出营奋力还击，大败李艺军，又追击逃敌到了幽州城下，攻城不克而后还军。

李密之败也，杨庆归洛阳，复姓杨氏。及王世充称帝，庆复姓郭氏，世充以为管州总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阳，庆潜遣人请降，世民遣总管李世将兵往据其城。庆欲与其妻偕来，妻曰：“主上使妾侍巾栉者，欲结君之心也。今君既辜付托，徇利求全，妾将如君何！若至长安，则君家一婢耳，君何用为！愿送至洛阳，君之惠也。”庆不许。庆出，妻谓侍者曰：“若唐遂胜郑，则吾家必灭；郑若胜唐，则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为！”遂自杀。庚戌，庆来降，复姓杨氏，拜上柱国、郇国公。

李密失败时，杨庆返回洛阳，恢复旧姓杨氏。待王世充称帝，杨庆又恢复姓郭，王世充任命他为管州总管，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秦王李世民进逼洛阳，郭庆又暗中派人请求归顺，李世民派遣总管李世带兵前往并占据了管州城。郭庆打算和妻子一同归唐，他妻子说：“主上让我来服侍您，是想拴住你的心。如今您既然辜负了主上的托付，追逐名利，保全自己，我将怎么对待您呢？假如到长安，我则不过是您家里的一个奴婢罢了，对您又有什么用！希望送我回洛阳，就是您对我的恩惠了。”郭庆不答应妻子的请求。郭庆离去，他妻子对侍者说：“如果唐最终胜了郑，我们家必然灭族；郑如果胜了唐，我丈夫定然是死罪。人生至此，活着有什么用！”于是便自杀了。庚戌（二十一日），郭庆前来降唐，又恢复姓杨，唐拜他为上柱国，封爵郇国公。

时世充太子玄应镇虎牢，军于荣、汴之间，闻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击却之。使郭孝恪为书说荣州刺史魏陆，陆密请降。玄应遣大将军张志就陆徵兵，丙辰，陆擒志等四将，举州来降。阳城令王雄帅诸堡来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引兵应之，以雄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陆使张志诈为玄应书，停其东道之兵，令其将张慈宝且还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汉使图慈宝，要汉斩慈宝以降。玄应闻诸州皆叛，大惧，奔还洛阳。诏以要汉为汴州总管，赐爵国公。

当时，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镇守虎牢关，驻扎在荥泽与汴水之间，听说杨庆降唐，带兵开赴管城，李世击退了王玄应。李世让郭孝恪写书信劝说王世充的荥州刺史魏陆，魏陆秘密地请求归顺。王玄应派大将军张志到魏陆处征兵，丙辰（二十七日），魏陆活捉张志等四员将领，举州前来投降。郑阳城县令王雄率领诸堡来降唐。秦王李世民派李世带兵接应，任命王雄为嵩州刺史，这才打通了嵩山以南的道路。魏陆让张志伪造王玄应的信，命王玄应的东路兵马停止前进，命令将领张慈宝暂且返回汴州，又秘密通知郑汴州刺史王要汉让他杀了张慈宝，王要汉斩了张慈宝投降了唐。王玄应得知各州都已反叛，大为惊恐，逃回洛阳。唐下诏任命王要汉为汴州总管，赐爵国公。

王弘烈据襄阳，上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李大亮安抚樊、邓以图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镇，拔之，斩其将国大安，下其城栅十四。

王弘烈占据襄阳，唐高祖命令金州总管府司马泾阳人李大亮安抚樊州、邓州，以伺机攻取襄阳。十一月庚申（初一），李大亮进攻并攻克樊城镇，王弘烈手下将领国大安被斩首，李大亮又攻破十四座城栅。

萧铣性褊狭，多猜忌。诸将恃功恣横，好专诛杀，铣患之，乃宣言罢兵营农，实欲夺诸将之权。大司马董景珍弟为将军，怨望，谋作乱；事泄，伏诛。景珍时镇长沙，铣下诏赦之，召还工陵。景珍惧，甲子，以长沙来降，诏峡州刺史许绍出兵应之。

萧铣性格狭隘，爱猜忌。他手下的将领依仗功劳恣意骄横，又好擅自杀人，萧铣对此深感不安，于是宣布命令要裁军兴农，实际是想夺诸将的兵权。大司马董景珍之弟是将军，心怀不满，谋划反叛。事情泄露，被杀死。董景珍当时镇守长沙，萧铣下诏赦免了董景珍，召他返回江陵。董景珍惧怕，甲子（初五），以长沙投降唐，唐诏令峡州刺史许绍出兵接应。

云州总管郭子和，先与突厥、梁师都相连结，既而袭师都宁朔城，克之。又得突厥衅隙，遣使以闻，为突厥候骑所获。处罗可汗大怒，囚其弟子升。子和自以孤危，请帅其民南徒，诏以延州故城处之。

云州总管郭子和早先与突厥、梁师都互相联合结盟，后来又袭击并攻克了梁师都的宁朔城。又刺探到突厥裂隙，派人报告给唐，被突厥的巡逻骑兵查获。突厥处罗可汗非常愤怒，囚禁了郭子和之弟郭子升。郭子和因为自己孤立无援，形势危急，向唐请求率领所辖百姓南迁，唐下诏将他们安置在延州旧城。

张举、刘之降也，梁师都大惧，遣其尚书陆季览说突厥处罗可汗曰：“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弱，故皆北面归附突厥。今定杨可汗既亡，天下将悉为唐有。师都不辞灰灭，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师都请为乡导。”处罗从之，谋使莫贺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乍延州，突利可汗与奚、、契丹、入自幽州，会窦建德之师自滏口西入，会于晋、绛。莫贺咄者，处罗之弟咄也；突利者，始毕之子什钵也。

张举、刘降唐，梁师都十分恐慌，派遣他的尚书陆季览游说突厥处罗可汗说：“近来中原丧乱，分裂成几个国家，势力都不强，因此都北面称臣归附突厥。如今定杨可汗刘武周已经败亡，天下都将为唐所有。师都躲不过覆灭，恐怕也会轮到可汗，可汗不如趁唐还未平定天下，像魏道武帝那样南下夺取中原，师都愿作向导。”处罗可汗听从了他的建议，策划莫贺咄设从原州、泥步设和梁师都从延州侵唐，突利可汗与奚、契丹、诸部从幽州南下，会合窦建德的军队，从滏口向西，会师于晋、绛二州。莫贺咄设就是处罗可汗之弟咄；突利可汗就是始毕可汗之子什钵。

处罗又欲取并州以居杨政道，其群臣多谏，处罗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将出师而卒。义成公主以其子奥射设丑弱，废之，更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颉利遣使告处罗之丧，上礼之如始毕之丧。

处罗可汗又打算取并州以安置杨政道，他部下群臣大多以为不可，处罗说：“我父亲丧失了国家，靠隋朝才得立为汗，如此大恩不能忘却。”处罗可汗淮备出兵时去世。义成公主因为处罗的儿子奥射设面貌丑陋身体虚弱，废掉奥射设，改立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乙酉（二十六日），颉利派遣使者向唐通报了处罗去世的消息，高祖以对待始毕可汗丧事一样的礼节处理处罗可汗的丧事。

戊子，安抚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华二州。

戊子（二十九日），唐安抚大使李大亮取得王世充的沮、华二州之地。

是月，窦建德济河击孟海公。

本月，窦建德渡过黄河攻击孟海公。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阳，建德袭破殷州以报之。自是二国交恶，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阳，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建德中书侍郎刘彬说建德曰：“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从之，遣使诣世充，许以赴援。又遣其礼部侍部侍郎李大师等诣唐，请罢洛阳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答。

当初，王世充侵占了窦建德的黎阳，窦建德便攻破殷州报复王世充。从此郑、夏两国关系恶化，不再互派使节通信。等到唐军逼近洛阳，王世充派遣使节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劝他说：“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今唐起兵攻郑，从秋到冬，唐军日见增多，郑国地域日益缩小，唐强郑弱，势必不能支撑，郑灭亡，夏也不能单独存立了。不如放弃仇怨，发兵救郑，夏从外袭击，郑自内反攻，一定能打败唐军。唐军退兵后，再慢慢观察形势变化，如果郑可取就取郑，合并两国的兵力，趁唐军疲劳，可以夺取天下！”窦建德听从此论，派人见王世充，答应出师援救。窦建德又派遣礼部侍郎李大师等人赴唐军，请求唐停止进攻洛阳，秦王李世民留下使者，但不予答复。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

十二月辛卯（初三），王世充境内的许、亳等十一州均请求降唐。

壬辰，燕郡王李艺又击窦建德军于笼火城，破之。

壬辰（初四），唐燕郡王李艺再次在笼火城攻打窦建德的军队，并打败了夏军。

辛丑，王世充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

辛丑（十三日），王世充任命的随州总管徐毅举州降唐。

癸卯，峡州刺史许绍攻萧铣荆门镇，拔之。绍所部与梁、郑邻接，二境得绍士卒，皆杀之，绍得二境士卒，皆资给遣之。敌人愧感，不复侵掠，境内以安。

癸卯（十五日），唐峡州刺史许绍进攻萧铣的荆门镇，守取该镇。许绍所辖峡州与王世充的郑、萧铣的梁两国接壤，郑、梁抓获许绍的部下，全部杀死；而许绍抓获郑、梁的士兵，却发放路费全部遣返。敌人深感羞愧，也颇受感动，不再侵犯骚扰，峡州境内得以安定。

萧铣遣其齐王张绣攻长沙，董景珍谓绣曰：“前年彭越，往年杀韩信‘，卿不见之乎，何为相攻！”绣不应，进兵围之，景珍欲溃围走，为麾下所杀；铣以绣为尚书令。绣恃功骄横，铣又杀之。由是功臣诸将皆有离心，兵势益弱。

萧铣派他手下的齐王张绣攻打长沙的董景珍，董景珍对张绣说：“你没见西汉高祖‘去年彭越，往年杀韩信’这样诛杀功臣的事吗？为什么要互相攻杀呢？”张绣不作回答，进兵包围了长沙。董景珍打算突围，为部下杀死。萧铣任命张绣为尚书令。张绣仗着有功，骄傲蛮横，萧铣又杀了张绣。经过此事后，梁国的功臣及众将领都产生了离异的念头，兵力也日益衰弱。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长孙安世诣窦建德报聘，且乞师。

王世充派遣兄长的儿子代王王琬与长孙安世前往窦建德处修好，并且请求出师救援。

突厥伦特勒在并州，大为民患，并州总管刘世让设策擒之。上闻之，甚喜。张道源从窦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诣长安，请出兵攻州以震山东。丙午，诏世让为行军总管，使将兵出土门，趣州。

突厥的伦特勒在并州，是百姓的一大祸患，唐并州总管刘世让设计活捉了伦特勒。唐高祖闻讯非常高兴。张道源随窦建德在河南，派人秘密赴长安，请唐出兵攻打窦建德夏国的都城州，以震慑山东地区。丙午（十八日），唐下诏任命刘世让为行军总管，由他统领军队出土门关，奔赴州。

己酉，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举兵反。

己酉（二十一日），瓜州剌史贺拔行威捉住骠骑将军达奚，起兵反叛。

是岁，李子通渡江攻沈法兴，取京口。法兴遣其仆射蒋元超拒之，战于亭，元超败死，法兴弃毗陵，奔吴郡。于是丹阳、毗陵等郡皆降于子通。子通以法兴府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当年，李子通渡过长江攻打沈法兴，夺取京口。沈法兴派遣他的仆射蒋元超抵抗李子通，在亭交战，蒋元超兵败身亡，沈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于是丹阳、毗陵等郡都投降了李子通。李子通任命原沈法兴的府掾李百药为内史侍郎、国子祭酒。

杜伏威遣行台左仆射辅公将率数千攻子通，以将军阚棱、王雄诞为之副。公渡江攻丹阳，克之，进屯溧水，子通帅众数万拒之。公简精甲千人，执长刀为前锋，又使千人踵其后，曰：“有退者即斩之。”自帅余众，复居其后。子通为方陈而前，公前锋千人殊死战，公复张左右翼以击之，子通败走，公逐之，反为所败，还，闭壁不出。王雄诞曰：“子通无壁垒，又狃于初胜，乘其无备，击之可破也。”公不从。雄诞以其私属数百人夜出击之，因风纵火，子通大败，降其卒数千人。子通食尽，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徒居丹阳。

杜伏威派行台左仆射辅公率数千士卒攻李子通，任命将军阚棱、王雄诞为辅公的副将。辅公渡过长江攻打丹阳，攻克丹阳后进军驻扎于溧水，李子通率数万兵马拒敌。辅公挑选了一千名精兵手持长刀作前锋，又命一千人跟随在后，对这一千人说：“有退却的，立即斩首。”自己带领其余的兵马，又在这千人的后面。李子通列方阵前进，辅公的前锋部队殊死战斗，辅公又以左右翼攻击李子通的方阵，李子通兵败逃跑，辅公追逐反而被李子通所败，返回军营，坚壁不出战。王雄诞说：“李子通没有营寨壁垒，又满足于小胜，我们乘他不加防备袭击，可以打败他。”辅公不听。王雄诞便带自己的几百名士兵于夜晚袭击李子通，乘风势放火，李子通大败，数千士卒投降。李子通粮草食尽，放弃了江都，保守京口，于是江西地区全部为杜伏威所有，杜伏威迁居丹阳。

子通复东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万人，袭沈法兴于吴郡，大破之。法兴帅左右数百人弃城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之，法兴中途而悔，欲杀孝辩，更向会稽。孝辩觉之，法兴窘迫，赴江溺死。子通军势复振，徒都余杭，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李子通又向东逃往太湖，收拾散兵，得二万人，在吴郡袭击沈法兴，大败沈法兴。沈法兴带几百个亲随放弃吴郡城逃走，吴郡贼帅闻人遂安派手下将领叶孝辩迎接沈法兴，沈法兴在半路又后悔，想杀了叶孝辩，改奔令稽。叶孝辩发觉了沈法兴的意图，沈法兴处境很窘迫，于是投江而死。李子通的兵力重新强盛起来，便将都城迁到余杭，接收了沈法兴的全部地盘，北从太湖，南到五岭，东包会稽，西至宣城，全为其所有。

广、新二州贼帅高法澄、沈宝彻杀隋官，据州，附于林士弘，汉阳太守冯盎击破之。既而宝彻兄子智臣复聚兵于新州，盎引兵击之。贼始合，盎免胄大呼曰：“尔识我乎？”贼多弃仗肉袒而拜，遂溃，擒宝彻、智臣等，岭外遂定。

广州和新州的贼帅高法澄、沈宝彻杀死隋朝的州官，占据二州，归附于林士弘。隋汉阳太守冯盎打败了二人。不久，沈宝彻兄长的儿子沈智臣重新在新州纠合兵力，冯盎带兵攻打沈智臣。贼兵刚刚汇合，冯盎脱下头盔大声喊道：“你们认识我吗？”贼众大多数都放下兵仗赤膊行礼，于是溃散，冯盎活捉了沈宝彻、沈智臣等人，岭南地区于是得以平定。

窦建德行台尚书令恒山胡大恩请降。

窦建德的行台尚书令恒山人胡大恩请求降唐。

四年（辛巳、621 ）

四年（辛巳，公元621 年）

春，正月，癸酉，以大恩为代州总管，封定襄郡王，赐姓李氏。代州石岭之北，自刘武周之乱，寇盗充斥，大恩徒镇雁门，讨击，悉平之。

春季，正月癸酉（十五日），唐任命胡大恩为代州总管，封为定襄郡王，赐姓李。代州石岭以北，从刘武周起兵，充斥了寇盗，李大恩将治所迁至雁门，出兵征讨，平定了所有的寇盗。

稽胡酋帅刘成部落数万，为边寇，辛巳，诏太子建成统诸军讨之。

稽胡族酋长刘成部落有数万人，是唐边境的祸患，辛巳（二十三日），唐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统领各路兵马讨伐稽胡。

王世充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

王世充的梁州总管程嘉会带领部下前来降唐。

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帅精兵二千，来会秦王世民击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杜伏威派遣将领陈正通、徐绍宗带领二千精兵，与秦王李世民会师，攻打王世充。甲申（二十六日），攻克梁县。

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萧铣五州、四镇，皆克之。

丙戌（二十八日），黔州刺史田世康攻打萧铣的五个州、四个镇，全部攻克。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引兵按行营屯、猝与王世充遇，战不利。秦王世民帅玄甲救之，世充大败，获其骑将葛彦璋，俘斩六千余人。世充遁归。

秦王李世民挑选一千多精锐骑兵，全部着黑衣黑甲，分为左右队，分别由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统领。每次作战，李世民都亲自披上黑甲率领他们作为先锋，乘机进击，所向披靡，令敌人畏惧。行台仆射屈突通、赞皇公窦轨带兵巡行营屯，突然与王世充遭遇，交战失利，秦王李世民带领黑甲队救援，王世充大败，唐军俘获王世充的骑将葛彦璋，俘虏歼灭了六千多敌人。王世充逃跑回城。

李靖说赵郡王孝恭以取萧铣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为夔州，以孝恭为总管，使大造舟舰，习水战。以孝恭未更军旅，以靖为行军总管，兼孝恭长史，委以军事。靖说孝恭悉召巴、蜀酋长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

李靖向赵郡王李孝恭献十条平萧铣的计策，李孝恭将十策奏报朝廷。二月辛卯（初三），唐改信州为夔州，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命他大造船舰，训练军队练习水战。又因为李孝恭不熟悉军事，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李孝恭的长史，将军事委任给李靖掌管。李靖劝李孝恭征召巴、蜀地区所有酋长的子弟，量才任用，安置在身边，对外显示是引用提拔，实际作为人质。

王世充太子玄应将兵数千人，自虎牢运粮入洛阳，秦王世民遣将军李君羡邀击，大破之，玄应仅以身免。

王世充的太子王玄应率领几千人，从虎牢运粮到洛阳，秦王李世民派遣将军李君羡截击，大败王玄应的运粮军，王玄应只身逃脱。

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请进围东都，上谓士及曰：“归语尔王：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

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回朝上奏请求进军包围东都洛阳，高祖对宇文士及说：“回去跟你们秦王殿下说：这次攻打洛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攻陷东都之际，隋朝皇室的车驾仪仗、图书簿籍以及器械，除去各人所必须的，就都委托你收集起来，其他的男男女女玉器布帛，都用来分赐给将士们。”

辛丑，世民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水以拒唐兵，诸将皆惧。世民以精骑陈于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谓左右曰：“贼势窘矣，悉众而出，徼幸一战，今日破之，后不敢复出矣！”命屈突通帅步卒五千渡水击之，戒通曰：“兵交则纵烟。”烟作，世民引骑南下，身先士卒，与通合势力战。世民欲知世充陈厚薄，与精骑数十冲之，直出其背，众皆披靡，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将军丘行恭独从世民，世充数骑追及之，世民马中流矢而毙。行恭回骑射追者，发无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马以授世民，行恭于马前步执长刀，距跃大呼，斩数人，突陈而出，得入大军。世充亦帅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纵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之。骠骑将军段志玄与世充兵力战，深入，马倒，为世充兵所擒，两骑夹持其髻，将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奋，二人俱坠马，志玄驰归，追者数百骑，不敢逼。

辛丑（十三日），李世民将军营转移到青城宫，尚未修好壁垒，王世充就率二万兵马从方诸门而出，凭借旧马坊的墙垣沟堑，靠近水抵御唐军，唐诸将全都惊慌。李世民让精骑在北邙山列阵，自己登上北魏宣武帝陵观察郑军，对身边的人说：“贼子的处境已窘迫了，倾巢而出，想侥幸打一战，今日打败他，以后他再也不敢出战了！”李世民命令屈突通率领五千步兵过谷水进击王世充，并告诫屈突通道：“军队一交锋立即放烟火。”待到起烟，李世民带领骑兵向南冲击，身先士卒，与屈突通汇合兵力奋力战斗。李世民想了解王世充军阵兵力分布情况，率几十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一直冲到敌阵背后，不可阻挡，杀伤很多敌人。不久因长堤所限，李世民和众骑兵走散唯有将军丘行恭跟随着李世民，几名王世充的骑兵追上来，李世民的坐骑中箭倒毙。丘行恭调转马头向回骑，射击追赶的郑兵，箭无虚发，追兵不敢向前。于是丘行恭下马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在马前步行，手执长刀跳跃大喊斩杀几人，冲出王世充军阵，得以回归唐军大部队。王世充也率领部下殊死战斗，军队几次三番打散后重又集合起来，从上午七八点钟直到中午，王世充的军队才退军。李世民挥军追击，直到城下，俘虏歼灭了七千人，于是包围了洛阳。唐骠骑将军段志玄奋力与王世充的士卒交战，深入敌阵，坐骑倒下，段志玄被王世充的士兵俘获，两名骑兵夹着他并抓住他的发髻，准备过河，段志玄奋勇跳起，那两名骑兵都掉下马来，段志玄骑上马奔回唐军，后面有几百名骑兵追赶，但不敢靠近。

初，骠骑将军王怀文为唐军斥候，为世充所获，世充欲慰悦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门，临洛水为陈，怀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怀文走趣唐军，至写口，追获，杀之。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

早先，骠骑将军王怀文在唐军中任侦察敌情的斥候，被王世充俘获，王世充想笼络他，将他安置在身边。壬寅（十四日），王世充出右掖门，临洛水列阵，王怀文忽然举起长矛刺王世充，王世充衣内穿有护甲，长矛折断未能刺进，周围的人猝不及防，都惊呆了不知所措。王怀文逃往唐军，到写口被追兵赶上，遇害。王世充回城，脱下内甲，袒露给群臣看，并说：“怀文用长矛刺我，竟没能伤我，这难道不说明天命归属于我吗！”

先是御史大夫郑不乐仕世充，多称疾不预事，至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固请，不许。退谓其妻曰：“吾束发从官，志慕名节，不幸遭遇乱世，流离至此，侧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浅薄，无以自全，人生会有死，早晚何殊，姑从吾所好，死亦无憾。”遂削发被僧服。世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于市。言笑自若，观者壮之。

先前，御史大夫郑不愿作王世充的官，总是说有病不参预政事，这时，对王世充说：“我听说佛有金刚不坏身，陛下就是这金刚不坏身。我真是很幸运，能够生于佛世，我愿意放弃官爵削发为僧，勤于修持佛道，以助您的神武。”王世充说：“你是国家大臣，一向声高望重，一旦进身佛门，必将惊世骇俗。等到战事过后，一定尊重您的志向。”郑再三请求，王世充不许。郑下朝后对他的妻子说：“我自幼年为官，一心向往名誉节操，不幸遭遇乱世，落到如此地步，身处这互相猜忌的朝廷，立足于危亡的国家，而智力有限，无法保全自身。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晚又有什么差别，姑且遂了我的心愿，死了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于是他剃发穿上了僧服。王世充闻讯，大为震怒，说：“你认为我必然失败，想以此逃脱一死吗？不杀了你，又怎么能制众！”于是在闹市中将郑斩首。郑临刑谈笑自如，旁观者很佩服他的胆量。

诏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唐下诏赠王怀文上柱国、朔州刺史。

并州安抚使唐俭密奏：“真乡公李仲文与妖僧志觉有谋反语，又娶陶氏之女以应桃李之谣。诌事可汗，甚得其意，可汗许立为南面可汗；及在并州，赃贿狼籍。”上命裴寂、陈叔达、萧杂鞫之。乙巳，仲文伏诛。

并州安抚使唐俭秘密奏报：“真乡公李仲文与蛊惑人心的和尚志觉有谋反的言论，李仲文又娶陶氏女子以符桃李的谣言。向突厥可汗献殷勤，很合他的心意，可汗应允立其为南面可汗；李仲文在并州，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声名狼藉。”唐高祖命裴寂、陈叔达、萧共同审讯。乙巳（十七日），李仲文被斩。

庚戌，王泰弃河阳走，其将赵等以城来降。别将单雄信、裴孝达与总管王君廓相持于洛口，秦王世民帅步骑五千援之，至辕，雄信等遁去，君廓追败之。

庚戌（二十二日），王泰放弃河阳逃跑，他手下的将领赵等人以河阳城降唐。王世充的别将单雄信、裴孝达和唐总管王君廓在洛口相持，秦王李世民率五千步骑兵援助王君廓，行到辕，单雄信等人逃遁，王君廓追上打败了他们。

壬子，延州总管段德操击刘成，破之，斩首千余级。

壬子（二十四日），唐延州总管段德操进攻并打败了刘成，歼敌一千多。

乙卯，王世充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

乙卯（二十七日），王世充的怀州刺史陆善宗以怀州城降唐。

秦王世民围洛阳宫城，城中守御甚严，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昼夜不息，旬余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辈，皆不果发而死。唐将士皆疲弊思归，总管刘弘基等请班师，世民曰：“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乃下令军中曰：“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众乃不敢复言。上闻之，亦密敕世民使还，世民表称洛阳必可克，又遣参谋军事封德入朝面论形势。德言于上曰：“世充得地虽多，率皆羁属，号令所行，唯洛阳一城而已，智尽力穷，克在朝夕。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上乃从之。世民遣世充书，谕以祸福；世充不报。

秦王李世民包围了洛阳宫城。城中王世充的防御十分严密，大炮可以射五十斤重的石头，投出二百步远，有八个弓的弩，箭杆像车辐，箭镞如同臣斧，可以射五百步远。李世民四面攻城，昼夜不停，十几天未能攻克。城中先后有十三个人想以城倒戈应唐，均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杀死。唐军将士都疲惫不堪想回关中，总管刘弘基等人请求班师回朝，李世民说：“如今大举而来，应当一劳永逸。洛阳以东的各州已望风归服，唯有洛阳一座孤城，其势已不能持久，成功在即，怎么能放弃而回朝呢？”于是下令全军：“洛阳不破，决不回军，再有胆敢提起班师的一律斩首。”众人才不敢再提班师一事。高祖听说后，也下密敕让李世民还军，李世民上表说明洛阳必定可以攻克，又派参谋军事封德回朝面陈军前形势。封德对皇上说：“王世充得到的地方虽然多，但都不过是略有联系的部属，实际号令所能管辖的只不过洛阳一城而已，他已经智尽力穷，克城之日就在近期之内。现在如果回师，他的势力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再加上各地互相联合，以后想要消灭他就难了！”于是高祖听从李世民的建议。李世民写信给王世充，晓以祸福利害，王世充没有回复。

戊午，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遣使诣左武侯大将军李世请降。左卫将军王君廓夜引兵袭虎牢，悦为内应，遂拔之，获其荆王行本及长史戴胄。悦，君理之孙也。

戊午（三十日），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悦派人到唐左武侯大将军李世处请降。唐左卫将军王君廓夜晚带兵攻击虎牢，沈悦作内应，于是唐夺取了虎牢，抓获了郑国的荆王王行本及其长史戴胄。沈悦是沈君理的孙子。

窦建德克周桥，虏孟海公。

窦建德攻克了周桥，俘虏了孟海公。

第一百八十九卷

唐纪五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武德四年（辛巳、621 ）

唐纪五唐高祖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 年）

三月，庚申，以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

三月庚申（初二），唐任命首领突地稽为燕州总管。

太子建成获稽胡千余人，释其酋帅数十人，授以官爵，使还，招其余党，刘成亦降。建成诈称增置州县，筑城邑，命降胡年二十以上皆集，以兵围而杀之，死者六千余人，成觉变，亡奔梁师都。

唐太子李建成俘获一千多名稽胡，释放了几十名稽胡酋长、首领，授予他们官爵，让他们返回部落，招降同党，刘成也投降。李建成假称增置州县，要修建城邑，下令投降的稽胡年纪在二十岁以上的集中起来，然后派军队包围全部杀死，共杀死了六千多人，刘成发觉情况不对，逃跑投奔了梁师都。

行军总管刘世让攻窦建德黄州，拔之。州严备，世让不得进。会突厥将入寇，上召世让还。

唐行军总管刘世让攻打窦建德的黄州，夺取了黄州。但州却严加防备，刘世让不能推进。恰值突厥准备进犯，高祖召刘世让回师。

窦建德所署普乐令平恩程名振来降，上遥除名振永宁令，使将兵徇河北。名振夜袭邺，俘其男女千余人。去邺八十里，阅妇人乳有者，九十余人，悉纵遣之，邺人感其仁，为之饭僧。

窦建德任命的普乐县令平恩人程名振前来投降，高祖任命程名振为永宁县令，让他带兵攻略河北。程名振于夜晚袭击邺县，俘虏了一千多男女。离开邺县巳八十里，看见有九十多名妇女乳汁流出，就全都将她们放了回去，邺人受他仁义之心的感动，为他施僧求福。

突厥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妻隋义成公主，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与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说颉利曰：“昔启民为兄弟所逼，脱身奔隋，赖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孙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孙，可汗宜奉杨政道以伐之，以报文皇帝之德。”颉利然之。上以中国未宁，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甲戌，突厥寇汾阴。

突厥颉利可汗继承了父兄的兵马，势力强盛，颇有侵辱中原王朝的志向。颉利的妻子是隋朝的义成公主，公主的堂弟杨善经在突厥躲避战乱，杨善经和王世充的使者王文素一同劝颉利道：“过去启民可汗遭兄弟逼迫，脱身后投奔隋朝，全靠文皇帝的力量，才拥有了突厥的领土君权，子孙后代享用不尽。现在唐天子非隋文皇帝的子孙，可汗您应当立杨政道为帝并伐唐，来报答昔日文皇帝的恩德。”颉利也深表赞同。唐高祖因为中原尚未平定，对待突厥十分优厚，而颉利可汗要求无度，言辞又很傲慢。甲戌（十六日），突厥侵犯汾阴县。

唐兵围洛阳，掘堑筑垒而守之。城中乏食，绢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盐一升，服饰珍玩，贱如土芥。民食草根木叶皆尽，相与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饼食之，皆病，身肿脚弱，死者相枕倚于道。皇泰主之迁民入宫城也，凡三万家，至是无三千家。虽贵为公卿，糠核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死。

唐军包围洛阳，挖沟筑垒困守。洛阳城内缺粮，一匹绢才值三升粟，十匹布才值一升盐，服饰珍玩，贱如土芥。百姓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就一起澄取浮泥，放入米屑作成饼吃，食后都得病，身体肿胀脚跟发软，饿死的人交错着倒在路上。当初皇泰主迁百姓入宫城时，有三万家，到这时不足三千家。就是地位高贵的公卿，这时连粗糠都吃不饱，尚书郎以下官吏，需自己亲自参加劳动，还往往饿死。

窦建德使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孟海公、徐圆朗之众，西救洛阳。至滑州，王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门纳之。已卯，军于酸枣。

窦建德命他的将领范愿守卫曹州，调孟海公、徐圆朗的所有兵马，向西救援洛阳。到滑州，王世充的行台仆射韩洪打开城门迎他们入城。己卯（二十一日），军队到酸枣。

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击却之。

壬午（二十四日），突厥侵犯石州，石州刺史王集打退了进犯的突厥兵。

窦建德陷管州，杀刺史郭士安；又陷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溯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台世辩遣其将郭士衡将兵数千会之，合十余万，号三十万，军于成皋之东原，筑宫板渚，遣使与王世充相闻。

窦建德攻陷管州，杀了管州刺史郭士安；又攻陷了荥阳、阳翟等县，水陆并进，用船运粮，向西溯黄河而上。王世充的弟弟徐州行台王世辩派遣手下的将领郭士衡带几千兵马与窦建德会合，共十几万人，号称有三十万，在成皋东原扎营，在板渚修筑宫室，派人和王世充互通消息。

先是，建德遗秦王世民书，请退军潼关，返郑侵地，复修前好。世民集将佐议之，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帅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萧、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凭守坚城，未易猝拔，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吾腹背受敌，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尽，上下离心，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通等又请解围据险以观其变，世民不许。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齐王元吉围守东都，世民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时正昼出兵，历北邙，抵河阳，趋巩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见，莫之测也，竟不敢出。

当初，窦建德写信给秦王李世民，请唐军退到潼关，退还夺取的郑国土地，重修原来的睦邻关系。李世民召集将佐商议此事，众人都请求避开窦建德的兵锋，郭孝恪说：“王世充已是穷途末路，马上就会成阶下囚，窦建德远道而来救助王世充，这是天意要郑、夏两国灭亡。我们应当凭借武牢之险抵御窦建德，视情况而动，肯定能打败他们！”记室薛收说：“王世充保据东都，仓库充实，统帅的兵马，都是江淮地区的精锐，现在的困难只不过是缺粮。因为这个缘故，被我们拖住，想打打不了，要坚守又难以持久。窦建德亲自统帅大军远道赴援，也会尽出其精锐。如果放他到此，两寇合兵，将河北的粮食运来供给洛阳，那么大战才展开，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统一天下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了。现在我们应当分出兵力围困洛阳，加深壕沟增高壁垒，如果王世充出兵，要小心不和他交战，大王您亲自率领骁勇精锐，先占据成皋，磨快兵器训练兵马，等他们到来，以逸待劳，一定能够克敌。打败窦建德后，王世充自然也就败亡，不出二十天，就会捉住两个国君！”李世民十分赞赏他的计策。薛收是薛道衡的儿子。萧、屈突通、封德彝都认为：“我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王世充凭借坚城固守，不容易很快攻克，窦建德挟胜利之势而来，士气高涨锐不可挡，我军腹背受敌，不是好办法，不如撤退保守新安，以便等待时机。”李世民说：“王世充损兵折将，粮食吃尽，上下离心，我们不必花气力攻打，可以坐等他败亡。窦建德刚刚打败了孟海公，将领骄傲，士卒疲惫，我们占据武牢，等于扼住他的咽喉。他如果冒险决战，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打败他；如果他犹豫不决，不来交战，要不了十天半个月，王世充自己就会溃败。破城后兵力增强，士气军势自然倍增，一下打败两个敌人，就在这一仗了。如果不迅速进军，窦建德进入武牢，周围各城新归附，必然不能坚守；两敌合力，势力必然强大，怎么会有机可乘呢？我的计划决定了！”屈突通等人又请求解除洛阳之围，凭借险要以观敌人变化，李世民不答应。于是将军队平分为两部分，由屈突通等人辅助齐王李元吉围困东都，李世民率领三千五百名骁勇向东赴武牢。李世于正午时分出发，过北邙，至河阳，取道巩县而去。王世充登上洛阳城望见唐军行动，不知唐军意图，竟不敢出城交战。

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将骁骑五百，出武牢东二十余里，觇建德之营。缘道分留从骑，使李世、程知节、秦叔宝分将之，伏于道旁，才余四骑，与之偕进。世民谓尉迟敬德曰：“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又曰：“贼见我而还，上策也。”去建德营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以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其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出五六千骑逐之，从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于是按辔徐行，追骑将至，则引弓射之，辄毙一人。追者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有毙者，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敢复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入于伏内，世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余级，获其骁将殷秋、石瓒以归。乃为书报建德，谕以“赵、魏之地，久为我有，为足下所侵夺。但以淮安见礼，公主得归，故相与坦怀释怨。世充顷与足下修好，已尝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饰辞相诱，足下乃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供外费，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劳未通，能无怀愧。故抑止锋锐，冀闻择善，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癸未（二十五日），李世民进入武牢。甲申（二十六日），带领五百骁骑，出武牢，到城东二十多里处，观察窦建德的营地。沿路分别留下随行的骑兵，让李世、程知节、秦叔宝分别统领，埋伏在路旁，只带四名骑兵和他一起前去。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拿着弓箭，你手握长枪跟着我，就是来一百万人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又说：“敌人看见我就返回，是上策。”离窦建德营地三里处，李世民等与窦建德的游兵相遇，游兵以为他们是侦察敌情的斥候。李世民大喊：“我是秦王。”拉弓射箭，射死对方一员将领。窦建德军中大为惊慌，出动五六千骑兵追赶，跟随李世民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李世民说：“你们只管在前面走，我自己和敬德殿后。”于是勒住缰绳慢慢走，追兵快赶上了就拉弓放箭，每射一箭都杀死一人。追兵惧怕便停止了追击，停一会儿又重新追赶，几次三番，每次追赶上必定有人被杀死，李世民先后射杀了几个人，尉迟敬德杀死十几人，追兵不敢再进逼。李世民有意徘徊或稍稍后退引诱追兵到埋伏圈内，李世等人就奋力战斗，大败追兵，斩首三百多级，俘获窦建德的将领殷秋、石瓒返回武牢。于是李世民致函窦建德，说明：“赵、魏地区，历来为我大唐所有，现被您侵夺，只因为淮安王被俘受到您的礼遇，又蒙送回同安公主，所以彼此真诚相待放弃旧怨。王世充最近与您修好，但已有多次反复，现在王世充的灭亡就在眼前，却花言巧语引诱您，您于是就率领三军之众，来听从调遣，千金的军费，白白为别人而消耗，实在不是上策。如今与您的前哨相遇，他们不堪一击，您与王世充还没能相见，能不心中有愧吗？我所以稍挫您的锐气，是希望您能听从善意的劝告，如果您不听，恐怕将会后悔莫及。”

立秦王世民之子泰为卫王。

唐立秦王李世民的儿子李泰为卫王。

夏，四月，已丑，丰州总管张长逊入朝。时言事者多云，长逊久居丰州，为突厥所厚，非国家之利。长逊闻之，请入朝，上许之。会太子建成北伐稽胡，长逊帅所部会之，因入朝，拜右武候将军。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帅巴、蜀兵来会秦王击王世充，以长逊检校益州行台右仆射。

夏季，四月己丑（初二），唐丰州总管张长逊回到朝中。当时许多议论政事的人都说，张长逊长期在丰州，受到突厥的重视，不利于国家。张长逊听到这些议论，请求回朝，高祖准许了他的请求。恰好太子李建成北伐稽胡，张长逊率领部队与建成汇合，顺势回朝，官拜右武候将军。唐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率领巴、蜀兵马前来与秦王会师攻打王世充，唐任命张长逊为益州行台右仆射。

已亥，突厥颉利可汗寇雁门，李大恩击走之。

己亥（十二日），突厥颉利可汗侵犯雁门，李大恩击退来敌。

壬寅，王世充骑将杨公卿、单雄信引兵出战，齐王元吉击之，不利，行军总管卢君谔战死。

壬寅（十五日），王世充的骑将杨公卿、单雄信带兵出战，齐王李元吉迎击，失利，行军总管卢君谔战死。

太子还长安。

太子李建成返回长安。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隐以城来降。

王世充的平州刺史周仲隐以城池前来降唐。

戊申，突厥寇并州。初，处罗可汗与刘武周相表里，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郑元往谕以祸福，处罗不从。未几，处罗遇疾卒，国人疑元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汉阳公赂颉利可汗以金帛，颉利欲令拜，不从，亦留之。又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上怒，亦留其使者。，孝恭之弟也。

戊申（二十一日），突厥侵犯并州。当初，处罗可汗与刘武周内外呼应，侵犯并州；高祖派太常卿郑元前去晓以祸福，处罗不听。不久，处罗患病身亡，突厥国的人怀疑是被郑元毒死，扣留了郑元，不许他回国。高祖又派汉阳公李用金子布帛贿赂颉利可汗，颉利想让李行礼，李不从，也被扣留了下来。突厥还扣留了唐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唐高祖很气愤，也扣留了突厥的使者。李是李孝恭的弟弟。

甲寅，封皇子元方为周王，元礼为郑王，元嘉为宋王，元则为荆王，元茂为越王。

甲寅（二十七日），唐封皇子李元方为周王，李元礼为郑王，李元嘉为宋王，李元则为荆王，李元茂为越王。

窦建德迫于武牢不得进，留屯累月，战数不利，将士思归。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将轻骑千余抄其粮运，又破之，获其大将军张青特。

窦建德在武牢受阻不能前进，停留了一个多月，打了几仗都未能取胜，将士们人心思归。丁巳（三十日），秦王李世民派王君廓率领一千多轻骑抢夺窦建德的运粮队，再次打败了他，并俘获窦建德的大将军张青特。

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建德将从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继于道，王琬、长孙安世朝夕涕泣，请救洛阳，又阴以金玉啖建德诸将，以挠其谋。诸将皆曰：“凌敬书生，安知战事，其言岂可用也！”建德乃谢敬曰：“今众心甚锐，天赞我也，因之决战，必将大捷，不得从公言。”敬固争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谓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违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围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来救郑，郑今倒悬，亡在朝夕，吾乃舍之而去，是畏敌而弃信也，不可。”

凌敬对窦建德说：“大王您不如出动全部兵力渡过黄河，攻取了怀州、河阳，派重将守卫，又擂响战鼓竖起战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略地汾州、晋州，奔赴蒲津，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进入无人之境，取胜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二是开拓了领士召收兵马，国势更加强盛；三是关中的唐受震骇，郑国洛阳之围自然会解除。眼下的计策，没有比这更妥当的了。”窦建德准备按照凌敬的建议行事，但是王世充连续不断地派人来告急，王琬、长孙安世也日夜哭泣，请求窦建德援救洛阳，又暗地里用金玉收买窦建德手下的将领，阻挠凌敬的计划。诸将都说：“凌敬是个书生，哪里懂得打仗的事，他的话怎么能听呢？”于是窦建德向凌敬道歉说：“现在大家士气很高，这是上天在帮助我，趁此机会决战，必定能大胜，不能照您的意见办了。”凌敬再三争辩，窦建德不高兴，命人把他架了出去。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对他说：“祭酒凌敬的话不能不遵从。现在大王从滏口趁唐国空虚，连营渐进夺取山北并、代、汾、晋等地，又借助突厥的军队向西抄掠关中，唐军必然回师自救，还用担心郑国的东都之围不解吗？如果在此地停顿不前，磨灭了士气，消耗了财力，要想成功，就没有日期了！”窦建德说：“这不是女人能懂的！我来救郑，郑如今处境很危急，就要亡国，我弃他而去，是畏惧敌人而背信弃义，不能这么做。”

谍者告曰：“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济河，南临广武，察敌形势，因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夕还武牢。已未，建德果悉众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陈，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将数骑升高丘而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轻唐军，遣三百骑涉汜水，距唐营一里所止。遣使与世民相闻曰：“请选锐士数百与之剧。”世民遣王君廓将长槊二百以应之，相与交战，乍进乍退，两无胜负，各引还。王琬乘隋炀帝骢马，铠仗甚鲜，迥出陈前以夸众。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请往取之，世民止之曰：“岂可以一马丧猛士。”敬德不从，与高甑生、梁建方三骑直入其陈，擒琬，引其马驰归，众无敢当者。世民使召河北马，待其至乃出战。

唐军密探报告：“窦建德探听到唐军草料用完，在黄河以北放马，准备袭击武牢。”五月戊午（初一），秦王李世民向北渡过黄河，从南面逼进广武，侦察敌情，乘机留下一千多匹马，在黄河边放牧以引诱窦建德，当晚返回武牢。己未（初二），窦建德果然倾巢而出，从板渚出牛口列战阵，北靠黄河，西临汜水，南连鹊山，连绵二十里，擂鼓前进。唐军诸将都十分惊慌，李世民带几名骑兵登上高丘望敌阵，对诸将说：“敌人从山东起兵，还没有碰见过强大的对手，如今身涉险境却很喧嚣，是没有纪律，逼近城池排列战阵，有轻视我们的意思。我们如果按兵不动，他们的勇气自然就会衰竭，列阵时间一长士卒饥饿，势必就会自动撤退，我们再追上去攻击，必然会取胜。我和各位相约，一过正午，肯定能打败他们！”窦建德轻视唐军，派三百骑兵涉过汜水，在离唐营一里地方停止。派人通报李世民说：“请挑选几百名精兵和他们打着玩玩。”李世民派王君廓带领二百名长枪手应战，相互交锋，骤进骤退，双方不分胜负，各自返回营地。王琬骑着隋炀帝的青骢马，铠甲兵器都很新，远离阵前向众人夸耀。李世民说：“他骑的真是匹好马！”尉迟敬德请求去夺马，李世民制止他说：“怎么能为了一匹马损失一员猛士呢？”尉迟敬德不听，和高甑生、梁建方三人骑马直冲入敌阵，活捉了王琬，牵着他的坐骑奔回唐营，众人没有敢阻挡的。李世民让他去召回黄河以北的牧马，等他返回才出战。

建德列陈，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急饮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陈西，驰而南上，戒之曰：“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士及至陈前，陈果动，世民曰：“可击矣！”时河渚马亦至，乃命出战。世民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陈。建德群臣方朝谒，唐骑猝来，朝臣趋就建德，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窦抗引兵击之，战小不利。世民帅骑赴之，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陈，直出其后，复突陈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猬毛，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已。于是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帅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陈后，张唐旗帜，建德将士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建德中槊，窜匿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逐之，建德坠马，士让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杀我，我夏王也，能富贵汝。”武威下擒之，载以从马，来见世民。世民让之曰：“我自讨王世充，何预汝事，而来越境，犯我兵锋！”建德曰：“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建德将士皆溃去，所俘获五万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还乡里。

窦建德排列战阵，从早晨到中午，士卒们饥饿疲惫，都坐了下来，又争着喝水，迟疑着想撤退。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带三百骑兵经过窦建德军阵西边向南奔驰，告诫他：“敌人如果不动，你就带兵返回，如果动了，就领兵东进。”宇文士及到窦建德阵前，敌阵果然动了，李世民说：“可以打了！”这时黄河滩上的牧马也已到达，于是下令出击。李世民率领轻骑先出发，大军跟随在后，向东涉过汜水，直扑敌阵。窦建德的群臣正在朝谒，唐军骑兵突然降临，朝臣都跑向窦建德，窦建德召骑兵抵御唐军，因朝臣阻隔骑兵过不去，窦建德挥手令朝臣退下，这一进一退之际，唐军已到阵前，窦建德形势窘迫，后撤靠近东面的山坡。窦抗带兵攻打他，交战后形势稍不利。李世民率领骑兵赴援，所向披靡。淮阳王李道玄挺身冲锋陷阵，直冲出敌阵后方，又重新返回冲入阵中，几番进出，身上聚集的箭像刺猬毛一样，勇气仍然不减，放箭射人，都应声倒地。李世民把自己备用的战马送给他，让他跟随自己，于是各军大战，战场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李世民率领史大奈、程知节、秦叔宝、宇文歆等人将旌旗卷起，冲入敌阵，从阵后而出，打开唐军旗帜，窦建德的士兵回头看见唐旗在阵后飘扬，迅速崩溃，唐军追出三十里，杀了三千多人。窦建德被长枪刺中，逃窜到牛口渚躲避。唐车骑将军白土让、杨武威追逐窦建德，窦建德落马，白土让挺枪欲刺，窦建德说：“别杀我，我是夏王，献上我可以使你们得到富贵荣华。”杨武威下马捉住窦建德，用备用马匹驮着窦建德，来见李世民。李世民斥责窦建德道：“我们讨伐王世充，与你有什么相干，竟跑到你的领土之外，来与我们交战！”窦建德说：“现在我不自己来，恐怕以后还得烦您远途去攻取。”窦建德的将士都逃走了，唐军俘虏了五万人，李世民当天就遣散了俘虏，让他们返回家乡。

封德彝入贺，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虎，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惭。

封德彝进帐表示庆贺，李世笑着说：“没听您的话，才有今天的胜利。智者千虎，难免有一失呀！”封德彝羞愧万分。

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归州。

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回州。

甲子，世充偃师、巩县皆降。

甲子（初七），王世充的偃师、巩县均降唐。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

乙丑（初八），唐任命太子左庶子郑善果为山东道抚慰大使。

世充将王德仁弃故洛阳城而遁，亚将赵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阳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与建德语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败状。世充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为擒，虽得出，终必无成。”丙寅，世充素服帅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诣军门降。世民礼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见处，今见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顿首谢罪。于是部分诸军，先入洛阳，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

王世充的将领王德仁放弃旧洛阳城逃跑，副将赵季卿以城降唐。秦王李世民押解着窦建德、王琬、长孙安世、郭士衡等人到洛阳城下，给王世充看。王世充流着泪和窦建德接话，于是李世民让长孙安世等人进城叙说失败的情况。王世充召集诸将商议突围，准备南奔襄阳，众将领都说：“我们依赖的是夏王窦建德，如今夏王已被俘，我们就是突围，最终也无法成功。”丙寅（初九），王世充身穿白衣带领郑国的太子、百官及二千多人到军营门前投降。李世民按礼节接受他们投降，王世充俯下身汗流浃背。李世民说道：“你总认为我是个小孩，如今见了小孩，为什么这么恭敬？”王世充叩头谢罪。于是李世民分派出一部分人，先进入洛阳，分别把守市场商店，禁止骚扰抢掠，没有一人敢违犯禁令。

丁卯，世民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命萧、窦轨等封府库，收其金帛，颁赐将士。收世充之党罪尤大者段达、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睿、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余人斩于洛水之上。初，李世与单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阳平，世言雄信骁健绝伦，请尽输已之官爵以赎之，世民不许。世固请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办事。”世曰：“吾不惜余生，与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许国，事无两遂。且吾死之后，谁复视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啖雄信，曰：“使此肉随兄为士，庶几不负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残忍，竞投瓦砾击其尸，须臾如冢。囚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余人送长安。士民无罪为世充所囚者，皆释之，所杀者祭而诔之。

丁卯（初十），李世民进入洛阳宫城，命令记室房玄龄先进入中书省和门下省，收集隋朝的地图户籍、制文诏书，但已经都被王世充销毁，没有找到什么。又命令萧、窦轨等人封存了隋的仓库，没收金钱布帛，颁赐给将士们。拘押了罪行特别大的十几名王世充的同党，有段达、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杨汪、孟孝义、单雄信、杨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睿、张童儿、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在洛水岸边斩首。当初，李世与单雄信很要好，发誓同生共死。等到唐平定了洛阳，李世说单雄信骁健无比，请求用自己所有的官爵来赎单雄信，李世民不准。李世再三请求仍不得，痛哭着退下。单雄信对他说：“我早知道你办不成事。”李世说：“我不惜余生，和兄长你一同死；但是既然将这条命献给了国家，事情就无法两全。况且我死了以后，谁照顾兄长你的妻儿呢？”于是割下一块大腿肉，让单雄信吃下，说道：“让这块肉随兄长化为尘土，也许可以不负当年的誓言吧！”老百姓痛恨朱粲的残忍，争相用瓦块砖头砸他的尸体，不一会儿堆成了一座小山。李世民拘押了韦节、杨续、长孙安世等十几个人送往长安。老百姓没有罪而被王世充关押起来的，一律释放；被杀死的，作诔文加以祭奠。

初，秦王府属杜如晦叔父淹事王世充。淹素与如晦兄弟不协，谮如晦兄杀之，又囚其弟楚客，饿几死，楚客终无怨色。及洛阳平，淹当死，楚客涕泣请如晦救之，如晦不从。楚客曰：“者叔已杀兄，今兄又杀叔，一门之内，自相残而尽，岂不痛哉！”欲自刭，如晦乃为之请于世民，淹得免死。

当初，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的叔父杜淹侍奉王世充。杜淹与杜如晦兄弟一向不和，进谗言杀了杜如晦的兄长，又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了起来，几乎饿死。但杜楚客却始终没有怨恨的样子。待到平定了洛阳，杜淹应当处死，杜楚客痛哭流涕请杜如晦救杜淹，杜如晦不答应。杜楚客说：“过去叔父已经杀子大哥，如今兄长又要杀叔父，一家人自相残杀而死光，岂不令人痛心！”说着要自杀，于是杜如晦替他向李世民请求，杜淹因此免于一死。

秦王世民坐阊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又请见，不许。既老且贫，无复官爵，卒于家，年八十二。

秦王李世民在阊阖门办公，苏威请求参见，但自称年老有病不能行礼。李世民派人去责备他说：“您是隋朝宰相，国家危亡不能匡扶，致使君主被弑、国家灭亡。见了李密、王世充都能叩头行礼，现在既然年老有病，就不必麻烦相见了。”后到了长安，苏威又请求参见，仍然不准。苏威既老又穷，再也没能做官，死在家中，年纪八十二岁。

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名三十人，余皆返初。

秦王李世民观看隋朝的宫殿，感叹道：“穷奢极欲，能不亡国吗！”下令拆了端门楼，烧了乾阳殿，毁去则天门及其门前阙楼，废除诸佛寺，城中的和尚尼姑，只各留下三十名有德之人，其余都下令还俗。

前真定令周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结客，袭据黄梅，遣族子孝节攻蕲春，兄子绍则攻安陆，子绍德攻沔阳，皆拔之。庚午，以四郡来降。

前真定县令周法明是周法尚的弟弟，隋未交结宾客，攻占了黄梅县，派同族兄弟之子周孝节攻蕲春，侄子周绍则攻安陆，儿子周绍德攻沔阳，三郡全部攻克。庚午（十三日），周法明以黄梅等四郡前来降唐。

壬申，齐善行以、相、魏等州来降。时建德余众走至州、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还向海隅为盗。善行独以为不可，曰：“隋末丧乱，故吾属相聚草野，荀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为擒，易如反掌，岂非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邪！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等为亡国，岂可复遗毒于民！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必欲得缯帛者，当尽散府库之物，勿复残民也！”于是运府库之帛数十万段，置万春宫东街，以散将卒，凡三昼夜乃毕。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即出，无得更入人家。士卒散尽，然后与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帅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八玺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请降于唐。上以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仍厚赐之。

壬申（十五日），齐善行以、相、魏等州来降唐。此时，窦建德溃逃的部众跑到州，打算扶立窦建德的养子为王，征兵抵抗唐军；这些人又想剽掠居民，回到海边作强盗。唯有齐善行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隋末丧乱，因此我们这些人才在民间聚集起来，暂且求得生存。以夏王那样的英武之人，平定了河朔地区，兵强马壮，但是还被唐军一战打败被俘，竟然易如反掌，这岂不是天命已有所归属，决不是人力能够争到的吗？如今败亡到这种程度，守也没用，逃也不能免于灭亡，同样是亡国，我们怎么可以再给百姓带来灾难呢！不如倾心向唐投降，一定想要得到酬劳，就分光仓库里的财物，不要再残害老百姓了！”于是将仓库中几十万段帛运到万春宫东面街上，分发给将士，发了三天三夜才发完。仍旧布署士兵把守街市坊巷，已分得布匹的人立即离开，不准再进老百姓家。士卒走光以后，齐善行和夏国的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带领百官奉窦建德的妻子曹氏和传国八玺以及打败宇文化及时得到的珍宝，向唐请求投降。唐高祖任命齐善行为秦王左二护军，并给他很优厚的赏赐。

初，窦建德之诛宇文化及也，隋南阳公主有子曰禅师，建德虎贲郎将於士澄问之曰：“化及大逆，兄弟之子皆当从坐，若不能舍禅师，当相为留之。”公主泣曰：“虎贲既隋室贵臣，兹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公主寻请为尼。及建德败，公主将归长安，与宇文士及遇于洛阳，士及请与相见，公主不可。士及立于户外，请复为夫妇。公主曰：“我与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预知耳。”诃令速去。士及固请，公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见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当初，窦建德杀宇文化及时，宇文士及的妻子隋南阳公主有个儿子名叫宇文禅师，窦建德的虎贲郎将於士澄问公主道：“宇文化及犯大逆罪，兄弟的儿子都要连坐从死，如果您舍不得禅师，会替您留下他来。”公主流泪道：“虎贲您既然是隋室的贵臣，这事还用得着问我吗？”最终窦建德杀了宇文禅师。公主接着请求出家作尼姑。待到窦建德败亡，公主将要返回长安，在洛阳和宇文士及相遇，宇文士及请求和她相见，公主不答应。宇文士及站在门外，请求恢复夫妻关系。公主说：“我和你家是仇人，现在之所以没有亲手杀你，是因为我知道谋逆时你未曾参预密谋罢了。”怒声让宇文士及马上离开。宇文士及再三请求，公主生气地说：“你一定想要死，就可以相见。”宇文士及知道公主的意志不可更改，于是作揖告辞离去。

乙亥，以周法明为黄州总管。

乙亥（十八日），唐任命周法明为黄州总管。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台杞王世辩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诣河南道安抚大使任请降；世充故地悉平。

戊寅（二十一日），王世充的徐州行台杞王王世辩到河南道安抚大使任处，以徐、宋等三十八州之地请求投降。原属王世充的地区全部平定。

窦建德博州刺史冯士羡复推淮安王神通为慰抚山东使，徇下三十余州；建德之地悉平。

窦建德的博州刺史冯士羡又推举唐淮安王李神通为慰抚山东使，攻下三十几州，窦建德的领地全部平定。

已卯，代州总管李大恩击苑君璋，破之。

己卯（二十二日），唐代州总管李大恩进攻并打败了苑君璋。

突厥寇边，长平靖王皮良督五将击之，叔良中流矢；师旋，六月，戊子，卒于道。

突厥侵犯唐边境，长平靖王李叔良督率五位将领还击，李叔良身中流箭，回师。六月戊子（初二），李叔良在途中去世。

戊戌，孟海公余党蒋善合以郓州，孟啖鬼以曹州来降。啖鬼，海公之众兄也。

戊戌（十二日），孟海公的余党蒋善合以郓州，孟啖鬼以曹州来降唐。孟啖鬼是孟海公的堂兄。

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突地稽为主。

庚子（十四日），营州人石世则捉住总管晋文衍，以全州反叛，拥戴族突地稽为主。

黄州总管周法明攻萧铣安州，拔之，获其总管马贵迁。

唐黄州总管周法明攻打萧铣的安州，攻陷安州并俘获萧铣的安州总管马贵迁。

乙巳，以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安抚河南。

乙巳（十九日），唐任命右骁卫将军盛彦师为宋州总管，安抚河南。

乙卯，海州贼帅臧君相以五州来降，拜海州总管。

乙卯（二十九日），海州贼帅臧君相带着五个州来降唐，唐任命他为海州总管。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以襄州来降。上与行褒、世长皆有旧，行是，屡以书招之，行褒辄杀使者；既至长安，上诛行褒而责世长。世长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岂可复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乎！”上笑而释之，以为谏议大夫。尝从校猎高陵，大获禽兽，上顾群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对曰：“陛下游猎，蒲废万机，不满十旬，未足为氏！”上变色，既而笑曰：“狂态复发邪？”对曰：“于臣则狂，于陛下甚忠。”尝侍宴披香殿，酒酣，谓上曰：“此殿炀帝之所为邪？”上曰：“卿谏似直而实多诈，岂不知此殿朕所为，而谓之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其华侈如倾宫、鹿台，非兴王之所为故也。若陛下为之，诚非所宜。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见所居宅仅庇风雨，当时亦以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极侈矣，而又增之，将何以矫其失乎？”上深然之。

秋季，七月庚申（初五），王世充的行台王弘烈、王泰、左仆射豆卢行褒、右仆射苏世长以襄州前来降唐。高祖与豆卢行褒、苏世长都有交情，早先，多次通过书信招降二人，豆卢行褒总是杀了唐的使者。他们到了长安后，高祖杀了豆卢行褒并责备苏世长。苏世长回答说：“隋丧失了政权，天下之人都在追逐它。陛下既已得到了统治大权，怎么能再怨恨同您一起追逐的人，要判他们争权的罪呢？”高祖笑了，释放了苏世长，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苏世长曾经随高祖在高陵围猎，捉了很多飞禽野兽，高祖对群臣说：“今天打猎，高兴吗？”世长回答：“陛下游猎，只稍稍耽误了政事，打猎不足十旬，还称不上高兴！”高祖听后脸色大变，一会儿笑着说：“你又发狂了？”世长回答：“在臣下我来说是狂，对陛下而言是绝对忠诚。”苏世长还曾在披香殿侍奉高祖饮宴，酒喝到兴头上，对高祖说：“这披香殿是隋炀帝建的吧？”高祖说：“你的劝告好像挺直率，其实很多是装傻，你难道不知道这披香殿是朕建造的，怎么能说是炀帝建的？”苏世长回答道：“臣下我实在不知道是谁建的，只不过因为看到这殿像商纣王的倾宫、鹿台一样华丽奢侈，不是新兴帝王所应该建的罢了。如果是陛下建造的，确实不合适。我过去在武功侍陛下，看见您所住的房屋仅能够遮住风雨，当时您也认为很满足了。如今继承隋朝的宫殿，已经极端奢侈了。却又增加新的宫殿，这样又怎么能够矫正隋朝的过失呢？”高祖深表同意。

甲子，秦王世民至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飨之。

甲子（初九），秦王李世民到达长安。李世民身披黄金甲，齐王李元吉、李世等二十五员战将跟随其后，有一万匹铁骑，前后奏响军乐，到太庙献俘获的王世充、窦建德以及隋皇家的车驾、御物，举行清点战利品的“饮至礼”祭祀祖先。

乙丑，高句丽王建武遣使入贡。建武，元之弟也。

乙丑（初十），高句丽国王高建武派遣使节到唐朝进贡。高建武是高元的弟弟。

上见王世充而数之，世充曰：“臣罪固当诛，然秦王许臣不死。”丙寅，诏赦世充为庶人，与兄弟子侄处蜀；斩窦建德于市。

唐高祖见到王世充，历数他的罪行，王世充说：“我的罪固然该杀，但是秦王答应我不死。”丙寅（十一日），唐下诏赦免王世充，让他作为平民和兄弟子侄一起安置在蜀中；在闹市中将窦建德处斩。

丁卯，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陕、鼎、函、虢、虞、芮六州，转输劳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并给复二年。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制。赦令既下，而王、窦余党尚有远徒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复徒之，是自违本心，使臣民何所凭依。且世充尚蒙宽宥，况于余党，所宜纵释。”上从之。

丁卯（十二日），唐因为天下已大致平定，大赦天下百姓罪人，免除一年的徭役。陕、鼎、函、虢、虞、芮六州由于转运辛劳、耗费，幽州境内因长期受敌军阻隔，均免除二年徭役。国家的律、令、格、式，暂，暂使用隋朝开皇旧制。赦令颁布后，王世充、窦建德的余党仍然有人被迁移到很远的地方，治书侍御史孙伏伽上言：“可以没有军队、粮食，但不可以不讲信义。陛下既然已经发布赦令，又将人迁走，这是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本心，让大臣平民以哪个为标准呢？而且王世充尚且得到宽大，何况是他的余党，应当将他们释放。”高祖听从了他的劝谏。

王世充以防夫未备，置雍州廨舍。独孤机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帅兄弟至其所，矫称敕呼郑王；世充与兄世恽趋出，修德等杀之。诏免修德官。其余兄弟子侄等，于道亦以谋反诛。

因为防守人员尚未配备好，王世充一行被安置在雍州官衙内。被王世充所杀的独孤机的儿子定州刺史独孤修德带着兄弟们到王世充停留的地方，假称有敕令传唤郑王，王世充和兄长王世恽跑出门，被独孤修德等人杀死。唐下诏罢免了独孤修德的官爵。王世充其余的兄弟子侄等人，也在赴蜀途中以谋反罪被处死。

隋末钱弊滥薄，至裁皮糊纸为之，民间不胜其弊。至是，初行开元通宝钱，重二铢四参，积十钱重一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回环可读。

隋朝末年，钱币的弊病是质量低劣份量不足，甚至有裁剪皮革或糊纸作钱的，老百姓无法承受这弊害。到此时，才开始行用“开元通宝”钱，一枚重二铢四参，十枚钱重一两，轻重、大小很合适，各地使用方便。唐高祖命给事中欧阳询撰钱币上的文字并书写，文字回环往复都能成义。

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洛阳；以淮阳王道玄为洛州总管。李世父盖竟无恙而还，诏复其官爵，窦轨还益州。轨将兵征讨，或经旬月不解甲。性严酷，将佐有犯，无贵贱立斩之，鞭挞吏民，常流血满庭，所部重足屏息。

唐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洛州总管。李世之父李盖终于平安归来，下诏恢复了他的官爵。窦轨返回益州。窦轨带兵征讨，有时一连十天半个月不脱战袍。性格严酷，部下将佐有过错，不分贵贱立即斩首，鞭打下属官吏和老百姓，经常鲜血流满庭院，部下见到他都很害怕，连脚都不敢移动，气也不敢出。

癸酉，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诸州，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赐三炉，裴寂赐一炉，听铸钱。自余敢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癸酉（十八日），唐在洛、并、幽、益等州设置钱监，赐予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处官炉，裴寂一处官炉，准许他们铸钱。除此之外，有敢私自铸钱的，本人处死，家属没收流放边地。

河北既平，上以陈君宾为州刺史。将军秦武通等将兵屯州；欲使分镇东方诸州；又以郑善果等为慰抚大使，就州选补山东州县官。

平定河北之后，高祖任命陈君宾为州刺史。将军秦武通等人统兵驻札在州，高祖想让他们分别镇守东部各州。唐又任命郑善果等人为慰抚大使，赴州选拔任命山东各州县的官员。

窦建德之败也，其诸将多盗匿库物，及居闾里，暴横为民患，唐官吏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高雅贤、王小胡家在州，欲窃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贤等亡命至贝州。会上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雅贤等，于是愿等相谓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唐，其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皆夷灭；吾属至长安，必不免矣。吾属自十年以来，身经百战，当死久矣，今何惜余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礼，唐得夏王即杀之。吾属皆为夏王所厚，今不为之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乃谋作乱，卜之，以刘氏为主吉，因相与之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以其谋告之。雅曰：“天子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众怒，且恐泄其谋，遂杀之。故汉东公刘黑闼，时屏居漳南，诸将往诣之，告以其谋，黑闼欣然从之。黑闼方种蔬，即杀耕牛与之共饮食定计，聚众得百人。甲戌，袭漳南县据之。是时，诸道有事则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则罢之。朝廷闻黑闼作乱，乃置山东道行台于州，魏、冀、定、沧并置总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

窦建德败亡时，他手下的将领有不少盗窃了仓库中的财物藏起来，待到在民间安居，又暴虐横行乡里，成了老百姓的祸害，唐朝官吏将他们绳之以法，有时用鞭子痛笞他们，因此窦建德的旧将领都惊恐不安。高雅贤、王小胡的家在州，打算私下带着家财逃跑，官吏追捕他们，高雅贤等人逃到贝州。恰好高祖征召窦建德的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以及高雅贤等人，于是范愿等人互相商量：“王世充以洛阳降唐，他的将相大臣段达、单雄信等人都遭满门抄斩；我们到长安，肯定也逃不脱。自大业十年以来，我们这些人身经百战，早就该死了，现在为什么还吝惜余生，而不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呢？况且夏王抓住唐淮安王李神通，以客人的礼节对待他，而唐捉住夏王却马上杀了他。我们这些人都受到夏王的厚待，现在不替他报仇，以后怎么见天下的人？”于是策划反叛，占卜的结果，以姓刘的人为首领吉利，于是一同到漳南县，去见窦建德的旧将领刘雅，将计划告诉了刘雅。刘雅说：“天下刚刚安定，我打算在乡下养老，不想再起兵！”众人很生气，又怕计划被泄露，于是杀了刘雅。窦建德所封汉东公刘黑闼，这时在漳南隐居，众将领去拜见他，告诉了他计划，刘黑

闼欣然从命。刘黑闼正在种菜，当即杀了耕牛和众将领一同边吃边商定大计，集合了一百人。甲戌（十九日），他们袭击并占领了漳南县。当时，各道如若有事就设置行台尚书省，无事就停罢。唐朝廷得知刘黑闼作乱，于是在州设置了山东行台，在魏、冀、定、沧等州都设置了总管府。丁丑（二十二日），唐任命淮安王李神通为山东道行台右仆射。

辛巳，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萧铣州，拔之。

辛巳（二十六日），唐褒州道安抚使郭行方攻打并夺取了萧铣的州。

孟海公与窦建德同伏诛，戴州刺史孟啖鬼不自安，挟海公之子义以曹、戴二州反，以禹城令蒋善合为腹心；善合与其左右同谋斩之。

孟海公与窦建德一同伏法，他的堂兄戴州刺史孟啖鬼内心不安，挟持孟海公的儿子孟义以曹、戴二州反唐，将禹城县令蒋善合当作心腹，蒋善合与身边的人合谋杀了孟啖鬼。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丁亥，命太子安抚北边。

丁亥（初二），唐命太子李建成安抚北部边疆。

丁酉，刘黑闼陷县，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与战，皆败死，黑闼悉取其余众及器械。窦建德旧党稍稍出归之，众至二千人，为坛于漳南，祭建德，告以举兵之意，自称大将军。诏发关中步骑三千，使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蓝田李玄通击之；又诏幽州总管李艺引兵会击黑闼。

丁酉（十二日），刘黑闼攻陷县，唐魏州刺史权威、贝州刺史戴元祥和他交战，均失败身亡，刘黑闼重新得到他原来的残部及全部武器装备。窦建德的旧部有些人投奔刘黑闼，刘黑闼拥有了二千人马，在漳南筑坛，祭奠窦建德，向窦的亡魂报告他们起兵的意图，自称大将军。唐高祖下诏调发关中三千步骑兵，由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兰田人李玄通率领攻打刘黑闼，又下诏命幽州总管李艺带兵合力攻刘黑闼。

癸卯，突厥寇代州，总管李大恩遣行军总管王孝基拒之，举军皆没。甲辰，进围崞县。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归，李大恩众少，据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余引去。

癸卯（十八日），突厥侵犯代州，唐总管李大恩派遣行军总管王孝基拒敌，全军覆没。甲辰（十几日），突厥进军包围崞县。乙巳（二十日），王孝基从突厥逃回，李大恩人马不多，据城自守，突厥不敢进逼，一个多月后撤兵。

上以南方寇盗尚多，丙午，以左武候将军张镇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镇抚之。

高祖因为南方的寇盗还很多，丙午（二十一日），任命左武候将军张镇周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镇守安抚淮南、岭南。

丁未，刘黑闼陷历亭，执屯卫将军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杀之。

丁未（二十二日），刘黑闼攻陷历亭县，捉住唐屯卫将军王行敏，让他行礼，王行敏不拜，于是刘黑闼杀了他。

初，洛阳既平，徐圆朗请降，拜兖州总管，封鲁郡公。刘黑闼作乱，阴与圆朗通谋。上使葛公盛彦师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圆朗执彦师，举兵反。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右皆应之。圆朗厚礼彦师，使作书与其弟，令举虞城降。彦师为书曰：“吾奉使无状，为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圆朗初色动，而彦师自若。圆朗乃笑曰：“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待之如旧。

当初，洛阳平定后，徐圆朗请求投降，唐授予他兖州总管，封鲁郡公。刘黑闼反叛，秘密地与徐圆朗联系。高祖命葛公盛彦师安抚河南，走到任城。辛亥（二十六日），徐圆朗逮捕盛彦师，起兵反唐。刘黑闼以徐圆朗为大行台元师，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的豪强均响应徐圆朗。徐圆朗对盛彦师极其优待，让盛彦师写信给他的弟弟，命他以整个虞城投降。盛彦师在信中写道：“我奉命出使未能称职，被贼人俘虏，作为臣子不忠，立誓赴死；你好好奉养老母亲，不要牵挂我。”徐圆朗一开始变了脸色，而盛彦师神色自如，徐圆朗于是笑了，说：“盛将军很有胆量气节，不可杀。”像原来一样对待盛彦师。

河南道安抚大使任行至宋州，属圆朗反，副使柳浚劝退保汴州，笑曰：“柳公何怯也！”圆朗又攻陷楚丘，引兵将围虞城，遣部将崔枢、张公谨自鄢陵帅诸豪右质子百余人守虞城。浚曰：“枢与公谨皆王世充将，诸州质子父兄皆反，恐必为变。”不应。枢至虞城，分质子使与士人合队共守城。贼稍近，质子有叛者，枢斩其队帅。于是诸队帅皆惧，各杀其质子，枢不禁，枭首其首于门外，遣使白。阳怒曰：“吾所以使与质子俱者，欲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杀之！”退谓浚曰：“吾固知崔枢能办此也。县人既杀质子，与贼深仇，吾何患乎！”贼攻虞城，果不克而去。

河南道安抚大使任走到宋州，恰好遇徐圆朗反叛，副使柳浚劝任返回汴州自守，任笑着说：“柳公胆子怎么这么小？”徐圆朗又攻陷了楚丘，带兵准备围攻虞城，任派部下将领崔枢、张公谨从鄢陵率领各州豪强作人质的子弟一百多人去守卫虞城。柳浚说：“崔枢和张公谨原来都是王世充的部下，各州人质的父兄也都反叛了，这一去恐怕会叛变。”任不作回答。崔枢到虞城，分派人质让他们和本地人混合编队共同守城。叛军逐渐逼近，有人质反叛的，崔枢就杀了他们的队长。于是各个队长都害怕，纷纷杀了队里的人质，崔枢也不禁止，将人质的头割下挂在城门外，并派人告诉了任。任假装很生气地说：“我所以让人质一起去，是打算用来招降他们的父兄，他们有什么罪而要杀了他们？”退下后对柳浚说：“我早知道崔枢能这么做。虞城县人既然杀了人质，加深与叛军的仇恨，我还担心什么呢？”叛军攻打虞城，果然未能攻克而撤走。

初，窦建德以鄱阳崔元逊为深州刺史，及刘黑闼反，元逊与其党数十人谋于野，伏甲士于车中，以禾覆其上，直入听事，自禾中呼噪而出，执刺史裴杀之，传首黑闼。

当初，窦建德任命鄱阳人崔元逊为深州刺史，等到刘黑闼反叛，崔元逊和几十名同党在郊外谋划，在车中埋伏下武装士兵，用稻草盖在上面，直接冲入州府衙门，从草中呐喊着冲出来，捉住唐任命的深州刺史裴，杀了他，他首级送给刘黑闼。

九月，乙卯，文登贼帅淳于难请降，置登州，以难为刺史。

九月乙卯（初一），文登贼帅淳于难请求投降，唐设置登州，任命淳于难为登州刺史。

突厥寇并州，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击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击之。

突厥侵犯并州，唐派遣左屯卫大将军窦琮等人迎击。戊午（初四），突厥侵犯原州，唐派行军总管尉迟敬德等人迎击。

辛酉，徐圆朗自称鲁王。

辛酉（初七），徐圆朗自称鲁王。

隋末，歙州贼汪华据黟、歙等五州，有众一万，自称吴王。甲子，遣使来降；拜歙州总管。

隋末，歙州贼首汪华占据黟、歙等五州，拥有一万人，自称吴王。甲子（初十），汪华派人前来投降，唐授予他歙州总管之官。

隋末，弋阳卢祖尚纠合壮士以卫乡里，部分严整，群盗畏之。及炀帝遇弑，乡人奉之为光州刺史；时年十九，奉表于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来降，丙子，以祖尚为光州总管。

隋末，弋阳人卢祖尚纠集青壮保卫乡里，军队部署严整，群盗都惧怕他。隋炀帝被杀后，乡亲拥载卢祖尚为光州刺史，当时年仅十九，上表给隋东都的皇泰主。待王世充自立，卢祖尚前来降唐。丙子（二十二日），唐任命卢祖尚为光州总管。

已卯，诏括天下户口。

己卯（二十五日），唐高祖下诏搜检天下户口。

徐圆朗寇济州，治中吴论击走之。

徐圆朗侵济州，唐济州治中吴论击退徐圆朗的进攻。

癸未，诏以太常乐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孙相承，多历年所，良可哀愍；宜并蠲除为民，且令执事，若仁宦入流，勿更追集。

癸未（二十九日），唐高祖下诏以为，太常寺乐工均是前代因犯罪而被发配或收为官奴的人，子子孙孙相互继承，经过多年，实是可哀可惜，宜一律免除为民；并令管理此事的官吏，如果他们已经做官入流内，不要再追查。

甲申，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破之。师道，恭仁之弟也。

甲申（三十日），唐灵州总管杨师道攻打突厥，太败突厥。杨师道是杨恭仁的弟弟。

诏发巴、蜀兵，以赵郡王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摄行军长史，统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下；以庐江王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击萧铣。是月，孝恭发夔州。时峡江方涨，诸将请俟水落进军，李靖曰：“兵贵神速。今吾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江涨，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备，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从之。

唐下诏征发巴、蜀军队，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统领十二总管，从夔州沿长江向东顺流而下；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黔州刺史田世康取道辰州道，黄州总管周法明走夏口道，铜攻打萧铣。当月，李孝恭从夔州出发。当时峡江正涨水，众位将领请求待水落后再进军，李靖说：“兵贵神速。现在我们的兵力刚刚调集，萧铣还不知道，如果趁长江涨水，疾速抵达他的城下，趁他没有防备突然袭击，这样必定能活擒萧铣，不可失去良机！”李孝恭听从了他的意见。

淮安王神通将关内兵至冀州，与李艺兵合。又发邢、、相、魏、恒、赵等兵合五万余人，与刘黑闼战于饶阳城南，布陈十余里；黑闼众少，依堤单行而陈以当之。会风雪，神能乘风击之，既而风返，神通大败，士马军资失亡三分之二。李艺居西偏，击高雅贤，破之，逐奔数里，闻大军不利，退保藁城；黑闼就击之，艺亦败，薛万均、万彻皆为所虏，截发驱之。万均兄弟亡归，艺引兵归幽州。黑闼兵势大振。

淮安王李神通率领关内兵到冀州，与李艺军会师。唐又征调邢、、魏、恒、赵等州兵力共五万多人，在饶阳城南与刘黑闼会战，列战阵长达十几里，刘黑闼的人少，只沿河堤排成单行列阵以抵挡唐军。时值刮风下雪，李神通乘风进攻，一会儿风向逆转，李神通大败，兵马物资损失了三分之二。李艺在西边攻打高雅贤，打败了高雅贤追逐出几里，得知大军失利，退何藁城，刘黑闼到藁城攻打李艺，李艺也被打败，薛万均、薛万彻兄弟都被刘黑闼俘虏，被剪了头发供驱使。薛万均兄弟逃回，李艺带兵返回幽州。刘黑闼的军势大振。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以齐王元吉为司空。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又使库直阎立本图像，褚亮为赞，号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允恭，大宝之弟子；元敬，收之从子；相时，师古之弟；立本，毗之子也。

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功勋卓著，前代王朝的官爵都不能够与之相称，于是特别设置天策上将，位置在王、公之上。冬季，十月，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乐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加到二万户，于是建立天策府，设置官员。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因为国家逐渐平定，于是在宫殿西侧设馆，接待四方的博学之人，发布亲王教令任命秦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薄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人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均以本人官职兼任文学馆学士，分三班每日轮值，供给珍馐美味，礼遇恩宠格外优厚。李世民上朝、办公之余，总是来到文学馆，找各位学士讨论文章典籍，有时到半夜才就寝。李世民又让库直阎立本分别给各位画像，由褚亮作赞，号称“十八学士”。士大夫能够成为文学馆学士人选，当时人就称为“登瀛州”，比喻他们一步成仙。蔡允恭是蔡大宝弟弟的儿子，薛元敬是薛收的侄子，颜相时是颜师古弟弟，阎立本是阎毗的儿子。

初，杜如晦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长史。时府僚多补官，世民患之。房玄龄曰：“余人不足惜，至于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经营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秦为府属。与玄龄常从民征伐，参谋帷幄，军中多事，如晦剖决如流。世民每破军克城，诸将佐争取宝货，玄龄独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将佐有勇略者，玄龄必与之深相结，使为世民尽死力。世民每令玄龄入奏事，上叹曰：“玄龄为吾儿陈事，虽隔千里，皆如面谈。”

当初，杜如晦作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迁长为陕州长史。当时王府的属官大多转任地方官，李世民对此不满。房玄龄说：“别人不可惜，至于杜如晦，是辅佐帝王之业的人才，大王要想经营四方，非得杜如晦不可。”李世民惊叹道：“不是您说起，几乎失去了人才。”立即奏请杜如晦为秦王府属。杜如晦与房玄龄经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在军中参谋策划，军中事务繁杂，但杜如晦分析判决十分从容。李世民每次打胜仗，攻克城池，各位将领争相搜取珠宝财物，唯有房玄龄调查征收人才，罗致于幕府。无论哪位将佐有勇略，房玄龄必定竭力与他交结，让他能为秦王李世民不惜生命。李世民常派房玄龄入朝奏事，高祖感叹道：“玄龄代我儿陈奏事宜，虽然远隔千里，但都好像我儿与我面谈一样。”

李玄道尝事李密为记室，密败，官属为王世充所虏，惧死，皆达曙不寐。独玄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忧可免！”众服其识量。

李玄道曾经是李密的记室，李密败亡，他的官员都被王世充俘虏，他们怕死，通夜不眠。唯独李玄道照常起居，说：“生死有命，不是担心就能免除的！”众人都很佩服他的见识胆量。

庚寅，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卢士睿。观州人执刺史雷德备，以城降之。

庚寅（初六），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唐瀛州刺史卢士睿。观州老百姓捉住刺史雷德备，以城投降刘黑闼。

辛卯，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

辛卯（初七），萧铣的鄂州刺史雷长颖以鲁山来降唐。

赵郡王孝恭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萧铣以江水方涨，殊不为备；孝恭等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铣将文士弘将精兵数万屯清江，癸巳，孝恭击走之，获战舰三百余艘，杀溺死者万计，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复战，又败之，进入北江。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来降。

赵郡王李孝恭率领二千多艘战船沿长江向东而下，萧铣因为长江正在涨水，未做任何防备，李孝恭等人率军攻克了萧铣荆门、宜都二镇，推进到夷陵。萧铣的将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扎在清江，癸巳（初九），李孝恭打退了他，缴获三百多艘战船，杀死、淹死的人数以万计，一直追击到百里洲。文士弘收拾残兵再战，唐军又打败了他，进入北江。萧铣的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降唐。

毛州刺史赵元恺性严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灯明等作乱，杀元恺以应刘黑闼。

唐毛州刺史赵元恺性情严厉急燥，他管辖的百姓都忍受不了。丁卯（疑误），毛州百姓董灯明等人暴动，杀死赵元恺响应刘黑闼。

盛彦师自徐圆朗所逃归。王薄因说青、莱、密诸州，皆下之。

盛彦师从徐圆朗处逃归唐。王薄乘机游说青、莱、密各州，各州都被他说服投降。

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文士弘败，大惧，仓猝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发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藉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其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将朝江陵，闻铣败，悉诣孝恭降。

萧铣裁去军队经营农业时，只留了几千名士兵担任警卫，听说唐军已压境，文士弘战败，大为惊慌，仓猝征兵，所征之兵都在长江、五岭以南，路途遥远，不能马上调集，于是将现有兵力全部用来迎敌。李孝恭准备攻打萧铣，李靖劝阻道：“对方是挽救败局的军队，计谋没有预先制订，势头不会持久，不如暂且停泊在南岸，缓一天进攻，他们必然会分散兵力，有的留下来阻挡我军，有的返回城守卫，兵力一分散势力就削弱，我军乘敌军松懈发起进攻，必然取胜。现在如果马上攻打，敌方会拼力死战，楚兵又剽悍勇猛，不易抵挡。”李孝恭不听，留李靖守卫军营，自己带领精锐部队出战，果然失败逃跑，奔向南岸。萧铣的部队放弃船只去收拾抢夺唐军丢下的军资，人人都背负很多，李靖见敌军混乱，挥兵奋击，大败敌军，乘胜直抵江陵，进入江陵外城。又攻拔了水城，缴获大批船舰，李靖让李孝恭把所获船舰全部散弃于长江中。诸将领都说：“打败敌人缴获战利品，应当利用，怎么能够放弃用来资助敌人？”李靖说：“萧铣的地盘，南到五岭以南，东到洞庭湖。我们孤军深入，如果攻城不下，敌人援军从四方赶来，我军就会腹背受敌，进退不成，虽然有船舰又怎么能用？现在放弃船舰，让它们堵满长江顺流而下，敌方援军见到，必然认为江陵城已被攻陷，就不敢轻易进军，要前来侦察，他们行动迟缓十天半个月，我军取胜就有把握了。”萧铣的援兵见到舟舰，果然怀疑，不敢前进。萧铣的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准备去江陵朝见，得知萧铣失败，全都到李孝恭军前投降。

孝恭勒兵围江陵，铣内外阻绝，问策于中书侍郎岑文本，文本劝铣降。铣乃谓群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复支矣。若必待力屈，则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于涂炭乎！”乙巳，铣以太牢告于太庙，下令开门出降，守城者皆哭。铣帅群臣缌布帻诣军门，曰：“当死者唯铣耳，百姓无罪，愿不杀掠。”孝恭入据其城，诸将欲大掠，岑文本说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来，困于虐政，重以群雄虎争，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踵延颈以望真主，是以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命，庶几有所息肩。今若纵兵俘掠，恐自此以南，无复向化之心矣！”孝恭称善，遽禁止之。诸将又言：“梁之将帅与官军拒斗死者，其罪既深，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李靖曰：“王者之师，宜使义声先路。彼为其主斗死，乃忠臣也，岂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无犯。南方州且闻之，皆望风款附。铣降数日，援兵至者十余万，闻江陵不守，皆释甲而降。

李孝恭带军包围江陵，萧铣内外断绝消息，向中书侍郎岑文本询问对策，岑文本劝他投降，于是萧铣对他的大臣们说：“上天不保佐梁，我们不能再支撑了。如果一定要等到力尽粮绝，百姓就会蒙受忧患，怎么能为了我一个人的缘故让百姓遭涂炭呢？”乙巳（二十一日），萧铣用牛、羊、猪三牲在太庙禀告了祖先，下令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守城的人皆哭泣。萧铣带领他的群臣穿着丧服到唐军营门前，说：“该死的只有我萧铣一个人，百姓无罪，希望不要屠杀抢掠。”李孝恭进城占领了江陵，各位将领想大肆掠夺，岑文本劝李孝恭说：“江南的百姓，从隋末以来，受虐政的残害，加上群雄争斗，如今生存下来的，都是刀枪下逃出的性命，他们苦苦盼望着贤明的君主，萧氏君臣、江陵的父老所以决定归顺，是认为也许可以从此安定了。眼下若是放纵军队抢掠，恐怕从江陵向南的广大地区，不再有归化之心了！”李孝恭认为他的意见很对，立即下令禁止抢掠。诸将领又说：“梁的将帅抵抗官军战死的，罪恶深重，请求籍没他们的家产，用来赏赐将士。”李靖说：“王者之师，应当以仁义为先声。他们为自己的君主战斗而死，是忠臣，怎么能与叛逆罪一样籍没其家呢？”于是，江陵城中井然有序，秋毫无犯。南方各州县闻讯，均望风归顺。萧铣投降几天后，他的十几万援军来到江陵，听说江陵失守，纷纷脱下征袍放下武器降唐。

孝恭送铣于长安，上数之，铣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铣无天命，故至此；若以为罪，无所逃死！”竟斩于都市。诏以孝恭为荆州总管；李靖为上柱国，赐爵永康县公，仍使之安抚岭南，得承制拜授。

李孝恭送萧铣到长安，高祖数说他的罪过，萧铣说：“隋朝残暴失去了天下，天下人都起兵纷纷来争夺。我萧铣没有上天的照应，才到了今天这种境地；如果要以此来定罪，我只有死路一条了！”最终在闹市斩了萧铣。高祖下诏任命李孝恭为荆州总管；李靖为上柱国，赐永康县公的爵位，仍然让他安抚岭南地区，可以承制任命官员。

先是，铣遣黄门侍郎江陵刘洎略地岭表，得五十余城，未还而铣败，洎以所得城来降，除南康州都督府长史。

早先，萧铣派遣黄门侍郎江陵人刘洎攻打岭南，夺取了五十多座城池，尚未回师，萧铣已败亡，刘洎以所得的城池来投降。唐授予他南康州都督府长史的职位。

戊申，徐圆朗昌州治中刘善行以须昌来降。

戊申（二十四日），徐圆朗的昌州治中刘善行以须昌来投降。

庚戌，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署。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

庚戌（二十六日），下诏规定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从尚书令、仆射到郎中、主事，品级均与京师的同一官员相同，但人员数目较少，山东行台及总管府、各州均隶属于陕东道大行台。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的尚书令、仆射以下官员的品级，分别比京师官员降低一等，人员比陕东道大行台更减少。行台尚书令可以承制任命官员。秦王、齐王府除亲王府官员外，分别设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府、帐内府。

闰月，乙卯，上幸稷州；已未，幸武功旧墅；壬戌，猎于好，乙丑，猎于九；丁卯，猎于仲山；戊辰，猎于清水谷，遂幸三原；辛未，幸周氏陂；壬申，还长安。

闰十月，乙卯（初二），唐高祖临幸稷州；己未（初六），又临幸武功旧宅；壬戌（初九），在好畴狩猎；乙丑（十二日），在九山狩猎；丁卯（十四日），在仲山狩猎；戊辰（十五日），在清水谷狩猎，于是又临幸三原县；辛未（十八日），驾临周氏陂；壬申（十九日），返回长安。

十一月，甲申，上祀圜丘。

十一月甲申（初一），高祖於圜丘祭天。

杜伏威使其将王雄诞击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独松岭。雄诞遣其将陈当将千余人，乘高据险以逼之，多张旗帜，夜则缚炬火于树，布满山泽。子通惧，烧营走保杭州；雄诞追击之，又败之于城下。庚寅，子通穷蹙请降。伏威执子通并其左仆射乐伯通送长安；上释之。

杜伏威命他的将领王雄诞攻打李子通，李子通用精兵把守独松岭。王雄诞派他的将领陈当带一千多人登高占据险要之处进逼李子通，打了许多旗帜，夜晚将火把绑在树上，布满山上山下。李子通惧怕，烧毁营寨逃走，退守杭州，王雄诞追击李子通，又在杭州城下打败了他。庚寅（初七），李子通穷途末路，请求投降。杜伏威捉住李子通及其左仆射乐伯通押送长安，高祖释放了他们。

先是，汪华据黟、歙，称王十余年，雄诞还军击之，华拒之于新安洞口，甲兵甚锐。雄诞伏精兵于山谷，帅赢弱数千犯其陈，战才合，阳不胜，走还营，华进攻之，不能克，会日暮，引还，伏兵已据其洞口，华不得入，窘迫请降。

早先，汪华占据黟、歙二州，称王十多年，王雄诞回师攻打汪华，汪华在新安洞抵御王雄诞，军队武器都很精良。王雄诞在山谷埋伏下精兵，自己带着几千老弱进攻汪华的队伍，才一接触，就假装失利，逃回营地，汪华攻打王雄诞的营地，打不下，恰好天黑了，于是带兵返回，王雄诞的伏兵已占领了洞口，汪华不能进入，形势窘迫，请求投降。

闻人遂安据昆山，无所属，伏威使雄诞击之，雄诞以昆山险隘，难以力胜，乃单骑造其城下，陈国威灵，示以祸福，遂安感悦，帅诸将出降。

闻入遂安占据了昆山，不归附任何人，杜伏威让王雄诞攻打他，王雄诞因为昆山地势险要，难以力胜，于是独自一人来到昆山城下，向闻人遂安陈述唐朝的威灵，并说明了得失祸福，闻人遂安心悦诚服，率领手下将领出城投降。

于是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雄诞以功除歙州总管，赐爵宜春郡公。

于是杜伏威占据了全部淮南、江东地区，南面到岭南，东到大海。王雄诞因功官拜歙州总管，赐爵宜春郡公。

壬辰，林州总管刘击刘成，大破之。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

壬辰（初九），唐林州部管刘。攻打刘成，大败刘成。刘只身逃脱，他的部落全部投降。

李靖度岭，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至皆下。萧铣桂州总管李袭志帅所部来降，赵郡王孝恭即以袭志为桂州总管，明年入朝。以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余万。

李靖翻越五岭，派人分别到各道招抚诸州，所到之处都纷纷投降。萧铣的桂州总管李袭志率领他的部属前业投降，赵郡王李孝恭当即任命李袭志为桂州总管，第二年李袭志入朝。唐任命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带领军队夺取了九十六个州，得六十多万户。

壬寅，刘黑闼陷定州，执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馈之者，玄通曰：“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来相开慰，当为诸君一醉。”酒酣，谓守者曰：“吾能剑舞，愿假吾刀。”守者与之，玄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即引刀自刺，溃腹而死。上闻，为之流涕，拜其子伏护为大将。

壬寅（十九日），刘黑闼攻陷定州，捉住唐总管李玄通，刘黑闼爱惜他的才能，想任命他为大将，李玄通不干。一些李玄通原来的部下送给他酒肉，李玄通说：“各位可怜我身受囚禁之辱，幸以酒肉来开导安慰我，我要为各位一醉方休。”酒喝得正在兴头上，李玄通对看守说：“我能舞剑，希望能把刀借我用一下。”看守把刀给了他，李玄通舞完后叹息道：“我作为大丈夫受国家厚恩，镇守一方，不能保全所守领地，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呢！”于是举刀自杀，剖腹而死。唐高祖闻讯，为他痛哭，拜他的儿子李伏护为大将。

庚戌，杞州人周文举杀刺史王文矩，以城应徐圆朗。

庚戌（二十七），杞州人周文举杀死唐杞州刺史王文矩，以城响应徐圆朗。

幽州大饥，高开道许以粟赈之。李艺遣老弱诣开道就食，开道皆厚遇之。艺喜，于是发民三千人，车数百乘，驴千余匹往受粟，开道悉留之，告绝于艺，复称燕王，北连突厥，南与刘黑闼相结，引兵攻易州不克，大掠而去。又遣其将谢棱诈降于艺，请兵援接，艺出兵应之。将至怀戎，棱袭击破之。开道与突厥连兵数入为寇，恒、定、幽、易咸被其患。

幽州发生大饥荒，高开道答应给粮救济饥民。李艺让老人小孩到高开道处去求食，高开道都给予厚待。李艺大喜，于是让三千百姓，带几百辆车，一千多匹驴马到高开道外领粮，高开道全部扣留了下来，与李艺断绝关系，重新称燕王，北面联络突厥，南面和刘黑闼勾结，带兵攻打易州，没有攻克，于大肆掠夺而去。他又派遣将领谢棱向李艺诈降，请求李艺出兵援救，李艺出兵接应谢棱，快到怀戎时，谢棱袭击并打败了李艺。高开道几次与突厥联兵入侵，恒、定，幽、易几州都受他的危害。

十二月，乙卯，刘黑闼陷冀州，杀刺史棱。黑闼既破淮安王神通，移书赵、魏，故窦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黑闼。庚申，遣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孝常将兵讨黑闼。黑闼将兵数万进逼宗城，黎州总管李世先屯宗城，弃城走保州。甲子，黑闼追击世等，破之，杀步卒五千人，世仅以身免。丙寅，州士豪翻城应黑闼。黑闼于城东南告天及祭窦建德而后入；后旬日，引兵攻拔相州，执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溃围走。黑闼南取黎、卫二州，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又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帅胡骑从之。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州刺史陈君宾、永宁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遁归长安。

十二月乙卯（初三），刘黑闼攻陷冀州，杀唐冀州刺史棱。刘黑闼打败淮安王李神通后，致函赵、魏两地，窦建德的旧部纷纷起兵杀死唐朝官吏响应刘黑闼。庚申（初八），唐派遣右屯卫大将军义安王李孝常带兵讨伐刘黑闼。刘黑闼带几万兵马进逼宗城，唐黎州总管李世驻扎在宗城，此时放弃宗城逃走，退保州。甲子（十二日），刘黑闼追击李世等人，打败了唐军，杀了五千名士兵，李世只身逃脱。丙寅（十四日），州当地豪强在城中反叛响应刘黑闼。刘黑闼在州城东南祭告上天及窦建德然后进入州城。此后十天，带兵攻下相州，捉住唐相州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突围逃走。刘黑闼向南攻取了黎、卫两州，半年之间，恢复了全部窦建德旧地。刘黑闼又派遣使节北面联合突厥，颉利可汗派俟斤宋邪那率领突厥骑兵随刘黑闼征战。唐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州刺史陈君宾、永宁县令程名振都从河北逃回长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讨黑闼。

丁卯（十五日），唐高祖命令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兵讨伐刘黑闼。

昆弥遣使内附。昆弥，即汉之昆明也。州治中吉弘纬通南宁，至其国说之，遂来降。

昆弥蛮派遣使节归附唐朝。昆弥就是汉代的昆明。州治中吉弘纬沟通了与南宁的联系，到昆弥国游说，于是昆弥前来归附。

已巳，刘黑闼陷邢州、赵州；庚午，陷魏州，杀总管潘道毅；辛未，陷莘州。

己巳（十七日），刘黑闼攻陷邢州、赵州；庚午（十八日），攻陷魏州，杀死唐总管潘道毅；辛未（十九日），攻陷莘州。

壬申，徒宋王元嘉为徐王。

壬申（二十日），唐攻封宋王李元嘉为徐王。

第一百九十卷

唐纪六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五年（壬午、622 ）

唐纪六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 年）

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王琮为中书令，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

春季，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年号为天造，都城设在州。任命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征召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期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刘黑闼的法令行政，全部效法窦建德，但他作战勇猛果敢则超过窦建德。

丙戌，同安贼帅殷恭邃以舒州来降。

丙戌（初四），同安盗贼首领殷恭邃以舒州降唐。

丁亥，济州别驾刘伯通执刺史窦务本，以州附徐圆朗。

丁亥（初五），唐济州别驾刘伯通捉住刺史窦务本，以济州归附徐圆朗。

庚寅，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以城应刘黑闼。

庚寅（初八），唐东盐州治中王才艺杀死刺史田华，以城池响应刘黑闼。

秦王世民军至获嘉，刘黑闼弃相州，退保州。丙申，世民复取相州，进军肥乡，列营水之上以逼之。

秦王李世民的大军到获嘉，刘黑闼放弃相州，撤退保卫州。丙申（十四日），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肥乡，在水边布营进逼刘黑闼。

萧铣既败，散兵多归林士弘，军势复振。

萧铣败亡后，他的散兵大部分投靠了林士弘，林士弘的军队因此重振势力。

己酉，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

己酉（二十七日），岭南俚族首领杨世略以循、潮二州降唐。

唐使者王义童下泉、睦、建三州。

唐朝使者王义童夺取泉、睦、建三州。

幽州总管李艺将所部兵数万会秦王世民讨刘黑闼，黑闼闻之，留兵万人，使范愿守州，自将兵拒艺。夜，宿沙河，程名振载鼓六十具，于城西二里堤上急击之，城中地皆震动。范愿惊惧，驰告黑闼；黑闼遽还，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一万击艺于鼓城。壬子，战于徐河，十善、君立大败，所失亡八千人。

唐幽州总管李艺率领他的几万部队会同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刘黑闼闻讯，留下一万兵力，命范愿守卫州，自己率军抵抗李艺。夜晚，刘黑闼在沙河县宿营，程名振带六十面大鼓，在州城西二里处的河堤上猛擂鼓，城中的地面都感到震动。范愿惊慌失措，派飞骑报告刘黑闼，刘黑闼迅速返回州，派他的弟弟刘十善和行台张君立率领一万兵马在鼓城攻打李艺。壬子（三十日），双方在徐河交战，刘十善、张君立大败，损失八千人。

水人李去惑据城来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将千五百骑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刘黑闼引兵还攻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宝邀击，破之。

水县人李去惑占据城池降唐，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君廓率一千五百名骑兵赴水，进城与李去惑共同守城。二月，刘黑闼带军回师攻打水，癸亥（十一日），走到列人县，秦王李世民命秦叔宝截击并打败了刘黑闼。

豫章贼帅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来降，拜洪州总管。

豫章盗贼首领张善安以虔、吉等五州降唐，官拜洪州总管。

戊辰，金乡人阳孝诚叛徐圆朗，以城来降。

戊辰（十六日），金乡人阳孝诚背叛徐圆朗，以金乡县城降唐。

己巳，秦王世民复取邢州。辛未，井州人冯伯让以城来降。

己巳（十七日），秦王李世民收复邢州。辛未（十九日），井州人冯伯让以城降唐。

丙子，李艺取刘黑闼定、栾、廉、赵四州，获黑闼尚书刘希道，引兵与秦王世民会州。

丙子（二十四日），李艺夺取刘黑闼占据的定、栾、廉、赵四州，抓获刘黑闼的尚书刘希道，然后带兵与秦王李世民在州会师。

刘黑闼攻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广五十余步，黑闼于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闼拒之，不得进。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诸将谋之，李世曰：“若甬道达城下，城必不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帅其徒力战，溃围而出；士信帅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闼昼夜急攻，会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闼素闻其勇，欲生之，士信词色不屈，乃杀之，时年二十。

刘黑闼攻水很猛。水城四周都是水，水宽五十多步，刘黑闼在城东北修建二条甬道用来攻城；秦王李世民三次带军救援，都受到刘黑闼的阻拦，无法前进。李世民怕王君廓守不住城池，召集众将领商议救援之事，李世说：“如果甬道修到城下，城池必定失守。”行军总管郯勇公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君廓守城。李世民于是登上城南的高坟，用旗语招王君廓，王君廓率领部下奋战，突出包围，罗士信趁机率二百士卒进城，代替王君廓坚守城池。刘黑闼昼夜猛攻水，恰逢大雪，唐军无法增援，经过八天，丁丑（二十五日），水城陷落。刘黑闼早就听说罗士信勇猛，不想杀他，罗士信言语态度威武不屈，于是刘黑闼杀了他，当时罗士信仅二十岁。

戊寅，汴州总管王要汉攻徐圆朗杞州，拔之，获其将周文举。

戊寅（二十六日），唐汴州总管王要汉攻打徐圆朗占据的杞州，夺取了城池，抓获徐圆朗的将领周文举。

庚辰，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师都自将救之；德操与战，大破之，师都以十六骑遁去。上益其兵，使乘胜进攻夏州，克其东城，师都以数百人保西城。会突厥救至，诏德操引还。

庚辰（二十八日），唐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击梁师都的石堡城，梁师都亲自带兵救援，段德操与梁师都交锋，大败梁师都，梁师都只带十六名骑兵逃跑。高祖增加了段德操的兵力，让他乘胜进军攻打夏州，段德操攻克了夏州东城，梁师都带几百人保守夏州西城，恰好突厥救援梁师都的军队到达，高祖下诏命段德操撤军。

辛巳，秦王世民拔水。三月，世民与李艺营于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闼数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绝其粮道。壬辰，黑闼以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高会。李世引兵逼其营，雅贤乘醉，单骑逐之，世部将潘毛刺之坠马，左右继至，扶归，未至营而卒。甲午，诸将复往逼其营，潘毛为王小胡所擒。黑闼运粮于冀、贝、沧、瀛诸州，水陆俱进，程名振以千余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车。

辛巳（二十九日），秦王李世民攻下水。三月，李世民和李艺在水以南扎营，分兵驻扎在水以北。刘黑闼多次来挑战，李世民坚壁不应战，却另派奇兵切断了刘黑闼的粮食运输线。壬辰（十一日），刘黑闼任命高雅贤为左仆射，军中举行盛大宴会。李世带兵逼近刘黑闼军营，高雅贤趁酒醉，单枪匹马追逐李世，李世的部将潘毛把他刺下马，高雅贤随从继后赶到，扶高雅贤回营，未到营地高雅贤就死了。甲午（十三日），唐军诸将领再次前进逼近刘黑闼的营地，潘毛被王小胡抓获。刘黑闼从冀、贝、沧、瀛各州运粮，水陆并进，程名振用一千多人截击，弄沉了运粮船，烧毁了运粮车。

宋州总管盛彦师帅齐州总管王薄攻须昌，徵军粮于潭州；刺史李义满与薄有隙，闭仓不与。及须昌降，彦师收义满，系齐州狱，诏释之。使者未至，义满忧愤，死狱中。薄还，过潭州，戊戌夜，义满兄子武意执薄，杀之；彦师亦坐死。

唐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领齐州总管王薄攻打须昌，向潭州征调军粮；潭州刺史李义满因与王薄有矛盾，关闭粮仓不给军粮。待须昌投降，盛彦师逮捕了李义满，关入齐州监狱，高祖下诏命令释放李义满。朝中下达诏令的使者还没到齐州，李义满因为忧愤，已经死在狱中。王薄回师，经过潭州，戊戌（十七日）夜晚，李义满的侄子李武意捉住王薄并杀了他；盛彦师也获罪被处死。

上遣使赂突厥颉利可汗，且许结婚。颉利乃遣汉阳公、郑元、长孙顺德等还，庚子，复遣使来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还。并州总管刘世让屯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月余，乃退。

高祖派遣使节贿赂突厥颉利可汗，并且答应与颉利结为婚姻之好，于是颉利送汉阳公李、郑元、长孙顺德等人返回唐朝，庚子（十九日），颉利重新派遣使节来唐修好，高祖也送突厥使者特勒热寒、阿史那德等人回突厥。唐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颉利与高开道、苑君璋合兵攻打刘世让，一个多月才退军。

甲辰，以隋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遣其子师利迎之。

甲辰（二十三日），唐任命隋朝交趾太守丘和为交州总管，丘和派司马高士廉奉表请求入朝，皇帝下诏准许他的请求，并派丘和的儿子丘师利前往迎接。

秦王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余日。黑闼潜师袭李世营，世民引兵掩其后以救之，为黑闼所围，尉迟敬德帅壮士犯围而入，世民与略阳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从子也。世民度黑闼粮尽，必来决战，乃使人堰水上流，谓守吏曰：“待我与贼战，乃决之。”丁未，黑闼帅步骑二万南渡水，压唐营而陈，世民自将精骑击其骑兵，破之，乘胜蹂其步兵。黑闼帅众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黑闼势不能支。王小胡谓黑闼曰：“智力尽矣，宜早亡去。”遂与黑闼先遁，余众不知，犹格战。守吏决堰，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山东悉平。

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六十多天。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世的营地，李世民带兵突然袭击刘黑闼的背后以救援李世，结果被刘黑闼包围，尉迟敬德率领壮士冲入包围圈，李世民与略阳公李道宗趁势脱险。李道宗是皇帝的侄子。李世民推测刘黑闼的粮食已经吃光，必定前来决战，于是命人在水上游筑坝截断河水，对看守堤坝的官吏说：“等我和敌人交战时，就决开堤坝。”丁未（二十六日），刘黑闼率领两万步兵骑兵向南渡过水，逼近唐军营寨列阵，李世民亲自统率精锐骑兵攻打刘黑闼的骑兵，打败了刘军，乘胜用马踩踏刘的步兵。刘黑闼带领部队殊死战斗，从中午到黄昏，几度交锋，刘黑闼的兵力无法再坚持下去。王小胡对刘黑闼说：“我们的智能体力都已耗尽，应该快点逃走。”王小胡便和刘黑闼先逃跑，其余的将士不知道头领已经逃走，还在继续格斗。唐看守堤坝的官吏决开堤坝，水一下子涌到战场，水深一丈多，刘黑闼的军队大败，一万多人被杀，几千人被淹死，刘黑闼与范愿等二百人骑马逃入突厥，唐平定了整个山东地区。

高开道寇易州，杀刺史慕容孝干。

高开道侵犯易州，杀死唐易州刺史慕容孝千。

夏，四月，己未，隋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请降于李靖，交、爱之道始通；以长真为钦州总管。

夏季，四月己未（初八），隋朝鸿胪卿宁长真以宁越、郁林地区向李靖请求投降，这才打通了通往交州与爱州的道路。唐任命宁长真为钦州总管。

以夔州总管赵郡王孝恭为荆州总管。

唐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为荆州总管。

徐圆朗闻刘黑闼败，大惧，不知所出。河间人刘复礼说圆朗曰：“有刘世彻者，其才不世出，名高东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将军若自立，恐终无成；若迎世彻而奉之，天下指挥可定。”圆朗然之，使复礼迎世彻于浚仪。或说圆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圆朗复以为然。世彻至，已有众数千人，顿于城外，以待圆朗出迎，圆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彻知事变，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谒；圆朗悉夺其兵，以为司马，使徇谯、杞二州，东人素闻其名，所向皆下，圆朗遂杀之。

徐圆朗听说刘黑闼失败，大为恐慌，不知所措。河间人刘复礼劝徐圆朗道：“有位名叫刘世彻的人，是很难得的人才，在东夏有很高的名望，并且相貌非凡，真有帝王的器度。将军您如果自立为王，恐怕最终会一事无成；如果迎来刘世彻并拥戴他为主，就可以轻易地取得天下。”徐圆朗同意了他的意见，命刘复礼到浚仪迎接刘世彻。有人对徐圆朗说：“将军被人骗了，想迎立刘世彻，世彻如果得志，哪里有将军您的保全之地呢？我不用援引前代之事，您就没看到翟让与李密的例子吗？”徐圆朗也认为很对。刘世彻到来时，已有几千人马，停在城外，等待徐圆朗出城迎接，徐圆朗不出城，命人召刘世彻进城。刘世彻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想逃走，又怕逃不脱，于是进城谒见徐圆朗，徐圆朗夺了他的全部人马，任命他为司马，让他攻打谯、杞二州，东部的人久闻他的大名，刘世彻所到之处纷纷投降，徐圆朗便杀了刘世彻。

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长安，上迎之于长乐。世民具陈取圆郎形势，上复遣之诣黎阳，会大军趋济阴。

秦王李世民从河北带兵准备攻打徐圆朗，恰好高祖召他，让他乘驿站车马急速回长安，于是李世民将军队交给齐王元吉统领。庚申（初九），李世民到达长安，高祖到长乐坂迎接他。李世民详细陈述了攻打徐圆朗的形势，高祖又派他赴黎阳，会同大军火速赶到济阴。

丁卯，废山东行台。

丁卯（十六日），唐废除山东行台。

壬申，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为突厥所杀。先是，大恩奏称突厥饥馑，马邑可取，诏殿内少监独孤晟将兵与大恩共击苑君璋，期以二月会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独进，顿兵新城。颉利可汗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大恩，上遣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之。未至，大恩粮尽，夜遁，突厥邀之，众溃而死，上惜之。独孤晟坐减死徙边。

壬申（二十一日），唐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杀害。此前，李大恩上奏章说明突厥闹饥荒，可攻取马邑，高祖下诏命殿内少监独孤晟带兵与李大恩共同攻打苑君璋，约定二月在马邑会师，独孤晟未能按期到达，李大恩不能孤军挺进，将军队停在新城。突厥颉利可汗派几万骑兵与刘黑闼一起包围了李大恩，高祖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救援李大恩。李高迁还未到达，李大恩因军粮吃光，半夜逃遁，遭突厥阻截，军队溃败而被害，高祖很痛惜他的死亡。独孤晟获罪被判处减死，流放到边远地区。

丙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徐圆朗陈州，拔之。

丙子（二十五日），唐行台民部尚书史万宝攻打徐圆朗占据的陈州，攻克陈州。

戊寅，广州贼帅邓文进、隋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并来降。

戊寅（二十七日），广州盗贼首领邓文进、隋朝合浦太守宁宣、日南太守李一同降唐。

五月，庚寅，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瓜州平。

五月庚寅（初九），瓜州土豪王干杀死贺拔行威降唐，瓜州平定。

突厥寇忻州，李高迁击破之。

突厥侵犯忻州，被李高迁击败。

六月，辛亥，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诏燕郡王李艺击之。

六月辛亥（初一），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山东，唐高祖下诏命燕郡王李艺迎敌。

癸丑，吐谷浑寇洮、旭、叠三州，岷州总管李长卿击破之。

癸丑（初三），吐谷浑侵犯洮、旭、叠三州，唐岷州总管李长卿打败了来犯之敌。

乙卯，遣淮安王神通击徐圆朗。

乙卯（初五），唐派淮安王李神通攻打徐圆朗。

丁卯，刘黑闼引突厥寇定州。

丁卯（十七日），刘黑闼带突厥侵犯定州。

秋，七月，甲申，为秦王世民营弘义宫，使居之。世民击徐圆朗，下十余城，声震淮、泗、杜伏威惧，请入朝。世民以淮、济之间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圆朗；乙酉，班师。

秋季，七月甲申（初五），唐为秦王李世民建造弘义宫，供李世民居住。李世民攻打徐圆朗，夺取了十几座城池，声势震动了淮水、泗水地区，杜伏威很恐惧，请求入朝。李世民因淮、济之间已大致平定，让淮安王李神通、行军总管任、李世攻打徐圆朗；乙酉（初六），李世民班师回朝。

丁亥，杜伏威入朝，延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上，以宠异之。以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丁亥（初八），杜伏威入朝，被引进登上御榻，官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在长安，上朝位置在齐王元吉之前，表示对他特别恩宠。唐任命阚棱为左领军将军。

李子通谓乐伯通曰：“伏威既来，江东未定，我往收旧兵，可以立大功。”遂相与亡至蓝田关，为吏所获，俱伏诛。

李子通对乐伯通说：“杜伏威已来长安，江东尚未安定，我们回去收拾旧部，可以立大功。”于是一起逃跑，到蓝田关，被官吏抓获，均被处死。

刘黑闼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亡命在鲜虞，复聚兵应之。甲午，以淮阳王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以讨之。

刘黑闼到定州，他的旧部下曹湛、董康买逃亡在鲜虞，重新召集兵马响应刘黑闼。甲午（十五日），唐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讨伐刘黑闼。

丙申，迁州人邓士政执刺史李敬昂以反。

丙申（十七日），迁州人邓士政捉住刺史李敬昂，反叛朝廷。

丁酉，隋汉阳太守冯盎承李靖檄，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为高州总管，封耿国公。先是，或说盎曰：“唐始定中原，未能及远，公所领二十州地已广于赵佗，宜自称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来降。于是岭南悉平。

丁酉（十八日），隋朝汉阳太守冯盎接受了李靖的檄文，率领部属降唐，唐在冯盎的辖地设置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封爵耿国公。此前，有人劝冯盎道：“唐才平定了中原，还无力顾及边远地区，您所管辖的二十州的范围已超过汉代的赵佗，应当自称南越王。”冯盎说：“我家在此地定居已经五代了，此地的长官都由我家的人担任，已极尽富贵了，常常怕承担不起重担，使先人蒙受耻辱，怎么敢效法赵佗自己称王一方呢？”于是前来投降。从此岭南地区全部平定。

八月，辛亥，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八月辛亥（初二），唐以、荆、交、并、幽五州为大总管府。

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塘。

唐将隋炀帝改葬于扬州雷塘。

甲戌，吐谷浑寇岷州，败总管李长卿。诏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之。

甲戌（疑误），吐谷浑侵犯岷州，打败了唐总管李长卿。唐高祖下诏命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渭州刺史且洛生救援李长卿。

乙卯，突厥颉利可汗寇边，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将兵拒之。子和本姓郭，以讨刘黑闼有功，赐姓。丙辰，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己未，寇并州，别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御之。李子和趋云中，掩击可汗，段德操趋夏州，邀其归路。

乙卯（初六），突厥颉利可汗侵犯唐国边境，唐派遣左武卫将军段德操、云州总管李子和带兵抵抗。李子和本姓郭，因讨伐刘黑闼有功，赐姓李。丙辰（初七），颉利的十五万骑兵进入雁门，己未（初十），侵犯并州。另外又派兵侵犯原州。庚子（疑误），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从豳州道，秦王李世民从泰州道出兵抵御突厥，李子和急速赶赴云中，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段德操赶赴夏州，阻截突厥的退路。

辛酉，上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求和，和与战孰利？”太常卿郑元曰：“战则怨深，不如和利。”中书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众，有轻中国之意，若不战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将复来。臣愚以为不如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兼著矣！”上从之。

辛酉（十二日），高祖对群臣说：“突厥入侵，但又来求和，和与战哪个更有利？”太常卿郑元说：“交战会加深仇怨，不如讲和有利。”中书令封德彝认为：“突厥仗着兵力众多，轻视我们中原的大唐王朝，如果不战而和，是向他们显示软弱，明年还会重来。以臣的愚见不如打击他们，取胜以后再讲和，这样就恩威并重了！”皇上听从了封德彝的意见。

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于汾东；汾州刺史萧破突厥，斩首五千余级。

己巳（二十日），唐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打败突厥；汾州刺史萧打败突厥，斩首五千多级。

吐谷浑寇洮州，遣武州刺史贺亮御之。

吐谷浑侵犯洮州，唐派武州刺史贺拔亮抵御来敌。

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关。上遣郑元诣颉利。是时，突厥精骑数十万，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元见颉利，责以负约，与相辨诘，颉利颇惭。元因说颉利曰：“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悦，引兵还。元自义宁以来，五使突厥，几死者数焉。

丙子（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廉州，戊寅（二十九日），攻陷大震关。高祖派郑元去见颉利可汗。当时，突厥几十万精骑兵，弃斥着从介休到晋州几百里之间的山谷。郑元见到颉利，责备他背叛盟约，与颉利展开辩论，颉利颇为惭愧。郑元趁机劝颉利道：“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就是得到唐的领土，也不能居住。如今俘虏与抢夺的财物，都给了突厥百姓，可汗您得到了什么？不如回军，重新和亲，可以免除了跋涉的辛劳，坐享金银财物，并且都进了可汗您的仓库，比起抛弃了兄弟之间多年的交情，给子孙后代结下无穷的仇怨，哪一个更好呢？”颉利愉快地听从了他的意见，带兵撤回突厥。郑元从义宁年间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多次面临死亡的威胁。

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于三观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师。丙申，宇文歆邀突厥于崇岗镇，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壬寅，定州总管双士洛击突厥于恒山之南，丙午，领军将军安兴贵击突厥于甘州，皆破之。

九月癸巳（十五日），唐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观山攻击并打败了突厥。乙未（十七日），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丙申（十八日），宇文歆在崇岗镇阻截突厥，大败突厥，斩首一千多级。壬寅（二十四日），唐定州总管双士洛在恒山南麓攻击突厥，丙午（二十八日），唐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攻打突厥，均打败了突厥。

刘黑闼陷瀛州，杀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城叛附黑闼。高开道寇蠡州。

刘黑闼攻陷瀛州，杀死唐瀛州刺史马匡武。盐州人马君德以盐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高开道侵犯蠡州。

冬，十月，己酉，诏齐王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壬子，以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贝州刺史许善护与黑闼弟十善战于县，善护全军皆没。甲寅，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击黑闼于晏城，破之。观州刺史刘会以城叛附黑闼。

冬季，十月己酉（初一），唐高祖下诏命齐王李元吉在山东讨伐刘黑闼。壬子（初四），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癸丑（初五），唐贝州刺史许善护在县与刘黑闼之弟刘十善交战，许善护全军覆没。甲寅（初六），唐右武候将军桑显和在晏城攻击打败了刘黑闼。唐观州刺史刘会以观州城反叛，归附了刘黑闼。

契丹寇北平。

契丹侵犯北平。

甲子，以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甲子（十六日），唐以秦王李世民统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乙丑，行军总管淮阳壮王道玄与刘黑闼战于下博，军败，为黑闼所杀。时道玄将兵三万，与副将史万宝不协；道玄帅轻骑先出犯陈，使万宝将大军继之。万宝拥兵不进，谓所亲曰：“我奉手敕云，淮阳小儿，军事皆委老夫。今王轻脱妄进，若与之俱，必同败没，不如以王饵贼，王败，贼必争进，我坚陈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独进败没。万宝勒兵将战，士卒皆无斗志，军遂大溃，万宝逃归。道玄数从秦王世民征伐，死时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谓人曰：“道玄常从吾征伐，见吾深入贼陈，心慕效之，以至于此。”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来，前后数十战，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虽屡危殆而未尝为矢刃所伤。

乙丑（十七日），唐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博交战，唐军失败，李道玄被刘黑闼杀死。当时李道玄带领三万兵马，与副将史万宝不和，李道玄率领轻骑兵率先出战冲入敌阵，命史万宝率大军随后。史万宝按兵不动，对他的亲信说：“我奉皇帝手书敕令说淮阳王是毛孩子，军队行动均委托老夫我。现在淮阳王冒冒失失地出击，如果和他一同进攻，必然一起失败导致覆没，不如用淮阳王作饵引诱敌人，如果淮阳王失败，敌人必定争相前进，我坚守以待，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因此李道玄孤军深入敌阵战败阵亡。史万宝带兵准备战斗，但士兵都没有了斗志，唐军因此大败，史万宝逃回。李道玄多次跟随秦王李世民征伐，死时才十九岁，李世民深为痛惜，对人说道：“道玄常跟随我征伐，见我深入敌阵，心中羡慕想要模仿，才会这样。”并为李道玄的阵亡而痛哭。李世民自从太原起兵以来，前前后后经过几十仗，经常身先士卒，轻骑深入敌阵，虽然屡次濒临绝境，但从来没有被刀箭伤过。

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攻循州，刺史杨略与战，斩之，其将王戎以南昌州降。士弘惧，己巳，请降。寻复走保安成山洞，袁州人相聚应之；洪州总管若干则遣兵击破之。会士弘死，其众遂散。

林士弘派遣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攻打循州，唐循州刺史杨略与林药师交战，杀了他，林药师的将领王戎以南昌州投降。林士弘害怕了，己巳（二十一日），也请求投降。随即又逃入安成的山洞，袁州百姓相互聚合响应林士弘，唐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打败了他们。恰好林士弘死亡，他的部下便散去。

淮阳王道玄之败也，山东震骇，州总管庐江王瑗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乙亥，进据州。十一月，庚辰，沧州刺史程大买为黑闼所迫，弃城走。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

淮阳王李道玄失败，山东地区感到震惊，唐州总管庐江王李瑗放弃城池向西逃跑，州县也都反叛归附了刘黑闼，十天之内，刘黑闼就收复了他原来的全部地盘，乙亥（二十七日），进军占据了州。十一月庚辰（初三），唐沧州刺史程大买因为刘黑闼的逼近，放弃城池逃跑。齐王李元吉畏惧刘黑闼军队的强盛，不敢进军。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高祖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李世民的计谋，高祖对李世民说：“如果事业成功，那么天下都是你带来的，该立你为太子。”李世民拜谢并推辞。待到高祖成为唐王，将领们也请求以李世民为世子，高祖准备立他，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齐王李元吉，常有过错，均不受高祖宠爱。李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李元吉共同谋划，一起排挤李世民，他们各自交结建立自己的党羽。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高祖晚年宠幸的妃嫔很多，有近二十位小王子，他们的母亲争相交结各位年长的王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宫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妃主之家以及后宫妃嫔的亲属，在长安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主管部门却不敢追究。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所从，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唯有李世民不去讨好诸位妃嫔，诸妃嫔妃争相称赞李建成、李元吉而诋毁李世民。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李世民平定洛阳，高祖让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回答说：“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应当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嫔们更加恨他。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教在先，不让田。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皇上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了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吗？”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名家童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他一顿并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道：“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始终不相信他。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欷流涕，上顾之不乐。诸妃嫔因密共谮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遣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高祖宴饮，面对诸位妃嫔，想起母亲太穆皇后死得早，没能看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不免叹气流泪，高祖看到后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人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因此相互对着流泪，并且说：“皇太子仁爱孝顺，陛下将我们母子托付给太子，必然能获得保全。”高祖也为此很伤心。从此高祖打消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对李世民逐渐疏远，而对李建成、李元吉却日益亲密了。

太子中允王、洗马魏徽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于上，上许之。，之兄子也。甲申，诏太子建成将兵讨黑闼，其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

太子中允王、太子洗马魏徽劝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于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年长才被立为太子，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现在刘黑闼的兵力分散逃亡之后，剩下不足一万人，又缺乏粮食物资，如果用大军进逼，势如摧枯拉朽，殿下应当亲自去攻打以获得功劳名望，趁机结交山东的豪杰，也许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了。”太子于是向高祖请求带兵出征，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王是王兄长的儿子。甲申（初七），高祖下诏命太子李建成带兵讨伐刘黑闼，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各州均受建成处置，他有权随机行事。

乙酉，封宗室略阳公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道宗，道玄从父弟也，为灵州总管，梁师都遣弟洛儿引突厥数万围之，道宗乘间出击，大破之。突厥与师都相结，遣其郁射设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余里。上以道宗武干如魏任城王彰，乃立为任城郡王。

乙酉（初八），唐封宗室略阳公李道宗等十八人为郡王。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堂弟，官居灵州总管，梁师都派弟弟梁洛儿带几万突厥军包围他，李道宗趁机出击，大败敌军。突厥与梁师都相互勾结，派郁射设进入唐境，居住在原先的五原，李道宗把郁射设赶出五原，并开拓了一千多里的领土。高祖因为道宗的武功才干犹如曹魏的任城王曹彰，于是立他为任城郡王。

丙申，上幸宜州。

丙申（十九日），唐高祖亲临宜州。

己亥，齐王元吉遣兵击刘十善于魏州，破之。

己亥（二十二日），齐王李元吉派兵在魏州攻击刘十善，打败了他。

癸卯，上校猎于富平。

癸卯（二十六日），唐高祖在富平围猎。

刘黑闼拥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唯魏州总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闼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复还攻之。

刘黑闼召集兵马向南进发，自相州以北的唐朝州县均归附了刘黑闼，唯有魏州总管留因安带兵坚守抵抗。刘黑闼攻不下魏州，便带军向南攻取了元城，又回军攻打魏州。

十二月，庚戌，立宗室孝友等八从为郡王。孝友，神通之子也。

十二月庚戌（初三），唐立宗室李孝友等八人为郡王。李孝友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丙辰，上校猎于华池。

丙辰（初九），唐高祖在华池县围猎。

戊午，刘黑闼陷恒州，杀刺史王公政。

戊午（十一日），刘黑闼攻陷恒州，杀死唐恒州刺史王公政。

庚申，车驾至长安。

庚申（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癸亥，幽州大总管李艺复廉、定二州。

癸亥（十六日），幽州大总管李艺收复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击刘黑闼，破之，获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将卒六千人。是时，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留安待吏民独坦然无疑，白事者无问亲疏，皆听直入卧内，每谓吏民曰：“吾与尔曹俱为国御贼，固宜同心协力，必欲弃顺从逆者，但自斩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诚以待人，当共竭死力报之，必不可负。”有苑竹林者，本黑闼之党，潜有异志。留安知之，不发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钥；竹林感激，遂更归心，卒收其用。以功进封道国公。

甲子（十七日），田留安攻打刘黑闼，打败了他，并抓获刘黑闼的莘州刺史孟柱，刘黑闼六千名将领士兵投降了田留安。当时，山东地区的豪杰纷纷杀死本地长官响应刘黑闼，因此上下互相猜疑，百姓也日益离心离德；只有田留安对待下属、百姓坦然无疑，有人报告事情，无论亲疏都听任他们直接到寝室，还常常对下属、百姓说：“我和各位都是为国家抵抗来敌，自然应当同心协力，如果有人一定要弃顺从逆，只管自己来砍了我的头拿走。”下属、百姓都相互提醒道：“田公以至诚之心待人，我们应当共同尽心竭力报答他，一定不要辜负他的信任。”有一名叫苑竹林的人，本来是刘黑闼的党羽，暗中怀有异心。田留安知道苑竹林的事，却没有揭发他，而是将他安置在身边，让他掌管钥匙；苑竹林深受感动，便改而归顺了田留安，这样做最终收到了它效用。田留安因功进爵封为道国公。

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击范愿，破之。

乙丑（十八日），唐并州刺史成仁重攻打范愿，打败了他。

刘黑闼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军至昌乐，黑闼引兵拒之，再陈，皆不战而罢。魏徵言于太子曰：“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太子从之。黑闼食尽，众多亡，或缚其渠帅以降。黑闼恐城中兵出，与大军表里击之，遂夜遁。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齐王以大军至，黑闼使王小胡背水而陈，自视作桥成，即过桥西，众遂大溃，舍仗来降。大军度桥追黑闼，度者才千余骑，桥坏，由是黑闼得与数百骑亡去。

刘黑闼没有攻下魏州，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大军到达昌乐，刘黑闼带兵来抵抗，两次列阵，都没有打就停了下来。魏徵对太子说：“以前打败刘黑闼，他的将帅都预先写上名字处以死罪，妻儿被俘虏，因此齐王前来，虽然有诏书赦免刘黑闼党羽的罪过，但他们都不相信。如今应当全部放掉那些被囚禁和俘虏的人，加以安慰晓谕再放他们走，这样就可以眼看着刘黑闼的势力分崩离析了！”太子听从了他的意见。刘黑闼粮食吃光了，部下纷纷逃跑，有些绑了自己的头领投降了唐军。刘黑闼恐怕魏州城里的守军出来，与唐大军里外夹击，便于夜晚逃跑。跑到馆陶，永济桥还未建好，不能过河。壬申（二十五日），太子、齐王率大军到馆陶，刘黑闼让王小胡背靠河水列阵，自己看着桥搭好，立即过桥到了西岸，于是他的兵马迅速崩溃，士兵放下兵器前来投降。唐大军过桥追击，才过了一千多骑兵，桥梁毁坏，刘黑闼因此得以和几百名骑兵逃走。

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使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建武奉诏，遣还中国民前后以万数。

高祖因为随朝末年有很多战士沦落在高丽，这一年，赐予高丽王建武信函，让他遣返流落在高丽的所有隋朝战士；又让州县搜寻在中国的高丽人，遣送他们回国。建武接受诏令，前后放回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百姓。

六年（癸未、623 ）

六年（癸未，公元623 年）

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执黑闼，举城降。时太子遣骑将刘弘基追黑闼，黑闼为官军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饶阳，从者才百余人，馁甚。德威出迎，延黑闼入城，黑闼不可；德威涕泣固请，黑闼乃从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馈之食；食未毕，德威勒兵执之，送诣太子，并其弟十善斩于州。黑闼临刑叹曰：“我幸在家锄菜，为高雅贤辈所误至此！”

春季，正月己卯（初五），刘黑闼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捉住刘黑闼，举城降唐。当时太子李建成派骑兵将领刘弘基追击刘黑闼，刘黑闼被唐军追赶，日夜奔逃无法休息，到达饶阳，随行的才一百多人，十分饥饿。诸葛德威出城迎接刘黑闼，请他进城，刘黑闼不进城，诸葛德威流泪反复请求，于是刘黑闼答应了他的邀请。到城旁边的市场中休息，诸葛德威送给他们食物，还没吃完，诸葛德威便带兵把刘黑闼抓了起来，送到李建成处，刘黑闼和他的弟弟刘十善一起在州被斩首。刘黑闼在临刑前叹息道：“我有幸在家种菜，却被高雅贤这些人害得落到如此下场！”

壬午，州人王摩沙举兵，自称元帅，改元进通，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之。

壬午（初六），州人王摩沙起兵，自称元帅，改年号为进通，唐派遣骠骑将军卫彦讨伐。

庚子，以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庚子（二十四日），唐任命吴王杜伏威为太保。

二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汤；甲寅，还宫。

二月庚戌（初四），唐高祖亲临骊山温泉浴地；甲寅（初八），返回宫中。

平阳昭公主薨。戊午，葬公主，诏加前后部鼓吹、班剑四十人，武贲甲卒。太常奏：“礼，妇人无鼓吹。”上曰：“鼓吹，军乐也。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岂与常妇人比乎！”

平阳昭公主去世。戊午（十二日），公主下葬，高祖下诏送葬行列增加前后部鼓吹乐、持班剑的仪仗队四十人，以及武装勇士卫护。太常寺上奏：“按礼所规定，妇人不用鼓吹乐。”高祖回答：“鼓吹是军乐，公主亲自号令军队，兴起义军辅成帝王大业，怎么能与普通妇人相比呢？”

丙寅，徐圆朗穷蹙，与数骑弃城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丙寅（二十日），徐圆朗因形势窘迫，放弃城池和几名骑兵逃走，被乡村百姓杀死，他占据的地区全部平定。

林邑王梵志遣使入贡。初，隋人破林邑，分其地为三郡。及中原丧乱，林邑复国，至是始入贡。

林邑王梵志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当初，隋朝打败林邑，在林邑国设置三个郡，待到中原大乱，林邑国又恢复，到这时开始进贡。

幽州总管李艺请入朝；庚午，以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唐幽州总管李艺请求入朝；庚午（二十四日），唐任命李艺为左翊卫大将军。

废参旗等十二军。

唐废除武德二年设置的参旗等十二军。

三月，癸未，高开道掠文安、鲁城，骠骑将军平善政邀击，破之。

三月癸未（初七），高开道掠夺文安、鲁城，唐骠骑将军平善政阻截并打败了他。

庚子，梁师都将贺遂、索同以所部十二州来降。

庚子（二十四日），梁师都的将领贺遂、索同以所管辖的十二个州降唐。

乙巳，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之。

乙巳（二十九日），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叛，唐派遣舒州总管张镇周等人攻打张善安。

夏，四月，吐谷浑寇芳州，刺史房当树奔松州。

夏季，四月，吐谷浑侵犯芳州，唐芳州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

张善安陷孙州，执总管王戎而去。

张善安攻陷孙州，捉住总管王戎后撤军。

乙丑，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击梁师都，至夏州，俘其民畜而还。

乙丑（二十日），唐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到夏州，虏获梁师都的百姓牲畜后回军。

丙寅，吐谷浑寇洮、岷二州。

丙寅（二十一日），吐谷浑侵犯洮、岷二州。

丁卯，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进攻姜州；合州刺史宁纯引兵救之。

丁卯（二十二日），唐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百姓宁道明、高州首领冯暄均反叛，攻陷南越州，进而又攻打姜州；唐合州刺史宁纯率军救姜州。

壬申，立皇子元轨为蜀王、凤为豳王、元庆为汉王。

壬申（二十七日），唐立皇子李元轨为蜀王、李凤为豳王、李元庆为汉王。

癸酉，以裴寂为佐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癸酉（二十八日），唐任命裴寂为左仆射，萧为右仆射，杨恭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封德彝为中书令。

五月，庚辰，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五月庚辰（初五），唐派遣岐州刺史柴绍救岷州。

庚寅，吐谷浑及党项寇河州，刺史卢士良破之。

庚寅（十五日），吐谷浑以及党项侵犯河州，唐河州刺史卢士良击败来敌。

丙申，梁师都将辛獠儿引突厥寇林州。

丙申（二十一日），梁师都的将领辛獠儿带突厥侵犯林州。

戊戌，苑君彰将高满政寇代州，骠骑将军林宝言击走之。

戊戌（二十三日），苑君璋的将领高满政侵犯代州，唐骠骑军林宝言击退了来敌。

癸卯，高开道引奚骑寇幽州，长史王诜击破之。刘黑闼之叛也，突地稽引兵助唐，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将兵邀击，破之。

癸卯（二十八日），高开道带奚族骑兵侵犯幽州，唐幽州长史王诜打败了他。刘黑闼反叛时，突地稽带兵协助唐朝，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高开道带突厥侵犯幽州，突地稽带兵阻截，打败了高开道等。

六月，戊午，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是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苑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六月戊午（十四日），高满政以马邑降唐。此前，前并州总管刘世让调任广州总管，即将赴任，高祖向他询问防边的策略，刘世让回答道：“突厥近来多次入侵，实在是因为有马邑作为中途休整基地的缘故。希望派勇将戍守崞城，多贮藏物资，招到投降的人就给予厚赏，经常派兵掠夺马邑城下，毁掉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谋生之业，不出一年，敌人没有粮食，必然会投降。”高祖很赞同他的计策，说道：“除了您，还有谁是勇将！”当即命令刘世让戌守崞城，马邑人很怵他。当时，马邑人大多不愿意隶属于突厥，高祖又派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劝苑君璋杀死所有的突厥守军投降唐朝，苑君璋不听。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半夜袭击苑君璋，苑君璋发觉后，逃入突厥，高满政杀死苑君璋的儿子以及突厥的二百名守军，投降了唐朝。

壬戌，梁师都以突厥寇匡州。

壬戌（十八日），梁师都率突厥军队侵犯匡州。

丁卯，苑君璋与突厥吐屯设寇马邑，高满政与战，破之。以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丁卯（二十三日），苑君璋与突厥的吐屯设侵犯马邑，高满政和他们交战，打败了来敌。唐任命高满政为朔州总管，封爵荣国公。

瓜州总管贺若怀广按部至沙州，值州人张护、李通反，怀广以数百人保子城；凉州总管杨恭仁遣兵救之，为护等所败。

唐瓜州总管贺若怀广巡视到沙州，恰遇沙州人张护、李通反叛，贺若怀广率几百人保卫子城；唐凉州总管杨恭仁派兵救援，被张护等人打败。

癸酉，柴绍与吐谷浑战，为其所围，虏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怪之，驻弓失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虏陈后，击之，虏众大溃。

癸酉（二十九日），柴绍与吐谷浑作战，被吐谷浑包围，敌军占据高处射击柴绍的军队，箭羽犹如下雨一样密集。柴绍让人弹奏胡琵琶，两名女子相对起舞，敌军觉得很奇怪，放下弓箭一起围观，柴绍观察敌军没有了防备，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军背后，攻打敌军，吐谷浑军队大败。

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御之，战于腊河谷，破之。

秋季，七月丙子（初二），苑君璋率突厥军队侵犯马邑，唐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及高满政迎击来敌，在腊河谷交战，打败了苑君璋。

张护、李通杀贺拔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长史赵孝伦击却之。

张护、李通杀死贺若怀广，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首领，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

高开道掠赤岸镇及灵寿、九门、行唐三县而去。

高开道掠夺赤岸镇以及灵寿、九门、行唐三个县之后离去。

丁丑，冈州刺史冯士据新会反，广州刺史刘感讨降之，使复其位。

丁丑（初三），冈州刺史冯士占据新会反叛，唐广州刺史刘感领兵讨伐，冯士投降，刘感恢复了他的职位。

辛巳，高开道所部弘阳、统汉二镇来降。

辛巳（初七），高开道所统领的弘阳、统汉二镇降唐。

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迁为虏所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将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将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八月，丙辰，突厥寇真州，又寇马邑。

癸未（初九），突厥侵犯原州；乙酉（十一日），又侵犯朔州。李高迁被突厥打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带兵救援。己亥（二十五日），唐派遣太子李建成统率军队驻扎在北部边境，秦王李世民驻扎在并州，防备突厥。八月丙辰（疑误），突厥侵犯真州，又侵犯马邑。

壬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初，杜伏威与公相友善，公年长，伏威兄事之，军中谓之伯父，畏敬与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潜夺其兵权。公知之，怏怏不平，与其故人左游仙阳为学道、辟谷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守丹杨，令雄诞典兵为之副，阴谓雄诞曰：“吾至长安，苟不失职，勿令公为变。”伏威既行，左游仙说公谋反；而雄诞握兵，公不得发。乃诈称得伏威书，疑雄诞有贰心，雄诞闻之不悦，称疾不视事；公因夺其兵，使其党西门君仪谕以反计。雄诞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吴王又在京师，大唐兵威，所向无敌，奈何无故自求族灭乎！雄诞有死而已，不敢闻命。今从公为逆，不过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爱斯须之死而自陷于不义乎！”公知不可屈，缢杀之。雄诞善抚士卒，得其死力，又约束严整，每破城邑，秋毫无犯，死之日，江南军中及民间皆为之流涕。公又诈称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大修铠仗，运粮储。寻称帝于丹杨，国号宋，修陈故宫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与张善安连兵，以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壬子（初九），唐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反叛。当初，杜伏威与辅公很要好，辅公年纪大，杜伏威像对兄长一样对他，军中称辅公为伯父，敬畏他同敬畏杜伏威一样。杜伏威逐渐猜忌他，于是任命自己的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暗中夺辅公的兵权。辅公知道后，很不服气，假装和他的老相识左游仙学道、辟谷掌掩饰自己。等杜伏威入朝，留辅公守卫丹杨，命王雄诞掌握军队作辅公的副手，私下对王雄诞说：“我到了长安，假如没有失去职位，千万不要让公发生变故。”杜伏威走了以后，左游仙劝辅公反叛，但是王雄诞掌握兵权，辅公无法动手。于是他假称收到杜伏威的来信，怀疑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说后很不高兴，声称有病不到衙门治事，辅公趁机夺了王雄诞的兵权，让自己的党羽西门君仪告诉王雄诞反叛的计划。王雄诞才醒悟并后悔不已，说道：“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吴王又在京师长安，大唐军队威力，所向无敌，怎么可以无缘无故自找灭族呢？我王雄诞唯有一死相报，恕不能听从命令。现在跟着您倒行逆施，也不过是延长一百天的性命罢了，大丈夫怎能因为舍不得片刻之死而陷自己于不义呢？”辅公知道不能说服他，便勒死了王雄诞。王雄诞很会体恤部下，能让士兵为他卖命，而且纪律严明，每次攻下城镇，都秋毫无犯，他死的那天，江南军中的将士以及民间百姓都失声痛哭。辅公又假称杜伏威无法返回江南，送来书信命他起兵，于是他大肆装备武器，运粮储备。随即在丹杨称帝，国号为宋，修复陈朝的旧宫殿居住，设置百官，任命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和张善安联合，以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己未，突厥寇原州。

己未（十六日），突厥侵犯原州。

乙丑，诏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孝恭以舟师趣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趣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出谯、亳，齐州总管李世出淮、泗以讨辅公。孝恭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曰：“此乃公授首之征也！”饮而尽之，众皆悦服。

乙丑（二十二日），唐高祖下诏命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开赴江州，岭南道大使李靖带交、广、泉、桂等州兵力开赴宣州，怀州总管黄君汉取道谯州、亳州，齐州总管李世取道淮水、泗水，讨伐辅公。李孝恭出发前和众将领会餐，命人取水，忽然水变成了血，在坐的人都吓得变了脸色，李孝恭却神色自如地说道：“这是辅公灭亡的征兆！”喝光血水，众人都从心里佩服他。

丙寅，吐谷浑内附。

丙寅（二十三日），吐谷浑归附唐朝。

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镇；癸酉，又寇渭州。

辛未（二十八日），突厥攻陷原州的善和镇；癸酉（三十日），突厥又侵犯渭州。

高开道以奚侵幽州，州兵击却之。

高开道率奚族军队侵犯幽州，唐幽州军队击退来敌。

九月，太子班师。

九月，太子李建成班师回朝。

戊子，辅公遣其将徐绍宗寇海州，陈政通寇寿阳。

戊子（十五日），辅公派遣他的将领徐绍宗攻打海州，陈政道攻打寿阳。

邛州獠反，遣沛公郑元讨之。

邛州獠民反叛，唐派遣沛公郑元前往讨伐。

庚寅，突厥寇幽州。

庚寅（十七日），突厥侵犯幽州。

壬辰，诏以秦王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壬辰（十九日），唐高祖下诏任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

乙未，窦伏明以沙州降。

] 乙未（二十二日），窦伏明以沙州投降。

高昌王伯雅卒，子文泰立。

高昌王伯雅去世，他的儿子文泰继立为王。

丙申，渝州人张大智反，刺史薛敬仁弃城走。

丙申（二十三日），渝州人张大智反叛，唐渝州刺史薛敬仁放弃城池逃跑。

壬寅，高开道引突厥二万骑寇幽州。

壬寅（二十九日），高开道带二万突厥骑兵侵犯幽州。

突厥恶弘农公刘世让为己患，遣其臣曹般来，言世让与可汗通谋，欲为乱，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杀世让，籍其家。

突厥恨弘农公刘世让成为他们的威胁，派大臣曹般来唐，说刘世让和突厥可汗交通密谋，准备叛乱，高祖相信了这些话。冬季，十月丙午（初四），唐杀死刘世让，没收了他的家产。

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兵还。

秦王李世民还停留在并州，己未（十七日），诏命李世民率军返回长安。

上幸华阴。

唐高祖驾临华阴。

张大智侵涪州，刺史田世康等讨之，大智以众降。

张大智侵犯涪州，唐涪州刺史田世康等人讨伐他，张大智带领人马投降。

初，上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马邑，苑君璋引突厥万余骑至城下，满政击破之。颉利可汗怒，大发兵攻马邑。高迁惧，帅所部二千人斩关宵遁，虏邀之，失亡者半。颉利自帅众攻城，满政出兵御之，或一日战十余合。上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之，至松子岭，不敢进，还保崞城。会颉利遣使求婚，上曰：“释马邑之围，乃可议婚。”颉利欲解兵，义成公主固请攻之。颉利以高开道善为攻具，召开道，与之攻马邑甚急。颉利诱满政使降，满政骂之。粮且尽，救兵未至，满政欲溃围走朔州，右虞候杜士远以虏兵盛，恐不免，壬戌，杀满政降于突厥，苑君璋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余人。上以满政子玄积为上柱国，袭爵。丁卯，突厥复请和亲，以马邑归唐；上以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当初，高祖派遣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卫马邑，苑君璋带着一万多突厥骑兵到马邑城下，高满政打败了苑君璋。颉利可汗发怒，出动大军攻打马邑。李高迁怕了，带领二千名部下冲破关卡连夜逃跑，遭到突厥阻截，损失一半兵力。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大军攻马邑，高满政出兵抵抗，有时一天打十几仗。高祖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救援马邑，刘世让到了松子岭，不敢再前进，回军保守崞城。恰好颉利派遣使节向唐求婚，高祖说：“先撤了马邑的围，才能够谈论婚姻。”颉利想撤军，隋义成公主坚持要求攻打马邑。颉利因为高开道擅长制作攻城武器，便召来高开道，和他一起猛攻马邑。颉利诱劝高满政投降，高满政大骂颉利。马邑城中粮食即将耗尽，救兵未到，高满政想突围去朔州，右虞候杜士远见突厥兵力强大，恐怕突围不成，壬戌（二十日），杜士远杀死高满政投降了突厥，苑君璋又杀死城中与高满政同谋的豪杰三十多人。高祖任命高满政的儿子高玄积为上柱国，承袭高满政的爵位。丁卯（二十五日），突厥再次向唐请求和亲，把马邑归还给唐朝；高祖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

突厥数为边患，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议者以为烦扰，不许。静切论不已，敕征静入朝，使与裴寂、萧、封德彝相论难于上前，寂等不能屈，乃从静议，岁收谷数千斛，上善之，命检校并州大总管。静，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

突厥屡次为祸边境，唐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以省军粮的运输，议政者认为过于麻烦，不批准。窦静不停地极力论说此事，高祖下敕令征窦静入朝，让他与裴寂、萧、封德彝等人在皇上面前辩论此事，裴寂等人无法说服窦静，于是听从了窦静的建议，每年收获数千斛粮食，高祖很赞赏他，命窦静为检校并州大总管。窦静是窦抗的儿子。十一月辛巳（初九），秦王李世民又请求在并州境内增设屯田，高祖批准了他的请求。

黄州总管周法明将兵击辅公，张善安据夏口，拒之。法明屯荆口镇，壬午，法明登战舰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乘鱼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

唐黄州总管周法明带兵攻打辅公，张善安占据夏口抵抗周法明。周法明驻扎在荆口镇，壬午（初十），周法明登上战船饮酒，张善安派遣几名刺客伪装渔民乘着渔船到荆口镇，见到的人没有产生怀疑，于是他们杀了周法明后离去。

甲申，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击辅公将陈当世于猷州之黄沙，大破之。

甲申（十二日），唐舒州总管张镇周等在猷州的黄沙攻打辅公的将领陈当世，大败陈军。

丁亥，上校猎于华阴。己丑，迎劳秦王世民于忠武顿。

丁亥（十五日），高祖在华阴围猎。己丑（十七日），在忠武顿迎接慰问秦王李世民。

十二月，癸卯，安抚使李大亮诱张善安，执之。大亮击善安于洪州，与善安隔水而陈，遥相与语。大亮谕以祸福，善安曰：“善安初无反心，正为将士所误；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张总管有降心，则与我一家耳。”因单骑渡水入其陈，与善安执手共语，示无猜间。善安大悦，遂许之降。既而善安将数十骑诣大亮营，大亮止其骑于门外，引善安入，与语。久之，善安辞去，大亮命武士执之，从骑皆走。善安营中闻之，大怒，悉众而来，将攻大亮。大亮使人谕之曰：“吾不留总管。总管赤心归国，谓我曰：”若还营，恐将士或有异同，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辈何怒于我！“其党复大骂曰：”张总管卖我以自媚于人。“遂皆溃去。大亮追击，多所虏获。送善安于长安，善安自称不与辅公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败，得所与往还书，乃杀之。

十二月癸卯（初二），唐安抚使李大亮诱骗张善安，捉住了张。李大亮在洪州攻打张善安，与张善安隔水列阵，遥相对话。李大亮向张善安说明祸福利害关系，张善安说：“善安最初没有反叛的意思，被部下将士们所误，想投降又怕不能免罪。”李大亮说：“张总管有投降的心意，和我就是一家人了。”于是一个人骑马渡过河进入张善安的阵地，和张善安拉着手交谈，表示相互没有猜忌。张善安十分喜悦，于是答应李大亮投降。不久张善安带领几十名骑兵到李大亮的营地，李大亮让随行的骑兵停在营门之外，带张善安入营，和他交谈。过了很长时间，张善安告辞，李大亮命令武士把他捉起来，张善安随行的骑兵全部逃走。张善安的军队闻讯，十分气愤，全部出动，准备攻打李大亮。李大亮派人对他们说：“不是我留住张总管，是总管忠心归附朝廷，对我说：”如果返回营地，恐怕将士们有不同意见，会受他们钳制。‘因此自己留下来不走，你们这些人为什么生我的气？“张善安的部下又大骂道：”张总管出卖我们，自己去讨好别人。“随即溃散而去。李大亮出兵追击，俘虏了许多人。李大亮送张善安到长安，张善安自己声称和辅公并没有来往，高祖赦免了他的罪过，对他很好；待到辅公失败后，得到他们相互往来的信件，于是杀了张善安。

甲寅，车驾至长安。

甲寅（十三日），唐高祖回到长安。

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击走之。

己巳（二十八日），突厥入侵定州，定州军队击退来敌。

庚申，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

庚申（疑误），白简、白狗羌均派遣使节到唐进献贡品。

七年（甲申、624 ）

七年（甲申，公元624 年

春，正月，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

春季，正月，唐按照北周、北齐的旧制度，每州设置大中正一人，掌管了解州内人物、品评衡量家族的等级，由本州家族资望高的人担任，没有品级俸禄。

壬午，赵郡王孝恭击辅公别将于枞阳，破之。

壬午（十一日），赵郡王李孝恭在枞阳打败辅公的别将。

庚寅，邹州人邓同颖杀刺史李士衡反。

庚寅（十九日），邹州人邓同颖杀死唐邹州刺史李士衡，反叛。

丙申，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

丙申（二十五日），唐在白狗等羌族地区设置维、恭二州。

二月，辅公遣兵围猷州，刺史左难当婴城自守。安抚使李大亮引兵击公，破之。赵郡王孝恭攻公鹊头镇，拔之。

二月，辅公派兵围攻猷州，唐猷州刺史左难当环城自卫。安抚使李大亮带兵打败辅公。赵郡王李孝恭攻克辅公的鹊头镇。

丁未，高丽王建武遣使来请班历。遣使册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丁未（初七），高丽王建武派遣使节来唐，请求颁赐历法。唐派遣使节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

始州獠反，遣行台仆射窦轨讨之。

始州獠民反叛，唐派行台仆射窦轨讨伐叛獠。

己酉，诏：“诸州有明一经以上未仕者，咸以名闻；州县及乡皆置学。”

己酉（初九），唐颁布诏令：“各州有通晓一种以上经书而没有入仕的，均将姓名上报奏闻；州县及乡均设置学校。”

壬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破辅公之党于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镇。

壬子（十二日），唐行军副总管权文诞在猷州打败辅公的党羽，攻克枚洄等四镇。

丁巳，上幸国子监，释奠；诏诸王公子弟各就学。

丁巳（十七日），唐高祖亲临国子监，行释奠礼；下诏命诸王公子弟分别入学。

戊午，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戊午（十八日），唐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

己未，高开道将张金树杀开道来降。开道见天下皆定，欲降，自以数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众，遂无降意。其将卒皆山东人，思乡里，咸有离心。开道选勇敢士数百，谓之假子，常直阁内，使金树领之。故刘黑闼将张君立亡在开道所，与金树密谋取开道。金树遣其党数人入阁内，与假子游戏，向夕，潜断其弓弦，藏刀槊于床下，合瞑，抱之趋出，金树帅其党大噪，攻开道阁，假子将御之，弓弦皆绝，刀槊已失，争出降；君立亦举火于外与相应，内外惶扰。开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与妻妾奏乐酣饮，众惮其勇，不敢逼。天且明，开道缢妻妾及诸子，乃自杀。金树陈兵，悉收假子斩之，并杀君立，死者五百余人。遣使来降，诏以其地置妫州。壬戌，以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己未（十九日），高开道的将领张金树杀死高开道来降唐。高开道见天下全部得到平安，想投降，但认为自己几次降而复叛，所以不敢来降；而且依仗突厥的势力，便打消了投降的念头。高开道手下的将士都是山东人，思念故乡，都想逃走。高开道挑选了几百名勇士，称为义子，经常在阁内值班，由张金树统领。原刘黑闼的将领张君立逃到高开道处，和张金树密谋杀高开道。张金树派他的几名同党进入阁内，和高开道的义子们玩耍，临近黄昏，暗中搞断了义子们的弓弦，把刀枪藏到床下，到就寝时，抱着刀枪迅速离去，张金树带领同党大声喧哗，攻打高开道的阁房，义子们准备抵抗，但弓弦已断，刀枪已失，于是争相投降；张君立也在外放火作为呼应，内外惶惶不安。高开道知道逃不脱，于是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坐在堂上，和妻妾们奏乐畅饮，众人害怕他的英勇，不敢靠近，天快亮时，高开道勒死妻妾和儿子们，然后自杀身亡。张金树列阵，捉住高开道所有义子，全部杀死，并杀死张君立，一共死了五百多人。张金树派人向唐投降，唐下诏于原地设置妫州。壬戌（二十二日），任命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

戊辰，洋、集二州獠反，陷隆州晋城。

戊辰（二十八日），洋、集二州獠民反叛，攻陷隆州晋城。

是月，太保吴王杜伏威薨。辅公之反也，诈称伏威之命以绐其众。及公平，赵郡王孝恭不知其诈，以状闻；诏追除伏威名，籍没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复其官爵。

当月，太保吴王杜伏威去世。辅公反叛时，诈称杜伏威的命令欺骗部下，待到辅公被平定，赵郡王李孝恭不知辅公使诈，把情况上报朝廷；唐下诏追免杜伏威官职，没收他的妻儿为官奴。等到太宗即位，知道杜伏威被冤杜，赦免并恢复了杜伏威的官爵。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三月，唐初次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其次是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六个省，其次是御史台，其次太常至太府等九个寺，其次是将作监，其次国子学，其次天策上将府，其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等十四卫；东宫设置三师、三少、詹事以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设置府佐、国官，公主设置邑司，以上部门官员均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的官员为外职事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等，为勋官。

丙戌，赵郡王孝恭破辅公于芜湖，拔梁山等三镇。辛卯，安抚使任拔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降。

丙戌（十六日），赵郡王李孝恭在芜湖打败辅公，攻克梁山等三镇。辛卯（二十一日），唐安抚使任攻克扬子城，广陵城主龙龛投降。

丁酉，突厥寇原州。

丁酉（二十七日），突厥侵犯原州。

戊戌，赵郡王孝恭克丹杨。

戊戌（二十八日），赵郡王李孝恭攻克丹杨。

先是，辅公遣其将冯慧亮、陈当世将舟师三万屯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将步骑三万屯青林山，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又结垒江西以拒官军。孝恭与李靖帅舟师次舒州，李世帅步卒一万渡淮，拔寿阳，次硖石。慧亮等坚壁不战，孝恭遣奇兵绝其粮道，慧亮等军乏食，夜，遣兵薄孝恭营，孝恭坚卧不动。孝恭集诸将议军事，皆曰：“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杨，掩其巢穴，丹杨既溃，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将从其议，李靖曰：“公精兵虽在此水陆二军，然所自将亦不为少，今博望诸栅尚不能拔，公保据石头，岂易取哉！进攻丹杨，旬月不下，慧亮蹑吾后，腹背受敌，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战余贼，其心非不欲战，正以公立计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师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贼营而勒精兵结陈以待之。攻垒者不胜而走，贼出兵追之，行数里，遇大军，与战，大破之。阚棱免胄谓贼众曰：“汝曹不识我邪？何敢来与我战！”贼多棱故部曲，皆无斗志，或有拜者，由是遂败。孝恭、靖乘胜逐北，转战百余里，博山、青林两戍皆溃，慧亮、正通等遁归，杀伤及溺死者万余人。李靖兵先至丹杨，公大惧，拥兵数万，弃城东走，欲就左游仙于会稽，李世追之。公至句容，从兵能属者才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将吴骚等谋执之。公觉之，弃妻子，独将腹心数十人，斩关走。至武康，为野人所攻，西门君仪战死，执公，送丹杨枭首，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

在此之前，辅公派遣手下将领冯慧亮、陈当世率领三万水兵驻扎在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率领三万步兵骑兵驻扎在青林山，又在梁山用锁链切断江中航道，修筑却月城，延绵十多里，又在长江之西构筑工事抵抗唐军。李孝恭与李靖率领水军停泊在舒州，李世率领一万步兵渡过淮河，攻下寿阳，驻扎在硖石。冯慧亮等人坚壁不战，李孝恭派奇兵切断了敌军的粮食运输线，冯慧亮等军缺乏军粮，半夜，派兵逼近李孝恭的军营，李孝恭坚持不出战。李孝恭召集诸位将领商议军事行动，各位将领都说：“冯慧亮等人拥有强大的军队，占据水陆两方面的险要，我军进攻不能很快奏效，不如直接进逼丹杨，出其不备袭击辅公的老巢，丹杨溃败后，冯慧亮等人自然会投降了！”李孝恭准备采纳众将领的意见，李靖说：“辅公的精锐部队虽然在这里有水陆两支军队，但是他自己统率的军队也不少，如今博望的各个敌营尚且不能攻克，辅公凭借石头城自保，又岂是容易攻克的！进军攻打丹杨，十天半个月攻不下，冯慧亮等人紧随在我军背后，我军腹背受敌，这是很危险的。冯慧亮、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并非他们不想出战，而是因为辅公定下的计策让他们按兵不动，想以此拖垮我军罢了。我们现在主动挑战攻城，可一举破敌！”李孝恭表示赞同，用老弱残兵先进攻敌人的营垒，自己统领着精兵严阵以待。攻打敌人

营垒的部队失败逃跑，敌军出兵追击，走出几里地，遇到唐大军，双方交战，唐军大败敌军。阚棱摘下头盔对敌军说道：“你们

不认识我吗？怎么胆敢来与我交战！“敌军中有很多阚棱的旧部下，均丧失了斗志，也有一些人向阚棱行礼，敌军因此溃败。李孝恭、李靖乘胜追击逃敌，转战一百多里，敌军博山、青林两处部队均溃败，冯慧亮、陈正通等人逃回丹杨，被唐军杀伤及淹死的敌军有一万多人。李靖的部队先到达丹杨，辅公大为惊慌，带着几万兵马，放弃丹杨城向东逃跑，打算到会稽投靠左游仙，李世在后面追击他。辅公到句容，随从的军队能跟上他的才五百人，夜晚，在常州宿营，他手下的将领吴骚等人谋划把他逮起来。辅公觉察到吴骚等人的意图，丢下妻儿，独身带领几十名心腹，冲破关卡逃走。辅公到武康，受到农民的攻击，西门君仪战死，农民捉住辅公，送到丹杨处死，悬首示众，唐军分别搜捕辅公的余党，全部处决，江南地区全部平定。

己亥，以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兵部尚书。顷之，废行台，以孝恭为扬州大都督，靖为府长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萧、辅之膏肓也。”

己亥（二十九日）唐任命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不久，又废除东南道行台，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李靖为大都督府长史。高祖深深地赞美李靖的功劳，说道：“李靖是萧铣、辅公的克星。”

阚棱功多，颇自矜伐。公诬棱与己通谋。会赵郡王孝恭籍没贼党田宅，棱及杜伏威、王雄诞田宅在贼境者，孝恭并籍没之；棱自诉理，忤孝恭，孝恭怒，以谋反诛之。

阚棱立了功勋，颇自傲。辅公诬陷阚棱与自己合谋。恰好赵郡王李孝恭查封没收辅公党羽的田地房产，阚棱以及杜伏威、王雄诞在辅公境内的田地房产，李孝恭也一起没收；阚棱自己申诉说明，触犯了李孝恭，李孝恭很生气，以谋反的罪名杀了阚棱。

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颁新律令，比开皇旧制增新格五十三条。

夏季，四月庚子朔（初一），唐大赦天下。当天，颁布新的律令，新律比隋朝开皇的旧制增加了五十三条新法规。

初定均田租、庸、调法：丁、中之民，给田一顷，笃疾减什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随土地所宜，绫、绢、、布。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租、调俱免。水旱虫霜为灾，什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调，损七已上课役俱免。凡民赀业分九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食禄之家，无得与民争利；工商杂类，无预士伍。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岁造计帐，三年造户籍。

唐初次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办法：每位成年丁男及十六岁以上二十以下的中男，给一顷田，有严重疾病者减去十分之六，寡妻、寡妾减去十分之七，所有授田均以其中十分之二为世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每一成年男子每年交纳的租是二石粟。调按照当地物产情况，分别交纳绫、绢、、布。每年劳役二十日，不服劳役则收取，每天三尺；有事增加劳役者，加十五日劳役，免除应交之调；加三十日劳役，应交纳的租、调均予免除。如遇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收成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免除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除调；损失在十分之七以上，免去全部应交纳的租调及应服劳役。百姓的资产分为九等。一百户为一里，五个里成为一乡，四家为邻，四个邻成一保。在城镇居住区为坊，在乡村居住区为村。官宦之家有国家俸禄，不准与百姓争夺利益；工商杂色人等，不准加入士人阶层。男女初生为黄，四岁以上为小，十六岁以上为中，二十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每年编制计帐，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

丁未，党项寇松州。

丁未（初八），党项侵犯松州。

庚申，通事舍人李凤起击万州反獠，平之。

庚申（二十一日），唐通事舍人李凤起攻打并平定了万州反叛的獠民。

五月，辛未，突厥寇朔州。

五月辛未（初二），突厥侵犯朔州。

甲戌，羌与吐谷浑同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

甲戌（初五），羌族与吐谷浑一同侵犯松州，唐派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从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从芳州道攻击羌与吐谷浑。

丙戌，作仁智宫于宜君。

丙戌（十七日），唐在宜君县修建仁智宫。

丁亥，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

丁亥（十八日），窦轨在方山打败反叛的獠民，俘虏二万多人。

第一百九十一卷

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七年（甲申、624 ）

唐纪七唐高祖武德七年（甲申，公元624 年）

六月，辛丑，上幸仁智宫避暑。

六月，辛丑（初三），高祖前往仁智宫避暑。

辛亥，泷州扶州獠作乱，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击平之。

辛亥（十三日），泷州、扶州獠人发生叛乱，高祖派遣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人进击并平定了他们。

丙辰，吐谷浑寇扶州，刺史蒋善合击走之。

丙辰（十八日），吐谷浑侵犯扶州，扶州刺史蒋善合将他们击退。

壬戌，庆州都督杨文反。

壬戌（二十四日），庆州都督杨文反叛朝廷。

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当初，齐王李元吉劝说太子李建成除去秦王李世民，他说：“我自当替哥哥亲手将他杀掉！”李世民随从高祖前往李元吉的府第，李元吉将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面，准备刺杀李世民，李建成生性颇为仁爱宽厚，连忙制止了他。元吉恼怒地说：“我这是为哥哥着想，对我有什么好处！”

建成擅募长安及四方骁勇二千余人为东宫卫士，分屯左、左长林，号长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为人所告，上召建成责之，流可达志于州。

李建成擅自召募长安及各地的骁勇之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让他们分别在东宫左右长林门驻扎下来，号称长林兵。李建成还暗中让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那里调集来幽州骁勇精锐的骑兵三百人，将他们安置在东宫东面的各个坊市中，准备用他们来补充在东宫担任警卫的低级军官，结果被人告发。于是，高祖把李建成叫去责备了一番，将可达志流放到州去了。

杨文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凤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谟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属于毛鸿宾堡，以十余骑往见上，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饲以麦饭，使殿中监陈福防守，遣司农卿宇文颖驰召文。颖至庆州，以情告之，文遂举兵反。上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

杨文曾经在东宫担任警卫，李建成亲近并厚待他，私下里让他募集勇士，送往长安。高祖准备前往仁智宫，命令李建成留守京城，李世民与李元吉一起随行。李建成让李元吉乘机图谋李世民，他说：“无论我们的打算是平安无事还是面临危险，都要在今年决定下来。”李建成又指使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将盔甲赠给杨文。两人来到豳州的时候，上报发生变故，告发太子指使杨文起兵，让他与自己内外呼应。还有一位宁州人杜风举也前往仁智宫讲了这一情形。高祖大怒，借口别的事情，以亲笔诏书传召李建成，让他前往仁智宫。李建成心中害怕，不敢前去。太子舍人徐师劝他占据京城，发兵起事；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他免去太子的车驾章服，屏除随从人员，到高祖那里去承认罪责。于是，李建成决定前往仁智宫。还没有走完六十里的路程，李建成便将所属官员，全部留在北魏毛鸿宾遗留下来的堡栅中，带领十多个人骑马前去进见皇帝，向皇帝伏地叩头，承认罪责，把身子猛然用力撞了出去，弄得几乎晕死过去。但是，高祖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这一天夜里，高祖将他放在帐篷里，给他麦饭充饥，让殿中监陈福看守着他，派遣司农卿宇文颖速去传召杨文。宇文颖来到庆州，将情况告诉了杨文。于是，杨文起兵造反。高祖派遣左武卫将军钱九陇和灵州都督杨师道进击杨文。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甲子（二十六日），高祖传召秦王李世民商量此事。李世民说：“杨文这小子竟敢做这种狂妄叛逆的勾当，想来他幕府的僚属应当已经将他擒获并杀掉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应当派遣一员将领去讨伐他。”高祖说：“不能这样，杨文的事情关连着建成，恐怕响应他的人为数众多。你最好亲自前往，回来以后，我便将你立为太子。我不愿意效法隋文帝去诛杀自己的儿子，届时就把李建成封为蜀王。蜀中兵力薄弱，如果以后他能够事奉你，你应该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肯事奉你，你要捉拿他也容易一些啊。”

上以仁智宫在山中，恐盗兵猝发，夜，帅宿卫南出山外，行数十里，东宫官属继至，皆令三十人为队，分兵围守之。明日，复还仁智宫。

仁智宫建造在山中，高祖担心盗兵突然发难，便连夜率领担任警卫的军队从南面开出山来。走了数十里地的时候，太子东宫所属的官员相继到来，高祖让大家一概以三十人为一队，分派军队包围、看守着他们。第二天，高祖才又返回仁智宫。

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阳既平，杜淹久不得调，欲求事建成。房玄龄以淹多狡数，恐其教导建成，益为世民不利，乃言于世民，引入天策府。

李世民出发以后，李元吉与嫔妃轮番替李建成讲情，封德彝又在外朝设法解救李建成。于是，高祖改变了原意，又让李建成回去驻守京城。高祖只以兄弟关系不睦责备他，将罪责推给了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将他们一并流放到了州。韦挺是韦冲的儿子。当初，洛阳平定以后，杜淹长时间没有得到升迁，打算谋求事奉李建成。房玄龄认为杜淹狡诈的招数很多，担心他会教唆引导李建成，越发对李世民不利，便向李世民进言，将杜淹推荐到天策府任职。

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击破之。

突厥侵犯代州的武周城，代州兵马打败了他们。

秋，七月，己巳，苑群璋以突厥寇朔州，总管秦武通击却之。

秋季，七月，己巳（初一），苑君璋带领突厥兵马侵犯朔州，总管秦武通击退了他们。

杨文袭陷宁州，驱掠吏民出据百家堡。秦王世民军至宁州，其党皆溃。癸酉，文干为其麾下所杀，传首京师。获宇文颖，诛之。

杨文掩袭并攻陷宁州，驱赶劫掠官吏与百姓出城，占据了百家堡。秦王李世民的军队来到宁州以后，杨文的党羽便全部溃散。癸酉（初五），杨文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城。李世民捉获了宇文颖，将他杀掉。

丁丑，梁师都行台白伏愿来降。

丁丑（初九），梁师都的行台白伏愿前来投降。

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宁州刺史鹿大师救之，又遣杨师道趋大木根山。庚辰，突厥寇陇州；遣护军尉迟敬德击之。

戊寅（初十），突厥侵犯原州，高祖派遣宁州刺史鹿大师前去援救，又派遣杨师道奔赴大木根山。庚辰，（十二日），突厥侵犯陇州，高祖派遣护军尉迟敬德进击突厥。

吐谷浑寇岷州。辛巳，吐谷浑、党项寇松州。

吐谷浑侵犯岷州。辛巳（十三日），吐谷浑与党项侵犯松州。

癸未，突厥寇阴盘。

癸未（十五日），突厥侵犯阴盘。

甲申，扶州刺史蒋善合击吐谷浑于松州赤磨镇，破之。

甲申（十六日），扶州刺史蒋善合在松州赤磨镇进击吐谷浑，并打败了他们。

己丑，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寇并州。

己丑（二十一日），突厥吐利设与苑君璋侵犯并州。

甲午，车驾还京师。

甲午（疑误），高祖返回京城。

或说上曰：“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将徙都之。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策，萧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不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上乃止。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有人劝高祖说：“突厥之所以屡次侵犯关中地区，是由于我们的人口与财富都集中在长安的缘故。如果烧毁长安，不在这里定都，那么胡人的侵犯便会自然平息下来了。”高祖认为所言有理，便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越过终南山，来到樊州、邓州一带，巡视可以居留的地方，准备将都城迁徙到那里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裴寂都赞成这一策略，萧等人虽然知道不应当如此，但没有谏阻的胆量。秦王李世民劝谏说：“戎狄造成祸患，从古时候起，就时有发生。陛下凭着自己的圣明英武，创建新的王朝，统辖着中国的领土，拥有上百万的精锐兵马，所向无敌，怎么能够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徙都城来躲避他们，给举国臣民留下羞辱，让后世来讥笑陛下呢？那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何况我还愧居藩王之位呢！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请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的脖子上，将他送到宫阙之下。如果不能获得成功，那时再迁徙都城，也为时不晚。”高祖说：“讲得好。”李建成说：“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秦王的话该不会是与樊哙相似的吧！”李世民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那小子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会超过十年时间，我肯定能够将沙漠以北地区平定下来，这可并不是凭空妄言的啊！”于是，高祖不再迁徙都城。李建成与嫔妃因而共同诬陷李世民说：“虽然突厥屡次造成边疆上的祸患，但是只要他们得到财物就会撤退。秦王表面上假托抵御突厥的名义，实际上是打算总揽兵权，成就他篡夺帝位的阴谋罢了！”

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顿首，请下法司案验。上怒不解，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于兰池。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高祖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随同前往，高祖让这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但是喜欢尥蹶子，李建成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这匹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弟弟善于骑马，骑上它试一试吧。”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李世民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立定，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便再次骑到这匹马上，这样连续发生了三次。李世民回过头来看着宇文士及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杀害我，但是生死是命运主宰着的，难道他能够伤害我什么吗？”李建成听到此言，于是让嫔妃向高祖诬陷李世民说：“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让我去当天下的共主哩，怎么会白白死去呢！”高祖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叫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叫来，责备他说：“谁是天子，自然会有上天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怎么这般急切呢！”李世民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求将自己交付执法部门查讯证实，高祖仍然怒气不息。适逢有关部门奏称突厥前来侵扰，高祖这才改变了生气的脸色，转而劝勉李世民，让他戴上王冠，系好腰带，与他商议对付突厥的办法。闰七月，己未（二十一日），高祖颁诏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率领兵马由豳州进发，前去抵御突厥，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每当发生敌情，高祖总是命令李世民前去讨伐敌人，但在战事平息以后，高祖对李世民的猜疑却越发严重了。

初，隋末京兆韦仁寿为蜀郡司法书佐，所论囚至市，犹西向为仁寿礼佛然后死。唐兴，弘达帅西南夷内附。朝廷遣使抚之，类皆贪纵，远民患之，有叛者。仁寿时为州都督长史，上闻其名，命检校南宁州都督，寄治越，使之岁一至其地慰抚之。仁寿性宽厚，有识度，既受命，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法令清肃，蛮、夷悦服。将还，豪帅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宁，何为遽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蛮、夷即相帅为仁寿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乃曰：“吾受诏但令巡抚，不敢擅留。”蛮、夷号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贡。壬戌，仁寿还朝，上大悦，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

当初，隋朝末年京兆人韦仁寿担任蜀郡的司法参军，经他定罪处死的囚犯在绑赴闹市行刑的时候，还要面向西方替韦仁寿拜佛求福以后，才肯受死。唐朝兴起以后，弘达率领西南地区的夷人归附朝廷。朝廷派出的安抚西南夷人的使者，大都贪婪无度，边地的百姓将使者视为祸患，还发生了叛离朝廷的事件。当时，韦仁寿担任州都督长史，高祖得知他的名声以后，便任命他为检校南宁州都督，将官署所在地暂设在越，让他每年一次，前往南宁州抚慰当地的夷人。韦仁寿性情宽和仁厚，既有见识，又有度量。他接受任命以后，带领士兵五百人来到西洱河，走遍辖境内的数千里地，当地蛮人、夷人豪强的首领纷纷向望风采，表示归附，前来会见韦仁寿。韦仁寿遵照制命在当地设置了七个州，下辖十五个县，分别任命当地豪强的首领为刺史和县令。他实行的法令清明整肃，蛮人与夷人都心悦诚服。韦仁寿准备返回越时，豪强的首领们都说：“天子派遣您担任南宁州的都督，您为什么忙着离去？”韦仁寿托称南宁州并没有修筑城池。蛮人、夷人当即聚合起来，为韦仁寿修筑南宁州城，建造韦仁寿的官署与住处，只用了十天时间，便竣工了。韦仁寿这才说：“根据我所接受的诏命，只让我前来巡视抚慰，所以我不敢擅自留在这里。”蛮人、夷人哭泣着为他送行，于是分别派遣子弟入朝进贡。壬戌（二十四日），韦仁寿回到朝廷，高祖非常高兴，便命令韦仁寿迁移到南宁州坐镇，并带兵戌守南宁州城。

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

苑君璋引领突厥侵犯朔州。

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

八月，戊辰（初一），突厥侵犯原州。

己巳，吐谷浑寇鄯州。

己巳（初二），吐谷浑侵犯鄯州。

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师戒严。戊寅，寇绥州，刺史刘大俱击却之。

壬申（初五），突厥侵犯忻州。丙子（初九），突厥侵犯并州，京城严密防备。戊寅（十一日），突厥侵犯绥州，绥州刺史刘大俱将突厥击退。

是时，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连营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世民与虏遇于豳州，勒兵将战。己卯，可汗帅万余骑奄至城西，陈于五陇阪，将士震恐。世民谓元吉曰：“今虏骑凭陵，不可示之以怯，当与之一战，汝能与我俱乎？”元吉惧曰：“虏形势如此，奈何轻出，万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当独往，汝留此观之。”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告之曰：“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世民又前，遣骑告突利曰：“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应。世民又前，将渡沟水，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须渡，我无他意，更欲与王申固盟约耳。”乃引兵稍却。是后霖雨益甚，世民谓诸将曰：“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世民又遣说突利以利害，突利悦，听命。颉利欲战，突利不可，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世民许之。思摩，颉利之从叔也。突利因自托于世民，请结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抚之，与盟而去。

这时候，颉利、突利两可汗率领全国兵马前来侵犯，兵营相互连接着向南进军，秦王李世民带领兵马抵御敌兵。适逢关中地区多日降雨不止，粮食运输被隔断，将士们因行军跋涉而疲惫不堪，军用器械钝损破败，朝廷百官与军中将领都为此担忧。李世民在豳州与突厥遭遇，准备率领兵马接战。己卯（十二日），突厥可汗率领骑兵一万多人突然来到豳州城的西面，在五陇阪布成阵势，唐军将士惊恐不安。李世民对李元吉说：“现在突厥进逼我军，我军不能够向他们显示出畏缩不前的样子来，应当与他们大战一场，你能够与我一同前去迎敌吗？”李元吉害怕地说：“突厥军队的阵势这样盛大，怎么能够轻易出击呢？万一交战失利，后悔还来得及吗！”李世民说：“既然你不敢前去，我就独自前往，你留在这里看我的吧。”于是，李世民便率领骑兵疾驰到突厥的军阵前面，告诉他们说：“我国与可汗议和，结为姻亲，为什么违背盟约，深入到我国的领土中来！我就是秦王，如果可汗能够比武，就独自出来与我比武；倘若可汗让大家一齐上，我就只有用这一百名骑兵来抵挡了。”颉利摸不清李世民的底细，只是笑了一笑，并不回答。李世民又向前推进，派遣骑兵告诉突利说：“以往你与我订有盟约，约定在发生急难的时候互相援救。现在你却率领兵马攻打我，怎么连一点盟誓的情份都不讲呢！”突利也没有回答。李世民再次向前推进，准备渡过一条河沟，颉利看到李世民轻易出战，又听到他关于订盟立誓的话，怀疑突利与李世民另有计谋，便派人阻止李世民说：“秦王不必渡过河沟，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打算与秦王重申并加强原有的盟约罢了。”于是，颉利率领兵马略微后退。此后，连绵大雨愈发落个不停，李世民对各位将领说：“突厥所仗恃着的是弓箭，现在雨水经久不息，筋弦松弛，胶性失粘，弓就不能够使用了，这使他们像飞鸟折断了翅膀一样。我们居住在房屋里，吃熟食，兵器锐利，可以养精蓄锐，相机制服疲乏的敌军。假如对这一时机都不加利用，还准备等待什么样的时机呢！”于是，李世民在夜间暗中出兵，冒雨前进，突厥大为震惊。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陈述利弊得失，突利很高兴，愿意服从命令。颉利打算出战，突利不同意，颉利这才派遣突利和他的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前来会见李世民，请求通和修好，李世民答应了他们。阿史那思摩是颉利的堂叔。突利于是主动依托李世民，请求与李世民结拜成兄弟。李世民也以恩情安抚他，与他立下盟约，突利这才离去。

庚寅，岐州刺史柴绍破突厥于杜阳谷。

庚寅（二十三日），岐州刺史柴绍在杜阳谷打败突厥。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上引升御榻，慰劳之。思摩貌类胡，不类突厥，故处罗疑其非阿史那种，历处罗、颉利世，常为夹毕特勒，终不得典兵为设。既入朝，赐爵和顺王。

壬申（五日），突厥阿史那思摩入京朝见，高祖招他到御榻前面，好言安慰他。阿史那思摩的相貌很像胡人，而不像突厥人，所以处罗可汗怀疑他不是出于阿史那种族。阿史那思摩历经处罗可汗和颉利可汗两代，经常担任夹毕特勒，终竟没有能够掌管军事，设立牙帐。阿史那思摩入京朝见以后，高祖赐给他和顺王的爵位。

丁酉，遣左仆射裴寂使于突厥。

丁酉（三十日），高祖派遣左仆射裴寂出使突厥。

九月，癸卯，日南人姜子路反，交州都督王志远击破之。

九月，癸卯（初六），日南人姜子路反叛朝廷，交州都督王志远将他打败。

癸卯，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

癸卯（初六），突厥侵犯绥州，绥州都督刘大俱打败了他们，捉获了三名特勒。

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冬季，十月，己巳（初三），突厥侵犯甘州。

辛未，上校猎于之南山；癸酉，幸终南。

辛未（初五），高祖在县境内的终南山下设场围猎。癸酉（初七），高祖前往终南山。

吐谷浑及羌人寇叠州，陷合川。

吐谷浑与羌人侵犯叠州，攻陷合川。

丙子，上幸楼观，谒老子祠；癸未，以太牢祭隋文帝陵；十一月，丁卯，上幸龙跃宫；庚午，还宫。

丙子（初十），高祖前往楼观，拜谒老子祠。癸未（十七日），用牛、羊、豕三牲祭祀隋文帝的陵墓。十一月，丁卯（疑误），前往龙跃宫。庚午（疑误），高祖回宫。

太子詹事裴矩权检校侍中。

太子詹事裴矩代理检校侍中。

八年（乙酉、625 ）

八年（乙酉，公元625 年）

春，正月，丙辰，以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镇周以舒州本其乡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召亲戚故人，与之酣宴，散发箕踞，如为布衣时，凡十日。既而分赠金帛，泣，与之别，曰：“今日张镇周犹得与故人欢饮，明日之后，则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礼隔，不得复为交游。”自是亲戚矿人犯法，一无所纵，境内肃然。

春季，正月，丙辰（二十一日），高祖任命寿州都督张镇周为舒州都督。张镇周因舒州本是自己的家乡，所以在来到舒州以后，便回到往日的住宅中，买来许多酒菜，叫来亲戚朋友，与他们尽情宴饮。张镇周解开头发，箕踞而坐，就像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一样，总共这样度过了十天。接着，张镇周将金银布帛分别赠送给亲戚朋友，哭泣着向他们告别说：“今天我张镇周还能够与往日的朋友们欢乐地饮酒，明天以后，我就是治理百姓的舒州都督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礼法上下悬隔，我就不能够再与大家交往了。”从这以后，如果亲戚朋友触犯法令，他全不肯纵容。于是，辖境之内，风气整肃。

丁巳，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徇夏州地。

丁巳（二十二日），高祖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夺取夏州地区。

吐谷浑寇叠州。

吐谷浑侵犯叠州。

是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先是，中国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

本月，突厥与吐谷浑分别请求与唐建立贸易关系，高祖都下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历经丧亡祸乱，百姓缺少耕牛。至此，借助与突厥吐谷浑开展边疆贸易，中原的各种牲畜又遍布原野了。

夏，四月，乙亥，党项寇渭州。

夏季，四月，乙亥（十二日），党项侵犯渭州。

甲申，上幸县，校猎于甘谷，营太和宫于终南山；丙戌，还宫。

甲申（二十一日），高祖前往县，在甘谷设场围猎，于终南山营建太和宫。丙戌（二十三日），高祖回宫。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上谓裴矩曰：“西突厥道远，缓急不能相助，今求婚，何如？”对曰：“今北狄方强，为国家今日计，且当远交而近攻，臣谓宜许其婚以威颉利；俟数年之后，中国完实，足抗北夷，然后徐思其宜。”上从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喜。道立，上之从子也。

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者请求通婚，高祖对裴矩说：“西突厥与我们相距甚为遥远，一旦发生危急，无法前来援助。现在西突厥请求通婚，应当怎样对待？”裴矩回答说：“现在北狄正在强盛，为国家当前的利益着想，应当姑且交好远邦，攻伐近国，我认为应当答应与西突厥通婚，以便威慑颉利。待到数年以后，中原地区完好殷实，足以抵御北狄族的时候，然后再从容不迫地考虑适宜的对策。”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高平王李道立前往西突厥国，统叶护非常高兴。李道立是高祖的侄子。

初，上以天下大定，罢十二军。既而突厥为寇不已，辛亥，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

当初，高祖认为天下完全平定了，便罢除了十二军的建制。不久，由于突厥不停地前来侵犯，辛亥（疑误），又重新设置十二军，任命太常卿窦诞等人为将军，选择操练兵马，计议大规模地进击突厥。

甲寅，凉州胡睦伽陀引突厥袭都督府，入子城；长史刘君杰击破之。

甲寅（疑误），凉州胡人睦伽陀带领突厥袭击凉州都督府，攻入小城，凉州长史刘君杰将他们击败。

六月，甲子，上幸太和宫。

六月，甲子（初二），高祖来到太和宫。

丙子，遣燕郡王李艺屯华亭县及弹筝峡，水部郎中姜行本断石岭道以备突厥。

丙子（十四日），高祖派遣燕郡王李艺在华亭县及弹筝峡驻兵，派遣水部郎中姜行本切断石岭的通路，以便防备突厥。

丙戌，颉利可汗寇灵州。丁亥，以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以御之，以中书侍郎温彦博为长史。先是，上与突厥书用敌国礼，秋，七月，甲辰，上谓侍臣曰：“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

丙戌（二十四日），颉利可汗侵犯灵州。丁亥（二十五日），高祖任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行军总管，抵御突厥，任命中书侍郎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在此之前，高祖写给突厥的国书，用的是地位相当的国家间的礼节。秋季，七月，甲辰（十二日），高祖对随侍的官员说：“突厥贪得无厌，朕准备征讨他们。从现在起，对他们不要再写国书，一概采用诏书敕令。”

丙午，车驾还宫。

高祖的车驾返回宫中。

己酉，突厥颉利可汗寇相州。

己酉（十七日），突厥颉利可汗侵犯相州。

睦伽陀攻武兴。

睦伽陀进攻武兴。

丙辰，代州都督蔺与突厥战于新城，不利；复命行军总管张瑾屯石岭，李高迁趋大谷以御之。丁巳，命秦王出屯蒲州以备突厥。

丙辰（二十四日），代州都督蔺在新城与突厥交战失利。高祖又命令行军总管张瑾在石岭驻兵。命令李高迁奔赴大谷，抵御突厥。丁巳（二十五日），高祖命令秦王李世民前往蒲州驻兵，以便防备突厥。

八月，壬戌，突厥逾石岭，寇并州；癸亥，寇灵州；丁卯，寇潞、沁、韩三州。

八月，壬戌（初一），突厥越过石岭，侵犯并州；癸亥（初二），侵犯灵州；丁卯（初六），侵犯潞、沁、韩三州。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击睦伽陀于且渠川，破之。

左武候大将军安修仁在且渠川进击睦伽陀，并将他打败。

诏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屯太行，以御突厥。颉利可汗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瑾脱身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为虏所执，虏以彦博职在机近，问以国家兵粮虚实，彦博不对，虏迁之阴山。庚辰，突厥寇灵武。甲申，灵州都督任城王道宗击破之。丙戌，突厥寇绥州。丁亥，颉利可汗遣使请和而退。

高祖颁诏命令大都督李靖由潞州道出兵，命令行军总管任在太行山驻兵，以便抵御突厥。颉利可汗率领十多万兵马大规模地虏掠朔州。壬申（十一日），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在太谷与突厥交战，全军覆没，张瑾逃脱出来，投奔李靖。行军长史温彦博被突厥俘获，突厥认为温彦博的职务处于机密近要的地位，便向他询问国家的兵力与粮储情况，温彦博不肯回答，突厥便将他流放到阴山。庚辰（十九日），突厥侵犯灵武。甲申（二十三日），灵州都督任城王李道宗将突厥击败。丙戌（二十五日），突厥侵犯绥州。丁亥（二十六日），颉利可汗派遣使者请求讲和，于是便撤退了。

九月，癸巳，突厥没贺咄设陷并州一县，丙申，代州都督蔺击破之。

九月，癸巳（初二），突厥的没贺咄设攻陷了并州的一个县。丙申（初五），代州都督蔺将突厥击败。

癸卯，初令太府检校诸州权量。

癸卯（十二日），高祖初次命令太府检查核实各州的度量衡器具。

丙午，右领军将军王君廓破突厥于豳州，俘斩二千余人。

丙午（十五日），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在豳州打败突厥，俘获斩杀了两千多人。

突厥寇蔺州。

突厥侵犯蔺州。

冬，十月，壬申，吐谷浑寇叠州，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救之。

冬季，十月，壬申（十一日），吐谷浑侵犯叠州，高祖派遣扶州刺史蒋善合援救叠州。

戊寅，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绍救之。

戊寅（十七日），突厥侵犯鄯州，高祖派遣霍公柴绍援救鄯州。

十一月，辛卯朔，上幸宜州。

十一月，辛卯朔（初一），高祖前往宜州。

权检校侍中裴矩罢判黄门侍郎。

代理检校侍中裴矩被罢免为判黄门侍郎。

戊戌，突厥寇彭州。

戊戌（初八），突厥侵犯彭州。

庚子，以天策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

庚子（初十），高祖任命天策司马宇文士及为代理检校侍中。

辛丑，徙蜀王元轨为吴王，汉王元庆为陈王。

辛丑（十一日），高祖将蜀王李元轨改封为吴王，将汉王李元庆改封为陈王。

癸卯，加秦王世民中书令，齐王元吉侍中。

癸卯（十三日），高祖加封秦王李世民为中书令，加封齐王李元吉为侍中。

丙午，吐谷浑寇岷州。

丙午（十六日），吐谷浑侵犯岷州。

戊申，眉州山獠反。

戊申（十六日），眉州山獠反叛朝廷。

十二月，辛酉，上还至京师。

十二月，辛酉（初一），高祖回到京城。

庚辰，上校猎于鸣犊泉；辛巳，还宫。

庚辰（二十日），高祖在鸣犊泉设场围猎。辛巳（二十一日），高祖回宫。

以襄邑王神符检校扬州大都督。始自丹杨徙州府及居民于江北。

高祖任命襄邑王李神符为检校扬州大都督。开始将州府及居民从丹杨迁移到长江北岸。

九年（丙戌、626 ）

九年（丙戌，公元626 年）

春，正月，己亥，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

春季，正月，己亥（初十），高祖颁诏，命令太常少卿祖孝孙等人重新制定雅乐。

甲寅，以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日遣员外郎一人更直其第。

甲寅（二十五日），高祖任命左仆射裴寂为司空，每天派遣一名员外郎轮番到他的宅第中值班。

二月，庚申，以齐王元吉为司徒。

二月，庚申（初一），高祖任命齐王李元吉为司徒。

丙子，初令州县祀社稷，又令士民里相从立社。各申祈报，用洽乡党之欢。戊寅，上祀社稷。

丙子（十七日），高祖初次让州县祭祀土地五谷之神，还让百姓以乡里为单位，设立土地神庙，分别举行春祈丰年、秋报神功的祭祀活动，用以协调乡里百姓的乐趣。戊寅（十九日），高祖祭祀土地五谷之神。

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

丁亥（二十八日）突厥侵犯原州，高祖派遣折威将军杨毛进击突厥。

三月，庚寅，上幸昆明池；壬辰，还宫。

三月，庚寅（初二），高祖来到昆明池。壬辰，高祖回宫。

癸巳，吐谷浑、党项寇岷州。

癸巳（初五），吐谷浑与党项侵犯岷州。

戊戌，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眉州叛獠，破之。

戊戌（初十），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进击眉州反叛朝廷的獠人，并且打败了他们。

壬寅，梁师都寇边，陷静难镇。

壬寅（十四日），梁师都侵犯边疆地区，攻陷了静难镇。

丙午，上幸周氏陂。

丙午（二十八日），高祖来到周氏陂。

辛亥，突厥寇灵州。

辛亥（二十三日），突厥侵犯灵州。

乙卯，车驾还宫。

乙卯（二十七日），高祖的车驾返回宫中。

癸丑，南海公欧阳胤奉使在突厥，帅其徒五十人谋掩袭可汗牙帐；事泄，突厥囚之。

癸丑（二十五日），南海公欧阳胤奉命出使，正在突厥，他率领属下五十人谋划突然袭击可汗的牙帐，结果事情泄露，突厥将他囚禁起来。

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丁巳（二十九日），突厥侵犯凉州，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反击并赶走了他们。

戊午，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

戊午（三十日），郭行方在洪州与雅州两地进击反叛朝廷的獠人，并大败獠人，俘获了獠人男女五千口。

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汁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夏季，四月，丁卯（初九），突厥侵犯朔州。庚午（十二日），突厥侵犯原州。癸酉（十五日），突厥侵犯泾州。戊寅（二十日），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在灵州的硖口交战，从早晨起，直打到申时，突厥才回军撤退。

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愚夫，诈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有造为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入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降自羲、农，至于有汉，皆无佛法，君明臣忠，祚长年久。汉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门自传其法。西晋以上，国有严科，不许中国之人辄行髡发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齐襄，足为明镜。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翦刻缯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对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子佗竟被囚系，刑于都市。周武平齐，制封其墓。臣虽不敏，窃慕其踪。“

太史令傅奕进上奏疏，请求废除佛法说：“佛祖生在西域，言词怪诞，远离中国，所以汉朝译佛经，任意假托。佛教让不忠于君主、不孝敬父母的人落发为僧，于是对君主与父母仅仅拱手行礼；使懒散游荡、不务正业的人改穿僧装，因而就可以逃脱租税负担。佛教虚假地开启了地狱、饿鬼、畜牲三恶道的教义，又错误地加入人、天、阿修罗，扩充为六道轮回之说，以此恫吓愚昧无知的男子，欺骗平庸鄙陋的人们。于是佛教让人们追悔已往的罪过，凭空规划未来的福缘；让人们布施一万钱，便希望得到一万倍的回报；让人们持守斋戒一天，便企图得到一百天的口粮。这就使愚蠢迷惘的人们虚诞地追求功德之举，对科条禁令肆无忌惮，轻率地触犯典章制度。有些人起初去做大恶大逆的事情，待到自已落入法网以后，这才在监牢中礼拜佛祖，图谋免除自己的罪恶。况且，生存与死亡，长寿与短命由自然法则主宰，施行刑罚或恩德的权柄由君主掌握，贫穷与富有、高贵与卑贱由人们建立的功劳业绩所招致。然而，愚蠢的僧人假托名义，进行诈骗，一概说成是由佛造成的。可见，佛教窃取君主的权威，独揽自然创造化育的伟力，他们的作为损害朝政，这实在是令人可悲的了！自伏羲、神农以下，以至于汉朝，从来没有佛法存在，但君主贤明，臣下忠诚，国运长远，历时经久。汉明帝在位时期开始设立佛像这一胡人的神明，西域的僧人自然就要传播佛法。在西晋以前，国家设有严厉的法令条规，不允许中国百姓擅自去做剃发为僧的事情。及至前秦苻氏、后赵石氏在位时期以来，羌人与胡人搅乱了中华的秩序，君主昏庸，臣下奸佞，朝政残暴，国运短促，梁武帝、北齐文襄帝的下场，值得借鉴。现在，全国的僧人与尼姑的数量，超过了十万人，他们剪裁文缯彩帛，装饰打扮泥土制作的佛像，争相以诅咒之术压伏鬼魅，以此迷惑百姓。请让僧人与尼姑各自婚配，就会成为十万多户人家。他们生男育女，经过十年的生长养育，十二年的教育训导，可以使兵源充足。全国免除了资财逐渐遭受侵吞的祸殃，百姓懂得了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妖言惑众的风气就会自然革除，淳厚质朴的习俗就会重新兴起。我私下里看到北齐朝章仇子佗的表章说：”僧人与尼姑人数众多，就会浪费损耗国家的资财；建造寺塔挥霍无度，就会白白耗费金银布帛。‘由于诸僧人依附宰相，在朝廷上公然恶言诋毁他，诸尼姑倚傍王妃与公主，偷偷地非议埋怨他，章仇子佗竟然被囚禁起来，结果在都城的闹市中被杀害了。北周武帝平定北齐以后，颁布制书为他的坟墓培土。我自愧不才，私下里还是仰慕他的行为的。“

上诏百官议其事，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言合理。萧曰：“佛，圣人也，而奕非之；非圣人者无法，当治其罪。”奕曰：“人之大伦，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萧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非孝者无亲，之谓矣！”不能对，但合手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

高祖下诏令百官计议这件事情，只有太仆卿张道源声称傅奕讲得合乎道理。萧说：“佛是圣人，傅奕却要非难佛，非难圣人的人目无法纪，应当惩治他的罪过。”傅奕说：“人们的伦常大道，没有比君主与父亲更为重要的了。佛作为嫡长世子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平民却拒不执行天子的命令。萧并不是从空桑中无父而生，却遵从目无父亲的宗教。非难孝道的人目无父母，说的就是萧这样的人。”萧无言以对，只好两手合十说：“设置地狱，正是为了此人！”

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廛邸，混杂屠沽，辛巳，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乏。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高祖也憎恶僧人和道士逃避赋税和徭役，不遵守本教的戒律，完全像傅奕所讲的那样。再加上寺院、道观与市肆民居相连，与屠户酒店混杂在一起，辛巳（二十三日），高祖颁诏，命令有关部门淘汰全国的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将那些专心勤奋修行的人，迁居到较大的寺院道观中去，供给他们衣服与食品，不要使他们缺少什么。对那些庸俗猥琐、粗疏丑恶的人，勒令他们全部停止修行，强制他们返回家乡。京城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各州分别保留寺院道观各一所，其余的寺院道观一律罢除。

傅奕性谨密，既职在占候，杜绝交游，所奏灾异，悉焚其稿，人无知者。

傅奕生性谨慎细密，在担任观测天象的职务以后，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他奏报的自然灾害与自然的反常现象，底稿全部焚毁，没有人能够知道。

癸未，突厥寇西会州。

癸未（二十五日），突厥侵犯西会州。

五月，戊子，虔州胡成郎等杀长史，叛归梁师都；都督刘追斩之。

五月，戊子（初一），虔州胡人成郎等人杀死长史，背叛朝廷归附梁师都，虔州都督刘追击并斩杀了他们。

壬辰，党项寇廓州。

壬辰（初五），党项侵犯廓州。

戊戌，突厥寇秦州。

戊戌（十一日），突厥侵犯秦州。

壬寅，越州人卢南反，杀刺史宁道明。

壬寅（十五日），越州人卢南反叛朝廷，杀死越州刺史宁道明。

丙午，吐谷浑、党项寇河州。

丙午（十九日），吐谷浑与党项侵犯河州。

突厥寇兰州。

突厥侵犯兰州。

丙辰，遣平道将军柴绍将兵击胡。

丙辰（二十九日），高祖派遣平道将军柴绍率领兵马进击胡人。

六月，丁巳，太白经天。

六月，丁巳（初一），金星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以后，认为洛阳地势优越便利，担心一时发生变故，打算离京防守此地，所以就让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派秦王府车骑将军荥阳人张亮率领亲信王保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暗中结交山东的杰出人士，等待时势的变化，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任凭他们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交付法官考察验证。张亮到底不发一言，朝廷便释放了他，让他返回洛阳。

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李建成在夜间叫来李世民，与他饮酒，以经过鸩羽浸泡的毒酒毒害他。李世民突然心脏痛楚，吐了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搀扶着他返回西宫。高祖来到西宫，询问李世民的病情，命令李建成说：“秦王平素不善于饮酒，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与他夜间饮酒。”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第一个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平定国内的敌人，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将你立为继承人，你却坚决推辞掉了。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权力啊。我看你们兄弟似乎难以相容，你们一起住在京城里面，肯定要发生纷争，我应当派你返回行台，让你留居洛阳，陕州以东的广大地区都由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开创的先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为理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李世民准备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土地与军队，便再也不能够控制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独夫而已，捉取他也就容易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皇帝，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前往洛阳的消息以后，无不欢喜雀跃。察看李世民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谮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李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郁，一旦染上难以测知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于是，高祖没有处罚李世民。李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借口呢？”李元吉说：“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布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没有回答他。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秦王府所属的官员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造成，一旦祸患暗发，岂只是秦王府不可收拾，实际上便是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形势的危急，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讲出口来。现在你说的这一席话，正好符合我的心愿。请让我为您禀告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大王心怀忧虑戒惧，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杜如晦共同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曰：“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辞曰：“敬德，蓬户瓮牖之人，遭隋末乱离，久沦逆地，罪不容诛。秦王赐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当杀身以为报；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与之绝。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既而元吉使壮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开重门，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终不敢入。元吉乃谮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谮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出为康州刺史。知节谓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谮之于上而逐之。

由于秦王府拥有许多骁勇的将领，李建成与李元吉打算引诱他们为己所用，便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赠送给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且写就一封书信招引他说：“希望得到您的屈驾眷顾，以便加深我们之间的布衣之交。”尉迟敬德推辞说：“我是编蓬为户、破瓮作窗人家的小民，遇到隋朝末年战乱不息、百姓流亡的时局，长期沦落在抗拒朝廷的境地里，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秦王赐给我再生的恩典，现在我又在秦王府注册为官，只应当以死报答秦王。我没有为殿下立过尺寸之功，不敢凭空接受殿下如此丰厚的赏赐。倘若我私自与殿下交往，就是对秦王怀有二心，就是因贪图财利而忘掉忠义，殿下要这种人又有什么用处呢！”李建成大怒，便与他断绝了往来。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心就像山岳那样坚实牢靠，即使他赠送给您的金子堆积得顶住了北斗星，我知道您的心还是不会动摇的。他赠给您什么，您就接受什么，这又有什么值得猜疑的呢！况且，这样做能够了解他的阴谋，难道不是一个上好的计策吗！否则，祸事就将降临到您的头上了。”不久，李元吉指使勇士在夜间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将层层门户敞开，自己安然躺着不动，刺客屡次来到他的院子，终究没敢进屋。于是，李元吉向高祖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关进奉诏命特设的监狱里审问处治，准备将他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保全他的生命，这才得以不死。李元吉又诬陷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高祖将他外放为康州刺史。程知节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辅佐之臣快走光了，大王自身又怎么能够长久呢！我誓死不离开京城，希望大王及早将计策决定下来。”李元吉又用金银布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李建成对李元吉说：“在秦王府有智谋才略的人物中，值得畏惧的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与李元吉又向高祖诬陷他们二人，使他们遭到斥逐。

世民腹心唯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世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李世民的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日以继夜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李世民向灵州大都督李靖问计，李靖推辞了；又向行军总管李世问计，李世也推辞了。从此，李世民便器重他们二人了。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适逢突厥郁射设带领数万骑兵驻扎在黄河以南，进入边塞，包围乌城，李建成便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督率各军北征突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前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自己一同前往，检阅并挑选秦王军中精悍勇锐的将士，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率更丞王秘密禀告李世民说：“太子对齐王说：”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骁勇的将领和精悍的士兵，拥有数万人马了。我与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勇士就在帐幕里摧折秦王的身体，将他杀死，上奏时就说他暴病身亡，皇上该不会不相信。我自当让人进言申说，使皇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被你掌握以后，应该将他们悉数活埋，有谁敢不服呢！‘“李世民将王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在事发以前设法对付他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相互残杀，是古往今来的大丑事。我诚然知道祸事即将来临，但我打算在祸事发动以后，再仗义讨伐他们，这不也是可以的吗！“尉迟敬德说：”作为人们的常情，有谁能够舍得死去！现在大家誓死拥戴大王，这是上天所授。祸患的机括就要发动，大王却仍旧态度安然，不为此事担忧。即使大王把自己看得很轻，又怎么对得起宗庙社稷呢！如果大王不肯采用我的主张，我就准备逃身荒野了。我是不能够留在大王身边，拱手任人宰割的！“长孙无忌说：”如果大王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事情现在便没有指望了。尉迟敬德等人肯定不会再追随大王，我也应当跟着他们离开大王，不能够再事奉大王了！“李世民说：”我讲的意见也不能够完全舍弃，您再计议一下吧。“尉迟敬德说：”如今大王处理事情犹豫不定，这是不明智的；面临危难，不能决断，这是不果敢的。况且，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凡是在外面的，现在已经进入宫中，他们穿好衣甲，握着兵器，起事的形势已经形成，大王怎么能够制止得住呢！“

世民访之府僚，皆曰：“齐王凶戾，终不肯事其兄。比闻护军薛实尝谓齐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终主唐祀‘齐王喜曰：“但除秦王，取东宫如反掌耳。’彼与太子谋乱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乱心无厌，何所不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复唐有。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世民犹未决，众曰：“大王以舜为何如人？”曰：“圣人也。”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李世民就此事征求秦王府僚属的意见，大家都说：“齐王凶恶乖张，是终究不愿意事奉自己的兄长的。近来听说护军薛实曾经对齐王说：”大王的名字，合起来可以成为一个唐字，看来大王终究是要主持大唐的祭祀的。‘齐王欢喜地说：“只要能够除去秦王，捉拿太子就易如反掌了。’李元吉与太子谋划作乱还没有成功，就已经有了捉拿太子的心思。作乱的心思没个满足，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假使这两个人如愿以偿了，恐怕天下就不再归大唐所有。凭着大王的贤能，捉拿这两个人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般容易，怎么能够为了信守平常人的节操，而忘记了国家大计呢！”李世民仍然没有做出决定。大家说：“大王认为虞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李世民说：“是圣人。”大家说：“假如虞舜在疏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哥哥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他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哥哥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他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还怎么能够使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虞舜在遭到父亲用小棍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在遭到父亲用大棍棒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恐怕是因为虞舜心里所想的是大事啊。”李世民让人卜算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恰好秦王幕府的僚属张公谨从外面进来，便将龟甲拿过来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卜算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不采取行动了吗？”于是，大家便定下了采取行动的计划。

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他道亦至。

李世民让长孙无忌秘密地将房玄龄等人召来，房玄龄等人说：“敕书的旨意是不允许我们大家再事奉秦王的。如果我们现在私下去谒见秦王，肯定要因此获罪致死，因此我们不敢接受秦王的教令！”李世民生气地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与杜如晦难道要背叛我吗！”他摘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您前去察看一下情况，如果他们没有前来的意思，您可以砍下他们的头颅，带着回来见我。”尉迟敬德前去，与长孙无忌一起晓示房玄龄等人说：“秦王已经将采取行动的办法决定下来了，您们最好赶紧前去秦王府共同计议大事。我们这四个人，不能够在街道上同行。”于是让房玄龄与杜如晦穿上道士的服装，与长孙无忌一同进入秦王府，尉迟敬德由别的道路也来到了秦王府。

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己未（初三），金星再次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傅奕秘密上奏说：“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应当拥有天下的征兆。”高祖将傅奕的密状交给了李世民。此时，李世民暗中奏陈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嫔妃，而且说：“我丝毫也没有对不起哥哥与弟弟的地方，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我，似乎是要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今我含冤而死，永远离开父皇，魂魄回到地下，如果见到王世充等人，实在感到羞耻！”高祖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回答说：“明天就审问此事，你最好及早前来朝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上时已召裴寂、萧、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庚申（初四），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等人入朝，将兵力埋伏在玄武门。张婕妤暗中得知了李世民上表的大意，急忙前去告诉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李建成说：“军队的防备已很严密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二人一起入朝，向着玄武门走来。当时，高祖已经将裴寂、萧、陈叔达等人召集前来，准备查验这件事情了。

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兵，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隽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李建成与李元吉来到临湖殿的时候，察觉到发生了变故，立即勒转马头，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李世民跟在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拉开弓射李世民，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李世民箭射李建成，却将他射死了。尉迟敬德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坐骑奔入树林，被树枝挂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掐死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奔来大声喝斥他。李元吉打算步行前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着射他，将他射死了。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人冯立得知李建成死去消息以后，叹息说：“难道能够人家活着时蒙受人家的恩惠，人家一死便逃避人家的祸难吗！”于是，他与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万年人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急驰玄武门。张公谨膂力过人，他独自关闭了大门，挡住冯立等人，冯立等人无法进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管着宿卫军，驻扎在玄武门。他挺身而起，准备出战，与他亲近的人阻止他说：“事情未见分晓，姑且慢慢观察事态的发展变化，等到兵力集合起来，结成阵列再出战，也是为时不晚的啊。”敬君弘不肯听从，便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声呼喊着奔向前去，结果全部战死。敬君弘是敬显隽的曾孙。把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万彻等人奋力交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薛万彻擂着鼓，呼喊着，准备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这时，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给薛万彻等人看，东宫和齐王府的人马因而溃散，薛万彻与骑兵数十人逃进终南山。冯立杀死敬君弘以后，对手下人说：“这也足够略微报答太子了。”于是，他丢掉兵器，落荒而逃。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协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高祖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握长予，径直来到高祖所在的地方。高祖极为震惊，便问他说：“今天作乱的人是谁呀？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担心惊动陛下，便派我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不料今天竟然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萧和陈叔达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勋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邪恶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绩布满天下，我国疆域以内的人们都诚心归向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交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好！这也正是我平素的心愿啊。”当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与东宫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没有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大家便安定下来。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明白开导各个将士，将士们便都弃职散开。于是，高祖传召李世民前来，抚慰他说：近些日子以来，我几乎出现了曾母误听曾参杀人而丢开织具逃走的疑惑。“李世民跪了下来，伏在高祖的胸前，长时间地放声痛哭。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仍绝属籍。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人都获罪被杀，还在宗室的名册上除去他们的名字。

初，建成许元吉以正位之后，立为太弟，故元吉为之尽死。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尉迟敬德固争曰：“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当初，李建成答应李元吉在自己即位以后，将他立为皇太弟，所以李元吉为李建成尽死效力。各位将领准备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一百多名亲信全部诛除，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官府，尉迟敬德再三争辩说：“罪过都在两个元凶身上，他们已经受到死刑的处罚了。倘若还要牵连他们的党羽，就不是谋求安定的做法了！”于是各位将领停止追杀下去。当天，高祖颁诏赦免天下罪囚，叛逆的罪名只加给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对其余的党羽，一概不加追究。僧人、尼姑和男女道士都应当依照原先颁布的诏令处理。国家的各项政务，全部听候秦王的处置。

辛酉，冯立、谢叔方皆自出；薛万彻亡匿，世民屡使谕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释之。

辛酉（初五），冯立和谢叔方都自动出来。薛万彻逃亡躲避起来以后，李世民多次让人晓示他，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能够忠于自己所事奉的人，是义士啊！”于是都免除他们的罪。

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癸亥（初七），高祖将李世民立为皇太子，还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部交付太子处置决定，然后再报告朕知。”

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司马光曰：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正常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由于李世民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处的地位易生嫌猜，所拥有的权力相互威胁，兄弟二人必然不能相容。假如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李建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变乱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既然不能如此，太宗这才打算等待李建成首先发难，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说来，太宗也是出于不得已，尚且算是做得较好的了。接着，李世民被各位下属施加压力，于是导致宫廷门前发生了流血事件，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白刃相加，为后世所讥剌，真是太可惜了！一般说来，创立基业传给后世的君主，是子孙后代学习的典范，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帝位传承，能不是在对太宗的指顾与效法中找到借口的吗！

戊辰，以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悉以齐王国司金帛什器赐敬德。

戊辰（十二日），朝廷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还将齐王国司的金银布帛器物全部赏赐给尉迟敬德。

初，洗马魏徵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败，世民召徵谓曰：“汝何为离间我兄弟！”众为之危惧，徵举止自若，对曰：“先太子早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亦召王、韦挺于州，皆以为谏议大夫。

当初，太子洗马魏徵经常劝说太子李建成及早除去秦王，李建成事败以后，李世民便传召魏徵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大家都为他担惊受怕，魏徵却举止如常地回答说：“如果已故的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李世民素来器重他的才能，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对他以礼相待，引荐他担任了詹事主薄。李世民还将王和韦挺从州召回，让他们担任了谏议大夫。

世民命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政令简肃，中外大悦。

李世民命令将宫苑的鹰犬放生，免除各地进献贡物，听凭百官各自陈说治理国家的方法，行政措施与法令简明整肃，朝廷内外的人们大为欣悦。

以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身，镇洛阳。

朝廷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行台左仆射，镇守洛阳。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协。云起弟庆俭及宗族多事太子建成，建成死，轨诬云起与建成同反，收斩之。行方惧，逃奔京师，轨追之，不及。

益州行台仆射窦轨与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不睦。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事奉太子李建成，李建成死去以后，窦轨诬告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将他收捕斩杀。郭行方逃奔京城，窦轨追赶他，但没有追上。

吐谷浑寇岷州。

吐谷浑侵犯岷州。

突厥寇陇州；辛未，寇渭州；遣右卫大将军柴绍击之。

突厥侵犯陇州。辛未（十五日），突厥侵犯渭州，朝廷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进击突厥。

废益州大行台，置大都督府。

朝廷废除益州大行台，设置益州大都督府。

壬申，上以手诏赐裴寂等曰：“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壬申（十六日），高祖将亲笔诏书赐给裴寂等人说：“朕应当加上太上皇的尊号。”

辛巳，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反，右领军将军王君廓杀之，传首。

辛巳（二十五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反叛朝廷，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将他杀掉，把他的头颅送往京城。

初，上以瑗懦怯非将帅才，使君廓佐之。君廓故群盗，勇悍险诈，瑗推心倚仗之，许为婚姻。太子建成谋害秦王，密与瑗相结。建成死，诏遣通事舍人崔敦礼驰驿召瑗。瑗心不自安，谋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为功，乃说曰：“大王若入，必无全理。今拥兵数万，奈何受单使之召，自投罔罟乎！”因相与泣。瑗曰：“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乃劫敦礼，问以京师机事；敦礼不屈，瑗囚之。发驿征兵，且召燕州刺史王诜赴蓟，与之计事。兵曹参军王利涉说瑗曰：“王君廓反覆，不可委以机柄，宜早除去，以王诜代之。”瑗不能决。君廓知之，往见诜，诜方沐，握发而出，君廓手斩之，持其首告众曰：“李瑗与王诜同反，囚执敕使，擅自征兵。今诜已诛，独有李瑗，无能为也。汝宁随瑗族灭乎，欲从我以取富贵乎？”众皆曰：“愿从公讨贼。”君廓乃帅其麾下千余人，逾西城而入，瑗不之觉；君廓入狱出敦礼，瑗始知之，遽帅左右数百人被甲而出，遇君廓于门外。君廓谓瑗众曰：“李瑗为逆，汝何为随之入汤火乎！”众皆弃兵而溃。唯瑗独存，骂君廓曰：“小人卖我，行自及矣！”遂执瑗，缢之。壬午，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赐之。敦礼，仲方之孙也。

当初，高祖看到李瑗怯懦无能，没有担任将帅的才能，便让王君廓辅佐他。王君廓过去当过强盗，骁勇强悍，阴险狡诈，李瑗推心置腹地倚赖他，答应与他通婚。太子李建成图谋杀害秦王的时候，暗中与李瑗相互交结。李建成死去以后，高祖颁诏派遣通事舍人崔敦礼乘着驿站的车马前去征召李瑗。李瑗心里恐慌，便与王君廓计议。王君廓打算捉拿李瑗，借此建立功劳，因而劝他说：“如果大王入朝，肯定没有保全的道理。现在大王拥有数万兵马，怎么能够接受使者单身一人的传召，去自投罗网呢！”因而他与李瑗一起哭泣起来。李瑗说：“现在，我将性命交托给您，决定起事了。”于是，他劫持了崔敦礼，向他询问京城中的机密要事，崔敦礼不肯屈服，李瑗便将他囚禁起来。李瑗通过驿站调集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往蓟州，与他计议起事。兵曹参军王利涉劝李瑗说：“王君廓反覆无常，不能够将权柄交托给他，应当及早将他除掉，让王诜来代替他。”李瑗没有能够决定下来。王君廓得知这一消息后，前去见王诜，王诜正在洗头，握着头发便走出来了，王君廓亲手将他斩杀，提着他的头颅向大家宣告说：“李瑗与王诜共同谋反，囚禁皇上的使者，擅自征调兵力。现在王诜已经被杀，只剩下李瑗，是无能为力的了。你们是宁愿跟着李瑗去举族受戮呢，还是打算随从我去获取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随从您声讨逆贼。”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李瑗没有发觉。王君廓进入监狱，将崔敦礼放了出来，李瑗这才知道王君廓有变，连忙率领数百名亲信身着铠甲而出，在门外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瑷的部下说：“李瑗叛逆朝廷，你们为什么要跟随他赴汤蹈火呢！”大家都丢下兵器，溃散而去。只有李瑗独自留在那里，大骂王君廓说：“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也将会自取祸殃的！”于是，王君廓捉住李瑷，将他勒死。壬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将李瑗家中的人口赏赐给他。崔敦礼是崔仲方的孙子。

乙酉，罢天策府。

乙酉（二十九日），朝廷撤除了天策府。

秋，七月，己丑，柴绍破突厥于秦州，斩特勒一人，士卒首千余级。

秋季，七月，己丑（初三），柴绍在秦州打败突厥，斩杀特勒一人及将士一千多人。

以秦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以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朝廷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又任命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壬辰，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安业，无忌之兄；客师，靖之弟也。

壬辰（初六），朝廷任命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癸巳（初七），朝廷任命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和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将军。长孙安业是长孙无忌的哥哥。李客师是李靖的弟弟。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谏议大夫王以启太子。丙子，太子下令：“六月四日已前事连东宫及齐王，十七日前连李瑗者，并不得相告言，违者反坐。”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党羽流散逃亡到民间，虽然连续颁布赦令，仍然感到内心不安，希图侥幸获利的人争着告发捕捉他们，以此邀功请赏。谏议大夫王将这种情况告诉了太子李世民。丙子（疑误），太子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东宫和齐王有牵连的人、同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一概不允许相互告发，对违反规定的人以诬告治罪。”

丁酉，遣谏议大夫魏徵宣慰山东，听以便宜从事。徵至磁州，遇州县锢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诣京师，徵曰：“吾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赦不问；今复送思行等，则谁不自疑！虽遣使者，人谁信之！吾不可以顾身嫌，不为国虑。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遂皆解纵之。太子闻之，甚喜。

丁酉（十一日），朝廷派遣谏议大夫魏徵安抚山东，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徵来到磁州的时候，遇到州县枷送原来的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徵说：“我奉命出使的时候，对原来的东宫与齐王府的属官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又押送李思行等人，那么谁不对赦令产生怀疑呢！虽然朝廷为此派遣了使者，又有谁会相信他呢！我不能够因顾虑自身遭受嫌疑，便不为国家考虑。何况我既然被视为国中才能出众的人士而受到礼遇，怎么敢不以国中才能出众人士的本色来报答太子呢！”于是，他将李志安等人一律释放。太子李世民得知消息以后甚为高兴。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出为万泉丞，县有系囚十许人，会春雨，临纵之，使归耕种，皆如期而返。临，令则之弟子也。

右卫率府铠曹参军唐临被外放为万泉县丞，县内有在押囚犯约十人左右。适逢春雨降临，唐临便将他们放走，让他们回乡耕田种地，他们也全部按照规定的日期返回。唐临是唐令则的儿子。

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请和。

八月，丙辰（初一），突厥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壬戌，吐谷浑遣使请和。

壬戌（初七），吐谷浑派遣使者请求通好言和。

癸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

癸亥（初八），高祖颁布制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太子李世民再三推辞，高祖不肯答应。甲子（初九），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关内地区以及蒲州、芮州、虞州、泰州、陕州、鼎州六地免除租调两年，其余各地免除徭役一年。

诏以“宫女众多，幽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太宗颁诏认为：“为数众多的宫女，被关闭在幽深的宫苑之中，值得哀怜。应当经过拣选，外放宫女，让她们分别回到自己的亲属身边，听凭他们嫁人。”

初，稽胡酋长刘成帅众降梁师都，师都信谗，杀之，由是所部猜惧，多来降者。师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为之画策，劝令入寇。于是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余万寇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

当初，稽胡酋长刘成率领部众向梁师都投降，梁师都听信谗言，将刘成杀掉。从此，他的部下心怀疑惧，有许多人前来投降。梁师都逐渐衰弱下来，便去朝见突厥，替突厥出谋划策，劝说突厥前来侵犯。因此，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二人汇合兵马十多万人侵犯泾州，进兵到武功，京城严加戒备。

丙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法，上为秦王，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顺妃嫔，弥缝其阙，甚有内助。及正位中宫，务存节俭，服御取给而已。上深重之，尝与之议赏罚，后辞曰：“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固问之，终不对。

丙子（二十一日），太宗将皇妃长孙氏立为皇后。长孙皇后年少时喜欢读书，即使在仓卒之间，她的行为也一定要遵守礼教的规定。太宗在当秦王的时候，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结下嫌隙，长孙皇后侍奉高祖，顺从高祖的妃嫔，弥补秦王的缺失，给秦王带来很大的帮助。长孙氏被立为中宫皇后以后，务求保持节俭的本色，车马衣服等物品只求够用罢了。太宗深深地器重她，曾经与她议论奖赏与刑罚的事，长孙皇后推辞说：“‘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就只会使这个人家倾家荡产。’我是妇女，怎么敢过问朝中政务！”太宗再三问她，她到底没有回答。“

己卯，突厥进寇高陵。辛巳，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大破之。获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千余级。

己卯（二十四日），突厥进军侵犯高陵县。辛巳（二十六日），泾州道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在泾阳交战，大破突厥，擒获了突厥的俟斤阿史德乌没啜，斩首一千多级。

癸未，颉利可汗进至渭水便桥之北，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思力盛称“颉利与突利二可汗将兵百万，今至矣。”上让之曰：“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思力惧而请命。萧、封德彝请礼遣之。上曰：“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癸未（二十八日），颉利可汗前进到渭水便桥的北岸，派遣他的亲信执失思力入京晋见太宗，以便观察唐的情况。执失思力大肆鼓吹“颉利可汗与突利可汗两人率领着百万大军，现在已经来到”。太宗斥责他说：“我与你们的可汗当面约定讲和通好，前后赠给你们金银布帛，多得无法计算。你们的可汗独自背弃盟约，率领兵马深入唐境，我可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虽然你们是戎狄族之人，但也是长着一颗人心的，怎么能够完全忘却对你们的巨大恩惠，自夸兵强马壮！今天我可要先将你杀了！”执失思力害怕，便请求饶命，萧和封德彝也请求按照礼节打发他回去。太宗说：“如果我现在就放他回去，突厥认为我害怕他们，就会更加肆意侵凌了。”于是，将执失思力囚禁在门下省。

上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径诣渭水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颉利见执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轻出，军容甚盛，有惧色。上麾诸军使却而布陈，独留与颉利语。萧以上轻敌，叩马固谏，上曰：“吾筹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抵郊甸者，以我国内有难，朕新即位，谓我不能抗御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虏必放兵大掠，不可复制。故朕轻骑独出，示若轻之；又震曜军容，使之必战；出虏不意，使之失图。虏入我地既深，必有惧心，故与战则克，与和则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举。卿第观之！”是日，颉利来请和，诏许之。上即日还宫。乙酉，又幸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引兵退。

太宗亲自出玄武门，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径直来到渭水边上，同颉利可汗隔着渭水对语，责备他背弃盟约。突厥大为吃惊，纷纷跳下马来，对着太宗罗列而拜。一会儿，唐朝各军相继赶到，旗帜与盔甲遮盖了原野。颉利可汗看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而太宗挺身而出，唐军的阵容又很盛大，脸上也浮现出恐惧的神色。太宗指挥各军退出一些地方来结成阵列，自己仍独自留下与颉利可汗交谈，萧认为太宗轻敌，便勒住太宗的坐骑再三劝阻。太宗说：“朕已经周密地谋划过了，你还不了解其中的用意。突厥之所以胆敢竭尽全国兵力前来，径直抵达京城的郊野，是因为我们国家内部出现了祸难，朕又是新近即位，认为我军不能抵抗防御他们的缘故。如果我军向他们示弱，关闭城门，防守抵御，突厥必然要放纵兵马大规模地劫掠，使我们难以遏制。所以，朕轻装骑马独自前来，是要显示出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又向他们大肆炫耀军队的阵容，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军肯定会出战；朕的行动出于突厥的意料之外，是要让他们失去主张。突厥已经深入到我国疆域中来，肯定怀有戒惧之心。所以，如果我军与他们交战，便能取胜，与他们通好言和，便能够巩固。制服突厥，就看这一行动了。你尽管看着好了。”当日，颉汗可汗前来请求讲和，得到了太宗的许可。太宗当天返回宫中。乙酉（三十日），又前往城西，宰白马歃血，与颉利可汗在便桥订盟，突厥率领兵马撤退。

萧请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时，诸将争请战，陛下不许，臣等亦以为疑，既而虏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贿是求，当其请和之时，可汗独在水西，达官皆来谒我，我若醉而缚之，因袭击其众，势如拉朽。又命长孙无忌、李靖伏兵于豳州以待之，虏若奔归，伏兵邀其前，大军蹑其后，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虏结怨既深，惧而修备，则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卿知之乎？”再拜曰：“非所及也。”

萧向太宗请教说：“在突厥没有准备言和的时候，各位将领争先请求出战，陛下没有允许，我等对陛下的做法也感到疑惑不解。不久，突厥果然自动撤退了，奥妙何在？”太宗说：“朕观察突厥兵马虽然为数众多，但是阵容并不整饬，突厥君臣的意图只是一味贪图财物。当突厥请求讲和的时候，可汗独自留在渭水西岸，他的职位显要的官员都来谒见朕，如果我们将他们灌醉了，再将他们捉拿起来，就势袭击突厥兵马，那形势就如摧毁朽坏的物品一样容易。朕再让长孙无忌和李靖在豳州埋伏兵力，等待他们前往，假如突厥向回逃奔，前面有埋伏着的兵马阻拦截击，后面有大部队跟踪追击，消灭他们易如反掌。朕不肯与他们交战，是由于朕即位的时间太短，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并不富足，暂且应当休息生养，以安抚为务。一经与突厥开战，带来的损失一定很多。突厥在与我们结下深深的怨仇以后，因恐惧而整饬武备，我们便不能够得其所欲如愿以偿了。所以才决定停战息兵，以金银布帛诱惑他们。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后，理应自动撤退，心志骄矜，意气怠惰，不再设置军备。然后，我军蓄养军威，窥伺破绽，就能够一举消灭他们。打算有所索取，就要先有所给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萧拜了两拜说：“这不是我所能够想到的啊！”

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 ）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 年）

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为楚王。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三国皆上表谢罪。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丁亥、627 ）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 年）

春，正月，乙酉，改元。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障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为左仆射。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谢不及。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即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坐事免。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州。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欲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底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仪大夫。

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为侍御史。

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628 ）

二年（戊子，公元628 年）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为燕王。

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第一百九十三卷

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二年（戊子、628 ）

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二年（戊子，公元628 年）

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

九月，丙午（初三），初次下令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

上曰：“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丁未，诏：“自今大瑞听表闻，自外诸瑞，申所司而已。”尝有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上曰：“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命毁其巢，纵鹊于野外。

太宗说：“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不影响成为尧、舜；百姓愁苦怨怼，而多有瑞气，不影响成为桀、纣。后魏的时候，官吏焚烧连理树，煮白雉鸡吃，难道连理树、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丁未（初四），下诏说：“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曾有白鹊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合欢交配如腰鼓状，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得到贤才就是祥瑞，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其巢穴，放白鹊到野外。

天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言：“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致旱。”上曰：“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馀，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杜正伦于掖庭西门简出之，前后所出三千余人。

天干旱少雨，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往年虽放出过宫女，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深锁宫中的比较多，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而且阴气郁积，也足以造成干旱。”太宗说：“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实在值得同情，洒扫庭除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另寻配偶。”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前后共计三千余人。

己未，突厥寇边。朝臣或请修古长城，发民乘堡障，上曰：“突厥灾异相仍，颉利不惧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为公扫清沙漠，安用劳民远修障塞乎！”

己未（十六日），突厥兵侵犯边境。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太宗说：“突厥天灾人祸不断，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反而更加暴虐，骨肉相残，其亡日不远了。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

壬申，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静在司农，少卿赵元楷善聚敛，静鄙之，对官属大言曰：“隋炀帝奢侈重敛，司农非分不可；今天子节俭爱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惭。

壬申（二十九日），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窦静在司农寺时，司农少卿赵元楷，颇擅长搜括民财，窦静鄙视他，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隋炀帝骄奢淫逸、贪渎民财，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你又有何用呢！”元楷听后十分的愧疚。

上问王曰：“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太宗问王：“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为什么呢？”王回答道：“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所以风俗淳厚；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又辅以法律，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太宗颇以为然。

冬，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

冬季，十月，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去世。

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征入朝，谕以“交趾久不得人，须卿镇抚。”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辞以旧疾。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匹夫犹敦然诺，柰何既许朕而复悔之！”祖尚固辞。戊子，上复引见，谕之，祖尚固执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命斩于朝堂，寻悔之。他日，与侍臣论“齐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对曰：“文宣狂暴，然人与之争，事理屈则从之。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除光州长史，不肯行，杨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责之。恺曰：”臣先任大州，使还，有劳无过，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顾谓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长也。”上曰：“然。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复其官荫。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徵状貌不逾中人，而有胆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颜苦谏；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为霁威。尝谒告上冢，还，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辍耳。”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徵来，匿怀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

魏徵相貌平平，但是很有胆略，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太宗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太宗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很久不停下来，鹞鹰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

十一月，辛酉，上祀圜丘。

十一月，辛酉（十九日），太宗在圜丘祭祀。

十二月，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上尝闲居，与语，有美人侍侧，上指示曰：“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避席曰：“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上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何问是非！”对曰：“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之也。”上悦，即出之，还其亲族。

十二月，壬午（初十），任命黄门侍郎王为守侍中。太宗曾闲居无事，与王交谈，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侯，太宗指给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王离开座位说道：“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王答道：“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太宗听了非常高兴，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

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上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乃命内外五品已上，各举堪为县令者，以名闻。

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太宗说：“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这是个弊端。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其同伙，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可。统叶护之子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连兵不息，俱遣使来请婚。上不许，曰：“汝国方乱，君臣未定，何得言婚！”且谕以各守部分，勿复相攻。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其伯父自立为首领，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不服，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泥孰不应允。统叶护的儿子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逃到了康居，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与莫贺咄相攻伐，争斗不息，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太宗不应允，说：“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君臣尚未确定，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而且传谕各部保持稳定，不要再相攻伐。于是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和西域各国均叛离。

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当。上方图颉利，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东至，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诸部皆属焉。

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担当此任。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给鼓和大旗。夷男十分高兴，派使臣进献贡品，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东至，西到西突厥，南接沙漠，北临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各部均为其附属。

三年（己丑、629 ）

三年（己丑，公元629 年）

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庙；癸亥，耕藉于东郊。

春季，正月，戊午（十六日），太宗祭祀于太庙；癸亥（二十一日），在东郊行耕田礼。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司空裴寂尝闻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还乡里。寂请留京师，上数之曰：“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寂遂归蒲州。未几，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寂不以闻，当死；流静州。会山羌作乱，或言劫寂为主。上曰：“寂当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闻寂率家僮破贼。上思其佐命之功，征入朝，会卒。

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辛未（二十九日），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太宗数落他说：“你的功劳平庸，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武德年间，贪污受贿风气盛行，朝廷政纲混乱，均与你有关，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能够回家守着坟墓，已经是够幸运的人。”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不久，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裴寂并没上报朝廷，依法令当处死；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太宗说：“裴寂依罪当处死，我留给他生路，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征召他入进朝，裴寂恰好死去。

二月，戊寅，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参预朝政。

二月，戊寅（初六），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参预朝政。

三月，己酉，上录系囚。有刘恭者，颈有“胜”文，自云“当胜天下”，坐是系狱。上曰：“若天将兴之，非朕所能除；若无天命，‘胜’文何为！”乃释之。

三月，己酉（初八），太宗考察、记录囚犯的罪过。有个囚犯刘恭，脖颈上刻有“胜”字，自称“定当取胜于天下”，因此入狱。太宗说：“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不是朕所能除掉的；如没有天命照应，刻有‘胜’文又有何用！”于是释放刘恭。

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

丁巳（十六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

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元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玄龄虽蒙宠待，或以事被谴，辄累日诣朝堂，稽颡请罪，恐惧若无所容。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惟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一定要说：“非杜如晦不能敲定。”等到杜如晦来，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长于决断。二人深相投合，同心为国出力。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首推房、杜二人。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象无地自容。

玄龄监修国史，上语之曰：“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

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翻看《汉书》载有《子虚赋》、《上林赋》，均华而不实。凡有上书议论国事，词理直切的，朕从与不从，均当载入国史。”

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义宫，更名大安宫。上始御太极殿，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谢。

夏季，四月，乙亥（初四），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改弘义宫为大安宫。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对群臣说：“中书、门下省，都是机要的部门，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议论提出意见。近来唯见顺从旨意，听不见相反意见。如果只是过往文书，那么谁不能干呢，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

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按以前的惯例，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则让中书舍人执所见，大家分别署名，称之为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加以审核，给事中、黄门侍郎予以驳正。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于是很少有错误。

茌平人马周，客游长安，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诏文武官极言得失。何武人不学，不知所言，周代之陈便宜二十余条。上怪其能，以问何，对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数辈。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寻除监察御史，奉使称旨。上以常何为知人，赐绢三百匹。

茌平人马周，游历来到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六月，壬午（十二日），天下大旱，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学无术，不知道说什么，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便问常何，常何答道：“这不是我能写的，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太宗立刻召见马周，没有来，又派人催促了几次。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太宗与他谈论，十分高兴，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奉使出巡很合旨意。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赐给绢帛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秋季，八月，己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上赐以宝刀及宝鞭，谓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颉利可汗大惧，始遗使称臣，请尚公主，修婿礼。

丙子，（初八），薜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对他说：“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小罪的用鞭抽打。”夷男非常高兴。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开始派使者称臣，请求迎娶公主，修女婿礼节。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以为“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设、欲谷设皆得罪，无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旱，糇粮乏绝，四也。颉利疏其族类，亲委诸胡，三人反覆，大军一临，必生内变，五也。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复援梁师都，丁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以张公谨为副。

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原因有六：“颉利可汗奢华残暴，诛杀忠良，亲近奸佞之人，是其一；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是其二；突利、拓设、欲谷设均得罪颉利，无地自容，是其三；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粮食匿乏，是其四；颉利疏离其族人，委重任于胡人，胡人反复无常，大唐帝国军队一到，必然内部纷乱，是其五；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至此时人数较多，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占据险要之地，大军出塞，自然内部响应，是其六。”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丁亥（十九日），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率兵讨伐突厥。

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戊午，拔野古、仆骨、同罗、奚酋长并帅众来降。

九月，丙午（初九），突厥九位俟斤率三千骑兵投降唐朝。戊午（二十一日），拔野古、仆骨、同罗、奚族首领率众投降唐朝。

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破之，捕虏千余口。

冬季，十一月，辛丑（初四），突厥兵侵犯河西地区，肃州刺史公孙武达、甘州刺史成仁重，与之发生激战，大败突厥兵，俘虏一千多人。

上遣使至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鹰，使者讽大亮使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

太宗派使节到凉州，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很好的鹰，使者暗示大亮将鹰进呈给皇上，大亮给太宗上密表说：“陛下一直拒绝畋猎，而使节却为您要鹰。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则深与过去的主张相背离，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便是用人不当”。癸卯（初六），太宗对大臣说：“李大亮称得上忠诚正直”。亲书诏令加以褒奖，赐给自用的胡瓶一只及荀悦《汉纪》一部。

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众合十余万，皆受李节度，分道出击突厥。

庚申（二十三日），任命兼任并州都督的李世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兵力十余万，均受李节度，分兵进攻突厥。

乙丑，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破之。

乙丑（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

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谓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庶几可雪前耻。”

十二月，戊辰（初二），突利可汗到唐朝请罪，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忍辱向突厥称臣，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现在突厥首领向我磕头，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

壬午，遣使入贡，上曰：“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

壬午（十六日），派使节到长安进献贡物，太宗说：“远道而来，是因为突厥已归服的缘故。从前东汉人称抗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朕现在使中原安定，四方夷族归服，难道不是上策吗？”

癸未，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上许之。

癸未（十七日），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请求离职，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乙酉，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具释其义以对；且曰：”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内蕴神明，外当玄默，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象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所以《易经》说’以久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阑，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庚寅，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

庚寅（二十四日），突厥郁射设率领所部投降唐朝。

闰月，丁未，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来朝。诸谢皆南蛮别种，在黔州之西。诏以东谢为应州、南谢为庄州，隶黔州都督。

闰十二月，丁未（十一日），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南谢首领谢强前来归附唐朝。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唐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南谢所在地为庄州，均隶属于黔州都督。

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诸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

当时远方周边各国均向唐朝进献贡品，到长安的人较多，服装怪异，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王会图》，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太宗应允。

乙丑，柯酋长谢能羽及充州蛮入贡，诏以柯为州；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地亘三千里，姓别为部，不相统壹，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止赖既为唐所礼，馀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奉、岩、远四州。

乙丑（二十九日），柯首领谢能羽以及充州蛮进献贡品，诏令在柯设置州；党项族首领细封步赖归顺唐朝，以其聚居地为轨州；又任命其首领为刺史。党项据地三千里，每姓别为一部，互不统属，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旁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均是其大姓。步赖既已受唐朝礼遇，其余各部相继来降，唐朝廷以其聚居地为、奉、岩、远四州。

是岁，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

这一年，户部上奏称：大唐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四方夷族前后归顺唐朝的计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人。

房玄龄、王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万年权万纪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谏曰：“玄龄、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间能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则皆不可信，岂得复当重任！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曾无驳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使推之得实，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爱者治体，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释不问。

房玄龄、王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

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濮州刺史宠相寿坐贪污解任，自陈尝在秦王幕府；上怜之，欲听还旧任。魏徵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上欣然纳之，谓相寿曰：“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赐帛遣之。相寿流涕而去。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职务，上表陈情曾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欲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行谏说：“秦王府的旧僚属，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我担心每个人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太宗欣然采纳他的意见，对宠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皇位，乃是天下百姓的君主，不能单单偏护秦王府的老人。大臣的意见都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帛打发他走，宠相寿流着泪离去。

四年（庚寅、630 ）

四年（庚寅，公元630 年）

春，正月，李靖帅骁骑三千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夜袭定襄，破之。突厥颉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其众一日数惊，乃徙牙于碛口。靖复遣谍离其心腹，颉利所亲康苏密以隋萧后及炀帝之孙政道来降。乙亥，至京师。先是，有降胡言“中国人或潜通书启于萧后者”。至是，中书舍人杨文请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强，愚民无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须问也！”

春季，正月，李靖率领三千骁骑从马邑出发，进驻恶阳岭，当夜，突袭定襄城，取得大胜。突厥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出兵如此神速，大惊失色道：“唐朝没有倾全国兵力北来，李靖怎么敢孤军深入到这里。”突厥兵一天内数次受惊，于是将牙帐迁移至碛口。李靖又派间谍离间其心腹，颉利的亲信康苏密携带隋萧后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投降唐朝。乙亥（初九），到达长安，先前，有投降的胡人称“唐朝有人私下与隋萧皇后通书信。”到此时，中书舍人杨文请求讯问，太宗说：“大唐未定天下时，突厥正当强盛，百姓愚昧无知，或许会有这种事，现在天下已安定，既往的过错，又何须追问呢。”

李世出云中，与突厥战于白道，大破之。

李世出兵云中城，与突厥兵大战于白道，突厥大败。

二月，己亥，上幸骊山温汤。

二月，己亥（初三），太宗驾临骊山温泉。

甲辰，李靖破突厥颉利可汗于阴山。

甲辰，（初八），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队。

先是，颉利既败，窜于铁山，馀众尚数万；遣执失思力入见，谢罪，请举国内附，身自入朝。上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又诏李靖将兵迎颉利。颉利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与李世会白道，相与谋曰：“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阻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以其谋告张公谨，公谨曰：“诏书已许其降，使者在彼，柰何击之！”靖曰：“此韩信所以破齐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世继之，军至阴山，遇突厥千余帐，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苏定方帅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唐俭脱身得归。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隋义成公主，擒其子叠罗施。颉利师万余人欲度碛，李世军于碛口，颉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长皆帅众降，世虏五万余口而还。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露布以闻。

先前，颉利兵败后，逃窜到铁山，残余兵力尚有数万人。颉利派执失思力谒见太宗，当面谢罪，请求倾国降附，自己入朝抵罪。太宗派鸿胪寺卿唐俭等人抚慰，又令李靖领兵迎接颉利。颉利外表谦卑，内心尚在犹豫，想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再逃回到漠北重整旗鼓。李靖率领兵马与李世在白道会合，相互谋划道：“颉利虽然被打败，其兵马还很强大，如果走碛北一带，颉利可依靠旧部族，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恐怕一时很难追上。现在朝廷的使节已经到了突厥营地，突厥颉利可汗一定觉得宽慰，如果挑选精锐骑兵一万人，带着二十天的粮草前去袭击，可以不战而生擒颉利。”二人将他们的计谋告诉张公瑾，张公瑾说：“圣上已下诏接受他们投降，大唐的使者在对方，怎么能进攻呢？”李靖说：“当年韩信就是靠偷袭打败齐国的。唐俭等人不值得怜惜！”于是率兵夜间出发，李世随后，行军到阴山，遇上了突厥一千多营帐，全部俘获令随唐军。颉利见到大唐使者唐俭后十分高兴，内心稍稍安定。李靖派武邑人苏定方带领二百名骑兵做为前锋，趁大雾秘密行军，距离突厥牙帐只有七里，突厥兵才发现，颉利乘千里马先逃，李靖大军赶到，突厥兵纷纷溃败。唐俭及时脱身回到唐朝。李靖军队杀死突厥兵一万多人，俘虏男女十余万人，得牲畜数十万头，杀掉隋义成公主，生俘她的儿子叠罗施。颉利率领一万多人想要渡过沙漠，李世军队守住碛口，颉利兵至，通不过去，手下的部族首领均率兵众投降，李世俘虏五万多人还朝。开拓土地从阴山北到沙漠，捷报迅速传到了朝廷。

丙午，上还宫。

丙午（初十），太宗回到宫中。

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甲寅（十八日），因平定突厥而大赦天下。

以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预朝政；太常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臣参议朝政。

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守侍中王为侍中；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予朝政；太常寺少卿萧为御史大夫，与宰相一同参议朝政。

三月，戊辰，以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三月，戊辰（初三），唐朝任命突厥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四方夷族首领齐集宫阙请求太宗做天可汗，太宗说：“我既做了大唐天子，又要做天可汗吗？”文武大臣以及四方各族首领齐呼万岁。此后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均署名“天可汗”。

庚午，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

庚午（初五），突厥首领思结俟斤率四万多军队投降唐朝。

丙子，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丙子（十一日），唐朝任命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

初，始毕可汗以启民母弟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西北。及颉利政乱，苏尼失所部独不携贰。突利之来奔也，颉利立之为小可汗。及颉利败走，往依之，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苏尼失执送颉利。颉利以数骑夜走，匿于荒谷。苏尼失惧，驰追获之。庚辰，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帅众奄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苏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

起初，始毕可汗重用启民的舅父苏尼失为沙钵罗设，统领五万户的部落，建牙帐在灵州西北。等到颉利政局混乱，惟独苏尼失部没有二心。突利投奔大唐，颉利立苏尼失为小可汗。此后颉利溃逃，前往依附苏尼失，想去投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领兵进逼，让苏尼失交出颉利。颉利率几名骑兵趁夜逃跑，藏在荒山野谷中。苏尼失害怕，急忙派骑兵将颉利抓回。庚辰（十五日），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大批兵力包围沙钵罗营帐，俘虏颉利送回京都长安，苏尼失举兵投降，漠南地区于是空旷无人。

蔡成公杜如晦疾笃，上遣太子问疾，又自临视之。甲申，薨。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谓房玄龄曰：“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

蔡成公杜如晦病重，太宗先派太子前去询问病情，后又亲去探视。甲申（十九日），杜如晦去世。太宗每次得到好物品，都要想起如晦，派人将物品赐给他家里。时间长了，提到如晦，定要流下眼泪，对房玄龄说：“你与杜如晦一同辅佐朕，现在只见到你，见不到如晦了！”

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顺天楼，盛陈文物，引见颉利，数之曰：“汝藉父兄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数与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然自便桥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颉利哭谢而退。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

突厥颉利可汗被押送到长安。夏季，四月，戊戌（初三），太宗在顺天门城楼，陈列大量文物，召见颉利，责备他说：“你借父兄立下的功业，骄奢淫逸自取灭亡，这是第一条罪状。你几次与我订盟而反复背约，这是第二条罪状。你自恃强大崇武好战，造成白骨遍野，这是第三条罪状。践踏我大唐土地上的庄稼，抢夺人口，这是第四条罪状。我原宥你的罪过，保存你的社稷江山，而你却数次拖延不来朝，这是第五条罪状。自从武德九年我与你在渭水便桥订盟以来，没有大规模的入侵行为。就因这一点可免你一死。”颉利痛哭谢罪，退下宫去。太宗下诏让其住在太仆寺，赐给丰厚的食物。

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太上皇李渊听说擒住了颉利可汗，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能一举剿灭突厥，证明我托付的人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太上皇召集太宗皇帝与十几位显贵大臣，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等，在凌烟阁摆下酒宴，酒喝到兴处，太上皇自己弹奏琵琶，太宗翩翩起舞，公卿大臣纷纷起身祝寿，一直到深夜。

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突厥、铁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既得而臣之，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纵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存其本族而已。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护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国，有损无益，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馀，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以为：“徙于兖、豫之间，则乖违物性，非所以存养之也。请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雠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留之中国。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今降者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息倍多，必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郭钦、江统，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武帝不从。后二十余年，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鉴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柰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上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

突厥灭亡后，其属下的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向西投奔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户，太宗下诏让郡臣商议如何处置。大臣们都说：“北方狄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现在很幸运他们已经败亡，应当全部迁徙到河南兖、豫之间，分别各个种族部落，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州县，教他们耕种织布，将他们转为农民，使塞北地区永远空旷无人。”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突厥、铁勒族自古以来很难臣服，陛下既然使他们称臣，请将他们安置在河北地区。分别设立酋长，统领其部落，则可以永无祸患。”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突厥虽然称为一个国家，但它的各部族划分都有其部族首领。现今应当乘其离散，各以本部族设首领，使其不互为臣属，纵使想立阿史那氏为首领，也只可领有其本部族而已。国家分为几部分则力量削弱，容易控制，几部分势均力敌则难以相互吞并，各自力图保全，必不能与大唐相抗衡。请求仍然在定襄置都护府，作为节度该地区的机构，这是安定边防的长久之计。”夏州都督窦静认为：“戎狄的本性，如同禽兽一般，不能用刑罚法令威服，不能用仁义道德教化，况且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情也不易忘却。将他们安置在中原一带，只有损害大唐而没有益处，恐怕一旦陡生变故，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不如借着它将要灭亡的时机，施加意外的恩宠，封他们王侯称号，将宗室女嫁给他们，分割他们的土地，离析他们的部落，使其权势分化削弱，易于钳制，可让他们永为藩臣，使边塞永保平定。”温彦博认为：“将突厥人迁徙到兖、豫之间，则违背其本性，这不是让他们生存的办法。请求依照汉光武帝时的办法，将投降的匈奴人安置在塞外，保全其部落，顺应其风俗习惯，以充斥空旷之地，使其成为中原的屏障，这是较完善的策略。”魏徵认为：“突厥世代为寇盗，是老百姓的敌人。如今幸而灭亡，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不忍心将他们全部杀掉，应当将他们放归故土，不能留在大唐境内。戎狄人面兽心，力量削弱则请求归服，强盛则重又叛乱，这是其本性。现在投降的将近十万人，几年之后，发展到几倍之多，必是心腹大患，后悔都来不及。西晋初年胡族与汉民在中原混居在一起，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将胡族驱逐出塞外，以杜绝由此产生祸乱，武帝不听。此后二十余年，伊水、洛水之间，遂为北方戎狄聚居之地，此乃前代的明鉴！”温彦博说：“君王对于天地万物，事无巨细，都要有所包容。现在突厥困窘，前来归附我大唐，为什么抛弃而不予接受呢。孔子说：”对于教育对象不应区分亲疏贵贱。‘如果拯救他们于将亡之际，教他们生产生活，教他们仁义礼教，几年之后，全都变成我大唐民众。选择他们中间的部落首领，使其入朝充任宿卫官兵，畏惧皇威留恋皇恩，有什么后患呢！“太宗最后采纳温彦博的计谋，处置突厥投降的民众，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划分突利可汗原来统属之地，设置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划分颉利之地为六州，东面设定襄都督府，西边置云中都督府，以统治其民众。

五月，辛未，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帅部落之官。上戎之曰：“尔祖启民挺身奔隋，隋立以为大可汗，奄有北荒，尔父始毕反为隋患。天道不容，故使尔今日乱亡如此。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五月，辛未（初七），唐朝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使其统领各部落官员。太宗告诫他说：“你的祖父启民毅然投奔隋朝，隋朝立为大可汗，疆土覆盖北部地区，你父亲始毕可汗反而成为隋的祸患。天理不容，所以才有你今天的惨败灭亡。我之所以不立你为可汗，就是以启民立可汗的前事作为教训。现在任命你为都督，你应当善守大唐法令，不要再肆意侵占掠夺，这不只是想要大唐长治久安，也是为了使你们的种族永远存在下去！”

壬申，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之亡也，诸部落酋长皆弃颉利来降，独思摩随之，竟与颉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候大将军，寻以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

壬申（初八），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颉利败亡时，各部族首领纷纷抛弃颉利投降唐朝，惟独思摩跟随颉利，最后与颉利一同被俘。太宗嘉许他的忠诚，拜他为右武候大将军，不久又任命为北开州都督，让他统领颉利旧兵众。

丁丑，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其馀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丁丑（十三日），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投奔唐朝的其他各族酋长，均拜为将军中郎将，跻身朝官行列，他们当中五品以上一百多人，大抵与原唐朝官员参半，因此迁居长安人口近一万户。

辛巳，诏：“自今讼者，有经尚书省判不服，听于东宫上启，委太子裁决。若仍不伏，然后闻奏。”

辛巳（十七日），太宗下诏：“今后凡有诉讼，经尚书省判决不服，则上启东宫，由太子裁定。如果仍然不服，则上奏到朕这里。”

丁亥，御史大夫萧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虏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见，上大加责让，靖顿首谢。久之，上乃曰：“隋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以罪致戮。朕则不然，录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禄大夫，赐绢千匹，加真食邑通前五百户。未几，上谓靖曰：“前有人谗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为怀。”复赐绢二千匹。

丁亥（二十三日），御史大夫萧弹劾李靖大破颉利可汗牙帐，治军没有法度，突厥珍奇宝物，抢掠一空，请交付法律部门推勘审理，太宗予以特赦，不加弹劾。等到李靖进见，太宗则大加责备，李靖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才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不加赏赐，因罪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下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赐给绢一千匹，所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五百户。不久，太宗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醒悟，你不必挂在心上。”又赐给绢二千匹。

林邑献火珠，有司以其表辞不顺，请讨之，上曰：“好战者亡，隋炀帝、颉利可汗，皆耳目所亲见也。小国胜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语言之间，何足介意！”

林邑人向唐朝进献火珠，有关部门认为所上表章文辞桀骜不驯，请求讨伐林邑。太宗说：“尚武好战者自取灭亡，隋炀帝、颉利可汗都是亲眼所见的先例。打败一个小国并不能表明勇武，何况不一定能取胜。遣词造句问题，何必介意呢。”

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以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以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六月，丁酉（初四），任命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任命中郎将史善应为北抚州都督。壬寅（初九），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

乙卯，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洛阳未有巡幸之期而预修宫室，非今日之急务。昔汉高祖纳娄敬之说，自洛阳迁长安，岂非洛阳之地不及关中之形胜邪！景帝用晁错之言而七国构祸，陛下今处突厥于中国，突厥之亲，何如七国？岂得不先为忧，而宫室可遽兴，乘舆可轻动哉！臣见隋氏初营宫室，近山无大木，皆致之远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摩火出，乃铸铁为毂，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乙卯（二十二日），征发士兵修筑洛阳宫殿以备太宗巡幸之用，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行谏道：“还没确定巡幸洛阳的时间就预先修筑宫室，这并不是现在的急务。从前汉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到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利赶不上关中地区的地势好吗？汉景帝采用晁错削藩的建议而导致七国之乱，陛下现在将突厥杂处于中原汉民中间，与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抵得上七国呢？怎能不先忧虑此事，却突然兴建宫室，轻易移动皇辇御驾呢！我知道隋朝起初营造宫室，近处山上没有大的树木，均从远方运来，二千人拉一根柱子，用横木做轮子，则磨擦起火，于是铸铁做车毂，走一二里路，铁毂即破损，另差使几百人携带铁毂随时更换，每天不过走出二三十里，总计一根柱子需花费几十万的劳力，其他的花费便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遇隋朝宫殿巨大奢侈均下令毁掉，还不到十年光景，又重新加以营造修缮，为什么以前讨厌的东西现在却要加以效仿呢？而且按照现在的财力状况，怎么能与隋代相比！陛下役使极为疲惫的百姓，承袭隋朝灭亡的弊端，祸乱恐怕又要超过炀帝呀！”太宗对张玄素说：“你说我不如炀帝？那么与桀、纣相比如何？”答道：“如果此项劳役不停，恐怕也要一样地遭致变乱！”太宗感叹道：“我考虑的不周到，以至于此！”回头对房玄龄说：“朕以为洛阳地处大唐中央地段，四方朝贡路途均等，想着便利百姓，所以派人营造。刚才玄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立即停止此项工程。日后如有事去洛阳，即使居于露天也不碍事。”于是赐给张玄素彩绸二百匹。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乙丑，上问房玄龄、萧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文帝勤于为治，每临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卫士传餐而食；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则照有不通，喜察则多疑于物，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则不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奏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诏敕行下有未便者，皆应执奏，毋得阿从，不尽己意。”

乙丑（初二），太宗问房玄龄、萧道：“隋文帝作为一代君主怎么样？”回答说：“文帝勤于治理朝政，每次监朝听政，有时要到日落西山时，五品以上官员，围坐论事，卫士不能下岗，传递而食。虽然品性算不上仁厚，亦可称为励精图治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贤明而喜欢苛察，不贤明则察事不能都通达，苛察则对事物多有疑心，万事皆自行决定，不信任群臣。天下如此之大，日理万机，虽伤身劳神，难道能每一事均切中要领！群臣既已知主上的意见，便只有无条件接受，即使主上出现过失，也没人敢争辩谏议，所以到了第二代隋朝就灭亡了。朕则不是这样。选拔天下贤能之士，分别充任文武百官，让他们考虑天下大事，汇总到宰相处，深思熟虑，然后上奏到朕这里。有功则行赏，有罪即处罚，谁还敢不尽心竭力而各司职守，何愁天下治理不好呢！”因而敕令各部门：“今后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均应执意禀奏，不得阿谀顺从，不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癸酉，以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兼御史大夫萧为太子少傅。

癸酉（初十），任命前任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兼任御史大夫的萧为太子少傅。

李纲有足疾，上赐以步舆，使之乘至阖下，数引入禁中，问以政事。每至东宫，太子亲拜之。太子每视事，上令纲与房玄龄侍坐。

李纲腿脚不好，太宗赐予步辇，让他乘步辇去东宫，又数次召入皇宫内，向他询问政事。每次到东宫，太子都要行拜见礼。太子每次上朝听政事，太宗都令李纲与房玄龄坐在太子身旁备顾问。

先是，萧与宰相参议朝政，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玄龄、魏徵、温彦博尝有微过，劾奏之，上竟不问。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

先前，萧与宰相参议朝政，他性情刚直又能言善辩，房玄龄等人均顶不过他，太宗也多不采用他的意见。房玄龄、魏徵、温彦博曾有小的过失，萧以此上奏太宗弹劾他们，太宗丝毫不理。萧怏怏不乐，于是被免去御史大夫职，改任太子少傅，不再参与朝政。

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于碛口贮粮，来者赈给，使者招慰，相望于道。大亮上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又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碛，其人或自立君长，求称臣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西突厥部族散居在大漠外的伊吾地区，太宗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在碛口存贮粮食，凡来此地均予赈给，又让使者四处招抚，道路相望，远近不绝。李大亮上书言道：“想要怀柔远方必先安抚近地，我大唐如树根，四方如枝叶，倾尽大唐粮食以供给四方少数族，如同拔掉树根来养活枝叶。我远处考察秦、汉，近处观察隋朝，对外事奉戎狄，均致自身疲弱。如今招抚西突厥，只见劳心费财，未见收益。更何况河西一带州县寥落稀少，自从突厥衰微以来，才开始耕种收获；如今又放粮赈给，百姓不堪其苦，不如暂且停止招抚慰问。伊吾地区，多是沙漠，当地人有的自立为首领，要求归附大唐，不妨加以联络，让他们居住在塞外，为我大唐屏障，这才是施以小惠而坐收实际利益的办法。”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八月，丙午，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八月，丙午（十四日），太宗下诏说：“官员日常服装没有等级差别，今后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四五品穿大红色，六七品穿绿色，八品穿青色，官员夫人从其丈夫的服色。”

甲寅，诏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靖性沈厚，每与时宰参议，恂恂如不能言。

甲寅（二十二日），太宗下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尚书右仆射。李靖性情深沉忠厚，每次与宰相们议论政事，谦恭拘谨像是说不出话来。

突厥既亡，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室韦等十馀部皆内附。万淑，万均之兄也。

突厥灭亡后，营州都督薛万淑派契丹族首领贪没折游说东北各少数族，奚、、室韦等十几个部族先后归顺唐朝。薛万淑是薛万均的兄长。

戊午，突厥欲谷设来降。欲谷设，突利之弟也。颉利败，欲谷设奔高昌，闻突利为唐所礼，遂来降。

戊午（二十六日），突厥人欲谷设前来投降。欲谷设是突利可汗的弟弟。颉利可汗被打败后，欲谷设投奔高昌，听说其兄长为唐朝所礼遇，便来投降。

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内属，置伊吾郡；隋乱，臣于突厥。颉利既灭，举其属七城来降，因以其地置西伊州。

九月，戊辰（初六），伊吾城的首领来到唐朝。隋朝末年，伊吾归附，隋设置伊吾郡。隋朝大乱，改附突厥。颉利灭亡后，又举其属下七城投降唐朝，唐便以其所辖之地设置西伊州。

思结部落饥贫，朔州刺史新丰张俭招集之，其不来者，仍居碛北，亲属私相往还，俭亦不禁。及俭徙胜州都督，州司奏思结将叛，诏俭往察之。俭单骑入其部落说谕，徙之代州，即以俭检校代州都督，思结卒无叛者。俭因劝之营田，岁大稔。俭恐虏蓄积多，有异志，奏请和籴以充边储。部落喜，营田转力，而边备实焉。

思结部落饥馑贫弱，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召募他们，不应召的仍然住在漠北，他们的亲属私下往来，张俭也不加禁止。等到张俭升迁为胜州都督，州衙署上奏称思结部将要反叛，太宗下诏令张俭前往按察。张俭单枪匹马到思结部落晓以大义，让他们迁居到代州，朝廷即任命张俭检校代州都督，思结没有反叛的。张俭借机劝他们从事农作，年底丰收。张俭担心思结族人积蓄多，便会有反叛的意图，上奏请求由官府出钱购买他们的粮食，以充边防储备。思结部族大为高兴，种地更加努力，边防储备充实。

丙子，开南蛮地置费州、夷州。

丙子（十四日），唐朝开辟南蛮地区设立费州、夷州。

己卯，上幸陇州。

己卯（十七），太宗巡幸陇州。

冬，十一月，壬辰，以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冬季，十一月，壬辰（疑误）。任命右卫大将军侯君集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甲子，车驾还京师。

甲子（初三），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上读《明堂针灸书》，云“人五藏之系，咸附于背。”戊寅，诏自今毋得笞囚背。

太宗读《明堂针灸书》，书中写道：“人的五脏经络，均附在后背。”戊寅（十七日），下诏今后不得鞭笞囚犯的后背。

十二月，甲辰，上猎于鹿苑；乙巳，还宫。

十二月，甲辰（十四日），太宗去鹿苑射猎，乙巳（十五日），回到宫中。

甲寅，高昌王文泰入朝。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贡，上遣文泰之臣厌怛纥干往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来，劳费已甚，今借使十国入贡，其徒旅不减千人。边民荒耗，将不胜其弊。若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厌怛纥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甲寅（二十四日），高昌王文泰来到朝中。西域各国都想跟着文泰派使节进朝贡品，太宗派文泰手下的大臣厌怛纥干前往迎接。魏徵劝谏道：“从前汉光武帝不允许西域诸王送王子入朝侍奉和置都护府，认为不应当以蛮夷劳顿中原帝国。如今天下刚刚平定，先前文泰来朝时，已耗费很多，如今假使有十国来进贡，则随从不少于一千人。边区民众耗费过大，将难以承担。如果允许他们商人间相互往来，与边区百姓互市贸易，这还可以，如以宾客接待，对我大唐没有好处。”当时厌怛纥干已经出发，太宗急令人阻止。

诸宰相侍宴，上谓王曰：“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玄龄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谓与数子何如？”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上深以为然，众亦服其确论。

众位宰相陪太宗饮宴，太宗对王说：“你精通鉴别人才，又很健谈，房玄龄以下宰臣，望你能详细加以品评，而且自己衡量与他们相比如何？”王答道：“勤勤恳恳地事奉大唐，尽心竭力无所保留，我不如房玄龄。文武全才，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议事详尽周到，传达诏令，反映群臣意见，都平允恰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艰难的事务都能办好，我不如戴胄。惟恐君王赶不上尧、舜，专以苦言强谏为己任，我不如魏徵。说到辨别清浊，疾恶奖善，我与他们相比，倒是略有长处。”太宗非常赞同，众人也钦佩他的高论。

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

太宗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问题，太宗说：“如今刚经过一场大劫乱，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说：“我认为并非如此。长久安定的百姓容易骄逸，骄逸则难以教化；经过动乱的百姓易于忧患，忧患则容易教化。这如同饥饿的人不苛择饮食，饥渴的人不苛择饮水一样。”太宗深表赞同。封德彝否定其说法，说道：“三代以后，人心渐趋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代采用王道的同时掺杂霸道内容，正是想行仁义教化而不能收效，哪里是能推行而不想推行呢？魏徵是一介书生，不识时务，如果听信他的空谈，必然败坏国家。”魏徵说：“五帝、三王不是换掉百姓而施教化，从前黄帝征伐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夏桀，武王讨伐纣王，均能达到生前的太平盛世，难道不是承接大动乱之后的缘故吗？如果说上古人淳朴，后代渐变得浇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化为鬼魅了，君主怎么能统治他们呢？”太宗最后听从了魏徵的意见。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上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徵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贞观元年时，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出现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太宗勤勉听政，并加以安抚，百姓虽然东乞西讨，也未曾抱怨。这一年，全国大丰收，背井离乡的人都回归故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整个一年犯死罪的只有二十九个人。东到大海，南至五岭，均夜不闭户，旅行不带粮，只是在路途上取食物。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大臣们上书都说：”君王应当独自运用权威，不能委任给臣下。‘又说：“应当耀武扬威，讨伐四方。’只有魏徵劝朕说：”放下武力勤修文教，中原安定之后，四方自然钦服。‘朕采纳他的意见。如今颉利成了俘虏，其部族首领成为宿卫官，各部落都受到中原礼教的薰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只是遗憾封德彝见不到了！“魏徵再次拜谢说：”突厥灭亡，海内承平，都是陛下的威德，我有何功德呢？“太宗说：”朕能够重用你，你能够十分称职，那么功劳怎么能是我一个人的呢？“

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义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房玄龄上奏说：“我看过朝廷府库的兵械，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铠甲兵械等武器装备，诚然不可缺少；然而隋炀帝兵械难道不够吗？最后还是丢掉了江山。如果你们尽心竭力，使百姓人心思定，这就是朕最好的兵械。”

上谓秘书监萧曰：“卿在隋世数见皇后乎？”对曰：“彼儿女且不得见，臣何人，得见之！”魏徵曰：“臣闻炀帝不信齐王，恒有中使察之，闻其宴饮，则曰‘彼营何事得遂而喜！’闻其忧悴，则曰‘彼有他念故尔。’父子之间且犹如是，况他人乎！”上笑曰：“朕今视杨政道，胜炀帝之于齐王远矣。”，之兄也。

太宗对秘书监萧说：“你在隋朝时多次见过萧皇后吗？”萧答道：“她们母女间还不常见，我是何人，怎么能见到呢？”魏徵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总是派宦官察看，听说他摆宴饮酒，就说‘他做成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听说他忧虑憔悴，则说‘他别有企图故而如此’。他们父子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对其他人呢？”太宗笑着说：“朕如今对待杨政道，远超过当年炀帝对待齐王。”萧是萧的兄长。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既先可汗之子，为众所附，莫贺咄可汗所部酋长多归之。肆叶护引兵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于金山，为泥熟设所杀，诸部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可汗的儿子，为众人所拥戴，莫贺咄可汗属下部族首领多归附他。肆叶护率兵进攻莫贺咄，莫贺咄兵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杀死，各部落共推肆叶护为大可汗。

五年（辛卯、631 ）

五年（辛卯，公元631 年）

春，正月，诏僧、尼、道士致拜父母。

春季，正月，诏令和尚、尼姑、道士都要叩拜父母。

癸酉，上大猎于昆明池，四夷君长咸从。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群臣。丙子，还宫，亲献禽于大安宫。

癸酉（十三日），太宗在昆明池大肆围猎，四方夷族首领均陪同前往。甲戌（十四日），太宗设宴款侍高昌王麴文泰及群臣。丙子（十六日），太宗回到宫中，亲自到大安宫向太上皇李渊献上野禽。

癸未，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上表，以四夷咸服，请封禅；上手诏不许。

癸未（二十三日），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表，认为四方夷族均已归服，请求行封禅大礼，太宗手书诏令不允。

有司上言皇太子当冠，用二月吉，请追兵备仪仗。上曰：“东作方兴，宜改用十月。”少傅萧奏：“据阴阳不若二月。”上曰：“吉凶在人。若动依阴阳，不顾礼义，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与吉会。农时最急，不可失也。”

有关部门上书言道皇太子当行冠礼，采用二月吉日，请求追赐兵备仪仗。太宗说：“二月耕作刚刚开始，应当改用十月。”太子少傅萧上奏道：“根据阴阳历书，不如用二月。”太宗说：“吉凶祸福在于人。如果动辄依靠阴阳，不顾礼义，能够得到吉祥吗？依循正理而行，自然会有吉祥。农耕时最忙，不可失去时机。”

二月，甲辰，诏：“诸州有京观处，无问新旧，宜悉削，加土为坟，掩蔽枯朽，勿令暴露。”

二月，甲辰（十四日），太宗下诏：“各州有炫耀武功，收敌军尸体封土筑成的京观，不管新旧，应当一律铲削，分别加土做成坟墓，以掩盖枯骸朽骨，不要使其暴露在外。”

己酉，封皇弟元裕为郐王，元名为谯王，灵夔为魏王，元祥为许王，元晓为密王。庚戌，封皇子为梁王，恽为郯王，贞为汉王，治为晋王，慎为申王，嚣为江王，简为代王。

己酉（十九日），太宗封皇弟李元裕为郐王，李元名为谯王，李灵夔为魏王，李元祥为许王，李元晓为密王。庚戌（二十日），封皇子李为梁王，李恽为郯王，李贞为汉王，李治为晋王，李慎为申王，李嚣为江王，李简为代王。

夏，四月，壬辰，代王简薨。

夏季，四月，壬辰（初三），代王李简去世。

壬寅，灵州斛薛叛，任城王道宗追击，破之。

壬寅（十三日），灵州斛薛部反叛，任城王李道宗率兵追击，取得大胜。

隋末，中国人多没于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赎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万口。

隋朝未年，中原汉人多被突厥人掠去，等到突厥投降时，太宗派人用金银财物将他们赎回。五月，乙丑（初七），有关部门上奏称，共赎回男女八万人。

六月，甲寅，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薨。初，周齐王宪女，孀居无子，纲赡恤甚厚。纲薨，其女以父礼丧之。

六月，甲寅（二十六日），太子少师、新昌贞公李纲去世。起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孀居无子女，李纲对她赡养抚恤甚多。李纲死后，齐王之女以待父礼服丧。

秋，八月，甲辰，遣使诣高丽，收隋氏战亡骸骨，葬而祭之。

秋季，八月，甲辰（十七日），太宗派使臣到高丽，收隋朝阵亡将士尸骨，埋葬并加以祭奠。

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之于市，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死有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河内人李好德患有心病，胡言乱语，语涉诬妄，太宗下诏按察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道：“好德受疾病折磨而有证验，依法不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道：“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为相州刺史，为讨人情而纵容阿附，蕴古按察结果与事实不符。”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集市中处斩，过后又后悔，因而下诏说：“今后有死刑犯人，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三次复议才得执行。”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有宠于上，由是诸大臣数被谴怒。魏徵谏曰：“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柰何昵奸以自损乎！”上默然，赐绢五百匹。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均因告发别人而得到太宗宠幸，从此诸位大臣多次被迁怒。魏徵劝谏道：“权万纪等小人，不识治国大体，以告发别人当做直言，以进谗言当做忠诚。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使人无法忍受，只是取其讲话无所忌讳，想以此警策众大臣，然而权万纪等人挟皇恩依仗权势，使其阴谋得逞，凡所弹劾，均非真有罪。陛下既然不能标举善行以激励风俗，怎么能亲奸邪以损害自己的威信呢！”太宗默不作声，赐给魏徵绢五百匹。很久以后，权万纪等人的奸状自行暴露，均获惩罚。

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修洛阳宫，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官。

九月，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又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行谏，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如果不停地营造，公私耗费，恐怕难以承受。”太宗称赞说：“戴胄与我非亲，只是以忠诚正直治理国家，知无不言，所以厚加官爵予以酬劳。”过了一段时间，还是命将作大匠窦修筑洛阳宫，窦开凿池溏构筑山林，饰华贵奢靡。太宗迅即下令毁掉，罢免窦官职。

冬，十月，丙午，上逐兔于后苑，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谏曰：“天命陛下为华、夷父母，柰何自轻！”上又将逐鹿，思力脱巾解带，跪而固谏，上为之止。

冬季，十月，丙午（二十日），太宗在皇宫后苑追打兔子，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劝谏说：“上天让陛下做华、夷父母，怎能自我轻贱呢？”太宗又要追猎鹿，思力脱下头巾解下腰带，跪在地下苦谏，太宗只好停止。

初，上令群臣议封建，魏徵议以为：“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书侍郎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置官寮，皆省司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贡礼仪，具为条式。一定此制，万世无虞。”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毋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起初，太宗令大臣们议论分封诸王的事，魏徵认为：“如果分封诸王建诸侯国，则卿大夫们都靠俸禄生活，必然导致大量征赋。另外，京城一带赋税不多，原来依靠京都以外，如果都分封给诸侯国，则国家经费顿时短缺，再加上燕、秦、赵、代诸国均管辖有夷族，如有出现紧急情况，到内地调兵，难以及时奔赴所在地。”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朝廷运祚的长短，命在上天，尧、舜都是大圣人，守定国祚却不能长久；汉、魏虽然微贱，恣纵却国运长久，推却不掉。如今让皇亲国戚子子孙孙均有自己封国的百姓与社稷，几代之后，将骄奢淫逸，相互攻伐残杀，对老百姓危害尤大，不如不断地更换郡守县令呢！”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亲王宗子，不使他们过于强大，以州县相间隔，交错为界，互相维持牵制，让他们各自遵守自己的境土，同心协力，足以扶持京城皇室。并且为他们设置的官吏，均由尚书省选拔录用，除皇朝法令外，不许他们擅自施行刑罚，朝贡礼仪，都订立格式。这种制度一旦确定，千秋万代可保平安。”十一月，太宗下诏：“皇室宗亲以及勋贵大臣，应让他们担任地方长官，并传给其子孙，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随意黜免，各部门明文规定条例，定下不同等级以上报朝廷。”

丁巳，林邑献五色鹦鹉，丁卯，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以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鹦鹉犹能自言苦寒，思归其国，况二女远别亲戚乎！”并鹦鹉，各付使者而归之。

丁巳（初二），林邑进献五色的鹦鹉。丁卯（十二日），新罗献美女二人，魏徵认为不应接受。太宗高兴地说：“林邑的鹦鹉还能够自己诉说怕冷，想回到自己国内，更何况两个女子远别亲人。”吩咐使臣将两个美女及鹦鹉分别带回其本国。

倭国遣使入贡，上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表仁与其王争礼，不宣命而还。

倭国派使节来朝进献贡品，太宗派新州刺史高表仁持旌节前往抚慰，高表仁与他们的国王争礼节，未传达王命而回到朝中。

丙子，上祀圜丘。

丙子（二十一日），太宗在圜丘祭天。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之地十六州、四十七县。

十二月，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扩党项土地，共计十六州、四十七县。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狱，唯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乎！”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以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太宗对亲近大臣说：“朕认为死刑至关重大，所以下令三次复议，正是为了深思熟虑，以减少误差。而有关部门却在片刻之间完成三次复议。另外，古代处决犯人，君主常为此停止音乐减少御膳，朕宫庭中没有常设的音乐，然而常常为此而不沾酒肉，只是没有明文规定。再者，各部门断案判刑，只依据法令条文，即使情有可原，也不敢违反法律，这中间怎么能一点冤枉都没有呢？”丁亥（初二），太宗下制文规定：“判死刑的犯人，二天之内中央部门要五次复议，下到各州的也要三次复议。行刑的当天，殿中监属下的尚食局不得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寺不得奏乐。上述规定均由门下省监督。如有依律应当处死而其情形可以怜悯的犯人，记下情况上报朝廷。”于是由此而免于死罪的甚多。凡是五次复议的，在处决前一二天，到处决当天又要三次复议。只有犯“十恶”中殴打、谋杀、打死三服以内亲属的恶逆罪的，只需一次复议即可。

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复上表请封禅，不许。

己亥（十四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等人又上表请求行封禅大礼，太宗不允。

壬寅，上幸骊山温汤；戊申，还宫。

壬寅（十七日），太宗到骊山温泉。戊申（十九日），回到宫中。

上谓执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自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太宗对执政的大臣说：“朕常常担心由于个人的喜怒而妄加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行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不可以自己的喜好要求别人，而讨厌别人违背己意。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怎么能劝谏别人呢。”

康国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

康国要求归附唐朝。太宗说：“前代的帝王，喜欢招抚地处遥远的国家，以讨得降服远方的盛名，这毫无益处而只是让百姓受罪。如今康国要求归附，如果他们遇到危急情况，按照道义来讲不能不去救援。士兵们行军万里，岂能不疲劳！让百姓疲劳以获取虚名的事，朕不做。”于是不接受康国的归附。

谓侍臣曰：“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宗曾对亲近大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好了，仍需调养一段，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会复发，那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顺服，实在是自古以来所少有，然而朕每日谨慎行事，惟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说：“国家内外俱得安定，我并不觉得高兴，只是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上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讯取服，凡二千余人，帝悉令斩之。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上曰：“此岂唯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太宗曾和大臣们讨论刑狱诸事，魏徵说：“隋炀帝时曾有盗窃案发生，炀帝令於士澄逮捕窃贼，稍有疑点，均严刑拷打令其服罪，总共二千余人，炀帝下令全部处斩。大理寺丞张元济奇怪罪犯这么多，试着查考其诉状，其中五人曾有前科，其余都是普通百姓。张元济竟不敢执意上奏讲明真情，所以都被杀掉。”太宗说：“这岂只是炀帝无道，大臣们也不能尽忠。君臣都这样，国家怎能不灭亡！你们应深以为戒！”

是岁，高州总管冯盎入朝。未几，罗窦诸洞獠反，敕盎帅部落二万，为诸军前锋。獠数万人，屯据险要，诸军不得进。盎持弩谓左右曰：“尽吾此矢，足知胜负矣。”连发七矢，中七人。獠皆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上美其功，前后赏赐，不可胜数。盎所居地方二千里，奴婢万余人，珍货充积；然为治勤明，所部爱之。

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来到朝中。不久，罗窦各洞的獠民造反，太宗下令冯盎率本部落二万人马为大军前锋。獠民几万人，据守险要之地，各路军队难以前进。冯盎手持弩机对身边人说：“我一次射尽此箭，就知道胜负了。”连发七箭，射中七人，獠民都逃掉，于是挥兵乘胜追击，斩首千余人。太宗夸赞他的功劳。前后赏赐不可胜数。冯盎占据的地方纵横二千里，奴婢一万多人，珍奇宝物甚多；然而政治勤勉清明，部下都十分爱戴他。

新罗王真平卒，无嗣，国人立其女善德为王。

新罗国王真平去世，没有子嗣，国人拥立其女儿善德为王。

第一百九十四卷

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六年（壬辰、632 ）

唐纪十唐太宗贞观六年（壬辰，公元632 年）

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癸酉，静州獠反，将军李子和讨平之。

癸酉（十九日），静州獠民反叛，将军李子和率兵征讨平定。

文武官复请封禅，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禅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国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谷未丰邪？”曰：“丰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则何为不可封禅？”对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赍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

文武百官又请行封禅大礼，太宗说：“你们都认为登泰山封禅是帝王的盛举，朕不以为然，如果天下安定，百姓家家富足，即使不去封禅，又有什么伤害呢？从前秦始皇行封禅礼，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代岂能认为文帝的贤德不如秦始皇吗！而且侍奉上天扫地而祭祀，何必要去登泰山之顶峰，封筑几尺的泥土，然后才算展示其诚心敬意呢！”群臣还是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听从此意见，惟独魏徵认为不可。太宗说：“你不想让朕去泰山封禅，认为朕的功劳不够高吗？”魏徵答道：“够高了！”“德行不厚吗？”答道：“很厚了！”“大唐不安定吗？”答道：“安定！”“四方夷族未归服吗？”答道：“归服了”。“年成没丰收吗？”答道：“丰收了！”“符瑞没有到吗？”答道：“到了！”“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行封禅礼？”答道：“陛下虽然有上述六点理由，然而承接隋亡大乱之后，户口没有恢复，国家府库粮仓还很空虚，而陛下的车驾东去泰山，大量的骑兵车辇，其劳顿耗费，必然难以承担。而且陛下封禅泰山，则各国君主咸集，远方夷族首领跟从，如今从伊水、洛水东到大海、泰山，人烟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虚弱。况且赏赐供给无数，也不能满足这些远方人的欲望；几年免除徭役，也不能补偿老百姓的劳苦。象这样崇尚虚名而实际对百姓有害的政策，陛下怎么能采用呢。”正赶上黄河南北地区数州县发大水，于是就停止封禅事。

上将幸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上曰：“朕有气疾，暑辄顿剧，往避之耳。”赐思廉绢五十匹。

太宗将要去九成宫，通直散骑常侍姚思廉谏阻，太宗说：“朕有气喘病，一逢暑天就顿时发作加重，便想前去躲避一阵。”赏赐给姚思廉五十匹绢。

监察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东宫在宫城之中，而大安宫乃在宫城之西，制度比于宸居，尚为卑小，于四方观听，有所不足。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之礼，窃所未安。今行计已成，不可复止，愿速示返期，以解众惑。又，王长通、白明达皆乐工、韦提、斛斯正止能调马，纵使技能出众，正可赍之金帛，岂得超授官爵，鸣玉曳履，与士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窃耻之！”上深纳之。

监察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陛下所住的宫殿在宫城之中，而太上皇的大安宫却在宫城之西面，建制规模与陛下宫殿相比，还较为窄小，这在天下人的眼中耳里，未免觉得有些不足。应当增修扩大，以满足中外人士的愿望。再者说，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朝夕侍奉御膳。如今九成宫离京城三百多里，太上皇如一时想念陛下，陛下怎么能赶回来呢？另外此次车驾外出避暑，太上皇还留在大暑天气里，而陛下却独居凉爽之处，礼制规定，儿女侍奉父母，要让他们冬暖夏凉，陛下这样做，我很不安。如今行期已定，不能中止，希望尽快昭示归期，以解除众人的疑惑。此外，王长通、白明达都是乐工，韦提、斛斯正也只能驯马，即使他们的技能出众，正可赏赐金银财物，怎么能破格授予官爵，让他们佩玉饰、拖着鞋，与士大夫们并肩而立、同座而食呢！与他们为伍我感到羞耻。”太宗深信其言，并采纳其意见。

上以新令无三师官，二月，丙戌，诏特置之。

太宗认为新颁敕令没有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官，二月，丙戌（初二），下诏特设三师宫。

三月，戊辰，上幸九成宫。

三月，戊辰（十五日），太宗临幸九成宫。

庚午，吐谷浑寇兰州，州兵击走之。

庚午（十七日），吐谷浑进犯兰州，州内士兵将其击退。

长乐公主将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爱之，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谏曰：“昔汉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岂得与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阳。今资送公主，倍于长主，得无异于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叹曰：”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徵，不如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因请遣中使赍钱四百缗、绢四百匹以赐征，且语之曰：”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长乐公主将要出嫁长孙仲，太宗以公主是皇后亲生，特别疼爱，敕令有关部门所给陪送比皇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徵劝谏说：“过去汉明帝想要分封皇子采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均令分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如今公主的陪送，比长公主多一倍，岂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相差太远吗？“太宗觉得有理，进宫中告知皇后，皇后感慨系之：”我总是听得陛下称赞魏徵，不知是什么缘故，如今见其引征礼义来抑制君王的私情，这真是辅佑陛下的栋梁大臣呀！我与陛下是多年的结发夫妻，多蒙恩宠礼遇，每次讲话还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易冒犯您的威严。何况大臣与陛下较为疏远，还能如此直言强谏，陛下不能不听从其意见。“于是皇后请求太宗派宦官去魏徵家中，赏赐给四百缗钱，四百匹绢。并且对他说：”听说您十分正直，今日得以亲见，所以赏赐这些。希望您经常秉持此忠心，不要有所迁移。“有一次太宗曾罢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以后找机会一定杀了这个乡巴佬。“皇后问是谁惹怒陛下，太宗说：”魏徵常在朝堂上羞辱我。“皇后退下，穿上朝服站在庭院内，太宗惊奇地问这是何故。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徵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太宗才转怒为喜。

夏，四月，辛卯，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卒。明日，上出次发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于臣，犹父子也，情发于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夏季，四月，辛卯（初八），襄州都督、邹襄公张公谨去世。第二天，太宗出车辇发丧。有关部门上奏称，这一天是辰日，忌讳哭泣。太宗说：“君与臣同父子关系，哀痛哭泣是感情自然流露，怎么能避忌日呢！”于是痛哭一场。

六月，己亥，金州刺史酆悼王元亨薨。辛亥，江王嚣薨。

六月，己亥（十七日），金州刺史酆悼王李元亨去世。辛亥（二十九日），江王李嚣去世。

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初，焉耆入中国由碛路，隋末闭塞，道由高昌。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上许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秋季，七月，丙辰（初四），焉耆王突骑支派使节献贡品。起初，焉耆从沙漠到达中原王朝，隋朝末年关闭塞北地区，便改道高昌。突骑支请求重开沙漠故道相互往来，太宗允许。于是高昌怀恨在心，派兵突袭焉耆，大肆掠夺而后离去。

辛未，宴三品已上于丹霄殿。上从容言曰：“中外义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炀帝威加夷、夏，颉利跨有北荒，统叶护雄据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与公等所亲见，勿矜强盛以自满也！”

辛未（十九日），太宗在丹霄殿大宴三品以上官员。太宗语气和缓地说：“中外安定，都是你们的功劳。然而隋炀帝威风八面一统天下，颉利跨有北部广大地区，统叶护占据西域一带，如今它们都已灭亡，这是朕与大家亲眼得见，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强盛而自满起来。”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击薛延陀，为薛延陀所败。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发兵袭击薜延陀，被薜延陀击败。

肆叶护性猜狠信谗，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叶护以非其族类，诛灭之，由是诸部皆不自保。肆叶护又忌莫贺设之子泥孰，阴欲图之，泥孰奔焉耆。设卑达官与弩失毕二部攻之，肆叶护轻骑奔康居，寻卒。国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为咄陆可汗，遣使内附。丁酉，遣鸿胪少卿刘善因立咄陆为奚利咄陆可汗。

肆叶护狠毒猜忌听信谗言，有个乙利可汗，功劳最大，肆叶护以其并非本族，将他杀掉，于是各部落均难以自保。肆叶护又忌恨莫贺设的儿子泥孰，阴谋要除掉他，泥孰得知后急忙投奔焉耆。西突厥属下的设卑达官和弩失毕二个部落进攻肆叶护，肆叶护率轻骑兵逃奔康居，不久死去。西突厥人前往焉耆迎接泥孰，立为可汗，这便是咄可汗，咄派使节到唐朝请求归附。丁酉（十六日），唐帝国派遣鸿胪寺少卿刘善因前往突厥，立咄为奚利咄可汗。

闰月，乙卯，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魏徵，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徵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徵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

闰八月，乙卯（初四），太宗在丹霄殿大宴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魏徵二人，以前侍奉太子李建成，与陛下为敌，难以料到今日能在此一同饮宴。”太宗说：“魏徵与王尽心竭力地侍奉原来的主人，所以我能重用他们。然而魏徵每次进谏，我不听从；我与他讲话，他也总是不做应答，为什么呢？”魏徵回答说：“我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谏阻；陛下不听从谏阻而我如果答话，那么事情便得到施行，所以不敢应答。”太宗说：“暂且应答而后再谏阻，又有什么伤害呢？”答道：“过去舜帝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而背后却说另一套。‘如果我心里知道不对嘴上却答应陛下的意见，这正是当面顺从。难道这是稷、契侍奉舜帝的本意吗！“太宗大笑着说：”人们都说魏徵行为举止粗鲁傲慢，我看他更觉得妩媚可爱，正是因为如此呀！“魏徵离席起身，拜谢道：”陛下引导让我畅所欲言，所以我得以尽愚诚；如果陛下拒不接受忠言，我又怎么敢屡次犯颜强谏呢！“

戊辰，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圣德论》，上赐手诏，称：“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戊辰（十七日），秘书少监虞世南进呈《圣德论》一文，太宗赐给手书诏令称：“你的评价太高了。朕怎么敢与上古帝王相比，只是与近代相比略强些。然而你只是刚刚看见开头，未知其终结。如果朕真能善始善终，那么你的高论可传之后世；如若不然，恐怕只会成为后世的笑柄！”

九月，己酉，幸庆善宫，上生时故宅也，因与贵人宴，赋诗。起居郎清平吕才被之管弦，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大宴会，与《破陈舞》偕奏于庭。同州刺史尉迟敬德预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谕解之。敬德拳殴道宗，目几眇。上不怿而罢，谓敬德曰：“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鼓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敬德由是始惧是而自戢。

九月，己酉（二十九日），太宗临幸庆善宫，这是太宗出生时的旧宅。于是和显贵饮酒赋诗。起居郎、清平人吕才，将赋诗谱成曲弹奏，命名为《功成庆善乐》，让六十四名少年站成八行依乐而舞，称《九功之舞》。又大摆酒宴，与《秦王破阵舞》一同在宫庭中表演。同州刺史尉迟敬德参加宴席，见到有人的席位在他之上，勃然大怒，说道：“你有何功劳，竟然坐在我的上方。”任城王李道宗坐在他的下首，反复劝解。尉迟敬德用拳头殴打李道宗，眼睛被打得几乎瞎了一只。太宗很不高兴地罢宴，对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刘邦大肆诛杀功臣，内心常常责怪他，所以想和你们一道共同保持富贵，令子子孙孙延绵不绝。然而你身居高官却屡次犯法，由此可知韩信、彭越被碎尸万段、剁成肉酱，并非只是高祖的罪过。朝廷的纲纪法令，无非是赏与罚，非分的恩遇，也不能几次得到，深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到时后悔都来不及！”尉迟敬德从此才知道恐惧而约束自己。

冬，十月，乙卯，车驾还京师。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命太子代之。

冬季，十月，乙卯（初五），太宗的车驾回到京城。太宗在大安宫设酒宴侍奉太上皇，太宗与皇后轮流端上饮食及用具在帝侍候，直到深夜才罢席。太宗亲自为太上皇抬轿舆至殿门，太上皇不允许，让太子代劳。

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意，数与家人相对悲泣，容貌羸惫。上见而怜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猎，乃以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辞，不愿往。癸未，复以为右卫大将军。

突厥颉利可汗郁郁不得志，多次与家里人相对哭泣，面容十分的疲惫。太宗见到后非常可怜他，当时虢州地带有很多麋鹿活动，可以游猎，太宗便任命颉利为虢州刺史。颉利辞谢，不愿意前往。癸未（三十一日），又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

十一月，辛巳，契酋长何力帅部落六千余家诣沙州降，诏处之于甘、凉之间，以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十一月，辛巳（初二），契族首领何力率领本部落六千多家前往沙州投降大唐，太宗下诏将他们安置在甘、凉之间，任命何力为左领军将军。

庚寅，以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帝谓叔达曰：“卿武德中有谠言，故以此官相报。”对曰：“臣见隋室父子相残，以取乱亡，当日之言，非为陛下，乃社稷之计耳！”

庚寅（十一日），任命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太宗对陈叔达说：“你在武德年间曾直言劝太上皇反隋，所以封你为此官以相报答。”答道：“我当时见隋朝父子相互残害，建议乘乱取而代之，当时的话，并非为陛下考虑，而是为社稷打算啊！”

十二月，癸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徵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

十二日，癸丑（初四），太宗与大臣们讨论安危的根本所在。中书令温彦博说：“深愿陛下能经常像贞观初年那样，那就好了。”太宗问：“朕近来听政有所懈怠吗？”魏徵说：“贞观初年的时候，陛下一心节俭，不倦怠地求谏。近来则营建修缮之类的事渐渐多起来。行谏都颇觉得触犯圣意，这就是与当年的不同处。”太宗拍掌大笑着说：“确有其事。”

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辛未（二十二日），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于是下令全国的死刑犯人，均放他们回家，等到期限到了的时候赶到京城。

是岁，党项羌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

这一年，党项羌族人前后有三十万口归附大唐。

公卿以下请封禅者前后相属，上谕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

当时公卿以下大臣请求太宗行封禅礼的络绎不绝，太宗传谕认为：“朕有气喘的老毛病，恐怕登高会加剧，你们不必再谈论此事。”

上谓侍臣曰：“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逄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近来朕裁决事务有时不能够尽依法令，你们认为这是小事，不再固执地启奏。凡事无不因小而致大，这是危亡的先兆。从前关龙逄忠诚苦谏而死去，朕常常觉得痛惜。隋炀帝因骄奢暴虐而灭亡，你们都亲眼所见。望你们经常为朕考虑到炀帝的灭亡，朕也经常为你们念及关龙逄的死，如此还担心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吗？”

上谓魏徵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太宗对魏徵说：“因官职而去选择人才，不可仓促行事。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答道：“是这样。天下未平定时，则对于一个人专取其才能，并不看重和考察其德行；动乱平定后，则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能使用。”

七年（癸巳、633 ）

七年（癸巳，公元633 年）

春，正月，更名《破陈乐》曰《七德舞》。癸巳，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常卿萧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上曰：“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春季，正月，将《秦王破阵乐》改名为《七德舞》。癸巳（十五日），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州牧、夷族首领，演奏《七德舞》和《九功舞》。太常寺正卿萧上书言道：“《七德舞》用来表现皇上的丰功伟业，但意犹未尽，请求编入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人被擒获的过程。”太宗说：“他们都是一时的英雄豪杰，如今朝廷的大臣很多是他们的臣下，如果他们看见旧主子的屈辱之态，能不伤心吗？”萧拜谢道：“这些是我所未考虑到的。”魏徵想要太宗停止武备，提倡文教，每次陪太宗饮宴，见到演奏《七德舞》时都低下头故意不看，见到《九功舞》则非常认真地观看。

三月，戊子，侍中王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庚寅，以秘书监魏徵为侍中。

三月，戊子（十一日），侍中王因泄漏朝廷机密而致罪，降为同州刺史。庚寅（十三日），任命秘书监魏徵为侍中。

直太史雍人李淳风奏灵台候仪制度疏略，但有赤道，请更造浑天黄道仪，许之。癸巳，成而奏之。

直太史、雍县人李淳风上奏称灵台候仪制造的过于粗略，只有赤道，请求改造一个浑天黄道仪，太宗准许。癸巳（十六日），上奏太宗浑天黄道仪已制成。

夏，五月，癸未，上幸九成宫。

夏季，五月，癸未（初七），太宗临幸九成宫。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击反獠，破之。

雅州道行军总管张士贵率兵进攻反叛的獠民，大败獠军。

秋，八月，乙丑，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卒。上行幸，常令范与房玄龄居守。范为人忠笃严正，疾甚，不具出外，竟终于内省，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秋季，八月，乙丑（二十日），左屯卫大将军谯敬公周范去世。太宗出外巡幸的时候，常常命周范与房玄龄一道留守京城。周范为人忠厚正直，病得很厉害，不肯离开皇宫，最后死于内省。临死前与房玄龄相抱诀别，说：“遗憾的是不能再侍奉皇上了。”

辛未，以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使击反獠。

辛未（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张士贵为龚州道行军总管，让他进攻反叛的獠人。

九月，山东、河南四十余州水，遣使赈之。

九月，山东、河南四十多个州发大水，太宗派使臣前往赈济。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上一年放回家中的死囚犯人共三百九十人，没有人监视管制，都按期限自己回到朝堂，没有一个人逃亡，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冬，十月，庚申，上还京师。

冬季，十月，庚申（十六日），太宗回到京都长安。

十一月，壬辰，以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固辞，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徵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十一月，壬辰（十八日），朝廷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执意推辞，说：“我忝列外戚，担心天下人说陛下循私情。”太宗不允许，说：“我根据官职来选择人，惟才是举。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亲属也不使用，襄邑王李神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有才能，即使过去有仇也不弃置，魏徵等人就是如此。今日推举你为司空，并不是循私情。”

十二月，甲寅，上幸芙蓉园；丙辰，校猎少陵原。戊午，还宫，从上皇置酒故汉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觞上寿，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诲，非臣智力所及。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悦。殿上皆呼万岁。

十二月，甲寅（十一日），太宗巡幸芙蓉园；丙辰（十三日），又到少陵原围猎。戊午（十五日），回到宫中，在汉代未央宫旧址侍奉太上皇饮宴。太上皇命令突厥颉利可汗起身作舞，又命南蛮首领冯智戴吟咏诗赋，不久，笑着说：“胡、越等族都是一家人，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太宗端着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如今四方民族为我大唐臣民，这都是父亲您教诲的结果，不是我的智力所能及。从前汉高祖曾在此宫中为其父摆酒祝寿，妄自尊大，我不取他这一点。”太上皇大为高兴。殿堂上众人齐呼万岁。

帝谓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曰：“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太子好嬉戏，颇亏礼法，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数直谏，上闻而嘉之，各赐金一斤，帛五百匹。

太宗对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朕年十八的时候，还在民间，百姓的疾苦与真伪，都非常了解。等到即皇位，处理日常事务还有失误。何况太子生长在深宫，老百姓的艰难困苦，听不见看不到，能不产生骄逸吗？你们不能不极力强谏！”太子喜好玩耍，不遵守礼法，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多次直言劝谏。太宗知道后赞扬他们，各赐给黄金一斤，帛五百匹。

工部尚书段纶奏征巧工杨思齐，上令试之。纶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国事，卿令先造戏具，岂百工相戒无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纶阶。

工部尚书段纶上奏请求征召巧匠杨思齐进宫，太宗让他尝试制做。段纶让杨思齐先造一个木偶。太宗说：“得到能工巧匠，是希望为国家制造器物，你却让他先造玩具，这难道是众工匠相互告诫不做淫巧器具的本意吗？”于是降低段纶的品阶。

嘉、陵州獠反，命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击破之。

嘉州、陵州的獠民造反，唐朝命令邗江府统军牛进达将其击败。

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太宗问魏徵：“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等到当面对答时则多语无伦次，为什么呢？”魏徵答道：“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了陛下的面前，则三分不能道出一分。况且行谏的人违背圣上的旨意触犯圣上的忌讳，如果不是陛下语色和悦，怎么敢尽情陈述呢？”于是太宗接见大臣时语言脸色更加温和，曾说道：“隋炀帝性情多猜忌，每次临朝与群臣相对多不说话。朕则不是这样，与大臣们亲近得如同一个人。”

八年（甲午、634 ）

八年，（甲午，公元634 年）

春，正月，癸未，突厥颉利可汗卒，命国人从其俗，焚尸葬之。

春季，正月，癸未（初十），突厥颉利可汗去世，太宗命令遵从他们本民族的习惯，焚尸火葬。

辛丑，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东、西王洞反獠，平之。

辛丑（二十八日），行军总管张士贵讨伐东、西王洞的反叛獠民，平定了该地区。

上欲分遣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荐魏徵。上曰：“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乃命靖与太常卿萧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俾使者所至，如朕亲睹。”

太宗想要分派大臣为诸道黜陟大使，没有得到合适人选。李靖推荐魏徵。太宗说：“魏徵针砭规劝朕的过失，一天也不能离开身边。”于是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全国各地，“考察地方官吏贤能与否，询问民间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百姓，起用埋没已久的人才，做到使者所到之处，如同朕亲自前往一般。”

三月，庚辰，上幸九成宫。

三月，庚辰（初八），太宗临幸九成宫。

夏，五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夏季，五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初，吐谷浑可汗伏允遣使入贡，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让之，征伏允入朝，称疾不至，仍为其子尊王求婚；上许之，令其亲迎，尊王又不至，乃绝婚，伏允又遣兵寇兰、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臣天柱王之谋，数犯边；又执唐使者赵德楷，上遣使谕之，十返；又引其使者，临轩亲谕以祸福，伏允终无悛心。六月，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将边兵及契、党项之众以击之。

起初，吐谷浑可汗伏允派使节到唐朝进献贡品，未返回原地，到鄯州抢掠一番而归。太宗派使臣责怪他们，征召伏允到唐朝来，伏允声称有病不来，但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太宗准许，让他们来唐朝迎亲，尊王又不来，于是断绝婚姻。伏允又派兵侵犯兰、廓二州。伏允年迈，听信其大臣天柱王的计谋，多次侵犯边境；又软禁大唐使者赵德楷，太宗派使节传谕让其放回赵德楷，如此十次才让返回。太宗带引吐谷浑使者，在殿前平台亲自晓以祸福，伏允最终没有悔改之意。六月，唐朝派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统率边境地区以及契、党项族的兵力进攻吐谷浑。

秋，七月，山东、河南、淮、海之间大水。

秋季，七月，山东、河南、淮河、近海一带发大水。

上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终于彼，恶之。冬，十月，营大明宫，以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

太宗多次请太上皇到九成宫避暑，太上皇以隋文帝曾死于此宫，内心厌恶。冬季，十月，营造大明宫，做为太上皇避暑的住所。未等修成，太上皇即患病，最后没有住成。

辛丑，段志玄击吐谷浑，破之，追奔八百余里，去青海三十余里，吐谷浑驱牧马而遁。

辛丑（初二），段志玄的军队大败吐谷浑，乘胜追击了八百多里，离青海只有三十多里。吐谷浑人驱赶牧马逃走。

甲子，上还京师。

甲子（二十五日），太宗回到京城长安。

右仆射李靖以疾逊位，许之。十一月，辛未，以靖为特进，封爵如故，禄赐、吏卒并依旧给，俟疾小瘳，每三两日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

右仆射李靖因患病请求离职，太宗准许。十一月，辛未（初三），加封李靖为特进，封爵依旧，俸禄、吏卒等均按原职标准供给，等到疾病稍有好转，每二三天到门下省和中书省平章政事。

甲申，吐蕃赞普弃宗弄赞遣使入贡，仍请婚。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蚕食他国，土宇广大，胜兵数十万，然未尝通中国。其王称赞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弃宗弄赞有勇略，四邻畏之。上遣使者冯德遐往慰抚之。

甲申（十六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派使臣进献贡品，仍然请求通婚。吐蕃在吐谷浑的西南面，近来国力渐强，便侵吞蚕食周围小国，疆域逐渐扩大，拥兵几十万，然而未曾与大唐交通。他们的君王称为赞普，按着他们的习惯不称姓，王族均叫论，官员家族均称做尚。弃宗弄赞有勇有谋，四方邻国均畏惧他。太宗派使者冯德遐前往吐蕃抚慰。

丁亥，吐谷浑寇凉州。己丑，下诏大举讨吐谷浑。上欲得李靖为将，为其老，重劳之。靖闻之，请行；上大悦。十二月，辛丑，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度诸军。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为鄯善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通、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之众击吐谷浑。

丁亥（十九日），吐谷浑侵犯凉州。己丑（二十一日），太宗下诏发兵大举讨伐吐谷浑。太宗想任命李靖为统兵将领，只是因为他年迈，难以烦劳。李靖听说后，请求出征，太宗大为高兴。十二月，辛丑（初三），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管辖各路兵马。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分别为积石道、鄯善道、且末道、赤水道、盐泽道行军总管，联合突厥、契的兵力攻打吐谷浑。

帝聘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为充华，诏已行，册使将发，魏徵闻其尝许嫁士人陆爽，遽上表谏。帝闻之，大惊，手诏深自克责，命停册使。房玄龄等奏称：“许嫁陆氏，无显状，大礼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言初无婚姻之议。帝谓征曰：“群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陈，何也？”对曰：“彼以为陛下外虽舍之，或阴加罪谴，故不得不然。”帝笑曰：“外人意或当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引邪！”

太宗亲聘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后宫的充华，诏令已发出，册封的使者将要出发，魏徵听说她过去曾许嫁给世家大族陆爽，立即上表谏阻。太宗听到后，大为惊讶，手书诏令深加自责，下令册封使免行。房玄龄等人上奏说：“说她许嫁过陆氏，没有明证，册封的大礼已经施行，不应当中途而废。”陆爽也上表说最初没有婚娶郑女的协议。太宗对魏徵说：“众位大臣或许是迎合旨意，陆爽本人也加以表白，这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觉得陛下表面上虽已舍弃，或许暗地里又要责怪，所以不得不如此。”太宗笑着说：“对于外人来说或当如此看，朕说的话也这样不能使人确信吗！”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徵谏曰：“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则谁敢复言！”乃赐绢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上乃更加优赐，拜监察御史。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言道：“修筑洛阳宫殿，劳顿百姓；收地租，加重数额；时俗女子喜好束高髻，这是受宫中的影响。”太宗勃然大怒，对房玄龄等人说：“德参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地租，宫女均不留发，这样才顺他的心思吗！”想要治他诽谤罪。魏徵劝谏道：“当汉文帝在位时，贾谊上书言道：”有一件事可为它痛哭，有二件事可为之流泪。‘自古以来上书言辞不激烈，则不能打动君王的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加以选择，希望陛下明察裁断。“太宗说：”朕怪罪德参这类人，那么谁还敢说话呢！“于是赐给德参二十匹绢。过了几天，魏徵上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强谏，即使勉强包容，也不如过去那么豁达。“太宗于是对皇甫德参另加优厚的赏赐，官拜监察御史。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言：“外官卑品，犹未得禄，饥寒切身，难保清白。今仓廪浸实，宜量加优给，然后可责以不贪，严设科禁。又，密王元晓等皆陛下之弟，比见帝子拜诸叔，叔皆答拜，紊乱昭穆，宜训之以礼。”书奏，上善之。

中书舍人高季辅上书言道：“京外官员品阶低微的，仍未得到俸禄，关系到自身饥寒，也难保清白的名声，如今府库充实，应当酌量优厚供给，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廉正，严格制定各种禁令。此外，密王李元晓等均为陛下的弟弟，近见皇子参拜各位叔叔，叔叔都答拜，昭穆辈份礼义秩序颇为紊乱，应当以礼节加以训导。”上书呈给太宗，太宗颇为赞许。

西突厥咄陆可汗卒，其弟同娥设立，是为沙钵罗利失可汗。

西突厥咄可汗去世，他的弟弟同娥设立为可汗，这便是沙钵罗利失可汗。

九年（乙未、635 ）

九年（乙未，公元635 年）

春，正月，党项无内属者皆叛归吐谷浑。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浑，杀刺史孔长秀。

春季，正月，先归附唐朝的党项族都叛逃到吐谷浑。三月，庚辰（十四日），洮州羌族人反叛逃入吐谷浑，杀掉了刺史孔长秀。

壬辰，赦天下。

壬辰（疑误），全国实行大赦。

乙酉，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击叛羌，破之。

乙酉（十九日），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进攻叛乱的羌人，取得胜利。

庚寅，诏民赀分三等，未尽其详，宜分九等。

庚寅（二十四日），下诏说，全国民户衡量资财分为三等，不十分详尽，应于每等中分上中下，改为分九等。

上谓魏徵曰：“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对曰：“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

太宗对魏徵说：“齐后主、周天元均收刮百姓，用来奉养自己，直到民力衰竭而亡国。正如同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而毙命，多愚蠢呀！然而这二位君主相比优劣如何呢？”魏徵答道：“齐后主性格懦弱，政策不统一；周天元骄横暴虐，赏罚大权在于一身。虽同为亡国之君，齐后主更差一些。”

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中分其军为两道：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与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将薛孤儿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大获杂畜，以充军食。癸巳，靖等败吐谷浑于牛心堆，又败诸赤水源。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冰，马啖雪。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与战，大破之，获其名王。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

夏季，闰四月，癸酉（初八），任城王李道宗在库山击败吐谷浑军队。吐谷浑可汗伏允将野草烧光，然后率轻骑兵逃入大沙漠。唐朝众位将领认为“马无粮草，已很疲弱，不可孤军深入。”侯君集说：“不然。从前段志玄军队还朝，才到鄯州，吐谷浑士兵已到了城下。因当时吐谷浑还较强大，众人还为他们效力。如今敌军一次战败之后，鼠逃鸟散，候望的哨兵也已撤离，君臣离散，父子难以相见，攻取他们比拾芥草还容易，此时不乘胜追击，以后必定后悔。”李靖听从他的意见。将所率军队分作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为北路军，侯君集与任城王李道宗为南路军。戊子（二十三日），李靖手下将领薛孤儿在曼头山大败吐谷浑，将其著名首领斩首，获大批牲畜，以充军队食物。癸巳（二十八日），李靖等人在牛心堆打败吐谷浑，在赤水源再次取胜。侯君集、任城王李道宗率南路军在沓无人烟地区行军二千余里，盛夏季节天降霜雪，经过破逻真谷，该地区无水，人吃冰，马吃雪。五月，在乌海追赶上伏允，发生激战，取得大胜，俘获其著名首领。薛万均、薛万彻在赤海又打败天柱王。

太上皇自去秋得风疾，庚子，崩于垂拱殿。甲辰，群臣请上准遗诰视军国大事，上不许。乙巳，诏太子承乾于东宫平决庶政。

太上皇自从上一年秋天中风，庚子（初六），在垂拱殿驾崩。甲辰（初十），群臣请求太宗节哀遵照遗嘱治理军国大政，太宗不应允。乙巳（十一日），太宗下诏让太子承乾在东宫处理日常事务。

赤水之战，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为吐谷浑所围，史弟皆中枪，失马步斗，从骑死者什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将数百骑救之，竭力奋击，所向披靡，万均、万彻由是得免。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获其名王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败吐谷浑于居茹川。李靖督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穷其西境。闻伏允在突伦川，将奔于阗，契何力欲追袭之，薛万均惩其前败，固言不可。何力曰：“虏非有城郭，随水草迁徙，若不因其聚居袭取之，一朝云散，岂得复倾其巢穴邪！”自选骁骑千馀，直趣突伦川，万均乃引兵从之。碛中乏水，将士刺马血饮之。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馀万，伏允脱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

赤水源一战，薛万均、薛万彻率轻骑兵先行，被吐谷浑包围，兄弟二人均中枪，跌下马后徒步参战，随从骑兵死伤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军契何力率数百骑兵前往救援，拚力厮杀进击，所向披靡，薛万均、薛万彻于是得免一死。李大亮在蜀浑山打败吐谷浑军，俘获其著名首领二十人。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大败吐谷浑军。李靖率领各路军马途经积石山河源，到达且末，直抵其西部边境。听说伏允在突伦川，将要逃奔到于阗，契何力想要乘势追击，薛万均以先前的失败为教训，坚持说不行。何力说：“吐谷浑不定居，没有城郭，随水草迁移流动，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一起时袭击他们，等到他们四处游荡，怎么能捣毁他们的巢穴呢？”于是亲自挑选骁勇骑兵一千多人，直逼进突伦川，万均率部随后。沙漠中缺水，将士们抽饮马血。唐朝军队攻破伏允牙帐，杀掉几千名吐谷浑兵，获牲畜二十多万，伏允只身脱逃，唐军俘获其妻子儿女，侯君集等穿越星宿川，到了柏海，重与李靖的部队会师。

大宁王顺，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为侍中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侍子为太子，及归，意常怏怏。会李靖破其国，国人穷蹙，怨天柱王；顺因众心，斩天柱王，举国请降。伏允帅千馀骑逃碛中，十馀日，众散稍尽，为左右所杀。国人立顺为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浑。乙卯，诏复其国，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故吕乌甘豆可汗。上虑顺未能服其众，仍命李大亮将精兵数千为其声援。

大宁王慕容顺，是隋炀帝的外甥，伏允的嫡生子，在隋朝侍奉皇帝，很长时间不能回吐谷浑，伏允立另一个儿子为太子。慕容顺回到吐谷浑后，常常闷闷不乐。正赶上李靖攻破他的国家，国人愁楚不安，都怨恨天柱王；慕容顺便顺应民心，杀掉天柱王，举国请求投诚。伏允率一千多骑兵逃到沙漠中，十多天的时间，余众散逃殆尽，伏允被身边人杀死。吐谷浑人拥立慕容顺为可汗。壬子（十八日），李靖上奏说已平安吐谷浑。乙卯（二十一日），太宗下诏恢复吐浑国。任命慕容顺为西平郡王、故吕乌甘豆可汗。太宗考虑到他不能降服其民众，仍令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人为其后援力量。

六月，己丑，群臣复请听政，上许之，其细务仍委太子，太子颇能听断。是后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监国。

六月，己丑（二十五日），群臣再次请求太宗上朝听政，太宗应允，琐细事务仍委托太子处理，太子颇能裁断政务。此后太宗每次出外巡幸，便令太子留守监国。

秋，七月，庚子，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击叛羌，破之。

秋季，七月，庚子（初七），盐泽道行军副总管刘德敏进攻反叛的羌族，取得大胜。

丁巳，诏：“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书监虞世南上疏，以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服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疏奏，不报。世南复上疏，以为：“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馀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上乃以世南疏授有司，令详处其宜。房玄龄等议，以为：“汉长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仞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从之。

丁巳（二十四日），太宗下诏：“太上皇的陵墓依照汉高祖长陵的规模，务存隆厚之意。”建陵的期限太紧迫，不能如期完成。秘书监虞世南上奏疏认为：“圣人薄葬其亲属，并非是不孝，而是深思熟虑，因为厚葬适足以成为亲人的拖累，所以圣人不为。过去汉朝张释之曾说过：”在陵墓中藏有金玉，即使铸铜铁封住南山还是有空隙。‘刘向说：“死者没有生命的极限而国家有兴废，张释之所讲的，是长远打算。’他们讲得深刻，的确合乎道理。陛下圣德超过唐尧、虞舜二帝，而厚葬亲人却效法秦汉的帝王，我认为陛下不当如此。虽然不再藏金埋玉，后代的人一见丘垄如此高大，怎么知道没有金玉呢？而且如今陛下服丧依照汉文帝，三十七天脱下丧服，但是丘垄制度惟独依照汉高祖的长陵，恐怕不大合适。希望陛下能够依照《白虎通义》一书，为太上皇建造三仞高的陵墓，所用器物制度，一律节省简化，将这些刻石碑立于陵旁，此外另书写一通，藏在宗庙内，用做后代子孙永久效法。”上疏奏上后，没有回文。虞世南再次上疏，认为：“汉代帝王即位后即营造山陵，有的营建时间达五十多年；如今几个月之内要得到几十年的功效，恐怕人力难以做得到。”太宗于是将虞世南的奏疏传给有关部门，让他们详悉商讨处理。房玄龄等人议论认为：“汉高祖长陵高达九丈，汉光武帝原陵高六丈，而今九丈则太高，三仞又太低，请求依照原陵六丈的规模。”太宗听从其意见。

辛亥，诏：“国初草创，宗庙之制未备，今将迁，宜令礼官详议。”谏议大夫朱子奢请立三昭三穆而虚太祖之位。于是增修太庙，弘农府君及高祖并旧神主四为六室。房玄龄等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以为武昭王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上从之。

辛亥（十八日），太宗下诏：“建国之初一切制度都是草创阶段，宗庙制度不完备，如今要将太上皇的神主迁入宗庙，应当让礼仪官们详加议处。”谏议大夫朱子奢请求立三昭三穆而空下始祖之神位。于是增修太庙，增入远祖弘农府君重耳和高祖神主与原有的宣简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四神主，共为六室。房玄龄等人议论以凉武昭王李为始祖。左庶子于志宁议论认为王业并非从李直接继承，不能做为始祖，太宗听从其意见。

党项寇叠州。

党项族进犯叠州。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厚赂党项，使为乡导。党项酋长拓跋赤辞来，谓诸将曰：“隋人无信，喜暴掠我。今诸军苟无异心，我请供其资粮；如或不然，我将据险以塞诸军之道。”诸将与之盟而遣之。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至阔水，见赤辞无备，袭之，获牛羊数千头。于是群羌怨怒，屯野狐峡，道彦不得进；赤辞击之，道彦大败，死者数万，退保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逗遛失军期，士卒失亡多。乙卯，道彦、兴皆坐减死徙边。

李靖在进攻吐谷浑时，曾用厚礼贿赂党项，使他们做向导。党项首领拓跋赤辞来到军中，对众位将领说：“隋朝人不讲信用，总是劫掠我们。如今你们的各路兵马如没有害我之意，我请求供给你们粮草；如若不然，我们将要占据险要之地以阻塞你们前进。”众位将领与他订盟并放他回去。赤水道行军总管李道彦行军到了阔水，见拓跋赤辞没有防备，便偷袭他，获几千头牛羊。于是惹怒了羌族人，他们占据野狐峡，使李道彦的部队不能前进。拓跋赤辞袭击并打败李道彦，死数万人，李道彦部撤退到松州。左骁卫将军樊兴因逗留而耽误军期，士兵们多逃亡丢失。乙卯（二十二日），李道彦、樊兴均因此获罪，被免于死刑流放到边远地区。

上遣使劳诸将于大斗拔谷，薛万均排毁契何力，自称己功。何力不胜忿，拔刀起，欲杀万均，诸将救止之。上闻之，以让何力，何力具言其状，上怒，欲解万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辞，曰：“陛下以臣之故解万均官，群胡无知，以陛下为重胡轻汉，转相诬告，驰竞必多。且使胡人谓诸将皆如万均，将有轻汉之心。”上善之而止。寻令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尚宗女临洮县主。

太宗派使节在大斗拔谷慰劳众位将领，薛万均抵毁契何力，夸耀自己的功劳。何力非常气愤，拔刀而起，想要杀掉薛万均，众将救下薛万均并制止了何力。太宗听到此事后，责怪契何力，何力说明详细的情况，太宗勃然大怒，想要解除薛万均的官职以授给何力，何力执意推辞，说：“陛下由于我的缘故而解除薛万均官职，那些胡族官员不知详情，还以为陛下重视胡族而轻视汉人，以讹传讹，争斗之事必然多起来。而且使胡族认为将领们都如薛万均。将有轻视汉人之意。”太宗赞许他的意见，没有处置薛万均。不久命令契何力为玄武门宿卫官，检校屯营。又将宗室女临洮县主嫁给他。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后军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诬告靖谋反，按验无状。八月，庚辰，甑生坐减死徙边。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宽其罪。”上曰：“甑生违李靖节度，又诬其反，此而可宽，法将安施！且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我于旧勋，未尝忘也，为此不敢赦耳。”李靖自是阖门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见也。

岷州都督、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延误军期，李靖弹劾他。高甑生怀恨在心，便诬告李靖谋反，经查验不符事实。八月，庚辰（十七日），高甑生获罪，免于死刑流放边远地区。有人说：“甑生是秦王府的功臣，应该宽大处理。”太宗说：“甑生违抗李靖的指挥，又诬告他谋反，这些如可以宽恕，那么法律将何以实施？而且我大唐当年从晋阳起兵，功臣多了，如果甑生得以赦免，则人人犯法，怎么能够查禁呢？朕对有功之臣，从未忘记，正因如此才不敢宽赦呢。”李靖从此以后关门杜绝宾客，即使是亲属也不能随便见面。

上欲自诣园陵，群臣以上哀毁羸瘠，固谏而止。

太宗想要亲自去太上皇的陵园，众位大臣认为太宗过于悲痛，身体瘦弱，执意谏阻才没有去成。

冬，十月，乙亥，处月初遣使入贡。处月、处密，皆西突厥之别部也。

冬委，十月，乙亥（十二日），处月部第一次派使节进献贡品，处月、处密，都是西突厥的别部。

庚寅，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庙号高祖；以穆皇后葬，加号太穆皇后。

庚寅（二十七日），将太武皇帝李渊安葬在献陵，庙号高祖；以穆皇后合葬，加谥号太穆皇后。

十一月，庾戌，诏议于太原立高祖庙。秘书监颜师古议，以为：“寝庙应在京师，汉世郡国立庙，非礼。”乃止。

十一月，庚戌（十八日），太宗下诏使议论在太原立高祖庙之事，秘书监颜师古上表章认为：“寝庙应设在京城，汉代各个郡国立庙，不合乎礼仪。”于是停止立庙。

戊午，以光禄大夫萧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谓曰：“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再拜谢。魏徵曰：“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不遇圣明，求免难矣！”

戊午（二十六日），加封光禄大夫萧为特进，又命他参预政事。太宗说：“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太子的想法而定不下来，朕不能被兄弟所容忍，确实有功高不被赏赐的担忧。萧这个人，不可用利益引诱，也不能以死相威胁，真正是社稷功臣！”因而赐给萧诗一首，诗中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又对他说：“你的忠正耿直，古人也超不过你，然而是非过于鲜明，有时也会出差错。”萧再次拜谢。魏徵说：“萧违背众意，离群孤立，只有陛下了解他的忠贞，过去如果不是遇到圣明天子，很难免于获罪。”

特进李靖上书，请依遗诰，御常服，临正殿；弗许。

特进李靖上书给太宗，请求太宗依照太上皇遗嘱，穿戴常服，临正殿听政，太宗不应允。

吐谷浑甘豆可汗久质中国，国人不附，竟为其下所杀。子燕王诺曷钵立。诺曷钵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诏兵部尚书侯君集等将兵援之；先遣使者谕解，有不奉诏者，随宜讨之。

吐谷浑甘豆可汗长时间在中原做人质，国内人不归附他，竟被手下人杀死。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立为可汗。诺曷钵年幼，大臣们争权夺势，国内一片混乱。十二月，太宗诏令兵部尚书侯君集等领兵援助；事先派使者宣谕劝解，如有不遵从诏令的，相机予以讨伐。

十年（丙申、636 ）

十年（丙申，公元636 年）

春，正月，甲午，上始亲听政。

春季，正月，甲午（初三），太宗开始亲理朝政。

辛丑，以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社尔，处罗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闻。可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居官十年，未尝有所赋敛。诸设或鄙其不能为富贵，社尔曰：“部落苟丰，于我足矣。”诸设惭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设，社尔兵亦败，将其余众走保西陲。颉利可汗既亡，西突厥亦乱，咄陆可汗兄弟争国。社尔诈往降之，引兵袭破西突厥，取其地几半，有众十余万，自称答布可汗。社尔乃谓诸部曰：“首为乱破我国者，薛延陀也，我当为先可汗报仇击灭之。”诸部皆谏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镇抚。今遽舍之远去，西突厥必来取其故地。”社尔不从，击薛延陀于碛北，连兵百余日。会利失可汗立，社尔之众苦于久役，多弃社尔逃归。薛延陀纵兵击之，社尔大败，走保高昌，其旧兵在者才万余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帅众来降。敕处其部落于灵州之北，留社尔于长安，尚皇妹南阳长公主，典屯兵于苑内。

辛丑（初十），唐朝任命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为左骁卫大将军。社尔是处罗可汗的儿子，年仅十一岁时，就以智谋而著称。处罗可汗任命社尔为拓设；在漠北建牙帐，与欲谷设分别统辖敕勒各部。做官十年，未曾征收赋税。众位设中有人鄙视他不能致身富贵，社尔说：“本部落丰盈我就满足了。”众位设惭愧心服，等到薛延陀叛乱，打败欲谷设，社尔也兵败，率领余众逃往西陲。颉利可汗灭亡后，西突厥也发生混乱，咄可汗兄弟争位。社尔假装前往投降，领兵打败西突厥，占领其一半土地，拥兵十多万，自称为答布可汗。社尔对各部落说：“最先造成我国乱亡的是薛延陀，我应当为先可汗报仇消灭他们。”各部落都劝阻说：“我们刚刚得到西边一块地盘，应当暂且稳住阵脚。如今突然舍掉这块地盘远攻薛延陀，西突厥必然要来收取其故地。”社尔不听众议，在漠北袭击薛延陀部。战斗持续一百多天。适逢利失可汗即位，社尔的部下久罹战争之苦，多离开社尔投奔利失。薛延陀发兵攻击，社尔大败，逃到高昌，收拾残部才一万多家，又畏惧西突厥进逼，于是率部投降唐朝。太宗下令将其部落安置在灵州北部，将社尔留在长安，娶皇妹南阳长公主为妻，在皇苑内典领屯兵。

癸丑，徙赵王元景为荆王，鲁王元昌为汉王，郑王元礼为徐王，徐王元嘉为韩王，荆王元则为彭王，滕王元懿为郑王，吴王元轨为霍王，豳王元凤为虢王，陈王元庆为道王，魏王灵夔为燕王，蜀王恪为吴王，越王泰为魏王，燕王为齐王，梁王为蜀王，郯王恽为蒋王，汉王贞为越王，申王慎为纪王。

癸丑（二十二日），改封赵王李元景为荆王，鲁王李元昌为汉王，郑王李元礼为徐王，徐王李元嘉为韩王，荆王李元则为彭王，滕王李元懿为郑王，吴王李元轨为霍王，豳王李元凤为虢王，陈王李元庆为道王，魏王李灵夔为燕王，蜀王李恪为吴王，越王李泰为魏王，燕王李为齐王，梁王李为蜀王，郯王李恽为蒋王，汉王李贞为越王，申王李慎为纪王。

二月，乙丑，以元景为荆州都督，元昌为梁州都督，元礼为徐州都督，元嘉为潞州都督，元则为遂州都督，灵夔为幽州都督，恪为潭州都督，泰为相州都督，为齐州都督，为益州都督，恽为安州都督，贞为扬州都督。泰不之官，以金紫光禄大夫张亮行都督事。上以泰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

二月，乙丑（初四），唐朝任命李元景为荆州都督，李元昌为梁州都督，李元礼为徐州都督，李元嘉为潞州都督，李元则为遂州都督，李灵夔为幽州都督，李恪为潭州都督，李泰为相州都督，李为齐州都督，李为益州都督，李恽为安州都督，李贞为扬州都督。李泰不到官上任，任命金紫光禄大夫张亮兼行都督事。太宗以李泰喜好文学，礼待士大夫，特命他在魏王府另外设置文学馆，听任他召集学士。

三月，丁酉，吐谷浑王诺曷钵遣使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并从之。丁未，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三月，丁酉（初七），吐谷浑王诺曷钵派使节来请求颁行历法和年号，并派王族子弟来唐朝侍奉太宗，太宗均依从。丁未（十七日），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癸丑，诸王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止。

癸丑（二十三日），众位亲王前往各州，太宗与他们话别道：“依我们的兄弟情谊，难道不想经常共处吗？只是以天下为重，不得不如此。没了儿子还可以再有，兄弟则不能复得。”因而痛哭流涕不能自己。

夏，六月，壬申，以温彦博为右仆射，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

夏季，六月，壬申（十四日），任命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太常寺卿杨师道为侍中。

侍中魏徵屡以目疾求为散官，上不得已，以徵为特进，仍知门下事，朝章国典，参议得失，徒流以上罪，详事闻奏；其禄赐、吏卒并同职事。

侍中魏徵屡次以眼病请求改任散官，太宗不得已改任他为特进，仍让他知门下事。举凡朝廷奏章国家典仪，均参与议论得失，流放、徒刑以上的罪刑，均由他审察上报；俸禄、吏卒等优待与职事官相同。

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好读书，常与上从容商略古事，因而献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谴怒宫人，后亦阳怒，请自推鞫，因命囚系，俟上怒息，徐为申理，由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豫章公主早丧其母，后收养之，慈爱逾于所生。妃嫔以下有疾，后亲抚视，辍己之药膳以资之，宫中无不爱戴。训诸子、常以谦俭为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尝白后，以东宫器用少，请奏益之。后不许，曰：“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

长孙皇后仁义孝敬，生活俭朴，喜欢读书，经常和太宗随意谈论历史，乘机劝善规过，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有一次太宗无故迁怒于宫女，皇后也佯装恼怒，请求亲自讯问，于是下令将宫女捆绑起来，等到太宗息怒了，才慢慢地为其申辩，从此后宫之中，没有出现枉滥刑罚。豫章公主早年丧母，皇后将她收养，慈爱胜过亲生。自妃嫔以下有疾病，皇后都亲自探视，并拿自己的药物饮食供其服用，宫中人人都爱戴皇后。训戒几个儿子，常常以谦虚节俭为主要话题。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对皇后说，东宫的器物用具比较少，请求皇后奏请皇上增加一些。皇后不允许，且说：“身为太子，忧虑的事在于德行不立，声名不扬，又何愁没有器物用具呢？”

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后素有气疾，前年从上幸九成宫，柴绍等中夕告变，上擐甲出阁问状，后扶疾以从，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于后曰：“医药备尽而疾不瘳，请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获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为善有福，则吾不为恶；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国之大事，不可数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柰何以吾一妇人使上为所不为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语房玄龄，玄龄白上，上哀之，欲为之赦，后固止之。

太宗身患疾病，多年不愈，皇后精心侍侯，常常昼夜不离身边。并经常将毒药系在衣带上，说：“皇上如有不测，我也不能一个人活下去。”皇后有多年的气喘病，前一年跟从太宗巡幸九成宫。柴绍等人深夜有急事禀报，太宗身穿甲胄走出宫阁询问事由，皇后抱病紧随其后，身边的侍臣劝阻皇后，她说：“皇上已然震惊，我内心又怎么能安定下来。”于是病情加重。太子对皇后说：“药物都用过了，而病不见好，我请求奏明皇上大赦天下犯人并度俗人出家，庶几可获阴间的福祉。”皇后说：“死生有命，并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转移。如果行善积德便有福祉，那么我并没做恶事；如果不是这样，胡乱求福又有什么好处呢？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不能多次发布。道教、佛教乃异端邪说，祸国殃民，都是皇上平素不做的事，为什么因为我一个妇道人家而让皇上去做平时不做的事呢？如果一定要照你说的去做，我还不如立刻死去！”太子不敢上奏，只是私下与房玄龄谈起，玄龄禀明太宗，太宗十分悲痛，想为皇后而大赦天下，皇后执意劝阻他。

及疾笃，与上诀。时房玄龄以谴归第，后言于帝曰：“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缘葭莩以致禄位，既非德举，易致颠危，欲使其子孙保全，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儿女辈不必令来，见其悲哀，徒乱人意。”因取衣中毒药以示上曰：“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地耳。”己卯，崩于立政殿。

等到皇后病重，与太宗诀别时，房玄龄已受谴回家，皇后对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多年，小心翼翼，做事缜密，朝廷机密要闻，不曾有一丝泄露，如果没有大的过错，望陛下不要抛弃他。我的亲属，由于沾亲带故而得到禄位，既然不是因德行而升至高位，便容易遭灭顶之灾，要使他们的子孙得以保全，望陛下不要将他们安置在权要的位置上，只是以外戚身份定期朝见皇上就足够了。我活着的时候对别人没有用处，死后更不能对人有害，希望陛下不要建陵墓而浪费国家财力，只要依山做坟，瓦木为随葬器物就可以了。仍然希望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接纳忠言直谏，摒弃谗言，节省劳役，禁止游猎，我即使在九泉之下，也毫无遗憾了。也不必让儿女们前来探视，看见他们悲哀，只会搅乱人心。”于是取出衣带上的毒药示意太宗，说道：“我在陛下有病的日子，曾发誓以死跟定陛下到地下，不能走到吕后那样的地步。”己卯（二十一日），皇后在立政殿驾崩。

后尝采自古妇人得失事为《女则》三十卷，又尝著论驳汉明德马后以不能抑退外亲，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宫司并《女则》奏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乃召房玄龄，使复其位。

长孙皇后曾经搜集上古以来妇人得失诸事编为《女则》三十卷，又曾亲自做文章批驳汉明德马皇后不能抑制外戚势力的发展，使他们在朝中显贵一时，而只是就他们车如流水马如龙提出警告，这是开启其祸乱的根源而防范其末流枝叶。皇后驾崩后，宫中尚仪局的司籍奏呈《女则》一书，太宗看后十分悲痛，展示给身边大臣，说道：“皇后这本书，足以成为百世的典范。朕不是不知上天命数而沉溺无益的悲哀，只是在宫中再也听不见规谏的话了。失却了贤内助，所以不能忘怀呀！”于是征召房玄龄，官复原职。

秋，八月，丙子，上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朕当以谗人罪之。”

秋季，八月，丙子（十九日），太宗对大臣们说：“朕广开直言忠谏之路，正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然而近来上书奏事的多攻讦人家的琐细之事，今后还有这么做的，朕当以奸佞小人问罪。”

冬，十一月，庚午，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统士众出肃章门。帝夜使宫官至二人所，士及开营内之；志玄闭门不纳，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有辩真伪。”竟留使者至明。帝闻而叹曰：“真将军也！”

冬季，十一月，庚午（疑误），将文德皇后安葬在昭陵。将军段志玄、宇文士及分别统领士兵出萧章门护送灵车。太宗夜里派太监到二人军营，宇文士及开门接纳；段志玄则闭门不让进去，说“军门夜间不能开。”使者说：“我这里有皇上手令。”志玄说：“夜里难辨真假。”竟让太监在门外等到天亮。太宗听说后，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

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设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太宗又为皇后书写碑文，说道：“皇后一生节俭，遗嘱薄葬，认为盗贼的意图，只是探求珍宝，既然没有珍宝，又有何求？朕的本意也是如此。君王以天下为家，何必将宝物放在陵中，才算据为己有。如今就借九山为陵墓，凿石的工匠也只有一百多人，几十天完工。不藏金银玉器，兵马俑和器皿都用泥土和木料做成，只是略具形状。这样可以使盗贼打消念头，生者死者都没有累赘，应当以此成为千秋万代子孙的榜样。”

上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徵同登，使视之。徵熟视之曰：“臣昏，不能见。”上指示之，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

太宗常常念及皇后，于后苑中设立了一个观望台，用以了望昭陵，曾带引魏徵一同登上观望台，让他观望。魏徵看了很久说：“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太宗指给他看，魏徵说：“我还以为陛下了望献陵，如果是昭陵，我早就看见了。”太宗悲泣，为此毁掉了观望台。

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无惧，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唯诸公匡其不逮耳。”

十二月，戊寅（二十二日），朱俱波、甘棠派使节进献贡品。朱俱波在葱岭以北，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西海以南。太宗说：“中原已经安定，四边少数族自然归服。但是朕不能没有担心，从前秦始皇威振胡、越，到二世就灭亡，希望各位规劝匡正朕做得不够的地方。”

魏王泰有宠于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轻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让之曰：“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皆为诸王所颠踬，彼岂非天子儿邪！朕但不听诸子纵横耳，闻三品以上皆轻之，我若纵之，岂不能折辱公辈乎！”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魏徵独正色曰：“臣窃计当今群臣，必无敢轻魏王者。在礼，臣、子一也。《春秋》，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礼。若纪纲大坏，固所不论；圣明在上，魏王必无顿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骄其诸子，使多行无礼，卒皆夷灭，又足法乎！”上悦曰：“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人主发言何得容易乎！”

魏王李泰深得太宗宠爱，有人禀奏称三品以上大臣多轻薄魏王。太宗大怒，召见三品以上大臣，严厉地责备他们说：“隋文帝的时候，一品以下大臣均被亲王们所羞辱操纵，难道魏王不是帝王的儿子吗？朕不过不想听任皇子们横行霸道，听说三品以上大臣都轻视他们，我如果放纵他们胡来，难道不能羞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都惶恐得汗流满面，磕头谢罪。惟独魏徵正颜厉色地说：“我考虑当今的大臣们，必不敢轻薄魏王。依照礼仪，大臣与皇子都是一样的。《春秋》说：周王的人即使微贱，也要位列诸侯之上。三品以上都是公卿大臣，陛下素所尊崇礼待。假如纲纪败坏，固然不必说它；如果圣明在上，魏王必无羞辱大臣之理。隋文帝骄溺他的儿子们，使得他们举止无礼，最后全被杀掉，又值得后人效法吗？”太宗高兴地说：“说得条条在理，朕不得不佩服。朕因私情溺爱而忘记公义，刚才恼怒的时候，自己觉得有道理，等听到魏徵的一番话，方知没有道理。身为君主讲话哪能那么轻率呢？”

上曰：“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太宗说：“法令不可多次变更，多变则法令烦苛，官员们难以记全；同时又会出现前后不一致，胥吏可以钻空子犯法；今后变更法令，均需谨慎行事。”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昔尧、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俟我邪！”是日，黜万纪，使还家。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宣州、饶州有大量白银可以开采，每年可得数百万缗。”太宗说：“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非是金银财物，只是遗憾没有得到嘉言懿行可以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缗，还不如得到一个贤才！你未曾推荐一个贤才，退掉一个庸才，而专门上言税银之利。从前尧、舜将玉璧丢入深山，珠宝投入深谷，汉代桓、灵二帝聚敛钱财以为己有，你让我做桓、灵二帝吗？”这一天，罢免权万纪官职，让他回家赋闲。

是岁，更命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装各有数，皆自备，输之库，有征行则给之。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每岁季冬，折冲都尉帅其属教战，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远疏、近数，皆一月而更。

这一年，唐朝将统军改名为折冲都尉，别将改为果毅都尉。全国设立十道，六百三十四府，其中关内占二百六十一府，均隶属于诸卫及东宫六率。凡上府有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每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每人兵甲粮食装备都有数额，均自己筹备，平时放在库中，有征战时再发给个人。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役。其中能骑善射的称为越骑，其余皆为步兵。每年冬季，折冲都尉统率下属教习演练，应该给马的由官府出钱自己购买。凡应当宿卫者轮流值勤，兵部根据距离远近排班，路远的轮值次数较少，路近的轮值次数较勤，均一个月一轮换。

十一年（丁酉、637 ）

十一年（丁酉，公元637 年）

春，正月，徙郐王元裕为邓王，谯王元名为舒王。

春季，正月，改封郐王李元裕为邓王，谯王李元名为舒王。

辛卯，以吴王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慎为秦州都督。将之官，上赐书戒敕曰：“吾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辛卯（初五），任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都督。将要赴任时，太宗手书诫敕，说：“我想送给你们珍玩，恐怕使你们更加骄奢，不如得到这么一句话。”

上作飞山宫。庚子，特进魏徵上疏，以为：“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陛下拨乱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于卑宫；若因基而增广，袭旧而加饰，此则以乱易乱，殃咎必至，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太宗命人营造洛阳的飞山宫。庚子（十四日），特进魏徵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着国库富足，不担心后患，穷奢极欲，使老百姓穷困，以致于被人杀掉，社稷江山变为废墟。陛下拔乱反正，应当深思隋朝灭亡和我大唐得天下的原因，撤掉高大的殿宇，安居低矮的宫殿；假如在旧基上又加扩修营建，承袭旧殿加以华丽的装饰，这便是以乱代乱，必然遭致殃祸，江山难得易失，能不好好考虑吗？”

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馀条。武德旧制，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飨；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飨。又删武德以来敕格，定留七百条，至是颁行之。又定枷、笞、钳、锁、杖、笞，皆有长短广狭之制。

房玄龄等人先前受诏修定律令，认为：“依照旧法，兄弟分居，门荫互不相关，而谋反连坐时均处死；祖孙有荫亲，连坐只发配流放。依据礼义考虑人情，深觉有不当之处。现今重定律令，祖孙与兄弟株连犯罪的均发配劳役，”太宗同意。自此比照古代死刑，已除掉了一大半，全国称道。房玄龄等人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掉大辟九十二条，减流放做劳役七十一条，举凡删繁就简去除弊刑，改重为轻，不可胜数。又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多条。武德朝旧制度，在太学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从祀；玄龄等建议停祭周公，改为以孔子为先圣，颜回配亨。又删减武德以来敕格，确定留下七百条，到此时颁行天下，又定枷、、钳锁、杖、笞等刑具，均有长短宽窄的规制。

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自从张蕴古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宽大则刑宽，喜好严刻则从重。律文写道：错判人入狱的减官三等，错放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求自免，竞相定罪，苛细周纳，不是别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畏惧犯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此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断案大多平允公正。

上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二月，丁巳，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客棺而已。

太宗认为汉朝预先修筑陵墓，以免子孙们时间仓促又耗费财力，而且一心要薄葬，担心子孙随从时尚追求奢靡。二月，丁巳（初二），太宗自定送终制度，依山建陵，地宫仅能容得下棺木即可。

甲子，上行幸洛阳宫。

甲子（初九），太宗巡幸洛阳宫。

上至显仁宫，官吏以缺储，有被谴者。魏徵谏曰：“陛下以储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柰何欲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等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嫌不足乎！”

太宗到达显仁宫，当地官员因缺乏储备，有被降职的。魏徵劝谏道：“陛下因为储备的事就将官吏降职，我担心此风气盛行，则会造成民不聊生，这并非陛下巡幸各地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各地郡县进献食品，视其进献多少做为赏罚的根据，所以天下百姓叛离。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什么又要效法呢！”太宗惊叹地说：“没有你，我便听不到这类话。”进而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朕从前经过这里，买饭而食，租房舍而宿，如今供奉如此，怎么就能嫌其做得不够呢！”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丙戌朔日（初一），出现日食。

庚子，上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庚子（十五日），太宗在洛阳宫西苑饮宴，在积翠池泛舟，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修筑此宫苑，与百姓结下积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在宫内谄谀，在宫外堵塞君主视听的缘故，能不引以为戒吗？”

房玄龄，魏徵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房玄龄、魏徵上奏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下诏颁行全国。

以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泰师，上谓泰曰：“汝事当如事我。”泰见，辄先拜，亦以师道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妇礼事舅姑，曰：“今主上钦明，动循礼法，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执行馈之礼。是后公主始行妇礼，自始。

太宗任命礼部尚书王为魏王李泰的老师，太宗对李泰说：“你对待王当如侍奉我一样。”李泰见到王，总先行拜见礼，王也以师礼自处。王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先前，公主下嫁，都不以媳妇礼节侍奉公婆，王说：“如今皇上圣明，行为举止都依循礼法，我接受公主行礼，难道是为自身荣耀？只是为了成就国家的美名。”于是和他的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拿着盛枣栗的竹器，行媳妇侍公婆的馈之礼，洗手后，递上特豚。此后公主向公婆行礼，就从王家开始。

群臣复请封禅，上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

众位大臣又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太宗让秘书监颜师古等人讨论礼仪，房玄龄予以裁定。

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为：“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夏季，四月，己卯（二十五日），魏徵上奏疏认为：“君主善始者较多，能够善终的少，难道是取天下容易而守成难吗？那是因为身处忧患则竭心尽力对待百姓，一俟安逸就骄横恣肆而轻薄怠慢；竭心尽力待人则胡、越等族也同心协力，轻薄怠慢则亲属也离心离德，即使以神威圣怒震动天下，臣下也都是外表顺从，表里不一。君主应该能够做到见到希望得到的东西则想到知足，将要兴缮营建的时候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处则想着谦卑，面临盈满则想着减损，遇见安逸享乐则想着克制，在平安的时候想到后患，防止闭目塞听则想到延纳谏诤，痛恨谗言邪恶则想着端正自己，行爵赏时想着由于高兴而乱行封赏，施刑罚时想到会因为恼怒而滥罚。君主常常思考着这十个方面，而选贤任能，这样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费力以代行百官的职责呢？”

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 年）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丁巳，上幸明德宫。

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十二年（戊戌、638 ）

十二年（戊戌，公元638 年

春，正月，乙未，礼部尚书王奏：“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非礼。”上曰：“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特进魏徵曰：“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上曰：“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对曰：“自周以来，皆子孙相继，不立兄弟，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此为国者所深戒也。”上乃从奏。

春季，正月，乙未（十五日），礼部尚书王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遇见亲王都要下车舆站立路旁，这不符合礼仪。”太宗说：“你们随便自我尊贵，轻视诸位皇子。”特进魏徵说：“亲王们地位并列于三公，如今三品以上大臣均是九卿、八座，为亲王们下轿行礼，实在是不合适。”太宗说：“人的生命长短难以预料，万一太子遇到不幸早亡，谁能知道哪个王子他日不能做为你们的君主呢？怎么能轻视他们呢？”答道：“自周代以来，都是子孙相承，不立兄弟即位，这是为了杜绝庶子觊觎皇位，堵塞祸乱的根源，此是治国者应当深以为戒的。”太宗于是听从了王的启奏。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东人士崔、卢、李、郑诸族，好自矜地望，虽累叶陵夷，苟他族欲与为昏姻，必多责财币，或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或兄弟齐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恶之，命士廉等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辩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奸逆，公为九等。士廉等以黄门侍郎崔民为第一。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

吏部尚书高士廉、黄门侍郎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中书侍郎岑文本编撰《氏族志》，书成，上奏给太宗。这以前，山东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喜欢自我标榜门第族望，虽然好几代已衰落，但如果非世族人家想与他们通婚，定要多索财物，导致当时的风俗有人丢弃原来的里贯而冒称名门士族，有的兄弟二人族望相等便以妻族背景相互比斗。太宗非常厌恶这些，命高士廉等人普查全国的谱牒，质证于史籍，考辨其真伪，辨别其昭穆伦序，编排行次，褒扬奖进忠贤，贬斥奸逆，分做九等。士廉等人将黄门侍郎崔民列为第一。太宗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人均以布衣起兵，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认为是一代英豪，难道在乎他们的世卿世禄地位吗？高氏偏守山东，梁、陈二朝僻居江南，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何足挂齿！何况他们的子孙才气衰竭，德行浇薄，官爵降低，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第族望自负，挂羊头卖狗肉，依赖高贵人家，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公卿大臣，有的以仁德行世，有的以功勋称道，有的以文章练达，致身显赫。那些衰微的世族们，不值得羡慕。然而那些希望与世族们通婚的，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还为他们所看不起，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今想要厘正错谬，舍弃虚名追求实际，而你们仍然将崔民列为第一位，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于是下令重新刊正，专以当朝品秩高下订定标准，于是便以皇族李姓为首位，外戚次之，将崔民降为第三。共定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颁行全国。

二月，乙卯，车驾西还；癸亥，幸河北，观砥柱。

二月，己卯（初五），太宗车驾自洛阳向西行。癸亥（十三日），巡幸河北县，观看砥柱山。

甲子，巫州獠反，州都督齐善行败之，俘男女三千余口。

甲子（十四日），巫州獠民造反，州都督齐善行将其打败，俘虏男女三千多人。

乙丑，上祀禹庙；丁卯，至柳谷，观盐池。庚午，至薄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车驾，盛饰廨舍楼观，又饲羊百余头、鱼数百头以馈贵戚。上数之曰：“朕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甲戌，幸长春宫。

乙丑（十五日），太宗祭祀禹庙；丁卯（十七日），到达柳谷，观看盐池。庚午（二十日），到达薄州，刺史赵元楷命令百姓们身穿纱单衣迎接车驾，装饰廨舍楼台观宇，又养了一百多头羊、数百条鱼献给贵族外戚。太宗责备他说：“朕巡行到黄河、洛水一带，凡有所须，均从府库中支取。你所做的乃是已灭亡的隋朝的老毛病了。”甲戌（二十四日），巡幸长春宫。

戊寅，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戊寅（二十八日），太宗下诏说：“隋朝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然如同桀犬吠尧，与倒戈的情况相乖违，然而疾风识劲草，实表明其岁寒之心；可追赠为蒲州刺史，另外再寻访他的子孙上奏。”

闰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闰二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丁未，车驾至京师。

丁未（二十八日），车驾回到京都长安。

三月，幸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三月，辛亥（初二），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搜集太宗所写文章。太宗说：“朕的言语命令，凡是有益于百姓的，史官都已记录下来，足可以做为不朽的文字。如果毫无益处，收集它又有什么用呢？梁武帝萧衍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传世，哪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呢？作为君主忧虑的是不施德政，文章有什么用？”于是没有应允。

丙子，以皇孙生，宴五品以上于东宫。上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谓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对曰：“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人悦服则不逮也。”上曰：“远方畏威慕德，故来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对曰：“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为，犹往年也，何以异？”对曰：“陛下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不然，虽勉从之，犹有难色。所以异也。”上曰：“其事可闻？”对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或云：”赏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资，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陛下恚之，虽以臣言而罢，勉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丙子（二十七日），太宗以皇孙降生，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年以前，跟随朕夺取并治理天下，以房玄龄的功劳最大。贞观年以来，纠正朕的过失，主要是魏徵的功劳。”都赐给他们佩刀。太宗对魏徵说：“朕治理国政与往年相比如何？”魏徵答道：“威德加于四方，则远超过贞观初年；人心悦服则不如从前。”太宗说：“远方民族畏惧皇威羡慕圣德，所以前来归服，如果说不如以前，则何以致此？”答道：“陛下以前以天下未能大治为忧虑，所以注意修德行义，每天都有新的作为，如今既得到治理又较安定，所以说不如以前勤勉了。”太宗说：“如今所做的与往年相同，有什么区别呢？”答道：“陛下在贞观初年惟恐臣下不行谏，常常引导他们进谏，听到进谏便乐而听从。如今却不然，虽然勉强听从，却面有难色。这便是区别。”太宗说：“可以举例说明吗？”答道：“陛下以前曾想杀掉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当处死，陛下赐给他兰陵公主的花园，价值一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重了‘，陛下说：“朕即皇位以来，未听到行谏的人，所以要重赏’。这是为了引导众人行谏。司户柳雄假冒隋朝所授官资，陛下想要杀掉他，又采纳戴胄的谏言而作罢。这是乐而听从的例子。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谏阻修缮洛阳宫，陛下内心愤恨，虽然因为我直言相劝而作罢，但只是勉强听从啊。”太宗说：“不是您不能有这样的见解。人苦于不能自知呀！”

夏，五月，壬申，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卒，上哭之恸。世南外和柔而内忠直，上尝称世南有五绝：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学，四文辞，五书翰。

夏季，五月，壬申（二十五日），弘文馆学士、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去世，太宗恸哭。虞世南外表温和柔顺而内里忠正耿直，太宗曾称赞他有五绝：一道德高尚，二忠正耿直，三知识广博，四写一手好文章，五擅长书法。

秋，七月，癸酉，以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右仆射。

秋季，七月，癸酉（二十七日），任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

乙亥，吐蕃寇弘州。

乙亥（二十九日），吐蕃侵犯弘州。

八月，霸州山獠反。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

八月，霸州山獠族反叛。烧死刺史向邵陵以及官吏百姓一百多家。

初，上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上未之许。使者还，言于赞普弃宗弄赞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许尚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相离间，唐礼遂衰，亦不许婚。”弄赞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为吐蕃所掠。

起初，太宗派遣使者冯德遐安抚慰问吐蕃，吐蕃听说突厥、吐谷浑都曾娶唐室公主为妻，便派使节随冯德遐到长安，带着大量金银财宝，上表请求通婚；太宗没有答应。使者回到吐蕃，对其首领赞普弃宗弄赞说：“我初次到大唐，大唐待我礼遇甚厚，答应嫁公主。正赶上吐谷浑首领入朝，相与离间，唐朝礼节渐淡，也不答应通婚了。”弃宗弄赞于是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军队抵抗不住，逃到青海北面，百姓的牲畜多被吐蕃掠走。

吐蕃进破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余万屯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寻进攻松州，败都督韩威；羌酋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并以州叛归之。连兵不息，其大臣谏不听而自缢者凡八辈。壬寅，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以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督步骑五万击之。

吐蕃进而攻占党项、白兰等羌族，率兵二十多万驻扎在松州西部边境，派使节进献金银绸缎，声称前来迎接公主。不久进攻松州，打败都督韩威；羌族首领阎州刺史别丛卧施、诺州刺史把利步利一同举州投降吐蕃。吐蕃连年征战不息，大臣劝谏不听而自杀的总共有八个人。壬寅（二十七日），唐朝廷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甲辰（二十九日），任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左领军将军刘简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统率步、骑兵五万人攻打吐蕃。

吐蕃攻城十余日，进达为先锋，九月，辛亥，掩其不备，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馀级。弄赞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上许之。

吐蕃进攻松州城十多天，牛进达为唐军先锋，九月，辛亥（初六），乘吐蕃军毫无防备，大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杀死一千多人。弃宗弄赞害怕，率兵退回本地，派人到长安请罪，借此再次请求通婚。太宗应允。

甲寅，上问侍臣：“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玄龄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甲寅（初九），太宗问身边大臣：“创业与守成哪个难？”房玄龄：“建国之前，与各路英雄一起角逐争斗而后使他们臣服，还是创业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莫不是从艰难境地取得天下，又于安逸中失去天下，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打下江山，出生入死，所以更体会到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而导致骄奢，忘乎所以而产生祸乱，所以懂得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成为过去的往事，守成的艰难，正应当与诸位慎重对待。”玄龄等人行礼道：“陛下说这一番话，是国家百姓的福气呀！”

初，突厥颉利既亡，北方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帅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独逻水南，胜兵二十万，立其二子拔酌、颉利主南、北部。上以其强盛，恐后难制，癸亥，拜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起初，突厥颉利可汗灭亡以后，北方地域空虚，薛延陀真珠可汗率其部落在都尉犍山北麓、独逻水南岸建牙帐，兵马二十多万，立他的二个儿子拔酌、颉利分别统领南、北部。太宗看到他的强大，担心以后难以制服，癸亥（十八日），封真珠可汗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各赐给鼓和大旗，外示尊崇，实际是为了分化其实力。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

冬季，十月，乙亥（初一），巴州獠民反叛。

己卯，畋于始平；乙未，还京师。

己卯（初五），太宗在始平畋猎；乙未（二十一日），回到长安。

钧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

钧州獠民反叛；唐朝廷派桂州都督张宝德讨伐平定。

十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营飞骑于玄武门，以诸将军领之。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百骑，衣五色袍，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凡游幸则从焉。

十一月，丁未（初三），开始在玄武门设置左、右屯营飞骑，由各位将军统领。又精选飞骑中身体骁健敏捷、善于骑射的，号称一百名骑手，身披五色袍，乘骏马，用虎皮做马鞍和垫布，凡遇皇帝巡幸则为护卫随从。

己巳，明州獠反；遣交州都督李道彦讨平之。

己巳（二十五日），明州獠民反叛，唐朝廷派交州都督李道彦讨伐平定。

十二月，辛巳，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大破之，虏男女万余口。

十二月，辛巳（初七），左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在壁州进攻反叛的獠民，取胜，俘获其男女一万多人。

是岁，以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入。周有机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称：“马君论事，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烦，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

这一年，任命给事中马周为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中书侍郎岑文本常常称赞他：“马君议论事情，旁征博引纵横古今，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用词准确切中事理，一字不可增，也不可减，听者心服，难以忘怀，全无倦意。”

霍王元轨好读书，恭谨自守，举措不妄。为徐州刺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人问玄平王所长，玄平曰：“无长。”问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见所长，至于霍王，无所短，吾何以称其长哉！”

霍王李元轨喜欢读书，谦恭谨慎，举止合体。做徐州史，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之交。人们询问刘玄平霍王的长处，玄平说：“没什么长处。”问的人觉得很奇怪。玄平说：“人有短处才能见到他的长处，至于说霍王，没有短处，我怎么能说出他的长处呢！”

初，西突厥利失可汗分其国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仍各赐一箭，谓之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置五大啜，居碎叶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置五大俟斤，居碎叶以西；通谓之十姓。利失失众心，为其臣统吐屯所袭。利失兵败，与其弟步利设走保焉耆。统吐屯等将立欲谷设为大可汗，会统吐屯为人所杀，欲谷设兵亦败，利失复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既立，与利失大战，杀伤甚众。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属乙咄陆，以东属利失。

起初，西突厥利失可汗将其国土分为十部，每部设首领一人，各赐给一支箭，称为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称五咄陆，设置五大啜，居处于碎叶以东地区；右厢号称五弩失毕，设立五大俟斤，居住在碎叶以西；通称为十姓。利失失去民心，被他的臣下统吐屯袭击。利失兵败后，与他的弟弟步利设退守焉耆。统吐屯等人想要拥立欲古设为大可汗，这时统吐屯被人杀死，欲谷设部队也被打败，利失收复旧地。到此时，西部终于拥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吡咄陆即可汗位后，与利失发生激战，杀伤甚多。于是便从中间分其领地为二：自伊列水以西属乙毗咄陆，以东属于利失。

处月、处密与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焚其庐舍而去。

处月、处密与高昌一同攻占焉耆五座城池，掠走男女一千五百人，烧毁其房舍后离去。

十三年（己亥、639 ）

十三年（己亥，公元639 年）

春，正月，乙巳，车驾谒献陵；丁未，还宫。

春季，正月，乙巳（初一），太宗乘车驾谒见高祖献陵。丁未（初三），回到宫中。

戊午，加左仆射房玄龄太子少师。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男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女为韩王妃，深畏满盈，上表请解机务；上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乃就职。太子欲拜玄龄，设仪卫待之，玄龄不敢谒见而归，时人美其有让。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戊午（十四日），加封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玄龄自己觉得身居尚书仆射的高位十五年，儿子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女儿为韩王妃，深怕富贵至极反招灾祸，上表请求解除所任机要职务，太宗不应允。玄龄不停地执意请求，太宗下诏断绝上表，玄龄只好就职。太子想向玄龄行弟子礼，设仪卫等待他，玄龄即不敢谒见太子转身回到家中，当时人称赞他有谦让之风。玄龄认为度支郎中一职关系国家利害，曾有空缺，未能访求到合适人选，于是便自己兼领此职。

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薨。性宽裕，自奉养甚薄。于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庙，通贵已久，独祭于寝。为法司所劾，上不问，命有司为之立庙以愧之。

礼部尚书、永宁懿公王去世。王性情宽和大方，自己的奉养却很薄。依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大臣均可立家庙祭祀三代祖先，王致身显贵已有很长时间，只在内室举行祭祀事。被有关司法官署弹劾，太宗不予过问，只是命令有关官署为之立家庙以羞愧他。

二月，庚辰，以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州都督。

二月，庚辰（初七），任命光禄大夫尉迟敬德为廊州都督。

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馀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邪！”

太宗曾对尉迟敬德说：“有人说你要谋反，为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我谋反是实！我跟随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如今身上留下的都是刀锋箭头的痕迹。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便开始怀疑我要谋反吗？”因而脱下衣服置之地上，展示身上的疮疤。太宗见此流下眼泪，说：“你尉迟穿上衣服，朕丝毫不怀疑你，所以才跟你这么说，何必这么恼怒呢？”

上又尝谓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头谢曰：“臣妻虽鄙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闻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愿也。”上乃止。

太宗又曾对尉迟敬德说：“朕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你，怎么样？”尉迟敬德叩头辞谢说：“我的妻子虽然微贱，但与我同甘共苦好多年。我虽然才疏学浅，听说过古人富贵了不换妻子，此并非我的本愿。”太宗只好作罢。

戊戌，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戊戌（二十五日），尚书省奏称：“近来掖庭女官的选拔，有的出身微贱，不知道礼仪训教；有的是受刑遭戮之家，因获罪而没入宫中，心中郁积忧怨。请求自今日起，后宫及东官的女宫有空缺，都应选择有才行的良家女子充任，以礼聘纳；那些没入官府以及出身微贱的人，都不能再补充录用。”太宗同意。

上既诏宗室群臣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以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争之。侍御史马周亦上疏，以为：“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正欲绝之也，则子文之治犹在；正欲留之也，而栾之恶已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则向所谓爱之者，乃适所以伤之也。臣谓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

太宗已下诏今宗室贵族大臣的子孙袭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事理不同，恐怕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上疏谏诤。侍御史马周也上奏疏认为：“尧、舜这样的父亲，还有丹朱、商均那样的儿子。倘若让未成年的儿子承袭父职，万一骄横愚钝，百姓们遭殃国家也因此受到损失。如果想取消他的袭职，则其先人功劳尚在；如欲保留袭封事，则他的罪恶已昭彰于世。与其毒害芸芸众生，毋宁割舍皇恩于已经死去的一个大臣，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这样看来一向称之为爱护他们的作法，其实正是害他们。我认为只应该赐给他们食邑封户，如果真有才能，则量才授予官职，使他们得以尊奉皇恩而子子孙孙享受福禄。”

会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称：“承恩以来，形影相吊，若履春冰；宗族忧虞，如置汤火。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且后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宪，自取诛夷，更因延世之赏，致成剿绝之祸，良可哀愍。愿停涣汗之旨，赐其性命之恩。”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柰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意欲公之后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而公等乃复发言怨望，朕岂强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诏停世封刺史。

适逢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均不愿意去就外职，上表执意辞让，称：“禀承皇恩以来，形影相吊，如履薄冰；宗族的人忧心忡忡，如同置身汤火之中。追溯夏、商、周三代封邦建土，是由于力量不能制衡诸侯，便施利于他们，礼乐作为节制修饰，多非出自王朝。两汉罢除侯国设置郡守，免除过去的弊病，深合事理。如今因为我们这些人的缘故，又重新变更，恐怕搞乱了王朝纲纪；而且后代愚幼无知的不肖子孙，有人会触犯国家法令，自取灭亡，更因袭封的赏赐，而遭致灭顶之灾，实在是可怜。愿陛下停止赐封世袭刺史旨意，赐我等保全性命为盼。”长孙无忌又让其儿媳长乐公主极力向太宗请求，而且言道：“我披荆斩棘事奉陛下，如今海内升平，为何又要将我弃置外州，与迁徙有什么不同？”太宗说：“割地以分封功勋大臣，是古今的通义，朕的意思是想让你的后代，辅佐朕的子孙，共同传之久远；然而你们却多次上言充满怨言，难道是朕强迫给你们土地吗？”庚子（二十七日），下诏停止世袭刺史。

高昌王文泰多遏绝西域朝贡，伊吾先臣西突厥，既而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上下书切责，征其大臣阿史那矩，欲与议事，文泰不遣，遣其长史雍来谢罪。颉利之亡也，中国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诏文泰归之，文泰蔽匿不遣。又与西突厥共击破焉耆，焉耆诉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问状，且谓其使者曰：“高昌数年以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所置官号，皆准天朝，筑城掘沟，预备攻讨。我使者至彼，文泰语之云：”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谓薛延陀曰：“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事人无礼，又间邻国，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报，请发所部为军导以击高昌。”上遣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赍缯帛赐薛延陀，与谋进取。

高昌王文泰多次阻止西域诸国向唐帝国进贡，伊吾先臣服西突厥，不久又归附唐朝，文泰联合西突厥一同讨伐伊吾。太宗寄书责备他，又征召其大臣阿史那矩，想与他议事，文泰不让他出来，而派他的长史雍前来谢罪。颉利可汗灭亡后，在突厥的中原人多投奔高昌，太宗诏令文泰放他们回到唐朝，文泰将他们隐匿大放。又与西突厥一同进攻焉耆，焉耆上告唐朝。太宗派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往询问情状，并且对高昌来使说：“高昌这几年以来，不向我大唐进献贡品，不行藩臣的礼节，所设官职称号，均与我大唐一样，挖城掘沟，预备进攻。我大唐使者到那里，文泰对他说：”鹰飞翔在天空，鸡伏窝于草蒿，猫戏游于厅堂，鼠嚼食于洞穴，各得其所，难道不能让其自我发展吗？‘又派使者对薛延陀说：“你既然身为可汗，就应与大唐天子平起平坐，为什么要拜他的使者呢？’待人无礼，又离间周围邻国作恶，不除掉他，怎么能劝善止恶！将于明年发兵讨伐你们高昌。”三月，薛延陀可汗派使者上言：“我等禀受隆恩想要回报，请求征发我方军队为先导进攻高昌。”太宗派民部尚书唐俭、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携带丝绸送给薛延陀，与他合谋共同出兵。

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宫。

夏季，四月，戊寅（初五），太宗巡幸九成宫。

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阴结故部落，得四十余人，谋因晋王治四鼓出宫，开门辟仗，驰入宫门，直指御帐，可有大功。甲申，拥突利之子贺逻鹘夜伏于宫外，会大风，晋王未出，结社率恐晓，遂犯行宫，逾四重幕，弓矢乱发，卫士死者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奋击，久之，乃退，驰入御厩，盗马二十余匹，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获，斩之。原贺逻鹘，投于岭表。

起初，突厥突利可汗的弟弟结社率跟随他入朝，被唐朝任命为中郎将。他居家强横，便埋怨突利对他斥责，于是诬告突利谋反，太宗因此轻视结社率，很久没有晋级。结社率阴谋纠结旧部落，得四十多人，图谋乘晋王李治四更出宫，开宫门出仪仗队的时候，乘马驰奔进宫门，直抵皇帝御帐，可建立夺位大功。甲申（十一日），结社率等簇拥着突利的儿子贺逻鹘夜间潜伏在宫门外，赶上刮大风，晋王没有出宫，结社率担心天近拂晓，遂带兵闯入行宫，穿过四道幕帐，胡乱射箭，宫廷卫士死几十人。折冲都尉孙武开等率众卫士拼死搏斗，较长时间后，结社率终被击退，驰入御厩中，盗走马二十多匹，向北逃走，渡过渭水，想要逃回到本部落，被唐兵追获杀掉。太宗宽恕贺逻鹘将他流放岭南。

庚寅，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击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馀口。

庚寅（十七日），派遣武候将军上官怀仁进攻巴、壁、洋、集四州谋反的獠民，予以平定，俘虏男女六千多人。

五月，旱。甲寅，诏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为：“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其间一条，以为：“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上深加奖叹，云：”已列诸屏障，朝夕瞻仰，并录付史官。“仍赐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五月，天下大旱。甲寅（十二日），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书言事。魏徵上疏认为：“陛下的治国大业，与贞观初年相比，不能善始善终的总共有十条。”其中的一条认为：“近年以来，轻易地动用民力。于是认为：”百姓无事则产生骄逸之心，役使他们劳作则容易听差。‘自古以来没有因百姓安逸而致败亡，因劳苦而达到天下安定的。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的至理名言。“太宗大加赞扬，感叹道：”已将你的奏疏挂在屏风上，早晚观看，并将你的谏言抄给史官。“仍赐给魏徵黄金十斤，御马二匹。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柯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从柯开道，中经西赵，出邕州，沟通交、桂二

州，蛮、俚族二万八千多户妇附。

丙申，立皇弟元婴为滕王。

丙申（二十五日），太宗立皇弟李元婴为滕王。

自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诏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之鼓；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藩屏，长保边塞。突厥咸惮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农卿郭嗣本赐薛延陀玺书，言“颉利既败，其部落咸来归化，我略其旧过，嘉其后善，待其达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于河南，任其畜牧。今户口蕃滋，吾心甚喜。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奉诏。于是遣思摩帅所部建牙于河北，上御齐政殿饯之，思摩涕泣，奉觞上寿曰：“奴等破亡之馀，分为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复立为可汗，愿万世子孙恒事陛下。”又遣礼部尚书赵郡王孝恭等赍册书，就其种落，筑坛于河上而立之。上谓侍臣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忠，苏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怀慕中国，见使者必泣涕请入侍；诏许之。

自从结社率反叛后，上书言事者多说突厥留在北河之南有很多不便，秋季，七月，庚戌（初九），诏令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可汗，赐给鼓和大旗；突厥以及安置在各州的胡族，均令他们渡过黄河，回到他们的旧部落，使他们世代为唐帝国的屏障，长久地保卫边塞。突厥人都惧怕薛延陀，不肯走出塞南。太宗派司农卿郭嗣本赐给薛延陀玺书，写道：“颉利可汗已然败亡，他们的部落都来归附大唐，朕不计较他们旧的过失，嘉奖后来的善举，待其官员皆如朕手下的百僚，视其部族民众皆如朕之百姓。中原王朝崇尚礼义，不毁灭别人的国家，先前打败突厥，只是因为颉利一人有害于百姓，实在不是贪图其土地，夺其牲畜，总想重立一个可汗，所以将投降的突厥各部落安置在河南一带，听任他们畜牧。如今人丁兴旺，户口滋生，朕内心非常高兴。既然已答应另立一可汗，便不能失信。秋天将要派遣突厥渡黄河，恢复其故国。你们薛延陀受册封在前，突厥受册封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们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疆土，镇抚本族各部落。如有越境劫掠，我大唐就要发兵，各问其罪。”薛延陀接受此诏令。于是让思摩率领所辖部落建牙帐于河北碛南一带，太宗亲临齐政殿为他们饯行，思摩泪流满面，端酒杯祝寿说：“我等败军之旅，本当化为尘壤，幸遇陛下保全我们，又立我为可汗，愿千秋万代永远侍奉陛下。”太宗又派礼部尚书赵郡王李孝恭等人携带册封文书，就其部落聚居地，在黄河边筑立祭坛而册立他。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中原王朝是树木的根基，四方民族乃是其枝叶；割断树根以奉养枝叶，树怎么能生长繁茂呢？朕不采用魏徵的谏言，差一点狼狈不堪。”又任命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阿史那忠是苏尼失的儿子，太宗待他甚厚，将宗室女许配给他。等到他奉职出塞，仍然怀恋唐朝，见到来使必定流泪请求入朝侍奉太宗，太宗下诏答应其请求。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后依法。”

太宗下诏说：“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所给，不敢有丝毫损伤。近来上诉告状的有人自毁耳目，从今往后再有此类事情，先鞭笞四十，然后再依法处置。”

冬，十月，甲申，车驾还京师。

冬季，十月，甲申（十五日），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十一月，辛亥（十三日），任命侍中杨师道为中书令。

戊辰，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戊辰（三十日），任命尚书左丞刘洎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

上犹冀高昌王文泰悔过，复下玺书，示以祸福，片之入朝；文泰竟称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

太宗仍希望高昌王文泰能够悔过，又下玺书，晓示祸福利害，征召他入朝；文泰竟称病不去唐朝。十二月，壬申（初四），派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领兵进攻高昌。

乙亥，立皇子福为赵王。

乙亥（初七），太宗立皇子李福为赵王。

己丑，吐谷浑王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己丑（二十一日），吐谷浑王诺曷钵来到唐朝，太宗册封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嫁给他。

壬辰，上畋于咸阳，癸巳，还宫。

壬辰（二十四日），太宗到咸阳狩猎，癸巳（二十五日），回到宫中。

太子承乾颇以游畋废学，右庶子张玄素谏，不听。

太子承乾多次因游猎荒废学业，右庶子张玄素劝谏，不听从。

是岁，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

这一年，全国有三百五十八个州府，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县。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有僧自西域来，善咒术，能令人立死，复咒之使苏。上择飞骑中壮者试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干正，请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若为物所击，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长安士女辐凑如市。奕时卧疾，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性至坚，物莫能伤，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往见佛齿，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时年八十五。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太史令傅奕精心研究术数方面的书籍，最后还是不相信这些，自己有病，不找医生不吃药。有个从西域来的僧人，会念咒语，能让人立刻死去，又念咒使之复活。太宗挑选强壮的飞骑卫士让他试验，均很灵验。太宗将此事告诉傅奕，傅奕说：“这是妖邪之术。我听说邪不压正，请求让他对我念咒语，必然不能灵验。”太宗命和尚对傅奕念咒语，傅奕起初没有感觉，过了一会儿，和尚忽然直挺挺倒下，象是被东西击倒，再也没有醒过来。又有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和尚，自称得到佛的牙齿，用它击打任何东西都无坚不摧。长安城男男女女观看热闹如同赶集一样。傅奕当时正卧床养病，对他儿子说：“我听说有金刚石，非常坚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损坏它，只有羚羊角能撞破它，你前去试一试。”傅奕儿子去见佛齿，拿出羚羊角叩打，随手而破碎，观看的人这才散去。傅奕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不得学佛教书籍，死时年八十五岁。又曾搜集魏晋以来驳斥佛教的言论编为《高识传》十卷，流传于世。

西突厥利失可汗之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通谋作乱，利失穷蹙，逃奔汗而死。弩失毕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为乙毗沙钵罗叶的可汗。沙钵罗叶护既立，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咄陆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触木昆等国皆附之，以伊列水为境。

西突厥利失可汗的大臣俟利发与乙毗咄陆可汗合谋叛乱，利失仓皇出逃投奔汗，后死去。弩失毕部落迎接他的侄子薄布特勒立为可汗，这便是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沙钵罗叶护即位后，建牙帐于虽合水北岸，称之为南庭，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小国均归附他。咄建牙帐于镞曷山西麓，称为北庭，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触木昆等国均依附他，以伊列水为边界。

十四年（庚子、640 ）

十四年（庚子，公元640 年）

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长安系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赋，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有差。

夏季，正月，甲寅（十六日），太宗临幸魏王李泰住处，大赦雍州长安城斩刑以下的囚犯，免除延康里一带当年的租赋，赏赐魏王府僚属以及延康里老年人大小不等的物品。

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

二月，丁丑（初十），太宗临幸国子监，观看释奠礼，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讲解《孝经》，赏赐祭酒以下直至成绩优异诸生多少不等的绢帛。此时太宗大量征召全国名儒学者为学官，并多次亲临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古代经典，学生中如有能够通晓《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的一种或更多的均得补为官员。又扩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加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人，连屯营飞骑，也派去博士，给他们传受经典，有能通晓经义的，便可入贡举。于是全国各地学生云集长安，甚至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首领派他们的子弟请求入国子监学习，一时间就读学生达八千多人。太宗认为古书师出多门，注释也较为繁杂，便命孔颖达与其他学者共同撰定《五经》的注疏，称之为《正义》，令学生们研习。

壬午，上行幸骊山温汤；辛卯，还宫。

壬午（十五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汤；辛卯（二十五日），回到宫中。

乙未，诏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以闻，当加引擢。

乙未（二十八日），太宗下诏访求近代名儒学者梁朝皇甫侃、褚仲都，周朝熊安生、沈重，陈国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何妥、刘炫等人的后代，上报给朝廷，当加以重用。

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余口。

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进攻罗窦反叛的獠民，将其击败，俘虏七千多人。

辛丑，流鬼国遣使入贡。去京师万五千里，滨于北海，南邻，未尝通中国，重三译而来。上以其使者佘志为骑都尉。

辛丑（初四），流鬼国派使节进献贡品。该地距离长安一万五千里，滨临北海，南邻，未曾与中原联系，通过三重的翻译才来到唐朝。太宗任命其使者余志为骑都尉。

丙辰，置宁朔大使以护突厥。

丙辰（十九日），设置宁朔宁朔大使以护卫突厥。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灵夔为鲁王。

夏季，五月，壬寅（初六），改封燕王李灵夔为鲁王。

上将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行清暑之地。秋，八月，庚午，作襄城宫于汝州西山。立德，立本之兄也。

太宗将要临幸洛阳，命将作大匠阎立德先行在沿途巡视避暑之地。秋季，八月，庚午（初五），在汝州西山建襄城宫。立德是立本的兄长。

高昌王文泰闻唐兵起；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及闻唐兵临碛口，忧惧不知所为，发疾卒，子智盛立。

高昌王文泰听说唐朝已发兵前来讨伐，对其臣僚说：“唐朝距离我们有七千里，其中二千里是沙漠地带，地无水草，寒风刮起来如同刀割一样，热风如同火烧一般，怎么能派大部队呢？以前我去唐朝，看见秦、陇北面一带，城邑萧条，人烟稀少，不能与隋朝时相比。如今唐朝派军队来攻伐，发兵多则粮草供应不上，三万以内的兵力我们足能对付他们。应当以逸待劳，坐等他们疲弊。如果他们陈兵城下，不超过二十天，粮绝必然撤退，而后我们可以俘虏他们。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但等到听说唐朝军队兵临碛口，他又内心恐惧，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发病死去。他的儿子智盛即可汗位。

军至柳谷，者言文泰刻日将葬，国人咸集于彼，诸将请袭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故使吾讨之，今袭人于墟墓之间，非问罪之师也。”于是鼓行而进，至田城，谕之，不下，诘朝攻之，及午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以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夜，趋其都城，高昌逆战而败；大军继至，抵其城下。

唐朝的军队到了柳谷，探马禀报说文泰近日即将安葬，高昌国内人士都聚集在葬地，众位将领请求袭击他们，侯君集说：“不能这么做，大唐天子认为高昌怠慢无礼，所以派我们讨伐他们，如今要是在安葬墓地袭击他们，不是问罪的正义之师。”于是擂鼓进军，到达田城，下书晓谕他，高昌不应，便于清晨发动进攻，到了中午便攻下城池，俘虏男女七千多人。又让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当夜，直逼其都城，高昌人迎击后被击败，唐朝大部队赶到，直抵其城下。

智盛致书于君集曰：“得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天罚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袭位未几，惟尚书怜察！”君集报曰：“苟能悔过，当束手军门。”智盛犹不出。君集命填堑攻之，飞石雨下，城中人皆室处。又为巢车，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结，约有急相助；可汗遣其叶护屯可汗浮图城，为文泰声援。及君集至，可汗惧而西走千馀里，叶护以城降。智盛穷蹙，癸酉，开门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智盛给侯君集写信说：“得罪大唐天子的是我的父亲，由于上天的惩罚，已经死去。智盛刚刚即位不久，请尚书谅宥！”君集回信写道：“如果你真的悔过，应当主动到营门投降。”智盛还是不出来。侯君集命令填土攻城，城上飞石如雨下，城内人均躲在房屋中。唐军又造巢车，高十丈，可以俯瞰城内。城内行人走动以及飞石所中目标，在巢车上的人都大声告知唐军。先前，文泰与西突厥可汗相互勾结，约定一方遇急另一方相救援；西突厥可汗便派他的大臣驻守可汗浮图城，做为文泰的援助力量。等到侯君集兵临城下，西突厥可汗害怕，西逃一千多里，驻守大臣举城投降。智盛处境狼狈，癸酉（初八），开门出城投降。侯君集分兵占据各地，共攻下城池二十二座，获得八千零四十六户，一万七千七百人，占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

上欲以高昌为州县，魏徵谏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妇首来朝，其后稍骄倨，故王诛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抚其百姓，存其社稷，复立其子，则威德被于遐荒，四夷皆悦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为州县，则常须千馀人镇守，数年一易，往来死者什有三四，供办衣资，违离亲戚，十年之后，陇右虚耗矣。陛下终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国，所谓散有用以事无用，臣未见其可。”上不从，九月，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乙卯，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太宗想将高昌改为州县建置，魏徵劝谏道：“陛下刚即位时，文泰夫妇首先来到朝中拜谒，此后逐渐骄傲自大，所以加以诛伐。只问罪文泰一人就可以了，应当安抚高昌百姓，保存其社稷，立他的儿子为可汗，则皇上的威德及于荒远之地，四方民族都会心悦诚服的。如今要是将其地改置州县，那么还要经常有一千多人镇守，几年一换，来来往往死掉十分之三四，置备衣物，远离亲人，十年以后，陇右一带将耗费殆尽。陛下最终还是不能使高昌的粮食布匹供给大唐，正所谓分散有用资财以供奉无用之地，我觉得不可行。”太宗不听从其意见，九月，将高昌所在地改置西州，改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并各设所辖县。乙卯（二十一日），在交河城设立安西都护府，留下兵力镇守。

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俘虏高昌王智盛及其贵族大臣还朝。于是唐朝地域东到大海，西至焉耆，南达林邑，北抵大沙漠，均设立州县，总共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

侯君集之讨高昌也，遣使约焉耆与之合势，焉耆喜，听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诣军门谒见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为高昌所夺，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妇之。

侯君集征讨高昌时，曾派人约焉耆与他们合围高昌，焉耆高兴，愿意听命。等到高昌改亡后，焉耆王到唐朝军队营地拜见侯君集，而且说焉耆三座城曾先被高昌夺去，君集禀报朝廷将三座城连同高昌所掠的焉耆百姓如数归还。

冬，十月，甲戌，荆王元景等复表请封禅，上不许。

冬季，十月，甲戌（初十），荆王李元景等人又上表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不允。

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坐事系狱，自恃高班，慢骂陈仓尉尉氏刘仁轨，仁轨杖杀之。州司以闻。上怒，命斩之，犹不解，曰：“何物县尉，敢杀吾折冲！”命追至长安面诘之。仁轨曰：“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辞色自若。魏徵侍侧，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强而陵官吏，如鲁宁之比是也。”上悦，擢仁轨为栎阳丞。

起初，陈仓折冲都尉鲁宁获罪被投入狱中，自恃品秩高，谩骂陈仓尉、尉氏人刘仁轨，仁轨命人将其乱杖打死。岐州的州官上报朝廷。太宗大怒，命令将刘仁轨斩首，但还不明白：“县尉算得什么，竟敢杀我的折冲都尉！”又命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当着陈仓百姓却要如此羞辱我，我实在是忿恨之极，而将他杀掉。”神色自若。魏徵正在太宗身旁，说道：“陛下知道隋朝灭亡的原因吗？”太宗问：“什么原因？”魏徵说：“隋朝末年，百姓恃强而侵凌官吏，就如同鲁宁一样。”太宗高兴，提升刘仁轨为栎阳县丞。

上将幸同州校猎，仁轨上言：“今秋大稔，民收获者什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少留銮舆旬日，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上赐玺书嘉纳之，寻迁新安令。闰月，乙未，行幸同州；庚戌，还宫。

太宗将要去同州狩猎，刘仁轨上奏书说：“今年秋季粮食已成熟，百姓刚收割十分之一二，让他们承担狩猎事，筑路修桥，耗费一二万工力，实在是妨碍农事。希望陛下稍微停留十天半个月，等到粮食收割完毕，则对公对私都有好处。”太宗赐给玺书表示嘉奖他的意见，不久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闰十月，乙未（初二），太宗行幸同州，庚戌（十七日），返回宫中。

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丙辰（二十三日），吐蕃首领赞普派他的丞相禄东赞向唐朝进献五千两黄金以及几百种珍玩器皿，请求通婚。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他。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时《戊寅历》以癸亥为朔，宣义郎李淳风表称：“古历分日起于子半，今岁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减余稍多，子初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请更加考定。”众议以仁均定朔微差，淳风推校精密，请如淳风议，从之。

十一月，甲子朔（初一），这一天冬至，太宗祭祀于南郊。当时的《戊寅历》以癸亥为朔日，宣义郎李淳风上表说：“古代历法划分日期确定在子时之半，今年甲子朔日早晨冬至，前太史令傅仁均减除时间稍多，子时初刻即为朔日，所以相差三刻，违背周朝订的天子正朔，请求重新加以考定。”众人议论认为傅仁均定的朔日有微差，李淳风推勘校定较为精密，请求遵照李淳风的意见，太宗同意。

丁卯，礼官奏请加高祖父母服齐衰五月，嫡子归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从之。

丁卯（初四），礼官上奏请求将为高祖父母服齐衰的仪制增为五个月，为嫡子媳妇服丧一年，为嫂、叔、弟妻、夫兄、舅服丧五个月；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丙子，百官复表请封禅，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

丙子（十三日），文武百官又上表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下诏准许。又命众位儒师详定礼仪；命太常寺卿韦挺等人为封禅使。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给给使过所稽缓，给使奏之；上怒，出元方为华阴令。魏徵谏曰：“帝王震怒，不可妄发。前为给使，遂夜出敕书，事如军机，谁不惊骇！况宦者之徒，古来难养，轻为言语，易生患害，独行远使，深非事宜，渐不可长，所宜深慎。”上纳其言。

司门员外郎韦元方没有及时给外出宦发放过关凭证，宦官上奏给太宗；太宗大怒，将韦元方降为华阴令。魏徵劝谏说：“自古帝王震怒，不可随便发作。前几天为宦官事，连夜发出敕书，事如军机要务，谁能不惊骇！何况宦官之流，自古以来很难侍候，往往说话轻率，容易造成祸患，单独出使又行远路，很不合事宜，此风不可长，应当慎重行事。”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尚书左丞韦句司农木价贵于民间，奏其隐没。上召大理卿孙伏伽书司农罪。伏伽曰：“司农无罪。”上怪，问其故，对曰：“只为官贵，所以私贱。向使官贱，私无由贱矣。但见司农识大体，不知其过也。”上悟，屡称其善；顾谓韦曰：“卿识用不逮伏伽远矣。”

尚书左丞韦核查司农卿卖木头比民间百姓贵，上奏太宗说他有隐瞒吞没事。太宗召见大理寺卿孙伏伽书写司农卿的罪状。孙伏伽说：“司农卿没有罪过。”太宗惊异，问他原因。孙伏伽答道：“只因为官府木材贵，所以私人木材贱。假使官府木材贱，则私人木材无法再贱了。我只看见司农卿识大体，不知道他有什么过错。”太宗醒悟，多次称赞孙伏伽；并对韦说：“你的见识远不如孙伏伽。”

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献俘于观德殿。行饮至礼，大三日。寻以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上得高昌乐工，以付太常，增九部乐为十部。

十二月，丁酉（初五），侯君集将高昌俘虏带到观德殿。朝中大摆宴席，三日才散。不久，太宗任命智盛为左武卫将军、金城郡公。太宗得到高昌的乐工，让他们行职于太常寺，并增加九部乐为十部乐。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宝；将士知之，竞为盗窃，君集不能禁，为有司所劾，诏下君集等狱。中书侍郎岑文本上疏，以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讨而克之，不逾旬日，并付大理。虽君集等自挂网罗，恐海内之人疑陛下唯录其过而遗其功也。臣闻命将出师，主于克敌，苟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其败绩，虽廉可诛。是以汉之李广利、陈汤，晋之王浚，隋之韩劾虎，皆负罪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赏。由是观之，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急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伏愿录其微劳，忘其大过，使君集等虽重升朝列，复备驱驰，虽非清贞之臣，犹得贪愚之将，斯则陛下虽屈法而德弥显，君集蒙宥而过更彰矣。“上乃释之。

侯君集攻破高昌时，曾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手下的将士知道，竞相偷盗，侯君集不能禁止，被有关官署弹，太宗下诏将侯君集等人拿入狱中。中书侍郎岑文本上奏疏，认为：“高昌王昏庸腐败，陛下命侯君集等人讨伐并攻克他们，没过十天，又一并宣付大理寺。即使君集等人自投罗网，也恐怕国内人怀疑陛下只知记录其过错而遗忘其功劳。我听说受命出师的将领，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如果能战胜敌人，即使贪婪也可赏赐；如果战败，即使清廉也要惩罚。所以汉代的李广利、陈汤，晋代的王浚，隋朝的韩擒虎，均身负罪过，君主以其有功于当朝，都给予封赏。由此看来，将帅等武臣，廉正谨慎的属少数，贪婪不检点的居多。所以黄石公《军势》中说：”用将士们的智慧，用他们的勇武，用他们的贪婪，用他们的愚钝，故而有智慧的人乐于立功建业，勇武的人喜欢实现自己的志向，贪婪的人急于得到他的利益，愚钝的人不考虑生死。‘希望陛下能够记住他微小的功劳，忘记其大的过错，使侯君集能够重新升列朝班，再次供陛下驱使，即使不是清正的大臣，也算得到了贪婪愚钝的将领，这样，陛下虽然有亏于法律却使德政更加显明，君集等人虽然承蒙谅宥而其过失也更加明显了。“太宗于是开释了侯君集等人。

又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妇女者，万均不服，内出高昌妇女付大理，与万均对辩。魏徵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将军与亡国妇女对辩帷箔之私，实则所得者轻，虚则所失者重。昔秦穆饮盗马之士，楚庄赦绝缨之罪，况陛下道高尧、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释之。

又有人上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女人，薛万均不服，太宗下令将高昌女人交付大理寺，与万均当面对质。魏徵劝谏说：“我听说过‘君主对待臣下用礼节，臣下便会以忠诚事奉君主。’如今陛下让大将军与一个亡国的女子当堂对质男女私情，情况属实的话则得到的很轻微，不属实则失去的很严重。从前秦穆公给盗马的野人喝酒，楚庄王赦免因调戏宫姬被扯断帽缨的臣下，最后都得到加倍的回报，难道陛下道高于尧、舜，而却赶不上秦穆公、楚庄王二人吗？”太宗急忙释放了薛万均及高昌女子。

侯君集马病颡，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栝州刺史。

侯君集坐马的前额被虫子咬伤，行军总管赵元楷用手指沾脓，用鼻子闻其臭味，御史上奏弹劾赵元楷谄媚，降职为栝州刺史。

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彩千段赐之。

高昌平定后，众位将领均受到封赏，行军总管阿史那社尔认为没有皇上敕旨，不接受封赏，等到另有敕文下来，才接受，领受的只是一些老弱仆户和残次物品。太宗夸奖他廉正，赐给他从高昌得来的宝刀及各色彩绸一千段。

癸卯，上猎于樊川；乙巳，还宫。

癸卯（十一日），太宗到樊川狩猎；乙巳（十三日），返回宫中。

魏徵上疏，以为：“在朝群臣，当枢机之寄者，任之虽重，信之未笃，是以人或自疑，心怀苟且。陛下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上纳之。

魏徵上奏疏，认为：“在朝的众位大臣中，担当掌管枢密机要的，虽委以重任，但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笃诚，所以有的心存猜疑，抱得过且过的应付态度。陛下对大的事情较为宽容，却对小的过失不轻易放过，责怒下来，未免爱憎过于分明。委托大臣操持大事，责成小臣办小事，这是为政之道。如今各委托其职责，则不免重视大臣而轻慢小臣；遇到出了事，则又信任小臣而怀疑大臣。信任所轻慢的，怀疑所重视的，如此怎么能使国家达到大治呢？假如委任做大的官职，却求其小的过失，必然导致那些刀笔吏，顺从旨意诬告成风，舞文弄墨，百般构陷其罪。如果自己陈述呢，则认为内心不服罪；不加说明吧，就会被认为是所犯罪过属实，进退两难，不能辨明，这样就会导致群臣只求免于灾祸，必然矫饰虚伪成为风气。”太宗采纳他的意见

上谓侍臣曰：“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魏徵对曰：“臣闻战胜易，守胜难，陛下之及此言，宗庙社稷之福也！”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成却很艰难。”魏徵答道：“我听说取得胜利容易，守住胜利果实较难，陛下说这些话，这是宗庙社稷国人的福气呀。”

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尝于宫中击鼓，玄素叩阁切谏；太子出其鼓，对玄素毁之。太子久不出见官属，玄素谏曰：“朝廷选俊贤以辅至德，今动经时月，不见宫臣，将何以裨益万一！且宫中唯有妇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听。

太宗听说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多次行谏，便提升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职。太子曾在宫中击鼓，玄素叩门直言切谏；太子将鼓拿出来，当玄素的面毁掉。太子很久不出宫见属下官吏，玄素劝谏说：“朝廷遴选非常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殿下，如今动辄经过数月，不见宫中臣属，这对将如何使他们对殿下有所裨益呢？而且宫中只有女人，不知是否有象樊姬待楚庄王那样贤惠的呢？”太子不听其谏言。

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孙伏伽与玄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或于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张玄素年轻时为刑部令史，太宗曾当朝中大臣的面问他：“你在隋朝时官居何职？”张玄素答道：“县尉。”又问：“县尉之前做何官？”答道：“九品之外未入流。”又问：“是哪一曹的小吏？”张玄素感到羞耻，走出殿门不能迈步，面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说：“君主如果能以礼待臣下，臣下才能尽心竭力。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但陛下重视他的才能，擢升他到三品，辅佐太子，怎么可以当着大臣们穷追他的出身呢？抛开往日的恩宠，造成一朝的羞耻，使他心怀不安忧虑，又怎么能责成人家尽忠效节呢？”太宗说：“朕也深深后悔问这些话，你的奏疏正与我的心思契合。”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与张玄素在隋朝都做令史，孙伏伽有时在大庭广众之下自陈往事，丝毫无所隐讳。

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圣，贵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为刺史，独能使其民比屋为善乎！若坐是贬黜，则州县互相掩蔽，纵舍罪人。自今诸州有犯十恶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纠察，如法施罪，庶以肃清奸恶耳。”

戴州刺史贾崇所辖部下有犯十恶罪的，御史弹劾贾崇。太宗说：“以前唐尧、虞舜圣王，贵为天子，还不能感化他们的儿子；何况贾崇身为刺史，能使其百姓个个行善吗！如果因此事而贬职，就会造成州县间相互掩盖，放纵犯人。从今往后各州有犯十恶罪的，不要弹劾刺史，只是令他们明加纠察，依法治罪，也许这样才可以肃清奸恶的发生。”

上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

太宗亲自整治护卫士兵，见队列不整齐，命大将军张士贵杖打中郎将等人；又恼怒其杖打太轻，命拿下士贵送审。魏徵劝谏道：“将军的职务，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打人，已经不足为后世效法，何况只因为杖打得轻就将他送审呢？”太宗急忙放了张士贵。

言事者多请上亲览表奏，以防壅蔽。上以问魏徵，对曰：“斯人不知大体，必使陛下一一亲之，岂惟朝堂，州县之事亦当亲之矣。”

上书言事的人多请求太宗亲自翻阅表章奏折，以防止被蒙蔽。太宗将此事询问魏徵，魏徵答道：“这些人不识大体，如果必定要陛下一一亲自过目，那么岂止朝堂奏章，各州县的事也应当亲自过问了。”

第一百九十六卷

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贞观十五年（辛丑、641 ）

唐纪十二唐太宗贞观十五年（辛丑，公元641 年）

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上嘉禄东赞善应对，以琅邪公主外孙段氏妻之；辞曰：“臣国中自有妇，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且赞普未得谒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贤之，然欲抚以厚恩，竟不从其志。

春季，正月，甲戌（十二日），唐朝廷任命吐蕃禄东赞为右卫大将军。太宗嘉许禄东赞善于应对，欲将琅邪公主的外孙女段氏嫁给他为妻，禄东赞推辞说：“臣在本国中自有妻子，是父母为我聘娶的，不能够抛弃。而且我们的赞普首领还未曾迎娶公主，陪臣我怎么敢先娶呢？”太宗更加赞赏他，然而想要以厚礼隆恩加以抚慰，他最后还是没有从命。

丁丑，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慕中国衣服、仪卫之美，为公主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服纨绮以见公主。其国人皆以赭涂面，公主恶之，赞普下令禁之；亦渐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国学，受《诗》、《书》。

丁丑（十五日），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持旌节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吐蕃赞普非常高兴，见到李道宗，完全按婿礼行事，羡慕唐朝的服装和仪仗之美，将公主安置在特意营筑的城郭宫室之内，自己穿戴着精美的丝绸服装与公主见面。吐蕃人的脸上都涂着红褐色、公主感到厌恶，赞普便下令禁止涂面；并且逐渐改变其猜忌粗暴的本性，派遣本族子弟到长安国子学，学习《诗经》、《尚书》等典籍。

乙亥，突厥侯利可汗始帅部落济河，建牙于故定襄城，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诏许之。

乙亥（疑误），突厥俟利可汗开始率部落渡过黄河，在旧定襄城建牙帐，共有三万户，军队四万人，九万匹马，于是上奏言道：“我过分地蒙受恩宠，成为本部落的首领只希望子子孙孙为大唐效犬马之劳，守卫北面的大门。假如薛延陀侵犯逼近，请求允许我方家属进入长城以内。”太宗下诏应允。

上将幸洛阳，命皇太子监国，留右仆射高士廉辅之。辛巳，行及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皆以大逆论。

太宗将要巡幸洛阳，命皇太子留守监国，并留下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辅佐太子。辛巳（十九日），太宗车辇到了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二人厌倦于行进之苦，希望太宗能因偶受惊吓而停止巡行，于是在夜里向太宗行宫射箭，有五枝箭射入寝宫庭院；事发后，二人均以十恶中的大逆罪被处死。

三月，戊辰，幸襄城宫，地既烦热，复多毒蛇；庚午，罢襄城宫，分赐百姓，免阎立德官。

三月，戊辰（初七），太宗巡幸襄城宫，当地天气燥热，又多毒蛇出没；庚午（初九），废除襄城宫的行宫地位，将它分赐给当地的百姓，并罢免了营建此宫的阎立德的官职。

夏，四月，辛卯朔，诏以来年二月有事于泰山。

夏季，四月，辛卯朔（初一），太宗下诏宣布下一年二月份在泰山行封禅礼。

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其叙《宅经》，以为：“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庚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徵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叙《禄命》，以为：“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寿夭更异。按鲁庄公法应贫贱，又弱短陋，惟得长寿；秦始皇法无官爵，纵得禄，少奴婢，为人无始有终；汉武帝、后魏孝文帝皆法无官爵；宋武帝禄与命并当空亡，唯宜长子，虽有次子，法当早夭；此皆禄命不验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为：“《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永安体魄，而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岁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寿夭，皆因卜葬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计其丘陇，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捅之际，择葬地以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术士皆恶其言，而识者皆以为确论。

太宗认为近代以来的阴阳杂书讹误很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众多方术之士刊定其中可以通行的内容，共成四十卷。己酉（十九日），书修成，进呈太宗；吕才每本书都写有序，质证于经史书籍。他为《宅经》作序，认为：“近代以来巫觋阴阳之术，妄自划分姓氏以附会音律，譬如张、王姓为商，武、庚姓为羽，似乎是取其谐韵；至于以柳姓为宫，以赵姓为角，又象是不伦不类。或者同出于一姓，却分属宫商二调；或者属于复姓的几个字，却不能分辨徵羽二调。这些都是不符合古代事例，也深乖义理的。”序《禄命》一篇认为：“福禄性命之书，说的多了总能说中，人们便相信它。然而长平之战，秦国坑杀赵国士兵四十五万人，没有听说他们都犯了三刑；汉光武帝时南阳人士多富贵，又哪里都是遇上六合的吉日。如今也有虽然同年同榜登第，却贵贱相差悬殊，共命运同胞兄弟却寿命长短有异。按命理说鲁庄公本来应该贫贱，又懦弱见识短，惟独得以长寿；秦始皇不应该有官爵，纵使得到食禄，也少有奴婢，为人没有起始而有终极；汉武帝、后魏孝文帝都是本不应有官爵；以宋武帝的禄与命来讲都是截路空亡，只对长子合宜，即使有次子，也应当早早夭折；这些都是福禄性命不征验的明显证明。”吕才为《葬》作序，认为：“《孝经》说：”卜选阴宅墓地，然后再加以安葬‘，这是因为人死后长夜漫漫，体魄永远安息，然而城邑集市不断变化，泉水与石块交互侵蚀，不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要谋求于龟筮占卜之类。近几年来丧葬选年月，或相土为墓，认为一件事偶有差失，便会累及死生的大问题。按照《周礼》的说法：天子、诸侯与士大夫的丧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说明古人不作年月的挑选。《春秋》写道：“九月丁巳（九日），安葬鲁定公，赶上天下大雨，没有安葬，戊午（十日）太阳西斜，才将定公安葬。’这说明也不选择日期。郑国安葬简公，看墓的房子正好档在安葬的道上，拆毁它则可以早晨落葬，不拆它则要到中午才能落葬，子产决定不拆毁而葬，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人安葬均在京城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便是不另外选择墓地。如今丧葬书上说子孙富贵与贫贱、长寿与夭折，都是由于占卜丧葬的缘故。子文三次做令尹而三次被罢免，柳下惠三次做士师也三次被免职。料想他们的丘陇墓地，也没有移动吧。而乡野村俗没有知识，巫术妄说，于是便在捶胸顿足极度悲哀之际，选择葬地希望能得到官爵；痛苦不堪的时节，希望选择安葬时辰来获取财物好处。有人说逢辰日不能哭泣，于是便微笑着面对吊客；有人说家人中有忌去葬地的，于是便身着吉服不去送亲入葬。伤风败俗破坏礼教，没有比这些更为严重的了！”巫术之士都憎恶吕才的这一番言论，有识之士均许为精辟之论。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专国政，阴谋袭弘化公主，劫其王诺曷钵奔吐蕃。诺曷钵闻之，轻骑奔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买为之讨诛宣王。国人犹惊扰，遣户部尚书唐俭等慰抚之。

丁巳（二十七日），果毅都尉席君买率领精锐骑兵一百二十人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重创敌军，将其兄弟三人斩首。起初，丞相宣王独掌吐谷浑国政，密谋袭击下嫁吐谷浑的弘化公主，劫持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投奔吐蕃。诺曷钵事先得知消息，率轻骑奔赴鄯善城，他手下的大臣威信王领兵迎接，所以席君买便替诺曷奔讨伐宣王。吐谷浑人大受惊扰，太宗派户部尚书唐俭前往安抚。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诣阙请上封泰山毕，还幸晋阳，上许之。

五月，壬申（十二日），并州百姓来到朝中请求太宗在泰山封禅后，回来巡幸晋阳，太宗应允。

丙子，百济来告其王扶馀璋之丧，遣使册命其嗣子义慈。

丙子（十六日），百济派人来为他们的国王扶馀璋报丧，太宗派使节册封他的儿子义慈继任。

己酉，有星孛于太微，太史令薛颐上言，未可东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诏罢封禅。

己酉（疑误），有异星出现过于太微垣，太史令薛颐上书认为此时不可去泰山封禅；辛亥（二十一日），起居郎褚遂良也言及此事；丙辰（二十六日），太宗下诏停止封禅。

太子詹事于志宁遭母丧，寻起复就职。太子治宫室，妨农功；又好郑、卫之乐；志宁谏，不听。又宠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宁上书，以为：“自易牙以来，宦官覆亡国家者非一。今殿下亲宠此属，使陵易衣冠，不可长也。”太子役使司驭等，半岁不许分番，又私引突厥达哥友入宫，志宁上书切谏，太子大怒，遣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杀之。二人入其等，见志宁寝处苫块，竟不忍杀而止。

太子詹事于志宁母丧丁忧离职，不久服丧中重新复职。当时太子修筑宫室，妨碍农事；又喜爱郑、卫等淫靡之音。于志宁反复劝谏，太子不听。又宠幸亲近宦官，常让他们不离身边左右，志宁给太宗上书，认为：“自从易牙以后，宦官导致国家灭亡的事例很多。如今太子殿下亲近此类人物，并让他们敢于与太子换穿衣服，此风不可长。”太子又私自役使皇厩驾驭手，半年不许他们轮流值班，又私下带引突厥人达哥友进入宫中，志宁上书直言切谏，太子勃然大怒，派刺客张思政、纥干承基二人去杀于志宁。二人进入于志宁的宅第，见志宁躺在苫席上，头枕着土地，终于不忍心杀他而罢休。

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秋，七月，甲戌，命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即其所号立为可汗，赐以鼓。上又命使者多赍金帛，历诸国市良马，魏徵谏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马，彼必以为陛下志在市马，以立可汗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浅；若不得立，为怨实深。诸国闻之，亦轻中国，市或不得，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宁，则诸国之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

西突厥沙钵罗叶护可汗多次派使节进献贡品。秋季，七月，甲戌（十五日），太宗命令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旌节就其已得名位立沙钵罗叶护为可汗，赐给鼓和大旗。太宗又命令使者多带着金银财物，在沿途经过的各国购买好马，魏徵劝谏说：“可汗的位置还未确定却先去买马，他们必然认为陛下的志趣只在买马，立可汗只是虚名。立了可汗，他们感戴的恩德必然浅薄；如果没有立可汗，他们的怨恨必然深。各国听说这件事，也会轻视我大唐。买马也许买不成，即使买成也并非好事。如果能使西突厥安定，那么各国的好马，不用买自然会送上门来。”太宗信服魏徵的话，停止了买马的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互相攻，乙毗咄陆浸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未几，乙毗咄陆使石国吐屯击沙钵罗叶护，擒之以归，杀之。

乙毗咄陆可汗与沙钵罗叶护相互征战，乙毗咄陆日渐强大，西域各国多依附于他。不久，乙毗咄陆让掌握石国大权的突厥吐屯袭击沙钵罗叶护，将其擒获并送到乙毗咄陆那里，将他杀死。

丙子，上指殿屋谓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践履动摇，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不恒其德，劳扰实多。”

丙子（十七日），太宗指着殿宇对身边大臣说：“治理天下如同建造这些房屋，营造建成之后，不要多次改变移动；假如换一根椽，或一片瓦，上房践踏摇动，必然有所损害。如果贪慕新奇，屡变法度，不恒守固有的道德，劳扰百姓之处实在太多。”

上遣职方郎中陈大德使高丽；八月，己亥，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勤，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遣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瘵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太宗派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国，八月，己亥（初十），从高丽返回长安。陈大德起初进入高丽境内时，很想知道当地山川名胜与风俗，经过某一城镇，将绫罗绸缎送给当地官员，说：“我一向喜爱山水，此地如有名胜，我想去看一看。”当地官员十分高兴，引导他去游历，无处不去，处处见到有中原人，自我介绍说：“家住在某郡，隋末充军东征，留在高丽，娶离家远游的女子为妻，与高丽杂错居处，几乎占当地人的一半。”并向陈大德询问他们中原的亲属的生死状况，大德哄骗他们说：“均完好无恙。”他们听后挥泪互相转告。几天后，隋朝留在高丽的中原人来见大德，都眼含泪水，城郊野外聚集着很多人。大德回到朝中对太宗说：“高丽人听说高昌已经灭亡，大为惊恐，频频去馆舍中问候，超过以往。”太宗说：“高丽本来是汉武帝所设四郡，我大唐如果发动数万兵力攻打辽东，高丽必然要倾国相救，如果另外派水师出东莱，从海道直驱平壤，水陆合围，攻取高丽并不难。只是关东一带州县凋疲，尚未复原，朕不想再疲劳百姓。”

乙巳，上谓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虞，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

乙巳（十六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有二件喜事一件忧事。连年丰收，长安城一斗粟仅值三、四钱，这是一喜；北方部族久已服顺，边境没有祸患，这是二喜。政治安定则容易滋生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则立刻遭致危亡，此是一件忧虑的事。”

冬，十月，辛卯，上校猎伊阙；壬辰，幸嵩阳；辛丑，还宫。

冬季，十月，辛卯（初三），太宗到伊阙狩猎；壬辰（初四），巡幸嵩阳县；辛丑（十三日），回到宫中。

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十一月，庚申，以世为兵部尚书。

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在并州任职十六年，令行禁止，百姓顺服安定。太宗说：“隋炀帝疲劳百姓，修筑长城以防备突厥的进攻，最后毫无用处。朕只是将李世安置在晋阳，而边境安宁，将他比做长城，岂不是更为壮美吗！”十一月，庚申（初三），任命李世为兵部尚书。

壬申，车驾西归长安。

壬申（十五日），太宗车驾西行回到长安。

薛延陀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谓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众，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等兵合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俟利可汗不能御，帅部落入长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薛延陀真珠可汗听说太宗想要东去泰山行封禅礼，对他的下属说：“大唐天子去泰山封禅，护卫都跟随前往，边境地区必然空虚，我乘此时机攻取思摩，势如摧枯拉朽。”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大度设征发同罗、仆骨、回纥、、等族兵马，总计二十万人，渡过漠南，屯兵在白道川，据守善阳岭，袭击突厥。俟利可汗抵挡不住，率领本部落进入长城，守住朔州，派使者向唐朝告急。

癸酉，上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契丹压其东境，以兵部尚书李世为朔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六万，骑千二百，屯羽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四万，骑五千，屯灵武；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将兵一万七千，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云中；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其西。

癸酉（十六日），太宗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本部骑兵以及奚、、契丹族兵马进通薛延陀东部边境；任命兵部尚书李世为朔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六万，包括一千二百名骑兵，驻扎在羽方城；任命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领兵四万，骑兵五千，驻扎在灵武；任命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领兵一万七千人，为庆州道行军总管，出兵云中；任命凉州都督李袭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击薛延陀西部。

诸将辞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负其强盛，逾漠而南，行数千里，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不能掩思摩不备，急击之，思摩入长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烧剃秋草，彼粮糗日尽，野无所获。顷侦者来，云其马啮林木枝皮略尽。卿等当与思摩共为掎角，不须速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破之必矣。”

众位将领向太宗辞行，太宗告诫他们说：“薛延陀仗着他们强盛，越过沙漠南下，行程几千里，马已疲乏瘦弱。凡是用兵的道理，须是见有利迅速推进，见着不利局面迅速撤退。薛延陀不能乘思摩不防备，急速进攻，思摩进入长城以内，薛延陀兵又不立即后退；朕已敕令思摩烧掉秋草，对方粮草日益吃尽，野地中毫无所获。刚才探马来报，说他们的马啃吃树皮枝叶已经快光了。你们应当与思摩互成犄角之势，不需要速战，等到敌人将要撤退时，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定会大破敌军。”

十二月，戊子，车驾至京师。

十二月，戊子（初一），太宗车驾回到长安。

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甲辰，李世败薛延陀于诺真水。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及将入寇，乃大教步战，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于是大度设将三万骑逼长城，欲击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骂之。会李世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突厥先与之战，不胜，还走，大度设乘胜追之，遇唐兵，薛延陀万矢俱发，唐马多死。世命士卒皆下马，执长，直前冲之。薛延陀众溃，副总管薛万彻以数千骑收其执马者。薛延陀失马，不知所为，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大度设脱身走，万彻追之不及。其众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己亥（十二日），薛延陀派使节入朝见太宗，请求与突厥和亲。甲辰（十七日），李世在诺真水大败薛延陀。起初，薛延陀袭击西突厥沙钵罗以及阿史那社尔，均以步战取胜；等到将要去进攻思摩时，便教习士兵大练步战，让五个人为一队，一人牵马，四人冲前拼战，战胜后则骑上马追击。当时大度设率三万骑兵进逼长城，想要袭击突厥，而思摩已经先行逃走，望尘莫及，只得派人登上城楼谩骂。适逢李世带领唐朝兵马赶到，尘土飞扬，一眼望不到边，大度设十分害怕，率领大部队从赤柯泺向北逃去，李世挑选麾下及突厥精锐骑兵六千人抄近路拦截，跨越白道川，在青山追上敌军。大度设狂奔数日，到了诺真水，勒住兵马准备战斗，战阵横亘十里地。突厥兵先和他们拼战，不能取胜，退兵，大度设乘胜追击，与唐朝的部队遭遇，薛延陀兵万箭齐发，唐军马匹多被射死。李世命令士兵们都下马，手执长槊，往前直冲。薛延陀兵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用数千骑兵收捕薛延陀部队中牵马的士兵。薛延陀兵丢失了马匹，张惶失措，唐兵纵马追击，杀死三千多人，俘虏五万多人。大度设脱身逃走，薛万彻追赶不及。薛延陀兵到了漠北，赶上天降大雪，人和马匹冻死十分之八九。

李世还军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五台者叛走，州兵追之，会世军还，夹击，悉诛之。

李世回师定襄，突厥思结部居住在五台县的纷纷叛逃，当地州兵追捕他们，正赶上李世的部队路经此地，两军夹击，将他们全部杀掉。

丙子，薛延陀使者辞还，上谓之曰：“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

丙子（十九日），薛延陀使者向太宗辞行，太宗对他说：“我约定你们与突厥以大沙漠为界，如有侵袭者，我大唐即予以讨伐。你们自恃强大，越过沙漠进入突厥。李世仅仅率领几千骑兵，你们便如此狼狈。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可汗：做事须权衡利弊，可要善于选择适宜的事去做。”

上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对曰：“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是以禹拜昌言，良为此也。”

太宗问魏徵：“近来朝廷大臣们为什么不上书议论朝政？”魏徵答道：“陛下虚心纳谏，就一定会有上书言事者。大臣们愿为国徇身者少，爱惜自身的人较多，他们害怕获罪，所以不上书言事。”太宗说：“是这样。大臣们议论国事而忤怒圣意，动辄处以刑罚，这与上刀山下火海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大禹给提意见的人行礼，正是为此。”

房玄龄、高士廉遇少府少监窦德素于路，问：“北门近何营缮？”德素奏之。上怒，让玄龄等拜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责玄龄等，而玄龄等亦何所谢！玄龄等为陛下股肱耳目，于中外事岂有不应知者！使所营为是，当助陛下成之；为非，当请陛下罢之。问于有司，理则宜然。不知何罪而责，亦何罪而谢也！”上甚愧之。

房玄龄、高士廉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道：“北门近来在营建什么？”窦德素奏与太宗。太宗大怒，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只管执掌南衙朝中政事，北门小小的营缮事，与你有什么相干？”房玄龄等磕头谢罪。魏徵进谏说：“我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等人，玄龄等人又为什么要谢罪？玄龄等人身为陛下的股肱耳目之臣，对宫内宫外事岂有不应知道的道理！如果营造的事是对的，定会帮助陛下促成其事；如果不当营造，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此事。所以他们询问有关部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知因何罪而责怪他们，又因为什么罪而谢罪呢？”太宗听后十分差愧。

上尝临朝谓侍臣曰：“朕为人主，常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退而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陛下拨乱反正，群臣诚不足望清光；然不必临朝言之。以万乘之尊，乃与群臣校功争能，臣窃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太宗曾在上朝时对身边大臣说：“朕为万民之主，经常要兼管武将文相的事。”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又上书给太宗，认为：“大禹本人不自大自夸而天下人都不和他争功争能。陛下拨乱反正，众位大臣实在是不足以眺望到圣明风采；然而陛下却不必在上朝时言及此事。以陛下的天子尊体，却与群臣争功比能，我认为深不足取。”太宗非常赞许张行成。

十六年（壬寅、642 ）

十六年（壬寅，公元642 年

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学，司马苏勖说泰，以古之贤王皆招士著书，故泰奏请修之。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泰月给逾于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圣人制礼，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会，与王者共之。庶子虽爱，不得逾嫡，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也。若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乘机而动矣。昔汉窦太后宠梁孝王，卒以忧死；宣帝宠淮阳宪王，亦几至于败。今魏王新出阁，宜示以礼则，训以谦俭，乃为良器，此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上从之。

春季，正月，乙丑（初九），魏王李泰进呈《括地志》一书。李泰勤勉好学，司马苏勖劝说李泰，古代的贤能王子均招徕学者著书立说，故而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泛延请天下俊彦贤才，人才济济，门庭若市。李泰每月的费用超过了太子，谏议大夫褚遂良上奏疏言道：“圣人制定礼仪，是为了尊嫡卑庶，供太子用的物品不作计算，与君王待遇相共。对庶出的儿子虽然喜欢，也不得超过嫡生子，这是为了堵塞嫌疑的发生，除去祸乱的根源。如果应当亲近的人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人反而卑贱，则那些奸佞之人，必然会乘此时机得势。从前西汉窦太后宠幸梁孝王，最后忧虑而死；汉宣帝宠幸淮阳宪王，也几乎导致败亡。如今魏王刚刚作藩王，应该向他显示礼仪制度，用谦虚节俭来训导，如此才能使他成为良才，正所谓‘圣人的教导不待严肃而自然有成。’”太宗听从其意见。

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书，以为：“陛下爱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居之，时人不以为可；虽时异事异，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几致此误。”遽遣泰归第。

太宗又让李泰迁居到武德殿；魏徵上奏疏言道：“陛下喜欢魏王，常常想让他安全，正应当多多抑制他的骄奢习气，不让他处于嫌疑之地。如今移居到武德殿中，位在东宫西面，当年海陵剌王李元吉曾在此居住，时人均认为不可取；虽然时势事情都不同，然而我也担心魏王的心里惊恐不敢安闲。”太宗说：“差一点造成失误。”即刻让李泰回到原宅第。

辛未，徙死罪者实西州，其犯流徒则充戍，各以罪轻重为年限。

辛未（十五日），唐朝将死罪犯人改充西州，流放罪的改为充军，并且各以罪行轻重划定年限。

敕天下括浮游无籍者，限来年末附毕。

敕令全国检括核查无户籍的游民，限定下一年年未附籍完毕。

以兼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知机密。

太宗任命兼中书侍郎的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单独执掌朝廷机密事宜。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七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答道：“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 ”太宗说：“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全国也都会记下来。”太宗说：“的确是这样。”

六月，庚寅，诏息隐王可追复皇太子，海陵剌王元吉追封巢王，谥并依旧。

六月，庚寅（初六），太宗诏令息隐王李建成可以追封恢复皇太子称号，海陵剌王李元吉追封为巢王，谥号一并依旧。

甲辰，诏自今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以为：“周武帝平定山东，隋文帝混一江南，勤俭爱民，皆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事兼家国，所应用物不为节限，恩旨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骄奢之极，孰云过此！况宫臣正士，未尝在侧；群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隐密，宁可胜计！苦药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恶其书，令户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马棰击之，几毙。

甲辰（二十日），太宗诏令从即日起皇太子领出所用库府器物，各有关部门不必加以限制，于是太子挥霍无度。左庶子张玄素上书说：“周武帝平定关东地区，隋文帝统一江南地带，勤俭爱护百姓，均成为一代名主；但他们的儿子不肖，才使社稷灭亡。圣上因与太子殿下乃是父子，行事兼有家、国，所应用器物无所节度限制，圣旨还未过六十天，所用器物已经超过七万，骄奢淫逸之极，没有人能够超过。况且东宫臣属与正直之士，都没有在身旁；各种奇技淫巧，充斥深宫。从外面远看，已经看到了这些失误；内中深宫隐密之事，更是无法计算。良药苦口利于病，苦言辛辣利于行，应当居安思危，一日比一日谨慎行事。”太子讨厌张玄素的上书，让守门的小奴乘张玄素上早朝的机会，暗中用大马棰袭击他，差一点将他打死。

秋，七月，戊午，以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秋季，七月，戊午（初五），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隋末赋役重数，人往往自折支体，谓之“福手”、“福足”；至是遗风犹存，故禁之。

庚申（初七），太宗下制令：“从即日起有自残身体者，依法加重罪行，并且仍要交赋服役。”隋朝末年赋役繁重，人们往往自残身体，称之为“福手”、“福足”；到此时这种风气仍在存留，所以加以禁止。

特进魏徵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徵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

特进魏徵患病，太宗手书诏令探问病情，且说：“几天不见，朕的过错又多起来。如今想亲去探望，又恐更添烦扰。你如果听到或看到什么，可以封上状子呈进来。”魏徵上书言道：“近来弟子冒犯老师，奴婢忽视主子，下属多轻视上级，都是有原因的，此风不可长。”又说：“陛下临朝听政，常常将公正挂在嘴边，退朝后所做所为，却未免有所偏私。有时害怕别人知道，横施神威圣怒，这样欲盖弥彰，有什么好处呢？”魏徵的宅院没有厅堂，太宗令将停建小殿的材料拿去建造厅堂，五天即完工，还赐给他质地平常色彩单调屏风和褥子，以及几案、手杖等，以顺应他的俭朴习惯。魏徵上表谢恩，太宗手书诏文称：“朕这样对侍你，都是为了黎民百姓与国家，难道是为朕一人？何必过于客气呢。”

八月，丁酉，上曰：“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谏议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无虞，唯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上闻而恶之，谓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为太子太师。徵疾少愈，诣朝堂表辞，上手诏谕以：“周幽、晋献，废嫡立庶，危国亡家。汉高祖几废太子，赖四皓然后安。我今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徵乃受诏。

八月，丁酉（十四日），太宗说：“如今朝廷中什么事情最为急迫？”谏议大夫褚遂良说：“如今四方安定，只有确定太子与诸王的名分最为紧要。”太宗说：“这话说得有道理。”当时太子李承乾德行欠缺，魏王李泰得到宠爱，众位大臣愈益产生疑议，太宗听说后十分厌恶，对身边大臣说：“当朝的臣属们，忠直没人能超过魏徵，我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以此杜绝天下人的疑心。”九月，丁巳（初四），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病刚有好转，亲到朝堂上表推辞，太宗手书诏令晓谕他：“周幽王、晋献公，废除嫡子立庶子造成国家危亡。汉高祖差一点儿废掉太子，幸亏商山四位老人才得以保住太子位。朕如今信赖你，就是这个意思。朕知道你有病在身，可以躺在床上铺佐太子。”魏徵于是接受诏令。

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请婚，献马三千，貂皮三万八千，马脑镜一。

癸亥（初十），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前来唐朝请求通婚，并献上三千匹马，三万八千张貂皮，一只玛瑙镜子。

癸酉，以凉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民与镇兵及谪徙者杂居西州，孝恪推诚抚御，咸得其欢心。

癸酉（二十日），唐朝廷任命凉州都督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高昌旧部与镇兵以及迁徙流放的犯人都居住在西州，较为混杂，郭孝恪诚心诚意抚慰治理，非常受当地人的欢迎。

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没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将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乙毗咄陆又遣处月、处密二部围天山，孝恪击走之，乘胜进拔处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处密之众而归。

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杀死沙钵罗叶护以后，吞并其兵众，又袭击吐火罗，将其灭掉。自恃强大，于是十分骄横，拘留了唐朝的使者，侵扰西域地区，并且派兵进犯伊州，郭孝恪率二千轻骑兵从乌骨拦击，将他们打得大败。乙毗咄陆又派处月、处密二个部族围困天山，孝格将其击退，乘胜追击，拔下处月首领所居住的小城，一直追到遏索山，收降处密兵众而后凯旋。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为：“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馀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涂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存焉。愿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起初，平定高昌以后，每年征发一千多名士卒驻守在当地，褚遂良上奏疏言道：“自古圣王治理天下，都是先华夏而后四方边族。陛下派军队功取了高昌，当地数郡一片萧条，多年恢复不了；又每年征调一千多人驻扎戍边，远离乡土，破产以置备行装。而且又将犯人流放到此地，这些人都是些无赖之徒，正好大肆骚扰边境，岂能有益于排兵布阵。这些人又多次逃亡，徒劳追捕。再加上一路上所经过的地区，千里大沙漠，冬季风吹如刀割，夏季风吹如火烧，行人来来往往，遇见这种情况往往难逃一死。假使张掖、酒泉有烽火报警，陛下难道还指望用高昌的一个兵一斗粮吗，最终还是要征发陇右各州兵马粮草再赴前方。然而河西地带，乃是我大唐的心腹；高昌，不过是他人的手足；为什么要荒废根本来占有无用的土地呢？而且陛下打败突厥、吐谷浑后，都没有占有他们土地，而为他们重立君长加以安抚，惟独高昌不能与他们相比吗？叛离者将其抓获，服顺者封他们官职，刑罚没有比此更威严的，恩德没有比这更高厚的。深望陛下另外选择高昌王子中可以立为可汗的，使其为高昌一国之主，子子孙孙，感荷陛下的大恩德，永远作为大唐帝国的屏障，内部安定外围宁静，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太宗不听从其意见。等到西突厥进犯，太宗十分后悔，说道：“魏徵、褚遂良都劝朕再立高昌国王，朕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如今正是咎由自取呀！”

乙毗咄陆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熟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熟啜以徇，众皆愤怒。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之，乙毗咄陆众散，走保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诸部及乙毗咄陆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诣阙，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上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既立，悉礼遣乙毗咄陆所留唐使者，帅所部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击之，乙毗射匮大败。乙毗咄陆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

乙毗咄陆向西进攻康居国，途经米国，将其吞灭。俘获较多的米国人，却不分给他的下属，其部将泥熟啜擅自抢夺俘虏，乙毗咄陆大怒，将泥熟啜斩首示众，众人均满腹怨恨。泥熟啜部将胡禄屋袭击咄陆，乙毗咄陆的部下纷纷逃散，退守在白水胡城。于是弩失毕各部以及乙毗咄陆部下屋利啜等人派使节到大唐，请求废掉乙毗咄陆，重新立一个可汗。太宗派使节带着玺书，立莫贺咄的儿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即可汗位后，礼待并放回乙毗咄陆所拘留的唐朝使者，并亲率部队进攻乙毗咄陆于白水胡城。乙毗咄陆出兵迎击，将乙毗射匮打得大败。乙毗咄陆派人招募他的旧部落，他的旧部落都说：“即使我们一千人战死，一人生存，也不会跟从你。”乙毗咄陆自知己不为众人钦服，便向西投奔吐火罗。

冬，十月，丙申，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卒。上尝止树下，爱之，士及从而誉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常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为谁，意疑是汝，今果不谬！”士及叩头谢。

冬季，十月，丙申（十四日），殿中监、郢纵公宇文士及去世。太宗曾经停靠在一棵树下，很喜欢这棵树，宇文士及在身边也称赞不已，太宗正颜厉色道：“魏徵常常劝朕远离谄谀的小人，朕还不知道是指谁，也怀疑是你，今日一见，果然不错。”宇文士及磕头谢罪。

上谓侍臣曰：“薛延陀屈强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发兵殄灭之，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二者何从！”房玄龄对曰：“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臣以为和亲便。”上曰：“然。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

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薛延陀在漠北称雄，如今制御它有二个办法，如果不发兵将其消灭，就与他们通婚以安抚他们，这二个办法执行哪个？”房玄龄答道：“中国刚刚安定，出兵征战凶多吉少，我认为和亲为上策。”太宗说：“很对。朕既为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对百姓有利，何必爱惜一个女儿。”

先是左领军将军契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贺兰州都督沙门皆在凉州，上遣何力归觐，且抚其部落。时薛延陀方强，契部落皆欲归之，何力大惊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为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诣彼，若之何不住！”何力曰：“沙门孝于亲，我忠于君，必不汝从。”其徒执之诣薛延陀，置真珠牙帐前。何力箕倨，拔佩刀东向大呼曰：“岂有唐烈士而受屈虏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杀之，其妻谏而止。

先前，左领军将军契何力母亲姑臧夫人及他的弟弟贺兰州都督沙门都居住在凉州，太宗派契何力回去省亲，并且得便安抚契部落。当时薛延陀势力正强大，契部落都想归附薛延陀，何力十分惊奇地说：“大唐天子待我们如此厚恩，为什么还有叛离呢？”契部落的人说：“老夫人及都督此前都已到了薛延陀那里，你何不前往？”何力说：“沙门孝敬老人家，而我要对皇上忠心，坚决不跟你们去。”契人将其捆梆起来送到薛延陀部，扔在真珠可汗牙帐前。何力伸直双腿，拔出佩刀向东面大声喊道：“岂有大唐忠烈之士受你们的污辱，天日昭昭，望你们知道我的真心。”于是将左耳割掉发誓不从。真珠可汗想杀死他，真珠妻子力劝才作罢。

上闻契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气类相亲，何力入薛延陀，如鱼趋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铁石，必不叛我。”会有使者自薛延陀来，具言其状，上为之下泣，谓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礼持节谕薛延陀，以新兴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还，拜右骁卫大将军。

太宗听说契何力叛逃，说：“肯定不是何力的本意。”身边的人说：“这些戎狄之族臭味相投，何力加盟薛延陀，如鱼得水。”太宗说：“不对。何力心如铁石般坚定，肯定不会背叛我。”恰巧有使者从薛延陀那里回来，详悉讲述了真情，太宗听完后落下泪来，对身边的人说：“何力究竟怎样了？”当即命令兵部侍郎崔敦礼持旌节晓谕薛延陀，将新兴公主嫁给真珠可汗为妻，以换回契何力，何力因此得以回到朝中，官拜右骁卫大将军。

十一月，丙辰，上校猎于武功。

十一月，丙辰（初四），太宗在武功狩猎。

丁巳，营州都督张俭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弑其王武。盖苏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议诛之。盖苏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勒兵尽杀之，死者百余人。因驰入宫，手弑其王，断为数段，弃沟中，立王弟子藏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中国吏部兼兵部尚书也。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盖苏文状貌雄伟，意气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常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路绝行者，国人甚苦之。

丁巳（初五），营州都督张俭上奏称高丽东部大人姓泉名叫盖苏文的杀死高丽王高武。盖苏文凶残暴虐，多不守法度，高丽王和大臣们商议将其处死。盖苏文暗中得知消息，召集全部兵马装做校阅模样，并且在城南大摆酒宴，召集众位大臣亲往观看，勒令手下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掉，共有一百多人。接着冲进王宫，亲手杀死高丽王，腰斩数段，扔在水沟中，立高丽王的侄子高藏为王；自封为莫离支，其官职便如同我大唐的吏部兼兵部尚书。于是远近都听其号令，独掌高丽国政。盖苏文身材魁伟，气概豪爽，身上佩带五把短刀，身边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每次上马下马，常让贵族、武将伏在地下由他踩着。出行定要整齐队伍，前导者拉长声呼喊，路人急忙奔逃，也不避积水浅坑，路上绝少有行人，高丽国百姓叫苦连天。

壬戌，上校猎于岐阳，因幸庆善宫，召武功故老宴赐，极欢而罢。庚午，还京师。

壬戌（初十），太宗在岐阳打猎，接着临幸庆善宫，召集武功县故老赐予酒宴，尽兴而罢。庚午（十八日），返回长安。

壬申，上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壬申（二十日），太宗说：“朕为万民之主，想让百姓们都富贵。如果教给他们礼义，使他们年少的孝敬年长的，妻子尊敬丈夫，那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他们各治产业，那就都富足了。如果家给人足，朕即使不听音乐，也自然乐在其中了。”

毫州刺史裴行庄奏请伐高丽，上曰：“高丽王武职贡不绝，为贼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丧乘乱而取之，虽得之不贵。且山东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毫州刺史裴行庄上奏疏请求讨伐高丽，太宗说：“高丽国王高武每年贡赋不断，被贼臣杀死后，朕非常哀痛，一直不能忘怀。但其新丧国王，乘乱而攻取，即使得胜也不足为贵，而且关东地区民生凋敝，朕实在不忍心谈用兵呀。”

高祖之入关也，隋武勇郎将冯党仁弘将兵二千余人归高祖于蒲阪，从平京城，寻除陕州总管，大军东讨，仁弘转饷不绝，历南宁、戎、广州都督。弘有材略，所至著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余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

当年唐高祖李渊进入关东时，隋朝武勇郎将冯人党仁弘率部下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高祖皇帝，并且跟随他平定了京城。不久官拜陕州总管，唐朝大军讨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转运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仁弘有才识韬略，所到之处均留有声誉，太宗十分器重他。然而性情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被人控告，贪赃一百多万，其罪应当处死刑。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昨天看见大理寺五次上奏请求处死仁弘，朕可怜他白发苍苍而被处斩，正吃晚饭，便命令把食案撤掉；然而想为他求条生路，最终也难以找到理由。如今只想变通法令请求你们同意免他一死。”十二月，壬午朔（初一），太宗又召见五品以上官员齐集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令，是君王受命于上天所得，不可因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党仁弘想要宽赦他，这是淆乱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要在南郊坐在席子上，每日只进一次素食，用三天时间向上天谢罪。”房玄龄等人都劝道：“生杀的权柄，都掌握在皇上一人手中，何至于如此自我贬损呢？”太宗不答应，众位大臣一再磕头请求，从早晨直到傍晚，太宗才降下诏书说：“朕有三项罪过：识别人而不能明察，是一罪；因私情淆乱法令，是二罪；亲近善人而未予赏赐，讨厌恶人而未予诛罚，是三罪。因为你们执意苦谏，暂且依说情者。”于是将党仁弘废黜为平民，流放到钦州。

癸卯，上幸骊山温汤；甲辰，猎于骊山。上登山，见围有断处，顾谓左右曰：“吾见其不整而不刑，则堕军法；刑之，则是吾登高临下以求人之过也。”乃托以道险，引辔入谷以避之。乙巳，还宫。

癸卯（二十二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甲辰（二十三日），在骊山打猎。太宗登上骊山，看见围墙有断垣处，回头对身边人说：“我看见没整治的地方不加治理，则是在败坏军纪；如果加以整治呢，又象是我居高临下在寻找别人的过失。”于是推托道路险恶，牵马进入山谷以回避此处。乙巳（二十四日），返回宫中。

刑部以“反逆缘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皆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请为是。”给事中崔仁师驳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柰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刑部认为：“反叛等大罪依连坐法令，兄弟没官为奴处罚太轻，请求改为一并处死。”太宗敕令尚书省仆射以及六部尚书共同议定，议者都认为：“秦、汉、魏、晋的法律，谋反罪都要夷灭三族，如今应当改用刑部的请求为是。”给事中崔仁师反驳说：“古时候父子兄弟犯罪互不相关，为什么要用亡秦的严刑酷法来改变使周朝兴隆的中典呢？而且诛杀其父子，已经足以累及其心灵，这一点都不顾及，又如何谈到爱惜他们的兄弟呢？”太宗听从他的意见。

上问侍臣曰：“自古或君乱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乱，二者孰愈？”魏徵对曰：“君治则善恶赏罚当，臣安得而乱之！苟为不治，纵暴愎谏，虽有良臣，将安所施！”上曰：“齐文宣得杨遵彦，非君乱而臣治乎？”对曰：“彼才能救亡耳，乌足为治哉！”

太宗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有时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有时又是君主清明而臣下昏乱，二者之间哪个更厉害些？”魏徵答道：“君主清明则善恶赏罚得当，臣下如何能够作乱！如果不清明，放纵暴虐刚愎自用，即使有良臣在身旁，又有何作为？”太宗说：“齐文宣帝身边有个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愦而臣下清明吗？”答道：“他也只能延缓灭亡而已，如何谈得上治理好朝政呢？”

十七年（癸卯、643 ）

十七年（癸卯，公元643 年）

春，正月，丙寅，上谓群臣曰：“闻外间士人以太子有足疾，魏王颖悟，多从游幸，遽生异议，徼幸之徒，已有附会者。太子虽病足，不废步履。且《礼》，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男已五岁，朕终不以孽代宗，启窥窬之源也！”

夏季，正月，丙寅（十五日），太宗对大臣们说：“听说外面士大夫传言承乾太子有脚病行走不便，魏王李泰聪颖悟性高，由于李泰多次跟随朕游幸，便突生疑义，一些别有企图的人，已有附会其法的。太子虽然脚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而且依据《礼记》：嫡长子死，应立嫡长孙。承乾的儿子已有五岁，朕终究不会以庶子取代嫡生子，来开启觊觎皇位的根源。”

郑文贞公魏徵寝疾，上遣使者问讯，赐以药饵，相望于道。又遣中郎将李安俨宿其第，动静以闻。上复与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上登苑西楼，望哭尽哀。上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上思徵不已，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郑文贞公魏徵卧病不起，太宗派人前去问讯，赐给他药饵，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徵的宅院里留宿，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太宗又和太子一同到其住处，指着衡山公主，想要将她嫁给魏徵的儿子魏叔玉。戊辰（十七日），魏徵去世，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徵的妻子说：“魏徵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徵灵车痛哭，非常悲哀。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且书写墓碑。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徵，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整齐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比做一面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雩尉游文芝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邪！”行恭惭而拜谢。

雩尉游文芝上告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戊申（疑误），刘兰成被处以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取出刘兰成的心、肝吃掉；太宗听说后责备他说：“兰成谋反，国家有规定的刑罚，何至于如此！如果以此来表示忠孝，则应该是太子和诸亲王先吃，岂能轮到你呢？”丘行恭惭愧，磕头谢罪。

二月，壬午，上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对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乱已成，无所复谏矣。”上曰：“然。朕有过，卿亦当谏其渐。朕见前世帝王拒谏者，多云‘业已为之’，或云‘业已许之’，终不为改。如此，欲无危亡，得乎！”

二月，壬午（初二），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舜帝制造漆器，谏阻的有十多个人。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答道：“穷奢极欲，是造成危亡的根源；漆器不能满足了，便会进一步用金玉。忠臣敬爱君主，定要防微杜渐，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用不着再去行谏了。”太宗说：“是这样。朕一有过失，你也应当谏于初发时。朕观察前代拒谏的帝王，多说‘已经那样做了’，或说‘已经应允的事’，最终不加改悔，这样一来，想要不出现危亡，能做得到吗？”

时皇子为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为：“汉宣帝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从政，不若且留京师，教以经术，俟其长而遣之。“上以为然。

当时做都督、刺史的皇子们大多年纪幼小，褚遂良上书道：“汉宣帝曾说：”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就是那些称职的郡守啊！‘如今皇子们年幼，还不知道如何从政，不如暂且将他们留在长安，教他们治国方略，等到长大以后再派到各地。“太宗认为很有道理。

壬辰，以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怨望有异志。亮出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谁！”君集曰：“我平一国来，逢嗔如屋大，安能仰排！”因攘袂曰：“郁郁殊不聊生！公能反乎？与公反！”亮密以闻。上曰：“卿与君集皆功臣，语是旁无他人，若下吏，君集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壬辰（十二月），任命太子詹事张亮为洛州都督。侯君集自以为有功而被拿到职司衙门，内心怨恨而产生反叛之心。张亮出任洛州，侯君集刺激他说：“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说：“不是你又是谁呢？”侯君集说：“我刚刚平定一国归来，即遭圣上嗔怪如铺天盖地一般，怎么还能排挤你呢？”因而挽起袖子说道：“整天郁闷过不下去了，你能造反吗？我与你一同反！”张亮密报给太宗。太宗说：“你与侯君集都是朝廷的功臣，说话时身旁没有别人，如果审讯他，君集必然不服。那样，事情就不一定能弄清楚，你暂且不要说出去。”太宗仍象以前那样待侯君集。

州都督尉迟敬德表乞骸骨；乙巳，以敬德为开府议同三司，五日一参。

州都督尉迟敬德上表请求告老还乡；乙巳（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敬德为开府仪同三司，五天一上朝。

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丁未（二十七日），太宗说：“君主只有一颗心，而攻心的却有很多人。有的以勇武力量，有的只凭口才，有的以谄谀逢迎，有的以奸诈邪恶，有的以嗜好欲望，各类人凑在一起，各自兜售自己的一套，以图取得恩宠。君主稍有松懈，而接受其中的一类人，则危亡随之而来，这便是君主行事之难呐！”

戊申，上命图画功臣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命人在凌烟阁画上朝廷的大功臣。他们是：赵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勋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

齐州都督齐王，性轻躁，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说之曰：“王兄弟既多，陛下千秋万岁后，宜得壮士以自卫。”以为然。弘智因荐妻兄燕弘信，悦之，厚赐金玉，使阴募死士。

齐州都督齐王李，性情轻狂急躁，他的舅舅、尚乘局直长阴弘智劝他说：“您的兄弟较多，陛下一旦驾崩，您应当召募壮士来自我保护。”李深以为是。弘智进而荐举妻兄燕弘信，李很喜欢他，赏赐很多金玉，让他暗中召募壮士。

上选刚直之士以辅诸王，为长史、司马，诸王有过以闻。昵近群小，好畋猎，长史权万纪骤谏，不听。壮士昝君、梁猛彪得幸于，万纪皆劾逐之，潜召还，宠之逾厚。上数以书切责，万纪恐并获罪，谓曰：“王审能自新，万纪请入朝言之。”乃条过失，迫令表首，惧而从之。万纪至京师，言必能悛改。上甚喜，勉万纪，而数前过，以敕书戒之。闻之，大怒曰：“长史卖我！戏我而自以为功，必杀之。”上以校尉京兆韦文振谨直，用为府典军，文振数谏，亦恶之。

太宗挑选刚直的人来辅佐众位亲王，做长史和司马，诸亲王如有过失即禀报太宗。李亲近小人，又喜好打猎，长史权万纪直言切谏，不听其言。壮士昝君、梁猛彪得到李的宠幸，权万纪弹劾他们，并将他们赶走，李又暗中将他们召回，更加宠幸。太宗多次寄书责备李，权万纪担心会与李一同获罪，便对李说：“亲王如果确实能悔过自新，我就请求到朝廷为您言明其事。”于是条陈李的过失，逼迫他上表自首，李内心恐惧便应允。权万纪到了长安，对太宗说李肯定能改过自新。太宗大为高兴，嘉勉权万纪，而数落李以前的过失，手书敕文告诫他。李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权长史出卖我！劝我悔改而却自己居功，我一定要杀了他。”太宗认为校尉、京兆人韦文振谨慎正直，任用为齐王府典军，韦文振多次进谏，李也讨厌他。

万纪性褊，专以刻急拘持，城门外不听出，悉解纵鹰犬，斥君谟、猛彪不得见。会万纪宅中有块夜落，万纪以为君、猛彪谋杀己，悉收系，发驿以闻，并劾与同为非者数十人。上遣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事颇有验，诏与万纪俱入朝。既积忿，遂与燕弘信兄弘亮等谋杀万纪。万纪奉诏先行，遣弘亮等二十余骑追射杀之。党共逼韦文振欲与同谋，文振不从，驰走数里，追及，杀之。寮属股栗，稽首伏地，莫敢仰视。因私署上柱国、开府等官，开库物行赏，驱民入城，缮甲兵楼堞，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吏民弃妻子夜缒出亡者相继，不能禁。三月，丙辰，诏兵部尚书李世等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讨之。上赐手敕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为此耳。”

权万纪性情偏狭，专以刻薄约束李，城门外都不让他出去，将鹰犬等放掉，又斥责昝君、梁猛彪不让他们见李。恰巧权万纪宅院夜里落下土块，权万纪认为君、猛彪二人想谋害自己，便将他们拿入狱中，急发驿传文书上报太宗，并弹劾李一同为非作歹的几十人。太宗派部尚书刘德威前往按察，上告事多有验证，太宗下诏令李与权万纪一同入朝。李对权万纪积怨较深，便和燕弘信的哥哥燕弘亮等密谋杀掉权万纪。权万纪奉诏令先行一步，李派燕弘亮等二十多人乘马追上，将权万纪射死。李同党一起逼迫韦文振让他与他们合谋，韦文振不从命，骑马逃奔几里地，被追上杀死。其他僚属十分害怕，爬在地下磕头，不敢仰视。李进而私自署为上柱国、开府等官职，大开府库物品行赏，又将百姓赶到城内，全副武装、修缮兵器、城楼，并设置拓东王、拓西王等官职。官吏百姓抛弃妻子儿女相继在夜间吊下绳索出城墙外逃，李不能禁止。三月，丙辰（初六），太宗诏令兵部尚书李世等人征发怀、洛、汴、宋、潞、滑、济、郓、海九州兵马讨伐李。太宗赐给李手书敕文说：“我经常告诫你不要亲近小人，正是为此呀！”

召燕弘亮等五人宿于卧内，馀党分统士众，巡城自守。每夜与弘亮等对妃宴饮，以为得志；戏笑之际，语及官军，弘亮等曰：“王不须忧！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为王挥刀拂之！”喜，以为信然。传檄诸县，皆莫肯从。时李世兵未至，而青、淄等数州兵已集其境。齐府兵曹杜行敏等阴谋执，左右及吏民非同谋者无不响应。庚申，夜，四面鼓噪，声闻数十里。党有居外者，众皆攒刃杀之。问何声，左右绐云：“英公统飞骑已登城矣。”行敏分兵凿垣而入，与弘亮等被甲执兵入室，闭扉拒战，行敏等千余人围之，自旦至日中，不克。行敏谓曰：“王昔为帝子，今乃国贼，不速降，立为煨烬矣。”因命积薪欲焚之，自牖间谓行敏曰：“即启扉，独虑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相全。”等乃出。或抉弘亮目，投睛于地，余皆折其股而杀之。执出牙前示吏民，还，锁之于东厢。齐州悉平。乙丑，敕李世等罢兵。至京师，赐死于内侍省，同党诛者四十四人，余皆不问。

李召燕弘亮等五人住在卧室内，其他同党分别统领士兵，巡守城墙自我防御。李每天夜晚与燕弘亮等人对着妃子饮酒，得意洋洋；谈笑之际，说到官府军队，弘亮等说：“大王不必忧虑。弘亮等右手端着酒怀，左手为王挥刀击退他们！”李非常高兴，以为确实能这样。又传布檄文到所属各县，但各县都不肯追从造反。当时李世的兵马还未到，而青、淄等几州的兵众已聚集在齐州边境地带。齐王府兵曹杜行敏等人暗中谋划要抓住李，李身边的人及官吏百姓中非其死党者都群起响应。庚申（初十），夜间，四面击鼓呼叫，声闻达数十里。李同伙有居住在外面的，众人挥刀将他们杀死。李问这是什么声音，身边的人欺骗他说：“英公李世统率飞骑兵已经登上城墙了。”杜行敏分兵几路凿开城垣而入城，李与燕弘亮等披甲胄持兵器进入宫室内，关上门户抵抗，杜行敏等一千多人围攻，自早晨到中午，久攻不下。杜行敏对李说：“大王从前为皇帝的儿子，如今乃是国贼，如不立即投降，将要被烧成灰烬了。”于是命令士兵堆积柴草想要焚烧李藏身的房子。李从窗户里对杜行敏说：“我立刻开门，只是担心燕弘亮兄弟必死无疑。”杜行敏说：“一定会保全他们的性命。”李等人听此言便走出来。有人挖下燕弘亮的眼睛，扔在地上，其余的人则打折他的四肢，最后将他杀死。又将李捆绑起来带出衙署前示众，然后送回去，关押在东厢。齐州全部平定。乙丑（十五日），太宗敕令李世等收兵。李被押解到长安，赐死在内侍省，同党被诛的有四十四人，其余的人都不追究。

之初反也，齐州人罗石头面数其罪，援枪前，欲刺之，为燕弘亮所杀。引骑击高村，村人高君状遥责曰：“主上提三尺剑取天下，亿兆蒙德，仰之如天。王忽驱城中数百人欲为逆乱以犯君父，无异一手摇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纵击，虏之，惭不能杀。敕赠石头毫州刺史。以君状为榆社令，以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南阳郡公；其同谋执者官赏有差。

李当初谋反时，齐州人罗石头曾当面数落其罪行，并抢枪在手，上去想要刺杀李，被燕弘亮杀死。李带领几名骑兵袭扰高村，村里人高君状站在远处责备他说：“当今皇上手提三尺剑打下江山，百姓们承蒙恩德，如对上天一般景仰。你忽然驱使城内数百人想要作乱以冒犯你的父王，这与用一只手摇撼泰山有什么不同，你怎么能如此不自量力呢？”李纵马出击，将其擒获，终因惭愧而没有杀他。太宗敕令追赠罗石头为毫州刺史。又任命高君状为榆社县令，杜行敏为巴州刺史，封为南阳郡公；合伙抓住李者都有不同的升官或赏赐。

上检家文疏，得记室城孙处约谏书，嗟赏之，累迁中书舍人。庚午，赠权万纪齐州都督，赐爵武都郡公，谥曰敬；韦文振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太宗检核李家中文章奏疏，得到记室城人孙处约的谏书，颇为赞赏，几次升迁他官至中书舍人。庚午（二十日），追赠权万纪为齐州都督，赐爵位武都郡公，谥号为敬；韦文振为左武卫将军，赐爵襄阳县公。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

起初，太子李承乾贪恋声色及打猎，极为奢侈，害怕被太宗皇帝知道，便对东宫臣僚时常谈论忠孝，有时甚至还要流泪，回到东宫，则与一群小人戏耍狎玩。宫中臣僚有人想要劝谏，太子先揣摸出他的意思，然后迎上前去行礼，面色凝重，正襟危坐，引咎自责，言辞颇多狡辩，进谏的臣僚急忙拜答，无暇再行劝。东宫内部的秘密，外面人无法得知，所以当时议论起来颇多称赞之词。

太子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面。良久，太子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太子制作八尺高的铜炉和六隔大鼎，召募一些逃亡官奴偷盗民间的牛马，亲自烹煮，与宠幸的仆人们一同吃掉。又喜欢学说突厥语和穿戴其服饰，挑选身边容貌像突厥人的分五人为一落，梳上辫子穿上羊皮衣赶着羊，又制作五个狼头旗及长条旗，设立突厥人住的穹庐，太子自己身处其中，逮住羊烹煮，抽出佩刀割羊肉吃。又曾对身边的人说：“我试着假装可汗死了，你们众人模仿他们的丧礼。”于是僵卧在地上，众人都号啕大哭，跨上马环绕着他的身体，又贴近他的身体，用刀划他的脸。过了很久，太子突然坐起，说道：“我一旦拥有天下，当亲率数万骑兵狩猎于金城西面，然后解开头发做突厥人，委身于思摩，如果担当典兵将领，不会甘居人后。”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数谏太子，上嘉之，赐二人金帛以风励太子，仍迁志宁为詹事。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太子阴使人杀之，不果。

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孔颖达多次劝谏太子，太宗赞许他们，赐给二人金银财物以讽谕激励太子，并且改任于志宁为太子詹事。于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多次上书直谏，太子暗中派人杀他们，没有成功。

汉王元昌所为多不法，上数谴责之，由是怨望。太子与之亲善，朝夕同游戏，分左右为二队，太子与元昌各统其一，被毡甲，操竹，布陈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不用命者，披树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曰：“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汉王李元昌常做不法之事，受太宗多次责怪，从此心中怨恨。太子和他关系密切，朝夕相处游玩，分身边的人为二队，太子与李元昌各统领其中一队，身披毛毡甲胄，手拿竹制长矛，摆下战阵大声呼喊着交战，击刺流血，做为娱乐。有不听命令的，吊在树上抽打，甚至有人被打死。太子还说：“假如我今天做大唐天子，明天就在禁苑中设置万人营房，与汉王分别统领，观看他们厮杀，岂不痛快！”又说：“我要是做天子，必然任情纵欲，有劝谏者一律杀掉。也不过杀几百人，众人便会自守安定了。”

魏王泰多艺能，有宠于上，见太子有足疾，潜有夺嫡之志，折节下士以求声誉。上命黄门侍郎韦挺摄泰府事，后命工部尚书杜楚客代之，二人俱为泰要结朝士。楚客或怀金以赂权贵，因说以魏王聪明，宜为上嗣；文武之臣，各有附托，潜为朋党。太子畏其逼，遣人诈为泰府典签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恶，敕捕之，不获。

魏王李泰多才多艺，得到太宗宠爱，他看见太子有脚病，便暗地里产生夺嫡而立的想法，于是折节礼贤下士而捞取名声。太宗让黄门侍郎韦挺管理魏王府中事务，后来又命工部尚书杜楚客取而代之，二人都为李泰联络朝中大臣。杜楚客有时怀揣黄金以贿赂权贵，对他们说魏王如何聪明，应当立为太子；文武大臣，各有所托，暗中结为朋党。太子害怕李泰威胁自己的位置，便派人诈称为魏王府典签上书言事，都拆说李泰的罪过，太宗敕令逮捕这些告状人，查无所获。

太子私幸太常乐童称心，与同卧起。道士秦英、韦灵符挟左道，得幸太子。上闻之，大怒，悉收称心等杀之，连坐死者数人，诮让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于苑中作冢，私赠官树碑。

太子私下宠幸太常寺的乐童称心，与他同吃同住。道士秦英、韦灵符以妖法道术，得以亲幸太子。太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将称心等人全抓起来杀掉，连坐被斩首有数人，太宗并对太子大加斥责。太子认为是李泰告发的，怨恨更深，不停地思念称心，在东宫中特筑一小屋，立称心的像，早晚祭奠，徘徊在室内，痛哭流涕。又在宫苑内堆成一个小坟，私下赠予称心官爵树立石碑。

上意浸不怿，太子亦知之，称疾不朝谒者动涉数月；阴养刺客纥干承基等及壮士百馀人，谋杀魏王泰。

太宗越来越不喜欢太子，太子也知道，动辄几个月称病不去朝见；暗中豢养刺客纥干承基等人及一百多名壮士，想要杀掉魏王李泰。

吏部尚书侯君集之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数令楚石引君集入东宫，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衅图之，因劝之反，举手谓太子曰：“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又曰：“魏王为上所爱，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祸，若有敕召，宜密为之备。”太子大然之。太子厚赂君集及左屯卫中郎将顿丘李安俨，使上意，动静相语。安俨先事隐太子，隐太子败，安俨为之力战，上以为忠，故亲任之，使典宿卫。安俨深自托于太子。

吏部尚书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为东宫府千牛，太子知道侯君集一直有积怨，便多次让贺兰楚石带引侯君集到东宫，向他询问自我保全的策略，侯君集认为太子愚昧低能，便想乘机利用他，于是劝太子谋反，他举起手来对太子说：“这一双好手，当为殿下使用。”又说：“魏王受皇上宠爱，我担心殿下会有隋太子杨勇被免为平民的灾祸，如有敕令宣召进宫，应当秘密加以防备。”太子大为赞同这种议论，用重礼贿赂侯君集以及左屯卫中郎将、顿兵人李安俨，让他们刺探太宗的心思，一有动静便告诉他。李安俨先前侍奉隐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败亡后，李安俨为李建成拼死搏斗，太宗认为他忠诚，所以特别信任他，让他掌管宿卫。李安俨便将身家性命寄托在太子身上。

汉王元昌亦劝太子反，且曰：“比见上侧有美人，善弹琵琶，事成，愿以垂赐。”太子许之。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慈景之子也，母曰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阳公主，皆为太子所亲昵，预其反谋。凡同谋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烧灰和酒饮之，誓同生死，潜谋引兵入西宫。杜荷谓太子曰：“天文有变，当速发以应之，殿下但称暴疾危笃，主上必亲临视，因兹可以得志。”太子闻齐王反于齐州，谓纥干承基等曰：“我宫西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耳，与卿为大事，岂比齐王乎！”会治反事，连承基，承基坐系大理狱，当死。

汉王李元昌也劝说太子谋反，还说道：“近来看见皇上身旁有一个美人，善于弹奏琵琶，事成之后，希望将美人赐给我。”太子应允。洋州刺史、开化公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母亲是高祖女儿长广公主；驸马都尉杜荷，是杜如晦的儿子，娶城阳公主为妻，二人均被太子所亲昵，参与了谋反事宜。凡是同谋者都要割开手臂，用帛擦血，烧灰混在酒中喝掉，发誓同生死共患难，暗中谋划率领兵马进入西宫。杜荷对太子说：“天象有变化，应当迅即发兵以应天象，殿下只需称得暴病十分危险，皇上必然会亲自来探视，乘此机会可以得手。”太子听说齐王李在齐州谋反，对纥干承基等人说：“我住的东宫西墙，离皇上住的大内正好二十步左右，与你们谋划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正赶上处理李谋反的事，牵连到纥干承基，纥干承基因此被关押在大理寺牢狱中，按其罪行，应当处死。

第一百九十七卷

唐纪十三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七年（癸卯、643 ）

唐纪十三唐太宗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 年）

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变，告太子谋反。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李世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反形已具。上谓侍臣：“将何以处承乾？”群臣莫敢对，通事舍人来济进曰：“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上从之。济，护儿之子也。

夏季，四月，庚辰朔（初一），纥干承基上书告发太子李承乾谋反。太宗敕令长孙无忌、房玄龄、萧、李世与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一同参与审问，谋反的情形已经昭彰。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你们看将如何处置承乾？”众位大臣不敢应答，通事舍人来济进言说：“陛下不失为慈父的形象，让太子享尽自然寿数，就不错了。”太宗听从其意见。来济是来护儿的儿子。

乙酉，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幽于右领军府。上欲免汉王元昌死，群臣固争，乃赐自尽于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皆伏诛。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等以不能谏争，皆坐免为庶人。余当连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宁以数谏，独蒙劳勉。以纥干承基为川府折冲都尉，爵平棘县公。

乙酉（初六），太宗下诏废黜太子李承乾为平民，幽禁在右领军府。太宗想要免除汉王李元昌的死罪，群臣执意争辩，于是便赐他在家中自尽，宽宥他的母亲、妻子儿女。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皆处斩。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令狐德等人以不能劝谏太子，均获罪免为平民。其余应当连坐的，全部赦免。詹事于志宁因为曾多次劝谏，单独蒙受嘉勉。任命纥干承基为川府折冲都尉，封爵平棘县公。

侯君集被收，贺兰楚石复诣阙告其事，上引君集谓曰：“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陈始末，又以所与承乾往来启示之，君集辞穷，乃服。上谓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上乃谓君集曰：“与公长诀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斩之于市。君集临刑，谓监刑将军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于藩邸，击取二国，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岭南。籍没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饮人乳而不食。

侯君集被收入狱中，贺兰楚石又到宫阙前告发他谋反的事，太宗召见侯君集对他说：“朕不想让那些刀笔吏羞辱你，所以便亲自审问你。”君集起初不认罪。太宗便召见贺兰楚石详细陈述始末原委，又拿出与承乾来往的书信启给他看，君集理屈词穷，只得服罪。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君集有功于大唐，乞求还他一条生路，可以吗？”众位大臣都认为不可。太宗便对君集说：“与你永别了！”因而流下眼泪。君集也磕头表示服罪，于是将他斩首于集市上。侯君集临刑前，对监刑的将军说：“君集我一时失足走到了这一步！然而当年在秦王府时即侍奉陛下，又有攻取吐谷浑、高昌二国的功绩，请求保全我一个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祭祀烟火。”太宗便宽宥了他的妻子和子女，将他们迁徙到岭南。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得到二个美女，从小喝人奶不吃别的食物。

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于上曰：“李靖将反矣。”上问其故，对曰：“靖独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问靖，靖对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尽臣之术，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尝从容言于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负微功，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以臣观之，心将为乱。”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岂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岂可亿度，妄生猜贰邪！”及君集反诛，上乃谢道宗曰：“果如卿言。”

起初，太宗让李靖教授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对太宗说：“李靖将要谋反。”太宗问他是什么原因，侯君集答道：“李靖教我兵法时只教给我粗浅的内容，而隐匿精华，因此知道他要谋反。”太宗将这些话问李靖，李靖答道：“此乃是君集想要谋反。如今中原已经平定，我所教的兵法，足以制服四方民族，而君集执意请求倾尽我的谋略，这不是想要谋反又是什么呢？”江夏王李道宗曾经语气和缓地对太宗说：“侯君集志大才疏，自认为有些功劳，对于位居房玄龄、李靖之下感到羞耻，虽然身为吏部尚书，还是不能满足他的愿望。依我观察，他一定会叛乱。”太宗说：“依侯君集的才气，做什么不行呢！朕难道是珍惜高位不封予他？只是因为按顺序还排不到他，怎么可以随意猜忌，乱生疑惑呢？”等到侯君集因谋反伏诛，太宗便当面感谢李道宗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李安俨父，年九十余，上愍之，赐奴婢以养之。

李安俨的父亲，年高九十多岁，太宗怜悯他，赐给奴婢以侍奉他。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尔。“因起，入宫。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责承乾，承乾曰：”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

太子李承乾已经获罪幽禁，魏王李泰便每天进宫侍奉太宗，太宗当面许诺立他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也劝说太宗立李泰；长孙无忌执意请求立晋王李治。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昨天李泰投到我怀里对我说：”我到今天才得以成为陛下最亲近的儿子，此乃我再生之日。我有一个儿子，我死之日，当为陛下将他杀死，传位给晋王李治。‘人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朕见李泰这么做，内心十分怜悯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此言大为不妥。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出现失误。陛下百年之后，魏王占有天下，他怎么肯杀自己的爱子，将皇位传给晋王呢？从前陛下既立承乾为太子，又宠爱魏王，对他的礼遇超过承乾，以致造成了今日的灾祸。承乾谋反的事刚刚过去，足可做为今日的借鉴。陛下如今要立魏王为太子，希望先安置好晋王，只有这样政局才得稳定。“太宗流着眼泪说：”朕不能这么做。“说完站起身，回到宫中。魏王李泰惟恐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对李治说：”你与李元昌关系密切，元昌谋反未成已自尽，你能够一点不担心吗？“李治听到这番话满脸忧愁。太宗感到奇怪，多次问他是什么原因，李治便将李泰对他说过的话告诉太宗；太宗很失望，开始后悔说过立李泰的话。太宗曾当面指责李承乾，李承乾说：”我身为太子，还有什么更多的要求！只是因为被李泰图谋，便常与朝廷大臣们谋求自我保存的策略，那些不逞之徒趁机唆我图谋不轨。如今若是立李泰为太子，那就正好落入他的谋划之内。“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是日，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敕门司尽辟其骑，引泰入肃章门，幽于北苑。

李承乾被废掉太子后，太宗亲御两仪殿，群臣都退朝，只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褚遂良四人，太宗对他们说：“朕的三个儿子、一个弟弟，如此作为，我的心里实在是苦闷、百无聊赖。”于是将身体向床头撞去，长孙无忌等人争抢上前抱住他；太宗又抽出佩刀想要自杀，褚遂良夺下刀交给晋王李治。长孙无忌等请求太宗告知有什么要求，太宗说：“朕想要立晋王为太子。”无忌说：“我等谨奉诏令；如有异议者，我请求将其斩首。”太宗对李治说：“你舅父许诺你为太子，你应当拜谢他。”李治拜谢长孙无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你们已经与朕的意见相同，但不知外朝议论如何？”答道：“晋王仁义孝敬，天下百姓属心很久了，望陛下召见文武百官试探问一下，如有不同意的，就是臣等有负陛下罪该万死。”太宗于是亲临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大臣，对他们说：“李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居心险恶，都不能立为太子。朕想要从众位皇子中选一人为继承人，谁可以为太子？你们须当面明讲。”众人都高声说道：“晋王仁义孝敬，应当做太子。”太宗十分高兴。这一天，李泰率领一百多骑兵到永安门；太宗敕令城门官员遣散李泰的护骑，带李泰进入肃章门，将其幽禁在北苑。

丙戌，诏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御承天门楼，赦天下，三日。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

丙戌（初七），太宗下诏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太宗亲临承天门楼，大赦天下，饮宴三天。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苦心经营而得到。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潘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臣司马光曰：唐太宗并不将天下重任私与所偏爱的人，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可称得上是深谋远虑呀！

丁亥，以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初，长广公主适赵慈景，生节；慈景死，更适师道。师道与长孙无忌等共鞫承乾狱，阴为赵节道地，由是获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击地，泣谢子罪，上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丁亥（初八），任命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起初，长广公主嫁给赵慈景，生下赵节；赵慈景死后，长广公主改嫁杨师道。杨师道曾与长孙无忌等人一道审讯承乾太子的狱案，暗中为赵节开脱罪责，由此获罪。太宗到公主住所，公主以头触地，哭泣着为儿子的罪过道歉，太宗回拜并流着泪说：“赏赐不回避仇敌，惩罚不袒护亲属，这是天下至公至正的道理，不敢违背，因此有负于姐姐。”

己丑，诏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为太保，李世为詹事，、世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自此始。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

己丑（初十），太宗下诏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傅，萧为太保，李世为太子詹事，萧、李世同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一位同宰相的要职从此开始。又任命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任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李世曾得暴病，药方说“胡须烧成灰可治疗”，太宗剪下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李世连连磕头哭谢，直至头颅出血。太宗说：“这是为了社稷江山，并非为你个人，有什么可谢的？”李世曾侍奉太宗饮宴，太宗和缓地对他说：“朕一心想找到一个可以托孤的大臣，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往年你曾经不负于李密，岂能辜负朕！”李世流着泪辞谢，咬破指头沾血为誓，喝得酩酊大醉，太宗解下身上的皇袍给他披上。

癸巳，诏解魏王泰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降爵为东莱郡王。泰府僚属为泰所亲狎者，皆迁岭表；以杜楚客兄如晦有功，免死，废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尝密请立魏王泰为太子，左迁鸿胪少卿。

癸巳（十四日），太宗下诏解除魏王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等职务，降爵位为东莱郡王。李泰王府的僚属中凡是李泰的亲信，都迁徙流放到岭南；杜楚客因兄长杜如晦有功，免去死罪，废为平民。给事中崔仁师曾私下请求立魏王李泰为太子，降职为鸿胪寺少卿。

庚子，定太子见三师仪：迎于殿门外，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于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其与三师书，前后称名、“惶恐”。

庚子（二十一日），规定太子见三师的礼仪：在殿门外迎接，太子先拜，三师答拜；每道门都要让三师先行。三师坐下后，太子才能坐下。太子给三师的书启，前后自称名字加“惶恐”二字。

五月，癸酉，太子上表，以“承乾、泰衣服不过随身，饮食不能适口，幽忧可愍，乞敕有司，优加供给；”上从之。

五月，癸酉（二十五日），太子上表章，言道：“李承乾与李泰只有随身几件衣服，饮食也不能对口味，幽禁忧愁可怜，请求敕令有关官署，优厚供给他们。”太宗应允。

黄门侍郎刘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学问，亲师友。今入侍宫闱，动逾旬朔，师保以下，接对甚希，伏愿少抑下流之爱，弘远大之规，则海内幸甚！”上乃命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更日诣东宫，与太子游处谈论。

黄门侍郎刘洎上书言道：“太子应当勤学好问，亲善师友。如今太子入侍宫闱，动辄超过十天半个月，太师太保以下官员，很少与太子应对答问，希望能稍微抑制一下对子孙的爱心，弘扬传之久远的规制，则是天下百姓的幸事。”于是太宗让刘洎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几个人轮流到东宫，与太子相处谈论政事。

六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丁亥，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上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

丁亥（初九），太常寺丞邓素出使高丽回到朝廷，请求太宗在怀远镇增派戍边兵力以威逼高丽，太宗说：“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则勤修文德来招抚他们‘，未听说靠一二百个士兵就能威镇远方的。“

丁酉，右仆射高士廉逊位，许之，其开府仪同三司、勋封如故，仍同门下中书三品，知政事。

丁酉（十九日），尚书右仆射高士廉请求退职，太宗应允，开府仪同三司的职衔和勋位封邑仍保留，而且仍是同门下中书三品，参知政事。

闰月，辛亥，上谓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逸，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闰六月，辛亥（初四），太宗对身边大臣说：“朕自从立李治为太子，遇见任何事情都亲加教诲，看见他用饭，就说：”你知道耕稼的艰难就能常吃上这些饭。‘看见他骑马，就说：“你知道马要劳逸结合，不耗尽马的力量，就能经常骑着它。’看见他坐船，则说：”水能够载船，也能够翻船，百姓便如同这水，君主便如同这船。‘见到他在树下休息，则说：“木头经过墨线处理才能正直，君主能纳谏者才为圣君。’”

丁巳，诏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

丁巳（初十），太宗下诏让太子掌管左、右屯营兵马事宜，屯营大将军以下的官员都要受其节制。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侄突利设来纳币，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庚申，突利设献馔，上御相思殿，大飨群臣，设十部乐，突利设再拜上寿，赐赍甚厚。

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他的侄子突利设到唐帝国纳聘礼，拟献马五万匹，牛、骆驼一万头，羊十万只。庚申（十三日），突利设献上食物，太宗亲临相思殿，大宴群臣，设立十部乐曲，突利设再次行礼祝寿，太宗赏赐突利设十分丰厚。

契何力上言：“薛延陀不可与婚。”上曰：“吾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对曰：“臣非欲陛下遽绝之也，愿且迁延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夷男使亲迎，虽不至京师，亦应至灵州；彼必不敢来，则绝之有名矣。夷男性刚戾，既不成婚，其下复携贰，不过一二年必病死，二子争立，则可以坐制之矣！”上从之，乃征真珠可汗使亲迎，仍发诏将幸灵州与之会。真珠大喜，欲诣灵州，其臣谏曰：“脱为所留，悔之无及！”真珠曰：“吾闻唐天子有圣德，我得身往见之，死无所恨，且漠北必当有主。我行决矣，勿复多言！”上发使三道，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先无库厩，真珠调敛诸部，往返万里，道涉沙碛，无水草，耗死将半，失期不至。议者或以为聘财未备而与为婚，将使戎狄轻中国，上乃下诏绝其婚，停幸灵州，追还三使。

契何力上书言道：“不可与薛延陀通婚。”太宗说：“朕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可以身为天子而却自食其言呢？”何力答道：“我不是想要陛下立刻回绝他们，只是希望暂且延缓此事。我听说自古有迎亲礼仪，假如陛下敕令夷男让他迎亲，即使不到长安来，也要到灵州；夷男必定不敢前来，则回绝他有理由了。夷男性情刚直暴戾，既然不能与大唐通婚，其部下又怀有二心，不过一二年便会病死，他的二个儿子争夺王位，到那时陛下可以轻易制服他们。”太宗听从其意见，于是征召真珠可汗让他前来迎亲，又发布诏书说将要在灵州与他相见。真珠十分高兴，想要亲到灵州，其大臣劝谏说：“倘若被对方扣留，到那时后悔都来不及！”真珠说：“我听说大唐天子有圣王的德行，我能亲自前去见他一面，至死都无遗憾。而且漠北必然会有人主事，我去的决心已定，不必再多说了。”太宗接连三次派使节，接受薛延它所献的牲畜。薛延陀先前库房没有马厩，真珠可汗便征调各部落马牛羊等，往返一万多里，途经沙漠地带，没有水和草，牲畜消耗损失将近一半，过了迎亲期限没有到。有人议论认为聘礼未准备齐便与之通婚，这会使北方少数族轻视唐朝。太宗于是下诏回绝其婚姻，停止巡幸灵州，并追还三次派出的使节。

褚遂良上疏，以为“薛延陀本一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万里萧条，余寇奔波，须有酋长，玺书鼓，立为可汗。比者复降鸿私，许其姻媾，西告吐蕃，北谕思摩，中国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门，受其献食，群臣四夷，宴乐终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一女，凡在含生，孰不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心构边患。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恐非所以服远人，训戎士也。陛下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龙沙以北，部落无算，中国诛之，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远矣！”上不听。

褚遂良上奏疏认为：“薛延陀可汗本来是突厥的一个首领，陛下当年荡平沙漠，万里萧条少有人烟，殊余势力奔波投靠，须有一个酋长，于是才赐给他鼓和大旗，立为可汗。近来又降下大恩，应允与他们通婚，西面告知吐番，北面通知思摩，连大唐朝中的儿童也都知道此事。陛下又行幸北门，接受他们敬献食物，群臣与边远地区，都整日宴饮庆贺。都说陛下为了安抚天下百姓，不爱惜自己的女儿，芸芸众生，谁不感恩戴德。如今一朝陡生变化，有改悔之意，我深深为朝廷的声誉受损而惋惜；这样一来得到的很少，而失去的却很多，也会产生隔阂，必然会遭致边境不安宁。薛延陀深怀被欺辱的怨恨，百姓也感受到背约的羞愧，恐怕这不是绥服远方、训教边兵的办法。陛下即位治理天下已有十七年了，以仁义恩惠交结百姓，以诚信礼义安抚边远地区，天下百姓没有不佩服的。背约实在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就不能善始善终呢？龙沙城以北，薛延陀的部落众多，朝廷想要讨伐他们，终究不能全都消灭干净，应当对他们抚以德义，使正义掌握在朝廷手中而不是在对方手中，失信的在对方而不在我方。做到这些，则是尧、舜、禹、汤等人远不及陛下了。”太宗不听其谏议。

是时，群臣多言：“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馀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当此时，众位大臣大都说道：“朝廷既然答应与他们通婚，又接受了人家的聘礼，就不可失信于薛延陀，以免又生边乱。”太宗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只知古而不知今。从前汉初匈奴强大，中原汉王朝削弱，所以要装扮子女，送金银财物以做为诱饵，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如今中原强大，北方少数族削弱，以我大唐的一千步兵，可以击败他们的数万骑兵，所以薛延陀肯卑躬屈膝，满足我们的要求，不敢稍有傲慢，是因为他们刚刚立了可汗，属下杂姓部族不少，想要借着大唐的势力以威慑制服他们。他们中的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多个部族，各有兵力几万人，如果他们合力攻打薛延陀，可以立即攻破取胜，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是因为畏惧是我大唐所立的可汗。如今将宗室女嫁给他，他们必然自恃是大国的女婿，其他部族谁还敢不服！这些戎狄人面兽心，一旦稍不满意，必会反咬一口，造成祸害。现在我们回绝其婚姻，停止接受他们的聘礼，其他部族得知我们抛弃了他们，很快会将他们瓜分豆剖，你们只须记住朕说过的话。”

臣光曰：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孔子说宁可去掉食物和军队，但是不可以丢弃信用。唐太宗深知不能与薛延陀通婚，则当初不答应与其成亲即可以了，既然答应薛延陀，又依仗强势背信弃义回绝对方，这样即使灭掉了薛延陀也足可羞愧。君王发号施令，能不慎重吗？

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诚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难，但不欲劳百姓，吾欲且使契丹、扰之，何如？”长孙无忌曰：“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陛下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诏以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遣使持节册命。

太宗说：“盖苏文杀死高丽国王而独掌国政，实在是不能忍受，以我方今日的兵力，攻取他们并不难，只是不想劳扰百姓，朕想暂且先让契丹、骚扰他们，怎么样？”长孙无忌说：“盖苏文自己也知道罪行严重，害怕大国的讨伐，必然要严加防备，陛下稍稍容忍一些，他得以自我保全，必然会更加骄横，更加无恶不作，此后再去讨伐，也不算晚啊。”太宗说：“很好！”戊辰（二十一日），太宗颁布诏令封高丽王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派使节携带旌节前往册封。

丙子，徙东莱王秦为顺阳王。

丙子（二十九日），改封东莱王李泰为顺阳王。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谓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曰：“吾儿足疾乃可耳，但疏远贤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当来告我。”正伦屡谏，不听，乃以上语告之。太子抗表以闻，上责正伦漏泄，对曰：“臣以此恐之，冀其迁善耳。”上怒，出正伦为谷州刺史。及承乾败，秋，七月，辛卯，复左迁正伦为交州都督。初，魏徵尝荐正伦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请以君集为仆射，且曰：“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上以君集好夸诞，不用。及正伦以罪黜，君集谋反诛，上始疑徵阿党。又有言徵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乃罢叔玉尚玉，而踣所撰碑。

起初，太子李承乾德行丧失，太宗私下对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说：“我儿承乾如果仅有脚病倒还说得过去，只是他疏远贤良，亲昵小人。你应当加以监察，如果真不可教诲，请你来告诉我。”杜正伦多次劝谏李承乾都不听，杜正伦便将太宗对他讲的话告诉承乾。太子上表章给太宗，太宗责怪杜正伦泄露此事，杜正伦答道：“我想用陛下的话恐吓他，希望他能弃恶从善。”太宗大怒，降杜正伦为谷州刺史。等到李承乾谋反事败露，秋季，七月，辛卯（十四日），又将杜正伦降职为交州都督。起初，魏徵曾经推荐杜正伦与侯君集有宰相之才，请求任命侯君集为仆射，而且说：“朝廷安定不忘危亡，不可以没有大将，各宿卫兵马应该委派君集专管。”太宗认为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没有重用。等到后来杜正伦因泄露罪被贬职，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被处死，太宗开始怀疑魏徵有结党营私之嫌。又有人上书言称魏徵自己抄录前后在朝中的谏言给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更加不高兴，于是罢除魏徽的儿子魏叔玉娶公主一事，并毁坍所撰碑石。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起初，太宗曾对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的吏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

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按理都是尽善尽美的事。陛下惟独要翻阅《起居注》，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假如将此规定传示给子孙后代，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太宗不听其谏言。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癸巳（十六日），书写成，呈上太宗。太宗见书中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用辞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立即命令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杀李建成、李元吉事。

八月，庚戌，以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以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大亮身居三职，宿卫两宫，恭俭忠谨，每宿直，必坐寐达旦。房玄龄甚重之，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当大位。

八月，庚戌（初三），朝廷任命洛州都督张亮为刑部尚书，参预朝政；任命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李大亮为工部尚书。李大亮身居三项要职，宿卫两宫，谦恭忠正谨慎，每次护卫值勤，必定坐着假寐直到天亮。房玄龄非常敬重他，多次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担当大的职位。

初，大亮为庞玉兵曹，为李密所获，同辈皆死，贼帅张弼见而释之，遂与定交。及大亮贵，求弼，欲报其德，弼时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而识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赀以遗弼，弼拒不受。大亮言于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为之擢弼为中郎将。时人皆贤大亮不负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起初，李大亮为庞玉的兵曹，被李密抓获，原来的同伙都被处斩，大将张弼见李大亮而将其释放，二人遂定交情。等到李大亮身居显贵，开始寻找张弼，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张弼当时官做将作监丞，自己隐匿不说。李大亮在道上遇见张弼而认出他来，扶着张弼掉泪，并将自己的家产送给张弼，张弼拒不接受。李大亮将此事上禀太宗，请求将自己的官职爵位全都授予张弼，太宗为了李大亮的缘故提拔张弼为中郎将。当时人都称赞李大亮不负恩情，也赞扬张弼不自我炫耀。

九月，庚辰，新罗遣使言百济攻取其国四十余城，复与高丽连兵，谋绝新罗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农丞相里玄奖赍玺书赐高丽曰：“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九月，庚辰（初四），新罗派使节来称百济攻取他国中四十多座城，又与高丽国联合，图谋断绝新罗到唐朝的通道，因而请求派兵救援。太宗命令司农寺丞相里玄奖带皇帝玺书前往高丽，对他们说：“亲罗归顺我大唐，每年不停朝贡，你们与百济都停止兵战，假如再行攻打，明年大唐就要发兵攻伐你们国家。”

癸未，徙承乾于黔州。甲午，徙顺阳王泰于均州。上曰：“父子之情，出于自然。朕今与泰生离，亦何心自处！然朕为天下主，但使百姓安宁，私情亦可割耳。”又以泰所上表示近臣曰：“泰诚为俊才，朕心念之，卿曹所知；但以社稷之故，不得不断之以义，使之居外者，亦所以两全之耳。”

癸未（初七），将李承乾流放到黔州。甲午（十八日），将顺阳王李泰流放到均州。太宗说：“父子之情，是出自于自然。朕如今与李泰生而离别，还有什么心思自处！然而朕为天下人的君主，只要能使百姓生活安宁，私情也当割舍呀。”又将李泰所上表文拿给身边大臣看，并说：“李泰实在是有才智，朕常常念叨他，你们也都知道，但是为了社稷江山，不得不以道义与他断绝亲情，让他居住在遥远的地方，这也是两全之策呀。”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屋与商贾杂居。上始命有司为之作邸。

先前，各州的长官和高级佐僚年初亲自带着贡品进京，称之为朝集使，也称为考使。京城没有官邸，便大都租房子与商人们杂处在一起。此时太宗命令有关部门为他们修建宫邸。

冬，十一月，己卯，上祀圜丘。

冬季，十一月，己卯（初三），太宗到圜丘祭祀。

初，上与隐太子、巢刺王有隙，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阴持两端。杨文之乱，上皇欲废隐太子而立上，德彝固谏而止。其事甚秘，上不之知，薨后乃知之。壬辰，治书侍御史唐临始追劾其事，请黜官夺爵。上命百官议之，尚书唐俭等议：“德彝罪暴身后，恩结生前，所历众官，不可追夺，请降赠改谥。”诏黜其赠官，改谥曰缪，削所食实封。

起初，太宗与隐太子李建成、巢刺王李元吉有隔阂，密明公赠司空封德彝暗中骑墙。杨文叛乱后，太上皇李渊想要废掉隐太子李建成而改立太宗，封德彝执意劝谏而停止。此事非常隐秘，太宗并不知道，等德彝死后才知道。壬辰（十六日），治书侍御史唐临开始追究弹劾其事，请求罢黜封氏官职爵位。太宗让文武百官商议此事，尚书唐俭等人议论道：“德彝的罪过暴露在他死后，恩义结于生前，历任各种官职，不宜追究夺回，请求降赠官改封谥号。”太宗下诏罢除所赠官职，改谥号为缪，削掉所得食邑和实封户。

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癸巳，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曰：“吾不欲使子孙生于微贱耳。今既致辞，当从其意。”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原陛下熟思之。”上乃止。十二月，壬子，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要不戒！”

太宗敕令遴选大族良家女子以充实太子东宫；癸巳（十七日），太子派左庶子于志宁辞谢。太宗说：“我不过是不想让子孙们生于微贱之人。如今既然致书辞退，理当遵从其本意。”太宗怀疑太子过于仁义软弱，私下里对长孙无忌说：“你一再劝我立李治为太子，李治过于懦弱，恐怕他不能守护好社稷江山，怎么办呢？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象我，我想要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执意争辩，以为不能这么做。太宗说：“你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吗？”无忌说：“太子仁义厚道，真正是守成的有文才的君主；太子皇储的位置至关重大，怎么可以多次更改呢？望陛下再细细考虑这件事。”太宗于是不再有此种想法。十二月，壬子（初六），太宗对吴王李恪说：“父子之间虽然是至亲，一旦犯罪，则天下的法令不能够偏私。汉朝已立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暗中图谋造反，霍光以一封便笺就杀了他。为人臣下，不能不深以为诫！”

庚申，车驾幸骊山温汤；庚午，还宫。

庚申（十四日），太宗车驾巡幸骊山温泉；庚午（二十四日），回到宫中。

十八年（甲辰、644 ）

十八年（甲辰，公元644 年

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庚子，幸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春季，正月，乙未（二十日），太宗车驾行幸钟官城；庚子（二十五日），临幸县；壬寅（二十七日），游幸骊山温泉。

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莫离支已经率领部队进攻新罗，攻下两座城，高丽王派人召兵，这才回师。玄奖传谕使他们不要再攻打新罗，莫离支说：“以前隋朝东征高丽，新罗乘机侵蚀高丽土地五百里，如果他们不归还侵占我们的土地，恐怕难以休战。”玄奖说：“既往的事何必再去追究呢？至于说辽东各城，本来都是中原帝国的郡县，中原帝国尚且没有过问，高丽怎么可能一定要回故有的地地呢？”莫离支最后没有听其劝告。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具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徵谏而止，使至今为患。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二月，乙巳朔（初一），相里玄奖回到京城，详悉禀报出使高丽的情况。太宗说：“盖苏文杀死其国王，迫害高丽大臣，残酷虐待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令，侵略邻国，不能不讨伐他。”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麾旗所指则中原大地平定，眼睛一转则四方民族归服，威望无与伦比。如今却要渡海远征小小的高丽，如果捷报指日可待还可以；万一遭遇挫折，损伤威望，再引起百姓起兵反抗，则朝廷的安危难以预测呀！”李世说：“当年薛延陀进犯，陛下想要发兵讨伐，魏徵谏阻而作罢，使之直到今日仍为祸患。那时如果采用陛下的策略，北方边区可保安宁。”太宗说：“是这样。这一点实在是魏徵的过失；朕不久即后悔而不想说出来，是怕因此而堵塞了进献良策的缘故。”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君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太宗想要亲自去征伐高丽，褚遂良上奏疏说：“天下便如同人的整个身体：长安洛阳，如同是心脏；各州县如同四肢；四方少数民族，乃是身外之物。高丽罪恶极大，诚然应当陛下亲去讨伐，然而命令二三个猛将率领四五万士兵，仰仗着陛下的神威，攻取他们易如反掌。如今太子刚刚封立，年龄还很幼小，其他藩王情况，陛下也都清楚，一旦离开固守的安全地域，越辽海的险境，身为一国之主，轻易远行，这些都是我所深觉忧虑的事。”太宗不听他的谏议。当时大臣们多有谏阴太宗征伐高丽的，太宗说：“八个尧帝，九个舜帝，也不能冬季种粮；乡村野夫及儿童少年，春季播种，作物才生长，这是得其时令。天有它的时令，人有他的功效。盖苏文欺凌国王暴虐百姓，老百姓翘首企盼救援，此正是高丽应当灭亡的时令，议论者纷纭不休，只是因为未看到这个道理。”

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己酉（初五），太宗巡幸灵口；乙卯（十一日），回到宫中。

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三月，辛卯（十七日），任命左卫将军薛万彻暂时代理右卫大将军。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当今的著名将领，只有李世、李道宗、薛万彻三人称得上，世、道宗不能取得大胜，但也没有大败，万彻则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夏季，四月，太宗亲临两仪殿，皇太子在旁侍奉。太宗对众大臣说：“太子的性情，外面的人可曾听说过吗？”司徒长孙无忌说：“太子虽然没有出过宫门，天下人无不敬仰其德行。”太宗说：“我像李治这个年龄，不能够循规蹈距，照常规办事。李治自幼就待人宽厚，古谚说：”生男孩如狼，还担心他象羊一样。‘希望他稍大些，自然有所不同呀。“长孙无忌说：”陛下神明英武，乃是拨乱反正的大才；太子仁义宽厚，实是守成修德之才，志趣爱好虽然不同，但也各当其职分，此乃是皇天保护大唐国位而又降福于万民百姓。“

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旨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辛亥（初八），太宗巡幸九成宫。壬子（初九），到了太平宫，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大臣们顺从旨意的居多数，犯颜强谏者极少，如今朕想要听到关于朕的过失的话，诸位当直说无所隐瞒。”长孙无忌等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近来有人上书不合陛下圣意的，陛下都当面百般责备，上书者无不惭愧恐惧而退下，恐怕这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马周说：“陛下近来赏罚，略有因个人喜怒而有所高下的情况，此外没有见到过失。”太宗都予以接受。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众望于虚说。此材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

太宗喜欢文学而又思维敏捷善辩论，众位大臣上书言事，太宗引征古今事例以驳难，臣下多答不上来。刘洎上书劝谏道：“帝王与平民，圣哲与庸人愚夫，上下相差悬殊，无与伦比。由此可知以至愚对至圣，以最卑贱的对最尊贵的，白白地想着自强，也不可得到。陛下降下恩旨，和颜悦色，倾听劝谏之言，虚心接纳臣下的意见，还担心臣下们未敢应对；何况陛下又灵动神思，发挥天辩巧慧，修饰辞藻以批驳他们的道理，引征古事以排解众议，这让凡夫百姓如何应答呢？而且博闻多记则损伤心思，多说话则伤气，心气损伤，形神劳顿，起初还没有察觉，以后必然成为牵累，望陛下为社稷江山而自爱身体，岂能为了兴趣爱好而自伤身体呢？至于秦始皇能言善辩，因自我夸耀而失去民心；魏文帝宏才伟略，因虚言妄论而有负众望。这些由于辩才而受害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太宗书写飞白书答道：“没有思考则无法治理臣下，没有言语则无法表述思虑，近来议论国事，过分烦苛，高傲轻视他人，恐怕即由此产生，至于心神，则不是由此劳顿。如今听到你的直言谠论，当虚心改正。”己未（十六日），车驾到显仁宫。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临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之子也。

太宗将要征伐高丽，秋季，七月，辛卯（二十日），敕令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饶、江三州，造船只四百艘用来载运军粮。甲午（二十三日），太宗下诏派营州都督张俭等率领幽州、营州二个都督府的兵马以及契丹、奚、族士兵先行进攻辽东，以观察形势。任命太常寺卿韦挺为馈运使，民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河北各州都接受韦挺节制统辖，听从他随时调遣。又任命太仆寺少卿萧锐运送河南各州粮草入海。萧锐是萧的儿子。

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怀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八月，壬子（十一日），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说：“人们苦于不自知过错，你可以为联言明。”无忌答道：“陛下的文德武功，我们这些人承顺都应接不暇，又有什么过错可言呢？”太宗说：“朕向你们询问我的过失，你们却要曲意逢迎使我高兴，朕想要当面列举出你们的优缺点以互相鉴诫改正，你们看怎么样？”众大臣急忙磕头称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开嫌疑，应答敏捷，断事果决超过古人；然而领兵作战，并非他所擅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正通达，面临危难不改气节，做官没有私结朋党；所缺乏的是直言规谏。唐俭言辞敏捷善辩，善解人纠纷；事奉朕三十年，却很少批评朝政得失。杨师道性情温和，自身少有过失；而性格实怯懦，缓急之务不可依托。岑文本性情质朴敦厚，文章做的华美；然而持论常依远大规划，自然不违于事理。刘洎性格最坚贞，讲究利人；然而崇尚然诺信用，对朋友有私情。马周处事敏捷，性情正直，品评人物，直抒胸臆，朕近来委任他做事，多能称心如意。褚遂良学问优于他人，性格也耿直坚贞，每每倾注他的忠诚，亲附于朕，如同飞鸟依人，人见了自然怜悯。”

甲子，上还京师。

甲子（二十三日），太宗回到京城。

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丁卯（二十六日），任命散骑常侍刘洎为侍中，代行中书侍郎职务的岑文本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暂时代理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岑文本官拜中书令后，回到家中，面有忧色。他的母亲问他是什么原因，文本说：“我不是勋臣也不是故旧，枉蒙如此恩宠，官位高责任重，所以忧心忡忡。”亲属宾客中有来称贺的，文本说：“现今只接受问，不接受贺喜。”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欷呜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

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官做校书郎，喜欢结交宾客，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曾经和缓地对文本说：“你的弟弟过分沉溺于交往，恐怕会牵累到你，朕想让他到外地去做官，你看怎么样？”文本哭泣着说：“我弟弟年少时父亲即去世，我的老母亲特别钟爱他，从未让离开身边超过两天。如今若是外出为官，母亲必然忧愁憔悴，倘如没有这位弟弟在身边，也会没有老母亲了。”因而泣不成声，太宗怜悯他的孝心而打消原来的想法。只是召见岑文昭严厉训斥，文昭也终没有犯错误。

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焉耆贰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会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焉耆国同时臣服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自己的弟弟娶焉耆王的女儿为妻，从此焉耆对唐朝的贡赋多有缺漏；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派兵讨伐。太宗降诏任命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统率三千步骑兵出银山道进攻焉耆。正赶上焉耆王的弟弟颉鼻兄弟三人路经西州，孝恪便让颉鼻的弟弟栗婆准做向导。焉耆城四面环水，仗恃地势险恶而不加防备。郭孝恪部队昼夜兼程急行军，夜晚到了城下，命令将士们囚水渡河，将近拂晓时，登上城楼，抓获焉耆王突骑支，打死打伤七千人，留下栗婆准代理国政，领兵马还师。郭孝恪离开后三天，屈利啜带兵前来救授，已经迟了一步，便抓起栗婆准，令五千轻骑兵追赶到银山，郭孝恪领兵还击，将屈利啜打得大败，又追击了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辛卯（二十一日），太宗对身边大臣们说：“郭孝恪近日上奏称八月十一日前去进攻焉耆，二十日应该到达该国，必定会在二十二日攻城取胜，朕计算其来回里程，使者今日也该前来报喜了。”话还没说完，驿站快骑就到了。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于处那啜。

西突厥处那啜让其手下将领代理焉耆国政，并派使者入朝进贡。太宗责备他们说：“我发兵击败焉耆，你们是何人，敢占据其国土？”那位将领十分害怕，返回突厥。焉耆拥立栗婆准堂兄薛婆阿那支为国王，仍然依附于处那啜。

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郜鼎之类也，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雠，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乙未（二十五日），鸿胪寺奏称：“高丽国莫离支进贡白金。”褚遂良说：“莫离支杀死其国王，东方各族不会宽容他，如今将要讨伐他而又要收纳其贡品，这就如同春秋时鲁桓公向宋国取郜鼎一样，我觉得不能接受。”太宗听从他的意见。太宗对高丽国使者说：“你们都事奉前高丽国王高武，并有官爵。莫离支有杀君之罪，你们不能报仇，如今还要为他游说来欺骗我泱泱大国，罪恶极大。”将使者们全部交付大理寺关押。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辛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甲寅（十四日），太宗车驾行幸洛阳，命令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副留守。

郭孝恪琐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郭孝恪押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儿女到了太宗行幸的洛阳，太宗敕令宽宥他们。丁巳（十七日），太宗对太子说：“焉耆王不去访求贤臣辅政，不用忠良谋划国事，自取灭亡，颈手被捆束，漂泊万里。人们因这件事而想到畏惧，也就懂得什么是畏惧了。”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己巳（二十九日），太宗在渑池县的天池打猎。十一月，壬申（初二），回到洛阳行宫。

前宜州刺史郑元，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前宜州刺史郑无已经退休在家，太宗因为他过去曾跟从隋炀帝讨伐高丽，特意将他召到行宫，问他讨伐高丽的计策，郑元答道：“辽东路途遥远，运粮较为艰难。高丽人善于守城，攻城不能很快攻下。”太宗说：“今日已非隋朝时候可比，你只等着听好消息吧。”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张俭等率领的部队正赶上辽水发大水，长时间渡不了河，太宗认为他们害怕对方，急召张俭到洛阳。张俭到后，详细陈述山川地势的险恶与平易，水草的丰美与恶劣，太宗听后很高兴。

上闻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太宗听说州刺史程名振善于用兵打仗，便召见他问以方略，赞扬他才思敏捷，慰勉他，说道：“你有将相之才，朕将要对你有所任用。”程名振失礼不拜谢，太宗假装恼怒，以观察他的态度，说道：“关东一个山村野夫，得到一个刺史职位，便认为是富贵之极了！你竟敢在天子身边，言语粗鲁，而且还不拜谢！”程名振谢罪道：“我本是粗疏之臣，未曾亲身恭奉过皇上的垂问，刚才只想着如何对答，所以忘了拜谢了。”举止自如，应答更为清楚。太宗

于是感叹道：“房玄龄在朕身边二十多年，每次看见朕斥责别人，脸色惶恐不能自持。程名振平生未曾见过朕一面，朕一时责怪他，竟会毫无惧色，言语没有差错，真是天下的奇人！”当日即拜官为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具，减者太半。

甲午（二十四日），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江、淮、岭、峡四州兵马四万人，又在长安、洛阳召募士兵三千人，战舰五百艘，从莱州渡海直逼平壤；又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兵六万人以及兰、河二州投降的胡族兵马进逼辽东，两支部队合围并进。庚子（三十日），各路大军会集在幽州，太宗派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行在安罗山监督众工匠制造练习登高冲锋用的云梯。当时远近的勇士纷纷应召当兵以及献出各种攻城器械不计其数，太宗都亲自加以挑选淘汰，取其方便简易的器械。又手书诏令传令天下，说道：“高丽盖苏文杀死君王肆虐百姓，其情形实在是忍无可忍！如今朕要亲自巡幸幽、蓟二州，向辽东、碣石一带兴师问罪，所经过之地的营房，不要过于劳费百姓。”而且说：“从前隋炀帝残暴百姓，高丽王却对百姓仁爱，以人心思乱的军队去进攻求安思和的民众，所以不能取得胜利。现在朕略说必胜之道有五条：一是以强大进攻弱小，二是以顺应时势去讨伐倒行逆施，三是以安定去乘机进攻敌方的内乱，四是以逸待劳，五是以百姓悦服的国家去进攻百姓积怨的国家，何愁不能取胜！以此布告黎民百姓，不要产生疑惧。”于是各种行军征战的物资费用减少了一大半。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十二月，辛丑（初一），武阳懿公李大亮在长安去世，遗书请求停止进攻高丽。他家中只剩余五斛米，三十匹布。亲属早死成为孤儿，被李大亮收养的十五个人，如同死了自己的父亲一样服丧。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壬寅（初二），前太子李承乾死于黔州，太宗为此不上早朝，以国公礼安葬。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甲寅（十四日），太宗下诏令各路大军以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兵几路进攻高丽。

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起初，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满，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帝国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降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却反而抚养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反叛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深厚的恩德，请求为大唐天子诛灭他们。”从此多次相互攻伐。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候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俟利北渡黄河后，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人，俟利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服从命令。戊午（十八日），众人都抛下俟利南渡黄河，请求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众位大臣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离京师很近，怎么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遣各位将领东征高丽。”太宗说：“夷狄族也是人呐，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都是征发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一千人，没有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与隋朝东征时百姓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估计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怎么肯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与薛延陀欲望爱好大略相同，他们并没有北面投奔薛延陀而却南下归顺我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可保没有突厥的祸患。”俟利已经失去部众，便轻骑入京朝见，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十九年（乙巳、645 ）

十九年（乙巳，公元645 年）

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余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春季，正月，韦挺犯有渎职罪，因事先没有巡视漕渠，运送大米的六百多条船只在卢思台旁边搁浅。他带上刑具被押送到洛阳；丁酉（二十八日），韦挺被除名罪官，由将作少监李道裕代替他的职务。崔仁师也因此免官。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沧州刺史席辩犯有贪污受贿罪，二月，庚子（初二），太宗诏令朝集使前往刑场观看，当众斩首。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

庚戌（十二日），太宗亲自统率各路大军从洛阳出发东征，任命特进萧为洛阳皇宫的留守。乙卯（十七日），太宗下诏：“朕从定州发兵后，便由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书言道：“陛下亲自征伐辽东，皇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两地内部空虚，恐怕会发生象杨玄感那样的变乱。而且高丽是个地处边陲的小国，不足以由皇上去辛苦操劳，希望陛下派一支部队征伐，指日可灭。”太宗不听从。任命尉迟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让他随行。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丁巳（十九日），太宗下诏追谥殷商的太师比干为忠烈，有关部门为比干修墓，春秋两季用猪羊祭祀，又命附近五户人家常年扫墓。

上之发京师也，命房玄龄得以便宜从事，不复奏请。或诣留台称有密，玄龄问密谋所在，对曰：“公则是也。”玄龄驿送行在。上闻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长刀于前而后见之，问告者为谁，曰：房玄龄。“上曰：”果然。“叱令腰斩。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太宗离开京城时，命令房玄龄相机处理政务，不必再去上奏请示。有人到房玄龄留守处声称有密谋，玄龄问密谋人是谁，答道：“是你本人。”玄龄让驿传送到太宗的行宫。太宗听留守处有上表送来告密人，非常恼怒，让人手持长刀立于帐前，而后见到告密人，问他告谁，答道：“房玄龄。”太宗说：“果然不出所料。”喝令将告密人腰斩。又亲下玺书责备房玄龄不能自信，称：“再有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独自处置。”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癸亥（二十五日），太宗到达邺县，亲自撰文祭奠魏太祖，评价道：“临危处理急变，料敌设置奇兵，作为一位将领智慧有余，作为帝王则才智不足。”

是月，李世军至幽州。

本月，李世的部队到达幽州。

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雠，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扰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计，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

三月，丁丑（初八），太宗车驾到达定州。丁亥（十八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辽东本来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地域，隋朝四次派兵出征而不能取胜；如今朕亲自东征，是想要为中原人的子弟报其父兄之仇，为高丽百姓雪其国王被杀的耻辱。而且四方都已平定，只有这一块小地方没有平定，所以乘朕还没有衰老，用士大夫们的余力打败他们。朕从洛阳出发以来，只吃肉食，而一点不吃早春蔬菜，是担心因此而烦扰百姓。”太宗看见有病的士兵，便召到御榻前亲予慰问，让州县妥加治疗，士兵们都深受感动。有人没有被登入东征部队的名簿中，自愿以私人装备跟从军队，动辄一千多人，都说：“我们不求得到皇上的封爵赏赐，只愿为陛下效忠，战死在辽东。”太宗不应允。

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上曰：“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夫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汝当努力行此，悲泣何为！”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从行。壬辰，车驾发定州，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命长孙无忌摄侍中，杨师道摄中书令。

太宗将要出发，太子一连哭泣几天，太宗说：“如今留下你镇守，加上俊彦贤才辅佐，正是想让天下人认识你的风度才能。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在于进贤才摒弃小人，赏赐善举惩罚恶行，大公无私，你应当努力做到这些，有什么好悲泣的？”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代行太子太傅，与刘洎、马周、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一同执掌机要事务，辅佐太子。长孙无忌、岑文本与吏部尚书杨师道与太宗同行。壬辰（二十四日），车驾从定州出发，太宗亲自装备弓箭在马鞍后带上雨披。命长孙无忌暂行侍中职，杨师道暂代中书令。

李世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忧，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

李世部队从柳城出发，大张声势，假装要通过怀远镇，而秘密派部队北上直趋甬道，出其不意进攻高丽。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李世从通定渡过辽水，到达玄菟。高丽人大为惊骇，各城都关闭城门自守。壬寅（初五），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李道宗领兵数千人到达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带领十多个骑兵直压近城门，城中人惊恐不安，没有人敢出来应战。营州都督张俭率领胡族士兵做为前锋，渡过辽水，直趋建安城，大败高丽兵，斩首几千人。

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为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太子李治让高士廉与自己同坐一榻处理政事，又令人再为士廉设立书案，士廉执意辞退。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器械、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辞举措，颇异平日。上见而忧之，谓左右曰：“文本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同知机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丁未（初十），太宗车驾从幽州出发。太宗将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文书簿录等全都委派给岑文本管理，文本夙兴夜寐，勤勉不怠，亲自料理调配，计算用的筹码、书写用的笔从不离手，心力耗竭，言谈举止颇与往日不同。太宗看见他这样，十分担忧，对身边人说：“文本与我同行，恐怕很难与我一同返回。”当天，岑文本得暴病而死。当日夜晚，太宗听见有急促的鼓声，说道：“文本死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听见鼓声，快命人撤掉。”当时右庶子许敬宗正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共同掌管机要事务，岑文本死后，太宗召来许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壬子，李世、江夏王道宗攻高丽盖牟城。丁巳，车驾至北平。癸亥，李世等拔盖牟城，获二万余口，粮十余万石。

壬子（十五日），李世、江夏王李道宗一道攻打高丽盖牟城。丁巳（二十日），太宗的车驾到达北平城。癸亥（二十六日），李世等人攻下盖牟城，俘虏二万多人，获得粮食十多万石。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面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文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张亮率领水师从东莱渡海，袭击卑沙城，该城四面环水悬隔，只有西门可以进入。程名振领兵夜间到达，副总管王文度先行登城，五月，己巳（初二），攻下了该城，俘获男女八千人。太宗分派总管丘孝忠等人在鸭绿江阅兵。

李世进至辽东城下。庚午，车驾至辽泽，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将作大匠阎立德布土作桥，军不留行。壬申，渡泽东。乙亥，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军中皆以为众寡悬绝，不若深沟高垒以俟车驾之至。道宗曰：“贼恃众，有轻我心，远来疲顿，击之必败。且吾属为前军，当清道以待乘舆，乃更以贼遗君父乎！”李世以为然。果毅都尉马文举曰：“不遇敌，何以显壮士！”策马趋敌，所向皆靡，众心稍安。既合战，行军总管张君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见高丽陈乱，与骁骑数十冲之，左右出入；李世引兵助之，高丽大败，斩首千余级。丁丑，车驾渡辽水，撤桥，以坚士卒之心，军于马首山，劳赐江夏王道宗，超拜马文举中郎将，斩张君。上自将数百骑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土填堑，上分其尤重者，于马上持之，从官争负土致城下。李世攻辽东城，昼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会之，围其城数百重，鼓噪声震天地。甲申，南风急，上遣锐卒登冲竿之末，其西南楼，火延烧城中，因麾将士登城，高丽力战不能敌，遂克之，所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

李世的部队行军到辽东城下。庚午（初三），太宗车驾到了辽泽，这一带是二百多里的沼泽地，人马都不得通行，将作大匠阎立德垫土作桥，军队昼夜兼程。壬申（初五），渡过辽泽东去。乙亥（初八），高丽步骑兵四万多人救援辽东，江夏王李道宗率领四千骑兵迎击，军中士兵都认为众寡悬殊，不如挖深濠沟加高壁垒坚守，等侯与皇帝车驾同行的大部队到来。李道宗道：“敌人仗着人马众多，有轻视我们之心，他们远道赶来十分疲惫，迎击他们必会取胜。而且我们做为前锋，正应当清理道路以等待皇上的车辇到来，怎么能再把敌人留给皇上呢？”李世认为有道理。果毅都尉马文举说：“不遇上强劲的敌手，如何能显示出壮士的威风呢？”于是驱马逼近对方，所向披靡，士兵们才稍稍心安。与高丽兵展开激战后，行军总管张君后退，使唐朝军队不利，李道宗收罗其散兵游勇，登上高处观望，看见高丽军中阵形混乱，便率领几十名骁勇骑兵冲击他们，左进右出，右进左出；李世又领兵助战，高丽兵被打得大败，一千多人被杀。丁丑（初十），太宗车驾渡过辽水，撤毁桥梁，以此来坚定将士们的决心，唐军驻扎在马首山，太宗慰劳赏赐江夏王李道宗，破格提拔马文举为中郎将，处斩后退的张君。太宗亲率数百骑兵到辽东城下，看见士兵们背土填壕沟，太宗分出最重的，在马上拿着，于是随从官员都争先恐后背土到城下。李世部队昼夜不停地攻打辽东城，到了第十二天，太宗又带引精兵合围，将城墙围有数百层，鼓噪声震天动地。甲申（十七日），南风刮得很大，太宗派精锐士兵登上冲竿的顶端，点燃城的西南楼，火势漫延直烧到城内，进而指挥将士们登城，高丽兵竭力奋战，抵抗不住，遂被唐军攻克，杀死一万多人，俘获高丽兵一万多人，百姓男女四万多人，改城名为辽州。

乙未，进军白岩城。丙申，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乌骨城遣兵万余为白岩声援，将军契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陈，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会暝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

乙未（二十八日），唐军进军白岩城。丙申（二十九日），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身上中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将士们听说后，没有不受感动的。乌骨城派一万多士兵增援白岩的高丽兵，将军契何力派八百名精锐骑兵阻击，何力奋力挺身冲锋陷阵，腰上被长矛刺中，尚辇奉御薛万备单枪匹马前去救护，在万人丛中救出何力回到唐军账内。何力情绪更为激愤，包扎上伤口又去拼杀，跟从的骑兵们奋勇出击，于是大败高丽兵，乘胜追击几十里，杀死一千多人，直到天黑才收兵。薛万备是薛万彻的弟弟。

第一百九十八卷

唐纪十四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

唐纪十四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645 年）

六月，丁酉，李世攻白岩城西南，上临其西北。城主孙代音潜遣腹心请降，临城，投刀钺为信，且曰：“奴愿，城中有不从者。”上以唐帜与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帜，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皆从之。

六月，丁酉（初一），李世攻打白岩城西南，太宗亲临城西北。城主孙代音暗中派遣心腹请求投降，约定唐兵临近城池，投刀斧为信号，而且说道：“我本人愿意投降，只怕城中有不投降的。”太宗将唐朝的旗帜交与来使，说道：“如决定投降的话，你可将此旗竖在城墙上。”孙代音如约竖旗，城中人以为唐朝军队已经登上城楼，于是都跟从孙代音投降。

上之克辽东也，白岩城请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军中曰：“得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李世见上将受其降，帅甲士数十人请曰：“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柰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上下马谢曰：“将军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世乃退。得城中男女万余口，上临水设幄受其降，仍赐之食，八十以上赐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岩者悉慰谕，给粮仗，任其所之。

唐朝军队攻克辽东城后，白岩城守军请求投降，中途又有反悔。太宗恼怒其反复无常，对唐军说：“得到这座城，便将城中男女及财物赏赐给士兵们。”李世见太宗将要接受对方投降，便带领几十名身穿铠甲的士兵请战说：“士兵们之所以不怕飞矢流石的袭击，不顾生死，正是贪图俘获其男女财物；如今城池垂手可得，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投降，而辜负士兵们的杀敌决心呢？”太宗下马答谢世，说道：“将军所言极是。然而放纵士兵杀人，虏其妻小，朕实在不忍心。将军手下有功的将士，朕会用府库里的资财封赏他们，这样可以从将军手中赎得一座完整的城。”李世于是退下。唐军共得到城中男女一万多人，太宗靠水边设御账接受对方投降，仍然赐给他们食物，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给多少不等的绢帛。其他城堡的士兵驻扎在白岩城的，都予以抚慰，供给粮草，听任他们去留。

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岩。上怜其有义，赐帛五匹；为长史造灵舆，归之平壤。以白岩城为岩州，以孙代音为刺史。

先前，辽东城长史被部下杀死，他的手下吏员省事护送长史的妻子儿女们投奔白岩城。太宗怜悯省事有义节，赐给他五匹帛；又为长史造灵车，将棺椁送回平壤。改白岩城为岩州，任命孙代音为刺史。

契何力疮重，上自为傅药，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杀之。何和奏称：“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与之初不相识，非有怨雠。”遂舍之。

契何力伤口严重，太宗亲自为他敷药，并查出刺伤何力的人叫高突勃，将他交付给何力，让何力亲自杀掉他。何力上奏称：“他为了他的君主冒着生命危险刺中我，此乃忠诚勇猛之人，我与他毫不相识，并没有一丝怨仇。”于是将他放掉。

初，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世尽虏之，其人请从军自效，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为我战，莫离支必杀汝妻子，得一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廪赐遣之。

起初，莫离支征派加尸城的七百人去戍守盖牟城，李世将他们全部俘获，他们请求跟从唐军效力，太宗说：“你们的家都在加尸城，你们为我征战，莫离支必然要杀掉你们的妻子儿女，得一人的帮助却毁灭他的一家，朕不忍心这样。”戊戌（初二），这七百人都得到赏赐，并被遣放回去。

己亥，以盖牟城为盖州。

己亥（初三），改盖牟城为盖州。

丁未，车驾发辽东，丙辰，至安市城，进兵攻之。丁巳，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帅高丽、兵十五万救安市。上谓侍臣曰：“今为延寿策有三：引兵直前，连安市城为垒，据高山之险，食城中之粟，纵掠吾牛马，攻之不可猝下，欲归则泥潦为阻，坐困吾军，上策也。拔城中之众，与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来与吾战，下策也。卿曹观之，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

丁未（十一日），太宗车驾从辽东出发，丙辰（二十日），到达安市城下，纵兵攻城。丁巳（二十一日），高丽北部酋长高延寿、高惠真率领高丽、兵十五万人援救安市。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如今延寿有三种策略：带引兵马直至前沿，与安市城连为保垒，占据高山的险恶地势，坐吃城内的粮食，让骑兵抢掠我们的牛马，使我们久攻不下，想要退兵又有泥沼阻隔，以此困住我军，这是上策。与城中的军民一道，乘夜全部逃遁，这是中策。不自量力，来与我方交战，这是下策。你们看着，他们必然出此下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成为俘虏。”

高丽有对卢，年老习事，谓延寿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独立为帝，此命世之材，今举海内之众而来，不可敌也。可吾计者，莫若顿兵不战，旷日持久，分遣奇兵断其运道，粮食既尽，求战不得，欲归无路，乃可胜也。”延寿不从，引军直进，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犹恐其低徊不至，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兵始交而伪走。高丽相谓曰：“易与耳！”竞进乘之，至安市城东南八里，依山而陈。

高丽有一位官居对卢的人，年老熟悉吏事，对高延寿说：“秦王李世民对内铲平各路豪杰，对外使四方臣服，以己之力，自玄为帝，此乃天降命世之人，如今倾唐朝军队前来攻打我们，万万不可对抗呀。为我们考虑，不如按兵不动，这样旷日持久，分别派遣奇兵断其运粮通道，他们粮食用光，而又求战不成，想要回去又无路可走，这样我们才能取胜。”延寿不听，领兵继续前行，直至离安市城四十里。太宗担心他们俳徊不向前进兵，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率一千多名突厥骑兵引诱他们，士兵刚一交战即假装败退。高丽士兵相互说道：“打唐朝军队太容易了。”竞相上前出击，到达安市城东南八里的地方，依山布下阵形。

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阵，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绐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栗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

太宗召集全体将领询问破敌计谋，长孙无忌答道：“我听说临敌将要战斗时，必要先观察一下士兵的情绪。我刚才经过各处营房，看见士兵们听说高丽兵到了，都拔刀扎旗，喜形于色，此乃必胜的士兵。陛下年轻的时候，亲自指挥战阵，当年大唐凡是出奇制胜打败对方，都是陛下上呈高祖的计谋，众位将领只是按着预定谋略行事。今天这一仗，还望陛下指示。”太宗笑着说：“诸位这样谦让，朕当为你们谋划。”于是和长孙无忌等人带领几百骑兵登高眺望，观察地形，看好可以埋伏兵力以及出入的地点。高丽、合兵为战阵，长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尽本国的兵力来抗拒我大唐军队，平壤的守军必然虚弱，希望能给我五千精兵，直捣其京城，则几十万的兵马可以不战而降。”太宗没有答允。派使者欺哄高延寿说：“我因为你们国的强臣杀死你们的国王，所以前来兴师问罪；至于两军交战，并非我的本意。但进入你们的境内，粮食供应不上，所以才攻下了几座城，等到你们重修臣国的礼节，就将那几座城归还。”延寿相信了太宗说过的话，不再防备。

上夜召文武计事，命李世将步骑万五千陈于西岭；长孙无忌将精兵万一千为奇兵，自山北出于狭谷以冲其后；上自将步骑四千，挟鼓角，偃旗帜，登北山上；敕诸军闻鼓角齐出奋击。因命有司张受降幕于朝堂之侧。戊午，延寿等独见李世布陈，勒兵欲战。上望见无忌军尘起，命作鼓角，举旗帜，诸军鼓噪并进，延寿等大惧，欲分御之，而其陈已乱。会有雷电，龙门人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陈，所向无敌；高丽兵披靡，大军乘之，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上望见仁贵，召拜游击将军。仁贵，安都之六世孙，名礼，以字行。

太宗当夜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战事，命令李世率领一万五千名步骑兵在西岭布阵；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一千名精锐士兵做为奇兵，从山的北面穿越峡谷以冲击高丽军队的后尾；太宗亲自带领四千步骑兵，挟带鼓和号角，放倒旗帜，登上北山；又敕令各路军听见鼓和号角声一齐出兵进击。又命有关部门在朝堂边上大张接受投降的帷幕。戊午（二十二日），延寿等人只见李世在布阵，便勒令士兵欲迎战。太宗望见长孙无忌的部队尘土飞扬，便令擂鼓、吹号角，高举大旗，各路兵马鼓噪呐喊着一同进攻，高延寿等大为惊慌，想要分兵几路击退唐军，然而高丽军的阵形已经乱了。正赶上天降大雨，雷电交加，龙门人薛仁贵身穿奇异服装，大声呼喊着冲锋陷阵，所向无敌。高丽士兵纷纷逃窜，唐朝大军乘胜追击，高丽兵大溃败，二万多人被杀。太宗看见薛仁贵，便召见他并拜为游击将军。仁贵是薛安都的六世孙，名礼，以字称呼。

延寿等将余众依山自固，上命诸军围之，长孙无忌悉撤桥梁，断其归路。己未，延寿、惠真帅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入军门，膝行而前，拜伏请命。上语之曰：“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皆伏地不能对。上简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迁之内地，馀皆纵之，使还平壤；皆双举手以颡顿地，欢呼闻数十里外。收三千三百人，悉坑之，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万领，他器械称是。高丽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

高延寿等人带领残余士兵依山固守，太宗命令各路兵马合围，长孙无忌将所有桥梁撤掉，以断绝其归路。己未（二十三日），延寿、惠真率领高丽士兵三万六千八百人请求投降，走到军门，跪下用膝盖前行，磕头请罪。太宗对他们说：“东夷少年，可以在僻壤海隅横行，至于摧毁坚固堡垒决战取胜，肯定赶不上一位老年人，今后还敢与大唐天子交战吗？”延寿等人都趴在地上不敢答话。太宗挑出耨萨以下酋长三千五百人，给他们军服职位，将他们迁居内地，其余将士都放了，让他们返回平壤；众人都高举双手以头撞地，欢呼声闻几十里外。太宗将被俘的三千三百名士兵全部活埋，总共获得五万匹马，五万头牛，一万领铁甲，各种器械上万。高丽全国震惊，后黄城、银城百姓都空城逃走，几百里内不再有人烟。

上驿书报太子，仍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驻骅山。

太宗传驿书通报给太子，又写信问高士廉等人说：“朕做为带兵的将领怎么样？”将所途经的山改名为驻骅山。

秋，七月，辛未，上徙营安市城东岭。己卯，诏标识战死者尸，俟军还与之俱归。戊子，以高延寿为鸿胪卿，高惠真为司农卿。

秋季，七月，辛未（初五），太宗将营帐迁到安市城东岭。己卯（十三日），太宗诏令将战死的将士尸首标识姓名，等到回师返朝时一同带回。戊子（二十二日），任命高延寿为鸿胪寺卿，高惠真为司农寺卿。

张亮军过建安城下，壁垒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丽兵奄至，军中骇扰。亮素怯，踞胡床，直视不言，将士见之，更以为勇。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丽，破之。

张亮的部队经过建安城下，尚未坚固壁垒，士兵们便大多出外割柴草打野物，高丽兵突然赶到，军中大乱。张亮平时就胆小，蹲坐在胡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方说不出话来，将士们见此情景，反倒认为张亮勇敢。总管张金树等人敲鼓聚集兵马反击高丽兵，将其击退。

八月，甲辰，候骑获莫离支谍者高竹离，反接诣军门，上召见，解缚问曰：“何瘦之甚？”对曰：“窃道间行，不食数日矣。”命赐之食，谓曰：“尔为谍，宜速反命。为我寄语莫离支：欲知军中消息，可遣人径诣吾所，何必间行辛苦也！”竹离徒跣，上赐而遣之。

八月，甲辰（初八），巡卫骑兵抓住了莫离支手下的间谍高竹离，将其反绑双手押送到军营，太宗亲自召见他，为他松绑问道：“你怎么这么瘦呢？”答道：“我偷偷地走小道，已经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太宗命人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身为间谍，应当迅速回去复命。你替我告诉莫离支：想要知道我方军中情形，可以派人直接到我们的营地，何必偷偷摸摸地这么辛苦呢？”高竹离光着脚，太宗赐给他草鞋打发他回去。

丙午，徙营于安市城南。上在辽外，凡置营，但明斥候，不为堑垒，虽逼其城，高丽终不敢出为寇抄，军士单行野宿如中国焉。

丙午（初十），唐朝军队将营帐迁到安市城南。太宗在辽东一带，凡是设置军营，只是在明处设置岗哨，而不设沟堑堡垒，即使逼近高丽城堡，高丽军队也不敢出兵骚扰，唐朝士兵们单人行路野外露宿便如同在中原时一样。

上之伐高丽也，薛延陀遣使入贡，上谓之曰：“语尔可汗，今我父子东征高丽，汝能为寇，宜亟来！”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谢，且请发兵助军；上不许。及高丽败于驻骅山，莫离支使说真珠，啖以厚利，真珠慑服不敢动。九月，壬申，真珠卒，上为之发哀。

太宗将要讨伐高丽时，正好薛延陀派使者到朝中进献贡品，太宗对来使说：“告诉你们的可汗，如今我们父子二人要亲自带兵东征高丽，你们想要侵犯，就立刻来！”真珠可汗听此言极为恐惶，忙派使者前来谢罪，并且请求派薛延陀兵前来协助攻打高丽；太宗没有答应，等到高丽军队在驻骅山被打得大败，莫离支便让人劝说真珠可汗，以丰富的利益加以引诱，真珠可汗慑服于唐朝的力量而未敢有所举动。九月，壬申（初七），真珠可汗死去，太宗为他举哀发丧。

初，真珠请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汁，居东方，统杂种；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诏许之，皆以礼册命。曳莽性躁扰，轻用兵，与拔灼不协。真珠卒，来会丧。既葬，曳莽恐拔灼图己，先还所部，拔灼追袭杀之，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起初，真珠可汗请求让他庶出的长子曳莽做突利失可汗，居住在东部，统率各部族；让其嫡生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住在西部，统领薛延陀本部；太宗下诏答应其请求，并都按照礼仪予以册封。曳莽性情暴躁好动，轻易用兵，与拔灼不和。真珠可汗死后，二人齐聚薛延陀牙帐奔丧。安葬真珠可汗之后，曳莽担心拔灼图谋害己，便提前回本部，拔灼派人追上将其杀死，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

上之克白岩也，谓李世曰：“吾闻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击之不能下，因而与之。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对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运道，将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则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勿误吾事！“世遂攻安市。

太宗领兵攻克高丽白岩城后，对李世说：“我听说安市城地势险要、士兵精良，其城主智勇双全，当初莫离支叛乱时，城主不服命，莫离支久攻不能取胜，因而便仍由他管理此城。建安城兵力微弱、粮食稀少，如果出其不意进攻它，必然能够取胜。你可带兵先去攻建安，建安城攻下后，则安市城便如在我胸腹中，这正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城有所不攻’的道理。”李世答道：“建安在南面，安市在北面，我方军粮都在辽东城；如今我们越过安市去进攻建安，假如敌人切断我方运粮通道，那将怎么办呢？倒不如先去攻打安市，攻下安市，则可以一鼓作气轻取建安。”太宗说：“你是统军将领，怎么能不用你的策略。但不要延误了我的军机大事。”李世于是领兵进攻安市。

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乘城鼓噪，上怒，世请克城之日，男女皆坑之，安市人闻之，益坚守，攻久不下。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余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安市人远无望见太宗的旗帜伞盖，总是登上城楼一起敲鼓呐喊，太宗大怒，李世请求攻下城池当天，将城中男女全部活埋，安市人听说后，更是顽强守城，唐军久攻不下。高延寿、高惠真向太宗请求道：“我们既然委身于大唐帝国，便不敢不献上一份忠诚，这样可以让大唐天子早成大功，我们也得与妻儿老小相见。安市人顾惜自己的家庭，人人各自为战，不容易立即攻克。如今我等以高丽兵十多万，望见旌旗即遭溃败，高丽人闻风丧胆，乌骨城首领多老迈无用，很难坚守城池，如果唐军移师临近该城，早晨到晚上即可攻克，其余中途挡道的小城，必定望风溃逃。然后广收他们物资粮草，一鼓作气，平壤必定坚守不住。”众位大臣们也都说：“张亮的部队在沙城，如果征召他们二个晚上即可到达，乘着高丽惊恐的时候，合力拿下乌骨城，渡过鸭绿江，直取平壤，就在于这次行动了。”太宗想要听从这个意见，惟独长孙无忌认为：“天子亲自征战，与一般将领统兵不同，不可以冒着危险侥幸取胜。如今建安、新城的敌兵还有十万人，如果我们移师乌骨城，他们都会追袭我军的后路，倒不如先攻下安市，占取建安，然后再长驱直入，这才是万全之策。”太宗于是停止移师乌骨的计划。

诸军急攻安市，上闻城中鸡声，谓了世曰：“围城积久，城中烟火日微，今鸡甚喧，此必飨士，欲夜出袭我，宜严兵备之。”是夜，高丽数百人缒城而下。上闻之，自至城下，召兵急击，斩首数十级，高丽退走。

各路大军紧急攻打安市城，太宗听见了城中鸡和猪的鸣叫声，对李世说：“围城的时间很长，城中炊烟日见稀少，如今鸡和猪叫得厉害，这一定是在犒劳士兵，想要夜间出来偷袭我们，应当严加防范。”当夜，高丽几百人顺着绳索爬出城外。太宗听说后，亲自到了城下，召集士兵紧急围攻，杀死几十人，其余高丽兵逃回城中。

江夏王道宗督众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战，日六、七合，冲车炮石，坏其楼堞，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道宗伤足，上亲为之针。筑山昼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万，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爱将兵屯山顶以备敌。山颓，压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数百人从城缺出战，遂夺据土山，堑而守之。上怒，斩伏爱以徇，命诸将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上曰：“汝罪当死，但朕以汉武杀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盖牟、辽东之功，故特赦汝耳。”

江夏王李道宗率领部下在城东南角筑土山，渐渐逼近城墙，城里也不断增高城墙与城外对抗。士兵们轮番攻战，每天有六七个回合，唐军用冲车和发射石块，撞开城墙垛，城中随即立木栅栏以堵塞缺口。李道宗脚部受伤，太宗亲自为他针炙。唐军昼夜不停地筑土山，总共用了六十天，用去劳力五十万人次，山顶离城只有几丈，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李道宗让果毅都尉傅伏爱领兵驻守在山顶以防备高丽兵。土山坍毁，压向城墙，城墙崩塌；正赶上傅伏爱私自离开营所，高丽几百名士兵从城墙缺口处出来迎战，于是便夺下占据了土山，挖沟堑守护。太宗大怒，将傅伏爱斩首示众，命令众位将领攻城，却三天都未攻下来。李道宗光着脚到太宗的麾旗下请罪，太宗说：“你的罪过该当处死，但是朕想到汉武帝杀死大将王恢，倒不如秦穆公二次重用孟明，又念你攻破盖牟、辽东有功，所以特赦你不死。”

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癸未，敕班师。先拔辽、盖二州户口渡辽，乃耀兵于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迹不出。城主登城拜辞，上嘉其固守，赐缣百匹，以励事君。命李世、江夏王道宗将步骑四万为殿。

太宗认为辽东一带早寒，草木干枯水结冰，士兵马匹都不宜久留，而且粮食快要用光了，癸未（十八日），便敕令班师还朝。先让辽东、盖牟二城的百姓举家渡过辽水，于是在安市城下显耀兵力，而后凯旋，城中高丽人都藏身不出。城主登上城楼答礼为唐军送行，太宗称赞他能够坚守城池，赐给城主绸段一百匹，用来鼓励他事奉高丽国王。命令李世与江夏王李道宗领步骑兵四万人殿后。

乙酉，至辽东。丙戌，渡辽水。辽泽泥潦，车马不通，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水深处以车为梁，上自系薪于马鞘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沟驻马，督填道诸军渡渤错水，暴风雪，士卒沾湿多死者，敕然火于道以待之。

乙酉（二十日），唐军到达辽东城。丙戌（二十一月），渡过辽水。辽泽一带道路泥泞，车马难以通行，太宗命长孙无忌率领一万人割草填道，水深的地方用车做桥梁，太宗亲自将薪木等拴在马鞍后帮助铺路。冬季，十月，丙申朔（初一），太宗到达蒲沟停下，督促填道铺路的各路军渡过渤错水，赶上天降暴风雪，士兵们衣湿多被冻死，太宗敕令在道上点上火堆，以等侯士兵烤火。

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此次征伐高丽，总共攻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太宗认为未能最后取胜，深自懊悔，感叹道：“如果魏徵在的话，不会让我此番出兵的！”命人乘驿马昼夜兼程到京城，用猪和羊祭祀魏徵，重新竖立贞观十七年曾毁坏的石碑，征召他妻子儿女到太宗所在行宫，亲自慰问赏赐。

丙午，至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谓薛仁贵曰：“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丙午（十一日），唐军回到营州。太宗下诏令将在辽东阵亡的士兵的尸骨一并汇集在柳城东南，命令有关部门摆设牛羊猪祭祀，太宗亲自写文祭奠亡灵，并亲临灵堂痛哭，十分悲哀。死者的父母们听说此事后，都说：“我们的儿子死了，皇上亲自为他们哭灵，死还有什么遗憾！”太宗对薛仁贵说：“朕手下的各位将领都已经老了，考虑能得到骁勇善战的后起之秀为统兵将领，没有人能赶得上你了，朕对于得到辽东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了你。”

丙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上之发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谓太子曰：“俟见汝，乃易此袍耳。”在辽左，虽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败，左右请易之，上曰：“军士衣多弊，吾独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进新衣，乃易之。

丙辰（二十一日），太宗听说皇太子出迎回朝大军即将赶到，便带领护卫飞骑三千人飞奔进入临渝关，途中与太子相逢。太宗从定州出发时，曾指着身上穿的褐色战袍对太子说：“等再见到你时，我才可以换下此身战袍。”在辽左，即使盛夏酷暑汗流浃背，也不换下这套衣服。到了秋天，穿着露风，身边的人请求太宗换掉衣服，太宗说：“战士们的衣服多是破败的衣服，惟独我穿上新衣服，这样行吗？”至此时，太子递上新衣服，太宗才换下旧衣服。

诸军所虏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车驾至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呼号，宛转于地，尘埃弥望。

各路军马所俘虏的高丽百姓有一万四千多人，先是集中在幽州，准备用来赏给将士们做奴隶，太宗怜悯他们父子、夫妻离散，命令有关官署按照他们的价格，全用朝廷府库的钱、布赎为平民，欢呼之声三天不绝。十一月，辛未（初七），太宗车驾到达幽州，高丽老百姓在城东欢迎，手舞足蹈，欢呼拜伏，展转于地，尘埃弥漫。

庚辰，过易州境，司马陈元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上恶其谄，免元官。

庚辰（十六日），太宗经过易州境内，易州司马陈元让当地百姓在地下用火烧增温来种蔬菜，此时进献给太宗；太宗讨厌他过于谄媚，罢免了陈元的官职。

丙戌，车驾至定州。

丙戌（二十二日），太宗车驾到达定州。

丁亥，吏部尚书杨师道坐所署用多非其才，左迁工部尚书。

丁亥（二十三日），吏部尚书杨师道因任用官吏大多不称职而获罪，降职为工部尚书。

壬辰，车驾发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痈，御步辇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为上吮痈，扶辇步从者数日。辛亥，上疾瘳，百官皆贺。

壬辰（二十八日），太宗车驾从定州出发。十二月，辛丑（初七），太宗背上长痈，坐着轿子前行。戊申（十四日），到达并州，太子李治为太宗吸吮痈毒，扶着轿子步行几日。辛亥（十七日），太宗背上毒痈渐好，文武百官齐声恭贺。

上之征高丽也，使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备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既立，以上出征未还，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候中郎将长安田仁会与思力合兵击之。思力羸形伪退，诱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陈以待之。薛延陀大败，追奔六百馀里，耀威碛北而还。多弥复发兵寇夏州，己未，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镇胜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发胜、夏、银、绥、丹、延、、坊、石、隰十州兵镇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将军薛孤吴，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镇灵州；又令执失思力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薛延陀至塞下，知有备，不敢进。

太宗征伐高丽时，让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统领厥兵驻扎在夏州以北，以防备薛延陀的进攻。薛延陀多弥可汗即位后，乘着太宗出征高丽未归之机，领兵侵犯北河以南一带，太宗派左武侯中郎将长安人田仁会与执失思力合兵进击。思力假装抵御不住后退，诱敌深入，到了夏州境内，严阵以待薛延陀兵。薛延陀被打得大败，唐军乘胜追击六百多里，在沙漠以北耀武扬威之后凯旋。多弥可汗再次发兵进犯夏州，己未（二十五日），太宗敕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征发朔、并、汾、箕、岚、代、忻、蔚、云九州兵马镇守朔州；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征发胜、夏、银、绥、丹、延、、坊、石、隰十州兵马镇守胜州；胜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将军薛孤吴，征发灵、原、宁、盐、庆五州兵马镇守灵州；又命令执失思力征发灵、胜二州的突厥兵，与李道宗等人相互呼应。薛延陀兵到了塞下，知悉唐军有所防备，不敢贸然进犯。

初，上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上将行，谓洎曰：“我今远征，尔辅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识我意。”对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上以其言妄发，颇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败，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或谮于上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上以为然，庚申，下诏称：“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免其妻孥。”

起初，太宗留下侍中刘洎在定州辅佐皇太子，仍然兼任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理吏、礼、户三部尚书事。太宗将要出发前，对刘洎说：“朕如今带兵远征，你辅佐太子，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你身上，望你深深体会朕的心思。”刘洎答道：“望陛下不必忧虑，大臣有罪，我当立即予以诛罚。”太宗认为他出言妄自发论，颇为奇怪，告诫他说：“你的性情疏阔又刚直，必会因此而遭祸，应当慎重行事。”等到太宗有病了，刘洎从内室出来，面容非常悲哀，对同僚说：“病得如此厉害，皇上的身体值得忧虑。”有人对太宗进言道：“刘洎说朝延大事不足忧虑，只是应当依循伊尹、霍光的故事，辅佐年幼的太子，大臣中有二心的杀掉他，自己也就安定了。”太宗也认为是这样，庚申（二十六日），太宗下诏称：“利洎与人私下议论，窥探朕有不幸时，阴谋执掌朝政，自比于伊尹、霍光，无端猜忌大臣，想要将他们全部杀戮。理应赐他自尽，赦免他妻子儿女。”

中书令马周摄吏部尚书，以四时选为劳，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从之。

中书令马周代理吏部尚书，认为四时选官过于劳累，请求恢复十一月选官，到次年三月完毕；太宗依从其意见。

是岁，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郎弄，大破之，穷其余党，西至乞习山，临弱水而归。

这一年，右亲卫中郎将裴行方领兵讨伐茂州反叛的羌族人黄郎弄，将其打得大败，追击其残余势力，向西直到乞习山，临近弱水而后还朝。

二十年（丙午、646 ）

二十年（丙午，公元646 年）

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击薛延陀，大破之，虏获二千余人。多弥可汗轻骑遁去，部内骚然矣。

春，正月，辛未，（初八），夏州都督乔师望、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等人进攻薛延陀，将其打得大败，俘虏二千多人。多弥可汗乘轻骑逃走，薛延陀内部骚乱。

丁丑，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

丁丑（十四日），太宗派大理寺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汉朝考察官员的六条诏书巡察全国各地，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吏多被罢职贬官，这些人到朝中喊冤的前后不断。太宗令褚遂良按类写明情况上呈，太宗亲自裁决，确定其中能够提拔的有二十人，论罪当死的七人，流放以下免除官职的有成百上千人。

二月，乙未，上发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还京师。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骅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二月，乙未（初二），太宗从并州出发。三月，己巳（初七），太宗车驾回到了京城长安。太宗对李靖说：“我倾全国兵力却受困于小小的高丽，这是什么缘故？”李靖说：“这一点李道宗能够解释。”太宗又问江夏王李道宗，李道宗详细陈述在驻骅山时曾提出过乘机攻取平壤的话。太宗怅然若失，说道：“当时匆匆忙忙，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决外。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上命太子暂出游观，太子辞不愿出；上乃置别院于寝殿侧，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请遣太子旬日一还东宫，与师傅讲道义；从之。

太宗的病并未完全好，想要专心保养一段时间，庚午（初八），诏令朝中军国大事一并委托皇太子李治处理。于是太子每隔一日便在东宫处理政务，事情一毕就进入皇宫侍侯太宗服药用饭，不离身边左右。太宗命令太子暂时出外游玩，太子辞谢不愿出宫；太宗便在寝殿旁设置别院，让太子居住。褚遂良请求太子每十天回东宫一次，与太师太傅们讲论道义，太宗依准。

上尝幸未央宫，辟仗已过，忽于草中见一人带横刀，诘之，曰：“闻辟仗至，惧不敢出，辟仗者不见，遂仗不敢劝。”上遽引还，顾谓太子：兹事行之，则数人当死，汝于后速纵遣之。“又尝乘腰舆，有三卫误拂御衣，其人惧，色变。上曰：”此间无御史，吾不汝罪也。“

太宗曾游幸未央宫，清道的卫士已经走过去了，忽然在路边草丛里看见一人掖下带刀，便质问此人，答道：“我听见清道的卫士经过，因为害怕，不敢走出来，清道卫士们没有看见我，于是就潜伏着不敢动。”太宗便带着他回到宫中，对太子说：“这件事严格执行起来，则当有几名卫士因失职被处死，你从后面立即将此人放走。”太宗又曾乘坐轿，亲卫、勋卫、翊卫人员中有个人无意间碰着太宗的衣服，那人十分害怕，脸色都变了。太宗说：“这里没有御史，我不怪罪你。”

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又问术士程公颖曰：“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法，今将奈何！公好去。”己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其家。

陕州人常德玄告发刑部尚书张亮豢养义子五百人，曾对方术之士公孙常说：“我的名字正与图应验。”又问方术之士程公颖：“我的手臂上长有龙鳞，想要举事造反，可以吗？”太宗命令马周等人按察其事，张亮坚决不服。太宗说：“张亮养有义子五百人，养这么多人做什么？不正是要谋反吗？”命文武百官议定其罪行，众人都说张亮谋反，应当处死。惟独将作少监李道裕说：“张亮谋反证据不足，不应当判死罪。”太宗派长孙无忌、房玄龄到狱中与张亮诀别说：“法令是天下公平之物，朕与你共同遵守。你自己不谨慎，与恶人往来，深陷于法，如今已毫无办法挽回。你好好地去吧。”己丑（二十七日），张亮与程公颖一同在西市被处斩，家产被抄。

岁余，刑部侍郎缺，上命执政妙择其人，拟数人，皆不称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狱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遂以道裕为刑部侍郎。

一年多后，刑部侍郎空缺，太宗命宰相们遴选人选，拟定了几个人，都不称太宗的心意，过后太宗说道：“朕得到这个人了。前一段李道裕曾议论张亮的狱案说‘谋反证据不足’，这话有道理，朕虽然没有听从，至今仍在后悔。”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闰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闰三月，癸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戊戌，罢辽州都督府及岩州。

戊戌（初六），唐朝罢除辽州都督府及岩州建置。

夏，四月，甲子，太子太保萧解太保，乃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季，四月，甲子（初三），解除萧太子太保职务，仍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五月，甲寅，高丽王藏及莫离支盖金遣使谢罪；并献二美女，上还之。金，即苏文也。

五月，甲寅（二十三日），高丽国王高藏以及莫离支盖金派使者前来谢罪；并献两个美女，太宗让其回国。盖金即是盖苏文。

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

六月，丁卯（初七），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派使者到唐朝进献贡品，并且请求通婚；太宗答应其请求，并且让西突厥割让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做为聘礼。

薛延陀多弥可汗，性褊急，猜忌无恩，废弃父时贵臣，专用己所亲昵，国人不附；多弥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乙亥，诏以江夏王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以击薛延陀。

薛延陀多弥可汗，性情急躁，对臣下猜忌，少施恩惠，废掉了父亲在位时的贵族大臣，专门重用自己的亲信，国中百姓不顺服；又大肆杀戮，人心不安定。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联合进攻他，多弥大败。乙亥（十五日），太宗下诏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派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统率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统领凉州以及胡族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统率本部兵马，分兵几路，齐头并进，进攻薛延陀。

上遣校尉宇文法诣乌罗护、，遇薛延陀阿波设之兵于东境，法帅击破之。薛延陀国中惊扰，曰：“唐兵至矣！”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攻而杀之，并其宗族殆尽，遂据其地。诸俟斤互相攻击，争遣使来归命。

太宗派校尉宇文法到乌罗护、，在薛延陀东部边境与薛延陀阿波设的兵马遭遇，宇文法统率兵将其击败。薛延陀国内震动，纷纷言道：“唐朝大兵到了！”各部落大乱。多弥带领几千骑兵投奔阿史德时健部落，回纥进攻该部落，并杀死多弥可汗，他的宗族也几乎被兼并，于是占据该地。敕勒各部首领相互攻击，争着派使者请求归附唐朝。

薛延陀余众西走，犹七万余口，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归其故地。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安集之。

薛延陀残余部队向西溃逃，还有七万多人，他们共同拥立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回到了故地。不久又去掉了可汗称号，派使者上表，请求居住在郁督军山北麓；太宗让兵部尚书崔敦礼去郁督军山将他们就地安置。

敕勒九姓酋长，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种，闻咄摩支来，皆恐惧，朝议恐其为碛北之患，乃更遣李世与九姓敕勒共图之。上戒世曰：“降则抚之，叛则讨之。”己丑，上手诏，以“薛延陀破灭，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或未归服，今不乘机，恐贻后悔，朕当自诣灵州招抚。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

敕勒九个部落首领，由于一直归附薛延陀，听说咄摩支要到郁督军山北面居住，都非常害怕。唐朝大臣议论，担心咄摩支会成为漠北的祸患，于是又派李世与九个敕勒部落共同图谋对付咄摩支。太宗告诫李世说：“咄摩支如降服就安抚他们，反叛就讨伐他们。”己丑（二十九日），太宗手书诏令，认为：“薛延陀被消灭后，其敕勒各部落，有的前来归降，有的并未归顺，如今要是不乘机图谋，恐怕将来会后悔，朕应当亲自去灵州招抚各部落。去年出征辽东的士兵，此次都不做征调。”

时太子当从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以为：“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寮，明习庶政，既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上以为忠，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当时太子理应跟随太宗一同去，少詹事张行成上奏疏称：“皇太子跟陛下巡幸灵州，倒不如留下来监国，接待百官商议朝政，熟习朝廷事务，这样既可安定京师重镇，而且又可向四方显示太子的圣德。望陛下暂时割舍私情，依从朝廷公道。”太宗认为张行成十分忠诚，进官位为银青光禄大夫。

李世至郁督军山，其酋长梯真达官帅众来降。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世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往招慰，咄摩支诣嗣业降。其部落犹持两端，世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

李世到了郁督军山，薛延陀部落首领梯真达官率领兵众前来降附。薛延陀咄摩支向南投奔荒谷，李世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去招抚，咄摩支投降嗣业。他的部落仍然犹豫不定，李世带兵追击，共杀死五千多人，俘虏男女三万多人。秋季，七月，咄摩支到达京城。官拜右武卫大将军。

八月，甲子，立皇孙忠为陈王。

八月，甲子（初五），太宗立皇孙李忠为陈王。

己巳，上行幸灵州。

己巳（初十），太宗行幸灵州。

江夏王道宗兵既渡碛，遇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道宗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追奔二百里。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其酋长皆喜，顿首请入朝。庚午，车驾至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贡，称：“薛延陀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自取败死，部落鸟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从薛延陀去，归命天子。愿赐哀怜，乞置官司，养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诏回纥等使者宴乐，颁赍拜官，赐其酋长玺书，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

江夏王李道宗的兵马既已渡过沙漠，遇见薛延陀阿波达官兵众数万人抵抗，李道宗将其击败，杀死一千多人，乘胜追击二百里。李道宗与薛万彻各自派遣使者招抚敕勒各部，他们的首领都十分高兴，磕头拜谢请求入京朝见。庚午（十一日），太宗车驾到浮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跌结、浑、斛薛等十一姓部落各自派使者入朝进贡，纷纷言道：“薛延陀可汗不事奉大国，暴虐无道，不能做为我们的主子，自取灭亡，各部落作鸟兽散，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各有自己的分地，不再跟薛延陀去，我们要归顺大唐天子。希望可怜我们这些人，特设一部门，养育我们。”太宗听后大为高兴。辛未（十二日），太宗诏令宴请回纥等族使者，赏赐拜官，赐给他们首领玺书，派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前往传达旨意。

壬申，上幸汉故甘泉宫，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构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馀万户，散处北溟，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普天。”

壬申（十三日），太宗行幸汉朝旧甘泉宫，颁布诏令称：“戎、狄等族与天地一同生存，与上古帝王伏羲并列称雄，他们制造祸端，是从大唐兴国之初才开始的。朕随意任命偏师进击，就生擒颉利；刚刚施展朝迁谋略，就已经灭掉了薛延陀。铁勒族一百多万户，散处在北部，万里迢迢派遣使者，要求委身归附于内地，请求同为编户齐民，一并改为州郡建置；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闻，应当预备礼仪上告祖庙，并且颁示给普天之下的百姓。”

庚辰，至泾州；丙戎，逾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九月，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甲辰，上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

庚辰（二十一日），太宗车驾到达泾州；丙戌（二十七日），穿越陇山，到达西瓦亭，观看放牧。九月，太宗到达灵州，敕勒各部落首领相继派使者到灵州拜谒太宗，共有几千人，都说：“非常希望大唐至尊天子做我们的天可汗，我们子子孙孙做您的奴隶，至死也不遣憾。”甲辰（十五日），太宗亲自做诗记叙此事说：“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公卿大臣们请求在灵州刻石碑记事，太宗依从。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性狷介，与同寮多不合，尝言于上曰：“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内不自得，既数忤旨，上亦衔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性情耿介狷狂，与同僚们多不合，曾对太宗言道：“房玄龄与中书、门下省众位大臣，私结朋党对皇上不忠，操持权柄固执己见，陛下并不知道详情，只是尚未谋反罢了。”太宗说：“你讲得过分了！君王选择有才能的做为股肱心腹之人，应当推诚置腹予以重任。人不可以求全责备，应当舍弃其短处，取其所长。朕虽然不能做到耳聪目明，也不至于一下子糊涂到好坏不分这个程度。”萧内心很不自在，既已多次忤犯圣意，太宗也心中很不高兴，只是念其忠直之处居多，不忍心将其废弃。

上尝谓张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因自请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门，今不违公意。”须臾复进曰：“臣适思之，不能出家。”上以对群臣发言反覆，尤不能平；会称足疾不朝，或至朝党而不入见。上知意终怏怏，冬，十月，手诏数其罪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自请

出家，寻复违异。一回一惑，在乎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于帷之所。乖栋梁之体，岂具瞻之量乎！朕隐忍至今，全无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太宗曾对张亮说：“你既然敬事佛祖，为什么不出家呢？”萧于是请求出家做和尚。太宗说：“朕也知道你素来喜好佛门，现在不违背你的意思。”过了一会儿萧又进言说：“我刚刚考虑过了，不能出家。”太宗认为萧当着大臣们讲话反复无常，心中愤愤不平；又赶上萧声称有脚病不上朝，或者到了朝堂而不进去面见太宗，太宗知道他心情不快。冬季，十月，手书诏令数落其罪过说：“朕对佛教，无意遵从。那此求佛的人并未能验证将来福祉，却反而在过去受尽苦罪。至于象梁武帝潜心于佛教，梁简文帝执意于法门，倾尽府库所藏财物供给僧寺，耗费人力修筑塔庙。直至造成三淮五岭，到处发生变乱，最终结局象战国时楚成王和赵武灵王那样悲惨，子孙灭亡而无暇顾及，江山社稷倾刻间化为废墟，佛教报答施恩的征兆，是何等的荒谬！萧重蹈梁朝的覆辙，承袭亡国者的遗风；抛弃公义曲就私情，不懂得扬名隐世的道理；身在俗世口诵佛语，不能分辨邪恶正义。想修去累世孽源，祈求一己的福根，对上违犯君王。对下则煽动浮华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有反复。瞬息之间反复变化无常；自我肯定与否定，都是在天子与群臣议政之处。如此深乖国家栋梁的体面，这难道是宰相之才的度量吗？朕一直隐忍到今天，萧全无悔改之意。将他降为商州刺史，免除他的封爵。”

上自高丽还，盖苏文益骄恣，虽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诡诞；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窥伺边隙。屡敕令勿攻新罗，而侵陵不止。壬申，诏勿受其朝贡，更议讨之。

太宗从高丽班师还朝后，盖苏文更加傲慢胡作非为，虽然也曾派使者上表，但其言语多怪诞诡秘；而且对待唐朝使者十分傲慢，经常窥测等待骚扰边界的时机。太宗从次敕令让他不要进攻新罗，他反而不停地侵扰。壬申（十四日），太宗诏令不接受高丽的朝贡，再次商议讨伐的事。

丙戌，车驾还京师。

丙戌（二十八日），太宗车驾回到京城。

冬，十月，己丑，上以幸灵州往还，冒寒疲顿，欲于岁前专事保摄。十一月，己丑，诏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行鱼契给驿、授五品以上官及除解、决死罪皆以闻，馀并取皇太子处分。

冬季，十月，己丑（疑误），太宗认为行幸灵州一去一还，冒着严寒，旅途疲劳，想要在年前专事保养。十一月，己丑（初一），诏令祭祀郊庙社稷明堂、大臣及四方上表疏、四方朝贡客人、征调与宿卫换防、发放鱼符传符、任命五品以上官员以及拜官解职、处决死罪等，都上奏皇帝知悉，其余事务一并交由皇太子处理。

十二月，己丑，群臣累请封禅；从之。诏造羽卫送洛阳宫。

十二月，己丑（疑误），众位大臣多次请求行封禅礼；太宗依从。诏令制作封禅仪仗送到洛宫太子处。

戊寅，回纥俟利发吐迷度、仆骨俟利发歌滥拔延、多滥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发屈利失、同罗俟利发时健啜、思结酋长乌碎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酋长，皆来朝。庚辰，上赐宴于芳兰殿，命有司□□□□每五日一会。

戊寅（二十日），回纥首领吐迷度、仆骨首领歌滥拔延、多滥葛首领末、拔野古首领屈利失、同罗首领时健啜、思结首领乌碎，以及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首领，一起来京朝见。庚辰（二十二日），太宗在芳兰殿大摆酒宴，命令有关部门优厚礼遇，每五天一次宴会。

癸未，上谓长孙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欲皆为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

癸未（二十五日），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今日是朕的生日，对世俗人们这是个欢宴作乐的日子，在朕这里反成了伤感的事。如今治理天下，四海之内皆为我大唐所有，然而承欢在父母膝下，却永远不可得到了，所以子路有在双亲死后无法再为他们背米的遗憾之情。《诗经》说：”可怜父母，生我辛劳。‘为什么还要在父母辛劳的日子里饮宴作乐呢？“说完泪珠双流，身边的人都很悲哀。

房玄龄尝以微谴归第，褚遂良上疏，以为：“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攻，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缙绅同尤，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老，亦当讽谕使之致仕，退之以礼；不可以浅鲜之过，弃数十年之勋旧。”上遽召出之，顷之，玄龄复避位还家。久之，上幸芙蓉园，玄龄敕子弟汛扫门庭，曰：“乘舆且至！”有顷，上果幸其第，因载玄龄还宫。

房玄龄曾因太宗小有谴责令回家中，褚遂良上奏疏称：“房玄龄从高祖举义旗反隋时就有辅佐之功，武德九年又冒死罪建议陛下在玄武门发动政变，贞观初年选拔贤才、执掌朝政，大臣中以玄龄最为辛劳。如果不是罪不可赦，被士大夫所共同反对，则不应把他远远抛弃而不用。陛下如果认为他老迈无用，也应当劝告他让他退休回家，以礼节辞退；不可以其小小的过失，就抛弃他几十年的旧功绩。”太宗听后急忙召房玄龄回朝。过了不久，房玄龄又离开职位回到家中。过了几天，太宗巡幸芙蓉园，房玄龄让晚辈们立即洒扫门庭，说道：“皇上的乘辇就要到了。”过了一会儿，太宗果然临幸他的宅第，于是用车马载着玄龄一同返回宫中。

二十一年（丁未、647 ）

二十一年（丁未，公元647 年

春，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疾笃；辛卯，上幸其第，流涕与诀；壬辰，薨。上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住哭乎！公勿复言！”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且臣舅临终遗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辄屈銮驾。”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横桥，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望之恸哭。

春季，正月，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病情加重；辛卯（初四），太宗亲临他的家中，流着泪与他告别；壬辰（初五），高士廉去世。太宗想要前往高宅哭灵，房玄龄以太宗的病刚好，执意谏阻，太宗说：“高公与我并非只是君臣关系，还兼有故旧姻亲的亲系，岂有听说他的噩耗而不去哭灵呢？你不必再多说了！”说完带领身边的人从兴安门出宫，长孙无忌正在高士廉住所灵堂，听说太宗将要到来，停止哭泣，出门拦住御马劝谏道：“陛下正在吃长生药，按照方药说法不能哭丧，为什么不为宗庙社稷考虑而自珍自重呢！而且我舅舅临终有遗言，非常不愿意因自己的死，而让陛下屈驾前来。”太宗不听其劝告。长孙无忌横卧在道中间，流着眼泪执意谏阻，太宗这才返回东苑，望着南面痛哭，泪如雨下。等到灵柩走出横桥，太宗登上长安旧城西北楼，遥望灵柩失声恸哭。

丙申，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林州，白为置颜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敕勒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宛转尘中。及还，上御天成殿宴，设十部乐而遣之。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于是北荒悉平，然回纥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丙申（初九），太宗诏令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部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府，阿跌为鸡田州，契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林州，白为颜州；各以其本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各自赐予金银绢帛以及锦袍若干。敕勒族大为高兴，相互欢呼跳跃，拜谢朝廷，展转尘土之中。等到各部首领要回本部时，太宗亲临天成殿摆下酒宴，设十部乐队招待，而后让他们回本部。各位首领都称：“我等既然做为大唐顺民，往来到京城皇宫，便如同拜望父母一样，请求在回纥南部与突厥以北地区开辟一条通道，起名为参天可汗道，设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匹及酒肉以供过路人享用，我们每年进贡貂皮以充作租赋，仍然延请能做文章的人，让他们写上表奏疏。”太宗一并答应其请求。从此北部边疆全部安定，然而只有纥吐迷度已经私自称可汗，官号皆与过去的突厥相同。

丁酉，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禅社首；余并依十五年议。

丁酉（初十），太宗诏令明年仲春将要行幸泰山，封禅社首山；其余事项都按照贞观十五年议定的办理。

二月，丁丑，太子释奠于国学。

二月，丁丑（二十日），皇太子李治到国子学行释奠礼。

上将复伐高丽，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太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易，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上从之。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副之，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副之，将兵三千人。因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

太宗准备再次讨伐高丽，朝臣们议论认为：“高丽傍山为城堡，很难短时间攻克。上次大驾亲征，国中百姓不能够耕种，所攻克的城，都要全部没收其粮食，再加上遇着早灾，百姓们有一多半缺乏粮食。如今若是再多派偏师深入，轮番骚扰其疆土，使得高丽百姓们疲于奔命，放下农活躲入城中，几年之内，必会造成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然离异，鸭绿江以北地区，可以不战而轻易取得。”太宗听他们建议。三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候将军李海岸为副总管，征发一万多兵力，乘着楼船从莱州渡海进入高丽境内。又任命太子詹事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将军孙贰朗等为副总管，领兵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府兵会合从新城道进入高丽。两支军队都是选配的习水性善于水战的士兵。

辛卯，上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辛卯（初五），太宗说：“朕对于北方戎、狄所以能够取得古人所不能取得的胜利，并做到古人难以做到的让他们臣服于大唐，都是因为顺应众人愿望的结果。过去大禹率领九州的百姓，开山砍伐树木，疏导条条河流归入大海，够疲劳的了，然而百姓并无怨言，就是因为顺应民心，利用地势，与民同利的缘故。”

是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夏，四月，乙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

这一月，太宗染风寒，苦于京城炎热酷暑，夏季，四月，乙丑（初九），命人修缮终南山废弃的太和宫，改名为翠微宫。

丙寅，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都督、皋兰等七州，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之。素立抚以恩信，夷落怀之，共率马牛为献；素立唯受其酒一杯，余悉还之。

丙寅（初士），唐政府设置燕然都护府，统辖瀚海等六都督府、皋兰等七个州，任命扬州都督府司马李素立为都护。李素立以恩信安抚当地民众，各族人都归顺他，纷纷进献牛马；素立只接受一杯酒，其余一概退还。

五月，戊子，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命于通事舍人里供奉。

五月，戊子（初三），太宗临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进献《翠微宫颂》，太宗喜欢他的文字，命他供奉在通事舍人班子里。

初，昌龄与进士王公治皆善属文，名振京师，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贡举，黜之，举朝莫晓其故。及奏第，上怪无二人名，诘之。师旦对曰：“二人虽有辞华，然其体轻薄，终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后进效之，伤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起初，张昌龄与进士王公治都擅长做文章，在京城有名声，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掌管贡举事，没取中他们，朝内外都不明白是何缘故。等到上奏给太宗进士及第名单，太宗奇怪没有这二人名字，便质问王师旦，师旦答道：“此二人虽然文辞华丽，然而其文体轻薄，终究成不了大器。如果让他们中高第，恐怕后来的人一意效法，有伤陛下的雅正之道。”太宗赞许他的回答。

壬辰，诏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

壬辰（初七），太宗诏令文武百官上奏疏仍旧给皇太子。

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庚辰（疑误），太宗亲临翠微殿，问身边大臣：“自古以来帝王虽然能够平定中原，却不能制服北方各部族。朕的才能远不及古代帝王而取得成果却比他们大，我自己不明说其原因，你们各位当直率地如实说说。”众大臣齐声说道：“陛下的功德与天地等量齐观，难以一语言明。”太宗说：“不是这样。朕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五点缘由：自古以来帝王大多嫉妒能力超过自己的，朕看见别人的长处，便如同看见自己的一样；人不可能全知全能，朕对人常常要扬长避短；君王们往往引进有才能的人便想着放置在自己怀抱，摒弃无能之辈则恨不能落井下石，朕看见有才能的人则非常敬重，遇见无能者亦加以怜悯，有才能与无才能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君王们大多讨厌正直之人，明诛暗罚，没有一个朝代不存在，朕自即位以来，正直的大臣在朝中比肩接踵，未曾贬黜斥责一人；自古以来帝王都尊贵中原，贱视夷、狄族，惟独朕爱护他们始终如一，所以他们各个部落都象对待父母一样依赖朕。这五点，是朕成就今日功绩的原因。”又对褚遂良等人说：“你曾做过史官，象朕说的这番话，符合历史事实吗？”答道：“陛下的盛德不可胜载，仅仅以这五点定论，表明陛下过于谦虚了。”

李世军既渡辽，历南苏等数城，高丽多背城拒战，世击破其兵，焚其罗郭而还。

李世的部队已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几座城，高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世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

六月，癸亥，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实不之任。

六月，癸亥（初八），任命司徒长孙无忌兼领扬州都督，实际上并未赴任。

丁丑，诏以“隋末丧乱，边民多为戎、狄所掠，今铁勒归比，宜遣使诣燕然等州，与都督相知，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

丁丑（二十二日），太宗下诏称：“隋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边境居民多被北方部族劫掠，如今铁勒归顺我大唐，应当派使者到燕然等州，与都督一道，访求被掠夺的人，用财物赎回，供给粮食让其回到原籍；其中室韦、乌罗护、三部百姓被薛延陀掠去的，也将他们赎回。”

癸未，以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上问：“玄龄何言？”对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鬓。”帝遽改除纬洛州刺史。

癸未（二十八日），任命司农寺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城，有人从京城前来太宗处，太宗问道：“房玄龄讲些什么？”答道：“玄龄听说陛下拜李纬为户部尚书，只是说李纬是个美髯公。”太宗即刻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

秋，七月，牛进达、李海岸入高丽境，凡百余战，无不捷，攻石城，拔之。进至积利城下，高丽兵万余人出战，海岸击破之，斩首二千级。

秋季，七月，牛进达、李海岸的部队进入高丽境内，大小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杀死二千多人。

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春之凤皇谷。庚戌，车驾还宫。

太宗认为翠微宫地势险要狭窄，容纳不下百官，庚子（十六日），诏令在宜春县的凤凰谷再营造玉华宫。庚戌（二十六日），太宗车驾回到皇宫。

八月，壬戌，诏以薛延陀新降，土功屡兴，加以河北水灾，停明年封禅。

八月，壬戌（初八），诏令因薛延新近投降，屡兴土木工程，加上河北地区遭受水灾，停止明年封禅泰山事。

辛未，骨利遣使入贡；丙戌，以骨利为玄阙州，拜其俟斤为刺史。骨利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脾适熟，日已复出矣。

辛未（十七日），骨利派使者前来进贡；九月，丙戌（初三），唐朝廷将骨利改为玄阙州，其首领官拜刺史。骨利是铁勒各部中地处最为遥远的一个，白天长夜间短，太阳落山后，尚有余晖，煮羊脾刚熟，太阳已经又出地平线了。

己丑，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请上致政于皇太子；太子闻之，忧形于色，发言流涕。长孙无忌等请诛志冲。上手诏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纳污藏疾，无损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雾障天，不亏于大；寸云点日，何损于明！”

己丑（初五），齐州人段志冲上书议事，请求太宗将朝政交由皇太子处理；太子听说后，满脸忧容，说着话直流泪水。长孙无忌等请求处死段志冲。太宗手书诏令说：“五岳超越霄汉，四海延亘大地，藏污纳垢，无损于山高水深。志冲想要以一个匹夫身份使朕解除皇位，朕如果真有罪过，则表明他的正直；如果没有罪过，也只说明他的狂妄。这如同一尺长的云雾想遮住天空，无亏于天之广大；一寸云彩玷污太阳，无损于太阳的光明！”

丁酉，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徵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丁酉（十四日），立皇子李明为曹王。李明的母亲杨氏，原先是巢剌王李元吉的妃子，受太宗的宠爱；文德皇后死后，太宗想要立她为皇后，魏徽曾劝谏道：“陛下正以德行比之于唐尧、虞舜，为什么反倒效法春秋时的晋文公娶辰嬴以自累呢？”于是太宗停止立后。不久又以李明为李元吉继嗣。

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

戊戌（十五日），太宗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人征发江南十二州的工匠修造大船几百艘，想要用这些船征伐高丽。

冬，十月，庚辰，奴刺啜匐俟友帅其所部万余人内附。

冬季，十月，庚辰（二十七日），奴刺部落的啜匐俟友率领所部一万多人归附朝廷。

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车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为小可汗。颉利之败，突厥余众欲奉以为大可汗，时薛延陀方强，车鼻不敢当，帅其众归之。或说薛延陀：“车鼻贵种，有勇略，为众所附，恐为后患，不如杀之。”车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数千骑追之，车鼻勒兵与战，大破之，乃建牙于金山之北，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突厥余众稍稍归之，数年间胜兵三万人，时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败，车鼻势益张，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见，又请身自入朝。诏遣将军郭广敬征之。车鼻特为好言，初无来意，竟不至。

十一月，突厥车鼻可汗派使者进献贡品。车鼻名斛勃，本来与突厥同族，世代为小可汗。颉利可汗败亡后，突厥剩余势力想要奉他做大河汗，当时薛延陀正值强盛时期，车鼻不敢承担可汗大位，率领部众归附薛延陀。有人对薛延陀说：“车鼻是贵族血统，有勇有谋，为众人所依附，恐怕会成为后患，不如杀掉他。”车鼻知道后，急忙逃走。薛延陀派数千骑兵追赶他。车鼻勒兵与之战斗，大败薛延陀兵，在金山北麓建立牙帐，自称为乙注车鼻可汗，突厥剩余力量渐渐归附于他，几年之间拥兵三万人，时常出兵掠夺薛延陀。等到薛延陀败亡，车鼻势力更加强大，派他的儿子沙钵罗特勒入朝面见太宗，又请求允许自己入朝。太宗派将军郭广敬征召他入朝。车鼻不过是说好听的话，实际上并无入朝之意，最后竟没有来。

癸卯，徙顺阳王泰为濮王。

癸卯（二十一日），改封顺阳王李泰为濮王。

壬子，上疾愈，三日一视朝。

壬子（三十日），太宗病痊愈，三天一上朝。

十二月，壬申，西赵酋长赵磨帅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

十二月，壬申（二十日），西赵蛮族首领赵磨率领一万多户归附唐朝，唐朝将其所居地改为明州。

龟兹王伐叠卒，弟诃黎布失毕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上怒，戊寅，诏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击之，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藩、吐谷浑连兵进讨。

龟兹国王伐叠死后，他的弟弟诃黎布失毕即位，逐渐失却臣属国的礼节，侵扰邻近国家。太宗大怒，戊寅（二十六日），诏令使持节、任命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人领兵进攻龟兹，仍然命令铁勒族十三州、突厥、吐藩、吐谷浑联合进军讨伐。

高丽王使其子莫离支任武入谢罪，上许之。

高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太宗依准。

二十二年（戊申、648 ）

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 年）

春，正月，己丑，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国，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又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域！”

春季，正月，己丑（初八），太宗写成《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各篇名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太宗说道：“修身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十二篇之中了。我一旦逝去，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又说：“你应当以古代的先哲圣王为师，象我，则不足效法。古人说效法上等的，仅得其中，效法中等的，不免得其下。我即位以来，过失之处不少，锦绣珠玉不断于身前，又不停地修筑宫室台榭，犬马鹰鹘无论多远也要罗致来，游幸四方，使各地供给烦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失，千万不要认为正确而效法。回顾起来我普济苍生效益多，创建大唐基业功劳大。好处多损害少，所以百姓没有怨言；功劳大过失小，所以王业稳固；然而若是要求尽善尽美，实在是多有惭愧。你没有我这些功劳勤苦而承继我的富贵，竭力行善举，则国家仅得安定；如果骄奢懒惰，则自身都难保。而且成功来之不易，败亡却可迅速招致，是指国家而言；失去容易得之较难，是指皇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上亲为调药；使太子临问；庚寅，薨。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得病，太宗亲自为他调制药物，又让太子前去询问病情。庚寅（初九），马周去世。

戊戌，上幸骊山温汤。

戊戌（十七日），太宗巡幸骊山温泉。

己亥，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己亥（十八日），任命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知机务。

新罗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遣使册命。

新罗国王金善德去世，唐朝任命善德的妹妹真德为柱国，封为乐浪郡王，并派使者前去册封。

丙午，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

丙午（二十五日），太宗下诏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为副总管，领兵三万多人以及楼船战舰，从莱州渡海进攻高丽。

长孙无忌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省事。

长孙无忌代理中书令，掌管尚书省、门下省事宜。

戊申，上还宫。

戊申（二十七日），太宗回到宫中。

结骨自古未通中国，闻铁勒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入朝。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上宴之于天成殿，谓侍臣曰：“昔渭桥斩三突厥首，自谓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为怪邪！”失钵屈阿栈请除一官，“执笏而归，诚百世之幸。”戊午，以结骨为坚昆都督府，以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又以阿史德时健俟斤部置祁连州，隶营州都督。

结骨自古以来从未与中原王朝建立过联系，听说铁勒各部都已归服唐朝，二月，其首领失钵屈阿栈到唐朝。结骨国人身材都很高大，红头发绿眼睛，长黑头发便被认为不吉祥。太宗在天成殿宴请结骨首领，对身边大臣说：“当年武德九年时我在渭桥斩杀三名突厥首领，自以为功劳大，如今有这个人在宴席上，更不会认为奇怪了吧！”失钵屈阿栈请求封他一个官职，“手执王笏归国，实在是百代的荣幸。”戊午（初七），以结骨所在地为坚昆都督府，任命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属于燕然都护。又在阿史德时健部落所在地设置祁连州，隶属于营州都督。

是时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辛酉，上引见诸胡使者。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

当时四方大小国的君主首领争先恐后派使者进贡朝见，往来不绝，每年正月初一前来朝贺的人数成百上千。辛酉（初十），太宗召见各国各族使者，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多年，使得中原疲弊，所获却很少；岂能与今日以德服远、使不毛之地都成为大唐编户相比！”

上营玉华宫，务令俭约，惟所居殿覆以瓦，余皆茅茨；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乙亥，上行幸玉华宫；己卯，畋于华原。

太宗营造玉华宫，命令务必节俭，只将居住的殿宇用瓦覆盖，其余均用茅茨压顶；然而太子宫、百官衙署要设置齐全，满山遍野的建筑，耗费银两巨大，可以亿计。乙亥（二十四日），太宗行幸玉华宫；己卯（二十八日），在华原围猎。

中书侍郎崔仁师坐有伏阁自诉者，仁师不奏，除名，流连州。

中书侍郎崔仁师因有人伏在衙署门前上诉，他并未上奏，被除掉名籍，流放到连州。

三月，己丑，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置烛龙州。

三月，己丑（初九），唐政府将瀚海都督俱罗勃部划出，设置烛龙州。

甲午，上谓侍臣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今昆丘行师，处月、处密二部及龟龟兹用事者羯猎颠、那利生怀首鼠，必先授首。弩失毕其次也。”

甲午（十四日），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朕年轻时在军中长大，颇能料敌制胜；如今出兵昆丘道，处月、处密二部落以及龟兹执政者羯猎颠、那利每每怀有二心，一定会先被消灭，接着就是布失毕。”

庚子，隋萧后卒，诏复其位号，谥曰愍；使三品护葬，备卤簿仪卫，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

庚子（二十日），隋朝萧皇后去世，诏令恢复其皇后称号，谥号为愍；让三品以上官员治葬，为其配备仪仗，护送到江都，与隋炀帝合葬一处。

充容长城徐惠以上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上疏谏，其略曰：“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基，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也。”又曰：“虽复茅茨示约，犹兴木石之疲，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又曰：“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上善其言，甚礼重之。

宫中九嫔之一的充容、长城县人徐惠，认为太宗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又相继营造翠微、玉华二宫，而且穿用颇为华丽奢靡，便上奏疏劝谏，大略说道：“陛下以有限的农业收成，去填充无穷尽的欲望；图谋那些还未归附的他国部众，却损失已具规模的大唐军队。从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反而加速动摇其已危亡的基础，晋武帝统一三国，反而成了覆败的基业；难道不是自夸有功自恃强大，放弃德行轻视国家，贪图小利忘记安危，肆情纵欲所造成的吗？由此可知地域辽阔并非长久安定的谋略，百姓劳苦才是容易动乱的根源。”又说道：“即使将殿宇覆盖上茅草以示俭约，却还是大兴土木；名义是合理雇用，按价取值，实际仍然会有烦扰百姓的弊病。”又说：“各种珍玩、奇技淫巧，乃是丧国殃民的武器，珠宝绸缎，实为迷乱心灵的毒药。”又说：“制定法令节俭，还担心民风奢侈；如果法令本身就主张奢侈，怎么可能做为后人的榜样呢？”太宗非常欣赏她的话，待她十分有礼。

第一百九十九卷

唐纪十五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下贞观二十二年（戊申、648 ）

唐纪十五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 年）

夏，四月，丁巳，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松外蛮，破之。

夏季，四月，丁巳（初七），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击败松外蛮。

初，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暂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敕建方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使者晓谕以威信，盛遂请降。其地有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壹、语虽小讹，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自云本皆华人，其所异者以十二月为岁首。

起初，州都督刘伯英上书言道：“松外各个蛮族暂时降附如今又叛乱，请求出兵讨伐，以打通朝廷通往西洱、天竺的道路。”太宗敕令梁建方征发巴蜀十三州兵马讨伐他们。松外蛮族首领双舍率众抵抗，建方将其击败，杀死俘获共有一千多人。众蛮族大为震动，纷纷逃窜到山谷之中。建方分派使者说明利害关系，于是他们都来归附，前后有七十个部落，十万九千三百户，建方委任其首领蒙和等人为县令，各自统率本部，众人感激涕零。建方又派使者到西洱河，当地将领杨盛大为恐慌，准备好船只想要逃跑，使者晓以大唐军队的威严与信用，杨盛于是请求投降。该地区有杨、李、赵、董等几十个大姓，各自据守一州，大的六百户，小的有二、三百户，没有大的君王，互不统属，方言土语虽然有小的差异，但其生活状况与风俗习惯等大略与中原相同，自称原本都是汉人，所不同的是以十二月为一年的开始。

己未，契丹辱纥主曲据帅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隶营州都督府。

己未（初九），契丹首领曲据率领兵众归附唐朝，唐朝在其居住地设置玄州，任命曲据为刺史，隶属营州都督府。

甲子，乌胡镇将古神感将兵浮海击高丽，遇高丽步骑五千，战于易山，破之。其夜，高丽万余人袭神感船，神感设伏，又破之而还。

甲子（十四日），乌胡镇守将领古神感领兵渡海进攻高丽，与高丽五千步骑兵遭遇，在易山激战，将其击败。当天夜里，高丽一万多名士兵袭击古神感的船只，神感设下埋伏，将高丽兵打得大败，然后回师。

初，西厥乙毗咄陆可汗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多逻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密、始苏、歌罗禄、失毕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奔吐火罗，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乙亥，贺鲁帅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贺鲁闻唐兵讨龟兹，请为乡导，仍从数十骑入朝。上以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厚宴赐而遣之。

起初，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居住在多逻斯河畔，在西州以北一千五百多里的地方，统辖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个部落的兵众。乙毗咄投奔吐火罗时，乙毗射匮可汗曾派兵追击，咄部落散亡。乙亥（二十五日），阿史那贺鲁率领其残余力量几千帐归附唐朝，太宗降诏让他们居住在庭州莫贺城，贺鲁官拜左骁卫将军。贺鲁听说唐朝军队讨伐龟兹，便请求做为向导，于是率领几十名骑兵到朝廷。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盛宴款待，厚加赏赐，让他回到原居地。

五月，庚子，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大破之。

五月，庚子（二十日），右卫率长史王玄策进攻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将其打得大败。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

起初，中天竺国王尸罗逸多兵力最强，东、西、南、北四天竺都臣服于他，王玄策奉使节到天竺，各国都派使者进献贡品。恰巧尸罗逸多去世，国内大乱，大臣阿罗那顺自立为王，征发胡族兵进攻玄策，玄策率领随从三十人与他们激战，抵御不住，全都被其擒获，阿罗那顺将各国的贡品掠夺干净。玄策乘夜间只身脱逃，到达吐蕃西部边境，发文书给邻国征调兵马，吐蕃派精兵一千二百人，泥婆国派七千多名骑兵赴战。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领二国的兵马进逼到中天竺的居住地茶和罗城，激战三天，大败天竺兵，杀死三千多人，水中溺死者将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走，重新纠集残余力量，掉过头来与蒋师仁战斗；蒋师仁又将其打败，并生擒阿罗那顺。剩余的天竺人拥戴阿罗那顺的妃子及王子，在乾陀卫江阻截唐军，蒋师仁向其发动进攻，天竺兵众溃败，其妃子及王子被擒，其余被俘男女一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国内大受震动，共有五百八十多个城邑和部落先后投降，玄策等人俘虏阿罗那顺，班师回朝。朝廷任命玄策为朝散大夫。

六月，乙丑，以白别部为居延州。

六月，乙丑（十六日），唐朝以白别部所居地为居延州。

癸酉，特进宋公萧卒，太常议谥曰“德”，尚书议谥曰“肃”。上曰：“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可谥曰贞褊公。”子锐嗣，尚上女襄城公主。上欲为之营第，公主固辞，曰：“妇事舅姑，当朝夕侍侧，若居别第，所阙多矣。”上乃命即第而营之。

癸酉（二十日），特进宋公萧去世，太常寺议定其谥号为德，尚书省议定谥号为隶。太宗说：“谥号本是标明人的行迹的，应当符合实际，可加谥号为贞褊公。”萧的儿子萧锐继承其父的食邑爵位，并娶太宗女儿襄城公主为妻。太宗想要为他营建新的宅第，公主执意辞退，并说：“媳妇侍奉公婆，应当早晚都在身边，假如居住在别处，必然会有较多的缺失。”太宗于是命令就在萧的原住所为他们营建新居。

上以高丽困弊，议以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上从之。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

太宗认为高丽正值穷困凋弊，议定在明年征发三十万兵力，一举灭掉它。有人认为大军东征，必须储备一年的粮食，而牲畜并不能运载那么多，应当准备舟船用水运。隋朝末年惟独剑南地区没有寇盗与兵乱，近来辽东之战，剑南又一次不受牵累，当地百姓生活富庶，应当让他们修造舟船。太宗依从其建议。秋季，七月，派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在剑南道伐木造舟船，大船有的长一百尺，宽五十尺。造好后另派使者，走水路，从巫峡直抵江州、扬州，再驶往莱州。

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请帅所部从讨龟兹。

庚寅（十一日），西突厥丞相屈利啜请求率领本部跟从唐军讨伐龟兹。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主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起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掌管玄武门宿卫，当时金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主将兴起。”民间又广传《秘记》中言：“唐朝三代之后，女主武王取代李氏据有天下。”太宗听后非常厌恶。正赶上太宗在宫中与众位武将饮宴，行酒令，让每个人各讲小名。李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太宗非常惊讶，进而笑着说：“什么女子，竟这么勇健！”又因为君羡官衔封爵籍贯都有一个“武”字，非常厌恶，随后让他出任华州刺史。有个布衣名叫员道信，自称能够不进饮食，通晓佛法，李君羡非常敬慕相信他，多次与他形影相随，窃窃私语。御史上奏称君羡勾通妖人，图谋叛乱。壬辰（十三日），李君羡因此事定罪处斩，全家被抄没。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

太宗曾秘密地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上所说的谣传，真有其事吗？”答道：“我仰观天象，俯察历数，这个人现在已在陛下宫中了，是陛下亲属，从今往后不超过三十年，这个人当做天下的君王，并将大唐皇室子孙杀得不剩几个，其征兆已经形成了。”太宗说：“凡是有怀疑的统统杀掉，怎么样？”李淳风答道：“此乃天命，人们不能够违抗。未来称王的人死不了，反而白白地杀死无辜。而且今后三十年，那个人也已经老了，也许该存有慈善心肠，祸害可能会小些。如今即使找到此人将其杀死，老天或许会降生更加强壮的人大肆发泄怨恨，恐怕陛下的子孙就没有幸免的了。”太宗于是不再过问此事。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疾笃，上征赴玉华宫，肩舆入殿，至御座侧乃下，相对流涕，因留宫下，闻其小愈则喜形于色；加剧则忧悴。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互有余责。”乃上表谏，以为：“《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雠，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傥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玄龄子遗爱尚上女高阳公主，上谓公主曰：”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上自临视，握手与诀，悲不自胜。癸卯，薨。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在京城，病情加重，太宗征召他到玉华宫，乘坐轿子进入殿内，到太宗御座旁边才下轿，与太宗相对流泪，太宗将房玄龄留在宫中，听说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则忧虑憔悴。房玄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蒙受皇上的隆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停止，众位大臣都不敢劝谏，我明知其非而不说话，真是死有余辜啊。”于是上表章劝谏，认为：“《老子》说：”知道满足，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不会遇到危险。‘陛下的功名威德也可以知足了，开拓疆土也当适可而止，而且陛下每次叛决一个死刑犯人，一定要三次复议五次上奏，进素食，停止音乐，这正是重视人的性命啊。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让他们往刀口上送，使之肝脑涂地，难道他们单单不足以怜悯吗！假使当初高丽违背臣属的礼节，可以诛罚他们；假若侵扰老百姓，可以灭掉他们。以后会成为中原的祸患，也可以除掉他们。如今没有这三条原因而只是无故烦劳中原百姓，我们对内无非称为前代雪耻，对外不过称为新罗报仇，岂不是所得到的很少，失去的很大吗！希望陛下容许高丽悔过自新，焚毁准备渡海用的船只，停止召募兵众，自然华、夷庆幸有靠，远服近安。我很快要死去的，倘若承蒙陛下采纳将死者的哀鸣，死了也将不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太宗对公主说：”你的公公病得这么厉害，还能为国家的事忧心忡忡。“太宗亲去探视，握着房玄龄的手与他告别，悲痛得不能自禁。癸卯（二十四日），房玄龄去世。

柳芳曰：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

柳芳曰：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死于宰相位上，共三十二年，天下人号称为贤相；然而没有多少事迹可寻，道德也达到至高境界。所以太宗平定祸乱而房、杜二人不居功；王、魏徵善于谏诤而房、杜二人不争其贤名；李世、李靖善于领兵作战而房、杜二人辅行文道，使国家太平，将功劳归诸君主。房玄龄被称为有唐一代的宗臣，是很适宜的。

八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丁丑（二十九日），敕令越州都督府以及婺、洪等州修造海船及双舫船一千一百艘。

辛未，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出金山道击薛延陀余寇。

辛未（二十三日），派遣左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从金山道出兵进攻薛延陀残余势力。

九月，庚辰，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击处月、处密，破之，余众悉降。

九月，庚辰（初二），昆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进攻处月、处密，将其击败，余众全部投降。

癸未，薛万彻等伐高丽还。万彻在军中，使气陵物，裴行方奏其怨望，坐除名，流象州。

癸未（初五），薛万彻等人征伐高丽返回朝廷。万彻在军中，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裴行方上奏称其有怨言，因而被罢官除掉名籍，流放到象州。

己丑，新罗奏为百济所攻，破其十三城。

己丑（十一日），新罗向朝廷上奏表称百济进攻其国，攻克十三座城。

己亥，以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己亥（二十一日），任命黄门侍郎褚遂良为中书令。

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上闻之，遣司农少卿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船庸，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上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强伟等人征发百姓造船，山獠人也去做力役，雅、邛、眉三州獠民造反。壬寅（二十四日），朝廷派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征发陇右、峡中的士兵二万多人进攻獠民。蜀人苦于造船的劳役，有人请求出价钱雇佣潭州人造船，太宗允许。州县官吏督促过急，百姓们甚至卖田地宅院、卖儿卖女都供不上，粮价猛涨，引起剑外一带骚动。太宗听说后，派司农寺少卿长孙知人飞奔前往视察。知人上奏称：“蜀人身体虚弱，不能承受剧烈劳动。大船一艘，雇人要给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之中已经砍伐的树木，还没有全部运出来，又要征调船庸，二件事并在一起，百姓们承受不了，应当加以存恤养护。”太宗于是敕令雇潭州人的造船费用由政府支给。

冬，十月，癸丑，车驾还京师。

冬季，十月，癸丑（初六），太宗车驾回到京城。

回纥吐迷度兄子乌纥蒸其叔母。乌纥与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皆突厥车鼻可汗之婿也，相与谋杀吐迷度以归车鼻。乌纥夜引十余骑袭吐迷度，杀之。燕然副都护元礼臣使人诱乌纥，许奏以为瀚海都督，乌纥轻骑诣礼臣谢，礼臣执而斩之，以闻。上恐回纥部落离散，遣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抚之。久之，俱罗勃入见，上留之不遣。

回纥吐迷度的侄子乌纥娶其婶婶为妻。乌纥与俱陆莫贺侍从官俱罗勃，都是突厥车鼻可汗的女婿，二人互相谋划杀掉吐迷度归附车鼻。乌纥乘夜晚带领十多个骑兵袭击吐迷度，将他杀死。燕然副都护元礼臣派人诱降乌纥，答应他上奏太宗封他为瀚海都督，乌纥骑马到元礼臣处面谢，礼臣将他抓起来杀死，上报朝廷。太宗担心回纥各部落分散，派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又过了一些天，俱罗勃到朝中拜见太宗，太宗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去。

阿史那社尔既破处月、处密，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保其东境。社尔遣兵追击，擒而斩之，立其从父弟先那准为焉耆王，使修职贡。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走。社尔进屯碛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韩威帅千余骑为前锋，骁卫将军曹继叔次之。至多褐城，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其相那利、羯猎颠帅众五万拒战。锋刃甫接，威引兵伪遁，龟兹悉众追之，行三十里，与继叔军合。龟兹惧，将却，继叔乘之，龟兹大败，逐北八十里。

阿史那社尔打败处月、处密后，领兵从焉耆的西面直抵龟兹北部边境，分兵五路，出其不意，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弃城投奔龟兹，据守其东部边境。阿史那社尔派兵追击，生擒并杀掉他，立他的堂弟先那准为焉耆国王，让他继续向唐朝进贡。龟兹大为震动，守城将士多弃城逃走。阿史那社尔进驻碛口，离龟兹都城三百里，派伊州刺史韩威率领一千多骑兵为前锋，骁卫将军曹继叔紧随其后。到了多褐城，龟兹国王诃利布失华、丞相那利、羯猎颠率领五万兵众抵抗。短兵相接，韩威引兵假装后退，龟兹兵倾巢出兵追击，跑了有三十里，韩威与曹继叔的军队会合。龟兹兵害怕，想要退却，曹继叔乘机反击，龟兹大败，北逃八十里。

甲戌，以回纥吐迷度子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甲戌（二十七日），唐朝任命回纥吐迷度的儿子、翊左郎将婆闰为左骁卫大将军、大俟利发、瀚海都督。

十一月，庚子，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并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以奚部为饶乐府，以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别帅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亦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辛丑，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

十一月，庚子（二十三日），契丹将领窟哥、奚族将领可度者一同率领本部归附唐朝。朝廷将契丹本部改为松漠府，任命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将领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自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刺史。以奚族本部为铙乐府，任命可度者为都督；又以其将领阿会等部为弱水等五州，也是各任命其部族首领为刺史。辛丑（二十四日），在营州设置东夷校尉官。

十二月，庚午，太子为文德皇后作大慈恩寺成。

十二月，庚午（二十四日），太子李治为文德皇后建造大慈恩寺竣工。

龟兹王布失毕既败，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进军逼之，布失毕轻骑西走。社尔拔其城，使安西都护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帅精骑追布失毕，行六百里，布失毕窘急，保拨换城，社尔进军攻之四旬，闰月，丁丑，拔之，擒布失毕及羯猎颠。那利脱身走，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袭击孝恪。孝恪营于城外，龟兹人或告之，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奄至，孝恪帅所部千余人将入城，那利之众已登城矣，城中降胡与之相应，共击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敌，将复出，死于西门。城中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卫军资财物，与免兹战于城中，曹继叔，韩威亦营于城外，自城西北隅击之。那利经宿乃退，斩首千余级，城中始定。后旬余日，那利复引山北龟兹万余人趣都城，继叔逆击，大破之，斩首八千级。那利单骑走，龟兹人执之，以诣军门。

龟兹国王布失毕兵败后，退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急行军逼近，布失毕率领轻骑出城西逃。社尔攻下其都城，让安西都护郭孝恪守卫此城。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率领精锐骑兵追击布失毕，行军六百里，布失毕慌慌

张张，据守拨换城，社尔领兵攻城，用了四十天，闰十二月，丁丑（初一），攻陷城池，生擒布失毕以及羯猎颠。那利只身逃走，暗中勾引西突厥的兵力与本国兵力合在一处共一万多人，袭击郭孝恪。郭孝恪在城外安营扎帐，有的龟兹人告诉他那利即将赶来，孝恪不以为意。那利忽然大兵压境，郭孝恪率领本部一千多人想要进入城里，那利兵众已经登上城墙，城内投降的胡兵与那利里应外合，共同夹击郭孝恪，万箭齐发，刀剑如雨，孝恪抵挡不住，想要再次冲出来，被射死在西门。城中大乱，仓部郎中崔义超召募得二百人，保卫军需财物，与龟兹兵在城中展开激战，曹继叔、韩威也在城外扎营，从城西北角进攻龟兹。经过一夜激战，那利兵撤退，唐军杀死龟兹兵三千多人，城中才安定下来。十多天之后，那利又带引山北龟兹一万多人逼近都城，曹继叔迎击，将其打败，杀死八千人。那利一个人骑马逃走，龟兹人将他抓住，送到军门。

阿史那社尔前后破其大城五，遣左卫郎将权祗甫诣诸城，开示祸福，皆相帅请降，凡得七百余城，虏男女数万口。社尔乃召其父老，宣国威灵，谕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龟兹人大喜。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社尔勒石纪功而还。

阿史那社尔前后共攻下大城五座，派左卫郎将权祗甫到各个城中，晓以祸福，各城相继请求投降，共得七百多城，俘虏男女几万人。社尔于是召集城中父老，宣示朝廷的威严神灵，讲明征伐有罪之国的道理，立龟兹国王的弟弟叶护为国王；龟兹人非常高兴。西域地区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着送骆驼马匹和军粮，社尔刻石碑纪功，而后班师回朝。

戊寅，以昆兵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

戊寅（初二），唐朝任命昆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给鼓和大旗，让他招抚讨伐未归服的西突厥人。

癸未，新罗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见。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改章服从中国，内出冬服赐之。

癸未（初七），新罗国丞相金春秋与他的儿子金文王来到唐朝拜见太宗。金春秋是金真德的弟弟。太宗封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春秋请求按照唐朝的式样改革新罗官员的礼服，太宗拿出冬服赐给他。

二十三年（巳酉、649 ）

二十三年（巳酉，公元649 年）

春，正月，辛亥，龟兹王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师，上责让而释之，以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春季，正月，辛亥（初六），龟兹国王布失毕及其丞相那利等人被押到了京城，太宗予以责备后将他们放了，任命布失毕为左武卫中郎将。

西南徒莫祗等蛮内附，以其地为傍、望、览、丘四州，隶朗州都督府。

西南地区徒莫祗等蛮族归附唐朝，以其辖地设傍、望、览、丘四州，隶属于朗州都督府。

上以突厥车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发回纥、仆骨等兵袭击之。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拔悉密吐屯肥罗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

太宗因突厥车鼻可汗不来朝见，派右骁卫郎将高侃征发回纥、仆骨等兵马袭击突厥。军队到了突厥境内，各部相继前来投降。拔悉密首领肥罗察投降，唐朝在其原地设置新黎州。

二月，丙戌，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戊子，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二月，丙戌（十一月），唐朝设置瑶池都督府，隶属于安西都护；戊子（十三日），任命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三月，丙辰，置丰州都督府，使燕然都护李素立兼都督。

三月，丙辰（十三日），唐朝设置丰州都督府，由燕然都护李素立兼任都督职。

去冬旱，至是始雨。辛酉，上力疾至显道门外，赦天下。丁卯，敕太子于金液门听政。

上一年冬季大旱，到此时才下了第一场雨。辛酉（十七日），太宗支撑病体到了显道门外，大赦天下。丁卯（二十三日），太宗敕令太子李治在金液门听政。

夏，四月，乙亥，上行幸翠微宫。

夏季，四月，乙亥（初一），太宗行幸翠微宫。

上谓太子曰：“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都督；世受诏，不至家而去。

太宗对太子说：“李世才智有余，然而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不能够敬服你。我现在将他降职，假如他即刻就走，等我死后，你以后可再重用他为仆射，视为亲信；如果他俳徊观望，应当杀掉他。”五月，戊午（十五日），任命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为叠州都督；世接受诏令后，没有回家即去上任。

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薨。

辛酉（十八日），开府仪同三司卫景武公李靖去世。

上苦利增剧，太子昼夜不离侧，或累日不食，发有变白者。上泣曰：“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笃，召长孙无忌入含风殿。上卧，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悲不自胜；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无忌出。己巳，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仍令遂良草遗诏。有顷，上崩。

太宗病情加重，上吐下泄，太子昼夜不离身边，有时一连几日不进食，头发有的已变白。太宗流着泪说：“你这么孝敬疼爱我，我死了还有什么遗憾！”丁卯（二十四日），太宗病情危急，召长孙无忌到含风殿。太宗躺在床上，伸出手摸着长孙无忌的腮，无忌大声痛哭，不能自己；太宗竟说不出话来，于是令无忌出宫。己巳（二十六日），又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进入卧室内，对他们说：“朕如今将后事全都托付给你们。太子仁义孝敬，你们也都知道的，望你们善加辅佐教导！”对太子说：“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为大唐江山担忧！”又对褚遂良说：“无忌对我竭尽忠诚，我能拥有大唐江山，无忌出力较多，我死之后，不要让小人进谗言挑拨离间。”于是令褚遂良草拟遗诏。过了不久，太宗去世。

太子拥无忌颈，号恸将绝，无忌揽涕，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太子哀号不已，无忌曰：“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秘不发丧。庚午，无忌等请太子先还，飞骑、劲兵及旧将皆从。辛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马舆，侍卫如平日，继太子而至，顿于两仪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壬申，发丧太极殿，宣遗诏，太子即位。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平常细务，委之有司。诸王为都督、刺史者，并听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面、割耳，流血洒地。

太子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号淘痛哭，悲痛欲绝，长孙无忌抹去眼泪，请求太子处理众事以安朝内外，太子不停地哀嚎，无忌说：“皇上将宗庙社稷交付给殿下，怎么能效法一般人只知道哭泣呢？”于是秘不发丧。庚午（二十七日），长孙无忌等人请求太子先回到皇宫，飞骑、精悍步兵及旧将领纷纷跟随。辛未（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城；辞世的天子所用的马车，侍卫兵如同平时一样，继太子之后到达京城，安顿在两仪殿。任命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任侍中，任命检校刑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任中书令。壬申（二十九日），在太极殿发丧，宣示太宗遗诏，太子即皇帝位。军国大事，不可停下不办；平常琐细事务，委托给有关官署。诸王在外任都督、刺史的，都听凭他们前来奔丧，但濮王李泰不在奔丧的范围内。废止辽东的征战及各项土木工程。四方各部族在朝做官及来朝进贡的几百人，听说太宗死了，都失声痛哭，剪头发、用刀划脸、割耳朵等，流血满地。

六月，甲戌朔，高宗即位，赦天下。

六月，甲戌朔（初一），高宗李治即位，大赦天下。

丁丑，以叠州都督李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丁丑（初四），任命叠州都督李世为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

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

先前，太宗“世民”二字，令天下不连在一起写的不用避讳；到了此时，开始更改犯先帝名讳的官名。

癸未，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帝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以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癸未（初十），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掌管尚书、门下二省事务。无忌执意辞退掌管尚书省，高宗答允，于是命他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癸巳（二十日），任命李世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阿史那社尔之破龟兹也，行军长史薛万备请因兵威说于阗王伏信入朝，社尔从之。秋，七月，己酉，伏信随万备入朝，诏入谒梓官。

阿史那社尔打败龟兹后，行军长史薛万备请求借着军队威慑劝说于阗国王伏信入京朝见，社尔听从其意见。秋季，七月，己酉（初六），伏信随薛万备入朝，高宗下诏让他谒见太宗灵柩。

八月，癸酉，夜，地震，晋州尤甚，压杀五千余人。

八月，癸酉（初一），夜里，发生地震，晋州震情尤其严重，死五千多人。

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遣上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庚寅（十八日），安葬太宗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何力请求自杀殉葬，高宗派人告诉他们先帝遗旨不允许。被太宗擒获归服的各部族首领颉利等十四人，都雕刻他们的石人像，并刻上名字排列在北司马门内。

丁酉，礼部尚书许敬宗奏弘农府君庙应毁，请藏主于西夹室，从之。

丁酉（二十五日），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应毁掉弘农府君庙，请将供奉的神主藏在太庙的西夹室，高宗依准。

九月，乙卯，以李为左仆射。

九月，乙卯（十三日），任命李世为尚书左仆射。

冬，十月，以突厥诸部置舍利等五州隶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定襄都督府。

冬季，十月，在突厥各部设置舍利等五州隶属于云中都督府，苏农等六州隶属定襄都督府。

乙亥，上问大理卿唐临系囚之数，对曰：“见囚五十余人，唯二人应死。”上悦。上尝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号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上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上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邪！”

乙亥（初四），高宗询问大理寺卿唐临在押的囚犯数目，答道：“现关押五十多人，只有二人应当处死。”高宗听后十分高兴。高宗曾亲自讯问犯人的罪状，前任大理寺卿处置过的犯人多大声喊冤。唐临处置的犯人却不发一言。高宗感到奇怪，问他们是何原因。犯人们说：“唐临判处的，本来就无冤枉。”高宗感叹很久，说道：“治理刑狱的官员不应当如此吗！”

上以吐蕃赞普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赞普致书于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

高宗任命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赞普寄书给长孙无忌等人写道：“大唐天子刚刚即位，大臣有不忠诚的，理当率兵赴国内讨伐除灭。”

十二月，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

十二月，高宗颁布诏令允许濮王李泰开设府署设置僚属，车马服饰与珍贵膳食等，特加优惠供给。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上永徽元年（庚戌、650 ）

唐高宗永徽元年（庚戌，公元650 年）

春，正月，辛丑朔，改元。

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改年号为永徽。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思政之孙也。以后父仁为特进、魏国公。

丙午（初六），高宗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皇后乃是王思政的孙女。封皇后的父亲王仁为特进、魏国公。

己未，以张行成为侍中。

己未（十九日），任命张行成为侍中。

辛酉，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

辛酉（二十一日），高宗召见各地的朝集使，对他们说：“朕刚刚即位，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未说透彻的再次上书启奏。”从此每天带十名刺史进入阁中，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及其从政措施。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命立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有一个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命令即刻处斩。无忌与褚遂良齐心协力辅佐高宗治理朝政，高宗也尊重礼遇二人，谦恭地听从二人的意见，故而永徽年间的朝政，百姓安康，有贞观朝的遗风。

太宗女衡山公主应适长孙氏，有司以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婚。于志宁上言：“汉文立制，本为天下百姓。公主服本斩衰，纵使服随例除，岂可情随例改，请俟三年丧毕成婚。”上从之。

太宗的女儿衡山公主应当下嫁长孙氏，有关官员认为天子既已因公脱去丧服，想让公主在当年秋季成婚。于志宁上书言道：“汉文帝立下不必穿丧服三年的制度，本来是为了天下的百姓。公主服丧本应穿上粗麻布做的衣服，纵使援照汉代旧例脱去了丧服，哀情怎么可以随着旧例一下子就改变了呢，请待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批准成婚。”高宗依准。

二月，辛卯，立皇子孝为许王，上金为杞王，素节为雍王。

二月，辛卯（二十二日），立皇子李孝为许王，李上金为杞王，李素节为雍王。

夏，五月，壬戌，吐蕃赞普弄赞卒，其嫡子早死，立其孙为赞普。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性明达严重，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

夏季，五月，壬戌（二十四日），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去世，他的嫡长子早已死去，便立他的孙子为赞普。赞普年幼懦弱，政事都由吐蕃的丞相禄东赞裁决。禄东赞性情通达严肃，治军有方，吐蕃之所以强盛壮大，威震摄服氐、羌族，都是由于他的谋略。

六月，高侃击突厥，至阿息山。车鼻可汗召诸部兵皆不赴，与数百骑遁去。侃帅精骑追至金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

六月，高侃进攻突厥，到达阿息山。车鼻可汗征召各部兵马都不赴命，无可奈何率领几百名骑兵逃走。高侃率领精锐骑兵追到金山，生擒车鼻可汗后返回，其手下兵众纷纷投奔。

初，阿史那社尔虏龟兹王布失毕，立其弟为王。唐兵既还，其酋长争立，更相攻击。秋，八月，壬午，诏复以布失毕为龟兹王，遣归国，抚其众。

起初，阿史那社尔俘虏了龟兹国王布失毕，立他的弟弟为国王。唐朝军队返回朝廷后，各部落首领争夺王位，相互攻击。秋季，八月，壬午（十六日），高宗颁布诏令让布失毕重新做龟兹国王，派遣他回到本国，安抚民众。

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以高侃为卫将军。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苏农等一十四州；瀚海领瀚海、金徽、新黎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

九月，庚子（初四），高侃将车鼻可汗押送到京城，释放了他，拜官左武卫将军，将突厥剩余民众安置在郁督军山，并设置狼山都督府以统率他们。任命高侃为卫将军。从此突厥人全部为大唐封土内的臣民，分别设置单于、瀚海二个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干三个都督府，苏农等十四个州；瀚海都护府管辖瀚海、金徽、新黎等七个都督府，仙萼等八个州；各自任命其部落首领为刺史、都督。

癸亥，上出畋，遇雨，问谏议大夫昌乐谷那律曰：“油衣若为则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必不漏。”上悦，为之罢猎。

癸亥（二十七日），高宗出城游猎，遇上大雨，便问谏议大夫昌乐人谷那律：“遮雨的油衣怎么样才能不漏水？”答道：“用瓦片做的，肯定不会漏。”高宗听后高兴，为此停止打猎。

李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世执意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辰（初三），解除李世的尚书左仆射职务，仍任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

己未，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思谦名仁约，以字行。

己未（疑误），监察御史、阳武人韦思谦上奏疏弹劾中书令褚遂良压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认为是依估定价格购买，没有罪。思谦上奏说：“设置估定价格，是预备国家需要时征收用的，臣下之间的交易，怎么能够按照估定的价格呢？睿册利用文书舞弊，附和臣下，欺罔皇上，按其罪行应当处死。”当天，将褚遂良降职为同州刺史，张睿册降为遁州刺史。思谦名仁约，通常以字称呼。

十二月，庚午，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讨琰州叛獠；万岁、法兴入洞招慰，为獠所杀。

十二月，庚午（初五），梓州都督谢万岁、兖州都督谢法兴，与黔州都督李孟尝合兵讨伐琰州反叛的獠民；万岁、法兴二人进入獠民居住的山洞里招抚他们，被獠民杀死。

二年（辛亥、651 ）

二年（辛亥，公元651 年）

春，正月，乙巳，以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亨之兄子，王皇后之舅也。

春季，正月，乙巳（十一日），唐朝任命黄门侍郎宇文节、中书侍郎柳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柳是柳亨的侄子，王皇后的舅舅。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袭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领长子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运为莫贺咄叶护。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当地离散的百姓，草庐帐篷渐渐多起来，听说唐太宗驾崩后，便谋划着偷袭攻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得悉他的计谋，上表给朝廷讲明其事，高宗派通事舍人桥宝明飞奔前往安抚。宝明劝说阿史那贺鲁，让他的长子运到朝中当宿卫官，授官为右骁卫中郎将，不久唐朝又遣送运回去。运于是劝说他父亲领兵往西走，打败乙毗射匮可汗，兼并其兵众，在双河及千泉建立牙帐，自称为沙钵罗可汗，咄陆五部和努失毕五部都归顺他，拥有兵力几十万，又与乙毗咄陆可汗的军队联合，处月、处密以及西域各国都依附于他们。封运为莫贺咄叶护。

焉耆王婆伽利卒，国人表请复立故王突骑支；夏，四月，诏加突骑支右武卫将军，遣还国。

焉耆国王婆伽利去世，本国人上表请求重新拥立老王突骑支；夏季，四月，高宗下诏加封突骑支为右武卫将军，让他回到国中。

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居亮阴中，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人雪中以戏笑。上赐书切让之，且曰：“取适之方，亦应多绪，晋灵荒君，何足为则！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书王下上考以愧王心。”

金州刺史、滕王李元婴骄奢淫逸，为太宗守丧期间，无节制地游猎，多次夜间大开城门，惊扰老百姓，有时用弹弓弹人，有时又将人埋在雪里取笑。高宗寄书对他深加责备，且说：“讨乐趣的办法也有多种多样，晋灵公那样的荒唐君主，怎么值得效法呢？朕与你是亲属，不忍心将你绳之于法，如今定你的考课等第为下等之上，以便使你的心里觉得惭愧。”

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上尝赐诸王帛各五百段，独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

李元婴与蒋王李恽都喜好收敛财物，高宗曾经赐给众王每人五百段绢帛，惟独没有滕、蒋二王的，敕令说：“滕王皇叔与蒋王皇兄自己能够经营聚敛，不必赐给财物；只给麻两车串钱用。”二王大为羞愧。

秋，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浦类县，杀略数千人。诏左武候大将军建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

秋季，七月，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进犯庭州，攻陷金岭城以及蒲类县，杀死抢夺几千人。高宗下诏任命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总管，征发秦、成、岐、雍府兵力三万人，以及回纥五万骑兵讨伐突厥。

癸巳，诏诸礼官学士议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癸巳（初二），高宗下诏令各位礼仪官、学士们商议朝廷的明堂制度，将高祖皇帝配享五位天帝，太宗皇帝配享五位人帝。

八月，己巳，以于志宁为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志宁、行成仍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己巳（初八），任命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张行成为右仆射，高季辅为侍中；于志宁、张行成仍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己卯，郎州白水蛮反，寇麻州，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之。

己卯（十八日），郎州白水蛮族人反叛，进犯麻州，唐朝派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人发兵讨伐。

九月，癸巳，废玉华宫为佛寺。戊戌，更命九成宫为万年宫。

九月，癸巳（初三），废掉玉华宫，改为佛寺。戊戌（初八），将九成宫改名为万年宫。

庚戌，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墙盗左藏物，上以引驾职在纠绳，乃自为盗，命诛之。谏议大夫萧钧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顾侍臣曰：“此真谏议也！”

庚戌（二十日），左武候引驾卢文操越过宫墙偷盗国库物资，高宗认为引驾的职责在于昼夜巡视纠查违失，却监守自盗，下令将其处死。谏议大夫萧钧劝谏说：“卢文操犯罪情形实在难以原谅，然而依法不至于判死罪。”高宗于是赦免文操死罪，对身边的侍臣称赞萧钧说：“这才是真正的谏议大夫呀！”

闰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甲戌，诏颁之四方。

闰九月，长孙无忌等人进呈所删定的律令式；甲戌（十四日），高宗下诏将其颁行全国。

上谓宰相曰：“闻所在官司，行事犹互观颜面，多不尽公。”长孙无忌对曰：“此岂敢言无；然肆情曲法，实亦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

高宗对宰相们说：“听说你们所在的官署，官员们还要互相观察脸色行事，大多不能完全公正。”长孙无忌答道：“这些怎么能敢说没有呢？然而徇情枉法，也实在不敢。至于说稍稍地考虑一些人表因素，恐怕陛下也不能避免。”无忌以元舅身份辅佐朝政，凡有所建言，高宗无不赞许采纳。

冬，十有一月，辛酉，上祀南郊。

冬季，十一月，辛酉（初二），高宗到南郊祭祀。

癸酉，诏：“自今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

癸酉（十四日），高宗颁布诏令：“今后朝中官员及外州有进献鹰鹘及狗马者，一律定罪。”

戊寅，特浪羌酋董悉奉求、辟惠羌酋卜檐莫各帅种落万余户诣茂州内附。

戊寅（十九日），特浪羌族首领董悉奉求、辟惠羌族首领卜檐莫各自率领本部落一万多户到茂州归附唐朝。

窦州、义州蛮酋李宝诚等反，桂州都督刘伯英讨平之。

窦州、义州蛮族首领李宝诚等人谋反，桂州都督刘伯英予以讨伐平定。

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蛮酋秃磨蒲及俭弥于帅众据险拒战，孝祖皆击斩之。会大雪，蛮饥冻，死亡略尽。孝祖奏言：“贞观中讨昆州乌蛮，始开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之西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其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相接，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无大酋长，好结雠怨，今因破白水之兵，请随便西讨，抚而安之。”敕许之。

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伐白水蛮族人，其首领秃磨蒲及俭弥于率领兵众占据险要抵抗，孝祖将他们全都杀死。正赶上天降大雪，蛮族人饥寒交迫，大多数人死掉。赵孝祖上奏称：“贞观年间讨伐昆州乌蛮人，开始开辟青蛉、弄栋为州县。弄栋西面有小勃弄、大勃弄二川，一直煽动引诱弄栋，想要让弄栋反叛朝廷。勃弄以西与黄瓜、叶榆、西洱河交界，百姓富足，超过蜀川地区，没有大的首领，因而容易结下仇怨，如今正好借着攻破白水的兵力，请求顺便向西讨伐，将它们安抚。”高宗敕令听从其意见。

十二月，壬子，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

十二月，壬子（二十四日），处月部落的朱邪孤注杀死唐朝的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阿史那贺鲁相勾结。

是岁，百济遣使入贡，上戒之，使“勿与新罗、高丽相攻，不然，吾将发兵讨汝矣。”

这一年，百济国派使者进献贡品，高宗告诫来使，让百济“不要与新罗、高丽相互攻伐，不然的话，我大唐将要征发大军讨伐你们。”

三年（壬子、652 ）

三年（壬子，公元652 年）

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并遣使入贡。

春季，正月，己未朔（初一），吐谷浑、新罗、高丽、百济纷纷派使者到朝廷进献贡品。

癸亥，梁建方、契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馀里，生擒孤注，斩首九千级。军还，御史劾奏梁建方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高德逸敕令市马，自取骏者。上以建方等有功，释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上谓侍臣曰：“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

癸亥（初五），梁建方、契何力等人在牢山大败处月朱邪孤注的军队。孤注乘夜间逃跑，梁建方派副总管高德逸率领轻骑追赶，追了五百多里路，生擒孤注，杀死九千人。军队撤回，御史弹劾梁建方，说他的兵力足可以继续追击，却逗留没有行进；高德逸下令买马，却给自己选取好马。高宗认为建方等人杀敌有功，搁置下来不予问罪。大理寺卿李道裕上奏书言道：“高德逸自取的那些马，脚力非常好，请求充实皇厩。”高宗对身边大臣说：“李道裕本是一个执法官，进马一事并非他的职权范围，却妄自迎合朕的意图；难道是朕做事不能为臣下们所信任吗？朕正在自责，所以不再罢黜道裕。”

己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己巳（十一日），任命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丙子，以飨太庙；丁亥，飨先农，躬耕藉田。

丙子（十八日），高宗祭献太庙；丁亥（二十九日），祭献神农祠，高宗躬行藉田礼。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俗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

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为诫。“

二月，甲寅（二十七日），高宗亲临安福门城楼，观看各种杂耍。乙卯（二十八日），高宗对身边大臣说：“昨日登上城楼，想要观察风俗民情的奢侈与节俭，并非为了声乐之娱。朕听说西域人擅长击的游戏，曾想亲自看一看。昨日初次登上城楼，即有众多的西域人击，好像以为朕笃好击。帝王所作所为，岂能那么随意轻率？朕已经将那焚烧，希望以此来杜绝西域人窥探帝王喜好的想法，也是引以为戒。”

三月，辛巳，以宇文节为侍中，柳为中书令，以兵部侍郎三原韩瑗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辛巳（二十四日），任命宇文节为侍中，柳为中书令，任命兵部侍郎三原人韩瑗代理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四月，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夏季，四月，赵孝祖大败西南蛮族人，杀死小勃弄首领殁盛，生俘大勃弄首领杨承颠。其他屯聚兵马自保的蛮族部落，大的有兵数万人，小的几千人，孝祖一一将其击败降伏，西南蛮族于是平定。

甲午，澧州刺史彭思王元则薨。

甲午（初七），澧州刺史、彭思王李元则去世。

六月，戊申，遣兵部尚书崔敦礼等将并、汾步骑万人往茂州。发薛延陀余众渡河，置祁连州以处之。

六月，戊申（二十二日），高宗派兵部尚书崔敦礼等人统率并、汾州步骑兵一万人前往茂州。征调薛延陀剩余民众渡过黄河，设置祁连州安置他们。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乙丑，以于志宁兼太子少师，张行成兼少傅，高季辅兼少保。

秋季，七月，丁巳（初二），高宗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王皇后没有子嗣，柳为皇后谋划，因李忠生母刘氏出身微贱，劝说皇后立李忠为太子，希望他能亲近自己；对外面则暗示长孙无忌等人，让他们向高宗请求立李忠，高宗依从。乙丑（初十），任命于志宁兼任太子少师，张行成兼任太子少傅，高季辅兼任太子少保。

丁丑，上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户多少？”履行奏：“去年进户总一十五万。”因问隋代及今日见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户八百七十万，即今户三百八十万。”履行，士廉之子也。

丁丑（二十二日），高宗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增加了多少户口？”履行奏称：“去年增加户口总计十五万。”进而询问隋代与今日户口数，履行奏道：“隋朝开皇年间，有八百七十万户，本朝现有三百八十万户。”履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九月，守中书侍郎来济同中书门下三品。

九月，任命代理中书侍郎来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冬，十一月，庚寅，弘化长公主自吐谷浑来朝。

冬季，十一月，庚寅（疑误），弘化长公主从吐谷浑回来朝见。

癸巳，濮王泰薨于均州。

癸巳（疑误），濮王李泰在均州去世。

散骑常侍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薨，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谮遗直。遗直自言，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馀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令遗爱与遗直更相讼，遗爱坐出为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刺史。又，浮屠智勖等数人私侍主，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祥。

散骑常侍房遗爱娶太宗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公主十分骄横，房玄龄死后，公主教唆遗爱和他的兄长遗直分财产，过后又反过来诬陷遗直。房遗直自

我申辩，太宗对公主大加责备，由此失宠；公主闷闷不乐。恰巧此时御史弹劾盗窃案，搜得僧人辩机的宝枕，辩机称是公主赐给他的。公主与辩机私通，送

给他无以数计的财物，改让另两个女人侍候房遗爱。太宗得知此事大怒，下令腰斩辩机，杀死奴婢十多人；公主更有怨言，太宗驾崩时，面无悲戚面容。高宗即位后，公主又让遗爱与遗直相互诉讼分财产，遗爱因此获罪，降职出任房州刺史，遗直为隰州剌史。此外，僧人智勖等几个人私下侍奉公主，公主让掖庭令陈玄运窥探皇宫内祈求鬼神祸福之事。

先是，驸马都尉薛万彻坐事除名，徙宁州刺史，入朝，与遗爱款昵，对遗爱有怨望语，且曰：“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因与遗爱谋，“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元景女适遗爱弟遗则，由是与遗爱往来。元景尝自言，梦手把日月。驸马都尉柴令武，绍之子也，尚巴陵公主，除卫州刺史，托以主疾留京师求医，因与遗爱谋议相结。高阳公主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己。遗直亦言遗爱及主罪，云：“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上令长孙无忌鞫之，更获遗爱及主反状。

先前，驸马都尉薛万彻获罪被除去名籍，降职为宁州刺史。到朝廷来，与房遗爱十分亲近，与遗爱讲到对朝廷有怨言的话，而且说：“我如今虽然有脚病，安坐京城，那些人倒还不敢轻举妄动。”进而与遗爱谋划：“假如朝廷有变化，我们应当尊奉司徒荆王李元景为君王。”李元景的女儿嫁给房遗爱的弟弟遗则，因此元景与遗爱二人往来密切。李元景曾自称做梦用手握住太阳月亮。驸马都尉柴令武，是柴绍的儿子，娶太宗女儿巴陵公主，官拜卫州刺史，托辞公主有病留在京城求医，因而与房遗爱相互串通谋划。高阳公主图谋罢免遗直官职，夺掉他的封爵，让人诬告遗直对自己无礼。遗直也上书列举房遗爱与公主的罪状，并说：“他们恶贯满盈，恐怕牵累到臣下的家门。”高宗令长孙无忌审问其事，又得到房遗爱与公主谋反的证状。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恪母，隋炀帝女也。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士承基得免死。

司空、安州都督、吴王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李恪文武全才，太宗常常觉得他像自己，想要立他为太子，长孙无忌极力争辩才作罢，由此李恪与长孙无忌关系恶化。李恪平素名望较高，为人心所向，无忌非常忌恨他，想要找借口诛灭李恪以断绝众望。房遗爱得悉实情后，便自称与李恪是同谋，希望像当年纥干承基密告太子谋反那样得免一死。

四年（癸丑、653 ）

四年（癸丑，公653 年）

春，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上泣谓侍臣曰：“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乃杀之。万彻临刑大言曰：“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岂不佳，乃坐房遗爱杀之乎！”吴王恪且死，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灭族不久！”

春季，二月，甲申（初二），高宗诏令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处斩，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并赐其自尽。高宗流着泪对身边的大臣说：“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想求他们不死，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认为不可，于是将他们处死。薛万彻临刑前大声言道：“薛万彻也算是个豪杰，留着为国家效力，岂不是更好吗？只因受房遗爱牵连就杀掉他吗！。”吴王李恪临死的时候，大骂道：“长孙无忌擅弄威权，残害忠良，假如宗庙有灵的话，会在不久后灭他一族。”

乙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并坐与房遗爱交通，流岭表。节与遗爱亲善，及遗爱下狱，节颇左右之。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戊子，废恪母弟蜀王为庶人，置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

乙酉（初三），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寺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均因与房遗爱交结串通而获罪，流放到岭表。宇文节与房遗爱关系亲密，等到遗爱关在狱中，宇文节颇为他开罪辩护。江夏王李道宗平时即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和睦，故而都有罪。戊子（初六），将与李恪同母的弟弟蜀王李废为平民，安置在巴州；房遗直贬为春州铜陵尉，薛万彻的弟弟万备流放交州。罢除房玄龄在太宗庙陪祭的殊荣。

开府仪同三司李为司空。

改任开府仪同三司李世为司空。

初，林邑王范头利卒，子真龙立，大臣伽独弑之，尽灭范氏。伽独自立，国人弗从，乃立头利之婿婆罗门为王。国人咸思范氏，复罢婆罗门，立头利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有诸葛地者，头利之姑子也，父为头利所杀，南奔真腊，大臣可伦翁定遣使迎而立之，妻以女王，众然后定。夏，四月，戊子，遣使入贡。

起初，林邑国王范头利死后，他的儿子真龙即位，大臣伽独杀死真龙，将范氏宗族斩尽杀绝。伽独自立为国王，国人都不从命，于是立头利的女婿婆罗门为国王。国内百姓都思念范氏一家，又罢免婆罗门，立头利的女儿为国王。他的女儿不能够治理国政，有个名叫诸葛地的，是头利姑母的儿子，父亲被头利杀死后，向南投奔到真腊。大臣可伦翁定派使者将他迎回来立为国王，让女王嫁给他，由此百姓们才稳定下来。夏季，四月，戊子（初七），林邑派使者入朝进贡。

秋，九月，壬戌，右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仍知选事。

秋季，九月，壬戌（十三日），尚书左仆射北平定公张行成去世。甲戌（二十五日），任命褚遂良为尚书右仆射，照旧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并掌管选举官吏事。

冬，十月，庚子，上幸骊山温汤；乙巳，还宫。

冬季，十月，庚子（二十二日），高宗巡幸骊山温泉；乙巳（二十七日），回到宫中。

初，睦州女子陈硕真以妖言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自称文佳皇帝，以叔胤为仆射。甲子夜，叔胤帅众攻桐庐，陷之。硕真撞钟焚香，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于潜，进攻歙州，不克，敕扬州刺史房仁裕发兵讨之。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民间讹言硕真有神，犯其兵者必灭族，士众凶惧。司功参军崔玄籍曰：“起兵仗顺，犹且无成，况凭妖妄，其能久乎！”义玄以玄籍为前锋，自将州兵继之，至下淮戍，遇贼，与战。左右以蔽义玄，义玄曰：“刺史避箭，人谁致死！”命撤之。于是士卒齐奋，贼众大溃，斩首数千级。听其余众归首；进至睦州境，降者万计。十一月，庚戌，房仁裕军合，获硕真、叔胤，斩之，余党悉平。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

起初，睦州女子陈硕真用妖术筮言蛊惑民众，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唐，自称文佳皇帝，任命叔胤为仆射。甲子（疑误）夜里，叔胤率领兵众攻打桐庐，最后攻陷此城。陈硕真撞钟烧香，领兵二千人攻陷睦州及於潜县。又进攻歙州，未能攻下。高宗敕令扬州刺史房仁裕征调军队讨伐。陈硕真派其同伙童文宝带领四千人进犯婺州，刺史崔义玄征调兵力抵御。民间百姓盛传陈硕真有神灵，触犯其军队者必遭灭族之灾，士兵们十分恐惧。司功参军崔玄籍说：“起兵依仗正道，尚且不一定能最后成功，何况凭借妖术，岂能长久！”崔义玄任命崔玄籍为前锋，自己率领本州兵马随后，到达下淮戍，遇见陈硕真部众，双方激战。崔义玄身边的卫士用盾牌掩护他，义玄说：“如果刺史躲避刀箭，那么谁还能去拼死作战。”命令撤去盾牌。于是士兵们合力奋战，陈硕真军大败溃逃。几千人被杀。朝廷军队听任硕真的余众归降；行军到睦州境内，投降的人数以万计。十一月，庚戌（初二），房仁裕的军队合围包抄，抓获陈硕真、章叔胤将他们斩首，余党全部平定。崔义玄以此战功官拜御史大夫。

癸丑，以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癸丑（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崔敦礼为侍中。

十二月，庚子，侍中宪公高季辅薨。

十二月，庚子（二十三日），侍中宪公高季辅去世。

是岁，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卒，其子颉达度设号真珠叶护，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隙，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破之，斩首千余级。

这一年，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死，他的儿子颉达度设自号真珠叶护，开始与沙钵罗可汗有隔阂，与五弩失毕联合进攻沙钵罗，大败沙钵罗，杀死一千多人。

五年（甲寅、654 ）

五年（甲寅，公元654 年）

春，正月，壬戌，羌酋冻就内附，以其地置剑州。

春季，正月，壬戌（十五日），羌族首领冻就归附朝廷，在其所在地设置剑州。

三月，戊午，上行幸万年宫。

三月，戊午（十二月），高宗行幸万年宫。

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

庚申（十四日），追赠武德朝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的官爵。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预焉。

起初，王皇后没有儿子，萧淑妃得高宗宠幸，王皇后十分忌妒。高宗做太子的时候，进寝宫侍奉太宗，看见才人武氏便十分喜欢。太宗驾崩后，武氏随着众位妃嫔到感业寺当尼姑。到了太宗的忌日，高宗到感业寺行香拜佛，见到了她，武氏哭泣，高宗也流泪。王皇后听说后，暗中让武氏留发，劝说高宗纳武氏入后宫，想要以武氏来离间高宗对萧妃的宠爱。武氏机敏聪慧，善施权术，刚进宫时，侍奉皇后十分谦恭有礼；皇后十分喜欢她，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她。不久大得宠幸，拜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均失宠，二人又一同诬告武氏，高宗均不予采纳。武昭仪想要追赠他的父亲武士的官爵，而苦于没有什么名义，于是便假托要褒奖赏赐十三位功臣，其中便有武士。

乙丑，上幸凤泉汤；乙巳，还万年宫。

乙丑（十九日），高宗巡幸凤泉汤；己巳（二十三日），回到万年宫。

夏，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去，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

夏季，四月，大食国出兵进攻波斯国，杀死波斯国王伊嗣侯，伊嗣侯的儿子卑路斯投奔吐火罗。大食军队退去，吐火罗派兵护送卑路斯回到国中，立为波斯国王。

闰月，丙子，以处月部置金满州。

闰五月，丙子（初二），唐朝在处月部设置金满州。

丁丑，夜，大雨，山水涨溢，冲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将薛仁贵曰：“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门桄大呼以警宫内。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寝殿，水溺卫士及麟游居人，死者三千余人。

丁丑（初三），夜里，天下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冲击玄武门；宿卫士兵纷纷逃散。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怎么能出现天子有急难而宿卫士兵怕死的情况？”于是登门框大声呼喊警告皇宫里的人。高宗急忙走出宫内登上高处，一会儿大水漫入寝殿，溺淹卫士及住在麟游县的人，死三千多人。

壬辰，新罗女王金真德卒，诏立其弟春秋为新罗王。

壬辰（十八日），新罗女王金真德去世，高宗下诏立她的弟弟金春秋为新罗国王。

六月，丙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

六月，丙午（初二），恒州发大水，呼沱河水涨满，淹没五千三百家。

中书令柳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

中书令柳因为王皇后失宠，内心很不安稳，请求解除相职；癸亥（十九日），罢黜柳中书令，改任吏部尚书。

秋，七月，丁酉，车驾至京师。

秋季，七月，丁酉（二十四日），高宗车驾回到京城。

戊戌，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戊戌（二十五日），高宗对五品以上官员说：“以前在先帝身边，看见五品以上官员议论朝政，有的在立仗的诸卫士之前当面陈情，有的退朝后上书奏事，连日不断；难道惟独现在无事可奏吗，你们为什么都不上书言事呢？”

冬，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冬季，十月，朝廷雇佣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外城，三十天后竣工。癸丑（十一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言事，说道：“汉惠帝修筑长安城，不久死去；如今又要修城，一家会有大的不幸。”于志宁等人认为景宣言语涉于妖妄，请求将他处斩。高宗说：“景宣虽然出言狂妄，如果因为上书言事而获罪，恐怕会断绝言路。”于是宽赦了薛景宣。

14] 高丽遣其将安固将高丽、兵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御之，大败高丽于新城。

高丽国派其将领安固统率高丽、军队进攻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率兵抵抗，在新城大败高丽军队。

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

这一年大丰收，洛州粟米一斗才值两钱半，粳米一斗十一钱。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更相谮诉，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王皇后、萧淑妃与武昭仪之间相互诬告诽谤，高宗不相信王后、萧妃的话，惟独信任武昭仪。王皇后不会曲意事奉高宗身边的人，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及舅舅中书令柳进见六宫妃嫔，又不讲礼节。武昭仪观察到皇后讨厌的人，便与之倾心相交，所得到的赏赐也要分给她们。因此王皇后与萧妃的一举一动，武氏都知道，并且都告诉给高宗。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

王皇后虽然失宠，但高宗并未有废后的想法。正巧此时武昭仪生下一个女孩，皇后怜爱她并逗弄她玩，皇后走出去后，武氏趁没人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正好高宗来到，武氏假装欢笑，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发现女婴已经死了，武氏大声哭闹。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都说：“皇后刚刚来过这里。”高宗勃然大怒，说道：“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昭仪借机哭泣着数落其罪过。皇后无法申辩，高宗从此有了废皇后立武昭仪为后的打算。又担心大臣们不服，于是便和武氏一道临幸太尉长孙无忌的宅第，宴饮酣畅欢乐到极点，酒席上将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都拜为朝散大夫，又命人装载金银财宝、锦缎丝绸等共十车赐给无忌。高宗乘机讲到王皇后没有子嗣，以此暗示无忌，无忌顾左右而言他，竟然没有顺从旨意，高宗与武氏二人在不愉快中结束这场酒宴。武昭仪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无忌的宅第，多次请求，无忌最终还是没有答应。礼部尚书许敬宗也曾多次劝说无忌，无忌正言厉色斥责了他。

六年（乙卯、655 ）

六年（乙卯，公元655 年）

春，正月，壬申朔，上谒昭陵；甲戌，还宫。

春季，正月，壬申朔（初一），高宗亲谒昭陵；甲戌（初三），回到宫中。

己丑，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破胡丛、显养、车鲁等蛮于斜山，拔十余城。

己丑（十八日），州道行军总管曹继叔在斜山一带打败胡丛、显养、车鲁等蛮族，攻克十余座城。

庚寅，立皇子弘为代王，贤为潞王。

庚寅（十九日），立皇子李弘为代王，李贤为潞王。

高丽与百济、连兵，侵新罗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罗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

高丽与百济、合兵一处，侵犯新罗北部边境，攻取三十三座城；新罗国王金春秋派使者到唐朝请求援助。二月，乙丑（二十五日），唐朝派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征发军队进攻高丽。

夏，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夏季，五月，壬午（十三日），程名振等人渡过辽水，高丽看见唐军兵力很少，便大开城门渡过贵端水迎战，名振等人奋勇出击，大败高丽兵，杀死并俘虏一千多人，焚烧其外城及村庄，而后返回。

癸未，以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癸未（十四月），任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

壬辰，以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壬辰（二十三日），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

六月，武昭仪诬王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秋，七月，戊寅，贬吏部尚书柳为遂州刺史。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素希旨奏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

六月，武昭仪诬陷王皇后和她的母亲魏国夫人柳氏求巫施厌胜术诅咒昭仪，高宗敕令禁止皇后母亲柳氏进入宫内。秋季，七月，戊寅（初十），将吏部尚书柳贬为遂州刺史。柳赴任走到扶风县，岐州长史于承素揣摸圣意上奏称柳泄漏宫禁秘密，又贬为荣州刺史。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

唐朝因袭隋朝制度，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都是正一品。高宗想要特别设置一个宸妃，封给武昭仪，韩瑗、来济谏阻，认为无旧例可循，于是作罢。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

中书舍人、饶阳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厌恶，降职为壁州司马。敕令还未到门下省，李义府已经暗中得知，便向中书舍人、幽州人王德俭问计，德俭说：“高宗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正在犹豫不决，一直担心宰相们会有异议。你如果能提建议立武氏为后，则转祸为福了。”李义府同意他的话，这一天，他代替德俭值宿，叩门向高宗上表章，请求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以满足黎民百姓的愿望。高宗十分高兴，亲自召见李义府，与他谈话，赐给珍珠一斗，留下他官居原职。武氏又暗中派人慰劳勉励他，不久破格提拔为中书侍郎。在此之后，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都暗中向武氏表达其效忠之心。

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乙酉（二十七日），任命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

八月，尚药奉御蒋孝璋员外特置，仍同正员。员外同正自孝璋始。

八月，尚药局奉御蒋孝璋为定员二人之外的特置人员，品级仍同正员。员外同正的官职从孝璋开始。

长安令裴行俭闻将立武昭仪为后，以国家之祸必自此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其事。袁公瑜闻之，以告昭仪母杨氏，行检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行俭，仁基之子也。

长安县令裴行俭听说朝廷将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认为国家的祸患必定从此开始，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此事。袁公瑜听说后，将这一情况告诉武氏母亲杨氏，行俭因此获罪，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行俭是裴仁基的儿子。

九月，戊辰，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九月，戊辰（初一），任命许敬宗为礼部尚书。

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为中宫，上意既决，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杀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称疾不入。无忌等至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上不悦而罢。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因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曰：”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仪在帘中大言曰：”何不扑杀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宁不敢言。

有一天高宗退朝后，宣召长孙无忌、李世、于志宁、褚遂良进入内殿。褚遂良说：“今天皇上宣召，多半是为了后宫的事，皇上的主意既已定了，违抗者必是死罪。太尉是元舅，司空是功臣，不可以让皇上承担杀元舅与功臣的不好名声。我褚遂良乃是自平民起家，没有汗马功劳，到了今日这个地位，而且接受先帝托孤，不以死谏诤，无颜去见先帝！”李世称病没去内殿。无忌等人到了内殿，高宗对他们说：“皇后没有子嗣，武昭仪有，如今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你们看怎么样？”褚遂良答道：“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死的时候，拉着陛下的手对我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如今就交付给你了。‘这些话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言犹在耳。未听说皇后有什么过错，怎么能够轻易废掉呢！我不敢曲意顺从陛下，以违背先帝的遗愿！“高宗十分不高兴，只好作罢。第二天又言及此事，褚遂良说：”陛下一定要更换皇后，我请求遴选全国的世家望族，何必非武氏不可。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天下人的耳目，怎么能遮掩呢？千秋万代之后，人们又将怎么评价陛下呢？愿陛下三思而后行！我今日触怒陛下，罪该处死。“说完将朝笏放在殿内台阶上，解下头巾磕头直到血流满面，说道：”还给陛下朝笏，乞求放我回老家去。“高宗勃然大怒，命人将他带出去。武昭仪在隔帘内大声说道：”何不就地杀了这老东西！“长孙无忌说：”褚遂良是先朝顾命大臣，有罪也不可以加刑。“于志宁不敢说话。

韩瑗因间奏事，涕泣极谏，上不纳。明日又谏，悲不自胜，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谏曰：“匹夫匹妇，犹相选择，况天子乎！皇后母仪万国，善恶由之，故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王，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每览前古，常兴叹息，不谓今日尘黩圣代。作而不法，后嗣何观！顾陛下详之，无为后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国，菹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吴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游于姑苏。臣恐海内失望，棘荆生于阙庭，宗庙不血食，期有日矣！“来济上表谏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择礼教名家，幽闲令淑，副四海之望，称神祗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兴《关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倾沦。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汉之祸又如此，惟陛下详察！“上皆不纳。

韩瑗找个时机上奏疏，流泪极力劝阻废皇后，高宗不予采纳。他第二天又劝谏，悲伤得不能自已，高宗命人将他带出去。韩瑗又上奏疏劝谏道：“一般的夫妇，还要相互选择后再结合，何况天子呢？皇后乃是天下妇女的仪范，善恶由她而生，所以说嫫母辅佐黄帝；妲己倾覆殷朝，《诗经》说：”赫赫有名的宗周，就灭在褒姒之手。‘每次观览前朝史事，常会发出感慨，没想到今天圣明之世也会受到玷污。作事不依法度，后世将如何看呢！希望陛下再三考虑，不要让后人讥笑。假使臣下我的话有益于国家，即使被剁成肉酱，臣也死得其所！当年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结果吴都姑苏破败，麋鹿出没。臣下我担心陛下令海内之人失望，使宫廷长满荆棘，宗庙不能继续享有祭祀的情况，为期不远了！“来济上表章劝谏说：”君主册立皇后，应该依据天地之理，必须选择名门礼教之家的淑女，幽雅娴静，贤淑美好，才可与人的厚望相副，也能称神灵的意图。所以说周文王造船迎接太姒，这才有《关雎》的教化，百姓承受福祚；汉成帝纵欲成性，以婢女为皇后，使皇统断绝，社稷倾覆。周代的隆盛是那样，汉代的祸患又是这样，希望陛下明察！“高宗对这些谏言都不予采纳。

他日，李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昭仪令左右以闻。庚午，贬遂良为潭州都督。

又一天，李世进宫见高宗，高宗问他：“朕想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己见认为不可以。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他反对，那么事情就应该停止吗？”李世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又去问外人呢！”高宗废后主意于是定了下来。许敬宗在朝中扬言道：“庄稼汉多收了十斛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天子要立皇后，人们又何必管那么多事而妄生异议呢？”武昭仪让身边的人将此话讲给高宗听。庚午（初三），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第二百零零卷

【唐纪十六】　起旃蒙单瘀十月，尽玄勣阉茂七月，凡六年有奇。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永徽六年（乙卯，公元六五五年）

冬，十月，己酉，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许敬宗奏：“故特进赠司空王仁祐告身尚存，使逆乱馀孽犹得为廕，并请除削。”从之。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弥忧惧，屡请去位，上不许。

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李勣赍玺绶册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肃义门。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己巳，许敬宗奏曰：“永徽爰始，国本未生，权引彗星，越升明两。近者元妃载诞，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爝晖宜息。安可反植枝干，久易位于天庭；倒袭裳衣，使违方于震位！又，父子之际，人所难言，事或犯鳞，必婴严宪，煎膏染鼎，臣亦甘心。”上召见，问之，对曰：“皇太子，国之本也，本犹未正，万国无所系心。且在东宫者，所出本微，今知国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窃位而怀自疑，恐非宗庙之福，愿陛下熟计之。”上曰：“忠已自让。”对曰：“能为太伯，愿速从之。”

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馀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

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义府容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狡险忌克，故时人谓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谓之李猫。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元年（丙辰，公元六五六年）

春，正月，辛未，以皇太子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忠既废，官属皆惧罪亡匿，无敢见者；右庶子李安仁独候忠，泣涕拜辞而去。安仁，纲之孙也。

壬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辛亥，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国公。

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

夏，四月，壬子，矩州人谢无灵举兵反，黔州都督李子和讨平之。

己未，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馀食矣；不夺蚕要，则国人皆有馀衣矣！’故人君之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东役丁，岁别数万，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馀悉免之。”上从之。

六月，辛亥，礼宫奏停太祖、世祖配祀，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堂；从之。

秋，七月，乙丑，西洱蛮酋长杨栋附、显和蛮酋长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酋长王伽冲等帅众内附。

癸未，以中书令崔敦礼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八月，丙申，固安昭公崔敦礼薨。

辛丑，葱山道行军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等部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

乙巳，龟兹王布失毕入朝。

李义府恃宠用事。洛州妇人淳于氏，美色，系大理狱，义府属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大理卿段宝玄疑而奏之。上命给事中刘仁轨等鞫之，义府恐事泄，逼正义自缢于狱中。上知之，原义府罪不问。

侍御史涟水王义方欲奏弹之，先白其母曰：“义方为御史，视奸臣不纠则不忠，纠之则身危而忧及于亲为不孝，二者不能自决，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杀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尽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义方乃奏称：“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杀身以灭口。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于是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上释义府不问，而谓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莱州司户。

九月，括州暴风，海溢，溺四千馀家。

冬，十一月，丙寅，生羌酋长浪我利波等帅众内附，以其地置柘、栱二州。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馀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馀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当结方陈，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别得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陈，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笃城，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遛追贼不及，减死免官。

是岁，以太常卿驸马都尉高履行为益州长史。

韩瑗上疏，为褚遂良讼冤曰：“遂良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黎，咸嗟举措。臣闻晋武弘裕，不贻刘毅之诛；汉祖深仁，无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上谓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卿何言之深也！”对曰：“遂良社稷忠臣，为谗谀所毁。昔微子去而殷国以亡，张华存而纲纪不乱。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上不纳。瑗以言不用，乞归田里，上不许。

刘洎之子讼其父冤，称贞观之末，为褚遂良所谮而死，李义府复助之。上以问近臣，众希义府之旨，皆言其枉。给事中长安乐彦玮独曰：“刘洎大臣，人主暂有不豫，岂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谓先帝用刑不当乎！”上然其言，遂寝其事。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二年（丁巳，公元六五七年）

春，正月，癸巳，分哥逻禄部置阴山、大漠二都督府。

闰月，壬寅，上行幸洛阳。

庚戌，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帅燕然都护渭南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回纥等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嗣业，钜之子也。

初，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族兄左屯卫大将军步真，皆西突厥酋长，太宗之世，帅众来降；至是，诏以弥射、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旧众。

二月，辛酉，车驾至洛阳宫。

庚午，立皇子显为周王。壬申，徙雍王素节为郇王。

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为桂州都督。

癸丑，以李义府兼中书令。

夏，五月，丙申，上幸明德宫避暑。上自即位，每日视事；庚子，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

秋，七月，丁亥朔，上还洛阳宫。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以归，自言有长生之术。太宗颇信之，深加礼敬，使合长生药。发使四方求奇药异石，又发使诣婆罗门诸国采药。其言率皆迂诞无实，苟欲以延岁月，药竟不就，乃放还。上即位，复诣长安，又遣归。玄策时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婆罗门实能合长年药，自诡必成，今遣归，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谓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对曰：“诚如圣言。此婆罗门今兹再来，容发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长生！陛下遣之，内外皆喜。”娑婆寐竟死于长安。

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督，欲以为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贬振州刺史，济贬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荣州刺史柳奭为象州刺史。

遂良至爱州，上表自陈：“往者濮王、承乾交争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恶状已彰，身在别所，其于东宫，不可少时虚旷，请且遣濮王往居东宫。’臣又抗言固争，皆陛下所见。卒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渐，独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在草土之辰，不胜哀恸，臣以社稷宽譬，陛下手抱臣颈。臣与无忌区处众事，咸无废阙，数日之间，内外宁谧。力小任重，动罹愆过，蝼蚁馀齿，乞陛下哀怜。”表奏，不省。

己巳，礼官奏：“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亦请合为一祀。”从之。

辛未，以礼部尚书许敬宗为侍中，兼度支尚书杜正伦为兼中书令。

冬，十月，戊戌，上行幸许州。乙巳，畋于滍水之南。壬子，至祀水曲。十二月，乙卯朔，车驾还洛阳宫。

苏定方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至金山北，先击处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懒独禄等帅万馀帐来降，定方抚之，发其千骑与俱。

右领军郎将薛仁贵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贺鲁，为贺鲁所破，虏其妻子。今唐兵有破贺鲁诸部得泥孰妻子者，宜归之，仍加赐赉，使彼明知贺鲁为贼而大唐为之父母，则人致其死，不遗力矣。”上从之。泥孰喜，请从军共击贺鲁。

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钵罗帅十姓兵且十万来拒战。定方将唐兵及回纥万馀人击之。沙钵罗轻定方兵少，直进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南原，攒槊外向，自将骑兵陈于北原。沙钵罗先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引骑兵击之，沙钵罗大败，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明日，勒兵复进。于是胡禄屋等五弩失毕悉众来降，沙钵罗独与处木昆屈律啜数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落闻沙钵罗败，皆诣步真降。定方乃命萧嗣业、回纥婆闰将胡兵趋邪罗斯川，追沙钵罗，定方与任雅相将新附之众继之。会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俟晴而行，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省日兼功，在此时矣！”乃蹋雪昼夜兼行，所过收其部众，至双河，与弥射、步真兵合，去沙钵罗所居二百里，布陈长驱，径至其牙帐。沙钵罗与其徒将猎，定方掩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得其鼓纛，沙钵罗与其子咥运、婿阎啜等脱走，趣石国。定方于是息兵，诸部各归所居，通道路，置邮驿，掩骸骨，问疾苦，画疆场，复生业，凡为沙钵罗所掠者，悉括还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萧嗣业将兵追沙钵罗，定方引军还。

沙钵罗至石国西北苏咄城，人马饥乏，遣人赍珍宝入城市马。城主伊沮达官诈以酒食出迎，诱之入，闭门执之，送于石国。萧嗣业至石国，石国人以沙钵罗授之。

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丁卯，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

是岁，诏：“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以吏部侍郎刘祥道为黄门侍郎，仍知吏部选事。祥道以为：“今选司取士伤滥，每年入流之数，过一千四百，杂色入流，曾不铨简。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约准三十年，则万三千馀人略尽矣。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足充所须之数。望有厘革。”既而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太多。上命正伦与祥道详议，而大臣惮于改作，事遂寝。祥道，杜甫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三年（戊午，公元六五八年）

春，正月，戊子，长孙无忌等上所修新礼；诏中外行之。先是，议者谓贞观礼节文未备，故命无忌等修之。时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所损益多希旨，学者非之。太常博士萧楚材等以为豫备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遂焚《国恤》一篇，由是凶礼遂阙。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与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众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

二月，丁巳，上发东都；甲戌，至京师。

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夏为西州都督府，镇高昌故地。

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秋，八月，甲寅，播罗哀獠酋长多胡桑等帅众内附。

冬，十月，庚申，吐蕃赞普来请婚。

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贪冒无厌，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中书令杜正伦每以先进自处，义府恃恩，不为之下，由是有隙，与义府讼于上前。上以大臣不和，两责之。十一月，乙酉，贬正伦横州刺史，义府普州刺史。正伦寻卒于横州。

阿史那贺鲁既被擒，谓萧嗣业曰：“我本亡虏，为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之前以谢先帝。”上闻而怜之。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敕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贺鲁寻死，葬于颉利墓侧。

戊戌，以许敬宗为中书令，大理卿辛茂将为兼侍中。

开府仪同三司鄂忠武公尉迟敬德薨。敬德晚年闲居，学延年术，修饰池台，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交通宾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终，朝廷恩礼甚厚。

是岁，爱州刺史褚遂良卒。

雍州司士许祎与来济善，侍御史张伦与李义府有怨，吏部尚书唐临奏以祎为江南道巡察使，伦为剑南道巡察使。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以临为挟私选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四年（己未，公元六五九年）

春，二月，乙丑，免临官。

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

夏，四月，丙辰，以于志宁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乙丑，以黄门侍郎许圉师参知政事。

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议废王后，燕公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许敬宗屡以利害说无忌，无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无忌内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会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事，敕敬宗与辛茂将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诬奏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上惊曰：“岂有此邪！舅为小人所间，小生疑阻则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状已露，陛下犹以为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对曰：“遗爱乳臭儿，与一女子谋反，势何所成！无忌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为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窃发，陛下遣谁当之？今赖宗庙之灵，皇天疾恶，因按小事，乃得大奸，实天下之庆也。臣窃恐无忌知季方自刺，窘急发谋，攘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臣昔见宇文化及父述为炀帝所亲任，结以昏烟，委以朝政；述卒，化及复典禁兵，一夕于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家亦豫其祸，于是大臣苏威、裴矩之徒，皆舞蹈马首，唯恐不及，黎明遂倾隋室。前事不远，愿陛下速决之！”上命敬宗更加审察。明日，敬宗复奏曰：“去夜季方已承与无忌同反，臣又问季方：‘无忌与国至亲，累朝宠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韩瑗尝语无忌云：“柳奭、褚遂良劝公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于外。”自此无忌忧恐，渐为自安之计。后见长孙祥又出，韩瑗得罪，日夜与季方等谋反。’臣参验辞状，咸相符合，请收捕准法。”上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敬宗对曰：“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来，昭亦有功，所坐止于杀人，文帝遣百官素服哭而杀之，至今天下以文帝为明主。今无忌忘两朝之大恩，谋移社稷，其罪与薄昭不可同年而语也。幸而奸状自发，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犹不早决！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延，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戊辰，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祥，无忌之从父兄子也，前此自工部尚书出为荆州长史，故敬宗以此诬之。

敬宗又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潜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于是诏追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宁官。遣使发道次兵援送无忌诣黔州。无忌子秘书监驸马都尉冲等皆除名，流岭表。遂良子彦甫、彦冲流爱州，于道杀之。益州长史高履行累贬洪州都督。

五月，丙申，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参知政事。承庆，思道之孙也。

凉州刺史赵持满，多力善射，喜任侠，其从母为韩瑗妻，其舅驸马都尉长孙铨，无忌之族弟也，铨坐无忌，流巂州。许敬宗恐持满作难，诬云无忌同反，驿召至京师，下狱，讯掠备至，终无异辞，曰：“身可杀也，辞不可更！”吏无如之何，乃代为狱辞结奏。戊戌，诛之，尸于城西，亲戚莫敢视。友人王方翼叹曰：“栾布哭彭越，义也；文王葬枯骨，仁也。下不失义，上不失仁，不亦可乎！”乃收而葬之。上闻之，不罪也。方翼，废后之从祖兄也。长孙铨至流所，县令希旨杖杀之。

六月，丁卯，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礼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馀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许敬宗议封禅仪，己巳，奏：“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俱配皇地祇。”从之。

秋，七月，命御史往高州追长孙恩，象州追柳奭，振州追韩瑗，并枷锁诣京师，仍命州县簿录其家。恩，无忌之族弟也。

壬寅，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与任雅相、卢承庆更共覆按无忌事。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使者杀柳奭于象州。韩瑗已死，发验而还。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

八月，壬子，以普州刺史李义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义府既贵，自言本出赵郡，与诸李叙昭穆；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与同谱，及义府出为普州，即除之。义府闻而衔之，及复为相，使人诬构其罪，下狱，自杀。

乙卯，长孙氏、柳氏缘无忌、奭贬降者十三人。高履行贬永州刺史。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者九人。自是政归中宫矣。

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硃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冬，十月，丙午，太子加元服，赦天下。初，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地，昏姻多责资财，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婿皆取勋臣家，不议山东之族。而魏征、房玄龄、李勣家皆盛与为昏，常左右之，由是旧望不减，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李义府为其子求昏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然族望为时俗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昏。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往往反自称禁婚家，益增厚价。

闰月，戊寅，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戊戌，车驾至东都。

十一月，丙午，以许圉师为散骑常侍、检校侍中。

戊午，侍中兼左庶子辛茂将薨。

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硃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癸亥，以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讨之。

以卢承庆同中书门下三品。

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苏定方军至业叶水，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匹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显庆五年（庚申，公元六六零年）

春，正月，定方献俘于乾阳殿。法司请诛都曼，定方请曰：“臣许以不死，故都曼出降，愿丐其馀生。”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乃免之。

甲子，上发东都；二月，辛巳，至并州。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诏：“并州妇人年八十以上，绵版授郡君。”

百济恃高丽之援，数侵新罗；新罗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以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新罗之众，与之合势。

夏，四月，戊寅，上发并州；癸巳，至东都。五月，作合璧宫。壬戌，上幸合璧宫。

戊辰，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合珠并为冷岍道行军总管，各将所部兵以讨叛奚，仍命尚书右丞崔馀庆充使总护三部兵，奚寻遣使降。更以枢宾等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讨契丹，擒契丹松漠都督阿卜固送东都。

六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早午，车驾还洛阳宫。

房州刺史梁王忠，年浸长，颇不自安，或私衣妇人服以备刺客；又数自占吉凶。或告其事，秋，七月，乙巳，废忠为庶人，徙黔州，囚于承乾故宅。

丁卯，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

八月，吐蕃禄东赞遣其子起政将兵击吐谷浑，以吐谷浑内附故也。

苏定方引军自成山济海，百济据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进击破之，百济死者数千人，馀皆溃走。定方水陆齐进，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馀里，百济倾国来战，大破之，杀万馀人，追奔，入其郭。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进围其城；义慈次子泰自立为王，帅众固守。隆子文思曰：“王与太子皆在，而叔遽拥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师左右逾城来降，百姓皆从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军士登城立帜，泰窘迫，开门请命。于是义慈、隆及诸城主皆降。百济故有五部，分统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诏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壬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将兵讨思结、拔也固、仆骨、同罗四部，三战皆捷，追奔百馀里，斩其酋长而还。

冬，十月，上初苦凤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赦天下。

甲寅，上幸许州。十二月，辛未，畋于长社。己卯，还东都。

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龙朔元年（辛酉，公元六六一年）

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

二月，乙未晦，改元。

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

初，苏定方即平百济，留郎将刘仁愿镇守百济府城，又以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其馀众。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故将福信聚众据周留城，迎故王子丰于倭国而立之，引兵围仁愿于府城。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将王文度之众，便道发新罗兵以救仁愿。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曰：“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仁轨御军严整，转斗而前，所向皆下。百济立两栅于熊津江口，仁轨与新罗兵合击，破之，杀溺死者万馀人。道琛等乃释府城之围，退保任存城；新罗粮尽，引还。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集徒众，其势益张。仁轨众少，与仁愿合军，休息士卒。上表诏新罗出兵，新罗王春秋奉诏，遣其将金钦将兵救仁轨等，至古泗，福信邀击，败之。钦自葛岭道遁还新罗，不敢复出。福信寻杀道琛，专总国兵。

夏，四月，丁卯，上幸合璧宫。

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

六月，癸未，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

秋，七月，甲戌，苏定方破高丽于浿江，屡战皆捷，遂围平壤城。

九月，癸巳朔，特进新罗王春秋卒；以其子法敏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壬子，徙潞王贤为沛王。贤闻王勃善属文，召为修撰。勃，通之孙也。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檄周王鸡文》。上见之，怒曰：“此乃交构之渐。”斥勃出沛府。

高丽盖苏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数万守鸭绿水，诸军不得渡。契苾何力至，值冰大合，何力引众乘冰渡水，鼓噪而进，高丽大溃，追奔数十里，斩首三万级，馀众悉降，男生仅以身免。会有诏班师，乃还。

冬，十月，丁卯，上畋于陆浑；戊申，又畋于非山；癸酉，还宫。

回纥酋长婆闰卒，侄比粟毒代领其众，与同罗、仆固犯边，诏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燕然都护刘审礼、左武卫将军薛仁贵为副，鸿胪卿萧嗣业为仙萼道行军总管，右屯卫将军孙仁师为副，将兵讨之。审礼，德威之子也。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龙朔二年（壬戌，公元六六二年）

春，正月，辛亥，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二月，甲子，改百官名：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馀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并以义训更其名，而职任如故。

甲戌，浿江道大总管任雅相薨于军。雅相为将，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皆移所司补授，谓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苟便其私！”由是军中赏罚皆平，人服其公。

戊寅，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沃沮道总管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之上，军败，与其子十三人皆战死。苏定方围平壤久不下，会大雪，解围而还。

三月，郑仁泰等败铁勒于天山。

铁勒九姓闻唐兵将至，合众十馀万以拒之，选骁健者数十人挑战。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馀皆下马请降。仁贵悉坑之，度碛北，击其馀众，获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思结、多滥葛等部落先保天山，闻仁泰等将至，皆迎降；仁泰等纵兵击之，掠其家以赏军士。虏相帅远遁，将军杨志追之，为虏所败。候骑告仁泰：“虏辎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将轻骑万四千，倍道赴之，遂逾大碛，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馀兵才八百人。

军还，司宪大夫杨德裔劾奏：“仁泰等诛杀已降，使虏逃散，不抚士卒，不计资粮，遂使骸骨蔽野，弃甲资寇。自圣朝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丧败者。仁贵于所监临，贪淫自恣，虽矜所得，不补所丧。并请付法司推科。”诏以功赎罪，皆释之。

以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左卫将军姜恪副之，以安辑其馀众。何力简精骑五百，驰入九姓中，虏大惊，何力乃谓曰：“国家知汝皆胁从，赦汝之罪，罪在酋长，得之则已。”其部落大喜，共执其叶护及设、特勒等二百馀人以授何力，何力数其罪而斩之，九姓遂定。

甲午，车驾发东都；辛亥，幸蒲州；夏，四月，庚申朔，至京师。

辛巳，作蓬莱宫。

五月，丙申，以许圉师为左相。

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秋，七月，戊子朔，赦天下。

丁巳，熊津都督刘仁愿、带方州刺史刘仁轨大破百济于熊津之东，拔真岘城。

初，仁愿、仁轨等屯熊津城，上与之敕书，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若金法敏借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无贰，岂得先念其私！主上欲灭高丽，故先诛百济，留兵守之，制其心腹；虽馀寇充斥而守备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意，理无不克。既捷之后，士卒心安，然后分兵据险，开张形势，飞表以闻，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将出师，声援才接，凶丑自歼。非直不弃成功，实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军既还，熊津又拔，则百济馀烬，不日更兴，高丽逋寇，何时可灭！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敌中央，苟或动足，即为擒虏，纵入新罗，亦为羁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残虐，君臣猜离，行相屠戮；正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众从之。时百济王丰与福信等以仁愿等孤城无援，遣使谓之曰：“大使等何时西还，当遣相送。”仁愿、仁轨知其无备，忽出击之，拔其支罗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栅，杀获甚众，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岘城险要，加兵守之。仁轨伺其稍懈，引新罗兵夜傅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据其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乃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

福信专权，与百济王丰浸相猜忌。福信称疾，卧于窟室，欲俟丰问疾而杀之。丰知之，帅亲信袭杀福信，遣使诣高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

第二百零一卷

唐纪十七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龙朔二年（壬戌、662 ）

唐纪十七唐高宗龙朔二年（壬戌，公元662 年）

八月，壬寅，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八月，壬寅（十六日），唐朝任命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

九月，戊寅，初令八品、九品衣碧。

九月，戊寅（二十二日），唐朝开始让八品、九品官员穿浅蓝色衣服。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汤，太子监国；丁未，还宫。

冬季，十月，丁酉（十一日），唐高宗到骊山温泉，由太子监理国事；丁未（二十一日），回宫。

庚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庚戌（二十四日），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

癸丑，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

癸丑（二十七日），唐高宗下诏令：定于龙朔四年正月封泰山，并于明年二月前往东都洛阳。

左相许圉师之子奉辇直长自然，游猎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鸣镝射之。圉师杖自然一百而不以闻。田主诣司宪讼之，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为治。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上曰：“圉师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岂非作威作福！”圉师谢曰：“臣备位枢轴，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众心，故为人所攻讦。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强兵，或身居重镇；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闭门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无兵邪！”许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遽令引出。诏特免官。

左相许圉师的儿子奉辇直长许自然，游猎时损坏他人田里的作物，田主恼怒，许自然用响箭射田主。许圉师将许自然打了一百棍子，而没有上报。田主到司宪衙门起诉，司宪大夫杨德裔不作处理，西台舍人袁公瑜派人改名换姓给唐高宗上密封奏折告发此事。唐高宗说：“许圉师身为宰相，欺负百姓，隐瞒不报，岂不是滥用权势，横行霸道！”许圉师道歉说：“我位居朝廷机要部门，以正直之道侍奉陛下，不能全合众人心意，所以受到别人的攻击。至于滥用权势，横行霸道，或手握强兵，或身居军事重镇才有可能；我作为一名文官，侍奉圣明君主，只知道闭门自守，哪里敢滥用权势，横行霸道！”唐高宗大怒，说：“你怨恨没有领兵吗？”许敬宗说：“作臣下的竟敢如此，处死也不足以抵罪。”唐高宗命令立即将他领出去，又下诏免去他的官职。

癸酉，立皇子旭轮为殷王。

癸酉（疑误），唐朝立皇子李旭轮为殷王。

十二月，戊申，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

十二月，戊申（二十三日），唐高宗下诏说，因正讨伐高丽、百济，河北百姓为征役所劳苦，原定封泰山、去东都洛阳的事都停止进行。

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昔亡有怨，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不如先事诛之。”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赍帛数万段赐可汗及诸酋长，兴昔亡帅其徒受赐，海政悉收斩之。其鼠尼施、拔塞干两部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南，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众附于吐蕃。

海道总管苏海政接受诏命讨伐龟兹，唐高宗命令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一同前去。唐兵前进到兴昔亡境内，继往绝因一贯与兴昔亡有仇怨，于是秘密对苏海政说：“阿史那弥射要谋反，请杀掉他。”当时苏海政只有数千兵士，集合军官商议说：“阿史那弥射如果反叛，我们谁也活不成，不如先把他杀掉。”于是便假称奉皇帝命令，让大总管带帛数万段赏赐给可汗和诸位酋长，兴昔亡率领他的部下前来受赏，苏海政乘机将他们全部抓住并斩首。其中鼠尼施、拔塞干两部逃走，苏海政和继往绝率兵追击将他们讨平。唐军返回途中，到疏勒南，弓月部又引吐蕃兵前来，想与唐兵交战；苏海政因军队已经疲劳，不敢应战，便以军用物资贿赂吐蕃军，讲和后返回。从此，各部落都认为兴昔亡受冤屈，各怀离心。继往绝不久去世，西突厥十姓无首领，由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集西突厥余众附属于吐蕃。

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

本年，西突厥侵扰唐朝庭州，州刺史来济领兵抵抗，对部下说：“我早就应该死了，幸蒙保全直到今日，应当以身报国。”于是不解下铠甲头盔，奔赴敌阵，结果被打死。

三年（癸亥、663 ）

三年（癸亥，公元663 年）

春，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余种，悉平之。

春季，正月，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全部讨平铁勒反叛者的残余部众。

乙酋，以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

乙酋（疑误），唐朝任命李义府为右相，仍然主持选拔官员的事情。

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更名云中都护。以碛为境，碛北州府皆隶瀚海，碛南隶云中。

二月，唐朝迁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改名为瀚海都护府；迁移原瀚海都护府于云中古城，改名为云中都护府，以沙漠为界，沙漠以北州府都隶属瀚海都护府，沙漠以南隶属云中都护府。

三月，许圉师再贬虔州刺史，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圉师子文思、自然并免官。

三月，许圉师被贬为虔州刺史，杨德裔因循私屈法被流放庭州，许圉师的儿子许文思、许自然均被撤职。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盈路，上颇闻之，从容谓义府曰：“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曰：“谁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上由是不悦。

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主管选拔官吏，依仗皇后武则天的权势，专以卖官为能事，选授没有次第，弄得怨声载道，唐高宗也时有所闻，曾从容不迫地对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应当警告他们。”李义府脸色骤变，涨红着脸和脖子说：“是谁告诉陛下的？”唐高宗说：“只是我这样说，何必向我追索从哪里得来的呢？”李义府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过失，缓步离去。唐高宗因此不高兴。

望气者杜元纪谓义府所居第有狱气，宜积钱二十万缗以厌之，义府信之，聚敛尤急。义府居母丧，朔望给哭假，辄微服与元纪出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或告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又遣其子右司议郎津召长孙无忌之孙延，受其钱七百缗，除延司津监，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之。夏，四月，乙丑，下义府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共鞫之，仍命司空李监焉。事皆有实。戊子，诏义府除名，流州；津除名，流振州；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朝野莫不称庆。

望云气以预言吉凶的人杜元纪说李义府的住宅有冤狱造成的怨气，应当积蓄二十万缗钱抑制它。李义府相信他，于是搜括更加急切。李义府为母亲守丧期间，每月初一、十五朝廷给他哭吊亡母的假期，他总是换上平民服装与杜元纪出城东行，登上古坟墓，观望云气。有人告发李义府窥测灾异，图谋不轨。他又派遣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收受七百缗钱后，授给长孙延司津监的官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将此事告发。夏季，四月，乙丑（疑误），朝廷将李义府逮捕入狱，派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详刑寺官员共同审讯，还命令司空李世监督此事。他所犯罪行都属实。戊子（初五），唐高宗下诏令，将李义府削除名籍，流放州；将李津削除名籍，流放振州；他另外的几个儿子及女婿，都被削除名籍，流放庭州。朝廷和民间人人互相庆贺。

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榜之通衢。义府多取人奴婢，及败，各散归其家，故其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

有人戏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捷报，张贴在交通要道上。李义府多掠夺别人奴婢，到他垮台后，他们都各自回家，所以捷报中说：“奴和婢混杂着一起乱哄哄放出，各自都认识家而竞相进入。”

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

乙未（十二日），唐朝设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任命金法敏为都督。

丙午，蓬莱宫含元殿成，上始移仗居之，更命故宫曰西内。戊申，始御紫宸殿听政。

丙午（二十三日），蓬莱宫含元殿落成，唐高宗开始迁移到那里居住，原居住的宫殿改名西内。戊申（二十五日），开始到紫宸殿处理政事。

五月，壬午，柳州蛮酋吴君解反；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发岭南兵讨之。

五月，壬午（三十日），柳州蛮首领吴君解反叛唐朝，唐朝派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征发岭南兵讨伐。

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

吐蕃与吐谷浑互相进攻，各派遣使者到唐朝上书辩论是非，轮番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都没有同意。

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

吐谷浑大臣素和贵犯了罪，逃奔吐蕃，详尽地报告了吐谷浑的情况。吐蕃于是发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被打得大败，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率领数千帐离开国家，投奔唐朝凉州，请求移居唐朝内地。唐高宗任命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武卫将军独孤卿云、辛文陵等分别屯兵于凉、鄯二州，以防备吐蕃。六月，戊申（二十六日），又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调度约束诸军，作为吐谷浑的后援。

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

吐蕃禄东赞屯兵青海，派遣使者论仲琮到唐朝朝见唐高宗，上表陈述吐谷浑的罪恶，而且请求与唐朝和亲。唐高宗不允许，派遣左卫郎将刘文祥出使吐蕃，颁用皇帝的印章封记的文书责备吐蕃。

秋，八月，戊申，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孙也。

秋季，八月，戊申（二十七日），唐高宗因辽东地区连年用兵，百姓为赋税力役所困扰，士卒战死溺死的很多，下诏令免除三十六州的造船任务，派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别到十道，询问百姓疾苦，考核升降地方官吏。窦德玄是窦毅的曾孙。

九月，戊午，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济余众及倭兵于白江，拔其周留城。

九月，戊午（初八），熊津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等在白江打败百济残余部队及倭国兵，攻下周留城。

初，刘仁愿、刘仁轨既克真岘城，诏孙仁师将兵，浮海助之。百济王丰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师与仁愿、仁轨合兵，势大振。诸将以加林城水陆之冲，欲先攻之，仁轨曰：“加林险固，急攻则伤士卒，缓之则旷日持久。周留城，虏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仁师、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以进，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将水军及粮船自熊津入白江，以会陆军，同趣周留城。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脱身奔高丽，王子忠胜、忠志等帅众降，百济尽平，唯别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下。

当初，刘仁愿、刘仁轨攻克真岘城以后，唐高宗命令孙仁师领兵渡海援助他们。百济王扶余丰从南边招来倭国人以抗拒唐兵。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联合，声势大振。部下诸将因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冲，想先进攻它。刘仁轨说：“加林城险要坚固，急攻会伤亡士卒，慢攻又攻不下，将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人的巢穴，群凶聚集之地，除恶务必扫除根本，应该先进攻它，如果攻下周留城，其他各城就会不攻自下。”于是孙仁师、刘仁愿与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与别将杜爽、扶余隆率领水军和粮船从熊津入白江，和陆军会合，一起向周留城推进。唐兵和倭国兵遭遇于白江口，刘仁轨等四次战斗，都接连取得胜利，焚烧敌船四百艘，烟火冲天，连海水都变成红色。百济王扶余丰脱身逃往高丽，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率领部下投降，百济全部平定，只有别帅迟受信据守任存城，没有被攻下。

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长七尺余，骁勇有谋略，仕百济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刺史也。苏定方克百济，常之帅所部随众降。定方絷其王及太子，纵兵劫掠，壮者多死。常之惧，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结栅以自固，旬月间归附者三万余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常之复取二百余城，定方不能克而还。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百济既败，皆帅其众降。刘仁轨使常之、相如自将其众，取任存城，仍以粮仗助之。孙仁师曰：“此属兽心，何可信也！”仁轨曰：“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敦信重义；但者所托，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时，不用疑也。”遂给其粮仗，分兵随之，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

当初，百济西部人黑齿常之，身高七尺多，勇猛有谋略，在百济任达率兼郡将，相当于唐朝刺史的职位。唐将苏定方攻克百济，黑齿常之率领部下随百济人投降唐朝。苏定方囚禁百济王及太子，纵兵劫掠，成年人多被杀死。黑齿常之害怕，与手下十多人逃归本部，收集被打散的士卒，保守任存山，结起栅栏以加强防守，一月之间归附的有三万多人。苏定方派兵进攻，黑齿常之进行抵抗，唐兵失利；黑齿常之又攻取二百多座城池，苏定方无法攻克这些城池，只好撤回。黑齿常之与别部将沙吒相如各据守险要以响应福信，百济失败后，他们率领部众投降刘仁轨。刘仁轨派黑齿常之、沙吒相如率领他们的部众去攻取任存城，还支援他们粮食和武器。孙仁师说：“这类人人面兽心，怎么可以相信！”刘仁轨说：“我看这两人都忠勇有谋略，注重信义；只是前次错投奔了人，现在正是他们感激立功的时候，不必怀疑。”于是发给粮食和武器，分兵跟随他们，攻下了任存城，迟受信抛弃妻子儿女，投奔高丽。

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

唐高宗命令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回朝。百济经兵火之后，家家弊残破，僵尸遍野，刘仁轨命令掩埋骸骨，登记户口，治理村落，任命官长，修通道路，架设桥梁，修补堤堰，恢复陂塘，督促百姓种田养蚕，赈济贫穷的人，赡养孤独无依的老人，建立唐朝的土、谷神坛，颁布唐朝历法和已故皇帝名讳。百济百姓很高兴，全境各安其业。然后又治理屯田，储备粮食，训练士卒，准备进取高丽。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刘仁愿回到京师长安，唐高宗问他：“你在海东，前后上奏事情，都合时宜，又有文采条理。你本是武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刘仁愿说：“这都是刘仁轨所做的，不是我所能办到的。”唐高宗听了很高兴，给刘仁轨晋升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为他在长安建筑住宅，给他的妻子儿女优厚的赏赐，派使者带着用天子玺印封记的文书前去慰劳勉励他。上官仪说：“刘仁轨被撤职后，能为朝廷尽忠，刘仁愿掌握指挥权而能推重贤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了！”

冬，十月，辛巳朔，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

冬季，十月，辛巳朔（初一），唐高宗命令太子每五日一次在光顺门内视察各部门呈奏事情，事情比较小的都授权太子裁决。

十二月，庚子，诏改来年元。

十二月，庚子（二十一日），唐高宗下令，明年更改年号。

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

壬寅（二十三日），唐朝任命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领兵进击弓月以解救于阗。

是岁，大食击波斯，拂，破之；南侵婆罗门，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余万。

本年，大食进攻波斯、拂，将他们打败；向南侵扰婆罗门，吞灭诸胡，拥兵四十多万。

麟德元年（甲子、664 ）

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 年）

春，正月，甲子，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以殷王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春季，正月，甲子（十六日），唐朝将云中都护府改为单于大都护府，任命殷王李旭轮为单于大都护。

初，李靖破突厥，迁三百帐于云中城，阿史德氏为之长。至是，部落渐众，阿史德氏诣阙，请如胡法立亲王为可汗以统之。上召见，谓曰：“今之可汗，古之单于也。”胡更为单于都护府，而使殷王遥领之。

当初，李靖攻破突厥，迁移三百帐到云中城，由阿史德氏担任官长。至此时，部落逐渐扩大，阿史德氏到唐朝朝廷，请求按照自己的法律立亲王为可汗以统率他们。唐高宗召见他，对他说：“现今的可汗，就是古时的单于。”所以改名为单于都护府，由住在长安的殷王李旭轮遥任都护。

二月，戊子，上行幸万年宫。

二月，戊子（初十），唐高宗到万年宫。

夏，四月，壬子，卫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

夏季，四月，壬子（疑误），卫州刺史道孝王李元庆去世。

丙午，魏州刺史郇公孝协坐赃，赐死。司宗卿陇西王博义奏孝协父叔良死王事，孝协无兄弟，恐绝嗣。上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协有一子，何忧乏祀乎！”孝协竟自尽于第。

丙午（二十九日），魏州刺史郇公李孝协因犯贪赃罪，赐死。司宗卿陇西王李博义上奏，说李老协的父亲李叔良过去为朝廷牺牲，孝协没有兄弟，恐怕要绝后。唐高宗说：“法律是一样的，不能因亲近疏远而有不同，如果伤害百姓，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李孝协有个儿子，怎么担心没有人祭祀祖先呢！”李孝协终于在住宅中自尽。

五月，戊申朔，遂州刺史许悼王孝薨。

五月，戊申朔（初一），遂州刺史许悼王李孝去世。

乙卯，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

乙卯（初八），唐朝在昆明的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

秋，七月，丁未朔，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岱宗。

秋季，七月，丁未朔（初一），唐高宗下诏，定于麟德三年正月封泰山。

八月，丙子，车驾还京师，幸旧宅，留七日；壬午，还蓬莱宫。

八月，丙子（初一），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来到他任晋王时的旧宅，居留七日；壬午（初七），返回蓬莱宫。

丁亥，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丁亥（十二日），唐朝任命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任右相，大司宪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检校左相。

冬，十月，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臣伏睹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贫敝，唯思西归，无心展效。臣问以‘往在海西，见百姓人人应募，争欲从军，或请自办衣粮，谓之”义征“，何为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与曩时不同，人心亦殊。曩时东西征役，身没王事，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渡辽海者，皆赐勋一转。自显庆五年以来，征人屡经渡海，官不记录，其死者亦无人谁何。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顷者破百济及平壤苦战，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无所不至；及达西岸，惟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无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发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残者，非独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而比年出征，皆使勋官挽引，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率皆由此。‘臣又问：“曩日士卒留镇五年，尚得支济，今尔等始经一年，何为如此单露？’咸言：”初发家日，惟令备一年资装；今已二年，未有还期。‘臣检校军士所留衣，今冬仅可充事，来秋以往，全无准拟。陛下留兵海外，欲殄灭高丽。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共为影响，若无镇兵，还成一国。今既资戍守，又置屯田，所借士卒同心同德，而众有此议，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张，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以前处置，恐师众疲老，立效无日。逆耳之事，或无人为陛下尽言，故臣披露肝胆，昧死奏陈。“

冬季，十月，庚辰（初六），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奏说：“我观察留在这里戍守的兵卒，疲惫瘦弱的占多数，勇猛健壮的占少数，衣服单薄破旧，一心想返回西边家乡，没有在这里效力的心思。我曾问他们：”以前在西边家乡时，看见百姓踊跃应募，争着要从军，有人请求自备衣服口粮，称为义征，现在的士卒为何这样？‘他们都说：“现在的官府与从前不同，人心也不一样。以前在东西征战中，为朝廷牺牲，都承蒙皇帝派使者吊唁祭奠，追封官爵，或者把死者的官爵回授给他的子弟，凡渡辽海东征的，都赐勋一级。自显庆五年以来，东征的人屡次渡海，官府没有记录，死了也没有人过问他的姓名和死因。州县官每次征发百姓当兵，强壮而富有的人，花钱买通办事人员，都得以免征，而贫穷的人虽年老体弱，却立即被征发入伍。不久前攻破百济及平壤的苦战，当时将帅发出号令，答应立功的人受奖赏，无所不至；等到返回西海岸，只听说被拘捕，被追究监禁，夺去赏赐，免除勋级，州县官吏上门催迫租赋，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公私困乏，一言难尽。因此不久前，从海西出发时就已经有逃亡或使自己残废的人，并不只是到了海外才发生这种情况。还有，本来把因征战获得勋级看成一种荣耀；而近年出征中，都让有勋级的人挽舟拉车，劳苦同民夫没有两样，百姓所以不愿从军，大概都由于这些原因。’我又问：”以前士卒留在这里镇守五年，尚且能够支持，现在你们才经历一年，为何衣着如此单薄甚至露体？‘他们都说：“当初从家乡出发时，只让准备一年用的物资服装，现在已经二年，还没有回家的日期。’我查核军士所存留的衣服，今冬仅可以应付，明年秋季以后，全无准备。陛下留兵驻在海外，想消灭高丽。百济、高丽从前就相互支援，倭人虽远，也互相呼应，如果没有我们军队镇守在这里，他们还会成为一国。现在既凭借士卒戍守，又设置屯田，所依靠的是士卒同心同德，而他们既然有这种议论，如何能指望获得成功！如不有所更改，给予士卒优厚的慰劳，明确赏赐有功，切实责罚过失，以鼓起士气，而只是像以前那样处置，恐怕士卒疲惫，士气低落，成功不能预期。这些不顺耳的事情，也许没有人向陛下详尽说明，所以我无保留地说出肺腑之言，冒死奏陈。”

上深纳其言，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以代旧镇之兵，仍敕仁轨俱还。仁轨谓仁愿曰：“国家悬军海外，欲以经略高丽，其事非易。今收获未毕，而军吏与士卒一时代去，军将又归。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必将生变。不如且留旧兵，渐令收获，办具资粮，节级遣还；军将且留镇抚，未可还也。”仁愿曰：“吾前还海西，大遭谗谤，云吾多留兵众，谋据海东，几不免祸。今日唯知准敕，岂敢擅有所为！”仁轨曰：“人臣苟利于国，知无不为，岂恤其私！”乃上表陈便宜，自请留镇海东，上从之。仍以扶余隆为熊津都尉，使招辑其余众。

唐高宗接受他的意见，派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领兵渡海替换原来留守的士兵，并命令刘仁轨一起返回。刘仁轨对刘仁愿说：“国家派兵远驻海外，想以此治理高丽，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秋收尚未完成，而军吏与士卒一下子全部替换，将领也要回去，夷人不久前才被征服，人心尚未稳定，必将发生变乱。不如暂时将旧兵留下，继续完成秋收，准备好粮食和物资，然后分批遣返。将领也应暂时留下来安定局面，还不能回去。”刘仁愿说：“我前次回到海西，遭到众多诽谤，说我故意多留士卒，图谋割据海东，几乎不能免除杀身之祸。今日只知道按皇帝的命令办事，哪里还敢擅自作主！”刘仁轨道：“作为臣下，只要有利于国家，知道的事就一定要办，怎么能顾惜个人！”于是上书陈述怎么办对国家有利，自己请求留下镇守海东，唐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唐朝又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尉，让他招抚百济余众。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敦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当初，皇后武则天能屈身忍辱，顺从唐高宗的旨意，所以唐高宗排除不同意见，立她为皇后；等到她得志之后，恃势专权，唐高宗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制，唐高宗非常愤怒。有道士叫敦行真，出入皇宫，曾施行用诅咒害人的“厌胜”邪术，太监王伏胜揭发了这件事。唐高宗大怒，秘密召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于是进言说：“皇后专权自恣，天下人都不说好话，请废黜她。”唐高宗也认为应当这么办，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令。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皇帝左右的人跑去告诉武后，武后赶忙来到唐高宗处诉说。当时废黜的诏令草稿还在唐高宗处，他羞惭畏缩，不忍心废黜，又像原来一样对待她；恐怕她怨恨恼怒，还哄骗她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上官仪原先任陈王谘议，与王伏胜都曾事奉已被废黜的太子李忠，武后于是便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王伏胜与李忠阴谋背叛朝廷。十二月，丙戌（十三日），上官仪被逮捕入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都被处死，家财被查抄没收。戊子（十五日），赐李忠自尽于流放处所。右相刘祥道因与上官仪友善，被免去相位，降职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廷官员被流放贬谪的很多，都因与上官仪有来往的缘故。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此后，唐高宗每逢临朝治事，武后都在后边垂帘听政，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大权，全归于武后，官员升降生杀，取决于她一句话，皇帝只是无所事事的清闲人而已，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并同东西台三品。

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西台侍郎孙处约同任同东西台三品。

二年（乙丑、665 ）

二年（乙丑，公元665 年）

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上不许。

春季，正月，丁卯（二十四日），吐蕃派遣使者入朝见唐高宗，请恢复与吐谷浑和好，还要求给他们原吐谷浑的赤水作为放牧地。唐高宗不答应。

二月，壬午，车驾发京师；丁酉，至合璧宫。

二月，壬午（初十），唐高宗从京师长安出发；丁酉（二十五日），到达合璧宫。

上语及隋炀帝，谓侍臣曰：“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李对曰：“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

唐高宗说到隋炀帝时，对身边大臣说：“隋炀帝拒绝规劝而亡国，朕常常引为鉴戒，虚心寻求规劝，而终于没有进谏的人，为什么？”李世回答说：“陛下所作所为尽善尽美，所以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

三月，甲寅，以兼司戎太常伯姜恪同东西台三品。恪，宝谊之子也。

三月，甲寅（十二日），唐朝任命兼司戎太常伯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姜恪是姜宝谊的儿子。

辛未，东都乾元殿成。闰月，壬申朔，车驾至东都。

辛未（二十九日），东都洛阳乾元殿落成。闰三月，壬申朔（初一），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疏勒弓月引吐蕃侵于阗，敕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将兵救之。

疏勒弓月招引吐蕃侵扰于阗，唐高宗命令西州都督崔知辩、左武卫将军曹继叔领兵援救于阗。

夏，四月，戊辰，左侍极陆敦信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并罢政事。

夏季，四月，戊辰（二十七日），左侍极陆敦信任检校右相；西台侍郎孙处约和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均被免去相职。

秘阁郎中李淳风以傅仁均《戊寅历》推步浸疏，乃增损刘焯《皇级历》，更撰《麟德历》；五月，辛卯，行之。

秘阁郎中李淳风认为傅仁均《戊寅历》推算天文疏误越来越大，于是增删刘焯《皇极历》，新写成《麟德历》；五月，辛卯（二十日），新历颁行。

秋，七月，己丑，兖州都督邓康王元裕薨。

秋季，七月，己丑（十九日），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上命熊津都尉扶馀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

唐高宗命令熊津都尉扶馀隆与新罗王金法敏解除旧日的怨恨；八月，壬子（十三日），双方结盟于熊津城。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从海路西归，准备与唐君臣在泰山会合进行祭祀，高丽也派遣太子福男前来陪祭。

冬，十月，癸丑，皇后表称：“封禅旧仪，祭皇地祗，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诏：“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壬戌，诏：“封禅坛所设上帝、后土位，先用藁秸、陶匏等，并宜改用茵褥、爵，其诸郊祀亦宜准此。”又诏：“自今郊庙享宴，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陈之乐》。”

冬季，十月，癸丑（十五日），皇后武则天上表说：“封禅原来的礼仪，祭皇地祗时，太后在左边配享，而令公卿大臣执行祭祀之事，这在礼法上有不妥当的地方，这次祭皇地祗，我请求率领宫廷内外有封号的妇女奠献祭品。”唐高宗下诏：“在社首山祭皇地祗时，皇后第二个进献祭品，越国太妃燕氏最后一个进献祭品。”壬戌（二十四日），唐高宗下诏：“封禅坛上所设的上帝、后土神位，先前使用禾杆、陶匏等，均应改用茵褥、爵，以后郊祭也应照此办理。”又下诏令：“自今以后，郊、庙祭祀宴会，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丙寅，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互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鸟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丙寅（二十八日），唐高宗从东都洛阳出发，随从的文武官员和仪仗数百里不断。扎的营支的帐逢，连绵于原野。东起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的朝会使节，各率领随从人员扈从车驾，毡做的帐逢，牛羊驼马，堵塞道路。当时连年丰收，一斗米才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没有人买。

十一月，戊子，上至濮阳，窦德玄骑从。上问：“濮阳谓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对。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昔顼居此，故谓之帝丘。”上称善。敬宗退，谓人曰：“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德玄闻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强对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曰：“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十一月，戊子（二十日），唐高宗来到濮阳，窦德玄骑马随行，唐高宗问他：“濮阳称为帝丘，为什么？”窦德玄不能回答。许敬宗从后边跃马向前说：“从前顼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唐高宗称赞他。许敬宗退下后对人说：“大臣不能没有学问，我见窦德玄回答不上来，心里实在为他感到羞愧。”窦德玄听到后说：“人各有能和不能的方面，我不勉强回答我所不知道的问题，这正是我所能的方面。”李世说：“许敬宗见闻广，诚然很好，窦德玄的话也不错。”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问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共居，齐、隋、唐各朝都对他家予以表彰。唐高宗经过寿张，来到他的住宅，问他所以能够共居的原因，张公艺书写“忍”字一百多个进献。唐高宗认为这很好，赐给他缣帛。

十二月，丙午，车驾至齐州，留十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

十二月，丙午（初九），唐高宗到齐州，逗留十天。丙辰（十九日），唐高宗从灵岩顿出发，到泰山下，有关部门在山南筑圆坛，在山上筑登封坛，在社首山上筑降禅方坛。

乾封元年（丙寅、665 ）

乾封元年（丙寅，公元665 年）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祗。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始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

春季，正月，戊辰朔（初一），唐高宗祭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己巳（初二），登上泰山，亲自缄封玉册，上帝的玉册放在玉匮里，配帝的玉册放在金匮里，都缠上金绳子，封上金泥，加盖玉玺，藏入封禅专用的石匣中。庚午（初三），在泰山下面的社首山祭祀皇地祗。唐高宗第一个献祭品完了，执事人都退下。太监用手张起帷幔，皇后登坛第二个献祭品，帷幔和帐幕都用锦锈做成；斟酒、往俎豆中放祭品、登坛唱歌都用宫女。壬申（初五），唐高宗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的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以前没有普遍加封官阶的先例，都是依据劳绩的考核依次进升，到了五品、三品官，还要奏请皇帝决定，到这时才开始有普遍加阶的事；到了高宗末年，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已满朝都是了。

时大赦，惟长流人不听还，李义府忧愤发病卒。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当时的大赦，只有长期流放的罪人不许返回，李义府因此忧愤交加，发病而死。自从李义府流放后，朝庭官员无日不担忧他再回朝廷，直到得知他的死讯，大家才放心。

丙戌，车驾发泰山；辛卯，至曲阜，赠孔子太师，以少牢致祭。癸未，至亳州，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丁丑，至东都，留六日；甲申，幸合璧宫；夏，四月，甲辰，至京师，谒太庙。

丙戌（十九日），唐高宗从泰山出发；辛卯（二十四日），到达曲阜，赠给孔子太师称号，并用羊猪祭祀。癸未（疑误），到达亳州，拜谒老君庙，给老子上尊号为上玄元皇帝。丁丑（疑误），到达东都洛阳，逗留六天；甲申（疑误），去合璧宫；夏季，四月，甲辰（初八），到京师长安，拜谒太庙。

庚戌，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拜大司成，兼左侍极，罢政事。

庚戌（十四日），唐朝左侍极兼检校右相陆敦信因年老有病请求辞职，任命他为大司成，兼左侍极，免去检校右相职务。

五月，庚寅，铸乾封泉宝钱，一当十，俟期年尽废旧钱。

五月，庚寅（二十五日），唐朝铸造“乾封泉宝”新钱，以一当十，等一周年后全部废止旧钱。

高丽泉盖苏文卒，长子男生代为莫离支，初知国政，出巡诸城，使其弟男建、男产知留后事。或谓二弟曰：“男生恶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为计。”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还夺其权，欲拒兄不纳。”男生潜遣所亲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惧，不敢归；男建自为莫离支，发兵讨之。男生走保别城，使其子献诚诣阙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将兵救之；以献诚为右武卫将军，使为乡导。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同讨高丽。

高丽泉盖苏文去世，长子泉男生代任莫离支，初治理国家政事，即出巡各城，指派他弟弟泉男建、泉男产留下治理国家政事。有人对他两个弟弟说：“泉男生厌恶两个弟弟的逼迫，有意想除掉你们。不如先准备好对付的计策。”两个弟弟开始不相信这些话。又有人告诉泉男生说：“两个弟弟怕哥哥回去夺他们的权，打算拒绝哥哥回去。”泉男生秘密派亲信去平壤侦察，被两个弟弟捕获，于是他们用王命召泉男生返回。泉男生畏惧，不敢回去；泉男建自任莫离支，发兵讨伐他。泉男生出走，驻守另外的城邑，派遣他儿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救。六月，壬寅（初七），唐朝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泉男生；任命泉献诚为右武卫将军，担任向导。又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营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共同讨伐高丽。

秋，七月，乙丑朔，徙殷王旭轮为豫王。

秋季，七月，乙丑朔（初一），唐朝改封殷王李旭轮为豫王。

以大司宪谦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朝廷任命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护刘仁轨为右相。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甚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仇，宜早自为计。”仁轨曰：“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遽自引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仍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及为大司宪，异式惧，不自安，仁轨沥觞告之曰：“仁轨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觞！”仁轨既知政事，异式寻迁詹事丞；时论纷然；仁轨闻之，遽荐为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谓人曰：“斯所谓矫枉过正矣！”

当初，刘仁轨任给事中，因审讯毕正义的事，李义府怨恨他，让他出任青州刺史。遇上讨伐百济，刘仁轨负责从海上运送粮食，当时不是出海的时机，李义府督促他出海，结果遭遇大风，船被刮翻，丁夫被淹死很多，朝廷命令监察御史袁异式前往审讯刘仁轨。李义府对袁异式说：“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怕没有官当。”袁异式到达后，对刘仁轨说：“你与朝廷中什么人有仇恨，应当提前为自己打算。”刘仁轨说：“仁轨当官不称职，国家有正常的刑罚，您依法将我处死，我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假使仓猝自作主张让我自尽以使仇人高兴，我当然不甘心！”袁异式于是结案上报，走时还亲自上锁，怕刘仁轨逃脱。案情上报后，李义府对唐高宗说：“不杀刘仁轨，没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骤起，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唐高宗于是命令取消刘仁轨的名藉，让他从平民身份从军效力。李义府又示意刘仁愿将他杀死，刘仁愿不忍心这样做。到了刘仁轨任大司宪，袁异式畏惧，心里很不安。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对他说：“我刘仁轨如果记着旧日的事情，就像这酒杯一样！”刘仁轨主持政事后，袁异式不久即升任詹事丞；当时人议论纷纷。刘仁轨听到后，又立即推荐他担任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矫枉过正了。”

八月，辛丑，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

八月，辛丑（初八），司元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去世。

初，武士娶相里氏，生男元庆、元爽；又娶杨氏，生三女，长适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次皇后，次适郭孝慎。士卒，元庆、元爽及士兄子惟良、怀运皆不礼于杨氏，杨氏深衔之。越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越石妻生敏之及一女而寡。后既立，杨氏号荣国夫人，越石妻号韩国夫人，惟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怀运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元爽自安州户曹累迁少府少监。荣国夫人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外示谦抑，实恶之也。于是以惟良检校始州刺史，元庆为龙州刺史，元爽为濠州刺史。元庆至州，以忧卒。元爽坐事流振州而死。

当初，武士娶相里氏，生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又娶杨氏，生三个女儿，长女嫁给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二女儿即皇后武则天，三女儿嫁给郭孝慎。武士死后，武元庆、武元爽及武士哥哥的儿子武惟良、武怀运等都不依礼对待杨氏，杨氏对他们怀恨在心。贺兰越石、郭孝慎及他的妻子都早死，贺兰越石妻生儿子贺兰敏之和一个女儿后守寡。武则天立为皇后，杨氏封为荣国夫人，贺兰越石妻封为韩国夫人，武惟良由始州长史越级提升为司卫少卿，武怀运由瀛州长史提升为淄州刺史，武元庆由右卫郎将任宗正少卿，武元爽由安州卢曹连续提升到少府少监。荣国夫人杨氏曾设酒席，对武惟良等说：“还记得从前的事情吗？今日的荣耀贵显又如何？”回答说：“我等因是功臣子弟，有幸很早地进入官吏行列，揣度名分衡量才能，不求富贵显达，没有想到因皇后的关系，得到朝廷的非分恩宠，日夜忧虑畏惧，不觉得荣耀。”荣国夫人听后很不高兴。皇后武则天于是给唐高宗上书，请求让武惟良等出任边远州的刺史，表面上是谦虚抑制自己的亲属，实际上是憎恶他们。结果任命武惟良为检校始州刺史，武元庆为龙州刺史，武元爽为濠州刺史。武元庆到龙州后，因忧虑得病而死。武元爽因事定罪流放振州而死。

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故出入禁中，皆得幸于上。韩国寻卒，其女赐号魏国夫人。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会惟良、怀运兴诸州刺史诣泰山朝觐，从至京师，惟良等献食。后密置毒醢中，使魏国食之，暴卒，因归罪于惟良、怀运，丁未，诛之，改其姓为蝮氏。怀运兄怀亮早卒，其妻善氏尤不礼于荣国，坐惟良等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

韩国夫人和她的女儿因皇后武则天的关系，出入皇宫中，都得到唐高宗的宠爱。韩国夫人不久去世，她女儿被赐号为魏国夫人。唐高宗想让她担任宫廷女官，心里害怕皇后而没有决定，皇后武则天因此憎恶她。恰好武惟良、武怀运与各州刺史到泰山朝见皇帝，跟随皇帝回到京师长安。武惟良等进献食品，皇后武则天秘密将毒药放入肉酱中，让魏国夫人吃，食后突然死去，于是归罪于武惟良、武怀运，丁未（十四日），将他们处死，改他们的姓为蝮氏。武怀运的哥哥武怀亮早死，他的妻子善氏尤其不以礼对待荣国夫人，善氏因武惟良等犯罪被没入后宫为奴，荣国夫人让皇后武则天找借口用成束带刺的树枝鞭打她，直到肉烂见骨而死。

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诏以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九月，庞同善大败高丽兵，泉男生率领部众与庞同善会合。唐高宗下诏，任命泉男生为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

戊子，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子齐贤嗣。齐贤为人方正，上甚重之，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尝从上猎苑中，因言晋州产佳鹞，刘齐贤今为司马，请使捕之。上曰：“刘齐贤岂捕鹞者邪！卿何以此待之！”

戊子（二十五日），以金紫光禄大夫退休的广平宣公刘祥道去世，儿子刘齐贤继承爵位。刘齐贤为人正直，唐高宗很器重他，任为晋州司马。将军史兴宗曾随从唐高宗在苑中打猎，于是说到晋州出产好鹞，刘齐贤现任该州司马，请命令他捕鹞。唐高宗说：“刘齐贤难道是捕鹞的人吗？你为何这样看待他！”

冬，十二月，己酉，以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司列少常伯安陆郝处俊副之，以击高丽。庞同善、契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并受处分。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待封，孝恪之子也。

冬季，十二月，己丑（疑误），唐朝任命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司列少常伯安陆人赦处俊为副大总管，以进攻高丽。庞同善、契何力同为辽东道行军逼大总管并仍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和运粮使窦义积、独孤卿云、郭待封等，都受李世指挥。河北各州县租赋全部送辽东供军用。郭待封是郭孝恪的儿子。

欲与其婿京兆杜怀恭偕行，以求勋效。怀恭辞以贫，赡之；复辞以无奴马，又瞻之。怀恭辞穷，乃亡匿岐阳山中，谓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闻之，流涕曰：“杜郎疏放，此或有之。”乃止。

李世想让他女婿京兆人杜怀恭同行，以便建立功勋。杜怀恭以家贫为理由推辞，李世答应供给他；又以无奴仆马匹为理由推辞，李世又答应供给他。杜怀恭无话可说，便躲进岐阳山中，对人说：“李公想把我作为施法的靶子。”李世听说后，流泪说：“杜郎散漫不知拘束，这是有可能的。”便没有再要求他同行。

二年（丁卯、667 ）

二年（丁卯，公元667 年）

春，正月，上耕藉田，有司进耒，加以雕饰。上曰：“耒农夫所执，岂宜如此之丽！”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

春季，正月，唐高宗举行亲耕藉田礼，有关部门送来的耒，上面加以雕刻装饰。唐高宗说：“耒是农夫所使用的，哪能这样华丽！”命令更换。不久耕地，推进九个来回便停止。

自行乾封泉宝钱，谷帛踊贵，商贾不行；癸未，诏罢之。

唐朝自从发行乾封泉宝钱，谷帛的价格飞涨，商贾无法进行交易；癸未（二十二日），唐高宗下令废止使用。

二月，丁酉，涪陵悼王薨。

二月，丁酉（初六），涪陵悼王李去世。

辛丑，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

辛丑（初十），唐朝把万年宫改回原名九成宫。

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三月，戊寅，悉罢之。

生羌十二州被吐蕃攻破，三月，戊寅（十八日），唐朝全部取消这些州的建制。

上屡责侍臣不进贤，众莫敢对。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对曰：“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为然。安期，百药之子也。

唐高宗多次责备身边大臣不推荐德才兼备的人，谁也不敢答话。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回答说：“天下不是没有贤人，也不是群臣敢于埋没贤人。近来公卿若有所推荐，好进恶言的人已指责为结党营私，失意的贤者尚未得到进用，在位的人先已获罪，于是各人赶忙闭口。陛下果真能诚心诚意对待臣下，有谁不愿意推举所知道的贤人！这个问题关键在陛下，不在于群臣。”唐高宗很同意他的看法。李安期是李百药的儿子。

夏，四月，乙卯，西台侍郎杨弘武、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张文、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弘武，素之弟子；至德，胄之兄子也。时造蓬莱、上阳、合璧等宫，频征伐四夷，厩马万匹，仓库渐虚，张文谏曰：“隋鉴不远，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纳其言，减厩马数千匹。

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五日），西台侍郎杨弘武和戴至德、正谏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期、东台舍人昌乐人张文、司列少常伯兼正谏大夫河北人赵仁本都任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是杨素弟弟的儿子；戴至德是戴胄哥哥的儿子。当时唐朝因营造蓬莱、上阳、合譬等宫，频繁讨伐四夷，厩中养马万匹，仓库逐渐空虚，张文进谏说：“隋朝的鉴戒并不遥远，但愿不要让百姓产生怨恨。”唐高宗接受他的意见，减少厩中马数千匹。

秋，八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秋季，八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为荆州长史。

辛亥（二十三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期出任荆州长史。

九月，庚申，上以久疾，命太子弘监国。

九月，庚申（初三），唐高宗因长期患病，命令太子李弘监理国事。

辛未，李拔高丽之新城，使契何力守之。初度辽，谓诸将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师夫仇等缚城主开门降。引兵进击，一十六城皆下之。

辛未（十四日），李世攻下高丽的新城，派契何力驻守。李世初渡辽水时，对手下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部的要害之地，不先夺取，其余各城便不容易攻取。”于是进攻新城。城里人师夫仇等捆绑守城的首领开门投降。李世领兵进击，有十六座城都被攻下。

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其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侃进至金山，与高丽战，不利，高丽乘胜逐北，仁贵引兵横击，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合。

庞同善、高侃还留在新城，泉男建派兵袭击他们的兵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将泉男建打败。高侃进军至金山，与高丽兵交战夫利，高丽兵乘胜追击。薛仁贵领兵从侧面进击高丽兵，高丽兵大败，斩首五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军会合。

郭待封以水军自别道趣平壤，遣别将冯师本载粮仗以资之。师本船破，失期，待封军中饥窘，欲作书与，恐为虏所得，知其虚实，乃作离合诗以与。怒曰：“军事方急，何以诗为？必斩之！”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释其义，乃更遣粮仗赴之。

郭待封带领水军从另外一条路向平壤进发，李世派别将冯师本运载粮食武器资助他。冯师本因船坏没有按期到达，郭待封军中缺粮，情况危急，想写信给李世求援，又怕信被敌人截获，泄露缺粮的机密，便写了一首离合诗送给李世。李世见诗大怒，说：“军情紧急，还写诗做什么？一定要处死他！”行军管记通事舍人元万顷为李世解释出离合诗中的含意，李世于是另外运送粮食武器给郭待封。

万顷作《檄高丽文》曰，“不知守鸭绿之险。”泉男建报曰：“谨闻命矣！”即移兵据鸭绿津，唐兵不得渡。上闻之，流万顷于岭南。

元万顷作《檄高丽文》说：“不知守鸭绿之险。”这反而提醒了泉男建，他回答说：“敬听尊命了！”立即调兵据守鸭绿津，唐兵不能通过。唐高宗得知这情况，流放元万顷到岭南。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未及成列，高丽奄至，军中大骇，处俊据胡床，方食乾，潜简精锐，击败之，将士服其胆略。

郝处俊在高丽城下，士卒还来不及列阵，高丽兵突然到来，军中大惊，郝处俊正坐在椅子上吃干粮，暗中挑选精锐部队，把高丽兵打败，将士们都佩服他的胆略。

冬，十二月，甲午，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

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八），唐高宗下诏令：“从今以后，祭祀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并以高祖、太宗配享，仍合祀昊天上帝、五方帝于明堂。

是岁，海南獠陷琼州。

本年，海南獠人攻陷琼州。

总章元年（戊辰、668 ）

总章元年（戊辰，公元668 年）

春，正月，壬子，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春季，正月，壬子（二十七日），唐朝任命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

二月，壬午，李等拔高丽扶馀城。薛仁贵既破高丽于金山，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馀城，诸将以其兵少，止之。仁贵曰：“兵不在多，顾用之何如耳。”遂为前锋以进，与高丽战，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拔扶馀城。扶馀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请服。

二月，壬午（二十八日），李世等攻下高丽扶馀城。薛仁贵在金山打败高丽兵后，率领三千人准备乘胜进攻扶馀城，诸将认为他兵少，阻止他。薛仁贵说：“兵不在多，看你如何使用罢了。”于是作为前锋部队前进，与高丽兵交战，获得大胜利，杀死和俘虏万余人，于是攻下扶馀城。扶馀川中的四十余城都望风请求投降。

侍御史洛阳贾言忠奉使自辽东还，上问以军事，言忠对曰：“高丽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对曰：“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人心离怨故也；先帝东征而不克者，高丽未有衅也。今高藏微弱，权臣擅命，盖苏文死，男建兄弟内相攻夺，男生倾心内附，为我乡导，彼之情伪，靡不知之。以陛下明圣，国家富强，将士尽力，以乘高丽之乱，其势必克，不俟再举矣。且高丽连年饥馑，妖异屡降，人心危骇，其亡可翘足待也。”上又问：“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则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也。”上深然其言。

侍御史洛阳人贾言忠奉命出使从辽东返回，唐高宗向他询问军事情况，他回答说：“高丽必定能平定。”唐高宗问：“你怎么知道？”他说：“隋炀帝东征而不成功，是因为人心离散怨恨的缘故；先帝东征而不成功，是因为高丽本身未出现破绽。现在高藏微弱，掌握朝政的大臣专权；泉盖苏文死后，泉男建兄弟自相攻击争夺，泉男生倾心归附唐朝，充当我军向导，他们的虚实，我们都知道。依靠陛下的明圣，国家的富强，壮士的尽力，来乘高丽的内乱，必然一举取得胜利，无须等待第二次了。而且高丽连年饥荒，不祥的灾异一再出现，人心危惧，它的灭亡，顷刻间即可到来。”唐高宗又问他：“在辽东的诸位将领谁最称得上德才兼备？”回答说：“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擅长战斗，但治军严整；高侃以勤俭要求自己，忠诚果断而有谋略；契何力沉着坚毅而能决断，虽很妒忌比自己强的人，但有统率指挥才能；然而日夜小心，忘记个人而忧虑国家，他们谁也比不上李世。”唐高宗很同意他的意见。

泉男建复遣兵五万人救扶馀城，与李等遇于薛贺水，合战，大破之，斩获三万余人，进攻大行城，拔之。

泉男建又派遣五万士兵救援扶馀城，与李世等遭遇于薛贺水。双方交战，唐兵大胜，杀死和俘虏三万余人，又进攻大行城，攻下了它。

朝廷议明堂制度略定，三月，庚寅，赦天下，改元。

朝廷讨论有关明堂的各种制度大体已定。三月，庚寅（初六），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戊寅，上幸九成宫。

戊寅（疑误），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夏，四月，丙辰，彗星见于五车。上避正殿，减常膳，撤乐。许敬宗等奏请复常，曰：“彗见东北，高丽将灭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谪见于天，岂可归咎小夷！且高丽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许。戊辰，彗星灭。

夏季，四月，丙辰（初二），彗星出现于五车星座。唐高宗回避正殿，减少日常膳食，撤除音乐歌舞。许敬宗等人上奏请求恢复平常的状况，说：“彗星出现大东北，是高丽将灭亡的预兆。”唐高宗说：“这是上天谴责朕不施恩德，怎么可以把过失推给小国！而且高丽的百姓，也是朕的百姓。”他不同意许敬宗等的奏请。戊辰（十四日），彗星消失。

辛巳，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薨。

辛巳（二十七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弘武去世。

八月，辛酉，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丽逗留，流姚州。

八月，辛酉（初九），卑列道行军总管、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因征高丽逗留不进而获罪，流放姚州。

癸酉，车驾还京师。

癸酉（二十一日），唐高宗回京师长安。

九月，癸巳，李拔平壤。既克大行城，诸军出他道者皆与会，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拒战，等奋击，大破之，追奔二百余里，拔辱夷城，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契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降，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纵兵登城鼓噪，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

九月，癸巳（十二日），李世攻下平壤。李世攻克大行城后，从不同路线前进的各军都同他会合，推进到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李世等奋力进击，把他们打得大败，追击二百余里，攻下辱夷城，其他各城敌人弃城逃跑和投降的接连不断。契何力先领兵来到平壤城下，李世军接着到达，包围平壤一个多月后，高丽王高藏派遣泉男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打着白旗到李世军前投降。李世以礼接待他们。泉男建仍然闭门抵抗，不断派兵出战，但都失败了。泉男建把军事委托给僧人信诚，信诚秘密派人找李世，请求作内应。过了五天，信诚打开城门，李世发兵登城呐喊，焚烧城四角，泉男建自杀没有死，被俘虏。高丽全部平定。

冬，十月，戊午，以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药，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命，非药可延。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鉴不远，愿陛下深察。”上乃止。

冬季，十月，戊午（初七），唐朝任命乌荼国婆罗门卢迦逸多为怀化大将军。卢迦逸多声称能配制长生不老药，唐高宗准备服用。东台侍郎郝处俊进谏说：“人的寿命长短，命中注定，不是药能延长的。贞观末年，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配的药，终于没有效果；病危的时候，名医也束手无策，朝中议事的人，把罪责归于那罗迩娑婆寐，准备公开将他处死，因恐怕戎狄取笑而没有这样做。前头的鉴戒不远，希望陛下深入省察。”唐高宗便决定不服这种药。

李将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具军容，奏凯歌，入京师，献于太庙。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赦以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以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李以下，封赏有差。泉男建流黔中，扶余丰流岭南。分高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总兵二万人以镇抚之。

李世将回到长安，唐高宗命令他先将高藏等献到昭陵，然后整齐军队仪容，奏着凯歌，进入京师长安，到太庙献俘。十二月，丁巳（初七），唐高宗在含元殿接受献俘。因高藏并不掌握国家实权，唐高宗赦免了他的罪行，并任命他为司平太常伯员外同正。任命泉男产为司宰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唐将自李世以下，都各有不同第次的封赏。泉男建流放黔中，扶余丰流放岭南。将高丽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分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辖全境，选拔有功的高丽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人镇守安抚安东。

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丽，以李为亚献。己巳，谒太庙。

丁卯（十七日），唐高宗在南郊祭天，报告已平定高丽，让李世当第二个进献祭品的人；己巳（十九日），拜谒太庙。

渭南尉刘延，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谓之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

渭南尉刘延，年少即成进士，政绩在京师长安近畿各县中最突出。李世对他说：“您才这么年轻，很快就有大名声，应该自己稍加抑制，用不着独出众人之上。”

时有敕，征辽军士逃亡，限内不首及首而更逃者，身斩，妻子籍没。太子上表，以为：“如此之比，其数至多：或遇病不及队伍，怖惧而逃；或因樵采为贼所掠；或渡海漂没；或深入贼庭，为所伤杀。军法严重，同队恐并获罪，即举以为逃，军旅之中，不暇勘当，直据队司通状关移所属，妻子没官，情实可哀。《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没。“从之。

当时唐高宗有命令，征辽部队中逃亡的军士，在规定期限内不自首或自首后又逃亡的，本人要处死，妻子儿女要没收入官府为奴婢。太子上表，以为：“这样追查起来，人数太多：有人因生病赶不上队伍，畏惧而逃亡；有人因外出打柴草被敌人俘虏；有人在渡海时落水失踪；有人深入敌方阵地被杀或受伤。因军法严厉，同队的人怕一起获罪，即报告他们逃亡，战争中没有时间去核实，直接根据队长的通报，转告军士所属的地方官府，他们的妻子儿女即被没收入官府，情状实在值得哀怜。《书经》说：”与其杀无罪的人，宁可对不守正法的人失于治罪。‘恳切希望对逃亡之家，免除籍没发配的处罚。“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甲戌，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甲戌（二十四日），唐朝任命司戎太常伯姜恪兼检校左相，司平太常伯阎立本守右相。

是岁，京师及山东、江、淮旱，饥。

本年，京师长安及崤山以东、江、淮流域发生旱灾，出现饥荒。

二年（己巳、669 ）

二年（己巳，公元669 年）

春，二月，辛酉，以张文为东台侍郎，以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并同东西台三品。先是同三品不入衔，至是始入衔。

春季，二月，辛酉（十二日），唐朝任命张文为东台侍郎，任命右肃机、检校太子中护谯县人李敬玄为西台侍郎，一并同东西台三品。这以前同三品不列入官吏的正式阶位，从此开始列入正式阶位。

癸亥，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承庆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无喜容，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中上。”

癸亥（十四日），唐朝任命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刑太常伯。卢承庆常考核朝廷内外官员，有一名督运官，因除中遭遇大风而损失了粮食，卢承庆考核他说：“监运损失粮食，成绩中下。”这位官员神色自如，没有说话就退出。卢承庆看重他气度不凡，改评为：“非人力所能及，成绩中中。”这位官员这时既没有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感到渐愧的话，卢承庆又改为：“荣辱不惊，成绩中上。”

三月，丙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

三月，丙戌（初八），东台侍郎郝处俊任同东西台三品。

丁亥，诏定明堂制度：其基八觚，其宇上圆，覆以清阳玉叶，其门墙阶级，窗棂楣柱，柳，皆法天地阴阳律历之数。诏下之后，众议犹未决，又会饥馑，竟不果立。

丁亥（初九），唐高宗下诏规定明堂制度：基部为八角形，屋顶为圆形，覆盖上与天同色的瓦，门墙台阶、窗棂横梁柱子、柱上的方木、梁柱间的斗拱等的数目，都仿照天地阴阳律历的数目。诏令下达后，朝臣们的议论仍未取得一致，又遇饥荒，最后没有建成明堂。

夏，四月，己酉朔，上幸九成宫。

夏季，四月，己酉朔（初一），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高丽之民多离叛者，敕徙高丽户三万八千二百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留其贫弱者，使守安东。

高丽百姓不少人反叛唐朝统治，唐高宗下令迁移三万八千二百户高丽居民到江、淮以南，以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区，留下贫弱户守卫安东。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月，戊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秋，八月，丁未朔，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多以为未宜游幸。上闻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谓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视远俗。若果为不可，何不面陈，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详刑大夫来公敏独进曰：“巡守虽帝王常事，然高丽新平，余寇尚多，西边经略，亦未息兵。陇右户口雕弊，銮舆所至，供亿百端，诚为未易。外间实有窃议，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陈论耳。”上善其言，为之罢西巡。未几，擢公敏为黄门侍郎。

秋季，八月，丁未朔（初一），唐高宗发诏令，定于十月去凉州。当时陇右空虚，朝中议事的人多认为皇帝不宜巡行该地。唐高宗知道后，于辛亥（初五）来到延福殿，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巡行境内的，所以朕想巡视边远地区风俗。若真的不可行，为何不当面陈述，而背后有议论，这是为什么？”自宰相以下谁也不敢答话。只有详刑大夫来公敏进言说：“巡行境内虽是帝王常事，但高丽最近才平定，残余敌对分子还不少，西边的治理，军事行动还未停止。陇右户口零，天子所到之处，需供应的东西繁多，实在不易办到。外间确有私议，只因圣明的命令已下达，所以群臣才不敢面陈意见。”唐高宗赞赏他的话，因此西巡的计划作罢。不久，提升来公敏为黄门侍郎。

甲戌，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甲戌（二十八日），唐朝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

九月，丁丑朔（初一），唐高宗下诏令，迁移吐谷浑部落到凉州南山。议事的人恐怕吐蕃侵犯，使他们不能生存，想先发兵攻打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年歉收发生饥荒，不可动兵。议论长时间没有结果，终于没有迁移吐谷浑部落。

庚寅，大风，海溢，漂永嘉、安固六千余家。

庚寅（十四日），刮大风，海水外溢，永嘉、安固县冲没六千余家。

冬，十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冬季，十月，丁巳（十二日），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

十一月，丁亥，徙豫王旭轮为冀王，更名轮。

十一月，丁亥（十二日），唐朝改封豫王李旭轮为冀王，改名李轮。

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寝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归侍疾。上及太子所赐药，则饵之；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复就医工求活！”一旦，忽谓其弟司卫少卿弼曰：“吾今日少愈，可共置酒为乐。”于是子孙悉集，酒阑，谓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与汝曹为别耳。汝曹勿悲泣，听我约束。我见房、杜平生勤苦，仅能立门户，遭不肖子荡覆无余。吾有此子孙，今悉付汝。葬毕，汝退迁入我堂，抚养孤幼，谨察视之。其有志气不伦，交游非类者，皆先挝杀，然后以闻。”自是不复更言。十二月，戊申，薨。上闻之悲泣，葬日，幸未央宫，登楼望车恸哭。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山，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

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李世病重，唐高宗将他在外地的子弟全部召回京师，让他们服侍他。唐高宗和太子赏赐的药物，李世就服用；他家子弟为他请医生，他都不让看病，说：“我本是崤山以东的种田人，遇到圣明君主，位至三公，年纪将近八十岁，这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寿命长短有定期，哪能再向医生求活命！”一日，李世忽然对他弟弟司卫少卿李弼说：“我今天稍好些，可以设酒席共同高兴一番。”于是儿孙全都聚齐。酒席将散时，他对李弼说：“我自己知道病好不了，所以想与你们决别。你们不要悲伤哭泣，听我的安排。我看房玄龄、杜如晦平生勤苦，才能树立门户，但被不肖子孙把家业败尽。我这些子孙现在全都托付给你。我的葬事完毕，你即搬进我家居住，抚养儿孙，仔细监察他们，凡有心志不端，结交行为不正之人的，都先打死，然后报我知道。”此后便不再说别的话了。十二月，戊申（初三日），李世去世。唐高宗得知死讯后，悲痛哭泣，下葬的日子，又到未央宫，登楼目送灵车而痛哭。埋葬后所起的坟头仿象阴山、铁山、乌德山，以表彰李世破突厥、薛延陀的功劳。

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李世作为将领，有谋略，善于决断；和人讨论事情，能从善如流。打胜仗，则把功劳归于下属，所获得的金帛等财物，全部分给将士，所以人人愿出死力，战无不胜。临战时选派将领，必选择相貌丰满的人。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薄命的人，不值得与他成就功名。”

闺门雍睦而严。其姊尝病，已为仆射，亲为之煮粥，风回，其须鬓。姊曰：“仆妾幸多，何自苦如是！”曰：“非为无人使令也，顾姊老，亦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家内和睦而严肃。他姐姐曾患病，李世虽已任仆射，还亲自为她煮粥，风向逆转，烧焦了头发胡须。他姐姐说：“仆人和婢妾不少，何必这样自己吃苦！”李世说：“不是因为没有人使唤才这样做的，看着姐姐年老，我自己也老了，虽想长久为姐姐煮粥，办得到吗！”

常谓人：“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

李世常对人说：“我十二三岁时是个蛮横的贼，逢人便杀。十四五岁时是个难对付的贼，遇到不愉快即杀人。十七八岁成为好贼，临阵才杀人。二十岁成为大将，用兵使人免于死难。”

长子震早卒，震子敬业袭爵。

李世长子李震早逝，李震的儿子李敬业承袭李世的封爵。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

这时，唐朝太平时间已久，参加铨选等候授职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员外郎张仁开始设立开列候选人姓名资历的长榜，规定铨选注授官职的办法。同时还规定州县官升降的等第和官吏资格的高低等次。此后即成为固定制度，无人能改变它。

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然后类以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之，不当者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奉行，各给以符，谓之告身。兵部武选亦然。课试之法，以骑射及翘关、负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

唐朝官员铨选的办法，一般根据身、言、书、判，计算资历、衡量劳绩而后拟定官职。首先集中于吏部进行考试，看书法的好坏，判词文理的优劣；考试后入选的，再察看体貌是否丰满高大，言词是否明白准确。入选的即可拟定官职，但要征询本人意见；官职拟定后，在应选人中公开宣布。公布后本人同意的列为甲类，先报告仆射，再由仆射报门下省，由给事中审读，侍郎察核，侍中审定，对不适当的提出异议。审定后上报皇帝，吏部按皇帝旨意授官，分别发给凭证，称为“告身”。兵部选拔武官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试的内容为骑马射箭、举重、负重行走。因某种规定所限，未能参加上述铨选，能够应三篇文章考试的，称为“宏词”，应三条判文考试的，称为“拔萃”，考中的可以破格授官。黔中、岭南、闽中等地的州县官，不由吏部选授，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充任。凡在任官员，每任满一年考核一次，六品以下官员，经四次考核为任职期满。

咸亨元年（庚午、670 ）

咸亨元年（庚午，公元670 年）

春，正月，丁丑，右相刘仁轨请致仕；许之。

春季，正月，丁丑（初三），右相刘仁轨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三月，甲戌朔，以旱，赦天下，改元。

三月，甲戌朔（初一），唐高宗因旱灾，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丁丑，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丁丑（初四），唐朝改蓬莱宫为含元宫。

壬辰，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许之。

壬辰（十九日），太子少师许敬宗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敕突厥猷长子弟事东宫。西台舍人徐齐聃上疏，以为：“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置左右，岂可使戎狄丑类入侍轩闼。”又奏：“齐献公即陛下外祖，虽子孙有犯，岂应上延祖称！今周忠孝公庙甚修，而齐献公庙毁废，不审陛下何以垂示海内，彰孝理之风！”上皆从之。齐聃，充容之弟也。

唐高宗命令突厥酋长子弟侍太子，西台舍人徐齐聃上书，以为：“皇太子应当招进博学、端正、贤良之士列于左右，怎么可以让戎狄丑类入侍东宫？”又奏：“齐献公长孙晟即陛下外祖父，虽子孙犯罪，难道应当往上连累祖先！现今周忠孝公武士的庙装饰得很好，而齐献公长孙晟的庙却被毁坏，不知道陛下可以示范海内，发扬以孝治天下的风气！”唐高宗全都采纳他的意见。徐齐聃就是太宗的充容徐惠的弟弟。

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且援送吐谷浑还故地。

夏季，四月，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联合于阗攻陷龟兹拨换城。唐朝取消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辛亥（初九），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任命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他的副手，以讨伐吐蕃，并帮助护送吐谷浑返回原来的居住地区。

庚午，上幸九成宫。

庚午（十六日），唐高宗来到九成宫。

高丽酋长剑牟岑反，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杀剑牟岑，奔新罗。

高丽酋长剑牟岑反叛唐朝，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国王。唐朝任命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伐。安舜杀死剑牟岑，投奔新罗。

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壬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秋，八月，丁巳，车驾还京师。

秋季，八月，丁巳（十七日），唐高宗回到京师长安。

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仁贵所言，待封多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趣乌海，仁贵曰：“乌海险远，军行甚难，辎重自随，难以趋利；宜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非岭上，辎重悉置栅内，吾属帅轻锐，倍道兼行，掩其未备，破之必矣。”仁贵帅所部前行，击吐蕃于河口，大破之，斩获甚众，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将辎重徐进。未至乌海，遇吐蕃二十余万，待封军大败，还走，悉弃辎重。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余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

郭待封原先与薛仁贵官位并列，这次征吐蕃，耻于当他的下属，常常违背薛仁贵的话。进军至大非川，将向乌海进发，薛仁贵说：“乌海险要而且路远，行军很困难，带着辎重，难以取得胜利；应当留下两万人，在大非岭上设两座栅栏，把辎重全部存放在栅栏内，我们率领轻锐部队，一天走两天的路程，乘敌人不防备袭击，一定能打败他们。”薛仁贵率领本部兵马前进，大胜吐蕃于河口，杀死和俘获敌人很多，便进驻乌海等待郭待封。郭待封不用薛仁贵的计策，带着辎重缓慢前进，结果还未到达乌海，便与吐蕃军二十多万遭遇。郭待封军大败，抛弃全部辎重往回跑。薛仁贵只得退屯大非川，受到吐蕃宰相论钦陵率领的四十多万士兵的攻击，唐兵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薛仁贵、郭侍封、阿史那道真都逃脱，与吐蕃宰相论钦陵讲和而后返回。唐高宗命令大司宪乐彦玮到军中查核他们失败的情况，将他们带上枷锁送回京师长安。三人都被免去死罪，撤销铭籍。

钦陵，禄东赞之子也，与弟赞婆、悉多于勃论皆有才略。禄东赞卒，钦陵代之，三弟将兵居外，邻国畏之。

论钦陵是吐蕃前宰相禄东赞的儿子，与弟弟赞婆、悉多于勃论都有才能谋略。禄东赞去世后，论钦陵代他为相，三弟领兵驻在都城之外，邻国都畏惧他们。

关中旱，饥，九月，丁丑，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

关中地区发生旱灾，出现饥荒，九月，丁丑（初七），唐高宗发诏令，明年正月前往东都洛阳。

甲申，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并诣宅吊哭。

甲申（十四日），皇后母亲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去世，唐高宗命令九品

以上文武官员，以及宫外有封号的妇女，都到她的住宅吊唁哭祭。

闰月，癸卯，皇后以久旱，请避位，不许。

闰九月，癸卯（初三），皇后因久旱，请求回避皇后的职位，高宗不许。

壬子，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壬子（十二日），唐朝追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

甲寅，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

甲寅（十四日），唐朝任命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抵御吐蕃。

冬，十月，乙未，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肃机，罢政事。

冬季，十月，乙未（二十六日），太子右中护、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任左肃机，免去宰相职务。

庚寅，诏官名皆复旧。

庚寅（二十一日），唐高宗下诏令，所改官名都恢复旧称。

第二百零二卷

唐纪十八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下咸亨二年（辛未、671 ）

唐纪十八唐高宗咸亨二年（辛未，公元671 年）

春，正月，甲子，上幸东都。

春季，正月，甲子（二十六日），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陆之众。

夏季，四月，甲申（十八日），唐朝任命西突厥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抚五咄陆的部众。

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其姊子贺兰敏之为士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累迁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之死也，上见敏之，悲泣曰：“吾出视朝犹无恙，退朝已不救，何苍猝如此！”敏之号哭不对。后闻之，曰：“此儿疑我。”由是恶之。敏之貌美，蒸于太原王妃；及居妃丧，释哀，奏妓。司卫少卿杨思俭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选以为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前后罪恶，请加窜逐。六月，丙子，敕流雷州，复其本姓。至韶州，以马缰绞死。朝士坐与敏之交游，流岭南者甚众。

当初，皇后武则天的哥哥武元庆等已死，皇后便上奏唐高宗，以她姐姐的儿子贺兰敏之作为她父亲武士的嗣子，承袭周国公爵位，改姓武氏。武敏之连续升官，此时任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魏国夫人被武则天毒死时，唐高宗遇见武敏之，悲痛哭泣，说：“早上我外出临朝听政时，她还安然无恙，退朝时就无法抢救了，为何死得如此匆促？”武敏之只是大哭，并不答话。武则天听到这个情况后，说：“这小子怀疑我。”于是开始憎恨他。武敏之相貌漂亮，与他外祖母太原王妃杨氏淫乱；在为杨氏守丧期间，他又脱去丧服，命歌妓奏乐歌舞。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美貌出众，唐高宗和武则天亲自选她为太子妃，婚期已定，武敏之竟强奸了她。武则天于是给唐高宗上书，揭露他前后的罪恶，请求将他放逐到边远地区。六月，丙子（十一日），唐高宗命令把武敏之流放到雷州，恢复他的本姓贺兰。敏之走到韶州，被用马缰绳绞死。朝廷官吏中不少人因曾与他交游，被流放岭南。

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丽余众于安市城。

秋季，七月，乙未朔（初一），高侃在安市城打败叛唐的高丽残余部队。

九月，丙申，潞州刺史徐王元礼薨。

九月，丙申（初二），潞州刺史徐王李元礼去世。

冬，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一月，甲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车驾自东都幸许、汝；十二月，癸酉，校猎于叶县；丙戌，还东都。

唐高宗由东都洛阳巡游许州、汝州；十二月，癸酉（初十），在叶县进行围猎；丙戌（二十三日），返回东都洛阳。

三年（壬申、672 ）

三年（壬申，公元672 年）

春，正月，辛丑，以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将兵讨叛蛮。

春季，正月，辛丑（初八），唐朝任命太子左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讨伐叛蛮。

庚戌，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内附，置殷、敦、总三州。

庚戌（十七日），昆明蛮十四姓二万三千户归附唐朝。唐朝在他们的居住地区设置殷州、敦州和总州。

二月，庚午，徙吐谷浑于鄯州浩水南。吐谷浑畏吐蕃之强，不安其居，又鄯州地狭，寻徙灵州，以其部落置安乐州，以可汗诺曷钵为刺史。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

二月，庚午（初八），唐朝将吐谷浑迁移到鄯州浩水以南。吐谷浑因畏惧吐蕃的强大，在鄯州住不踏实，同时也因该地区狭小，不久又迁移到灵州。唐朝在他们的新住地设置安乐州，任命他们的可汗诺曷钵为州刺史。吐谷浑原来的居住地都被吐蕃吞并。

己卯，侍中永安郡公姜恪薨。

己卯（十七日），侍中、永安郡公姜恪去世。

夏，四月，庚午，上幸合璧宫。

夏季，四月，庚午（初九）唐高宗巡幸合璧宫。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上问以吐蕃风俗，对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诘以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寇逼凉州事，对曰：“臣受命贡献而已，军旅之事，非所闻也。”上厚赐而遣之。癸未，遣都水使者黄仁素使于吐蕃。

吐蕃派遣大臣仲琮入朝进贡，唐高宗向他询问吐蕃地方的风俗，他回答说：“吐蕃土地贫瘠，天气寒冷，民风诚朴迟钝，但法令严肃而完备，上下一心，讨论政事常常自下而上，根据人们的利益所在而实施。这是吐蕃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唐高宗又责问他有关吐蕃吞灭吐谷浑，打败薛仁贵，以及侵逼凉州等事。他回答说：“我的任务只是前来进贡，至于军事方面的事，则不是我所应当知道的。”唐高宗赏赐他优厚的礼物，打发他返回吐蕃。癸未（二十二日），唐朝派遣都水使者黄仁素出使吐蕃。

秋，八月，壬午，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议：“敬宗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貊。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讼思古与许氏有怨，请改谥。太常博士王福议，以为：“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嫌隙有实，当据法推绳；如其不然，义不可夺。”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曰：“高阳公任遇如是，何以谥之为缪？”对曰：“昔晋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秦秀谥之为‘缪’。许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饮食男女之累过之，谥之曰‘缪’，无负许氏矣。”诏集五品已上更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议：“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之。敬宗尝奏流其子昂于岭南，又以女嫁蛮酋冯盎之子，多纳其货，故思古议及之。福，勃之父也。

秋季，八月，壬午（二十四日），特进高阳郡公许敬宗去世。讨论为他定谥号时，太常博士袁思古评论说：“许敬宗遗弃大儿子于边远地区，将小女儿嫁给夷貊，按照《谥法》：”名与实不符称为缪‘，请给他以’缪‘的谥号。“许敬宗的孙子太子舍人许彦伯指责袁思古与许家有私怨，请求改定别的谥号。太常博士王福认为：”一时的得失，关系到千载的荣辱。如借机泄私怨是事实，应当依法论罪；否则，袁思古提的谥号按理是不应更改的。“户部尚书戴至德对王福说：”高阳郡公在朝廷中有这样高的职位和待遇，何以给予’缪‘的谥号？“王福回答说：”从前晋朝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只因每日饮食耗费万钱，秦秀在他死后就给定谥号为’缪‘。许敬宗忠和孝都不及何曾，而饮食女色的耗费却超过他。给予’缪‘的谥号，已对得起许敬宗了。“唐高宗下诏令召集五品以上官员重新评议。礼部尚书阳思敬评议说：”按照《谥法》，有了过失能改正称为’恭‘，请给他定谥号为’恭‘。“唐高宗下诏接受这个意见。许敬宗曾向皇帝奏请将他儿子许昂流放岭南，又曾将女儿嫁给蛮族首领冯盎的儿子，并多收取他的财物，所以袁思古的评议谈到了此事。王福就是王勃的父亲。

九月，癸卯，徙沛王贤为雍王。

九月，癸卯（十五日），唐朝改封沛王李贤为雍王。

冬，十月，己未，诏太子监国。

冬季，十月，己未（初二），唐高宗下诏，令皇太子监理国家政事。

壬戌，车驾发东都。

壬戌（初五），唐高宗车驾从东都洛阳出发。

十一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甲辰，车驾至京师。

甲辰（十七日），唐高宗车驾回到京师长安。

十二月，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侃击破之。

十二月，唐将高侃与高丽残余部队战于白水山，高侃把他们打败。新罗派兵援救高丽，高侃也把他们打败。

癸卯，以左庶子刘仁轨同中书门下三品。

癸卯（疑误），唐朝任命左庶子刘仁轨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子罕接宫臣，典膳丞全椒邢文伟辄减所供膳，并上书谏太子。太子复书，谢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纳其意。顷之，右史缺，上曰：“邢文伟事吾子，能撤膳进谏，此直士也。”擢为右史。

太子很少接近东宫的属官，典膳丞全椒人邢文伟便减少他的膳食，并上书规劝太子。太子在给他的复信中承认错误，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提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己多病，而且需要经常入宫侍候皇帝，空闲时间少。不久，右史职位出现空缺，唐高宗说：“邢文伟侍奉我儿子，能用撤减膳食的方式进行规劝，这是耿直的人”，于是提升他为右史。

太子因宴集，命宫臣掷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掷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谢之。上闻之，赐及善缣百匹，寻迁左千牛卫将军。

太子在一次宴会时，命令东宫的属官表演“掷倒”的杂耍。当依次该左奉裕率王及善表演时，他说：“表演‘掷倒’，本是乐官的事，如果我执行您的命令，恐怕就失去辅佐殿下的身份了。”太子向他承认了错误。唐高宗听说这个情况后，赏赐给王及善缣一百匹，不久又提升他为左千牛卫将军。

四年（癸酉、673 ）

四年（癸酉，公元673 年）

春，正月，丙辰，绛州刺史郑惠王元懿薨。

春季，正月，丙辰（二十九日），唐朝绛州刺史郑惠王李元懿去世。

三月，丙申，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三月，丙申（初十），唐高宗下诏书，命刘仁轨等改修国史，因为原来许敬宗等所记录的国史多不符合事实。

夏，四月，丙子，车驾幸九成宫。

夏季，四月，丙子（疑误），唐高宗车驾到达九成宫。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丽引攻之，刘氏擐甲帅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谨行，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绝人，为众夷所惮。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在瓠芦河以西大败高丽反叛者，俘虏数千人，其余的都投奔新罗。当时李谨行的妻子刘氏居留伐奴城，高丽带领人来攻城，刘氏披甲率众守城，相持一段时间后，敌人终于撤退了。唐高宗嘉奖她的功劳，封她为燕国夫人。李谨行是人突地稽的儿子，勇猛过人，使许多夷人畏惧。

秋，七月，婺州大水，溺死者五千人。

秋季，七月，婺州发生大水灾，被淹死的有五千人。

八月，辛丑，上以疟疾，令太子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

八月，辛丑（十九日），唐高宗因患疟疾，命令太子在延福殿接受各部门陈述事情。

冬，十月，壬午，中书令阎立本薨。

冬季，十月，壬午（初一），中书令阎立本去世。

乙巳，车驾还京师。

乙巳（二十四日），唐高宗车驾返回京师长安。

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来降。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惧，与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

十二月，丙午（二十五日），弓月王和疏勒王来投降唐朝。当初，西突厥兴昔亡可汗统治的时候，属下诸部离散，弓月和阿悉吉都反叛。后来唐将苏定方领兵讨伐西突厥，擒阿悉吉返回唐朝，弓月便向南边勾结吐蕃，向北边招引咽面，共同进攻疏勒，迫使疏勒投降。于是唐高宗派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伐弓月。萧嗣业率领的兵马尚未到达，弓月畏惧，便与疏勒一起来唐朝投降。唐高宗赦免他的罪过，遣送他回国。

上元元年（甲戌、674 ）

上元元年（甲戌，公元674 年）

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副之，发兵讨新罗。时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叛众，又据百济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诏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在京师，立以为新罗王，使归国。

春季，正月，壬午（疑误），唐高宗任命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刘仁轨的副手，领兵讨伐新罗。当时新罗王金法敏既接纳高丽叛兵，又占据百济原有的土地，并派人镇守。唐高宗对此十分愤怒，下令削除新罗王金法敏的官爵；另立他居留在京师长安的弟弟右骁卫大将军、临海郡公金仁问为新罗王，并派他回国。

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辛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贺兰敏之既得罪，皇后奏召武元爽之子承嗣于岭南，袭爵周公，拜尚衣奉御；夏，四月，辛卯，迁宗正卿。

贺兰敏之获罪以后，皇后武则天奏请从岭南召回她哥哥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承袭周国公的爵位，担任尚衣奉御。夏季，四月，辛卯（十二日），升任宗正卿。

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简公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懿王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太武皇帝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文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改元，赦天下。

秋季，八月，壬辰（十五日），唐高宗追尊他的七世祖宣简公李熙为宣皇帝，七世祖母张氏为宣庄皇后；六世祖懿王李天赐为光皇帝，六世祖母贾氏为光懿皇后；祖父太武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祖母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父亲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母亲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为了回避已故皇帝、皇后的称号，唐高宗改称天皇，皇后武则天改称天后；改年号为上元，赦免天下罪人。

戊戌，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金带；五品服浅绯，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石带；庶人服黄，铜铁带。自非庶人，不听服黄。”

戊戌（二十一日），唐高宗诏命：“文武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色衣服，佩金玉带；四品穿深红色衣服，佩金带；五品穿浅红色衣服，佩金带；六品穿深绿色衣服，七品穿浅绿色衣服，都佩银带；八品穿深青色衣服，九品穿浅青色衣服，都佩黄铜带；无官爵的平民百姓穿黄色衣服，佩铜铁带。其余工商杂户，不许穿黄色衣服。”

九月，癸丑，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听无忌丧归，陪葬昭陵。

九月，癸丑（初七），唐高宗命令恢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让长孙无忌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公爵位；准许长孙无忌的遗体从流放地黔州送回长安，陪葬在唐太宗的昭陵。

甲寅，上御翔鸾阁，观大。分音乐为东西朋，使雍王贤主东朋，周王显主西朋，角胜为乐，郝处俊谏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当推梨让枣，相亲如一。今分二朋，递相夸竞，俳优小人，言辞无度，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崇礼义，劝敦睦也。”上瞿然曰：“卿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止之。

甲寅（初八），唐高宗登翔鸾阁，观看大会饮，分乐队为东西两部分，让雍王李贤主持东半部，周王李显主持西半部，东西两部分相比赛胜负以取乐。郝处俊对唐高宗规劝说：“雍王和周王还属少年，志趣尚未定型，应当‘推梨让枣’，互谅互让，亲密无间。现在分成两部分互相夸耀竞争，歌舞艺人，言语本来就没有节制，为了争胜负，恐怕难免互相讥讽指责而失礼，这不是崇尚礼义，鼓励亲爱和睦的做法。”唐高宗震惊地说：“你的远见卓识，不是大家所能及的。”于是立即下令停止比赛。

是日，卫尉卿李弼暴卒于宴所，为之废一日。

这一天，卫尉卿李弼暴死在宴会上，为悼念他，停止大会饮一天。

冬，十一月，丙午朔，车驾发京师；己酉，校猎华山之曲武原；戊辰，至东都。

冬季，十一月，丙午朔（初一），唐高宗从京师长安出发；己酉（初四），在华山下的曲武原围猎；戊辰（二十三日），到达东都洛阳。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刺史蒋王恽及其子汝南郡王炜谋反，敕通事舍人薛思贞驰传往按之。十二月，癸未，恽惶惧，自缢死，上知其非罪，深痛惜之，斩君澈等四人。

箕州录事参军张君澈等诬告箕州刺史蒋王李恽和他的儿子汝南郡王李炜谋反。唐高宗命令通事舍人薛思贞乘驿站的马车赶去审查此事。十二月，癸未（初八），蒋王李恽畏惧，上吊自杀。唐高宗知道他没有罪，深感痛惜，于是处死张君澈等四人。

戊子，于阗王伏雄来朝。

戊子（十三日），于阗王尉迟伏雄前来朝见天子。

辛卯，波斯王卑路斯来朝。

辛卯（十六日），波斯王卑路斯前来朝见天子。

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又请”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及其余便宜，合十二条。诏书褒美，皆行之。

壬寅（二十七日），天后武则天上表高宗，认为：“国家圣业的开端，出自玄元皇帝，请皇帝命令王公以下各级官员都学习《老子》，每年明经科加试《老子》，考试方法同《孝经》、《论语》一样。”又请求“从现在起，父亲仍在世，为死去的母亲服丧，着齐衰三年。又，八品以上在京官员，应当酌量增加俸禄”，以及其他应办的事情，共十二条。唐高宗下诏对武则天给予表扬，全部接受并实行她的建议。

是岁，有刘晓者，上疏论选，以为：“今选曹以检勘为公道，书判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书判借人者众矣。又，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本年，有个叫刘晓的人，给唐高宗上书论选拔人才。他以为：“现今吏部以考查功过为公平，以书法和判文作为获取人才的手段，而不知道考察人的道德品行和才能。何况假借别人的书法和判文的人多着呢！还有，礼部取士，专以文章定等次，因此天下的士人都舍弃道德品行而追求写作技巧，结果出现了早上考取甲等进士，晚上即因犯法而被治罪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每日能诵读上万言，与治道又有什么关系！能在行走七步的时间内写成文章，不足以教化百姓。况且把心思全贯注在花草树木之间，将笔墨全耗费在云霞之际，这种情况竟成为风气，岂不是太荒谬了！人们羡慕声名的本性，就像水必然向下流一样，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在下位的人喜欢的程度就一定会超过他们。陛下如果选拔人才，首先考虑道德品行，写作技巧只放在末位，则众多的士人就会雷厉风行地修养德行，四方就会闻风响应。”

二年（乙亥、675 ）

二年（乙亥，公元675 年）

春，正月，丙寅，以于阗国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内为十州，以于阗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

春季，正月，丙寅（二十一日），唐朝在于阗国设立毗沙都督府，将于阗国分为十州，任命于阗王尉迟伏雄为毗沙都督。

辛未，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

辛未（二十六日），吐蕃派遣大臣论吐浑弥到唐朝求和，而且请求与吐谷浑恢复睦邻关系；唐高宗不允许。

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又使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仁轨引兵还。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大败新罗的部队；又让从海路夺取新罗南部地区，杀死和俘虏很多人。刘仁轨率兵返回。唐高宗下诏任命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兵新罗的买肖城，以经营该地区，李谨行打了三仗都取得胜利，新罗于是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并且请罪；唐高宗赦免了他们，并恢复新罗王金法敏的官职和爵位。金法敏的弟弟金仁问中途返回唐朝，改封为临海郡公。

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三月，丁巳（十三日），天后武则天在邙山之南祭蚕神，朝廷官员及各州的朝集使，都出席陪祭。

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唐高宗受严重风眩病的困扰，商议由天后武则天代理国家政事，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皇帝治理外朝，皇后治理后宫，是天经地义的。从前魏文帝曹丕曾立下法令，虽然皇帝幼小，也不许太后临朝听政，为的是防止祸乱发生。陛下为何不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传给子孙，而托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人李义琰说：“郝处俊的话是最忠诚的，陛下应当听取！”唐高宗于是放弃原来的打算。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之，子翼之子也。

天后武则天广泛招揽文人学士，如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之等，要他们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共一千多卷。朝廷的奏议及各部门的表疏，时常秘密地让他们参与裁决，以此来削减宰相的权力，当时的人称这批人为北门学士。刘之就是刘子翼的儿子。

夏，四月，庚辰，以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弘机兼知东都营田，受诏完葺宫苑。有宦者于苑中犯法，弘机杖之，然后奏闻。上以为能，赐绢数十匹，曰：“更有犯者，卿即杖之，不必奏也。”

夏季，四月，庚辰（初六），唐朝任命司农少卿韦弘机为司农卿。韦弘机兼管东都洛阳屯田事务，奉命维修东都的宫殿园林。有宦官在皇帝园林里犯法，韦弘机先行杖打，然后再向唐高宗报告。唐高宗认为他办事能干，赏赐他数十匹绢，说：“再有类似的犯法者，你就拷打，不必报告。”

初，左千牛将军长安赵尚高祖女常乐公主，生女为周王显妃。公主颇为上所厚，天后恶之。辛巳，妃坐废，幽闭于内侍省，食料给生者，防人候其突烟，已而数日烟不出，开视，死腐矣。自定州刺史贬栝州刺史，令公主随之官，仍绝其朝谒。

当初，左千牛将军长安人赵娶唐高祖的女儿常乐公主，所生女儿即周王李显的妃。常乐公主得到唐高宗的厚待，天后武则天因此憎恨她。辛巳（初七），周王的妃因犯罪被废黜，禁闭在内侍省，送给的食物都是生的，看守观察她的烟囱是否冒烟，后来发现有几天不冒烟，打开门一看，人已死去并腐烂了。赵也由定州刺史贬为栝州刺史，同时命令常乐公主随他赴任，不许他们回京师长安朝见唐高宗。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太子李弘仁爱孝顺、谦虚谨慎，唐高宗很喜欢他。他对士大夫能以礼相待，得到了朝廷内外的爱戴。天后武则天正要施展个人抱负，太子李弘奏事多次违反她的旨意，因此武则天对他不喜欢。义阳、宣城二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因受母亲牵连而获罪，被囚禁在后宫中，年过三十不能结婚。太子李弘见到这种情况，既吃惊又同情，便立即上奏请求准许她们出嫁，得到唐高宗的批准。武则天很恼火，当天便把她们分别嫁给正在值班的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二十五日），太子李弘死于合璧宫，当时人以为是被天后武则天用鸩酒毒死的。

壬寅，车驾还洛阳宫。五月，戊申，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

壬寅（二十八日），唐高宗回到洛阳宫。五月，戊申（初五），唐高宗下诏说：“朕正准备把帝位禅让给太子，而他忽然一病不起。应当重申以前的旨意，给予尊贵的名号，可定谥号为孝敬皇帝。”

六月，戊寅，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赦天下。

六月，戊寅（初五），唐朝立雍王李贤为皇太子，赦免天下罪人。

天后恶慈州刺史杞王上金，有司希旨奏其罪；秋，七月，上金坐解官，澧州安置。

天后武则天厌恶慈州刺史杞王李上金，有关部门迎合她的旨意奏报他有罪。秋季，七月，李上金因此被解除职务，在澧州安置。

八月，庚寅，葬孝敬皇帝于恭陵。

八月，庚寅（十九日），唐朝葬孝敬皇帝李弘于恭陵。

戊戌，以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以刘仁轨为左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张文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中如故。

戊戌（二十七日），唐朝任命戴至德为右仆射，庚子（二十九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两人都仍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张文为侍中，郝处俊为中书令；李敬玄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仍然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刘仁轨、戴至德更日受牒诉，仁轨常以美言许之，至德必据理难诘，未尝与夺，实有冤结者，密为奏辩。由是时誉皆归仁轨。或问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上闻，深重之。有老妪欲诣仁轨陈牒，误诣至德，至德览之未终，妪曰：“本谓是解事仆射，乃不解事仆射邪！归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时人称其长者。文时兼大理卿，囚闻改官，皆恸哭。文性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上甚委之。

刘仁轨、戴至德按日轮流接受讼辞。刘仁轨常用动听的言词答应递讼辞人的要求，戴至德定要据理责问，未曾轻易答应或否定，确实有冤枉的，才私下上奏皇帝为其申辩。因此，当时美好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有人问戴至德，这是什么缘故，他说：“刑罚和赏赐都是皇帝的权力，作臣下的怎能盗用呢！”唐高宗听到这话后，很器重他。曾有老妇人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错找了戴至德。戴至德还未完看完讼辞，老妇人发现找错了，说：“原来以为是懂事的仆射，竟是不懂事的仆射！快把讼辞还我！”戴至德笑着把讼辞交还她。当时人称赞他是个恭谨忠厚的人。张文当时兼任大理卿，囚犯们听说他改任侍中，无不痛哭。张文秉性严肃正直，各部门向皇帝陈述问题的上书，他常加以纠正或提出异议，唐高宗很依靠他。

仪凤元年（丙子、676 ）

仪凤元年（丙子，公元676 年）

春，正月，壬戌，徙翼王轮为相王。

春季，正月，壬戌（二十三日），唐朝改封冀王李轮为相王。

纳州獠反，敕黔州都督发兵讨之。

纳州獠人反叛唐朝，唐高宗命令黔州都督发兵讨伐。

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于徐、兖等州者，皆置于建安。

二月，甲戌（初六），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东故城；这以前有华人在安东任官的，一律免职。又将熊津都督府迁至建安故城；原先已迁至徐、兖等州居住的百济人，都安置在建安。

天后劝上封中岳；癸未，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

天后武则天劝唐高宗封中岳嵩山；癸未（十五日），唐高宗下诏说，定于今年冬季封嵩山。

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汤。

丁亥（十九日），唐高宗到达汝州温泉。

三月，癸卯，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恒，济之兄；元超，收之子也。

三月，癸卯（初五），黄门侍郎来恒、中书侍郎薛元超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是来济的哥哥；薛元超是薛收的儿子。

甲辰，上还东都。

甲辰（初六），唐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闰月，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发兴、凤等州兵以御之。己卯，诏以吐蕃犯塞，停封中岳。乙酉，以洛州牧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将左卫大将军契何力等，以讨吐蕃。二王皆不行。

闰三月，吐蕃侵扰鄯、廓、河、芳等州，唐高宗命令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征发兴、凤等州的兵士抵御他们。己卯（十一日），唐高宗下诏说，因吐蕃侵犯边塞，停止封中岳嵩山。乙酉（十七日），唐朝任命洛州牧周王李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并州大都督相王李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领左卫大将军契何力等人，讨伐吐蕃。李显、李轮都没有到任。

庚寅，车驾西还。

庚寅（二十二日），唐高宗西返长安。

甲寅，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甲寅（疑误），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戊午，车驾至九成宫。

戊午（疑误），唐高宗到达九成宫。

六月，癸亥，黄门侍郎晋陵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六月，癸亥（二十七日），黄门侍郎晋陵人高智周同中书门下三品。

秋，八月，乙未，吐蕃寇叠州。

秋季，八月乙未（疑误），吐蕃侵扰叠州。

壬寅，敕：“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

壬寅（初七），唐高宗命令：“桂、广、交、黔等都督府，近来任命当地人中为官，挑选不当。从现在起，每四年一次，派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员充任使者，并令御史一同前往选任官员。”当时人称它为南选。

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罪当除名；上特命杀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当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仁杰固执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杰、纣则难，遇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张释之有言：”设有盗长陵一土，陛下何以处之？‘今以一株柏杀二将军，后代谓陛下为何如矣！臣不敢奉诏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见释之于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岭南。后数日，擢仁杰为侍御史。

九月，壬申（初七），大理寺上奏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昭陵柏树，论罪应当除去官吏名籍；唐高宗特意命令处死他们。大理丞太原人狄仁杰上奏说：“这两人的罪行不够处死。”唐高宗说：“权善才等砍昭陵柏树，我不杀他们就是不孝。”狄仁杰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唐高宗满脸怒色，命令他出去，狄仁杰说：“冒犯皇帝的威严，直言规劝，自古以来就认为很难作到。我以为遇到桀、纣则困难，遇到尧、舜则容易。现在依照法律不该处死的人，而陛下特意杀他，是法律不能取信于人，人们将何所适从？汉朝张释之对文帝说过：”假如有人盗取高祖长陵一土，陛下如何处分他？‘现在因砍一棵柏树而杀两位将军，后代会认为陛下是怎么样的君主？我之所以不执行处死他们的命令，是恐怕使陛下陷于无道的处境，而且无脸见张释之于九泉之下的缘故。“唐高宗的怒气这才消解，权善才、范怀义被除去名籍，流放岭南。几天以后，朝廷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初，仁杰为并州法曹，同僚郑崇质当使绝域。崇质母老且病，仁杰曰：“彼母如此，岂可使之有万里之忧！”诣长史蔺仁基，请代之行。仁基素与司马李孝廉不叶，因相谓曰：“吾辈岂可不自愧乎！”遂相与辑睦。

当初，狄仁杰为并州法曹，同事郑崇质应当出使遥远的地区。郑崇质的母亲年老又有病，狄仁杰说：“他母亲的情况如此，怎么可以让她有万里离别的忧愁！”于是找到长史蔺仁基，请求代替郑崇质承担出使的任务。蔺仁基一贯与司马李孝廉不和，这时候两人不禁相对说：“我们难道自己不感到羞愧么？”以后两人和睦相处。

冬，十月，车驾还京师。

冬季，十月，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丁酉，享太庙，用太学博士史璨议，后三年而，后二年而。

丁酉（初三），唐朝集合祖先神主于太庙举行祭，采纳太学博士史璨的建议，祭以后三年举行祭，祭以后二年举行祭。

郇王素节，萧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学。天后恶之，自岐州史左迁申州刺史。乾封初，敕曰：“素节既有旧疾，不须入朝。”而素节实无疾，自以久不得入觐，乃著《忠孝论》。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因使潜封其论以进。后见之，诬以赃贿，丙午，降封鄱阳王，袁州安置。

郇王李素节是萧淑妃的儿子，机敏好学。天后武则天讨厌他，自岐州刺史降职为申州刺史。乾封初年，唐高宗命令说：“李素节既然有病，就不必入宫朝见。”其实李素节并没有病。自己觉得长期不得朝见皇帝，便撰写了《忠孝论》。他的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派人悄悄将他的《忠孝论》密封呈送唐高宗。天后武则天见到后，诬告李素节贪赃受贿，丙午（十二日），降封他为鄱阳郡王，在袁州安置。

十一月，壬申，改元，赦天下。

十一月，壬申（初八），唐高宗更改年号为仪凤，赦天下。

庚寅，以李敬玄为中书令。

庚寅（二十六日），唐朝任命李敬玄为中书令。

十二月，戊午，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道巡抚。

十二月，戊午（二十五日），唐朝任命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尚书左丞鄢陵人崔知悌、国子司业郑祖玄为江南道大使，分别前往各道巡视、安抚。

二年（丁丑、677 ）

二年（丁丑，公元677 年）

春，正月，乙亥，上耕藉田。

春季，正月，乙亥（十二日），唐高宗举行耕种藉田典礼。

初，刘仁轨引兵自熊津还，扶余隆畏新罗之逼，不敢留，寻亦还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余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高丽旧城没于新罗，余众散入及突厥，隆亦竟不敢还故地，高氏、扶余氏遂亡。

当初，唐朝将领刘仁轨领兵从熊津返回，扶余隆畏惧新罗逼迫，不敢逗留，不久也返回唐朝。二月，丁巳（二十五日），唐朝任命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送回辽东，安抚高丽余众；高丽人先已安置在各州的，都与高藏一起送回辽东。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也送他回去安抚百济余众，又迁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辖辽东州和熊津。当时百济荒芜残破，命令扶余隆寓居高丽境内。高藏来到辽东，阴谋反叛，暗通；被唐朝召回，迁徙到邛州后死去，他的部下被分散迁徙到河南、陇右各州，贫穷的留在安东城附近。高丽旧城被新罗吞没，余众分散投奔和突厥，扶余隆最终也不敢返回原居留地区，高氏、扶余氏于是灭亡。

三月，癸亥朔，以郝处俊、高智周并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三月，癸亥朔（初一），唐朝任命郝处俊、高智周为左庶子，李义琰为右庶子。

夏，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大安，公谨之子也。

夏季，四月，左庶子张大安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是张公瑾的儿子。

诏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侍御史宁陵刘思立上疏，以为：“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抚巡，人皆竦，忘其家业，冀此天恩，聚集参迎，妨废不少。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更成烦扰。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务闲，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唐高宗下诏，因河南、河北发生旱灾，派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别到各道慰问救济，侍御史宁陵人刘思立上书认为：“现在正当麦子抽穗春蚕吐丝的季节，农事正忙，皇帝派遣使者巡视安抚，百姓翘首企待，欢欣鼓舞，忘了生产，期望得到皇帝的恩惠，聚集起来参拜、欢迎使者，对农事妨碍很大。皇帝本意是安抚慰问百姓，结果却造成对他们的困扰。既然是为了救济，官署应建立支付的帐薄，希望先委派各州县救济，等到秋后农闲，再派出使者到各地考核救济工作的好坏。”奏疏上达后，崔谧等便没有出使。

五月，吐蕃寇扶州之临河镇，擒镇将杜孝升，令赍书说松州都督武居寂使降，孝升固执不从。吐蕃军还，舍孝升而去，孝升复帅余众拒守。诏以孝升为游击将军。

五月，吐蕃侵扰唐朝扶州的临河镇，擒获镇将杜孝升，命令他送信说服松州都督武居寂投降，杜孝升坚决拒绝。吐蕃撤退时，没有把杜孝升带走，于是他又率领余部防守临河镇。唐高宗下令任命杜孝升为游击将军。

秋，八月，徒周王显为英王，更名哲。

秋季，八月，唐朝改封周王李显为英王，改名为李哲。

命刘仁轨镇洮河军。冬，十二月，乙卯，诏大发兵讨吐蕃。

唐朝命令刘仁轨镇守洮河军。冬季，十二月，乙卯（二十七日），唐高宗下令大规模发兵讨伐吐蕃。

诏以显庆新礼，多不师古，其五礼并依《周礼》行事。自是礼官益无凭守，每有大礼，临时撰定。

唐高宗下令：因显庆年间所推行的新礼，多不效法古礼，其后五礼均依照《周礼》执行。从此礼官更加无所凭据，每次遇到大礼仪时，才临时选定。

三年（戊寅、678 ）

三年（戊寅，公元678 年）

春，正月，辛酉，百官及蛮夷酋长朝天后于光顺门。

春季，正月，辛酉（初四），唐朝百官及蛮夷首领朝见天后武则天于光顺门。

刘仁轨镇洮河，每有奏请，多为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仁轨知敬玄非将帅才，欲中伤之，奏言：“西边镇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辞。上曰：“仁轨须朕，朕亦自往，卿安得辞！”丙子，以敬玄代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又命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以赴之。孝逸，神通之子也。

刘仁轨镇守洮河，每次上书向唐高宗提出什么要求，多被李敬玄压制，因此对他怀恨。刘仁轨明知道李敬玄并无将帅的才能，为了陷害他，便上奏说：“西边的镇守任务，非李敬玄不能胜任。”李敬玄对此一再推辞。唐高宗对他说：“刘仁轨如果需要朕，朕也亲自去，你怎么能推辞呢！”丙子（十九日）任命李敬玄接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并任检校鄯州都督。又命令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孝逸等发剑南、山南兵支援他。李孝逸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儿子。

癸未，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问布衣及仕宦。

癸未（二十六日），唐朝派遣金吾将军曹怀舜等分别往河南、河北招募勇士，不论平民还是官员都可应募。

夏，四月，戊申，赦天下，改来年元为通乾。

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二日），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改明年年号为通乾。

五月，壬戌，上幸九成宫。丙寅，山中雨，大寒，从兵有冻死者。

五月，壬戌（初七），唐高宗到达九成宫。丙寅（十一日），山中下雨，天气寒冷，随从的士兵有人被冻死。

秋，七月，李敬玄奏破吐蕃于龙支。

秋季，七月，李敬玄上奏唐高宗说，在龙支打败吐蕃。

上初即位，不忍观《破陈乐》，命撤之。辛酉，太常少卿韦万石奏：“久寝不作，惧成废缺。请自今大宴会复奏之。”上从之。

唐高宗初即位时，没耐心观看歌舞《破阵乐》，下令撤除。辛酉（初七），太常少卿韦万石上奏说：“久不演唱，《破阵乐》恐怕要失传。请求今后遇到大宴会时恢复演唱。”唐高宗听从他的意见。

九月，辛酉，车驾还京师。

九月，辛酉（初七），唐高宗返回京师长安。

上将发兵讨新罗，侍中张文卧疾在家，自舆入见，谏曰：“今吐蕃为寇，方发兵西讨；新罗虽云不顺，未尝犯边，若又东征，臣恐公私不胜其弊。”上乃止。癸亥，文薨。

唐高宗将要发兵讨伐新罗，侍中张文卧病在家，得知后便自己坐轿入宫晋见唐高宗，规劝说：“现在吐蕃侵扰，正发兵向西讨伐；新罗虽说不驯服，但还未曾侵犯边境，如果又发兵东征，我恐怕官府和百姓都难于承受这种负担。”唐高宗于是停止发兵东征。癸亥（初九日），张文去世。

丙寅，李敬玄将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之上，兵败，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为吐蕃所虏。时审礼将前军深入，顿于濠所，为虏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闻审礼战没，狼狈还走，顿于承风岭，阻泥沟以自固，虏屯兵高冈以压之。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帅敢死之士五百人袭击虏营，虏众溃乱，其将跋地设引兵遁去，敬玄乃收余众还鄯州。

丙寅（十二日），李敬玄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领论钦陵交战于青海之上，打了败仗，工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吐蕃俘虏。当时刘审礼正率前军深入敌境，驻扎在濠所，被吐蕃攻击，李敬玄畏惧，不敢前去救援。听说刘审礼战败被俘，他又狼狈后撤，驻扎在承风岭，利用泥沟自我防卫，吐蕃屯兵高岗，居高临下向他施加压力。左领军员外将军黑齿常之，夜间率领敢死队五百人袭击吐蕃军营，吐蕃军溃散，他们的将领跋地设领兵逃走，李敬玄于是收集残余士兵返回鄯州。

审礼诸子自缚诣阙，请入吐蕃赎其父，敕听次子易从诣吐蕃省之。比至，审礼已病卒，易从昼夜号哭不绝声；吐蕃哀之，还其尸，易从徒跣负之以归。

刘审礼的几个儿子自己捆绑着来到皇宫门前，请求赴吐蕃赎回他们的父亲。唐高宗准许他的次子刘易从去吐蕃探望。等到他抵达吐蕃时，刘审礼已病死。刘易从日夜不停地痛哭；吐蕃人同情他，交还他父亲的遗体。刘易从背着父亲遗体，赤足步行而归。

上嘉黑齿常之之功，擢拜左武卫将军，充河源军副使。

唐高宗嘉奖黑齿常之的功劳，提升他为左武卫将军，充任河源军副使。

李敬玄之西征也，监察御史原武娄师德应猛士诏从军，及败，敕师德收集散亡，军乃复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将论赞婆迎之赤岭。师德宣导上意，谕以祸福，赞婆甚悦，为之数年不犯边。师德迁殿中侍御史，充河源军司马，兼知营田事。

李敬玄西征时，监察御史原武人娄师德在朝廷招募勇士时应募从军。西征失败，唐高宗命令娄师德收集被打散的兵卒，军力又得以恢复，于是又命令他出使吐蕃。吐蕃将领论赞婆在赤岭迎接他。他向论赞婆传达唐高宗的旨意，指明利害关系，论赞婆很高兴，为此好几年没有侵扰唐朝边境。娄师德升任殿中侍御史，充任河源军司马，兼管屯田事宜。

上以吐蕃为忧，悉召侍臣谋之，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议竟不决，赐食而遣之。

唐高宗认为与吐蕃的关系是可忧虑的事情，于是召集全部身边的大臣讨论对策，有人想用和亲的办法求取和平，使百姓得到休息；有人想加强守备，待公私都富足时再讨伐；有人想马上发兵讨伐。讨论到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只好赐给大家一顿饭吃，然后让他们散去。

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御吐蕃之策，以为：“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故陆机著《辨亡》之论，无救河桥之败，养由基射穿七札，不济鄢陵之师，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语有之：”人无常俗，政有理乱；兵无强弱，将有巧拙。‘故选将当以智略为本，勇力为末。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岂足当阃外之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皆出贫贱而立殊功，未闻其家代为将也。

太学生宋城人魏元忠给唐高宗上密封的奏章，献防御吐蕃的计策，认为：“治理国家，关键在文和武两个方面。现今讲文的人只以言词华丽为首要，而不涉及筹划治理国家大事；讲武的人只以骑马射箭为先，而不涉及计谋策略。这对国家的治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陆机著《辩亡论》，总结孙吴兴亡的原因，但挽救不了他自己在河桥的败亡；楚国大夫养由基有射穿七层甲片的勇力，也不能避免楚军在鄢陵之战中失败。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古语中有这样的说法：”人没有一成不变的习俗，政事却有治理得好和坏；兵士无所谓强与弱，将领却有聪明和笨拙。‘所以选择将领应当以谋赂为根本，勇力为次要。现今朝廷用人，一般都录用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牺牲的人的家属。他们都是平庸的人，怎么能担当军事重任！李左车、陈汤、吕蒙、孟观，都出身贫贱而建立特殊功勋，未曾听说他们家世代都是武将。

夫赏罚者，军国之切务，苟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尧、舜不能以致理。议者皆云：“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盖由小才之吏，不知大体，徒惜勋庸，恐虚仓库。不知士不用命，所损几何！黔首虽微，不可欺罔。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苏定方征辽东，李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不闻斩一台郎，戮一令史，以谢勋人。大非川之败，薛仁贵、郭待封等不即重诛，使早诛仁贵等，则自余诸将岂敢失利于后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

“赏功罚罪，是军队和国家最迫切的事务，假如有功不奖赏，有罪不处罚，虽尧、舜再生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颁赏的等级、标准有名无实。‘这大概由于才识短小的官吏不识大体，只吝惜授给功勋，恐怕仓库空虚。而不知道将士不舍命效劳损失有多大？百姓地位虽卑微，但也是欺骗不了的。怎么能靠发布没有信用的法令，规定不能兑现的颁赏条例，就指望他们奋勇立功呢！自从苏定方征伐辽东，李世攻破平壤，赏赐就不再实行，有功劳的人得不到提升，没有听说斩一名掌管记功颁赏的台郎、令史，以向有功劳的人表示歉意。大非川的失败，薛仁贵、郭待封等没有处以重刑，假使早处死薛仁贵等，则其余诸将后来怎么还敢失利呢！我恐怕吐蕃的平定，并非短期内能指望实现的。

又，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见，令直中书省，仗内供奉。

“还有，出兵时重要的一条，全仰仗马力。我请求废除养马的禁令，使百姓都能够养马；若官军大规模行动，即委托州县长官用官钱加价购买，则马就全都成为国家所有了。胡人本来依赖马力逞强，如果允许民间买马饲养，便是减弱他们的有利条件，进而变为我们的有利条件了。”原来唐朝禁止百姓养马，所以魏元忠上奏时提到它。唐高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召见了他，并命令他在中书省任事，朝会时得随百官朝见皇帝。

冬，十月，丙午，徐州刺史密贞王元晓薨。

冬季，十月，丙午（二十三日），徐州刺史密贞王李元晓去世。

十一月，壬子，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薨。

十一月，壬子（疑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恒去世。

十二月，诏停来年通乾之号，以反语不善故也。

十二月，唐高宗诏令停止原定明年改用的通乾年号，原因是它的反语不好。

调露元年（己卯、679 ）

调露元年（己卯，公元679 年）

春，正月，己酉，上幸东都。

春季，正月，己酉（二十八日），唐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司农卿韦弘机作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制度壮丽。上阳宫临洛水，为长廊亘一里。宫成，上徙御之。侍御史狄仁杰劾奏弘机导上为奢泰，弘机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请付法司，上特原之，仁杰曰：“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辈！陛下何惜罪人，以亏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肃然。

司农卿韦弘机营建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规模壮丽。上阳宫临洛水，建有绵延一里长的长廊。宫殿落成后，唐高宗移居其中。侍御史狄仁杰上奏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奢侈无度，韦弘机因此获罪被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皇帝的恩宠滥用权力，朝廷百官都畏惧他。狄仁杰上奏揭发他的邪恶行径，要求将他交给司法部门查办。唐高宗特意赦免他。狄仁杰说：“国家虽缺乏优秀人才，但并不缺少像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爱惜有罪的人，从而损害王法。如果一定要赦免王本立，那就请先将我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作为将来忠贞之臣的鉴戒。”王本立终于被治罪。从此朝廷严肃有法度。

庚戌，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薨。

庚戌（二十九日），右仆射、太子宾客道恭公戴至德去世。

二月，壬戌，吐蕃赞普卒，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时器弩悉弄与其舅麴萨若诣羊同发兵，有弟生六年，在论钦陵军中。国人畏钦陵之强，欲立之，钦陵不可，与萨若共立器弩悉弄。

二月，壬戌（十一日），吐蕃赞普去世，他八岁的儿子器弩悉弄继位。当时器弩悉弄同他舅舅麴萨若去羊同国征兵，他六岁的弟弟正在论钦陵军中。吐蕃人畏惧论钦陵拥有强兵，想让他弟弟继位，论钦陵不同意，与麴萨若共同拥立器弩悉弄。

上闻赞普卒，命裴行俭乘间图之。行俭曰：“钦陵为政，大臣辑睦，未可图也。”乃止。

唐高宗得知赞普去世，命令裴行俭乘机进攻吐蕃。裴行俭说：“论钦陵掌权，大臣团结和睦，不能进攻。”于是没有行动。

夏，四月，辛酉，郝处俊为侍中。

夏季，四月，辛酉（十二日），郝处俊任侍中。

偃师人明崇俨，以符咒幻术为上及天后所重，官至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崇俨为盗所杀，求贼，竟不得。赠崇俨待中。

偃师人明崇俨，依仗符咒幻术为唐高宗和天后武则天所器重，官做到正谏大夫。五月，壬午（初三），明崇俨被盗贼杀死，搜捕盗贼，竟没有捕到。唐高宗追赠他为侍中。

丙戌，命太子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

丙戌（初七），唐高宗命令太子监理国家政事。太子处理事情明白周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

戊戌，作紫桂宫于渑池之西。

戊戌（十九日），唐朝在渑池之西营建紫桂宫。

六月，辛亥，赦天下，改元。

六月，辛亥（初三），唐朝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朝议欲发兵讨之。吏部侍郎裴行俭曰：“吐蕃为寇，审礼覆没，干戈未息，岂可复出师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师为质在京师，宜遣使者送归国，道过二虏，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从之。命行俭册立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行俭奏肃州刺史王方翼以为己副，仍令检校安西都护。

当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同他的别帅李庶匐与吐蕃联合，侵逼安西，朝廷讨论想发兵讨伐西突厥。吏部侍郎裴行俭说：“吐蕃侵扰，刘审礼全军覆没，现在战事还未停息，怎么可以再出兵西方！现今波斯王已死，他儿子泥洹师作为人质还留在京师长安，应该派遣使者送他回国，在途经阿史那都支和李庶匐统治区时，见机行事袭取他们，可以不经激战而将他们擒获。”唐高宗采纳裴行俭的意见，裴行俭上奏要求任命肃州刺史王方翼为自己的副职，并充任检校安西都护。

秋，七月，己卯朔，诏以今年冬至有事于嵩山。

秋季，七月，己卯朔（初一），唐高宗下诏定于今年冬至封嵩山。

初，裴行俭尝为西州长史，及奉使过西州，吏人郊迎，行俭悉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自随，且扬言天时方热，未可涉远，须稍凉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徐召四镇诸胡酋长谓曰：“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诸胡子弟争请从行，近得万人。行俭阳为畋猎，校勒部伍，数日，遂倍道西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使促召相见。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猝闻军至，计无所出，帅其子弟迎谒，遂擒之。因传其契箭，悉召诸部酋长，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昼夜进掩遮匐，途中，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者同来；行俭释遮匐使者，使先往谕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归，遣波斯王自还其国，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

当初，裴行俭曾任西州长史，等到他奉命出使，路过西州，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到郊外迎接。裴行俭将当地豪杰子弟千余人招来充当自己的随从，而且声称天气正热，不适合远行，等待天气凉爽后再西进。阿史那都支侦察到这一情况，于是不加防备。裴行俭便从容不迫地召集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镇的胡人酋长，对他们说：“从前我在西州时，打猎很愉快，现在想寻求往日的欢乐，谁愿意同我一起打猎去？”胡人子弟争相要求随行，又召集到将近万人。裴行俭佯装打猎，整编队伍，数日后便兼程迅速西进。到距离阿史那都支部落十多里处，先派遣与他亲近的人去向他问安，表现出安闲无事，并非要讨伐袭击他的样子，接着又派使者急召他前来相见。阿史那都支原先与李庶匐相约，到八月时一起抗拒唐朝的使者，突然听说唐军到达，一时想不出对付的办法，只好率领子弟出来迎接，于是被擒获。接着又用他的令箭召集他属下诸部的酋长，一起押送碎叶城。然后挑选精锐骑兵，轻装前进，日夜兼程突袭李庶匐。进军途中，俘获阿史那都支从李庶匐处返回的使者和与他同行的李庶匐的使者。裴行俭释放李庶匐的使者，让他先去通知李庶匐，说阿史那都支已经就擒，李庶匐便投降了。于是裴行俭拘押阿史那都支和李庶匐回长安，打发波斯王自己返回他的国家，留王方翼于安西，让他修筑碎叶城。

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将兵讨之。嗣业等先战屡捷，因不设备；会大雪，突厥夜袭其营，嗣业狼狈拔营走，众遂大乱，为虏所败，死者不可胜数。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战，得入单于都护府。嗣业减死，流桂州，大智、景嘉并免官。

冬季，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两部一起反抗唐朝，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酋长一起反叛，响应他们，拥兵数十万。唐朝派遣鸿胪卿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率兵讨伐他们。萧嗣业等开始时作战接连告捷，因而不注意防备；遇上下大雪，突厥人乘夜偷袭他们的军营，萧嗣业狼狈拔营逃走，部队于是大乱，被突厥兵打败，被打死的士兵很多。花大智、李景嘉率领步兵且战且走，得以退入单于都护府。萧嗣业免除死罪，流放桂州，花大智、李景嘉都被免官。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命开门偃旗，虏疑有伏，惧而宵遁。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上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喜，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问之。

突厥人侵扰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命令打开城门，放下旗帜。突厥人怀疑有埋伏，畏惧而乘夜间天黑撤走。定州人李嘉运与突厥人暗通，事情败露后，唐高宗命令李元轨彻底追究他的同党。李元轨说：“强敌临境，人心不安，如果过多逮捕人，会逼使他们叛变。”于是只杀李嘉运，其余的都不追究，并上书说自己违反了命令。唐高宗阅读他的奏表后很高兴，对使者说：“朕也后悔了，假使没有霍王，便失去定州了。”从此，朝廷有大事，唐高宗多下密诏征询他的意见。

壬子，遣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龙门，以备突厥。突厥扇诱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遣户曹始平唐休将兵击破之。

壬子（初五），唐朝派遗左金吾卫将军曹怀舜屯兵井陉，右武卫将军崔献屯兵龙门，以防备突厥。突厥煽动诱惑奚、契丹侵掠营州，都督周道务派遣户曹始平人唐休领兵将他们打败。

庚申，诏以突厥背诞，罢封嵩山。

庚申（十三日），唐高宗下诏，因突厥违抗朝命不受调度约束，停止封嵩山。

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并请和亲，上遣郎将宋令文诣吐蕃会赞普之葬。

癸亥（十六日），吐蕃文成公主派遣大臣论塞调傍来长安报告赞普的丧事，并请求和亲。唐高宗派遣郎将宋令文去吐蕃参加赞普的葬礼。

十一月，戊寅朔，以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十一月，戊寅朔（初一），唐朝任命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高智周为御史大夫，罢知政事。

癸未，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将兵十八万，并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并受行俭节度。务挺，名振之子也。

癸未（初六），唐高宗宴请裴行俭，对他说：“你兼有文武才能，现在授予你两个职务。”于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甲辰（二十七日）

，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十八万，会同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总共三十余万兵以讨伐突厥，他们都受裴行俭调度指挥。程务挺就是程名振的儿子。

永隆元年（庚辰、680 ）

永隆元年（庚辰，公元680 年）

春，二月，癸丑，上幸汝州之温汤；戊午，幸嵩山处士三原田游岩所居；己未，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乙丑，还东都。

春季，二月，癸丑（初八），唐高宗到汝州温泉；戊午（十三日），到嵩山处士三原人田游岩住所；己未（十四日），到道士宗城人潘师正住所，唐高宗、天后武则天、太子都向他行礼。乙丑（二十日），唐高宗等返回东都洛阳。

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

三月，裴行俭大败突厥兵于黑山，擒获他们的酋长奉职；可汗泥熟匐被部下杀死，他的部下拿着他的脑袋前来投降。

初，行俭行至朔川，谓其下曰：“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今突厥必复为此谋，宜有以诈之。”乃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持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为之援，且伏精兵于险要以待之。虏果至，羸兵弃车散走。虏驱车就水草，解鞍牧马，欲取粮，壮士自车中跃出，击之，虏惊走，复为伏兵所邀，杀获殆尽，自是粮运行者，虏莫敢近。

当初，裴行俭进军到朔州，曾对他的下属说：“用兵之道，安抚士卒要出于诚心诚意，对付敌人就不惜虚伪欺诈。上次萧嗣业运送的军粮被突厥人掠夺，士卒受冻挨饿，所以失败。现在突厥人必然再用同一策略，应当用计策欺骗他们。”于是伪装运粮车三百辆，每辆车中潜伏壮士五人，各持大刀、强弩，派老弱兵数百人跟车，又埋伏精兵在险要处等待敌人。敌人果然来抢粮车，跟车的老弱残兵弃车逃散。敌人把粮车赶到有水草的地方，解鞍放马，准备取车上的粮食，这时壮士从车中跳出，袭击他们。敌人受惊逃走，又受到伏兵阻击，几乎全被俘虏和杀死。从此，敌人再也不敢靠近唐军的运粮车队。

军至单于府北，抵暮，下营，掘堑已周，行俭遽命移就高冈；诸将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复动，行俭不从，趣使移。是夜，风雨暴至，前所营地，水深丈余，诸将惊服，问其故，行俭笑曰：“自今但从我命，不必问其所由知也。”

裴行俭进军到单于府以北，已近傍晚，宿营后，周围的壕沟已经挖好。裴行俭突然命令全军往高岗上转移；诸将都说士卒已经安顿好，不可以再移动，裴行俭不答应，还催促快转移。当夜，发生暴风雨，原来的营地水深一丈多。诸将既惊异又佩服，问他为何能预先知道这情况，裴行俭笑着说：“今后只管服从我的命令，不必问我怎么知道的。”

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诏户部尚书崔知悌驰传诣定襄宣慰将士，且区处余寇，行俭引军还。

奉职被擒以后，他的余党退守狼山。唐高宗命令户部尚书崔知悌乘驿站马车，奔赴定襄，传达皇帝慰问将士的旨意，而且负责对付残余敌人，让裴行俭领军返回。

夏，四月，乙丑，上幸紫桂宫。

夏季，四月，乙丑（二十一日），唐高宗来到紫桂宫。

戊辰，黄门侍郎闻喜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王德真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知温，知悌之弟也。

戊辰（二十四日），黄门侍郎闻喜人裴炎、崔知温、中书侍郎京兆人王德真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崔知温就是崔知悌的弟弟。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却之。擢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五百余万石，由是战守有备焉。

秋季，七月，吐蕃侵扰河源，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把他们击退。唐朝提升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因为河源地处要冲，打算增兵戍守，但运输道路遥远而且艰险，于是增设烽火台戍守点七十余处，开屯田五千余顷，每年收获粮食五百余万石，从此战争和防守都有足够的粮食贮备。

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在这以前，剑南招募士兵，在茂州西南修筑安戎城，用它来阻断吐蕃通蛮的道路。吐蕃用生羌人为向导，攻陷安戎城，并驻兵镇守，从此西洱诸蛮都投降吐蕃。吐蕃全部据有羊同、党项及诸羌住地，东面连接唐朝的凉、松、茂、等州，南面与天竺相邻，西边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边抵达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中最强盛的也不能与之相比。

丙申，郑州刺史江王元祥薨。

丙申（二十四日），郑州刺史江李元祥去世。

突厥余众围云州，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将兵击破之。

突厥余众围攻云州，唐朝代州都督窦怀哲、右领军中郎将程务挺领兵将他们打败。

八月，丁未，上还东都。

八月，丁未（初五），唐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军既败，屡称疾请还；上许之。既至，无疾，诣中书视事，上怒，丁巳，贬衡州刺史。

唐朝中书令、检校鄯州都督李敬玄，打了败仗后，一再声称有病请求返回长安；唐高宗批准他的请求。回来后，他根本没有病，还到中书省办公。唐高宗对他很为恼火，丁巳（十五日），贬他为衡州刺史。

太子贤闻宫中窃议，以贤为天后姊韩国夫人所生，内自疑惧。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天后所信，常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贵”。天后尝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数作书诮让之，太子愈不自安。

太子李贤听到宫中私下议论说，他是天后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暗自疑惑畏惧。明崇俨凭借用诅咒制胜的迷信法术获得天后武则天的信任，常私下说“太子不能够继承帝位，英王李哲的相貌像唐太宗”，又说“相王李轮相貌最显贵”。天后武则天曾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赏赐给太子，又几次写信谴责他，太子心里越来越不安。

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谏，不听。天后使人告其事。诏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杂鞫之，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反具；道生又款称太子使道生杀崇俨。上素爱太子，迟回欲宥之，天后曰：“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甲子，废太子贤为庶人，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贤诣京师，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仍焚其甲于天津桥南以示士民。承庆，思谦之子也。

及至明崇俨死去，捕不到杀死他的盗贼，天后武则天便怀疑这事是太子所干。太子颇好音乐、女色，与家奴赵道生等亲近，多赏赐他们金帛，司议郎韦承庆上书规劝，太子不听。天后武则天指使人告发这些事。唐高宗命令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一起审问太子，在东宫马坊搜查出黑甲数百件，作为谋反物证；赵道生又供认太子指使他杀死明崇俨。唐高宗一贯喜爱太子，迟疑不决，想赦免他，天后武则天说：“作为人子而有叛逆之心，天地所不容。应该大义灭亲，怎么可以敕免！”甲子（二十二日），废太子李贤为平民，派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送李贤到京师，幽禁于别所，同党都被处死，搜查出的黑甲在洛阳天津桥南焚烧示众。韦承庆就是韦思谦的儿子。

乙丑，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为皇太子，改元，赦天下。

乙丑（二十三日），唐朝立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李哲为太子，更改年号，大赦天下。

太子洗马刘讷言常撰《俳谐集》以献贤，贤败，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流讷言于振州。

太子洗马刘讷言曾经撰写《俳谐集》献给李贤；李贤的事情败露，被搜查出来。唐高宗十分恼怒，说：“用《六经》教人，还恐怕不能感化；竟然进献戏谑取笑之类鄙俗杂说，哪里有辅导太子的意思！”于是将刘讷言流放振州。

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政为太子典膳丞，事与贤连，上以付其父，使自训责。政入门，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户部侍郎审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断其首，弃之道中。上闻之，不悦，贬真行为睦州刺史，审行为渝州刺史。真行，士廉之子也。

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政任太子典膳丞，与李贤的事有牵连。唐高宗将他交给他父亲，让他父亲自己教训责罚。高政一进门，高真行先用佩刀刺他咽喉，高真行的哥哥户部侍郎高审行又刺他腹部，高真行哥哥的儿子高又砍下他的脑袋，并抛弃在路上。唐高宗听说后，很不高兴，贬高真行为睦州刺史，贬高审行为渝州刺史。高真行是高士廉的儿子。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宫僚，上皆释其罪，使复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义琰独引咎涕泣，时论美之。

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因逢迎依附太子，被降职为普州刺史。其余太子东宫的僚属，唐高宗都赦免了他们的罪，并恢复他们的职位。对此，左庶子薛元超等都手舞足蹈，拜谢皇恩；只有右庶子李义琰承认过失而痛哭流涕，得到舆论的称赞。

九月，甲申，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政事。

九月，甲申（初三），唐朝任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除相职。

冬，十月，壬寅，苏州刺史曹王明，沂州刺史嗣蒋王炜，皆坐故太子贤之党，明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炜除名，道州安置。

冬季，十月，壬寅（初一），苏州刺史曹王李明，沂州刺史嗣蒋王李炜，都因是原太子李贤的同党而获罪，李明降封为零陵郡王，在黔州安置；李炜被撤销官吏名籍，在道州安置。

丙午，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丙午（初五），文成公主在吐蕃去世。

己酉，车驾西还。

己酉（初八），唐高宗西还长安。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开耀元年（辛巳、681 ）

开耀元年（辛巳，公元681 年）

春，正月，突厥寇原、庆等州。乙亥，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泾、庆二州以备突厥。

春季，正月，突厥侵扰唐朝原、庆等州。乙亥（初五），唐朝派遣右卫将军李知十等屯兵泾、庆二州以防备突厥。

庚辰，以初立太子，敕宴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引九部伎及散乐自宣政门入。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以为：“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请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自东西门入，其散乐伏望停省。”上乃更命置宴于麟德殿；宴日，赐利贞帛百段。利贞，昂之曾孙也。

庚辰（初十），因初立太子，唐高宗命令宴请百官及有封号的妇女于宣政殿，领九部乐队和民间乐舞杂技艺人由宣政门进入宣政殿。太常博士袁利贞上疏认为：“皇帝治事的正殿不是有封号的妇女宴会的地方，正殿的大门也不是歌舞杂技艺人所应该进入的。请让有封号的妇女在偏殿参加宴会，九部乐队由东西侧门进入，民间乐舞杂技则希望予以免除。”唐高宗于是下令改在麟德殿设宴；设宴当天，赏赐袁利贞帛一百段。袁利贞是袁昂的曾孙。

利贞族孙谊为苏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来，尽忠帝室，谓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而为历代佐命，耻与为比，尝曰：“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禄利者，又乌足贵乎！”时人是其言。

袁利贞远房侄孙袁谊任苏州刺史，自认为他的先辈自宋太尉袁淑以来为历朝皇帝尽忠；而琅邪王氏虽累世居于三公的高位，但又成为历代篡权者的辅佐之臣。他耻与王氏相比，曾说：“著名家族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世代坚守忠贞，有才干和操行的人相继不断。那些靠出卖婚姻以求利禄的人，又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当时人们赞同他的说法。

裴行俭军既还，突厥阿史那伏念复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连兵为寇。癸巳，以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为副，将兵讨之。

唐将裴行俭的军队返回后，突厥阿史那伏念又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联合出兵侵扰唐朝边境。癸巳（二十三日），唐朝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以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为他的副手，领兵讨伐突厥。

二月，天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听朝集。

二月，天后武则天上表请求赦免杞王李上金、鄱阳王李素节的罪过；任命李上金为沔州刺史，李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许朝见皇帝。

三月，辛卯，以刘仁轨兼太子少傅，余如故。以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政事。

三月，辛卯（二十二日），唐朝任命刘仁轨兼任太子少傅，原任职务不变；任命侍中郝处俊为太子少保，罢除相职。

少府监裴匪舒，善营利，奏卖苑中马粪，岁得钱二十万缗。上以问刘仁轨，对曰：“利则厚矣，恐后代称唐家卖马粪，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少府监裴匪舒，善于营利，奏请出卖宫苑中的马粪，每年可收入二十万缗钱。唐高宗为此问刘仁轨，回答说：“利是很厚的，但恐怕后代说唐朝皇家卖马粪，不是好名声。”于是停止出卖马粪。裴匪舒又为唐高宗建造镜殿，落成后，唐高宗与刘仁轨一起参观，刘仁轨受惊急忙下殿。唐高宗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天上无二日，地上无二主，刚才看见四周墙上有几位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不祥的呢！”唐高宗命令立即将镜剔去。

曹怀舜与裨将窦义昭将前军击突厥。或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左右才二十骑以下，可径往取也。”怀舜等信之，留老弱于瓠芦泊，帅轻锐倍道进，至黑沙，无所见，人马疲顿，乃引兵还。

曹怀舜与偏将窦义昭率领前军进击突厥。有人报告“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在黑沙，身边只有不到二十名骑兵，可以直接去擒拿。”曹怀舜等相信这情报，于是将老弱留在瓠芦泊，率领轻锐队伍，以加倍的速度前进，到达黑沙时，连人影也没看见，人困马乏，只好领兵返回。

会薛延陀部落欲西诣伏念，遇怀舜军，因请降。怀舜等引兵徐还，至长城北，遇温傅，小战，各引去。至横水，遇伏念，怀舜、义昭与李文及裨将刘敬同四军合为方陈，且战且行；经一日，伏念乘便风击之，军中扰乱，怀舜等弃军走，军遂大败，死者不可胜数。怀舜等收散卒，敛金帛以赂伏念，与之约和，杀牛为盟。伏念北去，怀舜等乃得还。

这时候薛延陀部落想往西投奔阿史那伏念，途中与曹怀舜军相遇，投降了曹军。曹怀舜等领兵缓慢地往回走，到长城北边，与阿史德温傅相遇，经过小规模战斗，各自撤退；至横水，与阿史那伏念相遇，曹怀舜、窦义昭与李文及偏将刘敬同四军组合成方阵，且战且行。经过一天后，阿史那伏念趁顺风进击唐军，唐军大乱，曹怀舜等收集被打散的士卒，收聚金帛贿赂阿史那伏念，同他议和，杀牛订盟。阿史那伏念北撤，曹怀舜等才得以返回。

夏，五月，丙戌，怀舜免死，流岭南。

夏季，五月，丙戌（十八日），曹怀舜被免除死罪，流放岭南。

己丑，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将兵击吐蕃论赞婆于良非川，破之。收其粮畜而还。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边。

己丑（二十一日），河源道经略大使黑齿常之领兵进击，在良非川打败吐蕃论赞婆，获取他们的粮食牲畜而返回。黑齿常之在军中七年，吐蕃人很害怕他，不敢进犯唐朝边地。

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女城阳公主也。

当初，太原王王妃逝世，天后武则天请求让自己女儿太平公主为女道士，为死者乞求冥福。后来吐蕃要求和亲，请求娶太平公主，唐高宗便为她建立太平观，任她为观主，以拒绝吐蕃。到这时候，才选择光禄卿汾阴人薛曜的儿子薛绍结婚。薛绍的母亲就是唐太宗的女儿城阳公主。

秋，七月，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绍兄以公主宠盛，深忧之，以问族祖户部郎中克构，克构曰：“帝甥尚主，国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然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秋季，七月，太平公主出嫁薛家时，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火炬接连不断，路两边的槐树多被烧死。薛绍的哥哥薛因太平公主恩宠太盛，深为忧虑，询问远房叔祖父户部郎中薛克构该怎么办，薛克构说：“皇帝的外甥娶公主，是皇家旧例，如果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对待，又有什么关系！但有谚语说：”娶妻得公主，无事抓进官府‘，不能不令人担忧。“

天后以妻萧氏及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或曰：“萧氏，之侄孙，国家旧姻。”乃止。

天后武则天认为薛的妻子萧氏和他弟弟薛绪的妻子成氏不是贵族，想让薛家遗弃她们，说：“怎么能让我女儿与田舍翁的女儿作妯娌呢！”有人说：“萧氏，是萧的侄孙女，皇家的旧姻亲。”事情才算了结。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

夏州群牧使安元寿上奏说：“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夏州损失马一十八万多匹，监督放牧的吏卒被敌人杀死和掠走的有八百多人。”

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降。

薛延陀达浑等五州四万余帐来投降唐朝。

甲午，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固请解仆射，许之。

甲午（二十七日），左仆射兼太子少傅、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坚持请求解除自己的仆射职务，获得批准。

闰七月，丁未，裴炎为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并守中书令。

闰七月，丁未（十一日），裴炎任侍中，崔知温、薛元超均守中书令。

上征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无所规益。右卫副率蒋俨以书责之曰：“足下负巢、由之俊节，傲唐、虞之圣主，声出区宇，名流海内。主上屈万乘之重，申三顾之荣，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礼，将以辅导储贰，渐染芝兰耳。皇太子春秋鼎盛，圣道未周，仆以不才，犹参庭诤，足下受调护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无一谈，悠悠以卒年岁，向使不餐周粟，仆何敢言！禄及亲矣，以何酬塞？想为不达，谨书起予。”游岩竟不能答。

唐高宗征召隐士田游岩为太子洗马，在东宫对太子无所规劝教益。右卫副率蒋俨写信责备他说：“您依恃隐士巢父、许由那样高的节操，傲视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君，声誉远播境外，名望流传海内。皇上委屈万乘之尊，给您三顾茅庐的荣幸，待您像汉高祖对商山四皓那样，对您不以臣下之礼相待，为的是请您辅导太子，使他逐渐养成美德。皇太子年纪正当兴盛时期，圣人的道德尚未完备。本人才智低下，还当众直言规劝，您受教育扶持太子的重托，正是应当进言的时候，却恭敬顺从而无一次进言，悠闲地打发着岁月。如果您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我不敢说什么，可是您俸禄已惠及父母，将拿什么来酬答呢？我的想法很浅陋，恭敬地写下来希望得到您的教诲。”田游岩竟无言以对。

庚申，上以服饵，令太子监国。

庚申（三十日），唐高宗因服食丹药，命令太子监理国事。

裴行俭军于代州之陉口，多纵反间，由是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浸相猜贰。伏念留妻子辎重于金牙山，以轻骑袭曹怀舜。行俭遣裨将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务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与曹怀舜约和而还，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辎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细沙，行俭又使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蹑之。伏念请执温傅以自效，然尚书犹豫，又自恃道远，唐兵必不能至，不复设备。敬同等军到，伏念狼狈，不能整其众，遂执温傅，从间道诣行俭降。候骑告以尘埃涨天而至，将士皆震恐，行俭曰：“此乃伏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盗也。然受降如受敌，不可无备。”乃命严备，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选，伏念果帅酋长缚温傅诣军门请罪。行俭尽平突厥余党，以伏念、温傅归京师。

裴行俭驻军于代州的陉口，多用反间策略，因此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日渐互相猜疑。阿史那伏念留妻子儿女和辎重于金牙山，率轻骑兵袭击曹怀舜。裴行俭派遣副将何迦密从通漠道，程务挺从石地道，突然袭取金牙山。阿史那伏念与曹怀舜讲和后返回，到达金牙山，已失去妻子儿女和辎重，士卒又多患传染病，便领兵北走细沙。裴行俭又派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率领单于府兵追踪他。阿史那伏念请求捉拿阿史德温傅向唐朝报效，但还犹豫不决，又自以为道路遥远，唐兵一定不能赶上，于是不加防备。刘敬同等率军一到，阿史那伏念十分狼狈，不能集合队伍，于是捉拿阿史德温傅，从小路前去裴行俭处投降。侦察骑兵报告说，尘埃冲天而来，将士都震惊，裴行俭说：“这是阿史那伏念捉拿阿史德温傅来投降，不是其他盗贼。但接受投降如同应付敌人，不可以没有防备。”于是命令严加防备，只派遣一名使者到前边迎接慰劳他们。过不多久，阿史那伏念果然率领酋长捆绑着阿史德温傅到军营前请罪。于是裴行俭全部平定突厥余党，把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带回京师长安。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丙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戌，裴行俭等献定襄之俘。乙丑，改元。丙寅，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

壬戌（疑误），裴行俭等进献定襄道的俘虏。乙丑（疑误），唐朝更改年号。丙寅（疑误），公开处决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

初，行俭许伏念以不死，故降。裴炎疾行俭之功，奏言：“伏念为副将张虔勖、程务挺所逼，又回纥等自碛北南向逼之，穷窘而降耳。”遂诛之。行俭叹曰：“浑、浚争功，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因称疾不出。

当初，裴行俭曾许诺不杀阿史那伏念，所以他才投降。后来裴炎妒忌裴行的功劳，便上奏说：“阿史那伏念被副将张虔勖、程务挺逼迫，同时回纥等从漠北向南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于是将他处决。裴行俭感叹说：“王浑、王浚争功，古人和今人都认为是耻辱的事情。但恐怕杀了投降的人，今后不会再有人投降了。”因此声称有病，不出家门。

丁亥，新罗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丁亥（二十二日），新罗王金法敏去世，唐朝派遣使者立他儿子金政明为新罗王。

十一月，癸卯，徙故太子贤于巴州。

十一月，癸卯（初八），将原太子李贤流放到巴州。

第二百零三卷

唐纪十九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永淳元年（壬午、682 ）

唐纪十九唐高宗永淳元年（壬午，公元682 年）

春，二月，作万泉宫于蓝田。

春季，二月，唐朝在蓝田营造万泉宫。

癸未，改元，赦天下。

癸未（十九日），唐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

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上欲令开府置官属，问吏部郎中王方庆，对曰：“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方庆，裒之曾孙也。名，以字行。

戊午（疑误），唐朝立皇孙李重照为皇太孙。唐高宗打算为他开设府署，设置官属，询问吏部郎中王方庆的意见。王方庆回答说：“晋和齐都曾立皇太孙，太子的官属就是皇太孙的官属，未曾听说太子还在东宫而另外又为皇太孙设置官属的。”唐高宗说：“从我创始，可以吗？”回答说：“三王不互相承袭礼仪，有什么不可以！”于是王方庆奏请为皇太孙设置师傅等官。后来唐高宗疑虑这样做不合古法，始终没有任命。王方庆是王裒的曾孙，名，字方庆，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领西突厥十姓部众反抗唐朝。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甲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俭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唐高宗因关中地区发生饥荒，米价每斗涨至三百钱，准备前往东都洛阳；丙寅（初三），从京师长安出发，留太子监理国家政事，让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他。当时因出行匆促，随从人员有在中途饿死的。唐高宗顾虑途中多草野盗贼，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在皇帝车驾前后检查。魏元忠接受命令后，即察看长安万年县监狱，从中找到一名神采和语言都与众不同的盗贼囚犯，命令解除他的枷锁，让他外面套上官服，骑马相从，和他一起食宿，托付给他整治盗贼的任务。这个囚犯笑着答应了。等到抵达东都洛阳，士卒马匹以万计，但没有遗失一文钱。

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

辛未（初八），唐朝任命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进讨西突厥。军队尚未出发，裴行俭去世。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多为名将。

裴行俭有鉴别人才的本领，他初任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咸阳尉栾城人苏味道都未成名，裴行俭初次见面就对他们说：“二位以后一定先后担任掌管铨选官吏的职务，我有年少的儿子，愿意托付给你们。”当时王的弟弟王勃与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都以文才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器重他们，认为将来一定荣显闻达。裴行俭说：“读书人的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气质浮躁浅露，哪里是享受爵位俸禄的材料！杨炯稍微沉静，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县长；其余的人能得善终就算幸运了。”后来王勃渡海时落水被淹死，杨炯死在盈川县令任上，卢照邻因患顽症不能治愈，投水自尽，骆兵王因谋反被处死。王、苏味道都任掌管铨选官吏的职务，正如裴行俭所预言。裴行俭担任将帅，所提拔的将佐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来多成为名将。

行俭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赐马及鞍，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俭使人召还，谓曰：“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马脑盘，广二尺余，以示将士，军吏王休烈捧盘升阶，跌而碎之，惶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至于是！”不复有追惜之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杂畜称是，并分给亲故及偏裨，数日而尽。

裴行俭曾命令随从取犀角、麝香，结果遗失了；皇帝下令赏赐裴行俭马和鞍，礼部令史在送给他时因马跑得太快，结果马倒鞍破。这两个人都畏罪逃走。裴行俭派人将他们召回，对他们说：“你们都错了，你们为什么这么过分地小看我呢！”仍然和从前一样对待他们。打败阿史那都支时，缴获玛瑙盘一个，宽二尺多，他让将士观赏，军吏王休烈捧着盘子上台阶时，跌了一跤，将盘子摔碎了，王休烈很害怕，叩头流血。裴行俭笑着说：“你不是故意的，哪里至于这样！”不再有惋惜的表情。高宗下诏赐给他缴获的阿史那都支等的资产金器三千多件和三千多头各种牲畜，他都分给亲戚朋友和属下将领，几天内全部分光。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阿史那车薄包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率军援救，在伊丽水打败敌人，斩首千余级。不久，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抵抗王方翼，双方在热海交战，流箭射穿王方翼的手臂，他用佩刀砍断箭杆，连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他中箭。他所率领的军队中的胡兵阴谋逮捕他以响应阿史那车薄。王方翼得知这一情况后，全部召集他们来开会，假装拿出军用物资要赏赐他们，实际是依次把他们领出去斩首。当时正刮大风，王方翼让人猛击金鼓以掩盖他们的喊声，杀了七十多人，他们的同伴都没有发觉。接着王方翼又分别派遣副将袭击阿史那车薄、咽面，将他们打得大败，擒获酋长三百人，于是平定西突厥。阎怀旦最后也没有领兵出发。王方翼随后改任夏州都督，被召入京，商议边境的事务。高宗看见他衣服上有血渍，询问他，他才陈述了热海苦战的情况。唐高宗看了他的创伤不禁叹息。但终因他是已废皇后的近支亲属，得不到重用而返回夏州。

乙酋，车驾至东都。

乙酉（二十二日），高宗来到东都洛阳。

丁亥，以黄门侍郎颍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欲用待举等，谓韦知温曰：“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长倩，文本之兄子也。

丁亥（二十四日），唐朝任命黄门侍郎颍川人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兼检校中书侍郎鼓城人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人魏玄同一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高宗想重用郭待举等，对崔知温说：“郭待举等声望和经历还浅，先让他们参预政事，还不能和你们有同样的官号。”从此，宫外官署四品以下主持政事的人，开始用平章事的名称。岑长倩是岑文本哥哥的儿子。

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为太仆正，曰：”慎简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暗阿私之弊乎！愿略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这以前，魏玄同任吏部侍郎，上书指出铨选官吏中的弊病，认为：“君主的根本，应当是委任人而督责他成就事业，所委任的人适当，则被使用的人自然精干。所以周穆王任命伯为太仆正，说‘谨慎选择你的属官’。这是让各部门各自寻找职位低的官员，而天子任命职位高的官员。到了汉代，得到人材都是先由州县授官，由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等五府征召任用，然后提升进入朝廷，自魏、晋以来，选官才专门委托吏部。以天下的广大，士人的众多，而交托于几个人之手，用个人写的公文来衡量他的才能，按官府的文书档案去考察他的品行，即使公平如秤，明澈如同水和镜子，还会能力有所极限，照视有所穷尽，何况所委托的人不适当而发生愚昧无知和偏袒的弊病呢！希望大致依照周代、汉代的办法以补救魏、晋以来的失误。”奏疏上达，没有被采纳。

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五月，东都洛阳下连绵大雨，乙卯（二十三日），洛水泛滥，淹没居民房屋一千余家。关中地区先水灾后旱灾、蝗灾，接着又流行瘟疫，一斗米涨价至四百钱，两京之间的路上死尸横七竖八，相互枕藉，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状。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唐高宗封泰山后，又想遍封五岳，秋季，七月，营造奉天宫于嵩山南面。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进谏说：“陛下封泰山，向上天报告太平，招致众多的吉兆，可与三皇、五帝比兴盛。近几年以来，粮食歉收，饿死的人到处都是，四夷交相侵犯，兵车连年出动。陛下应当恭敬静默地思索治道以消除上天降下的灾害，却又广造宫室，劳役没有休止的时候，天下百姓无不感到失望。我忝列国家的耳目，私下为此而忧虑！”唐高宗虽不采纳他的意见，但也宽容他。自褚遂良、韩瑗死后，朝廷内外官员都以多说话为忌讳，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思直言规劝几乎有二十年时间；及至李善感开始进谏，天下人都高兴，称之为“凤鸣朝阳”，认为是天下太平的征兆。

上遣宦者缘江徒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扰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弄威福，亏损皇明。”上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良嗣，世长之子也。

高宗派遣宦官沿长江运送奇异的竹子，准备栽种在宫苑中。宦官们征用船只装载竹子，到处恣行暴虐；路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将他们囚禁起来，上书直言极谏，认为：“为取得远方奇异物品，烦扰沿途百姓，恐怕不是圣人爱护人民的本意。同时，小人擅自耍弄威权，也有损皇帝的圣明。”高宗对天后武则天说：“我约束不严，果然被苏良嗣责怪。”于是亲自写诏书，抚慰和指示苏良嗣，命令他将竹子抛弃江中。苏良嗣是苏世长的儿子。

黔州都督谢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首，漆为秽器，题云谢，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黔州都督谢迎合天后武则天的意旨，逼迫零陵王李明自杀，高宗深为惋惜，黔州都督府官属都因此被免职。后来谢睡在平阁，与婢妾十多人在一起，一天夜里，丢掉了脑袋。后来垂拱年间，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黎国公李杰被天后武则天杀死，有关部门没收他的家产，得到谢的脑袋，已被涂上漆做成盛尿器皿，题款为“谢”，这才知道是李明的儿子当年派刺客取走了他的脑袋。

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上闻之，遣使者慰劳元超，仍召赴东都。

太子留守京师长安，常常游猎，薛元超上书规劝；高宗知道后，派使者慰劳薛元超，同时把太子召到东都洛阳。

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吐蕃将领论钦陵侵掠唐朝柘、松、翼等州。高宗命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征发秦、渭等州兵卒分道抵御。

冬，十月，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冬季，十月，丙寅（初七），唐朝任命黄门侍郎刘景先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本年，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流散余众，占据黑沙城反抗唐朝，侵入唐朝并州及单于都护府北部边境，杀死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领兵进击阿史德元珍于云州。突厥人问唐朝大将是谁，回答说：“薛仁贵。”突厥人说：“我们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死去好久了，为什么欺骗我们！”薛仁贵脱去头盔露出脸来，突厥人彼此相看，大惊失色，忙下马列队行礼，并逐渐退却。薛仁贵乘机奋力进击，把他们打败，斩首万余级，俘获二万余人。

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吐蕃入侵河源军，军使娄师德领兵在白水涧反击，八战八捷。高宗任命娄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你有文武才能，不要推辞！”

弘道元年（癸未、683 ）

弘道元年（癸未，公元683 年）

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

春季，正月，甲午朔（疑误），高宗来到奉天宫。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乙亥，复寇妫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执司马张行师，杀之。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

二月，庚午（十二日），突厥侵犯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把他们击退。乙亥（十七日），又侵犯妫州。三月，庚寅（初二），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包围单于都护府，抓获司马张行师并把他杀死。唐朝派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领兵分道前去救援。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让他舅舅家迁移旧坟；高宗听说后，大怒说：“李义琰依仗权势，欺负他舅舅家，不可以再掌管政事！”李义琰听到后，内心很不安，以足疾为理由请求退休，庚子（十二日），任命李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准许他退休。

癸丑，守中书令崔知温薨。

癸丑（二十五日），守中书令崔知温去世。

夏，四月，己未，车驾还东都。

夏季，四月，己未（初二），高宗返回东都洛阳。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绐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远近赴之。铁余以杂色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在地下，时间长了，上面长了草，他欺骗同乡人说：“我在这里几次看见佛光。”于是拣日子聚集众人挖地，果然得到铜佛，他于是说：“得见圣佛的人，百病都会好。”远近各处的人都闻迅而来。白铁余用几十层不同颜色的口袋将铜佛盛起来，得到优厚的施舍，才去掉一层口袋。数年之间，归附他的信徒很多，于是阴谋作乱。他占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各种官职，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死官吏，焚烧民房。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伐他们。甲申（二十七日），攻下他们占领的城邑，擒获白铁余，余党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还。

五月，庚寅（初三），高宗前往芳桂宫，走到合璧宫，遇大雨而返回。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丰州司马唐休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乃止。

乙巳（十八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唐朝蔚州，杀死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领兵在朝那山北截击而失败，被突厥人俘虏。朝廷商议想废除丰州，将丰州百姓迁移到灵、夏二州。丰州司马唐休进言认为：“丰州依仗黄河为屏障，处于敌人的要害地带，自秦、汉以来，都设置郡县；土地适宜于耕种放牧。隋朝末年祸乱，将当地百姓迁移到宁、庆二州，致使胡寇深入，以灵、夏二州为边境；贞观末年，招募人民充实丰州，西北才获得安宁。现在如果废除它则黄河边上的土地将再次为胡寇所有，灵、夏等州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这对国家不利。”于是废除丰州的事情没有实行。

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击走之。

六月，突厥别部侵掠唐朝岚州，偏将杨玄基将他们击退。

秋，七月，己丑，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

秋季，七月，己丑（初四），唐朝封皇孙李重福为唐昌王。

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

庚辰（疑误），高宗下诏，定于今年十月封嵩山；不久因他有病，又改为明年正月。

甲辰，徒相王轮为豫王，更名旦。

甲辰（十九日），唐朝改封相王李轮为豫王，改名李旦。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患哑病，请求退休，获得批准。

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东都。

八月，己丑（疑误），高宗因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洛阳；留唐昌王李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他的副手。冬季，十月，己卯（二十六日），太子来到东都洛阳。

癸亥，车驾幸奉天宫。

癸亥（初十），高宗到奉天宫。

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十一月，丙戌（初三），唐高宗下诏停止明年封嵩山，因为他病重的缘故。高宗苦于头重，不能看东西，召侍医秦鸣鹤诊视。秦鸣鹤请求用针刺头使它出血，可以痊愈。天后武则天在帘中，她不希望唐高宗的病治好，大怒说：“此人可以斩首！竟想在天子头上刺出血。”秦鸣鹤叩头请求保全生命。唐高宗说：“只管刺，不见得一定不好。”于是用针刺百会、脑户两个穴位。高宗说：“我眼睛似乎看得见了。”天后武则天把手举在额上说：“这是上天的赐予！”亲自背负彩缎百匹赐给秦鸣鹤。

戊戌，以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

戊戌（十五日），唐朝任命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抚讨伐阿史那骨笃禄等。

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

高宗下诏令太子监理国事，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为同东宫平章事。

上自奉天宫疾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百官见于天津桥南。

高宗自从在奉天宫病重，连宰相都不得进见。丁未（二十四日），回东都洛阳，百官朝见于天津桥南。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十二月，丁巳（初四），唐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高宗想上则天门楼宣布赦令，因气喘不能乘马，便召集百姓到殿前宣布赦令。这天夜里，高宗召裴炎入宫，接受遗诏，辅佐朝政。高宗在贞观殿驾崩。他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在他灵柩前即帝位，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兼请天后处置。废除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庚申（初七），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即帝位，不宜由他直接发布诏令，有急需处理的重要事情，希望发布天后的命令由中书省、门下省施行。甲子（十一日），唐中宗即皇帝位，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全取决于她。太后因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地位尊贵，威望很高，恐怕他们发动变乱，便都给他们加三公等官衔以安定他们的情绪。

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甲戌（二十一日），唐朝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二十五日），任命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依旧例，宰相在门下省议事，称为政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徵任太子太师，都主管门下省政务。等到裴炎升任中书令，才开始将政事堂迁到中书省。

壬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壬午（二十九日），唐朝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别到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各大都督府负责官员一起主持镇守事务。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罢政事。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任国子祭酒，免去相职。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光宅元年（甲申、684 ）

则天皇后光宅元年（甲申，公元684 年）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

春季，正月，甲申朔（初一），唐朝改年号为嗣圣，大赦天下罪人。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

唐朝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皇后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

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癸巳，（初十），唐朝任命左散骑常侍杜陵人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中宗打算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又打算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裴炎坚持不同意见，中宗大怒，说：“我将天下交给韦玄贞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还吝惜侍中职位！”裴炎畏惧，报告太后，并密谋废立皇帝的事。二月，戊午（初六），太后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领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他下殿。中宗说：“我犯了什么罪？”太后说：“你想将天下交给韦玄贞，怎么会没有罪！”于是将他幽禁在别的地方。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

己未（初七），唐朝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政事取决于太后，让皇帝睿宗居于别殿，对政事不得有所干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皇后就是刘德威的孙女。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有皇帝侍卫军士飞骑十多人在街巷聚会饮酒，其中一人说：“早知道没有什么功劳赏赐，还不如侍奉庐陵王。”其中另一人离座，到北门告发，饮酒的军士还未散去，全部被捕获，关入羽林军监狱。结果，说话的人被斩首，其余的人因知道谋反而不告发被判处绞刑，告发的人授给五品官。告密之风从此兴起。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

壬子（疑误），唐朝以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他是睿宗的长子。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文明。

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流韦玄贞于钦州。

庚申（初八），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平民；命令刘仁轨专门主管西京留守事务；流放韦玄贞于钦州。

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太后写信给刘仁轨说：“从前汉朝把关中的事情委托给萧何，现在委托你还是那样的用意。”刘仁轨上书，以年老体衰不能胜任留守职务推辞，并陈述汉朝吕后祸败的事实，以申明对太后的劝诫之意。太后派秘书监武承嗣带去用太后的玺印密封的文书抚慰和告诉他说：“现今皇帝因守丧不说话，我暂时代他亲政；有劳你从远方劝诫，又以年老体衰推辞职务。又说‘吕氏为后代所讥笑，吕禄、吕产造成祸害于汉朝’。引用的比喻很深刻，使我惭愧和安慰交集。你忠贞的节操，始终不变，刚直的作风，古今很少有人比得上。开始听到你的话时，不能不感到迷惑不解，但冷静思考，实在可作借鉴。况且你是先朝有德望的老臣，为天下人所瞻仰，希望以匡正补救为怀，不要以年老推托。”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神，行恭之子也。

辛酉（初九），太后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前往巴州，检查原太子李贤的住宅以防备意外，实际上是暗示丘神杀死他。丘神就是丘行恭的儿子。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

甲子（十二日），太后来到武成殿，皇帝率王公以下官员给太后上尊号。丁卯（十五日），太后临殿前平台，派礼部尚书武承嗣在殿前册封新继位的皇帝。从此太后常到紫宸殿，张挂浅紫色的帷帐临朝听政。

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丁丑（二十五日），唐朝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三月，丁亥，徒杞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素节为葛王。

三月，丁亥（初五），唐朝改封杞王李上金为毕王，鄱阳王李素节为葛王。

丘神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寻复

入为左金吾将军。

丘神到巴州，幽禁唐朝原太子李贤于另外的屋子，逼迫他自杀。李贤死后太后便归罪于丘神，戊戌（十六日），在显福门行哭祭之礼，丘神被贬为叠州刺史。己亥（十七日），追封李贤为雍王。丘神不久又回京任左金吾将军。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婴薨。

夏季，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李元婴去世。

辛酉，徒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素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

辛酉（初十），唐朝改封毕王李上金为泽王，授任苏州刺史；葛王李素节为许王，授任绛州刺史。

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濮王宅。

癸酉（二十二日），唐朝迁移庐陵王到房州；丁丑（二十六日），又迁居均州濮王李秦原来的住宅。

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

五月，丙申（十五日），唐高宗的灵柩西返长安。

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闰五月，唐朝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暗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秋季，七月，戊午（初九），广州都督路元睿被昆仑人杀死。路元睿昏庸懦弱，僚属恣意横行，有商船到达，僚属侵夺吞没他们的财物不知休止。胡商告到路元睿处，他反要取枷锁，将人家治罪。众胡商愤怒，有昆仑人袖里藏剑直入办公的地方，杀死路元睿及他身边的十余人而后退出，无人敢靠近他。他们登船出海，追捕的人没有能赶上他们。

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

温州发大水，冲走四千多家。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朔州。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朔州。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

八月，庚寅（十一日），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为高宗。

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宫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孙也。

当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信任，高宗晚年多病，各部门奏事，常说：“朕身体不好，可先与冯元常商量再奏报朕知。”冯元常曾私下对唐高宗说：“皇后威权太重，应该稍加抑制。”唐高宗虽然不能采纳，但认为他说得很对。及至太后行使皇帝权力，各地争相报告吉兆；嵩阳县令樊文进献一块吉祥的石头，太后命在朝堂向百官展示，冯元常上奏说：“这种献石的行为涉及讨好和欺诈，不应当欺骗天下人。”太后因此不高兴，调冯元常出任陇州刺史。冯元常是冯子琮的曾孙。

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丙午（二十七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

栝州大水，流二千余家。

栝州发大水，冲走二千余家。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

九月，甲寅（初六），唐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旗帜都用金色。八品以下官员原穿青色服装的，现改穿深青色。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改宫名为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部为天、地、春、夏、

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

史台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的名称，全部按意义分

类加以更改。

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唐朝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

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武承嗣请太后追封她的先祖为王，建立供奉武氏七代祖先的祖庙，太后同意。裴炎进谏说：“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应当表明最大的公心，不可偏私于自己的亲属。难道看不见吕氏的失败吗！”太后说：“吕后将权力交给活人，所以失败。现在我追尊死者，有什么损害呢！”回答说：“事情应当防微杜渐，不可让不良现象发展。”太后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己巳（二十一日），追尊太后五世祖父武克己为鲁靖公，五世祖母为夫人；高祖父武居常为太尉、北

平恭肃王，曾祖父武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父武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亲武士为太师、魏定王；高祖母、曾祖母、祖母、母亲都为王妃。裴炎由此而得罪。又营建上述五代祖先的祠堂于文水县。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

当时武氏亲属掌权，唐皇族人人自危，大家心中悲愤惋惜。正好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和他弟弟令李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薄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都因事获罪，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司马，李敬猷被免官，唐之奇被降职为栝苍令，骆宾王被降职为临海丞，杜求仁被降职为黟县令。杜求仁就是杜正伦的侄子。尉魏思温曾任御史，再次被罢黜。他们都聚会于扬州，各自因失去官职心怀不满，便阴谋作乱，以挽救恢复庐陵王的帝位为借口。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线坊，驱囚徒、工匠授以甲。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

魏思温充当谋主，指使他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要求奉命出使江都，然后让雍州人韦超到薛仲璋处报告，说“扬州长史陈敬之阴谋造反”。薛仲璋逮捕陈敬之入狱。数日后，李敬业乘驿车到达，伪称自己是扬州司马前来赴任，说“奉太后密旨，因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要发兵讨伐。”于是开府库，命扬州士曹参军李宗臣到铸钱工场，驱赶囚徒、工匠发给他们盔甲。将陈敬之在监狱斩首；录事参军孙处行抗拒，也被斩首示众，扬州官吏再没有敢反抗的。于是征发一州的兵马，又使用中宗的年号嗣圣元年。设置三个府署：第一个称为匡复府，第二个叫英公府，第三个叫扬州大都督府。李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任命唐之奇、杜求仁为左、右长史，李宗臣、薛仲璋为左、右司马，魏思温为军师，骆宾王为记室，十来日便聚集士兵十余万人。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陷吾君于聚。”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李敬业传布檄文到各州县，内容大致说：“僭窃帝位的武氏，本性并不温顺，出身非常贫寒低贱。她从前居于太宗后宫的下列，曾找机会侍奉太宗，得到宠幸，等到太宗晚年，又与太子淫乱。她隐瞒了同先帝的私情，暗地里谋求在后宫的宠幸，终于登上皇后的宝座，使我们的君主陷于形同禽兽的乱伦境地。”又说：“武氏杀害姐姐，屠戮哥哥，杀死皇帝，毒死母亲，为人和神所共同憎恨，为天地所不能容忍。”又说：“包藏着祸心，图谋窃取帝位。君王的爱子，被幽禁于别殿；武氏的宗族亲近，都给予重任。”又说：“先帝坟墓上的黄土还未干燥，成年的孤儿现在哪里！”又说：“试看今日国家之内，究竟是谁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以后问：“这是谁写的？”有人回答说：“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失。此人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飘泊失意，不得重用！”

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绐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

李敬业找到一个相貌像已故太子李贤的人，欺骗众人说：“李贤没有死，逃亡在这个城中，他命令我们起兵。”于是侍奉他以号令天下。

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楚州司马李崇福率领属下三县响应李敬业。只有盱眙人刘行举占据县城，不肯从命，李敬业派他的将领尉迟昭进攻盱眙。太后下诏任命刘行举为游击将军，任命他弟弟刘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三十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之副，以讨李敬业。

甲申（疑误），唐朝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领兵三十万，任命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他的副职，讨伐李敬业。

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屡劝太后因事诛之。太后谋于执政，刘之、韦思谦皆无言；内史裴炎独固争，太后愈不悦。三思，元庆之子也。

武承嗣和他的堂弟右卫将军武三思因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在皇族中是长辈，地位高，屡次劝太后借故杀掉他们。太后和执掌朝政的大臣商议，刘之、韦思谦都不说话；内史裴炎一人坚决不同意。太后更加不高兴。武三思就是武元庆的儿子。

及李敬业举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太后问计于炎，对曰：“皇帝年长，不亲政事，故竖子得以为辞。若太后返政，则不讨自平矣。”监察御史蓝田崔察闻之，上言：“炎受顾托，大权在已，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太后命左肃政大夫金城骞味道、侍御史栎阳鱼承晔鞫之，收炎下狱。炎被收，辞气不屈。或劝炎逊辞以免，炎曰：“宰相下狱，安有全理！”

等到李敬业起兵，由于薛仲璋是裴炎的外甥，裴炎为显示自己安静无事，不急于讨论讨伐李敬业。太后向他询问对策，他回答说：“皇帝已经年长，不能亲自处理政事，所以小子们找到借口。若太后将政权交还皇帝，则不用讨伐就会自然平定。”监察御史蓝田人崔听到后，进言说：“裴炎受高宗临终托付，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没有不轨的图谋，为什么请太后交还政权？”太后于是命令左肃政大夫金城人骞味道、侍御史栎阳人鱼承晔审问裴炎，并将他逮捕入狱。裴炎被捕后，言词气概，不肯屈服。有人劝他用恭顺的词语以求免罪，裴炎说：“宰相入狱，哪有能保全的道理！”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炎必反。刘景先及凤阁侍郎义阳胡元范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对曰：“若裴炎为反，则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知裴炎反，知卿等不反。”文武间证炎不反者甚众，太后皆不听。俄并景先、元范下狱。丁亥，以骞味道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凤阁舍人李景谌证明裴炎必定谋反。刘景先和凤阁侍郎义阳人胡元范都说：“裴炎是国家首要大臣，有功于国家，尽心侍奉皇帝，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敢证明他不会谋反。”太后说：“裴炎谋反是有缘由的，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回答说：“如果裴炎算是谋反，则我们也谋反了。”太后说：“朕知道裴炎谋反，知道你们不谋反。”文武官员中证明裴炎不会谋反的人很多，太后都不听。没有几天连刘景先、胡元范也被捕入狱。丁亥（疑误），朝廷任命骞味道为检校内史、同凤阁鸾台三品，李景谌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魏思温说李敬业曰：“明公以匡复为辞，宜帅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响应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气，且大江天险，足以为固，不如先取常、润，为定霸之基，然后北向以图中原，进无不利，退有所归，此良策也！”思温曰：“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不乘此势以立大功，乃更蓄缩自谋巢穴，远近闻之，其谁不解体！”敬业不从，使唐之奇守江都，将兵渡江攻润州。思温谓杜求仁曰：“兵势合则强，分则弱，敬业不并力渡淮，收山东之众以取洛阳，败在眼中矣！”

魏思温劝李敬业说：“您以恢复皇帝的权力为口号，应当率领大军大张旗鼓地前进，直向东都洛阳，那么天下人知道您以救援天子为志向，四面八方都会响应。”薛仲璋说：“金陵有帝王气象，又有长江天险，足以固守，不如先夺取常、润二州，作为奠定霸业的基础，然后再向北以图夺取中原，这样进可以取胜，退有归宿，这是最好的策略。”魏思温说：“崤山以东豪杰因武氏专制，愤怒惋惜，心中不平，听说您起事，都自动蒸麦饭为干粮，举起锄头为武器，以等待南军的到来。不乘这种形势建立大功，反而退缩，自求建造巢穴，远近的人听到了，哪有不人心离散的！”李敬业不肯接受他的主张，派唐之奇守江都，自己领兵渡过长江，攻打润州。魏思温对杜求仁说：“兵力合在一起则强大，分散则削弱，李敬业不合力渡过淮河，收集山东的兵众以夺取洛阳，失败就在眼前了！”

壬辰，敬业陷润州，执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业之叔父也，知敬业之谋，先遣使间道上变，为敬业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温请斩以徇，敬业不许，谓思文曰：“叔党于武氏，宜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降，敬业将斩之，思温救之，得免，与思文皆囚于狱。刘延嗣，审礼从父弟也。曲阿令河间尹元贞引兵救润州，战败，为敬业所擒，临以白刃，不屈而死。

壬辰（疑误），李敬业攻陷润州，抓获刺史李思文，用李宗臣取代他。李思文是李敬业的叔父，知道李敬业的阴谋，事先派遣使者走小道向朝廷报告即将发生的这一叛乱事件，被李敬业进攻后，拒守很长一段时间，力竭而城被攻陷。魏思温请求将他斩首示众，李敬业不同意，对思文说：“叔父阿附于武氏，应改姓武。”润州司马刘延嗣不肯投降，李敬业将要杀死他，魏思温救他，得免于死，和李思文一起被关进狱中。刘延嗣是刘审礼的堂弟。曲阿令河间人尹元贞领兵救润州，打了败仗，被李敬业擒获，李敬业用刀威胁他。不肯屈服而被杀。

丙申，斩裴炎于都亭。炎将死，顾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无分毫之力，今坐炎流窜，不亦悲乎！”籍没其家，无石之储。刘景先贬普州刺史，胡元范流琼州而死。裴炎弟子太仆寺丞先，年十七，上封事请见言事。太后召见，诘之曰：“汝伯父谋反，尚何言？”先曰：“臣为陛下画计耳，安敢诉冤！陛下为李氏妇，先帝弃天下，遽揽朝政，变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诸武。臣伯父忠于社稷，反诬以罪，戮及子孙。陛下所为如是，臣实惜之！陛下早宜复子明辟，高枕深居，则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变，不可复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敢发此言！”命引出，先反顾曰：“今用臣言，犹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于朝堂杖之一百，长流州。

丙申（疑误），裴炎被斩首于洛阳都亭。裴炎临死时，看着兄弟说：“兄弟的官职都是自己取得的，我没费丝毫的力气，如今因我犯罪而被流放，岂不令人悲痛！”没收他的家产，竟无一担的积蓄。刘景先被降职为普州刺史，胡元范流放琼州而死。裴炎弟弟的儿子太仆寺丞裴先，当时十七岁，呈上密封的奏章，请求见太后陈述事情。太后召见他，责问说：“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可说。”裴先说：“我这是为陛下谋划计策，哪里敢诉冤屈！陛下是李氏的媳妇，先帝逝世后就独揽朝政，变换继位的人，疏远排斥李氏，培植尊崇武氏亲属。我伯父忠于国家，反被横加罪名，杀戮株连子孙。陛下所作所为

如此，我实在惋惜！陛下应及早让皇帝复位，自己引退，安居深宫，这样宗族可以保全；否则，天下一变，便不可再挽救了！“太后大怒说：”这是什么陈述，小子竟敢发这样的言论！“命令拉出去，裴先回头说：”现在采用我的意见，还未晚。“连续说了三次。太后命令在朝堂上打他一百棍子，然后长期流放州。

炎之下狱也，郎将姜嗣宗使至长安，刘仁轨问以东都事，嗣宗曰：“嗣宗觉裴炎有异于常久矣。”仁轨曰：“使人觉之邪？”嗣宗曰：“然。”仁轨曰：“仁轨有奏事，愿附使人以闻。”嗣宗曰：“诺。”明日，受仁轨表而还，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览之，命拉嗣宗于殿庭，绞于都亭。

裴炎入狱后，郎将姜嗣宗自洛阳出使长安，刘仁轨问他东都洛阳的事情，姜嗣宗说：“我发觉裴炎反常的情况很久了。”刘仁轨问：“你自己发觉的？”姜嗣宗说：“是的。”刘仁轨说：“我有事上奏，愿托使者上达。”姜嗣宗说：“可以。”第二天他接受刘仁轨的奏表返回洛阳，奏表中说“姜嗣宗知道裴炎谋反不报告。”太后阅后，命令在殿庭上摧折姜嗣宗的躯体，然后绞死于洛阳都亭。

丁酉，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发冢斫棺，复姓徐氏。

丁酉（疑误），唐朝追削李敬业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封爵，掘墓砍棺，恢复其本姓徐氏。

李景谌罢为司宾少卿，以右史武康沈君谅、著作郎崔察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唐朝将李景谌罢免为司宾少卿，任命右史武康人沈君谅、著作郎崔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

徐敬业闻李孝逸将至，自润州回军拒之，屯高邮之下阿溪；使徐敬猷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都梁山。

徐敬业听说李孝逸将到，从润州回军抵抗，屯兵高邮境内的下阿溪；派徐敬猷进逼淮阴，别将韦超、尉迟昭屯兵都梁山。

李孝逸军至临淮，偏将雷仁智与敬业战不利，孝逸惧，按兵不进。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谓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举。四方承平日久，忽闻狂狡，注心倾耳以俟其诛。今大军久留不进，远近失望，万一朝廷更命他将以代将军，将军何辞以逃逗挠之罪乎！”孝逸乃引军而前。壬寅，马敬臣击斩尉迟昭于都梁山。

李孝逸进军至临淮，偏将雷仁智与徐敬业交战失利，李孝逸因而畏惧，按兵不动。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对李孝逸说：“天下安危，在此一举。天下太平的日子已久，一旦听说疯狂凶暴的人，都全神贯注侧着耳朵等待他们的灭亡。现在大军长久停留不进，远处和近处的百姓失望，万一朝廷另外任命其他将领取代您，您有什么理由可以逃避徘徊观望的罪责呢！”李孝逸这才领军前进。壬寅（疑误），马敬臣进击，斩杀尉迟昭于都梁山。

十一月，辛亥，以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敬业。

十一月，辛亥（初四），唐朝任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讨伐徐敬业。

韦超拥众据都梁山，诸将皆曰：“超凭险自固，士无所施其勇，骑无所展其足；且穷寇死战，攻之多杀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军直趣江都，覆其巢穴。”支度使薛克杨曰：“超虽据险，其众非多。今多留兵则前军势分，少留兵则终为后患，不如先击之，其势必举，举都梁，则淮阴、高邮望风瓦解矣！”魏元忠请先击徐敬猷，诸将曰：“不如先攻敬业，敬业败，则敬猷不战自擒矣。若击敬猷，则敬业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敌也。”元忠曰：“不然。贼之精兵，尽在下阿，乌合而来，利在一决，万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于博徒，不习军事，其众单弱，人情易摇，大军临之，驻马可克。敬业虽欲救之，计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白不能当其锋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强，非计也。”孝逸从之，引兵击超，超夜遁，进击敬猷，敬猷脱身走。

韦超拥兵占据都梁山，唐军诸将都说：“韦超凭险要自守，我军士卒无法施展勇力，骑兵无法展足奔驰；而且穷寇死战，强攻，自己的士卒伤亡大，不如分兵围困，大军直指江都，颠覆他们的巢穴。”支度使薛克杨说：“韦超虽然据有险要，但兵不多。现在多留兵围困则前军兵力分散，少留兵则终归是后患，不如先进攻他，只要进攻一定能攻下，攻下都梁山，则淮阴、高邮的敌人都会望风瓦解了！”魏元忠请求先进击徐敬猷，诸将说：“不如先进攻徐敬业，徐敬业一失败，则徐敬猷可不战而擒。若进攻徐敬猷，则徐敬业发兵救他，我们将腹背受敌。”魏元忠说：“不对。敌人的精兵集中在下阿，他们仓卒聚集而来，利在一次决战，万一我军失利，大事便无可挽回！徐敬猷出身于赌徒，不熟习军事，兵力又单薄，军心容易动摇，大军进逼，马上可以攻下。徐敬业虽想救他，从距离计算看根本来不及。我军摧毁徐敬猷，乘胜而进，虽有韩信、白起也不能抵挡。如今不先攻取弱者而急着去攻强者，不是上策。”李孝逸听从他的意见，领兵进击韦超，韦超乘黑夜逃走；进攻徐敬猷，徐敬猷只身逃跑。

庚申，敬业勒兵阻溪拒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将五千人，以小舟渡溪先击之，兵败，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成三朗为敬业所擒，唐之奇绐其众曰：“此李孝逸也！”将斩之，三朗大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将军也。官军今大至矣，尔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荣，尔死，妻子籍没，尔终不及我也！”遂斩之。

庚申（十三日），徐敬业统兵凭借下阿溪固守。后军总管苏孝祥夜里带领五千人，用小般渡过溪水先发起进攻，结果兵败身死，士卒涉水时淹死过半。左豹韬卫果毅渔阳人成三朗被徐敬业俘虏，唐之奇欺骗他的部众说：“这就是李孝逸！”准备斩首，成三朗大喊：“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李将军。官军已大批到达，你们覆亡就在眼前。我死后，妻子儿女蒙受荣耀，你们死后，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奴婢，你们最终不如我。”他终于被斩首。

孝逸等诸军继至，战数不利。孝逸惧，欲引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言于孝逸曰：“风顺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请决战。敬业置陈既久，士卒多疲倦顾望，陈不能整；孝逸进击之，因风纵火，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溺死者不可胜纪。敬业等轻骑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润州，将入海奔高丽；孝逸进屯江都，分遣诸将追之。乙丑，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余党唐之奇、魏思温皆捕得，传首神都，扬、润、楚三州平。

李孝逸等军相继到达，数次交战失利。李孝逸畏惧，准备撤退，魏元忠与行军管记刘知柔对他说：“现在正是顺风，芦荻干燥，是火攻的好机会。”他们坚决请求决战。徐敬业布阵已久，士卒多疲倦观望，战阵不能整肃；李孝逸进击，乘风纵火，徐敬业大败，斩首七千级，淹死的不计其数。徐敬业等轻装骑马逃入江都，带着妻子儿女投奔润州，准备从海路逃往高丽；李孝逸进兵屯驻江都，分别派遣各将领追击徐敬业。乙丑（十八日），徐敬业到达海陵地界，被大风所阻止，他的部将王那相砍下徐敬业、徐敬猷和骆宾王的脑袋向官军投降。余常唐之奇、魏思温都被捕获。斩首后，他们的脑袋被送往神都。扬、润、楚三州平定。

陈岳论曰：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

陈岳论曰：如果徐敬业能用魏思温的策略，直指河、洛，专门以恢复皇帝的权力为目的，即使军败身死，还有忠义的精神长存。然而他荒诞地希求金陵的帝王气象，是真正的叛逆，怎么能不失败！

敬业之起也，使敬猷将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弘文馆学士历阳高子贡帅乡里数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徐敬业起兵时，派徐敬猷领兵五千，沿江西上，夺取和州土地。前弘文馆学士历阳人高子贡率领家乡数百人抵抗，徐敬猷不能再向西推进。高子贡因此立功，被朝廷授以朝散大夫、成均助教。

丁卯，郭待举罢为左庶子；以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朗、同平章事。方质，云起之孙也。

丁卯（二十日），郭待举被罢免为左庶子；朝廷任命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方质是韦云起的孙子。

十二月，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

十二月，刘景先又降职为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降职为岳州刺史。

初，裴炎下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务挺素与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谮之曰，“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癸卯，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即军中斩之，籍没其家。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

当初，裴炎入狱，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秘密上表为他申明冤屈，因此违反了太后旨意。程务挺一贯与唐之奇、杜求仁相友善，有人诬告说：“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串通谋反。”癸卯（二十六日），朝廷派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在军中将他斩首，没收家产。突厥人听说程务挺死去，到处设宴互相庆贺；又为程务挺建立祠堂，每次出兵前都祭告祈求保。

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与务挺连职，素相亲善，且废后近属，徵下狱，流崖州而死。

太后因夏州都督王方翼与程务挺共事，一贯互相友善，又是已废黜皇后的近亲，因此召还投入监狱，后来流放崖州而死。

垂拱元年（乙酉、685 ）

垂拱元年（乙酉，公元685 年）

春，正月，丁未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丁未朔（初一），唐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拜司仆少卿。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太后认为徐思文对朝廷忠诚，特免予因受徐敬业的牵连而治罪，授任司仆少卿，对他说：“徐敬业改你的姓为武氏，现在朕不再取消它。”

庚戌，以骞味道守内史。

庚戌（初四），唐朝任命骞味道守内史。

戊辰，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薨。

戊辰（二十二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文献公刘仁轨去世。

二月，癸未，制：“朝堂所置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以闻。”

二月，癸未（初七），太后命令：“朝堂设置的登闻鼓和肺石，不必派人防守，有人击鼓或站在石上，就让御史接受诉状而后上报。”

乙巳，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乙巳（二十九日），春官尚书武承嗣、秋官尚书裴居道、右肃政大夫韦思谦都任同凤阁鸾台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数寇边，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多次侵扰边地，唐朝任命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给予还击。

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

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谅罢职。

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罢。

三月，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崔罢职。

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

丙辰（十一日），唐朝迁移庐陵王到房州。

辛酉，武承嗣罢。

辛酉（十六日），武承嗣罢职。

辛未，颁《垂拱格》。

辛未（二十六日），唐朝颂布《垂拱格》。

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分。”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之曰：“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朝廷官员有被降职找宰相申诉的，内史骞味道对他们说：“这是太后决定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之说：“因牵连处罚改任官职，由臣下奏请。”太后听说后，夏季，四月，丙子（初一），骞味道降职为青州刺史，给刘之加官太中大夫，对身边大臣说：“君臣同为一体，哪能把不好的事情归于君主，好的事情归于自己。”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忻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余人。

癸未（初八），突厥侵扰代州，淳于处平领兵援救；进军至忻州，被突厥打败，死五千多人。

丙午，以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流象州。

丙午（疑误），唐朝任命裴居道为内史。纳言王德真被流放象州。

己酉，以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己酉（疑误），唐朝任命冬官尚书苏良嗣为纳言。

壬戌，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壬戌（疑误），太后命令：内外九品以上官员和百姓，都可以向朝廷自我推荐以求被任用。

壬申，韦方质同凤阁鸾台三品。

壬申（疑误），唐朝任命韦方质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六月，天官尚书韦待价同凤阁鸾台三品。待价，万石之兄也。

六月，唐朝任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是韦万石的哥哥。

同罗、仆固等诸部叛，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出居延海以讨之，同罗、仆固等皆败散。敕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纳降者。

同罗、仆固等部落反叛，唐朝派遣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征发河西骑兵出居延海讨伐他们，同罗、仆固等都失败逃散。太后命令侨置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以便招纳他们中投降的人。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秋季，七月，己酉（初五），唐朝任命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

诏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之议也。

太后下诏：从现在起，祭祀天地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陪从受祭。这是采纳凤阁舍人元万顷等的建议。

九月，丁卯，广州都督王果讨反獠，平之。

九月，丁卯（二十五日），广州都督王果讨伐并平定了叛唐的獠人。

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

冬季，十一月，癸卯（初一），唐朝任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当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死后，十姓失去首领，部落多离散逃亡，太后便提升兴昔亡的儿子左豹韬卫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陵都护，承继兴昔亡可汗主管五咄陆部落。

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以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县令，不可不择。比年百姓疲于军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择人，则黜陟不明，刑罚不中，朋党者进，贞直者退；徒使百姓修饰道路，送往迎来，无所益也。谚曰：”欲知其人，观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未有无腹心手足而能独理者也！“又曰：”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百姓是也。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轻其死则无所不至，袄逆乘衅，天下乱矣！“又曰：”隋炀帝不知天下有危机，而信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灭亡，其为殷鉴，岂不大哉！“

麟台正字射洪人陈子昂上疏，认为：“朝廷派遣使者巡察四方，不可任用不称职的人，以及刺史、县令不可不严加选择；近年来百姓疲于征战，不可不予以安抚。”大致内容是说：“巡察的使者不选择人，则官员的升降就不英明，刑罚就不适当，相互勾结的人得进用，忠贞正直的人被斥退；白白地让百姓修整道路，送往迎来，毫无益处。谚语说：”想了解某一个人，只须看他所使用的人。‘不可不慎重选择。“又说：”宰相，是陛下的腹心；刺史、县令，是陛下的手足；从未有过无腹心手足的君主能够独自治理国家的！“又说：”天下有危机，祸福便因此而产生，’机‘静则有福，’机‘动则有祸，这’机‘就是百姓。百姓安定就对活着感到愉快，不安定就对死看得很轻，对死看得很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邪恶叛逆之徒乘机而起，天下也就乱了！“又说：”隋炀帝不知道天下有危机，而信任贪婪谄谀的大臣，希望从夷狄那里得到利益，终于灭亡，这难道不是很大的教训！“

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怀义，人，本姓冯，名小宝，卖药洛阳市，因千金公主以进，得幸于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为僧，名怀义。又以其家寒微，令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命绍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马，宦者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其发而去。朝贵皆匍匐礼谒，武承嗣、武三思皆执僮仆之礼以事之，为之执辔，怀义视之若无人。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人莫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屡以法绳之，怀义遇思勖于途，令从者殴之，几死。

太后重修原来的白马寺，任用和尚怀义为该寺的主持人。怀义是县人，原本姓冯，名叫小宝，卖药于洛阳街市，因千金公主的关系而进宫，得到太后的宠幸；太后想让小宝出入宫禁，便命他剃度为和尚，取名怀义。又因他出身寒微，便让他与驸马都尉薛绍互认为同族，命令薛绍以叔父事奉他。他出入乘皇帝用的马，太监十多人侍从；官民遇上他都得赶快躲避，有走近他的，就被打得头破血流，扔下而去，不管死活。他见到道士则尽情殴打，还要剃光他们的头发才离去。朝廷亲贵都伏地行礼拜谒，武承嗣、武三思都行奴仆之礼以事奉他，出行时为他牵马，怀义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还聚集不少无赖少年，剃度为和尚，恣意犯法，人们敢怒不敢言。右台御史冯思勖多次依法处治他们，后来怀义和他在途中相遇，便指使随从殴打他，几乎把他打死。

二年（丙戌、686 ）

二年（丙戌，公元686 年）

春，正月，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诚心，奉表固让；太后复临朝称制。辛酉，赦天下。

春季，正月，太后下诏将朝政交还给皇帝。睿宗知道太后并非诚心，上表坚决辞让；太后又临朝行使皇帝的权力。辛酉（二十日），大赦天下。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声望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平定徐敬业后，声望很高；武承嗣等讨厌他，多次在太后面前诬陷他，结果降职为施州刺史。

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三月，戊申（初八），太后命令铸造铜匦：东边的名叫“延恩”，进献赋颂文字和要求做官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南边的名叫“招谏”，谈论朝政得失的人可将奏表投入；西边的名叫“伸冤”，有冤屈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北边的名叫“通玄”，讲天象灾异和军机秘计的人可将奏表投入。命令正谏、补缺、拾遗各一人掌管，要先找到认识自己的官员作保，然后才允许将表疏投入。

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诛。

徐敬业造反时，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教徐敬业制造刀、车和弩，徐敬业败亡，他仅得以免死。太后想遍知人间的事情，鱼保家便上书，请求铸铜匦以接受天下人的秘密上奏。这个铜匦合为一室，中间隔成四小间，每间上面各有孔，以便将表疏投入，只能入不能出。太后认为很好。不久，与鱼保家有仇怨的人投表疏，告发他曾为徐敬业制造兵器，杀伤很多官军，于是他被处死。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太后从徐敬业造反后，怀疑天下人多想算计自己，又因自己长期专擅国家事务，而且操行不正，知道皇族大臣心怀不满，心中不服，就想大加诛杀以威慑他们。于是大开告密的渠道，有告密的人，臣下不得过问，都提供驿站的马匹，供应五品官标准的伙食，送往太后的住地。虽是农夫或打柴人，都被召见，由客馆供给食宿，所说的事如符合旨意，就破格授官，与事实不符，也不问罪。于是四方告密的人蜂踊而起，人们都吓得不敢迈步，不敢出声。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有个胡人名叫索元礼，了解太后的用意，因告密被召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太后命令他查办奉诏令特设的监狱里的囚犯。索元礼性情残忍，审讯一个人必让他牵连数十或上百人。太后多次召见赏赐他以扩大他的威权。于是尚书都事长安人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流争相仿效，纷纷而起。周兴连续升官至秋官侍郎，来俊臣连续升官至御史中丞。他们一起私下豢养无赖数百人，专门从事告密活动；想诬陷一个人，便让他们几处同时告发，所告的内容都一样。来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人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数千言，教他们的门徒如何搜罗无罪人的言行，编成谋反罪状，捏造安排得都像真有其事。太后得到告密的人，即命令索元礼等审讯被告，他们争相制定审讯囚徒的残酷办法，制作多种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用椽子串连人的手脚而旋转，叫做“凤凰晒翅”；或用东西牵制住人的腰部，将颈上的枷向前拉，叫做“驴驹拔撅”；或让人跪着捧枷，在枷上垒砖，叫做“仙人献果”；或让人站立在高木桩上，将颈上的枷向后拉，叫作“玉女登梯”；或将人倒吊，在脑袋上挂石头；或用醋灌鼻孔；或用铁圈罩脑袋，在脑袋与铁圈之间加楔子，以至于有脑袋裂开，脑浆外流的。每次抓来囚犯，即先陈列刑具让他们观看，他们无不颤抖流汗，看到一点动静便无罪而自认有罪。每当有赦免令，来俊臣总是命令狱卒先杀死重罪犯，然后宣布赦令。太后认为他们忠诚，更加宠爱信任。朝廷内处畏惧这几个人，超过畏惧虎狼。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以为：“执事者疾徐敬业首乱唱祸，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按。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恐非伐罪吊人之意也。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臣闻隋之末代，天下犹平，杨玄感作乱，不逾月而败。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大穷党与，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始思为乱，于是雄杰并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冤人吁嗟，感伤和气，群生疠疫，水旱随之，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盖惧此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宗庙几覆；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书，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以安尔。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伏愿陛下念之！“太后不听。

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认为：“有关部门的管事人憎恨徐敬业带头造反，想排除邪恶的根源，挖尽徐敬业的党羽，于是促使陛下大设特种监狱，重设严酷刑罚，有形迹略有嫌疑，口供相牵连，无不尽量追捕审讯，以至有奸人迷惑人，乘危险之时进行诬陷，举报似是而非的事情，希图获得官职和赏赐，这恐怕不是惩罚罪人、慰问百姓的本意了。我私下观察现在的天下，百姓盼望时局安定已经很久了。所以扬州叛乱将近五十天，而海内安然，丝毫不出现动乱。陛下不追求清静无为以挽救疲惫的百姓，反而施用威刑使他们失望，我很愚昧，心中大惑不解。看见各方面告密，囚禁千百人，穷追到底的结果，一百人之中没有一个是确有其事的。陛下仁爱宽恕，又枉法宽容诬告的人，于是使奸恶之徒尽情报复他们的仇人，有极小的怨恨便声称需要密告，一个被诉讼，百人进监狱，使者外出抓人，车马多得像闹市一般。有人说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人焦虑盼望，不知何处是安宁之地。我听说隋朝后期，天下还算太平，杨玄感作乱，不出一个月就失败。天下的弊病，还未到达土崩瓦解的程度，百姓的心里还期望安居乐业。隋炀帝不明白这一点，于是指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尽情追究杨玄感党羽，海内侠义之士无不遭殃；以至杀人如麻，血流成泽，天下破败，人们开始想到作乱，于是豪杰并起而隋朝便灭亡了。大狱一起来，不能保证没有滥判的，受冤屈的人忧愁叹息，感触和伤害了阴阳调和之气，于是瘟疫流行，水旱灾害随着发生，导致百姓失业，则祸乱之心便令人恐惧地产生了。古代贤明的帝王慎重刑罚，原因就是畏惧这样的结果。从前汉武帝时发生以巫术害人的案件，使太子逃走，武装冲突发生在宫阙之内，无罪被害的人以千万计，国家几乎颠覆；幸亏汉武帝得到壶关三老的上书，豁然醒悟，诛灭祸首江充三族，其余受这案件牵连的人不再论罪，天下才得以安宁。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诚恳希望陛下考虑！“太后不听从他的意见。

夏，四月，太后铸大仪，置北阙。

夏季，四月，太后用金属铸成国家大法，安置在皇宫北门外阙楼上。

以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以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以韦思谦为纳言。

唐朝任命岑长倩为内史；六月，辛未（初三）任命苏良嗣为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待价为右相。己卯（十一日），任命韦思谦为纳言。

苏良嗣遇僧怀义于朝堂，怀义偃蹇不为礼；良嗣大怒，命左右曳，批其颊数十。怀义诉于太后，太后曰：“阿师当于北门出入，南牙宰相所往来，勿犯也。”

苏良嗣与和尚怀义在朝堂相遇，怀义傲慢不行礼；苏良嗣大怒，命令随从拽住他，打耳光数十下。怀义告诉太后，太后说：“阿师应当从北门出入，南牙是宰相往来之地，不要去触犯。”

太后托言怀义有巧思，故使入禁中营造。补阙长社王求礼上表，以为：“太宗时，有罗黑黑善弹琵琶，太宗阉为给使，使教宫人。陛下若以怀义有巧性，欲宫中驱使者，臣请阉之，庶不乱宫闱。”表寝不出。

太后借口怀义有巧妙的设计，所以让他入宫中搞建筑。补阙长社人王求礼上表认为：“太宗时，有个叫罗黑黑的人善于弹琵琶，太宗将他阉割后充当内侍，让他教宫女弹琵琶。陛下若认为怀义心性灵巧，想在宫中使用，请阉割他，以免扰乱后宫。”奏表被搁置起来，没有答复。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秋季，九月，丁未（初十日），唐朝任命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的儿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承袭继往绝可汗主管五个弩失毕部落。

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

己巳（疑误），雍州报告说新丰县东南有座山从地下踊出，于是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面八方都祝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说：“天气不和寒和暑就会并行，人气不和肉瘤就会滋生，地气不和小土山就会出现。今陛下以太后处于帝位，变换刚和柔的位置，所以地气受到阻塞而山发生变化成为灾害。陛下称它为‘庆山’，我以为并不是喜庆。我认为应该谨慎修德以答复上天的谴责；不然，灾祸将要降临了！”太后大怒，将他流放岭南，后被六道使诛杀。

突厥入寇，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拒之；至两井，遇突厥三千余人，见唐兵，皆下马擐甲，常之以二百余骑冲之，皆弃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营中然火，东南又有火起，虏疑有兵相应，遂夜遁。

突厥侵扰唐境，左鹰扬卫大将军黑齿常之抵抗；进军到两井，遇上突厥三千多人，他们看见唐兵，都下马穿甲。黑齿常之派二百多名骑兵冲击，他们都弃甲逃走。傍晚，突厥兵大批到达，黑齿常之命令营中点火，东南方又有火燃起，突厥怀疑有别的部队接应，于是乘黑夜逃遁。

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郭翰巡察陇右，所至多所按劾。入宁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荐之于朝，征为冬官侍郎。

狄仁杰担任宁州刺史。右台监察御史晋陵人郭翰巡察陇右地区，所到之地多有所揭发弹劾。进入宁州境内，父老歌颂刺史美德的满路都是；郭翰向朝廷推荐，狄仁杰被召回任冬官侍郎。

第二百零四卷

唐纪二十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下垂拱三年（丁亥、687 ）

唐纪二十则天皇后垂拱三年（丁亥，公元687 年）

春，闰正月，丁卯，封皇子成美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

春季，闰正月，丁卯（初二），唐朝封皇子李成美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李隆范为卫王，李隆业为赵王。

二月，丙辰，突厥骨笃禄等寇昌平，命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帅诸军讨之。

二月，丙辰（二十二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侵扰昌平，唐朝命令左鹰扬大将军黑齿常之率领诸军讨伐他们。

三月，乙丑，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致仕。

三月，乙丑（初一），纳言韦思谦以太中大夫退休。

夏，四月，命苏良嗣留守西京。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拔葵、去织妇，未闻万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夏季，四月，唐朝命令苏良嗣留守西京。当时尚方监裴匪躬查核西京禁苑，准备出卖苑中蔬菜水果以取利。苏良嗣说：“从前公仪休任鲁国宰相，还能拔掉园中的葵菜，离开家中织帛的妇人，不许家人与百姓争利，未曾听说大国的君主出卖蔬菜水果的。”于是取消出卖的打算。

壬戌，裴居道为纳言。五月，丙寅，夏官侍郎京兆张光辅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壬戌（二十九日），裴居道任纳言。五月，丙寅（初三），夏官侍郎京兆人张光辅任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窃谓凤阁舍人永年贾大隐曰：“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隐密奏之，太后不悦，谓左右曰：“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或诬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又与许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肃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太后大怒，以为拒捍制使；庚午，赐死于家。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刘之私下对凤阁舍人永年人贾大隐说：“太后既然废昏庸立贤明，哪里用得着临朝行使皇帝权力！不如归政于皇帝，以安定天下人心。”贾大隐向太后密奏这件事，太后不高兴，对身边的人说：“刘之是我一手提拔的，竟然又背叛我！”有人诬告刘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黄金，又与许敬宗妾私通，太后命令肃州刺史王本立审讯他。王本立向他宣布并出示太后的敕令，刘之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令！”太后大怒，认为这是抵制君主的使者；庚午（初七），命令他在家里自尽。

之初下狱，睿宗为之上疏申理，亲友皆贺之，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临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谢表，立成数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叹其文。太后闻之，左迁翰巫州司法，思钧播州司仓。

刘之初入狱时，睿宗曾为他上疏申辩，亲友都向他祝贺。刘之却说：“这是加速我的死期。”临刑前，他先沐浴，神色安然自若，自己起草给太后的谢恩表，很快就写出几张纸。麟台郎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称赞叹赏他的文章。太后知道后，将郭翰降职为巫州司法，周思钧降职为播州司仓。

秋，七月，壬辰，魏玄同检校纳言。

秋季，七月，壬辰（三十日），魏玄同任检校纳言。

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诛其魁首。其党李思慎等作乱，攻破安南府城，杀延。桂州司马曹玄静将兵讨思慎等，斩之。

岭南俚户过去只交纳一半赋税，交趾都护刘延要他们全额交纳，俚户不服从，刘延处死他们的首领。他的同党李思慎等暴动，攻破安南府城，杀死刘延。桂州司马曹玄静领兵讨伐李思慎等，将他们斩首。

突厥骨笃禄、元珍寇朔州，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击之，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之副，大破突厥于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多祚世为酋长，以军功得入宿卫。黑齿常之每得赏赐，皆分将士；有善马为军士所损，官属请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马笞官兵乎！”卒不问。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侵扰朔州。唐朝派遣燕然道大总管黑齿常之反击，以左鹰扬大将军李多祚为他的副手，大败突厥人于黄花堆，追逐四十余里，突厥人都逃往沙漠以北。李多祚世代任酋长，因军功得以入宫担任警卫。黑齿常之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将士；有好马被军士损伤，属官请鞭打他，黑齿常之说：“怎么能因私人的马而鞭打官府的兵呢！”始终没有追究。

九月，己卯，虢州人杨初成诈称郎将，矫制于都市募人迎庐陵王于房州；事觉，伏诛。

九月，己卯（十八日），虢州人杨初成伪称郎将，假传太后命令在都邑招募人去房州迎接庐陵王；事情败露后，被处死。

冬，十月，庚子，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骨笃禄、元珍战，全军皆没，宝璧轻骑遁归。

冬季，十月，庚子（初九），右监门卫中郎将爨宝璧与突厥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交战，全军覆没，爨宝璧轻装乘马逃回。

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功，表请穷追余寇。诏与常之计议，遥为声援。宝璧欲专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万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余里，掩击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严备，与战，遂败。太后诛宝璧；改骨笃禄曰不卒禄。

爨宝璧见黑齿常之有军功，上表请求穷追残余敌人。太后命令他与黑齿常之商议，遥相声援。爨宝璧想独占功劳，不等待黑齿常之便率领精兵一万三千人率先出发，跨出边塞二千余里，想出其不意袭击突厥部落；到达以后，又先派人告诉人家，使得人家能够严密防备，于是战败。太后处死爨宝璧；改阿史那骨笃禄的名字为不卒禄。

命魏玄同留守西京。

唐朝命令魏玄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诬李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当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减死除名，流儋州而卒。

武承嗣又指使人诬告李孝逸自己说“名字中有兔，兔是月亮中的东西，当会有作天子的名分”。太后因李孝逸有功劳，十一月，戊寅（十八日），减免他的死罪，削除名籍，流放儋州而死。

太后欲遣韦待价将兵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军中事无大小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

太后准备派遣韦待价领兵进击吐蕃，凤阁侍郎韦方质上奏，请求按照以前的制度派遣御史监军，太后说：“古时贤明的君主派遣将领，城门以外的事情全都委托给他，近来听说御史监军，军中大小事情都要禀报他，以下控制上，不是国家的制度，况且这如何能要求将领取得成功！”于是作罢。

是岁，天下大饥，山东、关内尤甚。

本年，天下大饥荒，山东、关内尤为严重。

四年（戊子、688 ）

四年（戊子，公元688 年）

春，正月，甲子，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请为七室，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太后乃止。

春季，正月，甲子（初五），唐朝在神都建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座庙，春夏秋冬祭祀的礼仪和西京的太庙一样。又立崇先庙以祭祀武氏祖先。太后命令有关部门讨论崇先庙的室数，司礼博士周请设七室，并将李唐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按照礼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这是百代不能更改的道理。如今周引用没有根据的议论，广泛陈述异闻，只是尊崇太后临朝代理国事的威仪，不依从国家的常法。皇太后亲自承受先帝临终的托付，显扬帝王的大道，崇先庙的室数应当如同诸侯的数目，国家宗庙不应随意变更。”太后于是没有为崇先庙设立七室。

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诸儒以为明堂当在国阳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以为去宫太远。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

太宗、高宗在位的时候，多次准备建立明堂，因儒家学者们讨论它的制度没有结果而停止。到太后临朝行使皇帝权力，独自与北门学士讨论它的制度，不征求学者们的意见。学者们认为明堂应当在都城南郊居中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太后认为离皇宫太远。二月，庚午（疑误），拆毁乾元殿，在原地基建明堂，任命和尚怀义为监造明堂使者，共役使数万人。

夏，四月，戊戌，杀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也。

夏季，四月，戊戌（十一日），唐朝处死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

初，太后有憾于处俊，会奴诬告象贤反，太后命周兴鞫之，致象贤族罪。象贤家人诣朝堂，讼冤于监察御史乐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贤无反状，玄殖坐免官。象贤临刑，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夺市人柴以击刑者；金吾兵共格杀之。太后命支解其尸，发其父祖坟，毁棺焚尸。自是终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当初，太后对郝处俊不满意，正好有奴仆诬告郝象贤谋反，太后命令周兴审讯，判郝象贤灭族罪。郝象贤家里的人前往朝堂，向监察御史乐安人任玄殖诉冤。任玄殖上奏说郝象贤没有谋反的事实，因此获罪被免官。郝象贤临刑前，破口大骂太后，揭发宫中隐秘的的丑事，夺取市上人的木柴打行刑人；金吾卫士兵共同把他打死。太后命令支解他的尸体，挖他父亲、祖父的坟墓，毁棺材焚尸休。从此直到太后在位终了，法官每次执行死刑，都先用木丸塞住犯人的嘴。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把紫石捣成粉末掺上药物将字填平。庚午（疑误），指使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石，声称这石头是从洛水中获得的。太后高兴，将这石头命名为“宝图”，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十一日），太后下诏，将亲自祭拜洛水，接受“宝图”；祭祀于南郊，告谢昊天上帝；祭典结束，驾临明堂，接受群臣朝见，命令各州都督、刺史以及皇族、外戚在祭拜洛水前十天在神都洛阳会集。乙亥（十八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寅，作神皇三玺。

壬寅（十六日），唐朝制作神皇的三个玺印。

东阳大长公主削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适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长孙无忌之舅族，故恶之。

东阳大长公主被削除封邑，和两个儿子一起迁移到巫州。东阳大长公主嫁给高履行，太后因高氏是长孙无忌的舅舅的家族里的人，所以憎恶她。

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以吴、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余所，独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

江南道巡抚大使、冬官侍郎狄仁杰因吴、楚多滥设祠庙，奏请焚烧其中的一千七百余所，只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座祠庙。

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

秋季，七月，丁巳（初一），唐朝大赦天下。“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洛水改名为永昌洛水，封洛水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止在洛水上打鱼垂钓，祭洛水的礼仪如同四渎一样。将天授圣图出现的地点命名为圣图泉，泉的旁边设置永昌县。又改称嵩山为神岳，封嵩山神为天中王，授给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的官衔，禁止在山上打柴放牧。又由于这以前在汜水县得到瑞石，因此汜水县为广武县。

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绛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蔼、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太后私下图谋取代唐朝，逐渐清除皇族。绛州刺史韩王李元嘉、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邢州刺史鲁王李灵夔、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李元嘉的儿子通州刺史黄公李、李元轨的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虢王李凤的儿子申州刺史东莞公李融、李灵夔的儿子范阳王李蔼、李贞的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在皇族中都凭才能和操行享有美名，太后尤其忌恨他们。李元嘉等内心不安，暗中有挽救恢复皇帝权力的志向。

撰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飨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撰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絷，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诈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箫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以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李写信给李贞假称：“妻子的病越来越重，应当赶紧治疗，如果拖延到今年冬天，恐怕要成为顽症。”等到太后召集宗室到明堂朝见，诸王于是轮番相互警戒说：“神皇准备在接受朝见大摆宴席的时候，指使人告密，尽数逮捕皇族，全部杀光。”李假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给李冲说：“朕被幽禁，诸王应该各自发兵救我。”李冲又伪造皇帝用玺印密封的书信说：“神皇打算将李氏的国家交给武氏。”八月，壬寅（十七日），李冲召集长史萧德琮等，命令他们招募兵卒，同时分别告知韩、霍、鲁、越各王，以及贝州刺史纪王李慎，让他们各自起兵，共同向神都进发。太后得知后，任命左金吾将军丘神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他们。

冲募兵得五千余人，欲渡河取济州；先击武水，武水令郭务悌诣魏州求救。莘令马玄素将兵千七百人中道邀冲，恐力不敌，入武水，闭门拒守。冲推草车塞其南门，因风纵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风回，冲军不得进，由是气沮。堂邑董玄寂为冲将兵击武水，谓人曰：“琅邪王与国家交战，此乃反也。”冲闻之，斩玄寂以徇，众惧而散入草泽，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数十人在。冲还走博州，戊申，至城门，为守门者所杀，凡起兵七日而败。丘神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尽杀之，凡破千余家。

李冲募兵得到五千余人，想横渡黄河，夺取济州；先进攻武水，武水县令郭务悌前往魏州求救。莘县县令马玄素领兵一千七百人在中途截击李冲，因怕兵力不足以抗敌，便进入武水县城，闭门防守。李冲推草车堵塞该城南门，趁风纵火焚烧城门，想乘火势冲入城中；不料火起后风向逆转，李冲的军队不能前进，因此士气低落。堂邑人董玄寂为李冲领兵进攻武水，对人说：“琅邪王与国家交战，这是造反。”李冲听说后，斩董玄寂示众，部下畏惧四散逃入荒野，李冲禁止不住，只剩下自家的僮仆和左右共数十人在身边。李冲往回逃奔博州，戊申（二十三日），至博州城门，被守门的人杀死，起兵前后共七日就失败。丘神到达博州，官吏身穿民服出来迎接，丘神将他们全部杀死，共使一千余家家破人亡。

越王贞闻冲起，亦举兵于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丙辰，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将兵十万以讨之，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削冲属籍，更姓虺氏。贞闻冲败，欲自锁诣阙谢罪，会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募得勇士二千余人，贞乃宣言于众曰：“琅邪已破魏、相数州，有兵二十万，朝夕至矣。”发属县兵共得五千，分为五营，使汝南县丞裴守德等将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余人。所署官皆受迫协，莫有斗志，惟守德与之同谋，贞以其女妻之，署大将军，委以腹心。贞使道士及僧诵经以求事成，左右及战士皆带辟兵符。麴崇裕等军至豫州城东四十里，贞遣小子规及裴守德拒战，兵溃而归。贞大惧，闭阁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谓贞曰：“王岂可坐待戮辱！”贞、规、守德及其妻皆自杀。与冲皆枭首东都阙下。

越王李贞听说李冲起兵，也在豫州起兵，派兵攻陷上蔡。九月，丙辰（初一），朝廷任命左豹韬大将军麴崇裕为中军大总管，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领兵十万人讨伐他，又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朝廷削除李贞、李冲在皇族名册中的名字，改姓虺氏。李贞听说李冲失败，本想捆绑自己到皇宫前请罪，正遇上他所任命的新蔡县令傅延庆招募到勇士二千余人，李贞便向大家宣告说：“琅邪王已攻破魏、相等数州，有兵二十万，很快就要到达这里了。”又征发豫州属下各县兵共五千人，分为五营，指派汝南县丞裴守德等率领，任命九品以上官员五百余人。所任命的官吏都是受胁迫的，没有斗志，只有裴守德与他同谋，李贞将女儿嫁给他，任命他为大将军，结为亲信。李贞让道士、和尚诵经以祈求事情成功，身边的人及战士都佩带避免兵器伤害的神符。麴崇裕等军到达豫州城东四十里，李贞派遣小儿子李规及裴守德迎战，结果溃败而回。李贞大惊，闭门自守。麴崇裕等到达城下，身边的人对李贞说：“您难道可以坐着等待被杀被污辱！”于是李贞、李规、裴守德及他们的妻子都自杀。他们与李冲都在东都皇宫门前阙楼下被悬首示众。

初，范阳王蔼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惟贞狼狈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

当初，范阳王李蔼派使者对李贞和李冲说：“如果四方诸王同时起事，一定能成功。”于是诸王往来协商约定时间，还没有最后约定，李冲就首先发难，只有李贞匆忙响应，其他诸王都不敢起事，所以失败。

贞之将起兵也，遣使告寿州刺史赵，妻常乐长公主谓使者曰：“为我语越王：昔隋文帝将篡周室，尉迟迥，周之甥也，犹能举兵匡救社稷，功虽不成，威辰海内，足为忠烈。况汝诸王，先帝之子，岂得不以社稷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诸王不舍生取义，尚犹豫不发，欲何须邪！祸且至矣，大丈夫当为忠义鬼，无为徒死也。”

李贞将起兵时，派使者告诉寿州刺史赵，赵的妻子常乐长公主对使者说：“替我转告越王：从前隋文帝将要篡夺北周帝位，尉迟迥是北周皇帝的外甥，还能起兵匡救国家，虽然没有成功，但威震海内，足可称为忠诚壮烈之士。何况你们诸王还是先帝的儿子，难道还能不把国家放在心上！现今李氏王朝的危险就像早晨的露水一样，你们诸王不舍生取义，还犹豫不发兵，想等什么呢！大祸就要临头了，大丈夫应当做忠义之鬼，不应当白白等死。”

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按其密状。讯问，皆无明验，或告与韩、鲁通谋，太后召诘之，抗论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卿也。”乃命于河西监军，更使周兴等按之，于是收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公撰、常乐公主于东都，迫协皆自杀，更其姓曰“虺”，亲党皆诛。

到李贞失败，太后打算全部处死韩、鲁等诸王，命令监察御史蓝田人苏清查他们密谋的情况。苏经过审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罪证，有人密告苏与韩、鲁等诸王串通，太后召苏责问，苏直言争论，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太后说：“你是才德高雅的读书人，朕将另有任用，这个案子不用你办理了。”便命令苏到河西监军，改由周兴等审理，于是收捕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黄公李、常乐公主等到东都洛阳，全迫胁他们自杀，改他们姓“虺”，他们的亲属党羽都被处死。

以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时治越王贞党与，当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杰密奏：“彼皆诖误，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丰州。道过宁州，宁州父老迎劳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于德政碑下，设斋三日而后行。

朝廷任命文昌左丞狄仁杰为豫州刺史。当时正惩治越王李贞的党羽，要判罪的有六七百家，籍没官府充当奴婢的有五千人，司刑寺催促豫州执行判决。狄仁杰给太后上密奏说：“他们都是受连累的，我想明白上奏，似乎是在为叛逆的人申辩；知而不言，又恐怕有背于陛下仁爱怜悯的本意。”太后因此特意原谅他们，都流放丰州。当他们路过宁州时，宁州父老迎接慰劳说：“是我们的狄使君救活你们的吧？”互相搀扶着在宁州百姓当年为狄仁杰立的功德碑下痛哭，斋戒三天后才继续往前走。

时张光辅尚在豫州，将士恃功，多所求取，仁杰不之应。光辅怒曰：“州将轻元帅邪？”仁杰曰：“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万贞生！”光辅诘其语，仁杰曰：“明公总兵三十万，所诛者止于越王贞。城中闻官军至，逾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纵将士暴掠，杀已降以为功，流血丹野，非万贞而何！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明公之颈，虽死如归耳！”光辅不能诘，归，奏仁杰不逊，左迁复州刺史。

当时张光辅还在豫州，将士依仗有功，肆意勒索，狄仁杰不予理采。张光辅大怒说：“州将敢轻视全军主将！”狄仁杰说：“河南作乱的只有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出现了一万个李贞！”张光辅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统兵三十万，所要杀的只限于越王李贞。城中人听说官军到来，越城出来投降的人很多，四面都踩踏成道路了，您放纵军士凶暴地抢掠，杀已投降的人用以报功，流血染红郊野，这不是一万个李贞又是什么！我恨不能得到天子的尚方斩马剑加在您的脖子上，我虽死也视作回家一般！”张光辅无法反驳，回来后，上奏说狄仁杰不恭顺。狄仁杰被降职为复州刺史。

丁卯，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并同平章事。

丁卯（十二日），左肃政大夫骞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都任同平章事。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东莞公融密遣使问成均助教高子贡，子贡曰：“来必死。”融乃称疾不赴。越王贞起兵，遣使约融，融苍猝不能应，为官属所逼，执使者以闻，擢拜右赞善大夫。未几，为支党所引，冬，十月，己亥，戮于市，籍没其家。高子贡亦坐诛。

太后召皇族到明堂朝见，东莞公李融暗中派使者问成均助教高子贡，高子贡回答说：“来，必定死。”李融便声称有病不来。越王李贞发难，派使者约他一同起兵，他匆促间不能响应，在属官逼迫下逮捕李贞的使者上报，因此升任左赞善大夫。不久，为亲属所牵连，冬季，十月，己亥（十四日），被处死于街市，查抄家产，高子贡也因此被处死。

济州刺史薛、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皆与琅邪王冲通谋。闻冲起兵，作兵器，募人；冲败，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绪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济州刺史薛、薛的弟弟薛绪、薛绪的弟弟附马都尉薛绍，都同琅邪王李冲通谋。薛听说李冲起兵，即制造武器，招募人员；李冲失败后，他们杀录事参军高纂以灭口。十一月，辛酉（初六），薛、薛绪被处死，薛绍因娶太平公主的缘故，被打一百棍子后，饿死于监狱中。

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轨坐与越王连谋，废徙黔州，载以槛车，行至陈仓而死。江都王绪、殿中监公裴承先皆戮于市。承先，寂之孙也。

十二月，乙酉（初一），司徒、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因犯与越王李贞通谋罪，被废黜并流放到黔州，用囚车运送，行至陈仓死去。江都王李绪、殿中监公裴承先都被处死于街市。裴承先是裴寂的孙子。

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唐朝命令裴居道留守西京。

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素不礼于殿中侍御史周矩，屡言其不能了事。会有罗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谓味道曰：“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辞玉皆伏诛。

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贯不尊重殿中侍御史周矩，多次说他不会解决问题。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太后命令周矩审讯。周矩对骞味道说：“你常责备我不会解决问题，今天我就为你解决问题。”己亥（疑误），骞味道和他的儿子骞辞玉都被处死。

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己酉（二十五日），太后祭拜洛水，接受“天授圣图”，皇帝、皇太子都随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首领各按方位排列站立。珍禽、奇兽、各种珍宝陈列于坛前，礼乐仪仗的盛大，是唐朝开国以来所未有过的。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栌籍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辛亥（二十七日），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三百尺见方。共三层：下层按照四季划分，四方各用本方的颜色；中层按十二时辰划分；上为圆顶，由九条龙捧起，顶上安置铁凤，高一丈，用黄金装饰。中间有十围粗的大木，上下贯通，斗斜柱屋檐都依仗它作基础。下面安置铁制水渠，像太学中辟雍的样子，号称万象神宫。太后设宴赏赐群臣，大赦天下罪人，准许百姓入内参观。改河南县为合宫县。又在明堂北面造五层天堂以贮藏大佛像；登上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了。和尚怀义因主持修造明堂和天堂有功授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侍御史王求礼上书说：“古代明堂，用茅草为顶不加修剪，以柞木作椽不加砍削。现在用珠宝玉石装饰，涂上各种颜色，铁凤高入云端，金龙藏进云雾，从前殷纣王的琼台、夏桀的瑶室，都无法超过它。”太后不予理睬。

太后欲发梁、凤、巴，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生羌，因袭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以为：“雅州边羌，自国初以来未尝为盗。今一旦无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惧诛灭，必蜂起为盗。西山盗起，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备守，兵久不解，臣愚以为西蜀之祸，自此结矣。臣闻吐蕃爱蜀富饶，欲盗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绝，障隘不通，势不能动。今国家乃乱边羌，开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种，为乡导以攻边，是借寇兵为贼除道，举全蜀以遗之也。蜀者国家之宝库，可以兼济中国。今执事者乃图侥幸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穑，财不足以富国，徒为糜费，无益圣德，况其成败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险也，人之所以安者无役也；今国家乃开其险，役其人，险开则便寇，人役则伤财，臣恐未见羌戎，已有奸盗在其中矣。且蜀人劣，不习兵战，山川阻旷，去中夏远，今无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见其不及百年，蜀为戎矣。国家近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者，盖以陛下务在养人，不在广地也。今山东饥，关、陇弊，而徇贪夫之议，谋甲兵，兴大役，自古国亡家败，未尝不由黩兵，愿陛下熟计之。”既而役不果兴。

太后准备征发梁、凤、巴等地百姓，从雅州凿山开通道路，出击生羌，从而袭击吐蕃。正字陈子昂上书认为：“雅州边地的羌人，从唐朝开国以来未曾作过盗贼，现在一旦无罪而杀戮他们，他们的怨恨一定很深；而且害怕被消灭，必蜂起作盗贼。西山羌族盗贼兴起，则蜀地边城不得不接连派兵防守。兵士长期集结不散，我以为西蜀的灾祸，从此就结下了。我听说吐蕃贪图蜀地富饶，想窃取它已经很久了，只是因山川隔绝，道路阻塞不通，形势使他们无法行动。现在国家却扰乱边地羌人，开通险要通道，使他们得以收集逃亡种族，作为向导以进攻边地，这是借给敌人兵马，为敌人清除道路，把全部蜀地送给他们。蜀地是国家的宝库，可以多方面接济中原地区。现在的一些当政者贪图侥幸的利益而进取西羌，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能够种庄稼，得到他们的财富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只是浪费财力人力，无益于陛下圣德，更何况成败还不一定呢！蜀地所依赖的是地势险要，百姓所赖以安定的是没有徭役；现在国家却打通它的险要，役使它的人民，险要打通则便于敌寇，人民被役使则伤财，我恐怕还没有见到羌人，已有奸盗出现在蜀中了。况且蜀人弱小，不熟悉军事，山川阻隔，距离中原遥远，如今无敌造成西羌、吐蕃的祸患，我觉得不用再过一百年，蜀地将变为戎人的地方了。国家近年废除安北、单于都护府，放弃龟兹、疏勒二镇，天下所以一致称之为盛德，大概是因为陛下致力于安养人民，而不在于扩大土地。现在崤山以东饥荒，关、陇地区残破，却顺从贪心人的议论，谋划动用军队，兴起大规模的徭役，自古以来国亡家败，未尝不由于滥用武力，愿陛下仔细考虑。”其后这件事情没有能进行。

永昌元年（己丑、689 ）

永昌元年（己丑，公元689 年）

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末，御明堂，飨群臣。

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唐朝合祭于万象神宫，太后穿戴帝王的礼服礼帽，腰带上插着大圭，手拿着镇圭第一个献祭品，皇帝第二个献，太子最后一个献。先至昊天上帝座前，其次至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座前，其次至魏国先王座前，其次至五方帝座前。太后亲临则天门，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丁巳（初三），太后驾临明堂，接受朝贺；戊午（初四），在明堂施行政教，颁布教诲百官的九条政令；己未（初五），太后来到明堂，宴赏群臣。

二月，丁酉，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阳陵曰明义陵。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鲁公曰太原靖王，北平王曰赵肃恭王，金城王曰魏义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二月，丁酉（十四日），太后追尊父亲魏忠孝王为周忠孝太皇，母亲为周忠孝太后，称武氏在文水的陵墓为章德陵，在咸阳的陵墓为明义陵，设置崇先府官员。戊戌（十五日），太后追尊其祖先鲁公为太原靖王，北平王为赵肃恭王，金城王为魏义康王，太原王为周安成王。

三月，甲子，张光辅守纳言。

三月，甲子（十一日），张光辅守纳言。

壬申，太后问正字陈子昂，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

壬申（十九日），太后问正字陈子昂，什么是当前要抓的重要政事。陈子昂退朝后，上疏认为：“应当宽缓刑罚，崇尚德政，停止军事行动，减省赋税徭役，抚恤慰问皇族，使他们各自安心。”词语委婉，意思深切，议论很好，共三千字。

癸酉，以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癸酉（二十日），唐朝任命天官尚书武承嗣为纳言，张光辅守内史。

夏，四月，甲辰，杀辰州别驾汝南王炜、连州别驾鄱阳公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于州。炜，恽之子；，元庆之子也。

夏季，四月，甲辰（二十二日），唐朝处死辰州别驾汝南王李炜、连州别驾鄱阳公李等皇族十二人，迁移他们的家属去州。李炜是蒋王李恽的儿子；李是道王李元庆的儿子。

己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玄挺女为妻，又与炜善。谋迎中宗于庐陵，以问玄挺；炜又尝谓玄挺曰：“欲为急计，何如？”玄挺皆不应。故坐知反不告，同诛。

己酉（二十七日），唐朝处死天官侍郎蓝田人邓玄挺。邓玄挺的女儿是李的妻子，邓玄挺又与李炜很要好。李图谋从庐陵接回唐中宗，曾询问过邓玄挺；李炜又曾对邓玄挺说：“准备制定紧急计划，如何？”邓玄挺都没有回答。所以他以犯知道谋反而不报告的罪，被一同处死。

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

五月，丙辰（初五），唐朝任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以进攻吐蕃。

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

浪穹州蛮族酋长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原先依附吐蕃，这时候投降唐朝；唐朝任命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统率他的部众。

己巳，以僧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讨突厥。行至紫河，不见虏，于单于台刻石纪功而还。

己巳（十八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军大总管，北伐突厥。进军到紫河，没有遇见突厥人，在单于台刻石纪功而回。

诸王之起兵也，贝州刺史纪王慎独不预谋，亦坐系狱；秋七月，丁巳，槛车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东平王续等，相继被诛，家徙岭南。

唐朝诸王起兵时，只有贝州刺史纪王李慎没有参与谋划，但也被牵连入狱；秋季，七月，丁巳（初七），被用囚车移送巴州，改姓虺氏，走到蒲州而死。他的八个儿子，如徐州刺史东平王李续等，相继被处死，家属被迁移岭南。

女东光县主楚媛，幼以孝谨称，适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姑有疾，亲尝药膳；接遇娣姒，皆得欢心。时宗室诸女皆以娇奢相尚，诮楚媛独俭素，曰：“所贵于富贵者，得适志也；今独守勤苦，将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礼，今而行之，非适志欤！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傥来之物，可足骄人！”众皆惭服。及慎凶问至，楚媛号恸，呕血数升；免丧，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李慎的女儿东光县主李楚媛，年幼时就以孝顺恭谨著名，嫁司议郎裴仲将，夫妻相敬如宾；婆婆有病，所用药物食品她都亲口先尝；接待妯娌，都得到她们的欢心。当时皇族女子都以骄横奢侈相互争胜为时尚，他们讥笑只有李楚媛节俭朴素，说：“人所以看重富贵，是因为能满足欲望；现在你一人独自保持勤劳艰苦，追求的是什么呢？”李楚媛说：“小时候喜欢礼，现在付诸行动，不是满足欲望吗！综观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顺节俭为美德，以放纵奢侈为丑恶。使父母感到耻辱是我所畏惧的，别的还有什么追求啊；富贵是无意得来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向别人炫耀的！”大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等到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媛哀号悲痛，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后，不用润发的油脂近二十年。

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太后大怒，丙子，待价除名，流绣州，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为西州都督。

韦待价进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交战，打了大败仗。韦待价既无将领的才能，窘迫中失去凭依，士卒挨冻受饿，死亡很多，于是领军返回。太后大怒，丙子（二十六日），韦待价被撤销名籍，流放绣州，处死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安西副都护唐休收集残余部队，抚慰安定西部边地，太后任命唐休为西州都督。

戊寅，以王本立同凤阁鸾台三品。

戊寅（二十八日），唐朝任命王本立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徐敬业之败也，弟敬真流绣州，逃归，将奔突厥。过洛阳，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资遣之；至定州，为吏所获，嗣业缢死。嗣明、敬真多引海内知识，云有异图，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为所连引坐死者甚众。嗣明诬内史张光辅，云“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八月，甲申，光辅与敬真、嗣明等同诛，籍没其家。

徐敬业失败后，他的弟弟徐敬真流放绣州，以后逃回，准备投奔突厥。他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供给财物送他离开；到达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多诬告牵连海内相互认识了解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期望这样能免除死罪。于是朝野人士被牵连判死罪的人很多。张嗣明诬告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时，他私下议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天象变化，在朝廷和叛逆者间脚踩两只船。”八月，甲申（初四），张光辅和徐敬真、张嗣明等一起被处死，并被查抄家产。

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楚金等皆为敬真所引，云与敬业通谋。临刑，太后使凤阁舍人王隐客驰骑传声郝之。声达于市，当刑者皆喜跃欢呼，宛转不已；元忠独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虚实未知。”隐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无忧喜之色。是日，阴云四塞，既释楚金等，天气晴霁。

乙未（十五日），秋官尚书太原人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都赦免死罪，流放岭南。张楚金等都被徐敬真所诬告，说他们与徐敬业串通谋反。将执行死刑时，太后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话赦免他们。赦免的喊声传到刑场，将受刑的人都高兴得跳跃欢呼，展转不停；只有魏元忠安坐自如，不动声色，有人让他起来，他说：“真假还不知道。”王隐客来到，又让他起来，他说：“等宣布太后的敕令后再起来。”宣布敕令后，他才慢慢起来，以跪拜之礼拜了两拜，脸上始终没有忧愁和喜悦的表情。当天，阴云密布，释免张楚金等人之后，天气转晴，阴云散尽。

九月，壬子，以僧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二十万讨突厥骨笃禄。

九月，壬子（初三），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新平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二十万讨伐突厥阿史那骨笃禄。

初，高宗之世，周兴以河阳令召见，上欲加擢用，或奏以为非清流，罢之。兴不知，数于朝堂俟命。诸相皆无言，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时同平章事，谓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兴以为玄同沮已，衔之。玄同素与裴炎善，时人以其终始不渝，谓之耐久朋。周兴奏诬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监刑御史房济谓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玄同叹曰：“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杀夏官侍郎崔察于隐处。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

当初，高宗在位时，周兴任河阳县令被召见，准备加以提升，有人上奏说他不属清流官，这才作罢。周兴不知道，还多次在朝堂等候任命。诸位宰相都不告诉他，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当时任同平章事，对他说：“周县令可以回去了。”周兴以为魏玄同阻止自己提升，因此怀恨他。魏玄同一贯与裴炎很要好，当时人因为他们的友情始终不变，称赞为“耐久的朋友”，周兴因此上奏诬陷玄同，说他曾说过：“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太后大怒，闰九月甲午（十五日），赐他在家里自尽。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您老为何不告密，以求得到太后召见，可以为自己申诉。”魏玄同感叹说：“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又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当告密人呢！”于是自尽。又在隐蔽的地方杀死夏官侍郎崔，其余朝廷内外大臣因此被处死和流放的很多。

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易从为人，仁孝忠谨，将刑于市，吏民怜其无辜，远近奔赴，竞解衣投地曰：“为长史求冥福。”有司平准，直十余万。

彭州长史刘易从也被徐敬真诬告；戊申（二十九日），在彭州被处死。刘易从为人仁爱孝顺，忠诚谨慎，将在街市行刑时，官吏和百姓怜惜他无罪，从远近各处奔赴刑场，争先脱衣扔在地上，说：“为刘长史求冥福”。有关部门估价，这些衣服值十多万。

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徵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

周兴等诬告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常之被召回送进监狱。冬季，十月，戊午（初九），黑齿常之上吊身亡。

己未，杀宗室鄂州刺史嗣郑王等六人。庚申，嗣滕王琦等六人免死，流岭南。

己未（初十），武后处死皇族鄂州刺史嗣郑王李等六人。庚申（十一日），嗣滕王李琦等六人免去死罪，流放岭南。

丁卯，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刑文伟并同平章事。

丁卯（十八日），春官尚书范履冰、凤阁侍郎邢文伟都任同平章事。

己卯，诏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宜配皇地祗，忠孝太后从配。

己卯（三十日），太后下令，祭皇地祗时以太穆神皇后、文德圣皇后配享，周忠孝太后随从配享。

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以为：“周颂成、康，汉称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虽尽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乐化，不宜有乱臣贼子，日犯天诛。比者大狱增多，逆徒滋广，愚臣顽昧，初谓皆实，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系囚李珍等无罪，百僚庆悦，皆贺圣明，臣乃知亦有无罪之人挂于疏网者。陛下务在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以伤陛下之仁，以诬太平之政，臣窃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臣闻阴惨者刑也，阳郐者德也；圣人法天，天亦助圣，天意如此，陛下岂可不承顺之哉！今又阴雨，臣恐过在狱官。凡系狱之囚，多在极法，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有实者显示明刑，滥者严惩狱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岂非至德克明哉！”

右卫胄曹参军陈子昂上疏认为：“周朝歌颂成王、康王，汉朝称赞文帝、景帝，都因为他们能弃刑罚而不用的缘故。现在陛下的政治，虽然尽善了，但太平的朝代，上下都乐于教化，不应当有乱臣贼子，天天触犯帝王的刑律被处死。近来大案增多，叛逆的人日益增加，我本愚昧，原以为他们都有确凿的罪证，而上月十五日，陛下特意查明囚犯李珍等无罪，百官欢悦，都庆贺陛下圣明，我于是知道也有无罪的人落入宽大的法网。陛下致力于宽刑，狱官却在追求苛刻的刑罚，以损害陛下的仁德，以诬蔑太平的政治，我心里憎恨这些人。还有，九月二十一日下令赦免张楚金等人的死罪，天气由有风雨为出现五色云彩。我听说天阴暗惨淡表示刑罚过公，晴朗表示德政；圣人效法上天，上天也帮助圣人，天意既然如此，陛下怎么能不承顺天意呢！现在又阴雨，我恐怕过错在执掌刑狱的官吏。凡是入狱的犯人，多处以最重的刑罚，道途的议论，或肯定或否定，陛下何不全部召见罪犯，亲自责问他们的罪过！确实有罪的公开给予应得的刑罚，滥施刑罚的则严厉惩办主管刑狱的官吏，使天下人都心服，人们都知道政事和刑罚，那不是最高尚的道德就能够发扬光大吗！”

天授元年（庚寅、690 ）

天授元年（庚寅、公元690 年）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以周、汉之后为二王后，舜、禹、成汤之后为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国。

十一月，庚辰朔（初一），冬至，太后祭万象神宫，大赦天下。开始用周历，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为腊月，夏历正月为一月。封周朝、汉朝王室的后代为“二王后”，舜、禹、成汤的后代为“三恪”，北周、隋朝皇帝的后代享受封国的待遇。

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改诏曰制。秦客，太后从父姊之子也。

凤阁侍郎河东人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个字进献，丁亥（初八），朝廷下令推行。太后自己命名为“”，改称“诏”为“制”。宗秦客是太后堂姊的儿子。

乙未，司刑少卿周兴奏除唐亲属籍。

乙未（十六日），司刑少卿周兴奏请废除唐朝帝室亲属的家族名册。

腊月，辛未，以僧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爵鄂国公。

腊月，辛未（二十三日），唐朝任命和尚怀义为右卫大将军，赐给鄂国公爵位。

春，一月，戊子，武承嗣迁文昌左相，岑长倩迁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为地官尚书。攸宁，士之兄孙也。

春季，一月，戊子（初十），武承嗣升任文昌左相，岑长倩升任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凤阁侍郎武攸宁为纳言，邢文伟守内史，左肃政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王本立罢除相职，改任地官尚书。武攸宁是武士哥哥的孙子。

时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疾，承嗣、三思往问之，方质据床不为礼。或谏之，方质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寻为周兴等所构，甲午，流儋州，籍没其家。

当时武承嗣、武三思当权，宰相都对他们很谦让。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韦方质有病在家，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不行礼。有人规劝他不要这样，他说：“生死有命运安排，大丈夫怎能屈身事奉太后的近亲以求幸免呢！”不久他便被周兴等人陷害，甲午（十六日），流放儋州，查抄家产。

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

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后亲自在洛城殿考各地入京应举的人。入京应举的人参加殿试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丁卯，地官尚书王本立薨。

丁卯（二十日），地官尚书王本立去世。

三月，丁亥，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薨。

三月，丁亥（初十），特进、同凤阁鸾台三品苏良嗣去世。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

夏季，四月，丁巳（十一日），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因曾荐举犯叛逆罪的人，被关进监狱后死去。

醴泉人侯思止，始以卖饼为业，后事游击将军高元礼为仆，素诡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贞与舒王元名谋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废，徙和州，壬午，杀其子豫章王；贞亦族灭。擢思止为游击将军。时，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为御史，太后曰：“卿不识字，岂堪御史！”对曰：“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太后悦，即以为朝散大夫、侍御史。他日，太后以先所籍没宅赐之，思止不受，曰：“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太后益赏之。

醴泉人侯思止，起初靠卖饼谋生，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一贯诡诈无赖。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一名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秋季，七月，辛巳（初七），李元名因此被废黜，迁移到和州，壬午（初八），处死他的儿子豫章王李；裴贞也被灭族。朝廷提拔侯思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的人往往能当五品官，侯思止要求担任御史，太后说：“你不识字，怎么能担任御史！”回答说：“獬豸哪里识字，只能用角触邪恶的人。”太后高兴，即任命他为朝散大夫、侍御史。过些天，太后将早先没收的住宅赐给他，侯思止不肯接受，说：“我憎恶叛逆的人，不愿意居住他们的住宅。”太后更加赞赏他。

衡水人王弘义，素无行，尝从邻舍乞瓜，不与，乃告县官，瓜田中有白兔；县官使人搜捕，蹂践瓜田立尽。又游赵、贝，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俄迁殿中侍御史。或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敕弘义按之。安仁不服，弘义即于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适至，亦刎其首，函之以归。道过汾州，司马毛公与之对食，须臾，叱毛公下阶，斩之，枪揭其首入洛，见者无不震粟。

衡水人王弘义，一贯品行不好，曾向邻居讨瓜吃，邻居不给，便向县官报告说，瓜田中有白兔；县官派人搜捕，结果瓜田都被踩坏了。他又游历赵州、贝州，见乡间父老作佛事活动，便诬告他们谋反，结果杀死二百余人。王弘义被提拔为游击将军，很快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密告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太后命令王弘义审讯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就在他戴着枷锁的时候砍下他的脑袋；又搜捕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恰好来到，他便也砍下他的脑袋，用盒子

盛着带回。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和他一起进餐，突然间，他怒喝毛公下台阶，砍下脑袋，用枪挑着进入洛阳，看见的人无不恐惧颤抖。

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弘义戏呼曰“例竟门”。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

当时太后的特别监狱设在丽景门内，被关入这个监狱的，不死不能出狱，所以王弘义戏称丽景门为“例竟门”。朝廷官员人人自危，相见时不敢交谈，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睛示意。有的入朝时突然被秘密逮捕，因此每次入朝前，总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道是否还能再相见？”

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当时执法的官吏竞相施行严刑峻法，只有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保持公平宽恕，被告发的人都说：“遇到来俊臣、侯思止一定死，遇到徐有功、杜景俭一定生还。”

有功，文远之孙也，名弘敏，以字行。初为蒲州司法，以宽为治，不施敲朴。吏相约有犯徐司法杖者，众共斥之。迨官满，不杖一人，职事亦修。累迁司刑丞，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后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粟，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景俭，武邑人也。

徐有功是徐文远的孙子，名叫弘敏字有功，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他初任蒲州司法参军，以宽大为治狱原则，不动用刑杖。属吏互相约定，有犯法使徐有功动用刑杖的，大家一致叱责他。直到他职任期满，也没有杖责过一名犯人，任内的事务也得到治理。他连续升官至司刑丞。对被酷吏诬陷的人，徐有功都为他们平反，前后救活数十上百家。徐有功曾在朝廷争辩有关刑狱的事，太后严厉责问他，左右都替他胆颤心惊，而他神色不变，争辩更加坚决。太后虽然好杀人，但知道他为人正直，对他很恭敬也很畏惧。杜景俭是武邑人。

司刑丞荥阳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司刑丞荥阳人李日知也崇尚公平宽恕。司刑少卿胡元礼想杀一名囚犯，李日知以为不可以，多次反复争论，胡元礼发怒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生还的道理！”李日知也说：“我只要不离开司刑寺，这个囚犯最终没有死的道理！”最后将两人的不同意见上报，李日知的意见果然有理。

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

东魏国寺和尚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上奏表将书进献，书中说太后是弥勒佛降生，当取代唐朝作为人间的主宰。太后下令将它颁布于天下。

武承嗣使周兴罗告隋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谋反，徵诣行在。素节发舒州，闻遭丧哭者，叹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丁亥，至龙门，缢杀之。上金自杀。悉诛其诸子及支党。

武承嗣指使周兴罗织罪名告发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他们被征召到太后所在地。李素节从舒州出发时，听见有人因遇丧事而痛哭，便感叹说：“病死哪里可以得到，还哭什么呢！”丁亥（十三日），走到龙门，被吊死。李上金自杀。朝廷全部处死他们的儿子和亲属。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太后想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她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武攸暨当时任右卫中郎将，太后秘密指使人杀死他的妻子而后将女儿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大腮，多权变谋略，太后以为同自己相像，因此特别宠爱她，常同她秘密议论天下大事。按旧制规定，朝廷赐给封户，诸王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唯独太平公主却连续追加至三千户。

八月，甲寅，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于是殆尽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惟千金长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爱之，更号延安大长公主。

八月，甲寅（十一日），朝廷杀太子少保、纳言裴居道；癸亥（二十日），杀尚书左丞张行廉；辛未（二十八日），杀南安王李颖等皇族十二人，又用鞭子打死故太子李贤的两个儿子，唐朝皇族于是差不多被清除净尽了，年幼还活着的也都流放岭南，又处死他们的亲党数百家。只有千金长公主靠善于献媚得以保全性命，她自己请求做太后的女儿，并改姓武氏；太后喜欢她，改封号为延安大长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曰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戊寅，群臣上言：有凤皇自明堂飞入上阳宫，还集左台梧桐之上，久之，飞东南去；及赤雀数万集朝堂。

九月，丙子（初三），侍御史汲县人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皇宫前上奏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没有允许；但提升傅游艺任给事中。于是百官以及帝室的同宗亲属、远近百姓、四夷的酋长、和尚、道士共六万余人，都上表提出同傅游艺一样的请求，皇帝也上表自己请求赐姓武氏。戊寅（初五），群臣进言：有凤凰从明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过了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有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

庚辰，太后可皇帝及群臣之请。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庚辰（初七），太后同意皇帝及群臣的请求。壬午（初九），太后上则天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更改年号。乙酉（十二日），上尊号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位继承人，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睿皇后；太原靖王曰严祖成皇帝，妣曰成庄皇后；赵肃恭王曰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谥，称皇后。立武承嗣为魏王，三思为梁王，攸宁为建昌王，士兄孙攸归、重规、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

丙戌（十三日），太后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先妣姒氏为文定皇后；周平王小儿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先妣姜氏为康惠皇后；太原靖王为严祖成皇帝，先妣为成庄皇后；赵肃恭王为肃祖章敬皇帝，魏义康王为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为显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为太祖孝明高皇帝，先妣的谥号都同于先考，称皇后。封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武士哥哥的孙子武攸归、武重规、武载德、武攸暨、武懿宗、武嗣宗、武攸宜、武攸望、武攸绪、武攸止都封为郡王，诸姑姊都封为长公主。

又以司宾卿溧阳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并赐姓武。秦客潜劝太后革命，故首为内史。游艺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

又任命司宾卿溧阳人史务滋为纳言，凤阁侍郎宗秦客为检校内史，给事中傅游艺为鸾台侍郎、平章事。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侍御史来子等都赐姓武氏。宗秦客私下劝太后改换朝代，所以首先任内史。傅游艺一年之间穿遍了青、绿、朱、紫四种颜色的官服，即由九品官做到三品官，当时人称之为四季作官。

敕改州为郡；或谓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废州，不祥。”太后遽追止之。

太后下令改州为郡；有人对太后说：“陛下刚改换朝代而废除州，不吉利。”太后立即追回成命。

命史务滋等十人巡抚诸道。太后立兄孙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命令史务滋等十人巡视安抚各道。太后又封她哥哥的孙子武延基等六人为郡王。

冬，十月，甲子，检校内史宗秦客坐赃贬遵化尉，弟楚客亦以奸脏流岭外。

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一日），检校内史宗秦客因贪赃获罪，降职为遵化县尉，他弟弟宗楚客也因非法获取财物被流放岭外。

丁卯，杀流人韦方质。

丁卯（二十四日），朝廷杀死被流放人员韦方质。

辛未，内史邢文伟坐附会宗秦客贬珍州刺史。顷之，有制使至州，文伟以为诛己，遽自缢死。

辛未（二十八日）内史邢文伟因依附宗秦客而获罪，降职为珍州刺史。不久，有太后派的使者到珍州，邢文伟以为要杀他，便连忙自缢而死。

壬申，敕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其撰疏僧云宣等九人皆赐爵县公，仍赐紫袈裟、银龟袋。

壬申（二十九日），太后命令两京和各州分别修建大云寺一座，收藏《大云经》，让和尚升座讲解，为《大云经》撰写注疏的和尚云宣等九人都赐爵县公，还赐给他们紫袈裟、银龟袋。

制天下武氏咸蠲课役。

太后下令，天下姓武氏的人都蠲免赋税徭役。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年间以来被东突厥侵扰掠夺，几乎逃散净尽。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集西突厥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唐朝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改称号为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为酷吏所陷，当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奏有功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悬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被酷吏诬陷，罪当灭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坚持争辩也不能平反。秋官侍郎周兴控告徐有功故意为谋反囚犯开脱，应当斩首，太后虽然没有批准，但也免去他的官职；但太后很器重徐有功，以后又起用他为侍御史。徐有功跪伏在地上流着泪坚决推辞说：“我听说鹿奔跑在山林中而命掌握在厨师手里，这是地位造成的。陛下任用我为执法的官员，我不敢歪曲陛下的法律，必定死在这法官任上了。”太后坚持要他任侍御史，远近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相互庆贺。

是岁，以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献诚第一，以让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咄摩复让献诚。献诚乃奏言：“陛下令选善射者，今多非汉官，窃恐四夷轻汉，请停此射。”太后善而从之。

本年，太后任命右卫大将军泉献诚为左卫大将军。太后拿出金银财宝，命令选拔南北衙禁卫军优秀射手五人比赛射箭，泉献诚获得第一，他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咄摩又让给泉献诚。泉献诚便上奏说：“陛下命令选拔优秀射手，现在选出的多不是汉族官员，我恐怕四夷轻视汉人，请求停止这次比赛。”太后赞赏并采纳他的意见。

二年（辛卯、691 ）

二年（辛卯，691 年）

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余四室皆闭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正月，癸酉朔（初一），太后首次在万象神宫接受尊号，旗帜崇尚赤色。甲戌（初二），改为在神都洛阳设立社稷坛。辛巳（初九），安置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在长安的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季只祭祀高祖以下三庙，其余宣帝、元帝、光帝、景帝四室都关闭不复祭祀。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乙酉（十三日），冬至，太后合祭于明堂，祭昊天上帝，百神陪从受祭，武氏祖宗配享，唐朝三位已故皇帝也一同配享。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酷吏纵横，上疏，以为：“今告事纷纭，虚多实少，恐有凶匿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古者狱成，公卿参听，王必三宥，然后行刑。比日狱官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如此，则权由臣下，非审慎之法，傥有冤滥，何由可知！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太后不听。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因酷吏横行，上疏认为：“现在告发的事情很多，其中虚妄的多，确实的少，恐有邪恶之徒阴谋离间陛下君臣关系。古时候判决犯人，公卿参加旁听，国王必定经过三次饶恕然后执行刑罚。近日管理刑狱的官员，单独一人外出执行使命，审讯既定，执法者即依据它执行，不再重审；有的临时擅自作出判决，不再上奏。这样，则权力归于臣下，不是周密慎重的办法，倘若有冤屈和滥有刑罚的，怎么能知道！况且靠九品小官不待请命而审讯定案，掌握生杀大权，窃取君主权威，审讯定案既不在刑部，检查审定又不经过门下省，刑罚这种国家的利器，轻易地就给予别人，恐怕是国家的祸害。”太后没有听取。

饶阳尉姚贞亮等数百人表请上尊号曰上圣大神皇帝，不许。

饶阳县尉姚贞亮等数百人上表，请求为太后上尊号为上圣大神皇帝。太后没有允许。

侍御史来子诬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皆坐诛。

侍御史来子诬告尚衣奉御刘行感兄弟谋反，兄弟二人都因此被处死。

春，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百人，表请封中岳。

春季，一月，地官尚书武思文和朝集使二千八百人，上表请求封中岳嵩山。

己亥，废唐兴宁、永康、隐陵署官，唯量置守户。

己亥（二十七日），废除唐朝兴宁陵、永康陵、隐陵的官署和官员，只酌量设置守陵户。

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以罪诛。

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因罪被处死。

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同鞫刘行感狱，俊臣奏务滋与行感亲密，意欲寝其反状。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务滋恐惧自杀。

纳言史务滋与来俊臣一同审讯刘行感案件。来俊臣上奏说史务滋与刘行感关系亲密，有意掩盖他的谋反罪状。太后命令来俊臣同时审查史务滋。史务滋因此畏惧而自杀。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及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

有人告发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串通谋反，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来俊臣与周兴正讨论事情一起进餐，来俊臣对周兴说：“囚犯多不认罪，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周兴说：“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用炭火在四周烤它，让囚犯进入瓮中，还有什么事情不承认？”来俊臣便找来大瓮一个，按周兴说的办法四周用火烤，然后站起来对周兴说：“有宫内的文书要审问老兄，请老兄进这大瓮！”周兴惶恐叩头认罪。依法应判周兴死刑，太后原谅他，二月，流放岭南，途中被仇人杀死。

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为暴刻，兴、元礼所杀各数千人，俊臣所破千余家。元礼残酷尤甚，太后亦杀之以慰人望。

周兴与索元礼、来俊臣竞相施行暴虐，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毁灭一千多家。索元礼尤其残酷，太后也杀他以图抚慰人们的怨恨情绪。

徙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朝廷改封左卫大将军千乘王武攸暨为定王。

立故太子贤之子光顺为义丰王。

朝廷立原太子李贤的儿子李光顺为义丰王。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乔陵，严祖墓曰节陵，肃祖墓曰简陵，烈祖墓曰靖陵，显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甲子（二十二日），太后下令称始祖墓为德陵，睿祖墓为乔陵，严祖墓为节陵，肃祖墓为简陵，烈祖墓为靖陵，显祖墓为永陵，改章德陵为昊陵，显义陵为顺陵。

追复李君羡官爵。

朝廷追复李君羡的官职爵位。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壬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癸卯，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

癸卯（初二），太后下令，因佛教为朝代的改换开辟阶梯，把它的地位提高到道教之上。

命建安王攸宜留守长安。

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长安。

丙辰，铸大钟，置北阙。

丙辰（十五日），朝廷铸大钟，放置在宫殿北门外的阙楼上。

五月，以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击吐蕃，中道召还，军竟不出。

五月，朝廷任命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进击吐蕃，中途又将他召还，军队最终没有出征。

六月，以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并同平章事。思晦，彦之子也。

六月，朝廷任命左肃政大夫格辅元为地官尚书，与鸾台侍郎乐思晦、凤阁侍郎任知古一并任同平章事。乐思晦是乐彦的儿子。

秋，七月，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秋季，七月，朝廷迁移关中地区数十万户充实洛阳。

八月，戊申，纳言武攸宁罢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为司礼卿兼判纳言事。

八月，戊申（初十），纳言武攸宁被罢免为左羽林大将军；夏官尚书欧阳通任司礼卿兼判纳言事务。

庚申，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鞫虔勖狱，虔勖自讼于徐有功；俊臣怒，命卫士以刀乱斫杀之，枭首于市。

庚申（二十二日），朝廷杀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来俊臣审讯张虔勖案件，张虔勖自己向徐有功申诉；来俊臣大怒，命令卫士乱刀砍死他，悬挂脑袋在闹市示众。

义丰王光顺、嗣雍王守礼、永安王守义、长信县主等皆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皆幽闭宫中，不出门庭者十余年。守礼、守义，光顺之弟也。

义丰王李光顺、嗣雍王李守礼、永安王李守义、长信县主等都赐姓武氏，与睿宗诸子都幽禁在宫中，十几年不出宫门。李守礼、李守义是李光顺的弟弟。

或告地官尚书武思文初与徐敬业通谋；甲子，流思文于岭南，复姓徐氏。

有人告发地官尚书武思文当初与他侄儿徐敬业串通谋反；甲子（二十六日），流放武思文于岭南，恢复本姓徐氏。

九月，乙亥，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鞫之，不问一款，先断其首，乃伪立案奏之，其杀张虔勖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钳口。

九月，乙亥（初八），朝廷杀岐州刺史云弘嗣。来俊臣审讯他，不问一句口供，先砍下他脑袋，然后伪造案情上奏，杀张虔勖时也采取这种办法。太后的谕旨都照准，天下人都闭口不敢说话。

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梦登湛露殿，以语所亲，所亲告之；壬辰，下狱，自杀。

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艺做梦登上湛露殿，事后告诉了亲近的人，亲近的人告发他；壬辰（二十五日），他被捕入狱，自杀身亡。

癸巳，以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并同平章事。太后谓仁杰日：“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名乎？”仁杰谢曰：“陛下以臣为过，臣请改之；知臣无过，臣之幸也，不愿知谮者名。”太后深叹美之。

癸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建昌王武攸宁为纳言，洛州司马狄仁杰为地官侍郎，与冬官侍郎裴行本一并任同平章事。太后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时，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姓名吗？”狄仁杰感谢说：“陛下认为我有过失，请准许我改过；知道我没有过失，是我的幸运，不愿意知道谁诬陷我。”太后深为感叹并赞美他。

先是，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以皇嗣在东宫，不宜有此议，奏请切责上书者，告示令散。太后又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故斥长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还，下制狱。承嗣又谮辅元。来俊臣又胁长倩子灵原，令引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皆云同反。通为俊臣所讯，五毒备至，终无异词，俊臣乃诈为通款。冬，十月，已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

在这以前，凤阁舍人修武人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奏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皇嗣在东宫，不应该有这样的建议，因此上奏请求严词谴责上书的人，通知他们散去。太后又询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的意见，他也坚持说不可以。因此大大违反了诸位武氏掌权者的意愿，于是他们排斥岑长倩，命令他西征吐蕃，未到达前线，又征召他回来，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武承嗣又诬陷格辅元。来俊臣又胁迫岑长倩的儿子岑灵原，让他牵连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都说他们一同谋反。欧阳通被来俊臣审讯，毒刑用遍，始终不承认，来俊臣便假造他服罪的口供。冬季，十月，己酉（十二日），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等都被处死。

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谕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颇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门外，以示朝士曰：“此贼欲废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扑之，耳目皆血出，然后杖杀之，其党乃散。

王庆之朝见太后，太后说：“皇嗣是我的儿子，为何要废黜他？”王庆之回答说：“‘神灵不享受别族人的祭品，百姓不祭祀别族的鬼神。’现在是谁拥有天下，却要以李氏为继承人吗？”太后指示将他遣送出去。王庆之趴在地上，以死哭请，不愿离去，太后便送给他盖有印章的一纸凭证说：“以后想见我，拿它让守门人看。”从此，王庆之屡次求见，太后很不高兴，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赐王庆之杖刑。李昭德将他领出光政门外，指着他对官员们说：“这个坏蛋想废黜我朝皇嗣，立武承嗣为太子”，命令将他摔倒，摔得他耳朵眼睛都流血，然后用刑杖打死，他的党羽才散去。

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为然。照德，乾之子也。

李昭德于是向太后进言说：“天皇，是陛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自己拥有天下，应当传给子孙作为万代家业，怎么能用侄子为继承人呢！自古以来没有听说侄子作天子而为姑母立庙的！况且陛下受天皇临终托付，如果将天下交给武承嗣，则天皇就无人祭祀了。”太后也同意这看法。李昭德是李乾的儿子。

壬辰，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右卫将军李安静。安静，纲之孙也。太后将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安静独正色拒之。及下制狱，来俊臣诘其反状，安静曰：“以我唐家老臣，须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俊臣竟杀之。

壬辰（疑误），朝廷杀鸾台侍郎、同平章事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李安静是李纲的孙子。太后准备称帝，王公、百官都上表劝进，只有李安静严正地拒绝。及至他被关入太后的特别监狱，来俊臣责问他谋反的情况，李安静说：“因我是唐家老臣，要杀就杀！若问谋反，实在无可奉告。”来俊臣终于将他处死。

太学生王循之上表，乞假还乡；太后许之。狄仁杰曰：“臣闻君人者唯杀生之柄不假人，自余皆归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为其渐贵故也。彼学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为之发敕，则天下之事几敕可尽乎！必欲不违其愿，请普为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太学生王循之上表，请假回家；太后批准了他。狄仁杰说：“我听说作君主的只有生杀的大权不交给别人，其余的权力都归有关部门。所以左、右丞不办理徒刑以下的刑罚；左、右相只裁决流放以上的刑罚，因为地位逐渐尊贵的缘故。学生请假，是国子监丞、主薄管的事，如果天子为这种事发布敕令，则天下的事要发布多少敕令才能处理完！一定要不违反人们的意愿，请全面为他们建立制度就可以了。”太后认为这个意见好。

第二百零五卷

唐纪二十一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上长寿元年（壬辰、692 ）

唐纪二十一则天皇后长寿元年（壬辰，公元692 年）

正月，戊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

正月，戊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腊月，立故于阗王尉达伏雄之子瑕为于阗王。

腊月，朝廷封原于阗王尉迟伏雄的儿子尉迟瑕为于阗王。

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春季，一月，丁卯（初一），太后接见存抚使所荐举的人员，无论有才能与否，都加以任用，才高的试任凤阁舍人、给事中，其次的试任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任制度从此开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补阙接连用车载，拾遗平平常常用斗量；用耙子才能推拢的侍御史，一个模子脱出的校书郎。”有个被荐举的人沈全交补充说：“面浆糊心的存抚使，眯了眼睛的圣神皇。”御史纪先知将他擒获，弹劾他诽谤朝政，请求在朝堂上对他施杖刑，然后依法治罪。太后笑着说：“只要使你们自己称职，何必怕人家说话！应该宽免他的罪。”纪先知大为惭愧。太后虽然滥用禄位以笼络天下人心，但对不称职的人，也随即撤职，或加以判刑或处死。她掌握着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以驾御天下人，政令由自己作出，明察事理，善于决断，所以当时的杰出人材也竞相为她所用。

宁陵丞庐江郭霸以谄谀干太后，拜监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问之，因尝其粪，喜曰：“大夫粪甘则可忧；今苦，无伤也。”元忠大恶之，遇人辄告之。

宁陵县丞庐江人郭霸靠对太后阿谀奉承以求取禄位，当上了监察御史。御史中丞魏元忠患病，郭霸去探视，亲口尝他的粪便，高兴地说：“大夫的粪便如果味甘便可忧了；现在是苦的，没有事。”魏元忠因此极厌恶他，逢人就揭露这件事。

戊辰，以夏官尚书杨执柔同平章事。执柔，恭仁弟之孙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戊辰（初二），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杨执柔为同平章事。杨执柔是杨恭仁弟弟的孙子，太后因他是她母亲家族里的人而加以任用。

初，隋炀帝作东都，无外城，仅有短垣而已，至是，凤阁侍郎李昭德始筑之。

当初，隋炀帝营造东都洛阳，没有外城，只有低矮的围墙而已。这时候，凤阁侍郎李昭德才开始营建东都外城。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判官王德寿谓仁杰曰：“尚书定减死矣。德寿业受驱策，欲求少阶级，烦尚书引杨执柔，可乎？”仁杰曰：“皇天后土遣狄仁杰为如此事！”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之.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织罪名告发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这以前，来俊臣曾奏请太后下命令：一经审问即承认谋反的人可以减免死罪。等到任知古等入狱，来俊臣便用这道命令引诱他们认罪。狄仁杰回答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更新，唐朝旧臣，甘愿听任诛戮。谋反是事实！”来俊臣便对他稍加宽容。来俊臣的属官王德寿对狄仁杰说：“您一定能减免死罪了。我已受人指使，想略找一个升迁阶梯，烦您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说：“天神地神在上，竟要狄仁杰干这种事！”说完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流满面；王德寿害怕因而向他道歉。

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辞气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坠驴，足于镫，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须魏元忠头则截取，何必使承反也！”

侯思止审讯魏元忠，魏元忠义正词严不屈服；侯思止大怒，命令在地上倒着拖他。魏元忠说：“我命运不好，譬如从驴背上掉下来，脚挂在足镫上，被驴拉着走。”侯思止愈加发怒，命令接着拖他。魏元忠说：“侯思止，你如果需要我魏元忠的脑袋就砍下，何必让我承认谋反呢！”

狄仁杰既承反，有司待报行刑，不复严备。仁杰裂衾帛书冤状，置绵衣中，谓王德寿曰：“天时方热，请授家人去其绵。”德寿许之。仁杰子光远得书，持之告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甚安，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视之；不敢视，惟东顾唯诺而已。俊臣又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奏之。

狄仁杰已承认谋反，有关部门只等待判罪执行刑罚，不再严加防备。狄仁杰便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书写冤屈情况，塞在绵衣里面，对王德寿说：“天气热了，请将绵衣交给我家里人撤去丝绵。”王德寿同意。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到帛书，拿着去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得到太后召见。武则天看了帛书，质问来俊臣，他回答说：“狄仁杰等入狱后，我未曾剥夺他们的头巾和腰带，生活很安适，假如没有事实，怎么肯承认谋反！”太后派通事舍人周前往查看，来俊臣临时发给狄仁杰等头巾腰带，让他们排列站立在西边让周验看；周不敢向西看，只是面向东边唯唯诺诺而已。来俊臣又伪造狄仁杰等的谢死罪表，让周上奏太后。

乐思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见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于是出此七族。庚午，贬知古江夏令，仁杰彭泽令，宣礼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献西乡令；流行本、嗣真于岭南。

乐思晦的儿子未满十岁，被籍没入司农寺为奴，要求上告特别情况，获得太后召见。太后问他有什么情况，他回答说：“我父亲已死，家已破，只可惜陛下的刑法为来俊臣等所玩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说的话，请选择朝臣中忠诚清廉、陛下一贯信任的人，提出他们谋反的罪状交给来俊臣，他们没有不承认谋反的。”太后听后稍有醒悟，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承认谋反，为什么？”回答说：“不承认，便已经死于严刑拷打了。”太后说：“为何作谢死罪表？”回答说：“没有。”太后出示所上的奏表，才知道是伪造的，于是释免这七个家族。庚午（初四），任知古降职为江夏县令、狄仁杰降职为彭泽县令、崔宣礼降职为夷陵县令、魏元忠降职为涪陵县令、卢献降职为西乡县令；流放裴行本、李嗣真于岭南。

俊臣与武承嗣等固请诛之，太后不许。俊臣乃独称行本罪尤重，请诛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驳之，以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将顺，亏损恩信。”

来俊臣与武承嗣等仍坚持请求处死他们七个人，太后不答应。来俊臣便又特别提出裴行本罪恶尤其严重，请处死他；秋官郎中徐有功予以反驳，以为“英明君主有使臣下再生的恩惠，来俊臣不能顺势促成，有损君主恩信。”

殿中侍御史贵乡霍献可，宣礼之甥也，言于太后曰：“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触殿阶，血流沾地，以示为人臣者不私其亲。太后皆不听。献可常以绿帛裹其伤，微露之于幞头下，冀太后见之以为忠。

殿中侍御史贵乡人霍献可是崔宣礼的外甥，对太后说：“陛下不杀崔宣礼，我请求死在陛下眼前。”他一头撞在宫殿台阶上，流血浸湿地面，用以表示作臣下的不袒护自己的亲戚。太后都不听从。霍献可时常用绿帛包扎伤口，略为显露于帽子下面，希望太后看见认为他忠诚。

甲戌，补阙薛谦光上疏，以为：“选举之法，宜得实才，取舍之间，风化所系。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至于才应经邦，惟令试策；武能制敌，止验弯弧。昔汉武帝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鼓挥桴，临敌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观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行举者赏罚而已。“

甲戌（初八），补阙薛谦光上疏认为：“选拔人才的办法，应该使朝廷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录取和舍弃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教化。现今选拔人，都赞许自求举荐，于是奔走门路，相互争胜，自己大吹大擂而无愧色。至于人才是应该能治理国家的，却只让试策文；武官必须能克敌制胜，却只考弯弓射箭。从前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所作的《子虚赋》，恨不能与他同时，等到得知他是当代人，安置他在朝廷，最终只让他担任汉文帝的陵园令，这是知道他不能胜任公卿职务的缘故。吴起将出战，身边的人递给他剑，吴起说：”为将的任务是提战鼓挥动鼓槌，临阵解决疑难问题，使用一把剑的任务，不是为将的事情。‘如此说来，徒有文才如何足以辅佐时政，善于射箭如何足以克敌制胜！关键在于对文官要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对武官要看他的勇气和谋略，考核当官时政绩的好坏，对举荐人施行赏罚而已。“

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

来俊臣向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索取钱财，没有达到目的，便诬陷他谋反，逮捕入狱，乙亥（初九），他被吊死。

庚辰，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为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庚辰（十四日），司刑卿、检校陕州刺史李游道任冬官尚书、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分置十州。

二月，己亥（初三），吐蕃党项部落一万余人归附唐朝，被分别安置在十个州。

戊午，以秋官尚书袁智弘同平章事。

戊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秋官尚书袁智弘为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

夏季，四月，丙申（初一），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为如意。

五月，丙寅，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江淮旱，饥，民不得采鱼虾，饿死者甚众。

五月，丙寅（初一），朝廷禁止天下屠杀牲畜及捕捞鱼虾。江、淮间旱灾，发生饥荒，百姓不得捕鱼虾，饿死的人很多。

右拾遗张德，生男三日，私杀羊会同僚，补阙杜肃怀一，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对仗，谓德曰：“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德叩头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出肃表示之。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右拾遗张德，生儿子三天，私自杀羊宴请同事，补阙杜肃怀揣宴席上的一些食物，上表告发。第二天，太后临朝听政，对张德说：“听说你生儿子，很高兴。”张德拜谢。太后说：“从哪里弄来的肉？”张德叩头认罪。太后说：“朕禁止屠宰牲畜，有吉凶事不干涉。但你今后请客，也需要选择人。”说完拿出杜肃的奏表给他看。杜肃十分惭愧，举朝文武官员都想啐他的脸。

吐蕃酋长曷苏帅部落请内附，以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将精卒二万迎之。六月，军至大渡水西，曷苏事泄，为国人所擒。别部酋长昝捶帅羌蛮八千余人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莱川州而还。

吐蕃酋长曷苏率领部落请求归附唐朝，朝廷任命右玉钤卫将军张玄遇为安抚使，领精卒二万迎接他。六月，唐军到大渡水西边，曷苏归附唐朝的事情泄露，被本国人擒拿。别部酋长昝捶率领羌蛮八千余人归附唐朝，张玄遇将他的部落安置在莱川州后，便撤军了。

辛亥，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窃见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坚，齐聃之子也。

辛亥（疑误），万年县主簿徐坚上疏认为：“古书记载审案实行听词、听色、听气、听耳、听目等‘五听’，贞观年间有死罪经三次复奏才行刑的命令。我看见近来有命令审讯谋反者，让使者审得事实，立即判决处死。人命至关重要，死后不能复生，万一含冤，被灭族而怀怨不敢出声，岂不令人痛心！这样做不足以肃清恶人和叛逆，彰明常刑，恰好助长一些人擅权枉法，使人们产生疑惧。我希望杜绝这种处理办法，依法复奏再行刑。还有，任用法官，应当加以选择，有执法宽大公平，为百姓所称赞的，希望亲近而任用他；有处理事情峻刻严酷，不孚众望的，请疏远而斥退他。”徐坚是徐齐聃的儿子。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权太重。”太后曰：“吾侄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侄之于姑，其亲何如子之于父？子犹有篡弑其父者，况侄乎！今承嗣既陛下之侄，为亲王，又为宰相，权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八月，戊寅，以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并罢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郑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同平章事。，思廉之孙；元素，敬玄之弟也。辛巳，以营缮大匠王璇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承嗣亦毁昭德于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

夏官侍郎李昭德私下对太后说：“魏王武承嗣权太重。”太后说：“他是我的侄儿，所以任为亲信。”李昭德说：“侄儿对于姑姑，怎么能比得上儿子对于父亲亲近？儿子还有杀死父亲的，何况侄儿呢！现在武承嗣既是陛下的侄儿，是亲王，又任宰相，权势与君主等同，我恐怕陛下不能久安于天子之位！”太后震惊地说：“朕没有想到这点。”秋季，八月，戊寅（十六日），朝廷任命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承嗣为特进，纳言武攸宁为冬官尚书，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杨执柔为地官尚书，一并罢去相职；任命秋官侍郎新郑人崔元综为鸾台侍郎，夏官侍郎李昭德为凤阁侍郎，检校天官侍郎姚为文昌左丞，检校地官侍郎李元素为文昌右丞，与司宾卿崔神基并任同平章事。姚是姚思廉的孙子；李元素是李敬玄的弟弟。辛巳（十九日），朝廷任命营缮大匠王为夏官尚书、同平章事。武承嗣也向太后诋毁李昭德，太后说：“我任用李昭德，才睡得安稳，他可以为我代劳，你不要说了。”

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昭德独廷奏其奸。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

当时，酷吏恣意横行，百官畏惧他们，不敢正面站立，只有李昭德敢于在朝廷揭露他们的邪恶。太后迷信祥瑞，有人进献有赤色花纹的白石，主管官员责问他这石头有什么特别之处，回答说：“因为它的心忠诚。”李昭德大怒说：“这块石头的心忠诚，其他石头全都造反吗？”身边的人都发笑。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的腹部书写“天子万万年”几个字，到皇宫门口进献。李昭德用刀把字刮除净尽，奏请将进献者法办。太后说：“这个人用心并不坏。”命令释放他。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

太后训练猫，让它和鹦鹉在一起。有一次拿出向百官展示，传看还未完毕，猫饿了，捕捉鹦鹉而食，太后为此很羞愧。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思，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思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欢州。太后知其枉，寻复召为浑仪监丞。善思名，以字行。

太后自垂拱年间以来，任用酷吏，首先处死唐朝皇族和贵戚数百人，然后杀大臣数百家，杀刺史、郎将以下官吏更数不清。每任命一名官吏，宫中守门的官婢便私下互相说道：“作鬼的材料又来了。”不满一个月，这些官吏即遭突然逮捕，举族被杀。监察御史朝邑人严善思公正耿直敢说话。当时告密的人多到数不清，太后也厌烦，命令严善思查问，结果承认诬告服罪而死的有八百五十余人。罗织罪名害人的集团为之丧气，他们便共同诬陷严善思，结果他被流放州。太后知道他冤枉，不久又召他回来担任浑仪监丞。严善思名叫，字善思，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

右补阙新郑人朱敬则认为太后的本意是用刑罚来禁止不同意见，现在既已登上帝位，人心也已安定，就应减省刑罚，崇尚宽大，于是上疏认为：“李斯辅助秦国，用刻薄欺诈手段屠杀诸侯，不知道及时改变为宽大温和，终于土崩瓦解，这是不知道变化的祸害。汉高祖平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服他施行礼义，结果皇位传了十二代，这是知道变化的好处。自文明年间帝业初创，一切刚刚开始，韩王、霍王等三位皇叔散布流言，徐敬业等四个元凶制造祸乱，这时候不用手段套出实情，不能应天命顺人心，不亲近法家的刑名之学，不能摧毁邪恶止息暴乱。所以设铜匦，开告密之门，使或曲或直的形影必然显现出来，包藏着的阴谋全部暴露，结果神明帮助正直之人，罪恶尽除，百姓安定，帝位转移。但快走不会有完整的脚印，短的琴柱奏不出和声，过去的妙策，成了当今的无用之物。恳切希望看看秦、汉的得和失，考察当前的事怎样办才合适，哪些属于糟粕可以遗弃，发现那些一时有用过后即需破除的东西，去掉诬陷者的牙和角，挫去邪恶阴险者的锋芒，堵塞罗织罪状的源头，扫除结党营私的痕迹，使天下百姓无忧无虑，岂不快乐！”太后赞许他的话，赏赐他帛三百段。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折膺签爪，悬发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仇，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侍御史周矩上疏说：“审问犯人的官吏都以残暴相夸耀，泥塞耳朵，笼罩脑袋，用重枷磨脖颈，在头上加箍再打进楔子，打折胸骨，手指钉竹签，吊头发，薰耳朵，号称为‘狱持’。或者多日减少供应食物，通宵审问，昼夜摇撼，不让睡觉，号称为‘宿囚’。犯人既不是木石，为避免眼前的痛苦，便姑且认罪谋求晚一点死去。我私下听到的舆论，都说天下太平，有什么必要造反？难道被告发的人全是英雄，想谋取帝王的地位吗？只是受不住酷刑，被迫认罪罢了。希望陛下考察。如今满朝百官坐卧不安，都以为陛下早上同他们亲近，晚上即与他们成为仇敌，难以保全性命。周朝行仁义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愿陛下减缓刑罚，施行仁义，则天下百姓就很幸运了！”太后颇采纳他的意见，特种监狱的囚犯逐渐衰减。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更以九月为社。

太后年岁虽大，但善于自己修饰容貌，即使她左右的人也感觉不出她衰老。丙戌（二十四日），下诏说因自己牙齿脱落后又长出新牙，九月，庚子（初九），到则天门宣布赦免天下罪人，更改年号；又改于九月祭土神。

制于并州置北都。

太后下令在并州设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璇、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皆为王弘义所陷，流岭南。

癸丑（二十二日），同平章事李游道、王、袁智弘、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元、益州长史任令辉，都因被王弘义诬陷，流放岭南。

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坐事流爱州，寻卒。

左羽林中郎将来子因事获罪流放爱州，不久去世。

初，新丰王孝杰从刘审礼击吐蕃为副总管，与审礼皆没于吐蕃。赞普见孝杰泣曰：“貌类吾父。”厚礼之，后竟得归，累迁右鹰扬卫将军。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虚实。会西州都督唐休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敕以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将兵击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当初，新丰人王孝杰跟从刘审礼进攻吐蕃任副总管，与刘审礼一起沦落于吐蕃。吐蕃赞普见到王孝杰，哭泣说：“相貌像我父亲。”因此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后来终于得以返回，连续升官至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长期在吐蕃，知道他们的情况。正好西州都督唐休请求再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太后便下诏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领兵进攻吐蕃。冬季，十月，丙戌（二十五日），唐军大败吐蕃，又攻下四镇。朝廷设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派兵戍守。

二年（癸巳、693 ）

二年（癸巳，公元693 年）

正月，壬辰朔，太后享万象神宫，以魏王承嗣为亚献，梁王三思为终献。太后自制神宫乐，用舞者九百人。

正月（前一年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让魏王武承嗣第二个献祭品，梁王武三思最后一个献祭品。太后自编神宫乐，是乐舞人员九百人。

户婢团儿为太后所宠信，有憾于皇嗣，乃谮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为厌咒。癸巳，妃与德妃朝太后于嘉豫殿，既退，同时杀之，瘗于宫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孙也。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团儿复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杀团儿。

宫中守门的官婢团儿受太后宠信，对皇嗣不满，于是诬陷皇嗣妃刘氏、德妃窦氏，说她们用邪术诅咒太后。癸巳（初二），皇嗣妃与德妃朝见太后于嘉豫殿，退出后同时被杀，掩埋在宫中，人们不知道掩埋的处所。德妃是窦抗的曾孙女。皇嗣畏惧违犯太后的旨意，对这件事不敢说话，在太后面前，表情和举动都保持和平常一样。团儿又想陷害皇嗣，有人将她的情况告诉太后，太后才杀死团儿。

是时，告密者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赏。德妃父孝谌为润州刺史，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因发其事。下监察御史龙门薛季昶按之，季昶诬奏，以为与德妃同祝诅，先涕泣不自胜，乃言曰：“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当斩，其子希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请付法，法司处有功罪当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寝。人以为有功苟自强，必内忧惧，密伺之，方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有功亦除名。

当时，告密的人都引诱别人的奴婢告发他们的主人，以谋取功劳赏赐。德妃的父亲窦孝谌任润州刺史，有家奴妄作妖异以恐吓德妃的母亲庞氏。庞氏害怕，家奴便请她夜间向神祈祷以消除妖异。家奴又告发这件事，庞氏因此被送到监察御史龙门人薛季昶处查问。薛季昶诬奏庞氏与德妃共同求神降祸于太后，他先痛哭流涕好像经受不住的样子，然后说：“庞氏的行为，我不忍说出口。”太后便提升薛季昶为给事中。庞氏应当斩首，她的儿子窦希找侍御史徐有功诉冤，徐有功通知有关部门停止执行死刑，然后上奏辩论，认为她没有罪。薛季昶上奏说徐有功循私偏袒恶逆罪犯，请求法办，执法部门判徐有功的罪应当处以绞刑。徐有功的属官把情况告诉他，徐有功叹息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死，其他人永远不死吗？”他进餐后，便用扇子掩面睡觉。人们以为徐有功只是暂时强作镇静，必定内心忧惧，但偷看他，他却正在熟睡。太后召见徐有功，责问他：“你近来办案，重罪不办或轻办的失误怎么那样多？”回答说：“重罪不办或轻办，是作臣下的小过失；喜欢让人活着，是圣人的大德。”太后沉默不语。因此庞氏得减免死罪，同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岭南，窦孝谌降职为罗州司马，徐有功也被削除名籍。

戊申，姚奏请令宰相撰《时政记》，月送史馆。从之。《时政记》自此始。

戊申（十七日），姚上奏请求命令宰相撰写《时政记》，每月送交史馆。这个意见被采纳。《时政记》的撰写从这时候开始。

腊月，丁卯，降皇孙成器为寿春王，恒王成义为衡阳王，楚王隆基为临淄王，卫王隆范为巴陵王，赵王隆业为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腊月，丁卯（初七），皇孙李成器被降为寿春郡王，恒王李成义为衡阳郡王，楚王李隆基为临淄郡王，卫王李隆范为巴陵郡王，赵王李隆业为彭城郡王，他们都是睿宗李旦的儿子。

春，一月，庚子，以夏官侍郎娄师德同平章事。师德宽厚清慎，犯而不校。与李昭德俱入朝，师德体肥行缓，昭德屡待之不至，怒骂曰：“田舍夫！”师德徐笑曰：“师德不为田舍夫，谁当为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将行，师德谓曰：“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干，当笑而受之。”

春季，一月，庚子（初十），太后任命夏官侍郎娄师德为同平章事。娄师德为人宽厚，清廉谨慎，冒犯他也不计较。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身体肥胖行动缓慢，李昭德老等他不来，便怒骂他：“乡下佬！”娄师德笑着说：“我不作乡下佬，谁应当作乡下佬！”他的弟弟授任代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娄师德对他说：“我任宰相，你又为州刺史，得到的恩庞太盛，是别人所妒忌的，将如何自己避祸？”他弟弟直身而跪说：“今后就是有人唾我脸上，我只擦拭而已，希望不致使哥哥担忧。”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这正是使我担忧的！人家唾你脸，是因为恨你，你擦拭，便违反人家的意愿，正好加重人家的怒气。唾液，不擦拭它会自己干，应当笑而承受。”

甲寅，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腰斩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见。又有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太后命来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既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闻之，令舆入宫中，使医内五藏，以桑皮线缝之，傅以药，经宿始苏。太后亲临视之，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寅（二十四日），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因私自拜见皇嗣获罪，腰斩于街市。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不得晋见皇嗣。又有人告发皇嗣有秘密异谋，太后命令来俊臣审讯他身边人员，他们受不住酷刑，都想违心认罪。太常寺工人京兆人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我请求剖出心肝以表明皇嗣不谋反。”他立即抽出佩刀自己剖胸，五脏都流出，血流满地。太后听说，命令将他抬入宫中，让医生将五脏纳入体内，用桑皮线缝合，敷上药，经过一个晚上才苏醒。太后亲自去看望他，叹息说：“我有儿子不能自己看清楚，结果使得你这样。”立即命令来俊臣停止审讯，皇嗣因此得免于难。

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

朝廷停止应举的人学习《老子》，改为学习太后所编的《臣轨》。

二月，丙子，新罗王政明卒，遣使立其子理洪为王。

二月，丙子（十六日），新罗王金政明去世，朝廷派遣使者封他的儿子金理洪为王。

乙亥，禁人间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锦，李昭德按之，杖杀于朝堂。

乙亥（十五日），朝廷禁止民间拥有彩色有花纹的丝织品。侍御史侯思止私自贮存这种丝织品，李昭德查办他，用杖刑将他杀死于朝堂。

或告岭南流人谋反，太后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就按之。国俊至广州，悉召流人，矫制赐自尽。流人号呼不服，国俊驱就水曲，尽斩之，一朝杀三百余人。然后诈为反状，还奏，因言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谋反者，不可不早诛。太后喜，擢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皆摄监察御史，诣诸道按流人。光业等以国俊多杀蒙赏，争效之，光业杀七百人，德寿杀五百人，自余少者不减百人，其远年杂犯流人亦与之俱毙。太后颇知其滥，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家属皆听还乡里。”国俊等亦相继死，或得罪流窜。

有人告发岭南流放人员谋反，太后派遣司刑评事万国俊代理监察御史前往查问。万国俊到达广州后，召集全部流放人员，假传太后命令让他们自尽。流放人员呼喊着不服罪，万国俊将他们驱赶到河边，全部斩首，一个早上就杀死三百多人。然后伪造他们谋反的罪状，回来上报，同时还对太后说其他各道的流放者，也一定有怀恨而谋反的，不能不及早清除掉。太后高兴，提升万国俊为朝散大夫、行侍御史。太后又派遣右翊卫兵曹参军刘光业、司刑评事王德寿、苑南面监丞鲍思恭、尚辇直长王大贞、右武威卫兵曹参军屈贞筠都任代理监察御史，到各道审查流放人员。刘光业等因万国俊多杀人受到奖赏，争相仿效他。刘光业杀死七百人，王德寿杀死五百人，其余少的也不少于一百人，早年的各种罪犯、流放人员也一同被杀。太后也颇知滥杀的情况，因此下令“六道流放人员未死的连同他们的家属，都准许返回家乡。”万国俊等也相继死去，或获罪流放。

来俊臣诬冬官尚书苏，云在魏州与琅邪王冲通谋，夏，四月，乙未，杀之。

来俊臣诬告冬官尚书苏，说他在魏州时与琅邪王李冲串通谋反。夏季，四月，乙未（疑误），他被处死。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

五月，癸丑（二十五日），棣州河水泛滥。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秋季，九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魏王承嗣等五千人表请加尊号曰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

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上表请求太后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乙未（初九），太后到万象神宫，接受尊号，赦免天下罪人。朝廷制作金轮等七宝，每次朝会，都陈列在殿庭。

庚子，追尊昭安皇帝曰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从帝号。

庚子（十四日），朝廷追尊昭安皇帝为浑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为立极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为无上孝明高皇帝；皇后的尊号与帝号相同。

辛丑，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政事；以司宾卿万年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臣源，孝宽之玄孙也。

辛丑（十五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为司宾卿，罢除相职；任命司宾卿万年人豆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左丞韦巨源为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吴人陆无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巨源是韦孝宽的玄孙。

延载元年（甲午、694 ）

延载元年（甲午，公元694 年）

正月，丙戌，太后享万象神宫。

正月，丙戌（初一），太后在万象神宫祭祀。

突厥可汗骨笃禄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默啜寇灵州。

突厥可汗阿史那骨笃禄去世，他的儿子年幼，他的弟弟阿史那默啜自立为可汗。腊月，甲戌（十九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

室韦反，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破之。

室韦反叛，唐朝派遣右鹰扬卫大将军李多祚击败他们。

春，一月，以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春季，一月，朝廷任命娄师德为河源等军检校营田大使。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于冷泉及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等万余人。

二月，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冷泉及大岭打败吐蕃论赞刃、突厥可汗子等各三万多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打败泥熟俟斤等一万余人。

庚午，以僧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默啜。

庚午（十六日），朝廷任命和尚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阿史那默啜。

三月甲申，以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检校内史。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昭德尝与怀义议事，失其旨，怀义挞之，昭德惶惧请罪。

三月，甲申（初一），朝廷任命凤阁舍人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为检校内史；又任命和尚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率领契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伐阿史那默啜，还没有出发，因敌人退走而停止出兵。李昭德曾与和尚怀义商议事情，不符合他的心意，被怀义鞭打，李昭德恐惧请罪。

夏，四月，壬戌，以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同凤阁鸾台三品。

夏季，四月，壬戌（初九），朝廷任命夏官尚书、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五月，魏王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上尊号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御则天门楼受尊号，赦天下，改元。

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万六千余人给太后上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甲午（十一日），太后驾临则天门城楼接受尊号，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天授中，遣监察御史寿春裴怀古安集西南蛮。六月，癸丑，永昌蛮酋薰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

天授年间，朝廷派遣监察御史寿春人裴怀古招抚西南蛮族。六月，癸丑（初一），永昌蛮首领薰期率领部落二十余万户归附唐朝。

河内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妄惑众。尼自号净光如来，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吴赤乌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岁，云见薛师已二百年矣，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制云：“迈轩代之广成，逾汉朝之河上。”八月，什方乞还山，制罢遣之。

河内地方有老尼姑，居住在神都麟趾寺，与嵩山人韦什方等以邪说迷惑群众。老尼姑自号净光如来，说能预知未来；韦什方自称是三国时孙吴赤乌年间出生的人。又有一个老胡人也自称五百岁，说他看见和尚怀义已二百年了，怀义的面貌越来越年轻。太后很信任器重他们，赐韦什方姓武氏。秋季，七月，癸未（初一），朝廷任命韦什方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命令中说：“他胜过轩辕时代的广成子，超越汉朝的河上公。”八月，韦什方要求返回嵩山，太后命令免去职务，遣送他返山。

戊辰，以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戊辰（十七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瀚海道行军总管，并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和尚怀义的指挥。

己巳，以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己巳（十八日），朝廷任命司宾少卿姚为纳言；左肃政中丞原武人杨再思为鸾台侍郎，洛州司马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礼进言曰：“陛下富有四海，军国有储，何藉贫官九品之俸而欺夺之！”姚曰：“求礼不识大体。”求礼曰：“如姚，为识大体者邪！”事遂寝。

豆卢钦望请九品以上的京官每人交两个月的薪俸以补助军用，写了一份通知让百官传阅，让他们一起上奏表。百官只是聚到一起，不知是什么事情。拾遗王求礼对豆卢钦望说：“您俸禄丰厚，交纳没有什么关系；低级官吏贫困，为什么不让他们知道而加以欺骗夺取呢？”豆卢钦望严正拒绝他。上表后，王求礼进言说：“陛下富有天下，军用和国用都有储备，如何用得着贫官九品的俸禄而加以欺骗夺取！”姚说：“王求礼不识大体！”王求礼说：“像姚这样，是识大体的人吗！”事情终于没有实施。

戊寅，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坐事流振州。

戊寅（二十七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综因事获罪流放振州。

武三思帅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纪功德，黜唐颂周；以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武三思等率领四夷首领请用铜铁铸造大‘天枢’柱，树立在端门外，柱上有记述功德的铭文，贬黜唐朝，称颂武周；任命姚为督作使。诸胡聚集钱百万亿，买铜铁尚不够用，又征收民间的农具加以补充。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九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殿中丞来俊臣坐赃贬同州参军。王弘义流琼州，诈称敕追还，至汉北，侍御史胡元礼遇之，按验，得其奸状，杖杀之。

殿中丞来俊臣犯贪赃罪，降职为同州参军。王弘义流放琼州，伪称太后有令追他回京，到了汉水以北，侍御史胡元礼遇见他，经过查验，弄清他作假的事实，于是用杖刑处死。

内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颇专权使气，人多疾之，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万机独断。自长寿以来，委任昭德，参奉机密，献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预谘谋，要待画日将行，方乃别生驳异。扬露专擅，显示于人，归美引愆，义不如此。”又曰：“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又曰：“蚁穴坏堤，针芒写气，权重一去，收之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述昭德专权之状。凤阁舍人逄弘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恶昭德。壬寅，贬昭德为南宾尉，寻又免死流窜。

内史李昭德依仗太后的信任，独揽大权，意气用事，人们多憎恨他。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丘上疏抨击他，内容大致说：“陛下在天授年间以前，政事由自己决断，自长寿年间以来，委任李昭德，让他参与机密，提出可行的事，否决不可行的事；一些对国家便利的事，他事先不参与商议，待到已批示将要推行时，才另提出不同意见，显露出独断独行，好表现自己。善事归于君主，过失自己承担，他并不遵循这种君臣关系的常理。”又说：“我看他的胆子，比身体还大，鼻孔出的气，上冲霄汉。”又说：“蚂蚁的洞穴可以毁掉大堤，针尖大的小孔足以泄气，权力一旦失去，要收回就极难。”长上果毅邓注，又著《石论》数千言，叙述李昭德专权的事实。凤阁舍人逄弘敏将它上奏，太后因此而憎恶李昭德，壬寅（二十一日），将他降职为南宾县尉，不久又减免死罪，将他流放。

太后出黎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太后拿出一枝梨花给宰相们看，宰相们都以为是吉兆。只有杜景俭说：“现在草木枯黄凋落，而梨树却开花，这是阴阳错乱，过失在我们这些人。”他因此跪下谢罪。太后说：“你是真正的宰相。”

冬，十月，壬申，以文昌右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检校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允元，豫州人也。

冬季，十月，壬申（二十二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李元素为凤阁侍郎，左肃政中丞周允元为检校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周允元是豫州人。

岭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之。

岭南獠人反叛，朝廷任命容州都督张玄遇为桂、永等州经略大使以讨伐他们。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695 ）

天册万岁元年（乙未，公元695 年）

正月，辛巳朔，太后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证圣。

正月，辛巳朔（初一），太后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证圣。

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附会李昭德，不能匡正，钦望贬赵州，巨源贬麟州，景俭贬溱州，味道贬集州，元方贬绥州刺史。

周允元与司刑少卿皇甫文备上奏说内史豆卢钦望、同平章事韦巨源、杜景俭、苏味道、陆元方依附李昭德，不能纠正政事的过失。豆卢钦望被降职为赵州刺史，韦巨源被降职为麟州刺史，杜景俭被降职为溱州刺史，苏味道被降职为集州刺史，陆元方被降职为绥州刺史。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怀义颇厌入宫，多居白马寺，所度力士为僧者满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奸谋，固请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台，怀义亦至，乘马就阶而下，坦腹于床。矩召吏将按之，遽跃马而去。矩具奏其状，太后曰：“此道人病风，不足诘，所度僧，惟卿所处。”悉流远州。迁矩天官员外郎。

当初，明堂已落成，太后命令和尚怀义用麻布夹缝制作大佛像，佛像的小指中就能容得下数十人，在明堂北面构筑天堂用来贮存。天堂初造时被风吹倒，又重新再造，每天役使一万人，采集木料于江河山岭，数年之中，花费以万亿计算，国库因此耗尽。和尚怀义花钱像粪土一样，太后全都听任他，不加过问。每次举行无遮法会，用钱万缗；等四方男女汇集，又散钱十车，让他们争相拣拾，有人因争抢被踩死。各地的公私田宅，多数为和尚所有。和尚怀义不喜欢入宫，多数时间居住在白马寺，他剃度千名身强力壮的人为僧。侍御史周矩怀疑他有奸谋，一再请求审查他。太后说：“你且回去，朕即命令他去你处。”周矩回到御史官署，和尚怀义也到，他就着台阶下马，露腹坐在椅子上。周矩召集手下吏卒将要审问他，他立即跃上马飞驰而去。周矩上报他的行为，太后说：“这个道人患疯病，不值得追问，他所剃度的僧人，任由你处理。”周矩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州县。升任周矩为天官员外郎。

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时御医沈南亦得幸于太后，怀义心愠，是夕，密烧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太后耻而讳之，但云内作工徒误烧麻主，遂涉明堂。时方宴，左拾遗刘承庆请辍朝停以答天谴，太后将从之。姚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汉武建章，盛德弥永。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庙也，不应自贬损。”太后乃御端门，观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怀义充使。又铸铜为九州鼎及二十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乙未（疑误），太后作无遮法会于明堂，挖地为坑，深五丈，结札彩绸作宫殿，佛像都从深坑中拉出，说是从地下涌出。又杀牛取血，用来画大佛像，佛像的头高二百尺，说是和尚怀义刺膝取血画的。丙申（初八），在天津桥南边张挂大佛像，摆上供神佛用的食品。当时御医沈南也得到太后宠幸，和尚怀义对此心里不高兴，当晚秘密焚烧天堂，延烧到明堂，火光照得洛阳城中如同白昼，到天亮时天堂明堂全部烧光，狂风刮坏牛血画的佛像断成数百段。太后羞愧而不敢说明真象，只说是在天堂里干活的工徒疏忽烧着麻布佛像，而延烧明堂。当时全城臣民正在聚饮，左拾遗刘承庆请求停止朝会和聚饮，以回答上天的谴责，太后准备接受。姚说：“从前周代成周城宣榭失火，占卜的结果是朝代更加兴盛；汉武帝时柏梁台失火后再造建章宫，盛德更加久远。现在明堂只是发布政令的场所，并不是宗庙，不应自我贬抑。”太后于是登上端门，像平时一样观看臣民会饮。她命令重新建造明堂、天堂，仍然任命和尚怀义为主持建造的使者；又为九州各铸一座铜鼎及十二属相神，都高一丈，安置在各自的方位。

先是，河内老尼昼食一麻一米，夜则烹宰宴乐，畜弟子百余人，淫秽靡所不为 .武什方自言能合长年药，太后遣乘驿于岭南采药。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还河内，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发其奸者，太后乃复召尼还麟趾寺，弟子毕集，敕给使掩捕，尽获之，皆没为官婢。什方还，至偃师，闻事露，自绞死。

在这以前，河内老尼姑白天只食一点麻籽和一点米，晚上则屠宰烹调宴饮作乐，收养弟子一百多人，淫乱无所不为。武什方自称能配制长生不老药，太后派遣他乘驿车赴岭南采药。等到明堂火灾，老尼姑入宫慰问太后，太后怒斥她，说：“你经常说能预知未来，何以不预言明堂火灾？”因此驱逐她回河内，他的弟子及老胡人都逃散了。又有人告发她们的罪恶，太后便又召老尼姑返回麟趾寺，她的弟子们也闻讯全都回来，于是命令宦官出其不意逮捕她们，全部捕获，都没入官府为官婢。武什方从岭南返回，至偃师时，听说事情败露，自己上吊而死。

庚子，以明堂火告庙，下制求直言。刘承庆上疏，以为：“火发既从麻主，后及总章，所营佛舍，恐劳无益，请罢之。又，明堂所以统和天人，一旦焚毁，臣下何心犹为宴！忧喜相争，伤于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访，许陈至理，而左史张鼎以为今既火流王屋，弥显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斯实谄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论。伏愿陛下乾乾翼翼，无戾天人之心而兴不急之役，则兆人蒙赖，福禄无穷。”

庚子（疑误），太后将明堂失火的事禀告太庙，并下令征求直言。刘承庆上疏认为：“火既然从麻布佛像烧起，后延及明堂总章三室，可见所营建的佛舍恐徒劳无益，请停止营造。还有，明堂的作用是调和天与人的关系，一旦焚毁，大臣们还有什么心思参加聚饮，忧愁和喜悦两种心情相互争斗，有伤于人的性情。还有，陛下下令广泛访求，允许臣下陈述最根本的道理，而左史张鼎认为现在既然有火烧到帝王居住的地方，更显出大周朝的祥瑞，通事舍人逄敏奏称，弥勒佛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顷刻散坏，这些实在是谄媚荒诞之言，不是君臣间正常的言论。恳请陛下自强不息，小心翼翼，不违反天理人心而兴办非急切的工程，则亿万百姓有所依靠，福禄无穷。”

获嘉主簿彭城刘知几表陈四事：其一，以为：“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时则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宴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于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释免。或有名垂结正，罪将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沾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陛下而今而后，颇节于赦，使黎氓知禁，奸宄肃清。“其二，以为：”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至于朝野宴集，公私聚会，绯服众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不知何者为妍蚩，何者为美恶。臣望自今以后，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其三，以为：”陛下临朝践极，取士太广，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其四，以为，”今之牧伯迁代太速，倏来忽往，蓬转萍流，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明察功过，尤甄赏罚。“疏奏，太后颇嘉之。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焉。

获嘉县主簿彭城人刘知几上表陈述四件事：其一，以为：“皇业起始，天地开辟，嗣君即位，百姓重新开始，当时则凭借非常的喜庆以显示使人重新获得生命的恩惠，现在天下清静安宁而赦令不断发布，近来则一年中不止一次，前些时则每年都有。至于违法背礼的人，刁猾凶残之徒，当百姓则以偷盗为业，当官则以贪赃索贿为目标。而元旦的朝会，期望皇帝的恩泽，重阳的节日，久立等待降皇恩，结果正如他们所揣测，全都获得赦免。有人接近结案判定，刑罚将要执行，而私下贿赂，官吏乘机索取，以致判决拖延，终于获宽容饶恕。这就使得社会上出现众多顽劣逆乱之徒，而缺少行为、品性端正严肃的人，行善的人得不到皇恩，作恶的人却独自获得意外的利益。古语说：”小人的幸运，便是君子的不幸。‘就是这个意思。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适当节制赦令，使百姓知道禁令，为非作歹的人被肃清。“其二，以为：”海内任官九品以上的人，每年遇到发布赦令，必赐官阶勋级，以至朝野宴会、公私聚会时，穿红色衣服的官员多于穿青色衣服的官员，持象牙笏的多于执木笏的；他们的荣显并非因品德高尚而获得，他的官阶很少是因为才能出众而提升的，分不清什么是美与丑，什么是善与恶。我希望从今以后稍微停止以私意赏赐官阶和勋级，使有才德的人更加忠诚勤奋，无才能的人都知道努力上进。“其三，以为：”陛下临朝即帝位以来，取士太多，六品以下有具体职务、政事清闲的官吏，就像泥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像沙砾一样数不清，如果不加以淘汰，恐怕要玷污君主的教化。“其四，以为：”现在州郡官吏更换调动太快，忽来忽往，像蓬草和浮萍一样流转不定，他们既怀着得过且过的打算，哪里还有心思搞奉公守法的政事。希望今后刺史在任不到三年以上不能调动，同时认真考察他们的功过，尤其要严明赏罚。“奏疏上达后，太后很赞赏。当时官爵容易得到而法网严峻，所以人们争着求取官爵而多陷身刑罚甚至被杀，刘知几便著《思慎赋》以讽刺时俗，表明自己的志趣。

丙午，以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

丙午（二十六日），朝廷任命王孝杰为朔方道行军总管，进攻突厥。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春季，二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僧怀义益骄恣，太后恶之。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顺；太后密选宫人有力者百余人以防之。壬子，执之于瑶光殿前树下，使建昌王武攸宁帅壮士殴杀之，送尸白马寺，焚之以造塔。

和尚怀义日益骄傲放纵，太后因此憎恨他。他焚烧明堂后，内心不安，言语多不恭顺；太后秘密挑选一百多名身强力壮的宫女以防备他。壬子（初四），在瑶光殿前树下将他逮捕，让建昌王武攸宁率领壮士将他打死，把尸体送往白马寺，焚尸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号。

甲子（十六日），太后除去“慈氏越古”的称号。

三月，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三月，丙辰（初九），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去世。

夏，四月，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夏季，四月，朝廷铸造天枢柱完成，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柱身八面，每面宽五尺。大柱下面是一座铁山，周边长一百七十尺，环绕铁山的是铜做的蟠龙和麒麟；柱顶上铸一个腾云形的承露盘，直径三丈，四个龙人站在盘上捧火珠，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型，武三思撰文，天枢上刻百官和四夷首领的姓名，太后亲自书写匾额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秋季，七月，辛酉（十五日），吐蕃侵扰临洮，朝廷任命王孝杰为萧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他们。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号天册金轮大圣皇帝，赦天下，改元。

九月，甲寅（初九），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加尊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请降，太后喜，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冬季，十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向唐朝请降，太后高兴，封他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 ）

万岁通天元年（丙申，公元696 年）

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大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己丑，御朝觐坛受贺；癸巳，还宫；甲午，谒太庙。

腊月，甲戌（初一），太后从神都出发；甲申（十一日），祭天于神岳嵩山，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万岁登封，让天下百姓免交今年租税；全国会饮九天。丁亥（十四日），祭地于嵩山少室峰；己丑（十六日），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癸巳（二十日），回宫；甲午（二十一日），禀告太庙。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从封中岳还，即求弃官，隐于嵩山之阳。太后疑其诈，许之，以观其所为。攸绪遂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赐及王公所遗野服器玩，攸绪一皆置之不用，尘埃凝积。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右千牛卫将军安平王武攸绪，少年时就有志向品行，淡泊不贪图名利，随从太后封中岳回来后，即要求抛弃官爵，隐居于嵩山南麓。太后怀疑他有诈，同意他的请求，以观察他的行动。武攸绪于是悠然自得于山水之间，冬天居住在茅椒作墙的屋子里，夏天居住于石室，和山林隐士一样。太后的赏赐，王公赠给的衣服玩物，武攸绪一概闲置不用，上面积满灰尘尘。他买田让家奴耕种，和普通百姓没有区别。

春，一月，甲寅，以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击吐蕃。己巳，以师德为左肃政大夫，知政事如故。

春季，一月，甲寅（十一日），朝廷任命娄师德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进攻吐蕃。己巳（二十六日），任命娄师德为左肃政大夫，仍旧主持政事。

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朝廷改长安崇尊庙为太庙。

二月，辛巳，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二月，辛巳（初九），朝廷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师德因署移牒，惊曰：“官爵尽无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复介意。

三月，壬寅（初一），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论钦陵赞婆交战于素罗汗山，唐军大败；王孝杰因此被免官为平民，娄师德被降职为原州员外司马。一次，娄师德在签署官府文书时，吃惊地说：“官爵全都没有了！”接着又说：“也好，也好。”不再把这事情放在心上。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规模率小于旧。上施金涂铁凤，高二丈，后为大风所损；更为铜火珠，群龙捧之，号曰通天宫。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

丁巳（十六日），新明堂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纵横三百尺，规模大致小于被焚烧的明堂。上面放置涂金铁凤，高二丈，后来被大风损坏；另造铜火珠，由群龙捧着，定名为通天宫。朝廷大赦天下罪人，改年号为万岁通天。

大食请献师子。姚上疏，以为：“师子专食肉，远道传致，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鹰犬不蓄，渔猎悉停，岂容菲薄于身而厚给于兽！”乃却之。

大食国请求给朝廷进献狮子，姚上疏认为：“狮子专门吃肉，远道运来，肉既难得，极费人力财力。陛下鹰犬都不畜养，渔猎全部停止，哪能容许对自己菲薄而对野兽优厚！”于是拒绝接受。

以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孙元亨为同平章事。

夏，五月，壬子，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吏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尽忠，万荣之妹夫也，皆居于营州城侧。文刚愎，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酉长如奴仆，故二人怨而反。乙丑，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夏季，五月，壬子（十二日），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李尽忠是孙万荣的妹夫，都居住在营州城边。赵文傲慢而固执，契丹发生饥荒，他不赈济，看待他们的首领如同奴仆，所以他们二人怨恨而造反。乙丑（二十五日），唐朝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伐他们。秋季，七月，辛亥（十一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作他的副职，以防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尽忠寻自称无上可汗，据营州，以万荣为前锋，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数万，进围檀州，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却之。

李尽忠不久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夺取地盘，所向无敌，十日间拥兵至数万，进兵包围檀州，被清边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击退。八月，丁酉，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战于硖石谷，唐兵大败。先是，契丹破营州，获唐俘数百，囚之地牢，闻唐兵将至，使守牢绐之曰：“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饲以糠粥，慰劳之曰：“吾养汝则无食，杀汝又不忍，今纵汝去。”遂释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至黄獐谷，虏又遣老弱迎降，故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师等三军弃步卒，将骑兵先进。契丹设伏横击之，飞索以玄遇、仁节，生获之，将卒死者填山谷，鲜有脱者。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八月，丁酉（二十八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与契丹交战于硖石谷，唐军大败。这以前，契丹攻下营州时，俘虏唐兵数百人，囚禁在地牢中。听说唐军将到，契丹人让一个守牢的族人欺骗他们说：“我们的家属受饥寒不能生存，只等官军到来便立即投降。”接着，契丹人又将他们领出地牢，让他们喝糠粥，慰劳他们说：“养着你们，则没有粮食，杀死你们，又不忍心，现在放你们走。”于是释放他们。他们回到幽州，叙说上述的情况，唐军听到后，都争着要赶紧进军。唐军到达黄獐谷，契丹人又派遣老弱兵民前来投降，故意在道边丢弃老牛瘦马。曹仁师等便留下步兵，领骑兵前进。契丹人设下埋伏从侧面攻击，用飞索将张玄遇与麻仁节绊倒，生擒他们。将卒死尸布满山谷，很少有人逃脱。契丹人获得唐军印信，便伪造文书让张玄遇等签名，通知总管燕匪石、

宗怀昌等说：“官军已破贼，如果你们不到达营州，军官都斩首，兵卒不给勋级。”燕匪石等得到通知，便昼夜兼程，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一直往前赶，士卒马匹都疲劳得很；结果被契丹人在中途埋伏截击，全军覆没。

九月，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初令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

九月，太后下令：“天下囚犯及官民家奴有勇力的，官府给钱赎出，发往前线进攻契丹。”朝廷开始命令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任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契丹。

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诸色奴充兵讨击契丹，此乃捷急之计，非天子之兵。且比来刑狱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况今天下忠臣义士，万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诛，何劳免罪赎奴，损国大体！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右拾遗陈子昂任武攸宜军府参谋，上疏说：“太后下令赦免天下罪人及招募官民家奴当兵讨伐契丹，这只是应急的办法，不是天子的兵员。况且近来刑狱早已公平，罪人减少，家奴多数懦弱，不习惯行军打仗，纵使能募集到，也不见得可用。何况当今天下的忠臣义士，还没有用上万分之一，契丹小小的祸乱，发个命令就将诛灭，用不着赦免罪犯和赎出家奴，有损国家的体面！我恐怕这种政策不足以向天下显示国家威力。”

丁巳，突厥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钦明，绍之曾孙也；时出按部，突厥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为所虏。

丁巳（十八日），突厥侵扰凉州，虏走州都督许钦明。许钦明是许绍的曾孙；当时他正外出巡查所辖地区，突厥兵数万人突然进攻到城下，许钦明抵抗，被俘虏。

钦明兄钦寂，时为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战于崇州，军败，被擒。虏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其属城未下者。安东都护裴玄在城中，钦寂谓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励兵谨守以全忠节。”虏杀之。

许钦明的哥哥许钦寂，当时任龙山军讨击副使，与契丹在崇州交战，兵败被擒。契丹人将包围安东，命令许钦寂劝说其属下未被攻下的城邑投降。安东都护裴玄正在城中，许钦寂对他说：“狂贼为天所罚，灭亡就在朝夕之间，您只管勉励士兵严密防守以保全忠诚和气节。”契丹人因此把他杀了。

吐蕃复遣使请和亲，太后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安西四镇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曰：“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随元振入请之。

吐蕃又派遣使者请求与唐和好，太后派遣右武卫胄曹参军贵乡人郭元振前去观察情况。吐蕃将领论钦陵请求唐朝撤去安西四镇的守军，并请求分给他们十姓突厥的土地。郭元振说：“四镇、十姓突厥与吐蕃本是不同民族，现在请撤唐朝守军，难道不是有兼并的打算吗？”论钦陵说：“吐蕃假如贪求土地，想成为唐朝边地的祸患，则东侵甘州、凉州，哪里肯谋利于万里之外呢！”于是派遣使者随郭元振入唐朝提出上述请求。

朝廷疑未决，元振上疏，以为：“钦陵求罢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机，诚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则为边患必深。四镇之利远，甘、凉之害近，不可不深图也。宜以计缓之，使其和望未绝则善矣。彼四镇、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今报之宜曰：”四镇、十姓之地，本无用于中国，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镇抚西域，分吐蕃之势，使不得并力东侵也。今若果无东侵之志，当归我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五俟斤部亦当以归吐蕃。‘如此则足以塞钦陵之口，而亦未与之绝也。若钦陵小有乖违，则曲在彼矣。且四镇、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遥割而弃之，恐伤诸国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从之。

是否答应他的要求，朝廷拿不定主意，郭元振上疏认为：“论钦陵要求罢兵割地，这是利害的关键，确实不应轻易作出决定。现在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他的善意，结果将招致很深的边患。四镇的利益远，甘州、凉州的受害近，不可不深入考虑。应当用计策拖延时间，使他和好的希望未断绝就好了。那四镇、十姓，吐蕃是很想得到的，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们的要地。现在回答他应该说：”四镇、十姓之地，本来对唐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派兵戍守，是想安定抚慰西域，分散吐蕃的军力，使吐蕃不能全力东侵。现在如果吐蕃无东侵的打算，就应当归还我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而西突厥五俟斤部也应当归还吐蕃‘。这样便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嘴，而且也未与他断绝关系。如果论钦陵略有违背，则是他没有道理。而且四镇、十姓诚恳归附已久，现在还未发现他们有反叛的情况，做有害于我们的事情，因为遥远而抛弃他们，恐怕要使各国伤心，不是控制四夷的良策。“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愿和亲；钦陵利于统兵专制，独不欲归款。若国家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国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大举其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可使其上下猜阻，祸乱内兴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郭元振又向太后进言：“吐蕃百姓为徭役和兵役所苦，早就愿意与我们和好；只有论钦陵图统兵专制的私利，不想归附。如果我们每年都派去表示和好的使者，而论钦陵常不从命，则吐蕃百姓对论钦陵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盼望得到国家的恩惠就会日甚一日，他要想大规模发动他的百姓，肯定就困难了。这也是逐渐离间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祸乱从内部产生。”太后深表赞同。郭元振名震，元振是他的字，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庚申，以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李道广并同平章事。

庚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并州长史王方庆为鸾台侍郎，与殿中监万年人李道广一并任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太后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摄司宾卿田归道册授默啜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孙；归道，仁会之子也。

突厥阿史那默啜请求作太后的儿子，并为他女儿向唐朝求婚，全部归还河西降户，率领他的部众为唐朝讨伐契丹。太后派遣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左卫郎将代理司宾卿田归道带着册书任命阿史那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阎知微是阎立德的孙子；田归道是田仁会的儿子。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尽忠卒，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间袭松漠，虏尽忠、万荣妻子而去。太后进拜默啜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冬季，十月，辛卯（二十二日），契丹李尽忠去世，孙万荣替代他率领部众。突厥阿史那默啜乘机袭击松漠，俘虏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后退走。太后晋升阿史那默嗓为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

孙万荣收合余众，军势复振，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制起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刺史独孤思庄畏契丹猝至，悉驱百姓入城，缮修守备。仁杰至，悉遣还农，曰：“贼犹在远，何烦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百姓大悦。

孙万荣收集余众，军势再次兴盛，派遣别帅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州刺史陆宝积，屠杀官吏和百姓数千人；又进攻瀛州，黄河以北地区震动。太后命令起用彭泽令狄仁杰为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独孤思庄畏惧契丹突然到来，将百姓全部驱赶入城，修筑工事，加强守备。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全部遣返务农，说：“敌人距离还远，用不着这样！万一敌人来，我自己抵挡他们。”百姓很高兴。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

当时契丹侵扰，军事文书堆集，夏官郎中硖石人姚元崇剖析决断，如水分流，都有条理，太后认为他不寻常，提升他为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台殿中侍御史，闻者无不相贺。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礼著论，称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诚节，不以贵贱死生易其操履。设客问曰：“徐公于今谁与为比？”主人曰：“四海至广，人物至多，或匿迹韬光，仆不敢诬，若所闻见，则一个而已，当于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张释之？”主人曰：“释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难，难易之间，优劣见矣。张公逢汉文之时，天下无事，至如盗高庙玉环及渭桥惊马，守法而已，岂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属惟新之运，唐朝遗老，或包藏祸心，使人主有疑。如周兴、来俊臣，乃尧年之四凶也，崇饰恶言以诬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几陷囹圄，数挂纲维，此吾子所闻，岂不难哉！”客曰：“使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见徐公用法平允，谓可置司刑；仆睹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岂直司刑而已哉！”

太后思念徐有功执法公平，重新提拔他为左台殿中侍御史，知道的人无不互相庆贺。鹿城主簿宗城人潘好礼撰写文章，称赞徐有功遵循正道、依从仁义，坚守真诚的气节，不因贵贱死生改变自己的操行。文章中假设客人提问：“当今谁可以和徐公相比？”主人说：“四海极广，人物极多，有的隐匿行迹，藏匿光采，我不敢乱下结论，但就我所闻所见，就他一人而已，能与他相比的只有从古人中寻求。”客人说：“比张释之如何？”主人说：“张释之所做的事情很容易，徐有功所做的事情很困难，难易之间优劣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张释之遇上汉文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无事，至于像盗窃汉高祖庙中的玉环和汉文帝在渭桥的惊马事件，只不过按法律办理而已，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徐有功遇上朝代变换的年代，适值万象更新的世道，唐朝的遗老，或包藏祸心，使君主有疑虑。如周兴、来俊臣，便是帝尧年代的四凶，大肆粉饰恶言以诬陷有德之人；而徐有功死守正道，深入审视清楚，几乎身陷监狱，多次触犯法度，这些都是您所听说过的，难道不是很难吗！”客人说：“假使任命他为司刑卿，就得以施展他的才能了。”主人说：“您只看到徐公用法平允，以为可任司刑卿；我观察他这个人，心里什么都有，如果得以发挥，什么事情都能胜任，何止司刑卿而已！”

第二百零六卷

唐纪二十二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神功元年（丁酉、697 ）

唐纪二十二则天皇后神功元年（丁酉，公元697 年）

正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宫。

正月，己亥朔（初一），太后在通天宫祭祀。

突厥默啜寇灵州，以许钦明自随。钦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酱、粱米及墨，意欲城中选良将、引精兵、夜袭虏营，而城中无谕其意者。

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灵州，带着俘获的唐将许钦明。许钦明到州城下大喊，要求给好酱、梁米和墨，意思是让城中选良将、领精兵，夜袭敌人营垒，而城中竟没有人能领会他喊话所隐含的意思。

箕州刺史刘思礼学相人于术士张憬藏，憬藏谓思礼当历箕州，位至太师。思礼念太师人臣极贵，非佐命无以致之，乃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谋反，阴结朝士，托相术，许人富贵，俟其意悦，因说以“綦连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天官侍郎事，用思礼为箕州刺史。

箕州刺史刘思礼向术士张憬藏学相面，张憬藏说刘思礼将经历箕州刺史，做到太师的职位。刘思礼心想太师在大臣中非常显贵，不是君主的辅佐大臣不能担任，便与洛州录事参军綦连耀图谋造反，秘密勾结朝廷官员，利用相面的办法，为别人预言富贵，等把人说得高兴的时候，然后便说：“綦连耀将授命于天，您一定要依靠他才能获得富贵。”凤阁舍人王兼管天官侍郎事，便任用刘思礼为箕州刺史。

明堂尉吉顼闻其谋，以告合宫尉来俊臣，使上变告之。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礼引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翻及王兄泾州刺史、弟监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穷楚毒以成其狱，壬戌，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

明堂县尉吉顼知道刘思礼的阴谋，报告了合宫县尉来俊臣，让来俊臣向朝廷密告他谋反。太后派河内王武懿宗审问他，武懿宗命令刘思礼广泛牵连朝廷官员，答应可以赦免他的死罪，凡对武懿宗稍不顺从的人都牵连上。于是刘思礼牵连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孙元亨、执掌天官侍郎事务的石抱忠、刘奇、给事中周及王的哥哥泾州刺史王、弟弟监察御史王助等，共三十六家，都是海内知名人士。严刑拷打逼供定案后，壬戌（二十四日），他们全都被灭族。他们的亲戚因株连而被流放的有一千多人。

初，懿宗宽思礼于外，使诬引诸人。诸人既诛，然后收思礼，思礼悔之。懿宗自天授以来，太后数使之鞫狱，喜诬陷人，时人以为周、来之亚。

当初，武懿宗表面向刘思礼表示宽大，以便让他诬告牵连别人。等到被牵连的人处死后，他便逮捕刘思礼，刘思礼后悔了。武懿宗自天授年间以来，太后多次派他审讯囚犯，他喜欢诬陷人，当时人认为他是周兴、来俊臣第二。

来俊臣欲擅其功，复罗告吉顼；顼上变，得召见，仅免。俊臣由是复用，而顼亦以此得进。

来俊臣想独得这次事件的告发之功，又罗织罪名密告吉顼；吉顼因密告别的谋反事件获得太后召见，才得以幸免。来俊臣因此又得到重用，而吉顼也借此得以升官。

俊臣党人罗告司刑府史樊谋反，诛之。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刘如璇见之，窃叹而泣。俊臣奏如璇党恶逆，下狱，处以绞刑；制流州。

来俊臣的党徒罗织罪名告发司刑府史樊谋反，樊被处死。他的儿子诉冤于朝堂，无人敢受理，便抽刀自己剖腹。秋官侍郎上人刘如看见了，偷偷叹息流泪。来俊臣便上奏说刘如偏袒恶逆罪犯，他于是被逮捕入狱，判处绞刑；太后下令改判他流放州。

尚乘奉御张易之，行成之族孙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复荐易之，兄弟皆得幸于太后，常傅朱粉，衣锦绣。昌宗累迁散骑常侍，易之为司卫少卿；拜其母臧氏、韦氏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纪，仍敕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私夫。迥秀，大亮之族孙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晋卿皆候易之门庭，争执鞭辔，谓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

尚乘奉御张易之，是张行成的同族侄孙，年轻、貌美，精通音律。太平公主推荐张易之的弟弟张昌宗入侍宫中，张昌宗又推荐张易之，兄弟二人都得到太后的宠幸，常涂脂抹粉，穿华丽的衣服。张昌宗连续升官后任散骑常侍，张易之任司卫少卿；授给他们的母亲臧氏、韦氏太夫人的封号，赏赐多得数不清，又命令凤阁侍郎李迥秀为臧氏的姘夫。李迥秀，是李大亮的同族侄孙。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时常等候在张易之家门口，争着为他执马鞭牵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胜州，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击破之。

癸亥（二十五日），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胜州，唐朝平狄军副使安道买将他们打败。

甲子，以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甲子（二十六日），朝廷任命原州司马娄师德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春，三月，戊申，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将兵十七万与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孝杰死之。

春季，三月，戊申（十二日），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等领兵十七万与契丹孙万荣战于东硖石谷，唐兵大败，王孝杰战死。

孝杰遇契丹，帅精兵为前锋，力战。契丹引退，孝杰追之，行背悬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晖先遁，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管记洛阳张说驰奏其事。太后赠孝杰官爵，遣使斩宏晖以徇；使者未至，宏晖以立功得免。

王孝杰和契丹人遭遇，率领精兵为前锋，奋力作战。契丹人后退，王孝杰追击，行进到背靠悬崖的地方，契丹回兵逼近他，苏宏晖首先逃跑，王孝杰坠崖身死，战士几乎全部战死。管记洛阳人张说迅速奏明上述情况。太后追赠给王孝杰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将苏宏晖斩首示众；使者还未到达，苏宏晖因立功得以免死。

武攸宜军渔阳，闻孝杰等败没，军中震恐，不敢进。契丹乘胜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将击之，不克。

武攸宜进军至渔阳，听说王孝杰等全军覆没，军中震惊，不敢前进。契丹人乘胜侵扰幽州，攻陷城池，劫掠官吏和百姓，武攸宜派部将攻击他们，不能取胜。

阎知微、田归道同使突厥，册默啜为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辄与之绯袍、银带，且上言：“虏使至都，宜大为供张。”归道上言：“突厥背诞积年，方今悔过，宜待圣恩宽宥。今知微擅与之袍带，使朝廷无以复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又，小虏使臣，不足大为供张。”太后然之。知微见默啜，舞蹈，吮其靴鼻；归道长揖不拜。默啜囚归道，将杀之，归道辞色不挠，责其无厌，为陈祸福。阿波达干元珍曰：“大国使者，不可杀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

阎知微、田归道一同出使突厥，封阿史那默嗓为可汗。阎知微中途遇到突厥使者，即送给他红袍、银带，并且上奏说：“突厥使者到达都城，应当大设帷帐迎接。”田归道上奏说：“突厥违反朝命不受节制多年，现在才悔过，应等待陛下的圣恩宽恕，现在阎知微却擅自给突厥使者红袍、银带，使得朝廷不能再恩赐他；应该让他仍穿原来的服装，以等待朝廷的恩赐。还有，小国的使臣，不值得大设帷帐迎接。”太后同意田归道的意见。阎知微见到阿史那默啜，行跪拜礼，吻他的靴尖；田归道只深深作揖而不跪拜。阿史那默啜因此囚禁田归道，还准备杀死他。田归道言词神态都坚强不屈，指责阿史那默啜不知满足，并为他陈述祸福利害。阿波达干元珍说：“大国的使者，不可以杀死。”阿史那默啜的怒气才稍微消减，但将他拘留，不放他回国。

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太后不许。默啜怒，言辞悖慢。姚、杨再思以契丹未平，请依默啜所求给之。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李峤曰：“戎狄贪而无信，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治兵以备之。”、再思固请与之，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昏。默啜由是益强。

当初，咸亨年间，突厥人有投降的，唐朝都安置他们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这时候阿史那默啜便要求这六州的降户和单于都护府所辖的地方，以及谷种、丝帛、农具、铁，太后不答应。阿史那默啜大怒，言词违逆傲慢。姚、杨再思因契丹尚未平定，请求满足他的各项要求。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人李峤说：“戎狄贪婪而不讲信用，答应他的要求就是所谓‘借给敌寇兵员、资助盗贼粮食’，不如加强军备以防备他。”姚、杨再思坚持请求满足他，于是全部送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各种丝织品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答应他女儿的求婚。阿史那默啜从此日益强大。

田归道始得还，与阎知微争论于太后前。归道以为默啜必负约，不可恃和亲，宜为之备。知微以为和亲必可保。

田归道这才得以回国，他与阎知微在太后面前展开争论。田归道认为阿史那默啜一定会背约，不可依仗和亲，应当做好防备工作。阎知微认为和亲一定可以依靠。

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千两涂之，姚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夏季，四月，朝廷铸成九鼎，移置于通天宫。豫州鼎高一丈八尺，能容纳一千八百石；其余各州鼎各高一丈四尺，能容纳一千二百石；分别在鼎上铸山川物产的图象，共用铜五十六万零七百余斤。太后想用一千两黄涂鼎，姚说：“九鼎是神器，可贵的是天质自然。而且我看它五色光芒相互辉映，不须靠金色才放光采。”太后听从他的意见。九鼎自玄武门拽入，命令宰相、诸王率领南北衙禁卫军十余万人及仪仗队中的大牛、白象一同牵拽。

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致仕，会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问以朝廷得失，及善陈治乱之要十余条。太后曰：“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癸酉，留为内史。

前益州长史王及善已退休，遇契丹作乱，崤山以东不安定，又被起用为滑州刺史。太后召见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陈述治乱要务十多条。太后说：“外州的任务是次要的，朝廷为根本，你不可以出任刺史。”癸酉（初八），他被留下任内史。

癸未，以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将兵击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将兵二十万击契丹。

癸未（十八日），朝廷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与右豹韬卫将军何迦密领兵进攻契丹。五月，癸卯（初八），又任命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领兵二十万进攻契丹。

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

这以前，有个叫朱前疑的人上书说：“我梦见陛下寿满八百岁。”太后当即授给他拾遗职务；又自称“梦见陛下头发白了又变黑，牙齿脱落又再生”，又升任驾部郎中。他出使回来，上书说：“听到嵩山呼万岁。”又赐给他红算袋，当时他还不是五品官，只能在绿色衣服上佩带。遇上发兵讨伐契丹，朝廷命令京官献马一匹供军用，赐给五品官，朱前疑买马进献后，一再上表要求提升官阶；太后讨厌他贪鄙，六月，乙丑（初一），命令发还他的马，将他逐回农村。

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之。

右司郎中冯翊人乔知之有美妾名叫碧玉，乔知之因为有了她而不结婚。武承嗣借她来教诸姬妾，便留下她不让回去。乔知之写作《绿珠怨》送给她，她于是投井自杀。武承嗣从她裙带中搜得《绿珠怨》，大怒，示意酷吏罗织罪名上告，将乔知之灭族。

司仆少卿来俊臣倚势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罗告其罪，矫称敕以取其妻，前后罗织诛人，不可胜计。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素恶俊臣，又尝庭辱秋官侍郎皇甫丈备，二人共诬昭德谋反，下狱。

司仆少卿来俊臣仗势贪求女色，官民妻妾有漂亮的，千方百计夺取；有时指使人罗织罪名告发某人，然后假传太后命令夺取他的妻妾，前后罗织罪名杀人无法计算。自宰相以下，他登记姓名按顺序夺取他们的妻妾。他自称才能可比石勒。监察御史李昭德一贯憎恶来俊臣，又曾经在朝廷侮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备。这二人便共同诬告李昭德谋反，将他逮捕入狱。

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诬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盗国权，河东人卫遂忠告之。诸武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发其罪，系狱，有司处以极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贪暴，国之元恶，不去之，必动摇朝廷。”太后游苑中，吉顼执辔，太后问以外事，对曰：“外人唯怪来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于国，朕方思之。”顼曰：“于安远告虺贞反，既而果反，今止为成州司马。俊臣聚结不逞，诬构良善，赃贿如山，冤魂塞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

来俊臣想罗织罪名诬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又想诬告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衙禁卫军一同谋反，希望借此窃取国家权力，河东人卫遂忠告发他。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他的罪恶，将他关进监狱，有关部门判处他死刑。太后想赦免他，处死的奏章送上已经三天，仍不批下。王及善说：“来俊臣凶残狡猾，贪婪暴虐，是国家的大恶人，不除掉他，必然动摇朝廷。”太后游览宫廷园林时，吉顼牵马，太后向他询问宫外的事情，他回答说：“外边的人只奇怪处死来俊臣的奏章没有批下来。”太后说：“来俊臣有功于国家，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顼说：“于安远告虺贞谋反，后来真的反了，于安远现在只任成州司马。来俊臣聚集为非作歹的人，诬陷好人，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如山，被他冤屈而死的鬼魂满路，是危害国家的坏人，有什么可怜惜的！”太后于是批准处死他。

丁卯，昭德、俊臣同弃市，时人无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争啖俊臣之肉，斯须而尽，抉眼剥面，披腹出心，腾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恶之，乃下制数其罪恶，且曰：“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士民皆相贺于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丁卯（初三日），李昭德、来俊臣一同在闹市被处死并暴尸，当时人无不痛惜李昭德，而为处死来俊臣拍手称快。仇家争相吃来俊臣的肉，片该之间便吃光，挖眼睛，剥面皮，剖腹取心，展转践踏成泥。太后知道天下人憎恨他，才下诏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该诛灭他全家族，以伸雪百姓的愤恨，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官吏和百姓在路上相见时都互相庆贺说：“今后睡觉的人背部才可以贴着席子了。”

俊臣以告綦连耀功，赏奴婢十人。俊臣阅司农婢，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面讼冤者数十人。会俊臣诛，乃得免。

来俊臣因告发綦连耀有功，太后赏给他奴婢十人。来俊臣查看司农寺管辖的官奴婢，没有合意的，因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小婢，善于歌舞，来俊臣想获得她充作赏赐的奴婢，便指使人诬告斛瑟罗谋反。各酋长到宫门前阙楼下割耳划脸为他诉冤的有数十人。遇到来俊臣被处死，斛瑟罗才幸免于难。

俊臣方用事，选司受其属请不次除官者，每铨数百人。俊臣败，侍郎皆自首。太后责之，对曰：“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灭族。”太后乃赦之。

来俊臣还掌权的时候，每次铨选，吏部受他嘱托越级授官的有数百人。来俊臣垮台后，侍郎都向朝廷自首。太后责备他们，他们说：“我们辜负陛下，该当死罪！但我们扰乱国家法度，只加罪于自身；我们如果违抗来俊臣的意旨，立即灭族。”太后于是赦免他们。

上林令侯敏素谄事俊臣，其妻董氏谏之曰：“俊臣国贼，指日将败，君宜远之。”敏从之。俊臣怒，出为武龙令。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败，其党皆流岭南，敏独得免。

上林令侯敏一贯巴结奉承来俊臣，他妻子董氏规劝他说：“来俊臣是危害国家的坏人，不久将失败，你应当离他远些。”侯敏听从她的意见。来俊臣因此大怒，调他出任武龙县令，他不想去。他妻子说：“快去，不要逗留！”来俊臣失败后，他的党羽都流放岭南，只有侯敏幸免。

太后征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擢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太后征召于安远为尚食奉御，提升吉顼为右肃政中丞。

以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检校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武懿宗军至赵州，闻契丹将骆务整数千骑将至冀州，懿宗惧，欲南遁。或曰：“虏无辎重，以抄掠为资，若按兵拒守，势必离散，从而击之，可有大功。”懿宗不从，退据相州，委弃军资器仗甚众。契丹遂屠赵州。

武懿宗领军至赵州，听说契丹将领骆务整的数千骑兵将到冀州，武懿宗畏惧，想向南逃跑。有人说：“敌人没有辎重，靠抢掠作给养，我们若屯兵拒守，他们势必瓦解，然后乘机进击，可获得大的成功。”武懿宗不同意，退守相州，丢弃军用物资和武器很多。契丹于是在赵州城进行大屠杀。

甲午，孙万荣为奴所杀。

甲午（三十日），契丹孙万荣被家奴杀死。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癸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孙万荣打败王孝杰后，在柳城西北四百里处凭借险要地势筑城，留下老弱、妇女和所缴获的武器资财，派他的妹夫乙冤羽留守，自己领精兵侵扰幽州。他恐怕突厥阿史那默啜袭击他的背后，便派五个人到黑沙，对阿史那默啜说：“我已打败王孝杰的百万大军，唐朝人已被吓破了胆，请与您乘胜共同攻取幽州。”其中三人先到，阿史那默嗓高兴，赐给他们红袍。二人后到，阿史那默啜因他们迟缓拖延而发怒，要杀死他们。这二人说：“请进一言而后再死。”阿史那默啜问为什么，二人报告了契丹的真实用意。阿史那默啜于是杀死先到的三个人，赐给后到的二人红袍，让他们充当向导，发兵进取契丹所筑新城，杀死被他们俘虏的原唐朝凉州都督许钦明祭天；突厥包围新城，三天后攻陷，全部俘虏该城的契丹人，让乙冤羽迅速报告孙万荣新城失守的消息。

时万荣方与唐兵相持，军中闻之，惧。奚人叛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击其前，奚兵击其后，获其将何阿小。万荣军大溃，帅轻骑数千东走。前军总管张九节遣兵邀之于道，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奴斩其首以降，枭之四方馆门。其余众及奚、皆降于突厥。

当时孙万荣正与唐兵对峙，军中听到新城失守的消息，震惊不安，奚人背叛孙万荣，神兵道总管杨玄基攻击他前面，奚人攻击他后面，俘获他的将领何阿小。孙万荣军溃散，孙万荣率轻骑数千向东逃走。唐前军总管张九节派兵在中途截击，孙万荣走投无路，与家奴逃至潞水东边，在树林下休息，叹息说：“现在想归降唐朝，罪恶已大。归降突厥是死，归降新罗也是死。将向何处去呢！”家奴砍下他的脑袋向唐朝投降，他的脑袋被挂在四方馆门前示众。他的余众及奚人、人都向突厥投降。

戊子，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同凤阁鸾台三品。

戊子（二十四日），特进武承嗣、春官尚书武三思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

辛卯，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协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辛卯（二十七日），太后下令，因契丹刚平定，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杰分路到黄河以北各地安顿抚恤百姓。河内王武懿宗所到之处使用刑法非常残酷，百姓有被迫跟从契丹而后又回来的，武懿宗都认为是反叛，将他们活活剖腹取胆。这以前，契丹何阿小好杀人，这时候黄河以北的人就说：“唯此两何，杀人最多。”

秋，七月，丁酉，昆明内附，置窦州。

秋季，七月，丁酉（初三），昆明归附唐朝，唐朝在该地设置窦州。

武承嗣、武三思并罢政事。

武承嗣、武三思一起罢除相职。

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凯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左拾遗王求礼庭折之曰：“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懿宗不能对。司刑卿杜景俭亦奏：“此皆胁从之人，请悉原之。”太后从之。

庚午（二十四日），武攸宜从幽州凯旋。武懿宗奏请将黄河以北跟从契丹的百姓全部灭族，左拾遗王求礼在朝廷驳斥他说：“这些百姓从来没有武装，没有力量打败敌人，一时顺从敌人以求生存，哪里有叛国的用心！武懿宗拥有强兵数十万，看到敌人的气势就退走，结果使敌人的势力蔓延，他又想把罪过推卸给民间受连累的人，这是作臣下的不忠，请先斩武懿宗以向黄河以北的百姓致歉！”武懿宗哑口无言。司刑卿杜景俭也上奏说：“这些百姓都是被迫跟从契丹的，请全部原谅他们。”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八月，丙戌，纳言姚坐事左迁益州长史，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八月，丙戌（二十三日），纳言姚因事获罪降职为益州长史。朝廷任命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凤阁鸾台三品。

九月，壬辰，大享通天宫，大赦，改元。

九月，壬辰（疑误），太后合祭于通天宫，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号。

庚戌，娄师德守纳言。

庚戌（十七日），娄师德代理纳言。

甲寅，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间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甲寅（二十一日），太后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期以来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朝廷大臣，说他们谋反；国家有固定的法律，朕怎么敢违反！有时怀疑它不真实，指派亲信大臣到监狱提问，得到犯人的自供状，都是自己承认的，朕便不加怀疑。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不再听说有谋反的人，这样看来，以前被处死的人不是有冤枉吗？”夏官侍郎姚元崇回答说：“自垂拱年间以来因谋反罪被处死的人，大概都是由于周兴等罗织罪名，以便自己求取功劳造成的。陛下派亲近大臣去查问，这些亲近大臣也不能保全自己，哪里还敢动摇他们的结论！被问的人如果翻供，又惧怕惨遭毒刑，与其那样不如早死。仰赖上天启迪圣心，周兴等被诛灭，我以一家百口人的生命向陛下担保，今后朝廷内外大臣不会再有谋反的人；若稍有谋反的事实，我愿承受知而不告的罪过。”太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着周兴他们，使他们得逞，贻误朕成为滥用刑罚的君主；听到你说的话，很合朕心意。”于是赏赐姚元崇钱一千缗。

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后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当时有很多人为魏元忠诉冤，太后又召回他担任肃政中丞。魏元忠前后被判处死刑和流放共有四次。有一次曾陪从太后宴饮，太后问他：“你从前多次蒙受诽谤，为什么？”回答说：“我好比鹿，罗织罪名的人想得到我的肉作羹，我如何能躲过他们！”

冬，闰十月，甲寅，以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冬季，闰十月，甲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幽州都督狄仁杰为鸾台侍郎，司刑卿杜景俭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仁杰上疏以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纪，声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国家尽兼之矣。诗人矜薄伐于太原，美化行于江、汉，则三代之远裔，皆国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绝域，竭府库之实以争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赋，获其土不可耕织，苟求冠带远夷之称，不务固本安人之术，此秦皇、汉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业也。始皇穷兵极武，务求广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溃叛。汉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穷，盗贼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罢役，故能为天所。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其所以然者，皆以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养苍生之道也。昔汉元纳贾捐之之谋而罢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车师之田，岂不欲慕尚虚名，盖惮劳人力也。近贞观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近日之令曲，经边之故事也。窃谓宜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之四镇，继高氏绝国，使守安东。省军费于远方，并甲兵于塞上，使夷狄无侵侮之患则可矣，何必穷其窟穴，与蝼蚁校长短哉！但当敕边兵，谨守备，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二贼深入则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寇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不击而服矣。”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狄仁杰上疏认为：“天生四夷，都在先王疆界之外，所以东边抵达沧海，西边阻隔流沙，北边横着大沙漠，南边阻隔着五岭，这是上天用以限制夷狄而隔开中原和外夷的险阻。从典籍记载看，声威教化所至，三代不能到的地方，国家都已经全部兼并了。诗人夸耀周宣王北伐到达太原、周文王美好的教化推行于江、汉流域，可见三代边远的地方，现在都成为国家的内地了。若还用武于境外之地，求取功利于极远的地方，耗尽府库的积蓄去争夺贫脊不毛之地，得到那里的人民不能增加赋税收入，得到那里的土地不可以耕种纺织，姑且追求使远夷成为文明之邦的名声，而不致力于巩固根本、安定百姓的办法，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所推行的方针，不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秦始皇不断滥用武力，追求扩大疆土，死人极多，以致天下崩溃，人民造反。汉武帝征伐四夷，使得百姓穷困，盗贼蜂拥而起；晚年悔悟，停止军事行动，罢除徭役，所以能得到上天保。近来国家每年频繁出兵，耗费日益增大，西边戍守四镇，东边戍守安东，征兵日益增加。百姓空虚疲乏。现在潼关以东地区饥荒，蜀、汉地区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征税不停，百姓不能从事生产，便会相随作强盗，根本一发生动摇，忧患不浅。所以形成这种状况，都因为争夺蛮貊的贫脊之地，背离了爱抚养育百姓的道理。从前汉元帝采纳贾捐之的计谋而取消朱崖郡，汉宣帝用魏相的策略而放弃车师的田地，他不是不想崇尚虚名，而是恐怕耗费人力的缘故。近世贞观中期，平定突厥九姓，立李思摩为可汗，让他统辖各部族的原因，就是当夷狄反叛则应讨伐他们，降伏则应安抚他们，这符合应当灭亡的就推倒它、应当存在的就巩固它的道理，可使国家没有因戍守边远地区而劳民的征役。这就是近期国家的规章，经略边疆的先例。我以为应该立阿史那斛瑟罗为可汗，委托给他四镇，恢复已灭亡的高丽国，让它的国王高氏镇守安东。我们可以节省戍守远方的军费，集中兵力于边塞上，让夷狄没有越境侵侮的祸患就可以了，何必穷追他们藏身的巢穴，与蝼蚁之辈较量长短呢！只应当命令边境士兵谨慎设防，向远处派遣侦察人员，积聚物资粮食，等到敌人来进攻，然后才给以还击。以逸待劳则战士的战斗力就会倍增，以主人防御客人则我方就能获得便利，坚壁清野则敌人便得不到什么；结果突厥和吐蕃人深入我方领土则有颠覆的忧虑，浅入必然得不到什么好处。这样坚持数年，便可以使突厥和吐蕃人不战而自服了。”这事虽然没有实行，但有识之士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

凤阁舍人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

凤阁舍人李峤主持天官铨选职官之事，开始设置员外官数千人。

先是历官以是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为“去晦仍见月，有爽天经。可以今月为闰月，来月为正月。”

这以前，朝廷历官以本月为正月，以腊月为闰月。太后想以正月甲子朔为冬至，便下诏以为“上月晦日仍然看见月亮，偏离天道常规。可以本月为闰月，下月为正月。”

圣历元年（戊戌、698 ）

圣历元年（戊戌，公元698 年）

正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宫；赦天下，改元。

正月，甲子朔（疑误），冬至，太后在通天宫祭祀；大赦天下，更改年号。

夏官侍郎宗楚客罢政事。

夏官侍郎宗楚客罢免相职。

春，二月，乙未，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春季，二月，乙未（初四），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

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充当太子，多次指使人劝太后说：“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以外姓人为继承人的。”太后还拿不定主意，狄仁杰常从容不迫地对太后说：“太宗文皇帝不避风雨，亲自冒着刀枪箭镞，平定天下，传给子孙。高宗大帝将两个儿子托付陛下。陛下现在却想将国家移交给外姓，这不是不符合上天的意思吗？而且姑侄与母子相比谁更亲？陛下立儿子为太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祭太庙，代代相承，没有穷尽；立侄儿为太子，则未听说过侄儿当了天子而合祭姑姑于太庙的。”太后说：“这是朕家里的事，你不要参与。”狄仁杰说：“君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谁不是臣妾，什么事不是陛下家里的事！君主是元首，臣下为四肢，意思是一个整体，何况我凑数任宰相，哪能不参与呢！”他又劝太后召回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也劝说太后。太后心里稍微醒悟。有一天，太后又对狄仁杰说：“我梦见大鹦鹉两翼都折断，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两翼是两个儿子。陛下起用两个儿子，则两翼便振作起来了。”太后因此便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为太子的意思。

孙万荣之围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归我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昌宗皆为控鹤监供奉，易之兄弟亲狎之。顼从容说二人曰：“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窃为公忧之！”二人惧，流涕问计。顼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复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付；武氏诸王非所属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矣。”二人以为然，承间屡为太后言之。太后知谋出于顼，乃召问之，顼复为太后具陈利害，太后意乃定。

孙万荣包围幽州，传送檄文给朝廷说：“为何不送回我们的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张昌宗都任控鹤监供奉，张易之兄弟与吉顼亲近。吉顼不慌不忙地劝他二人说：“您们兄弟如此贵显得宠，但并不是靠品德功业取得的，天下对你们怒目而视、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没有大功劳于天下，用什么保全自己？我为你们担忧！”二人畏惧，流着泪询问计策。吉顼说：“天下官民还未忘记唐朝的恩德，都还思念着庐陵王。皇上年事已高，皇帝的大业需有所付托；武氏诸王不是她注意的对象，您何不从容地劝皇上立庐陵王以维系百姓的期望！这样，不但可以免祸，也可以长期保持富贵了。”二人认为对，趁机一再劝说太后。太后知道这个主意出自吉顼，就召他询问，吉顼又为太后备陈利害，太后的主意才最后定下来。

三月，己巳，托言庐陵王有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诸子诣行在疗疾。戊子，庐陵王至神都。

三月，己巳（初九），朝廷假托庐陵王有病，派遣职方员外郎瑕丘人徐彦伯召庐陵王和他的妃、儿子们到太后驻地治病。戊子（二十八日），庐陵王到达神都洛阳。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庙。

夏季，四月，庚寅朔（初一），太后祭祀太庙。

辛丑，以娄师德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营田事。

辛丑（十二日），朝廷派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并检校屯田事。

六月，甲午，命淮阳王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摄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摄司宾卿，赍金帛巨亿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

六月，甲午（初六），太后命令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娶阿史那默啜的女儿为王妃；命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代理春官尚书，右武卫郎将杨齐庄代理司宾卿，携带大量的金帛送给突厥。武延秀就是武承嗣的儿子。

凤阁舍人襄阳张柬之谏曰：“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为合州刺史。

凤阁舍人襄阳人张柬之进谏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中国亲王娶夷狄女人为妻的。”因此违反太后的旨意，被外放为合州刺史。

秋，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为秋官尚书。

秋季，七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杜景俭罢相职，改任秋官尚书。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谓阎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以知微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发兵袭静难、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慕容玄以兵五千降之。虏势大振，进寇妫、檀等州。前从阎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赐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夺之。

八月，戊子（初一），武延秀到达黑沙南庭。突厥阿史那默啜对阎知微等说：“我想把女儿嫁给李氏，哪里要武氏的儿子呢！这难道是天子的儿子吗！我们突厥累世受李氏的恩典，听说李氏全被消灭，只有两个儿子还在，我现在要带兵去辅助他登上帝位。”于是他拘禁武延秀于另外的地方，任命阎知微为南面可汗，说准备让他掌管唐朝百姓，发兵袭击唐朝静难、平狄、清夷等军，唐朝静难军使慕容玄率兵五千投降。突厥兵势大为振作，进而侵扰妫、檀等州。这以前随阎知微入突厥的人，阿史那默啜都赐给他们五品、三品的官服，太后全都予以没收。

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

阿史那默啜发文书指责唐朝廷说：“给我蒸过的谷种，播种后不生长，这是一。送来的金银器皿都质地极差，不是真货，这是二。我赐给使者红、紫色官服都被没收，这是三。送来的缯帛都稀疏粗劣，这是四。我可汗的女儿应当嫁天子的儿子，武氏是小姓，门户不相当，却来假冒骗婚，这是五。我为此而起兵，想取得黄河以北的土地。”

监察御史裴怀古从阎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将杀之，逃归；抵晋阳，形容羸悴。突骑噪聚，以为间谍，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尝为人所枉，怀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引见，迁祠部员外郎。

监察御史裴怀古随从阎知微入突厥，阿史那默啜想让他当官，他不接受。他被囚禁，将被处死，逃跑归来；中途到达晋阳，容貌瘦弱憔悴，唐军的精锐骑兵鼓噪聚集，以为他是间谍，打算砍下他的脑袋以求取功劳。有一名果毅曾经被别人诬陷，裴怀古为他查清平反，这时大喊说：“这是裴御史！”援救他，使他得以保全。他回到都城，太后接见，升任祠部员外郎。

时诸州闻突厥入寇，方秋，争发民修城。卫州刺史太平敬晖谓僚属曰：“吾闻金汤非粟不守，奈何舍收获而事城郭乎？”悉罢之，使归田，百姓大悦。

当时，各州听说突厥入侵，正当秋收，争相征调农民修缮城池。卫州刺史太平人敬晖对僚属说：“我听说极坚固的城池，如果没有粮食也守不住，怎么能放弃收割而专门修缮城郭呢？”下令全部停工，放农民回田间生产，百姓很高兴。

甲午，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罢为麟台监。

甲午（初七），鸾台侍郎、同平章事王方庆被罢免为麟台监。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怨恨自己不能当太子，心里不高兴，戊戌（十一日），病死。

庚子，以春官尚书武三思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庚子（十三日），朝廷任命春官尚书武三思为检校内史，狄仁杰兼纳言。

太后命宰相各举尚书郎一人，仁杰举其子司丞光嗣，拜地官员外郎，已而称职。太后喜曰：“卿足继祁奚矣。”

太后命令宰相各荐举尚书郎一人。狄仁杰荐举自己的儿子司府丞狄光嗣，被任命为地官员外郎，后来他很胜任这个职务，太后高兴地说：“你可以继承古代荐举自己儿子的祁奚了。”

通事舍人河南元行冲，博学多通，仁杰重之。行冲数规谏仁杰，且曰：“凡为家者必有储蓄脯蓄醢以适口，参术以攻疾。仆窃计明公之门，珍味多矣，行冲请备药物之末。”仁杰笑曰：“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行冲名澹，以字行。

通事舍人河南人元行冲，学识渊溥，通晓的事情多，狄仁杰器重他。元行冲多次规劝狄仁杰，并且说：“凡居家的人必定储备干肉、肉酱以适应口味，储存人参、白术等药材以治病。我私下估计您家里山珍海味很多，我只请求列居药物的末位。”狄仁杰笑着说：“你是我药笼里的东西，怎么可以一天没有呢！”元行冲，名叫澹，字行冲，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

朝廷任命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人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领兵三十万以讨伐突厥阿史那默啜；又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领兵十五万为后援部队。

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

癸丑（二十六日），阿史那默啜侵扰飞狐县，乙卯（二十八日），攻陷定州，杀州刺史孙彦高及官民数千人。

九月，甲子，以夏官尚书武攸宁同凤阁鸾台三品。

九月，甲子（初七），朝廷任命复官尚书武攸宁为同凤阁鸾台三品。

改默啜为斩啜。

朝廷改称阿史那默啜为斩啜。

默啜使阎知微招谕赵州，知微与虏连手蹋《万岁乐》于城下。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谓曰：“尚书位任非轻，乃为虏蹋歌，独无惭乎！”知微微呤曰：“不得已，《万岁乐》。”

阿史那默啜指派阎知微招抚晓示赵州官民，阎知微与突厥人在赵州城下手拉手、脚踏地唱《万岁乐》曲。将军陈令英在城上说道：“尚书职位不轻，却为敌人踏地歌唱，难道不感到惭愧吗！”阎知微低声吟唱道：“不得已，《万岁乐》。”

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刺史高睿与妻秦氏仰药诈死，虏舆之诣默啜，默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则拜官，不降则死！”睿顾其妻，妻曰：“酬报国恩，正在今日！”遂俱闭目不言。经再宿，虏知不可屈，乃杀之。虏退，唐般若族诛；赠睿冬官尚书，谥曰节。睿，之孙也。

戊辰（十一日），阿史那默啜围攻赵州。长史唐般若出城接应敌人。刺史高睿和妻子秦氏服药装死，敌人把他们抬到阿史那默啜面前，阿史那默啜向他们出示金狮子带、紫袍，说：“投降则授官，不投降则处死！”高睿看着他妻子，他妻子说：“报答国家的恩典，正在今天！”于是两人都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到了第二天晚上，敌人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杀死他们。敌人退走后，唐般若被灭族；朝廷追赠高睿为冬官尚书，定谥号为“节”。高睿是高的孙子。

皇嗣固请逊位于庐陵王，太后许之。壬申，立庐陵王哲为皇太子，复名显。赦天下。

皇嗣坚持请求让位于庐陵王，太后同意。壬申（十五日），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恢复原来的名字李显，大赦天下。

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先是，募人月余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盈五万。

甲戌（十七日），朝廷任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这以前，朝廷招募人，经过一个多月还招不满一千人，等到听说太子任元帅，应募的人非常多，不久便招满五万人。

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时太子不行，命仁杰知元帅事，太后亲送之。

戊寅（二十一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顼为监军使。当时太子没有出征，朝廷命令狄仁杰主持元帅的事务，太后亲自为他送行。

蓝田令薛讷，仁贵之子也，太后擢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行，言于太后曰：“太子虽立，外议犹疑未定；苟此命不易，丑虏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请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从之。

蓝田县令薛讷，是薛仁贵的儿子，太后提升他为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将出行，他对太后进言说：“虽然已经立太子，但外面的议论，还疑虑不定；如果立太子的命令不改变，突厥完全可以平定。”太后很赞同。王及善请求让太子和群臣一起在外庭朝见太后，以安定人心，获得同意。

以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后在相位数岁，依阿取容，尝谓人曰：“处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两端可矣。”时人谓之“苏摸棱”。

朝廷任命天官侍郎苏味道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苏味道在宰相任上前后数年，曲意奉迎，取悦于人，曾对人说：“处理事情不应当明白，只要模棱两可就可以了。”因此当时人称他为“苏模棱”。

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吒忠义等但引兵蹑之，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癸未（二十六日），突厥阿史那默啜全部杀死在赵、定等州抢掠的一万余人，从五回道退走，所经过的地方，杀的人和抢掠的东西无法计算。沙吒忠义等只领兵跟随，不敢迫近。狄仁杰领兵十万追击，没有追上。阿史那默啜返回漠北，拥兵四十万，占据土地一万里，西北各族都归附他，很有轻视中国的想法。

冬，十月，制：都下屯兵，命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领之。

冬季，十月，太后命令：都城的驻军，由河内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归率领。

癸卯，以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时北人为突厥所驱逼者，虏退，惧诛，往往亡匿。仁杰上疏，以为：“朝廷议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胁从之人，言其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诸城入伪，或待天兵，将士求功，皆云攻得，臣忧滥赏，亦恐非辜。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且贼务招携，秋毫不犯，今之归正，即是平人，翻被破伤，岂不悲痛！夫人犹水也，壅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臣以边尘暂起，不足为忧，中土不安，此为大事。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伏愿曲赦河北诸州，一无所问。”制从之。仁杰于是抚慰百姓，得突厥所驱掠者，悉递还本贯。散粮运以赈贫乏，修邮驿以济旋师。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乃自食疏粝，禁其下无得侵扰百姓，犯者必斩。河北遂安。

癸卯（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当时河北道百姓被突厥所驱赶逼迫的，突厥撤退后，害怕被杀，往往逃跑躲藏。狄仁杰上疏认为：“朝廷议政的人都主张惩罚被契丹、突厥胁迫而服从的人，说他们行动虽然不同，但投敌的思想没有区别。的确，崤山之东近来由于军中机要之事而调取征发失之过重，百姓家业破败，甚至逃亡。再加上地方官吏利用朝廷法令侵夺吞没，借着军事而发生，官吏对百姓囚禁、拷打，痛切皮肉，事情紧迫情况危急，便不再遵循礼义。处在愁苦的环境中，生活无乐趣可言，哪里有利便归向那里，暂且求得生存，这是君子认为惭愧耻辱的，却是小人的经常行为。还有，各城投降敌人，也许是为了等待官军，官军将士为了求取功劳，都说城邑是他们自己攻克的。我忧虑奖励攻城官兵是无功滥赏，也恐怕惩罚降敌诸城的官民是无辜被罚。因为各城曾经沦入敌手，便认为是坏地方，以至于污辱他们的妻子儿女，劫掠物资钱财，兵士诚然知道这是暴行，但当官的也未能加以禁止，这就是敌人退走之后，该地受摧残更加厉害。况且对敌人为了招抚分化，还秋毫无犯，现在已经改正，即是普通百姓，反而被破坏伤害，岂不让人悲痛！人就如同水，堵塞它就成为泉，疏导它就成为河流，或通或塞都随宜而流，哪里有固定的形态！现在带罪的人们，一定不在家中，而露宿野外，涉足草野，潜藏山泽之间，赦免他们的罪便出来，不赦他们的罪即放肆妄为，崤山以东的群盗，就是因此而集结的。我以为边地的战事暂时发生，不值得忧虑，内地不安定，这才是大事。惩罚他们则群众情绪恐惧，宽恕他们则反复无常的人也会感到心安，诚恳希望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一律不予追究。”太后命令照此办理。狄仁杰于是安抚慰问百姓，找到被突厥驱赶掠夺的人，全都送回原籍；散发粮食救济贫困的人，修驿馆以利于官军撤回。恐怕军官和使者乱索取供应，他便自己吃很粗糙的饭菜，禁止部下侵扰百姓，违犯的必定斩首。黄河以北于是安定下来。

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峤并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夏官侍郎姚元崇、秘书少监李李峤同为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离赵州，乃纵阎知微使还。太后命磔于天津桥南，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其肉，锉其骨，夷其三族，疏亲有先未相识而同死者。

突厥阿史那默啜撤离赵州，便释放阎知微，让他返回洛阳。太后命令分裂他的肢体于洛阳天津桥南，让百官一起向他射箭，然后再剔光他的肉，挫断他的骨头，灭他的三族，远房亲戚有的人事先与他并未相识，而却与他同被处死。

褒公段瓒，志玄之子也，先没于突厥。突厥在赵州，瓒邀杨齐庄与之俱逃，齐庄畏懦，不敢发。瓒先归，太后赏之。齐庄寻至，敕河内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为齐庄意怀犹豫，遂与阎知微同诛。既射之如猬，气未死，乃决其腹，割心，投于地，犹然跃不止。

褒公段瓒是段志玄的儿子，原先已被突厥俘虏。突厥占领赵州，段瓒约杨齐庄一起逃跑，杨齐庄胆怯懦弱，不敢逃跑。段瓒先回来，太后赏赐他。杨齐庄不久也回来，太后命令河内王武懿宗审讯他；武懿宗认为杨齐庄心怀犹豫，于是与阎知微一同被处死。他身上中的箭就像刺猬一样，但气息奄奄未死；行刑人又打开他腹部，割下心脏扔在地上，心还跳跃不停。

擢田归道为夏官侍郎，甚见亲委。

田归道被提升为夏官侍郎，很受亲近信任。

蜀州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路险远，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以为：“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请废姚州以隶州，岁时朝觐，同之蕃国。泸南诸镇亦皆废省，于泸北置关，百姓非奉使，无得交通往来。”疏奏，不纳。

蜀州每年派遣五百名士兵戍守姚州，路途艰险遥远，死亡的人很多。蜀州刺史张柬之进言认为：“姚州本是哀牢夷的土地，是极为荒远的地区，山高水深。国家在这里设置州，未曾得到当地盐和布的税收，也没有征用过那里的士兵，而只是耗尽府库的钱财，驱使一般百姓，在蛮、夷族地区受役使，惨遭死难，我私下为国家感到痛惜。请废除姚州，将它的地方隶属于州，每年朝见君主，如同藩属地区一样对待。泸水以南各镇也都废除，在泸水以北设置关卡，百姓不是奉命出使，不得与泸南地区的人相互往来。”奏疏上达后，没有被采纳。

二年（己亥、699 ）

二年（己亥，公元699 年）

正月，丁卯朔，告朔于通天宫。

正月，丁卯朔（疑误），太后在通天宫行“告朔”之礼。

壬戌，以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壬戌（初六），朝廷封皇嗣为相王，领太子右卫率。

甲子，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以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员半千皆为控鹤监内供奉。稷，元超之从子也。半千以古无此官，且所聚多轻薄之士，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左迁水部郎中。

甲子（初八），朝廷设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他们大多是受太后宠爱的人，同时也用一些有才能的人和文学之士以相配合。任用司卫卿张易之为控鹤监，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左台中丞吉顼、殿中监田归道、夏官侍郎李迥秀、凤阁舍人薛稷、正谏大夫临汾人员半千都任控鹤监内供奉。薛稷是薛元超的侄子。员半千认为古代没有这样的官职，而且现在所聚集的又多是一些轻浮放荡的人士，因此上疏请求废除，于是冒犯太后旨意，被降职为水部郎中。

腊月，戊子，以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并同平章事。

腊月，戊子（初二），朝廷任命左台中丞吉顼为天官侍郎，右台中丞魏元忠为凤阁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司农卿晋卿，坐赃贿满万余缗及第舍过度，楚客贬播州司马，晋卿流峰州。太平公主观其第，叹曰：“见其居处，吾辈乃虚生耳。”

文昌左丞宗楚客与弟弟司农卿宗晋卿，因贪赃受贿达万余缗钱和住宅过度豪华，宗楚客被降职为播州司马，宗晋卿被流放峰州。太平公主观看他们的住宅后，感叹说：“看到他们的住所，我们都白活了。”

辛亥，赐太子姓武氏；赦天下。

辛亥（二十五日），太后赐太子姓武氏；大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太后长出重叠的眉毛，呈八字形，百官都祝贺。

河南、北置武骑团以备突厥。

唐朝在黄河南北设置武骑团，以防备突厥 .

春，一月，庚申，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罢为冬官尚书。

春季，一月，庚申（初四），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武攸宁被罢免为冬官尚书。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过缑氏，谒升仙太子庙。壬辰，太后不豫，遣给事中栾城阎朝隐祷少室山。朝隐自为牺牲，沐浴伏俎上，请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赏之。丁酉，自缑氏还。

二月，己丑（初四），太后前往嵩山，途经缑氏县时，参拜升仙太子庙。壬辰（初七），太后得病，派遣给事中栾城人阎朝隐向少室山神求福。阎朝隐自己作祭品，沐浴后伏在盛祭品的礼器上，请求代替太后承担病痛。太后病稍好，便给他丰厚的赏赐。丁酉（十二日），太后从缑氏返回。

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尚幼，论钦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诸胡畏之。钦陵居中秉政，诸弟握兵分据方面，赞婆常居东边，为中国患者三十余年。器弩悉弄浸长，阴与大臣论岩谋诛之。会钦陵出外，赞普诈云出畋，集兵执钦陵亲党二千余人，杀之，遣使召钦陵兄弟，钦陵等举兵不受命。赞普将兵讨之，钦陵兵溃，自杀。夏四月，赞婆帅所部千人来降，太后命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将骑迎之，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当初，吐蕃赞普器弩悉弄还年幼，论钦陵兄弟掌权，他们都有勇力谋略，各部胡人都畏惧他们。论钦陵在朝中执政，几位弟弟领兵在外镇守各地，其中论赞婆常驻守东边，构成对唐朝的祸患三十多年。器弩悉弄逐渐成长，秘密与大臣论岩谋划处死他们。遇上论钦陵外出，赞普便假称出去打猎，召集士兵逮捕并杀死论钦陵的亲属、党羽二千余人，派遣使者召论钦陵兄弟回来，论钦陵等起兵，不接受命令。赞普领兵讨伐他们，论钦陵兵败后自杀。夏季，四月，论赞婆率领部下一千余人前来投降，太后命令左武卫铠曹参军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领骑兵迎接他，任命赞婆为特进、归德王。论钦陵的儿子弓仁，带领他统辖的吐谷浑七千帐投降唐朝，被任命为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壬辰，以魏元忠检校并州长史，充天兵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壬辰（初八），朝廷任命魏元忠为检校并州长史，充任天兵军大总管，以防备突厥。

娄师德为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陇右诸军大使，专掌怀抚吐蕃降者。

娄师德任天兵军副大总管，仍充任陇右诸军大使，专门掌管安抚投降的吐蕃人。

太后春秋高，虑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壬寅，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

太后年纪大了，恐怕自己死后太子与武氏诸王等不能相容。壬寅（十八日），命令太子、相王、太平公主和武攸暨等拟定互不伤害的誓词，在明堂向天地立誓，并将誓词铭刻在铁契上，收藏于史馆中。

秋，七月，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会稽王武攸望。

秋季，七月，朝廷命令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接替会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

丙辰（初四），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归附唐朝。

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八月，癸巳（十二日），突骑施乌质勒派遣他儿子遮弩前来朝见，朝廷派遣侍御史元城人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制：“州县长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太后命令：“州县长官，没有奉君主的命令，不得擅自立碑。”

内史王及善虽无学术，然清正难夺，有大臣之节。张易之兄弟每侍内宴，无复人臣礼；及善屡奏以为不可。太后不悦，谓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游宴，但检校阁中可也。”及善因称病，谒假月余；太后不问。及善叹曰：“岂有中书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见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许。庚子，以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并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罢为左台大夫。丁未，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内史王及善虽然没有学问，但清廉正直坚定，有大臣的气节。张易之兄弟每次陪侍太后在宫内宴钦，无视作为臣下应遵循的礼仪，王及善一再上奉认为不能这样。太后不高兴，对王及善说：“你年事已高，不宜于再陪侍游乐宴钦，只要检查所掌管的官署就可以了。”王及善因此声称有病，请假一个多月，太后也不过问。王及善感叹说：“哪有天子一日可以不见中书令的呢！其他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上疏请求退休，太后没有批准。庚子（十九日），朝廷任命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仍一并任同凤阁鸾台三品。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杨再思被罢免为左台大夫。丁未（二十六日），相王兼检校安北大都护。朝廷任命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

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薨。

纳言、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去世。

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余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沉厚宽恕，狄仁杰之入相也，师德实荐之；而仁杰不知，意颇轻师德，数挤之于外。太后觉之，尝问仁杰曰：“师德贤乎？”对曰：“为将能谨守边陲，贤则臣不知。”又曰：“师德知人乎？”对曰：“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师德所荐也，亦可谓知人矣。”仁杰既出，叹曰：“娄公盛德，我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窥其际也。”是时罗织纷纭，师德久为将相，独能以功名终，人以是重之。

娄师德在河陇，前后四十多年，谦恭勤奋，毫不懈怠，百姓和夷族都安定。他秉性朴实稳重，宽洪大量，狄仁杰入朝任宰相，实际上是他推荐的；而狄仁杰不知道，心里很轻视娄师德，一再排挤他到外地。太后发觉后，曾问狄仁杰：“娄师德有道德才能吗？”回答说：“作为将领能谨慎守卫边疆，是否有道德才能我不知道。”太后又说：“娄师德善于识别人才吗？”回答说：“我曾经与他同事，没有听说他善于识别人才。”太后说：“朕所以知道你，便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他也可以称得上是善于识别人才了。”狄仁杰退出后，感叹说：“娄公有盛德，我受到他的包涵宽容已经很久了，我看不到他盛德的边际。”当时罗织罪名的风气很盛，娄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却能以功成名就告终，人们因此敬重他。

戊申，以武三思为内史。

戊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武三思为内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戊寅，还神都。

九月，乙亥（二十四日），太后到福昌县；戊寅（二十七日），回到神都。

庚子，邢贞公王及善薨。

庚子（疑误），邢贞公王及善去世。

河溢，漂济源百姓庐舍千余家。

黄河水泛滥，冲走济源百姓房屋千余家。

冬，十月，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

冬季，十月，丁亥（初六），吐蕃论赞婆来到神都，太后给予的荣宠礼遇和赏赐都很优厚，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派他率领他的部众驻守洪源谷。

太子、相王诸子复出阁。

太子、相王的几个儿子结束幽禁出宫为王。

太后自称制以来，多以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取弘文国子生为斋郎，因得选补。由是学生不复习业，二十年间，学校殆废。而时酷吏所诬陷者，其亲友流离，未获原宥。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以为：“时俗浸轻儒学，先王之道，弛废不讲。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国学，不听以他岐仕进。又，自扬、豫以来，制狱渐繁，酷吏乘间，专欲杀人以求进。赖陛下圣明，周、丘、王、来相继诛殛，朝野庆泰，若再睹阳和。至如仁杰、元忠，往遭按鞠，亦皆自诬，非陛下明察，则以为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为良辅。何乃前非而后是哉？诚由枉陷与甄明耳。臣恐之负冤得罪者甚众，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弘天地之仁，广雷雨之施，自垂拱以来，罪无轻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复官爵，生者听还乡里。如此，则天下知昔之枉滥，非陛下之意，皆狱吏之辜，幽明欢欣，感通和气。”太后不能从。

太后自称帝以来，多用武氏诸王及驸马都尉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也多不是通儒学的人。又因为在南郊圜丘祭天，在明堂祭祀，拜洛河神，封嵩山，都用弘文馆和国子学学生作斋郎，他们因此得以选任为官员。由此学生不再研习学业，二十年间，学校几乎荒废。而不久前被酷吏所诬陷的人，他们的亲友离散，还未获得宽赦。凤阁舍人韦嗣立上疏认为：“现在社会风气日益轻视儒学，古代帝王的圣道都废弃不复讲求。应当命令王公以下的子弟都入国学，不让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官职。还有，自从徐敬业起兵扬州、越王李贞起兵豫州以来，奉诏令特设的监狱中的案件日渐繁多，酷吏钻空子，专想以杀人谋求升官。幸亏陛下圣明，周兴、丘神、王弘义、来俊臣相继被处死，朝廷和民间都庆祝平安，好比再次看到春天的阳光。至于像狄仁杰、魏元忠，以往遭到审讯，也都无罪而自认有罪，如果不是陛下看得清楚，则早已经成为肉酱了；现在陛下提升任用他们，都成为很好的助手。为什么以前非难贬斥他们而后来却褒扬他们呢？确实是由于从前被冤枉诬陷而现在则甄别清楚罢了。我恐怕从前蒙冤获罪的人很多，情况也都和他们二人一样。诚恳希望陛下弘扬天地间的仁义，广施恩泽，自垂拱年间以来，获罪的人不管轻重，一律昭雪，死了的追认恢复原来的官爵，还活着的听任他们返回家乡。这样，则天下人知道过去的滥杀无辜，不是陛下的本意，都是监狱官吏的罪恶，人鬼都高兴，就会与阴阳谐和之气感应。”太后不能接受他的意见。

嗣立，承庆之异母弟也。母王氏，遇承庆甚酷，每杖承庆，嗣立必解衣请代；母不许，辄私自杖，母乃为之渐宽。承庆为凤阁舍人，以疾去职。嗣立时为莱芜令，太后召谓曰：“卿父尝言，‘臣有两儿，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诚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凤阁舍人。

韦嗣立是韦承庆的同父异母弟弟。他母亲王氏，对待韦承庆很苛刻，每次杖责韦承庆，韦嗣立必定解开衣服请求代替韦承庆受杖责；母亲不允许，他即私下自己杖责自己，母亲因此而逐渐宽容。韦承庆任凤阁舍人，因病离职。韦嗣立当时任莱芜县令，太后将他召回，说：“你父亲曾经说，‘我有两个儿子，可以事奉陛下。’你们兄弟在任上，确实像你们父亲所说的那样称职。朕现在用你接替你哥哥的职务，再不用别人。”当天即任韦嗣立为凤阁舍人。

是岁，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

本年，突厥阿史那默啜立他的弟弟阿史那咄悉匐为左厢察，阿史那骨笃禄的儿子阿史那默矩为右厢察，各领兵二万余人；他的儿子阿史那匐俱为小可汗，地位在左、右厢察之上，主管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称拓西可汗。

久视元年（庚子、700 ）

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 年）

正月，戊寅，内史武三思罢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贬安固尉。

正月，戊寅（二十八日），内史武三思被罢免为特进、太子少保。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顼降职为安固县尉。

太后以顼有干略，故委以腹心。顼与武懿宗争赵州之功于太后前。顼魁岸辩口，懿宗短小伛偻，顼视懿宗，声气陵厉。太后由是不悦，曰：“顼在污前，犹卑我诸武，况异时讵可倚邪！”他日，顼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饫闻之，无多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诸武怨其附太子，共发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贬。

太后因吉顼有才干谋略，所以以他为亲信。吉顼与武懿宗在太后面前争在赵州和突厥作战的功劳。吉顼体格魁梧能言善辩，武懿宗矮小驼背，吉顼怒视武懿宗，声色俱厉。太后因此不高兴，说：“吉顼在朕面前，还敢轻视我们姓武的，以后难道还可以依靠吗？”后来，吉顼面奏事情，正引证古今，太后发怒说：“你所说的，朕听够了，不要多说了！太宗有马名叫师子骢，肥壮任性，没有人能驯服它。朕当时作为宫女在太宗身边侍奉，对太宗说：”我能制服它，但需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又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太宗夸奖朕的志气。今天你难道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顼害怕得浑身流汗，跪伏地上请求免死，太后这才没有杀他。姓武的亲贵们怨恨他依附太子，共同揭发他弟弟假冒官吏的事，因此被降职。

辞日，得召见，涕泣言曰：“臣今远离阙庭，永无再见之期，愿陈一言。”太后命之坐，问之，顼曰：“合水土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之。”又曰：“分半为佛，半为天尊，有争乎？”曰：“有争矣。”顼顿首曰：“宗室、外戚各当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犹为王，此陛下驱之使他日必争，两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业已如是，不可何如。”

辞行的那天，他获得太后召见，流着泪对太后说：“我现在远离朝廷，永远没有再见到陛下的机会，请准许进一言。”太后让他坐下，问他想说什么，他说：“水和土合成泥，有争斗吗？”太后说：“没有。”又说：“分一半给佛家，一半给道教，有争斗吗？”太后说：“这就有争斗了”。吉顼叩头说：“皇族、外戚各守本分，则天下安定。现在已经立太子而外戚还当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以后必然相互争斗，双方都不得安生。”太后说：“朕也知道，但事情已经这样，无可奈何。

腊月，辛巳，立故太孙重润为邵王，其弟重茂为北海王。

腊月，辛巳（初一），朝廷立原皇太孙李重润为邵王，立他弟弟李重茂为北海王。

太后问鸾台侍郎陆元方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

太后向鸾台侍郎、周平章事陆元方询问朝廷外面的事，回答说：“我凑数充任宰相，有大事不敢不向陛下报告；民间细小的事情，不值得扰乱陛下的听闻。”因此违背太后旨意。庚寅（初十），陆元方被罢免为司礼卿。

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悉取奏藁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

陆元方为人清廉谨慎，两次任宰相，太后每逢提升或任命官员，多征求他的意见，他将自己的意见密封后进呈，从未向别人透露。临终前，将原来进呈奏疏的底稿全部烧掉，说：“我对别人多有阴德，恐怕子孙还不会衰败吧！”

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

朝廷任命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守碎叶。

丁酉，以狄仁杰为内史。

丁酉（十七日），朝廷任命狄仁杰为内史。

庚子，以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庚子（二十日），朝廷任命文昌左丞韦巨源为纳言。

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

乙巳（二十五日），太后来到嵩山；春季，一月，丁卯（十七日），来到汝州温泉；戊寅（二十八日），返回神都。朝廷在告成县石淙营造三阳宫。

二月，乙未，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

二月，乙未（十五日），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三月，以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三月，朝廷任命吐谷浑青海王宣超为乌地也拔勤忠可汗。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致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

夏季，四月，戊申（二十九日），太后前往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太后参观埋葬佛舍利，太后答应。出发时狄仁杰跪在太后的马前说：“佛是夷狄的神，不值得让天下的君主屈尊驾临。那胡僧诡计多端，是想邀请到万乘之尊借以迷惑远近百姓。同时沿途山路艰险狭窄，容纳不下侍卫的人，也不是万乘之尊所应当驾临的地方。”太后中途返回，说：“这是为了成全我们的正直之臣的正气。”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

太后指派洪州和尚胡超配制长生不老药，三年而成，耗费资财数以亿计。太后服用后，病稍好转。癸丑（初五），太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为久视；取消天册金轮大圣的称号。

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钦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六月，朝廷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任命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次在内宫私宴，即召来武姓亲贵、张易之和他弟弟秘书监张昌宗一起钦酒、赌博、调笑。太后为了掩盖这种劣迹，便命令张易之、张昌宗和文学侍从李峤在内宫编撰《三教珠英》。武三思上奏说张昌宗是古代周灵王太子晋转世。太后便命令张昌宗穿羽毛做的衣服，吹笙，在内宫庭院乘坐木鹤。文学侍从们都作诗赞美他。

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昌宗，足矣。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

太后又挑选许多美貌少年充任奉宸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进谏说：“陛下的内宫宠臣有张易之、张昌宗，已足够了。近来听说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公开自我介绍与炫耀，丑恶放肆而无耻，谋求充当奉宸内供奉，无视礼仪法度，满朝百官都知道。我担任谏官，不敢不上奏。”太后勉励他说：“不是你直言相告，朕不知道这件事。”赏赐他彩绸一百段。

易之、昌宗竞以豪侈相胜。弟昌仪为洛阳令，请属无不从。尝早朝，有选人姓薛，以金五十两并状邀其马而赂之。昌仪受金，至朝堂，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数日，锡失其状，以问昌仪，昌仪骂曰：“不了事人！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锡惧，退，索在铨姓薛者六十余人，悉留注官。锡，文之兄也。

张易之、张昌宗以豪华奢侈相攀比。他们的弟弟张昌仪任洛阳县令，私下送贿赂求他办事没有不答应的。一次早上入宫朝见太后时，有一名姓薛的候选官员，拿着五十两金子和要求任职的文书拦住他的坐骑贿赂他。张昌仪收下金子，到朝廷后把文书交给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张锡把文书遗失，便问张昌仪，张昌仪骂他，说：“糊涂人！我也记不得了，只要是姓薛的即授官。”张锡畏惧他，退朝后，找出姓薛的候选官员六十多人全部留下注授官职。张锡是张文哥哥儿子。

初，契丹将李楷固，善用索及骑射、舞槊，每陷陈，如鹘入乌群，所向披靡。黄獐之战，张玄遇、麻仁节皆为所。又有骆务整者，亦为契丹将，屡败唐兵。及孙万荣死，二人皆来降。有司责其后至，奏请族之。狄仁杰曰：“楷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抚之以德，皆为我用矣。”奏请赦之。所亲皆止之，仁杰曰：“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请与之官，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使将兵击契丹余党，悉平之。

当初，契丹的将领李楷固，善于使用套绳和骑射、舞槊，每次进入战阵，就好像鸷鸟进入乌鸦群中，所向无敌。黄獐谷之战，唐将张玄遇、麻仁节都被他用套绳套住。又有个叫骆务整的，也是契丹将领，多次打败唐兵。孙万荣死后，这两个都投降唐朝。有关部门指责他们没有及早投降，上奏请求将他们灭族。狄仁杰说：“李楷固等都勇猛无比，即然能为他的主上尽力，也一定能为我们尽力，如果用恩德安抚他们，就都能为我所用。”于是上奏请求赦免他们。他的亲属友好都劝他不要这样做。狄仁杰说：“如果有利于国家，难道还要为自己打算！”太后采纳他的意见，赦免了他们。他又请求授给他们官职，太后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派他们领兵进击契丹余党，结果将契丹全部平定。

第二百零七卷

唐纪二十三则天顺圣皇后下久视元年（庚子、700 ）

唐纪二十三则天皇后久视元年（庚子，公元700 年）

秋，七月，献俘于含枢殿。太后以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赐姓武氏。召公卿合宴，举觞属仁杰曰：“公之功也。”将赏之，对曰：“此乃陛下威灵，将帅尽力，臣何功之有！”固辞不受。

秋季，七月，李楷固献契丹俘虏于含枢殿。武则天任命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大将军，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武则天设宴款待诸位公卿，席间举杯对狄仁杰说：“这是您的功劳啊！”准备赏赐他，狄仁杰回答说：“此次平定契丹余党乃是由于陛下的声威以及将帅竭忠尽力所致，我又有什么功劳呢？”坚决推辞，不接受赏赐。

闰月，戊寅，车驾还宫。

闰月，戊寅（初二），武则天自三阳宫回到洛阳宫。

己丑，以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罢为成均祭酒。锡，峤之舅也，故罢峤政事。

己丑（十三日），武则天任命天宫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鸾台侍郎、同平章事李峤被罢免为成均祭酒。因为张锡是李峤的舅父，所以免去李峤的宰相职务。

丁酉，吐蕃将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战于港源谷。莽布支兵甲鲜华，休谓诸将曰：“诸论既死，莽布支新为将，不习军事，望之虽如精锐，实易与耳，请为诸君破之。”乃被甲先陷陈，六战皆捷，吐蕃大奔，斩首二千五百级，获二裨将而还。

丁酉（二十一日），吐蕃将领莽布支进犯凉州，包围了昌松。唐陇右诸军大使唐休与莽布支在洪源谷交战。莽布支的军队兵器盔甲明亮，唐休对他手下的部将们说：“吐蕃掌权的论钦陵兄弟都已经被杀，莽布支初次领兵打仗，还不熟悉军事。所以虽然吐蕃军队看起来好像是精锐之师，但实际上却容易对付，让我先击破他们。”于是披挂上阵，率先攻破莽布支军队的防线，并连续六战皆捷，吐蕃兵溃不成军。唐休共斩敌人首级二千五百个，俘获吐蕃两员裨将，然后收兵。

司府少卿杨元亨，尚食奉御杨元禧，皆弘武之子也。元禧尝忤张易之，易之言于太后：“元禧，杨素之族；素父子，隋之逆臣，子孙不应供奉。”太后从之，壬寅，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司府少卿杨元亨和尚食奉御杨元禧，都是杨弘武的儿子。杨元禧曾经触犯过张易之。张易之因此对武则天说：“杨元禧是杨素的族人，而杨素父子又是隋朝的逆臣，他们的子孙不应该在皇帝身边供职。”武则天采纳了张易之的建议，于壬寅（二十六日）颁下制书：“杨素及其兄弟的子孙都不许担任京官。”并将杨元亨降职为睦州刺史，将杨元禧降职为贝州刺史。

庚戌，以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击吐蕃。

庚戌（疑误），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陇右诸军大使，进攻吐蕃。

庚申，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疏谏，其略曰：“今之伽蓝，制过宫阙。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又曰：“游僧皆托佛法，诖误生人；里陌动有经坊，亦立精舍。化诱所急，切于官征；法事所须，严于制敕。”又曰：“梁武、简文舍施无限，及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有勤王之师！”又曰：“虽敛僧钱，百未支一。尊容既广，不可露居，覆以百层，尚忧未遍，自余廊宇，不得全无。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曰：“比来水旱不节，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将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遂罢其役。

庚申（疑误），武则天要建造一尊大佛像，让全国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捐出一文钱来，以促成其事。狄仁杰上疏谏阻，奏疏的大意是：“当今的佛教寺院，在建筑规模上已经超过皇帝的宫殿。营建这些寺院无法借助鬼神之助，只能依靠百姓出力。物资不会从天而降，终究来自地里，不靠损害百姓，那么又怎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他又说：“游方和尚都依托佛法，贻误百姓，他们动不动就在里巷修建经坊，连市场里也盖起佛寺。佛教教化诱导众生所急需之物，被看成比官府征收赋税还急迫，僧尼作法事所需物品，也被看成比皇帝的敕令还紧急。”他还说：“梁武帝、简文帝父子对佛寺的施舍无限，等到三淮、五岭叛乱迭起的时候，大街上鳞次栉比的寺院佛塔，无法挽救身危国亡之祸；到处都是和尚尼姑，又哪里有勤王救主之师！”他又说：“陛下即使收齐了僧侣所捐助的资金，但这笔钱还不够建造佛像所需费用的百分之一。再说佛像庞大，不能露居旷野，即使修建一座百层高的殿堂，还担心不能将它完全遮盖，况且其他堂前廊屋，也不能一点都不建啊！如来佛创立佛教，以大慈大悲为宗旨，哪里要劳民伤财，以设置浮华无实用的装饰！”又说：“近年来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边境又不安宁，如果为修建大佛像而耗费国库资财，又用尽民力，那么万一哪一个角落有灾难，陛下将用什么去救援呢？”武则天说：“您劝导我行善，我又怎么能违背您的意愿呢？”于是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

阿悉吉薄露叛，遣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讨之。军至碎叶，薄露夜于城傍剽掠而去，思业将骑追之，反为所败。扬名引西突厥斛瑟罗之众攻其城，旬余，不克。九月，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之，遂俘其众。

西突厥的阿悉吉薄露发动叛乱，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和殿中侍御史封思业前往征讨。等到唐军来到碎叶城时，阿悉吉薄露已趁夜在城边大肆劫掠之后逃离。封思业率骑兵追击，反而被薄露所击败。田扬名率西突厥斛瑟罗部落的军队攻打薄露所占据的城池，历时十余日未能攻克。九月，薄露假意投降，封思业将计就计，趁机将其斩首，因而俘获了他的全部人马。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武则天十分信任和推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没有哪一个大臣能比得上。她常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狄仁杰习惯于在朝堂上当面直言规谏，武则天则常常采纳他的建议，即使这样做违背了自己的本意时也是如此。有一次狄仁杰陪同武则天巡游，途中遇到大风，狄仁杰的头巾被风吹落在

地，他的坐骑也因受惊而无法驾驭，武则天让太子李显追上惊马，抓住它的笼头并将它拴好。狄仁杰曾屡次因年老多病的缘故而提出退休的请求，武则天都没有答应。武则天在狄仁杰入朝参见的时候，还常常阻止他行跪拜礼，说：“每当看到您行跪拜礼的时候，朕的身体都会感到痛楚。”武则天还免除了狄仁杰晚上在宫中轮流值班的义务，并告诫他的同僚们说：“如果没有十分重要的军国大事，都不要去打扰狄老先生。”辛丑（疑误），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流着眼泪说：“朝堂上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师长了！”此后朝廷一有大事，如果群臣无法决断，武则天就会叹息道：“老天为什么这么早就把我的国老夺走呢！”

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谁可者？”仁杰曰：“未审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为将相。”仁杰对曰：“文学藉，则苏味道、李峤固其选矣。必欲取卓荦奇才，则有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为洛州司马。数日，又问仁杰，对曰：“前荐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迁矣。”对曰：“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乃迁秋官侍郎；久之，卒用为相。仁杰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仁杰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

武则天曾经问狄仁杰：“朕希望能找到一位杰出的人才委以重任，您看谁合适呢？”狄仁杰问道：“不知道陛下想让他担任什么职务？”武则天说：“我想让他担任将相。”狄仁杰回答道：“如果您所要的是文采风流的人才，那么苏味道、李峤本来就是合适的人选。如果您一定要找出类拔萃的奇才，那就只有荆州长史张柬之了，他的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却实实在在地是一位宰相之才。”武则天于是提拔张柬之作了洛州司马。过了几天之后，武则天又要求

狄仁杰举荐人才，狄仁杰回答说：“我前几天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有任用呢。”武则天说：“我已经给他升了官了。”狄仁杰回答说：“我所推荐的张柬之是可以作宰相的人才，不是用来作一个司马的。”武则天于是任命张柬之为秋官侍郎。过了很长时间，终于任命他为宰相。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

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焉。

起初，狄仁杰担任魏州刺史，因为他施政仁爱宽厚，所以魏州百姓为他建造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残暴，成了百姓的祸害，于是老百姓又捣毁了狄仁杰的塑像。

冬，十月，辛亥，以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冬季，十月，辛亥（初七），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萧关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甲寅，制复以正月为十一月，一月为正月。赦天下。

甲寅（初十），武则天颁下制书，又重新以正月为十一月，以一月为正月，并大赦天下。

丁巳，纳言韦巨源罢，以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安石，津之孙也。

丁巳（十三日），武则天免去纳言韦巨源的职务，任命文昌右丞韦安石为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韦安石是韦津的孙子。

时武三思、张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数面折之。尝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贾贱类，不应得预此会。”顾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劳勉之，同列皆叹服。

这时正值武三思和张易之兄弟执掌朝政，韦安石屡次当面驳斥他们。有一次韦安石在宫中陪武则天用膳，见张易之带进蜀地富商宋霸子等几个人在一起赌博，便向武则天跪拜奏道：“商贾之徒，名列贱籍，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宴会。”说完就让侍臣们将这几个人赶出去，在座的臣僚们都吓得变了脸色。由于韦安石敢于直言规谏，武则天特意对他慰劳嘉勉，他的同僚也因此而对他十分钦佩。

丁卯，太后幸新安；壬申，还宫。

丁卯（二十三日），武则天巡幸新安；壬申（二十八日），又回到宫中。

十二月，甲寅，突厥掠陇右诸监马万余匹而去。

十二月，甲寅（初十），突厥兵掠走陇右诸牧监畜养的军马一万多匹后撤离。

时屠禁尚未解，凤阁舍人全节崔融上言，以为：“割烹牺牲，弋猎禽兽，圣人著之典礼，不可废阙。又，江南食鱼，河西食肉，一日不可无；富者未革，贫者难堪。况贫贱之人，仰屠为生，日戮一人，终不能绝，但资恐喝，徒长奸欺。为政者苟顺月令，合礼经，自然物遂其生，人得其性矣。”戊午，复开屠禁，祠祭用牲牢如故。

这时，有关杀猪宰羊以及捕鱼捞虾的禁令还没有解除，担任凤阁舍人职务的全节县人崔融进言，认为：“宰割烹调牲畜和猎杀飞禽走兽，已被圣人写入礼制典章，不可废弃和缺少。况且鱼和肉分别是江南人和河西人必备的食品，一天也不能没有它们；富人的生活习惯无法改变，穷人也无法忍受终日不见鱼肉的生活；再说贫穷卑贱的屠户，一直都是把屠宰当作衣食之源的。所以即使陛下每天都要处死一个敢于违反禁令的人，终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实施禁止屠宰捕鱼的法令，只不过助长要挟恐赫和奸诈行为而已。治理国家的人行事如果真正能够顺应自然气候的变化，合乎礼经的规定，自然会使万物的生长符合其本身的规律，百姓也能够各按他们的本性生活。”戊午（十四日），武则天下诏废除有关屠宰捕鱼的禁令，祭祀时仍然像往常那样用牛羊猪等牺牲作祭品。

长安元年（辛丑、701 ）

长安元年（辛丑，公元701 年）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春季，正月，丁丑（初三），由于成州说发现了佛的足迹的缘故，武则天改年号为大足。

二月，己酉，以鸾台侍郎柏人李怀远同平章事。

二月，己酉（初六），武则天任命鸾台侍郎柏人县人李怀远为同平章事。

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坐知选漏泄禁中语、赃满数万，当斩，临刑释之，流循州。时苏味道亦坐事与锡俱下司刑狱，锡乘马，意气自若，舍于三品院，帷屏食饮，无异平居。味道步至系所，席地而卧，蔬食而已。太后闻之，赦味道，复其位。

三月，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张锡因主持铨选时泄漏宫中语以及非法获取财物达数万之多而获罪，应当斩首，等到即将行刑之际又被免除死罪，流放循州。当时苏味道也因事犯罪与张锡一起入司刑寺监狱。在去监狱的路上，张锡骑在马上，神态自若，直接住进专门为犯罪的三品以上官员准备的三品院中，帷帐的张设和饮食的排场，与平时完全相同。苏味道则是徒步走到羁押场所，夜晚睡在冰凉的地板上，每顿只吃蔬菜。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下令赦免苏味道的罪，并恢复了他的原任职务。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

就在这个月，突然降下大雪，苏味道认为这是吉兆，便带领文武百官入朝祝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上前制止，他说：“如果说阳春三月下的雪是瑞雪，那么寒冬腊月打雷就应该是瑞雷啦！”苏味道不听劝阻。入朝之后，惟独王求礼不但不称贺，反而向武则天进言道：“现在正是春天温暖的气息散发、草木生长开花的季节，而突然降下大雪会成为灾害，怎么能歪曲说这场大雪象征着吉兆呢？称贺的人都是阿谀奉承之辈。”武则天因此而罢朝。

时又有献三足牛者，宰相复贺。求礼扬言曰：“凡物反常皆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为之愀然。

这时又有人来献一头三条腿的牛，宰相们又一次入朝称贺。王求礼大声疾呼：“反常的东西都算妖，出现三足牛的现象，是三公没有合适的人选以及国家的刑赏教化没有得到实行的象征。”武则天听完之后愁容满面。

夏，五月，乙亥，太后幸三阳宫。

夏季，五月，乙亥（初三），武则天住进了三阳宫。

以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的侵扰。

天官侍郎盐官顾琮同平章事。

天官侍郎盐官县人顾琮任同平章事。

六月，庚申，以夏官尚书李迥秀同平章事。

六月，庚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李迥秀为同平章事。

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贱，妻崔氏常叱媵婢，母闻之不悦，迥秀即时出之。或曰：“贤室虽不避嫌疑，然过非七出，何遽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养亲；今乃违忤颜色，安敢留也！”竟出之。

李迥秀生性极为孝顺，他的母亲原来出身卑微低贱，李迥秀的妻子崔氏经常大声呵斥陪嫁使女，他母亲听到后感到不快，迥秀便立即将崔氏休弃。有人对他说：“您的妻子虽然不善避开嫌疑，但她的过失不属于休妻七条，为什么您匆忙把她休弃了呢？”李迥秀回答说：“娶妻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侍养双亲，现在她却惹得母亲不高兴，我哪里还敢把她留在家中呢！”终于还是将崔氏休弃了。

秋，七月，甲戌，太后还宫。

秋季，七月，甲戌（初三），武则天回到宫中。

甲申，李怀远罢为秋官尚书。

甲申（十三日），李怀远被罢免为秋官尚书。

八月，突厥默啜寇边，命安北大都护相王为天兵道元帅，统诸军击之，未行而虏退。

八月，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边境，武则天派安北大都护相王李旦任天兵道元帅，统率众路大军迎击，还没有等到发兵，突厥即已退军。

丙寅，武邑人苏安恒上疏曰：“陛下钦先圣之顾托，受嗣子之推让，敬天顺人，二十年矣。岂不闻帝舜褰裳，周公复辟！舜之于禹，事祗族亲；旦与成王，不离叔父。族亲何如子之爱，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壮，若使统临宸极，何异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宝位将倦，机务烦重，浩荡心神，何不禅位东宫，自怡圣体！自昔理天下者，不见二姓而俱王也。当今梁、定、河内、建昌诸王，承陛下之荫覆，并得封王；臣谓千秋万岁之后，于事非便，臣请黜为公侯，任以闲简。臣又闻陛下有二十余孙，今无尺寸之封，此非长久之计也；臣请分土而王之，择立师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夹辅周室，屏藩皇家，斯为美矣。”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

丙寅（初六），武邑人苏安恒上疏道：“陛下钦仰先帝的临终嘱托，接受太子的辞让，上敬天意，下顺民心，至今已有二十年了。难道陛下没有听说过帝舜撩起衣裳、离开帝位，和周公归政于成王的事情吗！帝舜和大禹之间，仅仅是同族亲属的关系；周公旦与周成王之间，也不过是叔侄关系。同族亲属之间的感情哪里能与亲生儿子对母亲的敬爱相比，叔父对于侄子又哪里能够比得上母亲对儿子的情分？现在太子尊崇孝亲敬上之道，又已到壮年，如果让他即皇帝位，治理国家，与陛下自居帝位又能有什么区别！陛下的年纪与德望都很高了，身居帝位将感到疲倦，需要处理的事务十分烦重，会使您心神耗竭，无从思虑，陛下为什么不将帝位禅让给太子，以追求御体的安康愉悦呢！自古以来治理天下，不曾见过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成员同时被封为王的，而现在梁王武三思、定王武攸暨、河内王武懿宗、建昌王武攸宁等，承蒙陛下的荫庇，都被封为王。臣以为这件事在陛下百年之后，将会非常不利，因此我请求陛下将他们降为公侯，并任命他们担任清闲的职务。此外，我还听说陛下有二十多个孙子，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封号，这也同样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臣请求陛下把他们分封为王，为他们选择师傅，以教导他们孝亲敬上之道，使他们能辅佐大周皇室，成为国家的屏障，这就完美无缺了。”奏疏进呈后，武则天召见了他，并赐给酒饭，用好话慰解之后送他出宫。

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延基，承嗣之子也。

武则天年事已高，朝廷政事多让张易之兄弟去处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及永泰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私下议论此事。张易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则天。九月，壬申（初三），武则天副迫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及魏王武延基自杀。武延基，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之子。

丙申，以相王知左、右羽林卫大将军事。

丙申（二十七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主持左、右羽林卫大将军的事务。

冬，十月，壬寅，太后西入关，辛酉，至京师；赦天下，改元。

冬季，十月，壬寅（初三），武则天西行入潼关，辛酉（二十二日），到达京城长安；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为长安。

十一月，戊寅，改含元宫为大明宫。

十一月，戊寅（初十），武则天把含元宫改名为大明宫。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盛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仍赐彩七十段。

天官侍郎安平县人崔玄，性情耿直，从来不向权贵请托求见。这些人讨厌他，于是让他改任文昌左丞。一个多月之后，武则天对崔玄说：“我听说自从你改任文昌左丞之后，你原来属下的令史等官吏纷纷准备斋食施给僧尼以示庆贺，看起来他们是想大干贪赃枉法的事呀！所以现在我让你官复原职。”于是重新任命崔玄为天官侍郎，还赏赐他彩色丝织物七十段。

以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武则天任命主客郎中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

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一缣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

在此之前，凉州全境南北不过四百多里，突厥和吐蕃的兵马连年都经常突然出现在州城下，老百姓为此而受苦。郭元振开始在凉州南部边境的硖口修筑和戎城，在北部边境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控制了凉州的交通要道，将凉州边境拓展了一千五百里，从此突厥、吐蕃的兵马无法再前来州城侵扰。郭元振又让甘州刺史李汉通实行屯田政策，充分利用当地的河流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以往凉州地区的谷子和小麦每斛值数千钱，到了李汉通募民垦种土地之后，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数十斛粮，积存在军粮可供数十年之用。郭元振擅长安抚统治百姓，在凉州任职的五年中，深受当地各族百姓敬畏，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所畜养的牛羊漫山遍野，境内路不拾遗。

二年（壬寅、702 ）

二年（壬寅，公元702 年）

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

春季，正月，乙酉（十七日），武则天第一次在科举考试中增设武举。

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度。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突厥兵进犯盐州和夏州。三月，庚寅（二十三日），突厥兵攻破石岭关，进犯并州。武则天任命雍州长史薛季昶为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沧州、瀛州、幽州、易州、恒州、定州等处兵马都归他指挥调度。夏季，四月，武则天又指派幽州刺史张仁愿专门主持幽州、平州、妫州、檀州的军事防御工作，并且让他与薛季昶互相配合，以抵御突厥军队的进犯。

五月，壬申，苏安恒复上疏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坟？陛下何故日夜积忧，不知钟鸣漏尽！臣愚以为天意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

五月，壬申（初六），苏安恒再次上疏说：“臣听说这天下是高祖神尧皇帝和太宗文武皇帝的天下，陛下虽居皇帝之位，但实际所依靠的毕竟是大唐旧有的基业。现在太子重新得立，正当壮年，品德高尚，陛下因贪恋皇位而忘却母子之间的深厚恩情，将以什么脸面去见供奉在宗庙之中的大唐列祖列宗，又将以何种身份去谒见大唐高宗皇帝的陵寝？陛下为什么还要日夜忧虑国事，而不明白自己已到了晨钟已响、夜漏将尽的暮年！臣愚昧，以为天意人心，都希望将皇位归还李家。陛下只安于皇位，很不明白物极必反、器满则倾的道理！臣为了使社稷长治久安，又怎么能顾惜个人的短暂生命呢！”武则天也没有加罪于他。

乙未，以相王为并州牧，充安北道行军元帅，以魏元忠为之副。

乙未（二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牧，充任安北道行军元帅，任命魏元忠作他的副职。

六月，壬戌，召神都留守韦巨源诣京师，以副留守李峤代之。

六月，壬戌（二十六日），武则天将神都留守韦巨源召到京师长安，指派神都副留守李峤代行他的职务。

秋，七月，甲午，突厥寇代州。

秋季，七月，甲午（二十九日），突厥兵进犯代州。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盛，势倾朝野。八月，戊午，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请封昌宗为王，制不许；壬戌，又请，乃赐爵邺国公。

司仆卿张昌宗兄弟贵显已极，权倾朝野。八月，戊午（二十三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上表，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拒绝了这一建议；壬戌（二十七），这些人又请求封张昌宗为王，武则天才答应赐张昌宗为邺国公。

敕：“自今有告言扬州及豫、博余党，一无所问，内外官司无得为理。”

武则天颁下敕书：“从现在起如果再有揭发光宅元年扬州徐敬业谋反案以及垂拱四年豫州李贞、博州李冲父子谋反案余党的，都不必过问，朝廷内外各衙门一律不得受理。”

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神都见其既。

九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还看到像镰刀一样的形状，在神都能见到日全食。

壬申，突厥寇忻州。

壬申（初八），突厥兵进犯忻州。

己卯，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

己卯（十五日），吐蕃派大臣论弥萨前来求和。

庚辰，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洛州长史敬晖为副；辛巳，又以相王旦为并州道元帅，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为之副；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然竟不行。

庚辰（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大谷道大总管，任命洛州长史敬晖为武三思的副职；辛巳（十七日），武则天又任命相王李旦为并州道元帅，任命武三思与武攸宜、魏元忠三人为李旦的副职；任命姚元崇为长史，司礼少卿郑杲为司马，但是却没有赴任。

癸未，宴论弥萨于麟德殿。时凉州都督唐休入朝，亦预宴。弥萨屡窥之。太后问其故，对曰：“洪源之战，此将军猛厉无敌，故欲识之。”太后擢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休练习边事，自碣石以西逾四镇，绵旦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

癸未（十九日），武则天在麟德殿宴请吐蕃大臣论弥萨。这时凉州都督唐休正好入朝，也参加了这次宴会。论弥萨屡次偷看唐休。武则天询问论弥萨这样做的原因，论弥萨回答说：“在洪源战役中，这位将军勇猛无敌，所以我想要认识他。”武则天提拔唐休为右武威、金吾二卫大将军。唐休极为熟悉边境地区的军政事务，自辽东碣石以西直至安西四镇以外绵延万里的山川险要之处，他都能记住。

冬，十月，甲辰，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薨。

冬季，十月，甲辰（初十），天官侍郎、同平章事顾琮去世。

戊申，吐蕃赞普将万余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戊申（十四日），吐蕃赞普率领一万多人马进犯茂州，都督陈大慈与吐蕃军队四次交战，每次都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一千余级。

十一月，辛未，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夔之曾孙也。

十一月，辛未（初八），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认为：“陛下已了解来俊臣的奸邪，并将他处死。臣请求详细复核来俊臣等人当时所主持办理的重大案件，为那些受冤枉的人平反昭雪。”武则天于是指派监察御史苏复核来俊臣等人所处理的案件，很多人因此而得以免罪昭雪。苏，是苏夔的曾孙。

戊子，太后祀南郊，赦天下。

戊子（二十五日），武则天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罪人。

十二月，甲午，以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为之副。

十二月，甲午（初二），武则天任命魏元忠为安东道安抚大使，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为检校幽州都督，右羽林卫将军薛讷、左武卫将军骆务整作他的副职。

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戊申（十六日），朝廷在西域的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

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即拜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

侍御史张循宪任河东采访使，有疑难事无法决断，很是忧虑，于是问侍奉他的官吏道：“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商议事情的杰出人才呀？”官吏告诉他，曾任平乡尉的猗氏县人张嘉贞有奇才。张循宪召见张嘉贞，向他请教这件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张嘉贞于是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其中的道理进行了分析，没有一点不清晰之处。张循宪于是请他代写奏疏，所谈的都是自己没有考虑到的。张循宪回到朝中，见到武则天，武则天称赞他的奏疏写得很好，张循宪于是把疏文为张嘉贞所拟的事全部禀告了武则天，并请求武则天允许将他自己所担任的侍御史职务授给张嘉贞。武则天说：“朕难道没有一个官位来荐引提拔贤能之士吗！”于是在内殿召见张嘉贞，与他进行了谈话，感到非常满意，当即任命他为监察御史；为了奖赏张循宪发现人才的功劳，武则天还提升他作了司勋郎中。

三年（癸卯、703 ）

三年（癸卯，公元703 年）

春，三月，壬戌朔，日月食之。

春季，三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夏，四月，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

夏季，四月，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进献马一千匹、黄金二千两，目的是为了向大唐求婚。

闰月，丁丑，命韦安石留守神都。

闰月，丁丑（十七日），武则天命令韦安石留守神都。

己卯，改文昌台为中台。以中台左丞李峤知纳言事。

己卯（十九日），武则天将文昌台改名为中台，任命中台左丞李峤掌管纳言事务。

新罗王金理洪卒，遣使立其弟崇基为王。

新罗王金理洪去世，武则天派遣使者前去立他的弟弟金崇基为王。

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六月，辛酉（初一），突厥阿史那默啜派大臣莫贺干前来，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皇太子的儿子。

宁州大水，溺杀二千余人。

宁州发大水，淹死二千多人。

秋，七月，癸卯，以正谏大夫朱敬则同平章事。

秋季，七月，癸卯（十四日），武则天任命正谏大夫朱敬则为同平章事。

戊申，以相王旦为雍州牧。

戊申（十九日），武则天任命相王李旦为雍州牧。

庚戌，以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同凤阁鸾台三品。时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乌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太后命休与诸宰相议其事，顷之，奏上，太后即依其议施行。后十余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程期一如休所画，太后谓休曰：“恨用卿晚。”谓诸宰相曰：“休练习边事，卿曹十不当一。”

庚戌（二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夏官尚书、检校凉州都督唐休为同凤阁鸾台三品。当时由于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各部落互相攻伐，通安西的道路断绝。武则天命令唐休与各位宰相商议解决办法。不一会儿，商议好的办法就呈报了上来，武则天就依照他们的意见施行。十几天后，安西都护府所辖各州请求派兵接应，具体的时间与唐休所预想的完全相符。武则天对唐休说：“朕实在遗憾用你用得太晚了。”并且对各位宰相说：“唐休极为熟悉边境事务，你们十个人也抵不上他一个人。”

时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用刑残酷，诸部不服。乌质勒本隶斛瑟罗，号莫贺达干，能抚其众，诸部归之，斛瑟罗不能制。乌质勒置都督二十员，各将兵七千人，屯碎叶西北；后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乌质勒悉并其地。

起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罗所实行的刑罚十分残酷，他统辖的各个部落都不服从他。乌质勒本来是斛瑟罗的下属，号莫贺达干，因为他善于安抚部下，各个部落便纷纷归附他，斛瑟罗无力制止。乌质勒共任命了二十名都督，让他们每个人统率七千人，驻扎在碎叶城的西北，后来攻陷碎叶城，将自己的衙帐迁到那里。斛瑟罗手下的人马都已四分五裂，于是入朝，不敢再回到西北边境去。乌质勒于是全部吞并了斛瑟罗原有的领地。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

九月，庚寅朔（疑误），出现日食，是日全食。

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为洛州长史，洛阳令张昌仪恃诸兄之势，每牙，直上长史听事；元忠到官，叱下之。张易之奴暴乱都市，元忠杖杀之。及为相，太后召易之弟岐州刺史昌期，欲以为雍州长史，对仗，问宰相曰：“谁堪雍州者？”元忠对曰：“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太后曰：“季昶久任京府，朕欲别除一官；昌期何如？”诸相皆曰：“陛下得人矣。”元忠独曰：“昌期不堪！”太后问其故，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闲吏事，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尝面奏：“臣自先帝以来，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侧，臣之罪也！”太后不悦。由是诸张深怨之。

当初，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三品魏元忠曾担任洛州长史职务。在魏元忠到任以前，洛阳令张昌仪倚仗几个兄长的权势，每次到洛州长史衙门参拜，都不按规定在庭下站立，而径直走上长史办公的大厅；魏元忠到任后，叱令他下去。张易之的家奴在神都的街市上横行不法，魏元忠下令将其用杖刑处死。在魏元忠入朝作宰相以后，武则天征召张易之的弟弟岐州刺史张昌期入朝，想要任命他为雍州长史。百官上朝奏事时，武则天向诸位宰相问道：“谁可以胜任雍州长史的职务？”魏元忠说：“现在众多的朝臣之中，没有哪一位比薛季昶更合适的了。”武则天说：“薛季昶长期以来一直在京府任职，朕打算另外任命他一个职务。你们认为张昌期这个人怎么样？”宰相们纷纷回答说：“陛下可算是真正找到了合适的人选了。”唯独魏元忠提出反对意见：“张昌期无法胜任这一职务！”武则天询问原因，魏元忠回答说：“张昌期还很年轻，不熟悉治理之道。以前他在岐州任官时，岐州户口逃亡严重，所剩无几。雍州地处京城，事情多、担子重，张昌期自然不如薛季昶精明强干、熟悉事务。”武则天没有再说什么。魏元忠还曾当面向武则天进言道：“从先帝在位直到现在，臣蒙受朝廷大恩，如今臣得忝列宰相之位，不能为国家竭忠效死，致使小人得以在陛下左右掌权，这是臣的罪过呀！”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张易之兄弟也因此而十分痛恨魏元忠。

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会太后不豫，张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驾，为元忠所诛，乃谮元忠与戬私议云：“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太后怒，下元忠、戬狱，将使与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凤阁舍人张说，赂以美官，使证元忠；说许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对，往复不决。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召问之。”

司礼丞高戬，是太平公主所宠爱的人。恰好武则天生病，张昌宗害怕一旦武则天去世，自己会被魏元忠杀掉，于是诬陷魏元忠曾和高戬私下商议说：“太后年岁太大了，我们不如倚仗太子，这样才是长久之计。”武则天十分生气，下令将魏元忠和高戬逮捕入狱，并准备让他们两人与张昌宗在朝廷上当场对质。张昌宗暗地里找来凤阁舍人张说，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要他出面证明魏元忠确实说过上面的话，张说答应为他作这样的证明。第二天，武则天召来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诸位宰相，让魏元忠与张昌宗当着大家的面互相对质，双方各不相让，因而无法作出决断。张昌宗说：“张说听到魏元忠说的话，请陛下召见张说询问。”

太后召说。说将入，凤阁舍人南和宋谓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若获罪流窜，其荣多矣。若事有不测，当叩阁力争，与子同死。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殿中侍御史济源张廷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左史刘知几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武则天召见张说。在张说即将进入朝堂的时候，凤阁舍人南和县人宋对他说：“名誉和道义对一个人来说最为重要，任何人都难以欺骗鬼神，切不可偏袒邪恶之徒陷害忠良方正之士，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免于难！如果因此获罪遭受流放，那么值得荣耀的地方就太多了。倘若有意外的灾祸，我将上殿力争，与您一同为忠义而死。努力去做吧，能否万古流芳，就在此一举了。”殿中侍御史济源人张廷对他说：“孔子说过：”早上得知真理，要我当晚死去都行。‘“左史刘知几也对他说：”不要使您自己的行为玷污了青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及入，太后问之，说未对。元忠惧，谓说曰：“张说欲与昌宗共罗织魏元忠邪！”说叱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效委巷小人之言！”昌宗从旁迫趣说，使速言。说曰：“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诬证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反！”太后问其状。对曰：“说尝谓元忠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摄王位，非欲反而何？”说曰：“易之兄弟小人，徒闻伊、周之语，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贺，元忠语客曰：”无功受宠，不胜惭惧。‘臣实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

彼伊尹、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伊、周，当使学谁邪？且臣岂不知今日附昌宗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族灭！但臣畏元忠冤魂，不敢诬之耳。“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宜并系治之。“他日，更引问，说对如前。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共鞫之，说所执如初。

张说进入朝堂，武则天问他，他没有马上回答。魏元忠害怕了，对张说说：“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张说大声呵斥他说：“你魏元忠身为宰相，为什么竟说出了这种陋巷小人的语言呢！”张昌宗在一旁急忙催促张说，让他赶快作证。张说说：“陛下都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威逼我，让我为他作虚假的证词罢了！”张易之和张昌宗急忙大声说：“张说与魏元忠是共同谋反！”武则天追问详情，张易之和张昌宗回答说：“张说曾经说魏元忠是当今的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周公作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张说说：“张易之兄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只是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又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德行！那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朝服，作了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往祝贺，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那伊尹和周公都是作臣子的人中最为忠诚的，从古到今一直受到人们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法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法谁呢？况且今天我又哪能不明白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高位、靠近魏元忠就会马上被满门抄斩的道理呢？只是我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因而不敢诬陷他罢了。”武则天说：“张说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应当与魏元忠一同下狱治罪。”后来，武则天又一次召见张说追问这事，张说的回答仍然与上一次一样。武则天大怒，指派宰相与河内王武懿宗一同审讯他，张说的说法仍然与最初一样。

朱敬则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称忠正，张说所坐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亦上疏，以为：“陛下革命之初，人以为纳谏之主；暮年以来，人以为受佞之主。自元忠下狱，里巷汹汹。皆以为陛下委信奸宄，斥逐贤良，忠臣烈士，皆抚髀于私室而箝口于公朝，畏易之等意，徒取死而无益。方今赋役烦重，百姓凋弊，重以谗慝专恣，刑赏失中，窃恐人心不安，别生他变，争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御之？”易之等见其疏，大怒，欲杀之，赖朱敬则及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魏知古保救得免。

朱敬则上疏直言申辩说：“魏元忠一向以忠诚正直著称于世，张说入狱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如果将他们治罪，会失掉天下民心。”苏安恒也为此上疏，认为：“陛下登基之初，臣民们都认为您是善于纳谏的皇帝，年纪大了以后，都认为您是喜欢阿谀奉承的皇帝。自从魏元忠下狱，大街小巷纷扰不安，士民们都认为陛下信用为非作歹之徒，贬逐贤良方正之士。那些忠臣志士，都在自己家中拍着大腿唉声叹气，而在朝堂之上却缄口不言，害怕万一违犯了张易之等人的意图，会白白送死而毫无益处。现在朝廷征发的赋税劳役都很烦重，百姓生计日益残破，再加上邪恶之徒专擅放纵，刑罚与赏赐失当，我真担心民心不稳，引发其他的变故，以敌朱雀门内动起刀兵，有人前来大明殿夺取帝位，陛下将用什么来解释，又将靠什么来抵御他们？”张易之等人见到他的奏疏之后，勃然大怒，想要杀死他，幸亏有朱敬则和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陆泽县人魏知古的多方保护才得以幸免。

丁酉，贬魏元忠为高要尉；戬、说皆流岭表。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岭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时。”太后问其故，时易之、昌宗皆侍侧，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终为乱阶。”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掷称冤。太后曰：“元忠去矣！”

丁酉（初九），武则天将魏元忠贬职为高要县尉，将高戬和张说二人流放到岭南。魏元忠辞行的时候，对武则天说：“臣年纪大了，这次前去岭南，多半会死在那里，日后陛下一定会有想起我的时候。”武则天询问他这样讲的原因，当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武则天身旁侍奉，魏元忠用手指着他俩回答说：“这两个小儿，最终将成为祸乱的根由。”张易之等人赶忙走下殿堂，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地声称魏元忠冤枉了他们。武则天叹道：“魏元忠去吧！”

殿中侍御史景城王复奏申理元忠，宋谓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复冒威怒，得无狼狈乎！”曰：“魏公以忠获罪，为义所激，颠沛无恨。”叹曰：“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负朝廷矣。”

殿中侍御史景城县人王又上奏为魏元忠申辩，宋对他说：“魏公已侥幸免死，现在您又来惹天子发怒，能不倒霉吗！”王说：“魏公忠正无二却受到处罚，我激于正义才这样做，即使因此而颠沛流离，也不感到遗憾。”宋慨叹道：“宋不能辨明魏公所受的冤屈，深深辜负朝廷重托。”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于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等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丹徒马怀素鞫之，谓怀素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顷之，中使督趣者数四，曰：“反状昭然，何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以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在郊外为魏元忠饯行，张易之冒充告密人柴明呈上一份状纸，告崔贞慎等人与魏元忠一起谋反。武则天派监察御史丹徒县人马怀素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并对他说：“状子上指控的事全都是属实的，你大略地审问一下，就赶紧把处理意见报上来。”时间不长，奉命前来催办此案的宦官就有好几批，并且对他说：“魏元忠与崔贞慎等人谋反的情节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拖延不决？”马怀素请求让柴明与崔贞慎等人当面对质，武则天说：“我也不知道柴明在哪里，你只须按照状子上告发的事实审问，还要找那个告状的人干什么？”马怀素根据实际情况上报，武则天勃然大怒地问他：“你想放纵谋反的人吗？”马怀素回答说：“臣不敢放纵谋反的罪犯！但魏元忠以宰相的身分遭贬，崔贞慎等人因亲朋故旧的关系为他饯行，如果诬陷他们在共同谋反，臣实在不敢。从前梁王彭越谋反，头被砍下示众，梁大夫栾布出使回来，对着他的头奏事，汉高祖也没有认为栾布有罪，何况今天魏元忠所受的处罚远远不及彭越，难道陛下反而杀掉为他饯行的人吗！再说陛下掌握着生杀大权，如果要加罪于这些人，您自己决断也就行了。既然陛下派臣负责审理此案，我就不敢不根据实情上报了。”武则天问：“这么说对这些人你是打算一个也不治罪了？”马怀素回答说：“臣才智低下，见识浅陋，实在没发现他们有什么罪过。”武则天这才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崔贞慎等人也因此而得以幸免。

太后尝命朝贵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在宋上。易之素惮，欲悦其意，虚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曰：“才劣位卑，张卿以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郑杲谓曰：“中丞柰何卿五郎？”曰：“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足下非张卿家奴，何郎之有！”举坐悚惕。时自武三思以下，皆谨事易之兄弟，独不为之礼。诸张积怒，常欲中伤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则天曾宴请朝中权贵。张易之兄弟的官职都在宋之上，但张易之素来惧怕宋，为了取悦宋，于是空出上位来请宋坐，说道：“您是当今第一人，为什么在下位落坐呀？”宋说：“本人才智低劣，职务卑微，张卿反说我是当今第一人，这是什么道理？”天官侍郎郑杲对宋说：“中丞为什么称五郎为张卿呢？”宋说：“根据他的官职，称他为张卿最为合适。您本人并不是张卿的家奴，为什么要称他为郎呢？”所有在座的人听到这话都为他提心吊胆。当时朝中大臣自武三思以下，都谨慎地奉承张易之兄弟，惟独宋对他们不给予礼遇。张易之兄弟怀恨已久，常常想恶意诬陷宋。武则天清楚这一点，宋才因此而得以幸免。

丁未，以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西京留守。

丁未（十九日），武则天派左武卫大将军武攸宜充任西京留守。

冬，十月，丙寅，车驾发西京；乙酉，至神都。

冬季，十月，丙寅（初八），武则天从西京出发；乙酉（二十七日），抵达神都。

十一月，突厥遣使谢许婚。丙寅，宴于宿羽台，太子预焉。宫尹崔神庆上疏：以为：“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龟者，为别敕徵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国本，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也。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应预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臣愚谓太子非朔望朝参、应别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十一月，突厥阿史那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感谢朝廷充许通婚。丙寅（疑误），武则天在宿羽台设宴款待突厥使者，太子李显也参加了宴会。宫尹崔神庆上疏认为：“当今五品以上官员之所以随身佩戴龟符，是因为天子如有特别命令征召入宫，担心有人欺诈，冒充被召之人，所以必须宫中拿出的龟符与官员随身佩戴的龟符两相吻合，然后被召之人才可以应命入宫。何况太子是立国的根本，自古以来征召太子入宫都用玉契，这实在是达到郑重谨慎的极点了。昨天由于突厥使者前来朝见，太子应该一同入朝参见陛下，当时只有文书下达宫中，而没有另外由陛下降敕征召。依臣愚见，太子如不是在初一、十五入朝参见，而是接受特别征召前来，那么就希望陛下向太子颁发玉契以及由陛下亲自书写墨敕。”武则天认为他的建议十分正确。

始安獠欧阳倩拥众数万，攻陷州县，朝廷思得良吏以镇之。朱敬则称司封郎中裴怀古有文武才，制以怀古为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讨击使。怀古才及岭上，飞书示以祸福，倩等迎降，且言“为吏所侵逼，故举兵自救耳。”怀古轻骑赴之。左右曰：“夷獠无信，不可忽也。”怀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诣其营，贼众大喜，悉归所掠货财；诸洞酋长素持两端者，皆来款附，岭外悉定。

居住在桂州始安郡的仡佬族人欧阳倩，拥有数万人马，攻陷了当地的州县，朝廷希望能选派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前往镇守弹压。朱敬则认为司封郎中裴怀古具备文武全才，武则天于是任命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兼招慰讨击使。裴怀古才到五岭，就立即飞递书信给欧阳倩晓以利害祸福，欧阳倩等派人迎降，并且说：“由于受官吏欺凌威逼，我们才兴兵自救。”裴怀古想自己轻装骑马前往抚慰，身边的下属对他说：“夷獠之徒不讲信用，您不能麻痹大意。”裴怀古回答说：“我所依赖的是忠信二字，仅凭这一点即可与神明相通，何况欧阳倩这些人呢！”于是到达了欧阳倩的营地。这些仡佬人十分高兴，便全部归还了他们抢劫的财物；平时一向对朝廷首鼠两端的各洞酋长，也纷纷前来诚心归附。岭外之地于是全部平定。

是岁，分命使者以六条察州县。

在这一年，武则天分别命令使者根据六条标准到各地考察州县官吏的政绩。

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击之，卒于军中。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赞为赞普，生七年矣。

吐蕃南部边境各部落都发生了叛乱，赞普器弩悉弄亲自率军前往平叛，死于军中，他的儿子们争着要继位，过了很久之后，国人才立他年仅七岁的儿子弃隶赞为赞普。

四年（甲辰、704 ）

四年（甲辰，公元704 年）

春，正月，丙申，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怀道，斛瑟罗之子也。

春季，正月，丙申（初十），武则天下诏册拜右武卫将军阿史那怀道为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是斛瑟罗的儿子。

丁未，毁三阳宫，以其材作兴泰宫于万安山。二宫皆武三思建议为之，请太后每岁临幸，功费甚广，百姓苦之。左拾遗卢藏用上疏，以为：“左右近臣多以顺意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业，伤陛下之仁。陛下诚能以劳人为辞，发制罢之，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不从。藏用，承庆之弟孙也。

丁未（二十一日），武则天下令拆毁三阳宫，用拆下来的木石材料在万安山修建兴泰宫。三阳宫和兴泰宫都是在武三思的建议下修建的，武三思请武则天每年驾临其地，工程耗费极大，老百姓因此而受苦。左拾遗卢藏用上疏认为：“陛下左右的近臣大多把顺从您的心意当作忠诚，朝廷臣僚又都把违逆触犯您的旨意奉为戒条，致使陛下不了解百姓已经因此而失去了谋生的常业，从而有损于陛下的仁德。假如陛下真能以劳累百姓为理由，颁发制书下令停止这项工程，那么天下百姓就会都知道陛下爱护百姓甘愿自己吃苦的美德了。”武则天不听。卢藏用是卢承庆之弟的孙子。

壬子，以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壬子（二十六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嗣立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劾奏之。二月，癸亥，迥秀贬庐州刺史。

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李迥秀广收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上奏章弹劾他。二月，癸亥（初八），武则天将李迥秀贬为庐州刺史。

壬申，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以老疾致仕。敬则为相，以用人为先，自余细务不之视。

壬申（十七日），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则因年老多病而退休。朱敬则作宰相，把任用人才放在首位，除此之外的琐碎事务则不过问。

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武则天曾经与宰相们讨论到刺史、县令等地方官吏的选用问题。三月，己丑（初四），李峤、唐休就这一问题上奏武则天说：“我们私下发现朝廷中人们的议论，远近的世俗人情，没有不是看重朝内官而轻视地方官的，每当任命州县官时，被任命的人都要再三表白、申诉。近来陛下所任命的地方官，大多是受到降职处分的人；人们看重朝内官、轻视地方官的坏风气无法改变，实际上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今后陛下能够从台、阁、寺、监的官员中选择贤良方正之士，分派他们主管各大州的政务，共同成就各种功业。臣等请求陛下停止我们的近侍职务，

在朝廷臣僚中首先任命我们为地方官。“武则天命令分别在纸条上书写所有上疏人的姓名，然后抽签，得到了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初八），武则天颁下制书，命令他们各带现任官职出为检校刺史。韦嗣立被任命为检校汴州刺史。后来这些人在各州为官的政绩值得称许的，只有常州刺史薛谦光和徐州刺史司马而已。

丁丑，徙平恩王重福为谯王。

丁丑（疑误），改封平恩王李重福为谯王。

以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武则天任命夏官侍郎宗楚客为同平章事。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至忠，引之玄孙也。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请求回乡安葬他死去的父亲，武则天颁下制书，要求当地州县负责供给安葬所需的物品、人力。苏味道趁机侵占毁坏同乡百姓的坟墓田地，并且役使当地百姓超过了限度，监察御史萧至忠上奏弹劾他，武则天于是将他降职为坊州刺史。萧至忠是萧引之的玄孙。

夏，四月，壬戌，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知纳言，李峤知内史事。

夏季，四月，壬戌（初七），武则天指派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掌管纳言事务，李峤掌管内史事务。

太后幸兴泰宫。

武则天到兴泰宫。

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马阪，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李峤上疏，以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造像钱见有一十七万余缗，若将散施，人与一千，济得一十七万余户。拯饥寒之弊，省劳役之勤，顺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无穷。方作过后因缘，岂如见在果报！”监察御史张廷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宜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伏愿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务以理为上，不以人废言。”太后为之罢役，仍召见廷，深赏慰之。

武则天再一次向全国的和尚、尼姑征税，在洛城以北的白司马阪建造大佛像，命令春官尚书武攸宁主持这一工程，耗费的资财人力十分巨大。李峤上疏认为：“全国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贫困潦倒无以为生的很多。现已筹集到的用于建造大佛像的钱有十七万余缗，如果用来分散施舍穷苦百姓，每人给钱一千的话，也可救济十七万多户。拯救百姓饥寒之苦，减少臣民劳役之勤，既顺乎佛祖慈悲为怀的本心，又可使人们蒙受圣明天子抚养培育的恩惠，这将使人神皆大欢喜，功德无穷。陛下修造佛像以成就来世的因缘，哪里比得上赈济百姓以求得现世的效应呢？”监察御史张廷也上疏谏阻道：“臣从当前治理国家的需要来说，则应首先考虑边境地区的防务，增加国库储备，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佛教教义方面来看，则应当拯救众生的苦难，消除各种追求形象的做法，崇尚清静无为。恳切地希望陛下能够体察臣的愚见，执行佛祖的旨意，一定要把是否有理放在首位，而不是因人废言。”武则天因此而停止了修建大佛像的工程，并且召见张廷，表达对他的赞赏与抚慰之情。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以母老固请归侍，六月，辛酉，以元崇行相王府长史，秩位并同三品。

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因母亲年事已高，坚决请求武则天允许他辞去官职，回家侍奉母亲。六月，辛酉（初七），武则天命姚元崇行相王府长史，俸禄、地位都与三品官相同。

乙丑，以天官侍郎崔玄同平章事。

乙丑（十一日），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崔玄为同平章事。

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赴兴泰宫。

武则天征召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检校汴州刺史韦嗣立前往兴泰宫。

丁丑，以李峤同凤阁鸾台三品。峤自请解内史。

丁丑（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李峤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自己请求解除他的内史职务。

壬午，以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壬午（二十八日），武则天任命相王府长史姚元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秋，七月，丙戌，以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秋季，七月，丙戌（初三），武则天任命神都副留守杨再思为内史。

再思为相，专以谄媚取容。司礼少卿张同休，易之之兄也，尝召公卿宴集，酒酣，戏再思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即翦纸帖巾，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坐大笑。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莲花。”再思独曰：“不然。”昌宗问其故，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杨再思作宰相，专门靠阿谀奉承来取悦于人。司礼少卿张同休是张易之的哥哥，有一次他宴请朝中公卿大臣。在酒喝到最畅快的时候，张同休拿杨再思开玩笑说：“杨内史脸长得象高丽人。”杨再思听了反倒很高兴，当即剪纸贴在帽子上，反披着紫色朝服，表演起高丽舞来，满座的人都大笑。当时还有人称颂张昌宗长得漂亮，说：“六郎的脸长得像莲花一样。”唯独杨再思道：“不是这样的。”张昌宗问他否定别人说法的原因，他回答说：“应当说莲花长得像六郎才对。”

甲午，太后还宫。

甲午（十一日），武则天回到宫中。

乙未，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皆坐赃下狱，命左右台共鞫之；丙申，敕，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鞫。辛丑，司刑正贾敬言奏：“张昌宗强市人田，应征铜二十斤。”制“可”。乙巳，御史大夫李承嘉、中丞桓彦范奏：“张同休兄弟赃共四千余缗，张昌宗法应免官。”昌宗奏：“臣有功于国，所犯不至免官。”太后问诸宰相：“昌宗有功

乎？“杨再思曰：”昌宗合神丹，圣躬服之有验，此莫大之功。“太后悦，赦昌宗罪，复其官。左补阙戴令言作《两脚狐赋》以讥再思，再思出令言为长社令。

乙未（十二日），司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方少监张昌仪都因犯有贪赃罪而被捕下狱。武则天命令左右台共同审理此案；丙申（十三日），武则天颁下敕书，认为张易之、张昌宗专行赏罚，独揽威权，应当与张同休等人并案审理。辛丑（十八日），司刑正贾敬言上奏说：“张昌宗强行收买民田，应当向他征收黄铜二十斤。”武则天颁下制书说：“可以。”乙巳（二十二日），御史大夫李承嘉、御史中丞桓彦范上奏道：“张同休兄弟共贪赃钱四千余缗，依法应判处张昌宗免官。”张昌宗上奏申辩说：“臣为国家立过功

，现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达到必须被免官的程度。“武则天向各位宰相发问：”张昌宗有没有立过功？“杨再思回答说：”张昌宗调制了神丹，陛下服下后确有效验，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武则天听后很高兴，于是下令赦免张昌宗的罪，并恢复他的原任官职。左补阙戴令言写了一篇《两脚狐赋》讥讽杨再思，杨再思将戴令言外放为长社县令。

丙午，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有罪，左迁原州都督，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丙午（二十三日），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宗楚客因有罪而被降职为原州都督，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癸丑，张同休贬岐山丞，张昌仪贬博望丞。

癸丑（三十日），武则天将张同休贬为岐山丞，将张昌仪贬为博望丞。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举奏张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鞫之，未竟而事变。八月，甲寅，以安石兼检校扬州刺史，庚申，以休兼幽营都督、安东都护。休将行，密言于太子曰：“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

鸾台侍郎、知纳言事、同凤阁鸾台三品韦安石上奏检举张易之等人所犯罪行，武则天下令将张易之等人交付韦安石及右庶子、同凤阁鸾台三品唐休审讯，但还没等此案审理完毕，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八月甲寅（初一），武则天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扬州长史，庚申（初七），又任命唐休兼任幽州、营州都督、安东都护。唐休赴任之前，秘密地对太子说：“现在张易之和张昌宗凭借天子的恩宠而不履行臣子的本分，日后必将作乱。殿下应当对此加以防备。”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马。臣不敢爱死，恐不益于王。”辛酉，改春官尚书，余如故。元崇字元之，时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元崇对武则天说：“臣事奉相王，就不应当再担任夏官尚书这一掌管兵马的官，这并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由于我担心这样做会不利于相王。”辛酉（初八），改任姚元崇为春官尚书，其余职务不变。姚元崇字元之，当时由于突厥叱列元崇谋反的缘故，武则天特命姚元崇以字代名，称姚元之。

突厥默啜既和亲，戊寅，始遣淮阳王武延秀还。

突厥阿史那默啜已经与大唐宗室结亲，戊寅（二十五日），突厥遣返淮阳王武延秀。

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九月，壬子（二十九日），武则天派姚元之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疑误），又任命姚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

元之将行，太后令举外司堪为宰相者。对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冬，十月，甲戌，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平章事，时年且八十矣。

姚元之即将赴任时，武则天让他推荐外朝官中才德可以胜任宰相职务的人。姚元之回答说：“张柬之朴实稳重，富于智谋，对于国家大事能够当机立断，况且他已很老了，请陛下赶紧重用他。”冬季，十月，甲戌（二十二日），武则天任命秋官侍郎张柬之为同平章事，这时张柬之已经年近八十了。

乙亥，以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余如故。

乙亥（二十三日），武则天任命韦嗣立为检校魏州刺史，其他职务不变。

壬午，以怀州长史河南房融同平章事。

壬午（三十日），武则天任命怀州长史河南人房融为同平章事。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公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

武则天命令宰相们各自举荐能够胜任员外郎职务的人，韦嗣立推荐了广武令岑羲，并说：“只可惜他受到了他伯父岑长倩的连累。”武则天说：“只要有才干，这点事情又有什么可连累的！”于是任命岑羲为天官员外郎。从此那些因为亲属犯罪而受到牵连的人才开始能得到提拔任用。

十一月，丁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十一月，丁亥（初五），武则天任命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

癸卯，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罢为地官尚书。

癸卯（二十一日），武则天免去成均祭酒、同凤阁鸾台三品李峤的职务，另外任命他为地官尚书。

十二月，甲寅，敕大足已来新置官并停。

十二月，甲寅（初三），武则天颁下敕书，决定停设所有大足元年以来新设置的官职。

丙辰，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罢为成均祭酒，检校魏州刺史如故；以兄承庆入相故也。

丙辰（初五），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嗣立被免去取务，改任成均祭酒，原任的检校魏州刺史职务仍保留；这是因为他的哥哥韦承庆已被任命为宰相的缘故。

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疾少闲，崔玄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太后皆不问。

武则天一病不起，一直住在长生院，只有张易之和张昌宗二人在身旁侍奉，宰相们无法与她相见已经几个月。当武则天的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崔玄上奏说：“皇太子和相王，仁德彰明，孝顺母亲，友爱兄弟，完全可以在您身旁侍奉汤药。皇宫是重地，事关重大，希望陛下不要让异姓人随意出入。”武则天说：“我十分感激您的厚意。”张易之、张昌宗见武则天病情十分严重，担心她死后自己大祸临头，便拉同伙援助自己，暗地里作准备。不断有人写匿名信和将匿名信张贴于通衢闹市，说“张易之兄弟阴谋反叛”，武则天对这些消息一概不闻不问。

辛未，许州人杨元嗣，告“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于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与大理丞封全祯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扬州推按，又敕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污，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

辛未（二十日），许州人杨元嗣指控“张昌宗曾召见过一个名叫李弘泰的江湖术士给他看相占卦，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劝他在定州修建佛寺，并说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天下百姓对他倾心归附。”武则天指派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和御史中丞宋共同审理此案。崔神庆是崔神基的弟弟。韦承庆和崔神庆上奏道：“张昌宗招供说‘李弘泰说过的话，我很快就向天子奏明了’，根据法律的规定，张昌宗主动自首应当免予处罚；李弘泰妖言惑众，应当逮捕治罪。”宋与大理丞封全祯上奏道：“张昌宗受到陛下如此恩宠，还要召见术士看相占卦，他到底还希望得到什么！李弘泰说他为张昌宗占得纯《乾》卦，这是天子之卦。如果张昌宗认为李弘泰的所作所为是妖言妄行，那么他为什么不将李弘泰捆起来送到有关部门治罪！虽然他说已经将此事上奏天子，终究还是包藏祸心，依法应对他处以斩刑，并没收他的家产。请逮捕张昌宗下狱，彻底处治他的罪！”过了好大一会儿，武则天还是不作声。宋又说：“如果不将他立即拘禁，恐怕会造成人心不稳的后果。”武则天说：“你们先暂且停止审理这个案子，等我仔细看一看有关的文书诉状再说。”宋退出长生殿，左拾遗江都县人李邕上前进言道：“刚才听了宋的话，我认为他是一心为安定国家着想，并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危得失，希望陛下能同意按照他的意见办理此案。”武则天不同意这样做。一会儿就敕令宋到扬州审理案件，又敕命宋去审理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的贪污案，接着又敕命宋作李峤的副职安抚陇、蜀之民。宋对这些新的任命都没有接受，他不肯外出，并上奏道：“依照惯例：州、县官吏犯罪，官品高的由侍御史审理，官品低的由监察御史审理，如果没有事关军国大事的重大案件发生，御史中丞都不应出使地方。现在陇、蜀二地并没有任何重大事变发生，我不清楚陛下一定要派我外出的原因是什么，因此我都不敢接受您的任命。”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去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

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认为：“张昌宗没有任何功劳而受到陛下如此宠爱，却包藏祸心，这是他自作自受，也是上天动怒要惩罚他；陛下不忍心诛杀张昌宗，是违背天意的不祥行为。况且张昌宗既然说他已经把李弘泰的反逆言论上奏陛下，便不应当再与他交往，让他用法术为自己求福消灾，这只能说明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张昌宗之所以把这件事上奏给您，是打算万一事情败露了就说事先已经告诉过您，如果没有人发觉便等待时机作乱。这是奸臣的诡计，如果说他还可以饶恕的话，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受处罚呢？！再说这样的事情已是第二次发生，陛下都不加追究，使张昌宗更加自以为得计，天下臣民也会因此而错误地认为是上天不让他死，这是陛下姑息养奸而导致他作乱哪。倘若对谋逆之臣也不加诛戮，这江山社稷就会覆亡。请陛下允许将张昌宗交付鸾台凤阁及中台秋官和司刑寺、御史台三司处理，

以便彻底查清他的罪行！“这篇奏疏呈上去以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崔玄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玄弟司刑少卿，处以大辟。宋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庭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敕赦之。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谢，拒不见。

崔玄也屡次向武则天提起这件事，武则天于是下令司法部门议定张宗昌的罪。崔玄的弟弟司刑少卿崔认为应当将张昌宗处以死刑。宋又奏请逮捕张昌宗入狱。武则天说：“张昌宗自己已经把那件事情告诉了我。”宋回答说：“张昌宗是因为被匿名信逼得走投无路才自己说出来的，实际上根本不是出因自他的本意。况且他所犯下的是谋反大逆之罪，不允许因自首而免刑。如果张昌宗可以不被处死，那还要国法干什么！”武则天语气温和地为张昌宗辨解开脱。宋越来越激动，声色俱厉地说：“张昌宗承受着他不应该享受的恩泽，臣深知此言一出就会大祸临头，但正义驱使着我说出这样的话，即使是因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杨再思担心宋忤犯天子旨意，急忙宣敕让他退出，宋大声说道：“圣明天子就在眼前，用不着麻烦你这个作宰相的擅自宣布敕命！”武则天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让张昌宗前往御史台接受审讯。宋立即在庭院对他进行审讯，但还没等他审讯完毕，武则天就从宫中派宦官召回张昌宗并且颁下敕书赦免了他。宋叹息道：“没有先把这小子的脑袋打碎，真是终生遗憾。”武则天于是让张昌宗到宋那里道歉，宋拒而不见。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袁恕己共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曰：“峤不乐搏击之任如何？”彦范曰：“为官择人，岂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须与之，所以长难进之风，抑躁求之路。”乃擢为右台侍御史。峤，休之之玄孙也。

左台中丞桓彦范、右台中丞东光县人袁恕己共同举荐太子詹事司直阳峤为御史。杨再思问道：“阳峤不愿意担任这种搏击、弹劾他人的职务怎么办？”桓彦范说：“为某一职务选择合适的人才，哪里一定要等待自己愿意就任的人呢！越是不愿干的，越要让他去干，只有这样才能助长视进取为难事的风气，抑制热衷于功名、急于求进取的道路。”于是提拔阳峤担任右台侍御史的职务。阳峤是北齐阳休之的玄孙。

先是李峤、崔玄奏：“往属革命之时，人多逆节，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兴等所劾破家者，并请雪免。”司刑少卿桓彦范又奏陈之，表疏前后十上。太后乃从之。

在此之前，李峤、崔玄曾上奏道：“以前陛下刚刚登基时，很多臣民不遵守臣节，从而导致苛酷的官吏，肆无忌惮地施行严酷的刑罚，恳请陛下为所有被周兴等人治罪而家破人亡的人昭雪，赦免他们的罪。”司刑少卿桓彦范也上奏陈述此意，前后共上奏疏达十次之多，武则天才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上神龙元年（乙巳、705 ）

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 年）

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自文明以来得罪者，非扬、豫、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咸赦除之。

春季，正月，壬午朔（初一），武则天下诏赦免天下罪犯，改年号。规定自文明元年以来犯罪的人，如果不是扬州、豫州、博州三州谋反案以及各种叛乱的罪魁祸首，都可以赦免他们的罪过。

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诛之。柬之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曰：“将军今日富贵，谁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为二竖所危，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国家，惟相公处分，不敢顾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与定谋。

武则天病得非常严重，麟台监张易之和春官侍郎张昌宗居宫中执政，张柬之、崔玄与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以及相王府司马袁恕己谋划杀掉张易之和张昌宗。张柬之问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说：“将军今日的荣华富贵，是谁给的？”李多祚流着眼泪回答说：“是高宗大帝给的。”张柬之说：：“现在大帝的儿子受到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小子的威胁，难道将军不想报答大帝的恩德吗！”李多祚回答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一切都听相公安排，不敢顾及自身以及妻儿的安危。”于是自己指天发誓，并且与张柬之、崔玄等人一同定下了铲除张易之和张昌宗的计谋。

初，柬之与荆府长史乡杨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语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复之志。及柬之为相，引元琰为右羽林将军，谓曰：“君颇记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轻授也。”柬之又用彦范、晖及右散骑侍郎李湛皆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惧，乃更以其党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易之等乃安。

当初，张柬之接替荆州都督府长史乡人杨元琰的职务，二人一同泛舟于长江之中，当小船漂到江心时，谈到了武则天以周代唐的事，杨元琰慷慨激昂，有救助大唐的志向。张柬之入朝作了宰相后，便推荐杨元琰担任右羽林将军，并且提醒他说：“您大概还记得我们当初在江心泛舟时所说的话吧？今天这项任命可不是随便给您的呀。”张柬之还任用了桓彦范、敬晖以及右散骑侍郎李湛，都让他们担任左、右羽林将军，把禁军交给他们指挥。这件事引起了张易之等人的怀疑和忧虑，张柬之于是又任用他的党羽武攸宜为右羽林大将军，张易之等人才放了心。

俄而姚元之自灵武至，柬之、彦范相谓曰：“事济矣！”遂以其谋告之。彦范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晖谒见，密陈其策，太子许之。

不久，姚元之从灵武回朝，张柬之和桓彦范交谈说：“大事就要成功了！”于是把商量好的计谋告诉姚元之。桓彦范将这事禀告了他的母亲，母亲勉励他说：“忠孝不能两全，应当先为国家大事着想，然后再考虑自家的小事。”当时太子李显都从北门入宫向天子问安，桓彦范和敬晖前往拜见，秘密地把他们的计策告诉太子，太子允许他们这样去做。

癸卯，柬之、玄、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多祚、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副众望。”太子曰：“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李湛曰：“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

癸卯（二十二日），张柬之、崔玄、桓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人率领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来到玄武门，派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人王同皎到东宫去迎接太子李显。太子有所怀疑，没有出来，王同皎说：“先帝把皇位传给殿下，殿下无故遭到幽禁废黜，皇天后土、士民百姓无不义愤填膺，已经有二十三年了。现在上天诱导人心。北门的羽林诸将与南牙朝臣得以同心协力，立志诛灭凶恶的小人，恢复李氏的江山社稷，希望殿下暂时到玄武门去以满足大家的期望。”太子回答说：“凶恶的小人的确应该翦除，但是天子圣体欠安，你们这样做能不使天子受惊吗！请诸位日后再图此事。”李谌说：“诸位将帅宰相为了国家不顾身家性命，殿下为什么非要让他们面临鼎镬的酷刑呢！请殿下亲自去制止他们好了。”太子这才出来。

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守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王同皎将太子抱到马上，并陪同太子来到玄武门，斩断门栓进入宫中。此时武则天在迎仙宫，张柬之等人在迎仙宫的走廊里将张易之和张昌宗斩首，然后进至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在她周围环绕侍卫。武则天吃惊地坐起来，问道：“是谁作乱？”张柬之回答说：“张易之、张昌宗阴谋造反，臣等已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杀掉了，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所以没有向您禀告。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惊动天子，臣等罪该万死！”武则天看见太子李显也在人群之中，便对他说：“这件事是你让干的吗？这两个小子已经被诛杀了，你可以回到东宫里去了。”桓彦范上前说：“太子哪能还回到东宫里去呢？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现在他年纪已大，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天意民心，早已思念李家。群臣不敢忘怀太宗、天皇的恩德，所以尊奉太子诛灭犯上作乱的逆臣。希望陛下将帝位传给太子，以顺从上天与下民的心愿！”李湛是李义府的儿子，武则天发现了他，对他说：“你也是杀死张易之的将军吗？我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想不到竟然有今天的变故！”李湛满面羞惭，无法回答。武则天又对崔玄说：“别的人都是经他人推荐之后提拔的，只有你是朕亲手提拔的，你怎么也在这里呢？”崔玄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报答陛下对

我的大恩大德。“

于是收张昌期、同休、昌仪，皆斩之，与易之、昌宗枭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收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系狱，皆易之之党也。初，昌仪新作第，甚美，逾于王主，或夜书其门曰：“一日丝能作几日络？”灭去，复书之，如是六七，昌仪取笔注其下曰：“一日亦足。”乃止。

接下来逮捕了张昌期、张同休、张昌仪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斩，并在神都天津桥的南边将上述人犯与张易之、张昌宗二人一道枭首示众。在这一天里，为防范突然事变的发生，袁恕己随从相王李旦统率南牙兵马，他们将韦承庆、房融及司礼卿崔神庆等逮捕下狱，这些人都是张易之的同党。先前，张昌仪新建起一幢非常豪华的宅第，规模比诸王及诸位公主的宅第还要宏大，有人晚上在他的门上写道：“一日的丝能织几日的薄纱？”张昌仪让人把字迹除掉，结果又被人写上，这种情况总共出现了六七次。张昌仪用笔在门上写道：“即使是只织一天，我也感到满足。”此后便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以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赍玺书宣慰诸州。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

甲辰（二十三日），武则天颁下制书，决定由太子李显代行处理国政，大赦天下。任命袁恕己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派遣十位使者分别携带天子的玺书前往各州进行安抚工作。乙巳（二十四日），武则天将帝位传给太子李显。

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张易之党不原；其为周兴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没者皆免之。相王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太平公主加号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

丙午（二十五日），唐中宗李显即皇帝位。中宗下诏大赦天下，只有张易之的党羽们不在赦免之列；那些被周兴等人冤枉的人，都让进行清理和昭雪，他们的子女中如有被发配流放或者被没入官府作奴婢的，都予以赦免。唐中宗还加相王李旦封号为安国相王，并任命他为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加太平公主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此外，皇族先前被发配或没入官府为奴的，他们的子

孙都恢复皇族身分，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封授官爵。

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李湛留宿卫。戊申，帝帅百官诣上阳宫，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

丁未（二十六日），武则天搬到上阳宫居住，李湛留下负责警卫。戊申（二十七日），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来到上阳宫，上武则天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

庚戌，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皆为纳

言；并赐爵郡公。李多祚赐爵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琅邪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赵国公；自余官赏有差。

庚戌（二十九日），唐中宗任宗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崔玄为内史，袁恕己同凤阁鸾台三品，敬晖和桓彦范都被任命为纳言；上述有功之臣都赐爵为郡公。李多祚赐爵为辽东郡王；任命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并赐爵为琅邪郡公；任命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进爵赵国公。其他有功人员也给予不同的官爵和赏赐。

张柬之等之讨张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

张柬之等人讨伐张易之的时候，殿中监田归道正好统领千骑兵守卫玄武门，敬晖派人去征调他手下的千骑兵，由于田归道事先并不知道有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计划，所以拒绝将手下人马交给敬晖调遣。等到事情结束之后，敬晖想杀掉田归道，田归道据理力争，于是唐中宗只是免去他的殿中监职务，让他回到家中。唐中宗认为田归道忠勇可嘉，又将他召回，任命他为太仆少卿。

第二百零八卷

唐纪二十四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中神龙元年（乙巳、705 ）

唐纪二十四唐中宗神龙元年（乙巳，公元705 年）

二月，辛亥，帝帅百官诣上阳宫问太后起居；自是每十日一往。

二月，辛亥（初一），唐中宗带领文武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问候她的日常生活状况；从此唐中宗每十天前来问候一次。

甲寅，复国号曰唐。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复以神都为东都，北都为并州，老君为玄元皇帝。

甲寅（初四），唐中宗下诏恢复大唐国号，并规定郊庙、社稷、陵寝、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都恢复唐高宗永淳年间以前的旧制，神都又恢复东都旧名，北都恢复并州旧名，老君仍称为玄元皇帝。

乙卯，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高要尉；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高州；司礼卿崔神庆流钦州。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乙卯（初五），唐中宗将凤阁侍郎、同平章事韦承庆贬为高要尉；将正谏大夫、同平章事房融除名并流放到高州；将司礼卿崔神庆流放到钦州。唐中宗又任命杨再思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

太后之迁上阳宫也，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谓曰：“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日，出为毫州刺史。

在武则天被迁到上阳宫时，只有太仆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一人痛哭流涕。桓彦范、张柬之对他说：“今天哪里是您悲哀哭泣的日子！恐怕从今以后您就要大祸临头了。”姚元之回答说：“元之侍奉则天皇帝的时间很长，现在突然要分手了，感到悲痛难忍。况且元之前几天追随诸公诛灭恶逆之徒，是尽作臣子的本分；今天辞别旧主，也同样是在尽作臣子的本分。即使因此而受到惩罚，我也心甘情愿。”在这一天，姚元之被任命为毫州刺史。

甲子，立妃韦氏为皇后，赦天下。追赠后父玄贞为上洛王、母崔氏为妃。

甲子（十四日），唐中宗将他的妃子韦氏立为皇后，大赦天下；又追赠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王，追赠韦后之母崔氏为上洛王妃。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以为“异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兴之始，万姓喁喁以观陛下之政；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广德美于天下也。且先朝赠后父太原王，殷鉴不远，须防其渐。若以恩制已行，宜令皇后固让，则益增谦冲之德矣。”不听。

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认为：“异姓之人不得封为王，是从古至今的定制。现在中兴刚刚开始，黎民百姓无不钦慕向往，观看陛下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而陛下却首先追赠皇后的父亲为王，这不是用来在全国扩大陛下贤德的办法。况且高宗时期追赠皇后的父亲武士为太原王，这个教训离现在并不遥远，陛下必须从一点一滴进行预防。如果认为命令已经发布无法收回，陛下应该让皇后坚决推辞，这样更能增加皇后谦虚守礼的美德。”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初，韦后生邵王重润、长宁。安乐二公主，上之迁房陵也，安乐公主生于道中，上特爱之。上在房陵与后同幽闭，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上每闻敕使至，辄惶恐欲自杀，后止之曰：“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尝与后私誓曰：“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为皇后，遂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以为：“《易》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书》称‘牝鸡之辰，惟家之索’。伏见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陵夫，违人也。伏愿陛下览古今之戒，以社稷苍生为念，令皇后专居中宫，治阴教，勿出外朝干国政。”

先前，韦后共生育了邵王李重润以及长宁和安乐两公主，在唐中宗被放逐到房陵去的时候，安乐公主在路上出生，所以唐中宗特别喜欢她。中宗与韦后在房陵被幽禁期间，共同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的生活，因而两个人的感情十分深厚。中宗每当听到武则天派使者前来的消息，就惊惶失措地想要自杀，韦后制止他说：“祸福并非一成不变，最多不过一死，您何必这么着急呢！”

中宗曾经私下对韦后发誓：“如果日后我能重见天日，一定会让你随心所欲，不加任何限制。”所以在韦氏重新成为皇后以后，便像武则天在高宗朝那样干预起朝政来了。桓彦范上表，认为：“《周易》说：”妇女没有什么错失，在家中主持家务，就是吉利。‘，《尚书》说：“如果母鸡司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我发现陛下每次临朝，皇后总是坐在帷帐后面参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臣观察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与妇人共同执政而不导致国破身亡的。再说阴凌驾于阳之上，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妇人欺凌丈夫，是违背人伦之道的。希望陛下观察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时刻想着社稷与百姓，敦促皇后严守皇后的本分，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女子的教化，不要到外朝来干预国家政事。”

先是，胡僧慧范以妖妄游权贵之门，与张易之兄弟善，韦后亦重之。及易之诛，复称慧范预其谋，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赐爵上庸县公，出入宫掖，上数微行幸其舍。彦范复表言慧范执左道以乱政，请诛之。上皆不听。

在此之前，胡僧慧范凭借虚妄的邪说结交权贵，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人相处得很好，韦后也很看重他。等到张易之被诛灭以后，韦后又称慧范也参预了诛杀张易之等人的谋划，于是慧范因功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并赐爵为上庸县公，使他得以出入皇宫，唐中宗也多次穿便衣到他所居住的地方。桓彦范又上表指控慧范用邪门歪道紊乱朝政，请求将他处死。唐中宗对这些建议都没有采纳。

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武则天在铲除李唐宗室的时候，最先杀掉的是那些有道德才能的人，只有吴王李恪的儿子郁林侯李千里，心地狭窄性情浮躁，没有才能，再加上一次又一次地向武则天进献祥瑞，因而得以幸免。唐中宗即位之后，封李千里为成王，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武则天所诛杀的李唐诸王、王妃、公主、驸马等都无人加以埋葬，这些人的子孙有的被流放到岭南地区，有的已经在监狱中拘禁了数年之久，有的躲藏在民间成为富人的雇工。到这时候，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各州县寻访这些死去的宗室贵族的灵柩，根据死者的身份依礼改葬；并且给这些死者恢复原任官爵；召回他们的子孙，让他们承袭父辈的爵位；对那些没有子孙的人，则替他们选择后嗣以续其香火。不久，散落各地的宗室子孙相继来到东都，唐中宗全都召见了他们。大家流着泪向中宗行了舞拜礼。中宗各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赐给了他们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

二张之诛也，洛州长史薛季昶谓张柬之、敬晖曰：“二凶虽除，产、禄犹在，去草不去根，终当复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季昶叹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刘幽求亦谓桓彦范、敬晖曰：“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不从。

张易之、张昌宗被诛灭后，洛州长史薛季昶对张柬之和敬晖说：“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元凶虽然已被铲除，但吕产、吕禄这样人还在朝中任职，锄草时不铲掉草根，终究还会长出草来。”张柬之、敬晖回答说：“现在大局已定，你说的那些人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还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杀的人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多杀了。”薛季昶叹口气说：“我不知道将死在哪里了。”朝邑尉武强人刘幽求也对桓彦范和敬晖说：“武三思还没有受到惩处，你们这些人终究会死无葬身之地；如果现在不及早作准备，等到大祸临头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彦范和敬晖也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上女安乐公主适三思子崇训。上官婉儿，仪之女孙也，仪死，没入掖庭，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自圣历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及上即位，又使专掌制命，益委任之，拜为婕妤，用事于中。三思通焉，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禁中，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上使韦后与三思双陆，而自居旁为之点筹；三思遂与后通，由是武氏之势复振。

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被杀后，她被没入后宫。上官婉儿聪明伶俐，能言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又熟悉官府事务。武则天十分喜欢她，自圣历年间以后，经常让她参予对各衙门所上表章奏疏的处理；唐中宗即位后，更加信任她，又让她专门负责草拟皇帝的命令，封她为婕妤，让她执掌宫中事务。上官婉儿与武三思私通，所以偏袒武氏，她又向韦后推荐武三思，将武三思领进宫中，唐中宗于是开始与武三思商议政事，张柬之等人从此都受到了武三思的遏制。唐中宗让韦后与武三思一起玩一种叫作双陆的游戏，自己则坐在一旁为他们数筹码；武三思于是又开始与韦后私通，武氏的势力因此又强大起来。

张柬之等数劝上诛诸武，上不听。柬之等曰：“革命之际，宗室诸李，诛夷略尽；今赖天地之灵，陛下返正，而武氏滥官僭爵，按堵如故，岂远近所望邪！愿颇抑损其禄位以慰天下！”又不听。柬之等或抚床叹愤，或弹指出血，曰：“主上昔为英王，时称勇烈，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

张柬之等人屡次劝告唐中宗诛灭武氏集团，唐中宗都不听。张柬之等人说：“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时候，李唐宗室被诛杀殆尽；现在多亏天地神灵的庇佑，陛下又重登帝位，但武氏却像以往一样安稳地把持着他们所窃取的官爵职位，这种情形难道是朝野之士所希望看到的吗？希望陛下减少他们的俸禄，削夺他们的官爵，以告慰天下之人！”唐中宗仍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张柬之等人有的拍着几案叹息，有的弹击手指以致出血，纷纷说：“皇上过去作英王时，在人们眼里是一个勇武刚烈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诛灭武氏集团，是为了让皇上能亲自诛杀他们以扩大天子的声威。现在皇上却反过头来重用武氏集团成员，大势已去，谁知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上数微服幸武三思第，监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谏曰：“国命初复，则天皇帝在西宫，人心犹有附会；周之旧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轻有外游，不察豫且之祸！”上泄之，三思之党切齿。

唐中宗屡次身着便服到武三思的家里去，监察御史清河人崔皎秘密上疏说：“陛下的权力刚刚恢复，则天皇帝还住在西边的上阳宫里，还有人想依附她；武周时期的旧臣，仍然在朝廷供职，陛下怎么能轻易地外出游幸，没看到白龙身着鱼服而被打鱼的豫且射中的灾祸吗！”唐中宗把密疏的内容泄露了出去，武三思和他的党羽们对崔皎恨之入骨。

丙寅，以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丙寅（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左散骑常侍谯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张易之之甥。韦后恶之，谮于上曰：“重润之死，重福为之也。”由是贬濮州员外刺史，又改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

左散骑常侍谯王李重福，是唐中宗的庶子；他的妃子，是张易之的外甥女。韦后讨厌李重福，便在中宗面前诬陷他说：“李重润被迫自杀，是李重福在武则天面前诬陷所致。”唐中宗因此将李重福贬为濮州员外刺史，不久又改任他为均州刺史，并且常常命令州官对他严加防范。

丁卯，以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丁卯（十七日），唐中宗任命右散骑常侍、安定王武攸暨为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让太尉及知政事，许之；又立为皇太弟，相王固辞而止。

辛未（二十一日），相王李旦坚决要求辞去太尉及宰相职务，唐中宗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唐中宗又想立相王李旦为皇太弟，因相王坚决推辞而作罢。

甲戌，以国子祭酒始平祝钦明同中书门下三品，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罢知政事。

甲戌（二十四日），唐中宗任命国子祭酒始平人祝钦明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黄门侍郎、知侍中事韦安石为刑部尚书，同时免去他的宰相职务。

丁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辞新官爵及政事，许之，并加开府仪同三司。

丁丑（二十七日），武三思和武攸暨坚决推辞刚被任命的新职务和爵位，唐中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且加封他们为开府仪同三司。

立皇子义兴王重俊为卫王，北海王重茂为温王；仍以重俊为洛州牧。

唐中宗立皇子义兴王李重俊为卫王，北海王李重茂为温王；仍然让李重俊担任洛州牧。

三月，甲申，制：“文明已来破家子孙皆复旧资荫，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

三月，甲申（初五），唐中宗颁下制书：“文明年间以来因获罪而破败了的家族的子孙都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与荫庇，只有徐敬业、裴炎不在赦免之列。”

丁亥，制：“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已死者追夺官爵，存者皆流岭南恶地。”

丁亥（初八），唐中宗颁下制书：“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已经死去的要追夺官爵，现在还活着的都要流放到岭南的偏僻之地。”

己丑，以袁恕己为中书令。

己丑（初十），唐中宗任命袁恕己为中书令。

以安车征安平王武攸绪于嵩山，既至，除太子宾客；固请还山，许之。

唐中宗下令用可以坐乘的安车到嵩山征召安平王武攸绪，武攸绪一来到京师，就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坚决要求再回到嵩山，唐中宗答应了他。

制：“枭氏、蟒氏皆复旧姓。”

唐中宗颁下制书：“枭氏、蟒氏都恢复为原来的萧氏、王氏。”

术士郑普思、尚衣奉御叶静能皆以妖妄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为秘书监，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崔玄固执不可，上曰：“已用之，无容遽改。”彦范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贞观故事。‘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岂普思、静能之比乎！“庚戌，左拾遗李邕上疏，以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则秦始皇、汉武帝得之矣；佛能为人福利，则梁武帝得之矣。尧、舜所以为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宠此属，何补于国！“上皆不听。

江湖术士郑普思和尚衣奉御叶静能都凭借虚妄的邪说得到唐中宗的信任和重用，夏季，四月，唐中宗没有通过外廷，亲笔书写敕书任命郑普思为秘书监，叶静能为国子祭酒。桓彦范和崔玄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中宗道：“我已经任命了他们，不能这样快就改变任命。”桓彦范说：“陛下在刚刚即位时，曾颁下制书说：”国家的各项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将完全依照贞观时期的定制‘。贞观时期，担任秘书监职务的是魏徵、虞世南和颜师古，担任国子祭酒职务的是孔颖达，这些人的道德才能是现在的郑普思和叶静能所能比拟的吗？“庚戌（初一），左拾遗李邕上疏认为：”《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思想纯正。‘如果真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神仙，那么秦始皇和汉武帝早就找到了；如果佛祖真能为人谋利造福，那么梁武帝也早就如愿以偿了。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成为历代帝王的典范，也不过是由于他们努力修治世上各种的事情罢了。陛下对郑普思和叶静能这样的人尊宠有加，对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用处！“唐中宗对上述建议都没有接受。

上即位之日，驿召魏元忠于高要；丁卯，至都，拜卫尉卿、同平章事。

唐中宗即位那一天，用驿车从高要县召回魏元忠；丁卯（十八日），魏元忠抵达东都，唐中宗任命他为卫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元忠等皆以东宫旧僚褒之也。

甲戌（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兵部尚书，韦安石为吏部尚书，李怀远为右散骑常侍，唐休为辅国大将军，崔玄为检校益府长史，杨再思为检校杨府长史，祝钦明为刑部尚书，上述人等都同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魏元忠等人都是由于曾在中宗作太子时作过东宫僚属的缘故，而得到这样的褒奖。

乙亥，以张柬之为中书令。

乙亥（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中书令。

戊寅，追赠故邵王重润为懿德太子。

戊寅（二十九日），唐中宗下诏追赠已经死去的邵王李重润为懿德太子。

五月，壬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制：“武氏三代讳，奏事者皆不得犯。”

五月，壬午（初四），唐中宗将武周七庙的神主迁到西京崇尊庙，并颁下制书：“对于武太后及其父、祖的名讳，上奏言事的臣民都不得触犯。”

乙酉，立太庙、社稷于东都。

乙酉（初七），唐中宗在东都设立太庙及社稷。

以张柬之等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

唐中宗把张柬之等人以及武攸暨、武三思、郑普思等十六人都当作为国家立下功劳的人，赐给他们铁券，并规定如果这些人所犯的不是谋反叛逆之罪，每个人都可以宽恕十次死罪。

癸巳，敬晖等帅百官上表，以为：“五运迭兴，事不两大。天授革命之际，宗室诛窜殆尽，岂得与诸武并封！今天命惟新，而诸武封建如旧，并居京师，开辟以来未有斯理。愿陛下为社稷计，顺遐迩心，降其王爵以安内外。”上不许。

癸巳（十五日），敬晖等人率领文武百官上表唐中宗，认为：“五德之运轮流兴起，没有两德同时盛大的事情。天授年间改朝换代之际，李唐宗室被诛杀流徙殆尽，哪里有与武氏同殿受封的权利！现在上天又重新眷顾李姓，但武氏仍然像以往那样受封为王，与李姓宗室一起居住在京师，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道理。希望陛下为大唐江山着想，顺从朝野士民的心愿，削夺他们的王爵以安定人心。”唐中宗没有同意他们的建议。

敬晖等畏武三思之谗，以考功员外郎崔为耳目，伺其动静。见上亲三思而忌晖等，乃悉以晖等谋告三思，反为三思用；三思引为中书舍人。，仁师之孙也。

敬晖等人害怕武三思的谗言陷害，便把考功员外郎崔当作自己的耳目，以便随时刺探武三思的消息。崔见中宗亲近武三思而猜忌敬晖等人，便把敬晖等人的全部打算告诉了武三思，反而成了为武三思效劳的人。武三思推荐崔作了中书舍人。崔是崔仁师的孙子。

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郑谄事二张，二张败，贬宣州司士参军，坐赃，亡入东都，私谒武三思。初见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贵重，甚怪之，曰：“始见大王而哭，哀大王将戮死灭族也。后乃大笑，喜大王之得也。大王虽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据将相之权，胆略过人，废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视势位与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齿欲噬大王之肉，非尽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为泰山之安，此所以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悦，与之登楼，问自安之策，引为中书舍人，与崔皆为三思谋主。

在这以前，殿中侍御史南皮县人郑巴结张易之和张昌宗，二张败死之后，被贬为宣州司士参军，又因犯贪赃罪的缘故，逃到东都，私下拜见武三思。郑刚见到武三思时，哭得很悲哀，一会儿又放声大笑。武三思向来位尊任重，对郑的悲喜无常感到非常奇怪。郑解释道：“我在刚刚见到大王时之所以痛哭失声，是在为大王将被戮尸灭族而感到悲哀。悲哀之后又放声大笑，是在为大王能得到郑的帮助从而得以免祸而感到高兴。大王您虽然深得天子的欢心，但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和袁恕己五人手中都掌握着将相大权，并且个个胆略过人，以至于废掉太后的帝位都易如反掌。大王您自己考虑您与太后相比哪一个权势地位更重一些？那五个人对您恨之入骨，日夜都想吃下您的肉，如果不能把大王灭族，他们是不会称心如意的。大王您如果不尽快除掉这五个人，您的生命安全就会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没有保障，可是您却还是怡然自乐，自以为像泰山一样安然无羔，这就是我郑为大王您感到痛心的原因。”武三思十分高兴，与郑一起上楼，向他请教使自己平安无祸的办法，并荐举他作了中书舍人，与崔一道成为自己的谋主。

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晖等，云“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为上画策，“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上以为然，甲午，以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罢知政事，赐金帛鞍马，令朝朔望；仍赐彦范姓韦氏，与皇后同籍。寻又以玄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又改梁州刺史。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

武三思与韦后天天在唐中宗面前诬陷敬晖等人，说他们“倚仗功劳专擅朝政，将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不利。”中宗相信了他们两人的谗言。武三思等人趁机为中宗出谋划策，“不如封敬晖等人为王，同时罢免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样的话，表面不失为尊宠功臣，而实际上又能剥夺他们的权力。”唐中宗认为这样做很好。甲午（十六日），唐中宗封侍中、齐公敬晖为平阳王，谯公桓彦范为扶阳王，中书令、汉阳公张柬之为汉阳王，南阳公袁恕己为南阳王，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博陵公崔玄为博陵王，同时免去他们的宰相职务，赏赐上述五人金帛鞍马，只要求他们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天子；又赐桓彦范姓韦氏，让他与韦后同族。不久唐中宗又任命崔玄为检校益州长史、知都督事，后来又改任他为梁州刺史。随后武三思便下令文武百官重新恢复执行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凡是拒不趋附武氏集团的人都被排斥去位，那些被张柬之、桓彦范等人贬逐的人又重新得到起用，朝政大权全部落入武三思之手。

五王之请削武氏诸王也，求人为表，众莫肯为。中书舍人岑羲为之，语甚激切；中书舍人偃师毕构次当读表，辞色明厉。三思既得志，羲改秘书少监，出构为润州刺史。

张柬之等五王请求中宗削去武氏集团成员的王爵时，曾找人为他们拟表，众位朝臣中没有人敢于出头。中书舍人岑羲代他们草拟了表章，遣辞用语十分激切；中书舍人偃师人毕构正轮到负责宣读这一表章，言语和神态显得非常严厉。武三思得志以后，便改任岑羲为秘书少监，外放毕构为润州刺史。

易州刺史赵履温，桓彦范之妻兄也。彦范之诛二张，称履温预其谋，召为司农少卿，履温以二婢遗彦范；及彦范罢政事，履温复夺其婢。

易州刺史赵履温，是桓彦范的妻兄。桓彦范诛杀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之后，声称赵履温也参预了诛除逆党的策划，唐中宗召他入京任司农少卿，赵履温把两个婢女送给了桓彦范；等到桓彦范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后，赵履温又夺回了两个婢女。

上嘉宋忠直，屡迁黄门侍郎。武三思尝以事属，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复子明辟，王当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独不见产、禄之事乎！”

唐中宗赞赏宋忠诚正直，连续把他提拔到黄门侍郎的高位。武三思曾嘱托宋替他办一件事，宋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说：“现在太后都已经将帝位传给了太子，大王你就应当以侯爵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里去，怎么还可以干预朝政呢！你难道不知道吕产、吕禄两人的结局吗！”

以韦安石兼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检校侍中，又以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唐中宗任命韦安石兼任检校中书令，魏元忠兼任检校侍中，又任命李湛为右散骑常侍，赵承恩为光禄卿，杨元琰为卫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请弃官为僧，上不许。敬晖闻之，笑曰：“使我早知，劝上许之，髡去胡头，岂不妙哉！”元琰多须类胡，故晖戏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将危。此乃由衷之请，非徒然也。”晖知其意，瞿然不悦。及晖等得罪，元琰独免。

在此之前，杨元琰知武三思日益专擅朝政，便向唐中宗请求允许他辞去官位，削发为僧。唐中宗没有同意。敬晖听说这件事后，对杨元琰打趣说：“要是我早一点得知此事，我就去劝陛下同意你的要求，剃光你这胡人的脑袋，岂不是太妙了！”杨元琰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像胡人，所以敬晖拿他开这样的玩笑。杨元琰回答说：“人在功成名就以后，如果不激流勇退，就会遇到危险。我的确是从心眼里想辞官出家当和尚的，不仅仅是作个样子。”敬晖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之后非常吃惊，感到很不高兴。在敬晖等人因武三思的诬陷而被杀后，只有杨元琰一人得以幸免。

上官婕妤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服丧三年，又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时望。制皆许之。

上官婕妤劝韦后承袭武则天时期的旧制，向中宗上表请求规定全国士民百姓一律为被父亲休弃的母亲服丧三年。又请求规定天下百姓二十三岁时才算成丁，到五十九年就免除劳役，她要求作这一改变的目的是收买人心。唐中宗对她的所有建议都同意。

癸卯，制，降诸武，梁王三思为德静王，定王攸暨为乐寿王，河内王懿宗等十二人皆降为公，以厌人心。

癸卯（二十五日），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降低武氏集团成员的爵位，将梁王武三思降为德静县王，将定王武攸暨降为乐寿县王，将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二人降封为公爵，以此满足天下臣民的心愿。

甲辰，以唐休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豆卢钦望为右仆射。

甲辰（二十六日），唐中宗任命唐休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又任命豆卢钦望为尚书右仆射。

六月，壬子，以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充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六月，壬子（初四），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为灵武军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

癸亥（十五日），唐中宗命令尚书右仆射豆卢钦望遇有军政大事时，可到宰相议事的地方，与宰相们共同商议处理意见。

先是，仆射为正宰相，其后多兼中书门下之职，午前决朝政，午后决省事。至是，钦望专为仆射，不敢预政事，故有是命。是后专拜仆射者，不复为宰相矣。

在此之前，仆射就是正宰相，后来仆射大多兼任中书门下之职，每次上朝都是在上午商议处理朝廷大事，下午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到这时，豆卢钦望专任右仆射一职，不敢参预宰相们对于军政大事的讨论，所以唐中宗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此后专任尚书仆射的人，便不再是宰相了。

又以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检校中书令。

唐中宗又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魏元忠为侍中，杨再思为检校中书令。

丁卯，孝敬皇帝于太庙，号义宗。

丁卯（十九日），唐中宗将其兄孝敬皇帝李弘的神主迁入太庙，庙号为义宗。

戊辰，洛水溢，流二千余家。

戊辰（二十日），洛水泛滥，冲走二千多户人家。

秋，七月，辛巳，以太子宾客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西京留守如故。

秋季，七月，辛巳（初四），唐中宗任命太子宾客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保留他原任的西京留守职务。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表请归襄州养疾；乙未，以柬之为襄州刺史，不知州事，给全俸。

特进、汉阳王张柬之上表请求回到襄州养病；乙未（十八日），唐中宗任命张柬之为襄州刺史，但不主管该州事务而领取全额俸禄。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八月，戊申，以水灾求直言。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宋务光上疏，以为：“水阴类，臣妾之象，恐后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绝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闭坊门以禳之，至使里巷谓坊门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阴阳也。又，太子国本，宜早择贤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机要，厚以禄赐。又，郑普思、叶静能以小技窃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黄河南北十七个州发大水。八月，戊申（初一），唐中宗因发生水灾的缘故而下诏要求臣下直言规谏自己的过失。右卫骑曹参军西河县人宋务光上疏认为：“水属阴类，是臣下、女人之象，恐怕是后宫有干预外朝政事的，陛下应当设法防患于未然；现在连日大雨不止，朝廷于是关闭坊市北门来祈求晴天，以至于使民间称坊门为宰相，说是朝廷让它来调解阴阳的。再者，太子乃是立国的根本，应当及早选择贤良而有才能的王子，将他立为太子；此外，外戚势力太大，像武三思等人，应当解除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再多给他们一些俸禄；最后一点，郑普思、叶静能仅凭一些雕虫小技就窃据高位，他们也是败坏朝政的蛀虫。”这篇奏疏呈上来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壬戌，追立妃赵氏为恭皇后，孝敬皇帝妃裴氏为哀皇后。

壬戌（十五日），唐中宗将妃子赵氏追立为恭皇后，将孝敬皇帝李弘的妃子裴氏追立为哀皇后。

九月，壬午，上祀昊天上帝、皇地于明堂，以高宗配。

九月，壬午（初五），唐中宗在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以唐高宗李治配享。

初，上在房陵，州司制约甚急；刺史河东张知謇、灵昌崔敬嗣独待遇以礼，供给丰赡。上德之，擢知謇自贝州刺史为左卫将军，赐爵范阳公。敬嗣已卒，求得其子汪，嗜酒，不堪厘职，除五品散官。

当初，唐中宗被贬到房陵时，地方官府对他的限制约束十分严格，只有刺史河东县人张知謇和灵昌县人崔敬嗣两人对他以礼相待，供给的物品十分丰富。唐中宗很感激他们两人，于是将张知謇由贝州刺史提拔为左卫将军，并赐爵为范阳公。崔敬嗣已经去世，唐中宗找到他的儿子崔汪。但由于崔汪嗜酒如命，实在不能胜任任何实际职务，只好让他当五品散官。

改葬上洛王专玄贞，其仪皆如太原王故事。

唐中宗为韦后的父亲上洛王韦玄贞改葬，其礼仪都依照武则天之父太原王的先例。

癸巳，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罢为礼部尚书，以其从父安石为中书令故也。

癸巳（十六日），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被免去相职，改任礼部尚书，这是因为他的叔父韦安石被任命为中书令的缘故。

以左卫将军上纪处讷兼检校太府卿，处讷娶武三思之妻姊故也。

唐中宗任命左卫将军上人纪处讷兼任检校太府卿，这是由于纪处讷娶了武三思之妻的姐姐的缘故。

冬，十月，命唐休留守京师。

冬季，十月，唐中宗命令唐休留守京师。

癸亥，上幸龙门；乙丑，猎于新安而还。

癸亥（十七日），唐中宗巡幸龙门；乙丑（十九日），唐中宗在新安狩猎之后又返回东都。

辛未，以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辛未（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魏元忠为中书令，杨再思为侍中。

十一月，戊寅，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帝，皇后曰顺天皇后。壬午，上与后谒谢太庙，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实封，皆满万户。

十一月，戊寅（初二），群臣给唐中宗上尊号为应天皇帝，为韦后上尊号为顺天皇后。壬午（初六），中宗与韦后一同到太庙拜谢列祖列宗，并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同时下诏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的实封户都加至一万户。

己丑，上御洛城南楼，观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谋时寒若，何必裸身挥水，鼓舞衢路以索之！”疏奏，不纳。

己丑（十三日），唐中宗登上洛城门南楼观看泼寒胡戏。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认为：“君主善于谋划，则四时寒暑自然顺畅，何必赤身裸体，泼水为乐，在大街上击鼓起舞以乞求寒冬的到来呢？！”奏疏呈上以后，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壬寅，则天崩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亲属皆赦之。”

壬寅（二十六日），武则天在上阳宫驾崩，终年八十二岁。临死时武则天留下遗命：“去掉皇帝称号，以后称为则天大圣皇后。高宗的后妃王氏和萧氏二族以及褚遂良、韩瑗、柳三人的亲属都全部赦免。”

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见者曰：“事去矣！”

唐中宗在为武则天居丧守制期间，派魏元忠代理三天冢宰职务。魏元忠向来就有忠诚正直的声望，因而深得朝野倚重。武三思对此很是担忧，于是伪造武则天的遗命，对魏元忠好言劝慰，并赐给魏元忠封户一百。魏元忠手捧“太后遗制”涕泪纵横，看见这一情景的人说：“魏元忠再也不会有所作为了！”

十二月，丁卯，上始御同明殿见群臣。

十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唐中宗才亲临同明殿接见群臣。

太后将合葬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以为：“乾陵玄宫以石为门，铁锢其缝，今启其门，必须镌凿。神明之道，体尚幽玄，动众加功，恐多惊黩。况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已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若神道有知，幽途自当通会；若其无知，合之何益！”不从。

武则天的灵柩将要与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上疏认为：“乾陵墓穴的门是用石头做成的，石门的门缝又用熔化的铁水密封，如果想打开石门，就必须使用钻凿一类的工具。供奉神之道，重在保持幽静玄远的气氛，倘若兴师动众地打开石门，恐怕对神多有惊动亵。况且夫妻合葬并非古制，汉代皇帝的陵墓，大多数都没有皇后合葬，从魏晋以来，才有合葬的。希望陛下能在乾陵旁边另外选择风水好的地方修建陵墓，假如帝后神灵有知，两人在阴间自然会相聚；如果无知，合葬又有什么用处呢！”唐中宗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是岁，户部奏天下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有畸。

这一年，户部上报唐中宗说，全国共有六百一十五万户，总计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多人。

二年（丙午、706 ）

二年（丙午，公元706 年）

春，正月，戊戌，以吏部尚书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于惟谦同平章事。

春季，正月，戊戌（二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吏部尚书李峤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中书侍郎于惟谦为同平章事。

闰月，丙午，制：“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属。”

闰月，丙午（初一），唐中宗颁下制书：“太平公主、长宁公主、安乐公主、宜城公主、新都公主、定安公主和金城公主都可以开建官署，设置僚属。”

武三思以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尚在京师，忌之，乙卯，出为滑、、豫三州刺史。

因为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己三人仍在京师，武三思忌恨他们，乙卯（初十），武三思将三人分别外放为滑州、州和豫州刺史。

赐乡僧万回号法云公。

唐中宗赐予乡和尚万回法云公的称号。

甲戌，以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甲戌（二十九日），唐中宗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

二月，乙未，以刑部尚书韦巨源同中书门下三品，仍与皇后叙宗族。

二月，乙未（二十一日），唐中宗任命刑部尚书韦巨源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还让他列入韦皇后的宗族之中。

丙申，僧慧范等九人并加五品阶，赐爵郡、县公；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阶，除国子祭酒，同正；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

丙申（二十二日），唐中宗将胡僧慧范等九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分别赐予郡公或县公的爵位；将道士史崇恩等人各加授五品官阶，并且任命他们为国子祭酒员外置同正员；给叶静能加金紫光禄大夫衔。

选左、右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抚人，荐贤直狱，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进退之。易州刺史魏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卢怀慎、卫尉少卿滏阳李杰皆预焉。

唐中宗下诏选拔左、右台及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共二十人任十道巡察使，让他们负责考察官吏政绩、安抚黎民百姓、举荐贤才和复核平反冤狱。巡察使每两年轮换一次，根据他们的功绩与过失来决定其官职的升降。易州刺史魏县人姜师度、礼部员外郎马怀素、殿中侍御史临漳县人源乾曜、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卢怀慎和卫尉少卿滏阳县人李杰都被选中。

三月，甲辰，中书令韦安石罢为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为侍中、西京留守。，之父也。唐休致仕。

三月，甲辰（初一），中书令韦安石被免去相职，改任户部尚书；户部尚书苏担任侍中、西京留守。苏是苏的父亲。唐休因年老退休。

初，少府监丞弘农宋之问及弟兖州司仓之逊皆坐附会张易之贬岭南，逃归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韦后所为，每与所亲言之，辄切齿。之逊于帘下闻之，密遣其子昙及甥校书郎李悛告三思，欲以自赎。三思使昙、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告同皎与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周憬等潜结壮士，谋杀三思，因勒兵诣阙，废皇后。上命御史大人李承嘉、监察御史姚绍之按其事，又命杨再思、李峤、韦巨源参验。仲之言三思罪状，事连宫壶。再思、巨源阳寐不听；峤与绍之命反接送狱。仲之还顾，言不已，绍之命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负汝，死当讼汝于天！”庚戌，同皎等皆坐斩，籍没其家。周憬亡入比干庙中，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与皇后淫乱，倾危国家，行当枭首都市，恨不及见耳！”遂自刭。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先前，少府监丞弘农县人宋之问和他的弟弟兖州司仓宋之逊都因依附张易之而获罪被贬往岭南。两人逃回东都后，藏在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中。王同皎痛恨武三思和韦后的所作所为，每当他同亲近的人谈起他们做的事时，都对武三思和韦后恨之入骨。宋之逊在门帘外听到了王同皎所说的话，便秘密地派他的儿子宋昙和他的外甥校书郎李悛告诉了武三思，希望通过这样做来将功赎罪。武三思让宋昙、李悛及抚州司仓冉祖雍上书，控告王同皎伙同洛阳人张仲之、祖延庆、武当丞寿春县人周憬等秘密勾结壮士，计划杀掉武三思，并趁机带兵闯入皇宫，废掉韦皇后。中宗指派御史大夫李承嘉和监察御史姚绍之审理这件案子，又让杨再思、李峤和韦巨源参与此案的审理。张仲之历数武三思的罪状，涉及武三思与韦后的私情，杨再思和韦巨源假装睡觉，根本不予理睬。李峤和姚绍之命令手下人将张仲之反绑双手，送到监狱中关押。张仲之挣扎着回过头来，嘴里还在不停地诉说武三思的罪状，姚绍之下令用棍子揍他，打断了他的手臂。张仲之大声呼喊着说：“现在我输给了你，我死了一定要到上天那里去告你！”庚戌（初七），王同皎等人都被判处斩刑，家产也都被官府没收。周憬逃到比干庙中，对着比干的灵位高声说道：“您比干是上古有名的忠臣，一定能知道我对大唐朝廷的忠心。武三思与韦皇后淫乱，企图颠覆大唐的江山，迟早会在闹市上被枭首示众，只可惜我见不到这一天了！”说完之后即自杀而死。宋之问、宋之逊、宋昙、李悛、冉祖雍等人都被任命为京官，加封为朝散大夫。

武三思与韦后日夜谮敬晖等不已，复左迁晖为郎州刺史，崔玄为均州刺史，桓彦范为毫州刺史，袁恕己为郢州刺史；与晖等同立功者皆以为党与坐贬。

武三思和韦后日夜不停地诬陷敬晖等人，于是唐中宗又将敬晖降职为郎州刺史，将崔玄降职为均州刺史，将桓彦范降职为毫州刺史，将袁恕己降职为郢州刺史；当时与敬晖等一起诛灭张易之、张昌宗而立下功勋的人都被当作敬晖等人的同党而受到贬职处分。

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员外官者又将千人。

唐中宗大量增置员外官，从在京各部门直到地方各州总共增置员外官二千余人，此外，还破格提升近千名宦官为七品以上员外官。

魏元忠自端州还，为相，不复强谏，惟与时俯仰；中外失望。酸枣尉袁楚客致书元忠，以为：“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当进君子，退小人，以兴大化，岂可安其荣宠，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择师傅而辅之，一失也。公主开府置僚属，二失也。崇长缁衣，使游走权门，借势纳赂，三失也。俳优小人，盗窃品秩，四失也。有司选进贤才，皆以货取势求，五失也。宠进宦者，殆满千人，为长乱之阶，六失也。王公贵戚，赏赐无度，竞为侈靡，七失也。广置员外官，伤财害民，八失也。先朝宫女，得自便居外，出入无禁，交通请谒，九失也。左道之人，荧惑主听，盗窃禄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谁与正之哉！”元忠得书，愧谢而已。

魏元忠从端州回京并被任命为宰相后，就不再犯颜直谏了，遇事只是随波逐流；朝野人士对他十分失望。酸枣县尉袁楚客写信给魏元忠说：“现在皇帝刚刚即位，只应使德政日新，您应当引荐君子，斥退小人，以振兴深远的教化，怎么能安于恩宠，对一切都缄默无言呢？现在还不早定太子之位，并选择师傅对他加以辅导教诲，是第一个过失。允许公主开建官署设置僚属，是第二个过失。尊崇僧人，使得他们奔走游说于权贵之家，借助权势广收钱物，是第三个过失。表演乐舞杂戏的卑贱小人窃取朝廷的官位俸禄，是第四个过失。每当有关部门选拔贤才的时候，应选的人都要靠行贿或者依附于权贵之门才能受到任用，是第五个过失。皇帝宠爱提拔宦官近千人之多，从而埋下变乱的祸根，是第六个过失。对王公贵戚的赏赐毫无节制，以至使这些人奢侈成风，互相攀比，是第七个过失。大量增置正员以外的员外官，耗费钱财坑害百姓，是第八个过失。先朝的宫女可以在宫外居住，并且不受限制地出入宫门，与外人交往勾结，大行请托之风，是第九个过夫。旁门左道之徒蛊惑皇帝的视听，从而得以窃取俸禄职位，是第十个过失。当今朝政有这十大过失，您不去尽力匡正，谁还能匡正它呢？”魏元忠读罢来信，只是羞惭地致歉而已。

夏，四月，改赠后父韦玄贞为酆王，后四弟皆赠郡王。

夏季，四月，唐中宗改赠韦后之父上洛王韦玄贞为酆王，韦后的四个弟弟韦洵、韦浩、韦洞、韦都被追赠为郡王。

己丑，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致仕。

己丑（十六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退休。

处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上大怒，命斩之。黄门侍郎宋奏请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谓曰：“朕谓已斩，乃犹未邪！”命趋斩之。曰：“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固请按之，上不许，曰：“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上怒少解。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大理卿长安尹思贞皆以为方夏行戮，有违时令。上乃命与杖，流岭南。过秋分一日，平晓，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

处士韦月将上书控告武三思暗地里与韦皇后通奸，日后必将谋乱叛逆；唐中宗勃然不怒，下令将韦月将斩首。黄门侍郎宋上奏请求依法推究审问，中宗越发愤怒，顾不上穿戴整齐，拖着便鞋走出洛阳宫的侧门对宋说：“朕还以为早就把韦月将斩首了呢，难道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吗？”接着下令赶紧将韦月将处斩。宋说：“有人上书揭发皇后与武三思有私情，陛下不问，就要杀掉上书的人，我担心天下臣民一定会对此事窃窃私议。”仍然坚决地请求先进行审问，唐中宗坚决不答应，宋于是对中宗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将韦月将斩首，那就先将我斩首好了！否则我终不敢按照您的指令行事。”唐中宗的怒气这才渐渐地平息了一些。左御史大夫苏、给事中徐坚和大理卿长安人尹思贞都认为刚入夏季便杀戮罪人，与按季节制定的政令相违背。唐中宗于是下令将韦月将处以杖刑，并把他流放到岭南。在这一年秋分的第二天天刚破晓，广州都督周仁轨将韦月将斩首。

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诋尹思贞于朝，思贞曰：“公附会奸臣，将图不轨，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贞，出为青州刺史。或谓思贞曰：“公平日讷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贞曰：“物不能鸣者，激之则鸣。承嘉恃威权相陵，仆义不受屈，亦不知言之从何而至也。”

御史大夫李承嘉依附武三思，在朝廷上诋毁尹思贞，尹思贞说：“您依附奸臣，将图谋不轨，竟然要首先铲除忠臣吗！”李承嘉十分生气，便上奏中宗弹劾尹思贞，将他外放为青州刺史。有人问尹思贞：“您平日不善言辞，但在当廷驳斥李承嘉时，为什么思路如此敏捷？”尹思贞回答说：“大凡不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刺激它就会发出声响。李承嘉仗势欺压我，我只是激于义愤不屈服，也不清楚那些话是从哪里想出来的。”

武三思恶宋，出之检校贝州刺史。

武三思憎恶宋，将他外放为检校贝州刺史。

五月，庚申，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

五月，庚申（十八日），唐中宗将则天大圣皇后安葬于唐高宗乾陵。

武三思使郑告朗州刺史敬晖、毫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通谋，六月，戊寅，贬晖崖州司马，彦范泷州司马，柬之新州司马，恕己窦州司马，玄白州司马，并员外置，仍长任，削其勋封；复彦范姓桓氏。

武三思指使郑控告郎州刺史敬晖、毫州刺史韦彦范、襄州刺史张柬之、郢州刺史袁恕己和均州刺史崔玄与王同皎合谋废掉韦后。六月，戊寅（初六），唐中宗将敬晖贬为崖州司马，将韦彦范贬为泷州司马，将张柬之贬为新州司马，将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将崔玄贬为白州司马，一律为员外官，并长期留任，又削夺他们的封爵；此外，还将韦彦范的赐姓夺回，恢复他原来的桓姓。

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宁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上命广州都督周仁轨使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入海，仁轨追斩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赐爵汝南郡公。韦后隔帘拜仁轨，以父事之。及韦后败，仁轨以党与诛。

先前，韦玄贞被流放到钦州后去世，蛮人部落酋长宁承基兄弟前来相逼，要娶韦玄贞的女儿，他的妻子崔氏不同意把女儿嫁给宁承基，宁承基兄弟便杀了她，韦玄贞的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洞和韦也同时被杀。现在唐中宗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领两万人马去征讨宁承基兄弟，宁承基等人逃到海上，周仁轨率军追击，将他们斩首，并用砍下来的头颅祭奠崔氏的坟墓，还几乎将宁承基兄弟的部落杀戮抢掠一空。唐中宗对此十分满意，加封周仁轨为镇国大将军，并派他充任广、桂、邕、容、琼五府大使，还赐予他汝南郡公的爵位。周仁轨入朝参见皇帝时，韦后隔着帘子对他行礼，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他。等到后来韦后谋逆败亡，周仁轨作为韦后的同党而被杀。

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属率贵游子弟，所为多不法；左庶子姚屡谏，不听，，之弟也。

秋季，七月，戊申（初七），唐中宗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太子生性聪明果决，但太子的官属都是王公贵族子弟，这些人平常所做的大多是违法的事情。左庶子姚屡次进谏，太子都不听从他的劝告。姚，是姚的弟弟。

丙寅，以李峤为中书令。

丙寅（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李峤为中书令。

上将还西京，辛未，左散骑常侍李怀远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东都留守。

唐中宗即将回到西京长安，便于辛未（三十日）任命左散骑常侍李怀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充任东都留守。

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内，侍御史郑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大理丞三原李朝隐奏称：“晖等未经推鞫，不可遽就诛夷。”大理丞裴谈奏称：“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上以晖等尝赐铁券，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于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擢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进爵襄武郡公，谈为刑部尚书；出李朝隐为闻喜令。

武三思暗地里派人分条列出韦后的肮赃行为，将这些文字张贴在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文中还请求中宗下诏废黜韦后。唐中宗勃然大怒，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此事。李承嘉上奏说：“这些文字是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和崔玄派人书写和张贴的，虽然上面所写的只是请求废黜皇后，但他们实际上是图谋叛逆，请陛下允许将这五个人灭族。”武三思又指使安乐公主在宫中对五人横加诬陷，还指使侍御史郑在外朝对五人大加弹劾，唐中宗于是下令司法部门将他们结案判刑。大理丞三原人李朝隐上奏说：“敬晖等人还没有经过详细审讯，不能急于将他们处死。”大理丞裴谈上奏说：“对敬晖等人应当按照皇帝的制命处以斩刑，没收财产，不需要再经过审讯了。”唐中宗考虑到曾赐给敬晖等人铁券，许诺过不对他们处以死刑，便下令对他们处以长期流刑，将敬晖流放到琼州，将桓彦范流放到州，将张柬之流放到泷州，将袁恕己流放到环州，将崔玄流放到古州，五人的子弟中凡十六岁以上的都流放到岭外。中宗提升李承嘉为金紫光禄大夫，将其爵位晋升为襄武郡公，大理丞裴谈也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又将李朝隐外放为闻喜令。

三思又讽太子上表，请夷晖等三族；上不许。

武三思又暗示太子李重俊上表，请求将敬晖等人夷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

中书舍人崔说三思曰：“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三思问谁可使者，荐大理正周利用。利用先为五王所恶，贬嘉州司马，乃以利用摄右台侍御史，奉使岭外。比至，柬之、玄已死，遇彦范于贵州，令左右缚之，曳于竹槎之上，肉尽至骨，然后杖杀。得晖，而杀之。恕己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饮野葛汁，尽数升不死，不胜毒愤，掊地，爪甲殆尽，仍捶杀之。利用还，擢拜御史中丞。薛季昶累贬儋州司马，饮药死。

中书舍人崔对武三思说：“日后如果敬晖等人又回到朝中，最终还是要成为祸患，您不如派使者诈称皇帝的命令把他们杀掉。”武三思问他谁可以作使者去完成这一使命，崔向他推荐了大理正周利用。在这以前周利用因受到敬晖等人的憎厌，被贬为嘉州司马。武三思于是让周利用代理右台侍御史职务，奉命出使岭外，等到周利用到达岭外时，张柬之和崔玄已经去世，周利用在贵州遇到桓彦范，便命令手下人将桓彦范捆绑起来，放倒在竹筏子上拖着走，直到身上的肉被磨掉露出骨头时，才将他用杖打死；在抓住敬晖后，便将他剐死；袁恕己平素服食丹药，周利用硬逼着他喝有毒的野葛汁，袁恕己喝下好几升之后还没有被毒死，但毒性发作难以忍受，疼得他用手扒土，几乎把手上的指甲都磨掉，然后周利用才用棍棒将他活活打死。周利用回朝后，唐中宗将他提升为御史中丞。薛季昶多次被贬，一直到被贬为儋州司马时服毒自杀。

三思既杀五王，权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杀死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五人之后，权势已经超过唐中宗，他常常说：“我不知道世上什么样的人是善人，什么样的人是恶人；我只知道只要是对我好的人就是善人，对我不好的人就是恶人罢了。”

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皆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和鸿胪卿甘元柬都是武三思的党羽。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五人都是武三思的耳目，当时人们称这五人为五狗。

九月，戊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薨。

九月，戊午（十七日），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怀远去世。

初，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树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员外官，广引贵势亲识。既而为相，铨衡失序，府库减耗，乃更表言滥官之弊，且请逊位；上慰谕不许。

起初，李峤任吏部侍郎，想要树立自己私人的恩惠以求再次出任宰相，于是奏请大量增置员外官，广泛举荐高官显贵的亲属、相识充任员外官。不久后他又作了宰相，由于吏部选授官吏制度混乱以及官员数量大量增加国库资财减少的缘故，他于是又上表指出任官太滥的弊端，并且请求辞去宰相的职位。唐中宗对他好言相劝，没有答应他辞去相位的请求。

冬，十月，己卯，车驾发东都，以前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车驾至西京。十一月，乙巳，赦天下。

冬季，十月，己卯（初九），唐中宗从东都出发，又任命前任检校并州长史张仁愿为检校左屯卫大将军兼洛州长史。戊戌（二十八日），唐中宗抵达西京长安。十一月，乙巳（初五），唐中宗下诏赦免全国罪犯。

丙辰，以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从一，德玄之子也，初名怀贞，避皇后父讳，更名从一，多谄附权贵。太平公主与僧寺争碾，雍州司户李元判归僧寺。从一大惧，亟命元改判。元大署判后曰：“南山可移，此判无动！”从一不能夺。元，道广之子也。

丙辰（十六日），唐中宗任命蒲州刺史窦从一为雍州刺史。窦从一是窦德玄的儿子，原名窦怀贞，为避韦皇后之父韦玄贞的名讳，才改名为窦从一。他为人一向阿谀依附权贵。太平公主与佛寺为争夺一座利用水力加工米面的碾而打官司，雍州司户李元判决佛寺胜诉。窦从一非常害怕，急忙下令李元改判太平公主胜诉。李元在判决书最后用大字写道：“南山可以移动，这个判决不能更改！”窦从一无法使他改变决定。李元，是李道广的儿子。

初，秘书监郑普思纳其女于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崔日用劾奏之，上不听。普思聚党于雍、岐二州，谋作乱。事觉，西京留守苏收系，穷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于皇后，上敕勿治。及车驾还西京，廷争之，上抑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进曰：“请斩苏！”上曰：“何故？”对曰：“为留守大臣，不能先斩普思，然后奏闻，使之荧惑圣听，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状明白，而陛下曲为申理。臣闻王者不死，殆谓是乎！臣愿先赐死，不能北面事普思。”魏元忠曰：“苏长者，用刑不枉。普思法当死。”上不得已，戊午，流普思于儋州，余党皆伏诛。

先前，秘书监郑普思把他自己的女儿送入后宫，监察御史灵昌县人崔日用曾上奏弹劾他，中宗没有听从崔日用的意见。后来郑普思在雍州和歧州两地聚集党羽阴谋作乱。事发后西京留守苏逮捕了郑普思，穷究其罪。郑普思的妻子第五氏凭借鬼神邪说得到韦后的宠爱，唐中宗因此而敕令苏不要对郑普思治罪。等到唐中宗从东都回到西京长安之后，苏在朝廷之上争辩此事，唐中宗压制苏而庇护郑普思；侍御史范献忠对中宗说：“请陛下下令将苏斩首！”中宗问道：“为什么？”范献忠回答说：“苏身为留守大臣，却不能先将郑普思处斩，然后再报告陛下，以致于让他眩惑陛下，苏所犯的罪过可大啦。况且郑普思谋反的情节清楚明白，但陛下却偏袒他，为他辨解。我听说将称王于天下的人不会死，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臣希望陛下先将臣赐死，臣不能面朝北向郑普思称臣。”魏元忠说：“苏是一个严谨忠厚的人，他并没有枉法用刑。郑普思谋反属实，依法应处死刑。”唐中宗无奈，戊午（十八日），下令将郑普思流放到儋州，他的手下党羽都被判处死刑。

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冠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免忠义官。

十二月，己卯（初八），突厥阿史那默啜进犯鸣沙，唐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与突厥兵交战，唐军战败，阵亡六千余人。丁巳（初十），突厥兵进犯原州和会州等地，抢掠了陇右的军马一万多匹之后撤走。唐中宗免去了沙吒忠义的职务。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指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天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安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到突骑施乌质勒的牙帐中商议军事时，正赶上天降大雪，风也很大，郭元振在牙帐前与乌质勒对面站着谈了很长时间，地上的雪积了很深。郭元振连脚都没移动，但乌质勒年高体弱，耐不住严寒，在这次会面之后就死去了。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聚集军队，打算进攻郭元振，副使、御名中丞解琬得知这一消息后，劝郭元振趁着黑夜逃离此地，郭元振说：“我以诚心对待他们，又有什么可以怀疑和害怕的呢！再说我们这些人都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就算是想逃走，又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十分镇静地躺在床上。第二天早上，郭元振来到乌质勒的牙帐吊唁，放声痛哭，非常悲伤，乌质勒的儿子娑葛被郭无振的义气所感动，便又像以前那样善待他。戊戌（疑误），唐中宗册命娑葛承袭鹿州都督、怀德王。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从之，竟不视也。自请为皇太女，上虽不从，亦不谴责。

安乐公主倚仗着中宗的宠爱骄横放纵，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权势压过朝廷内外的人，甚至自己起草制书敕令，将内容覆盖后让唐中宗在下面签名。唐中宗笑着为她签字画押，竟连敕文的内容都不看。安乐公主自己请求唐中宗将她立为皇太女，中宗虽然没有照她说的去做，却也没有责怪她。

景龙元年（丁未、707 ）

景龙元年（丁未，公元707 年）

春，正月，庚戌，制以突厥默啜寇边，命内外官各进平突厥之策。右补阙卢上疏，以为：“悦礼乐，敦《诗》、《书》，为晋元帅；杜预射不穿札，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搜卒乘，积资粮，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上善之。

春季，正月，庚戌（十一日），由于突厥阿史那默啜侵扰边境的缘故，唐中宗颁下制书，命令朝廷内外官员进献平定突厥的计策。右补厥卢上疏认为：“晋大夫喜欢礼乐，笃好《诗经》、《尚书》，后来被任命为中军元帅；西晋大臣杜预连铠甲都射不穿，却立下了平定东吴的功勋。由此可知主将必须制定谋略，不选择只有匹夫之勇的人担任。像沙吒忠义只是一员勇将，本来就不足以担当大任。再说，鸣沙一仗，沙吒忠义作为主将却率先脱逃，陛下应按国家法律将其治罪，朝廷赏罚严明，就没有不可征服的敌人。另外，边疆各州的刺史，应当精选合适的人担任，让他们检阅兵马，积存粮草，敌人来则抵御，去则作预防。上一年各地发生旱灾，不便计伐突厥，应当治理国内而后推及国外，安定近处以使远方诸国前来朝贡。等到国家府库充实、兵士训练好的时候，再大举发兵讨伐突厥。”唐中宗认为他的建议很好。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二月，丙戌（十七日），唐中宗派遣武攸暨、武三思到乾陵求雨。时间不长就下起了雨，唐中宗十分高兴，便发布制命恢复武氏的崇恩庙和昊陵、顺陵，同时将韦后之父酆王韦玄贞的酆王庙改称为褒德庙，并将他的陵墓改称为荣先陵，比外唐中宗还下诏规定崇恩庙的斋郎一律由五品官的儿子充任。太常博士杨孚说：“太庙的斋郎都是由七品以下官员的儿子充任的，现在崇恩庙取五品官的儿子作斋郎，不知太庙应该取几品官的儿子担任斋郎？”唐中宗下令太庙也依照崇恩庙的标准。杨孚又说：“臣子仿照君主的标准，就已经是逾越本分大逆不道了，何况要君主仿照臣子的标准呢！”唐中宗这才取消了这项命令。

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庚寅（二十一日），唐中宗发布敕命，将各州的中兴寺和中兴观一律改名为龙兴寺和龙兴观，并且规定从今以后臣民上奏言事不得再提到中兴二字。右补阙权若讷上疏认为：“改造天、地、日、月等字，是则天皇后特别擅长的事，贼臣敬晖等人随心所欲地紊乱前朝规矩；现在废除这些字无助于淳厚的教化，保存这些字却有助于使孝顺母亲的美德发扬光大。再者，陛下在神龙元年的制书中说，处理任何事情都要遵循贞观时期的制度，陛下怎么可以近舍母亲的仪范而远尊祖的功德呢！”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亲笔书写诏令予以褒奖赞美。

三月，庚子，吐蕃遣其大臣悉薰热入贡。

三月，庚子（初二），吐蕃派遣大臣悉薰热入朝进贡品。

夏，四月，辛巳，以上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

夏季，四月，辛巳（十四日），唐中宗把自己收养的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作妻子。

五月，戊戌，以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

五月，戊戌（初一），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目的是为了防备突厥兵的侵扰。

上以岁旱谷贵，召太府卿纪处讷谋之。明日，武三思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奏：“是夜，摄提入太微宫，至帝座，主大臣宴见纳忠于天子。”上以为然。敕称处讷忠诚，彻于玄象，赐衣一袭，帛六十段。

由于今年大旱，粮食价钱很贵，唐中宗召见太府卿纪处讷商议缓解这一状况的办法。第二天，武三思让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奏说：“昨天晚上，摄提星进入太微宫，一直到达太帝星座，所主之事是大臣在皇帝闲宴召见时向天子进献忠言。”唐中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降下敕命，称赞纪处讷忠诚，通于天象，并赏赐他一套衣服和六十段帛。

六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徵击姚州叛蛮，破之，斩获三千余人。

姚道讨击使、监察御史晋昌县人唐九徵攻打背叛朝廷的姚州蛮族部落，打败了他们，共斩杀和俘获敌人三千多人。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恶之；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常陵侮太子，或呼为奴。崇训又教公主言于上，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太子积不能平。

韦后认为太子李重俊不是她自己亲生的，所以很讨厌他；特进、德静王武三思尤其忌恨太子李重俊。上官婕妤因为与武三思私通的缘故，在她所拟定的制书敕令中，常常推崇武氏集团。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经常欺凌侮辱太子，甚至有时称太子为奴才。武崇训还唆使安乐公主向唐中宗建议废掉太子，立她自己为皇太女。太子心中积愤已久，无法平静。

秋，七月，辛丑，太子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并亲党十余人。又使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及其子天水王禧分兵守宫城诸门，太子与多祚引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叩阁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乃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帅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以自卫。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屯太极殿前，闭门自守。多祚先至玄武楼下，欲升楼，宿卫拒之。多祚与太子狐疑，按兵不战，冀上问之。宫闱令石城杨思勖在上侧，请击之。多祚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为前锋总管，思勖挺刃斩之，多祚军夺气。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之、忠义，余众皆溃。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将杀宗楚客、纪处讷，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至西，能属者才数人，憩于林下，为左右所杀。上以其首献太庙及祭三思、崇训之柩，然后枭之朝堂。更成王千里姓日蝮氏，同党皆伏诛。

秋季，七月，辛丑（初六），太子李重俊会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狐、沙吒忠义等人，假传皇帝的命令调集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亲属十余人杀死在武三思家中；又让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和他的儿子天水王李禧分头带兵把守宫城各门，太子和李多祚带领兵马从肃章门砍断门栓冲入宫中，四处登门搜寻上官婕妤。上官婕妤大声喊道：“看起来他们是想先抓住我上官婉儿，其次抓住皇后，最后是要抓住皇帝。”唐中宗便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一起爬上玄武门门楼躲避，同时派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领羽林飞骑一百多人聚集在门楼之下以保护自己。杨再思、苏、李峤与兵部尚书宗楚客、左卫将军纪处讷拥兵二千余人聚集在太极殿前闭门坚守。李多祚率先来到玄武楼下，想要上楼，但受到警卫士兵的拦阻。李多祚和太子都有些犹豫不决，勒住兵马，没有立即攻打玄武楼，而是希望唐中宗能出来询问他们起兵的原因。宫闱令石城县人杨思勖站在唐中宗身旁，请求皇帝允许他带兵出击。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将野呼利当时担任前锋总管，杨思勖拔剑将他斩首，李多祚手下军士当时就丧失了胆气。唐中宗手扶玄武楼上的栏杆，俯身对楼下李多祚所带领的千骑兵们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朕的卫士，为什么要跟着李多祚谋反呢！如果你们能杀掉谋反的人，不必担心没有荣华富贵。”于是千骑兵们将李多祚、李承况、独狐之、沙吒忠义斩首，其他的人都四散溃逃。成王李千里、天水王李禧父子攻打太极宫右延明门，打算杀死宗楚客和纪处讷，但未能攻下反而战死。太子李重俊带着一百多骑兵逃往终南山，到达西时，能够跟得上的只有几个人了，当他在树林里歇息时，被手下人杀死。唐中宗将太子李重俊的首级献到太庙，然后又用它祭奠武三思和武崇训的灵柩，最后在朝堂悬首示众。此外，中宗又将成王李千里的姓改为蝮氏，太子的同党都被处以死刑。

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宁嘉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

东宫的僚属中没有人敢于靠近太子的尸体。只有永和县丞宁嘉勖脱下衣服裹住太子的头颅放声痛哭，他因此而被贬为兴平丞。

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韦氏之党奏请悉诛之，上更命法司推断。大理卿宋城郑惟忠曰：“大狱始决，人心未安，若复有改推，则反仄者众矣。”上乃止。

太子起兵时所通过的各个宫门的守卫者都被判处流刑。韦后集团的成员奏请将这些人全部处死，唐中宗下令司法部门重新审理推问此案。大理卿宋城县人郑惟忠说：“现在这件大案刚刚判决，人心尚未安定下来，如果再重新改判的话，那么因此而辗转不安的人就太多了。”唐中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以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待。癸卯，赦天下。

唐中宗任命杨思勖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内常侍。癸卯（初八），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

赠武三思太尉、梁宣王，武崇训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用永泰公主故事，以崇训墓为陵，给事中卢粲驳之，以为“永泰事出特恩，今鲁王主婿，不可为比。”上手敕曰：“安乐与永泰无异，同穴之义，今古不殊。”粲又奏：“陛下以膝下之爱施及其夫，岂可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哉！”上乃从之。公主怒，出粲为陈州刺史。

唐中宗追赠武三思为太尉、梁宣王，追赠武崇训为开府仪同三司、鲁忠王。安乐公主请求依永泰公主的先例称武崇训的坟墓为陵，给事中卢粲反驳她说：“永泰公主的事情属于特意降恩。现在鲁王武崇训只是皇帝的女婿，不能与永泰公主相提并论。”唐中宗给他亲手写下的敕令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不同，合葬的道理，古今没有区别。”卢粲又上奏道：“陛下将自己对女儿的慈爱推及女婿，怎么可以使得君臣上下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呢！”唐中宗这才听从了他的意见。安乐公主十分生气，将卢粲外放为陈州刺史。

襄邑尉襄阳席豫闻安乐公主求为太女，叹曰：“梅福讥切王氏，独何人哉！”乃上书请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为谏官，豫耻之，逃去。

襄邑县尉襄阳人席豫听说安乐公主请求中宗立她为皇太女，慨叹道：“汉代梅福指斥汉成帝冤杀王章，这是一个多么无畏的人哪！”便上书请求唐中宗及早选立太子，话十分深切诚恳。太平公主打算上表请求任命席豫作朝廷谏官，席豫以此为耻，便逃离了。

八月，戊寅，皇后及王公已下表上尊号曰应天神龙皇帝，改玄武门为神武门，楼为制胜楼。宗楚客又帅百官表请加皇后尊号曰顺天翊圣皇后。上并许之。

八月，戊寅（十三日），韦皇后及王公们已经下表，向唐中宗进上应天神龙皇帝的尊号，请求将玄武门改名为神武门，将玄武楼改名为制胜楼。宗楚客又率领文武百官上表请求加封韦皇后的尊号为顺天翊圣皇后。唐中宗全部同意。

初，右台大夫苏治太子重俊之党，囚有引相王者，密为之申理，上乃不问。自是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谮相王，使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与重俊通谋，请收付制狱。”上召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使鞫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内所知。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爱，遂寝其事。

当初，右台大夫苏负责审问太子李重俊的党羽，罪犯中有人牵扯上相王李旦，苏秘密地为相王申辩，唐中宗才不再追究此事。从此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客就日夜策划诬陷相王李旦，他们指使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诬陷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说他们两人“与李重俊合谋造反，请将他们逮捕审讯。”唐中宗于是派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负责审理此案，萧至忠流着眼泪说：“陛下富贵已极，拥有整个天下，却不能容纳一弟一妹，难道还要让人罗织罪名，把他们陷害至死吗？相王当初做皇太子时，曾坚决地请求则天皇后允许他把天下让给陛下，为此多日吃不下饭，这是海内外臣民人所共知的事情。陛下现在为什么仅凭冉祖雍的一句话就怀疑相王呢？”唐中宗对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一向友爱，听了这番话以后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不问了。

右补阙浚仪吴兢闻祖雍之谋，上疏，以为：“自文明以来，国之祚胤，不绝如线，陛下龙兴，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阙庭。况相王同气至亲，六合无贰，而贼臣日夜连谋，乃欲陷之极法；祸乱之根，将由此始。夫任以权则虽疏必重，夺其势则虽亲必轻。自古委信异姓，猜忌骨肉，以覆国亡家者，几何人矣。况国家枝叶无几，陛下登极未久，而一子以弄的一受诛，一子以愆违远窜，惟余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讥，不可不慎，《青蝇》之诗，良可畏也。”

右补阙浚仪人吴兢听到了冉祖雍的打算以后，上疏认为：“自从文明年间以来，大唐朝的后嗣，几乎断绝，陛下重登帝位之后，恩泽遍及皇室九族，访求流散于烟瘴之地的皇族子孙，让他们重回朝庭。况且相王与陛下乃手足至亲，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但乱臣贼子日夜策划，竟想置之于死地；国家日后发生祸乱的根子，将会从这里铸成。一般说来，如果交给权力，那么即使是非亲非故的人也必然会举足轻重，若是夺走权力，即使是骨肉至亲也一定会无关紧要。自古以来，君主因信任异姓之人和猜忌骨肉至亲而亡国破家的，已经多得数不清了。况且现在大唐宗室子弟所剩无几，陛下重登帝位时间也还不长，但竟然已有一个儿子因兴兵起事而被杀，另一个儿子因违背父命而流落远方，只剩下相王这么一个弟弟可以朝夕相处，讥刺汉文帝容不下淮南王的民谣，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青蝇》诗中所阐发的道理，实在是值得陛下多加注意呀！”

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相王李旦为人宽和仁厚，谦恭谨慎，而且淡于名利，从不作非分之争，因而度过武则天、韦后专权的时代，竟能幸免于难。

初，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权，意常愤郁。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仆少卿升于永安门，胁以自随；太子死，并为乱兵所杀。元忠扬言曰：“元恶已死，虽鼎镬何伤！但惜太子陨没耳。”上以其有功，且为高宗、武后所重，故释不问。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共证元忠，云“与太子通谋，请夷其三族。”制不许。元忠惧，表请解官爵，以散秩还第。丙戌，上手敕听解仆射，以特进、齐公致仕，仍朝朔望。

起初，由于武三思专擅朝廷大权，右仆射、中书令魏元忠心中常常愤懑忧郁。太子李重俊兴兵诛杀武三思的时候，正好在永安门与魏元忠的儿子太仆少卿魏升相遇，顺便裹胁他一起入宫；太子一死，魏升也被乱兵所杀。事后魏元忠扬言说：“最大的恶人武三思已经被杀，即使我的儿子被处以鼎镬的酷刑，又有什么关系！只可惜太子因此而死罢了。”唐中宗因为魏元忠立有大功，并且被高宗和武后所看重，所以没有追究他这件事。但兵部尚书宗楚客、太府卿纪处讷等人一起向唐中宗证明他说过上面的话，并且声称他“与太子合谋造反，请诛灭魏元忠三族。”唐中宗没有同意。魏元忠非常恐惧，上表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和爵位，让他回家当一个没有具体职守的闲散官员。丙戌（二十一日），唐中宗亲笔书写敕命，同意魏元忠辞去仆射之职，以特进、齐公的身份退休，每月在初一、十五两个日子入朝参见。

九月，丁卯，以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罢为国子祭酒。

九月，丁卯（疑误），唐中宗任命吏部侍郎萧至忠为黄门侍郎，兵部尚书宗楚客为左卫将军，兼太府卿纪处讷为太府卿，三人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惟谦被免去相职，改国子祭酒。

庚子，赦天下，改元。

庚子（初五），唐中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景龙。

宗楚客等引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使劾奏魏元忠，以为：“侯君集社稷元勋，及其谋反，太宗就群臣乞其命而不得，竟流涕斩之。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等为逆，虽复懿亲，皆从国法。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国戚，与李多祚等谋反，男入逆徒，是宜赤族污宫。但有朋党饰辞营救，以惑圣听，陛下仁恩，欲掩其过。臣所以犯龙鳞，忤圣意者，正以事关宗社耳。”上颇然之。元忠坐系大理，贬渠州司马。

宗楚客等人举荐右卫郎将姚廷筠为御史中丞，指使他上奏疏弹劾魏元忠说：“侯君集是开国元勋，在他因谋反而即将被处死之际，太宗皇帝请求诸位大臣宽宥他的死罪，大臣们没有同意，终于挥泪将其斩首。此后的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犯上作乱，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最终也被依法处死。魏元忠功劳比不上侯君集，又不是皇亲国戚，他与李多祚等人阴谋造反，他的儿子魏升又亲身参加叛乱，这就应当被抄家灭门。但有同党营救，为他百般粉饰辩解，迷惑陛下，陛下仁爱，也想掩盖他的罪行。现在臣之所以不惜冒触犯圣上旨意的危险请求陛下依法严惩魏元忠，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大唐的宗庙社稷呀。”唐中宗认为他讲得很正确。于是魏元忠被关进大理寺监狱，并被贬为渠州司马。

宗楚客令给事中冉祖雍奏言：“元忠既犯大逆，不应出佐渠州。”杨再思、李峤亦赞之。上谓再思等曰：“元忠驱使日久，朕特矜容，制命已行，岂容数改！轻重之权，应自朕出。卿等频奏，殊非朕意！”再思等惶惧拜谢。

宗楚客让给事中冉祖雍上奏说：“魏元忠既然已经犯有大逆之罪，就不应该到渠州担任州佐。”杨再思、李峤也跟着随声附和。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道：“魏元忠为朝廷效力多年，朕因而对他特意从轻发落，现在制命已经颁行，哪里能够屡次更改！再说对魏元忠的处理是轻还是重，应当由朕自己来决定，你们屡次上奏请求严加惩处，严重违背了朕的旨意！”杨再思等听罢惶恐害怕，连忙向中宗跪拜谢罪。

监察御史袁守一复表弹元忠曰：“重俊乃陛下之子，犹加昭宪；元忠非勋非戚，焉得独漏严刑！”甲辰，又贬元忠务川尉。

监察御史袁守一又上表弹劾魏元忠说：“李重俊是陛下的儿子，陛下仍将他明正典刑；魏元忠既无大功勋又非皇亲国戚，为什么唯独他可以逍遥法外！”甲辰（初九），唐中宗又将魏元忠贬为务川尉。

顷之，楚客又令袁守一奏言：“则天昔在三阳宫不豫，狄仁杰奏请陛下监国，元忠密奏以为不可，此则元忠怀逆日久，请加严诛！”上谓杨再思等曰：“以朕思之，人臣事主，必在一心；岂有主上小疾，遽请太子知事！此乃仁杰欲树私恩，未见元忠有失。守一欲借前事以陷元忠，其可乎！”楚客乃止。

过了不久，宗楚客又让袁守一上奏说：“当时则天太后在三阳宫患病，狄仁杰上奏请求让陛下以太子身份总揽朝政，魏元忠却秘密上奏认为不合适。这说明他很久以来一直对陛下怀有二心，请陛下对他处以严刑！”唐中宗对杨再思等人说：“朕自己觉得，作臣子的侍奉君主，必须一心一意，哪有君主刚刚有一点小病，就马上把太子请出来主持政务的呢！这一定是狄仁杰想树立他自己的私恩，魏元忠阻止其事，没有什么过失。袁守一想借助以前的事情来陷害魏元忠，这怎么可以呢！”宗楚客这才停止了陷害魏元忠的行动。

元忠行至涪陵而卒。

魏元忠在被贬职后赴任的路上，死在涪陵。

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贼四十余万，请置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和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住持慧范在东都修建圣善寺，又在长乐坡建造大佛像，官府储备由于这两项工程耗资巨大而空虚。唐中宗和韦皇后都很器重慧范，因而他的权势极大，以至于朝廷内外大小官吏中没有人敢对他有丝毫非议。戊申（十三日），侍御史魏传弓揭发出慧范贪赃四十余万，请求将他处以极刑。唐中宗打算宽宥慧范，魏传弓说：“刑罚与赏赐是国家的大事，陛下对慧范的赏赐已经属于妄给了，又怎么可以对他的罪行不施加任何惩罚呢！”唐中宗只好免去他的职务，削夺他的爵位，将他放逐回家。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有宠于安乐公主，纵暴不法，传弓奏请诛之，御史大夫窦从一惧，固止之。时宦官用事，从一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误见讼者无须，必曲加承接。

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等人倚仗自己深得安乐公主的宠爱而暴虐放纵，不守法纪，魏传弓上奏请求将他们依法处死，御史大夫窦从一十分害怕，坚决制止魏传弓这样做。当时宦官掌权，窦从一担任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期间，每当发现诉讼人没有胡须常误以为是宦官，都要曲意逢迎。

以杨再思为中书令，韦巨源、纪处讷并为侍中。

唐中宗任命杨再思为中书令，任命韦巨源、纪处讷两人为侍中。

壬戌，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

壬戌（二十七日），唐中宗下令将左、右羽林千骑兵改名为万骑兵。

冬，十月，丁丑，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充朔方道大总管，以击突厥；比至，虏已退，追击，大破之。

冬季，十月，丁丑（十三日），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进攻突厥；等张仁愿率部赶到时，突厥已经退走，张仁愿率军追击，将敌人打得大败。

习艺馆内教苏安恒，矜高好奇，太子重俊之诛武三思也，安恒自言“此我之谋”。太子败，或告之；戊寅，伏诛。

习艺馆内教苏安恒，常自我夸耀，又好发奇言。太子李重俊诛杀武三思之后，苏安恒自己说：“这是我出的主意。”太子失败后，有人告发了苏安恒；戊寅（十四日），苏安恒被杀。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是岁，上遣使者分道诣江、淮赎生。中书舍人房子李义上疏谏曰：“江南乡人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虽云雨之私有沾于末利；而生成之惠未洽于平人。何则？江湖之饶，生育无限；府库之用，支供易殚。费之若少，则所济何成！用之倘多，则常支有阙。在其拯物，岂若忧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是视，钱刀日至，网罟年滋，施之一朝，营之百倍。未若回救赎之钱物，减贫无之徭赋，活国爱人，其福胜彼。”

这一年，唐中宗派遣使者分道到江、淮流域用钱物赎买鱼鳖用来放生。中书舍人房子县人李上疏进谏道：“江南各州的百姓，一向以捕涝鱼鳖为业，而由此所得之利，也正是黎民百姓的生活来源。虽然天子的私恩使不从事农的百姓受惠，但天子抚育人民的恩惠却不能遍及平民百姓。为什么这样说呢？江湖之多，生养的鱼鳖无限；而国家府库里的财物，支用易尽。假如官府用来赎买鱼鳖的钱物不多，那又能办得成什么事！若用的钱物多，则国家的日常支出就会发生困难。与其拯救鱼鳖，不如照顾百姓的生活！况且那些出卖鱼鳖的人所关心的只是利，只要钱天天到手，捕鱼的网就会一年比一年增多。陛下一时赎买鱼鳖放生，他们就会百倍地努力捕捞鱼鳖。陛下不如抽回那些用于放生的钱物，以此减轻贫苦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这样做既能救助国家，又是真正爱护百姓，所得的福佑当超过赎买鱼鳖放生。”

第二百零九卷

唐纪二十五中宗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下景龙二年（戊申、708 ）

唐纪二十五唐中宗景龙二年（戊申，公元708 年）

春，二月，庚寅，宫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云起，上令图以示百官。韦巨源请布之天下，从之，仍赦天下。

春季，二月，庚寅（二十七日），宫中的人说韦皇后藏衣服的竹箱上有五色祥云升起，唐中宗便派人画下来给文武百官看。韦巨源请求将这件事向全国公布，唐中宗表示同意，并且下诏赦免全国囚徒。

迦叶志忠奏：“昔神尧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阵乐》；天皇大帝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则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条韦》，盖天意以为顺天皇后宜为国母，主蚕桑之事，谨上《桑韦歌》十二篇，请编之乐府，皇后祀先蚕则奏之。”太常卿郑又引而申之。上悦，皆受厚赏。

迦叶志忠上奏道：“想当初我大唐高祖神尧皇帝尚未受命于天时，天下流行的歌谣是《桃李子》；在太宗文武皇帝尚未即位之时，天下流行的乐曲是《秦王破阵乐》；在高宗天皇大帝继位之前，天下流行传唱的歌谣是《堂堂》；在则天大圣皇后登基以前，天下所流行的乐曲是《媚娘》；在应天皇帝陛下您继位以前，天下流行传唱的歌曲是《英王石州》；在顺天皇后受命于天以前的永徽末年，就已有人传唱《桑条韦》之歌，大概上天的旨意就是认为顺天皇后应当当国母，主持蚕桑之事。因此臣谨献上《桑韦歌》共十二篇，恳请陛下允许将这首歌编入乐府诗歌，让皇后在祭祀先蚕神时演奏。”接下来太常卿郑又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加以引申说明。唐中宗听罢十分高兴，迦叶志忠和郑都得到优厚的赏赐。

右补阙赵延禧上言：“周、唐一统，符命同归，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陛下继则天，子孙当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右补阙赵延禧进言道：“周、唐二代一脉相承，受命的征兆归于一致，所以高宗皇帝将陛下封为周王；则天太后当朝时，唐同泰进献了《洛水图》。孔子说过：”如有继承周朝制度的，就是传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陛下继承则天太后的周朝而君临天下，子孙必将百代保有天下。“唐中宗听过之后十分高兴，将赵延禧提升为谏议大夫。

丁亥，萧至忠上疏，以为：“恩幸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为私用。今列位己广，冗员倍之，干求未厌，日月增数，陛下降不赀之泽，近戚有无涯之请，卖官利己，鬻法徇私。台寺之内，朱紫盈满，忽事则不存职务，恃势则公违宪章，徒忝官曹，无益时政。”上虽嘉其意，竟不能用。

丁亥（二十四日），黄门侍郎萧至忠上疏认为：“陛下对于那些受到您宠幸的近臣，最多也只能让他们多得些良田美宅，过锦衣玉食的生活，而不能允许他们将朝廷的官爵当作私有之物。现在国家官吏的定员已很多，无专职的官吏又是其数量的一倍，但求官的人仍未满足，官吏的数量不断增加。陛下赐给近臣无法计算的钱财，近臣贵戚却有永无止境的贪欲，他们公然卖官鬻爵贪赃枉法，以谋求私利，结果造成了各中央官署之内挤满了身着朱衣紫服的高级官吏，这些人玩忽职守，不办公务，倚仗权势，公然违抗法令，徒然置身官署，而对于时政，没有任何裨益。”唐中宗虽然对他所讲的道理十分赞赏，但最终却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

三月，丙辰（二十三日），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边上修筑了中、东、西三个受降城。

初，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河北有拂云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祈祷，牧马料兵而后渡河。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师唐休以为“两汉以来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劳人费功，终为虏有。”仁愿固请不已，上竟从之。

当初，唐朔方军与突厥隔黄河为界，在黄河以北有一座拂云祠，突厥在即将进犯朔方军时，每次都要先到拂云祠中祈祷，在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后才发兵渡黄河南下。当时突厥阿史那默啜调集了全部人马进攻西部的突骑施，于是张仁愿请求率所部乘默啜后方空虚之机夺取沙漠以南的大片土地，并在黄河北岸修筑中、东、西三座首尾呼应的受降城，以便断绝突厥默啜南下进犯的通道。太子少师唐休认为：“自两汉以来，历代都以黄河天险作为北方的边界，如今在突厥境内修筑城池，我担心劳民费力，终究会被突厥所占有。”张仁愿仍然不停地坚持请求筑城，唐中宗终于同意。

仁愿表留岁满镇兵以助其功，咸阳兵二百余人逃归，仁愿悉擒之，斩于城下，军中股栗，六旬而成。以拂云祠为中城，距东西两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戍诺真水为逻卫。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畋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张仁愿上表请求将戍边期满的镇兵留下帮助完成这一工程，但咸阳籍的镇兵二百余人逃回家乡。张仁愿将这些人全部抓回，并在即将筑起的城下将这些人斩首，致使全军将士心惊胆战，六十天过后，终于将三座受降城修筑完毕。以拂云祠为中城，距离东、西两座受降城各四百余里，而且三城都是建在地理位置险要的地方，拓展边境达三百多里。此外，又在位于牛头的朝那山以北修筑了一千八百多个烽火台，并任命左玉钤卫将军论弓仁为朔方军前锋游弈使，驻扎在诺真水巡逻戍卫。从这以后突厥人再也不敢越过朝那山到南边来打猎放牧，朔方军也再没有受到过突厥兵的侵犯和虏掠，因此而减少在这一带戍边的兵士达数万人之多。

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或问之，仁愿曰：“兵贵进取，不利退守。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首望城者，犹应斩之，安用守备，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后常元楷为朔方军总管，始筑壅门。人是以重仁愿而轻元楷。

张仁愿在修筑这三座受降城时，并没有设计出悬门，也没有装备守城的器械。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张仁愿回答说：“用兵之道，贵在奋勇向前，撤退和防守是不利的。在敌军来临时，全体将士应当齐心协力地出城应战，甚至连那些回过头来向城池方向张望的士兵，都应当被就地处斩，修筑城池时，又哪里用得着准备防守器械来助长部下畏敌退却之心呢！”后来常元楷担任朔方军总管职务，才开始修筑三城悬门。人们因此轻视常元楷而推重张仁愿。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惟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

夏季，四月，癸未（二十一日），唐中宗下令设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拔李峤等公卿以下善于写文章的人士担任这些职务。每当唐中宗到皇家园林游玩的时候，或者是皇亲国戚宴饮聚会的时候，这些大学士、直学士和学士们无不跟随，在一旁侍候着赋诗应和。唐中宗又让上官昭容负责评判他们所作诗文的优劣高下，优胜者可以得到金银绢帛的奖赏。一般情况下，只有中书、门下二省高官以及长参王公大臣和受到皇帝宠幸的贵族数人有资格参加这类宴会，只有在大规模宴饮时，唐中宗才召集被称为八座的尚书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九卿和各司五品以上官员参加。于是天下闻风披靡，争相崇尚文辞华丽，而忠诚正直的人与儒学之士则无人得到提拔重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同中书门下三品。

秋季，七月，癸巳（初三），唐中宗任命左屯卫大将军、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吕元泰上疏，以为：“边境未宁，镇戍不息，士卒困苦，转输疲弊，而营建佛寺，日广月滋，劳人费财，无有穷极。昔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惟以俭约仁义立德垂名，晋、宋以降，塔庙竞起，而丧乱相继，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命故也。伏愿回营造之资，充疆易之费，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则如来慈悲之施，平等之心，孰过于此！”疏奏，不省。

甲午（初四），清源尉吕元泰上疏认为：“现在边境地区远未安宁，对这些地区的戍守没有停止，士卒为此而常年鞍马劳顿，粮草辎重的转运也导致国穷民乏，而陛下却日益广建佛寺，更使得对国家人力财力的耗费永无休止。上古圣君如黄帝、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等人，都是凭着他们的勤俭节约和道德仁义来创建功德垂名后世的，两晋和刘宋以来，各朝竞相建造佛家寺塔，而各朝的死丧祸乱也接连不断。这是由于各朝君臣喜好失当，竞相崇尚奢侈豪华从而使百姓痛苦不堪所造成的。希望陛下能抽回用于营建佛寺的资财，把它用于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务，从而使战火永息，百姓富足，那么如来佛祖的慈悲施予、视一切众生平等无别的心肠，又怎能超过这一功德呢！”这篇奏疏呈上以后，唐中宗根本没有审阅。

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西京、东都各置两吏部侍郎，为四铨，选者岁数万人。

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及韦皇后的妹妹国夫人、上官婕妤、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人，全都仗势专擅朝政，大肆收受贿赂，为行贿者请托授官。不管是屠夫酒肆之徒，还是为他人当奴婢的人，只要向这些人行贿三十万钱，就能够直接得到由皇帝的亲笔敕书任命的官位，由于这种敕书是斜封着交付中书省的，因而这类官员被当时的人称为“斜封官”；如果行贿三万钱，就可以被剃度为僧尼。她们受贿之后所任命的员外官、员外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某官事、知某官事共计数千人之多。在西京和东都两地分别设置两员吏部侍郎，每年四次选授官职，选任官员达数万人。

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与长宁公主竞起第舍，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安乐有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

上官婕妤及宫中的妃嫔姬妾们大多在宫外修建了私宅，这些人随意出入宫禁，在朝为官的人常常与她们交往以求飞黄腾达。在这些人中间，安乐公主尤为骄傲专横，自宰相以下为官的人，大多数是由于走了她的门路才得以上任。安乐公主还与中宗的另一个女儿长宁公主竞相大兴土木，广建宅第，并在建筑的奢侈豪华方面互相攀比，不仅建筑规模模仿皇宫，甚至精巧的程度超过皇宫。安乐公主请求将昆明池赏赐给她，唐中宗以昆明池是百姓用来养殖蒲鱼的地方为由而拒绝。安乐公主很不高兴，便抢夺百姓田宅修建定昆池，南北绵延数里，仿照华山的样子堆石建造假山，又按照天河的样子引水入池。由于安乐公主想要使此湖胜过昆明池，所以将它命名为定昆池。安乐公主还有编织成的价值一亿钱的裙子，上面有谷粒大小的花卉和鸟兽的图案，从正面看或者从侧面看，在日光中看或者在阴影中看，图案的色彩都有不同。

上好击，由是风俗相尚，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以筑场。慎交，恭仁曾孙也。

唐中宗喜欢玩用杖击的游戏，于是朝野上下竞相击为乐，驸马武崇训、杨慎交洒油修建场。杨慎交是杨恭仁的曾孙。

上及皇后、公主多营佛寺。左拾遗京兆辛替否上疏谏，略曰：“臣闻古之建官，员不必备，士有完行，家有廉节，朝廷有余俸，百姓有余食。伏惟陛下百倍行赏，十倍增官，金银不供其印，束帛不充于锡，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之地。”又曰：“公主，陛下之爱女，然而用不合于古义，行不根于人心，将恐变爱成憎，翻福为祸。何者？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使边疆之士不尽力，朝廷之士不尽忠，人之散矣，独持所爱，何所恃乎！君以人为本，本固则邦宁，邦宁则陛下之夫妇母子长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为理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汉、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合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矣。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虚无，重俗人之为，轻天子之业，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犹尚不给，况资于天生地养，风动雨润，而后得之乎！一旦风尘再扰，霜雹荐臻，沙弥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饥馑，臣窃惜之。”疏奏，不省。

唐中宗和韦皇后以及各位公主多营建佛寺。左拾遗京兆人辛替否上疏谏阻，疏文大意是：“臣听说上古帝王设置官署，员额不一定要求齐备，但要求士人一定要具备完美的操行，居家有清廉的节操，朝廷薪俸有节余，百姓生计无虞。可是现在陛下颁发给臣下的赏赐相当于先代百倍，增设的官吏员额相当于先代十倍，以至于国家的金银不足以满足铸造官印的需求，府库中的绢帛等财物的储备赶不上陛下赏赐臣下的支出，从而使得富商大贾可以通过出钱买官而居于高贵的职位，也使得有些依靠装神弄鬼代人祈祷或者以卖艺为生的人可以占有肥沃的良田。”他又说：“公主，是陛下心爱的女儿，但是她的日常用度不符合古已有之的规矩，她的所作所为不注意立足于民心，臣担心长此以往会使喜爱变成憎恶，将福泽变为祸患。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耗尽民力，浪费百姓钱财，强取百姓家资。陛下为怜爱几个子女而招致三种怨恨，将会使得戍守边疆的将士们不愿为朝廷尽力，在朝为官的人不愿意为陛下尽忠，人心既已涣散，只剩下几个自己所宠爱的人，陛下还能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君主是以百姓的拥戴支持为基础的，基础牢固则国家就安宁，国家安宁则陛下夫妇母子也就得以长久保全。”他还说：“如果认为只有营建佛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休养士民不足以治理好国家，那么殷、周以前就都是昏暗混乱的时代，而汉、魏以后则全是圣明之世了，殷、周以前的朝代是历时不长，而汉、魏以后的朝代则是历时不短了。陛下把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当作可以从缓的事，又把只能缓办的事当作治理国家的当务之急，应亲近的人尚未前来而应疏远的人已居于朝中，不做实实在在的事而寄希望于虚无飘渺之事，重视俗人的作为而轻视天子应当成就的事业，即使陛下能够以阴阳二气为炭，像工匠在火炉中冶铜那样创造出万物，役使那些不用吃饭穿衣的人，恐怕也无法供给奢侈靡费所需的支出，更何况陛下所依靠的只能是那些天生地养、经过风雨吹打滋润之后才能生成的自然之物呢！一旦战乱再起，或者是霜雹成灾，出家的和尚不能拿起刀枪来勤王救主，林立的寺塔更无法缓解饥荒，臣对陛下这种广建佛寺的行为感到十分痛惜。”这篇奏疏呈上之后，唐中宗根本不审阅。

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前后执破一千四百余人，怨谤纷然，朝隐一无所顾。

当时的斜封官都是不通过中书门下两省而由皇帝直接降下墨敕任命的，两省长官都不敢就其中的问题上奏，只是将任命传达给有关部门。但是吏部员外郎李朝隐却前后阻止了一千四百余名斜封官的任命，从而招来许多怨恨和诽谤，然而李朝隐对此全然不顾。

冬，十月，己酉，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抑损外戚权宠；不敢斥言韦氏，但请抑损已家。上优制不许。平一名甄，以字行；载德之子也。

冬季，十月，己酉（二十一日），修文馆直学士、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请求削夺外戚的权势，减少对外戚的宠爱；由于武平一不敢直接指斥韦后家族，所以只能请求对自己的家族加以抑制贬损。唐中宗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武平一名甄，人们通常称呼他的字，是武载德的儿子。

十一月，庚申，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唐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遣其弟遮努等帅众犯塞。

十一月，庚申（初二），突骑施酋长娑葛自立为可汗，杀死了唐朝的使者、御史中丞冯嘉宾，又派他的弟弟遮奴等人率领人马进犯唐朝边塞。

初，娑葛既代乌质勒统众，父时故将阙啜忠节不服，数相攻击。忠节众弱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

当初，娑葛已经取代了他的父亲乌质勒统领各部人马，但他父亲的旧将阙啜忠节不服，多次兴兵与娑葛交战。阙啜忠节的部众力弱，顶不住娑葛的打击，唐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于是奏请唐中宗征召阙啜忠节入朝充任宿卫。

忠节行至播仙城，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说之曰：“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今脱身入朝，一老胡耳，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用事，不若厚赂二公，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发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郭虔者，历城人，时为西边将。忠节然其言，遣间使赂楚客、处讷，请如以悌之策。

当阙啜忠节走到播仙城时，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劝他说：“朝廷之所以不惜用高官显爵来优待您，是因为您掌握着自己部落的全部人马。现在如果您离开您的部落只身入朝，那只不过是一个老迈的胡人罢了，不但无法保住皇帝对您的恩宠和自己的官爵俸禄，恐怕就连生死也操之于他人之手了。现今宰相宗楚客、纪处讷执掌朝政，您不如多用些钱财贿赂这两个人，请他们让皇帝同意您留在西域，同时调集安西都护府所辖军队以及引入吐蕃兵以攻打娑葛，再请求册封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抚十姓人马，另外派郭虔调集拔汗那兵相助。这样做既不会失去对各部落的控制，又可以报娑葛相欺之仇，比起您单身入朝受制于人来，岂可同日而语！”郭虔是历城县人，当时在西部边境为将。阙啜忠节认为周以悌的话很对，便暗地里派使者向宗楚客、纪处讷二人行贿，请他俩同意自己按照周以悌的计策行事。

元振闻其谋，上疏，以为：“往岁吐蕃所以犯边，正为求十姓、四镇之地不获故耳。比者息兵请和，非能慕悦中国之礼义也，直以国多内难，人畜疫疠，恐中国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国小安，岂能忘取十姓、四镇之地哉！今忠节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乡导，恐四镇危机，将从此始。顷缘默啜凭陵，所应者多，兼四镇兵疲弊，势未能为忠节经略，非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则忠节在其掌握，岂得复事唐也！往年吐蕃无恩于中国，犹欲求十姓、四镇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请分于阗、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诸蛮及婆罗门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讨之，亦不知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愿受夷狄之惠，盖豫忧其求请无厌，终为后患故也。又，彼请阿史那献者，岂非以献为可汗子孙，欲依之以招怀十姓乎！按献父元庆，叔父仆罗，兄子及斛瑟罗、怀道等，皆可汗子孙也。往者唐及吐蕃遍曾立之以为可汗，欲以招抚十姓，皆不能致，寻自破灭。何则？此属非有过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动众，虽复可汗旧种，众心终不亲附，况献又疏远于其父兄乎？若使忠节兵力自能诱胁十姓，则不必求立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入拔汗那，发其兵。虔前此已尝与忠节擅入拔汗那发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马，而拔汗那不胜侵扰，南引吐蕃，奉子，还侵四镇。时拔汗那四旁无强寇为援，虔等恣为侵掠，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子为患。今北有娑葛，急则与之并力，内则诸胡坚壁拒守，外则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内外受敌，自陷危亡，徒与虏结隙，令四镇不安。以臣愚揣之，实为非计。”

郭元振在得知阙啜忠节的计谋之后上疏认为：“往年吐蕃之所以兴兵入侵，不过是由于他们要求得到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而没有得到罢了。最近几年息兵停战，请求和亲，并非因为吐蕃真心向往中国的礼义教化，只不过是由于吐蕃自己国内多难，人口与牲畜染上了瘟疫，担心中国乘其国弊民贫之机大举进攻而已，所以他们暂且委屈求全，自求亲近大唐，以便使其国内稍稍安定一些，他们怎么会忘记要夺取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呢！现在阙啜忠节不为国家大计着想，只想作吐蕃军队的向导，恐怕安西四镇的危机将会从这时开始出现。近来由于突厥默啜的侵凌进逼，所要应付的事很多，再加上安西四镇的兵马疲弊，形势使唐军难以替阙啜忠节经营筹划，并不是怜惜突骑施而不愿出兵。现在阙啜忠节不去设身处地地为朝廷经营中外的大业着想，却反而向吐蕃求助；一旦吐蕃在西域得志，就必然会控制阙啜忠节，阙啜忠节又哪里能够再事奉唐朝呢！以前吐蕃在无恩于大唐时，尚且想索取突厥十姓和安西四镇之地；如果现在帮助大唐攻破娑葛有功，吐蕃就会请求朝廷将于阗、疏勒二镇割让给它，到那时不知朝廷能以什么理由抑制这一要求！此外，吐蕃统治下的各个蛮族部落以及婆罗门正不服从赞普的号令，如果吐蕃请求借用唐兵前往征讨，也不知道朝廷又能以哪种借口拒绝它的要求！所以自古以来聪明的中国帝王都不愿意接受夷狄的恩惠，这大概是由于担心他们日后会提出永无休止的要求，最终会铸成大患的缘故。再说，阙啜忠节请出阿史那献来，还不就是因为阿史那献是可汗的子孙，想靠他来招抚十姓吗！不过阿史那献的父亲阿史那元庆、叔父阿史那仆罗、哥哥阿史那子及阿史那斛瑟罗、阿史那怀道等人也全都是可汗的子孙。过去大唐朝廷以及吐蕃赞普曾将他们一个个地册封为可汗，都想用他们来招抚十姓，但均未能达到目的，这些人在位不久便纷纷破族灭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不具备超出常人的才能，恩德与威名也不足以影响部众，所以虽然他们都是可汗的嫡系子孙，各个部落还是不肯亲近依附他们，何况阿史那献与可汗的血缘关系比他的父兄还要疏远一些呢？倘若阙啜忠节自己的兵力就足以使西突厥十姓部落归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请求可汗的子孙阿史那献出来作可汗了。还有，阙啜忠节想让郭虔前往征调拔汗那的兵马，但郭虔在此之前就曾经与阙啜忠节一道擅自进入拔汗那征调兵马，但却未能得到它的一兵一卒，反而使拔汗那因不胜侵扰而从南方引来吐蕃军队，并拥戴吐蕃所册立的可汗阿史那子，回军进犯安西四镇。当时拔汗那周围并无强大的部落可以援助它，郭虔等人肆意侵扰抢掠，如入无人之境，尚且招来阿史那子为患。现在拔汗那北部有娑葛部落，一旦走投无路就会与娑葛会合。在这种内有诸胡坚壁固守，外有突厥伺机阻截的不利形势下，臣料定郭虔等此次前往拔汗那调兵，必然无法像上一次那样志得意满，只能是内外受敌，自陷危亡，白白地与各部落结仇，从而使安西四镇永无宁日。所以依臣愚见，这实在不是一条好计。”

楚客等不从，建议“遣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讨娑葛。”娑葛遣使娑腊献马在京师，闻其谋，驰还报娑葛。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忠节逆嘉宾于计舒河口，娑葛遣兵袭之，生擒忠节，杀嘉宾，擒吕守素于僻城，缚于驿柱，而杀之。

宗楚客等人不同意郭元振的意见，建议“派遣御史中丞冯嘉宾带着符节前往安抚阙啜忠节，派侍御史吕守素去处理安西四镇的军政事务，任命将军牛师奖担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调集甘、凉二州以西各处兵马，同时征调吐蕃军队，共同讨伐娑葛。”当时娑葛派来向朝廷贡献马匹的使者娑腊还在京师，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回来报知娑葛。娑葛于是派遣五千骑兵出安西，五千骑兵出拨换，五千骑兵出焉耆，五千骑兵出疏勒，分路入侵。当时郭元振正好在疏勒镇，在河口扎下栅垒，不敢出营抗击娑葛。阙啜忠节到计舒河河口迎接冯嘉宾，娑葛派兵袭击了他们，生擒阙啜忠节，杀死了冯嘉宾，又在僻城捉住了吕守素，并把他绑在驿站的廊柱上一刀一刀地剐死。

上以安乐公主将适左卫中郎将武延秀，遣使召太子宾客武攸绪于嵩山。攸绪将至，上敕礼官于两仪殿设别位，欲行问道之礼，听以山服葛巾入见，不名不拜。仗入，通事舍入引攸绪就位；攸绪趋立辞见班中，再拜如常仪。上愕然，竟不成所拟之礼。上屡延之内殿，频烦宠锡，皆谢不受；亲贵谒候，寒温之外，不交一言。

唐中宗准备将安乐公主改嫁给左卫中郎将武延秀，派人到嵩山征召隐居在那里的太子宾客武攸绪。在武攸绪快到的时候，唐中宗颁布敕命，让礼官在两仪殿另外设一个座位，想依照帝王问道的礼节，让武攸绪穿着隐居时的服装入朝参见，既不用自己称呼自己的名字，也不需要行跪拜之礼。仪仗抵达两仪殿后，通事舍人带领武攸绪到另设的座位就坐。武攸绪却恭恭敬敬地小步快走到辞见班的行列中站立，按照通常的礼仪行一拜二拜之礼。唐中宗对此感到惊讶，终于没能按事先拟定的帝王问道之礼接待武攸绪。唐中宗一次又一次地请武攸绪进入内殿，又屡次对他恩宠有加，赏赐大量财物，武攸绪都一一推辞没有接受；宗室、贵官前来拜谒问候时，武攸绪也只是与他们寒暄冷暖，此外不发一言。

初，武崇训之尚公主也，延秀数得侍宴。延秀美姿仪，善歌舞，公主悦之。及崇训死，遂以延秀尚焉。

起初，武崇训娶了安乐公主，武延秀曾多次陪同参加宴会。武延秀长得英俊潇洒，又能歌善舞，安乐公主很喜欢他。等到武崇训被太子李重俊杀死后，唐中宗便把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延秀。

己卯，成礼，假皇后仗，分禁兵以盛其仪卫，命安国相王障车。庚辰，赦天下。以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宴群臣于两仪殿，命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

己卯（二十一日），安乐公主与武延秀举行成婚典礼，安乐公主所使用的是只有皇后才能使用的仪仗，唐中宗又派禁兵参加典礼以壮大仪仗和卫士队伍的声势，还指派安国相王李旦迎候公主的车马。庚辰（二十二日），唐中宗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并任命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辛巳（二十三日），唐中宗在两仪殿设宴招待群臣，并让安乐公主出来拜见公卿大臣，群臣一个个都趴在地上叩头还礼。

癸未，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战于火烧城，师奖兵败没。娑葛遂陷安西，断四镇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头。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无振统众，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置军焉耆以讨娑葛。

癸未（二十五日），牛师奖与突骑施娑葛在火烧城交战，牛师奖全军覆没。娑葛乘胜攻陷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切断了四镇之间的联系，并派遣使者入朝上表，向唐中宗索要宗楚客的头颅。宗楚客又奏请任命周以悌取代郭元振统领安西各路兵马，征召郭元振入朝；同时册立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在焉耆布署军队以讨伐娑葛。

娑葛遗元振书，称：“我与唐初无恶，但雠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元振奏娑葛书。楚客怒，奏言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元振使其子鸿间道具奏其状，乞留定西土，不敢归。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复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为十四姓可汗。

娑葛写信给郭元振，在信中声称：“本来我与大唐朝廷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的仇敌只有阙啜忠节一个人。但兵部尚书宗楚客接受了阙啜忠节的重金贿赂，就毫无道理地想发兵攻破我的部落，并且御史中丞冯嘉宾和安西都护府副都护牛师奖将军相继领命而来，我又岂能坐以待毙！另外我又听说阿史那献也将来到此地，他的到来只会使安西四镇冲突增多，恐怕今后难以有安宁的日子好过。请大使商量解决吧。”郭元振将娑葛的信上奏给了唐中宗。宗楚客大怒，奏称郭元振有不臣之心，征召他入朝，准备治罪。郭元振派他的儿子郭鸿走小路将实际情况向唐中宗一一奏明，请求留在西域稳定局势，不敢回到朝中。周以悌最后因获罪被流放到白州，唐中宗又任命郭元振代替他的职务，下诏赦免娑葛的罪行，并将娑葛册立为十四姓可汗。

以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唐中宗封婕妤上官氏为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称：“比见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万机丛委，不可遍览，岂有修一水窦，伐一枯木，皆取断宸衷！自今若军国大事及条式无文者，听奏取进止，自余各准法处分。其有故生疑滞，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纠弹。”从之。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上奏道：“近来各有关部门不是依据律令格式所规定的权限办理自己的公务，而是不论大事小事都一概奏请皇帝裁决。臣听说过君主任用臣下，臣下则应依法履行公务。陛下日理万机，纷繁的政务堆积如山，不可能遍览奏书，臣下怎么能把诸如是否挖一个水孔、伐一株枯树这样的小事都呈奏上来由皇帝决断呢！陛下应当明确规定从今以后，只有遇到军国大事或者是那些条令格式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事，有关部门才可以上奏皇帝决断，其余的一律依照法令的规定处理；若再有故意迟疑拖延从而导致稽留失时的现象出现，希望让御史纠举弹劾有关责任人员。”唐中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丁巳晦，敕中书、门下与学士、诸王、驸马入阁守岁，设庭燎，置酒，奏乐。酒酣，上谓御史大夫窦从一曰：“闻卿久无伉俪，朕甚忧之。今夕岁除，为卿成礼。”从一但唯唯拜谢。俄而内侍引烛笼、步障、金缕罗扇自西廊而上，扇后有人衣礼衣，花钗，令与从一对坐。上命从一诵《却扇诗》数首。扇却，去花易服而出，徐视之，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蛮婢也。上与侍臣大笑。诏封莒国夫人，嫁为从一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从一每谒见及进表状，自称“翊圣皇后阿”，时人谓之“国”，从一欣然有自负之色。

丁巳晦（二十九日），唐中宗下敕召中书、门下长官与学士、诸王、驸马入内殿守岁，在宫中摆好了用于照明的火炬，布置了酒宴，还安排乐队奏乐助兴。在酒兴正浓时，唐中宗对御史大夫窦从一说：“听说你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的光棍，朕很是忧虑。今天晚上是除夕之夜，朕想为你完婚。”窦从一只是恭敬而顺从地连连答应行礼称谢。不一会儿功夫，内侍领着手持灯笼、步障和金缕罗扇的人从西廊上殿，罗扇后面有一位身着礼服、头戴花钗的妇人。唐中宗让这位妇人与窦从一对面而坐，然后让窦从一吟诵了几首《却扇诗》。罗扇被拿走之后，这位妇人摘下花钗，换去礼服又出来，众人慢慢端详，才发现她原来是韦皇后的老乳母王氏，她本是一个蛮族的婢女。唐中宗与侍臣们哄堂大笑，并下诏册封王氏为莒国夫人，嫁给窦从一为妻。当时民间俗称乳母的丈夫为“阿”窦从一每次谒见中宗或者呈进表状时，都自称为“翊圣皇后阿”，因而人们也就称窦从一为“国”，窦从一反倒欣欣然，有自以为了不起的神色。

三年（己酉、709 ）

三年（己酉，公元709 年）

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居民失业者数十家。

春季，正月，丁卯（初九），唐中宗颁下制书，下令扩建东都圣善寺，当地百姓因这一工程而失去生计的有数十家。

长宁、宁乐诸公主多纵僮奴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收系狱，治之。公主诉于上，上手制释之。从之奏称：“陛下纵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释之。

长宁、安乐等公主多次放纵奴仆劫掠百姓子女为奴婢，侍御史袁从之将这些恶奴逮捕入狱治罪。公主们把这件事告诉了唐中宗，中宗便亲笔书写制书将恶奴们释放出狱。袁从之为此向唐中宗上奏道：“陛下放纵恶奴劫掠良家子女为奴婢，又怎么能依法治理天下呢！”但唐中宗还是将他们释放了。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又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二月，己丑（初二），唐中宗来到玄武门，与亲近的臣子们一同观看宫女们拔河。中宗又让宫女们扮作市场里的商店伙计，让公卿大臣们扮作行商旅客，与她们作买卖，又假装愤怒争执，彼此言辞不堪入耳。唐中宗和韦皇后则在一旁观看，以此为乐。

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丙申（初九），监察御史崔琬对着皇帝的仪仗上奏，弹劾宗楚客、纪处讷二人暗地里勾结戎狄，接受对方的贿赂，导致边疆地区发生叛乱。依照惯例，大臣受到弹劾时，应当弯腰低头快步走出，站在朝堂上听候治罪。这次宗楚客受到弹劾后，反而勃然大怒，变了脸色，向中宗自述自己的忠诚鲠直，声称受到了崔琬的诬陷。唐中宗对此居然没有严加追究，只是让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此来使两人和解，当时的人都称中宗为“和事天子”。

壬寅，韦巨源为左仆射，杨再思为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壬寅（十五日），唐中宗任命韦巨源为尚书左仆射，杨再思为尚书右仆射，一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河东郭山恽独曰：“臣无所解，请歌古诗。”上许之。山恽乃歌《鹿鸣》、《蟋蟀》。明日，上赐山恽敕，嘉美其意，赐时服一袭。

唐中宗屡次与近臣学士宴饮聚会，让每个人都出节目助兴。工部尚书张锡跳《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跳《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跳《黄》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念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则模仿道士替人给天神上表祈求消灾除难。唯独国子司业河东人郭山恽说道：“臣没有什么特长可以为陛下助兴，请允许我唱两首古诗吧。”中宗表示同意。郭山恽于是唱了《鹿鸣》和《蟋蟀》两首。第二天，唐中宗赐予郭山恽敕书一封以嘉奖他的好意，并赏赐了他一套时兴的衣服。

上又尝宴侍臣，使各为《回波辞》，众皆为谄语，或自求荣禄，谏议大夫李景伯曰：“回波尔时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上不悦。萧至忠曰：“此真谏官也。”

唐中宗还曾经在宴请侍臣时，让大家各自创作《加波辞》，大家所写的都是阿谀奉承之言；有的人还向皇帝索要官职和俸禄，谏议大夫李景伯对中宗说：“大家在这时设宴饮酒，唱《回波辞》，跳《回波舞》，而微臣的职责在于规谏君主的过失。现在臣下为陛下侍宴已超过了三爵酒，恐怕再喧哗下去与礼仪不符！”唐中宗不高兴。萧至忠称赞他说：“这才是一个真正谏官呢。”

三月，戊午，以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赵彦昭并同平章事。崔通于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为相。彦昭，张掖人也。

三月，戊午（初一），唐中宗任命宗楚客为中书令，萧至忠为侍中，太府卿韦嗣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崔和赵彦昭也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崔与上官昭容私通，所以上官昭容荐举他作了宰相。赵彦昭是张掖人。

时政出多门，滥官充溢，人以为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韦嗣立上疏，以为：“比者造寺极多，务取崇丽，大则用钱百数十万，小则三五万，无虑所费千万以上，人力劳弊，怨嗟盈路。佛之为教，要在降伏身心，岂雕画土木，相夸壮丽！万一水旱为灾，戎狄构患，虽龙象如云，将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多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佐命之勋，始可分茅胙土。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逾百数；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制国之方，岂谓为得！封户之物，诸家自徵，僮仆依势，陵轹州县，多索裹头，转行贸易，烦扰驱迫，不胜其苦。不若悉计丁输之太府，使封家于左藏受之，于事为愈。又，员外置官，数倍正阙，曹署典吏，困于祗承，府库仓储，竭于资奉。又，刺史、县令，近年以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刺州，吏部选人，衰耄无手笔者方补县令，以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应除三省、两台及五口以上清望官，皆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则天下理矣。”上弗听。

当时朝政出自多门，朝廷没有节制地选任官员，以至于宰相、御史和员外官总数大增，官厅也无处可坐，被当时人称为“三无坐处”。收嗣立上疏认为：“近年来修建的寺院太多了，而且刻意追求高大华丽，大的工程要耗资一千万钱以上，这使得百姓疲困，怨声载道。佛祖设教，关键在于降伏人们的身心，哪里是致力于在兴土木、雕梁画柱，以寺庙建筑的壮观华丽相夸耀呢！万一日后出现水旱灾害，或者境外的夷狄部落挑起战争，即使高僧如云，对于赈灾救难又能有什么帮助呢！其次，有封户的王公贵族数量太多，臣昨天问户部，说是已有六十多万成丁向这些贵族交纳租赋，每个成丁一年纳绢两匹，共有绢一百二十多万匹。不久前臣在太府寺任职，每年入库的庸绢，多的时候不超过一百万匹，少的时候则只有六七十万匹，与有封户的贵族相比收入实在太少了。一般说来，只有为朝廷立下佐命之功的元勋，才有资格得到封户。大唐开国初期，有封户的人不超过一百家；国家的租赋，大部分落入私家，这些人财货有余，只会更加骄奢淫佚，而官府储备不足，就会立即带来忧患危险。陛下用这样的方法治理国家，怎么能说不是失策呢！封户应当交纳的租赋，是由各家贵族自己派人征收的，被派去征收租赋的奴仆，倚仗主人的权势，凌辱欺压州县官吏，额外勒索百姓财物，转而把收取的物品拿去作买卖，到处烦扰驱迫百姓，其中的痛苦，使他们无法承受。臣认为陛下不如规定租赋由官府统一征收，再让有封户的王公到左藏去领取，这样反比由他们自行征收租赋要好些。第三，陛下任命员外官的数目是正员空缺数目的好几倍，使得官署中的属吏，为敬奉长官所困扰，官府仓库中蓄积的资财也被越来越宠大的官俸开支耗尽。最后，近几年来朝廷任命州县刺史、县令时，未能慎重选择，往往是把犯有过失或者声望不高的京官派到各州去作刺史，吏部在选任地方官时，也大多是将老朽昏聩笔头不行的补授为县令。陛下任用这样的人去治理百姓，天下遵循教化还有什么指望呢！希望今后朝廷在任用三省、两台以及五品以上侍从天子的官员时，都要先从各州县的刺史、县令中选拔，这样的话，国家就会趋于大治。”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戊寅，以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常卿郑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温，皇后之兄也。

戊寅（二十一日），唐中宗任命礼部尚书韦温为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太常卿郑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温是韦皇后的哥哥。

太常博士唐绍以武氏吴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与昭陵数同，梁宣王、鲁忠王墓守户多于亲王五倍，韦氏褒德庙卫兵多于太庙，上疏请量裁减，不听。绍，临之孙也。

太常博士唐绍认为武氏的昊陵、顺陵设置五百户守陵的人家，与太宗皇帝昭陵守户的数目相同，梁宣王武三思和鲁忠王武崇训坟墓的守户也比亲王墓的守户多出五倍，而皇后韦氏褒德庙的卫兵竟然比太庙的卫兵还要多，所以他向唐中宗上疏，请求酌情裁减，唐中宗没有同意。唐绍是唐临的孙子。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籍，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不之知，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所亲受某赂，柰何不与官？”怒曰：“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其人曰：“公勿杖杀，将使公遭忧。”大惭。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仗弹之，上下等狱，命监察御史裴按之。安乐公主讽宽其狱，复对仗弹之。夏，五月，丙寅，免死，流吉州，贬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曲为申理，明日，以为襄州刺史。为江州司马。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一同执掌选任官吏的大权，他们偏袒和依附有权势的达官显宦，肆无忌惮地贪赃受贿，在名额以外授官，授官的名额不够，便预先占用以后三年的阙额，朝廷选任官吏之法受到很大破坏。崔的父亲崔挹任司业，接受了候选官员的贿赂，但崔不知道这件事，因而把这个人的名字也写上了落选的长名。这个人向崔问道：“您的亲属已收下了我的钱，您为什么不给我官作呢？”崔勃然大怒道：“这是我的哪一个亲属干的，我要把他抓起来用杖活活打死！”这个人回答他说：“您可不能把他用杖打死，那样会使您遭到丁忧的。”崔听了十分羞愧。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在朝廷上弹劾了崔，唐中宗于是将崔等人逮捕下狱，并且派监察御史裴审理这件案子。安乐公主暗示裴对崔等人从宽治罪，裴又向唐中宗弹劾了他们。夏季，五月，丙寅（十一日），唐中宗将郑免去死刑，流放到吉州，将崔贬为江州司马。上官昭容暗地里与安乐公主、武延秀一起曲意为他们申辩说情，第二天，唐中宗又改任崔为襄州刺史，任命郑为江州司马。

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薨。

六月，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杨再思去世。

秋，七月，突骑施娑葛遣使请降；庚辰，拜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秋季，七月，突骑施娑葛派使者前来请求归降；庚辰（二十六日），唐中宗册立突骑施娑葛为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八月，己酉，以李峤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八月，己酉（二十五日），唐中宗任命李峤为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安石为侍中，萧至忠为中书令。

至忠女适皇后舅子崔无，成昏日，上主萧氏，后主崔氏，时人谓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妇”。

萧至忠的女儿嫁给了韦皇后舅舅的儿子崔无，结婚的那一天，唐中宗作萧氏的主婚人，韦皇后作崔氏的主婚人，当时的人都说这是“天子嫁闺女，皇后娶媳妇。”

上将祀南郊，丁酉，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献以瑶爵。皇后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驳之，以为：“郑玄注《周礼》《内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无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当助祭南郊。”国子司业盐官褚无量议，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应预祭。”韦巨源定仪注，请依钦明议。上从之，以皇后为亚献，仍以宰相女为斋娘，助执豆笾。钦明又欲以安乐公主为终献，绍、钦绪固争，乃止；以巨源摄太尉为终献。钦绪，胶水人也。

唐中宗将要到南郊祭天，丁酉（十三日），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向唐中宗建议道：“古时帝王举行大祭祀时，王后应当用瑶爵盛酒进献。皇后应当辅助陛下祭祀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对此加以反驳，认为：“郑玄在注释《周礼。内司服》时，只提到王后辅助帝王祭祀先王先公，而没有说王后应当辅助帝王祭祀天地。所以皇后不应当到南郊辅助陛下祭天。”国子司业盐官县人褚无量的议论认为：“祭天时只用始祖陪从受祭，并未以始祖母配享，因此皇后不应参与祭天。”韦巨源负责制定祭天的礼仪，他请求中宗按照祝钦明的建议去办。唐中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决定祭天时由韦皇后第二个献盛了酒的爵，并用宰相的女儿作斋娘，帮助端盛放酒和食品的豆和笾。祝钦明还想让安乐公主第三个献爵，由于唐绍和蒋钦绪的坚决反对才作罢；最后唐中宗决定韦巨源代理太尉职务，由他第三个献爵。蒋钦绪是胶水县人。

己巳，上幸定昆池，命从官赋诗。黄门侍郎李日知诗曰：“所愿暂思居者逸，勿使时称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日知曰：“当是时，朕亦不敢言之。”

己巳（疑误），唐中宗来到定昆池游玩，让随从的官员作诗助兴。黄门侍郎李日知所作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希望暂且考虑居民的安逸，不要让人们常说劳作者的辛苦。”后来唐睿宗即位后对他说：“在那个时候，就连朕也不敢说这些话。”

九月，戊辰，以苏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九月，戊辰（十五日），唐中宗任命苏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谓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曰：“比闻内外亲贵多不辑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为：“此由谗谄之人阴为离间，宜深加诲谕，斥逐奸险。若犹未已，伏愿舍近图远，抑慈存严，示以知禁，无令积恶。”上赐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各自拉帮结党，彼此之间互相诽谤诬陷，唐中宗对此十分忧虑。冬季，十一月，癸亥（十一日），唐中宗向修文馆直学士武平一问道：“近来听说朝廷内外的很多皇亲国戚彼此之间很不和睦，用什么办法能使他们彼此和解呢？”武平一认为：“这是由于有专门讲别人坏话的人和阿谀奉承之徒暗中挑拨离间的缘故，陛下应该严加训诫，并驱逐那些奸邪阴险的小人。如果这样还不能使他们和解的话，臣希望陛下舍弃亲近的人，寻求疏远的人，遏制慈爱宽仁之心，保存严格要求之意，让他们懂得应当遵守的规矩，不要使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越积越多。”唐中宗赏赐了武平一一些绢帛，却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上召前修文馆学士崔、郑入陪大礼。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并十恶咸赦除之；流人并放还；斋娘有婿者，皆改官。

唐中宗征召前修文馆学士崔、郑入京陪同参加祭天大礼。乙丑（十三日），唐中宗到南郊祭祀天，下诏赦免天下囚徒，连犯有十恶重罪的囚犯也一律赦免；被处以流刑的人全部放回；已经成亲的斋娘，丈夫都改新的官职。

甲戌，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薨。

甲戌（二十二日），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去世。

乙亥，吐蕃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逆金城公主。

乙亥（二十三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等一千余人前来迎娶金城公主。

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以“于时食实封者凡一百四十余家，应出封户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数州；而太平、安乐公主又取高赀多丁者，刻剥过苦，应充封户者甚于征役；滑州地出绫缣，人多趋射，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请稍分封户散配余州。又，征封使者烦扰公私，请附租庸，每年送纳。”上弗听。

河南道巡察使、监察御史宋务光认为：“现在有封户的王公贵族一共有一百四十余家，应当为这些贵族出封户的州共有五十四个，而且都割出土地最为肥沃的地区出封户，有的一个贵族分别在好几个州内拥有封户；尤其是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所占有的往往是家境富裕、人丁众多的封户，盘剥得又过于苛刻，以至于应当作封户的人家比起为朝廷纳税服役的人家负担还要沉重；由于滑州地区盛产绫缣，人们便纷纷来到这里要封户，因而受害尤为严重，以至于百姓大量逃亡；希望陛下将贵族所占有的封户逐渐分散到其余的州里去。另外，由于拥有封户的贵族派下去征收租税的人骚扰侵害地方州县政府和黎民百姓，希望陛下规定将应当归贵族收取的租税并入租庸之中，由官府统一征收然后再发放给他们。”唐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曰：“陛下焚柴展礼，郊祀上玄，苍生并得赦除，赤子偏加摈弃，皇天平分之道，固若此乎！天下之人闻者为臣流涕。况陛下慈念，岂不愍臣栖遑！”表奏，不报。

这时被流放在外的人都已因大赦而放回，惟独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没有获准回到京城，于是他向唐中宗上表自述道：“陛下展示礼仪焚烧木柴，在南郊祭告上天，天下苍生都因此而得以赦罪免刑，唯独臣作为陛下的亲生儿子却无缘仰沐皇恩，上天对下民一视同仁的恩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吗！知道此事的朝野士庶，无不为臣流泪。况且陛下慈悲为怀，难道不能怜悯一下您这个走投无路的儿子吗！”李重福的这份奏表呈上以后，并没有听到回音。

前右仆射致仕唐休，年八十余，进取弥锐，娶贺娄尚宫养女为其子妇。十二月，壬辰，以休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已退休的前任尚书右仆射唐休，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了，进取心却越来越强烈，为他的儿子娶了驾娄尚宫的养女作妻子。十二月，壬辰（初十），唐中宗又任命唐休为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

甲午，上幸骊山温汤；庚子，幸韦嗣立庄舍。以嗣立与周高士韦同族，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由是顾赏尤重。乙巳，还宫。

甲午（十二日），唐中宗到骊山温泉。庚子（十八日），中宗驾临韦嗣立的庄园。由于韦嗣立与被赐号为逍遥公的北周名士韦同族，中宗便将他也赐爵为逍遥公。韦嗣立是韦皇后的远亲，因此格外地受到中宗的关心和赏识。乙巳（二十三日），中宗回到宫中。

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在这一年中，关中地区出现饥荒，每斗米价值一百钱。朝廷从山东、江、淮等地区调运谷物供应京师，运粮的牛有十分之八、九死于途中。群臣纷纷请求唐中宗再到东都洛阳居住以减少转运粮食的费用，韦后因家在杜陵的缘故，不愿意迁到东都去，便指使彭君卿等男巫女巫劝唐中宗说：“今年不利于东行。”此后还有一些大臣劝唐中宗到东都去，唐中宗大怒道：“哪有到处找粮吃的天子！”于是再也没人敢劝说中宗东行了。

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景云元年（庚戌、710 ）

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 年）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又纵宫女数千人出游，多不归者。

春季，正月，丙寅（十四日）夜晚，唐中宗与韦后身着便装到街市里观赏花灯，还放数千名宫女出宫游玩，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回宫。

上命纪处讷送金城公主适吐蕃，处讷辞；又命赵彦昭，彦昭亦辞。丁丑，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己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还宫。公主至吐蕃，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

唐中宗指派纪处讷送金城公主到吐蕃去与赞普成婚，纪处讷推辞不去；中宗又改派赵彦昭担负这一使命，赵彦昭也推辞不去。丁丑（二十五日），唐中宗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金城公主到吐蕃去。己卯（二十七日），唐中宗亲自将金城公主送到始平；二月，癸未（初二），中宗回到宫中。金城公主抵达吐蕃后，赞普另外修筑了一座城让她居住。

庚戌，上御梨园场，命文武三品以上抛及分朋拔河，韦巨源、唐休衰老，随踣地，久之不能兴；上及皇后、妃、主临观，大笑。

庚戌（二十九日），唐中宗来到梨园场，让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抛以及分队拔河，韦巨源和唐休年事已高，随着拔河用的粗绳子摔倒在地，很长时间爬不起来；中宗和韦后及妃子、公主在一旁观看，一个个笑得非常开心。

夏，四月，丙戌，上游芳林园，命公卿马上摘樱桃。

夏季，四月，丙戌（初五），唐中宗到芳林园游玩，命随从的公卿大臣们骑在马上摘樱桃为乐。

初，则天之世，长安城东隅民王纯家井溢，浸成大池数十顷，号隆庆池。相王子五王列第于其北，望气者言，“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盛。”乙未，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

先前还是在武则天时期，长安城东边的居民王纯家的水井中往外溢水，溢出的水逐渐形成一个占地数十顷的大池塘，这个池塘被称为隆庆池。相王李旦的五个被封为王的儿子都把宅第并排建在隆庆池以北，善于望气的人说：“这里常常有盛大的帝王之气，近来这种帝王之气尤为强劲。”乙未（十四日），唐中宗来到隆庆池，在这里结成楼，大宴群臣，并在池中泛舟戏象，以此来抑制这里的帝王之气。

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

定州人郎岌上书说：“韦后、宗楚客将要谋逆作乱。”韦后告诉中宗之后让人用杖将郎岌打死。

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桡；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上虽不穷问，意颇怏怏不悦；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

五月，丁卯（十七日），许州司兵参军偃师人燕钦融又进言道：“皇后淫乱，干预朝廷政事，并且其宗族势力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阴谋危害大唐的宗庙社稷。”唐中宗召见燕钦融当面追问他。燕钦融以头叩地高声而言，神色毫不屈服，唐中宗默然不语。宗楚客伪造中宗制命，派侍卫天子的飞骑扑杀燕钦融。将燕钦融摔在宫殿堂前石上，燕钦融折断了脖子死去，宗楚客见状大声叫好。唐中宗虽然对于此事没有深究，但心里却也是怏怏不乐；从此以后韦后和她的党羽们开始有些担忧害怕。

己卯，上宴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请作《八风舞》，摇头转目，备诸丑态；上笑。钦明素以儒学著名，吏部侍郎卢藏用私谓诸学士曰：“祝公《五经》扫地尽矣！”

己卯（二十九日），唐中宗宴请近臣，国子祭酒祝钦明自告奋勇地请求表演《八风舞》，他摇头晃脑，眼珠乱转，丑态百出，唐中宗看得直发笑。祝钦明向来是以精研儒学著称于世的，吏部侍郎卢藏用私下里对修文馆各位学士说：“祝公所擅长的《五经》都扔得干干净净了！”

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宫掖，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发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

散骑常侍马秦客靠精于医术，光禄少卿杨均靠善于烹调，都得以随意出入后宫，并与韦后勾搭成奸，他们担心此事泄露出去会被处死；安乐公主希望韦后能临朝主持政事，自己好当皇太女；于是这些人共同策划杀掉唐中宗，他们在进给中宗吃的糕饼里投放了毒药，六月，壬午（初二），唐中宗在神龙殿驾崩。

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癸未，召诸宰相入禁中，徵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使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璇、左千牛中郎将韦、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领之。璇，温之族弟；播，从子；嵩，其甥也。中书舍人韦元徼巡六街。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将兵五百人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充东都留守。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并同平章事。羲，长倩之从子也。

韦后不公布中宗驾崩的消息，自己总揽了朝廷的大小事务。癸未（初三），韦后将诸位宰相召进宫中，又调集各府兵共五万人驻扎在长安城中，指派驸马都尉韦捷、韦灌、卫尉卿韦、左千牛中郎将韦、长安令韦播、郎将高嵩分头统领这些兵马。韦是韦温的族弟；韦播是韦温的侄子；高嵩是韦温的外甥。韦后又命令中书舍人韦元负责巡察城中六街，还命令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简等人带领五百名士兵迅速前往均州戍守，以防范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韦后任命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为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们仍然担任东都留守。韦后又任命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为同平章事。岑羲是岑长倩的侄子。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宗楚客密谓韦温曰：“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遂帅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苏曰：“遗诏岂可改邪！”温、楚客怒，惧而从之，乃以相王为太子太师。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商议起草唐中宗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皇后主持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宗楚客私下对韦温说：“由相王辅政在道理上有些讲不通，再说相王与韦后乃是叔嫂关系，不应互相问候，两人在一起处理朝廷政务的时候，又如何执行礼的规定呢！”于是宗楚客率领宰相们一同上表，请求韦皇后临朝主持政事，免去相王李旦参谋政事的职务。苏质问道：“先帝的遗诏怎么可以随意更改呢！”韦温和宗楚客大怒，苏非常害怕，便顺从了他们，于是任命相王李旦为太子太师。

甲申，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赦天下，改元唐隆。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命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

甲申（初四），韦后将唐中宗的灵柩迁到太极殿，召集文武百官公布中宗驾崩的消息，并宣布由她自己临朝摄政，大赦天下囚徒，改年号为唐隆。韦后还将相王李旦提升为太尉，改封雍王李守礼为豳王，改封寿春王李成器为宋王，以便顺从人们的愿望。此外，韦后又任命韦温总管朝廷内外守捉兵马事务。

丁亥，殇帝即位，时年十六。尊皇后为皇太后；立妃陆氏为皇后。

丁亥（初七），年仅十六岁的殇帝即位。殇帝将韦皇后尊为皇太后，将妃子陆氏立为皇后。

壬辰，命纪处讷持节巡抚关内道，岑羲河南道，张嘉福河北道。

壬辰（十二日），朝廷命令纪处讷携带符节巡视安抚关内道，岑羲巡视安抚河南道，张嘉福巡视安抚河北道。

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谋害殇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

宗楚客伙同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以及韦家诸人一同劝说皇太后韦氏沿用武则天的惯例登基称帝，当时守卫宫城的南北禁卫军以及地位重要的尚书省诸司，都已经被韦氏子弟所控制，他们大量网罗党羽，在朝廷内外互相勾结。宗楚客又秘密地上书皇太后韦氏，引用图谶来说明韦氏理当取代大唐朝而君临天下。宗楚客还打算害死殇帝，只是十分担心相王李旦与太平公主会从中作梗，于是与韦温和安乐公主密谋除掉他们。

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先罢潞州别驾，在京师，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初，太宗选官户及蕃口骁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鞯，从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则天时稍增为千骑，隶左右羽林；中宗谓之万骑，置使以领之。隆基皆厚结其豪杰。

相王李旦的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在此之前已被免去潞州别驾的职务，他在京师私下招集智勇双全之士，谋划匡复大唐社稷。当初唐太宗选拔官户和蕃口中骁勇善战的人员，让他们身穿绘有虎皮花纹的衣服，使用绘有豹皮花纹的马鞍，在太宗巡游狩猎时，就让他们随侍在鞍前马后一同射杀飞禽走兽，这些人被称为百骑；武则天时期逐渐增为千骑，隶属于左右羽林军；唐中宗把这支部队称为万骑，并设置官员统领。李隆基对万骑兵中的豪杰之士都深相结纳。

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韦、武，与宗楚客善，知楚客谋，恐祸及己，遣宝昌寺僧普润密诣隆其告之，劝其速发。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卫尉卿薛崇，苑总监赣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谋先事诛之。韦播、高嵩数榜捶万骑，欲以立威，万骑皆怨。果毅葛福顺、陈玄礼见隆基诉之，隆基讽以诛诸韦，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亦预其谋。或谓隆基当启相王，隆基曰：“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启而见从，则王预危事；不从，将败大计。”遂不启。

兵部侍郎崔日用平素一向依附韦后及武氏集团，与宗楚客交情也很好，他得知宗楚客的阴谋以后，担心自己会因此遇祸，便派宝昌寺僧人普润秘密地去向李隆基报告，并劝李隆基尽快发难。李隆基于是与太平公主及其子卫尉卿薛崇、西京苑总监赣县人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任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策划先行举兵发难，铲除韦氏集团。韦播、高嵩二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严，多次鞭打万骑兵，从而引起万骑兵对他们的普遍怨恨。果毅葛福顺和陈玄礼向李隆基诉说此事，李隆基暗示他们应当诛除韦后集团，两人听后都精神振奋地表示愿效死力。万骑果毅李仙凫也参与了具体谋划。有人建议李隆基应当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父亲相王李旦，李隆基回答说：“我们这些人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才干这种事的，事成之后福分归于相王，万一事情失败了我们为宗庙牺牲也就是了，不必因此而连累相王。如果告诉了他，他同意这样做，就等于让他也参预这种极为危险的事；若是他不同意这样做，那就只会坏了大事。”于是李隆基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其父相王李旦。

庚子，晡时，隆基微服与幽求等入苑中，会钟绍京廨舍；绍京悔，欲拒之，其妻许氏曰：“忘身徇国，神必助之。且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绍京乃趋出拜谒，隆基执其手与坐。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逮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隆基所，请号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曰：“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璇、韦播、高嵩以徇，曰：“韦后耽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乃送璇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帅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即大噪，福顺等共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韦，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

庚子（二十日），申时，李隆基身穿便服与刘幽求等人进入禁苑之中，到钟绍京的住所集合。此时钟绍京已有后悔之意，便想将李隆基拒之门外，他的妻子许氏对他说：“为了国家大事而不计个人安危的人必得神助，再说你平常就一直与他们共同谋划这件事，现在即使你不去亲自参加，又哪里能够脱得了干系呢！钟绍京听完后赶忙开门出来拜见李隆基，李隆基拉着他的手与他一起坐下。这时左右羽林军将士都驻扎在玄武门，等到夜色降临之际，葛福顺和李仙凫都来到李隆基处，求问起事的信号以便行事。将近二更时，夜空的流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道：”天意如此，机不可失！“葛福顺拔剑直闯羽林营，将韦、韦播、高嵩三人斩首示众，高声喝道：”韦后毒死先帝，谋危社稷，今晚大家要齐心协力，铲除韦家人及其死党，凡是长得高过马鞭的人一律斩杀；拥立相王为帝以安定天下。倘若有人胆敢首鼠两端帮助逆党，判的罪要连及三族。“羽林军将士全都欣我从命。于是葛福顺将韦等人的首级送给李隆基，李隆基在灯下看过之后，便与刘幽求等人一同走出禁苑南门，钟绍京率领着工匠二百余人，手持斧子锯子跟在后面。李隆基派葛福顺率领左万骑攻打玄德门，派李仙凫率领右万骑攻打白兽门，双方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师后，即大声鼓噪。葛福顺等人分别杀掉守门的兵将，攻入宫中。李隆基率兵守在玄武门外，三更时分，听到宫中鼓噪声之后，即率领总监及羽林兵进入宫中，在太极殿负责守卫中宗灵柩的南牙卫兵们听到鼓噪之后，全都披挂整齐响应李隆基等人。韦后惶惑中逃入飞骑营，有一个飞骑兵将韦后斩首，并把首级献给李隆基。安乐公主正对着镜子画眉，被士兵斩杀。此外还将武延秀斩首于肃章门外，将内将军贺娄氏斩首于太极殿西。

初，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昱说昭容母郑氏曰：“武氏，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今婕妤附于三思，此灭族之道也，愿姨思之！”郑氏以戒昭容，昭容弗听。及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惧，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韦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

当初，上官昭容举荐她的姨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王昱劝上官昭容的母亲郑氏说：“武氏已被上天废弃，是不可能再次复兴的，现在婕妤依附武三思，是自取灭族，希望姨母仔细考虑一下！”郑氏于是用这些道理来告诫上官昭容，但上官昭容根本不听劝告。太子李重俊起兵讨伐武三思的时候，曾四处搜捕上官昭容，上官昭容这才感到恐惧，想起了王昱曾经说过的话。此后上官昭容才倾心依附唐中宗，与安乐公主各自结成帮派。中宗驾崩后，上官昭容起草遗诏，将温王李重茂立为太子，由相王李旦辅政；宗楚客、韦后将这个内容改掉了。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时，上官昭容手执灯笼率领宫人迎接，并把她起草的中宗遗诏的底稿拿给刘幽求看。刘幽求为她向李隆基求情，李隆基没有答应，下令将上官昭容在旗下斩首。

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附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帝。

这时少帝住在太极殿，刘幽求对众人说道：“大家约好了今晚上拥立相王为帝，现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定下来呢！”李隆基急忙制止了他，下令将士们捕捉宫中和把守宫中各门的韦氏族人，平常得到韦后信任重用的人也一起斩首。天将破晓，宫内外均已平定。辛巳（二十一日），李隆基出宫拜见其父相王李旦，为自己起事之前未能告诉相王而叩头谢罪。相王李旦流着眼泪抱住李隆基说：“大唐宗庙社稷得以保全，全是你的功劳！”李隆基于是率军迎接相王李旦入宫辅佐少帝。

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衣斩衰、乘青驴逃出，至通化门，门者曰：“公，宗尚书也。”去布帽，执而斩之，并斩其弟晋卿。相王奉少御安福门，慰谕百姓。初，赵履温倾国资以奉安乐公主，为之起第舍，筑台穿池无休已，紫衫，以项挽公主犊车。公主死，履温驰诣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声未绝，相王令万骑斩之。百姓怨其劳役，争割其肉立尽。秘书监汴王邕娶韦后妹崇国夫人，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手斩其妻首以献。邕，凤之孙也。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闻乱，家人劝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岂可闻难不赴！”出至都街，为乱兵所杀，时年八十。于是枭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首，尸韦后于市。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杜曲，襁褓儿无免者，诸杜滥死非一。

李隆基下令将京城各门及所有宫门关闭，然后又派遣万骑兵分头搜捕韦家的亲属徒党。将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斩首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身穿丧服，骑着一头黑驴外逃，在他到通化门时被守门的兵士认出。兵士对他说：“您就是宗尚书吧！”说完摘下他的孝帽并将他斩首，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宗晋卿。相王李旦侍奉少帝来到安福门安抚百姓。起初，赵履温不惜耗尽国家资财以讨安乐公主的欢心，没完没了地为安乐公主起宅第、修园林，甚至于用手按住自己的紫色官服，用脖子驾着公主坐的牛车。安乐公主被杀后，赵履温赶忙跑到安福楼下手舞足蹈地山呼万岁；声音未落，相王李旦便下令万骑兵将其斩首。老百姓早已因赵履温屡次增派劳役而对他恨之入骨，此时见他被杀，便争相割下他尸体上的肉，转眼就只剩下一副骷髅。秘书监汴王李邕的妻子是韦后的妹妹崇国夫人，他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分别砍下各自妻子的首级进献给相王李旦。李邕是李凤的孙子。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巨源听到李隆基起事的消息后，家人劝他外逃躲避，他回答说：“我身为朝廷大臣，怎么能有难不赴！”说完便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被乱兵所杀，时年八十岁。此时李隆基已派人将马秦客、杨均、叶静能枭首示众，并将韦后暴尸街头。崔日用带兵到京城南边的杜曲诛杀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连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居住在杜曲的杜氏家族也有很多人被冤杀。

是日，赦天下，云：“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薛崇赐爵立节王。以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武氏宗属，诛死流窜殆尽。侍中纪处讷行至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行至怀州，皆收斩之。

在这一天，少帝下诏赦免全国罪囚，诏书上说：“图谋叛逆的罪魁祸首均已伏诛，其余徒党概不追究。”改封临淄王李隆基为平王，并且让他主持内外闲厩事务和掌管左右厢万骑兵。将薛崇赐爵为立节王。任命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均参知机务。又任命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至此时，武氏家族成员，几乎全被诛杀或者流放了。侍中纪处讷走到华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嘉福走到怀州，都被捕获斩首。

千寅，刘幽求在太极殿，有宫人与宦官令幽求作制书立太后，幽求曰：“国有大难，人情不安，山陵未毕，遽立太后，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轻言。”

壬寅（二十二日），刘幽求在太极殿，有些宫女和宦官让他起草册立皇太后的制书，他回答说：“国有大难，民心不稳，先帝灵柩还没有安葬，不能急急忙忙地册立太后！”平王李隆基说：“不要轻易谈论这件事。”

遣十道使赍玺书宣抚，及诣均州宣尉谯王重福。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罢诸公主府官。

少帝派遣使者携带皇帝的诏书分赴十道安抚百姓，又派人到均州去安抚谯王李重福。将窦从一贬为濠州司马。同时下诏废除公主府的官属。

癸卯，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相王固乎辞。以平王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宋王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成义为右卫在将军，巴陵王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微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微，元庆之孙也。以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卫将军。隆基有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勇善骑射，常侍卫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从，事定数日方归，隆基不之现，仍超拜将军。毛仲，本高丽也。汴王邕贬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华州刺史。

癸卯（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达了少帝的旨意，要求将皇位让给相王李旦，相王坚决推辞不受。少帝任命平王李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左卫大将军，衡阳王李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巴陵王李隆范为左羽林大将军，彭城王李隆业为右羽林大将军，光禄少卿嗣道王李微为检校右金吾卫大将军。李微是李元庆的孙子。任命黄门侍郎李日知、中书侍郎钟绍京二人为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千牛将军。李隆基有两个武艺高强骁勇善战的奴仆，名叫王毛仲和李守德，平常都是这两人作他的随身侍卫。李隆基举事进入禁苑之际，王毛仲躲起来没有露面，在大局已定之后好几天才又回到李隆基身边，李隆基并没有现罚他，还是将他破格提拔为将军。王毛仲原本是高丽人。少帝又将汴王李邕贬为沁州刺史，左散骑常侍、驸马都尉杨慎交贬为巴州刺史，中书令萧至忠贬为许州刺史，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贬为宋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为绛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贬为华州刺史。

刘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畴昔已居宸极，群望所属。今人心未安，家国事，相王岂得尚守小节，不早即位以镇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这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甲辰，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乃以少帝制传位相王。时少帝犹在御座，太平公主进曰：“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御承天门，赦天下。复以少帝为温王。

刘幽求对宋王李成器、平王李隆基说：“相王在以前就曾当过皇帝，是万民所向往的。现在民心尚未安定，皇室国家之事至为重要，相王怎能还拘于小节，不早日登基称帝以安定天下呢！”李隆基回答说：“相王生性淡泊，从来不把世事放在心上，即使他已经群临天下，还要把帝位让给别人，何况当今天子乃相王亲哥哥的儿子，他又怎么肯取而代之呢！”刘幽求说：“民心不可违背，相王虽想高居世外独善其身，但大唐的宗庙社稷又怎么办呢！”李成器和李隆基入内拜见相王李旦，尽力劝说，相王才答应重登帝位。甲辰（二十四日），少帝在太极殿内东边面向西坐着，相王李旦站在唐中宗的灵柩旁边，太平公主说道：“皇帝想把帝位让给他的叔父，可以吗？”齐幽求跪在地上回答说：“在这国家多灾多难之际，皇帝仁爱孝顺，效法尧舜禅位贤人的传统，实在是出于至公无私之心；相王代替皇帝挑起治理天下的重担，乃是叔父对侄儿慈爱备至的表现。”于是便根据少帝制书的旨意将帝位传给相王李旦。这时少帝还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太平公主上前对他说道：“天下臣民之心已归附相王，这个宝座已经不再属于你这小子了！”说完便将他从宝座上拉了下来。唐睿宗即皇帝位，并亲临承天门，下诏赦免天下罪囚，同时又恢复了少帝李重茂的温王爵位。

以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少为司农录事，既典朝政，纵情赏罚，众皆恶之。太常少卿薛稷劝其上表礼让，绍京从之。稷入言于上曰：“绍京虽有勋劳，素无才德，出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圣朝具瞻之美。”上以为然。丙午，改除户部尚书，寻出为蜀州刺史。

唐睿宗任命钟绍京为中书令。钟绍京年轻时曾担任过品级很低的司农录事一职，执掌朝政后，任意行赏施罚，使得大臣们都很厌恶他。太常寺少卿薛稷劝他上表依礼辞位，钟绍京听从了他的意见。薛稷于是入朝对睿宗说：“钟绍京虽然为国立下了大功，但他毕竟是小吏出身，又素无才德，现在一下子就被提拔到宰相的高位上，恐怕对万民景仰的圣朝美德有所妨碍。”唐睿宗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丙午（二十六日），唐睿宗将钟绍京改任为户部尚书，不久又将他外放为蜀州刺史。

上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请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刘幽求曰：“臣闻除天下之祸者，当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亲之难，论功莫大，语德最贤，无可疑者。”上从之。丁未，立平王隆基为太子。隆基复表让成器，不许。

唐睿宗想要立太子，但由于宋王李成器是嫡长子，而平王李隆基有大功，所以在太子的人选上犹豫不决。李成器推辞道：“国泰民安则应当先立嫡长子，国家多难则应当首先将有功的人立为太子；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违反时宜，就会让普天之下的人大失所望。臣宁可去死也不敢位居于平王之上。”为此他接连几天一直流着眼泪向睿宗坚决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平王李隆基。大臣们也大多认为平王李隆基有大功于社稷，应当被立为太子。刘幽求说：“臣听说铲除天下祸患的人应当享有天下的福分。平王使大唐社稷免遭倾覆，拯救君亲于危难之中，讲功劳没有谁比他更大的，论德行又最为贤良，立他为太子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唐睿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丁未（二十七日），唐睿宗将平王李隆基立为太子。李隆基又上表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李成器，唐睿宗没有同意。

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贤曰章怀太子。

唐睿宗下诏恢复则天大圣皇后的旧号为天后，追谥雍王李贤为章怀太子。

戊申，以宋王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戊申（二十八日），唐睿宗任命宋王李成器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

置温王重茂于内宅。

唐睿宗将温王李重茂安置在内宅。

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稷以工书，事上于藩邸，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故为相。

唐睿宗任命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因擅长书法，在相王府侍奉过睿宗，他的儿子薛伯阳又娶了睿宗的女儿仙源公主为妻，所以被任用为宰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

唐睿宗下令削夺已经死去的武三思、武崇训父子的爵位和谥号，砍开他们的棺材，暴露他们的尸体，并铲平他们的坟墓。

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州刺史韦嗣立、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为吏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唐睿宗任命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任命宋州刺史韦嗣立和许州刺史萧至忠为中书令；任命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华州刺史崔为吏部侍郎，二人均任同平章事。

越州长史宋之问，饶州刺史冉祖雍，坐谄附韦、武，皆流岭表。

越州长史宋之问和饶州刺史冉祖雍因趋附韦、武集团获罪，被流放到岭南地区。

己酉，立衡阳王成义为申王，巴陵王隆范为岐王，鼓城王隆业为薛王；加太平公主实封满万户。

己酉（二十九日），唐睿宗将衡阳王李成义立为申王，将巴陵王李隆范立为岐王，将彭城王李隆业立为薛王；还将太平公主的封户增加到一万户。

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太平公主遇事沉着机敏，富有权变的谋略，武则天认为她很像自己，因而在众多的子女中对她格外偏爱，经常让她参预军国机密要事的谋画，但她还是惧怕武则天的威严，没有敢招势揽权。张柬之等人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时，太平公主有功劳。唐中宗时期，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惧怕她，后来她又和太子李隆基一起铲除了韦氏集团。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后，权势地位更加显赫重要，唐睿宗经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睿宗坐在一起谈上一段时间；有时她没去上朝谒见，睿宗会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每当宰相们奏事的时候，睿宗就要询问：“这件事曾经与太平公主商量过吗？”接下来还要问道：“与三郎商量过吗？”在得到宰相们肯定的答复之后，睿宗才会对宰相们的意见表示同意。三郎指的是皇太子李隆基。凡是太平公主想干的事，睿宗没有不同意的，朝中文武百官自宰相以下，或升迁或降免，全在她的一句话，其余经过她的举荐而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士人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甚至超过了睿宗皇帝，所以对她趋炎附势的人数不胜数。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三人都受封为王。太平公主的田产园林遍布于长安城郊外各地，她家在收买或制造各种珍宝器物时，足迹远至岭表及巴蜀地区，为她运送这类物品的人不绝于路。太平公主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也处处模仿宫廷的排场。

追赠郎岌、燕钦融谏议大夫。

唐睿宗将郎岌和燕钦融追赠为谏议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赠韦月将宣州刺史。

秋季，七月，庚戌朔（初一），唐睿宗追赠处士韦月将为宣州刺史。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癸丑（初四），唐睿宗任命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参知机务。

追复故太子重俊位号；雪敬晖、桓彦范、崔玄、张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李多祚等罪，复其官爵。

唐睿宗追复已故太子李重俊的爵位和名号；为敬恽、桓彦范、崔玄、张柬之、袁恕己、成王李千里及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平反昭雪，并且恢复他们生前各自担任的职务和爵位。

丁巳，以洛州长史宋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丁巳（初八），唐睿宗任命洛州长史宋为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岑羲被罢免为右散骑常侍兼刑部尚书。宋和姚元之齐心协力地革除唐中宗时期的各种弊端，提拔任用忠正贤良之士，贬黜斥退奸邪不肖之徒，行赏施罚完全依据公理，行贿说情的不良风气没有了市场，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当时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国家又恢复了贞观、永徽时期的良好风尚。

壬戌，崔罢为尚书左丞，张锡为绛州刺史，萧至忠为晋州刺史，韦嗣立为许州刺史，赵彦昭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贬怀州刺史。

壬戌（十三日），崔被降为尚书左丞；张锡被贬为绛州刺史，萧至忠被贬为晋州刺史，韦嗣立被贬为许州刺史，赵彦昭被贬为宋州刺史。丙寅（十七日），姚元之兼任中书令，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被贬为怀州刺史。

丁卯，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致仕，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罢为左卫大将军。

丁卯（十八日），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休退休，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被降为左卫大将军。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争于上前，稷曰：“日用倾侧，附武三思，非忠臣；卖友邀功，非义士。”日用曰：“臣往虽有过，今立大功。稷外托国姻，内附张易之、宗楚客，非倾侧而何！”上由是两罢之，戊辰，以日用为雍州长史，稷为左散骑常侍。

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当着唐睿宗的面发生争执。薛稷说：“崔日用为人不正，过去他依附武三思等人，说明他并非忠臣；这次又为了邀功请赏而出卖了朋友宗楚客，表明他不是一位义士。”崔日用反驳道：“臣虽然以往确有过错，但此次为朝廷立下了大功。薛稷外表以陛下的亲家为依托，暗地里却依附张易之、宗楚客，这不是为人不正又是什么！”唐睿宗因此罢免了他们两人的相职，戊辰（十九日），任命崔日用为雍州长史，任命薛稷为左散骑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凡韦氏余党未施行者，咸赦之。

己巳（二十日），唐睿宗赦免天下罪囚，改年号为景云；凡未被处罚的韦氏余党，都被赦免。

乙亥，废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

乙亥（二十六日），唐睿宗废掉武氏的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又将已故的中宗皇后韦氏追废为庶人，将被杀的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庶人。

韦后之临朝也，吏部侍郎郑贬江州司马，潜过均州，与刺史谯王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谋举兵诛韦氏，未发而韦氏败。重福迁集州刺史，未行，灵均说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长，当为天子。相王虽有功，不当继统。东都士庶，皆愿王来。若潜入洛阳，发左右屯营兵，袭杀留守，据东都，如从天而下也。然后西取陕州，东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从之。

韦后临朝的时候，吏部侍郎郑被贬为江州司马。郑曾秘密地经过均州，与均州刺史谯王李重福及洛阳人张灵均密谋起兵诛除韦氏集团，只是未等他们发难，韦后集团就已被李隆基翦除。随后李重福改任集州刺史。在他上任之前，张灵均向他游说道：“大王您是先帝的嫡长子，理应继承皇位。相王虽然有功，但不应当继承大统。东都的士民，都希望您能到洛阳来。如果您潜入洛阳城，调集左、右屯营兵，出其不意地杀掉东都留守，进而占据东都洛阳，无异于神兵从天而降。然后再向西攻取陕州，向东攻取黄河南北两岸地区，则天下就可传檄而定。”李重福采纳了他的建议。

灵均及密与结谋，聚徒数十人。时自秘书少监左迁沅州刺史，迟留洛阳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为帝，改元为中元克复。尊上为皇季叔，以温王为皇太弟，为左丞相知内外文事，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知武事，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知吏部事。重福与灵均诈乘驿诣东都，先供张驸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阳县官微闻其谋。

于是张灵均秘密地与郑结谋，聚集了徒众数十人。这时郑已由秘书少监任上被降职为沅州刺史，他逗留在洛阳，等待李重福的到来，他还草拟了制书，立李重福为帝，改年号为中元克复，将唐睿宗尊为皇季叔，封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弟，他自己担任左丞相，主持朝廷内外文官事务；任命张灵均为右丞相、天柱大将军，主持武官事务；任命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主持吏部事务。李重福与张灵均假装乘驿车到东都去，郑则事先安排布置驸马都尉裴巽的宅第以接待李重福。洛阳县吏对他们的阴谋略有察觉。

第二百一十卷

唐纪二十六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下景云元年（庚戌、710 ）

唐纪二十六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公元710 年）

八月，庚寅，往巽第按问。重福奄至，县官驰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长史崔日知独帅众讨之。

八月庚寅（十二月），洛阳县吏前往裴巽家中检查讯问，李重福等人突然来到。县吏急忙跑出裴宅，将其所见全部告诉了东都留守。东都大小衙门官员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全都逃走或者躲藏起来，只有洛州长史崔日知率领部下讨伐李重福。

留台侍御史李邕遇重福于天津桥，从者已数百人；驰至屯营，告之曰：“谯王得罪先帝，今无故入都，此必为乱；君等宜立功取富贵。”又告皇城使闭诸门。重福先趣左、右屯营，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还趣左掖门，欲取留守兵，见门闭，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营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马出上东，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日用之从父兄也。以功拜东都留守。

留台侍御史李邕与李重福在天津桥相遇，发现李重福手下已经有了数百名追随者，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东都左、右屯营的驻地，告诉他们说：“谯王李重福获罪于先帝，现在突然无故进入东都，这一定是准备作乱，你们应当趁此机会为朝廷立功以博取荣华富贵。”说完又跑去告诉守卫皇城的将官，让他们将所有城门全部关闭。李重福先赶赴左、右屯营，但营中将士向他放箭，箭如雨下。李重福回身走到左掖门，想征调东都留守的部队，却又见城门紧闭，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人放火焚烧城门，但还没等火点燃，左屯营的士兵已经冲出营地向他逼过来。李重福走投无路，只好打马跑出洛阳上东门，逃进山谷中藏匿起来。第二天，东都留守派出大批军队进山搜捕，李重福投漕渠自杀。崔日知是崔日用的堂兄，他因此次平定李重福叛乱之功而被任命为东都留守。

郑貌丑多须，既败，梳髻，著妇人服，匿车中；擒获，被鞫，股栗不能对。张灵均神气自若，顾曰：“吾与此人举事，宜其败也！”与皆斩于东都市。初，附来俊臣得进；俊臣诛，附张易之；易之诛，附韦氏；韦氏败，又附谯王重福，竟坐族诛。严善思免死，流静州。

郑相貌丑陋，又长满了络腮胡子，起事失败后，他梳起了发髻，穿上妇女穿的衣服，藏在车中。被抓获受审时恐惧得两腿发抖，不能回答问题。张灵均则始终神态自若，他回头看着郑说：“我和你这样的胆小鬼一同举事，落得失败的结局是很正常的！”张灵均和郑一起在东都洛阳闹市被处以斩刑。当初，郑靠依附来俊臣而得以升迁；来俊臣被杀后，又依附张易之；张易之伏诛后，又依附韦后；韦后被杀后，又转而依附谯王李重福，最终还是因李重福起事失败而被灭族。严善思被免于死刑，流放到静州。

万骑恃讨诸韦之功，多暴横，长安中苦之；诏并除外官。又停以户奴为万骑；更置飞骑，隶左、右羽林。

万骑兵倚仗着讨平韦氏集团的功劳，大多横行不法，从而成为长安百姓的一大祸害。唐睿宗下诏将万骑兵全部放到京外去作官，同时下令停止从官户奴隶中选拔万骑兵，并另外设置隶属于左、右羽林卫的飞骑军。

姚元之、宋及御史大夫毕构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上从之。癸巳，罢斜封官凡数千人。

姚元之、宋及御史大夫毕构向唐睿宗提出建议：“先朝所任命的斜封官应当全部予以废黜。”唐睿宗表示同意。癸巳（十五日），唐睿宗免去了数千名斜封官的职务。

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贬蒲州刺史。

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谈被贬为蒲州刺史。

赠苏安恒谏议大夫。

唐睿宗追赠苏安恒为谏议大夫。

九月，辛未，以太子少师致仕唐休为朔方道大总管。

九月辛未（二十三日），唐睿宗任命已经退休的太子少师唐休为朔方道大总管。

冬，十月，甲申，礼仪使姚元之、宋奏：“大行皇帝神主，应太庙，请迁义宗神主于东都，别立庙。”从之。

冬季，十月，甲申（初七），礼仪使姚元之、宋上奏道：“已故未葬的中宗皇帝的神主应当迁入太庙受祭，请陛下下诏将义宗皇帝的神主迁到东都另外立庙祭祀。”唐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乙未，追复天后尊号为大圣天后。

乙未（十八日），唐睿宗下诏恢复天后武则天大圣天后的尊号。

丁酉，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

丁酉（二十日），唐睿宗任命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即从薛讷开始。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己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太平公主认为太子李隆基还很年轻，因而起初并未把太子放在心上；不久之后又因惧怕太子的英明威武，转而想要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人作太子，以便使她自己能长期保住现有的权势地位。太平公主屡次散布流言，声称“太子并非皇帝的嫡长子，因此不应当被立为太子。”己亥（二十二日），唐睿宗颁下制书晓谕警告天下臣民，以平息各种流言蜚语。太平公主还常常派人监视太子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即使一些细微之事也要报知唐睿宗，此外，太平公主还在太子身边安插了很多耳目，太子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谥故太子重俊曰节愍。太府少卿万年韦凑上书，以为：“赏罚所不加者，则考行立谥以褒贬之。故太子重俊，与李多祚等称兵入宫，中宗登玄武门以避之，太子据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窜。使宿卫不守，其为祸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谓供奉官曰：”几不与卿等相见。‘其危如此。今圣朝礼葬，谥为节愍，臣窃惑之。夫臣子之礼，过庙必下，过位必趋。汉成帝之为太子，不敢绝驰道。而重俊称兵宫内，跨马御前，无礼甚矣。若以其诛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则兴兵以诛奸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与三思竞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废韦氏而嘉之，则韦氏于时逆状未彰，大义未绝，苟无中宗之命而废之，是胁父废母也，庸可乎！汉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谗，发忿杀充，虽兴兵交战，非围逼君父也；兵败而死，及其孙为天子，始得改葬，犹谥曰戾。况重俊可谥之曰节愍乎！臣恐后之乱臣贼子，得引以为比，开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瘅恶也，请改其谥。多祚等从重俊兴兵，不为无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执政以为制命已行，不为追改，但停多祚等赠官而已。

唐睿宗颁下制书，将已故太子李重俊谥为节愍。太府少卿万年人韦凑上书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赏赐或者处罚的人，应根据其生前的所作所为赠予谥号，以示对他们一生功过的褒贬。原太子李重俊与李多诈等人举兵闯入宫中，致使中宗不得不登上玄武门以躲避他们，太子却还能够神态自若地骑在马上督率士兵；只是到了他的徒众临阵倒戈李多祚等人已经被杀之后，太子才不得不落荒而逃。假如当时把守玄武门的侍卫抵挡不住的话，那么李重俊所造成的祸害将不堪设想！第二天，中宗皇帝泪如雨下地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们说：”朕差一点就见不到诸位了。‘当时的情形竟然危急到这种地步。现在朝廷对李重俊以礼安葬，还要将他谥为节愍，臣内心深处的确感到迷惑不解。依据臣子侍奉君主的礼节，大臣经过太庙必须下马，经过君主的宝座必须恭恭敬敬地小步快走。汉成帝作太子时，虽然是受到了汉元帝的紧急召见，尚且不敢横穿驰道，而太子李重俊居然敢于在皇宫之内兴兵造反，在中宗皇帝的面前横刀立马，这实在是太无礼了。嘉奖他起兵诛杀武三思父子是可以，但只有在他起兵铲除奸臣是为了尊崇皇帝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做。现在他是为了自己当皇帝，那就只能说明他与武三思一样，都是图谋不轨的乱臣贼子，对这样的人还值得立谥嘉奖吗！如果因为他起兵是为了废掉韦后而嘉奖他，则当时韦后谋反的表现还不太明显，与太子之间母子君臣的大义尚未断绝，如果没有中宗的命令就擅自起兵废掉她，这就是胁迫父亲废弃母亲，又怎么可以呢！汉武帝时期戾太子因受江充的诬陷而发泄愤懑，起兵杀死江充，虽然也动用了兵马，但戾太子并没有围困逼迫他的父亲汉武帝。戾太子兵败自杀后，一直等到他的孙子汉宣帝即位时才得以改葬，但还是将他谥为戾。何况李重俊行为如此，陛下怎么能将他谥为节愍呢！臣担心后世的乱臣贼子会援引李重俊这一先例，为违乱忤逆行为大开方便之门，这恐怕不是用来彰善惩恶的有效方法。请陛下给李重俊改赐一个别的谥号。李多祚等人追随李重俊起兵，也不能说没有罪过，陛下现在可以宽宥他们所犯的罪行，但口口声声地说为他们平反昭雪，恐怕还不太合适。“唐睿宗非常赞同他的意见，但具体主管的官员认为皇帝的制命已经颁行，因而不愿再改变谥号，只是取消给李多祚等人的赠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为中书令。

十一月，戊申朔（初一），唐睿宗任命姚元之为中书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庙号中宗。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葬。追谥故英王妃赵氏曰和思顺圣皇后，求其瘗，莫有知者，乃以衣招魂，覆以夷衾，葬定陵。

己酉（初二），唐睿宗将孝和皇帝葬于定陵，庙号中宗。朝廷中议论认为韦皇后犯有大罪，不应当将她的灵柩与唐中宗合葬。唐睿宗将已故英王王妃赵氏追谥为和思顺圣皇后，派人四处寻找她埋葬的地方，但没有人知道她葬在哪里，最后只得用皇后的衣来为她招魂，然后在衣上盖上覆盖尸体的被子夷衾，合葬于定陵。

壬子，侍中韦安石罢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罢为少傅。

壬子（初五），侍中韦安石被罢免为太子少保；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苏被罢免为太子少傅。

甲寅，追复裴炎官爵。

甲寅（初七），唐睿宗下诏追复裴炎的官职爵位。

初，裴先自岭南逃归，复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货任侠，常遣客都下事。武后之诛流人也，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护追获，囚之以闻。使者至，流人尽死，先以待报未杀。既而武后下制安抚流人，有未死者悉放还，先由是得归。至是求炎后，独先在，拜詹事丞。

当初，裴先从岭南逃回，又被杖打一百，流放到北庭。裴先在流放地北庭经商，又干一些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事，他还常常派人到长安打听各种消息。他事先得知武则天即将派遣使者出京诛杀被处以流刑的罪犯，便在使者到来之前逃到胡人的地盘躲避，后被北庭都护派兵捉回，关进监狱并上报武则天。使者来到北庭后，流刑犯全部被杀，只有裴先因等待武则天的批示而没有立即被杀。过了一段时间武则天又下诏安抚流刑犯人，规定未被处死的全部放还原籍，裴先因此得以回到长安。到这时候，唐睿宗下食寻找裴炎的后人，只有裴先一人在世，于是将他任命为詹事丞。

壬戌，追复王同皎官爵。

壬戌（十五日），唐睿宗下令追复王同皎的官爵。

庚午，许文贞公苏薨。制起复其子为工部侍郎，固辞。上使李日知谕旨，日知终坐不言而还，奏曰：“臣见其哀毁，不忍发言，恐其陨绝。”上乃听其终制。

庚午（二十三日），许文贞公苏去世。唐睿宗颁发制命，任命正在为父服丧的苏之子苏为工部侍郎，苏坚决推辞不受。唐睿宗派李日知前去传达自己的旨意，李日知在苏家坐了半晌，却只字未提自己的来意便回朝复命，他对唐睿宗回奏道：“臣见到苏悲痛欲绝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把要说的话讲出来，担心他会发生意外。”于是唐睿宗便允许苏为其父服满三年丧期。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为女官，以资天皇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观。谏议大夫宁原悌上言：以为“先朝悖逆庶人以爱女骄盈而及祸，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损而获全。又释、道二家皆以清净为本，不当广营寺观，劳人费财。梁武帝致败于前，先帝取灾于后，殷鉴不远。今二公主入道，将为之置观，不宜过为崇丽，取谤四方。又，先朝所亲狎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上览而善之。

十二月，癸未（初七），为助天皇太后武则天的冥福，唐睿宗让他的两个女儿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作女道士，并准备在长安城西建造道观。谏议大夫宁原悌向唐睿宗进言认为：“先朝悖逆庶人作为中宗和韦后的爱女而骄傲自满，终于难逃杀身之祸；新城公主和宜都公主作为中宗的庶出之女而谦卑自制，终于得以保全。再说佛教和道教均以清净为本，不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广造佛寺道观。南朝梁武帝佞佛招致祸败于前，中宗广营佛寺道观致使国家多难于后，这样的历史教训距今不远。现在西城公主和隆昌公主作了女道士，陛下将为他们营建道观，营建时不应当过分豪华壮观，以免招来朝野士民的非议。此外，先朝中宗皇帝所宠幸的僧人们仍在陛下身边，应当一律斥退。”唐睿宗看了他的奏章之后，认为他说的很对。

宦者闾兴贵以事属长安令李朝隐，朝隐系于狱。上闻之，召见朝隐，劳之曰：“卿为赤县令，能如此，朕复何忧！”因御承天门，集百官及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隐所为。且下制称“宦宫遇宽柔之代，必弄威权。朕览前载，每所叹息。能副朕意，实在斯人，可加一阶为太中大夫，赐中上考及绢百匹。”

宦官闾兴贵托长安令李朝隐为他办事，李朝隐将他逮捕入狱。唐睿宗听说这件事之后，特意召见了李朝隐，慰问他说：“您作为京师万年县的县令，能够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唐睿宗还在承天门召集文武百官和来自各州的朝集使，向他们公布李朝隐的所作所为，并且颁下制书表彰他说：“自古以来宦官每遇宽容柔弱的君主，必定会玩弄权势，擅作威福。朕每次读前代历史时，都对此颇多感慨。真正能够符合朕的心意的，是像李朝隐这样的人，所以应为他进一阶，为太中大夫，将他的考核成绩定为中上，并且赐给绢一百匹。”

壬辰，奚、犯塞，掠渔阳、雍奴，出卢龙塞而去。幽州都督薛讷追击之，弗克。

壬辰（十六日），奚人和人进犯边塞，在渔阳、雍奴二县大肆掳掠之后，出卢龙塞而去。唐幽州都督薛讷派兵追击，未能取胜。

旧制，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文属吏部，武属兵部，尚书曰中铨，侍郎曰东西铨。中宗之末，嬖幸用事，选举混淆，无复纲纪。至是，以宋为吏部尚书，李义、卢从愿为侍郎，皆不畏强御，请谒路绝。集者万余人，留者三铨不过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武选亦治。从愿，承庆之族子；象先，元方之子也。

唐朝旧制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由皇帝当面用册书任命，称为册授；四品以下、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颁布制书任命，称为制授；六品以下官员由皇帝颁布敕书任命，称为敕授。官员的任命都委托尚书省拟定，而后上奏，文官由吏部拟定，武官由兵部拟定，两部的尚书称为中铨，侍郎二人称为东西铨。唐中宗末期，得到皇帝宠幸的奸佞小人执掌朝廷大权，所选任的官吏好坏混杂，不再有法度可言。此时，唐睿宗任命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愿为吏部侍郎，三人都不畏强暴，请托告求之路从此堵塞。在一万多名候选官员中，经过三铨之后入选的不超过两千人，人们都对他们的公正无私深为叹服。唐睿宗又任命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兵部侍郎，对武官的选拔任用也走上了正轨。卢从愿是卢承庆的同族兄弟之子；陆象先是陆元方的儿子。

侍御史藁城倪若水，奏弹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乱常改作，希旨病君；于是左授钦明饶州刺史，山恽括州长史。

侍御史藁城人倪若水，上奏弹劾国子祭酒祝钦明、国子司业郭山恽扰乱赏规、变更旧制，为迎合中宗韦后的旨意而使得中宗圣德有亏。唐睿宗因此将祝钦明降职为饶州刺史，将郭山恽降职为括州长史。

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绳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侄孙也。

侍御史杨孚在奏劾纠察法之事时不畏权贵，因而受到权贵们的诋毁，唐睿宗说：“在老鹰搏击狡免时，必须赶紧帮助它，否则它反会被狡免咬伤。御史纠举弹劾奸诈邪恶之徒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君主对他多方保护，他也会被奸诈邪恶之徒咬伤的。”杨孚是隋文帝杨坚的侄孙。

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

唐睿宗设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统辖凉、甘、肃、伊、瓜、沙、西等七州，治所在凉州。

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怒，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路绝，连年不通。

姚州各蛮族部落起初依附吐蕃，代理监察御史李知古请求调集军队前往讨伐；各蛮族部落归降唐朝之后，李知古又请求在姚州修筑城郭，设置州县官署，对他们征收重税。黄门侍郎徐坚认为不能这样做，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李知古调集剑南道兵马修筑城池，又想趁机铲除蛮族各部落的豪杰，将他们的子女掠为奴婢。蛮族各部落极为愤恨，部落酋长傍名召引吐蕃军队进攻李知古并将他杀死，然后用他的尸体祭祀上天，从此姚、州一带通往内地的道路断绝，连续多年未能打通。

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虽怨而未绝和亲，乃赂鄯州都督杨矩，请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矩奏与之。

唐安西都护张玄表侵扰掠夺吐蕃北部边境地区，吐蕃虽然对此极为不满，但却没有中断与唐和亲，于是他们贿赂唐鄯州都督杨矩，请求唐睿宗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作为金城公主的汤沐邑。杨矩上奏唐睿宗，劝他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

二年（辛亥、711 ）

二年（辛亥，公元711 年）

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默啜遣使请和；许之。

春季，正月，癸丑（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使者前来求和，唐睿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己未，以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并同平章事。

己未（十三日），唐睿宗任命太仆卿郭元振、中书侍郎张说二人为同平章事。

以温王重茂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将将兵五百就防之。

唐睿宗改封温王李重茂为襄王，让他充任集州刺史，并且派遣中郎将率领五百人马驻扎在集州对他加以防范。

乙丑，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于东都城南，立庙京师，号仪坤庙。窦氏，太子之母也。

乙丑（十九日），唐睿宗下诏将妃子刘氏追立为肃明皇后，称她的坟墓为惠陵；将德妃窦氏追立为昭成皇后，称她的坟墓为靖陵。唐睿宗在为这两位妃子招魂之后，将她们安葬在东都洛阳城南，并在京师为她们立庙，称为仪坤庙。窦氏是太子李隆基的生母。

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太平公主同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成朋党，想加害于太子李隆基，便指使她的女婿唐邀请韦安石到自己的家中来，韦安石坚决推辞，没有前往。唐睿宗曾经秘密地召见韦安石，对他说：“听说朝廷文武百官全都倾心归附太子，您应当对此多加留意。”韦安石回答说：“陛下从哪里听到这种亡国之言呢！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主意。太子为宗庙社稷立下了大功，而且一向仁慈明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希望陛下不要被谗言所迷惑。”唐睿宗听过这话之后十分惊异地说：“朕明白了，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当时太平公主正在帘子后面偷听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话，事后便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对韦安石横加陷害，想把他逮捕下狱严加审讯，多亏了郭元振的救助才得以幸免。

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议！”

太平公主还曾乘辇车在光范门内拦住宰相，暗示他们应当改立皇太子，在场的宰相们全都大惊失色。宋大声质问道：“太子为大唐社稷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公主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

宋与姚元之秘密地向唐睿宗进言道：“宋王李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长孙，太平公主在他俩与太子之间互相构陷，制造事端，将会使得东宫地位不稳。请陛下将宋王和豳王两人外放为刺史；免去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隆业所担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职务，任命他们为太子左、右卫率以事奉太子；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唐睿宗说：“朕现在已没有兄弟了，只有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怎么可以将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去呢！至于诸王则任凭你们安排。”于是先颁下制命说：“今后诸王、驸马一律不得统率禁军，现在任职的都必须改任其他官职。”

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说。

过了不久，唐睿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占卜的人说五天之内将会有起事发难的军队闯入宫中，你们要为朕严加防范。”张说紧接着说道：“这一定又是奸邪小人用谗言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希望陛下让太子代行处理政务，那么种种流言蜚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姚元之说：“张说所提出的办法，是使社稷宗庙长治久安的上上之策。”唐睿宗听完之后十分高兴。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二月，丙子朔（初一），唐睿宗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任命左羽林大将军岐王李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率；又将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

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丁丑（初二），唐睿宗下诏让太子李隆基代行处理政务，规定凡是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以及对犯徒刑罪以下罪犯的审核等事，均由太子全权处理。

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素言于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议，一朝尽夺之，彰先帝之过，为陛下招怨。今众口沸腾，遍于海内，恐生非常之变。”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为然。戊寅，制：“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

殿中侍御史崔、太子中允薛昭素对唐睿宗说：“斜封官都是先帝任命的，制命早已颁布施行，现在却由于姚元之等人的建议而一下子全部削夺，这就彰明了先帝的过错，并且给陛下召来了很多怨言。眼下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恐怕会引发非同寻常的变故。”太平公主也这样劝说唐睿宗，唐睿宗认为他们所说的都有道理。戊寅（初三），唐睿宗颁布制命：“凡由于斜封别敕任命之故而被停任的官员，一律可以量材叙用。”

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元之、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豳王亦寝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得知姚元之与宋的计谋之后勃然大怒，并以此责备太子李隆基。太子感到害怕，便向唐睿宗奏称姚元之和宋挑拨自己与姑母太平公主和兄长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并请求对他们两人严加惩处。甲申（初九），唐睿宗将姚元之贬为申州刺史，将宋贬为楚州刺史。丙戌（十一日），宋王李成器和豳王李守礼被任命为刺史的事也停止执行。

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为户部尚书；以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安石与李日知代姚、宋为政，自是纲纪紊乱，复如景龙之世矣。前右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以为：“斜封官皆因仆妾汲引，岂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称明。一旦忽尽收叙，善恶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议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曹，诳误陛下。臣恐积小成大，为祸不细。”上弗听。泽，亨之孙也。

唐睿宗将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刘幽求罢免为户部尚书；又任命太子少保韦安石为侍中。韦安石与李日知取代了姚元之、宋二人，开始主持朝廷政务，从此朝廷纲纪紊乱，又恢复到唐中宗景龙年间的老样子。前任右卫率府铠曹参军柳泽上疏认为：“斜封官都是通过中宗皇帝身边那些小人的引进而得到任用的，哪里是出自中宗孝和皇帝的本意呢！陛下将他们全部废黜，天下人都认为明智，现在却又反过来将他们全部收录叙用，善恶不定，朝令夕改，陛下的政令为什么如此前后不一呢！街谈巷议都说太平公主让胡僧慧范多方拉拢这些人，诳骗惑乱陛下。臣担心这样下去会积小恶而成大祸。”唐睿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柳泽是柳亨的孙子。

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使葛福顺等将之。

以左、右万骑军和左、右羽林军为北门四军，唐睿宗派葛福顺等人统率这些禁卫军。

三月，以宋王成器女为金山公主，许嫁突厥默啜。

三月，唐睿宗封宋王李成器之女为金山公主，将她许配给突厥可汗默啜。

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让司徒；许之，以为太子宾客。以韦安石为中书令。

夏季，四月，甲申（初九），宋王李成器请求辞去司徒一职，唐睿宗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太子宾客。任命韦安石为中书令。

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对。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附太平公主，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上乃止。

唐睿宗召见三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朕一向恬淡寡欲，并不以天子的尊位为贵，当初任皇嗣以及中宗时作皇太弟，都坚决地推辞掉了。现在朕打算把皇位传给皇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在场的大臣们都没有回答。太子李隆基让右庶子李景伯出面坚决推辞，唐睿宗没有同意。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向来依附太平公主，便对唐睿宗说道：“陛下年纪还不很老，正是被天下人依靠景仰的时候，怎么能急急忙忙地禅位于皇太子呢！”唐睿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戊子（十三日），唐睿宗发布制命：“所有朝廷政务，一律由皇太子负责处理。涉及军旅重事、死刑的审核以及对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都要先与皇太子商议，然后再上奏。”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辛卯（十六日），唐睿宗任命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壬寅（二十七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

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

五月，太子李隆基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宋王李成器，唐睿宗没有同意。太子又请求将太平公主召回京师。唐睿宗表示回意。

庚戌，制：“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顺陵，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

庚戌（初六），唐睿宗颁下制命：“将则天皇后父母的坟墓恢复为昊陵、顺陵，并且酌情设置官署掌管陵园事务。”这是由于太平公主为武攸暨向唐睿宗作了请求的缘故。

辛酉，更以西城为金仙公主，隆昌为玉真公主，各为之造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右散骑常侍魏知古、黄门侍郎李义谏，不听。

辛酉（十七日），唐睿宗将西城公主改封为金仙公主，将隆昌公主改封为玉真公主，并且为她们分别建造了金仙观和玉真观，强占了很多居民的住宅，工程耗费达数百万钱之多。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和黄门侍郎李进谏阻止，但唐睿宗没有采纳。

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壬戌（十八日），唐睿宗任命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范恃太平公主势，逼夺民产，御史大夫薛谦光与殿中侍御史慕容奏弹之。公主诉于上，出谦光为岐州刺史。

胡僧慧范倚仗着太平公主的权势，巧取豪夺平民百姓的财产，御史大夫薛谦光和殿中侍御史慕容上奏弹劾他。太平公主向唐睿宗诉说了自己对他们的不满，唐睿宗便将薛谦光外放为岐州刺史。

时遣使按察十道，议者以山南所部阔远，乃分为东西道；又分陇右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汴、齐、兖、魏、冀、并、蒲、、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惟洛及近畿州不隶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卢等上言：“都督专杀生之柄，权任太重，或用非其人，为害不细。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时巡察，奸宄自禁。”其后竟罢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这时唐睿宗分遣使者赴全国十道巡视考察，有人认为山南道所辖区域太广，于是将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又从陇右道中分出河西道。六月，壬午（初八），唐睿宗又下诏在全国分置汴、齐、兖、魏、冀、并、蒲、、泾、秦、益、绵、遂、荆、岐、通、梁、襄、扬、安、闽、越、洪、潭二十四都督，负责纠举检察所辖区域内州县官吏的善恶得失，只有洛州以及京畿各州不隶属于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太子舍人卢等人进言说：“都督独掌生杀大权，权势太重，如果任用了不称职的人，那么所造成的危害就太严重了。现在御史的品位俸禄都很卑微，但是声望都很高，陛下派他们按时巡察地方，为非作歹之徒自然不敢横行。”后来终于罢去所有新置的都督，只是设置了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

秋季，七月，癸巳（二十日），唐睿宗下诏追复上官昭容的职位，赠谥号为惠文。

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复生，赦天下。

乙卯（疑误），由于唐高祖李渊旧宅中早已枯死的柿子树又重新发芽的缘故，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

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大总管。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十万人。

己巳（疑误），唐睿宗任命右台御史大夫解琬为朔方道大总管。解琬在对三受降城的防务作了具体考察之后，上奏唐睿宗，请求将该地的戍卒减少十万人。

庚午，以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虚名，实去其权也。

庚午（疑误），唐睿宗任命中书令韦安石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同中书门下三品。由于太平公主认为韦安石拒绝趋附自己，所以用一些虚衔来表示对他的尊崇，实际上是借此削夺他的实权。

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时人谓怀贞前为皇后阿，今为公主邑司。

九月，庚辰（初八），唐睿宗任命窦怀贞为侍中。窦怀贞每次退朝后，都要到太平公主家里去。当时正在修建金仙、玉真二观，群臣纷纷谏阻，只有窦怀贞一个人对这项工程表示坚决支持，并且亲自监督服劳役的民夫。所以当时的人们都说窦怀贞先是作韦皇后的阿，现在又作了公主的邑司。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豳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冬季，十月，甲辰（初三），唐睿宗驾临承天门，对应召而来的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等大臣宣布制命，责备他们说：“当今朝廷的刑赏与教化存在着很多的缺陷，各地水旱成灾，国库储备日趋枯竭，官吏日益增多，这些现象固然是朕德行浅薄所致，但也与诸位辅佐大臣不称职有关。从现在起韦安石担任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郭元振担任吏部尚书，窦怀贞担任左台御史大夫，李日知担任户部尚书，张说担任尚书左丞，一律免去宰相职务。”任命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任命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为中书侍郎，二人同时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此外，任命中书侍郎陆象先为同平章事。对上述官员的任免都是根据太平公主的意志而作出的。

象先清净寡欲，言论高远，为时人所重。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请与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曰：“然则亦不敢当。”公主乃为之并言于上，上不欲用，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

陆象先一向清心寡欲，言辞议论高妙玄远，受到当时人的推崇。崔私下里服侍太平公主，公主打算将他提拔为宰相，崔请求与陆象先一起提拔，太平公主不同意，崔说：“如果陆象先不能作宰相的话，那么我崔也不敢作这个宰相。”太平公主只得请求唐睿宗将两人一同任命为宰相。唐睿宗不想用崔为相，太平公主流着眼泪请求，唐睿宗才同意。

右补阙辛替否上疏，以为：“自古失道破国亡家者，口说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睹；臣请以陛下所目睹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拨乱返正，开基立极；官不虚授，则无枉费；不多造寺观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无灾，天地垂，风雨时若，粟帛充溢，蛮夷率服，享国久长，名高万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之兄，弃祖宗之业，徇女子之意；无能而禄者数千人，无功而封者百余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度人无穷，免租庸者数十万，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夺百姓口中之食以养贪残，剥万人体上之衣以涂土木，于是人怨神怒，众叛亲离，水旱并臻，公私俱罄，享国不永，祸及其身。陛下何不惩而改之！自顷以来，水旱相继，兼以霜蝗，人无所食，未闻赈恤，而为二女造观，用钱百余万缗。陛下岂可不计当今府库之蓄积有几，中外之经费有几，而轻用百余万缗，以供无用之役乎！陛下族韦氏之家而不去韦氏之恶，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与太子当韦氏用事之时，日夕忧危，切齿于群凶；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为，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然则陛下又何恶于群凶而诛之！昔先帝之怜悖逆也，宗晋卿为之造第，赵履温为之葺园，殚国财，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园成不暇游，而身为戮没。今之造观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赵之徒从而劝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减前朝之时。人人知其祸败而口不敢言，言则刑戮随之矣。韦月将、燕钦融之徒，先朝诛之，陛下赏之，岂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于国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惟陛下察之。”上虽不能从，而嘉其切直。

右补阙辛替否上疏认为：“自古以来，因为君主无道而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实在是耳闻不如目睹，口说不如亲身经历。请允许臣根据陛下亲眼目睹的事实来阐明道理。太宗皇帝是陛下的祖父，他使乱世纳入正轨，开创了大唐的基业，树立了中正的准则；他既不白白地把官爵俸禄赠送给任何人，也从不浪费国家的资财；他并不广建寺观，却有福分，他也没有更多地剃度僧尼，却没有灾祸，得到皇天后土的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周边各蛮夷部落纷纷入朝进贡，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久，受到千秋万代的景仰。陛下为什么不效法太宗皇帝呢？中宗皇帝是陛下的兄长，不以祖宗基业为重，一味顺从妇道人家的无理要求；没有才能却食取俸禄者达数千人，没有功劳而赐给封户的有一百余家；没有止境地营建寺庙，耗费钱财达数百亿之巨，剃度僧尼无数，不交纳租庸的人达数十万之多，府库支出日益增加，财政收入却一天天地减少；为供养贪得无厌的邪恶之徒不惜夺走百姓口中之食，为大兴土木雕梁画柱之用不惜剥掉黎民身上之衣，从而造成神人共怨，众叛亲离的严重后果，水旱天灾纷至沓来，公私财用同时告罄，不但自己在位时间无法长久，甚至还遭遇被弑身死的惨痛结局。陛下为什么不能以此为戒，立即改正错误呢！自从陛下即位之后，近期内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再加上霜冻蝗虫的危害，百姓口中无食，却不曾听说陛下开仓赈济灾民，但陛下为两个女儿营建道观，却不惜耗资一百多万缗。陛下怎么可以不考虑当今国库中的资财到底有多少，朝廷外所需经费又是多少，就轻易地拿出一百多万缗，来供给于国计民生没有任何用处的工程支出呢！陛下诛灭了韦氏的家族，但没有除去韦氏的恶行，难道忍心抛弃太宗的法度，却不忍心抛弃中宗的弊政吗？再说陛下与太子在韦氏集团专擅朝政之际，没日没夜地为大唐宗庙社稷和自己的身家性命担忧，对奸臣切齿痛恨，现在幸亏铲除了奸党，却不能改变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臣担心会重新出现对陛下切齿痛恨的人。如果这样的话，陛下当初又为什么要痛恨群凶并将他们诛杀殆尽呢！当初中宗皇帝喜爱悖逆庶人，宗晋卿便为她建造私宅，赵履温便为她整治园林。在耗尽了国家资财，用尽了民力之后，新建的私宅还没有来得及居住，修好的园林也没来得及游玩，悖逆庶人就被杀死。现在营建道观，如此追求奢侈豪华，一定不会是陛下和金仙、玉真二位公主的本意，大概是因为有像宗晋卿和赵履温这样的奸臣从中推波助澜，陛下对此不可不多加留意。如果陛下不能中止这项工程的营建，臣担心百姓的怨恨之心，不会比中宗时期减少。现在每个人都明白必将造成巨大的祸患，却没有一个人敢于直言规谏，是因为担心一旦说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像韦月将、燕钦融这样的忠臣义士，被先朝诛杀，陛下给予他们很高的奖赏，难道不是因为陛下深知直言进谏有利于国家吗！臣今天所说的，也像先朝的直言一样，希望陛下能够体察到这一点。”唐睿宗虽然未能采纳他的建议，却也对他的恳切直率大加赞赏。

御史中丞和逢尧摄鸿胪卿，使于突厥，说默啜曰：“处密、坚昆闻可汗结婚于唐，皆当归附。可汗何不袭唐冠带，使诸胡知之，岂不美哉！”默啜许诺，明日，头、衣紫衫，南向再拜，称臣，遣其子杨我支及国相随逢尧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师。逢尧以奉使功，迁户部侍郎。

御史中丞和逢尧代理鸿胪卿职务，出使突厥，劝说默啜道：“处密、坚昆等部落听说可汗与大唐公主结婚的消息后，都会率众归附的。可汗为什么不穿戴大唐的服饰，让各部落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样不是很好吗！”默啜表示同意这样做。第二天，默啜头戴头，身穿紫色朝服，面向南方拜了两拜，向大唐皇帝称臣，并派遣他的儿子杨我支及国相跟着和逢尧一道入朝，十一月，戊寅（初八），一行人抵达京师。和逢尧因奉命出使有功，被唐睿宗任命为户部侍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军，五十五免。

壬辰（二十二日），唐睿宗下令天下百姓自二十五岁起须服兵役，五十五岁以上者免除兵役。

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尉十姓使。

十二月，癸卯（初三），唐睿宗任命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唐睿宗召见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向他请教关于阴阳术数的学问，司马承祯回答说：“所谓‘道’，应当是损之又损，以至于达到无为的境界，我怎么肯耗费心力去研究阴阳术数的学问呢！”唐睿宗又问道：“对于修身养性来说，无为是最高的境界，那么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呢？”司马承祯回答说：“治理国家与修身养性道理一样，只要能够做到顺乎世间万物发展的自然之理，内心之中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那么国家就可以趋于大治。”唐睿宗感慨地说：“广成子所说的话，没有人可以超过。”司马承祯坚决请求返回天台山，唐睿宗同意了他的要求。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征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用手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道：“这里面就有很多出家隐居的好地方，您何必一定要回到天台山呢！”司马承祯回答说：“在我看来，这终南山不过是入世作官的捷径罢了！”由于卢藏用曾在终南山隐居，武则天时期被征辟为左拾遗，所以司马承祯这样回答他。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上先天元年（壬子、712 ）

唐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公元712 年）

春，正月，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谏议大夫贾曾议舍祭天地。曾，言忠之子也。

春季，正月，辛巳（十一日），唐睿宗到南郊合祭天地，这是首次采用谏议大夫贾曾提出的建议。贾曾是贾言忠的儿子。

戊子，幸东，耕藉田。

戊子（十八日），唐睿宗到水东面，亲耕藉田。

己丑，赦天下；改元太级。

己丑（十九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并改年号为太极。

乙未，上御安福门，宴突厥杨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会上传位，婚竟不成。

乙未（二十五日），唐睿宗在安福门设宴款待突厥可汗默啜之子杨我支，把金山公主叫出来让他看了看；不久就赶上唐睿宗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因而这桩婚姻终于没有结成。

在左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并同中书门下三品。

唐睿宗任命左台御史大夫窦怀贞、户部尚书岑羲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二月，辛酉，废右御史台。

二月，辛酉（二十二日），唐睿宗下诏撤消右御史台。

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刑部尚书。华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蒲州刺史萧至忠主动投靠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举荐他当刑部尚书。萧至忠的妹夫华州刺史蒋钦绪对他说：“凭您的才学，何必担心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最好不要作非分之想，钻营求官。”萧至忠听过之后没有作声。蒋钦绪回去之后感叹道：“萧至忠九代望门，至此一朝族灭，实在是可悲呀！”萧至忠一向具有美好的声望，他曾经有一次在从太平公主家里出来时与宋相遇，宋说：“这不是我对您所期望的。”萧至忠讪笑道：“宋生说得很对！”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催马离去。

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尝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与燕州刺史李有隙，毁之于刘幽求，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代之。三月，丁丑，以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

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守幽州二十余年，当地吏民安居乐业，薛讷从未发兵出塞寻衅，胡虏也不敢入关进犯。由于薛讷与燕州刺史李之间有矛盾，所以李向刘幽求诋毁薛讷，刘幽求便推荐左羽林将军孙取代了薛讷的职务。三月，丁丑（初八），唐睿宗任命孙为幽州大都督，改任薛讷为并州长史。

夏，五月，益州獠反。

夏季，五月，益州獠族部落反叛。

戊寅，上祭北郊。

戊寅（初十），唐睿宗到北郊祭祀。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辛巳（十三日），唐睿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卒，追封定王。

六月，丁未（初九），右散骑常侍武攸暨去世，被追封为定王。

上以节愍太子之乱，岑羲有保护之功，癸丑，以羲为侍中。

由于岑羲在节愍太子李重俊的事变中，保护唐睿宗有功，唐睿宗于癸丑（十五日）任命他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与奚酋李大战于冷陉，全军覆没。

庚申（二十二日），幽州大都督孙在冷陉与奚族酋长李大交战，全军覆没。

是时，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将军周以悌发兵二万、骑八千，分为三军，以袭奚、契丹。将军乌可利谏曰：“道险而天热，悬军远袭，往必败。”曰：“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使楷洛将骑四千前驱，遇奚骑八千，楷洛战不利。怯懦，不敢救，引兵欲还，虏乘之，唐兵大败。阻山为方陈以自固，大使谓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曰：“吾奉敕来招尉耳。楷洛不禀节度，辄与汝战，请斩以谢。”大曰：“若然，国信安在？”悉敛军中帛，得万余段，并紫袍、金带、鱼袋以赠之。大曰：“请将军南还，勿相惊扰。”将士惧，无复部伍，虏追击之，士卒皆溃。、以悌为虏所擒，献于突厥，默啜皆杀之；楷洛、可利脱归。

当时，孙统帅左骁卫将军李楷洛和左威卫将军周以悌，调集步卒二万、骑兵八千，分为三军，袭击奚和契丹。将军乌可利劝阻他说：“道路险阻，天气炎热，孤军深入敌境，进行长途奔袭，一定要打败仗的。”孙说：“薛讷任边镇守将达二十余年之久，竟然不能为国家收复营州。现在我们乘其不备率兵前往，一定能获得成功。”孙派李楷洛率领四千骑兵为前锋，李楷洛与奚族的八千骑兵相遇并交战，唐军失利。孙畏敌如虎，竟不敢发兵相救，反而想率部回撤，奚军乘胜追击，唐军惨败，孙依山布成方阵力求自保。李大派遣使者前来向孙质问道：“朝廷既然与我们和亲，您为什么还要率领大军到这里来呢？”孙回答说：“我只不过是奉敕前来招抚慰问罢了。李楷洛不服从我的调遣，与你们交战，请允许我将他斩首，向你们谢罪。”李大又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唐国的符信在哪里？”孙把军中携带的所有绢帛搜集到一起，共计一万余段，连同大小将官的紫袍、金带、鱼带，统统交给了李大。李大说：“请将军回到南边去，不要再到这里来骚扰了。”唐军将士十分惊惧，南撤的军队再也没有任何队形，奚军又乘机相攻，因而溃不成军。孙和周以悌被奚人俘获，奚人又将他们献给突厥，突厥可汗默啜将两人杀死。李楷洛和乌可利逃回唐朝境内。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大微，至于大角。

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西方，经过轩辕星进入太微垣，到达大角星。

有相者谓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曰：“公有刑厄。”怀贞惧，请解官为安国寺奴；敕听解官。乙亥，复以怀贞为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有个看相的人对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说：“您将有刑狱之灾。”窦怀贞非常害怕，上表请求解除官职，去作安国寺的寺奴。唐睿宗降敕照准。乙亥（初八），唐睿宗又任命窦怀贞为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平章军国重事。

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上曰：“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太子闻之，驰入见，自投于地，叩头请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

太平公主指使一个懂天文历法的人向唐睿宗进言说：“彗星的出现标志着将要除旧布新，再说位于天市垣内的帝座以及心前星均有变化，所主之事乃是皇太子应当登基即位。”唐睿宗说：“将帝位传给有德之人，以避免灾祸，我的决心已定。”太平公主和她的同伙们都极力谏阻，认为这样做不行，唐睿宗说：“中宗皇帝在位时，一群奸佞小人专擅朝政，上天屡次用灾异来表示警告。朕当时请求中宗选择贤明的儿子立为皇帝以避免灾祸，但中宗很不高兴，朕也因此而担忧恐惧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朕怎么能够对中宗可以劝他禅位，对自己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太子李隆基知道这个消息后，赶忙入宫朝见，跪在地上边叩头边说：“臣因尺寸之功，就被破格立为皇嗣，即使是做太子还担心无法胜任，陛下又突然要将帝位传给臣，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唐睿宗对太子说：“大唐的宗庙社稷之所以再次安然无恙，我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都是由于你立下大功。现在帝座星有灾异出现，所以我将帝位禅让给你，以便能转祸为福，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太子李隆基还是坚决推辞不受。唐睿宗说：“你是一个孝子，为什么非要等到站在我的灵柩前才能即皇帝之位呢！”太子只好流着眼泪走了出来。

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太子上表固辞。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壬辰（二十五日），唐睿宗颁发制命，决定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太子上表坚决推辞。太平公主劝说唐睿宗，最好在禅让之后，还要亲自执掌朝政大事。于是唐睿宗对太子说：“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十分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想当初唐尧将帝位禅让给虞舜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朕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哪里就能对家国之事漠不关心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会参予处理的。”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八月，庚子（初三），唐玄宗即皇帝位，将唐睿宗尊奉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朕”，所发布的命令称为“诰”，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见。皇帝自称为“予”，所发布的命令称为“制”、“敕”，每天都在武德殿接受群臣朝见。凡涉及到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的刑狱政务由太上皇决定，其余政务均由皇帝决断。

壬寅，上大圣天后尊号曰圣帝天后。

壬寅（初五），朝廷为大圣天后武则天上尊号为圣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甲辰（初七），唐玄宗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先天。

乙巳，于州北置渤海军，恒、定州境置恒阳军，妫、蔚州境置怀柔军，屯兵五万。

乙巳（初八），唐玄宗决定在州以北设置渤海军，在恒州、定州一带设置恒阳军，在妫州、蔚州境内设置怀柔军，驻扎五万军队。

丙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以后父仁皎为太仆卿。仁皎，下人也。戊申，立皇子许昌王嗣直为郯王，真定王嗣谦为郢王。

丙午（初九），唐玄宗下诏将妃子王氏立为皇后；将皇后王氏之父王仁皎任命为太仆卿，五仁皎是下人。戊申（十一日），唐玄宗又下诏将皇子许昌王李嗣直封为郯王，将真定王李嗣谦封为郢王。

以刘幽求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为检校中书令。

朝廷任命刘幽求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为侍中，崔为检校中书令。

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亡命，佣书于江都。上之为太子也，琚还长安，选补诸暨主簿，过谢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视，宦者曰：“殿下在帘内。”琚曰：“何谓殿下？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太子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盖主，汉昭帝之姊，自幼供养，有罪犹诛之。为天下者，岂顾小节！”太子悦曰：“君有何艺，可以与寡人游？”琚曰：“能飞炼、恢嘲。”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直，日与游处，累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

当初河内人王琚参预了王同皎等人谋杀武三思的谋画，事发后亡命出逃，在江都以代他人抄书为生。唐玄宗被立为太子以后，王琚回到了长安，被选拔任命为诸暨县主簿，上东宫去拜谢李隆基。王琚走上殿廷之后，故意走得很慢，视线也放得很高，宦官说：“殿下在帘子内。”王琚说：“什么殿下不殿下的？当今只有一个太平公主！”太子听后马上召见他，并与他谈话，王琚说：“先前韦庶人弑帝为逆，人心不服，杀掉她是件容易事。太平公主是武后的女儿，再加上她无比的凶狠狡猾，大臣们大多秉承她的旨意办事，我对此十分担忧。”太子拉他与自己同坐在一张榻上，流着眼泪对他说：“现在父皇的兄弟姊妹中，就只有一位太平公主了，如果把这些事禀告父皇的话，恐怕会让他老人家伤心，可如果不去禀告，又担心她所造成的危害会越来越严重，这可怎么办呢？”王琚回答说：“天子所讲究的孝道，与平民百姓不同，应当考虑的是宗庙社稷的安危。盖主是汉昭帝的姐姐，将昭帝从小养大，有了罪也还是要杀掉。治理天下的人，怎么能顾及小节呢！”太子很高兴地问他：“您有什么本事可以和寡人在一起呢？”王琚回答说：“我既擅长炼丹，又能诙谐嘲谑。”于是太子奏请唐睿宗将王琚任命为詹事府司直，每天与他交往相处，并逐渐将他提拔为太子中舍人；等到太子即位之后，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

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以羽林兵诛之，使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为然。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丙辰，幽求下狱。有司奏：“幽求等离间骨肉，罪当死。”上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杀。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张于峰州，光宾于绣州。

这时，宰相大多数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谋划调集羽林兵将他们一网打尽，并让张秘密地对唐玄宗说：“窦怀贞、崔、岑羲等人都是依仗太平公主才爬上宰相职位的，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策划如何作乱。如果陛下不早点除掉他们，一旦事变突然发生，太上皇怎么能平安呢！请快些诛杀他们。臣已经与刘幽求定好了计策，就只等陛下下命令了。”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但事后张将这一计谋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唐玄宗知道以后十分害怕，急忙将刘幽求等人的罪状开列出来上奏了太上皇。丙辰（十九日），刘幽求被逮捕下狱。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上奏道：“刘幽求挑拨离间陛下骨肉，应当判处死刑。”唐玄宗又为刘幽求等人向太上皇求情，说刘幽求为大唐朝廷立过大功，不能判处死刑。癸亥（二十六日），唐睿宗将刘幽求流放到封州，将张流放到峰州，将邓光宾流放到州。

初，崔为襄州刺史，密与谯王重福通书，重福遗之金带。重福败，当死，张说、刘幽求营护得免。既而附太平公主，与公主谋罢说政事，以左丞分司东都。及幽求流封州，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桂州都督王知其谋，留幽求不遣。利贞屡移牒索之，不应，利贞以闻。屡逼，使遣幽求，幽求谓曰：“公拒执政而保流人，势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请诣广州，曰：“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因公获罪，无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起初，崔在作襄州刺史时，曾给谯王李重福秘密写信，李重福也曾将金带送给他。李重福起兵失败后，崔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由于张说和刘幽求的多方保护才得以免死。不久以后崔便投靠了太平公主，与太平公主谋划罢免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将他降为尚书左丞并派往设在东都洛阳的中央官署任职。等刘幽求被流放到封州以后，崔暗示广州都督周利贞杀掉刘幽求。桂州都督王得知这一阴谋以后，便将刘幽求扣留在自己手里，不往广州发送。周利贞屡次发出索要刘幽求的公文，王都不予理睬，周利贞便将此事上奏给了朝廷。崔屡次催逼王，让他遣送刘幽求。刘幽求对王说：“您违抗当权宰相的命令而保护一个被流放的人，势必无法保全，只不过是让您受牵连罢了。”于是坚决地请求王放他到广州去，王向他解释说：“您所犯的罪过还不至于让朋友与你绝交。我王为国家的事而获罪，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最终还是一直将刘幽求留在桂州，没有遣送到广州。刘幽求因此而得以幸免。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丁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卯，立皇子嗣升为陕王。嗣升母杨氏，士达之曾孙也。王后无子，母养之。

辛亥（二十五日），唐玄宗将皇子李嗣升立为陕王。李嗣升的母亲杨氏，是隋朝纳言杨士达的曾孙女。由于王皇后没有亲生儿子，所以像母亲一样地抚养他。

冬，十月，庚子，上谒太庙，赦天下。

冬季，十月，庚子（初四），唐玄宗到太庙谒见列祖列宗，颁敕大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丰，猎于骊山之下。

癸卯（初七），唐玄宗到新丰，在骊山脚下狩猎。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贡。沙陀者，处月之别种也，姓朱邪氏。

辛酉（二十五日），西域沙陀金山派遣使者入朝进献贡品。沙陀是处月族的一个别支，姓朱邪氏。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

十一月，乙酉（二十日），奚与契丹合兵二万人进犯渔阳，幽州都督宋关闭城门，没有出城迎战，奚与契丹大肆掳掠之后撤军。

上皇诰遣皇帝巡边，西自河、陇，东及燕、蓟，选将练卒。甲午，以幽州都督宋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太上皇唐睿宗发布诰命，派唐玄宗出巡边境，巡视的地区西自河、陇，东到燕、蓟，巡行中将选择将帅、训练士卒。甲午（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幽州都督宋为左军大总管，并州长史薛讷为中军大总管，朔方大总管、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右军大总管。

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致仕。

十二月，刑部尚书李日知请求退休。

日知在官，不行捶挞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群吏欲捶之，既而谓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谓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仗，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将弃汝矣。”遂释之。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李日知在担任刑部尚书职务时，从来不用刑杖责打误事的官吏，但刑部的各项任务也都能够圆满地完成。曾经有一位令史在接到皇帝敕令三天后，竟然忘记去贯彻执行。李日知十分生气，派人找出刑杖，然后集合所有的官吏，准备责打他，过了一会却又说道：“我如果下令责打你，天下人一定要说你能够惹我李日知生气，再说因延误公务而受到我李日知的杖责，与受到别人的责罚不同，恐怕连你的老婆孩子也要抛弃你了。”于是便放过了他这一次。所有的官吏都非常感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违犯规章，一旦有谁出现稽误失职行为，所有的人都会一起谴责他。

开元元年（癸丑、713 ）

开元元年（癸丑，公元713 年）

春，正月，乙亥，诰：“卫士自今二十五入军，五十免；羽林飞骑并以卫士简补。”

春季，正月，乙亥（十一日），太上皇唐睿宗颁布诰命：“从现在起卫士自二十五岁起服役，五十岁免于服役；羽林军飞骑都从卫士中选拔补充。”

以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朝廷任命吏部尚书萧至忠为中书令。

皇帝巡边改期，所募兵各散遣，约八月复集，竟不成行。

玄宗皇帝巡视边地的行期有所变动，各地所召募的士卒都各自遣返，约定好到八月份再集结，但玄宗皇帝最终未能成行。

二月，庚子夜，开门然灯，又追作去年大，大合伎乐。上皇与上御门楼临观，或以夜继昼，凡月余。左拾遗华阴严挺之上疏谏，以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今乃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非所以光圣德美风化也。”乃止。

二月，庚子（初七）夜间，长安城大开门户，点燃花灯，又补办去年玄宗登基时未曾举办的臣民大聚饮活动，并且安排了场面宏大的歌舞杂技来助兴。太上皇与玄宗皇帝来到城门楼上观赏，有时甚至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欢作乐，一共持续了一个多月。左拾遗华阴人严挺之上疏谏阻，认为：“聚饮是按照百姓认为便利的，大家出钱共饮，以寻求欢乐。现在陛下却耗费万民的资财来供给歌舞杂技的支出，这不是用来光大圣德和美化风俗的方法。”唐玄宗于是停止了这一活动。

初，高丽既亡，其别种大祚荣徙居营州。及李尽忠反，祚荣与乞四北羽聚众东走，阻险自固，尽忠死，武后使将军李楷固讨其余党。楷固击乞四北羽，斩之，引兵逾天门岭，逼祚荣。祚荣逆战，楷固大败，仅以身免。祚荣遂帅其众东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祚荣骁勇善战，高丽、之人稍稍归之，地方二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自称振国王，附于突厥。时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绝，武后不能讨。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慰之，祚荣遣子入侍。至是，以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

当初，高丽灭亡以后，它的一个分支部落酋长大祚荣率领部众迁徙到营州。及至李尽忠反叛朝廷，大祚荣便与酋长乞四北羽一起聚众东逃，凭借险要的地势谋求自保，李尽忠死后，武则天派将军李楷固讨伐李尽忠的余党。李楷固先是进攻乞四北羽并将他斩首，然后带兵越过天门岭进逼大祚荣。大祚荣率领部众迎击，李楷固大败，只身逃脱。大祚荣于是率领部众东行，占据东牟山，筑城居守。由于大祚荣本人骁勇善战，因而高丽人和人也逐渐地依附于他，他的势力渐渐扩展到方圆二千里的区域，辖区之内共有十多万户，拥兵达数万人。大祚荣自称为振国王，依附于突厥。当时奚、契丹都背叛了唐朝，使得唐朝与这一区域的交通断绝，武则天也没有能力讨平他们。唐中宗即位后，派遣侍御史张行岌前来招抚，大祚荣于是派他的儿子入朝侍奉。现在，唐玄宗任命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勃海郡王，并在他的辖区内设置忽汗州，任命他兼任忽汗州都督。

庚申，敕以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赏之。

庚申（二十七日），唐玄宗颁布敕令，将左拾遗严挺之敢于进谏的忠良正直行为宣示百官，并重重地赏赐了他。

三月，辛巳，皇后亲蚕。

三月，辛巳（初六），王皇后亲自采桑养蚕。

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言时政，其略曰：“炀帝自恃其强，不忧时政，虽制敕交行，而声实舛谬，言同尧、舜，迹如桀、纣，举天下之大，一掷而弃之。”又曰：“隋氏纵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愿陛下详择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恶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亲，以至于覆国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诚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顺指，积忤生憎，积顺生爱，此亲疏之所以分也。明主则不然。受其忤以收忠贤，恶其顺以去佞邪，则太宗太平之业，将何远哉！”又曰：“夫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简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上览而善之。

晋陵尉杨相如上疏议论时政，疏文的大意是：“隋炀帝自恃国家强大，不肯为时政而操心，虽然他颁发的制敕数不胜数，但言行之间却相差甚远，口说尧、舜之言，身行桀、纣之事，最后终于丢掉了整个天下。”他还说：“隋朝皇帝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至于亡国灭家，本朝太宗皇帝抑制自己的欲望以至于国家繁荣昌盛，希望陛下能够从中慎重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他还说：“历朝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喜欢忠诚正直之士，憎恶奸佞邪恶之徒的，但是事实上却是忠诚正直之士常常被疏远，奸佞邪恶之徒常常被宠幸，以至于到了国亡身危的地步还不知原因所在，这是为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忠诚正直之士大多不惜触犯帝王的旨意，而奸佞邪恶之徒却大多顺从帝王的邪念，长期触犯帝王旨意就会使帝王产生憎恶之心，长期顺从帝王邪念也会使帝王产生爱怜之意，这就是亲疏所以产生的缘故。圣明的帝王与此相反，他们喜爱敢于触犯自己旨意的臣子，为的是得到忠正贤良之士；憎恶一味顺从自己的人，为的是除去身边的奸佞邪恶之徒，如果能够这样做，那么距离太宗皇帝的太平功业，也就不远了。”他又说：“法律条文贵在简明扼要而能禁止奸邪，刑罚贵在轻缓而能坚决执行。目前陛下正彰明德教、除旧布新，希望能将所有细文苛法尽行革除，不要在臣下的细小过失上斤斤计较。对臣下的细小过失不去计较就能屏除烦琐苛刻的法律，对重大的罪行不使漏网就能制止邪恶，陛下如果能够使法律简明而难以违反，刑罚宽缓而能够制止犯罪，那么就可以称得上是善政了。”唐玄宗读完他的奏疏之后，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议很好。

先是，修大明宫未毕，夏，五月，庚寅，敕以农务方勤，罢之以待闲月。

在这以前，修缮大明宫尚未竣工，夏季，五月，庚寅（二十八日），唐玄宗以正值农忙时节的缘故，下令暂且停工，等到农闲时分再继续修建。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书郭元振同中书门下三品。

六月，丙辰（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兵部尚书郭元振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晋，德良之孙也。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

太平公主倚仗太上皇唐睿宗的势力专擅朝政，与唐玄宗发生尖锐的冲突，朝中七位宰相之中，有五位是出自她的门下，文臣武将之中也有一半以上的人依附她。太平公主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以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寺卿唐和胡僧慧范等一起图谋废掉唐玄宗，此外，太平公主又与宫女元氏合谋，准备在进献给玄宗皇帝服用的天麻粉中投毒。李晋是李德良的孙子。常元楷和李慈多次前往太平公主的私宅与她订下作乱的计谋。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王琚对唐玄宗进言道：“形势已十分紧迫，陛下不可不迅速行动了。”尚书左丞张说从东都洛阳派人给唐玄宗送来了一把佩刀，意思是请玄宗及早决断，铲除太平公主的势力。荆州长史崔日用入朝奏事，对唐玄宗说：“太平公主图谋叛逆，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当初，陛下在东宫作太子时，在名分上还是臣子，如果那时想铲除太平公主，需要施用计谋。现在陛下已为全国之主，只需颁下一道制书，有哪一个敢于抗命不从？如果犹豫不决，万一奸邪之徒的阴谋得逞，那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唐玄宗说：“你说得非常正确，只是朕担心会惊动太上皇。”崔日用又说道：“天子的大孝在于使四海安宁。倘若奸党得志，则社稷宗庙将化为废墟，陛下的孝行又怎么体现出来呢！请陛下首先控制住左右羽林军和左右万骑军，然后再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这样就不会惊动太上皇了。”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便任命他为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皎，之曾孙；令问，靖弟客师之孙；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秋季，七月，魏知古告发太平公主计划在本月四日发动叛乱，指使常元楷、李慈率领羽林军突入武德殿，另派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人在南牙举兵响应。唐玄宗于是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郭元振以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定计率先下手诛除太平公主集团。姜皎是姜的曾孙；李令问是李靖之弟李客师的孙子；王守一是王仁皎的儿子；高力士是潘州人。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赐死于万年狱。

甲子（初三），唐玄宗通过王毛仲调用闲厩中的马匹以及禁兵三百余人，从武德殿进入虔化门，召见常元楷和李慈二人先将他们斩首，在内客省逮捕了贾膺福和李猷并将他们带出，又在朝堂上逮捕了萧至忠和岑羲，下令将上述四人一起斩首。窦怀贞逃入城壕之中自缢而死，唐玄宗下令斩戮他的尸休，并将他的姓改为毒氏。太上皇唐睿宗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唐睿宗道：“皇帝只是奉太上皇诰命诛杀窦怀贞等奸臣逆党，并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玄宗皇帝也随后来到门楼之上，唐睿宗于是颁发诰命列举窦怀贞等人的罪状，并大赦天下，只是逆臣的亲属党羽不在赦免之列。薛稷被赐死在万年县狱中。

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乙丑（初四），太上皇唐睿宗发布诰命：“从现在起，所有军国政务与刑赏教化，均由皇帝处理。朕正好清静无为，修心养性，以遂平生夙愿。”在这一天，太上皇移居到百福殿居住。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挞，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入数年不尽。慧范家亦数十万缗。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直到事发三天以后才出来，被唐玄宗下诏赐死在她自己的家中，她的儿子以及党羽被处死的达数十人。薛崇简因为平日屡次谏阻其母太平公主而受到责打，所以例外地被免于死刑，唐玄守将他赐姓为李氏，并准许他留任原职。唐玄宗还下令将太平公主的所有财产没收充分，在抄家时发现公主家中的财物堆积如山，珍宝器玩可以与皇家府库媲美，厩中牧养的羊马、拥有的田地园林和放债应得的利息，几年也没收不完。胡僧慧范也拥有家产达数十万缗。唐玄宗又下令将新兴王李晋的姓氏改为厉。

初，上谋诛窦怀贞等，召崔，将托以心腹，弟涤谓曰：“主上有问，勿有所隐。”不从。怀贞等既诛，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流窦州，藏用流泷州。新兴王晋临刑叹曰：“本为此谋者崔，今吾死生，不亦冤乎！”会有司鞫宫人元氏，元氏引同谋进毒，乃追赐死于荆州。薛稷之子伯阳以尚主免死，流岭南，于道自杀。

当初，唐玄宗在筹画诛杀窦怀贞等人时，曾召见崔，想将他当作心腹。崔的弟弟崔涤对他说：“无论皇帝问到你什么，你都不能有所隐瞒。”崔没有采纳。窦怀贞等人被杀后，崔与尚书右丞卢藏用两人都因私侍太平公主获罪，崔被流放到窦州，卢藏用被流放到泷州。新兴王李晋临刑之际叹道：“本来提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崔，现在我被处死，崔反而能够保住性命，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适逢有关部门审讯宫女元氏，元氏供出崔与她同谋投毒谋害玄宗，唐玄宗于是重新下诏将崔赐死在他流放途中经过的荆州。薛稷的儿子薛伯阳由于娶公主为妻的缘故而被免于处死，流放岭南，他在流放途中自杀身死。

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公主怒而去。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

当初在太平公主与其党羽谋划废掉玄宗皇帝之时，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等人都赞成此举，只有陆象先认为这样做不行。太平公主说：“太上皇废长立少，已经不合道理，再加上皇帝失德，为什么不能将他废掉呢！”陆象先说：“既然皇帝当初是以立有大功而被立为太子的，那么就只能以获罪为由将其废黜。现在皇帝实际上没有罪，我终究不敢苟同。”太平公主十分生气地离去。唐玄宗诛杀窦怀贞等人以后，召见陆象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当时正值严厉惩处太平公主党羽的时候，应当入狱受罚的人非常之多，陆象先悄悄地为这些人申明冤屈，很多人因而得以保全性命，但他从未自己说起过这些事，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此事内情。朝廷百官中平素受到太平公主的善待或者憎恶的人，此时有的被降职贬黜，有的受到提拔重用，这项工作总共持续了一年之久，仍未全部做完。

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

丁卯（初六），唐玄宗亲自来到承天门楼，发布诏命，大赦天下。

己巳，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

己巳（初八），唐玄宗赏赐有功之臣郭元振等人大小不等的官职爵位以及数量不同的田宅钱物，还任命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让他主持内侍省事务。

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门传命而已。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当初唐太宗曾定下制度，内侍省不设置三品官，内侍们无非是身着黄色朝服，领取皇家发放的禄米，做一些把守宫门、传达诏命之类的事情。武则天虽是女皇帝，宦官也不执掌朝政。唐中宗时期，受到他亲信宠爱的近臣很多，以至于级别在七品以上的宦官达一千余人，但是身着绯色朝服的宦官尚不多见。唐玄宗任亲王的时候，高力士就对他倾心事奉，玄宗被立为太子之后，便奏请唐睿宗任命高力士为内给事，此次因诛除萧至忠、岑羲等人有功，唐玄宗又赐给他高官。从此以后宦官逐渐增加到三千多人，被任命为三品将军的人也越来越多，穿红、紫朝服的达到一千余人，宦官势力从此膨胀起来。

壬申，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宣抚十道。

壬申（十一日），唐玄宗派遣益州长史毕构等六人安抚全国十道。

乙亥，以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乙亥（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张说为中书令。

庚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庚辰（十九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被贬为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八月癸巳（初二），唐玄宗任命被流放到封州去的刘幽求为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杨我支来求婚；丁巳，许以蜀王女南和县主妻之。

丙辰（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派遣他的儿子杨我支前来求婚；丁巳（二十六日），唐玄宗答应将蜀王之女南和县主嫁给默啜。

中宗之崩也，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密表韦后，请出相王诸子于外。上即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峤时以特进致仕，或请诛之，张说曰：“峤虽不识逆顺，然为当时之谋则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峤子率更令畅为虔州刺史，令峤随畅之官。

唐中宗驾崩之后，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秘密地向韦皇后上表，请求将相王李旦的儿子们外放出京。唐玄宗即位之后，在宫中发现了李峤的奏表，并将它拿给侍臣们传看。李峤当时已经以特进的资格退休，有人建议将李峤处死，张说说：“李峤虽然没能分清善恶忠奸，但是他为当时的执政者出谋献策却也可以称得上是竭忠尽智了。”唐玄宗认为他说的对。九月壬戌（初二），唐玄宗任命李峤之子率更令李畅为虔州刺史，并下令李峤随同其子赴任。

庚午，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

庚午（初十），唐玄宗任命刘幽求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丙戌，复置右御史台，督察诸州；罢诸道按察使。

丙戌（二十六日），唐玄宗下诏恢复右御史台，负责对各州的督察，同时废除诸道按察使。

冬，十月，辛卯，引见京畿县令，戒以岁饥惠养黎元之意。

冬季，十月，辛卯（初一），唐玄宗召见京县及畿县县令，告诫他们在饥荒之年应当关怀扶助黎民百姓。

己亥，上幸新丰；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上始欲立威，亦无杀绍之意，金吾卫将军李邈遽宣敕斩之。上寻罢邈官，废弃终身。时二大臣得罪，诸军多震慑失次。惟左军节度薛讷、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军不动，上遣轻骑召之，皆不得入其陈。上深叹美，慰勉之。

己亥（初九），唐玄宗来到新丰。癸卯（十三日），唐玄宗与文武官员在骊山脚下讲习武事，共调集了兵士二十多万，旌旗连绵达五十余里。由于军容不整的缘故，唐玄宗让兵部尚书郭元振跪在军中的大旗之下，准备将其斩首。刘幽求、张说跪在玄宗的马前进谏说：“郭元振曾为大唐的江山社稷立下大功，不能杀。”唐玄宗于是将郭元振流放到新州。唐玄宗还下令将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斩首，原因是他所制定的军礼不够整肃。其实唐玄宗原本只是打算借此树立自己的声威，并没有杀死唐绍的意思，只是由于金吾卫将军李邈急忙宣布了将其斩首的敕命，所以才弄假成真。事后不久唐玄宗便罢免了李邈的职务，将他废弃终身。当时由于郭元振、唐绍这两位大臣都受惩处，各路军马大多震惊失措，队形凌乱，只有左军节度薛讷和朔方道大总管解琬二人所领军兵岿然不动，唐玄宗派遣轻装的骑兵宣召他们前来，但这些使者都无法进入他们的阵营。唐玄宗对他们二人十分赞赏，慰问勉励了他们一番。

甲辰，猎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名姚元之为相，张说疾之，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之，上不纳。又使殿中监姜皎言于上曰：“陛下常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人，臣今得之矣。”上问为谁，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张说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当死！”皎叩头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诣行在。既至，上方猎，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甲辰，（十四日），唐玄宗在渭川狩猎。唐玄宗想任用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宰相，张说一向忌恨姚元之，便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他，但唐玄宗不理睬。张说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向唐玄宗进言道：“陛下早就想任命一位河东总管，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臣现在发现了这样一位称职的人。”唐玄宗问他这个人是谁，姜皎回答说：“姚元之文武全才，是担任河东总管的合适人选。”唐玄宗说：“这是张说的主意，你竟敢当面欺骗朕，应当处以死刑！”姜皎赶忙叩头自首谢罪，唐玄宗当即派遣宦者将姚元之征召到渭川来。姚元之抵达后，唐玄宗正在狩猎，马上召见了他，并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元之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姚元之处理政务精明干练，曾三次担任宰相，每次都兼任兵部尚书，他对于边境地区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马匹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默默地记在心里。唐玄宗刚刚即位，励精图治，遇事都要先听听姚元之的意见，元之也是每次都能对答如流，他的同僚则只能唯唯诺诺而已，所以玄宗也就一心信任他。姚元之请求唐玄宗削夺受宠的权贵之家的权势，珍惜手中的爵禄赏赐，采纳敢于犯颜直谏的臣子的建议，不按受臣下进献的贡品，不与群臣开一些轻慢无礼的玩笑。唐玄宗对他的上述建议都一一采纳。

乙巳，车驾还京师。

乙巳（十五日），唐玄宗返回京城。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

姚元之曾经奏请依照顺序提拔任用郎吏，玄宗却只是盯着宫殿的屋顶不作声，姚元之几次重复，玄宗始终一言不发。姚元之感到十分恐惧，便急忙退出。当日罢朝以后，高力士向玄宗进谏道：“陛下刚刚总理天下大事，宰臣上奏言事，就应当面表明您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不闻不问、一言不发呢！”唐玄宗回答说：“朕让姚元之总理朝廷庶政，遇有军政大事可以当面奏闻共同的商议；郎吏是小官，这样的事也要一一打扰朕吗！”适逢高力士奉旨到省中宣谕诏命，将玄宗的话转达给了姚元之，姚元之这才转忧为喜。知道这件事的人无不叹服玄宗深明为君之道。

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其略曰：“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而之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又曰：“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怕失在于无耻。”元之嘉纳其言。

左拾遗曲江县人张九龄，鉴于姚元之声望极高，又受到唐玄宗的信任和重用，所以写给了他一封信，劝他疏远阿谀奉承急于进取之徒，提拔任用纯正忠厚之士，这封信的大意是：“任用的人必须有才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与有才能的人共同处理政事，治理国家不能超越这一途径。以往在任用贤才的时候，掌权者并非不具备识别人才的本领，之所以存在很多弊端，是由于考虑私情的缘故。”信中还说：“自从您担任宰相职务，执掌用人的大权以来，那些浅薄鄙陋、软弱无能的人，已经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向您围拢过来，他们或者谄媚您的亲戚以求得他们的赞誉，或者讨好您的宾客以取悦他们。我相信他们中间也许会有有才能的人，但认为他们实在是太无耻了。”姚元之十分赞赏他的建议，并予以采纳。

新兴王晋之诛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步从，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元之闻之，曰：“栾布之俦也。”及为相，擢为尚书郎。

在新兴王李晋被处斩的时候，他原来的部属纷纷逃散，只有司功李一人徒步跟随在他身边，没有改变当属官时的礼节，并在行刑后对故主的尸体放声痛哭。姚元之听说这件事后赞道：“这才是像栾布那样的忠义之士啊！”现在姚元之又担任了宰相职务，便将李提升为尚书郎。

己酉，以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己酉（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刑部尚书赵彦昭为朔方道大总管。

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

十一月，乙丑（初五），刘幽求兼任侍中。

辛巳，群臣上表请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从之。戊子，受册。

辛巳（二十一日），群臣上表请求为皇帝加上开元神武皇帝的尊号，唐玄宗同意。戊子（二十八日），唐玄宗接受群臣进上尊号的册书。

中书侍郎王琚为上所亲厚，群臣莫及。每进见，侍笑语，逮夜方出；或时休沐，往往遣中使召之。或言于上曰：“王琚权谲纵横之才，可与之定祸乱，难与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边诸军。

中书侍郎王琚受到唐玄宗的亲近和厚爱，没有哪一个大臣能够与他相比。每次进见皇帝时，王琚都要陪玄宗谈笑，直到晚上才退出；有时休假时，也往往要派宦官宣召他入宫相会。有人对唐玄宗进言道：“王琚精通权略，是一位机巧诡诈的纵横之士，陛下可以与他一起平定祸乱，却难以与他共同治理承平之世。”唐玄宗因此开始逐渐疏远王琚。在这个月里，玄宗任命他兼任御史大夫，派他到北部边境地区巡察各部队。

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

十二月，庚寅（初一），唐玄宗下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元。同时下诏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改中书省为紫微省；改门下省为黄门省，门下侍中为黄门监；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州的长史改称为尹，州的司马改称为少尹。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来求和。

甲午（初五），吐蕃派遣大臣前来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开元尊号，复名崇。

壬寅（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姚元之兼任紫微令。姚元之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便恢复其原名为姚崇。

敕：“都督、刺史、都护将之官，皆引面辞毕，侧门取进止。”

唐玄宗发布敕命：“都督、刺史、都护准备赴任时，都要在引见当面辞别天子后，在左右侧门听候皇帝的旨意。”

姚崇既为相，紫微令张说惧，乃潜诣岐王申款。他日，崇对于便殿，行微蹇。上问：“有足疾乎！”对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问其故。对曰：“岐王陛下爱弟，张说为辅臣，而密车入王家，恐为所误，故忧之。”癸丑，说左迁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亦罢为太子少保。甲寅，以黄门侍郎卢怀慎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姚崇担任宰相职务以后，紫微令张说感到担忧恐惧，便私下到岐王那里表明自己倾心依附的诚意。后来有一天，姚崇在便殿回答唐玄宗的问话时，脚略微有点瘸，唐玄宗问他：“您的脚是不是有毛病？”姚崇回答道：“臣有心病，没有脚病。”玄宗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姚崇答道：“岐王是陛下心爱的弟弟，张说是宰相，却秘密地乘车到岐王的家里去，臣担心岐王会被张说所误，所以心中很是担忧。”癸丑（二十四日），唐玄宗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也被免去宰相职务，降职为太子少保。甲寅（二十五日），唐玄宗任命黄门侍郎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

第二百一十一卷

唐纪二十七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中开元二年（甲寅、714 ）

唐纪二十七唐玄宗开元二年（甲寅，公元714 年）

春，正月，壬申，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春季，正月壬申（十三日），唐玄宗颁布制命：“要选拔那些有才能见识的京官担任都督、刺史，选择政绩显著的都督、刺史担任京官，使官员的外放和入朝任职保持均衡，并永远以此为常规。”

己卯，以卢怀慎检校黄门监。

己卯（二十日），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黄门监。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咸嘉赏之。

依旧制规定，凡属音乐，不论雅俗，统归太常寺管辖。唐玄宗精晓音律，他认为太常寺是朝廷掌管礼乐的部门，不应当兼管歌舞杂技艺人和各种游戏杂耍；于是他下诏另设左右教坊来专门教授俗乐，并任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主管官。此外，唐玄宗还挑选了数百名乐工，亲自在梨园教他们演奏法曲，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唐玄宗还教宫中的人学习法曲。唐玄宗又挑选了一些歌伎和舞女，安置在宜春院，由官府各赐给她们家中财物。礼部侍郎张廷、酸枣尉袁楚客二人都为此而上疏，认为：“陛下年纪轻轻，应当尊崇经学儒术，亲近方正之士，崇尚朴素。臣以为陛下应当以喜欢靡靡之音、好巡游狩猎为戒。”唐玄宗虽然未能采纳他们的建议，但都对他们表示赞赏。

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上从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伪妄还俗者万二千余人。

自唐中宗即位以来，皇亲国戚竞相营建佛寺，奏请度人出家为和尚，其中有不少弄虚作假的；富裕人家的子弟以及身强力壮的男子纷纷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这种人简直到处都是。姚崇向唐玄宗建议道：“佛图澄未能使后赵国运长久，鸠摩罗什也无法使后秦免于覆亡，齐襄帝、梁武帝同样未能免于国破家亡。只要陛下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就是有福之身，哪里用得着剃度奸诈之徒为僧，让他们败坏佛法呢！”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丙寅（疑误），唐玄宗命令有关部门筛选淘汰全国的和尚尼姑，因弄虚作假被勒令还俗的僧尼共计一万二千余人。

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东渔阳城。或言：“、奚、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并州长史、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信之，奏请击契丹，复置营州；上亦以冷陉之役，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甲申，以讷同紫微黄门三品，将兵击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当初营州都督治所设在柳城，以镇抚奚和契丹，武则天时期，营州都督赵文执行政策失当，柳城被奚、契丹攻陷，此后营州治所就寄居在幽州东部的渔阳城。当地有人传说：“、奚、等部落很想归降大唐，只是由于大唐不在柳城设立营州，所以无所依附投靠，再加上被突厥可汗默啜侵扰，故而暂时依附突厥；假如大唐又在柳城设立营州，那么这些部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前来归附。”并州长史兼和戎、大武等军州节度大使薛讷听信了这种传闻，上奏请求进攻契丹，重建营州；唐玄宗也因唐军在冷泾一役中大败的缘故而一直想出兵讨伐契丹。姚崇等大臣们纷纷谏阻。甲申（二十五日），唐玄宗任命薛讷为同紫微黄门三品，率兵攻讨契丹，群臣于是不敢再向玄宗谏阻这件事。

薛王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弹奏；业为之请，敕紫微、黄门覆按。姚崇、卢怀慎等奏：“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舍。”上从之 .由是贵戚束手。

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夺欺凌百姓，被御史上奏弹劾；李业为他求情，唐玄宗于是让紫微、黄门复审此案。姚崇、卢怀慎等人奏称道：“王仙童的罪状清楚明白，御史对他的弹劾也并无冤枉之处，不能对他放纵宽宥。”唐玄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从此皇亲国戚们收敛了一些。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二月，庚寅朔（疑误），太史上奏说是太阳应当亏食却没有亏食。姚崇向玄宗上表致贺，并请求将这件事载入史册，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击破之。同俄单骑逼城下，虔伏壮士于道侧，突起斩之。突厥请悉军中资粮以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

乙未（初七），突厥可汗默啜派他的儿子同俄特勒、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兵围攻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将突厥兵击败。同俄特勒单枪匹马逼近城下，被郭虔事先埋伏在路旁的勇士跃起斩首。突厥人请求用军中的所有物资换回同俄特勒，后得知他已被杀死，恸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

丁未（十九日），唐玄宗发布敕命：“从今以后各地均不得新建佛寺；原有的佛寺已毁坏应修缮的，一律到有关部门申报，经检查属实，才允许动工修缮。”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节度。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

闰二月，唐玄宗任命鸿胪寺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兼任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命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以及周围各军统归王指挥调度，并且将安北大都护府迁到中受降城，在那里驻扎军队，实行屯田。

丁卯，复置十道按察使，以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为之。

丁卯（初九），唐玄宗下诏恢复十道按察使的建置，派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充任按察使。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为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豳公希等请以己官爵让以报其德，由是累迁申王府司马。

唐玄宗考虑到徐有功执法公平正直，便于乙亥日（十七日）任命他的儿子、大理司直徐为恭陵令。窦孝谌之子、光禄卿、豳公窦希等人请求将自己的官爵让给徐以报答徐有功的恩德，所以徐得以从大理司直连续升迁为申王府司马。

丙子，申王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

丙子（十八日），申王李成义请求唐玄宗同意将自己的王府录事闫楚任命为王府参军，唐玄宗表示同意。姚崇和卢怀慎向玄宗进谏道：“臣等在此之前曾得到陛下的旨意，说凡王公、驸马有所奏请，如果没有陛下亲笔书写的墨敕，均不能生效。臣认为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是有关部门的职权；倘若由于有亲朋故旧的恩情，就可以以朝廷的官爵相赠，那就是继承中宗皇帝的弊政，这样做实际会紊乱朝廷的法度。”于是这件事便搁置下来。从此请托之风不再流行。

突厥石阿失毕既失同俄，不敢归；癸未，与其妻来奔，以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突厥石阿失毕因损折了可汗之子同俄特勒，不敢回到突厥；癸未（二十五日），石阿失毕携其妻子投奔唐朝，被唐玄宗任命为右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其妻被册封为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怨望语，下紫微省按问，幽求等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言于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闲职，微有沮丧，人情或然。功业既大，荣宠亦深，一朝下狱，恐惊远听。”戊子，贬幽求为睦州刺史，绍京为果州刺史。紫微侍郎王琚行边军未还，亦坐幽求党贬泽州刺史。

有人告发太子少保刘幽求、太子詹事钟绍京有不满言论，玄宗下令将此二人交由紫微省审讯，刘幽求等人表示不服。姚崇、卢怀慎、薛讷对玄宗进谏道：“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现在突然担任没有实权的闲职，心中稍微有点沮丧，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立下的功勋既大，获得的恩宠也深，一旦因一点小事就被逮捕下狱，恐怕会使天下人感到震惊。”戊子（疑误），唐玄宗将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将钟绍京贬为果州刺史。奉旨巡视边防部队尚未回朝的紫微侍郎王琚，也因是刘幽求的同党而获罪，被贬为泽州刺史。

敕：“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

唐玄宗颁下敕命：“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都是则天大圣皇后时期的酷吏，只不过是比起周兴等人罪状稍微轻一些，应当削夺这些人的官爵，将他们放归民间，终身不予录用。”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反叛朝廷。三月，己亥（十二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攻克碎叶等镇，活捉都担并将其斩首，招降了他的部落共二万余帐。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遗诏，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特进致仕李峤，于时同为宰相，不能匡正，令监察御史郭震弹之；且言彦昭拜巫赵氏为姑，蒙妇人服，与妻乘车诣其家。甲辰，贬安石为沔州别驾，嗣立为岳州别驾，彦昭为袁州别驾，峤为滁州别驾。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尝检校定陵，盗隐官物，下州征赃。安石叹曰：“此祗应须我死耳。”愤恚而卒。晦，皎之弟也。

御史中丞姜晦认为宗楚客等人篡改中宗皇帝的遗诏时，现任的青州刺史韦安石、太子宾客韦嗣立、刑部尚书赵彦昭、以特进资格退休的李峤四人都在朝为相，却不能对这种行为加以匡正，便指使监察御史郭震上疏弹劾他们；并且还提到了赵彦昭拜女巫赵氏为姑，身披妇人衣装，和自己的妻子一起乘车到赵氏家中去等事。甲辰（十七日），唐玄宗将韦安石贬为沔州别驾，将韦嗣立贬为岳州别驾，将赵彦昭贬为袁州别驾，将李峤贬为滁州别驾。韦安石抵达沔州后，姜晦又向玄宗上奏说韦安石曾在督察中宗定陵的建造时盗窃隐藏官府财物，并且发文书到沔州向韦安石要赃物。韦安石感叹道：“这只不过是想要我死罢了。”终于愤愤而死。姜晦是姜皎的弟弟。

毁天枢，发匠熔其铁钱，历月不尽。先是，韦后亦于天街作石台，高数丈，以颂功德，至是并毁之。

唐玄宗下令捣毁天枢，并调工匠熔化天枢上的铜铁，历时一月之久仍未熔完。此前韦后为歌颂自己的功德也在西京长安朱雀街上建造了一个高达数丈的石台，这次也被唐玄宗下令一起捣毁。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复遣使求婚，自称“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夏季，四月，辛巳（二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求婚，他自称为“乾和永清太驸马、天上得果报天男、突厥圣天骨咄禄可汗”。

五月，己丑，以岁饥，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

五月，己丑（初三），由于粮食歉收的缘故，唐玄宗下诏罢除所有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并且规定以后这三种官，除非是立有战功或者是由皇帝降下别敕特行录用，吏部和兵部一律不得注拟。

己酉，吐蕃相坌达延，遗宰相书，请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国封疆，然后结盟。琬尝为朔方大总管，故吐蕃请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复召拜左散骑常侍而遣之。又命宰相复坌达延书，招怀之。琬上言，吐蕃必阴怀叛计，请预屯兵十万于秦、渭等州以备之。

己酉（二十三日），吐蕃宰相坌达延写给唐朝宰相一封信，信中要求朝廷先派解琬到河源划定两国的边界，然后两国再订立盟约。解琬曾经担任朔方大总管，所以吐蕃特意要求朝廷派他前往。由于在这之前解琬已经以金紫光禄大夫之职退休，所以唐玄宗又将他召入朝中，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并派他前往河源。此外玄宗还让宰相给坌达延回信以便对他进行招抚怀柔。解琬对唐玄宗进言，认为吐蕃一定心怀鬼胎，准备反叛，请玄宗预先在秦、渭等州屯兵十万以防意外事变的发生。

黄门监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为相。崇意轻之，请知古摄吏部尚书、知东都选事，遣吏部尚书宋于门下过官；知古衔之。

黄门监魏知古本是小吏出身，凭借着姚崇的引荐，才与姚崇同朝为相。姚崇内心里有些轻视他，所以让他代理吏部尚书职务，负责主持东都洛阳的官吏铨选之事，另派吏部尚书宋在门下省负责审定吏部、兵部注拟的六品以下职事官。魏知古因此对姚崇十分不满。

崇二子分司东都，恃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他日，上从容问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对曰：“臣有三子，两在东都，为人多欲而不谨；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问之耳。”上始以崇必为其子隐，及闻崇奏，喜问：“卿安从知之？”对曰：“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故敢干之耳。”上于是以崇为无私，而薄知古负崇，欲斥之。崇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政矣。”上久乃许之。辛亥，知古罢为工部尚书。

姚崇的两个儿子在分设于东都洛阳的中央官署任职，倚仗其父对魏知古有恩，大肆揽权，为他人私下向魏知古求官；魏知古回到长安后，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玄宗皇帝。过了几天，玄宗漫不经心地向姚崇问道：“您的儿子才干品性怎么样？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啊？”姚崇揣摸到了玄宗的心思，便回答说：“臣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欲望很大，行为也很不检点；现在他们一定是有事私下嘱托魏知古，只不过是臣没有来得及去讯问他们而已。”唐玄宗原先以为姚崇一定会为他的儿子隐瞒，在听了他的这番回答之后，高兴地问道：“您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姚崇回答说：“在魏知古地位卑微之时，臣曾经多方关照他。臣的儿子非常愚鲁，认为魏知古一定会因此而感激臣，从而会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所以才敢于向他干求请托。”唐玄宗因此而认为姚崇忠正无私，而看不起魏知古的忘恩负义，想要罢黜他的职务。姚崇坚决地请求玄宗不要这样做，他说：“此事乃是臣的两个儿子有罪，破坏了陛下的法度，陛下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臣已经是感到万幸了；如果由于臣的缘故而斥逐魏知古，天下的人们一定会认为陛下是在偏袒臣，这样会累及圣朝的声誉。”唐玄宗沉吟了很久才答应了他的请求。辛亥（二十五日），魏知古被免去相职，改任工部尚书。

宋王成器，申王成义，于上兄也；岐王范，薛王业，上之弟也；豳王守礼，上之从兄也。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诸王每旦朝于侧门，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上听朝罢，多从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礼，饮食起居，相与同之。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或讲论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成器善笛，范善琵琶，与上更奏之。诸王或有疾，上为之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业尝疾，上方临朝，须臾之间，使者十返。上亲为业煮药，回飙吹火，误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尝议及时政，与人交结；上愈信重之，故谗间之言无自而入。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请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义兼豳州刺史，豳王守礼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是后诸王为都护、都督、刺史者并准此。

宋王李成器和申王李成义是玄宗的兄长；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是玄宗的弟弟；豳王李守礼是玄宗的堂兄。唐玄宗一向对兄弟十分友爱，这一点是近世帝王比不上的；玄宗刚刚即皇帝位时，特意让人做了一套长长的枕头和一床特别宽大的被子，以便他能够与兄弟们同床共寝。诸王每天早上在侧门朝见天子，退下后便聚在一起进膳饮酒、斗鸡、击；或者是到京城近郊去狩猎，或者是到别墅里观赏游玩，奉命前去问候的宦官络绎不绝。唐玄宗在每天临朝听政之后，经常与诸王在一起游乐，兄弟们在宫中相处时，彼此跪拜都依照家人的礼节，饮食起居也无分别。玄宗还下令在宫中设置五座帐幕，自己与诸王轮流在里面住宿。他们有时在一起谈论、一起赋诗，有时饮酒，有时玩博戏下围棋，有时策马纵犬外出打猎，有时手持丝竹乐器吹拉弹唱；李成器擅长吹奏笛子，李范擅长弹奏琵琶，他们都曾和玄宗在一起轮流演奏。诸王中倘若有哪一位生了病，玄宗甚至急得终日吃不下饭、终夜睡不着觉。有一次薛王李业生了病，当时玄宗正在临朝听政，一会儿功夫就十次派使者前往问候。唐玄宗还亲手为李业熬制汤药，旋风吹来，燃着玄宗的胡须，左右侍从赶忙上前帮他扑火。唐玄宗说道：“只要薛王服下这碗药以后病能痊愈，朕的胡须有什么值得可惜呢？”宋王李成器平日尤其恭敬谨慎，从不谈起有关朝政的事，也从不与他人结交；玄宗也因此而越发信任他，所以破坏和离间兄弟感情的话也无从进入。即使如此，玄宗也只是一味用声色犬马、衣食器玩等来尽量使他们得到快乐，而从不任命他们什么具体的职务。群臣认为宋王李成器等人地位逼近皇帝，便请玄宗按照历朝的惯例放他们到地方任刺史。六月，丁巳（初二），唐玄宗任命宋王李成器兼任岐州刺史，申王李成义兼任豳州刺史，豳王李守礼兼任虢州刺史，要他们到任之后只管重要事条，其他的行政事务都委托长史、司马负责处理。从此以后诸王任都护、都督、刺史的也都照此办理。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来献盟书。

丙寅（十一日），吐蕃赞普派遣宰相尚钦藏入朝进献两国的盟书。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戊戌，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绵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罢两京织锦坊。

唐玄宗认为社会风俗日益趋于奢侈腐化。秋季，七月，乙未（初十），玄宗颁布制命：“天子使用的金银器物，都应由有关部门负责销熔，以供军国财政支出的需要；凡属珠宝玉器、锦绣织物，均在殿前焚毁；宫中自后妃以下，一律不得使用以珠玉锦绣制成的物品。”戊戌（十三日），唐玄宗又发布敕命：“文武百官所使用的腰带、酒器、马嚼子、马蹬，三品以上的，可以用玉来装饰；四品官，可以用金来装饰；五品官，可以用银来装饰；其余官员一律禁止使用任何饰物；妇女使用的饰物随从其丈夫或儿子。至于过去织成的锦绣，可以染成黑色使用。从今以后全国各地均不得采集珠玉，纺织锦绣织物，违犯这项禁令的处以杖刑一百，工匠违反禁令的减一等治罪。”玄宗还下令撤消了设于东西两京的织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获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

臣司马光曰：“唐明皇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这样节俭，可到晚年仍然由于奢侈导致国家败落；奢靡之风对于人的腐蚀实在是太厉害了！《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对此怎么可以不慎之又慎呢！

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将兵六万出檀州击契丹。宾客以为“士卒盛夏负戈甲，赍资粮，深入寇境，难以成功。”讷曰：“盛夏草肥，羔犊孳息，因粮于敌，正得天时，一举灭虏，不可失也。”行至滦水山峡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后，从山上击之，唐兵大败，死者什八九。讷与数十骑突围，得免，虏中嗤之，谓之“薛婆”。薛宣道将后军，闻讷败，亦走。讷归罪于宣道及胡将李思敬等八人，制悉斩之于幽州。庚子，敕免讷死，削除其官爵；独赦杜宾客之罪。

薛讷与左监门卫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人率领六万人马自檀州出击契丹。杜宾客认为：“在此盛夏时节，兵士身穿铠甲手执兵器，还要携带军需粮草，孤军深入敌境，恐怕难以取胜。”薛讷道：“盛夏时节草木茂盛，牛羊大量生长繁殖，我们可以就敌取粮，正得天时，这是一举消灭敌人的时机，不可失去呀。”当大军走到滦河流经的峡谷时，遭到了契丹伏兵的前后堵截，契丹兵又从山上发动进攻，唐军因此而一败涂地，阵亡的将士达到全军总数的十分之八、九。薛讷仅带着几十名骑兵突出重围，幸免于难，契丹兵嘲笑他，称他为“薛婆”。崔宣道负责指挥后续部队，听说薛讷已经战败，便也掉头逃走。薛讷将此次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崔宣道和胡将李思敬等八人的身上，唐玄宗下令将这八个人全部斩首于幽州。庚子（十五日），唐玄宗发布敕命，免去薛讷的死罪，削除他的官爵，只有杜宾客一人得到赦免。

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为凉州剌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壬寅（十七日），唐玄宗任命北庭都护郭虔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

果州刺史钟绍京心怨望，数上疏妄陈休咎；乙巳，贬溱州刺史。

果州刺史钟绍京对朝廷心怀不满，屡次上疏玄宗妄谈吉凶；乙巳（二十日），唐玄宗将钟绍京贬为溱州刺史。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辍朝三日，追谥曰殇皇帝。

丁未（二十二日），房州刺史襄王李重茂去世，唐玄宗为此而停止朝会三天，并将他追谥为殇皇帝。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壬子，禁人间铸佛、写经。

戊申（二十三日），玄宗下令禁止文武百官及其家属与和尚、尼姑、道士互相往来。壬子（二十七日），玄宗又下令禁止民间铸造佛象和抄写佛经。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甲寅，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宋王李成器等人请求将兴庆坊的宅第贡献出来作为供皇帝用的离宫；甲寅（二十九日），唐玄宗发布制命，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时开始了兴庆宫的修建工程，并将环绕兴庆宫的宅第分别赐予李成器等人。唐玄宗又下令在兴庆宫的西南边建造两座楼，西边的楼题名为“花萼相辉之楼”，南边的楼题名为“勤政务本之楼”。有时玄宗在楼上听到诸王在自己的宅第里奏乐的声音，便将他们全都召到楼上与自己一起吃饭，有时玄宗则亲临诸王家中与大家同乐，对诸王的赏赐也十分优厚。

乙卯，以岐王范兼绛州刺史，薛王业兼同州刺史。仍敕宋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周而复始。

乙卯（三十日），唐玄宗任命岐王李范兼任绛州刺史，薛王李业兼任同州刺史，并规定自宋王李成器以下各王，每季度有两人入朝，周而复始。

民间讹言，上采择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车牛于崇明门，自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敕曰：“燕寝之内，尚令罢遣；闾阎之间，足可知悉。”

民间纷纷谣传唐玄宗将挑选美女以充实后宫，玄宗听到了这种传闻后，八月，乙丑（初十），下令有关部门在崇明门准备好车辆和牛马，然后亲自从后宫中选出多余的宫女，让他们坐车回家，并且发布敕命说：“朕对于后宫中的宫女，尚且要遣返回家，对于民间女子会怎么样，应当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命薛讷白衣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以右骁卫将军常乐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帅兵击之。辛巳，大募勇士，诣河、陇就讷教习。

乙亥（二十日），吐蕃将领坌达延、乞力徐率领十万人马进犯临洮，敌军大队人马驻扎在兰州，还派兵进入渭源地区掠取牧马；唐玄宗命令薛讷以布衣之身代理左羽林将军职务，出任陇右防御使，任命右骁卫将军、常乐县人郭知运为陇右防御副使，与太仆寺少卿王一起率军迎击吐蕃军队。辛巳（二十六日），唐玄宗下令大量招募勇士，并派他们前往河、陇地区接受薛讷的训练。

初，鄯州都督杨矩以九曲之地与吐蕃，其地肥饶，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惧自杀。

起初，唐鄯州都督杨矩，怂勇唐睿宗同意将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作金城公主的汤沐邑。这里土地肥沃，牧草鲜美，吐蕃在这里大量放养牛马，并且以它为依托进犯大唐。杨矩对自己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再加上担心朝廷降罪，自杀身死。

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乙酉（疑误），太子宾客薛谦光向玄宗进献了武则天所制的《豫州鼎铭》，铭文的最后有这样的话：“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薛谦光认为这就是玄宗受命于天的符瑞。姚崇为此上表唐玄宗表示祝贺，请求玄宗下诏将这段铭文向史官宣示，并颁告朝廷内外。

臣光曰：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臣司马光曰：日食应该出现却没有出现，是太史工作的失误；而君臣为此而相互称贺，则是诬蔑上天。搜求偶然出现的文辞作为帝王受命于天的符瑞，是小臣对君主的阿谀奉承；而宰相接着将它坐实，则是亵渎了他的君主。以唐明皇的英明，姚崇的德才兼备，仍然不能免于出现这种诬蔑上天、亵渎君王的行为，岂不令人感到可惜！

九月，戊申，上幸骊山温汤。

九月，戊申（二十四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敕以岁稔伤农，令诸州修常平仓法；江、岭、淮、浙、剑南地下湿，不堪贮积，不在此例。

鉴于这一年粮食丰收，为防止谷贱伤农，唐玄宗发布敕命，让地方各州重立常平仓法；惟独江、岭、淮、浙、剑南等地因地势低洼潮湿，不利于粮食的储藏，不在此例。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逻禄等部落诣凉州降。

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更加昏聩残暴。壬子（二十八日），葛逻禄等部落到凉州投降大唐。

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

冬季，十月，吐蕃军队再次进犯渭源。丙辰（初二），唐玄宗下诏表示要亲自率兵前去征讨，并调集军士十余万人，战马四万匹。

戊午，上还宫。

戊午（初四），唐玄宗回到宫中。

甲子，薛讷与吐蕃战于武街，大破之。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帅所部二千人与讷会击吐蕃。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选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袭之，多置鼓角于其后五里，前军遇敌大呼，后人鸣鼓角以应之。虏以为大军至，惊惧，自相杀伤，死者万计。讷时在武街，去大来谷二十里，虏军塞其中间；复夜出袭之，虏大溃，始得与讷军合。追奔至洮水，复战于长城堡，又败之，前后杀获数万人。丰安军使王海宾战死。

甲子（初十），薛讷与吐蕃军队在武街作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当时太仆少卿、陇右群牧使王率领属下二千人马与薛讷合击吐蕃军队。坌达延率十万吐蕃兵驻扎在大来谷。王选拔了七百名勇士，身着胡人的服装，夜间袭击吐蕃军队，又在这七百人后面五里远的地方安排了很多战鼓和号角。先锋部队与敌军相遇后即大声呼喊，后面的人击鼓吹角与之呼应，吐蕃兵误以为唐军大部队袭来，惊慌失措，以至于自相残杀，死的人以万计算。薛讷的部队这时还驻扎在距大谷二十里的武街，在这两地之间挤满了溃败的吐蕃兵。王又一次率军乘夜出击，吐蕃兵一败涂地，王这才得以与薛讷的部队会师。唐军乘胜追击溃败的吐蕃兵，一直追到洮水，两军又在长城堡展开激战，吐蕃军队再次大败，先后被杀被俘的达数万人之多。在这次战役中，丰安军使王海宾阵亡。

戊辰，姚崇、卢怀慎等奏：“顷者吐蕃以河为境，神龙中尚公主，遂逾河筑城，置独山、九曲两军，去积石三百里，又于河上造桥。今吐蕃既叛，宜毁桥拔城。”从之。

戊辰（十四日），姚崇、卢怀慎等上奏道：“以往吐蕃与我大唐一向以黄河为界，中宗神龙年间娶了大唐公主，于是越过黄河到大唐境内修筑城池，设置了独山、九曲两军，两军距离积石军三百里，又在黄河之上架起了桥梁。现在吐蕃既已背叛了朝廷，我们就应该拆毁他们的桥梁拔掉他们的城池。”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以王海宾之子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养之宫中。

唐玄宗任命王海宾之子王忠嗣为朝散大夫、尚辇奉御，并且下令将他接到宫中抚养。

己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婚，上许以来岁迎公主。

己巳（十五日），突厥可汗默啜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与大唐通婚，唐玄宗答应他明年来迎娶公主。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诸部诣北庭请降，命都护郭虔抚存之。

突厥十姓胡禄屋等部落来到北庭都护府请求归降，玄宗命令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抚恤慰问他们。

乙酉，命左骁卫郎将尉迟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请和，用敌国礼；上不许。自是连岁犯边。

乙酉（疑误），唐玄宗派遣左骁卫郎将尉迟出使吐蕃，慰问金城公主。吐蕃派遣大臣宗俄因矛到洮水请求和解，并且要求两国用对等的礼节，唐玄宗不同意。从此吐蕃连年侵犯边境。

十一月，辛卯，葬殇皇帝。

十一月，辛卯（初七），安葬殇皇帝李重茂。

丙申，遣左散骑常侍解琬诣北庭宣尉突厥降者，随便宜区处。

丙申（十二日），唐玄宗派左散骑常侍解琬前往北庭都护府安抚归降的突厥胡禄屋等部落，允许他遇事因利乘便，自行决断处置。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十二月，壬戌（初九），沙陀金山入朝谒见玄宗。

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须嗣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

甲子（十一日），唐玄宗下令设置陇右节度大使，管辖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十二州，任命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陇右节度大使。

乙丑，立皇子嗣真为王，嗣初为鄂王，嗣主为鄄王。辛巳，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嗣真，上之长子，母曰刘华妃。嗣谦，次子也，母曰赵丽妃；丽妃以倡进，有宠于上，故立之。

乙丑（十二日），唐玄宗封皇子李嗣真为王，李嗣初为鄂王，李嗣主为鄄王。辛巳（二十八日），唐玄宗将郢王李嗣谦立为皇太子。李嗣真是玄宗的长子，他的母亲是刘华妃。李嗣谦是玄宗的次子，他的母亲是赵丽妃；赵丽妃本是歌舞妓出身，受到唐玄宗的宠爱，所以她的儿子李嗣谦被立为皇太子。

是岁，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唐玄宗在这一年设置了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管辖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

突骑施可汗守忠的弟弟遮弩对于自己所分得的部落少于其兄极为不满，于是背叛守忠，逃入突厥，并请求作突厥兵的响导，以讨伐守忠。突厥可汗默啜派二万人马进攻守忠，将他俘获之后带到突厥。默啜对遮弩说：“你背叛了你的兄长，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将这兄弟二人一起杀死。

三年（乙卯、715 ）

三年（乙卯、公元715 年

春，正月，癸卯，以卢怀慎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所得俸赐，随散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日），唐玄宗任命卢怀慎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卢怀慎为官清廉谨慎，生活节俭朴素，从不谋求资财产业。虽然作了卿相的高官，但常将得到的俸禄和赏赐随手周济亲朋故旧，因而他自己的妻子儿女的生活不能免于饥寒，他所住的房子也因长期失修而难以遮风挡雨。

姚崇尝有子丧，谒告十余日，政事季积，怀慎不能决，惶恐，入谢于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崇既出，须臾，裁决俱尽，颇有得色，顾谓紫微舍人齐浣曰：“余为相，可比何人？”浣未对。崇曰：“何如管、晏？”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后，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则竟如何？”浣曰：“公可谓救时之相耳。”崇喜，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姚崇曾有一次为儿子办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从而使得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成山，卢怀慎无法决断，感到十分惶恐，入朝向玄宗谢罪。唐玄宗对他说：“朕把天下之事委托给姚崇，只是想让您安坐而对雅士俗人起镇抚作用罢了。”姚崇假满复出之后，只用了一会儿功夫便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不禁面有得意之色，回头对紫微舍人齐浣道：“我作宰相，可以与历史上那些宰相相比？”齐浣没有回答。姚崇继续问道：“我与管仲、晏婴相比，谁更好些？”齐浣回答说：“管仲、晏婴所奉行的法度虽然未能传之后世，起码也做到终身实施。您所制定的法度则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问道：“那么到底我是什么样的宰相呢？”齐浣回答说：“您可以说是一位救时之相。”姚崇听后十分高兴，将手中的笔扔在桌案上说：“一位救时宰相，也是不容易找到的呀！”

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卢怀慎与姚崇同时担任宰相，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所以每遇到一件事，都要请姚崇处理，当时的人将他称为“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怀慎之谓矣。

臣司马光曰：春秋时期齐国的鲍叔牙对于管仲，郑国的子皮对于子产，都是前者职位在后者之上，因为了解后者的贤能而甘居其下，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他们，这种做法受到了孔子的赞赏。汉朝丞相曹参自认为才能不及萧何，因而完全奉行萧何制定的法度，不加任何修改，汉家的功业即因此而得以成就。如果不贤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为了苟全性命保有禄位，无原则地秉承上司的旨意行事，不顾国家的安危得失，这种人真是国家的罪人。如果贤良明智的人当权，作为他的僚属，用欺诈蛊惑来扰乱他的布署，用独断固执来削弱他的权力，用百般嫉妒来诋毁他的功绩，用执拗乖僻来窃取他的名望，这种人也是国家的罪人。姚崇是唐朝的贤相，卢怀慎与他齐心协力，以成就唐明皇太平盛世的基业，对他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尚书。秦誓》上说：“如果有一位臣子，一心守善而没有什么其他的本领，他的心地宽广休美，能够容人容物。别人有了本事，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才能出众，他能做到不仅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真正能从内心里喜欢上这个人。这是能容人的人，用他安定我的子孙臣民，则我的子孙臣民是能得到好处的啊。”这段话所说的就是象卢怀慎这样的人。

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宋因在朝堂上监督杖刑时处刑轻于罪人应得之刑，被唐玄宗贬为睦州刺史。

突厥十姓降者前后万余帐。高丽莫离支文简，十姓之婿也，二月，与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帅众来降；制皆以河南地处之。

突厥十姓中先后归降大唐的达一万余帐。高丽族的莫离支文简是突厥十姓的女婿，二月，也与跌都督思泰等人率众从突厥前来归降。唐玄宗下令用黄河以南的区域来安置所有前来归降的突厥部众。

三月，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军〕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右卫大将军郭虔为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等军并受节度，居并州，勒兵以备默啜。

三月，突厥十姓中的胡禄屋酋长支匐忌等入朝谒见唐玄宗。夏季，四月，庚申（初九），由于突厥十姓归降朝廷的越来越多，唐玄宗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驻凉州，赤水等军都受他指挥调度；又任命左卫大将军郭虔为朔州镇大总管，驻并州，和戎等军都受他调度指挥，负责领兵防备突厥可汗默啜的进犯。

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破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发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

突厥可汗默啜发兵征讨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部落，连战皆捷。唐玄宗命令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等人出兵相救。五月，壬辰（十二日），唐玄宗又命令汤嘉惠等人与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以及定边道大总管阿史那献的军兵互相策应。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下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山东出现特大蝗虫灾害，有些灾民在受灾田地的旁边焚香膜拜设祭祈福，却不敢下手捕杀蝗虫。姚崇奏请派遣御史督促各州县捕杀埋葬蝗虫。有些人认为蝗虫数量太多，无法尽行除灭，玄宗也对此举能否奏效感到疑惑。姚崇说：“现在山东蝗虫漫山遍野，黄河南北两岸百姓逃亡略尽，岂可坐视蝗虫吞噬禾苗，却不动手灭蝗救灾呢！即使这样做没能将蝗虫全部杀死，也要比养蝗虫造成灾害强。”唐玄宗于是同意按他的意见去办。卢怀慎认为如果杀灭的蝗虫太多，恐怕会对天地阴阳之气的调和造成妨害。姚崇道：“当年楚庄王吞吃了水蛭，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死了两头蛇，上天降福给他。为什么不忍心看到蝗虫被杀死却忍心看着百姓被饿死呢！倘若杀死蝗虫会招来灾祸，那么我姚崇请求一人承当责任！”

秋，七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日使入内侍读。”卢怀慎荐太常卿马怀素，九月，戊寅，以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使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更日侍读。每至阁门，令乘肩舆以进；或在别馆道远，听于宫中乘马。亲送迎之，待以师傅之礼。以无量羸老，特为之造腰舆，在内殿令内侍舁之。

唐玄宗对宰相们说：“每当朕读书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请教的人；你们可以挑选儒学之士，每天入宫侍读。”卢怀慎推荐了太常寺卿马怀素。九月戊寅（疑误），玄宗任命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让他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每人一天地轮流入宫侍读。每次他们到宫门，玄宗都让人用肩舆将他们抬进宫内；有时因为在别馆道远，就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玄宗还亲自迎送，用对待师傅的礼节侍奉他们。由于褚无量年老体衰，玄宗特意让人为他做了一顶腰舆，褚无量在内殿时，玄宗就让内侍们用腰舆抬着他走。

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来降；己未，悉除官遣还。

九姓思结都督磨散等人前来归降，己未（疑误），唐玄宗全部委以官职，将他们遣还。

西南蛮寇边，遣右骁卫将军李玄道发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三万人并旧屯兵讨之。

西南诸蛮进犯边界，唐玄宗派右骁卫将军李玄道调集戎、泸、夔、巴、梁、凤等州兵马三万人，会同边地原有驻屯兵马前往征讨。

壬戌，以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太仆卿吕延祚、灵州刺史杜宾客副之，以讨突厥。

壬戌（疑误），唐玄宗任命凉州大总管薛讷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任命太仆寺卿吕延祚和灵州刺史杜宾客为朔方道行军副总管，率兵征讨突厥。

甲子，上幸凤泉汤；十一月，乙卯，还京师。

甲子（疑误），唐玄宗来到岐州县境内的凤泉汤；十一月乙卯（疑误），玄宗回到京师。

刘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愤恚，甲申，卒于道。

刘幽求自杭州刺史改任彬州刺史，心中愤愤不平。甲申（初六），刘幽求在赴任的路上去世。

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枝。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已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纵令必克，其获几何？倘稽天诛，无乃甚损！请计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则知利害。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义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今论帝王之盛德者，皆归唐尧，不归汉武；况邀功不成者，复何足比议乎！”时姚崇亦以虔之策为不然。既而虔卒无功。

丁酉（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左羽林大将军郭虔兼任安西大都护、安西四镇经略大使。郭虔请求自行招募关中士卒一万人到安西讨击胡人，并且要求由官府负责向这些人提供运输工具和做好的干粮。唐玄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作大匠韦凑上疏认为：“现在西域各族均已臣服朝廷，虽然有时也常出现一些轻微的盗窃现象，但当地原有的官军就完全能够控制局势。相反，为了做到强干弱枝，关中地区的军事防务倒是应该大大加强。自近年西北两大敌人侵犯边境以来，关中各地壮丁，几乎被征发殆尽，怎么能够再次招募骁勇之士派遣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呢！再说，一万名丁壮长途跋涉六千余里，还要全部由官府提供运输工具和熟食，沿途经过的州县又怎么支付得了这样庞大的开支！秦、陇以西，户口逐渐减少，过了凉州以后，到处都是戈壁沙漠，把这么多人派到那样的地方去驻守，又从哪里去筹措军需呢！纵然此次发兵有十足的取胜把握，能得到的东西又有多少呢？倘若征伐计划受到延误，岂不是所失更大！陛下只要认真计算一下此行的所用与所得，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利害与得失。上古唐尧之时，仁爱兼及华夏、夷狄，中外太平无事；汉武帝穷兵黩武，远征异域，虽然多次取胜，但中国却因此而民穷财尽。现今论及有德之主，都向往唐尧，不向往汉武帝；何况那些邀功不成的，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当时姚崇也对郭虔的计划不以为然。后来郭虔终于无功而返。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

当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命出使廓州，回朝之后力陈大漠以西地区的利害，请求再次前往该地考察军事情势；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相机行事，不必等待上奏。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会有言其赃污者，坐系凉州狱，贬灵州兵曹参军。

拔汗那国是古代乌孙国的后裔，归附大唐朝廷的岁月很久了。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调集军队进攻拔汗那，原来的拔汗那王兵败之后，奔往唐安西都护府求救。张孝嵩对都护吕休说：“如果不发兵相救，今后我们就没有资格向西域诸国发号施令了。”于是率领附近各戎族部落兵马一万余人，出龟兹镇向西挺进数千里，攻占了数百座城池，长驱直入敌境。在这个月，张孝嵩率部在连城进攻阿了达。张孝嵩亲自披甲上阵，督率士卒快速攻城，从巳时开始直至酉时，连屠了阿了达三座城堡，俘获、斩首共计一千余人，阿了达只带了几名骑兵逃入山谷之中。张孝嵩传檄诸国，唐军声威震动西域，大食、唐居、大宛、宾等八国全都派遣使者请求归降。这时恰好有人控告张孝嵩贪污，张孝嵩因此被关进凉州的监狱，后来，又被贬为灵州兵曹参军。

京兆尹崔日知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将纠之，日知反构杰罪。十二月，侍御史杨廷奏曰：“若纠弹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则御史台可废矣。”上遽命杰视事如故，贬日知为歙县丞。

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残暴，不守法度，御史大夫李杰准备检举他的恶行，崔日知却反诬李杰有罪。十二月，侍御史杨在朝廷上上奏玄宗说：“假如负责检举弹劾的部门，可以让奸邪之徒随意恐吓威胁，那么御史台也就应该撤销了”。唐玄宗马上下令李杰照常处理政务，并且将崔日知贬为歙县县丞。

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

有人进言说：“各道按察使只会给官府和百姓添麻烦，请陛下精简各地的刺史、县令，停止向各道派遣按察使。”唐玄宗下令召集尚书省官员讨论这件事。姚崇认为：“现在只不过是选派了十道按察使，尚且担心未必都找到合适的人选，何况全国共有三百多个州，至于县的数量则又超过好几倍，每一位刺史县令怎么能都称职呢！”玄宗于是没有停派按察使。

尚书左丞韦玢奏：“郎官多不举职，请沙汰，改授他官。”玢寻出为刺史，宰相奏拟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台郎宽怠及不称职，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乃除冀州刺史。

尚书左丞韦玢上奏道：“各部郎官大多无事可做，请陛下裁汰郎官，改授他职。”不久韦玢就被外放为州刺史，宰相打算任命他为冀州刺史，玄宗下令改派他到一个小州去作刺史。姚崇上奏道：“各部郎官松散懈怠，还有不称职的，韦玢请求裁汰郎官，正是奉公的表现。现在郎官刚刚被改任他职，韦玢就被贬黜外放，街谈苍议都说这是受到郎官的诽谤所致；臣担心今后尚书左右丞以韦玢为戒，那么尚书省的日常事务又怎么能够办好呢！臣希望陛下对此事全面考察，以便使为官者无所疑惧。”唐玄宗于是将韦玢任命为冀州刺史。

突骑施守忠既死，默啜兵还，守忠部将苏禄鸠集余众，为之酋长。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稍稍归之，有众二十万，遂据有西方，寻遣使入见。是岁，以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突骑施酋长守忠被杀以后，突厥可汗默啜的兵马撤走，守忠的部将苏禄聚集余众，自己作了酋长。苏禄很善于安抚部下，十姓部落便逐渐归附到他的麾下，使他的部众达到了二十万，并占据了西方的大片土地。不久，苏禄便派遣使者入朝谒见玄宗。在这一年，玄宗任命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细故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

王皇后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因一些小事与御史大夫李杰关系不睦。

四年（丙辰、716 ）

四年（丙辰，公元716 年）

春，正月，昕与其妹夫杨仙玉于里巷伺杰而殴之。杰上表自诉曰：“发肤见毁，虽则痛身，冠冕被陵，诚为辱国。”上大怒，命于朝堂杖杀，以谢百僚。仍以敕书慰杰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训导，使陵犯衣冠，虽置以极刑，未足谢罪。卿宜以刚肠疾恶，勿以凶人介意。”

春季，正月，长孙昕和他的妹夫杨仙玉在小巷里等候李杰将他痛打了一顿。李杰上表自诉道：“臣的头发皮肤被毁伤，只不过是受了皮肉之苦，臣的朝服衣冠受侵凌，则使国家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唐玄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在朝堂将长孙昕和杨仙玉用刑杖活活打死，以向文武臣僚谢罪。玄宗还专门降敕安慰李杰道：“长孙昕等人是朕的近亲，朕平日训导不力，致使他们敢侵犯朝廷大臣。现在虽已将他们处以极刑，恐怕仍不足以谢罪。还望您仍以刚正之心，憎恨坏人坏事，千万不要把这样的恶人放在心上。”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宪，申王成义更名。

丁亥（初十），宋玉李成器改名为李宪，申王李成义改名为李。

乙酉，陇右节度使郭虔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战功，请除游击将军。敕下，卢怀慎等奏曰：“郭虔恃其微效，辄侮彝章，为奴请五品，实乱纲纪，不可许。”上从之。

乙酉（初八），陇右节度使郭虔上奏，以石良才等八个奴仆均立有战功为由，请玄宗任命他们为游击将军。任命这些人为官的敕令下达后，卢怀慎等人奏道：“郭虔依仗自己的尺寸之功，动辄亵渎常法，居然要为奴仆请授五品之职，这实际上是拢乱朝廷纲纪。陛下不应答应这种要求。”唐玄宗采纳了卢怀慎等人的建议。

丙午，以王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之副。陕王嗣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以安西都护郭虔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诸王遥领节度自此始。

丙午（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王李嗣真为安北大都护和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任命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作他的副职。又任命陕王李嗣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任命安西都护郭虔作他的副职。王和陕王均不出朝赴任。诸王遥领节度之制即从这时开始。

二月，丙辰，上幸骊山温汤。

二月，丙辰（初九），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吐蕃围松州。

吐蕃军队包围了松州。

丁卯，上还宫。

丁卯（二十日），唐玄宗回到宫中。

辛未，以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辛未（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

上虽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宫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唐玄宗虽想重视都督、刺史，选拔有才能名望的京官担任这些职务，但当时的士大夫却还是轻视地方官。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朝任大理寺少卿，途中经过大梁，倪若水为他饯行，分手后站在原地遥望他的车马所扬起的尘土，许久之后才返回衙门，并对他属下的官员们说：“班生此次入朝为官，真是无异于登仙哪！”

癸酉，松州都督孙仁献袭击吐蕃于城下，大破之。

癸酉（二十六日），松州都督孙仁献向包围该城的吐蕃军队发动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上尝遣宦官诣江南取、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烦扰。道过汴州，倪若水上言：“今农桑方急，而罗捕禽鸟以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水陆传送，食以梁肉。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乎！陛下方当以凤凰为凡鸟，麒麟为凡兽，况、，曷足贵也！”上手敕谢若水，赐帛四十段，纵散其鸟。

唐玄宗曾派遣宦官到江南捕捉、等水鸟，准备在禁苑中放养。使者所到之处，地方鸡犬不宁。在他们路过汴州时，倪若水进言道：“眼下正是农忙时节，陛下为满足园林赏玩的需要，不惜派人到处网罗捕捉飞禽。远自长江、五岭捉来，再由水陆两路传送到京，路上还要用最好的食物饲养它们。道路上的人们看到，岂不认为陛下把人看得轻贱把鸟看到贵重吗！陛下应当把凤凰当作普通的飞禽，把麒麟当作普通的走兽，何况是、这样的水鸟，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唐玄宗亲手书写敕书向倪若水致谢，赏赐了他绢帛四十段，并下令将捉来的鸟全部放掉。

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详察州县捕蝗勤惰者，各以名闻。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山东的蝗灾又起，姚崇又下令各州组织人力捕杀蝗虫。倪若水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并非人力可以扭转的，朝廷应当通过修德行善来消除蝗灾。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刘聪就常捕杀埋掉蝗虫，但蝗虫所造成的灾害却反而更为严重。”于是抵制前去督促捕蝗的御史，不服从他的命令。姚崇写信给他说：“刘聪乃僭越称帝，因此德不胜邪；当今乃圣朝明君，所以邪不胜德。自古郡守贤良，蝗虫不入其境。倘若修德可以免除蝗灾，岂不等于说蝗灾是因为无德而招致的吗！”倪若水这才不敢坚持违抗捕杀蝗虫的命令。夏季，五月，甲辰（二十九日），唐玄宗颁布敕命，委派使者分赴山东受灾各州仔细考察地方官捕杀蝗虫的情况，并将勤勉者和懒惰者的姓名记录下来回奏。也正是因为这样，连年发生的蝗灾才没有引起严重的饥荒。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大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吏部侍郎卢从愿左迁豫州刺史，李朝隐左迁滑州刺史。从愿典选六年，与朝隐皆名称职。初，高宗之世，马载、裴行俭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济，嗣立之子也。

有人对唐玄宗说：“今年选官太滥，所任命的县令大多数不称职。”所以等到新任命的官员入朝拜谢的时候，玄宗便召集所有的县令到宣政殿殿庭上，以如何治民为题命他们各作策文一篇。其中只有鄄城县令韦济词理最佳，玄宗特意将他提升为醴泉县令。其余有二百多人没有达到要求，暂且让他们上任；又有四五十个人被放回家中继续学习。吏部侍郎卢从愿被降职为豫州刺史，李朝隐被降职为滑州刺史。卢从愿共主持选官事务达六年之久，与李朝隐都是公认的称职官员。当初在高宗朝，马载和裴行俭二人在吏部最有名，人们都说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韦济是韦嗣立的儿子。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置之宫掖。上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范臣从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锦绣，示不复用。今所求者何以异于所焚者乎！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军国大事，臣虽触冒炎瘴，死不敢辞。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谕而罢之。

有个胡人进言，说海南盛产珠翠奇宝，可以派人前去采购，并且趁机大讲对外贸易的利益；还建议去师子国寻访灵丹妙药和精于医术的女子带回宫中。唐玄宗命令监察御史杨范臣跟着这位胡人一起前去访求。杨范臣不慌不忙地向玄宗奏道：“陛下前年焚毁了珠宝玉器和锦绣织物，表示再也不用这些东西。现在陛下想要的东西与前年焚毁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呢！那海上贸易与商贾之人争利，恐怕与帝王的规矩不符。再说胡药的药性，我们中国人多无法了解；况且胡人的女子，哪里适合安排在皇宫之内呢！作为监察御史，乃是天子的耳目，如果真是军国大事所需，即使是赴汤蹈火，臣万死不辞。但这只是胡人扰乱视听的阿谀奉承之言，对陛下的圣德没有丝毫益处，臣担心这并非出自陛下的本意，还望陛下仔细斟酌。”唐玄宗急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杨范臣好言慰问，并取消了这一命令。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万安公主为女官，欲以追福。

六月，癸亥（十九日），太上皇唐睿宗在百福殿驾崩。己巳（二十五日），唐玄宗将自己的女儿万安公主度为女道士，以便为太上皇祈求冥福。

癸酉，拔曳固斩突厥可汗默啜首来献。时默啜北击拔曳固，大破之于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曳固迸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拔曳固、回纥、同罗、、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癸酉（二十九日），拔曳固部落将突厥可汗默啜斩首，并入朝来献默啜的首级。当时默啜率兵攻打北部的拔曳固部落，在独乐水将拔曳固的部众击溃，恃胜撤军，途中未加防范，在柳林遇到突然出现的拔曳固溃兵颉质略，被颉质略斩首。这时大武军小将郝灵荃正好奉命出使突厥，颉质略便将默啜的首级交给他，两人一起到朝中，朝廷将默啜的首级悬挂在大街上示众。拔曳固、回纥、同罗、、仆固五个部族都归降唐朝，玄宗将他们统统安置在大武军以北地区。

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禄之子阙特勒击杀之，及默啜诸子、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国人谓之“小杀”。毗伽以国固让阙特勒，阙特勒不受；乃以为左贤王，专典兵马。

默啜的儿子小可汗继立，默啜之兄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勒将其击杀，默啜的其他儿子和亲信也被诛戮殆尽。阙特勒将其兄左贤王默棘连立为可汗，这就是毗伽可汗，国人都称他为“小杀”，毗伽坚决要把可汗的位置让给阙特勒，阙特勒没有接受，毗伽可汗便任命阙特勒为左贤王，专门统领突厥的军队。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以太庙七室已满，请迁中宗神主于别庙，奉睿宗神主太庙；从之。又奏迁昭成皇后睿宗室，肃明皇后留祀于仪坤庙。八月，乙巳，立中宗庙于太庙之西。

秋季，七月，壬辰（十八日），太常博士陈贞节、苏献认为太庙里的七座殿都有了神主，请求将唐中宗的神主迁到另外的庙里去，奉睿宗皇帝的神主进入太庙，唐玄宗表示同意。陈贞节和苏献又上奏请求将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的神主迁入太庙中睿宗的殿里受祭，而将睿宗的嫡妻肃明皇后的神主仍然留在仪坤庙受祀。八月，乙巳（初二），在太庙西面设立了中宗庙。

辛未，契丹李失活、奚李大帅所部来降。制以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长，拜为刺史；又以将军薛泰督军镇抚之。大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失活，尽忠之从父弟也。

辛未（二十八日），契丹族首领李失活和奚族首领李大各率部下归顺唐朝。唐玄宗颁布制命，封李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大将军兼松漠都督，任命他手下的八个部落酋长为刺史，又派将军薛泰督率军队安抚这一地区。李大同时受封为饶乐郡王、行右金吾大将军兼饶乐都督。李失活是李尽忠的堂弟。

吐蕃复请和；上许之。

吐蕃请求两国和解，唐玄宗表示同意。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诸部皆内附，突骑施苏禄复自立为可汗。突厥部落多离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召默啜时牙官暾欲谷，以为谋主。暾欲谷年七十余，多智略，国人信服之。突厥降户处河曲者，闻毗伽立，多复叛归之。

突厥可汗默啜被杀之后，奚、契丹、拔曳固等部落纷纷归附唐朝，突骑施酋长苏禄又自立为可汗。由于突厥各部落已四分五裂，毗伽可汗很是忧虑，便找来默啜可汗在位时的牙官暾欲谷，用为谋主。暾欲谷已年逾七旬，足智多谋，为突厥人所信服。被安置在河曲之地的突厥降户，听说毗伽可汗自立以后，大多又背叛朝廷，归附毗伽可汗。

并州长史王上言：“此属徒以其国丧乱，故相帅来降；若彼安宁，必复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属桀黠，实难制御，往往不受军州约束，兴兵剽掠；闻其逃者已多与虏声问往来，通传委曲。乃是畜养此属使为间谍，日月滋久，奸诈逾深，窥伺边隙，将成大患。虏骑南牧，必为内应，来逼军州，表里受敌，虽有韩、彭，不能取胜矣。愿以秋、冬之交，大集兵众，谕以利害，给其资粮，徙之内地。二十年外，渐变旧俗，皆成劲兵；虽一时暂劳，然永久安靖。比者守边将吏及出境使人，多为谀辞，皆非事实，或云北虏破灭，或云降户妥帖，皆欲自炫其功，非能尽忠徇国。愿察斯利口，勿忘远虑。议者必曰：”国家时已尝置降户于河曲，皆获安宁，今何所疑！‘此则事同时异，不可不察。向者，颉利既亡，降者无复异心，故得久安无变。今北虏尚存，此属或畏其威，或怀其惠，或其亲属，岂乐南来！较之彼时，固不侔矣。以臣愚虑，徙之内地，上也；多屯士马，大为之备，华、夷相参，人劳费广，次也；正如令日，下也。愿审兹三策，择利而行，纵使因徙逃亡，得者皆为唐有；若留至河冰，恐必有变。“

并州长史王进言道：“这些胡人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国家丧乱才一个接一个地归降朝廷，一旦他们国内趋于安定，必将再次叛离。由于这些人凶暴狡诈，所以如果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一带，必然难以控制，他们往往不服从当地军、州等地方官府的约束，动辄举兵杀掠百姓。现在听说很多逃走的胡人与敌人频繁往来，通风报信。这等于是畜养这些胡人让他们充当间谍，时间越久，奸邪狡诈的行为会越多，万一他们窥探到边疆防务的疏漏而有所图谋，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祸患。等到突厥军队南犯之时，这些人必定会成为内应，前来逼迫军州，使之内外受敌，那时就算有韩信、彭越这样的名将，也万难取胜。希望陛下能在秋冬之交，大规模集结军队，向这些人晓以利害，供给他们一些钱财和口粮，将他们迁往内地。这样的话，经过二十年以后，他们旧有的习俗风尚就会逐渐改变，并且可以变成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虽然需要暂时付出一些辛劳，却可以换来长期的安宁。近来一些戍边将吏以及奉命出使的官员所说的大多是阿谀奉承之辞，并不符合事实，他们有的说北部胡人部落破灭殆尽，有的声称归降的人户稳定、守法，都不过是想要吹嘘自己的功劳，并非出于尽忠为国。希望陛下明察这些花言巧语，不要忘记长远的考虑。或许有些人一定会说：”朝廷在贞观年间就曾经将归降的胡人安置在河曲之地，并且都相安无事，现在对这种作法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事情虽然与贞观时期相同，但具体的形势却早已发生了变化，陛下对此不可不多加考虑。贞观时期颉利可汗灭亡之后，归降的胡人便不再有异心，因而局势得以长期稳定，没有非常之变发生。现在北方毗伽可汗尚存，在这些归降的胡人中间，有人害怕他的威势，有人不忘他的恩惠，有人是他的亲属，他们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降朝廷呢！所以现在的形势与太宗贞观时期根本不一样。依臣愚见，将他们迁徙到内地去，乃是上策；在河曲多驻军队，严密监视防备他们，使汉人和胡人彼此安居，虽然百姓疲弊、耗资巨大，却也仍不失为中策；像现在这样将他们安置在河曲之地，乃是下策。希望陛下仔细研究这上中下三策，选择最为有利的计策去实施，纵使这些人中有人因不愿迁徙而逃亡，但服从迁徙命令的人都可以成为我大唐的子民；倘若迁延不决，拖到黄河结冰的季节，臣担心会发生非常之变。“

疏奏，未报；降户跌思泰、阿悉烂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总管薛讷发兵追讨之。王引并州兵西济河，昼夜兼行，追击叛者，破之，斩获三千级。

这篇奏疏呈上之后，玄宗未作答复；归降的胡人跌思泰、阿悉烂等人果然发动了叛乱。冬季，十月，甲辰（初二），唐玄宗命令朔方道大总管薛讷调集军队追击叛逃的胡人。王也率领并州的官军西渡黄河，昼夜兼程，追击叛逃的胡人并打败了他们，共斩敌首三千级。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令渡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为巡边使，降户诉无弓矢，不得射猎，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

在此之前，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收缴了归降胡人的所有兵器，命令他们南渡黄河，胡人对此非常不满。御史中丞姜晦正好担任巡边使的职务，胡人便向他诉说因没有弓箭而无法狞猎，姜晦便下令将收缴的武器尽数归还他们。胡人得到了武器之后便发动了叛乱。张知运事先没有防备，与叛军在青刚岭仓猝交战，兵败被俘，叛军打算将他交给突厥。胡人行至绥州境内时，将军郭知运率领朔方军截击胡人，在黑山呼延谷大破胡人，胡人丢下张知运，仓皇而逃。唐玄宗认为张知运损兵折将，便下令将他斩首示众。

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为冠。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丰，未有间隙，不可动也。我众新集，力尚疲羸，且当息养数年，始可观变而举。”毗伽又欲筑城，并立寺观，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释、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争胜之术，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突厥毗伽可汗收编了跌思泰等人之后，便打算南侵唐朝。暾欲谷谏阻道：“当今唐朝皇帝英明勇武，百姓和睦，粮食收成也很好，尚未出现任何破绽，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再说我们的部众刚刚聚集到一起，国力还很衰弱，暂且需要用几年的时间休养生息，方可观察唐朝的变化，伺机举兵南进。”毗伽可汗又想修筑城池，并且还要建造佛寺道观，暾欲谷又谏阻道：“不可如此行事。突厥人口稀少，比不上唐朝的百分之一，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他们抗衡，正是由于我们长年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住处，部众均以射猎为职业，人人都谙习武艺，势力强了就发兵南下抢掠财物，势力弱了就逃窜到山林之中，所以唐兵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倘若我们变更固有的习俗，筑城而居，那么万一作战失利，整个国家就会被唐朝灭亡。况且佛道教义，都教人们仁慈柔弱，而非要人们以武力争夺胜利，因此不能尊崇它们。”毗伽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

庚午，葬大圣皇帝于桥陵，庙号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护桥陵作，判官王旭犯赃，杰按之，反为所构，左迁衢州刺史。

庚午（二十八日），将大圣皇帝安葬在桥陵，庙号为睿宗。御史大夫李杰总领桥陵的修建工程，判官王旭贪污工程费用，李杰审查他，反为王旭所诬陷，被玄宗降职为衢州刺史。

十一月，己卯，黄门监卢怀慎疾亟，上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并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录；上深纳之。乙未，薨。家无余蓄，惟一老苍头，请自鬻以办丧事。

十一月，己卯（初七），黄门监卢怀慎病情危急，向玄宗上表推荐宋、李杰、李朝隐、卢从愿四人，称赞他们都是太平盛世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认为他们所犯的过错小，贬黜他们，使朝廷受到的损失大，恳求玄宗对他们给予爱惜和重用。唐玄宗很同意这一建议并予以采纳。乙未（二十三日），卢怀慎去世，家中没有任何余财，只有一位老仆人，请求将自己卖掉换钱为他办丧事。

丙申，以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二十四日），唐玄宗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源乾曜奏事或称旨，上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或不称旨，辄曰：“何不与姚崇议之！”乾曜常谢实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问崇。癸卯，乾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

姚崇自己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身患疟疾向玄宗请假，玄宗屡次派使者询问他的日常饮食起居状况，每日竟达数十次之多。源乾曜上奏言事时，每当他的回答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总是说：“这一定是姚崇的主意。”如果有时的回答不符合玄宗的旨意，玄宗就说：“你为什么不事先与姚崇商量一下呢！”源乾曜也常常向玄宗道歉，承认确实是如此。朝中一有大事，玄宗就要让源乾曜到罔极寺询问姚崇的意见。癸卯（疑误），源乾曜请求将姚崇从罔极寺搬到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入馆照料他的病，玄宗答应了这个要求。姚崇认为四方馆内存有官署的文书，不是病人应当居住的地方，因此坚决推辞。唐玄宗对他说：“设置四方馆本来就是为官员服务的；朕安排您住进来，是为国家考虑。朕恨不得让您住到宫里，您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崇子光禄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主书赵诲为崇所亲信，受胡人赂，事觉，上亲鞫问，下狱当死，崇复营救，上由是不悦。会曲赦京城，敕特标诲名，杖之一百，流岭南。崇由是忧惧，数请避相位，荐广州都督宋自代。

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和宗正少卿姚异，平日广交宾客，收受了许多礼物，受到当时人们的非议。主书赵诲受到姚崇的亲近信任，他接受胡人的贿赂被发觉，玄宗亲自审讯，罪当处以死刑，姚崇出面营救，唐玄宗因此不高兴。恰巧赶上因特殊情况赦免京城的在押罪犯，唐玄宗在赦免敕书中专门标出赵诲的名字，另处以杖刑一百，并流放岭南。姚崇因此而感到担心和恐惧，便屡次请求辞去宰相职务，推荐广州都督宋代替自己为相。

十二月，上将幸东都，以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令驰驿诣阙，遣内侍、将军杨思勖迎之。风度凝远，人莫测其际，在途竟不与思勖交言。思勖素贵幸，归，诉于上，上嗟叹良久，益重。

十二月，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任命宋为刑部尚书、西京留守，他日夜兼程赶赴京城，并派内侍、将军杨思勖前去迎接。宋风度凝重深沉，令人难测，在赴京途中居然没有与杨思勖交谈。杨思勖一向深得玄宗宠幸，回京后便向玄宗诉说，唐玄宗慨叹了好长时间，越发敬重宋。

丙辰，上幸骊山温汤；乙丑，还宫。

丙辰（十四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丑（二十三日），唐玄宗回到宫中。

闰月，己亥，姚崇罢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罢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紫微侍郎苏同平章事。

闰十二月，己亥（二十八日），姚崇被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源乾曜被罢免为京兆尹、西京留守。唐玄宗任命刑部尚书宋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还任命紫微侍郎苏为同平章事。

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宋作宰相，致力于选拔人才，根据才能的不同授予相应的官职，使文武百官人人称职；宋行赏施罚不徇私情，对皇帝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也十分敬畏，有时他奏对不合己意，玄宗也往往曲意听从。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则天时期开始，就对唐朝构成极大威胁，朝廷为此废寝忘食，用尽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却始终不能制服他；所以大武军小将郝灵荃得到了默啜的首级，便自认为立下了盖世奇功。宋认为天子好武功，担心好事之徒存侥幸之心刻意邀功，便极力阻抑对郝灵荃的封赏，事过一年才给了他一个郎将的官，郝灵荃极度伤心，痛哭而死。

与苏相得甚厚，遇事多让于，每论事则为之助。尝谓人曰：“吾与苏氏父子皆同居相府，仆射宽厚，诚为国器，然献可替否，吏事精敏，则黄门过其父矣。”

宋与苏相处得很好，苏遇事多谦让宋，宋每提出什么意见，苏也尽力襄助。宋曾对人说：“我与苏父子都一起担任过宰相，苏仆射为人宽厚，实在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在对朝政提出建议以及处理政务的精敏程度方面，苏则超过他的父亲。”

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练习时务，姚、宋每坐二人以质所疑，既而叹曰：“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

姚崇和宋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圆满地完成任务，宋则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姚崇与宋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信超过了姚崇和宋，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这一时期的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齐浣则通达时务，姚崇和宋每有疑难问题，都要向高仲舒和齐浣征求意见，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感叹道：“想了解往古之制，可以向高君请教，想知道当今之事，可以向齐君请教，这样，处理政事就不会出现差错了！”

辛丑，罢十道按察使。

辛丑（三十日），唐玄宗下诏废除十道按察使。

旧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书省奏拟，是岁，始制员外郎、御史、起居、遗、补不拟。

朝廷旧制规定：六品以下职事官的任命，均由尚书省拟出具体意见上奏皇帝，从这一年开始，玄宗下令将六品以下职事官中的员外郎、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的任命改由皇帝亲自负责，不再由尚书省奏拟。

五年（丁巳、717 ）

五年（丁巳，公元717 年

春，正月，癸卯，太庙四室坏，上素服避正殿。时上将幸东都，以问宋、苏，对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终，遽尔行幸，恐未契天心，灾异为戒；愿且停车驾。”又问姚崇，对曰：“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上大喜，从之。赐崇绢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礼于太极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阁供奉，恩礼更厚，有大政辄访焉。右散骑常侍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上弗听。

春季，正月，癸卯（初二），太庙中有四室倒塌，唐玄宗为此身着丧服，离开正殿，到别的殿堂办公。当时玄宗正准备到东都洛阳去，便向宋和苏征求意见，两人回答说：“陛下的三年之丧尚未守完，就急忙前往东都，恐怕与天意不符，因此上天才用灾异来示戒；希望陛下取消巡幸东都的计划。”玄宗听后又去征求姚崇的意见，姚崇回答道：“太庙的木料，还都是三百多年以前前秦皇帝苻坚时候的旧物，只不过是因年代久远而腐朽倒塌，碰巧与陛下的行期偶合罢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再说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因关中粮食歉收而要到东都去，有关部门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陛下不能失信；不过倒是应当将祖宗神主迁到太极殿中，并且重修太庙，车驾还是要如期东行。”玄宗听了十分高兴，便采纳了姚崇的意见，并赏赐了他绢帛二百匹。己酉（初八），唐玄宗在太极殿行祭祀大礼，并命令姚崇五日朝见一次，仍然像以往一样入内殿供奉，对姚崇的礼遇也更加隆重，朝廷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向他征询意见。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进言道：“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时难道要用几百年前苻坚时的旧木料修建太庙吗！这种说法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的托词罢了。希望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训诫，采纳忠臣的谏言，疏远谄谀之臣。”玄宗没有理会他的意见。

辛亥，行幸东都。过崤谷，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顿使官，宋谏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将来民受其弊。”上遽命释之。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请令待罪朝堂而后赦之。”上从之。

辛亥（初十），玄宗启程前往东都，东驾经过崤谷时，发现那里道路狭窄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玄宗便要撤销河南尹和知顿使的职务。宋谏道：“陛下正在巡行境内，如果只凭道路没修好就罢免这两位官员，臣担心将来百姓会深受其害。”玄宗听了马上下令免去他们的罪。宋又说道：陛下怪罪他们，又因臣一句话而免除了对他们的处罚，这是让臣代替陛下领受他的感激之情；臣希望陛下让他们在朝堂听候治罪，然后再行赦免。“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二月，甲戌，至东都，赦天下。

二月，甲戌（初三），玄宗抵达东都，下诏大赦天下。

奚、契丹既内附，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请复营州。三月，庚戌，制复置营州都督于柳城，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其旧；以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庆礼等筑之，三旬而毕。庆礼清勤严肃，开屯田八十余所，招安流散，数年之间，仓廪充实，市里浸繁。

奚、契丹二族归附朝廷之后，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玄宗重设营州。三月，庚戌（初十），唐玄宗颁布制命，重新在柳城设置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境内所辖州县戍所均与过去相同；又指派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支度使，与宋庆礼等共同负责修筑营州城，经三旬峻工。宋庆礼为官严肃，清正勤勉，共开屯田八十余处，招抚安置境内流民，仅几年时间，就使府库充实，市镇里巷逐渐繁荣。

夏，四月，甲戌，赐奚王李大妃辛氏号固安公主。

夏季，四月，甲戌（初五），唐玄宗将奚王李大之妃辛氏赐号为固安公主。

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为夏王，谥曰悼。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

己丑（二十日），玄宗之子李嗣一去世，玄宗下诏追立他为夏王，赠谥号为悼。李嗣一之母武惠妃是武攸止的女儿。

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部众浸强，虽职贡不乏，阴有窥边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欲发葛逻禄兵击之，上不许。

突骑施酋长左羽林大将军苏禄的部众日益强大，虽然仍按时纳贡，并无怠慢之处，但内心里已经萌发了入侵大唐边地的志向。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献请求调集葛逻禄部落的军队进攻苏禄，唐玄宗没有允许。

初，上微时，与太常卿姜皎亲善，及诛窦怀贞等，皎预有功，由是宠遇群臣莫及，常出入卧内，与后妃连榻宴饮，赏赐不可胜纪。弟晦，亦以皎故累迁吏部侍郎。宋言皎兄弟权宠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散官、勋、封皆如故。”

当初，唐玄宗地位尚低，就与太常卿姜皎过从甚密，等到诛杀窦怀贞等人时，姜皎也参与谋划立有功勋，因此所受到的恩宠礼遇超过群臣，他可以常常出入玄宗的卧室，与后妃也可以同席饮酒，所受到的赏赐数不胜数。姜皎的弟弟姜晦，也因姜皎的缘故而得以连续升迁为吏部侍郎。守认为姜皎兄弟的权势太大，长此以往难以自全，玄宗也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秋季，七月，庚子（初三），唐玄宗任命姜晦为宗正卿，并颁布制命说：“西汉高祖时的开国将领，皆因权力太重而无法保全身家性命；东汉光武帝时的南阳故友，则因优闲无事而长保福禄。姜皎应放弃职务，回到自家的田园中去，他原有的散官、勋官和封爵均保持不变。”

壬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大破吐蕃于九曲。

壬寅（初五），唐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在九曲之地大败吐蕃军队。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唐安西都护府副大都护汤嘉惠上奏玄宋，说突骑施勾结大食、吐蕃，策划袭取安西四镇，并包围了钵换和大石城，现已调集三姓葛逻禄的军队与十姓可汗阿史那献一同抗击来犯之敌。

并州长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并州长史张嘉贞进言道：“新近归降的突厥九姓部众，均散居在太原以北地区，请朝廷在这一带驻扎重兵以便震慑他们。”辛酉（二十四日），玄宗下令在并州设置天兵军，共集结了八万人马；任命张嘉贞为天兵军大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则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质，而穷极奢侈，密迩宫掖，人神杂扰。甲子，制复以明堂为乾元殿，冬至、元日受朝贺，季秋大享，复就圜丘。

太常寺少卿王仁惠奏称武则天所立明堂不符合古制，还说明堂所崇尚的是古朴典雅，现在却穷奢极侈，而且靠近宫殿，神明与俗人互相混杂干扰。甲子（二十七日），玄宗颁布制命，又将明堂改为乾元殿，皇帝每年冬至和正月初一在此接受群臣朝贺，每年农历九月的祭祀大典又到圜丘举行。

九月，中书，门下省及侍中皆复旧名。

九月，玄宗决定恢复中书省、门下省及侍中等官的旧称。

贞观之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于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监奏御史及待制官远立以俟其退；谏官、御史皆随仗出，仗下后事，不复预闻。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相倾覆。及宋为相，欲复贞观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

贞观时期曾规定：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官入朝奏事，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则及时匡正，无论善恶均记录在册；诸司奏事均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时，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所以大臣无法独自控制和蒙蔽君主，小臣也无从进谗行恶。到了许敬宗、李义府执政时期，朝政多隐秘策划、邪僻不正，官员奏事大多是等仪仗撤下后，屏退左右，在皇帝御坐之前秘密进行的，监察御史和待制官只是远远侍立以等候奏事的大臣退下；谏官和史官也是随皇帝仪仗一同退出的，至于仪仗撤下以后发生的事，则无从得知。武则天以刑法控制臣下，谏官和御史可以仅凭传闻奏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御史可以互相弹奏，致使臣下大多以邪谄不正的手段相互陷害。宋作宰相以后，想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戊申（十二日），唐玄宗发布制命：“从今以后，凡事如果不是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也要按贞观时的旧例加以记录。”

冬，十月，癸酉，伊阙人孙平子上言：“《春秋》讥鲁跻僖公；今迁中宗于别庙而祀睿宗，正与鲁同。兄臣于弟，犹不可跻，况弟臣于兄，可跻之于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则不应出兄置于别庙。愿下群臣博议，迁中宗入庙。”事下礼官，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议，以为：“七代之庙，不数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继为君，若数以为代，则无祖祢之祭矣。今睿宗之室当亚高宗，故为中宗特立别庙。中宗既升新庙，睿宗乃高宗，何尝跻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跻僖公为证，诬罔圣朝，渐不可长。”时论多是平子，上亦以为然，故议久不决。苏献，之从祖兄也，故右之，卒从礼官议。平子论之不已，谪为康州都城尉。

冬季，十月，癸酉（初七），伊阙人孙平子进言道：“《春秋》曾讽刺鲁文公将其父鲁僖公之位升到闵公之上为非礼；现在陛下为了在太庙中供奉睿宗而将中宗的神主迁到别的庙里，实际上与鲁国的情形完全相同。哥哥鲁僖公作过弟弟鲁闵公的臣子，尚且不应把地位升到闵公之上，何况弟弟睿宗曾作过哥哥中宗的臣子，又怎么可以位居中宗之上呢？如果说这是因为中宗、睿宗兄弟二人均属昭位的缘故，那么也不应将兄长的神位迁到别的庙里供奉。希望陛下能够将这个问题交给群臣广泛讨论，将中宗的神主迁回太庙。”玄宗将这个议题交给执掌礼仪的官员详议，太常博士陈贞节、冯宗、苏献的议论认为：“在共有七代祖先神位的太庙中，是数不上兄弟的。商朝有时兄弟四人相继为君，如果每个人算作一代，也就不能在太庙里祭祀祖先了。现在睿宗的神位应当比高宗之位低一代，所以为中宗另外立庙供奉。睿宗神位是在中宗神位升入新庙之后才迁入太庙的，哪里曾升居于中宗之上呢？而孙平子却引春秋时鲁僖公之位升居于闵公之上的事例为证，以不实之辞欺骗圣朝，此风不可不刹。”当时人们的意见大多倾向于孙平子，玄宗也是这样看的，所以争论迁延不决。苏献是苏同曾祖的哥哥，所以苏帮助苏献。最终玄宗还是采纳了苏献等礼官的意见。孙平子老是提出这个问题，终于被贬为康州都城尉。

新庙成。戊寅，神主庙。

新的太庙落成。戊寅（十二日），将祖先的神位迁入太庙。

上命宋、苏为诸皇子制名及国邑之号，又令别制一佳名及佳号进之。等上言：“七子均养，著于《国风》。今臣等所制名号各三十余，辄混同以进，以彰陛下覆焘无偏之德。”上甚善之。

唐玄宗让宋和苏为各位皇子及其所受封的国邑拟定名号，又让他们二人另外再拟定一个佳名和佳邑号进献。宋等人说：“对所生七子平等供养，是见于《国风》的善行。现在臣等所拟定的名号各有三十余个，一概混同进献，以彰明陛下对诸子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美德。”玄宗认为这样做很好。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十二月，壬午，以东平王外孙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

十一月，丙申（疑误），契丹王李失活入朝谒见玄宗。十二月，壬午（十七日），玄宗封东平王李续的外孙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将她许配给李失活为妻。

秘书监马怀素奏：“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从之。于是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之使，于乾元殿前编校群书。

秘书监马怀素向玄宗上奏道：“秘书省所藏文献典籍散乱缺误的现象十分严重，希望陛下挑选二十位精于学术的士人加以整理、排比、校正、补遗。”玄宗表示同意。于是下令搜求寻访散佚的文献典籍，并挑选书吏一一缮写，命国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韦述等二十人共同校正错误，并任命了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主持此事，在乾元殿殿前进行这项大规模编校群书的工作。

第二百一十二卷

唐纪二十八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上之下开元六年（戊午，718 ）

唐纪二十八唐玄宗开元六年（戊午，公元718 年）

春，正月，辛丑，突阙毗伽可汗来请和；许之。

春季，正月，辛丑（初六），突阙毗伽可汗前来请求与唐和解；玄宗表示同意。

广州吏民为宋立遗爱碑。上言：“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

广州的官吏百姓为宋修建遗爱碑。宋向玄宗进言说：“臣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无优异的政绩，现在由于臣地位显耀，才造成那些人的阿谀奉承；要革除这种恶劣的风气，希望从臣这儿开始，请陛下降敕禁止为臣立碑。”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其他各州都不敢再干立碑的事。

辛酉，敕禁恶钱，重二铢四分以上乃得行。敛人间恶钱熔之，更铸如式钱。于是京城纷然，卖买殆绝。宋、苏请出太府钱二万缗置南北市，以平价买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者，及听两京百官豫假俸钱，庶使良钱流布人间，从之。

辛酉（二十六日），玄宗颁布敕命禁止质料低劣的私钱流通，规定只有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官钱才可以流通使用。又下令收缴民间的私钱，经熔炼之后铸成符合规格的钱。于是京师人心浮动，各项交易几乎停止。宋、苏请求让太府拿出二万缗钱来设立南北两市，用于以平价收购百姓手中的那些可供官府使用的滞销物品，同时允许东西两京文武百官预支官俸，以便使质量优良的官钱能够流通到民间去。唐玄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二月，戊子，移蔚州横野军于山北，屯兵三万，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皆受天兵军节度。有所讨捕，量宜追集；无事各归部落营生，仍常加存抚。

二月，戊子（二十三日），玄宗下令将蔚州横野军移往山北，在此屯兵三万作为铁勒九姓的后援；任命拔曳固都督颉质略、同罗都督毗伽末啜、都督比言、回纥都督夷健颉利发、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率本部骑兵为前、后、左、右军讨击大使，均受天兵军调度指挥。遇有征讨追捕之事时，则根据需要征调集结；平安无事时，则散回各部落从事生产，并让官府经常安抚他们。

三月，乙巳，征嵩山处士卢鸿入见，拜谏议大夫；鸿固辞。

三月，乙巳（初十），唐玄宗征召嵩山处士卢鸿入朝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卢鸿坚决推辞。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有告其在军奢僭及赃贿者，按验无状；上欲反坐告者，嘉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愿特赦之。”其人遂得减死。上由是以嘉贞为忠，有大用之意。

天兵军使张嘉贞入朝参见皇帝，有人告发他在军中有奢侈僭越行为以及贪污受贿的现象，但经过调查之后发现纯属捏造。玄宗打算将诬告者反坐治罪，张嘉贞向玄宗上奏道：“如果陛下现在将告发我的人治罪，恐怕会堵住向朝廷进言的渠道，使各地的下情无法上达，因此臣希望陛下对此人特予赦免。”这个人于是被免除死罪。玄宗由此认为张嘉贞对朝廷忠心耿耿，内心里打算重用他。

有荐山人范知璇文学者，并献其所为文，宋判之曰：“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言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

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精于文章之学，并且进献了他所作的文章。宋对他的文章评论道：“从他所作的《良宰论》来看，此人颇有佞谀之嫌。隐士应当尽情说出公正无私的议论，怎么能苟且迎合以求容身呢！假如他的文章真作得好，自然应该通过科举出仕，因此不可为他单独上奏。”

夏，四月，戊子，河南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夏季，四月，戊子（二十四日），河南府参军郑铣、朱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玄宗颁布敕书道：“从他们所献诗文的文理来看，可知他们尊崇道家的法度；至于说到在当代的用处，则与实际事务不相切合。应当让他们各从所好。”于是将二人一起免官，度为道士。

五月，辛亥，以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充金方道经略大使。

五月，辛亥（十八日），唐玄宗任命突骑施都督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封为顺国公，派他出任金方道经略大使。

契丹王李失活卒，癸巳，以其弟娑固代之。

契丹王李失活去世，癸巳（疑误），唐玄宗指定他的弟弟娑固继任为契丹王。

秋，八月，颁乡饮酒礼于州县，令每岁十二月行之。

秋季，八月，玄宗下令在地方各州县颁布乡饮酒礼，决定在每年的十二月份举行。

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

唐初州县官的官俸，都是让当地富户掌管公廨本金而后出利息支付，由于利息高至借一还二，故而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秘书少监崔沔建议根据州县官吏应得俸禄的总数，在百姓正常赋税之外稍微多收一些，以此来支付州县官的俸禄。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冬，十一月，辛卯，车驾至西京。

冬季，十一月，辛卯（初一），唐玄宗抵达西京长安。

戊辰，吐蕃奉表请和，乞舅甥亲署誓文；又令彼此宰相皆著名于其上。

戊辰（疑误），吐蕃赞普进表求和，希望两国君主亲自签署誓文，并且要求两国宰相也在誓文上签名。

宋奏：“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但性多异端，好是非改变；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请除渝、硖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称才行，初用之时，实允佥议；当事之后，颇非称职，请复以为左散骑常侍，以李朝隐代之。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请以为河南尹。”从之。

宋上奏道：“括州员外司马李邕和仪州司马郑勉均有才能和谋略，又擅长文章，但两人思想中又多异端邪念，好改变公认的是非准则。假如完全提拔重用，则必定会招来祸害，若是将他们长期弃置不用，则才干被埋没又很可惜。请陛下将他们分别任命为渝、硖二州刺史。”宋还上奏道：“大理寺卿元行冲一向被认为才行俱佳，上任初期也确实与大家的议论一致，但在具体处理了一些问题之后，却发现并不称职，请求陛下仍让他任左散骑常侍，任命李朝陷代任大理寺卿之职。陆象先熟悉施政的要领，为政宽厚而不能容忍失误，，请陛下将他任命为河南尹。”唐玄宗对这些建议都一一采纳。

七年（己未、719 ）

七年（己未、公元719 年）

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春季，二月，西域的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均上表玄宗，告知受到大食军队的侵掠，请求唐朝派兵救援。

敕太府及府县出粟十万石粜之，以敛人间恶钱，送少府销毁。

唐玄宗敕令太符和京兆府以及京府所辖各县拿出十万石粟出售，以便收回民间私铸的劣质钱，交少府监销毁。

三月，乙卯，以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行太仆卿。毛仲严察有干力，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惮之，苑内所收常丰溢。上以为能，故有宠。虽有外第，常居闲厩侧内宅，上或时不见，则悄然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高力士皆畏避之。

三月，乙卯（二十六日），唐玄宗任命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厩使、苑内营田使王毛仲担任太仆寺卿。王毛仲谨严精明，有才干能力，万骑军中的有功之臣和闲厩官吏都俱怕他，苑中的收入一般很丰盛。唐玄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因此受到了玄宗的宠爱。王毛仲虽然在外面有宅第，却常常住在宫内闲厩旁边的宅中，有时玄见宗不到他，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宦官杨思勖和高力士都对他十分敬畏。

勃海王大祚荣卒；丙辰，命其子武艺袭位。

勃海王大祚荣去世；丙辰（二十七日），玄宗敕命其子大武艺继位。

夏，四月，壬午，开府仪同三司祁公王仁皎薨。其子驸马都尉守一请用窦孝谌例，筑坟高五丈二尺；上许之。宋、苏固争，以为：“淮令，一品坟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坟，议者颇讥其高大，当时无人极言其失，岂可今日复踵而为之！昔太宗嫁女，资送过于长公主，魏徵进谏，太宗既用其言，文德皇后亦赏之，岂若韦庶人崇其父坟，号曰酆陵，以自速其祸乎！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坟，何足为难！而臣等再三进言者，盖欲成中宫之美耳。况今日所为，当传无穷，永以为法，可不慎乎！”上悦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于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难言，卿能固守典礼，以成朕美，垂法将来，诚所望也。”赐、帛四百匹。

夏季，四月，壬午（二十四日），开府仪同三司祈公王仁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援用窦孝谌的先例，修筑五丈二尺高的坟墓，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宋、苏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根据令的规定，一品官坟墓的高度为一丈九尺，埋葬在皇帝陵墓附近的陪陵也不过高出三丈而已。窦太尉的坟修好后，街谈巷议多指责它过于高大，只是当时无人坚持指出它的过失罢了，现在怎能又重犯这样的错误呢！当初太宗皇帝送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所送嫁妆超过了长公主，魏徵加以谏阻，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文德皇后也请求太宗赏赐魏徵，哪里像韦庶人尊崇其父的坟莹，称为酆陵，以致于自己加快祸患的到来呢！以皇帝之父的尊贵身分，如果想要将坟墓修得高大一些，又有什么困难呢！臣等对此之所以再三进谏阻止，不过是想成就王皇后的美名罢了。况且陛下今日所行之事，当传之无穷，永远为子孙所效法，怎么可以不谨慎从事呢！”玄宗听罢高兴地说：“朕一直想要以自身的正确行动，为下面的人作表率，哪里敢对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所偏爱呢！但这事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您能够严格按照典法礼仪的规定办事，从而成就朕的美德并为后代子孙留下榜样，这正是朕所希望的。”赐给宋、苏绢帛四百匹。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变，彻乐减膳，命中书、门下察系囚，赈饥乏，劝农功。辛卯，宋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隐，此诚苍生之福。然臣闻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亲君子，远小人，绝女谒，除谗慝，所谓修德也。君子耻言浮于行，苟推至诚而行之，不必数下制书也。”

五月，己丑朔（初一），出现日食。唐玄宗身着素服，以等待太阳恢复常态，并让人撤去悬挂着的乐器，降低膳食的规格，又责成中书、门下两省复查被拘押的囚犯，开仓赈济饥民，勉励百姓勤于农事。辛卯（初三），宋等人上奏道：“陛下勤于抚恤百姓的痛苦，这实在是天下苍生的福分。但是臣还听说天子在出现日食时应当修德，在出现月食时则应当整饬刑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堵塞后宫请托之途，斥退邪恶之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德，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倘若陛下诚心修德，就不必屡降制书加以强调了。”

六月，戊辰，吐蕃复遣使请上亲署誓文；上不许，曰：“昔岁誓约已定，苟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六月，戊辰（十一日），吐蕃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唐玄宗亲笔签署两国和解的誓文，玄宗没有同意，说：“两国和解的盟誓在去年就已签订了，倘若守信并非出自内心，多次立誓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秋，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上言：“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请复其旧。”上下其议。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以履冰议为是；诸人争论，连年不决。八月，辛卯，敕自今五服并依《丧服传》文，然士大夫议论犹不息，行之各从其意。无量叹曰：“圣人岂不知母恩之厚乎？厌降之礼，所以明尊卑、异戎狄也。俗情肤浅，不知圣人之心，一紊其制，谁能正之！”

秋季，闰七月，右补阙卢履冰进言：“依礼的规定，父在，子为亡母服一年丧，则天皇后却将这改为服三年丧，希望陛下能恢复原有的规定。”玄宗将他的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左散骑常侍褚无量认为履冰的建议正确；但对这一问题的争议，持续了一年多也没有定论。八月，辛卯（初六），玄宗颁布敕令，决定从今以后五服均以《丧服传》的规定为准，但士大夫们仍然议论纷纷，执行时则各行其是。褚无量深有感慨地说：“圣人哪里是不清楚慈母恩情的深厚呢？之所以又定下减少服丧期的礼节，是为了表明尊卑地位的不同，并以此与戎狄区别开来，世俗的感情肤浅，未能了解圣人制礼的用心，这种定制一经打破，谁还能加以匡正呢！”

九月，甲寅，徙宋王宪为宁王。上尝从复道中见卫士食毕，弃余食于窦中，怒，欲杖杀之；左右莫敢言。宪从容谏曰：“陛下从复道中窥人过失而杀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恶弃食于地者，为食可以养人也；今以余食杀人，无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几至滥刑。”遽释卫士。是日，上宴饮极欢，自解红玉带，并所乘马以赐宪。

九月，甲寅（疑误），玄宗将宋王李宪改封为宁王。有一次玄宗在楼阁之间的天桥上发现卫士将吃剩的饭菜倒在坑穴中，感到非常生气，想要将这个卫士用刑杖活活打死。玄宗身边的人没有敢说话的。李宪不慌不忙地规劝道：“陛下从天桥上偷偷地发现他人的过失，就要将其处死，臣担心这样做会使得人人自危。再说陛下憎恶他人将饭菜倒在地上，是因为饭菜能够养活人，如果现在因为一点点剩饭剩菜就要杀人，恐怕与陛下的本意不符吧！”玄宗恍然大悟，急忙站起来回答说：“幸亏有了皇兄的规谏，否则几乎要滥用刑罚了。”说完赶忙将卫士释放。在这一天的宴席上，玄宗极为高兴，亲自解下自己的红玉带，连同自己所乘的坐骑一起赏赐给李宪。

冬，十月，辛卯，上幸骊山温汤；癸卯，还宫。

冬季，十月，辛卯（初七），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癸卯（十九日），玄宗返回宫中。

壬子，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

壬子（二十八日），唐玄宗册拜突骑施酋长苏禄为忠顺可汗。

十一月，壬申。上以岐山令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令与五品官。宋奏：“故旧恩私，则有大例，除官资历，非无公道。仁琛缘旧恩，已获优改，今若再蒙超奖，遂于诸人不类；又是后族，须杜舆言。乞下吏部检勘，苟无负犯，于格应留，请依资稍优注拟。”从之。

十一月，壬申（十八日），唐玄宗未与外廷朝臣商议，便直接用墨敕将岐山县县令王仁琛擢升为五品官，原因是王仁琛原来是玄宗作藩王时的王府故吏。宋向玄宗上奏道，陛下对亲朋故旧所能给予的私情和恩惠，有一些基本的规矩，授官的资历，也不是没有一些公正的准则。过去王仁琛已经由于陛下的私恩得到了优于他人的任命，现在如果再次得到破格提拔，就会和那些与他资历相当的人相差太远；况且王仁琛又是皇后的同族，陛下行事时尤其应当考虑到公众的舆论。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由吏部核查勘验，如果王仁琛没有什么失误欠缺，按规定应予任命，臣请求根据他的资历略从优授给官职。“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选人宋元超于吏部自言侍中之叔父，冀得优假。闻之，牒吏部云：“元超，之三从叔，常在洛城，不多参见。既不敢缘尊辄隐，又不愿以私害公。向者无言，自依大例，既有声听，事须矫枉；请放。”

候选的官员宋元超在吏部自称是侍中宋的叔父，希望因此能得到关照。宋得知此事后，发文书给吏部说：“宋元超是我同高祖的叔父，由于他定居在洛城，因而未能经常前去参见。我既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就为之隐瞒，又不愿以私害公。以往他没有提出这层关系，吏部自然可以照章办事，现在他既然已把我们的关系声张出去，那么就必须矫枉过正了，请不要录用他。”

宁王宪奏选人薛嗣先请授微官，事下中书、门下。奏：“嗣先两选斋郎，虽非灼然应留，以懿亲之故，固应微假官资。在景龙中，常有墨敕处分，谓之斜封。自大明临御，兹事杜绝，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至公之道，唯圣能行。嗣先幸预姻戚，不为屈法，许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从之。

宁王李宪奏请授给候选官员薛嗣先一个小官。玄宗将此事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宋上奏道：“薛嗣先曾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他并非明显应该留任，但考虑到是至亲的缘故，本来应当大小任命一个职位。景龙年间，皇帝经常用墨敕直接除授官职，这些人被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所有这些弊端均已革除，朝廷每颁布行一次封赏，每任命一个官职，全都是由于这些人立下了功劳，或者是由于才能出众，而且都必须通过中书、门下二省。像这样的至公之道，唯有圣明君主才能真正实施。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并未法外施恩，而是将这个问题交由臣等商量，臣请求将此事交由吏部具体处理，不要直接正式降敕任命。”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师，及春将还，多迁官；宋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在此之前，来自各州的朝集使们往往携带很多礼物进京打点，等到来年开春即将返回时，大多得到升迁；宋奏请玄宗将这些人一律原职遣还以便革除这一弊端。

是岁，置剑南节度使，领益、彭等二十五州。

在这一年，朝廷设置了剑南节度使，统辖益州、彭州等二十五州。

八年（庚申、720 ）

八年（庚申、公元720 年）

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

春季，正月，丙辰（初三），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去世。辛酉（初八），唐玄宗委派右散骑常侍元行冲主持整理文献典籍工作。

侍中宋疾负罪而妄诉不已者，悉付御史台治之。谓中丞李谨度曰：“服不更诉者出之，尚诉未已者且系。”由是人多怨者。会天旱有，优人作状戏于上前，问：“何为出？”对曰：“奉相公处分。”又问：“何故？”曰：“负冤者三百余人，相公悉以系狱抑之，故不得不出。”上心以为然。

侍中宋很厌恶那些明明有罪却没完没了地四处告状的人，便将这些人全都交付御史台治罪。他对御史中丞李谨度说：“你应当将那些已认罪不再上诉的人释放，把那些还在不停地申诉的人先关起来。”所以很多人怨恨他。正赶上旱神作怪，天下大旱，宫中演滑稽戏的俳优在玄宗面前扮作旱神模样演戏，其中一个演员问“旱神”道：“你为什么到人间来降灾呢？”“旱神”回答说：“我是奉了丞相的命令降临人间的。”又问：“这是为什么？”“旱神”接着回答：“蒙冤者达三百余人，丞相将他们全都关进监狱，借此压制他们，所以我不得不到人间降灾以示警告。”唐玄宗心中对此也有同感。

时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建议严禁恶钱，江、淮间恶钱尤甚，以监察御史萧隐之充使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上于是贬隐之官。辛巳，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为礼部尚书。以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于是弛钱禁，恶钱复行矣。

这时宋又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一起建议严厉禁止私铸的劣质钱流通，鉴于江、淮之间劣质钱尤其泛滥，宋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作为使者前往该地搜查劣质钱。萧隐之执法严酷，所到之处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玄宗因此将萧隐之贬官。辛巳（二十八日），玄宗将宋罢免为开府仪同三司，苏罢免为礼部尚书，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二人都担任同平章事。于是朝廷对劣质钱的查禁大为放松，劣质钱再次泛滥。

二月，戊戌，皇子敏卒，追立为怀王，谥曰哀。

二月，戊戌（十五日），皇子李敏去世，玄宗将他追立为怀王，赠谥号为“哀”。

壬子，敕以役莫重于军府，一为卫士，六十乃免，宜促其岁限，使百姓更迭为之。

壬子（二十九日），唐玄宗发布敕令，认为在百姓所负担的各种劳役之中，没有哪一种比兵役更为繁重，一旦被征为卫士，就只有到六十岁才能解脱，因此规定缩短兵役年限，让百姓轮流当兵。

夏，四月，丙午，遣使赐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册命。三国皆在大食之西。大食欲诱之叛唐，三国不从，故褒之。

夏季，四月，丙午（二十四日），唐玄宗派使者向乌长王、骨咄王、俱位王颁发册命。上述三国均在大食以西之地。大食曾引诱他们背叛唐朝，三国均未同意，所以玄宗特加褒赏。

五月，辛酉，复置十道按察使。

五月，辛酉（初九），朝廷又一次设置十道按察使。

丁卯，以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

丁卯（十五日），唐玄宗任命源乾曜为侍中，任命张嘉贞为中书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义之士沉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源乾曜进言：“现在出身于权贵之家的人大多在京师任官，德高望重之士反在京外任职。臣有三个儿子，均在京城任官，请陛下将其中两个外放任职。”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并颁下制命称赞源乾曜公正无私，命令文武百官向他学习，于是到京外任职的达一百余人。

张嘉贞吏事强敏，而刚躁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皆嘉贞所引进，常与之议政事。四人颇招权，时人语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员。”

张嘉贞处理公务精明强干，只是性情急躁刚愎自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和殿中侍御史崔训都是张嘉贞提拔任用的，张嘉贞也常与这四个人商议朝政大事。这四个人处处揽权，当时的人这样流传说：“中书令张公的四位俊才，是苗延嗣、吕太一、崔训和员嘉静。

六月，、涨溢，漂溺几二千人。

六月，河和河发大水，淹死了将近二千人。

突阙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言其阴引突阙，谋陷军城，密奏请诛之。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军之侧者，闻之皆俱。秋，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因宿其帐下；副使李宪以虏情难信，驰书止之。说复书曰：“吾肉非黄羊，必不胃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拔曳固、同罗由是遂安。

归降的突阙仆固都督勺磨以及跌部落人众散居在受降城周围，朔方大使王说他们暗地里勾结突阙，阴谋夺占唐军驻守的受降城，便密奏玄宗，请求将这些人诛杀。王诱使勺磨等人来到受降城内赴宴，下令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河曲之地的突阙降户也被诛戮殆尽。散居在大同、横野军附近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得知此讯，都非常恐惧。秋季，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仅带二十名骑兵，手执皇帝赐给的符节到拔曳固等部落慰问安抚，并在其牙帐之中过夜。天兵军节度副使李宪认为胡虏难以相信，派飞骑送信阻止。张说在给李宪的回信中说：“我身上长的并非黄羊之内，不怕他们会吃了我；我身上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不怕他们会刺血而饮。士大夫临危当舍命报效，此刻正是我为陛下尽忠的时候。”拔曳固、同罗等部落因此而安下心来。

冬，十月，辛巳，上行幸长春宫；壬午，畋于下。

冬季，十月，辛巳（初二），唐玄宗到长春宫；壬午（初三），唐玄宗在下围猎。

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数与范饮酒赋诗，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附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

唐玄宗禁止诸王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李范一起游观宴饮，并且私自挟带谶纬之书；戊子（初九），唐玄宗将裴虚己流放到新州，并让霍国公主与他离婚。万年县尉刘庭琦和太常寺太祝张谔也因屡次与李范在一起饮酒赋诗而分别被贬为雅州司户和山茌县丞。但玄宗仍然像以往那样善待李范，他对左右侍臣说：“朕的兄弟自然没有问题，不过是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极力巴结而已。朕决不会因此而责怪自己的兄弟。”有一次玄宗生了病，薛王李业之妃的弟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吉凶之事；事发后，韦宾被用刑杖打死，皇甫恂被贬为锦州刺史。李业与其妃子十分惶恐，只等着玄宗治罪了，唐玄宗走下台阶拉着李业的手说：“我如果有猜忌兄弟之心，天地不容。”并且与他一同入席饮酒，此外还好言安慰李业之妃，让他仍当王妃。

十一月，乙卯，上还京师。

十一月，乙卯（初七），玄宗回到京师。

辛未，突阙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部落而去。

辛未（二十三日），突阙进犯甘、凉等州，击败了唐河西节度使杨敬述，大肆掳掠了契部落之后撤走。

先是，朔方大总管王奏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毗伽闻之，大惧。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与奚、契丹相去绝远，势不相及；朔方兵计亦不能来此。若必能来，俟其垂至，徙牙帐北行三日，唐兵食尽自去矣。且拔悉密轻而好利，得王之约，必喜而先至。与张嘉贞不相悦，奏请多不相应，必不敢出兵。兵不出，拔悉密独至，击而取之，势甚易耳。”

在此之前，唐朔方道大总管王奏请西调拔悉密部落兵马，东发奚、契丹兵马，约定在这一年的秋季掩袭突阙毗伽可汗设在稽落水附近的牙帐；毗伽可汗得知此讯后非常害怕。暾欲谷道：“这没什么可怕的。拔悉密尚在北庭，与奚、契丹相距太远，双方无法合兵相应；估计大唐朔方兵也无法抵达此地。即使唐军真的能来，等他们快要到时，只要我们迁徙牙帐向北走三天的路程，唐军粮尽自会退兵。再说拔悉密人轻浮而好利，这次又得到了王的允诺，一定会得意忘形，先行抵达此地。王与张嘉贞关系不好，他向朝廷提建议多数得不到响应，所以这次他必不敢出兵。既然王的唐军不来，只有拔悉密的军队前来，我们打败他也就易如反掌了。”

既而拔悉密果发兵逼突阙牙帐，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惧，引退。毗伽欲击之，暾欲谷曰：“此属去家千里，将死战，未可击也。不如以兵蹑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间道先围北庭，因纵兵击拔悉密，大破之。拔悉密众溃走，趋北庭，不得入，尽为突厥所虏。

不久拔悉密果然发兵前来进逼突阙毗伽的牙帐，而且朔方以及奚、契丹的兵马并未如约抵达，拔悉密人心中掠惧，赶忙撤军。毗伽可汗打算派兵攻打他们，暾欲谷道：“这些人离家千里，一定会拼死战斗的，我们不能在这时就进攻他们。我们不如派兵紧随其后。”在拔悉人撤至离北庭二百里左右的时候，暾欲谷才分兵抄小路先包围了北庭，然后纵兵相攻，打败了拔悉密的军队。拔悉密人被击溃后逃往北庭，又因无法入城而全部被突阙俘虏。

暾欲谷引兵还，出赤亭，掠凉州羊马，杨敬述遣裨将卢公利、判官元澄将兵邀击之。暾欲谷谓其众曰：“吾乘胜而来，敬述出兵，破之必矣。”公利等至册丹，与暾欲谷遇，唐兵大败，公利、澄脱身走。毗伽由是大振，尽有默啜之众。

暾欲谷率军回撤，由赤亭出兵，抢掠凉州的羊群马匹，杨敬述派裨将卢公利和判官元澄率兵拦击突厥。暾欲谷对他的部队说：“我们乘胜来到这里，倘若杨敬述出兵挑战，就一定能够击败他们。”卢公利等人在删丹县与暾欲谷相遇，交战后唐军一败涂地，卢公利和元澄脱身逃回。毗伽的势力因此而大振，控制了默啜可汗的所有人马。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得众心，李娑固猜畏，欲去之。是岁，可突干举兵击娑固，娑固败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遣安东都护薛泰帅骁勇五百与奚王李大奉娑固以讨之，战败，娑固、李大皆为可突干所杀，生擒薛泰，营州震恐。许钦澹移军入渝关，可突干立娑固从父弟郁干为主，遣使请罪。上赦可突干之罪，以郁干为松漠都督，以李大之弟鲁苏为饶乐都督。

契丹牙官可突干骁勇善战，深得属下信赖，李娑固对他既猜忌又害怕，试图将他铲除。在这一年，可突干率兵进攻李娑固，李娑固作战失利，逃往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派安东都护薛泰率五百精兵与奚王李大一起辅助李娑固回兵征讨可突干，又被可突干击败，李婆固、李大二人均被可突干杀死，薛泰被俘，营州军民对此大为震惊。许钦澹被迫率部撤入渝关，可突干拥立李娑固的堂弟李郁干为王，并派遣使者入朝请罪。唐玄宗赦免了可突干的罪，任命李郁干为松漠都督，任命李大的弟弟李鲁苏为饶乐都督。

九年（辛酉、721 ）

九年（辛酉、公元721 年）

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

春季，正月，唐玄宗发布制命，削夺了杨敬述的官爵，让他以布衣身分任检校凉州都督，并且依旧让他充任节度、支度、营田等使。

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

丙辰（初七），唐玄宗下诏将蒲州改为河中府，设置中都官僚，员数、品级与京兆府和河南府相同。

丙寅，上幸骊山温汤；乙亥，还宫。

丙寅（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乙亥（二十六日）。玄宗回到宫中。

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加检括。融，之玄孙也，源乾曜素爱其才，赞成之。二月，乙酉，敕有司议招集流移、按诘巧伪之法以闻。

监察御史宇文融进言，认为全国各地民户人口流散逃移，弄虚作假现象十分普遍，希望加以核查。宇文融是宇文的玄孙，源乾曜向来喜欢他的才能，故而极为赞成他的建议。二月，乙酉（初八），玄宗敕令有关部门研究一下招集流散人口以及追查弄虚作假现象的办法，并将研究结果上奏。

丙戌，突厥毗伽复使来求和。上赐书，谕以“曩昔国家与突阙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自数十年来，不复如旧，正由默啜无信，口和心叛，数出盗兵，寇抄边鄙，人怨神怒，陨身丧元，吉凶之验，皆可汗所见。今复蹈前迹，掩袭甘、凉，随遣使人，更来求好。国家如天之覆，如海之容，但取来情，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诚心，则共保遐福；不然，无烦使者徒尔往来。若其侵边，亦有以待。可汗其审图之！”

丙戌（初九），突厥可汗毗伽又派遣使者入朝请求和解。唐玄宗写给毗伽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大唐与突阙和亲，华夏人和突阙人安居乐业，两国军队也相安无事；大唐买进突厥的牛羊马匹，突厥则接受大唐的各种丝织品，双方都丰衣足食。最近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之所以不如往常，完全是由于默啜可汗言而无信，嘴里讲的是和亲，心里无时不想叛离，屡次派兵入侵，掠夺边疆地区百姓的财产，终致人怨神怒，自己被人杀死。善恶吉凶的报应，都是可汗亲眼所见。现在可汗又走上默啜的老路，先是入侵甘、凉二州，随后又派使者前来求和修好。我大唐如上天无不覆盖，如大海容纳一切，只看今后的情况，不追究从前的过错。可汗如果真有求和的诚意，则我们两国就能保持长久之福；否则就不必麻烦使者白白地往来走动。倘若突厥兵再次入侵，我大唐也早已做好了准备。何去何从，请可汗仔细考虑！”

丁亥，制：“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户口及籍外田，所获巧伪甚众。迁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劝农判官十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赋调。使者竞为刻急，州县承风劳扰，百姓苦之。阳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状；上方任融，贬憬盈川尉。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其数，或以实户为客，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丁亥（初十），唐玄宗颁下制命：“各州县逃亡的户口，允许在百日内自己主动申报，或在现在的住地编入户籍，或发文书回原籍申报户口，都可按自己的心愿办理。凡过期不报者，一经官府查出，一律迁徙到边远州县安置。官民人等如有隐藏包庇者，也照此处治。”任命宇文融充任朝廷使者，负责搜求逃亡流失的户口及清查隐瞒不服的田地，查出的弄虚作假现象非常多。宇文融因此被擢升为兵部员外兼侍御史。宇文融还奏请唐玄宗设置了十位劝农判官，都兼任代理御史，分头巡行全国各地。凡新近编入户籍的客户，均免除六年的赋调。各路使者在执法上竞相追求严峻苟刻，所在州县官吏又一味迎合使者，变本加厉地骚扰百姓，致使百姓苦不堪言。阳翟县尉皇甫憬上疏反映这一情况，由于玄宗正信任宇文融，所以皇甫憬反被贬职为盈川尉。州县官吏迎合上司的旨意，务求多得逃户，为此不惜虚报数量，甚至有的把户籍中原有的户也当作新增的客户呈报上去。此次共查出流失的民户八十余万，查出的被隐瞒土地的数目也与此基本相当。

兰池州胡康待宾诱诸降户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命朔方大总管王、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讨之。

兰池州的胡人康待宾诱使当地所有归降的人一同叛唐。夏季，四月，康待宾率部攻陷了六胡州，麾下已聚集了七万之众，并乘胜进逼夏州。唐玄宗命朔方大总管王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讨伐康待宾。

戊戌，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

戊戌（二十日），唐玄宗发布敕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各州刺史及京兆、河南、河中、太原四府的府尹、少尹，每人向朝廷推荐一位县令，朝廷将根据其政绩的好坏对举荐者进行赏罚。”

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讨康待宾。

唐玄宗任命太仆寺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与王及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一同征讨康待宾。

六月，己卯，罢中都，复为蒲州。

六月，己卯（初三），唐玄宗废除中都，又改名为蒲州。

蒲州刺史陆象先政尚宽简，吏民有罪，多晓谕遣之。州录事言于象先曰：“明公不施棰挞，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远，此属岂不解吾言邪！必欲棰挞以示威，当从汝始！”录事惭而退。象先尝谓人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耳。苟清其源，何忧不治！”

蒲州刺史陆象先为政崇尚宽厚简约，属下官吏百姓有罪，多当面用好言劝诫，然后让他们离开。蒲州录事对陆象先说：“明公不用刑杖，怎么能显示威风呢！”陆象先回答说：“人心都是相通的，难道这些人不理解我的话吗！如果你一定要我用刑杖来显示威风，那就应当从你开始！”录事十分惭愧，赶忙退出。陆象先曾对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政若能正本清源，何忧天下不治！”

秋，七月，己酉，王大破康待宾，生擒之，杀叛胡万五千人。辛酉，集四夷酋长，腰斩康待宾于西市。

秋季，七月，己酉（初四），王大败康待宾率领的叛军，生擒康待宾本人，击杀反叛的胡众一万五千人。辛酉（十六日），唐玄宗召集了四夷各部酋长，在西市将康待宾腰斩。

先是，叛胡潜与党项通谋，攻银城、连谷，据其仓庾，张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党项乃更与胡战，胡众溃，西走入铁建山。说安集党项，使复其居业。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说曰：“王者之师，当伐叛柔服，岂可杀已降邪！”因奏置鳞州，以镇抚党项余众。

在这以前，叛军暗中与党项族合谋，准备攻打银城、连谷，占据该地的粮仓，张说率领一万名步兵和骑兵自合河关出其不意地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大败。张说又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骆驼堰。这时党项人反而攻击叛军，叛军溃不成军，向西逃入了铁建山。张说安抚党项人，让他们像过去一样地生产和生活。讨击使阿史那献认为党项人反复无常，请求将他们一起杀死，张说说：“圣王的仁义之师，应当讨伐叛逆，安抚归服之众，怎么能杀死已归降的人呢！”并上奏玄宗设置鳞州，以镇抚党项族余众。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康待宾之反也，诏郭知运与王相知讨之；上言，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知运还本军。未报，知运已至，由是与不协。所招降者，知运复纵兵击之；虏以为卖己，由是复叛。上以不能遂定群胡，丙午，贬为梓州刺史。

康待宾发动叛乱的时候，唐玄宗命令郭知运与王联合出兵征讨；王告诉玄宗，朔方军的兵力足够平叛之用，请玄宗命令郭知运撤回陇右。尚未等到回音，郭知运已率部抵达，因此两人关系出现裂痕。对那些已被王招降的胡人，郭知运也纵兵袭击；胡人认为王出卖了自己，因此纷纷重新叛唐。唐玄宗认为王未能平定胡人的叛乱，丙午（初二），将他贬为梓州刺史。

丁未，梁文献公姚崇薨，遗令：“佛以清净慈悲为本，而愚者写经造像，翼以求福。昔周、齐分据天下，周则毁经像而修甲兵，齐则崇塔庙而弛刑政，一朝合战，齐灭周兴。近者诸武、诸韦，造寺度人，不可胜纪，无救族诛。汝曹勿效儿女子终身不寤，追荐冥福！道士见僧获利，效其所为，尤不可延之于家。当永为后法！”

丁未（初三），梁文献公姚崇去世，临死留下这样的遗嘱：“佛教以清静慈悲为本，愚昧的人却希望通过抄写经文、建造佛像来求得来世之福。过去的北齐与北周两国对峙，北周毁弃佛经佛像而整治军队，北齐却开丢开刑罚与政令，大量建造佛寺，等到两国一交战，结果是北齐灭亡，北周勃兴。近代的武氏成员和韦氏诸人，所建之寺与所度之僧数不胜数，却并未免除其宗族被夷灭的后果。在我死后，你们不要像凡夫俗女那样愚昧无知。为我诵经超度以求死后之福！道士们见僧尼因此而获利，也效法僧尼，更不能将他们请进家门。这条家训，子孙后代必须永远遵守。

癸亥，以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癸亥（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冬，二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虏所惮。时下谓之王、郭。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

冬季，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去世。郭知运与担任右卫副率职务的同县老乡王君两人都因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而闻名于西部边陲，为西域胡虏所忌惮，被当时人称为王、郭。郭知运死后，王君便由知运的部下继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并兼领凉州都督。

十一月，丙辰，国子祭酒元行冲上《群书四录》，凡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十一月，丙辰（十三日），国子祭酒元行冲向玄宗进上《群书四录》，其中共收书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庚午，赦天下。

庚午（二十七日），唐玄宗大赦天下。

十二月，乙酉，上幸骊山温汤；壬辰，还宫。

十二月，乙酉（十三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壬辰（二十日），又回到宫中。

是岁，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

在这一年，唐玄宗将外放为都督、刺史的李唐诸王全部召回京师。

新作蒲津桥，熔铁为牛以系。

官府新修建了蒲津桥，在两岸桥头熔铸了八头铁牛用来拴系索桥上的大绳。

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

安州别驾刘子玄去世。刘子玄即刘知几，为避玄宗皇帝李隆基姓名的同音字而以字行于世。

著作郎吴兢撰《则天实录》，言宋激张说使证魏元忠事。说修史见之，知兢所为，谬曰：“刘五殊不相借！”兢起对曰：“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后说阴祈兢改数字，兢终不许，曰：“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著作郎吴兢撰修了《则天实录》，其中记载了宋激励张说为魏元忠作证的真实经过。张说在修史时见到了这段记载，心里知道是吴兢所写，嘴里却故意说道：“刘五（即刘知几）在修史时对我一点都不帮忙！”吴兢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这一段是我吴兢写的，所有的草稿都还在，我不能让明公您错怪了已经死去的刘子玄。”在座的同僚听了这话全都大惊失色。后来张说私下里请求吴兢将这段记载略改几字，吴兢始终没有答应，他说：“我要是曲从您的要求，《则天实录》就不再是秉笔直书的信史，将何以取信于后人呢！”

太史上言，《鳞德历》浸疏，日食屡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历，率府兵曹梁令瓒造黄道游仪以测候七政。

太史向唐玄宗进言，告知《鳞德历》越来越不准确，对日食的预测屡次有误。唐玄宗指派僧人一行重修新的历法，又让率府兵曹梁令瓒设计制造黄道游仪来观测日、月、金、木、水、火、土星的位置和运行状况。

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

唐玄宗设置朔方节度使，统辖单于都护府和夏、盐等六州以及定远、丰安二军和三受降城。

十年（壬戌、722 ）

十年（壬戌、公元722 年）

春，正月，丁巳，上行幸东都，以刑部尚书王志为西京留守。

春季，正月，丁巳（十五日），唐玄宗行幸东都洛阳，任命刑部尚书王志为西京留守。

癸亥，命有司收公廨钱，以税钱充百官俸。

癸亥（二十一日），唐玄宗下令有关部门征收公廨钱，用这笔税收支付文武百官俸禄。

乙丑，收职田。亩率给仓粟二斗。

乙丑（二十三日），唐玄宗下令收回文武百官的职分田，每亩每年大致给予粟米二斗。

二月，戊寅，上至东都。

二月，戊寅（初七），唐玄宗抵达东都。

夏，四月，己亥，以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使。

夏季，四月，己亥（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张说兼任朔方军节度使。

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数千家。

五月，伊水和汝水暴涨，溢出河岸，淹没居民数千家。

闰月，壬申，张说如朔方巡边。

闰五月，壬申（初二），张说前往朔方巡察边境。

己丑，以余姚县主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妻契丹王郁干。

己丑（十九日）。唐玄宗封余姚县主之女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将她嫁给契丹王郁干。

六月，丁巳，博州河决，命按察使萧嵩等治之。嵩，梁明帝之孙也。

六月，丁巳（十八日），博州境内黄河决口，唐玄宗派按察使萧嵩等人前往救灾治河。萧嵩是南朝后梁明帝萧岿的孙子。

己巳，制增太庙为九室，迁中宗主还太庙。

己巳（三十日），唐玄宗发布制命，将太庙由七室增至九室，将中宗皇帝的神主迁回太庙。

秋，八月，癸卯，武强令裴景仙，坐赃五千匹，事觉，亡命；上怒，命集众斩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景仙赃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曾祖寂有建义大功，载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独存，今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远。其辞略曰：“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杀。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上乃许之。杖景仙一百，流岭南恶处。

秋季，八月，癸卯（初四），武强县县令裴景仙贪赃五千匹，事发，弃官逃走；唐玄宗大怒，下令召集人众，将其斩首。大理寺卿李朝隐向玄宗上奏，认为裴景仙所有赃物均乞取而得，依律罪不至死；此外，裴景仙的曾祖裴寂反隋，有树立义旗的大功，武后载初年间裴氏无罪而家破人亡，至今只剩裴景仙一人，现在为了使裴氏延续香火，也应宽宥他所犯下的死罪，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李朝隐奏疏的大意是：“贤者十世子孙所犯罪均应宽宥，因为贤者的功劳实在应当记取；因诛杀罪犯而使得一个家族断子绝孙，在情理上亦有可怜之处。”唐玄宗还是下令将裴景仙用杖打死。李朝隐又向玄宗奏道：“生杀大权应操在君主的手中，但用刑的轻重自有条规，臣下应当遵守。现在如果因乞取赃物得罪便处斩刑，那么日后如有贪赃枉法者需要论罪判刑，又当加重到哪一种刑罚呢？臣屡次谏阻，是顾惜国家的法度，希望律令条文得到遵守，并不敢因人施法，曲法以求饶怒景仙一命。”他还说：“倘若裴寂的功勋一概不论，裴景仙所犯之罪特别加重处刑，那么叔向因贤明得以不受其弟株连，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若敖氏家族的祖先也就会因断子绝孙而陷于饥饿了。”唐玄宗这才同意了他的请求，改为将裴景仙处杖刑一百，流放到岭南的荒僻之地。

安南贼帅梅叔焉等攻围州县，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讨之。思勖募群蛮子弟，得兵十余万，袭击，大破之，斩叔焉，积尸为京观而还。

安南反贼首领梅叔焉等人率众围攻所在州县，唐玄宗派遣骠骑将军兼内侍杨思勖前往讨伐。杨思勖在当地召募了十余万蛮族子弟从军，率领这支军队向梅叔焉等人大举进攻并大获全胜，将梅叔焉斩首，为炫耀武功，又将敌人的死尸收集在一起，加土筑成一座高大的坟莹，然后返回京城。

初，上之诛韦氏也，王皇后颇预密谋，及即位数年，色衰爱弛。武惠妃有宠，阴怀倾夺之志，后心不平，时对上有不逊语。上愈不悦，密与秘书监姜皎谋以后无子废子，皎泄其言。嗣腾王峤，后之妹夫也，奏之。上怒，张嘉贞希旨构成其罪，云：“皎妄谈休咎。”甲戌，杖皎六十，流钦州，弟吏部侍郎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皎卒于道。

起初，在唐玄宗定诛除韦后之计的时候，王皇后参与了很多秘密的策划，到了玄宗即位几年以后，皇后姿色渐衰，玄宗对她的宠幸也大不如前。此时武惠妃颇受玄宗宠爱，内心里便有了夺取皇后之位的企图，王皇后对此心中不平，常常对玄宗出言不逊。玄宗对皇后越发不满，暗地里与秘书监姜皎商议，打算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姜皎将玄宗这番话泄露了出去。继任的濮王李峤是王皇后的妹夫，便将此事上奏给玄宗。唐玄宗很生气，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的旨意，便罗织而成姜皎的罪名，声称：“姜皎妄谈吉凶之事。”甲戌（疑误），姜皎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被贬为春州司马；姜氏家族的亲属党羽之中还有几个被处以流刑或死刑的，姜皎在赴钦州的途中死去。

己亥，敕：“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己亥（疑误），唐玄宗发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若非骨肉至亲，一律不得相互往来交结；所有占卜看相和观察天象预测吉凶的术士，一律不得出入文武百官之家。”

乙卯夜，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与其党李齐损等作乱，立楚璧兄子梁山为光帝，诈称襄王之子，拥左屯营兵数百人入宫城，求留守王志，不获。比晓，屯营兵自溃，斩楚璧等，传首东都。志惊怖而薨。楚璧，怀恩之侄；齐损，迥秀之子也。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尉。

己卯（十一日）夜间，左领军兵曹权楚璧伙同其党羽李齐损等人发动叛乱，拥立权楚璧兄长之子权梁山为光帝，诡称其为襄王李重茂之子，蒙蔽左屯营兵数百人闯入宫城，寻找西京留守王志，但没有找到。天快亮时，闯入宫城的屯营兵却不攻自溃，将权楚璧等人斩首，并将这些人的首级送给住在东都洛阳的玄宗皇帝。西京留守王志被惊吓而死。权楚璧是权怀恩的侄儿，齐损是李迥秀的儿子。壬午（十四日），唐玄宗派河南尹王怡前往京师调查此事并安抚京师士民。

癸未，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昼夜倍道，与谨忙合击吐蕃，大破之，斩获数万。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

癸未（十五日），吐蕃军队围攻小勃律王没谨忙，没谨忙向唐北庭节度使张嵩求救说：“勃律是大唐西域的门户，勃律如果灭亡，那么整个西域也就会落入吐蕃之手了。”张嵩于是派疏勒副使张思礼率领汉、胡步骑兵四千人前去救援。张思礼昼夜兼程，与没谨忙夹击吐蕃军队，大获全胜，斩杀和俘获敌兵数万。从这以后几年内，吐蕃一直未敢进犯大唐边境。

王怡治权楚璧狱，连逮甚众，久之不决；上乃以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至，止诛同谋数人，余皆奏原之。

王怡审理权楚璧等人作乱的案子，很多人受到牵连，案子久拖不决。唐玄宗于是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宋上任后，只将权楚璧的几个同谋者处死，其他的人均上奏玄宗予以赦免。

康待宾余党康愿子反，自称可汗；张说发兵追讨擒之，其党悉平。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康待宾的余党康愿子又发动了叛乱，自称为可汗；张说派出军队追击讨伐，生擒康愿子，叛乱遂被平定。然后又将河曲六州残余的五万多胡人迁徙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安置，黄河以南及朔方各州的千里之地遂无人居住。

先是，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说曰：“臣久在疆易，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若御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

在这之前，沿边境镇守戍卫的士卒常达六十余万人，张说认为当时没有强寇入侵，上奏请求削减二十万戍兵，让这些人回乡务农。唐玄宗对此表示怀疑，张说说“臣久在边界驱驰，对这里的情形全都了如指掌，这不过是将帅试图拥兵自保以及役使兵众谋取私利而已。如果说是为了御敌制胜的话，完全不必集结这么多的冗兵从而耽误了农事。陛下如果对臣的话尚有怀疑，臣请求用臣全家百口的性命来担保。”唐玄宗这才同意照他说的去做。

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起初，各卫的府兵，自成丁之年开始从军，至六十岁时方可免役，府兵家中又须负担各种杂役，长此以往便逐渐贫弱，所以各卫的府兵逃亡殆尽，百姓也深以从军为苦。张说向玄宗提出一个建议，请求召募壮丁充任禁兵，应募入伍的状丁不须负担各种劳役，再制定一些优待他们的条规，这样逃避兵役的人就会争相出来应募。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十天之内，即募得精兵十三万，分别隶属于各卫，并轮番值班。唐代兵、农的分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冬，十月，癸丑，复以乾元殿为明堂。

冬季，十月，癸丑（十五日），唐玄宗又将乾元殿改为明堂。

甲寅，上幸寿安兴泰宫，猎于上宜川；庚申，还宫。

甲寅（十六日），唐玄宗来到寿安县境内的兴泰宫，在上宜川打猎；庚申（二十二日），唐玄宗返回宫中。

上欲耀兵北边，丁卯，以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为诸卫将军。

唐玄宗想要在北部边境地区显示军威。丁卯（二十九日），任命秦州都督张守洁等人为各卫将军。十一月，乙未，初令宰相共食实封三百户。

十一月，乙未（二十八日），唐玄宗开始让宰相共享三百个封户的租赋。

前广州都督裴先下狱，上与宰相仪其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论事之深也！”说曰：“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吾此言非为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嘉贞无以应。

前任广州都督裴先被捕下狱，唐玄宗与宰相们一起商量对他如何处罚的问题。张嘉贞提出对他处以杖刑，张说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因为他们接近君主，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心。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以前臣在北部边境巡视时，听说陛下在朝堂上对姜皎使用了杖刑。姜皎的官阶已达三品，也曾为朝廷立下一点功劳，如有罪应当处死就处死，应当流放就流放，为什么随便以当众抽打来羞辱他，拿他当仆役一样对待呢！现在姜皎的事已成为过去，无法再补救，但据裴先所犯之罪应处流刑，陛下哪能重犯在姜皎一案上所犯的错误呢！”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张嘉贞听了张说这番话后很不高兴，退朝之后对他说：“您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呢！”张说回答说：“宰相是运气一来就可以作的，倘若对朝廷大臣都能随意抽打羞辱，只恐怕我们这些人也会有受辱的那一天。我今天的话并非只为了裴先，而是为天下的士君子们着想的。”张嘉贞无言以对。

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

十二月，庚子（初三），唐玄宗将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的女儿封为交河公主，并将她嫁给了突骑施可汗苏禄。

上将幸晋阳，因还长安。张说言于上曰：“汾阴上有汉家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之，为农祈谷。”上从之。

唐玄宗准备赴晋阳，而后回长安。张说向玄宗进言道：“汾阴丘上有汉朝所立的后土祠，这里的祭祀大礼长期废弛；陛下应当趁巡幸之机重修此礼，以便为农事祈求丰年。”唐玄宗表示同意。

上女永穆公主将下嫁，敕资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僧一行谏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资送特厚，卒以骄败，奈何为法！”上遽止之。

唐玄宗之女永穆公主即将出嫁，玄宗下令依照太平公主出嫁时的规格为他置办嫁妆。僧人一行谏阻道：“武后只生了太平公主一个女儿，因而所送嫁妆特别丰厚，但他最终因骄横而败亡，为什么要效法她呢！”玄宗听罢立即下令停止这样做。

十一年（癸亥、723 ）

十一年（癸亥，公元723 年）

春，正月，己巳，车驾自东都北巡；庚辰，至潞州，给复五年；辛卯，至并州，置北都，以并州为太原府，刺史为尹；二月，戊申，还至晋州。

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唐玄宗自东都洛阳启程北上；庚辰（十四日），玄宗抵达潞州，下令免除当地百姓五年徭役；辛卯（二十五日），玄宗来到并州，下令在这里设置北都，将并州改为太原府，州刺史改称府尹；二月，戊申（十二日），玄宗回到晋州。

张说与张嘉贞不平，会嘉贞弟金吾将军嘉赃发，说劝嘉贞素服待罪于外。己酉，左迁嘉贞幽州刺史。

张说与张嘉贞不和，恰好张嘉贞之弟金吾将军张嘉犯贪赃罪事发，张说便劝张嘉贞身着素服在外等候皇帝治罪。己酉（十三日），玄宗张嘉贞降职为幽州刺史。

壬子，祭后土于汾阴。乙卯，贬平遥令王同庆为赣尉，坐广为储，烦扰百姓也。

壬子（十六日），唐玄宗在汾阴祭祀土神。乙卯（十九日），玄宗将平遥县县令王同庆贬职为赣县尉，原因是他为迎接天子巡幸，存储了许许多多东西，搅扰了百姓。

癸亥，以张说兼中书令。

癸亥（二十七日），唐玄宗任命张说兼任中书令。

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己巳（疑误），唐玄宗下令撤销天兵、大武等军，将大同军改为太原以北节度使，统辖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十州。

三月，庚午，车驾至京师。

三月，庚午（初五），唐玄宗抵达京师。

夏，四月，甲子，以吏部尚书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夏季，四月，甲子（三十日），唐玄宗任命吏部尚书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五月，己丑，以王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

五月，己丑（二十五日），唐玄宗指派王兼任朔方军节度大使，巡察河西、陇石、河东、河北诸军。

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监察御使鼓城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修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洛阳陆坚以为此属无益于国，徒为糜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唐玄宗设立丽正书院，招纳了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人贺知章、监察御史彭城人赵冬曦等文学之士，这些人有的著书立说，有的给皇帝讲论文史；玄宗还任命张说为修书使主持其事，有关部门给予这些人的供应十分优厚。中书舍人洛阳人陆坚认为这些人所干的事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白白地耗费钱财，打算奏请皇帝将他们全部罢免。张说道：“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国家安定时期，无不大建宫室，增广耳目声色之好，唯独当今天子延纳和礼遇博学的儒者，阐发和弘杨先圣所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这样做对国家大有好处，并且耗费的钱财也极为有限。陆子所说的话，怎么如此不明事理！”玄宗得知此事后，愈发推重张说而鄙视陆坚。

秋，八月，癸卯，敕“前令检括逃人，虑成烦扰，天下大同，宜各从所乐，令所在州县安集，遂其生业。

秋季，八月，癸卯（初十），唐玄宗发布敕令：“以前朝廷曾下令清查流失的户口，朕担心此举会搅扰百姓。当今天下大同，应当让百姓各干自己高兴干的事，今后所在州县应当对这些人加以安抚，使他们各有谋生的职业。”

戊申，追尊宣皇帝庙号献祖，光皇帝庙号懿祖，于太庙九室。

戊申（十五日），唐玄宗下诏将宣皇帝的庙号追尊为献祖，将光皇帝的庙号追尊为懿祖，将两人的神主迁入太庙九室中受祭。

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诣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

在这以前，吐谷浑畏惧吐蕃势力强大，依附它达数年之久；九月，壬申（初十），吐谷浑酋长率领部众来到沙州投降唐朝，唐河西节度使张敬忠对他们予以安抚和接纳。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作温泉宫；甲寅，还宫。

冬季，十月，丁酉（初五），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下令改建温泉宫。甲寅（二十二日），玄宗返回宫中。

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奏，以高祖配昊天上帝，罢三祖并配之礼。戊寅，上祀南郊，赦天下。

十一月，礼仪使张说等人向玄宗上奏，请求以唐高祖配享昊天上帝，停止实行高祖、太宗、高宗三祖同时配享的礼节。戊寅（十六日），唐玄宗到南郊祭天，下诏大赦天下。

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州县毋得杂役使。

戊子（二十六日），唐玄宗命令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负责选拔府兵以及未入兵籍的状丁共一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每年分为两班，轮流值勤，并且明令地方州县不得再向这些人征发任何其他徭役。

十二月，甲午，上幸凤泉汤；戊申，还宫。

十二月，甲午（初三），唐玄宗到了凤泉汤；戊申（十七日），玄宗返回宫中。

庚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坐党引疏族，贬蕲州刺史。

庚申（二十九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因偏袒、提拔远亲而获罪，被贬为蕲州刺史。

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

在这一年，张说奏请玄宗批准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在中书门下之下分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等五房管理日常事务。

初，监察御史濮阳杜暹因按事至突骑施，突起骑施馈之金，暹固辞。左右曰：“君寄身异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于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虏大惊，度碛追之，不及。及安西都护阙，或荐暹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时暹自给事中居母忧。

当初，监察御史濮阳人杜暹曾因查验某事到了突骑施，突骑施人向他馈赠黄金，他坚决推辞不受。他左右的随从对他说：“您现在身在异域，不应拂了他们的盛情。”这样他才接受下来，让人将黄金埋在自己所住的账篷下面，等到完成使命离开突骑施辖区之后，才写信告诉他们，并且让他们自己取出来。突骑施人见信后十分惊异，立即穿越沙漠前来追赶，只是未能追上。后来安西都护一职出缺，有人推荐杜暹前去安西担任这一职务，说当地百姓无不叹服他的清廉谨慎。这时杜暹正因母亲去世由给事中任上辞官回家守制。

十二年（甲子、724 ）

十二年（甲子，公元724 年）

春，三月，甲子，起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

春季，三月，甲子（初五），唐玄宗征召正在为母亲服丧的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护和碛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

神龙初，追复泽王上金官爵，求得庶子义于岭南，绍其故封。许王素节之子，利其爵邑，与弟谋，使人告义非上金子，妄冒袭封，复流岭南，以继上金后为嗣泽王。至是，玉真公主表义实上金子，为兄弟所摈。夏，四月，庚子，夏立义为嗣泽王；削爵，贬鄂州别驾。壬寅，敕宗室旁继为嗣王者并令归宗。

神龙初年，曾下令恢复泽王李上金的官爵，并在岭南找到了他的庶子李义来承袭其爵位。许王李素节之子李凯觎李义的爵位和封户，便与自己的弟弟李策划，指使他人控告李义不是李上金的儿子，说他是假冒袭封，于是唐中宗又将李义流放到岭南，转而让李当李上金的后嗣并封其为嗣泽王。至此时，玉真公主向玄宗皇帝上表说明李义的确是李上金的儿子，只是受到了李兄弟的诬告和排挤。夏季，四月，庚子（十一日），唐玄宗又将李义立为嗣泽王，削去李的爵位，将李贬为鄂州别驾。壬寅（十三日），唐玄宗颁下敕令，让宗室中以旁系亲属身分继立为嗣王的一律回归本宗。

壬子，命太史监南宫说等于河南、北平地测日晷及极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时候之。阳城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视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仪岳台晷长一尺五寸微强，极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郎州晷长七寸七分，极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长二尺二寸九分，极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极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众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星皆见。

壬子（二十三日）。唐玄宗命令太史监南宫说等人在黄河南、北两岸的平地上观测太阳的影子和北极星的位置，于夏至这一天中午在不同地方各树起一支八尺长的标杆，在同一时间测量不同标杆影子的长度。阳城县日影的长度为一尺四寸八分弱，晚上看到的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又十分度之四；在汴州浚仪岳台日影的长度为一尺五寸微强，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三十四度八分；南部的郎州日影长度为七寸七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二十九度半；北部的蔚州日影长度为二尺二寸九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四十度。位于南部的郎州和位于北部的蔚州两地之间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两地日影长度相差一尺五寸二分，晚上北极星高出地面的角度相差十度半。再往南到交州，日影伸至标杆南面三寸三分处；八月，在海中南望南极星下，群星清晰明亮，全都是以往未曾命名的，大约离南极星二十度角范围内的所有星星均可看到。

五月，丁亥，停诸道按察使。

五月，丁亥（二十九日），唐玄宗下令停止设置各道按察使。

六月，壬辰，制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宜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吏民议定赋役。

六月，壬辰（初五），唐玄宗发布制命，允许没有户籍的民户自动申报，辟出各地闲置的土地供他们耕种，由官府根据具体情况征收赋税，但不得征派徭役，租庸也一律蠲免。玄宗又任命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州县巡视，与当地吏民商定应出赋税徭役的具体数量。

上以山东旱，命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壬午，以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崔沔、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为刺史。丘、同皎之从父兄子，休、大敏之孙也。

由于山东各州旱情严重，唐玄宗命令台省名臣出任州刺史；壬午（疑误），玄宗任命黄门侍郎王丘、中书侍郎长安人崔沔和礼部侍郎、知制诰韩休等五人出任刺史。王丘是王同皎堂兄的儿子，韩休是韩大敏的孙子。

初，张说引崔沔为中书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事乃无失。侍郎，令之贰也，岂得供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异同，说不悦，故因是出之。

当初张说举荐崔沔任中书侍郎，依照惯例，接受皇帝制命以及传达皇帝旨意均由宰相负责，中书侍郎形同虚设。崔沔认为：“朝廷设官分职，上下之间应相互维系，只有在位者各抒己见，朝廷大政才能减少失误。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岂可供手沉默无所事事呢！”因此遇事经常表示不同意见，张说对此感到不快，便趁此机会将他外放为刺史。

秋，七月，突厥可汗遣其臣哥解颉利发来求婚。

秋季，七月，突厥可汗派他的臣下哥解颉利发前来求婚。

溪州蛮覃行璋反。以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将兵击之。癸亥，思勖生擒行璋，斩首三万级而归。加思勖辅国大将军，俸禄、防阁皆依品给。赦行璋以为洵水府别驾。

溪州蛮族人覃行璋反叛唐朝，唐玄宗任命监门卫大将军杨思勖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军进剿。癸亥（初六），杨思勖生擒了覃行璋，斩敌首级三万颗，得胜而回。唐玄宗为杨思勖加辅国大将军衔，并规定他的俸禄和卫兵数目均按辅国大将军的品级供给。玄宗又下诏赦免了覃行璋之罪，任命他为洵水府别驾。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忧畏不安，然待下有恩，故无随而谮之者，上犹豫不决者累岁。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无子，使僧明悟为后祭南北斗，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事觉，己卯，废为庶人，移别室安置；贬守一潭州别驾，中路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坐与守一交通，贬台州刺史。

姜皎被流放之后，王皇后心中越发忧惧不安，但由于平日对手下人多有恩惠，因而没有人乘机到玄宗那里去诬陷她，唐玄宗在几年之间也一直对是否废掉皇后一事犹豫不决。由于王皇后没有生儿子，他的哥哥太子少保王守一便指使僧人明悟为皇后祭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并剖开霹雳木，在上面写下天地二字和玄宗的姓名，然后将两个半片合在一起，让皇后佩戴在身上，又向神祈祷道：“佩戴上这个东西，就会生儿子，就像则天皇后那样。”此事被发觉，己卯（二十二日），玄宗将王皇后废为庶人，迁到别的房间中安置；又将王守一贬为潭州别驾，并在赴任途中将他赐死。户部尚书张嘉贞因与王守一互相交结而获罪，被贬为台州刺史。

八月，丙申，突厥哥解颉利发还其国；以其使者轻，礼数不备，未许婚。

八月，丙申（初九），唐玄宗打发突阙使者哥解颉利发回国，由于这次对方使者的规格太低，礼数又不完备，所以玄宗没有答应与其通婚。

己亥，以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己亥（十二日），唐玄宗任命宇文融为御史中丞。

融乘驿周流天下，事无大小，诸州先牒上劝农使，后申中书；省司亦待融指伪，然后处决。时上将大攘四夷，急于用度，州县畏融，多张虚数，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岁终，增珉钱数百万，悉进入宫；由是有宠。议者多言烦扰，不利百姓，上亦令集百寮于尚书省议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势，不敢立异。惟户部侍郎杨独抗议，以为：“括客免税，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未几，出为华州刺史。

宇文融乘着驿车周游天下，事情不论大小，各州都要先向他这个劝农使汇报，然后再呈报给中书省；尚书省左右司长官也都是在看到宇文融提出的意见之后，才对具体问题作出处理决定。当时唐玄宗正准备对四方异族大事征伐，急需钱用，地方州县官惧怕宇文融，多虚报清查出的户口和土地的数量，所以总共得到无户籍的客户八十余万，查出的隐匿土地数量也与此相当。到年终决算时，共增加财政收入达数百万缗，宇文融将这些收入全部上缴宫中，因而深得唐玄宗的宠爱。群臣大多认为他这样做冗杂繁乱，对百姓不利，唐玄宗也曾将文武百官召集到尚书省共同讨论此事。但公卿以下官员大多忌惮宇文融的恩宠、权势，所以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户部侍郎杨例外，他认为：“清查隐漏的户口，对自首的人免除租庸徭役，对在籍的百姓不利；征收不在籍的隐漏户的田税，会使得百姓生计困苦，所失大于所得。”过了不久，杨便被外放为华州刺史。

壬寅，以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

壬寅（十五日），唐玄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宋为西京留守。

冬，十月，丁酉，谢王特勒遣使入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遣使诣失密国，云欲走归汝。失密王从臣国王借兵，共拒吐蕃。王遣臣入取进止。”上以为然，赐帛遣之。

冬季，十月，丁酉（十一日），谢国国王特勒派使者入朝上奏，称：“去年五月，金城公主派使者到失密国，说是想逃归大唐。失密国王向我们的国王借兵，要合两国之力抗击吐蕃。国王派臣前来听取陛下的旨意。”玄宗认为他们这样做很对，于是赐给使者绢帛而后送他回国。

废后王氏卒，后宫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被废黜的前皇后王氏去世，宫中的人非常怀念她，唐玄宗对自己当初的做法也感到后悔。

十一月，庚午，上幸东都；戊寅，至东都。

十一月，庚午（十四日），玄宗启程前往东都；戊寅（二十二日），玄宗抵达东都。

辛巳，司徒申薨，赠谥惠庄太子。

辛巳（二十五日），司徒申王李去世，玄宗赠给他惠庄太子的谥号。

群臣屡上表封禅，闰月，丁卯，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时张说首建封禅之议，而源乾曜不欲为之，由是与说不平。

群臣屡次向玄宗上表请求到泰山祭祀天地，闰十二月，丁卯（十二日），唐玄宗颁布制命，决定在下一年的十一月十日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时张说首先提出封禅的建议，而源乾曜不愿意玄宗这么做，因此两人关系不睦。

是岁，契丹王李郁干卒，弟吐干袭位。

在这一年，契丹王李郁干去世，他的弟弟李吐干继位。

十三年（乙卯、725 ）

十三年（乙丑，公元725 年）

春，二月，庚申，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户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又委使司与州县议作劝农社，使贫富相恤，耕耘以时。

春季，二月，庚申（初六），唐玄宗任命御史中丞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唐玄宗又颁布敕命，规定将所征得的客户税金一律充作所在州县的常平仓本钱。又委托劝农使司与各州县协商筹建劝农社，以便使百姓之间贫富相济，按时耕种田地。

乙亥，更命长从宿卫之士曰：“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人为六番。

乙亥（二十一日），玄宗将“长从宿卫”之士改名为“骑”，分别隶属于十二卫，总兵员为十二万人，分为六番，轮流值勤。

上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等十一人为刺史，命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上自书十韵诗赐之。光裕，乾曜之从孙也。

唐玄宗亲自选拔大理寺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等十一位素有声望的诸司长官出任刺史，又命令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尚书郎、御史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张设了很多帷帐。饯别的宴会由皇帝赐给饮食，太常安排乐队，又叫来了宜春院内教坊中的歌妓助兴，唐玄宗还亲笔书写了自己所作的十韵诗相赠。源光裕是源乾曜兄弟的孙子。

三月，甲午，太子嗣谦更名鸿；徙郯王嗣真为庆王，更名潭；陕王嗣升为忠王，更名浚；王嗣真为棣王，更为洽；鄂王嗣初更名涓；鄄王嗣玄为荣王，更名。又立子琚为光王，潍为仪王，为颍王，泽为永王，清为寿王，洄为延王，沭为盛王，溢为济王。

三月，甲午（初十），玄宗将太子李嗣谦改名为李鸿；将郯王李嗣真改封为庆王，改名为李潭；将陕王李嗣改封为忠王，改名为李浚；将王李嗣真改封为棣王，改名为李洽；将鄂王李嗣初改名为李涓；将鄄王李嗣玄改封为荣王，改名为李。唐玄宗又封其子李琚为光王，李潍为仪王，李为颍王，李泽为永王，李清为寿王，李洄为延王，李沭为盛王，李溢为济王。

丙申，御史大夫程行湛奏：“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状尤重，子孙请皆禁锢；傅游艺等四人差轻，子孙不听近任。”从之。

丙申（十二日），御史大夫程行湛上奏道：“武周朝的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罪状特别严重，请陛下明令禁止这些人的子孙为官；傅游艺等四人罪状略轻，其子孙也不许在京畿之地任官。”唐玄宗对此表示同意。

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欲外补，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闻之，怒，壬寅，贬睦州别驾。

汾州刺史杨承令不愿就任外职，心中不快，自称：“我被外放，事出有因。”玄宗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壬寅（十八日），将他贬为睦州别驾。

张说草封禅仪献之。夏，四月，丙辰，上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固辞而止。

张说草拟了封禅仪并将其进献给玄宗。夏季，四月，丙辰（初三），唐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们一起在集仙殿聚饮。玄宗说：“神仙是凭空虚构的，朕并不认为可取。贤才则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朕今天与诸位一起会餐，应当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规定凡在书院中供职的官员，五品以上均为学士，六品以下均为直学士；又任命张说为知院事，任命右散骑常侍徐坚作他的副职。唐玄宗还打算请张说任大学士，因张说极力推辞而作罢。

说以大驾东巡，恐突阙乘间入寇，议加兵守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然则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说所不及。”即奏行之。光庭，行俭之子也。

张说因为皇帝大驾将东至泰山封禅，担心突阙会乘机入侵，因而想增兵守卫边疆，于是召来兵部郎中裴光庭商议此事。裴光庭说：“封禅，乃是天子将已成就的功业上报皇天的大典。现在皇帝正要登上泰山祭告上天，却惧怕起戎狄，这不是用来显示天子盛德的办法。”张说问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裴光庭回答说：“在四夷之中，要数突厥最为强大，近年来他们屡次请求和亲，而朝廷只是维系关系，并没有答应。现在如果朝廷派出一位使臣，到突厥征召其大臣陪同皇帝前往泰山封禅，他们一定会欣然从命；突阙一来，则戎狄君长无不都来。这样就可以偃旗息鼓，高枕无忧了。”张说称赞他道：“太好了，我张说比不上你。”便立即将这一计策上奏玄宗批准并付诸施行。裴光庭是裴行俭的儿子。

上遣中书直省袁振摄鸿胪卿，谕旨於突厥，小杀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帐中，置酒，谓振曰：“吐蕃，狗种；奚、契丹，本突厥奴也；皆得尚主。突阙前后求婚独不许，何也？且吾亦知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岂问真伪！但屡请不获，愧见诸蕃耳。”振许为之奏请。小杀乃使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唐玄宗派中书直省袁振任代理鸿胪寺卿出使突厥，传达自己的旨意，突厥可汗小杀（毗伽）与阙特勒、暾欲谷环坐在牙帐之中，设宴款待袁振，在席间向袁振问道：“吐蕃乃是狗种，奚、契丹本来就是突厥的奴隶，他们却都能娶大唐公主为妻。只有我们突阙前后多次向大唐求婚未能获准，这究竟是为什么？况且我们也知道远嫁番国的公主都不是皇帝的女儿，现在我们也不管真假！”只是屡次求婚未能获准，使我们在各番国人面前感到脸上无光罢了。“袁振答应替他们向玄宗皇帝上奏求婚。小杀可汗便派其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纳贡，并顺便扈从玄宗东行封禅。

五月，庚寅，妖贼刘定高帅众夜犯通洛门；悉捕斩之。

五月，庚寅（初八），妖贼刘定高率众乘夜进犯通洛门；有关部门将这些人全部抓获处斩。

秋，八月，张说议封禅仪，请以睿宗配皇地祗；从之。

秋季，八月，张说在讨论封禅仪时，请求用睿宗配享皇地祗，唐玄宗表示同意。

九月，丙戌，上谓宰臣曰：“《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自今州县毋得更奏祥瑞。

九月，丙戌（初六），唐玄宗对宰臣说：“《春秋》上不记载祥瑞，只是载年景。”同时发布敕命，规定从今后以各州县不得将祥瑞上奏。

冬，十月，癸丑，作水运浑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轮，令其自转，昼夜一周。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匮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击鼓，每辰击钟，机械皆藏匮中。

冬季，十月，癸丑（初三），僧一行与梁令瓒制成了水运浑天铜仪。铜仪形如圆天，上列置各星宿，灌水后发动起轮子，使它自转，每昼夜转完一圈。另设计两个轮子，安置在“圆天”之外，上面分别镶嵌着太阳和月亮，两个轮子的运行方向与“圆天”相反，运行的快慢速度符合规定，非常准确。另置一个木柜子作为地面，将铜仪的一半安在“地”面以下，又在地面上安两个木人，其中一个每一刻时间击一次鼓，另一个每一个时辰撞一次钟，所有的机械都藏在木柜之内。

辛酉，车驾发东都，百官、贵戚、四夷酋长从行。每置顿，数十里中人畜被野，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

辛酉（十一日），玄宗从东都出发，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和各族酋长扈从东行。车队每次打尖休息时，数十里长的大路上人畜蔽野，有关部门安排的满载各种供给用具的车辆，数百里络绎不绝。

十一月，丙戌，至泰山下，御马登山。留从官于谷口，独与宰相及祠官惧登，仪卫环列于山下百余里。上问礼部侍郎贺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对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见。上曰：”吾为苍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于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于山下之坛；其余仿乾封故事。辛卯，祭皇地祗于社首。壬辰，上御帐殿，受朝觐，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

十一月，丙戌（初六），唐玄宗抵达泰山脚下，玄宗骑马登上泰山，将随从官员留在谷口，只带了宰相以及祠官一同上山，环列在山下的仪仗侍卫绵延达百余里。唐玄宗向礼部侍郎贺知章问道：“前代帝王封禅所用的玉册，为什么总是秘而不宣？”贺知章回答说：“有时帝王秘密地向神仙求福，所以不希望别人见到。”玄宗说：“我这可是只为天下苍生祈福啊！”于是拿出玉册，向群臣宣示。庚寅（初十），玄宗在泰山之上祭祀了昊天上帝，群臣则在山下的祭坛上祭祀了五方帝和百神；其他则一律仿效乾封年间封禅的先例。辛卯（十一日），唐玄宗在社首山祭祀了皇地祗。壬辰（十二日），玄宗在帐殿接受群臣朝觐，下诏大赦天下，并封泰山神为天齐王，他所享用的礼秩加三公一等。

张说多引两省吏及以所亲摄官登山。礼毕推恩，往往加阶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书舍人张九龄谏，不听。又，扈从士卒，但加勋而无赐物，由是中外怨之。

张说多推荐中书省、门下省吏员和自己亲近的人任代理官职随从玄宗登山。封禅大典结束后玄宗推恩颁赏时，这些人往往可以被破格地提拔为五品官，但这种皇恩却与其他文武百官无缘；中书舍人张九龄向张说谏阻这种做法，但张说拒绝采纳。还有，扈从车驾的士卒，均只加勋而不赐物，因此朝廷内外均对张说极为不满。

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惊，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鳞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垂拱以后，马潜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马有二十四万匹，以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少卿张景顺副之。至是有马四十三万匹，牛羊称是。上之东封，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上嘉毛仲之功，癸巳，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

当初，隋朝末年国有马匹均为盗贼以及戎狄惊走，唐朝开国之初，只在赤岸泽得到雌雄马匹共三千匹，然后将这些马匹迁徙到陇右放养，任命太仆张万岁主持养马之事。张万岁非常称职，自贞观至鳞德年间，官马不断繁殖，数目达到七十多万匹，共分设八坊、四十八监，朝廷分别委任坊、监使具体负责养马事宜。这时在市场上用一匹细绢就可以买到一匹马。垂拱年间以后，官马数量逐渐减少了一半以上。唐玄宗即位的初期，官马总数只有二十四万匹，所以他任命太仆寺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任命太仆寺少卿张景顺为他的副职。到这时官马数量又增加到四十三万匹，官府饲养的牛羊的数量也大致有这么多。唐玄宗东至泰山封禅时，带去了数万匹牧马，根据马的毛色分为不同的马群，看上去就像是天上的彩云在移动。唐玄宗为了嘉奖王毛仲的功劳，癸巳（十三日），特意加王毛仲开府仪同三司衔。

甲午，车驾发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

甲午（十四日），玄宗从泰山出发，丙申（十六日），来到孔子旧宅祭祀孔子。

上还，至宋州，宴从官于楼上，刺史寇预焉。酒酣，上谓张说曰：“者屡遣使臣分巡诸道，察吏善恶，今因封禅历诸州，乃知使臣负我多矣。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裴耀卿，表数百言，莫非归谏。且曰：”人或重扰，则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顾谓寇曰：”比亦屡有以酒馔不丰诉于朕者，知卿不借誉于左右也。“自举酒赐之。宰臣帅群臣起贺，楼上皆称万岁。由是以丘为尚书左丞，沔为散骑侍郎，耀卿为定州刺史。耀卿，叔业之七世孙也。

唐玄宗在返京途中来到宋州，在楼上设宴款待随行官员，宋州刺史寇也出席了宴会。酒酣之际，玄宗对张说说：“朕以往曾多次派使臣分巡各道考察地方官的善恶，这次由于封禅而得以亲自到各州走一走，才发现使臣们辜负朕的地方太多了。怀州刺史王丘，除了牛羊猪等活的牲畜之外，没有进献任何其他物品。魏州刺史崔沔，所供给的帷帐没有一件是用绵绣织物做成的，这是告诉我应当一切从俭。济州刺史裴耀卿，向朕上了一篇数百字的表章，其中没有一句不含有规谏之意。而且说：”如果因此严重搅扰百姓，那么陛下封禅就无从向天上报成功了。‘朕常以此言为座右铭，并且用它来告诫身边的侍臣。像这三位官员，都不侵扰百姓以邀恩求宠，真是朝廷的良吏呀！“说到这里，玄宗又回头对寇说：”近来也常有人向朕诉说你所供给的酒席太不丰盛，朕因此明白你没有买通朕左右的人为你说好话。“说完亲自举杯向寇赐酒。宰相率群臣起立称贺，楼上所有人都山呼万岁。唐玄宗因此又任命王丘为尚书省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宜州刺史。裴耀卿是裴叔业的七世孙。

十二月，乙巳，还东都。

十二月，乙巳（疑误），唐玄宗返回东都。

突厥颉利发辞归，上厚赐而遣之，竟不许婚。

突厥使者阿史德颉利发请求回国，唐玄宗给了他丰厚的赏赐之后送他回国，但终于还是没有答应与突厥通婚。

王毛仲有宠于上，百官附之者辐凑。毛仲嫁女，上问何须。毛仲顿首对曰：“臣万事已备，但未得客。”上曰：“张说、源乾曜辈岂不可呼邪？”对曰：“此则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也。”对曰：“然。”上笑曰：“朕明日为汝召客。”明日，上谓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与诸达官悉诣其第。”既而日中，众客未敢举箸，待，久之，方至，先执酒西向拜谢，饮不尽，遽称腹痛而归。之刚直，老而弥笃。

王毛仲深得唐玄宗的宠幸，巴结他的文武官员数不胜数。王毛仲的女儿将要出嫁，玄宗问他还缺什么东西。王毛仲叩头回答道：“臣万事均已齐备，只是没有请到客人。”玄宗问道：“张说、源乾曜这类人难道喊不来吗？”王毛仲回答说：“这些已经请到了。”唐玄宗说：“朕知道你请不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宋。”王毛仲说：“正是。”玄宗笑着说：“朕明天亲自替你请客人。”第二天，玄宗对宰相说：“朕的奴才王毛仲为女儿办喜事，你们应当与各位朝廷要员一起去他家贺喜。”直到正午时分，所有的来宾还都不敢动筷子，只等宋一人，过了很久，宋才到，他先端起酒杯向西行礼拜谢君命，然后未等喝完这一杯酒，便忽然说腹中疼痛难忍而退席回家。宋为人刚直，老而更甚。

先是，契丹王李吐干与可突干复相猜忌，携公主来奔，不敢复还，更封辽阳王，留宿卫；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主。车驾东巡，邵固诣行在，因从至泰山，拜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在此以前，契丹王李吐干因与可突干相互猜忌，便带着公主逃入唐朝，不敢再回契丹，玄宗将他改封为辽阳王，留在京师当天子的侍卫；可突干则立李尽忠之弟邵固为契丹王。玄宗东行封禅时，邵固也赶来觐见并随从玄宗到了泰山，玄宗任命他为左羽林大将军、静折军经略大使。

上疑吏部选试不公，时选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请分吏部为十铨。甲戌，以礼部尚书苏等十人掌吏部选，试判将毕，遽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左庶子吴兢上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邴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停此十铨。”上虽不即从，明年复故。

唐玄宗怀疑吏部选授官吏有失公允，当时铨选的日期已经迫近，御史中丞宇文融向玄宗秘密上奏，请求将吏部的官吏选授事务分为十铨。甲戌（二十五日），唐玄宗派礼部尚书苏等十人主持吏部铨选，在试判将要结束时，突然将这十人召进宫中论定官吏选授之事，吏部尚书和侍郎都不能参与。左庶子吴兢向玄宗上表，认为：“陛下曲意听信谗言：不相信主管铨选工作的吏部，这不是居上位者君临天下以诚意感动人心的做法。从前陈平、邴吉是汉朝的宰相，尚且不去回答天子关于每年钱谷出入数目的提问，不去过问因斗殴而致死人命的案子，何况陛下乃大唐皇帝，怎么可以亲自下掌铨选之事呢！凡候选官员所写的字和判词，请陛下都交给吏部评阅处理，停止实施所谓十铨之法。”唐玄宗虽然没有立即采纳，但在第二年时就恢复采用原来的铨选之法。

是岁，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

在这一年，东都每斗米值十五钱，青州、齐州每斗米值五钱，每斗粟仅值三钱。

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捕斩之，更为立王。

于阗王尉迟眺暗中勾结突厥以及胡人各部阴谋反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将其捕杀，又另立了一位于阗王。

第二百一十三卷

唐纪二十九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开元十四年（丙寅、726 ）

唐纪二十九唐玄宗开元十四年（丙寅，公元726 年）

春，正月，癸未，更立契丹松漠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上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妻邵固；以成安公主之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鲁苏。

春季，正月，癸未（初四），唐玄宗将契丹松漠王李邵固改立为广化王，将奚族饶乐王李鲁苏改立为奉诚王；封自己姐妹的女儿陈氏为东华公主，嫁给李邵固为妻，封中宗之女成安公主的女儿韦氏为东光公主，嫁给李鲁苏为妻。

张说奏：“今之五礼，贞观、显庆两曾修纂，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讨论古今，删改施行。”制从之。

张说奏道：“如今的五礼，经过贞观、显庆年间两次编撰修改，前后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中有些尚有所偏颇。希望允许我和学士等人对古今的礼仪进行讨论研究，酌情对五礼作适当的增删修改，然后颂布施行。”唐玄宗采纳了张说的建议。

邕州封陵獠梁大海等据宾、横州反；二月，己酉，遣内侍杨思勖发兵讨之。

邕州封陵县獠人梁大海等人占据宾州和横州造反。二月，己酉（疑误），唐玄宗派内侍杨思勖调兵前去讨伐。

上召河南尹崔隐甫，欲用之，中书令张说薄其无文，奏拟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素与说善，说荐为御史大夫；上不从。丙辰，以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以隐甫为御史大夫。隐甫由是与说有隙。

唐玄宗召见河南尹崔隐甫，准备重用他。中书令张说鄙薄崔隐甫没有文采，就向唐玄宗提议让他当金吾大将军；前殿中监崔日知一向与张说关系好，张说就举荐他当御史大夫。但唐玄宗没有听从张说的建议。丙辰（初七），唐玄宗任命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丁巳（初八），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从此与张说有了矛盾。

说有才智而好贿，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恶御史中丞宇文融之为人，且患其权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书舍人张九龄言于说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辩给多权数，不可不备。”说曰：“鼠辈何能为！”夏，四月，壬子，隐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弹说“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敕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隐甫等同于御史台鞫之。林甫，叔良之曾孙；抗，安石之从父兄子也。

张说很有才学智谋，但贪财，百官陈述事情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地方，他喜欢当面驳斥，甚至大声呵斥谩骂。他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的为人，而且还担心宇文融的权力上升，因此对宇文融所提出的建议，大多加以压制。中书舍人张九龄对张说说：“宇文融蒙受恩宠掌握大权，又能言善辩，很会耍弄权术，您对他不能不有所防备。”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夏季，四月，壬子（初四），崔隐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一起向唐玄宗上书，弹劾张说：“请来术士观星象以测吉凶，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过份奢侈”。唐玄宗命令源乾曜和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明与崔隐甫等人一起在御史台审讯张说。李林甫是李叔良的曾孙，韦抗是韦安石堂兄的儿子。

丁巳，以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以清俭著，故上用为相。

丁巳（初九），唐玄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一向以清廉俭朴著称，因此唐玄宗任用他当宰相。

源乾曜等鞫张说，事颇有状，上使高力士视说，力士还奏：“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上意怜之。力士因言说有功于国，上以为然。庚申，但罢说中书令，余如故。

源乾曜等人审问张说，事情颇有眉目。唐玄宗派高力士探视张说，高力士回来对唐玄宗说：“张说头发散乱，满脸污垢，坐卧在稻草垫子上，用瓦盆吃饭，惊慌恐惧地等候处分。”唐玄宗心里很怜悯张说。高力士趁机说张说对国家有过功劳，唐玄宗认为他讲得很对。庚申（十二日），唐玄宗只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职务，其余的官职不变。

丁卯，太子太傅岐王范薨，赠谥惠文太子。上为之撤膳累旬，百官上表固请，然后复常。

丁卯（十九日），太子太傅岐王李范去世，唐玄宗赠给他惠文太子的谥号。由于李范去世，唐玄宗连续撤去御膳几十天，百官上书再三恳求，才恢复常规。

丁亥，太原尹张孝嵩奏，“有李子峤者，自称皇子，云生于潞州，母曰赵妃。”上命杖杀之。

丁亥（初十），太原尹张孝嵩向唐玄宗上书说：“有个叫李子峤的人，自称是皇子，说生在潞州，母亲叫赵妃。”唐玄宗命令张孝嵩用杖刑将此人打死。

辛丑，于定、恒、莫、易、沧五州置军以备突厥。

辛丑（二十四日），朝廷在定州、恒州、莫州、易州、沧州分别建置北平军、恒阳军、唐兴军、高阳军、横海军，以防备突厥的侵犯。

上欲以武惠妃为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仇，岂可以为国母！人间盛言张说欲取立后之功，更图入相之计。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复自有子，若登宸极，太子必危。”上乃止。然宫中礼秩，一如皇后。

唐玄宗想立武惠妃为皇后，有人上书说：“您与武氏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立她为国母？民间盛传张说想谋取册立皇后之功，进而再作担任宰相的打算。况且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她自己又有儿子，如果她登上皇后之位，太子必然很危险。”唐玄宗听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武惠妃在宫中的礼仪级别，一切都如同皇后。

五月，癸卯，户部奏今岁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

五月，癸卯（二十六日），户部向唐玄宗报告，今年全国共有七百零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户，共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溺死者以千计。

秋季，七月，黄河南北地区发大水，数以千计的人被淹死。

八月，丙午朔，魏州言河溢。

八月，丙午朔（初一），魏州报告黄河泛滥。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

九月，己丑（十五日），唐玄宗任命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为同平章事。

自王孝杰克复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为都护者，惟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及暹皆有善政，为人所称。

自从王孝杰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后，朝廷又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派遣三万军队驻守这个地区，老百姓深受远戍安西的兵、徭役之苦。在历任安西都护中，只有田杨名、郭元振、张嵩和杜暹都有一些好的政绩，因而被人们所称颂。

冬，十月，庚申，上幸汝州广成汤，己酉，还宫。

冬季，十月，庚申（十六日），唐玄宗来到汝州广成汤；十二月，己酉（初六），回皇宫。

十二月，丁巳，上幸寿安，猎于方秀川；壬戌，还宫。

十二月，丁巳（十四日），唐玄宗到寿安，在方秀川狩猎；壬戌（十九日），回皇宫。

杨思勖讨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二万级而还。

杨思勖讨伐反叛的獠人，活捉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首两万级，得胜而回。

是岁，黑水遣使入见；上以其国为黑水州，仍为置长史以镇之。

这一年，黑水派使节到长安晋见唐玄宗。唐玄宗在黑水国设立黑水州，并为它设置长史以镇守这个地区。

勃海王武艺曰：“黑水入唐，道由我境。往者请吐屯于突厥，先告我与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请吏于唐，是必与唐合谋，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门艺与其舅任雅将兵击黑水。门艺尝为质子于唐，谏曰：“黑水请吏于唐，而我以其故击之，是叛唐也。唐，大国也。昔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不遵唐命，扫地无遗。况我兵不及高丽什之一二，一旦与唐为怨，此亡国之势也。”武艺不从，强遣之。门艺至境上，复以书力谏。武艺怒，遣其从兄大壹夏代之将兵，召，欲杀之。门艺弃众，间道来奔，制以为左骁卫将军。武艺遣使上表罪状门艺，请杀之。上密遣门艺诣安西；留其使者，别遣报云，已流门艺于岭南。武艺知之，上表称“大国当示人以信，岂得为此欺诳？”固请杀门艺。上以鸿胪少卿李道邃、源复不能督察官属，致有漏泄，皆坐左迁。暂遣门艺诣岭南以报之。

勃海王大武艺认为：“由黑水前往唐朝，要路经我的辖境。过去他们向突厥请求派吐屯时，都事先告诉我并且和我一起行动；如今他们不告诉我就请求唐朝派官员，这必定是与唐朝一起谋划，想从腹背两面来夹攻我。”于是，大武艺派他的同母弟弟大门艺和舅父任雅率军进攻黑水。大门艺曾经在唐朝当过质子，他规劝大武艺说：“黑水向唐朝请求派官员，而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进攻它，这分明是反叛唐朝。唐朝是个强大的国家，过去高丽国在全盛时期，有三十万精兵，不遵从唐朝的命令，最后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何况我们的军队还不到高丽国的十分之一二，一旦与唐朝结下怨仇，那面临的就是亡国的结局了。”大武艺没有听从他的话，强行派大门艺去进攻黑水国。大门艺到了边境，又送书信竭力劝谏大武艺。大武艺大怒，派他的堂兄大壹夏代替大门艺率领军队，并召大门艺回去，想杀死他。大门艺抛下军队，走偏僻小路投奔唐朝，唐玄宗下令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大武艺派使节上表，列数大门艺的罪状，请唐玄宗杀了大门艺。唐玄宗秘密地派大门艺到安西去，同时设法留住了大武艺的使节，另外又派人对大武艺说已将大门艺流放到岭南。大武艺知道实情，又上表声称：“大国理当向人显示信用，怎么能做这种欺诈骗人的事？”坚持请求唐玄宗杀掉大门艺。唐玄宗认为鸿胪少卿李道邃和源复没能监督好下属官员，导致将有关大门艺的情况泄漏出去，于是把他们都降了职，又派大门艺暂时到岭南去，以便于答复大武艺。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臣司马光曰：帝王之所以能使四方小国敬服，靠的是威望和信誉。大门艺因为忠诚而获罪，只好独自归附大唐天子；唐天子理应明察事情的曲直，奖赏大门艺，惩罚大武艺，这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原则。对大武艺纵然不能讨伐，也应当严正地告诉他大门艺无罪。如今，唐玄宗的威望不能使大武艺降服，恩泽又不能庇护大门艺，只是效法小人说一些欺诈骗人的话，以至在小国面前陷入窘困的境地，却怪罪鸿胪寺的官员泄漏秘密，这不也应该感到羞耻吗！

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发兵寇四镇。会暹入朝，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婴城自守；四镇人畜储积，皆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存。既而苏禄闻暹入相，稍引退，寻遣使入贡。

杜暹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交河公主派牙官赶着一千多匹马到安西去出售，又派使者向杜暹宣读交河公主的命令，杜暹恼怒地说：“阿史那怀道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向我宣读命令！”他命令杖打使者，将他扣留；马匹经过一场大雪全部被冻死。突骑施可汗苏禄勃然大怒，就派军队进犯安西四镇。这时杜暹恰好到长安朝见天子，由赵颐贞代任安西都护，他环城自守；四镇的老百姓、牲畜和储存的东西，全部被苏禄抢劫一空，只剩下一座安西城。不久，苏禄听说杜暹当了宰相，才逐渐地将军队撤走，随即又派使者向唐朝进献贡品。

十五年（丁卯、727 ）

十五年（丁卯，公元727 年）

春，正月，辛丑，凉州都督王君破吐蕃于青海之西。

春季，正月，辛丑，（二十八日），凉州都督王君在青海西边打败了吐蕃。

初，吐蕃自恃其强，致书用敌国礼，辞指悖慢，上意常怒之。返自东封，张说言于上曰：“吐蕃无礼，诚宜诛夷，但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弊，虽师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上曰：“俟吾与王君议之。”说退，谓源乾曜曰：“君勇而无谋，常思侥幸，若二国和亲，何以为功！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入朝，果请深入讨之。

当初，吐蕃自恃强大，向唐朝致书采用两国对等的礼节，言词违逆傲慢，唐玄宗常常为此而愤怒。唐玄宗从泰山封禅返回后，张说对他说：“吐蕃对我国无礼，确实应该讨伐平定它，但十余年接连打仗，甘、凉、河、鄯等地再也承受不住战争的祸害了，虽然出师屡屡获胜，但是得不偿失。听说吐蕃想悔过求和，希望您能接受他们的诚心归服，以解除边境人民的困苦。”唐玄宗说：“等我和王君商量后再说。”张说退朝后，对源乾曜说：“王君有勇无谋，常想着侥幸取胜。如果两国和亲，他拿什么作为自己的功劳呢？我的话一定不会被皇上采纳。”等到王君进朝，果然请求唐玄宗让他率领军队深入吐蕃国境内讨伐。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君度其兵疲，勒兵蹑其后，会大雪，虏冻死者甚众，自积石军西归。君先遣人间道入虏境，烧道旁草。悉诺逻至大非川，欲休士马，而野草皆尽，马死过半。君与秦州都督张景顺追之，及于青海之西，乘冰而度。悉诺逻已去，破其后军，获其辎重羊马万计而还。君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拜其父寿为少府监致仕。上由是益事边功。

去年冬天，吐蕃大将悉诺逻进犯大斗谷，进攻甘州，烧杀抢劫后退走。王君推测悉诺逻的军队一定很疲乏，就带兵偷偷地跟在他们后边。适逢天降大雪，吐蕃军队很多人被冻死，便经由积石军西归吐蕃。王君抢先派人从偏僻小道进入敌方境内，烧掉路边的野草。悉诺逻到了大非川，打算让士兵战马休息一下，但这里的野草已全部被烧光了，结果战马死了一半多。王君和秦州都督张景顺率领军队追击，在青海的西边追上了悉诺逻，趁湖水结冰越过青海。这时悉诺逻已离开，他们打败了悉诺逻的后军，缴获数以万计的辎重羊马后返回。王君由于立了大功，被擢升为左羽林大将军，唐玄宗又授予王君的父亲王寿以少府监退休。从此，唐玄宗更加追求建立边功。

初，洛阳人刘宗器上言，请塞汜水旧汴口，更于荧泽引河入汴；擢宗器为左卫率府胄曹。至是，新渠填塞不通，贬宗器为循州安怀戍主。命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怀、郑、汴、滑、卫三万人疏旧渠，旬日而毕。

起初，洛阳人刘宗器上书，请求堵塞汜水旧汴口，改从荧泽引黄河的水流入汴水。唐玄宗提拔刘宗器任左卫率府胄曹。到这时，新渠堵塞不通，唐玄宗将刘宗器贬为循州安怀戍主；又命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征调河南、怀州、郑州、汴州、滑州、卫州三万民工疏通旧渠，用十天时间就完工了。

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张说复用，数奏毁之，各为朋党。上恶之，二月，乙巳，制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出为魏州刺史。

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害怕尚书右丞相张说被重新起用，多次上奏诋毁他。他们各自结成朋党，明争暗斗。唐玄宗很厌恶他们的做法，二月，乙巳（初二），命令张说退休，崔隐甫免职回家侍奉他的母亲，宇文融离京任魏州刺史。

乙卯，制：“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者先差。”

乙卯（十二月），唐玄宗下令：“各州逃亡外地没有户籍的民户，在先前经过劝农使搜求检查核定户籍以后，再有逃到某地的，到后即按平民之例缴纳当年的租庸，如有征役先派他们。”

夏，五月，癸酉，上悉以诸子庆王潭等领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实不出外。

夏季，五月，癸酉（初一），唐玄宗让他的儿子庆王李潭等担任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职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离京到外地去任职。

初，太宗爱晋王，不使出阁；豫王亦以武后少子不出阁，及自皇嗣为相王，始出阁。中宗之世，谯王失爱，谪居外州；温王年十七，犹居禁中。上即位，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虽开府置官属及领藩镇，惟侍读时入授书，自余王府官属，但岁时通名起居；其藩镇官属，亦不通名。及诸孙浸多，又置百孙院。太子亦不居东宫，常在乘舆所幸之别院。

当初，唐太宗疼爱晋王李治，不让他离宫自居于王府，豫王也因为是武后的小儿子而没有离宫自居于王府，直到由皇嗣改封为相王，才离宫居于王府。唐中宗的时候，谯王李重福失宠，被中宗谪往外州居住；温王李重茂年已十七岁，还住在皇宫里。唐玄宗登上皇位，在紧挨禁苑的地方建造十王宅，以便让皇子居住，派宦官监督他们，都由夹城入大明宫参见请安，各皇子从此不再离宫自居于王府；即使他们建立府署，设置属官及担任地方长官，也只有侍读按时入宅教书，其余王府属官，则只是在每年的一定时间前来通报姓名请安，至于他们在地方官府的属吏，则连通报姓名请安也免除了。后来皇孙逐渐增加，又建造了百孙院。太子一般也不住在东宫，而是常常住在皇帝所到的皇宫别院里。

上命妃嫔以下宫中育蚕，欲使之知女功。丁酉，夏至，赐贵近丝，人一。

唐玄宗命令后宫妃嫔以下的人在宫中养蚕，想借此让她们懂得一些妇女应做的事。丁酉（二十五日），夏至，唐玄宗赐给后宫中位尊而为天子所亲近的人每人一丝。

秋，七月，戊寅，冀州河溢。

秋季，七月，戊寅（初八），冀州黄河泛滥。

己卯，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薨。

己卯（初九），礼部尚书许文宪公苏去世。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之父，进攻玉门军；纵所虏僧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以忠勇许国，何不一战！”君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

九月，丙子（初七），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和烛龙莽布支攻破瓜州，捉获瓜州刺史田元献和河西节度使王君的父亲，接着又进攻玉门军；还放回所俘虏的僧人，让他们返回凉州，对王君说：“将军您常以忠勇报效国家，现在为什么不出城决一死战？”王君登上城楼，向西远望而哭泣，竟然不敢出兵。

莽布支别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帅众拒守。及瓜州陷，悉诺逻悉兵会攻之。旬余日，吐蕃力尽，不能克，使人说降之；不从。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敛城中财相赠，吾当退。”师顺请脱士卒衣；悉诺逻知无财，乃引去，毁瓜州城。师顺遽开门，收器械，修守备；虏果复遣精骑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师顺，岐州人也。

烛龙莽布支另外又攻打常乐县。常乐县令贾师顺带领部下坚守。等到瓜州陷落，悉诺逻恭禄集中全部兵力攻打常乐城。打了十多天，吐蕃军队精疲力尽，仍然不能攻下常乐城，悉诺逻恭禄派人来劝降，贾师顺断然拒绝。吐蕃派来的人说：“既然您不愿投降，就应收集城中的财物送给我们，那样我们就会退走。”贾师顺请他脱士兵的衣服；悉诺逻知道城中没有多少财物，就带领军队退走，同时毁坏了瓜州城。贾师顺急速打开城门，收集军事器械，整修防守设施，敌军果然又派精锐的骑兵返回，看到城中的情况，知道已有防备，只好又退走了。贾师顺是岐州人。

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王君微时，往来四部，为其所轻；及为河西节度使，以法绳之。四部耻怨，密遣使诣东都自诉。君遽发驿奏“四部难制，潜有叛计。”上遣中使往察之，诸部竟不得直。于是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贬右散骑常侍李令问为抚州别驾，坐其子与承宗交游故也。

当初，突厥默啜十分强盛，强夺铁勒的辖地，因此回纥、契、思结、浑四个部族穿越沙漠，移居到甘州和凉州之间，以躲避突厥的欺凌。王君未得志的时候，常往来于这四个部族之间，受到他们的轻视，等到他当了河西节度使，就利用法律惩治他们。这四个部族感到耻辱怨恨，便偷偷地派使者到东都洛阳告状。王君迅速通过驿站上奏道：“这四个部族难以制服，他们暗地里有叛乱的计划。”唐玄宗派宦官调查，这几个部族蒙受的冤屈竟不能平反。结果，瀚海大都督回纥人承宗被流放到州，浑人大德被流放到吉州，贺兰都督契人承明被流放到藤州，卢山都督思结人归国被流放到琼州；唐玄宗任命回纥人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己卯（初十），将右散骑常侍李令问降职为抚州别驾，其原因是他儿子与回纥人承宗有交往。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每岁赍缣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

丙戌（十七日），突厥毗伽可汗派大臣梅录啜入朝进贡。吐蕃侵犯瓜州时，给毗伽送信，想与突厥一起侵犯唐朝，毗伽将这封信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嘉奖了他，并允许突厥在西受降城与唐朝做买卖，唐朝每年派人携带几十万匹丝绸到西受降城和他们交换战马，以增加唐军的战斗力，并且作为国家监牧的种马，从此以后中国马越来越强壮了。

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闰九月，庚子（初二），吐蕃赞普和突骑施苏禄率领军队围攻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打败了他们。

回纥承宗族子瀚海司马护输，纠合党众为承宗报仇。会吐蕃遣使间道诣突厥，王君帅精骑邀之于肃州。还，至甘州南巩笔驿，护输伏兵突起，夺君旌节，先杀其判官宋贞，剖其心曰：“始谋者汝也。”君帅左右数十人力战，自朝至晡，左右尽死。护输杀君，载其尸奔吐蕃；凉州兵追及之，护输弃尸而走。

回纥承宗的同族兄弟之子瀚海司马护输，纠集亲族部下要为承宗报仇。适逢吐蕃派使者走小道前往突厥，王君带领精锐的骑兵在肃州拦截他，返回途中，来到甘州南巩笔驿时，护输的伏兵突然冲出来，抢走了王君的节度使旌节，先杀死了王君的判官宋贞，挖出他的心脏说：“最早搞阴谋的就是你。”王君带领几十个部下奋力拼杀，从早晨一直战到下午，手下的人全部战死。护输杀死了王君，用马车载着他的尸体投奔吐蕃。凉州的唐军闻讯追上了他，护输丢下王君的的尸体逃走。

庚申，车驾发东都，冬，己卯，至西京。

庚申（二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启程；冬季，十月，己卯（十一日），回到西京长安。

辛巳，以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恪之孙也。以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时王君新败，河、陇震骇。嵩引刑部员外郎裴宽为判官，与君判官牛仙客俱掌军政，人心浸安。宽，之从弟也。仙客本鹑觚小吏，以才干军功累迁至河西节度判官，为君腹心。

辛巳（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信安王李为朔方节度等副大使。李是李恪的孙子。任命朔方节度使萧嵩为河西节度等副大使。此时王君刚刚败死，整个河西、陇右地区非常震惊。萧嵩举荐刑部员外郎裴宽任判官，与王君的判官牛仙客一起掌管军政，人心才渐渐安定下来。裴宽是裴的堂弟。牛仙客原是泾州鹑觚县的小吏，依靠才干军功，经过多次升迁当上了河西节度判官，成为王君的亲信。

嵩又秦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曰：“彼众我寡，又疮之余，不可以矢刃相持，当以奇计取胜。”乃于城上置酒作乐。虏疑其有备，不敢攻而退。守纵兵击之，虏败走。守乃修复城市，收合流散，皆复旧业。朝廷嘉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为都督。

萧嵩又奏请唐玄宗任命建康军使河北县人张守为瓜州刺史，带领剩下的士兵百姓修筑瓜州旧城。修筑城墙用的木板刚刚立起来，吐蕃军队突然来到，瓜州城中的人都相顾失色，没有一个人还有战斗的勇气。张守说：“敌军人多，我们人少，又在战败受创之后，决不能用刀箭和他们对峙，而应当用奇计取胜。”他于是在城楼上安然地饮酒作乐。敌人怀疑他已做好准备，不敢贸然进攻而退走。张守带兵追击，敌人战败而逃。张守于是修复瓜州城，收聚流散的百姓，使他们都各自恢复原有的职业。唐玄宗嘉奖他的功劳，并将瓜州改置为都督府，任命张守为都督。

悉诺逻威名甚盛，萧嵩纵反间于吐蕃，云与中国通谋，赞普召而诛之；吐蕃由是少衰。

悉诺逻的威名很盛，萧嵩就对吐蕃使用了反间计，说悉诺逻与中国相互勾结；吐蕃赞普召回了悉诺逻并杀死了他。从此，吐蕃逐渐衰落。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十二月，戊寅（十一日），唐玄宗下令说，由于吐蕃成为边境的祸害，特派陇右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各军以及各军征集的当地民兵四万人，又征调关中兵一万人集中在临洮，朔方兵士一万人集中到会州以预防吐蕃乘秋日马肥时大举入侵。到了初冬，如没有敌人侵犯就罢兵；如侦察到敌人入侵，就交替出兵，从腹背两面夹击敌人。

乙亥，上幸骊山温泉；丙戌，还宫。

乙亥（初八），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丙戌（十九日），回到皇宫。

十六年（戊辰、728 ）

十六年（戊辰，公元728 年）

春，正月，壬寅，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

春季，正月，壬寅（初五），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在曲子城打败了吐蕃军队。

甲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河北道宣抚使。

甲寅（十五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户部侍郎兼魏州刺史，充任河北道宣抚使。

乙卯，春、泷等州獠陈行范、广州獠冯、何游鲁反，陷四十余城。行范称帝，游鲁称定国大将军，称南越王，欲据岭表；命内侍杨思勖发桂州及岭北近道兵讨之。

乙卯（十六日），春州、泷州等地獠人陈行范和广州獠人冯、何游鲁造反，攻破了四十余座城池。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自称定国大将军，冯自称南越王，想占据岭南地区。唐玄宗命令内侍杨思勖调集桂州和岭北靠近交通要道的军队去讨伐他们。

丙寅，以魏州刺史宇文融检校汴州刺史，充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融请用禹贡九河故道开稻田，并回易陆运钱，官收其利；兴役不息，事多不就。

丙寅（二十九日），唐玄宗任命魏州刺史宇文融为检校汴州刺史，充任黄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请求将《禹贡》所载九河的故道开垦成稻田，并且改变陆路运输钱，这样官方可以坐收利益。虽然宇文融不停地兴办工程，但事情大多数没有办成。

二月，壬申，以尚书右丞相致仕张说兼集贤殿学士。说虽罢政事，专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

二月，壬申（初六），唐玄宗任命以尚书右丞相退休的张说兼集贤殿学士。张说虽然被停止参与政事，专门负责文史的研究，但每当朝廷遇上重大事情，唐玄宗常常派中使去询问他的意见。

壬辰，改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壬辰（二十六日），唐玄宗将骑改为左右羽林军飞骑。

秋，七月，吐蕃大将悉末朗寇瓜州，都督张守击走之。乙巳，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大破吐蕃于渴波谷；忠亮追之，拔其大莫门城，擒获甚众，焚其骆驼桥而还。

秋季，七月，吐蕃大将悉末郎进犯瓜州，都督张守打退了他们。乙巳（十一日），河西节度使萧嵩和陇右节度使张忠亮在渴波谷把吐蕃军队打得大败，张忠亮乘胜追击，攻取了大莫门城，抓获很多俘虏，烧毁该地的骆驼桥后回师。

八月，乙巳，特进张说上《开元大衍历》，行之。

八月，乙巳（疑误），特进张说献上了《开元大衍历》，唐玄宗命令推行该历。

辛卯，左金吾将军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时吐蕃复入寇，萧嵩遣宾客将强弩四千击之。战自辰至暮，吐蕃大溃，获其大将一人；虏散走投山，哭声四合。

辛卯（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杜宾客在祁连城下打败了吐蕃军队。当时，吐蕃再次入侵，萧嵩派杜宾客带领四千名强弩手去迎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傍晚，吐蕃军队大败，唐军俘获其一名大将，敌人散乱地逃进山中，哭喊声四处回荡。

冬，十月，己卯，上幸骊山温泉；己丑，还宫。

冬季，十月，己卯（十七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己丑（二十七日），返回皇宫。

十一月，癸巳，以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一月，癸巳（初一），唐玄宗任命河西节度副大使萧嵩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

十二月，丙寅（初五），唐玄宗下令：“长征兵没有回乡的日期，这是人的感情所难以忍受的。应当将兵士分为五批，每年派一批回家休假，五年中给予提高勋级五等的酬报。”

是岁，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

这一年，唐玄宗下令，规定户籍三年核定一次，共分为九等。

杨思勖讨陈行范，至泷州，破之，擒何游鲁、冯。行范逃于云际、盘辽二洞，思勖追捕，竟生擒，斩之，凡斩首六万。思勖为人严，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视，故用兵所向有功。然性忍酷，所得俘虏，或生剥面皮，或以刀发际，掣去头皮；蛮夷惮之。

杨思勖讨伐陈行范，到泷州，将他打得大败，抓获何游鲁、冯。陈行范逃到了云际、盘辽二洞，杨思勖追击搜捕，最后活捉陈行范，将他斩首。这次战斗共杀了六万人。杨思勖为人严厉，手下的偏将报告事情不敢抬头看他，因此每次出征都有功绩。然而，杨思勖性情十分残忍，他抓到的俘虏，有的活生生地被剥去脸皮，有的被用刀割开头发的边际，剥去头皮，蛮族人都非常惧怕他。

十七年（己巳、729 ）

十七年（己巳，公元729 年）

春，二月，丁卯，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杀获万人。

春季，二月，丁卯（初六），州都督张守素打败西南蛮，攻下昆明和盐城，杀死抓获敌人共达一万人。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沙州刺史贾师顺击吐蕃大同军，大破之。

三月，瓜州都督张守和沙州刺史贾师顺进攻吐蕃大同军，将他们打得大败。

甲寅，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攻吐蕃石堡城，拔之。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据之，侵扰河右，上命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诸将咸以为石堡据险而道远，攻之不克，将无以自还，且宜按兵观衅。不听，引兵深入，急攻拔之，乃分兵据守要害，令虏不得前。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

甲寅（二十四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进攻吐蕃占据的石堡城，打下了该城。当初，吐蕃攻下石堡城，留下军队据守，并不断侵犯骚扰黄河以西地区。唐玄宗命令李和河西、陇右的官员一起商议如何攻取该城。众将领都认为石堡城地势险要，而且路途又远，如果攻打不下来，将没有办法平安返回，暂且还是应当按兵不动，再寻找战机。李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率领军队深入敌境，急速攻城，打下了石堡城，又分别派兵据守要害的地方，使敌人不能前进。从此，河西、陇右各路唐军可以四处巡逻，并且拓展疆域一千余里。唐玄宗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下令将石堡城改名叫振武军。

丙辰，国子祭酒杨上言，以为：“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儒风浸坠，廉耻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又奏“诸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上甚然之。

丙辰（二十六日），国子祭酒杨上书认为：“尚书省有关部门上奏，要将全国考取明经、进士科的人数每年限制在一百人之内。我看到九品以外出身的，每年有两千余人，而考上明经、进士的人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这样下去，就是勤苦从事儒业的人反不如办理文书的小吏能当官。我担心崇儒之风会因此而逐渐丧失，廉耻之心会日渐衰败。如果因为作官的人太多，就应当各类人都酌情裁减，而不能单独压缩明经、进士科的名额。”他又奏道：“主考官对应明经科考试的人考帖经，不是尽量追求弄明先圣的述作大旨，却专门选取难以知晓的章句，以义例上与别的章句没有联系的章条经文及冷僻的句子或年月日为试题。请求从现在开始考帖经都帖试一般的经文。”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夏，四月，庚午，于太庙。唐初，则序昭穆，则各祀于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韦等奏“如此，与常飨不异；请皆序昭穆。”从之。，安石之兄子也。

夏季，四月，庚午（初十），唐玄宗在太庙祭祖先。唐朝初期，皇帝在太庙祭时是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进行合祭的，祭则各在太庙中列位祖先的神主所居的殿室里进行。至此时，太常少卿韦等人奏称：“这样做，祭与平常的祭祀没有两样，请批准祭也像祭那样进行合祭。”唐玄宗依从了他们的建议。韦是韦安石哥哥的儿子。

五月，壬辰，复置十道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五月，壬辰（初三），唐玄宗再次设置十道按察使及京、都两畿按察使。

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谨自守，常让事于说等，唯诺署名而已。元、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上不悦，六月，甲戌，贬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曹州刺史，罢乾曜兼侍中，止为左丞相；以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萧嵩兼中书令，遥领河西。

当初，张说、张嘉贞、李元、杜暹相继担任宰相执掌朝政，源乾曜为人清廉谨慎，常常把事情让给张说等人去决定，自己只是唯唯诺诺签名同意而已。李元、杜暹商议事情意见经常不同，于是就有了矛盾。他们轮流在唐玄宗面前说对方的不是，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六月，甲戌（十五日），将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暹降职为荆州长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元降职为曹州刺史，罢免了源乾曜兼任的侍中，让他只担任左丞相；任命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兵部侍郎裴光庭为中书侍郎，一并任同平章事；任命萧嵩为中书令，让他遥遥兼任河西节度使。

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为婚。毛仲为上所信任，言无不从，故北门诸将多附之，进退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齐浣乘间言于上曰：“福顺典禁兵，不宜与毛仲为婚。毛仲小人，宠过则生奸；不早为之所，恐成后患。”上悦曰：“知卿忠诚，朕徐思其宜。”浣曰：“君不密则失臣，愿陛下密之。”会大理丞麻察坐事左迁兴州别驾，浣素与察善，出城饯之，因道禁中谏语；察性轻险，遽奏之。上怒，召浣责之曰：“卿疑朕不密，而以语麻察，讵为密邪？且察素无行，卿岂不知邪？”浣顿首谢。秋，七月，丁巳，下制：“浣、察交构将相，离间君臣，浣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浔州皇化尉。”

开府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成了亲家。王毛仲很受唐玄宗的信任，唐玄宗对他的话没有不听从的，因此羽林军各将领大多依附于他，行动只听他的指使。吏部侍郎齐浣找机会向唐玄宗说：“葛福顺主管禁军，不适宜与王毛仲结为亲家。王毛仲是个小人，过分宠爱就会心生邪恶；如果不及早安排，恐怕会成为后患。”唐玄宗高兴地说：“我知道你这是一片忠诚，朕会慢慢地考虑个妥善的处理办法。”齐浣说：“君主如不保守秘密就会失去臣子，希望陛下对这事保密。”适逢大理丞麻察因事获罪，被降职为兴州别驾；齐浣一向与麻察很要好，出城为他饯行，顺便说起在宫中向唐玄宗劝谏的话。麻察生性轻薄险恶，很快就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唐玄宗勃然大怒，立即召见齐浣，斥责他说：“你怀疑我不能保密，却又把事情告诉麻察，你这样做难道是保密吗？况且麻察素来没有德行，你难道不知道吗？”齐浣拼命磕头请罪。秋季，七月，丁巳（二十九日），唐玄宗下令：“齐浣、麻察两人一起诬陷将相，离间君臣；齐浣降为高州良德县丞，麻察降为浔州皇化县尉。”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

八月，癸亥（初五），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花萼楼下宴请百官。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领百官呈上表章，请唐玄宗将每年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公布于全国，让老百姓都摆宴同乐。不久，唐玄宗又下令将祭祀土地神的日子移到千秋节。

庚辰，工部尚书张嘉贞薨。嘉贞不营家产，有劝其市田宅者，嘉贞曰：“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闻者是之。

庚辰（二十二日），工部尚书张嘉贞去世。张嘉贞不经营家产，有人劝他买田地住宅，他说：“我居于将相的高位，担忧什么饥寒！如果犯了法，即使有田地住宅，也没有什么用。近来我见到朝中的士大夫大占良田，身死之后，这些只能成为无赖子弟贪恋酒色的本钱。我不做这种事。”听了他的话的人，都认为他讲得对。

辛巳，敕以人间多盗铸钱，始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皿；其采铜铅锡者，官为市取。

辛巳（二十三日），唐玄宗下令，由于民间多偷着铸造钱币，从现在开始禁止私自出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造器皿；开采的铜铅锡，由官方收购。

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为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性情精明机智，应对敏捷有口才，因善于治理财务赋税而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他为相后开始广泛设置众使，竞相为朝廷聚敛财富，从此百官渐渐荒废了自己的职守，而唐玄宗的心思却越来越奢侈，百姓都怨恨宇文融给他们带来痛苦。宇文融为人粗俗浮躁，爱多说话，喜欢自夸功劳。他当上丞相时，对人说：“让我这丞相当上几个月，那全国就太平无事了。”

信安王，以军功有宠于上，融疾之。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弹之，泄于所亲。闻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贬汝州刺史，凡为相百日而罢。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信安王李因为军功显赫而受到唐玄宗的宠爱，宇文融很嫉妒他。李入朝，宇文融指使御史李寅弹劾他，这事被宇文融泄漏给了他亲近的人。李听到消息后，抢先把这事报告了唐玄宗。第二天，李寅的奏章果然递了上来。唐玄宗见此大怒，九月，壬子（二十五日），宇文融因罪被贬为汝州刺史。宇文融当丞相仅仅一百天就被罢了官。此后，向皇帝谈论财货利益以取得显贵官位的人，都是效法宇文融的。

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冬季，十月，戊午朔（初一），出现日食，没有全食，形如镰刀。

宇文融既得罪，国用不足，上复思之，谓裴光庭曰：“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惧不能对。会有飞状告融赃贿事，又贬平乐尉。至岭外岁余，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巨万计，制穷治其事，融坐流岩州，道卒。

宇文融获罪后，国家用度不足，唐玄宗又想起他来，就对裴光庭说：“你们都说宇文融不好，我已经降了他的职；如今国家费用不足，这将如何是好，你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朕？”裴光庭等人害怕，不能回答。恰好有匿名诉状告发宇文融收受贿赂的事，唐玄宗又将宇文融贬为昭州平乐县尉。宇文融到岭外一年余，司农少卿蒋岑上奏，告发他在汴州隐藏吞没了数以万计的官钱，唐玄宗下令彻底查处这事，宇文融因此获罪被流放岩州，在半路上死去。

十一月，辛卯，上行谒桥、定、献、昭、乾五陵；戊申，还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十一月，辛卯（初五），唐玄宗先后拜谒了桥陵、定陵、献陵、昭陵、乾陵；戊申（二十二日），回到皇宫，大赦天下，规定百姓今年的地税都免去一半。

十二月，辛酉，上幸新丰温泉；壬申，还宫。

十二月，辛酉（初五），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壬申（十六日），回到皇宫。

十八年（庚午、730 ）

十八年（庚午，公元730 年）

春，正月，辛卯，以裴光庭为侍中。

春季，正月，辛卯（初六），唐玄宗任命裴光庭为侍中。

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上或御花萼楼邀其归骑留饮，迭使起舞，尽欢而去。

二月，癸酉（十八日），唐玄宗开始让百官在春月每十天休息一天，让他们选择风景胜地游玩并设宴行乐，从宰相到员外郎，共设十二张筵席，每席赐给五千缗钱，唐玄宗有时在花萼楼邀请春游归来的官员留下来饮酒，轮流让他们起舞，大家尽情欢乐一番才离去。

三月，丁酉，复给京官职田。

三月，丁酉（十三日），唐玄宗重新把职分田发给京官。

夏，四月，丁卯，筑西京外郭，九旬而毕。

夏季，四月，丁卯（十三日），朝廷修筑西京长安的外城，花了九十天时间工程才完成。

乙丑，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久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过门下省审。

乙丑（十一日），唐玄宗任命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在这之前，吏部拟定官职，只看这个人能不能胜任，这样有的人可以不按顺序就越级提拔，有的人却到老还处在低级职位上，甚至有的中试二十余年，还得不到官职；另外，州县也设有等级，有的人从大州大县调到小州小县，有的最初在近处当官，后来却调任远方，全没有固定的制度。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依照年资升迁之制，官吏各根据任职期满罢官后经过铨选的次数而集于吏部，官职高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少，官职低的需经过的铨选次数多，不管能力如何，达到规定的铨选次数就注拟官职，晋级都要按规定的年限，不得逾越，只要不是受到处分的，都可以升级，没有降级的。那些平庸愚笨，长期不能升迁的官员对此都很高兴，称这办法是“圣书”；但那些才智出众的人没有一个不怨怒哀叹的。宋对这事作了争辩，但没能达到目的。裴光庭又命令流外官的任用也要经过门下省审定。

五月，吐蕃遣使致书于境上求和。

五月，吐蕃派使节到边境上送信，请求与唐和解。

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贡，同平章事李元不礼焉。左丞相张说谓人曰：“奚、契丹必叛。可突干狡而很，专其国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来矣。”己酉，可突干弑邵固，帅其国人并胁奚众叛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及其妻韦氏、邵固妻陈氏皆来奔。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六月，丙子，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

当初，契丹王李邵固派可突干入朝进贡。同平章事李元对他没有以礼相侍。左丞相张说对人说：“奚人和契丹一定会反叛。可突干狡诈而凶恶，独揽契丹的大权已经很久了，人心都归附他。这次让他伤了心，他一定不会再来了。”己酉（二十六日），可突干杀死了李邵固，率领契丹人胁迫奚人一起反叛，并投降了突厥。奚王李鲁苏和他的妻子韦氏、李邵固的妻子陈氏都逃回大唐。唐玄宗命令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伐可突干，又命令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人到关内道、河东道、河南道、河北道分别招募勇士。六月丙子（二十三日），唐玄宗任命单于大都护忠王李浚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任命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为行军副元帅，率领十八个总管的军队讨伐奚和契丹。唐玄宗让李浚在光顺门和百官见面。张说回来对学士孙逖、韦述说：“我曾经观看过太宗的画像，忠王很像他，这是国家的福气。”

可突干寇平卢，先锋使张掖乌承破之于捺禄山。

可突干进犯平卢，唐军先锋使张掖人乌承在捺禄山将其击败。

壬午，洛水溢，溺东都千余家。

壬午（二十九日），洛水泛滥，淹没东都洛阳一千余户人家。

秋，九月，丁巳，以忠王浚兼河东道元帅，然竟不行。

秋季，九月，丁巳（初六），唐玄宗任命忠王李浚兼河东道元师，但他最后没有赴任。

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从容言和亲之利。上曰：“赞普尝遗吾书悖慢，此何可舍！”对曰：“赞普当开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为此书！殆边将诈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兵连不解，日费千金，河西、陇右由兹困敝。陛下诚命一使往视公主，因与赞普面相约结，使之稽颡称臣，永息边患，岂非御夷狄之长策乎！”上悦，命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

吐蕃国几次战败，有点害怕，于是请求和亲。忠王友皇甫惟明借奏事的机会从容不迫地向唐玄宗讲述和亲的有利之处。唐玄宗说：“吐蕃赞普过去在给我的书信中词语违逆傲慢，这怎么可以放弃对他的打击呢？”皇甫惟明回答说：“赞普在开元初年，年龄还小，哪里能写这样的书信？恐怕是边地将领伪造的，想用它来激怒陛下罢了。一般说，边境有战事，那么武将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偷盗隐藏官家的东西，还可以胡乱地上报立功情形来获取功勋和爵位。打仗成了奸臣的利益所在，但它不是国家的福气。战事连年不停，每天要花费千金，河西、陇右两地因此贫困凋敝。假如陛下派一位使臣去看望金城公主，借这机会与赞普当面互相约定结交，使他府首称臣，从此永远平息边境战祸，这难道不是驾驭夷狄的良策吗？”唐玄宗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皇甫惟明和内侍张元方出使吐蕃。

赞普大喜，悉出贞观以来所得敕书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表称：“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中间张玄表等先兴兵寇钞，遂使二境交恶。甥深识尊卑，安敢失礼！正为边将交构，致获罪于舅；屡遣使者入朝，皆为边将所遏。今蒙远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复修旧好，死无所恨！”自是吐蕃复款附。

吐蕃赞普大喜，把贞观以来所接到的唐朝皇帝的敕书都拿出来给皇甫惟明看。冬季，十月，赞普派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一起入朝进献贡品，并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两代都娶天朝的公主为妻，我们两国的情义如同一家人。这中间，由于张玄表等人首先带兵侵犯掠夺，才使双方关系恶化。外甥深深懂得什么是尊贵卑贱，怎么敢做出失礼的事呢！由于边将挑拨离间，才使我得罪了舅父；我屡次派使者入朝想说明真情，都被边将阻挡住了。如今承蒙您派使臣来探望公主，外甥我不胜喜悦，假如能够重新修复我们以往的亲密关系，我死而无憾！”从此，吐蕃国又诚恳地归附唐朝。

庚寅，上幸凤泉汤；癸卯，还京师。

庚寅（初九），唐玄宗到凤泉汤；癸卯（二十二日），回到长安。

甲寅，护密王罗真檀入朝，留宿卫。

甲寅（疑误），护密王罗真檀入朝，唐玄宗将他留下充当侍卫。

十一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丑，还宫。

十一月，丁卯（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丁丑（二十七日），回到皇宫。

是岁，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这一年，金国上报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四人。

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

突骑施派使臣给唐朝进贡，唐玄宗在丹凤楼设宴招侍他。突厥使者也出席了宴会，两位使者竟争夺起座次来。突厥国使臣说：“突骑施只是个小国，原本是突厥国的臣民，不能位居我之上。”突骑施国的使者说：“今天的宴席是为我而摆设的，我不能位居他之下。”唐玄宗就命令摆东西两个帐幕，突厥国使者坐东面，突骑施国使臣坐西面。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恃宠，骄恣日甚，上每优容之。毛仲与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亲善，福顺等倚其势，多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书不得，怏怏形于辞色，上由是不悦。

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依恃唐玄宗的宠爱，一天比一天骄傲放纵，唐玄宗常常容忍他。王毛仲和左领军大将军葛福顺、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左武卫将军李守德、右威卫将军王景耀、高广济很亲近，葛福顺等人依靠他的权势，做了很多不法的事。王毛仲向唐玄宗要求当兵部尚书没有得到同意，常常在言语表情中流露出不满，唐玄宗因此很不高兴。

是时，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畿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官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思勖屡将兵征讨，力士常居中侍卫。而毛仲视宦官贵近者若无人；甚卑品者，小忤意，辄詈辱如僮仆。力士等皆害其宠而未敢言。

这时，唐玄宗十分宠信宦官，往往让他们当三品将军，府门前排列戟的仪仗。他们奉命出使经过各州，官员们都竭力奉承，只怕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每次他们得到的贿赂馈赠都不少于一千缗；因此京城郊区的田园，三分之一以上都到了宦官手中。杨思勖、高力士尤其受宠。杨思勖多次率兵出征，高力士常常在宫中侍卫。但王毛仲对受到天子重视亲近的宦官视若无人；那些品级低的宦官，如稍有违背他的心意，他就像对仆人一样地辱骂他们。高力士等人对王毛仲受到唐玄宗的庞爱都很嫉妒，但又不敢说话。

会毛仲妻产子，三日，上命力士赐之酒馔、金帛甚厚，且授其儿五品官。力士还，上问：“毛仲喜乎？”对曰：“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上大怒曰：“昔诛韦氏，此贼心持两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门奴，官太盛，相与一心，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党惊惧为变。

恰好王毛仲的妻子生了孩子，第三天，唐玄宗派高力士送给他很多好酒美食、金银丝绸，并且授予他儿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唐玄宗问：“王毛仲高兴吗？”高力士回答说：“王毛仲抱着他襁褓中的儿子给我看并且说：”我这儿子怎么做不了三品官呢！‘“唐玄宗勃然大怒说：”以前铲除韦氏，此贼就怀有二心，朕不想说他；今天竟敢用刚出世的儿子来埋怨我。“高力士趁机说：”禁卫军的奴才，给他们的官职太大了，他们互相勾结，如不早日除去，必定会发生大乱。“唐玄宗担心王毛仲的党羽因惊惧而发生变故。

十九年（辛未、731 ）

十九年（辛末，公元731 年）

春，正月，壬戌，下制，但述毛仲不忠怨望，贬州别驾，福顺、地文、守德、景耀、广济皆贬远州别驾，毛仲四子皆贬远州参军，连坐者数十人。毛仲行至永州，追赐死。

春季，正月，壬戌（十三日），唐玄宗下命令，只指出王毛仲对他不忠而且有怨恨情绪，因此降职为州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都降职任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的四个儿子都降职为边远各州的参军，受他们牵连的有几十人。王毛仲走到永州时，唐玄宗又派人在路上将他赐死。

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从此，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大。高力士尤其被唐玄宗所宠信，唐玄宗曾经说：“高力士值班，我睡觉才安心。”所以高力士多数时间留在宫中，很少到宫外的府第居住。各地上报的奏表，都要先呈送高力士，然后上奏唐玄宗。小一点的事，高力士就自己决定了，他的权势超越了所有内侍外臣。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为兄弟。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去世，程伯献等人也去接受百官的吊唁。他们披头散发，捶胸顿足，悲声哭泣，比自己母亲死了还要悲痛。高力士娶瀛州吕玄晤的女儿为妻，就提拔吕玄晤当少卿，吕家子弟都成为诸王傅。吕氏去世，朝野上下的人都争先恐后前去吊唁哭祭，从他家府门一直到墓前，车马络绎不绝。但高力士一直小心谨慎，恭敬有礼，因此，唐玄宗始终亲近信任他。

辛未，遣鸿胪卿崔琳使于吐蕃。琳，神庆之子也。吐蕃使者称公主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疏，以为：“东平王汉之懿亲，求《史记》、《诸子》，汉犹不与。况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事下中书门下议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聋昧顽，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徙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上曰：“善！”遂与之。休烈，志宁之玄孙也。

辛未（二十二日），唐玄宗派鸿胪寺卿崔琳出使吐蕃。崔琳是崔神庆的儿子。吐蕃使者说金城公主想要《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休烈上书认为：“东平王刘宇是汉成帝的亲弟弟，他请求得到《史记》、《诸子》，汉成帝尚且不给。何况吐蕃，是我国的仇敌，如果现在把这些书送给他们，使他们知道了用兵的韬略，就会更加机变狡诈，这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唐玄宗把此事交给中书门下商议。裴光庭等人奏道：“吐蕃愚昧、顽固而放肆，长期反叛，新近才降服；应该借这次他们求书的机会，把《毛诗》、《尚书》送给他们，这可能会使他们逐渐受到大唐教化的陶冶，使教化流布，无远不至。于休烈只知道书籍中有权术谋略、机变狡诈的话语，却不知道忠、信、礼、义也都可以从书籍里表达出来。”唐玄宗说：“你们说得好。”就命人把《毛诗》等书送给吐蕃的使节。于休烈是于志宁的玄孙。

丙子，上躬耕于兴庆宫侧，尽三百步。

丙子（二十七日），唐玄宗亲自在兴庆宫旁耕田，耕了方圆三百步。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卒，赐书吊之。

三月，突厥左贤王阙特勒去世，唐玄宗送书信吊唁他。

丙申，初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以备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礼。

丙申（四月十八日），唐玄宗第一次命令两京及各州分别设立太公庙，以汉张良配享，还挑选了一些古代名将，以配齐十位先哲之数；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戊日进行祭礼，与祭祀孔子的礼仪一样。

臣光曰：经纬天地之谓文，戡定祸乱之谓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称圣人，未之有也。故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虽不试，犹能兵莱夷，却费人，曰“我战则克”，岂孔子专文而太公专武乎？孔子所以祀于学者，礼有先圣先师故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岂太公得与之抗衡哉！古者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股肱，决射御，受成献，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乃复诬引以偶十哲之目，为后世学者之师；使太公有神，必羞与之同食矣。

臣司马光曰：经天纬地，叫做文才；戡乱定祸，叫做武略。自古以来，不兼备这两者而被称为圣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伊尹、周公没有一个是没有征伐之功的。孔子虽然没有亲自尝试过率兵打仗，但他还能命令鲁国战士攻击莱夷人，又派兵击退费人，并且说：“我如果打仗，定能取得胜利。”难道孔子的专长只是文才，而姜太公的专长只是武略吗？孔子之所以被学者所祭祀，是因为礼仪中有先圣先师的缘故。有史以来，还没有过像孔子那样的人，姜太公怎么能跟他相提并论呢！古时候有军师派兵出征，就命令大司徒教士兵如何乘兵车、穿铠甲，裸露大腿、手臂，比赛射箭和驾驭战车，接受已定的计谋，进献敌人的耳朵，这些全在学宫里进行。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他们把礼义放在首要地位把勇力放到次要地位。君子有勇无义会犯上作乱，小人有勇无义会当强盗；如果只专门训练他们增强勇力，却不使他们知晓礼义，那么他们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从孙武、吴起以下，都是凭借勇力取胜，以诡诈为高明，这怎么足以算在圣贤之门，而且说成是有武略呢？又无中生有地把这些人硬拉到一起以凑成十位先哲的数目，让他们作后世学者的先师，假如太公有在天之灵，一定会以和这些人在一起受祭而感到羞耻。

五月，壬戌，初立五岳真君祠。

五月，壬戌（十五日），开始建立五岳真君祠。

秋，九月，辛未，吐蕃遣其相论尚它入见，请于赤岭为互市；许之。

秋季，九月，辛未（二十五日），吐蕃派丞相论尚它入朝拜见唐玄宗，请求在赤岭设立集市进行贸易往来，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要求。

冬，十月，丙申，上幸东都。

冬季，十月，丙申（二十一日），唐玄宗来到东都洛阳。

或告隽州都督解人张审素赃污，制遣监察御史杨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十二月审素坐斩，籍没其家。

有人控告州都督解县人张审素贪赃枉法。唐玄宗下令派监察御史杨汪到州审查张审素。张审素的总管董元礼带领七百人包围了杨汪，杀死了上告的人，并对杨汪说：“如果在皇帝面前为张审素多多美言，你可以活命；不然的话，你就要死。”恰好救兵赶到，杀了这些人。杨汪奏称张审素阴谋造反，十二月，张审素被斩首，全部家产被没收。

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罢。

疏通流经禁苑的洛水，六十天完工。

二十年（壬申、732 ）

二十年（壬申，公元732 年）

春，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壬申，以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春季，正月，乙卯（十一日），唐玄宗任命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率领军队攻击奚和契丹；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侍郎裴耀卿为副总管。

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上思右骁卫将军安金藏忠烈，三月，赐爵代国公，仍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金藏竟以寿终。

唐玄宗想起右骁卫将军安金藏的的忠烈事迹，三月，赐给他代国公爵位，还在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建碑，铭刻他的功勋。安金藏最后因年老而安然去世。

信安王帅裴耀卿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道击契丹，含章与虏遇，虏望风遁去。平卢先锋将乌承言于含章曰：“二虏，剧贼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诱我也，宜按兵以观其变。”含章不从，与虏战于白山，果大败。承别引兵出其右，击虏，破之。己巳，等大破奚、契丹，俘斩甚众，可突干帅麾下远遁，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引兵还。赐李诗爵归义王，充归义州都督，徙其部落置幽州境内。

信安王李带领裴耀卿以及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分几路进攻奚、契丹。赵含章与敌人遭遇，敌人望风而逃。平卢充当先锋的将领乌承对赵含章说：“奚和契丹都是凶猛强大的敌人，前日逃走，并不是惧怕我们，而是想引诱我们上当。我们还是按兵不动，静观他们的变化为好。”赵含章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追到白山与敌人交战，果然中计大败。乌承另外率兵从赵含章右侧杀出来，攻击敌人，打败了契丹的军队。己巳（二十六日），李等人将奚、契丹打得大败，抓获并杀死了很多人，可突干带领部下远逃，其余党羽偷偷地逃窜到山谷之中。奚人首领李诗琐高带领本部五千多帐前来投降。李率领军队返回。唐玄宗赐给李诗琐高归义王的爵位，让他充当归义州都督，还将他的部落迁徙到幽州境内安置。

夏，四月，乙亥，宴百官于上阳东洲，醉者赐以衾褥，肩舆以归，相属于路。

夏季，四月，乙亥（初三），唐玄宗在上阳宫东洲设宴款待百官，还赐给喝醉的人被褥，用轿子将他们抬回家去，被抬走的人一路上接连不断。

六月，丁丑，加信安王开府仪同三司。上命裴耀卿赍绢二十万匹分赐立功奚官，耀卿谓其徒曰：“戎狄贪婪，今赍重货深入其境，不可不备。”乃命先期而往，分道并进，一日，给之俱毕，突厥、室韦果发兵邀隘道，欲掠之，比至，耀卿已还。

六月，丁丑（初六），唐玄宗加封信安王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命令裴耀卿运送丝绸二十万匹，分别赐给立功的奚族官员。裴耀卿对手下人说：“戎狄十分贪婪，如今我们运送贵重财物深入他们的地方，不能不有所防备。”他命令部下提前出发，分道同时前进，只用了一昼夜时间，就把全部财物发送完毕。突厥、室韦果然派兵在交通要道上拦截，准备把财物抢走。等到他们赶到，裴耀卿早已返回了。

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州，道死。

赵含章因贪赃数额巨大，在朝堂上被杖打，并流放到州，死于途中。

秋，七月，萧嵩奏：“自祠后土以来，屡获丰年，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

秋季，七月，萧嵩上奏道：“自从在汾阴祭祀后土祠以来，农业多次获得丰收，应该乘回西京时再次到汾阴祭祀后土以示酬谢。”唐玄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敕裴光庭、萧嵩分押左、右厢兵。

唐玄宗命裴光庭、萧嵩分别主管左、右厢兵。

八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辛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初，上命张说与诸学士刊定五礼。说薨，萧嵩继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请依《明庆礼》，祈谷、大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请依上元敕，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皆从之。以高祖配圜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睿宗配明堂。九月，乙巳，新礼成，上之。号曰《开元礼》。

当初，唐玄宗命令张说与众学士修改制定五礼。张说死后，由萧嵩继续进行。起居舍人王仲丘请求依照《明庆礼》，在举行祈谷、祈雨、明堂之祭时，都同时祭祀昊天上帝；萧嵩又请求依照上元年间的敕令，凡父亲在世而母亡，儿子要为母亲服三年齐衰丧。唐玄宗都依从了他们的建议。又规定在圜丘祭天和在方丘祭地时以唐高祖配享，祈雨之祭及祭神州地时以唐太宗配享，明堂之祭以唐睿宗配享。九月，乙巳（初五），新礼制定完毕，呈送给唐玄宗，号称《开元礼》。

勃海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帅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上命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发兵讨之。

勃海王大武艺派他的大将张文休率领海贼进犯登州，杀死刺史韦俊。唐玄宗命令右领军将军葛福顺带领军队前去讨伐。

壬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六阶。初，萧嵩在河西，委军政于仙客；仙客廉勤，善于其职。嵩屡荐之，竟代嵩为节度使。

壬子（十二日），唐玄宗给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加官六阶。当初，萧嵩在河西时，把军政大事委托给牛仙客。牛仙客廉洁勤勉，非常称职，萧嵩多次向唐玄宗举荐他，他终于代替萧嵩担任了河西节度使。

冬，十月，壬午，上发东都；辛卯，幸潞州；辛丑，至北都；十一月，庚申，祀后土于汾阴，赦天下；十二月，辛未，还西京。

冬季，十月，壬午（十二日），唐玄宗从东都洛阳出发；辛卯（二十一日），到达潞州；辛丑（疑误），到达北都太原；十一月，庚申（二十一日），在汾阴祭祀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辛未（初二），回到西京长安。

是岁，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这一年，唐玄宗让幽州节度使兼任河北采访处置使，并将卫州、相州、洛州、贝州、冀州、魏州、深州、赵州、恒州、定州、邢州、德州、博州、棣州、营州、州等十六个州及安东都护府划归幽州节度使统辖。

天下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口西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

全国共有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户，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人。

二十一年（癸酉、733 ）

二十一年（癸酉，公元733 年）

春，正月，乙巳，肃明皇后于太庙，毁仪坤庙。

春季，正月，乙巳（初六），将睿宗肃明皇后的神主迁入太庙受祭，拆毁了仪坤庙。

丁巳，上幸骊山温泉。

丁巳（十八日），唐玄宗来到骊山温泉。

上遣大门艺诣幽州发兵，以讨勃海王武艺；庚申，命太仆员外卿金思兰使于新罗，发兵击其南鄙。会大雪丈余，山路阻隘，士卒死者过半，无功而还。武艺怨门艺不已，密遣客刺门艺于天津桥南，不死；上命河南搜捕贼党，尽杀之。

唐玄宗派大门艺到幽州去调集军队，以讨伐勃海王大武艺；庚申（二十一日），命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出使新罗，请新罗派兵进攻勃海的南部边境。正碰上大雪下了一丈多深，使山路阻塞，半数以上的士兵冻死，故此行无功而返。大武艺十分怨恨大门艺，秘密派刺客在洛阳天津桥南暗杀大门艺，但大门艺没有死；唐玄宗命令河南府搜捕大武艺派来的刺客，把他们全部杀死。

二月，丁酉，金城公主请立碑于赤岭以分唐与吐蕃之境，许之。

二月，丁酉（二十九日），金城公主请求在赤岭建碑，作为唐帝国与吐蕃边境的分界线。唐玄宗同意了她的要求。

三月，乙巳，侍中裴光庭薨。太常博士孙琬议：“光庭用循资格，失劝奖之道，请谥曰克。”其子稹讼之，上赐谥忠献。

三月，乙巳（初七），侍中裴光庭去世。太常博士孙琬议论说：“裴光庭按照年资用人，不能勉励人才上进，请将他谥为‘克’。”裴光庭的儿子裴稹力争，唐玄宗将裴光庭谥为“忠献”。

上问萧嵩可以代光庭者，嵩与右散骑常侍王丘善，将荐之；固让于右丞韩休。嵩言休于上。甲寅，以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唐玄宗向萧嵩询问可以代替裴光庭为相的人，萧嵩和右散骑常侍王丘很要好，想举荐他；王丘坚持要让给尚书右丞韩休。于是，萧嵩向唐玄宗推荐韩休。甲寅（十六日），唐玄宗任命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韩休为人严峻正直，不追求名位利禄；等他当了宰相，很符合当时朝廷上下的期望。开始，萧嵩因为韩休恬淡平和，认为他容易控制，所以引荐了他。等到与他共事时，才发现韩休刚正不阿，于是渐渐就厌恶他了。宋叹道：“没想到韩休竟能做到这样！”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行乐或到后苑游玩打猎，稍有过失，就问左右的人：“这事韩休知道不知道？”话音刚落，韩休的劝谏书已经送到。唐玄宗曾经对着镜子默默不乐，旁边的人说：“韩休当宰相以来，您比以前瘦多了，为什么不将他斥退？”唐玄宗叹道：“我虽然消瘦，天下人必定长胖了，萧嵩上奏事情常常依顺我的旨意，可退朝后，我睡觉都不安心。韩休常常和我争辩，可退朝后，我睡觉就安心了。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自己。”

有供奉侏儒名黄，性警黠；上常冯之以行，谓之“肉几”，宠赐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对曰：“臣入宫，道逢捕盗官与臣争道，臣掀之坠马，故晚。”因下阶叩头。上曰：“但使外无章奏，汝亦无忧。”有顷，京兆奏其状。上即叱出，付有司杖杀之。

有个侍奉玄宗的侏儒名叫黄，性格机警狡黠；唐玄宗常常拄着他走路，称他为“肉几”，很宠爱他并送给他很多贵重的物品。有一天，黄进宫晚了，唐玄宗觉得奇怪，他回答说：“我刚才进宫，在路上碰到捕盗官与我争道，我把他掀下马，因此来晚了。”并走下台阶叩头谢罪。唐玄宗说：“只要外边没有奏章，你也就不用担心。”过了一会儿，京兆尹上报黄刚才的情况。唐玄宗立即把他呵斥出去，交给有关部门用杖刑处死。

闰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楚玉，讷之弟也。

闰三月，癸酉（初六），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在都山打仗，战败身亡。当时，节度使薛楚玉派郭英杰带领一万名精锐骑兵以及投降过来的奚族军队进攻契丹，驻扎在榆关之外。可突干引来突厥军队配合契丹作战，奚人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分兵凭险自守，唐军失利，郭英杰阵亡。剩下的六千余名唐军还在不停地奋力拼杀，敌人将郭英杰的头颅挂出来给他们看，唐兵仍然不投降，最后全部被敌人杀死。薛楚玉是薛讷的弟弟。

夏，六月，癸亥，制：“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流外奏用不复引过门下。”虽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资格便于己，犹踵行之。是时，官自三师以下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员，吏自佐史以上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员，而入仕之涂甚多，不可胜纪。

夏季，六月，癸亥（二十八日），唐玄宗下命令：“从现在起，候选官员中有才能、学问和品行的人，委托吏部随时提拔任用；九品以外官员的进用，不用再经过门下省审定。”虽然有了这个命令，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年资升迁对自己很方便，仍沿袭实行老办法。此时，自太师、太傅、太保以下的官员共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名，从佐史以上的胥吏共五万七千四百一十六名，作官的途径多得数不胜数。

秋，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九月，壬午，立皇子沔为信王，为义王，为陈王，澄为丰王，为恒王，为梁王，滔为汴王。

九月，壬午（十八日），唐玄宗封皇子李沔为信王，李为义王，李为陈王，李澄为丰王，李为恒王，李为梁王，李滔为汴王。

关中久雨谷贵，上将幸东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谋之，对曰：“关中帝业所兴，当百代不易；但以地狭谷少，故乘舆时幸东都以宽之。臣闻贞观、永徽之际，禄廪不多，岁漕关东一二十万石，足以周赡，乘舆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于前，犹不能给，故使陛下数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农租米悉输东都，自都转漕，稍实关中，苟关中有数年之储，则不忧水旱矣。且吴人不习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隐盗。臣请于河口置仓，使吴船至彼即输米而去，官自雇载分入河、洛。又于三门东西各置一仓，至者贮纳，水险则止，水通则下，或开山路，车运而过，则无复留滞，省费巨万矣。河、渭之滨，皆有汉、隋旧仓，葺之非难也。”上深然其言。

关中久雨成灾，谷价昂贵，唐玄宗将要到东都洛阳，就召见京兆尹裴耀卿商量这事。裴耀卿回答说：“关中是帝业兴起的地方，应当百代不迁都，但由于这里土地狭小，五谷缺少，因此您经常到东都洛阳，以减轻这里的负担。我听说贞观、永徽年间，用于百官俸禄支出的粮食还不太多，每年通过水路从关东运来一二十万石粮食，就足以普遍供给，皇帝也就可以安居了。如今朝廷费用越来越大，运送比以前多几倍的粮食，还不够供应，因此才使您几次冒着严寒酷暑东行赴洛以抚恤关中之人。如今如果将司农寺的租米全部运到东都，再从东都转水路运到关中，就可以使关中稍微充实一点，假如关中有几年的储备粮，那么就不用为旱涝灾害担忧了。况且吴地人不熟悉黄河的水运，经常在路上停留，时间既长，于是就会产生粮食被隐藏、偷盗的现象。臣请求在河口设置粮仓，让吴地的来船到那里卸下大米就离开，官府再雇船分别从黄河、洛水运进关中。另外可以在三门峡的东西两侧各建造一座粮仓，把运到的粮食先收藏起来。如果水路有危险就停止运送，如果水路通畅就开始运送。或者开凿山路，用车运粮。那样粮食就不会滞留在路上，还可以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黄河、渭水岸上，都还有汉代、隋代的旧粮仓，修复一下并不难。”唐玄宗认为他的话非常对。

冬，十月，庚戌，上幸骊山温泉；己未，还宫。

冬季，十月，庚戌（十七日），唐玄宗到骊山温泉；己未（二十六日），返回皇宫。

戊子，左丞相宋致仕，归东都。

十一月，戊子（二十五日），左丞相宋退休，回到东都洛阳。

韩休数与萧嵩争论于上前，面折嵩短，上颇不悦。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厌卿，卿何为遽去？”对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贵已极，及陛下未厌臣，故臣得从容引去；若已厌臣，臣首领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为之动容，曰：“卿且归，朕徐思之。”丁巳，嵩罢为左丞相，休罢为工部尚书。以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中书侍郎张九龄时居母丧，起复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韩休屡次在唐玄宗面前与萧嵩发生争执，当面揭萧嵩的短处，唐玄宗对此很不高兴。萧嵩因而请求告老退休，唐玄宗说：“我没厌恶你，你为什么要急于离去？”萧嵩回答说：“我承蒙陛下的厚爱，担任宰相，富贵已达到了顶点。趁着您还没厌恶我，所以我能不慌不忙地引退；如果您已经厌恶我，我的头尚且保不住，想引退又怎能如愿！”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唐玄宗被他的言辞打动了，说：“你先回去，我慢慢地考虑这事。”十二月，丁巳（二十四日），萧嵩被罢免为左丞相，韩休被罢免为工部尚书，任命京兆尹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前任中书侍郎张九龄当时正在为他母亲服丧，唐玄宗起用他重新担任中书侍郎，两人都任同平章事。

是岁，分天下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以中丞领之，余皆择贤刺史领之。非官有迁免，则使无废更。惟变革旧章，乃须报可；自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闻。

这一年，唐玄宗将全国分为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岭南道，共十五个道，分别设置采访使，用六条规定检察官员的非法行为；两畿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任，其他都选择贤明的刺史兼任。如果不是刺史的职位有迁转黜免，则采访使的职务也不会有变动。只有变革旧的规章，仍须上报朝廷批准；其余的采访使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先执行后报告。

太府卿杨崇礼，政道之子也，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为太府者莫能及。时承平日久，财货山积，尝经杨卿者，无不精美；每岁句驳省便，出钱数百万缗。是岁，以户部尚书致仕，年九十余矣。上问宰相：“崇礼诸子，谁能继其父者？”对曰：“崇礼三子，慎余、慎矜、慎名，皆廉勤有才，而慎矜为优。”上乃擢慎矜自汝阳令为监察御史，知太府出纳，慎名摄监察御史，知含嘉仓出给，亦皆称职；上甚悦之。慎矜奏诸州所输布帛有渍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钱，转市轻货，征调始繁矣。

太府卿扬崇礼，是杨政道的儿子，在太府二十余年，前后担任太府卿的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当时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久，财物货品，堆积如山，凡曾经过杨崇礼之手的东西，没有一件不精美异常；每年他采用各种办法节约开支，省出的钱达数百万缗。这一年，杨崇礼以户部尚书的职位退休，年纪已九十多岁了。唐玄宗问宰相：“杨崇礼的几个儿子，谁能够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宰相回答说：“杨崇礼有三个儿子，名叫杨慎余、杨慎矜和杨慎名，都廉洁勤恳而有才学，杨慎矜表现得尤为突出。”唐玄宗就将杨慎矜从汝阳令提拔为监察御史，让他主管太府出纳事务；杨慎名为代理监察御史，主管含嘉仓粮食的支付，也都很称职；唐玄宗对此很高兴。杨慎矜奏请各州所交纳的布匹丝绸，有弄脏和破损的都发回原地并征收折价款，转买些轻货，从此征收赋税的事开始变得繁琐复杂了。

第二百一十四卷

唐纪三十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中开元二十二年（甲戌、734 ）

唐纪三十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甲戌，公元734 年）

春，正月，己巳，上发西京；己丑，至东都。张九龄自韶州入见，求终丧；不许。

春季，正月，己巳（初六），玄宗从西京出发；己丑（二十六日），到达东都。张九龄从韶州来入见，请求守丧结束后再回到朝廷，玄宗不准许。

二月，壬寅，秦州地连震，坏公私屋殆尽，吏民压死者四千余人；命左丞相萧嵩赈恤。

二月壬寅（初十），秦州接连发生地震，公私房屋大多都被毁坏，压死官吏和民众四千余人。玄宗命左丞相萧嵩前去赈济慰问灾民。

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庚寅，至东都，肩舆入宫，恩礼甚厚。

方士张果自称懂神仙道术，并骗人说自己在尧帝时代就做过侍中，至今已有数千岁。张果常常来往于恒山之中，从武则天当朝以来，朝廷多次征召而他不至。现在恒州刺史韦济又向朝廷推荐，玄宗就派中书舍人徐峤持玺书去迎接。庚寅（疑误），张果来到东都，被人用轿子抬入宫中，受到玄宗的隆重接待。

张九龄请不禁铸钱，三月，庚辰，敕百官议之。裴耀卿等皆曰：“一启此门，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秘书监崔沔曰：“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铸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后足用也！”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曰：“夫人富则不可以赏劝，贫则不可以威禁。若许其私铸，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汉文帝时，吴王濞富埒天子，铸钱所致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

张九龄请求不要禁止私人铸钱。三月庚辰（十九日），玄宗敕令百官商议此事。裴耀卿等人都说：“一旦取消这样的禁令，恐怕那些小人都会弃农逐利，钱的滥恶就会更加严重。”秘书监崔沔说：“如果折劳役为收铜，官方就可以用来铸钱，计算估价物品的价格，加上雇工的费用，私人铸钱就无利可图了。这样的办法既简易可行，还可以杜绝欺诈行为。再说钱的用处，贵在通商，不在于谋利，为什么说要允许私人铸钱才能使钱够用呢！”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说：“人富有了，就难以用奖赏来劝诱他，人贫穷了，就难以用威权来禁止他。如果允许民间私人铸钱，贫穷的人必定不能冶铸，我担心这样贫穷的人就会更加穷困，只有被富人役使；富有的人就会更加富有，因而为所欲为。汉文帝时代，吴王刘濞之所以富有与天子相等，就是私人铸钱所招致的结果。”于是玄宗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刘秩是刘子玄的儿子。

夏，四月，壬辰，以朔方节度使信安王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泾、原等十二州。

夏季，四月，壬辰（初一），任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并增加管领泾、原等十二州。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时武惠妃宠幸倾后宫，生寿王清，诸子莫得为比，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于惠妃，愿尽力保护寿王；惠妃德之，阴为内助，由是擢黄门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吏部侍郎李林甫奸滑狡诈，与宦官以及后宫中的嫔妃深相交结，让他们暗中伺察玄宗的行动，掌握了他的一举一动，因此每次上朝奏事，都经常符合玄宗的意图，深受玄宗的喜爱。当时武惠妃在后宫的嫔妃中最受玄宗的宠爱，生子为寿王李清，也深得玄宗的喜欢，诸皇子难以为比，因此太子渐渐被疏远了。李林甫于是托宦官告诉武惠妃说，自己愿意尽力保护寿王。武惠妃听后十分感激，就暗中为助，因此李林甫被升为黄门侍郎。五月戊子（二十八日），玄宗任命裴耀卿为待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上种麦于苑中，帅太子以下亲往芟之，谓曰：“此所以荐宗庙，故不敢不亲，且欲使汝曹知稼穑艰难耳。”又遍以赐侍臣曰：“比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

玄宗在宫苑中种小麦，率领太子以下等皇子亲自去收割，并借此对太子说：“这些麦子将来是要用来祭祀祖先宗庙的，所以不敢不亲自去收割，并想借此使你们知道耕种庄稼的艰辛。”然后玄宗又把这些小麦遍赐侍臣，并对他们说：“近年来我常派人去观察百姓田中庄稼的好坏，但难以得到实情，所以我就亲自耕种，来观察收成好坏。”

六月，壬辰，幽州节度使张守大破契丹，遣使献捷。

六月壬辰（初三），幽州节度使张守大败契丹军，并派使者前来报捷。

薛王业疾病，上忧之，容发为变。七月，己巳，薨，赠谥惠宣太子。

薛王李业病重，玄宗十分担忧，以致面容憔悴，头发变白。七月己巳（初十），薛王李业去世，赠谥号为惠宣太子。

上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于河口置输场。八月，壬寅，于输场东置河阴仓，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门之险。先是，舟运江、淮之米至东都含嘉仓；僦车陆运，三百里至陕，率两斛用十钱。耀卿令江、淮舟运悉输河阴仓，更用河舟运至含嘉仓及太原仓，自太原仓入渭输关中，凡三岁，运米七百万斛，省僦车钱三十万缗。或说耀卿献所省钱，耀卿曰：“此公家赢缩之利耳，柰何以之市宠乎！”悉奏以为市籴钱。

玄宗任命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并在河口建了运输场。八月壬寅（十四日），又于运输场东设置了河阴仓，于运输场西设置了柏崖仓，于三门东设置集津仓，于三门西设置盐仓。又开凿漕渠十八里以避开三门之险。先前，用船运江淮地区的米至东都含嘉仓，再雇车陆运三百里至陕郡，大约两斛米运费一千钱。裴耀卿命令江淮地区的运米船都把米运到河阴仓，再用船通过黄河运到含嘉仓及太原仓，然后由太原仓通过渭水运到关中。三年中共运米七百万斛，节省雇佣车费三十万缗。有人劝裴耀卿把所节省的钱献给皇上，裴耀卿说：“这是公家的赢利钱，我怎么能借此来讨好皇上呢！”于是就全部上奏作为调节市场粮价的经费。

张果固请归恒山，制以为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厚赐而遣之。后卒，好异者奏以为尸解；上由是颇信神仙。

张果坚决请求返回恒山，玄宗下制任命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为通玄先生，然后重加赏赐而放归。后来张果死后，一些好奇的人上奏说他尸体虽在，而灵魂已飞升成仙，因此玄宗更加相信神仙。

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二月戊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乙巳，幽州节度使张守斩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传首。

乙巳（十八日），幽州节度使张守杀了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并传他们的头颅到京城。

时可突干连年为边患，赵含章、薛楚玉皆不能讨，守到官，屡击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诈降，守使管记王悔就抚之。悔至其牙帐，察契丹上下殊无降意，但稍徙营帐近西北，密遣人引突厥，谋杀悔以叛；悔知之。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分典兵马，争权不叶，悔说过折使图之。过折夜靳兵斩屈烈及可突干，尽诛其党，帅余众来降。守出师紫蒙州，大阅以镇抚之。枭屈烈、可突干首于天津〔桥〕之南。

当时可突干连年侵扰唐朝的边疆，赵含章和薛楚玉都无法讨平，张守任节度使后，多次击败了可突干。可突干势困计穷，派使者假装说要降附，张守就派管记王悔前去安抚。王悔到了可突干的牙帐，觉察到契丹上下并没有真心降附的意思，只不过是把军营稍往西北移了一些，并秘密地派人去联兵突厥，阴谋杀掉王悔而反叛。于是王悔知道可突干是诈降。契丹牙官李过折与可突干分掌兵马，因争权不和，于是王悔劝李过折谋取可突干。李过折就在夜间领兵杀了屈烈及可突干，并杀掉了他们的党羽，然后率领其他部众来降附唐朝。张守率兵来到紫蒙州，大显兵威以镇抚契丹。并割下屈烈与可突干的头颅在天津桥南面示众。

突厥毗伽可汗为其大臣梅录啜所毒，未死，讨诛梅录啜及其族党。既卒，子伊然可汗立，寻卒，弟登利可汗立，庚戌，来告丧。

突厥毗伽可汗曾经被他的大臣梅录啜投毒谋害，但没有毒死，于是毗伽就杀了梅录啜的家族和党羽。毗伽死后，他的儿子伊然可汗继位，不久伊然又去世，他的弟弟登利可汗继位，庚戌（二十三日），派人前来告丧。

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

禁止乞丐在京城行乞，并设置病坊接济。

二十三年（乙亥、735 ）

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 年）

春，正月，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来献捷；制以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

春季，正月，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入朝报捷，玄宗下制任李过折为北平王、检校松漠州都督。

乙亥，上耕藉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终亩。赦天下，都城三日。

乙亥（十八日），玄宗行藉田礼，亲自春耕，以示重农，推耒九次之后才停止，公卿及以下官员都耕种到终亩。又大赦天下，东都城内聚会饮酒三天。

上御五凤楼宴，观者喧隘，乐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严安之为理严，为人所畏，请使止之；上从之。安之至，以手板绕场画地曰：“犯此者死！”于是尽三日，人指其画以相戒，无敢犯者。

玄宗登临五凤楼设宴，观看的人十分拥挤喧闹，以至宴乐也无法演奏，金吾卫兵像下雨般挥动白棍，但也无法遏制人群，玄宗十分忧愁。这时宦官高力士上奏说河南县丞严安之为政严厉，人们都害怕他，请让他来管制，玄宗同意。严安之到后，用手笏板绕着场地画了一圈说：“违犯禁令越过此线的人问死罪！”于是三天之中，人们都指点告诫这条线，没有敢于违犯的人。

时命三百里内刺史、县令各帅所部音乐集于楼下，各较胜负。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皆衣文绣，服箱之牛皆为虎豹犀象之状。鲁山令元德秀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于》。上曰：“怀州之人，其涂炭乎！”立以刺史为散官。德秀性介洁质朴，士大夫皆服其高。

当时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刺史和县令都带领乐队汇集于五凤楼下，进行比赛。怀州刺史用车运来数百名乐工，都穿着绣花衣服，驾车的牛都被打扮成虎豹犀象的形状。而鲁山县令元德秀只派了数名乐工，手拉着手唱《于》歌。玄宗说：“怀州的人民可要遭受苦难了！”于是马上贬怀州刺史为散官。元德秀性情耿介质朴，士大夫都非常钦佩他。

上美张守之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谏曰：“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对曰：“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二月，守诣东都献捷，拜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赍甚厚。

玄宗赞美张守的功劳，想要任命为宰相，张九龄进谏说：“宰相是代表天子治理天下的，不是为了赏功而封的官。”玄宗说：“只让他挂宰相的虚名，而不让他任实职，不知是否可以？”张九龄回答说：“就是这样也不可以。权柄官位是天子所掌管的，不能随便授与人。再说张守刚打败了契丹，陛下就要任命他为宰相，如果以后消灭了奚与突厥，再加给他什么官呢？”玄宗于是中止了拜相的打算。二月，张守至东都报捷，拜官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又赠两个儿子官位，赏赐的东西很多。

初，殿中侍御史杨汪既杀张审素，更名万顷。审素二子、皆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仇。三月，丁卯，手杀万顷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仇，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葬之于北邙，恐万顷家发之，仍为疑冢数处。

起初，殿中侍御史杨汪杀了张审素，就改名为万顷。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和张年纪都小，因受牵连被流放到岭表。不久逃回，商议伺机报仇。三月丁卯（十一日），他们亲手于都城杀死了杨万顷，并把表状挂在斧头之上，说自己的父亲死得冤枉。然后又想去江外杀掉与杨万顷共同陷害父亲的人，到了汜水，被官方抓获。议论的人都说他们的父亲无罪而死，两个儿子忠孝刚烈，能为父亲报仇，应该赦免其罪，张九龄也想救他们的命。而裴耀卿与李林甫则认为，如果那样，就会违背国法，玄宗也认为如此，并对张九龄说：“孝子的这种感情，是为义而不顾死，但杀了人而不问罪，这样的风气不能开。”于是就下敕说：“国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禁止杀人。如果各自都从为人儿子的方面去伸明大志，谁不是遵守孝道的人呢！这样辗转复仇，哪里会有个完！咎繇在虞舜时做掌管刑法的官，有法必依。就是曾参杀了人，罪也不可赦。应该交付河南府杖杀他们。”民众们都觉得十分惋惜，为他们作了哀祭的悼文，张贴在大路旁。市民们又捐钱把他们埋葬在北邙山，恐怕杨万顷的家人挖他们的坟墓，所以又作了数处假墓。

唐初，公主实封止三百户，中宗时，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为限。开元以来，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为限；驸马皆除三品员外官，而不任以职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车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赋，非我所有。战士出死力，赏不过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邪？且欲使之知俭啬耳。”秋，七月，咸宜公主将下嫁，始加实封至千户。公主，武惠妃之女也。于是诸公主皆加至千户。

唐朝初年，公主的食邑实封只有三百户，到了中宗时，太平公主多达五千户，每户最多不超过七个成人。开元年间以来，皇妹最多只有一千户，皇女又减半，每户最多不超过三个成人。驸马都被命以三品员外官，而不实际任事。这些公主的食邑收入很少，以至不能满足车马服装费用的需要，左右有的人说这些公主的食邑太少，玄宗说：“百姓的租赋，不是我私人的财产。前方的战士出生入死，也只不过赏赐一些布帛，这些女子有什么功劳，而应该享受那么多的食邑封户呢？再说这样也可以使她们知道节俭生活。”秋季，七月，咸宜公主将要出嫁，才加食邑实封至一千户。咸宜公主是武惠妃的女儿。于是其他的公主都加到一千户。

冬，十月，戊申，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冬季，十月，戊申（二十六日），突骑施侵扰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闰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闰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玄琰，汪之曾孙也。

十二月乙亥（二十四日），册封前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为寿王李清的妃子。杨玄琰是杨汪的曾孙。

是岁，契丹王过折为其臣涅礼所杀，并其诸子，一子剌乾奔安东得免。涅礼上言，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安，故杀之。上赦其罪，因以涅礼为松漠都督，且赐书责之曰：“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但恐卿为王，后人亦尔。常不自保，谁愿作王！亦应防虑后事，岂得取快目前！”突厥寻引兵东侵奚、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击破之。

这一年，契丹王李过折被臣下涅礼杀死，儿子也都被杀，只有一个儿子剌乾逃到安东都护府，才幸免于难。涅礼上言说李过折用刑严酷，群情激愤，所以才杀了他。玄宗赦免了涅礼的罪，并任命他为松漠都督，然后赐信责备说：“你们蕃人的习惯是多不忠于君长，从来就是如此，朕也知道。但李过折是你们的国王，如果因为有罪就轻易杀掉他，那么做你们的国王，不是非常危险的事吗！只是恐怕你做了国王，将来有人也会把你杀掉。这样生命都常常难保，谁还愿意再为王呢！也应该为后事着想，怎么能只图目前的痛快！”不久，突厥兵向东侵扰奚与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合兵打败了突厥。

二十四年（丙子、736 ）

二十四年（丙子，公元736 年）

春，正月，庚寅，敕：“天下逃户，听尽今年内自首，有旧产者令还本贯，无者别俟进止；逾限不首，当命专使搜求，散配诸军。”

春季，正月庚寅（初十），玄宗下敕说：“天下的逃亡户，准许在今年内向官府自首，如果还有产业，令返回原籍，如果没有家产，待另行安置。过期不自首者，就要派专使搜寻，分配到各地军队中服役。

北庭都护盖嘉运击突骑施，大破之。

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大败突骑施。

二月，甲寅，宴新除县令于朝堂，上作《令长新戒》一篇，赐天下县令。

二月甲寅（初四），玄宗于朝堂宴请新任命的县令，玄宗作了一篇文章名《令长新戒》，赏赐给各地的县令。

庚午，更皇子名：鸿曰瑛，潭曰琮，浚曰，洽曰琰，涓曰瑶，曰琬，曰琚，潍曰，曰，泽曰，清曰瑁，洄曰玢，沭曰琦，溢曰环，沔曰理，曰，曰，澄曰珙，曰，曰，滔曰。

庚午（二十日），更改皇子的名字：李鸿改名为李瑛，李潭改名为李琮，李浚改名为李，李洽改名为李琰，李涓改名为李瑶，李改名为李琬，李改名为李琚，李潍改名为李，李改名为李，李泽改名为李，李清改名为李瑁，李洄改名为李玢，李沭改名为李琦，李溢改名为李环，李沔改名为李理，李改名为李，李改名为李，李澄改名为李珙，李改名为李，李改名为李，李滔改名为李。

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试贡举人。有进士李权，陵侮员外李昂，议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礼部侍郎试贡举人。

按过去的制度，由考功员外郎主管科举考试。有一个名叫李权的进士，侮辱考功员外郎李昂，议论者都认为员外郎职位太低，难以服众。三月壬辰（十二日），玄宗下敕，从今以后，令礼部侍郎主管科举考试。

张守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辛亥，守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柰何杀禄山！”守亦惜其骁勇，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幽州节度使张守派遣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伐反叛的奚与契丹，安禄山逞勇恃强，冒险轻敌，打了败仗。夏季，四月辛亥（初二），张守上奏请求杀了安禄山。安禄山在临刑前大声高呼说：“张大夫你难道不想消灭奚与契丹吗？为何要杀掉我安禄山！”张守也觉得安禄山骁勇善战，爱其才，于是就送往京师。张九龄在奏文中批道：“春秋时代齐国的大将穰苴杀了骄横的监军庄贾，吴国的孙武杀了不听命令的宫女。如果张守已下了军令，安禄山不应该免死。”玄宗因为爱惜安禄山的才能，下敕令免去其官，成为无官职的将领。张九龄坚持说：“安禄山违令败军，按照法律，不可不杀。再说我观其面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说：“你不要像晋朝王夷甫看石勒那样看安禄山，枉害了忠良之士。”最后竟赦免了安禄山。

安禄山者，本营州杂胡，初名阿荦山。其母，巫也；父死，母携之再适突厥安延偃。会其部落破散，与延偃兄子思顺俱逃来，故冒姓安氏，名禄山。又有史干者，与禄山同里，先后一日生。及长，相亲受，皆为互市牙郎，以骁勇闻。张守以禄山为捉生将，禄山每与数骑出，辄擒契丹数十人而返。狡猾，善揣人情，守爱之，养以为子。

安禄山本是营州地方的杂种胡人，原名阿荦山。他的母亲是一个女巫。父亲死后，带着安禄山嫁给了突厥人安延偃。适逢突厥部落败散，就与安延偃哥哥的儿子安思顺逃到幽州，于是冒姓安氏，名叫禄山。还有一个杂种胡人名叫史干，与安禄山原是街坊邻居，两人生日相差一天。长大后，成为朋友，都做了互市牙郎，以勇敢而闻名。张守以安禄山为捉生将，每次带领数名骑兵出去，都要擒获数十名契丹人而回。又加上安禄山狡猾，善于揣摩人的心意，所以深受张守的喜受，以为养子。

干尝负官债亡入奚中，为奚游弈所得，欲杀之；干绐曰：“我，唐之和亲使也，汝杀我，祸且及汝国。”游弈信之，送诣牙帐。干见奚王，长揖不拜，奚王虽怒，而畏唐，不敢杀，以客礼馆之，使百人随干入朝。干谓奚王曰：“王遣人虽多，观其才皆不足以见天子。闻王有良将琐高者，何不使之入朝！”奚王即命琐高与牙下三百人随干入朝。干将至平卢，先使人谓军使裴休子曰：“奚使琐高与精锐俱来，声云入朝，实欲袭军城，宜谨为之备，先事图之。”休子乃具军容出迎，至馆，悉坑杀其从兵，执琐高送幽州。张守以干为有功，奏为果毅，累迁将军。后入奏事，上与语，悦之，赐名思明。

史干曾经因欠了官债，逃入奚族地区，被奚族巡逻兵抓获，要杀掉他，史干就欺骗他们说“我是唐朝的和亲使，你如果杀了我，你们的国家就要遭殃。”巡逻兵相信了他的话，就把他送到奚王的牙帐。史干见到奚王，只作揖而不拜，奚王虽然愤怒，但因为害怕唐朝，也不敢杀他，还把他当做宾客，让他住到馆舍里，又让一百人随史干入朝。史干对奚王说：“大王你虽然派了这么多的人入朝，但看他们的才能都不可以见我们的天子。听说大王有一名良将名叫琐高，为何不让他一起入朝！”于是奚王就命令琐高与部下的三百人随史干一起入朝。快到了平卢，史干先派人对军使裴休子说：“奚王派琐高带领精兵都来了，声言入朝，实际上是想袭击军城，应该早为防备，先下手为强。”于是裴休子就整好军队来出迎，到了馆舍，把随从的奚兵全部活埋，然后抓住琐高送往幽州。张守认为史干立了大功，就奏请任命他为果毅，后又升为将军。后来史干入朝奏事，玄宗与他谈话，十分喜欢他，就赐名为思明。

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坐交通权贵，杖死。乙丑，朔方、河东节度使信安王贬衢州刺史，广武王承宏贬房州别驾，泾州刺史薛自劝贬州别驾；皆坐与温交游故也。承宏，守礼之子也。辛未，蒲州刺史王琚贬通州刺史；坐与交书也。

前连州司马武攸望的儿子武温因与权贵交结，被杖死。乙丑（十六日），朔方、河东节度使信安王李被贬为衢州刺史，广武王李承宏被贬为房州别驾，泾州刺史薛自劝被贬为州别驾，都是因与温交游的原故。李承宏是王李守礼的儿子。辛未（二十二日），薄州刺史王琚被贬为通州刺史，原因是与李通过书信。

五月，醴泉妖人刘志诚作乱，驱掠路人，将趣咸阳。村民走告县官，焚桥断路以拒之，其众遂溃，数日，悉擒斩之。

五月，醴泉县妖人刘志诚作乱，驱赶抢掠过路的行人，将要前往咸阳。村民们报告了县官，并切断道路，焚烧桥梁来阻拦他们，于是刘志诚的部众溃散，数天后，都被抓住杀了。

六月，初分月给百官俸钱。

六月，开始按月发给百官俸禄钱。

初，上因藉田赦，命有司议增宗庙笾豆之荐及服纪未通者。太常卿韦奏请宗庙每坐笾豆十二。

起初，玄宗因行藉田礼而大赦天下，命令有关部门商议增加祭祀宗庙的物品与服制标准不合理的问题。太常卿韦上奏请求祭祀宗庙时为每一神主祭献笾豆十二。

兵部侍郎张均、职方郎中韦述议曰：“圣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类之无限，故为之节制。人之嗜好本无凭准，宴私之馔与时迁移，故圣人一切同归于古。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荐，以为不以私欲干国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浓，皆充祭用，苟逾旧制，其何限焉！《书》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若以今之珍馔，平生所习，求神无方，何必泥古，则簋可去而盘盂杯案当在御矣，韶可息而箜篌筝笛当在奏矣。既非正物，后嗣何观！夫神，以精明临人者也，不求丰大；苟失于礼，虽多何为！岂可废弃礼经以从流俗！且君子爱人以礼，不求苟合；况在宗庙，敢忘旧章！“

兵部侍郎张均与职方郎中韦述上议说：“圣人不但知道孝子对自己祖先的深情，而且也深知天下物品的众多，所以设立制度予以节制。人们的爱好本来就没有标准，宴会时所用的酒菜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圣人对一切事情都按照古代的制度办事。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到喜欢吃芰，而他死后，屈建并不让人们用芰祭祀他，这是为了表明不以个人的爱好而违犯国家的典章制度。现在想要用丰富精美的食物来祭祀祖先，随便超越旧时规定下来的制度，那还有什么限度呢！《尚书》说：”祭祀时用的黍稷并没有香气，只有贤明的德行才能香气悠远。‘如果认为现在祭祀用的食物是平常所吃的，求神不灵验，可以不必要按照古代的制度办事，那么簋都要去掉而代之以盘盂杯案等，《韶》、《》等音乐都要止息而演奏箜篌筝笛了。如果所使用的东西不合制度，让后代的子孙们怎么看呢！再说神是以精神灵明监视于人的，并不要求对他祭祀时铺张丰盛。如果违背了礼法，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怎么能够废弃礼仪而随从流俗呢！再说君子对人都要有礼节，不要求随便凑合。何况是祭祀宗庙，怎么敢忘旧有的章程呢！“

太子宾客崔沔议曰：“祭祀之兴，肇于太古，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未有蘖，则有玄酒之奠。施及后王，礼物渐备；然以神道至敬，不敢废也。笾豆簋樽之实，皆周人之时馔也，其用通于宴飨宾客，而周公制礼，与毛血玄酒同荐鬼神。国家由礼立训，因时制范，清庙时飨，礼馔毕陈，用周制也。园陵上食，时膳具设，遵汉法也。职贡来祭，致远物也。有新必荐，顺时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搜狩之时，亲发所中，莫不荐而后食，尽诚敬也。若此至矣，复何加焉！但当申敕有司，无或简怠，则鲜美肥浓，尽在是矣，不必加笾豆之数也。”

太子宾客崔沔上议说：“祭祀这种制度，起源于远古时代，当人们还茹毛饮血时，就用毛血祭祀，没有蘖的时候，就用玄酒祭奠。到了后代的帝王，祭祀用的礼物才逐渐丰备起来。但为了崇敬神道，不敢废弃过去的旧制度。用笾豆簋樽这些器物所盛放的祭祀礼品，都是周朝时代人们平常吃的东西，与设宴招待宾客时所用的食物没有两样，周公制定礼仪时，把这些东西与毛血玄酒一同用来作为祭祀鬼神的食物。国家应该按照礼法来建立准则，根据不同时代情况的变化来制定规范。经常用食物祭祀宗庙，按照礼法来确定祭祀所用的食物，这是按照周朝的制度办事。对祖先的陵园祭献食物，把平常所吃的物品都陈设上，这是按照汉代的制度办事。用四方进贡来的物品来祭祀，是为了让祖先享受远方的食物。用新出产的物品来祭祀，是为了顺应时令的变化。苑囿之内，皇上亲自耕种所收获的庄稼，狩猎之时，皇上亲自射中的猎物，都要先用来祭祀祖先，然后才可食用，这是表示心诚孝敬的意思。如果能够按照上边所说的去做，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增加祭品呢！只要下敕有关官吏，对祭祀不要稍有简慢，这样就等于把美味佳肴全部献上去了，何必再增加笾豆的数目呢？”

上固欲量加品味。又奏每室加笾豆各六，四时各实以新果珍羞；从之。

玄宗坚持要增加祭祀的物品，韦就又奏请在宗庙中每个祖先的房中各增加笾豆六个，并按季节替换新鲜的果品和美味的食物，玄宗同意。

又奏：“《丧服》‘舅，缌麻三月，从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于从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则轻重有殊。堂姨、舅亲即未疏，恩绝不相为服；舅母来承外族，不如同之礼。窃以古意犹有所未畅者也，请加外祖父母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并加至袒免。”

韦又上奏说：“《仪礼。丧守篇》说：”为舅父守丧三个月，为姨母和外祖父母守丧都是五个月。‘外祖父母最尊贵，所以与姨母的丧服相同。姨母和舅父虽然同属一个等级，但丧服的轻重有差别。堂姨与舅母虽然关系不疏远，但恩情不深不为他们守丧，因为舅母来自外族，不能像同居同吃的亲属那样服丧礼。我认为古时规定的礼节还有不合理的地方，请为外祖父母丧九个月，姨母和舅父都守丧五个月，堂舅、堂姨和舅母加到袒免服。“

崔沔议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贰；总一定义，理归本宗。是以内有齐、斩，外皆缌麻，尊名所加，不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愿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礼，以为万代成法。”

崔沔上议说：“治家之道，对待一家人不能够有两样，要有一个总的原则，使道理有所本。所以内亲服齐衰、斩衰丧，外亲都服缌麻丧，如果因是尊亲要加服丧礼，也不能超过一级，这是先王定下的不可随意改变的礼仪。希望能够遵守过去八年所定的礼仪，一切都像古人的礼仪一样，作为千秋万代不变的法则。”

韦述议曰：“《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圣人究天道而厚于祖，系族姓而亲其子孙，母党比于本族，不可同贯，明矣。今若外祖与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于服纪，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废礼徇情，所务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摇，恐失礼之将渐，别其同异，轻重相悬，欲使后来之人永不相杂。微旨斯在，岂徒然哉！苟可加也，亦可减也；往圣可得而非，则《礼经》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谓之彝伦，奉以周旋，犹恐失坠；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请依《仪礼》丧服为定。“

韦述上议说：“《仪礼。丧服传》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那些住在偏僻乡村中的人说父亲与母亲并不等同。住在城里的人则知道尊重自己死去的父亲，士大夫和有知识的人则知道尊重自己的祖先。‘圣人研求天人之道而深深地敬重祖先，维系族姓之间的关系而亲爱自己的子孙，母亲一族与自己家族相比不能等同，这是十分明白的道理。现在如果外祖父母与舅父加丧服一等，并为堂舅与姨母也列入守丧，那么内亲与外亲的制度还有什么差别呢！这样因情而废弃礼法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古代制定礼仪的人知道人们容易感情用事，恐怕逐渐违背了礼仪，所以规定不同的亲属关系服丧不同，其中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让后代人永远不要把它们相混。制定礼仪人的用心就在于此，难道是白费心机吗！如果丧礼的等级可以随便加，也可以随便减，那么过去的圣贤就可以随便非难，《礼经》所规定的制度也可以不遵守。先王规定下来的制度被称为伦理道德，我们严格地遵守，还怕有违背的地方，如果再故意乱改，就更没有限制了！还是应该按照《仪礼》所定的丧服制度办事。“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邓文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虽文贞贤也，而周、孔圣也，以贤改圣，后学何从！窃恐内外乖序，亲疏夺伦，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丧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则圣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记曰：“毋轻议礼。’明其蟠于天地，并彼日月，贤者由之，安敢损益也！”

礼部员外郎杨仲昌上议说：“郑文贞公魏徵首先为舅父增加服丧期到五个月。郑文贞公虽然贤明，但周公与孔子是圣人，贤人随便改变圣人定下来的制度，让后来的人该怎么办呢！我深怕这样下去，使内亲与外亲的制度混乱，亲与疏之间的伦理纲常不能遵守，都以感情用事，那什么事做不出来呢！春秋时代的子路为他的姐姐服丧，到期还不除去丧服，孔子说：”这是先王制定的礼仪，必须遵守，作为仁孝的人都是不忍心这样做的。‘子路听后就除去了丧服。这件事情是圣人遵守礼法而不徇私情的典型例子。《礼记》说：“不要轻易地议论礼仪。’这说明礼仪充满于天地之间，可以与日月相争辉，所以贤明之人都得遵守礼仪，怎么敢随便增减呢！”

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缌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玄宗下敕：“姨母与舅父既然服丧五个月，舅母也不能全不服，应服丧三个月，堂姨和堂舅则应服袒免丧服。”

均，说之子也。

张均是张说的儿子。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秋季，八月壬子（初五），是玄宗生日，称为千秋节，群臣都奉献宝镜。张九龄认为用镜子自照可以见自己的形貌，将自己与别人相对照可以知道吉凶祸福。于是撰写了一部关于过去朝代兴盛衰败原因的书，共为五卷，名为《千秋金镜录》，献给玄宗。玄宗赐信赞扬他。

甲寅，突骑施遣其大臣胡禄达干来请降，许之。

甲寅（初七），突骑施国派遣大臣胡禄达干来朝请求降附，玄宗准许。

御史大夫李适之，承乾之孙也，以才干得幸于上，数为承乾论辩；甲戌，追赠承乾恒山愍王。

御史大夫李适之是李承乾的孙子，因为有才能而受到玄宗的器重，曾多次在玄宗面前为李承乾鸣冤，甲戌（二十七日），玄宗追赠李承乾为恒山愍王。

乙亥，汴哀王薨。

乙亥（二十八日），汴哀王李去世。

冬，十月，戊申，车驾发东都。先是，敕以来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会宫中有怪，明日，上召宰相，即议西还。裴耀卿、张九龄曰：“今农收未毕，请俟仲冬。”李林甫潜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独留，言于上曰：“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借使妨于农收，但应蠲所过租税而已。臣请宣示百司，即日西行。”上悦，从之。过陕州，以刺史卢奂有善政，题赞于其听事而去。奂，怀慎之子也。丁卯，至西京。

冬季，十月戊申（初二），玄宗从东都出发。先前，玄宗下敕书说明年二月二日返回西京，适逢宫中出现鬼怪，第二天，就召来宰相，商议返回西京。裴耀卿与张九龄都说：“现在粮食还没有收获完，请等到冬季中期。”而李林甫暗中觉察到了玄宗的心意，等到他们两个退下去后，自己单独留下来对玄宗说：“长安和洛阳就好像是陛下的东西两座宫殿，可以自由地行动往来，那里用得着选择时间！假如说返回西京妨碍农作物收获，可以免除所经过地方的租税。我请求宣告朝廷各部门，立刻回西京。”玄宗十分高兴，听从了李林甫的话。经过陕州时，因为陕州刺史与卢奂善于治理地方，玄宗就在卢奂办公的厅中题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文章，然后离去，卢奂是卢怀慎的儿子。丁卯（二十一日），玄宗到达西京。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聚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明日，复以仙客实封为言，九龄固执如初。上怒，变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龄顿首谢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尽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九龄曰：“臣岭海孤贱，不如仙客生于中华；然臣出入台阁，典司诰命有年矣。仙客边隅小吏，目不知书，若大任之，恐不惬众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前在河西镇时，能够节约用费，勤于职守，所以河西镇仓库中的物资充实，军用器械精利。玄宗听说此事后，想要嘉奖他，任命

他为尚书。张九龄说：“不能这样做。尚书就是古代的纳言，唐朝建立以后，只有曾经做过宰相和朝野内外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才能担任。而牛仙客原本是河湟地区节度使判官，现在聚然被任命为这么显要的官职，恐怕有辱于朝廷。”玄宗说：“那么只封给他有实封户数的食邑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这也不可以。封爵本是为了奖赏有战功的人。牛仙客作为边将，充实仓库，修理军器，都是他应该做的事，谈不上有什么功劳。陛下如果要奖赏他勤于政事的功劳，赐给他金帛就可以了。而分土封爵，恐怕不合适。”玄宗沉默不语。李林甫对玄宗说：“牛仙客具有宰相的才能，当不当尚书又有何妨！张九龄是一介书生，不懂得大道理。”玄宗听后十分高兴，第二天，又说要封给牛仙客食邑，张九龄仍然坚持说不可以。玄宗极为愤怒，脸色大变说：“朝廷大事都要由你来做主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陛下不认为我无能，使我为宰相，所以朝中大事有不对的地方，我不敢不直言。”玄宗说：“你嫌牛仙客出身贫寒，那么你的出身有什么高贵呢？”张九龄说：“我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个十分贫贱的人，不像牛仙客出生于中原。但是我在台阁中，掌管诰书诏命已有许多年了。牛仙客原本是边疆地区的一个小官吏，目不识丁，如果委以大任，恐怕难服众望。”李林甫退朝后说：“只要有才能，何必一定要会写诗歌文章！天子要重用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十一月戊戌（二十三日），玄宗赐牛仙客陇西县公爵位，并给食邑实封三百户。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

先前，玄宗想要任命李林甫为宰相，征求中书令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回答说：“宰相一身系国家之安危，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宰相，恐怕以后要成为国家的祸患。”玄宗不听。当时张九龄因为有文学才能，正受到玄宗的器重，李林甫虽然怨恨他，但表面上还不得不奉承他。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密切，所以也受到李林甫的嫉恨。这时玄宗做皇帝已有多年，生活逐渐奢侈腐化，懒于处理政事。而张九龄遇到事情，不论大小，觉得有不对之处，都要与玄宗争论。李林甫却善于窥伺玄宗的意图，日夜想着如何陷害中伤张九龄。

上之为临淄王也，赵丽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皆有宠，丽妃生太子瑛，德仪生鄂王瑶，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丽妃等爱皆弛；惠妃生寿王瑁，宠冠诸子。太子与瑶、琚会于内第，各以母失职有怨望语。驸马都尉杨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过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诉于上曰：“太子阴结党与，将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语宰相，欲皆废之。九龄曰：“陛下践阼垂三十年，太子诸王不离深宫，日受圣训，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亨国久长，子孙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闻大过，陛下柰何一旦以无根之语，喜怒之际，尽废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轻摇。昔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三世大乱。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晋惠帝用贾后之谮废愍怀太子，中原涂炭。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炀帝，遂失天下。由此观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上不悦。林甫初无所言，退而私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上犹豫未决。惠妃密使官奴牛贵儿谓九龄曰：“有废必有兴，公为之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之，以其语白上；上为之动色，故讫九龄罢相，太子得无动。林甫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

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赵丽妃、皇甫德仪和刘才人都受到宠爱，赵丽妃生了太子李瑛、皇甫德仪生了鄂王李瑶，刘才人生了光王李琚。玄宗即帝位后，又爱上武惠妃，赵丽妃等人都被冷落。武惠妃生了寿王李瑁，李瑁受到的宠爱超过了其他皇子。太子曾与李瑶、李琚在禁中的宅第中聚会，都因为自己的母亲失宠而心中怨恨，大发牢骚。驸马都尉杨洄娶的是武惠妃的女儿咸宜公主，常常暗中打听三个皇子的过失，然后去告诉武惠妃。武惠妃哭泣着告诉玄宗说：“太子阴谋网罗党羽，想要谋害我们母子，而且斥责皇上。”玄宗听后大怒，把此事告诉了宰相，想要废掉太子和鄂王、光王。张九龄说：“陛下登上皇位将近三十年了，太子和诸王都没有离开过深宫，每天都受到皇上的训诫，天下的人都庆幸陛下治理有方，在位长久，子孙繁盛。现在三个皇子都已年长成人，没听说有什么大的过失，陛下为何要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以一时的喜怒，把他们全部废掉呢！再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可轻易动摇他的地位。春秋时代晋献公因为听信骊姬的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引起晋国三世大乱。汉武帝因为相信江充的诬告，治了戾太子的罪，使京城发生了流血事件。晋惠帝因为相信贾后的诬陷，废掉了愍怀太子，使五胡乱华，中原涂炭。隋文帝听信了独孤皇后的话，废掉了太子杨勇而立隋炀帝，以至失掉了天下。由此来看，对废立太子的事不可不谨慎对待。陛下如果一定要那样做，我难以遵命。”玄宗听后不高兴。李林甫起初没有说什么，而退朝后私下却对受玄宗器重的宦官说：“这种事情是皇上的家事，何以要与外人商量！”玄宗仍然犹豫不决。武惠妃又暗中让官奴牛贵儿对张九龄说：“有废必有立，你如果能够从中助一臂之力，就可以长做宰相。”张九龄斥责了牛贵儿，并把这些话告诉了玄宗，玄宗因此有所感悟，所以一直到张九龄罢相，太子的地位没有动摇。李林甫一有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所以玄宗逐渐疏远张九龄。

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炅素不学，尝对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伏腊”为“伏猎”。挺之言于九龄曰：“省中岂容有‘伏猎侍郎’！”由是出炅为岐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龄与挺之善，欲引以为相，尝谓之曰：“李尚书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门，与之款昵。”挺之素负气，薄林甫为人，竟不之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从赃罪下三司按鞫，挺之为之营解。林甫因左右使于禁中白上。上谓宰相曰：“挺之为罪人请属所由。”九龄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虽离乃复有私。”

李林甫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一向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中书侍郎严挺之面前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对张九龄说：“尚书省怎么能有‘伏猎侍郎’呢！”于是萧炅被调出京城，为岐州刺史，从此李林甫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亲密，想要推荐严挺之为宰相，曾经对他说：“李尚书正受到皇上的器重，你应该去登门拜访，与他搞好关系。”而严挺之素来傲气，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竟不去拜访。李林甫就更加恨他。严挺子先前娶的妻子，被休掉后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为贪污钱财罪被御史大夫、中书省和门下省三司逮捕审问，严挺之为他说情。李林甫就乘机让左右的人到宫中告诉了玄宗。玄宗对宰相说：“严挺之在有关官吏面前为罪人说情。”张九龄说：“王元琰娶的是严挺之休掉的妻子，不可能有私情。”玄宗说：“虽然已离婚，但还有私情。”

于是上积前事，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壬寅，以耀卿为左丞相，九龄为右丞相，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如故。严挺之贬州刺史，王元琰流岭南。

玄宗又联想到以前的事情，认为裴耀卿与张九龄庇护自己的党羽，壬寅（二十七日），任命裴耀卿为左丞相，张九龄为右丞相，二人并罢参加政事。任命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兼领朔方节度使。把严挺之贬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到岭南。

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绂、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玄宗即皇帝位以来，所任用的宰相中，姚崇善于调解各方面的关系，宋执法严厉，张嘉贞重视吏治，张说善于写文章，李元与杜暹能够节俭治国，韩休与张九龄个性直率，这些人都有所长。张九龄因罪被罢相后，朝廷中的百官从此都明哲保身，没有人再敢于直言。

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谏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令。自是谏争路绝矣。

李林甫想要堵塞住玄宗的视听，自己大权独揽，就把谏官们召来明确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贤明的君主在上，群臣顺从皇帝都顾不过来，那里还用得着再多说什么！你们难道没有看见那些立在正殿下面作为仪仗用的马匹吗？虽然吃的是三品等级的粮料，但如果要嘶鸣叫唤，都要立刻被拉下去，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补阙杜曾经向玄宗上书谈论政事，第二天就被贬为下县令。从此玄宗的谏争之路断绝了。

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蹊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

牛仙客既然是靠李林甫的引荐当上宰相，遇事只是做应声虫而已，不敢有任何异议。但这两个人都严格地遵守规定，对于百官的升迁，都按照常规办事，虽然有的人有特殊的才能，也不免老死于难以发挥才智的职位上，而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搞歪门邪道的人，却能够从其他门路上得到重用提拔。李林甫的城府极深，人们难以摸透他的心思。他善于当面奉承，而暗中陷害，从来不露声色。凡与玄宗关系亲密的人，开始时他总是相接近拉关系，等到地位权势稍微接近他时，就千方百计地除掉。就是那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也逃不脱他的圈套。

二十五年（丁丑、737 ）

二十五年（丁丑，公元737 年）

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

春季，正月，首次设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

二月，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贴。”

二月，玄宗下敕书说：“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主要以考声韵辞学为主，不能够通古今之变；明经科主要以考帖经和诵经为主，很少有人知道其意义。从今以后，明经科考大义十条，回答对时事的看法三道；进士科考试帖大经士道。”

戊辰，新罗王兴光卒，子承庆袭位。

戊辰（二十四日），新罗国王金兴光去世，他的儿子金承庆继位。

乙酉，幽州节度使张守破契丹于捺禄山。

乙酉（疑误），幽州节度使张守于捺禄山打败契丹军队。

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

己亥（疑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率兵袭击吐蕃军队，败吐蕃于青海西面。

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人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

起初，崔希逸派遣使者对吐蕃将领乞力徐说：“我们两国已经和好，就像一家人一样，何必在边疆再设置兵力防守捉人，而妨碍边民耕田放牧！希望撤消这些兵力。”乞力徐说：“崔常侍忠厚老实，必定不会欺骗我。但是你们朝廷未必把边防大权都交给边将，万一有奸诈小人从中捣鬼离间，乘我们不备而袭击，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崔希逸坚持请求罢兵，于是就杀白狗歃血结盟，各自撤去守卫的军队。从此吐蕃边民畜牧业繁盛，牛羊遍野。这时吐蕃向西攻打勃律国，勃律派遣使者来求援，玄宗命令吐蕃罢兵，吐蕃不听，并打败了勃律，玄宗十分愤怒。正好崔希逸的侍从孙诲入朝上奏边事，自己想要立功，就上奏说吐蕃军队毫无防备，如果出兵袭击，必能大获全胜。玄宗就命令内给事赵惠琮与孙诲一起回河西镇，研究部署袭击吐蕃的军事行动。赵惠琮到后，就假传诏旨令崔希逸向吐蕃进攻。崔希逸没有办法，只好率兵从凉州出发，向南深入吐蕃内二千余里，到了青海西面，与吐蕃军队交战，打败了吐蕃，杀死二千余人，乞力徐逃走。赵惠琮和孙诲都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赏，于是吐蕃再次断绝了对唐朝的朝贡。

夏，四月，辛酉，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上怒，命左右于殿庭，绝而复苏；仍杖之朝堂，流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谅，张九龄所荐也。”甲子，贬九龄荆州长史。

夏季，四月辛酉（十七日），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说牛仙客非宰相之才，并引谶书中的谶语为证。玄宗大怒，命令左右的人在朝堂猛打周子谅，周子谅被打昏了又苏醒过来，然后又在朝堂用棍棒毒打，并流放州。周子谅走到蓝田就死了。李林甫说：“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甲子（二十日），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杨洄又奏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上召宰相谋之。李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乙丑，使宦者宣制于宫中，废瑛、瑶、琚为庶人；流锈于州；瑛、瑶、琚寻赐死城东驿，锈赐死于蓝田。瑶、琚皆好学有才识，死不以罪，人皆惜之。丙寅，瑛舅家赵氏、妃家薛氏、瑶舅家皇甫氏，坐流贬者数十人，惟瑶妃家韦氏以妃贤得免。

杨洄又上奏说太子李瑛、鄂王李瑶与光王李琚联结太子妃子的哥哥驸马薛锈图谋不轨，玄宗就召宰相商议。李林甫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家事，我们做臣下的不应该参与。”玄宗听后才下了决心。乙丑（二十一日），让宦官于宫中宣布制书，废李瑛、李瑶与李琚为平民，流放薛锈于州。不久，李瑛、李瑶与李琚被赐死于京城东面的驿站，薛锈被赐死于蓝田县。李瑶与李琚都很有才学，无罪而死，人们都十分惋惜。丙寅（二十二日），李瑛的舅家赵氏、妃子家薛氏以及李瑶的舅家皇甫氏因此案被流放贬官的达数十人，只有李瑶的妃子家韦氏因为韦妃贤惠而免受惩罚。

五月，夷州刺史杨浚从坐赃当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于士人。”上从之。

五月，夷州刺史杨浚因为贪污钱财应该处死，玄宗命令杖打六十棍棒，流放到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说：“以杖刑代替死罪，陛下的处理确是宽厚的，但是这样被打得肢体损伤，却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这种刑罚只能用于平民百姓，不应该用在读书人身上。”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癸未，敕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计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

癸未（初十），玄宗下敕书说，因国家边疆安定，命令中书省、门下省与诸道节度使根据各军镇事务多少与地位轻重，确定边兵的定额，在各种应服兵役的人和客户中招募成年壮士，长期为边军，增加他们的田宅地，条件一定要优厚。

辛丑，上命有司选宗子有才者，授以台省及法官、京县官，敕曰：“违道慢常，义无私于王法；修身效节，恩岂薄于他人！期于帅先，励我风俗。”

辛丑（二十八日），玄宗命令有关部门选拔皇室子弟中有才能的人，授给他们台省和法官、京县官，并下敕书说：“如果你们违背道义不顾常伦，我是不会因私情而徇王法的；如果你们能够培养自己的美德忠于职守，皇恩怎么能够对你们比别人薄呢！希望你们能够兢兢业业地为国效力，作为表率，以影响社会，激励他人。”

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于是百官以几致刑措，上表称贺。上归功宰辅，庚辰，赐李林甫爵晋国公，牛仙客国公。

秋季，七月己卯（初七），大理少卿徐峤上奏说：“今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五十八个人，大理寺的狱院中，过去一直传说杀气太盛，以至鸟雀都不停栖，而现在却有喜鹊在那里的树上做巢。”因此朝中百官认为国家安宁，很少用刑法，上表祝贺。玄宗把此事归功于宰相，庚辰（初八），赐李林甫晋国公爵位，牛仙客国公爵位。

上命李林甫、牛仙客与法官删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颁行之。

玄宗命令李林甫、牛仙客与法官修改的《律令格式》完成，九月壬申（初一），颁布实施。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先前，唐朝的西北边疆数十州驻扎着重兵，当地的地租和军队屯田所收的粮食都不够吃，开始实行用钱买粮的办法。有一个名叫彭果的人，通过牛仙客向朝廷献计，请求在关中地区也实行这一办法。戊子（十七日）玄宗下敕书说，因今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命令按市场上的粮价再增加十分之二三，买东、西畿的粮食各数百万斛，停止今年从江、淮地区所运的地租。从此，关中地区的粮食积蓄充足，玄宗不再去东都。癸巳（二十二日），玄宗下敕，命河南和河北地区应该运送给含嘉仓和太原仓的地租，都留在本州。

太常博士王上疏请立青帝坛以迎春；从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亲迎春于东郊。

太常博士王上疏请求建立青帝坛祭祀春神以迎接春天，玄宗准许。冬季，十月辛丑（初一），玄宗下制书说从今以后在立春时节，亲自于东郊祭祀春神以迎接春天。

时上颇好祀神鬼，故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

当时玄宗十分喜欢祭祀神鬼，所以王专门研究祭祀的礼节以迎合时尚。玄宗很喜欢他，就任命他为侍御史，并兼祠祭使。王在祈祷时常常焚烧纸钱，很像巫师。懂得礼仪的人都对他的这种做法感到羞耻。

壬申，上幸骊山温泉。乙酉，还宫。

壬申（疑误），玄宗去骊山温泉。乙酉（疑误），返回宫中。

己丑，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薨。

己丑（疑误），开府仪同三司广平文贞公宋去世。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

十二月丙午（初七），惠妃武氏去世，玄宗赠谥号为贞顺皇后。

是岁，命将作大匠康素之东都毁明堂。素上言：“毁之劳人，请去上层，卑于旧九十五尺，仍旧为乾元殿。”从之。

这一年，玄宗命令将作大匠康素到东都毁掉明堂，康素上言说：“要毁掉它劳费人工，请拆掉上层，低于过去的九十五尺，仍为乾元殿。”玄宗同意。

初令租庸调、租资课，皆以土物输京都。

朝廷第一次让各地所征收的租庸调和租资课全部以土产运送到京都。

二十六年（戊寅、738 ）

二十六年（戊寅，公元738 年）

春，正月，乙亥，以牛仙客为侍中。

春季，正月，乙亥（初六），玄宗任命牛仙客为侍中。

丁丑，上迎气于水之东。

丁丑（初八），玄宗于水东面祭祀五帝，祈求丰年。

制边地长征兵，召募向足，自今镇兵勿复遣，在彼者纵还。

玄宗下制书说，在边疆的长征兵，过去招募已经充足，从今以后不要再派镇兵，在边疆的可以放还。

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

玄宗下令在各地的州、县和里设置学校。

壬辰，以李林甫领陇右节度副大使，以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后。

壬辰（二十三日），玄宗让李林甫兼领陇右节度副大使，让鄯州都督杜希望知留后事。

二月，乙卯，以牛仙客兼河东节度副大使。

二月，乙卯（十七日），玄宗让牛仙客兼任河东节度副大使。

己未，葬贞顺皇后于敬陵。

己未（二十一日），埋葬贞顺皇后于敬陵。

壬戌，敕河曲六州胡坐康待宾散隶诸州者，听还故土，于盐、夏之间，置宥州以处之。

壬戌（二十四日），玄宗下敕书说，河曲地区的六州胡人因为康待宾反叛被分散安置在各州的，允许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并于盐州与夏州之间设置宥州安置他们。

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亲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置兵一千戍之。

三月，吐蕃侵略河西，被节度使崔希逸打败。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事杜希望攻克吐蕃新城，并在原地设置了威戎军，派遣一千兵力守卫。

夏，五月，乙酉，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

夏季，五月乙酉（十八日），玄宗任命李林甫兼任河西节度使。

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

丙申（二十日），玄宗任命崔希逸为河南尹。崔希逸自认为背弃盟约失信于吐蕃，十分惭愧悔恨，不久就死了。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余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为太子。

太子李瑛死后，李林甫多次劝玄宗立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认为忠王李年岁大，为人仁孝谨慎，并且勤于学习，想要立他为太子，犹豫了一年多还没有决定。玄宗想到自己年纪已大，三个儿子同日被杀掉，太子还没有确定，心中闷闷不乐，经常睡不好觉，饭量也因此减少。高力士乘机问其中的原因，玄宗说：“你是我家的一个老奴仆，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高力士说：“是不是关于确立太子的事？”玄宗说：“是。”高力士说：“这件事您何必要如此劳费神心，只要推年长者而立，谁还敢来再争夺呢！”玄宗说：“你说的好！你说的好！”因此立太子的事就确定了下来。六月庚子（初三），玄宗立李为太子。

辛丑，以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总留后事，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分道经略吐蕃，仍毁所立赤岭碑。

辛丑（初四），玄宗任命岐州刺史萧炅为河西节度使，并总管留后事务，鄯州都督杜希望为陇右节度使，太仆卿王昱为剑南节度使，让他们分别在各道抵御吐蕃，并毁掉所立的赤岭碑。

突骑施可汗苏禄，素廉俭，每攻战所得，辄与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众乐为用。既尚唐公主，又潜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苏禄以三国女为可敦，又立数子为叶护，用度浸广，由是攻战所得，不复更分。晚年病风，一手挛缩，诸部离心。酋长莫贺达干、都摩度两部最强，其部落又分为黄姓、黑姓，互相乖阻，于是莫贺达干勒兵夜袭苏禄，杀之。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既而复与之异，立苏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莫贺达干遣使告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上命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吐火仙与都摩度据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相与连兵以拒唐。

突骑施可汗苏禄素来生活廉洁勤俭，每次打仗所掠得的财物，都与各部落分享，自己不留下私蓄，因此部众都乐于为他效命。苏禄已娶了唐朝的公主，又暗中与吐蕃及突厥往来，突厥与吐蕃也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苏禄把三国的女人都立为可敦，又立了几个儿子为叶护，用费越来越多，因此打仗后所得的财物不再分给其他部落。他晚年中风，一只手萎缩，因此所统的各部落离心。其中酋长莫贺达干和都摩度两部落最为强大，部落中又分为黄姓和黑姓，相互之间闹摩擦，于是莫贺达干率兵夜间袭击苏禄，并杀了他。都摩度起初与莫贺达干同谋，不久又闹分裂，立苏禄的儿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借以收罗苏禄的部众，与莫贺达干互相攻战。莫贺达干派遣使者向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求援，玄宗命令盖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的诸国军队。吐火仙与都摩度占据着碎吐城，墨姓可汗尔微特勒占据着怛逻斯城，相互联兵以抗拒唐军。

太子将受册命，仪注有中严、外办及绛纱袍，太子嫌与至尊同称，表请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严，改外办曰外备，改绛纱袍为朱明服。秋，七月，己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故事，太子乘辂至殿门。至是，太子不就辂，自其宫步入。是日，赦天下。己卯，册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

太子将要受册封，仪式中有中严和外办的警备礼仪及穿绛纱袍的礼仪，太子认为这些礼仪不应该与皇帝的礼仪称名相同，上表请求改换。左丞相裴耀卿奏请停中严礼，改外办为外备，改服绛纱袍为朱明服。秋季，七月己巳（初二），玄宗登临宣政殿，册封太子。按照过去的制度，太子要乘车到殿门口。这时，太子不乘车，从东宫步行入殿。这一天，又大赦天下。己卯（十二日），册封忠王妃韦氏为太子妃。

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吐蕃发兵三万逆战。希望众少不敌，将卒皆惧。左威卫郎将王忠嗣帅所部先犯其陈，所向辟易，杀数百人，虏陈乱。希望纵兵乘之，虏遂大败。置镇西军于盐泉。忠嗣以功迁左金吾将军。

杜希望率领鄯州的军队夺取了吐蕃的黄河桥，并在黄河的左边筑起了盐泉城，吐蕃发兵三万来迎战。杜希望兵少而难敌吐蕃，将卒都十分害怕。左威卫郎将王忠嗣率领所部军队首先冲进吐蕃的阵地，所向披靡，杀死敌人数百，吐蕃阵地崩溃。杜希望乘机率大军进攻，吐蕃大败。然后于盐泉城设置镇西军。王忠嗣因立战功升为左金吾将军。

八月，辛巳，勃海王武艺卒，子钦茂立。

八月，辛巳（疑误），勃海王大武艺去世，他的儿子大钦茂继位。

九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丙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初，仪凤中，吐蕃陷安戎城而据之，其地险要，唐屡攻之，不克。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其侧，顿军蒲婆岭下，运资粮以逼之。吐蕃大发兵救安戎城，昱众大败，死者数千人。昱脱身走，粮仗军资皆弃之。贬昱栝州刺史，再贬高要尉而死。

先前在高宗仪凤年中，吐蕃攻陷了唐朝的安戎城，并派军队据守此城。安戎城地势险要，唐军多次攻而不克。剑南节度使王昱在安戎城的旁边筑了两座城，并驻军于蒲婆岭下，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充实城中，以进逼吐蕃。吐蕃发大兵救安戎城，王昱的军队大败，数千人战死。王昱脱身逃命，把粮食和军用物资全都丢弃给吐蕃。朝廷贬王昱为栝州刺史，再贬为高要县尉，王昱故去。

戊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戊午（二十三日），唐册封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

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蛮语谓王曰诏，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样备，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历代因之以分其势。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高宗时，蒙舍细奴逻初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皮逻浸强大，而五诏微弱；会有破河蛮之功，乃赂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仍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服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后卒为边患。

蒙归义的祖先本是哀牢夷，居住地在姚州的西面，东南与交趾相连，西北与吐蕃接壤。蛮语称王为诏，原先共有六诏：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样备、越澹，各自兵力相当，不能统一，历代王朝都借此分化他们的势力。因为蒙舍在最南面，所以称为南诏。高宗在位时，蒙舍细奴逻首次入朝。细奴逻生逻盛，逻盛生盛逻皮，盛逻皮生皮逻。皮逻时代，蒙舍逐渐强大，而其他五诏势力衰弱。适逢蒙舍因为有打败河蛮的功劳，就借机贿赂王昱，请求合并六诏为一国。王昱上奏朝廷，朝廷答应，就赐名归义。于是蒙归义就借着自己强大的兵力威胁群蛮，不服从就灭掉，并打败了吐蕃，移居到大和城。后来南诏竟日益强大，成为唐朝的边患。

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壬辰，上还宫。

冬季，十月，戊寅（十四日），玄宗往骊山温泉。壬辰（二十八日），返回宫中。

是岁，于西京、东都往来之路，作行宫千余间。

这一年，在西京与东都之间往来的道路上建立行宫一千余座。

分左右羽林置龙武军，以万骑营隶焉。

玄宗命令从左右羽林军中分出一部分军队设置龙武军，并把万骑营隶属于龙武军。

润州刺史齐浣奏：“自瓜步济江迂六十里。请自京口埭下直济江，穿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立伊娄埭。”从之。

润州刺史齐浣上奏说：“从瓜步渡长江要绕道六十里。请从京口埭下面直接过江，穿过伊娄河二十五里即到达扬子县，并筑伊娄埭。”玄宗同意。

二十七年（己卯、739 ）

二十七年（己卯，公元739 年）

春，正月，壬寅，命陇右节度大使荣王琬自至本道巡按处置诸军，选募关内、河东壮士三五万人，诣陇右防遏，至秋末无寇，听还。

春季，正月，壬寅（初九），玄宗命令陇右节度大使荣王李琬从本道出发巡行考察各地军事，并有权处理军事事务。又召募关内、河东地区的壮士三五万人，到陇古地区防备吐蕃，如果到了秋季末吐蕃不来侵扰，允许回家。

群臣请加尊号曰圣文；二月，己巳，许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群臣请求为玄宗加尊号“圣文”。二月己巳（初七），玄宗同意，并因此大赦天下，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

夏，四月，癸酉，敕：“诸阴阳术数，自非婚丧卜择，皆禁之。”

夏季，四月，癸酉（十二日），玄宗下敕书说：“各种阴阳占卜方术活动，除了因婚丧大事的需要，其他全部禁止。”

己丑，以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总文武选事。

己丑（二十八日），玄宗任命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并总管文武科选事务。

六月，癸酉，以御史大夫李适之兼幽州节度使。

六月，癸酉（十二日），玄宗任命御史大夫李适之兼任幽州节度使。

幽州将赵堪、白真罗矫节度使张守之命，使平卢军使乌知义击叛奚余党于横水之北；知义不从，白真罗矫称制指以迫之。知义不得已出师，与虏遇，先胜后败；守隐其败状，以克获闻。

幽州镇将赵堪与白真罗假借节度使张守的命令，让平卢军使乌知义率兵在横水北面攻打反叛的奚族余党，乌知义不愿意出战，白真罗就假称是皇上下的制书迫使他出战。乌知义不得已只好出兵，与奚军交战，先胜后败。而张守却隐瞒了败状，上奏说获胜。

事颇泄，上令内谒者监牛仙童往察之。守重赂仙童，归罪于白真罗，逼令自缢死。仙童有宠于上，众宦官疾之，共发其事。上怒，甲戌，命杨思勖杖杀之。思勖缚格，杖之数百，刳取其心，割其肉之，守坐贬括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尝赂仙童以城南良田数顷，李林甫发之。嵩坐贬青州刺史。

事情泄露以后，玄宗命令内谒者监牛仙童去调查。张守重赂牛仙童，把败军之罪归咎于白真罗，逼令他上吊而死。其他宦官因牛仙童受到玄宗的宠信而妒嫉，就共同揭发了此事。玄宗大怒，甲戌（十三日），命令杨思勖用棍子打死牛仙童。杨思勖把牛仙童捆在架子上，打了数百棍，然后挖掉了他的心肝，割下他的肉，一同吃了。张守因此事被贬为括州刺史。太子太师萧嵩曾经用城南良田数顷向牛仙童行贿，李林甫揭发了这件事，萧嵩因此被贬为青州刺史。

秋，八月，乙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秋季，八月，乙亥（十五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擒获突骑施可汗吐火仙。盖嘉运进攻碎叶城，吐火仙出城迎战，被打败后逃走，在贺逻岭被抓获。盖嘉运又分别派疏勒镇守使夫蒙灵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悄悄地率兵突袭怛逻斯城，抓住了黑姓可汗尔微，又率兵入曳建城，接回交河公主，还收罗了数万披散着头发的部落民众交给拔汗那王，唐军威震西部边疆。

壬午，吐蕃寇白草、安人等军，陇右节度使萧炅击破之。

壬午（二十二日），吐蕃侵略白草军与安人军，被陇右节度使萧炅打败。

甲申，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先是，祀先圣先师，周公南向，孔子东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释奠用宫悬。”追赠弟子皆为公、侯、伯。

甲申（二十四日），唐朝追赠孔子谥号为文宣王。以前祭祀先代的圣贤时，周公向南而坐，孔子向东而坐。玄宗下制书说：“从今以后孔子向南而坐，身着帝王服装，释奠用宫悬礼仪。”又分别追赠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以公、侯、伯爵位。

九月，戊午，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诸部先隶突骑施者，皆帅众内附，仍请徙居安西管内。

九月，戊午（二十九日），先前归附于突骑施的处木昆、鼠尼施和弓月等部落都降附于唐朝，他们请求仍然移居于安西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内。

太子更名绍。

太子改名为李绍。

冬，十月，辛巳，改修东都明堂。

冬季，十月，辛巳（二十二日），改建东都明堂。

丙戌，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辛丑，还宫。

丙戌（二十七日），玄宗前往骊山温泉。十一月辛丑（十三日），返回宫中。

甲辰，明堂成。

甲辰（十六日），明堂竣工。

剑南节度使张宥，文吏不习军旅，悉以军政委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兼琼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悦之。丁巳，以宥为光禄卿。十二月，以兼琼为剑南节度使。

剑南节度使张宥本是文官，不懂军务，所以就把军政大事都委托给团练副使章仇兼琼处理。章伊兼琼入朝奏事，极力声称安戎城能够攻取，玄宗听后很高兴。丁巳（二十九日），玄宗任命张宥为光禄卿。十二月，任命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

初，睿宗丧既除，于太庙；自是三年一袷，五年一。是岁，夏既，冬又当。太常议以为祭数则渎，请停今年祭，自是通计五年一、一；从之。

起初，为睿宗服完丧后，用礼祭祀于太庙，从此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礼祭祀，每五年举行一次礼祭祀。这一年夏季祭完后，冬季又应当祭。太常寺认为，祭祀太滥就会显得不敬重，请今年不要举行祭，以后总计五年一祭、一祭，玄宗同意。

二十八年（庚寅、740 ）

二十八年（庚寅，公元740 年）

春，正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庚子，还宫。

春季，正月癸巳（初六），玄宗往骊山温泉。庚子（十三日），返回宫中。

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

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去世。玄宗虽然因为张九龄不听话，把他赶出了朝廷，但还是喜爱张九龄的为人，每当宰相向他推荐官员的时候，玄宗总是问道：“风度能比得上张九龄吗？”

三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丁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章仇兼琼潜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晏结谋，使局开门引内唐兵，尽杀吐蕃将卒，使监察御史许远将兵守之。远，敬宗之曾孙也。

章仇兼琼暗中与安戎城中的吐蕃将领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晏合谋，让翟都局打开城门领唐兵入城，杀死了全部吐蕃将士，派监察御史许远率兵守卫。许远是许敬宗的曾孙。

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以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

甲寅（二十八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入朝献俘。玄宗赦免了吐火仙的罪，任命他为左金吾大将军。盖嘉运请求立阿史那怀道的儿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玄宗同意。夏季，四月辛未（十五日），以阿史那昕的妻子李氏为交河公主。

六月，吐蕃围安戎城。

六月，吐蕃包围安戎城。

上嘉盖嘉运之功，以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使之经略吐蕃。嘉运恃恩流连，不时发。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臣近与嘉运同班，观其举措，诚勇烈有余，然言气矜夸，恐难成事。昔莫敖忸于薄骚之役，卒丧楚师；今嘉运有骄敌之色，臣窃忧之。况防秋非远，未言发日，若临事始去，则士卒尚未相识，何以制敌！且将军受命，凿凶门而出；今乃酣钦朝夕，殆非忧国爱人之心。若不可改易，宜速遣进涂，仍乞圣恩严加训励。”上乃趣嘉运行。已而嘉运竟无功。

玄宗为了奖赏盖嘉运的战功，就任命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抵御吐蕃。盖嘉运自认为受到玄宗的宠信，留恋京师，没有按时赴镇。左丞相裴耀卿上疏说：“我近来与盖嘉运同班朝见，观察他的举动，确实是勇烈有余，但语气自大夸耀，恐怕难成大事。春秋时楚国的莫敖因为蒲骚之战得胜而高傲自大，最后使楚国的军队大败。现在盖嘉运有轻敌之意，我十分担忧。何况现在离防备吐蕃秋天侵扰的时间不远，盖嘉运尚未说何日要出朝赴任，如果遇到战事才去，士卒还不认识他，这怎么能够打败敌人呢！再说古代的将军受命出征，都要凿一面向北的门，从那里出去，以示战死的决心。而盖嘉运现在却朝夕饮酒作乐，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如不能另行任命，就应该立刻让他上路赴任，望陛下严加教导。”于是玄宗才催促盖嘉运赴镇。后来盖嘉运果然没有什么战功。

秋，八月，甲戌，幽州奏破奚、契丹。

秋季，八月，甲戌（二十日），幽州上奏说打败了奚与契丹。

冬，十月，甲子，上幸骊山温泉；辛巳，还宫。

冬季，十月，甲子（十一日），玄宗前往骊山温泉。辛巳（二十七日

），返回官中。

吐蕃寇安戎城及维州；发关中骑救之，吐蕃引去。更命安戎城曰平戎。

吐蕃入侵安戎城及维州，朝廷征发关中地区的骑兵去救援，吐番才退兵。改安戎城为平戎城。

十一月，罢牛仙客朔方、河东节度使。

十一月，玄宗罢免了牛仙客所兼任的朔方、河东节度使职。

突骑施莫贺达干闻阿史那昕为可汗，怒曰：“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遂帅诸部叛。上乃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命盖嘉运招谕之。十二月，乙卯，莫贺达干降。

突骑施酋长莫贺达干得知唐朝任命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十分恼怒地说：“首先诛杀苏禄可汗是出于我的谋划，而今反立阿史那昕为可汗，用什么将赏我呢！”于是就率诸部落反叛。玄宗这才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他统领突骑施部众，并命令盖嘉运招降他。十二月，乙卯（初三），莫贺达干降唐。

金城公主薨；吐蕃告丧，且请和，上不许。

金城公主去世，吐蕃派使者来报丧，并请求和好，玄宗不答应。

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这一年，唐朝的县有一千五百七十三，户数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人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与东都每斛米的价格不到二百钱，每匹绢价格也如此。境内生活富有，秩序安定，出行的人远行万里也不必拿任何武器。

二十九年（辛巳、741 ）

二十九年（辛巳，公元741 年）

春，正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

春季，正月，癸巳（十一日），玄宗前往骊山温泉。

丁酉，制：“承前诸州饥馑，皆待奏报，然始开仓赈给。道路悠远，何救悬绝！自今委州县长官与采访使量事给讫奏闻。”

丁酉（十五日），玄宗下制书说：“以前各州发生了饥荒，都要等到上奏报告后，才能开仓赈济。而道路遥远，难救灾民。从今以后州县长官和采访使可以根据情况先行赈济，然后再上奏报告。”

庚子，上还宫。

庚子（十八日），玄宗返回宫中。

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

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老子告诉他说：“我有像在京城西南一百多里的地方，你如果派人去找到，我将与你在兴庆宫相见。”玄宗派人去寻找，在县的楼观山中找到。夏季，闰四月，迎接老子像放置在兴庆宫中。五月，玄宗命令画老子真容，分别放置于各州的开元观。

六月，吐蕃四十万众入寇，至安仁军，浑崖峰骑将臧希液帅众五千击破之。

六月，吐蕃四十万大军入侵，至安仁军，被浑崖峰骑将臧希液率兵五千打败。

秋，七月，丙寅，突厥遣使来告登利可汗之丧。初，登利从叔二人，分典兵马，号左、右杀。登利患两杀之专，与其母谋，诱右杀，斩之，自将其众。左杀判阙特勒勒兵攻登利，杀之，立毗伽可汗之子为可汗；俄为骨咄叶护所杀，更立其弟；寻又杀之，骨咄叶护自立为可汗。上以突厥内乱，癸酉，命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谕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部落。

秋季，七月，丙寅（十八日），突厥派使者来报登利可汗丧。起初，登利的两个堂叔分别统领军队，号为左、右杀，登利忧虑两杀专权，就与他的母亲合谋诱杀了右杀，自己亲自率领右杀军队。左杀判阙特勒率兵进攻并杀了登利，立毗伽可汗的儿子为可汗，但不久被骨咄叶护杀害，改立他的弟弟为可汗。不久骨咄叶护又杀死新可汗，自立为可汗。玄宗因为突厥内乱，癸酉（二十五日），命令左羽林将军孙老奴招降回纥、葛逻禄和拔悉密等部落。

乙亥，东都洛水溢，溺死者千余人。

乙亥（二十七日），东都洛河水大涨，淹死一千余人。

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倾巧，善事人，人多誉之。上左右至平卢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曲事利贞，乃至左右皆有赂。利贞入奏，盛称禄山之美。八月，乙未，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平卢兵马使安禄山性格巧诈，善于讨人喜欢，所以人们都称赞他。玄宗左右的人到了平卢，安禄山就用重金收买他们，因此唐玄宗更加认为他是贤能之士。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了平卢，安禄山刻意逢迎，以至利贞左右的人都受到禄山的贿赂。利贞入朝上奏，尽力说安禄山的好话。八月乙未（十七日），玄宗任命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两蕃、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冬，十月，丙申，上幸骊山温泉。

冬季，十月，丙申（十九日），玄宗前往骊山温泉。

壬寅，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

壬寅（二十五日），唐朝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镇。

十一月，庚戌，司空王守礼薨。守礼庸鄙无才识，每天将雨及霁，守礼必先言之，已而皆验。岐、薛诸王言于上曰：“兄有术。”上问其故，对曰：“臣无术。则天时以章怀之故，幽闭宫中十余年，岁赐敕杖者数四，背瘢甚厚，将雨则沈闷，将霁则轻爽，臣以此知之耳。”因流涕沾襟；上亦为之惨然。

十一月，庚戌（初三），司空王李守礼去世。李守礼才学平庸，每当天要下雨或放晴时，他一定要先预言，而且必定应验。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等诸王告诉玄宗说：“王哥哥会法术。”玄宗问王是何缘故，王说：“我没有什么法术。武则天统治时期，因为章怀太子的事件，我被关在宫中十多年，每年武后都下敕令用棍子打我多次，背上的疤痕很厚，将要下雨时就觉得沉闷，天要放晴时就感到爽快，我就是这样预言天气的。”说着泪水沾襟，玄宗也因此心情惨然。

辛酉，上还宫。

辛酉（十四日），玄宗返回宫中。

辛未，太尉宁王宪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兄固让于我，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处之。”乃谥曰让皇帝。其子汝阳王，上表追述先志，谦冲不敢当帝号；上不许。敛日，内出服，以手书致于灵座，书称“隆基白”；又名其墓曰惠陵，追谥其妃元氏曰恭皇后，葬焉。

辛未（二十四日），太尉宁王李宪去世。玄宗心情十分沉痛，说：“皇位本来是哥哥宁王的，而他却坚决让给了我，他是唐朝的太伯，普通的名号难以表现他的德行。”于是就赠谥号为“让皇帝”。他的儿子汝阳王李上表追述父亲的愿望，谦让说不敢接受帝号，玄宗不答应。入敛时，玄宗拿出皇帝的服装让给宁王穿上，并亲手于灵座写了挽词，词称“李隆基表白”。又命名宁王的墓为惠陵，并追赠他的妃子元氏谥号为“恭皇后”，合葬在一起。

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御。

十二月，乙巳（二十八日），吐蕃军队屠杀达化县民，攻陷石堡城，盖嘉运不能抵挡。

第二百一十五卷

唐纪三十一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下天宝元年（壬午、742 ）

唐纪三十一唐玄宗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 年）

春，正月，丁未朔，上御勤政楼受朝贺，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丁未朔（初一），玄宗亲临勤政楼，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于是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宝。

壬子，分平卢别为节度，以安禄山为节度使。

壬子（初六），分平卢另为节度镇，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

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千五百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千人。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

此时，唐王朝所统辖的州有三百三十一，羁縻州八百，设置了十个节度使、经略使守卫边疆。其中安西节度使镇抚西域，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所在龟兹城，共有兵二万四千人。北庭节度使防备突骑施、坚昆，统辖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兵于伊州、西州境内，治所在北庭都护府，共有兵二万人。河西节度使断隔吐蕃与突厥的来往，统辖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兵于凉、肃、瓜、沙、会等五州境内，治所在凉州城，共有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使抵御突厥，统辖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个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兵于灵、夏、丰三州境内，治所在灵州城，共有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使与朔方节度使成犄角之势共同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云中守捉，屯兵于太原府的忻、代、岚三州境内，治所在太原府城，共有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控制奚、契丹，统辖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兵于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境内，治所在幽州城，共有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统辖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兵于营、平二州境内，治所在营州城，共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使抵御吐蕃，统辖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兵于鄯、廓、洮、河四州境内，治所在鄯州城，共有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镇蛮獠，统辖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兵于益、翼、茂、当、、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境内，治所在益州城，共有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使镇抚夷、獠，统辖经略、清海二军，桂府、容府、邕府、安南府四府，治所广州城，共有兵一万五千四百人。此外还有长乐经略使，由福州刺史兼任，共有兵一千五百人。东莱守捉，由莱州刺史兼任；东牟守捉，由登州刺史兼任，各有兵一千人。以上边镇共有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开元以前，每年朝廷供给边镇兵的衣粮，费用不超过二百万。天宝以后，边将都上奏增兵，于是镇兵越来越多，每年衣服用布帛一千二十万匹，粮一百九十万斛，公私烦劳，费用浩大，老百姓从此生活困苦了。

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

甲寅（初八），陈王李府中的参军田同秀上言说：“我在丹凤门的上空看见了玄元皇帝老子，他告诉我说：”我在尹喜旧宅第藏有灵符。‘“于是玄宗派人于旧函谷关尹喜台旁搜寻并获得了灵符。

陕州刺史李齐物穿三门运渠，辛未，渠成。齐物，神通之曾孙也。

陕州刺史李齐物开凿三门峡运渠，辛未（二十五日），运渠开通。李齐物是淮安王李神通的曾孙。

壬辰，群臣上表，以“函谷灵符，潜应年号；先天不违，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

壬辰（疑误），朝中群臣上表说：“在函谷关得到玄元皇帝灵符，暗中与年号相应，这是先于天时而行事，不可违背，请于尊号上加‘天宝’二字。”玄宗同意。

二月，辛卯，上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享太庙。丙申，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复为仆射；东都、北都皆为京，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改桃林县曰灵宝。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二月，辛卯（十五日），玄宗于新玄元庙祭献玄元皇帝老子。甲午（十八日），祭献太庙。丙申（二十日），于南郊祭祀天地，并大赦天下。又改名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尚书左、右丞相为左、右仆射。东都、北都分别改名为东京、北京，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任命田同秀为朝散大夫。

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间一岁，清河人崔以清复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求，亦得之。东都留守王知其诈，按问，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当时人们怀疑灵符是田同秀假造的。约过了一年，清河县人崔以清又上言道：“我于天津桥北看见了玄元皇帝，他说在武城县紫微山藏有灵符。”于是玄宗又下敕派使者前去搜寻，果然得到了灵符。东都留守王知道其中有诈，于是拷问崔以清，崔果然承认是假造的。王奏上此事，但玄宗并没有深加问罪，只是流放了崔以清。

三月，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

三月，任命长安县令韦坚为陕郡太守，并兼任江、淮租庸转运使。

初，宇文融既败，言利者稍息。及杨慎矜得幸，于是韦坚、王之徒竟以利进，百司有利权者，稍稍别置使以领之，旧官充位而已。坚，太子之妃兄也，为吏以干敏称。上使之督江、淮租运，岁增巨万；上以为能，故擢任之。王，方翼之曾孙也，亦以善治租赋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起初，宇文融败亡后，争相献钱财言利的人稍微有些收敛。及至杨慎矜受宠，于是韦坚、王之类言利的人都受到重用，有财权的各司也逐渐另置使职，掌管财利，原有的官员只是充数而已。韦坚是太子韦妃的兄长，以办事干练而著称。玄宗让其督办江淮租运，每年增加数目极大的钱财。玄宗认为韦坚能干，所以升官重用。王是王方翼的曾孙，也是因为善于管理赋税而被任命为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李林甫为宰相后，对于朝中百官凡是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或官位快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除去，尤其忌恨由文学才能而进官的士人。有时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说些动听的话，而暗中却阴谋陷害。所以世人都称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上尝陈乐于勤政楼，垂帘观之。兵部侍郎卢绚谓上已起，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绚风标清粹，上目送之，深叹其蕴藉。林甫常厚以金帛赂上左右，上举动必知之，乃召绚子弟谓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广藉才，圣上欲以尊君为之，可乎？若惮远行，则当左迁；不然，则以宾、詹分务东洛，亦优贤之命也，何如？”绚惧，以宾、詹为请。林甫恐乖众望，乃除华州刺史。到官未几，诬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员外同正。

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垂帘观看乐舞。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玄宗已离开，于是就提鞭按辔，从楼下穿过。卢绚风度清雅，玄宗目送其远去，感叹卢绚含蓄不露的风度。李林甫常常用金钱贿赂玄宗左右的人，玄宗的一举一动，李林甫都了如指掌。于是李林甫就召来卢绚的儿子说：“你父亲素来有名望，现今交州、广州需要有才能的人去治理，皇上想令你父亲去，不知是否可行？如果害怕远行，就应该降官，否则，只有以太子宾客或詹事的身份在东都任官。这也算是优惠贤者的任命，不知如何？”卢绚听后，十分害怕，于是就主动奏请担任太子宾客或詹事。李林甫又恐怕违背众望，就任命卢绚为华州刺史。到官时间不久，又诬陷说卢绚有病，不理州事，任命他为詹事、员外同正。

上又尝问林甫以“严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时为绛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损之，谕以“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挺之从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上叹吒久之；夏，四月，壬寅，以为詹事，又以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浣为少詹事，皆员外同正，于东京养疾。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

有一次玄宗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里任官？此人可以重用。”严挺之当时为降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即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告诉他说：“皇上十分器重你哥哥，为何不乘此机会，上奏说得了风疾，请求回京师治病。”严挺之就听从了李林甫的话。李林甫又因严挺之的奏言对玄宗说：“严挺之衰老中风，应该授以散官，便于治病养身。”玄宗听后，感叹不已。夏季。四月壬寅（二十八日），任命严挺之为詹事。又任命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浣为少詹事，二人都是员外同正，一道在东京养病。齐浣也是因为在朝中素有名望，所以遭到李林甫的猜忌。

上发兵纳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来降，六月，乙未，册都摩度为三姓叶护。

玄宗发兵送十姓可汗阿史那昕于突骑施，到了俱兰城，被莫贺达干杀死。突骑施大纛官都摩度来投降唐朝，六月，乙未（二十二日），唐册封都摩度为三姓叶护。

秋，七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癸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未，左相牛仙客薨。八月，丁丑，以刑部尚书李适之为左相。

辛未（二十九日），左相牛仙客去世。八月丁丑（初五），任命刑部尚书李适之为左相。

突厥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共攻骨咄叶护，杀之，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共立判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腊哆为西杀。

突厥统辖的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联兵攻杀了骨咄叶护，推举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回纥、葛逻禄自封为左右叶护。于是突厥残众共同立判阙特勒的儿子为乌苏米施可汗，以乌苏的儿子葛腊哆为西杀。

上遣使谕乌苏令内附，乌苏不从。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兵碛口以威之，乌苏惧，请降，而适延不至。忠嗣知其诈，乃遣使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使攻之，乌苏遁去。忠嗣因出兵击之，取其右厢以归。

玄宗派遣使者劝说乌苏归附唐朝，乌苏不听。于是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盛陈重兵于碛口以威胁乌苏，乌苏惧怕，请求降附，但又迁延不来。王忠嗣知道乌苏是诈降，于是就派人劝说拔悉密、回纥、葛逻禄联兵攻打乌苏，乌苏逃走。王忠嗣乘机出兵攻击，消灭了其右厢。

丁亥，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小妻、毗伽登利之女帅部众千余帐，相次来降，突阙遂微。九月，辛亥，上御花萼楼宴突厥降者，赏赐甚厚。

丁亥（十五日），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的孙子勃德支、伊然可汗的小妻、毗伽登利可汗的女儿等率领部落一千余帐，陆续来降附唐朝，突厥的势力从此衰落。九月，辛亥（初九），玄宗亲临花萼楼宴请突厥归降者，赏赐优厚。

护密先附吐蕃，戊午，其王颉吉里匐遣使请降。

护密先依附于吐蕃，戊午（十六日），其王颉吉里匐派遣使者请求降附唐朝。

冬，十月，丁酉，上幸骊山温泉；己巳，还宫。

冬季，十月，丁酉（二十六日），玄宗往骊山温泉。己巳（疑误），返回宫中。

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上奏说攻破了吐蕃大岭等军；戊戌（二十七日），又上奏说打败了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人，杀死俘获五千余人。庚子（二十九日），河西节度使王上奏说攻破了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

是岁，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这一年，唐朝统治下的县共有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民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人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

回纥叶护骨力裴罗遣使入贡，赐爵奉义王。

回纥叶护骨力裴罗派遣使者入朝贡献，唐赐爵为奉义王。

二年（癸未、743 ）

二年（癸未，公元743 年）

春，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禄山奏言：“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即有群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从之。

春季，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对他十分宠幸，随时可以进见。安禄山上奏说：“去年营州蝗虫吃禾苗，我焚香祝告上天说：”我如果心术不正，对君王不忠，愿让蝗虫吃我的心；如果未负神灵，愿使蝗虫自动散去。‘于是有一群鸟从北面飞来，立刻吃尽了蝗虫。希望能把此事交付史官记录。“玄宗答应。

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于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为之首，群议沸腾。前蓟令苏孝韫以告安禄山，禄山入言于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癸亥，遥贬武当太守，晋卿贬安康太守，倚贬淮阳太守，同考判官礼部郎中裴等皆贬岭南官。晋卿，壶关人也。

李林甫兼任吏部尚书，每天都在政事堂，把科举选士的事全委托给侍郎宋遥、苗晋卿。此时，御史中丞张倚新得玄宗的宠信，宋遥、苗晋卿想依附于张倚。当时应考的选人有一万多人，及第者仅有六十四人，而张倚的儿子张名列榜首，所以朝野议论纷纷，前蓟县令苏孝韫把此事告诉了安禄山，安禄山入朝后又告诉了玄宗，于是玄宗把及第者全部召来面试，张手持试卷，一整天未写一字，被当时的人戏称为“曳白”。癸亥（二十三日），玄宗贬宋遥为武当太守，昔晋卿为安康太守，张倚为淮阳太守。同考判官礼部郎中裴等人都被贬官岭南。苗晋卿是壶关县人。

三月，壬子，追尊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又尊皋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为兴圣皇帝。

三月壬子（十二日），追尊玄元皇帝老子的父亲周朝上御大夫为先天太皇；又追尊皋繇为德明皇帝，凉武昭王李为兴圣皇帝。

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为潭，以聚江、淮运船，役夫匠通漕渠，发人丘垄，自江、淮至京城，民间萧然悉怨。二年而成。丙寅，上幸望春楼观新潭。坚以新船数百艘，扁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陕尉崔成甫著锦半臂，胯绿衫以裼之，红首，居前船唱《得宝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连樯数里；坚跪进诸郡轻货，仍上百牙盘食。上置宴，竟日而罢，观者山积。夏，四月，加坚左散骑常侍，其僚属吏卒褒赏有差；名其潭曰广运。时京兆尹韩朝宗亦引渭水置潭于西街，以贮材木。

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引河水抵达禁苑东面望春楼下为深潭，用来聚集江、淮地区的运粮船只，役使民夫工匠开通漕渠，挖掉许多民众的坟墓，从江、淮地区一直到京城，怨声载道。两年才完工。丙寅（二十六日），玄宗上望春楼观看新潭。韦坚组成数百只新船，每只船上都写着各郡的名称，并陈列着本郡所产的珍宝名物。陕县尉崔成甫身穿半臂锦衣，与袒胸露身的胯绿衫，头上绕着红布，在最前面的一只船上高唱《得宝歌》，又让一百名漂亮的妇人身穿艳丽的服装齐声和唱，船连数里。韦坚跪着进上诸郡所献的珍宝，并献上百牙盘盛陈的美食。玄宗设宴款待，闹腾了一整天才完，观看的人数以万计。夏季，四月，加官韦坚为左散骑常侍，其部属官吏都得到奖赏。新开挖的潭被命名为广运潭。当时，京兆尹韩朝宗也引来渭河水到西街成潭，用来贮存木材。

丁亥，皇甫惟明引军出西平，击吐蕃，行千余里，攻洪济城，破之。

丁亥（十八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率军从西平郡出发，攻打吐蕃，行军一千余里，攻克吐蕃的洪济城。

上以右赞善大夫杨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时李林甫专权，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辞，不敢受。五月，辛丑，以慎矜为谏议大夫。

玄宗任命右赞善大夫杨慎矜主持御史中丞事务。当时朝中李林甫专权，官吏进官如果不通过他的门路，必定要设法加罪而除去，所以杨慎矜坚辞不敢接受。五月辛丑（初三），又任命杨慎矜为谏议大夫。

冬，十月，戊寅，上幸骊山温泉；乙卯，还宫。

冬季，十月戊寅（十三日），玄宗前往骊山温泉；乙卯（疑误），返回宫中。

三载（甲申、744 ）

三载（甲申，公元744 年）

春，正月，丙申朔，改年曰载。

春季，正月，丙申朔（初一），改年为载。

辛丑，上幸骊山温泉；二月，庚午，还宫。

辛丑（初六），玄宗前往骊山温泉；二月，庚午（初六），返回宫中。

辛卯，太子更名亨。

辛卯（二十七日），太子改名为李亨。

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明，命河南尹裴敦复将兵讨之。

海盗吴令光等人掠夺台州、明州等地，朝廷命令河南尹裴敦复领兵讨伐。

三月，己巳，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以范阳节度使裴宽为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称禄山公直；李林甫、裴宽皆顺旨称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禄山之宠益固不摇矣。

三月，己巳（初五），任命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任命范阳节度使裴宽为户部尚书。礼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称赞安禄山公正无私，李林甫、裴宽也都顺旨意称颂安禄山。这三个人都是玄宗所信任的臣子，于是安禄山愈加受到玄宗的宠信稳固不可动摇。

夏，四月，裴敦复破吴令光，擒之。

夏季，四月，裴敦复击败了海盗吴令光，并活捉了他。

五月，河西节度使夫蒙灵察讨突骑施莫贺达干，斩之，更请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禄毗伽为十姓可汗。

五月，河西节度使夫蒙灵讨杀了突骑施酋长莫贺达干，并请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禄毗伽。六月甲辰（十二日），朝廷册拜骨咄禄毗伽为十姓可汗。

秋，八月，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传首京师。国人立其弟鹘陇匐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河内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战则以二客部为先。

秋季，八月，拔悉蜜进攻并斩杀了突厥乌苏可汗，传其首级到达京师。突厥国人又立乌苏的弟弟鹘陇匐白眉特勒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内部大乱，玄宗下敕命令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乘机出兵攻打突厥。王忠嗣率军到萨河内山，打败了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但未攻下右厢。又与回纥、葛逻禄联兵进攻并斩杀了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并派遣使者向朝廷说明情况，玄宗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向南占领了突厥的旧地，把牙帐建立在乌德犍山，原先统治药逻葛等九姓，后来又兼并了拔悉蜜、葛逻禄，总共十一部，每部都设置都督，每当作战时，就让两个客部为先锋。

李林甫以杨慎矜屈附于已，九月，甲戌，复以慎矜为御史中丞，充诸道铸钱使。

李林甫认为杨慎矜依附于自己，九月甲戌（十四日），重又任命慎矜为御史中丞，并兼诸道铸钱使。

冬，十月，癸巳，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丁卯，还宫。

冬季，十月，癸巳（初四），玄宗前往骊山温泉；十一月，丁卯（初八），返回宫中。

术士苏嘉庆上言：遁甲术有九宫贵神，典司水旱，请立坛于东郊，祀以四孟月；从之。礼在昊天上帝下，太清宫、太庙上，所用牲玉，皆侔天地。

方术士人苏嘉庆上言说：推算吉凶祸福的遁甲术中有九宫贵神，专门掌握人间的水旱之事，请求立祭坛于东郊，在四月祭祀。玄宗应允。祭祀的礼节在昊天上帝之下，太清宫、太庙之上，所用的牲肉及玉器，与祭祀天地所用相同。

十二月，癸巳，置会昌县于温泉宫下。

十二月，癸巳（初四），于温泉宫下设置会昌县。

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入相，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击海贼还，受请托，广序军功，宽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复，敦复言宽亦尝以亲故属敦复。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后于人。”敦复乃以五百金赂女官杨太真之姊，使言于上。甲午，宽坐贬睢阳太守。

户部尚书裴宽素来受玄宗器重，李林甫恐怕裴宽被任命为宰相，所以忌恨他。这时刑部尚书裴敦复讨伐海盗吴令光回朝，他接受请托，为人夸大军功，裴宽暗中向玄宗奏报此事。李林甫知道后，告诉了裴郭复，裴郭复就告诉李林甫说裴宽也曾把他的亲故托属过自己。于是李林甫说：“你赶快上奏皇上，不要让别人抢先。”裴敦复就用黄金五百两贿赂女道士杨太真的姐姐，让她告诉玄宗。甲午（初五），裴宽因为这件事被贬为睢阳太守。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

起初，武惠妃死后，玄宗怀念不已，虽然后宫中有宫女数千，但没有称心如意的。这时有人告诉说，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美貌绝世。玄宗见后十分喜欢，于是命杨妃自己请求为女道士，号为太真，又另外为寿王李瑁娶了左卫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为妃子。然后暗中把太真接入宫中。太真肌体丰满，容貌艳丽，通晓音乐，天资聪慧，善于奉迎玄宗的心意。进宫不满一年，受到的宠爱就如武惠妃一样，宫中都称她为“娘子”，一切礼仪与皇后相同。

癸卯，以宗女为和义公主，嫁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

癸卯（十四日），玄宗封宗女为和义公主，嫁给宁远奉化王阿悉烂达干。

癸丑，上祀九宫贵神，赦天下。

癸丑（二十四日），玄宗祭祀九宫贵神，并大赦天下。

初令百姓十八为中，二十三成丁。

首次规定百姓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三岁为成丁。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栗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起初，玄宗从东都回来后，李林甫知道玄宗已厌烦巡行，于是就与牛仙客谋划增加西京附近各道的租赋，并用钱买粮以充实关中。数年之中，粮食蓄积丰实。玄宗从容地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城已将近十年，天下没有让人忧愁的大事，朕想高居在上，不管大事，把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以为如何？”高力士回答说：“天子出外巡行是古人留下来的制度。再说国家的大权，不能随便托给他人。如果托给他人，其威势形成以后，谁还敢议论他！”玄宗听后心中不高兴。高力士赶忙磕头自白说：“我发疯了，说胡话，罪该死。”玄宗就为高力士设置酒宴安慰，左右人都高呼万岁。从此高力士再也不敢深论天下的大事。

四载（乙酉、745 ）

四载（乙酉，公元745 年）

春，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云：”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闻空中语云：“药未须收，此自守护。’达曙乃收之。”太子、诸王、宰相，皆上表贺。

春季，正月庚午（十二日），玄宗对宰相说：“朕近来于甲子日在宫中设置祭坛，为天下百姓祈求幸福，朕亲自在黄素绢上写了字放置在香案上，不一会儿飞入天空，听见空中说道：”圣寿延长。‘朕又于嵩山炼成了仙药，也放置在坛上，到了晚上，左右的人想要把药收起来，又听见空中说道：“药不必要收，就放在这里好好守护。’到了天亮才把药收起。”太子、诸王和宰相听玄宗说后，都上表恭贺。

回纥怀仁可汗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众来降。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

回纥怀仁可汗进攻并斩杀了突厥白眉可汗，传其首级到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部众来投降。从此唐朝的北方边疆安然，没有战事。

回纥斥地愈广，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怀仁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

回纥开拓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广大，东达室韦，西至金山，南跨有大漠，尽占了突厥的旧地。怀仁可汗死后，儿子磨延啜继位，号为葛勒可汗。

二月，己酉，以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河东节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镇方面，专以持重安边为务，常曰：“太平之将，但当抚循训练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国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贮之橐中，以示不用。军中日夜思战，忠嗣多遣谍人伺其间隙，见可胜，然后兴师，故出必有功。既兼两道节制，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边人以为自张仁之后，将帅皆不及。

二月，己酉（二十一日），玄宗任命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任河东节度使。王忠嗣少年时代就以勇敢而自负，镇守一方，专以稳定安静边疆为首要任务，常常说：“太平时代的将帅，应该安抚训练士卒，不能疲劳国力而求功名。”他有漆弓重一百五十斤，常常藏在口袋之中，向军士表示不可轻意用兵。军中士卒日夜想要出战，王忠嗣就派遣暗探侦察敌人的动静，见有机可乘，战而能胜，然后才出兵，所以出兵必有战功。兼任两镇节度使后，从朔方至云中，数千里长的边疆，在要害地方，都列置城堡，开拓地方各达数百里。边疆人们都认为从张仁以后，将帅都不如他。

三月，壬申，上以外孙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契丹王李怀节；甥杨氏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

三月，壬申（十四日），玄宗封外孙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给契丹王李怀节。封外甥女杨氏为宜芳公主，嫁给奚王李延宠。

乙巳，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敦复坐逗留不之官，贬淄川太守，以光禄少卿彭果代之。上嘉敦复平海贼之功，故李林甫陷之。

乙巳（疑误），玄宗任命刑部尚书裴敦复为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壬申（十五日），裴敦复因为逗留不去任职，被贬为淄川太守，任命光禄少卿彭果代替。玄宗嘉奖裴敦复讨平海盗吴令光的战功，所以李林甫就陷害他。

李适之与李林甫争权有隙。适之领兵部尚书，驸马张为侍郎，林甫亦恶之，使人发兵部铨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与御史对鞫之，数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萧炅使法曹吉温鞫之。温入院，置兵部吏于外，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之，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皆曰：“苟存余生，乞纸尽答。”兵部吏素闻温之惨酷，引入，皆自诬服，无敢违温意者。顷刻而狱成，验囚无榜掠之迹。六月，辛亥，敕诮责前后知铨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均之兄；温，顼之弟子也。

李适之与李林甫因争权产生矛盾。李适之兼任兵部尚书，驸马张为兵部侍郎，也受到李林甫的忌恨，于是就指使人说兵部掌管铨选的官吏有收受贿赂的事，逮捕了六十多人，交付给京兆府与御史台对审，审了数天，还没有审出结果。京兆尹萧炅就让法曹吉温审问。吉温进入院子后，让兵部的官吏呆在外面，先从后厅押来两个重刑犯人审讯，或打或压，用尽酷刑，犯人号呼的声音，惨不忍闻，都说：“只要让我活命，拿纸来，我什么都承认。”兵部的官吏早就听说过吉温残酷无情，被引入院后，都违心地认了罪，无人敢于违背吉温的意图。很快，这件冤案就被铸成，而检验犯人，还没有被打过的痕迹。六月辛亥（二十五日），玄宗下敕书责备前后主持铨选的侍郎与南曹郎官，然后赦免了他们。张是张均的哥哥，吉温是吉顼的侄子。

温始为新丰丞，太子文学薛嶷荐温才，上召见，顾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

先前吉温为新丰县丞，太子文学薛嶷推荐说吉温有才能。玄宗召见吉温时，对薛嶷说：“这不是一个好人，朕不用他。”

萧炅为河南尹，尝坐事，西台遣温往按之，温治炅甚急。及温为万年丞，未几，炅为亦兆尹。温素与高力士相结，力士自禁中归，温度炅必往谢官，乃先诣力士，与之谈谑，握手甚欢，炅后至，温阳为惊避；力士呼曰：“吉七不须避。”谓炅曰：“此亦吾故人也。”召还，与炅坐。炅接之甚恭，不敢以前事为怨。他日，温谒炅曰：“曩者温不敢隳国家法，自今请洗心事公。”炅遂与尽欢，引为法曹。

萧炅为河南尹时，曾经遭到指控，西京御史台派吉温去调查，吉温对待萧炅十分严厉。到吉温任万年县丞不久，萧炅便任京兆尹。吉温素来与高力士关系密切，高力士从宫中回来，吉温想到萧炅一定会去高力士家中表示感谢，于是就先来到高力士的住所，与高力士戏笑谈谑，握手言欢。萧炅来后，吉温假装惊恐而躲避，高力士喊道：“吉七不必躲避。”然后又对萧炅说：“他是我的老朋友。”并让吉温过来，与萧炅一起坐。萧炅的态度十分谦恭，不敢因为以前的事而怨恨吉温。有一天，吉温去拜访萧炅，并对萧炅说：“过去的事是我按国家的法律办事，从今以后一定要忠诚地为您效劳。”于是萧炅就与吉温和好，并引荐为法曹。

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狱吏，炅荐温于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时又有杭州人罗希，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台主簿再迁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及至李林甫想要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寻求治狱的官吏，萧炅就把吉温推荐给李林甫，李林甫得到吉温后，十分高兴。吉温常常说：“若是遇到知己让我来治狱事，就是南山中的白额虎，也不怕缚不住。”当时还有杭州人罗希，也是著名的酷吏，被李林甫引荐，从御史台主簿升为殿中侍御史。这两个人都按照李林甫的意图，制造冤狱，被害的人都不能逃脱，当时人称他们为“罗钳吉网”。

秋，七月，壬午，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

秋季，七月壬午（二十六日），玄宗册封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李瑁的妃子。

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以其叔父玄为光禄卿，从兄为殿中少监，为驸马都尉。癸卯，册武惠妃女为太华公主，命尚之。及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宠贵赫然。

八月壬寅（十七日），玄宗册封杨太真为贵妃，追赠其父亲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任命其叔父杨玄为光禄卿，堂兄杨为殿中少监，杨为驸马都尉。癸卯（十八日），册封武惠妃的女儿为太华公主，并命杨娶其为妻。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都在京师赐给宅第，宠贵无比。

杨钊，贵纪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杨玄琰卒于蜀，钊往来其家，遂与其中女通。

杨钊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弟，不学无术，品行不正，被宗族人瞧不起，曾经从军于蜀中，被任命为新都县尉。考课满后，因家里贫穷而不能返回，新政县富人鲜于仲通常常接济他。杨玄琰死在蜀地，杨钊常去他家，于是就与他的二女儿私通。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颇读书，有材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尝从容谓仲通曰：“今吾独为上所厚，苟无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危。闻杨妃新得幸，人未敢附之。子能为我至长安与其家相结，吾无患矣。”仲通曰：“仲通蜀人，未尝游上国，恐败公事。今为公更求得一人。”因言钊本末。兼琼引见钊，仪观丰伟，言辞敏给；兼琼大喜，即辟为推官，往来浸亲密。乃使之献春绨于京师，将别，谓曰：“有少物在郫，以具一日之粮，子过，可取之。”钊至郫，兼琼使亲信大赍蜀货精美者遗之，可直万缗。钊大喜过望，昼夜兼行，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此章仇公所赠也。”时中妇新寡，钊遂馆于其室，中分蜀货以与之。于是诸杨日夜誉兼琼；且言钊善樗蒲，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参军。

鲜于仲通名叫向，字仲通，以字行世，爱好读书，颇具才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荐他为采访支使，并将他作为心腹。章仇兼琼曾对鲜于仲通说：“现在我只是受到皇上的器重，假如在朝中再没有别的内援，一定会被李林甫所害。听说杨贵妃新得皇上宠爱，但无人敢于攀附。你如果能够到长安与杨家拉上关系，我就可以无忧了。”鲜于仲通说：“我是蜀人，没有去过都城，恐怕坏了你的大事。我现在为你推荐一个人。”于是就说了杨钊的情况。章仇兼琼接见了杨钊，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言辞，心中十分高兴，立刻任命为推官，同他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于是就让杨钊往京师奉献春天所产的丝绸，离别的时候，章仇兼琼对杨钊说：“还准备了一点东西在郫县，只是作为一日的口粮，你经过郫县时，可以顺便取走。”杨钊到了郫县，章仇兼琼派亲信拿着大量蜀地所产的精美货物送给他，价值达一万缗钱。杨钊意想不到，十分高兴，于是昼夜兼行，来到长安，遍访杨家诸妹，赠送所带的蜀货，并说：“这是章仇兼琼先生赠送给你们的。”当时杨家二女儿刚死了丈夫，于是杨钊就住在她家中，并把所带的蜀货的一半分给她。因此杨家的人到处说章仇兼琼的好话，又说杨钊善于玩樗蒲这种赌博，并引杨钊去见玄宗，于是杨钊得以随供奉官出入宫禁，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

九月，癸未，以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为刑部尚书，罢其诸使，以御史中丞杨慎矜代之。坚妻姜氏，皎之女，林甫之舅子也，故林甫昵之。及坚以通漕有宠于上，遂有入相之志，又与李适之善；林甫由是恶之，故迁以美官，实夺之权也。

九月癸未（二十九日），任命陕郡太守、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为刑部尚书，免去其诸使的职务，以御史中丞杨慎矜替代。韦坚的妻子姜氏是姜皎的女儿，姜皎是李林甫的舅父，所以李林甫亲善韦坚。后来韦坚因为开通漕运，受到唐玄宗的宠爱，有当宰相的野心，又与李适之来往密切，因而遭到李林甫的忌恨。所以名义上升了他的官，而实际上夺取了他的实权。

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

安禄山想以立战功而求得玄宗宠爱，所以多次侵掠奚与契丹，奚与契丹就杀掉了所娶的唐朝公主而反叛，安禄山又出兵讨叛而击败了他们。

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为虏所败，副将褚战死。

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被吐蕃打败，副将褚战死。

冬，十月，甲午，安禄山奏：“臣讨契丹至北平郡，梦先朝名将李靖、李从臣求食。”遂命立庙。又奏荐奠之日，庙梁产芝。

冬季，十月甲午（初十），安禄山上奏说：“我讨伐契丹来到北平郡，梦见先朝名将李靖与李向我求讨食物。”于是玄宗下令为他们建庙。安禄山又上奏说祭奠的那天，庙梁上长出了灵芝草。

丁酉，上幸骊山温泉。

丁酉（十三日），玄宗往骊山温泉。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敕赐百姓复除。奏徵其辇运之费，广张钱数，又使市本郡轻货，百姓所输乃甚于不复除。旧制，戍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贯籍不除。王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徵其租庸，有并徵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丙子，以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玄宗任命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并下敕免除百姓今年的租庸调。王奏请征收百姓的运费，夸大钱数，又让用钱购买本地所产的贵重物品，这样百姓所交纳的比不免除租庸调时还多。按照过去所定的制度，戍守边疆的士卒应该免除租庸，六年替换一次。当时守卫边疆的将领都以战败为耻，对战死的士卒，都不向官府申报，所以这些士卒在家乡的户籍没有注销。王一心聚敛财物，将有户籍而没有人的都当作逃避赋税，按照户籍登记，戍守边疆六年以上者全部征收租庸，有人被一次征收三十年租庸，而民众无处申诉。玄宗在位日久，用度日益奢侈，后宫赏赐没有节制，不能随心所欲，就到左藏库和右藏库中去取。王探听到玄宗的心意，所以每年都上贡额外钱一百亿万缗，贮于内库，以供玄宗在宫中宴赐挥霍，并说：“这些钱都是租庸调以外的，与国家的经费无关。”玄宗认为王善于理财，能够富国，更加喜欢他了。王想方设法苛剥民众以取悦玄宗，以至朝野内外，怨声载道。丙子（疑误），又任命王为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

杨钊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上赏其强明，曰：“好度支郎”。诸杨数徵此言于上，又以属王，因奏充判官。

杨钊在宫中侍候宴会，专门掌管樗蒲文书，管理得有条有理。玄宗很欣赏他的精明能干，就说：“真是个好度支郎！”杨家的人又多次在玄宗面前夸赞杨钊的这些才能，并托付给王，于是王就奏请任命杨钊为判官。

十二月，戊戌，上还宫。

十二月戊戌（十五日），玄宗从骊山温泉返回宫中。

五载（丙戌、746 ）

五载（丙戌，公元746 年）

春，正月，乙丑，以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兼河西节度使。

春季，正月乙丑（十三日），玄宗任命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兼任河西节度使。

李适之性疏率，李林甫尝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适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薄适之虑事不熟，谓曰：“自今奏事，宜先与林甫议之，无得轻脱。”适之由是束手矣。适之既失恩，韦坚失权，益相亲密，林甫愈恶之。

李适之性情粗疏，李林甫曾经对他说：“华山有金矿，如果加以开采，可以富国，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过后有一天，李适之借奏事之机向玄宗说了这件事。玄宗又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这事我早已知道，但华山是陛下的本命，王气所在之地，不应该开凿，所以我不敢说。”这样玄宗就以为李林甫对自己尽心，而怪李适之考虑事情不周全，所以就对李适之说：“以后奏事，应该先与李林甫商量，不要轻易建议。”从此李适之不敢多论政事。李适之失去恩宠。韦坚失去权力，二人同病相怜，来往亲密，所以李林甫更加怀恨。

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异日为己祸，常有动摇东宫之志；而坚，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尝为忠王友，时破吐蕃，入献捷，见林甫专权，意颇不平。时因见上，乘间微劝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杨慎矜密伺其所为。会正月望夜，太子出游，与坚相见，坚又与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慎矜发其事，以为坚戚里，不应与边将狎昵。林甫因奏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坚、惟明下狱，林甫使慎矜与御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温共鞫之。上亦疑坚与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癸酉，下制，责坚以干进不已，贬缙云太守；惟明以离间君臣，贬播川太守；仍别下制戒百官。

当初，李亨被立为太子，李林甫就不同意。他害怕以后对自己不利，所以常常想动摇太子的地位。而韦坚又是太子韦妃的哥哥。皇甫惟明在太子为忠王时，曾经是太子的朋友，这时因打败了吐蕃，入朝奏捷献俘，看到李林甫专权，心中愤愤不平，见到玄宗时，就劝玄宗不要任用李林甫。李林甫知道这件事后，就让杨慎矜暗中伺察皇甫惟明的行为。逢正月十五日夜，太子出游，与韦坚相见，韦坚又与皇甫惟明在景龙观道士房中相会，杨慎矜就揭发此事，认为韦坚是皇戚，不应该与边将的关系那么亲密。李林甫乘机上奏说韦坚与皇甫惟明阴谋立太子为皇帝。韦坚与皇甫惟明因此被逮捕入狱，李林甫就让杨慎矜与御史中丞王、京兆府法曹吉温共同审问。玄宗也怀疑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癸酉（二十一日），下制书责备说韦坚因谋求官职地位，存有野心，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因为挑拨离间君臣之间的关系，贬为播川太守。又另下制书，以戒百官。

以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忠嗣始在朔方、河东，每互市，高估马价，诸胡闻之，争卖马于唐，忠嗣皆买之。由是胡马少，唐兵益壮。及徙陇右、河西，复请分朔方、河东马九千匹以实之，其军亦壮。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玄宗任命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仍兼任原来的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在朔方、河东镇时，每当与胡人贸易时，都高估马价，各地胡人听说后，都争着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把马全数买下。因此胡人马少，而唐朝的兵马却更加强壮。王忠嗣到陇右、河西镇后，又奏请分朔方、河东镇的马九千匹以充实河西、陇右，此二镇的兵马也强大起来。王忠嗣一身兼任四镇节度使，控制着万里边疆，唐朝的强兵重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都获得大胜。又出兵讨伐吐谷浑于墨离军，俘虏了它的全部人马而回。

夏，四月，癸未，立奚酋娑固为昭信王，契丹酋楷洛为恭仁王。

夏季，四月癸未（初一），唐朝立奚族酋长娑固为昭信王，立契丹族酋长楷洛为恭仁王。

己亥，制：“自今四孟月，皆择吉日祀天地、九宫。”

己亥（十七日），玄宗下制说：“从今以后，每年四月，都要选择吉利的日子祭祀天地和九宫贵神。”

韦坚等既贬，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庚寅，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子卫尉少卿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

韦坚等人被贬后，左相李适之惧怕，请求改任散官。庚寅（疑误），任命李适之为太子少保，免去参知政事。他的儿子卫尉少卿李曾摆设盛宴招待客人，但客人们因害怕李林甫的权势，全天竟没有一人敢于赴宴。

以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讲老、庄得进，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李林甫以希烈为上所爱，且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凡政事一决于林甫，希烈但给唯诺。故事，宰相午后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无事，巳时即还第，军国机务皆决于私家；主书抱成案诣希烈书名而已。

玄宗任命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陈希烈是宋州人，因为善于讲《老子》、《庄子》而受到重用，又专门用神仙符瑞等道法求得玄宗的欢心。李林甫看到陈希烈受到玄宗的宠爱，而且柔顺奸佞，容易控制，所以就引荐为宰相。从此一切政事都由李林甫决定，陈希烈只是点头而已。按照过去的习惯，宰相在午后六刻退朝回家，李林甫上奏说现在天下太平，没有大事，宰相巳时就可回家，军国大事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决定。于是管理文书的官吏只是把办成的方案拿去让陈希烈署名而已。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乙亥，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诸杨引之也。

乙亥（二十四日），因为杨家诸人的引荐，玄宗任命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

秋，七月，丙辰，敕：“流贬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日驰十驿以上。”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

秋季，七月丙辰（初六），玄宗下敕说：“被流放或贬官的人大多都在路上逗留，从今以后，被贬官的人每天要行进十驿以上的路程。”从此被流贬的人大多生命不得保全。

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绣之工专供贵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妃欲得生荔支，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

杨贵妃正受到玄宗的宠爱，每次骑马时，高力士都为她执鞭牵马，专门为杨贵妃织绣衣服的工匠多达七百人，朝野内外都争着奉献器物衣服珍宝。岭南经略使张九章与广陵长史王翼因为所进献的物品精美而被加官，张九章为三品官，王翼入朝为户部侍郎。天下的官吏都纷纷效法。因此民间歌唱道：“生男莫喜女莫悲，君今看女显门威。”杨贵妃喜欢吃新鲜荔枝，玄宗就命令岭南每年都用驿马飞驰送来，到了长安，色味仍然不变。

至是，妃以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兄之第。是日，上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高力士欲尝上意，请悉载院中待送贵妃，凡百余车；上自分御膳以赐之。及夜，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

这时，杨贵妃因为嫉妒、泼悍、无礼，激怒了玄宗，所以就下令把贵妃送回她哥哥杨的家里。这一天，玄宗闷闷不乐，到了中午，还没有吃饭，左右人的行动都不满他的意，常被鞭打。高力士想要试玄宗的意，就请把贵妃院中储备待用的器物送给贵妃，总共装了一百多车，玄宗又把自己吃的食物分赐给贵妃。到了晚上，高力士又跪下奏请接回贵妃，于是打开宫门让贵妃入宫。从此杨贵妃愈发受到宠爱，后宫其他人都受到冷落。

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坚讼冤，且引太子为言；上益怒。太子惧，表请与妃离婚，乞不以亲废法。丙子，再贬坚江夏别驾，兰、芝皆贬岭南。然上素知太子孝谨，故谴怒不及。李林甫因言坚与李适之等为朋党，后数日，坚长流临封，适之贬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嗣薛王贬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贬安陆别驾，河南尹李齐物贬竟陵太守，凡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斌，安石之子。，业之子，坚之甥也。母亦令随之官。

将作少匠韦兰和兵部员外郎韦芝为他们的哥哥韦坚诉冤，并让太子作证，玄宗更加愤怒。太子恐惧，上表请求与韦妃离婚，并说不愿意以亲而毁法。丙子（二十六日），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和韦芝都被贬往岭南。但玄宗知道太子孝顺谨慎，所以没有责怪他。李林甫乘机进谗言说韦坚与李适之等人结为朋党，过了数天，韦坚被流放到临封，贬李适之为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韦斌为巴陵太守，嗣薛王李为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为安陆别驾，河南尹李齐物为竟陵太守，韦坚的亲戚党羽因此事被流放、贬官的达数十人。韦斌是韦安石的儿子。李是李业的儿子、韦坚的外甥。李的母亲也被勒令随李一起往夷陵。

冬，十月，戊戌，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乙巳，还宫。

冬季，十月戊戌（二十日），玄宗往骊山温泉。十一月乙巳（二十八日），返回宫中。

赞善大夫杜有邻，女为太子良娣，良娣之姊为左骁卫兵曹柳妻。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荐于北海太守李邕，邕与之定交。至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皆当时名士也。

赞善大夫杜有邻的女儿是太子的良娣，她的姐姐是左骁卫兵曹柳的妻子。柳性格狂傲粗疏，爱好功名，喜欢交结豪俊之士。淄川太守裴敦复把柳推荐给北海太守李邕，于是二人结为至交。柳回到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结为朋友，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

与妻族不协，欲陷之，为飞语，告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林甫令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鞫之，乃首谋也。温令连引曾等入台。十二月，甲戌，有邻、及曾等皆杖死，积尸大理，妻子流远方；中外震栗。嗣虢王巨贬义阳司马，巨，邕之子也。别遣监察御史罗希往按李邕，太子亦出良娣为庶人。

柳与他妻子家里的人关系不和，想陷害他们，于是就散布谣言说杜有邻妄称有谶书，并与太子交接，批评皇上。李林甫命令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共同审问，知道是柳搞的阴谋。吉温又令柳牵连王曾等人到御史台。十二月甲戌（二十七日），杜有邻、柳与王曾等人都被杖死，尸体放在大理寺，妻子儿子被流放到远方，因此朝野震恐。嗣虢王李巨被贬为义阳司马，李巨是李邕的儿子。另外派监察御史罗希去审问处置李邕，太子也废杜良娣为庶人。

乙亥，邺郡太守王琚坐赃贬江华司马。琚性豪侈，与李邕皆自谓耆旧，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恶其负材使气，故因事除之。

乙亥（二十八日），邺郡太守王琚因为贪污被贬为江华司马。王琚性情豪爽，生活奢侈，与北海太守李邕都认为自己资格老，却长久在地方做官，心中抑郁不满。李林甫恨他自负有才，意气用事，所以借机将他除去。

六载（丁亥、747 ）

六载（丁亥，公元747 年）

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邕才艺出众，卢藏用常语之曰：“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春季，正月辛巳（初五），李邕与裴敦复都被杖杀而死。李邕才华出众，卢藏用常常对他说：“你就好像是春秋时代吴王所铸的宝剑干将与莫邪一样，难与争锋，但最终恐怕要被折坏。”但李邕不听他的话。

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仰药不死，闻希已至，即自缢。希又迂路过安陆，欲怖杀裴宽，宽向希叩头祈生，希不宿而过，乃得免。李适之子迎父丧至东京，李林甫令人诬告，杖死于河南府。给事中房坐与适之善，贬宜春太守。，融之子也。

李林甫又奏请分别派遣御史往贬所把皇甫惟明与韦坚兄弟等赐死。罗希从青州往岭南，所经过的地方，把被贬降的官员都杀死，以至地方郡县的官员十分惊骇恐惶。安排驿马的文书到了宜春，李适之忧伤恐惧，服毒自杀。到了江华，王琚服毒未死，听说罗希已到，就又上吊而死。罗希又绕道来到安陆，想让裴宽恐怖而死，裴宽向罗希叩头求生，罗希没有住宿就走了，裴宽才免于一死。李适之的儿子李迎接父亲的尸体到了东京，李林甫又令人诬告李，于是李也被杖死于河南府。给事中房因为与李适之关系亲密，被贬为宜春太守。房是房融的儿子。

林甫恨韦坚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县求坚罪，收系纲典船夫，溢于牢狱，徵剥逋负，延及邻伍，皆裸露死于公府，至林甫薨乃止。

李林甫对韦坚还不解恨，于是就派遣使者沿着黄河及江淮地区的州县搜求韦坚的罪行，逮捕管理漕运的官吏及船夫无数，装满了监狱，又严厉地追究拖欠赋税的人，并且牵连到街坊邻里，这些人都被剥掉衣服打死于公府中，这一恐怖政策一直到李林甫死后才停止。

丁亥，止享太庙；戊子，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载田租。又令削绞、斩条。上慕好生之名，故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又令天下为嫁母服三载。

丁亥（十一日），玄宗祭祀太庙，戊子（十二日），又合祭天地于南郊，并大赦天下。下制书免掉百姓今年的田租。又下令取消绞刑和斩刑。玄宗因为羡慕爱惜生命的声名，所以下令对原来处以绞刑和斩刑的犯人都用重杖责打以后流放岭南，而其实那些专管此事的官吏并不执行，而是把人杖打致死。玄宗又下令天下人为改嫁的母亲服丧三年。

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玄宗想要广求天下的贤能之士，就命令凡精通一项技艺的人到京师考试。李林甫恐怕朝外的贤士在对策中斥责他的奸恶，就建议说：“被推荐的人大多都卑贱愚蠢，恐怕有伤大雅的言语玷污圣上的听觉。”于是就命令郡县长官严加考试，特别出众的，才把姓名报到尚书省，再委托尚书省复试，并命令御史中丞监试，取那些名实相副的上奏。接着对来应试的人进行诗、赋、论考试，最后竟没有一个及第的。于是李林甫就上表祝贺说朝外已没有被遗留的贤人。

戊寅，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戊寅（疑误），玄宗任命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禄山体充肥，腹垂过膝，尝自称腹重三百斤。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或应有笺表者，骆谷即为代作通之。岁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不绝于路，郡县疲于递运。

安禄山身体肥胖，大腹便便，垂过膝盖，曾自言腹重三百斤。他外表看似老实，实际上内心狡猾，常令部将刘骆谷留在京师刺探朝廷的动向，一举一动都向他报告。如有事要向皇上奏表，刘骆谷就替他代写上奏。安禄山每年都向朝廷奉献俘虏、杂畜、奇禽、异兽和珍宝玩物，一路不绝，以至沿途郡县都因转运这些东西而疲乏。

禄山在上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上尝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上悦。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上尝宴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帘以示荣宠。命杨、杨、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请为贵妃儿。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

安禄山在玄宗面前应对敏捷，常常还夹杂着一些诙谐幽默的言语，玄宗曾经开玩笑指着安禄山的肚子说：“你这个胡人肚子中有什么东西，竟然这么大！”安禄山回答说：“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对陛下的一片赤心！”玄宗听后十分高兴。玄宗又曾让安禄山去见太子，安禄山见后不礼拜。左右的人催促他礼拜，安禄山却站立着说：“我是胡人，不懂得朝廷中的礼仪，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太子就是将来的皇上，朕去世之后，代朕作君王统治你的就是他。”安禄山说：“我愚蠢浅陋，过去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不得已，然后才拜见。玄宗相信安禄山的这些话而更加宠爱他。玄宗曾在勤政楼设宴，百官都坐在楼下，却单独为安禄山于自己的座位东边设置了画金鸡的障子，设了床榻，使安禄山坐在前面，并命令卷起帘子以示宠爱。又命杨、杨、贵妃等都与安禄山叙兄弟之情。安禄山可以出入宫中，便乘机奏请做杨贵妃的儿子。玄宗与贵妃一起坐，安禄山却先拜贵妃。唐玄宗问他为什么先拜贵妃，安禄山回答说：“我们胡人的习惯是先母而后父。”玄宗听后十分高兴。

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禄山潜蓄异志，托以御寇，筑雄武城，大贮兵器，请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见禄山而还，数上言禄山必反；林甫益恶之。夏，四月，忠嗣固辞兼河东、朔方节度，许之。

李林甫因为王忠嗣功名日盛，恐怕他入朝为相，就忌恨他。安禄山暗中阴谋反叛，假称要抵御外族入寇，筑雄武城，大量地贮藏武器。又请王忠嗣率部下来帮助筑城，打算趁机将他的兵马留下。王忠嗣先期前往，没有见到安禄山就返回，然后多次上言说安禄山要反叛。李林甫更加忌恨王忠嗣。夏季，四月，王忠嗣坚持要辞去所兼任的河东、朔方节度使职，玄宗同意。

冬，十月，己酉，上幸骊山温泉，改温泉宫曰华清宫。

冬季，十月己酉（初七），玄宗前往骊山温泉，并改名温泉宫为华清宫。

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以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翰父祖本突骑施别部酋长，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为忠嗣所重。忠嗣使翰击吐蕃，有同列为之副，倨慢不为用，翰杀之，军中股栗，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翰先伏兵于其侧，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

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任命部将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并兼任赤水军使。哥舒翰的父亲、祖父原本都是突骑施别部的酋长，李光弼是契丹王李楷洛的儿子，二人都因有智有勇而受到王忠嗣的重用。王忠嗣曾经派哥舒翰率兵攻打吐蕃，有一位级别相同的副将，傲慢而不听话，哥舒翰就用马鞭子抽死了这位副将，因此军中的将士都十分害怕，不敢不听从命令。哥舒翰因累有战功被任命为陇右节度副使。每年积石军的麦子熟后，吐蕃军队总是来抢收，没有人能够阻挡，边疆的人称之为“吐蕃麦庄”。哥舒翰预先率兵埋伏在一旁，等吐蕃兵到后，就切断他们的退路，然后两面夹击，吐蕃全军覆没，无一逃生，从此不敢再来。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玄宗想让王忠嗣率兵攻打吐蕃所占领的石堡城，王忠嗣上言说：“石堡城坚固，据险要之地，易守难攻，吐蕃全力守卫，如今陈兵城下，不死数万人不能攻克。我恐怕所得不如所失，不如暂且秣马厉兵，积蓄力量，等有机可乘时，然后再攻取。”玄宗听后十分不高兴。而将军董延光却主动请求率兵攻打石堡城，玄宗就命令王忠嗣分所部兵助战。王忠嗣不得已只好奉诏命，而实际上却不完全按董延光的想法办事，所以董延光怨恨他。

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光弼曰：“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出。

李光弼对王忠嗣说：“你因为爱护士卒生命的缘故，不想成全董延光的功劳，虽然为皇上的制书所迫而出兵助战，实际上却在破坏他的计谋。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因为你虽然把数万名军队交给董延光统领作战，却没有制定重赏的制度，这样士卒怎么肯为他出力作战呢！但是攻打石堡城是皇上的主意，董延光无功，必然要归罪于你。你军府中物资充实，为何因为爱惜这数万段绸帛而不肯堵住董延光进谗言的口呢！”王忠嗣说：“现在牺牲数万士卒的生命来争得一城，就是得到此城也难以制敌，不得此城也无害于国家，所以我不想干这种劳而无功的事情。我现在受到皇上的责难，不过罢掉我的职务，让我做一个金吾或羽林将军归朝宿卫，至多不过把我贬官到黔中做长史或司马，我怎么能够用数万名士兵的生命来保全这一官半职呢！李将军，你是真心为我好，但是我的主意已定，你不要再多说了。”李光弼说：“以前我是恐怕因你而受到连累，所以不敢不说。现在看到你能够像古代的贤人那样做事，真是我这种人所不及的。”于是恭敬地迈着小步快速退出。

延光过期不克，言忠嗣沮挠军计，上怒。李林甫因使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以尊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

董延光过期还没有攻下石堡城，就上言说王忠嗣阻挠军计，玄宗大怒。李林甫又乘机让济阳别驾魏林上告说：“王忠嗣曾经说过他从小在宫中长大，与太子关系十分密切，他是想拥兵尊奉太子为皇帝。”于是玄宗就下敕征王忠嗣入朝，交付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司共同审问。

上闻哥舒翰名，召见华清宫，与语，悦之。十一月，辛卯，以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判武威郡事，充河西节度使。

玄宗听说过哥舒翰的名声，就在华清宫召见了他，与他谈话，十分赏识。十一月辛卯（十九日），任命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兼任西平太守；又任命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兼任河西节度使、武威郡事。

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与王父晋，中表兄弟也，少与狎，之入台，颇因慎矜推引。及迁中丞，慎矜与语，犹名之；自恃与林甫善，意稍不平。慎矜夺职田，母本贱，慎矜尝以语人；深衔之。慎矜犹以故意待之，尝与之私语谶书。

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慎矜因为受到玄宗的赏识，就遭到李林甫的猜忌。杨慎矜与王的父亲王晋是表兄弟，所以少年时代与王十分友好。王能入御史台，主要是靠杨慎矜的引荐。及至王为御史中丞，杨慎矜与他说话，仍然直呼他的姓名。王自恃与李林甫关系密切，心中略感不快。后来杨慎矜又夺了王的职田，王的母亲出身低贱，杨慎矜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别人，所以王对杨慎矜怀恨在心。而杨慎矜还像过去那样对待王，曾与王私下谈论预卜吉凶的谶书。

慎矜与术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将乱，劝慎矜于临汝山中买庄为避乱之所。会慎矜父墓田中草木皆流血，慎矜恶之，以问敬忠。敬忠请禳之，设道场于后园，慎矜退朝，辄裸贯桎梏坐其中。旬日血止，慎矜德之。慎矜有侍婢明珠，色美，敬忠屡目之，慎矜即以遗敬忠，车载过贵妃姊柳氏楼下，姊邀敬忠上楼，求车中美人，敬忠不敢拒。明日，姊入宫，以明珠自随。上见而异之，问所从来，明珠具以实对。上以慎矜与术士为妖法，恶之，含怒未发。

杨慎矜与方术之士史敬忠关系密切，史敬忠说天下要大乱，劝杨慎矜于临汝山中买庄田作为避乱之地。适逢杨慎矜父亲墓地中的草木流血，杨慎矜十分厌恶，就问史敬忠怎么办。史敬忠请他祈祷以免除灾祸，于是杨慎矜就在家里的后园中设立了道场，退朝以后，总是戴着脚镣手铐裸体坐在道场中。十天以后，墓地中的草木停止了流血，所以杨慎矜十分感激史敬忠。杨慎矜有个奴婢名叫明珠，美貌漂亮，史敬忠多次用眼睛看她，杨慎矜就把明珠赠给了史敬忠，史敬忠坐着车子与明珠路过杨贵妃姐姐柳氏的楼下，柳氏邀请史敬忠上楼，并提出要明珠，史敬忠不敢拒绝。第二天，柳氏让明珠跟着她一起入宫。玄宗见后十分惊异，就问明珠是从哪里来的，明珠把实情告诉了玄宗。玄宗认为杨慎矜作为朝官不应该与方术之士使用妖法，心中十分厌恶，但含怒未发。

杨钊以告，心喜，因侮慢慎矜；慎矜怒。林甫知与慎矜有隙，密诱使图之。乃遣人以飞语告“慎矜隋炀帝孙，与凶人往来，家有谶书，谋复祖业。”上大怒，收慎矜系狱，命刑部、大理与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同鞫之。太府少卿张，慎矜所荐也，卢弦诬尝与慎矜论谶，拷掠百端，不肯答辩。乃以木缀其足，使人引其枷柄，向前挽之，身加长数尺，腰细欲绝，眼鼻出血，竟不答。

杨钊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王听后心中大喜，就借机侮辱杨慎矜，杨慎矜十分愤怒。李林甫知道王与杨慎矜有矛盾，就暗中引诱王陷害杨慎矜。于是王就让手下人散布流言说：“杨慎矜是隋炀帝的玄孙，经常与坏人来往，家中还藏有预卜吉凶的谶书，阴谋复辟祖先的帝业。”玄宗听后大怒，命令逮捕了杨慎矜，并命刑部、大理寺与侍御史杨钊、殿中侍御史卢铉共同审问。太府少卿张原来是杨慎矜引荐的，于是卢铉就诬陷说张曾经与慎矜议论过谶书，并严刑拷打张，张不肯承认。卢铉又把张的双脚捆绑在木头上，让人抓住他所戴的枷柄，向前猛拉，身体被拉长数尺，腰都快要被拉断了，眼鼻流血，但张还是不肯回答。

又使吉温捕史敬忠于汝州。敬忠与温父素善，温之幼也，敬忠常抱抚之。及捕获，温不与交言，锁其颈，以布蒙首，驱之马前。至戏水，温使吏诱之曰：“杨慎矜已款服，惟须子一辩，若解人意则生，不然必死，前至温汤，则求首不获矣。”敬忠顾谓温曰：“七郎，求一纸。”温阳不应。去温汤十余里，敬忠祈请哀切，乃于桑下令答三纸，辩皆如温意。温徐谓曰：“丈人且勿怪！”因起拜之。

朝廷又派吉温往汝州抓史敬忠。史敬忠与吉温的父亲很友善，吉温年幼时，史敬忠常常抱着他玩耍。及至捕获了史敬忠，吉温不肯与他说话，只是让人用枷锁住他的脖子，用布蒙住头，走在马前。等到了戏水，吉温才让官吏劝诱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认罪，只需要你作证，如果你能够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保全生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已快到了温汤，到了那里你就是想自首也不行了。”敬忠看着吉温说：“吉七郎，请给我一张纸。”吉温不答应。等离温汤十余里时，敬忠苦苦哀求，吉温才让他在一棵桑树下写下了三张纸的证词，内容完全如吉温要求的一样。吉温这才对史敬忠说：“请大人不要怪罪我！”然后起身行礼。

至会昌，始鞫慎矜，以敬忠为证。慎矜皆引服，惟搜谶书不获。林甫危之，使卢铉入长安搜慎矜家，铉袖谶书入暗中，诟而出曰：“逆贼深藏秘记。”至会昌，以示慎矜。慎矜叹曰：“吾不蓄谶书，此何从在吾家哉！吾应死而已。”丁酉，赐慎矜及兄少府少监慎余、洛阳令慎名自尽；敬忠杖百，妻子皆流岭南；杖六十，流临封，死于会昌。嗣虢王巨虽不预谋，坐与敬忠相识，解官，南宾安置。自余连坐者数十人。慎名闻敕，神色不变，为书别姊；慎余合掌指天而缢。

吉温到了会昌县，官吏才审问杨慎矜，并引史敬忠的证词为证。杨慎矜只得全部认罪，只是没有搜到预卜吉凶的谶书。李林甫十分焦急，就派卢铉去长安搜查杨慎矜的家，卢铉事先把谶书放置在衣袖中，故意走进黑暗的地方，然后骂骂咧咧地出来说：“这个叛贼，把谶书藏得真隐密。”到了会昌县，把谶书拿出来让杨慎矜看。杨慎矜哀叹说：“我从来没有藏过谶书，怎么能从我家里搜到呢！我只是应死而已。”丁酉（二十五日），玄宗赐杨慎矜与他的哥哥少府少监杨慎余、洛阳令杨慎名自杀；史敬忠被杖打一百，与妻子、儿子都流放到岭南；张被杖打六十，流放到临封，死在了会昌县。嗣虢王李巨虽然不是同谋，但因为与史敬忠认识，被免去官职，安置南宾郡。其他被牵连的还有数十人。杨慎名知道了皇帝赐他自杀的敕书，神色不变，写信与姐姐诀别；杨慎余则合掌指天上吊而死。

三司按王忠嗣，上曰：“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挠军功。”哥舒翰之入朝也，或劝多赍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将丧，多赂何为！”遂单囊而行。三司奏忠嗣罪当死。翰始遇知于上，力陈忠嗣之冤，且请以己官爵赎忠嗣罪；上起，入禁中，翰叩头随之，言与泪俱。上感寤，己亥，贬忠嗣汉阳太守。

御史台与中书省、门下省审问王忠嗣的罪行，玄宗说：“我儿子居于深宫之中，怎么能与外人通谋呢！这一定是假的，只能说王忠嗣有阻扰军计的罪。”哥舒翰入朝时，有人劝他多拿一些金帛去救王忠嗣，哥舒翰说：“如果天下还有公道，王公必不会冤枉而死；如果公道快要丧尽，拿金帛行赂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就只身背了一个包裹入朝。御史台与中书省、门下省上奏说王忠嗣的罪该死。哥舒翰正受到玄宗的器重，就坚持说王忠嗣冤枉，并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走入宫中，哥舒翰随后叩头，声泪俱下，为王忠嗣申冤。玄宗也感到王忠嗣冤枉，己亥（二十七日），贬王忠嗣为汉阳太守。

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援，擢为御史。事有微涉东宫者，皆指使之奏劾，付罗希、吉温鞫之。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幸太子仁孝谨静，张、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故林甫终不能间也。

李林甫屡次制造冤案，另于长安设置了推事院。因为杨钊与杨贵妃的关系，能够随便出入宫禁，玄宗又相信他的话，李林甫就网罗杨钊为自己的党羽，并升任他为御史。案件如果与太子有一点关系，就授命杨钊上奏揭发，又指使罗希与吉温审问。因此杨钊得以施展他的野心，被陷害和杀掉的达数百家人，都是杨钊揭发的。幸运的是太子仁孝谨慎，张与高力土又常常在玄宗面前保护他，所以李林甫的阴谋总不能得逞。

十二月，壬戌，发冯翊、华阴民夫筑会昌城，置百司。王公各置第舍，土亩直千金。癸亥，上还宫。

十二月壬戌（二十一日），朝廷征发冯翊、华阴两郡的民夫筑会昌城，并设置了百官衙门。王公贵人争相建筑第宅，以至土地每亩值千金。癸亥（二十二日），玄宗返回宫中。

丙寅，命百官阅天下岁贡物于尚书省，既而悉以车载赐李林甫家。上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陈希烈虽坐府，无一人入谒者。

丙寅（二十五日），玄宗命朝中百官于尚书省观看天下每年进贡给朝廷的物品，然后全部用车载着赐给李林甫。玄宗有时不上朝，各个部门就都集中到李林甫家中办事，朝中为之而空。陈希烈虽然坐在府中，但是没有一个人去谒见他。

林甫子岫为将作监，颇以满盈为惧，尝从林甫游后园，指役夫言于林甫曰：“大人久处钧轴，怨仇满天下，一朝祸至，欲为此得乎！”林甫不乐曰：“势已如此，将若之何！”

李林甫的儿子李岫为将作监，对父亲的权势过大十分畏惧，有一次与李林甫游览后园，指着那些做工的民夫对李林甫说：“你久为宰相，树敌太多，仇家满天下，如果一朝祸至，想要像这些民夫一样，恐怕也不能！”李林甫听后不高兴地说：“大势已经这样了，有什么办法呢！”

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处，不事威势，驺从不过数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瓷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宰相驺从之盛，自林甫始。

先前，宰相都以德行处世，不炫耀威权，随从不过几个人，所经过的地方，民众也不用回避。李林甫认为自己结怨太多，常常怕有刺客来杀他，所以出门时有步骑百余人在左右两边保护，并让金吾卫的士卒赶走街上的人，并走在前面数百步保护，王公卿士都要回避。所居住的地方不但重门复壁，而且用石头砌地，墙中置木板，如临大敌，一天晚上竟多次转移住处，就是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唐朝的宰相随从人数增多，从李林甫开始。

初，将军高仙芝，本高丽人，从军安西。仙芝骁勇，善骑射，节度使夫蒙灵察屡荐至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

将军高仙芝原本是高丽人，在安西服军役。高仙芝骁勇善战，精于骑马射箭，节度使夫蒙灵多次推荐他，后官至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并兼安西四镇节度副使。

吐蕃以女妻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前后节度使讨之，皆不能克。制以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将万骑讨之。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分军为三道，期以七月十三日会吐蕃连云堡下。有兵近万人，不意唐兵猝至，大惊，依山拒战，炮如雨。仙芝以郎将高陵李嗣业为陌刀将，令之曰：“不及日中，决须破虏。”嗣业执一旗，引陌刀缘险先登力战，自辰至巳，大破之，斩首五千级，捕虏千余人，余皆逃溃。中使边令诚以入虏境已深，惧不敢进；仙芝乃使令诚以羸弱三千守其城，复进。

吐蕃把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于是周围的二十余国都归附了吐蕃，不向唐朝贡献物品，安西四镇数任节度使率兵征讨，都没有征服。玄宗下制书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领一万骑兵去征讨。高仙芝从安西行军一百多天，到了特勒满川，把部队分为三队，约好七月十三日于吐蕃连云堡相会。吐蕃在连云堡有将近一万士兵守卫，没有料到唐朝的军队来袭击，见唐军到来，大为惊骇，依山抵御，炮石滚木齐发如雨。高仙芝任命郎将高陵人李嗣业为陌刀将，并命令他说：“中午以前一定要打败敌人。”于是李嗣业执着一面大旗，率领陌刀手从险处攀上城头，拚命奋战，从辰时战到巳时，大败了吐蕃军，杀死五千余人，俘虏一千余人，其余的都逃走了。中使边令诚认为深入敌境太远，惧怕而不敢进军，高仙芝就让边令诚率领病弱士卒三千守连云堡城，自己则率大军继续前进。

三日，至坦驹岭，下峻阪四十余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惮险，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诈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归唐，娑夷水藤桥已斫断矣。”娑夷水，即弱水也，其水不能胜草芥。藤桥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阳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三天以后，到了坦驹岭，下峻岭四十余里，前面是阿弩越城。高仙芝恐怕士卒惧怕艰险，不肯下去，就先派人穿着胡服扮成守卫阿弩越城的投降者说：“守卫阿弩越城的士卒都愿意投降唐朝，娑夷河水上的藤桥已经被砍断了。”娑夷河就是弱水，河中的水不能够浮漂草木，河上的藤桥是通向吐蕃的道路。高仙芝假装很高兴，士卒才下去。又过了三天，阿弩越城的投降者果然来迎接唐军。

明日，仙芝入阿弩越城，遣将军席元庆将千骑前行，谓曰：“小勃律闻大军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出，取缯帛称敕赐之，大臣至，尽缚之以待我。”元庆如其言，悉缚诸大臣。王及吐蕃公主逃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附吐蕃者大臣数人。

第二天，高仙芝进入阿弩越城，派遣将军席元庆率领一千余名骑兵先行，并说：“小勃律听说大军来到，他们的君臣和百姓一定逃入山谷，可以把他们喊出来，拿出绸帛就说是唐朝皇帝赐给他们的，如果大臣来，把他们都捆住等待我去处理。”席元庆按照高仙芝的指示，把小勃律的大臣都抓了起来。只有国王与吐蕃公主逃入石窟中，没有抓到。高仙芝到后，杀了依附吐蕃的大臣数人。

藤桥去城犹六十里，仙芝急遣元庆往斫之，甫毕，呈蕃兵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尽一矢，力修之，期年乃成。

藤桥离阿弩越城还有六十里，高仙芝急忙派度元庆去砍断藤桥。桥刚被砍断，吐蕃的大兵赶到，但已来不及了。藤桥长有一箭之远，吐蕃全力修造，一年才完成。

八月，仙芝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九月，至连远堡，与边令诚俱。月末，至播密川，遗使奏状。

八月，高仙芝俘虏了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而回军。九月，到了连去堡，与边令诚一起返回。九月底，到了播密川，派使者往京师报捷。

至河西，夫蒙灵察怒仙芝不先言已而遽发奏，一不迎劳，骂仙芝曰：“啖狗粪高丽奴！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擅奏捷书！高丽奴！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仙芝但谢罪。边令诚奏仙芝深入万里，立奇功，今旦夕忧死。

高仙芝到了白马河西，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因为他不事先告诉自己就急忙向皇上报捷大为愤怒，不但不出来迎接慰劳，还大骂高仙芝说：“你这个吃狗粪的高丽奴！你的官是谁给你的，竟敢不等候我来处理，擅自向皇上报捷！高丽奴！你的罪该杀，只是因为你新立了战功，所以不忍心罢了！”高仙芝只是谢罪。边令诚上奏说高仙芝深入敌后万里，立了大功，而现在旦夕都惧怕被杀害。

第二百一十六卷

唐纪三十二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上天宝六载（丁亥、747 ）

唐纪三十二唐玄宗天宝六载（丁亥，公元747 年）

十二月，己巳，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征灵入朝，灵大惧。仙芝见灵，趋走如故，灵益惧。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思琛及行官王滔等，皆平日构仙芝于灵者也，仙芝面责千里、思琛曰：“公面如男子，心如妇人，何也？”又滔等，欲笞之，既而皆释之，谓曰：“吾素所恨于汝者，欲不言，恐汝怀忧；今既言之，则无事矣。”军中乃安。

十二月，己巳（二十八日），玄宗任命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征夫蒙灵入朝，夫蒙灵十分害怕。而高仙芝见到夫蒙灵时，还像过去那样用小步疾走表示恭敬，夫蒙灵愈发恐惧。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思琛与行官王滔等人平常都在夫蒙灵前面进高仙芝的谗言，这时高仙芝当面责骂程千里与毕思琛说：“你们面貌如男人，而心胸狭窄如妇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又揪住王滔等人想要鞭打他们，但不久就把他们都放了，并说：“我平常就恨你们，本来不想说出来，那是怕你们恐惧忧愁，现在我已经说出来了，你们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于是军府才得以安定。

初，仙芝为都知兵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贫，细瘦目，一足偏短，求为仙芝，不纳。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离其门，凡数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会达奚部叛，夫蒙灵察使仙芝追之，斩获略尽。常清私作捷书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为节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为留后。仙芝乳母子郑德诠为郎将，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军中。常清尝出，德诠自后走马突之而过。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诠，每过一门，辄阖之，既至，常清离席谓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将所知。今日中丞命为留后，郎将何得于众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将须暂死以肃军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于门外号哭救之，不及，因以状白仙芝，仙芝览之，惊曰：“已死邪？”及见常清，遂不复言，常清亦不之谢。军中畏之惕息。

起初，高仙芝任都知兵马使时，猗氏人封常清出身贫穷，年幼时就成为孤儿，身体瘦小，眼睛有毛病，而且跛足。他请求作高仙芝的侍从，高仙芝不要。封常清就每天在高仙芝的军府门口等候他出入，数十天都不离开，高仙芝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留下。适逢达奚部落反叛，夫蒙灵派高仙芝率兵追击，全部杀获。封常清就私下作了报捷的文书让高仙芝看，文书中所写的正是高仙芝所要说的，从此军府中的人都对封常清另眼相看。高仙芝被任命为节度使后，即任命封常清为节度判官，每逢高仙芝出战征讨，总是命封常清为留后。高仙芝奶妈的儿子郑德诠为郎将，高仙芝待他如亲兄弟，使他掌管自己的家事，而且在军中颇有威权。封常清有一次出门，郑德诠从后面跑马冲过封常清的身边。封常清到了使院，派人把郑德诠召来，每经过一道门，就让人把门关住，见面后，封常清起来对郑德诠说道：“我本出身低微，这是你所知道的。现在高中丞任命我为留后，你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凌辱我呢！”并喝斥他说：“我要立刻把你打死以严肃军纪。”于是就杖打了郑德诠六十下，郑德诠面朝下倒在地上，然后被拉了出去。高仙芝的妻子和奶妈在门外号啕大哭，想要救郑德诠，但已来不及了，他们又把情况告诉了高仙芝，高仙芝看过郑德诠，吃惊地说：“已经死了吗！”等见到封常清时，便不再提起这件事，封常清也不谢罪。因此军中士卒都十分畏惧封常清。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其四夷之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何力犹不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则庆、忠诸王，宰相则萧嵩、牛仙客，始遥领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李林甫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书，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从唐朝建立以来，边防将帅用的都是忠厚名臣，不让久任，不让在朝中遥领，不让同时任数职，功名显著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四方夷族的将领，虽然才略像阿史那社尔、契何力那样的名将，也不让他们为一方大将，都任命朝中大臣为使职来节制他们。到了开元年间，天子有并吞周边民族的志向，为边将的人十多年都不替换，边将开始久任；皇子中有庆王、忠王等人，宰相中有萧嵩、牛仙客等人，开始遥领边将之职；盖嘉运、王忠嗣等一人节制数道之兵，开始兼职统领军队。李林甫想要杜绝边将入朝为宰相的路，因胡人没有文化，就上奏说：“文臣为将帅，怯懦不敢作战，不如用出身低贱从事过农耕的胡人。胡人都勇敢好战，出身低贱而孤立没有党援，陛下如果真能够用恩惠笼络他们，他们一定能够为朝廷尽力死战。”玄宗觉得李林甫的话很有道理，就重用了安禄山。这时，各镇节度使都是用胡人，精兵强将都戍守在北方边疆，形成里轻外重的局面，最后安禄山得以发动叛乱，几乎推翻唐朝的天下，这都是因为李林甫追求专宠和巩固自己地位的阴谋所致。

七载（戊子、748 ）

七载（戊子，公元748 年）

夏，四月，辛丑，左监门大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骠骑大将军。力士承恩岁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其家富厚不赀。于西京作宝寿寺，寺钟成，力士作斋以庆之，举朝毕集。击钟一杵，施钱百缗，有求媚者至二十杵，

少者不减十杵。然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

夏季，四月辛丑（初二），左监门大将军、知内侍省事高力士加官为骠骑大将军。高力士侍候玄宗已有许多年了，深受玄宗赏识，朝野内外都敬畏他，就连太子也称他为兄，诸王公主则称他为翁，驸马辈的称他为爷。李林甫、安禄山都是靠他而被任命为将帅宰相。他家中十分富有，财产难以计算。他在西京建宝寿寺，寺钟铸成后，高力士举行斋会庆祝，朝中百官都来与会，击钟一次，施钱一百缗，有故意献媚的一连撞击二十下，少的也不下于十下。但是高力士性情温和谨慎，少有过错，善于观察时势行事，不敢骄横，所以玄宗始终信任他，士大夫们也不嫉恨他。

五月，壬午，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免百姓来载租庸，择后魏子孙一人为三恪。

五月壬午（十三日），群臣上唐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天下，免去百姓明年的租庸，选择后魏子孙一人为三恪。

六月，庚子，赐安禄山铁券。

六月庚子（初一），赐给安禄山享有特权的铁券。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聚敛骤迁，岁中领十五余使。甲辰，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杨钊善于窥伺玄宗的好恶而奉迎他的心意，因为能聚财敛钱而得到破格提拔，一年之中，就一身兼领十五多个使职。甲辰（初五），又被任命为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门掌管度支事，恩宠日盛。

苏冕论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前车既覆，后辙未改，求达化本，不亦难乎！

苏冕论曰：设立官吏，分别职责，各有自己的责任。行政制度有常规就容易管理，事情归于根本就难有过失，从经邦治国的长远利益考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依据的呢！自从奸臣虚夸财利以求恩宠，皇帝也多立使职以示宠爱，刻剥平民百姓厚敛聚财，广张虚数以奉献于上。从此皇帝心意放荡而生活更加奢侈，人民心怀怨恨而成祸患。以至皇帝和各级官吏尸位素餐，享受厚禄而不负其责。宇文融首开此端，杨慎矜与王紧随其后，至杨国忠而终成祸乱。孔子曾经说过：宁可有盗臣而不可有聚敛之臣。此话真是至理名言！前车已覆，后人不鉴，要想达到教化流行这一根本，不是太难了吗！

冬，十月，庚戌，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庚戌（十三日），玄宗前往华清宫。

十一月，癸未，以贵妃姊适崔氏者为韩国夫人，适裴氏者为虢国夫人，适柳氏者为秦国夫人。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为姨，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每命妇入见，玉真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三姊与、五家，凡有请托，府县承迎，峻于制敕；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以钱千缗赂韩、虢使请，无不如志。上所赐与及四方献遗，五家如一。竞开第舍，极其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既成，见他人有胜己者，辄毁而改为。虢国尤为豪荡，一旦，帅工徒突入韦嗣立宅，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但授韦氏以隙地十亩则已。中常既成，召工圬墁，约钱二百万；复求赏技，虢国以绛罗五百段赏之，而不顾，曰：“请取蝼蚁、蜥蜴，记其数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十一月癸未（十七日），玄宗封杨贵妃嫁给崔氏的姐姐为韩国夫人，嫁给裴氏的姐姐为虢国夫人，嫁给柳氏的姐姐为秦国夫人。三夫人都生得貌美色绝，唐玄宗称她们为姨，能够随便出入宫禁，受到玄宗的恩宠，权势无比。每当受有封号的命妇入宫中晋见玄宗时，就是玉真公主等人也要给他们让位。三夫人与杨、杨五家，凡是有所要求，府县的官吏立刻承办，执行起来，比皇帝所下的制敕还要严厉。全国各地贿赠的东西，充满屋室，人人都争先恐后地巴结贿赂他们，从早到晚门庭若市。十王宅中的诸王与百孙院中的皇孙有了婚嫁大事，都要用钱一千缗贿赂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让她们向玄宗求情，结果无不如意。玄宗赏赐及四方奉献给杨氏五家的物品全都一样。他们竞相建造宅第，极为壮丽豪华，一间厅堂的耗费常常超过一千万钱。建成以后，如果看见别人所建的超过自己，就毁掉重建。虢国夫人尤其奢侈，有一天早晨，她亲自带领一帮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家中，当即拆掉了他的旧房，在原地为自己建了新的宅第，只将一块十亩大的空地给了韦氏。中堂建成后，召工匠抹灰铺地，仅此一项就大概花费了二百万缗钱。工匠又要求赏赐技艺钱，虢国夫人就赏了五百段绛红色的绫罗，工匠对此之以鼻，轻蔑地说：“请拿来一些蝼蚁和蜥蜴，记住他们的只数，然后放置在堂中，如果丢失掉一只，我都不敢接受赏物。”

十二月，戊戌，或言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制改会昌县曰昭应，废新丰入昭应。辛酉，上还宫。

十二月戊戌（初二），有人说玄元皇帝老子降身于华清宫朝元阁，玄宗就下制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又废新丰县而并入昭应县。辛酉（二十五日），玄宗返回宫中。

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于青海筑神威军城，吐蕃军队来攻，被哥舒翰打败。又在青海中的龙驹岛上筑了应龙城，从此吐蕃军队再也不敢来青海附近侵扰。

是岁，云南王归义卒，子阁罗凤嗣，以其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

这一年，云南王蒙归义去世，他的儿子阁罗凤继位，玄宗就任命他的儿子凤迦异为阳瓜州刺史。

八载（己丑、749 ）

八载（己丑，公元749 年）

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变为轻货，及徵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春季，二月戊申（十三日），玄宗带领百官参观左藏库，并赏赐给他们数量不同的布帛。当时唐朝的州县殷实副有，仓库中所积蓄的粮食布帛数以万计。杨钊又奏请把各地征收的粮食卖出变成钱帛，并把所征收的丁租和地税改变为征收布帛运到京师。杨钊又多次上奏说国库中钱帛充实，古今罕见，所以玄宗带领群臣来观看，并赐杨钊紫衣和金鱼袋以嘉赏他。玄宗认为国家富有，钱物丰富，所以视金帛如粪土，毫不吝惜，赏赐王公贵族时，常常没有限度。

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以振远军使郑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

三月，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在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的木剌山筑横塞城，并任命振远军使郑县人郭子仪为横塞军使。

夏，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余条；状未达，林甫知之，讽御史逮捕，以为妖言，杖杀之。

夏季，四月，咸宁太守赵奉璋上告李林甫罪行二十余条。状子还未到达京师，李林甫已经得知，就暗中让御史逮捕了赵奉璋，声称所上的是妖言，并杖杀了他。

先是，折冲府皆有木契、铜鱼，朝廷徵发，下敕书、契、鱼，都督、郡府参验皆合，然后遣之。自募置骑，府兵日益坠坏，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复点补；其六驮马牛、器械、糗粮，耗散略尽。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至以相诟病。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由是应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无兵可交。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冲、果毅，又历年不迁，士大夫亦耻为之。其骑之法，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未尝习兵。时承平日久，议者多谓中国兵可销，于是民间挟兵器者有禁；子弟为武官，父兄摈不齿。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中国无武备矣。

先前，府兵制下的折冲府都有木契、铜鱼，朝廷如果要征发府兵，就颁下敕书、木契和铜鱼，经都督府和郡府检验，木契、铜鱼都对合，然后才能发兵。自从招募了骑以后，府兵日益衰落，其中有死的，有跑的，官吏不再清点补充。府兵装备的六驮马牛、武器和干粮也都消耗散尽。原来府兵入朝宿卫者被称为侍官，意思是去保卫天子。后来宿卫的府兵多雇人顶替，军官也像奴隶一样役使士兵，以至长安城中的人以做侍官为耻辱，把他们作为戏笑时辱骂的对象。而被派往边疆戍边的府兵也多被边将当做苦力役使，为的是这些府兵死后边将可以吞掉他们的财产。所以那些应该当府兵的人纷纷逃亡，这时各折冲府已没有兵员可交。五月癸酉（初十），李林甫奏请停止折冲府上下的铜鱼和敕书，从此府兵只保留原来的官吏。又因为府兵的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多年得不到升迁，士大夫们都以做这类官为耻辱。招募骑的办法，从天宝年间以后，也逐渐变化，并被荒废，应募的人都是一些市中商贩和刁猾之辈，未经过严格的训练。当时天下太平日久，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可以裁掉军队，因此在民间禁止私人携带兵器，子弟做武官的，父母兄弟都瞧不起他们。唐朝的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西北方，而国内空虚，没有任何武备。

太白山人李浑等上言见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记圣主福寿之符，命御史中丞王入仙游谷求而获之。上以符瑞相继，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圣祖号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皇帝，太宗益曰文武大圣皇帝，高宗益曰天皇大圣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皇帝，窦太后以下皆加谥曰顺圣皇后。

太白山人李浑等人上言说看见了神人，神人说金星洞中有玉板石记载圣主福寿的符命，玄宗就派御史中丞王往仙游谷去搜寻，果然找到了。玄宗认为不断出现的这些吉祥征兆，都是因为祖先的福禄和威烈，六月戊申（十五日），上圣祖老子号为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李渊谥号为神尧大圣皇帝，太宗李世民谥号为文武大圣皇帝，高宗李治谥号为天皇大圣皇帝，中宗李显谥号为孝和大圣皇帝，睿宗李旦谥号为玄真大圣皇帝，高祖窦太后以下的皇后都加谥号为顺圣皇后。

辛亥，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坐赃左迁汝阴太守。

辛亥（十八日），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因为贪污钱财，被贬为汝阴太守。

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查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顷之，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尽没。

玄宗命令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再加上朔方、河东兵，共计六万三千人，去攻打吐蕃石堡城，石堡城三面临险，只有一条道路可上，吐蕃只有数百人守卫，贮藏了大量粮食，又堆积檑木和石块，唐朝军队多次攻击都遭到失败。哥舒翰率军进攻了数天，仍然不能攻克，于是就召来副将高秀岩和张守瑜，要杀掉他们，二人请求宽限三天，声称一定攻克。三天后果然攻下了石堡城，俘虏了吐蕃将领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而唐朝的士卒死了数万，果然像王忠嗣所说的那样。不久，哥舒翰又派人于赤岭西部开垦屯田，并派遣了二千犯罪充军的士卒去守卫龙驹岛。冬天结冰封冻以后，吐蕃大军来攻，将守卫的士卒全部消灭。

闰月，乙丑，以石堡城为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置保宁都护府。

闰月乙丑（初三），唐朝在石堡城设置神武军，又于剑南西山索磨川设置保宁都护府。

丙寅，上谒太清宫。丁卯，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赦天下。、自今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

丙寅（初四），玄宗朝谒太清宫。丁卯（初五），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大赦天下。从今以后，进行、两种祭祀时，在太清宫圣祖老子前按顺序设置神位。

秋，七月，册突骑施移拨为十姓可汗。

秋季，七月，唐朝册封突骑施移拨为十姓可汗。

八月，乙亥，护密王罗真檀入朝，请留宿卫；许之，拜左武卫将军。

八月乙亥（十四日），护密王罗真檀入朝，并请求留下来为朝廷宿卫，玄宗答应他的要求，并拜他为左武卫将军。

冬，十月，乙丑，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乙丑（初四），玄宗前往华清宫。

十一月，乙未，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遣使表称：“师王亲附吐蕃，困苦小勃律镇军，阻其粮道。臣思破凶徒，望发安西兵，以来岁正月至小勃律，六月至大勃律。”上许之。

十一月乙未（初五），吐火罗叶护失里怛伽罗派遣使者上表说：“师王依附于叶蕃，故意困扰小勃律镇兵，断绝了他们的粮道。我想要打败师军队，希望能够发安西镇兵来助战，明年正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玄宗同意。

九载（庚寅、750 ）

九载（庚寅，公元750 年）

春，正月，己亥，上还宫。

春季，正月己亥（初十），玄宗返回宫中。

群臣屡表请封西岳，许之。

群臣多次上表请玄宗到西岳华山筑坛祭天，玄宗同意。

二月，杨贵妃复忤旨，送归私第。户部郎中吉温因宦官言于上曰：“妇人识虑不远，违忤圣心，陛下何爱宫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岂忍辱之于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赐以御膳。妃对使者涕泣曰：“妾罪当死，陛下幸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乃翦发一缭而献之。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

二月，杨贵妃又因为触怒了玄宗，被送回杨家。这时户部郎中吉温让宦官对玄宗说：“杨贵妃作为妇道人家，见识短浅，违背了圣上的心意，但陛下为何要爱惜宫中一席之地，不让她死在宫中，而要让她在宫外丢陛下的人呢？”玄宗听后，十分后悔，就派宦官把自己吃的饭赐给贵妃。杨贵妃十分感动，痛哭流涕地对宦官说：“我得罪了陛下，罪该万死，而陛下宽宏大量不杀我，还让我回家。现在要永远离开宫中，不得与陛下相见，金玉等珍宝玩物，都是陛下赐给我的，难以献给陛下，只有头发是父母所给与我的，把它献给陛下以表示我的诚心。”于是就剪下一撮自己的头发让人献给玄宗。玄宗见后立刻派高力士把杨贵妃召回宫中，从此更加宠爱。

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

当时王公贵族、皇亲国戚都竞相向玄宗进献食物，玄宗就任命宦官姚思艺

为检校进食使，所进献的水中和陆地上所产的美味佳肴有数千盘，一盘的费用就等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中书舍人窦华有一次退朝，正遇上公主进献食物，列队于街中央，传呼骑马的人，出入其间，数百名宫苑小儿举着棍棒走在前面，窦华差一点挨了他们的打。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师，虏其王勃特没。三月，庚子，立勃特没之兄素迦为师王。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打败了师军队，俘虏了师王勃特没。三月庚子（十二日），唐朝立勃特没的哥哥素迦为师王。

上命御史大夫王凿华山路，设坛场于其上。是春，关中旱；辛亥，岳祠灾；制罢封西岳。

玄宗命令御史大夫王开凿上华山的道路，于山顶上设置祭坛场。这年春天，关中大旱。辛亥（二十三日），华山上的西岳祠遭受火灾，玄宗下制书取消在西岳祭天的打算。

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潮阳。初，吉温因李林甫得进；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为钊画代林甫执政之策。萧炅及浑，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钊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夏季，四月己巳（十一日），御史大夫宋浑因为贪污巨额钱财，被流放到潮阳。先前，吉温因为李林甫的提拔而受到重用，后来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逐渐受到唐玄宗的器重，吉温就背叛李林甫而投向杨钊，又为杨钊谋划取代李林甫的计策。萧炅与宋浑都是李林甫的亲信，所以吉温就专门寻求他们的罪证，让杨钊上奏玄宗赶走他们，以翦除李林甫的心腹，李林甫也无法相救。

五月，乙卯，赐安禄山爵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

五月乙卯（二十八日），玄宗赐安禄山东平郡王爵位。这是唐朝的将帅首次封王。

秋，七月，乙亥，置广文馆于国子监，以教诸生习进士者。

秋季，七月乙亥（疑误），于国子监中设置广文馆，教授国子监考进士的学生。

八月，丁巳，以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八月丁巳（初一），玄宗任命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

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癸亥，齐丘左迁济阴太守，以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权知朔方节度事。

因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军士发放军粮不公平，军士大怒，殴打了他的判官。兵马使郭子仪用身体挡在张齐丘的前面，张齐丘才没有挨打。癸亥（初七），张齐丘被降官为济阴太守，朝廷任命河西节度使安思顺暂时代理朔方节度使。

辛卯，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士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介、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

辛卯（疑误），隐士崔昌上言说：“我们唐朝应该继承周朝与汉朝，用土德代替火德。而北周与隋朝都不是正统的王朝，不应该用他们的子孙后代为二王后。”玄宗让公卿们议论此事。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说：“公卿们讨论此事的那天夜里，四象星聚集于二十八宿之一的尾宿，天意已经很清楚了。”于是唐玄宗命令寻求商朝、周朝和汉朝的后代为三恪，废掉了北魏的后代韩公、后周的后代介公和隋朝的后代公。又任命崔昌为左赞善大夫，卫包为虞部员外郎。

冬，十月，庚申，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庚申（初五），唐玄宗前往华清宫。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说看见了玄元皇帝老子，并对他说宝仙洞中有妙宝真符。于是唐玄宗就命令刑部尚书张均等去搜寻，果然搜得。当时玄宗尊奉道教，羡慕长生不死之术，所以各地的人竞相奉献吉祥的符命，群臣也不断地上表恭贺。李林甫等人都请求捐舍宅第为道观，借以祝福玄宗万寿无疆，玄宗十分喜悦。

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至是请入朝，上命有司先为起第于昭应。禄山至戏水，杨钊兄弟姊妹皆往迎之，冠盖蔽野；上自幸望春宫以待之。辛未，禄山献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课之日书上上考。前此听禄山于上谷铸钱五垆，禄山乃献钱样千缗。

安禄山多次引诱奚人和契丹人，假装设宴招待他们，让他们饮用毒草莨菪浸泡过的酒，等醉倒后，就把他们活埋，一次常常达数千人，然后把他们酋长的头颅装进盒子中，献给朝廷，前后有许多次。这时安禄山请求入朝，玄宗命令有关官员先在昭应县为安禄山建起宅第。安禄山到了戏水，杨钊兄弟姐妹都去迎接，迎接的队伍浩浩荡荡，以至车盖似乎遮满了原野。玄宗也来到望春宫等待安禄山。辛未（十六日），安禄山献上奚族俘虏八千人，玄宗命令考察官吏政绩时为安禄山记最高一级的上上考。以前玄宗允许安禄山于上谷起五炉铸造钱币，这时安禄山献上所铸钱的样品一千缗。

杨钊，张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庚辰，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于房陵之功，复其官爵；仍赐一子官。

杨钊是张易之的外甥，上奏玄宗为张易之兄弟平反昭雪。庚辰（二十一日），玄宗下制书援引张易之兄弟曾经在房陵迎接中宗为帝的功劳，恢复他们的官爵，并赐一个儿子为官。

钊以图谶有“金刀”，请更名；上赐名国忠。

杨钊认为预卜吉凶的图谶中有“金刀”二字，不吉利，请改自己的名，玄宗赐名为国忠。

十二月，乙亥，上还宫。

十二月乙亥（二十日），玄宗返回宫中。

关西游弈使王难得击叶蕃，克五桥，拔树敦城；以难得为白水军使。

关西游弈使王难得率兵攻打吐蕃，攻克了五桥和树敦城，朝廷任命他为白水军使。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假意与石国约和，率兵袭击了石国，俘虏了石国的国王和民众返回，然后把其中的老弱病残者全部杀掉。高仙芝本性贪婪，掠夺了碧珠十余斛，黄金五六骆驼，其他的马匹杂货等不计其数，全部拿回家中，据为己有。

杨国忠德鲜于仲通，荐为剑南节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

杨国忠因为感激鲜于仲通，就推荐他为剑南节度使。而鲜于仲通性情急躁，不会安抚，失掉了蛮夷人心。

故事，南诏常与妻子俱谒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诏王阁罗风不应，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按照过去的惯例，南诏王要经常带着妻子一起晋见都督，经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每次都要奸污他们的妻子。又要求征送财物，南诏王罗凤不答应，张虔陀就派人辱骂他，还暗中向朝廷奏报他的罪行。罗凤十分愤恨，这一年，发兵反叛，攻陷了云南郡，杀死了张虔陀，并攻占了原来归附于唐朝的西南夷的三十二个州。

十载（辛卯、751 ）

十载（辛卯，公元751 年）

春，正月，壬辰，上朝献太清宫；癸巳，朝享太庙；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免天下今载地税。

春季，正月壬辰（初八），玄宗向太清宫进献祭品。癸巳（初九），向太庙献食。甲子（疑误），合祭天地于南郊，并大赦天下，免除天下百姓今年的地税。

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知留后事。

丁酉（十三日），玄宗任命李林甫兼任朔方节度使，而让户部侍郎李知留后事。

庚子，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从者争四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坠马，驸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数鞭。公主泣诉于上，上为之杖杀杨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听朝谒。

庚子（十六日），杨氏五家因为夜里游览，与广平公主的侍从争过西市门，杨氏的家奴挥鞭打中公主的衣服，公主从马上坠落下来，驸马程昌裔下马扶广平公主，也被鞭打了几下。广平公主向玄宗哭诉此事，玄宗命令杖杀杨氏的家奴。第二天，又免掉了驸马程昌裔的官职，不充许他再来朝见。

上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器皿，充其中，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方丈六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为禄山护役，筑第及造储赐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玄宗命令有关官吏为安禄山于亲仁坊建造宅第，并下敕书说不管耗费多少钱财，越壮丽越好。宅第建成以后，又装饰了各种幄帐，放置了许多日用器物，以至都放满了宅屋。其中有帖白檀香木床两个，都是长一丈，宽六尺；用银平脱工艺制成的屏风，长宽一丈六尺。厨房和马厩中所用的物品也都用金银装饰，其中有金饭罂两个，银淘盆两个，都能装五斗粮，还有织银丝筐和笊篱各一个。其他器物还有许多。就是宫禁中皇上所使用的器物，大概都比不上。玄宗命令宦官监工，在建造宅第和制作屋中所用的器物时，玄宗常常告戒监工的宦官说：“胡人大方，不要让他笑我小气。”

禄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请宰相至第。是日，上欲于楼下击，遽为罢戏，命宰相赴之。日遣诸杨与之选胜游宴，侑以梨园教坊乐。上每食一物稍美，或后苑校猎获鲜禽，辄遣中使走马赐之，络绎于路。

安禄山住进新建的宅第后，设置酒宴，并请求玄宗下敕书让宰相至宅第赴宴。这一天，玄宗原来准备在楼下击，却立刻取消了游戏，命令宰相去赴会。又每天让杨家的人与安禄山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游玩宴会，并让梨园弟子和教坊乐队陪伴。玄宗每吃到一种鲜美的食物，或者在后苑中猎获了鲜禽，都要派宦官骑马赐给安禄山，以至走马络绎，不绝于路。

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甲辰（二十日），安禄山生日，玄宗和杨贵妃赏赐给安禄山许多衣服、珍宝器物以及丰盛的酒菜食物。过了三天，又把安禄山召进宫中，杨贵妃用锦绣做成的大襁褓裹住安禄山，让宫女用彩轿抬起。唐玄宗听见后宫中的欢声笑语，就问是在干什么，左右的人说是贵妃为儿子安禄山三天洗身。玄宗亲自去观看，十分高兴，赏赐给杨贵妃洗儿金银钱，又重赏安禄山，尽兴而散。从此安禄山可以自由出入宫中，不加禁止，有时与杨贵妃同桌而食，有时一夜不出宫，宫外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丑事，而玄宗却不怀疑。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上所俘获的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和师王。玄宗命加高仙芝开府仪同三司。不久，玄宗又任命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以代替安思顺。安思顺暗中让一群胡人用刀割掉耳朵划破脸皮的方式请求留下自己，玄宗又下制书仍让安思顺为河西节度使。

安禄山求兼河东节度。二月，丙辰，以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以禄山代之。

安禄山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二月丙辰（初二），唐玄宗任命河东节度使韩休珉为左羽林将军，由安禄山代任河东节度使。

户部郎中吉温见禄山有宠，又附之，约为兄弟。说禄山曰：“李右丞相虽以时事亲三兄，不必肯以兄为相；温虽蒙驱使，终不得超擢。兄若荐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为相必矣。”禄山悦其言，数称温才于上，上亦忘曩日之言。会禄山领河东，因奏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以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事悉以委之。

户部郎中吉温见安禄山受到玄宗的宠信，就又依附于安禄山，与他结拜为兄弟。并对安禄山说：“李右丞相现在虽然与你亲善，但是一定不会推荐你为宰相。我虽然为他效力受他驱使，但终久得不到提拔。你如果能够向皇上推荐我，我就向皇上上奏说你能够担当大任，我们联合起来排斥李林甫出朝，你就一定能够当宰相。”安禄山觉得吉温的话很有道理，所以多次在玄宗面前说吉温有才能，玄宗也忘记了过去所说的话。这时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就上奏吉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事，并任命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把河东镇的政事全权委托给他们。

是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禄山登降殿阶，国忠常扶掖之。禄山与王俱为大夫，权任亚于李林甫。禄山见林甫，礼貌颇倨。林甫阳以他事召王大夫，至，趋拜甚谨；禄山不觉自失，容貌益恭。林甫与禄山语，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禄山惊服。禄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与坐于中书厅，抚以温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禄山忻荷，言无不尽，谓林甫为十郎。既归范阳，刘骆谷每自长安来，必问：“十郎何言？”得美言则喜；或但云“语安大夫，须好检校！”辄反手据床曰：“噫嘻，我死矣！”

这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正受到玄宗的重用。安禄山上下殿前的台阶时，杨国忠常扶着他。安禄山与王都为御史大夫，王的权位仅次于李林甫。安禄山看见李林甫时，态度十分傲慢。李林甫就假装有事召来王，王见到李林甫时，态度十分谦恭。安禄山不自觉地有所失态，态度也恭敬起来。李林甫与安禄山谈话时，总是揣摸他的心意，先说了出来，使安禄山惊讶叹服。安禄山对于其他公卿朝士都十分傲慢，有时还侮辱他们，但独独害怕李林甫，每当见到李林甫时，虽然是寒冬季节，也汗流沾衣。而李林甫却把安禄引进中书省办事的厅中坐下，用好言相慰问，并解下自己的披袍给安禄山穿上。安禄山十分感激，对李林甫无话不谈，并称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回到范阳后，刘骆谷每次从长安回来，安禄山一定要问：“十郎说什么了吗？”如果听到李林甫赞扬他，就十分高兴。如果听到李林甫说：“告诉安大夫，要检点一些！”安禄山就反手握着床说：“噫嘻，我活不成了！”

禄山既兼领三镇，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自以曩时不拜太子，见上春秋高，颇内惧；又见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

安禄山一身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大权，赏罚由己，日益骄横。自认为过去见太子没有下拜，而如今玄宗年事已高，十分惧怕。又看到唐朝的武备松弛，有轻视朝廷之心。孔目官严庄和掌书记高尚又借机为他讲解预卜吉凶祸福的图谶，劝他起兵叛乱。

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及家僮百余人，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私作绯紫袍、鱼袋，以百万计。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向润容、李庭望、崔乾、尹子奇、河千年、武令、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为爪牙。尚，雍奴人，本名不危，颇有辞学，薄游河朔，贫困不得志，常叹曰：“高不危当举大事而死，岂能啮草根求活邪！”禄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内。尚典笺奏，庄治簿书。通儒，万岁之子；孝哲，契丹也。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

安禄山豢养了投降的同罗、奚和契丹士兵八千多人，称为“曳落河”。曳落河，胡语就是壮士的意思。还有家奴一百余人。这些人个个都骁勇善战，一可当百。又畜养战马数万匹，大量地聚集武器，分派胡商到各地去做买卖，每年输送珍宝货物价值数百万缗钱。暗中制作绯色、紫色袍子和金鱼袋等，数以百万计。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史思明、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廷、向润容、李庭望、崔乾、尹子奇、何千年、武令、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作为爪牙。高尚是雍奴县人，原来名叫不危，很有才学，青年时漫游河朔地区，贫困不得志，常常感叹说：“我高不危宁可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死，也不愿贫穷一生吃草根而生活下去！”后来被安禄山引为幕僚，可以出入安禄山的寝室。高尚专掌草写笺表奏疏，严庄专掌文书。张通儒是张万岁的儿子。孙孝哲是契丹族人。田承嗣世世代代做卢龙地方小校一类的军官，安禄山任命他为前锋兵马使。有一次天下大雪，安禄山去检查军营，来到田承嗣的营中，寂静无声，好似无人，而在营中检阅士卒，没有一人不在，所以受到安禄山的器重。

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分二道出戎、州，至曲州、靖州。南诏王罗凤谢罪，请还所俘掠，城云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军至西洱河，与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敛战尸，筑为京观，遂北臣于吐蕃。蛮语谓弟为“钟”，吐蕃命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夏季，四月壬午（疑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南诏蛮，在泸水南面被南诏打得大败。当时鲜于仲通把八万大军分成两路，分别从戎州和州出发，到了曲州和靖州。南诏王罗凤派使者来谢罪，请求归还所掠夺俘获的物品人众，筑好云南城而撤退，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果不充许我求和，我将归附于吐蕃，这样云南就不会是唐朝的了。”鲜于仲通不答应，并囚禁所派来的使者。然后进兵到了西洱河，与罗凤的军队交战，唐兵大败，士卒死了六万余人，鲜于仲通也差一点战死。杨国忠却掩盖鲜于仲通的败军之事，仍然为他记叙战功。罗凤把唐军士卒的尸体收敛起来，筑成一座高大的山丘，供人观看，于是向北臣服于吐蕃。蛮语称弟弟为“钟”，吐蕃就称罗凤为“赞普钟”，号为东帝，并授给他金印。罗凤于国城门口镌刻石碑，说自己叛唐是出于无奈，并说：“我们南诏世世代代臣服于唐朝，受唐朝的封爵，后世还要归附唐朝，到那时可向唐朝的使者指示此碑，知道我背叛唐朝并不是出于本心的愿望。”

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玄宗下制书在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召募军队去讨击南诏。人们听说云南地方流行瘴疠这种传染病，不及交战，士卒就要死掉十之八九，没有人肯去应募。杨国忠就派遣御史到各道去捉人，用枷连锁起来送往军营。按照过去的制度，有功的百姓可以免除兵役，而此时因征兵量多，杨国忠就上奏请求只许功劳大的百姓免除兵役。被征发的人忧愁怨恨，父母妻子都来送别，嚎哭之声连天。

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石国王子逃诣诸胡，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诸胡皆怒，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仙芝宵遁。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驱，奋大梃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

高仙芝俘虏了石国王后，石国王的儿子逃到了胡人部落，将高仙芝欺压和贪暴的情况告诉了胡人。诸胡部落大怒，就暗中联合大食国军队想一起进攻安西四镇。高仙芝听说后，亲自率领蕃兵和汉兵三万去攻打大食，深入大食国境内七百余里，到了恒罗斯城，与大食军队相遇，两军对峙了五天，这时葛罗禄部落的军队叛唐，与大食军前后夹击，高仙芝的军队被打得大败，士卒几乎全部战死，留下来的仅有几千人。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劝高仙芝乘深夜逃跑。因为道路狭窄，拔汗那部落兵在前面，人畜塞路，前进不得，李嗣业就奋勇上前，挥起一根大棍子乱打，人马都被打死，高仙芝才得以通过。

将士相失，别将阳段秀实闻嗣业之声，诟曰：“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嗣业执其手谢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还至安西，言于仙芝，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

将领与士卒都失去联系，别将阳人段秀实听见李嗣业的喊叫声，就大骂道：“躲避敌人而自己先逃命，是胆小缺乏勇气；保全自己而丢掉士卒，是不仁义。就是有幸能够逃回，难道自己不感到羞愧吗？”李嗣业听见后，握着段秀实的手表示谢意，并主动留在后面抗拒追兵，收罗散卒，没有战死的士卒才得以逃脱。回到安西，李嗣业把此事告诉了高仙芝，高仙芝就任命段秀实兼任都知兵马使，作自己的判官。

八月，丙辰，武库火，烧兵器三十七万。

八月丙辰（初六），武库失火，烧毁兵器三十七万件。

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乡异。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契丹大骇。时久雨，弓弩筋胶皆弛，大将何思德言于禄山曰：“吾兵虽多，远来疲弊，实不可用，不如按甲息兵以临之，不过三日，虏必降。”禄山怒，欲斩之，思德请前驱效死。思德貌类禄山，虏争击，杀之，以为已得禄山，勇气增倍。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会夜，追骑解，得入师州。归罪于左贤王哥解、河东兵马使鱼承仙而斩之。

安禄山亲自率领范阳、河东、平卢三镇兵六万去讨伐契丹，用奚族骑兵二千作为向导。过了平卢一千余里，到了土护真水，遇到大雨。安禄山率兵昼夜兼程行军三百余里，来到契丹大本营，契丹十分惊骇。当时因为大雨连绵，弓箭和弩机的筋胶都因霖雨而松驰，大将何思德对安禄山说：“我们虽然兵多，但长途奔袭，士卒疲劳，战斗力不强，不如暂时休兵不要交战，只与敌人对阵，这样不过三天，敌人必定投降。”安禄山听后大怒，要杀掉何思德，何思德请求愿为锋以效死力。何思德长像与安禄山相似，契丹争着攻打，杀了他，以为已经杀了安禄山，所以士气大盛。这时奚族也背叛了唐军，与契丹合兵，前后夹击，唐军死伤殆尽。安禄山的马鞍也被射中，还折断了帽簪，丢掉了鞋子，仅与部下二十个骑兵逃走。因为天黑，追击的骑兵松懈下来，安禄山才得以逃入师州城。安禄山把战败的罪过归咎于左贤王哥解和河东兵马使鱼承仙，并杀了他们。

平卢兵马使史思明惧，逃入山谷近二旬，收散卒，得七百人。平卢守将史定方将精兵二千救禄山，契丹引去，禄山乃得免。至平卢，麾下皆亡，不知所出。史思明出见禄山，禄山喜，起，执其手曰：“吾得汝，复何忧！”思明退，谓人曰：“使早出，已与哥解并斩矣。”契丹围师州，禄山使思明击却之。

平卢兵马使史思明惧怕，逃入山谷将近二十天，收罗散兵七百人。平卢守将史定方率领精兵二千救安禄山，契丹退兵，安禄山才得以逃脱。到了平卢城，部下的士卒都已战死，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史思明从山谷中来见安禄山，安禄山大喜，站起来握着史思明的手说：“我有了你，还有什么发愁的呢！”史思明退出后对其他人说：“如果我早一点出来，就会与哥解一起被杀死。”契丹兵包围了师州城，安禄山派史思明打退了契丹。

冬，十月，壬子，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壬子（初三），玄宗前往华清宫。

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丙午，以国忠领剑南节度使。

杨国忠让鲜于仲通上表请求让自己兼领剑南节度使。十一月丙午（二十七日），玄宗命杨国忠兼领剑南节度使。

十一载（壬辰、752 ）

十一载（壬辰，公元752 年）

春，正月，丁亥，上还宫。

春季，正月丁亥（初九），玄宗返回宫中。

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于两市易恶钱。先是，江、淮多恶钱，贵戚大商往往以良钱一易恶钱五，载入长安，市井不胜其弊，故李林甫奏请禁之，官为易取，期一月，不输官者罪之。于是商贾嚣然，不以为便。众共遮杨国忠马自言，国忠为之言于上，乃更命非铅锡所铸及穿穴者，皆听用之如故。

二月庚午（二十二日），玄宗命令有关部门拿出粮食、布帛及国库中的钱数十万缗，把东西两市中流行的劣钱换回来。先前，江淮地区质地恶劣的钱币流行，王公贵戚和一些大商人常常用一个好钱换五个劣钱，然后带进长安，市场难以承受这种弊端，造成混乱，所以李林甫上奏请求禁止，让官方兑换，限期一个月，不交官者问罪。这一禁令使商人恐慌，不利于商业交换。许多人拦住杨国忠的马诉苦，杨国忠因此告诉了玄宗，于是玄宗又下令，准许那些不是由铅锡铸成的钱币和有孔的钱币，继续使用流通。

三月，安禄山发蕃、汉步骑二十万击契丹，欲以雪去秋之耻。初，突厥阿布思来降，上厚礼之，赐姓名李献忠，累迁朔方节度副使，赐爵奉信王。献忠有才略，不为安禄山下，禄山恨之；至是，奏请献忠帅同罗数万骑，与俱击契丹。献忠恐为禄山所害，白留后张，请奏留不行，不许。献忠乃帅所部大掠仓库，叛归漠北，禄山遂顿兵不进。

三月，安禄山发蕃人和汉人步骑兵二十万进攻契丹，想要报去年秋天的兵败之仇。当初突厥阿布思来降唐，玄宗很重视他，赐姓名为李献忠，连续升任朔方节度副使，赐奉信王爵位。李献忠十分有才干，不服安禄山，所以安禄山嫉恨他。这时，安禄山就上奏请李献忠率领同罗数万骑兵与他一起进攻契丹。李献忠怕安禄山陷害他，就告诉留后张，请他上奏不与安禄山一同去作战，张不答应。于是李献忠就率领部下大肆掠夺仓库中的物资，叛逃回漠北，于是安禄山停兵不进。

乙巳，改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

乙巳（二十八日），改吏部名为文部，兵部名为武部，刑部名为宪部。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权宠日盛，领二十余使。宅旁为使院，文案盈积，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吏赐赉不绝于门，虽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为将作监，子准为卫尉少卿，俱供奉禁中。准陵侮岫，岫常下之。然事林甫谨，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

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受到玄宗的宠信，威权日盛，一身兼任二十多个使职。自己的宅第旁边就是使院，案头积满了文书，官吏想要他签署一下，等几天都排不到。皇上让宦官不断地给他赏赐物品，络绎不绝于门，就是李林甫也畏惧他的权势。李林甫的儿子李岫任将作监，王的儿子王准任卫尉少卿，都在宫中作供奉官。而王准常常侮辱李岫，李岫总是让着他。但王对李林甫还是十分恭敬，李林甫虽然妒嫉他受到皇上的宠信，但不忍加害于他。

准尝帅其徒过驸马都尉王繇，繇望尘拜伏；准挟弹命中于繇冠，折其玉簪，以为戏笑。既而繇延准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爱女也，为准亲执刀匕。准去，或谓繇曰：“鼠虽挟其父势，君乃使公主为之具食，有如上闻，无乃非宜？”繇曰：“上虽怒无害，至于七郎，死生所系，不敢不尔。”

王准曾经领着自己的一帮党羽经过驸马都尉王繇的身旁，王繇望着他伏身下拜。王准拿起弹弓射中了王繇的帽子，折断了玉制发夹，作为戏笑。不久，王繇又设置酒宴招待王准，王繇的妻子永穆公主是玄宗的女儿，为王准亲自下厨做饭。王准离去后，有人对王繇说：“像王准这样的鼠辈小人，虽然有他父亲的权势，但你让公主为他亲自做饭，如果皇上知道了，岂不是不合适？”王繇说：“皇上就是知道了发怒也没有什么，而王七郎，对于我来说是生命所系，所以不敢不那样巴结他。”

弟户部郎中焊，凶险不法，召术士任海川问：“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惧，亡匿。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杀之。王府司马韦会，定安公主之子，王繇之同产也，话之私庭。使长安尉贾季邻收会系狱，缢杀之。繇不敢言。

王的弟弟户部郎中王是个凶险不法之徒，召方术之士任海川问道：“你看我有没有当王的面相？”任海川惧怕，就逃走藏了起来。王恐怕此事被泄露出去，就搜捕到任海川，假托其他的事用棍棒打死了他。王府司马韦会，是安定公主的儿子，王繇的同母异父兄弟，私下对人说了这件事。王知道后，就让长安县尉贾季邻把韦会抓进监狱中，然后勒死了他。王繇不敢说话。

焊所善邢，与龙武万骑谋杀龙武将军，以其兵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杨国忠；前期二日，有告之者。夏，四月，乙酉，上临朝，以告状面授，使捕之。意焊在所，先使人召之，日晏，乃命贾季邻等捕。居金城坊，季邻等至门，帅其党数十人持弓刀格斗突出。与杨国忠引兵继至，党曰：“勿伤大夫人。”国忠之密谓国忠曰：“贼有号，不可战也。”斗且走，至皇城西南隅。会高力士引飞龙禁军四百至，击斩，捕其党，皆擒之。

与王焊关系密切的邢与龙武军万骑营准备谋杀龙武将军，率兵作乱，杀李林甫、陈希烈与杨国忠。事发前两天，有人告发了这件事。夏季，四月乙酉（初九），玄宗上朝，把状子当面交给王，让他去捉人。王想到弟弟王焊可能在邢家里，就先让人把他叫了回来，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才命令贾季邻等逮捕了邢。邢居住在金城坊，贾季邻等到了他门口，邢领着他的党羽数十人手持弓箭刀剑边走边战闯了出来。王与杨国忠率兵从后面赶到，邢的党羽说：“不要伤了王大夫的人马。”杨国忠的侍从暗中对杨国忠说：“叛贼有暗号，不能与他们交战。”邢边战边走，到了皇城西南角。这时高力士率领飞龙禁军四百来到，攻杀了邢，并逮捕了他的党羽。

国忠以状白上，曰：“必预谋。”上以任遇深，不应同逆；李林甫亦为之辩解。上乃特命原焊不问，然意欲表请罪之；使国忠讽之，不忍，上怒。会陈希烈极言大逆当诛，戊子，敕希烈与国忠鞫之，仍以国忠兼京兆尹。于是任海川、韦会等事皆发，狱具，赐自尽，焊杖死于朝堂，子准、流岭南，寻杀之。有司籍其第舍，数日不能遍。宾佐莫敢窥其门，独采访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杨国忠把情况告诉了玄宗，并说：“王一定参预了这一阴谋。”而玄宗认为王深受他的信任，不应该有叛逆行为，李林甫也为他辩解。于是玄宗特下令赦免王不问他的罪，但想要王自己主动上表请治兄弟的罪，并让杨国忠暗示他，但王觉得不忍心这样做，玄宗大怒。适逢陈希烈极力说王犯了大逆罪，应该杀掉他，戊子（十二日），玄宗下敕命陈希烈与杨国忠审讯王，并任命杨国忠兼京兆尹。因此任海川和韦会的案件都暴露了出来，证据确凿，王被玄宗赐自杀，王焊被棍棒打死于朝堂，王的儿子王准与王流放岭南，不久也被杀死。有关部门去查抄他的家，几天都抄不完，王的部下都躲开怕受到牵连，只有采访判官裴冕收葬了他的尸体。

初，李林甫以陈希烈易制，引为相，政事常随林甫左右，晚节遂与林甫为敌，林甫惧。会李献忠叛，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代；庚子，以思顺为逆方节度使。

起初，李林甫认为陈希烈容易控制，所以推荐为宰相。陈希烈对朝中大事，常常听李林甫的，但到了后来，却与李林甫为敌作对，李林甫惧怕。适逢李献忠叛逃，李林甫就请求辞掉所兼任的朔方节度使职，并且推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代替自己。庚子（二十四日），玄宗任命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

五月，戊申，庆王琮薨，赠靖德太子。

五月戊申（初三），庆王李琮去世，赠谥号为靖德太子。

丙辰，京兆尹杨国忠加御史大夫、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凡王所绾使务，悉归国忠。

丙辰（十一日），玄宗任命京兆尹杨国忠为御史大夫、京畿及关内采访等使，凡是王原来所兼领的使职，都归杨国忠。

初，李林甫以国忠微才，且贵妃之族，故善遇之。国忠与王俱为中丞，用林甫荐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遂深探邢狱，令引林甫交私兄弟及阿布思事状，陈希烈、哥舒翰从而证之；上由是疏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

起初，李林甫认为杨国忠才能不大，并且是杨贵妃的同族，所以重用了他。杨国忠与王都是御史中丞，后来王靠李林甫的推荐任御史大夫，所以引起杨国忠的不满。于是杨国忠深究邢的案件，并令案犯说李林甫与王兄弟有私交以及阿布思叛逃的事情与李林甫有牵连，陈希烈与哥舒翰也从中间证明此事，玄宗因此疏远李林甫。杨国忠的权力威震天下，开始与李林甫相抗衡。

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

六月甲子（疑误），杨国忠上奏说吐蕃发兵六十万增援南诏，被剑南兵打败于云南，并攻下了隰州等三城，俘虏敌人六千三百名，因为道路遥远，挑选其中年青力壮的一千多人及他们投降的酋长献给朝廷。

秋，八月，乙丑，上复幸左藏，赐群臣帛。癸巳，杨国忠奏有凤皇见左藏库屋，出纳判官魏仲犀言凤集库西通训门。

秋季，八月乙丑（疑误），玄宗又去观看左藏库，赏赐群臣布帛。癸巳（十九日），杨国忠上奏说在左藏库的屋顶上看见了凤凰，出纳判官魏仲犀说看见一群凤凰聚集在左藏库西的通训门上。

九月，阿布思入寇，围永清栅，栅使张元轨拒却之。

九月，阿布思帅领部下入侵，包围了永清栅，被栅使张元轨击退。

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戊寅（初五），玄宗前往华清宫。

己亥，改通训门曰凤集门；魏仲犀迁殿中侍御史，杨国忠属吏率以凤皇优得调。

己亥（二十六日），玄宗命令改通训门为凤集门，将魏仲犀升为殿中侍御史，杨国忠的部下都因为说看见了凤凰而得到优先升迁。

南诏数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将行，泣辞，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上谓国忠曰：“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相。”林甫时已有疾，忧懑不知所为，巫言一见上可小愈；上欲就视之，左右固谏。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圣阁遥望，以红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国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十一月，丁卯，林甫薨。

南诏多次入侵唐朝的边疆，蜀人请求派杨国忠前往剑南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上奏玄宗，请派杨国忠往蜀地。杨国忠临行前哭泣着与玄宗辞别，并说此行一定会被李林甫害死，杨贵妃也为他说情。玄宗对杨国忠说：“你暂时到蜀中处理一下军政大事，我屈指计日等着你回来，然后任命你为宰相。”这时李林甫已重病在身，心中忧伤烦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巫人告诉他说，看见皇上病情就可以好转。玄宗想去看望李林甫，左右的人坚持劝阻。于是玄宗就命令李林甫从屋里出来到庭院中，玄宗登上降圣阁远远地看他，挥起红色的围巾向他招手。李林甫已不能下拜，就让人代他向玄宗下拜。杨国忠刚到蜀中，玄宗就派宦官把他召了回来。杨国忠到昭应县，去见李林甫，拜倒在床下。李林甫流着眼泪对杨国忠说：“我活不长了，我死后您必定要当宰相，后事就拜托您了。”杨国忠表示感谢，并说不敢当，汗流满面。十一月丁卯（二十四日），李林甫故去。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已，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玄宗晚年自认为天下太平，没有可以忧愁的事了，于是居于深宫之中，沉湎于声色犬马，寻求欢娱，把政事都委托给李林甫。李林甫巴结讨好玄宗左右的人，故意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自己受宠信的地位；杜绝堵塞向玄宗进谏的门路，蒙蔽玄宗，以施展自己的奸滑的权术；嫉妒贤能之士，排斥压抑才能胜过自己的人，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多次制造冤假错案，杀戮驱逐朝中大臣，以护大自己的权势。皇太子以下的人，都畏之如虎。李林甫当宰相共十九年，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势，而玄宗还不省悟。

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使并如故。

庚申（疑误），玄宗任命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仍兼任以前的使职。

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

杨国忠为人争强好胜，但性情浮躁，没有威严的仪表。既为宰相，自认为大权在握，以天下为己任，处理国家军政大事，刚愎自用，草率从事。在朝廷上常常捋起袖子，对王公大臣颐指气使，以至人人惊恐。杨国忠从兼侍御史到任宰相，总共兼领四十多个使职。台省中有才能和名声的人，如果不听他的话，就都想方设法将其贬为地方官。

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晋见杨国忠，并说：“如果去拜见他，马上就可以富贵。”张彖说：“你们认为依靠杨右相就像泰山那样稳固，但我却认为是一座冰山！如果烈日高照，你们难道不怕冰山消融而失去依靠吗！”于是就隐居于嵩山中。

国忠以司勋员外郎崔圆为剑南留后，徵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关内采访等使。温诣范阳辞安禄山，禄山令其子庆绪送至境，为温控马出驿数十步。温至长安，凡朝廷动静，辄报禄山，信宿而达。

杨国忠任命司勋员外郎崔圆为剑南留后，征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等使。吉温临行前到范阳向安禄山告别，安禄山让他的儿子安庆绪一直把吉温送出境，并为吉温牵着马送出驿站大门数十步。吉温到了长安后，对明廷中的一举一动，都向安禄山报告，消息两天两夜就可以到达。

十二月，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

十二月，杨国忠为了收买人心，建议说：“文部选拔官吏，不管贤明与否，选择有资历的留下，依照声望和功绩任命一定的职位。”那些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官吏都赞成这一建议。凡杨国忠所施行的政策，都曲意迎合人们的愿望，所以受到一些人的称颂。

甲申，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

甲申（十二日），玄宗命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任北平太守，并为卢龙军使。

丁亥，上还宫。

丁亥（十五日），玄宗返回宫中。

丁酉，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丁酉（二十五日），玄宗任命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

哥舒翰素来与安禄山、安思顺有矛盾，玄宗常常为他们调解，使他们结拜为兄弟。这年冬天，三人同入朝，玄宗让高力士在城东设宴招待他们。席间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的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您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的族类十分相近，为什么不互相亲善呢？”哥舒翰说：“古人说狐狸向着自己的洞窟嚎叫不吉祥，是因为忘本的原故。老兄如果能够与我亲善，我怎么敢不尽心呢！”安禄山认为哥舒翰讥讽他胡人，极为愤怒，骂哥舒翰道：“你这个突厥竟敢这样无礼！”哥舒翰正想要回骂，看见高力士用眼睛示意他，就没有回嘴，假装喝醉了酒而散席，从此积怨愈深。

棣王琰有二孺人，争宠，其一使巫书符置琰履中以求媚。琰与监院宦者有隙，宦者知之，密奏琰祝诅上；上使人掩其履而获之，大怒。琰顿首谢：“臣实不知有符。”上使鞫之，果孺人所为。上犹疑琰知之，囚于鹰狗坊，绝朝请，忧愤而薨。

棣王李琰有两个孺人，争风吃醋，其中一个暗中让巫师写了一道符放在李琰的鞋子里，借以讨好。李琰与监视他们的宦官有矛盾，宦官知道了这件事，就秘密地向玄宗上奏说李琰诅咒皇上，于是玄宗就派人突然搜查了李琰的鞋子，果然搜到了符，心中大怒。李琰叩头谢罪说：“我实在不知道这件事。”玄宗派人审问，原来是孺人干的。但玄宗还是怀李琰知道此事，就把他囚禁在鹰狗坊中，不再让他上朝请安，李琰忧愤而死。

故事，兵、吏部尚书知政事者，选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过门下省审，自春及夏，其事乃毕。及杨国忠以宰相领文部尚书，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阙。

按照过去的制度，兵部和吏部尚书如果兼任宰相，就把科举考试的事委托给侍郎以下的官吏去主持，经过三项考试而通过的，才送给门下省审查，从春天一直到夏天，才能完毕。到杨国忠以宰相兼领文部尚书时，想要显示自己精明能干，就让有关官吏先在自己的家里暗中把名字确定下来。

十二载（癸巳、753 ）

十二载（癸巳，公元753 年）

春，正月，壬戌，国忠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皆集尚书都堂，唱注选人，一日而毕，曰：“今左相、给事中俱在座，已过门下矣。”其间资格差缪甚众，无敢言者。于是门下不复过官，侍郎但掌试判而已。侍郎韦见素、张倚趋走门庭，与主事无异。见素，凑之子也。

春季，正月壬戌（二十日），杨国忠召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各部门的长官都聚集于尚书都堂，决定入选的人，只用了一天就结束了，他说：“现在左相和给事中都在这里，就等于通过了门下省的审查。”所选的人水平差距很大，但没有人敢于提意见。因此门下省不再审查被选为官的人，侍郎只主考判文而已。侍郎韦见素和张倚跑腿办事，与吏部主事没有两样。韦见素是韦凑的儿子。

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

京兆尹鲜于仲通暗示入选的人请为杨国忠刻颂辞，立于尚书省门口，玄宗下制让鲜于仲通撰写颂辞，亲自改定了几个字，鲜于仲通用黄金填写。

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附国忠意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赀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己亥，赐陈希烈爵许国公，杨国忠爵魏国公，赏其成林甫之狱也。

杨国忠派人劝安禄山，让他诬告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安禄山就让阿布思部落投降的人到朝廷，诬告说李林甫与阿布思曾经结为父子关系。玄宗相信了，就派官吏去调查。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恐怕自己受到牵连，就按照杨国忠的意图证明说有此事。当时李林甫还没有埋葬，二月癸未（十一日），玄宗下制书削去李林甫的官爵，子孙中有官职者被罢免，流放到岭南和黔中，只给随身穿的衣服和所吃的粮食，其余的财产全部没收。李林甫的亲戚和党羽因这一案件被贬官的达五十余人。又剖开李林甫的棺材，取出了口中所含的珍珠，脱掉金紫衣服，换上了一个小棺材，按照一般平民的礼仪埋葬了他。己亥（二十七日），玄宗赐陈希烈许国公爵位，杨国忠魏国公爵位，以奖赏他们揭发和处置李林甫案件一事。

夏，五月，己酉，复以魏、周、隋后为三恪，杨国忠欲攻李林甫之短也。卫包以助邪贬夜郎尉，崔昌贬乌雷尉。

夏季，五月己酉（初九），重新确定以北魏、北周和隋朝的后代为三恪，这是杨国忠故意要揭李林甫的短。卫包因为助长邪恶被贬为夜郎县尉，崔昌被贬为乌雷县尉。

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阿布思被回纥打败，安禄山乘机诱降了他的部落，从此安禄山的军队兵强马壮，天下无敌。

壬辰，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

壬辰（疑误），玄宗命令左武卫大将军何复光率领岭南五府的军队攻打南诏。

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已，故畏服之。及杨国忠为相，禄山视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国忠屡言禄山有反状；上不听。

安禄山因为李林甫的狡猾超过自己，所以对他十分畏服。到杨国忠为宰相，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因此二人有矛盾。杨国忠多次说安禄山要谋反，但玄宗不听。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

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军攻打吐蕃，攻克了吐蕃的洪济、大漠门等城，降服了九曲的全部部落。

初，高丽人王思礼与翰俱为押牙，事王忠嗣。翰为节度使，思礼为兵马使兼河源军使。翰击九曲，思礼后期；翰将斩之，既而复召释之。思礼徐曰：“斩则遂斩，复召何为！”

起初，高丽人王思礼与哥舒翰都在王忠嗣的部下作押牙。哥舒翰为节度使，王思礼为兵马使兼河源军使。哥舒翰率军攻打九曲部落，王思礼延误了军期，哥舒翰先想要杀他，不久又把他叫来释放了。王思礼镇静地说：“要杀就杀，又把我叫来干什么！”

杨国忠欲厚结翰共排安禄山，奏以翰兼河西节度使。秋，八月，戊戌，赐翰爵西平郡王。翰表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

杨国忠想联结哥舒翰共同对付安禄山，就奏请玄宗任命哥舒兼任河西节度使。秋季，八月戊戌（三十日），玄宗又赐哥舒翰西平郡王爵位。哥舒翰上表奏请任命侍御史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遗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这时唐朝强盛，从长安城西的安远门向西一万二千里都是唐朝的领土，村落相望，桑麻被野，天下最富饶的地区都不如陇右。哥舒翰每次派使者入朝奏事，总是乘白骆驼，一天行五百里。

九月，甲辰，以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蜜施为突骑施可汗。

九月甲辰（初六），朝廷封突骑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罗蜜施为突骑施可汗。

北庭都护程千里追阿布思至碛西，以书谕葛逻禄，使相应。阿布思穷迫，归葛逻禄，葛逻禄叶护执之，并其妻子、麾下数千人送之。甲寅，加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开府仪同三司，赐爵金山王。

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阿布思到了碛西，写信告谕葛逻禄，让他接应。这时阿布思无路可走，就投向葛逻禄，葛逻禄把他抓了起来，连同他的妻子、儿子及部下数千人送交程千里。甲寅（十六日），朝廷加封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开府仪同三司，赐爵位金山王。

冬，十月，戊寅，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戊寅（十一日），玄宗前往华清宫。

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居第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为之掩目。

杨国忠的宅第与虢国夫人相邻，因此二人昼夜往来，不用相约，有时竟并马一起入朝，也不用障幕遮蔽，路边的人都觉得羞耻而无法看下去。

三夫人将从车驾幸华清宫，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国忠谓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国忠仍以剑南旌节引于其前。

韩国、虢国和秦国三夫人将要跟随玄宗前往华清宫，在杨国忠的家中相会，所跟从的车马仆从，浩浩荡荡，占满了城中数坊之地，所穿的锦衣绣服和佩带的珍珠宝玉，鲜艳夺目。杨国忠曾经对客人说：“我本出身贫苦人家庭，只是因为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结果，但想到终究留不下好的声誉，还不如及时行乐。”杨氏五家，每家为一队，每队都穿着一种颜色的衣服相区别，然后五家合为一队，远远望见，灿烂如云锦。杨国忠还让剑南节度使的仪仗在队伍前面领路。

国忠子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畏国忠权势，遣其子昭应尉抚先白之。抚伺国忠入朝上马，趋至马下；国忠意其子必中选，有喜色。抚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国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策马不顾而去。抚惶遽，书白其父曰：“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遂置暄上第。及暄为户部侍郎，始自礼部迁吏部，暄与所亲言，犹叹己之淹回，之迅疾。

杨国忠的儿子杨暄考明经科，因为学业浅陋，没有及格。礼部侍郎达奚因为畏惧杨国忠的权势，就让他的儿子昭应县尉达奚抚先去告诉杨国忠。达奚抚趁杨国忠正要上马入朝时，来到马旁。杨国忠想他的儿子一定能够中选，面露喜色。达奚抚告诉杨国忠说：“我家大人让我告诉相公，您家郎君的答卷不符合程式，没有考中，但是也不敢让他落选。”杨国忠愤怒地说：“我的儿子何愁不能富贵，而让你们这些鼠辈人物来卖弄！”说完催马头也不回地走了。达奚抚十分惊慌，就写信告诉他的父亲说：“杨国忠依恃权势，口出狂言，实在使人叹息，怎么能够与他论是非曲直呢！”于是达奚就把杨暄列入优等。及杨暄做了户部侍郎，达奚才从礼部侍郎升为吏部侍郎，而杨暄与关系亲密的人交谈时，还叹恨自己晋升太慢，达奚晋升快。

国忠既居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

杨国忠因为身居要职，朝野内外向他送礼的人不绝其门，仅家中堆积的丝织品就有三千万匹。

上在华清宫，欲夜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谏曰：“宫外即旷野，安可不备不虞！陛下必欲夜游，请归城阙。”上为之引还。

玄宗在华清宫想要夜晚出游，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进谏说：“华清宫外就是野地，怎么能够不考虑安全呢！陛下如果一定想要出游，请回城去。”玄宗因此回宫。

是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至菩萨劳城，前锋屡捷，常清乘胜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实谏曰：“虏兵赢而屡北，诱我也；请搜左右山林。”常清从之。果获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还。

这一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兵进攻大勃律，到了菩萨劳城，先头部队多次获胜，封常清就乘胜追击。这时斥候府要毅段秀实进谏说：“敌人兵力弱而多次败逃，这是引诱我们，请派兵搜查两边的山林。”封常清听从了段秀实的劝告，派兵搜寻，果然有伏兵，于是大败大勃律，受降而回。

中书舍人宋昱知选事，前进士广平刘乃以选法未善，上书于昱，以为：“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犹曰载采有九德，考绩以九载。近代主司，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间，何古今迟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观其利口，则不若啬夫，何暇论圣贤之事业乎！”

中书舍人宋昱主持科举考试，前进士广平人刘乃认为科举选人的方法并不合理，就上书宋昱说：“大禹、后稷和皋陶三位圣贤都在虞舜一朝做官，他们还说日日都要吸取人们九种美善的德行，用九年的时间考察一个人的能力。而现在掌管选人的官吏却根据一篇判文就决定一个人的文字水平，根据一个作揖就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合乎礼仪，古今选官的快慢差距竟会这么大吗！假如让周公、孔子站在今天的考堂上，考他们的文章，则比不过南朝的徐陵和庾信，看他们的口才，则比不过汉代的啬夫，哪有机会论说圣贤的事业呢！”

第二百一十七卷

唐纪三十三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下十三载（甲午、754 ）

唐纪三十三唐玄宗天宝十三载（甲午，公元754 年）

春，正月，己亥，安禄山入朝。是时杨国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上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庚子，见上于华清宫，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

春季，正月己亥（初三），安禄山入朝。当时杨国忠进言说安禄山必反，并说：“陛下试召他入朝，他一定不来。”于是玄宗就派人召见安禄山，安禄山听见命令立刻来朝。庚子（初四），安禄山晋见玄宗于华清宫，哭诉说：“我本是一名胡人，只是受到陛下的信任才有今天的地位，但却不为杨国忠所容，恐怕难以活命了！”玄宗听后十分怜爱，重加赏赐，因此更加信任安禄山，杨国忠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太子李亨也知道安禄山要谋反，告诉玄宗，玄宗不听。

甲辰，太清宫奏：“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乘紫云，告以国祚延昌。”

甲辰（初八），太清宫上奏说：“崇玄馆学士李琪看见玄元皇帝老子乘紫云，告诉他说大唐王朝昌盛长久。”

唐初，诏敕皆中书、门下官有文者为之。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太常卿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禄山同章事，已令张草制。杨国忠谏曰：“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上乃止。乙巳，加禄山左仆射，赐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唐朝初年，皇上所下的诏书制敕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官吏中善于作文章的人撰写。乾封年以后，开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人草写文告，这些人常常在北门值班等候命令，所以当时的人把他们称为“北门学士”。中宗在位时，由上官昭容专门管这些事。玄宗即位以后，开始设置翰林院，靠近宫廷，延揽天下能文之士，下至佛僧、道士以及精通书、画、琴、棋、卜、祝的人，都召进去，这些人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和他的弟弟太常卿张都在翰林院供奉皇上。玄宗想要加封安禄山同平章事，已经令张草写了制书。这时，杨国忠进谏说：“安禄山虽然有战功，但是目不识丁，怎么能够做宰相呢？如果制书颁布，恐怕周边的夷人会轻视我们大唐王朝。”玄宗只好取消了这一任命。乙巳（初九），玄宗加封安禄山左仆射，赐给他的一个儿子三品官，另一个儿子四品官。

丙午，上还宫。

丙午（初十），玄宗返回宫中。

安禄山求兼领闲厩、群牧；庚申，以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禄山又求兼总监；壬戌，兼知总监事。禄山奏以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杨国忠由是恶温。禄山密遣亲信选健马堪战者数千匹，别饲之。

安禄山请求兼任闲厩使、群牧使等职。庚申（二十四日），玄宗任命安禄山为闲厩、陇右群牧等使。安禄山又请求兼任群牧总监，壬戌（二十六日），玄宗又任命安禄山兼任总监。安禄山又上奏请求任命御史中丞吉温为武部侍郎，充任闲厩副使，杨国忠因此恨吉温。安禄山暗中派亲信挑选能征善战的健壮军马数千匹，另选地方饲养。

二月，壬申，上朝献太清宫，上圣祖尊号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太帝。癸酉，享太庙，上高祖谥曰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谥曰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谥曰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谥曰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以汉家诸帝皆谥孝故也。甲戌，群臣上尊号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赦天下。

二月壬申（初六），玄宗向太清宫献食，上圣祖老子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太帝。癸酉（初七），玄宗祭祀太庙，上高祖李渊谥号为神尧大圣光孝皇帝，太宗李世民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高宗李治谥号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宗李显谥号为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李旦谥号为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因为汉朝的皇帝的谥号都有“孝”字，所以都加谥号为“孝”。甲戌（初八），群臣上玄宗尊号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丁丑，杨国忠进位司空；甲申，临轩册命。

丁丑（十一日），玄宗晋升杨国忠为司空。甲申（十八日），杨国忠在殿前的平台上接受玄宗的册命。

己丑，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

己丑（二十三日），安禄山上奏说：“我所率领的部下将士讨伐奚、契丹、九姓胡、同罗等，功勋卓著，乞望陛下能够打破常规，越级封官赏赐，并希望写好委任状，让我在军中授与他们。”因此安禄山部将被任命为将军的有五百多人，中郎将的有二千多人。安禄山要谋反，所以借此收买人心。

三月，丁酉朔，禄山辞归范阳。上解御衣以赐之，禄山受之惊喜。恐杨国忠奏留之，疾驱出关。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执绳板立于岸侧，十五里一更，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不下船。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三月丁酉朔（初一），安禄山向玄宗告辞，要回范阳。玄宗脱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安禄山十分惊喜。安禄山恐怕杨国忠向玄宗上奏把他留在朝中，所以急忙出潼关。然后乘船沿黄河而下，命令船夫手执挽船用的绳板立在岸边，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日行数百里，经过郡县也不下船。从此有说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都把他们捆绑起来送给安禄山，因此人们都知道安禄山要谋反，但没有人敢说。

禄山之发长安也，上令高力士饯之长乐坡，及还，上问：“禄山慰意乎？”对曰：“观其意怏怏，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兄弟告之也。”上怒，贬张均为建安太守，为卢溪司马，弟给事中为宜春司马。

安禄山从长安离去时，玄宗命令高力士在长乐坡为安禄山饯行，高力士回来后，玄宗问道：“安禄山满意吗？”高力士回答说：“我看到他心中不愉快，一定是知道了想要任命他为宰相，后来又改变的缘故。”玄宗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忠，杨国忠说：“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一定是张兄弟告诉安禄山的。”玄宗大为愤怒，就贬张均为建安郡太守，张为卢溪郡司马，张的弟弟给事中张为宜春郡司马。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太守成如、讨击副使范阳鲁炅、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义为左羽林将军。英义，知运之子也。翰又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为支度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安邑曲环为别将。

哥舒翰也为他的部将请功，玄宗就下敕任命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为特进，临洮太守成如、讨击副使范阳人鲁灵、皋兰府都督浑惟明等为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又为左羽林将军。郭英又是郭知运的儿子。哥舒翰又上奏任命严挺之的儿子严武为节度判官，河东人吕为支度判官，前封丘县尉高适为掌书记，安邑人曲环为别将。

程千里执阿布思，献于阙下，斩之。甲子，以千里为金吾大将军，以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

程千里俘获了阿布思，献于朝廷，被斩首。甲子（二十八日），玄宗任命程千里为金吾大将军，封常清暂时代理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

夏，四月，癸巳，安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李日越。

夏季，四月癸巳（二十八日），安禄山上奏说了打败了奚族，俘虏了奚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尽如钩。

六月乙丑朔（初一），出现日食，是形状如钩的日环食。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攻打南诏。南诏王罗凤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把唐军引到大和城下，坚壁不战。李宓粮尽，所率领的士卒因为瘴疫和饥饿死了十分之七八，遂领兵撤退，这时南诏才出兵追击，李宓被俘，全军覆没。而杨国忠不但隐瞒败状，还假报获胜，并增兵去讨伐，前后战死的达二十万人，没有人敢说这件事。玄宗曾经对高力士说：“朕已经老了，把朝中政事委托给宰相处理，边防军事委托给诸位边将，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高力士回答说：“我听说唐军在云南多次战败，还有边将拥兵自重，不知道陛下如何处置！我深怕一朝祸发，难以挽救，怎么能说可以高枕无忧呢！”玄宗说：“你不要说了，让我仔细考虑一下。”

秋，七月，癸丑，哥舒翰奏：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以临洮太守成如兼洮阳太守，充神策军使。

秋季，七月癸丑（二十日），哥舒翰奏请在所开拓的九曲地方设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任命临洮太守成如兼洮阳太守，充任神策军使。

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杨国忠忌恨陈希烈，所以陈希烈多次上表请求辞职。玄宗想任命武部侍郎吉温代陈希烈，而杨国忠因为吉温依附于安禄山，就上奏说不可。他认为文部侍郎韦见素性情温和易于控制，就推荐他代替陈希烈。八月丙戌（二十三日），玄宗任命陈希烈为太子太师，罢免参知政事。同时任命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杨国忠恶京兆尹李岘不附己，以灾归咎于岘，九月，贬长沙太守。岘，之子也。上忧雨伤稼，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上以为然。扶风太守房言所部水灾，国忠使御史推之。是岁，天下无敢言灾者。高力士侍侧，上曰：“淫雨不已，卿可尽言。”对曰：“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从去年以来，水灾与旱灾不断，关中地区闹饥荒。杨国忠因为憎恨京兆尹李岘不听自己的话，就把这些天灾归咎于李岘，九月，贬李岘为长沙太守。李岘是信安王李的儿子。玄宗担忧雨多损害庄稼，杨国忠就拿一些长势良好的禾苗献给玄宗说：“虽然雨多，但没有损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然。扶风太守房说本郡遭受水灾，杨国忠就派御史去调查。这一年，天下没有人再敢于说遭受天灾。高力士侍候玄宗，玄宗说：“大雨连绵不断，你可以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把大权委托给宰相以来，赏罚不当，以致上天阴阳失调，我怎么敢说什么呢！”玄宗沉默不语。

冬，十月，乙酉，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乙酉（二十三日），玄宗前往华清宫。

十一月，己未，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

十一月己未（二十八日），设置宦官内侍监二名，正三品级。

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杨国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赃污事，下御史按问。陟赂中丞吉温，使求救于安禄山，复为国忠所发。闰月，壬寅，贬陟桂岭尉，温澧阳长史。安禄山为温诉冤，且言国忠谗疾。上两无所问。

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陟是韦斌的哥哥，风度文雅，负有盛名，杨国忠恐怕他入朝为宰相，就让人告他有贪污行为，并下到御史台去调查。韦陟贿赂御史中丞吉温，让吉温向安禄山求援，又被杨国忠揭发。闰月壬寅（疑误），贬韦陟为桂岭县尉，吉温为澧阳郡长史。安禄山又为吉温拆冤，并说这是杨国忠故意陷害。玄宗都不问罪。

戊午，上还宫。

戊午（疑误），玄宗返回宫中。

是岁，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八，乡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

这一年，户部上奏唐朝统辖的郡有三百二十一，县一千五百三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数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

十四载（乙未、755 ）

十四载（乙未，公元755 年）

春，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去吐蕃来降。

春季，正月，苏毗王子悉诺逻脱离吐蕃来归附唐朝。

二月，辛亥，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上命立进画，给告身。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国忠许诺。壬子，国忠、见素入见，上迎谓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国忠逡巡不敢言，上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今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为河东节度使，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上留不发，更遣中使辅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竭忠奉国，无有二心。上谓国忠等曰：“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事遂寝。循，华原人也，时为节度副使。

二月辛亥（二十二日），安禄山派副将何千年入朝奏事，请求用蕃人将领三十二人代替汉人将领，玄宗命令中书省立刻下敕书，由自己签署实行，并发给委任状。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早就怀有反心，现在又请求以蕃将代替汉将，谋反的迹象已经很明确了。明天我一定尽力向皇上说这件事，如果皇上不听，请您继后劝说。”杨国忠答应。壬子（二十三日），杨国忠与韦见素入宫晋见玄宗，玄宗迎接他们，并说：“你们是怀疑安禄山要谋反吗？”韦见素因此极力说安禄山反迹已露，对于他的请求千万不能答应，玄宗不高兴。这时杨国忠竟因有顾虑而不敢说话，玄宗便答应了安禄山的请求。有一天，杨国忠和韦见素对玄宗说：“我们有计策可以消除安禄山的阴谋。现在如果任命安禄山为平章事，召他入朝，然后任命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为河东节度使，这样安禄山的势力就会分化瓦解。”玄宗同意。制书已经写好，但玄宗却留在朝中不发，而又派宦官辅琳拿着珍果去赐给安禄山，并让他暗中观察形势的变化。辅琳受了安禄山的重赂，还朝后极力说安禄山忠诚奉国，没有二心。唐玄宗对杨国忠等人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必不会有异心。再说东北地区的奚与契丹还要靠他镇抚。朕可以保证他不会谋反，你们不要担忧！”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贾循是华原人，当时是范阳节度副使。

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家居不出。

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在路上中风，于是就留在了京师，住在家里，不出来活动。

三月，辛巳，命给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三月辛巳（二十二日），玄宗命令给事中裴士淹代表朝廷去河北安慰军民。

夏，四月，安禄山奏破奚、契丹。

夏季，四月，安禄山上奏说打败了奚与契丹。

癸巳，以苏毗王子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李忠信。

癸巳（初四），玄宗封苏毗王子悉诺逻为怀义王，赐姓名为李忠信。

安禄山归至范阳，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称疾不出迎，盛陈武备，然后见之。裴士淹至范阳，二十余日乃得见，无复人臣礼。杨国忠日夜求禄山反状，使京兆尹围其第，捕禄山客李超等，送御史台狱，潜杀之。禄山子庆宗尚宗女荣义郡主，供奉在京师，密报禄山，禄山愈惧。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秋，七月，禄山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控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达奚疑有变，奏请“谕禄山以进车马宜俟至冬，官自给夫，无烦本军。”于是上稍寤，始有疑禄山之意。会辅琳受赂事亦泄，上托以他事扑杀之。上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谕禄山，如策；且曰：“朕新为卿作一汤，十月于华清宫待卿。”神威至范阳宣旨，禄山踞床微起，亦不拜，曰：“圣人安隐。”又曰：“马不献亦可，十月灼然诣京师。”即令左右引神威置馆舍，不复见；数日，遣还，亦无表。神威还，见上泣曰：“臣几不得见大家！”

安禄山回到范阳后，每当朝廷有使者来，总是假装有病不出来迎接。有时布置好兵力，然后才出来接见。裴士淹来到范阳后二十多天才见安禄山，安禄山一点臣下的礼节都不讲。杨国忠日夜搜集安禄山谋反的证据，派京兆尹包围了安禄山在京城的任宅，逮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超等，送到御史台狱中，然后秘密地杀了他们。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婚匹皇室女荣义郡主，在京师为太仆卿，他把这件事密报给了安禄山，安禄山更加恐惧。六月，玄宗以安庆宗成婚为由，下手诏让安禄山来京城参加婚礼，安禄山称病不来。秋季，七月，安禄山上表请求献给朝廷马三千匹，每匹马马夫二人，并派蕃人将领二十二人护送。河南尹达奚怀疑其中有诈，就上奏说：“请告谕安禄山应等到冬天再献车马，由朝廷供给马夫，不用烦劳他部下的军士。”于是玄宗才有所省悟，开始怀疑安禄山有反心。这时辅琳接受安禄山贿赂的事被揭发，玄宗就假托其他罪用扑刑处死了辅琳。玄宗又派宦官冯神威拿着自己的手诏，按照达奚的计策，去告谕安禄山，并且说：“朕刚为你在华清宫造了一座温汤池，十月在那里等待你。”神威到范阳宣读了玄宗的诏书，安禄山坐在床上略微起了一下身子，也不伏拜，只是说：“皇上可好。”又说：“不让献马也行，我到十月份一定去京师。”然后就命令左右的人把冯神威安置在馆舍，不再接见。过了数天，才让神威回朝，也没有奏表。神威回朝后，见到玄宗哭泣着说：“我差一点见不到陛下！”

八月，辛卯，免今载百姓租庸。

八月辛卯（初四），玄宗下令免去百姓今年的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华清宫。

冬季，十月庚寅（初四），玄宗前往华清宫。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宫。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余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安禄山一身兼任三道节度使，阴谋作乱已将近十年，只是因为玄宗待他很好，所以想等到玄宗死后再反叛。这时杨国忠因为与安禄山不和，多次上言说他要谋反，玄宗不信。杨国忠又多次以事激怒安禄山，想让他立刻反叛以取信于玄宗。安禄山于是决意举兵反叛，只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和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以及将军阿史那承庆等人密谋，其他将领都不让知道。其他将领只是觉得奇怪，不知道安禄山为什么从八月份以来多次招待士卒，秣马厉兵，准备打仗。这时有入朝奏事官从京师回来，安禄山就假造敕书，把将领都召来告诉他们说：“皇上有密诏给我，让我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你们应该听我指挥随军行动。”众将领听完后都十分惊愕，相看而不敢反对。十一月甲子（初九），安禄山率领所统辖的三镇军队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反叛。安禄山又命令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留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卫大同，其余的将领都率兵深夜出发。

诘朝，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第二天早晨，安禄山出蓟城南门，召集全军检阅誓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在军中发文告说：“谁要是煽动军人反对这一行动，灭杀他的三族！”然后率兵向南进军。安禄山坐着铁车，精锐步骑兵浩浩荡荡，战尘千里，鼓角震地。当时唐朝国内长治久安，老百姓几代没有经过战争，猛然得知范阳兵起，远近惊骇。河北地区都在安禄山的统辖之内，所以叛军经过的州县望风瓦解，郡守与县令有的大开城门迎接敌人，有的弃城逃命，有的被叛军俘虏杀害，没有人敢于抵抗。安禄山先派将军何千年与高邈率领奚族骑兵二十名，声称是向朝廷献射生手，乘驿马到太原。乙丑（初十），北京副留守杨光出城迎接，被动持而去。太原向朝廷报告了这一情况，东受降城也上奏说安禄山反叛。玄宗还认为这是恨安禄山的人故意捏造事实，不相信真有其事。

庚午，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德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庚午（十五日），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率兵造反，才召来宰相商议应变之策。杨国忠得意洋洋地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所部将士都不想反叛。不过十天，一定会把安禄山的头颅割下来送到行在。”玄宗信以为然，大臣们听后则大惊失色。玄宗派特进毕思琛往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往河东，各召募数万人，各随便利，编组教练，以便抗拒叛军。辛未（十六日），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向他问平叛之计，常清夸大其辞地说：“现在因为天下太平已久，所以人人看见叛军都十分害怕。但事情有逆顺，形势会突变。我请求立刻到东京，打开府库，召募勇士，然后跃马挥师渡过黄河，用不了几天就会把逆贼安禄山的头颅取下献给陛下！”玄宗大喜。壬申（十七日），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当天即乘驿马到东京募兵，十天募得六万人。然后毁坏河阳桥，准备抵御叛军的进攻。

甲戌，禄山至博陵南，何千年等执杨光见禄山，责光以附杨国忠，斩之以徇。禄山使其将安忠志将精兵军土门，忠志，奚人，禄山养为假子；又以张献诚摄博陵太守，献诚，守之子也。

甲戌（十九日），安禄山来到博陵郡南，何千年等人带着杨光来见，安禄山责备杨光依附杨国忠，然后杀了他示众。安禄山让部将安忠志率领精兵驻扎在土门，安忠志是奚族人，安禄山的养子。又委任张献诚代理博陵太守，张献诚是张守的儿子。

禄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力不能拒，与长史袁履谦往迎之。禄山辄赐杲卿金紫，质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将李钦凑将兵数千人守井陉口，以备西来诸军。杲卿归，途中指其衣谓履谦曰：“何为著此？”履谦悟其意，乃阴与杲卿谋起兵讨禄山。杲卿，思鲁之玄孙也。

安禄山到了藁城，常山太守颜杲卿兵少不能拒敌，就与长史袁履谦去迎接安禄山。安禄山当即赐颜杲卿金鱼袋紫衣服，把他的子弟带走作为人质，仍让他守常山。又派部将李钦凑率兵数千守卫井陉关，防备从西面来进攻的唐军。颜杲卿在回来的路上指着安禄山所赐的金鱼袋紫衣服对袁履谦说：“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呢？”袁履谦领悟了他的意思，于是就暗中与颜杲卿谋划起兵讨伐安禄山。颜杲卿是颜思鲁的玄孙。

丙子，上还宫。斩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思顺弟元贞为太仆卿。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以卫尉卿猗氏张介然为之。以程千里为潞州长史。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御使。

丙子（二十一日），玄宗返回宫中。先杀了安禄山的儿子太仆卿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杀。任命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安思顺的弟弟安元贞为太仆卿。任命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设置河南节度使，统一指挥陈留等十三郡的军队，任命卫尉卿猗氏人张介然为节度使。又任命程千里为潞州长史。开始在各郡的战略要地设置防御使。

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出内府钱帛，于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丁丑（二十二日），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统帅各路军队东征。又拿出内府中的金钱布帛，在京师招募军队十一万，号为天武军，十天便集合起来，成员都是市民子弟。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将飞骑、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上遣宦者监门将军边令诚监其军，屯于陕。

十二月丙戌（初一），副元帅高仙芝率领飞骑、骑及新招募的兵，再加上留在京师的边镇兵共五万人，从长安出发。玄宗及派监门将军宦官边令诚去监军，屯于陕郡。

丁亥，安禄山自灵昌渡河，以约败船及草木横绝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灵昌郡。禄山步骑散漫，人莫知其数，所过残灭。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禄山至，授兵登城，众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

丁亥（初二），安禄山从灵昌渡过黄河，用绳子捆系破船和杂草树木，横断河流，一个晚上即结冰如浮桥，于是大军过河攻陷了灵昌郡。安禄山所率领的步骑叛军散漫不成队伍，人们难以计其数，所经过的地方被烧杀抢掠，一片残败。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到陈留才几天，安禄山即率叛军来到，张介然命令士兵登城守卫，士兵惊恐，不能作战。庚寅（初五），陈留太守郭纳献城投降。安禄山从城北进入，得知安庆宗已死，痛哭说：“我有什么罪，而把我的儿子杀死！”当时投降的陈留将士在路两旁将近一万人，安禄山把他们全部杀死以泄其愤。又在军门杀了张介然。任命他的部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卫陈留。

壬辰，上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

壬辰（初七），玄宗颁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去征讨安禄山，命令朔方、河西、陇右的镇兵除留守城堡以外，全部开赴行营，并命令各镇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天内全部到齐。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遣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起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道安禄山要举兵反叛，就借下大雨之机，修筑城壕，统计能作战的成年人，并充实仓库。安禄山认为颜真卿不过是一介书生，没有注意他。等到安禄山起兵谋反，就发公文让颜真卿率领平原和博平二郡的七千兵守卫黄河渡口，颜真卿即派平原司兵李平从小路去报告朝廷。玄宗最初得知安禄山举兵反叛，河北地区的郡县都纷纷投降的消息时，感叹说：“河北地区的二十四郡中难道就没有一位仁义之士吗！”李平到后，玄宗高兴地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什么样子，竟如此忠义！”颜真卿又派亲信暗藏悬赏捕杀叛军的文告到其他州郡联络，因此有许多州郡纷纷响应。颜真卿是颜杲卿的堂弟。

安禄山引兵向荥阳，太守崔无拒之；士卒乘城者，闻彭角声，自坠如雨。癸巳，禄山陷荥阳，杀无，以其将武令守之。禄山声势益

张，以其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屯武牢以拒贼；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常清收余众，战于葵园，又败；战上东门内，又败。丁酉，禄山陷东京，贼鼓噪自四门入，纵兵杀掠。常清战于都亭驿，又败；退守宣仁门，又败；乃自苑西坏墙西走。

安禄山率兵进军荥阳，太守崔无率官兵拒守，登上城头的士兵听见叛军的鼓角之声，吓得直往下掉。癸巳（初八），安禄山攻陷荥阳，杀了崔无，让部将武令守卫。安禄山叛军的声势更加浩大，他命令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先锋进攻东京。封常清所招募的兵都是一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而临时被招来的平民，他率领这些兵屯驻武牢关以抵御叛军。叛军的精锐骑兵一阵冲锋，官军大败。封常清收罗残兵，与叛军战于葵园，又被打败。战于上东门内，官军又败。丁酉（十二日），安禄山攻陷东京，叛军呐喊着从四面的城门涌入城内，纵兵烧杀抢掠。封常清与叛军战于都亭驿，又被打败；只好退守宣仁门，又败于叛军；于是就推倒禁苑的西墙向西逃走。

河南尹达奚降于禄山。留守李谓御史中丞卢奕曰：“吾曹荷国重任，虽知力不敌，必死之！”奕许诺。收残兵数百，欲战，皆弃溃去；独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怀印间道走长安，朝服坐台中，左右皆散。禄山屯于闲厩，使人执、奕及采访判官蒋清，皆杀之。奕骂禄山，数其罪，顾贼党曰：“凡为人当知逆顺。我死不失节，夫复何恨！”，文水人；奕，怀慎之子；清，钦绪之子也。禄山以其党张万顷为河南尹。

河南尹达奚向安禄山投降。留守李对御史中丞卢奕说：“我们负肩着国家的重任，虽然自知力量微薄不能抵抗叛军，但也要为国家而死！”卢奕同意。李收罗了数百兵残兵，想与叛军交战，这些士兵都离他而逃溃，只有李一人坐在府中。卢奕先派他的妻子怀藏大印从小路往长安，自己则穿着朝服坐在御史台中，左右的人都已逃散。安禄山率兵驻扎在闲厩之中，派人把李、卢奕及采访判官蒋清抓来，然后把他们杀掉。卢奕大骂安禄山，数落他忘恩负义的罪行，并对叛军党羽说：“凡是人类都应该知道事情有逆顺的道理。我死也不失臣节，还有什么遗憾的呢！”李是文水人。卢奕是卢怀慎的儿子。蒋清是蒋钦绪的儿子。安禄山任命他的亲信张万顷为河南尹。

封常清帅余众至陕，陕郡太守窦廷芝已奔河东，吏民皆散。常清谓高仙芝曰：“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仙芝乃帅见兵西趣潼关。贼寻至，官军狼狈走，无复部伍，士马相腾践，死者甚众。至潼关，修完守备，贼至，不得入而去。禄山使其将崔乾屯陕，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郡皆降于禄山。是时，朝廷徵兵诸道，皆未至，关中惧。会禄山方谋称帝，留东京不进，故朝廷得为之备，兵亦稍集。

封常清率领残兵逃到陕郡，陕郡太守窦廷芝已逃往河东，官吏和民众也都已逃跑。封常清对高仙芝说：“我连日与叛军血战，叛军锐不可当。再说潼关无兵守卫，如果叛军突入关中，京城长安就危险了。陕郡不能守，不如率兵先占据潼关以抗御叛军。”于是高仙芝就率领所有的兵西向潼关。不久叛军追至，官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卒与战马互相践踏，死了许多。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叛军追兵赶到，不能够入关而退去。安禄山派部将崔乾率兵屯于陕郡，临汝、弘农、济阴、濮阳、云中等郡都降于安禄山。这时朝廷向诸道所征的兵都还没有赶到，关中民众十分惊慌。正好安禄山谋划着称帝，留在东京不再进攻，所以朝廷才得到喘息的时间备战，所征的兵也陆续赶到。

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将胡骑千余东略地，郡县官多望风降走，惟东平太守嗣吴王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拒之。祗，之弟也。郡县之不从贼者，皆倚吴王为名。单父尉贾贲帅吏民南击睢阳，斩张通晤。李庭望引兵欲东徇地，闻之，不敢进而还。

安禄山任命张通儒的弟弟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一起率领胡人骑兵一千余人向东攻城掠地，郡县官闻风或降或逃，只有东平太守嗣吴王李祗、济南太守李随起兵反抗。李祗是李的弟弟。于是各郡县不愿意投降叛军的官吏民众都借吴王李祗的名义起兵。单父县尉贾贲率领官吏民众向南攻打睢阳，杀了叛军将领张通晤。安禄山大将李庭望想率兵向兵掠地，得知此事后，不敢进军而回。

庚子，以永王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为之副；颍王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之副。二王皆不出阁。洧，光裕之子也。

庚子（十五日），玄宗任命永王李为山南节度使，江陵长史源洧为副使；颍王李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副使。二王都不亲自到职。源洧是源光裕的儿子。

上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谓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稍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杨国忠大惧，退谓韩、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相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

玄宗想要亲自挂帅去征讨安禄山，辛丑（十六日），下制书令太子监国，对宰相们说：“朕在皇帝位快五十年了，懒于处理政事，去年秋天就想传位给太子，又逢水灾旱灾不断，朕不想把这些灾祸留给子孙去承担，想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传位。不料逆胡安禄山举兵谋反，朕一定要亲自去征讨，让太子监国。侍叛乱平定后，朕将高枕无忧地退位。”杨国忠听后大为恐惧，退朝后对韩国、虢国和秦国三夫人说：“太子早就恨我们杨家专权，如果让他当皇帝得天下，我与姊妹们的生命将会危在旦夕！”杨家诸姊妹相聚哭泣。杨国忠就让三夫人去劝说杨贵妃，杨贵妃又死命地阻拦玄宗，这件事遂不能实行。

颜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万余人，谕以举兵讨安禄山，继以涕泣，士皆感愤。禄山使其党段子光赍李、卢奕、蒋清首徇河北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执子光，腰斩以徇；取三人首，续以蒲身，棺敛葬之，祭哭受吊。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摄景城太守，清池尉贾载、盐山河内穆宁共斩道玄，得其甲仗五十余船；携道玄首谒长史李，收严庄宗族，悉诛之。是日，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载、宁及清河尉张澹诣平原计事。饶阳太守卢全诚据城不受代；河间司法李奂杀禄山所署长史王怀忠；李随遣游弈将訾嗣贤济河，杀禄山所署博平太守马冀；各有众数千或万人，共推真卿为盟主，军事皆禀焉。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博陵、常山、赵郡、文安五郡团结兵万人围饶阳。

平原太守颜真卿招募勇士，十天即募得一万多人，告诉他们要举兵讨伐安禄山，并失声痛哭，勇士们都被感动。安禄山命令他的亲信段子光拿着李、卢奕和蒋清三人的头颅宣示河北地区各郡县，到了平原，壬寅（十七日），颜真卿抓了段子光，将他腰斩示众。又取下李等三人的头颅，用蒲草作人身续接在头上，入敛装入棺材，然后祭奠哭泣接受吊唁埋葬了他们。安禄山任命海运使刘道玄代理景城太守，清池县尉贾载和盐山县尉河内人穆宁一起杀了刘道玄，获得盔甲器仗共五十多船，然后持着刘道玄的头颅去见长史李，李逮捕了严庄的宗族，把他们全部杀掉。同日把刘道玄的头颅送到平原。颜真卿把贾载、穆宁及清河县尉张澹召到平原谋划联兵抵抗叛军的事。饶阳太守卢全诚占据郡城不接受安禄山的招降；河间郡司法李奂杀了安禄山所任命的和长史王怀忠；李随派游弈将訾嗣贤渡过黄河杀了安禄山所任命的博平太守马冀。这些忠义之士各有兵数千或一万人，共同推举颜真卿为盟主，军事行动都听从他的指挥。安禄山派部将张献诚率领上谷、博陵、常山、赵郡、文安等五郡的集结兵共一万人包围饶阳。

高仙芝之东征也，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令诚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桡败之状，且云：“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上大怒，癸卯，遣令诚赍敕即军中斩仙芝及常清。初，常清既败，三遣使奉表陈贼形势，上皆不之见。常清乃自驰诣阙，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还仙芝军，白衣自效。常清草遗表曰：“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时朝议皆以为禄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诚至潼关，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诚上之。常清既死，陈尸蘧。仙芝还，至听事，令诚索陌刀手百余人自随，乃谓仙芝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诚宣敕。仙芝曰：“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时士卒在前，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遂斩之。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

高仙芝率兵东征，监军宦官边令诚多次因事求他，高仙芝大都不听。边令诚入朝奏事，向玄宗报告了高仙芝、封常清战败的情况，并且说：“封常清借叛军的强大势力动摇军心，高仙芝无故丧失陕郡数百里之地，还盗减军士的粮食和物资。”玄宗大为愤怒，癸卯（十八日），派边令诚手持敕书到军中杀高仙芝及封常清。起初封常清兵败后，三次派使者入朝上表陈述叛军的形势，玄宗都不见。于是封常清就亲自骑马入朝报告，到了渭南，玄宗下敕书剥夺了他的官职和爵位，让他回到高仙芝的军中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卒去效命。封常清草写了上给玄宗的遗表说：“我死了以后，希望陛下千万不要轻视逆贼安禄山，不要忘记我说的话！”当时朝臣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失败，所以封常清这样告诫玄宗。边令诚到了潼关，先把封常清叫来，向他宣示了敕书。封常清把自己草写的遗表交给边令诚呈送玄宗。封常清被杀后，尸体陈放在一张粗席子上面。高仙芝回到官署后，边令诚带领着陌刀手一百余人，对高仙芝说：“皇帝也有恩命给高大夫。”高仙芝听后立刻下厅，边令诚遂宣示敕书。高仙芝说：“我遇到叛军没有抵抗而退却，死了是应该的。但是现在上有天下有地，说我盗减士兵的军粮和物资实在是冤枉。”当时高仙芝部下的士卒都在场，大呼高仙芝冤枉，吼声震地，但边令诚还是杀了他。然后命令将军李承光代理统领军队。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病废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与禄山不协，召见，拜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仍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翰以病固辞，上不许，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因病在家中休养，玄宗因为他有威名，而且素来与安禄山关系不和，于是就召见他，拜为兵马副元帅，率兵八万去征讨安禄山。还下敕让各地进军，集兵收复洛阳。哥舒翰因病坚辞不受，玄宗不答应，并任命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人将领火拔归仁等都率领部落军队归哥舒翰指挥，再加上高仙芝原来的军队，号为二十万，守卫潼头。哥舒翰因病不能料理军务，就把军玫大事都委托给田良丘处理。田良丘又不敢一人决定大事，于是就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又因为这二人争权，军令无法统一。哥舒翰用法严厉而不体恤士卒，所以士卒们意志松懈，士气低落，没有战斗力。

安禄山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振武军，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败之，子仪乘胜拔静边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寇静这军，子仪使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逆击，大破之，坑其骑七千。进围云中，使别将公孙琼岩将二千骑击马邑，拔之，开东陉关。甲辰，加子仪御史大夫。怀恩，哥滥拔延之曾孙也，世为金微都督。释之，浑部酋长，世为皋兰都督。

安禄山的部将大同军使高秀岩率兵侵略振武军，被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退打败，郭子仪又乘胜攻克了静边军。安禄山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侵略静边军，郭子仪派左兵马使李光弼、右兵马使高浚、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右武锋使浑释之等率兵去迎战，大败叛军，七千骑兵被坑杀。然后又进军包围了云中郡，郭子仪派别将公孙琼岩率领二千骑兵攻克了马邑，打开了东陉关的通路。甲辰（十九日），玄宗加封郭子仪为御史大夫。仆固怀恩是哥滥拔延的曾孙，世代为金微都督。浑释之是浑族部落酋长，世代为皋兰都督。

颜杲卿将起兵，参军冯虔、前真定令贾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万德、内丘丞张通幽皆预其谋；又遣人语太原尹王承业，密与相应。会颜真卿自平原遣杲卿甥卢逖潜告杲卿，欲连兵断禄山归路，以缓其西入之谋。时禄山遣其金吾将军高邈诣幽州徵兵，未还，杲卿以禄山命召李钦凑，使帅众诣郡受犒赉；丙午，薄暮，钦凑至，杲卿使袁屡谦、冯虔等携酒食妓乐往劳之，并其党皆大醉，乃断钦凑首，收其甲兵，尽缚其党，明日，斩之，悉散并陉之众。有顷，高邈自幽州还，且至藁城，杲卿使冯虔往擒之。南境又白何千年自东京来，崔安石与翟万德驰诣醴泉驿迎千年，又擒之，同日致于郡下。千年谓杲卿曰：“今太守欲输力王室，既善其始，当慎其终。此郡应募乌合，难以临敌，宜深沟高垒，勿与争锋。俟朔方军至，并力齐进，传檄赵、魏，断燕、蓟要膂。今且宜声云，‘李光弼引步骑一万出井陉’；因使人说张献诚云：”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献诚必解围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悦，用其策，献诚果遁去，其团练兵皆溃。杲卿乃使人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命崔安石等徇诸郡云：”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颜杲卿将要起兵讨叛，参军冯虔、前真定县令贾深、藁城县尉崔安石、常山人翟万德、内丘县丞张通幽等人都参预谋划。颜杲卿又派人联络太原尹王承业，让他也起兵响应。这时颜真卿从平原派颜杲卿的外甥卢逖暗中与颜杲卿联系，想与他连兵断绝安禄山的后路，阻止向西进攻长安的阴谋。这时安禄山派遣他的金吾将军高邈往幽州征兵，还没有回来，颜杲卿就假借安禄山的命令召李钦凑，让他率部下到郡城接受犒赏。丙午（二十一日），天刚黑，李钦凑来到常山，颜杲卿让袁屡谦与冯虔等人拿着酒食妓乐去慰劳，连同他的党羽都被灌得大醉，于是袁履谦等就割下李钦凑的头颅，缴获了他的武器，并把他的部将全部捆绑起来，第二天把他们全部杀掉，遣散了叛军守卫井陉关的兵众。不久，高邈从幽州返回，快要到藁城，颜杲卿派冯虔去抓获了高邈。南面又报告何千年从东京来到，崔安石与翟万德骑马到醴泉驿去迎接，又抓获了何千年，同一天被押到郡城。何千年对颜杲卿说：“现在您要全力维护唐朝的天下，即然已经有了好的开头，也应当一有个好的结果。在常山郡所召募的士卒都是一帮乌合之众，难以抵挡叛军，所以应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不要与叛军的精锐直接交锋。等到朔方镇的兵到后，并力齐进，传檄赵郡、魏郡，让他们同

时进攻，分割断绝范阳叛军的联系。现在应该声言说：“李光弼率领步、骑兵一万已出井陉关。‘并让人告诉张献诚说：”您所统领的大多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团练兵，没有坚甲快刀，难以抵挡山西来的劲兵。’这样张献诚就会自动解围撤退。这也是一大奇计。“颜杲卿听后大喜，就按照何千年的计谋行事，张献诚果然撤退，所率领的团练兵也都溃败。于是颜杲卿就派人进入饶阳城，慰劳将士。又命令崔安石告诉其他州郡说：”朝廷大军已下井陉关，不久就到，先平定河北的州郡。先归顺的有赏，后到的杀！“因此河北地区的州郡纷纷响应，共有十七郡归顺朝廷，合兵二十多万。其余依附安禄山叛军的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六郡。

杲卿又密使人入范阳招贾循，郏城人马燧说循曰：“禄山负恩悖逆，虽得洛阳，终归夷灭。公若诛诸将之不从命者，以范阳归国，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犹豫不时发。别将牛润容知之，以告禄山，禄山使其党韩朝阳召循。朝阳至范阳，引循屏语，使壮士缢杀之，灭其族；以别将牛廷知范阳军事。史思明、李立节将蕃、汉步骑万人击博陵、常山。马燧亡入西山；隐者徐遇匿之，得免。

颜杲卿又秘密地派人入范阳城去招降贾循，这时郏城人马燧劝告贾循说：“安禄山忘恩负义，举兵反叛，道行逆施，虽然占据了洛阳，但终究会败亡。您如果能够杀掉不愿意归附朝廷的将领，以范阳归顺朝廷，倾覆安禄山叛军的巢穴，就等于建立了千古不朽的功勋。”贾循认为他说的对，但因犹豫不决还没有行动。这件事被别将牛润客知道了，就报告了安禄山，安禄山就派他的亲信韩朝阳去召贾循。韩朝阳到了范阳，叫来贾循密谈，乘机让壮士勒死了他，并灭杀了他的家族，然后任命别将牛廷统领范阳的军队。叛军将领史思明与李立节率领蕃汉步、骑兵一万攻打博陵、常山二郡。马燧逃入西山，被隐士徐遇藏匿，才免于一死。

初，禄山欲自将攻潼关，至新安，闻河北有变而还。蔡希德将兵万人自河内北击常山。

起初，安禄山想要亲自率兵攻打潼关，到了新安，得知河北发生变故而返回。叛将蔡希德率兵一万从河内向北进攻常山。

戊申，荣王琬薨，赠谥请恭太子。

戊申（二十三日），荣王李琬去世，玄宗赠谥号为靖恭太子。

是岁，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卒，子娑悉笼猎赞立。

这一年，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去世，他的儿子娑悉笼猎赞继立。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上至德元载（丙申、756 ）/B

唐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公元756 年）

春，正月，乙卯朔，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以达奚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安禄山自封为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并任命达奚为侍中，张通儒为中书令，高尚、严庄为中书侍郎。

李随至睢阳，有众数万。丙辰，以随为河南节度使，以前高要尉许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濮阳客尚衡起兵讨禄山，以郡人王栖曜为衙前总管，攻拔济阴，杀禄山将邢超然。

李随到睢阳，共有兵数万。丙辰（初二），玄宗任命李随为河南节度使，前高要县尉许远为睢阳太守兼防御使。濮阳人尚衡起兵讨伐安禄山，任命同郡人王栖曜为衙前总管，攻克了济阴，杀了安禄山的部将邢超然。

颜杲卿使其子泉明、贾深、翟万德献李钦凑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师。张通幽泣请曰：“通幽兄陷贼，乞与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许之。至太原，通幽欲自托于王承业，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为功，毁短杲卿，别遣使献之。杲卿起兵才八日，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承业，承业既窃其功，利于城陷，遂拥兵不救。杲卿昼夜拒战，粮尽矢竭；壬戌，城陷。贼纵兵杀万余人，执杲卿及袁履谦等送洛阳。王承业使者至京师，玄宗大喜，拜承业羽林大将军，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数。徵颜杲卿为卫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

颜杲卿派他的儿子颜泉明与贾深、翟万德一起到京师向朝廷进献李钦凑的头颅及何千年与高邈。张通幽哭泣着请求说：“我的哥哥张通儒是叛军的将领，我恳求与颜泉明一起入京，以救我们家族人的性命。”颜杲卿被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到了太原，张通幽想要依附于太原尹王承业，于是就让王承业扣留了颜泉明等人，另作了表书，夸大自己的功劳，而贬低颜杲卿，然后另派使者去献给朝廷。颜杲卿起兵才八天，还没有作好守卫的准备，叛将史思明和蔡希德就率兵到了城下，颜杲卿急忙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即已窃取其功，又希望叛军攻陷常山，于是拥兵不救。颜杲卿率兵昼夜苦战，箭尽粮绝，壬戌（初八），叛军攻陷了常山城。叛军放纵士兵杀了一万余人，抓住了颜杲卿与袁履谦等人送往洛阳。王承业所派的使者到了京师，玄宗十分高兴，就拜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部下被封官进爵的达一百多人。朝廷又征颜杲卿为卫尉卿。任命还未到达，常山城已被叛军攻陷。

杲卿至洛阳，禄山数之曰：“汝自范阳户曹，我奏汝为判官，不数年超至太守，何负于汝而反邪？”杲卿目骂曰：“汝本营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为三道节度使，恩幸无比，何负于汝而反？我世为唐臣，禄位皆唐有，虽为汝所奏，岂从汝反邪！我为国讨贼，恨不斩汝，何谓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杀我！”禄山大怒，并袁履谦等缚于中桥之柱而之。杲卿、履谦比死，骂不虚口。颜氏一门死于刀锯者三十余人。

颜杲卿被押送到洛阳，安禄山责备他说：“你原是范阳户曹，我上奏朝廷任命你为判官，不几年又越级提升为太守，有什么地方负于你，而你竟起兵反对我？”颜杲卿怒目大骂安禄山说：“你原本是营州的一个牧羊胡奴，天子提升你为三道节度使，恩情深厚，宠信无比，有什么地方负于你，而你却起兵反叛？我世世代代为唐朝的臣子，利禄官位都是唐朝所给予的，虽然是你上奏朝廷任命的，我怎么能够跟随你反叛呢！我是为国家讨伐叛贼，可恨的是没有杀掉你，怎么能说是反叛呢？你这个臭胡狗，为何还不快一点杀我！”安禄山十分恼怒，把颜杲卿与袁履谦捆绑在中桥的桥柱上面，用刀将他们刮死。颜杲卿与袁履谦到死还骂不绝口。颜杲卿一家被安禄山杀掉的有三十余人。

史思明、李立节、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击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灭，于是邺、广平、钜鹿、赵、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复为贼守。饶阳太守卢全诚独不从，思明等围之。河间司法李奂将七千人、景城长史李遣其子祀将八千人救之，皆为思明所败。

叛军将领史思明、李立节与蔡希德攻克了常山后，又率兵攻打不投降的州郡，在所经过的地方大肆杀戮，邺郡、广平、巨鹿、赵郡、上谷、博陵、文安、魏郡、信都等郡又相继落入敌手。只有饶阳太守卢全诚不投降，史思明等人就率兵包围了饶阳。河间司法李奂率兵七千、景城长史李派他的儿子李祀率兵八千去援救，都被史思明打败。

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

玄宗命令郭子仪撤去包围云中的军队，回军朔方，更增兵准备收复东京。并且另选一名战将带领一部分军队出井陉关，平定河北。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癸亥（初九），玄宗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出朔方兵一万交他指挥。

甲子，加哥舒翰左仆射、同平章事，余如故。

甲子（初十），玄宗加封哥舒翰为左仆射、同平章事，原任的官职如旧。

置南阳节度使，以南阳太守鲁炅为之，将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北，以备安禄山。炅表薛愿为颍川太守兼防御使，庞坚为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坚，玉之曾孙也。

玄宗设置南阳节度使，任命南阳太守鲁炅担任此职，率领岭南、黔中、襄阳各地子弟兵五万人驻扎于叶县北面，防备安禄山南侵。鲁炅上表，请任命薛愿为颍川太守兼防御史，庞坚为副使。薛愿是原来的太子李瑛妃子的哥哥，庞坚是庞玉的曾孙。

乙丑，安禄山遣其子庆绪寇潼关；哥舒翰击却之。

乙丑（十一日），安禄山派遣他的儿子安庆绪率兵进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

己巳，加颜真卿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真卿以李为副。

己巳（十五日），朝廷加封颜真卿为户部侍郎兼本郡防御使，颜真卿又任命李为副防御使。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

二月丙戌（初二），朝廷加封李光弼为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

史思明等围饶阳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己亥，至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胡兵，执安思义出降。光弼谓思义曰：“汝自知当死否？”思义不应。光弼曰：“汝久更陈行，视吾此众，可敌思明否？今为我计当如何？汝策可取，当不杀汝。”思义曰：“大夫士马远来疲弊，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悦，释其缚，即移军入城。史思明闻常山不守，立解饶阳之围；明日未旦，先锋已至，思明等继之，合二万余骑，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东门出战，贼守门不退。光弼命五百弩于城上齐发射之，贼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为四队，使其矢发发相继，贼不能当，敛军道北。光弼出兵五千为枪城于道南，夹呼沱水而陈；贼数以骑兵搏战，光弼之兵射之，人马中矢者太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贼步兵五千自饶阳来，昼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门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骑各二千，匿旗鼓，并水潜行，至逢壁，贼方饭，纵兵掩击，杀之无遗。思明闻之，失势，退入九门。时常山九县，七附官军，惟九门、藁城为贼所据。光弼遣裨将张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余皆三百人戍之。

史思明等叛将已经将饶阳城包围了二十九天，还没有攻下，李光弼率领蕃汉步、骑兵一万余人，再加上太原弩机手三千人出井陉关。己亥（十五日），李光弼兵到常山，常山团练兵三千人杀死反叛的胡兵，抓住安思义出城投降。李光弼对安思义说：“你知道你的罪该死吗？”安思义不说话。李光弼又说：“你久经沙场，看我的这些部队能否打败史思明？如今为我打算，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你的计策可取，我就不杀死你。”安思义说：“您的兵马远道而来，士卒疲劳，猝然与强敌交锋，恐怕难以抵挡，不如率兵入城，早做准备，先为部署，然后再出兵。叛军虽然精锐，但难以持久，如果一旦失利，就会气丧心离，到那时就可以打败他们。史思明现在饶阳，距离此地不到二百里路程。昨天晚上已向他发出了求援信，估计先锋部队明天早上一定会到达，紧接着后面就是大部队，一定要留意才是。”李光弼听后很高兴，就为安思义松了绑，当即移军入城。史思明得知常山失守，立刻解除对饶阳的包围来救常山。次日天未亮，前锋部队已到达常山，史思明等率大军紧随其后，共二万多名骑兵，直逼城下。李光弼派步兵五千从东门出击迎战，叛军死命地堵住城门不退。李光弼命五百名弩机手从城头上一齐射击，叛军被迫后撤。然后李光弼又把一千名弩机手分为四队，一队接一队地不停地发射，叛军不能抵挡，收军退于道北。李光弼派五千手持矛枪排成方形的队伍出于道南，在呼沱河两岸列阵。叛军多次用骑兵来进攻，都被李光弼的弩机手射退，大半人马被射中，只好停止进攻，退下去休战，以等待步兵。这时有村民报告说叛军的五千步兵从饶阳向常山进军，昼夜兼程，行走一百七十里，已到了九门南面的逢壁，估计正在那里休息。李光弼立刻派出步、骑兵各二千，偃旗息鼓，沿呼沱河悄悄地进军，到了逢壁，叛军正在吃饭，官军突然袭击，叛军被全部歼灭。史思明得知步兵被消灭，形势不妙，遂率兵退入九门。当时常山郡九个县，有七个归顺了官军，只有九门与藁城还被叛军占据着。李光弼派裨将张奉璋率兵五百驻守石邑，其余的县都派三百人守卫。

上以吴王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贾贲前至雍丘，有众二千。先是谯郡太守杨万石以郡降安禄山，逼真源令河东张巡使为长史，西迎贼。巡至真源，帅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庙，起兵讨贼，吏民乐从者数千人；巡选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与贾贲合。

玄宗任命吴王李祗为灵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贾贲先到了雍丘，有兵二千。先前谯郡太守杨万石献城投降了安禄山，又逼着让真源县令河东人张巡为他的长史，向西去迎接叛军。张巡到了真源，率领官吏民众哭于玄元皇帝庙中，然后起兵讨伐叛军，响应他的有数千人，张巡挑选了精兵一千人向西到达雍丘，与贾贲合兵。

初，雍丘令令狐潮以县降贼，贼以为将，使东击淮阳救兵于襄邑，破之，俘百余人，拘于雍丘，将杀之，往见李庭望；淮阳兵遂杀守者，潮弃妻子走，故贾贲得以其间入雍丘。庚子，潮引贼精兵攻雍丘；贲出战，败死。张巡力战却贼，因兼领贲众，自称吴王先锋使。

起初，雍丘县令令狐潮率县投降了叛军，叛军任命他为军将，让他率兵到襄邑攻打淮阳来的官军，令狐潮战胜，俘虏了一百余人，关在雍丘县城，准备杀掉他们，然后去见叛军大将李庭望。淮阳兵乘机杀掉看守的士兵，令狐潮丢下妻子和儿子逃走，所以贾贲得以趁乱进入雍丘。庚子（十六日），令狐潮带领叛军精兵来攻打雍丘，贾贲出战，兵败而死。张巡奋战击退了叛军，因此兼领贾贲的部队，自称为吴王先锋使。

三月，乙卯，潮复与贼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四万余众奄至城下；众惧，莫有固志。巡曰：“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帅千人，分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陈，人马辟易，贼遂退。明日，复进攻城，设百炮环城，楼堞皆尽；巡于城上立木栅以拒之。贼蚁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贼不得上。时伺贼隙，出兵击之，或夜缒斫营，积六十余日，大小三百余战，带甲而食，裹疮复战，贼遂败走。巡乘胜追之，获胡兵二千人而还，军声大振。

三月乙卯（初二），令狐潮又与叛军大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率兵四万余人蜂拥来到城下，准备攻城。城中的士兵十分害怕，没有固守决心。张巡对他们说：“叛军兵强马壮，有轻我之心。我们如果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叛军必定会因惊慌而溃败。叛军攻城受挫，我们就可以坚守。”于是就派一千人登上城墙守卫，自己另率一千人，分为数小队，打开城门，突然冲出。张巡身先士卒，直冲叛军阵中，叛军人马惊慌躲避，然后退去。第二天，叛军又集兵来攻城，环城架设了石炮，向城头发射，城楼和矮墙都被摧毁。张巡又于城上架立木栅抵御叛军的进攻。叛军蜂拥登城，张巡教士兵扎起蒿草灌入油脂，然后点火投向敌人，使叛军不能登城。又乘叛军出漏洞，出兵袭击，或趁夜晚，从城头用绳子把士兵放下，夜袭敌营，共守城六十余天，大小三百余战，张巡连吃饭时也不解甲胄，负伤后还继续作战。叛军不能攻克，只好退兵。张巡又乘胜追击，俘虏胡兵二千多人而回，军势大振。

初，户部尚书安思顺知禄山反谋，因入朝奏之。及禄山反，上以思顺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与之有隙，使人诈为禄山遗思顺书，于关门擒之以献，且数思顺七罪，请诛之。丙辰，思顺及弟太仆卿元贞皆坐死，家属徙岭外。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起初，户部尚书安思顺得知安禄山要谋反，借入朝之机向玄宗奏报了此事。安禄山起兵反叛后，玄宗因为安思顺先已奏报，所以不加问罪。哥舒翰素来与安思顺有矛盾，于是就故意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信，让人假装送信，然后在潼关城门口抓住此人，献给朝廷，而且列举了安思顺的七条罪状，请求玄宗杀了他。丙辰（初三），安思顺和他的弟弟太仆卿安元贞都因此事被处死。家人被流放到岭南。杨国忠无法救他们，因此开始畏惧哥舒翰。

郭子仪至朔方，益选精兵，戊午，进军于代。

郭子仪回到朔方，增加了精兵强将。戊午（初五），进军于伐州。

戊辰，吴王祗击谢元同，走之，拜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

戊辰（十五日），吴王李祗击退了叛军将领谢元同，玄宗任命他为陈留太守、河南节度使。

壬午，以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真卿以张澹为支使。

壬午（二十九日），玄宗任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为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又加封颜真卿为河北采访使。颜真卿遂任命张澹为支使。

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余，为郡人乞师于真卿曰：“公首唱大义，河北诸郡恃公以为长城。今清，公之西邻，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库，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窃计财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强。公诚资以士卒，抚而有之，以二郡为腹心，则余郡如四支，无不随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训练，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邻！虽然，借若诺子之请，则将何为乎？”萼曰：“清河遣仆衔命于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师以尝寇也，亦欲观大贤之明义耳。今仰瞻高意，未有决辞定色，仆何敢遽言所为哉！”真卿奇之，欲与之兵。众以为萼年少轻虏，徒分兵力，必无所成，真卿不得已辞之。萼就馆，复为书说真卿，以为：“清河去逆效顺，奉粟帛器械以资军，公乃不纳而疑之。仆回辕之后，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系托，将为公西面之强敌，公能无悔乎？”真卿大惊，遽诣其馆，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执手别。真卿问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为乎？”萼曰：“闻朝廷遣程千里将精兵十万出崞口讨贼，贼据险拒之，不得前。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人；分兵开崞口，出千里之师，因讨汲、邺以北至于幽陵郡县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帅诸同盟，合兵十万，南临孟津，分兵循河，据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计官军东讨者不下二十万，河南义兵西向者亦不减十万。公但当表朝廷坚壁勿战，不过月余，贼必有内溃相图之变矣。”真卿曰：“善！”命录事参军李择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将其兵，会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军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恭等将二万余人来逆战，三郡兵力战尽日，魏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是马千匹，军资甚众。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军声大振。

当初，有个清河人李萼，二十多岁，代表清河郡人来向颜真卿借兵，对颜真卿说：“您大义凛然，首先号召大家来反抗叛军，河北地区的郡县都把您看作是国家的长城。现在清河是您西面的邻郡，国家平常把江、淮以及河南地区的金钱布帛都积聚于那里以供赡北方的军队，被人们称为‘天下北仓库’。现在那里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过去征讨突厥默啜可汗时，把兵器都贮藏在清河郡的武库中，现在还有五十余万件。清河郡有户数七万，人口十余万。我计算它的财物足可以抵得上三个平原郡，兵马足可以抵得上两个平原郡。您如果真能够借兵给清河郡，并控制这一地区，以平原、清河二郡作为核心力量，那么周围的其他州郡就会如人体的四肢一样，听从您的指挥。”颜真卿说：“平原郡的兵是刚则召集在一起的，没有经过任何训练，自保还觉得兵力不够，那里顾得上邻郡呢！但是，我如果答应了您的请求，那将会怎么样呢？”李萼说：“清河郡派我来向您借兵，并不是兵力不足而借您的兵去与叛军血战，只是想借此看一下您这位贤明之士的雅量。现在看您的意思还没有下定决心，我怎么敢鲁莽地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呢！”颜真卿听后很惊奇，就想借兵与他。但其他的人都认为李萼年轻气盛，没有看到叛军力量的强大，借兵只能分散兵力，将会一事无成，颜真卿只好拒绝。李萼住到馆舍后，又给颜真卿写信，指出：“清河郡脱离叛军，归顺朝廷，奉献粮食、布帛和武器帮助官军，您不但拒绝接受，而且还心存疑问。我回去复命之后，清河郡不能孤立存在，必定要有所依靠，如果投向叛军，就会成为您西面的强敌，到那时您能不后悔吗？”颜真卿大为震惊，立刻到馆舍去见李萼，答应借兵六千，一直送到边境，握手而别。这时颜真卿又问道：“所借给的兵已经出发，你可以告诉我你的下一步计划吗？”李萼说：“听说朝廷派程千里率领精兵十万出崞口讨伐叛军，被占据险要地形的叛军阻击，不能前进。现在应当先率兵攻打魏郡，抓住安禄山所任命的太守袁知泰，恢复原来的太守司马垂的职位，让他做西南的主将，分出一部分兵力打开崞口，让程千里的军队出来，共同讨伐汲郡、邺郡以北一直到幽陵被叛军占领的郡县。平原与清河二郡率领其他的同盟郡兵，合兵十万，向南进临孟津，然后分兵沿着黄河占领战略要地，控制叛军向北逃跑的退路。估计官军东征的军队不少于二十万，河南地区忠于朝廷的西征军队不少于十万。您只要上表朝廷请求东征的军队固守，不要轻易出战。这样用不了一个多月，叛军必然会发生内乱。”颜真卿说：“你说的好！”于是就命令录事参军李择交与平原县令范冬馥率领这些军队，会同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一千，驻扎在堂邑县西南。袁知泰派部将白嗣恭等率兵二万余人来迎战，三郡兵与魏郡兵血战一天，魏郡兵大败，被杀一万多人，被俘一千多人，缴获战马一千匹，还有许多其他的军用物资。袁知泰逃往汲郡，于是官军收复了魏郡，军势大振。

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亦起兵，真卿以书召之并力，进明将步骑五千渡河，真卿陈兵逆之，相揖，哭于马上，哀动行伍。进明屯平原城南，休养士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军权稍移于进明矣，真卿不以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让进明，进明奏其状，取舍任意。敕加进明河北招讨使，择交、冬馥微进资级，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录。进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录事参军长安第五琦劝进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这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也起兵讨伐叛军，颜真卿就写信召他来合兵行动，贺兰进明遂率领步、骑兵五千渡过黄河，颜真卿率兵去迎接，二人互相作揖行礼，在马上痛哭，以至感动了队伍中的士兵。贺兰进明率兵驻扎在平原城南，休养兵马，颜真卿遇到问题都与他商量，因此军权逐渐归于贺兰进明，而颜真卿却不以为疑。颜真卿把堂邑之战的功劳让给贺兰进明，于是贺兰进明就向朝廷上奏表功，任意增减事实。玄宗就下敕书加封贺兰进明为河北招讨使，李择交与范冬馥略微有所升迁，而清河与博平的有功将士都没有得到奖赏。贺兰进明又率兵进攻信都郡，很久不能攻克，录事参军长安人第五琦劝贺兰进明用重金招募敢死之士，于是攻克了信都。

李光弼与史思明相守四十余日，思明绝常山粮道。城中乏草，马食荐藉。光弼以车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将车者皆衣甲，弩手千人卫之，为方陈而行，贼不能夺。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张奉璋拒却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仪，子仪引兵自井陉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与光弼合，蕃、汉步骑共十余万。甲午，子仪、光弼与史思明等战于九门城南，思明大败。中郎将浑射李立节，杀之。，释之之子也。思明收余众奔赵郡，蔡希德奔钜鹿。思明自赵郡如博陵，时博陵已降官军，思明尽杀郡官。河朔之民苦贼残暴，所至屯结，多至二万人，少者万人，各为营以拒贼；及郭、李军至，争出自效。庚子，攻赵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虏掠，光弼坐城门，收所获，悉归之，民大悦。子仪生擒四千人，皆舍之，斩禄山太守郭献。光弼进围博陵，十日，不拔，引兵还恒阳就食。

李光弼与史思明相持了四十余天，史思明断绝了向常山运粮的道路。常山城中饲草已尽，战马只好吃草垫子。李光弼派车五百辆到石邑去取草，赶车的人都穿着甲胄，并派弩机手一千人护卫，结成方阵而行，叛军无法抢夺。叛将蔡希德率兵攻打石邑，被张奉璋击退。李光弼派人向郭子仪求救，郭子仪率兵出井陉关，夏季，四月壬辰（初九），到了常山，与李光弼合兵，共有蕃汉步、骑兵十余万。甲午（十一日），郭子仪、李光弼与史思明交战于九门县城南，史思明被打得大败。中郎将浑射死了叛将李立节。浑是浑释之的儿子。史思明收罗残兵逃奔赵郡，蔡希德逃奔巨鹿。史思明从赵郡又逃到博陵，当时博陵已经归顺了官军，史思明就把郡官全部杀死。河朔地区的民众不堪忍受叛军的残暴行为，纷纷起兵反抗，各郡县都有抵抗的军队聚结，多的达二万人，少的也有一万人，各自与叛军战斗。郭子仪与李光弼的大军一到，这些军队都自动来助战。庚子（十七日），进攻赵郡，打了一天，全城投降。入城的官军士卒大肆抢掠，李光弼坐在城门上，收缴了所有被抢掠的物品，全部归还了城民，民众十分高兴。郭子仪俘虏了四千余人，都释放了他们，杀了安禄山所任命的太守郭献。李光弼又率兵包围了博陵，攻了十天没有攻克，于是就退兵回恒阳补充粮草。

杨国忠问士之可为将者于左拾遗博平张镐及萧昕，镐、昕荐左赞善大夫永寿来，丙午，以为颍川太守。贼屡攻之，前后破贼甚众，加本郡防御使；人谓之“来嚼铁”。

杨国忠问左拾遗博平人张镐与萧昕，官吏中谁可以为将率兵讨叛，张镐与萧昕就推荐了左赞善大夫永寿人来，丙午（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来为颍川太守。叛军多次来攻城，来前后击退甚多，于是加封为本郡防御使，人们称他为“来嚼铁”。

安禄山使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安东副大都护马灵，杀之。平卢游弈使武陟刘客奴、先锋使董秦及安东将王玄志同谋讨诛知诲，遣使逾海与颜真卿相闻，请取范阳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贾载赍粮及战士衣助之。真卿时惟一子颇，才十余岁，使诣客奴为质。朝廷闻之，以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让部将平卢节度使吕知诲诱杀了安东副大都护马灵。平卢游弈使武陟人刘客奴、先锋使董秦与安东将领王玄志合谋杀了吕知诲，并派使者通过海路去告知平原太守颜真卿，主动请求攻取范阳以效力。颜真卿派判官贾载运送了一批粮食和士卒所穿的衣服去助战。颜真卿只有一个儿子名叫颜颇，当时才十多岁，颜真卿就把他送给刘客奴作为人质。朝廷得知此事后，就任命刘客奴为平卢节度使，赐名正臣，任命王玄志为安东副大都护，董秦为平卢兵马使。

南阳节度使鲁炅立栅于水之南，安禄山将武令、毕思琛攻之。

南阳节度使鲁炅于水南岸架设木栅，安禄山的部将武令与毕思琛率兵来攻。

第二百一十八卷

唐纪三十四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上之下至德元载（丙申、756 ）

唐纪三十四唐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公元756 年）

五月，丁巳，炅众溃，走保南阳，贼就围之。太常卿张荐夷陵太守虢王巨有勇略，上征吴王祗为太仆卿，以巨为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兼统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南阳节度使鲁炅。国珍，本柯夷也。戊辰，巨引兵自蓝田出，趣南阳。贼闻之，解围走。

五月丁巳（初四），鲁炅兵败，退守南阳，被叛军包围。太常卿张推荐说夷陵太守虢王李巨有勇有谋，玄宗就征召吴王李祗为太仆卿，任命虢王李巨为陈留及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并统领岭南节度使何履光、黔中节度使赵国珍和南阳节度使鲁炅。赵国珍本是柯地方的夷人。戊辰（十五日），李巨率兵从蓝田出发，向南阳进军。叛军得知后，解围而去。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张巡有旧，于城下相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

令狐潮又率兵来攻打雍丘。令狐潮与张巡有交情，二人就在城下像平时见面那样互相问候，令狐潮借机对张巡说：“现在唐朝的大势已去，您还在为谁苦守危城呢？”张巡说：“你平常总是说自己如何忠义，而现在这种叛逆行为那有一点忠义的味道！”令狐潮听后惭愧而退。

郭子仪、李光弼还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数万踵其后。子仪选骁骑更挑战，三日，至行唐，贼疲，乃退。子仪乘之，又败之于沙河。蔡希德至洛阳，安禄山复使将步骑二万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发范阳等郡兵万余人助思明，合五万余人，而同罗、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仪至恒阳，思明随至，子仪深沟高垒以待之；贼来则守，去则追之，昼则耀兵，夜斫其营，贼不得休息。数日，子仪、光弼议曰：“贼倦矣，可以出战。”壬午，战于嘉山，大破之，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思明坠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枪归营，奔于博陵；光弼就围之，军声大振。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贼往来者皆轻骑窃过，多为官军所获，将士家在渔阳者无不摇心。

郭子仪与李光弼率兵退回常山，史思明又收罗散兵数万随后追击，郭子仪挑选骁勇善战的骑兵轮番挑战，三天以后，到了行唐县，叛军因疲劳无力再战，才退兵。郭子仪乘机出击，又败叛军于沙河县。蔡希德到了洛阳，安禄山又让他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向北靠近史思明，并派牛廷发范阳等郡兵一万多人增援史思明，合兵共五万多人，其中同罗、曳落河精兵占五分之一。郭子仪抵达恒阳，史思明也率兵追到，郭子仪依靠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叛军来攻就固守，撤兵就追击，白天以大兵向叛军炫耀武力，夜里则派部队袭击敌营，使叛军不得安宁。这样持续了数天，郭子仪与李光弼商议说：“叛军已经疲劳，可以出战。”壬午（二十九日），两军战于嘉山，叛军大败，被杀四万多人，被俘一千多人。史思明从马上坠落下来，发髻散乱，赤脚步行而逃，到了晚上，拄着折断的长枪回到军营，然后又逃奔博陵。李光弼率兵紧紧地围住了博陵，军势大振。于是河北地区原先被叛军占据的十多个州郡都杀了叛军的守将而归降朝廷。范阳的归路再次被切断，叛军往来都是轻骑偷偷摸摸地通过，就是这样还大多被官军俘获，家在范阳的叛军将士都心中动摇。

禄山大惧，召高尚、严庄诟之曰：“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汝自今勿来见我！”尚、庄惧，数日不敢见。田乾真自关下来，为尚、庄说禄山曰：“自古帝王经营大业，皆有胜败，岂能一举而成！今四方军垒虽多，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陈，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尚、庄皆佐命元勋，陛下一旦绝之，使诸将闻之，谁不内惧！若上下离心，臣窃为陛下危之！”禄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庄，置酒酣宴，自为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禄山议弃洛阳，走归范阳，计未决。

安禄山十分恐惧，把高尚与严庄召来骂道：“数年来你们都劝我反叛，认为一定能够成功。而现在大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攻破，北归的路也被断绝，官军大集，我们所占据的只有汴州、郑州等几个州郡，如何能够取胜呢？从现在开始你们再也不要来见我！”高尚与严庄听后极为害怕，好多天都不敢去见安禄山。这时田乾真从潼关回来，为高尚、严庄说话，劝安禄山说：“自古以来，凡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帝王，都有胜有败，怎么能够指望一举成功呢！现在四面八方的官军虽然多，但都是新召募的乌合之众，没有经过战阵，怎么能够敌得过我们蓟北的这些精兵强将呢！您根本不用担忧。高尚、严庄都是跟随您多年的功臣元勋，陛下就这样一下子把他们抛弃，如果让诸位将领知道了，那一个能不心中恐惧呢！如果内部分裂，上下离心，我觉得陛下的处境就危险了！”安禄山听后高兴地说：“阿浩，你真能够体谅我的心事。”于是就把高尚与严庄召来，摆投宴席招待，安禄山还为他们唱歌以劝酒，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们。阿浩是田乾真的小名。安禄山计划放弃洛阳，率军回保范阳，但还没有下定决心。

是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王思礼密说哥舒翰，使抗表请诛国忠，翰不应。思礼又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或说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国忠大惧，乃奏：“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上许之，使剑南军将李福德等领之。又募万人屯灞上，令所亲杜乾运将之，名为御贼，实备翰也。翰闻之，亦恐为国忠所图，乃表请灞上军隶潼关；六月，癸未，召杜乾运诣关，因事斩之；国忠益惧。

这时，人们都人为安禄山叛乱是因为杨国忠骄横放纵所致，无不对杨国忠切齿痛恨。而且安禄山起兵是以讨杨国忠为名，所以王思礼就悄悄地劝哥舒翰，让他上表请求玄宗杀掉杨国忠，哥舒翰没有答应。王思礼又请求率领三十个骑兵把杨国忠劫持出京师，到潼关把他杀掉，哥舒翰说：“如果这样做就是我谋反，而不是安禄山谋反。”有人劝杨国忠说：“现在朝廷的重兵都在哥舒翰掌握之中，他如果挥兵西向京城，您不就危险了吗！”杨国忠大为恐惧，于是就上奏玄宗说：“现在潼关虽然有大军把守，但后无援兵，一旦潼关失守，京师就难保，请求挑选牧马的士卒三千人于禁宛中训练，以应付不测。”玄宗同意，于是就派剑南军将李福德等人统领这支队伍。杨国忠又招募了一万人屯兵于灞上，命令他的亲信杜乾运率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哥舒翰。哥舒翰得知后，也怕被杨国忠谋算，于是就上表玄宗请求把驻扎在灞上的军队归于潼关军队统一指挥。六月癸未（初一），哥舒翰把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机杀了他，杨国忠更加害怕。

会有告崔乾在陕，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上遣使趣哥舒翰进兵复陕、洛。翰奏曰：“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赢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以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亦上言：“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国忠疑翰谋已，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丙戌，引兵出关。

这时有人告诉玄宗说崔乾在陕郡的兵力不到四千，都是老弱兵，而且没有准备，玄宗就派人催促哥舒翰出兵收复陕郡和洛阳。哥舒翰上奏说：“安禄山善于用兵，现在刚举兵反叛，怎么能够不设防呢！这一定是故意示弱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攻打，正中了他的计谋。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速决，我们据险扼守，利在长期坚持。何况叛军残暴，失去人心，兵势正在变为不利，将会有内乱，到那时再乘机进攻，就可不战而获胜。我们最主要是要取胜，何必要立刻出兵呢！现在各地所征的兵大多都还没有到达，请暂且等待一段时间。”郭子仪与李光弼也上言说：“请让我们率兵向北攻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抓住他们的妻子、儿子作为人质用来招降，这样叛军内部必定大乱。坚守潼关的大军应该固守以挫敌锐气，不可轻易出战。”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想要谋害他，就告诉玄宗说叛军没有准备，而哥舒翰却逗留拖延，将要失去战机。玄宗信以为然，于是又派宦官去催促出兵，连续不断。哥舒翰没有办法，抚胸痛哭。丙戌（初四），亲自率兵出关。

已丑，遇崔乾之军于灵宝西原。乾据险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军与乾会战。乾伏兵于险，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观军势，见乾兵少，趣诸军使进。王思礼等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将余兵十万继之，翰以兵三万登河北阜望之，鸣鼓以助其势。乾所出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却，官军望而笑之。乾严精兵，陈于其后。兵既交，贼偃旗如欲遁者，官军懈，不为备。须臾，伏兵发，贼乘高下木石，击杀士卒甚众。道隘，士卒如束，枪槊不得用。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日过中，东风暴急，乾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焰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谓贼在烟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尽，乃知无贼。乾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或弃甲窜匿山谷，若相挤排入河溺死，嚣声振天地，贼乘胜蹙之。后军见前军败，皆自溃，河北军望之亦溃。翰独与麾下数百骑走，自首阳山西渡河入关。关外先为三堑，皆广二丈，深丈，人马坠其中，须臾而满；余众践之以度，士卒得入关者才八千余人。辛卯，乾进攻潼关，克之。

已丑（初七），官军与崔乾的叛军相遇于灵宝西原。崔乾的军队占据着险要之地，南靠大山，北据黄河天险，有狭道七十里。庚寅（初八），官军与崔乾的叛军交战。崔乾先把精兵埋伏在险要的地方，哥舒翰与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王思礼等率领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等率领其余的十万在后，哥舒翰率丘三万登上黄河北岸的高丘观察指挥，并鸣鼓助战。崔乾出兵不到一万，三五成群，稀稀拉拉，队伍有疏有密，士兵有前有后，官军看见后都大笑叛军不会用兵。而崔乾却把精兵摆在阵后。两军一交战，叛军偃旗息鼓假装败逃，官军斗志松懈，毫无准备。不一会，叛军伏兵齐发，占据着高地，用滚木石块打击官军，官军死伤惨重。又因为道路狭窄，士卒拥挤，刀枪伸展不开。哥舒翰又让马拉毡车为前队，去冲击叛军。过了中午，东风骤起，崔乾把数十辆草车塞于毡车之前，放火焚烧。顿时大火熊熊，烟雾蔽天，官军睁不开眼睛，敌我不分，互相冲杀，以为叛军在烟火中，就召集弓箭手和弩机手射击。持续到天黑，箭已射尽，才知道没有叛军。这时崔乾派同罗精锐骑兵过南山，从官军后面发起进攻，官军腹背受敌，首尾大乱，不知道如何抵挡，因此大败。有的丢盔弃甲逃入山谷，有的互相拥挤被推入黄河中淹死，喊声振天动地，叛军又乘胜追击。官军后面的将士看见前军大败，也纷纷溃逃，黄河北岸的军队看见了也向后逃跑。哥舒翰仅与部下数百骑兵得以逃脱，从首阳山西面渡过黄河，进入潼关。潼关城外先前挖了三条深沟，都是宽二丈，深一丈，过关的人马坠落沟中，很快就填满了沟，后面的人踏着他们得以通过，残兵逃入关内的才八千多人。辛卯（初九），崔乾率兵攻陷潼关。

翰至关西驿，揭榜收散卒，欲复守潼关。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入谓翰曰：“贼至矣，请公上马。”翰上马出驿，归仁帅众叩头曰：“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翰不可，欲下马。归仁以毛絷其足于马腹，及诸将不从者，皆执之以东。会贼将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阳。安禄山问翰曰：“汝常轻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对曰：“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禄山大喜，以翰为司空、同平章事。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翰以书招诸将，皆复书责之。禄山知不效，乃囚诸苑中。潼关既败，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

哥舒翰到了关西驿站，张贴告示收罗逃散的士卒，想重新守卫潼关。这时蕃人将领火拔归仁等率领一百余名骑兵包围了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叛军来了，请您赶快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站后，火拔归仁率部下叩头说：“您率领二十万军队一战而全军覆没，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子呢！再说您没有看到封常清与高仙芝的下场吗？还不如向东去归降安禄山。”哥舒翰不同意，想要下马。火拔归仁就用毛绳把他的双脚捆绑在马肚子下，对于将领中不愿意投降的，也都捆起来押往东方。这时叛军将领田乾真赶到，火拔归仁就投降了他，被一起送往洛阳。安禄山问哥舒翰说：“你过去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怎么样呢？”哥舒翰伏地而拜回答说：“我凡人肉眼不识圣人。现在天下还没有平定，李光弼率兵在常山，吴王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如果能够留我一条性命，让我写信招降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平定。”安禄山很高兴，于是就拜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又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了你的主人，是不忠不义。”然后就杀了他。哥舒翰写信招降其他将帅，他们都复信责备他的背叛行为。安禄山知道没有什么效果，就把哥舒翰囚禁于禁苑中。潼关既已失守，于是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的防御使都弃郡而逃，部下的守兵也纷纷逃命。

是日，翰麾下来告急，上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潼关。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惧。壬辰，召宰相谋之。杨国忠自以身领剑南，闻安禄山反，即令副使崔圆阴具储，以备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国忠集百官于朝堂，惶流涕；问以策略，皆唯唯不对。国忠曰：“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仗下，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萧条。国忠使韩、虢入宫，劝上入蜀。

潼关失守的当天，哥舒翰的部下到朝廷报告情况危急，玄宗当时没有召见，只是派李福德等人率领监牧小儿组成的军队开赴潼关增援。到了晚上，没看到报告平安的烽火，玄宗才感到惧怕。壬辰（初十），玄宗把宰相召来商议对策。杨国忠因为自己兼任剑南节度使，安禄山反叛后，即命令节度副使崔圆暗中准备物资，以防备危急时到剑南使用，所以这时他首先提出到蜀中避难。玄宗赞成他的意见。癸巳（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于朝堂，神色惊惧，痛哭流涕地问他们有什么计策，百官都不回答。杨国忠说：“人们告安禄山的反状已有十年了，但皇上总是不相信。现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是宰相的过错。”罢朝后卫兵退下，这时长安城中的百姓惊慌逃命，都不知道该往那里躲避，店铺关门，市里一片萧条。杨国忠又让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入宫，劝说玄宗到蜀中去避难。

甲午，百官朝者什无一二。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灵昌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将军边令诚掌宫闱管钥。托以剑南节度大使颖王将赴镇，令本道设储。是日，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过左藏，杨国忠请焚之，曰：“无为贼守。”上愀然曰：“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崔光远、边令诚帅人救火，又募人摄府、县官分守之，杀十余人，乃稍定。光远遣其子东见禄山，令诚亦以管钥献之。

甲午（十二日），百官上朝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玄宗登临勤政楼，下制书说要亲自率兵征讨安禄山，听到的人都不相信。玄宗又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京兆少尹灵昌人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让将军边令诚掌管宫殿的钥匙。玄宗假称剑南节度大使颖王李将要赴镇，命令剑南道准备所用物资。当天，玄宗移居大明宫。天黑以后，玄宗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集合禁军六军，重赏他们金钱布帛，又挑选了闲厩中的骏马九百余匹，所做的这些事情外人都不知晓。乙未（十三日），天刚发亮，玄宗只与杨贵妃姊妹、皇子、皇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信宦官、宫人从延秋门出发，在宫外的皇妃、公主及皇孙都弃而不顾，只管自己逃难。玄宗路过左藏库，杨国忠请求放火焚烧，并说：“不要把这些钱财留给叛贼，”玄宗心情凄惨地说：“叛军来了没有钱财，一定会向百姓征收，还不如留给他们，以减轻百姓们的苦难。”这一天，百官还有入朝的，到了宫门口，还能听到漏壶滴水的声音，仪仗队的卫士们仍然整齐地站在那里，待宫门打开后，则看见宫人乱哄哄地出逃，宫里宫外一片混乱，都不知道皇上在那里。于是王公贵族、

平民百姓四出逃命，山野小民争着进入皇宫及王公贵族的宅第，盗抢金银财宝，有的还骑驴跑到殿里。还放火焚烧了左藏大盈库。崔光远与边令诚带人赶来救火，又召募人代理府、县长官分别守护，杀了十多个人，局势才稳定下来。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去见安禄山，边令诚也把宫殿各门的钥匙献给安禄山。

上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柰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士，使扑灭乃来。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谕郡县置顿。食时，至咸阳望贤宫，洛卿与县令俱逃，中使征召，吏民莫有应者。日向中，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于是民争献粝饭，杂以麦豆；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上皆酬其直，慰劳之。从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从谨进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慰谕而遣之。俄而尚食举御膳而至，上命先赐从官，然后食之。令军士散诣村落求食，期未时皆集而行。夜将半，乃至金城。县令亦逃，县民皆脱身走，饮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给。时从者多逃，内侍监袁思艺亦亡去。驿中无灯，人相枕籍而寝，贵贱无以复辨。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

玄宗一行经过便桥后，杨国忠派人放火烧桥，玄宗说：“官吏百姓都在避难求生，为何要断绝他们的生路呢！”于是就把内侍监高力士留下，让他把大火扑灭后再来。玄宗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诉郡县官作好准备。到吃饭的时候，抵达咸阳县望贤宫，而王洛卿与咸阳县令都已逃跑。宦官去征召，官吏与民众都没有人来。已到了中午，玄宗还没有吃饭，杨国忠就亲自用钱买来胡饼献给玄宗。于是百姓争献粗饭，并参杂有麦豆，皇孙们争着用手抓吃，不一会儿就吃光了，还没有吃饱。玄宗都按价给了他们金钱，并慰劳他们。众人都涕泣流泪，玄宗也禁不住哭泣。这时有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进言说：“安禄山包藏祸心，阴谋反叛已经很久了，其间也有人到朝廷去告发他的阴谋，而陛下却常常把这些人杀掉，使安禄山奸计得逞，以致陛下出逃。所以先代的帝王务求延访忠良之士以广视听，就是为了这个道理。我还记得宋作宰相的时候，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天下得以平安无事。但从那时候以后，朝廷中的大臣都忌讳直言进谏，只是一味地阿谀奉承，取悦于陛下，所以对于宫门之外所发生的事陛下都不得而知。那些远离朝廷的臣民早知道会有今日了，但由于宫禁森严，远离陛下，区区效忠之心无法上达。如果不是安禄山反叛，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怎么能够见到陛下而当面诉说呢！”玄宗说：“这都是我的过错，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安慰了一番郭从谨，让他走了。不一会儿，管理皇上吃饭的官吏给玄宗送饭来了，玄宗命令先赏赐给随从的官吏，然后自己才吃。玄宗命令士卒分散到各村落去寻找食品，约好未时集合继续前进。快半夜时，到了金城县，县令和县民都已逃走，但食物和器物都在，士卒才能够吃饭。当时跟随玄宗的官吏逃跑的也很多，宦吏内侍监袁思艺就借机逃走了。驿站中没有灯火，人们互相枕藉而睡，也不管身份的贵贱。王思礼从潼关赶到后，玄宗才知道哥舒翰被俘，于是就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命令他立刻赴任，收罗散兵，准备向东进讨叛军。

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曰：“汝曹何敢害宰相！”众又杀之。韦见素闻乱而出，为乱兵所，脑血流地。众曰：“勿伤韦相公。”救之，得免。军士围驿，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屡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联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玄礼等乃免胄释申，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谔，见素之子也。国忠妻裴柔与其幼子及虢国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陈仓，县令薛景仙帅吏士追捕，诛之。

丙申（十四日），玄宗一行到了马嵬驿，随从的将士因为饥饿疲劳，心中怨恨愤怒。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天下大乱都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想杀掉他，于是就让东宫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太子犹豫不决。这时有吐蕃使节二十余人拦住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没有吃的，杨国忠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士卒们就喊道：“杨国忠与胡人谋反！”有人用箭射击，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杨国忠急忙逃命，逃至马嵬驿西门内，被士兵追上杀死，并肢解了他的尸体，把头颅挂在矛上插于西门外示众，然后杀了他的儿子户部侍郎杨暄与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说：“你们胆大妄为，竟敢谋害宰相！”士兵们又把他杀了。韦见素听见外面大乱，跑出驿门察看，被乱兵用鞭子抽打得头破血流。众人喊道：“不要伤了韦相公。”韦见素才免于一死。士兵们又包围了驿站，玄宗听见外面的喧哗之声，就问是什么事，左右侍从回答说是杨国忠谋反。玄宗走出驿门，慰劳军士，命令他们撤走，但军士不答应。玄宗又让高力士去问话，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谋反被诛，杨贵妃不应该再侍奉陛下，愿陛下能够割爱，把杨贵妃处死。”玄宗说：“这件事由我自行处置。”然后进入驿站，拄着拐杖侧首而立。过了一会儿，京兆司录参军韦谔上前说道：“现在众怒难犯，形势十分危急，安危在片刻之间，希望陛下赶快作出决断！”说着不断地跪下叩头，以至血流满面。玄宗说：“杨贵妃居住在戒备森严的宫中，不与外人交结，怎么能知道杨国忠谋反呢？”高力士说：“杨贵妃确实是没有罪，但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还在陛下的左右侍奉，他们怎么能够安心呢！希望陛下好好地考虑一下，将士安宁陛下就会安全。”玄宗这才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引到佛堂内，用绳子勒死了她。然后把尸体抬到驿站的庭中，召陈玄礼等人入驿站察看。陈玄礼等人脱去甲胄，叩头谢罪，玄宗安尉他们，并命令告谕其他的军士。陈玄礼等都高喊万岁，拜了两拜而出，然后整顿军队准备继续行进。韦谔是韦见素的儿子。杨国忠的妻子裴柔与她的小儿子杨、虢国夫人与她的儿子裴徽都乘乱逃走，到了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率领官吏抓获杀掉。

丁酉，上将发马嵬，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以韦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将士皆曰：“国忠谋反，其将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请之河、陇，或请之灵武，或请之太原，或言还京师。上意在入蜀，虑违众心，竟不言所向。韦谔曰：“还京，当有御贼之备。今兵少，未易东向，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上询于众，众以为然，乃从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请留，曰：“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上为之按辔久之，乃令太子于后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愿帅子弟从殿下东破贼，取长安。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须臾，众至数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涕泣，跋马欲西。建宁王与李辅国执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为儿女之恋乎！”广平王亦劝太子留。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太子乃使驰白上。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谕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又谕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号泣而已。又使送东宫内人于太子，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皆太子之子也。

丁酉（十五日），玄宗将要从马嵬驿出发，朝臣中只有韦见素一人随行，于是就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并兼任置顿使。这时将士们都说：“杨国忠谋反被杀，而他的部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有人请求去河西、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请求去太原，还有的请求回京师。玄宗想去蜀中，又恐怕违背众心，所以沉默不言。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就要有足够的兵力抵御叛军。而现在兵力单薄，不要轻易向乐。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于是准备去扶风。等到出发时，当地的父老乡亲拦在路中请求玄宗留下，并说：“森严宏壮的宫殿是陛下的家室，那些列祖列宗的陵园是陛下先人的葬地，现在都舍弃不顾，想要到那里去呢？”玄宗骑在马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命令太子留在后面安慰这些父老乡民。父老们因此对太子说：“皇上既然不愿意留下来，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随殿下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向蜀中，那么谁为中原的百姓们作主呢？”不一会儿，来到太子跟前的多达数千人。太子不肯，并说：“父皇冒艰历险，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也没有当面向他辞别，我要回去告诉父皇，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要回马西行。这时建宁王李与宦官李辅国拉着太子的马笼头进谏说：“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以至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服从民意，怎么能够复兴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上入蜀中避难，如果叛军焚烧断绝了通向蜀中的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就难以再聚合，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恐怕也不可能了。不如现在收聚西北边防的镇兵，再加上郭子仪与李光弼在河北地区的兵力，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大唐的帝业得以继续，然后再打扫宫殿，迎接皇上返回京师，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顺行为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恋呢！”广平王李也劝太子留下来。父老乡亲们都拦住太子的马，使他无法前行。于是太子就让广平王李驰马去报告玄宗。玄宗骑在马上等待太子，久等不见，就派人去打听，被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的情况，玄宗说：“这真是天意！”于是就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再加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给予太子，并且告谕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希望你们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为我而担心。西北地区的各族胡人，我一直待他们厚道，你一定能用得上。”太子听后向南号叫哭泣。玄宗又派人把太子东宫中的宫女送给太子，并且宣旨说要传帝位给太子，太子不接受。广平王李和建宁王李都是太子的儿子。

已亥，上至岐山。或言贼前锋且至，上遽过，宿扶风郡。士卒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陈玄礼不能制，上患之。会成都贡春彩十余万匹，至扶风，上命悉陈之于庭，召将士入，临轩谕之曰：“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苍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茇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因泣下沾襟。众皆哭，曰：“臣等死生从陛下，不敢有贰！”上良久曰：“去留听卿。”自是流言始息。

已亥（十七日），玄宗到达岐山县。这时有人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到，玄宗不敢停留，继续前行，晚上宿于扶风郡。随从保驾的士卒暗谋出路，往往出言不逊，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无力控制，玄宗十分担忧。适逢成都进献给朝廷的春织丝绸十余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令把这些丝绸都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将士，然后在殿前的台阶上告诉他们说：“朕近年来由于衰老糊涂，任人失当，以致造成安禄山举兵反叛，逆乱天常，朕不得不远行避难，躲其兵锋。朕知道你们仓促之间跟随出来，来不及与自己的父母妻子告别，艰难跋涉到了这里，非常辛苦，朕感到十分惭愧。去蜀中的道路艰险长远，而且那里地方狭小，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现在允许你们各自回家，朕只与儿子、孙子以及侍奉的宦官前往蜀中，这些人也足以保朕到达。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你们可把这些丝绸分掉作为资费。如果你们回去，见到自己的父母与长安城中的父老们，请代朕向他们问好，让他们多多保重！”说着泪流沾襟。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都哭着说：“我们生死在所不惜，愿意永远跟随陛下，不敢有二心！”玄宗等了一会儿说：“去留听从你们自愿。”从此哪些不恭敬的言语才平息了下来。

太子既留，莫知所适。广平王曰：“日渐晏，此不可驻，众欲何之？”皆莫对。建宁王曰：“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众皆曰：“善！”至渭滨，遇潼关败卒，误与之战，死伤甚众。已，乃收余卒，择渭水浅处，乘马涉渡；无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驰三百里，士卒、器械失亡过半，所存之众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弃郡走，太子斩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亦走，又斩之。

太子留下来以后，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说：“天已经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到哪里去好呢？”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说：“殿下过去曾经做过朔方节度大使，朔方镇的将领官吏每年送来问安书，我大略记得他们的姓名。现在河西与陇右的兵都因战败投降了叛军，父兄子弟多有在叛军中的，到那里去恐怕有危险。而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强盛，再说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世家大族，一定不会有二心。叛军正在进入长安大肆抢掠财物，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趁此机会应该立刻往朔方，到那里以后再图谋大计，这是最好的战略。”大家听后都说：“好！”到了渭河岸边，遇上了潼关战败后退下来的士卒，误以为是叛军而交战，死伤了许多人。不久弄清楚后，就又收罗散兵，选择了一处水浅的地方，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匹的人只好流泪而返回。太子从奉天县向北，到达新平，一夜行进了三百里，清点士卒和武器装备，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也不过数百。新平太守薛羽弃郡逃跑，被太子杀掉。当天到了安定郡，太守徐也要逃跑，太子又把他杀了。

庚子，以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等副大使。辛丑，上发扶风，宿陈仓。

庚子（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大使。辛丑（十九日），玄宗从扶风出发，晚上住在陈仓。

太子至乌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献衣及糗粮。对彭原，募士，得数百人。是日至平凉，阅监牧马，得数万匹，又募士，得五百余人，军势稍振。

太子到了乌氏县，彭原太守李遵出来迎接，并献上衣服和干粮。到了彭原，招募了数百名士卒，当天到了平凉郡，太子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又招募士卒五百余人，军势稍微得到加强。

壬寅，上至散关，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使颍王先行诣剑南，寿王瑁等分将六军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稔，甲兵全盛。上大悦，即日，以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长史如故。以陇西公为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防御使。，之弟也。

壬寅（二十日），玄宗到达散关，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先往剑南，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丙午（二十五日），玄宗到达河池郡。蜀郡长史崔圆持表书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丰收，兵马强盛。玄宗非常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蜀郡长史。又任命陇西公李为汉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采访及防御使。李是李的弟弟。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镇胡人作乱，就又返回玄宗的行在。起初，河西镇的各胡人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平叛死于潼关之战，所以争着自立为王，互相攻击。而实际上都护跟随哥舒翰在黄河北岸，并没有战死，也没有与火拔归仁一起投向叛军。于是玄宗就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到镇赴任，招抚胡人部落。玄宗又任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戊申，扶风民康景龙等自相帅击贼所署宣慰使薛总，斩首二百余级。庚戌，陈仓令薛景仙杀贼守将，克扶风而守之。

戊申（二十七日），扶风郡百姓康景龙等人自动组织起来攻打叛军所任命的宣慰使薛总，杀死叛军二百余人。庚戌（二十九日），陈仓县令薛景仙杀掉叛军守将，攻克了扶风郡而率兵镇守。

安禄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兵留潼关，凡十日，乃遗孙孝哲将兵入长安，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使安忠顺将兵屯苑中，以镇关中。孝哲为禄山所宠任，尤用事，常与严庄争权；禄山使监关中诸将，通儒等皆受制于孝哲。孝哲豪侈，果于杀戮，贼党畏之。禄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陈希烈以晚节失恩，怨上，与张均、张等皆降于贼。禄山以希烈、为相，自余朝士皆授以官。于是贼势大炽，西胁、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安禄山没料想玄宗那么快就会西去避难。就派人让崔乾留兵潼关，十天后才派孙孝哲率兵进入长安，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派安忠顺率重兵驻守在禁苑中，以镇抚关中地区。孙孝哲是安禄山最宠信的心腹，喜欢专权用事，常常与严庄争权。安禄山派孙孝哲监督关中诸将帅的军队，张通儒等人都受他的节制。孙孝哲性情粗犷，处事果断，用刑严厉，叛军将领都十分害怕他。安禄山命令搜捕朝臣、宦官和宫女，每抓到数百人时，就派兵护送到洛阳。对于跟随玄宗避难而家还留在长安的王侯将相，连婴儿也杀死。陈希烈因为晚年失去玄宗的信任，所以心中怨恨，就与张均、张兄弟等人投降了叛军。安禄山任命陈希烈、张为宰相，其余投降的朝臣都授以官职。因此叛军的势力大盛，向西威胁阳、陇州，向南侵扰江南与汉水流域，向北占领了河东道的一半。但是叛军将领都勇猛有余，而智谋不足，既已攻陷长安，志骄意满，日夜纵酒取乐，沉湎于声色珍宝财物，再也没有向西进攻的意图，所以玄宗得以安全地避入蜀中，而太子北上也不必担心敌军的追赶逼迫。

李光弼围博陵未下，闻潼关不守，解围而南。史思明踵其后，光弼击却之，与郭子仪皆引兵入井陉，留常山太守王将景城、河间团练兵守常山。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袭范阳，未至，史思明引兵逆击之，正臣大败，弃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余人。初，颜真卿闻河北节度使李光弼出井陉，即剑军还平原，以待光弼之命。闻郭、李西入井陉，真卿始复区处河北军事。

李光弼率兵攻打博陵，没有攻克，得知潼关失守，便撤兵向南退去。史思明率兵追击，被李光弼击退，李光弼与郭子仪都率兵入井陉关，留下常山太守王率领景城与河间郡的团练兵守卫常山。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袭击范阳，军队还未到，史思明就率兵来阻击，刘正臣大败，丢弃妻子而逃，部下士卒七千余人战死。当初颜真卿听说河北节度使李光弼率兵出井陉关，就收兵回平原，等待李光弼的命令。此时得知郭子仪与李光弼又率兵西入井陉关，颜真卿就重新暂时指挥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军事行动。

太子至平凉数日，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盐池判官李涵相与谋曰：“平凉散地，非屯兵之所，灵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乃使涵奉笺于太子，且籍朔方士马、甲兵、谷帛、军须之数以献之。涵至平凉，太子大悦。会河西司马裴冕入为御史中丞，至平凉见太子，亦劝太子之朔方，太子从之。鸿渐，暹之族子；涵，道之曾孙也。鸿渐、漪使少游居后，葺次舍，庀资储，自迎太子于平凉北境，说太子曰：“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少游盛治宫室，帷帐皆仿禁中，饮膳备水陆。秋，七月，辛酉，太子至灵武，悉命撤之。

太子李亨到达平凉数天以后，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节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卢简金与盐池判官李涵等人商议说：“平凉地势平坦，不是屯驻军队之地，而灵武兵强粮足，如果把太子迎接到该地，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发河西、陇右的精锐骑兵，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这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于是就派李涵持笺表上于太子，并且把朔方镇的士卒、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帐籍一同奉献给太子。李涵到平凉见太子后，太子非常高兴。这时河西司马裴冕入朝为御史中丞，路过平凉见到太子，也奉劝太子去朔方，太子同意。杜鸿渐是杜暹同族的侄子。李涵是李道的曾孙。杜鸿渐与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舍，准备食物用具，自己去平凉的北面去迎接太子，并对太子说：“朔方镇是天下精兵强将所聚之地。现在境外吐蕃求和，回纥归附，境内的郡县大都坚守城池，抵御叛军，等待大唐王朝的复兴。殿下如果能够集兵于灵武，然后挥师长驱，南下平叛，传告四方郡县，收揽忠义之士，则反叛的逆贼就不难平定。”魏少游留下来后，大力修治宫室，就连所用的帐幕都模仿皇宫中的样子，所备的饮食水陆之物俱备。秋季，七月辛酉（初九），太子到达灵武，命令把这些奢侈品全部撤去。

甲子，上至普安，宪部侍郎房来谒见。上之发长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阳，谓高力士曰：“朝臣谁当来，谁不来？”对曰：“张均、张父子受陛下恩最深，且连戚里，是必先来。时论皆谓房宜为相，而陛下不用，又禄山尝荐之，恐或不来。”上曰：“事未可知。”及至，上问均兄弟，对曰：“臣帅与偕来，逗遛不进；观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顾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甲子（十二日），玄宗到达普安郡，宪部侍郎房赶来晋见。玄宗从长安出发时，朝中群臣大多数都不知道，到了咸阳，玄宗对高力士说：“你说朝臣中谁会赶来，谁不会赶来？”高力士回答说：“张均、张兄弟和他的父亲张说受陛下的恩惠最深，并且张还是驸马，与陛下连亲，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大家都认为房应该拜相，而陛下却不加重用，而且安禄山也曾经推荐过他，所以他可能不来。”玄宗说：“此事难以预料。”房赶到后，玄宗就问张均、张兄弟的情况，房说：“我约他们一起来追随陛下，而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着高力士说：“朕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当天，玄宗就任命房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初，张尚宁亲公主，听于禁中置宅，宠渥无比。陈希烈求解政务，上幸宅，问可为相者。未对。上曰：“无若爱婿。”降阶拜舞。既而不用，故怀怏怏，上亦觉之。是时均、兄弟及姚崇之子尚书右丞奕、萧嵩之子兵部侍郎华、韦安石之子礼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尝曰：“吾命相，当遍举故相子弟耳。”既而皆不用。

当初张娶了玄宗的女儿宁亲公主为妻，玄宗允许他在宫中建设宅第，宠信无比。当时陈希烈请求罢相，玄宗到张的宅第，问他谁可以当宰相。张没有回答。玄宗说：“都不如我的爱婿。”张听后急忙伏到台阶下拜舞。但后来没有拜他为宰相，所以张心怀怨意，玄宗也能够感觉到。当时张均、张兄弟及姚崇的儿子尚书右丞姚奕、萧嵩的儿子兵部侍郎萧华、韦安石的儿子礼部侍郎韦陟、太常少卿韦斌等，都因才华名望而位至高官，玄宗曾经说过：“我要任命宰相，就选拔前宰相的子弟。”而后来却全都没有任用。

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之。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时塞上精兵皆选入讨贼，惟余老弱守边，文武官不满三十人，披草莱，立朝廷，制度草创，武人骄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奏弹之，系于有司。上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孙也。旬日间，归附者渐众。

裴冕、杜鸿渐等人向太子上笺表，请求他遵照玄宗在马嵬驿的命令即皇帝位，太子不同意。裴冕等人对太子说：“殿下所率领的将士都是关中人，日夜思念着家乡，他们所以经历艰险跟随殿下到这种荒沙野城中来，就是希望能够建功立业。这些人一旦离散，就难以再聚集到一起。希望殿下能够顺应人心，也为国家着想！”一连五次上笺奏，太子才同意。当天，肃宗于灵武城南楼即帝位，群臣拜舞，肃宗也流涕欷。尊称玄宗为上皇天帝，大赦天下，改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把治所迁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又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当时塞外的精兵都入内地讨伐叛军，只剩下老弱残兵防守边疆，文武官吏不到三十人，他们披荆斩棘，建立朝廷，但因为制度草创，武人骄横傲慢。大将管崇嗣在朝堂中背对宫阙而坐，言笑自若，监察御史李勉上奏弹劾他，并把他关了起来。肃宗特下令赦免了管崇嗣，并感叹说：“我只是因为有李逸这样的人，朝廷才开始有尊严！”李勉是李元懿的曾孙。肃宗即帝位后十多天内，归附的人越来越多。

张良娣性巧慧，能得上意，从上来朔方。时从兵单寡，良娣每寝，常居上前。上曰：“御寇非妇人所能。”良娣曰：“苍猝之际，妾以身当之，殿下可从后逸去。”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上止之，对曰：“此非妾自养之时。”上以是益怜之。

张良娣性情乖巧聪明，善于讨肃宗的欢心，所以跟随肃宗来到朔方。当时保卫肃宗的兵力不多，张良娣每当睡觉时，总是睡在肃宗的前面。肃宗说：“抵御敌寇不是妇人的事情。”张良娣却说：“如果发生了意外的事情，我可先用身体抵挡一阵，以使殿下能够从后面逃走。”到了灵武，张良娣生了一个孩子，三天后就起来为战士们缝补衣服。肃宗阻止她，她说：“现在不是我休养身体的时候。”因此肃宗对她更加怜爱。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时琦、珙皆不出阁，惟赴镇。置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阳等九郡。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领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经略使为黔中节度，领黔中等诸郡。分江南为东、西二道，东道领余杭，西道领豫章等诸郡。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汇，秩之弟也。

丁卯（十五日），玄宗下制书说：“任命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统辖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下收复长安、洛阳。任命御史中丞装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兼右庶子；永王李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少府监窦绍做他的师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任命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统辖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做他的师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任命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仍然统辖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陇西太守济阴人邓景山做他的师傅，并兼任都副大使。各自所需要的士卒、马匹、武器以及粮资等，都在当地征求，自行解决。其他各地原来的节度使如虢王李巨等仍旧为节度使。各王所需要任命的部下官吏以及所统辖地方的郡县官，可以由自己挑选，任命以后再上奏报告。”当时盛王李琦、丰王李珙等都不亲身赴任，只有永王李赴镇就职。又设置山南东道节度使，统辖襄阳等九郡。升五府经略使为岭南节度使，统辖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经略使为黔中节度使，统辖黔中等州郡。分江南道为东、西二道。东道统辖余杭郡，西道统辖豫章等州郡。以前，四方人士听说潼关失守，都不知玄宗去向，这道制书颁下后，人们才知道皇上在何处。刘汇是刘秩的弟弟。

安禄山使孙孝哲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于崇仁坊，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杨国忠、高力士之党及禄山素所恶者皆杀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铁揭其脑盖，流血满街。己巳，又杀皇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

安禄山让孙孝哲于长安崇仁坊杀了霍国长公主以及王妃、驸马等人，挖下他们的心肝，用来祭奠安庆宗。凡是杨国忠、高力士的亲信党羽以及安禄山平时憎恨的人都被杀掉，总共八十三人。有的被叛军用铁棒揭去脑盖，以至血流满街。己巳（十七日），叛军又杀死皇孙及郡主、县主二十余人。

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涣迎谒。上皇与语，悦之，房复荐之，即日，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韦见素为左相。涣，玄之孙也。

庚午（十八日），玄宗到达巴西郡，太守崔涣来迎接。玄宗与崔涣谈话，十分欣赏他，又加上房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崔涣是崔玄的孙子。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闻，玄宗使与忠王游。忠王为太子，泌已长，上书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与太子为布衣交，太子常谓之先生。杨国忠恶之，奏徙蕲春，后得归隐，居颍阳。上自马嵬北行，遣使召之，谒见于灵武。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上欲以泌为右相，泌固辞，曰：“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当初，京兆人李泌年幼时因才华聪敏而著名，玄宗就让他与忠王李一起游玩。忠王被册封为太子时，李泌年岁已大，曾上书议论政事。玄宗想要授予他官职，被他拒绝，玄宗只好让他以平民的身份与太子为友，太子常常称他为先生。李泌的所作所为遭到杨国忠的憎恨，杨国忠上奏把他迁移到蕲春郡。后来李泌得以回到家乡，做了隐士，居住在颍阳县。肃宗从马嵬驿北上后，派人去召李泌，李泌在灵武晋见肃宗。肃宗十分高兴，与李泌出则并马而行，寝则对榻而眠，仍然像自己做太子时那样，事无大小都要先征求李泌的意见，而且言听计从，甚至将相的任免都与他商议。肃宗想要任命李泌为右相，李泌坚辞不受，并说：“陛下像对待宾客朋友那样对待我，比任命我为宰相还要高贵，何必要违背我的意愿呢！”肃宗这才作罢。

同罗、突阙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众。

跟随安禄山举兵反叛的同罗和突阙部落军队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甲戌（二十二日），他们的酋长阿史那从礼率领五千骑兵，盗得二千匹厩马逃回朔方，阴谋联结其他胡人部落占领边疆地区。肃宗派使者去安抚，归降者极多。

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

叛军派兵进攻扶风郡，被薛景仙击退。

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义擒斩之。

安禄山派部将高嵩携带敕书和丝绸去诱降河西和陇右的将士，被大震关使郭英又抓获而杀死。

同罗、突厥之逃归也，长安大扰，官吏窜匿，狱囚自出。京兆尹崔光远以为贼且遁矣，遣吏卒守孙孝哲宅。孝哲以状白禄山，光远乃与长安令苏震帅府、县官十余人来奔。己卯，至灵武，上以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以震为中丞。震，之孙也。禄山以田乾真为京兆尹。侍御史吕、右拾遗杨绾、奉天令安平崔器相继诣灵武；以、器为御史中丞，绾为起居舍人、知制诰。

阿史那从礼率领同罗和突阙的部落军队逃回朔方后，长安大乱，官吏流窜躲藏，监狱中的囚犯也自行出逃。京兆尹崔光远以为叛军要撤退，就派兵守住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把此事告诉了安禄山，于是崔光远与长安县令苏震率领府、县官吏十余人来投奔朝廷。己卯（二十七日），到达灵武，肃宗任命崔光远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让他去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民众；任命苏震为御史中丞。苏震是苏的孙子。安禄山任命田乾真为京兆尹。侍御史吕、右拾遗杨绾、奉天县令安平人崔器相继来到灵武投奔朝廷。肃宗任命吕、崔器为御史中丞，杨绾为起居舍人、知制诰事。

上命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将兵五千赴行在，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绥德府折冲段秀实让嗣业曰：“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嗣业大惭，即白宰如数发兵，以秀实自副，将之诣行在。上又徵兵于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

肃宗命令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兵五千赴灵武，而李嗣业与节度使梁宰商议，决定暂缓发兵以观形势的变化。绥德府折冲都尉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难道有君父告急而臣子安然不赴难的吗！您常常自称为大丈夫，现在来看，只不过是小儿女子罢了！”李嗣业听后十分惭愧，当即报告梁宰请如数发兵，并任命段秀实为自己的副将，率兵往灵武。肃宗向安西征兵，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并勉励他们要为国效忠尽义。

敕改扶风为凤翔郡。

肃宗下敕书改扶风郡为凤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庚辰（二十八日），玄宗到达成都，随从到达的官吏及六军将士只有一千三百人。

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相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潮闻玄宗已幸蜀，复以书招巡。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劝。

令狐潮率兵在雍丘包围张巡，张巡坚守了四十余天，与朝廷的联系断绝。令狐潮得知玄宗已逃往蜀中，就又写信招降张巡。张巡有大将六人，官职都是开府、特进，他们劝张巡说，我们兵力弱小，难以抵御叛军，况且皇上的生死不得而知，不如投降。张巡假装许诺。第二天，在堂上放置皇上的画像，率领将士朝拜，大家都泣不成声。然后张巡把六位部将带到前面，责备他们不忠不义，并杀了他们。从此军心更加坚定。

中城矢尽，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潮惭，益兵围之。

城中的箭已经用尽，张巡就命令士卒用稻草扎成一千多草人，给他们穿上黑衣服，夜晚用绳子放到城下，令狐潮的军队争相射击，很久以后才知道是草人。这样智取箭数十万支。后来又用绳子把人放下城头，叛军大笑，还以为是草人，不加防备，于是用五百名敢死之士袭击叛军的大营，令狐潮的军队顿时大乱，烧掉营垒而逃，张巡率兵追击了十多里才返回。令狐潮兵败，又气又恨，就又增兵把雍丘紧紧包围。

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闻，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大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谓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未几，出战，擒贼将十四人，斩首百余级。贼乃夜遁，收兵入陈留，不敢复出。

张巡让郎将雷万春在城头上与令狐潮对话，叛军乘机用弩机射雷万春，雷万春脸上被射中了六处，仍旧巍然挺立不动。令狐潮怀疑是木头人，就派兵去侦察，得知确实是雷万春，十分惊异，远远地对张巡说：“刚才看见雷将军，才知道您的军令是多么森严了，然而这对于天道又能怎样呢？”张巡回答说：“你已丧尽人伦，还有什么资格来谈论天道！”不久张巡又率兵出战，擒获叛将十四人，杀死一百余人。于是叛军乘夜而逃，收兵入保陈留，不敢再出来交战。

顷之，贼步骑七千余众屯白沙涡，巡夜袭击，大破之。还，至桃陵，遇贼救兵四百余人，悉擒之。分别其众，妫、檀及胡兵，悉斩之；荥阳、陈留胁从兵，皆散令归业。旬日间，民去贼来归者万余户。

不久，叛军步、骑兵七千余人进驻白沙涡，张巡夜间率兵袭击，大败叛军。张巡回军到桃陵，又与四百余名叛军救兵相遇，全部将其俘虏。张巡把这些叛军分开，将其中的妫州、檀州兵以及胡人全部杀掉，荥阳、陈留的胁从兵则予以遣散，令他们各归其业。十日之间，民众脱离叛军来归附张巡的达一万余户。

河北诸郡犹为唐守，常山太守王欲降贼，诸将怒，因击球，纵马践杀之。时信都太守乌承恩麾下有朔方兵三千人，诸将遣使者宗仙运帅父老诣信都，迎承恩镇常山。承恩辞以无诏命，仙运说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蓟，路通河、洛，有井陉之险，足以扼其咽喉。顷属车驾南迁，李大夫收军退守晋阳，王太守权统后军，欲举城降贼，众心不从，身首异处。大将军兵精气肃，远近莫敌，若以家国为念，移据常山，与大夫首尾相应，则洪勋盛烈，孰与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设备，常山既陷，信都岂能独全！”承恩不从。仙运又曰：“将军不纳鄙夫之言，必惧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报国，竞相结聚，屯据乡村，若悬赏招之，不旬日十万可致；与朔方甲士三千余人相参用之，足成王事。若舍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剑戟，取败之道也。”承恩竟疑不决。承恩，承之族足也。

河北地区的大多数州郡还在为唐朝而坚守着，常山太守王想要投向叛军，其他将领得知后大为愤怒，就借玩马球的机会，纵马踩死了他。当时信都太守乌承恩部下有三千朔方兵，常山诸将派使者宗仙运带领当地父老往信都，邀请乌承恩率兵来镇守常山。乌承恩以没有诏命为由而拒绝。宗仙运劝乌承恩说：“常山是战略要地，北控燕、蓟地区，南通河南、洛阳，并且有井陉关之险，占据这一要地就等于扼住了叛军的咽喉。前不久因为皇上向南去避难，李光弼大夫收兵退守晋阳，王太守暂时统领后军，想要举城投降叛贼，违背民意，以至身首异处。大将军您兵强马壮，军令严明，天下无敌，如果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移军常山，与李大夫遥相呼应，那么大功大勋，无人可比。如果还犹豫不决，又不加防备，常山如果落入敌手，信都如何能够保全！”乌承恩不听。宗仙运又说：“将军不听从我的劝告，一定是害怕兵力单薄的缘故。现在民不聊生，都想报效国家，竞相聚结为兵，屯乡据村以自保，如果能够悬赏招集，用不了十天就可集兵十万，再与您部下的三千朔方兵相互参用，一定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放弃常山这样的要害之地不去占据，而拱手送给叛军，而自己占据着信都这样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地方想要保全，那无异于倒持剑戟与敌交战，必定会失败。”乌承恩还是犹豫不决。乌承恩是乌承的族兄。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将兵万人南攻九门。旬日，九门伪降，伏甲于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坠城，鹿角伤其左胁，夜，奔博陵。

本月，史思明与蔡希德率兵一万南攻九门。攻了十天，九门士卒假装投降，伏兵于城上。史思明登城，中了埋伏，从城头上掉了下来，被埋在城下的树枝刺伤了左胁，连夜逃奔博陵。

颜真卿以蜡丸达表于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于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徇国之心益坚矣。

颜真卿派使者把蜡丸密封表书送到灵武。肃宗任命颜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仍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又下赦书，也用蜡丸密封送达颜真卿。颜真卿把赦书颁下河北地区的郡州，同时又派人颁下河南与江、淮地区的各郡。因此各地才知道肃宗已于灵武即帝位，为国坚守抗击叛军的信心更加坚决了。

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兴复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余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

郭子仪等率兵五万从河北到达灵武，灵武的军势开始强盛，人们才觉得大唐的复兴有了希望。八月壬午朔（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二人并同平章事，其他所任的职务仍如旧。李光弼率领景城、河间兵五千赴太原。

先是，河东节度使王承业军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众交其兵，寻遣中使诛之；众侮易承业，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于光弼，众见光弼，不为礼，又不时交兵，光弼怒，收斩之，军中股栗。

先前，河东节度使王承业不理军务，朝廷派待御史崔众收缴了他的兵权，不久又派宦官杀了他。崔众曾经侮辱王承业，李光弼早就心中不平。这时，肃宗下敕书命令崔众把兵权交给李光弼，而崔众见李光弼后，不作礼，也不按时交出兵权，李光弼十分愤怒，就把崔众抓起来杀了，因此军中都十分畏惧李光弼。

回纥可汗、吐蕃赞普相继遣使请助国讨贼，宴赐而遣之。

回纥可汗与吐蕃赞普相继派遣使节来请求派兵帮助唐朝讨伐叛军，肃宗宴请赏赐了他们后遣回。

癸未，上皇下制，赦天下。

癸未（初二），玄宗下制书，大赦天下。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遣录事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于上皇，以为：“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无乏用。”上皇悦，即以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北海太守贺兰进明派录事参军第五琦入蜀中奏事，第五琦对玄宗说：“现在正是国家用兵之机，财赋十分重要，而财赋大多出自江、淮地区，请求任命我一个职务，可以保证军用充足。”玄宗很高兴，即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

史思明再攻九门，辛卯，克之，所杀数千人；引兵东围藁城。

史思明再一次率兵攻打九门，辛卯（初十），九门城陷，被杀数千人。史思明又领兵向东包围了藁城。

李庭望将蕃、汉二万余人东袭宁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营，张巡帅短兵三千掩击，大破之，杀获太半。庭望收军夜遁。

李庭望率领蕃汉兵二万余人向东袭击宁陵与襄邑，夜里在雍丘城外三十里处宿营，遭到张巡率领的三千名手持短兵器的士卒袭击，叛军大败，死伤大半。李庭望收兵连夜而逃。

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癸巳（十二日），灵武派出的使者到了蜀中，玄宗高兴地说：“我儿子顺应天命人心，即皇帝位，我还有什么忧愁的呢！”丁酉（十六日），玄宗下制书说：“从今以后改制敕为诰令，所上的表疏称太上皇。国家的军政大事都先听侯皇帝的处置，然后再奏报朕知即可。等收复京城后，朕就不再参预政事。”己亥（十八日），玄宗亲临殿前的台阶，命令韦见素、房与崔涣奉送传国宝器与玉册往灵武传皇帝位。

辛丑，史思明陷藁城。

辛丑（二十日），史思明攻陷藁城。

初，上皇每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安禄山见而悦之，既克长安，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

当初，玄宗每当聚会设宴时，先让太常雅乐的坐部和立部演奏，继后的是鼓吹曲、胡人乐，教坊、京兆府长安与万年两县的散乐以及杂戏；又让作成山状的山车和旱船载着乐队来来往往演奏；又让宫女表演《霓裳羽衣舞》；又让一百匹舞马嘴里衔杯跳舞祝寿；又让犀牛和大象入场跳舞礼拜。安禄山观看后很喜欢，攻克长安，就命令部下搜捕乐工，运送乐器、舞衣，驱赶舞马、犀牛和大象，全部到洛阳。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已，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政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臣司马光曰：圣人都以道德为美，以仁义为乐；所以他们虽然住在以茅草作顶，黄土为台的房屋中，穿粗糙的衣服，吃菲薄的饭食，但不以简陋为耻，只是担心自己生活太奢侈而劳民伤财。唐玄宗自认为天下太平，想不到会有后患，遍享耳目的欢娱，极尽歌舞精巧，认为帝王富贵都不如他，想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只是娱乐自己，也借以向他人炫耀。却不知道强盗就在身旁，觊觎着帝王的宝座，以致最后落得仓皇出逃，生灵涂炭。由此可知，君王如果一味地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并向他人夸耀，只能招来强盗。

禄山宴其群臣于凝碧池，盛奏众乐；梨园弟子往往欷泣下，贼皆露刃睨之。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掷乐器于地，西向恸哭。禄山怒，缚于试马殿前，支解之。

安禄山于凝碧池宴请他的臣下，盛奏各种乐曲，梨园弟子往往欷哭泣，叛军则都露着刀，斜着眼监视。乐工雷海清不胜悲痛，把乐器扔在地上，向西痛哭。安禄山大为愤怒，命令把雷海清捆在试马殿前，支解了他的身体。

禄山闻向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令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益思唐室。

安禄山听说长安城陷时老百姓多趁乱盗窃府库中的财物，攻克长安后，命令部下大肆搜索三天，连百姓的私有财物都被掠夺一空。又命令府县官审讯逼供，一点财物都要穷追，并大肆搜捕，株连极多，以至民不安生，更加思念大唐王朝。

自上离马嵬北行，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长安民日夜望之，或时相惊曰：“太子大军至矣！”则皆走，市里为空。贼望见北方尘起，辄惊欲走。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自从肃宗离开了马嵬驿北上以后，民间都传言说太子已北上集兵要来收复长安，长安市民翘首盼望，有时人们在一起惊呼：“太子大军来了！”然后就全都跑散，市里为之一空。叛军如果看见北方扬起的沙尘，就会惊恐地想要逃走。京畿地区的豪杰常常杀掉叛军所任命的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豪杰被镇压后又起，层出不穷，叛军无法制止。从京畿、州、坊州开始，一直到岐州、陇州都起来响应。这时长安城的西门以外都变成了战场，叛军兵力所能控制的地区，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越武功。江、淮地区的奏疏以及贡献的物资往蜀中和灵武，都从襄阳取道上津抵达扶风，道路畅通无阻，这都是薛景仙的功绩。

九月，壬子，史思明围赵郡，丙辰，拔之；又围常山，旬日，城陷，杀数千人。

九月壬子（初一），史思明率兵包围赵郡。丙辰（初五），攻陷赵郡。然后又包围了常山，十天后常山城陷，被杀数千人。

建宁王，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闻之，谢泌曰：“此固之心也！”

建宁王李性格英豪果断，有雄才大略，跟随肃宗从马嵬驿北上时，兵力寡少，屡逢强盗，李就亲自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之士，走在肃宗的前后，浴血奋战保卫肃宗。有时肃宗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未进食，李总是悲泣不已，所以很得军心。肃宗想任命李为天下兵马元帅，让他统帅诸将东征，李泌说：“建宁王李确实有元帅之才，但是广平王李是兄长，如果让建宁王李功成名垂，广平王李岂不是要像周朝的吴太伯那样让位吗！”肃宗说：“广平王李是嫡长子，将来要继承皇位，何必把元帅之职看得那么重呢！”李泌说：“广平王虽然是嫡长子，但还没有册封为太子。现在天下战乱，众心所向，在于元帅。如果建宁王大功已成，陛下虽然不想立他为太子，与他一起建功立业的人肯答应吗？太宗和太上皇就是典型的例子。”于是肃宗就任命广平王李为天下兵马元帅，诸位将领都由他指挥。建宁王李得知此事后，感谢李泌说：“这本是我的心意！”

上与泌出行军，军士指之，窃言曰：“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闻之，以告泌，曰：“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谢，上笑曰：“既服此，岂可无名称！”出怀中敕，以泌为待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泌固辞，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帅府于禁中，入则泌在府，泌入亦如之。泌又言于上曰：“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许之。时军旅务繁，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无虚刻，上悉使送府，泌先开视，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门通进，余则待明。禁门钥契，悉委与泌掌之。

肃宗与李泌出外行军，军士都指着他们私下说：“穿黄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山中隐士。”肃宗听说后，就告诉了李泌，并说：“现在是战乱时期，我不敢违背您的意志委以官职，但应该暂时着紫袍以防止众人猜疑。”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紫袍。穿上紫袍后，李泌入宫谢恩，肃宗笑着说：“您既已身着朝服，怎么可以没有名称呢！”于是就从怀中拿出了敕书，任命李泌为待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坚辞不受，肃宗说：“朕不敢以宰相一职难为您，只是想任命这一职务以度过眼下的艰难时期。等平定叛乱后，就满足您归隐的志向。”李泌这才接受。肃宗于宫中设置了元帅府，如果广平王李入宫，李泌就留在府中，如果李泌入宫，李就留在府中。李泌又对肃宗说：“诸位将领畏惧陛下的天威，在陛下面前陈述军务大事时，常常因拘束不能尽兴，万一出现了小的差错，将会召致极大的损失。请求先向我与广平王商议，然后再向陛下报告，可行的就命令执行，不可行的就加以否决，肃宗同意。当时军务繁忙，各地所上的奏疏整夜不断，肃宗让全部送到元帅府，由李泌先打开批阅，如果有紧急事情或烽火战报，李泌就加以重封，隔门传进宫中，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就等到天亮后再奏报。肃宗还把宫门的钥匙和符契全部委托给广平王李与李泌掌管。

阿史那从礼说诱九姓府、六胡州诸胡数万众，聚于经略军北，将寇朔方，上命郭子仪诣天德军发兵讨之。左武锋使仆固怀恩之子玢别将兵与虏战，兵败，降之；既而复逃归，怀恩叱而斩之。将士股栗，无不一当百，遂破同罗。

同罗与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引诱九姓府与六胡州的诸部落胡人数万，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到天德军发兵讨伐。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的儿子仆固玢另率兵与胡人交战，兵败而降，不久又逃了回来，被仆固怀恩责骂后杀掉。所以其余的将士都十分畏惧，作战时奋勇争先，以一当百，于是打败了同罗。

上虽用朔方之众，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以王守礼之子承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使于回纥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李泌劝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将至，进幸扶风以应之；于时庸调亦集，可以赡军。”上从之。戊辰，发灵武。

肃宗虽然依靠朔方镇的兵力平叛，但还想要借外夷的兵力以壮大威势，于是就封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让他们跟随安西兵一起入援。李泌劝肃宗说：“不如暂时先到彭原，等所征的西北地区的兵到后，再前往到扶风以接应他们，那时丝织品、布帛等庸调也到了，可以供应军队。”肃宗同意。戊辰（十七日），肃宗从灵武出发。

内侍边令诚复自贼中逃归，上斩之。

内侍宦官边令诚从叛军中逃回，被肃宗杀掉。

丙子，上至顺化。韦见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宝册，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权总百官，岂敢乘危，遽为传袭！”群臣固请，上不许，置宝册于别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礼。上以韦见素本附杨国忠，意薄之；素闻房名，虚心待之。见上言时事，辞情慷慨，上为之改容，由是军国事多谋于。亦以天下为已任，知无不为；诸相拱手避之。

丙子（二十五日），肃宗到达顺化郡。韦见素等人从成都到达，奉上传国宝器和玉册，肃宗不肯接受，并说：“近来因为中原地区战乱，所以暂时管理百官，怎么敢乘此危机时刻，立刻就继承皇位呢！”群臣坚决请求，肃宗不答应，于是就把传国宝器和玉册放置在另一座殿中，如早晚礼拜父母那样去礼敬。肃宗因为韦见素原来曾依附杨国忠，所以对他很冷淡。又因为久闻房的声名，所以对他很热情。房对肃宗谈及时事，陈辞慷慨，感情激昂，以至肃宗为之而动情，所以对于军国大事多与房商议。房也以平定天下为已任，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其他宰相只好拱手避位。

上皇赐张良娣七宝鞍，李泌言于上曰：“今四海分崩，当以俭约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请撤其珠玉付库吏，以俟有战功者赏之。”良娣自阁中言曰：“乡里之旧，何至于是！”上曰：“先生为社稷计也。”遽命撤之。建宁王泣于廊下，声闻于上；上惊，召问之，对曰：“臣比忧祸乱未已，今陛下从谏如流，不日当见陛下迎上皇还长安，是以喜极而悲耳。”良娣由是恶李泌及。

肃宗赏赐张良娣七宝马鞍，李泌因此对肃宗说：“现在天下大乱，分崩离析，应该以节俭处世，张良娣不应该使用这样的马鞍。请撤去马鞍上的珍珠宝玉交给府库官吏，将来赏给那些立功的战士。”这时张良娣在自己的房子里对李泌说：“您和我是乡亲，何必这样呢！”肃宗说：“李先生是为了国家的事业着想。”于是命令立刻撤去。此时建宁王李在房外的廓庑下哭泣，被肃宗听见，以十分惊奇，就召来问他为什么哭泣，李回答说：“我近来非常担忧战乱难平定，现在看见陛下从谏如流，虚心待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看见陛下迎接上皇返回长安，所以喜极而悲泣。”张良娣从此憎恨李泌与建宁王李。

上尝从容与泌语及李林甫，欲敕诸将克长安，发其冢，焚骨扬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仇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仇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悦，曰：“此贼昔日百方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对曰：“臣岂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娱乐一朝失意，远处巴蜀。南方地恶，上皇春秋高，闻陛下此敕，意必以为用韦妃之故，内惭不怿。万一感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亲。”言未毕，上流涕被面，降阶，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颈泣不已。

肃宗曾经在闲暇时对李泌谈及李林甫的事，说要下敕书让诸将攻克长安后，挖开李林甫的坟墓，焚烧他的尸骨，把骨灰扬弃，李泌说：“陛下正在平定天下，为何要与死者为仇呢！那尸骨又知道什么，这样做只能表示圣上的德行不够宽宏。再说现在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都是陛下的仇敌，如果他们听到这样的举动，恐怕会阻止他们悔过自新之心。”肃宗听后不高兴，又说：“李林甫这个奸贼过去千方百计地想要动摇朕的地位，那时朕是朝不保夕。朕所以能够保全，实在是上天的帮助！再说李林甫也十分憎恨先生，只不过是没有来得及害死您罢了，您为何还要可怜他呢！”李泌回答说：“这些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只是因为上皇在帝位快五十年了，太平安乐，不料一朝祸起，天下大乱，只好远避巴蜀。南方气侯恶劣，上皇年纪已大，如果听到陛下有这样的敕书，一定会以为陛下是为了报复废掉韦妃的仇恨，心中惭愧。万一因此感愤成病，天下人就会认为陛下心胸狭隘，容不得君父。”李泌还未说完，肃宗已泪流满面，走下台阶，仰天礼拜说：“朕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上天让先生您来告诫我的！”于是抱着李泌的脖子哭泣不已。

他夕，上又谓泌曰：“良娣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宫以慰上皇心，何如？”对曰：“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上从之。

一天晚上，肃宗又对李泌说：“张良娣的祖母是上皇母亲昭成太后的妹妹，上皇十分思念她。所以朕想把良娣立为皇后以慰藉上皇之心，如何？”李泌回答说：“陛下在灵武时，因为群臣都希望建功立业，所以即皇帝位，这并不是陛下私心想要做皇帝。至于家事，还是应该等待上皇的命令，不必过急，这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肃宗同意李泌的意见。

南诏乘乱陷越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

南诏乘唐朝大乱之机攻陷了越郡的会同军，占据了清溪关，寻传蛮和骠国都归降了南诏。

第二百一十九卷

唐纪三十五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至德元载（丙申、756 ）

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公元756 年）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既。

冬季，十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全食。

上发顺化，癸未，至彭原。

肃宗从顺化郡出发，癸未（初三），到达彭原。

初，李林甫为相，谏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则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须大夫同署。至是，敕尽革其弊，开谏诤之途。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惩林甫及杨国忠之专权故也。

先前，李林甫作宰相时，谏官向皇上进谏以前都要先告诉宰相，退朝后也要把与皇上谈话的内容告诉宰相。御史进言须御史大夫同时署名。这时，肃宗下敕书命令全部革除这些弊政，大开进谏之路。又命令宰相分别在政事堂值日，听候皇上的召见，每十日一更换，这都是为了戒除李林甫和杨国忠那样的宰相专权局面。

第五琦见上于彭原，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溯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陆运至扶风以助军；上从之。寻加琦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榷盐法，用以饶。

第五琦晋见肃宗于彭原，请求把江、淮地区征收的租庸变买成贵重的货物，沿着长江、汉水而上运到洋川郡，然后命令汉中王李从陆地运到扶风以助唐军，肃宗同意。不久，加封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第五琦又制定了食盐专营制度，使国用充足。

房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诣行在，上命以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以为摄御史大夫。进明入谢，上怪之，进明因言与有隙，且曰：“晋用王衍为三公，祖尚浮虚，致中原板荡。今房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诸道节制，仍置陛下于沙塞空虚之地，又布私党于诸道，使统大权。其意以为上皇一子得天下，则己不失富贵，此岂忠臣所为乎！”上由是疏之。

房喜欢接交朋友，爱好高谈阔论，引荐了许多知名士人，而鄙视无名庸俗之辈，所以很多人怨恨他。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行在，肃宗命令房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并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却任命贺兰进明为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感到奇怪，贺兰进明乘机说自己与房有矛盾，并说：“西晋任用王衍为三公，因为崇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现在房喜好迂阔不切实际的言论而图虚名，所引用的人都是轻浮之辈，真是第二个王衍！陛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恐怕对国家不利。再说房在成都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别为各道节度使，而把陛下分置在塞外荒凉空虚的地方，又把自己的亲信私党分别安插在各地，使他们统领大权。房的用心是不管皇上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继承皇位，自己都会大富大贵，这难道是忠臣应该做的事吗！”肃宗因此疏远了房。

房上疏，请自将兵复两京；上许之，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节度等使。请自选参佐，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悉以戎务委李揖、刘秩，二人皆书生，不闲军旅。谓人曰：“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分为三军：使裨将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贵哲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光进，光弼之弟也。

房上疏肃宗，请求亲自率兵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于是就加封房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漳两关兵马及节度等使。房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于是以御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命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房把军务大事都委托给李揖与刘秩，此二人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得军事。房对人说：“叛军的精锐壮士曳落河虽然多，但怎么能够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房把部队分成三军：派副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县进攻；派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县进攻；派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县进攻。李光进是李光弼的弟弟。

以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

肃宗任命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

颍王之至成都也，崔圆迎谒，拜于马首，不之止；圆恨之。视事两月，吏民安之。圆奏罢，使归内宅；以武部侍郎李为剑南节度使，代之。，岘之兄也。上皇寻命与陈王诣上宣慰，至是，见上于彭原。延王玢从上皇入蜀，追车驾不及；上皇怒，欲诛之。汉中王救之，乃命玢亦诣上所。

颍王李到达成都，崔圆去迎接，于马首下拜见，李不予制止，所以崔圆心里怨恨他。李上任两个月，官吏与百姓安定。但崔圆却奏请玄宗罢免李，让他回到宫中宅舍，并任命武部侍郎李为剑南节度使，以代替李。李是李岘的哥哥。不久，玄宗又命令李与陈王李去宣慰肃宗，至此，李在彭原见到肃宗。延王李玢追随玄宗逃入蜀中，因为追赶不及，玄宗发怒，想要杀掉他。汉中王李从中援救，于是玄宗命令李玢也去肃宗所在地。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复将步骑万余攻雍丘。张巡出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贼遁去。

甲申（初四），叛军将领令狐潮与王福德又率领步、骑兵一万余人进攻雍丘。张巡领兵出击，大败叛军，杀死数千人，叛军败逃而去。

房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庚子，至便桥。辛丑，二军遇贼将安守忠于咸阳之陈涛斜。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震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癸卯，自以南军战，又败，杨希文、刘贵哲皆降于贼。上闻败，大怒。李泌为之营救，上乃宥之，待如初。

房命令中军与北军为前锋，庚子（二十日），进军到便桥。辛丑（二十一日），二军与叛军将领安守忠相遇于咸阳的陈涛斜。房效法古人，用战车进攻，组成牛车二千辆，并让步、骑兵护卫。叛军顺风擂鼓呼喊，牛都受到惊吓。这时叛军放火焚烧战车，顿时战阵大乱，人畜相杂，唐军死伤达四万余人，逃命存活的仅数千名。癸卯（二十三日），房亲自率领南军作战，又被打得大败，杨希文与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肃宗得知房大败，十分愤怒。李泌从中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仍像过去那样对待他。

以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肃宗任命薛景仙为关内节度副使。

敦煌王承至回纥牙帐，回纥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贵臣与承及仆固怀恩偕来，见上于彭原。上厚礼其使者而归之，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

敦煌王李承来到回纥牙帐，回纥可汗把女儿嫁给了他，并派自己的大臣与李承及仆固怀恩一起来唐朝，在彭原见到肃宗。肃宗对回纥使节度重加赏赐，然后使他们归国，并将回纥可汗的女儿赐号为毗伽公主。

尹子奇围河间，四十余日不下，史思明引兵会之。颜真卿遣其将和琳将万二千人救河间，思明逆击，擒之，遂陷河间；执李奂送洛阳，杀之。又陷景城，太守李赴湛水死。思明使两骑赍尺书以招乐安，乐安即时举郡降。又使其将康没野波将先锋攻平原，兵未至，颜真卿知力不敌，壬演，弃郡渡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围乌承恩于信都，承恩降，亲导思明入城，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万人。思明送承恩诣洛阳，禄山复其官爵。

叛军将领严子奇率兵围攻河间，四十多天未攻克，史思明率兵来增援。颜真卿派大将和琳率兵一万二千人来救河间，遭到史思明的阻击，和琳被俘，于是叛军攻陷了河间，抓获守将李奂送往洛阳杀掉。叛军又攻陷了景城，太守李投湛水自杀。史思明派遣两名骑兵持书信去招降乐安郡，乐安郡立刻投降了叛军。史思明又派部将康没野波率先锋兵攻打平原，兵还未到，颜真卿自知兵力不敌叛军，壬寅（二十二日），遂放弃郡城渡过黄河南撤。于是史思明用平原郡兵攻打清河、博平，均攻陷。史思明又亲自率兵于信都包围了乌承恩，乌承恩投降，并亲自引导史思明入城，把兵马及府库中的物资交给史思明，共有马三千匹，兵一万人。史思明把乌承恩送往洛阳，安禄山恢复了他的官职与爵位。

饶阳裨将束鹿张兴，力举千钧，性复明辨；贼攻饶阳，弥年不能下。及诸郡皆陷，思明并力围之，外救俱绝，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兴，立于马前，谓曰：“将军真壮士，能与我共富贵乎？”兴曰：“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愿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兴曰：“主上待禄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报德，乃兴兵指阙，涂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为之臣乎！仆有短策，足下能听之乎？足下所以从贼，求富贵耳，譬如燕巢于幕，岂能久安！何如乘间取贼，转祸为福，长享富贵，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张于木上，锯杀之，詈不绝口，以至于死。

饶阳副将束鹿人张兴不但勇力过人，而且心有计谋，叛军围攻饶阳，一年都未攻克。及至其他的郡城都被攻陷，史思明遂全力围攻饶阳。外援全部断绝，太守李系无计可施，投火而死，城遂被攻陷。史思明抓住了张兴，让他立在马前，然后说：“将军真是一位壮士，不知道能否与我同享富贵？”张兴说：“我张兴，是唐朝的忠臣，绝没有投降的道理。现在活在世上的时间已不长了，只希望进一言而死。”史思明说：“请你说出来。”张兴说：“皇上对待安禄山恩如父子，群臣都无法相比，安禄山却忘恩负义，不知报答皇上的恩德，反而兴兵攻打长安，使生灵涂炭。大丈夫不能平叛除掉逆凶，怎么还能再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反叛，贪图的不过是富贵，这就好似燕子作巢于帏幕之上，怎么能够长久呢！不如乘机攻灭叛贼，转祸为福，长享荣华富贵，不也是一件美事吗！”史思明听后大怒，命令把张兴捆绑在木头上，用锯子锯杀了他。张兴到死还骂不绝口。

贼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男子，壮者使之负担，羸、病、老、幼皆以刀槊戏杀之。禄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杂以胡兵镇之；思明还博陵。

叛军每当攻破一城，就把城中的衣服、财物和妇女全部抢掠而去，让壮年男人为他们运送，把老弱病幼者在戏笑中用刀枪杀死。起初，安禄山授给史思明兵卒三千，让他平定河北地区，至此，河北地区全部落入叛军之手，每郡驻兵三千，并掺杂胡兵镇守，史思明返回博陵。

尹子奇将五千骑渡河，略北海，欲南取江、淮。会回纥可汗遣其臣葛逻支将兵入援，先以二千骑奄至范阳城下，子奇闻之，遽引兵归。

叛军大将尹子奇率领骑兵五千渡过黄河，侵犯北海郡，想向南攻占江、淮地区。适逢回纥可汗派大臣葛逻支率兵助唐平叛，先以骑兵二千突然出现在范阳城下，尹子奇得知后，立刻领兵退回。

十二月，戊午，回纥至带汗谷，与郭子仪军合；辛酉，与同罗及叛胡战于榆林河北，大破之，斩首三万，捕虏一万，河曲皆平。子仪还军洛交。

十一月戊午（初八），回纥兵到达带汗谷，与郭子仪兵相会。辛酉（十一日），回纥及唐兵与同罗及反叛的胡兵战于榆林河北岸，大获全胜，杀敌三万余人，俘虏一万，河曲平定。郭子仪率军返回洛交。

上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

肃宗命令崔涣安慰江南地区，并兼主管科举选人的事情。

令狐潮帅众万余营雍丘城北，张巡邀击，大破之，贼遂走。

叛军将领令狐潮率兵一万余人扎营于雍丘城北面，张巡领兵出击，大败叛军，叛军逃走。

永王，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有勇力，好兵，有薛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上闻之，敕归觐于蜀；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

永王李幼年失去母亲，由肃宗抚养，常常抱在怀中同睡。后来李跟随玄宗逃向蜀中。玄宗任命诸子分别兼领天下节度使。谏议大夫高适进谏说不可行，但玄宗不听。李兼领四道节度都使，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赋都积聚于江陵，李招募数万勇士为兵，每日耗费巨大。李从小长于深宫之中，不懂人间世事，儿子襄城王李勇武有力，喜好用兵，又有薛等人为谋士，认为当今天下大乱，只有南方富有，未遭破坏，李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数千里，应该占据金陵，保有江东，像东晋王朝那样占据一方。肃宗得知后，下敕让李往蜀中朝见玄宗，李不听。江陵长史李岘以有病为名辞别李奔赴行在，肃宗召来高适与他一同商讨计策。高适陈说了江东的形势，并分析说李必败。十二月，设置淮南节度使，管辖广陵等十二郡，任命高适为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为节度使。让他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对付李。

安禄山遣兵攻颍川。城中兵少，无蓄积，太守薛愿、长史庞坚悉力拒守，绕城百里庐舍、林木皆尽。期年，救兵不至，禄山使阿史那承庆益兵攻之，昼夜死斗十五日，城陷，执愿、坚送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

安禄山派兵攻打颍川。城中兵力少，也没有粮草储备，太守薛愿与长史庞坚竭力坚守，城周围百里以内的房舍和林木都被毁掉。坚守了一年，救兵不来，安禄山又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打，昼夜连续死战十五天，最后城被攻陷，薛愿与庞坚被抓住送往洛阳，安禄山把他们捆绑在洛水边的冰上，活活冻死。

上问李泌曰：“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对曰：“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上曰：“何故？”对曰：“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悦。

肃宗问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李泌回答说：“我看到叛军把抢掠的子女与财物都运往老巢范阳，这难道有雄据天下的志向吗！现在只是那些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只有高尚等几个人，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以我的看法，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肃宗说：“这有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勇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几个人。现在我们如果命令李光弼率兵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兵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史思明与张忠志便不敢离开范阳与常山，安守忠与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拖住了叛军的四员骁将，跟随安禄山的只有阿史那承庆了。希望下敕书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使两京之间的道路畅通，陛下率领所征召的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头，就攻击他们的那头，如果救援那头，就攻击这头，使叛军在数千里长的战线上往来，疲于奔命，我们则以逸待劳，叛军如果来交战，就避开他的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来往的道路。明年春天再任命建宁王李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攻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样叛军想要撤退则归路已断，要留在两京则不得安宁，然后各路大军四面合击而进攻，就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时张良娣与李辅国相表里，皆恶泌。建宁王谓泌曰：“先生举于上，得展臣子之效，无以报德，请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以良娣为言。泌曰：“此非人所言，愿王姑置之，勿以为先。”不从。

当时张良娣与李辅国内外勾结，二人都嫉恨李泌。建宁王李对李泌说：“先生你在皇上面前荐举了我，使我得以效臣子之忠，大恩大德无以报答，请让我为先生除掉大害。”李泌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李就说到张良娣。李泌听后说：“这样的话不是作臣子所应该说的，希望你暂时把这件事放下，不要先做这种事。”但李不听从李泌的话。

甲辰，永王擅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乎牒，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进至当涂，希言遣其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将兵拒之，李成式亦遣其将李承庆拒之。击斩敬之以徇，景曜、承庆皆降于，江、淮大震。高适与来、韦陟会于安陆，结盟誓众以讨之。

甲辰（二十五日），永王李擅自率兵东巡，沿着长江而下，军势浩大，但还没有显露出割据一方的图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写信给李，责问他擅自发兵东下的意图。李大怒，于是就分兵派遣部将浑惟明在吴郡袭击李希言，季广琛在广陵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李率兵进至当涂，李希言派遣部将元景曜与丹徒太守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部将李承庆迎击。李将阎敬之斩首示众，于是元景曜与李承庆都投降了李，江、淮地区大为震动。高适、来与韦陟会合于安陆，结盟誓师讨伐李。

于阗王胜闻安禄山反，命其弟曜摄国事，自将兵五千入援。上嘉之，拜特进，兼殿中监。

于阗王尉迟胜得知安禄山谋反，就任命他的弟弟尉迟曜代理国政，自己亲自率兵五千入朝援助平叛，肃宗嘉奖他的忠诚，拜他为特进，兼殿中监。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数月不下，乃置杞州，筑城于雍丘之北，以绝其粮援。贼常数万人，而张巡众才千余，每战辄克。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锋使。是月，鲁、东平、济阴陷于贼。贼将杨朝宗帅马步二万，将袭宁陵，断巡后。巡遂拔雍丘，东守宁陵以待之，始与睢阳太守许远相见。是日，杨朝宗至宁陵城西北，巡、远与战，昼夜数十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流尸塞汴而下，贼收兵夜遁。敕以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巨唯与折冲、果毅告身三十通，不与赐物。巡移书责巨，巨竟不应。

叛军将领令狐潮与李庭望率兵攻打雍丘，数月未攻克，于是就设置了杞州，在雍丘北面筑杞州城，以断绝雍丘城的粮食援助。叛军经常用数万兵力来进攻，而张巡的兵力才有一千余人，但每次交战都打退叛军。河南节度使虢王李巨率兵屯驻于彭城，命张巡为代理先锋使。此月，鲁郡、东平、济阴都落入叛军之手。叛军大将杨朝宗率领步、骑兵二万将要袭击宁陵，断绝张巡的后路。张巡于是率兵撤出雍丘，向东坚守宁陵，抵抗叛军，这时张巡才与睢阳太守许远见面。当天，杨朝宗率兵到达宁陵城西北，张巡、许远与他交战，一昼夜达数十次，大败叛军，杀死一万余人，死尸塞满汴水，顺流而下，叛军收兵连夜逃走。肃宗下敕书任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张巡认为部下将士有功，派遣使者向虢王李巨请求给予空名的委任状以及赏赐物品，而虢王李巨只给了折冲都尉与果毅都尉的委任状三十通，没有给予赏赐的物品。张巡写信责备李巨，李巨竟不回信。

是岁，置北海节度使，领北海等四郡；上党节度使，领上党等三郡；兴平节度使，领上洛等四郡。

这一年，唐朝设置北海节度使，统辖北海等四郡；设置上党节度使，统辖上党等三郡；设置兴平节度使，统辖上洛等四郡。

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吐蕃军队攻陷唐朝的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及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

初，林邑王范真龙为其臣摩诃漫多伽独所杀，尽灭范氏。国人立其王头黎之女为王，女不能治国，更立头黎之姑子诸葛地，谓之环王，妻以女王。

当初，林邑国王范真龙被臣子摩诃漫多伽独杀死，并族灭了范氏。国人又立国王头黎的女儿为王，因为头黎的女儿不能治理国家，国人就改立头黎姑母的儿子诸葛地为王，被称为环王，并把女王嫁给他。

二载（丁酉、757 ）

二载（丁酉，公元757 年）

春，正月，上皇下诰，以宪部尚书李麟同平章事，总行百司，命崔圆奉诰赴彭原。麟，懿祖之后也。

春季，正月，玄宗颁下诰命，任命宪部尚书李麟为同平章事，总管朝中各个部门，并命令崔圆奉诰命赴彭原。李麟是懿祖光皇帝李天锡的后代。

安禄山自起兵以来，目渐昏，至是不复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动加棰挞，或时杀之。既称帝，深居禁中，大将希得见其面，皆因严庄白事。庄虽贵用事，亦不免棰挞，阉宦李猪儿被挞尤多，左右人不自保。禄山嬖妾段氏，生子庆恩，欲以代庆绪为后，庆绪常惧死，不知所出。庄谓庆绪曰：“事有不得已者，时不可失。”庆绪曰：“兄有所为，敢不敬从。”又谓猪儿曰：“汝前后受挞，宁有数乎！不行大事，死无日矣！”猪儿亦许诺。庄与庆绪夜持兵立帐外，猪儿执刀直入帐中，斫禄山腹。左右惧，不敢动。禄山扪枕旁刀，不获，撼帐竿，曰：“必家贼也。”赐已流出数斗，遂死。掘床下深数尺，以毡裹其尸埋之，诫宫中不得泄。乙卯旦，庄宣言于外，云禄山疾亟。立晋王庆绪为太子，寻即帝位，尊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庄恐众不服，不令见人。庆绪日纵酒为乐，兄事庄，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厚加诸将官爵以悦其心。

安禄山从起兵反叛以来，视力逐渐下降，至此已看不清东西，又因为身上长了毒疮，性情更加暴躁，对左右的官员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干脆杀掉。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大将难得见他的面，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严庄虽然贵有权势，但也免不了被鞭打。宦官李猪儿挨的打尤其多，安禄山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安禄山的爱妾段氏生子名叫庆恩，想要替代安庆绪为太子。所以安庆绪常常害怕被杀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严庄对安庆绪说：“事情往往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机不可失。”安庆绪说：“老兄如果要想有所为，我怎么敢不跟从。”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难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干大事，恐怕离死就不远了！”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于是严庄与安庆绪夜里手持武器立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腹部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因为恐惧都不敢动。安禄山用手摸枕旁的刀，没有拿到，于是就用手摇动帐幕的竿子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严庄等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数尺深的坑，用毡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埋了进去，并告诫宫中人不得向外泄露真相。乙卯（初六）早晨，严庄向外宣布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即皇帝位，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安庆绪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严庄恐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每天以饮酒为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冯翊王爵位，大小事情都由严庄决定，并加封诸将的官爵，借以笼络人心。

上从容谓李泌曰：“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征，又恐势分。立广平为太子，何如？”对曰：“臣固尝言之矣，戎事交切，须即区处；至于家事，当俟上皇。不然，后代何以辨陛下灵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与广平有隙耳；臣请以语广平，广平亦必未敢当。”泌出，以告广平王，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辞，曰：“陛下犹未奉晨昏，臣何心敢当储副！愿俟上皇还宫，臣之幸也。”上赏慰之。

肃宗从容地对李泌说：“广平王李为元帅已经过了一个年头，现在想命令建宁王李专管征讨叛军的军事，但又恐怕大权分散。立广平王李为太子如何？”李泌回答说：“我早已说过，现在战事急迫，形势紧张，必须立刻处理，至于立太子这一类的家事，应当等待上皇的命令。不然，后代的人怎么看待陛下灵武即帝位的用意呢！这一定是有人想要挑拨我与广平王的关系，我请求把此事告诉广平王，广平王也必定不敢接受。”李泌出宫后把此事告诉了广平王李，李说：“这是先生深知我的心意，并想从侧面促成美事。”于是就入宫，坚持推辞不受说：“陛下即帝位后还没有来得及行早晚看望上皇的礼节，我怎么敢于当太子呢！愿能等待上皇还宫，这是我的荣幸。”肃宗赏赐并慰勉了广平王。

李辅国本飞龙小儿，粗闲书计，给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辅国外恭谨寡言而内狡险，见张良娣有宠，阴附会之，与相表里。建宁王数于上前诋讦二人罪恶，二人谮之于上曰：“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王。”上怒，赐死 .于是广平王及李泌皆内惧。谋去辅国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见建宁之祸乎？”曰：“窃为先生忧之。”泌曰：“泌与主上有约矣。俟平京师，则去还山，庶免于患。”曰：“先生去，则愈危矣。”泌曰：“王但尽人子之孝。良娣妇人，王委曲顺之，亦何能为！”

李辅国本是宦官中的飞龙小儿，粗通文墨，肃宗为太子时，李辅国在宫中侍奉，所以深受肃宗的信任。李辅国外表恭顺谨慎，寡言少语，而内心却狡诈阴险，看见张良娣受到肃宗的宠爱，就暗中依附张良娣，与她内外勾结，建宁王李多次在肃宗面前揭发二人的罪恶，二人就在肃宗面前进谗言说：“建宁王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元帅，心中怨恨，想要谋害广平王李。”肃宗听后大怒，就下令赐建宁王李自杀。因此广平王李与李泌都心怀恐惧。李谋划要除掉李辅国与张良娣，李泌说：“此事不可行，您难道没有看见建宁王遭到了杀身之祸吗？”李说：“我私下为先生的生命担忧。”李泌说：“我与皇上有约定。等待收复京师以后，我就返回山中过隐居生活，这样或许可以免除祸患。”李说：“先生如果离开，我就更加危险了。”李泌说：“您只管尽儿子的孝心。张良娣是一个妇人，您如果能够委曲求全，顺从她的心意，她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上谓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柰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汉、魏以来，虽以郡县治民，然有功则锡以茅土，传之子孙，至于周、隋皆然。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务乘一时之权以邀利，无所不为。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上曰：“善！”

肃宗对李泌说：“现在郭子仪与李光弼已贵为宰相，如果他们克复两京，平定天下，就再也没有官赏赐他们了，那将怎么办呢？”李泌回答说：“古时候官职任命给有能力的人，爵位酬答有功勋的人。汉魏以来，虽然设立郡县用来治理民众，但对有功人则赏赐土地，可以传给子孙，直至北周、隋朝都是如此。唐朝建立之初，因为还没有取得关东，所以封爵都只有虚名，享受实封者，只给他们封地上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而已。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因为大臣们有不同的意见而没有实行。因此赏赐有功的人多是给他们以高官。用官职赏赐功劳有两种危害：如果所任非才就会误事，如果权力过重则难以控制。所以有功之臣被任命为大官的，都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考虑，只是借权力谋取利益，无所不为。假如过去封给安禄山百里之国，那么他就会珍惜封国以传子孙，不谋反了。为现在的情况考虑，等天下平定后，不如分土封爵以赏功臣，虽是大国也不过二三百里，与现在的小郡差不多，难道不好控制吗！这样对于为臣子的人乃是万世的利益。”肃宗听后说：“你说的好！”

上闻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兵至凉、鄯，甲子，幸保定。

肃宗得知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食诸国援兵到达凉州、鄯州，甲子（十五日），临幸保定郡。

丙寅，剑南兵贾秀等五千人谋反，将军席元庆、临邛太守柳奕讨诛之。

丙寅（十七日），剑南镇兵贾秀等五千人举兵谋反，被将军席元庆与临邛太守柳奕讨伐诛杀。

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郡昭武九姓胡商安门物等杀死节度使周泌，聚集兵众至六万人。武威郡大城之中有七个小城，胡人已占据了五个，只有两个城还在坚守。河西支度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率领二城中的军队攻打叛胡，经过十七日苦战，平定了叛乱。

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同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引兵共十万，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余团练乌合之众不满万人。思明以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遂长驱取朔方、河、陇。太原诸将皆惧，议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乃帅士卒及民于城外凿壕以自固。作数十万，众莫知所用；及贼攻城于外，光弼用之增垒于内，坏辄补之。思明使人取攻具于山东，以胡兵三千卫送之，至广阳，别将慕容溢、张奉璋邀击，尽杀之。

叛军大将史思明率兵从博陵，蔡希德从太行，高秀岩从大同，牛廷介从范阳，发兵共十万，来进攻太原。李光弼部下的精兵都奔赴朔方，其余的团练兵都是乌合之众，不满一万人。史思明认为太原城垂手可得，如果攻下太原，当立即长驱直取朔方、河西、陇右。太原城中的将领都十分害怕，商议修治城池抵抗叛军，李光弼说：“太原城周长四十里，在叛军即刻就要来到时修治城池，是未见敌人而先疲困自己。”于是率领士兵及民众于城外开凿壕沟准备固守。又让士卒做了数十万块砖坯，大家都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等到叛军在城外进攻，李光弼就让士卒用砖坯在城内加高城墙，有毁坏的地方便立刻补修。史思明派人到崤山以东去取攻城的器具，并且让胡兵三千护送，他们到达广阳时，遭到别将慕容溢、张奉璋的拦击，胡兵全部被杀死。

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乃选骁锐为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则汝潜趣其南，攻东则趣西，有隙则乘之。”而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警逻未尝少懈，贼不得入。光弼购募军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随能使之，人尽其用，得安边军钱工三，善穿地道。贼于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自是贼行皆视地。贼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辄陷。贼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炮，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贼死者什二三，乃退营于数十步外，围守益固。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贼喜，不为备。光弼使穿地道周贼营中，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贼皆属目。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会安禄山死，庆绪使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

史思明围攻太原一个多月，还未攻下，于是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精兵，作为流动作战的军队，告诫他们说：“我率兵攻打城北时，你们就暗中往城南；攻打城东时，你们就向城西，见到有机可乘时就进攻。但因为李光弼军令严整，即使叛军没有攻打的地方，巡逻的士卒也十分警惕，未曾大意，所以叛军攻不进城。李光弼在军中征募人才，只要是有小技艺的人都被选中，根据能力予以使用，所以人尽其才。李光弼得到安边军的三个铸钱工匠，他们善于挖掘地道。叛军士卒站在城下抬头辱骂，李光弼就派人从地道中拉住叫骂人的脚，拽入城中，在城墙上杀掉。从此叛军士卒行走时都看着地。叛军又制做云梯和土山作为攻城的器具，李光弼就挖地道以迎战，所以这些器具在临近城时都陷入地中。叛军起初攻城急迫，李光弼就作了大炮，发射大石，一发打死二十多人。叛军在攻城中战死了十分之二三，于是就退营到城墙数十步以外，死死地把城围住。李光弼又派人假装与叛军相约，定好日子出城投降，叛军大为喜欢，不加防备。而李光弼却让士卒在叛军的营地周围穿掘地道，然后用木头顶住。到了约好的投降日期，李光弼率兵站在城上，派遣裨将率领数千人出城，假装投降，叛军都一心站着观看。忽然营中地面塌陷，死了一千余人，叛军顿时惊慌散乱，官军乘机擂鼓呼喊，出城袭击，俘虏杀死叛军一万多人。这时恰逢安禄山死去，安庆绪命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下蔡希德等人继续围攻太原。

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子奇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巡有兵三千人，与远兵合六千八百人。贼悉众逼城，巡督励将士，昼夜苦战，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贼将六十余人，杀士卒二万余，众气自倍。远谓巡曰：“远懦，不习兵，公智勇兼济；远请为公守，公请为远战。”自是之后，远但调军粮，修战具，居中应接而已，战斗筹划一出于巡。贼遂夜遁。

安庆绪任命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尹子奇率领归州、檀州以及同罗、奚人部兵共十三万来进攻睢阳。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巡即率兵从宁陵进入睢阳。张巡有兵三千人，与许远合兵共六千八百人。叛军全力攻城，张巡亲自督战，勉励将士，昼夜与叛军苦战，有时一天交战二十多次，共激战十六日，俘虏叛军将领六十多人，杀死叛军士卒二万多，士气大振。许远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懂得军事，你智勇双全，请让我为你坚守，你代我指挥作战。”从此以后，许远只调集军粮，修理作战器具，在军中处理杂事接应而已，作战指挥权都交给了张巡。叛军攻城不下，乘夜退去。

郭子仪以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时贼将崔乾守河东，丁丑，子仪潜遣人入河东，与唐官陷贼者谋，俟官军至，为内应。

郭子仪认为河东居于东京与西京之间，如果占据了河东则两京就容易收复。当时叛军大将崔乾率兵守卫河东，丁丑（二十八日），郭子仪秘密地派人潜入河东，与陷于叛军中的唐朝官员密谋，等待唐军来攻时，作为内应。

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自范阳败归，安东都护王玄志鸩杀之。禄山以其党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玄志复与平卢将侯希逸袭杀之；又遣兵马使董秦将兵以苇筏渡海，与大将田神功击平原、乐安，下之。防河招讨使李铣承制以秦为平原太守。

当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从范阳败归后，被安东都护王玄志毒死。安禄山任命部将徐归道为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又联合平卢军将侯希逸袭击杀死了徐归道，并派遣兵马使董秦率兵乘苇筏渡过大海，与大将军田神功进攻平原与乐安，都被攻克。防河招讨使李铣遵照皇上的制书任命董秦为平原太守。

二月，戊子，上至凤翔。

二月戊子（初十），肃宗到达凤翔。

郭子仪自洛交引兵趣河东，分兵取冯翊。已丑夜，河东司户韩等翻河东城迎官军，杀贼近千人。崔乾逾城得免，发城北兵攻城，且拒官军，子仪击破之。乾走，子仪追击之，斩首四千级，捕虏五千人。乾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乾未入，自白径岭亡去。遂平河东。

郭子仪从洛交率兵向河东进发，途中分兵攻取了冯翊。己丑（十一日）夜晚，河东司户参军韩等翻越河东城来迎接官军，杀死叛军近一千人。叛军大将崔乾跳过城墙得以逃脱，然后他召集驻扎在城北的士兵来攻城，并阻击郭子仪的军队，被郭子仪击败。崔乾领兵退逃，郭子仪领兵追击，杀死四千人，俘虏五千人。崔乾逃至安邑，安邑人打开城门，让他入城，当叛军人马进去一半时，安邑人闭门袭击，把进入城中的敌人全部杀死。崔乾没有入城，从白径岭逃走。郭子仪于是平定了河东。

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上自散关通表成都，信使骆驿。长安人闻车驾至，从贼中自拔而来者日夜不绝。西师憩息既定，李泌请遣安西及西域之众，如前策并塞东北，自归、檀南取范阳。上曰：“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对曰：“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对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上曰：“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

肃宗到达凤翔十天，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的援兵都来相会，江、淮地区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也运到洋川、汉中。肃宗从散关向在成都的玄宗上表书，信使络绎不绝。长安城中的民众听说皇上到达，纷纷从叛军的统治下逃出，奔向朝廷，日夜不绝。西方增援的部队既已休整充足，李泌请求肃宗按原来制定的战略，派遣安西及西域兵进军东北，从归州、檀州向南攻取范阳。肃宗说：“现在大军已集，征收的丝织品、布匹等庸调也到达，应该以强兵直捣叛军的腹心，而您却要领兵向东北数千里，先攻取范阳，不是迂腐的计策吗？”李泌回答说：“现在让大军直接攻取两京，一定能够收复，但是叛军还会东山再起，我们又会陷入困难的境地，这不是久安之策。”肃宗说：“你说的有什么根据？”李泌说：“我们现在所依靠的是西北各军镇的守兵以及西域各国的胡兵，他们能够忍耐寒冷而害怕暑热，如果借新到之兵的锐气，攻击安禄山已经疲劳的叛军，定能够取胜。但是两京已到了春天，叛军如果收集残兵，逃回老巢，而关东地区气候炎热，官军必定会由于炎热的气候而想要西归，难以在那里久留。叛军休整兵马，看见官军撤退，一定会卷土重来，这样与叛军的交战就会无休无止。不如先向北方寒冷的地区用兵倾覆叛军的巢穴，那样叛军就会无路可退，可以一举彻底平息叛乱。”肃宗说：“朕急于收复两京，迎接上皇回来，难以按照你的战略行事。”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军武功，兵马使郭英义军东原，王难得军西原。丁酉，安守忠等寇武功，郭英义战不利，矢贯其颐而走；王难得望之不救，亦走；思礼退军扶风。贼游兵至大和关，去凤翔五十里，凤翔大骇，戒严。

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率兵驻于武功，兵马使郭英义驻于东原，王难得驻于西原。丁酉（十九日），叛军将领安守忠等率兵进攻武功，郭英义与叛军交战不利，被箭射穿脸颊而败走，王难得见死不救，也随之败退，王思礼率兵撤退至扶风。叛军的游兵至大和关，离凤翔五十里，肃宗在凤翔大为惊骇，进行戒严。

李光弼将敢死士出击蔡希德，大破之，斩首七万余级；希德遁去。

李光弼亲自率领敢死队出城袭击蔡希德，大败叛军，杀敌七万余人，蔡希德逃走。

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兼领恒阳军事，封妫川王；以牛廷介领安阳军事；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井陉口；余各令归旧任，募兵以御官军。先是安禄山得两京，珍货悉输范阳。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浸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不能制。

安庆绪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兼任指挥恒阳军事，封爵为妫川王；又命令牛廷介指挥安阳军事；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兼团练使，镇守井陉口。其余的将领仍各任旧职，招募军队抵御官军。先前安禄山攻陷两京时，把两京中的珍宝财物全部运往范阳。史思明手握重兵，拥有财物，更加骄横，逐渐不听从安庆绪的命令，安庆绪不能节制。

戊戌，永王败死，其党薛皆伏诛。

戊戌（二十日），永王李兵败身死，他的同党薛等也被杀死。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与其子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三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军又以火应之。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使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中肩，兵遂溃。与仙琦收余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亦死于乱兵。

当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伐李，李铣有兵数千，驻扎在扬子，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广树军旗，列于长江沿岸。李与他的儿子李登上城头，望见军旗极多，心中开始感到惧怕。其部将季广琛召集其他的将领们说：“我们跟随永王走到这一步，只因为天命不助，人谋已不能成功，不如趁还未交战，赶快图谋出路。否则就会战败身死，永远成为逆臣贼子。”诸将听后都认为他说的对。于是季广琛领着自己的部队逃向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永王李恐惧，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盛列火炬，光照水中，一变为二，李的军队也列火炬响应。李错认为官军已经渡过长江，匆忙携家眷与部下潜逃。等到天亮，不见过江的官军，李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乘船而逃。李成式的部将赵侃等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派儿子李与部将高仙琦率兵迎击，赵侃与李等交战，射中李的肩臂，李的军队于是溃败。李与高仙琦收集残兵，向南逃奔鄱阳，收聚库中的兵器物资，想向南逃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派兵追击，俘获了李，秘密杀死于传舍，李也死于乱军之中。

使人送家属还蜀，上曰：“既生得吾弟，何不送之于蜀而擅杀之邪！”遂废不用。

皇甫派人送李的家属回蜀中，肃宗说：“皇甫既然生擒了我弟弟永王李，为什么不送回蜀中而要擅自把他杀死呢？”于是撤了皇甫的官职而不录用。

庚子，郭子仪遣其子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济河击潼关，破之，斩首五百级。安庆绪遣兵救潼关，郭旰等大败，死者万余人。李韶光、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东。

庚子（二十二日），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旰与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等渡过黄河攻下了潼关，杀敌五百。安庆绪又派兵援救潼关，郭旰等大败，官军死者一万余人。李韶光与王祚战死，仆固怀恩抱着马头渡过渭水，退保河东。

三月，辛酉，以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三月辛酉（十三日），肃宗任命左相韦见素为左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冕为右仆射，罢免了二人的施政办事权力。

初，杨国忠恶宪部尚书苗晋卿，安禄山之反也，请出晋卿为陕郡太守，兼陕、弘农防御使。晋卿固辞老病，上皇不悦，使之致仕。及长安失守，晋卿潜窜山谷；上至凤翔，手敕征之左相，军国大务悉咨之。

当初，杨国忠因为嫉恨宪部尚书苗晋卿，安禄山反叛后，就请求玄宗让苗晋卿出朝为陕郡太守，兼陕郡、弘农郡防御使。苗晋卿以老弱多病坚决推辞，玄宗不高兴，就让苗晋卿退休。及至长安失守，苗晋卿潜身逃入山谷之中，肃宗来到凤翔，下手敕征苗晋卿为左相，军国大事都向他征求意见。

上皇思张九龄之先见，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玄宗思念张九龄对安禄山有先见之明，因此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县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他的家属。

尹子奇复引大兵攻睢阳。张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遂椎牛，大飨士卒，尽军出战。贼望见兵少，笑之。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陈，贼乃大溃，斩将三十余人，杀士卒三千余人，逐之数十里。明日，贼又合军至城下，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不辍。

叛军大将尹子奇又率大军来进攻睢阳。张巡对将士们说：“我身受国恩，要死守此城，为国家效命。但想到大家为国家献身，血染原野，而赏赐难以酬劳所建立的功勋，感到万分痛心。”将士们听后都情绪激动，奋勇请战。于是张巡杀牛设宴，犒劳士卒，率全军出战。叛军看见官军兵少，而嘲笑官军。张巡手执战旗，率领众将直冲叛军阵中，叛军全军溃败！斩敌将三十余人，杀死士卒三千余人，追赶敌军数十里。第二天，叛军又集兵逼临城下，张巡率兵出战，昼夜交战数十回合，屡次挫败了叛军进攻的锋锐，但叛军仍然不停地围城攻打。

辛未，安守忠将骑二万寇河东，郭子仪击走之，斩首八千级，捕虏五千人。

辛未（二十三日），叛军大将安守忠率领骑兵二万进攻河东，被郭子仪领兵击退，杀敌八千，俘虏五千。

夏，四月，颜真卿自荆、襄北诣凤翔，上以为宪部尚书。

夏季，四月，平原太守颜真卿绕道从荆州、襄阳北至凤翔，肃宗任命他为宪部尚书。

上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将兵赴凤翔。庚寅，李归仁以铁骑五千邀之于三原北，子仪使其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伏兵击之于白渠留运桥，杀伤略尽，归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孙也。

肃示任命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让他率兵赴凤翔。庚寅（十三日），叛军大将李归仁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在三原县北面截击郭子仪，郭子仪派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等埋伏于白渠留连边桥，几乎全歼叛军，李归仁游水逃脱。李若幽是李神通的玄孙。

子仪与王思礼军合于西渭桥，进屯西。安守忠、李归仁军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军不进。五月癸丑，守忠伪退，子仪悉师逐之。贼以骁骑九千为长蛇陈，官军击之，首尾为两翼，夹击官军，官军大溃。判官韩液、监军孙知古皆为贼所擒，军资器械尽弃之。子仪退保武功，中外戒严。

郭子仪与王思礼在西渭桥合兵，进军驻扎在水西岸。叛军大将安守忠与李归仁率兵驻扎在京城西面的清渠。两军相持七日，官军没有进攻。五月癸丑（初六），安守忠假装撤退，郭子仪率全军追击。叛军以九千精锐骑兵摆成长蛇阵，官军从中间进击，叛军变首尾为两军，夹击官军，官军大败。判官韩液与监军孙知古都被叛军俘获，军用物资全部丢弃。郭子仪退军防守武功，内外严加戒备。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焉。

当时朝廷的府库中没有财物积蓄，对于立功的将士只能赏赐官爵，诸将出征时，都给予空名委任状，上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允许用信牒授予官爵，以至有异姓被封为王的。各路军队都以职务大小相互统辖，不看官爵的高低。这次清渠战败后，又滥赏官爵以召集散兵游勇。因此官爵贱而钱货贵，一通大将军委任状才能换取一次酒醉。凡是被招募参军的人，都穿金紫色衣服，甚至有朝士的仆人身着金紫色衣服，口称自己是大官，而实际却干的是低贱的工作。唐朝的封官赏爵之滥，至此达到了极点。

房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御史奏庭兰赃贿，丁巳，罢为太子少师。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数百人为道场于内，晨夜诵佛。镐谏曰：“帝王当修德以弭乱安人，未闻饭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房性情高傲，这时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而房却常常说有病不入朝，不积极处理自己职权内的政事，每天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高谈佛教与道教，有时听自己的门客董庭兰弹琴，董庭兰也借此而弄权谋利。御史上奏说董庭兰受贿，丁巳（初十），肃宗贬房为太子少师。同时任命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肃宗常常召纳僧人数百名在宫内作道场，早晚诵读佛经。张镐进谏说：“帝王应该修治德行以平乱安民，没有听说过布施僧人能使天下太平的！”肃宗认为他说的对。

庚申，上皇追册上母杨妃为元献皇后。

庚申（十三日），玄宗追封册命肃宗的母亲杨妃为元献皇后。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守南阳，贼将武令、田承嗣相继攻之。城中食尽，一鼠直钱数百，饿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宣慰，围急，不得入。日升请单骑入致命，襄阳太守魏仲犀不许。会颜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将军不顾万死以致帝命，何为沮之！借使不达，不过亡一使者；达，则一城之心固矣。”日升与十骑偕往，贼畏其锐，不敢逼。城中自谓望绝，及见日升，大喜。日升复为之至襄阳取粮，以千人运粮而入，贼不能遏。炅在围中凡周岁，昼夜苦战，力竭不能支，壬戌夜，开城帅余兵数千突围而出，奔襄阳。承嗣追之，转战二日，不能克而还。时贼欲南侵江、汉，赖炅扼其冲要，南夏得全。

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守卫南阳，叛军将领武令与田承嗣率军相继来攻城。城中的粮食吃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数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肃宗派宦官将军曹日升往南阳宣慰士卒，因为叛军包围，不得入城。曹日升请求单枪匹马入城传达帝旨，襄阳太守魏仲犀不答应。这时颜真卿从河北到达，说：“曹将军冒着生命危险要去传达皇上的命令，为何要阻拦他呢！假使他不能到达，也不过是死一个使者；如果能够到达，那么城中人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强。”于是曹日升与十名骑兵一起入城，叛军害怕他们的锋锐，不敢逼近。南阳城中的人已经绝望，及至见到曹日升，都十分欢喜。曹日升去襄阳又为南阳守城将士取粮，领着一千人运粮入城，叛军不能阻挡。鲁炅在城中已经一年，昼夜苦战，力尽而无法坚守，壬戌（十五日）夜晚，打开城门率领剩余的数千兵力突围而出，奔向襄阳。田承嗣领兵追击，连续两天辗转交战，没有战果而返回。当时叛军想要向南侵略江、汉地区，多亏鲁炅扼守住了战略要地，南夏得以保全。

司空郭子仪诣阙请自贬；甲子，以子仪为左仆射。

司空郭子仪赴朝自请贬官，甲子（十七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左仆射。

尹子奇益兵围睢阳益急，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解甲休息。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真冲贼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乃剡蒿为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丧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叛军将领尹子奇增兵把睢阳包围得更紧，夜晚，张巡在城中鸣鼓整理队伍，像要出击的样子，叛国闻知，整夜严备。天亮后，张巡却停鼓息兵。叛军在楼上了望城中，什么也看不见，于是解甲休息。这时，张巡与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多名将领各率五十名骑兵打开城门突然杀出，直冲叛军营地，来到尹子奇的战旗下，敌营顿时大乱，杀敌将五十余人，杀十卒五千余人。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不认识他，于是就削蒿草作箭头，被射中的叛军十分高兴，以为张巡他们的箭头已射完，就去报告尹子奇，张巡因此认出了尹子奇。于是让南霁云射击，射中尹子奇左眼，差一点抓获了他。尹子奇只好收兵退去。

六月，田乾真围安邑。会陕郡贼将杨务钦密谋归国，河东太守马承光以兵应之，务钦杀城中诸将不同已者，翻城来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六月，叛军将领田乾真率兵包围了安邑。这时守卫陕郡的叛军将领杨务钦暗中图谋归顺朝廷，河东太守马承光领兵接应，杨务钦杀了城中不同意归顺的诸将，翻越城墙前来投降。田乾真解安邑之围而去。

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

将军王去荣因为私仇杀了本县富平县令，按罪应当处死。肃宗因为他善于使用石炮，壬辰（十六日），下敕书免其死罪，让他作为一名普通战士在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没有立刻颁下敕书，上表认为：“王去荣行为不端，杀死本县的长官。《周易》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而是长久演变的结果。‘如果赦免了王去荣的罪，就是放纵此种行为，使恶人萌生这种邪念。有人认为陕郡刚刚收复，没有王去荣难以坚守。然而其他的郡县没有王去荣这样的人，为何也能坚守？陛下如果因为善于使用石炮这一种技能就免除一个人的死罪，那么现在各军中有绝技的士卒实在太多了。这些人必定依仗他们的技能，在各地犯上作乱，又怎么制止他们呢？如果只是赦免王去荣的罪而杀掉其他的人，那就是法律没有准则而诱人犯罪。现在如果怜惜一个王去荣的才能而不杀，以后必定要杀掉十个这样像王去荣一样有才能的人，那样伤害的人不是更多了吗？这个王去荣实在是一个逆臣贼子，怎么能够在这里为逆而在那里恭顺，在富平作乱而在陕郡治安，逆乱于县令而不逆乱于天子呢！真诚地希望陛下作为贤明的君主能从长远和大处考虑，那么祸乱不久就可以平定。“肃宗把这件事下达百官，让他们发表意见。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守，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至，曾之子也。

太子太师韦见素等人认为：“法律是天下的根本大法，作为帝王都不敢随意杀人，而王去荣竟敢擅自杀人，这是臣下的权力超过君主。王去荣既然犯了杀人罪而不处死，那么军队中凡是身怀一技一能的人都会自认为无所顾虑，在各地横行为暴，那些做郡县官的不就很难治理了吗？陛下作为天下的君主，对人的爱应当没有亲疏之分，如果那样做，保全了一个王去荣而失掉天下的百姓，有什么利益可言呢！按照刑律，杀本县县令属于十恶之罪。而陛下却要加以赦免，致使王法不能施行，人伦道德不能伸张，我等奉行诏书，实在难以服从。国家要以法律来治理，军队要严格执行军令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只用恩惠而无威权，就是慈祥的母亲也不能说动他的儿子。陛下重赏战士，但每当作战时却少能取胜，难道不是因为执行军法不严吗？现在陕郡虽然要紧，但也没有执行国家的法令急迫。如果有法必依，则天下不愁不能够平定，何况一区区陕郡！如果无法无天，就是陕郡也难以守住，得到它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王去荣不过有一点雕虫小技，陕郡不会因为有他无他而存亡。而王法的有无，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我们都衷心地希望陛下遵守贞观年间制定下来的法律。”但肃守竟不听臣下的意见，赦免了王去荣。贾至是贾曾的儿子。

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执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之。

南充土豪何滔作乱，抓住了本郡防御使杨齐鲁。剑南节度使卢元裕发兵讨平了何滔。

秋，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克高密、琅邪，杀贼二万余人。

秋季，七月，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率兵收复高密与琅邪，杀死叛军二万余人。

戊申夜，蜀郡兵郭千仞等反，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讨诛之。

戊申（初二）夜，蜀郡兵郭千仞等人谋反，被六军兵马使陈玄礼、剑南节度使李讨杀。

壬子，尹子奇复征兵数万，攻睢阳。先是，许远于城中积粮至六万石，虢王巨以其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远固争之，不能得；既而济阴得粮，遂以城叛，而睢阳城至是食尽。将士人廪米日一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而贼粮运通，兵败复征。睢阳将士死不加益，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豫于城凿三穴，候梯将至，于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连锁，锁末置大环，拓其钩头，以革车拔之入城，截其钩头而纵车令去。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应投销铄。贼又于城西北隅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乾藁投之于中，积十余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经二十余日，火方灭。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复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内作壕以拒之。

壬子（初六），叛军大将尹子奇又征兵数万名，来围攻睢阳。先前，许远于睢阳城中积蓄资粮达六万石，虢王李巨命令分其一半，给濮阳、济阴二郡，许远坚决反对，但意见未被采纳。济阴得到粮食以后，随即连城投降了叛军，而睢阳城中的积粮此时已被吃尽。将士每人每日给米一合，并夹杂茶纸、树皮而食，而叛军却粮道畅通，兵员充足，伤亡能够及时得到补充。睢阳守城的将士死伤得不到援兵，诸军粮食救应不至，士卒损耗得仅剩下一千六百人，都因为饥饿疾病没有多少战斗力，于是睢阳城被叛军紧紧地包围，张巡便准备守城的战具抵御敌人。叛军制作了云梯，高大如半个彩虹，上面安置了二百精兵，推临城下，想令士兵跳入城中。张巡事先在城墙上凿了三个洞穴，等待云梯快临近时，从一穴中伸出一根大木，头上设置了铁钩，钩住云梯使不得退去，又一穴中出一根木头，顶住云梯使不得前进；其余一穴中出一大木，头上安置了一个铁笼，笼中装着火焚烧云梯，云梯从中间被烧断，梯上的士卒全部被烧死。叛军又用钩车钩城头上的敌楼，钩车所到之处，敌楼纷纷崩陷。张巡在大木头上安置了连锁，锁头装置大环，套住叛军的钩车头，然后用皮车拔入城中，截去车上的钩头，然后把车放掉。叛军又制作木驴来攻城，张巡就熔化铁水浇灌木驴，木驴立刻被销毁。叛军最后在城西北角用土袋和柴木积成阶道，想借此登城。张巡不与叛军交战，只是每天夜晚，暗中把松明与干草投进正在堆积的阶道中，共十多天，叛军没有察觉，张巡乘机出军大战，派人顺风纵火焚烧阶道，叛军无法救火，经过二十多天大火才熄灭。张巡的所作所为都是随机应变，立刻办理。叛军信服他智谋高强，不敢再来进攻。于是在城外挖了三道壕沟，并置立木栅而围城，张巡也在城内挖了壕沟以对抗敌人。

丁巳，贼将安武臣攻陕郡，杨务钦战死，贼遂屠陕。

丁巳（十一日），叛军大将安武臣率兵进攻陕郡，杨务钦战死，叛军遂在城中大肆屠杀。

崔涣在江南选补，冒滥者众，八月，罢涣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

崔涣在江南主持科举选人的事务，作弊的人很多，八月，肃宗将崔涣罢免，任命为余杭太守、江东采访、防御使。

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

肃宗任命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以代替贺兰进明。

灵昌太守许叔冀为贼所围，救兵不至，拔众奔彭城。

灵昌太守许叔冀被叛军包围，外无救兵，只好率兵逃奔彭城。

睢阳士卒死伤之余，才六百人，张巡、许远分城而守之，巡守东北，远守西南，与士卒同食茶纸，不复下城。贼士攻城者，巡以逆顺说之，往往弃贼来降，为巡死战，前后二百余人。

坚守睢阳的士卒死伤仅剩下六百人，张巡与许远把全城分为两部分，亲自率兵固守，张巡守东北，许远守西南，二人与士卒一起吃茶纸，日夜苦战，不再下城。对于攻城的叛军，张巡对他们讲说逆顺的道理，经常有人脱离敌军，前来投诚，为张巡死战，前后有二百余人。

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霁云将三十骑犯围而出，告急于临淮。霁去出城，贼众数万遮之，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贼众披靡，止亡两骑。既至临淮，见进明，进明曰：“今日睢阳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曰：“睢阳若陷，霁云请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进明爱霁云勇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泣且语曰：“霁云来，睢阳之人不食月余矣！霁云虽欲独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拥强兵，观睢阳陷没，曾无分灾救患之意，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因啮落一指以示进明，曰：“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请留一指以示信归报。”座中往往为泣下。

这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都拥兵不救睢阳。城中日益艰难，于是张巡命令南霁云率领三十名骑兵突围出城，往临淮去求援兵。南霁云出城后，叛军数万人来阻击，霁云帅骑兵直冲敌阵，左右射击，叛军披靡，霁云仅伤亡了两名骑兵。南霁云到达临淮，见到贺兰进明，贺兰进明说：“现在睢阳城不知存亡，派援兵去又有什么用呢！”南霁云说：“我以死来向你担保，睢阳城还没有被攻陷。再说睢阳如果被叛军攻占，下一个就是临淮，此二城犹如毛皮相依，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贺兰进明很喜欢南霁云的勇敢，但不听他的劝告，还强行把他留下，准备了酒食与音乐歌舞，来招待南霁云。南霁云慷慨激昂地哭着说：“我突围出来时，睢阳城中的将士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粮食吃了！我虽然想在此进食，但实在难以下咽。大夫你手握强兵，眼看着睢阳将要陷落，却丝毫没有救援之意，这难道是忠臣义士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南霁云咬掉自己一个手指头让贺兰进明看，并说：“我南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付给我的命令，请留下一个指头以表示信用而归报主将。”座中的人都被感动而哭泣。

霁云察进明终无出师意，遂去。至宁陵，与城使廉坦同将步骑三千人，闰月，戊申夜，冒围，且战且行，至城下，大战，坏贼营，死伤之外，仅得千人入城。城中将吏知无救，皆恸哭。贼知援绝，围之益急。

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不肯出兵救援，只好离开了临淮。到达宁陵，与宁陵城使廉垣一起率领步、骑兵三千人，闰月戊申（初三）夜，突进叛军的包围圈，边战边进，来到睢阳城下，与叛军交战，毁坏了敌营，自己所率领的军队伤亡很大，只剩下一千人得以入城。城中将士与官吏得知救兵无望，都大声痛哭。叛军知道没有援兵，围攻更加急迫。

初，房为相，恶贺兰进明，以为河南节度使，以许叔冀为进明都知兵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锐，且官与进明等，不受其节制。故进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远功名，亦惧为叔冀所袭也。

当初，房作宰相时，因为嫉恨贺兰进明，就任命他为河南节度使，又任命许叔冀为他的都知兵马使，二人都兼御史大夫。许叔冀自恃部下兵力强壮，并且官职与贺兰进明相等，不接受贺兰进明节制。所以贺兰进明不敢分兵去救援睢阳，不是仅仅嫉妒张巡、许远的功名，也害怕乘机遭到许叔冀的袭击。

戊辰，上劳飨诸将，遣攻长安，谓郭子仪曰：“事之济否，在此行也！”对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戊辰（二十三日），肃宗犒劳诸位将领，让他们进攻长安，并对郭子仪说：“事情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郭子仪回答说：“这一次如果不能够战胜，我一定以死相报。”

辛未，御史大夫崔光远破贼于骆谷。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将二千人攻中渭桥，杀贼守桥者千人，乘胜至苑门。贼有先屯武功者闻之，奔归，遇于苑北，合战，杀伯伦，擒椿送洛阳。然自是贼不复屯武功矣。

辛未（二十六日），御史大夫崔光远败叛军于骆谷。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领二千人进攻中渭桥，杀死叛军守桥将士一千人，乘胜进兵至苑门。叛军先前驻扎在武功的军队得知后，逃回长安，在禁苑北面与官军相遭遇，两军交战，王伯伦战死，李椿被俘虏后送往洛阳。但是从此叛军不再占据武功。

贼屡攻上党，常为节度使程千里所败。蔡希德复引兵围上党。

叛军多次进攻上党郡，都被节度使程千里打败。叛军大将蔡希德又率兵围攻上党。

第二百二十卷

唐纪三十六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下至德二载（丁酉、757 ）

唐纪三十六唐肃宗至德二载（丁酉，公元757 年）

九月，丁丑，希德以轻骑至城下挑战，千里帅百骑开门突出，欲擒之；会救至，收骑退还，桥坏，坠堑中，反为希德所擒。仰谓从骑曰：“吾不幸至此，天也！归语诸将，善为守备，宁失帅，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阳，安庆绪以为特进，囚之客省。

九月丁丑（初二），判军大将蔡希德率领轻装骑兵来到上党城下挑战，节度使程千里率领一百名骑兵开城门突然杀出，想要活捉蔡希德，这时叛军救兵来到，程千里只好收兵退回，因为城门口的过桥被毁坏，程千里坠入城壕之中，反被蔡希德俘虏。程千里仰天长叹对随从的骑兵说：“我不幸被叛军俘虏，这是天意！回到城里后请告诉诸位将领，让他们好好坚守，宁可失去将帅，不能够失去城池。”蔡希德又领兵攻城，没有攻克，于是把程千里送往洛阳，安庆绪任命程千里为特进，囚禁于客省。

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上引见叶护，宴劳赐赉，惟其所欲。丁亥，元帅广平王将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号二十万，发凤翔。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谓为兄。回纥至扶风，郭子仪留宴三日。叶护曰：“国家有急，远来相助，何以食为！”宴毕，即行。日给其军羊二百口，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郭子仪认为回纥兵精，能征善战，就劝肃宗多征回纥兵以平叛。回纥怀仁可汗派他的儿子叶护和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到凤翔，肃宗接见叶护，设宴招待，赏赐财物，随其所愿，无不满足。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率领朔方等各镇兵及回纥、西域各国兵共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李见到回纥叶护，二人约为兄弟，叶护十分高兴，称李为兄。回纥人到达扶风，郭子仪留他们宴请三天。叶护说：“国家在危难之中，我们远来援助，还没有作战，那里顾得上大吃大喝！”宴会后便立即出发。唐朝每天供给回纥军羊二百头，牛二十头，米四十斛。

庚子，诸军俱发；壬寅，至长安西，陈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贼众十万陈于其北，李归仁出挑战，官军逐之，逼于其陈；贼军齐进，官军却，为贼所乘，军中惊乱，贼争趣辎重。李嗣业曰：“今日不以身饵贼，军无孓遗矣。”乃肉袒、执长刀，立于陈前，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陈乃稍定。于是嗣业帅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救其裨将，贼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难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战不已。贼伏精骑于陈东，欲袭官军之后，侦者知之，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就击之，翦灭殆尽，贼由是气索。李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陈后，与大军夹击，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填沟堑死者甚众，贼遂大溃。余众走入城，迨夜，嚣声不止。

庚子（二十五日），各路大军同时出发，壬寅（二十七日），到达长安城西，在香积寺北面沣水东岸结成阵列。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十万在北面列阵，叛将李归仁出阵挑战，官军追击，逼近叛军阵中，叛军一齐进发，官军退却，叛军乘机突进，官军十分吃惊，顿时大乱，叛军争着抢夺军用物资。这时李嗣业说：“今天如果不拚死抵抗，官军就会彻底灭亡。”于是就袒露上身，手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声呼喊，奋勇杀敌，叛军遇到他的刀锋，人马纷纷落地，接连杀死数十人，才稳住了官军的阵地。然后李嗣业率领前军各持长刀，排成横队，如墙向前推进，自己身先士卒，叛军纷纷后退，官军所向披靡。都知兵马使王难得为了救他的裨将，被叛军射中眼眉，垂下的肉皮遮住了眼睛。王难得自己拔去箭头，扯掉肉皮，血流满面，但仍然奋勇作战，不下战场。叛军埋伏精兵于阵地东面，想要从后面袭击官军，被官军侦察发觉，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兵袭击叛军伏兵，叛军被全部消灭，因而士气大落。李嗣业又与回纥兵绕道至叛军阵后，与大军前后夹击，从午时至酉时，共杀敌六万余人，被填于沟堑中的死者无数，叛军大败而溃退。其余的残兵逃入长安城中，夜晚喧叫声不止。

仆固怀恩言于广平王曰：“贼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追之，缚取安守忠、李归仁等。”曰：“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图之。”怀恩曰：“归仁、守忠，贼之骁将，骤胜而败，此天赐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还为我患，悔之无及！战尚神速，何明旦也！”固止之，使还营。怀恩固请，往而复反，一夕四五起。迟明，谍至，守忠、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癸卯，大军入西京。

仆固怀恩对广平王李说：“叛军要放弃长安城逃走，请让我率领二百名骑兵追击，捉住安守忠、李归仁等人。”李说：“将军作战已经很疲劳了，暂且休息，等到明天再作计议。”仆固怀恩说：“李归仁与安守忠都是叛军中骁勇善战的大将，现在骤然被我们打败，实在是天赐良机，为何要放虎归山呢！如果让他们收拾残兵，再来与我们作战，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兵贵神速，为何要等到明天呢！”但广平王李坚持不同意，让仆固怀恩返回营中。仆固怀恩坚请不已，来来回回，一夜达四五次。等到天亮，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叛军守将安守忠、李归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等都已逃跑。癸卯（二十八日），唐朝大军进入西京。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惊跃下马答拜，跪捧王足，曰：“当为殿下径往东京。”即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自城南过，营于水之东。百姓、军士、胡虏见拜，皆泣曰：“广平王真华、夷之主！”上闻之喜曰：“朕不及也！”整众入城，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留长安，镇抚三日，引大军东出。以太子少傅虢王巨为西京留守。

起初，肃宗急于收复京师，与回纥相约定：“收复了京城之日，土地与男子归唐朝所有，金帛与女人全部归于回纥。”这时，回纥叶护要按约定办事。广平王李拜于回纥叶护马前说：“现在刚克复了西京，如果大肆进行抢掠，那么在东京的人就会为叛军死守，难以再攻取，希望到东京后再履行约定。”回纥叶护吃惊地跳下马回拜，并跪下来捧着广平王的脚，说：“我当率军为殿下立刻前往东京。”于是与仆固怀恩率领回纥、西域的军队从长安城南经过，扎营于水东岸。百姓、军士以及胡人见到广平王李纷纷下拜，都哭泣着说：“广平王真不愧汉夷各族的主人！”肃宗得知后高兴地说：“朕不如广平王！”于是广平王李整军入京城，城中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都夹道欢呼悲泣。李留在长安，镇守安抚了三天后，率领大军向东去收复洛阳。任命太子少傅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

甲辰，捷书至凤翔，百寮入贺。上涕泗交颐，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上皇；命左仆射裴冕入京师，告郊庙及宣慰百姓。

甲辰（二十九日），报捷的文书到达凤翔，百官都入宫祝贺。肃宗泪流满面，当天即派宦官啖庭瑶入蜀中上奏玄宗，又命令左仆射裴冕先入京师，告慰祖宗陵庙并安抚百姓。

上以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还东宫复修臣子之职。”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远矣。”泌曰：“上皇不来矣。”上惊，问故。泌曰：“理势自然。”上曰：“为之奈何？”泌曰：“今请更为群臣贺表，言自马嵬请留，灵武劝进，及今成功，圣上思恋晨昏，请速还京以就孝养之意，则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读之，泣曰：“朕始以至诚愿归万机。今闻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饮酒，同榻而寝。而李辅国请取契钥付泌，泌请使辅国掌之；上许之。

肃宗派人用骏马召李泌于长安。李泌到后，肃宗说：“朕已经上表请求上皇回京城，朕当让帝位，还东宫重为太子。”李泌说：“上表还能够追回吗？”肃宗说：“已经走远了。”李泌说：“上皇不会回来。”肃宗吃惊地问什么原因。李泌说：“按道理和情势，不回来是自然的。”肃宗说：“那怎么办呢？”李泌说：“现在请再写一份群臣贺表，就说自从在马嵬被留，在灵武被劝说即帝位，到今天克复京城，陛下时刻思念着上皇，请上皇立刻返回京城，以使陛下能尽孝养之心，这样就可以了。”肃宗听后立刻让李泌草写表书。肃宗读了表书后，泣不成声地说：“朕开始时真心想把帝位复归上皇。现在听了先生的话，才知道是失策。”于是立刻命令宦官奉表书入蜀，然后与李泌一起饮酒，并同床而睡。而李辅国请求把宫禁中的符契与钥匙交付给李泌，李泌请求让李辅国掌管，肃宗同意。

泌曰：“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上曰：“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上曰：“何谓也？”对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异日议之。”对曰：“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句践也！”对曰：“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李泌说：“我现在已经报答了陛下的知遇之恩，想要重新做隐士，那将是多么快乐！”肃宗说：“朕与先生多少年来共经患难，现在正到了同亨欢乐的时候了，为何想要立刻离开我呢！”李泌说：“我有五条理由不能够留下来，希望陛下能够答应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肃宗说：“这是什么意思？”李泌回答说：“我与陛下相遇太早，陛下任用我太重，宠爱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事迹太奇，这就是我不能够留在朝中的原因。”肃宗说：“现在先睡觉吧，以后再说这件事。”李泌说：“陛下现在与我同床而睡，我请求的事都不答应，何况以后在朝廷的殿上！还能够有所请求吗？陛下不答应我离开朝廷，实际上是在杀死我。”肃宗说：“没有想到你对朕如此疑心，朕怎么能够杀你呢！你真是把朕当做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了！”李泌回答说：“正因为陛下不杀掉我，所以我才要求离去归隐；如果要杀掉我，我还怎么敢说离去的事呢！再说要杀掉我的并不是陛下，而是我所说的不能够留下来的五条理由。陛下过去待我如此之好，我有时遇事还不敢尽言，何况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我还敢直言吗！”

上良久曰：“卿以朕不从卿北伐之谋乎！”对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宁耳。”上曰：“建宁，朕之爱子，性英果，艰难时有功，朕岂不知之！但因此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图继嗣，朕以社稷大计，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细知其故邪？”对曰：“若有此心，广平当怨之。广平每与臣言其冤，辄流涕呜咽。臣今必辞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对曰：“此皆出谗人之口，岂有建宁之孝友聪明，肯为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用广平。建宁若有此心，当深憾于臣；而以臣为忠，益相亲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闻之。”

肃宗想了一会说：“你是因为朕没有听从你关于北伐的计谋吗！”李泌回答说：“不是关于北伐的事，我所不敢直言的是关于建宁王李的事。”肃宗说：“建宁王李是朕的爱子，性格英勇果断，在艰难之际立了大功；朕怎么能不知道呢！但他受到小人的教唆，想要谋害他的哥哥广平王李，图谋为太子，朕从国家的利益考虑，不得已才除掉了他，你难道不知道这一原因吗？”李泌回答说：“建宁王如果有谋害太子的心意，广平王应该怨恨他。但广平王每当与我言及此事，涕泣呜咽，称建宁王冤枉。我现在决计辞陛下而去，所以才敢于说这件事。”肃宗说：“建宁王曾经在夜晚摸广平王的门，是想要害死广平王。”李泌说：“这都是坏人进的谗言，建宁王孝友聪明，怎么肯做这样的事呢！再说陛下过去想要任用建宁王为元帅，我请求任用广平王。建宁王如果有谋害广平王而自己当太子的野心，应当深深地恨我，而他却认为我忠心，与我更加亲密友善，陛下通过此事就可看出建宁王的心意。”肃宗听完后哭泣着说：“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说这件事了。”

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将来耳。昔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天后方图称制，恶其聪明，鸩杀之，立次子雍王贤。贤内忧惧，作《黄台瓜辞》，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听，贤卒死于黔中。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录是辞，朕当书绅。“对曰：”陛下但识之于心，何必形于外也！“是时广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潜构流言，故泌言及之。

李泌说：“我所以谈起这件事，并不是要说陛下既往的错误，而是想要让陛下谨慎地处理将来的政事。过去天后武则天有四个儿子，长子是太子李弘，当天后正图谋称帝时，讨厌太子李弘聪明，就毒杀了他，又立次子雍王李贤为太子。李贤心怀忧惧，就作了《黄台瓜辞》，希望能借此使天后感悟。而天后不听，李贤最后还是死于黔中。他所作的《黄台瓜辞》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不要再摘！“肃宗听后惊愕地说：”怎么会那样呢！你录下这些歌辞，朕当书于条幅之上。“李泌说：”只希望陛下记在心中，何必要形之于外呢！“当时因为广平王李有大功，张良娣忌恨他，暗中散布流言，所以李泌对肃宗谈到此事。

郭子仪引蕃、汉兵追贼至潼关，斩首五千级，克华阴，弘农二郡。关东献俘百余人，敕皆斩之；监察御史李勉言于上曰：“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从贼也。”上遽使赦之。

郭子仪率领蕃、汉兵追击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弘农二郡。关东向朝廷献来俘虏一百余人，肃宗下敕书让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时监察御史李勉向肃宗进言说：“现在举行叛乱的元凶还没有被除掉，战乱波及了大半个国家，许多人都受到了牵连，他们得知陛下即皇帝位，率兵平叛，都想着洗心革面，来服从陛下，现在如果把这些被俘的人全部杀掉，是逼迫那些跟随反叛的人继续作乱。”肃宗听后立即命令赦免了他们。

冬，十月，丁未，谈庭瑶至蜀。

冬季，十月丁未（初三），啖庭瑶到达蜀郡。

壬子，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

壬子（初八），兴平军上奏说：在武关打败叛军，收复了上洛郡。

吐蕃陷西平。

吐蕃军队攻陷西平郡。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余才四百人。

叛军将领尹子奇率兵久围睢阳，城中粮食已经吃尽，有人建议放弃睢阳把军队撤向东面，张巡与许远商议，认为：“睢阳是江、淮地区的屏障，如果放弃睢阳城，那么叛军就可以长驱南下，侵占江、淮地区。再说我们的将士都因饥饿劳累病弱，要撤退也必定走不脱。战国时代的各国诸侯交战时，同盟国还互相救援，何况我们周围不远还有许多朝廷的驻军将帅！不如固守以待援。”茶纸吃完以后，就杀马而食；马被杀完后，又捕鸟雀和掘地抓鼠而食；鸟鼠又吃尽后，张巡就杀掉自己的爱妾，让士卒们吃肉，许远也杀了他的家奴；然后把城中的女人全部搜寻出来杀死后吃掉，接着又杀了老弱病残的男子。城中的人都知道必死，所以没有叛变的，最后剩下的只有四百人。

癸丑，贼登城，将士病，不能战。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城遂陷，巡、远俱被执。尹子奇问巡曰：“闻君每战裂齿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贼，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视之，所余才三四。子奇义其所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节者也，终不为用。且得士心，存之，将为后患。”乃并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皆斩之。巡且死，颜色不乱，扬扬如常。生致许远于洛阳。

癸丑（初九），叛军登上城头，将士们因为病弱，不能再战。张巡向西拜了两拜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没有守住睢阳城，生时既然不能报答陛下的恩德，死后作为没有归宿的鬼魂也要英勇杀敌！”随后城被叛军攻陷，张巡与许远都作了俘虏。尹子奇问张巡说：“听说将军你每当作战时眼角睁裂，牙齿咬碎，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张巡说：“我是坚决想要吞掉你们这伙叛逆的贼党，但恨力不从心。”尹子奇就用刀撬开张巡的口探视，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十分欣赏张巡的忠义，不想杀掉他。但他的部下却说：“像张巡这样的人，都是忠义守节之士，终究不会为我们所用。再说他深得军心，如果不杀掉他，必会后患。”于是尹子奇就把张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全部杀掉。张巡临刑前，神色自若，面不改色，慷慨赴难。尹子奇把许远送往洛阳。

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巡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贼卒十二万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战陈，令本将各以其意教之。人或问其故，巡曰：“今与胡虏战，云合鸟散，变态不恒，数步之间，势有同异。临机应猝，在于呼吸之间，而动询大将，事不相及，非知兵之变者也。故吾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习，人自为战，不亦可乎！”自兴兵，器械、甲仗皆取之于敌，未尝自修。每战，将士或退散，巡立于战所，谓将士曰：“我不离此，汝为我还决之。”将士莫敢不还，死战，卒破敌。又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张巡起初坚守睢阳时，仅有士兵一万人，而城中居民百姓却有数万人，张巡每见一人就询问其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前后大小战斗共进行了四百多次，杀死叛军十二万人。张巡练兵不按照古人的兵法作战布阵，而是命令部下的将领各自按照自己的战略教习战法。有人问其中的原因，张巡说：“现在是与反叛的胡人作战，他们忽散忽合，变化不定，有时在数步之内，军势都不同。所以就需要将领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应接突发的事件，如果让他们动不动就要请示大将，那就来不及了，这是不知道作战用兵的变化。所以我让士卒了解将领的心意，将领熟悉士卒的情绪，这样将领指挥士卒作战，就如手使用自己的指头一样自如。兵与将都相互了解，部队各自为战，不是很好吗！”自从与叛军交战以来，守城所用的器械与作战所用的兵器都是缴获敌人的，守城部队没有修理制造过。每当战斗激烈时，有的将士后退下来，张巡就立在阵地上对将士们说：“我绝不离开这里，你们为我返回去继续与叛军决战。”将士听后，没有敢再后退的，又纷纷向前，与叛军死战，最后都能够打退敌人的进攻。张巡待人诚恳，胸怀坦荡，善于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并且号令严明，赏罚分明，能够与部下同甘共苦，所以部下的将士都拚死效力。

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

河南节度、采访等使张镐得知睢阳危急，率兵日夜兼程，并发文书告浙东、浙西、淮南、北海等节度使以及谯郡太守闾丘晓，让他们也发兵来救。而闾丘晓因为素来狂傲，竟不听从张镐的命令。等到张镐率兵赶到，睢阳城已被攻陷了三天。张镐召来闾丘晓，命令用棍子打死了他。

张通儒等收余众走保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使其御史大夫严庄将之，就通儒以拒官军，并旧兵步骑犹十五万。已未，广平王至曲沃。回纥叶护使其将军鼻施吐拨裴罗等引军旁南山搜伏，因驻军岭北。郭子仪等与贼遇于新店，贼依山而陈，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余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之，贼大败，僵尸蔽野。严壮、张通儒等弃陕东走，广平王、郭子仪入陕城，仆固怀恩等分道追之。

叛军大将张通儒等收罗残兵退保陕郡，安庆绪调集了洛阳的全部兵力，命令他的御史大夫严庄率领，与张通儒合兵，共有步、骑兵十五万，来阻挡官军。己未（十五日），广平王李率兵到达曲沃。回纥叶护命令其部将鼻施吐拨裴罗等率兵顺着南山搜寻叛军，于是驻军于岭北。郭子仪等人率兵与叛军相遇于新店，叛军依山而布阵，郭子仪初战不利，被叛军赶到山下。这时回纥军从南山袭击叛军的背面，在漫天黄尘中射了十余箭。叛军回头一看，吃惊地说：“回纥兵来了！”于是溃败。官军与回纥军乘机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大败，尸横遍野。严庄与张通儒等人放弃陕郡向东败逃，广平王李与郭子仪进入陕城，仆固怀恩率兵分头追击叛军。

严壮先入洛阳告安庆绪。庚申夜，庆绪帅其党自苑门出，走河北；杀所获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而去。许远死于偃师。

严庄先进入洛阳向安庆绪报告败状。庚申（十六日）夜晚，安庆绪率领他的部下从苑门逃出，逃向河北，并在逃走前杀了所俘虏的朝廷将领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余人。许远死于偃师县。

壬戌，广平王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患之。父老请率罗绵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壬戌（十八日），广平王李率兵进入东京。回纥军还不满足，李十分忧虑。东京父老百姓请求以一万匹丝织品贿赂回纥军，回纥军才罢休。

成都使还，上皇诰曰：“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上忧惧，不知所为。后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使者从成都回来，带回玄宗的诰命说：“只要给我剑南一道容身自保就足够了，不想再回长安。”肃宗十分忧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时后来派去的使者回来说：“上皇先得到陛下请求归还皇位的表书后，游移不定，吃不下饭，不想归来。等到群臣所上的表书到后，才心中大喜，命准备饮食歌舞，并颁下诰命确定了动身的日期。”肃宗把李泌召来说：“这都是你的功劳！”

泌求归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听归衡山。敕郡县为之筑室于山中，给三品料。

李沁屡次请求归隐山中，肃宗执意挽留，不得已，才允许他返回衡山。并下敕书命令郡县官为李泌在山中建造房屋，给三品官的俸料。

癸亥，上发凤翔，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奉迎上皇。

癸亥（十九日），肃宗从凤翔出发回京师，并派太子太师韦见素往蜀中去迎接玄宗。

乙丑，郭子仪遣左兵马使张用济、右武锋使浑释之将兵取河阳及河内；严壮来降。陈留人杀尹子奇，举郡降。田承嗣围来于颍川，亦遣使来降；郭子仪应之缓，承嗣复叛，与武令皆走河北。制以为河南节度使。

乙丑（二十一日），郭子仪派左兵马使张用济与右武锋使浑释之率兵攻占了河阳及河内二郡，叛军大将严庄投降。陈留人杀了叛将尹子奇，献郡来降。叛军将领田承嗣于颍川围攻来，这时也派使者来请求投降，因为郭子仪接应缓慢，田承嗣再度反叛，与叛将武令退保河北。肃宗下制书任命来为河南节度使。

丙寅，上至望贤宫，得东京捷奏。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国门奉迎，二十里不绝，舞跃呼万岁，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贼官爵者皆脱巾徒跣立于含元殿前，搏膺顿首请罪，环之以兵，使百官临视之。太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向庙哭三日。是日，上皇发蜀郡。

丙寅（二十二日），肃宗到达咸阳望贤宫，收到了东京克复的捷报。丁卯（二十三日），肃宗进入西京。城中百姓出城门外二十里来迎接，一路不绝，拜舞跳跃，高呼万岁，还有人哭泣。肃宗入居大明宫。御史中丞崔器命令接受过安禄山叛军官爵的人都解下头巾赤脚立于含元殿前，让他们自己捶打自己的胸口，叩头谢罪，周围站立着持武器的士卒，并让百官在含元殿台上观看。因为太庙被叛军烧毁，肃宗身着白色的服装，向着太庙大哭三天。当天，玄宗从蜀郡出发。

安庆绪走保邺郡，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元天成；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诸将阿史那承庆等散投常山、赵郡、范阳。旬日间，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自南阳，各帅所部兵归之。又召募河北诸郡人，众至六万，军声复振。

安庆绪率领部下败退到邺郡，于是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这时跟随他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不过一千人，其他部将如阿史那承庆等都分别逃向常山、赵郡、范阳等地。十天之内，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从南阳，各自率领本部兵马投奔邺郡。安庆绪又在河北各郡招募人马，兵众达到六万，军队的声势又一次振作起来。

广平王之入东京也，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己巳，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后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祗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收系之。

广平王李进入东京后，百官中接受过安禄山与安庆绪父子官爵的陈希烈等三百余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悲泣请罪，李按照肃宗的意旨，都释放了他们，不久又把他们押送往西京。己巳（二十五日），崔器命令他们到朝堂向肃宗请罪，如同在西京对待接受伪职的百官那样，然后把他们关进大理寺和京兆的狱中。府县中那些为叛军干过事的小官吏，被抓住后，也关进狱中。

初，汲郡甄济，有操行，隐居青岩山，安禄山为采访使，奏掌书记。济察禄山有异志，诈得风疾，舁归家。禄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济引首待刀；希德以实病白禄山。后安庆绪亦使人强舁至东京，月余，会广平王平东京，济起，诣军门上谒。遣诣京师，上命馆之于三司，令受贼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济为秘书郎。国子司业苏源明称病不受禄山官，上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

起初，汲郡人甄济，操行清高，隐居于青岩山，安禄山为河北采访使时，上奏任命甄济为掌书记。甄济觉察到安禄山有反叛的野心，就假称中风，让人抬回家中。安禄山率兵反叛后，让蔡希德带领两名刽子手，手持大刀去召甄济，甄济伸出头等待着杀掉他，于是蔡希德就认为甄济确实有病，回去报告了安禄山。后来安庆绪也派人强把甄济抬到东京，一个多月以后，广平王李率兵收复东京，甄济即起来到军中去谒见李。李让甄济前往京师，肃宗让甄济住在三司的馆舍中，命令接受过叛军官爵的人列队向他伏拜，让这些人愧悔，并任命甄济为秘书郎。国子司业苏源明假装有病，没有接受安禄山所委任的官爵，肃宗就提拔他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壬申（二十八日），肃宗登临丹凤门，颁下制书说：“对于官吏和百姓中接受过安禄山叛军官爵、俸禄以及为叛军干过事的人，命御史台、中书、门下三司分别不同情况上奏。在战斗中被叛军俘虏的将士，或与叛军居住靠近，因而与其往来的人，一律允许自首而免其罪。家中有妇女被叛军污辱的，都不问罪。”

癸酉，回纥叶护自东京还，上命百官迎之于长乐驿，上与宴于宣政殿。叶护奏以“军中马少，请留其兵于沙苑，自归取马，还为陛下扫除范阳余孽。”上赐而遣之。

癸酉（二十九日），回纥叶护从东京返回，肃宗命令百官于长乐驿迎接，然后在宣政殿设宴招待叶护。叶护上奏说：“因为军中缺少战马，请把军队留在沙苑，自己回国取马，然后为陛下扫除范阳叛军的残余。”肃宗重加赏赐，然后遣叶护回去。

十一月，广平王、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曰：“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十一月，广平王李与郭子仪从东京来到西京，肃宗慰劳郭子仪说：“我们李家的大唐王朝，是由你复兴的。”

张镐帅鲁灵、来、吴王祗、李嗣业、李奂五节度徇河南、河东郡县，皆下之；惟能元皓据北海，高秀岩据大同未下。

河南节度、采访等使张镐率领鲁灵、来、吴王李祗、李嗣业与李奂等五节度使攻打河南、河东道的郡县，全部收复。只有叛将能元皓占据着北海，高秀岩占据着大同，还未克复。

己丑，以回纥叶护为司空、忠义王；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己丑（十五日），唐朝任命回纥叶护为司空，封忠义王爵，并答应每年赠送回纥丝织品二万匹，让他们到朔方军受取。

以严庄为司农卿。

任命严庄为司农卿。

上之在彭原也，更以栗为九庙主；庚寅，朝享于长乐殿。

肃宗在彭原的时候，改用栗木为九庙中的神主。庚寅（十六日），肃宗于长乐殿中祭祀九庙神主。

丙申，上皇至凤翔，从兵六百余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阳，上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著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令开仗，纵千余人入谒上皇，曰：“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尝而荐之。丁未，将发行宫，上亲为上皇习马而进之上皇。上皇上马，上亲执。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当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上皇自开远门入大明宫，御含元殿，慰抚百官；乃诣长乐殿谢九庙主，恸哭久之；即日，幸兴庆宫，遂居之。上累表请避位还东宫，上皇不许。

丙申（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跟随护卫的士兵有六百多人，玄宗命令他们把兵器全部交到凤翔郡的武器库中。肃宗派精锐骑兵三千去迎接。十二月丙午（初三），玄宗到达咸阳，肃宗准备了皇帝所乘的车驾在望贤宫迎接玄宗。玄宗在望贤宫中的南楼上，肃宗脱下黄袍，身着紫袍，望着南楼下马，用小步快速前行，伏身拜于楼下。玄宗从楼上下来，抚摸肃宗而哭泣，肃宗手捧玄宗的双脚，呜咽不已。玄宗要来黄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叩头，坚辞不敢接受。玄宗说：“天命与人心都已经归于你，你能够让我安度晚年，就是你的忠孝了！”肃宗推辞不过，只好接受了黄袍。这时被挡在仪仗外面的父老百姓们，都高声欢呼拜舞。肃宗命令士卒们开禁，让一千余人进宫谒见玄宗，他们说：“我们今天重又见到二位圣人相逢，就是死了也不感到遗憾！”玄宗不肯居住在宫中的正殿，说：“这是天子的住地。”肃宗坚请，并亲自扶玄宗上殿。尚食官进上食物时，肃宗都亲自品尝后再献上去让玄宗吃。丁未（初四），玄宗将要从行宫出发，肃宗亲自为玄宗练马然后进上。等玄宗上马后，肃宗亲自为玄宗牵马。行走了数步后，被玄宗制止。肃宗又乘马在前面引导，不敢在路中央驰马。玄宗对左右的人说：“我作了五十年天子，都没有感到高贵过；现在作了天子的父亲，才高贵了！”左右的人听后，都高呼万岁。玄宗一行从开远门进入大明宫，驾临含元殿，抚慰百官，然后到长乐殿中谢九庙神主，恸哭了很久。当天，玄宗前往兴庆宫，就居住在宫中。肃宗多次上表请求归帝位于玄宗，自己还东宫仍为太子，玄宗不答应。

辛亥，以礼部尚书李岘、后部侍部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

辛亥（初八），肃宗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一起审迅处置投敌的陈希烈等人的案件。李岘又任命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李栖筠多从宽处理，所以人们都怨恨吕与崔器的严酷，而只有李岘一人得到人们的称赞。

戊午，上御丹凤楼，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为楚王，加郭子仪司徒，李光弼司空，自余蜀郡、灵武扈从立功之臣，皆进阶，赐爵，加食邑有差。李、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皆加赠官，其子孙。战亡之家，给复二载。郡县来载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以张良娣为淑妃，立皇子南阳王系为赵王，新城王仅为彭王，颍川王为兖王，东阳王为泾王，为襄王，为杞王，为召王，为兴王，侗为定王。

戊午（十五日），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只有与安禄山共同谋反的人及李林甫、王与杨国忠的子孙不在赦免之例。又封广平王李为楚王，擢升郭子仪为司徒，李光弼为司空，其余跟随玄宗和肃宗往蜀郡、灵武护驾的有功之臣，都进官封爵，并加封多少不等的食邑。对于平叛而死的李、卢奕、颜杲卿、袁履谦、许远、张巡、张介然、蒋清、庞坚等人都加赠官衔，并任命他们的子孙当官。对于战斗中死亡的将士，免除他们的家人二年的赋役。各郡县明年的租、庸免除三分之一。近年来所改的郡名、官名，都恢复原来的旧名。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以张良娣为淑妃，立皇子南阳王李系为赵王，新城王李仅为彭王，颍川王李为兖王，东阳王李为泾王，李为襄王，李为杞王，李为召王，李为兴王，李侗为定王。

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为之作传，表上之，以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善遏恶扬，录瑕弃用，臣窃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诸军之救，救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心，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唯有令名是其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不传，使巡生死不遇，诚可悲焉。臣敢撰传一卷献上，乞编列史官。”众议由是始息。是后赦令无不及李等，而程千里独以生执贼庭，不沾褒赠。

有人议论说张巡死守睢阳，不肯撤离，与其在城中杀人而食，不如弃城而保全人命。张巡的朋友李翰就为他作了传记，上奏肃宗，认为：“张巡率兵以少敌众，以弱兵制强敌，努力保全江、淮地区，等待陛下派兵增援，援兵至而张巡死，他的战功确实是非常大。而有的人却认为张巡杀人而食是有罪的，死守睢阳城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对于这种贬善扬恶，指斥缺点而不讲其功绩的行为，我感到实在痛心。张巡之所以要固守睢阳城，是想等待其他的军队来救援，救兵不至而城中粮绝，只好杀人而食，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假如张巡在守城的初期已有杀人而食的用心，杀害了数百人而来保全天下，我还认为他是功过相当，何况那样做绝非他的意愿！现在张巡已为国战死，不能够再看到圣朝的昌明，只有留下身后美名才是他的荣禄。如果不能够及时地把他的大功记录下来，恐怕不久就会被人们淡忘，使他在生前和死后都得不到美名，这才真是可悲之处。我谨撰写张巡的传记一卷奉献给陛下，希望能够编列于国史之中。”从此才没有人再非议此事。此后朝廷的赦令总包括李等为国殉难的壮士，唯独程千里因曾被叛军生俘，所以不在褒誉赠官之列。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传国宝授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甲子（二十一日），玄宗登临宣政殿，把传国宝册授给肃宗，肃宗痛哭流涕地接受了宝册。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

安庆绪率领他的部下向北逃走，他的部下大将北平王李归仁与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都逃往范阳，他们在所经过的地区大肆进行掳掠，人财都被掠夺一空。史思明以重兵防备，并派使者在范阳境内迎接招抚，曳落河与六州胡人都投向了史思明。只有同罗军队不服从，史思明就出兵攻打，同罗大败，所掳掠的东西都被史思明夺走，余下的残兵逃回本国。

庆绪忌思明之强，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往征兵，因密图之。判官耿仁智说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愿一言而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裨将乌承亦说思明曰：“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奈何与之俱亡！若归款朝廷，以自湔洗，易于反掌耳。”思明以为然。

安庆绪忌恨史思明的兵强，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前往范阳去征调史思明的部队，并让他们暗中消灭史思明。范阳节度判官耿仁智对史思明说：“史大夫你官高位重，身边的人都不敢对你说话，我愿冒死进一言。”史思明听后说：“你想要说什么呢？”耿仁智说：“大夫你所以竭力为安氏效力，是因为迫于他们的威势。现在唐朝中兴，当代皇帝仁义贤明，你如果能够率领部下的将士归服朝廷，实在是转祸为福的一条出路。”裨将乌承也劝史思明说：“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就好似树叶上的露水，难以长久。大夫你为何要与他一起灭亡呢！如果归顺朝廷，就可以洗刷掉以前背叛过错，真是易于反掌。”史思明认为他们说得正确。

承庆、守忠以五千劲骑自随，至范阳，思明悉众数万逆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谓承庆等曰：“相公及王远至，将士不胜其喜，然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愿弛弓以安之。”承庆等从之。思明引承庆入内厅乐饮，别遣人收其甲兵，诸郡兵皆给粮纵遣之，愿留者厚赐，分隶诸营。明日，囚承庆等，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乙丑，子昂至京师。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使将所部兵讨庆绪。

阿史那承庆与安守忠以五千精锐骑兵护卫，来到范阳，史思明领着全部兵众数万人去相迎，相距一里多路时，史思明派人对阿史那承庆等人说：“相公与大王远道而来，范阳的将士们都十分高兴，但是处在边远地区的范阳士卒素来胆怯，惧怕你们的军队，不敢再前来迎接，希望你们的士兵收起弓箭刀枪，使范阳的士兵安心。”阿史那承庆等人答应了这一要求。史思明引着阿史那承庆到内厅中饮酒作乐，另派人收缴了他部下的兵器，对那些士卒全部发给资粮放遣，愿意留下来效力的，重加赏赐，然后分配到自己部队的各营中。第二天，史思明便囚禁了阿史那承庆等人，然后派自己的部将窦子昂奉上表书，率自己所辖的十三郡及八万兵士归降朝廷，并命令部将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也带领自己的部众及辖地来投降。乙丑（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京师。肃宗非常高兴，就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对史思明的七个儿子也封以大官。又派宦官李思敬与朝官乌承恩前往范阳安抚史思明，让他率领部下将士去讨伐安庆绪。

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史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

先前，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于是史思明就召张忠志回范阳，然后任命部将薛萼代理恒州剌史，打开了从井陉关出常山的通路，招降了赵郡太守陆济。又任命他的儿子史朝义率兵五千人代理冀州刺史，部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在所到之处宣布皇帝的诏书，于是沧州、嬴州、安州、深州、德州、棣州等州全部投降，只有相州因被安庆绪所占据而未降，河北地区的其他州都归顺了唐朝。

上皇加上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

玄宗加肃宗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

郭子仪还东都，经营河北。

郭子仪回到东都，准备收复河北地区 .

崔器、吕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李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边。《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壬申，斩达奚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于大理寺；应受杖者于京兆府门。

御史大夫崔器与兵部侍郎吕上言说：“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背叛了国家，依附于伪朝廷，按照法律，都应该处死。”肃宗计划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而礼部尚书李岘却认为：“当叛军攻陷两京时，天子南逃避难，人们都各自逃生。那些投向叛军的官吏都是陛下的亲戚，或是一些功臣的子孙，现在如果一概以叛逆罪把他们处死，恐怕有违陛下的仁恕之道。再说河北地区还没有平定，群臣中投向叛军的还有许多人，如果能够宽大处理，就为那些投敌的人打开了一条自新之路；如果把他们全部杀死，就会更加坚定那些投敌官吏的反心。《尚书》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吕与崔器二人只知道谨守法律条文，不懂得大道理。希望陛下慎重考虑。“争论了数日，最后肃宗依从了李岘的建议，决定分成六等定罪，罪重者在市中公开处死，二等赐他们自杀，三等用棍杖重打一百下，以下三等是流放、贬官。壬申（二十九日），斩达奚等十八人于长安城西南独柳树下，赐陈希烈等七人自杀于大理寺，又于京兆府门棍打那些应受此刑的人。

上欲免张均、张死，上皇曰：“均、事贼，皆任权要。均仍为贼毁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头再拜曰：“臣非张说父子，无有今日。臣不能活均、，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见说于九泉！”因俯伏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张为汝长流岭表，张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从命。

肃宗想要免除张均、张的死罪，玄宗说：“张均、张兄弟投降了叛军，都被委以要职。张均还在叛军面前诋毁我们家中的事，罪不能赦。”肃宗叩头再拜说：“我不是因为张说与张均、张父子的保护，就不会有今天。我若是不能救张、张均兄弟，如果死者灵魂不死，我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去见张说！”说着伏地流涕。玄宗命令左右的人把肃宗扶起说：“因为你的请求，张流放到岭表，张均罪大，不可饶恕，你不要再为他求情了。”肃宗涕泣而服从了玄宗的命令。

安禄山所署河南尹张万顷独以在贼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顷之，有自贼中来者，言“唐群臣从安庆绪在邺者，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上甚悔之。

只有安禄山所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因为能够在叛军中保护百姓，不加问罪。不久有人从叛军中回来说：“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唐朝群臣，听说广平王李赦免了陈希烈等人，都十分痛心，恨自己失身叛国。后来又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又坚定了反叛的决心。”肃宗听后，悔恨不已。

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宫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至于微贱之臣，巡徼之隶，谋议不预，号令不及，朝闻亲征之诏，夕失警跸之所，乃复责其不能扈从，不亦难哉！六等议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臣司马光曰：身为君主的臣下，既然接受了君王的任命，委身于国家，就应该死心塌地，忠贞不二。而陈希烈等人，有的贵为王侯将相，有的是皇亲国戚，在天下太平之时，没有一个人进言规劝皇帝的过失，挽救国家的危机，只是一味地迎合时势，以图富贵。等到安禄山反叛，天下大乱，皇帝远出避难，他们却贪生怕死，顾恋家室，卖身投靠，媚贼称臣，为叛逆安禄山出谋划策，这样无耻的行为，连犬马都不如，为屠夫酤酒商贩之辈所不齿。如果再保全他们的生命，恢复他们的官爵，就会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得势于天下。而如颜杲卿、张巡这样的忠臣，太平之世被排挤于朝廷之外，居身贱职；天下大乱之时被弃之于孤城之中，最后惨死于敌手。世道为什么会使善人如此不幸，恶人如此幸运！朝廷为什么对待忠义之士是如此刻薄，而对奸邪之徒竟如此宽厚！至于那些地位低贱的小臣，巡逻传令的奴仆，因为没有参预谋划，也没有得到命令，早晨才听说皇帝亲征的诏书，晚上就不知道皇帝的行在，却责备怪罪他们不能护驾，岂不是太苛刻了吗！对于投敌叛变的官吏按照六等定罪，是必要的，唐肃宗又有什么可悔恨的呢！

故妃韦氏既废为尼，居禁中，是岁卒。

肃宗先前的妃子韦氏被废为尼姑后，居于禁中，这一年去世。

置左、右神武军，取元从子弟充，其制皆如四军，总谓之北牙六军。又择善骑射者千人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号曰英武军。

唐朝建立左、右神武军，征召跟随肃宗平乱的青年军人充当，其建制全都与禁军中的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军相同，总称为北牙六军。又挑选善于骑马射箭的一千士卒为殿前射生手，分为左、右两厢，号称英武军。

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领蒲、绛等七州；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节度，领荆、澧等五州；夔峡节度，领夔、峡等五州；更安西曰镇西。

唐朝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使，管辖蒲州、绛州等七州；分剑南节度使为剑南东川、剑南西川节度使，东川节度使管辖梓州、遂州等十二州；又设置荆澧节度使，管辖荆州、澧州等五州；夔峡节度使，管辖夔州、峡州等五州。改安西节度为镇西节度。

乾元元年（戊戌、７５８）

乾元元年（戊戌，公元７５８年）

春，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册，加上尊号。上固辞“大圣”之号，上皇不许。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春季，正月戊寅（初五），玄宗登临宣政殿，授肃宗玉册，并加肃宗尊号。肃宗坚决不接受“大圣”的称号，玄宗不答应。肃宗尊玄宗为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先是，官军既克京城，宗庙之器及府库资财多散在民间，遣使检括，颇有烦扰；乙酉，敕尽停之，乃命京兆尹李岘安抚坊市。

先前，唐军收复京城以后，因为宗庙祭祀所用的器物以及府库中的财物都散落在民间，于是就派使者搜寻，烦扰百姓。乙酉（十二日），肃宗下敕书一律停止搜寻，并命令京兆尹李岘安抚坊市民众。

二月，癸卯朔，以殿中监李辅国兼太仆卿。辅国依附张淑妃，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势倾朝野。

二月癸卯朔（初一），肃宗任命殿中监宦官李辅国兼任太仆卿。李辅国依附张淑妃，兼任元帅府行军司马，权势压倒朝野人士。

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以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安庆绪所任命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率领部众归降朝廷，被任命为鸿胪卿，兼任河北招讨使。

丁未，上御明凤门，赦天下，改元。尽免百姓今载租、庸，复以载为年。

丁未（初五），肃宗登临明凤门，大赦天下，改年号。并免除百姓今年的全部租、庸，又将“载”改回为“年”。

庚午，以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充平卢节度使。

庚午（二十八日），朝廷任命安东副大都护王玄志为营州刺史，并兼任平卢节度使

三月，甲戌，徙楚王为成王。

三月甲戌（初二），移封楚王李为成王。

戊寅，立张淑妃为皇后。

戊寅（初六），肃宗立张淑妃为皇后。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癸巳，北庭兵马使王惟良谋作乱，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诛之。

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驻于河内。癸巳（二十一日），北庭兵马使王惟良阴谋叛乱，被李嗣业与裨将荔非元礼讨杀。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于邺市。凡有谋归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又与其群臣歃血盟于邺南，而人心益离。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夏，四月，与蔡希德、崔乾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

安庆绪北逃时，平原太守王与清河太守宇文宽都杀死叛军使者归降了朝廷。安庆绪遂派其部将蔡希德与安太清攻克平原与清河，俘获了王与宇文宽而归，将他们在邺城街市中处以剐刑。安庆绪对于谋求归顺朝廷的部将，一律处死，并株连部落与宗族，以至部曲、州县民众、属官等被连坐而死的甚多。安庆绪又与他的群臣在邺城南歃血结盟，但人心更加不稳，众叛亲离。安庆绪得知李嗣业驻守在河内，夏季，四月，与蔡希德、崔乾率领步、骑兵二万，渡过沁水来攻打河内，没有攻克而率兵返回。

癸卯，以太子少师虢王巨为河南尹，充东京留守。

癸卯（初二），肃宗任命太子少师虢王李巨为河南尹，兼东京留守。

辛卯，新主入太庙，甲寅，上享太庙，遂祀昊天上帝；乙卯，御明凤门，赦天下。

辛卯（疑误），将新神主送入太庙。甲寅（十三日），肃宗祭祀太庙，然后祭祀昊天上帝。乙卯（十四日），肃宗登临明凤门，大赦天下。

五月，壬午，制停采访使，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五月壬午（十一日），肃宗下制书取消采访使的官职，改黜陟使为观察使。

张镐性简澹，不事中要，闻史思明请降，上言：“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又言：“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必变，请征入宿卫。”时上以宠纳思明，会中使自范阳及白马来，皆言思明、叔冀忠恳可信，上以镐为不切事机，戊子，罢为荆州防御使；以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张镐为人单纯淡泊，不巴结身居要职的宦官，听说史思明请求归降朝廷，上言说：“史思明为人凶恶阴险，借叛乱而得以窃取高位，当力量强大时，部下就依附于他，势力消弱时，人心就会离散，实在是人面兽心，难以用仁德感化他，希望不要给他显要的职位。”又说：“滑州防御使许叔冀，狡猾多诈，在危急时刻必然会背叛朝廷，请陛下把他征入京师，担任警卫。”当时肃宗正宠信史思明，正好有宦官从范阳和白马县回来，都说史思明和许叔冀忠诚可靠，因此肃宗就认为张镐不识事机，戊子（十七日），把张镐贬为荆州防御使，任命礼部尚书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

张后生兴王，才数岁，欲以为嗣，上疑未决，从容谓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曰：“成王长，且有功，朕欲立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臣不胜大庆。”上喜曰：“朕意决矣。”庚寅，立成王为皇太子。揆，玄道之玄孙也。

张皇后所生的兴王李，年纪才几岁，张皇后就想要把他立为太子。肃宗犹豫不决，就口气和缓地对考功郎中、知制诰李揆说：“成王李年纪大，并且有战功，我想立他为太子，你看如何？”李揆拜了两拜祝贺说：“这真是国家的大幸，我不胜欢喜。”肃宗高兴地说：“朕绝不再犹豫了。”庚寅（十九日），肃宗立成王李为皇太子。李揆是玄道的玄孙。

乙未，以崔圆为太子少师，李麟为少傅，皆罢政事。上颇好鬼神，太常少卿王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上悦之，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乙未（二十四日），肃宗任命崔圆为太子少师，李麟为太子少傅，都罢免他们的政事。肃宗迷信鬼神，所以太常少卿王专门以鬼神之事来取悦肃宗，每当议论礼仪时，王就常常夹杂一些巫术和俚俗。肃宗很喜欢王，于是就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曰忠节，以其子威明为太仆丞。杲卿之死也，杨国忠用张通幽之谮，竟无褒赠。上在凤翔，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泣诉于上，上乃出通幽为普安太守，具奏其状于上皇，上皇杖杀通幽。杲卿子泉明为王承业所留，因寓居寿阳，为史思明所虏，裹以牛革，送于范阳，会安庆绪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归，求其父尸于东京，得之，遂并袁履谦尸棺敛以归。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时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号泣求访，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诣亲故乞索，随所得多少赎之，先姑姊妹而后其子。姑女为贼所掠，泉明有钱二百缗，欲赎己女，闵其姑愁悴，先赎姑女；比更得钱，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从姊妹及父时将吏袁履谦等妻子流落者，皆与之归，凡五十余家，三百余口，均减资粮，一如亲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赡给，久之，随其所适而资送之。袁履谦妻疑履谦衣衾俭薄，发棺视之，与杲卿无异，乃始惭服。

追赠故常山太守颜杲卿太子太保，谥号为“忠节”，任命他的儿子颜威明为太仆丞。颜杲卿殉难时，因为杨国忠听信张通幽的谗言，竟没有追赠官衔以褒扬。肃宗在凤翔时，颜真卿为御史大夫，曾向肃宗哭诉此事，于是肃宗将张通幽外放为普安郡太守，然后把此事上奏玄宗，玄宗命令用棍子打死了张通幽。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被王承业收留，因此寓居寿阳县，后来被史思明俘虏，裹以牛皮，送往范阳，适逢安庆绪刚即位，有赦免令，颜泉明免于一死。史思明归顺朝廷后，颜泉明才得以归来，在东京寻找到他父亲颜杲卿的尸体，就同袁履谦的尸体一起装入棺材，送归长安。颜杲卿妹妹的女儿与颜泉明的儿子都流落在河北地区，颜真卿当时为蒲州刺史，就让颜泉明去寻找，颜泉明号泣求访，以至感动了过路的行人，过了很久才找到。然后颜泉明又往亲戚故友那里去借钱，依借得的数目而赎人，先是姑母姊妹，而后才赎回自己的儿子。当时姑母的女儿被叛军抢掠而去，颜泉明有钱二百缗，想赎回自己的女儿，但因为怜悯姑母的愁苦，就先赎回了姑母的女儿。等到再借来钱赎自己的女儿时，已找不到了。颜泉明遇到流落在河北地区的堂姊妹以及父亲的将吏袁履谦等人的妻子，都让他们跟随一起回来，总共收罗了五十多家，三百多口人，一路上有资粮则大家均分，一如对待自己的亲戚。到了蒲州，颜真卿对他们都加以接济，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按照他们的意愿，资送他们而去。袁履谦的妻子曾经怀疑袁履谦入殓时衣被比颜杲卿俭薄，等打开棺材检视，与颜杲卿没有区别，心中才惭愧信服。

六月，己酉，立太一坛于南郊之东，从王之请也。上尝不豫，卜云山川为祟，请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祷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蠹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具以状闻，且请以其赃代贫民租，遣中使还京师，上无以罪也。

六月己酉（初九），肃宗根据王的请求，于长安南郊的东面立太一神坛。肃宗曾经身体有病，占卜者说是因为山河在作祟，于是王就请求派宦官与女巫乘驿马分别去祷告天下的名山、大河。这些女巫依仗着权势，在所经过的地方烦扰州县官吏百姓，索要财物。黄州有一女巫，年轻漂亮，身后跟随着数十名无赖少年，为害尤其严重，到了黄州，住在驿站的馆舍中。黄州刺史左震早晨来到驿站，见到馆舍的门闩锁着，打不开，左震大怒，砸坏门锁而入，把女巫拉出来在台阶下立刻杀掉，所跟从的无赖少年也全部打死。检查女巫所贪污的财物，多达数十万，左震把此事上奏给朝廷，并且请求用这些赃物代替贫民百姓的租赋，打发宦官返回京师，肃宗无法问左震的罪。

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肃宗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兼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

山人韩颖改造新历，丁巳，初行颖历。

隐士韩颖改造历法，丁巳（十七日），开始实行韩颖的新历。

戊午，敕两京陷贼官，三司推究未毕者皆释之；贬、降者续处分。

戊午（十八日），肃宗下敕书对于两京沦陷时投靠叛军的官吏，如果御史台、中书省与门下省三司还没有审迅处理完毕的全部免罪释放，被贬谪降官者保持原有的处置。

太子少师房既失职，颇怏怏，多称疾不朝，而宾客朝夕盈门，其党为之扬言于朝云：“有文武才，宜大用。”上闻而恶之，下制数罪，贬豳州刺史。前祭酒刘秩贬阆州刺史，京兆尹严武贬巴州刺史，皆党也。

太子少师房被罢相后，心怀不满，常常假装有病不去朝见皇上，而往的宾客却熙熙攘攘，不绝于门，他的一些亲党为他在朝中扬言说：“房是武全才，应该重用。”肃宗听到这些话后，十分反感，于是就下制书历数房的罪责，贬他为州豳刺史。又贬前祭酒刘秩为阆州刺史，京兆尹严武为巴州刺史，二人都是房的党羽。

初，史思明以列将事平卢军使乌知义，知义善待之。知义子承恩为信都太守，以郡降思明，思明思旧恩而全之。及安庆绪败，承恩劝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阴使图之；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共图思明，上从之。

起初，史思明以将领的身份侍奉平卢军使乌知义，乌知义也对史思明很友好。乌知义的儿子乌承恩为信都太守，举郡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而保全了他。及至安庆绪兵败逃回河北，乌承恩即劝史思明归顺了朝廷。李光弼认为史思明终究还会反叛，而乌承恩是史思明的亲信，所以就让他暗中谋算史思明。李光弼又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赏赐阿史那承庆铁券，让他们共同消灭史思明，肃宗同意。

承恩多以私财募部曲，又数衣妇人服诣诸将营说诱之，诸将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会承恩入京师，上使内侍李思敬与之俱至范阳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馆于府中，帷其床，伏二人于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阳，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谓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当以吾为节度使。”二人于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执承恩，索其装囊，得铁券及光弼牒，牒云：“承庆事成则付铁券；不然，不可付也。”又得簿书数百纸，皆先从思明反者将士名。思明责之曰：“我何负于汝而为此！”承恩谢曰：“死罪，此皆李光弼之谋也。”思明乃集将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遂榜杀承恩父子，连坐死者二百余人。承恩弟承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状。上遣中使慰谕思明曰：“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乌承恩多次用自己的私财招募家兵，又屡次穿上妇人的服装暗中到其他将领的营中诱说士卒，诸将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怀疑事不确凿，没有追查。这时乌承恩入京师，肃宗就派宦官李思敬与他一起前往范阳去慰问史思明。乌承恩宣布了皇上的圣旨后，史思明就留乌承恩住在府中的馆舍。又用帷帐把他的床遮了起来，暗中派两个人埋伏在床下。乌承恩的小儿子在范阳，史思明就让他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半夜，乌承恩悄悄地对他的儿子说：“我是受皇帝的命令来除掉史思明这个逆贼的，那时当任命我为节度使。”这时伏在床下的二人大呼而出。于是史思明把乌承恩抓了起来，搜查他的行装袋囊，得到了铁券和李光弼的公文，公文说：“如果阿史那承庆能够成事，就付给铁券，否则不要付给他。”又搜得一本数百张纸的簿书，上面都是先前跟随史思明谋反的将士名单。史思明责骂乌承恩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会干这种事！”乌承恩谢罪说：“我真是罪该万死，这都是出于李光弼的计谋。”于是史思明就召集将士官吏和百姓，向西大哭说：“我率领十三万人归顺了朝廷，有什么地方对不起陛下，而想要杀死我！”然后用棍子打死了乌承恩父子，被株连而死的有二百余人。乌承恩的弟弟乌承因为逃走得以免死。史思明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把此事表上给朝廷。肃宗派宦官安慰史思明说：“这不是朝廷与李光弼的意图，都是乌承恩一人干的，杀了他是罪有应得。”

会三司议陷贼官罪状至范阳，思明谓诸将曰：“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诸将请思明表求诛光弼，思明从之，命判官耿仁智与其僚张不矜为表云：“陛下不为臣诛光弼，臣当自引兵就太原诛之。”不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将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写表者以白思明，思明命执二人斩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怜，欲活之，复召入，谓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负汝。”仁智大呼曰：人生会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之善者也。今从大夫反，不过延岁月，岂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乱捶之，脑流于地。

这时御史台、中央省与门下省三司处置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传到范阳，史思明对诸将说：“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上皇弃他们不顾，自己逃向蜀中避难，而现在他们还不免于一死，何况我们都是本来跟随安禄山反叛的人！”诸位将领请求史思明上表让朝廷杀掉李光弼，史思明答应，于是命令判官耿仁智与幕僚张不矜作表书说：“陛下如果不杀掉李光弼，我就亲自率兵往太原杀死他。”张不矜起草表书让史思明过目后，将要入函封缄时，耿仁智把上面的话全部删去。抄写表书的人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命令把二人抓起来杀掉。耿仁智由于久任史思明的部下，史思明爱怜他，想要免他一死，于是就把他召进来说：“我重用你快三十年了，现在的事绝不是我负于你。”耿仁智大声说：“人生总有一死，如果为忠义而死，是死得其所。现在再跟随你而反叛，不过是苟延残喘，真不如立刻就死掉为好！”史思明听后大怒，就用乱棍打死了他，脑浆流了一地。

乌承奔太原，李光弼表为昌化郡王，充石岭军使。

乌承逃奔太原后，李光弼上表封他为昌化郡王，任命为石岭军使。

秋，七月，丙戌，初铸当十大钱，文曰“乾元重宝”，从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谋也。

秋季，七月丙戌（十六日），开始铸以一当十的大钱，名为“乾元重宝”钱，这是根据御中中丞第五琦的建议实行的。

丁亥，册命回纥可汗曰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以上幼女宁国公主妻之。以殿中监汉中王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副之；命左仆射裴冕送公主至境上。戊子，又以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副。叔明，仲通之弟也。甲子，上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诀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上流涕而还。

丁亥（十七日），唐朝册封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并把肃宗的小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肃宗任命殿中监汉中王李为册礼使，右司郎中李巽为副使，并命令左仆射裴冕把宁国公主送到边疆上。戊子（十八日），肃宗又任命司勋员外郎鲜于叔明为册礼副使。鲜于叔明是鲜于仲通的弟弟。甲子（疑误），肃宗将宁国公主送至咸阳，公主告辞说：“为了国家，死而无恨。”肃宗痛哭流涕而返回。

等至回纥牙帐，可汗衣赭袍胡帽，坐帐中榻上，仪卫甚严，引等立于帐外。不拜而立，可汗曰：“我与天可汗两国之君，君臣有礼，何得不拜？”与叔明对曰：“者唐与诸国为婚，皆以宗室女为公主。今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礼至重，可汗柰何以子婿傲妇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命。明日，立公主为可敦，举国皆喜。

李等人到了回纥的牙账，回纥可汗身着红褐色的袍子，头戴胡帽，坐在帐中的床上，戒备森严，而却让李等人立在牙帐外面。李不拜而立，可汗说：“我与你们的皇帝天可汗都是国家的君主，君与臣有礼节，你们为何不下拜？”李与鲜于叔明回答说：“过去我们唐朝与其他的国家通婚，都是以宗室女为公主。现在我们的天子因为可汗有战功，所以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可汗为妻。恩重礼厚，不知可汗为什么要以女婿的身份而傲视岳丈，坐于床上接受册命！”可汗听后，立刻改变了态度，起来接受册命。第二天，又立宁国公主为可敦，举国庆贺。

乙未，郭子仪入朝。

乙未（二十五日），郭子仪入朝。

八月，壬寅，以青、登等五州节度使许叔冀为滑、濮等六州节度使。

八月壬寅（初三），朝廷任命青州、登州等五州节度使许叔冀为滑州、濮州等六州节度使。

庚戌，李光弼入朝。丙辰，以郭子仪为中书令，光弼为侍中。丁巳，子仪诣行营。

庚戌（十一日），李光弼入朝。丙辰（十七日），朝廷任命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丁巳（十八日），郭子仪返回节度行营。

回纥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将骁骑三千助讨安庆绪，上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领之。

回纥可汗派遣他的臣下骨啜特勒与帝德率领精锐骑兵三千来助唐讨伐安庆绪，肃宗命令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带领他们。

九月，庚午朔，以右羽林大将军赵为蒲、同、虢三州节度使。

九月庚午朔（初一），朝廷任命右羽林大将军赵为蒲州、同州、虢州三州节度使。

丙子，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

丙子（初七），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杀了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头颅到京师。

安庆绪之初至邺也，虽枝党离析，犹据七郡六十余城，甲兵资粮丰备。庆绪不亲政事，专以缮台沼楼船、酣饮为事。其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争权不叶，无复纲纪。蔡希德有才略，部兵精锐，而性刚，好直言，通儒谮而杀之；麾下数千人皆逃散，诸将怨怒不为用。以崔乾为天下兵马使，总中外兵。乾愎戾好杀，士卒不附。

安庆绪刚到邺郡时，虽然势力分崩，党羽离析，但还占据着七郡六十余城，兵器资粮充足。但安庆绪不理政事，而是热衷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庭台，楼船沼池，以饮酒为乐。他的大臣高尚与张通儒等人又因争权不和，没有政令。大将蔡希德有才略，所率领的部队精锐，但性格刚正，直言不讳，张通儒就进谗言杀死了他，蔡希德部下数千人都离军而逃，诸将也怨恨不肯卖力。安庆绪又任命崔乾为天下兵马使，总揽兵权。崔乾刚愎好杀，士卒都不愿意为他出力。

庚寅，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将步骑二十万讨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助之。上以子仪、光弼皆无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但以宦臣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之名自此开始。

庚寅（二十一日），肃宗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及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与河南节度使崔光远等七节度使以及平卢兵马使董秦率领步、骑兵二十万讨伐安庆绪，又命令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关内及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兵助战。肃宗因为郭子仪与李光弼二人都是元勋功臣，难以相互统属，所以不设置元帅，只是任命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之名从此开始。

癸巳，广州奏：大食、波斯围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走，二国兵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

癸巳（二十四日），广州上奏说：大食与波斯国军队包围了州城，刺史韦利见逾城逃走，两国军队在城中抢掠府库，焚烧房舍，然后乘船从海上离去。

冬，十月，甲辰，册太子，更名曰豫。自中兴以来，群下无复赐物，至是，始有新铸大钱，百官、六军沾赉有差。

冬季，十月甲辰（初五），肃宗册立太子，改太子名为李豫。自从唐朝中兴以来，群臣都没有赏赐过财物，这时有了新铸的乾元重宝大钱，所以朝中百官与禁军六军都得到数量不等的赐钱。

郭子仪引兵自杏园济河，东至获嘉，破安太清，斩首四千级，捕虏五百人。太清走保卫州，子仪进围之；丙午，遣使告捷。鲁炅自阳武济，季广琛、崔光远自酸枣济，与李嗣业兵皆会子仪于卫州。庆绪悉举邺中之众七万救卫州，分三军，以崔乾将上军，田承嗣将下军，庆绪自将中军。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垒垣之内，令曰：“我退，贼必逐我，汝乃登垒，鼓噪而射之。”既而与庆绪战，伪退，贼逐之，至垒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贼还走，子仪复引兵逐之，庆绪大败。获其弟庆和，杀之。遂拔卫州。庆绪走，子仪等追之至邺，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引兵继至。庆绪收余兵拒战于愁思冈，又败。前后斩首三万级，捕虏千人。庆绪乃入城固守，子仪等围之。庆绪窘急，遣薛嵩求救于史思明，且请以位让之。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欲救邺，观望未敢进，先遣李归仁将步骑一万军于滏阳，遥为庆绪声势。

郭子仪率兵从卫州汲县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获嘉，击败叛军安太清，杀敌四千人，俘虏五百人。安太清退保卫州，郭子仪进兵包围，丙午（初七），派使者入朝报捷。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渡过黄河，与李嗣业部队一起到卫州与郭子仪会师。安庆绪发邺中的全部兵七万来救卫州，分为三军，崔乾率领上军，田承嗣率领下军，安庆绪亲自率领中军。郭子仪命令善射手三千埋伏在军营垒墙的后面，命令他们说：“我如果领兵退却，叛军必定来追击，那时你们就登上垒墙，擂鼓叫喊而射击。”郭子仪与安庆绪交战，假装退却，叛军遂来追赶，来到垒下，伏兵齐发而射击，箭如雨下，叛军退走，郭子仪又率兵追击，安庆绪大败。俘虏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立即杀了他。于是克服了卫州。安庆绪败逃，郭子仪等率兵一直追到邺城，这时许叔冀、董秦、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都领兵相继来到。安庆绪收罗残兵与官军战于愁思冈，又被打败。前后杀死叛军三万人，俘虏一千人。于是安庆绪入城固守，郭子仪等率兵包围了邺城。安庆绪危急，于是就派薛嵩向史思明求救，并请求把帝位让给史思明。史思明发范阳兵十三万想要救援邺城，但不敢冒然进军，先派部将李归仁率领步、骑兵一万驻扎于滏阳，与安庆绪遥相呼应。

甲寅，上皇幸华清宫；十一月丁丑，还京师。

甲寅（十五日），玄宗前往华清宫；十一月丁丑（初八），返回京师。

崔光远拔魏州；丙戌，以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会史思明分军为三，一出邢、，一出冀、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仪奏以崔光远代华，十二月，癸卯，敕以光远领魏州刺吏。

崔光远率兵克复魏州，丙戌（十七日），朝廷任命前兵部侍郎萧华为魏州防御使。这时史思明把军队分为三路：一路出邢州、州，一路出冀州、贝州，一路从洹水县进军魏州。郭子仪上奏请求让崔光远代替萧华，十二月癸卯（初五），肃宗下敕书命崔光远兼领魏州刺史。

甲辰，置浙江西道节度使，领苏、润等十州，以升州刺史韦黄裳为之。庚戌，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睦等八州，以户部尚书李为之，兼淮南节度使。

甲辰（初六），唐朝设置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苏州、润州等十一州，任命升州刺史韦黄裳为节度使。庚戌（十二日），又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管辖越州、睦州等八州，任命户部尚书李为节度使，并兼任淮南节使。

己未，群臣请上尊号曰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许之。

己未（二十一日），群臣请求上肃宗尊号为乾元大圣光天文武孝感皇帝，肃宗答应。

史思明乘崔光远初至，引兵大下，光远使将军李处拒之。贼势盛，处连战不利，还趣城。贼追至城下，扬言曰：“处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信之，腰斩处。处，骁将，众所恃，既死，众无斗志，光远脱身走还汴州。丁卯，思明陷魏州，所杀三万人。

史思明乘崔光远初到魏州之机率兵大举进攻，崔光远派部将李处去迎战。由于叛军兵势强盛，李处连战失利，还兵退回城中。叛兵追到城下，扬言说：“李处召我们前来，为什么不出来呢！”崔光远中了叛军的离间之计，将李处腰斩处死。李处作战勇敢，深得军心，他死后，军心涣散，崔光远脱身逃回汴州。丁卯（二十九日），史思明攻陷魏州，杀死三万人。

平卢节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抚将士，且就察军中所欲立者，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希逸之母，怀玉姑也。故怀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故去，肃宗派宦臣去安抚将士，并察看军中将士想要立谁为节度使，以便授给旌节，加以任命。高丽人裨将李怀玉杀了王玄志的儿子，推立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因为侯希逸的母亲是李怀玉的姑母，所以李怀玉推立他为军使。于是朝廷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唐朝的节度使由军中将士自行废立从此开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夫、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臣司马光曰：天下的民众都有欲望，如果没有君主，就会大乱。所以圣人制定礼来治理国家。从天子、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官吏、百姓，使他们尊卑有分别，大小有次序，就如网在纲上，有条而不紊，如手臂驱使手指，无不服从，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服事他们的上层，在下层的人才不会有觊觎之心。《周易》说：“天尊在上，湖卑处下，这是履卦。”象辞说：“君子以此分辨上尊下卑，端正民众的意志。”这就是上面所议论的意思。凡是作君主的，所以能够控制他的臣民，是因为驾驭臣民的八种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假如舍弃这八种权柄，那么君臣上下就会势均力敌，还怎么来统治臣下呢！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唐肃宗逢唐朝中期大乱，有幸而复兴，应该端正君臣上下之礼，以统治四方，而他却苟且获取一时之安，没有想到会成为永久的祸患。任命将帅，统治地方，是国家的大事，却仅委派一介使者，曲从于士卒的意愿，不管贤能与否，只是按照军中将士的要求授给军权。从此以后，习以为常，而君臣还循守不变，以为是上策，这就是姑息。甚至副将士兵杀死或驱逐主帅，也不惩处他们的罪行，反而将主帅的职位援给他们。但是这样一来，君主驾驭臣下的八种权柄爵禄、废置、杀生、予夺，都不是出自君主，而是出于臣下，那么天下生乱还会有个完吗！

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奖赏善举，惩罚恶行，这样就会劝人为善，戒人作恶。而如李怀玉等人身为部将，竟然杀逐他的上司，作恶莫过于此！朝廷却让他们做节度使，掌管一方大权，实在是奖赏这种行为。这样来奖赏恶行，恶行怎么能不处处产生呢！《尚书》说：“谋划事情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诗经》说：“帝王谋事鼠目寸光，所以我要向他进谏。”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帝王治理天下而一味姑息，天下的忧患怎么能够消除呢！于是为臣下的总是蔑视君王，伺察君王的过失，如果有机会就会起兵叛逆而族灭他；为君王的常常因为畏惧臣下而心怀不安，如果有时机，就会乘其不备而行屠杀。于是，都争着先发制人，以使自己的意愿得逞，而没有利于双方的长治久安之计。这样下去，想求得天下的安定，难道能够实现吗！考察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起因，是肇始于朝廷任命侯希逸为平卢节度使。

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

古人治理军队的根本是要合乎礼法，所以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的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看到自己的军队少长有礼，便知道可以打败楚军。现在唐朝治军却不顾礼法，使得士卒可以欺侮副将，副将可以欺侮将帅，那么将帅欺侮天子，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无思不服，宇内义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

从此战乱迭起，兵革不息，百姓涂炭，无处申诉，前后二百余年，然后是大宋王朝的建立。宋太祖开始制定军法，使将士以大制小，如稍有违犯，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征讨四方割据势力，无不威服，天下安定，生民乐业，以至于今，都是因为治军用礼法的缘故。这难道不是见识深远的谋略吗！

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又置陕虢华及豫许汝二节度使；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领交、陆等十一州。

这一年，唐朝设置振武节度使，管辖镇北大都护府与麟州、胜州二州。又设置陕州、虢州、华州与豫州、许州、汝州二节度使。改安南经略使为节度使，管辖交州、陆州等十一州。

吐蕃陷河源军。

吐蕃攻陷河源军。

第二百二十一卷

唐纪三十七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乾元二年（己亥、759 ）

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乾元二年（己亥，公元759 年）

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以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

春季，正月己巳朔（初一），史思明在魏州城北建筑祭坛，祭天称王，自称大圣燕王，任命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说：“史思明攻占魏州后，按兵不动，是想松懈我们的意志，然后用精兵突然袭击我们的不备。请让我与朔方军联兵进逼魏州城，向史思明挑战，史思明鉴于嘉山之败的经验，必定不敢轻易出战。这样旷日持久，我们就能够收复邺城。如果安庆绪败死，史思明就会失去号召力，难以指挥叛军。”而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却认为此计不可行，只好作罢。

戊寅，上祀九宫贵神，用王之言也。乙卯，耕藉田。

戊寅（初十），肃宗采用王的建议，祭祀九宫贵神。乙卯（疑误），肃宗行藉田礼，亲自耕田，以示重农。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马使荔非元礼代将其众。初，嗣业表段秀实为怀州长史，知留后事。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在攻打邺城时，被乱箭射中，丙申（二十八日）去世。兵马使荔非元礼代替他指挥军队。起初，李嗣业奏请任命段秀实为怀州长史，主管留后事宜。此时，各路军队因为屯兵于邺城之下日久，财竭粮尽，而只有段秀实运送粮草，招兵买马，用以供应镇西行营兵，道路上络绎不绝。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辅圣”，上以问中书舍人李揆，对曰：“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岂足为法！”上惊曰：“庸人几误我！”会月食，事遂寝。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政事，请托无究，上颇不悦，而无知之何。

二月壬子（十五日），出现月全食。此前，百官请求加封张皇后尊号为“辅圣”，肃宗因此事问中书舍人李揆，李揆回答说：“自古以来皇后都没有尊号，只有中宗时韦皇后曾经有过尊号，怎么能够效法呢！”肃宗吃惊地说：“这些庸人几乎误了我的大事！”适逢出现月食，于是此事搁置。后来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相互勾结，横行朝中，干预政事，无究尽地请托。肃宗虽然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直钱四千，淘墙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了邺城，筑垒两道，挖壕三重，堵塞漳河水灌城。邺城中井泉都水满溢出，人们只好构栈而住，从冬天一直到春天，安庆绪死死坚守，等待史思明率兵解围，城中粮食吃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四千，士卒挖出墙中的麦秸及马粪来喂养战马。人们都认为邺城危在旦夕，必能攻克，但是官军的各路军队因为没有统帅，进退没有统一指挥，城中的人想要投降，但因为水深不得出城。这样邺城久攻不下，官军疲困解体，没有士气。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邺，使诸将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胁之。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军出，辄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思明多遣壮士窃官军装号，督趣运者，责其稽缓，妄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这时，史思明才率兵从魏州进军邺城，命令诸将在距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个营中击鼓三百面，遥为安庆绪声缓，威胁官军。史思明又从每个营中挑选精锐骑兵五百，每天到城下抢掠，官军如果出来交战，他们就散归自己的军营中。这样官军各路的人马牛车每天都有丧失，甚至连采集薪柴都很艰难。官军白天防备，叛军骑兵就在夜里来骚扰，如果夜里防备，叛军就白天来。当时天下饥荒，军中所用粮饷都是南从江、淮地区，西自并州、汾州运来，船车相继不断。于是史思明派壮士穿上官军的服装，窃取官军的号令，去督促运粮者，斥责他们缓慢，随便杀戮，使转运的人心中惊骇恐惧。他们又在运送粮饷船车聚集的地方，暗中放火焚烧。神出鬼没，聚散无常，他们自己能够相识别，但巡逻的官军士卒却抓不到，也侦察不出行迹。因此官军各路军队都缺乏粮食，人心涣散。史思明这才率领大军直抵城下，与官军定好了决战的日期。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炅中流矢。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三月壬申（初六），官军步、骑兵六十万在安阳河北岸开摆阵势，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五万来交战，官军望见，以为是流动部队，不加介意。史思明身先士卒，率军冲锋，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与鲁炅先领兵迎战，杀伤各半，鲁炅还被乱箭射中。郭子仪率兵紧跟在后面，还未及布阵，大风急起，吹沙拔木，天地一片昏暗，咫尺之间，人马不辨，两军都大吃一惊，接着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所丢弃的武器盔甲等军用物资满路都是。郭子仪命令朔方军切断了河阳桥，以确保东京的安全。一万匹战马仅剩下三千，十万盔甲兵器差不多全部丧失。东京城中的官吏民众十分惊恐，都纷纷逃向山中，留守崔圆与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向南逃奔襄州、邓州，各路节度使也率领自己的兵马逃回本镇。这些败兵沿路大肆抢掠，胡作非为，当地官吏和军中将帅无法制止，十多天才安定下来。只有李光弼与王思礼整理队伍，全军返回。

子仪至河阳，将谋城守，师人相惊，又奔缺门。诸将断至，众及数万，议捐东京，退保蒲、陕。都虞候张用济曰：“蒲、陕荐饥，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子仪从之。使都游弈使灵武韩游将五百骑前趣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之。周挚引兵争河阳，后至，不得入而去。用济役所部兵筑南、北两城而守之。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诸将各上表谢罪，上皆不问，惟削崔圆阶封，眨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银青阶。

郭子仪到达河阳，想要坚守河阳城，因为部队自相惊扰，又逃奔缺门。这时部将都陆续赶到，点检人马，才有几万，大家商议放弃东京，退保蒲州、陕州。都虞侯张用济说：“蒲州与陕州连年饥荒，不如坚守河阳，叛军如果来攻，就全力坚守。”郭子仪同意。于是就派都游弈使灵武人韩游率领五百骑兵先进军河阳，张用济率领五千步兵继后。叛军的行军司马周挚领兵来争夺河阳，因为晚到一步，无法入城而退去。张用济让士兵筑南、北两城准备坚守。段秀实率领镇西将士的家眷以及公私物资从野戌渡过黄河，在河清县南面待命，荔非元礼到后遂驻军于此。各路将帅都上表谢罪，肃宗都不责问，只是削夺了崔圆的封爵与官阶，并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夺银青光禄大夫官阶。

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自沙河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收子仪营中粮，得六七万石，与孙孝哲、崔乾谋闭门更拒思明。诸将曰：“今日岂可复背史王乎！”思明不与庆绪相闻，又不南追官军，但日于军中飨士。张通儒、高尚等言于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应迎谢。”庆绪曰：任公暂往。“思明见之涕泣，厚礼而归之。经三日，庆绪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诱之，庆绪窘蹙，不知所为，乃遣太清上表称臣于思明，请待解甲入城，奉上玺绶。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遍示将士，咸称万岁。乃手疏唁庆绪而不称臣，且曰：”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并封表还之。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明许之。庆绪以三百骑诣思明营，思明令军士擐甲执兵以待之，引庆绪及诸弟入至庭下。庆绪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负，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摩顶至踵，无以报德。“思明忽震怒曰：”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即命左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皆杀之；张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邺城，收其士马，以府库赏将士，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皆归于思明。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

史思明得知官军败退，就从沙河整顿兵马，还军邺城南面。安庆绪收集了郭子仪军队败退时留在营中的粮食，有六七万石，于是就与孙孝哲、崔乾等计谋闭城门抗拒史思明。这时各位将领说：“我们现在怎么能够背叛史王呢！”而史思明既不与安庆绪通报情况，也不南下追击官军，只是每天在军中宴请士卒。张通儒、高尚等人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率兵来救援我们，我们都应该去迎接感谢。”安庆绪说：“随你们去吧。”史思明见到张通儒、高尚等，痛哭流涕，重加礼赏，然后让他们回去。过了三天，安庆绪还不来。于是史思明就暗中把安太清召来，让他诱骗安庆绪，安庆绪无计可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好派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称臣，并说等待史思明安顿好部队入城后，就奉上皇帝印玺。史思明看了表书后说：“你何必要这样呢！”并把表书拿出来让将士们看，将士们都呼喊万岁。因此史思明就亲手写信安慰安庆绪，并不称臣，只是说：“愿与你作为兄弟邻国，互相援助。我们之间地位平等，鼎足而立，这还差不多；如果向我称臣，万不敢接受。”并把表书封缄后还给安庆绪。安庆绪十分高兴，因此请求与史思明歃血结盟，史思明同意。于是安庆绪带领三百名骑兵来到史思明军营中，史思明命令士卒全副武装以防备安庆绪，然后引安庆绪与他的几个弟弟进入庭中。安庆绪叩头再拜说：“作为臣下我治军无方，丧失东西二京，并陷于重兵包围之中，没有想到大王看在我父亲太上皇的情份上，远来救危，使我得以复生，恩深如海，终生难以报答。”史思明忽然大怒说：“丢失两京，何足挂齿。你身为人子，杀父篡位，为天地之所不容。我是为太上皇讨伐你这个逆贼，怎么肯受你讨好的假话欺骗呢！”当即命令左右的人把安庆绪连同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等全部杀掉。张通儒、李庭望等人都被授以官职。然后史思明整军入邺城，收集了安庆绪的兵马，把府库中的财物分赏给将士，安庆绪原先所占据的州、县以及兵马都归史思明所有。史思明又派安太清率兵五千攻取怀州，因此留安太清镇守怀州。史思明想立刻率兵向西发展，考虑到后方还不稳固，于是就把他的儿子史朝义留下镇守相州，自己率兵返回范阳。

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

甲申（十八日），回纥将领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从相州逃回西京，肃宗于紫宸殿宴请他们，并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财物。庚寅（二十四日），骨啜特勒等辞别，返回行营。

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辛卯（二十五日），肃宗任命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代理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又任命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吕同平章事。乙未，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为刑部尚书，皆罢政事。以京兆尹李岘行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上于岘恩意尤厚，岘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岘。于是京师多盗，李辅国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李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乃止。

甲午（二十八日），肃宗任命兵部侍郎吕同平章事。乙未（二十九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为刑部尚书，都免去他们的政事。又任命京兆尹李岘为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以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肃宗特别赏识李岘，李岘也以经国治邦为己任，所以军国大事大多由李岘一人处理。当时京城盗贼横行，宦官李辅国请求挑选羽林军的五百骑兵以备巡逻搜捕。李揆上疏说：“过去西汉王朝设置南北二军互相制约，所以周勃得以率南军进入北军，于是安定了刘氏王朝。我们大唐王朝设置南牙与北牙，文臣与武将相区别，以使他们互相监督。现在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巡夜，如果发生了突发事件，怎么控制局势呢！”此事只好作罢。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以河西节度使来行陕州刺史，充陕、虢、华州节度使。

丙申（三十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暂代东京留守。又任命河西节度使来为陕州刺史，并兼任陕州、虢州、华州节度使。

夏，四月，庚子，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破史思明将杨于潞城东。

夏季，四月庚子（初四），泽潞节度使王思礼于潞城东面击败史思明将领杨。

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叛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还京帅，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又置察事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听察细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追诣银台，一时纵之。三司、府、县鞫狱，皆先诣辅国咨禀，轻重随意，称制敕行之，莫敢违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谓之五郎。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太子詹事宦官李辅国，自肃宗在灵武时，就任元帅府行军司马，侍奉在肃宗左右，宣布诏敕诰命，肃宗把四方来的文书奏疏，军中的印玺符契以及军队的号令集训等事，全都委任于他。到收复京师后，李辅国又专门掌管禁军，常常住在宫中的署舍里，肃宗所颁下的制敕，必须经过李辅国画押签署，然后才能施行，宰相以及百官有急事上奏时，都在通过李辅国禀告和受旨。李辅国经常在银台门处理国家的政事，不管大小事，都由李辅国口宣制敕，写好后交给外面去执行，等事情完结后才上奏给肃宗。李辅国又设置察事数十人，暗中让他们打听民间的秘密事情，然后再进行审讯。如果要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都不敢加以拒绝。关在御史台与理寺内的重刑犯人，有的还没有审讯完毕，李辅国就追到银台门，一下子把这些人全部放掉。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以及府、县审理案件，都要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上的制敕，命令实行，没有人敢于违抗。宦官不能直呼李辅国的官名，都称他五郎。李揆是崤山以东地区的名门大族，见了李辅国还要行子弟礼，称他为五父。

及李岘为相，于上前叩头，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寤，赏其正直；辅国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上不许。制：“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须一切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余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辅国由是忌岘。

李岘做宰相以后，在肃宗面前叩头，论说皇上的制敕都应该由中书省出，并陈述了李辅国专权乱政的事例，肃宗因此醒悟，称赞李岘为人正直，李辅国做事也多所改变，罢掉了那些察事。李辅国因此又辞让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请求回归本官为太子詹事，肃宗不答应。肃宗下制说：“近来因为军国大事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敕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索取以及棍打发配囚犯之事，全部停止。如果不是由中书省所宣布的敕命，都不能施行。朝野内外的一切事务，各归主管部门办理。英武军的虞侯及禁军六军的各使、各司，近来有时为了竞争，就各自追踪犯人，从今以后，一切案件都要经过御史台与京兆府处理，如果台、府官员处理判决不公平，允许写状上奏。各种刑律除了十恶、杀人、奸、盗、伪造罪外，其余的过烦过多的条款，全部删除。并委托中书省、门下省与法官详细确定以后再上奏告知。”李辅国因此忌恨李岘。

甲辰，置陈、郑、亳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炅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七州节度使；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仍各于境上守捉防御。

甲辰（初八），唐朝设置陈州、郑州、亳州节度使，任命邓州刺史鲁炅为节度使，任命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密州等七州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李奂兼任豫州、许州、汝州三州节度使。各节度使仍在自己的境内行使防御使与守捉使的职权。

九节度之溃于相州也，鲁炅所部兵剽掠尤甚，闻郭子仪退屯河上，李光弼还太原，炅惭惧，饮药而死。

九节度使兵败相州以后，鲁炅部下的士卒抢掠尤其厉害，得知郭子仪兵退到黄河岸边，李光弼回军太原，鲁炅惭愧害怕，饮毒药而死。

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怀王，以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诸州为郡。

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立妻子辛氏为皇后，儿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改范阳为燕京，各州改称为郡。

戊申，以鸿胪卿李抱玉为郑、陈、颍、亳节度使。抱玉，安兴贵之后也，为李光弼裨将，屡有战功，自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故赐姓李氏。

戊申（十二日），肃宗任命鸿胪卿李抱玉为郑州、陈州、颍州、亳州节度使。李抱玉是安兴贵的后代，李光弼部下裨将，多次立有战功，自己奏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所以被赐姓李氏。

回纥毗伽阙可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然亦为之面而哭。

回纥毗伽阙可汗去世，因为他的长子叶护已遇刺身亡，所以国人立他的小儿子为可汗，这就是登里可汗。回纥想要让宁国公主为毗伽阙可汗殉葬，公主说：“回纥因为羡慕中国的风俗，所以才娶中国女子为妻。如果想遵从你们本来的风俗，何必要同万里之外的中国女人结婚呢！”但公主还是按照回纥的风俗习惯，为回纥可汗割破面颊，流血哭泣。

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蓥鞫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鞫之，与蓥同。犹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虚鞫之，若虚倾巧士，希辅国意，归罪夷甫。伯阳怒，召若虚诘责，欲劾奏之。若虚先自归于上，上匿若虚于帘下。伯阳寻至，言若虚附会中人，鞫狱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阳贬高要尉，献贬桂阳尉，晔与凤翔尹严向皆贬岭下尉，蓥除名，长流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岘奏伯阳无罪，责之太重，上以为朋党，五月，辛巳，贬岘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李岘欲专权，今贬蜀州，朕自觉用法太宽。”对曰：“李岘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祗益圣德耳。”若虚寻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凤翔管马坊的押官因为抢劫，被天兴县尉谢夷甫抓住杀掉。押官的妻子为他的丈夫诉冤。李辅国原本是飞龙马厩养马小儿出身，于是就命令监察御史孙蓥审问，结果不是冤案。李辅国又让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审问，结果与孙蓥相同。押官的妻子还不服，李辅国就又让侍御史太平人毛若虚审问，毛若虚本是小人，按照李辅国的意图，归罪于谢夷甫。崔伯阳十分愤怒，就把毛若虚叫来质问他，想上奏弹劾他。毛若虚自己先跑到肃宗那里，肃宗把毛若虚藏在帘子后面。不久崔伯阳来到，说毛若虚依附宦官，审理案件不公平。肃宗听后十分愤怒，就把崔伯阳喝斥出去。于是贬崔伯阳为高要县尉，大理卿权献为桂阳县尉，刑部侍郎李晔与凤翔尹严向也都被贬到岭南做县尉。监察御史孙蓥被削除名籍，流放到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岘上奏，说崔伯阳无罪，处理太重而，肃宗认为李岘与崔伯阳等人结党，五月辛巳（十六日），贬李岘为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朝应对，肃宗对他说：“李岘想要专权，现在已被贬为蜀州刺史，朕还觉得用法太宽大。”韩择木回答说：“李岘直言不讳，并不是专权。陛下如果能够宽大地处理，只能够增加陛下的圣德。”不久，毛若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威震朝廷。

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

壬午（十七日），肃宗任命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兼滑、汴等七州节度使；又任命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兼节度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宁等九州节度使。

六月丁巳（二十三日），朝廷在朔方节度下分设州、宁州等九州节度使。

观军容使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绐之曰：“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

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忌恨郭子仪，因此借相州之败，在肃宗面前进谗言。秋季，七月，肃宗召郭子仪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朔方士卒痛哭流涕，拦住传达命令的宦官，请求把郭子仪留下来。郭子仪欺骗士卒们说：“我先去送别传达命令的宦官，不是要离开。”借此跳上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采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李光弼希望能让一位亲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自己为副元帅，辛巳（十七日），肃宗任命赵王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仍兼统诸节度行营。李光弼率领河东镇的五百骑兵驰往东都赴任，在夜晚进入朔方军。李光弼治军严整，到达朔方军营中后，号令一经下达，朔方军的士卒、营垒、旌旗等军容为之一变。这时朔方军的将士都喜欢郭子仪的宽厚，而害怕李光弼的严厉。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锋使康元宝曰：“君以兵请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负于君乎！”用济乃止。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

朔方军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率兵屯驻在河阳，李光弼发檄书召他。张用济说：“朔方军又不是叛兵，而李光弼却在夜晚来到军中，为什么要这样猜疑我们呢！”因此就与其他的将领商议，要用精锐骑兵突入东京，赶走李光弼，把郭子仪请回来。于是就命令士兵被甲上马，整装待发。这时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说：“九节度使邺城之败时，郭将军先领兵退却，朝廷责罚元帅，所以罢了他的兵权。现在如果赶走李将军而强请郭将军回来，这是反叛行为，怎么能行呢！”右武锋使康元宝也说：“你率兵强请郭将军回来，朝廷一定会怀疑这是郭将军暗中指使你这么干，这不是要他家破人亡吗！郭将军百口之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呢！”张用济听后才罢休。李光弼率领数千名骑兵东出汜水县，张用济单枪匹马来晋见李光弼。李光弼责备张用济接到檄书后没有及时赶到，就杀了他，并命令部将辛京杲代他率兵。

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接着仆固怀恩到达，李光弼引他入座，与他谈话。不一会儿，看门的报告说：“来了蕃种和浑种的五百名骑兵。”李光弼听后大惊失色。这时仆固怀恩走了出来，召来部下的将领，假装责备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要违抗我的命令呢！”李光弼说：“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也没有什么过错。”然后命令部下杀牛置酒招待这些士卒。

以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肃宗任命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并充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初，潼关之败，思礼马中矢而毙，有骑卒张光晟下马授之，问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礼阴识其状貌，求之不获。及至河东，或谮代州刺史河西辛云京，思礼怒之，云京惧，不知所出。光晟时在云京麾下，曰：“光晟尝有德于王公，从来不敢言者，耻以此取赏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请往见王公，必为使君解之。”云京喜而遣之。光晟谒思礼，未及言，思礼识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邪！”光晟以实告，思礼大喜，执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与同榻坐，约为兄弟。光晟因从容言云京之冤。思礼曰：“云京过亦不细，今日特为故人舍之。”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赠金帛田宅甚厚。

当初，潼关战败时，王思礼的马中箭而死，这时有一名骑兵县人张光晟把自己的马给了他，王思礼问他的姓名，他没有告诉就走了。王思礼暗中记住了张光晟的像貌，后来多方寻找，但没有找到。王思礼到了河东后，有人进谗言陷害代州刺史河西人辛云京，王思礼十分愤怒，辛云京惧怕，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这时张光晟在辛云京的部下，就对辛云京说：“我曾经帮助过王将军，向来不敢提起这件事的原因，是认为以这件事来取赏是耻辱。现在你有危急，请让我去见王将军，一定能为你解除危难。”辛云京就高兴地让他去了。张光晟谒见王思礼，还没有说话，就被王思礼认了出来，说：“噫！你难道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为什么这样晚才见到你呢！”张光晟就把实情告诉了王思礼。王思礼十分高兴，握着张光晟的手，涕泣呜咽地说：“我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救我一命的功劳。我一直在寻找你。”于是引张光晟同床而坐，相约结为兄弟。张光晟借机谈了辛云京的冤情。王思礼说：“辛云京罪过也不小，现在为你的情面而饶恕他。”当天，王思礼就提升张光晟为兵马使，并赠送给他许多钱财以及田地宅第。

辛卯，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进爵大宁郡王。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勇冠三军，前后战功居多，故赏之。

辛乙卯（二十七日），肃宗任命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任太仆卿，进爵大宁郡王。仆固怀恩是郭子仪的前锋，勇冠三军，多次荣立战功，所以朝廷加以奖赏。

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八月巳（十二日），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起兵作乱，占据了州城，襄州刺史王政逃向荆州。康楚元自称为南楚霸王。

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听归；丙辰，至京师。

回纥因为宁国公主没有儿子，让他回朝。丙辰（二十三日），宁国公主回到京师。

戊午，上使将军曹日升往襄州慰谕康楚元，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洲史；楚元不从。

戊午（二十五日），肃宗派将军曹日升到襄州安慰康楚元，并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任命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康楚元不答应。

壬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壬戌（二十九日），任命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

九月甲午（疑误），张嘉延攻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充城逃走，澧、朗、郢、峡、归等州的官吏闻风丧胆，也纷纷逃入山谷中。

戊辰，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一当五十；在京百官，先以军旅皆无俸禄，宜以新钱给其冬料。

戊辰（初五），肃宗又命令绛州铸造乾元重宝大钱，并在背部的外郭加上重轮，以一钱当五十钱用。当时在京城的百官因为战乱不断，都没有俸禄，这时用新铸的乾元重宝大钱支给他们的冬季俸禄。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以陈、颍、亳、申节度使王仲升为申、沔等五州节度使，知淮南西道行营兵马。

丁亥（二十四日），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州、襄州招讨使，并兼任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又任命陈州、颍州、亳州、申州节度使王仲升为申州、沔州等五州节度使，并领淮南西道行营的兵马。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史思明让他的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然后命令各郡太守各率兵三千跟随自己南下进攻河南地区，把军队分为四路：命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从黎阳渡河进攻滑州，史思明自己率兵从濮阳渡黄河，史朝义率兵从白皋渡黄河，周挚率兵从胡良渡过黄河，约好在汴州会合。

李光弼方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叔冀许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宫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

李光弼正在巡视黄河边上的各营部队，得知史思明率兵南下，立即返回汴州，对汴滑节度使许叔冀说：“你如果能够坚守汴州十五天，我就率兵来救。”许叔冀说可以。于是李光弼回东京。史思明率兵来攻汴州，许叔冀与史思明交战兵败，就与濮州刺史董秦及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与他的部将李详一起守卫汴州。又厚待董秦，把他的妻子和儿子安置在长芦县，作为人质。史思明又让自己的部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攻略江、淮地区。田神功是南宫县人，史思明任命他为平卢兵马使。不久，田神功就袭击杀死了南德信。刘从谏脱身逃走。田神功又率兵归顺了朝廷。

思明乘胜西攻郑州，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城不可守，于公计何如？”陟请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则汜水、岭、龙门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空其城。光弼帅军士运油、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光弼以五百骑殿。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诸将请曰：“今自洛城而北乎，当石桥而进乎？”光弼曰：“当石桥而进。”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坚重，贼引兵蹑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阳，有兵二万，粮才支十日。光弼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无不严办。庚寅，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畏光弼掎其后，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筑月城于河阳南以拒光弼。于是郑、滑等州相继陷没，韦陟、李若幽皆寓治于陕。

史思明率兵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军缓缓而行，到了洛阳，对留守韦陟说：“叛军乘胜来攻，我们应该按兵不动，不宜与敌速战速决。看形势洛阳城难以坚守，你有什么计策呢？”韦陟请求留兵于陕郡，退守潼关，占据险要之地，以挫敌锋锐。李光弼说：“两军相当，贵进忌退，现在没来由地放弃五百里地，叛军的势力就会更加嚣张。不如移军于河阳，北与泽潞兵相连，如果有利就进取，不利就退守，里外相应，使叛军不敢向西进攻，这形势就好似猿猴伸缩自如的手臂，说到朝廷中的礼仪，我不如你；如果论指挥军事，你不如我。”韦陟没有说话。这时判官韦损说：“东京大唐都城之一，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它而不坚守？”李光弼说：“如果要坚守东京，那么汜水、岭、龙门一带都要布兵设访，你是兵马判官，试想能够守得住吗？”于是李光弼下文书命令东京留守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吏以及家属西入潼关，发文命令河南尹李若幽率领官吏民众出城躲避叛军，使东京变成一座空城。李光弼则率领士卒把油、铁等军用物资运入河阳，准备防守，李光弼亲自领着五百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流动部队已经到了石桥，众将领问李光弼说：“现在是应该从洛阳城北绕过去呢，还是就从石桥上过去？”李光弼说：“就从石桥上过去。”到天黑时，李光弼命令士卒手持火炬，缓慢地前进，队伍严整，叛军紧紧地跟在后面，但不敢逼近。李光弼率兵晚上到达河阳，共有兵二万人，河阳城中的粮食仅能够十天吃。李光弼检查守备，公布士卒防守，丝毫不敢大意。庚寅（二十七日），史思明率兵进入洛阳，城中已空，叛军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害怕李光弼抄后路，所以不敢入宫，退兵驻扎在白马寺南面，又于河阳城南建筑月城，以防备李光弼。于是郑州、滑州等州相继落入叛军之手，韦陟与李若幽都领着官属寓居于陕州。

冬，十月，丁酉，下制亲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谏，乃止。

冬季，十月丁酉（初四），肃宗下制书要亲自征讨史思明，因群臣上表书谏阻才罢。

史思明引兵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诣城下挑战。龙仙恃勇，举右足加马鬣上，谩骂光弼。光弼顾诸将曰：“谁能取彼者？”仆固怀恩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左右言“裨将白孝德可往。”光弼召问之。孝德请行。光弼问：“须几何兵？”对曰：“请挺身取之 .”光弼壮其志，然固问所须。对曰：“愿选五十骑出垒门为后继，兼请大军助鼓噪以增气。”光弼抚其背而遣之。孝德挟二矛，策马乱流而进。半涉，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锋未交，何以知之？”怀恩曰：“观其揽辔安闲，知其万全。”龙仙见其独来，甚易之；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非来为敌者，龙仙不测而止。去之十步，乃与之言，龙仙慢骂如初。孝德息马良久，因目谓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也？”曰：“我，白孝德也。”龙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运矛跃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骑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追及，斩首，携之以归。贼众大骇。孝德，本安西胡人也。

史思明率兵来攻打河阳，派骁将刘龙仙到城下来挑战。刘龙仙仗着勇力，把右脚举起来放在马鬣上，谩骂李光弼。李光弼看着各位将领说：“那一位能为我把他的头颅取来？”仆固怀恩请战，李光弼说：“这件事不应该让你这样的大将去干。”这时左右的人说：“裨将白孝德可以胜任。”于是李光弼就把白孝德召来询问，白孝德愿往，李光弼问道：“你需要多少兵马？”白孝德回答说：“我一个人就行。”李我弼赞扬他的勇敢，但坚持问他需要什么支援。白孝德说：“希望挑选五十名骑兵出营门为后援，并请求大军在后面擂鼓叫喊以助威。”李光弼拍着白孝德的肩膀鼓励他，然后让他出战。白孝德挟着两根长矛，策马横过河流而进。当白孝德半渡时，仆固怀恩道贺说：“白孝德能够战胜。”李光弼说：“还没有交锋，你怎么能够知道呢？”仆固怀恩说：“看白孝德手揽缰绳，如此沉着，可知他万无一失。”刘龙仙看见白孝德单单枪匹马而来，很轻视他。当白孝德稍近时，刘龙仙准备动手，只见白孝德摆手示意，好像不是来交战的样子，刘龙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停下来。当双方相距十步之遥时，白孝德才与刘龙仙说话，刘龙仙仍然不停地谩骂。白孝德把马停下来呆了许久，然后怒目对刘龙仙说：“叛贼认识我吗？”刘龙仙说：“你是谁？”白孝德说：“我是白孝德. ”刘龙仙骂道：“你算什么猪狗！”这时白孝德大声高呼，跃马挥矛上前来搏击。城上也擂鼓呐喊，五十名骑兵也在后面杀出。刘龙仙来不及拉弓发箭，绕道走上河堤，被白孝德追上，砍下头颅，持之以归。叛军士卒看见后十分惊骇。白孝德原是安西地区的胡人。

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絷其驹于城内。俟思明马至水际，尽出之，马嘶不已，思明马悉浮渡可，一时驱之入城。思明怒，列战船数百艘，泛火船于前而随之，欲乘流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数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进，须臾自焚尽。又以叉拒战船，于桥上发炮石击之，中者皆沉没，贼不胜而去。

史思明有良马一千多匹，每天都出来在黄河南岸的沙洲上洗浴，往复不停，以显示马多。李光弼命令把军中的母马都挑选出来，共有五百匹，把马驹都圈在城内。等史思明的马来到水边时，就把这些母马全部放出去，一时嘶鸣不已，史思明的战马看见后，都纷纷渡过黄河来追赶母马，被李光弼的士卒全部赶入城中。史思明十分愤怒，就在河中摆列了数百艘战船，在船队前摆上火船，想要顺流烧毁浮桥。李光弼先预备了数百根百尺长的木杆，用大木头撑住，把毡裹的铁叉安置在长杆前端，阻拦并叉住火船，使火船无法前进，不久就自动烧毁。然后又用铁叉拦住那些战船，从桥上用炮发射大石块攻击，被击中的船只纷纷沉没，叛军大败而退。

思明见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部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皆万人敌也，思明必使一人来劫我。我且去之，汝待于此。若贼至，勿与之战。降，则与之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李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返。”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希颢阻壕休卒，吟啸相视。日越怪之，问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几何？”曰：“千人。”“将谁？”曰：“雍希颢。”日越默计久之，谓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颢而归，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晖闻之，亦将。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必可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庭晖才勇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庭晖时为五台府果毅，己亥，以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

史思明又出兵于河清县，想要断绝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率兵进驻野水渡以抵御叛军。到了晚上，李光弼还军河阳，留兵一千人，让部将雍希颢率领守卫营栅，并说：“叛军大将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都是骁勇善战的将领，史思明必定要派其中一名来劫我们的军营。我暂且回河阳，你在这里等待。如果叛军来了，不要与他们交战。如果他们投降，就与他们一起回来。”众将领都不理解李光弼所说的意思，所以偷偷地发笑。不久，史思明果然对李日越说：“李光弼善于凭借城池而战，现在出兵在野外，正是打败他的大好时机。命令你率领精锐骑兵连夜渡过黄河，为我把他抓来，如果抓不到，你就不要回来见我。”李日越即率领五百骑兵早晨来到野水渡的营栅下，雍希颢让士兵隔着战壕休息，并呼喊着互相察看。李日越觉得奇怪，就问道：“李司空在吗？”雍希颢说：“李司空晚上已经走了。”李日越又问：“你们有多少兵？”雍希颢说：“共有一千人 .”李日越又问：“谁是将帅？”雍希颢说：“雍希颢是将帅。”李日越听后，沉默了许久，然后对部下的将士说：“现在失掉了李光弼，就是抓住雍希颢回去，我也免不了一死，还不如投降为好。”于是就请求归降。雍希颢与李日越一起来见李光弼，李光弼厚待李日越，并把他作为心腹将领。高庭晖得知这件事后，也来投降。有人问李光弼：“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招降了史思明的两员大将？”李光弼说：“这都是利用人情。史思明常恨不能与我在野外交战，得知我在城外，就以为一定能够抓到我。李日越没有抓到我，必定不敢回去。高庭晖的智谋勇气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受到重用和信任，一定想夺得李日越的地位。”高庭晖当时是五台府果毅都尉，己亥（初六），朝庭任命高庭晖为右武卫大将军。

思明复攻河阳，光弼谓郑陈节度使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过期何如？”光弼曰：“过期救不至，任弃之。”抱玉许诺，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绐之曰：“吾粮尽，明旦当降。”贼喜，敛军以待之。抱玉缮完城备，明日，复请战。贼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里夹击，杀伤甚众。

史思明又率兵进攻河阳，李光弼对郑陈节度使李抱玉说：“你能够为我坚守南城两天吗？”李抱玉说：“超过两天以后怎么办？”李光弼说：“如果超过两天救兵不来，就随你放弃。”李抱玉答应，然后整兵守城。城快要被攻陷时，李抱玉欺骗叛军说：“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尽，明天早晨就投降。”叛军十分高兴，就收军等待。李抱玉乘机修补城池，准备守具，第二天，又请求交战。叛军十分愤怒，立刻又来攻城。李抱玉出奇兵到叛军背后，内外夹击，叛军死伤众多。

董秦从思明寇河阳，夜，帅其众五百，拔栅突围，降于光弼。时光弼自将屯中，城外置栅，栅外穿堑，深广二丈。乙巳，贼将周挚舍南城，并力攻中。光弼命荔非元礼出劲卒于羊马城以拒贼。光弼自于城东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贼。贼恃其众，直进逼城，以车载攻具自随，督众填堑，三面各八道以过兵，又开栅为门。光弼望贼逼城，使问元礼曰：“中丞视贼填堑开栅过兵，晏然不动，何也？”元礼曰：“司空欲守乎，战乎？”光曰：“欲战。”元礼曰：“欲战，则贼为吾填堑，何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礼俟栅开，帅敢死士突出击贼，却走数百步。元礼度贼陈坚，未易摧陷，乃复引退。须其怠而击之。光弼望元礼退，怒，遣左右召，欲斩之。元礼曰：“战正急，召何为？”乃退入栅中。贼亦不敢逼。良久，鼓噪出栅门，奋击，破之。

叛将董秦跟随史思明攻打河阳，夜晚，率领部下士卒五百人，拔掉木栅突围出来，投降了李光弼。当时李光弼亲自率兵驻扎在中，在城外设置了木栅，栅外又挖了壕沟，宽深各二丈。乙巳（十二日），叛军大将周挚放弃进攻南城，全力来攻中。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礼率领精兵，在城外的低垣内迎击叛军。他自己于城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在那里观察叛军。叛军仗着兵力强大，一直进军到城下，用车载着攻城的战具相随，并督促士卒填埋壕沟，在城的三面共填了八条路准备通过，又打开木栅作为出口。李光弼见叛军逼近城下，就派人问荔非元礼说：“你看见叛军填壕开栅准备通过，却安然不动，这是为什么呢？”荔非元礼说：“您是想坚守呢，还是想出战呢？”李光弼说：“想出战。”荔非元礼说：“如果想出战，那么叛军正是在为我们填壕，为什么要禁止他呢？”李光弼说：“你的计策好，我没有想到，希望你好好干。”荔非元礼等到叛军打开栅门时，就率领敢死队突然杀出攻打叛军，击退了敌人数百步。荔非元礼考虑到叛军的战阵坚固，难以轻易摧垮，就领兵退了下来，想等到叛军大意的时候再进攻。李光弼看见荔非元礼率兵退了下来，不禁大怒，就派左右人去召荔非元礼，想要杀掉他。荔非元礼说：“战斗正是紧急时刻，召我有什么事呢？”于是领兵退入栅中。叛军不敢紧逼。过了一会儿，荔非元礼率兵擂鼓呼叫杀出栅门，突然向叛军发起袭击，打败了敌人。

周挚复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帅众入北城，登城望贼曰：“贼兵虽多，嚣而不整，不足畏也。不过日中，保卫诸君破之。”乃命诸将出战。及期，不决，召诸将问曰：“向来贼陈，何方最坚？”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将郝廷玉当之。廷玉请骑兵五百，与之三百。又问其次坚者。曰：“东南隅。”光弼命其将论惟贞当之。惟贞请铁骑三百，与之二百。光弼令诸将曰：“尔曹望吾旗而战，吾旗缓，任尔择利而战；吾急旗三至地，则万众齐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斩！”又以短刀置靴中，曰：“战，危事，吾国之三公，不可死贼手，万一战不利，诸君前死于敌，我自刭于此，不令诸君独死也。”诸将出战，顷之，廷玉奔还。光弼望之，惊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驰报。光弼令易马，遣之。仆固怀恩及其子开府仪同三司战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怀恩父子顾见使者提刀驰来，更前决战。光弼连其旗，诸将齐进致死，呼声动天地，贼众大溃，斩首千余级，捕虏五百人，溺死者千余人，周挚以数骑遁去，擒其大将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节度使安太清走保怀州。思明不知挚败，尚攻南城，光弼驱俘囚临河示之，乃遁。

叛军大将周挚又收兵逼近北城。李光弼立刻率兵到了北城，登上城头望着叛军说：“敌人虽然兵多，但混乱而不整齐，用不着害怕。过不了中午，我保证为大家打败敌人。”于是就命令众将领出战。到中了中午，还没有决出胜负，于是李光弼就把从将领召来问道：“敌人的阵势一贯是哪个方面最强？”他们说：“西北方向最强。”于是李光弼就命令部将郝廷玉到西北面坚守。郝廷玉请求给自己骑兵五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三百。李光弼又问哪个方面的敌人兵力第二强，众将领说：“东南方向。”于是李光弼就命令部将论惟贞去东南面守卫。论惟贞请求精锐骑兵三百，李光弼只给了他二百。然后李光弼命令众将领说：“你们都看着我的旗子作战，如果我的旗子挥动缓慢，就任凭你们选择有利时机出战，如果我急速往地上挥动旗子三下，你们就全军齐发，冒死前进，稍有后退者杀！”然后李光弼又把一把短刀放置在自己的靴子中，说：“战斗是危险的事情，我身为国家的三公，不能够死于叛军之手，万一战斗失败，大家在前面死于敌手，我就在这里自刎而死，决不会只让大家战死。”于是众将领出战，不一会儿，郝廷玉逃下阵来。李光弼望见，大惊说：“郝廷玉逃下阵来，我的计划就危险了。”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去把郝廷玉的头颅割下来。郝廷玉说：“是我的坐骑中箭，并不是我怯战退了下来。”使者驰马来报告李光弼。李光弼就命令换了一匹马，让郝廷玉重新上阵。仆固怀恩和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仆固与叛军交战稍有退却，李光弼又命令左右的人去把他们的头颅割下来。仆固怀恩父子看见李光弼派来的人提刀骑马而来，就重新上前决战。李光弼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指挥旗，众将领都冒死进攻，呼喊之声惊天动地，叛军顿时大败，被杀一千余人，被俘虏五百人，掉进水中被淹死的有一千余人，周挚仅带领数名骑兵逃走，叛军大将徐璜玉、李秦授被俘。叛军的河南节度使安太清退保怀州。史思明不知道周挚已被打败，还在南城进攻，李光弼把俘虏的叛军赶到河边上让史思明观看，史思明才退去。

丁巳，以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

丁巳（二十四日），任命李日越为右金吾大将军。

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反。

邛、简、嘉、眉、泸、戎等州蛮民反叛。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李、名忠臣。

十一月甲子（初一），任命殿中监董秦为陕西、神策两军兵马使，赐姓名为李忠臣。

康楚元等众至万余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之，驻于邓之境，招谕降者，厚抚之；伺其稍怠，进军击之，生擒楚元，其众遂溃；得其所掠租庸二百万缗、荆、襄皆平。伦，见素之从弟也。

康楚元等人的兵众达一万余人，商州刺史兼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发兵讨叛，驻军于邓州境内，招降叛军，加以安抚，见叛军稍有松懈时，就率军进攻，活捉了康楚元，其部下溃败，缴获了康楚元所掠夺的租庸二百万缗钱，荆州与襄州平定。韦伦是韦见素的堂弟。

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

朝廷征发安西、北庭兵屯于陕州，以防备史思明西侵。

第五琦作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三品并行，民争盗铸，货轻物重，谷价腾踊，饿殍相望。上言者皆归咎于琦，庚午，贬琦忠州长史。御史大夫贺兰进明贬溱州员外司马，坐琦党也。

根据第五琦的建议，铸造乾元钱、重轮钱，与开元钱一起流通，民间争相盗铸，以至钱轻物重，粮价暴涨，饿殍遍野。上言给肃宗的人都把此事归咎于第五琦，庚午（初七），肃宗贬第五琦为忠州长史。又贬御史大夫贺兰进明为溱州员外司马，因为他是第五琦的同党。

十二月甲午，吕领度支使。

十二月甲午（初二），任命吕领度支使。

己巳，韦伦送康楚元诣阙，斩之。

乙巳（十三日），韦伦把康楚元送到朝廷，处死。

史思明遣其将李归仁将铁骑五千寇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以数百骑击破之于礓子阪，得马六百疋，归仁走。以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归仁等战于永宁、莎栅之间。屡破之。

史思明派遣部将李归仁率领精锐骑兵五千进攻陕州，神策兵马使卫伯玉率领数百名骑兵于礓子阪打败了李归仁，缴获战马六百匹，李归仁逃走。肃宗任命卫伯玉为镇西、四镇行营节度使。李忠臣与叛将李归仁等战于永宁、莎栅之间，屡次败敌。

上元元年（庚子、760 ）

上元元年（庚子，公元760 年）

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余如故。

春季，正月辛巳（十九日），肃州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其余的官职如旧。

丙戌，以于阗王胜之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权知本国事。

丙戌（二十四日），唐朝命令于阗国王尉迟胜的弟弟尉迟曜同四镇节度副使一起，暂时代理国王职务，处理国政。

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宁等州节度为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州刺史桑如领宁，州刺史杜冕领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党项等羌族侵吞唐朝的边疆，将逼近京效地区，于是唐朝分宁等州节度为坊丹延节度，也称为渭北节度。任命州刺史桑如为宁节度副使，州刺杜冕为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党项等羌族。戊子（二十六日），任命郭子仪兼任宁、坊节度使，留在京师，借他的威名以镇抚党项。

上祀九宫贵神。

肃宗祭祀九宫贵神。

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战于沁水之上，破之，斩首三千余级。

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史思明领兵来救。癸卯（十一日），李光弼迎战于沁水岸边，打败了史思明，杀死叛军三千余人。

忠州长史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两，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备位宰相，二百两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凭，请准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长流夷州。

第五琦被贬为忠州长史，已经上路赴任，这时有人告发第五琦接受了别人送给的黄金二百两，于是肃宗派御史刘期光追究按验。第五琦说：“我位至宰相，二百两黄金又不能放在手里拿着，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请按法律处置。”但刘期光却上奏说第五琦已经服罪。庚戌（十八日），第五琦因此案被削除名籍，流放到夷州。

三月，甲申，改蒲州为河中府。

三月甲申（二十三日），唐朝改蒲州为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斩首千五百余级。

庚寅（二十九日），李光弼于怀州城下打败了安太清。夏季，四月壬辰（初二），李光弼于河阳城西黄河中的沙洲上打败了史思明，杀死叛军一千五百余人。

襄州将张维瑾、曹杀节度使史，据州反。制以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时李辅国用事，节度使皆出其门。伦既朝廷所除，又不谒辅国，寻改秦州防御使。己未，以陕西节度使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至襄州，张维瑾等皆降。

襄州将领张维瑾与曹杀死了节度使史，占据州城反叛。肃宗下制书任命陇州刺史韦伦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当时宦官李辅国专权用事，节度使的任命都要经过他的许可。韦伦既是朝廷所任命，又不去谒见李辅国，不久就被改任命为秦州防御使。己未（二十九日），任命陕西节度使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接到任命到达襄州，还没有交战，张维瑾等就都向他投降了。

闰月，丁卯，加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自武德以来，思礼始不为宰相而拜三公。

闰月丁卯（初七），肃宗加封河东节度使王思礼为司空。从唐高祖武德年间以来，王思礼是第一位没有做过宰相而拜为三公的人。

甲戌，徒赵王系为越王。

甲戌（十四日），肃宗改封赵王李系为越王。

己夕，赦天下，改元。

己卯（十九日），肃宗大赦天下，改乾元三年为上元元年。

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其中祀、下祀并杂祀一切并停。

追赠西周的姜太公吕望谥号为武成王，并选历代的名将为亚圣、十哲。命令中等、下等祭祀和其他杂祀全部停止。

是日，史思明入东京。

当天，史思明进入东京。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晋卿行侍中。晋卿练达吏事，而谨身固位，时人比之胡广。

五月丙午（十七日），任命太子太傅苗晋卿为侍中。苗晋卿善于处理政事，但处事谨慎，明哲保身，当时的人把他比做东汉的胡广。

宦者马上言受赂，为人求官于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为之补官。事觉，上言杖死，壬子，罢为太子宾客。

宦官马上言接受了贿赂，为行贿人向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吕求官，吕就将此人补选为官。这件事被发觉，马上言受杖刑而死。壬子（二十三日），吕被罢贬为太子宾客。

癸丑，以京兆尹南华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晏善治财利，故用之。

癸丑（二十四日），肃守任命京兆尹南华人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刘晏善于理财，所以肃宗重用他。

六月，甲子，桂州经略使邢济奏：破西原蛮二十万众，斩其帅黄乾曜等。

六月甲子（初六），桂州经略使邢济上奏说：打败了西原蛮二十万，并杀了他们的酋帅黄乾曜等人。

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奏破泾、陇羌、浑十余万众。

乙丑（初七），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上奏说打败了泾州和陇州的羌族、浑族十余万军队。

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京兆尹郑叔清捕私铸钱者，数月间，榜死者八百余人，不能禁。乃敕京畿，开元钱与乾元小钱皆当十，其重轮钱当三十，诸州更俟进止。是时史思明亦铸顺天、得一钱，一当开元钱百。贼中物价尤贵。

开元钱、乾元重宝钱与重轮钱流通已久，适逢年荒，每斗米价值达七千钱，以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京兆尹郑叔清抓捕私自铸钱的人，数月之间，被打死的人就有八百多，但还是不能禁止。于是肃宗就下敕书于京畿道，命令开元钱与乾元重宝小钱都一钱当十钱，重轮钱以一钱当三十钱，其他的各州仍等待处理。当时史思明也铸造了顺天钱与得一钱，一钱当开元钱一百钱，所以叛军占据的地区物价尤其昂贵。

甲申，兴王薨。，张后长子也，幼曰定王侗。张后以故数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逊取容。会薨，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甲申（二十六日），兴王李去世。李是张皇后的长子，幼子是定王李侗。张皇后多次借故想要动摇太子李豫的地位，李豫总是恭恭敬敬地讨好张皇后。这时兴王李去世，定王李侗年纪还幼小，太子李豫的地位才得以确定。

乙酉，凤翔节度使崔光远破党项于普润。

乙酉（二十七日），凤翔节度使崔光远于普润县打败了党项军队。

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于郑州。

平卢兵马使田神功上奏说在郑州打败了史思明的军队。

上皇爱兴庆宫，自蜀归，即居之。上时自夹城往起居，上皇亦间至大明宫。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久侍卫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娱侍左右。上皇多御长庆楼，父老过者往往瞻拜，呼万岁，上皇常于楼下置酒赐之；又尝召将军郭英义等上楼赐宴。有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为之作主人。

玄宗喜欢兴庆宫，所以从蜀中返回长安后，就一直居住在兴庆宫中。肃宗经常从夹城中去问候请安，玄宗有时也到大明宫中来看望肃宗。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与内侍监高力士长期侍奉保卫玄宗。肃宗又命令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以及梨园弟子等经常在玄宗左右，以使他欢娱。玄宗经常登临长庆楼，经过的父老百姓看见后，总是下拜，并高呼万岁，玄宗就在楼下设置酒宴赏赐他们。玄宗又曾经把将军郭英等召上楼款待他们。有一次，剑南道来京师奏事的官吏经过，在楼下向玄宗拜舞，玄宗就命令玉真公主与如仙媛设宴招待。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用事，上皇左右皆轻之。辅国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乃言于上曰：“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上泣曰：“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曰：“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上不听。兴庆宫先有马三百匹，辅国矫敕取之。才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宦官李辅国出身贫贱，后来虽然飞黄腾达，在朝中巩专权用事，但玄宗左右的人都瞧不起他。李辅国心中怀恨，并且想建立奇功借以贡固自己的地位，就对肃宗说：“上皇居住在兴庆宫中，每天都与外面的人交结，特别是陈玄礼与高力士，在谋划做不利于陛下的事。现在禁军的六军将士都是在灵武拥立陛下即位的元勋功臣，他们都议论纷纷，心中不安，我虽然多方给他们解释，但他们不听，所以不敢不向陛下报告。”肃宗听后痛哭流涕地说：“父皇仁慈，怎么会有那种事呢！”李辅国又说：“上皇固然不会做那种事，但在他周围的那些小人就难说了！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该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消除内乱于萌芽之时，怎么能够遵从凡夫之孝而误了国家的大事呢！再说兴庆宫与坊市居民相混杂，宫墙低矮，不是上皇所应该居住的地方。皇宫内戒备森严，如果把上皇迎进来居住，与兴庆宫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还能够杜绝那些小人蛊惑上皇。这样，对于上皇来说可以享受终身之安，对于陛下来说可以一日三次去请安问好，有什么不好呢！”肃宗不答应。兴庆宫原先有马三百匹，李辅国就假称有诏书命令取走了这些马，仅留下十匹。玄宗对高力士说：“我的儿子听信了李辅国的谗言，不能够对我始终尽孝了。”

辅国又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应。辅国惧。会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辅国矫称上语，迎上皇游西内，至睿武门，辅国将射生五百骑，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上皇惊，几坠。高力士曰：“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辅国不得已而下。力士因宣上皇诰曰：“诸将士各好在！”将士皆纳刃，再拜，呼万岁。力士又叱辅国与己共执上皇马，侍卫西内，居甘露殿。辅国帅众而退。所留侍卫兵，才老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左右。上皇曰：“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徒，亦吾志也。”是日，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上，请罪。上又迫于诸将，乃劳之曰：“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请问上皇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

李辅国又命令禁军六军将士在肃宗面前号哭叩头，请求将玄宗移居到太极宫内。肃宗哭泣不应。李辅国感到惧怕。这时逢肃宗身体有病，秋季，七月丁未（十九日），李辅国伪称肃宗有话，迎接玄宗到太极宫游玩，等玄宗到了睿武门，李辅国就率领殿前射生手骑兵五百，手持出鞘的刀拦住道路上奏说：“皇上说兴庆宫低卑狭小，让我们来迎接上皇迁居到皇宫内。”玄宗听后十分惊恐，差一点坠下马背。这时高力士说：“李辅国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并且责骂令他下马。李辅国不得已，只好下马。然后高力士宣读玄宗的诰命说：“诸位将士不要无礼！”于是这些将士都收起刀枪，拜了两拜，高呼万岁。高力士又斥责李辅国，让他与自己一起拉着玄宗的马缰绳，护卫到了太极宫，居住在甘露殿。李辅国这才领着将士退走。留下的侍卫兵只有老弱病残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以及过去的宫人都不能够留在玄宗身边。玄宗说：“兴庆宫本是我封王时居住地，我曾经多次要求让给皇帝，但皇帝不接受。现在迁出去也是我的心愿。”当天，李辅国即与六军将领身着白衣服去见肃宗请罪。肃宗因为迫于诸位将领的压力，就慰劳说：“上皇居住在兴庆宫或太极宫，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恐怕那些小人蛊惑人心，防微杜渐，是为了安定国家，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刑部尚书颜真卿首先率领百官上表书，请问玄宗的起居饮食，遭到李辅国的忌恨，于是就上奏把颜真卿贬为蓬州长史。

癸丑，敕天下重棱钱皆当三十，如畿内。

癸丑（二十五日），肃宗下敕书命令天下的重轮钱，如京畿道一样，都以一钱当三十钱。

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悦流溱州，陈玄礼勒致仕；置如仙媛于归州，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观。上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令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后上稍悔寤，恶辅国，欲诛之，畏其握兵，意犹豫不能决。

丙辰（二十八日），将高力士流放到巫州，王承恩流放到播州，魏悦流放到溱州，陈玄礼被勒令退官。又把如仙媛安置到归州，玉真公主出宫居住在玉真观内。肃宗另挑选了后宫中的一百余人，安置在太极宫内，打扫庭院。并命令万安公主与咸宜公主侍候玄宗的服饰饮食。对于各国各地所进献的美味佳肴，肃宗都先让送给玄宗品尝。但是玄宗的心情越来越不好，又因为不吃荤肉，修炼辟谷方术，所以逐渐患了疾病。肃宗开始时还去问候请安，不久肃宗也患病，只派人去问安。后来肃宗逐渐有所悔悟，怨恨李辅国，想要杀掉他，但又畏惧他手握兵权，犹豫不决。

初，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于其地置神策军。及安禄山反，军使成如遣其将卫伯玉将千人赴难。既而军地沦入吐蕃，伯玉留屯于陕，累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

起初，哥舒翰于临洮西关磨环川打败了吐蕃，在那里设置了神策军。及至安禄山反叛，神策军使成如派部将卫伯玉率兵一千人入援，讨伐叛军。不久，神策军所占据的地区落入吐蕃之手，卫伯玉就率神策军驻扎在陕州，后官至右羽林大将军。八月庚午（十三日），任命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

丁亥，赠谥兴王曰恭懿太子。

[28 丁亥（三十日），肃宗追赠兴王李谥号为恭懿太子。

九月，甲午，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置永平军团练兵三千人，以扼吴、蜀之冲，从节度使吕之请也。

九月甲午（初七），于荆州设置南都，以荆州为江陵府，仍然设置永平军，有团练兵三千人，用以扼守吴、蜀两地的咽喉，这是根据节度使吕的请求而设置的。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乙未，命子仪出镇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坊、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有人上言说：“天下还没有平定，不应该削夺郭子仪的实权。”乙未（初八），肃宗即命郭子仪出镇州，党项军队闻风而退。戊申（二十一日），肃宗下制书说：“命令郭子仪统帅各路兵马从朔方直捣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地区，并征发殿前射生手英武军等禁军以及朔方、坊、宁、泾原等各路蕃人、汉人兵共七万人，都受郭子仪节制。”制书颁下后十天，因为受到宦官鱼朝恩的阻挠，此事竟作罢。

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五州节度使。

冬季，十月丙子（十九日），唐朝设置青州、沂州等五州节度使。

十一月，壬辰，泾州破党项。

十一月壬辰（初六），泾州兵打败党项军队。

御史中丞李铣、宋州刺史刘展皆领淮西节度副使。铣贪暴不法，展刚强自用，故为其上者多恶之；节度使王仲升先奏铣罪而诛之。时有谣言曰：“手执金刀起东方。”仲升使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奏：“展倔强不受命，姓名应谣谶，请除之。”

御史中丞李铣与宋州刺史刘展都兼任淮西节度副使。李铣贪婪残暴，不守法纪，刘展为人刚愎自用，所以做他们上司的人多厌恶他们。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先上奏说李铣有罪，借机杀了他。当时有谣言说：“手执金刀起东方。”于是王仲升就派监军使、内左常侍邢延恩入朝上奏说：“刘展倔强不服从命令，而且他的姓名与谣言相符合，请求除掉他，以防后患。”

延恩因说上曰：“展与李铣一体之人，今铣诛，展不自安，苟不去之，恐其为乱。然展方握强兵，宜以计去之。请除展江淮都统，代李，俟其释兵赴镇，中道执之，此一夫力耳。”上从之，以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密敕旧都统李及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之。

邢延恩乘机对肃宗献计说：“刘展是李铣的同党，现在李铣被杀，刘展心中不安，如果不设法除掉他，恐怕将会作乱。但是刘展正手握重兵，应该设计除去他，不如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以代替李，等到他交出兵权赴任时，在半道上把他抓住，只需要派一个人杀他就行了。”肃宗同意，于是就任命刘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江西三道节度使，并下密敕给旧都统李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让他们设法除掉刘展。

延恩以制书授展，展疑之，曰：“展自陈留参军，数年至刺史，可谓暴贵矣。江、淮秀贼所出，今之重任，展无勋劳，又非亲贤，一旦恩命宠擢如此，得非有谗人间之乎？”因泣下。延恩惧，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为忧，故不次用公。公反以为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节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驰诣广陵，与谋，解印节以授展。展得印节，乃上表谢恩，牒追江、淮亲旧，置之心旅，三道官属遣使迎贺，申图籍，相望于道，展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

邢延恩把任命的制书授给刘展时，刘展心中起疑，说：“我刘展原是陈留郡的一名参军，数年间官至刺史，可以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江、淮地区是国家租赋的主要产地，江淮都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我刘展既没有显赫的功勋，又不是皇上的亲信，而一下子受到如此的重用和信任，是不是有小人进谗言想要陷害我呢？”并因此痛哭流涕。邢延恩害怕地说：“你本来就有能力，皇上认为江、淮地区地位重要，所以越级重用提拔你，而你反而疑心，这是为什么呢？”刘展说：“如果不是在欺骗我，是否可以把江淮都统的印玺和旌节先给我？”邢延恩说：“可以。”于是就驰马至广陵，与李密谋，把李的江淮都统印玺与旌节授给刘展。刘展得到印玺与旌节后，就上表谢恩，然后下文书召来在江淮地区的亲信，委以重任，江淮地区三道的官吏都派使者来迎接恭贺，并申报地图和户籍，一路不绝，刘展率领宋州所有的七千兵往广陵去赴任。

延恩知展已得其情，还奔广陵，与李、邓景山发兵拒之，移檄州县，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反，州县莫知所从。引兵渡江，与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京口，邓景山将万人屯徐城。展素有威名，御军严整，江、淮人望风畏之。展倍道先期至，使人问景山曰：“吾奏诏书赴镇，此何兵也？”景山不应。殿使人呼于陈前曰：“汝曹皆吾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将孙待封、张法雷击之，景山众溃，与延恩奔寿州。展引兵入广陵，遣其将屈突孝标将兵三千徇濠、楚，王将兵四千淮西。

邢延恩得知刘展已经知道了他的阴谋，于是奔回广陵，与李、邓景山一起发兵阻挡刘展，并下檄书给各州县，说刘展谋反。而刘展也发布檄书说李谋反，各州县都不知道谁是谁非。李率兵渡过长江，与节度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屯兵京口，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率兵一万人驻扎在徐城县。刘展善于治军，素负盛名，江、淮地区的州县闻风丧胆。刘展率兵昼夜兼程。提前到达，派人质问邓景山说：“我奉皇上的任命诏书而赴镇就任，你率兵阻拦是什么意思？邓景山不回答。刘展就派人在邓景山的部队阵前高呼说：”你们都是我刘展的部下的百姓民众，请不要阻拦我的道路。“然后派部将孙待封和张法雷率兵攻击，邓景山溃败，与邢延恩逃奔寿州。于是刘展率兵进入广陵，又派他的部将屈突孝标率兵三千攻掠濠州、楚州，王率兵四千攻略淮西。

李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军闻之，自溃，奔宣城。

李在京口开辟北固山为战场，用大木塞住长江口。刘展驻扎在白沙，却在瓜州设疑兵，点燃许多火炬，擂打战鼓，好像要从这里进攻北固山，一连数天都是如此。李率领所有的精锐部队守卫京口等待刘展的进攻。但刘展却从上游渡过长江，袭击了下蜀。李的军队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不战自溃，李本人逃向宣城。

甲午，展陷润州。升州军士万五千人谋应展，攻金陵城，不克而遁。侯令仪惧，以后事授兵马使姜昌群，弃城走。昌群遣其将宗犀诣展降。丙申，展陷升州，以宗犀为润州司马、丹杨军使；使昌群领升州，以从子伯瑛佐之。

甲午（初八），刘展攻陷润州。升州城中的士卒一万五千人谋划接应刘展，就攻打金陵城，没有攻克而逃散。浙西节度使侯令仪惧怕，就把后事托付给兵马使姜昌群，自己弃城逃走。而姜昌群却派自己的部将宗犀去投降了刘展。丙申（初十），刘展攻陷升州，任命宗犀为润州司马、丹杨军使，姜昌群暂时管理升州政事，并让自己的侄子刘伯瑛辅佐他。

李光弼攻怀州，百余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李光弼率兵攻打怀州，一百多天才攻克，并活捉了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兖郓，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史思明派遣自己的部将田承嗣率兵五千攻略淮西地区，王同芝率兵三千攻略陈州，许敬江率兵二千攻略兖州、郓州，薛鄂率兵五千攻略曹州。

十二月，丙子，党项寇美原、同官，大掠而去。

十二月丙子（十二日），党项军队侵扰美原县与同官县，大肆掠夺而去。

贼帅郭等引诸羌、胡败秦陇防御使韦伦，杀监军使。

强盗首领郭等人引导羌族各部落以及胡人的军队打败了秦陇防御使韦伦，杀死了朝廷派去的监军使。

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史思明兵，破之。

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率兵攻击并打败了史思明的军队。

李之去润州也，副使李藏用谓曰：“处人尊位，食人重禄，临难而逃之，非忠也；以数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险固，不发一矢而弃之，非勇也。失忠与勇，何以事君！藏用请收余兵，竭力以拒之。”乃悉以后事授藏用。藏用收散卒，得七百人，东至苏州募壮士，得二千人，立栅以拒刘展。

李弃润州而逃时，副使李藏用对李说：“你占据着重要的职位，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却临难而逃，这是不忠诚。你手握数十州的重兵，粮饷充足，又守着襟带三江、五湖的战略要地，面对反叛的敌人却不发一箭而弃城逃跑，是怯懦胆小的表现，丧失了忠心勇敢，还怎么做君主的臣子呢！我请求收集残兵，尽力抗拒敌人。”于是李就把后事全都委托给李藏用。李藏用收集散兵，共有七百人，又向东到苏州招募勇士，募得二千人，修治栅准备抵御刘展。

展遣其将傅子昂、宗犀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走，李奔淇州。

刘展派遣部将傅子昂与宗犀率兵攻打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逃走，李又逃向洪州。

李藏用与展将张景超、孙待封战于郁墅，兵败，奔杭州。景超遂据苏州，待封进陷湖州。展以其将许峄为润州刺史，李可封为常州刺史，杨持璧苏州刺史，待封领湖州事。景超进逼杭州，藏用使其将温晁屯余杭。展以李晃为泗州刺史，宗犀为宣州刺史。

李藏用与刘展的部将张景超、孙待封交战于郁墅，兵败逃奔杭州。于是张景超占领了苏州，孙待封进兵攻陷了湖州。刘展任命他的部将许峄为润州刺史，李可封为常州刺史，杨持璧为苏州刺史，孙待封暂时管理湖州政事。张景超又率兵逼近杭州，李藏用就派部将温晁率兵屯驻在余杭县。刘展又任命李晃为泗州刺史，宗犀为宣州刺史。

傅子昂屯南陵，将下江州，徇江西。于是屈突孝陷濠、楚州，王陷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无不摧靡，聚兵万人，骑三千，横行江、淮间。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拒之，由是不得西，止屯庐州。

傅子昂率兵屯驻于南陵县，想要攻掠江州，进占江南西道。于是刘展的部将屈突孝率兵攻陷了濠州、楚州，王攻陷了舒州、和州、滁州、庐州等州，军队所向披靡，聚兵达一万人，骑兵三千，横行于江、淮地区。由于寿州刺史崔昭发兵抵御，王不能够再向西进攻，只好屯兵于庐州。

初，上命平庐兵马使田神功将所部精兵五千屯任城；邓景山既败，与邢延恩奏乞敕神功救淮南，未报，景山遣人趣之，且许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赂，神功及所部皆喜，悉众南下，及彭城，敕神功讨展。展闻之，始有惧色，自广陵将兵八千拒之，选精兵二千渡淮，击神功于都梁山，展败，走至天长；以五百骑据桥拒战，又败，展独与一骑亡渡江。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

起初，肃宗命令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领部下的五千精兵屯驻在任城，邓景山被刘展打败后，就与邢延恩上奏请求肃宗下敕书命令田神功率兵救援淮南，平定刘展。还没有得到回报，邓景山就派人催促田神功出兵，并许诺战胜后把淮南的财物女人都送给田神功，田神功与部下听后都很高兴，于是就全军南下，等到了彭城，肃宗命令田神功去讨伐刘展的敕书才下达。刘展得知田神功率平卢兵来讨伐，才开始感到惧怕，于是率兵八千从广陵来迎战，并挑选了二千精兵渡过淮河，在都梁山进击田神功。刘展被打败，逃至天长县，率领骑兵五百占据河桥抵抗，又被打败，仅带领一名骑兵渡江逃跑。田神功率兵进入广陵与楚州，放纵士兵大肆掠夺，杀死胡商数以千计，为了寻求财宝，几乎挖遍城中各处。

是岁，吐蕃陷廓州。

这一年，吐蕃军队攻陷了廓州。

第二百二十二卷

唐纪三十八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下上元二年（辛丑、761 ）

唐纪三十八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公元761 年）

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应天。

春季，正月癸卯（十七日）史思明改年号为应天。

张景超引兵攻杭州，败李藏用将李强于石夷门。孙待封自武康南出，将会景超攻杭州，温晁据险击败之；待封脱身奔乌程，李可封以常州降。丁未，田神功使特进杨惠元等将千五百人西击王。辛亥夜，神功先遣特进范知新等将四千人自白沙济，西趣下蜀；邓景山将千人自海陵济，东趣常州；神功与邢延恩将三千人军于瓜洲，壬子，济江。展将步骑万余陈于蒜山；神功以舟载兵趣金山，会大风，五舟飘抵金山下，展屠其二舟，沈其三舟，神功不得渡，还军瓜洲。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展击之，不胜。弟殷劝展引兵逃入海，可延岁月，展曰：“若事不济，何用多杀人父子乎！死，早晚等耳！”遂更率众力战。将军贾隐林射展，中目而仆，遂斩之。刘殷、许峄等皆死。隐林，滑州人也。杨惠元等击破王于淮南，引兵东走，至常熟，乃降。孙待封诣李藏用降。张景超聚兵至七千余人，闻展死，悉以兵授张法雷，使攻杭州，景超逃入海。法雷至杭州，李藏用击破之，余党皆平。平卢军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张景超率军进攻杭州，在石夷门击败李藏用的部将李强。孙待封从武康南下，将要会同张景超进攻杭州，温晁凭借险要地形将孙待封击败，孙待封脱身逃往乌程，李可封献出常州向朝廷投降。丁未（二十一日），田神功派遣特进杨惠元等人率领一千五百人向西攻击王。辛亥（二十五日）夜里，田神功先派遣特进范知新等人率领四千人从白沙渡长江，西赴下蜀；邓景山率领一千人从海陵渡过长江，东奔常州；随后田神功与邢延恩率领三千人驻军瓜洲，壬子（二十六日），渡过长江。刘展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在蒜山布阵。田神功用船运载军队奔赴金山，恰巧路遇大风，有五艘船漂到了金山下，刘展便杀掉了其中二艘船上的士兵，又将另三艘船凿沉，田神功无法再渡长江，只好回师瓜州。而那时范知新等人的军队已经到达下蜀，刘展攻击范知新，未能获胜。刘展弟弟刘殷劝刘展率领军队入海逃命，这样可以拖延时间，刘展说：“如果大事不能成功，何苦要多杀人父子呢？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样！”于是刘展再次率领部众死战。将军贾隐林用箭射击刘展，击中他的眼睛，刘展倒在地上，于是被贾隐林杀死。刘殷、许峄等人也都战死。贾隐林是滑州人。杨惠元等人在淮南击败王，王率军向东逃跑，到达常熟时，才投降。孙待封也到李藏用处投降。张景超聚集的军队达到七千多人，听到刘展已死，便将全部军队交给张法雷，让他进攻杭州，张景超自己入海逃命。张法雷到达杭州，李藏用击败了他，歼余军队全部被平定。平卢军大肆虏掠十多天。安、史之乱的时候，叛军尚未到达江、淮地区，到这时，江、淮地区的百姓才遭受战乱的蹂躏。

荆南节度使吕奏：请以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连，黔中之涪州，皆隶荆南；从之。

荆南节度使吕上奏：请求将江南的潭州、岳州、郴州、邵州、永州、道州、连州，黔中的涪州，都归属荆南管辖。肃宗同意了这一请求。

二月，奴剌、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南侵凤州，杀刺史萧，大掠而西；凤翔节度使李鼎追击，破之。

二月，奴剌、党项进犯宝鸡，焚烧大散关，向南入侵凤州，杀掉刺史萧，大肆掠夺，然后西归。凤翔节度使李鼎前去追击，将他们击败。

戊辰，新罗王金嶷入朝，因请宿卫。

戊辰（十三日），新罗王金嶷入朝，奏请留下为朝廷值宿警卫。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李光弼性严，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有人说：“洛中的将士都是燕地人，因长期戍守洛中，都思归故乡，军中上下离心离德，这时攻击他们，就可以将他们打败。”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信以为然，多次在肃宗面前提到此事，于是肃宗命令李光弼等人去攻取东京。李光弼上奏说：“贼军士气还很盛，不可轻举冒进。”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生性勇敢，但刚愎自用，他的部下都是蕃、汉劲旅，他们依仗有功，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郭子仪对他们宽仁厚待，委曲包容，每次在临敌用兵之际，都依靠他们成事。而李光弼生性严厉，将他们一一绳之以法，决不包容。仆固怀恩害怕李光弼，内心又十分厌恶他，于是附合鱼朝恩的意见，说东京可以攻取。由此，中使一个接着一个，督促李光弼出师，李光弼迫不得已，派遣郑陈节度使李抱玉镇守河阳，自己与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会合鱼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进攻洛阳。

戊寅，陈于邙山。光弼命依险而陈，怀恩陈于平原，光弼曰：“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于险，怀恩复止之。史思明乘其陈未定，进兵薄之，官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弃之。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戊寅（二十三日），官军在邙山布阵。李光弼下令军队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当时仆固怀恩在平原地带布阵，李光弼对他说：“依据险要地形布阵，可以进攻，也可以退守；如果在平原地带布阵，交战不利就全完了。我们不能小看史思明这个人。”于是命令军队转移到险要的地方布阵，但仆固怀恩又制止了这种做法。这时，史思明乘官军阵势还没有布署完毕，发兵进攻，结果官军大败，死了数千人，军资器械全部丢弃。李光弼、仆固怀恩渡过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卫伯玉逃回陕州，李抱玉也放弃河阳城逃跑，于是河阳、怀州都陷入叛军之手。朝廷得知此事，大为惊恐，便增兵驻守陕州。

李揆与吕同为相，不相悦。在荆南，以善政闻，揆恐其复入相，奏言置军湖南非便，又阴使人如荆、湖求过失。上疏讼揆罪，癸未，贬揆袁州长史，以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李揆与吕同时担任宰相，他们互相看不起。吕在荆南时，以善治政事而闻名，李揆害怕他再次入朝出任宰相，便上奏说在湖南设置军镇很不便利，同时，又偷偷地派人到荆南、湖南，收集吕的过失。吕上书控告李揆之罪，癸未（二十八日），肃宗将李揆贬为袁州长史，任命河中节度使萧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史思明猜忍好杀，群下小不如意，动至族诛，人不自保。朝义，其长子也，常从思明将兵，颇谦谨，爱士卒，将士多附之，无宠于思明。思明爱少子朝清，使守范阳，常欲杀朝义，立朝清为太子，左右颇泄其谋。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胜西入关，使朝义将兵为前锋，自北道袭陕城，思明自南道将大军继之。三月，甲午，朝义兵至礓子岭，卫伯玉逆击，破之。朝义数进兵，皆为陕兵所败。思明退屯永宁，以朝义为怯，曰：“终不足成吾事！”欲按军法斩朝义及诸将。戊戌，命朝义筑三隅城，欲贮军粮，期一日毕。朝义筑毕，未泥，思明至，诟怒之，令左右立马监泥，斯须而毕。思明又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忧惧，不知所为。

史思明猜忌残忍，好杀无辜，部下稍不如他的意，动辄就诛杀九族，因而人人都不能自保。史朝义是史思明的长子，经常跟随史思明带兵，比较恭谦谨慎，爱惜士兵，将士们多归心于他，但史朝义没有受到史思明的宠爱。史思明偏爱小儿子史朝清，派他镇守范阳，时常想杀掉史朝义，立史朝清为太子，史思明的随从对他的打算颇有泄露。史思明已经击败李光弼的军队，想乘胜西进入关，便派遣史朝义率兵作为前锋，自北道袭击陕城，史思明亲率大军自南道进攻。三月甲午（初九），史朝义军至礓子岭，遭到唐军卫伯玉的反击而失败。史朝义数次进攻，均被卫伯玉打败。史思明退兵驻守永宁，以为史朝义临阵胆怯，史思明说：“史朝义终究不能成就我的大事！”想要按军法斩杀史朝义及诸位将领。戊戌（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修筑三隅城，打算贮存军粮，限期一天修完。史朝义修筑完毕，尚未抹泥，史思明来到，大肆怒骂史朝义，命令随从骑在马上监督抹泥，片刻之间完成。史思明又说：“等攻克陕州，终究要杀掉史朝义。”史朝义十分忧虑恐惧，不知如何是好。

思明在鹿桥驿，令腹心曹将军将兵宿卫；朝义宿于逆旅，其部将骆悦、蔡文景说朝义曰：“悦等与王，死无日矣！自古有废立，请召曹将军谋之。”朝义俯首不应。悦等曰：“王苟不许，悦等今归李氏，王亦不全矣。”朝义泣曰：“诸君善为之，勿惊圣人！”悦等乃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至，则以其谋告之；曹将军知诸将尽怨，恐祸及己，不敢违。是夕，悦等以朝义部兵三百被甲诣驿，宿卫兵怪之，畏曹将军，不敢动。悦等引兵入至思明寝所，值思明如厕，问左右，未及对，已杀数人，左右指示之。思明闻有变，逾垣至厩中自鞴马乘之，悦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坠马，遂擒之。思明问：“乱者为谁？”悦曰：“奉怀王命。”思明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悦等送思明于柳泉驿，囚之，还，报朝义曰：“事成矣。”朝义曰：“不惊圣人乎？”悦曰：“无。”时周挚、许叔冀将后军在福昌，悦等使许季常往告之，挚惊倒于地；朝义引军还，挚、叔冀来迎，悦等劝朝义执挚，杀之。军至柳泉，悦等恐众心未壹，遂缢杀思明，以毡裹其尸，橐驼负归洛阳。

史思明在鹿桥驿，命令心腹曹将军率军值宿警卫。这时史朝义在旅馆住宿，他的部将骆悦、蔡文景劝史朝义说：“我们与您已经死到临头了！自古以来就有废立君王之事，请您召见曹将军，共商大事。”史朝义低着头，没有回答。骆悦等人又说：“您假如不允许的话，我们今天就归附李氏，那么您也就完了。”史朝义哭着说：“诸位好好处理这件事，不要惊吓我父亲！”骆悦等人就命令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去召见曹将军，他来到后，就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他。曹将军知道诸位将领都心怀怨恨，害怕自己受害，不敢违抗。当天傍晚，骆悦等人率领史朝义的士兵三百人，全付武装来到驿站，值宿的卫兵颇觉奇怪，但他们惧怕曹将军，不敢动手。骆悦等人带兵闯入史思明的卧室，正好史思明上厕所了，于是问他身边的人，没等他们回答，骆悦已经杀掉了好几个人，史思明身边的人指出了他的去向。史思明听到情况有变，跳墙来到马厩里，自己驾马逃跑，骆悦的侍从周子俊发箭，射中手臂，史思明坠落马下，于是被他们抓住。史思明问道：“谁在作乱？”骆悦回答说：“奉怀王史朝义的命令。”史思明说：“早晨我说话失口，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但是这样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如今不能成就大业了。”骆悦等人将史思明押送柳泉驿，囚禁起来，然后回去报告史朝义说：“大事已经完成。”史朝义说：“没有惊吓我父亲吗？”骆悦回答说：“没有。”当时周挚、许叔冀率领后军驻扎在福昌，骆悦等人派许季常前去通告此事，周挚惊倒在地。史朝义率领军队回来，周挚，许叔冀出来迎接，骆悦等人劝史朝义拿下周挚，将他杀掉。军队到达柳泉，骆悦等人害怕众心不一，于是勒杀史思明，用毡毯裹尸，用骆驼运回洛阳。

朝义即皇帝位，改元显圣。密使人至范阳，敕散骑常侍张通儒等杀朝清及朝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其党自相攻击，战城中数月，死者数千人，范阳乃定。朝义以其将柳城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史朝义即帝位，改年号为显圣。他秘密派人到范阳，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杀掉史朝清以及史朝清的母亲辛氏，还有数十名不归附自己的人。叛军自相攻击，在城中打了几个月，死掉数千人，范阳这才安定。史朝义任命他的部将柳城人李怀仙为范阳尹、燕京留守。当时洛阳四周数百里，州、县城都成为废墟，而史朝义所部节度使都是安禄山的旧部将，与史思明同辈，史朝义召见他们，他们多不前来，相互之间大致仅仅维持君臣关系而已，不能为史朝义所用。

李光弼上表，固求自贬；制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领河中节度使。

李光弼上书，坚决要求将自己贬官。肃宗下诏让他以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的身份，出任河中节度使。

术士长塞镇将朱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谋奉嗣岐王珍作乱，金吾将军邢济告之。夏，四月，乙卯朔，废珍为庶人，溱州安置，其党皆伏诛。珍，业之子也。丙辰，左散骑常侍张镐贬辰州司户。镐尝买珍宅故也。

方士长塞镇将朱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人图谋拥戴岐王李珍叛乱，金吾将军邢济告发了他们。夏季，四月乙卯朔（初一），肃宗将李珍废为平民，安置到溱州，他的党羽全部伏法。李珍是李业的儿子。丙辰（初二），左散骑常侍张镐被贬为辰州司户，因为张镐曾经买过李珍的住宅。

己未，以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己未（初五），肃宗任命吏部侍郎裴遵庆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

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斩首五千余级。

乙亥（二十一日），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史朝义的军队，杀死五千多人。

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史朝义兵。

丁丑（二十三日），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军队。

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上皇在蜀有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举兵，袭奂于绵州。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

壬午（二十八日），梓州刺史段子璋谋反。段子璋作战勇猛，跟从太上皇玄宗到蜀地，立下汗马功劳，东川节度使李奂上奏要替代他，所以段子璋举兵谋反，在绵州袭击李奂。路过遂州时，刺史虢王李巨急忙按照属郡的礼节迎接，却被段子璋杀死。李奂战败，逃往成都，段子璋自称梁王，改年号为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设置百官，又攻陷剑州。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五月己丑（初五），李光弼从河中入朝。

初，李辅国与张后同谋迁上皇于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见上，上方抱幼女，谓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对曰：“太上皇思见陛下，计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张后，尚不敢诣西内。

当初，李辅国与张后合谋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内居住。这一天是端午，隐士李唐见到肃宗，肃宗正抱着小女儿，对李唐说：“朕很顾念她，你不要见怪。”李唐回答说：“太上皇思念和想见陛下，大概也同陛下顾念公主一样。”肃宗流下了眼泪，然而他惧怕张后，还不敢到西内去探视。

癸巳，党项寇宝鸡。

癸巳（初九），党项进犯宝鸡。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为滑郑汴节度使，将数千兵戍滑台。彰密因中使杨万定通表请降，徙屯杏园度。思明疑之，遣其将薛芨围之。彰与岌战，大破之，因随万定入朝。甲午，以彰为滑、卫等六州节度使。

从前，史思明让他的博州刺史令狐彰担任滑郑汴节度使，率领数千士兵戍守滑台。令狐彰秘密通过中使杨万定上表请求归降，又将军队转移到杏园度驻扎。史思明怀疑令狐彰叛变，派遣部将薛岌包围他。令狐彰与薛岌交战，将薛彰打得大败，于是跟随杨万定入朝。甲午（初十）肃宗任命令狐彰为滑州、卫州等六州节度使。

戊戌，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史朝义范阳兵，破之。

戊戌（十四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攻击史朝义的范阳部队，将他们打败。

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

乙未（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东川节度使李奂共同进攻绵州，庚子（十六日），攻克绵州，杀掉段子璋。

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

肃宗重新任命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师、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淮南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浙江西八道行营节度，让他出镇临淮郡。

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

六月甲寅（初一），青密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部将李元遇。

江淮都统李畏失守之罪，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令仪坐除名，长流康州；加田神功开府仪同三司，徙徐州刺史；征李、邓景山还京师。

江淮都统李害怕朝廷治他失守之罪，就将责任归咎于浙西节度使侯令仪。丙子（二十三日），侯令仪因此被削除名籍，远地流放到康州。肃宗加封田神功为开府仪同三司，调任徐州刺史，召李、邓景山回京师。

戊寅，党项寇好。

戊寅（二十五日），党项进犯好。

秋，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见。

秋季，七月癸未朔（初一），出现日全食，大星都显现出来。

以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肃宗任命试少府监李藏用为浙西节度副使。

八月，癸丑朔，加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兵部尚书。乙未，辅国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厨具馔，太常设乐。辅国骄纵日甚，求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辅国乃讽仆射裴冕等使荐己。上密谓萧华曰：“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华出，问冕，曰：“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华入言之，上大悦；辅国衔之。

八月癸丑朔（初一），肃宗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李辅国为兵部尚书。乙未（疑误），李辅国赴尚书省上任，宰相和朝臣都去送他，御厨摆上食品，太常卿设乐队奏乐。李辅国日益骄横放纵，请求担任宰相，肃宗对他说：“以你的功劳，有什么官不可以担任的呢？只是朝廷中有声望的大臣不同意，又怎么办呢！”李辅国就暗示仆射裴冕等人，让他们推荐自己。肃宗悄悄地对萧华说：“李辅国请求担任宰相，如果公卿大臣们上表推荐的话，那就不得不给他了。”萧华出宫后去问裴冕；裴冕说：“从来就没有那回事，我的臂可以断，但宰相的职位决不让他得到。”萧华入宫将此事告诉肃宗，肃宗十分高兴。而李辅国则对裴冕怀恨。

己巳，李光弼赴河南行营。

己巳（十七日），李光弼前往河南行营。

辛巳，以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及河中节度使，镇绛州，赐名国贞。

辛巳（二十九日），肃宗任命殿中监李若幽为镇西、北庭、兴平、陈郑等节度行营以及河中节度使，镇守绛州，赐名为国贞。

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

九月甲申（初三），是天成地平节，肃宗在三殿设置道场，以宫人装扮佛和菩萨，武士装扮金刚神王，命令大臣围绕着他们膜拜。

壬寅，制去尊号，但称皇帝；去年号，但称元年；以建子月为岁首，月皆以所建为数；因赦天下。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自今每除五品以上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令举一人自代，观其所举，以行殿最。

壬寅（二十一日），肃宗下制书去掉尊号，只称皇帝，去掉年号，只称元年，以建子月为一年的第一月，每月都以所建字的起首命名，因而大赦天下，又下令停用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以及江陵南都的称号。自今以后，每当任命五品以上的清望官及郎官、御史、刺史时，都命令他们推举一人替代自己，然后朝廷考察他们所推举的人，以确定考绩先后。

江、淮大饥，人相食。

江淮地区发生特大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冬，十月，江淮都统崔圆署李藏用为楚州刺史。会支度租庸使以刘展之乱，诸州用仓库物无准，奏请徵验。时仓猝募兵，物多散亡，徵之不足，诸将往往卖产以偿之。藏用恐其及己，尝与人言，颇有悔恨。其牙将高干挟故怨，使人诣广陵告藏用反，先以后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崔圆遂簿责藏用将吏以验之，将吏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圆命引出斩之。或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对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来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遂斩之。

冬季，十月，江淮都统崔圆让李藏用暂任楚州刺史。恰巧支度租庸使因为刘展之乱，各州使用仓库中的财物没有标准，上奏请求核验。当时招募士兵很仓促，财物又多流散，经核验数量不足时，于是诸位将领往往卖掉自己的财产来补偿。李藏用害怕核验到自己头上，曾经对人说，对担任楚州刺史，他有点悔恨。李藏用手下的牙将高干对他怀有旧恨，派人到广陵控告李藏用谋反，并且首先用兵袭击。李藏用逃跑，高干追上去将他杀掉。于是崔圆按文簿次序一一盘问李藏用的将领，以核实李藏用谋反事，将领很害怕，都附和高干的说法，说李藏用谋反。唯独孙待封坚持说李藏用没有谋反，崔圆命令把他推出去斩首。有人对孙待封说：“你为什么不附和大家的意见求得生存呢？”孙待封说：“起先我跟随刘大夫，奉诏书来上任，人们说我谋反，李公起兵消灭了刘大夫，如今人们又认为李公谋反。如此一来，谁才算不是谋反者呢？那还有个完吗？我宁愿去死，也不能诬告没有罪的人。”于是崔圆将他杀掉。

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贺，如正旦仪。

建子月壬午朔（十一月初一），肃宗接受大臣们上朝祝贺，仪式如同正月初一。

或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通，事连司农卿严庄，俱下狱。京兆尹刘晏遣吏防守庄家。上寻敕出庄，引见。庄怨晏，因言晏与臣言，常道禁中语，矜功怨上。丁亥，眨晏通州刺史，庄难江尉，谦伏诛。戊子，御史中丞元载为户部侍郎，充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兼江淮转运等使。载初为度支郎中，敏悟善奏对，上爱其才，委以江淮漕运，数月，遂代刘晏，专掌财利。

有人控告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有联系，此事牵连司农卿严庄，肃宗将他们都关进监狱。京兆尹刘晏派遣官吏看守严庄的家。不久，肃宗下令释放严庄，带他来见。严庄很恨刘晏，因而说刘晏对他说，刘晏经常传宫中一些闲话，自夸其功，埋怨皇上。丁亥（初六），肃宗贬刘晏为通州刺史，严庄为难江县尉，康谦伏法。戊子（初七），御史中丞元载担任户部待郎，出任勾当度支使、铸钱使、盐铁使、兼任江淮转运使等。从前元载担任度支郎中时，机敏而又善于奏对，肃宗爱他有才气，委任他掌管江淮漕运事务，数月之后，便取代刘晏，专管财政事务。

戊戌，冬至；己亥，上朝上皇于西内。

戊戌（十七日）冬至。己亥（十八日），肃宗到西内拜见太上皇玄宗。

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史朝义，拔永宁，破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进攻史朝义，攻克永宁、渑池、福昌、长水等县。

己酉，上朝献太清宫；庚戌，享太庙、元献庙。建丑月，辛亥朔，祀圜丘、大一坛。

己酉（二十八日），肃宗去太清宫祭祀。庚戌（二十九日），去太庙祭祀祖宗，元献庙祭祀母后。建丑月辛亥朔（十二月初一），肃宗祭圜丘和大一坛。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相攻连年，救援既绝，又为奚所侵，乃悉举其军二万余人袭李怀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与范阳李怀仙的军队相攻多年，救援已经断绝，又遭到奚人的侵扰，便率领全军二万多人袭击李怀仙，击败李怀仙后，就率军南归。

宝应元年（壬寅、762 ）

宝应元年（壬寅，公元762 年）

建寅月，甲申，追尊靖德太子琮为奉天皇帝，妃窦氏为恭应皇后，丁酉，葬于齐陵。

建寅月甲申（正月初四），肃宗追封靖德太子李琮为奉天皇帝，妃子窦氏为恭应皇后，丁酉（十七日），将他们葬在齐陵。

甲辰，吐蕃遣使请和。

甲辰（二十四日），吐蕃派遣使者请求与唐朝和好。

李光弼拔许州，擒史朝义所署颍川太守李春；朝义将史参救之，丙午，战于城下，又破之。

李光弼攻克许州，抓获史朝义所任命的颍川太守李春。史朝义的部将史参前去援救，丙午（二十六日），双方在许州城下交战，李光弼又将史参击败。

戊申，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于青州北渡河而会田神功、能元皓于兖州。

戊申（二十八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在青州北面渡过黄河，与在兖州的田神功和能元皓会合。

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租庸使元载认为江淮地区虽然经历战事与饥荒，但是那里的百姓仍比各道百姓富有，于是按照户籍查出八年来拒交和欠交租调和逃户欠额，然后估计一个大概数字进行征收。元载选择凶恶官吏担任县令，让他们督办此事，无论是否拖欠，资产多少，只要查到百姓有粮食和布帛，就派人将他们围起来，登记粮食、布帛的数量后对半分，甚至取走十分之八九，称之为白著。如果有不服的，就施以严刑来威胁他们。有的百姓积蓄了十斛粮食，就非常恐惧，等待官府的命令。有的百姓相聚在山川河泽，成为强盗，州县都无法制止。

建卯月，辛亥朔，赦天下；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建卯月辛亥朔（二月初一），大赦天下；再次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

奴剌寇成固。

奴剌进犯成固县。

初，王思礼为河东节度使，资储丰衍，赡军之外，积米百万斛，奏请输五十万斛于京师。思礼薨，管崇嗣代之，为政宽弛，信任左右，数月间，耗散殆尽，惟陈腐米万余斛在。上闻之，以邓景山代之。景山至，则钩校所出入，将士辈多有隐没，皆惧。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入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癸丑，杀景山。上以景山抚御失所以致乱，不复推究乱者，遣使慰谕以安之。诸将请以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为节度使。云京奏张光晟为代州刺史。

从前，王思礼担任河东节度使时，储备了大量物资，除了供养军队之外，积蓄粮米一百万斛，王思礼上奏请求输送给京师五十万斛粮米。王思礼去世后，由管崇嗣继任，他为政宽容松弛，信任他左右的人，数月间，粮食耗散殆尽，只存下一万多斛陈腐烂米。肃宗听说后，让邓景山取代管崇嗣。邓景山到任后，就查对府库所出入的帐目，大多数将士隐藏了粮食，他们都很惧怕。有一副将抵罪应当处死，诸将请求赦免，邓景山不同意，副将的弟弟请求代兄去死，也不同意，他们又请求带一匹马来赎取死罪，邓景山这才同意。诸将愤怒地说道：“我们还不如一匹马吗！”于是诸将作乱。癸丑（初三），杀掉邓景山。肃宗认为邓景山安抚和驾驭部下不当，使得他们叛乱，因此，不再追究叛乱者，而派遣使者去劝慰、安抚他们。诸将请求让都知兵马使、代州刺史辛云京担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奏请让张光晟担任代州刺史。

绛州素无储蓄，民间饥，不可赋敛，将士粮赐不充，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以状闻；朝廷未报，军中咨怨。突将王元振将作乱，矫令于众曰：“来日修都统宅，各具畚锸，待命于门。”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儿岂修宅夫邪！”乙丑，元振帅其徒作乱，烧牙城门。国贞逃于狱，元振执之，置卒食于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国贞曰：“修宅则无之，军食则屡奏而未报，诸君所知也。”众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问！都统不死，则我辈死矣。”遂拔刃杀之。镇西、北庭行营兵屯于翼城，亦杀节度使荔非元礼，推裨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绛州一向没有粮食储蓄，民间闹饥荒，无法再征收赋税，因此赐赏给将士的粮食不足，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屡次奏报这一情况。朝廷没有答复，军中将士哀叹埋怨。突将王元振行将作乱，在众人面前诈称上峰有令，说道：“过几天让你们修理都统的住宅，各自准备畚箕铁锹，在门口待命。”士兵们都很愤怒，说道：“朔方的健儿难道是修理住宅的民夫吗！”乙丑（十五日），王元振率领部下作乱，烧毁牙城门。李国贞逃进监狱，被王元振抓住，王元振把士兵们吃的食物摆在李国贞面前，说道：“吃这些东西又要让他们出力修理住宅，能行吗？”李国贞回答说：“修理住宅并无此事，至于军粮则屡次奏报，但没有得到答复，这是诸位所知道的事。”众人想退走，王元振说道：“今日之事，何必再问呢！都统不死，那么我们就得死了。”于是拔刀杀掉李国贞。镇西、北庭行营的士兵驻扎在翼城，也杀掉节度使荔非元礼，推举副将白孝德为节度使，朝廷因此授予白孝德为节度使。

戊辰，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将谢钦让战于申州城下，为贼所虏，淮西震骇。会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义召钦让兵救之。

戊辰（十八日），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与史朝义部将谢钦让在申州城下交战，王仲升被贼军俘虏，淮西十分震惊和恐惧。恰巧此时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进攻汴州，史朝义命令谢钦让的军队前去救援。

绛州诸军剽掠不已，朝廷忧其与太原乱军合从连贼，非新进诸将所能镇服，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发京师绢四万匹、布五万端、米六万石以给绛军。

绛州各军掠杀不止，朝廷担心他们与太原作乱的军队联合起来，决不是新提拔的诸将所能镇服的。辛未（二十一日），朝廷将郭子仪封为汾阳王，担任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军、定国军副元帅，调拨京师四万匹绢，五万端布匹，六万石米供给绛州的军队。

建辰月，庚寅，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子仪请曰：“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谓曰：“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建辰月庚寅（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动身，当时肃宗生病，大臣们不能前去觐见，郭子仪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在外面，不见陛下，死不暝目。”肃宗将郭子仪召入卧室，对他说：“河东的事情，全部托付给你了。”

史朝义遣兵围李抱玉于泽州，子仪发定国军救之，乃去。

史朝义派遣军队在泽州围攻李抱玉，郭子仪征调定国军前去救援，史朝义军才退走。

上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来赴京师；乐在襄阳，其将士亦爱之，乃讽所部将吏上表留之；行及邓州，复令还镇。荆南节度使吕、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及中使往来者言“曲收众心，恐久难制。”上乃割商、金、均、房别置观察使，令止领六州。会谢钦让围王仲升于申州数月，怨之，按兵不救，仲升竟败没。行军司马裴谋夺位，密表倔强难制，请以兵袭取之，上以为然。癸巳，以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外示宠任，实欲图之。密敕以代为襄、邓等州防御使。

肃宗命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前来京师，来乐意呆在襄阳，他的将士也爱他，于是来便暗示部将官吏上表请求肃宗让他留在襄阳。当他到达邓州时，肃宗又命令他回到镇所。荆南节度使吕、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以及往来的各地的中使都说：“来千方百计收买人心，恐怕时间一长难于节制。”肃宗便将商州、金州、均州、房州分出另设观察使，使来只统领六州。那时，恰好谢钦让在申州围攻王仲升数月，来很怨愤，按兵不救，王仲升终于失败被俘。行军司马裴谋图夺取来的位置，秘密上表声称来生性倔强，难于节制，请求让他率军袭取襄阳，肃宗以为这个建议很正确。癸巳（十四日），肃宗任命来为淮西、河南十六州节度使，表面上表示对他宠幸重用，实际上想要除掉他。肃宗又秘密下令让裴取代来担任襄阳、邓州等州防御使。

甲午，奴剌寇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走。以州刺史河西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甲午（十五日），奴剌进犯梁州，观察使李勉弃城逃跑。肃宗任命州刺史河西人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丙申，党项寇奉天。

丙申（十七日），党项进犯奉天县。

李辅国以求宰相不得怨萧华。庚午，以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载诣辅国固辞，辅国识其意；壬寅，以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辅国言萧华专权，请罢其相，上不许。辅国固请不已，乃从之，仍引元载代华。戊申，华罢为礼部尚书，以载同平章事，领度支、转运使如故。

李辅国因为求任宰相没有得到，十分怨恨萧华。庚午（疑误），肃宗任命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元载到李辅国那里坚决辞让，李辅国知道他的意图。壬寅（二十三日）肃宗任命司农卿陶锐为京兆尹。李辅国对肃宗说萧华专权，请求罢免他的宰相职务，肃宗不同意。李辅国不停地坚持请求，肃宗才勉强同意，于是李辅国引荐元载来取代萧华。戊申（二十九日），萧华被罢去宰相，任礼部尚书，元载被任命为同平章事，仍然兼任度支使、转运使。

建巳月，庚戌朔，泽州刺史李抱玉破史朝义兵于城下。

建巳月庚戌朔（四月初一），泽州刺史李抱玉在泽州城下击败史朝义的军队。

壬子，楚州刺史崔表称，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见上帝，赐以宝玉十三枚，云：“中国有灾，以此镇之。”群臣表贺。

壬子（初三），楚州刺史崔上表说，有一名叫真如的尼姑，在恍惚中登天，见到了上帝，上帝赐给她十三枚宝玉，说道：“中原有灾难，用这些宝玉可以镇压。”大臣们上表祝贺。

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乙卯，迁坐于太极殿。上以寝疾，发哀于内殿，群臣发哀于太极殿。蕃官面割耳者四百余人。丙辰，命苗晋卿摄冢宰。上自仲春寝疾，闻上皇登遐，哀慕，疾转剧，乃命太子监国。甲子，制改元；复以建寅为正月，月数皆如其旧；赦天下。

甲寅（初五），太上皇玄宗在神龙殿驾崩，享年七十八岁。乙卯（初六），将太上皇的神座迁到太极殿。肃宗因为卧病不起，在内殿举哀，大臣们在太极殿举哀。有四百多名蕃官划破面孔、割耳表示哀悼。丙辰（初七），肃宗命令苗晋卿总摄朝政。自从仲春以来，肃宗卧病不起，听说太上皇驾崩，十分哀痛，病情由此加重，便命令太子监理国政。甲子（十五日），肃宗下诏改年号为宝应，又以建寅为正月，其他月份都恢复旧称。大赦天下。

初，张后与李辅国相表里，专权用事，晚年，更有隙。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党于辅国。上疾笃，后召太子谓曰：“李辅国久典禁兵，制敕皆从之出，擅逼迁圣皇，其罪甚大，所忌者吾与太子。今主上弥留，辅国阴与程元振谋作乱，不可不诛。”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勋旧之臣，一旦不告而诛之，必致震惊，恐不能堪也。”后曰：“然则太子姑归，吾更徐思之。”太子出，后召越王系谓曰：“太子仁弱，不能诛贼臣，汝能之乎？”对曰：“能。”系乃命内谒者监段恒俊选宦官有勇力者二百余人，授甲于长生殿后。乙丑，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谋，密告辅国，伏兵于陵霄门以俟之。太子至，以难告。太子曰：“必无是事，主上疾亟召我，我岂可畏死而不赴乎！”元振曰：“社稷事大，太子必不可入。”乃以兵送太子于飞龙厩，且以甲卒守之。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系、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系之。以太子之命迁后于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上崩。辅国等杀后并系及兖王。是日，辅国始引太子素服于九仙门与宰相相见，叙上皇晏驾，拜哭，始行监国之令。戊辰，发大行皇帝丧于两仪殿，宣遗诏。己巳，代宗即位。

从前，张后与李辅国互相勾结，掌握大权，独断专行，晚年时，二人有了裂痕。内射生使三原人程元振与李辅国结成一党。肃宗病情恶化，张后召见太子，对他说：“李辅国长期执掌禁军，皇上的制敕都从他手中发出，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到太极宫，他的罪行很大，所忌恨的就是我和太子你了。如今皇上已处在弥留之际，李辅国暗中与程元振图谋作乱，不能不杀。”太子哭着说：“陛下病情十分危急，他们二人都是陛下有功勋的旧臣，一旦不告诉陛下而杀掉他们，必然会使陛下震惊，恐怕承受不住。”张后说：“那么太子暂且回去，我再慢慢考虑。”太子出去后，张后召见越王李系，对他说：“太子仁慈软弱，不能杀掉贼臣，你能够办这件事吗？”李系回答说：“能。”于是李系便命令内谒者监段恒俊挑选勇敢有力的宦官二百多人，在长生殿后授给他们铠甲兵器。乙丑（十六日），张后以皇上的命令召见太子。程元振知道了张后的阴谋，悄悄地将此事告诉了李辅国，又在陵霄门埋下伏兵，等待太子的到来。太子来到后，程元振告诉他皇后发难。太子说：“一定没有这样的事，皇上病重才召见我，我难道可以怕死而不去吗！”程元振说：“社稷事大，太子万万不可入宫。”于是派士兵将太子送到飞龙厩，并且让全副武装的士兵守住他。当天夜里，李辅国、程元振率军来到三殿，逮捕越王李系、段恒俊以及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等一百多人，将他们囚禁起来。又以太子的命令将张后迁到别殿。当时肃宗在长生殿，使者逼着张后离开长生殿，将她和左右数十人一起幽禁在后宫，宦官和宫女都惊恐害怕，纷纷逃散。丁卯（十八日），肃宗驾崩。李辅国等人杀掉张后和李系以及兖王李。这一天，李辅国才带着太子，让他身着素服，在九仙门与宰相相见，讲述太上皇驾崩以后宫中的一系列变故。并且伏地哭拜，太子这才开始行使监国的权力。戊辰（十九日），太子在两仪殿给大行皇帝发丧，宣读遗诏。己巳（二十日），唐代宗即位。

高力士遇赦还，至郎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

高力士遇到大赦，返回京师，到朗州时，听说太上皇玄宗驾崩，放声大哭，呕血而死。

甲戌，以皇子奉节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

甲戌（二十五日），代宗任命皇子奉节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

李辅国恃功益横，明谓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上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乙亥，号辅国为尚父而不名，事无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亦晏然处之。以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朱光辉及内常侍啖庭瑶、山人李唐等二十余人皆流黔中。

李辅国自恃有功而更加专横，公然对代宗说：“陛下住在宫中就可以了，外面的事让老奴处理。”代宗内心忿忿不平，但因李辅国正掌握着禁军，所以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乙亥（二十六日）代宗尊称李辅国为尚父，而不直呼其名，事无大小都征询他的意见，大臣们出入宫中都先见李辅国，李辅国也安然处之。代宗任命内飞龙厩副使程元振为左监门卫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的朱光辉以及内常侍啖庭瑶、隐士李唐等二十多人都被流放到黔中。

初，李国贞治军严，朔方将士不乐，皆思郭子仪，故王元振因之作乱。子仪至军，元振自以为功，子仪曰：“汝临贼境，辄害主将，若贼乘其衅，无绛州矣。吾为宰相，岂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皆杀之。辛云京闻之，亦推按杀邓景山者数十人，诛之。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从前，李国贞治军严厉，朔方将士很不高兴，都思念郭子仪，所以王元振乘机作乱。郭子仪来到军中，王元振自以为有功，郭子仪说：“你身临敌境，杀害主将，如果叛贼乘此机会进攻，那么绛州就完了。我身为宰相，难道要接受一个士兵的的私托吗？”五月庚辰（初二），郭子仪将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抓起来，全部杀掉。辛云京听说此事后，也推究审问杀害邓景山的几十个人，然后将他们杀掉。因此河东诸镇大都遵奉法令。

壬午，以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壬午（初四），代宗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

党项寇同官、华原。

党项进犯同官、华原。

甲申，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是青州节度有平卢之号。

甲申（初六），代宗任命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为平卢、青、淄等六州节度使，由此青州节度使有了平卢的称号。

乙酉，徙奉节王适为鲁王。

乙酉（初七），代宗改封奉节王李适为鲁王。

追尊上母吴妃为皇太后。

代宗追封他的母亲吴妃为皇太后。

壬辰，贬礼部尚书萧华为峡州司马。元载希李辅国意，以罪诬之也。

壬辰（十四日），代宗将礼部尚书萧华贬为峡州司马。这是由于元载迎合李辅国的意图，诬告萧华有罪。

敕乾元大小钱皆一当一，民始安之。

代宗下令大小乾元通宝钱都以一当一，百姓这才安心。

史朝义自围宋州数月，城中食尽，将陷，刺史李岑不知所为。遂城果毅开封刘昌曰：“仓中犹有曲数千斤，请屑食之；不过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城东南隅最危，昌请守之。”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先是，田神功既克刘展，留连扬州未还，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于兖、郓，闻光弼至，惮其威名，神功遽还河南，衡、仲卿相继入朝。

自从史朝义围困宋州以来已有数月，城中粮食已经用尽，宋州即将陷落，刺史李岑束手无策。遂城府果毅开封人刘昌说：“粮仓中还有几千斤酒曲，请捣碎吃，不出二十天，李太尉必定前来救援我们。城东南角最危急，请让我前去防守。”这时，李光弼来到临淮，诸位将领认为史朝义兵力还很强大，请求向南退保扬州。李光弼说：“朝廷依靠我来决定安危，我再退缩，朝廷还指望什么呢！况且我出其不意，贼军哪里知道我军众寡！”于是直赴徐州，派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史朝义，将史朝义打得大败。起先，田神功已经攻克刘展，留恋扬州不愿回去，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在兖州、郓州相互攻击，听说李光弼到来，都慑于李光弼的威望，田神功急速返回河南，尚衡、殷仲卿也相继入朝。

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自余众务，悉委判官张。吏事精敏，区处如流，诸将白事，光弼多令与议之，诸将事如光弼，由是军中肃然，东夏以宁。先是，田神功起偏裨为节度使，留前使判官刘位等于幕府，神功皆平受其拜；及见光弼与抗礼，乃大惊，遍拜位等曰：“神功出于行伍，不知礼仪，诸君亦胡为不言，成神功之过乎！”

李光弼在徐州，只有军队的事情自己决断，其余一切事务都委托判官张处理。张为政精明，处理事务十分自如，诸将陈述事情，李光弼多让与张商议，诸将事奉张如同事奉李光弼，因此军中整肃，东夏得以安宁。先前，田神功从副将出身作到节度使，将前节度使判官刘位等人留在节度使幕府中，大模大样接受他们的叩拜；等到看到李光弼与张行对等礼时，才大吃一惊，于是一一拜谢刘位等人，说道：“田神功行伍出身，不懂礼仪，诸位为什么也不说，铸成田神功的错呢？”

丁酉，赦天下。

丁酉（十九日），大赦天下。

立皇子益昌王邈为郑王，延为庆王，迥为韩王。

代宗册封皇子益昌王李邈为郑王，李延为庆王，李迥为韩王。

来闻徙淮西，大惧，上言：“淮西无粮，请俟收麦而行”；又讽将吏留己。上俗姑息无事，壬寅，复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来听说让他去淮西任节度使，十分害怕，进言说：“淮西没有粮食，请等到收麦后再动身前去。”同时又暗示将领们挽留自己。代宗想息事宁人，壬寅（二十四日），再次任命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夺李辅国权，密言于上，请稍加裁制。六月，己未，解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余如故，以元振代判元帅行军司马，仍迁辅国出居外第。于是道路相贺。辅国始惧，上表逊位。辛酉，罢辅国兼中书令，进爵博陆王。辅国入谢，愤咽而言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上犹慰谕而遣之。

飞龙副使程元振谋划夺取李辅国的权力，悄悄地请求代宗对李辅国稍加制裁。六月己未（十一日），代宗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的职务，其余职务不变，让程元振取代李辅国兼任元帅行军司马，还让李辅国迁出皇宫到外面的宅第居住。于是人们都互相庆贺。李辅国这才害怕起来，上表请求退位。辛酉（十三日），代宗罢免了李辅国兼任的中书令职务，进爵位为博陆王。李辅国入宫致谢，愤恨哽咽地对代宗说道：“老奴侍候不了郎君了，请让老奴到九泉之下去侍候先帝吧！”代宗仍然安慰劝说一番，然后让他回去。

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

壬戌（十四日），代宗任命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

襄邓防御使裴屯城，既得密敕，即帅麾下二千人沿汉趣襄阳；己巳，陈于水北。以兵逆之，问其所以来，对曰：“尚书不受朝命，故来。若受代，谨当释兵。”曰：“吾已蒙恩，复留镇此，何受代之有！”因取敕及告身示之，惊惑。与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大破之，追擒于申口，送京师；赐死。

襄邓防御使裴驻军城，即然得到了肃宗的密敕，便率领部下二千人沿汉江奔赴襄阳，己巳（二十一日）在水北岸布阵。来率军迎战，询问裴率军前来的原因，裴回答说：“尚书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所以我前来讨伐。如果你接受取代你的命令，我自当解甲而归。”来说：“我已经承蒙皇上的恩典，再次留下来镇守襄阳，还有什么要接受替代的呢？”说罢便取出代宗的敕令以及告身给裴看，裴惊疑不解。来与节度副使薛南阳纵兵夹击，将裴打得大败，在申口追上裴，将他抓获，押送京师。代宗赐他死。

乙亥，以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

乙亥（二十七日），代宗任命通州刺史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担任度支使、转运使、盐铁使、铸钱使等职。

秋，七月，壬辰，以郭子仪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行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

秋季，七月壬辰（十五日），代宗任命郭子仪总领朔方、河东、北庭及潞、仪、泽、沁、陈、郑等节度使行营，以及兴平等军副元帅。

癸巳，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守要害，拒严武，武不得进。

癸已（十六日），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谋反，派军队扼守要害地区，抵挡严武，严武无法前进。

八月，桂州刺史邢济讨西原贼帅吴功曹等，平之。

八月，桂州刺史邢济征讨西原贼军统帅吴功曹等人，针他们平定。

己未，徐知道为其将李忠厚所杀，剑南悉平。

己未（十三日），徐知道被他的部将李忠厚杀掉，剑南叛军全部平定。

乙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谢罪，上优待之。

乙丑（十九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来入朝承认有罪，请求恕罪，代宗对他很优待。

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己巳（二十三日），郭子仪从河东入朝。当时程元振当权，他忌妒郭子仪功高任重，多次在代宗面前说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心里不安，上表请求解除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代宗慰劳安抚他，于是郭子仪便留在京师。

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破之。

台州贼军统帅袁晁攻陷浙东各州，改年号为宝胜，深受赋税之苦的百姓大多归附袁晁。李光弼派遣军队在衢州进攻袁晁，将他击败。

乙亥，徙鲁王适为雍王。

乙亥（二十九日），代宗改封鲁王李适为雍王。

九月，庚辰，以来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知山南东道节度使。

九月庚辰（初四），代宗任命来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乙未，加程元振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

乙未（十九日），代宗提升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

左仆射裴冕为山陵使，议事有与程元振相违者，丙申，贬冕施州刺史。

左仆射裴冕担任山陵使，商议事情时，有时意见与程元振不一致，丙申（二十日），代宗将裴冕贬为施州刺史。

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征兵讨史朝义。清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库。”可汗信之。清潭致敕书曰：“先帝虽弃天下，今上继统，乃昔日广平王，与叶护共收两京者也。”回纥业已起兵至三城，见州、县皆为丘墟，有轻唐之志，乃困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状，且曰：“回纥举国十万众至矣！”京师大骇。上遣殿中监药子昂往劳之于忻州南。初，毗伽阙可汗为登里求婚，肃宗以仆固怀恩女妻之，为登里可敦。可汗请与怀恩相见，怀恩时在汾州，上令往见之，怀恩为可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负，可汗悦，遣使上表，请助国讨朝义。可汗欲自蒲关入，由沙苑出潼关东向，药子昂说之曰：“关中数遭兵荒，州县萧条，无以供拟，恐可汗失望；贼兵尽在洛阳，请自土门略邢、、怀、卫而南，得其资财以充军装。”可汗不从；又请“自太行南下据河阴，扼贼咽喉”，亦不从；又请“自陕州大阳津渡河，食太原仓粟，与诸道俱进”，乃从之。

代宗派遣中使刘清潭出使回纥，重新建立过去的友好关系，并想征调回纥军队讨伐史朝义。刘清潭来到回纥王大庭，当时回纥登里可汗已经受到史朝义的诱惑，史朝义曾对他说：“唐室相继有大丧事，如今中原没有皇帝，可汗应当迅速前来共同收取唐室府库的财物。”回纥可汗信以为真。刘清潭将诏书递给可汗，说道：“先帝虽然驾崩，但是现今的皇上已经即位，皇上就是过去的广平王，曾与叶护共同收复两京。”当时回纥已经调动军队到三受降城，看到州、县都成为废墟，产生了瞧不起唐朝的念头，于是困辱刘清潭。刘清潭便派遣使者回朝汇报情况，并且说：“回纥调动全国十万军队前来了！”京师上下大为震骇。代宗派遣殿中监药子昂前去忻州南面慰劳回纥军队。从前，回纥毗伽阙可汗曾向唐朝为登里求婚，肃宗将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登里为妻，成为登里可敦。回纥可汗请求与仆固怀恩会面，仆固怀恩当时在汾州，代宗命他前去见面。仆固怀恩对回纥可汗说对唐朝的恩典信义不能辜负，回纥河汗很高兴，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帮助唐朝讨伐史朝义。回纥可汗想从蒲关进入关中，经由沙苑，出潼关向东开拔，药子昂劝可汗说：“关中多次遭受兵荒，州县萧条，没有东西可以供给，恐怕会使可汗失望。叛军全在洛阳，请可汗从土门攻略邢州、州、怀州、卫州，向南进军，得到各州的资财，用来补充军备。”回纥可汗不同意。药子昂又请回纥可汗“从太行山南下，占据河阴，卡住叛军的咽喉。”回纥可汗也不同意。药子昂又请回纥可汗“从陕州大阳津渡过黄河，食用太原仓的粟米，与诸道军队一起进军”。回纥可汗这才同意。

袁晁陷信州。

袁晁攻陷信州。

冬，十月，袁晁陷温州、明州。

冬季，十月，袁晁攻陷温州、明州。

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辞行，以兼御史中丞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以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

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辛酉（十六日），雍王李适向代宗辞行，代宗任命兼任御史中丞的药子昂、魏琚为左右厢兵马使，中书舍人韦少华为判官，给事中李进为行军司马，前去陕州会合诸道节度使和回纥军队，共同进军讨伐史朝义。代宗想让郭子仪担任李适的副手，程元振、鱼朝恩等人阻止，代宗只好作罢。另外任命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统领各军节度行营，担任李适的副手。

上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代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因为李辅国专横跋扈，心里忿忿不平，等到即位后，因为李辅国有杀掉张后的功劳，不想公开杀掉他。壬戌（十七日）夜里，盗贼进入李辅国的宅第，杀掉李辅国，带了他的头和一条臂走了。代宗敕令有关部门捕捉盗贼，又派遣中使慰问李辅国的家属，为他刻了一个木脑袋来安葬李辅国，还追赠他为太傅。

丙寅，上命仆固怀恩与母、妻俱诣行营。

丙寅（二十一日），代宗命令仆固怀恩和他母亲、妻子都到行营去。

雍王适至陕州，回纥可汗屯于河北，适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之。可汗责适不拜舞，药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军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车鼻遂引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少华一夕而死。

雍王李适到达陕州时，回纥可汗驻扎在陕州河北县，李适与僚属随从数十人乘马前往看望回纥可汗。回纥可汗叱责李适不行拜舞大礼，药子昂回答说，按照礼仪不应当这样。回纥将军车鼻说：“唐朝天子与可汗已经结为兄弟，对雍王来说，可汗是叔父，怎么能不拜舞呢？”药子昂说：“雍王是天子的长子，如今又为元帅。哪里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河汗拜舞的道理呢！况且太上皇和先帝尚未出殡，也不应该舞蹈。”力争好长时间，于是车鼻将药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打一百鞭，以李适年少不懂事，遣送回营。魏琚、韦少华过了一夜就死了。

戊辰，诸军发陕州，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为殿，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雍王留陕州。辛未，怀恩等军于同轨。

戊辰（二十三日），各路军队从陕州出发，仆固怀恩与固纥左杀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入攻洛阳；潞泽节度使李抱玉从河阳入攻洛阳，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入攻洛阳。雍王李适留守陕州。辛未（二十六日），仆固怀恩等在同轨驻扎。

史朝义闻官军将至，谋于诸将。阿史那承庆曰：“唐若独与汉兵来，宜悉众与战；若与回纥俱来，其锋不可当，宜退守河阳以避之。”朝义不从。壬申，官军至洛阳北郊，分兵取怀州；癸酉，拔之。乙亥，官军陈于横水。贼众数万，立栅自固，怀恩陈于西原以当之。遣骁骑及回纥并南山出栅东北，表里合击，大破之。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之，陈于昭觉寺，官军骤击之，杀伤甚众，而贼陈不动；鱼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战，贼虽多死者，陈亦如初。镇西节度使马曰：“事急矣！”遂单骑奋击，夺贼两牌，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转战于石榴园、老君庙，贼又败；人马相蹂践，填尚书谷，斩首六万级，捕虏二万人，朝义将轻骑数百东走。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获其中书令许叔冀、王等，承制释之。怀恩留回纥可汗营于河阳，使其子右厢兵马使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帅步骑万余乘胜逐朝义，至郑州，再战皆捷。朝义至汴州，其陈留节度使张献诚闭门拒之，朝义奔濮州，献诚开门出降。

史朝义听说官军即将到达，便与诸将商议对策。阿史那承庆说：“如果唐朝单独率领汉军前来，就应当率领全军与他们决战。如果与回纥军队一起来，兵锋锐不可挡，我们就应该退守河阳，避其锋芒。”史朝义不同意。壬申（二十七日），官军到达洛阳北郊，分兵夺取怀州。癸酉（二十八日），官军攻克怀州。癸酉（二十八日），官军攻克怀州。乙亥（三十日），官军在横水布阵。数万叛军，设置栅栏，各自固守，仆固怀恩在西原布阵抵挡叛军。又派遣劲骑以及回纥军队出南山攻到栅栏东北，里外合击，将叛军打得大败。史朝义率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十万人前去救援，在昭觉寺布阵，官军急速冲击敌阵，杀伤很多敌军，但贼军陈势仍然没有动摇。鱼朝恩派遣射生军五百人奋力冲杀，虽然叛军死者众多，但阵势仍如当初。镇西节度使马说：“事情急迫了！”于是单枪匹马奋力冲击，夺得叛军两块盾牌，突入千军万马之中。叛军纷纷倒下，大部队乘机突入敌阵，叛军大贩。双方转战到石榴园、老君庙一带，叛军又遭惨败，人马互相践踏，填满了尚书谷。官军杀死六万人，捕获二万人，史朝义仅率领数百名轻骑向东逃窜。仆固怀恩进而攻克东京以及河阳城，抓获史朝义的中书令许叔冀、王等人，遵照代宗的制令又将他们释放了。仆固怀恩留在河阳回纥河汗的营帐中，派他的儿子右厢兵马使仆固以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领步、骑兵一万多人乘胜追击史朝义，到达郑州时，又与叛军交战，都取得了胜利。史朝义逃到汴州，他的陈留节度使张献诚紧闭城门，拒绝让他进城，史朝义又逃奔濮州，张献诚打开城门出城向官军投降。

回纥入东京，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为贼境，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此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回纥悉置所掠宝货于河阳，留其将安恪守之。

回纥军队进入东京，肆意杀掠，死者数以万计，大火几十天都没有熄灭。朔方、神策军也因为东京、郑州、汴州、汝州都是叛军控制的区域，所过之处大肆虏掠，三个月之后才停止。一排排的房屋被毁坏荡尽，百姓都只好穿上纸衣。回纥可汗将他们所掠的财物全部存放到河阳，留下他的将领安恪看守。

十一月，丁丑，露布至京师。

十一月，丁丑（初二），捷报传到京师。

朝义自濮州北渡河，怀恩进攻滑州，拔之，追败朝义于卫州。朝义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击破之，长驱至昌乐东。朝义帅魏州兵来战，又败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进军入其营，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无何，仆固怀恩皆令复位。由是抱玉、云京疑怀恩有贰心，各表言之，朝廷密为之备；怀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制：“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

史朝义从濮州北渡黄河，仆固怀恩进攻并攻克了滑州，又在卫州追上史朝义，将他击败。史朝义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人率兵四万多人与史朝义会合，又前来抵抗。仆固将他们击败，长驱直入，到达昌乐县东面。史朝义率领魏州的军队前来交战，又兵败退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献出相州、卫州、州、邢州，向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献出赵州、恒州、深州、定州、易州，向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薛嵩是薛楚玉的儿子。李抱玉等人已进军到薛嵩的军营中，检查他的部队，薛嵩等人都接受李抱玉派人取代。没过多久，仆固怀恩让他们都官复原位。因此，李抱玉、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怀有二心，分别上表说到此事，朝廷暗地里防备仆固怀恩。仆固怀恩也上书为自己辩护，代宗安慰和勉励他一番。辛巳（初六），代宗下制令：“东京以及河南、河北接受伪职的人概不追究。”

己丑，以户部侍郎刘晏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己丑（十四日），代宗任命户部侍郎刘晏兼任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丁酉，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初，辛云京引兵将出井陉，常山裨将王武俊说宝臣曰：“今河东兵精锐，出境远斗，不可敌也。且吾以寡当众，以曲遇直，战则必离，守则必溃，公其图之。”宝臣乃撤守备，举五州来降。及复为节度使，以武俊之策为善，擢为先锋兵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没诺干。

丁酉（二十二日），代宗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领恒州、赵州、深州、定州、易州，赐姓为李，名为宝臣。从前，辛云京率领军队将要东出井陉，常山副将王武俊劝李宝臣说：“如今河东军队十分精锐，出境远征，势不可敌。况且我们以少挡多，以曲遇直，如果交战就必定会众叛亲离，固守就必然会溃败，你应该好好考虑。”李宝臣便撤除守备，率五州前来投降辛云京。等到李宝臣又任节度使后，认为王武俊的计策很好，提拔他为先锋兵马使。王武俊本是契丹族人，原名没诺干。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郭子仪因为仆固怀恩有平定河朔的功劳，请求代宗将副元帅的职位让给他。己亥（二十四日），代宗任命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任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史朝义走至贝州，与其大将薛忠义等两节度合，仆固追之至监清。朝义自衡水引兵三万还攻之，设伏击走之。回纥又至，官军益振，遂逐之；大战于下博东南，贼大败，积尸拥流而下；朝义奔莫州。怀恩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与田神功、辛云京会于下博，进围朝义于莫州，青淄节度使侯希逸继至。

史朝义逃到贝州，与他的大将薛忠义等二节度使会合，仆固一直追击到临清县，史朝义从衡水率军三万回师反攻，仆固设下伏兵将他们击退。此时回纥军队又抵达临清县，官军势力更加壮大，于是追击史朝义。在下博县东南双方大战，贼军大败，成堆的尸体随着河流冲走了。史翰义逃往莫州。仆固怀恩部下都知兵马使薛兼训、兵马使郝庭玉在下博县与田神功、辛云京会合后，便进军莫州，围攻史朝义，青淄节度使侯希逸也随后赶到。

十二月，庚申，初以太祖配天地。

十二月庚申（十六日），首次在祭祀天地时附祭太祖。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上广德元年（癸卯、763 ）

唐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 年）

春，正月，己卯，追谥吴太后曰章敬皇后。

春季，正月己卯（初五），代宗追谥吴太后为章敬皇后。

癸未，以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癸未（初九），代宗任命国子祭酒刘晏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使等职务仍然不变。

初，来在襄阳，程元振有所请托，不从；及为相，元振谮言涉不顺。王仲升在贼中，以屈服得全，贼平得归，与元振善，奏与贼合谋，致仲升陷贼。壬寅，坐削官爵，流播州，赐死于路，由是藩镇皆切齿于元振。

从前，来在襄阳时，程元振曾经请求和嘱托他办事，来没有答应；等到来担任宰相后，程元振诬陷来说了对代宗不恭敬的话。王仲升在贼军中，曾因表示屈服才得以偷生，贼军被平定后，他回归朝廷，与程元振关系很好，便奏称来与贼军合谋，致使自己被贼军抓获。壬寅（二十八日），来被削去官爵，流放播州，在流放的路上被代宗赐死，因此藩镇都对程元振恨得咬牙切齿。

史朝义屡出战，皆败，田承嗣说朝义，令亲往幽州发兵，还救莫州，承嗣自请留守莫州。朝义从之，选精骑五千自北门犯围而出。朝义既去，承嗣即以城降，送朝义母、妻、子于官军。于是仆固、侯希逸、薛兼训等帅众三万追之，及于归义，与战，朝义败走。

史朝义屡次出战，都遭失败，田承嗣劝说史朝义，他亲自前往幽州征调军队，回救莫州，请求让自己留下守卫莫州。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挑选五千精锐骑兵从北门冲出包围。史朝义离去之后，田承嗣马上举城投降，将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儿子一起送到官军那儿。于是仆固、侯希逸、薛兼训等人率领三万士兵追击史朝义，在归义县追上了史朝义，双方交战，史朝义又败走。

时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因中使骆奉仙请降，遣兵马使李抱忠将兵三千镇范阳县，朝义至范阳，不得入。官军将至，朝义遣人谕抱忠以大军留莫州、轻骑来发兵救援之意，因责以君臣之义，抱忠对曰：“天不祚燕，唐室复兴，今既归唐矣，岂可更为反覆，独不愧三军邪！大丈夫耻以诡计相图，愿早择去就以谋自全。且田承嗣必已叛矣，不然，官军何以得至此！”朝义大惧，曰：“吾朝来未食，独不能以一餐相饷乎！”抱忠乃令人设食于城东。于是范阳人在朝义麾下者，并拜辞而去，朝义涕泣而已，独与胡骑数百既食而去。东奔广阳，广阳不受；欲北入奚、契丹，至温泉栅，李怀仙遣兵追及之；朝义穷蹙，缢于林中，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与诸军皆还。

当时史朝义部下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经通过中使骆奉仙向朝廷请求投降，并派遣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士兵镇守范阳县。史朝义来到范阳，李抱忠不让他入城。官军即将追到，史朝义派人将大部队留在莫州、轻装骑兵前来征调军队救援的意图告诉了李抱忠，并且用君臣道理责备他，李抱忠回答说：“老天不让燕人做皇帝，唐室又复兴了，今天既然已经归顺唐朝，难道可以再反覆，就不愧对三军将士吗？大丈夫以诡计相图为可耻，但愿你能早点选择后路，考虑保全自己。况且田承嗣一定已经叛变了，不然的话，官军怎么能够追到这里呢！”史朝义十分害怕，说：“从早晨以来，我们滴水未进，难道不能让我们吃一顿饭吗？”李抱忠便让人在城东供应膳食。于是史朝义手下的范阳人一起向史朝义叩拜辞别而去，史朝义只是痛哭流涕而已，吃罢饭，独自与数百名胡人骑兵离去。史朝义向东奔赴广阳，广阳也不接收他们。史朝义想向北进入奚、契丹境内，来到温泉栅时，李怀仙派兵追上了他们。史朝义走投无路，在树林中上吊自杀，李怀仙割取了他的头颅献给朝廷。仆固怀恩与各路军队都回军。

甲辰，朝义首至京师。

甲辰（三十日），史朝义的头颅被送到了京师。

闰月，己酉夜，有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胪寺，门司不敢遏。

闰正月己酉（初五）夜里，有十五名回纥人侵犯含光门，冲进鸿胪寺，守门人不敢制止他们。

癸亥，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时河北诸州皆已降，嵩等迎仆固怀恩，拜于马首，乞行间自效；怀恩亦恐贼平宠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宝臣分帅河北，自为党援。朝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

癸亥（十九日），代宗任命史朝义部下的降将薛嵩为相、卫、邢、、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在故地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当时河北各州都已投降，薛嵩等人迎接仆固怀恩，在他坐骑前叩拜，恳求让他们留在军中效力，仆固怀恩也害怕贼军平定后会失宠，所以上奏让薛嵩等人以及李宝臣留下来，分别统率河北各藩镇，成为他的党羽外援。朝廷也厌恶战争，只希望天下无事，因而将河北交给他们。

回纥登里可汗归国，其部众所过抄掠，廪给小不如意，辄杀人，无所忌惮。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属置顿，人人辞惮，赵城尉马燧独请行。此回纥将至，燧先遣人赂其渠帅，约毋暴掠，帅遗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为左右，小有违令，立斩之。回纥相顾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约束。抱玉奇之，燧因说抱玉曰：“燧与回纥言，颇得其情。仆固怀恩恃功骄蹇，其子好勇而轻，今内树四帅，外交回纥，必有窥河东、泽潞之志，宜深备之。”抱玉然之。

回纥登里可汗回国，他的部众在所经之地搜劫财物，由官府供给他们粮食，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动手杀人，无所顾忌。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想派遣下属官吏设办理招待和供应的事，但因为害怕，人人都推托，唯独赵城县尉马燧请求去办理。等到回纥军即将到达时，马燧先派人贿赂他们的首领，约定不得残暴抢劫，首领给他留下了一面旗，说道：“如果有违反命令的人，你可以自行杀掉他们。”马燧让死囚作随从，稍有违令，便立即杀掉。回纥人互相对视，大惊失色，于是经过境内的回纥人都拱手遵守规约。李抱玉十分惊奇，马燧借此机会劝说李抱玉，说道：“我与回纥人交谈过，对他们情况颇为了解。仆固怀恩自恃有功，傲慢不顺，他的儿子仆固喜欢逞能，轻率浮躁，如今在国内树立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四员将帅，对外结交回纥，一定有窥视河东、泽潞的志向，应当好好地防备他们。”李抱玉认为确实如此。

初，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从来镇襄阳，累迁右兵马使。崇义有勇力，能卷铁舒钩；沈毅寡言，得众心。之入朝也，命诸将分戍诸州，死，戍者皆奔归襄阳。行军司马庞充将兵二千赴河南，至汝州，闻死，引兵还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拒之，充奔房州。崇义自邓州引戍兵归，与昭及副使薛南阳相让为长，久之不决，众皆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义为帅。崇义寻杀昭及南阳，以其状闻，上不能讨。三月甲辰，以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崇义奏改葬，为之立祠，不居听事及正堂。

从前，长安人梁崇义以羽林射生军跟随来镇守襄阳，历经升迁，任右兵马使。梁崇义有勇力，能够弯卷铁器，舒展铁钩，生性刚毅，沉默寡言，很得人心。来入朝时，命令诸将分别戍守各州，来死后，戍守各州的将士都纷纷逃回襄阳。行军司马庞充率领二千士兵奔赴河南，到达汝州时，听说来去世，便率军回袭襄州。左兵马使李昭抵抗庞充，庞充逃往房州。梁崇义从邓州率领戍守的军队返回襄阳，他与李昭和节度副使薛南阳互相推让不肯做统帅，很长时间决定不下，大家都说：“军队非梁崇义统帅不可。”于是推举梁崇义为统帅。不久梁崇义杀掉了李昭和薛南阳，并向代宗作了奏报，代宗不能讨伐他。三月甲辰（初一），代宗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梁崇义奏请为来改葬，并建立祠堂，自己不在来的厅堂和正堂居住。

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庙号玄宗。庚午，葬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于建陵；庙号肃宗。

辛酉（十八日），代宗将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葬在泰陵，庙号为玄宗。庚午（二十七日），将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葬在建陵，庙号为肃宗。

夏，四月，庚辰，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伯仪，魏州人也。

夏季，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称已经抓获袁晁，浙东地区的叛乱全部平息。当时，袁晁聚集了近二十万人马，辗转进攻州县，李光弼派遣部将张伯仪率领军队讨伐，镇压了他们。张伯仪是魏州人。

郭子仪数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之备。”

郭子仪多次进言说：“吐蕃、常项不可忽视，应当及早防备他们。”

辛丑，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于吐蕃，为虏所留，二年乃得归。

辛丑（二十八日）代宗派遣兼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人出使吐蕃，他们被吐蕃扣留，二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唐朝。

群臣三上表请立太子；五月，癸卯，诏许俟秋成议之。

大臣们三次上表请求立太子，五月癸卯（初一），代宗下诏允许等到秋收后商议此事。

丁卯，制分河北诸州：以幽、莫、妫、檀、平、蓟为幽州管；恒、定、赵、深、易为成德军管；相、贝、邢、为相州管；魏、博、德为魏州管；沧、棣、冀、瀛为青淄管；怀、卫、河阳为泽潞管。

丁卯（二十五日），唐代宗颁布制令分割河北各州：将幽州、莫州、妫州、檀州、平州、蓟州归属幽州统管；恒州、定州、赵州、深州、易州归属成德军统管；相州、贝州、邢州、州归属相州统管；魏州、博州、德州归属魏州统管；沧州、棣州、冀州、瀛州归属青淄统管；怀州、卫州、河阳归属泽潞统管。

六月，癸酉，礼部侍郎华阴杨绾上疏，以为：“古之选士必取行实，近世专尚文辞。自隋炀帝始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训子，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又，举人皆令投牒自应，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让，何可得也！请令县令察孝廉，取行著乡闾，学知经术者，荐之于州，刺史考试，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经，朝廷择儒学之士，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罢归。又道举亦非理国，望与明经、进士并停。”上命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并与绾同。至议以为：“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风流颓弊，诚当厘改。然自东晋以来，从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请兼广学校，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礼部具条目以闻。绾又请置五经秀才科。

六月癸酉（初一），礼部侍郎华阴人杨绾上书认为：“古代选官必须考核他的操行，近代选官则专门崇尚文章。从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以来，还只是考试策论而已；到唐高宗时，考功员外郎刘思立首次上奏，考进士科要加试杂文，明经科加试帖经，从此积成弊端，又转变成习俗。朝廷的公卿大臣以此来看待士人，家中长辈以此来教导儿子，其中明经科的考试，人们背诵帖括经书以求侥幸及第。而且，让举人都自己呈递谱牒前来应试，如此一来，要想让他们回归淳朴，崇尚清廉忍让，怎么做得到呢！请让县令察举孝廉之士，取那些在乡里表现出众的，以及饱读经书的人，推荐他们到州府。经过刺史对他们的考试，再送到尚书省。让他们各自选一部经典，朝廷选择儒学之士作考官，考问他们经义二十条，对策三道，考试成绩优秀的便按资历名次授予官职，中等的给予录选的资格，下等的让他们回去。再者，考老庄的道举也同治理国家无干，希望与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一起停止。”代宗命令各有关部门共同商议，给事中李栖筠、左丞贾至、京兆尹严武都与杨绾的意见相同。贾至的意见认为：“如今考试经学的人以帖括经书的文字来断定是否精通经典，考试文章的人以是否音从文顺来辨别文章的好坏，这种风气颓废衰败，确实应当更改。然而从东晋以来，人们都侨居他乡，在故乡居住的士人，不到百分之一二，请求朝廷同时广设学校，确保在故乡的人得到乡里的推举，寓居他乡的人得到学校的推举。”代宗敕令礼部制定科举考试条陈，再上报给他。杨绾又请求代宗设置五经秀才科。

庚寅，以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

庚寅（十八日），代宗任命魏博都防御使田承嗣为节度使。田承嗣检索所辖的全部户籍人口，强壮者都入册让他们当兵，只让老弱者耕种庄稼，数年时间便拥有十万大军。他又挑选骁勇刚健的士兵一万人保卫自己，称之为牙兵。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为程无振所谮，恐惧，自杀。

同华节度使李怀让被程元振所诬陷，恐惧万分，最后自杀身亡。

第二百二十三卷

唐纪三十九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广德元年（癸卯、763 ）

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癸卯，公元763 年）

秋，七月，壬寅，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诸将讨史朝义者进官阶、加爵邑有差。册回纥可汗为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左、右杀以下，皆加封赏。

秋季，七月壬寅（初一），大臣们为唐代宗进献尊号，称作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壬子（十一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广德。征讨史朝义有功的将领加官进爵，封赏食邑，各有等差。又册封回纥可汗为颉咄登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册封回纥可敦为娑墨光亲丽华毗伽可敦，回纥左杀、右杀官职以下的将领也都有封赏。

戊辰，杨绾上贡举条目：秀才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国子监举人，令博士荐于祭酒，祭酒试通者升之于省，如乡贡法。明法，委刑部考试。或以为明经、进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戊辰（二十七日），杨绾提出新的科举考试条例：秀才问经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国子监推举的人才，首先让博士向国子祭酒推荐，通过国子监祭酒考试后，再送到尚书省，如同科举制度中乡贡法一样。明法科的考试，则委托刑部进行。有人认为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实施已久，不可以突然改变。杨绾的建议虽然未能实施，但有识之士却认为它是切实可行的。

以仆固为朔方行营节度使。

代宗任命仆固为朔方行营节度使。

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使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徵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吐蕃侵入大震关，攻陷兰州、廓州、河州、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等地，河西、陇右地区均为吐蕃占领。自从武德年间以来，唐朝向外开拓疆域，地域与西域相连。在这些地区都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开元年间，朝廷设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各节度使管理西北地区，每年征发崤山以东的壮丁为戍守士卒，丝织品为军费，开荒屯田，为军队提供食粮，设置监牧，蓄养牛马，军城和巡逻哨所，万里相望。及至安禄山反叛，边镇的精锐部队都被抽调回来援救朝廷，称为行营。剩下留守边镇的部队势单力薄，吐蕃军队便逐渐地将他们蚕食。数年时间，西北地区数十州相继沦陷，自凤翔以西，州以北，均为吐蕃军队所占领。

初，仆固怀恩受诏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以可汗及怀恩婿，恐其合谋袭军府，闭城自守，亦不犒师。乃史朝义既平，诏怀恩送可汗出塞，往来过太原，云京亦闭城不与相闻。怀恩怒，具表其状，不报。怀恩将朔方兵数万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将万人屯榆次，裨将李光逸等屯祈县，李怀光等屯晋州，张维岳等屯沁州。怀光，本勃海也，姓茹，为朔方将，以功赐姓。中使骆奉仙至太原，云京厚结之，为言怀恩与回纥连谋，反状已露。奉仙还，过怀恩，怀恩与饮于母前，母数让奉仙曰：“汝与吾儿约为兄弟，今又亲云京，何两面也！”酒酣，怀恩起舞，奉仙赠以缠头彩。怀恩欲酬之，曰：“来日端午，当更乐饮一日。”奉仙固请行，怀恩匿其马，奉仙谓左右曰：“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夜，逾垣而走；怀恩惊，遽以其马追还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长安，奏怀恩谋反；怀恩亦具奏其状，请诛云京、奉仙；上两无所问，优诏和解之。

当初，仆固怀恩奉肃宗诏令在太原与回纥可汗会晤，因为回纥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害怕他们合谋袭击军府，所以关闭城门，守备森严，也不去犒劳他们的部队。史朝义被平定后，仆固怀恩奉诏送回纥可汗北出边塞，往来途中经过太原，辛云京都闭城不见。仆固怀恩恼羞成怒，向代宗一一禀报，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仆固怀恩率领朔方镇兵数万人驻扎汾州，派遣其子御史大夫仆固率领士兵一万人驻扎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分别驻扎祁县、晋州、沁州。李怀光本是勃海人，姓茹，是朔方将领，因功而被赐姓为李。中使骆奉仙到达太原，辛云京与他深深结纳，对他说仆固怀恩与回纥共谋叛乱，谋反的迹象已经暴露。骆奉仙在返京途中经过仆固怀恩的驻地，仆固怀恩当着自己母亲的面设宴款待骆奉仙。宴席中，仆固怀恩的母亲多次责问骆奉仙说：“你与我儿子是结拜兄弟，如今又和辛云京亲近，你为什么要两面结交呢！”酒喝到尽兴时，仆固怀恩起身舞蹈，骆奉仙将缠头彩物赠送给他。仆固怀恩想要酬谢，说道：“到端午节时，我们再开怀痛饮一天。”骆奉仙坚持请求要返回京师，仆固怀恩便将他的马藏匿起来，骆奉仙对随从说：“早晨，仆固怀恩的母亲来责问我，仆固怀恩又藏了我的马，他们将要杀掉我了。”夜里，骆奉仙跳墙而逃。仆固怀恩大惊，赶紧追上去将马还给他。八月癸未（十三日），骆奉仙回到长安，上奏说仆固怀恩图谋造反；仆固怀恩也将全部情况上奏代宗，请求杀掉辛云京、骆奉仙。代宗不问双方情由，颁发优抚诏书让他们和解。

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怨殊深，上书自讼，以为：“臣昨奉诏送可汗归国，倾竭家赀，俾之上道。行至山北，云京、奉仙闭城不出祗迎，仍令潜行窃盗。回纥怨怒，亟欲纵兵，臣力为弥缝，方得出塞。云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论，遂复妄称设备，与李抱玉共相组织。臣静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臣既负六罪，诚合万诛，惟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颜，但以来受诛，朝廷不示其罪，诸道节度，谁不疑惧！近闻诏追数人，尽皆不至，实畏中官谗口，虚受陛下诛夷；岂惟群臣不忠，正为回邪在侧。且臣前后所奏骆奉仙，词情非不摭实，陛下竟无处置，宠任弥深；皆由同类比周，蒙蔽圣听。窃闻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与骠骑议之，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数月不还，远近益加疑阻。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傥不纳愚恳，且贵因循，臣实不敢保家，陛下岂能安国！忠言利行，惟陛下图之。臣欲公然入朝，恐将士留沮。今托巡晋、绛，于彼迁廷，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绛州问臣，臣即与之同发。”

仆固怀恩自认为，从他兴师讨伐叛军以来，每次战斗他都竭力拼杀，一家为报效朝廷而牺牲的家属就达四十六人，女儿远嫁回纥，又劝说回纥出兵，再度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平息河南、河北地区的叛乱，功绩谁也无法相比。但是，如今蒙受谗人的诬陷，怨愤重重。他上书为自己辩解，认为：“先前奉诏送回纥可汗回国，我倾家荡产，才使得回纥可汗踏上归途。但是我们路经太原时，辛云京、骆奉仙不仅紧闭城门，不出来恭迎，还命令部下悄悄地出来盗窃财物。这一切引起了回纥人的愤怒，屡次打算纵兵掳掠，幸亏我竭力劝阻，缓和矛盾，方使得他们出塞回国。辛云京、骆奉仙害怕我先上奏论理，于是妄称回纥人设置军备，又与李抱玉相互勾结罗织我的罪名。我冷静下来，默默地思索着，我的罪状有六条：第一，过去同罗叛乱，我为先帝扫清了河曲。第二，我儿子仆固玢被同罗俘虏，后来乘机逃回，我将他处斩以号令将士。第三，我有二个女儿远嫁外夷，为了国家而和亲，以消灭叛军。第四，我与儿子仆固不顾生死，为国效命。第五，河北叛军近来归附朝廷，节度使手中仍然掌握重兵，我前去抚慰，安定军心，使他们不再反叛。第六，我劝说回纥，使他们出兵解救朝廷的危难，天下已经平定，我又送他们回国。我既然有六条罪状，确实应当杀头，只该饮恨九泉、含冤千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深受朝廷的大恩，夙夜都想着到陛下身边侍奉。然而来被杀，朝廷没有公布他的罪状，诸道节度使谁不疑虑恐惧呢！近来听说陛下颁诏要召回几个人，但是，他们都不敢来。这实际上是他们畏惧宦官的谗言，害怕枉遭陛下的杀戮。难道是大臣们不忠诚吗？恰恰相反，这正是因为邪恶的宦官伴随在陛下的身边的缘故。况且，我前后上奏控告骆奉仙，所言均是事实，但是，陛下不仅不处置骆奉仙，而且愈加宠幸。这都是由于象骆奉仙一类人结党营私，蒙蔽陛下视听的缘故。我私下听说地方上每次派遣使者上奏言事，陛下都说要与骠骑大将军程元振商议，却从来不曾委托宰相来决定事情是否可行。有时，陛下让使者滞留数月而不能返回，使得地方上更加疑虑。比如我所统领的朔方将士，功劳最大，是先帝中兴的中坚人物，又是陛下蒙尘落难时的旧部，陛下却未曾另外给予嘉奖，反而听信那些诬陷嫉妒之辞。先前郭子仪已被猜疑，如今我又遭到诋毁。古语说鸟尽弓藏，我相信此话一点不假。陛下相信那些托言诬陷之词，这与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倘若陛下不采纳我诚恳的意见，并且依然如故的话，我实在不敢保家，陛下又岂能安国！忠言有利于行事，只有请陛下考虑了。我想公然入朝，恐怕部下会阻拦我。现在我假托巡视晋州、绛州，在那里逗留拖延。我恳求陛下特派一人到绛州问候我，我就与他一同入朝。”

九月，壬戌，上遣裴遵庆诣怀恩谕旨，且察其去就。怀恩见遵庆，抱其足号泣诉冤。遵庆为言圣恩优厚，讽令入朝。怀恩许诺。副将范志诚以为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则为来，不复还矣！”明日，怀恩见遵庆，以惧死为辞，请令一子入朝，志诚又以为不可，遵庆乃还。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纥还，怀恩先与可汗往来，恐翊泄其事，遂留之。

九月壬戌（二十二日），代宗派裴遵庆到仆固怀恩那儿去宣谕圣旨，并且观察他的去留动向。仆固怀恩一见到裴遵庆，立即抱住他的脚，痛哭流涕，诉说冤屈。裴遵庆对他说，皇上恩重如山，并劝令他入朝觐见皇上。仆固怀恩表示赞同。但是，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认为这样不行，劝说道：“如果你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入朝如同来一样，就不可能再回来了！”第二天，仆固怀恩拜见裴遵庆，以怕死为由，请求让他的一个儿子随同裴遵庆入朝。范志诚又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裴遵庆只好回去了。御使大夫王翊出使回纥回来，仆固怀恩早先与回纥可汗往来，害怕王翊泄露这些事，于是将他扣留。

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之乡导，引吐蕃深入；过州，上始闻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吐蕃军队入侵唐朝，边镇将领告急，但是程元振不向代宗禀报。冬季，十月，吐蕃军队进犯泾州，泾州刺史高晖举城投降。于是，高晖为吐蕃军队作向导，引导他们向内地深入。吐蕃军队经过州时，代宗才知道这个消息。辛未（初二），吐蕃军队进犯奉天、武功，京师大为震惊。代宗下诏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军队的进攻。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子仪使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奏，请益兵，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见。癸酉，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将精卒二千破吐蕃于之西。乙亥，吐蕃寇，月将复与力战，兵尽，为虏所擒。

郭子仪闲居京师已久，部下早已离散。这时，郭子仪才临时招募，征得骑兵二十人启程。到咸阳时，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各族军队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达数十里，已经从司竹园渡过渭河，顺着山脉向东涌来。郭子仪派遣判官中书舍人王延昌入朝奏报军情，请求增兵支援。程元振阻拦，王延昌竟然没有被代宗召见。癸酉（初四），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领精锐部队二千人，在以西打败了吐蕃军队。乙亥（初六），吐蕃军队进犯，吕月将再次与敌军拼死作战，士兵全部战死，吕月将也为吐蕃军队擒获。

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官吏藏窜，六军逃散。郭子仪闻之，遽自咸阳归长安，比至，车驾已去。上才出苑门，渡水，射生将王献忠拥四百骑叛还长安，胁丰王珙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仪于开远门内，子仪叱之，献忠下马，谓子仪曰：“今主上东迁，社稷无主，令公身为元帅，废立在一言耳。”子仪未应。珙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仪责让之，以兵援送行在。丁丑，车驾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会观军容使鱼朝恩将神策军自陕来迎，上乃幸朝恩营。丰王珙见上于潼关，上不之责，退至幕中，有不逊语；群臣奏议诛之，乃赐死。

代宗正在操练军队，这时，吐蕃军队已经跨过便桥，代宗临事仓促，不知所措。丙子（初七），代宗逃往陕州，官吏躲藏逃窜，禁军部队则一哄而散。郭子仪闻听此事，急忙从咸阳赶回长安，等到长安时，代宗已经走了。代宗才出宫苑门，渡过水，射生将王献忠就率领四百骑兵叛降后返回长安，胁迫丰王李珙等十王西去迎接吐蕃军队。当他们走到开远门内时，遇上郭子仪。郭子仪大声呵斥，王献忠跳下马来，跟郭子仪说道：“如今皇上已经东迁，国家无主，您身为元帅，皇上的废立就在于您一句话了！”郭子仪没有回答，李珙上前说道：“你为什么不说话！”郭子仪训斥他们一番，然后派兵护送他们前往行在。丁丑（初八），代宗到达华州，这时，州府官吏早已逃散，无法为代宗一行提供食宿，随从将士不免饥寒交迫。幸亏碰上观军容使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驾，于是代宗前往鱼朝恩的营帐。丰王李珙在潼关拜见代宗，代宗没有责怪他。然而，他珙退回到营帐中，出言不逊。大臣们上奏建议杀掉李珙，于是，代宗将他赐死。

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苗晋卿病卧家，遣人舆入，迫胁之，晋卿闭口不言，虏不敢杀。于是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

戊寅（初九），吐蕃军队进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已故王李守礼之孙李承宏为皇帝，更改年号，设置百官，任命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人为宰相，吐蕃军队大肆抢劫府库市里的财物，焚毁居宅，长安城中一片萧条。苗晋卿正病卧在家，吐蕃派人将他抬来，胁迫他出任伪职，苗晋卿闭口不言，吐蕃也不敢杀他，此时溃散的禁军也到处抢劫，士人平民纷纷逃入山谷，躲避战乱。

辛巳，上至陕，百官稍有至者。郭子仪引三十骑自御宿川循山而东，谓王延昌曰：“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发武关防兵，数日间，北出蓝田以向长安，吐蕃必遁。”过蓝田，遇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兵近千人。子仪与延昌谋曰：“溃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乱。”使延昌自直径入商州抚谕之。诸将方纵兵暴掠，闻子仪至，皆大喜听命。子仪恐吐蕃逼乘舆，留军七盘，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关防兵合四千人，军势稍振。子仪乃泣谕将士以共雪国耻，取长安，皆感激受约束。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琦为粮料使，给军食。上赐子仪诏，恐吐蕃东出潼关，徵子仪诣行在。子仪表称：“臣不收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虏必不敢东向。”上许之。延节度判官段秀实说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孝德即日大举，南趣京畿，与蒲、陕、商、华合势进击。

辛巳（十二日），代宗到达陕州，一些官员也有逐渐到达的。郭子仪率领三十名骑兵从御宿川沿着山麓向东开来。郭子仪对王延昌说：“溃逃的禁军将士多在商州，如今，我们应当迅速前去收容他们，同时，征调防守武关的军队。几天之内，我军北出兰田，直指长安，吐蕃军队必定会望风而逃的。”郭子仪经过兰田时，遇到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又得到近千名士兵。郭子仪和王延昌商量说：“溃逃的士兵到达商州，当地官吏一定会躲藏起来，那么当地就会人心大乱。”郭子仪派王延昌抄近路去商州安抚人心。诸将正在纵兵虏掠，听说郭子仪要来，都非常欣喜，甘愿听命。郭子仪恐怕吐蕃军队去进去逼代宗的驻地，让军队停留在七盘。三日后，郭子仪才率军启程。等到达商州，郭子仪就收容残兵，与武关守军合起来共达四千人，这时军队的力量稍有振作。于是，郭子仪哭着晓喻将士，勉励他们要共雪国耻，攻取长安，将士们颇受感动，都表示愿意受郭子仪的统帅。郭子仪请太子宾客第五琦担任粮料使，供给军粮。代宗赐郭子仪诏书，因为担心吐蕃军队东出潼关，召他前往陕州。郭子仪上表说：“我不收复京城，无法来见陛下。如果我出兵兰田，吐蕃军队一定不敢向东出击。”代宗表示同意。延节度判官段秀实劝说节度使白孝德率军前来急救国难，白孝德即日大举南下，奔赴京畿，与蒲州、陕州、商州、华州的军队同心协力，共击吐蕃军队。

吐藩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子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观虏势，令第五骑摄京兆尹，与之偕行，又令宝应军使张知节将兵继之。全绪至韩公堆，昼则击鼓张旗帜，夜则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保蓝田，与全绪相表里，帅二百余骑直渡水。吐蕃惧，百姓又绐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虏以为然，稍稍引军去。全绪又使射生将王甫入城阴结少年数百，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庚寅，悉众遁去。高晖闻之，帅麾下三百余骑东走，至潼关，守将李日越擒而杀之。

吐蕃已经立广武王李承宏为皇帝，想掳掠长安城中的士人、妇女和工匠，然后整队回国。郭子仪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骑兵出兰田，前去观察吐蕃军队的形势，命令第五琦代理京兆尹，让他与全绪一起行动，又命令宝应军使张知节率军跟随其后。长孙全绪到达韩公堆，白天就击鼓摇旗，夜里就燃起许多火堆，用来迷惑吐蕃军队。前光禄卿殷仲卿则聚集近一千人的军队保卫兰田，与长孙全绪内外呼应，又率领二百多骑兵直接渡过水。吐蕃军队害怕，而老百姓又哄骗他们说：“郭令公已经从商州率领大军来了！军队多得数不清！”吐蕃军队信以为真，逐渐率军撤退。长孙全绪又派射生将王甫入城秘密纠集数百名少年，夜里在朱雀街击鼓呐喊，吐蕃军队更加惶恐不安，庚寅（二十一日），他们便都逃跑了。高晖听到吐蕃军队已逃跑，也率领部下三百多名骑兵向东出逃，到达潼关时，被潼关守将李日越抓获并杀死。

壬辰，诏以元载判元帅行军司马，以第五琦为京兆尹。癸巳，以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甲午，子仪发商州。己亥，以鱼朝恩部将皇甫温为陕州刺史，周智光为华州刺史。

壬辰（二十三日），代宗下诏任命元载兼任元帅行军司马，第五琦为京兆尹。癸巳（二十四日），任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甲午（二十五日），郭子仪从商州出发。己亥（三十日），代宗任命鱼朝恩部将皇甫温为陕州刺史，周智光为华州刺史。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专权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辅国。诸将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时奏，致上狼狈出幸。上发诏徵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齿而莫敢发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为：“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劫宫闱，焚陵寝，武士无一人力战者，此将帅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习，日引月长，以成大祸，群臣在廷，无一人犯颜回虑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夺府库，相杀戮，此三辅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诸道兵，尽四十日，无只轮入关，此四方叛陛下也。内外离叛，陛下以今日之势为安邪，危邪？若以为危，岂得高枕，不为天下讨罪人乎！臣闻良医疗疾，当病饮药，药不当病，犹无益也。陛下视今日之病，何繇至此乎？必欲存宗庙社稷，独斩元振首，驰告天下，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后削尊号，下诏引咎，曰：”天下其许朕自新改过，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恶不悛，则帝王大器，敢妨圣贤，其听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请阖门寸斩以谢陛下。“上以元振尝有保护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大权独揽，为所欲为。人们害怕他超过李辅国。对军功卓著的将领，程元振都忌恨，总想加害于他们。吐蕃进犯唐朝时，程元振不及时上奏，致使代宗狼狈出走。代宗颁发诏书征调诸道军队，李光弼等人都忌恨程元振位居要职，没有一人前来赴难。朝廷内外也都咬牙切齿，敢怒而不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认为，“犬戎侵犯关陇地区，兵不血刃，就从容地进入京师，抢劫皇宫，焚烧陵寝，而士兵没有一人在拼死作战，这是将帅背叛陛下。陛下亲小人而远君子，天长日久，酿成大祸，而大臣们身居朝廷，却没有一人敢触犯龙颜，使陛下回心转意。这是公卿大臣背叛陛下。陛下才出都城，老百姓便大声鼓噪，争夺府库，互相残杀，这是三辅地区背叛陛下。从十月初一日颁下诏书征调诸道军队以来，已有四十天，但是没有一兵一卒入关赴难，这是地方背叛陛下。内外叛离，陛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是安全呢，还是危险呢？如果陛下认为形势危险，难道能高枕无忧，不为天下讨伐罪人吗！我听说良医治病要对症下药，不对症下药是没有好处的。陛下看看今天的病根，是什么原因使陛下落到这种地步呢？假如一定要想让宗庙社稷存在下去，陛下只有将程元振斩首，通告天下，并且让担任内诸司使的宦官全部隶属各州，将神策军交付大臣统领。然后自削尊号，颁发诏书，引咎自责，说：”如果天下允许朕改过自新，那么，应当立即招募士兵西来救援朝廷；如果天下认为朕有恶不改，那么，朕愿意听从天下人心向归，请访求圣贤登上帝王宝座。‘如果陛下那样做了，而军队仍然不来救驾，人们仍不感动，天下仍然不服，那么，我就请求将我满门抄斩以向陛下谢罪。“代宗因为程元振曾经有保驾之功，十一月辛丑（初二），仅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田里。

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二千余人，署置官属，暴横长安中。壬寅，郭子仪至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谓子仪，城不可入。子仪不听，引三十骑徐进，使人传呼召甫；甫失据，出迎拜伏，子仪斩之，其兵尽散。白孝德与宁节度使张蕴琦将兵屯畿县，子仪召之入城，京畿遂安。

王甫自称京兆尹，聚集二千多人，设置属吏，并在长安城中横行霸道。壬寅（初三），郭子仪来到水西岸，王甫按兵不动。有人跟郭子仪说，不能到城里去。郭子仪不听，带领三十名骑兵慢慢向城里走去，同时派人去传呼王甫；王甫进退两难，只得出来伏拜迎接，于是，郭子仪杀掉了他，其部下也一哄而散。白孝德和宁节度使张蕴琦率兵驻扎在京畿各县，郭子仪将他们召入京城。于是京畿地区得到安宁。

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兵作乱，节度使张休弃城奔端州。太一纵兵焚掠，官军讨平之。

宦官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发兵叛乱，节度使张休放弃州城逃往端州。吕太一纵兵焚烧掠夺，最后被官军镇压下去。

吐蕃还至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拒守，吐蕃围之数日。镇西节度使马闻车驾幸陕，将精骑千余，自河西入赴难；转斗至凤翔，值吐蕃围城，帅众持满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战，单骑先士卒奋击，俘斩千计而归。明日，虏复逼城请战，开悬门以待之。虏引退，曰：“此将军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于原、会、成、渭之地。

吐蕃军队撤退到凤翔，节度使孙志直闭城坚守，吐蕃军队围城数天。镇西节度使马听说代宗逃往陕州，便率领一千多名精锐骑兵从河西前来救援。马一路转战来到凤翔，正好遇上吐蕃军队围城。马便率军队，手持满弓，直指吐蕃军队，突入城内，不等脱下盔甲，又出城作战，匹马单枪，身先士卒，奋击敌人，俘杀敌军数以千计，这才回城。第二天，吐蕃军队再次向凤翔城进逼挑战，马打开悬门，严阵以待。吐蕃军队一见马出现便退却了，说道：“这位将军不怕死，还是避开他吧！”于是，他们撤走了，并在原州、会州、成州、渭州地区留居下来。

十二月，丁亥，车驾发陕州。左丞颜真卿请上先谒陵庙，然后还宫，元载不从，真卿怒曰：“朝廷岂堪相公再坏邪！”载由是衔之。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十二月，丁亥（十九日），代宗从陕州启程返京。左丞颜真卿请求代宗先拜谒祖宗陵庙，然后回宫，元载不听从他的建议，颜真卿愤怒地说：“难道朝廷还能经受住你再去败坏吗！”元载由此对他怀恨在心。甲午（二十六日），代宗到达长安，郭子仪率领城中群臣和军队，在水东岸迎接代宗，并且伏地等待代宗惩处。代宗慰问郭子仪说：“朕没能及早任用你，所以落到这种地步。”

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禁兵，权宠无比，筑城于县及中渭桥，屯兵以备吐蕃。以骆奉仙为县筑城使，遂将其兵。

代宗任命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管禁军，权势和宠幸无人能比。代宗又下令在县以及中渭桥修筑城池，屯兵防备吐蕃进攻。代宗任命骆奉仙为县筑城使。于是，骆奉仙掌握了那里的军队。

乙未，以苗晋卿为太保，裴遵庆为太子少傅，并罢政事；以宗正卿李岘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遵庆既去，元载权益盛，以货结内侍董秀，使主书卓英倩潜与往来，上意所属，载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无不合；上以是益爱之。英倩，金州人也。

乙未（二十七日），代宗任命苗晋卿为太保，裴遵庆为太子少傅，停止让他们参知政事，又任命宗正卿李岘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裴遵庆被免职后，元载的权势更盛。元载用财物交结内侍董秀，派遣主书卓英倩与董秀私下往来。这样，代宗有什么意图，元载必然首先知道，他根据圣意作深入细致的考虑，言无不合，因此代宗更加宠爱他。卓英倩是金州人。

吐蕃既去，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诛，丙申，放之于华州。

吐蕃军队撤走后，广武王李承宏便逃避到荒郊野外中。代宗赦令不杀，丙申（二十八日），将他流放到华州。

程元振既得罪，归三原，闻上还宫，衣妇入服，私入长安，复规任用，京兆府擒之以闻。

程元振已被惩处，回到三原，听说皇上回到皇宫，便身着女装，私下潜入长安，谋求再次重用，但被京兆府抓获，并上报代宗。

吐蕃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矣。

吐蕃军队攻陷松州、维州、保州和云山县新修筑的二个城池，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前去救援，至此，剑南西山各州都被吐蕃攻陷。

二年（甲辰、764 ）

二年（甲辰、公元764 年）

春，正月，壬寅，敕称程元振变服潜行，将图不轨，长流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寻复令于江陵安置。

春季，正月，壬寅（初四），代宗颁发敕书宣称程元振改装潜行，将要图谋不轨，将他远远地流放到溱州。不久，代宗又想到程元振有保驾之功，又下令在江陵安置。

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在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

癸卯（初五），代宗将剑南东川和剑南西川合为一道，任命黄门侍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

丙午，遣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宣慰朔方行营。上之在陕也，颜真卿请奉诏召仆固怀恩，上不许。至是，上命真卿说谕怀恩入朝。对曰：“陛下在陕，臣往，以忠义责之，使之赴难，彼犹有可来之理；今陛下还宫，彼进不成勤王，退不能释众，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怀恩反者，独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耳，自余群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仪代怀恩，可不战而服也。”时汾州别驾李抱真，抱玉之从父弟也，知怀恩有异志，脱身归京师。上方以怀恩为忧，召见抱真问计，对曰：“此不足忧也。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众信之，故为其用耳。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上然之。

丙午（初八），代宗派遣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前去安抚慰问朔方行营。代宗在陕州时，颜真卿请求奉诏召回仆固怀恩，代宗不同意。这时，代宗命令颜真卿劝说仆固怀恩入朝。颜真卿回答说：“陛下在陕州时，我去用忠义的道理质问他，让他前来奔赴国难，他还有可来的道理。如今陛下已经回宫，他进不是勤王赴难，退则无法向大家解释，这时去召见他，他怎么肯前来呢！再说，告仆固怀恩谋反的人，仅辛云京、骆奉仙、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而已，其余大臣都说他冤枉。陛下不如用郭子仪取代仆固怀恩，这样可以不战而使其臣服。”当时，李抱玉的堂弟汾州别驾李抱真知道仆固怀恩胸怀异志，便脱身回到京师。代宗正为仆固怀恩的事忧虑，于是，召见李抱真询问对策。李抱真回答说：“陛下不必忧虑这件事。朔方将士思念郭子仪，如同子弟思念父兄一样。仆固怀恩欺骗部下说，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部下信以为真，所以被仆固怀恩利用。陛下如果让郭子仪统领朔方军队，他们都会不召而至的。”代宗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甲寅，礼仪使杜鸿渐奏：“自今祀圜丘、方丘请以太祖配，祈谷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肃宗配。”从之。

甲寅（十六日），礼仪使杜鸿渐上奏说：“从今以后，祭圜丘、方丘时附祭太祖，祈祷五谷丰登时附祭高祖，求雨祭祀时附祭太宗，在明堂祭祀时附祭肃宗。”代宗同意。

乙卯，立雍王适为皇太子。

乙卯（十七日），代宗立雍王李适为皇太子。

吐蕃之入长安也，诸军亡卒及乡曲无赖子弟相聚为盗；吐蕃既去，犹窜伏南山子午等五谷，所在为患。丁巳，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谷防御使，以讨之。

吐蕃军队攻入长安时，唐军逃亡士兵和乡里无赖子弟相聚为盗。吐蕃撤军后，他们仍然在南山的子午等五个山谷中流窜隐伏，成为当地一大祸害。丁巳（十九日），代宗任命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谷防御使，前去讨伐他们。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军，从之。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上奏，要将其所辖更名为天雄军，代宗表示同意。

仆固怀恩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潜谋取太原；辛云京觉之，杀竭诚，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将兵攻之，云京出与战，大败而还，遂引兵围榆次。上谓郭子仪曰：“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戊午，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怀恩将士闻之，皆曰：“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

仆固怀恩既然不为朝廷所重用，但与河东都将李竭城密谋夺取太原。此事被辛云京察觉，他杀掉李竭诚，登城设防。仆固怀恩派儿子仆固率军攻打太原，辛云京出城应战，仆固大败而归，于是率军围攻榆次。代宗对郭子仪说：“仆固怀恩父子太辜负朕了。朕听说朔方将士思念你如同久旱盼望甘雨一样，你为朕坐镇和安抚河东，汾阳的朔方军队一定不会叛变。”戊午（二十日），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仆固怀恩的部将听说此事后，都说：“我们跟随仆固怀恩，做不义的事，有何面目再见汾阳王郭子仪呢！”

癸亥，以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并罢政事。晏坐与程元振交通；元振获罪，岘有功焉，由是为宦官所疾，故与晏皆罢。以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癸亥（二十五日），代宗任命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一并停止他们参知政事。刘晏的罢免是因为与程元振交往密切而受株连。而李岘则是因为程元振获罪是他的功劳，所以为宦官所忌恨。因此，他与刘晏同时被罢免。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任命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二人同平章事。

丁卯，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二月，子仪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丁卯（二十九日），代宗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二月，郭子仪到达河中。当时，有一万名云南籍士兵在河中戍守，将官贪婪，士兵残暴，成为当地一大祸害。郭子仪杀掉十四人，杖挞三十人，于是河中安定。

癸酉，上朝献太清宫；甲戌，享太庙；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癸酉（初五），代宗在太清宫举行朝献礼。甲戌（初六），代宗去太庙供祭祖先；乙亥（初七），又在圜丘祭祀昊天大帝。

仆固围榆次，旬余不拔；遣使急发祈县兵，李光逸尽与之。士卒未食，行不能前，十将白玉、焦晖以鸣镝射其后者，军士曰：“将军何乃射人？”玉曰：“今从人反，终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伤！”至榆次，责其迟，胡人曰：“我乘马，乃汉卒不行耳。”捶汉卒，卒皆怨怒，曰：“节度使党胡人。”其夕，焦晖、白玉帅众攻，杀之。仆固怀恩闻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语汝勿反，国家待汝不薄，今众心既变，祸必及我，将如之何！”怀恩不对，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怀恩疾走，得免，遂与麾下三百渡河北走。

仆固围攻榆次已有十余天，但未能攻克。仆固派使者急速征调祈县的军队，李光逸将他的军队全部交付使者。因为士兵尚未吃饭，行军速度很缓慢，十将白玉、焦晖用响箭射击掉队者，士兵说道：“将军为什么用箭射人？”白玉回答道：“今天跟随他人造反，终究不免一死。反正都是一死，用箭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军队到达榆次时，仆固训斥他们来迟了，胡人士兵说道：“我们骑马，迟到的原因是因为汉人士兵不愿行动。”仆固就敲打汉人士兵。汉人士兵都愤怒不满，说道：“节度使偏袒胡人士兵。”当日傍晚，焦晖、白玉率兵攻击仆固，并将他杀死。仆固怀恩闻听此事，立即前来告诉他母亲，他母亲说道：“我曾经跟你说过，朝廷待你不薄，不要谋反。如今众心已变，大祸必然殃及于我，那将如何是好！”仆固怀恩无言以答，拜了两拜，便走了出来。他母亲提刀出来追逐他，说道：“我要为朝廷杀掉你这个叛贼，剖取你的心以向三军谢罪。”仆固怀恩快步逃走，才得幸免。于是，仆固怀恩与部下三百人渡过黄河，向北而去。

时朔方将浑释之守灵州，怀恩檄至，云全军归镇，释之曰：“不然，此必众溃矣。”将拒之，其甥张韶曰：“彼或翻然改图，以众归镇，何可不纳也！”释之疑未决。怀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释之不得已纳之。张韶以其谋告怀恩，怀恩以韶为间，杀释之而收其军，使韶主之；既而曰：“释之，舅也，彼尚负之，安有忠于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胫，置于弥峨城而死。

当时，朔方将领浑释之镇守灵州。仆固怀恩送来檄文，说全军返回镇所。浑释之说：“不对，这一定是军队溃逃了。”他想要拒绝仆固怀恩入灵州，他的外甥张韶劝说：“仆固怀恩或许幡然改悔，率领部众回归镇所，我们怎能不接纳他们呢！”浑释之迟疑不决。仆固怀恩行动迅速，不等接纳，便来到灵州。浑释之迫不得已只好接纳他们。张韶将他的阴谋告诉仆固怀恩，仆固怀恩即以张韶为内应，杀掉浑释之，收编其部下，并派张韶来统领。不久，仆固怀恩又说：“浑释之是张韶的舅舅，张韶尚且背叛他，哪里会对我忠诚啊！”有一天，仆固怀恩借故杖挞张韶，打断他的小腿，将他抛置在弥峨城死去。

都虞候张维岳在沁州，闻怀恩去，乘传到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以告郭子仪。子仪使牙官卢谅至汾州，维岳赂谅，使实其言。子仪奏维岳杀，传首诣阙。群臣入贺，上惨然不悦，曰：“朕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越，深用为愧，又何贺焉！”命辇怀恩母至长安，给待优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功臣皆感叹。

都虞侯张维岳在沁州，听说仆固怀恩已经离去，便乘驿马到达汾州，按抚其部众，又杀掉焦晖、白玉，将其功劳窃为己有，以此禀告郭子仪。郭子仪派牙官卢谅到汾州，张维岳贿赂卢谅，让他证实自己所说的都是事实。郭子仪奏称张维岳杀掉了仆固，并传送仆固的首级到朝廷。大臣们前来祝贺，代宗心情很不愉快，说道：“朕未能信任好人，使得功臣遭受冷落，朕深感惭愧，有什么可庆贺的呢！”代宗下令用车接仆固怀恩的母亲到长安，待遇丰厚。一个多月后，其母寿终正寝，代宗又按照礼节将她埋葬，功臣们对此都很感叹。

戊寅，郭子仪如汾州，怀恩之众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子仪知卢谅之诈，杖杀之。上以李抱真言有验，迁殿中少监。

戊寅（初十），郭子仪到达汾州，仆固怀恩旧部都来归顺，他们既欢欣鼓舞，又凄然泪下。高兴的是郭子仪来了，悲叹的是他来得晚了。当郭子仪得知卢谅所言有诈，将他用乱棍打死。代宗因为李抱真的话被证实了，便提升他为殿中少监。

上之幸陕也，李光弼竟迁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数遣中使存问之。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上迎其母至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兵，遇之加厚。

代宗逃奔陕州时，李光弼竟然拖延时间，不去救援。代宗担心因此产生嫌隙，恰好其母在河中，代宗就多次派遣中使前去慰问。吐蕃退兵后，唐代宗又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以观察他的去留动向。李光弼借口江、淮粮运事，率军返回徐州。代宗将他母亲接到长安，供给丰厚。又让他弟弟李光进执掌禁兵，提高待遇。

戊子，赦天下。

戊子（二十日），大赦天下。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便宜行毕以闻。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斗千钱，百姓穗以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遗元载书，具陈漕运利病，令中外相应。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世推漕运之能者，推晏为首，后来者皆遵其法度云。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汴水荒废不治，漕运都从长江、汉水运抵梁州、洋州，绕道险阻，劳费财力。三月己酉（十二日），代宗任命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商议开通汴水。庚戌（十三日），代宗又命令刘晏和诸道节度使节用赋役，见机行事，事后再行上报。当时，战乱之后全国粮食匮乏，关中一斗米价值一千钱，老百姓摘取麦穗来供给禁军，宫廷厨师也没有可供二个季节用的存粮。于是，刘晏就疏浚汴水，又给宰相元载上书，陈述漕运的利弊，要求全国各地响应。从此以后，每年运米数十万石供给关中地区。终唐一代，掌管漕运之事最有才能的首推刘晏，后来者都遵循他的法令制度。

甲子，盛王琦薨。

甲子（二十七日），盛王李琦去世。

党项寇同州，郭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李国臣击之，曰：“虏得间则出掠，官军至则逃入山，宜使羸师居前以诱之，劲骑居后以覆之。”国臣与战于澄城北，大破之，斩首捕虏千余人。

党项进犯同州，郭子仪派开府仪同三司李国臣前去迎击，说：“党项往往乘隙来虏掠，官军到时则逃亡入山。因此，我们应当先派赢弱之师居前引诱他们出来，再以精锐骑兵殿后伏击他们。”在澄城以北，李国臣率军与党项交战，结果大获全胜，斩首和俘虏达一千多人。

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纪历》。

夏季，五月癸丑（十七日），朝廷首次颁行《五纪历》。

庚申，礼部侍郎杨绾奏岁贡孝弟力田无实状，及童子科皆侥幸；悉罢之。

庚申（二十四日），礼部侍郎杨绾上奏说，每年上贡的孝弟力田科与实际情况不符；考中童子科的人都纯属侥幸，朝廷将两科全都取消。

郭子仪以安、史昔据洛阳，故诸道置节度使以制其要冲；今大盗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请罢之，仍自河中为始。六月，敕罢河中节度及耀德军。子仪复请罢关内副元帅；不许。

郭子仪认为，过去安史叛军盘据洛阳，所以诸道都设置节度使控制军事要冲，如今叛乱已经平息，而各节度使仍在当地聚集军队，加重百姓的负担。上表请求取消节度使，仍由河中节度使开始。六月，代宗敕令取消河中节度使和耀德军。郭子仪又请求免去他的关内副元帅职务，代宗没有同意。

仆固怀恩至灵武，收合散亡，其众复振。上厚抚其家。癸未，下诏，称其“勋劳著于帝室，及于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群小，察其深衷，本无他志；君臣之义，情实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有所属，宜解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等使，其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如故。但当诣阙，更勿有疑。”怀恩竟不从。

仆固怀恩到达灵武，收罗逃散的士兵，部队再次壮大起来。代宗对他的家属厚加抚慰。癸未（十七日），代宗颁发诏书说，仆固怀恩“对皇室和天下都功绩卓著。他所以产生怨愤，是来自众小人的挑唆，考察他的内心，本无异志，君臣之间的情义，实际上宛如当初。然而，河北已经平定，朔方已经另有归属，因此，应当解除他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等职务，仍为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应当入朝，切勿迟疑。”仆固怀恩竟然不从圣旨。

秋，七月，庚子，税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

秋季，七月庚子（初五），朝廷征收天下青苗钱税，以供给百官俸禄。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临淮武穆王李光弼，治军严整，指顾号令，诸将莫敢仰视，谋定而后战，能以少制众，与郭子仪齐名。及在徐州，拥兵不朝，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缙代光弼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临淮武穆王李光弼治军严整，手指目视，发号施令，诸将不敢仰视。李光弼先决策而后战，能够以少胜多，与郭子仪齐名。及至李光弼回到徐州，把持重兵而不回朝，诸将如田神功等人便不再惧怕李光弼了。李光弼愧恨交加，积郁成疾，于己酉（十四日）去世。八月丙寅（初一），代宗以王缙代替李光弼统帅河南、淮西、山南东道各行营。

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会泾原奏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十万众将入寇，京师震骇，诏子仪帅诸将出镇奉天。上召问方略，对曰：“怀恩无能为也。”上曰：“何故？”对曰：“怀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归之士耳。怀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辛巳，子仪发，赴奉天。

郭子仪从河中入朝，这时，泾原节度使上奏说，仆固怀恩招引回纥、吐蕃军队共十万人即将来犯，京师震惊。代宗诏令郭子仪率领诸将出镇奉天。同时，召见郭子仪询问对策，郭子仪答道：“仆固怀恩将无所作为。”代宗问道：“为什么？”郭子仪答道：“仆固怀恩虽然勇敢，但对部下缺少恩义，士兵并不归心于他，他们之所以能够前来进犯，这是因为思归故里的缘故。仆固怀恩本是我的部将，他的部下都是我的部曲，他们一定不忍兵刃相见，由此可知，仆固怀恩不可能有所作为。”辛巳（十六日），郭子仪发兵，奔赴奉天。

甲午，加王缙东都留守。

甲午（二十九日），加王缙担任东都留守。

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发镇兵西御吐蕃，为法不一。九月，丙申，镇兵作乱，掠官府及居民，终夕乃定。

河中尹兼节度副使崔征发镇兵西御吐蕃，执法不一。九月丙申（初二），镇兵叛乱，虏掠官府和居民财物，持续到傍晚才被平息。

丙午，加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同平章事。

丙午（十二日），代宗任命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为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仪充北道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子仪闻吐蕃逼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马使将兵万人救之。

辛亥（十七日），代宗任命郭子仪担任北道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南道通和吐蕃使。郭子仪听说吐蕃军队进逼州，甲寅（二十日），即派长子朔方兵马使郭率军一万人前去救援。

己未，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

己未（二十五日），剑南节度使严武击败吐蕃七万人的军队，攻克当狗城。

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

关中地区遭蝗灾，又连绵大雨，米价一斗值一千多钱。

仆固怀恩前军至宜禄，郭子仪使右兵马使李国臣将兵为郭后继。宁节度使白孝德败吐蕃于宜禄。冬，十月，怀恩引回纥、吐蕃至州，白孝德、郭闭城拒守。

仆固怀恩的前军抵达宜禄，郭子仪派右兵马使李国臣率军作为郭的后援。宁节度使白孝德在宜禄击败吐蕃军队。冬季，十月，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军队到州，白孝德、郭闭城坚守。

庚午，严武拔吐蕃盐川城。

庚午（初六），严武攻克吐蕃盐川城。

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战，郭子仪不许，曰：“虏深入吾地，利于速战，吾坚壁以待之，彼以吾为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战而不利，则众心离矣。敢言战者斩！”辛未夜，子仪出陈于乾陵之南，壬申未明，虏众大至。虏始以子仪为无备，欲袭之，忽见大军，惊愕，遂不战而退。子仪使裨将李怀光等将五千骑追虏，至麻亭而还。虏至州，丁丑，攻之，不克；乙酉，虏涉泾而遁。

仆固怀恩与回纥、吐蕃军队进逼奉天，京师戒严。诸将请求出战，郭子仪不同意，他说：“敌军深入我内地，速战速决对他们有利，我军坚守壁垒等待他们，他们以为我军胆怯，必然戒备松懈。我们就可以击败他们。假如仓促应战不利，军心势必涣散。谁再敢言战，当斩不赦！”辛未（初七），夜里，郭子仪在乾陵之南布列军阵。壬申（初八），天还不亮，敌军便蜂涌而来。起初，敌军以为郭子仪没有防备，想要突袭，忽然看到唐朝大军，大为惊愕，于是不战而退。郭子仪派副将李怀光等率五千骑兵追击敌军，到麻亭才回师。敌军到达州，丁丑（十三日），进攻州，没有成功。乙酉（二十一日），敌军渡过泾水逃跑了。

怀恩之南寇也，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卒五千，谓监军柏文达曰：“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怀恩有返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文达遂将众击摧砂堡、灵武县，皆下之，进攻灵州。怀恩闻之，自永寿遽归，使蕃、浑二千骑夜袭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达将余众归凉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士卒怨其言。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

仆固怀恩南侵时，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动五千士兵，并对监军柏文达说：“河西的精锐部队都在这里，你率领他们进攻灵武，仆固怀恩就会有后顾之忧，这也是救援京师的一大奇计！”于是柏文达率军攻克了摧砂堡、灵武县，又进攻灵州。仆固怀恩闻讯，匆忙从永寿赶回，并派二千名吐蕃、吐谷浑骑兵夜袭柏文达，唐军大败，死者近半数。柏文达率领残余部队返回凉州，痛哭而入。杨志烈前去迎接他说：“这次行动有安定京室的功劳，死了一些士兵又有什么关系呢！”士兵听后，颇为怨愤。不久，吐蕃围攻凉州，士兵都不愿为他卖命。杨志烈逃奔甘州，为沙陀所杀。沙陀姓朱耶，世代居住在沙陀碛，因而得名。

十一月，丁未，郭子仪自行营入朝，郭在州，纵士卒为暴，节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仪故，不敢言；泾州刺史段秀实自请补都虞候，孝德从之。既署一月，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秀实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门。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秀实曰：“柰何？”秀实曰：“无伤也，请往解之。”孝德使数十人从行，秀实尽辞去，选老者一人持马至门下。甲者出，秀实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常侍负若属邪，副元帅负若属邪？柰何欲以乱败郭氏！”出，秀实让之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念始终。今常侍恣卒为暴，行且致乱，乱则罪及副元帅；乱由常侍出，然则郭氏功名，其存者几何！”言未毕，再拜曰：“公幸孝以道，恩甚大，敢不从命！”顾叱左右：“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秀实因留宿军中。通夕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秀实。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州由是无患。

十一月丁未（十四日），郭子仪从行营入朝。郭在州，放纵士兵残暴横行。节度使白孝德十分厌恨，因为郭子仪的缘故，不敢说出。泾州刺史段秀实自己请求担任都虞候，得到白孝德的许可。段秀实到任一个月后，郭部下十七人闯入市场，随意取酒作乐，又用兵刃刺酿酒老翁，砸坏酿酒器具。段秀实派兵围捕，砍下这十七人的头，用长矛串起来，树立在市门旁。于是郭营中一片嘈杂，士兵们都披上了战甲。白孝德对此十分惊恐，召见段秀实说道：“怎么办呢？”段秀实回答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请让我前去解决。”白孝德派数十人随同前往，段秀实将他们全部辞去，只选了一名破脚老翁，为他牵马，一起来到郭营门前，这时，披甲的士兵从里面涌出，段秀实边笑边往里走着说：“杀一个老兵，何必披甲呢！我是戴着我的脑袋来的。”士兵颇为惊愕。段秀实又晓谕他们说：“郭常侍辜负你们了吗？副元帅辜负你们了吗？为什么你们想要作乱去败坏郭氏呢！”郭出来，段秀实责问他说：“副元帅功盖天地，应当考虑善始善终。如今郭常侍放纵士兵为非作歹，他们的行动将会导致变乱，变乱则会株连副元帅。既然乱由郭常侍一手制造，那么，郭氏的功绩声望还能存下多少呢！”段秀实言犹未尽，郭拜了两拜说：“多亏您用大道理来教导我，你的恩情太大了，我哪敢不从命呢！”又回头训斥随从说：“都给我脱掉战甲，回到队伍中去，谁敢吵嚷就斩首！”段秀实因此就在郭军中留宿。郭整夜未脱衣服，告诫哨兵敲着木梆守卫段秀实。早晨，段秀实和郭一同来到白孝德的官署，郭承认自己无能，请求让他改过。州由从此平安无事。

五谷防御使薛景仙讨南山群盗，连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讨之。贼帅高玉最强，抱玉遣兵马使李崇客将四百骑自洋州入，袭之于桃虢川，大破之；玉走成固。庚申，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擒玉，献之，余盗皆平。

五谷防御使薛景仙讨伐南山强盗，连续数月都未攻克，代宗便命令李抱玉前去讨伐。贼军统帅高玉实力最强，李抱玉就派遣兵马使李崇客率领四百骑兵从洋州进入南山，在桃虢川袭击高玉，结果大获全胜。高玉逃往成固。庚申（二十七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抓获高玉，并将他献给朝廷。其余强盗均被平定。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仪尚书令。子仪以为：“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固辞，不受，还镇河中。

十二月乙丑（初二），代宗加封郭子仪为尚书令。郭子仪认为：“自从太宗担任过尚书令以来，历朝皇帝都不再设置此职。近来皇太子也曾经担任尚书令，因此，尚书令的职位不是我所应该担任的。”郭子仪坚决推托不受，并回去镇守河中。

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

这一年，户部上奏说：全国共有二百九十多万户，一千六百九十多万人。

上遣于阗王胜还国，胜固请留宿卫，以国授其弟曜，上许之；加胜开府仪同三司，赐爵武都王。

代宗遣送于阗王尉迟胜回国，他坚持恳求留下值宿警卫，并将国家传给他的弟弟尉迟曜。代宗表示同意，并加封尉迟胜为开府仪同三司，赐给他武都王爵位。

永泰元年（乙巳、765 ）

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 年）

春，正月，癸卯朔，改元；赦天下。

春季，正月癸卯朔（疑误），改年号为永泰，大赦天下。

戊申，加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凤翔、陇右节度使，以其从弟殿中少监抱真为泽潞节度副使。抱真以山东有变，上党为兵冲，而荒乱之余，土瘠民困，无以赡军，乃籍民，每三丁撰一壮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使农隙习射，岁暮都试，行其赏罚。比三年，得精兵二万，既不费廪给，府库充实，遂雄视山东。由是天下称泽潞步兵为诸道最。

戊申（十六日），代宗加封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任命其堂弟殿中少监李抱真为泽潞节度副使。李抱真认为山东节镇如有变故，上党便是军事要冲。然而，兵荒马乱之后，上党土地贫瘠、百姓困苦，没有力量供给军队。于是，李抱真将当地居民登记入册，每三个男丁选择一名强壮者，免除他的租税和徭役，发给弓箭，让这些人在农闲时练习武艺，年终进行考核，实行赏罚。到第三年，练得精兵二万人，既不费官府粮食，官府仓库便充实了，于是，泽潞威震山东。由此，天下都称泽潞节度使的步兵是各道中最强大的。

二月，戊寅，党项寇富平，焚定陵殿。

二月戊寅（十六日），党项进犯富平，焚烧中宗定陵的殿堂。

庚辰，仪王薨。

庚辰（十八日），仪王李去世。

三月，壬辰朔，命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义等文武之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左拾遗洛阳独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备询问，此五帝盛德也。顷者陛下虽容其直而不录其言，有容下之名，无听谏之实，遂使谏者稍稍钳口饱食，相招为禄仕，此忠鲠之人所以窃叹，而臣亦耻之。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陛下不以此时思所以救之之术，臣实惧焉。今天下惟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之虞，、泾、凤翔之兵足以当之矣。自此而往，东洎海，南至番禺，西尽巴、蜀，无鼠窃之盗而兵不为解。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给不用之军，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厄要害之地，俾置屯御，悉休其余，以粮储扉屦之资充疲人贡赋，岁可减国租之半。陛下岂可持疑于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三月壬辰朔（初一），代宗命令左仆射裴冕、右仆射郭英义等文武大臣十三人在集贤殿待命。左拾遗洛阳人独孤及上疏说：“陛下召集裴冕等人待命以备随时询问，这是五帝般的大德。近来陛下虽然能够容忍臣下忠直之言，但并没有记录下来。因此，陛下虽有容忍臣下之名，但无听从劝告之实，于是使得进谏者逐渐闭口不言，饱食终日，为俸禄官位而互相应酬。这正是忠诚耿直之士私下感叹的原因，而我也感到羞耻。如今劳师出征、战火不息已有十年了，百姓失去谋生之业，难以耕织，拥有军队的将官宅第连接街道，其奴婢连酒肉都感到厌腻，而穷苦百姓拖着羸弱的身体去服劳役，遭受着敲骨吸髓的盘剥，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杀人越货者，而官吏不敢过问。官吏混乱，职事荒废，将官堕落，士兵暴虐。朝廷各种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如同煮沸的粥与纷乱的麻那样一塌糊涂。百姓不敢向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也不敢让陛下知道。百姓茹毒饮痛，穷困却无处可告。陛下不在此时思考拯救危难的办法，我实在感到害怕。如今天下只有朔方、陇西有吐蕃、仆固怀恩之患，而州、泾州、凤翔的军队足以抵挡。自今以后，东到大海，南至番禺，西达巴蜀，已无鼠窃之盗，然而军队仍不解散，朝廷倾尽天下的财物和粮食，用来供给闲置的军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假如陛下居安思危，自然可以扼守要害地区，派兵驻守防御，但其余军队都可以取消，用这些军用物资，来充当穷苦百姓的贡赋，这样每年可以减少国家租赋的一半。陛下难道在改作面前可以持怀疑态度，使国家的忧患日益加重吗！”代宗没有采用他的建议。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镇凤翔如故。

丙午（十五日），代宗任命李抱玉为同平章事，如过去一样镇守凤翔。

庚戌，吐蕃遣使请和，诏元载、杜鸿渐与盟于兴唐寺。上问郭子仪：“吐蕃请盟，何如？”对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来，国不可守矣。”乃相继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泾原以觇之。

庚戌（十九日），吐蕃派遣使者前来请和，代宗便下诏让元载、杜鸿渐在兴唐寺与吐蕃结盟。代宗问郭子仪：“吐蕃请求结盟，怎么办？”郭子仪回答道：“吐蕃利用我们没有准备，假如我们无备而他们前来的话，国家就保不住了。”于是，相继派遣河中的军队戍守奉天，又派遣军队在泾原一带巡逻以观察吐蕃的动向。

是春不雨，米斗千钱。

这年春季没有下雨，一斗米值一千钱。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诸道税钱使。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入奏事，上问：“榷酤之利，岁入几何？”久之不对。上复问之，对曰：“臣自河东来，所过见菽粟未种，农夫悉怨，臣以为陛下见臣，必先问人之疾苦，乃责臣以营利，臣是以未敢对也。”上谢之，拜左司郎中。，宽之子也。

夏季，四月丁丑（十六日），代宗任命御史大夫王翊充当诸道税钱使。河东道租庸、盐铁使裴入朝奏报情况，代宗问道：“卖酒专利，每年能够收入多少？”裴沉默很久没有回答，代宗再次问他，裴才回答说：“我自河东前来，沿途看到地里没有种庄稼，农民愁叹怨愤，我以为陛下见到我，一定首先询问百姓的疾苦，陛下却责问我营利之事，我所以没有敢回答。”代宗对他表示谢意，授予他左司郎中的官职。裴是裴宽的儿子。

辛卯，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赋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辛卯（三十日），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严武前后三次出镇剑南，横征暴敛，穷极奢侈。梓州刺史章彝稍不如其意，严武便将他召来用乱棍打死。然而，吐蕃却十分害怕他，不敢侵犯他的辖区。严武的母亲屡次告诫他不要骄横暴虐，严武不听。等到严武去世，他母亲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以免掉做官婢的命运了！”

五月，癸丑，以右仆射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

五月癸丑（二十二日），代宗任命右仆射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

畿内麦稔，京兆尹第五琦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从之。

京畿地区麦子成熟，京兆尹第五琦请求代宗征收百姓田税，十亩田收取一亩田的租税，说：“这是古代征收十分之一的法制。”代宗表示许可。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镇淄青，好游畋，营塔寺，军州苦之。兵马使李怀玉得众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军职。希逸与巫宿于城外，军士闭门不纳，奉怀玉为帅。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诏赦之，召还京师。秋，七月，壬辰，以郑王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赐名正己。时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蒿，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

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坐镇淄青，喜欢游猎，营建佛塔寺院，所在军州颇受其苦。兵马使李怀玉颇得人心，侯希逸十分忌恨他，借故解除了他的军职。后来，侯希逸与巫师在城外住宿，士兵们就关闭城门不让他回城，拥立李怀玉为主帅。侯希逸逃奔滑州，上表等待惩处。代宗下诏赦免其罪，将他召回京师。秋季，七月壬辰（初二），代宗任命郑王李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李怀玉担任留后，并赐名为李正己。这时，承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蒿、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罗安史叛军的余党，各自拥有精兵数万人，操练军队，修筑城池，自行任命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贡赋税，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以及平卢、淄青留后李正己联姻，遥相呼应，内外勾结。朝廷对此一味姑息，不能再控制他们，因而这些节度使虽然称为藩臣，但实际上仅仅是维系朝廷与地方名义上的关系而已。

甲午，以上女升平公主嫁郭子仪之子暧。

甲午（初四），代宗将女儿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

太子母沈氏，吴兴人也；安禄山之陷长安也，掠送洛阳宫。上克洛阳，见之，未及迎归长安；会史思明再陷洛阳，遂失所在。上即位，遣使散求之，不获。己亥，寿州崇善寺尼广澄诈称太子母，按验，乃故少阳院乳母也，鞭杀之。

太子的母亲沈氏是吴兴人。当初安禄山攻陷长安，将沈氏掳送到东京洛阳的皇宫中。代宗攻克洛阳时，曾经见到沈氏，但来不及送回长安，又碰上史思明再度攻陷洛阳，于是沈氏下落不明。代宗登基即位后，派遣使者到处寻访沈氏，没有找到。己亥（初九），寿州崇善寺尼姑广澄诈称是太子的母亲，经查验，广澄是原少阳院的奶妈，于是，将她用乱鞭打死。

九月，庚寅朔，置百高座于资圣、西明两寺，讲《仁王经》，内出经二宝舆，以人为菩萨、鬼神之状，导以音乐卤簿，百官迎于光顺门外，从至寺。

九月庚寅朔（初一），代宗在资圣寺、西明寺设置百尺高的坛座，请高僧宣讲《护国仁王经》，从皇宫内运出二车佛经，并让人装扮成菩萨和鬼神的模样，前面音乐仪杖队开道，百官在光顺门外迎接，并且跟随着到寺院。

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俱入寇，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自东道趣同州，吐谷浑、奴剌之众自西道趣，回纥继吐蕃之后，怀恩又以朔方兵继之。

仆固怀恩诱使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人众共同进犯唐朝，仆固怀恩命令吐蕃大将尚结悉赞摩、马重英等人从北道奔赴奉天，党项帅任敷、郑庭、郝德等人从东道奔赴同州，吐谷浑、奴剌的部队从西道奔赴，回纥部队则跟随吐蕃后面，仆固怀恩又让朔方军队紧随其后。

郭子仪使行军司马赵复入奏曰：“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也。请使诸道节度使凤翔李抱玉、滑濮李光庭、宁白孝德、镇西马、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扼其冲要。”上从之。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及监军皆曰：“师行必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而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

郭子仪派行军司马赵复入朝奏报：“敌军都是骑兵，进军如飞，不可轻敌。请求陛下派遣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滑濮节度使李光庭、宁节度使白孝德、镇西节度使马、河南节度使郝庭玉、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分别出兵扼守各军事要冲。”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当时，诸道节度使大多不按时出兵。然而李忠臣正与诸将领打马，得到诏书后，马上下令整队出发。诸将领及监军都说：“军队出发必须选择良辰吉日。”李忠臣气愤地对他们说：“父母有急难，难道也要选择良辰吉日然后再去援救吗！”李忠臣当日就统率军队出发了。

怀恩中途遇暴疾而归；丁酉，死于鸣沙。大将张韶代领其众，别将徐璜玉杀之，范志诚又杀璜玉而领其众。怀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为国大患，上犹为之隐，前后敕制未尝言其反；及闻其死，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

仆固怀恩在进军途中突然得急病，只好返回灵武。丁酉（初八），在鸣沙县去世。大将张韶代理仆固怀恩统率军队，别将徐璜玉将他杀掉，范志诚又杀掉徐璜玉而统率军队。仆固怀恩抗拒圣命三年，两次勾引胡人军队进犯唐朝，成为国家一大祸害。但是代宗仍然隐晦此事，前后敕制都没有提及仆固怀恩谋反。及至代宗听到仆固怀恩死讯时，怜悯地说：“仆固怀恩没有谋反，只是为部下所误罢了！”

吐蕃至州，白孝德婴城自守。甲辰，上命宰相及诸司长官于西明寺行香设素馔，奏乐。是日，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马使浑、讨击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虏始列营，帅骁骑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虏众披靡。挟虏将一人跃马而还，从骑无中锋镝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气始振。乙巳，吐蕃进攻之，虏死伤甚众，数日，敛众还营；夜引兵袭之，杀千余人，前后与虏战二百余合，斩首五千级。丙午，罢百高座讲；召郭子仪于河中，使屯泾阳。己酉，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上自将六军屯苑中。

吐蕃军队到达州，白孝德环城固守。甲辰（十五日），代宗命令宰相和各部门长官在西明寺烧香拜佛，摆设素斋，演奏音乐。当天，吐蕃十万大军到达奉天，京城一片惶恐。朔方兵马使浑、讨击使白元光率先戍守奉天，敌军刚开始布列阵营，浑便率领二百名勇猛的骑兵冲击敌阵，浑身先士卒，敌军惊慌溃败。浑生擒敌军将领一人，跃马而回，随从骑兵没有一人为敌军兵器所击中。城头上的士兵望到这一情景后，勇气顿时倍增。乙巳（十六日），吐蕃军队又进攻奉天，但伤亡更加惨重。几天后，吐蕃只好收兵回营。浑夜里率领士兵袭击吐蕃军营，杀死敌军一千多人。浑与敌军交战前后达二百多次，共杀死敌军五千人。丙午（十七日），代宗取消在百尺高坛座宣讲佛经，又召见坐镇河中的郭子仪，让他驻兵泾阳。己酉（二十日），代宗命令李忠臣驻兵东渭桥，李光进驻兵云阳，马、郝庭玉驻兵便桥，李抱玉驻兵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驻兵，同华节度使周智光驻兵同州，坊节度使杜冕驻兵坊州。代宗亲自率领六军驻守禁苑之中。

庚戌，下制亲征。辛亥，鱼朝恩请索城中，括士民私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团结为兵，城门皆塞二开一。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议论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阁门不开，朝恩忽从禁军十余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错愕不知所对。有刘给事者，独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沮而退，事遂寝。

庚戌（二十一日），代宗发布制令亲自出征。辛亥（二十二日），鱼朝恩请求代宗在京城中搜括士人平民的私人马匹，命令城中男子都穿黑衣服，并加以编组教练，使他们成为地方武装力量。又将各城门的两个门洞关闭，只启用一个门洞。士人平民闻讯后大为惊恐，翻城墙和凿地洞逃跑的人很多，官吏都无法禁止。鱼朝恩想要让代宗到河中去躲避吐蕃的进攻，但又害怕大臣们议论不一。一天早晨，大臣们入朝，按班次站立，很长时间不见东西门打开。这时，鱼朝恩突然同禁军十多人手操兵器从门里出来，宣称：“吐蕃多次侵犯京畿郊县，皇上想要到河中去避难，你们看怎么样？”公卿大臣们都十分惊愕，不知如何答复。有一位刘给事从朝班中独自站出来大声说：“宦官谋反吗！如今守军云集，你不同心戮力抵御敌寇，而是想匆忙胁迫天子放弃宗庙社稷而逃亡，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呢！”鱼朝恩即惊恐又沮丧，便惶惶而退。出走河中一事便搁置下来。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虏不能进。吐蕃移兵攻醴泉，党项西掠白水，东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数万而去，所过焚庐舍，蹂禾稼殆尽。周智光引兵邀击，破之于澄城北，因逐北至州。智光素与杜冕不协，遂杀州刺史张麟，坑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

从丙午（十七日）到甲寅（二十五日），一直下着大雨，所以吐蕃无法进军。吐蕃移师转攻醴泉，党项向西攻掠白水，向东侵犯蒲津。丁巳（二十八日），吐蕃大肆掳掠男子妇女数万人后便撤军而去，所经之处焚烧屋舍，践踏庄稼，毁之殆尽。周智光率军拦截阻击，在澄城以北击败吐蕃军队，并追逐敌军直到州。周智光平素与杜冕不和，于是，他杀掉州刺史张麟，坑杀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烧坊州民宅三千多家。

冬，十月，己未，复讲经于资圣寺。

冬季，十月己未（初一），又在资圣寺开讲佛经。

吐蕃退至州，遇回纥，复相与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项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

吐蕃军队撤退到州时，遇到回纥军队，他们相互联合再次前来进犯，辛酉（初三），到达奉天。癸亥（初五），党项军队焚毁同州官署、民宅后便撤军而去。

丙寅，回纥、吐蕃合兵围泾阳，子仪命诸将严设守备而不战。及暮，二虏退屯北原，丁卯，复至城下。是时，回纥与吐蕃闻仆固怀恩死，已争长，不相睦，分营而居，子仪知之。回纥在城西，子仪使牙将李光瓒等往说之，欲与之共击吐蕃。回纥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绐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见乎？”光瓒还报，子仪曰：“今众寡不敌，难以力胜。昔与回纥契约甚厚，不若挺身往说之，可不战而下也。”诸将请选铁骑五百为卫从，子仪曰：“此适足为害也。”郭扣马谏曰：“彼，虎狼也；大人，国之元帅，柰何以身为虏饵！”子仪曰：“今战，则父子俱死而国家危；往以至诚与之言，或幸而见从，则四海之福也！不然，则身没而家全。”以鞭击其手曰：“去！”遂与数骑开门而出，使人传呼曰：“令公来！”回纥大惊。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可汗之弟也，执弓注矢立于阵前。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回纥诸酋长相顾曰：“是也！”皆下马罗拜。子仪亦下马，前执药葛罗手，让之曰：“汝回纥有大功于唐，唐之报汝亦不薄，柰何负约，深入吾地，侵逼畿县，弃前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怀因叛君弃母，于汝国何有！今吾挺身而来，听汝执我杀之，我之将士必致死与汝战矣。”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之来。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复总兵于此，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子仪因说之曰：“吐蕃无道，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亲，吞噬我边鄙，焚荡我畿甸，其所掠之财不可胜载，马牛杂畜，长数百里，弥漫在野，此天以赐汝也。全师而继好，破敌以取富，为汝计，孰便于此！不可失也。”药葛罗曰：“吾为怀恩所误，负公诚深，今请为公尽力，击吐蕃以谢过。然怀恩之子，可敦兄弟也，愿舍之勿杀。”子仪许之。回纥观者为两翼，稍前，子仪麾下亦进，子仪挥手却之，因取酒与其酋长共饮。药葛罗使子仪先执酒为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陈前，家族灭绝。”杯至药葛罗，亦酹地曰：“如令公誓！”于是诸酋长皆大喜曰：“以二巫师从军，巫言此行甚安隐，不与唐战，见一大人而还，今果然矣。”子仪遗之彩三千匹，酋长分以赏巫。子仪竟与定约而还。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天子。

丙寅（初八），回纥、吐蕃联军包围泾阳，郭子仪命令诸将加强守备而不与敌军作战。等到傍晚时，回纥、吐蕃联军退驻北原。丁卯（初九），回纥、吐蕃联军再次来到城下。正当此时，回纥和吐蕃听说仆固怀恩已经去世，便开始互争尊长，不相和睦，分别设置营帐居住，郭子仪知道了这件事。回纥军队住在城西，郭子仪便派牙将李光瓒等人前去游说回纥，打算联合回纥共同攻击吐蕃。回纥人不相信李光瓒，说道：“郭子仪真在这里吗？你不过是在欺骗我罢了。假如真在这里的话，我可以见见他吗？”李光瓒便回去向郭子仪报告，郭子仪说：“如今我们寡不敌众，难于凭借军事力量取胜。过去我们曾与回纥缔结协约，交情甚厚。所以不如我挺身前往，去劝说他们，可以不战而胜。”诸将请求选派铁骑兵五百人作为郭子仪的警卫随从，郭子仪说：“此举恰恰会害了我。”郭拉住郭子仪的马劝说道：“他们是虎狼，父亲大人你是一国元帅，怎么可以让自己成为敌人口中之食呢！”郭子仪回答道：“如今要是交战的话，那么我们父子俩都会牺牲，国家就危险了。我前去以真诚劝说他们，或许能侥幸使他们听从我的劝说，那就是国家的福分了！假如他们不听我的劝说，我虽身死而我家可以保全。”郭子仪扬鞭抽打郭拉马的手，说道：“走开！”郭子仪与几位骑兵打开城门而去，郭子仪又派人传呼说：“郭令公来了！”回纥军队大吃一惊。回纥统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是回纥可汗的弟弟，他执弓上箭，立在军阵前列。郭子仪脱掉盔甲，放下长枪，向前走去，回纥各位酋长相互看了看，说道：“是郭子仪来了！”他们都下马一起围着郭子仪跪拜。郭子仪也下了马，上前拉着药葛罗的手，责备他说：“你们回纥对我们唐朝是有大功劳的，唐朝报答你们也不薄，为何背信弃义，深入我内地，侵犯进逼京畿郊县，放弃前功，新结怨仇，违背恩德而帮助叛臣，这是多么愚蠢啊！况且仆固怀恩背叛国君，抛弃母亲，对你们国家有什么好处！今天我挺身前来，任凭你们把我抓起来杀掉，我的部下必定与你们作殊死搏战。”药葛罗回答道：“仆固怀恩欺骗我，说大唐天子已经驾崩，郭子仪也已经去世，中国没有主人了，所以我才敢同他前来。如今我已经知道天子在上都长安，您又在这里统帅军队，仆固怀恩又为苍天所杀，我们难道愿意和您交战吗！”郭子仪因此劝说道：“吐蕃暴虐，乘我国有乱，不顾舅甥之国的关系，吞噬我边疆，焚毁扫荡我京畿地区，他们所掠夺的财物用车装都装不完，马、牛和其它牲畜前后长达数百里，散布在荒野上，这是苍天赏赐给你们的。使自己的军队完整而能与唐朝重归于好，击败敌军又能取得财富。从你那方面考虑，还有比这更有利的吗！机不可失啊！”药葛罗说道：“我上了仆固怀恩的当，辜负您实在太深，如今请让我为您尽力，攻击吐蕃以谢罪。然而，仆固怀恩之子是回纥可敦的兄弟，愿您放过他而不要杀他。”郭子仪表示允许。在两侧旁观的回纥人，逐渐向前靠近，郭子仪的部下也迎上去，郭子仪挥手让他们退后，于是取酒来与回纥酋长共饮。药葛罗让郭子仪先拿酒杯对天发誓，郭子仪将酒洒在地上，发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也万岁！两国的将相也万岁！谁要负约，就在阵前陨命，家族灭绝。”酒杯传到药葛罗手中，他也将酒洒在地上说：“我的誓言同郭令公一样！”于是回纥诸位酋长都非常高兴地说：“出发时，我们让两位巫师从军，巫师说这次行动非常安稳，不用与唐军交战，见到一位大人物就回师，如今果然如此。”郭子仪送给他们彩帛三千匹，回纥酋长分出部分彩帛，奖赏巫师。郭子仪最后与回纥订好盟约才回来。吐蕃闻讯后，夜里便率领军队逃跑了。回纥派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朝觐见代宗。

药葛罗帅众追吐蕃，子仪使白元光帅精骑与之俱；癸酉，战于灵台西原，大破之，杀吐蕃万计，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于泾州东。

药葛罗率领军队追击吐蕃军队，郭子仪派遣白元光率领精锐骑兵与回纥军队共同追击。癸酉（十五日），在灵台西原与吐蕃军队交战，大破吐蕃军队，杀死数以万计的吐蕃士兵，截获被吐蕃掠走的士人、妇女四千人。丙子（十八日），在泾州东面又将吐蕃军队打败。

丁丑，仆固怀恩将张休藏等降。

丁丑（十九日），仆固怀恩部将张休藏等人向朝廷投降。

辛巳，诏罢亲征，京城解严。

辛巳（二十三日），代宗下诏停止亲征，京城解除戒严。

初，肃宗以陕西节度使郭英义领神策军，使内侍鱼朝恩监其军；英义入为仆射，朝恩专将之。及上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得与北军齿。至是，朝恩以神策军从上屯苑中，其势浸盛，分为左、右厢，居北军之右矣。

当初，肃宗任命陕西节度使郭英义统领神策军，派遣内侍鱼朝恩为神策军监军。郭英义入朝担任仆射，鱼朝恩便专门统领神策军。等到代宗出走陕州，鱼朝恩便率领在陕州的部队和神策军前去接驾扈从，这些部队都号称为神策军，代宗便到了神策军的营中。等到京城平定，鱼朝恩便将神策军归入禁军中，并由自己统领，然而神策军尚未取得与北门六军平起平坐的地位。到这个时候，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跟随代宗驻守禁苑中，神策军的势力逐渐增强，分为左厢、右厢二部分，其地位居北门六军之上。

郭子仪以仆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怀恩骁将，恐逃入外夷，请招之。名臣，怀恩之侄也，时在回纥营。上敕并旧将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纥送之。壬午，名臣以千余骑来降。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慕容休贞以书谕党项帅郑庭、郝德等，皆诣凤翔降。

因为仆固名臣、李建忠等人都是仆固怀恩手下的勇将，郭子仪担心他们逃到外夷，便请求代宗招抚他们。仆固名臣是仆固怀恩的侄子，当时在回纥军营中。代宗下敕书赦免仆固名臣、李建忠和有军功的旧将的罪行，命令回纥将他们送归朝廷。壬午（二十四日），仆固名臣率领一千多名骑兵前来投降。郭子仪又派遣开府仪同三司慕容休贞携带书信晓示党项统帅郑庭、郝德等人，郑庭、郝德等人都到凤翔投降。

甲申，周智光诣阙献捷，再宿归镇。智光负专杀之罪未治，上既遣而悔之。

甲申（二十六日），周智光到皇宫报捷，过了两夜便回到镇所。周智光擅杀无辜之罪没有得到惩治，代宗让他回去之后颇为后悔。

乙酉，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乙酉（二十七日），回纥胡禄都督药葛罗等二百多人入朝觐见，朝廷前后赠送他们丝帛十万匹，库藏为之空竭，只好收纳百官俸禄税来供给回纥人。

第二百二十四卷

唐纪四十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永泰元年（乙巳、765 ）

唐纪四十唐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公元765 年）

闰十月，乙巳，郭子仪入朝。子仪以灵武初复，百姓雕弊，戎落未安，请以朔方军粮使三原路嗣恭镇之；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

闰十月乙巳（十七日），郭子仪来到朝廷。郭子仪认为灵武刚刚收复，百姓生计衰败，戎人部落尚未安定，请求代宗让朔方军粮使三原人路嗣恭出镇灵武。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已经出世，郭子仪奏请派遣使者巡视和安抚河西地区，并且在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州设置长史职位。代宗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

丁未，百官请纳职田充军粮；许之。

丁未（十九日），大臣们奏请征收官员职田的税粮来充当军粮。代宗准许。

戊申，以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嗣恭披荆棘，立军府，威令大行。

戊申（二十日），代宗任命户部侍郎路嗣恭为朔方节度使。路嗣恭披荆斩棘，设立节度使军府，威严的号令得到执行。

己酉，郭子仪还河中。

己酉（二十一日），郭子仪返回河中。

初，剑南节度使严武奏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时蜀中新乱，山贼塞路，旰讨平之。及武再镇剑南，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求旰，献诚使旰移疾自解，诣武。武以为汉州刺史，使将兵击吐蕃于西山，连拔其数城，攘地数百里；武作七宝舆迎旰入成都以宠之。

从前，剑南节度使严武奏请任命将军崔旰为利州刺史。当时蜀中地区新近发生骚乱，山中贼寇堵塞了交通道路。崔旰前去讨伐，平息了骚乱。等到严武再次出镇剑南时，贿赂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便得到崔旰。张献诚让崔旰作书称病，辞去职务，前往严武处。严武让他担任汉州刺史，派他率军在西山攻击吐蕃。崔旰接连攻克吐蕃的几个城池，夺取了数百里的土地。严武特意制作七宝车将崔旰迎入成都，十分宠爱他。

武薨，行军司马杜济知军府事。都知兵马使郭英干，英义之弟也，与都虞候郭嘉琳共请英义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所部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会朝廷已除英义，英义由是衔之，至成都数日，即诬崇俊以罪而诛之。召旰还成都，旰辞以备吐蕃，未可归，英义愈怒，绝其馈饷以困之。旰转徙入深山，英义自将兵攻之，声言助旰拒守。会大雪，山谷深数尺，士马冻死者甚众，旰出兵击之，英义大败，收余兵，才及千人而还。

严武去世后，行军司马杜济主持剑南节度的军政事务。都知兵马使郭英干，是郭英义的弟弟，与都虞候郭嘉琳一起奏请任命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而当时崔旰担任西山都知兵马使，他与部下一起奏请任命大将王崇俊为剑南节度使。恰巧朝廷已经任命郭英义为剑南节度使，郭英义为此而对崔旰等人怀恨。郭英义到达成都数天，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崇俊杀掉，召崔旰返回成都。崔旰则托辞防备吐蕃，不能返回，郭英义更加气愤，便断绝粮饷以使崔旰陷入困境。崔旰转移到深山，郭英义又亲自率军进攻崔旰，声称帮助崔旰防御吐蕃。这时恰巧下大雪，山谷中积雪深达数尺，士兵和战马冻死很多。崔旰出兵反击，郭英义大败，收集残兵，总共才一千人，狼狈而归。

英义为政，严暴骄奢，不恤士卒，众心离怨。玄宗之离蜀也，以所居行宫为道士观，仍铸金为真容。英义爱其竹树茂美，奏为军营，因徙去真容，自居之。旰宣言英义反，不然，何以徙真容自居其处！于是帅所部五千余人袭成都。辛巳，战于城西，英义大败。旰遂入成都，屠英义家。英义单骑奔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英义，送首于旰。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各举兵讨旰，蜀中大乱。旰，卫州人也。

郭英义为政严酷残暴，骄奢淫逸，从不体恤士兵，致使众心离散，怨愤四起。玄宗离开蜀地后，将所居住的行宫改为道士观，还用金铸造玄宗肖像。郭英义喜爱观中竹林繁茂幽美，奏请将观改为军营，于是迁走玄宗肖像，自己居住在观中。崔旰宣称郭英义谋反，否则，他为什么要迁走玄宗肖像，自己住到那里去呢！于是崔旰率领部下五千多人袭击成都。辛巳（疑误），在成都城西双方交战，郭英义大败。于是崔旰进入成都，屠杀了郭英义一家。郭英义单骑逃往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杀掉郭英义，将他的首级送给了崔旰。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州牙将李昌分别率军讨伐崔旰，蜀地大乱。崔旰是卫州人。

华原令顾繇上言，元载子伯和等招权受贿，十二月，戊戌，繇坐流锦州。

华原县令顾繇上书说，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揽权受贿，十二月戊戌（十一日），顾繇获罪，被流放到锦州。

自安、史之乱，国子监室党颓坏，军士多借居之。祭酒萧昕上言：“学校不可遂废。”

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子监的厅堂房舍毁坏严重，许多将士借这些房子来居住。国子祭酒萧昕进言说：“学校不应该因此而荒废。”

大历元年（丙午、766 ）

大历元年（丙午，公元766 年）

春，正月，乙酉，敕复补国子学生。

春季，正月乙酉（二十九日），代宗下敕重新补充国子监学生。

丙戌，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侍郎第五琦为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等使，分理天下财赋。

丙戌（三十日），代宗任命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转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等，侍郎第五琦为京畿道、关内道、河东道、剑南道、山南西道转运使等职务，分别管理国家的财政赋税。

周智光至华州，益骄横，召之，不至，上命杜冕从张献诚于山南以避之；智光遣兵于商山邀之，不获。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无赖子弟，众至数万，纵其剽掠以悦其心，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贡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周智光回到华州后，更加飞扬跋扈，代宗召见，他也不去。代宗让杜冕跟随张献诚到山南躲避周智光。周智光派遣军队在商山拦截杜冕，但没有得到。周智光自知罪孽深重，便纠集亡命之徒、无赖子弟，其众多达数万，纵容他们烧杀虏掠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又擅自截留漕运到关中的大米二万斛。对于各藩镇向朝廷贡献的方物，周智光常常杀掉使者而夺取之。

二月，丁亥朔，释奠于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帅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二月丁亥朔（初一），代宗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代宗下令宰相率领常参官、鱼朝恩率领六军将领前往国子监听讲儒家经典，他们的子弟都穿紫红衣服作为学生。鱼朝恩已经尊贵显赫，便学习讲演经典，撰述文章。他仅能执笔识读章句，就马上自称是文武全才，别人都不敢与他争辩。

辛卯，命有司修国子监。

辛卯（初五），代宗下令有关部门维修国子监。

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旨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元载大权独揽，害怕上奏论事者揭露他私揽大权，就奏请说：“百官如果有事论奏，都应当先告诉有关部门长官，由各长官告诉宰相，然后再奏报陛下。”他还以圣旨的名义告诉百官说：“近来，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繁多，所说的多是谗言诋毁之词，所以委托诸长官、宰相首先确定所说的事是否可以上奏。”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以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论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群臣之为谗，何不察其言之虚实！若所言果虚宜诛之，果实宜赏之。不务为此，而使天下谓陛下厌听览之烦，托此为辞以塞谏争之路，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著《门司式》云：”其无门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门司与仗家引奏，，无得关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宝以后，李林甫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达，蒙蔽喑呜，卒成幸蜀之祸。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从来者渐矣。夫人主大开不讳之路，群臣犹莫敢尽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则陛下所闻见者不过三数人耳。天下之士从此钳口结舌，陛下见无复言者，以为天下无事可论，是林甫复起于今日也！昔林甫虽擅权，群臣有不谘宰相辄奏事者，则托以他事阴中伤之，犹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傥不早寤，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载闻而恨之，奏真卿诽谤；乙未，贬峡州别驾。

刑部尚书颜真卿上疏认为：“郎官和御史都是陛下的耳目。如今让上奏论事者先告诉宰相，是陛下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陛下如果害怕大臣进谗言，为什么不观察他们所言的真假！假如所言如果是假，那就应该将他们杀掉；如果是真，那就应当奖赏他们。如果陛下不致力做到这一步，就会使天下人说陛下对听览臣下奏章感到厌烦，以此为借口，堵塞臣下劝谏争辩的途径，我为陛下感到惋惜！太宗所著《门司式》说：”那些没有出入宫门凭证的人，如有急事上奏，都命令掌管宫门的人和执掌仪仗宿卫的人引导上奏，不许阻挠。‘这是为了避免雍塞蒙蔽。天宝以后，李林甫担任宰相，非常讨厌上奏论事的人，人们敢怒而不敢言。致使皇上的意图不能向下传达，而下面的情况皇上不能了解。皇上被蒙蔽，臣下缄口不言，终于酿成玄宗逃奔蜀地的大祸。国家衰败到今天这种地步，有它深远的根源。皇上大开直言不讳之路，大臣尚且不敢完全讲话，更何况让宰相大臣先行裁决和压制，那么陛下所能听到和看到的人不过三几个了。天下的有识之士从此沉默不语，陛下看到无人再上奏论事，就会认为天下没有可论的事情，这真像李林甫在今天又复活了似的！过去李林甫虽然大权独揽，大臣中仍有不征求宰相意见而上奏论事的，对此，李林甫仅能借口其他事，暗中伤害他们，尚且不敢明目张胆地下令各有关部门上奏论事都必须先告诉宰相。陛下倘若不及早醒悟，就会逐渐孤立，过后虽然心中懊悔，也来不及了！“元载听到颜真卿上疏很恨他，奏称颜真卿诽谤。乙未（初九），代宗将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

己亥，命大理少卿杨济修好于吐蕃。

己亥（十三日），代宗命令大理少卿杨济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

壬子，以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乱。

壬子（二十六日），代宗任命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定蜀地的叛乱。

以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兼宁节度使。以段秀实为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置酒召秀实谢之。自是军州事皆咨秀实而后行。由是在宁，声称殊美。

唐代宗让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马兼任宁节度使。马让段秀实担任四镇、北庭和宁三节度使都虞候。马部下有一士兵，能拉开二百四十斤重的弓，因盗窃该当处死，而马想免他死罪，段秀实对马说：“将领有爱憎之情，就会执法不一，即使是韩信、彭越也无法治理军队。”马对段秀实的议论颇为赞赏，终于杀掉那个士兵。有时，马处理事情不合理，段秀实就据理力争。有时马十分恼怒，身边的人吓得胆战心惊，段秀实说：“如果我犯了应该杀头的罪，你何必大发雷霆！杀死无罪的人，恐怕是无道的。”马气得拂衣而起，段秀实则慢慢地走了出去，过了很久，马摆酒召见段秀实，以示谢罪。从此，凡军州中事，马都征求段秀实意见然后施行。因此，马在宁的名声非常好。

癸丑，以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以崔旰为茂州刺史，充西山防御使。三月，癸未，献诚与旰战于梓州，献诚军败，仅以身免，旌节皆为旰所夺。

癸丑（二十七日），代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兼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为邛南防御使，崔旰为茂州刺史，担任西山防御使。三月癸未（二十八日），张献诚在梓州与崔旰交战，张献诚兵败，仅免身死，节度使的旌节都被崔旰夺走。

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

夏季，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将治所迁移到沙州。

秋，八月，国子监成；丁亥，释奠。鱼朝恩执《易》升高座，讲“鼎覆”以讥宰相。王缙怒，元载怡然。朝恩谓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

秋季，八月，国子监修复完毕。丁亥（初四），在国子监行释奠礼。鱼朝恩手执《易经》，坐于高座，宣讲《易经》中所说的：“鼎折一足，鼎中美食就会倾覆，”以此来讽刺宰相。王缙十分气愤，而元载和颜悦色，十分坦然。鱼朝恩跟别人说：“发怒是常情，而微笑则是不可揣测的。”

杜鸿渐至蜀境，闻张献诚败而惧，使人先达意于崔旰，许以万全。旰卑辞重赂以迎之，鸿渐喜；进至成都，见旰，但接以温恭，无一言责其干纪，州府事悉以委旰。又数荐之于朝，因请以节制让旰，以柏茂琳、杨子琳、李昌各为本州刺史。上不得已从之。壬寅，以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杜鸿渐到达蜀地境内，听说张献诚兵败，感到很害怕，他派人先去崔旰致意，保证让他不受伤害。崔旰以谦辞重礼迎接他，杜鸿渐很高兴。到达成都，见了崔旰，仅以温和恭谦的态度进行接触，没有说一句责备他违反法纪的话，将州府事务全部委托崔旰处理。杜鸿渐又多次向朝廷推荐崔旰，而且请求朝廷将节度使职位让给崔旰，让柏茂琳、杨子琳、李昌分别担任本州刺史。代宗不得已，只好同意他的建议。壬寅（十九日），代宗任命崔旰为成都尹、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甲辰，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京兆常衮上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甲辰（二十一日），代宗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兼管国子监事务。中书舍人京兆人常衮上书说：“国子监的官员应当起用名儒，不应该让宦官兼任。”丁未（二十四日），代宗命令宰相以下各级官员送鱼朝恩上任。

京兆尹黎干自南山引涧水穿漕渠入长安，功竟不成。

京兆尹黎干从南山引涧水穿漕渠进入长安，这项工程最终未能成功。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线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

冬季，十月乙未（十三日），代宗生日，各道节度使贡献黄金玉帛、器物衣服、珍贵的玩赏物品和骏马作为寿礼，价值为缗线二十四万。常衮向代宗进言，认为：“节度使不会男耕女织，这些财物必然从人民榨取。敛民招怨讨好陛下，这种风气决不可助长。请求陛下不要接受这些寿礼。”代宗不听。

京兆尹第五琦什一税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税法。

京兆尹第五琦实行十中取一的税制，民众颇受税重之苦，许多人流亡他乡。十一月甲子（十二日），冬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历，十中取一的税制全部停用。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智光素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协，志斌入奏事，智光馆之，志斌责其部下不肃，智光怒曰：“仆固怀恩不反，正由汝辈激之。我亦不反，今日为汝反矣！”叱下斩之，脔食其肉。朝士举选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窃过，智光遣将将兵邀之于路，死者甚众。戊申，诏加智光检校左仆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骂曰：“智光有大功于天下国家，不与平章事而与仆射！且同、华地狭，不足展材，若益以陕、虢、商、、坊五州，庶犹可耳。”因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栗。郭子仪屡请讨智光，上不许。

十二月癸卯（二十二日），周智光杀陕州监军张志斌。周智光一向与陕州刺史皇甫温不和，张志斌入朝奏报事务，周智光将他留居馆舍，张志斌入朝奏报事务，周智光将他留居馆舍，张志斌责备周智光部下不守纪律，周智光愤怒地说：“仆固怀恩本来不造反，正是由于你这一类人激怒他。我也没有造反，今天却因你而造反了！”叱令左右将张志斌推下去斩首，将他剁成肉片吃掉。朝廷官员推举的候选官员，都畏惧周智光的残暴，大多数从同州悄悄经过，周智光派遣将领率兵在路途中阻截，被杀死的人很多。戊申（二十七日），代宗下诏将周智光晋升为检校左仆射，派遣中使余元仙携带告身去授予周智光。周智光谩骂道：“我周智光对国家有特大功劳，不给平章事而给仆射的职位！况且同州、华州地方狭小，不足以施展我的才能，假如给我增加陕州、虢州、商州、州、坊州等五州，那样还差不多。”因而历数大臣们的过失，并且说道：“这里距长安一百八十里地，我晚上睡觉不敢伸展双足，害怕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有周智光才能办到。”余元仙吓得双腿直颤。郭子仪屡次请求讨伐周智光，代宗没有允许。

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郭子仪因为河中军队的食粮经常匮乏，于是亲自耕地一百亩，将领们依此定出等级，因此士兵们都无需劝导而从事农耕。本年，河中地区没有闲置的土地，军队也存有余粮。

以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少游，博州人也，为吏强敏而好贿，善结权贵，以是得进。既得桂州，恶其道远多瘴疠；宦官董秀掌枢密，少游请岁献五万缗，又纳贿于元载子仲武。内外引荐，数日，改宣歙观察使。

代宗任命陇右行军司马陈少游为桂管观察使。陈少游是博州人，做官机敏强干，又喜欢贿赂，善于结交权贵，因此得以升官。陈少游已经得到桂州，但他讨厌桂州路途遥远，而又多传染病。当时宦官董秀执掌枢密事务，陈少游请求每年献给董秀五万缗钱，又向元载的儿子元仲武行贿。于是董秀和元载分别内外向代宗引荐陈少游。几天以后，代宗改任陈少游为宣歙观察使。

二年（丁未、767 ）

二年（丁未，公元767 年）

春，正月，丁巳，密诏郭子仪讨周智光，子仪命大将浑、李怀光军于渭上；智光麾下闻之，皆有离心。己未，智光大将李汉惠自同州帅所部降于子仪。壬戌，贬智光澧州刺史。甲子，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智光，以其首来献。

春季，正月丁巳（初六），代宗秘密下诏让郭子仪讨伐周智光，郭子仪命令大将浑、李怀光在渭水河畔驻扎军队。周智光的部下听说后，都有心脱离周智光。己未（初八），周智光的大将李汉惠从同州率领部下向郭子仪投降。壬戌（十一日），代宗将周智光贬为沣州刺史。甲子（十三日），华州牙将姚怀、李延俊杀掉周智光，并将周智光的头颅献给朝廷。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己巳，置潼关镇兵二千人。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他以收复华州为名，率领他的部队大肆掠夺，从潼关到赤水二百里间，财物牲畜被掠殆尽，当地官员们有的以纸当衣，有的数天没有饭吃。己巳（十八日），朝廷在潼关设置镇守部队二千人。

壬申，分剑南置东川观察使，镇遂州。

壬申（二十一日），朝廷从剑南节度使中分置东川观察使，镇守遂州。

二月，丙戌，郭子仪入朝。上命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互置酒于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上礼重子仪，常谓之大臣而不名。

二月丙戌（初六），郭子仪入朝。代宗命令元载、王缙、鱼朝恩等人分别在他们的宅第设置酒席款待郭子仪，一次宴席花费高达十万缗。代宗对待郭子仪礼遇厚重，常常称他为大臣而不直呼其名。

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

郭暧曾经与升平公主发生口角，郭暧说：“你倚仗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是不屑于做天子！”公主怨恨，乘车飞奔入宫奏报此事。代宗说：“此事并非你所能知。他们真是这样，假使他们想要做天子，天下怎么会是你家的呢！”代宗安慰劝说一番，让公主回去。郭子仪听说此事后，将郭暧囚禁起来，自己入朝等待代宗的惩处。代宗对郭子仪说：“有一句俗话说：”不痴不聋，当不了家长。‘儿女闺房中的话，哪值得去听呢！“郭子仪回家，打了郭暧数十大棍。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鱼朝恩与吐蕃盟于兴唐寺。

夏季，四月庚子（二十一日），代宗命令宰相及鱼朝恩在兴唐寺与吐蕃举行结盟仪式。

杜鸿渐请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后。六月，甲戌，鸿渐来自成都，广为贡献，因盛陈利害，荐旰才堪寄任；上亦务姑息，乃留鸿渐复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旰厚敛以赂权贵，元载擢旰弟宽至御史中丞，宽兄审至给事中。

杜鸿渐请求入朝奏事，让崔旰担任西川留后。六月甲戌（疑误），杜鸿渐从成都入朝，贡献了许多财物，并且竭力陈述利害关系，推荐崔旰有才干，可以寄予重任。代宗也一味姑息，于是将杜鸿渐留在朝中，再次担任宰相职位。秋季，七月丙寅（十九日），代宗任命崔旰为西川节度使，杜济为东川节度使。崔旰增加赋税的征收，以比贿赂权贵，因而元载将崔旰的弟弟崔宽提升为御史中丞，崔宽的哥哥崔审提升为给事中。

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财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卫州进士高郢上书，略曰：“先太后圣德，不必以一寺增辉；国家永图，无宁以百姓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为！”又曰：“无寺犹可，无人其可乎！”又曰：“陛下当卑宫室，以夏禹为法，而崇塔庙踵梁武之风乎！”又上书，略曰：“古之明王积善以致福，不费财以求福；修德以消祸，不劳人禳祸。今兴造急促，昼夜不息，力不逮者随以榜笞，愁痛之声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又曰：“陛下回正道于内心，求微助于外物，徇左右之过计，伤皇王之大猷，臣窃为陛下惜之！”皆寝不报。

丁卯（二十日），鱼朝恩奏请将先前所赐给他的庄园改为章敬寺，为章敬太后祈求冥福。于是，鱼朝恩将章敬寺修得极其宏伟壮丽，耗尽都市的木材还不够用。又奏请拆毁曲江和华清宫的馆舍来供给修寺，费用超一万亿。卫州人进士高郢上书，大略说：“已故太后德行崇高，不必以一座寺院来增添光彩。国家要长治久安，不如以百姓的利益作为治国之本。抛弃百姓的利益去修建寺院，怎么能够祈福呢！”他又说：“没有寺院尚可，但是能够没有百姓吗！”他又说：“陛下应当效法夏禹，不看重宫室，不应该步梁武帝的后尘而崇尚塔庙。”他又上书，大略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做好事以致福，不劳费资财以求福，修饬德行以消除灾祸，不劳费百姓以求得免灾。如今匆忙昼夜建造寺院，对体力不支的人随意用棍杖殴打，道路上充满了愁叹哀痛的声音。这样祈福，我害怕会适得其反。”他又说：“陛下在内心回避正确的道理，而求助于佛寺这种外物，听从身边的人的错误主意，损害了帝王的宏大谋划。我暗自替陛下感到痛惜！”代宗对他的上书不作任何答复。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以：“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起初，代宗喜欢祠堂祭祀，并未看重佛教。元载、王缙、杜鸿渐担任宰相，他们三人都崇信佛教。王缙信奉尤笃，他不吃荤食，与杜鸿渐无止境地修造寺院。代宗曾经问他们：“佛教所说的报应，果真有吗？”元载等人奏称：“国家能够国运长久，如果不是平素植下福业怎么可能达到呢！福业已经确定，虽然时常有些小灾小难，终究不能危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反叛朝廷，正当旺盛之际，便都遭到他们儿子的杀害。仆固怀恩率军进攻朝廷，才出门就得病而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内地，最后不战而退，这一切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难道能说没有报应吗！”代宗因此十分崇信佛教，经常在宫中设斋，供养一百多名和尚，有敌人前来就命令和尚宣讲《护国仁王经》，来祈祷免灾，敌人撤退后就赏赐给和尚丰厚的礼物。胡人和尚不空，官做到卿监，赐爵位为国公，出入宫中，权势能左右权贵，京畿地区的良田和获利大的事业多归佛寺所有。代宗敕令天下不得鞭打和欺辱僧尼，在五台山修造金阁寺，铸造鎏金铜瓦，所耗费的资金数以亿计。王缙将中书省的文书发给和尚，命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去募捐集资，用来营建佛寺。元载等人每当侍奉代宗，从容闲暇时，往往谈论佛事。因此朝廷内外的官吏及百姓互相效仿、影响，都不做世人之事，而去崇奉佛教，政务刑法日益紊乱。

八月，庚辰，凤翔等道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固让仆射，言辞确至，上许之；癸丑，又让凤翔节度使，不许。

八月庚辰（初三），凤翔等道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李抱玉入朝觐见，坚持要求辞掉仆射的职务，言辞十分坚决，代宗接受了他的请求。癸丑（疑误），李抱玉又请求辞去凤翔节度使职务，代宗没有答应。

丁酉，杜鸿渐饭千僧，以使蜀无恙故也。

丁酉（二十日），杜鸿渐设斋供养一千名和尚，因为他出使蜀地安然无恙。

九月，吐蕃众数万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郭子仪自河中帅甲士三万镇泾阳，京师戒严。甲子，子仪移镇奉天。

九月，吐蕃军队数万人围攻灵州，流动出击的骑兵到达潘原、宜禄。代宗下诏让郭子仪从河中率领三万名士兵镇守泾阳，京师实行戒严。甲子（十七日），郭子仪移师镇守奉天。

山獠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山獠攻陷桂州，驱逐了桂州刺史李良。

冬，十月，戊寅，朔方节度使路嗣恭破吐蕃于灵州城下，斩首二千余级；吐蕃引去。

冬季，十月戊寅（初一），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击败吐蕃军队，杀死了二千多名敌军，吐蕃军队撤退。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十二月庚辰（初四），盗贼挖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冢，官府搜捕，没有抓获。人们认为鱼朝恩向来讨厌郭子仪，怀疑是他派人干的。郭子仪从奉天入朝，朝廷害怕他因此背叛。郭子仪拜见代宗，代宗提到这件事，郭子仪痛哭流涕地说：“我长久带兵，却不能禁止残暴的行为，许多士兵挖掘别人的坟墓。今天挖到我的头上，这是苍天在谴责我，不关乎人事。”朝廷于是安定下来。

是岁，复以镇西为安西。

这一年，朝廷将镇西重新改为安西。

新罗王宪英卒，子乾运立。

新罗王金宪英去世，他的儿子金乾运继承王位。

三年（戊申、768 ）

三年（戊申，公元768 年）

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春季，正月乙丑（二十日），代宗到章敬寺，剃度一千人出家当和尚、尼姑。

赠建宁王为齐王。

代宗追赠建宁王李为齐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使殷仲卿，寻讨平之。

二月癸巳（十八日），商州兵马使刘洽杀死防御使殷仲卿，不久朝廷讨伐平定了他。

甲午，郭子仪禁无故军中走马。南阳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杀之。诸子泣诉于子仪，且言都虞候之横，子颐诔遣之。明日，以事语僚佐而叹息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不赏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甲午（十九日），郭子仪下令禁止在军营中无故驰马奔走。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奶妈的儿子触犯禁令，都虞候将他用乱棍打死。郭子仪的几个儿子在他面前哭诉，并且说都虞候专横，郭子仪狠狠地训斥并赶走了他们，第二天，郭子仪跟属僚们说起了这件事，并且叹息道：“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当奴的材料。他们不赞赏父亲的都虞候，而是痛惜母亲的奶妈的儿子，不是当奴的材料又是什么呢！”

庚子，以后宫独孤氏为贵妃。

庚子（二十五日），代宗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以疾举从父弟右羽林将军献恭自代，上许之。

夏季，四月戊寅（初四），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因为有病，推举堂弟右羽林将军张献恭代替自己职务。代宗准许。

壬寅，西川节度使崔旰入朝。

壬寅（二十八日），西川节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征李泌于衡山，既至，复赐金紫，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上时衣汗衫、蹑屦过之，自给、舍以上及方镇除拜、军国大事，皆与之议。又使鱼朝恩于白花屯为泌作外院，使与亲旧相见。

当初，代宗派遣中使到衡山征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来后，又赐给他金鱼袋及紫衣，又在宫中蓬莱殿旁边为他修建书院，代宗经常穿着汗衫、拖着鞋过去问候他。自给事中、中书舍人等正五品官以上，及各藩镇节度使的任免、军政大事，代宗都和李泌商议。代宗又派鱼朝恩在白花屯为李泌修建外院，以便让李泌与亲朋故旧相会。

上欲以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辞。上曰：“机务之烦，不得晨夕相见，诚不若且居密近，何必署敕然后为宰相邪！”后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献服玩，上谓泌曰：“先生何独无所献？”对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惟一身耳，何以为献！”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谁则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献其身，当惟朕所为，不为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为？”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禄位，为俗人。”泌泣曰：“臣绝粒二十余年，陛下何必使臣其志乎！”上曰：“泣复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为泌葬二亲，又为泌娶卢氏女为妻，资费皆出县官。赐第于光福坊，令泌数日宿第中，数日宿蓬莱院。

代宗想让李泌担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坚持推托。代宗对他说：“军政大事十分烦忙，我们不可能朝夕相处，不如姑且住得近一些，何必要签置敕令之后再当宰相呢！”后来过端午节，王、公、纪子、公主分别向代宗进献服饰和玩物，代宗对李泌说：“为什靡住得近一些，何必要签置敕令之后再当宰相呢！”后来过端午节，王、公、妃子、公主分别向代宗进献服饰和玩物，代宗对李泌说：“为什么唯独您没有进献礼物呢？”李泌回答说：“我身居宫中，从头巾一直到鞋都是陛下赏赐的，剩下的仅仅是我这个人了，我拿什么来向陛下贡献呢？”代宗说：“朕所需求的正是你这个人。”李泌说：“我这个人不是陛下所有，谁还能有呢？”代宗说：“先帝曾经想让你屈尊担任宰相，但是没有能够得到你，从今以后，你既然已经将自己奉献给朕，当然你只归朕所有，而不归你自己所有了！”李泌说：“陛下想让我做什么呢？”代宗说：“朕想让你吃酒肉，有家室，接受官职，还为俗人。”李泌哭着说：“我断绝世俗饮食二十多年，陛下何必让我毁了志向呢！”代宗说：“哭还有什么用！你在深宫之中，想上哪儿去？”于是，代宗命令中使为李泌埋葬双亲，又为李泌娶卢氏的女儿为妻，一切费用都由县官支付。代宗赏赐给他一所光福坊的住宅，让李泌在自己的住宅中住几天，在蓬莱院住几天。

上与泌语及齐王，欲厚加褒赠，泌请用岐、薛故事赠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岐、薛岂有此功乎！竭诚忠孝，乃为谗人所害。使尚存，朕必以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成吾夙志。”乙卯制，追谥曰承天皇帝；庚申，葬顺陵。

代宗与李泌谈到齐王李，想要给予他隆厚的褒扬与追赠。李泌奏请采用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的先例追赠李为太子。代宗哭着说道：“我的弟弟首次提议先帝北上灵武，成就了中兴的大业，岐王李范、薛王李业难道有这样的功劳吗！他竭尽忠孝，却被进谗言的小人所害。假如他还活着，朕一定让他当皇太弟。如今应当尊崇给他帝号，实现我的夙愿。”乙卯（疑误），唐代宗颁下制诰，追谥李为承天皇帝。庚申（疑误），将李埋藏在顺陵。

崔旰之入朝也，以弟宽为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朝廷闻之，加旰检校工部尚书，赐名宁，遣还镇。

崔旰入朝后，让他的弟弟崔宽担任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率领数千名精锐骑兵乘虚突袭，攻入成都。朝廷知道此事后，提升崔旰为检校工部尚书，并赐名为宁，派遣他回去镇守成都。

六月，壬辰，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昌平朱、弟滔共杀节度使李怀仙，希彩自称留后。闰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遣将将兵讨希彩，为希彩所败；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缙领卢龙节度使；丁卯，以希彩领幽州留后。

六月壬辰（二十日），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昌平人朱和他的弟弟朱滔一起杀死节度使李怀仙，朱希彩自称为留后。闰六月，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派遣将领率军讨伐朱希彩，被朱希彩打败，朝廷不得已，只好宽恕朱希彩。庚申（十八日），代宗任命王缙兼任卢龙节度使。丁卯（二十五日），让朱希彩兼任幽州留后。

崔宽与杨子琳战，数不利，秋，七月，崔宁妾任氏出家财数十万，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之；子琳走。

崔宽与杨子琳交战，多次失利。秋季，七月，崔宁的偏房任氏拿出数十万的家产，招募了数千名士兵，率领他们进攻，并打败了杨子琳，杨子琳兵败逃跑。

乙亥，王缙如幽州，朱希彩盛兵严备以逆之。缙晏然而行，希彩迎谒甚恭。缙度终不可制，劳军，旬余日而还。

乙亥（初四），王缙到幽州去，朱希彩布署精壮士兵，戒备森严地迎接王缙。王缙安然地走着，朱希彩颇为恭敬地迎接拜见王缙。王缙估计自己最终无法节制朱希彩，便慰劳军队，十多天返回京师。

回纥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回纥庭诘昕曰：“我于唐有大功，唐柰何失信，市我马，不时归其直？”昕曰：“回纥之功，唐已报之矣。仆固怀恩之叛，回纥助之，与吐蕃连兵入寇，逼我郊畿。及怀恩死，吐蕃走，然后回纥惧而请和，我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纵之。不然，匹马不归矣。乃回纥负约，岂唐失信邪！”回纥惭，厚礼而归之。

回纥可敦去世，庚辰（初九），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萧昕为吊祭使，回纥可汗当庭责问萧昕说：“我对唐朝是有大功的，唐朝为什么丧失信用，购买我的马，却不准时归还马价？”萧昕反驳说：“回纥的功劳，唐朝已经报答了。仆固怀恩叛乱，回纥帮助他，并与吐蕃联合侵犯唐朝，进逼我们京畿郊县。等到仆因怀恩去世，吐蕃逃走，后来回纥惧怕了，便向唐朝请求和解，我们唐朝并不忘记你们以前的功劳，给你们不少恩惠，放你们回去。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人也回不去。这是回纥违反了协约，难道能说是唐朝失去信用吗！”回纥可汗很惭愧，便送给萧昕一份厚礼，让他返回唐朝。

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丙戌（十五日），代宗从宫内取出盂兰盆赐给章敬寺。设置七庙神灵牌座，将他们的尊号写在幡上，大臣们在光顺门迎拜。从此以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仪式。

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州，京师戒严；宁节度使马击破之。

八月壬戌（二十一日），吐蕃十万军队进犯灵武。丁卯（二十六日），吐蕃尚赞摩率军二万进犯州，京师实行戒严，宁节度使马打败了尚赞摩。

庚午，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薨，以王缙领河东节度使，余如故。

庚午（二十九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辛云京去世，代宗让王缙兼任河东节度使，其余职位不变。

九月，壬申，命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以备吐蕃。

九月壬申（初一），代宗命令郭子仪率军五万驻扎奉天，用以防备吐蕃。

丁丑，济王环薨。

丁丑（初六），济王李环去世。

壬午，朔方骑将白元光击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万众于灵武。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使右军都将临洮李晟将兵五千击吐蕃，晟曰：“以力则五千不足用；以谋则太多。”乃将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种而还。吐蕃闻之，释灵州之围而去，戊戌，京师解严。

壬午（十一日），朔方的骑兵将领白元光击败吐蕃。壬辰（二十一日），白元光在灵武又打败了吐蕃二万人的军队。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派右军都将临洮人李晟率领五千人攻击吐蕃，李晟说：“凭实力五千人是不够用的，凭智谋又太多了。”于是李晟率领一千人，西出大震关。到达临洮后，李晟摧毁吐蕃的定秦堡，焚烧吐蕃屯积的军需物资，俘虏守堡将领慕容谷种而归。吐蕃听到此事后，就放弃对灵州的围困撤走了。戊戌（二十七日），京师解除戒严。

颍州刺史李岵以事忤滑节度使令狐彰，彰使节度判官姚按行颍州，因代岵领州事，且曰：“岵不受代，即杀之。”岵知之，因激怒将士，使杀，与同死者百余人。岵走依河南节度使田神功于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状，岵亦上表自理。上命给事中贺若察往按之。

颍州刺史李岵因事冒犯了滑节度使令狐彰，令狐彰派节度判官姚巡行颍州，就此取代李岵主持州事务，并且对姚说：“如果李岵不接受你去代理，就杀掉他。”李岵知道此事后，就激怒将士，让他们杀掉姚，与姚一起被害的有一百多人。李岵逃往汴州投靠河南节度使田神功。冬季，十月乙巳（初五），令狐彰上表代宗禀报这一事件，李岵也上表替自己辩护。代宗命令给事中贺若察前去审查此事。

丁卯，郭子仪自奉天入朝。

丁卯（二十七日），郭子仪从奉天入朝。

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后朱希彩为节度使。

十一月丁亥（十七日），代宗任命幽州留后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

郭子仪还河中。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以四镇兵屯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为泾原节度使，以、宁、庆三州隶朔方。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州留后。

郭子仪返回河中。元载认为吐蕃连年进犯，马率领四镇军队驻扎宁，其兵力无法与吐蕃对抗，而郭子仪率领朔方重兵镇守河中，深居在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与郭子仪和诸将商议，让马移镇泾州，而让郭子仪率领朔方军队镇守州，元载说道：“如果因为边地荒芜，军费不足，就用内地的租税和运送财物来资助。”诸将都认为这种办法妥当。十二月己酉（初九），代宗让马改任泾原节度使，将州、宁州、庆州归属于朔方。马先去泾州修筑城，让都虞候段秀实担任州留后。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然后至，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廷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发，秀实欲讨之而乱迹未露，恐军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马坊草，因救火谋作乱。”中夕，火果起，秀实命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白请救火，不许。及旦，捕童之及其党八人，皆斩之。下令曰：“后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泾。

当初，四镇、北庭的军队远途奔赴中原，解救朝廷的危难，长久客居他乡，多次迁移驻地，四镇的军队历经汴州、虢州、凤翔，北庭的军队历经怀州、绛州、州，然后到达州，军队颇为辛劳疲惫。等到迁移泾州，将士都怨恨毁谤。刀斧兵马使王童之图谋叛乱，确定在辛酉（二十一日）凌晨击鼓报晓时发难。前一天夜晚，有人将此事告诉段秀实。段秀实佯作召见执掌更漏的士兵，对他发火，借口时辰失调，命令他每到一更就前来禀告，每更故意延长几刻，于是到四更时天已破晓，王童之未能起事叛乱。段秀实想讨伐王童之，然而叛乱的迹象尚未暴露，害怕军中将士怀疑王童之蒙受冤屈。告密的人又说：“今天夜里王童之想焚烧马坊草垛，借口救火图谋叛乱。”午夜时分，草垛果然起火，段秀实命令军中正在行走的将士都停止走动，坐着的人不要起来，各自整理队伍，严守要害之地。王童之禀告段秀实请求前去救火，没有得到同意。等到天亮，段秀实逮捕了王童之及其同伙八人，将他们全都杀掉。下命令说：“迁移迟的人要诛杀九族，散布流言蜚语的人要严刑惩处！”于是军队全部迁移到泾州。

癸亥，西川破吐蕃万余众。

癸亥（二十三日），西川的军队打败了吐蕃一万多人的军队。

平卢行军司马许杲将卒三千人驻濠州不去，有窥准南意，淮南节度使崔圆令副使元城张万福摄濠州刺史；杲闻，即提卒去，止当涂。是岁，上召万福，以为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杲。万福至州，杲惧，移军上元，又北至楚州大掠，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之；未至淮阴，杲为其将康自劝所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将厚赏将士，万福曰：“官健常虚费衣粮，无所事。今方立小功，不足过赏，请用三分之一。”

平卢行军司马许杲率领三千人驻扎濠州不肯离去，有窥伺淮南的意图，淮南节度使崔圆命令节度副使元城人张万福代理濠州刺史，许杲听说后，即率领士兵离开濠州，来到当。同年，代宗召见张万福，让他担任和州刺史、行营防御使，讨伐许杲。张万福来到和州，许杲很惧怕，便率军转移到上元，又北上楚州大肆掠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命令张万福跟踪追击，张万福尚未到达淮阴，许杲已被部将康自劝所驱逐。康自劝率军继续掠夺，并沿着淮河向东流窜，张万福日夜兼程追击并且杀掉他们，存留者仅十分之二三。韦元甫即将厚赏将士，张万福说：“官军经常白白地耗费国家的衣粮。如今才立下小功，不足以过份奖赏，请求用大赏的三分之一。”

四年（己酉、769 ）

四年（己酉，公元769 年）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朝恩谋不利于公。”子仪不听。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子仪曰：“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乃从家僮数人而往。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子仪以所闻告，且曰：“恐烦公经营耳。”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春季，正月丙子（初七），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请他去章敬寺游玩。元载害怕他们互相勾结，就秘密派郭子仪的军吏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对你图谋不利。”郭子仪不听。军吏也告诉各位将领，将士们有三百人请求衣内穿甲跟从郭子仪前去。郭子仪说：“我是国家的大臣，他没有天子的命令，哪里敢暗害我！如果他受皇命而来，你们想干什么呢！”于是郭子仪带了几名家僮前往章敬寺。鱼朝恩迎接郭子仪，对他随从俭省感到惊奇。郭子仪将所听到的事告诉鱼朝恩，并且说：“害怕麻烦你张罗。”鱼朝恩抚胸拱手、痛哭流涕地说：“如果不是您这样的长者，能不怀疑我吗！”

壬午，流李岵于夷州。

壬午（十三日），代宗将李岵流放到夷州。

乙酉，郭子仪还河中。

乙酉（十六日），郭子仪返回河中。

辛卯，赐李岵死。

辛卯（二十二），代宗赐令李岵自尽。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润隶神策军，从鱼朝恩之请也。

二月壬寅（初三），代宗听从鱼朝恩的请求，将京兆的好及凤翔的麟游、普润归属神策军管辖。

杨子琳既败还泸州，招聚亡命，得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黄草峡，子琳悉擒之，击守仙于忠州，守仙仅以身免。子琳遂杀夔州别驾张忠，据其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欲结以为援，以夔州许之，为之请于朝。阳曲人刘昌裔说子琳遣使诣阙请罪，子琳从之。乙巳，以子琳为峡州团练使。

杨子琳败归泸州后，招集逃亡的士兵，共得几千人，沿着长江东下，声称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在黄草峡埋伏兵马，被杨子琳全部抓获。杨子琳在忠州攻击王守仙，王守仙仅孤身逃脱。于是杨子琳杀掉夔州别驾张忠，占据夔州城。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想结交杨子琳作为后援，将夔州许给了他，为他向朝廷请求。阳曲人刘昌裔劝说杨子琳派遣使者前往朝廷请罪，杨子琳听从了他的劝说。乙巳（初六），代宗任命杨子琳为峡州团练使。

初，仆固怀恩死，上怜其有功，置其女宫中，养以为女。回纥请以为可敦，夏，五月，辛卯，册为崇徽公主，嫁回纥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虞乡董晋为判官。六月，丁酉，公主辞行，至回纥牙帐。回纥来言曰：“唐约我为市，马既入，而归我贿不足，我于使人乎取之。”涵惧，不敢对，视晋，晋曰：“吾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不既多乎！尔之马岁至，吾数皮而归资。边吏请致诘也，天子念尔有劳，故下诏禁侵犯。诸戎畏我大国之尔与也，莫敢校焉。尔之父子宁而畜马蕃者，非我谁使之！”于是其众皆环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当初，仆固怀恩病死，代宗怜悯他有功劳，将他女儿安置在皇宫中，收为养女。回纥可汗请让养女作他的可敦。夏季，五月辛卯（二十四日），代宗册封养女为崇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壬辰（二十五日），派遣兵部侍郎李涵护送公主出嫁，李涵奏请祠部郎中虞乡人董晋担任判官。六月丁酉（初一），公主向代宗辞行后，到达回纥可汗的牙帐。回纥可汗让人传话说：“唐朝邀请我做买卖，我的马已经送到了唐朝，但付给我的钱财却不够，是否我应该派人去取呢？”李涵很害怕，不敢回答，他看了看董晋，董晋回答说：“我们不是没有马而同你们做交易，唐朝赏赐给你们的东西不是已经很多了吗！你们每年送来的马，我们仅数一下马皮，不考虑马的死活，即付给你们钱。边地官吏请求天子责问此事，天子考虑到你们有功劳，所以下诏禁止边地官吏侵犯你们的利益。各戎人害怕我大唐与你们友好，都不敢与你们较量。你们父子得到安宁，牲畜马匹繁育增长，不是我大唐，谁能使你们这样！”于是回纥可汗的部众都围着董晋，向他叩拜，后来他们又一起排列有序地向南面唐朝方向跪拜，都举起双手说：“我们不敢对大国另有企图。”

戊申，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

戊申（十二日），王缙上表代宗请求让出副元帅、都统、行营使职务。

辛酉，郭子仪自河中迁于州，其精兵皆自随，余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军士久家河中，颇不乐徙，往往自逃归；行军司马严郢领留府，悉捕得，诛其渠帅，众心乃定。

辛酉（二十五日），郭子仪从河中迁往州，其精锐部队都随他行动，其余部队让副将率领，分别驻守河中、灵州。士兵们长期以河中为家，很不乐意移防他地，往往从州逃回河中。行军司马严郢主持河中留守军府事务，将他们全部抓获，杀掉为首的士兵，军心才得以稳定。

秋，九月，吐蕃寇灵州；丁丑，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秋季，九月，吐蕃进犯灵州。丁丑（十二日），朔方留后常谦光将他们击败。

河东兵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恃功骄蹇，以王缙书生，易之，多违约束。缙受诏发兵诣盐州防秋，遣无纵、奉璋将步骑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进，无纵托他事擅入太原城；缙悉擒斩之，并其党七人，诸将悍戾者殆尽，军府始安。

河东兵马使王无纵、张奉璋等人自恃有功，十分傲慢，认为王缙是一介书生，便轻视他，多次违反军规。王缙受诏调动部队到盐州去防御吐蕃，派遣王无纵、张奉璋率领三千名步骑兵前去。张奉璋停留不前，王无纵借口其他事擅自进入太原城，王缙将他们全部捉拿，并将他们和七名同伙杀掉，蛮横凶暴的将领几乎没有了，节度使军府方才安定。

冬，十月，常谦光奏吐蕃寇鸣沙，首尾四十里。郭子仪遣兵马使浑将锐兵五千救灵州，子仪自将进至庆州，闻吐蕃退，乃还。

冬季，十月，常谦光奏称吐蕃进犯鸣沙县，其军队前后达四十里长。郭子仪派遣兵马使浑率领五千精锐部队前去援救灵州，自己率军进到庆州，听到吐蕃退兵后，才返回。

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以疾辞位，壬申，许之；乙亥，薨。鸿渐病甚，令僧削发，遗令为塔以葬。

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杜鸿渐因病辞职，壬申（疑误），得到代宗的同意。乙亥（十一日），杜鸿渐去世。在杜鸿渐病重时，他命令和尚为他削发，留下遗嘱让他们造佛塔来埋葬他。

丙子，以左仆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载为新平尉，冕尝荐之，故载举以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际，蹈舞仆地，载趋而扶之，代为谢词。十二月，戊戌，冕薨。

丙子（十二日），代宗任命左仆射裴冕为同平章事。当初，元载任新平尉时，裴冕曾向朝廷推荐过他，所以，元载推举裴冕出任宰相，也因为裴冕年老多病，便于控制。裴冕接受任命、向代宗行蹈舞礼时，突然摔倒在地，元载匆忙上前扶住他，代他向代宗致谢词。十二月戊戌（初四），裴冕去世。

五年（庚戌、770 ）

五年（庚戌，公元770 年）

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对蓬等各帅部落内属。

春季，正月己巳（初五），羌族酋长白对蓬等人分别率领部落归附唐朝。

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专典禁兵，宠任无比，上常与议军国事，势倾朝野。朝恩好于广座恣谈时政，陵侮宰相，元载虽强辩，亦拱默不敢应。

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左监门卫大将军兼神策军使、内侍监鱼朝恩，专门掌管禁军，代宗对他无比宠幸，经常与他议论国家的军政大事，朝廷内外，他的权势最大。鱼朝恩喜欢在大臣聚集的场所放肆地谈论时政，侮辱宰相，元载虽然能言善辩，但也拱手沉默，不敢应对。

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皆有宠于朝恩；希暹说朝恩于北军置狱，使坊市恶少年罗告富室，诬以罪恶，捕击地牢，讯掠取服，籍没其家赀入军，并分赏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允为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辄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闻之，由是不怿。

神策都虞候刘希暹，都知兵马使王驾鹤都受到鱼朝恩的宠爱。刘希暹劝说鱼朝恩在北军中设置监狱，让坊市的无赖少年搜罗并控告富豪人家，诬告他们犯了罪，逮捕关进地牢，用严刑逼供，使他们屈服，没收他们的家产归北军所有，并且分别奖赏诬告和搜捕的人。监狱处于宫内隐密处，人们都不敢说。鱼朝恩每次上奏论事，所期待的就是代宗一定认可。偶尔朝廷政事没有与他商议，就愤怒地说：“天下的大事有不经过我手的吗！”代宗听说后，因此很不高兴。

朝恩养子令徽尚幼，为内给使，衣绿，与同列忿争，归告朝恩。朝恩明日见上曰：“臣子官卑，为侪辈所陵，乞赐之紫衣。”上未应，有司已执紫衣于前，令徽服之，拜谢。上强笑曰：“儿服紫，大宜称。”心愈不平。

鱼朝恩的养子鱼令徽年令还小，担任内给使，身着绿衣。他与同事发生激烈的争执，回家后告诉了鱼朝恩。第二天，鱼朝恩面见代宗说：“我儿子官职卑微，被同辈欺负，乞求陛下赐给他紫衣。”代宗尚未答应，有关官员已经拿着紫衣来到面前，鱼令徽穿上紫衣，向代宗叩拜致谢。代宗强作笑颜，说道：“小孩子穿紫衣也很合适。”但心里更加愤愤不平。

元载测知上指，乘间奏朝恩专恣不轨，请除之；上亦知天下共怨怒，遂令载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将周皓将百人自卫，又使其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握兵于外以为援；载皆以重赂结之，故朝恩阴谋密语，上一一闻之，而朝恩不之觉也。

元载察觉到代宗的心事，乘机上奏控告鱼朝恩独断专行，图谋不轨，请求除掉他。代宗也知道天下人对鱼朝恩都很怨恨和愤怒，于是命令元载想办法。鱼朝恩每次入殿，常派射生将周皓率领一百人保护自己，又派他的同党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掌握重兵作为外援。元载对他们都用重金贿赂，进行结交。所以，鱼朝恩的谋和机密的言谈，代宗都了若指掌，而鱼朝恩却未察觉。

辛卯，载为上谋，徙李抱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以温为凤翔节度使，外重其权，实内温以自助也。载又请割、虢、宝鸡、、隶抱玉，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神策军，朝恩喜于得地，殊不以载为虞，骄横如故。

辛卯（二十七日），元载向代宗献计，让李抱玉改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皇甫温为凤翔节度使，表面上加强了鱼朝恩的权力，实际上是让皇甫温从内部来协助朝廷。元载又请求将、虢、宝鸡、、划归李抱玉管辖，兴平、武功、天兴、扶风隶属神策军管辖。能得一些地盘，鱼朝恩很高兴，对元载毫无戒心，骄傲专横仍同过去一样。

壬辰，加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罢河南等道副元帅，以其兵属留守。延赏，嘉贞之子也。

壬辰（二十八日），代宗晋升河南尹张延赏为东京留守；撤消河南等副元帅的职位，将其部队归属留守统领。张延赏是张嘉贞的儿子。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镇，军士愤怒，大掠凤翔坊市，数日乃定。

二月戊戌（初五），李抱玉移镇，士兵们十分愤怒，在凤翔坊街市大肆掠夺，数天之后才安定。

刘希暹颇觉上意异，以告鱼朝恩，朝恩始疑惧。然上每见之，恩礼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温至京师，元载留之未遣，因与温及周皓密谋诛朝恩。既定计，载白上。上曰：“善图之，勿反受祸！”

刘希暹颇觉代宗对鱼朝恩已有异图，告诉了鱼朝恩，鱼朝恩这才感到疑惑和恐惧。然而代宗每次见到鱼朝恩，对他礼遇更加隆重，鱼朝恩也因此自安。皇甫温来到京师，元载将他留住京师不派遣他回去，与他和周皓密谋杀掉鱼朝恩。计策已经确定，元载便告诉了代宗，代宗说：“好好图谋他，不要反遭祸！”

三月，癸酉，寒食，上置酒宴贵近于禁中，载守中书省。宴罢，朝恩将还营，上留之议事，因责其异图。朝恩自辩，语颇悖慢，皓与左右擒而缢杀之，外无知者。上下诏，罢朝恩观军容等使，内侍监如故。诈云“朝恩受诏乃自缢”，以尸还其家，赐钱六百万以葬。

三月癸酉（初十），寒食节，代宗在宫中设酒席宴请亲近大臣，元载留守中书省。宴席散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留他商议事情，于是斥责他有叛变的意图。鱼朝恩自我辩解，言辞颇为顶撞傲慢，周皓与部下擒住鱼朝恩，将他勒死，外面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代宗颁下诏书，罢免鱼朝恩观军容使等职务，内侍监仍然保留。谎称：“鱼朝恩接到诏书后便上吊自杀了。”将他的尸体送回家，赏赐六百万钱用来埋葬。

丁丑，加刘希暹、王驾鹤御史中丞，以慰安北军之心。丙戌，赦京畿系囚，命尽释朝恩党与，且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

丁丑（十四日），代宗晋升刘希暹、王驾鹤为御史中丞，以便安抚北军的军心。丙戌（二十三日），唐代宗赦免了京畿地区在押囚犯，下令释放鱼朝恩的所有党羽，并且说：“北军的将士们都是朕的亲信，都应该仍然象过去一样跟随朕。今天朕亲自统御禁军，请不要忧虑恐惧。”

己丑，罢度支使及关内等道转运、常平、盐铁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领之。

己丑（二十六日），朝廷撤销度支使以及关内等道转运使、常平使、盐铁使，度支事务委任宰相管理。

敕皇甫温还镇于陕。

代宗敕令皇甫温回陕州镇守。

元载既诛鱼朝恩，上宠任益厚，载遂志气骄溢；每众中大言，自谓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权舞智，政以贿成，僭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典选平允，性介直，不附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载。载以绾为国子祭酒，引浩代之。浩，越州人也。载有丈人自宣州来，从载求官，载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赠河北一书而遣之。丈人不悦，行至幽州，私发书视之，书无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试谒院僚，判官闻有载书，大惊，立白节度使，遣大校以箱受书，馆之上舍，留宴数日，辞去，赠绢千匹。其威权动人如此。

元载杀掉鱼朝恩后，代宗对他更加宠幸和重用，于是元载趾高气扬。每每在大臣中大言不惭地吹嘘，自称有文才武略，古往今来的人都不如他。他玩弄权势和计谋，施政办事根据贿赂多少而定，生活奢侈无度。吏部侍郎杨绾主管官吏的选拔，办事公平允当，又生性耿直，从不依附元载。岭南节度使徐浩贪婪而善于阿谀奉承，他倾竭南方各种珍贵物品来贿赂元载。元载让杨绾改任国子祭酒，让徐浩代替杨绾任吏部侍郎。徐浩是越州人。元载有一位长辈从宣州来，向元载谋求官职，元载估计这个人不足以任用办事，仅给他一封信，让他捎给河北节度使。长辈不高兴，走到幽州时，私自拆信偷看，见信中一句话也没有，仅仅是元载的署名罢了。长辈大怒，但又迫不得已，试着去拜见河北节度使院的幕僚，节度判官听到他捎来元载的书信，大为吃惊，立即告诉了节度使，节度使派遣大校用箱子接受元载的书信，把他安排在上等客房，挽留宴请数天，在他辞行时，赠给他一千匹绢。元载的威势权力就是如此撼动人心。

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马使臧杀观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之，取赂而还。

夏季，四月庚子（初八），湖南兵马使臧杀害了观察使崔灌，澧州刺史杨子琳起兵讨伐臧，在索取臧的贿赂后退兵回去。

泾原节度使马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兼郑颍节度使。

泾原节度使马屡次陈诉本镇荒凉凋残，没有东西供养军队，代宗便婉言劝说李抱玉将郑州、颍州让给马。乙巳（十三日），代宗让马兼任郑颍节度使。

庚申，王缙自太原入朝。

庚申（二十八日），王缙从太原入朝。

癸未，以左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癸未（疑误），代宗任命左羽林大将军辛京杲为湖南观察使。

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六月，戊戌，以殿中监王昂代之。伯玉讽大将杨等拒昂留己；甲寅，诏起复伯玉镇荆南如故。

荆南节度使卫伯玉遭母丧，六月戊戌（初七），代宗让殿中监王昂取代他出任节度使。卫伯玉婉言劝说大将杨等人拒绝王昂仍保留自己。甲寅（二十三日），代宗下诏重新起用卫伯玉镇守荆南。

秋，七月，京畿饥，米斗千钱。

秋季，七月，京畿地区发生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千钱。

刘希暹内常自疑，有不逊语，王驾鹤以闻。九月，辛未，赐希暹死。

刘希暹常有疑心，说过一些不恭敬的话，王驾鹤向代宗告发了。九月辛未（十二日），代宗赐刘希暹自尽。

吐蕃寇永寿。

吐蕃进犯永寿。

冬，十一月，郭子仪入朝。

冬季，十一月，郭子仪入朝。

上悉知元载所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独见，深戒之；载犹不悛，上由是稍恶之。

代宗对元载所作所为十分了解，考虑到元载执政时间很长，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元载，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元载仍然不改，因此代宗逐渐讨厌他了。

载以李泌有宠于上，忌之，言“泌常与亲故宴于北军，与鱼朝恩亲善，宜知其谋。”上曰：“北军，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见亲故。朝恩之诛，泌亦预谋，卿勿以为疑。”载与其党攻之不已；会江西观察使魏少游求参佐，上谓泌曰：“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乃以泌为江西判官，且属少游使善待之。

因为李泌受到代宗的宠幸，元载十分忌恨，他说：“李泌经常去北军与亲朋故友宴饮行乐，与鱼朝恩关系亲密，应当知道他们的阴谋。”代宗回答说：“北军的将领都是李泌的旧部，朕让他去会会亲朋故友。杀鱼朝恩之事，李泌也预先为朕出谋划策，你不要怀疑他。”但是元载和他的党羽仍然不停地攻击李泌。恰巧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求任命幕僚人员，代宗跟李泌说：“元载容不下你，朕今天将你藏到魏少游那儿。等朕下决心除掉元载后，一定送信告诉你，你就可以整装前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判官，并且嘱托魏少游好好款待李泌。

六年（辛亥、771 ）

六年（辛亥，公元771 年）

春，二月，壬寅，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于扶、文，绵亘二千余里，扶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俱下，臣保固、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赡，进退无从。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诏许之。

春季，二月壬寅（十五日），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进言说：“凡是所掌握的军队都应当自己训练。如今从河州、陇州到扶州、文州，绵延二千多里，安扶和防御十分困难。假若吐蕃取道向岷州、陇州同时进犯，我保守州、陇州，那么就不能救援梁州、岷州；进兵扶州、文州，那么敌人就会进逼关辅，首尾不能相顾，进退无所适从，愿陛下再选能干的大臣，将山南西道委托给他，使我能够专门守备陇坻。”代宗下诏同意了他的请求。

郭子仪还州。

郭子仪返回州。

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据容州，与西原蛮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经略使元结等皆寄治苍梧。经略使王至藤州，以私财募兵，不数月，斩贼帅欧阳，驰诣广州，见节度使李勉，请兵以复容州；勉以为难，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诸州，扬言出千兵为援，冀藉声势，亦可成功。”勉从之。乃与义州刺史阵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结盟讨贼。募得三千余人，破贼数万众；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牵，前后大小百余战，尽复容州故地。分命诸将袭西原蛮，复郁林等诸州。

岭南蛮族酋长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蛮人张侯、夏永等连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经略使元结等人都将治所移置苍梧。经略使王来到藤州，用自己的财产去招募兵员，不出数月，杀掉贼军将领欧阳，然后，驰马前往广州，参见岭南节度使李勉，请求出兵收复容州。李勉认为困难，王说：“您如果顾不上出兵，我只恳求给所辖各州移交公文，扬言要派一千士兵作为后援，依靠这样的声势，我也可以获得成功。”李勉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王与义州刺史阿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人结下盟誓讨伐贼军。王招募了三千多人，打败了数万名贼军。其后，攻克容州，生擒梁崇牵。王前后共打大小战斗一百多次，收复全部容州故地。王又分别命令各将领袭击西原蛮，收复了郁林等州。

先是，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皆据险为乱，陷十余州，官军讨之，连年不克；李勉遣其将李观与并力攻讨，悉斩之，三月，五岭皆平。

此前，番禺贼军将领冯崇道、桂州叛军将领朱济时都凭依险要地形作乱，攻陷十多个州，官军讨伐他们，一连数年都没有成功。李勉派遣部将李观与王合力进攻征讨，将他们全部杀死。三月，五岭的叛乱全部被平息。

河北旱，米斗千钱。

河北发生旱灾，一斗米价值一千钱。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杨子琳入朝，上优接之，赐名猷。

夏季，四月己未（初三），澧州刺史杨子琳入朝，代宗宽容地接待了他，并赐名“猷”。

庚申，以典内董秀为内常侍。

庚申（初四），代宗任命典内董秀为内常侍。

吐蕃请和；庚辰，遣兼御史大夫吴损使于吐蕃。

吐蕃请求和好，庚辰（二十四日），代宗派遣兼御史大夫吴损出使吐蕃。

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言元载奸赃阴事，上置少良于客省。少良以上语告友人韦颂，殿中侍御史陆以告载，载奏之。上怒，下少良、颂、御史台狱。御史奏少良、颂、凶险比周，离间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代宗揭露元载奸伪贪赃的秘事，代宗将李少良安置在客省。后来，李少良将他跟代宗说的话告诉了友人韦颂，殿中侍御史陆将此事告诉了元载，元载上奏代宗。代宗恼怒，将李少良、韦颁、陆逮入御史台监狱。御史上奏称李少良、韦颂、陆凶恶阴险，结党营私，离间君臣，五月戊申（二十三日），代宗敕令将他们交付京兆府，都用乱棍打死。

秋，七月，丙午，元载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驳故也。

秋季，七月丙午（二十二日），元载上奏说，凡是另外颁敕封授文、武六品以下的官员，请命令吏部和兵部不得检查核正，代宗表示同意。这是因为当时元载上奏拟定的事情多不遵循法规，害怕遭到有关部门反驳的缘故。

八月，丁卯，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将兵二千屯奉天防秋。

八月丁卯（十四日），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二千士兵驻扎奉天防御吐蕃。

上益厌元载所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腹心，渐收载权。丙子，内出制书，以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载由是稍绌。

代宗愈发厌恶元载的所作所为，想找刚正不阿的士大夫作为自己的心腹，逐渐收回元载的权力。丙子（二十三日），代宗从内宫中发布制书，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并且没有告诉宰相，从此元载的权势稍稍受到压制。

九月，吐蕃下青石岭，军于那城；郭子仪使人谕之，明日，引退。

九月，吐蕃越过青石岭，驻扎在那城；郭子仪派人告劝他们，第二天，吐蕃撤军。

是岁，以尚书右丞韩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兵兴以来，所在赋敛无度，仓库出入无法，国用虚耗。为人廉勤，精于簿领，作赋敛出入之法，御下严急，吏不敢欺；亦值连岁丰穰，边境无寇，自是仓库蓄积始充。，休之子也。

这一年，代宗任命尚书右丞韩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各地征收赋税没有法度，仓库出入物资没有章法，国家财政空虚。韩为人清廉勤勉，精通文簿登记事务，他制定了赋税收支的法规，驾驭部下严厉，官吏不敢欺骗。同时正值连年丰收，边境无患，从此仓库积蓄才开始充实。韩是韩休的儿子。

七年（壬子、772 ）

七年（壬子，公元772 年）

春，正月，甲辰，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之女；所司禁之，欧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上遣中使刘清潭谕之，乃止。

春季，正月甲辰（二十二日），回纥的使者擅自离开鸿胪寺，掳掠百姓的子女，主管部门出面制止，被他们殴打，他们又率领三百名骑兵进犯金光门和朱雀门。当天，宫门全部关闭，代宗派遣中使刘清潭告劝他们，这才停止。

三月，郭子仪入朝；丙午，还州。

三月，郭子仪入朝，丙午（二十五日），返回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骑至灵州，寻退。

夏季，四月，吐蕃五千骑兵到达灵州，不久便退走了。

五月，乙未，赦天下。

五月乙未（十五日），大赦天下。

秋，七月，癸巳，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而去，弗敢争。

秋季，七月癸巳（十四日），回纥人又擅自离开鸿胪寺，追逐长安县令邵说到含光门街，夺取了邵说的马，邵说只好骑别的马离开，不敢争辩。

卢龙节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悖慢朝廷，残虐将卒；孔目官李怀瑗因众怒，伺间杀之。众未知所从；经略副使朱营于城北，其弟滔将牙内兵，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皆从之。遂权知留后，遣使言状。冬，十月，辛未，以为检校左常侍、幽州。卢龙节度使。

卢龙节度使朱希彩谋得节度使职位后，便忤慢朝廷，残害虐待将士。孔目官李怀瑗依靠部众的愤怒，伺机杀掉了朱希彩，部众不知所从。经略副使朱在城北扎营，他的弟弟朱滔统帅牙内兵，偷偷地派了一百多人到部众中大喊道：“节度使非朱副使担当不可。”部众都听从。于是朱暂且执掌留后事务，又派遣使者奏报了这一情况。冬季，十月辛未（二十四日），唐代宗任命为检校左常侍及幽州、卢龙节度使。

十二月，辛未，置永平军于滑州。

十二月辛未（二十五日），朝廷在滑州设置永平军。

八年（癸丑、773 ）

八年（癸丑，公元773 年）

春，正月，昭义节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将士胁以为帅，平伪许之；即而让其叔父，夜奉父丧，逃归乡里。壬午，制以知留后。

春季，正月，昭义节度使、相州刺史薛嵩去世。他的儿子薛平年方十二，将士们胁迫他出任主帅，薛平假装同意，不久将其位让给他叔父薛，夜里护送着父亲的遗体，逃归乡里。壬午（初六），代宗颁制任命薛担任留后。

二月，壬申，永平节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毫离乱之后，治军劝农，府禀充实。时藩镇率皆跋扈，独彰贡赋未尝阙；岁遣兵三千诣京西防秋，自赍粮食，道路供馈皆不受，所过秋毫不犯。疾亟，召掌书记高阳齐映，与谋后事，映劝彰请代人，遣子归私第；彰从之，遣表称：“昔鱼朝恩破史朝义，欲掠滑州，臣不听，由是有隙。及朝恩诛，值臣寝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负。臣今必不起，仓库畜牧，先已封籍，军中将士，州县官吏，按堵待命。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可委大事，愿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归东都私第。”彰薨，将士欲立建，建誓死不从，举家西归。三月，丙子，以李勉为永平节度使。

二月壬申（二十七日），永平节度使令狐彰去世。令狐彰在滑州、毫州离乱之后，整治军队，劝励农桑，府库充实。当时各藩镇大都飞扬跋扈，唯独令狐彰上交的赋税从未缺过；每年派三千士兵到京西去防御吐蕃，他们自备粮食，路途中各方供给和馈赠的东西他们都不按受，所经之处秋毫不犯。在病重时，令狐彰召见掌书记高阳人齐映，与他商量后事，齐映劝令狐彰请求朝廷派替代他的人，并遣送儿子回家。令狐彰接受了他的建议，写下遗表声称：“过去鱼朝恩打败了史朝义，想在滑州掳掠，我没有听从，从此有了嫌隙。等到鱼朝恩被杀时，正值我病卧在床，因此没有能够入朝，生死都感到惭愧。今天我必定一病不起，仓库畜牧早已封存注册，军中将士、州县官吏都相安待命。我看到吏部尚书刘晏、工部尚书李勉可以委以重任，但陛下能迅速地让他们来取代我。我的儿子令狐建等人，如今已勒令他们回到东都私宅。”令狐彰去世后，将士们想立令狐建为节度使，令狐建誓死不从，举家西归东都。三月丙子（初一），代宗任命李勉为永平节度使。

吏部侍郎徐浩、薛邕，皆元载、王缙之党；浩妾弟侯莫陈为美原尉，浩属京兆尹杜济虚以知驿奏优，又属邕拟长安尉。参台，御史大夫李栖筠劾奏其状，敕礼部侍郎万年于邵等按之。邵奏邕罪在赦前，应原除，上怒。夏，五月，乙酉，贬浩明州别驾，邕歙州刺史；丙戌，贬济杭州刺史，邵桂州长史，朝廷稍肃。

吏部侍郎徐浩、薛邕都是元载、王缙的党羽。徐浩妾弟侯莫陈担任美原尉，徐浩嘱托京兆尹杜济凭空奏称侯莫陈掌管邮驿成绩突出，又嘱托薛邕推荐他为长安尉。侯莫陈去御史台参拜，御史大夫李栖筠上奏弹劾他们的罪状，代宗勒令礼部侍郎万年人于邵等人去审查此事。于邵奏称，薛邕的罪行犯在大赦以前，应该维持原来的任命，代宗很气愤。夏季，五月乙酉（十一日），将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邕贬为歙州刺史；丙戌（十二日）将杜济贬为杭州刺史，于邵贬为桂州长史。于是朝廷纲纪稍有整肃。

辛卯，郑王邈薨，赠邵靖太子。

辛卯（十七日），郑王李邈去世，代宗追封他为邵靖太子。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悦其意，命尽市之。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从乾元以来，回纥每年都请求唐朝和市，每一匹马换四十匹缣帛，动辄就交换数万匹马，而这些马全都跑不快，瘦弱无用。朝廷以此为苦，多不能尽数购买，因此在鸿胪寺等待回去和接踵而来的回纥人常常络绎不绝。到这时候，代宗想求得回纥的欢心，下令将他们的马全部买下。秋季，七月辛丑（二十八日），回纥人辞行归去，车上装载着朝廷赏赐和换马得到的财物，总共用了一千多辆车。

八月，己未，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践秋稼而去。

八月己未（十六日），吐蕃六万骑兵进犯灵武，践踏秋季庄稼以后回去。

辛未，幽州节度使朱遣弟滔将五千精骑诣泾州防秋。自安禄山反，幽州兵未常为用，滔至，上大喜，劳赐甚厚。

辛未（二十八日），幽州节度使朱派遣弟弟朱滔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到泾州防御吐蕃。从安禄山造反以来，幽州的军队很少为朝廷所用，朱滔到来，代宗十分高兴，给予丰厚的赏赐和犒劳。

壬申，回纥复遣使者赤心以马万匹来求互市。

壬申（二十九日），回纥又派遣使者赤心带了一万匹马前来请求与唐朝贸易。

九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据岭南反。

九月壬午（十日），循州刺史哥舒晃杀害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占据岭南造反。

癸未，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发，持竹筐苇席，哭于东市。人问其故，对曰：“愿献三十字，一字为一事；若言无所取，请以席裹尸，贮筐中，弃于野。”京兆以闻。上召见，赐新衣，馆于客省。其言“团”者，请罢诸州团练使也：“监”者，请罢诸道监军使也。

癸未（十一日），晋州一个名叫郇模的男子用麻绳扎辫，手执竹筐苇席，在东市哭泣。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希望献上三十个字，每一字代表一件事；如果我说的字没有可取之处，请你们杀了我用苇席裹尸，装进竹筐中，再抛到荒郊野外。”京兆尹向代宗奏报此事。代宗召见郇模，赏赐他新衣服，将他安置在客省住下。郇模所说的“团”字，是请求撤销各州的团练使：“监”字，是请求撤销各道的监军使。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且求为相；上令内侍孙知古因奉使讽令毁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建立祠堂，称他们为四圣，并且请求让自己出任宰相。代宗命令内侍孙知古奉命出使，婉言劝说田承嗣拆毁祠堂。冬季，十月甲辰（初二），代宗加封田承嗣为平章事来表彰他。

灵州破吐蕃万余众。吐蕃众十万寇泾、，郭子仪遣朔方兵马使浑将步骑五千拒之。庚申，战于宜禄。登黄原望虏，命据险布拒马以备其驰突。宿将史抗、温儒雅等意轻，不用其命；召使击虏，则已醉矣；见拒马，曰：“野战，乌用此为！”命撤之。叱骑兵冲虞阵，不能入而返；虏蹑而乘之，官军大败，士卒死才者什七八，居民为吐蕃所掠千余人。

灵州的军队打败了吐蕃一万多人。吐蕃十万军队进犯泾州、州，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浑率领步骑兵五千人前去抵抗。庚申（十八日），双方在宜禄交战。浑登上黄原了望敌军阵势，命令部队占据险要地形布列拒马枪，以防备战马奔突。老将史抗、温儒雅等人瞧不起浑，不听从他的命令；浑派人召呼他们去攻击敌人，他们却已经喝醉了，看见拒马枪，说道：“野地作战，这东西有什么用！”便命令部下撤去。他们又大声呵斥骑兵去冲击敌军阵营，骑兵没能突入敌阵就返回来了，敌军随后出击，官军大败，战死的士兵有十分之七八，当地一千多居民被吐蕃掠走。

甲子，马与吐蕃战于盐仓，又败。为虏所隔，逮暮未还，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与败卒争门而入。或劝行军司马段秀实乘城拒守，秀实曰：“大帅未知所在，当前击虏，岂得苟自全乎！”召令谌等让之曰：“军法，失大将，麾下皆死。诸君忘其死邪！”令谌等惶惧拜请命。秀实乃发城中兵未战者悉出，阵于东原，且收散兵，为将力战状。吐蕃畏之，稍却。即夜，乃得还。

甲子（二十二日），马在盐仓与吐蕃交战，又遭失败。马被敌军拦隔，到傍晚还没有回来，泾原兵马使焦令谌等人和败兵争相夺门入城。有人劝说行军司马段秀实登城拒守，段秀实回答说：“主帅不知在何处，当前的任务是攻击敌军，难道能苟且求生吗！”段秀实召见焦令谌等人，责备他们说：“按军法规定，失去大将，部下都得处死。各位忘掉了死吗！”焦令谌等人十分慌恐，跪拜在地，请求段秀实给他们下命令。于是段秀实派遣所有城中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士兵出城，在东原布阵，并且收罗散兵游勇，摆出准备拼死作战的姿态。吐蕃很畏惧，逐渐退却。入夜，马才得以回城。

郭子仪召诸将谋曰：“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然朔方兵精闻天下，今为虏败，何策可以雪耻？”莫对。浑曰：“败军之将，不当复预议。然愿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罪，不则再见任。”子仪赦其罪，使将兵趣朝那。虏既破官军，欲掠、陇。盐州刺史李国臣曰：“虏乘胜必犯郊畿，我掎其后，虏必返顾。”乃引兵趣秦原，鸣鼓而西。虏闻之，至百城，返，浑邀之于隘，尽复得其所掠；马亦出精兵袭虏辎重于潘原，杀数千人，虏遂遁去。

郭子仪召集各位将领商议，他说：“军队失败之罪在于我，而不在各位将领。然而朔方军队兵强马壮天下闻名，如今被敌虏打败，用什么计策可以雪耻呢？”各位将领没能回答，浑说：“败军将领，不应当再参预商议。然而我愿意谈一谈今天的事，此事只该治我的罪，否则就再让我去杀敌。”郭子仪赦免其罪，让他率军奔赴朝那。吐蕃既已打败官军，想要掳掠州和陇州。盐州刺史李国臣说：“敌虏必定乘胜进犯京畿地区，如果我军从背后牵制，敌虏一定会回师照应。”于是李国臣带领军队奔赴秦原，一路击鼓西行。吐蕃听说后，到达百城就往回撤。浑在关隘要地阻截他们，夺回了被他们掳掠走的所有居民和财物，马也派出精锐部队在潘原袭击的辎重，杀死数千人，于是吐蕃军队便逃跑了。

乙丑，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哥舒晃。

乙丑（二十三日），朝廷让江西观察使路嗣恭讨伐哥舒晃。

初，元载尝为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山川形势。是时，吐蕃数为寇，载言于上曰：“四镇、北庭既治泾州，无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并图地形献之，密遣人出陇山商度功用。会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上问之，对曰：“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柰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载寻得罪，事遂寝。

当初，元载曾担任西州刺史，对河西、陇右的山川地势十分了解。这时候，吐蕃多次进犯唐朝，元载对代宗说：“四镇和北庭已经将治所移至泾州，那里没有险要地形可以防守。陇山山势高峻，南连秦岭，北抵黄河。如今国家的西部边境到达潘原，而吐蕃戍守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正对着陇山山口，它的西部都是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原州东部，是原州唯一的农耕县，可以供给军队食用，旧时的壁垒还在，吐蕃放弃了那块地方，不去居住。每年盛夏，吐蕃都在青海放牧，离开边塞很远，如果乘此时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以此作为根据地，分兵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到达安西，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那么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元载并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估量费用，恰巧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代宗征询他的意见，田神功回答说：“指挥作战，估计敌情，这是疆场老将都感到棘手的事，陛下为什么要用一位书生的话，想让举国上下都去听从他呢！”不久元载获罪，于是此事作罢。

有司以回纥赤心马多，请市千匹。郭子仪以为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上不许。十一月，戊子，命市六千匹。

有关部门认为回纥赤心的马太多，请买一千匹。郭子仪认为，这样做与回纥所希望的相差太远，便请求将自己一年的俸禄为国家买马，代宗不同意。十一月戊子（十七日），代宗下令购买六千匹马。

第二百二十五卷

唐纪四十一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大历九年（甲寅、774 ）

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九年（甲寅，公元774 年）

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于京师。

春季，正月壬寅（初三），田神功在京师去世。

澧朗镇遏使杨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诏听入朝。猷遂溯汉江而上，复州、郢州皆闭城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发兵备之。

澧朗镇遏使杨猷从澧州沿长江而下，擅自出境到鄂州，代宗下诏听凭他入朝。于是杨猷溯汉江而上，沿途的复州、郢州都关闭城门自守，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也调遣军队防备杨猷。

二月，辛未，徐州军乱，刺史梁乘逾城走。

二月辛未（初二），徐州的军队发生哗变，刺史梁乘翻越城墙逃走。

谏议大夫吴损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虏中。

谏议大夫吴损出使吐蕃，在那里滞留多年，最后病死在吐蕃。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盗库财溃归，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后。

庚辰（十一日），汴宋去防御吐蕃的军队一千五百人盗窃府库财物后溃逃回汴州，这是因为田神功去世的缘故。己丑（二十日），代宗任命田神功的弟弟田神玉为汴宋留后。

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什才有一。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势强十倍。愿更于诸道各发精卒，成四、五万人，则制胜之道必矣。”

癸巳（二十四日），郭子仪入朝，进言说：“朔方是国家的北大门，那里的兵员消耗散失，仅仅剩下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吞并河西、陇右地区，混杂着羌族、吐谷浑的部众，势力强大十倍。我希望各道轮流分别派遣精壮士兵，组成四五万人的军队，那么一定能够克敌制胜。”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上意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三月戊申（初九），代宗将皇女永乐公主许配给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代宗的目的是想以恩惠与他交心，但田承嗣却更加骄横傲慢。

以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代宗任命澧朗镇遏使杨猷为洮州刺史、陇右节度兵马使。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夏季，四月甲申（十六日），郭子仪向代宗辞行回州时，又向代宗谈到边疆大事，以至涕泪俱下。

壬辰，赦天下。

壬辰（二十四日），大赦天下。

五月，丙午，杨猷自澧州入朝。

五月丙午（初八），杨猷从澧州入朝。

泾原节度使马入朝，讽将士为己表求平章事。丙寅，以为左仆射。

泾原节度使马入朝，他暗示将士们为他上表要求平章事的职位。丙寅（二十八日），代宗任命马为左仆射。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上许之，仍为先筑大第于京师以待之。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派遣弟弟朱滔带来奏表，请求入朝，并且请求让他亲自率领五千步骑兵去防御吐蕃。代宗表示同意，还在京师为他预先修建大宅来等待他的到来。

癸未，兴善寺胡僧不空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曰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癸未（十五日），兴善寺胡僧不空去世。代宗追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司空，赐爵肃国公；谥号大辩正广智不空三藏和尚。

京师旱，京兆尹黎干作土龙祈雨，自与巫觋更舞。弥月不雨，又祷于文宣王。上闻之，命撤土龙，减膳节用。秋，七月，戊午，雨。

京师干旱，京兆尹黎干制作土龙来祈求雨水，自己与男女巫师交替舞蹈求雨。整整一月不见下雨，黎干又在文宣王孔子像前祈祷。代宗听说后，下令撤掉土龙，减少膳食，节约费用。秋季，七月戊午（二十一日），天才下雨。

朱入朝，至蔚州，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曰：“死则舆尸而前！”诸将不敢复言。九月，庚子，至京师，士民观者如堵。辛丑，宴及将士于延英殿，犒赏之盛，近时未有。

朱入朝，途经蔚州时得了病，诸位将领请朱回去，等病情好转后再动身。朱说“我死了就抬尸体前去朝廷！”诸位将领不敢再提此事。九月庚子（初四），朱到达京师，围观朱的百姓象人墙一样。辛丑（初五），代宗在延英殿宴请朱及其将士，犒劳和赏赐的盛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壬寅，回纥擅出鸿胪寺，白昼杀人，有司擒之；上释不问。

壬寅（初六），回纥人擅自离开鸿胪寺，白天杀人，被有关部门抓获，代宗释放了他们，没有问罪。

甲辰，命郭子仪、李抱玉、马、朱分统诸道防秋之兵。

甲辰（初八），代宗命令郭子仪、李抱玉、马和朱分别统率各道防御吐蕃的军队。

冬，十月，壬申，信王薨。乙亥，梁王睿薨。

冬季，十月壬申（初六），信王李去世。乙亥（初九），梁王李去世。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昭义将吏使作乱。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使昭义的将领官吏叛乱。

十年（乙卯、775 ）

十年（乙卯，公元775 年）

春，正月，丁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逐留后薛，帅其众归承嗣。承嗣声言救援，引兵袭相州，取之。奔州，上表请入朝，许之。

春季，正月丁酉（初三），昭义兵马使裴志清驱逐留后薛，率领部众投靠田承嗣。田承嗣声称救援，带兵袭击和夺取了相州。薛逃奔州，上表请求入朝，代宗同意了。

辛丑，郭子仪入朝。

辛丑（初七），郭子仪入朝。

壬寅，寿王瑁薨。

壬寅（初八），寿王李瑁去世。

乙巳，朱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许之。

乙巳（十一日），朱上表请求留在朝廷，让弟弟朱滔担任幽州、卢龙留后，代宗表示同意。

昭义裨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戊申，上命内侍魏知古如魏州谕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诏，癸丑，遣大将卢子期取州，杨光朝攻卫州。

昭义副将薛择担任相州刺史，薛雄担任卫州刺史，薛坚担任州刺史，他们都是薛嵩的族人。戊申（十四日），代宗命令内侍魏知古到魏州去劝告田承嗣，让他们各守自己的疆界；田承嗣不接受皇上的诏令，癸丑（十九日），派遣大将卢子期攻取州，杨光朝进攻卫州。

乙卯，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数万于西山，斩首万级，捕虏数千人。

乙卯（二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报说，在西山击败了吐蕃数万人的军队，杀一万人，俘虏数千人。

丙辰，诏：“诸道兵有逃亡者，非承制敕，无得辄召募。”

丙辰（二十二日），代宗颁发诏书说：“各道都有士兵逃亡，没有接到朕的制敕，不得随意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自置长吏，掠其精兵良马，悉归魏州；逼魏知古与共巡磁、相二州，使其将士割耳面，请承嗣为帅。

二月乙丑（初一），田承嗣引诱卫州刺史薛雄造反，薛雄不从，田承嗣便派强盗杀掉薛雄，屠杀他的家属，占据相州、卫州等四州的全部地区，自行设置长吏，将那里的精兵良马全都掳掠到魏州。田承嗣逼迫魏知古与他一起巡视磁州、相州，又让他的将士割耳划脸，请田承嗣担任主帅。

辛未，立皇子述为睦王，逾为郴王，连为恩王，遘为王，迅为随王，造为忻王，暹为韶王，运为嘉王，遇为端王，为循王，通为恭王，达为原王，逸为雅王。

辛未（初七），代宗立皇子李述为睦王，李逾为郴王，李连为恩王，李遘为王，李迅为随王，李造为忻王，李暹为韶王，李运为嘉王，李遇为端王，李为循王，李通为恭王，李达为原王，李逸为雅王。

丙子，以华州刺史李承昭知昭义留后。

丙子（二十日），代宗任命华州刺史李承昭为昭义留后。

河阳三城使常休明，苛刻少恩。其军士防秋者归，休明出城劳之，防秋兵与城内兵合谋攻之，休明奔东都；军士奉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大掠，数日乃定。上命监军冉庭兰慰抚之。

河阳三城使常休明对待部下十分苛刻，又缺少恩惠，部下防御吐蕃归来，常休明出城慰劳，防秋的士兵和城内的士兵便合谋进攻他，常休明逃往东都；士兵们拥戴兵马使王惟恭为帅，在城中大肆掠夺，几天后才安定。代宗命令监军冉庭兰去慰问和安抚他们。

三月，甲午，陕州军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不能禁，卑辞，遍拜将士，乃得脱去。军士大掠库物。会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过陕，上命忠臣按之；将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动。忠臣设棘围，令军士匿名投库物，一日，获万缗，尽以给其从兵为赏。

三月甲午（初一），陕州军队发生哗变，驱逐兵马使赵令珍。观察使李国清无法制止他们，便说谦恭话，并一一求拜将士，才得以脱身离开。士兵们大肆掠夺府库财物。恰好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路过陕州，代宗命令李忠臣去制止他们。将士们慑于李忠臣的军威，不敢妄动。李忠臣用荆棘围成一个圈子，命令士兵们无记名将所掠府库的财物投放到圈子中，一天就收了一万缗钱，全部给了他的随从，作为奖赏。

乙巳，薛、常休明皆诣阙请罪，上释不问。

乙巳（十二日），薛、常休明都进宫请罪，代宗宽恕他们，不加追究。

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为田承嗣所轻。宝臣弟宝正娶承嗣女，在魏州，与承嗣子维击，马惊，误触维死；承嗣怒，囚宝正，以告宝臣。宝臣谢教敕不谨，封杖授承嗣，使挞之；承嗣遂杖杀宝正，由是两镇交恶。及承嗣拒命，宝臣、正己皆上表请讨之，上亦欲因其隙讨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贬承嗣为永州刺史，仍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止承嗣及其侄悦，自余将士弟侄苟能自拔，一切不问。

从前，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被田承嗣所瞧不起。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田承嗣的女儿，在魏州与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马受了惊，误将田维踢死。田承嗣恼怒，囚禁了李宝正，然后告诉李宝臣。李宝臣以管教不严表示歉意，将封闭的棍棒交给田承嗣，让他杖责李宝正。于是田承嗣打死李宝正，从此两镇结了怨仇。及至田承嗣拒从皇命，李宝臣和李正己都上表请求讨伐他，代宗也打算趁他们有裂痕时进行讨伐。夏季，四月乙未（疑误），代宗下敕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仍旧下令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潞各道调动军队前去魏博，假如田承嗣还拖延违抗，即命令他们进军讨伐；只惩治田承嗣和他的侄子田悦的罪行，其余将士、弟侄假如能自拔，概不追究。

时朱滔方恭顺，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攻其北，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丁未，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四万进攻卫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众降李宝臣。甲戌，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孝忠，本奚也。

那时朱滔很恭顺，他与李宝臣及河东节度使薛兼训从北面进攻，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人从南面进攻。五月乙未（初三），田承嗣的部将霍荣国献出磁州向朝廷投降。丁未（十五日），李正己进攻德州，并将德州攻克。李忠臣统率永平、河阳、怀、泽等道四万步、骑兵进攻卫州。六月辛未（初九），田承嗣派遣他的部将裴志清等人进攻冀州，裴志清却率领他的部下投降了李宝臣。甲戌（十二日），田承嗣亲自率军围攻冀州，李宝臣派高阳军使张孝忠率领精锐骑兵四千人前去抵御，李宝臣的大部队随后到达，田承嗣烧毁辎重逃跑。张孝忠本是奚族人。

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

田承嗣因为各道军队四面合力进攻，他的部将又多叛变，心中恐惧，秋季，八月，派遣使者上表，请求约束自身归顺朝廷。

辛巳，郭子仪还州。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子仪闻之，谓僚佐曰：“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此无他，乃疑之也。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闻者皆服。

辛巳（二十日），郭子仪返回州。郭子仪曾经奏请任命一名州县官员，没有得到答复，僚属们相互议论说：“以郭令公的功勋和德行，上奏任命一名从属官员而没有得到批准，宰相就这么不知礼！”郭子仪听说后，跟僚属们

说：“自从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飞扬跋扈，凡是他们所求的，朝廷经常委曲求

全，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是别的，是对他们抱有疑虑。如今我所奏的事，皇上

认为行不通而搁置起来，是不用对待武臣的方法来对待我，而是亲近信任我；各

位应当祝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僚属都很叹服。

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

己丑（二十八日），田承嗣派遣他的部将卢子期进犯磁州。

九月，戊申，回纥白昼刺市人肠出，有司执之，系万年狱；其酋长赤心驰入县狱，斫伤狱吏，劫囚而去。上亦不问。

九月戊申（十七日），回纥人大白天将买卖人刺得流出肠子，有关部门将他们抓住，关进万年县监狱；回纥酋长赤心驰马进入县城监狱，砍伤狱吏，劫去囚犯。代宗也不追究。

壬子，吐蕃寇临泾，癸丑，寇陇州及普润，大掠人畜而去；百官往往遣家属出城窜匿。丙辰，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奏破吐蕃于义宁。

壬子（二十一日），吐蕃进犯临泾，癸丑（二十二日），又进犯陇州和普润，大肆虏掠人口牲畜而去，百官往往遣送家属出城躲藏。丙辰（二十五日），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上奏说在义宁打败吐蕃军队。

李宝臣、正己会于枣强，进围贝州，田承嗣出兵救之。两军各飨士卒，成德赏厚，平卢赏薄；既罢，平卢士卒有怨言，正己恐其为变，引兵退，宝臣亦退。李忠臣闻之，释卫州，南渡河，屯阳武。宝臣与朱滔攻沧州，承嗣从父弟庭守之；宝臣不能克。

李宝臣和李正己在枣强县会师，进而围攻贝州，田承嗣出兵援救贝州。李宝臣和李正己两军分别犒赏士兵，成德军犒赏丰厚，平卢军犒赏微薄；犒赏完毕，平卢军士兵颇有怨言，李正己害怕他们哗变，率军撤退，李宝臣也退兵。李忠臣听说后，放弃围攻卫州，南渡黄河，驻守阳武。李宝臣与朱滔进攻沧州，田承嗣的堂弟田庭镇守沧州，李宝臣未能攻克。

吐蕃寇泾州，泾原节度使马破之于百里城。戊午，命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

吐蕃进犯泾州，泾原节度使马在百里城将他们打败。戊午（二十七日），代宗命令卢龙节度使朱出镇奉天行营。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辛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卢子期攻磁州，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田承嗣惧。

卢子期进攻磁州，州城几乎被攻陷，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同援救磁州，在清水县大败卢子期，将他擒获，送到京师斩首。河南诸将又在陈留大败田悦，田承嗣恐惧。

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礼而遣之，遣使尽籍境内户口、甲兵、谷帛之数以与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立使者于庭，南向，拜而授书；又图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悦，遂按兵不进。于是河南诸道兵皆不敢进。承嗣既无南顾之虞，得专意北方。

当初，李正己派遣使者到魏州，田承嗣将使者囚禁，到此时，他对使者优礼并放他走，将境内的户口、军队、粮食、布帛的数量全部登记后交给使者，说道：“我今年八十六岁，离死不远，儿子们都不肖，田悦也柔弱无能，凡是我今天所有的东西，只不过在替李公看守而已，难道还值得劳李公兴师动众吗？”田承嗣让李正己的使者立在庭中，自己面向南方，伏拜后授给使者书信，又画李正己的肖像，焚香供奉。李正己十分高兴，于是按兵不动。因此，河南各道军队也都不敢进兵。田承嗣既然没有南顾之忧，便一心一意对付北方的军队。

上喜李宝臣之功，遣中使马承倩赍诏劳之；将还，宝臣诣其馆，遗之百缣，承倩诟詈，掷出道中，宝臣惭其左右。兵马使王武俊说宝臣曰：“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宝臣遂有玩寇之志。

代宗嘉许李宝臣的功劳，派遣中使马承倩携带诏书前去慰劳；马承倩即将返回时，李宝臣来到他下榻的馆舍，送他一百匹丝织品。马承倩臭骂他一顿，将东西扔到路中，李宝臣看了看身边的人，自己感到很惭愧。兵马使王武俊劝李宝臣说：“今天你在军中新立战功，宫中小人尚且这样待你，更何况荡平田承嗣之后，如以一纸诏书召你回到宫中，你就仅仅是一个匹夫而已，不如停止攻击田承嗣，作为自己的资本。”李宝臣便有了放过田承嗣的意图。

承嗣知范阳宝臣乡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作谶云：“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瘗宝臣境内，使望气者言彼有王气，宝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说之曰：“公与朱滔共取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宝臣喜，谓事合符谶，遂与承嗣通谋，密图范阳，承嗣亦陈兵境上。

田承嗣得知范阳是李宝臣的故乡，内心常想着攻取范阳。因而在石头上刻下预言未来凶吉得失的文字：“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燕。”密令部下将石头埋在李宝臣的境内，让阴阳先生说那里有帝王之气，李宝臣便掘得此石。田承嗣又命令说客去劝李宝臣说：“您与朱滔共同攻取沧州，如果攻克，那么该地归国所有，而非你所有。如你能放弃田承嗣的罪，请他将沧州让给你，

他仍然愿意跟从你攻取范阳，亲自为你效劳，你率领精锐骑兵先行，田承嗣率

领步兵随后赶到，没有攻不破的。“李宝臣欢喜，说这件事与石头上刻的预言相吻

合，于是与田承嗣互相串通，秘密图谋范阳，田承嗣也陈兵边境。

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于射堂，与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滔军于瓦桥，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时两军方睦，滔不虞有变，狼狈出战而败，会衣他服得免。宝臣欲乘胜取范阳，滔使雄武军使昌平刘怦守留府。宝臣知有备，不敢进。

李宝臣跟朱滔的使者说：“听说朱公容仪如同神仙一般，我希望看看他的画像。”朱滔给了他画像。李宝臣将画像挂在习射堂，与各位将领一起观赏，说道：“这真是神人啊！”朱滔在瓦桥驻扎，李宝臣挑选二千精锐骑兵，通宵驰骋三百里，偷袭朱滔，李宝臣告诫士兵说：“杀掉那个相貌与习射堂画像一样的人。”当时两军刚和睦，朱滔没有料到情况有变，狼狈出战，遭到失败，恰好朱滔身穿别的衣服才得以幸免。李宝臣想乘胜攻取范阳，朱滔派雄武军使昌平人刘怦镇守节度留府。李宝臣知道朱滔已有防备，不敢再进兵。

承嗣闻幽、恒兵交，即引军南还，使谓宝臣曰：“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宝臣惭怒而退。宝臣既与朱滔有隙，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使将精骑七千以备之。

田承嗣听说幽州、恒州二军交战，当即率军南归，他派人告诉李宝臣说：“河内有紧急情况，无暇跟从你出战范阳，石头上的预言文字，是我做游戏刻的！”李宝臣又惭愧又愤怒，退兵离去。李宝臣既然与朱滔有了裂痕，便让张孝忠担任易州刺史，由他率领七千精锐骑兵来防备朱滔。

丙寅，贵妃独孤氏薨，丁卯，追谥贞懿皇后。

丙寅（初六），贵妃独孤氏去世，丁卯（初七），代宗追赠她谥号为贞懿皇后。

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

十一月丁酉（初七），田承嗣的部将吴希光率瀛州投降朝廷。

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为将，讨哥舒晃。瑶以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丁未，克广州，斩哥舒晃及其党万余人。

岭南节度使路嗣恭提拔被流放的孟瑶、敬冕为将领，讨伐哥舒晃。孟瑶率领大部队占据交通要冲，敬冕从小路轻装进军，丁未（十七日），攻克广州，杀掉舒晃及其同伙一万多人。

嗣恭之讨晃也，容管经略使王遣将兵助之；西原贼帅覃问乘虚袭容州，伏兵击擒之。

路嗣恭讨伐哥舒晃时，容管经略使王派遣将领率军援助。西原蛮贼首领覃问乘虚袭击容州，王设下伏兵进击，将覃问抓获。

十二月，回纥千骑寇夏州，州将梁荣宗破之于乌水。郭子仪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纥遁去。

十二月，回纥一千骑兵进犯夏州，夏州将领梁荣宗在乌水打败回纥骑兵，郭子仪派遣三千士兵援救夏州，回纥骑兵逃跑。

元载、王缙奏魏州盐贵，请禁盐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许，曰：“承嗣负朕，百姓何罪！”

元载、王缙上奏说魏州的盐很贵，请求禁止将盐运入魏州境内以困住田承嗣。代宗不同意，说道：“田承嗣辜负朕，老百姓有什么罪！”

田承嗣请入朝，李正己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

田承嗣请求入朝，李正己多次为他上表，恳求允许他悔过自新。

十一年（丙辰、776 ）

十一年（丙辰，公元776 年）

春，正月，壬辰，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

春季，正月壬辰（初三），代宗派遣谏议大夫杜亚出使魏州安抚田承嗣。

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

辛亥（二十二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称打败了吐蕃的四节度和突厥、吐谷浑、氐、羌等蛮族二十多万人，斩首一万多人。

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上乃下诏，赦承嗣罪，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问。

二月庚辰（二十二日），田承嗣再次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入朝。代宗颁下诏书，赦免田承嗣之罪，恢复官爵，允许他与家属入朝，他的部下抗拒过朝廷命令的人，概不追究。

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以备回纥。

辛巳（二十三日），增加戍守朔方五城的军队，以防备回纥。

三月，戊子，河阳军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掠三日。庭兰成备而入，诛乱者数十人，乃定。

三月戊子（初一），河阳军队发生哗变，驱逐监军冉庭兰出城，大肆掠夺三天。冉庭兰重整旗鼓，攻入城中，杀掉数十名作乱的士兵，才得以安定。

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

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去世。都虞候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向北勾结田承嗣作为后援。癸巳（初七），代宗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宋等八州留后。乙未（初九），代宗任命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不接受诏令。六月戊午（初二），代宗任命李灵曜为汴宋留后，派遣使者安抚李灵曜。

秋，九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败李勉。

秋季，九月，田承嗣派遣军队进犯滑州，打败李勉。

吐蕃寇石门，入长泽川。

吐蕃进犯石门，进入长泽川。

八月，丙寅，加卢龙节度使朱同平章事。

八月丙寅（十一日），代宗加封卢龙节度使朱为同平章事。

李灵曜既为留后，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甲申，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讨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皆进兵击灵曜。

李灵曜既然担任留后，更加骄横傲慢，让他的党羽全部出任管内八州刺史和县令，想要效仿河北各镇。甲申（二十九日），代宗诏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平节度使李勉、河阳三城使马燧前去讨伐。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都进兵攻击李灵曜。

汴宋兵马使、摄节度副使李僧惠，灵曜之谋主也。宋州牙门将刘昌遣僧神表潜说僧惠；僧惠召问计，昌为之泣陈逆顺。僧惠乃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遣神表奉表诣京师，请讨灵曜。九月，壬戌，以僧惠为宋州刺史，凭为曹州刺史，隐金为郓州刺史。

汴宋兵马使、代理节度副使李僧惠是李灵曜的主谋人。宋州牙门将刘昌派遣和尚神表偷偷去功说李僧惠，李僧惠召见刘昌询问对策，刘昌哭着陈述违背和顺从朝廷的利害关系。李僧惠便与汴宋牙将高凭、石隐金派遣神表携带奏表到京师，请求征讨李灵曜。九月壬戌（初八），代宗任命李僧惠为宋州刺史，高凭为曹州刺史，石隐金为郓州刺史。

乙丑，李忠臣、马燧军于郑州，灵曜引兵逆战；两军不意其至，退军荥泽，淮西军士溃去者什五六。郑州士民皆惊，走入东都。忠臣将归淮西，燧固执不可，曰：“以顺讨逆，何忧不克，柰何自弃功名！”坚壁不动。忠臣闻之，稍收散卒，数日皆集，军势复振。

乙丑（十一日），李忠臣、马燧驻军郑州，李灵曜率军迎战，李忠臣、马燧两军都没有料到他们会突然到达，于是退守荥泽，淮西的士兵十分之五六都溃逃了。郑州的士人平民都很吃惊，纷纷逃入东都。李忠臣想要撤军回淮西。马燧坚持认为不行，说道：“用正义来讨伐叛逆，何必担心不能战胜敌人，为什么自己要放弃功名呢！”他坚守壁垒不动。李忠臣听说后，逐渐收集散兵，几天时间全部聚集，军队的声势又重新振作起来。

戊辰，李正己奏克郓、濮二州。壬申，李僧惠败灵曜兵于雍丘。冬，十月，李忠臣、马燧进击灵曜，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屡破灵曜兵；壬寅，与陈少游前军合，与灵曜大战于汴州城西，灵曜败，入城固守。癸卯，忠臣等围之。

戊辰（十四日），李正己奏称攻克郓州和濮州。壬申（十八日），李僧惠在雍丘打败李灵曜的军队。冬季，十月，李忠臣、马燧进攻李灵曜，李忠臣在汴州城南行动，马燧在汴州城北行动，多次打败李灵曜的军队；壬寅（十八日），他们与陈少游的前军会合，在汴州城西与李灵曜大战，李灵曜兵败，入汴州城固守。癸卯（十九日），李忠臣等人包围汴州。

田承嗣遣田悦将兵救灵曜，败永平、淄青兵于匡城，乘胜进军汴州，营于城北数里。丙午，忠臣遣裨将李重倩将轻骑数百夜入其营，纵横贯穿，斩数十人而还，营中大骇；忠臣、燧因以大军乘之，鼓噪而入，悦众不战而溃。悦脱身北走，将士死者相枕藉，不可胜数。灵曜闻之，开门夜遁，汴州平。重倩，本奚也。丁未，灵曜至韦城，永平将杜如江擒之。

田承嗣派遣田悦率军援救李灵曜，在匡城打败永平、淄青的军队，乘胜进军汴州，在汴州城北几里的地方安营。丙午（二十二日），李忠臣派遣副将李重倩率领数百名轻装骑兵夜间突入田悦的营地，驰骋纵横，斩杀数十人后回师，田悦营中一片惊骇，李忠臣、马燧于是乘机率领大部队击鼓呐喊突入敌营，田悦的部众不战而溃。田悦脱身向北逃走，死去的将士相互枕藉，数都数不清。李灵曜听说田悦兵败，打开城门，连夜逃跑，汴州平定。李重倩本是奚族人。丁未（二十三日），李灵曜逃到韦城，被永平军将领杜如江抓获。

燧知忠臣暴戾，以己功让之，不入汴城，引军西屯板桥。忠臣入城，果专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与之争功，忠臣因会击杀之；又欲杀刘昌，昌遁逃得免。

马燧知道李忠臣为人粗暴强横，便将自己的功劳让给他，不进入汴城，而率领军队向西驻扎在板桥。李忠臣进入汴城，果然将功劳据为己有。宋州刺史李僧惠与他争功，李忠臣便乘会面之机将他杀掉；又想杀刘昌，刘昌逃跑才得以幸免。

甲寅，李勉械送李灵曜至京师；斩之。

甲寅（三十日），李勉将戴上枷锁的李灵曜送到京师，朝廷杀掉李灵曜。

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宝臣并加同平章事。

十二月丁亥（初四），代宗同时加封李正己、李宝臣为同平章事。

泾原节度使马疾亟，以行军司马段秀实知节度事，付以后事。秀实严兵以备非常，丙申，薨，军中奔哭者数千人，喧咽门屏，秀实悉不听入。命押牙马治丧事于内，李汉惠接宾客于外，妻妾子孙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将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营伍，百姓各守其家。有离立偶语于衢路，辄执而囚之；非护丧从行者无得远送。致祭拜哭，皆有仪节，送丧近远，皆有定处，违者以军法从事。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谋因丧作乱，秀实知之，奏廷干入宿卫，徙珍屯灵台，补景华外职，不戮一人，军府晏然。

泾原节度使马病重，他让行军司马段秀实执掌节度使的事务，将后事托付给他。段秀实整肃兵马以防不测，丙申（十三日），马去世，军中数千人奔走号哭，节度府的门庭屏墙外一切哀哭声，段秀实都不让他们进去。段秀实命令押牙马在里面办理丧事，李汉惠在外面接待宾客，妻妾子孙位居堂中，宗族父老位居庭内，高级将领位居堂前，衙内亲兵在营中哭泣，百姓分别在家守候。如果二个人在通衢要道偶然说话，就将他们抓住，囚禁起来；不是护送灵柩出丧的人不得远送。吊唁哭拜都有仪式和礼节，送丧远近都有规定，违者依军法处治。都虞候史廷干、兵马使崔珍、十将张景华图谋在治丧时作乱，段秀实知道后，奏报朝廷让史廷干入朝宿卫；崔珍移军驻守灵台，将张景华补任外职，不杀一人，节度军府安然无恙。

家富有无算，治第京师，甲于勋贵，中堂费二十万缗，他室所减无几，其子孙无行，家赀寻尽。

马家境富有，资产多得无法估算，京师所建的宅第，在功臣权贵中首屈一指，修建中堂花费二十万缗，其它居室也所减无几。马的子孙没有德行，不久家产就用尽了。

戊戌，昭义节度使李承昭表称疾笃；以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知磁、邢两州留后。

戊戌（十五日），昭义节度使李承昭上表自称病重；代宗让泽潞行军司马李抱真兼任磁、邢两州留后。

庚戌，加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领汴州刺史，治汴州。

庚戌（二十七日），代宗加封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为同平章事，仍兼任汴州刺史，治所设在汴州。

十二年（丁巳、777 ）

十二年（丁巳，公元777 年）

春，三月，乙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薨，弟抱真仍领怀泽潞留后。

春季，三月乙卯（初三），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及凤翔、怀泽潞、秦陇节度使李抱玉去世，弟弟李抱真仍兼任怀泽潞留后。

癸亥，以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防，襄州人也。

癸亥（十一日），代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鲍防为河东节度使。鲍防是襄州人。

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灵曜，上复命讨之。承嗣乃复上表谢罪。上亦无如之何，庚午，悉复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

田承嗣始终没有入朝，又帮助李灵曜，代宗再次命令讨伐他。田承嗣便再次上表谢罪。代宗也对他无可奈何，庚午（十八日），恢复田承嗣的全部官爵，还命令他不必入朝。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附之，二人俱贪。载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缙弟、妹及尼出入者，争纳贿赂。又以政事委群吏，士之求进者，不结其子弟及主书卓英倩等，无由自达。上含容累年，载、缙不悛。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载十分专横，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依附元载，二人都很贪婪。元载的妻子王氏和儿子元伯和、元仲武，王缙的弟弟、妹妹和出入王门的尼姑，都争相收纳贿赂。元载、王缙又将政务委托官吏们办理，求取功名的士人，如果不巴结他们的子弟和主书卓英倩等人，就无法进入仕途。代宗多年来包涵宽容，但元载、王缙仍不悔改。

上欲诛之，恐左右漏泄，无可与言者，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之。凑，上之舅也。会有告载、缙夜醮图为不轨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命吏部尚书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问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是日，先杖杀左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董秀于禁中，乃赐载自尽于万年县。载请主者：“愿得快死！”主者曰：“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乃脱秽袜塞其口而杀之。王缙初亦赐自尽，刘晏谓李涵等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从，宜更禀进止。”涵等从之。上乃贬缙栝州刺史。载妻王氏，忠嗣之女也，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诛。有司籍载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称是。

代宗想杀掉他们，害怕左右泄露消息，没有可以商谈的人，唯独与左金吾大将军吴凑谋划此事。吴凑是代宗的舅舅。恰巧有人控告元载、王缙夜里举行祷神的祭礼，图谋不轨。庚辰（二十八日），代宗驾临延英殿，命令吴凑在政事堂逮捕元载、王缙，又将元仲武及卓英倩等逮捕入狱。代宗命令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共同审讯他们，起诉文书都出自宫中，还派遣宦官使者责问他们的秘密勾当，元载、王缙全都服罪。当天，代宗先在宫中将左卫将军、掌管内侍省事务的董秀杖打而死，后又赐元载在万年县自杀。元载请求主管官员说：“我希望死得快些！”主管官员说：“你应该受些小的污辱，请别见怪！”于是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将他杀掉。开始王缙也被赐自尽，刘晏跟李涵等人说：“按昭惯例，施用重刑应当审查上奏，何况大臣呢！而且法律上有首犯和从犯之别，应当再次禀报皇上听候处理。”李涵等人同意。于是代宗将王缙贬为栝州刺史。元载妻王氏，即王忠嗣的女儿，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和元季能全都伏法。有关部门没收了元载的家产，仅胡椒就达八百石，其他财物也与此相称。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驺从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骑。中丞崔宽，第舍宏侈，亟毁撤之。

夏季，四月壬午（初一），代宗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为门下侍郎，同任同平章事。杨绾生性清廉简朴，任命颁布之日，朝野相互祝贺。郭子仪正在宴请宾客，听说此事，便将在座助兴的声乐队减去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出行时侍从很多，即日裁减，只留下十骑。中承崔宽的宅第宏伟奢侈，也赶紧毁除。

癸未，贬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皆载党也。炎，凤翔人。载常引有文学才望者一人亲厚之，异日欲以代己，胡炎及于贬。洄，之弟。会，南阳人也。上初欲尽诛炎等，吴凑谏救百端，始贬官。

癸未（初二），代宗将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洄、包佶、起居舍人韩会等人贬官，他们都是元载的党羽。杨炎是凤翔人。元载常延引一位有文学才望的人，予以亲近和厚待，打算以后用此人代替自己，所以杨炎被贬了官。韩洄是韩的弟弟。韩会是南阳人。起初，代宗想将杨炎等人全部杀掉，吴凑百般劝谏解救，他们才仅被贬官。

丁酉，吐蕃寇黎、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击破之。

丁酉（十六日），吐蕃进犯黎州、雅州，西川节度使崔宁将他们击败。

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奏京官俸太薄；己酉，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

元载因为进入仕途的人多喜欢在京师任官，讨厌他们逼迫自己，便在订立俸禄制度时规定：出任外官的俸禄丰厚，而京官的俸禄微薄。京官生活不能自给，经常向外官乞求借贷。杨绾、常上奏说京官俸禄太少。己酉（二十八日），唐代宗下诏增加京官的俸禄，每年约十五万六千多缗。

五月，辛亥，诏自都团练使外，悉罢诸州团练守捉使。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自兵兴以来，州县官俸给不一，重以元载、王缙随情徇私，刺史月给或至千缗、或数十缗，至是，始定节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禄，掊多益寡，上不有叙，法制粗立。

五月辛亥（初一），代宗下诏，除都团练使以外，将各州团练守捉使全部取消。又下令各使，非军事紧急不得擅自召见刺史及停其职务，派人暂时代理。又规定各州的军队都有一定数额，各州召募的由官府供给家人粮食、春冬二季衣服的士兵，称之为“官健”；选择当地人服兵役，春夏二季解甲归田，秋冬二季召集训练，官府供给本人粮食和酱菜的称之为“团结”。自从兵兴以来，州县官吏的俸禄供给不一，加以元载、王缙任意徇私，刺史月薪有的多达一千缗，有的仅数十缗，到这时候，才规定从节度使以下到主薄、县尉俸禄的数额，减多补少，上下次序分明，法令制度初步确立。

庚午，上遣中使发元载祖父墓，斫棺弃尸，毁其家庙，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事也，弟凝英横于乡里。及英倩下狱，英遂据险作乱；上发禁兵讨之，乙巳，金州刺史孙道平击擒之。

庚午（二十日），代宗派遣中使挖掘元载祖父的坟墓，劈开棺材，扔掉尸体，拆毁他的家庙，焚烧庙中的木制牌位。戊寅（二十八日）卓英倩等都被杖打而死。卓英倩当权时，他的弟弟卓英在乡里横行霸道。等到卓英倩入狱，卓英便凭借险要作乱。代宗调禁军去征讨，乙巳（六月二十五日），金州刺史孙道平进击并将他抓获。

上方倚杨绾，使厘革弊政，会绾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谓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夺朕杨绾之速！”

代宗刚刚依靠杨绾，让他改革朝政的弊病，恰好杨绾患病，秋季，七月己巳（二十日）去世。代宗十分悲痛地哀悼杨绾，他跟大臣们说：“苍天不想让朕招致天下太平，为什么这样快从朕手中夺走了杨绾！”

八月，癸未，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八月癸未（初四），代宗赏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姓李氏。

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癸卯，常与朱上言：“餐钱已多，乞停赐馔。”许之。又欲辞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时人讥，以为：“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元载、王缙担任宰相时，代宗每天赏赐他们宫厨所做的佳肴，可供十人食用，于是成为惯例。癸卯（二十四日），常和朱对代宗说：“餐费开支已经很多，恳求停止赏赐御用食品。”代宗表示同意。常又想辞掉自己的堂封，同僚认为不行，这才了事。当时有人讥笑常，认为：“朝廷丰厚的俸禄是用来供养贤人的。如果不行，应当辞职，而不应当辞掉俸禄。”

臣光曰：君子耻食浮于人；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诗》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者，亦未可以深讥也。

臣司马光曰：君子以多受人家的食禄为耻；常辞掉俸禄，表明他还知廉耻，与那些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贪图俸禄的人相比，难道不好些吗！《诗经》说：“那些大人先生啊，还不是不劳而食。”象常这样的人，也不可以过份地讽刺。

杨绾、常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上即日召还；甲辰，以为刑部尚书。绾、又荐淮南判官汲人关播，擢为都官员外郎。

杨绾、常向代宗推荐湖州刺史颜真卿，代宗当天召颜真卿回京。甲辰（二十五日），任命他为刑部尚书。杨绾、常又向唐代宗推荐淮南判官汲县人关播，将他提拔为都官员外郎。

九月，辛酉，以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秀实军令简约，有威惠，奉身清俭，室无姬妾，非公会，未尝饮酒听乐。

九月辛酉（十三日），代宗任命四镇、北庭行营兼泾原、郑颍节度副使段秀实为节度使。段秀实军令简单扼要，有威望，对部下有恩惠，以清廉节俭为生活准则，家无姬妾，不是因公聚会，从不饮酒听乐。

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郭子仪使裨将李怀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

吐蕃八万人马驻扎在原州北部长泽监，己巳（二十一日），攻破方渠县，进入拔谷；郭子仪派副将李怀光前去救援，吐蕃撤退。庚午（二十二日），吐蕃进犯坊州。

冬，十月，乙酉，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大破吐蕃于望汉城。

冬季，十月乙酉（初七），西川节度使崔宁奏报在望汉城大败吐蕃军队。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盐多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恐盐户减税，丁亥，奏雨虽多，不害盐，仍有瑞盐生。上疑其不然，遣谏议大夫义兴蒋镇往视之。

起先，秋雨绵绵，河中府的池盐大多坏了。户部侍郎兼管度支事务的韩害怕盐户减少纳税，丁亥（初九），奏称秋雨虽多，但并不损坏池盐，仍然有好盐出产。代宗怀疑韩所奏不属实，派遣谏议大夫义兴人蒋镇前去视察。

吐蕃寇盐、夏州，又寇长武；郭子仪遣将拒却之。

吐蕃进犯盐州、夏州，又进犯长武城；郭子仪调兵遣将前去抵抗，使吐蕃后退。

以永平军押牙匡城刘洽为宋州刺史。仍以宋、泗二州隶永平军。

代宗任命永平军押牙匡城人刘洽为宋州刺史。宋州、泗州仍隶属永平军。

京兆尹黎干奏秋霖损稼，韩奏干不实；上命御史按视，丁未，还奏，“所损凡三万余顷。”渭南令刘澡阿附度支，称县境苗独不损；御史赵计奏与澡同。上曰：“霖雨溥博，岂得渭南独无！”更命御史朱敖视之，损三千余顷。上叹息久之，曰：“县令，字人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贬澡南浦尉，计沣州司户，而不问。

京兆尹黎干奏报说秋雨连绵，损坏庄稼，韩则上奏说黎干所说与事实不符，代宗命令御史前去视察核实。丁未（二十九日），御史回报说：“所损坏的庄稼约三万多顷。”渭南县令刘澡奉承依附度支韩，声称唯独渭南县境内的禾苗没有损坏；御史赵计所奏也与刘澡相同，代宗说：“大雨连绵，分布区域又广，难道单单渭南没有！”再命令御史朱敖去视察，渭南实际上受损庄稼三千多顷。代宗长长地叹息，说道：“县令是抚养人民的父母官，无损坏还应该说有损坏，但他们竟不仁到这种地步！”将刘澡贬为南浦县尉，赵计贬为澧州司户，但不问韩罪。

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

十一月壬子（初四），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恭奏报说，在岷州打败吐蕃一万多人。

丙辰，蒋镇还，奏言“瑞盐实如韩所言”，仍上表贺，请宣付史臣，锡以嘉名。上从之，赐号宝应灵应池。时人丑之。

丙辰（初八），蒋镇视察归来，奏报说：“正如韩所说，那里仍有好盐出产。”还上书祝贺，请求交付史官，给盐池赐个美称。代宗同意了，赐名为宝应灵应池。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光彩。

十二月，丙戌，朱自泾州还京师。

十二月丙戌（初八），朱从泾州返回京师。

丁亥，崔宁奏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余级。

丁亥（初九），崔宁奏报说，打败吐蕃十多万人，杀死八千多人。

庚子，以朱兼陇右节度使，知河西、泽潞行营。

庚子（二十二日），代宗让朱兼任陇右节度使，执掌河西、泽潞行营事务。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灵曜之乱，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为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郓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郓州，使其子前淄州刺史纳守青州。正己用刑严峻，所在不敢偶语；然法令齐一，赋均而轻，拥兵十万，雄据东方，邻藩皆畏之。是时田承嗣据魏、博、相、卫、、贝、澶七州，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各拥众五万；梁崇义据襄、邓、均、房、复、郢六州，有众二万；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上宽仁，一听其所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辄有怨言，以为猜贰，常为之罢役；而自于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以是虽在中国名藩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起先占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和棣等十州地区，等到李灵曜叛乱，各道合兵进攻，所得的地都各自据为己有，李正己又得到曹、濮、徐、和郓等五州，因而将治所从青州迁到郓州，派他的儿子前淄州刺史李纳镇守青州。李正己使用严酷的刑法，当地人们都不敢相对私语，但他法令统一，赋税平均而不繁重，拥有十万军队，雄据东方，邻近的藩镇都害怕他。此时，田承嗣占据魏、博、相、卫、、贝和澶等七州，李宝臣占据恒、易、赵、定、深、冀和沧等七州，名自拥有五万军队；梁崇义占据襄、邓、均、房、复和郢等六州，拥有二万军队。他们互相依靠勾结，虽然拥戴朝廷，但不用朝廷的法令，官爵、士兵、租赋和刑杀都由自己掌握。代宗宽宏仁厚，听任他们为所欲为。朝廷有时修补一城，增加一兵，他们就有怨言，认为朝廷怀疑他们有二心，朝廷往往因此而罢役。而他们自己在境内天天修筑堡垒，整治军队。因此，他们名为中国藩臣，实际同境外蛮貊一样。

十三年（戊午、778 ）

十三年（戊午，公元778 年）

春，正月，辛酉，敕毁白渠支流碾以溉田。升平公主有二，入见于上，请存之。上曰：“吾欲以利苍生，汝识吾意，当为众先。”公主即日毁之。

春季，正月辛酉（十四日），代宗敕令毁掉白渠支流上的水磨，用以灌溉田地。升平公主有二部水磨，她入宫面见皇上，请求保留。代宗对她说：“我想为百姓谋利，而你懂得我的意图，应当为大家作表率。”公主当天就毁掉水磨。

戊辰，回纥寇太原，河东押牙泗水李自良曰：“回纥精锐远来求斗，难与争锋；不如筑二垒于归路，以兵戍之。虏至，坚壁勿与战，彼师老自归，乃出军乘之。二垒抗其前，大军蹙其后，无不捷矣。”留后鲍防不从，遣大将焦伯瑜等逆战；癸酉，遇虏于阳曲，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回纥纵兵大掠。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击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变不问回纥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戊辰（二十一日），回纥进犯太原，河东押牙泗水人李自良说：“回纥精锐部队远道前来求战，难以与他们交锋，不如在他们的归途中修筑二个堡垒，用兵戍守。敌军到来，则坚守壁垒不与他们交战，他们的军队就会士气低落，自行撤退，这时便可乘机出兵。二个堡垒抵抗敌军前锋，大部队进迫他们的后部，没有不胜的。”留后鲍防不听，派遣大将焦伯瑜等人迎战。癸酉（二十六日），在阳曲县与敌军遭遇，结果大败而归，死了一万多人。回纥放纵士兵，大肆掠夺。二月，代州都督张光晟在羊武谷击败敌军，敌军这才退去。代宗也不追究回纥入侵的缘故，仍如以前厚待他们。

己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

己亥（二十二日），吐蕃派遣将领马重英率领四万大军进犯灵州，夺取了填汉、御史和尚书三渠的出水口，以此破坏唐朝的屯田。

三月，甲戌，回纥使还，过河中，朔方军士掠其辎重，因大掠坊市。

三月甲戌（二十八日），回纥使者回国，路过河中，朔方士兵掠夺了他的辎重，于是回纥人大肆掠夺街坊市井。

夏，四月，甲辰，吐蕃寇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击破之。

夏季，四月甲辰（二十八日），吐蕃进犯灵州，朔方留后常谦光将他们击败。

六月，戊戌，陇右节度使朱献猫鼠同乳不相害者以为瑞；常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甫，沔之子也。秋，七月，以甫知吏部选事。甫数以公事与常争，由是恶之。

六月戊戌（二十三日），陇右节度使朱向皇上进献同乳而不相伤害的猫鼠，以此为祥瑞；常率领大臣们祝贺。唯独中书舍人崔甫不肯祝贺，他说：“事物反常，这是妖异。猫捕老鼠是猫的职责，如今同乳，则是妖怪，为什么还要祝贺呢？应当告诫那些不察奸情的执法官和不抵御敌寇的边防官，以

顺应上天的意志。“代宗嘉奖他。崔甫是崔沔的儿子。秋季，七月，代宗让崔

甫执掌吏部选官事宜。崔甫多次因为公事与常发生争执，因此，常很讨

厌他。

戊午，郭子仪奏以回纥犹在塞上，边人恐惧，请遣州刺史浑将兵镇振武军，从之。回纥始去。

戊午（十四日），郭子仪奏称，因为回纥人仍在塞上，边地百姓恐惧，请求派遣州刺史浑率军镇守镇武军，代宗同意。回纥这才离去。

辛未，吐蕃将马重英二万众寇盐、庆二州，郭子仪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却之。

辛未（二十七日），吐蕃将领马重英率二万大军进犯盐州、庆州，郭子仪派遣朔方都虞候李怀光击退了他们。

八月，乙亥，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

八月乙亥（初二），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求让他恢复张姓，代宗准许。

吐蕃二万众寇银、麟州，略党项杂畜，郭子仪遣李怀光击破之。

吐蕃二万大军进犯银州、麟州，掠夺党项人的各种牲畜，郭子仪派遣李怀光将他们击败。

上悼念贞懿皇后不已，殡于内殿，累年不忍葬；丁酉，始葬于庄陵。

代宗对贞懿皇后悼念不已，将灵柩停放在内殿，多年不忍心埋葬；丁酉（二十四日），才埋葬在庄陵。

九月，庚午，吐蕃万骑下青石岭，逼泾州；诏郭子仪、朱与段秀实共却之。

九月庚午（二十七日），吐蕃一万骑兵从青石岭下来，进逼泾州。代宗下诏命令郭子仪、朱和段秀实共同使吐蕃后退。

冬，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书、转运。盐铁等使刘晏为左仆射，知三铨及使职如故。

冬季，十二月丙戌（十四日），代宗让吏部尚书、转运及盐铁等使刘晏担任左仆射，但掌管三铨和使职不变。

郭子仪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黄裳主留务。李怀光阴谋代子仪，矫为诏书，欲诛大将温儒雅等。黄裳察其诈，以诘怀光；怀光流汗服罪。于是诸将之难制者，黄裳矫子仪之命，皆出之于外，军府乃安。

郭子仪入朝，任命判官京兆人杜黄裳主持留府事务。李怀光图谋取代郭子仪，诈称有皇上诏书，想杀掉大将温儒雅等。杜黄裳察觉有诈，因此责问李怀光。李怀光掠慌得汗流浃背，表示服罪。于是杜黄裳假托郭子仪的命令，将难于控制的将领派到外地去，节度使军府才得安定。

以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代宗任命给事中杜亚为江西观察使。

上召江西判官李泌入见，语以元载事，曰：“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曰：“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上曰：“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上因言：“联面属卿于路嗣恭，而嗣恭取载意，奏卿为虔州别驾。嗣恭初平岭南，献琉璃盘，径九寸，朕以为至宝。及破载家，得嗣恭所遣载琉璃盘，径尺。俟其至，当与卿议之。”泌曰：“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虔州别驾，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为兵部尚书。

代宗召江西判官李泌入朝相见，与他谈起元载的事情，说道：“与你分别八年，才能够杀掉此贼。幸亏太子发觉他的阴谋，不然的话几乎见不到你了。”李泌回答说：“我过去曾经说过，陛下如果知道有居心不良的大臣，那就将他们除掉；陛下包容太过，所以到这种地步。”代宗说：“考虑事情也应该周全，不可轻举妄动。”代宗就势又说：“朕当面将你嘱托给路嗣恭，然而路嗣恭却顺着元载的意思，上奏让你担任虔州别驾。路嗣恭初次平定岭南，献琉璃盘，直径九寸，朕以为是最珍贵的宝物。等到抄元载的家，查获了路嗣恭送给元载的琉璃盘，直径却有一尺。等他到京后，应当跟你议一议怎么处理他这件事。”李泌回答说：“路嗣恭为人小心谨慎。善于侍奉人，害怕有权有势的人，做官精明勤恳但不识大体。过去担任县令，有能干的名声，陛下没顾上了解他，而被元载所用，所以路嗣恭为他尽力。陛下如果真正了解并且重用他，他也会为陛下尽力的。虔州别驾是我自己想当的，不是他的罪过。况且路嗣恭新近立下大功，陛下岂能因为一件琉璃盘而向他问罪吗？”代宗心中原有的疙瘩解开了，任命路嗣恭为兵部尚书。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以武人轻己，衔之；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吴曜误我。”遂逐之。

郭子仪因为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格刚强直率，曾说郭子仪身为武将轻视自己，心中怀恨。孔目官吴曜被郭子仪所信任，因而挑拔离间。郭子仪十分恼怒，诬奏张昙煽动军队造反，将他杀掉。掌书记高郢据理力争，郭子仪不听，奏请将高郢贬为猗氏县丞。不久僚属们纷纷托病请求离职，郭子仪十分后悔，将他们全部推荐给朝廷，说道：“吴曜误了我。”于是将吴曜赶走。

常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

常对代宗说：“陛下早就想重用李泌，过去汉宣帝想用人担任公卿大臣，必定先试他治理百姓的才能，请陛下暂且让他担任刺史，让他广泛了解人间的利病，等到上报政绩之后再重用他。”

十四年（己未、779 ）

十四年（乙未，公元779 年）

春，正月，壬戌，以李泌为澧州刺史。

春季，正月壬戌（二十一日），代宗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

二月，癸未，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侄中军兵马使悦为才，使知军事，而诸子佐之。甲申，以悦为魏博留后。

二月癸未（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去世。田承嗣有十一个儿子，因为他的侄子中军兵马使田悦有才干，所以让他执掌军务，而让儿子们辅佐他。甲申（十三日），代宗任命田悦为魏博留后。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好色，将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军政委妹婿节度副使张惠光。惠光挟势暴横，军州苦之。忠臣复以惠光子为牙将，暴横甚于其父。左厢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为众所服。希烈因众心怨怒，三月，丁未，与大将丁皓等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单骑奔京师，上以其有功，使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师；以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

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婪残暴，又好女色，将吏的妻子女儿中貌美的，多遭他逼迫奸淫，他将军政事务全部委托妹夫节度使副使张惠光掌管。张惠光依仗权势，残暴专横，军州颇受其苦。李忠臣又让张惠光的儿子担任牙将，他残暴专横，胜过他父亲。左厢都虞候李希烈是李忠臣族侄，为众人所信服。李希烈凭借众人的怨愤心情，于三月丁未（初六）与大将丁等人杀掉张惠光父子，赶走了李忠臣。李忠臣单骑逃奔京师。代宗因为他有功劳，让他留在京师担任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又任命李希烈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代宗让永平节度使李勉兼任汴州刺史，增加汴州、颍州，让他治理，并将治所移到汴州。

辛酉，以容管经略使王为河中少尹、知府事。河东副元帅留后部将凌正暴横，抑之。正与其徒乘夜作乱，知之，故缩漏水数刻以差其期，贼惊，溃走，擒正，诛之，军府乃安。

辛酉（二十日），代宗让容管经略使王担任河中少尹，主持府中事务。河东副元帅留后的部将凌正残暴专横，王就抑制他。凌正与他的追随者想乘黑夜作乱，王知道后，故意缩短漏水记时器数刻钟，以此错开他们谋乱的时间，叛贼十分吃惊，纷纷溃逃，王抓住凌正，将他杀掉，节度使军府才得以安定。

成德节度使张宝臣既请复姓，又不自安，更请赐姓；夏，四月，癸未，复赐姓李。

成德节度使张宝臣已经请求恢复原姓，但心里又感到不安，便再次请求皇上赐姓；夏季，四月癸未（十三日），代宗再次赐给他李姓。

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癸亥，德宗即位，在谅阴中，动遵礼法；尝召韩王迥食，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五月癸卯（初三），代宗开始患病，辛酉（二十一日），下诏让皇太子代行处理国政。当夜，代宗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让郭子仪总摄群臣，辅助朝政。癸亥（二十三日），唐德宗即位，在居丧之所服丧，一切行动都遵照丧礼规定。德宗曾经召韩王李迥进餐，吃马齿羹，不放盐和乳酪。

常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时群臣朝夕临，哭委顿，从吏或扶之。中书舍人崔甫指以示众曰：“臣哭君前，有扶礼乎！”闻，益恨之。会议群臣丧服，以为：“礼，臣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高宗以来，皆遵汉制。及玄宗、肃宗之丧，始服二十七日。今遗诏云，‘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古者卿大夫从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当如之。”甫以为：“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朝野内外，莫非天下，凡百执事，孰非吏人！皆应释服。”相与力争，声色陵厉。不能堪，乃奏甫率情变礼，请贬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闰月，壬申，贬甫为河南少尹。

常性格刚强急躁，为政苛求细枝末节，不合大家的心愿。当时大臣们早晚都来哀哭，常已经哭得疲惫不堪，随从官吏有人去扶他。中书舍人崔甫指着他们让大家看，说道：“大臣在圣上灵前痛哭，有搀扶的礼节吗？”常听到后更加恨他。恰巧商议大臣们服丧的事，常认为：“按丧礼，大臣为圣上服丧三年。汉文帝临时制定的丧制，也还有三十六天。高宗以来都遵循汉代丧制。等到玄宗、肃宗治丧时，才开始服丧二十七天。如今圣上遗诏说：”天下官吏百姓，三日之后除丧。‘古代卿大夫服丧随从君王，皇上二十七天除丧，在朝群臣也应当如此。“崔甫认为：”在遗诏中没有朝臣和百姓的区别。朝野内外，难道不是一个天下！凡是担任各种事务的，谁不是官吏百姓！都应该除丧。“他们相互力争，声色俱厉。常忍受不住，就上奏崔甫任意改变丧礼，请求德宗将他贬为潮州刺史。德宗认为处分太重，闰五月壬申（初三），将崔甫贬为河南少尹。

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甫。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为欺罔，大骇。甲辰，百官衰，序立于月华门，有制，贬为潮州刺史，以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闻者震悚。甫至昭应而还。既而群臣丧服竟用议。

从前肃宗时期，天下事务繁重，宰相常常有几个人，轮流值班处理日常事务，有时宰相休假各自回到家中，诏令值班宰相代他们签署名字上奏，从此成为惯例。当时，郭子仪、朱虽然以军功出任宰相，但都不参预朝政，常独居政事堂，代他们二人签名奏告崔甫。崔甫贬官后，郭、朱二人上书说他无罪，德宗问道：“你们原先说可以贬官，今天又说无罪，为什么？”二人回答

说，当初不知道。德宗刚即位便以为常欺骗蒙蔽他，十分震惊。甲辰（疑误）

，大臣们身着丧服，排列有序站在月华门前，德宗颁发诏书，将常贬为潮州刺

史，任命崔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听到这个消息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

崔甫到达昭应县后就返回京师。不久，大臣们还是采纳常的建议服丧。

上时居谅阴，庶政皆委于甫，所言无不允。初，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诸将竞论功赏，故官爵不能无滥。及永泰以来，天下稍平，而元载、王缙秉政，四方以贿求官者相属于门，大者出于载、缙，小者出于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为相，思革其弊，杜绝侥幸，四方奏请，一切不与；而无所甄别，贤愚同滞。崔甫代之，欲收时望，推荐引拔，常无虚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后相矫，终不得其适。上尝谓甫曰：“人或谤卿，所用多涉亲故，何也？”对曰：“臣为陛下选择百官，不敢不详慎。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上以为然。

德宗当时住在服丧的地方，各种政务都委托崔甫处理，对他所说的事没有不同意的。当初，在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诸位将领竟相论功邀赏，所以官爵不可能不滥。等到永泰年间以来，天下稍稍太平，然而元载、王缙执政，四面八方向他们行贿求官的人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官小的出自卓英倩等人，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走了。等到常担任宰相，想革除这个弊端，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径，对各地上奏请求，一概不予考虑，然而由于不加甄别，贤能和蠢才都被遗落。崔甫取代常出任宰相，想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于是引荐推举的人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二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常、崔二人前后相互纠正，终究没有找到适当的尺度。德宗曾经对崔甫说：“有人指责你，说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为什么？”崔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德宗认为这是正确的。

臣光曰：臣闻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其人未必贤也，以亲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贤矣，以亲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古之为相者则不然，举之以众，取之以公。众曰贤矣，己虽不知其详，姑用之，待其无功，然后退之，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进退赏罚，皆众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官之足病哉！

臣司马光曰：我听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新故之别，只考察贤能和不肖。有的人未必是贤人，如果以亲朋故友的关系而被录用，这当然是不公道的；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故友关系被舍去，也是不公道的。天下的贤人，当然不是一个人所能收尽的，如果一定等待平素认识，熟知他的才干德行再录用，那么所遗漏的贤人也就很多了。古代担任宰相的就不是这样。他让公众来推举，以公正来录用。公众说这是贤人，自己虽然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暂时任用他，等到他没有功绩再将他辞退，有功绩就提拔。所推举的是贤人就奖赏他，不是贤人就惩罚他。晋升和辞退，奖赏和惩罚，都是大家所公认的，自己在中间没有丝毫的隐私。假如以这样的用心付诸行动，又有什么遗漏贤人和缺官的毛病呢！

诏罢省四方贡献之不急者，又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

德宗下诏取消各地贡献不急需的物资，又取消梨园使及乐师三百多人，所留下来的乐师都归属太常寺管理。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甲申，诏尊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的身份出任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及镇北大都护、关内及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和盐池及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力职责既重，功名又大，而他生性宽宏，行政法令颇不严，代宗想分他的权力，但又感到为难，久拖不决。甲申（十五日），德宗下诏尊崇郭子仪为尚父，加封为太尉兼中书令，将实封增加到二千户，每月供给一千五百人的粮食，二百匹马的饲料，他的子弟女婿们升官的有十多人，郭子仪担任的副元帅和各种使职全部罢免；让他的副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担任河中尹及、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担任灵州大都督及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担任单于大都护、东和中二受降城及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别执掌郭子仪的职务。

丙戌，诏曰：“泽州刺史李上《庆云图》。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显忠为良瑞，如卿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无得上献。”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先是，诸国屡献驯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费豢养而违物性，将安用之！”命纵于荆山之阳，及豹、、斗鸡、猎犬之类，悉纵之；又出宫女数百人。于是中外皆悦，淄青军士，至投兵相顾曰：“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丙戌（十七日），德宗颁发诏书说：“泽州刺史李献《庆云图》。朕认为时局和平年年丰收为吉祥，大臣们推举贤能表现忠心为好兆头，而如庆云、灵芝、珍禽、奇兽、怪草、异木，对人有什么好处！通告天下，从今以后有这一类东西，不许向上贡献。”内庄宅使对德宗说各州有一万四千多斛官租，德宗下令分给当地充当军粮储备。起先，各国多次进献驯象，大约有四十二头，德宗说：“豢养驯象花费很大，而且违背了动物的本性，将有何用呢！”下令将驯象放到荆山南麓，豹、、斗鸡、猎犬之类的动物也都放掉。德宗又让数百名宫女出宫。于是朝廷内外都很高兴，淄青的士兵甚至扔掉兵器，互相看着说：“明君出现了，我们还造反吗！”

戊子，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戊子（十九日），德宗任命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辛卯，以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承百井之败，骑士单弱，燧悉召牧马斯役，得数千人，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陈，或塞险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精利。居一年，得选兵三万。辟州人张建封为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

辛卯（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河阳镇遏使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的军队因在百井遭到惨败，骑兵势单力薄，马燧便征召牧马奴仆，共得数千人，教练数月，都成为精锐骑兵。制造的铠甲都分长短三等，使他们穿上合身，以便适应快速进军的需要。马燧又制造战车，行军时就用以运载武器军备，停止时就用以布列军阵，有时又用车堵住险要道口，以遏止敌军奔突冲击。各种器械没有一件不精良锋利的。马燧在河东住了一年，选得了三万士兵。马燧又征召州人张建封出任判官，让李自良出任代州刺史，都委以重任。

兵部侍郎黎干，狡险谀佞，与宦官特进刘忠翼相亲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宠贪纵。二人皆为众所恶。时人或言干、忠翼尝劝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妃子韩王迥为太子。上即位，干密乘舆诣忠翼谋事；事觉，丙申，干、忠翼并除名长流，至蓝田，赐死。

兵部侍郎黎干狡猾阴险，善于阿谀奉承，与宦官特进刘忠翼亲密。刘忠翼本名叫刘清潭，仗着皇上的宠幸，贪婪放纵。二人都为大家所厌恶。当时的人有的说黎干、刘忠翼曾经劝过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贵妃的儿子韩王李迥为太子。德宗即位后，黎干乘辇到刘忠翼那里密谋策划。事情败露，丙申（二十七日），德宗将黎干、刘忠翼一起削除名籍流放边地，他们到蓝田时，又将他们赐死。

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为太常卿，以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先是晏、分掌天下财赋，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岭南，掌关内、河东、剑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闻掊克过甚，故罢其利权，寻出为晋州刺史。

德宗任命户部侍郎兼度支韩为太常卿，吏部尚书刘晏判度支。起先刘晏、韩分管天下财物赋税，刘晏掌管江南、山南、江淮、岭南，韩掌管关内、河东、剑南，到这时，才由刘晏一人兼管。德宗早就听说韩搜刮民财过度，所以罢免了他的财政大权，不久让他出任晋州刺史。

至德初，第五琦始榷盐以佐军用，及刘晏代之，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以盐为漕佣，自江、淮至渭桥，率万斛佣七千缗，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择能吏主之，不烦州县而集事。

至德初年，第五琦开始实行食盐专卖，以补充军事费用，到刘晏取代他后，食盐专卖法更加精密完备。开始一年收入钱六十万缗，到末年收入超过十倍，而百姓并不厌苦。大历末年统计一年所收入的钱总数达一千二百万缗，而盐的收入就占一大半。将盐的收入用于漕运雇工，从长江、淮河至东渭桥，大抵一万斛盐雇工费七千缗，自淮河以北，沿路设置巡院，挑选能力强的官吏主事，不烦劳州县就能完成漕运事务。

六月，己亥朔，赦天下。

六月己亥朔（初一），大赦天下。

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并同平章事。

西川节度使崔宁、永平节度使李勉同时担任同平章事。

诏：“天下冤滞，州府不为理，听诣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日于朝堂受词。推决尚未尽者，听挝登闻鼓。自今无得复奏置寺观及请度僧尼。”于是挝登闻鼓者甚众。右金吾将军裴上疏，以为：“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上乃悉归之有司。

德宗下诏说：“天下冤案积留很多，州府不予受理，听任人们去找三司使，让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每天在朝堂接受讼词。还不能推究决断的，听任他们敲击登闻鼓。今后不许再上奏设置寺观以及请求剃度和尚、尼姑。”于是敲登闻鼓的人很多。右金吾将军裴上书认为：“投诉者所争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如果天子一一亲自过问，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官吏治理呢？”于是德宗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制：“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其费。”刑部员外郎令狐上疏谏，其略曰：“臣伏读遗诏，务从俭约，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邪！”上答诏，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闻义而徙！”，德之玄孙也。

德宗下制：“一应帝陵修造制度，务必从优从厚，应当竭尽国库来供给修陵的花费。”刑部员外郎令狐上书劝谏，内容大概是说：“我拜读遗诏，先帝要求修陵务必俭省节约，如果制度优厚，难道是先帝临终遗命的意思吗？”德宗书面答复他，大概是说：“这不仅仅说中了朕的痛处，也能成朕之美，朕哪敢不听从大道理而改变先帝的遗愿！”令狐是令狐德的玄孙。

庚子，立皇子诵为宣王，谟为舒王，谌为通王，谅为虔王，详为肃王。乙巳，立皇弟为益王，傀为蜀王。

庚子（初二），德宗册封皇子李诵为宣王，李谟为舒王，李谌为通王，李谅为虔王，李详为肃王。乙巳（初七），册封皇弟李为益王，李傀为蜀王。

丙午，举先天故事，六品以上清望官，虽非供奉、侍卫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备顾问。

丙午（初八），德宗采用先天年间旧例，六品以上清望官，虽然不是供奉官和侍卫官，但命令每天必须有二人轮流值班等候诏令，以备皇上随时顾视问讯。

庚戌，以朱为凤翔尹。

庚戌（十二日），德宗任命朱为凤翔尹。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说，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阖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赐李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斤。上闻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于是中使之未归者，皆潜弃所得于山谷，虽与之，莫敢受。

代宗特别宠幸宦官，奉命出使各地的宦官，都不禁止他们求取财物。代宗曾经派遣中使去赏赐妃子的家族，回来后一问，宦官所得的财物较少，代宗很不高兴，以为鄙视自己的命令。妃子很害怕，马上用自己的东西进行补偿。因此，宦官使者公开求取贿赂和馈赠，无所顾忌。宰相都曾经将钱存放在橱柜中，宦官每次来赏赐一件东西，宣读一次圣旨，没有空手回去的。宦官出使地方，所经州县，发放公文，收取财物，如同征收赋税一样，都满载而归。德宗平素就知道这个弊病。他派遣宦官使者邵光超赏赐给李希烈旌节，李希烈赠给邵光超奴仆、马匹以及七百匹细绢，二百斤黄茗。德宗听说后，很恼火，打了邵光超六十大板，然后将他流放。于是出使未归的宦官都偷偷地把所得的东西扔在山谷中，虽然给他们东西，他们都不敢接受。

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以司农卿白代之，更名志贞。驾鹤典禁兵十余年，权行中外，上恐其生变；崔甫召驾鹤与语，留连久之，已视事矣。

甲子（二十六日），德宗任命神策都知兵马使、右领军大将军王驾鹤为东都园苑使，让司农卿白接替他的职务，白改名为白志贞。王驾鹤执掌禁军十多年，朝廷内外都害怕他的权势，德宗担心他叛变朝廷，于是崔甫召见王驾鹤，跟他谈话，故意拖延了很长时间，这时白已经到任了。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之恐见欺，却之则无辞。崔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财。上悦，从之。正己大惭服。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焉。

李正己畏惧皇上的声威，上表贡献三十万缗线；德宗打算接受又害怕被欺骗，拒绝又没有理由。崔甫请求派遣使者慰劳淄青的将士，利用李正己贡献的钱赏赐给他们，这样使将士们人人都对皇上感恩戴德；同时，各道节度使听说后，都知道朝廷不看重财物。德宗很满意，同意了他的建议。李正己十分惭愧，也十分信服。天下百姓认为太平之治，也许可以看到了。

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戊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称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群臣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累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

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进言说：“上元年间，武后专政，才增加祖宗谥号的字数，玄宗末期，奸臣当权，历朝皇帝的谥号有增加到十一字的。按周朝的文王和武王，称文就不称武，称武也就不称文，难道他们的大德就不崇高了吗？大概由于大臣们认为文、武是最高的称呼的缘故。所以谥号字多并不是赞扬，字少也不是贬低。如今历朝皇帝谥号太长，违背了古代的制度，请求从中宗以上各皇帝都按最初的谥号，睿宗称圣真皇帝，玄宗称孝明皇帝，肃宗称宣皇帝，以节省文字，崇尚质朴，辨正名分，注重根本。”德宗下令百官集思广议，儒学之士都赞同颜真卿的建议。唯独兵部侍郎袁，因掌握军队而进官，上奏说：“陵庙中的玉册、牌位都已经刊刻，不可轻易改动。”于是此事便告终止。殊不知皇陵中玉册所刻的就是最初的谥号。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滞，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乃于右银台门置客省以处之；及上书言事、失职未叙，亦置其中，动经十岁。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度支廪给，其费甚广。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当叙者任之，岁省谷万九千二百斛。

从前在代宗时期，许多事情都被搁置起来，四夷使者以及各地奏报计划的人，有的一连几年都不遣返，就在右银台门设置客省安置他们；还有上书论事和失职未再任者也安置在那里，动辄十年。常常有几百人，以及数以千计的随从、牲畜，由度支供给食粮，这笔费用很大。德宗下令全面整治，放出被拘禁的人，遣返办完事的人，任命应当再任官的人，这样一年就节省粮食一万九千二百斛。

壬申，毁元载、马、刘忠翼之第。初，天宝中，贵戚第舍虽极奢丽，而垣屋高下，犹存制度，然李靖家庙已为杨氏马厩矣。及安、史乱后，法度堕弛，大臣将帅竞治第舍，各穷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毁其尤者，仍命马氏献其园，隶宫司，谓之奉成园。

壬申（初五），拆毁元载、马、刘忠翼的宅第。从前，在天宝中期，皇亲贵戚的宅第虽然极其奢侈华丽，但房屋的高低还遵循制度，然而李靖的家庙已成为杨氏的马厩了。到安史之乱后，法令制度松弛败坏，大臣将帅竞相修造宅第，各自竭尽财力，才停止经营，当时人们都称其为木妖。德宗向来痛恨这种事，所以拆毁其中违反制度最为突出的宅第，接着命令马氏献出他的园林，归属宫廷园苑部门掌管，取名为奉成园。

癸丑，减常贡宫中服用锦千匹、服玩数千事。

癸丑（疑误），德宗削减平常供给宫中服用的一千匹丝织品、数千件衣服和玩物。

庚辰，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故禁之。

庚辰（十三日），德宗下诏，命令在京师的回纥等各族胡人，各自穿本族的衣服，不许仿效汉人。起先留在京师的回纥人常有一千人，而穿着汉服与汉人杂居的经商胡人又多一倍，县官每天供给生熟食品。他们添置资产，修建宅第，市场上获高利的行业都归他们经营，日益放纵而贪婪横暴，官吏不敢过问。有的人身着汉服，引诱汉人，娶为妻妾，所以德宗下了禁令。

辛卯，罢天下榷酒收利。

辛卯（二十四日），德宗取消官府专利卖酒和征收酒税。

上之在东宫也，国子博士河中张涉为侍读，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无大小皆咨之；明日，置于翰林为学士，亲重无比。乙未，以涉为右散骑常侍，仍为学士。

德宗在东宫的时候，国子博士河中人张涉担任侍读，德宗即位的那天傍晚，将张涉召入宫中，事无大小都征询他的意见。第二天，将他安置在翰林院担任学士，对他无比亲近和器重。乙未（二十八日），德宗任命张涉为右散骑常侍，仍然担任学士。

第二百二十六卷

唐纪四十二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历十四年（己未、779 ）

唐纪四十二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己未，公元779 年）

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并同平章事。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甫，甫荐炎器业，上亦素闻其名，故自迁谪中用之。琳，太原人，性粗率，喜诙谐，无他长，与张涉善，涉称其才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闻者无不骇愕。

八月，甲辰（初七），德宗任命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怀州刺史乔琳为御史大夫，二人都为同平章事。当时，德宗正在励精图治，用人不拘等次。德宗曾向崔甫征询择相的意见，崔甫推荐杨炎有才干，能办事。德宗平素也听说过杨炎的声名，于是便起用了贬谪中的杨炎。乔琳是太原人，生性粗疏草率，喜欢诙谐，没有别的长处。乔琳与张涉关系亲密，张涉称道乔琳的才能可能可以委以大任，德宗听信了张涉的话，便起用了乔琳。听到任命乔琳为相的人，没有不感到惊讶的。

代宗之世，吐蕃数遣使求和，而寇盗不息，代宗悉留其使者，前后八辈，有至老死不得归者；俘获其人，皆配江、岭。上欲以德怀之，乙巳，以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其俘五百人，各赐袭衣而遣之。

代宗在位期间，吐蕃数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但对唐朝的侵扰劫掠却并未止息。代宗拘留了吐蕃前后八次派来的全部使者，其中有些人直到老死，没能回归吐蕃。对俘获的吐蕃人，则统统发配到长江以南和五岭以外。德宗打算以德政安抚吐蕃，乙巳（初八），任命随州司马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全数召集俘虏来的五百吐蕃人，每人赐给衣服一套，将他们遣返吐蕃。

协律郎沈既济上选举议，以为：“选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今选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丽藻芳翰，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执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尽矣。今人未土著，不可本于乡闾；鉴不独明，不可专于吏部。臣谨详酌古今，谓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宜令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许州、府辟用，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众才咸得而官无不治矣。今选法皆择才于吏部，试职于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于刺史，则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废也；责于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于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徒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过。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于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令诸使僚佐尽受于选曹，则安能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乎！”既济，吴人也。

协律郎沈既济奏上有关选任官员的议论，他认为：“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只有三个类别，这就是德行、才干、劳绩。现今，主持选官事务的选曹对此全未涉及；所实行的考查官员的办法，全都停留在书法文理、资历考课、言词和应对周旋等方面。行事安稳，讲话从容，这并不就是德行；撰写文章，清词丽句，这并不就是才干；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望和考课成绩，这并不就是劳绩。以此三项为标准，来延招天下之士，当然是不能全部延招来的。现在居官的人并不是本地人在本地任职，所以用人不可以本地的评议为依据。由一个部门单独去审查官吏；是难以考核详明的，所以不可专门交给吏部。我慎重详细地研究了古今有关制度，认为五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各部门的长官，应当让宰相提出授官与奖励的意见，而让吏部和兵部参预评论。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或者幕僚佐吏之类人员，应该允许州、府自行任用。如有牧守、将帅选拔任用不能出于公正，吏部和兵部便可以纠察和检举他们，对偏私假冒和有失慎重加以治罪。后果轻的，予以贬官降职，后果严重的，按刑律法典治罪。如此责成百官，授以职任，谁还敢不尽力办事呢！倘若能够做到这些，那么，有德有才的官员，虽未奖掖，而他们自然会得到晋升；没有贤才的官员，虽未贬抑，而他们自然会遭受摈斥。各方面具有才干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官职，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事情了。现在铨选的办法，都是由吏部选择人才，而在州郡试行职任。如果才能与职任不能相称，办事紊乱不堪，责问刺史，刺史就会说，此人是由吏部委任为官的，我可不敢自行废黜；责问侍郎，侍郎就会说，这是通过考核书法公文和资历考课而授官的，我可不能保证他到州郡后一定能够胜任；责问令史，令史就会说，按察百官，是依据资历和任官升降来办事的，别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百姓徒然以此为弊端，又由谁来承担罪责呢！假如让牧守自行任用官佐，牧守的罪责又怎会脱逃呢！假定州郡治理得很糟，只要撤换刺史一人，就能使情况改变过来了。如果吏部把任官搞滥了，就是换掉主持此事的侍郎，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因为候选授官的人员过于繁多，不可能了解清楚。这是任官制度使事情变成这样的，并不是主管部门的过错。现在，自判官、副将以下的人员，都让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自行选任，即便其间也有徇私之事，但是大体说来，十成里犹有七成是可取的。因而自行任用官佐属吏的办法，已经试行于今，只是还没有在州县普及开来罢了。上述两种任官办法孰利孰弊的道理是显明可见的。倘若让诸使的幕僚官佐完全听受选曹的任命，那又怎能镇守各方重地，料理好那里繁重的财赋事务呢！”沈既济是吴地人。

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观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在道州，知其直，及入相，复擢为衡州刺史。始，皋之遭诬在治，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拥笏垂鱼，即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皋，明之玄孙也。

当初，衡州刺史曹王李皋治理政务，很有成绩，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妒忌他，便以刑法陷害，使他被贬为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在道州，知道李皋是无辜的。及至杨炎入朝出任宰相，再次提升李皋为衡州刺史。当初，李皋遇到诬陷，正在经受审讯，他考虑到太妃年老，将会受惊而悲伤，所以，他出门时穿上囚服去受审，回家后便穿上朝服，手执笏板，衣垂鱼袋。李皋即将被贬到潮州，他却以升迁向太妃报喜。至此，李皋才跪在太妃面前认错，并以实情相告。李皋是李明的玄孙。

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既代郭子仪、府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怀光右，皆怏怏不服。怀光发兵防秋，屯长武城，军期进退，不时应令。监军翟文秀劝怀光奏令宿卫，既离营，使入追捕，诬以他罪，且曰：“黄之败，职尔之由！”尽杀之。

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替代了郭子仪的职务以后，府的宿将史抗、温儒雅、庞仙鹤、张献明、李光逸因功劳声名素来在李怀光之上，都郁郁不乐，心中不服。李怀光派兵防御吐蕃，在长武城屯驻，诸将对李怀光规定的军队进驻与退防的时间，都不按时应命。监军翟文秀劝说李怀光上奏朝廷，让诸将回朝执行宿卫任务。诸将离开军营后，李怀光派人追捕诸将，诬蔑诸将犯了别的罪过，而且说：“浑在黄失败，都是因为你们的原故！”于是将诸将全部杀掉。

九月，甲戌，改淮西曰淮宁。

九月，甲戌（初七），朝廷将淮西改称为淮宁。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在蜀十余年，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

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崔宁，来到蜀地十余年，仗着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肆意骄奢淫逸，朝廷感到忧虑，但又无法换掉他。至此，崔宁入朝，德宗加封他为司空，兼任山陵使。

南诏王罗凤卒，子凤迦异前死，孙异牟寻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与南诏合兵十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为东府。”崔宁在京师，所留诸将不能御，虏连陷州、县，刺史弃城走，士民窜匿山谷。上忧之，趣宁归镇。宁已辞，杨炎言于上日：“蜀地富饶，宁据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宁虽入朝，全师尚守其后，贡赋不入，与无蜀同。且宁本与诸将等夷，因乱得位，威令不行。今虽遣之，必恐无功；若其有功，则义不可夺。是蜀地败固失之，胜亦不得也。愿陛下熟察。”上曰：“然则奈何？”对曰：“请留宁，发朱所领范阳兵数千人，杂禁兵往击之，何忧不克！因而得内亲兵于其腹中，蜀将必不敢动，然后更授他帅，使千里沃壤复为国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宁。

南诏王罗凤去世，他的儿子凤迦异又死在他的前头，他的孙子异牟寻即位为王。冬季，十月，丁酉朔（初一），吐蕃与南诏合兵共十万人，分三道入侵，一支军队从茂州出发，一支军队从扶州和文州出发，一支军队从黎州和雅州出发。他们声称：“我们打算拿下蜀地，作为我们东部的府。”当时，崔宁正在京城，他所留下的各个将领不能抵御敌军的进攻。敌军接连攻陷了一些州县，刺史丢下守城逃跑，百姓逃避到山谷之中。德宗忧心忡忡，催促崔宁回西川。崔宁向德宗辞行以后，杨炎对德宗说：“蜀地物产富饶，崔宁占据此地，朝廷等于失掉了自己的外府，至今已有十四年了。崔宁虽然入朝了，但西川的整个军队还在他背后支撑着，他们不向朝廷交纳贡赋，这与朝廷失去蜀地是一样的。况且，崔宁本来与西川诸将是同一等辈，乘着变乱而得到节度使的地位，威望不高，命令难行。现在，即使派他回去，恐怕也是无所建树的。倘若他取得成功，从道义上说，蜀地便是不可强夺的了。这就是说，蜀地战败，朝廷固然失去了它，蜀地取胜，朝廷还是不能得到它。希望陛下仔细考察。”德宗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才好呢？”杨炎回答：“请陛下将崔宁留在京城，另派朱所统领的范阳兵数千人，其间掺入禁军，前去进击敌军，还担心不能取胜吗！借此而得以将禁军置于西川军的心腹之中，蜀将必定不敢妄动，再任命别人为西川统帅，使蜀地的千里沃野重新为朝廷所有，这是使国家因蒙受一些较小的损害，而收取了较大的好处啊。”德宗说：“好。”于是将崔宁留在京城。

初，马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卫，为右神策都将。上发禁兵四千人，使晟将之，发、陇、范阳兵五千，使金吾大将军安邑曲环将之，以救蜀。东川出兵，自江油趋白坝，与山南兵合击吐蕃、南诏，破之。范阳兵追及于七盘，又破之，遂克维、茂二州。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为日东王。

当初，马妒忌泾原都知兵马使李晟的功绩与声名，派遣李晟入朝宿卫，李晟担任了右神策军都将的职务。德宗派出禁军四千人，让李晟率领；又派出州、陇州、范阳兵五千人，让金吾大将军安邑人曲环率领，以此二军前去救蜀。东川也派出军队，从江油挺进白坝，与山南节度使的军队合击吐蕃和南诏，并且打败了他们。范阳兵在七盘县追上了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再次打败了他们，并攻克了维州和茂州。李晟军在大渡河外追击敌军，又打败了他们。吐蕃和南诏的士兵因饥饿寒冷和坠落荒崖野谷死去的有八九万人。吐蕃人既后悔，又恼怒，杀掉了诱导他们前来入侵的人。异牟寻恐惧，修筑了苴咩城，连绵达十五里，徙居到那里。吐蕃封异牟寻为日东王。

上用法严，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仪之隶人潜杀羊，载以入城，右金吾将军裴奏之。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独不为之地乎？”曰：“此乃吾所以为之地也。郭公勋高望重，上新即位，以为群臣附之者众，吾故发其小过，以明郭公威权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德宗执法严厉，百官无不震惊恐惧。由于代宗入葬的日期已经临近，禁止人们屠牲宰畜。郭子仪的仆从暗中杀了一只羊，装在车上，运到城中，右金吾将军裴将此事上奏。有人对裴说：“郭公对国家有再造之功，你偏偏不肯为他留些余地吗？”裴回答：“我这样做，正是要为郭公留出余地来啊。郭公勋业高，声望重，皇上刚刚即位，认为群臣中依附郭公的人很多，我故意揭发郭公的一个小小过失，以此表明郭公的威望和权力都是不足畏惧的。这样做，上可以尊崇皇上，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是可以的吗！”

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庙号代宗。将发引，上送之，见车不当驰道，稍指丁未之间，问其故，有司对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也。”上哭曰：“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乎！”命改辕直午而行。肃宗、代宗皆喜阴阳鬼神，事无大小，必谋之卜祝，故王屿、黎干皆以左道得进。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发，不复择日。

己酉（十三日），将睿文孝武皇帝葬于元陵，庙号代宗。在将要出殡的时候，德宗亲自把灵车送了出来，看到灵车不是在道路中间行走，而是稍微偏向道路外边，便询问此中的原故。主管部门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指向正中，所以不敢冲犯。”德宗哭着说：“哪有委屈灵车来谋求自身好处的呢！”于是命令灵车改向，对着午方即在道路中间行进。肃宗和代宗都喜好阴阳鬼神，无论事情大小，必定要求占问卜，所以王屿和黎干都是靠着左道得以升官的。德宗素来不相信这一套，代宗入葬山陵的日期只依礼法定在七月期满之时，诸事准备停当便出殡下葬，不再选择日期。

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十一月，丁丑（十一日），德宗任命晋州刺史韩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乔琳衰老耳聩，上或时访问，应对失次，所谋议复疏阔。壬午，以琳为工部尚书，罢政事。上由是疏张涉。

乔琳年老体衰，耳朵重听，德宗有时候征询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有失条理，所谋划计议的内容又很疏陋迂阔。壬午（十六日），德宗任命乔琳为工部尚书，免去同平章事。德宗自此和张涉也疏远了。

杨炎既留崔宁，二人由是交恶。炎托以北边须大臣镇抚，癸巳，以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坊州。以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以灵盐节度都虞候醴泉杜希全知灵、盐州留后；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绥。银。麟。胜州留后；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州留后。时宁既出镇，不当更置留后，炎欲夺宁权，且窥其所为，令三人皆得特奏事，仍讽之使伺宁过失。

杨炎把崔宁留在京城以后，两人的关系自此便恶化起来。杨炎托称北部边防需要大臣镇守抚慰，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京畿观察使崔宁为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镇守坊州。任命荆南节度使张延赏为西川节度使。又任命灵盐节度都虞侯醴泉人杜希全知灵、盐二州留后，任命代州刺史张光晟知单于、振武等城及绥、银、麟、胜各州留后，任命延州刺史李建徽知、坊、丹三州留后。当时，崔宁已经出镇，不应当再设置留后，杨炎打算削夺崔

宁的权力，并且暗中察看他的活动，便令杜希全等三人都可以特别奏事，同时

暗示他们伺察崔宁的过失。

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

十二月，乙卯（十九日），德宗册立宣王李诵为皇太子。

旧制，天下金帛皆贮于左藏，太府四时上其数，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时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制，乃奏尽贮于大盈内库，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给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复得窥其多少，校其赢缩，殆二十年。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杨炎顿首于上前曰：“财赋者，国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轻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犹或耗乱不集。今独使中人出入盈虚，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于此。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岁用几何，量数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后可以为政。”上即日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一用旧式，岁于数中择精好者三、五千匹，进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称之。

根据原有的制度，全国的钱帛都收归左藏贮存，由太府按季节上报钱帛数额，由比部复核钱帛的收支情况。及至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当时京城中的豪帅很多，索取赏赐毫无节制，第五琦不能制止，便上奏将左藏钱帛悉数贮存于大盈内库，并让宦官管理，皇上也认为如此取用方便，所以贮存的钱帛长期有能再由内库搬出。从此，国家的财赋收入成了皇上的私人储藏，主管部门不能得知数量多少，无法核查盈亏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掌管内库的宦官有三百余人，都在蚕食内库的财富，其势力盘根错节，牢固不可动摇。杨炎在德宗面前叩头说：“财赋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国家的盛衰安危，无不与财赋相关。所以，以前各朝都以重臣掌管财赋，即便如此，有时还会有财赋损耗，管理混乱的情况发生。现在，专门让宦官掌握财赋的收支盈亏，大臣都无法知道，朝政的蛀蚀败坏，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了。请将全国的财赋搬出内库，以便交还给主管部门管理。推算好宫中每年需用多少，悉数进上，决不敢有所缺少。能够这样，此后才能办好朝政。”德宗当日颁下诏书：“一切财赋都交还左藏，完全采用原有的法式，每年在财赋数额内挑选出精良的布帛三五千匹，进献到大盈内库。”杨炎只用一席话便改变了皇上的主意，议事的人们都称赞他。

丙寅晦，日有食之。

丙寅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湖南贼帅王国良阻山为盗，上遣都官员外郎关播招抚之。辞行，上问以为政之要，对曰：“为政之本，必求有道贤人与之为理。”上曰：“朕比以下诏求贤，又遣使臣广加搜访，庶几可以为理乎！”对曰：“下诏所求及使者所荐，惟得文词干进之士耳，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上悦。

湖南赋寇首领王国良依山为盗，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关播前去招抚。辞行之际，德宗和关播询问办好政事的关键，关播回答道：“办好政事的根本，在于陛下必须寻找有道贤人，并与他们一齐治理国家。”德宗说：“我近来已经颁下诏书，寻求贤才，还派出使者，多方面地搜罗寻访，这大概可以使国家政治修明了吧！”关播回答说：“下诏寻求和使者荐举，只能得到一些凭着文词追求仕禄的人物罢了，有道贤人哪里会随着一纸公文而被推举、先拔出来呢！”德宗闻此大悦。

崔甫有疾，上令舆与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

崔甫身患疾病，德宗让他坐着肩舆到中书省。有时，崔甫正在家中休假，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德宗便命中使到崔甫家中咨询，然后做出决定。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元年（庚申、780 ）

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公元780 年）

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徵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

春季，正月，丁卯朔（初一），更改年号。群臣为德宗进献尊号，称作圣神文武皇帝。大赦天下。德宗开始采用杨炎的建议，命令黜陟使和观察使、刺史“估量百姓的人丁财产，定出等级，改变旧税法，实行两税法。将近年来原有和新增的各项征收名目一律取消。在两税以外，就是向百姓再收敛一个铜钱，便以违法论处。”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徵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唐朝的初期，征收赋税的办法称作租、庸、调，有田土便要交租，有人丁便要服庸，有户口便要纳调。在玄宗当政末期，户籍逐渐遭到破坏，大多已经与实际不符。到了至德年间，战事四起，到处征收赋敛，逼迫催促，再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征收部门增加了，可是互相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各自随意增加课税，

巧立名目，新老名目相互重复，毫无限度。富足人家人丁多，大抵作官当僧人

得以免除赋役；而贫困人家人丁多，全无隐瞒逃避的去处，所以上等户优游而

下等户劳瘁。征税的吏员又乘机侵吞，百姓十天输赋一月送税，经受不了如此

困窘，大抵都逃亡流徙成为浮户，那些留下来的本地百姓，不足百分之四五。

至此，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首先计算州县每年所需费用和上交朝廷的数额，并

以此数额向百姓征税，通过对支出的估量来制定收入的数额。无论主户、客户，

都按现在的居地制订簿册；无论成丁、中男，都按贫富状况划为等级；流动经商

的人，在所居州县纳税三十分之一，使他们与定居民户一同纳税，不能侥幸获利。

定居百姓的赋税，在秋天和夏天两次征收。那些租、庸、调以及杂徭等全部省去，

整个征税事务由度支统一掌管。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于是颁布赦文，命令实施。

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是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甫言：“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当初，左仆射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担任侍郎，两不悦服。元载被杀，刘晏起了很大的作用。及至德宗即位以后，刘晏长期执掌财利的权柄，众人颇为妒忌他，多上言称转运使一职应当罢去，又有流言说刘晏曾经秘密上表劝说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出任宰相以后，打算为元载报仇，因而在德宗面前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和刘忠翼同谋，我作为宰相，不能声讨他，真是罪该万死。”崔甫说：“这件事并未搞清楚，既然陛下已经以广阔的襟怀实行了大赦，就不应该再来追究这些不实之辞。”于是杨炎又提出建议：“尚书省是国家大政的根本，近来设置诸使职，分掉和侵夺了尚书省的权力，现在应当恢复原有的制度。”德宗听从了杨炎的建议。甲子（疑误），诏令全国钱谷都要交给金部、仓部管理，免除了刘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职。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二月，丙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黜陟使十一人分道巡查全国。在此之前，魏博节度使田悦事奉朝廷还算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通晓时务，听说田悦军有七万人，便发下军符，要求裁减四万人，命他们解甲归农。田悦佯装从命，按军符减员。不久，田悦召集应当裁减的士兵，激怒他们说：“你们长期在军中，都有父母、妻子、儿女，现在一下子被黜陟使裁减了，你们拿什么来养活自己呢！”大家放声大哭起来。田悦于是拿出家财，分给士兵，让他们都回到军中。由此，士兵都感谢田悦的恩德而怨恨朝廷。

崔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仇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己，徵秀实为司农卿。丁未，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既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崔甫因为身染疾病，多不管事，杨炎独揽朝廷大权，专门去做报恩复仇的事情。他上奏采用元载生前留下的计划筑原州城，又打算征发长安、洛阳和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德宗派遣中使来到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处，询问此举利弊如何，段秀实认为：“现在边疆防御还很空虚，不适宜兴办事功，召引敌人。”杨炎大怒，认为这是有意阻止自己，便征召段秀实担任司农卿。丁未（十二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并让他移军原州驻扎，又任命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称：“据悉，朔方五城过去本是肥沃丰饶的土地，自从国家遭受变乱以来，由于无暇投入人力，因而导致土地荒废，耕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有人力再将这里开垦出来，则不必等待疏通陵阳渠。现在征发长安、洛阳、关辅百姓到丰州疏浚渠道，经营屯田，算起来，所得到的不足以补赏所耗费的，而且关辅百姓不免流亡离散。这样做，是使京城辖区空虚，而对军事储备却毫无补益。”此疏奏上，德宗不予答复。后来，陵阳渠到底没能修成，将它废弃了。

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德宗采纳杨炎的主意，借口上奏的事情与实际不符，己酉（十四日），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癸丑（十八日），德宗任命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该镇节度使。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州，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宁帅，即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癸亥，以朱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代怀光。

杨炎打算修筑原州城，以便恢复秦州和原州，命令李怀光在前面监督施工，朱和崔宁各带领一万人分布两侧，在后护卫。有诏书命令泾州将士准备筑城的工具，泾州将士愤怒地说：“我辈充当国家西大门的屏障，已经有十多年了。一开始，我辈屯驻州，才将农桑各业经营起来，可以定居下来了，便又移军屯驻泾州，披荆斩棘，建立军府；在泾州还没有把座位坐暖，又被丢到塞外。我辈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非要遭受如此对待呢！”李怀光刚刚当上宁节帅，便杀掉了温儒雅等人，军令十分严厉。及至李怀光兼任泾原节帅，各个将领都很恐惧，他们说：“那五位将领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遭受杀戮？现在，李怀光又来到泾州，我辈怎能不忧虑呢！”刘文喜乘大家心中不安，占据了泾州，不服从诏命，还上疏要求再派段秀实来当泾州节帅，如果不能派段秀实来，便派朱来。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朱兼任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替代李怀光。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收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钱财的事情被发觉，德宗很生气，准备依法惩办。李忠臣身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向德宗进言说：“陛下贵为天子，然而，天子的老师却因为缺少钱财而犯法，依我愚见，这并不是老师的过错啊。”德宗的态度缓和下来。辛未（初六），将张涉罢免还乡。辛京杲因私忿用杖打死部曲，有关部门奏称辛京杲犯了死罪，德宗打算按有关部门的意见办。李忠臣说：“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问他此话怎讲，李忠臣说：“辛京杲的父亲和兄弟都战死了，只有辛京杲至今还活着，所以我认为辛京杲早就该死了。”德宗心怀怜恤之情，将辛京杲降职为诸王师傅。李忠臣利用时机，挽救人命，大多如此。

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既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杨炎罢除了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来代替。不久，由于尚书省各部门的职任久已荒废，部门之间不通声气，未能把事办好，无法将全国的钱粮统一掌管起来，癸巳（二十八日），德宗再次任命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任命金部郎中万年人杜佑暂时代理江、淮水陆转运使，都和原来的制度一样。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刘文喜又不服从诏命，准备自求节度使的旌节。夏季，四月，乙未朔（初一），他占据泾州叛乱，打发他的儿子到吐蕃为人质，以求援助。德宗命令朱、李怀光前去讨伐他，还命令神策军使张巨济带领禁军二千人前往协助。

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即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既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吐蕃人最初听说韦伦将俘虏送回来时，并不相信。及至被俘者回到吐蕃，各自返还部落，声称“新皇上将宫女释放出宫，将禽兽放生，他的英风威声和圣明仁德，真是遍及中原。”吐蕃人听了很高兴，便打扫道路，迎接韦伦。吐蕃赞普立即派出使者，跟随韦伦入朝进贡，并且赠送助办丧事的物品。癸卯（九月），吐蕃使者来到京城，德宗按照礼节接待了他。不久，蜀地的将领向上建言：“吐蕃人豺狼成性，我方捉获的俘虏不应放还。”德宗说：“戎狄侵犯边疆，我们便打击他们；他们服从朝廷，我们便归还俘虏。打击他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威严；归还俘虏，是显示朝廷的信义。假如不能将威严和信义树立起来，又怎能安抚边远各族呢！”德宗命令将吐蕃俘虏悉数放还。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代宗在位时期，每当大年初一、冬至、端午、皇上的生日，州府长官争着在定额赋税之外争着向朝廷进贡，进贡多的，便能得到皇上的欢心，武将和奸滑的官吏便借此侵吞百姓的财物。癸丑（十九日），是德宗的生日，德宗对各地进贡概不接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细绢三万匹，德宗悉数拨归度支，以此代替两处应纳的租税。

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五月，戊辰（初五），德宗任命韦伦为太常卿。乙酉（二十二日），再次派遣韦伦出使吐蕃。韦伦请求德宗亲自撰写盟书，与吐蕃结盟。杨炎认为德宗与吐蕃赞普地位不对等，请求同郭子仪等人撰写盟书上报德宗，再由德宗批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朱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徵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朱等将刘文喜包围在泾州，堵塞了泾州出入的通道，但又关闭营垒，不与刘文喜交战，长时间不能攻克泾州。当时正值天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使得朝野内外骚动不安，朝中诸臣上书请求赦免刘文喜，以便使疲乏困顿的百姓得到休息的，多得难以记载。德宗全不听从，他说：“连个小小的忤逆之臣都不能铲除，还拿什么来号令全国！”刘文喜让部将刘海宾入朝上奏。刘海宾对德宗说：“我是陛下在藩邸时的部曲，怎肯依附叛逆之臣，我一定要为陛下将刘文喜斩首示众，并献给朝廷。但是，刘文喜现在所希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陛下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然会懈怠，这样，我的计谋便能够实施了。”德宗说：“爵号与车服不能随便借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德宗让刘海宾回去将此意告诉刘文喜，而对刘文喜的进攻也仍在继续。德宗自减进食，供给士兵，城中应当得到春天服装的将士，也都象过去一样赐给。由此，大家才知道皇帝对刘文喜的态度是不可动摇的。当时，吐蕃才与唐朝交好，不肯为刘文喜派兵，泾州城中形势窘困。庚寅（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一起杀死刘文喜，并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而原州城终究没能修成。

自上即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自从德宗即位以来，李正己内心感到不安。他派遣参佐入朝奏事，适值泾州捷报奏到朝廷，德宗便让李正己的参佐观看了刘文喜的人头，然后让他回去。李正己越发恐惧。

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薨。

六月，甲午朔（初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甫去世。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道术之士桑道茂向德宗进言：“不出几年，陛下会有暂离宫廷的危难。我望见奉天城有天子之气，应当将此城建得高大些，以备非常事件发生。”辛丑（初八），德宗命令京兆府征发民数千人，夹杂六军的士兵，前去修筑奉天城。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当初，回纥的风俗质朴敦厚，君臣间的等级差异不甚显著，所以能够大家一条心，强劲雄健，无所匹敌。及至回纥为唐朝立了功劳，唐朝赐赠给回纥的物品甚为丰厚，登里可汗开始妄自尊大起来。他建筑了宫殿，搬进去居住，身边的妇女也有了搽粉画眉，身著绣衣的装饰，大唐因此财力空虚，而回纥的风俗也败坏了。及至代宗驾崩，德宗派遣中使梁文秀前往回纥通报噩耗时，登里态度骄傲，不按礼节接待来使。依附回纥的九姓胡人劝说登里，大唐富饶，现在乘大唐忙于丧事发起进攻，可以获得莫大好处。登里听从了九姓胡人的劝说，打算举国入侵大唐。回纥宰相顿莫贺达干是登里的堂兄，劝谏登里说：“唐朝是个大国，没有对不起我们。前年我们入侵太原，获得羊马数万，可以称得上大捷了。但是，路途太远，粮食缺乏，及至归国，士兵大多徒步行走了。现在又要举国远征，万一不能取得胜利，那将如何撤军回国呢！”登里不肯听从。顿莫贺乘回纥民心不愿意南下侵犯之机，发兵击杀登里以及九姓胡人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他派遣臣属聿达干与梁文秀一齐入朝觐见，表示愿意作朝廷的藩臣，不剪垂发，等待朝廷的诏命。乙卯（二十二日），德宗命令京兆少尹临漳人源休册命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捍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

秋季，七月，丙寅（初四），邵州贼寇头领王国良归降。王国良本是湖南牙将，湖南观察使辛京杲让他驻守武冈，以便抗御西原蛮。辛京杲贪婪残暴，知道王国良家殷富，便将死罪加到王国良身上。王国良害怕，便占据武冈县城，发起叛乱。他与西原蛮汇合，聚集了一千人，侵犯劫掠州县，沿洞庭湖千里之内，都受到他的侵害。德宗诏令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伐王国良，但是连年不能取胜。及至曹王李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说：“逼迫疲困的百姓诛杀反叛，这不是好办法。”他写了一封书信给王国良，说：“将军并不敢背叛朝廷，只想自救一死罢了。我和将军都遭受辛京杲的罗织陷害，我已蒙圣明的朝廷洗刷冤屈，怎么会忍心对将军以兵刃相加呢！将军遇上了我，如果不肯快快归降，后悔就来不及了。”王国良又喜欢，又害怕，对于派遣使者请降与否，迟疑不决。于是，李皋扮作使者，只让一人骑马跟随，奔走五百里，抵达王国良的营垒，鞭打营门，大声喊道：“我是曹王，快来受降吧！”全军闻此大惊。王国良快步走出来，迎上去，跪拜请罪。李皋拉着王国良的手，与他结为兄弟，烧掉了所有的进攻与防守的器具，遣散了他的部下，让他们回家务农。德宗下诏赦免王国良的罪，赐他名字叫做惟新。

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辛巳（十九日），遥尊德宗生母沈氏为皇太后。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

荆南节度使庾准逢迎杨炎的意思，奏称忠州刺史刘晏给朱写信请求营救，讲了许多怨恨的话，又奏称刘晏征召补充忠州的士兵，打算抗拒朝廷的命令。杨炎又证明此说不虚。德宗便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将刘晏缢杀，到己丑（二十七日），才下诏赐刘晏自裁，全国人都认为刘晏冤枉。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当初，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年之间，全国户口散失了十之八九，州县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再上缴朝廷，朝廷的库存消耗殆尽。唐朝变故频仍，戎狄每年侵犯边境，在战事所到之处，驻扎重兵，依靠县官供给给养，所消耗的费用多得不可估量，全靠刘晏办理。刘晏最初担任转运使时，只主管陕东各道，陕西各道全由度支主管。到了后期，刘晏兼管度支，但不久便被罢官。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给。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刘晏精力充沛，机智过人，善于灵活地处理多变的事情，办得恰到好处。他常以优厚的待遇招募善于奔走的人，并设置了前后相望的驿站，以探测和上报各地物价。虽偏远之地，不出几天，也都能报到转运使司来。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变，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他常主张：“要想办理好各项事务，关键在于用人得当。所以，必须选择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对他们加以任用。至于考核簿籍文书，支付钱粮等项工作，是一定要委派读书人去做的；而吏人只能书写公文，不应随便讲话。”他又常说：“读书人陷于贪赃受贿，就会被时世所抛弃，因此看待名声重于财利，所以读书人大多清廉自修；吏人即使廉洁自守，最终还是不能显贵荣华，因此看待财利重于名声，所以吏人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才能实行这些主张，别人效法刘晏，到头来还是赶不上刘晏。刘晏的属官即使身在数千里以外，奉行刘晏的教令还是和在刘晏面前一样，讲话办事，都不敢欺骗说谎。当时，有些权贵人物将亲朋故旧嘱托给刘晏，刘晏也应承他们，领取薪俸的多少，升迁官阶的快慢，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是刘晏从不让他们亲理职事。他所管辖的交场、船场、巡院等处，凡是担任要职、处理繁难事务的官员，必定是当时选拔出来的得力人员。所以，在刘晏去世之后，掌管财赋的有名人物，多数是刘晏旧日的属下。

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见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晏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刘晏还认为：户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掌理财务，以关心民间疾苦为先务。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一月，必须陈述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如果丰收，就以高价买入；如果歉收，就以低价卖出。有时还将谷物换成杂货，供给官用，或者在丰收之地出卖。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丰的苗头，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蠲免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之期，刘晏不待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他并不等到百姓疲困流亡，饥饿而死以后，才去赈济百姓。由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户口繁衍起来。刘晏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全国的户口不过二百万，到他任职的后期，全国户口发展到三百余万。属于刘晏统辖，户口便增加；不是刘晏统辖的范围，户口就不增加。在刘晏任职的初期，财赋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余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河东盐利，不过八十万缗，而价复贵于海盐。

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营法来充实军需国用。当时，自许、汝、郑、邓一带的西面，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主管其事；自汴、滑、唐、蔡一带的东面，都是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其事。刘晏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成的食盐，转卖给商人，听凭商人自行买卖，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间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便将官盐转运到那里贮存。有时盐商断绝，盐价上涨，便降低盐价出卖，号称常平盐，官方得到了盐产专营的利益，而百姓也不缺少食盐。在刘晏任职的初期，长江、淮河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却达到了六百余万缗，由此，国家的经费充足起来，而百姓也不疲困不堪。至于河东的盐利，不过只有八十万缗，而价格也比海盐更高。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数运之后，无不斑白者。晏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以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刘晏任职之前，将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流湍急凶险，大抵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依据各处的不同特点，因利乘便，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漕运的士卒，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在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自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将十艘船编为一组，叫一纲，让军将带领，运送十次未发生闪失，便给予优厚的慰劳，让此人作官。屡次运送以后，运送者便没有不是头发花白的了。刘晏在扬子设置十处船场造船，每制船一艘，给钱一千缗。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白白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有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困窘，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件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急于同这些人不厌烦细地计较分文，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他日一定会有嫌我所付给的工钱多便减少工钱的人，减少费用在半数以下还是可以的，超过此数，漕运就不能维持了。”此后五十年，有关部门果然将工钱减去一半。及至咸通年间，有关部门计算费用支给工钱，造船者不再有余利可图，造出的船只愈发单薄脆弱，容易毁坏，漕运于是废止了。

晏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留宿，后来言财利者皆莫能及之。

刘晏是个勤勉力行的人，无论事务清闲抑或繁剧，都一定要在当天决断完毕，不让事情过夜，后来讲论财利的官员没有能够赶得上他的。

八月，甲午，振武留后张光晟杀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者，武义可汗之叔父也。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至振武，留数月，厚求资给，日食肉千斤，他物称是，纵樵牧者暴践果稼，振武人苦之。光晟欲杀回纥，取其辎重，而畏其众强，未敢发。九姓胡闻其种族为新可汗所诛，多道亡，董突防之甚急；九姓胡不得亡，又不敢归，乃密献策于光晟，请杀回纥。光晟喜其党自离，许之。上以陕州之辱，心恨回纥；光晟知上旨，乃奏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耳。今闻其自相鱼肉，顿莫贺新立，移地健有孽子，及国相、梅录各拥兵数千人相攻，国未定。彼无财则不能使其众，陛下不乘此际除之，乃归其人，与之财，正所谓借寇兵赉盗粮者也。请杀之。”三奏，上不许。光晟乃使副将过其馆门，故不为礼；董突怒，执而鞭之数十。光晟勒兵掩击，并群胡尽杀之，聚为京观。独留一胡，使归国为证，曰：“回纥鞭辱大将，且谋袭据振武，故先事诛之。”上徵光晟为右金吾将军，遣中使王嘉祥往致信币。回纥请得专杀者以复仇，上为之贬光晟为睦王傅以慰其意。

八月，甲午（初三），振武留后张光晟杀死回纥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董突是武义可汗的叔父。代宗在位期间，九姓胡经常假冒回纥的名义，杂居在京城，经商时恣意暴虐，与回纥一起，成为公家和私人的祸害。德宗即位后，命令董突带领同来的人悉数回国，他们带走的包裹很多。董突一行到振武，逗留了几个月，索求丰厚的供给，每天吃肉一千斤，用去其他物品与此相当，还听任砍柴放牧的回纥人糟踏瓜果和庄稼，振武的百姓都苦于回纥人的骚扰。张光晟打算杀死这些回纥人，取得他们的包裹，但又忌惮回纥人多势强，未敢发起行动。九姓胡人听说他们的部族被回纥新即位的可汗所杀戮，很多人半道逃走。董突对九姓胡人的防范很严密，九姓胡人既不能逃走，又不敢回来，于是向张光晟秘密献策，请求杀掉回纥人。张光晟因九姓胡人与回纥人自相背离而感到高兴，便允许九姓胡的请求。德宗因陕州之辱，心中痛恨回纥人。张光晟知道了德宗的心思，便奉称：“回纥本族人数并不很多，能够辅助回纥强盛起来的，是那群胡人而已。现在听说他们之间自相残害，顿莫贺新近即位，登里可汗移地健有个庶生的儿子，还有国相、梅录，都各自拥兵数千人，相互攻杀，国内尚未安定。他们没有资财便不能指使他们的部众，陛下不乘这一时机铲除他们，却要放他们的人回国，还给他们财物，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给寇匪兵马，送给强盗粮秣的做法啊。请将他们杀掉。”三次上奏，德宗都没有许可。于是，张光晟便让副将在回纥人居住的房舍门前往来，故意做出不礼貌的行为，董突大怒，捉住副将，将他抽打了数十鞭。张光晟统率士兵袭击回纥，连同九姓胡人一齐杀掉，尸首堆积起来，有如高丘。张光晟只留下一个胡人，让他回国去做见证，以说明：“回纥人用鞭子抽打、羞辱大将，而且图谋偷袭和占领振武城，所以才先行诛杀了这一班人。”德宗征召张光晟为右金吾将军，派遣中使王嘉祥前去去致送书信和礼物。回纥请求得到擅杀之人，好为族人报仇，德宗因此贬张光晟为睦王傅，以图慰解回纥人。

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中书令，卢龙、陇右节度如故。以舒王谟为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姚令言为留后。谟，邈之子也，早孤，上子之。

德宗加卢龙、陇右、泾原节度使朱兼任中书令衔，仍然担任卢龙、陇右节度使。任命舒王李谟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大使，任命泾州牙前兵马使河中人姚令言为留后。李谟是李邈的儿子，早年丧父，德宗收他为儿子。

癸丑，诏赠太后父、祖、兄、弟官，及自余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凡百二十有七通；中使以马负而赐之。

癸丑（二十二日），德宗颁诏赠给太后的父、祖、兄、弟官职，并为其余的太后族人男女颁发拜官职、封食邑的告第告身，共计一百二十七通。中使用马驼着它们，去颁赐给每个人。

九月，壬午，将作奏宣政殿廊坏，十月魁冈，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则吉矣。安问时日！”即命修之。

九月，壬午（二十一日），将作奏称宣政殿的廓庑毁坏了，而十月在十二星次中属戌宫，为北斗魁星之气，不能进行修葺。德宗说：“只要不妨害公家和百姓，那便是吉祥了，何必卜问时日凶吉呢！”随即命令修葺廓庑。

大历以前，赋敛出纳俸给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皆无法，长吏得专之；重以元、王秉政，货赂公行，天下不按赃吏者殆二十年。惟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观察使薛邕，文雅旧臣，徵为左丞；邕去宣州，盗隐官物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发之。冬，十月，己亥，贬连山尉。于是州县始畏朝典，不敢放纵。

在大历以前，征税、收支、薪俸都没有法度，高级官员得以专擅其事，加上元载、王缙执掌朝政，贿赂公行，全国不再按察贪赃官吏几达二十年。只有江西观察使路嗣恭按察虔州刺史源敷翰，判他流刑。德宗因宣歙观察使薛邕是位温文尔雅的老臣，征召他担任左丞。薛邕离开宣州时，盗窃隐瞒官家财物数以巨万计，殿中侍御史员揭发了他。冬季，十月己亥（初九），德宗将薛邕贬为连山县尉。自此，州县开始畏惧朝廷法典，不敢任意妄为。

上初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宦官武将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德宗即位之初，疏远摈斥宦官，亲近任用朝官。但是，张涉因长于儒学而入侍禁中，薛邕因温文尔雅而登上朝堂，却相继由于贪赃而垮台。宦官武将得到借口，他们说：“南衙文臣贪赃动不动就达到巨万，反而说我辈把国家搞混乱了，这难道不是欺人之谈吗！”由此，德宗开始心怀疑虑，不知道依靠谁人为好。

中书舍人高参请分遣诸沈访求太后，庚寅，以睦王述为奉迎使，工部尚书乔琳副之，又命诸沈四人为判官，与中使分行诸道求之。

中书舍人高参请求分别派遣沈氏诸人去寻访太后。庚寅（疑误），德宗任命睦王李述为奉迎使，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又让沈氏四人任判官，与中使分别巡行各道，寻找皇太后。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

十一月，首次命令在待制官以外，再推荐出朝集使二人，向他们询问当时朝政的得失，以及边远各地人民的疾苦。

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妇不答。上命礼官定公主拜见舅、姑及婿之诸父、兄、姊之仪，舅、姑坐受于中堂，兄、姊立受于东序，如家人礼。有县主将嫁，择用丁丑，是日，上之从父妹卒，命罢之。有司奏：“供张已备，且殇服不足废事。”上曰：“尔爱其费，我爱其礼。”卒罢之。至德以来，国家多事，公主、郡、县主多不以时嫁，有华发者，虽居禁中，或十年不见天子；上始引见诸宗女，尊者致敬，卑者存慰，悉命嫁之。所赍小大之物，必经心目。己卯、庚辰二日，嫁岳阳等九十一县主。

先前，公主下嫁，公婆要对她行拜礼，而媳妇不必答礼。德宗命令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以及夫婿的叔伯、兄姊的礼仪，规定公婆坐在中堂接受公主拜见，夫婿的兄姊站在东厢房中接受公主拜见，就和凡人家庭的礼节一样。有位亲王的女儿县主将要出嫁，选定以丁丑（十七日）为期。此日，德宗的叔伯妹妹去世，便命令县主停止出嫁。有关部门奏称：“陈设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未成年人的丧事是不足以废止婚礼的。”德宗说：“你们珍惜县主出嫁的费用，我却珍惜礼节。”还是阻止了县主在此日出嫁。自至德年间以来，国家变故频仍，公主、郡主、县主不能按时出嫁的人很多，有的人头发都变得花白了。她们虽然在宫中居住，却有人长达十年之久看不到皇上。德宗命人引导宗室诸女前来会见，对年长于己的表示敬意，对年少于己的予以安慰，让她们全都嫁了出去。对宗室诸女所携带的物品，无论大小，德宗都一定要亲自经心过目。己卯（十九日）、庚辰（二十日）两天，德宗将岳阳等九十一位县主嫁了出去。

吐蕃见韦伦再至，益喜。十二月，辛卯朔，伦还，吐蕃遣其相论钦明思等入贡。

吐蕃人看到韦伦再次到来，益发喜欢。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韦伦回返朝廷，吐蕃便派遣国相论钦明思等人入朝进贡。

是岁，册太子母王氏为淑妃。

这一年，德宗册立太子的生母王氏为淑妃。

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全国税户计有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六户，在籍士兵计有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征收税钱计有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征收谷物计有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余斛。

二年（辛酉、781 ）

二年（辛酉，公元781 年）

春，正月，戊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薨。宝臣欲以军府传其子行军司马惟岳，以其年少暗弱，豫诛诸将之难制者深州刺史张献诚等，至有十余人同日死者。宝臣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孝忠不往，使其弟孝节召之。孝忠使孝节谓宝臣曰：“诸将何罪，连颈受戮！孝忠惧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孝节泣曰：“如此，孝节必死。”孝忠曰：“往则并命，我在此，必不敢杀汝。”遂归，宝臣亦不之罪也。兵马使王武俊，位卑而有勇，故宝臣特亲爱之，以女妻其子士真，士真复厚结其左右；故孝忠、武俊独全。

春季，正月，戊辰（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李宝臣打算将军府主帅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行军司马李惟岳，因为李惟岳年纪尚小，愚昧软弱，便事先诛杀了难以辖制的部下将领深州刺史张献诚等人，甚至有十余人同一天被杀。李宝臣传召易州刺史张孝忠，张孝忠不肯前往，李宝臣又让他的弟弟张孝节去传召他。张孝忠让张孝节转告李宝臣说：“各位将领究竟犯了什么罪，接连不断地遭到杀戮！我张孝忠怕死，既不敢前往，也不敢反叛，正如你不肯入朝当官一样。”张孝节哭着说：“如果这样，我一定被杀。”张孝忠说：“如果前往，你我便会一齐丧命，有我在这儿，李宝臣一定不敢杀你。”于是，张孝节回到成德，李宝臣也没有加罪于他。兵马使王武俊职位低下，但是作战勇敢，所以李宝臣特别亲近受护他，还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王士真为妻，王士真又深深结纳了李宝臣身边的人。所以，唯有张孝忠和王武俊得以保全。

及薨，孔目官胡震，家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

到李宝臣去世，孔目官胡震和家仆王他奴劝告李惟岳隐瞒丧事二十余天，假冒李宝臣上表，请求让李惟岳袭任节度使。德宗不予许可，派遣给事中汲县人班宏前往问候李宝臣的病情，并进行开导。李惟岳以厚资贿赂班宏，班宏不肯接受，回朝上报。李惟岳于是为李宝臣发丧，自称留后，让将领佐吏连名上奏，请求颁赐节度使的旌节，德宗又没有许可。

初，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结，期以土地传之子孙。故承嗣之死，宝臣力为之请于朝，使以节授田悦；代宗从之。悦初袭位，事朝廷礼甚恭，河东节度使马燧表其必反，请先为备。至是悦屡为惟岳请继袭，上欲革前弊，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竟不许。悦乃与李正己各遣使诣惟岳。潜谋勒兵拒命。

当初，李宝臣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深相结纳，约定将所管辖的土地传给子孙后代。所以，田承嗣死时，李宝臣竭力向朝廷请求，让朝廷将节度使的旌节授给田悦，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田悦最初袭任节度使时，事奉朝廷的礼节很是恭谨，河东节度使马燧上表说田悦定会反叛，请朝廷预先作好防备。至此，田悦屡次为李惟岳请求继任，但德宗准备革除以往的弊端，不肯答应。有人劝谏说：“李惟岳已经据有父业，若不顺水推舟任命他，准会酿成变乱。”德宗说：“寇贼本来没有资格作乱，都是假借着我的土地和职位名号，才得以招聚人马的啊。往日朝廷顺着他们的欲望来任命他们的事不少了，但是变乱还是日益增长。这说明爵位的任命不但不足以止息变乱，反而助长变乱。如果李惟岳一定要发起变乱，任命他与不任命他都一样。”德宗到底还是没有答应下来。于是，田悦与李正己各自派遣使者至李惟岳处，暗中策划率兵抗拒朝命。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谓悦曰：“尔藉伯父遗业，但谨事朝廷，坐享富贵，不亦善乎！奈何无故与恒、郓共为叛臣！尔观兵兴以来，逆乱者谁能保其家乎！必欲行尔之志，可先杀我，无使我见田氏之族灭也。”因称病卧家。悦自往谢之，庭闭门不内，竟以忧卒。

魏博节度副使田庭对田悦说：“你凭借着伯父留下的基业，去谨慎地事奉朝廷，坐享富贵，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与成德、淄青一起去作反叛之臣呢！你看战事兴起以来，叛逆变乱的人有谁能够保全自己的家族呢？如果你一定要按你的想法去做，可以先把我杀了，别让我看见田氏的举族灭亡。”于是他自称有病，躺在家中。田悦亲自前去向田庭道歉，田庭关上家门，不肯接待田悦。田庭最终因忧郁而死。

成德判官邵真闻李惟岳之谋，泣谏曰：“先相公受国厚恩，大夫衰之中，遽欲负国，此甚不可。”劝惟岳执李正己使者送京师，且请讨之，曰：“如此，朝廷嘉大夫之忠，则旄节庶几可得。”惟岳然之，使真草奏。长史毕华曰：“先公与二道结好二十余年，奈何一旦弃之！且虽执其使，朝廷未必见信。正己忽来袭我，孤军无援，何以待之！”惟岳又从之。

成德判官邵真听到李惟岳的图谋，哭着规劝说：“先相公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大夫您在服丧期间，忙着准备背叛国家，这种做法太不对了。”邵真劝说李惟岳将李正己的使者抓起来，送往京城，并且请求讨伐李正己。他说：“这样做，朝廷会嘉许大夫的忠心，节度使的旌节也许还有得到的希望。”李惟岳认为邵真说得对，便让邵真起草奏书。长史毕华说：“先公与成德、淄青交好了二十余年。怎么能一下子舍弃了他们！而且，即使将二镇的使者抓起来，朝廷也不一定就相信你。李正己突然来袭击我军，我军孤立无援，这又怎么办呢！”李惟岳又听从了毕华的意见。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惟岳之舅也，有胆略，颇读书，王武俊等皆敬惮之，为宝臣所忌，从政乃称病杜门。惟岳亦忌之，不与图事，日夜独与胡震、王他奴等计议，多散金帛以悦将士。从政往见惟岳曰：“今海内无事，自上国来者，皆言天子聪明英武，志欲致太平，深不欲诸侯子孙专地。尔今首违诏命，天子必遣诸道致讨。将士受赏，皆言为大夫尽死；苟一战不胜，各惜其生，谁不离心！大将有权者，乘危伺便，咸思取尔以自为功矣。且先相公所杀高班大将，殆以百数，挠败之际，其子弟欲复仇者，庸可数乎！又，相公与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齿于我，今天子必以为将；滔与吾击柝相闻，计其闻命疾驱，若虎狼之得兽也，何以当之！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况尔生长富贵，齿发尚少，不更艰危，乃信左右之言，欲效承嗣所为乎！为尔之计，不若辞谢将佐，使惟诚摄领军府，身自入朝，乞留宿卫，因言惟诚且留摄事。恩命决于圣志；上必悦尔忠义，纵无大位，不失荣禄，永无忧矣。不然，大祸将及。吾亦知尔素疏忌我，顾以舅甥之情，事急，不得不言耳！”惟岳见其言切，益恶之。从政乃复归，杜门称病。惟诚者，惟岳之庶兄也，谦厚好书，得众心，其母妹为李正己子妇。是日，惟岳送惟诚于正己，正己使复姓张，遂仕淄青。惟岳遣王他奴诣从政家，察其起居，从政饮药而卒；且死，曰：“吾不惮死，哀张氏今族灭矣！”

前定州刺史谷从政是李惟岳的舅父，他有胆识，有谋略，颇读过一些书，王武俊等人对他都很敬畏。由于被李宝臣猜忌，谷从政便闭门称病。李惟岳也猜忌他，有事不肯与他谋划。李惟岳整日专门与胡震、王他奴等人商量，多发放钱财布帛，以便取悦将士。谷从政去见李惟岳说：“当今国内没有事端，从京城来的人都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立志要再造太平之世，十分不愿方镇的子孙专擅一方。你现在头一个违抗诏命，皇上定然派遣各道兵马前来讨伐你。你部下的将士接受了犒赏，都说要为你尽力至死，而如果一战不能取胜，人们各自顾惜自己的性命，谁不背叛你呢！通达权变的大将，乘你危难之际，寻找方便的时机，便都想捉住你而自己立功。况且，先公所杀死的高职位的大将几乎上百人了，在你遭受挫败之际，死者子弟中要报仇的，难道是屈指可数的吗！再者，先公与幽州结下嫌隙，朱滔兄弟一贯对我们恨得咬牙切齿，如今皇上准会任命他们为将领的。朱滔与我们之间近得连夜间敲打木梆报时的声音都可以相互听到，一旦朱滔接受朝廷的命令，急速前来，那就如同虎狼追捕野兽一般，你又如何抵挡呢！过去，田承嗣跟随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一起造反，身经百战，凶猛骠悍，闻名天下，违抗诏命，发起战端，自认为没有敌手。及至卢子期被擒获，吴希光归顺国家以后，田承嗣却只好对天而泣，不知将自身安放何处了。全靠先公按兵不进，而且为他求情，先帝宽厚仁德，予以赦免，田承嗣才未遭到诛杀，如果不是这样，田氏还能留下根苗吗！何况你生长在富贵之中，年龄还小，没有经受过艰难危苦，但你却听信左右的话，打算效法田承嗣的作法吗！为你打算，你不如在将佐面前辞去职务，让李惟诚代理掌管军府，你亲身入朝，请求留下来为皇上值宿警卫，同时也说明让李惟诚暂且留下来代理掌管军府之事，对他的加恩任命取决于皇上的意志。皇上必然喜欢你的忠义，即使得不到高位，也不会失去荣耀的禄位，永远消除忧患了，否则，大祸将要到来。我也知道你素来疏远猜忌我，但因你我有甥舅之情，事情又已急迫，不能不说了！”李惟岳见谷从政出言切中要害，越发憎恶他。谷从政于是再次回到家中，闭门称病。李惟诚是李惟岳异母庶兄，他谦和厚道，喜欢读书，能得人心，他的同母妹做了李正己的儿媳妇。此日，李惟岳将李惟诚送到李正己那里，李正己让李惟诚恢复姓张，于是他便在淄青做官了。李惟岳派遣王他奴到谷从政家中去，察看谷从政的活动，谷从政吞服毒药而死。在将死之际，谷从政说：“我不怕死，只是为张氏现在将要遭到灭族之灾而悲哀。”

刘文喜之死也，李正己、田悦等皆不自安；刘晏死，正己等益惧，相谓曰：“我辈罪恶，岂得与刘晏比乎！”会汴州城隘，广之，东方人讹言“上欲东封，故城汴州。”正己惧，发兵万人屯曹州；田悦亦完聚为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应助，河南士民骚然惊骇。

刘文喜死去，李正己、田悦等人都感到不安；刘晏死去，李正己等人更加恐惧。他们交谈说：“我辈的罪恶，难道能够同刘晏相比吗！”适逢汴州因城内狭窄，需要拓广城垣，东方人便传出谣言：“皇上准备向东面开拓封疆了，所

以才修筑汴州城。“李正己害怕了，发兵一万人，屯驻曹州。田悦也修葺城池

，聚集人马，预作防备，与梁崇义，李惟岳遥相接应，互为援助，搅得河南士

子庶民骚动，惊骇不安。

永平旧领汴、宋、滑、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以泗州隶淮南；又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河阳三城节度使。旬日，又以永平节度使李勉都统洽、嗣恭二道，仍割郑州隶之，选尝为将者为诸州刺史，以备正己等。

永平军原先辖有汴、宋、滑、亳、陈、颍、泗共七州，丙子（十七日），朝廷从永平军分出宋、亳、颍三州，另设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充任此职。将泗州隶属于淮南，又任命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郑、汝、陕四州及河阳三城节度使。十天以后朝廷又任命永平节度使李勉总辖刘洽、路嗣恭所在二道，再次把郑州分割隶属于他，让他选任曾经做过将官的人担任各州刺史，以防备李正己等人。

初，高力士有养女嫠居东京，颇能言宫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为沈太后，诣使者具言其状。上闻之，惊喜。时沈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遣宦官、宫人往验视之，年状颇同，宦官、宫人不审识太后，皆言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上阳宫。上发宫女百余人，赍乘舆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左右诱谕百方，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验视者走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高氏弟承悦在长安，恐不言，久获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覆视，景超见高氏居内殿，以太后自处，左右侍卫甚严。景超谓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声曰：“有诏，太后诈伪，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以牛车载还其家。上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宁受百欺，庶几得之。”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数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当初，高力士有个养女在洛阳寡居，她挺能讲宫中轶事，女官李真一猜想此人便是沈太后，就到寻访太后的使者那里陈述了她的状貌。德宗听到这一消息，真是又惊又喜。当时，沈氏族老辈人都已去世，再没有认识太后的人。德宗派遣宦官、宫人前往察看高氏，高氏的年龄状貌与太后颇为相似，宦官、宫人不曾仔细端详过太后，都说高氏便是太后。高氏推辞说自己实在并不是太后，派来察看的人却愈发怀疑，强行将高氏迎进上阳宫。德宗打发宫女一百余人，带着车驾衣服等御用之物去上阳宫供养服侍高氏。随侍的人们千方百计地劝诱她，高氏动了心，便声称自己是太后。察看的官员乘马飞快入朝上奏，德宗非常高兴。二月，辛卯（初二），德宗以双日登殿，群臣都入朝庆贺。德宗还下诏命令有关部门草拟仪典，奉迎太后。高氏的弟弟高承悦住在长安，害怕如果不讲实情，日子久了终要获罪，便急忙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德宗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往上阳宫复核察看。樊景超看到高氏住在内殿，以太后的身份自居，随从人员服侍防卫得很是严密。樊景超对高氏说：“姑姑为什么要将自己置身于刀俎之地呢！”侍从人员呵斥樊景超下殿，樊景超高声说：“我这里带着诏书，太后是伪装的，侍从人员可速下殿来。”侍从人员都走下殿来。高氏于是说：“我是被人所勉强，不是出于自己意愿。”樊景超用牛车拉着高氏，将她送回家中。德宗担心以后人们不再敢提太后，都不予加罪，还说：“我宁可遭受上百次的欺骗，大概总能找到太后吧。”自此以后，各地声称找到太后的事情发生了多次，但都不是，而真正的太后最终还是不知去向。

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御史中丞卢杞是卢奕的儿子，他相貌丑陋，面色如蓝靛，能言善辩，德宗喜欢他。丁未（十八日），德宗提升卢杞为御史大夫，兼任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次会见宾客，姬妾不离身边。卢杞曾因郭子仪患病而前往问候，郭子仪却将随侍的姬妾悉数屏退，只一人凭几而坐，接待卢杞。有人询问原故，郭子仪说：“卢杞面貌丑陋，心地险恶，女人见了必然要笑，以后卢杞得志了，我便举族无一幸免了！”

杨炎既杀刘晏，朝野侧目，李正己累表请晏罪，讥斥朝廷。炎惧，遣腹心分诣诸道，以宣慰为名，实使之密谕节度使云：“晏昔朋附奸邪，请立独孤后，上自恶而杀之。”上闻而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乙巳，迁炎为中书侍郎，擢卢杞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不专任炎矣。杞蕞陋，无文学，炎轻之，多托疾不与会食；杞亦恨之。杞阴狡，欲起势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任之。

杨炎杀掉刘晏以后，朝野之士都对他既畏惧又愤恨。李正己屡次上表请问刘晏何罪，讥讽贬责朝廷。杨炎害怕了，便派遣亲信分别到各道去，名义上是前去安抚地方，实际上是让他们暗中告诉节度使说：“刘晏昔日勾结并依附奸佞邪恶之人，请求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是皇上自己憎恶他，因而杀了他。”德宗听到此言，对杨炎厌恶，由此便有诛杀杨炎的意图，只是尚隐忍着没有发作。乙巳（十六日），德宗调任杨炎为中书侍郎，提升卢杞为门下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不再专门任用杨炎了。卢杞矮小丑陋，没有文采，缺乏学识，杨炎看不起他，常常假托有病，不与他在政事堂一起进餐。卢杞对杨炎也是怀恨在心。卢杞阴险狡猾，打算在朝中扶植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威望，对稍不附合自己的人，便一定要置之于死地。他引荐太常博士裴延龄为集贤殿直学士，亲近并任用他。

丙午，更汴宋军曰宣武。

丙午（十七日），汴宋军改称为宣武军。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虐，监军刘惠光贪婪；乙卯，军士共杀之。

振武节度使彭令芳苛刻残暴，其监军刘惠光贪得无厌。乙卯（二十六日），振武将士共同将二人杀死。

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军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还之日，相与为欢。‘故不敢奉诏。“及行，有司缘道设酒食，独惠元所部瓶罂不发。上深叹美，赐书劳之。惠元，平州人也。

朝廷征发京西防御吐蕃兵马一万二千人驻防关东。德宗登上望春楼，设宴犒劳将士。神策军的士兵唯独不肯饮酒，德宗让人询问原由，神策军将官杨惠元回答说：“我们来自奉天，主帅张巨济告诫我们说：”此行要大大地建树功名，待到凯旋而归的日子，我与你们好好痛快一场。‘所以不敢饮酒。“到出发时，有关部门在道旁摆设酒食，只有杨惠元的部下不肯启瓶饮酒。德宗深表赞赏，颁赐诏书慰劳杨惠元。杨惠元是平州人。

三月，置州于郾城。

三月，朝廷在郾城设置州。

辛巳，以汾州刺史王为振武军使、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汾州刺史王为振武军使和镇北、绥、银等州留后。

遣殿中少监崔汉衡使于吐蕃。

朝廷派遣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

梁崇义虽与李正己等连结，兵势寡弱，礼数最恭。或劝其入朝，崇义曰：“来公有大功于国，上元中为阉宦所谗，迁延稽命；及代宗嗣位，不俟驾入朝，犹不免族诛。吾岁久衅积，何可往也！”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请讨之，崇义惧，益修武备。流人郭昔告崇义为变，崇义闻之，请罪，上为之杖昔，远流之；使金部员外郎李舟诣襄州谕旨以安之。舟尝奉使诣刘文喜，为陈祸福，文喜囚之，会帐下杀文喜以降，诸道跋扈者闻之，谓舟能覆城杀将。至襄州，崇义恶之；舟又劝崇义入朝，言颇切直，崇义益不悦。及遣使宣慰诸道，舟复诣襄州，崇义拒境不内，上言“军中疑惧，请易以他使。”时两河诸镇方猜阻，上欲未恩信以安之，夏，四月，庚寅，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遣御史张著赍手诏徵之，仍以其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梁崇义虽然与李正己等人联合起来，但是兵少势弱，对朝廷的礼节也最为恭敬。有人劝他到朝廷中去做官，梁崇义说：“来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上元年间却遭到宦官的谗言诽谤，因此拖延着不应召入朝。等到代宗继位以后，来不待驾好车马，便去朝见，尚且不能避免族诛之祸。我多年来与朝廷积下许多嫌隙，怎么能够再到朝廷去呢！”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次请求讨伐梁崇义，梁崇义害怕，益发整治军备。流人郭昔告发梁崇义准备叛乱，梁崇义听到此言，向朝廷请罪。德宗为此杖责郭昔，将他流放远方，还让金部员外郎李舟至襄州宣布圣旨，使梁安心。李舟曾经奉命出使刘文喜处，向他陈述利害，刘文喜将他囚禁起来。适逢部下杀了刘文喜，归降朝廷，各道专横跋扈的将帅听说了，都说李舟有倾覆城池、斩杀大将的本领。李舟来到襄州，梁崇义厌恶他。李舟又规劝梁崇义入朝，讲话直率而切中要害，梁崇义愈加不高兴。及至派遣使者安抚各道的时候，李舟再次来到襄州，梁崇义将李舟拒于境外，不肯接待，并上奏说：“军中疑虑恐惧，请改派别的使者。”当时，两河各镇正在猜疑朝廷，德宗打算显示恩典信义，使他们安心。夏季，四月，庚寅（初二），德宗加封梁崇义同平章事，对他的妻子儿女全都予以封赏，赐给铁券，派遣御史张著带着皇帝的手诏征召他，还任命他的副将蔺杲为邓州刺史。

五月，丙寅，以军兴，增商税为什一。

五月，丙寅（初八），因战事兴起，朝廷将商税增至十分之一。

田悦卒与李正己、李惟岳定计，连兵拒命，遣兵马使孟将步骑五千北助惟岳。薛嵩之死也，田承嗣盗据、相二州，朝廷独得邢、磁二州及临县。悦欲阻山为境，曰：“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遣兵马使康将八千人围邢州，别将杨朝光将五千人栅于邯郸西北以断昭义救兵，悦自将兵数万围临；邢州刺史李共、临将张坚壁拒守。

田悦终于与李正己、李惟岳定下计划，联合三镇兵马，抗拒朝命，派遣兵马使孟带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北去援助李惟岳。薛嵩死去时，田承嗣私下强占了州和相州，朝廷只得到邢州和磁州以及临县。田悦打算依凭山势划分边境，便说：“邢州和磁州就象围棋中的两个眼，在我的中腹部位，不可不攻取。”于是，田悦派遣兵马使康带领八千人包围邢州，派遣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在邯郸西北竖起栅栏，以切断昭义的救兵，田悦则亲自带兵数万人，包围临县。邢州刺史李共、临将领张坚固壁垒，抵御围兵。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牙官扈而疏之，及攻临，召曹俊问计，曹俊曰：“兵法十围五攻；尚书以逆犯顺，势更不侔，今顿兵坚城之下，粮竭卒尽，自亡之道也。不若置万兵于崞口以遏西师，则河北二十四州皆为尚书有矣。”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

贝州刺史邢曹俊是田承嗣原来的将领，年事高，有谋略，但田悦宠信牙官扈而疏远邢曹俊。及至攻打临时，田悦将邢曹俊召来询问计策，邢曹俊说：“兵法认为，兵力十倍于敌人，才可包围敌人，五倍于敌人，才可攻打敌人，你以叛逆军队侵犯朝廷，这形势就更不能同兵法上讲的相比了。现在军队受阻于坚固的城池之下，粮食一光，士卒便会跑光，这真是自取灭亡。不如在崞口安置士兵一万人，以便阻止西面的军队，河北二十四州便都归你所有了。”诸将领讨厌邢曹俊的说法与自己不同，便一同诋毁他，田悦也就未采用邢曹俊的计策。

第二百二十七卷

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建中二年（辛酉、781 ）

唐纪四十三唐德宗建中二年（辛酉，公元781 年）

六月庚寅，以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名其军曰镇海。

六月，庚寅（初三），德宗任命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将他统辖的军队定名为镇海军。

张著至襄阳，梁崇义益惧，陈兵而见之。蔺杲得诏不敢发，驰见崇义请命。崇义对著号泣，竟不受诏。著复命。

张著来到襄阳，梁崇义愈加恐惧，让士兵结成阵列来接见张著。蔺杲得到出任邓州刺史的诏书，不敢启程就任，驰马去见梁崇义请示命令。梁崇义面对张著号啕大哭，但到底不肯接受诏命。张著只好回朝复命。

癸巳，进李希烈爵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之。杨炎谏曰：“希烈为董秦养子，亲任无比，卒逐秦而夺其位。为人狼戾无亲，无功犹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制之！”上不听。炎固争之，上益不平。

癸巳（初六），德宗晋升李希烈爵位为南平郡王，加封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率各道兵马讨伐梁崇义。杨炎规劝说：“李希烈是董秦的养子，董秦亲近并信任他的程度无可比拟，但李希烈最终还是驱逐了董秦，并夺取了他的职位。李希烈为人凶狠暴戾，六亲不认，他无功于朝廷，尚且态度强硬而不守国法，假如让他平定了梁崇义，将如何控制他呢！”德宗不听杨炎的建议，杨炎坚持己见，争议再三，德宗对杨炎愈加不满。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以取梁崇义之策干李希烈，希烈以少诚为前锋。少诚，幽州潞人也。

荆南牙门将吴少诚带着攻取梁崇义的策谋谒见李希烈，李希烈任命吴少诚为前锋。吴少诚是幽州潞县人。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当时，内自关中，西至蜀、汉，南达江、淮、闽、越，北到太原，到处发兵，而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的甬桥和涡口，梁崇义拥兵襄阳，运输通道全被切断，人心为之震惊恐慌。江、淮的进奉船一千余艘，停泊在涡口而不敢前进。德宗任命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张万福疾驰到涡口，骑着马立在岸上，命令进奉船进发，淄青的将士停在岸边，斜目观望，但不敢妄动。

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徵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辛丑（十四日），汾阳忠武王郭子仪去世。郭子仪是位杰出的将领，拥有强兵，程元振、鱼朝恩曾对他用谗言百般诋毁，但只要有一纸诏书征召，他没有一次不是当日启程的，由于这些，诽谤才失去了作用。郭子仪曾经派遣使者到田承嗣处，田承嗣向西下拜说：“我这膝盖不向人弯屈已经有若干年头了！”李灵曜依凭汴州发起叛乱，公私物品经过汴州的，全都被他扣留，惟有郭子仪的物品，他不敢靠近，还派兵护卫，送出州境。据统计，郭子仪担任中书令共计二十四年，每月收入薪俸钱二万缗，私产尚不在计算之列，家中的仓库里珍异宝货堆积如山。郭子仪举家三千人，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朝廷中显要的官员。他的孙子有数十人，每当向他问安时，他不能一一辨认，只是向他们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都是他的部下，虽然贵为王公，但郭子仪经常对他们颐指气使，任意驱使，而他们在郭子仪面前用小步快走，以示身分卑微，郭子仪家人也将他们视为仆从。郭子仪以一身维系全国安危将近三十年，他的功劳天下无双，但皇上不猜疑他；他的地位达到了人臣的顶峰，但众人不妒忌他；他穷极奢华，尽情享受；但人们不非难他。他八十五岁时寿终。他的将佐当上大官、成为名臣的人物很多。

壬子，以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艽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割东畿五县隶焉。

壬子（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怀、郑、河阳节度副使李艽为河阳、怀州节度使，分割东都五个畿县归其管辖。

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元忠姓名，朝廷所赐也，本姓曹，名令忠；昕，子仪弟之子也。

北庭、安西自从吐蕃陷落河、陇以来，便与朝廷隔绝不通了。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率领将士严守四境，抗拒吐蕃，屡次派遣使者上表，都未到达，音信断绝长达十余年。至此，李元忠、郭昕派使者抄偏僻小道，经诸胡人居处，从回纥来到朝廷，德宗对此很是嘉许。秋季，七月，戊午朔（初一），德宗加封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任命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所辖将士全部超迁战功七等。李元忠这一姓名，是朝廷赐给的，李元忠原本姓曹，名令忠。郭昕是郭子仪弟弟的儿子。

李希烈以久雨未进军，上怪之，卢杞密言于上曰：“希烈迁延，以杨炎故也。陛下何爱炎一日之名而堕大功；不若暂免炎相以悦之，事平复用，无伤也。”上以为然，庚申，以炎为左仆射，罢政事。以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镒，齐丘之子也。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因多日来连续降雨，李希烈未能进军，受到德宗的责怪。卢杞暗中对德宗说：“李希烈拖延不进，是因为杨炎的原故。陛下何必顾惜杨炎暂时的声誉，而毁坏了大功业，不如暂时免除杨炎的相职，使李希烈高兴，事情平息以后再起用杨炎，这并没有什么妨害。”德宗认为卢杞说得对。庚申（初三），德宗任命杨炎为左仆射，罢去知政事，任命前永平节度使张镒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镒是张齐丘的儿子。任命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

丙子，赠故伊州刺史袁光庭工部尚书。光庭天宝末为伊州刺史，吐蕃陷河、陇，光庭坚守累年，吐蕃百方诱之，不下。粮竭兵尽，城且陷，光庭先杀妻子，然后自焚。郭昕使至，朝廷始知之，故赠官。

丙子（十九日），朝廷追赠已故伊州刺史袁光庭为工部尚书。袁光庭在天宝末年出任伊州刺史。吐蕃攻陷河、陇后，袁光庭坚守多年，吐蕃千方百计地引诱他，都不能将伊州攻下。后来粮食吃光，士卒战死，伊州城将要陷落，袁光庭事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焚而死。郭昕的使者到来，朝廷才知道了袁光庭的事迹，所以给他追赠官爵。

辛巳，以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

辛巳（二十四日），德宗让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朔方节度使。

癸未，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大破田悦于临。

癸未（二十六日），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在临大破田悦。

时悦攻临，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府库竭，士卒多死伤。张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君守战甚苦，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李抱真告急于朝，诏马燧将步骑二万与抱真讨悦，又遣李晟将神策兵与之惧；又诏幽州留后朱滔讨惟岳。

当时，田悦进攻临，历时几个月，不能攻克，城中的食品将要吃光，仓库的储备已经用完，士卒伤亡，为数很多。张将心爱的女儿打扮起来，让女儿出来拜见将士，他说：“诸位坚守城池，甚是辛苦，我家没有别的东西，请让我把这个儿女卖掉，权当将士们一天的费用。”大家都哭着说：“我们甘愿用尽全力，而决不敢谈论奖赏。”李抱真向朝廷告急，德宗下诏命令马燧带领步兵、骑兵共二万人与李抱真讨伐田悦，又派遣李晟带领神策兵与二人同讨田悦，又下诏命令幽州留后朱滔讨伐李惟岳。

燧等军未出险，先遣使持书谕悦，为好语，悦谓燧畏之，不设备。燧与抱真合兵八万，东下壶关，军于邯郸，击悦支军，破之。悦方急攻临，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杨朝光。明日，燧等进攻朝光栅，悦将万余人救之，燧命大将李自良等御之于双冈，令之曰：“悦得过，必斩尔！”自良等力战，悦军却。燧推火车焚朝光栅，斩朝光，获首虏五千余级。居五日，燧等进军至临，悦悉众力战，凡百余合，悦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悦引兵夜遁，邢州围亦解。

马燧等人的军队还没有脱出险境时，先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去开导田悦，向他说了一些好话，田悦认为马燧畏惧他，不再设置防备。马燧与李抱真两军汇合共八万人，东下壶关，在邯鄣驻扎，进击田悦的支属部队，并且打败了他们。田悦正在急切地攻打临，分出李惟岳五千人去援助杨朝光。第二天，马燧等人进攻杨朝光的营栅，田悦带领一万余人去援救。马燧让大将李自良等人在双冈抵御田悦，命令他说：“只要田悦通过了双冈，就一定将你斩首！”李自良等人备力激战，田悦的军队退却了。马燧推出烧着火的车辆焚烧杨朝光的栅栏，杀了杨朝光，斩得敌首五千余级。过了五天，马燧等人进军到临，田悦全军出动，奋力而战，经过约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大败，被斩首一万余级。田悦领兵连夜逃走，邢州也解围了。

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薨，子纳秘之，擅领军务。悦求救于纳及李惟岳，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悦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军于洹水；淄青军其东，成德军其西，首尾相应。马燧帅诸军进屯邺，奏求河阳兵自助；诏河阳节度使李艽将兵会之。

当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己已经去世，李正己的儿子李纳隐瞒了这一消息，擅自接管了平卢军务。田悦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遣大将卫俊带兵一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人，去援救田悦。田悦收聚溃散的士兵，得到二万余人，驻扎在洹水。淄青军在田悦东边驻扎，成德军在田悦西边驻扎，首尾相互接应。马燧率领各军进军至邺城屯驻，上奏请求让河阳兵前来援助，德宗颁诏命令河阳节度使李艽带兵与马燧会师。

八月，李纳始发丧，奏请袭父位，上不许。

八月，李纳开始发丧，上奏请求承袭父亲的职位，德宗不肯答应。

梁崇义发兵攻江陵，至四望，大败而归，乃收兵襄、邓。李希烈引军循汉而上，与诸道兵会；崇义遣其将翟晖、杜少诚逆战于蛮水，希烈大破之；追至疏口，又破之。二将请降，希烈使将其众先入襄阳慰谕军民。崇义闭城拒守，守者开门争出，不可禁。崇义与妻赴井死，传首京师。

梁崇义派兵攻打江陵，来到四望山，大败而回，于是收兵进入襄州和邓州。李希烈带领军队沿汉水溯流而上，与各道兵马会合。梁崇义派遣将领翟晖、杜少诚在蛮水迎战，李希烈大破敌军，追击至口，再破敌军。翟晖、杜少诚二将请求投降，李希烈使二人带领部下首先进入襄阳，慰问城内军民。梁崇义关闭城门抵抗，守城的人们打开城门，争先出城，不可禁止。梁崇义与妻子投井而死，二人的头颅被传送到京城。

范阳节度使朱滔将讨李惟岳，军于莫州；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说孝忠曰：“惟岳乳臭儿，敢拒朝命；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悦，淮宁李仆射克襄阳，计河南诸军，朝夕北向，恒、魏之亡，可伫立而须也。使君诚能首举易州以归朝廷，则破惟岳之功自使君始，此转祸为福之策也。”孝忠然之，遣牙官程华诣滔，遣录事参军董稹奉表诣阙，滔又上表荐之；上悦。九月，辛酉，以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惟岳护丧归朝，惟岳不从。孝忠德滔，为子茂和娶滔女，深相结。

范阳节度使朱滔准备前去讨伐李惟岳，在莫州驻扎。张孝忠带领精兵八千防守易州，朱滔派遣判官蔡雄劝告张孝忠说：“李惟岳不过是个了乳臭小儿，竟敢抗拒朝命！现在昭义、河东二军已经打败田悦，淮宁李仆射攻克襄阳，算来河南各军早晚要向北挺进，恒州、魏州的覆亡，那是可以立待而至的了。你如果能够带头将易州归属朝廷，那么，打败李惟岳的功劳便是由你开头的，这正是你转祸为福的良策啊。”张孝忠认为言之有理，便派遣牙官程华至朱滔处，派遣录事参军董稹到朝廷去进献表章，朱滔又上表举荐张孝忠，德宗很是高兴。九月辛酉（初六），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命令李惟岳护送死者回朝，李惟岳不肯听从。张孝忠感激朱滔的恩德，为儿子张茂和娶朱滔女儿，两人深相结纳。

壬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

壬戌（初七），德宗加封李希烈同平章事。

初，李希烈请讨梁崇义，上对朝士亟称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还，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后，偃蹇不臣，更烦朝廷用兵耳！”上不以为然。

当初，李希烈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对朝中人士屡次称道李希烈有忠心。黜陟使李承从淮西回朝，对德宗说：“李希烈肯定能立点微小的功劳，只怕有了功劳以后，骄横傲慢，不尽为臣之道，还要烦劳朝廷再用刀兵罢了！”德宗不以为然。

希列既得襄阳，遂据之为己有，上乃思承言。时承为河中尹，甲子，以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欲以禁兵送上，承请单骑赴镇；至襄阳，希烈置之外馆，迫胁万方，承誓死不屈，希烈乃大掠阖境所有而去。承治之期年，军府稍完。希烈留牙将于襄州，守其所掠财，由是数有使者往来。承亦遣其腹心臧叔雅往来许、蔡，厚结希烈腹心周曾等，与之阴图希烈。

李希烈得到襄阳以后，便将襄阳据为己有，德宗这才想起李承的预言。当时，李承担任河中尹，甲子（初九），德宗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德宗打算派禁兵护送他上任，李承请求单人匹马前往山南东道。李承来到襄阳时，李希烈将李承安置在客舍中，千方百计地逼迫威胁他，李承誓死不屈，于是李希烈大肆掳掠了全州所有而离去。李承治理山南东道整整一年，军府才逐渐完备。李希烈将牙将留在襄州，看守掳掠的财物，由此双方常有使者往来。李承也派遣亲信臧叔雅往来于许州和蔡州，深深结纳李希烈的亲信周曾等人，与他们暗中谋算李希烈。

初，萧嵩家庙临曲江，玄宗以娱游之地，非神灵所宅，命徙之。杨炎为相，恶京兆尹严郢，左迁大理卿；卢杞欲陷炎，引郢为御史大夫。先是，炎将营家庙，有宅在东都，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惠伯买以为官廨，郢按之，以为有羡利。杞召大理正田晋议法，晋以为：“律，监临官市买有羡利，以乞取论，当夺官。”杞怒，贬晋衡州司马。更召他吏议法，以为：“监主自盗，罪当绞。”炎庙正直萧嵩庙地，杞因谮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惠伯自河中尹贬费州多田尉；寻亦杀之。

当初，萧嵩的家庙濒临曲江，玄宗认为曲江是娱乐游观的地方，不是建造神灵庙宇的处所，便命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担任宰相，憎恶京兆尹严郢，把他降职为大理卿。卢杞打算陷害杨炎，便荐引严郢为御史大夫。在此之前，杨炎准备营造家庙，因有住宅在东都洛阳，便请河南尹赵惠伯为他卖掉，赵惠伯却将此宅买来充当官署。严郢按察此事，认为其中有不应得的余利。卢杞召来大理正田晋，商议处罚二人的刑律依据，田晋认为：“根据刑律，本人管理官府设立的市场，购买物品获取余利的，以索取论处，应当剥夺官位。”卢杞大怒，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卢杞又召另外的官吏来商议罚治二人的刑律，该人认为：“在本人主管的公务中自行盗窃的，罪当处以绞刑。”杨炎的家庙正当萧嵩的家庙所在之地，卢杞借此诬陷杨炎说：“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所以玄宗才命令萧嵩迁移家庙。杨炎有心背叛朝廷，所以才在此地建造家庙。”冬季，十月，乙未（十日），杨炎由左仆射被贬为崖州司马。杨炎行至距崖州一百里处，遭到了缢杀。越惠伯由河中尹被贬为费州多田尉，不久也被杀死。

辛巳，册太子妃萧氏。

辛巳（疑误），册立萧氏为太子妃。

癸卯，太庙。先是，太祖既正东向之位，献、懿二祖皆藏西夹室，不飨；至是，复奉献祖东向而飨之。

癸卯（十八日），德宗在太庙合祭远近祖先的牌位。在此之前，太祖的牌位已在太庙中，当东向位，献祖、懿祖的牌位则都存放在西夹室内，不予祭献。至此，再次将献祖奉为东向位，予以祭献。

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从父兄也。李纳寇宋州，彭城令太原白季庚说洧举州归国；洧从之，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诣阙，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独抗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海、沂二州，今皆为纳有。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苟得朝廷诏书，必能成功。”程自外来，以为宰相一也，先白张镒，镒以告卢杞。杞怒其不先白己，不从其请。戊申，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谕使。

徐州刺史李洧是李正己的堂兄。李纳侵犯宋州，彭城令太原人白季庚劝说李洧率领全州归顺朝廷，李洧听从了他的劝告，派遣摄巡官崔程带着表章到朝廷去，让他口头上奏皇上，并且禀告宰相，大意是：“徐州无力独自抵抗李纳，李洧乞求担任徐、海、沂三州观察使，况且海、沂二州，现在都已被李纳占有。李洧与刺史王涉、马万通素有约定，如果能够得到朝廷的诏书，必定能够成功。”崔程来自外地，以为宰相都一样，于是先向张镒禀告，张镒又转告了卢杞。卢杞恼火崔程不先向自己禀告，便不答应他的请求。戊申（二十三日），加封李洧为御史大夫，充任招谕使。

十一月，戊午，以永乐公主适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上不欲违先志故也。

十一月，戊午（初四），将永乐公主嫁给检校比部郎中田华，以示皇上不想违背原先的意图。

蜀王傀更名遂。

蜀王李傀改名李遂。

辛酉，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

辛酉（初七），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人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在徐州大破淄青、魏博军。

先是，李纳遣其将王温会魏博将信都崇庆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温人王智兴诣阙告急。智兴善走，不五日而至。上为之发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将之，与洽、环、澄共救之。时朔方军资装不至，旗服弊恶，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贼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统有令，先破贼营者，营中物悉与之。”士皆愤怒争奋。

在此之前，李纳派遣将领王温会合魏博领信都崇庆，一齐攻打徐州，李洧派遣牙官温县人王智兴前往朝廷告急。王智兴擅长跑路，不出五天，便到了朝廷。德宗为李洧派出朔方兵五千人，让唐朝臣带领着他们，与刘洽、曲环、李澄共同援救徐州。当时，朔方军的物资装备没有运到，旗帜服装破败粗劣，宣武人嗤笑朔方军说：“叫花子能够打败敌人吗！”唐朝臣用宣武人的话来激怒士兵，而且说：“都统有令，先打破敌人营垒的，便将营垒中的物品悉数给他。”士卒们都愤怒而起，奋力争先。

崇庆、温攻彭城，二旬不能卞，请益兵于纳；纳遣其将石隐金将万人助之，与刘洽等相拒于七里沟。日向暮，洽引军稍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言于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负山而陈，以待两军，我以骑兵伏于山曲，贼见悬军势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绝其腰，必败之。”朝臣从之。崇庆等果将骑二千逾桥而西，追击官军，伏兵发，横击之；崇庆等兵中断，狼狈而返，阻桥以拒官军。其兵有争桥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为不涉！”遂涉水击，据桥者皆走，崇庆等兵大溃；洽等乘之，斩首八千级，溺死过半。朔方军尽得其辎重，旗服鲜华，乃谓宣武人曰：“乞子之功，孰与宋多？”宣武人皆惭。官军乘胜逐北，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信都崇庆和王温攻打彭城，历时二十天，未能攻克，向李纳请求增加兵力。李纳派遣将领石隐金带领一万人援助他们，与刘洽等人在七里沟相峙。天色渐晚，刘洽带领军队稍稍退却，朔方马军使杨朝晟对唐朝臣说：“你率领步兵背山列阵，等待信都崇庆、王温二军的到来，我率领骑兵在山中的曲折之处埋伏。敌军看到你孤军深入，势单力薄，定会前来与你拼搏，我率领伏兵拦腰截断敌军，定能打败他们。”唐朝臣听从了他的意见。信都崇庆等人果然带领骑兵二千人，越过桥来，向西挺进，追击官军。杨朝晟的伏兵发动，从侧面进击敌军。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被从中切断，狼狈而回，退至桥前，抗拒官军。部下有些士兵争着过桥受阻，便淌水过河，杨朝晟指着这些人说：“他们可以淌水过河，我们为什么不能淌水过河！”于是杨朝晟淌着河水进击，占据桥头的敌军都逃跑了，信都崇庆等人的军队全面溃退，刘洽等人率兵追赶，斩首八千级，淹死的人超过一半。朔方军悉数得到了敌军的辎重，旗帜鲜明，服装华丽，于是对宣武人说：“叫花子立下的功劳，与你们宋州兵相比，到底是谁的多呀？”宣武人都觉得惭愧了。官军乘胜向北追击，来到徐州城下，魏博和淄青的军队解除了对徐州的包围，撤退逃走，江、淮漕运又开始通畅了。

己巳，诏削李惟岳官爵；募所部降者，赦而赏之。

己巳（十五日），德宗下诏削去李惟岳的官爵，对能够招集部下归降的将领，予以赦免并奖赏。

甲申，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遣兵击海州，其刺史王涉以州降。

甲申（三十日），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派兵进击海州，海州刺史王涉率领全州归降。

十二月，李纳密州刺史马万通乞降；丁酉，以为密州刺史。

十二月，李纳的部下密州刺史马万通请求归降，丁酉（十三日），德宗任命他为密州刺史。

崔汉衡至吐蕃，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赐，全以臣礼见处；又，云州之西，当以贺兰山为境，邀汉衡更请之。丁未，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奏。上为之改敕书、境土，皆如其请。

崔汉衡来到吐蕃。吐蕃赞普认为敕书中使用贡献、赐给等语，完全是对臣属之礼对待吐蕃；此外，还提出在云州西面，双方应当以贺兰山为边界，请崔汉衡回去再为请求。丁未（二十三日），崔汉衡派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朝上奏，德宗为吐蕃修改了敕书，改订了边境，一切都如吐蕃请求的那样。

加马燧魏博招讨使。

德宗加封马燧为魏博招讨使。

三年（壬戌、782 ）

三年（壬戌，公元782 年）

春，正月，河阳节度使李引兵逼卫州，田悦守将任履虚诈降，既而复叛。

春季，正月，河阳节度使李领兵逼近卫州，田悦部下的守城将领任履虚诈降，不久再次反叛。

马燧等诸军屯于漳滨。田悦遣其将王光进筑月城以守长桥，诸军不得渡。燧以铁锁连车数百，实以土囊，塞耳下流，水浅，诸军涉渡。时军中乏粮，悦等深壁不战。燧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李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则利速战，今三镇连兵不战，欲以老我师；我若分军击其左右，悦必救之，则我腹背受敌，战必不利。故进军逼悦，所谓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战，必为诸君破之。”乃为三桥逾洹水，日往挑战，悦不出。燧令诸军夜半起食，潜师循洹水直趋魏州，令曰：“贼至，则止为陈。”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仍抱薪持火，俟诸军毕发，则止鼓角匿其旁；俟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里所，悦闻之，帅淄青、成德步骑四万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按兵不动，先除其前草莽百步为战场，结陈以待之，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悦军至，火止，气衰，燧纵兵击之，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见河东军捷，还斗，又破之。追奔至，三桥已焚，悦军乱，赴水溺死不可胜纪，斩首二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尸相枕藉三十余里。

马燧等人所率各军在漳水之滨屯驻。田悦派遣部将王光进沿河筑成半月形的城墙，以便防守长桥。马燧等人所率各军无法渡河，便用铁锁链将数百辆车连结在一起，装入盛满土的口袋，在长桥下游将漳水堵塞，下游水浅，各军得以淌水而渡。当时马燧等人军中缺少粮食，而田悦等人固守营垒，不肯出战。马燧命令各军只带十天的口粮，进军到仓口，与田悦隔着洹水驻扎下来。李抱真、李问马燧说：“我军粮食短少，又深入敌境，是何道理？”马燧说：“粮食短少，利于速战。现在魏博、淄青、成德三镇兵马接连，不肯出战，目的是挫伤我军的锐气。倘若我军分兵进击敌军左右两翼，田悦必定援助，我军便会腹背受敌，打起来一定不利于我军。所以进军逼迫田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进攻敌人必定要去救援的地方。假如敌军出战，定然会被诸位打败。”于是马燧搭起三座浮桥，越过洹水，每天都去挑战，但田悦不肯出来。马燧让各军半夜起来进餐，暗中发兵，沿着洹水直奔魏州，他下令说：“若是敌军到了，就停下来，列阵相待。”马燧留下一百骑兵在营中击鼓吹角，并且抱来柴草，握好火种，命他们等到各军全都出发以后，便停止打鼓吹角，躲在一旁；等到田悦军完全渡过洹水时，便将浮桥烧掉。各军行进了十里，田悦听见了，便率领淄青、成德步兵、骑兵共四万人，越过桥来，掩袭其后，乘风放火，擂鼓呐喊，向前行进。马燧按兵不动，先铲除了军前百步之内的野草丛莽做为战场，结成阵列，等待敌军，并召集勇敢的士卒五千余人，作为前锋。田悦军赶到时，火已止熄，士气衰竭，马燧便发兵进击，田悦军大败。神策、昭义、河阳军稍稍退却，看见河东军获胜，回过头来再与敌军战斗，又将敌军打败。马燧军追赶上敌军时，三座浮桥已被烧毁，田悦军混乱不堪，被赶到水中淹死的人无法计算，共斩首二万余级，俘虏三千余人，尸首横躺竖卧，连绵三十余里。

悦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协，顿兵平邑浮图。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门内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荐，嗣守伯父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持出城降马仆射，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

田悦收拾残兵一千余人逃往魏州。马燧与李抱真不合，将军队屯驻在平邑的佛寺中。田悦连夜来到魏州南郊，大将李长春关闭城门，不让田悦开进，以等待官军的到来。过了许久，天快亮时，李长春才打开城门，放田悦进城。田悦杀了李长春，据城固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人，死者的亲戚在街上到处哭号。田悦忧愁恐惧，便手握佩刀，骑马立于府衙门外，将士卒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流着眼泪说：“我本非贤能之人，承蒙淄青、成德二位老丈担保举荐，才得以继续守住伯父的基业。现在两位老丈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人不能承袭基业，我不敢忘记二位老丈的大恩，不自量力，抗拒朝命，以致丧乱败亡到这步田地，使部下将官肝脑涂地，这都是我的罪过啊。我家有老母，不能自杀，希望诸位用这把刀砍下我的脑袋来，拿着出城，投降马仆射，各自获取富贵，用不着与我一齐赴死！”说着便从马上投到地下。将士们争着上前，扶着田悦说：“尚书举兵，是赴义之举，并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胜败是兵家常事。我辈世代蒙受深恩，怎么忍心听这种话！我们愿意跟随尚书去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便继之以死！”田悦说：“诸位不因我丧乱败亡便抛弃我，即使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诸位的厚意！”于是，田悦与诸将领各自剪断头发，结为兄弟，发誓同生共死。田悦悉数拿出仓库储存的物资和收敛富人的钱财，计一百余万，用来犒赏士兵，众心开始安定下来。田悦又召回贝州刺史邢曹俊，让他整顿队伍，修缮防守器械，军队的士气再次振作起来。

李纳军于濮阳，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徵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将三百骑送之，父令奇谓曰：“吾老矣，历观安、史辈叛乱者，今皆安在！田氏能久乎！汝因此弃逆从顺，中汝扬父名于后世也。”啮臂而别。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李纳在濮阳驻扎，被河南军所逼迫，逃回濮州，向魏州征求援兵。田悦派遣军使符带领骑兵三百人救援。符父亲符令奇对符说：“历观安禄山、史思明等反叛作乱之徒，现在还都存在吗？田氏能长久吗？我老啦，你若能趁此机会摆脱田悦，归顺朝廷，这便是你给你老爹扬名后世了。”父子咬臂立誓分别。于是符与部下副将李瑶率领众人向马燧投降。田悦逮捕并杀戮的符全家，符令奇骂不绝口而死。李瑶的父亲李再春率博州投降，田悦的堂兄田昂率州投降，王光进率长桥投降。田悦入城十多天，马燧等人各军才来到魏州城下，发兵攻城，但未能取胜。

丙寅，李惟岳遣兵与孟守束鹿，朱滔、张孝忠攻拔之，进围深州。惟岳忧俱，掌书记邵真复说惟岳，密为表，先遣弟惟简入朝；然后诛诸将之不从命者，身自入朝，使妻父冀州刺史郑诜权知节度事，以待朝命。惟简既行，孟知其谋，密遣告田悦。悦大怒，使衙官扈岌往见惟岳，让之曰：“尚书举兵，正为大夫求旌节耳，非为己也。今大夫乃信邵真之言，遣弟奉表，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自求雪身，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邪！若相为斩邵真，则相待如初；不然，当与大夫绝矣。”判官毕华言于惟岳曰：“田尚书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围，大夫一旦负之，不义甚矣。且魏博、淄青兵强食富，足抗天下，事未可知，奈何遽为二三之计乎！”惟岳素怯，不能守前计，乃引邵真，对扈岌斩之；发成德兵万人，与孟俱围束鹿。丙寅，朱滔、张孝忠与战于束鹿城下，惟岳大败，烧营而遁。

丙寅（十二日），李惟岳派兵与孟防守束鹿，朱滔和张孝忠将束鹿攻打下来，进兵围困深州。李惟岳担忧而恐惧，掌书记邵真又劝说李惟岳，让他暗中上表，先派遣弟弟李惟简入朝，然后杀掉诸将领中不服从命令的人，亲身入朝，让岳丈冀州刺史郑诜暂且代理节度使事务，等待朝廷的任命。李惟简已经出发，孟知道了这一计谋，秘密派人告诉了田悦。田悦非常生气，让衙官扈岌前往求见李惟岳，责备李惟岳说：“尚书起兵，正是要为大夫您请求节度使的旌节，不是为自己。现在大夫却听信了邵真的话，派遣令弟上表，将叛逆的罪名全部归于尚书，以求开脱自身，尚书是怎么对不起大夫，以至到了如此地步呢！倘若能够为尚书杀掉邵真，那么尚书就像当初一样对待大夫，否则，当与大夫绝交。”判官毕华对李惟岳说：“田尚书是由于大夫的原故而身陷重围的，大夫一旦背弃了他，就太不仁义了。而且，魏博和淄青兵马强盛，粮食丰足，足以与天下相抗争，事情还未见分晓，怎能突然就三心二意之计呢！”李惟岳素来怯懦，不能维持原先的打算，便召来邵真，当着扈岌的面将他杀了，派出成德兵一万人，与孟一起包围束鹿。丙寅（十二日），朱滔和张孝忠与魏博和成德军在束鹿城下交战，李惟岳大败，烧了营房逃跑。

兵马使王武俊为左右所构，惟岳疑之，惜其才，未忍除也。束鹿之战，使武俊为前锋，私自谋曰：“我破朱滔，则惟岳军势大振，归，杀我必矣。”故战不甚力而败。

兵马使王武俊被李惟岳的亲信陷害，李惟岳既怀疑他，又赏识他的才能，不忍心将他除掉。在束鹿之战中，李惟岳让王武俊担任前锋，王武俊私下里为自己打算说：“我若打败朱滔，李惟岳军便会声势大振了，回去以后，将我杀掉便是必然的了。”所以王武俊在交战中不太出力，于是败了下来。

朱滔欲乘胜攻恒州，张孝忠引军西北，军于义丰。滔大惊，孝忠将佐皆怪之，孝忠曰：“恒州宿将尚多，未易可轻。迫之则并力死斗，缓之则自相图。诸君第观之，吾军义丰，坐待惟岳之殄灭耳。且朱司徒言大而识浅，可与共始，难与共终也！”于是滔亦屯束鹿，不敢进。

朱滔准备乘胜进攻恒州，而张孝忠则率领军队开向西北，在义丰驻扎。朱滔大为震惊，张孝忠的将佐也都感到奇怪。张孝忠说：“恒州宿将还很多，未可轻视。逼迫紧了，他们就会合力奋死博斗；缓和下来，他们就会自相图谋。请诸位尽管看下去，我将军队驻扎在义丰，是要坐等李惟岳的覆灭。而且，朱司徒能说大话而见识短浅，只可与他同始，难以与他同终啊！”于是，朱滔也在束鹿屯扎下来，不敢前进。

惟岳将康日知以赵州归国，惟岳益疑王武俊，武俊甚惧。或谓惟岳曰：“先相公委腹心于武俊，使之辅佐大夫，又有骨肉之亲。武俊勇冠三军，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若无武俊，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惟岳以为然，乃使步军使卫常宁与武俊共击赵州，又使王士真将兵宿府中以自卫。

李惟岳的将领康日知率赵州归顺国家，李惟岳益发猜疑王武俊，王武俊很是恐惧。有人对李惟岳说：“先相公把王武俊当作亲信，让他辅佐大夫，而你们又有亲戚关系。王武俊的勇敢可谓全军之冠，现在我军处在危难之中，又对他加以猜疑，若是失去王武俊，想让谁来为大夫去退却敌兵呢！”李惟岳认为很对，便让步军使卫常宁与王武俊一起进击赵州，同时让王士真带兵住在军府中，以保卫自己。

癸未，蜀王遂更名溯。

癸未（二十九日），蜀王李遂改名叫李溯。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拔海、密二州，李纳复攻陷之。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攻克海、密二州，李纳又将二州攻陷。

王武俊既出恒州，谓卫常宁曰“武俊今幸出虎口，不复归矣！当北归张尚书。”常宁曰：“大夫暗弱，信任左右，观其势终为朱滔所灭。今天子有诏，得大夫首者，以其官爵与之，中丞素为众所服，与其出亡，曷若倒戈以取大夫，转祸为福，特反掌耳；事苟不捷，归张尚书，未晚也。”武俊深以为然。会惟岳使要藉谢遵至赵州城下，武俊引遵同谋取惟岳；遵还，密告王士真。闰月，甲辰，武俊、常宁自赵州引兵还袭惟岳；遵与士真矫惟岳命，启城门内之。黎明，武俊帅数百骑突入府门；士真应之于内，杀十余人。武俊令曰：“大夫叛逆，将士归顺，敢违拒者族！”众莫敢动。遂执惟岳，收郑诜、毕华、王它奴等，皆杀之。武俊以惟岳旧使之子，欲生送之长安。常宁曰：“彼见天子，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中丞。”乃缢杀之，传首京师。深州刺史扬荣国，惟岳姊夫也，降于朱滔；滔使复其位。

王武俊出了恒州，对卫常宁说：“我今天侥幸脱出虎口，不会再回去了。我应该北去，归依张尚书。”卫常宁说：“李大夫愚昧软弱，信任亲信，观其趋势，终究被朱滔吞灭。现在皇上颁有诏书，取得李大夫人头的，便将李大夫的官爵任命给他，中丞素为众人心服，与其出走逃亡，哪如倒戈俘获李大夫，转祸为福，仅费反掌之劳呢。如果此事不能成功，再去归依张尚书，也为时不晚。”王武俊认为此话很对。适逢李惟岳让要藉官谢遵来到赵州城下，王武俊便延引谢遵一齐策划俘获李惟岳。谢遵回去后，暗中告诉了王士真。闰正月，甲辰（二十一日），王武俊和卫常宁从赵州率兵回来袭击李惟岳，谢遵和王士真假托李惟岳的命令，打开城门，放进王武俊、卫常宁的军队。天刚亮，王武俊带领骑兵数百人冲入军府，王士真在里边响应，杀了十余人。王武俊命令说：“李大夫背叛朝廷，将士归顺朝廷，敢于违抗者，满门抄斩。”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王武俊于是擒住了李惟岳，收捕了郑诜、毕华、王它奴等人，将他们都杀掉了。王武俊念及李惟岳是原节度使的儿子，准备将他活着送往长安，卫常宁说：“他见到皇上，将会把叛逆的罪名重新转嫁给中丞的。”于是，王武俊将李惟岳缢杀，把他的头颅传送给京城。深州刺史杨荣国是李惟岳的姐夫，他归降了朱滔，朱滔让他官复原职。

复榷天下酒，惟西京不榷。

重新实行全国酒酤专卖，只有西京不实行专卖。

二月，戊午，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降。时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河南诸军攻李纳于濮州，纳势日蹙。朝廷谓天下不日可平；甲子，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以德、棣二州隶朱滔，令还镇。滔固请深州，不许，由是怨望，留屯深州。王武俊素轻张孝忠，自以手诛李惟岳，功在康日知上，而孝忠为节度使，己与康日知俱为都团练使，又失赵、定二州，亦不悦。又诏以粮三千石给朱滔，马五百匹给马燧。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魏博既下，必取恒冀，故分其粮马以弱之，疑，未肯奉诏。

二月，戊午（初五），李惟岳所任命的定州刺史杨政义投诚。当时，河北基本平定，只有魏州尚未攻克。河南各军在濮州进攻李纳，李纳所处的形势日见窘迫。朝廷认为，过不了多久，天下便可以平定下来。甲子（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任命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任命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将德、棣二州隶属于朱滔，让他回归本镇。朱滔再三请求将深州归属于己，朝廷不许，由此怨恨不满，留兵屯驻深州。王武俊素来轻视张孝忠，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但是张孝忠当了节度使，自己却与康日知都是都团练使，还失去了赵、定二州，也心中不快。德宗又下诏命令王武俊给朱滔拨粮三千石，给马燧拨马五百匹。王武俊认为朝廷不愿意让成德旧将担任节度使，魏博攻克以后，必然要攻取恒、冀二州，所以才分割他的粮食、马匹来削弱他。他心怀疑虑，不肯接受诏命。

田悦闻之，遣判官王侑、许士则间道至深州，说朱滔曰：“司徒奉诏讨李惟岳，旬朔之间，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势蹙，故王大夫因司徒胜势，得以枭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又天子明下诏书，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隶本镇；今乃割深州以与日知，是自弃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然则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继绝之义，亦子孙万世之利也。”又许以贝州赂滔。滔素有异志，闻之，大喜，即遣王侑归报魏州，使将士知有外援，各自坚。又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俱诣恒州，说王武俊曰：“大夫出万死之计，诛逆首，拔乱根，康日知不出赵州，岂得与大夫同日论功！而朝廷褒赏略同，谁不为大夫愤邑者！今又闻有诏支粮马与邻道，朝廷之意，盖以大夫善战，恐为后患，先欲贫弱军府，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北首，朱司徒南向，共相灭耳。朱司徒亦不敢自保，使郅等效愚计，欲与大夫共救田尚书而存之。大夫自留粮马以供军；朱司徒不欲以深州与康日知，愿以与大夫，请早定刺史以守之。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武俊亦喜，许诺，即遣判官王巨源使于滔，且令知深州事，相与刻日举兵南向。滔又遣人说张孝忠，孝忠不从。

田悦听说了这种情况，派遣判官王侑和许士则抄小路来到深州，劝说朱滔说：“司徒奉诏讨伐李惟岳，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攻克束鹿，打下深州，使李惟岳形势紧迫，因此王大夫乘司徒取胜的声势，得以将李惟岳斩首，这都是司徒的功劳啊。加之皇上明明颁下诏书，让司徒所得的李惟岳城镇，全都隶属于本镇，而现在却分割深州给康日知，这是朝廷在自弃信义啊。而且，皇上的意图是准备扫荡河朔，不让藩镇世袭，打算全部以文臣代替武将，如果魏亡，接下来便是燕、赵了。倘若魏存在，那么燕、赵也就不必忧虑。这么说来，司徒果真有心怜悯魏博的危难，而去援助他们，这不仅深得救亡图存、继绝扶危的大义，而且对子孙万代也是有利的。”魏博还许诺将贝州赠给朱滔。朱滔平素便有心背叛朝廷，听了这一席话，非常高兴，立即打发王侑回魏州报告，使魏州将士知道有外援，各自坚定信念。朱滔又派遣判官王郅与许士则一同至恒州，劝说王武俊道：“大夫出于九死一生的考虑，诛杀叛逆的首脑，铲除祸乱的根源，而康日知不曾离开赵州，哪里能够与大夫的功劳同日而语呢！然而朝廷对你们的奖赏大致相同，谁不为大夫感到愤郁不平呢！现在又听说下诏让你支付粮食和马匹给邻道，进廷的意思，大概是由于大夫善于打仗，恐为后患，打算先使军府贫弱，待到魏博削平时，让马仆射北进，朱司徒南下，共同消灭你。朱司徒也不敢说自保，让我二人献上此条愚计，打算与大夫一起援救田尚书，使他存活。大夫可以自己留着粮食和马匹来供给军需，朱司徒不打算将深州交给康日知，而愿意交给大夫，请及早派定刺史去守城吧。范阳、恒冀、魏博三镇兵马连结，有如耳目手足相互救助，以后便永远没有祸患了。”王武俊也觉欢喜，便应承下来，随即派遣判官王巨源到朱滔处，并让他代理深州事务，限定日期，一道起兵南进。朱滔又派人劝说张孝忠，张孝忠不肯听从。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于濮州，克其外城。纳于城上涕泣求自新，李勉又遣人说之，癸卯，纳遣其判官房说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见。会中使宋凤朝称纳势穷蹙，不可舍，上乃囚说等于禁中，纳遂归郓州，复与田悦等合。朝廷以纳势未衰，三月，乙未，始以徐州刺史李洧兼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海、沂已为纳所据，洧竟无所得。

宣武节度使刘洽在濮州进攻李纳，攻下了濮州外城。李纳在城上哭泣着请求悔过自新，李勉又派人劝说他。癸卯（疑误），李纳派遣他的判官房说带着他的同母弟李经和儿子李成务入朝觐见。适逢中使宋凤朝声称李纳形势困窘，不应当停止进攻，德宗便在宫中囚禁了房说等人。于是李纳回到郓州，再度与田悦等人联合。因李纳军势尚未衰竭，三月，乙未（十三日），朝廷才让徐州刺史李洧兼任徐、海、沂都团练观察使，而海州沂州已经被李纳占据，李洧终究一无所得。

李纳之初反也，其所署德州刺史李西华备守甚严，都虞候李士真密毁西华于纳，纳召西华还府，以士真代之。士真又以诈召棣州刺史李长卿，长卿过德州，士真劫之，与同归国。夏，四月，戊午，以士真、长卿为二州刺史。士真求援于朱滔，滔已有异志，遣大将李济时将三千人声言助士真守德州，且召士真诣深州议军事，至则留之，使济时领州事。

李纳最初谋反时，他所署任的德州刺史李西华防守很严。都虞侯李士真在李纳面前暗中诋毁李西华，李纳便将李西华召回军府，让李士真代替他的职务。李士真又用诈谋召棣州刺史李长卿，李长卿经过德州时，李士真将他劫持，与他一起归顺了朝廷。夏季，四月，戊午（初六），德宗任命李士真、李长卿为德、棣二州刺史。李士真向朱滔请求援助，朱滔已经怀有背叛朝廷的企图，便派遣大将李济时带领三千人声称帮助李士真防守德州，同时传召李士真至深州商讨军事，李士真一到便扣留了他，而让李济时兼管德州事宜。

庚申，吐蕃归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庚申（初八），吐蕃送回以往所俘虏、劫掠的士兵和百姓八百人。

上遣中使发卢龙、恒冀、易定兵万人诣魏州讨田悦。王武俊不受诏，执使者送朱滔，滔言于众曰：“将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勋，皆不遂；今欲与诸君敕装共趋魏州，击破马燧以取温饱，何如？”皆不应。三问，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从而南者无一人得还，今其遗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国宠荣，将士亦各蒙官勋，诚且愿保目前，不敢复有侥冀。”滔默然而罢。乃诛大将数十人，厚抚循其士卒。

德宗派遣中使征调卢龙、恒冀、易定兵一万人，到魏州讨伐田悦。王武俊不接受诏命，把朝廷的使者抓起来送给了朱滔。朱滔对部将说：“对于将士中立下功劳的人，我为他们上奏请求官职勋位，但都未能如愿。现在我打算与诸位整饰军装，一起开往魏州，打败马燧，好过温饱的日子，好吗？”大家都没有应声。朱滔问了三次，才说：“幽州的将士，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以来，随从他们南进的人没有一个得以生还，他们抛下的亲人至今还在深切的悲痛之中。何况太尉、司徒都深受国家的荣宠，而将士也各自蒙受官职勋位，我们愿意姑且保住目前的状况，不敢再有侥幸的希图。”朱滔沉默无语，只好作罢。于是朱滔杀掉大将数十人，而对士兵却厚加抚慰。

康日知闻其谋，以告马燧，燧以闻。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复叛，力未能制滔，壬戌，赐滔爵通义郡王，冀以安之。滔反谋益甚，分兵营于赵州以逼康日知，以深州授王巨源，武俊以其子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将兵围赵州。

康日知听到朱滔的策谋，便告诉了马燧，马燧又上奏朝廷。德宗认为魏州尚未攻下，王武俊再次反叛，朝廷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服朱滔，壬戌（初十），赐爵滔为通义郡王，指望以此稳住朱滔。但是，朱滔的反叛图谋愈发加剧。他分兵在赵州设立军营，以便进逼康日知，又将深州交给王巨源。王武俊也任命他的儿子王士真为恒、冀、深三州留后，带领兵马包围赵州。

涿州刺史刘怦闻滔欲救田悦，以书谏之曰：“今昌平故里，朝廷改为太尉乡、司徒里，此亦丈夫不朽之名也。但以忠顺自持，则事无不济。窃思近日务大乐战，不顾成败而家灭身屠者，安、史是也。怦密亲，默而无告，是负重知。惟司徒图之，无贻后悔，”滔虽不用其言，亦嘉其尽忠，卒无疑贰。

涿州刺史刘怦听说朱滔欲救田悦，便用书信劝谏朱滔说：“如今你在昌平县的故乡，朝廷为你而改称太尉乡、司徒里，这也算是大丈夫不朽的名声了，只要自己保持对朝廷的忠心和顺从，办事便无不成功。我私下里想过，近年以来，贪大而乐于争战，不顾成功与失败，落得举家灭亡而身遭屠戮的，便是安禄山和史思明了。我愧为你的近亲，若是沉默不对你讲，是我辜负了你的器重和知遇。但请司徒考虑我的话，不要留下后悔。”朱滔虽然不肯采纳刘怦的建言，却也嘉许他能尽忠心，一直不曾对他产生猜疑。

滔将起兵，恐张孝忠为后患，复遣牙官蔡雄往说之。孝忠曰：“昔者司徒发幽州，遣人语孝忠曰：”李惟岳负恩为逆‘，谓孝忠归国即为忠臣。孝忠性直，用司徒之教。今既为忠臣矣，不复助逆也。且孝忠与武俊皆出夷落，深知其心最喜翻覆。司徒勿忘鄙言，他日必相念矣！“雄复欲以巧辞说之，孝忠怒，欲执送京师；雄惧，逃归。滔乃使刘怦将兵屯要害以备之。孝忠完城砺兵，独居强寇之间，莫之能屈。

朱滔将要起兵，唯恐张孝忠成为后患，再次派遣牙官蔡雄前去劝说张孝忠。张孝忠说：“昔日朱司徒发兵幽州，曾派人对我讲：”李惟岳辜负朝廷恩典即为叛逆，‘并告诉我归顺朝廷便是忠臣。我生性耿直，接受了司徒的指教。而今我已经做了忠臣。不想再去帮助叛逆了。此外，我和王武俊都出自夷人部落，深知王武俊的为人，最好翻来覆去。请司徒别忘了我的话，将来必定会想起来的。“蔡雄还想用花言巧语劝说张孝忠，张孝忠大怒，打算把他抓送京城。蔡雄害怕，便逃回去了。于是朱滔让刘怦领兵在要害地区驻扎，以便防备张孝忠。张孝忠修葺城防，磨砺兵器，虽然独自处在强大的敌寇之间，但是无人能够使他屈服。

滔将步骑二万五千发深州，至束鹿；诘旦将行，吹角未毕，士卒忽大乱，喧噪曰：“天子令司徒归幽州，奈何违敕南救田悦！”滔大惧，走入驿后堂避匿。蔡雄与兵马使宗顼等矫谓士卒曰：“汝辈勿喧，听司徒传令。”众稍止。雄又曰：“司徒将发范阳，恩旨令得李惟岳州县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丝纩，故与汝曹竭力血战以取深州，冀得其丝纩以宽汝曹赋率，不意国家无信，复以深州与康日知。又，朝廷以汝曹有功，赐绢人十匹，至魏州西境，尽为马仆射所夺。司徒但处范阳，富贵足矣；今兹南行，乃为汝曹，非自为也。汝曹不欲南行，任自归北，何用喧悖，乖失军礼！”众闻言，不知所为，乃曰：“敕使何得不为军士守护赏物！”遂入敕使院，擘裂杀之。又呼曰：“虽知司徒此行为士卒，终不如且奉诏归镇。”雄曰：“然则汝曹各还部伍，诘朝复往深州，休息数日，相与归镇耳。”众然后定。滔即引军还深州，密令诸将访察唱率为乱者，得二百余人，悉斩之，余众股悚；乃复引军而南，众莫敢前却。进，取宁晋，留屯以待王武俊。武俊将步骑万五千取元氏，东趣宁晋。

朱滔率领步兵，骑兵二万五千人从深州出发，来到束鹿。早晨将要出发，号角尚未吹完，士兵忽然大乱，大声喊叫：“皇上命令司徒回幽州去，为何违背敕令南下援救田悦！”朱滔很害怕，便逃到驿舍的后堂中躲藏起来。蔡雄与兵马使宗顼等人对士兵诈称：“你们不要喧哗，快听司徒传达命令。”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些，蔡难又说：“在司徒将从范阳发兵时，皇上传下圣旨，诸将凡是能够攻得李惟岳的州县的，便可拥有这些州县。司徒念及幽州缺少丝绵，所以才与你们一起竭力血站，攻取深州，希望获得那里的丝绵，来宽解你们完纳赋敛的负担。不料朝廷言而无信，又将深州给了康日知。再者，朝廷认为你们立了功劳，赐给每人绢十匹，但绢才运到魏州西部边境，便全部被马仆射夺走。司徒只须呆在范阳，便富贵十足了，如今此次向南进军，只是为你们，而不是为自己打算啊。你们不想南进，任凭你们回北方去，何必无理取闹，背离军礼呢！”大有听了蔡雄这一席话，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说：“皇上的敕使怎么可以不为士兵守护好奖赏物品呢！”于是进入敕使院，将敕使撕裂而死。大家又喊叫说：“我们虽然已经知道司徒此次南行是为士兵着想，到底不如暂且遵照诏命回到本镇去。”蔡雄说：“既然如此，你们都先回各自的部伍，明晨再前往深州，休息几天，然后就回本镇吧。”大家便平静下来。朱滔随即带领军队回到深州，暗中命令诸将领查找带头闹事的人，查到二百余人，悉数杀掉，剩下的人们吓得两腿发抖。于是朱滔又一次带领军队南下，众人再也不敢上前阻拦。朱滔进军占领了宁晋，留驻在那里等待王武俊。王武俊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攻取元氏，向着宁晋东奔而来。

武俊之始诛李惟岳也，遣判官孟华入见。华性忠直，有才略，应对慷慨；上悦，以为恒冀团练副使。会武俊与朱滔有异谋，上遽遣华归谕旨。华至，武俊已出师，华谏曰：“圣意于大夫甚厚，苟尽忠义，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广！不日天子必移康中丞于他镇，深、赵终为大夫之有，何苦遽自同于逆乱乎！异日无成，悔之何及！”华在李宝臣幕府，以直道已为同列所忌，至是为副使，同列尤疾之，言于武俊曰：“华以军中阴事奏天子，请为内应，故得超迁；是将覆大夫之军，大夫宜备之。”武俊以其旧人，不忍杀，夺职，使归私第。

王武俊刚刚杀了李惟岳时，曾派遣判官孟华入朝觐见皇上。孟华秉性忠厚耿直，才华出众，谋略过人，回答皇上的问话时意气激昂。德宗大悦，任命他为恒冀团练副使。适逢王武俊与朱滔图谋叛离朝廷，德宗急忙派遣孟华回去传达圣旨。孟华来到恒州时，王武俊的军队已经开拔。孟华规劝王武俊说：“圣上对大夫很是寄以厚望，如果能够竭尽忠义，何愁官职爵位不高、土地不广呢！不久皇上肯定会将康中丞改迁到其它军镇去，深州、赵州终究属于大夫，何苦骤然间将自己置身于叛逆之列呢！将来不能成功，后悔也来不及了。”孟华以往曾在李宝臣的幕府，由于为人正直，已经被同僚所妒忌。至此，孟华当了恒冀团练副使，同僚对他尤为憎恨，便对王武俊说：“孟华把军中的隐私上奏给皇帝，请求作为内应，所以才得以越格升官，这将使大夫的军队遭到倾覆，大夫应对他多加防备。”王武俊认为孟华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忍心杀害他，便削除了他的职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中。

田悦恃援兵将至，遣其将康将万余人出城西，与马燧等战于御河上，大败而还。

田悦仗恃援兵就要来到，派遣部下将领康带领一万余人开到城西，与马燧等人在御河上开战，大败而回。

时两河用兵，月费百余万缗，府库不支数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建议，以为：“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上从之。甲子，诏借商人钱，令度支条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长安嚣然如被寇盗。计所得才八十余万缗。又括僦柜质钱，凡蓄积钱帛粟麦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柜窖；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京，叔明之五世孙也。

当时，两河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每月消耗钱财一百余万缗，国库不能支撑几个月。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提出建议，认为：“财利都聚集在富商手中，请征用富商的钱财，对于收入超过一万缗的富商，征借他万缗以外的钱财，以便供应军需。算来只不过要向全国一两千个商人征借此钱，便可以满足数年之内的费用了。”德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甲子（十二日），德宗颁诏向商人征借用钱，命令度支条陈奏上。判度支杜佑大力搜索长安城中商人所有的财货，只要估计某商人申报不得其实，便加以鞭笞棒打，人们禁受不住痛楚，有的自缢而死。长安城中一片愁苦，就象遭受盗寇的洗劫。朝廷所得的钱算来也有八十余万缗。朝廷又决定征用当铺的利钱，凡是存有钱帛粟麦的人，都被征借四分之一，封存该物拥有者的钱柜和粮窖。百姓为此而举行罢市，一起拦着宰相的坐骑自诉苦情的人们数以千万计。一开始，卢杞还劝慰这些罢市的人们，但势不可遏，卢杞便急忙从另外的道路驰马而回了。加上向商人征借所得，算起来也才只得到二百万缗，而百姓已被敲榨得财力枯竭了。陈京是陈叔明的五世孙。

甲戌，以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州刺史兼魏博招讨副使。

甲戌（二十二日），德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磁州刺史卢玄卿为州刺史，兼任魏博招讨副使。

初，李抱真为泽潞节度使，马燧领河阳三城；抱真欲杀怀州刺史杨，奔燧，燧纳之，且奏其无罪，抱真怒。及同讨田悦，数以事相恨望，二人怨隙遂深，不复相见。由是诸军逗桡，久无成功，上数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赵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余贼未除，宜相与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欲引兵归。李晟说燧曰：“李尚书以邢、赵连壤，分兵守之，诚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众谓公何！”燧悦，乃单骑造抱真垒，相与释憾结欢。会州刺史田昂请入朝，燧奏以州隶抱真，请玄卿为刺史，兼充招讨之副。李晟军先隶抱真，又请兼隶燧，以示协和。上皆从之。

当初，李抱真担任泽潞节度使，马燧统辖着河阳三城。李抱真打算杀掉怀州刺史杨，杨逃到马燧那里，马燧收留了他，而且奏称他是无罪的，李抱真很恼怒。及至李抱真与马燧共同讨伐田悦时，两人有好几次因事相互埋怨、指责。两人之间的怨恨与裂痕加深，不再见面。由此，各军停顿不前，相互阻挠，久历时日，无所成功，德宗多次派遣中使为二人和解。及至王武俊进逼赵州，李抱真分拨部下二千人戍守邢州，马燧大为气愤地说：“残敌尚未铲除，应当共同努力，而李抱真竟然分兵去防守自己的地盘！”马燧准备带兵撤回河阳，李晟劝说马燧道：“李尚书因邢州与赵州接壤，分兵防守邢州，诚然没有害处。现在你骤然领兵离开，大家会说些什么呢！”马燧悦服，便一人骑马到李抱真的营垒，相互消除了怨恨，重新交好。适逢州刺史田昂请求回朝，马燧便奏请将州归属李抱真，请任命卢玄卿为刺史，兼任魏博招讨使的副职。李晟军起初隶属李抱真，李抱真又请求同时隶属马燧，以显示二人的亲睦协调。德宗一一照办。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恶判官郑云逵，奏贬莫州参军。云逵妻，朱滔之女也，滔复奏为掌书记。云逵深构廷玉于滔，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言于曰：“滔在幽镇，事多专擅，其性非长者，不可以兵权付之。”滔知之，大怒，数与书，请杀二人者，不从；由是兄弟颇有隙。，及滔拒命，上欲归罪于廷玉等悦滔，甲子，贬廷玉柳州司户，体微万州南浦尉。

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厌恶判官郑云逵，便上奏朝廷，使他被贬为莫州参军。郑云逵的妻子是朱滔的女儿，朱滔也上奏朝廷，使郑云逵担任掌书记。郑云逵在朱滔面前极力罗织罪名，陷害蔡廷玉。蔡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对朱说：“朱滔在幽州，办事大多独断专行。朱滔生性不是长者，不应该把兵权交给他。”朱滔得知此事，极为恼怒，几次写信给朱，要求将二人杀掉，朱不肯。此后，朱氏兄弟便颇有嫌隙了。及至朱滔抗拒朝命，德宗打算把罪名推给蔡廷玉等人，以便取悦朱滔，甲子（十二日），贬蔡廷玉为柳州司户，朱体微为万州南浦尉。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降其守将高彦昭。

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打李纳的濮阳城，使他的守城将领高彦昭归降。

朱滔遣人以蜡书置髻中遗朱，欲与同反；马燧获之，并使者送长安，不之知。上驿召于凤翔，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惶恐顿首请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谋，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长安私第，赐名园、腴田、锦采、金银甚厚，以安其意；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

朱滔派人在发髻中藏着蜡封的书信送给朱，打算与朱一起谋反。马燧缴获了书信，将书信连同送信的使者送往长安，朱并不知道此事。德宗传驿征召朱由凤翔回朝，朱一到，便将蜡封的书信和送信的使者给朱看，朱恐惧不安，伏地叩头请罪。德宗说：“你们二人相距千里，当初并非共同策谋，这不是你的罪过。”因而将朱留在长安的私人宅第，颁赐给他名园、肥田、彩锦、金银等甚为丰厚，以稳住他的心意，他所担任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和太尉、中书令等职衔也都依然保留。

上以幽州兵在凤翔，思得重臣代之。卢杞忌张镒忠直，为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己得专总朝政，乃对曰：“朱名位素崇，凤翔将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无以镇抚，臣请自行。”上俯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寝，不为三军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顾镒曰：“才兼文武，望重内外，无以易卿。”镒知为杞所排而无辞以免，因再拜受命。戊寅，以镒兼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德宗因朱的幽州兵还在凤翔屯扎，想得朝廷重臣代替朱。卢杞妒忌张镒忠厚耿直，为皇上所器重，打算将他排挤到朝廷之外，使自己得以独自总揽朝政，便回答德宗说：“朱名声地位一向尊崇，凤翔将校的职位品级不高，不是宰相或者朝廷信任的大臣，是无法镇服并安抚幽州军的。请让我去凤翔吧。”德宗低着头，还没有开口，卢杞又说：“陛下若是认为我相貌丑陋不扬，不能被三军将士所敬服，那只能由陛下的神算来决定了。”德宗于是望着张镒说：“文武全才，声望见重于朝野内外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张镒明知自己已经被卢杞排挤了，但是找不到推脱的借口，于是拜了两拜，接受了委任。戊寅（二十六日），德宗任命张镒兼任凤翔尹、陇右节度等使。

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构杨炎、赵惠伯之狱，炎死，杞复忌郢。会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误递文符至昭应送之，廷玉等行已至蓝田，召还而东，廷玉等以为执己送朱滔，至灵宝西，赴河死。上闻之，骇异，卢杞因奏：“朱必疑以为诏旨，请遣三司使案詹。”又言：“御史所为，必禀大夫，请并郢案之。”狱未具，壬午，杞奏杖杀詹于京兆府；贬郢费州刺史，卒于贬所。

当初，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郢共同罗织罪名陷害杨炎与赵惠伯，杨炎死后，卢杞又忌恨严郢。适逢蔡廷玉等贬官，殿中侍御史郑詹错把押送廷玉等人的文书符信递送到了昭应，当时蔡廷玉等人已经来到蓝田，又叫他们回头向东而行。

蔡廷玉等人以为要将他们押送给朱滔，走到灵宝西面，便投黄河而死。德宗听到

此事，感到惊讶诧异，于是卢杞奏称：“朱肯定猜疑这是诏命的意图，请派遣

三司使审查郑詹。“卢杞又说：”御史所办的事情，一定要向大夫禀告，请将严

郢与郑詹一并审查。“案情尚未判定，壬午（三十日），卢杞又奏在京兆府将郑詹

杖打而死，贬严郢为费州刺史，严郢死于贬地。

上初即位，崔甫为相，务崇宽大，故当时政声蔼然，以为有贞观之风；及卢杞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始劝上以严刻御下，中外失望。

德宗初即位时，崔甫担任宰相，办事务必推崇宽大，所以当时政声和善，人们认为具有贞观时期的风范。及至卢杞担任宰相，他知道德宗生性多猜忌，因而用似是而非的事在群臣中挑拨离间，开始劝说德宗以严厉苛刻驾驭臣下，朝廷内外都感到失望。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本道税钱每千请增二百。五月，丙戌，诏增他道税钱皆如淮南；又盐每斗价皆增百钱。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奏，请将本道税钱每一千钱增收二百钱。五月，丙戌（初四），下诏增收其他各道税钱，一概以淮南为准，将每斗盐的价钱一律增加一百钱。

朱滔、王武俊自宁晋南救魏州，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步骑万五千人东讨田悦，且拒滔等。滔行至宗城，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

朱滔和王武俊从宁晋南下援救魏州，辛卯（初九），德宗诏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带领朔方军和神策军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向东讨伐田悦，同时抵御朱滔等人。朱滔行军到达宗城时，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抛弃朱滔前来归降。

丁酉，加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丁酉，（十五日），德宗加任河东节度使马燧同平章事。

辛亥，置义武军节度于定州，以易、定、沧三州隶之。

辛亥（二十九日），朝廷在定州设置义武军节度，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该军。

张光晟之杀突董也，上欲遂绝回纥，召册可汗使源休还太原。久之，乃复遣休送突董及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丧还其国，可汗遣其宰相颉子斯迦等迎之。颉子斯迦坐大帐，立休等于帐前雪中，诘以杀突董之状，欲杀者数四，供待甚薄；留五十余日，乃得归。可汗使人谓之曰：“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我意则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我又杀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唐负我马直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遣其散支将军康赤心随休入见，休竟不得见可汗而还。己卯，至长安，诏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休有口辩，卢杞恐其见上得幸，乘其未至，先除光禄卿。

张光晟诛杀突董时，德宗打算就此与回纥断绝关系，便传召册命可汗使源休返回太原。过了很久，德宗又派遣源休护送突董以及翳密施与大小梅录等四人的遗体归还回纥，回纥可汗派遣他的宰相颉子斯迦等人迎接源休。颉子斯迦坐在宽大的帐子里，让源休等人站立在帐子前面的雪地中，诘问诛杀突董的情状，屡次打算杀掉源休等，提供的待遇甚为菲薄；滞留了五十余日，才让他们归国。可汗让人对源休说：“我国百姓都想要杀死你们，借以抵偿旧日的怨仇，我的意思却不是这样。你国已经杀了突董等人，我再杀了你们，这样以血洗血，污浊便愈发严重了！现在我以水洗血，不也是很好吗！唐朝还欠着我一百八十万匹绢帛的马价，应当快快归还给我。”回纥可汗派遣他的散支将军康赤心随同源休入朝觐见，源休始终未能见到可汗便返还了。己卯（疑误），康赤心随源休到达长安，朝廷下诏命令以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还回纥的马价。源休有口才，能言善辩，卢杞唯恐他见了皇上而得到宠幸，趁着他未到长安，抢先任命他为光禄卿。

朱滔、王武俊军至魏州，田悦具牛酒出迎，魏人欢呼动地。滔营于惬山，是日，李怀光军亦至，马燧等盛军容迎之，滔以为袭己，遽出陈；怀光勇而无谋，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燧请且休将士，观衅而动，怀光曰：“彼营垒既立，将为后患，此时不可失也。”遂击滔于惬山之西，杀步卒千余人，滔军崩沮；怀光按辔观之，有喜色。士卒争入滔营取宝货，王武俊引二千骑横冲怀光军，军分为二；滔引兵继之，官军大败，蹙入永济渠溺死者不可胜数，人相蹈藉，其积如山，水为之不流，马燧等各收军保垒。是夕，滔等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马燧惧，遣使卑辞谢滔，求与诸节度归本道，奏天子，请以河北事委五郎处之。滔欲许之，王武俊以为不可；滔不从。秋七月，燧与诸军涉水而西，退保魏县以拒滔，滔乃谢武俊，武俊由是恨滔。后数日，滔等亦引兵营魏县东南，与官军隔水相拒。

朱滔和王武俊的军队来到魏州时，田悦备办了牛肉和酒食出来迎接，魏州人欢呼动地。朱滔在惬山扎营，这一天，李怀光的军队也到达此地，马燧等人以盛大的军容迎接李怀光。朱滔以为要袭击自己，急忙出营列阵。李怀光有勇无谋，想要趁着朱滔营垒未曾安顿好便去进击他。马燧请他暂且将士休息一下，看出破绽，再动不迟。李怀光说：“他们若是已经将营垒安顿下来，终将成为后患，这个时机可是不能失去的。”于是李怀光便在连惬山西面向朱滔发起攻击，杀步兵一千余人，朱滔的军队崩溃沮丧。李怀光勒住马缰，观看形势，面有喜色。士兵争着进入朱滔的营垒夺取珍宝财货时，王武俊带领二千骑兵拦腰冲击李怀光军，军队被截成两段，朱滔又带领士兵接踵而来，官军大败，被逼迫落入永济渠淹死的士兵多得数不过来，兵士互相践踏，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因此而不能流动，马燧等人只好各自收兵，各保营垒。这一天傍晚，朱滔等人在永济渠上筑起堤坝，将永济渠水导入王莽故河，断绝了官军的粮道与归路，第二天，水深已有三尺多了。马燧害怕，派遣使者用谦卑的辞句向朱滔道歉，求他允许让自己与诸节度使回归本道，向德宗上奏，请求将河北事务委托给五郎朱滔处理。朱滔打算应允来使，王武俊认为不能答应，朱滔不肯听从。秋季，七月，马燧与诸军淌过水向西而行，退保魏县，以抵抗朱滔。于是朱滔向王武俊认错，王武俊却自此恨朱滔。过了几天，朱滔等人也领兵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官军隔着一条河相互对抗。

李纳求救于滔等，滔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将兵助之。纳攻宋州，不克，遣兵马使李克信、李钦遥戍濮阳、南华以拒刘洽。

李纳向朱滔等人请求援救，朱滔派遣魏博兵马使信都承庆带兵援助他。李纳攻打宋州，不能攻克，便派遣兵马使李克信和李钦遥戍守濮阳和南华，以便抵抗刘洽。

甲辰，以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庐、淄青、郓、登莱、齐州节度使，讨李纳；又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加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甲辰（二十二日），德宗让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兼任平卢、淄青、郓、登莱、齐州节度使，前去讨伐李纳。又让河东节度使马燧兼任魏博、澶相节度使，加任朔方、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与张孝忠分势图范阳，上许之。晟自魏州引兵北趋赵州，王士真解围去。晟留赵州三日，与孝忠合兵北略恒州。

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晟请求以本部兵马向北解除赵州的围困，与张孝忠共同分兵出击，谋取范阳，德宗照准。李晟从魏州率兵北进赵州，王士真解除了对赵州的围困而去。李晟在赵州停留了三天，便与张孝忠合兵北向经略恒州。

演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斩之。

演州司马李孟秋起兵反叛，自称安南节度使，安南都护辅良交讨伐并斩杀了他。

八月，丁未，置河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总其大要而已。

八月，丁未（疑误），朝廷设置河东与河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度支仅仅总管大体情况罢了。

辛酉，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

辛酉（十一日），德宗任命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该处节度使。

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卢杞憎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打算将他从朝中排挤出去，颜真卿对卢杞说：“先中丞的头颅被传送到平原时，我用舌头舔去了他脸上的血渍。现在相公竟忍心不相容吗？”卢杞惶恐四顾，起身下拜，但他对颜真卿的恨意却愈发加剧了。

九月癸卯，殿中少监崔汉衡自吐蕃归，赞普遣其臣区颊赞随汉衡入见。

九月，癸卯（二十三日），殿中少监崔汉衡从吐蕃回来，吐蕃赞普派遣他的臣区颊赞跟随崔汉衡入朝觐见。

冬，十月，辛亥，以湖南观察使曹王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皋至洪州，悉集将佐，简阅其才，得牙将伊慎、王锷等，擢为大将，引荆襄判官许孟容置幕府。慎，州人；孟容，长安人也。

冬季，十月，辛亥（初二），德宗任命湖南观察使曹王李皋为江南西道节度使。李皋到了洪州，把将佐全部召集起来，考察他们的才干，选得牙将伊慎、王锷等人，提拔为大将，还延引荆襄判官许孟容，将他安置在幕府。伊慎是州人，许孟容是长安人。

慎常从李希烈讨梁崇义，希烈爱其才，欲留之，慎逃归。希烈闻皋用慎，恐为己患，遗慎七属甲，诈为复书，坠之境上。上闻之，遣中使即军中斩慎，皋为之论雪；未报。会江贼三千余众入寇，皋遣慎击贼自赎；慎击破之，斩首数百级而还，由是得免。

伊慎曾常跟随李希烈讨伐梁崇义，李希烈赏识他的才华，想把他留下，伊慎却逃回。李希烈听说李皋起用伊慎，唯恐他成为自己的后患，便赠他犀甲七属，并假造伊慎回复李希烈的书信，丢在边境上。德宗听说后，派遣中使到军队中就地将伊慎斩首，李皋上书替伊慎论争洗雪，不见回音。恰巧长江中的群盗三千余人来江南西道侵扰，李皋便派遣伊慎进击群盗，立功自赎。伊慎打败了群盗，斩首数百级，率军而回。因此，伊慎得以幸免。

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丙辰，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决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悫少言，故相引至此，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

卢杞执掌朝政，知道德宗必定还要选立宰相，惟恐新相会分去自己的权力，便乘机举荐吏部侍郎关播儒雅忠厚，可以整肃风俗。丙辰（初七），德宗任命关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朝中政事一概由卢杞决断，关播遇事只是整一整衣袖，不置可否。德宗曾经从容地和宰相议论政事，关播有些反对意见，起身想说，卢杞以目示意，他才没说。回到中书以后，卢杞对关播说：“由于端庄忠厚，讲话不多，所以我才引荐你做了宰相，刚才你怎么要开口讲话呢！”关播自此不敢再讲话。

戊辰，遣都官员外郎樊泽使于吐蕃，告以结盟之期。

戊辰（十九日），德宗派遣都官员外郎樊泽出使吐蕃，告诉吐蕃会盟的日期。

丙子，肃王详薨。

丙子（二十七日），肃王李详去世。

十一月，己卯朔，加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十一月，己卯朔（初一），德宗加封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同平章事。

田悦德朱滔之救，与王武俊议奉滔为主，称臣事之，滔不可，曰：“惬山之捷，皆大夫二兄之力，滔何敢独居尊位！”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共议：“请与郓州李大夫为四国，俱称王而不改年号，如昔诸侯奉周家正朔。筑坛同盟，有不如约者，众共伐之。不然，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用兵既无名，有功无官爵为赏，使将吏何所依归乎！”滔等皆以为然。滔乃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仍请李纳称齐王。是日，滔等筑坛于军中，告天而受之。滔为盟主，称孤；武俊、悦、纳称寡人。所居堂曰殿，处分曰令，群下上书曰笺。妻曰妃，长子曰世子。各以其所治州为府，置留守兼元帅，以军政委之；又置东西曹，视中书、门下省；左右内史，视侍中、中书令；余官皆仿天朝而易其名。

田悦感激朱滔援救自己的恩德，便与王武俊商议尊奉朱滔为谋主，以臣属之礼事奉他。朱滔认为不妥，就说：“惬山获胜，都是大夫二哥出的力气，我怎么敢独自居此尊显的位子呢！”于是幽州判官李子千、恒冀判官郑濡等人共同计议说：“请与郓州李大夫一起共立四国，一律称王，但不改变年号，就象昔年的诸侯尊奉周王室的正朔一样。筑起坛场，共同结盟，若有不履行盟约的人，大家就一起讨伐他。如果不这样做，难道能够永远去做一个叛臣，使大家茫然无主，对朝廷用兵既没有名义，将士有功也没有官职爵位作为奖赏吗？将士和官吏还有什么指望呢！”朱滔等人都认为讲得很对。于是，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人还请李纳自称齐王。这一天，朱滔等人在军营中筑起坛场，祭告上天，领受王位。朱滔担任盟主，自称“孤”。王武俊、田悦、李纳自称“寡人”。四人居住的堂舍称作殿，对事情的处置称作令，众部下上书称作笺。四人的妻子称作妃，长子称作世子。四人各自将所管理的州改为府，设置留守兼元帅，将军政委托给他们。又设置东西两曹，来比附中书省和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来比附侍中和中书令。其余官职一律模仿朝廷的建制，只是改换了名称。

武俊以孟华为司礼尚书，华竟不受，呕血死；以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委以军事。常宁谋杀武俊，武俊腰斩之。武俊遣其将张终葵寇赵州，康日知击斩之。

王武俊任命孟华为司礼尚书，孟华始终不肯接受，吐血而死。王武俊任命兵马使卫常宁为内史监，将军中事务委托给他。卫常宁策划诛杀王武俊，王武俊将他腰斩。王武俊派遣部下将领张终葵侵犯赵州，康日知出击，斩杀了他。

李希烈帅所部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遣使告李勉，云已兼领淄青，欲假道之官。勉为之治桥、具馔以待之，而严为之备。希烈竟不至，又密与朱滔等交通，纳亦数遣游兵渡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

李希烈带领本部三万人移镇许州，派遣亲信到李纳处，同他谋划共同袭击汴州。李希烈又派遣使者告诉李勉，说是自己已经兼领淄青，准备借道上任。李勉为李希烈整治桥梁，备办食品，等待着他的到来，同时做了严密的防备，而李希烈始终没有到来。李希烈又暗中与朱滔等人交结往来，互通声气，李纳也好几次派出游兵，渡过汴水，迎接李希烈。自此，在东南转运物资的人们都不敢从汴渠通过，而是经蔡水北上。

十二月，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时朱滔等与官军相拒累月，官军有度支馈粮，诸道益兵，而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仰给于田悦，客主日益困弊。闻李希烈军势甚盛，颇怨望，乃相与谋遣使诣许州，劝希烈称帝，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帅。

十二月，丁丑（二十九日），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当时，朱滔等人与官军相对抗已有好几个月，官军有度支运送粮食，有各道增补兵员，而朱滔与王武俊孤军深入，专门依赖田悦供给，因此朱、王的军队与田悦都一天天地艰难疲困起来。他们听说李希烈军队声势甚为盛大，李希烈又颇为怨恨不满，便一起谋划派遣使者到许州，劝说李希烈称帝，李希烈自此以后才自称天下都元帅。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更造《建中正元历》；从之。

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求重新编制《建中正元历》，德宗照准。

第二百二十八卷

唐纪四十四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建中四年（癸亥、783 ）

唐纪四十四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 年）

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

春季，正月，丁亥（初十），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结盟。

庚寅，李希烈遣其将李克诚袭陷汝州，执别驾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播奇之，荐于上，以为将相之器，以汝州距许州最近，擢元平为汝州别驾，知州事。元平至汝州，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阴使壮士应募执役，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克诚将数百骑突至城下，应募者应之于内，缚元平驰去。元平为人眇小，无须，见希烈恐惧，便液污地。希烈骂之曰：“盲宰相以汝当我，何相轻也！”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

庚寅（十三日），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克诚袭击并攻陷了汝州，捉住别驾李元平。李元平原来是湖南判官，稍有才学技艺，生性疏散傲慢，敢说大话，喜欢谈论用兵，关播将他视为奇才，便向德宗推荐，说他有出将入相的才能。由于汝州距离许州最近，便提升李元平为汝州别驾，并且代理州中事务。李元平来到汝州，立即招募工匠和劳力整治州城。李希烈暗地里让军中勇士前去应募服役，入城有数百人之多，李元平没有觉察。李希烈派遣李克诚带领骑兵数百人突击到汝州城下，应募的人在城里响应，捆绑着李元平急奔而去。李元平个子矮小，不长胡须，见到李希烈，惊恐畏惧，粪尿齐下，污臭满地。李希烈骂他说：“瞎了眼的宰相用你来抵挡我，真是太小看我了！”李希烈任命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派遣别将董待名等人四下里抢劫财物，攻取尉氏县，围困郑州城，官军好几次都被董待名等人打败。李希烈巡逻游弋的骑兵向西到了彭婆镇，东都洛阳的士绅百姓为之震惊恐骇，纷纷逃避到山谷，留守郑叔则也入城西守卫西苑。

上问计于卢杞，对曰：“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希烈必革心悔过，可不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为然。甲午，命真卿诣许州宣慰希烈。诏下，举朝失色。

德宗向卢杞询问计策，卢杞回答说：“李希烈是一员年轻骁勇的将领，仗恃着立了军功，骄横简慢，将佐工人敢于规劝和阻止他。假如能够选出一位温文尔雅的朝廷重臣，奉旨前去宣示圣上的恩泽，向李希烈讲清逆为祸、顺为福的道理，李希烈一定能够革心洗面，翻然悔过，可以不用兴师动众而使他归服。颜真卿是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老臣，为人忠厚耿直，刚正果决，名声为海内所推重，人人都信服他，真是出使的最好人选！”德宗认为有理。甲午（十七日），德宗命令颜真卿到许州安抚李希烈，诏书颁下，举朝大惊失色。

真卿乘驿至东都，郑叔则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须后命。”真卿曰：“君命也，将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又使人邀真卿，不及。真卿与其子书，但敕以“奉家庙、抚诸孤”而已。至许州，欲宣诏旨，希烈使其养子千余人环绕慢骂，拔刃拟之，为将啖之势；真卿足不移，色不变。希烈遽以身蔽之，麾众令退，馆真卿而礼之。希烈欲遣真卿还，会李元平在座，真卿责之，元平惭而起，以密启白希烈；希烈意遂变，留真卿不遣。

颜真卿乘驿车来到东都洛阳，郑叔则说：“若是前往，一定不能幸免。最好是稍作逗留，等待尔后发来的命令。”颜真卿说：“这是皇上的命令啊，我能躲避到哪里去呢！”于是出发了。李勉上表说：“丧失一位元老，乃是朝廷的羞辱，请将颜真卿留下来吧。”李勉又让人拦截颜真卿，但没有赶上他。颜真卿给他儿子去信，只命他“供奉家庙，抚育孤子”罢了。来到许州，颜真卿准备宣布诏旨，李希烈让他的养子千余人环绕着他谩骂，还拔出刀剑向他比划着，作出要将他细割吞食的架势。颜真卿脚不移动，脸不变色。李希烈急忙用身体遮挡他，挥手命令众人退下，将颜真卿安置在馆舍，礼貌地对待他。李希烈打算将颜真卿放回去，正值李元平在座，颜真卿责备了他。李元平惭愧地站起来，以密信向李希烈提出建议。于是李希烈改变了主意，把颜真卿留下，不让他回去。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遣使诣希烈，上表称臣，劝进，使者拜舞于希烈前，说希烈曰：“朝廷诛灭功臣，失信天下；都统英武自天，功烈盖世，已为朝廷所猜忌，将有韩、白之祸，愿亟称尊号，使四海臣民知有所归。”希烈召颜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见推，不谋而同，太师观此事势，岂吾独为朝廷所忌无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谓四王！相公不自保功业，为唐忠臣，乃与乱臣贼子相从，求与之同覆灭邪！”希烈不悦，扶真卿出。他日，又与四使同宴，四使曰：“久闻太师重望，今都统将称大号而太师适至，是天以宰相赐都统也。”真卿叱之曰：“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四使不敢复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真卿怡然，见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谢之。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自派遣使者到李希烈处，上表称臣，劝他称帝。使者们在李希烈面前行拜舞礼，劝李希烈说：“朝廷杀害有功之臣，对天下言而无信。都统英明威武，得自天授，功业压倒当世，已经遭到朝廷的嫌猜疑忌，将有如韩信、白起被害的大祸。希望都统早称皇帝尊号，使全国的臣民知道有所归依。”李希烈叫来颜真卿，让他看四镇派来的使者，并说：“现在冀、魏、赵、齐四王派遣使者推戴我，不谋而合，太师看看这事态时势，难道我仅仅被朝廷猜忌而无地自容吗？”颜真卿说：“这四人乃是四凶，怎么叫四王！你不肯自保所建树的功劳业绩，做唐朝的忠臣，反而与乱臣贼子相互追随，是要和他们一齐覆灭吗？”李希烈心中不快，将颜真卿扶了出去。另一天，颜真卿又与四镇的使者一起参加宴会，四镇的使者说：“早就听说太师崇高威望，现在都统就要称帝号，而太师恰好到来，这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啊。”颜真卿大声呵斥四镇使者说：“说什么宰相！你们知道有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他便是我的哥哥。我已经八十岁了，只知道恪守臣节而死，难道受你们的引诱胁迫吗！”四镇使者不敢再说话了。于是李希烈让甲士十人在馆舍中看守颜真卿，在庭院中挖了一个坑穴，说是准备活埋他。颜真卿神色安然，见李希烈说：“既然我的生死已经决定，何必玩弄花样！赶快一剑砍死我，岂不使你心中更痛快些吗？”于是李希烈向他道歉。

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宁、泾原、奉天、好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又诏诸道共讨之。曜行至郏城，遇希烈前锋将陈利贞，击破之；希烈势小沮。曜，翰之子也。

戊戌（二十一日），德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率领凤翔、宁、泾原、奉天、好行营兵马一万余人讨伐李希烈，又颁诏命各道共同讨伐。哥舒曜来到郏城时，与李希烈的前锋将领陈利贞遭遇，并打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声势稍挫。哥舒曜是哥舒翰的儿子。

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

李希烈让他的将领封有麟占据邓州，南方的通路于是断绝了，运送贡物以及商人旅客都不能通过。壬寅（二十五日），德宗颁诏修治上津县的山路，并设置了通邮的驿站。

二月，戊申朔，命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还吐蕃。

二月，戊申朔（初一），德宗命令鸿胪卿崔汉衡送区颊赞返回吐蕃。

丙寅，以河阳三城、怀、卫州为河阳军。

丙寅（十九日），朝廷以河阳三城、怀州、卫州设置河阳军。

丁卯，哥舒曜克汝州，擒周晃。

丁卯（二十日），哥舒曜攻克汝州，擒获周晃。

三月，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斩之；辛卯，拔黄州。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三月，戊寅（初一），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在黄梅打败李希烈的将领韩霜露，并斩杀了他。辛卯（十四日），曹王李皋攻克黄州。当时，李希烈的兵马在蔡山树起栅垒，形势险要，难以攻打。李皋声称西取蕲州，带领水军溯长江而上，李希烈的将领带兵沿着长江尾随而战。当离开蔡山三百余里的时候，李皋便又放开船只，顺流而下，急攻蔡山，并将蔡山攻克。李希烈回军救援不及而失败。李皋接着进军攻克蕲州，上表请求任命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季琳将兵三万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密谋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骡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

淮宁都虞候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韦清暗中向李勉表示归诚之意。李希烈派遣周曾与十将康秀琳带领兵马三万人攻打哥舒曜，来到襄城以后，周曾等人秘密策划回军袭击李希烈，拥戴颜真卿为节度使，让王玢、姚、韦清担任内应。李希烈得知此事以后，派遣别将李克诚带领骡军三千人袭击周曾等人，杀掉了周曾，并且杀掉王玢、姚及其同党。甲午（十七日），朝廷颁诏追赠周曾等人官位。开始的时候，韦清与周曾等人约定，一旦事情泄露，不可相互牵连，所以他独自得以幸免。韦请担心终究还会招致祸患，便劝说李希烈请让他到朱滔那里请求援兵，李希烈派他去了，他来到襄邑县的时候，便逃奔到刘洽那里去了。李希烈听说周曾等人已有变故，便将营垒关闭了好几天，他的那些前去侵犯尉氏、郑州的党羽闻知此事，也逃了回来。于是，李希烈向朝廷上表，将一切罪名都推到周曾等人身上，自己领兵返回蔡州，表面上表示悔过，顺从朝廷，实际上却是等候朱滔等人的援兵。他把颜真卿安置在龙兴寺。

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使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丁酉（二十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在安州交战，官军大败，张伯仪仅自身幸免于难，还失去了所持旌节。李希烈叫人把张伯仪的旌节以及被俘士兵的左耳给颜真卿看，颜真卿痛哭扑地，气绝而复苏，从此不再与人讲话。

夏，四月，上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募禁兵以讨李希烈。志贞请诸尝为节度、观察、都团练使者，不问存没，并勒其子弟帅奴马自备资装从军，授以五品官；贫者甚苦之，人心始摇。

夏季，四月，德宗任命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招募禁兵以讨伐李希烈。白志贞请求让各个曾经担任过节度使、观察使、都团练使的官员，不论在世的或殁世的，都勒令他们的子弟带着奴仆与马匹，自己备办衣物参军，授给他们五品官职。家境贫寒的人深以为苦，民心开始动摇。

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场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德宗命令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在丰邑里会盟，区颊赞因清水会盟未将边疆确定，便没来会盟。己未（十三日），德宗命令崔汉衡前往吐蕃，由吐蕃赞普作出决断。

庚申，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上督哥舒曜进兵，曜至颍桥，遇大雨，还保襄城。李希烈遣其将李光辉攻襄城；曜击却之。

庚申（十四日），德宗加任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以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作他的副职，任命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李皋作为他的副职。德宗督促哥舒曜到颖桥时，遇到大雨，便回军防守襄城。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李光辉攻打襄城，哥舒曜将他击退。

五月，乙酉，颍王薨。

五月，乙酉（初九），颍王李去世。

乙未，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

乙未（十九日），德宗让宣武节度使刘洽兼任淄青招讨使。

李晟谋取涿、莫二州，以绝幽、魏往来之路，与张孝忠之子升云围朱滔所署易州刺史郑景济于清苑，累月不下。滔以其司武尚书马实为留守，将步骑万余守魏营，自将步骑万五千救清苑，李晟军大败，退保易州。滔还军瀛州，张升云奔满城。会晟病甚，引军还保定州。

李晟策划攻取涿、莫二州，以便截断幽州与魏州往来的通路，与张孝忠的儿子张升云在清苑围困朱滔所署任的易州刺史郑景济，但好几个月未能攻打下。朱滔任命他的司武尚书马为留守，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防守魏州营垒，自己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五千人援救清苑。李晟军被打得大败，退守易州。朱滔回军瀛州，张升云逃奔满城。适逢李晟患病甚重，便带领军队回保定州。

王武俊以滔既破李晟，留屯瀛州，未还魏桥，遣其给事中宋端趣之。端见滔，言颇不逊，滔怒，使谓武俊曰：“滔以热疾，暂未南还，大王二兄遽有云云。滔以救魏博之故，叛君弃兄，如脱屣耳。二兄必相疑，惟二兄所为！”端还报，武俊自辨于马实，实以状白滔，言：“赵王知宋端无礼于大王，深加责让，实无他志。”武俊亦遣承令官郑和随实使者见滔，谢之。滔乃悦，相待如初。然武俊以是益恨滔矣。

由于朱滔打败李晟，留在瀛州屯驻，没有返回魏桥，王武俊便派遣他的给事中宋端前去催促朱滔。宋端见到朱滔，说话颇欠谦恭，朱滔很生气，让他告诉王武俊说：“我因身患热病，暂时未能南回，大王二哥便骤然有如此说法。我因救援魏博的原故，背叛国君，抛弃兄弟，就象脱去无跟的鞋子一样。二哥如果一定要怀疑我，那就但凭二哥为所欲为吧！”宋端回报王武俊，王武俊向马为自己分辩，马将此情状禀告朱滔说：“赵王知道宋端对大王无礼，狠狠地责备了他，赵王实在并无他意。”王武俊也派遣承令官郑和跟随马的使者去见朱滔，向他表示歉意。于是朱滔高兴起来，对待王武俊一如既往。然而，王武俊因此事却益发怨恨朱滔了。

六月，李抱真使参谋贾林诣武俊壁诈降。武俊见之。林曰：“林来奉诏，非降也。”武俊色动，问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诚效，及登坛之日，抚膺顾左右曰：”我本徇忠义，天子不察。‘诸将亦尝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语使者曰，’朕前事诚误，悔之无及。朋友失意，尚可谢，况朕为四海之主乎！‘“武俊曰：”仆胡人也，为将尚知爱百姓；况天子，岂专以杀人为事乎！今山东连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与谁守之！仆不惮归国，但已与诸镇结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诚能下诏赦诸镇之罪，仆当首唱从化；诸镇有不从者，请奉辞伐之。如此，则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同列，不过五旬，河朔定矣。“使林还报抱真，阴相约结。

六月，李抱真让参谋贾林到王武俊的营垒诈称归降，王武俊接见了贾林。贾林说：“我是奉诏而来的，并不是投降的。”王武俊脸色变了，问其中原故，贾林说：“皇上知道大夫对朝廷一向归诚效命，及至登上坛场称王时，还捶着胸口环顾随从说：”我本来是要献身忠义的，奈何皇上不能详察。‘诸将领也曾经共同上表讲过大夫的志向，皇上对使者说：“以前的事，诚然是朕的失误，后悔也来不及了。朋友之间意见不合，还可以道歉，何况我是四海之主呢！’”王武俊说：“我是个胡人，作为将领，还知道爱护百姓，何况身为皇上，哪能专门从事杀人呢！现在崤山以东接连用兵，白骨暴露，有如草莽，即使朝廷能够获胜，将与何人来共守呢！我并不害怕归顺国家，只是我已经与各镇结下盟约。胡人生性耿直，不愿让自己委曲。倘若皇上能够下诏赦免各镇的罪过，我自当第一个倡议归顺王化，各镇如有不服从的，请让我遵奉正义之辞讨伐他们。果能如此，我便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与我同列之人，不超过五十天，河朔地区便可安定了。”王武俊让贾林回报李抱真，暗中相互联络。

庚戌，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宁之境。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余万缗，常赋不能供。判度支赵赞乃奏行二法：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庚戌（初五），开始施行税间架法和除陌钱法。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驻在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各军环绕在淮宁周围。根据原有制度，各道军队开出本道，一概由度支提供给养。德宗优待体恤士兵，每当出境时，增加酒肉供给，士兵在本道的口粮仍然拨给他们的家庭，一人可以得到三人的给养，所以将士愿从中获利，于是各自出军，才越过本道便停下来，每月消耗钱一百三十余万缗，通常的赋税无法保证供给。判度支赵赞于是上奏施行税间架和除陌钱二法。所谓税间架法，每房屋两架为一间，上等房屋征税二千钱，中等的征税一千，下等的征税五百。吏人拿着笔，握着计算工具算，进入百姓家中，计算应征税额。有些住宅房屋多而没有其他资财的人家，交出的税钱动不动就是数百缗。敢于隐藏房屋一间的，杖责六十，奖赏告发人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法，就是凡公家私人所给与和买卖所得的钱，官家每缗钱中留取五十钱，对于给与其他物品和以物易物所得到的，约计成钱，进行计算。敢于瞒钱一百的，杖责六十，罚钱二千，奖赏告发人钱十缗，这奖赏钱一律出在获罪的人家。于是，愁苦怨恨之声，充满了远近各地。

丁卯，徙郴王逾为丹王，王为简王。

丁卯（二十二日），德宗改封郴王李逾为丹王，王李为简王。

庚午，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刺没藏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请遣区颊赞归国。秋，七月，甲申，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诏诸将相与区颊赞盟于城西。李揆有才望。卢杞恶之，故使之入吐蕃。揆言于上曰：“臣不惮远行，恐死于道路，不能达诏命！”上为之恻然，谓杞曰：“揆无乃太老！”杞曰：“使远夷，非谙练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则自今年少于揆者，不敢辞远使矣。”

庚午（二十五日），答蕃判官、监察御史于与吐蕃使者论剌没藏从青海回朝，说是双方边界已经确定，请让区颊赞回国。秋季，七月，甲申（初九），德宗任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壬辰（十七日），德宗颁诏命令诸将相与区颊赞在城西会盟。李揆素有才干与威望，卢杞憎恶他，所以让他出使吐蕃。李揆对德宗说：“我不害怕走远路，只是担心死在路途之中，不能将诏命送到。”德宗为李揆的话而悲伤，便对卢杞说：“李揆恐怕过于老迈了吧！”卢杞说：“到远方的夷人出使，不熟悉朝廷旧典的人是不行的。而且，李揆去了，今后年纪小于李揆的人，便不敢推辞去远方出使了。”

八月，丁未，李希烈将兵三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诏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将兵救之。乙卯，希烈将曹季昌以随州降，寻复为其将康叔夜所杀。

八月，丁未（初二），李希烈领兵三万人在襄城包围哥舒曜，诏令李勉以及神策军将领刘德信领兵援救哥舒曜。乙卯（初十），李希烈的将领曹季昌率随州归降，不久又被他的将领康叔夜杀死。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叛乱之帅者，独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余众，盖并胁从，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意外之变。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变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贵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形势，以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中兴。乾元之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驰，禁戎亦空，吐蕃乘虚，深入为寇，故先皇帝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淆、函失险，外侵则、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以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人为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拿，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已、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今则自叛矣，而余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往事，惟新令图，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极思劳神，徇无已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之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未审陛下复何以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子弟，悉可追还；明敕泾、陇、、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人心不摇，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当初，德宗在东宫当太子时，听说监察御史嘉兴人陆贽的名声。德宗即位以后，便召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屡次向他询问朝政得失。当时河南、河北地区用兵长久不能结束，赋税劳役日益增多，陆贽因兵源穷竭，百姓困顿，恐怕内部生出别的变故，便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打败敌人的关键，在于任用将领能够得当；驾驭将领的办法，在于掌握用人的权柄。任用将领不得当，兵马虽然众多，也是不足依恃的；失去用人的权柄，将领虽然有才干，还是不能为朝廷所用。”陆贽又说：“将领不能指挥士兵，国家不能驾驭将领，这不仅有耗费资财、玩忽寇盗的弊端，而且也会有兵火不息而终至自焚的灾祸。”又说：“现在河北、河南、淮西发起叛乱的主将，只是四五个凶人罢了。尚且恐怕其中有的人是遭受连累而受到损害，心中积蓄着自危的疑虑，匆忙之间，考虑不周，为情势所趋，不能停止。何况其余众人，恐怕全是因受人胁迫而跟随反叛的，如果知道还有生路，哪里还愿意作恶呢！”又说：“如果不解除眼前的忧虑，也许还会引起意外的变故。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利是百姓的核心。核心受到伤害，根本也就会受到伤害；根本受到伤害，枝干也就因过度疲劳跌落。”又说：“人心动摇，不得安宁，事故变幻，难以测度，所以用兵以拙而速为可贵，不以巧而迟为可贵。假如不能安定根本而去致力于救助末梢，那么，救助末梢所做的事情，也正是祸患所起的原因。”陆贽又论说关中的形势，他认为：“做天子的应该积蓄威严，昭示恩德，若是偏废，便有危险；应该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如果轻重颠倒，便不合乎事理。皇上所在的京都周围地区，是四方的根本。太宗布置府兵，分别隶属于禁卫，大概军府共有八百余所，而安排在关中的军府便约有五百所，全国敌不住关中，那么，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便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意图是很明白的了。国家安定的日子长了，军备逐渐衰败，虽然军府、卫所都依然存在，但是兵马演练却很罕见了。所以安禄山窃取被重颠倒的权柄，乘着外有重兵的资本，发动叛乱，有如洪水滔天，两京相继失守。还是靠着西部边疆有军队，诸牧监有马，各州有粮食，所以肃宗才得以复兴。乾元以后，外患又相继发生，整个军队向东讨伐，边疆的军备既已废驰，禁兵复又空虚，吐蕃乘国家虚弱，深入内地侵扰，所以先帝无法抵御，便避开吐蕃东游。这都是因为失去居于重兵防守之地，以控制轻兵屯戍之地的权柄，忘记考虑深深培固根柢。内有寇盗，崤山、函谷关便失去险要；外有攻侵，州、渭州便都成了外族的天下。在这样的时候，虽有各地的军队，难道能救助一朝发生的祸患吗？陛下回顾往事至此，难道不为此而寒心吗？现在朔方、太原的军队远在崤山以东，神策等六军又相继开出关外。倘若在贼臣勾引敌寇，狡猾的敌虏窥伺边疆，看准缝隙，乘虚而入，悄悄侵犯边防的亭障，这是愚臣在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将如何抵御？我从侧面得知，开始讨伐叛军时，议事的人大多把用兵看得轻而易举，都说只有调兵出征而实无战事，兵役不会超越时限，算起来需要兵员不会太多，估计费用也不会太大，国事并无骚扰，百姓并无辛劳。谁曾料到后来战事相继，灾祸频仍，变故难以测度，随着时间延长，逐渐背离了初始的谋划。以往被天下视为灾祸，都说铲而除之便可再回到太平之世的，是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诸人；以往被朝廷所信任，都说任而用之便可除去祸乱的，是朱滔、李希烈等人。不久前，李正己死了，李纳接续了他；李宝臣死了，李惟岳接续了他；梁崇义被平定了，李希烈又反叛了；李惟岳被杀掉了，朱滔又叛离了。这样说来，以往年被视为祸患的人，四个已经去掉三个了，但祸患终竟未曾减弱；以住被信任的人，现在却自行反叛了，而剩下来的人也难保不叛。由此可知，立国的安定与否在于形势，办事的成功与否在于用人。如果形势安定，那么异族也会与朝廷一条心的；如果形势危殆，那么同船之人也会成为敌人的。陛下岂能不以往事为借鉴，革新法度，修复被偏废的权柄，以便安定人心，恢复被倒持的权力，以巩固国家，却反而这样孜孜不倦，汲汲以求，费尽思索，劳尽心神，屈从于没完没了的欲求，而期待难以必成的功效呢！如今关中畿辅地区征发兵员已经太多，宫廷苑囿之中警备不全。万一将帅中有人又步朱滔、李希烈的后尘，或者依仗边塞壁垒险固，引诱招致异族入侵，或者偷偷发兵京郊畿辅，震动京城，干犯宫阙，这也是我私下里所担忧的啊，不知陛下又如何防备这种情况呢？倘使陛下肯屈尊听我的计策，那么，应该全部追回朝廷派遣的神策六军李晟等人以及诸使节、将领的子弟，明文敕令泾、陇、、宁各州，只要严密防守四境，还要说明再不征调兵员，使人们知道各保安定生活。又须颁降德音，罢除京城与畿辅各县的间架等杂税，此则可望使已经交税的人消弭怨恨，使现在居住在京城与畿辅各县的人们获得安宁，人心不再动摇，国家的根本自然就强固了。”德宗未能采用这些建议。

壬戌，以汴西运使崔纵兼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纵，涣之子也。

壬戌（十七日），德宗让汴西运使崔纵兼任魏州四节度都粮料使。崔纵是崔涣的儿子。

九月，丙戌，神策将刘德信、宣武将唐汉臣与淮宁将李克诚战，败于沪涧。时李勉遣汉臣将兵万人救襄城，上遣德信帅诸将家应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遣二将趣许州，未至数十里，上遣中使责其违诏，二将狼狈而返，无复斥候。克诚伏兵邀之，杀伤大半。汉臣奔大梁，德信奔汝州；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勉复遣其将李坚帅四千人助守东都，希烈以兵绝其后，坚军不得还。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

九月，丙戌（十二日），神策军将领刘德信、宣武军将领唐汉臣与淮宁军将领李克诚接战，在涧被打败。当时，李勉派遣唐汉臣领兵一万人援救襄城，德宗派遣刘德信率领在诸将领家应募的三千人协助唐汉臣。李勉上奏说：“李希烈的精兵都在襄城，许州空虚，如果袭击许州，襄城的围兵便自然解除了。”李勉派遣高德信、唐汉臣两位将领进趋许州。还没有走出几十里地，德宗派遣中使责备刘德信、唐汉臣违抗诏旨，两位将领狼狈而归，不再侦察敌情。李克诚埋伏兵马，拦击两位大将领，杀伤两位将领的兵马有一大半。唐汉臣逃往大梁，刘德信逃往汝州，李希烈流动巡哨的兵马已经劫掠到了伊阙。李勉再派遣他的将领李坚率四千人协助守东都，李希烈派兵截断李坚军的后路，李坚军无法返还。由此，汴军不能振作，襄城愈加危殆。

上以诸军讨淮宁者不相统一，庚子，以舒王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更名谊；以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自余将佐皆选中外之望。未行，会泾师作乱而止。复，嵩之孙也；巢父，孔子三十七世孙也。

因讨伐淮宁各军相互之间不能统一，庚子（二十六日），德宗任命舒王李谟为荆襄等道行营都元帅，改名为李谊，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长史，右庶子孔巢父为左司马，谏议大夫樊泽为右司马，其余将佐，也都是选任朝廷内外有名望的人物。这些人还未启程，适逢泾原军发生叛乱，只好作罢。萧复是萧嵩的孙子。孔巢父是孔子的三十七世孙。

上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冬，十月，丙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军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丁未，发至水，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粝食菜；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乃擐甲张旗鼓噪，还趣京城。令言入辞，尚在禁中，闻之，驰至长乐阪，遇之。军士射令言，令言抱马鬣突入乱兵，呼曰：“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军士不听，以兵拥令言而西。上遽命赐帛，人二匹；众益怒，射中使。又命中使宣慰，贼已至通化门外，中使出门，贼杀之。又命出金帛二十车赐之；贼已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狼狈骇走，贼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上遣普王谊、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慰谕之；贼已陈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

德宗征发泾原各道兵马援助襄城。冬季，十月，丙午（初二），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领兵五千人来到京城。士兵冒雨而行，甚是寒冷，他们多数携带着自家子弟前来，希望得到丰厚的赏赐送给自己家中的人，来到以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赏赐。丁未（初三），泾原军出发来到水，诏命京兆尹王犒劳军队，送去的只有粗米饭和菜饼。众人愤怒了，便踢翻了犒劳品，并借机扬言说：“我们将要赴敌而死，却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怎么能够拿自己的小命去往雪白的刀刃上撞呢！听说皇上琼林、大盈两个内库里金银锦帛装得满满的，我们不如一块儿去取吧。”于是众人穿上铠甲，举起旗帜，擂鼓呐喊，回军开向京城。姚令言入朝辞行，还在宫中，听说此事，乘马急驰来到长乐坂，与众人相遇。士兵用箭射姚令言，姚令言伏在马背上冲进哗乱的士兵之中，呼喊道：“诸位打错了主意！这次东征，前去立功，还愁不能富贵吗，怎么竟作这种满族抄斩的打算呢！”士兵不听劝告，用兵器簇拥着姚令言西进京城。德宗急忙命令赐给锦帛，每人两匹。众人更加愤怒，用箭射中使。德宗又命令中使前去安抚，而乱兵已经来到通化门外，中使才出了通化门，乱兵便将他杀死。德宗又命令拿出金银锦帛二十车赐给乱兵，但是乱兵已经进入城内，喧哗之声浩大，再不能够遏止。百姓惊惶狼狈而逃，乱兵大声喊叫着告诉他们：“你们不必恐慌，不会夺取你们的商货典当的利钱了，不会向你们征缴间架税和除陌钱了！”德宗派遣普王李谊与翰林学士姜公辅出来劝慰乱兵，而乱兵已经在丹凤门外结成阵列，聚来观看的百姓数以万计。

初，神策军使白志贞掌召募禁兵，东征死亡者志贞皆隐不以闻，但受市井富儿赂而补之，名在军籍受给赐，而身居市廛为贩鬻。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其数全少，卒有患难，将何待之！”不听。至是，上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王贵妃以传国宝系衣中以从；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什七八。

当初，神策军使白志贞主持招募禁兵，对东征死亡的兵员一概隐瞒不报，但凡收受到市井商贾富人的贿赂，便将他补为兵员。这些人名字写在军籍里，享受供给与赏赐，而自身仍然住在商肆之中贩卖货物。司农卿段秀实上言：“禁兵不精良，员额全都缺少，倘若猝然发生祸难，那将如何防御呢！”德宗不听段秀实的进言。至此，德宗召集禁兵去抵御乱兵，竟然没有一人到来。乱兵已经杀开关门而入，德宗这才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等人从宫苑的北门出走，王贵妃把传国之宝系在衣服中从行，后宫中的诸王、公主来不及跟从德宗出走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初，鱼朝恩既诛，宦官不复典兵，有窦文场、霍仙鸣者，尝事上于东宫，至是，帅宦官左右仅百人以从，使普王谊前驱，太子执兵以殿。司农卿郭曙以部曲数十人猎苑中，闻跸，谒道左，遂以其众从。曙，暧之弟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之，帅麾下四百人从，乃使建居后为殿。

当初，鱼朝恩既已诛除，宦官不再掌管军事。有名叫窦文场、霍仙鸣的，曾经在德宗居东宫时事奉过他，至此，他们带领宦官侍从仅一百人跟随德宗出走。德宗让普王李谊在前面开路，太子手握兵器殿后。司农卿郭曙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车驾出行，便在道东谒见，并带着他的家兵随行。郭曙是郭暧的弟弟。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便率领部下四百人从行，于是德宗让令狐建在后面作为殿军。

姜公辅叩马言曰：“朱尝为泾帅，坐弟滔之故，废处京师，心尝怏怏。臣谓陛下既不能推心待之，则不如杀之，毋贻后患。今乱兵若奉以为主，则难制矣。请召使从行。”上仓猝不暇用其言，曰：“无及矣！”遂行。夜至咸阳，饭数匕而过。时事出非意，群臣皆不知乘舆所之。卢杞、关播逾中书垣而出。白志贞、王翊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追及上于咸阳。颀，之从父兄弟；从一，齐贤之从孙也。

姜公辅挽住德宗的马缰进言说：“朱曾经担任过泾原的节帅，由于受到弟弟朱滔牵连的原故，遭到废黜，闲居京城，内心一度郁郁不乐。我认为陛下既然不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便不如将他杀掉，不要留下后患。现在哗乱的士兵如果拥戴他为首领，那就难于控制了。请将朱召来，让他随从出走。”德宗在仓猝间无暇照着姜公辅的话去办，说：“来不及了！”便出发了。夜里来到咸阳，大家只吃了几勺饭便过去了。当时，事情出于意料之外，群臣都不知道德宗的去向。卢杞、关播从中书省逾墙而出。白志贞、王以及御史大夫于颀、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人在咸阳追上了德宗。于颀是于的叔伯兄弟。刘从一是刘齐贤的从孙。

贼入宫，登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遂欢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诸坊居民各相帅自守。姚令言与乱兵谋曰：“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闲居私第，请相与奉之。”众许诺。乃遣数百骑迎于晋昌里第。夜半，按辔列炬，传呼入宫，居含元殿，设警严，自称权知六军。

乱兵进入宫中，登上含元殿，大声喊叫着说：“皇上已经出走，应该让人各自想法发财了！”于是乱兵欢呼鼓噪，争着进入府库，运走金银锦帛，直到运不动了，才停止下来。乘此时机，百姓也进入宫中，盗窍库房中的物品，彻夜不止。那些未能进入宫中库房的人们，便在路上抢劫。诸坊的居民都各自聚在一起自行守卫。姚令言和哗乱士兵商议说：“现在大家没有主子，不可能长久。朱太尉正在私人府第中闲居，请一起拥戴他吧。”大家答应，便派出几百人骑马到晋昌里府第迎接朱。半夜时分，朱紧扣马缰缓行，张列火炬，前后传呼着进入宫中，在含元殿住下，设置了严密的警戒，自称暂且统辖六军。

戊申旦，徒居白华殿，出榜于外，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至惊乘舆，西出巡幸。太尉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禄食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若出三日，检勘彼此无名者，皆斩！”于是百官出见，或劝迎乘舆，不悦，百官稍稍遁去。

戊申（十六日），早晨，朱移居白华殿，在宫外张出告示，声称：“泾原的将士长期身居边疆，不熟悉朝廷的礼仪，便进入宫中，使圣上受到惊动，西出巡幸。朱太尉已经暂且统辖六军。神策军士兵以及文武百官凡是靠俸禄过活的，应当全部前往圣上出巡的地方，不能前往的，可到本官官署来。如果超过三天，查出两处都未具名的人，一概斩首。”于是百官只好出来见朱。有的人劝说朱前去迎接德宗，朱不高兴，于是百官逐渐逃走。

源休以使回纥还，赏薄，怨朝廷，入见，屏入密语移时，为陈成败，引符命，劝之僭逆。喜，然犹未决。宿卫诸军举白幡降者，列于阙前甚众。夜于苑门出兵，旦自通化门人，骆驿不绝，张弓露刃，欲以威众。

源休出使回纥归来，由于赏赐菲薄而埋怨朝廷，这时他入宫去见朱，屏退在场的人，秘密交谈了一段时间。他为朱陈述古今成败之理，征引符命之说，劝朱称帝。朱大喜，但还犹豫未决。在宫中为皇上值宿警卫的各支军队举起白旗归降朱的人，排列在宫门前面，为数很多。朱在夜间由宫苑大门放出士兵，到天亮再由通化门进来，络绎不绝，弩张剑拔，打算以此向群众示威。

上思桑道茂之言，自咸阳幸奉天。县僚闻车驾猝至，欲逃匿山谷；主簿苏弁止之。弁，良嗣之兄孙也。文武之臣稍稍继至；己酉，左金吾大将军至奉天。素有威望，众心恃之稍安。

德宗想起桑道茂的话，便从咸阳前往奉天。县中的官员听说皇上的车驾突然来到，打算逃到山谷中躲藏起来，主薄苏弁制止了他们。苏弁是苏良嗣之兄的孙子。这时，文武臣僚逐渐地相继到来。己酉（初五），左金吾大将军浑到达奉天。浑素来便有威望，大家倚恃浑，心情稍微安定。

庚戌，源休劝朱禁十城门，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为佣仆潜出。休又为说诱文武之士，使之附。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久失兵柄，太仆卿张光晟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悉起而用之。工部侍郎蒋镇出亡，坠马伤足，为所得。先是休以才能，光晟以节义，镇以清素，都官员外郎彭偃以文学，太常卿敬以勇略，皆为时人所重，至是皆为用。

庚戌（初六），源休劝说朱关闭长安的十个城门，不许将朝廷官员放出城外。朝廷官员往往改换服装，扮作雇工或仆人，暗中出城。源休又为朱劝诱文武官员，让他们依附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长期失去兵权，太仆卿张光晟以才干自负，都郁郁不得志，朱全都起用了他们。工部侍郎蒋镇出逃时，掉下马来，脚部摔伤，也被朱得到。在此之前，由于源休才能出众，张光晟能守节义，蒋镇清正俭朴，都官员外郎彭偃有文采学识，太常卿敬勇敢而有谋略，都为当时人所推重，至此，他们都被朱所起用。

凤翔、泾原将张廷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救襄城，未出潼关闻朱据长安，杀其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溃归于。于是自谓众心所归，谋反遂定。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百司供亿，六军宿卫，咸似乘舆。

凤翔、泾原将领张廷芝、段诚谏带领数千人援助襄城，还未走出潼关，听说朱占据长安，便杀死大将陇右兵马使戴兰，乱哄哄地归降了朱。朱因此自认为人心所向，便决定谋反。他任命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各部门的供给，六军宿卫宫禁，都仿照皇帝的设置。

辛亥，以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以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奉天防城使。

辛亥（初七），德宗任命浑为京畿、渭北节度使，行在都虞候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令狐建为中军鼓角使，神策都虞候侯仲庄为左卫将军兼任奉天防城使。

朱以司农卿段秀实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数十骑召之。秀实闭门拒之，骑士逾垣入，劫之以兵。秀实自度不免，乃谓子弟曰：“国家有患，吾于何避之，当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见。喜曰：“段公来，吾事济矣。”延坐问计。秀实说之曰：“公本以忠义著闻天下，今泾军以犒赐不丰，遽有披猖，使乘舆播越。夫犒赐不丰，有司之过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舆，复归宫阙，此莫大之功也！”默然不悦，然以秀实与已皆为朝廷所废，遂推心委之。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皆秀实素所厚也，秀实密与之谋诛，迎乘舆。

朱因司农卿段秀实长期失去兵权，猜想他必定会郁郁不乐，便派遣数十人骑马传召他。段秀实闭门拒绝来使，骑兵跳墙而入，用兵器劫持了他。段秀实估计自己不能幸免，便对子弟说：“国家蒙受灾难，我能够躲避到何处去！我自当为国家殉难，你们应去自求生路。”于是段秀实去见朱。朱高兴地说：“段公一来，我的大事可望成功了。”朱请段秀实入坐，向他询问计谋，段秀实劝说他道：“你本来以忠义著称于天下，现在泾原军因犒劳赏赐不丰厚，骤然猖獗而起，致使圣上流离失所。若说犒劳赏赐不够丰厚，那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圣上哪里能够知道此事！你最好用这个道理开导将士，讲清祸福，迎接圣上，再回宫中，这是没有比这更大的功劳了！”朱默不作声，心中不快，但是认为段秀实与自己都是被朝廷所废黜的，所以还是推心置腹地委任他。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候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都是段秀实平素所厚待的人，段秀实暗中与他们计议诛杀朱，迎接德宗。

上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朱为乱兵所立，且来攻城，宜早修守备。”卢杞切齿言曰：“朱忠贞，群臣莫及，奈何言其从乱，伤大臣心！臣请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为然。又闻群臣劝奉迎，乃诏诸道援兵至者皆营于三十里外。姜公辅谏曰：“今宿卫单寡，防虑不可不深，若竭忠奉迎，何惮于兵多；如其不然，有备无患。”上乃悉召援兵入城。卢杞及白志贞言于上曰：“臣观朱心迹，必不至为逆，愿择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诸从臣皆畏惮，莫敢行；金吾将军吴溆独请行，上悦。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禄而违其难，何以为臣！吾幸托肺附，非不知往必死，但举朝无蹈难之臣，使圣情慊慊耳！”遂奉诏诣。反谋已决，虽阳为受命，馆溆于客省，寻杀之。溆，凑之兄也。

德宗来到奉天之初，下诏征调邻近各道兵马前来援救。有人上言说：“朱被哗乱的士兵所拥立，将来攻打奉天城，应早做防守的准备。”卢杞咬牙切齿地说：“朱的忠贞，是群臣所赶不上的，怎么能说他随从作乱，而伤大臣的心呢！我请求以举家一百口人担保朱不会造反。”德宗也认为是这样，又听说群臣劝说朱迎接自己，便下诏已经到来的各道援兵都在距离奉天三十里外扎营。姜公辅规劝说：“现在宫中值宿警卫的兵力非常薄弱，防范和顾虑不能不缜密一些。如果朱竭尽忠心迎接陛下，他对援兵多有什么忌惮的？倘若朱并不是这样，那也是有备无患。”于是德宗传召援兵全部入城。卢杞及白志贞对德宗说：“我看朱内心的真情，必定不至于叛逆。希望陛下选择大臣前往京城安抚他，以便观察他的态度。”德宗因诸随从出走的朝臣都心怀畏惧，不敢前去，只有金吾将军吴溆请求前去，心中很高兴。吴溆退朝后告诉别人说：“接受国家的俸禄而逃避国家的危难，怎么能够做人臣呢！我有幸做为帝室的微末之亲，不是不知道前往必定会死，但是举朝没有赴难的臣下，也太让圣上遗憾了！”于是，吴溆带着诏书去见朱。朱已经决定谋反，虽然佯装接受诏命，把吴溆安置在客省，但不久便将他杀了。吴溆是吴凑的哥哥。

遣泾原兵马使韩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时奉天守备单弱，段秀实谓岐灵岳曰：“事急矣！”使灵岳诈为姚令言符，令是且还，当与大军俱发。窃令言印未至，秀实倒用司农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至骆驿，得符而还。秀实谓同谋曰：“来，吾属无类矣！我当直搏杀之，不克则死，终不能为之臣也！”乃令刘海宾、何明礼阴结军中之士，欲使应之于外。兵至，、令言大惊；岐灵岳独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实等。

朱派遣泾原兵马使韩带领精锐兵马三千人，声称迎接德宗，实际上是袭击奉天。当时奉天的防守非常薄弱，段秀实对岐灵岳说：“事情危急了！”他让岐灵岳盗用姚令言的印符，命令韩暂且回军，与大队人马同时出发。由于姚令言的印信未能盗来，段秀实便倒用司农印的印符，招募了擅长奔走的人去追赶韩。韩行至骆驿，得到印符便回军了。段秀实与共同策划的人们说：“韩一回来，我辈是要无一幸免的了。我自当直接与朱搏斗，将他杀死，若不能成功，便一死了之，终究不能作朱的臣属的！”于是段秀实让刘海宾、何明礼暗中联络军中的将士，准备使他们从外部响应。韩军回来后，朱和姚令言极为震惊，岐灵岳独自承担了罪名而死，没有牵连段秀实等人。

是日，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举手捍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与秀实相搏凶凶，左右猝愕，不知所为。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忠臣前助，得匍匐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既死，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海宾服而逃，后二日，捕得，杀之；亦不引何明礼。明礼从攻奉天，复谋杀，亦死。上闻秀实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这一天，朱传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以及段秀实等人商议称帝事宜，段秀实猛然站起来，夺去源休的象牙朝笏，走上前去，唾朱的脸，大骂道：“狂妄的叛贼！我恨不能将你斩为万段，岂肯随从你造反呢！”于是用朝笏击打朱，朱举起手来抵挡笏击，朝笏只击中了朱的额头，血花溅到地上。朱与段秀实呼喝着相互搏斗，他的侍从由于事出仓猝，惊慌不知如何是好。刘海宾不敢上前，乘着混乱逃走。李忠臣前去帮助朱，朱得以匍匐着脱身逃走。段秀实知道事情不能成功，便对朱的党羽说：“我不和你们一起造反，为什么不杀死我！”众人争着上前去杀段秀实，朱一手给自己止着血，一手制止众人说：“他是义士啊！不要杀他。”段秀实死去以后，朱哭他甚是悲哀，还以三品官的丧礼埋葬了他。刘海宾穿着丧服逃走，过了两天，朱逮捕了他，将他杀了，而他也不曾牵连何明礼。何明礼跟随朱攻打奉天，再次策划诛杀朱，也死去了。德宗听到段秀实的死讯，悔恨当初没有任用他，涕泪交流地哭了许久。

壬子，以少府监李昌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壬子（初八），德宗任命少府监李昌为京畿、渭南节度使。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儒缓，好修饰边幅，不习军事，闻上在奉天，欲迎大驾，具服用货财，献于行在。后营将李楚琳，为人剽悍，军中畏之，尝事朱，为所厚。行军司马齐映与同幕齐抗言于镒曰：“不去楚琳，必为乱首。”镒命楚琳出戍陇州。楚琳托事不时发。镒方以迎驾为忧，谓楚琳已去矣。楚琳夜与其党作乱，镒缒城而走，贼追及，杀之，判官王沼等皆死。映自水窦出，抗为佣保负荷而逃，皆免。

凤翔节度使、同平章事张镒，性情儒雅迂徐，喜欢修饰边幅，并不熟悉军事。张镒听说德宗出走奉天，准备迎驾，备办衣服用具、货物资财，献到行在。后营将领李楚琳为人矫捷勇猛，军中将士都畏惧他。他曾事奉过朱，朱待他不薄。行军司马齐映与幕僚齐抗对张镒说：“若不将李楚琳除去，他必定会成为变乱的祸首。”张镒命令李楚琳出去戍守陇州，李楚琳借口有事，没有按时出发。张镒正在因迎接大驾而忧心，自以为李楚琳已经离开了。李楚琳与他的同党在夜间发起变乱，张镒系绳越城逃走，李楚琳追上了他，将他杀死。判官王沼等人全都死去。齐映从水洞中出城，齐抗扮成雇工背负肩挑地逃了出去，均得不死。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之，遽请见曰：“陛下大误，凤翔将卒皆朱故部曲，其中必有与之同恶者。臣尚忧张镒不能久，岂得以銮舆蹈不测之渊乎！”上曰：“吾行计已决，试为卿留一日。”明日，闻凤翔乱，乃止。

开始时，德宗嫌奉天过于狭小，打算前往凤翔，户部尚书萧复闻讯，急忙求见德宗说：“陛下大大地错了。凤翔将士都是朱过去的家兵，其中必定有人与朱共同作恶。对张镒我尚且担心他不能长久，岂能让陛下的车驾陷入不可测度的深渊呢！”德宗说：“我去凤翔，主意已定，权且为你逗留一天吧！”次日，德宗听说凤翔已经发生变乱，便不再到凤翔去。

齐映、齐抗皆诣奉天，以映为御史中丞，抗为侍御史。楚琳自为节度使，降于朱；陇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

齐映、齐抗都到达奉天，德宗任命齐映为御史中丞，齐抗为侍御史。李楚琳自称节度使，投降朱；陇州刺史郝通投奔了李楚琳。

商州团练兵杀其刺史谢良辅。

商州练团练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刺史谢良辅。

朱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癸丑，以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自余张光晟等各拜官有差。立弟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掌朝政，凡之谋划、迁除、军旅、资粮，皆禀于休。休劝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凡七十七人。寻又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镇忧惧，每怀刀欲自杀，又欲亡窜，然性怯，竟不果。源休劝诛朝士之窜匿者以胁其余，镇力救之，赖以全者甚众。樊系为撰册文，既成，仰药而死。大理卿胶水蒋诣行在，为贼所得，绝食称病，潜窜得免。

朱从白华殿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更改年号为应天。癸丑（初九），朱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彭偃为中书舍人，其余张光晟等人也都分别封拜官职，大小不等。又立弟弟朱滔为皇太弟。姚令言与源休共同执掌朝政，凡是朱的谋划、任官、军事和物资粮草等事，都要向源休禀报。源休劝说朱消灭留在京城的宗室，以便根绝人们的期望，杀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不久，朱又任命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二人并同平章事。蒋镇又愁又怕，每每怀揣刀子，准备自杀，又打算逃亡，然而生性怯懦，终究未能实施。源休劝说朱诛杀逃亡隐匿的朝臣，以便胁迫其余的朝臣，蒋镇尽力营救他们，赖蒋镇得以全身的人甚多。樊系为朱撰写册文，写完以后，便服毒自杀。大理卿胶水人蒋前往行在，被叛军捉住。蒋拒绝进食，佯称染病，暗中逃去，幸免于难。

哥舒曜食尽，弃襄城奔洛阳；李希烈陷襄城。

哥舒曜军粮吃光，放弃襄城，逃奔洛阳，李希烈攻陷了襄城。

右龙武将军李观将卫兵千余人从上于奉天，上委之召募，数日，得五千余人，列之通衢，旗鼓严整，城人为之增气。

右龙武将军李观带领卫兵一千余人到奉天跟随德宗，德宗委托他招募兵员。数天之后，李观募得五千余人，将他们排列在大道上，军容布列严整，奉天城中的人们因此而勇气大增。

姚令言之东出也，以兵马使京兆冯河清为泾原留后，判官河中姚况知泾州事。河清、况闻上幸奉天，集将士大哭，激以忠义，发甲兵、器械百余车，通夕输行在。城中方苦无甲兵，得之，士气大振。诏以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况为行军司马。

姚令言东出泾原时，让兵马使京兆人冯河清担任泾原留后，让判官河中人姚担任知泾州事。冯河清和姚况听说德宗出走奉天，集合将士，当场大哭，以忠义激发将士，发出铠甲、兵器、器械等一百余车，彻夜运往行在。奉天城中正苦于没有铠甲兵器，得到这些供给，士气大振。德宗颁诏任命冯河清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姚况为行军司马。

上至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始至，上喜甚，抚劳有加。宁退，谓所亲曰：“主上聪明英武，从善如流，但为卢杞所惑，以至于此！”因潸然出涕。杞闻之，与王谋陷之。言于上曰：“臣与宁俱出京城，宁数下马便液，久之不至，有顾望意。”会朱下诏，以左丞柳浑同平章事，宁为中书令。浑，襄阳人也，时亡在山谷。使尉康湛诈为宁遗朱书，献之。杞因谮宁与朱结盟，约为内应，故独后至。乙卯，上遣中使引宁就幕下，云宣密旨，二力士自后缢杀之，中外皆称其冤；上闻之，乃赦其家。

德宗来到奉天数日，右仆射、同平章事崔宁方始来到，德宗甚为高兴，对他大加抚慰。崔宁退下来后，对亲近的人说：“皇上聪慧明达，英俊威武，从善如流，只是被卢杞所迷惑，以至落到这般地步！”于是扑簌簌地流下了眼泪。卢杞闻知此事，便与王图谋陷害他。王对德宗说：“我与崔宁一块儿从京城出来，崔宁好几次下马便溺，以至好长时，这是存心观望。”适逢朱颁下诏旨，任命左丞柳浑为同平章事，崔宁为中书令。柳浑是襄阳人，当时正逃亡在山谷。王指使县尉康湛伪造崔宁给朱的书信，并将书信献给朝廷。卢杞因此诬陷崔宁与朱结有盟约，约定做朱的内应，所以只有崔宁后到奉天。乙卯（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将崔宁领到帐幔下面，说是传达密旨，让两个力士从背后将他缢杀。朝廷内外都说崔宁冤枉，德宗听说以后，便将崔宁全家赦免了。

朱遣使遗朱滔书，称：“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卿除殄，当与卿会于洛阳。”滔得书，宣示军府，移牒诸道，以自夸大。

朱派遣使者给朱滔送信，内称：“三秦一带，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使可平定。大河以北，委托你来消灭敌军，我自当与你在洛阳见面。”朱滔接到书信便向军府宣布，并向诸道发布文书，借以自夸自大。

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诸将相与恸哭。李怀光帅众赴长安，马燧、李各引兵归镇，李抱真退屯临。

德宗派遣中使向魏县行营通告蒙难，各位大将在一块儿放声大哭。李怀光率领部众开赴长安，马燧、李各自领兵回归本镇，李抱真退兵屯扎临。

丁巳，以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

丁巳（十三日），德宗任命户部尚书萧复为吏部尚书，吏部郎中刘从一为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姜公辅为谏议大夫，三人并同平章事。

朱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副之，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拓东王，以捍关东之师，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朱亲自领兵进逼奉天，军队的声势甚为盛大。他任命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其副职，任命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仇敬忠为同、华等州节度使、拓东王，以抵御关东的军队，还任命李日月为西道先锋经略使。

宁留后韩游，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受诏将兵三千拒于便桥，与遇于醴泉。游欲还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贼亦随至，是引贼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于此，贼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顾而过，则与奉天夹攻之。”游曰：“贼强我弱，若贼分军以缀我，直趣奉天，奏天兵亦弱，何夹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卫天子也。且吾士卒饥寒而贼多财，彼以利诱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亦随至。官军出战，不利，兵争门，欲入；浑与游血战竟日。门内有草车数乘，使虞候高固帅甲士以长刀斫贼，皆一当百，曳车塞门，纵火焚之，众军乘火击贼，贼乃退，会夜，营于城东三里，击柝张火，布满原野，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毁佛寺以为梯冲。韩游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固，侃之玄孙也。自是日来攻城，、游等昼夜力战。幽州兵救襄城者闻反，突入潼关，归于奉天，普润戍卒亦归之，有众数万。

宁留后韩游、庆州刺史论惟明、监军翟文秀，接受诏旨，带领兵马三千人在便桥抵御朱，与朱在醴泉遭遇，韩游打算回军直趋奉天，翟文秀说：“我军开向奉天，敌军也会随后而来，这是招引敌军来逼迫圣上啊。不如留下来，在此扎营，敌军必定不敢越过我军，开向奉天。如果敌军不顾我军便开过去，那我军便与奉天军两面夹攻敌军。”韩游说：“敌强我弱，如果敌军分出一支军队拖住我军，大军直趋奉天，奉天的兵马也很薄弱，还谈什么两面夹攻！现在我军赶忙开往奉天，这正是为了保卫圣上啊。而且，我军士兵饥饿寒冷，而敌军的财物很多，敌军若用财物诱惑我军士兵，我是无法禁止的。”于是韩游领兵开入奉天。朱随在韩游后面也赶到了，官军出城交战失利。朱军争夺城门，打算进城，浑与韩游血战了一整天。城门里面有几辆草车，浑让虞候高固率领身穿铠甲的战士用长刀砍杀敌人，个个以一当百，又把草车拖过来堵塞在城门口，放火烧车，各军乘着火势出击敌人，敌军只好后退。到了夜晚，朱在奉天城东三里扎营，击木梆报时的声音和燃起的火堆布满了原野。朱让西明寺僧人法坚制造攻城用具，毁掉指寺，取其木材，制作云梯和冲车。韩游说：“西明寺的木材都是干燥柴禾，只要准备好火种，等着敌人攻城。”高固是高侃的玄孙。此后朱每天都来攻城，浑、韩游等昼夜奋力作战。派去援救襄城的幽州兵听说朱造反，便冲入潼关，在奉天归附了朱，戍守普润的士兵也归附了他，朱的兵马达到数万人。

上与陆贽语及敌故，深自克责。贽曰：“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贽退，上疏，以为：“陛下志壹区宇，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是以叛乱继起，怨并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唯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臣所谓致今日之患，群臣之罪者，岂徒言欤！圣旨又以国家兴衰，皆有天命。臣闻天所视听，皆因于人。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然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谓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而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何忧乎乱人，何畏于厄运！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而已！”

德宗与陆贽谈到变乱的原故，深深自责。陆贽说：“招致今日的祸患都是群臣的罪过。”德宗说：“这也是天命，并不关乎人事。”陆贽退朝后，奏上章疏，他认为：“陛下志在统一疆域，四次征伐不朝之徒，凶恶的魁首终至受戮，叛逆的将领却又相继作乱，战争的灾祸接连不断，已经有三个年头。征发军队日渐增多，征收赋税日渐繁重，内起京城，外至边疆，行路之人有刀兵的忧虑，居家之人有苛刻索求的困苦。所以叛乱相继发生，痛恨与怨言一同兴起，非同寻常的忧患，为民众所共同担心。只有陛下蒙在鼓里，不得而知，以致使凶兵击鼓噪进，在大白天里干犯宫门，这难道不就是由于朝廷出现漏洞，人心已经背离，给他们造成了可乘之机吗！陛下有辅政得力的大臣，有亲信，有谏官，有防卫部门，他们见到危险而不能够竭尽诚心，面临灾难而不能够效力赴死，我所说的招致今日的祸患，是群臣的罪过的话，难道只是空言吗！陛下又认为国家的兴盛与衰落，都是有天命的。我听说上天的所见所闻，都是本着人们的所见所闻的。所以祖伊斥责殷纣的文辞说：”我生来是没有在天之命的！‘周武王数落殷纣的罪行说：“竟然说我有天命的在身，不肯以自己所受的侮辱为戒。’这又是在说明抛开人事来推求天命是定然不可的道理啊。《易经》说：”观此履卦，考究吉祥。‘又说：“吉凶是得失的表象。’这便是说天命是由人掌握的，天命的意义是讲得很明了的了。这样说来，圣人贤哲的本意，在《六经》中会合贯通，都说祸福是由人掌握的，没有说过盛衰是由天命支配的。一般地说来，把人事治理好了而天命却降下变乱的事，是没有的；把人事处理乱了而天命却降下安康的事，也是没有的。自不久以前，征讨颇为频繁，刑法稍嫌过密，物力消耗已尽，民心惊恐疑虑，就象置身于风波之上，总是动荡不安。上自朝臣，下至百姓，宗族邻里日夜相聚商量，都担心必定要发生变故，不久恰有泾原叛兵事件，果真便如大家所曾预料。京城的百姓，往往超过十万，固然不会人人尽知推算之术，个个都懂占卜之书，这正说明招致敌寇的原由，未必全都与天命有关。我听说治理有时会生出变乱，变乱有时会有助于治理；有因没有危难而失去成业的，有因诸多磨难而振兴邦国的。现在，生出变乱和失去成业的事情，已经成为既往，是不能再追回来的；而那有助于治理和振兴邦国的业绩，就看陛下是否能够深自勉励而慎重地修明其事了。叛乱之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苦难的命运有什么可怕的！勤勉自励不止，足以再致太平之世，岂是只扫荡叛敌，光复朝廷罢了！”

田悦说王武俊，使与马共击李抱真于临。抱真复遣贾林说武俊曰：“临兵精而有备，未易轻也。今战胜得地，则利归魏博；不胜，则恒冀大伤。易、定、沧、赵，皆大夫之故地也，不如先取之。”武俊乃辞悦，与马北归。壬戌，悦送武俊于馆陶，执手泣别，下至将士，赠遗甚厚。

田悦劝说王武俊，让他与马在临共同进击李抱真。李抱真又派遣贾林规劝王武俊说：“临士卒精锐，并有防备，是不应该轻视的。如今您战胜了，得到地盘，而利益却归于魏博；如果不能取胜，恒冀便大遭伤害。易、定、沧、赵各州，都是大夫您原来就有的辖地，不如先攻取这些地方。”于是王武俊推辞了田悦的请求，与马回军北归。壬戌（十八日），田悦在馆陶给王武俊送行，拉着王武俊的手洒泪而别，对王武俊的将士，他所赠送的物品都甚为丰厚。

先是，武俊召回纥兵，使绝李怀光等粮道，怀光等已西去，而回纥达干将回纥千人、杂虏二千人适至幽州北境。朱滔因说之，欲与俱诣河南取东都，应接朱，许以河南子女赂之。滔娶回纥女为侧室，回纥谓之朱郎，且利其俘掠，许之。

在此之前，王武俊招来回纥兵马，让回纥人断绝李怀光等人的运粮通道。李怀光等人已经西去，而回纥达干带领回纥一千人和杂编各族兵马两千人却恰好来到幽州北部边境。朱滔因而劝说回纥人，打算与回纥人一起到河南地区去攻取东都洛阳，接应朱，并答应将那里的男女用来贿赂回纥。朱滔娶了回纥女子作为偏房，回纥人把朱滔称为朱郎，而且贪图对河南地区的俘获虏掠，便应承了朱滔。

贾林复说武俊曰：“自古国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兴；况主上九业天子，聪明英武，天下谁肯舍之共事朱乎！滔自为盟主以来，轻蔑同列。河朔古无冀国，冀乃大夫之封域也。今滔称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纥，其志欲尽吞河朔而王之，大夫虽欲为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战，非滔之比；又本以忠义手诛叛臣，当时宰相处置失宜，为滔所诳诱，故蹉跌至此。不若与昭义并力取滔，其势必获。滔既亡，则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转祸为福之道也。今诸道辐凑攻，不日当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过而归国，则已晚矣！”时武俊已与滔有隙，因攘袂作色曰：“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岂能臣此田舍儿乎！”遂与抱真及马燧相结，约为兄弟；然犹外事滔，礼甚谨，与田悦各遣使见滔于河间，贺朱称尊号，且请马之兵共攻康日知于赵州。

贾林再次劝王武俊说：“自古以来，国家蒙受祸患，未必不因祸患而再次兴起，何况圣上已是九世天子，聪慧明达，英俊威武，天下之人有谁肯于舍弃圣上而共同事奉朱呢！朱滔自从当了盟主以来，看不起共同发难的人们，河朔自古以来便没有冀国，冀乃是大夫的封地。如今朱滔号称冀王，又在西边依赖他的哥哥，从北边招引回纥，他的意图是想将河朔全部吞并，自称为王，尽管大夫想做他的臣属，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大夫雄强勇武，善于作战，不是朱滔所能比拟的。加之，大夫原是本着忠义亲手诛杀叛臣李惟岳的，当时宰相处理失当，又被朱滔所诳骗诱惑，所以才失误到这个地步。不如与昭义合力攻取朱滔，势必成功。朱滔既已灭亡，朱便自然会被打败。这是并非每个世代都有的功绩，是转祸为福的途径啊。现在，各道兵马象辐条集中于车毂般地合力攻打朱，过不了多久，自当将朱平定。到天下已经安定，大夫才去悔悟过错，归顺国家，那就为时太晚了！”当时，王武俊与朱滔已经有了嫌隙，因而捋起袖子，奋然作色地说：“对于享有二百年国祚的天子，我都不能给他做臣属，我又怎么能给这个乡下穷小子做臣属呢！”王武俊于是与李抱真以及马燧相结纳，约定互为兄弟，但表面上仍然事奉朱滔，执礼甚是小心。他与田悦各自派遣使者在河间拜见朱滔，祸贺朱加称皇帝尊号，而且邀请马的兵马与他共同在赵州攻打康日知。

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将子弟军在汝州，闻难，引兵入援，与众战于见子陵，破之；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癸亥，进屯东渭桥。

汝、郑应援使刘德信带领由诸使子弟组成的军队驻扎在汝州，听说德宗蒙难，便领兵入援，与朱兵在见子陵接战，并打败了朱兵。由于东渭桥有转运输送时积下来的粮食。癸亥（十九日），刘德信便进兵屯驻东渭桥。

朱夜攻奉天东、西、南三面。甲子，浑力战却之；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复攻城，将军高重捷与将李日月战于梁山之隅，破之；乘胜逐北，身先士卒，贼伏兵擒之。其麾下十余人奋不顾死，追夺之；贼不能拒，乃斩其首，弃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亲抚而哭之尽哀，结蒲为首而葬之，赠司空。朱见其首，亦哭之曰：“忠臣也！”束蒲为身而葬之。李日月，之骁将也，战死于奉天城下；归其尸于长安，厚葬之。其母竟不哭，骂曰：“奚奴！国家何负于汝而反？死已晚矣！”及败，贼党皆族诛，独日月之母不坐。

朱在夜间攻打奉天城的东、西、南三面，甲子（二十日），浑奋力而战，击退了朱，左龙武大将军吕希倩战死。乙丑（二十一日），朱又来攻城，将军高重捷与朱的将领李日月在梁山的一个角落中交战，打败了李日月。高重捷乘胜追击败兵，身先士卒，敌军用伏兵将他擒获。高重捷部下有十余人奋不顾身，追赶并援救高重捷，敌军不能抵挡，便砍去高重捷的头颅，丢下他的躯体走了。部下将高重捷的躯体收起，带进城来，德宗亲自抚摩着高重捷的躯体，极度悲哀地向他哭泣着，用香蒲结扎成头颅将他埋葬，还追封他为司空。朱见到高重捷的头颅，也哭着说：“他是一位忠臣啊！”朱用香蒲结扎成躯体而埋葬了他。李日月是朱的一员骁将，在奉天城下战死，朱将他的尸体送回长安，予以厚葬。他的母亲始终没有哭，还骂着说：“奚人的奴才！国家哪儿辜负了你，你非要造反？你死得已经很晚了！”及至朱败亡，敌人的同党都遭到灭族的杀戮，只有李日月的母亲未受牵连。

己巳，加浑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己巳（二十五日），德宗加封浑为京畿、渭南北、金商节度使。

壬申，王武俊与马实至赵州城下。

壬申（二十八日），王武俊与马来到赵州城下。

初，朱镇凤翔，遣其将牛云光将幽州兵五百人戍陇州，以陇右营田判官韦皋领陇右留后。及郝通奔凤翔，牛云光诈疾，欲俟皋至，伏兵执之以应，事泄，帅其众奔。至阳，遇遣中使苏玉赍诏书加皋中丞，玉说云光曰：“韦皋，书生也。君不如与我俱之陇州，皋幸而受命，乃吾人也；不受命，君以兵诛之，如取孤犯耳！”云光从之。皋从城上问云光曰：“者不告而行，今而复来，何也？”云光曰：“者未知公心，今公有新命，故复来，原托腹心。”皋乃先纳苏玉，受其诏书；谓云光曰：“大使苟无异心，请悉纳甲兵，使城中无疑，众乃可入。”云光以皋书生，易之，乃悉以甲兵输之而入。明日，皋宴玉、云光及其卒于郡舍，伏甲诛之。筑坛，盟将士曰：“李楚琳贼虐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宜相与讨之！”遣兄平、诣奉天，复遣使求援于吐蕃。

当初，朱出任凤翔节帅，派遣他的部将牛云光带领幽州兵五百人戍守陇州，任命陇右营田判官韦皋兼任陇右留后。及至郝通逃奔凤翔，牛云光佯病，打算等韦皋到来，用伏兵擒获韦皋以响应朱，由于事情泄露了，他便率领部下逃奔朱。牛云光来到阳，遇到朱派遣中使苏玉携带诏书前去加封韦皋为中丞，苏玉劝牛云光说：“韦皋是一个书生，你不如与我一起前往陇州，如果韦皋幸而接受任命，便是我们的人。不接受任命，你派兵杀掉他，就象抓一只没有爹娘的猪崽子一样！”牛云光听从了苏玉的话。韦皋从城上问牛云光说：“前些时候，你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如今再次回来，这是为什么呢？”牛云光说：“过去我不知道你的本心，现在你有了新的任命，所以我再次回来，愿意把诚心交托给你。”于是韦皋先接纳了苏玉，接受了他带来的诏书，然后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没有别的心思，请将铠甲兵器悉数交出来，使城中人没有疑虑，你的人马才可以进城。”牛云光因韦皋是个书生，轻看了他，于是将全部铠甲兵器搬送给韦皋，然后进了城。次日，韦皋在郡中的公舍里宴请苏玉、牛云光及其士兵，伏下甲兵，诛杀了牛云光。韦皋筑起坛场，与将士立盟说：“李楚琳残害本部的节度使，既然不能事奉上司，怎能怜恤部下，应该一起讨伐他！”韦皋派遣哥哥韦平、韦前往奉天，又派遣使者向吐蕃求援。

第二百二十九卷

唐纪四十五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建中四年（癸亥、783 ）

唐纪四十五唐德宗建中四年（癸亥，公元783 年）

十一月，乙亥，以陇州为奉义军，擢皋为节度使。又使中使刘海广许皋凤翔节度使；皋斩之。

十一月，乙亥（初二），朝廷将陇州改名为奉义军，提升韦皋为节度使。朱又指使中使刘海广许诺韦皋担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将来使斩杀了。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万人入援，将至奉天，上召将相议道所从出。关播、浑曰：“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掎角相应，且分贼势。”卢杞曰：“漠谷道近，若为贼所邀，则城中出兵应接可也。傥出乾陵，恐惊陵寝。”曰：“自攻城，斩乾陵松柏，以夜继昼，其惊多矣。今城中危急，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来，所系非轻，若得营据要地，则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师，岂比逆贼！若令希全等过之，是自惊陵寝。”上乃命希全等自漠谷进。丙子，希全等军至漠谷，果为贼所邀，乘高以大弩、巨石击之，死伤甚众；城中出兵应接，为贼所败。是夕，四军溃，退保州。阅其辎重于城下，从官相视失色。休颜，夏州人也。

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刺史戴休颜、夏州刺史时常春，会同渭北节度使李建徽，合兵一万人，前来救援。在将要到达奉天时，德宗召集大将和宰相商议援兵的行军路线。关播、浑说：“漠谷的道路险要狭窄，恐怕会被敌军拦击。不如从乾陵北面经过，贴着柏城行进，在城东北鸡子堆扎营，这样可与城中军队内外呼应，夹击敌军，而且还会分去敌军一部分兵势。”卢杞说：“漠谷的道路较近，倘若援军被敌军拦击，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就行了。倘若从乾陵过来，恐怕要惊动陵墓寝庙。”浑说：“自从朱攻打奉天城以来，砍伐乾陵的松柏，夜以继日，这对陵墓寝庙的惊动，已经够多的了。现在城中形势危急，各道救兵还未到来，只有杜希全等人来了，他们所关系到的情势并非无足轻重，如果能够占据重要地点扎营，朱便可以被攻破了。”卢杞说：“陛下调动军队岂能和叛逆的寇贼相比！如果让杜希全等人的军队从乾陵通过，那便是我军自行惊动陵墓寝庙了。”于是，德宗命令杜希全等人由漠谷进军。丙子（初三），杜希全等人的军队来到漠谷，果然被敌军所拦击。敌军用大弩和巨石居高临下地攻击援军，援军死伤很多，城中出兵接应援军，又被敌军打败。当天傍晚，杜希全等人所率四支军队溃散了，只好退保州。朱到城下来视察援军弃下的辎重，随从的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不为之大惊失色。戴休颜是夏州人。

攻城益急，穿堑环之。移帐于乾陵，下视城中，动静皆见之，时遣使环城招诱士民，笑其不识天命。

朱攻打奉天城愈发急迫，他凿通沟堑，将全城环绕起来。朱将军帐迁移到乾陵，由此向下察看城中的动静虚实，全都能够看清。朱还不时派人环绕着奉天城引诱城中的将士和百姓，嘲笑他们看不清天命所归。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疾愈，闻上幸奉天，帅众将奔命。张孝忠迫于朱滔、王武俊，倚晟为援，不欲晟行，数沮止之。晟乃留其子凭，使娶孝忠女为妇，又解玉带赂孝忠亲信，使说之，孝忠乃听晟西归，遣大将杨荣国将锐兵六百与晟俱。晟引兵出飞狐道，昼夜兼行，至代州。丁丑，加晟神策行营节度使。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的疾病痊愈了，听说德宗出行奉天，便率领众将领前去赴命。张孝忠被朱滔、王武俊所逼迫，有赖于李晟的声援，不想让李晟离去，有好几次阻止他前往。于是李晟将自己的儿子李凭留下来，让他娶张孝忠的女儿为媳妇，又解下玉带贿赂张孝忠的亲信，让他劝说张孝忠。于是张孝忠听任李晟西进归朝，还派遣大将杨荣国带领精锐兵马六百人与李晟同去。李晟领兵经过飞狐道，日夜兼程，来到代州。丁丑（初四），德宗加任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

王武俊、马攻赵州不克。辛巳，归瀛州，武俊送之五里，犒赠甚厚；武俊亦归恒州。

王武俊、马攻打赵州，未能攻克。辛巳（初八），马要回瀛州去，王武俊送行了五里地，犒赏和赠送的物品甚是丰厚。王武俊也回到恒州。

上之出幸奉天也，陕虢观察使姚明扬以军事委都防御副使张劝，去诣行在。劝募兵得数万人。甲申，以劝为陕虢节度使。

德宗出行奉天时，陕虢观察使姚明扬将军中事务委托给都防御副使张劝，自己前往行在。张劝招募兵员，得到数万人，甲申（十一日），德宗任命张劝为陕虢节度使。

朱攻围奉天经月，城中资粮俱尽。上尝遣健步出城觇贼，其人恳以苦寒为辞，跪奏乞一襦裤。上为之寻求不获，竟悯默而遣之。时供御才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群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

朱攻打、围困奉天已经有一个月了，城中的物资和粮食都已用光。德宗曾经派遣善于行走的人出城察看敌情，该人说是天气寒冷，跪着恳求德宗，要一件短袄和套裤。德宗为他寻找，未能找到，最后还是难过地默然打发他去了。当时供给德宗的粮食，仅有粗米二斛，官吏每每窥伺敌军的休息时间，夜里将人系在绳索上放到城外，去采集蔓菁根，献给皇上。德宗将公卿将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朕因无德，自陷于危亡之中，固然是应该的。诸位没有罪过，最好及早投降，以便救出自己的家人。”群臣都伏地叩头，痛器流涕，相互约定要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所以将士们虽然置身于困苦危急之中，但是他们的锐气却毫不衰减。

上之幸奉天也，粮料使崔纵劝李怀光令入援，怀光从之。纵悉敛军资与怀光皆来。怀光昼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齐运倾力犒宴，军尚欲迁延。崔纵先辇货财渡河，谓众曰：“至河西，悉以分赐。”众利之，西屯蒲城，有众五万。齐运，恽之孙也。

德宗出行奉天时，粮料使崔纵劝说李怀光让他前往增援，李怀光听从了他的主张。崔纵将军中物资悉数聚集起来，与李怀光一起前来。李怀光日夜兼程，来到河中，人力疲乏，让士兵休息三天。河中尹李齐运全力设宴犒劳，军队还想拖延不行。崔纵先将物资钱财运过黄河，然后对大家说：“到了河西，便将他们全部分给大家。”众人贪图其利，西进蒲城屯驻，当时有五万人。李齐运是李恽的孙子。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济，军于东渭桥；其始有卒四千，晟善于抚御，与士卒同甘苦，人乐从之，旬月间至万余人。

李晟一边行进，一边招集士兵，也从蒲津渡过黄河，在东渭桥驻扎下来。在渡河之初，他只有士兵四千人，由于他善于抚恤与驾驭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人们都愿意跟随他，所以在一个月之间便发展到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李希烈，将三千人在襄阳，自武关入援，军于七盘，败将仇敬，遂取蓝田。可孤，宇文部之别种也。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讨伐李希烈，在襄阳带领三千人，由武关前往增援，在七盘驻扎，打败了朱的将领仇敬，于是攻取蓝田。尚可孤是宇文部的别支。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其先安息人，骆奉先养以为子，将兵守潼关近十年，为众所服。朱遣其将何望之袭华州，刺史董晋弃州走行在。望之据其城，将聚兵以绝东道；元光引关下兵袭望之，走还长安。元光遂军华州，召募士卒，数日，得万余人。数遣兵攻元光，元光皆击却之，贼由是不能东出。上即以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元光乃将兵二千西屯昭应。

镇国军副使骆元光，他的先人是安息人，骆奉先将他收为养子。他带兵防守潼关将近十年，兵众都服从他的指挥。朱派遣他的将领何望之袭击华州，华州刺史董晋放弃了州城，逃奔行在。何望之占领华州城后，准备集中兵力，以便截断东行的道路。骆元光带领潼关兵袭击何望之，何望之逃回长安。于是骆元光驻军华州，召募士兵，不过几天，招得一万余人。朱多次派兵进攻骆元光，都被骆元光击退，敌军自此不能东出。德宗随即任命骆元光为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领兵两千人，向西屯驻昭应。

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汇将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桥。

马燧派遣他的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儿子王汇带兵五千人前去增援奉天，在中渭桥屯驻。

于是党所据惟长安而已，援军游骑时至望春楼下。李忠臣等屡出兵皆败，求援于，恐民间乘弊抄之，所遣兵皆昼伏夜行。

当时，朱一伙所占领的地盘，只有长安而已，援军的巡哨骑兵有时前进到望春楼的下面。李忠臣等人屡次出兵，都被打败，便向朱求援。朱唯恐民间乘己疲困，前来抄袭，他所派遣的兵马都是昼伏夜行。

内以长安为忧，乃急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惧。上以问群臣，浑、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云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广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丁亥，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戊子，北风甚讯，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载壮士攻城，翼以，置人其下，抱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对泣，群臣惟仰首祝天。上以无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俯伏流涕，上拊其背，欷不自胜。时士卒冻馁，又乏甲胄，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膏油，欢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烬，臭闻数里，贼乃引退。于是三门皆出兵，太子亲督战，贼徒大败，死者数千人。将士伤者，太子亲为裹疮。入夜，复来攻城，矢及御前三步而坠；上大惊。

朱心中为长安感到忧虑，便加紧进攻奉天。他让僧人法坚制造云梯，长宽各有数丈，外面包裹着牛皮，下面安装着巨大的轮子，上面可以容纳勇士五百人，城中的人们望见，都感到忧恐畏惧。德宗询问群臣的意见，浑、侯仲庄回答说：“我们看云梯势必甚为沉重，沉重就容易下陷。我们请求迎着云梯的来路开凿地道，积蓄柴禾与火种，等待它的到来。”神武军使韩澄说：“靠云梯攻城这种小小伎俩，不足以烦劳圣上费心，请让我来对付云梯。”韩澄估量了云梯的指向，于是在城东北角拓宽了三十步，在上面储备了大量的膏油、松脂和柴禾、芦苇等。丁亥（十四日），朱军大举出动，擂鼓呐喊，攻打奉天南城。韩游说：“这是打算分散我军的力量。”于是，他领兵严密防备奉天城的东北面。戊子（十五日），北风甚是猛烈，朱军推出云梯，上面包裹着浸湿的毡子，悬挂水袋，运载勇士攻城。两侧用兵车遮护着，将士兵安置在兵车棚顶之下，让兵士抱柴背土，填平壕沟，向前冲锋。乱箭、飞石、火炬不能伤害他们。敌军合兵进攻城东北角，箭石如雨，城中死伤的人无法计算，敌军已经有人登上城了。德宗与浑相对而泣，群臣只好仰首祷告上天。德宗将一千余份自御史大夫、实封食邑五百户以下的空白委任官职文凭“告身”交给浑，让他募集敢死之士去抵御敌军，还将御笔赐给他，让他根据人们所立功劳的大小，在告身上填写上名字加以委任，如果告身不够用，便写在该人身上，战后再给告身。而且说：“现在我就与你永别。”浑趴在地上，泪流满面，德宗抚摸着他的后背，抽咽不能自己。当时，士兵又冻又饿，又缺乏铠甲头盔，浑对他们抚慰劝导，用忠义激发他们，士兵们都擂鼓呐喊，奋力而战。浑中了乱箭，仍然向前奋战不止，初时也未讲疼痛。恰好云梯辗压地道，一只轮子偏倒陷落，不能向前或后退，火从地道中冒出来，大风也往回吹，城上的人们投下芦苇火把，撒上松脂，浇上膏油，欢呼之声，震动大地。不一会儿，云梯和梯上的人全部化为灰烬，散发的焦臭之气，数里以外都可以闻到，于是敌军退却。此时奉天城东、南、北三门都发兵出击，太子亲自督战，敌军徒众大败，死亡的人有数千。对于受伤的将士，太子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到了夜晚，朱再来攻城，箭落到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德宗大惊。

李怀光自蒲城引兵趣泾阳，并北山而西，先遣兵马使张韶微服间行诣行在，藏表于蜡丸。韶至奉天，值贼方攻城，见韶，以为贱人，驱之使与民俱填堑；韶得间，逾堑抵城下呼曰：“我朔方军使者也。”城上人下绳引之，比登，身中数十矢，得表于衣中而进之。上大喜，舁韶以徇城，四隅欢声如雷。癸巳，怀光败兵于沣泉。闻之惧，引兵遁归长安。众以为怀光复三日不至，则城不守矣。

李怀光从蒲城领兵直趋泾阳，傍着北山向西而行。事先，他派遣兵马使张韶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抄小道前往行在，将表章藏在蜡丸之中。张韶来到奉天，正当敌军刚刚攻城，见到张韶，以为卑贱之人，便驱使他与老百姓一起填塞壕沟。张韶看准间隙，越过壕沟，抵达城下呼喊道：“我是朔方军的使者。”城上的人放下绳索，把他拉到城上。及至登到城上，张韶身上被射中几十支箭，得以将藏在衣服中的表章进呈德宗。德宗大为高兴，让人抬着张韶在城中绕行宣示，四处欢声雷动。癸巳（二十日），李怀光在澧泉将朱军打败。朱闻此，害怕起来，于是领兵逃回长安。大家认为，倘若李怀光再有三天不来，奉天城便要失陷了。

既退，从臣皆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败亡，忧未艾也！”上不以为忤，甚称之。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重围既解，诸道贡赋继至，用度始振。

朱退去以后，随从诸臣都来向德宗道贺。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进言说：“陛下性情太急躁，不能包容万物。如果不将这脾气改一改，虽然朱败亡了，但忧患仍然不能止息！”德宗并不以为受到冒犯，对贾隐林甚为称许。侍御史万俟著开通了金、商漕运通道，层层包围既已解除，各道贡赋相继而至，朝廷的费用开始有了保证。

朱至长安，但为城守之计，时遣人自城外来，周走呼曰：“奉天破矣！”欲以惑众。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家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余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敛焉。

朱回到长安以后，只作守城的打算，时常派人从城外来，绕城奔走呼喊说：“奉天城攻破啦！”企图借此迷惑民众。朱据有朝廷库存的财富以后，便不惜用金帛取悦将士，对留在城中的公卿家属一概每月支付薪俸。对于神策军和随从德宗车驾六军以及哥舒曜、李晟等人，朱一概向他们的家属供给粮食。加上修治完善各种器械，每日耗费甚巨。但及至长安平定，朝廷库存仍有剩余的财产，看到的人都追溯怨恨有关部门的横征暴敛。

或谓曰：“陛下既受命，唐之陵庙不宜复存。”曰：“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又曰：“百官多缺，请以兵胁士人补之。”曰：“强授之则人惧。但欲仕者则与之，何必叩户拜官邪！”所用者惟范阳、神策团练兵；泾原卒骄，皆不为用，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又密谋杀，不果而止。

有人对朱说：“陛下既然秉受天命，唐朝的陵园寝庙不应该再存在下去。”朱说：“我曾经北面称臣，事奉唐朝，哪能忍心干这种事！”又有人说：“百官空缺很多，请派兵胁迫读书人来补充。”朱说：“勉强授给官职，人家就恐惧了。想做官的人便给他官，哪有敲门封官拜职的呢！”朱所能指挥的只有范阳兵和神策团练兵。泾原兵骄横跋扈，都不服从指挥，只是守护着他们劫掠来的钱财，不愿意出外打仗。泾原兵还密谋诛杀朱，未能实现，只好作罢。

李怀光性粗疏，自山东来赴难，数与人言卢杞、赵赞、白志贞之奸佞，且曰：“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既解奉天之围，自矜其功，谓上必接以殊礼。或说王、赵赞曰：“怀光缘道愤叹，以为宰相谋议乖方，度支赋敛烦重，京尹犒赐刻薄；致乘舆播迁者，三臣之罪也。今怀光新立大功，上必披襟布诚，询得失，使其言入，岂不殆哉！”、赞以告卢杞，杞惧，从容言于上曰：“怀光勋业，社稷是赖，贼徒破胆，皆无守心，若使之乘胜取长安，则一举可以灭贼，此破竹之势也。今听其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贼入京城，得从容成备，恐难图矣！”上以为然。诏怀光直引军屯便桥，与李建徽、李晟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刻期共取长安。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破朱，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朱，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剑南西山兵马使张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所夺。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所劫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闻仲虺赞扬成汤，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吉甫歌诵周宣，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已，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弥积。”又曰：“谏官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又曰：“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谓‘比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臣但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指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不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又曰：“昔赵武呐呐而为晋贤臣，绛侯木讷而为汉元辅，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屈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洲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是则人君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上颇采用其言。

于是，德宗派遣中使告诉陆贽说：“朕的本性很喜欢推心置腹，也能够接受谏诤。朕认为君臣是一个整体，因而对臣下全然不加提防。由于朕以真诚待人，不起疑心，多次被邪恶诈伪的人所欺惑。如今所导致的祸害，在朕想来，也没有别的，这失误反在于以真心待人了。再者，谏官议论事情，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谨慎周密，照例都是自行夸示炫耀，把过错推到朕身而使自己获取名声。朕从即位以来，看过的上奏对答、议论诸事的很多，大致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朕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了。果真有特殊的才能，对朕来说，哪里会舍不得提拔他们？朕看到由过去到现在，事情只是这样，因此最近以来，朕较少依次咨询大家的意见，也并不是说朕已厌倦受采纳大家的意见，你应该深切了解这个意思。”陆势认为，君主统辖臣下，应当以诚心和信用为根本。即使进谏的人言辞与态度庸俗拙劣，皇上也应当宽容，以便广开进言之路。如果以威严震慑臣下，以辩论折服臣下，那么，臣下怎么敢于畅所欲言？陆贽再次上疏，大略是说：“天子的法则，与上天的法则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地上有恶劣的树木便停止万物生长，皇上不应该因为时常碰到小人便废弃听取和采纳意见。”他又说：“只有诚心与信用，一旦失去便无法弥补。一不诚心，人心便难以保持；一旦不守信用，所说的话便难以让人实行。陛下所说失误在于以诚心和信用待人，因而导致了祸害的话，我私下里认为这话是讲得过份了。”他又说：“用智谋驾驭臣下，人们便会欺诈，将猜疑显示给臣下，人们便会得过且过。上面实行什么，下面就会随从着实行什么；上面给予什么，下面就会回报什么。如果自己不能做到完全诚心，反而指望别人做到完全诚心，大家必然会以懈怠的态度来应付，并不听从这一要求。以前无诚心，而说以后会有诚心，大家必然会怀疑，并不相信这种说法。由此可知，诚心和信用的法则，是不能一时离开自身的。希望陛下谨慎地恪守这一法则，并且较之以往更认真地实行这一法则。后悔恐怕是不对的吧！”他又说：“我听说仲虺赞扬成汤时，不是称许他没有过错，而是称许他改正过错；尹吉甫歌诵周宣王时，不是赞美他没有缺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缺失。可见，古圣贤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只以能够改正过错为贤能，而不以没有过错为可贵。这大概是因为人们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必然会有过错，由上智到下愚，都不能避免。明智的人能够改正过错而移心向善，愚蠢的人耻于改正过错的而因循前非。移心向善，人的德行便会日日更新；因循前非，人的坏处就会越积越多。”他又说：“谏官建言不够周密而又自行夸耀，实在是不够忠厚，但这对于圣上的道德本来也没有损害。如果陛下能够采纳规谏而不拒绝，那么，事情传出去，正足以为陛下增加光彩；如果陛下拒绝规谏而不肯采纳，又怎么能够禁止事情不传出去？”他又说：“夸大的言辞，没有效验，不必采用；质实的话语，说在理上，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不一定是愚昧的；说话甜美，重于财利，不一定是聪明的。这些结论都是经过对实际事物的考察和对最终结果的思索的，它们的用处也没有别的，只是为了善这个目的。”他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所见上奏对答、议论诸事都是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话，臣私下认为，众多的议论，足以看出人心所向，必然会有可行的，也会有令人可畏的，恐怕不应该一律轻视侮慢而不肯深省并采纳它们。陛下又说‘试着加以质疑问难，马上便无话对答’的话，我却以为，陛下虽然能够问得人家无话可说，却不能问得人家无理可说，能够使人口服，却不能使人心服。”他又说：“作臣下的人，没有不希望尽忠的；作君主的人，没有不寻求朝政修明的。但是，臣下常常苦恼君主不能使朝政修明，君主常常苦恼臣下不能尽忠，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上下两情不沟通的原故。下情没有不希望传达给君主的，上情没有不希图使臣下知晓的。但是，臣下总是苦于难以将下情传达到上面，君主总是苦于下面难知上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有九种弊端不能消除的原故。所谓九种弊端，君主占了六种，臣下占了三种：好胜于人，耻于闻过，驰骋辩才，炫耀聪明，厉行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端；谄媚阿谀，瞻前顾后，畏葸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端。君主好胜于人，必然以巧言献媚之辞为甘美；君主耻于闻过，必然以直言劝谏为忌讳。既然如此，下面的诌媚阿谀之徒便会顺承旨意，忠诚真实的话便难以听到了。君主驰骋辩才，必然会在人未讲完就剿绝其说，以便用言语将人折服；君主炫耀聪明，必然主观臆测，以诈谋来猜度别人。既然如此，下面的瞻前顾后之辈便自然会见机行事，于是磋琢磨朝政得失的言辞便难以说尽了。君主厉行威严，必然不能贬抑自己的情志去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必然不能让自己承担过失而接受人们的规劝。既然如此，下面的畏葸怯懦之流便要逃避罪责，于是真情合理的言论便难以申说了。一般说来，由于地域的广大，生灵的众多，宫廷的重迭幽深，地位高下的限制阻隔，自众贤人以上，得以一见皇上威仪的人，超过亿万人之中难有一个；就得以见到皇帝的人而言，得以与皇帝直接讲话谈论的人，又是千万人之中难有一个；而有幸得以与皇帝直接接触的人，还有九种弊端居于其间，上情与下情所能沟通的是太少了。上情不能与下面沟通，臣下便会迷惑；下情不能与上面沟通，君主便会猜疑。君主猜疑，便不能接受臣下的诚心；臣下迷惑，便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臣下的诚心不被接受，便会以悖逆的行为来对付君主；君主的命令未被服从，便会把刑罚施加给臣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除了失败，还能怎样！所以，变乱多而治世少，自古以来，便是这样。”他又说：“过去赵武说话迟钝，但却成了晋国的贤臣；绛侯灌婴质朴而说话迟钝，但却作了汉家的宰相。如此说来，口有辩才的人行事，有时不一定可信，拙于言辞的人说理，有时未必就没道理。难以知人，这是为帝尧、帝舜所担忧的，怎么可以用君臣间的一答一问，便说是穷尽了知人的本领了呢！用这种办法来考察天下的人情，肯定大多不能符合实际，用这种办法去轻慢天下之士，必定会有遗漏的人才。”他又说：“进谏的人为数很多，表明我能够与臣下和睦相处；进谏的人进言直切，显示我能够包容群言；进谏的人狂言诬罔，说明我能够宽恕别人；进谏的人泄露真情，彰示我能够从谏如流。这便是君主与进谏人相互补益的途径。进谏的人会有得到封爵赏赐的好处，君主也会有达到政治修明、国家安定的好处；进谏的人会博得诤言劝谏的名声，君主也会赢得采纳众议的名声。即使这样，进谏之人仍然会有失于中肯的地方，而君主却是无不尽善尽美。君主惟恐正直的言论还不够殷切，天下事还没有全部听到，能够如此，君主采纳规谏的德行便光大了。”德宗对陆贽的建言颇有采纳。

李怀光顿兵不进，数上表暴扬卢杞等罪恶；众论喧腾，亦咎杞等。上不得已，十二月，壬戌，贬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者翟文秀，上所信任也，怀光又言其罪，上亦为杀之。

李怀光屯兵途中，不肯前进，屡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群臣议论喧腾，也归罪于卢杞等人。德宗出于不得已，十二月，壬戌（十九日），贬贞杞为新州司马，白志贞为恩州司马，赵赞为播州司马。宦官翟文秀是德宗所信任的人，李怀光又弹劾他的罪过，德宗也为此把他杀了。

乙丑，以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贽上奏，辞以“初到奉天，扈从将吏例加两阶，今翰林独迁官。夫行罚先贵近而后卑远，则令不犯；行赏先卑远而后贵近，则功不遗。望先录大劳，次遍群品，则臣亦不敢独辞。”上不许。

乙丑（二十二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陆贽为考功郎中，金部员外郎吴通微为职方郎中。陆贽上奏推辞说：“刚到奉天，跟随皇上出走的将士们，照例应该加进两阶，而现在却只有翰林升官。一般说来，实行惩罚应该先从地位显贵和亲近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卑下和疏远人们的实行，这样，所下的命令便不会遭到冒犯；实行奖赏，应该先从地位卑下和疏远的人们开始，然后再对地位显贵的亲近的人们实行，这样，所记的功劳便不会漏略不全。希望能够先铨录有大功劳的人，再遍及百官各品级，如此，则我也不敢独自推辞对我本人的封赏。”德宗没有许可。

上在奉天，使人说田悦、王武俊、李纳，赦其罪，厚赂以官爵；悦等皆密归款，而犹未敢绝朱滔，各称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将军王郅说悦曰：“日者八郎有急，滔与赵王不敢爱其死，竭力赴救，幸而解围。今太尉三兄受命关中，滔欲与回纥共往助之，愿八郎治兵，与滔渡河共取大梁。”悦心不俗行而未忍绝滔，乃许之。滔复遣其内史舍人李见悦，审其可否，悦犹豫不决，密召扈议之。司武侍郎许士则曰：“朱滔昔事李怀仙为牙将，与兄及朱希彩共杀怀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宠信其兄弟至矣，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希彩而立。既为帅，滔乃劝入朝而自为留后，虽劝以忠义，实夺之权也。平生与之同谋共功如李子瑗之徒，负而杀之者二十余人。今又与东西相应，使滔得志，亦不为所容，况同盟乎！滔为人如此，大王何从得其肺腑而信之邪！彼引幽陵、回纥十万之兵屯于郊，大王出迎，则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国之兵，南向渡河，与关中相应，天下其孰能当之！大王于时悔之无及。为大王计，不若阳许偕行而阴为之备，厚加迎劳，至则托以他故，遣将分兵而随之。如此，大王外不失报德之名而内无仓猝之忧矣。”扈等皆以为然。王武俊闻李适魏，遣其司刑员外郎田秀驰见悦曰：“武俊以宰相处事失宜，恐祸及身，又八朗困于重围，故与滔合兵救之。今天子方在隐忧，以德绥我，我曹何得不悔过而归之邪！舍九叶天子不事而事滔乎！且未称帝之时，滔与我曹比肩为王，固已轻我曹矣。况使之南平汴、洛，与连衡，吾属皆为虏矣！八郎慎勿与之俱南，但闭城拒守；武俊请伺其隙，连昭义之兵，击而灭之，与八郎再清河朔，复为节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悦意遂决，绐滔云：“从行，必如前约。”

德宗在奉天时，让人去劝说田悦、王武俊和李纳，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许给他们高官显爵。田悦等人都暗中向朝廷表示诚意，但仍然不敢与朱滔断绝交往，各自称王一如既往。朱滔让他的虎牙将军王郅规劝田悦说：“先前八郎遭遇急难时，我与赵王不敢顾惜一死，竭力前往救助，幸而解除了围困。如今太尉三哥在关中秉受天命，我打算与回纥人一同前往辅助他。希望八郎整治兵马，与我渡过黄河，共同攻取大梁。”田悦本意不准备前往，但又不忍心拒绝朱滔，于是便许诺。朱滔又派他的内史舍人李去见田悦，看他是否答应出兵。田悦犹豫不决，秘密传召扈商议此事。司武侍郎许士则说：“过去朱滔事奉李怀仙，担任牙将，与哥哥朱以及朱希彩共同杀了李怀仙，拥立朱希彩。朱希彩因此而宠信朱氏兄弟到了极点。朱滔又与判官李子瑗谋杀朱希彩拥立朱。朱既然做了节帅，朱滔便劝朱入朝做官而让自己担任留后，虽然是以忠义劝勉朱，实际上是夺取他的权力。平时与他共同策划、共同立功如李子瑗一流人，背弃并诛杀了的有二十余人。如今朱滔又与朱瑗东西相互呼应，假使朱滔达到目的，朱也不会被他所容忍，何况同盟之人呢！朱滔为人就是这样，大王怎么能够相信他还会讲出肺腑之言呢！他带领幽州、回纥兵十万人屯扎在郊野之外，如果大王出来迎接，便会被他擒住。他囚禁了大王，兼并了魏国的兵马，向南渡过黄河，与关中相互呼应，天下有谁人足以抵挡他呢！到那时候，大王后悔也来不及了。为大王着想，不如佯装答应与朱滔同行，同时暗中做好防备，对朱滔的迎接与犒劳要丰厚，而待他一到，便用其他事由向他推托，只派出将领、分出兵马来跟随他。这样，大王在外面不失报德的名声，在内里也不会有急剧而起灾祸的忧虑了。”扈等人都认为所言有理。王武俊听说李到魏博，派遣他的司刑员外郎田秀驰马去见田悦说：“我以往因宰相处理事务失当，恐怕灾祸降及自身，加之八郎困在重围之中，所以与朱滔合兵援救你。如今圣上正处于深藏在心里的忧愁之中，愿意用恩德来安抚我们，我辈怎能不悔过自新，归依朝廷呢！抛开历经九世的天子不去事奉，反而去事奉朱滔呢！而且，在朱尚未称帝时，朱滔与我辈并肩称王，那时朱滔就已经轻视我辈了。何况让他南进平定汴州与洛州，与朱联合起来，我们这些人都会成为俘虏了！八郎请小心，别与他一同南下，只要关闭城门，坚持守卫就行了。请让我看准他的漏洞，连结昭义的兵马，将他击灭。我与八郎再扫清河朔，重新去当节度使，共同事奉天子，不是也很好吗！”于是田悦的意图决断下来，他欺骗朱滔说：“跟你前往，一定象以前约定的那样。”

丁卯，滔将范阳步骑五万人，私从者复万余人，回纥三千人，发河间而南，辎重首尾四十里。

丁卯（二十四日），朱滔带领范阳步兵、骑兵五万人，私自跟从他的又有一万余人，回纥兵三千人，从河间出发南进，辎重前后相联四十里。

李希烈攻李勉于汴州，驱民运土木，筑垒道，以攻城；忿其未就，并人填之，谓之湿薪。勉城守累月，外救不至，将其众万余人奔宋州。庚午，希烈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希烈，希烈以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勉上表请罪，上谓其使者曰：“朕犹失守宗庙，勉宜自安。”待之如初。

李希烈在汴州攻打李勉，驱使百姓运送土木，修筑营垒通道，以便攻城。他因工程不能告竣而恼怒，将人填入坑道，称作湿柴。李勉在城中坚守几个月，外面没有救兵来，便带领他的人马一万余人逃奔宋州。庚午（二十七日），李希烈攻陷大梁。滑州刺史李澄举城投降李希烈，李希烈任命李澄为尚书令兼永平节度使。李勉上表请求处罚，德宗对李勉的使者说：“朕连宗庙都失守了，你应该安心。”德宗对待李勉一如既往。

刘洽遣其将高翼将精兵五千保襄邑，希烈攻拔之，翼赴水死。希烈乘胜攻宁陵，江、淮大震。陈少游遣参谋温述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已令驰备，韬戈卷甲，伏俟指麾。”又遣巡官赵诜结李纳于郓州。

刘洽派遣他的将领高翼带领精兵五千人保卫襄邑，李希烈攻克了襄邑，高翼投水而死。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长江、淮河一带大为震惊。陈少游派遣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诚意说：“濠、寿、舒、庐四州，我已使那里的军备松驰了，兵器铠甲都已收藏起来，等待着你来指挥。”陈少游又派遣巡官赵诜在郓州结纳李纳。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罢为刑部尚书。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关播被罢黜为刑部尚书。

以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尉使。

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陆贽言于上曰：“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使书诏无所避忌，臣虽愚陋，可以仰副圣情，庶令反侧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书诏，虽骄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

陆贽对德宗说：“如今盗寇遍及天下，车驾流亡在外，陛下应当痛心地自动承担过失以感动人心。往昔成汤因加罪于自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讲了善言而复兴楚国。如果陛下能够肯于纠正过失，以言语向天下谢罪，让诏书写得没有任何闪避忌讳，大概可以使反复无常之徒革心洗面，归向德化。尽管我愚昧浅陋，但可以写得符合圣上的心意。”德宗同意了他的意见。所以，德宗在奉天所颁布的诏书，便是骄横的将领、凶悍的士卒听了，也无不感动得挥泪而泣。

术者上言：“国家厄运，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上以问贽，贽上奏，以为不可，其略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又曰：“赢秦德衰，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又曰：“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上纳其言，但改年号而已。

术士上言说：“国家遭逢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便应合时下的运数。”群臣请在德宗的尊号上再加一两个字。德宗以此事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并不可取。他大略是说：“尊号的采用，本不是古来制度。在国家太平无事时采用尊号，已有碍皇上的谦虚冲和的名声了，更何况在国家丧乱之时因袭上尊号的制度，尤其有伤体统。”他又说：“赢姓秦朝德行衰败，将‘皇’与‘帝’合二为一，开始总称皇帝。此制沿及后世，在昏庸邪僻的君主中，便有汉哀帝‘圣刘’、陈宣帝‘天元’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伟大与渺小，并不在于有什么名称。损抑尊号会有谦退求古的美名，崇尚尊号只能得到自夸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他又说：“假如一定要俯就应合气数，需要有所变更，那么，与其因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去人心，不如免除原有的尊号，来敬承上天的告戒。”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仅仅更改了年号罢了。

上又以中书所撰赦文示贽，贽上言，以为：“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今兹德音，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洗刷疵垢，宣畅郁堙，使人人各得所欲，则何有不从者乎！应须改革事条，谨具别状同进。舍此之外，尚有所虞。窃以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假使赦文至精，止于知过言善，犹愿圣虑更思所难。”上然之。

德宗又把中书省所撰写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上言认为：“用言语来打动人心，对人的感动已经很浅了，所说的话又不够切实，谁肯惦记着它！如今要写的德音，陛下悔悟过错的意思不能写得不深切，陛下承担罪责的言辞不能写得不详尽，洗刷自己的缺点错误，宣泄大家的不满情绪，使人人各自得到他所想得到的，那还有什么不肯听从朝命的人呢！应该改变所写的条目，我已经恭谨地别写一状，在此一同进上。除此之外，我还有所忧虑。我私下认为，知道自己的过错并不难，改正过错才是难的；话讲得好并不难，事办得好才是难的。假如赦文写得尽善尽美，那也只停留在知道自己的过错和话讲得好这方面，还希望圣上去思考那更难的方面。”德宗认为陆贽讲得很对。

兴元元年（甲子、784 ）

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 年）

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德宗颁制说：“要想导致安定，兴起教化，就一定要对人推心置腹，忘掉自己的利益，救助别人的困难，不惜痛改前非。朕继承帝位，统领天下，然而却使祖宗的庙堂失守，使自己沦落于草莽之间。这是由于过去没有遵循德化行事。现在诚然不能将以往的失误追回，但朕久久地思考着犯下的罪责，希望在将来有所改正。现在朕无所掩饰地将这个意思讲出来，让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小子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不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遮劳止，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离，怨气凝结，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貌，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更言‘圣神文武’之号。

“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人的业绩，不敢懈怠荒唐。但是，由于生活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政务，积久成习，容易沉溺，居于平安之地，忘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不懂得收种庄稼的艰难，没有体恤征战屯戍的劳苦，恩泽不能普施于百姓，民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既然上下之间声气阻隔，人们自然便会心怀疑虑。朕却仍然不知深自反省，终于导致了战争。征调兵马，遍及四方，转运粮饷，连绵千里，征用车辆马匹，致使远近各处骚动不安。离家当兵的人要携带衣食等物，留在家中的人要辗转相送，大家都受尽了劳苦。有时在一天之内屡次短兵相接，有时连续几年不能解甲归田。祭奠祖先时没有主人，家属无所依靠。生死无定，流离失所，怨恨之气，疑聚盘结。征发力役没有止息，耕田多已荒芜。残暴的长官严厉索求，疲惫的百姓不再织布，人们辗转流亡，葬身沟壑，离开乡里，致使城邑乡村化为荒丘废墟，没有人烟。上有上天的谴责，但朕不省悟；下不百姓的愤怨，但朕不知道。从此而致乱，致使京城发生了变故，万事失去秩序，九庙为之震惊。朕对上连累了列宗列祖，对下辜负了黎民百姓，心中痛切，脸上惭愧，这些罪责都在朕身上，为此久久地惭愧着，哀悼着，有如坠入深渊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进上的书表章奏，不允许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都是有功勋的老臣，各自守卫藩镇。朕安抚驾驭无方，致使他们疑虑畏惧。这全是因为上面无道而使下面遭受灾殃，实在是朕丧失了为君的体统，下面有什么罪过！现应将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士官吏等一切人都象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缘朱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滔虽然因为朱而受到牵连，但相隔遥远，势必不能同谋，念及朱滔原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够向朝廷投诚，也给他改过自新。

朱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朱改变天道常规，盗用名号与车服仪制，残暴地冒犯列宗列祖的陵园寝庙，令人不忍言状。他得罪了列祖列宗，朕不敢赦免于他。那些被裹胁进来的将士、官吏、百姓等人，只要在官军没有开到京城以前，脱离逆军，向朝廷投诚，并且解散队伍而回到本道本军去的，一概按照赦免之例处理。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各军、各道一切奔赴奉天和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概赐名称作‘奉天定难功臣’。那些加征的除陌钱、间架、竹、木、茶、漆等税以及专营铸铁等项，应该全部免除。”

赦下，四方人心大悦。及上还长安明年，李抱真入朝为上言：“山东宣布赦书，士卒皆感泣，臣见人情如此，知贼不足平也！”

赦文颁下以后，各地人心大为欢悦。及至德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在崤山以东宣布赦文时，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看到人情这样，便知道平定敌军是不足为虑的了！”

命兵部员外郎李充为恒冀宣尉使。

德宗令兵部员外郎李充担任恒冀宣慰使。

朱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

朱更改国号称作汉，更改年号为天皇，自号汉元天皇。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上表谢罪。惟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谋称帝，遣人间仪于颜真卿，真卿曰：“老夫尝为礼官，所记惟诸侯朝天子礼耳！”希烈遂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以其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以汴州为大梁府，分其境内为四节度。希烈遣其将辛景臻谓颜真卿曰：“不能屈节，当自焚！”积薪灌油于其庭。真卿趋赴火，景臻遽止之。

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赦令后，都免去了王的称号，上表认罪。只有李希烈仗着自己兵力强盛，资财丰饶，策谋称帝。李希烈派人向颜真卿询问有关礼仪，颜真卿说：“我曾经担任过掌管礼仪的官员，所记着的只有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而已！”李希烈于是登上皇帝的宝位，国号称作大楚，更改年号为武成。李希烈设置百官，任命他的同党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以李缓、李元平同平章事。将汴州称为大梁府，将他境内地盘划分成四处，分别设置节度使。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辛景臻对颜真卿说：“你不肯失气节，就该自己烧死！”在颜真卿居住的院中堆起柴禾，浇上油脂。颜真卿快步走向火堆，辛景臻急忙止住了他。

希烈又遣其将杨峰赍赦赐陈少游及寿州刺史张建封。建封执峰徇于军，腰斩于市，少游闻之骇惧。建封具以少游与希烈交通之状闻，上悦，以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希烈乃以其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使将步骑万余人先取寿州，后之江都，建封遣其将贺兰元均、邵怡守霍丘秋栅。少诚竟不能过，遂南寇蕲、黄，欲断江路。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道万级，包佶乃得前。后佶入朝，具奏陈少游夺财赋事；少游惧，厚敛所部以偿之。李希烈以夏口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募死士七千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于是希烈东畏曹王皋，西畏李兼，不敢复有窥江、淮之志矣。

李希烈又派遣他的将领杨峰携带着他的赦文赐给陈少游和寿州刺史张建封。张封建绑起杨峰，在军队中示众以后，在闹市将他腰斩了。陈少游听说此事，甚为惊骇恐惧，张建封还将陈少游与李希烈交往的情形上报朝廷。德宗大喜，任命张建封为濠、寿、庐三州都团练使。李希烈任命他的部将杜少诚为淮南节度使，让他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先取寿州，然后进军江都。张建封派遣他的部将贺兰元均和邵怡守卫霍丘县秋栅。杜少诚始终不能通过秋栅，便向南侵扰蕲、黄二州，准备截断长江的通道。当时，德宗命令包佶亲自监督长江、淮水一带的财赋，上溯长江，前往行在。包佶来到蕲口时，遇到杜少诚入境侵扰。曹王李皋派遣蕲州刺史伊慎领兵七千人抵抗杜少诚军，在永安戍接战，大败敌军，杜少诚脱身逃走，官军斩首一万级，包佶因而得以前行。后来，包佶到了朝廷，将陈少游夺取财赋的事情条陈上奏。陈少游害怕，便在其统辖的地区加重赋税，作为补偿。李希烈因夏口是长江上流的险要之地，便让他的骁将董侍招募敢死之士七千人袭击鄂州。刺史李兼放倒旗帜，停止击鼓，关闭城门，等待董侍的到来。董侍用从房屋上拆下来的木材焚烧城门。李兼率领士兵出城交战，大破董侍。德宗任命李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由此，李希烈东边害怕曹王李皋，西边害怕李兼，不敢再有窥伺长江、淮河一带的企图了。

朱滔引兵入赵境，王武俊大具犒享；入魏境，田悦供承倍丰，使者迎候，相望于道。丁丑，滔至永济，遣王郅见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悦见郅曰：“悦固愿从五兄南行，昨日将出军，将士勒兵不听悦出，曰：”国兵新破，战守逾年，资储竭矣。今将士不免冻馁，何以全军远征！大王日自抚循，犹不能安；若舍城邑而去，朝出，暮必有变！‘悦之志非敢有贰也，如将士何！已令孟备步骑五千，从五兄供刍牧之役。“因遣其司礼侍郎裴抗等往谢滔。滔闻之，大怒曰：”田悦逆贼，在重围，命如丝发，使我叛君弃兄，发兵昼夜赴之，幸而得存。许我贝州，我辞不取；尊我为天子，我辞不受。今乃负恩，误我远来，饰辞不出！“即日，遣马攻宗城、经城，杨荣国攻冠氏，皆拔之；又纵回纥掠馆陶顿幄、器皿、车、牛以去。悦闭城自守。壬午，滔遣裴抗等还，分兵置吏守平恩、永济。

朱滔领兵进入王武俊的疆境，王武俊大力备办犒劳物品。朱滔进入田悦的疆境，田悦献上的酒食更加丰盛，派去迎接问候的使者，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丁丑（初五），朱滔来到永济县，派遣王郅去见田悦，约定在馆陶会面，然后一起出发，南渡黄河。田悦接见王郅说：“我固然愿意跟随五哥向南进军，但昨天将要出兵时，将士们按兵不动，不让我出行，他们说：”魏国军队新近被马燧等人打败，且攻战拒守已经一年有余，物资储备已经用光。现在将士们连饥寒都不能避免，怎么能够让全军再去远征！大王每天亲自抚慰大家，尚且不能安定，如果大王早晨离开魏州出行，晚上一定会生出变故！‘我的本意是不敢怀有二心的，但拿部下将士真是没有办法。我已经让孟准备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跟随五哥前去，做些放马喂马的杂话。“田悦因而派遣他的司礼侍郎裴抗等人前去向朱滔谢罪。朱滔听了这些，非常恼火地说：”田悦叛贼！以往你身陷重围，性命垂危，千钧一发。你使我背叛国君，抛弃兄弟，派出兵马不分昼夜地前去救援，才侥幸存活下来。你许给我贝州，我推辞不肯占有，你尊奉我为皇帝，我又推辞不肯接受。现在你却负恩背德，骗我远来，而你又尽说漂亮话，不肯出兵！“当天，朱滔派遣马攻打宗城和经城，派遣杨荣国攻打冠氏，并将这些地主全都攻克了。朱滔又放纵回纥军劫掠馆陶，将帐幕、器皿、车辆及牛等席卷而去。田悦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壬午（初十），朱滔打发裴抗等人回去，分出兵力，设置官吏，把守平恩与永济。

丙戌，以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翰，义僖之七世孙也。

丙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卢翰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卢翰是卢义僖的七世玄孙。

朱滔引兵北围贝州，引水环之，刺史刑曹俊婴城拒守；纵范阳及回纥兵大掠诸县，又拔武城，通德、棣二州，使给军食；遣马实将步骑五千屯冠氏以逼魏州。

朱滔领兵向北包围贝州，引来河水，将贝州城环绕起来，该州刺史邢曹俊环城守御。朱滔放纵范阳兵与回纥兵大肆掠夺各县，又攻占了武城，连通了德、棣二州，让二州供给军粮。朱滔还派遣马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屯驻冠氏县，以便进逼魏州。

以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德宗任命给事中杜黄裳为江淮宣慰副使。

上于行宫庑下贮诸道贡献之物，榜曰琼林大盈库。陆贽以为战守之功，赏赉未行而遽私别库，则士卒怨望，无复斗志，上疏谏，其略曰：“天子与天同德，以四海为家，何必桡废公方，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亏法失人，诱奸聚匿，以斯制事，岂不过哉！”又曰：“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捍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殆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无猛制而人不携，怀所感也；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利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又曰：“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上即命去其榜。

德宗在行宫的廊庑下储存各道献纳的贡物，扁额题作琼林大盈库。陆贽认为，对于将士的攻战守备的功劳，还没有颁行赏赐，反而急忙私建别库，这会使士兵怨责，消减斗志，奏上章疏劝谏，他大略是说：“天子与上天赋有同样的德行，当以四海为家，为什么一定要破坏公家的法度，集聚私人的财货！把至尊无上的皇帝降低到代替有关部门看守财产，将万乘之主辱没到效法寻常之人私藏物品，有亏法度，更失人心，诱发奸邪，积聚邪恶，用这种作为去裁断万事，难道不是太不可取了吗！”他又说：“不久前，随从皇上出行的军队最初来到奉天时，各种物品都没有储备，外御凶恶之徒，内防垂危的城堞，日夜全无休息，大约有五十天，将士们饥寒交迫，死伤的人们相枕而卧。全靠大家尽力效命，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巨大的艰难。这实在是因为陛下自身没有丰渥的享受，不去满足自己的私欲。陛下戒绝甘美的食品，与士兵同甘苦；中止进餐，用省下的食品送给立下功劳的将士吃。不用严厉的制度，但人们并无背离，这是因为他们想到陛下的感人之处；没有丰厚的奖赏，但人们并不埋怨，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当时完全没有的东西。现在敌军的攻打和围困已经解除，将士的衣服饮食已经丰足，然而怨言却正在产生，军中逐淅产生了疑惑的情绪。这难道不是因为一介勇夫通常好利夸功，在患难时既已与他们同受忧患，在情况好转、安乐可望以后却不与他们同享利益吗？假如陛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恬淡静默，他们怎么会毫无怨言咨嗟呢！”他又说：“假如陛下能够想想近日身在重围之中所经受的深切忧虑，戒去平时专门满足己欲私望的缺点，将储存在琼林、大盈二库的珍宝财物，全都拿出来赏赐有功之臣，每当得到珍奇华美的东西，便先支付军中的奖赏，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变乱就一定能够平定，敌寇就一定能够削平。到那时候徐徐驾起乘舆，凯旋班师，返回京城，就凭着天子的高贵，难道还要担心贫穷吗！所以，我提出的建议，乃是要散去陛下小的储存，却造成陛下大的储存，减损陛下小的宝物，却巩固陛下大的宝物啊。”德宗当即命令除去扁额。

萧复尝言于上曰：“宦官自艰难以来，多为监军，恃恩纵横。此属但应掌宫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权国政。”上不悦。又尝言：“陛下践阝之初，圣德光被，自杨炎、卢杞黩乱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诚能变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傥使臣依阿苟免，臣实不能！”又尝与卢杞同奏事，杞顺上旨，复正色曰：“卢杞言不正！”上愕然，退，谓左右曰：“萧复轻朕！”戊子，命复充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尉、安抚使，实疏之也。既而刘从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复，上谓陆贽曰：“朕思迁幸以来，江、淮远方，或传闻过实，欲遣重臣宣慰，谋于宰相及朝士，佥谓宜然。今乃反覆如是，朕为之怅恨累日。意复悔行，使之论奏邪？卿知萧复何如人？其不欲行，意趣安在？”贽上奏，以为：“复痛自修励，慕为清贞，用虽不周，行则可保。至于轻诈如此，复必不为。借使复欲逗留，从一安肯附会！今所言矛盾，愿陛下明加辩诘。若萧复有所请求，则从一何容为隐！若从一自有回互，则萧复不当受疑。陛下何惮而不辩明，乃直为此怅恨也！夫明则罔惑，辩则罔冤；惑莫甚于逆诈而不与明，冤莫痛于见疑而不与辩。是使情伪相糅，忠邪靡分。兹实居上御下之要枢，惟陛下留意。”上亦竟不复辩也。

萧复曾经对德宗说：“自从国步艰难以来，宦官往往担任监军，仗恃着陛下的恩宠任意而为。这种人只应该掌管皇宫的事情，不适于把兵权和国政委托给他们。”德宗不高兴。萧复还曾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光辉照耀。自从杨炎、卢杞侮乱朝廷大政，因而导致今天的结局。如果陛下能够改变过去的作法，我怎敢不尽力效劳。倘若让臣阿谀依附，苟且求生，我实在难以做到！”萧复又曾经与卢杞一起奏议朝事，卢杞顺承皇上的旨意，萧复面色严正地说：“卢杞讲话不正直！”德宗感到吃惊，退朝后对亲近的人说：“萧复对朕太轻视了！”戊子（十六日），德宗命令萧复担当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宣慰、安抚使，实际上是疏远萧复。接着，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不断奏请将萧复留在朝中，德宗对陆贽说：“朕想起出行以来，长江、淮河地区远在一方，有时会有消息传闻失实，所以打算派遣朝中居于重要职位的大臣前去安抚，朕与宰相和朝中大臣商量此事，都说应当这么做。现在却这样翻来复去，朕为此恼恨了好几天。想来是萧复不愿出行，因而让刘从一以及朝中大臣来议论上奏的吧？你知道萧复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愿意出行，用意何在？”陆贽上奏认为：“萧复痛下决心，修省自勉，向往做清正廉洁之士，办事虽然有不够周详的地方，但他的品行还是可以保证的。至于象这样任意行诈，萧复一定不肯做。假如萧复打算在朝中逗留，刘从一怎么肯随声附合呢！现在陛下所言，相互矛盾，希望陛下能够分明地加以辨别查问。如果萧复有什么请求，刘从一怎么会允许他为自己隐瞒？如果刘从一自己有意回护他，那么，萧复自当不受怀疑。陛下有什么忌惮，而不肯将此事辨别明白，以至于只能如此恼恨呢！一般说来，将事情分析明白了，便没有疑惑；把事情辨别清楚了，便没有冤屈。没有比事先猜疑别人存心欺诈却不予以分析明白更为严重的疑惑，没有比遭受猜疑却不予以辨别清楚更为痛切的冤屈。这会使真伪掺杂，忠邪不分。我所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便是身居高位、驾驭下属的关键，仅请陛下多加注意。”德宗最后还是没有再辨别此事。

辛卯，以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壬辰，加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加田悦检校左仆射。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本道节度使，前深、赵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剌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辛卯（十九日），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四州节度使。壬辰（二十日），加封李抱真、张孝忠并同平章事。丙申（二十四日），加封田悦检校左仆射，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樊泽为该道节度使，前深、赵二州观察使康日知为同州刺史、奉诚军节度使，曹州刺史李纳为郓州刺史、平卢节度使。

戊戌，加刘洽汴、滑、宋、亳都统副使，知都统事，李勉悉以其众授之。

戊戌（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刘洽为汴、滑、宋、亳诸州都统副使，并主持都统事宜。李勉将他统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

辛丑，六军各置统军，秩从三品，以宠勋臣。

辛丑（二十九日），六军各自设置统军，统军的品秩为从三品，以显示对立下功勋的大臣的荣宠。

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助唐收京城。庚子，遣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发其兵。

吐蕃尚结赞请求出兵援助唐朝收复京城。庚子（二十八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让吐蕃发兵。

第二百三十卷

唐纪四十六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兴元元年（甲子、784 ）

唐纪四十六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 年）

二月，戊申，诏赠段秀实太尉，谥曰忠烈，厚恤其家。时贾隐林已卒，赠左仆射，赏其能直言也。

二月，戊申（初七），德宗颁诏追赠段秀实为太尉，谥号称为忠烈，以优厚的待遇抚恤段秀实的家人。当时，贾隐林已经去世，德宗追赠他为左仆射，表彰他能够直言。

李希烈将兵五万围宁陵，引水灌之；濮州刺史刘昌以三千人守之。

李希烈领兵五万人围攻宁陵，引来河水灌城，濮州刺史刘昌率三千人守卫宁陵。

滑州刺史李澄密遣使请降，上许以澄为汴滑节度使。澄犹外事希烈；希烈疑之，遣养子六百人戍白马，召澄共攻宁陵。澄至石柱，使其众阳惊，烧营而遁。又讽养子令剽掠，澄悉收斩之，以白希烈，希烈无以罪也。

滑州刺史李澄秘密派来使者请求归降，德宗答应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李澄表面上仍然事奉李希烈，李希烈却怀疑他，派遣养子六百人戍守白马，传召李澄前来共同攻打宁陵。李澄来到石柱，指使他的部众佯作受惊，烧掉营房，便逃跑了。李澄又暗示李烈的养子，让他们抢劫掳掠，而李澄又将他们全部收捕斩杀，并将此事告诉李希烈，但李希烈无法加罪于他。

刘昌守宁陵，凡四十五日不释甲。韩遣其将王栖曜将兵助刘洽拒希烈，栖曜以强弩数千游汴水，夜，入宁陵城。明日，从城上射希烈，及其坐幄，希烈惊曰：“宣、润弩手至矣！”遂解围去。

刘昌守卫宁陵，计有四十五天不曾脱下铠甲。韩派遣他的将领王栖曜领兵援助刘洽抵御李希烈，王栖曜使强健的弩手数千人游过汴水，在夜间进入宁陵城。第二天，弩手从城上用箭射击李希烈，射到他所坐镇的帐幕里边。李希烈吃惊地说：“宣、润的弩手到了！”于是解除了宁陵的围困，自行离去。

朱自奉天败归，李晟谋取长安。刘德信与晟俱屯东渭桥，不受晟节制；晟因德信至营中，数以沪涧之败及所过剽掠之罪，斩之；因以数骑驰入德信军，劳其众，无敢动者，遂并将之，军势益振。

朱从奉天大败而归，李晟谋划攻取长安。刘德信与李晟一道屯驻在东渭桥，但他不接受李晟的管束。李晟借刘备信来到营中之机，列举他在涧战败和沿途抢劫掳掠的罪行，将他斩杀。李晟因而以数名骑兵奔入刘德信军中，慰劳他的部众，没有人敢有所举动。于是李晟一并统领了此军，军队的声势益发振作。

李怀光既胁朝廷逐卢杞等，内不自安，遂有异志。又恶李晟独当一面，恐其成功，奏请与晟合军；诏许之。晟与怀光会于咸阳西陈涛斜，筑垒未毕，众大至。晟谓怀光曰：“贼若固守宫苑，或旷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穴，敢出求战，此天以贼赐明公，不可失也！”怀光曰：“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岂可遽战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晟每与怀光同出军，怀光军士多掠人牛马，晟军秋毫不犯。怀光军士恶其异己，分所获与之，晟军终不敢受。

李怀光胁迫朝廷贬逐了卢杞等人以后，内心不能自安，于是有了反叛朝廷的意图。李怀光又嫌恶李晟独当一面，惟恐他有所建树，便上奏请求与李晟合兵，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李晟与李怀光在咸阳西面的陈涛斜会师，营垒还没有修筑完毕，朱军队大批开到。李晟对李怀光说：“假如敌军顽固把守宫城和苑城，也许会空废时日，延宕许久，不容易攻打下来。现在敌军离开了他们的巢穴，竟敢出城挑战，这是上天把敌军赐给明公，决不能放走他们！”李怀光说：“我军刚刚赶到，战马还没有喂料，士兵还没有吃饭，哪能匆匆接战呢！”李晟没有办法，只好自回营垒。每次李晟与李怀光一同派出军队，李怀光的将士常常掠夺百姓的牛马，李晟军却秋毫无犯。李怀光的将士嫌恶李晟军与自己两样，将所得物品分给他们，但李晟军始终不敢接受。

怀光屯咸阳累月，逗留不进；上屡遣中使趣之，辞以士卒疲弊，且当休息观衅。诸将数劝之攻长安，怀光不从，密与朱通谋。李晟屡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寝晟奏不下。

李怀光在咸阳屯驻了好几个月，不肯前进。德宗屡次派遣中使催使他，他便以士兵疲困不堪，而且应当保养兵力，观察敌军的破绽为理由而推辞。诸将领好几次劝说李怀光攻打长安，李怀光不肯听从，还暗中与朱勾结合谋。李晟屡屡上奏，惟恐发生变故，被李怀光吞并，请求将军队转移到东渭桥，但德宗仍然希望李怀光洗心革面，争取使他尽力效命，便压了李晟的奏章，不肯批示。

怀光欲缓战期，且激怒诸军，奏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决望；乃遣陆贽诣怀光营宣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意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力！”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又不欲自减之，遂止。

李怀光准备延缓接战的日期，并且激怒各军，便上奏说：“各军粮食供给微少，只有神策军供给丰厚，多少不均，难以进军开战。”德宗因财物用度还正窘困，如果都按照神策军的标准供给粮食，便拿不出粮食来供给各军。但不这样又惟恐逆了李怀光的意思，引起各军抱怨，于是派遣陆贽到李怀光营中安抚将士，顺便传召李晟参予商议粮饷供给之事。李怀光本意打算让李晟自己请求削减供给，使他失去军心，败坏他的功绩，便说：“将士一个样地与敌军战斗，而粮食供给却彼此不同，怎么能让将士齐心合力呢！”陆贽没有发言，几次回头去看李晟。李晟说：“你是主帅，得以专擅号令。我不过带领着一支军队，接受你的指挥罢了。说到增加或减少军中衣食供给，自当由你裁断。”李怀光一言不发，又不愿由自己削减李晟军的粮食供给，此事便搁置了。

时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吐蕃相尚结赞言：“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怀光署名，故不敢进。”上命陆贽谕怀光，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结赞亦不进军。

当时，德宗派遣崔汉衡到吐蕃去让他们发兵，吐蕃国相尚结赞说：“按照吐蕃礼法发兵，以主掌兵权的大臣的署名为凭信，现在制书上没有李怀光的署名，所以不敢进军。”德宗令陆贽晓示李怀光，李怀光坚持认为不可让吐蕃发兵，他说：“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必然要放纵士兵焚烧掳掠，有谁能够制止他们！这是第一个害处。不久前颁布的敕旨规定，凡是召募士兵攻破城池者。每人奖赏钱一百缗，吐蕃发兵五万人，如果援引敕旨，要求奖赏，五百万缗钱要到哪儿才能弄到！这是第二个害处。吐蕃骑兵虽然到来，必定不肯率先进军，而是按兵不动，保存实力，观望我方军队的形势，胜利了，便跟着瓜分功劳，失败了，便借机图谋变乱，诡诈多端，不可亲近信任。这是第三个害处。”李怀光始终不肯往敕旨上署名，尚结赞也没有让军队进发。

陆贽自咸阳还，上言：“贼稽诛，保聚宫苑，势穷援绝，引日偷生。怀光总仗顺之师，乘制胜之气，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师老不用，诸帅每欲进取，怀光辄沮其谋。据兹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护，委曲听从，观其所为，亦未知感。若不别务规略，渐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终恐变故难测。此诚事机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寻常容易处之。今李晟奏请移军，适遇臣衔命宣慰，怀光偶论此事，臣遂泛问所宜。怀光乃云：”李晟既欲别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犹虑有翻覆，因美其军盛强。怀光大自矜夸，转有轻晟之意。臣又从容问云：“回日，或圣旨顾问事之可否，决定何如？’怀光已肆轻言，不可中变，遂云：”恩命许去，事亦无妨。‘要约再三，非不详审，虽欲追悔，固难为辞。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书，敕下依奏，别赐怀光手诏，示以移军事由。其手诏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请移军城东以分贼势。朕本欲委卿商量，适会陆贽回奏云，见卿语及于此，仍言许去事亦无妨，遂敕本军允其所请。’如此，则词婉而直，理顺而明，虽蓄异端，何由起怨！”上从之。

陆贽从咸阳回来以后，上奏说：“逆贼朱为了拖延被诛灭的时间，聚兵退保宫城和禁苑，大势已去，外援断绝，迁延时日，苟且偷生。李怀光总领主持正义的援军，乘着取得胜利的声势，如果擂鼓进军，灭除敌军，有如摧毁枯败的草叶一般容易。然而，李怀光在敌寇逃窜时不肯追击，坐待士气低落，难以用兵。各军主帅每每打算进军杀敌，李怀光总是阻止他们的计划。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他的意图很不好解释。陛下的本意在于保全回护李怀光，对他委曲求全，言听计从。观察他做的事情，也并没有因此而被打动。如果不采取另外的谋略，逐渐控制住他，而只是对他无原则地宽容下去，以求平安无事，最终恐怕还是要发生难以测度的变故。现在是事功机缘面临危险促迫的时候，当然不能够用通常的、轻易的态度来对待。现在李晟奏请转移自己的军队，恰好遇到我奉命前去安抚将士，李怀光偶然谈论到这件事，于是我泛泛地问他应当如何处理。李怀光便说：”李晟既然愿意到别处去，我也全不需要借助他为我用命效力。‘我仍顾虑李怀光会再改变主意，便称赞他的军队强盛。李怀光大大地自夸了一番，转而有轻视李晟的意思。我又不慌不忙地问他：“我回去时，或许会有圣旨询问此事可行与否，不知你是怎么决定的？’李怀光已经肆意讲出了不慎重的话，无法中途改变，于是他说：”皇上的命令若是允许李晟离开，对于事体也并无妨碍。‘我与他再三约定，不能不说是够审慎周密的了，即使李怀光打算翻悔，实在也难于开口。希望立即将李晟的奏表转出，交给中书省，下敕批准依所奏，另外再赐给李怀光手诏，向他说明转移军队的理由。此手诏的大致意思这样说：“昨天得到李晟的奏章，他请求把军队转移到长安城东边，以便分去敌军兵势。朕本来打算委托你来商量，恰遇陆贽回朝上奏说，与你相见时，你已谈到此事，还说允许李晟离去，事体并无妨碍，才是朕便给李晟本军颁发了敕书，应允了他的请求。’这样说，用词既委婉又直切，顺理成章，意义明了，李怀光即使蓄有异谋，他又有什么理由与朝廷结怨呢！”德宗听从了陆贽的建议。

晟自咸阳结陈而行，归东渭桥。时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犹与怀光联营，陆贽复上奏曰：“怀光当管师徒，足以独制凶寇，逗留未进，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资傍助。比者又遗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之众附丽其营，无益成功，祗足生事。何则？四军接垒，群帅异心，论势力则悬绝高卑，据职名则不相统属。怀光轻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从心，晟等疑怀光养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己；端居则互防飞谤，欲战则递恐分功，龃龉不和，嫌衅遂构，俾之同处，必不两全。强者恶积而后亡，弱者势危而先覆，覆亡之祸，翘足可期！旧寇未平，新患方起，忧叹所切，实堪疚心！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李晟见机虑变，先请移军，建徽、惠元势转孤弱，为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虽有良图，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时。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藉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解斗不可以不离，救焚不可以不疾，理尽于此，惟陛下图之。”上曰：“卿所料极善。然李晟移军，怀光不免怅望，若更遣建徽、惠元就东，恐因此生辞，转难调息，且更俟旬时。”

李晟由咸阳结成阵列行军，回到东渭桥。当时，坊节度使李建徽和神策行营节度使杨惠元仍然与李怀光营垒相连。陆贽再次上奏说：“李怀光现在所管辖的士兵，足够独自制服凶恶的敌寇。他停顿不肯进军，也许有别的原由。令人担忧的是，李怀光军过于强盛，不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最近，朝廷又派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位节度使的人马挨近李怀光的营垒驻扎，不仅不利于成就事功，反而会造成事端。为什么呢？四支军队营垒接连，而各军主帅意图不同。就官位、兵力而言，李怀光与另三人高下相差悬殊，据职务的名义而言，四人之间却并没有统属关系。李怀光轻视李晟等人兵员微少，官位卑下，并为不能随心节制各军而忿怒；李晟等人又怀疑李怀光姑息敌寇，蓄谋邪恶，并且对李怀光在办事时常常凌侮自己而怨恨。在平素，他们要互相防备意外的诽谤；准备打仗时，他们又交互担心功劳被人分去。他们参差不合，于是便造成了嫌隙，使他们驻扎在一起，必然是强盛与薄弱的双方不能两相保全。强盛的一方，恶行积聚，最后败亡；薄弱的一方，形势危殆，便先遭覆灭。覆灭败亡的祸患，在翘一脚的时间里便可见到！原有的敌寇尚未平定，新的祸患却正在兴起，这便是令人忧虑叹息的痛切之处，实在足以使人伤心。最好的办法是消除邪恶于尚未萌发之前，其次的办法是补救过失于始露兆头时，何况此事已经显露，祸患就要形成，如果推委不去谋划，拿什么去平息变乱！李晟识破事机，顾虑生变，先请转移军队，李建徽、杨惠元的形势转为孤立薄弱，被李怀光军吃掉，在情理上是必然的。即使以后有良好策谋，恐怕也不能自拔。所以，拯救李建徽、杨惠元的危急，唯有在此时刻。现在，由于李晟愿意离开李怀光，便可让李建徽、杨惠元与李晟合兵一处，共同前往。可以托称李晟的兵马素来就少，顾虑着被逆贼朱所拦击，想借助这两支军队形成交相呼应的形势。还要先行传达圣旨，暗中让这两支军队赶快整治行装，诏书下达营中，当日就上路。即使李怀光本心并不愿意，但是也无计可施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抢在敌人的前面可以夺去敌人的斗志，迅雷不及掩耳的意思。排解打斗，不能不让双方离开；抢救火灾，不能不快速行事。道理说到这儿，便说尽了，但请陛下设法对付吧。”德宗说：“你所做的预料非常好。然而，李晟将军队转移，李怀光不免要怨恨不满。如果再派遣李建徽、杨惠元移军向东开去，恐怕因此生出一番言语，反而难以调停。姑且再等待十天吧。”

辛酉，加王武俊同平章兼幽州、卢龙节度使。

辛酉（二十日），德宗加封王武俊同平章事，兼任幽州、卢龙节度使。

李晟以为：“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备，蜀、汉之路不可壅，请以裨将赵光铣等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决，欲亲总禁兵幸咸阳，以慰抚为名，趣诸将进讨。或谓怀光曰：“此汉祖游云梦之策也！”怀光大惧，反谋益甚。

李晟认为：“李怀光造反的情状已经很清楚，在危急的关头，应当有所准备。通往蜀郡、汉中的道路是不能堵塞的，请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让他们各自领兵五百人，以便防患于未然。”德宗迟疑不决，准备亲自总领禁兵出走咸阳，以抚慰将士的名义，督促各将领进军讨伐。有人对李怀光说：“这就是汉高祖巡游云梦泽的计策！”李怀光大为恐惧，造反的谋划愈发加紧了。

上垂欲行，怀光辞益不逊，上犹疑谗人间之，甲子，加怀光太尉，增实食，赐铁券，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往谕旨。怀光对使者投铁券于地曰：“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辞气甚悖。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当军门大呼曰：“太尉视贼不许击，待天使不敬，果欲反邪！功高太山，一旦弃之，自取族灭，富贵他人何益哉！我今日必以死争之。”怀光闻之，谓曰：“我不反，以贼方强，故须蓄锐俟时耳。”怀光又言：“天子所居必有城隍。”乃发卒城咸阳，未几，移军据之。张名振曰：“乃者言不反，今日拔军此来，何也？何不攻长安，杀朱，取富贵，引军还邪！”怀光曰：“名振病心矣！”命左右引去，拉杀之。

德宗将近出行之际，李怀光讲话益发不恭顺。德宗仍然怀疑有好进谗言的人从中离间他。甲子（二十三日），德宗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增加食实封，赐铁券，派遣神策右兵马使李卞等人前往传达圣旨。李怀光当着使者的面，把铁券丢在地上说：“皇上怀疑我李怀光吗？臣下造反时，才赐铁券。我不曾造反，现在赐铁券，这是让我造反的吧！”他的言辞和语气都很无礼。朔方左兵马使张名振面对军营的大门大声喊道：“太尉对待敌军，不许出击，对待皇上的使者，很不恭敬，果真是要造反吗！你的功劳象泰山一样高，忽然舍弃了它们，自取灭族，而让他人去享受富贵，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今天一定要不惜一死，前去争论。”李怀光听了，对他说：“我不会造反。只是以为正当敌军强盛，必须积蓄锐气，等待时机罢了。”李怀光又说：“皇上所住的地方一定要有城壕。”于是，李怀光派出士兵去修筑咸阳城。不久，他迁移军队，占据了咸阳城。张名振说：“以前你说不会造反，现在你调动军队到这里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进攻长安，杀掉朱，获取富贵，然后率领军队回到州去呢！”李怀光说：“张名振得了精神病了！”李怀光命令侍从人员将他拉到外面，把他摧折至死。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怀光养以为子。怀光潜与朱通谋，演芬遣其客郜成义诣行在告之，请罢其都统之权。成义至奉天，告怀光子璀；璀密白其父。怀光召演芬责之曰：“我以尔为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负死，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为股肱，太尉以演芬为心腹；太尉既负天子，演芬安得不负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异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贼名而死，死甘心矣！”怀光使左右脔食之，皆曰：“义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断其喉而去。

右武锋兵马使石演芬，本是西域胡族人，李怀光将他收养为子。李怀光暗中与朱勾结，石演芬派遣他的门客郜成义到行在报告此事，请求免除李怀光都统的兵权。郜成义来到奉天，告诉了李怀光的儿子李璀，李璀又密告他父亲。李怀光召来石演芬，责备他说：“我把你当作儿子，你怎么打算叫我家破人亡！今天你辜负了我，你死甘心吗？”石演芬说：“圣上把太尉视为辅佐朝政的大臣，太尉把我当作亲信，太尉既然辜负了圣上，我怎么能够不辜负太尉呢！我是一个胡人，不能怀有二心，只知道事奉一人，如果能够免去逆贼的恶名而死，死也甘心了！”李怀光让侍从人员把他切成碎块，吃他的肉。众人都说：“石演芬是一位义士啊，应该让他死得快一些。”用刀割断他的喉咙就离开了。

李卞等还，言怀光骄慢之状，于是行在始严门禁，从臣皆密装以待。

李卞等人回朝，讲了李怀光骄横傲慢的情况，于是行在开始对宫门城关严加警戒，侍从皇上的官员都暗中置办行装，等待离开奉天。

乙丑，加李晟河中、同绛节度使；上犹以为薄，丙寅，又加同平章事。

乙丑（二十四日），德宗加封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德宗仍然认为封拜不够优厚，丙寅（二十五日），又加封李晟同平章事。

上将幸梁州，山南节度使盐亭严震闻之，遣使诣奉天奉迎，又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至以来迎卫。用诚为怀光所诱，阴与之通谋，上闻而患之。会震继遣牙将马勋奉表，上语之故；勋请“亟诣梁州取严震符召用诚还府；若不受召，臣请杀之。”上喜曰：“卿何时复至此？勋刻日时而去。既得震符，请壮士五人与之俱出骆谷。用诚不知事泄，以数百骑迎之，勋与之俱人驿。时天寒，勋多然藁火于驿外，军士皆往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以示用诚曰：”大夫召君。“用诚错愕起走，壮士自后执其手擒之。用诚子在勋后，斫伤勋首。壮士格杀其子，仆用诚于地，跨其腹，以刀拟其喉曰：”出声则死！“勋入其营，士卒已擐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汉中，一朝弃之，与张用诚同反，于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诚，不问汝曹，无自取族灭！“众皆服。勋送用诚诣梁州，震杖杀之，命副将领其众。勋裹其首，复命于行在，愆欺半日。

德宗即将出走梁州的消息，被山南节度使盐亭人严震听说了，他派遣使者到奉天迎候德宗，又派遣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人到一带来迎驾护卫。张用诚被李怀光所引诱，暗中与李怀光互通阴谋，德宗听说很是担心。适逢严震又派遣牙将马勋进献表章，德宗向他讲了担心的原故，马勋请求：“赶紧到梁州去取严震的兵符，传召张用诚返回军府。如果张用诚不接受传召的命令，请让我把他杀掉。”德宗欢喜地说：“你什么时候再到这里？”马勋给自己限定了日期，然后离去。马勋得到严震的兵符以后，请求严震派出勇士五人与他一起出骆谷。张用诚不知道事情泄露，让数百人骑马迎接马勋，马勋与他们一起进入驿站。当时，天气寒冷，马勋在驿舍外面用禾秆点燃了许多火堆，士兵们都到火堆前烤火去了。马勋从容不迫地从怀中拿出兵符给张用诚过目说：“严大夫传召你回去。”张用诚猝然而惊，站起来就要逃跑，勇士们从他背后抓住他的手，捉住了他。张用诚的儿子在马勋背后，砍伤了马勋的头部。勇士们击杀了张用诚的儿子，将张用诚摔倒在地，骑在他的肚子上，用刀在他的喉咙前面比划着说：“你要是吱声，就杀死你！”马勋进入张用诚的营房，士兵们已经穿好铠甲，拿好兵器了。马勋大声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子都住在汉中，一时舍弃了他们，与张用诚一起造反，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严大夫只让我来捉拿张用诚，不追究你们，你们不要自取灭族！”大家都惧怕屈服了。马勋将张用诚押送到梁州，严震用棍棒将他打死，命令副将统领他的部众。马勋将张用诚的头裹起来，到行在回报完成使命的情况，按照规定的日期，只超过了半天。

李怀光夜遣人袭夺李建徽、杨惠元军，建徽走免，惠元将奔奉天，怀光遣兵追杀之。怀光又宣言曰：“吾今与朱连和，车驾且当远避！”

李怀光派人在夜间突袭夺取李建徽、杨惠元的军队。李建徽逃脱而去，杨惠元准备逃奔奉天，李怀光派兵追击，将他杀死。李怀光还扬言说：“我现在就与朱联合起来，皇上的车驾应当远远地回避！”

怀光以韩游朔方将也，掌兵在奉天，与游书，约使为变，游密奏之；明日，又以书趣之。上称其忠义，因问：“策安出？”对曰：“怀光总诸道兵，故敢恃众为乱。今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皆守将也。陛下各以其地及其众授之，尊怀光之官，罢其权，则行营诸将各受本府指麾矣。怀光独立，安能为乱！”上曰：“罢怀光兵权，若朱何？”对曰：“陛下既许将士以克城殊赏，将士奉天子之命以讨贼取富贵，谁不愿之！府兵以万数，借使臣得而将之，足以诛；况诸道必有杖义之臣，不足忧也！”上然之。

李怀光因韩游是朔方的将领，现在又在奉天掌管军事，便给韩游写了一封书信，约他发起叛乱，韩游将此事秘密上奏德宗。第二天，李怀光又用书信催促他及早起事。德宗称许韩游的忠义，又问他说：“你有什么计策？”韩游回答说：“李怀光总辖各道兵马，所以才敢仗着兵众作乱。现在宁有张昕，灵武有宁景，河中有吕鸣岳，振武有杜从政，潼关有唐朝臣，渭北有窦觎，都是守卫一方的将领。陛下可以将李怀光所统辖的地段及其兵众分别交给他们，提升李怀光的官职，免除他的兵权，那么，行营各将领便都分别接受本军府的指挥了。李怀光被孤立起来，又怎么能够作乱呢！”德宗说：“免除了李怀光的兵权以后，怎么对付朱呢？”韩游回答说：“既然陛下许诺，将士们攻克敌城便给与特殊的奖赏，奖士们便是遵循天子的命令讨伐逆贼，获取富贵，谁不愿意这样做呢！府兵马数以万计，假使我能够率领此军，便足可以诛杀朱，何况各道必定会有主持正义的臣属，朱是不值得忧虑的！”德宗认为韩游言之有理。

丁卯，怀光遣其将赵升鸾入奉天，约其夕使别将达奚小俊烧乾陵，令鸾为内应以惊胁乘舆。升鸾诣浑自言，遽以闻，且请决幸梁州。上命戒严，出，部勒未毕，上已出城西，命戴休颜守奉天，朝臣将士狼狈扈从。戴休颜徇于军中曰：“怀光已反！”遂乘城拒守。

丁卯（二十六日），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升鸾进入奉天城，约定在当天傍晚让别将达奚小俊焚烧乾陵，让赵升鸾作为内应，来威胁德宗的车驾。赵升鸾到浑处主动讲了此事，浑赶忙上奏德宗，并且请德宗出走梁州。德宗命令浑戒严。浑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已经出城西行，命令戴休颜防守奉天，朝中的臣僚和将士们狼狈不堪地随从而行。戴休颜在军队中当众宣布说：“李怀光已经造反了！”于是他便登城防守。

朱之称帝也，兵部侍郎刘卧病在家，召之，不起；使蒋镇自往说之，凡再往，知不可诱胁，叹曰：“镇亦忝列曹，不能舍生，以至于此，岂可复以己之腥臊污漫贤者乎！”欷而返。闻帝幸山南，搏膺大呼，自投于床，不食数日而卒。

朱自称大秦皇帝时，兵部侍郎刘病卧在家。朱传召他，他不肯起床，朱让蒋镇亲自前往说服他，蒋镇前后去了两次，知道刘难以引诱胁迫，叹道：“我也官列工部侍郎，自愧不能够舍去性命，以致到了这般地步，难道可以再用自己秽恶的行为去玷污贤人吗！”蒋镇哽咽着回去了。刘听说德宗出行南山以南，拍着胸膛，大声呼叫着跳下床来，好几天不肯吃饭而死。

太子少师乔琳从上至，称老疾不堪山险，削发为僧，匿于仙游寺；闻之，召至长安，以为吏部尚书。于是朝士之窜匿者多出仕矣！

太子少师乔琳跟随德宗来到，说自己老迈多病，禁受不住艰险的山路，削去头发为僧，躲藏在仙游寺中。朱听说此事，将乔琳传召到长安，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于是许多逃避叛军的朝廷官吏去给朱当官了！

怀光遣其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将精骑趣南山邀车驾，遇诸军粮料使张增于。三将曰：“彼使我为不臣，我以追不及报之，不过不使我将耳。”因目增曰：“军士未朝食，如何？”增绐其众曰：“此东数里有佛祠，吾贮粮焉。”三将帅众而东，纵之剽掠，由是百官从行者皆得入骆谷，以追不及还报，怀光皆黜之。

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孟保、惠静寿、孙福达率领精锐骑兵急奔南山，阻截德宗的车驾，在遇到诸军粮料使张增。孟保等三将领说：“李怀光让我们去做背叛圣上的事情，我们便报告他说没有追赶上圣上。他不过不让我们领兵就是了。”三将领因而以目光向张增示意着说：“我们的士兵还没有吃早饭，怎么办呢？”张增欺骗三将领的部众说：“从这里向东走几里地，有座佛祠，我在那里储存着粮食。”孟保等三将领率部众向东而去，听任士兵去抢劫掳掠，因此跟随德宗出行的朝廷百官都得以进入骆谷。孟保等三将领回去报告说没有追上德宗的车驾，李怀光将他们全都贬黜了。

河东将王权、马汇引兵归太原。

河东将领王权、马汇领兵返回太原。

李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谓将佐曰：“长安，宗庙所在，天下根本，若诸将皆从行，谁当灭贼者！”乃治城隍，缮甲兵，为复京城之计。先是东渭桥有积粟十余万斛，度支给李怀光军，几尽。是时怀光、朱连兵，声势甚盛，车驾南幸，人情扰扰；晟以孤军处二强寇之间，内无资粮，外无救援，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又以书遗怀光，辞礼卑逊，虽示尊崇而谕以祸福，劝之立功补过，故怀光惭恧，未忍击之。晟曰：“畿内虽兵荒之余，犹可赋敛。宿兵养寇，患莫大焉！”乃以判官张假京兆尹，择四十余人，假官以督渭北刍粟，不旬日，皆充羡；乃流涕誓众，决志平贼。

李晟接到任官的制书，拜倒在地，哭泣着接受了任命。“他对将佐说：”长安是宗庙的所在地，是全国的根本。如果各位将领都跟从皇上出行，那将由谁来担当消灭敌军的任务呢！“于是，李晟整治城壕，修缮铠甲兵器，做着收复京城的打算。在此之前，东渭桥有积存的粮食十万余斛，度支供给李怀光军，几乎把粮食用尽。当时，李怀光和朱联合用兵，声势很是盛大，德宗向南出走，民情纷乱不堪。李晟仅凭一支孤立无援的军队，处在两个强大的敌寇中间，内部没有资财粮草，外部没有救援，他只用忠义来感发激励将士，所以他的兵力虽然单薄微弱，但锐气并未衰减。李晟又给李怀光去信，措辞执礼都很谦卑恭顺。他虽然表示对李怀光的尊敬与推崇，但开导他去祸就福，规劝他建树功劳，弥补过失，所以李怀光感到惭愧，不忍心向他出击。李晟说：”畿辅地区虽在经受战乱之后，但仍然可以征收赋税。军队停滞不前，姑息敌寇，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于是，李晟使判官张代理京兆尹，选择了四十余人，让他们都代理一定的官职，以便督促渭北的粮草。不到十天，各处粮草都充足有余了。于是，李晟流着眼泪与部众起誓，决意平定敌寇。

田悦用兵数败，士卒死者什六七，其下皆厌苦之。上以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尉使。巢父性辩博，至魏州，对其众为陈逆顺祸福；悦及将士皆喜。兵马使田绪，承嗣之子也，凶险，多过失，悦不忍杀，杖而拘之。悦既归国，内外撤警备。三月，壬申朔，悦与巢父宴饮，绪对弟侄有怨言，其侄止之，绪怒，杀侄，既而悔之，曰：“仆射必杀我！”既夕，悦醉，归寝，绪与左右密穿后垣入，杀悦及其母、妻等十余人，即帅左右执刀立于中门之内夹道。将旦，以悦命召行军司马扈、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议事；府署深邃，外不知有变，士则、济先至，召入，乱斫杀之。绪恐既明事泄，乃出门，遇悦亲将刘忠信方排牙，绪疾呼谓众曰：“刘忠信与扈谋反，昨夜刺杀仆射。”众大惊，喧哗。忠信未及自辩，众分裂杀之。扈来，及戟门遇乱，招谕将士，将士从之者三分之一。绪惧，登城而立，大呼谓众曰：“绪，先相公之子，诸君受先相公恩，若能立绪，兵马使赏缗钱二千，大将半之，下至士卒，人赏百缗，竭公私之货，五日取办。”于是将士回首杀扈，皆归绪，军府乃安。因请命于孔巢父，巢父命绪权知军府。后数日，众乃知绪杀其兄，虽悔怒，而绪已立，无如之何。绪又杀悦亲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田悦在战事上屡次失败，死去的士兵有十分之六七，他的部下都苦于用兵，不愿意再去打仗。德宗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魏博宣慰使。孔巢父生性能言善辩，来到魏州后，他当着田悦部众的面向他陈述叛逆朝廷招祸和顺承朝廷得福的道理，田悦及其将士都很高兴。兵马使田绪是田承嗣的儿子。他凶恶阴险，多有过失，田悦不忍心将他杀掉，便用棍棒打了他一顿，然后将他拘留起来。田悦归顺朝廷以后，撤除了里里外外的警戒。三月，壬申朔（初一），田悦与孔巢父在宴席上饮酒，田绪对弟侄说了一些埋怨的话，他的弟侄制止了他，田绪很生气，杀死弟侄。不久田绪后悔，说道：“仆射一定会杀死我的！”到了傍晚，田悦喝醉了酒，回去就寝。田绪与亲信暗中穿越后墙而入，杀了田悦及其母亲、妻子等十余人，随即率领亲信，在中门里面夹道持刀而立。天快要亮时，田绪假托田悦的命令，传召行军司马扈、判官许士则、都虞候蒋济前来商议事情。由于军府衙署深密，外面不知道发生了变故。许士则、蒋济率先来到，田绪将二人传召进去，乱劈乱砍，杀了二人。田绪惟恐天亮以后事情泄露，便走出门来，遇到田悦的亲信将领刘忠信正在打点仪仗，安排属官参见主帅，田绪急声喊着对大家说：“刘忠信与扈阴谋造反，昨天夜里将仆射杀死了！”大家极为震惊，喊叫声乱作一片。刘忠信来不及为自己的辩解，大家便将他割裂而死。扈来了，当他走到军府列戟门时，遇到了变乱。他劝诫将士们不要作乱，将士中跟从他的人有三分之一。田绪害怕，登到牙城上站立着，大声喊着对众人说：“我田绪是先公的儿子，诸位深受先公的恩惠，如果你们能够拥立我，兵马使赏给缗钱两千，大将赏给兵马使的一半，下至士兵，每人赏给缗钱一百，我将竭尽公家和我私人的资财，在五天之内办理。”于是将士们回过头来，杀了扈，全都归依了田绪，军府这才安定下来。田绪因而向孔巢父请示，孔巢父让田绪暂时代理主持军府。过了几天，大家才知道田绪杀了他的堂兄，虽然为田绪杀了田悦而愤怒，为自己拥立田绪而懊悔，然而，田绪已经就任，也就对他无可奈何。田绪又诛杀了田悦的亲信将领薛有伦等二十余人。

李抱真、王武俊引兵将救贝州，闻乱，不敢进，朱滔闻悦死，喜曰：“悦负恩，天假手于绪也！”即遣其执宪大夫郑景济等将步骑五千助马，合兵万二千人攻魏州。军王莽河，纵骑兵及回纥四出剽掠。滔别遣人说绪，许以本道节度使。绪方危急，遣随军侯臧诣贝州送款于滔、滔喜，遣臧还报，使亟定盟约。时绪部署城内已定，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诣绪，许以赴援，如悦存日之约。绪召将佐议之，幕僚曾穆、卢南史曰：“用兵虽尚威武，亦本仁义，然后有功，今幽陵之兵恣行杀掠，白骨蔽野，虽先仆射背德，其民何罪！今虽盛强，其亡可立而待也。况昭义、恒冀方相与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从人为反逆乎！不若归命朝廷，天子方蒙尘于外，闻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绪从之，遣使奉表诣行在，城守以俟命。

李抱真、王武俊准备领兵援救贝州时，听说田绪作乱，便不敢进军。朱滔听说田悦死去，高兴地说：“田悦辜负我的恩德，上天便借着田绪的手将他杀掉了。”朱滔当即派遣他的执宪大夫郑景济等人率领步兵、骑兵共五千人协助马，合兵共一万二千人，攻打魏州。马在王莽河驻扎，放任骑兵和回纥兵四处抢劫掳掠。朱滔另外派人去劝说田绪，答应委任他为本道节度使。田绪正处在危急关头，便派遣随军侯臧到贝州去向朱滔表示诚意，朱滔很高兴，打发侯臧回去报告，让田绪赶快定下盟约。当时，田绪对城内的部署已经就绪，李抱真、王武俊又派遣使者来到田绪处，答应前来援救，就像田悦活着时的约定一样。田绪传召将佐商议此事，幕僚曾穆、卢南史说：“虽然用兵崇尚威武，但也要遵循仁义，才会取得成功。现在幽州兵肆意屠杀掳掠，白骨遮盖了原野，虽然先仆射辜负了朱滔的恩德，但是老百姓有什么罪！现在朱滔虽然强盛，但他的灭亡是象提起脚后跟而立一样可等待得到的。何况昭义、恒冀正在一块儿攻打朱滔，怎么能够因为眼前的危急，便打算随着人家做反叛呢！不如归顺朝廷。皇上正流亡在外，听到魏博使者前来一定高兴，官职与爵位在转足之间便会到来了。”田绪听从了曾穆、卢南史的建议，派遣使者带着表章前往行在，自己防守着魏州城，等待朝廷的命令。

上这发奉天也，韩游帅其麾下八百余人还州。李怀光以李晟军浸盛，恶之，欲引军自咸阳袭东渭桥；三令其众，众不应，窃相谓曰：“若与我曹击朱，惟力是视；若欲反，我曹有死，不能从也！”怀光知众不可强，问计于宾佐，节度巡官良乡李景略曰：“取长安，杀朱，散军还诸道，单骑诣行在，如此，臣节亦未亏，功名犹可保也。”顿首恳请，至于流涕，怀光许之。都虞候阎晏等劝怀光东保河中，徐图去就，怀光乃说其众曰：“今且屯泾阳，召妻孥于，俟至，与之俱往河中。春装既办，还攻长安，未晚也。东方诸县皆富实，军发之日，听尔俘掠。”众许之。怀光乃谓景略曰：“者之议，军众不从，子宜速去，不且见害！”遣数骑送之。景略出军门，恸哭曰：“不意此军陷于不义！”

德宗从奉天出发时，韩游率领着他的部下八百余人回到州。李怀光因李晟军渐渐强盛，憎恶他，打算率领军队从咸阳袭击东渭桥。李怀光给部众前后下达了三次命令，大家仍然不肯答应，还私下相互交谈说：“如果他与我辈去进击朱，我辈有多大力气便使多大力气。他如果打算造反，我辈唯有一死，决不能服从他的命令！”李怀光知道大家不可勉强，便向宾客将佐征询计策。节度巡官良乡人李景略说：“攻取长安，诛杀朱，解散军队，返回各道，你单人匹马前往行在。做到这些，臣下的操守也不算亏缺，已有的功名还可以保住。”李景略向李怀光伏地叩拜，恳切地请求，以至于流下了眼泪，李怀光答应了他。都虞候阎晏等人劝说李怀光东进，防守河中，何去何从，再从长计议。于是李怀光劝说他的部众说：“现在我们姑且在泾阳屯驻，将妻子儿女从州召来，等他们到后，与他们一同前往河中。待春天的衣装置办好了，再回军进攻长安，也为时不晚。东边各县都很富庶，在军队出发那一天，任凭你们掳掠。”大家都答应下来。于是，李怀光对李景略说：“你前些时候的建议，将士们不肯依从。你最好赶紧逃跑吧，不然会遭到杀害的！”他让几个人骑马护送李景略。李景略出了军营的大门，极其悲切地哭着说：“不料这支军队沉陷于不义之中了！”

怀光遗使诣州，令留后张昕悉发所留兵万余人及行营将士家属会泾阳，仍遣其将刘礼等将三千余骑胁迁之。韩游说昕曰：“李太尉功高，自蹈祸机；中丞今日可以自求富贵，游请帅麾下以从。”昕曰：“昕微贱，赖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负也！”游乃谢病不出，阴与诸将高固、杨怀宾等相结。时崔汉衡以吐蕃兵营于南，高固曰：“昕以众去，则城空矣。”乃诈为浑书，召吐蕃使稍逼城。昕等惧，竟不敢出。昕等谋杀诸将之不从者，游知之，先与高固等举兵杀昕，遣杨怀宾奉表以闻，且遣人告崔汉衡。汉衡矫诏以游知军府事，军中大喜。怀光子在，游遣之，或曰：“不杀，何以自明？”游曰：“杀，怀光怒，其众必至，不如释以走之。”时杨怀宾子朝晟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闻之，泣白怀光曰：“父立功于国，子当诛夷，不可典兵。”怀光囚之。于是游屯宁，戴休颜屯奉天，骆元光屯昭应，尚可孤屯蓝田，皆受李晟节度，晟军声大振。

李怀光派遣使者来到州，命令州留后张昕让留在那里的士兵一万余人和行营将士的家属全部出发，在泾阳会合，还派遣他的将领刘礼等人带领骑兵三千余人胁迫他们迁移。韩游劝说张昕说：“李太尉的功劳很高，却自踩祸患的机括。中丞现在可以独自寻求富贵，请让我率领部下跟随着你吧。”张昕说：“我出身寒微贫贱，靠着李太尉才得以到此地步，我不忍心有负于他啊！”韩游于是称病不出，暗中与诸将领高固、杨怀宾等人相互连络。当时，崔汉衡让吐蕃兵在州南面扎营，高固说：“如果张昕带着众人离开，城便空了。”于是他假造浑的书信，传召吐蕃，让他们对城稍加进逼。张昕等人害怕，终究没敢出城。张昕等人谋划诛杀诸将领中不肯从命的人，韩游知道了此事，事先便与高固等人起兵杀死张昕，派遣杨怀宾带着表章上奏朝廷，而且派人告诉了崔汉衡。崔汉衡假托德宗有诏书任命韩游主持军府事务，军中将士都很喜欢。李怀光的儿子李正在州，韩游打发他走了。有人说：“不杀死李，怎么能向朝廷表明你的心迹呢？”韩游说：“若是杀了李，惹得李怀光恼怒了，他的人马是必然要来的，不如放了李，让他逃走。”当时，杨怀宾的儿子杨朝晟在李怀光军中担任右厢兵马使，他听说此事以后，哭泣着向李怀光禀告说：“我的父亲杀张昕为国家立下了功劳，我作为他的儿子应当遭受处罚，不可以掌管军事。”李怀光将他囚禁起来。于是韩游在宁屯扎，戴休颜在奉天屯扎，骆元光在昭应屯扎，尚可孤在蓝田屯扎，都接受李晟的节制调度，李晟军的声势大为振作。

始，怀光方强，朱畏之，与怀光书，以兄事之，约分帝关中，永为邻国。及怀光决反，逼乘舆南幸，其下多叛之，势益弱。乃赐怀光诏书，以臣礼待之，且征其兵。怀光惭怒，内忧麾下为变，外怒李晟袭之，遂烧营东走，掠泾阳等十二县，鸡犬无遗。及富平，大将孟涉、段威勇将数千人奔于李晟，将士在道散亡相继。至河中，或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焚桥拒之，鸣岳以兵少恐不能支，遂纳之，河中尹李齐运弃城走。怀光遣其将赵贵先筑垒于同州，刺史李纾惧，奔行在；幕僚裴向摄州事，诣贵先，责以逆顺之理，贵先感寤，遂请降，同州由是获全。向，遵庆之子也。怀光使其将符峤袭坊州，据之，渭北守将窦觎帅猎团七百团之；峤请降。诏以觎为渭北行军司马。

开始时，正当李怀光强盛，朱畏惧他。朱给李怀光书信，以兄长对待他，约定与他分别在关中称帝，永远互为邻邦。及至李怀光决意谋反，逼迫德宗向南出走时，他的部下有许多人背叛了他，势力也日益薄弱。于是朱向李怀光颁赐诏书，以臣属的礼节对待他，并且征调他的军队。李怀光既惭愧，又气愤，对内担心部下作乱，对外恼怒李晟的袭击，于是烧掉营房，向东而去，将泾阳等十二县掳掠得鸡犬不剩。李怀光来到富平时，大将孟涉、段威勇带领数千人投奔李晟，将士沿途一批批散失流亡。李怀光来到河中时，有的人劝河中守将吕鸣岳烧掉蒲津桥，阻止李怀光，吕鸣岳因自己兵力薄弱，惟恐不能支撑下去，于是让李怀光开过蒲津桥来，河中尹李齐运放弃府城逃走。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赵贵先在同州修筑壁垒，同州刺史李纾害怕，逃往行在。李纾的幕僚裴向代理同州事务，他到赵贵先处，用叛逆与效忠的道理谴责赵贵先。赵贵先深受触动，翻然醒悟，于是请求归降，同州因此得以保全。裴向是裴尊遵庆的儿子。李怀光让他的将领符峤袭击并占据了坊州，渭北守将窦觎率领由猎户组成的队伍七百人围困坊州，符峤请求归降。德宗颁诏任命窦觎为渭北行军司马。

丁亥，以李晟兼京畿、渭北、、坊、丹、延节度使。

丁亥（十六日），德宗命李晟兼任京畿、渭北、、坊、丹、延节度使。

庚寅，车驾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长女也。

庚寅（十九日），德宗的车驾来到城固。唐安公主去世，她是德宗的长女。

上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以散试官授之，访于陆贽，贽上奏，以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起端虽微，流弊必大。献瓜果者，止可赐以钱帛，不当酬以官。”上曰：“试官虚名，无损于事。”贽又上奏，其略曰：“自兵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青朱杂沓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谩而人情不趋。故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此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此所谓假虚名而佐实利者也。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劳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亦授试官，则彼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此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今陛下既未有实利以敦劝，又不重虚名而滥施，人无藉焉。则后之立功者，将曷用为赏哉！”

德宗在路途上，百姓中有奉献瓜果的，德宗准备授给他散试官，便向陆贽询问。陆贽进上奏，认为：“授给爵位，通常应该慎重、珍惜，不能轻易封拜。事情的发端虽然微小，以后的流弊肯定严重。对于奉献瓜果的人，只能赐给钱帛，不应该用官位来酬报。”德宗说：“试官只有个虚名，对事体是没有损害的。”陆贽又进上奏疏，他大略是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财赋不足以供应对将士的赏赐，于是以职官为赏赐的办法便兴起了。身著青、绯色朝服的人混杂在小吏和供给使役的人们中间，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普遍加封给地位微贱的人们。如今所弊的，正是爵位显得太轻，想方设法使爵位高贵起来，仍然担心爵位显得不重，如果再把原来的爵赏办法自己放弃了，那将拿什么去勉励人们！一般说来，诱导人们的方法，只有名誉与利益。名誉接近虚无，但对教化来说却是重要的；利益接近实际，但对道德来说却是次要的。专门给人实际利益而不以虚无的名誉加以补助，就会耗费资财，物力难以供给；专门给人虚无的名誉而不以实际利益作补助，就成了空话而人心不肯归附。所以，国家任命官吏的职位与品级的制度，虽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但掌管实务因而也授给薪俸的官员，只有职事官这一种官职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给予实际利益而使虚无的名誉寓于其中的方法。而那勋官、散官、爵号三项所关系着的，大致只限于朝服的颜色和随官品荫庇子孙罢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将虚无的名誉假借给人们而用实有的利益作为佐助的办法。如今的员外官和试官，与勋官、散官、爵号很有些类似，虽然授给这种官不用消耗薪俸，不占去名额。然而对于冒着锐利的刀锋，去排除忧患与危难的人们，是用这种官来奖赏他们的；对于竭尽全力，付出劳苦，显示成效的人们，又是用这种官来酬报他们的。倘苦对奉献瓜果的人也授给试官，他们必然就会相互谈论说：”我们抛下生命才得到官，这些人因进瓜果也得到官，这乃是国家将我们的性命看得像瓜果一样了。‘把人看得如同草木，谁还能为国家效力呢！现在，陛下既然没有实际的利益来勉励人们，又不重视虚无的名誉，反而过多地加施于人，人们便无所依凭了。那么，对以后立下功劳的人，将用什么作为奖赏呢！“

贽在翰林，为上所亲信，居艰难中，虽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与贽谋之，故当时谓之内相，上行止必与之俱。梁、洋道险，尝与贽相失，经夕不至，上惊忧涕泣，募得贽者赏千金。久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贺。然贽数直谏，忤上意，卢杞虽贬官，上心庇之。贽极言杞奸邪致乱，上虽貌从，心颇不悦，故刘从一、姜公辅皆自下陈登用，贽恩遇虽隆，未得为相。

陆贽供职翰林院，受到德宗的亲近信任。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一定要与陆贽商量，所以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内宰相。德宗无论到哪里去，也一定要有陆贽伴随。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恶难行，德宗曾经与陆贽失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到来，德宗担惊发愁流眼泪，征召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们都来祝贺。然而，陆贽常常直言谏诤，有违德宗的意旨。卢杞虽被贬官，但德宗内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诉卢杞的邪恶导致了变乱，德宗虽然表面上同意，心中却很不高兴。所以，刘从一、姜公辅都从低的职位进用为宰相，陆贽得到德宗的恩宠和知遇虽然隆盛，却没有出任宰相。

壬辰，车驾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贫，自安、史以来，盗贼攻剽，户口减耗太半，虽节制十五州，租赋不及中原数县。及大驾驻跸，粮用颇窘。上欲西幸成都，严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以为声援。若幸西川，则晟未有收复之期也。”众议未决，会李晟表至，言：“陛下驻跸汉中，所以系亿兆之心，成灭贼之势；若规小舍大，迁都岷、峨，则士庶失望，虽有猛将谋臣，无所施矣！”上乃止。严震百方以聚财赋，民不至困穷而供亿无乏。牙将严砺，震之从祖弟也，震使掌转饷，事甚修辨。

壬辰（二十一日），德宗的车驾来到梁州。山南道土地瘠薄，人民贫困。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强盗攻打，寇贼抢劫，户口减少了一多半。虽然该道管辖十五个州，但所有的税收还赶不上中原几个县。及至德宗的车驾暂驻于此地，粮食与一应用度颇为困窘。德宗打算西行到成都，严震对德宗说：“山南道与京畿接连，李晟正在计划收复京城，借助陛下六军作为声援。倘若出行西川，李晟收复京城便没有日期了。”大家还没有议论出结果，适逢李晟的表章送到，他说：“陛下车驾驻扎在汉中，是维系天下民心，造成消灭赋寇形势的保证。倘若图谋不利，舍弃大业，将都城迁到岷峨一带，士子与庶民便会失去希望，虽然有勇猛的将领、多谋的大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于是，德宗停止西行。严震千方百计地征敛税赋，使百姓不至于穷困，而供给车驾的东西又不缺少。牙将严砺是严震的堂弟，严震让他掌管转运粮饷，他把诸事办理得甚是周备。

初，奉天围既解，李楚琳遣使入贡，上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议者言楚琳凶逆反覆，若不堤防，恐生窥伺；由是楚琳使者数辈至，上皆不引见，留之不遣。甫至汉中，欲以浑代楚琳镇凤翔，陆势上奏，以为：“楚琳杀帅助贼，其罪固大，但以乘舆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告，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骆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迥绝。以诸镇危疑之势，居二逆诱胁之中，汹汹群情，各怀向背。傥或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分矣。今楚琳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途，将济大业。陛下诚宜深以为念，厚加抚循，得其迟疑，便足集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斯衅非小，所宜速图。伏愿陛下思英主大略，勿以小不忍亏挠兴复之业也。”上释然开悟，善待楚琳使者，优诏存慰之。

当初，奉天的围困已经解除，李楚琳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德宗不得已任命他为凤翔节度使，但心中却憎恶他。议论此事的人说，李楚琳凶险忤逆，反覆无常，倘若对他不加提防，恐怕他还会伺机而动。此后李楚琳的使者数人来，德宗都不接见，却将他们留下，不打发他们离去。德宗刚到汉中时，打算让浑代替李楚琳出镇凤翔，陆贽进上奏疏认为：“李楚琳杀节帅张镒，帮助逆贼朱，他的罪过固然很大。但目前陛下的车驾还没有返回京城，元凶仍在，出兵援救朝廷的军队全在京城辖区之内，紧急宣旨，快速禀报，一时片刻，都要争取。而商岭的道路迂回而且遥远，骆谷关又被敌寇所控制，唯一能够传达陛下命令的道路，只有褒斜道，倘若这条道路再有阻隔之患，南方和北主就会变得远不可及。目前各节镇形势垂危，心怀疑虑，置身于朱、李怀光两个逆贼的诱惑胁迫之中，群情动荡不宁，各自怀着对朝廷或归向或背叛的心思。倘若李楚琳一旦生出怨恨，公然肆意妄行，向南堵塞交通要道，向东延引恶人，我方的咽喉便会被梗塞，心脏与脊骨也会分张了。如今李楚琳还能够对双方持观望态度，这便是上天在开导他的内心，有意开通归路，将要助成伟大的业绩。陛下实在应该深深记住这一点，对李楚琳厚加安抚，争取使他犹豫不决，便足以成就事功。如果打算过于认真地责求人们平素的行为，刻意追究以往的过失，那么就是改正过错也不足以弥补过失，重新作人也不足以赎回罪过。凡是如今的将吏，哪能全无过失？如果人人都反省自己过失，谁能免除疑虑与畏惧！又何况那些抗拒朝命的人和那被迫随从作乱的人，知道自己辜负了陛下的恩典，怎么还敢归向教化呢！此一争端，并非小事，应当快作打算。希望陛下能想一想英明君主的伟大才略，不要因为对一些小事不能忍耐而损害和阻挠了兴复的事业啊。”德宗消除了疑虑，明白了道理，好好地款待了李楚琳的使者，还颁诏好言安尉李楚琳。

丁酉，加宣武节度使刘洽同平章事。

丁酉（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宣武节度使刘洽为同平章事。

己亥，以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同平章事兼朔方节度使，朔方、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己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行在都知兵马使浑为同平章事，兼任朔节度使，出任朔方、宁、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

庚子，诏数李怀光罪恶，叙朔方将士忠顺功名，犹以怀光旧勋，曲加容贷，其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并朔方诸道节度、观察等使，宜并罢免，授太子太保；其所管兵马，委本军自举一人功高望重者便宜统领，速具奏闻，当授旌旄，以从人欲。

庚子（二十九日），德宗颁诏数说李怀光的罪恶，评定朔方将士忠心顺承朝廷的功绩和声名。德宗仍然看在李怀光是原来的有功之臣的份上，对他曲意宽容，将他的副元帅、太尉、中书令、河中尹连同朔方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等职务一并罢免，授给他太子太保的名号。他所掌管的兵马，委托本军自行推举一个功劳高、威望重的人，因利乘便地加以统领，赶快草拟奏章上报朝廷，朝廷自当授给旌节，以便顺从人们的愿望。

夏，四月，壬寅，以宁兵马使韩游为宁节度使。癸卯，以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夏季，四月，壬寅（初二），德宗任命宁兵马使韩游为宁节度使。癸卯（初三），任命奉天行营兵马使戴休颜为奉天行营节度使。

灵武守将宁景为李怀光治第，别将李如暹曰：“李太尉逐天子，而景为之治第，是亦反也！”攻而杀之。

灵武守将宁景替李怀光建造宅第，别将李如暹说：“李太尉驱逐皇帝，而宁景替他建造宅第，这也是造反啊！”李如暹攻打宁景，将他杀了。

甲辰，加李晟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晟家百口及神策军士家属皆在长安，朱善遇之。军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使晟亲近以家书遗晟曰：“公家无恙。”晟怒曰：“尔敢为贼为间！”立斩之。军士未授春衣，盛夏犹衣裘褐，终无叛志。

甲辰（初四），德宗加封李晟为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李晟一家百口以及神策军将士的家属都留在长安，朱对他们都给与很好的待遇。军中有人谈到家室，李晟哭着说：“还不知道皇上在哪儿呢，哪敢谈论自己的家室！”朱让李晟所亲近的人将李晟的家信送给他，并说：“你家没事儿。”李晟生气地说：“你竟敢替贼寇充当奸细！”立刻将此人斩杀了。将士们没有发给春天的服装，盛夏还穿着皮衣和粗布衣服，但始终没有背叛的打算。

乙巳，以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供晟军粮役。

乙巳（初五），德宗任命陕虢防遏使唐朝臣为河中、同绛节度使，任命前河中尹李齐运为京兆尹，为李晟军供给粮食和劳役。

庚戌，以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庚戌（初十），德宗任命魏博兵马使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浑帅诸军出斜谷，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曰：“军不出，将袭我后。”韩游闻之，遣其将曹子达将兵三千往会军，吐蕃遣其将论莽罗依将兵二万从之。李楚琳遣其将石将卒七百从拔武功，庚戌，朱遣其将韩攻武功，以其众迎降。战不利，收兵登西原。会曹子达以吐蕃至，击，大破之于武亭川，斩首万余级，仅以身免。遂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相应，以逼长安。

浑率领各军开出斜谷，崔汉衡劝说吐蕃出兵援助浑，尚结赞说：“宁军没有出兵，他们将会从背后袭击我们。”韩游闻知此言，便派遣他的将领曹子达领兵三千人前去会合浑军，吐蕃也派遣他的将领论莽罗依领兵两万人跟随着曹子达。李楚琳派遣他的将领石领兵七百人跟随浑攻克了武功。庚戌（初十），朱派遣他的将领韩攻打武功，石带领他的部众迎降了韩。浑接战不利，收拾兵马登上西原。适值曹子达领着吐蕃军赶到，进击韩，在武亭川大破韩，斩首一万余级，韩仅自身免于一死。于是浑领兵屯驻奉天，与李晟东西相互呼应，以便进逼长安。

上欲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之，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表谏，以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会归上都，此宜俭薄，以副军须之急。”上使谓陆贽曰：“唐安造塔，其费甚微，非宰相所宜论。公辅正欲指朕过失，自求名耳。相负如此，当如何处之？”贽上奏，以为公辅任居宰相，遇事论谏，不当罪之，其略曰：“公辅顷与臣同在翰林，臣今据理辩直则涉于私党之嫌，希旨顺成则违于匡辅之义；涉嫌止贻于身患，违义实玷于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又曰：“唯暗惑之主，则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颠覆，犹未知非。”又曰：“当问理之是非，岂论事之大小！《虞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唐、虞之际，主圣臣贤，虑事之微，日至万数。然则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不念乎！“又曰：”若以谏争为指过，则剖心之主不宜见罪于哲王；以谏争为取名，则匪躬之臣不应垂训于圣典。“又曰：”假有意将指过，谏以取名，但能闻善而迁，见谏不逆，则所指者适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适足以资陛下无疆之休。因而利焉，所获多矣。傥或怒其指过而不改，则陛下招恶直之讥；黜其取名而不容，则陛下被违谏之谤；是乃掩己过而过弥著，损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犹怒，甲寅，罢公辅为左庶子。

德宗准备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用优厚的待遇安葬她。谏议大夫、同平章事姜公辅上表进谏认为：“山南不是长久安葬的地点，公主的安葬，要在返回上都后，在这里应当从俭从薄，以便适应军需的急需。”德宗让人对陆贽说：“为唐安公主建造寺塔，费用很是微薄，不是宰相所应当议论的。姜公辅恰好想借此指责朕的过失，来求得自己的声名罢了。对朕辜负到如此地步，应当怎样处治他呢？”陆贽上奏认为，姜公辅负有宰相的责任，遇到事情，议论规谏，不应当加罪于他，他大略是说：“不久前，姜公辅与我一起在翰林院供职。现在我依据事理争辩说姜公辅没有过错，便会牵涉到私结党羽的嫌疑；迎合意旨，顺着陛下的成说，便会违背了匡正、辅佐的本义。牵涉嫌疑，只限于给自身留下祸患；违背本义，却实在是玷污了皇上的恩典。曲从己身，忘记国君，这是我的耻辱啊！”他又说：“只有昏庸不明的君主，当怨恨在地方上充满时，还不愿意耳闻其事；当秽恶的行为传送到上天时，还不希望内心有所醒悟；到国家颠覆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又说：“应当先问道理是对是错，岂能只论事情是大是小！《虞书》说：”办事兢兢业业，经常日理万机。‘在唐尧、虞舜时期，君主圣明，臣下贤明，考虑事情，至为细微，一天要考虑的事情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对细微的事情不能不如此重视，陛下又怎么能够忽视他们而不挂念呢！“他又说：”倘若认为谏诤是指责过失，那剖除谏臣心脏的君主就不会被睿哲的帝王所归罪了；倘若认为谏诤是猎取名声，那不顾自己、尽忠国家的大臣便不会在圣人的经典上给后人留下榜样了。“他又说：”即使是有意地指责过失，用谏诤猎取名声，但只要能够听到好的建议便去改过，遇见直言劝谏就肯接受，那么，人家所指责的过失，恰恰足以显示陛下至善的品格，人家所猎取的名声，恰恰足以给陛下带来无穷的福气，陛下由此而得到的益处是太多了。倘若为别人指责过错而恼怒，不肯改正，陛下便会招致厌恶直言的讥讽；贬斥别人猎取名声，不能含容，陛下便会蒙受禁阻谏诤的谤言。这便是掩盖自己的过失，而过失愈加显著；贬损别人的名声，而人家的名声益发彰明。果真这样去做，陛下所失去的就太大了。“德宗仍有怒意。甲寅（十四日），将姜公辅罢免为左庶子。

加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同平章事，赏其供亿无乏故也。

德宗加封西川节度使张延赏为同平章事，这是奖赏他能保证天子在汉中时充足的贡赋供应。

朱、姚令言数遣人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河清皆斩其使者。大将田希鉴密与通，杀河清，以军府附于；以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朱、姚令言屡次派人引诱泾原节度使冯河清，冯河清每次都将来使杀了。大将田希鉴暗中与朱勾结，杀了冯河清，将军府依附于朱，朱任命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上问陆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论说贼势，语最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觇，今已于一所安置。如此之类，更有数人，若不追寻，恐成奸计。卿试思之，如何为便？”贽上奏，以为今盗据宫阙，有冒涉险远来赴行在者，当量加恩赏，岂得复猜虑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虚怀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仇化为心膂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犹慎之，矧又非小！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实宗社无疆之休。”

德宗向陆贽问道：“最近从南山北面来的低级官吏，一般都不是贤良之士。有个叫邢建的人，论说贼军的形势，说的话最为张狂，察看此人的情形，很象是在窥探情报，现在已经在某一住所安置下来。象这类人，还有好几个人，如果不予以追查，恐怕会成就他们邪恶的计划。你试着想一想，怎么办才好？”陆贽上奏认为，如今强盗占据了宫廷，如有冒着危险，长途跋涉，前来行在的人，应当酌情加以恩宠奖赏，哪里能够再加以猜疑拘禁呢！他的奏疏大略说：“以一个人的见闻便想穷尽宇宙的变化形态，以一个人的戒心便希望战胜众人的邪恶欺诈，付出的心智愈精，在大道上迷失就愈远。项羽收纳了秦朝归降的士兵二十万人，担心他们怀有诈谋，再次反叛，一下子便将他们全部活埋了。他在防备顾虑方面是太过分了。汉高祖胸襟开阔，气度宏大，天下的士人到他那儿去的，他都收纳任用，毫不怀疑，他在防备的顾虑方面可以说是够疏忽的了。然而项氏因此而灭亡，刘氏因彼而昌盛，存心猜疑与推心置腹，它们的效果的确是不同的啊。秦始皇严厉峻急，雄心大而疑忌多，但仍有荆轲奋力实行他的秘计；东汉光武帝宽宏大量，通达而仁厚，却有马援献纳自己的忠诚。这难道不是说明用谦逊的襟怀对待人们，人们也是愿意归附的；使用权术驾驭事物，事物终究还是不会亲附的！要使人心归附，就要感动他，从而使他悦服，这样，即使是仇敌也会化为亲信；认为人心不能亲附，就害怕他，从而阻挠他，这样，即使是骨肉之情也会结成仇敌。”奏疏又说：“陛下的智慧超出万物，有看不起人臣的心思；陛下的思虑遍及纷繁的政务，有独自制驭全国的意向；陛下的谋划包容了众人的方略，有过于慎重的防范；陛下的英明洞照群情，有先于事态的觉察；陛下严格管束百官，有专任刑法以求政治修明的规略；陛下的威严辖制四方，有以勇力战胜残暴的志向。因此，有才能的人为得不到任用而埋怨，竭尽忠心的人为遭受猜疑而忧虑，勋业卓著的人为无法容身而畏惧，居心反复无常的人迫于被讨伐，渐渐达到背叛的程度，造成祸患灾殃。天子所做的事情，为天下人所瞻仰，对于小事，尚且应当慎重对待，况且并非小事呢！希望陛下将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

丁巳，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贾耽为工部尚书。先是，耽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为节度使。耽内牒怀中，宴饮如故，颜色不改；宴罢，召泽告之，且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为尚书问天子起居，乃敢自图节钺，夺尚书土地，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是何言也！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丁巳（十七日），德宗任命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南皮人贾耽为工部尚书。在此之前，贾耽让行军司马樊泽前往行在奏事。樊泽完成使命后向贾耽回报，正赶上大摆酒宴，忽有紧急公文送到，是任命樊泽代替贾耽担任节度使。贾耽将公文揣到怀中，宴饮一如既往，面色毫不改变。宴会结束后，贾耽传召樊泽，将朝廷的任命告诉了他，并命令众将和官吏拜见樊泽。牙将张献甫生气地说：“行军司马是替尚书去问候皇上起居的，怎么竟敢自己图谋节度使的旌节，夺走尚书管辖的土地！他事奉于人不尽忠心，请将他杀了吧。”贾耽说：“这是什么话啊！樊泽是皇上任命的，他现在是节度使了！”贾耽当天便离开节镇，让张献甫跟随自己，军府于是安定下来。

左仆射李揆自吐蕃还，甲子，薨于凤州。

左仆射李揆从吐蕃回来，甲子（二十四日），在凤州去世。

韩游引兵会浑于奉天。

韩游领兵在奉天与浑会合。

丙寅，加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丙寅（二十六日），德宗加封平卢节度使李纳同平章事。

丁卯，义王薨。

丁卯（二十七日），义王李去世。

朱滔攻贝州百余日，马攻魏州亦逾四旬，皆不能下。贾林复为李抱真说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贝、魏，复值田悦被害，傥旬日不救，则魏博皆为滔有矣。魏博既下，则张孝忠必为之臣。滔连三道之兵，益以回纥，进临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则昭义退保西山，河朔尽入于滔矣。不若乘贝、魏未下，与昭义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则关中丧气，朱不日枭夷，銮舆反正，诸将之功，敦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悦，从之。

朱滔进攻贝州己有一百余天，马进攻魏州也超过了四十天，都未能攻克。贾林再次替李抱真规劝王武俊说：“朱滔的本意是吞并贝州和魏州，加上正当田悦被人杀害时，假如十天不去救援，魏博便全都被朱滔占有了。魏博失陷后，张孝忠便必定会成为朱滔的臣属。朱滔连结幽州、易定、魏博三道兵马，加上回纥，进军兵临常山，您就是打算保全自己的宗族，能做得到吗？常山失陷后，昭义军便要退守西山，河朔地区全部落入朱滔手中了。不如乘贝州、魏州尚未失陷，与昭义合兵援救他们。朱滔被打败后，关于便会意气颓丧。不久，朱遭到诛灭，圣上拨乱反正，诸将领的功劳，有谁能够在您之上呢！”王武俊高兴，听从了贾林的劝说。

戊辰，武俊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距十里。两军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宾客共谏止之，抱真命行军司马卢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举，系天下安危，若其不还，领军事以听朝命亦惟子，励将士以雪仇耻亦惟子。”言终，遂行。武俊严备以待之，抱真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兄弟，誓同灭贼。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蒙开谕，得弃逆从顺，免菹醢之罪，享王公之荣。今又不间胡虏，辱为兄弟，武俊当何以为报乎！滔所恃者回纥耳，不足畏也。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

戊辰（二十八日），王武俊在南宫东南驻军，李抱真从临领兵同他会合，与王武俊的营地相距十里。两军还在相互猜疑。第二天，李抱真要带领几个人骑马到王武俊的营地去，幕府的宾客都劝说他不要前去，李抱真命令行军司马卢玄卿统领军兵，等待消息，他说：“我的这一行动，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危亡。如果我回不来，统领军中事务、听候朝廷的调遣就看你的了；勉励将士、来为我报仇雪耻也看你的了。”李抱真说罢，就前去了。王武俊做好严密防备，等候李抱真到来。李抱真见到王武俊后，叙谈到国家遭受的祸患灾难，德宗的流亡迁徙，握着王武俊的手哭，满面都是泪水。王武俊也禁不住悲伤起来，周围的人们也都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李抱真与王武俊结为兄弟，发誓共同消灭贼寇。王武俊说：“相公十哥的名声传扬四海，以往蒙十哥开导，才能够背弃叛军，归顺朝廷，避免了要被剁成肉酱的罪过，享受着王公大臣的荣耀。如今十哥又不嫌弃我是胡人，屈尊与我结为兄弟，我王武俊应当拿什么报答你呢！朱滔所仗恃的，是回纥兵而已，这没有什么可怕的。开战之日，十哥只要勒住缰绳前去观看就行了，我一定要为十哥打败他们。”李抱真退入王武俊的营帐之中，酣睡了很长时间。王武俊感激他，对待他就益发恭敬。王武俊指心仰天发誓：“此身已经决心为十哥而死了！”于是二人军营相连，一同进军。

山南地热，上以军士未有春服，亦自御夹衣。

山南地区天气炎热，德宗因将士还没有穿上春天的服装，自己也只穿衣。

第二百三十一卷

唐纪四十七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兴元元年（甲子、784 ）

唐纪四十七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公元784 年）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王绍以江、淮缯帛来至，上命先给将士，然后御衫。韩欲遣使献绫罗四十担诣行在，幕僚何士干请行；喜曰：“君能相为行，请今日过江。”士干许诺，归别家，则家之薪米储已罗门庭矣；登舟，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厨筹，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每担夫，与白金一版置腰间。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米斗直钱五百；及米至，减五之四。为人强力严毅，自奉俭素，夫人常衣绢裙，破，然后易。

五月，盐铁判官万年人氏王绍带着江淮地区的丝帛来到行在，德宗命令先供给将士，然后自己才穿上单衣。韩打算派遣使者进献绫罗四十担，送到行在去，幕僚何士干请求前往。韩高兴地说：“你若能够替我去，请在今天就渡过长江。”何士干答应了。当何士干回去告别家人时，韩已经让人将家中需用的柴米储备罗列在门口和庭院了。何士干登船时，韩已经让人把所需物资装备与用具在船中装满了。下至清除大便的拭秽之具，韩都亲手逐项记录，无不周全详备。每个担夫发给银牌一块，系在腰间。又有一次，韩运送一百艘船的粮米，给李晟充作粮饷，他亲自将米口袋背放到船中，他的将佐都争先去背米袋，不一会儿，就把船装完了。韩还让每艘船设置弩手五人，用来作为防备打劫和互相声援之用。有寇盗时，便敲击船舷，互通警报，只用弩手五百人便足够了。直至运到渭桥，都不曾有寇盗敢来靠近。当时关中战乱不息，每斗米价值五百钱，等到韩将米运到后，米价减少了五分之四。韩为人强干有力，严明果决，自己的日常所需节俭而朴素，他的夫人常常穿着没有纹彩的绢裙，穿破后才换。

土蕃既破韩等，大掠而去。朱使田希鉴厚以金帛赂之，吐蕃受之；韩游以闻。浑又奏：“尚结赞屡遣人约刻日共取长安，既而不至；闻其众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以李晟、浑兵少，欲倚吐蕃以复京城，闻其去，甚忧之，以问陆贽。贽以为吐蕃贪狡，有害无益，得其引去，实可欣贺；乃上奏，其略曰：“吐蕃迁延顾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阴受贼使，致令群帅进退忧虞：欲舍之独前，则虑其怀怨乘蹑；欲待之合势，则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归，寇终不灭。”又曰：“将帅意陛下不见信任，且患蕃戎之夺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旧劳，而畏蕃戎之专其利；贼党惧蕃戎之胜，不死则悉遗人禽；百姓畏蕃戎之来，有财必尽为所掠。是以顺于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于寇境者其势不得不坚。”又曰：“今怀光别保蒲、绛，吐蕃远避封疆，形势既分，腹背无患，、晟诸帅，才力得伸。”又曰：“但顾陛下慎于抚接，勤于砥砺，中兴大业，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于犬羊之群，以失将士之情也。”

吐蕃打败韩等人以后，大规模地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朱让田希鉴把大量金帛赠给吐蕃，吐蕃接受了，韩游便将此事上奏朝廷闻知。浑又上奏说：“尚结赞屡次派人与我约定，立下时限，共同攻取长安，后来却不曾前来。听说吐蕃人在今年春天遭受了大规模的瘟疫，最近已经领兵离去了。”由于李晟、浑兵力薄弱，德宗准备依赖吐蕃兵收复京城，现在听说吐蕃人离去，甚为担忧，便询问陆贽的意见。陆贽认为，吐蕃既贪婪，又狡猾，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赶上吐蕃领兵离去，实在值得庆幸。于是他进上奏疏，大略是说：“吐蕃拖延观望，反覆无常。他们深入京畿，暗中接受贼寇的指使，以致使得各军主帅进退两难。如果准备抛开吐蕃独自前往，那便顾虑吐蕃心怀怨恨，乘机紧随在后面骚扰；如果打算等待吐蕃会合兵势，那便苦于吐蕃不守信用，拖延时日。若是吐蕃没有回去，敌寇终难消灭。”他又说：“将帅猜想陛下不信任自己，而且担心吐蕃会与他们争功；士兵惟恐陛下不顾念旧日的劳绩，而且害怕吐蕃独占了赏赐；贼人一伙畏惧吐蕃取得胜利，即使自己不死，也会全部被擒；百姓害怕吐蕃到来，有点钱财，也必然会被他们完全掠去。所以，顺承皇上教化的人们的心意不得不日见懈怠，失陷到敌寇疆境内的人们不肯归附的情势也不得不渐趋坚定。”他又说：“现在李怀光另外去防守蒲州和绛州，吐蕃又远远地避开大唐的疆土，形势既已将李怀光与吐蕃分开了，我军腹心与后背都没有顾忌，浑、李晟各节帅的才能与力量也就可以得到施展了。”他又说：“只希望陛下谨慎地安抚将士，经常地砥砺自己，那么，中兴大业，可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不应该还眷恋吐蕃这种犬羊之群，因而失去将士之心。”

上复使谓贽曰：“卿言吐蕃形势甚善，然、晟诸军当议规画，令其进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审细条流以闻。”贽以为：“贤君选将，委任责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势无常，遥为规画，未必合宜。彼违命则失君威，从命则害军事，进退羁碍，难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则将帅感悦，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又曰：“传闻与指实不同，悬算与临事有异。”又曰：“设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于此时戮其违诏之罪乎？是则违命者既不果行罚，从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费空言，只劳睿虑，匪惟无益，其损实多。”又曰：“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德宗再次让人对陆贽说：“你所讲的有关吐蕃形势很好。但是，对浑、李晟各军应当计议出一个规划来，以便让他们进取敌军。朕打算派遣使者去安抚他们，你应当审慎详细地列出纲目，上报给朕知道。”陆贽认为，“贤明的君主选择将领，委以重任，责以成效，所以能够有所建树。况且，现在秦中与梁州相距千里，用兵的形势变化多端，远远地为将帅规划，不一定合乎时宜。如果将帅们违反命令，便有失君主的威严；如果将帅们听从命令，却对军中事务有害。或进或退，都有羁绊与阻碍，便难以取得成功。不如给他们见机行事的权力，以超常的奖赏对待他们，将帅们既感激，又喜欢，他们的智慧与勇敢便会得以施展。”于是陆贽进上奏疏，大略是说：“战事在原野上进行而决定方策却在幽深的宫禁之中，交战的时机瞬息万变而制定计谋却在千里以外，用命与不用命互相妨碍，仗打得好坏，结果都是不祥的。在上会招致对将帅处处掣肘的讥讽，在下会丧失军队、将帅当死的士气。”他又说：“道听途说与亲临实际是不同的，凭空计议与据事决断也是有区别的。”他又说：“假使将帅中有肆意违犯命令的人物，陛下能在这时候以违背诏旨的罪名将他诛杀吗？由此可见，既然不能实现对违背命令行为的惩罚，遵从命令的行为又不一定合乎时宜，白白浪费空洞的言辞，只能忧劳陛下的思虑，不仅没有好处，损失实在太多。”他又说：“君主的权力，与臣下的权力大有区别。君主只有不自以为是，才能善于用人。”

癸酉，泾王薨。

癸酉（初三），泾王李去世。

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卒，甲戌，使其子明应知军事。

徐、海、沂、密观察使高承宗去世。甲戌（初四），德宗让高承宗的儿子高明应代理军中事务。

乙亥，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而军。朱滔闻两军将至，急召马，昼夜兼行赴之。或谓滔曰：“武俊善野战，不可当其锋，宜徙营稍前逼之，使回纥绝其粮道。我坐食德、棣之，依营而陈，利则进攻，否则入保，待其饥疲，然后可制也。”滔疑未决。会马军至，滔命明日出战。言：“军士冒暑困惫，请休息数日乃战。”

乙亥（初五），李抱真与王武俊在距离贝州三十里的地方驻扎。朱滔听说李、王两军即将到来，急忙传召马，马日夜兼程，前来赴召。有人对朱滔说：“王武俊善于在旷野作战，我军不应该与他正面交战，而应该移动营垒，稍稍向前逼近他一些，让回纥兵断绝他的运粮通道。我军不劳而得食德州、棣州运送来的粮食，靠近营垒列阵，有利时便进攻，不利时，便入营防守，等王武俊军饥饿疲惫了，然后才能制服他。”朱滔迟疑没有作出决定。适逢马的军队到，朱滔便命令他第二天出战。马说：“将士冒着炎天暑气，都很疲乏，请让他们休息几天再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引回纥达干见滔，达干曰：“回纥在国与邻国战，常以五百骑破邻国数千骑，如扫叶耳。今受大王金帛、牛酒前后无算，思为大王立效，此其时矣。明日，愿大王驻马高丘，观回纥为大王翦武俊之骑，使匹马不返。”布、雄曰：“大王英略盖世，举燕、蓟全军，将扫河南，清关中，今见小敌犹豫不击，失远近之望，将何以成霸业乎！达干请战是也。”滔喜，遂决意出战。

常侍杨布、将军蔡雄领着回纥达干来见朱滔，达干说：“回纥军在本国内与邻国交战，常常用骑兵五百人打败邻国骑兵数千人，如同打扫落叶一般。如今我们先后所接受的大王的钱帛和牛酒犒劳多得难以计算，想替大王立点儿功劳，现在是时候了。明天，希望大王骑马立在高丘上，观看回纥军替大王消灭王武俊的骑兵，让他连一匹马也跑不回去。”杨布、蔡雄说：“大王英才大略，盖世无双，带领燕、蓟全军，将要扫荡河南，肃清关中，现在才与小股敌人遭遇，便迟疑不定，不肯进击，使远近各地的人们大失所望，那将怎么能够完成霸业呢！达干请求出战是对的啊。”朱滔大喜，于是拿定主意，准备出战。

丙子旦，武俊遗其兵马使赵琳将五百骑伏于桑林，抱真列方陈于后，武俊引骑兵居前，自当回纥。回纥纵兵冲之，武俊使其骑控马避之。回纥突出其后，将还，武俊乃纵兵击之，赵琳自林中出横击之，回纥败走。武俊急追之，滔骑兵亦走，自践其步陈，步骑皆东奔，滔不能制，遂走趣其营，抱真、武俊合兵追击之。时滔引三万人出战，死者万余人，逃溃者亦万余人，滔才与数千人入营坚守。会日幕，昏雾，两军不能进，抱真军其营之西北，武俊军其东北。滔夜焚营，引兵出南门，趣德州遁去，委弃所掠资财山积；两军以雾，不能追也。

丙子（初六）早晨，王武俊派遣他的兵马使赵琳带领骑兵五百人在桑林埋伏下，李抱真列成方阵，居于后面，王武俊带领骑兵，居于前面，亲自抵挡回纥军。回纥军放出兵马向王武俊冲击，王武俊让他的骑兵驾驭好战马，避开回纥军。回纥军冲到王武俊军的后面，将要返回，王武俊这才放出兵马进击回纥军，赵琳也从树林中冲出，拦腰截击，回纥军战败逃走。王武俊急忙追击，朱滔的骑兵也在奔逃，在本军的步兵阵列中自行践踏，步兵、骑兵都向东逃奔，朱滔无法制止，于是向他的营地逃去，李抱真、王武俊合兵一处，追击朱滔。当时，朱滔是率领三万人出战的，结果死亡一万余人，逃散的也有一万余人，朱滔仅仅与数千人进入营垒坚守。正赶上天刚黑，雾气浓重昏暗，前来追击的两支军队无法前进，于是李抱真在朱滔营地的西北面驻扎下来，王武俊在朱滔营地的东北面驻扎下来。当天夜里，朱滔烧掉营垒，领兵从南门出来，向德州逃去，丢下他们所劫掠的财物堆积如山。李、王二军因雾气浓重的原故，不能前去追击。

滔杀杨布、蔡雄而归幽州，心既内惭，又恐范阳留守刘怦因败图己。怦悉发留守兵夹道二十里，具仪仗，迎之入府，相对悲喜，时人多之。

朱滔杀了杨布和蔡雄，于是回到幽州。他既感到内心惭愧，又惟恐范阳留守刘怦乘着兵败之机谋害自己。刘怦悉数派出留守的兵员，夹道列队长达二十里，备办了仪仗，把朱滔迎入军府，两人相对既悲又喜，当时的人们都称许刘怦的做法。

初，张孝忠以易州归国，诏以孝忠为义武节度使，以易、定、沧三州隶之。沧州刺史李固烈，李惟岳之妻兄也，请归恒州，孝忠遣押牙安喜程华交其州事。固烈悉取军府绫、缣、珍货数十车，将行，军士大噪曰：“刺史扫府库之实以行，将士于后饥寒，奈何！”遂杀固烈，屠其家。程华闻乱，自窦逃出，乱兵求得之，请知州事；华不得已，从之。孝忠闻之，即版华摄沧州刺史。华素宽厚，推心以待将士，将士安之。

当初，张孝忠率领易州归顺了朝廷，德宗颁诏任命张孝忠为义武节度使，将易、定、沧三州隶属于他。沧州刺史李固烈是李惟岳的妻兄，他请求回恒州去，张孝忠派遣押牙安喜人氏程华与他交接沧州事宜。李固烈将军府内的绫绢和珍宝财物数十车全部取走，准备启程时，将士们大声喧闹着说：“刺史将库存的财物尽其所有带着走了，将士们以后挨饿受冻时，如何是好？”于是，将士们杀了李固烈及其全家。程华听说发生变乱，从孔道中逃了出来，变乱的将士找到了他，请他执掌州中事务。程华没有办法，听从了他们的要求。张孝忠听说此事后，立即便给程华授官为代理沧州刺史。程华平素待人宽和厚道，推心置腹地对待将士，将士们安定了。

会朱滔、王武俊叛，更遣人招华，华皆不从。时孝忠在定州，自沧如定，必过瀛州，瀛隶朱滔，道路阻涩。沧州录事参军李宇说华，表陈利害，请别为一军，华从之，遣宇奉表诣行在。上即以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知节度事，赐名日华，令日华岁供义武租钱十二万缗。

正赶上朱滔、王武俊反叛，两人轮番派人传召程华，程华一概不肯从命。当时，张孝忠驻军定州，从沧州到定州去，必须经过瀛州，瀛州隶属朱滔，两处往来的道路阻隔不通。沧州录事参军李宇劝说程华，向朝廷上表陈说利害，请朝廷在沧州另设一个军，程华听从了这一建议，派遣李宇带着表章前往行在，德宗当即任命程华为沧州刺史、横海军副大使，代理节度使事务，赐名叫做日华，命令程日华每年供给义武租税钱十二万缗。

王武俊又使人说诱之；时军中乏马，日华给使者曰：“王大夫必欲相属，当以二百骑相助。”武俊给之，日华悉留其马，遣其士归。武俊怒，而方与马燧等相拒，不能攻取，日华由是获全。及武俊归国，日华乃遣人谢过，偿其马价，且赂之。武俊喜，复与交好。

王武俊又让人劝说引诱程日华，当时军队中缺少马匹，程日华欺骗王武俊的使者说：“王大夫果真打算有事相嘱托的话，就应该派来二百人马援助我。”王武俊将人马派给了程日华，程日华却将他的马匹悉数留下，而将他的士兵都打发回去。王武俊大怒，但当时他正与马燧等人相对抗，不能够攻打程日华，程日华因此得以保全。到王武俊归顺朝廷时，程日华便派人向王武俊承认了过错，偿还了他的马价，并且对他有所赠送，王武俊高兴了，再次与程日华交好。

庚寅，李晟大陈兵，谕以收复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屡遣谍人觇晟进军之期，皆为逻骑所获。晟引示以所陈兵，谓曰：“归语诸贼：努力固守，勿不忠于贼也！”皆饮之酒，给钱而纵之。遂引兵至通化门外，曜武而还，贼不敢出。晟召诸将，问兵所从入，皆请“先取外城，据坊市，然后北攻宫阙。”晟曰：“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诸将皆曰：“善！”乃牒浑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刻期集于城下。

庚寅（二十日），李晟将兵马布成巨大的阵列，向将士宣布前去收复京城。在此之前，姚令言等人屡次派遣探子前来刺探李晟进军的日期，但都被巡逻的骑兵俘虏了。现在，李晟领着这些俘虏，让他们观看自己布成阵列的兵马，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告诉每一个贼兵贼将，让他们卖力气地坚决防守吧，可不要不忠于朱老贼！”李晟让他们都喝了酒，给了一些钱，便将他们放了回去。李晟于是领兵来到通化门外，将武力显示了一番，才又回去，敌军不敢出城。李晟召集各位将领，询问军队攻打入城的路线，将领们都主张先夺取外廓城，占领坊市，然后向北攻打宫苑。李晟说：“坊市狭窄，倘若贼军在那里埋伏下兵马，与我军搏斗，居民惊惶散乱，对官军并没有好处。现在贼军的重兵都聚集在宫苑中，不如从宫苑北面进攻他们，使他们的核心先行崩溃，敌军肯定就会逃亡。这样做，宫苑不会残破，坊市不受骚扰，这才是上策呢！”各将领都说：“好。”于是，李晟给浑以及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送去文书，限定日期，在城下会集。

壬辰，尚可孤败将仇敬忠于蓝田西，斩之。乙未，李晟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丙申，晟方自临筑垒，骁将张庭芝、李希倩引兵大至，晟谓诸将曰：“始吾忧贼潜匿不出，今来送死，此天赞我，不可失也！”命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纵兵击之。时华州营在北，兵少，贼并力攻之，晟命牙前将李演等帅精兵救之。演等力战，贼败走；演等追之，乘胜入光泰门；再战，又破之。会夜，晟敛兵还。贼馀众走入白华门，夜，闻恸哭。希倩，希烈之弟也。

壬辰（二十二日），尚可孤在蓝田西面打败朱的将领仇敬忠，并诛杀了他。乙未（二十五日），李晟将军队调到光泰门外的米仓村。丙申（二十六日），李晟正在亲自指挥修筑营垒时，朱的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领兵卷地而来，李晟对各将领说：“最初我还担心贼军躲藏着不肯出战，现在赶来送死，这是上天助我，良机决不可失！”李晟命令副元帅、兵马使吴诜等人放出兵马，进击敌军。当时，骆元光华州军的营垒在北面，兵马较少，敌军便合力攻打骆元光部，李晟命令牙前将领李演等人率领精锐兵马前去援救。李演等人奋力接战，贼军败走。李演等人追击敌军，乘胜进入光泰门，再次接战，又打败敌军。适逢夜幕降临，李晟收兵回营。敌军的残余人马逃入白华门，夜里可以听到极其悲痛的哭声。李希倩是李希烈的弟弟。

丁酉，晟复出兵，诸将请待西师至夹攻之。晟曰：“贼数败，已破胆，不乘胜取之，使其成备，非计也。”贼又出战，官军屡捷；骆元光败众于西。戊戌，晟陈兵于光泰门外，使李演及牙前兵马使王将骑兵，牙前将史万顷将步兵，直抵苑墙神村。晟先使人夜开苑墙二百馀步，比演等至，贼已树栅塞之，自栅中刺射官军，官军不得进。晟怒，叱诸将曰：“纵贼如此，吾先斩公辈矣！”万顷惧，帅众先进，拔栅而入，、演引骑兵继之，贼众大溃，诸军分道并入。姚令言等犹力战，晟命决胜军使唐良臣等步骑蹙之，且战且前，凡十馀合，贼不能支。至白华门，有贼数千骑出官军之背，晟帅百馀骑回御之，左右呼曰：“相公来！”贼皆惊溃。

丁酉（二十七日），李晟再次出兵，各将领请求等待西面的浑军赶到后夹攻敌军，李晟说：“贼军屡次失败，已经吓破了胆，不乘胜攻取敌军，而使他们作好防备，这不是良策。”敌军又来出战，官军屡屡获胜，骆元光又在水西面打败了朱军。戊戌（二十八日），李晟在光泰门外面摆开军阵，让李演以及牙前兵马使王带领骑兵，让牙前将领史万顷带领步兵，直接抵达宫苑墙边的神村。李晟事先让人在夜间凿开宫苑的垣墙宽二百余步，待到李演等人到来时，敌军已经竖起栅栏堵塞了宫苑垣墙的缺口，从栅栏里面刺杀、射击官军，官军不能前进。李晟愤怒地大声呵斥各将领说：“你们放纵贼军到这般地步，我要先斩诸位了！”史万顷害怕，率领部众首先前进，拔除栅栏，冲了进去，王、李演带领骑兵相继而入，敌军纷纷逃散，各军分路一齐进入宫苑。姚令言等人仍然在奋力接战，李晟命令决胜军使唐良臣等人的步兵、骑兵迫近他们，一边接战，一边前进，约有十余回合，敌军不能支持。来到白华门前时，敌军有骑兵数千人从官军背后出战，李晟率领骑兵一百余人回头抵御他们，李晟身边的人大声喊道：“李相公来了！”敌军都惊惶地溃散了。

先是，遣张光晟将兵五千屯九曲，去东渭桥十馀里，光晟密输款于晟。及败，光晟劝出亡，乃与姚令言帅馀众西走，犹近万人。光晟送出城，还，降于晟。晟遣兵马使田子奇以骑兵追。晟屯含元殿前，舍于右金吾仗，令诸军曰：“晟赖将士之力，克清宫禁。长安士庶，久陷贼庭，若小有震惊，非吊民伐罪之意。晟与公等室家相见非晚，五日内无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人。晟大将高明曜取贼妓，尚可孤军士擅取贼马，晟皆斩之，军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

在此之前，朱派遣张光晟领兵五千人在九曲屯驻，该处距离东渭桥有十余里，张光晟暗中向李晟表示诚意。到朱战败时，张光晟劝说朱出城逃走，朱便与姚令言率领残余部众向西面逃跑，这时朱仍然有将近一万人。张光晟将朱送出城，又回到城中，归降了李晟。李晟派遣兵马使田子奇率领骑兵追击朱。李晟在含元殿前驻扎军队，在右金吾仗的房舍住下，他命令各军说：“我依靠将士们的努力，得以肃清宫禁。长安的士子庶民，长期失陷在贼寇的统治之下，如果使他们稍微受到些震惊，就不是安抚人民、讨伐罪人的本意了。我与诸位同家里人相见的时候不会太晚了，但五天以内不能与家里人互通消息。”他命令京兆尹李齐运等安慰居民。李晟的大将高明曜占有了敌人的歌妓，尚可孤的将士擅自牵走了敌人的马匹，李晟将他们一概斩杀，军中将士害怕得连大腿都发抖了。公私相安无事，官军对百姓没有丝毫侵犯，偏远的坊，有过了一夜以后才知道官军已经进了都城。

是日，浑、戴休颜、韩游亦克咸阳，败贼三午馀众，闻西走，分兵邀之。

这一天，浑、戴休颜、韩游也攻克了咸阳，打败敌军三千余人。浑等人听说朱向西逃走，便分兵拦击朱。

己亥，晟使京西兵马使孟涉屯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以牙前三千人屯安国寺，以镇京城；斩党李希倩、敬、彭偃等八人于市。

己亥（二十九日），李晟让京西兵马使孟涉在白华门驻扎，让尚可孤在望仙门驻扎，让骆元光在章敬寺驻扎，李晟自率牙前兵三千人在安国寺驻扎，以便镇守京城。李晟又命令将朱的党羽李希倩、敬、彭偃等八人在闹市中斩杀。

王武俊既破朱滔，还恒州，表让幽州、卢龙节度使，上许之。

王武俊在打败朱滔后，回到恒州，上表让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务，德宗允许了他的表奏。

六月，癸卯，李晟遣掌书记吴人于公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肃清宫禁，祗谒寝园，钟不移，庙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为社稷，非为朕也。”

六月，癸卯（初四），李晟派遣掌书记吴地人氏于公异草拟告捷文书进上行在说：“我已经肃清宫禁，恭敬地参谒了陵寝墓园，连钟罄的支架都没有移动，宗庙的面貌仍然与过去一个模样。”德宗流着眼泪说：“让天让李晟降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朕啊。”

晟在渭桥，荧惑守岁，久之乃退，宾佐皆贺，曰：“荧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进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敌而已；天象高远，谁得知之！“既克长安，乃谓之曰：”非相拒也，吾闻五星赢、缩无常，万一复来守岁，吾军不战自溃矣！“皆谢曰：”非所及也！“

李晟驻兵渭桥时，火星停留在木星附近，经过很长时间才离去。他的幕僚将佐都向他庆贺说：“火星退离木星，这是皇室的福象啊，应当赶快进兵。”李晟说：“皇上置身旷野，人臣只知道为战胜敌人而死罢了。天象高远难测，谁能够弄得清楚！”在攻克长安后，李晟才对他们说：“以往可不是我要拒绝你们的意见。我听说过，金木水火土五星早出与晚出都没有准儿，万一火星再次来靠近木星，我军就会不战自溃了。”大家都向他认错说：“这些道理不是我们所能看得透的！”

朱将奔吐蕃，其众随道散亡，比至泾州，才百馀骑。田希鉴闭城拒之，谓之曰：“汝之节，吾所授也。奈何临危相负！”使焚其门；希鉴取节投火中曰：“还汝节！”众皆哭。泾卒遂杀姚令言，诣希鉴降。独与范阳亲兵及宗族、宾客北趣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之。至彭原西城屯，其将梁庭芬射坠坑中，韩等斩之，诣泾州降。源休、李子平奔凤翔，李楚琳斩之，皆传首行在。

朱准备逃奔吐蕃，他的部众沿途散失流亡，及至来到泾州时，剩下骑兵才一百余人。田希鉴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城，朱对他说：“你的节度使的旌节，乃是我授给你的，你怎么能够在我面临危难时，便辜负了我呢！”他让人去烧掉泾州城门，田希鉴取出旌节，丢在火中说：“还你旌节！”朱的部众都哭了起来。于是泾州士兵杀了姚令言，到田希鉴那里投降。朱独自与范阳亲兵及其本宗族人和幕府宾客向北奔向驿马关，宁州刺史夏侯英拒绝让他通过。到彭原县西城屯时，朱将领梁庭芬将他射落到土坑之中，韩等人斩杀了朱，前往泾州归降。源休、李子平逃奔凤翔，李楚琳将他们斩杀了。他们的头颅，全都被传送到行在。

上命陆贽草诏赐浑，让他查找在奉天时失散了的裹头内人。贽上奏，以为：“巨盗始平，疲瘵之民，疮痍之卒，尚未循拊，而首访妇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谋始尽善，克终已稀；始而不谋，终则何有！所赐诏，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诏，竟遣中使求之。

德宗命令陆贽起草诏书赐给浑，使访求奉天所失散了裹头内人。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大盗刚刚平定，对疲困病苦的人民和遭受创伤的士兵还没有抚慰，反而首先查找宫中妇女，这是不符合人们刷新政治的愿望的。能够将事业的开端谋划得尽善尽美，同时能够取得完美的结局的例子是为数不多的，如果连事业的开端都不曾为之谋划，还有什么结局可言！陛下赐给浑的诏书，我不敢接旨草拟。”于是，德宗不再下诏，但还是派遣中使去寻找传令宫女。

乙巳，诏吏部侍郎班宠充宣慰使，劳问将士，抚慰蒸黎。

乙巳（初六），德宗颁诏命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任宣慰使，前去慰劳将士，安抚百姓。

丙午，李晟斩文武官受朱宏任者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守节不屈者刘乃、蒋等。

丙午（初七），李晟斩掉文武官员中受到朱宠信与任用的崔宣、洪经纶等十余人，又表奏恪守臣节、不肯屈敌的刘、蒋等人。

己酉，以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迁官有差。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己酉（初十），德宗任命李晟为司徒、中书令，骆元光、尚可孤各自升官不等，还任命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

诏改梁州为兴元府。

德宗颁诏将梁州改称为兴元府。

甲寅，以浑为侍中，韩游、戴休颜各迁官有差。

甲寅（十五日），德宗任命浑为侍中，韩游、戴休颜各自升官不等。

朱之败也，李忠臣奔樊川，擒获，丙辰，斩之。

朱战败时，李忠臣逃奔樊川，官军擒获了他，丙辰（十七日），将他斩杀。

上问陆贽：“今至凤翔有迎驾诸军，形势甚盛，欲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贽上奏，以为：“如此则事同胁执，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用是时巡，后将安入！议者或谓之权，臣窃未谕其理。夫权之为义，取类权衡，今辇路所经，首行胁夺，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谓之权也，不亦反乎！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不如奠枕京邑，征授一官，彼喜于恩宥，将奔走不暇，安敢辄有旅拒，复劳诛锄哉！”

德宗询问陆贽说：“如今开到凤翔的，有迎驾各军，声势甚为盛在，大，我打算借此机会派人将李楚琳替代下来，你看怎么样？”陆贽进上奏章认为：“如果这样做，事情就如同胁迫拘捕，将这种做法说成清除变乱那是并不能显示威武的，说成是务求政治修明那是并不能表明诚意的，若将此作为陛下的巡视之举，以后将怎么进入京城！议论此事的人将这种办法称为权变，我私下里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一般地说，权变的含义是就衡量事物轻重而言的。如今在陛下车驾经过处，首先施行胁迫削官，更换了一个节帅而使陛下的大义受到损害，获得了一个地方而使举国上下疑虑，这乃是看重了本该看轻的东西，而看轻了本该看重的东西，将此称作权变，不是正好说反了吗！以违背法则为权变，以任用权术为机智，君主实行起来必然会失去人心，臣下实行起来必然会使自身受害，历代死丧祸乱频繁而奸邪滋长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错误啊。不如待陛下安枕于京城以后，再召回李楚琳，授给他一个官职，他因陛下降恩宽恕而高兴，将会为朝廷奔走效力都来不及呢，怎么敢动不动就聚众抗命，需要再次烦劳朝廷去铲除他呢！”

戊午，车驾发汉中。

戊午（十九日），德宗的车驾从汉中启程。

李晟综理长安以备百司，自请至凤翔迎扈，上不许。内常侍尹元贞奉使同华，辄诣河中招谕李怀光。晟奏：“元贞矫制擅赦元恶，请理其罪！”

李晟总揽治理长安事务，以便使各部门完备起来。他主动请求到凤翔去迎接德宗，扈从车驾，德宗不允。内常侍尹元贞奉命出使同华，却随即到河中劝说李怀光归顺朝廷，李晟上奏说：“尹元贞假托朝命，擅自赦免首恶，请将他治罪！”

秋，七月，丙子，车驾至凤翔，斩乔琳、蒋镇、张光晟等。李晟以光晟虽臣贼，而灭贼亦颇有力，欲全之；上不许。

秋季，七月，丙子（初七），德宗的车驾来到凤翔，斩杀了乔琳、蒋镇、张光晟等人。张光晟虽然曾向朱称臣，但消灭朱也很出力，因此李晟打算保全他，德宗不肯答应。

副元帅判官高郢数劝李怀光归款，怀光遣其子璀诣行在谢罪，请束身归朝。庚辰，诏遣给事中孔巢父赍先除怀光太子太保敕诣河中宣慰，朔方将士悉复官爵如故。

副元帅判官高郢屡次劝说李怀光投诚，李怀光让他的儿子李璀前往行在承认罪责，请求到朝廷投案。庚辰（十一日），德宗颁诏派遣给事中孔巢父带着原先封拜李怀光为太子太保的敕书，前往河中安抚李怀光，悉数恢复朔方将士的官爵，一如既往。

壬午，车驾至长安，浑、韩游、戴休颜以其众扈从，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以其众奉迎，步骑十余万，旌旗数十里。晟谒见上于三桥，先贺平贼，后谢收复之晚，伏路左请罪。上驻马慰抚，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马。至宫，每间日，辄宴勋臣，赏赐丰渥，李晟为之首，浑次之，诸将相又次之。

壬午（十三日），德宗的车驾来到长安。浑、韩游、戴休颜率领自己的部众扈从德宗前来，李晟、骆元光、尚可孤率领自己的部众前去迎候，步兵、骑兵十余万人，旗帜连绵了几十里。李晟在三桥谒见德宗，首先为平定了朱而道贺，然后为收复京城太迟而道歉，跪在道路左侧请求恕罪。德宗停下马来安慰他，被他感动得掩而流泪，命令侍从人员扶他上马。回到宫中后，每逢不上朝的日子。德宗总是宴请立下功勋的大臣，赏赐的物品甚为丰厚，每次都是李晟居于首位，浑居于第二，各将相又居于他们之下。

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锷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其别将李伯潜逆之于应山，斩首千余级。生擒戒虚，徇于城下，安州遂降，以伊慎为安州刺史。又击希烈将康叔夜于厉乡，走之。

曹王李皋派遣他的将领伊慎、王锷围困安州，李希烈派遣他的外甥刘戒虚带领步兵、骑兵八千人援救安州。李皋派遣他的别将李伯潜在应山迎击刘戒虚军，斩首一千余级，活捉了刘戒虚，拿他在城下示众，于是安州归降，朝廷任命伊慎为安州刺史。李皋军又在厉乡进击李希烈的将领康叔夜，将他赶走了。

丁亥，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怀光左右多胡人，皆叹曰：“太尉无官矣！”巢父又宣言于众曰：“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于是怀光左右发怒喧噪；宣诏未毕，众杀巢父及中使啖守盈，怀光亦不之止，复治兵马拒守之备。

丁亥（十八日），孔巢父来到河中，李怀光穿着民服，等待治罪，孔巢父没有制止他。李怀光的亲信多是胡人，他们都叹着气说：“太尉保不住官爵了！”孔巢父又向大家扬言说：“军中有谁可以代替太尉统领军队呢？”于是，李怀光的亲信生气地喧闹起来，诏书还没有宣读完毕，众人便杀死了孔巢父以及中使啖守盈。李怀光对此也不加制止，再次整治兵马，作抵御防守的准备。

辛卯，赦天下。

辛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初，肃宗在灵武，上为奉节王，学文于李泌。代宗之世，居蓬莱书院，上为太子，亦与之游。及上在兴元，泌为杭州刺史，上急诏征之，与睦州刺史杜亚俱诣行在。乙未，以泌为左散骑常侍，亚为刑部侍郎；命泌日直西省以候对，朝野皆属目附之。上问泌：“河中密迩京城，朔方兵素称精锐，如达奚小俊等皆万人敌，朕昼夕忧之，奈何？”对曰：“天下事甚有可忧者；若惟河中，不足忧也。夫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今怀光，将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为意！怀光既解奉天之围，视朱泌垂亡之虏不能取，乃与之连和，使李晟得取以为功。今陛下已还宫阙，怀光不束身归罪，乃虐杀使臣，鼠伏河中，如梦魇之人耳！但恐不日为帐下所枭，使诸将无以藉手也。”

当初，肃宗在灵武时，德宗是奉节王，跟着李泌学习作文。代宗在位期间，李泌在蓬莱书院居住，德宗已经当了太子，还是与李泌交往。及至德宗出行兴元府时，李泌正担任杭州刺史，德宗紧急颁诏，征召他，与睦州刺史杜亚一起前往行在。乙未（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泌为左散骑常侍，杜亚为邢部侍郎，命令李泌每天在中书省值班，以便等候德宗召对，朝野人士都注视着他，想依附他。德宗询问李泌：“河中距离京城很近，朔方兵马素来号称精锐，比如达奚小俊等人，都有万夫之勇，朕日夜为河中担忧，你看如何是好呢？”李泌回答说：“天下还有甚为可忧的事情，如果只有一个河中，那就不值得忧虑了。一般说来，估量敌情，只须估量将领，不须估量士兵。现在，李怀光是大将，达奚小俊一类人只是小卒罢了，哪里值得挂虑呢！李怀光解除了奉天的围困后，眼看着朱这一帮人行将灭亡，不但不去攻取他们，反而与他们联合，使李晟得到了建立功勋的机会。如今，陛下已经回到宫中，李怀光不仅不肯投案认罪，还残暴地杀害使臣，老鼠般地躲伏在河中，就象恶梦中的人物一般！只怕过不多久，他就会被自己的部下砍下头来悬在木杆上，使各将领即使想要立功，也没有什么可借助的了。”

初，上发吐蕃以讨朱，许成功以伊西、北庭之地与之；及诛，吐蕃来求地，上欲召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还朝，以其地与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狄，彼其心必深怨中国，他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众议亦以为然，上遂不与。

当初，德宗征发吐蕃兵来讨伐朱，答应在成功以后将安西、北庭的地盘给与吐蕃，及至朱被杀，吐蕃前来要求土地，德宗打算传召安西、北庭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回朝，将该地给与吐蕃。李泌说：“安西、北庭地区，人们生性骁勇剽悍。该地控制着西域五十七个国家以及十个姓氏的突厥人，又能分散吐蕃的声势，使吐蕃不能合兵一处而向东侵犯，怎么能轻易地让给他们！而且，这两节镇的人们，势力孤单，地方遥远，竭尽忠心与气力，为国家坚守边疆接近二十年，实在令人哀伤怜悯。现在，忽然遗弃了他们，将他们交给戎狄之人，他们内心必定深深地怨恨大唐，以后他们随从吐蕃前来侵扰，就会象报私仇一样了。况且，往日吐蕃有意观望，不肯进军，暗中与双方都有往来，还大规模地劫掠了武功地区，接受了赠送的财物以后才肯离去，他们到底有什么功劳！”大家计议此事，也认为李泌讲得对。于是，德宗没有将二镇给与吐蕃。

李希烈闻李希倩伏诛，忿怒，八月，壬寅，遣中使至蔡州杀颜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不知使者几日发长安？”使者曰：“自大梁来，非长安也。”真卿曰：“然则贼耳，何谓敕邪！”遂缢杀之。

李希烈听说李希倩被处死刑，又怨恨，又恼怒。八月，壬寅（初三），他派遣中使往蔡州去杀害颜真卿。中使说：“有敕书。”颜真卿拜了两拜。中使说：“现在赐你死。”颜真卿说：“老臣办事一无成绩，应当是死罪。不知使者是几时从长安出发的？”中使说：“我是从大梁来的，不是从长安来的。”颜真卿说：“这么说来，你们是一帮贼寇罢了，怎么能称敕旨呢！”于是缢杀了颜真卿。

李晟以泾州倚边，屡害军帅，常为乱根，奏请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积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爵西平王。时李楚琳入朝，晟请与俱至凤翔而斩之，以惩逆乱。上以新复京师，务安反仄，不许。

由于泾州临近边疆，镇兵屡次杀害军中主帅，经常成为祸乱的根子，于是李晟上奏请求前往处治不肯听从命令的人们，让他们努力种田，积聚粮食，以便打击吐蕃。癸卯（初四），德宗帝命令李晟兼任凤翔、陇右节度使等使以及安西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元帅，进升爵位为西平王。当时，李楚琳已经入朝，李晟请求与李楚琳一起前往凤翔，并在那里斩杀他，以便惩戒反叛朝廷的变乱。德宗认为新近才将京城收复，一定要使动荡不安的局面安定下来，因而没有答应。

先是，上命浑、骆元光讨李怀光军于同州，怀光遣其将徐庭光以精卒六千军于长春宫以拒之，等数为所败，不能进。时度支用度不给，议者多请赦怀光，上不许。李怀光遣其妹婿要廷珍守晋州，牙将毛朝扬守隰州，郑抗守慈州，马燧皆遣人说下之。上乃加浑河中、绛州节度使，充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师，加马燧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师，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讨怀光。

在此之前，德宗命令浑、骆元光讨伐李怀光，二将在同州驻扎。李怀光派遣他的将领徐庭光率领精锐士兵六千人驻扎在长春宫，以便抵抗二将。浑等人屡次被徐庭光打败，不能前进。当时，度支的开支供给不足，计议此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德宗不允。李怀光派遣他的妹夫要廷珍防守晋州，派遣牙将毛朝扬防守隰州，派遣郑抗防守慈州。马燧一一派人说服他们归顺了。于是德宗加封浑为河中、绛州节度使，充任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加封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充任管辖范围以内诸军行营副元帅，与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坊节度使唐朝臣合兵一处，讨伐李怀光。

初，王武俊急攻康日知于赵州，马燧奏请诏武俊与李抱真同击朱滔，以深、赵隶武俊，改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上从之。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故上使燧兼领之。燧表让三州于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上嘉而许之。燧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库而归之。

当初，王武俊曾经在赵州急攻康日知。现在，马燧上奏请求颁诏命令王武俊与李抱真共同进击朱滔，将深州、赵州隶属王武俊，改任康日知为晋、慈、隰节度使，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康日知尚未前往三州，三州已经投降了马燧，所以德宗让马燧兼职统领三州。马燧上表将三州让给康日知，而且说由于三州是向他归降的，如将三州的职任授给他，恐怕以后立下功劳的人们因袭此例，成为经常性的做法。德宗嘉许他的意见。观燧派遣使者迎接康日知，康日知来后，马燧登记好库存簿册，交给了他。

甲辰，以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甲辰（初五），德宗任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楚琳为左金吾大将军。

丙午，加浑朔方行营元师。

丙午（初七），加封浑为朔方行营元帅。

李晟至凤翔，治杀张镒之罪，斩裨将王斌等十余人。

李晟到凤翔，惩治杀害张镒的罪行，斩杀副将王斌等十余人。

朱滔为王武俊所攻，殆不能军，上表待罪。

朱滔被王武俊攻打，几乎溃不成军，进上表章，等待治罪。

癸未，马燧将步骑三万攻绛州。

癸未（疑误），马燧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绛州。

度支以李怀光所部将士数万与怀光同反，不给冬衣，上曰：“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冬，十月，诏：“朔方及诸军在怀光所者，冬衣及赏钱皆当别贮，俟道路稍通，即时给之。”

由于李怀光所统领的将士数万人曾与李怀光共同造反，度支不给他们冬天的衣装。德宗说：“朔方军多少世代以来都是忠义的，如今只是被李怀光控制了而已，将士有什么罪过！”冬季，十月，德宗颁诏说：“朔方军以及在李怀光统领下的各军，其冬季衣装以及赏钱都应当另外储存着，等倏道路逐渐畅通以后，立刻及时发给他们。”

李勉累表乞自贬，辛丑，罢勉都统、节度使，其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如故。

李勉多次上表请求贬黜自己的官职。辛丑（初三），德宗罢免了李勉都统、节度使的职务，他的检校司徒、同平章事职务一如既往。

丙辰，李怀光将阎晏寇同州，官军败于沙苑。诏征州之军，韩游将甲士六千赴之。

丙辰（十八日），李怀光的将领阎晏侵犯同州，官军在沙苑打了败仗。德宗颁诏命令征调州的军队，韩游带领甲兵六千人奔赴该地。

乙丑，马燧拔绛州，分兵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

乙丑（二十七日），马燧攻克绛州，分兵攻取闻喜、万泉、虞乡、永乐、猗氏等地。

初，鱼朝恩既诛，代宗不复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场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集。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当初，鱼朝恩被杀后，代宗不再让宦官掌管军事。德宗即位后，将禁卫亲军全部交给白志贞掌管。白志贞获罪后，德宗再次让宦官窦文场代替他，窦文场跟随德宗出行山南，神策两军渐渐有了一些规模。德宗回到长安后，对掌握兵马较多的宿将颇有顾忌，逐渐地削除他们的兵权。戊辰（三十日），德宗任命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任命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右厢兵马使，开始让宦官分别掌管禁卫亲军。

闰月，丙子，以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闰十月，丙子（初八），德宗任命泾原节度使田希鉴为卫尉卿。

李晟初至风翔，希鉴遣使参候，晟谓使者曰：“泾州逼近吐蕃，万一入寇，州兵能独御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书意。”使者归，以告希鉴，希鉴果请援兵，晟遣腹心将彭令英等戌泾州。晟寻托巡边诣泾州，希鉴出迎，晟与之并辔而入，道旧结欢。希鉴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谓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巡抚毕，即还凤翔。”希鉴不复疑。晟置宴，希鉴与将佐俱至晟营。晟伏甲于外庑，既食而饮，彭令英引泾州诸将下堂，晟曰：“我与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于是得为乱者石奇等三十余人，让之曰：“汝曹屡为逆乱，残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斩之。希鉴尚在座，晟顾曰：“田郎亦不得无过，以亲知之故，当使身首得完。”希鉴曰：“唯。”遂引出，缢杀之，并其子萼。晟入其营，谕以诛希鉴之意，众股栗，无敢动者。

李晟刚刚来到凤翔时，田希鉴派遣使者前来参见问倏。李晟对使者说：“泾州距离吐蕃很近，万一吐蕃入境侵犯，泾州兵能够独自抵御他们吗？我打算派兵增防打援，又不知道田尚书的意见。”使者回去后，将李晟的意思告诉了田希鉴，田希鉴果然请求援兵，李晟便派遣亲信将领彭令英等人戍守泾州。不久，李晟托称巡视边防而来到泾州，田希鉴出来迎接。李晟与他并马入城，谈论着往事，同他交好。田希鉴的妻子李氏，以对待叔父的礼数事奉李晟，李晟把田希鉴称作田郎。李晟命令田希鉴只须备办三天的食物，还说：“我巡视安抚完毕，便立即回凤翔去。”田希鉴不再怀有疑虑。李晟摆下宴席，田希鉴与将佐都来到李晟的营垒。李晟在外面的廊庑里埋伏下甲兵，在人们吃喝起来后，彭令英将泾州各将领拉到堂下。李晟说：“我与你们分别了很长时间，你们最好各自说出自己的姓氏名字。”于是，得悉石奇等作乱者共三十余人。李晟斥责他们说：“你们屡次兴起叛逆朝廷的变乱，残酷地杀害忠良大臣，乃是天地所不能容忍的！”将他们全部拉到外面斩杀了。田希鉴还在座位上面，李晟看着他说：“田郎也不能没有过错，看在我与你亲近相知的份上，自当让你得以身首完整。”田希鉴说：“是。”于是李晟命人将田希鉴拉出去，缢杀了他和他的儿子田萼。李晟进入田希鉴的营垒，向大家说明了诛杀田希鉴的用意，大家吓得两腿发抖，没有敢动一动的。

李希烈遣其将翟崇晖悉众围陈州，久之，不克。李澄知大梁兵少，不能制滑州，遂焚希烈所授旌节，誓众归国。甲午，以澄为汴滑节度使。

李希烈派遣他的将领翟崇晖带领全部人马围困陈州，很长时间未能攻克。李澄知道大梁兵马不多，不能控制滑州，于是烧掉了李希烈授给他的节度使旌节，与大家宣誓归顺朝廷。甲午（二十六日），德宗任命李澄为汴滑节度使。

宋亳节度使刘哈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将兵三万救陈州，十一月，癸卯，败翟崇晖于州西，斩首三万五千级，擒崇晖以献。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惧，奔归蔡州。李澄引兵趣汴州，至城北，怯不敢进；刘洽兵至城东。戊午，李希烈守将田怀珍开门纳之。明日，澄入，舍于浚仪；两军之士，日有忿阋。会希烈郑州守将孙液降于澄，澄引兵屯郑州。诏以都统司马宝鼎珏为汴州刺史。

宋毫节度使刘洽派遣马步都虞候刘昌与陇右、幽州行营节度使曲环等人，领兵三万人前去援救陈州。十一月，癸卯（初六），曲环等人在陈州西面打败了翟崇晖，斩首三万五千，擒获了翟崇晖，进献上来。刘洽等人乘胜进攻汴州，李希烈恐惧，逃回蔡州。李澄率兵前往汴州，到汴州城的北面，恐慌害怕，不敢进军。刘洽的兵马来到汴州城的东面，戊午（二十一日），李希烈的守将田怀珍打开城门，放入刘洽军。第二天，李澄进入汴州，在浚仪县住下，两军将士每天都要愤怒争斗。适逢李希烈的郑州守城将领孙液向李澄投降，李澄引兵在郑州驻扎，德宗颁诏任命都统司马宝鼎人薛珏为汴州刺史。

李勉至长安，素服待罪；议者多以“勉失守大梁，不应尚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其所长。及大梁不守，将士弃妻子而从之者殆二万人，足以见其得众心矣。且齐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阳，悉举其众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复其位。议者又言：“韩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贡献不绝。且镇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竭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闻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李勉来到长安，不穿朝服，等候问罪。议论的人多数认为：“李勉没有守住大梁，不应该再作宰相。”李泌对德宗说：“李勉公平忠厚，温雅正直，但是指挥兵马不是他的长处。到大梁失陷时，丢下妻子儿女跟随他的将士们大约有两万人，充分说明李勉是深得人心的。而且，刘洽原是李勉的部下，李勉到睢阳时，把他的部众全部交给了刘洽，刘洽终于平定了大梁，这也是李勉的功劳啊。”于是德宗让李勉官复原位。议论的人又说：“韩听说圣上的车驾出行在外，聚集士兵修筑石头城，暗中包藏着反叛朝廷的意图。”德宗怀疑韩，便以此事询问李泌，李泌回答说：“韩公正忠实，清廉俭朴，自从陛下车驾出行在外，韩进贡物品从未间断。而且，他镇守江东十五个州，没有盗贼兴起，这都是韩作出的努力。修筑石头城的原因在于，韩眼见中原动荡不安，认为陛下将会有晋元帝永嘉年间南渡长江的事情发生，他是为迎接和扈从陛下作准备而已。这乃是人臣真心忠于陛下的一种考虑，怎么能够反而认为有罪呢！韩生性刚直严正，不肯依附地位高、有权势的人，所以往往遭到诽谤，希望陛下察究此事，我敢担保他没有别的用意。”德宗说：“外面议论噪杂，有关韩的章奏多如丝麻，你难道没有听说吗？”李泌回答说：“我当然听说了。韩的儿子韩皋担任考功员外郎，如今他不敢回家探亲，正是由于诽谤性的议论象开了锅的原故啊。”德宗说：“连他的儿子尚且这样恐惧，怎么你却要担保他呢？”李泌回答说：“韩的居心，我了解得很清楚。我愿意进上章疏，说明他没有别的意图，请陛下将章疏向中书省发布，使朝中群臣都能了解此事。”德宗说：“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朕正打算重用你，希望你当心不要违背大家，朕恐怕这会成为你的麻烦的。”李泌退下后，便奏上章疏，请求以一家百口担保韩。另一天，德宗对李泌说：“你到底还是把章疏奏上，朕已经为你留在禁中了。虽然朕知道你与韩是亲朋故友，但你怎么能够不自爱自重呢！”李泌回答说：“我怎么会偏私亲朋故友来辜负陛下呢！顾及韩实在没有背叛朝廷的用心，我进上章疏，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自身。”德宗说：“为什么说你是为了朝廷呢？”李泌回答说：“如今全国发生了旱灾蝗祸，关中的粮食每斗值一千钱，粮食储备消耗已尽，但江东却是丰收。希望陛下及早将我的章疏批示下来，以便解除朝中群臣的疑惑。请陛上当面晓示韩皋，让他回家省亲，使韩心怀感激，消除自己的疑虑之心，迅速运送粮食储备，这难道不是为朝廷着想吗！”德宗说：“好！朕完全明白了。”德宗立即将李泌的章疏批示下来，让韩皋禀告韩就要回家探亲，并当面赐给他绯色的朝服，告诉他说：“你父亲近来遭受流言蜚语，现在朕知道了其中的原故，已经消除了疑虑，不再相信那些话了。”德宗又就势说：“关中粮食缺乏，回去告诉你父亲，最好快速把粮食运来。”韩皋来到润州，韩感激、高兴得流下了眼泪。就在当天，韩亲自来到水边，发出粮食一百万斛，准许韩皋停留五天，随即回朝。韩皋与母亲告别时，哭声让外面听到了，韩大怒，叫出韩皋，用棍子打了他一顿，亲自把他送到长江上，打发他冒着风浪走了。不久，陈少游听说韩进贡粮食，他也进贡了二十万斛。德宗对李泌说：“韩竟然能够感化陈少游来进贡粮食了！”李泌回答说：“何止陈少游，各道也将要争着入朝进贡了！”

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使自江、淮还，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俱见上。勉等退，复独留，言于上曰：陈少游任兼将相，首败臣节，韦皋幕府下僚，独建忠义，请以皋代少游镇淮南。“上然之。寻遣中使马钦绪揖刘从一，附耳语而去。诸相还阖。从一诣复曰：”钦绪宣旨，令从一与公议朝来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卢知。敢问何事也？“复曰：”唐、虞黜陟，岳牧佥谐。爵人于朝，与士共之。使李、卢不堪为相，则罢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与之同议而独隐此事乎！此最当今之大弊，朝来主上已有斯言，复已面陈其不可，不谓圣意尚尔。复不惜与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语从一。从一奏之，上愈不悦，复乃上表辞位，乙丑，罢为左庶子。

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复奉命出使，从江淮地区回朝，与李勉、卢翰、刘从一一起晋见德宗。李勉等人退下后，萧复一人留了下来，他对德宗说：“陈少游兼有大将与宰相的职任，却首先败坏人臣的操守；韦皋是幕府中的下级官吏，却能独建忠义之举。请让韦皋代替陈少游镇守淮南。”德宗认为萧复讲得有理。不久，德宗派遣中使马钦绪拜见刘从一，贴着他的耳朵讲话就走了，各位宰相回到各自的阁室。刘从一到萧复处说“马钦绪传达圣旨，让我与你计议早晨所讲的事情，立即奏上实行，不要让李勉、卢翰知道，请问那是什么事情？”萧复说：“唐尧、虞舜掌握升降百官的尺度，朝中的执政大臣与各地的封疆大吏全都协调一致。在朝中给人爵位，就要与这些人共掌朝政。假使李勉、卢翰不适于担当宰相职务，就勉除他们的职务。既然他们尚在宰相职位上，朝廷的政事，怎么能够不和他们共同计议，而偏偏隐瞒这件事情呢！这乃是当前最大的弊病，早晨皇上就说过这番话，我已经向皇上当面陈述如此做法是不对的，没想到皇上的意愿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在乎和你上奏实行这件事情，但是惟恐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习俗，不敢告诉你。”萧复始终没有把这件事说给刘从一听。刘从一将这件事奏上，德宗愈发不高兴。于是，萧复进上表章，请求辞去宰相职务。乙丑（二十八日），德宗罢免萧复为左庶子。

刘洽克汴州，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惧，发疾，十二月，乙亥，薨，赠太尉，赙祭如常仪。

刘洽攻克汴州，得到《李希烈起居注》。该注说：“某月某日，陈少游进上表章，表示归顺。”陈少游听说此事，又惭愧，又恐惧，犯了病。十二月，乙亥（初八），陈少游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尉，送去助丧的钱财和对他的祭祀都按照通常的仪礼进行。

淮南大将王韶欲自为留后，令将士推己知军事，且欲大掠，韩遣使谓之曰：“汝敢为乱，吾即日全军渡江诛汝矣！”韶等惧而止。上闻之喜，谓李泌曰：“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庚辰，加平章事、江淮转运使。运江、淮粟帛入贡府，无虚月，朝廷赖之，使者劳问相继，恩遇始深矣。

淮南大将王韶打算自己担任留后，命令将士推举自己代理军中事务，而且准备大规模劫掠。韩派遣使者告诉他说：“倘若你敢作乱，当天我就带着全军渡过长江杀你！”王韶等人因恐惧而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德宗听说此事很高兴，对李泌说：“韩不只使江东安定，又使淮南安定，他真是有大臣的才具，你可以说是善于知人！”庚辰（十三日），德宗加封韩为平章事、江淮转运使。韩将江淮地区的粮食布帛运送到朝廷储存贡物的仓库中，没有一月中止过。朝廷把他视为依靠，派去慰劳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德宗对他的恩宠知遇开始深厚起来了。

是岁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相望。

这一年，蝗虫的灾害遍及各地，草木都被吃光，只是不吃稻子。大规模的饥荒发生了，遍地躺着饿死的人。

贞元元年（乙丑、785 ）

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 年）

春，正月，丁酉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大赦天下，改年号。

癸丑，赠颜真卿司徒，谥曰文忠。

癸丑（十七日），朝廷追封颜真卿为司徒，给予“文忠”的谥号。

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谓人曰：“吾必再入。”未几，上果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草制，执以白卢翰、刘从一曰：“卢杞作相，致銮舆播迁，海内疮痍，奈何遽迁大郡！顾相公执奏。”翰等不从，更命他舍人草制。乙卯，制出，高执之不下，且奏：“杞极恶穷凶，百辟疾之若仇，六军思食其肉，何可复用！”上不听。补阙陈京、赵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权，百揆失叙，天地神祗所知，华夏、蛮貊同弃。傥加巨奸之宠，必失万姓之心。”丁巳，袁高复于正牙论奏。上曰：“杞巳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为刺史。”陈京等亦争之不巳，曰：“杞之执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颈；今复用之，则奸党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谏者稍引却；京顾曰：“赵需等勿退，此国大事，当以死争之。”上怒稍解。戊午，上谓宰相：“与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与之，虽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壬戌，以杞为沣州别驾。使谓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诚为至当。”又谓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窃议，比陛下于桓、灵；今承德音，乃尧、舜之不逮也！”上悦。杞竟卒于沣州。高，恕已之孙也。

新州司马卢杞遇到大赦，移任吉州长史。他对人说：“我一定能够再次回到朝廷。”不久，德宗果然将他起用为饶州刺史。给事中袁高应命草拟制书，他拉着卢翰、刘从一说：“卢杞担任宰相，致使圣上流亡在外，国内创伤满目，怎么能够骤然把他升迁大郡呢！希望相公坚持上奏。”卢翰等人不肯听从，改令其他舍人起草制书。乙卯（十九日），制书发到中书省，袁高拿着制书不肯下发，而且上奏说：“卢杞凶恶到了极点，百官憎恨他有如仇敌，六军将士想吃他的肉，怎么能够再次任用他呢！”德宗不肯听从。补阙陈京、赵需等进上疏章说：“卢杞独揽大权三年，使百官废失事业，已为天地神灵所知晓，为华夏和蛮貊各族所共同抛弃。倘若给这个大奸人再加以恩宠，一定会丧失百姓的心。”丁巳（二十一日），袁高再次在正殿向德宗论奏此事，德宗说：“已经再次更改了对卢杞的赦书。”袁高说：“所谓赦书，只限于宽宥他的罪行，不应该任命他当刺史。”陈京等人也就此事争论不休，他们说：“卢杞执掌朝政，百官就象有兵器经常放在脖子上，如今再次起用他，那就会让邪恶之辈都象把唾水吐到手中那般容易地再度兴起了。”德宗十分恼怒，随侍诸人惊惶而退，进谏的人们也稍有退缩。陈京回头看着大家说：“赵需等人不要退去，这是国家大事，应当冒死相争。”德宗的怒气稍微消散了一些。戊午（二十二日），德宗对宰相说：“给卢杞一个小州刺史来当，可以吗？”李勉说：“陛下打算给他官作，即使让他当大州刺史也是可以的。只是让天下的百姓失望了，那怎么办呢？”壬戌（二十六日），皇帝任命卢杞为澧州别驾，叫人对袁高说：“朕慢慢考虑你讲的话，实在是极为恰当的。”德宗又对李泌说：“朕已经准许了袁高的奏议。”李泌说：“连日以来，外面的人们私下议论，将陛下比作东汉的桓帝和灵帝，如今承闻陛下的德音，这乃是尧、舜所赶不上的啊！”德宗高兴。卢杞终于在澧州死去。袁高是袁恕己的孙子。

三月，李希烈陷邓州。

三月，李希烈攻陷邓州。

戊午，以汴滑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戊午（二十三日），德宗任命汴猾节度使李澄为郑滑节度使。

以代宗女嘉诚公主妻田绪。

德宗将代宗的女儿嘉诚公主嫁给田绪为妻。

李怀光都虞候吕鸣岳密通款于马燧，事泄，怀光杀之，屠其家。事连幕僚高郢、李，怀光集将士而责之，郢、抗言逆顺，无所惭隐，怀光囚之。，邕之侄孙也。马燧军宝鼎，败怀光兵于陶城，斩首万余级；分兵会浑，逼河中。

李怀光的都虞候吕鸣岳向马燧暗表诚意，事情泄露后，李怀光杀死他及他全家人。事情牵连到幕僚高郢、李，李怀光召集将士斥责高郢与李，二人大声地陈说孰逆孰顺的道理，对自己所作事情既不惭愧，也不隐瞒，李怀光将他们囚禁起来。李是李邕的侄孙。马燧在宝鼎驻扎，在陶城打败了李怀光的兵马。斩首一万余级。马燧分兵与浑军会合，进逼河中。

夏，四月，丁丑，以曹王皋为荆南节度；李希烈将李思登以随州降之。

夏季，四月，丁丑（十三日），德宗任命曹王李皋为荆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将领李思登率随州归降了李皋。

壬午，马燧、浑破李怀光兵于长春宫南，遂掘堑围宫城；怀光诸将相继来降。诏以燧、为招抚使。

壬午（十八日），马燧、浑在长春宫南面打败李怀光的兵马，于是挖掘壕沟，包围宫城，李怀光的将领们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德宗颁诏任命马燧、浑为招抚使。

五月，丙申，刘洽更名玄佐。

五月，丙申（初二），刘洽改名为刘玄佐。

韩游请兵于浑，共取朝邑；李怀光将阎晏欲争之，士卒指军曰：“彼非吾父兄，则吾子弟，奈何以白刃相向乎！”语甚嚣。晏遽引兵去。怀光知众心不从，乃诈称欲归国，聚货财，饰车马，云俟路通入贡，由是得复逾旬月。

韩游要求浑出兵，共同攻取朝邑。李怀光的将领阎晏准备前去争斗，他的士兵们指着州军说：“他们不是我们的父兄，就是我们的子弟，如何拿明晃晃的兵器对着他们呢！”士兵们十分喧闹，阎晏只好赶快领兵离开。李怀光知道大家心中不肯服从自已，于是他诈称准备归顺朝廷。他聚集财物，整饰车马，说是等道路畅通以后进贡朝廷，因此他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十个多月。

六月，辛巳，以刘玄佐兼汴州刺史。

六月，辛巳（十八日），德宗命令刘玄佐兼任汴州刺史。

辛卯，以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辛卯（二十八日），德宗任命金吾大将军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朱滔病死，将士奉前涿州刺史刘怦知军事。

朱滔生病而死，将士拥戴前涿州刺史刘怦主持军中军务。

时连年旱、蝗，度支资粮匮竭，言事者多请赦李怀光。李晟上言：“赦怀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多兵则未为示信，少兵则不足堤坊，忽惊东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怀光，必以晋、绛、慈、隰还之，浑既无所诣，康日知又应迁移，土宇不安，何以奖励！二也；陛下连兵一年，讨除小丑，兵力未穷，遽赦其反逆之罪；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纥，南有淮西，皆观我强弱，不谓陛下施德泽，爱黎元，乃谓兵屈于人而自罢耳，必竞起窥觎之心，三也；怀光既赦，则朔方将士皆应叙勋行赏，今府库方虚，赏不满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罢诸道兵，赏典不举，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斗米五百，刍藁且尽，墙壁之间，饿殍甚众。且军中大将杀戮略尽，陛下但敕诸道围守旬时，彼必有内溃之变，何必养腹心之疾为他日之悔哉！”又请发兵二万，自备资粮，独讨怀光。秋，七月，甲午朔，马燧自行营入朝，奏称：“怀光凶逆尤甚，赦之无以令天下，愿更得一月粮，必为陛下平之。”上许之。

当时，旱灾蝗灾连年发生，度支的物资粮食已经用尽，议事的人们多数请求赦免李怀光。李晟进言说：“赦免李怀光有五个不可：河中距离长安才有三百里路，同州正当两地的要冲。大量派兵便不能够显示信义，派兵少了又不足以防范，李怀光一旦夺取同州，将如何控制他！这是第一个不可。如今赦免李怀光，必然将晋州、绛州、慈州、隰州归还给他。即使浑没有去处，又使康日知需要改任别所，地域变动不定，如何奖励功臣！这是第二个不可。陛下接连用兵一年，讨伐诛除小小的丑恶之辈，兵力并未用尽。倘若仓猝地赦免李怀光反叛的罪行，那么，如今西面有吐蕃，北面有回纥，南面有淮西，都在观察我方是强是弱。他们不会说陛下是施加仁德与恩泽，爱护百姓，反而会说我方是由于在军事上被人家制服，因而自行停止用兵罢了，必然使伺机而动的用心相争而起。这是第三个不可。既然赦免李怀光，对朔方将士便应当一律论功行赏。如今国库还很空虚，如果奖赏难以满足他们的愿望，便愈益激发他们反叛。这是第四个不可。既然解决了河中问题，停罢了各道兵马，奖赏的典式不能振举，怨言必然产生出来。这是第五个不可。如今河中一斗粮食值五百钱，喂养牲口的草料将要用尽，房屋之中，饿死的人甚多。而且，李怀光军中的大将几乎被杀光了，只要陛下敕令各道围困他们，守上十天时间，他们必然会发生内部崩溃的变故，何必姑息这一致命的隐患而留下将来的悔恨呢！”李晟又请求派出兵马两万人，自备物资粮食，独自讨伐李怀光。秋季，七月，甲午朔（初一），马燧从行营回京朝见，他上奏说：“李怀光凶恶悖逆太甚，赦免了他，无法号令天下。希望再得到一个月的粮食，一定能为陛下将他平定。”德宗允许了这一要求。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皆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移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他人往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土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

陕虢都兵马使达奚抱晖用毒酒将节度使张劝杀害，自己代理总揽军中事务，希望得到节度使的旌节。而且，他暗中召引李怀光的将领达奚小俊作为应援。德宗对李泌说：“如果蒲、陕联合抗拒朝廷，猝然之间，难以制伏。而且，一旦达奚抱晖占据了陕地，水路和陆路的运输便会阻隔不通了。朕不能不麻烦你走一趟了。”辛丑（初八），德宗任命李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德宗打算让神策军护送李泌就任，问李泌：“需要多少人？”李泌回答说：“陕州城三面绝壁高悬，如果攻打该城，是不知哪年哪月才能攻克的。请让我单人匹马到那里去。”德宗说：“你单人匹马怎么可以进去？”李泌回答说：“陕州城的百姓，并不习惯违背朝命，这只是达奚抱晖作恶罢了。如果带着许多兵马到那里去，达奚抱晖肯定会闭守营垒。现在我单人匹马到陕州近郊，达奚抱晖大规模发兵前来，那是不相匹敌，如果他派遣一个低级军官前来杀我，未必不会反而为我所利用。而且，现在河东的全部兵马都在安邑屯驻，马燧来到朝廷。希望陛下敕令马燧与我同时向陛下辞别，一起离开长安，使陕虢人打算侵害我时，便害怕河东调动军队讨伐他们，这也算是一种声势吧。”德宗说：“话虽这么讲，但朕正要重用你，宁可失去陕州，不能失去你。朕自当再让其他人前往算了。”李泌回答说：“其他人必定难以进入陕州。现在是事变的初期，众人心意尚未安定，所以我能够出其不意，威慑他们的邪恶阴谋。其他人犹豫不决，拖延不前，达奚抱晖有了成算后，那就不能前去了。”德宗同意让李泌前往。李泌见到陕州派来上奏的官员以及正在长安的陕州将领与官吏，对他们说：“皇上因陕州、虢州在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节度使的职务而让我出任水陆运使，打算让我监督江、淮地区的粮运，以便赈济陕虢而已。陕州行营驻扎在夏县，如果达奚抱晖可以任用，自当让他来率领行营，如果立下功劳，便会赐给他节度使的旌节了。”达奚抱晖的探子驰马告诉了达奚抱晖，达奚抱晖稍微有些安心了。李泌将此事全告诉了德宗，还说：“要让陕虢士兵想得到粮食，让达奚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他就一定不会加害我了。”德宗说：“好！”戊申（十五日），李泌与马燧一起向德宗告别。庚戌（十七日），德宗加封李泌为陕虢观察使。

泌出潼关，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唐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

李泌出潼关后，坊节度使唐朝臣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分布在关外，他说：“我接到秘密诏令，送你前去陕州。”李泌说：“刮别皇上时，我已得到圣旨，准许我见机行事。此次即使是一个人，也不能让他前来跟随着我。如果派人前来，我就不能进入陕州了。”唐朝臣因受有诏命，不敢离开，李泌写了一纸文书，将他打发回去，于是急速策马前行。

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不顾闻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丐汝馀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泌之辞行也，上籍陕将预于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馀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至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之。诏谪戍天德；岁馀，竟杀之。而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

达奚抱晖不让将佐出来迎接李泌，只是探子不断。李泌在曲沃过夜，不待达奚抱晖下达命令，将佐们便前来迎接。李泌笑着说：“我要办的事情成功了。”在李泌距离州城十五里时，达奚抱晖也出来谒见李泌。李泌称赞他代理诸事保全城池的功劳说：“军中的闲言碎语，不值得挂在心上。你们的职务都一如既往，不会改变。”达奚抱晖退出门来，感到很高兴。李泌进城任职后，宾客佐吏中有人请李泌屏退其他人禀告事情，李泌说：“在更换节帅的时刻，军中言多语杂，这乃是通常的情理。我来了，这类事情自然会安定下来，我不希望听你讲这类事情。”此后，心中不安的人都安定下来了，而李泌只是讨取帐簿文书，整治粮食储备。第二天，李泌把达奚抱晖叫到住宅中，告诉他说：“我不是因怜惜你才不杀你。我是怕今后有了凶险可虑的地方，朝迁所任命的将帅都进不去，所以才给你留条活路。你为我带着灵牌和奠仪及器物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小心别再进入潼关，自己去找一个安身处所，暗中前来接走家小，我保你不会发生意外。”李泌向德宗告别时，德宗将陕州参予作乱的将领七十五人登录成册，交给李泌，让李泌杀了他们。李泌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后，到中午时，宣慰使到了。李泌奏报说：“我已经将达奚抱晖打发走了，剩下的人们不值得追查。”德宗再次派遣中使来到陕州，让李泌一定将那些人杀掉。李泌没有办法，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铐镣，送往京城，还恳切请求德宗赦免他们。德宗颁诏遣送他们戍守天德军。一年多后，到底还是将他们杀掉了。然而，达奚抱晖却逃亡在外，不知去向。

达奚小俊引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达奚小俊领兵来到陕虢边境，听到李泌已经进入陕州，便回去了。

壬辰，以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壬辰（疑误），德宗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大旱，灞、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旱情严重，灞水、水将要干涸，长安的井中滴水全无。度支上奏说，朝廷内外的经费只能支撑七十天了。

第二百三十二卷

唐纪四十八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贞元元年（乙丑、785 ）

唐纪四十八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 年）

八月，甲子，诏凡不急之费及人冗食者皆罢之。

八月，甲子（初二），德宗颁诏将一切不急的开销以及因事由官府供给饮食的多余人员一律裁撤。

马燧至行营，与诸将谋曰：“长春宫不下，则怀光不可得。长春官守备甚严，攻之旷日持久，我当身往谕之。”遂径造城下，呼怀光守将徐庭光，庭光帅将士罗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谓之曰：“我自朝廷来，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复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禄山已来，徇国立功四十余年，何忽为灭族之计！从吾言，非止免祸，富贵可图也。”众不对。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将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怀光所为，汝曹无罪。弟坚守勿出。”皆曰“诺。”

马燧来到行营，与各将领计议说：“不将长春宫攻打下来，便不能捉住李怀光。长春宫的防守戒备甚为严密，若是攻打它，势必空费时日，相持很久，我应当亲自前去开导他们。”于是，马燧径直来到城下，呼喊李怀光的守城将领徐庭光，徐庭光率领将士在城上列队向马燧下拜，马燧看出徐庭光内心已经屈服，便和缓地对他说：“我是从朝廷来的，你们应该向着西面接受朝命。”徐庭光等便又向西面下拜。马燧说：“自从安禄山以来，你们献身国家，建立功勋，已有四十余年，为什么忽然做这种诛灭家族的打算！听我的话，你们不仅可以免去灾祸，而且还可以谋求富贵呢。”众人都不肯回答。马燧敞开衣襟说：“既然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不用箭射我！”城上将士都伏在地上哭泣。马燧说：“这些罪过都是李怀光犯下的，你们是没有罪的。你们只管坚守这座城不出来就是了。”众人回答：“是。”

壬申，燧与浑、韩游进军逼河中，至焦篱堡；守将尉以七百人降。是夕，怀光举火，诸营不应。骆元光在长春宫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轻元光；遣卒骂之，又为优胡于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汉将耳！”元光使白燧，燧还至城下，庭光开门降。燧以数骑入城慰抚，其众大呼曰：“吾辈复为王人矣！”浑谓僚佐曰：“始吾谓马公用兵不吾远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诏以庭光试殿中监兼御史大夫。

壬申（初十），马燧与浑、韩游进军迫近河中，抵达焦篱堡，守卫的将领尉率七百人归降。这天傍晚，李怀光举火报警，各军营没有响应的。骆元光在长春宫下面，让人招呼徐庭光，徐庭光平素看不起骆元光，派士兵骂他，又扮成胡人在城上侮辱他，而且说：“我们向汉族将领投降！”骆元光让人禀告马燧，马燧来到城下，徐庭光打开城门归降。马燧带着数人骑马入城，慰问安抚众人。徐庭光的部众大声呼喊着说：“我们又成了圣上的子民啦！”浑对佐助自己的官吏说：“开始我自以为马公用兵与我不会相差太多，现在才知道我是远远赶不上他的。”德宗颁诏任命徐庭光为试殿中监，兼任御史大夫。

甲戌，燧帅诸军至河西，河中军士自相惊曰：“西城擐甲矣！”又曰：“东城队矣！”须臾，军士皆易其号为“太平”字；怀光不知所为，乃缢而死。

甲戌（十二日），马燧率领诸军来到河西县，河中将士自相惊扰地说：“西城将士已经穿上铠甲啦！”又说：“东城将士已经排好列啦！”一会儿，将士们全将旗号改成了“太平”二字。李怀光不知所措，于是自缢而死。

初，怀光之解奉天围也，上以其子璀为监察御史，宠待甚厚。及怀光屯咸阳不进，璀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臣闻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势，陛下未能诛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陛下待臣厚，胡人性直，故不忍不言耳。”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为朕更至咸阳谕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璀至咸阳而还，曰：“无益也，愿陛下备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说谕万方，臣父言：”汝小子何知！主上无信，吾非贪富贵也，直畏死耳，汝岂可陷于入死地邪！‘“

当初，李怀光解除奉天围困时，德宗任命他的儿子李璀为监察御史，对他恩宠很厚。到李怀光驻扎咸阳，不肯进兵时，李璀暗中对德宗说：“我父亲肯定会辜负陛下，希望陛下早作准备。我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回事，但是如今的形势是，陛下未能诛除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却足以危及陛下。陛下对待我这么好，胡人性情直率，所以我不忍心不说啊。”德宗惊讶地说：“朕知道你是大臣李怀光所疼爱的儿子，你应该为朕婉转曲折地在其中弥补裂痕，而你地秘密上奏！”李璀回答说：“我的父亲并不是不疼爱我，我也并不是不爱我的父亲和宗族。但我已用尽心力，不能拘回。”德宗说：“这样说来，你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免除一死呢？”李璀回答说：“我进上此言，不是要苟且求活。我父亲一旦败亡，那我就和他一同死去，还会有什么办法呢！假如我出卖父亲以求生存，陛下又怎么能用我这种人呢！”德宗说：“你别死，为朕再到咸阳开导你的父亲，使君主与臣下、父亲与儿子的伦常都得以保全，不也是很好的吗！”李璀前往咸阳，回来以后说：“没有效果啊，希望陛下防备我父亲，不要听信别人所说的。如今我前往劝导，用尽了千方百计，我父亲说：”你小子知道什么！圣上不讲信用。我并不贪图富贵但我也怕死啊，你怎么可以把我陷于死地呢！“‘

及李泌赴陕，上谓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怀光者，诚惜璀也；卿至陕，试为朕招之。”对曰：“陛下未幸梁要、洋，怀光犹可降也。今则不然。岂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复立于其朝乎！纵彼颜厚无惭，陛下每视朝，何心见之！臣得入陕，借使怀光请降，臣不敢受，况招之乎！李璀固贤者，必与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则亦无足贵也。”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到李泌前往陕州时，德宗对他说：“我再三想要保全李怀光的原因，实在是怜惜李璀啊。你到陕州后，试着为朕招抚他吧。”李泌回答说：“在陛下没有出走梁州、洋州时，还是可以使李怀光投降的，现在却不行了。哪有臣下逼走了他的君主，还可以再站在朝堂之上的呢！即使他脸皮厚，不惭愧，每当陛下上朝之时，看到他会是什么心情呢！我进入陕州后，假如李怀光请求投降，我也不敢接受，何况让我去招抚他呢！李璀固然是贤明的人，他一定会与他父亲一起去死了。如果他不肯死，那也没有可贵之处了。”及至李怀光死后，李璀事先杀了他的两个弟弟。然后便自杀了。

朔方将牛名俊断与光首出降。河中兵犹万六千人，燧斩其将阎晏等七人，余皆不问。燧自辞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燧出高郢、李于狱，皆奏置幕下。

朔方将领牛名俊割下李怀光的头颅出城投降。河中兵还有一万六千人，马燧将他们的将领阎晏等七人斩杀，对剩下的人都不予追究。马燧从告别德宗到平定河中，共用了二十七天。马燧将高郢、李放出监狱，奏请将他们都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之中。

韩游之攻怀光也，杨怀宾战甚力，上命特原其子朝晟；游遂以朝晟为都虞候。

韩游攻打李怀光时，杨怀宾作战甚为出力，德宗命令特别宽恕了他的儿子杨朝晟。于是，韩游任命杨朝晟为都虞候。

上使问陆贽：“河中既平，复有何事所宜区处？”令悉条奏。贽以河中既平，虑必有希旨生事之人，以为王师所向无敌，请乘胜讨淮西者。李希烈必诱谕其所部及新附诸帅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而言，朝廷稍安，必复诛伐。”如此，则四方负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齐固当响应，兵连祸结，赋役繁兴，建中之忧，行将复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屡徼，幸不可以常觊。臣姑以生祸为忧，未敢以获福为贺。”又曰：“陛下怀悔过之深诚，降非常之大号，所在宣扬之际，闻者莫不滋流。假王叛换之夫，削伪号以请罪；观衅首鼠之将，一纯诚以效勤。”又曰：“讨之而愈叛，今释之而毕来；以百万之师而力殚，今以咫尺之诏而化洽。是则圣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群帅之悖臣礼，拒天诛，图活而不图王，又明矣。是则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术。挤彼于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措彼于危地而求此之这久安也，从古及今，未之有焉。”又曰：“一夫不率，阖境罹殃；一境不宁，普天致扰。”又曰：“亿兆污人，四三叛帅，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辞，且修臣礼，其于深言密议固亦未尽坦然，必当聚心而谋，倾耳而听，观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与事符，则迁善之心渐固；傥事与言背，则虑祸之态复兴。”又曰：“朱灭而怀光戮，怀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傥平，祸将次及，则彼之蓄素疑而怀宿负者，能不为之动心哉！”又曰：“今皇运中兴，天祸将悔，以逆之偷居上国，以怀光之窃保中畿，岁未再周，相次枭殄，实众慝惊心之日，群生改观之时。威则已行，惠犹未洽。诚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济威，乘灭贼之威以行惠。”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从，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愿从也；想其潜虑，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计，已窃大号，虽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于天地之间耳。纵未顺命，斯为独夫，内则无辞以起兵，外则无类以求助，其计不过厚抚部曲，偷容岁时，心虽陆梁，势必不致。陛下但敕诸镇各守封疆，彼既气夺算穷，是乃狴牢之类，不有人祸，则当鬼诛。古之不战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谓欤！

德守让人询问陆贽说：“河中已经平定，还有什么事情该当处理的？”让陆贽全部条列出来上奏。陆贽认为，河中平定以后，可虑的是必然会有迎合意旨、无端生事的人，认为皇上的军队所向无敌，请求乘胜讨伐淮西。李希烈也必然会诱导他的军队以及新近归附的各节帅说：“在奉天所颁布的停止用兵的诏旨，是因处境窘困而讲的，只要朝廷稍微安定下来，是一定会再事讨伐的。”这样，各地那些负有罪名的人谁不担心自身难保？河朔、青齐肯定是要响应他的。战事连绵，灾祸不断，赋税纷繁，力役频兴，建中年间的忧患便将再次发生了。陆贽于是进上奏章，大致说：“福缘是不能够屡次侥幸取得的，而侥幸也不是能够经常妄自希图的。我姑且认为今后会发生祸患而为陛下担忧，不敢认为今后会获得福缘而向陛下庆贺。”他又说：“陛下怀着深切悔过的诚意，贬抑非常式的尊号，当诏书在各处宣布时，听到的人没有不流下眼泪的。自署王号的横蛮跋扈之人，削去伪号，请求治罪；伺机而动迟疑不定的将领，全都诚心诚意地效力勤王。”他又说：“以往讨伐叛乱，叛乱反而更加严重，如今释赦他们，他们反而都来归顺；以往调遣了百万之师而终于兵力穷尽，如今只是颁布了不满一尺的诏书反而德化周遍。可见圣明的君王推行促使政治修明的治国之道，使强暴之人心悦诚服，应当运用恩德感召别人，而不是运用兵力征服别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了。各镇的节帅违背人臣应有的礼典，抗拒朝廷的诛讨，为的是谋求存活，而不是谋求称王，也是显而易见的了。可见希望生存，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生存的良方；喜欢安宁，并将此心普及万物，乃是使自己安宁的嘉术。将那些人推到必死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生存；将那些人丢到危殆之地，而想让这些人长久安宁，从古至今，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又说：“一个人不遵循皇上的教令，整个地区都遭受祸殃；一个地区不得安宁，普天下都招致骚扰。”他又说：“众多的昏昧无知的人们，以及三四个背叛朝廷的节帅，为陛下容许重新作人的宗旨而感动，为陛下含蕴着盛美德行的话语而喜悦，洗心革面，改易不敬之辞，并且奉行人臣之礼。然而，他们对陛下深切坦诚的谈话和体贴周到的议论，肯定还没有完全明白理解，他们必然要专心谋划，侧耳细听，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究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陛下所说的话与所做的事相符合，他们改恶从善的心意就会逐渐牢固；倘若陛下所做的事与所说的话相违背，他们顾虑招致祸患的态度就会重新抬头。”他又说：“朱灭亡后李怀光受戮，李怀光受戮后李希烈被征讨，倘若李希烈被平定了，祸患又将依次连及别人，那么，那些素积疑虑而久怀野心的人们，能不意志动摇吗！”他又说：“如今国家的气运重新兴盛起来，上天降下的祸患将要成为过去。就朱窃居京城，李怀光私占中都而言，在不到两年里，便相继使他们主帅伏诛，全军覆灭，这实在是邪恶之徒震动心魄的日子，是所有生灵改变面貌的时候。陛下的威严已经显示出来了，但陛下的恩惠还没有普及开来。陛下诚然应当对上顺应上天的眷顾，对下集合人们的愿望，播散体恤民心的恩惠来增益威严，乘着消灭贼寇的威严来施加恩惠。”他又说：“我所不敢担保其人一定会顺从朝廷的，只有李希烈一个人罢了。推测他私下的意图，不是不愿顺从朝廷；料想他暗中的考虑，也还不是不打算悔改前非。但是，他因考虑不周，肆意妄行，已经窃称帝号，即使他承受陛下保全宽宥他的恩典，但他却不能不自觉无颜生活在天地之间。即使他不肯顺从朝命，却已成了独夫民贼，对内则没有发兵起事的理由，对外则没有寻求援助的同伙，他的办法不过是对部下多加抚慰，苟且偷生，拖延时间，虽然心想任意横行，无奈形势必定使他难以办到。陛下只要敕令诸镇各自守卫本镇的疆界，他既然胆气已去，计谋算尽，就只是个等待收押的囚徒，不是遭受人祸，便会应着鬼报。古人所说不用接战而能使敌兵屈服，就是这个意思吧！”

丁卯，诏以“李怀光尝有功，宥其一男，使续其后，赐之田宅，归其首及尸使葬。加马燧兼侍中，浑检校司空；余将卒赏贲各有差。诸道与淮西连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轶，不须进讨。李希烈若降，当待以不死；自余将士百姓，一无所问。”

丁卯（初五），德宗颁诏说：“李怀光曾经立下功劳，现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使此子承续他，赐给此子田地住宅，将李怀光的头颅和尸身送回，让此子殡葬。加封马燧兼任侍中，加封浑为检校司空，其余将士的赏赐各分等级不同。与淮西疆界连接的各道，应该守卫本境疆土，只要不是他们突然袭击，就不必要进兵讨伐。假如李希烈投降，应该让他留条活命，其余将士与百姓，一概不予追究。

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还之，由是有隙。至是，刘从一有疾，上召延赏入相，晟表陈其过恶；上重违其意，以延赏为左仆射。

当初，李晟曾经带领神策军戍守成都，等到回去时，他便让营中的妓女高洪跟随着自己。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很生气，追上李晟，将高洪索回，由此二人有了嫌隙。及至此时，刘从一得了疾病，德宗传召张延赏出任宰相，李晟上表陈述张延赏的过失与缺点，德宗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愿，便任命张延赏为左仆射。

骆元光将杀徐庭光，谋于韩游曰：“庭光辱吾祖考，吾欲杀之，马公必怒，公能救其死乎！”游曰：“诺。”壬午，遇庭光于军门之外，揖而数其罪，命左右碎斩之。入见马燧，顿首请罪，燧大怒曰：“庭光已降，受朝廷官爵，公不告辄杀之，是无统帅也！”欲斩之。游曰：“元光杀裨将，公犹怒如此。公杀节度使，天子其谓何！”燧默然；浑亦为之请，乃舍之。

骆元光准备杀掉徐庭光，便与韩游计议说：“徐庭光侮辱我的祖先，我想杀他，马公必然大怒，你能救我一命吗？”韩游说：“好吧。”壬午（二十日），骆元光在军营大门外遇到徐庭光，拱手相见后，便数说他的罪过，命令随从人员零刀碎剐地杀死了他。骆元光入营见马燧，伏地叩头，请求治罪，马燧非常气愤地说：“徐庭光已经归降，接受了朝廷封拜的官爵，你不告诉我一声就将他杀死，这是目无统帅！”马燧准备斩杀骆元光，韩游说：“骆元光杀了一个副将，你尚且愤怒成这个样子。你杀了节度使，圣上将说你些什么！”马燧没有说话，浑也为骆元光求情，于是马燧舍弃了骆元光。

浑镇河中，尽得李怀光之众，朔方军自是分居、蒲矣。

浑镇守河中，得到了李怀光所有的部众，朔方军自此分别屯驻州与蒲州了。

卢龙节度使刘怦疾病，九月，己亥，诏以其子行军司马济权知节度事；怦寻薨。

卢龙节度使刘怦得了重病，九月，己亥（初七），德宗颁诏命令他的儿子行军司马刘济权且代理节度使事务。不久，刘怦去世。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罢为户部尚书；庚申，薨。

己未（二十七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从一被罢免为户部尚书。庚申（二十八日），刘从一去世。

冬，十月，癸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冬季，十月，癸卯（疑误），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十二月，甲戌，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

十二月，甲戌（十三日），户部奏，本年共有一百五十州入朝进贡。

于阗王曜上言：“兄胜让国于臣，今请复立胜子锐。”上以锐检校光禄卿，还其国。胜固辞曰：“曜久行国事，国人悦服。锐生长京华，不习其俗，不可往。”上嘉之，以锐为韶王谘议。

于阗王尉迟曜上奏说：“我哥哥尉迟胜将于阗国让给了我，现在请朝廷再册立尉迟胜的儿子尉迟锐。”德宗任命尉迟锐为检校光禄卿，让他返回于阗国。尉迟胜一再推辞说：“尉迟曜长时间办理国家事务，国中百姓心悦诚服。尉迟锐生长在京城，不熟悉于阗风俗，不能前往。”德宗嘉许尉迟胜，任命尉迟锐为韶王李暹的咨议。

二年（丙寅、786 ）

二年（丙寅，公元786 年）

春，正月，壬寅，以吏部侍朗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并同平章事。滋，子玄之孙也。

春季，正月，壬寅（十一日），德宗任命吏部侍郎刘滋为左散骑常侍，与给事中崔造、中书舍人齐映一并任同平章事。刘滋是刘子玄的孙子。

造少居上元，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自许，时人谓之“四夔”。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让事于造。造久在江外，疾钱谷诸使罔上之弊，奏罢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诸道租赋悉委观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诣京师。令宰相分判尚书六曹：齐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刘滋判吏部、礼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户部侍郎元判诸道盐铁、榷酒，吉中孚判度支两税。

崔造早年住在上元县，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结为朋友，自认为是帝王的辅佐，当时的人们将他们四人比作虞舜的四位贤臣，称为“四夔”。德宗因崔造在朝廷中敢于言事，所以不拘等次地任用了他，刘滋、齐映往往将事情推给崔造办理。崔造长期生活在长江以南，憎恨执掌钱谷诸使欺瞒上级的弊端，上奏罢除了水陆运使、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各道的赋税全委托观察使、刺史派遣官吏送至京城。德宗命令宰相分别兼管尚书省六曹：齐映兼管兵部，李勉兼管刑部，刘滋兼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兼管户部和工部。还让户部侍郎元兼管诸道盐铁和酒类专营，让吉中孚兼管度支两税。

李希烈将杜文朝寇襄州；二月，癸亥，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击擒之。

李希烈的将领杜文朝侵犯襄州。二月，癸亥（初三），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进击并擒获了他。

崔造与元善，故使判盐铁。韩奏论盐铁过失，甲戌，以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车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道成。

崔造与元友好，所以让他兼管盐铁。韩上奏议论盐铁事务中的过失。甲戌（十四日），德宗任命元为尚书右丞。陕州水陆运使李泌上奏说：“请准许由集津到三门，凿穿山石，开辟车道十八里，以便避开底柱天险。”就在本月内，车道告竣。

三月，李希烈别将寇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之。希烈兵势日蹙，会有疾，夏，四月，丙寅，大将陈仙奇使医陈山甫毒杀之；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甲申，以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三月，李希烈的别将侵犯郑州，义成节度使李澄击败了他。李希烈军的形势日益紧迫，恰好他生了病，夏季，四月，丙寅（初七），大将陈仙奇指使医生陈山甫将他毒死。陈仙奇于是派兵将李希烈的兄弟、妻子、儿女全部诛杀，率众前来投降。甲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关中粮食库存已经用光，禁军中有人摘下头巾，在道上大喊：“把我拘束在军中，但不给粮食，我简直成罪人了！”德宗甚为忧虑，适逢韩将三万斛米运到陕州。李泌当即奏报朝廷。德宗大喜，匆忙来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运到陕州，我父子能够活下去了！”当时，宫廷中不造酒，德宗让人上街取酒回来作乐。德宗又派遣中使告诉神策六军，军中将士都高呼万岁。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当时，由于连年饥荒，将士、百姓全都又瘦又黑。至此，麦子开始成熟，街市中有了醉酒之人，当时认为这是嘉兆瑞象。人们骤然吃得很饱，因此而致死的人又有五分之一。过了几个月，人们皮肤的颜色才恢复原状。

以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德宗任命横海军使程日华为节度使。

秋，七月，淮西兵民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少诚素狡险，为李希烈所宠任，故为之报仇。己酉，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以少诚为留后。

秋季，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死陈仙奇，自任留后。吴少诚素来狡猾阴险，被李希烈所眷宠信任，所以吴少诚为他报仇。己酉（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虔王李谅为申、光、随、蔡节度大使，任命吴少诚为留后。

以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陈许荒乱之馀，户口流散。曲环以勤俭率下，政令宽简，赋役平均，数年之间，流亡复业，兵食皆足。

德宗任命陇右行营节度使曲环为陈许节度使。在兵荒马乱之后，陈许地区户口流亡散失。曲环以勤俭的作风约束部下，行政措施与法令都很宽和简明，赋税劳役平均，在几年时间里，流离亡散的人们又重操旧业，兵马与粮食都充足起来。

八月，癸未，义成节度使李澄薨，其子士宁谋总军务，秘不发丧。

八月，癸未（二十七日），义成节度使李澄去世，他的儿子李克宁图谋总揽军中事务，隐秘死讯，暂不公告于众。

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寇泾、陇、、宁，掠人畜，芟禾稼，西鄙骚然，州县各城守。诏浑将万人，骆元光将八千人屯咸阳以备之。

丙戌（三十日），吐蕃尚结赞大规模地侵犯泾州、陇州、州、宁州，掳掠人口与牲畜，收割庄稼，西部边境骚动不安，州县各自据城防守。德宗颁诏命令浑带领一万人，骆元光带领八千人在咸阳驻扎，以防御吐蕃。

初，上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于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后，山东戍卒还者什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骑，其后益为六军。乃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当初，德宗与李泌计议恢复府兵，李泌因而为德宗依次叙述自西魏以来府兵兴起与废弃的原由，还说：“在平时，府兵都安心耕种田地，每府设置折冲府统领府兵，折冲府利用农闲时节教给府兵演练战阵。当国家有事，需要征调府兵时，便将调动兵马的符节下达府兵所在的州与府，经过参验，发出府兵。府兵来到指定地点，经过将帅的审查和检阅，凡有教练演习不合标准的，要制裁府兵所在的折冲府长官，严重不合标准的，制裁还要牵连到该州刺史。罢兵以后，赐给勋官名号，颁发奖赏，由罢兵处各取方便路径，回到本地。凡是应征的人，时间短的，不超过三个月，时间长的，不超过一年。高宗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便经营吐蕃，由此才有长期屯戍的兵役。武后在位以来，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了，府兵逐渐没落，被人们看得轻贱了，百姓以当府兵为耻辱，以至于有为了逃避兵役而烫伤手足的。再者，牛仙客因积聚财货而得以出任宰相，边疆的将领都学着他的样子去做。山东戍边的士兵常常随身带着丝帛，边地的将领诱骗他们把丝帛寄存到仓库中，白天让他们服苦役，晚上将他们拘囚在地牢中，希望他们死亡以没收他们的财物。所以，自从天宝年间以后山东戍守边境的士兵能够回来的人十个没有二三，那残酷暴虐的程度就是这样。然而，当时还不曾有外部的叛变和内部的侮乱以及谋杀镇帅、自专旌节的人，这诚然是因为眷恋田地家园，惟恐连累本宗本族的原故啊。自从开元末年以来，张说开始募集长期征戍的士兵，把他们称作骑，后来将骑增加到六军。到了李林甫出任宰相进，他奏请各军都由募集来的人员组建。士兵们已经不再是本地人在本地当兵，又没有宗族，他们不再自重自异惜，宁可为财利而死，于是灾祸变乱发生了，至今还作梗不止。假使府兵制度永远存在而未被废弃，哪里会有纲纪废弛，上下失序的祸患呢！陛下打算恢复府兵，这乃是国家的福气，太平盛世指日可待了。”德宗说：“等到将河中平定后，朕自当与你计议此事。”

九月，丁亥，诏十六卫各置上将军，以宠功臣；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殿前射生左、右厢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

九月，丁亥（初一），德宗颁诏命令十六卫各自设置上将军，以表示对功臣的恩宠。将神策左、右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将殿前射生左、右厢改为殿前左、右射生军，各自设置大将军两人、将军两人。

庚寅，李克宁始发父澄之丧，杀行军司马马铉，墨出视事，增兵城门。刘玄佐出师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谕切至，克宁乃不敢袭位。丁酉，以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克宁悉取府库之财夜出，军士从而剽之，比明殆尽。淄青兵数千自行营归，过滑州，将佐皆曰：“李纳虽外奉朝命，内蓄兼并之志，请馆其兵于城外。”贾耽曰：“奈何与人邻道而野处其将士乎！”命馆于城中。耽时引百骑猎于纳境，纳闻之，大喜，服其度量，不敢犯也。

庚寅（初四），李克宁开始将父亲李澄的死讯公布于众。他杀掉行军司马马铉，穿着黑色的麻布丧服出来办理事务，在各城门都增加了兵员。刘玄佐派出军队，在州境上屯扎，以便遏制李克宁，同时让人极为严厉地告诫他，李克宁这才没敢承袭节度使的职位。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贾耽为义成节度使。李克宁将库存的资财悉数取出，连夜出走，将士们跟在后面抢劫财物，到天亮时，将他要带走的资物几乎抢劫完了。淄青兵数千人从行营回来，经过滑州，贾耽的将佐们都说：“虽然李纳表面上遵奉朝廷的命令，骨子里却包藏着吞并土地的意图，请将他的人马安排在城外。”贾耽说：“我们与人家州道相邻，怎么能够让人家的将士住在野外呢！”他让淄青兵住在城中。贾耽时常带领一百人骑马到李纳的境内打猎，李纳听说后，大为喜欢。他佩服贾耽的襟怀，不敢侵犯义成。

吐蕃游骑及好；乙巳，京城戒严，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民间传言上复欲出幸以避吐蕃，齐映见上言曰：“外间皆言陛下已理装，具糗粮，人情凶惧。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与臣等熟计之！”因伏地流涕，上亦为之动容。

吐蕃游动作战的骑兵已经到达好。乙巳（十九日），京城采取了严密的防备措施，还派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在咸阳屯驻。民间传说皇上准备再次出走，以便躲避吐蕃。齐映进见德宗说：“外面都说陛下已经整顿行装，备办干粮，人们的情绪既震惊，又恐惧。一般说来，巨大的福气是不会再出现的，怎么陛下就不肯与我等详细计议一下呢！”他说着便跪伏于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被他感动得改变了脸色。

李晟遣其将王将骁勇三千伏于城，戒之曰：“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用其言，尚结赞败走。军士不识尚结赞，仅而获免。

李晟派遣他的将领王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三千人在城埋伏下来，告诫他说：“吐蕃军经过城下时，不要向他们的先头部队发起进击。因为尽管他们被打败了，但他们整个部队开来后，你还是难以抵挡的。不如等他们的先头部队开过去后，当看到军中竖着五方旗，将士穿着虎豹衣时，这便是他们的中军了，这时你出其不意地进击他们，一定能够大获全胜。”王采用了李晟所讲的打法，尚结赞战败逃走。将士们不认识尚结赞，所以他才得以幸免。

尚结赞谓其徒曰：“唐之良将，李晟、马燧、浑而已，当以计去之。”入凤翔境内，无所俘掠，以兵二万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犒我！”经宿，乃引退。

尚结赞对他的徒众说：“唐朝的良将，只有李晟、马燧、浑三人罢了，我们应当用计策去掉他们。”他进入凤翔境内，并不掳掠，带着士兵两万人一直开到凤翔城下说：“李令公叫我们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出来犒劳我们！”过了一夜，尚结赞才领着人马退去。

冬，十月，癸亥，李晟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将步骑五千袭吐蕃摧砂堡；壬申，遇吐蕃众二万，与战，破之，乘胜逐北，至堡下，攻拔之，斩其将扈屈律悉蒙，焚其蓄积而还。尚结赞引兵自宁、庆北去，癸酉，军于合水之北；宁节度使韩游遣其将史履程夜袭其营，杀数百人。吐蕃追之，游陈于平川，潜使人鼓于西山；虏惊，弃所掠而去。

冬季，十月，癸亥（初七），李晟派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袭击吐蕃的摧砂堡。壬申（十六日），野诗良辅与王军遇到吐蕃军二万人，与他们交战，打败了他们，于是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摧砂堡下，并攻克了摧砂堡，斩杀了堡中守将扈屈律悉蒙，烧掉了堡中的储备，才收兵回去。尚结赞领兵由宁州、庆州向北而去，癸酉（十七日），在合水北岸驻扎下来。宁节度使韩游派遣他的将领史履程在夜间袭击吐蕃的营地，杀了数百人。吐蕃追击史履程，韩游在平川结下阵列，暗中让人在西山擂起鼓来，吐蕃军大惊，丢掉了虏掠的物品，便离去了。

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十一月，甲午（初八），德宗册立淑妃王氏为皇后。

乙未，韩入朝。

乙未（初九），韩进京朝见。

丁酉，皇后崩。

丁酉（十一日），皇后去世。

辛丑，吐蕃寇盐州，谓刺史杜彦光曰：“我欲得城，听尔率人去。”彦光悉众奔州，吐蕃入据之。

辛丑（十五日），吐蕃侵犯盐州，对盐州刺史杜彦光说：“我们只打算得到盐州城，听凭你带着人们离开。”杜彦光带领全部人众逃奔州，吐蕃军占领了盐州。

刘玄佐在汴，习邻道故事，久未入朝。韩过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属吏礼谒之。相约为兄弟，请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见之。酒半，曰：“弟何进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办耳！”曰：“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帅诸妇女往填宫也！”母悲泣不自胜。乃遗玄佐钱二十万缗，备行装。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赏劳，一军为之倾动。玄佐惊服，既而遣人密听之，问孔目吏，“今日所费几何？”诘责甚细。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俱入朝。

刘玄佐在汴州，习惯了邻道不尊朝廷的先例，很长时间没有入京朝见。韩经过汴州，刘玄佐器重他的才能与声望，以属吏的礼节谒见韩。韩与刘玄佐相互约定结成兄弟，他请求拜望刘玄佐的母亲，刘玄佐的母亲很高兴，备办了酒席会见他。在酒至半酣时，韩说：“兄弟什么时候入京朝见呀？”刘玄佐说：“我早就打算入京朝见了，只是物力还不具备罢了。”韩说：“我那里的物力够你用的，兄弟应该及早入京朝见。伯母年事已高，不能让她再带着家中的各位女眷去做没入后宫的执役人啊。”刘玄佐的母亲禁不住悲哀地哭泣起来。于是，韩赠给刘玄佐钱二十万缗，让他置办行装。韩在汴州停留了三天，拿出大量的钱帛奖赏和犒劳将士，全军将士都被他打动了，刘玄佐更是既惊叹，又佩服。不久，刘玄佐派人暗中探听韩的情况，听到韩问孔目官说：“今天的费用有多少？”对孔目官的查问和督责都非常详细。刘玄佐笑着说：“我明白他的用意啦！”壬寅（十六日），刘玄佐与陈许节度使曲环一起入京朝见。

崔造改钱谷法，事多不集。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元失职，造忧惧成疾，不视事。既而江、淮运米大至，上嘉韩之功，十二月，丁巳，以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造所条奏皆改之。

崔造更改钱谷的管理办法，所做的事情多数没有成功。各使的职务，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朝廷内外都习惯于这种做法。在元被解除了兼管盐铁的职务后，崔造因忧虑和恐惧而病，不能任职治事。不久，江淮的粮食大批运到，德宗嘉许韩的功劳，十二月，丁巳（初二），让韩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把崔造所条列奏上的办法完全改变了。

吐蕃又寇夏州，亦令刺史托跋乾晖帅众去，遂据其城。又寇银州，州素无城，吏民皆溃；吐蕃亦弃之，又陷麟州。

吐蕃又侵犯夏州，也是让夏州刺史托跋乾晖带领众人离去，于是占领了夏州城。吐蕃又侵犯银州，银州素来没有城墙，官吏和百姓都逃散了。吐蕃也丢下了银州，又攻陷麟州。

韩屡短元于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贬雷州司户。以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韩屡次向德宗指责元的短处，庚申（初五），崔造被罢黜为右庶子，元被贬为雷州司户，德宗任命吏部侍郎班宏为户部侍郎、度支副使。

韩游奏请发兵攻盐州，吐蕃救之，则使河东袭其背。丙寅，诏骆元光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将步骑万二千人会宁军，趣盐州，又命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

韩游上奏请求派出兵马攻打盐州，如果吐蕃前去援救盐州，便让河东军从背后袭击他们。丙寅（十一日），德宗颁诏命令骆元光以及陈许兵马使韩全义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二千人，会合宁军，奔赴盐州，同时命令马燧率河东军进击吐蕃。马燧来到石州后，河曲六胡州全部投降，将该处各部落迁徙到云州、朔州一带。

工部侍郎张，李晟之婿也。晟在凤翔，以女嫁幕客崔枢，礼重枢过于；怒，遂附于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尝为晟行军司马，失晟意，亦附延赏；上亦忌晟功名。会吐蕃有离间之言，延赏等腾谤于朝，无所不至。晟闻之，昼夜泣，目为之肿，悉遣子弟诣长安，表请削发为僧，上慰谕，不许。辛未，入朝，见上，自陈足疾，恳辞方镇，上不许。韩素与晟善，上命与刘玄佐谕旨于晟，使与延赏释怨。晟奉诏，等引延赏诣晟第谢，结为兄弟，因宴饮尽欢；又宴于、玄佐之第，亦如之。因使晟表荐延赏为相。

工部侍郎张是李晟的女婿。李晟在凤翔时，把女儿嫁给幕府听宾客崔枢，对崔枢的礼遇和器重超过了张。张恼怒，于是依附了张延赏。给事中郑云逵曾经担任李晟的行军司马，失去李晟的欢心，也依附了张延赏。德宗对李晟的功劳与声名也心怀顾忌。适逢吐蕃人散布离间的流言，张延赏等人便在朝廷中腾起谤言，对李晟的攻击无所不至。李晟听说后，日夜哭泣，眼睛都哭肿了。他打发子弟全都前往长安，上表请求削发当和尚，德宗劝慰了一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辛未（十六日），李晟进京朝见，见到德宗，说自己得了脚病，恳切地要求辞去节度使职务，德宗又没有答应。韩素来与李晟友好，德宗命令韩与刘玄佐向李晟传达圣旨，让他与张延赏消除嫌怨，李晟接受了诏旨。韩等人带着张延赏到李晟的府第中来陪罪，二人结成兄弟，因而设宴饮酒，以尽欢言。他们又在韩、刘玄佐的宅第中宴饮，情况也和在李晟家中宴饮一样。于是韩让李晟上表荐举张延赏出任宰相。

三年（丁卯、787 ）

三年（丁卯，公元787 年）

春，正月，任寅，以左仆射张延赏同平章事。李晟为其子请婚于延赏，延赏不许；晟谓人曰：“武夫性快，释怨于杯酒间，则不复贮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故，吾得无惧哉！”

春季，正月，壬寅（十七日），德宗任命左仆射张延赏为同平章事。李晟为他的儿子向张延赏求婚，张延赏没有答应。李晟对人说：“武人性情爽快，在杯酒之间消除了嫌怨，便不再把嫌怨存在心中了，不象文人那样难于冒犯，虽然表面上和解了，内心里包藏的怨恨却仍然如故。我能不心怀畏惧吗？”

初，李希烈据淮西，选骑兵尤精者为左。右门枪、奉国四将，步兵尤精者为左、右克平十将。淮西少马，精兵皆乘骡，谓之骡军。

当初，李希烈占据着淮西时，他选拔特别精锐的骑兵担任左右门枪、奉国四将，选拔特别精锐的步兵担任左右克平十将。淮西缺少马匹，精兵全骑骡子，人们把他们称作骡军。

陈仙奇举淮西降，才数月，诏发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马使苏浦悉将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会仙奇为吴少诚所杀，少诚密遣人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使引兵归；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骑四千自州叛归，浑使其将白娑勒追之，反为所败。

陈仙骑率淮西归降才过了几个月，有诏征调他的人马到京城西边防御吐蕃，陈仙奇派遣都知兵马使苏浦带领着淮西的全部精锐兵马五千人前往。适逢陈仙奇被吴少诚杀害，吴少诚暗中派人征召门枪兵马使吴法超等人领兵回来，苏浦对发生的事情还不知道。吴法超等人带领步兵、骑兵四千人由州发起叛乱，返回淮西，浑让他的将领白娑勒追赶吴法超，反而被吴法超打败。

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陕虢观察使李泌发兵防遏，勿令济河。泌遣押牙唐英岸将兵趣灵宝，淮西兵已陈于河南矣。泌乃命灵宝给其食，淮西兵亦不敢剽掠。明日，宿陕西七里。泌不给其食，遣将将选士四百人分为二队，伏于太原仓之隘道，令之曰：“贼十队过，东伏则大呼击之，西伏亦大呼应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让以半道，随而击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蹑贼后，闻呼亦应而追之。又遣唐英岸将千五百人夜出南门，陈于涧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两伏发，贼众惊乱，且战且走，死者四之一；进遇唐英岸，邀而击之，贼众大败，擒其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泌以贼必分兵自山路南遁，又遣都将燕子楚将兵四百自炭窦谷趣长水。贼二日不食，屡战皆败，英岸追至永宁东，贼皆溃入山谷。吴法超果帅其众太半趣长水，燕子楚击之，斩法超，杀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陕兵少，发神策军步骑五千往助泌，至赤水，闻贼已破而还。上命刘玄佐乘驿归汴，以诏书缘道诱之，得百三十馀人，至汴州，尽杀之。其溃兵在道，复为村民所杀，得至蔡者才四十七人。吴少诚以其少，悉斩之以闻；且遣使以币谢李泌，为其诛叛卒也。沁执张崇献等六十馀人送京师，诏悉腰斩于州军门，以令防秋之众。

丙午（二十一日），德宗急忙派遣中使敕令陕虢观察使李泌派兵阻止吴法超，不让他渡过黄河。李泌派遣押牙唐英岸领兵奔赴灵宝，这时淮西兵已经在黄河南岸结成阵列了。于是李泌命令灵宝供给他们食物，淮西兵也就不敢到处抢劫。第二天，淮西军在陕州城西七里处宿营，李泌不再向他们供给食品，而派遣将领率领精选出来的士兵四百人，分成两队，在太原仓的狭窄通道上埋伏起来，并命令他说：“待淮西军过去十队后，东边的伏兵大声呼喊着进击淮西军，西边的伏兵也大声呼喊着响应东边的伏兵。不要拦遮道路，不要让他们停止不前，要经常让出半边道路，尾随着打击他们。”李泌又派遣虞候集合附近村落中的年轻人，各自拿着弓箭、兵器和瓦砾、石块等跟踪在贼兵的后面，听到呼喊声后，也要大声响应着追击他们。李泌又派遣唐英岸带领一千五百人在夜间开出南门，在涧北结下阵列。第二天的四更时分，淮西兵起身行进，进入狭窄的通道，两边伏兵齐发，淮西兵惊惶散乱，边战边逃，死去的人有四分之一。接着，他们遇到唐英岸的拦截阻击，淮西兵大败，唐英岸擒获了淮西军的骡军兵马使张崇献。李泌因淮西军肯定要分兵从山路向南而逃，又派遣都将燕子楚领兵四百人由炭窦谷奔赴长水县。淮西军两天没有吃饭，屡战屡败。唐英岸追击到永宁东面时，淮西军全部溃退到山谷中去了。吴法超果然率领他一多半人马逃往长水，燕子楚进击淮西军，斩杀吴法超，杀掉他的士兵三分之二。德宗因陕州兵马太少，派出神策军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援助李泌，来到赤水时，听说淮西军已经被打败，便返回去了。德宗命令刘玄佐乘着驿车返回汴州，沿途以诏书劝诱淮西兵，收得一百三十余人，到汴州后，便将他们全部杀掉。淮西军溃散在途中的士兵，又被村落百姓杀死，得以回到蔡州的只有四十七人。吴少诚因逃回的人数太少，便将他们全部斩杀，上报朝廷闻知，并且派遣使者送去礼物，感谢李泌，说这是由于李泌诛杀叛乱士卒的原故。李泌捉住张崇献等六十余人，将他们送往京城，德宗颁诏命令在州军营门前将他们全部腰斩，借以号令防御吐蕃的将士们。

初，云南王罗凤陷州，获西泸令郑回。回，相州人，通经术，罗凤爱重之。其子凤迦异及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师事之，每授学，回得挞之。及异牟寻为王，以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者，蛮相也，凡有六人，而国事专决于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谨，有过，则回挞之。

当初，云南王罗凤攻陷州时，捉获了西泸县令郑回。郑回是相州人，通晓经学，罗凤对他又赏识，又器重。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和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凑都以事奉老师的礼节对待他，每当教授学识时，郑回可以鞭打学生。及至异牟寻即位为王时，任命郑回为清平官。清平官这一职位，便是南诏的国相，当时设置的清平官共有六人，但国家大事只由郑回一人决断。其余五人事奉郑回甚为谦卑谨慎，如果他们犯了过错，郑回便抽打他们。

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回因说异牟寻复自归于唐曰：“中国尚礼义，有惠泽，无赋役。”异牟寻以为然，而无路自致，凡十馀年。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云南拥有人众几十万，每当吐蕃侵犯内地时，经常以云南为先锋，对他们征收赋税相当繁重，还强占云南的险要之地，建立城邑堡垒，每年都要征发兵员帮助吐蕃防守，云南受尽了苦头。于是郑回劝说异牟寻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他说：“大唐崇尚礼义，对我们只会施以恩惠，不会征发赋税劳役。”异牟寻认为所言有理，但是没有门路向朝廷自行传送诚意，共有十余年之久。及至西川节度使韦皋来到镇所后，他招徕并抚慰西川边境上的各蛮族人，异牟寻暗中派人随着各蛮族人请求归附朝廷。韦皋上奏说：“如今吐蕃背弃盟好，残暴地扰乱盐州、夏州，自当顺乎云南和八国生羌归向王化的愿望，招徕他们，以分化吐蕃的同党，削弱吐蕃的势力。”德宗命令韦皋先以边境将领的名义发布文书开导各蛮族人，暗中观察事态发展的动向。

张延赏与齐映有隙，映在诸相中颇称敢言，上浸不悦；延赏言映非宰相器。壬子，映贬州刺史。刘滋罢为左散骑常侍，以兵部侍朗柳浑同平章事。

张延赏与齐映结有嫌隙，齐映在各位宰相中号称颇敢直言，德宗渐渐地不喜欢他了，张延赏上言齐映不具有宰相的才具。壬子（二十七日），齐映被贬为州刺史，刘滋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德宗任命兵部侍郎柳浑为同平章事。

韩性苛暴，方为上所任，言无不从；他相充位而已，百吏救过不赡。浑虽为所引荐，正色让之曰：“先相公以褊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于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岂人臣所宜！”愧，为之少霁威严。

韩性情严苛暴躁，他正被德宗重用，他所说的，德宗无不听从，其他宰相只不过是在相位上充数罢了，而朝中百官总是有弥补不完的过错。虽然柳浑是被韩推荐上来的，但他还是严肃地责备韩说：“先相公因气量狭窄，苛察细事，出任宰相不满一年便被罢免，如今你更是变本加厉了。你怎么能够在听政之地拷打官吏，以至出了人命呢！妄自尊大，滥用权势，这哪里是人臣所应做的事情呢！”韩惭愧了，因此将威严稍微收敛了一些。

二月，壬戌，以检校左庶子崔浣弃入吐蕃使。

二月，壬戌（初七），德宗让检校左庶子崔充任入吐蕃使。

戊寅，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薨。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随其长，无不得人。尝有故人子谒之，考其能，一无所长，与之宴，竟席，未尝左右视及与并坐交言。后数日，署为随军，使监库门。其人终日危坐，吏卒无敢妄出入者。

戊寅（二十三日），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充江淮转运使韩去世。韩长期在浙江东西道任职，他所任用的下属官吏，都是分别按照他们的长处来先拔委任，没有任人不当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朋友的儿子来谒见韩，经过考察他的能力，发现没有长处。韩与他一同赴宴，直至宴席终了，他都不曾向周围看上一眼，也不曾与坐在一起的人交谈。几天以后，韩委任他为随军，让他看管库房门。这人整天端坐在那儿，官吏、士卒没有敢妄自出入的。

分浙江东、西道为三：浙西，治润州；浙东，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观察使以领之。

韩廷将浙江东西道划分成三部分：浙西以润州为治所，浙东以越州为治所，宣、歙、池以宣州为治所，三处分别设置观察使，以便统领其地。

上以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曰：“志贞，人，不可复用。”会浑疾，不视事；辛巳，诏下，用之。浑疾间，遂乞骸骨；不许。

德宗任命果州刺史白志贞为浙西观察使，柳浑说：“白志贞是个奸佞之人，不应该再加任用。”恰逢柳浑得了疾病，不能处理事务，辛巳（二十六日），诏书发下，任用白志贞。柳浑的疾情好转手，请求退职，德宗没有答应。

甲申，葬昭德皇后于靖陵。

甲申（二十九日），将昭德皇后安葬在靖陵。

三月，丁酉，以左庶子李充入吐蕃使。

三月，丁酉（十三日），德宗让左庶子李充任入吐蕃使。

初，吐蕃尚结赞得盐、夏州，各留千馀人戍之，退屯鸣沙；自冬入春，羊马多死，粮运不继，又闻李晟克摧沙，马燧、浑等各举兵临之，大惧，屡遣使求和，上未之许。乃遣使卑辞厚礼求和于马燧，且请修清水之盟而归侵地，使者相继于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复济河，为之请于朝。

当初，吐蕃尚结赞在得到盐州、夏州后，各自留下一千余人戍守其地，自己退至鸣沙县屯驻。由冬天转入春天后，羊马多数死去，粮食运输供给不上，又听说李晟攻克摧沙堡，马燧、浑等人各自起兵亲临鸣沙，尚结赞大为恐惧屡次派遣使者请求和好，德宗没有答应他。于是尚结赞派遣使者以谦卑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而且请求遵守清水会盟的约定，归还他们所侵夺的土地，派出的使者在道路上前后相继。马燧相信了尚结赞的说法，留在石州屯扎，不再渡过黄河，还替尚结赞向朝廷请求。

李晟曰：“戎狄无信，不如击之。”韩游曰：“吐蕃弱则求盟，强则入寇，今深入塞内而求盟，此必诈也！”韩曰：“今两河无虞，若城原、鄯、洮、谓四州，使李晟，刘玄佐之徒将十万众戍之，河、湟二士馀州可复也。其资粮之费，臣请主办。”上由是不听燧计，趣使进兵。燧请与吐蕃使论颊势俱入朝论之，会薨，燧、延赏皆与晟有隙，欲反其谋，争言和亲便。上亦恨回纥，欲与吐蕃和，共击之，得二人言，正会己意，计遂定。

李晟说：“吐蕃不讲信用，不如向他们发起进攻。”韩游说：“吐蕃削弱的时候才请求会盟，强盛的时候便侵犯内地。现在，吐蕃深入到边界之内，反而请求盟会，这一定是在骗人！”韩说：“如今两河一带没有祸患，假如在原州、鄯州、洮州、渭州四处筑城，让李晟、刘玄佐之些人带领十万人马戍守在那里，河湟地区的二十多个州是可以收复的。他们所需物资粮食的费用，请让我来主持办理。”因此，德宗没有听从马燧的意见，还敦促他进军。马燧请求与吐蕃使者论颊热一同入朝辩论和亲之事，适逢韩去世，马燧、张延赏都与李晟有嫌隙，打算反对李晟的谋略，便争着称道和亲有利。德宗也因心恨回纥，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共同进击回纥，听到马、张二人的主张，正符合自己的意愿，于是便拿定了主意。

延赏数言“晟不宜久典兵，请以郑云逵代之。”上曰：“当令自择代者。”乃谓晟曰：“朕以百姓之故，与吐蕃和亲决矣。大臣既与吐蕃有怨，不可复之凤翔，宜留朝廷，朝夕辅朕；自择一人可代凤翔者。”晟荐都虞候刑君牙。君牙，乐寿人也。丙午，以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加晟太尉、中书令，勋、封如故；余悉罢之。

张延赏屡次说：“李晟不适合长期执掌军事，请让郑云逵代替他。”德宗说：“应该让他自己选择替代他的人选。”于是德宗对李晟说：“为了百姓的原故，朕已经决定与吐蕃和亲了。既然你与吐蕃结有怨仇，所以不能再到凤翔去了，最好是留在朝廷，时时辅佐朕。你自己选择一个可以替代你出任凤翔的人选吧。”李晟推荐都虞候邢君牙。邢君牙是乐寿人。丙午（二十二日），德宗任命邢君牙为凤翔尹兼团练使。丁未（二十三日），加封李晟为太尉、中书令，他的勋位、爵号仍然一如往昔，对封拜给他的其余官职，则一概罢除了。

晟在凤翔，尝谓僚佐曰：“魏徵好直谏，余窃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为，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司马失言。晟任兼将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为臣！”叔度惭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顾问，极言无隐；性沈密，未尝泄于人。

李晟出任凤翔时，曾对属下官吏说：“魏徵喜欢直言谏诤，我私下里很卯慕他。”行军司马李叔度说：“谏诤是读书人的作为，不是勋业、德望素著的人所应该做的。”李晟面色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司马这话可说错了。我兼有将领与宰相的职任，如果知道朝廷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但不肯讲出来，那怎样去做一个人臣呢！”李叔度惭愧地退去。及至李晟供职朝廷时，只要德宗向他征询意见，他总是极为坦率地陈说，无所隐瞒，但他生性沉着慎密，从来不曾向别人泄露。

辛亥，马燧入朝。燧既来，诸军皆闭壁不战，尚结赞遽自鸣沙引归，其众乏马，多徒行者。

辛亥（二十七日），马燧入京朝见。马燧来到朝廷以后，各军都关闭营门，不再出战。尚结赞急忙从鸣沙带领军队退回，他的军队缺少马匹，有许多人只好徒步而行。

崔浣见尚结赞，责以负约。尚结赞曰：“吐蕃破朱，未获赏，是以来，而诸州各城守，无由自达。盐、夏守将以城授我而遁，非我取之也。今明公来，欲践修旧好，固吐蕃之愿也。今吐蕃将相以下来者二十一人，浑侍中尝与之共事，知其忠信。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皆信厚闻于异域，请使之主盟。”

崔浣见到尚结赞，责备他背弃盟约。尚结赞说：“吐蕃打败朱，没有得到赏赐，所以便前来了，然而诸州各自据城防守，还是无法传达我们的要求。盐州、夏州的守城将领把城池交给我们以后便逃走了，这可不是我们攻取下来的。现在您来了，打算履行前言，重新恢复原来的盟好，这正是吐蕃的愿望啊。如今吐蕃将相以下官员前来的有二十一人，浑侍中曾经与他们一起讨伐朱，知道他们是讲究忠信的。灵州节度使杜希全、泾原节度使李观信义用事，厚道待人，都闻名于异国，请让他们主持会盟吧。”

夏，四月，丙寅，浣至长安。辛未，以浣为鸿胪卿，复使入吐蕃语尚结赞曰：“希全守灵，不可出境，李观已改官，今遣浑盟于清水。”且令先归盐、夏二州。五月，甲申，浑自咸阳入朝，以为清水会盟使。戊子，以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将二万余人赴明所。

夏季，四月，丙寅（十二日），崔浣来到长安。辛未（十七日），德宗任命崔浣为鸿胪卿，让他再次前往吐蕃对尚结赞说：“杜希全防守灵州，不能够离开本州疆境，李观已经改任官职。现在派遣浑到清水会盟。”并且让吐蕃先归还盐州、夏州两地。五月，甲申（初一），浑从咸阳入京朝见，德宗任命他为清水会盟使。戊子（初五），德宗任命兵部尚书崔汉衡为清水会盟副使，司封员外郎郑叔矩为判官，特进宋奉朝为都监。己丑（初六），浑带领二万余人前往会盟地点。

乙巳，尚结赞遣其属论泣赞为言：“清水非吉地，请盟于原州之土梨树；既盟而归盐、夏二州。”上皆许之。神策将马有麟奏：“土梨树多阻险，恐吐蕃设伏兵，不如平凉川坦夷。”时论泣赞已还，丁未，遣使追告之。

乙巳（二十二日），尚结赞派遣他的下属论泣赞前来说：“清水不是吉祥的地方，请在原州的土梨树会盟。会盟以后，便归还盐、夏二州。”德宗一概答应下来。神策军将领马有麟上奏说：“土梨树多半是险阻之地，恐怕吐蕃会设下埋伏的兵马，不如在平凉川会盟，那里地势平坦。”当时，论泣赞已经回去，丁未（二十四日），德宗派遣使者追赶论泣赞，告诉他这一决定。

申蔡留后吴少诚，缮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郑常、大将杨冀谋逐之，诈为手诏赐诸将申州刺史张伯元等；事泄，少诚杀常、冀、伯元。大将宋、曹济奔长安。

申蔡留后吴少诚整治兵器，修葺城邑，准备抗拒朝廷的命令。判官郑常大将杨冀打算驱逐他，便假造德宗的手诏，赐给申州刺史张伯元等诸将领。事情泄露后，吴少诚将郑常、杨冀、张伯元杀掉，大将宋、曹济逃奔长安。

闰月，己未，韦皋复与东蛮和义王苴那时书，使伺导达云南。

闰五月，己未（初七），韦皋再次写信给东蛮和义王苴那时，让他探听云南的情况，引导云南归附。

庚申，大省州、县官员，收其禄以给战士，张延赏之谋也。时新除官千五百人，而当减者千余人，怨嗟盈路。

庚申（初八），朝廷大规模地削减州县官员，收回他们的薪俸，以便维持战士的供给。这是张延赏谋划的。当时，新任命的官员有一千五百人，而应当裁减有一千多人，人们怨声载道。

初，韩荐刘玄佐可使将兵复河、湟，上以问玄佐，玄佐亦赞成之。薨，玄佐奏言：“吐蕃方强，未可与争。”上遣中使劳问玄佐，玄佐卧而受命。张延赏知玄佐不可用，奏以河、湟事委李抱真；抱真亦固辞。皆由延赏罢李晟兵柄，故武臣皆愤怒解体，不肯为用故也。

当初，韩推荐刘玄佐，认为可以让他领兵收复河湟地区，德宗以此征求刘玄佐的意见，刘玄佐也表示赞成。韩去世后，刘玄佐上奏说：“吐蕃正强盛，不能与他们争锋。”德宗派遣中使慰劳刘玄佐，刘玄佐却躺在床上接受诏旨。张延赏知道刘玄佐难以任用，便上奏将河湟事宜交托李抱真，李抱真也坚决推辞。这完全是由于张延赏免除了李晟兵权，而使武将都愤怨不平，心灰意冷，不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原故。

上以襄、邓扼淮西冲要，癸亥，以荆南节度使曹王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襄、邓、复、郢、安、随、唐七州隶之。

由于襄州和邓州扼制着淮西的交通要道，癸亥（十一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曹王李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将襄、邓、复、郢、安、随、唐共七州归属他管辖。

浑之发长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切戒以推诚待虏，勿自为猜贰以阻虏情。

浑从长安出发时，李晟深切地告诫他在会盟地点的防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对德宗说：“李晟不希望会盟交好获得成功，所以他才告诫浑严加防备。我们有了怀疑吐蕃的形迹，吐蕃就也要怀疑我们了，会盟还怎么能够成功呢！”于是德宗传召浑，极力告诫他对待吐蕃要有诚意，不要自怀疑忌而拒绝了吐蕃的真情。

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表称诏示之曰：“李太尉谓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浑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闻之，泣谓所亲曰：“吾生长西陲，备谙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

浑上奏，吐蕃决定在辛未（十九日）这一天会盟。张延赏招集百官，把浑的表章拿给大家看，他说：“李太尉认为与吐蕃和好必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浑侍中的表章，会盟的日期已经确定了。”李晟听说此事后，哭泣着对亲近的人说：“我生长在西部边疆，完全熟悉吐蕃的情况，我上奏论说此事的本意，只是不愿意让朝廷遭受吐蕃的侮辱罢了！”

上始命骆元光屯潘原，韩游屯洛口，以为援。元光谓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从知之！请与公俱。”以诏指固止之。元光不从，与连营相次，距盟所三十馀里。元光壕栅深固，壕栅皆可逾也。元光伏兵于营西，韩游亦遣五百骑伏于其侧，曰：“若有变，则汝曹西趣柏泉以分其势。”

一开始，德宗命令骆元光驻扎在潘原，韩游驻扎在洛口，以此来应援浑。骆元光对浑说：“潘原距离会盟地点将近七十里，倘若你发生了紧急情况，我哪里能够得到你的消息呢！请让我与你一同前往吧。”浑根据诏书的意旨坚决阻止了他。骆元光不肯听命，与浑的营地连接着驻扎下来，距离会盟地点有三十多里。骆元光的壕堑挖得很深，栅栏扎得很牢固，浑的壕堑和栅栏却完全可以轻易跳过去。骆元光在营地西边设下伏兵。韩游也派遣骑兵五百人，在骆元光的旁边埋伏下来，他说：“如果发生变故，你们这班人便向西直奔柏泉，以便分散吐蕃的声势。”

尚结赞与约，各以甲士三千人列于坛之东西，常服者四百人从至坛下。辛未，将盟，尚结赞又请各遣游骑数十更相觇索，皆许之。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游骑贯穿唐军，出入无禁；唐骑入虏军，悉为所擒，等皆不知，入幕，易礼服。虏伐鼓三声，大噪而至，杀宋奉朝等于幕中。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伏窜入其衔，驰十余里，衔方及马口，故矢过其背而不伤。唐将卒皆东走，虏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死者数百人，擒者千余人，崔汉衡为虏骑所擒。浑至其营，则将卒皆遁去，营空矣。骆元光发伏成陈以待之，虏追骑愕眙。入元光营，追骑顾见宁军四驰，乃还。元光以辎重资，与收散卒，勒兵整陈而还。

尚结赞与浑约定，双方各自派出身著铠甲的将士三千人，排列在坛场的东西两侧，再派出身着平时服装的将士四百人随着来到坛场下面。辛未（十九日），将要会盟时，尚结赞又要求双方各自派出流动巡逻的骑兵数十人，互相檫察对方的行动，浑完全答应了他的要求。吐蕃将精锐的骑兵数万人埋伏在坛场西边，流动巡逻的骑兵在唐朝军队中穿来穿去，进进出出，不受禁止。唐朝的骑兵进入吐蕃军后，全部被吐蕃擒获。浑等人一概没有觉察，走入帐幕，去换礼服。吐蕃擂鼓三声，大声呼喊着赶上前来，在帐幕中杀掉了宋奉朝等人。浑从帐幕后边逃出来，偶然得到一匹别人的马骑了上去，伏在马背上，往马口中戴嚼子，奔驰了十余里地，嚼子才戴到马口上，所以乱箭从他背上掠过去，但他并没有受伤。唐朝的将士都向东逃跑，吐蕃放纵士兵追击，将唐军杀的杀，捉的捉，总计被杀的有数百人，被捉的有一千余人，崔汉衡也被吐蕃骑兵擒获了。浑赶到他的营地时，将士们都已逃跑，营中已空了。骆元光发动伏兵，结成阵列，等待着他，吐蕃追赶而来的骑兵只好瞠目而视。浑进入骆元光的营地，吐蕃追击的骑兵回头看见宁军向西奔驰而去，于是回去了。骆元光以本军的辎重资助浑，与浑一起招集逃散的士兵，统率着军队，整顿好阵列，也向回开去。

是日上临朝，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邪！”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夕，韩游表言“虏劫盟者，兵临近镇。”上大惊，街递其表以示浑。明旦，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其审乎！”上欲出幸以避吐蕃，大臣谏而止。

就在这一天，德宗上朝，对各位宰相说：“今天与吐蕃讲和，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的福气啊！”马燧说：“对呀。”柳浑说：“吐蕃豺狼成性，不是会盟立誓便可以约束得住的。今天的事情，我私下里总在为它担心！”李晟说：“正如柳浑所说的那样。”德宗脸色一变，说：“柳浑是一个书生，不晓得边疆大计。你也说这种话吗！”大家都伏地叩头谢罪，于是便结束了朝会。当天傍晚，韩游上表说：“吐蕃劫持了会盟的人们，他们的兵马已经来到临近的州镇。”德宗大为震惊，让街使将韩游的表章传示柳浑。第二天早晨，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个书生，预料敌情竟然能够这般确切啊！”德宗准备出走，以躲避吐蕃人，大臣们规劝他打消了念头。

李晟大安园多竹，复有为飞语者，云“晟伏兵大安亭，谋因仓猝为变。”晟遂伐其竹。

李晟的大安园内有许多竹子，便又有人制造流言说：“李晟在大安亭设下了伏兵，图谋乘着国家发生突然变故时发动变乱。”于是，李晟将园内的竹子砍掉了。

癸酉，上遣中使王子恒赍诏遗尚结赞，至吐蕃境，不纳而还。浑留屯奉天。

癸酉（二十一日），德宗派遣中使王子恒带着诏书给尚结赞送去，中使来到吐蕃疆境，没有受到接待，只好返回。浑留在奉天驻扎下来。

甲戌，尚结赞至故原州，引见崔汉衡等曰：“吾饰金械，欲械以献赞普。今失，虚致公辈。”又谓马燧之侄龠曰：“胡以马为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马不能举足，当是时，侍中渡河掩之，吾全军覆没矣！所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军得归，奈何拘其子孙！”命与宦官俱文珍、浑将马宁俱归。分囚崔汉衡等于河、廓、鄯州。上闻尚结赞之言，由是恶马燧。

甲戌（二十二日），尚结赞来到原州故地，接见崔汉衡等人说：“我治办了金枷锁，准备用它囚禁浑，以便献给赞普。现在，浑跑掉了，却空自捉住你们这些人。”尚结赞又对马燧的侄子马说：“胡人把马匹视为性命。我在河曲时，春天的草木还未萌生，马匹饿得抬不起脚来。当此时，如果马侍中渡过黄河袭击我们，我们便会全军覆没了！我们请求和好能够成功，全赖马侍中从中出力。如今我们全军得以回去了，怎么能够扣留他的子孙呢！”他让马与宦官俱文珍、浑的将领马宁一起回国，而将崔汉衡等人分别囚禁在河州、廓州和鄯州。德宗听以尚结赞的说法，由此便嫌恶马燧了。

六月，丙戌，以马燧为司徒兼侍中，罢其副元帅、节度使。

六月，丙戌（初五），德宗侍命马燧为司徒兼侍中，免除了他副元帅、节度使的职务。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浑而止。张延赏惭惧，谢病不视事。

当初，吐蕃尚结赞憎恶李晟、马燧、浑，他说：“除去这三个人，唐朝便可以图谋了。”于是，他离间朝廷对李晟的信任，通过马燧向朝廷求和，打算借着捉拿浑来出卖马燧，使二人一起受到惩罚，而他能够趁机放纵兵马直接侵犯长安。适逢浑走脱，只好作罢。张延赏又惭愧，又恐惧，推托有病，不再处理朝中事务。

以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河东都虞候李自良从马燧入朝，上欲以为河东节度使，自良固辞曰：“臣事燧日久，不欲代之为帅。”乃以为右龙武大将军。明日，自良入谢，上谓之曰：“卿于马燧，存军中事分，诚为得礼。然北门之任，非卿不可。”卒以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河东都虞候李自良跟随马燧人京朝见，德宗打算任命他为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再三推辞说：“我长期事奏马燧，不想代替他担任主帅。”于是德宗任命他右龙武大将军。第二天，李自良入朝谢恩，德宗对他说：“对于马燧来说，你的做法照顾到军中事由的体统，诚然合乎礼数。但是，出镇河东这一有屈大才的任命，还是非你莫属的。”德宗终于任命李自良为河东节度使。

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

戍守盐州和夏州的吐蕃将士，因给养运送接济不上，多数患瘟疫，希望回国，尚结赞派出三千骑兵迎接他们。他们将当地的房舍全部烧掉，将城墙拆毁并驱散百姓，便离开了。灵盐节度使杜希全派兵分别防守二州。

韦皋以云南颇知书，壬辰，自以书招谕之，令趣遣使入见。

韦皋认为云南人颇为知书识理，壬辰（十一日），他亲自写信劝导他们，敦促他们派遣使者入朝晋见。

李泌初视事，壬寅，与李晟、马燧、柳浑俱入见。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对曰：“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显达，或多零落，臣无可报也。”上曰：“虽然，有小恩者，亦当报之。”对曰：“臣今日亦愿与陛下为约，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人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臣在灵武之日，未尝有官，而将相皆受臣指画；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此皆陛下所亲见也。今晟、燧富贵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国家有事则出从征伐；无事则入奉朝请，何乐如之！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上曰：“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谢。

李泌开始处理朝中事务。壬寅（二十一日），他与李晟、马燧、柳浑一起入朝晋见，德宗对李泌说：“过去你在灵武时，已经应该担任这一官职，但你主动谦让了。现在，朕起用了你，打算与你有个约定，你千万不要报复仇人。对有恩于你的人，朕自当替你报偿。”李泌回答说：“我平素遵奉道教，是不与人们结仇的。李辅国、元载都加害于我，如今他们自行倒台了。我平时所交好的和对我有恩惠的人，有的已经荣显闻达了，有的已经衰微没落了，我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报答的了。”德宗说：“即使如此，对有小恩于你的人，也是应当报答的。”李泌回答说：“今天我也希望与陛下有个约定，可以吗？”德宗说：“有什么不可以的！”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我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典，当然没有受害的迹象。李晟、马燧为国家建树了巨大的功劳，听说有人说他们的坏话，尽管陛下肯定不会听信，但今天我当着他们二人的面讲这些话，是希望他们不要自起疑心而已。万一陛下要加害他们，那么，值宿警卫的将士，方镇的将帅，便都会愤怨叹息，辗转不安，恐怕过不了多少日子，朝廷内外的变故就要再次发生了！如果臣下能够蒙受君主的赏识与信任，那便够幸运的了，还谈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我在灵武时，不曾担任官职，但大将、宰相都接受我的指点。陛下任命李怀光为太尉，但李怀光愈加恐惧，终至背叛了朝廷。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事情啊。如今李晟、马燧已经足够富贵的了，如果陛下能够坦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自保官爵，没有疑虑，在国家发生变故时便出朝随从征伐，在国家无事时便入朝参加朝会，有什么快乐能够与此相比呢！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因为他们二人的功劳太大便猜忌他们，他们二人也不要因为职位太高便自生疑心，那么，天下便永远不会发生危险了。”德宗说：“朕乍一听你的话，觉着突兀，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待到听了你的分析后，才知道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啊！朕自会牢牢记住你的话，对于李、马两位大臣，朕也自当与你共同保全他们。”李晟和马燧都站了起来，哭泣着表示感谢。

上因谓泌曰：“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延赏；刑法委浑”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职，不可分也，非如给事则有吏过、兵过，舍人则有六押；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适失辞，卿言是也。”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对曰：“户口虽减，而事多于承平且十倍，吏得无增乎！且所减皆有职而冗官不减，此所以为未当也。至德以来置额外官，敌正官三分之一，若听使计日得资然后停，加两选授同类正员官。如此，是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请诸王未出阁者不除府官，上皆从之。乙卯，诏先所减官，并复故。

于是德宗对李泌说：“从今天起，凡是有关军队和粮食储备的事情，都由你来主持，吏部和礼部交给张延赏主持，刑部交给柳浑主持。”李泌说：“这不妥当。陛下不嫌我没有才能，才让我出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不可分割的，不象在给事中那里要分辨出哪些是吏部的过失，哪此是兵部的过失，在中书舍人那里有六人签署划押。至于宰相的职责，对天下的事情都应当共同商酌处理。如果宰相各自主持某方面的事情，这便成了专司一面的职能部门了，不是宰相的职责啊。”德宗笑着说：“适才是朕讲得不够妥当，你的话是对的。”李泌请求恢复被削减的州县官员，德宗说：“官吏应当是为百姓而设置的，现在户口比太平时期减少了三分之二，但官吏反而增加了，这能行吗？”李泌回答说：“虽然户口是减少了，但是现在的事务比太平时期多出将近十倍，官吏怎么会不增加呢！而且，削减的都是有职任的官员，反而没有削减没有专职的闲散官员。这就是此次削减官员并不妥当的道理啊。至德年间以来，设置名额外的官员，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三分之一，如果听凭他们按照在官的日期核定资历，然后停罢他们的官职，再增加文武官两选，授给他们同一类中的正额官职，这样，不仅不会遭到埋怨，还会使他们高兴了。”李泌又请求对没有到封地去的诸王不授给府官，德宗一概答应下来。乙卯（疑误），德宗颁诏命令对先前削减的官员，一律恢复原有官职。

初，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波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涂险滑，卫士多亡归朱，叔明之子升及郭子仪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相与啮臂为盟，著行、钉鞋，更上马以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还长安，上皆以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私出入郜国大长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郜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殆必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谁为陛下言之？”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为上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以中伤，而郜国乃太子萧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请除升他官，勿令宿卫以远嫌。秋，七月，以升为詹事。郜国，肃宗之女也。

当初，在张延赏任职西川时，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结下了嫌隙。德宗进入骆谷后，正值大雨连绵，路险道滑，有许多卫士逃归朱。李叔明的儿子李升和郭子仪的儿子郭曙、令孤彰的儿子令孤建等六人，惟恐有邪恶的人危及德宗，便在一块儿咬破手臂，立下盟誓。他们裹着绑腿，穿着底上钉有铁钉的皮鞋，轮流为德宗牵马，直到梁州，一概不让其他的人接近德宗。及至回到长安后，德宗将他们全任命为禁卫将军，甚是宠爱优待。张延赏了解到李升私自在郜国大长公主的府第中出入往来，便暗中向德宗禀告了。德宗对李泌说：“郜国大长公主已经老了，李升却很年轻，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大概其中必有原故，你最好查明此事。”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打算动摇太子的地位。是谁对陛下说的？”德宗说：“你不用问了，往后你慢慢为朕清查此事就是了。”李泌说：“讲此事的人一定是张延赏吧。”德宗说：“你怎么知道的？”李泌毫不保留地对德宗讲出张延赏与李叔明有嫌隙，而且说：“李升承蒙陛下的恩宠眷顾，掌管着禁卫亲兵，张延赏无法中伤他。然而，郜国大长公主是太子妃萧氏的生母，所以他打算用这件事来陷害他罢了。”德宗笑着说：“是的。”于是李泌请求授给李升别的官职，不再让他值宿警卫，以便避嫌。秋季，七月，德宗任命李升为詹事。郜国大长公主是肃宗的女儿。

甲子，割振武之绥、银二州，以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帅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东之士三千镇夏州。

甲子（十三日），朝廷从振武分割出绥、银二州，任命右羽林将军韩潭为夏、绥、银节度使，让他率领神策军将士五千人和朔方、河东将士三千人，镇守夏州。

时关东防秋兵大集，国用不充，李泌奏：“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继以朱之乱，争榷率、征罚以为军资，点募自防；既平，自惧违法，匿不敢言。请遣使以诏旨赦其罪，但令革正，自非于法应留使、留州之外，悉输京师。其官典逋负，可征者征之，难征者释之，以示宽大；敢有隐没者，重设告赏之科而罪之。”上喜曰：“卿策甚长，然立法太宽，恐所得无几！”对曰：“兹事臣固熟思之，宽则获多而速，急则获少而迟，盖以宽则人喜于免罪而乐输，急则竞为蔽匿，非推鞫不能得其实，财不足济今日之急而皆入于奸吏矣。”上曰：“善！”以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当时，关东防御吐蕃的兵马大量集结，国家的用度不够充足，李泌上奏说：“自从改行两税法以来，藩镇与州县往往违背规定，搜刮钱财。接着发生了朱作乱，地方上争着通过专买和征收获罪吏民用以赎罪的钱谷来获取钱财，用以充当军事费用，以便检选和募集将士，自行防卫。朱之乱被平定后，地方上因违犯规定而感到畏惧，故隐瞒着实情而不敢讲出来。请陛下派遣使者，颁布诏旨，赦免他们的罪过，只让他们改正以往的做法，除了按照规定应当留给诸使、留给州府的钱粮以外，其余的一律要输送到京城。各地方官要处理好拖欠的赋税，对能够征缴的，要征缴上来，对难以征缴的，可以免除征缴，以显示宽大。对于胆敢隐瞒实情的，要重新颁布奖赏告发者的条令，以便惩处他们。”德宗高兴地说：“你的策谋很好，但是采用的办法过于宽大，恐怕朝廷能够得到的赋税就没有多少了。”李泌因答说：“对于这件事情，我当然已经想好了。实行宽大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多而时间短。实行严厉的办法，能够得到的数量少而时间长。这大概是因为实行宽大的办法，人们为免除惩处而欣喜，因而乐于交纳赋税；实行严厉的办法，人们争着隐藏赋税，不经过审讯便不能够查出实情，因而得到的钱财不够接济当前的迫切需要，反而都让邪恶的官吏得去了。”德宗说：“讲得好！”任命度支员外郎元友直为河南、江、淮南句勘两税钱帛使。

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当初，河陇地区被吐蕃攻陷。自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的奏事人员和西域的使者来到长安，由于回去的道路已经断绝，他们的人员马匹都依赖鸿胪寺供给，礼宾院又委托京兆府及所属赤县畿县供应他们，而到度支领受钱财。度支不能按时支付钱财，使得长安的商市店辅负担沉得。李泌了解到胡人客使在长安居留时间很长，有的已达四十余年，都有了妻子儿女，他们买下了田地和住宅，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安心定居下来，不准备回去了。他命令检核胡人客使，凡是拥有田地和住宅的人，停止对他们的给养。一共查得四千人，准备停止对他们的给养。胡人的客使都到相府来申诉此事，李泌说：“这都是历任宰相的过错。哪有让外国前来朝贡的使者在京城留居好几十年而不听凭使者回国的呢！如今应该向回纥借道，或者从海道上分别打发使者回国。如果有不愿意回去的，应当前往鸿胪寺自行说明，授给一定的职位，发给薪奉，充当唐朝的臣子。人生应当顺应时务，施展才力，怎么能够一辈子作客而死呢！”于是，胡人客使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国，李泌让他们一律分别隶属于神策两军，让胡人中的王子、使者担任无职事的兵马使，或者担任押牙，其余的人都当士兵，禁卫亲军愈发壮大了。鸿胪寺所供应的胡人客使才有十余人，每年为度支节省钱五十万缗，市肆的商人也都高兴。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德宗又向李泌询问恢复府兵的策略。李泌回答说：“今年征发关东士兵戍守京西的有十七万人，算来全年食用粮食二百零四万斛。现在粮食每斗值一百五十钱，合计需钱三百零六万缗。近来国家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也没有粮食可供买入，所以无暇计议恢复府兵啊。”德宗说：“这又如何是好？赶快削减戍守的士兵，让他们回去，你看行吗？”李泌回答说：“如果陛下采用我的建议，可以不用削减戍守的士兵，不用打扰百姓，而使粮食充足，谷子和麦子的价钱逐渐下降，府兵也能够成就起来。”德宗说：“果真能够如此，朕怎么会不采用呢！”李泌回答说：“这必须赶紧去做，再过十天，就来不及了。如今吐蕃人长期居住在原州和会州一带，用牛运输粮食，粮食吃光后，牛没有用了。请调出左藏中质地变坏的丝帛，染成花色斑烂的丝帛，通过党项人将它们卖给吐蕃人，每换一头牛，不过需要二三匹丝帛，算来拿出十八万匹丝帛，可以换来六万多头牛。再命令各冶炼场铸造农用器具，买进麦种，分别赐给边疆一带的军镇，募集戍守的士兵，让他们耕种荒田，与他们约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所用的种子，对剩下的粮食，按照当时的价钱增加五分之一，由官府收买。来年春天种庄稼还用这种办法。关中土地肥沃，荒废已久，初种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戍卒从中得到好处，耕种的人们便会逐渐多起来了。边疆地区的居民极为稀少，将士们每月吃官府供应的粮食，他们所收获的谷子、麦子无处去卖，粮食的价钱必然就贱了。所以，名义上是官府增价收买，实际上却比今年粮食的价钱低得多。”德宗说：“好！”当即命令实行这一办法。

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后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耕屯田者什五六。

李泌又说：“边疆地区的官员有许多空阙，请募集人们交纳粮食，将他们补为边官，便可使今年粮食足够用了。”德宗又听从了他的建议，接着问道：“你说府兵也可以成就起来，此话怎样？”李泌回答说：“戍守的士兵靠着屯田富裕起来，便会安心留在他们的土地上，不再想回去了。根据原有的制度，戍守的士兵三年轮换一次，到三年将满时，下令凡有愿意留下来的人，将他们所开垦的田地作为永业田。他们家人愿意前来，原籍所在官府便发给沿途提供食品的文书来遣送他们。当地官府要根据应募的人数，以公文报告本道。即使是河朔地区的各节帅也能够免除替换戍卒的烦劳，也是乐于听命的。用不了几次轮番替代，戍守边地的士兵便成了定居边疆的本地人，于是一律采用有关府兵的办法来管理他们，这就可以使关中变困苦穷乏为富庶强盛了。”德宗欢喜地说：“果真如此，天下便不会再发生变故了。”李泌说：“不是这样。我能够不用兵打仗，便使吐蕃自行困窘。”德宗说：“你有什么计策？”李泌回答说：“我还不敢讲出来。等到麦子和谷子发挥效用了，然后才可以计议此事。”德宗再三询问，都没有得到回答。李泌本意打算联合回纥、大食、云南，与他们共同图谋吐蕃，使吐蕃需要防备的敌手增多，但他知道德宗平素憎恨回纥，惟恐听到他的建议会不高兴，会连同屯田的计议也不实施了，所以他不肯讲出来。不久，屯戍的士兵响应招募了，愿意留下来耕种屯田的人有十分之五六。

壬申，赐骆元光姓名李元谅。

壬申（二十一日），德宗赐给骆元光姓氏与名字，叫李元谅。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薨。

左仆射、同平章事张延赏去世。

第二百三十三卷

唐纪四十九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贞元三年（丁卯、787 ）

唐纪四十九唐德宗贞元三年（丁卯，公元787 年）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吐蕃尚结赞派遣骑兵五人护送崔汉衡回国，并且上表请求和好。到达潘原时，李观对他们讲“圣上颁诏命令不许接待吐蕃使者”，接受了他们的表章，但拒绝接待他们这一行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俱为相，浑议事数异同，延赏使所亲谓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酝藉，而浑质直轻，无威仪，于上前时发俚语。上不悦，欲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言：“浑褊直无他。故事，罢相无为长史者。”又欲以为王傅，泌请以为常侍，上曰：“苟得罢之，无不可者。”己丑，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当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一起出任宰相，柳浑在计议事情时，屡次与张延赏发生意见分歧。张延赏让亲近的人对柳浑说：“相公是有德望的老臣，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宰相这一重要的职位便可保长久了。”柳浑说：“你替我向张公道歉吧，我柳浑的头可以被砍下，舌头讲话却是不能够禁止的！”自此以后，两人便结仇了。德宗喜欢斯文儒雅，不露锋芒，但柳浑朴实而正直，轻率而简易，不讲究庄严的举止，在德宗面前时常还说方言俗语，德宗心中不快，打算将他贬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说：“柳浑气量较小，但是心地正直，没有二心。依照旧日制度，宰相被罢免后，没有担任长史的。”德宗又打算任命他为诸王的师傅，李泌请求任命他为常侍，德宗说：“只要能罢免他的相职，无论任命他什么官职都是可以的。”己初（初九），柳浑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

初，郜国大长公主适驸马都尉萧升；升，复之从兄弟也。公主不谨，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令韦恪，皆出入主第。主女为太子妃，始者上恩礼甚厚，主常直乘肩舆抵东宫；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请与萧妃离婚。

当初，郜国大长公主嫁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兄弟。公主的行为不够检点，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都出入公主的府第。公主的女儿作了太子的妃子，开始时，德宗对公主所施的恩典与礼数甚是优厚，公主经常直接乘着肩舆到太子的东宫去，宗室亲戚都嫉妒她。有人告发公主行为放荡淫秽，而且为太子作过以诅咒制胜的祈祷。德宗大怒，将公主拘禁在宫中，严辞斥责太子。太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便请求与萧妃离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废之而立侄，得无失计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馀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鸣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母，岂谓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尽言，不敢避忌讳。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屡尝监国，托附者众，东宫甲士甚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鞫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而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矣。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鞫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法行之，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末，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这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谓子弟曰：“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

德宗传召李泌，将此事告诉了他，而且说：“近来舒王已经成年，可以册立，他性情是孝敬友爱，温和仁厚的。”李泌说：“哪至于这样做呢！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能够一时对他有了疑心，便打算将他废掉，而去册立侄子，这不是失策吗！”德宗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够离间人家的父子关系！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子？”李泌回答说：“陛下自己讲的。那是在大历初年，陛下告诉我：”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我问其中的原故，陛下说’皇上让我将昭靖太子的几个儿子认作我的儿子。‘如今陛下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尚且起疑心，对侄子又会怎样！虽然舒王是孝敬陛下的，但若将他立为太子，从今以后，陛下最好还是勉力而为吧，不要再指望他的孝敬了！“德宗说：”你不爱护自己的家族吗？“李泌回答说：”正因为我爱护自己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尽。如果我怕将陛下惹怒，便委曲从命，以后陛下后悔了，必定责怪我说：“我专门任命你担任宰相，你却不能极力劝谏，使我落到这般地步，我一定要也把你的儿子杀掉。’我老了，晚年的岁月没有什么可顾惜的，如果陛下冤枉地杀掉我的儿子，使我将侄子立为后嗣，我真不知道将来是否能享受他的祭祀哩！”于是他鸣鸣咽咽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也哭泣着说：“事情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让朕怎么办才好呢？”李泌回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审慎地设法应付吧。我最初以为陛下圣明仁德，会使大唐以外的蛮夷之人都尊奉陛下有如自己的父母，哪想到陛下连自己的儿子都怀疑到这般地步了呢！如今我已把话说尽了，不敢避开陛下忌讳的事。自古以来，父子相互猜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族倾覆的。陛下还记得以前在彭原时，建宁王是什么原因被诛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叔实际是冤枉的，肃宗性子急躁，而诬陷他的人们又深于计虑罢了。”李泌说：“过去，由于建宁王的原故，我坚决辞去了官职爵位，发誓不再靠近天子的身边，不幸的是今天又当了陛下的宰相，又目睹了这种事情。我在彭原时，承蒙肃宗皇帝无可比拟的恩典，但终究不敢说出建宁王是冤屈的，直到临辞行时，我才说了出来，肃宗也后悔地哭了。自从建宁王去世后，先帝常常心怀畏惧，我也曾经给先帝诵读《黄台瓜辞》，以防备谗言构陷的苗头。”德宗说：“联本来知道这些事情。”他的态度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于是说：“贞观、开元年间都曾改立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之祸呢？”李泌回答说：“我正想谈这个问题。过去李承乾曾经屡次在皇上外出时代行处理国政，依托归附他的人很多，他居住的东宫所拥有的士兵又特别多。他与宰相侯君集图谋造反，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大臣几十人审讯他，将事情的原委都查问得一清二楚，然后太宗才召集百官来评议此事，当时的进言人尚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作为慈父的本色，让太子能够活完他自然的寿命吧。‘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便将他连同魏王李泰一齐废黜了。既然陛下知道肃宗性情急躁，认为建宁王是冤枉的，我真是万分庆幸。希望陛下能够将失败的教训引以为警戒，安闲地过上三天，推究此事的头绪，并将它们思考清楚，陛下一定会毫无疑虑地认定太子是没有二心的了。如果确有迹象，应当召集通晓义理的大臣二十人与我去审讯他的亲信，假如确有实在的情状，希望陛下实行贞观年间采用的办法，连同舒王一起废置而册立皇孙，那么，在百世以后，君临天下的人仍然是陛下的子孙后代啊。至于开元末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兄弟，杀了他们，全国的人都为他们的冤屈感到怨愤，这正是连百世以下都应当引以为教训的，难道还可以效法吗！而且，陛下过去曾经让太子在蓬莱池见过我，我看他的仪容外表，没有楚成王太子商臣那种蜂眼突出、声似豺狼的凶悍状貌，让我担心的正是太子会失之优柔仁厚哩。再者，自从贞元年间以来，太子经常住在少阳院，就在陛下下榻的宫殿旁边。他不曾接触外人，参予外界的事情，哪里会有作乱的图谋呢！那些蓄意诬陷的人机巧奸诈，手段变化多端，即使象西晋愍怀太子有亲手所写的反书，象开元年间太子李瑛有身披铠甲入宫的行动，尚且不可信是要谋反，何况太子仅仅是因为岳母犯了罪过而遭受连累的呢！幸亏陛下对我说了，我敢用我的家族来担保太子肯定不知道有此类策谋。假如让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一类人逢迎陛下改立的意旨，他们现在已经到舒王那里图谋拥立新太子的功劳去了！“德宗说：”这是朕的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而你为什么这样极力谏诤呢？“李泌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如今我独力支承着宰相的重任，在四海之内，有一件事情处理失当，都是我没有尽到责任。何况眼巴巴地看着太子遭到冤屈而不发言，我的罪过就太大了！“德宗说：”朕为你推迟到明天考虑此事。“李泌抽出朝笏，向德宗叩头，还哭泣着说：”这样做，我知道陛下父慈子孝一如既往了！然而，陛下回宫后，应当自己审慎地考虑，别把这一意图透露给周围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都想为舒王建树功勋，太子便危险了！“德宗说：”朕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李泌回家后，对子弟说：”我本来并不愿意享受富贵，但是命运与心愿背道而驰，现在连累你们了。“

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何如？”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

太子派人向李泌致谢说：“如果事情肯定不可挽回，我打算事先吞服毒药，你看怎么样呢？”李泌说：“肯定不必为此挂虑。希望太子奉行孝敬之道。如果我不在了，那倒是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子了。”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甲午，诏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李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岭南及远州。

隔了一天，德宗单独传召李泌来延英殿议事。德宗泪水纵横地哭着，抚摩着李泌脊背说：“若不是你极力进言，如今朕后悔也来不及了，一切都象你说的那样，太子仁厚孝敬，确实没有二心。从现在起，军务、国政以及朕的家事，朕都与你商量。”李泌跪拜道贺，趁机说：“陛下神圣英明，明察太子无罪，我报效国家就到此为止了。前天，我心跳加快，魂不守舍，不能再办理政务了。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朕父子依仗着你的帮助才得以保全，朕正要把子孙后代嘱托给你，使你世世代代得享富贵，以报答你的恩德，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甲午（十四日），德宗颁诏说李万不晓得回避同宗，应该受杖刑而死。李升等人及公主的五个儿子，一概流放到岭南或边远的州去。

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已，吐蕃大掠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馀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馀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

戊申（二十八日），吐蕃率领羌族、浑族的人马侵犯陇州，营地连绵几

十里地，京城震惊恐惧。九月，丁卯（十七日），朝延派遣神策军将领石季章戍守武功，派遣决胜军使唐良臣戍守里城。丁已（七日），吐蕃大规模地掳掠阳、吴山、华亭，杀戮年老体弱的人，有的砍断手臂，有的挖去眼睛，然后将他们抛弃。吐蕃军将成年壮丁一万多人全部驱赶到安化峡的西面，把他们分别归属于羌族和浑族，还告诉他们说：“准许你们向着东方哭泣，告别故乡！”大家放声哭号，从山崖跳下深谷而死亡和受伤的有一千多人。没过多久，吐蕃众军再次前来，包围陇州，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在夜间派出兵马击退了他们。

上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直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今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须，请降敕折税，不使奸吏因缘诛剥。”上从之。

德宗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的物品共计值钱五十万缗，今年只得到三十万缗。谈论此事，朕本来也知道有失体统，但是宫中的费用实在不够。”李泌说：“古时候，天子不私自谋求钱财，如今请让我每年供给宫中钱一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各道进贡的物品，并停止颁旨向各地索取财货。如果一定需要什么东西，请陛下下达敕令，将所需物品折合成税钱，防止奸邪的吏人借机搜刮钱财。”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馀人，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馀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叶护固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过为之防也。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可汗母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来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境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巳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谋求通好，而且请求通婚，德宗没有应允。适逢边疆的将领报告缺少马匹，朝廷拨不出马匹来供给他们，李泌便对德宗说：“陛下果真能够采用我的策略，几年以后，马匹的价格便只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了！”德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泌回答说：“希望陛下能够用极为公正的态度对待此事，委屈自己，顺从别人，为国家的重大谋略着想，我才敢说出来。”德宗说：“你怎么如此疑虑！”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在北面与回纥和好，在南面与云南交往，在西面与大食和天竺结交。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吐蕃便会自然困难起来，马匹也容易得到了。”德宗说：“对于云南、大食、天竺三国，就按你说的办吧，至于回纥，那是不行的！”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是持此态度的，所以不敢及早说出来。为当前考虑，应当将回纥排在首位，其余三国还可以略微往后排些哩。”德宗说：“只有回纥你不要谈。”李泌说：“我占着宰相的职位，裁定事情的可行与不可行，取决于陛下，但是哪至于不允许我讲话呢！”德宗说：“对于你所说的话，朕完全听从了。至于回纥，最好等待朕的子孙去解决。在朕在位时期，那是肯定不行！”李泌说：“莫不是由于陛下在陕州受到的耻辱吧！”德宗说：“是啊。韦少华等人由于朕的原故蒙受羞辱而死，朕怎么会忘记那些事情！那时适值国家多难，没有余暇来报复他们，至于通好，那是断然不行的。你不用再说了！”李泌说：“残害韦少华的是牟羽可汗。陛下即位后，他发兵前来侵犯，还没有走出国境，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便将他杀了。这样说来，现在的可汗对陛下是有功劳的，应当受到封拜赏赐，又哪里有什么怨恨呢！此后，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九百多人，合骨咄禄还是不敢诛杀朝廷的使者，这样说来，合骨咄禄当然是没有罪过的了。”德宗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朕当然是不对的了？”李泌回答说：“我是为国家讲这番话的。倘若我去迎合陛下，以求容身，让我怎么到天上去见肃宗和代宗呢！”德宗说：“让我慢慢想一想吧。”自此以后，李泌大约奏对了十五次以上，没有一次不谈论有关回纥的事情，但德宗始终不肯答应下来。李泌说：“既然陛下不肯答应与回纥和好，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不是朕不接受规劝，只是朕想与你比较其中道理罢了，你怎么至于马上就要离开朕呢！”李泌回答说：“陛下允许我讲清道理，这当然是国家的福气啊。”德宗说：“朕并不顾惜委屈自己去与回纥和好，但朕不能够辜负了韦少华这些人。”李泌回答说：“在我看来，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而不是陛下辜负了他们啊。”德宗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李泌回答说：“过去，回纥叶护领兵帮助朝廷讨伐安庆绪时，肃宗仅仅让我在元帅府设宴慰劳他们，先帝并不曾接见他们。就是叶护坚持邀请我到他的营垒去，肃宗仍然不肯答应。及至大批的军队将要出发时，先帝才与他们见面。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回纥是戎狄，豺狼成性，他们发兵进入中原腹地，我们不能不特别小心防备他们。陛下在陕州时，还很年轻，韦少华这些人不能周密计虑，引着万乘之主的长子径直前往回纥营垒，而且事先没有与回纥议定相见的礼仪，致使他们得以肆意凶暴，这难道不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吗？就是他们死了，也是不能够偿清罪责的。而且，香积寺获胜时，叶护准备领兵开进长安，先帝亲自在他马前施礼来制止他，于是叶护便不敢开进长安城了。当时，看到这一情景的有十万多人，他们都叹息着说：”广平王真是华夏与蛮夷的共主啊！‘这样说来，先帝对人屈尊时较少，而向人伸展抱负时却较多。叶护便是牟羽的叔父。牟羽身为可汗，率领着全国兵马奔赴中原的祸难，所以他的心志与气度是傲慢自负的，是敢于向陛下要求礼遇的，而陛下天赋的资质是神明威武的，并没有被他所屈服。在那个时刻，我不敢说别的，若是牟羽可汗将陛下留在营中，欢饮十天酒，天下百姓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然而，陛下如天的威严所到之处，连豺狼也驯顺起来了，可汗的母亲向陛下双手献上貂皮衣服，喝退周围的人，并亲自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寺的事情来看，说成委屈了陛下是对的呢，还是说成没有委屈陛下是对的呢？这是陛下向牟羽屈服了呢，还是牟羽向陛下屈服了呢？“德宗对李晟和马燧说：”故人最好别再见面。朕素来怨恨回纥，现在听李泌说了香积寺的事情，朕觉着自己少理，你们二人有什么看法？“二人回答说：”果真象李泌讲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宽恕。“德宗说：”你们二人也不赞成朕的做法，朕应当怎么去做呢？“李泌说：”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怨恨回纥，近年以来的宰相才是应当怨恨的。如今回纥可汗诛杀了牟羽，而回纥人又立下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勋，有什么罪过呢！而吐蕃庆幸我国发生灾祸，攻陷了河陇地区几千里地，还领兵进入京城，致使先帝流亡陕州，这才是一定要报的仇怨，何况当时的赞普尚且在位呢！宰相不向陛下将这件事情分辨明白，就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进攻回纥，这才是应当怨恨的啊。“德宗说：”朕与回纥结下的怨仇为时已久，他们又听说吐蕃在会盟时作乱，现在前往与他们通和，不是要再次拒绝我们，惹来夷狄之人的耻笑吗！“李泌回答说：”不是这样。往日我在彭原时，现在的可汗当时担任胡禄都督，他与现在的国相白婆帝一起跟随叶护前来，我接待他们，颇为亲善优厚，所以，他们听说我出任宰相，便向我们请求和好，怎么会再次拒绝我们呢！现在请让我写一封书信与他们约定，让可汗称臣，做陛下的儿子，每次前来的使者，随员不能超过二百人，互市的马匹不能超过一千匹，不允许携带汉人以及胡族商人到塞外去。如果回纥能够遵守五条约定，那么，陛下就一定要答应与他们和好。这样，陛下的声威可以延展到北部荒远的地方，从侧面震慑吐蕃，这也足以使陛下平素的志向为之一快。“德宗说：”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两国结成兄弟关系，现在一下子打算让他们做臣属，他们怎么肯和好呢？“李泌回答说：”他们想与大唐和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的可汗、国相素来相信我的话，如果一封信还不能把事情处理妥善的话，只需要再发一封书信就可以了。“德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不久，回纥可汗派遣使者上表自称儿臣，凡是李泌与他们约定的五件事情，全部听从命令。德宗非常高兴，他对李泌说：“怎么回纥这样畏惧并折服于你呢！”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声威与福气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德宗说：“回纥已经通和了，又应当怎样招抚云南、大食和天竺呢？”李泌回答说：“与回纥和好了，吐蕃便已经不敢轻易侵犯边界了。接下来招抚云南，就是砍断吐蕃右边的臂膀。自汉朝以来，云南都是中国的臣属。杨国忠没缘由地搅扰他们，使他们背叛朝廷，臣服于吐蕃。他们被吐蕃的繁重赋役搅犹得困苦不堪，没有一天不想再做唐朝的臣属啊。大食在西域各国中最为强盛，由葱岭起，直抵西海边，地域几占天下的一半。大食与天竺都仰慕中国，而又世代与吐蕃结下怨仇，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招抚的。”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疋。

癸亥（十三日），德宗打发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回国，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还以绢五万匹偿还他们的马价。

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筝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捍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吐蕃侵犯华亭以及连云堡，将两处都攻陷了。甲戌（二十四日），吐蕃人驱赶着华亭、连云堡二城的几千百姓和数以万计的州、泾州人和牲畜离去，将人和牲畜安置在弹筝峡的后面。泾州倚靠连云堡作为前哨，连云堡失陷后，西城大门难以开放，城门外都成了吐蕃的地盘，打柴的道路都被切断。每当收获时，必须布置军队来保卫庄稼，人们经常不能按时收获，仅得到无籽粒的禾穗罢了。自此以后，泾州常常因缺少粮食而困苦不堪。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前锋至大回原，宁节使韩游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冬季，十月，甲申（初四），吐蕃侵犯丰义城，前锋来到大回原，宁节度使韩游击退了他们。乙酉（初五），吐蕃又去侵犯长武城，并修筑原州的故城，以屯驻兵马。

妖僧李软奴自言：“本皇族，见岳、渎神命己为天子；”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谋作乱。丙戌，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闻之，遽仆于地曰：“晟族灭矣！”李泌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家人千余，若有一人在其党中，则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狱一起，所连引必多，外间人情凶惧，请出付台推。”上从之。钦绪，游之子也，亡抵州；游出屯长武城，留后械送京师，壬辰，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无连及者。韩游委军诣阙谢，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又械送钦绪二子；上亦宥之。

邪恶的僧人李软奴自称：“我本是皇族，现在五岳四渎的神灵命令我作天子。”他结交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图谋发起变乱。丙戌（初六），他的同伙告发了他，德宗命令逮捕他，送交内侍省追究其事。李晟听到这个消息后，骤然仆倒在地上说：“我的家族要覆灭了！”李泌询问其中的原故，李晟说：“我新近才遭受了诽谤。在朝廷内外，我家族的人有一千多，倘若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连你也不能挽救我了。”于是，李泌秘密上奏说：“大案一旦发生，牵连的人一定很多，外边人们的情绪震恐不安，请将此案由内侍省交付御史台审讯。”德宗同意了。韩钦绪是韩游儿子，他逃亡到州，正值韩游出兵屯驻长武城，留后给他上了枷锁，送往京城，壬辰（十二日），韩廷将李软奴等八人腰斩，北军将士犯罪至死的有八百多人。然而，朝廷中的臣僚没有受到牵连。韩游留下军队，自己前往朝廷谢罪，德宗派遣使者制止了他，对他的任用一如既往。韩游又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带上枷锁押送到朝廷来，德宗也宽宥了他们。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归河中，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归汴州，自馀防秋兵退屯风翔、京兆诸县以就食。

吐蕃苦于天气严寒，不曾前来侵犯，然而官军的粮食运输也难以接济。十一月，德宗颁诏，命令浑回河中，李元谅回华州，刘昌分出部分人马回汴州，其余防御吐蕃的兵马撤退到凤翔、京兆各县驻扎，以便就地取得粮食供给。

十二月，韩游入朝。

十二月，韩游入京朝见。

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自从兴元年间以来，这一年的年景最丰熟，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半值八十钱，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和籴。

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臣司马光曰：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李泌以李软奴之党犹有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李泌因李软奴的同伙还有在北军任职而未曾被揭发的人，便请求皇帝实行大赦，以使他们安定下来。

四年（戊辰、778

四年（戊辰，公元788 年）

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定。

春季，正月，庚戌朔（初一），大赦天下。皇帝颁诏命令：从今以后，两税的等次每三年重定一次。

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请自三师以下悉倍其俸；从之。

李泌奏称在京官员的薪俸过于菲薄，请求自三师以下的官员全部加倍发给薪俸，德宗照准。

壬申，以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以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昌、元谅，皆帅卒力田，数年，军食充羡，泾、陇稍安。

壬申（二十三日），德宗任命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二十五日），任命镇国节度使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刘昌与李元谅都率领士兵努力种田，几年以后，军中粮食充足，有了盈余，泾州和陇州逐渐安定下来。

韩游之入朝也，军中以为必不返，饯送甚薄。游见上，盛陈筑丰义城可以制吐蕃；上悦，遣还镇。军中忧惧者众，游忌都虞候虞乡范希朝有功名，得众心，求其罪，将杀之。希朝奔凤翔，上召之，置于左神策军。游帅众筑丰义城，二版而溃。

韩游入京朝见时，军中将士认为他肯定一去难返，为他饯别送行，备办得甚为菲薄。韩游见到德宗后，极力陈述修筑丰义城可以控制吐蕃，德宗闻言大悦，便打发他返回本镇。很多军中将士忧虑恐惧。韩游嫉妒都虞候虞乡人范希朝有功绩和名声，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寻找他的罪过，准备杀掉他。范希朝逃奔凤翔，德宗召他回京，在左神策军中安置下来。韩游率领部众修筑丰义城，只修筑了四尺高，便塌落下来了。

二月，元友直运淮南钱帛二十万至长安，李泌悉输之大盈库。然上犹数有宣索，仍敕诸道勿令宰相知。泌闻之，惆怅而不敢言。

二月，元友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送到长安，李泌将它们悉数送到大盈内库。然而，德宗仍然屡次传旨向地方索取财物，还命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心中懊恼而不敢直言。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或乃更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贫不学俭。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丰其私财，财丰则欲滋矣。财不称欲，能无求乎！是犹启其门而禁其出也！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臣司马光曰：君主把整个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的资财都是他所拥有的。使天下的资财繁盛起来，以赡养天下的百姓，自己也一定是快乐的。有的君主竟然还要经营私人储藏，这是凡夫的鄙下的志趣。古人说过：贫穷的人不用学节俭而节俭的品德自然具备。一般说来，富有资财，是产生奢侈的欲望的根源。李泌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而充实他的私人资财，资财充实了，欲望便也滋长起来了。资财不能满足欲望，怎么能够没有需索呢！这就象打开大门而禁止出行一样啊！虽然说德宗是有许多偏执之处的，但也由于李泌出任他的宰相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正道的原故啊。

咸阳人或上言：“臣见白起，令臣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当为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边将败之，不能深入。上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臣解体矣！若立庙京城，盛为祈祷，流闻四方，将长巫风。今杜邮有旧祠，请敕府县葺之，则不至惊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国之将，赠三公太重，请赠兵部尚书可矣。“上笑曰：”卿于白起亦惜官乎！“对曰：”人神一也。陛下傥不之惜，则神亦不以为荣矣。“上从之。

咸阳居民中有人进言说：“我看见白起了，他让我上奏说：”请让我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正月，吐蕃一定会大规模入侵，我自当为朝廷打败他们，以便取得信用。‘“不久，吐蕃前来侵犯，边疆将领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未能深入。德宗认为事有效验，准备在京城建立祠庙，追封白起为司徒。李泌说：”我听说：“国家将要兴起时，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现在将帅立下功勋，陛下反而追封白起，我恐怕边疆的臣下就要人心离散了！如果在京城建立祠庙，大事祈祷，在各地传播开来，将会助长相信巫祝的风气。如今杜邮有白起的故祠，请敕所在府县修葺祠堂，便不至于使人们的视听受到惊动了。而且，白起是诸侯国中的将领，追封为三公，地位过高，请追封他为兵部尚书就可以了。”德宗笑着说：“你对白起也吝惜官位吗！”李泌回答说：“人和神是一致的。倘若陛下不珍惜官位，神也就不认为追封官位是荣耀的了。”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泌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傥陛下觉之，岂有建中之乱乎！杞以私隙杀杨炎，挤颜真卿于死地，激李怀光使叛，赖陛下圣明窜逐之，人心顿喜，天亦悔祸。不然，乱何由弭！”上曰：“杨炎以童子视朕，每论事，朕可其奏则悦，与之往复论难，即怒而辞位；观其意以朕为不足与言故也。以是交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乱，术士豫请城奉天，此盖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与人较量理体：崔甫性褊躁，朕难之，则应对失次，朕常知其短而护之。杨炎论事亦有可采，而气色粗傲，难之辄勃然怒，无复君臣之礼，所以每见令人忿发。余人则不敢复言。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又无学，不能与朕往复，故朕所怀常不尽也。“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上曰：”惟卿则异彼三人者。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所以私喜于得卿也。“沁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为相，则王武俊之徒皆相也。“

李泌上言说自己年老体弱，独自担任宰相的职务，精神气力消耗殆尽，既然不能听凭他离开相位，请求再任命一位宰相。德宗说：“朕深深了解你的劳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德宗不慌不忙地与李泌谈论自己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实而清廉，强干而耿直，人们说卢杞邪恶，朕觉得他实在不是这个样子。”李泌说：“人们都说卢杞是邪恶的，唯独陛下不能觉察他的邪恶，这正是卢杞堪称邪恶的道理所在啊。倘若陛下觉察了他的邪恶，难道会发生建中年间的变乱吗？卢杞因私人的嫌隙而杀了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必死之地，激怒李怀光，使他背叛了朝廷，全仗着陛下神圣英明，将他流放了，人们的心情顿时高兴起来，上天也追悔所造成的灾祸。否则，变乱怎么能够消弭呢！”德宗说：“杨炎把朕看作小孩子，每当议论事情时，朕赞成他的奏陈，他就高兴，朕与他反复辩论诘难，他便气冲冲地要求辞去相位，朕看他的本意，是认为不值得与朕交谈吧。由于这个原因，朕与他相互不能容忍，这并不是由于卢杞啊。建中年间的变乱，道术之士预先便建议修筑奉天城，这恐怕是天命如此，而不是卢杞能够招致的！”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谈论它，只有君王和宰相不能谈论，因为君王和宰相就是制造命运的人物。如若谈论命运，礼乐刑政便全然没有用场了。殷纣王说：”我生来不就是由天命决定的吗！‘这正是商朝来灭亡的原因啊！“德宗说：”朕喜欢跟别人比较治国的经验。崔甫性情狭隘急躁，朕诘问他，他回答得语无伦次，朕知道他的短处，便经常维护他。杨炎议论事情，还是有可以采纳的意见的，但是他态度粗率狂傲，朕诘问他，他动不动就勃然大怒，毫不顾及君臣的礼节。所以一看到他，就叫人生气，其余的人则不敢再说话了。卢杞小心谨慎，凡是朕所说的，他没有不听从的，加上他没有学识，不能与朕反复争论，所以朕想要说的话经常是没有穷尽的。“李泌回答说：”卢杞对陛下的话无不听从，难道就是忠臣吗！’我讲的话，是没有人敢于违背的。‘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讲出来可以使国丧失掉‘的意思啊！“德宗说：”只有你与他们三人是不同的。朕讲得妥当，你的脸上是喜气洋洋的，朕讲得不妥当，你的脸上便常常要显出忧愁的样子。虽然你时而会说出刺耳的话来，就如刚才你谈到商纣王以及使国家丧失掉这一类话一样，但是，朕仔细琢磨过你讲的话，全是你在事情发生以前所做的忠告，按照这些话去做，就会政治清明，国家安定，而按照朕原来那些想法去做，就会招致危机，引发变乱。虽然你说的话深深切中朕的缺失，但是面色和蔼温顺，不象杨炎那样傲气凌人。朕反复对你诘责，你在言辞和道理上并不屈从，但又没有逞强好胜的意图，直至使朕内心已经完全屈服，因而不能不听从你的意见。这便是朕为得到你而自己高兴的原因啊。“李泌说：”陛下任用的宰相还多着哩，如今一概不加评论，这是为什么呢？“德宗说：”他们都不是人们所说的宰相啊。凡是出任宰相的，就一定要把行政事务交给他们。比如玄宗时期的牛仙客、阵希烈，能够把他们称作宰相吗？又如肃宗、代宗任用你，虽然你没有得到宰相的名称，但这就是真正的宰相了。如果一定认为官职达到平章事才是宰相，那么，王武俊这一类人便都是宰相了。

刘昌复筑连云堡。

刘昌重新修筑连云堡。

夏，四月，乙未，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号曰十军。神策尤盛，多戍京西，散屯畿甸。

夏季，四月，乙未（十八日），德宗又将殿前左、右射生军改名为左、右神威军，与左右羽林、龙武、神武、神策各军合起来号称十军。其中神策军尤其强盛，他们多数戍守京西，零散地驻扎在京城地区。

福建观察使吴诜轻其军士脆弱，苦役之。军士作乱，杀诜腹心十馀人，逼诜牒大将郝诫溢掌留务。诫溢上表请罪，上遣中使就赦以安之。

福建观察使吴诜因部下将士怯懦软弱而轻视他们，极力役使他们。将士发起变乱，杀掉了吴诜的亲信十多个人，逼迫吴诜写文书召大将郝诫溢掌管留后事务。郝诫溢上表请求治罪，德宗派遣中使就地赦免，使他安下心来。

乙未，陇右节度使李元谅筑良原故城而镇之。

乙未（十八日），陇右节度使李元谅将良原旧有的城池修筑起来，并镇守在那里。

云南王异牟寻欲内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见。五月，乙卯，宴之于麟德殿，赐甚厚，封王给印而遣之。

云南王异牟寻打算归附朝廷，但不敢自行派遣使者，首先派遣他的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京朝见。五月，乙卯（初八），德宗在麟德殿设宴款待他们，对他们的赏赐甚为丰厚，还封他们为王，发给印绶，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辛未，以太子宾各吴凑为福建观察使，贬吴诜为涪州剌史。

辛未（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太子宾客吴凑为福建观察使，将吴诜贬黜为涪州剌史。

吐蕃三万余骑寇泾、、宁、庆、等州。先是，吐蕃常以秋冬入寇，及春多病疫而退。至是，得唐人，质其妻子，遣其将将之，盛夏入寇；诸州皆城守，无敢与战者，吐蕃俘掠人畜万计而去。

吐蕃三万多骑兵侵犯泾、、宁、庆、等州。在此之前，吐蕃经常选择秋天和冬天前来侵犯，及至春天，往往因染上瘟疫而退却。至此，吐蕃得到唐朝的百姓后，将他们的妻子儿女留作人质，派遣吐蕃将领带领着这些百姓，在夏天最热时前来侵犯，各州都据城守备，没有人敢同他们交战，吐蕃俘获虏掠了数以万计的人丁与牲畜，便离去了。

夏县人阳城以学行著闻，隐居柳谷之北，李泌荐之；六月，征拜谏议大夫。

夏县人阳城以学问与品行著称于世，他在柳谷北面隐居，李泌推荐他；六月，他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

韩游以吐蕃犯塞，自戍宁州；病，求代归。秋，七月，庚戌，加浑宁副元帅，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献甫未至，壬子夜，游不告于众，轻骑归朝。戍卒裴满等惮献甫之严，乘无帅之际，癸丑，帅其徒作乱，曰：“张公不出本军，我必拒之。”因剽掠城市，围监军杨明义所居，使奏请范希朝为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避乱出城，闻之，复入，曰：“所请甚契我心，我来贺也！”乱卒稍安。朝晟潜与诸将谋，晨勒兵，召乱卒谓曰：“所请不行，张公已至州，汝辈作乱当死，不可尽杀，宜自推列唱帅者。”遂斩二百余人，帅众迎献甫。上闻军众欲得范希朝，将授之。希朝辞曰：“臣畏游之祸而来，今往代之，非所以防窥觎，安反仄也。”上嘉之，擢为宁州刺史，以副献甫。游至京师，除右龙武统军。

由于吐蕃侵犯边塞，韩游亲自戍守宁州，但他得了病，请求派人将自己替代回去。秋季，七月，庚戌（初五），德宗加封浑为宁副无帅，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宁节度使，任命陈许兵马使韩全义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在张献甫没有到职之前，壬子（初七）夜里，韩游没有告诉众人，便轻装骑马回朝廷去了。戍卒裴满等人害怕张献甫的严厉，便乘着没有主帅的时机，在癸丑（初八）率领他的同伙发起变乱。他说：“张公本不出于本军，我一定要抗拒他。”于是，他们到市肆去抢劫，还包围了监军杨明义的住所，让他上奏请求任命范希朝为本镇节度使。都虞候杨朝晟躲避变乱，逃出城来，听说要请范希朝出任节度使，便又进入城中，他说：“你们所请求的，很合我的心意，我是来庆贺的呢！”作乱的士兵稍微安定了一些。杨朝晟暗中与各将领计议了一番，早晨率领着兵马，召集作乱的士兵，对他们说：“你们所要求的事情难以实现了。张公已经来到州，你们发动变乱，应当处死，但不会将你们都杀了，你们最好自己推举出带头的人来。”于是他斩杀了二百余人，率领大家迎接张献甫。德宗听说军中人众愿意让范希朝统领，便准备授给他一职务。范希朝推辞说：“我是因畏忌韩游的迫害才回来的，如今前去替代他的职务，这可不是防范阴谋、安定动荡局面的办法啊。”德宗嘉许他，将他提升为宁州刺史，作为张献甫的副手。韩游来到京城后，被任命为右龙武统军。

振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斥候，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时回纥之众逆公主者在振武，朝臣遣七百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者为奚、室韦所杀。

由于振武节度使唐朝臣未能严密侦察敌情，己未（十四日），奚人和室韦人侵犯振武，捉住前来安抚军心的中使二人，在大量掳掠人口和牲畜以后，便离去了。当时，迎接公主的回纥人众正在振武，唐朝臣派遣骑兵七百人与回纥骑兵数百人追击他们，回纥的使者被奚人、室韦人杀掉了。

九月，庚申，吐蕃尚志董星寇宁州，张献甫击却之；吐蕃转掠、坊而去。

九月，庚申（十六日），吐蕃尚悉董星侵犯宁州，张献甫击退了他们。吐蕃转而在州和坊州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

元友直句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于税外输百馀万缗、斛，民不堪命。诸道多自诉于上，上意寤，诏：“今年已入在官者输京师，未入者悉以与民；明年以后，悉免之。”于是东南之民复安其业。

元友直检查各道在税收以外加征的财物，并将它们全部上缴户部。以后这种做法便成了固定的制度，每年要在税收以外缴纳一百余万缗、斛，百姓难以忍受这种索求。各道经常向德宗反映这种情况，德宗心中理解了他们的疾苦，于是颁诏：“今年已经收入官府的税收以外的财物可以运往京城，还没有收入官府的，全部交还给百姓。从明年起，悉数免除。”于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又安心从事他们的本业了。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唐许昏，甚喜，遣其妹骨咄禄毗伽公主及大臣妻并国相、跌都督以下千余人来迎可敦；辞礼甚恭，曰：“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因詈辱吐蕃使者以绝之。冬，十月，戊子，回纥至长安，可汗仍表请改回纥为回鹘；许之。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得到唐朝允许通婚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便派出他的妹妹骨咄禄毗伽公主以及大臣的妻子，连同国相、跌都督以下一千多人，前来迎接可汗的妻子阿敦，措辞与执礼都很恭敬。他们说：“往日两国结为兄弟，如今可汗是皇上的女婿，是皇上的半个儿子了。如果吐蕃危害朝廷，儿子自当为父亲除去他们。”于是回纥责骂、侮辱了吐蕃的使者，与吐蕃断绝了往来。冬委，十月，戊子（十四日），回纥使者来到长安，可汗上表请求将回纥改称为回鹘，德宗答应了。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两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

吐蕃征发十万兵马，准备侵犯西川，同时也征发云南兵马。云南虽然暗中已经归附唐朝，但表面上还不敢背叛吐蕃，因而也派出数万兵马在泸水北岸驻扎。韦皋了解到云南王还在拿不定主意，便写了一封给云南王的书信，在信中陈述了云南王叛离吐蕃，归于王化的诚意，装在银盒子中，让东蛮转交吐蕃。吐蕃开始怀疑云南王，便派兵两万在会川驻扎，以便堵住云南前往蜀中的通路。云南王大怒，领兵回国去了。自此以来，云南与吐蕃互相猜疑，云南归顺唐朝的意图愈发坚定，而吐蕃失去云南的帮助，军队的声势便开始削弱了。然而，吐蕃已经出兵，于是分出四万兵马攻打两林，骠旁，三万兵马攻打东蛮，七千兵马侵犯清溪关，五千兵马侵犯铜山。韦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人与东蛮联合兵马，抵御吐蕃，在清溪关外面打败了他们。

庚子，册命咸安公主，加回鹘可汗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关播为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庚子（二十六日），德宗册封咸安公主，加封回鹘可汗为长寿天亲可汗。十一月，任命刑部尚书关播为护送咸安公主兼册回鹘可汗使。

吐蕃耻前日之败，复以众二万寇清溪关，一万攻东蛮；韦皋命韦晋镇要冲城，督诸军以御之。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战，自乙卯至癸亥，大破之。

吐蕃以不久前遭受的失败为耻辱，又派兵马二万侵犯清溪关，派兵马一万进攻东蛮，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监督各军抵御吐蕃，州经略使刘朝彩出关连续接战，从乙卯（十一日）到癸亥（十九日），大破吐蕃。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准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呆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建封为政宽厚而有纲纪，不贷人以法，故其下无不畏而悦之。

李泌对德宗说：“甬桥是江准地区漕运的要冲，此地归徐州管辖，与李纳相邻，刺史高明应年纪轻，不晓事，如果李纳有一天又有了背叛朝廷的意图，偷偷占领了徐州，这就等于把江准地区失掉了，国家的用度将从哪里得来呢！请改任寿、庐、濠三州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守徐州，分割出濠州、泗州来隶属于他，再将庐州、寿州划归准南，那么淄青就会恐惧收敛，运输通道就会保持畅通无阻，江准地区便安定了。趁着现在高明应年幼无知，可以替代，最好将他征召为金吾将军。万一让别人得到徐州，便不能够重加控制了。”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任命张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办理政务宽容仁厚而又深明法度，严格执法，所以，他的部下没有人不畏惧他，但又悦服他 .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薨，子怀直自知留后。

横海节度使程日华去世，他的儿子程怀直自行执掌留后事务。

吐蕃屡遣人诱胁云南。

吐蕃屡次派人引诱、威胁云南。

五年（己巳、789 ）

五年（己巳，公元789 年）

春，二月，丁亥，韦皋遗异牟寻书，称：“回鹘屡请佐天子共灭吐蕃，王不早定计，一旦为回鹘所先，则王累代功名虚弃矣。且云南久为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时依大国这势以复怨雪耻，后悔无及矣。”

春季，二月，丁亥（十四日），韦皋给异牟寻写去一封书信，内称：“回鹘屡次请求帮助皇上一同消灭吐蕃，如果大王还不及早确定谋略，有朝一日被回鹘赶在前头，大王世代相沿的功劳与名声便白白丢弃掉了。而且，云南长期遭受吐蕃欺压的屈辱，如今若还不乘这一时机，依靠大国的力量，来报复怨仇，洗雪耻辱，后悔也来不及了。”

戊戌，以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怀直请分弓高、景城为景州，仍请朝廷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无此事矣！”乃以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戊戌（二十五日），德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程怀直请求在所辖地区内将弓高、景城分割出来，设置景州，还要求朝廷任命刺史。德宗高兴地说：“三十年以来，没有过这类事情了！”于是，任命员外郎徐伸为景州刺史。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乞更命相。上欲用户部侍郎班宏，泌言宏虽清强而性多凝滞，乃荐窦参通敏，可兼度支盐铁；董晋方正，可处门下。上皆以为不可。参，诞之玄孙也，时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晋为太常卿。至是泌疾甚，复荐二人。庚子，以董晋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以班宏为尚书，依前度支转运副使。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泌屡次请求再任命宰相。德宗打算起用户部侍郎班宏，李泌说班宏虽然清廉强干，但生性拘泥粘滞，于是荐举说窦参通达敏捷，可以兼任度支盐铁事务，又荐举说董晋端平正直，可以任职于门下省，皇上都认为不行。窦参是窦诞的玄孙，当时正担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董晋当时正担任太常卿。至此，李泌的病情已经极为严重，他再次推荐二人。庚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董晋为门下侍郎，任命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二人均同平章事，还任命班宏为户部尚书，依然如前担任度支转运副使。

参为人刚果峭刻，无学术，多权数，每奏事，诸相出，参独居后，以奏度支事为辞，实专大政，多引亲党置要地，使为耳目；董晋充位而已。然晋为人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尝泄于人，子弟或问之，晋曰：“欲知宰相能否，视天下安危。所谋议于上前者，不足道也。”

窦参为人刚强果断，严厉苛刻，没有学问，多有权术。每当上奏事情时，各位宰相一齐出来，惟独窦参留在后面，借口奏报度支事宜，实际是要独揽朝中重大的政务。他还大量延引亲友同党，将他们安插在重要的部门中，让他们刺探消息，董晋只是填补相位的空缺罢了。然而，董晋为人端重谨慎，他在皇上面前所说的话，从不向别人泄露出去，有时他的子弟询问他，董晋说：“要想知道一个宰相是否有才能，就去看国家是安定还是危殆。我在皇上面前策划计议的事情，是不值一提的。”

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

三月，甲辰（初二），李泌去世。李泌有计谋韬略，但是喜欢谈论神仙诡异怪诞之事，所以被世人轻视。

初，上思李怀光之功，欲宥其一子，而子孙皆已伏诛；戊辰，诏以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李承绪，除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千缗，使养怀光妻王氏及守其基祀。

当初，德宗想起李怀光立下的功劳，打算宽宥他的一个儿子，但是，李怀光的子孙后代已经全部被处死了。戊辰（二十六日），德宗颁诏命令以李怀光的外孙燕八八作为李怀光的继承人，赐给姓氏名字，叫李承绪，任命他为左卫率胄曹参军，赐钱一千缗，让他供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以及为李怀光扫墓祭祀。

冬，十月，韦皋遣其将曹有道将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州台登谷，大破之，斩首二千级，投崖及溺死者不可胜数，杀其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虏之骁将也，既死，皋所攻城栅无不下；数年，尽复州之境。

冬季，十月，韦皋派遣他的将领曹有道领兵与东蛮、两林蛮以及吐蕃的青海、腊城两节度在州台登谷交战，大破敌军，斩首两千级，敌兵跳下山崖和落入水中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还杀掉了敌军的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乞藏遮遮是敌军中骁勇的将领，在他死去后，韦皋所攻打的城池寨栅无不陷落，经过数年，完全收复了州全境。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蔚州，驱掠人畜；诏书责之，逾旬还镇。

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起兵袭击蔚州，驱赶并掳掠人丁与牲畜，德宗颁诏书责备他，他在十几天后返回本镇。

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至是，岭南节度使李复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拔之。

琼州自从乾封年间便被山中的黎人所攻陷，至此，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判官姜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迁攻下了琼州。

十二月，庚午，闻回鹘天亲可汗薨，戊寅，遣鸿胪卿郭锋册命其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先是，安西、北庭皆假道于回鹘以奏事，故与之连和。北庭去回鹘尤近，诛求无厌，又有沙陀六千馀帐与北庭相依。及三葛禄，白服突厥皆附于回鹘，回鹘数侵掠之。吐蕃因葛禄，白服之众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将兵救之。

十二月，庚午（初三），德宗听说回鹘天亲可汗去世，戊寅（十一日），派遣鸿胪卿郭锋册封他的儿子为登里罗没密施俱录忠贞毗伽可汗。在此之前，安西、北庭都向回鹘借道，以便向朝廷奏报事情，所以与回鹘联合。北庭距离回鹘尤其近，回鹘对他的需索毫无止境。又有沙陀六千多帐与北庭相互依存。还有三葛禄部和白服突厥，都依附于回鹘，而回鹘屡次侵扰劫掠他们。于是，吐蕃利用葛禄和白服突厥的人众前去攻打北庭，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期领兵援救他们。

云南虽贰于吐蕃，亦未敢显与之绝。壬辰，韦皋复以书招谕之。

虽然云南对吐蕃怀有二心，但也不敢公开与吐蕃断交。壬辰（二十五日），韦皋再次写书信劝诱开导他们归附朝廷。

六年（庚午、790 ）

六年（庚午，公元790 年）

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春季，德宗颁诏命令取出岐山县无忧王寺中佛的手指骨，迎接并安置在宫廷中，然后又送到各个寺院中去，以便让大家观看。全京城的人都前去瞻仰礼拜，布施的钱财数额异常巨大。二月，乙亥（初八），德宗派遣中使将佛的手指骨重新安葬到原处。

初，朱滔败于贝州，其棣州刺史赵镐以州降于王武俊，既而得罪于武俊，召之不至。田绪残忍，其兄朝，仕李纳为齐州刺史。或言纳欲纳朝于魏，绪惧；判官孙光佐等为绪谋，厚赂纳，且说纳招赵镐取棣州以悦之，因请送朝于京师；纳从之。丁酉，镐以棣州降于纳。三月，武俊使其子士真击之，不克。

当初，朱滔在贝州被打败时，他的棣州刺史赵镐率本州向王武俊投降。不久，他冒犯了王武俊，王武俊传召他，他不肯前去。田绪生性残忍，他的哥哥田朝在李纳处做官，担任齐州刺史。有人说李纳打算将田朝交回魏州，田绪恐惧。判官孙光佐等人为田绪策划：以丰厚的赠物品给李纳，并且劝说李纳招引赵镐，以获取棣州，用这个方式取悦李纳，并乘机请求李纳将田朝送往京城。李纳听从了田绪的建议。丁酉（三十日），赵镐率棣州归降了李纳。三月，王武俊让他的儿子王士真进击赵镐，未能取胜。

回鹘忠贞可汗之弟弑忠贞而自立，其大相颉干迦斯西击吐蕃未还，夏，四月，次相帅国人杀篡者而立忠贞之子阿啜为可汗，年十五。

回鹘忠贞可汗的弟弟杀了忠贞可汗而自立为可汗，回鹘的大相颉干迦斯向西进击吐蕃还没回来。夏季，四月，回鹘次相率领国中百姓杀了篡位者而拥立忠贞可汗的儿子阿啜为可汗，阿啜十五岁。

五月，王武俊屯冀州，将击赵镐，镐帅其属奔郓州；李纳分兵据之。田绪使孙光佐如郓州，矫诏以棣州隶纳；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贝州，取经城等四县。

五月，王武俊在冀州驻扎，准备进击赵镐，赵镐率领他的部下逃奔郓州，李纳分出一支兵马占据了棣州。田绪让孙光佐前往郓州，诈称有诏书命令将棣州隶属于李纳，王武俊恼怒了，便派遣他的儿子王士清讨伐贝州，夺取了经城等四个县。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帅麾下二千人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引兵还国，次相恐其有废立，与可汗皆出郊迎，俯伏自陈擅立之状，曰：“今日惟大相死生之。”盛陈郭锋所赍国信，悉以遗之。可汗拜且泣曰：“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虏谓父为阿多，颉干迦斯感其卑屈，持之而哭，遂执臣礼，悉以所遗颁从行者，己无所受。国中由是稍安。

回鹘颉干迦斯与吐蕃交战不利，吐蕃急切地进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的搜刮，便与沙陀的酋长朱邪尽忠一起向吐蕃投降，北庭节度使杨袭古率领部下二千人逃奔西州。六月，颉干迦斯领兵回国，次相惟恐他另有废立，便与可汗一同前往立郊外迎接，跪在地上陈述自己擅自扶立的情况，还说：“我的生死，今天只有让大相来决定了。”他郑重地摆出郭锋带来的传国印信，全部交给了颉干迦期。可汗一边跪拜，一边哭泣着说：“我年幼无知，如果有幸被立为可汗，惟有依赖阿爹过活，不敢过问国家政事。”回鹘人将父亲称作阿多。颉干迦斯被他卑躬屈己打动了，也扶着他哭了。于是，颉干迦斯以为臣的礼节对待可汗，将可汗交给他的物品全部发给随行的人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接受。于是，回鹘国内渐渐安定下来。

秋，颉干迦斯悉举国兵数万将复北庭，又为吐蕃所败，死者大半。袭古收余众数百，将不西州，颉干迦斯绐之曰：“且与我同至牙帐；”既而留不遣，竟杀之。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

秋季，颉干迦斯率领全国兵马数万人准备收复北庭，又一次被吐蕃打败，死去的人马有一多半。杨袭古收拾残余兵马数百人，准备返回西州，颉干迦斯欺骗他说：“姑且和我一起到牙帐。”接着，颉干迦斯将他扣留，不让他回去，最后将他杀死。由此，安西与朝廷的联系便断绝了，也不知安西是存是亡。然而，西州仍然在为唐朝固守。

葛禄乘胜取回鹘之浮图川，回鹘震恐，悉迁西北部落于牙帐之南以避之；遣达北特勒梅录随郭锋偕来，告忠贞可汗之丧，且求册命。先是，回鹘使者入中国，礼容骄慢，刺史皆与之钧礼。梅录至丰州，刺史李景略欲以气加之，谓梅录曰：“闻可汗新没，欲申吊礼。”景略先据高垄而坐，梅录俯偻前哭，景略抚之曰：“可汗弃代，助尔哀慕。”梅录骄容猛气，索然俱尽。自是回鹘使至，皆拜景略于庭，威名闻塞外。

葛禄部乘胜攻取回鹘的浮图川，回鹘震惊恐惧，将西北方面的部落全部迁徙到牙帐的南面来，以便躲避葛禄部。回鹘派遣达北特勒梅录跟随郭锋一道来唐朝，上报忠贞可汗的丧事，而且请求封立新可汗。以前，回鹘的使者来到大唐时，礼节和容色骄横傲慢，刺史都与他们平礼相待。现在梅录来到丰州，该州刺史李景略打算在气概上压倒他，便对梅录说：“听说可汗新近去世，我要向你表示哀悼的礼节。”于是，李景略首先靠着高的土埂坐了下来，梅录在他前面低头曲背地哭泣着。李景略安慰他说：“可汗离开人世，我与你一样悲哀地怀念他。”梅录骄横的容色和凶猛的气势索然尽失了。自此以后，回鹘使者前来，都要在庭中礼拜李景略，李景略的威望与名声传播到边塞以外。

冬，十月，辛亥，郭锋始自回鹘还。

冬季，十月，辛亥（十九日），郭锋开始从回鹘返回。

十一月，庚午，上祀圜丘。

十一月，庚午（初八），德宗祭礼圜丘。

上屡诏李纳以棣州归王武俊，纳百方迁延，请以海州易之于朝廷；上不许。乃请诏武俊先归田绪四县；上从之。十二月，纳始以棣州归武俊。

德宗屡次颁诏，命令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李纳千方百计地拖延，还请求用海州与朝廷换取棣州，德宗不肯答应。于是他又请颁诏命令王武俊首先将经城等四县归还田绪，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十二月，李纳将棣州归还王武俊。

七年（辛未、791 ）

七年（辛未，公元791 年）

春，正月，己巳，襄王薨。

春季，正月，己巳（初八），襄王李去世。

二月，癸卯，遣鸿胪少卿庚铤册回鹘奉诚可汗。

二月，癸卯（十二日），德宗派遣鸿胪少卿庾铤册立回鹘奉诚可汗。

戊戌，诏泾原节度使刘昌筑平凉故城，以扼弹筝峡口；浃辰而毕，分兵戍之。昌又筑朝谷堡；甲子，诏名其堡曰彰信；泾原稍安。

戊戌（初七），德宗颁诏命令泾原节度使刘昌修筑平凉旧城，以便扼制弹筝峡的出口。刘昌只用了十二天时间便修筑告竣，分出兵马，前去戍守。刘昌又修筑了朝谷堡。甲子（疑误），德宗颁诏给该堡命名为彰信堡。泾原逐渐安定下来。

初，上还长安，以神策等军有卫从之劳，皆赐名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以官领之，抚恤优厚。禁军恃恩骄横，侵暴百姓，陵忽府县，至诟辱官吏，毁裂案牍。府县官有不胜忿而刑之者，朝笞一人，夕贬万里，由是府县虽有公严之官，莫得举其职。市井富民，往往行赂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辛巳，诏：神威、六军吏士与百姓讼者，委之府县，小事牒本军，大事奏闻。若军士陵忽府县，禁身以闻，委御史台推覆。县吏辄敢笞辱，必从贬谪。

当初，德宗回到长安，因神策等军有护卫侍从的功劳，一律赐名为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委任官员统领各军，对各军的抚慰和体恤都很优厚。禁军仗恃着恩宠而骄傲专横，欺凌百姓，凌驾于府县之上，以至于辱骂官吏，撕毁官府文书。府县官吏中有人愤怒难忍而对他们用刑，但早晨拷打了一个禁军人员，晚上便被贬黜到万里之外。因此，虽然府县也有公正严明的官员，但无法将自己的职事办好。商市中的富人，往往通过行贿而在军人名册上挂名，于是府县便不能控制他们了。辛巳（疑误），诏书说：神威军与六军将士与百姓打官司的，要将诉讼案件交给府县办理，小事发文书通报本军，大事上奏朝廷闻知。如果军中将士凌驾于府县之上，应当囚禁其人，上报知闻，交付御史台审问核查。如果县中官吏竟敢拷打侮辱将士，一定要按降职远谪论处。

癸未，易定节度使张孝忠薨。

癸未（疑误），易定节度使张孝忠去世。

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夏，四月，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五月，辛巳，置柔远军于安南。

由于安南都护高正平征收赋税繁重，夏季，四月，群蛮的酋长杜英翰等人起事，发兵围困都护府，高正平因忧虑而死，群蛮听说这一消息后，全归降了。五月，辛巳（二十二日），朝廷在安南设置柔远军。

端王遇薨。

端王李遇去世。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

近年以来，韦皋发信招抚云南王异牟寻，始终没有得到回报。然而，每当吐蕃向云南征发兵员时，云南发给吐蕃的兵员却越来越少。由此，韦皋知道异牟寻本心是归附唐朝的。讨击副使段忠义，原来是罗凤的使者，六月，丙申（初七），韦皋派遣段忠义返回云南，并且给异牟寻写去书信，劝导他归顺朝廷。

秋，七月，戊寅，以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秋季，七月，戊寅（十九日），德宗任命定州刺史张升云为义武留后。

庚辰，以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群蛮遂安。

庚辰（二十一日），德宗任命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于是群蛮安定下来了。

八月，丙午，以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馀职皆解；窦参恶之也。

八月，丙午（十八日），德宗任命翰林学士陆贽为兵部侍郎，其他职务一概解除，这是由于窦参嫌恶他的原故。

吐蕃攻灵州，为回鹘所败，夜遁。九月，回鹘遣使来献俘；冬，十二月，甲午，又遣使献所获吐蕃酋长尚结心。

吐蕃攻打灵州，被回鹘击败，便连夜逃走了。九月，回鹘派遗使者前来进献俘虏。冬季，十二月，甲午（初八），回鹘又派遣使者进献所俘获的吐蕃酋长尚结心。

福建观察使吴凑，为治有声，窦参以私憾毁之，且言其病风；上召至京师，使之步以察之，知参之诬，由是始恶参。丁酉，以凑为陕虢观察使以代参党李翼。

由于福建观察使吴凑有善于处理政务的名声，窦参因私人的怨恨而诋毁他，而且说他患了风痹。德宗将吴凑传召到京城，让他迈步行走，以便从中察看，结果知道窦参是骗人的，因此，开始憎恶窦参。丁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吴凑为陕虢观察使，借以取带窦参的同伙李翼。

睦王述薨。

睦王李述去世。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

吐蕃了解到韦皋的使者在云南后，便派遣使者责备云南。云南王异牟寻欺骗来使说：“唐朝的使者，本来便是蛮人，韦皋听任他回来，并没有别的图谋。”于是便将韦皋的使者抓起来，送交给吐蕃。吐蕃带走许多云南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云南愈发怨恨吐蕃了。

勿邓酋长苴梦冲，潜通吐蕃，扇诱群蛮，隔绝云南使者。韦皋遣三部落总管苏将兵至琵琶川。

勿邓部落的酋长苴梦冲，暗中勾结吐蕃，煽动诱惑群蛮，隔断云南使者与唐朝的往来，韦皋派遣两林、勿邓、丰琶三部落的总管苏领兵来到琵琶川。

第二百三十四卷

唐纪五十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八年（壬申、792 ）

唐纪五十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 年）

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春季，二月，壬寅（十七日），韦皋捉获苴梦冲，在数说他的罪行后，斩杀了他。前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三月，丁丑（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威严而有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便深深地结纳他们，所以经常能够得知李纳的秘事，预告做好防备，李纳畏惧他。他的母亲虽地位尊贵，但每天都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门第卑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步，你一定要不惜一死，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事务，他生性苛酷，削减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扬清潭率领众人发动变乱，夜里在城中纵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用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禁止变乱，此后变乱便停止了，徐诚收捕了杨清潭等六人，斩杀了他们。李实回到京城，德宗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担任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以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还没有交出使职的意思，班宏大怒。司农少卿张滂是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答应。张滂听说此事，也怨恨班宏。及至窦参被德宗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独自落到班宏手中，于是便向德宗推荐张滂。德宗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便取悦于他。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图财利，每当任命官员时，他往往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计议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事，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把他叫做“喜鹊”。德宗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肯定会连累你的，最好将他调出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反复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睦，窦申唯恐陆贽被提拔任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排挤他。德宗完全查清了他们的情况。夏季，四月，丁亥（初三），德宗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德宗又让吴通玄自裁而死。

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凑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凑者！”遂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刘玄佐去世后，将佐隐瞒实情，声称刘玄佐得了重病，请求派人替代。德宗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凑来替代刘玄佐的职务可以吗？”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一致认为这是适宜的，此后德宗才任命了吴凑。吴凑来到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求为他备办仪仗，卢瑗不肯答应，还命令留着器物用具，等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发怒，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穿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丧服，登上主帅的座位，自命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对二人说：“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凑的人！”于是将他们二人剐杀了。卢瑗逃脱，幸免于死。刘士宁用钱财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德宗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与李纳联合了。”庚寅（初六），德宗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便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替代了他。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乙未（十一日），德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张滂请班宏交出原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肯给他。张滂与班宏一起选任巡院官，两人的意见没有相合的时候，因而缺任的官员为数很多。张滂向德宗进言说：“像这个样子，职任以内的事必然要荒废了，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二十二日），德宗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一如大历年间的先例。

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壬子（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十四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其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如辩诘，私其会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便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计议，上奏圣上批准的任命方法。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即经由吏部铨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但不置可否。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宠臣专擅朝政，丢开众人的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使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如果不经过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无法任官。”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只推举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与声望，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查他们的品行与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然而议论的人骤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搅陛下的视听。治道的难以实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请让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讲清楚哪个人接受了贿赂，哪个人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交付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没有根据的。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告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什么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肯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受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都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加之，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哪能普遍熟悉众多的士子！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理应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下推荐，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肯定很多，形成的流弊愈发严重。所以，承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谤议的。虽然说这因为宰相把握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反而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本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出任宰相以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众人的议论飘忽不定，他们的迷惑以这一点最为严重。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细节的处理。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要想务求用人得当，便无法改变这种做法。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武则天想收买人心，提拔官吏不拘等次，不但百姓可以推荐士子，还可以自己推举自己。然而，那时对官吏的考核与督责非常严厉，官吏的升降都很迅速，所以当世认为武则天是有知人的明智的，连续几朝都仰仗她选拔出来的众多士子为朝廷效力。”他又说：“武则天推举任用人才方法的失误在于变动太快，但是能够得到人才。陛下慎重选择官吏的方法过于精细，反而会失去人才。”德宗终于还是追回了前不久颁发的诏书，不再实行。

癸酉，平卢节度使李纳薨，军中推其子师古知留后。

癸酉（十九日），平卢节度使李纳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李师古执掌留后事务。

六月，吐蕃千余骑寇泾州，掠田军千余人而去。

六月，吐蕃骑兵一千余人侵犯泾州，掳掠屯田军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岭南节度使奏：“近日海舶珍异，多就安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中使一人与俱。”上欲从之。陆贽上言，以为：“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缓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素为众舶所凑，今忽改就安南，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携失所，曾不内讼，更荡上心。况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所奏望寝不行。”

岭南节度使奏称：“近些时候，海上来的大船运载着珍奇的货物，往往开到安南买卖交易，我准备派遣判官去安南收买，请派中使一人与判官同去。”德宗打算准奏。陆贽进言认为：“远方各国经商贩卖，唯利是图，对他们宽和，他们就前来，对他们有所烦扰，他们就离去。广州历来是各处船舶汇集的地方，现在忽然改道去安南，如果不是广州方面侵渔刻剥过于严重，那肯定就是他们招引远方各国商人的办法不对头，他们不曾自责，却还想动摇陛下的心志。况且，岭南与安南，无不是陛下的国土，中使与外使无不是陛下的臣属，何必相信岭南而拒绝安南，重视中使而轻视外使呢！希望陛下将岭南的奏议废止了，不要实行。”

秋，七月，甲寅朔，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薨。陆贽请以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权判度支，上许之。既而复欲用司农少卿裴延龄，贽上言，以为：“今之度支，准平万货，刻吝则生患，宽假则容奸。延龄诞妄小人，用之交骇物听。尸禄之责，固宜及于微臣；知人之明，亦恐伤于圣鉴。”上不从。己未，以延龄判度支事。

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陆贽奏请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李巽暂时兼管度支，德宗准许了这一建议。不久，德宗又打算起用司农少卿裴延龄，陆贽进言认为：“如今度支使的职任，需要运输各种货物，平抑物价，如果刻薄吝啬，便会生出麻烦，如果宽容，便会姑息邪恶。裴延龄是一个荒诞虚妄的小人，起用他会震骇人们的视听。尸位素餐的罪责，固然应当有我这微末小臣的一份；若说到知人善任的明德，恐怕也会有损陛下圣明的裁鉴。”德宗不肯听从。己未（初六），德宗让裴延龄兼管度支事务。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

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洪水泛滥，淹死了两万余人，陆贽请求派遣使者赈济抚慰。德宗说：“听说损失很少，如果议行丰厚的抚恤，恐怕会生出奸诈欺骗的事情来。”陆贽上奏，大略是说：“世俗的弊病，往往是曲从人意，阿谀奉承，揣摩到人主喜欢什么，便夸大其辞，猜度到人主讨厌听见什么，便缩小其事。朝廷所采取的措制与防备失去凭依，问题就经常出在这里。”他又说：“赈济灾民，消耗的是资财，得到的是人心。如果不失去百姓的拥护，还用为缺少用度发愁吗！”德宗答应派遣使者，但又说：“既然淮西不向朝廷缴纳赋税，就不要派遣使者赈济他们了。”陆贽再次上奏认为：“陛下停息战事，隐忍包容，宽宥了那些作乱者的首领，对于这些处于下层的人们，自当加以怜惜。过去在诸侯国中秦国和晋国成了仇敌，秦穆公仍然救济晋国的饥荒，况且帝王招抚万邦，只有实行仁德与信义，宁可让别人辜负我们，不能让我们辜负别人。”八月，德宗派遣中书舍人京兆人奚陟等人前往各道宣诏抚慰遭受水灾的人们。

以前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德宗任命前任青州刺史李师古为平卢节度使。

韦皋攻维州，获其大将论赞热。

韦皋攻打维州，俘虏了吐蕃大将论赞热。

陆贽上言，以边储不赡，由措置失当，蓄敛乖宜，其略曰：“所谓措置失当者，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诚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互千里之地，莫相率从；缘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有寇至，方从中覆，比蒙征发赴援，寇已获胜罢归。吐蕃之比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馀，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由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故也。所谓蓄敛乖宜者，陛下顷设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此令初行，人皆悦慕。而有司竞为苟且，专事纤啬，岁稔则不时敛藏，艰食则抑使收籴。遂使豪家、贪吏，反操利权，贱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又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又多支充直。穷边寒不可衣，鬻无所售，上既无信于下，下亦以伪应之，度支物估转高，军城谷价转贵。度支以苟售滞货为功利，军城以所得加价为羡馀。虽设巡院，转成橐。至有空申簿帐，伪指仓，计其数则亿万有馀，考其实则百十不足。”

陆贽进言认为，边疆的储备不充足，是由于处理不恰当，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他大略是说：“所说的处理不恰当，指的是戍边的士兵不由守边的将领管辖，守边的将领不由元帅统领，以至于有时对同一城中的将士，同一军中的官兵，朝廷都分别派遣中使监督，是按不同的诏旨委以职任。朝廷所划分的军镇绵亘在远届千里的土地上，无法相互统属；沿着边疆布置了十万军队，没有设置主谋的人物。每当有敌寇前来，也正好是自己内部倾轧瓦解之时，及至得到朝廷征调的军队前来救援时，敌寇已经取得胜利，罢兵而归了。吐蕃与大唐相比，众多与寡少不相匹敌，工巧与拙笨不能对比。然而吐蕃发动进攻，还有余力，我军处于防守，仍然力量不足。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他们发布命令是由将领掌管，我军的调度管束却由朝廷控制；他们的兵力合成一个整体，而我军的各部却是分散的。所说的对粮食的储积和征收都不合时宜，指的是前不久陛下规定由官府前往军屯处收购粮食以便节省运输的办法，命令付给人们加倍的粮食价钱，以示勉励农耕的措施。这一命令实行的初期，百姓们都是悦服而向往的。然而，有关部门争相得过且过地混日子，专门干琐屑悭吝的事情。年景丰收时，有关部门不肯将粮食按时征收并储存起来；五谷欠收时，他们却强行指使有关人员收购粮食。于是，使豪门富室、贪官污吏反而掌握了财利的权柄，用贱价向人们收购粮食，等到公家与私人缺粮时再卖出去。加之，有一些权势之家、亲近宠幸之臣、游食之人委托军镇低价收买粮食，再运往京城，高价出售。而且人们往往支付葛布麻布充当粮食的价值，致使荒远的边疆在严寒季节穿不上衣服，买不到布料。既然上面对下面不讲信用，下面也就以欺诈回报上面。度支规定的物价变得高了，军镇的谷价就变得贵了。度支通过随意售出滞销的货物获取利益，军镇从粮食的加价中得到额外的收入。虽然设有巡院访查各地，实际上巡院反而成了藏污纳垢之所，以至于有人凭空申报帐目，虚指粮食储存，计算粮食数额虽然超过亿万，考核存粮的实况却不足十分之一。”

又曰：“旧制以关中用度之多，岁运东方租米，至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计费损，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患者，则曰：“每至秋成之时，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臣以两家之论，互有长短，将制国用，须权重轻。食不足而财有馀，则弛于积财而务实仓廪；食有馀而财不足，则缓于积食而啬用货泉。近岁关辅屡丰，公储委积，足给数年；今夏江、淮水潦，米贵加倍，人多流庸。关辅以谷贱伤农，宜加价以籴而无钱；江、淮以谷贵人困，宜减价以粜而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谓习见闻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钱，运至东渭桥，僦直又约二百，米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耗其九而存其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顷者每年自江、湖、淮、浙运米百一十万斛，至河阴留四十万斛，贮河阴仓，至陕州又留三十万斛，贮太原仓，馀四十万斛输东渭桥。今河阴、太原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馀万斛，京兆诸县斗米不过直钱七十，请令来年江、淮止运三十万斛至河阴，河阴、陕州以次运至东渭桥，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于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缺数，斗用百线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

陆贽又说：“依据原有的制度，由于关中费用浩繁，每年都需要从东部地区运输租米，以至于有一斗钱运一斗米的说法。对此，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通达当时需要的人便会说：”国家的大事，不应该计较损耗，虽然知道运粮劳苦烦剧，但是不可废止。‘只晓得眼前利益而不懂得预防长远忧患的人又会说：“每到秋天庄稼收获时，只让官府在京城周围和籴，这既容易把事情办好，又足以勉励农耕。’我认为这两派的议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想节制国家的用度，必须权衡轻重。如果粮食不足而钱财有余，便应该延缓钱财积累，而务必使粮仓充盈起来；如果粮食有余而钱财不足，便应该推迟储备粮食，而节省使用货币。近年以来，关中地区连年丰收，公家储备的粮食积聚起来，足够供应好几年。今年夏天，江淮地带雨水成灾，粮米贵了一倍，有许多人流亡他乡，沦为雇工。关中地区因谷物跌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应当提高粮价收购，但没有钱。江淮地区因谷物昂贵，百姓困窘，应当降低粮价出售，但没有米。现在反而将江淮地区所缺少的粮食运送出来，用以增益粮食已经有余的关中地区，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晓得见闻之谈而不能够通达当时需要的人。如今江淮地区一斗米价值一百五十钱，运送到东渭桥，雇运的价钱每斗大约又要付二百钱，米碾磨不精，而且放陈了，所以在京城的价钱尤其低贱。根据市司公布的本月的价钱，一斗米的售价为三十七钱。耗费了米价的十分之九而仅剩下十分之一，让江淮地区的百姓挨饿，却又损害关中地区农民的利益，象这样办事，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误。不久以前，每年从江、湖、淮、浙运米一百一十万斛，运到河阴，留下四十万斛，储存在河阴仓，运到陕州，再留下三十万斛，储存在太原仓，剩下的四十万斛输送到东渭桥。现在，河阴仓和太原仓现存的米仍然有三百二十多万斛，京兆府所属各县每斗米不过值七十钱。请让江淮地区明年只运送三十万斛到河阴，再让河阴、陕州依次运送到东渭桥，将江淮地区停止运送的八十万斛米，委托转运使，每斗定价八十钱，运往发生水灾的州县出售，以便救助缺乏粮食的人，算来可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少雇运钱六十九万缗。请让户部首先拿出钱二十万缗，交给京兆府，让京兆府收购粮米，以便弥补东渭桥仓缺运的数额，可以每斗定价一百钱，以使农民得到好处。请再拿出钱一百零二万六千缗，交给边疆军镇，让各军镇购进可供十万人吃一年的粮食。剩下的钱十万四千缗，可以用来充当明年和籴的本钱。对江淮地区的米钱和雇运钱，一并委托转运使经折算后购买绫、绢、、绵，运往京城，偿还原先向户部所借的钱。”

九月，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备浸充。

九月，德宗颁诏命令西北边疆官府以高价收购粮食，以便充实粮仓的储备。于是，边地的储备逐渐充足起来。

冬，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一月，壬子朔（初一），出现日食。

吐蕃、云南日益相猜，每云南兵至境上，吐蕃辄亦发兵，声言相应，实为之备。辛酉，韦皋复遗云南王书，欲与共袭吐蕃，驱之云岭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独与云南筑大城于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吐蕃与云南的互相猜疑与日俱增。每当云南的兵马开到边境上，吐蕃总是也派出兵马，声称前来接应，实际上是在防备云南。辛酉（十日），韦皋再次给云南王送去书信，希望与云南一起袭击吐蕃，将他们驱逐到云岭以外，全部摧毁吐蕃的城关堡垒，仅与云南在边境上修筑起一座大城，设置戍守人员自相保卫，永远像一家人般地和睦相处。

左庶子姜公辅久不迁官，诣陆贽求迁，贽密语之曰：“闻窦相屡奏拟，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辅惧，请为道士。上问其故，公辅不敢泄贽语，以闻参言为对。上怒参归怨于君；己巳，贬公辅为吉州别驾，又遣中使责参。

左庶子姜公辅长期没有升官，便到陆贽处请求提升。陆贽暗中告诉他说：“听说窦相屡次上奏准备提升你，皇上不肯允许，而且说了恼怒你的话。”姜公辅害怕，请求去做道士。德宗询问其中的原故，姜公辅不敢泄露陆贽说的话，便回答说这是听窦参说的。皇帝恼怒窦参把怨恨推给君主，己巳（十八日），将姜公辅贬为吉州别驾，还派遣中使去责备窦参。

庚午，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奏败吐蕃于芳州及黑水堡。

庚午（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上奏说，他们在芳州与黑水堡打败吐蕃。

初，李纳以棣州蛤有盐利，城而据之；又戍德州之南三汊城，以通田绪之路。及李师古袭位，王武俊以其年少，轻之，是月，引兵屯德、棣，将取蛤及三汊城；师古遣赵镐将兵拒之。上遣中使谕止之，武俊乃还。

当初，李纳因棣州的蛤有盐产之利，便在那里筑城据守，还戍守德州南面的三汊城，以便打通与田绪联系的道路。及到李师古承袭节度使职位以后，王武俊因李师古年纪还轻，便轻视他。就在这一月，王武俊领兵在德州与棣州驻扎，准备攻取蛤与三汊城，李师古派遣赵镐领兵抵御他。德宗派遣中使劝告王武俊罢手，于是王武俊领兵而回。

初，刘怦薨，刘济在莫州，其母弟在父侧，以父命召济而以军府授之。济以为瀛州刺史，许他日代己。既而济用其子为副大使，怨之，擅通表朝廷，遣兵千人防秋。济怒，发兵击，破之。

当初，刘怦去世时，刘济正在莫州，他的同母弟刘正在父亲身边，便以父亲的名义召回刘济，将节度使的军府交给了他。刘济让刘出任瀛州刺史，向他许下将来由他代替自己的诺言。不久，刘济起用自己的儿子为副大使，刘怨恨刘济，便擅自向朝廷上表，派兵一千人参加防御吐蕃。刘济大怒，派兵进击刘，并打败了他。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募才勇之士以易贩鬻者，监军窦文场恶之。会良器妻族饮醉，寓宿宫舍。十二月，丙戌，良器坐左迁右领军。自是宦官始专军政。

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招募既有才干、又很勇敢的人们更换军中的买卖人，监军窦文场憎恶他。恰巧柏良器妻子的族人喝醉了酒，曾在宫中值宿的房舍中过夜。十二月，丙戌（初五），柏良器获罪，贬为右领军。自此，宦官开始专擅军中大政。

九年（祭酉、793 ）

九年（癸酉，公元793 年）

春，正月，癸卯，初税茶。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税一，从盐铁使张滂之请也。滂奏：“去岁水灾减税，用度不足，请税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税茶之钱，令所在别贮，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税。”自是岁收茶税钱四十万缗，未尝以救水旱也。

春季，正月，癸卯（二十四日），开始征收茶税。凡是生产茶叶的州、县以及通往茶山的重要道路，都要估算茶叶的价值，收取十分之一的茶税，这是听从盐铁使张滂的建议才实行的。张滂上奏：“去年因发生水灾而减少税收，国家的费用不够，请征收茶税来补足税收的缺额。从明年以后，对征收茶税得到钱，可以让征收茶税所在地另行储存，等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此钱代替百姓的田税。”自此以后，朝廷每年征收茶税得钱四十万缗，但不曾用来救济水旱灾害。

滂又奏：“奸人销钱为铜器以求赢，请悉禁铜器。铜山听人开采，无得私卖。”

张滂又上奏说：“邪恶的人将钱熔化，铸成铜器，借以求利。请禁止制造一切铜器，任凭人们开采产铜的矿山，但不能私自出卖。”

二月，甲寅，以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二月，甲寅（初五），德宗任命义武留后张升云为节度使。

初，盐州既陷，塞外无复保障；吐蕃常阻绝灵武，侵扰坊。辛酉，诏发兵三万五千人城盐州，又诏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城之二旬而毕；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之，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木波堡，由是灵、夏、河西获安。

当初，盐州陷落以后，边疆地区不再有防守的屏障，吐蕃经常截断灵武的通路，侵害搅扰州、坊州。辛酉（十二日），德宗颁诏派兵三万五千人修筑盐州城，还颁诏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自派兵深入吐蕃地区，以便分散吐蕃的势力。盐州城经二十天的修筑便告竣了，朝廷命令盐州节度使杜彦光前往戍守，命令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以后，灵州、夏州、河西一带获得安宁。

上使人谕陆贽，以“要重之事，勿对赵憬陈论，当密封手疏以闻；”又“苗粲以父晋卿往年摄政，尝有不臣之言，诸子皆与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亦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贽上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赵憬得闻，陛下已至劳神，委曲防护。是于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迹同事殊，鲜克以济。恐爽无私之德，且伤不吝之明。”又曰：“爵人必于朝，刑人必于市，惟恐众之不睹，事之不彰。君上行之无愧心，兆庶听之无疑议，受赏安之无怍色，当刑居之无怨言，此圣王所以宣明典章，与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谮诉之事，多非信实之言，利于中伤，惧于公辩。或云岁月已久，不可究寻；或云事体有妨，须为隐忍；或云恶迹未露，宜假他事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责辱。词皆近于情理，意实苞于矫诬，伤善售奸，莫斯为甚！若晋卿父子实有大罪，则当公议典宪；若被诬枉，岂令阴受播迁。夫听讼辨谗，必求情辨迹，情见迹著，辞服理穷，然后加刑罚焉，是以下无冤人，上无谬听。”又曰：“监临受贿，盈尺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见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则遇却者疑乎见拒而不通矣；若俱辞不受，则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复何嫌阻之有乎！”

德宗让人告诉陆贽，说是“对于机要而重大的事情，不要当着赵憬的面陈述议论，应当将亲手所写的奏疏密封后上报朕闻知。”又说：“苗粲因他的父亲苗晋卿当年代理朝政时，曾经有过不合臣礼的言论，几个儿子都与古代帝王的名字相同，现在不准备公开驱逐他，对他的兄弟也分别授给外地的官职，但不能让他们接近驻扎军队的地方。”又说：“你清廉谨慎得太过分了，对于各道赠送的物品，一概拒不接受，恐怕在事情的情理上是讲不通的。比如马鞭、长靴一类的东西，接受了也无伤事体。”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昨天我上奏的事情，只有赵憬知道，陛下已经极为劳心费神，辗转曲折地提防回护。这表明陛下在亲近信任的大臣中间，行为举止还有种种拘束。然而，外面表现出来的迹象相同，而内里包含的事实不同，很少能够把事情办好。恐怕会违背毫无私心的德行，而且损害不惜改过的明智。”他又说：“一定要在朝廷上给人以爵赏，一定要在闹市中处人以死刑，这是惟恐大家看不见这些事情，事情办理得不够显明。君主问心无愧地实行赏罚，百姓毫无疑义地听任处治，接受奖赏的人毫无愧色地安心受赏，应当受刑的人毫无怨言地接受惩处，这是圣明的君主发扬光大法令制度，并与百姓公开共同遵行的结果啊。凡是谗言诽谤的事情，多数不是实在可信的言论，利于阴谋陷害而害怕公开论辩。一旦进行公开论辩，有的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以追究下去；有的说妨碍事情的体统，需要克制忍耐；有的说不良的行迹还没有暴露出来，最好以其他事情为借口；有的说只要抛弃他本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明确表示责备与侮辱呢？这些措词都与情理接近，而其中实在包藏着假托名义、诬陷别人的意图，伤害善良，散布邪恶，没有比这些说法更为严重的了！倘若苗晋卿父子确实有大罪恶，那就应当公开按照法律议处；如果他们遭到不实之辞的冤屈，怎么能够让他们暗中遭受流亡迁徙？一般说来，听取诉讼，分辨谗言，必须寻求实情，辨别形迹。实情显现，形迹昭著，无话可说而无理可辩，这时再施加刑罚。由此下面才没有遭受冤屈的人，上面才没有错听人言的过失。”他又说：“监督有关部门的长官收受贿赂，只要所得财物折为布帛以后满了一尺，便以刑律相加。下至卑微的士民属吏，尚且该当严格禁止行贿，何况宰相是风俗教化的倡导者，怎么反而能够放过他们受贿的行为呢！贿赂的途径一经打通，反复实行，就会益加严重，赠送马鞭和长靴没有止息，必然发展到赠送金玉。眼睛看见愿意得到的东西，怎么能够在心中自行打消得到它的念头呢！已经跟赠物人结交了私情，怎么能够中途拒绝他的请求呢！所以，如果不断绝行贿的涓涓细流，就要填满溪涧沟壑而泛滥成灾了！”他又说：“假如对赠送的物品有的接受，有的推却，赠品被推却了的人便会怀疑自己遭受拒绝而办事难以顺利。如果一概推辞而不接受，人们便都知道不接受赠品才是通常的道理，又怎么会生出疑虑来呢！”

初，窦参恶左司郎中李巽，出为常州刺史。及参贬郴州，巽为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遗参绢五十匹，巽奏参交结藩镇。上大怒，欲杀参，陆贽以为参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复遣中使谓贽曰：“参交结中外，其意难测，社稷事重，卿速进文书处分。”贽上言：“参朝廷大臣，诛之不可无名。昔刘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今众议为之愤邑，叛臣得以为辞。参贪纵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潜怀异图，事迹暧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骇动不细。窦参于臣无分，陛下所知，岂欲营救其人，盖惜典刑不滥。”三月，更贬参欢州司马，男女皆配流。

当初，窦参嫌恶左司郎中李巽，将他斥逐为常州刺史。及至窦参被贬为郴州别驾时，李巽正担任湖南观察使。汴州节度使刘士宁赠给窦参绢帛五十匹，李巽申奏窦参与藩镇交往。德宗非常气愤，打算杀掉窦参，陆贽认为窦参的罪过不至于处死，德宗才没有处死窦参。不久，德宗又派遣中使对陆贽说：“窦参与朝廷内外官员交往，他的意图难以测度，这关系到国家存亡，事情重大，你快奏进一份处治他的公文。”陆贽进言说：“窦参是朝廷大臣，要诛杀他不能没有名义。过去，刘晏被处死时，罪状不够清楚，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议论，为他愤懑不平，而背叛朝廷的臣属却在其中找到借口。窦参贪婪放纵，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至于说他是否暗中包藏别的图谋，事情的迹象还模糊不清。如果不进行审讯，骤然间便将他治以重罪，对舆论的惊动不算太小。窦参和我没有情分，这是陛下所了解的。这并不是我打算营救他这个人，而是顾惜朝廷的常规，不宜越轨而行。”三月，德宗又将窦参贬为州司马，家中男女人口一概被发配到边远地方。

上又命理其亲党，贽奏：“罪有首从，法有重轻，参既蒙宥，亲党亦应末减；况参得罪之初，私党并已连坐，人心久定，请更不问。”从之。上又欲籍其家赀，贽曰：“在法，反逆者尽没其财，赃污者止征所犯，皆须结正施刑，然后收藉。今罪法未详，陛下已存惠贷，若簿录其家，恐以财伤义。”时宦官左右恨参尤深，谤毁不已。参未至欢州，竟赐死于路。窦申杖杀，货财、奴婢悉传送京师。

德宗又命令处治与窦参亲近的同党，陆贽上奏说：“犯罪有主犯与胁从的区分，刑法有重惩与轻处的不同，既然窦参蒙受宽宥，与他亲近的同党也应该从轻论罪。况且窦参刚刚被判罪时，他私结的党羽已经一并连带受罚，现在人心久已安定下来，请不要再追究下去。”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德宗又打算没收他全家的资财入官，陆贽说：“在刑法上明文规定，对于反叛忤逆的人，没收全部财产入官，对于盗窃贪污的人，只惩戒犯法者本人，而且都必须经过结案判定，才能施加刑罚，此后才能没收家产。如今对窦参没有详细地依法判罪，陛下对他已经存心加惠，予以宽恕，如果现在又要登记他的家产，恐怕会因财物而损害道义。”当时，宦官周围的人怀恨窦参尤其深切，对窦参的诽谤仍然没有止息。窦参没有到达州，德宗终于在半路上赐他自裁而死，窦申服杖刑而死，他们的财物和奴婢全部由驿站送往京城。

海州团练使张升，升云之弟，李纳之婿也，以父大祥归于定州，尝于公座骂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诏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升云闭城自守，屡遣使谢之，乃止。

海州团练使张升是张升云的弟弟，李纳的女婿。他因父亲两周年的忌日需要祭奠而回到定州，曾经在公开场合辱骂王武俊，王武俊将此事上奏朝廷。夏季，四月，丁丑（二十九日），德宗颁诏革除张升的官职，派遣中使用棍棒责打并囚禁了他。定州物产丰饶，王武俊经常希望得到此地，因此派兵袭取义丰，掳掠了安喜和无极的百姓一万多人，将他们迁徙到德州和棣州。张升云关闭城门，自行防守，屡次派遣使者向王武俊道歉，王武俊才停止了对他的攻掠。

上命李师古毁三汊城，师古奉诏；然常招聚亡命，有得罪于朝廷者，皆抚而用之。

德宗命令李师古毁除三汊城，李师古接受了诏旨。然而，他经常招募聚集逃亡的人，凡是对朝廷犯有罪过的人，他都抚慰并任用他们。

五月，甲辰，以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右丞卢迈守本官，并同平章事。迈，翰之族子也。憬疑陆贽恃恩，欲专大政，排己置之门下，多称疾不豫事，由是与贽有隙。

五月，甲辰（二十七日），德宗任命中书侍郎赵憬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义成节度使贾耽为右仆射，又让右丞卢迈署理本官，与贾耽一起同平章事。卢迈是卢翰的族侄。赵憬怀疑陆贽仗恩恃宠，准备独揽朝廷大政，将自己排挤到门下省，于是往往托病不问朝政。由此以后，他与陆贽便结下嫌隙。

陆贽上奏论备边六失，以为：“措置乖方，课责亏度，财匮于兵众，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

陆贽进上奏疏，论说边疆防御的六种过失。他认为：“处理办法违背方策，考核督责缺少法度，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

关东戍卒，不习土风，身苦边荒，心畏戎虏。国家资奉若骄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计归，张颐待哺；或利王师之败，乘扰攘而东溃；或拔弃城镇，摇远近之心。岂惟无益，实亦有损。复有犯刑谪徙者，既是无良之类，且加怀土之情，思乱幸灾，又甚戍卒。可谓措置乖方矣。

“来自关东的戍边士兵，不熟悉边疆固有的风俗习惯，身受边塞之困苦，心中畏惧戎虏。朝廷像对骄生惯养的儿子那样拿出资财来奉养他们，像对女婿那样无原则地宽容他们。他们屈指计算归期，张嘴等待喂饭。有时在官军的失败中寻找方便，乘着混乱之机向东溃退；有时又舍弃城邑市镇，动摇远近各地的民心。让他们戍守边防，不但没有益处，实际上还有损害。戍边的士兵中更有触犯刑律流放而来的人，本来就是些不良之辈，再加上怀念故土的情绪，他们希图变乱兴起，庆幸灾祸发生，就比戍边的士兵更严重了。这些可以称作处理办法违背方策了。

自顷权移于下，柄失于朝，将之号令既鲜克行之于军，国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将，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仄；欲罚一有罪，复虑同晋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姑息之道，乃至于斯。故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体。可谓课责亏度矣。

“近来权力转移到下面，朝廷失去了权柄，将领发布的命令既很少能够在军队中执行，国家惯常的法规又不能够在将领中实施，上下务求相互姑息，苟且度日。朝廷打算奖赏一个有功劳的人，反而顾虎没有功劳的人会因此动荡不安；准备惩罚一个犯下罪过的人，又要顾虑与他狼狈为奸的人会因此忧虑不安。人们犯下的罪过，因克制忍耐而不能给以揭露；人们立下的功劳，因嫌猜疑惑而不能给与奖赏。无原则的宽容态度，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使忘记自身、竭尽忠诚的人在同辈中招致责备，使率领众人首先登上敌城的人在士兵中自取埋怨，使败坏军旅、逼迫朝廷的人心中没有一点渐愧与畏惧，使故意不肯按期发兵援救的人认为自己机智能干。这便是有节操的人痛楚悲伤，勇敢的人心灰意冷的原因。这可以称作考核督责缺少法度了。

虏每入寇，将帅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唯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闾井日耗，征求日繁，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岁以事边。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每当异族前来侵犯时，将帅交相推委倚靠，没有人敢于查问，凭空张扬敌军的声势上报朝廷，就说是兵力太少，不能抵敌。朝廷未能检查实情，只是致力于征调人马，增加兵力，结果没有增益防备的功效，反而使军需供应更加疲困。村落百姓日益消耗，官府索求日益繁多。用在编人户倾家荡产才交纳上来的物资，加上有关部门专卖食盐与征收酒税的钱财，将这些收入合在一起，每年拿来从事边备，这可以称作资财被众多的士兵所耗尽了。

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已，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号令不贰，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机会靡愆，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者也。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番，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中兴以来，未遑外讨，抗两蕃者亦朔方、泾原、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自顷分朔方之地，建牙拥节者凡三使焉，其馀镇军，数目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俟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吐蕃全国可以拿起兵器当兵的人，只抵得上大唐十几个大郡的人数罢了。一有战事发生，大唐便害怕他们人马众多，不敢抵抗他们，战事平息以后，大唐又忌惮他们强盛，不敢侵犯他们，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实在是由于大唐军队需要接受许多部门的指挥，而吐蕃军队却集中在一个将领的统帅之下的原故。一般说来，如果军队的统帅是专一的，便会使人心不分散，号令不重复，军队的进退可以整齐划一，行军的快慢能够符合统帅的意愿，不会丧失战机，军队的气势自然壮盛。这便是变少成多，变弱为强的原因啊。在开元、天宝年间，控制西北地区吐蕃、突厥两部番人，只有朔方、河西、陇右三处的节度使。国家中兴以来，来不及对外讨伐，抵抗吐蕃、回纥两部番人的，也只有朔方、泾原、陇石、河东四处的节度使罢了。不久前，朝廷划分朔方的地域，于是建立牙门、拥有旌节的便有三个节度使了，其余的镇军为数差不多还有四十个。军队的主帅一概接受特别诏旨的委任，朝廷还要各自派显贵的宦官前来监督，他们可以与军中主帅相互对抗，两人互不从属。每当边疆告急文书到来，朝廷这才命令他们盘算如何采取军事行动。既然没有军法不达，他们只好用宾客的礼节相互对待。大凡军事行动，是要讲究气势的。士气凝聚便旺盛，士气离散便消沉；声势会合便威猛，声势离析便衰弱。现在的边疆防御，声势衰微，士气消沉，这可以称作兵力被繁多的将领所分散了。

理戎之要，在于练核优劣之科以为衣食等级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虽有厚薄之殊而无觖望之衅。今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馀，终年勤苦之剧，然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怯于应敌，懈于服劳，衣粮所颁，厚逾数等。又有素非禁旅，本是边军，将校诡为媚词，因请遥隶神策，不离旧所，唯改旧名，其于廪赐之饶，遂有三倍之益。夫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苟未忘怀，孰能无愠！可谓怨生于不均矣。

“治理军队的关键，在于精细地核查将士的优劣品类，据以制定有关军饷等级的制度，使有能力的人盼望得到较好的待遇，使没有能力的人消除非份之想，虽然有待遇丰厚与菲薄的区别，但不会产生怨恨不满的事端。现在，在荒远的边境的土地上，长期镇守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遍体创伤，又长年经受无以复加的劳苦与艰辛。但是，供应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只限于本人，而这些东西通常都是被他们的妻子儿女分去一部分，所以他们经常面有饥寒之色。然而，在关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害怕与敌人应战，不愿意担承勤苦的劳作，但是颁发给他们的衣服与口粮，却高出好几个等级。又有平素就不属于禁军，本来就是边防军队的，他们的将领编造逢迎之辞，乘机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他们并不离开原来的驻地，只更改了原有的名称，便得到了丰饶的军饷颁赐，收到三倍的好处。所从事的工作没有不同，而颁发的给养却有区别，如果人们尚不能忘却利禄，有谁能够不恼怒呢？这可以称作怨恨由分配不均产生出来了。

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将在军，君使有所不受。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戎虏驰突，迅如风飙，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肯出师，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败丧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大凡打算选择任用将帅，必须事先考核验察他的品行与才能，对满意的人选，便派遣出去，对于不满意的人选，便退还回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近来，对边防军队的调动，由规划到决断，多数出于陛下的心意，选拔安排军中的将领，首先要求容易辖制。增加部队的数目，借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减轻他们的职任，借以削弱他们的心志，于是使他们即便不符合军队的实情也要服从命令，即便违反事情的处理也要服从命令。异族兵马奔驰冲突，像暴风一样迅速，而我军由驿站传递文书上报朝廷，却需要一整月的时间才能答复下来。守卫疆土的将领因兵力微少而不敢抵抗敌军，分守军镇的将领因没有诏命而不肯出兵。敌军纵兵掳掠以后便撤退了，这时将领们便陈述功劳，向朝廷报捷。在兵败人亡时，他们便将损失减少到百分之一；在有所俘获时，他们便将所得由一百张扬成一千。将帅既庆幸朝廷统揽全局，不用为朝廷加罪担忧，陛下又认为自己独操大权，不再追究事情的真伪。这可以称战机因朝廷在远处控制而丧失了。

臣愚谓宜罢诸道将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粮，募戍卒愿留及蕃、汉子弟以给之。又多开屯田，官为收籴，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农，与夫倏来忽往者，岂可同等而论哉！又宜择文武能臣为陇右、朔方、河东三元帅，分统缘边诸节度使，有非要者，随所便近而并之。然后减奸滥虚浮之费以丰财，定衣粮等级之制以和众，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悬赏罚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则戎狄威怀，疆场宁谧矣！“上虽不能尽从，心甚重之。

“依我愚见，应当废止征调各道将士防御吐蕃的制度，命令各道只供应衣服与口粮，召募愿意留下来的戍边士兵以及番族人、汉族人的子弟，将各道提供的给养供应他们。还要大量开辟屯田，由官府收购屯田收获和粮食。敌寇到来，屯田上的士兵每个人都要自行参加战斗，农忙之时，屯田上的士兵每一家都要自行努力务农，这与那种频繁调动士兵、来去匆忙的情况相比，难道能够同日而语吗！还应该选拔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出任陇右、朔方、河东三处的元帅，让他们分别统领分布在边境一带的各位节度使，对于不够重要的节镇，按照方便与就近加以合并。此后，还要减少不正当和不切实的费用，以使资财充实起来；确定有关屯田将士的衣服、口粮的等级，以调整将士之间的关系；弘扬委托信任将帅的原则，以显示将帅的作用；公布奖赏与惩罚的典章，以考核屯田将士的成绩。这样，异族便会畏服归附，国家的边境便会安宁了。”虽然德宗未能完全听从他的建议，但在内心却对他非常推重。

韦皋遣大将董等将兵出西山，破吐蕃之众，拔堡栅五十馀。

韦皋派遣大将董等人领兵开出西山，打败吐蕃的兵马，攻克堡垒、栅栏五十多处。

丙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罢为礼部尚书。

丙午（二十九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董晋被罢免为礼部尚书。

云南王异牟寻遣使者三辈，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赍生金、丹砂诣韦皋，金以示坚，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皋所与书为信，皆达成都。异牟寻上表请弃吐蕃归唐，并遗皋帛书，自称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皋遣其使者诣长安，并上表贺。上赐异牟寻诏书，令皋遣使慰抚之。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使者共三批，一批取道戎州，一批取道黔州，一批取道安南，各自携带着金矿石和砂前往韦皋处，金矿石用以表示心地坚定，砂用以表示心地真诚。云南又将韦皋给他们写的书信分成三份作为凭信，全都带到成都。异牟寻上表请求背弃吐蕃，归顺唐朝，并且给韦皋送去用丝织品写成的文书，称自己为唐云南王孙、吐蕃赞普义弟日东王。韦皋打发云南使者前往长安，并且上表祝贺。德宗向异牟寻颁赐了诏书，命令韦皋派遣使者慰问安抚云南。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为相，百官白事，更让不言。秋，七月，奏请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笔以处政事，旬日一易；诏从之。其后日一易之。

贾耽、陆贽、赵憬、卢迈四人担任宰相，对百官禀报的事情交互推让，不肯发言。秋季，七月，他们上奏请求依据至德年间的惯例，由各位宰相轮流在政事堂执笔，以便处理行政事务，每十天一换人。德宗颁诏同意此议。后来，又改为一天一换人。

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逋租王，先皆役属吐蕃，至是各帅众内附。韦皋处之于维、保、霸州，给以耕牛种粮。立志、陀、辟和入朝，皆拜官，厚赐而遣之。

居住在剑南、西山一带的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以及逋租王，原先都臣属于吐蕃，受其役使，至此，他们各自率领本部人众归附。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州、保州和霸州，供给他们耕牛与粮种。汤立志、罗陀、董辟和入京朝见，德宗一律授给官职，给他们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们回去。

癸卯，户部侍郎裴延龄奏：“自判度支以来，检责诸州欠负钱八百馀万缗，收诸州抽贯钱三百万缗，呈样物三十馀万缗，请别置欠负耗剩季库以掌之，染练物则别置月库以掌之。”诏从之。欠负皆贫人无可偿，徒存其数者，抽贯钱给用随尽，呈样、染练皆左藏正物。延龄徙置别库，虚张名数以惑上。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虚费吏人薄书而已。

癸卯（二十七日），户部侍郎裴延龄上奏说：“我自从兼管度支事务以来，查收各州亏欠钱计有八百多万缗，收取各州抽贯钱三百万缗，进呈上贡样品三十多万缗。请将归还亏欠和消耗所剩的钱另外交给季库掌管，而将着色熟绢另外交给月库掌管。”德宗颁诏同意此议。亏欠官府钱的，都是一些贫穷的人，无法偿还，徒然存留着亏欠的数额，抽贯钱用来支付用度，随用随光，进呈上贡样品与着色熟绢本来都是应归左藏储存的物品。裴延龄徒然将它们安放到别的仓库里，虚张名目与数额，以此迷惑德宗。德宗信以为真，认为他能够使国家富裕起来，因而宠爱他。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增加，只是白白浪费吏人帐薄罢了。

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延龄奏称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可牧厩马。上使有司阅视，无之，亦不罪也。

京城西面有一片污秽潮湿的地面，生长着几亩芦苇，裴延龄奏称在长安与咸阳一带有数百顷的坡地与水沼，可以放牧厩中的马匹。德宗让有关部门前去核实观看，并没有坡地与水沼，也不归罪他。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淫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唯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了。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

十年（甲戌，公元794 年）

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第五条，请求用征收的茶税钱来设置义仓，以便防备水旱灾害。他大略是说：“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征收茶税，每年大约可以得到钱五十万贯，原来的敕令要求将茶税钱储存在户部，用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现在，用这笔钱储备粮食，恰好符合以前的旨意。”

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

第六条，论述吞并土地的人家，私下收租比官府征税更为繁重。他大略是说：“如今在京城周围地区之内，每一亩田地，官府征税五升，但私人收租有的大约每亩多达一石，是官府征税的二十倍。降到中等田地，所收田租仍有半石。一般说来，土地，是归君王所有的，耕种，是由农夫完成的。然而，吞并土地的人居然在其中得到好处。”他又说：“希望对一切被占有的田地，预先规定限制性的条款，裁减田租的价钱，务必让贫困的人得到好处。法规可贵的是一定要实行下去，需要谨慎的是防止深究苛察。将制度设立得宽和一些是为了方便大众，将法令规定得严厉一些是为了惩诫违法者。要微微损伤一点富裕人家的收入，而稍稍照顾一下贫穷人家的利益，使富裕人家的损失并不致于有伤富足，而使对贫穷人家的照顾足以赈济穷困。这便是安定富人，体恤贫民的美好的筹措，是不可舍弃的啊。”

第二百三十五卷

唐纪五十一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贞元十年（甲戌、794 ）

唐纪五十一唐德宗贞元十年（甲戌，公元794 年）

六月，壬寅朔，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薨。其子殿中侍御史缄与抱真从甥元仲经谋，秘不发丧，诈为抱真表，求以职事授缄；又诈为其父书，遣裨将陈荣诣王武俊假货财。武俊怒曰：“吾与乃公厚善，欲同奖王室耳，岂与汝同恶邪！闻乃公已亡，乃敢不俟朝命而自立，又敢告我，况有求也！”使荣归，寄声质责缄。

六月，壬寅朔（初一），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去世。他的儿子殿中侍御史李缄，与李抱真的表外甥元仲经谋划，先不将李抱真去世的消息公告于众，伪造李抱真的表章，请求将节度使的职务授给李缄，还伪造他父亲的书信，派遣副将陈荣前往王武俊处借用钱财。王武俊生气地说：“我与你父亲深深交好，是为了共同辅助朝廷而已，怎么会与你狼狈为奸呢！听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你竟敢不等待朝廷的任命便擅自继位，还敢告诉我，况且有求于我！”他让陈荣回去，口头传达他对李缄的质问与责备。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汝州梁人也，素以义勇闻。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进往观变，且以军事委王延贵。守进至上党，缄称抱真有疾不能见。三日，缄乃严兵诣守进，守进谓之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馆，令王延贵权知军事。侍御宜发丧行服。”缄愕然，出，谓诸将曰：“朝廷不许缄掌事，诸君意如何？”莫对。缄惧，乃归发丧，以使印及管钥授监军。守进召延贵，宣口诏令视事，趣缄赴东都。元仲经出走，延贵悉归罪于仲经，捕斩之。诏以延贵权知昭义军事。

昭义步军都虞候王延贵，是汝州梁地人氏，平素以见义勇为知名。德宗知道李抱真已经去世了，便派遣中使第五守进前去观察形势的变化，将要把军中事务交付给王延贵。第五守进来到上党时，李缄声称李抱真重病在身，不能接见。过了三天，李缄才全副武装地去见第五守进，第五守进告诉他说：“朝廷已经知道李相公去世了，已命令王延贵暂且代理军中事务。你最好还是将消息公之于众，为你父亲服丧守孝吧。”李缄惊讶不已，出来以后，他对各将领说：“朝廷不允许我执掌军中事务，诸位意下如何？”没有人回答他。李缄害怕了，便回去将李抱真的死讯公布于众，把节度使的印信和钥匙交给监军。第五守进召来王延贵，口头宣布诏旨，命令王延贵任职，催促李缄前往东都洛阳。元仲经外出逃走。王延贵把罪责全部加给元仲经，便逮捕并斩杀了他。德宗颁诏任命王延贵暂且代理昭义军中事务。

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献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银窠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赐《龟兹乐》，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诏当深思祖考，子子孙孙尽忠于唐。”异牟寻拜曰：“敢不谨承使者之命！”

云南王异牟寻派遣他的弟弟凑罗楝献上地图、土产贡物和吐蕃授给的金印，请求恢复南诏的国号。癸丑（十二日），德宗任命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赐给以银作底的金印，印文称作“贞元册南诏印”。袁滋来到云南国，异牟寻面向北方跪着接受了册封的印信，叩头至地，拜了两拜，接着便设宴招待使者，拿出玄宗赐给的两个银平脱马头盘，给袁滋看，还指着年迈的吹笛者和歌女说：“皇帝赐给《龟兹乐》时带来的乐工，只有这两个人还活着。”袁滋说：“南诏应当深深仰慕祖先的事迹，了子孙孙对唐朝竭尽忠心。”异牟寻行着礼说：“我怎敢不恭谨地承受使者的教导！”

赐义武节度使张升云名茂昭。

德宗赐给义武节度使张升云新的名字，叫张茂昭。

御史中丞穆赞按度支吏脏罪，裴延龄欲出之，赞不从；延龄谮之，贬饶州别驾，朝士畏延龄侧目。赞，宁之子也。

御史中丞穆赞按察度支部门的官吏贪脏的罪行，裴延龄打算为他们开脱，穆赞不肯听从。于是，裴延龄诬陷他，使他被贬为饶州别驾，朝中百官对裴延龄畏惧得不敢正眼相看。穆赞是穆宁的儿子。

韦皋奏破吐蕃于峨和城。

韦皋奏报在峨和城打败吐蕃。

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名虔休。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德宗任命王延贵为昭义留后，赐给他新的名字，叫王虔休。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闻虔休为留后，意不平，表请以磁、邢、别为一镇。昭义精兵多在山东，谊厚以悦之。上屡遣中使谕之，不从。

昭义行军司马、摄州刺史元谊听说王虔休担任了留后，心中愤慨不满，上表请求将磁州、邢州、州另外组成一个节镇。昭义的精锐兵马多数驻扎在这三州，元谊给与丰厚的待遇，以便取悦他们。德宗屡次派遣中使晓示他，但他不肯听从。

临守将夏侯仲宣以城归虔休，虔休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裨将石定蕃等将兵五千击州；定蕃帅其众二千叛归谊，正卿退还。诏以谊为饶州刺史，谊不行；虔休自将兵攻之，引水以灌城。

临的守城将领夏侯仲宣率领全城归顺了王虔休，王虔休派遣磁州刺史马正卿督促副将石定蕃等人领兵五千人进击州。石定蕃率领他的部众二千人叛变投降元谊，马正卿撤退而还。德宗颁诏任命元谊为饶州刺史，元谊不肯前去就任。王虔休亲自领兵攻打元谊，还引来水淹灌州城。

黄少卿陷钦、横、浔、贵等州，攻孙公器于邕州。

黄少卿攻陷了钦、横、浔、贵等州，在邕州进攻孙公器。

九月，王虔休破元谊兵，进拔鸡泽。

九月，王虔休打败元谊的兵马，进军攻克鸡泽。

裴延龄奏称官吏太多，自今缺员请且勿补，收其俸为实府库。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裴延龄上奏声称官吏太多，从今以后，对于官吏中出现的缺员，请暂且不要补充，收取这部分薪俸，用来充实国家的库存。德宗打算修建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但无法找到，裴延龄说：“近来我在同州看到一处山谷，谷内有好几千棵树木，都是高八十尺的。”德宗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周围寻找上好的木材尚且无法找到，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木材？”裴延龄回答说：“上天生出珍贵的木材，当然是等待圣明的君主出世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期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些呢！”

延龄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延龄每奏对，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裴延龄上奏说：“左藏库执掌的物品损失遗落很多，近来由于检阅使去放帐簿，于是在垃圾中得到银子十三万两，成匹成段的布帛和零杂货物超过一百万。这都是已经丢弃的物品，也就成为额外的收入，应当全部搬到杂库去，好供给陛下另外颁敕支取使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承认这一说法，便上表直言声称：“这都是每月申报上奏的现存物品，请加以推究验查。”主持政务的长官请求命令三司详细审察，德宗没有答应，但也不责怪韦少华。每当裴延龄当面回答德宗提出的问题时，任意去说怪诞的事情，都是大家所不敢说、也不曾听说过的，裴延龄却将这些事情说得无可怀疑。德宗也知道裴延龄是荒诞虚妄的，但由于他喜欢恶意诬蔑别人，希望从他那里听到外间的事情，所以亲近厚待他。

群臣畏延龄有宠，莫敢言，惟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以职事相关，时证其妄，而陆贽独以身当之，日陈其不可用。十一月，壬申，贽上书极陈延龄奸诈，数其罪恶，其略曰：“延龄以聚敛为长策，以诡妄为嘉谋，以掊克敛怨为匪躬，以靖谮服谗为尽节，总典籍之所恶以为智术，冒圣哲之所戒以为行能，可谓尧代之共工，鲁邦之少卯也。迹其奸蠹，日长月滋，阴秘者固未尽彰，败露者尤难悉数。”又曰：“陛下若意其负谤，则诚宜亟为辩明。陛下若知其无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无诘问，延龄谓能蔽惑，不复惧思；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馀，愚弄朝廷，有同儿戏。”又曰：“矫诡之能，诬罔之辞，遇事辄行，应口便发，靡日不有，靡时不为，又难以备陈也。”又曰：“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又曰：“延龄凶妄，流布寰区，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舆台贱品，喧喧谈议，亿万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几！臣以卑鄙，任当台衡，情激于衷，虽欲罢而不能自默也。”书奏，上不悦，待延龄益厚。

群臣畏惧裴延龄得到宠爱，没有人敢于发言，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由于职分以内的事务与裴延龄有关联，所以时常证实他的虚妄，而陆贽独自以自身抵挡裴延龄，经常陈说他不可任用。十一月，壬申（初三），陆贽上书极力陈诉裴延龄的邪恶诡诈，数说他的罪恶，大略是说：“裴延龄将搜刮财货当作长远的方策，将诡诈妄为当作美善的计谋，将苛剥民财、聚集怨恨当作不顾及自身的忠心，将惯于诬陷，专进谗言当作竭尽臣下的节操，他汇总典藉所憎恶的东西，用来作为自己的智谋与权术，他冒犯圣人贤人的告诫，用来作为自己的品行与才能，可以称他为唐尧时代的共工，春秋时代鲁国的少正卯。考察他邪恶害政的行为，每天都在增长，每月都在滋蔓，隐秘着的事情固然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败露了的事情尤其难以数说。”他又说：“倘若陛下认为他蒙受了诽谤，那么，诚然应当赶快为他分辩明白。倘若陛下知道他不是善良之辈，又怎么能够为他容忍掩饰呢！”他又说：“陛下打算姑且保全护持他，对他从来不加责问，裴延龄以为他能够蒙蔽欺惑陛下，不再怀有畏惧的心思。他把东边的移动到西边去，就成为考课的成绩，将这边的拿到那边去，于是称额外的收入，如此欺骗玩弄朝廷，就如小儿游戏一般。”他又说：“裴延龄虚伪诡诈的才能，诬蔑不实的言辞，遇事便要表现，随口便要讲出，没有一天不发生这种事情，没有一时不在做这种事情，这是难以完全陈述出来的了。”他又说：“过去赵高指鹿为马，我认为鹿与马，就事物的常理说来还属于同一种类，哪里比得上裴延龄将存在的东西掩饰为不存在的东西，将不存在的东西指成存在的东西呢！”他又说：“裴延龄的凶顽虚妄，已经在全国传布开来，上自公侯卿相等陛下亲近的大臣，下至地位低下的人们，噪噪杂杂地谈说议论他的，有成千上万，但能够将此进言的人又有几个！我以低微鄙陋之身，担当着宰相大臣的职任，由于真情在内心中激荡不已，即使打算不再谈论此人，但我还是不能够自行沉默下去啊。”此书奏进以后，德宗很不高兴，反而愈加厚待裴延龄了。

十二月，王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州。元谊出兵击之，虔休不胜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十二月，王虔休乘着冰冻封合时，越过城壕，急速攻打州。元谊派出兵马向他进击，王虔休无法取胜，只好回军。日落时分，冰冻消融，王虔休的士兵死去的有一多半。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争之。所亲或规其太锐，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他无所恤。”裴延龄日短贽于上。赵憬之入相也，贽实引之，既而有憾于贽，密以贽所讥弹延龄事告延龄，故延龄益得以为计，上由是信延龄而不直贽。贽与憬约至上前极论延龄奸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无言。壬戌，贽罢为太子宾客。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因德宗知遇，对待他情义深厚，凡有不同意的事情，经常竭力争议。有些与他亲近的人规劝他说，这样做过于显露锋芒，陆贽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裴延龄天天在德宗面前指责陆贽的短处。赵憬出任宰相，实在是陆贽引荐了他。不久，他对陆贽有不满意的地方，便暗中将陆贽抨击裴延龄的事情告诉了裴延龄，所以裴延龄愈发能够做好预谋。从此，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认为陆贽是对的了。陆贽与赵憬约好了到德宗面前极力论说裴延龄的邪恶，德宗的怒气在脸色上都表现出来了，而赵憬却沉默不语。壬戌（二十三日），陆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初，勃海文王钦茂卒，子宏临早死，族弟元义立。元义猜虐，国人杀之，立宏临之子华屿，是为成王，改元中兴。华屿卒，复立钦茂少子嵩邻，是为康王，改元正历。

当初，勃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儿子大宏临早死，族弟大元义即位。大元义猜忌而残暴，国中的人们杀掉了他，拥立大宏临的儿子大华屿，这便是成王，年号更改为中兴。大华屿去世，又拥立大钦茂的小儿子大嵩邻，这便是康王，年号更改为正历。

十一年（乙亥、795 ）

十一年（乙亥，公元795 年）

春，二月，乙巳，册拜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春季，二月，乙巳（初七），册封大嵩邻为忽汗州都督、勃海王。

陆贽既罢相，裴延龄因谮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党于贽。会旱，延龄奏言：“贽等失势怨望，言于众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诸军刍粮，军中人马无所食，其事奈何！’以动摇众心，其意非止欲中伤臣而已。”后数日，上猎苑中，适有神策军士诉云：“度支不给马刍。”上意延龄言为信，遽还宫。夏，四月，壬戌，贬贽为忠州别驾，充为涪州长史，滂为汀州长史，为邵州长史。

陆贽被罢除宰相职务以后，裴延龄接着又诬陷京兆尹李充、卫尉卿张滂、前司农卿李偏袒陆贽。适逢天旱，裴延龄上奏说：“陆贽等人因失去权势而怨恨不满，他们对大家说：”天下干旱，百姓将要流离散亡了。度支亏欠各军粮草很多，军中的人马没有吃的，这种事情将怎么办才好！‘他们以此动摇大家的心意，他们的企图恐怕不限于中伤我一个人就算了事。“过了几天，德宗在禁苑中打猎，恰巧有神策军的将士申诉说：”度支不供给喂马的草料。“德宗猜测裴延龄的话是可信的，急忙回到宫中。夏季，四月，壬戌（二十五日），将陆贽贬为忠州别驾，李充贬为涪州长史，张滂贬为汀州长史，李贬为邵州长史。

初，阳城自处士征为谏议大夫，拜官不辞。未至京师，人皆想望风采，曰：“城必谏诤，死职下。”及至，诸谏官纷纷言事细碎，天子益厌苦之。而城方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人莫能窥其际，皆以为虚得名耳。前进士河南韩愈作争臣论以讥之，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问者，城揣知其意，辄强与酒。客或时先醉仆席上，城或时先醉卧客怀中，不能听客语。及陆贽等坐贬，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为罪且不测，无敢救者。城闻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杀无罪人。”即帅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为之营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谕遣之。于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阖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与仲舒等，已而连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万福，武人，年八十馀，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时朝夕相延龄，阳城曰：“脱以延龄为相，城当取白麻坏之，恸哭于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尽疏延龄过恶，欲密论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缮写，繁径以告延龄。延龄先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为妄，不之省。

当初，阳城由未做官的士人被征召为谏议大夫，对任命他的官职并不推辞。阳城还没有来到京城，人们便思慕他的风度文采，都说：“阳城肯定会直言规谏，效忠职守，以至于死的。”及至阳城来到朝廷以后，谏官们谈论政事时纷纷讲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德宗愈加厌烦不堪。然而，阳城却正与自己的两个弟弟以及宾客日夜开怀饮酒，人们对他摸不着边际，都认为他是虚有其名罢了。前进士河南人韩愈写了一篇《争臣论》来讥讽他，阳城也并不介意。有人打算前去质问阳城，阳城揣度清楚来人的用意以后，总是强劝来人饮酒，有时客人先醉倒在酒席上，有时阳城先醉躺在客人的怀抱中，不能听客人讲话了。及至陆贽等人获罪被贬以后，德宗的怒气尚未消散，朝廷内外恐惧不安，都认为对他们的罪罚将是难以测度的，因而没有人敢营救他们。阳城闻知此情，站起来说道：“不能让天子相信任用奸臣，杀害没有罪过的人。”他当即带领拾遗王仲舒、归登、右补阙熊执易、崔等人在延英门守候着，奏上疏章，论说裴延龄邪恶谄谀，而陆贽等人没有罪。德宗大怒，准备将阳城等人治罪，太子为此而出面营救，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使宰相宣旨让他们离去。当此时，金吾将军张万福听说谏官跪在延英殿阁进谏，便快步前往延英门，大声祝贺道：“朝廷有直言的臣下，天下肯定要太平了！”于是，他逐一拜谢阳城与王仲舒等人，随即连声大呼“太平万岁！太平万岁！”张万福是一员武将，年纪有八十多岁，自此以后，他的名声便为天下推重了。归登是归崇敬的儿子。当时，随时都有任命裴延龄为宰相的可能，阳城说：“倘若让裴延龄出任宰相，我就会将任命他的白麻诏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有个叫李繁的人，是李泌的儿子，阳城疏陈裴延龄的全部过失与罪恶，想秘密弹劾他，因李繁是旧友的儿子，便让他誊抄疏章，李繁却径直将此事告诉了裴延龄。裴延龄事先前往德宗处逐条自行解释，待到疏章送入内廷，德宗认为这是虚妄的，便不去观看这一疏章了。

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万馀众。

丙寅（二十九日），幽州奏报打败奚王啜利等六万多人。

回鹘奉诚可汗卒，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姓跌氏，辩慧有勇略，自天亲时典兵马用事，大臣诸酋长皆畏服之。既为可汗，冒姓药葛罗氏，遣使来告丧。自天亲可汗以上子孙幼稚者，皆内之阙庭。

回鹘奉诚可汗去世，没有子嗣，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国相骨咄禄为可汗。骨咄禄本来姓跌氏，善辩而有才智，勇敢而有谋略，自从天亲可汗以来，他便掌管军事，执掌大权，大臣和各部酋长都折服于他。骨咄禄当了可汗以后，冒充姓药葛罗氏，派遣使者前来上报丧事，还将天亲可汗以前各可汗年纪幼小的子孙后代，全部送交给朝廷。

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皆为节度使。

五月，丁丑（十一日），德宗将宣武留后李万荣、昭义左司马领留后王虔休同时任命为节度使。

甲申，河东节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监军王定远奏请以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说，神通之五世孙也。

甲申（十八日），河东节度使李自良去世。戊子（二十二日），监军王定远上奏请求任命行军司马李说为留后。李说是李神通的五世孙。

庚寅，遣秘书监张荐册拜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庚寅（二十四日），德宗派遣秘书监张荐册封回鹘可汗骨咄禄为腾里逻羽录没密施合胡禄毗伽怀信可汗。

癸巳，以李说为河东留后，知府事。说深德王定远，请铸监军印。监军有印自定远始。

癸巳（二十七日），德宗任命李说为河东留后，主管府中事宜。李说深深感激王定远，请求铸造监军的印信，监军有印信便是由王定远开始的。

秋，七月，丙寅朔，阳城改国子司业，坐言裴延龄故也。

秋季，七月，丙寅朔（初一），阳城被改任为国子司业，这是由于他揭露裴延龄而获罪的原故。

王定远自恃有功于李说，专河东军政，易置诸将；说不能尽从，由是有隙。定远以私怒拉杀大将彭令茵，埋马矢中，将士皆愤怒。，说奏其状，定远闻之，直诣说，拔刀刺之；说走免。定远召诸将，以箱贮敕及告身二十馀通，示之曰：“有敕，令说诣京师，以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君皆迁官。”众皆拜。大将马良辅窃视箱中，皆定远告身及所受敕也，乃麾众曰：“敕告皆伪，不可受也。”定远走登乾阳楼，呼其麾下，莫应，逾城而坠，为枯所伤而死。

王定远自己依仗着为李说立下功劳，便专擅河东的军事大政。调动各将领时，李说不能够完全听从他的意见，因此产生了嫌隙。王定远因私忿拉杀大将彭令茵，将他的尸体掩埋在马粪中，将士们都愤怒了。李说奏陈此事，王定远听说以后，径直来到李说处，拔刀刺杀李说，李说逃脱，得以幸免。王定远将各将领召集起来，拿出箱中存放着的敕书和与告身二十多通，一边给大家看，一边说：“我这里带着敕书，命令李说前往京城，任命行军司马李景略为留后，诸位全都提升官职。”大家都跪拜。大将马良辅偷偷向箱中看去，发现箱中放的都是王定远的告身和他所接受的敕书，于是指挥大家说：“敕书和告身都是假的，大家不能接受啊。”王定远跑出去，登上乾阳楼，招呼他的部下，部下无人答应，他在翻越城墙时摔了下来，被枯树枝戳伤致死。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薨。

八月，辛亥（十七日），司徒兼侍中北平庄武王马燧去世。

闰月，戊辰，元谊以州诈降；王虔休遣裨将将二千人入城，谊皆杀之。

闰八月，戊辰（初四），元谊让州诈称归降，王虔休派遣副将带领两千人进入城内，元谊将他们全部杀掉了。

九月，丁巳，加韦皋云南安抚使。

九月，丁巳（二十三日），德宗加封韦皋为云南安抚使。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恤士卒，猎于野，数日不归。怀直从父兄怀信为兵马使，因众心之怨，闭门拒之；怀直奔归京师。冬，十月，丁丑，以怀信为横海留后。

横海节度使程怀直，不肯体恤士兵，在野外打猎，好几天都不回来。程怀直的堂兄程怀信担任兵马使，趁着大家心怀不满，便关闭城门，不让程怀直进城，程怀直只好逃回京城。冬季，十月，丁丑（十四日），德宗任命程怀信为横海留后。

南诏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虏施、顺二蛮王。

南诏进攻吐蕃的昆明城，并占领了该城。南诏还俘虏了施、顺二蛮的国王。

十二年（丙子、796 ）

十二年（丙子，公元796 年）

春，正月，庚子，元谊、石定蕃等帅州兵五千人及其家人万馀口奔魏州；上释不问，命田绪安抚之。

春季，正月，庚子（初七），元谊、石定蕃等人率领州士兵五千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万余口逃奔魏州，德宗将他们的事情搁置下来，不予追问，还命令田绪安抚他们。

乙丑，以浑、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己巳，加严震、田绪、刘济、韦皋并同平章事；天下节度、观察使，悉加检校官以悦其意。

乙丑（疑误），德宗使浑、王武俊一并兼任中书令。己巳（疑误），德宗加封严震、田绪、刘济、韦皋一并同平章事，对全国的节度使、观察使，全部加封检校官职，以便取悦众人。

三月，甲午，韦皋奏降西南蛮高万唐等二万馀口。

三月，甲午（初二），韦皋奏报降服了西南蛮高万唐等共两万余口。

乙巳，以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使职如故。齐运无才能学术，专以柔佞得幸于上，每宰相对罢，则齐运次进决其议；或病卧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问之。

乙巳（十三日），德宗任命闲厩、宫苑使李齐运为礼部尚书，任命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所兼任的使职一如既往。李齐运既无才能，又无学术，专门使用阴柔诌谀的手段取得德宗的宠幸，每当宰相回答完德宗的问话以后，李齐运便接着上前裁定他们的主张。有时他卧病在家，德宗准备任命官员，便经常派遣中使到他家中征询他的意见。

丙子，韶王暹薨。

丙子（疑误），韶王李暹去世。

魏博节度使田绪尚嘉诚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为副大使。夏，四月，庚午，绪暴薨；左右匿之，使季安领军事，年十五。乙亥，发丧，推季安为留后。

魏博节度使田绪娶嘉诚公主为妻子，有庶出的儿子三人，其中田季安年纪最小，嘉诚公主将他认作自己的儿子，使他担当了副大使的职务。夏季，四月。庚午（初九），田绪突然去世，他的亲信将死讯隐瞒下来，让田季安统领军中事务，这时他才十五岁。乙亥（十四日），他们将田绪的死讯公布于众，推举田季安担任留后。

庚辰，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四门博士韦渠牟嘲谈辩给，上悦之，旬月，迁右补阙，始有宠。

庚辰（十九日），这一天是德宗的诞辰。依照惯例，应当让僧人、道士在麟德殿讲经论道，至此，开始让儒学之士参与其中。四门博士韦渠牟讥言讽语，很有辩论的口才，德宗赏识他。过了一个月，他被提升为右补阙，开始得到德宗宠幸。

五月，丙申，宁节度使张献甫暴薨，监军杨明义请都虞候杨朝晟权知留后。甲辰，以朝晟为宁节度使。

五月，丙申（初六），宁节度使张献甫突然去世，临军杨明义奏请使都虞候杨朝晟暂时代理留后事务。甲辰（十四日），德宗任命杨朝晟为宁节度使。

六月，乙丑，以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皆为护军中尉，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皆为中护军。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至是，文场讽宰相比统军降麻。翰林学士郑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为著令也？”上乃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耳，衣绯者无几。自辅国以来，堕坏制度。朕今用尔，不谓无私。若复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谓尔胁我为之矣。”文场叩头谢。遂焚其麻，命并统军自今中书降敕。明日，上谓曰：“宰相不能违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时窦、霍势倾中外，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矣。

六月，乙丑（初六），德宗命监句当左神策窦文场、监句当右神策霍仙鸣都担任护军中尉，命监左神威军使张尚进、监右神威军使焦希望都担任中护军。当初，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比照六部尚书，用来安置免除节镇职务的节度使，相沿使用麻纸书写制书。至此，窦文场婉言劝说宰相，对护军中尉、中护军的任命要比照任命统军的成例，颁降白麻纸诏书。翰林学士郑上奏说：“根据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现在要用白麻纸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这是特别以此宠任窦文场呢，还是就此便成为定式呢？”于是，德宗对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不超过员外将军置同正品而己，连穿戴绯色朝服的都没有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败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使用白麻纸书写的制书向天下宣告，肯定要说这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叩头认错。于是德宗烧掉任命中尉的白麻纸制书，命令从今以后连同统军的任命也由中书省颁降敕书。第二天，德宗对郑说：“连宰相都不能违抗宦官的意旨，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这时候，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藩镇的将领与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中职务尊贵、掌握枢要的官员也有出于宦官门下的了。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风，昏不知事，霍仙鸣荐宣武押牙刘沐可委军政。辛巳，以沐为行军司马。

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中风，神志昏迷，不晓事务，霍仙鸣推荐宣武押牙刘沐可以委以军中大政。辛巳（二十二日），德宗任命刘沐为行军司马。

宣歙观察使刘赞卒。

宣歙观察使刘赞去世。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还宫以来，尤专意聚敛，藩镇多以进奉市恩，皆云“税外方圆”，亦云“用度羡馀”，其实或割留常赋，或增敛百姓，或减刻利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进，韦皋在西川有日进。其后常州刺史济源裴肃以进奉迁浙东观察使，刺史进奉自肃始。及刘赞卒，判官严绶掌留务，竭府库以进奉，征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奉自绶始。绶，蜀人也。

当初，德宗因在奉天时财政窘迫困乏，所以自从回到官廷以来，尤其注意搜刮财货。许多藩镇凭着进献贡物来换取德宗的恩宠，贡物都称作“税外方圆”，也称作“用度羡余”，实际上有的是从固定税收中分割出一部分留下来，有的对百姓增加征税的数额，有的削减官吏的俸禄，有的贩卖蔬菜瓜果，经常是藩镇官员中饱私，真正能够进献上去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李兼在江西每月都要进献贡物，韦皋在西川每天都要进献贡物。后来，常州刺史济源人裴肃凭着进献贡物被升任为浙东观察使，刺史进献贡物便是由裴肃开始的。及至刘赞去世，判官严绶掌管留后事务，竭尽库存来进献贡物，被征召为刑部员外郎，幕僚进贡物便是由严绶开始的。严绶是蜀地人。

李万荣疾病，其子为兵马使。甲申，集诸将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以不忧军事，斥之外县。上遣中使第五守进至汴州，宣慰始毕，军士十余人呼曰：“兵马使勤劳无赏；刘沐何人，为行军司马！”沐惧，阳中风，舁出。军士又呼曰：“仓官刘叔何给纳有奸。”杀而食之。又欲斫守进，止之。又杀伊娄说、张丕。都虞候匡城邓惟恭与万荣乡里相善，万荣常委以腹心，亦倚之。至是，惟恭与监军俱文珍谋，执，送京师。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以万荣为太子少保，贬虔州司马。丙申，万荣薨。

李万荣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担任兵马使的职务。甲申（二十五日），李召集各将领，指责李湛、伊娄说、张丕不关心军中事务，将他们摈斥到外县去了。德宗派遣中使第五守进来到汴州，他才将抚慰的诏旨宣布完毕，便有十多个军士大声喊道：“兵马使辛勤劳苦，但没有奖赏。刘沐是什么人物，竟让他担任行军司马！”刘沐害怕，佯装中风，被抬了出来。军士又大声喊道：“仓官刘叔何供应出纳时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大家将他杀死，分吃他的肉。军士们还准备砍死第五守进，李制止了他们。李又杀掉伊娄说和张丕。都虞候匡城人邓惟恭与李万荣是同乡，又相互友好，李万荣经常把他当亲信看待，李也依仗着他。至此，邓惟恭与监军俱文珍策划，捉住李，将他送往京城。秋季，七月，乙未（初六），德宗任命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任命李万荣为太子少保，将李贬为虔州司马。丙申（初七），李万荣去世。

邓惟恭既执李，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既受诏，即与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晋曰：“不可入。”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去城十馀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晋命惟恭勿下马，气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既入，仍委惟恭以军政。

邓惟恭捉住李以后，于是代理军中事务，自认为应该代替李万荣的职务，不肯派人迎接董晋。董晋接受诏命以后，立即与十多个随从人员前往汴州，也不带人马护卫。来到郑州时，没有人前来迎接。郑州人都替董晋担心，有的还劝董晋留下来，观看事态的发展变化。有一个来自汴州的人对董晋说：“你不能进汴州城。”董晋不作回答，便上路了。由于董晋来得太快，邓惟恭来不及商议对策。在董晋来到距汴州城十多里地时，邓惟恭才率领各将领出城迎接。董晋让邓惟恭不必下马，脸色相当平和，邓惟恭自觉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进城以后，董晋依然将军中大政交给邓惟恭处理。

初，刘玄佐增汴州兵至十万，遇之厚，李万荣、邓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骄，不能御，乃置腹心之士，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备之，时荣赐酒肉。晋至之明日，悉罢之。

当初，刘玄佐将汴州士兵增加到十万人，以优厚的给养对待他们，李万荣与邓惟恭往往还要增加给养，致使士兵骄纵，不能控制，只好安排亲信将士，在官署的走廊里扎下帐篷，带着弓，握着剑，以便防备骄兵，还要不时用酒肉奖赏慰劳他们。董晋来到的第二天，将驻扎在官署走廊里的将士全数撤除了。

戊戌，韩王迥薨。

戊戌（初九），韩王李迥去世。

壬子，诏以宣武将士邓惟恭等有执送李功，各迁官赐钱；其为所胁，邀逼制使者，皆勿问。

壬子（二十三日），诏书认为宣武将士邓惟恭等人立下捉送李的功劳，各自给与提升官职，颁赐赏钱。对那些受李胁迫，阻截威逼德宗所派使者的人们，一概不加追究。

八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己巳，以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己巳（疑误），德宗任命田季安为魏博节度使。

丙子，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议以董晋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长源佐之。长源性刚刻，多更张旧事；晋初皆许之，案成则命且罢，由是军中得安。

丙子（疑误），德宗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宣武行军司马。朝中的议论认为董晋柔弱仁厚，有求必应，恐怕难以把事情办好，因此派陆长源佐助他。陆长源生性刚强苛刻，往往改变惯例，董晋开始时全答应了他，结论判定出来以后，却命令姑且罢除。由此，军中将士得以安定下来。

丙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薨。

丙戌（疑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憬去世。

初，上不欲生代节度使，常自择行军司马以为储帅。李景略为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之。回鹘梅录入贡，过太原，说与之宴，梅录争坐次，说不能遏。景略叱之，梅录识其声，趋前拜之曰：“非丰州李端公邪！”又拜，遂就下坐。座中皆属目于景略。说益不平，乃厚赂中尉窦文场，使去之。会有传回鹘将入寇者，上忧之，以丰州当虏冲，择可守者；文场因荐景略。九月，甲午，以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穷边气寒，土瘠民贫，景略以勤俭帅众，二岁之后，储备完实，雄于北边。

当初，德宗不打算在节度使生前便取代他们，经常亲自选任行军司马，作为副帅。李景略担任河东行军司马，李说忌妒他。回鹘的梅录入京进贡，经过太原，李说设宴接待，梅录争入坐的顺序，李说不能遏制。李景略喝斥梅录，梅录尚能辨别他的声音，便快步上前向他跪拜说：“莫不是丰州的李侍御吗！”梅录又一次跪拜以后，才在下首的座位上坐下来，就座的人们都归心于李景略。李说愈发愤郁不满，便以丰厚的物品贿赂中尉窦文场，让窦文场将他调离。适逢有人传说回鹘将要前来侵扰，德宗忧虑此事，因丰州地当回鹘前来的要冲之地，便选拔可以守卫丰州的人选，窦文场趁机推荐了李景略。九月，甲午（初六），皇帝任命李景略为丰州都防御使。荒远的边疆地区天气寒冷，土地瘠薄，人民贫困，李景略以勤俭的作风给大家的做出表率，两年以后，器械完备，粮仓充实，丰州在北部边境上雄强起来了。

卢迈得风疾，庚子，贾耽私忌，宰相绝班，上遣中使召主书承旨。

卢迈得了风疾，庚子（十二日），贾耽赶上亲人的忌日，宰相无人值班，德宗派遣中使召来主书承接诏旨。

丙午，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卒；中外相贺，上独悼惜之。

丙午（十八日），户部尚书、判度支裴延龄去世，朝廷内外相互庆贺，只有德宗悼念怜惜他。

壬子，吐蕃寇庆州。

壬子（二十四日），吐蕃侵犯庆州。

冬，十月，甲戌，以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并同平章事。损，玄之弟孙也，尝为裴延龄所荐，故用之。

冬季，十月，甲戌（十七日），德宗任命谏议大夫崔损、给事中赵宗儒一并同平章事。崔损是崔玄弟弟的孙子，曾经得到裴延龄的推荐，所以德宗才起用他。

十一月，乙未，以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上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中书行文书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及渠牟，皆权倾宰相，趋附盈门。绍谨密无损益；实狡险掊克；执谊以文章与上唱和，年二十余，自右拾遗召入翰林；渠牟形神躁，尤为上所亲狎，上每对执政，漏不过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语笑款狎往往闻外；所荐引咸不次迁擢，率皆庸鄙之士。

十一月，乙未（初八），德宗任命右补阙韦渠牟为左谏议大夫。自从陆贽贬官以来，德宗尤其不肯信任宰相，对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都是亲自选拔任用，中书省只是收发文书罢了。然而，德宗住在深宫之中，取得德宗信任的人裴延龄、李齐运、户部郎中王绍、司农卿李实、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韦渠牟，都是权势压倒宰相，趋炎附势的人挤满家门。王绍恭谨缜密，不改成法。李实狡黠阴险，搜刮民财。韦执谊以文章与德宗相互唱和，年仅二十有余，便由右拾遗被征召进入翰林院。韦渠牟的形貌神态轻薄浮躁，但尤为德宗亲昵，德宗每次与主持政务的官员谈话，漏壶的刻符不会超过三刻时间，而韦渠牟奏陈事情一般长达六刻时间，亲昵的说笑声常常可以从外边听到，他推荐的人都不拘等次地得到提拔，而他们大都是些庸俗鄙陋的人。

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不自安，潜结将士二百余人谋作乱；事觉，董晋悉捕斩其党，械惟恭送京师。己未，诏免死，汀州安置。

宣武都虞候邓惟恭内心感到不安，便暗中结纳了将士二百多人，谋划发起变乱。事情被察觉以后，董晋全部逮捕并杀掉了他的同伙，将邓惟恭加上枷锁，送往京城。己未（疑误），德宗下诏命免除邓惟恭一死，流放到汀州。

十三年（丁丑、797 ）

十三年（丁丑、公元797 年）

春，正月，壬寅，吐蕃遣使请和亲；上以吐蕃数负约，不许。

春季，正月，壬寅（十五日），吐蕃派遣使者请求和好，由于吐蕃屡次背弃和约，德宗不肯答应。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问宁节度使杨朝晟：“须几何兵？”对曰：“宁兵足以城之，不烦他道。”上复使问之曰：“城盐州，用兵七万，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虏境，兵当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对曰：“城盐州之众，虏皆知之。今发本镇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虏谓吾众亦不减七万，其众未集，不敢轻来犯我。不过三旬，吾城已毕，留兵戍之，虏虽至，无能为也。城旁草尽，不能久留，虏退则运刍粮以实之，此万全之策也。若大集诸道兵，逾月始至，虏亦集众而来，与我争战，胜负未可知，何暇筑城哉！”上从之。二月，朝晟分军为三，各筑一城。军吏曰：“方渠无井，不可屯军。”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时，居人成市，无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杨朝晟军还至马岭，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数日而去。朝晟遂城马岭而还，开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由于方渠、合道、木波都是吐蕃的交通要道，德宗准备在那里筑城，便让人询问宁节度使杨朝晟需要多少兵马，杨朝晟回答说：“宁的兵马足够筑城的了，不必烦劳其他道了。”德宗又让人问他说：“以往修筑盐州城，用了七万兵马，才刚刚能够成就事功。如今方渠、合道、木波三城离吐蕃的疆境更为迫近，需要的人马自当是加倍的了，事情反而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杨朝晟回答说：“修筑盐州城的人马，吐蕃完全清楚。现在我们却是征调本镇的兵马，不超过十天，就能赶到边境，出其不意地修筑三城。吐蕃以为我军人数不会少于七万，他们的人众未能集中，便不敢轻易前来侵犯我军。不超过三十天时间，我们将三城修筑完毕，留下兵马戍守在那里，即使吐蕃来了，也没有办法了。待三城旁边的野草被吃光以后，吐蕃便无法久留了。吐蕃撤退以后，我们便运送粮草充实三城，这才是万全之策哩。如果大规模地集结各道兵马，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赶到，但吐蕃也会集结人众前来，与我们交战争锋，连谁胜谁败都无从知道，哪里还有时间修筑三城呢！”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二月，杨朝晟将军队为成三部分，各自修筑一座城。军吏说：“方渠没有水井，不能屯驻军队。”判官孟子周说：“在国家太平时，来方渠定居的人形成了街市，如果没有水井，怎么能够使人口聚集在这里呢？”于是，他命令人们疏浚废井，果然得到甘美的井泉。三月，三城修筑成功。夏季，四月，庚申（初五），杨朝晟的军队回到马岭县，吐蕃这才发兵追赶杨朝晟，与杨朝晟对抗了好几天，才撤兵离去。于是，杨朝晟修筑马岭城后率军返回，开辟土地三百里，事情完全像他预先所说的那样。

庚午，义成节度使李复薨。庚辰，以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方大会，闻之，言曰：“姚大夫书生，岂将才也！”判官卢坦私谓人曰：“姚大夫外虽柔，中甚刚，监军侵之，必不受。军府之祸，自此始矣，吾恐为所留。”遂自他道潜去。南仲果以牒请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与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贬，有死者。

庚午（十五日），义成节度使李复去世。庚辰（二十五日），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姚南仲为义成节度使。监军薛盈珍正在聚众议事，听说此事以后便说：“姚大夫是一个读书人，哪能算是将才呢！”判官卢坦私下对人说：“虽然姚大夫表面上是柔弱的。但骨子里却是很刚强的。如果监军侵犯他，他肯定不能接受，军府的祸患，从此便要开始了，我担心的是会被他留下来。”于是他由别的路径暗中离去。姚南仲果然发了公文请他，由于没有遇到，他才得以不受征召。不久，薛盈珍与姚南仲结下嫌隙，幕府人员多半因罪受到贬黜，有的人便因此而死去了。

吐蕃赞普乞立赞卒，子足之煎立。

吐蕃赞普乞立赞去世，他的儿子足之煎即位。

六月，壬午，韦皋奏吐蕃入寇，州刺史曹高仕破之于台登城下。

六月，壬午（二十八日），韦皋奏称吐蕃前来侵犯，州刺史曹高仕在台登城下打败了他们。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茂昭之弟也，许尚义章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遗表请终嘉礼，上许之。秋，八月，癸酉，起夏茂宗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蒋上疏谏，以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从事者，未闻驸马起复尚主也。”上遣中使谕之，不止，乃特召对于延英，谓曰：“人间多借吉成婚者，卿何执此之坚？”对曰：“婚姻、丧纪，人之大伦，吉凶不可渎也。委巷之家，不知礼教，其女孤贫无恃，或有借吉从人，未闻男子借吉娶妇者也。”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复上疏谏；上不悦，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婚。

光禄少卿同正张茂宗，是张茂昭的弟弟，已定下与义章公主婚配，但在没有成婚以前，张茂宗的母亲去世了。她在死前留下表章请求让儿子完成婚礼，德宗答应了她的要求。秋季，八月，癸酉（二十日），在服丧未满的情况下，德宗起用张茂宗为左卫将军同正。左拾遗义兴人蒋上疏规劝，认为：“在战事急迫时，古时候曾有过身穿黑色麻布丧服便处理事务的先例，但是没有听说过在丧服未满之前就起用驸马迎娶公主的事情。”德宗派遣中使开导他，他仍然不肯停止议论，于是德宗特别召他到延英殿谈话，对他说：“民间往往有在服丧期间完婚的事例，你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坚持反对呢？”蒋回答说：“婚姻与丧事，是人们的根本性的伦理，对于吉凶是不可轻慢的。陋巷中的人家，不懂得礼仪教化，那些幼年丧亲人、贫困无依的女子，或许有人在服丧期内嫁人，没听说过男子在服丧期内娶妻的事情。”太常博士韦彤、裴堪又上疏进谏，德宗心中不快，让人催促赶紧定下公主下嫁的日期，辛巳（二十八日），张茂宗与义章公主完婚。

九月，己丑，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以病罢为太子宾客。

九月，己丑（初七），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迈因病被罢黜为太子宾客。

冬，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开刀沟入汝，上遣中使谕止之，不从。命兵部郎中卢群往诘之，少诚曰：“开此水，大利于人。”群曰：“君令臣行，虽利，人臣敢专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从，何以使下吏从公之令乎！”少诚遽为之罢役。

冬季，十月，淮西节度使吴少诚擅自开通刀沟，引入汝水，德宗派遣中使宣旨制止他，他不肯听从。德宗命令兵部郎中卢群前去责问他，吴少诚说：“开通这一河流，对百姓非常有利。”卢群说：“君主下令，臣下行令。即使开河有利，做臣下的便敢专断了吗！你接到天子的命令却不肯听从，又怎么能够让下边的官吏听从你的命令呢？”于是吴少诚连忙将开河之役停止下来了。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先是，宫中市外间物，令官吏主之，随给其直。比岁以宦者为使，谓之宫市，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后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及要闹坊曲，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则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辩，无敢问所从来及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钱物买人直数千物，多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人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其实夺之。商贾有良货，皆深匿之；每敕使出，虽沽浆、卖饼者皆撤业闭门。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街吏擒以闻，诏黜宦者，赐农夫绢十匹。然宫市亦不为之改，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土著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十二月，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京朝见。在此之前，宫廷中购买外面的物品，命令官吏主持其事，随时付给购物的价钱。近年以来，任命宦官为使者，称作宫市，低价购买人们的物品，逐渐与本来的价值不相符合了。在此以后，不再行使文书，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以及地当要冲、繁华热闹的城坊曲巷安排了好几百个四处张望，白白取人物品的人们，被称作“白望”。“白望”到处察看人们出卖的物品，只要自称是宫市，人们便只好把物品拱手交付给他们。人们不再能够分辨真假，也没有人敢询问他们的由来和讲论价钱的高低。他们一般是用价值一百钱的物品换取人们价值好几千钱的物品，经常用染上红色、紫色的陈旧的衣服和变坏的丝帛，按照尺寸撕下来付给卖主，还要勒索所谓进奉门户钱和脚价钱。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上去，甚至有空着手回家的人。他们名义上叫做宫市，实际上却是向人夺取。如果商人有上好的货物，便都暗中隐藏起来。每当宫廷使者出来时，即使是卖汤水面饼的人家，也都停止营业，关闭门户。曾经有一个农夫，用驴驮着木柴来卖，宦官自称宫市，拿走他的木柴，给了他几尺绢，又就地索取进奉门户钱，还要求用驴将木柴送到内廷去。农夫哭了，把得到的绢又给了宦官，宦官不肯接受，说：“必须得到你的这匹驴才行。”农夫说：“我家有父母、妻子、儿女，要靠它嫌钱糊口。现在我把木柴给了你，不向你要价钱就往回走了，而你还是不肯放我，我也只有和你拼了！”于是农夫殴打了宦官，街使的属吏捉住他上报，德宗颁诏将宦官废免，赐给农夫十匹绢。然而，宫市并不因此而改变，谏官与御史们屡次规谏，德宗都不肯听从。张建封入朝以后，将宫市的事情条陈奏上，德宗很是嘉许他，也想采纳他的意见。德宗又就此事询问户部侍郎、判度支苏弁的意见，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旨，便回答说：“京城中空手闲荡的人们有万家之多，都没有一定的住所和职业，就靠着宫市获取供给。”德宗相信了他的话，所以对所有指责宫市的话，全听不进去了。

十四年（戊寅、798 ）

十四年（戊寅，公元798 年）

春，二月，乙亥，名申、光、蔡军曰彰义。

春季，二月，乙亥（二十四日），朝廷将申、光、蔡军命名为彰义军。

夏，闰五月，庚申，以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节度使。全义时屯长武城，诏帅其众赴镇。士卒以夏州碛卤，又盛夏，不乐徙居；辛酉，军乱，杀大将王栖岩，全义逾城走。都虞候高崇文诛首乱者，众然后定。崇文，幽州人也。丙子，以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降敕，令中使口宣授之。

夏季，闰五月，庚申（十一日），德宗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韩全义为夏、绥、银、宥四州节度使。当时，韩全义在长武城屯驻，德宗颁诏命令他率领部众前去就任。由于夏州是沙碛盐卤之地，又值盛夏天气，士兵们不愿意迁徙到那里居住。辛酉（十二日），军队发生哗变，杀死大将王栖岩，韩全义翻越城墙逃走。都虞候高崇文诛杀了带头哗变的人，此后大家才安定下来。高崇文是幽州人。丙子（二十七日），德宗任命高崇文为长武城都知兵马使，不颁发敕书，而是让中使口头宣布授与此职。

秋，七月，壬申，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为右庶子，以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秋季，七月，壬申（二十五日），德宗将给事中、同平章事赵宗儒罢黜为右庶子，任命工部侍郎郑馀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初置左、右神策统军。时禁军戍边，禀赐优厚，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称行营，皆统于中尉，其军遂至十五万人。

八月，最初设置左、右神策军统军。当时，禁卫亲军戍守边疆，待遇优越而丰厚，各将领往往请求遥遥隶属于神策军，号称神策军行营，一概归中尉统领，于是神策军达到十五万人之多。

京兆尹吴凑屡言宫市之弊。宦者言凑屡奏宫市，皆右金吾都知赵洽、田秀岩之谋也；丙午，洽、秀岩坐流天德军。

京兆尹吴凑屡次谈到宫市的弊病，宦官说吴凑屡次奏陈宫市，完全出于右金吾都知赵洽与田秀岩的谋划。丙午（二十九日），赵洽与田秀岩获罪，被流放天德军。

九月，丙申，以陕虢观察使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九月，丙申（疑误），德宗任命陕虢观察使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丁卯，杞王薨。

丁卯（二十一日），杞王李去世。

彰武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杀镇遏使谢详，侵地五十馀里，置兵镇守。

彰武节度使吴少诚派兵虏掠寿州霍山县，杀了镇遏使谢详，侵占土地五十多里，设置兵马在此处镇守。

大学生薛约师事司业阳城，坐言事，徙连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党罪人，己巳，左迁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城自署其考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城先自囚于狱。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载妻子中道逸去。

太学生薛约以师长之礼对待国子司业阳城，因言事获罪，迁徙连州，阳城把他送到郊野以外。德宗认为阳城与有罪之人结党，己巳（二十三日），将阳城降职为道州刺史。阳城治理百姓如同治理家人一般，州中的赋税收不上来，观察使有好几次加以谴责，于是阳城自行题写他的任官考核成绩道：“抚养爱护百姓，心神为之荣瘁，征收科派的政绩低劣，考核成绩下下。”观察使派遣判官督促他征税，判官来到道州时，阳城事先已经将自己囚禁在监狱中了。判官大惊，急奔进去，在监狱中谒见阳城说：“您有什么罪过！我是接受命令前来问候您安康的啊。”判官逗留了一两天还没有离去，阳城便不回家。判官下榻的馆舍门外有一块旧门扇横放在地上，阳城就日夜坐卧在门扇上，判官感到不安，便辞别而去了。此后，观察使又派遣另外一个判官前往按察阳城，这个判官却乘车载着妻子儿女在中途逃跑了。

冬，十月，丁酉，通王谌薨。

冬季，十月，丁酉（二十一日），通王李谌去世。

庚子，夏州节度使韩全义奏破吐蕃于盐州西北。

庚子（二十四日），夏州刺史韩全义奏称在盐州西北处打败吐蕃。

明州镇将栗杀刺史卢云，诱山越作乱，攻陷浙东州县。

明州镇将栗杀掉刺史卢云，诱使山越人发起变乱，攻陷了浙东的州县。

十五年（己卯、799 ）

十五年（己卯，公元799 年）

春，正月，甲寅，雅王逸薨。

春季，正月，甲寅（初九），雅王李逸去世。

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董晋薨；乙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长源性刻急，恃才傲物。判官孟叔度，轻佻淫纵，好慢侮将士，军中皆恶之。董晋薨，长源知留后，扬言曰：“将士弛慢日久，当以法齐之耳！”众皆惧。或劝之发财以劳军，长源曰：“我岂河北贼，以钱买健儿求节邪！”故事，主帅薨，给军士布以制服，长源命给其直；叔度高盐直，下布直，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中怨怒，长源亦不为之备。是日，军士作乱，杀长源、叔度，脔食之，立尽。监军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刘逸准久为宣武大将，得众心，密书召之；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

二月，丁丑（初三），宣武节度使董晋去世。乙酉（十一日），德宗任命宣武的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陆长源性情刻薄急躁，自负其才，傲视于人。判官孟叔度行为不够稳重，淫邪放纵，喜欢轻视侮辱将士，军中将士都憎恶他。董晋去世时，陆长源执掌留后事务，夸大其辞地说：“将士们松懈怠慢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应当用法令来整治！”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劝说他散发财物慰劳全军，陆长源说：“我怎能像河北的贼帅那样，拿钱收买士兵向朝廷邀求封拜节度使呢！”根据惯例，主帅去世，应该发给将士一些布匹，以作丧服之用，陆长源命令发给价值相应的物品。孟叔度抬高盐的价钱，压低布的价钱，人们得到的盐不超过两三斤。军中将士既怨恨，又恼怒，但陆长源也没有因此而作好防备。就在这一天，将士们发起变乱，杀掉陆长源和孟叔度，将他们割碎，吃他们的肉，立刻吃得精光。监军俱文珍因宋州刺史刘逸准长期担任宣武的大将，得到大家的拥护，便写了一封密信，召他前来。刘逸准领兵径直开进汴州，变乱的人众才安定下来。

以常州刺史李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国贞之子也。闲厩、宫苑使李齐运受其赂数十万，荐之于上，故用之。刻剥以事进奉，上由是悦之。

德宗任命常州刺史李为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李是李国贞的儿子。闲厩、宫苑使李齐运接受他的贿赂有几十万，于是向德宗推荐他，所以德宗起用他。李通过苛刻盘剥而使进献的贡物增加，因此德宗便赏识他。

庚辰，浙东观察使裴肃擒栗于台州，斩之。

庚辰（初六），浙东观察使裴肃在台州捉获了栗，将他斩杀了。

己丑，以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名全谅。

己丑（十五日），德宗任命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给他新的的名字，叫刘全谅。

三月，甲寅，吴少诚遣兵袭唐州，杀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千余人而去。

三月，甲寅（初十），吴少诚派兵袭击唐州，杀掉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俘掠百姓一千多人，便离去了。

戊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薨；戊辰，以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戊午（十四日），昭义节度使王虔休去世。戊辰（二十四日），德宗任命河阳、怀州节度使李元淳为昭义节度使。

夏，四月，癸未，以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夏季，四月，癸未（初九），德宗任命安州刺史伊慎为安、黄等州节度使。

癸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薨。

癸巳（十九日），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去世。

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

南诏异牟寻派遣使者约韦皋共同进击吐蕃，韦皋认为兵马粮草尚未集结，请南诏等待来年再说。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谄事严震，震病，使知留后，遗表荐之。秋，七月，乙巳，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山南西道都虞候严砺逢迎严震，严震生病以后，让他掌管留后事务，死前写下遗表推荐他。秋季，七月，乙巳（初三），德宗任命严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薨。乙未，吴少诚遣兵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知陈许留后，遣大将王令忠将兵三千救之，皆为少诚所虏。丙午，以为陈许节度使，少诚遂围许州。欲弃城走，营田副使刘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办贼，但闭城勿与战，不过数日，贼气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诚昼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凿城出击少诚，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兖州人也。少诚又寇西华，陈许大将孟元阳拒却之。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不叶，谋翻城应少诚；刘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给二缣；伏兵要巷，见持缣者悉斩之，无得脱者。

八月，陈许节度使曲环去世。乙未（二十四日），吴少诚派兵掳掠临颍。陈州刺史上官掌管陈许留后事务，派遣大将王令忠领兵三千人前去援救临颍，但都被吴少诚俘获了。丙午（疑误），德宗任命上官为陈许节度使，于是吴少诚围困许州。上官准备丢下州城逃走，营田副使刘昌裔劝阻他说：“城中的兵力是足够对付敌人的，只要闭门守城，不与敌军交战，过不了几天，敌军的气势自然衰落下去，我们以养精蓄锐之师遏制敌方的困顿疲乏之师，是不会不取胜的。”吴少诚夜以继日地急切攻打许州，刘昌裔募集了勇士一千人，凿开城洞，前去攻击吴少诚，大破敌军，因此许州城得以保全。刘昌裔是兖州人。吴少诚又去侵犯西华县，陈许大将孟元阳率兵阻击，打退了敌军。陈许都知兵马使安国宁与上官关系不睦，图谋翻城接应吴少城，刘昌裔定计斩杀了他。刘昌裔将安国宁的部下召集起来，每人发给布帛两匹，却又在紧要的街巷埋伏了士兵，凡是见到拿着布帛的人，一概斩杀，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出去。

庚辰，宣武节度使刘全谅薨。军中思刘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马使匡城韩弘为留后。弘将兵，识其材鄙勇怯，指顾必堪其事。

庚辰（疑误），宣武节度使刘全谅去世。军中将士怀念刘玄佐的恩惠，便推举他的外甥都知兵马使匡城人韩弘担任留后。韩弘统率将士，能够识别他们的有才与无才，勇敢与怯懦，凡是有所委派，一定让将士能够胜任。

丙辰，诏削夺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兵讨之。

丙辰（疑误），德宗颁诏革除吴少诚的官职爵位，命令各道进兵讨伐吴少诚。

辛酉，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先是，少诚与刘全谅约共攻陈许，以陈州归宣武。使者数辈犹在馆，弘悉驱出斩之；选卒三千，会诸军击少诚于许下。少诚由是失势。

辛酉（疑误），德宗任命韩弘为宣武节度使。在此之前，吴少诚与刘全谅约定共同攻打陈许，答应将来将陈州归属于宣武。吴少诚派至宣武的好几批使者仍然住在客舍中，韩弘将他们全数驱赶出来，斩杀了他们。韩弘选拔三千士兵，会合各军，在许州城下进击吴少诚。由此，吴少诚失去了优势。

冬，十月，乙丑，邕王薨。太子之子也，上爱而子之，及薨，谥曰文敬太子。

冬季，十月，乙丑（疑误），邕王李去世。李是太子的儿子，德宗喜欢他，把他当作儿子看待。及至李去世，德宗给他追加谥号，称作文敬太子。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韩弘进击吴少诚，屡破之。十一月，壬子，于奏拔吴房、朗山。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安黄节度使伊慎、知寿州事王宗与上官、韩弘进军攻击吴少诚，屡次打败敌军。十一月，壬子（十二日），于奏称攻克了吴房与朗山。

十二月，辛未，中书令、咸宁王浑薨于河中。性谦谨，虽位穷将相，无自矜大之色；每贡物必躬自阅视，受赐如在上前，由是为上所亲爱。上还自兴元，虽一州一镇有兵者，皆务姑息。每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终。

十二月，辛未（初二），中书令、咸宁王浑在河中去世。浑生性谦虚谨慎，虽然自己的职位已经达到将相的顶巅，但没有流露过骄矜自大的神色。每当进献物品时，他一定要亲自过目验看，接受赏赐时，就像在皇上面前那样恭谨，因此，他得到德宗的亲近与宠爱。德宗从兴元回到长安以后，对于即使是在一个州一个镇拥有兵权的将领，一律务求宽容忍让。每当浑奏陈事情，未被皇帝送交门下省与中书省时，他总是私自欢喜地说：“皇上不曾怀疑我。”所以，他能够使功劳与声名保持终生。

六州党项自永泰以来居于石州，永安镇将阿史那思侵渔不已，党项部落悉逃奔河西。

自从永泰年间以来，六州党项便在石州居住。永安镇将阿史那思无休止地侵夺吞没六州党项财富，于是党项各部落全部逃奔到河西。

诸军讨吴少诚者既无统帅，每出兵，人自规利，进退不壹。乙未，诸军自溃于小水，委弃器械、资粮，皆为少诚所有。于是始议置招讨使。

讨伐吴少诚的各路兵马既没有统帅，每当出兵时，人们又各自图谋自身的利益，致使军队进退不能统一。乙未（二十六日），各路军马在小水处自行溃散，弃置下来的各种器具和物资食粮，全部被吴少诚所占有。于是，朝廷才开始计议设置招讨使。

吐蕃众五万分击南诏及州，异牟寻与韦皋各发兵御之；吐蕃无功而还。

吐蕃五万人众分别进击南诏与州，异牟寻与韦皋各自征调兵马抵御吐蕃，吐蕃一无所获，只好回军。

十六年（庚辰、800 ）

十六年（庚辰，公元800 年）

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军与吴少诚战，皆不利而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出神策军，中尉窦文场爱厚之，荐于上，使统诸军讨吴少诚。二月，乙酉，以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皆受全义节度。

春季，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军马与吴少诚交战，全部失利撤退。夏绥节度使韩全义本来出自神策军，中尉窦文场赏识厚待于他，把他推荐给皇上，让他统领各镇军马讨伐吴少诚。二月，乙酉（十七日），德宗任命韩全义为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十七道兵马都要接受韩全义的节制调度。

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于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

自从刘玄佐去世以来，宣武军共计发生了五次变乱，将士愈发骄横放纵，轻视本军主帅。韩弘就任治事几个月以后，对变乱头领的名字都了解清楚了。有一个叫刘锷的郎将，经常第一个带头闹事。三月，韩弘在牙门前面陈列兵马，召来刘锷与他的同伙三百人，数说他们是“屡次参予变乱，还自认为立下功劳”，将他们全部斩杀，鲜血染红了道路。自此以后，直至韩弘入京朝见，共有二十一年，没有一个士卒敢在城邑内外喧哗叫闹。

义成监军薛盈珍为上所宠信，欲夺节度使姚南仲军政，南仲不从，由是有隙。盈珍谮其幕僚马总，贬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谋害总以媚盈珍，遣幕僚宝鼎薛戎摄泉州事，使按致总罪，戎为辩析其无辜；冕怒，召戎，囚之，使守卒恣为侵辱。如此弥月，徐诱之使诬总，戎终不从；总由是获免。冕，芳之子也。

义成监军薛盈珍受到德宗的宠爱信任，打算削夺节度使姚南仲的军权，姚南仲不肯依从，由此两人便结下嫌隙。薛盈珍诬陷姚南仲幕府中的僚属马总，使他被贬为泉州别驾。福建观察使柳冕为了向薛盈珍献媚而图谋陷害马总，便派遣幕府的僚属宝鼎人氏薛戎代理泉州事务，让他按察罗致马总的罪名。薛戎却为马总申辩分析，说他是无罪的，柳冕恼怒了，便将薛戎召回，将他囚禁起来，还让看守的士兵肆意凌辱他。就这样过了足足一个月，慢慢地引诱他诬蔑马总，但薛戎始终不肯依从，马总因此得以免罪。柳冕是柳芳的儿子。

盈珍屡毁南仲于上，上疑之。盈珍乃遣小吏程务盈乘驿诬奏南仲罪。牙将曹文洽亦奏事长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务盈于长乐驿，与之同宿，中夜，杀之，沈盈珍表于厕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专杀之罪，亦作状白南仲，遂自杀。明旦，门不启，驿吏排之入，得表、状于文洽尸旁。上闻而异之，征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谗之益深，亦请入朝。夏，四月，丙子，南仲至京师，待罪于金吾；诏释之，召见。上问：“盈珍扰卿邪？”对曰：“盈珍不扰臣，但乱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辈，何可胜数！虽使羊、杜复生，亦不能行恺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机密。

薛盈珍屡次向德宗诽谤姚南仲，德宗便怀疑他了。于是薛盈珍派下级官吏程务盈乘坐驿车上京以不实之辞参奏姚南仲的罪过。这时，牙将曹文洽也正要前往长安申奏事由，了解此事以后，他昼夜兼程，在长乐驿追上了程务盈，与他一起住宿。到了半夜，曹文洽将程务盈杀死，把薛盈珍的上表投到厕所中，自己写了昭雪姚南仲冤屈的表章，而且自首擅自杀人的罪过，又写了禀告姚南仲的状文，于是自杀了。第二天早晨，曹文洽住房的门打不开，驿站的吏卒撞门而入，在曹文洽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他的表章与状文。德宗听说此事以后感到诧异，便征召薛盈珍入京朝见。姚南仲担心薛盈珍会更加起劲地谗毁他，因此也请求入京朝见。夏季，四月，丙子（初八），姚南仲来到京城，在金吾仗等候治罪，德宗颁诏决定释放他并召见他。德宗问他说：“是薛盈珍干扰你吗？”姚南仲说：“薛盈珍不是干扰我，而是败坏陛下的法度啊。况且全国像薛盈珍这种人，哪里可以数得过来呢！即使让晋朝的羊祜、杜预重新活过来，也不能施行和谐简易的政务，成就克敌取胜的功业啊。”德宗沉默不语，终究不肯惩罚薛盈珍，依然让他执掌机要职任。

盈珍又言于上曰：“南仲恶政，皆幕僚马少微赞之也。”诏贬少微江南官，遗中使送之，推坠江中而死。

薛盈珍又向德宗进言说：“姚南仲实行的不良的军政措施，都是幕府僚属马少微助成的。”于是德宗颁诏将马少微贬黜为长江以南的官员，派遣中使护送他，将他推落到长江中淹死了。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政令苛刻；丁亥，牙将傅近等逐之，出奔施州。

黔中观察使韦士宗施行的行政措施与法令繁琐刻薄。丁亥（十九日），牙将傅近等人驱逐韦士宗，韦士宗出逃到施州。

新罗王敬则卒，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新罗王金敬信去世。庚寅（二十二日），德宗册封他的嫡孙金俊邕为新罗王。

韩全义素无勇略，专以巧佞货赂结宦官得为大帅，每议军事，宦者为监军者数十人坐帐中争论，纷然莫能决而罢。天渐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人有离心。五月，庚戌，与吴少诚将吴秀、吴少阳等战于南广利原，锋镝才交，诸军大溃；秀等乘之，全义退保五楼。少阳，沧州清池人也。

韩全义平素并不勇武，也没有谋略，专门靠着逢迎讨好和财物贿赂来结纳宦官，才得以担当各军的主帅。每当计议军政事务时，担任监军的宦官几十个人坐在帐幕中议论纷纭，争执难下，难以裁决，只好作罢。天气逐渐炎热，士兵长期屯驻在低洼潮湿地带，许多人得了瘟疫，人心有些涣散了。五月，庚戌（十三日），韩全义与吴少诚的将领吴秀、吴少阳等人在水南面的广利原交战，才一交锋，韩全义所率各军纷纷溃退，吴秀等人压了上来，韩全义退军防守五楼。吴少阳是沧州清池人。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因讨吴少诚，大募战士，缮甲厉兵，聚敛货财，恣行诛杀，有据汉南之志，专以慢上陵下为事。上方姑息藩镇，知其所为，无如之何。诬邓州刺史元洪脏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护送至枣阳。遣兵劫取归襄州，中使奔归。表洪责太重，上复以洪为吉州长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伦，奏贬峡州长史；比敕下，怒已解，复奏留为判官。上一一从之。

由于讨伐吴少诚，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大规模募集士兵，整治衣甲，砥砺刀兵，搜刮物资钱财，任意杀害部下，有盘踞汉水以南地区的企图，专门以欺上凌下为能事。德宗正对藩镇存心宽容忍让，虽然知道他做的事情，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于诬告邓州刺史元洪犯有贪赃的罪行，朝廷出于无奈，将元洪流放端州，派遣中使护送他前往枣阳，于派兵劫持元洪返回襄州，中使逃了回去。于上表说对元洪的责罚过于严重，德宗便又任命洪为吉州长史，于这才让元洪前去吉州。于又曾恼怒判官薛正伦，上奏将他贬为峡州长史。及至敕书颁发下来时，于的怒气已经平息，便再奏请将薛正伦留任为判官，德宗完全依从了他的要求。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彭城十馀年，军府称治，病笃，请除代人。辛亥，以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下，建封已薨。夏卿，执谊之从祖兄也。徐州判官郑通诚知留后，恐军士为变，会浙西兵过彭城，通诚欲引入城为援。军士怒，壬子，数千人斧库门，出甲兵擐执之，围牙城，劫建封子前虢州参军令知军府事，杀通诚及大将段伯熊等数人，械系监军，上闻之，以吏部员外郎李为徐州宣慰使。直抵其军，召将士宣朝旨，谕以祸福，脱监军械，使复其位，凶党不敢犯。上表称兵马留后，以非朝命，不受，使削去，然后受之以归。

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镇守彭城十多年，所主持的军府号称政务清明。在病危时，他请求任命替代自己的人。辛亥（十四日），德宗任命苏州刺史韦夏卿为徐、泗、濠行军司马。敕书颁布下来时，张建封已经去世。韦夏卿是韦执谊的堂兄。徐州判官郑通诚掌管留后事务，担心将士发起变乱，适逢浙西的兵马经过彭城，郑通诚打算延引浙西军进城援助自己。将士们愤怒，壬子（十五日），好几千人用斧头劈开仓库的大门，取出铠甲兵器，全付武装起来，包围了牙城，劫持了张建封的儿子、前虢州参军张，让他掌管军府事务，还杀死郑通诚以及大将段伯熊等几个人，将监军用枷锁拘禁起来。德宗听了这一消息后，任命吏部员外郎李为徐州宣慰使。李径直抵达彭城军中，召集将士，宣布朝廷的旨意，以祸福去就的道理开导他们，解除了监军的枷锁，让他恢复原来的职位，参加变乱的一伙人都不敢冒犯。张献上表章，自称兵马留后，李认为张的兵马留后职务不是朝廷任命的，不肯接受，让他除去这一称谓，然后才接受表章，带着回朝廷去。

灵州破吐蕃于乌兰桥。

灵州兵马在乌兰桥打败吐蕃。

丙寅，韦士宗复入黔中。

丙寅（二十九日），韦士宗重新进入黔中军府。

湖南观察使河中吕渭奏发永州刺史阳履赃贿；履表称所敛物皆备进奉，上召诣长安，丁丑，命三司使鞫之，诘其物费用所归，履曰：“已市马进之矣。”又诘“马主为谁？马齿几何？”对曰：“马主，东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礼》，齿路马有诛，故不知其齿。”所对率如此。上悦其进奉之言，释之，但免官而已。

湖南观察使河中人吕渭上奏揭发永州刺史阳履贪污行贿，阳履上表自称所征收的物品都是准备进献的贡物，德宗传召阳履来到长安。丁丑（疑误），德宗命令三司审讯阳履，问他征收物品所得到的物资费用到哪里去了。阳履说：“已经购买马匹进献上来了。”又问他：“卖马的主人是谁？马匹的年齿是多少？”阳履回答说：“卖马的主人是东西南北的人，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根据《曲礼》的说法，倘若估量君主所用马匹的年齿，是要遭受责罚的，所以我不知道马匹的年齿。”阳履的答复大概就是这样。德宗喜欢他进献贡物的说法，便释放了他，仅仅免除了他的官职罢了。

丙戌，加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同平章事。

丙戌（疑误），德宗加封淄青节度使李师古为同平章事。

徐州乱兵为张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泗州刺史张出兵攻桥，大败而还。朝廷不得已除徐州团练使，以为泗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仍加佑兼濠泗观察使。

徐州变乱的士兵替张上表邀求节度使的旌节，朝廷不肯答应，而加封淮南节度使杜佑为同平章事，兼任徐、濠、泗节度使，让他讨伐徐州。杜佑大力备办船只，派遣牙将孟准担任前锋，但是横渡淮水时失败了，杜佑不敢前进。泗州刺史张派兵进攻桥，大败而回。朝廷出于无奈，只好任命张为徐州团练使，任命张为泗州留后，任命濠州刺史杜兼为濠州留后，还加封杜佑兼任濠、泗观察使。

兼，正伦五世孙也，性狡险强忍。建封之疾亟也，兼阴图代之，自濠州疾驱至府。幕僚李藩与同列，入问建封疾，出见之，泣曰：“仆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弃州此来，欲何为也！宜速去，不然，当奏之。”兼错愕出不意，遂径归。建封薨，藩归扬州，兼诬奏藩于建封之薨摇动军情，上大怒，密诏杜佑使杀之；佑素重藩，怀诏旬日不忍发，因引藩论佛经曰，“佛言果报，有诸？”藩曰：“有之。”佑曰：“审如此，君宜遇事无恐。”因出诏示藩。藩神色不变，曰：“此真报也。”佑曰：“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论，用百口保君矣。”上犹疑之，召藩诣长安，望见藩仪度安雅，乃曰：“此岂为恶者邪！”即除秘书郎。

杜兼是杜正伦的五世孙，生性狡黠阴险，强悍残忍。在张建封病危时，杜兼图谋替代张建封，从濠州急忙快马赶到军府，军府的僚属李藩与同事们进去问候张建封的病情，出来时，看见了杜兼，便哭泣着说：“张仆射的疾病危险到如此地步，你应当留在濠州，防止意外，现在你却丢开州城，来到这里，你打算干什么呢？你最好赶快离开，否则我准会参奏你的。”杜兼仓猝惊惧，出于意料之外，于是径直回去了。张建封去世后，李藩回扬州。杜兼以不实之辞奏陈李藩在张建封去世之际动摇军心，德宗大怒，暗中颁诏命令杜佑将李藩杀掉。杜佑素来器重李藩，将诏书在怀中揣了十天，不忍心实施，于是叫来李藩，与他谈论佛经说：“佛家讲究因果报应，有这回事吗？”李藩说：“有这回事。”杜佑说：“假如确实如此，你遇到事情最好不要恐慌。”于是他拿出诏书，给李藩看。李藩神情容色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说：“这是真正的报应啊。”杜佑说：“你小心别说出去，我已经秘密上奏论陈，用我一家百口来担保你了。”德宗仍然怀疑李藩，传召李藩来到长安，看到李藩仪表风度安闲优雅，这才说：“这怎么会是作恶的人呢！”当即任命李藩为秘书郎。

新罗王俊邕卒，国人立其子重熙。

新罗王金俊邕去世，国中的人们拥立他的儿子金重熙为王。

秋，七月，吴少诚进击韩全义于五楼，诸军复大败，全义夜遁，保水县城。

秋季，七月，吴少诚在五楼进击韩全义，各路军马再次大败，韩全义连夜逃走，去防守水县城。

卢龙节度使刘济弟源为涿州刺史，不受济命；济引兵击擒之。

卢龙节度使度刘济的弟弟刘源担任涿州刺史，不服从刘济的命令，刘济领兵进击并擒获了他。

九月，癸卯，义成节度使卢群薨；甲戌，以尚书左丞李元素代之。贾耽曰：“凡就军中除节度使，必有爱憎向背，喜惧者相半，故众心多不安。自今愿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无他变。”上以为然。

九月，癸卯（初八），义成节度使卢群去世。甲戌（疑误），德宗任命尚书左丞李元素替代卢群的职位。贾耽说：“凡是由军队中就地任命节度使，肯定会有爱憎不一，向背各异的情况发生，喜欢与恐惧的人们各占一半，所以大家的心绪往往难以安定。从今以后，希望陛下只从朝廷中任命人员，大约就不会发生别的变故了。”德宗认为贾耽讲得很对。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素善，所奏事，馀庆多劝上从之。上以为朋比，庚戌，贬馀庆郴州司马，泉州司户。，之兄也。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馀庆与户部侍郎、判度支于素来友善，于上奏的事情，郑馀庆往往劝说德宗依从他的意见，德宗认为他们相互勾结。庚戌（十五日），德宗将郑馀庆贬为郴州司马，将于贬为泉州司户。于是于的哥哥。

癸丑，吴少诚进逼激水数里置营，韩全义复帅诸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私归本道，独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帅所部留军水。全义以诈诱昭义将夏侯仲宣、义成将时昂、河阳将权文变、河中将郭湘等，斩之，欲以威众。全义至陈州，刺史刘昌裔登城谓之曰：“天子命公讨蔡州，今乃来此，昌裔不敢纳，请舍于城外。”既而昌裔赍牛酒入全义营犒师，全义惊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阳等与吴少诚战，杀二千余人。

癸丑（十八日），吴少诚进军逼迫到距离水县只有几里的地方安置营垒，韩全义又率领各军退保陈州。宣武、河阳兵马私自返回本道，只有陈许将领孟元阳、神策军将领苏光荣率领部下留在水县。韩全义使用诈谋将昭义将领夏侯仲宣、义成将领时昂、河阳将领权文变、河中将领郭湘等人诱来，斩杀了他们，打算借此威慑人众。韩全义来到陈州时，刺史刘昌裔登上城楼对他说：“天子命令你讨伐蔡州，现在你却到这里来，我不敢接纳你们，请在城外住宿吧。”不久，刘昌裔带着牛酒，来到韩全义的营地犒劳将士，韩全义喜出望外，心中折服了。己未（二十四日），孟元阳等人与吴少诚接战，杀掉两千多人。

庚申，以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庚申（二十五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齐抗为中书舍人、同平章事。

癸亥，以张为徐州留后。

癸亥（二十八日），德宗任命张为徐州留后。

冬，十月，吴少诚引兵还蔡州。先是，韦皋闻诸军讨少诚无功，上言“请以浑、贾耽为元帅，统诸军。若重烦元老，则臣请以精锐万人下巴峡，出荆楚以剪凶逆。不然，因其请罪而赦之，罢两河诸军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诚一旦罪盈恶稔，为麾下所杀，则又当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诚，生一少诚，为患无穷矣。”贾耽言于上曰：“贼意盖亦望恩贷，恐须开其生路；”上从之。会少诚致书币于监官军者求昭洗，监军奏之。戊子，诏赦少诚及彰义将士，复其官爵。

冬季，十月，吴少诚领兵返回蔡州。在此之前，韦皋听说各军讨伐吴少诚毫无功效，便进言说：“请任命浑、贾耽为元帅，统领各军。如果陛下不愿意烦劳资高望重的大臣，那么，我请求带领精锐兵马一万人直下巴峡，东出荆楚，前去剿灭凶顽忤逆。否则请趁着吴少诚承认罪过的时机便赦免了他，停罢两河各军，以便使公家与私人得以休养生息，这也算是次一等的策略了。倘若吴少诚有朝一日罪恶满盈，被部下杀掉，便又要将吴少诚的官爵职位授给谋杀者，这是除去一个吴少诚，又生出一个吴少诚，就会祸患无穷尽了。”贾耽对德宗说：“叛贼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陛下能够宽宥他们，恐怕需要给他们留出一条生路。”德宗听从了他的建议。适逢吴少诚给官军的监军送去书信与财物，要求为他洗清冤诬，监军将此意奏报上去。戊子（二十三日），德宗颁诏赦免吴少诚以及彰义军的将士，恢复他们的官职爵位。

己丑，河东节度使李说薨；甲午，以其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上择可以代儋者，以刑部员外郎严绶尝以幕僚进奉，记其名，即用为行军司马。

己丑（二十四日），河东节度使李说去世。甲午（二十九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郑儋为节度使。德宗又选择可以替代郑儋的人选，由于刑部员外郎严绶曾经以军府僚属的身份进献贡物，德宗记得他的名字，于是便起用他担任行军司马。

吐蕃数为韦皋所败，是岁，其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帅其部落来降。定德有智略，吐蕃诸将行兵，皆禀其谋策，常乘驿计事，至是以兵数不利，恐获罪，遂来奔。

吐蕃军屡次被韦皋打败，就在这一年，吐藩的贡、腊城等九节度婴、笼官马定德率领本部落前来投降。马定德机智而有谋略，吐蕃诸将领出兵打仗，都按照他的计策行事，他经常坐着驿车进行谋划。至此，由于他用兵屡次失利，担心获罪，于是逃亡而来。

第二百三十六卷

唐纪五十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贞元十七年（辛巳、801 ）

唐纪五十二唐德宗贞元十七年（辛巳，公元801 年）

春，正月，甲寅，韩全义至长安，窦文场为掩其败迹；上礼遇甚厚。全义称足疾，不任朝谒，遣司马崔放入对。放为全义引咎，谢无功，上曰：“全义为招讨使，能招来少诚，其功大矣，何必杀人然后为功邪！”闰月，甲戌，归夏州。

春季，正月，甲寅（二十一日），韩全义来到长安，窦文场替他遮掩军队溃败的行迹，德宗以非常隆重的礼仪厚待他。韩全义声称得了脚病，不能上朝谒见，派遣司马崔放入朝回答德宗的提问。崔放替韩全义承认过失，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谢罪。德宗说：“韩全义担任招讨使，能够将吴少诚招来，这个功劳就够大的了，为什么一定要将人们杀死，然后才算是功劳呢？”闰正月，甲戌（十一日），韩全义回夏州去了。

韦士宗既入黔州，妄杀长吏，人心大扰。士宗惧，三月，脱身亡走。夏，四月，辛亥，以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韦士宗进入黔州以后，胡乱杀害高级官员，人心大为混乱。韦士宗害怕了，三月，他脱出身来，逃亡而去。夏季，四月，辛亥（二十日）。德宗任命右谏议大夫裴佶为黔州观察使。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五月，壬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朔方、宁、庆节度使杨朝晟防秋于宁州，乙酉，薨。

朔方、宁、庆节度使杨朝晟在宁州防御吐藩。乙酉（二十四日），杨朝晟去世。

初，浑遣兵马使李朝将兵戍定平。薨，朝请以其众隶神策军；诏许之。

当初，浑派遣兵马使李朝领兵戍守定平。浑去世以后，李朝请示将他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德宗颁诏答应了他的请求。

杨朝晟疾亟，召僚佐谓曰：“朝晟必不起，朔方命帅多自本军，虽徇众情，殊非国体。宁州刺史刘南金，练习军旅，宜使摄行军，且知军事，比朝廷择帅，必无虞矣。”又以手书授监军刘英倩，英倩以闻。军士私议曰：“朝廷命帅，吾纳之，即命刘君，吾事之；若命帅于他军，彼必以其麾下来，吾属被斥矣，必拒之。”

杨朝晟病情加剧，便召集僚属对他们说：“我肯定不行了，对朔方军主帅的任命，人选往往出自本军，虽是顺从大家的意愿，但实在不符合国家的体统。宁州刺史刘南金熟悉军事，最好让他代理行军司马，暂且让他掌管军中事务，及至朝廷选任节帅时，就肯定没有忧虑了。”杨朝晟又把亲笔书信交给监军刘英倩，刘英倩又上报朝廷闻知。将士们私下议论说：“朝廷任命主帅，我们是接纳的，即便是任命刘君，我们也是侍奉他的。倘若从别的军队中任命主帅，那位主帅肯定要把他的部下带过来，我们这一班人就会遭受排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抵制此事。”

己丑，上遣中使往察军情，军中多与南金。辛卯，上复遣高品薛盈珍赍诏诏宁州。六月，甲午，盈珍至军，宣诏曰：“朝所将本朔方军，今将并之，以壮军势，威戎狄，以李朝为使，南金副之，军中以为何如？”诸将皆奉诏。

己丑（二十八日），德宗派遣中使前往朔方察看军中的情势，军中将士多数亲附刘南金。辛卯（三十日），德宗再次派遣高品薛盈珍携带诏书前往宁州。六月，甲午（初三），薛盈珍来到军中，宣布诏旨说：“李朝率领的军队本来属于朔方军，现在准备将此军与你们合并，以便壮大军队的声势，威慑异族之人，任命李朝为节度使，让刘南金任他的副职，军中将士认为怎么样呢？”各将领都接受了诏命。

丙申，都虞候史经言于众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胄二千。”军士皆曰：“李公欲内麾下二千为腹心，吾辈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刘南金，欲奉以为帅，南金曰：“节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则不可；军中岂无他将乎！”众曰：“弓刀皆为官所收，惟军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南金曰：“诸君不愿朝为帅，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诏也。”命闭门不内。军士去，诣兵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诸君能用吾言则可。”众曰：“惟命。”固曰：“毋杀人，毋掠金帛。”众曰：“诺。”乃共诣监军，请奏之。众曰：“刘君既得朝旨为副帅，必挠吾事。”诈称监军命，召计事，至而杀之。

丙申（初五），都虞候史经对大家说：“李公命令收缴弓箭刀剑，并且送去两千套盔甲。”将士们都说：“李公打算收纳自己的部下两千人，作为亲信，我们的妻子儿女还能得到保全吗？”夜间，大家来到刘南金处，打算拥戴他出任主帅，刘南金说：“出任节度使，固然是我所愿意的。然而，如果不是由天子任命的，那就不合适了。难道军队中就没有别的将领可以拥戴了吗？”大家说：“弓箭刀剑全被长官收缴去了，只有军事府还储藏着铠甲兵器，我们打算凭着军事府的武器聚众起事。”刘南金说：“如果诸位不愿意让李朝担任主帅，最好将其中的情由告诉圣上的使者。假如动起武来，就是抗拒诏命了。”于是刘南金让人关了门，不让众人进去。将士们离开以后，又到兵马使高固那里去，高固逃避开来，但将士们还是将他搜寻到了。高固说：“如果诸位能够按我说的去做，我就答应你们的要求。”大家说：“唯命是听。”高固说：“不得杀人，不得掳掠钱财布帛。”大家说：“是。”于是，高固与大家一起到监军那里，请监军奏报大家的要求。大家说：“既然刘君得到朝廷的旨意，出任副主帅，他肯定要阻挠我们的事情。”大家假意声称监军下达命令，传召他计议事情，刘南金一到，大家便将他杀了。

戊戌，制以李朝为宁节度使。是日，宁州告变者至，上追还制书，复遣薛盈珍往军情。壬寅，至军，军中以高固为请，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军事。

戊戌（初七），德宗颁发制书任命李朝为、宁节度使。就在这一天，报告宁州变乱的人来到朝廷，德宗将制书追回，再次派遣薛盈珍前去刺探军中的情势。壬寅（十一日），薛盈珍来到军中，军中将士请求任命高固，薛盈珍当即以德宗的旨意命令高固掌管军中事务。

或传戊戌制书至州，军惑，不知所从，奸人乘之，且为变。留后孟子周悉内精甲于府廷，日饷士卒，内以悦众心，外以威奸党。军无变，子周之谋也。

有人将戊戌日颁布的制书传到州，州军惶惑犹疑，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个诏命，邪恶之徒利用这一时机，将要发起变乱。留后孟子周将精锐甲兵全部安置到官署的庭院中，每天大宴将士，对内是要博得大家的欢心，对外是威慑乱法犯禁的那一伙人。州军队没有发生变乱，就是由于有孟子周从中谋划的原故。

李既执天下利权，以贡献固主恩，以馈遗结权贵，恃此骄纵，无所忌惮，盗取县官财，所部官属无罪受戮者相继。浙西布衣崔善贞诣阙上封事，言宫市、进奉及盐铁之弊，因言不法事。上览之，不悦，命械送。闻其将至，先凿坑于道旁；己亥，善贞至，并锁械内坑中，生瘗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复欲为自全计，增广兵众，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强，胡、奚杂类谓之蕃落，给赐十倍他卒。转运判官卢坦屡谏不悛，与幕僚李约等皆去之。约，勉之子也。

李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后，通过进献贡物来巩固主上的恩宠，通过赠送财物来结纳地位高、有权势的人、依仗着这一点而骄横放纵，没有一点顾忌与畏惧，非法盗占国库的财物，他统领的属吏中无罪而遭到杀害的人相继不断。浙西平民崔善贞前往朝廷进献秘密奏章，谈论宫市、进献贡物以及经营盐铁的弊病，因而讲到李不守法纪的事情。德宗看了他的奏章，很不高兴，命令将他用枷锁拘禁着送交李。李听说他就要到来，事先在道路旁边挖了一个土坑。己亥（初八），崔善贞到了，李将他连同枷锁一起推进坑中，活埋了他。远近各地的人们听说此事后，都不寒而。李又作了些想要自我保全的安排：增加士兵的人数，选拔多才强力、善于射箭的人，将他们称作“挽强”；对所收容的胡、奚等各族人，将他们称作“蕃落”，对他们的供给与赏赐，是其他士兵的十倍。转运判官卢坦屡次劝谏，他都不肯悔改，于是卢坦与幕僚李约等人都离开了他。李约是李勉的儿子。

己酉，以高固为宁节度使。固，宿将，以宽厚得众，节度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轻侮之；及起为帅，一无所报复，军中遂安。

己酉（十八日），德宗任命高固为宁节度使。高固是一员老将，因待人宽和仁厚而得到大家的拥护，过去的节度使妒忌他，给他安排了一个闲散的职务，同事们大多轻视侮辱他。及至被起用为主帅，高固没有对任何一人实行报复，于是军中将士安定下来。

丁巳，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薨。

丁巳（二十六日），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去世。

秋，七月，戊寅，吐蕃寇盐州。

秋季，七月，戊寅（十八日），吐潘侵犯盐州。

辛巳，以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辛巳（二十一日），德宗任命成德节度副使王士真为节度使。

己丑，吐藩陷麟州，杀刺史郭锋，夷其城郭，掠居人及党项部落而去。锋，曜之子也。

己丑（二十九日），吐蕃攻陷麟州，杀死刺史郭锋，铲平了麟州城廓，对当地居民以及党项部落掳掠了一番，便离去了。郭锋是郭曜的儿子。

僧延素为虏所得。虏将有徐舍人者，谓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孙也。武后时，吾高祖建义不成，子孙流播异域，虽代居禄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顾宗族大，无由自拔耳。今听汝归。”遂纵之。

僧人延素被吐蕃俘获后，有个叫做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对延素说：“我是英国公李的五世玄孙。在武后时期，我的高祖徐敬业树立义旗，没有成功，子孙后代流亡迁徒到异国他乡。虽然我家世代身居官位，掌管军事，然而怀念故土之心难以忘却，只是照顾到我的宗族人口众多，没有机会自己解脱出来罢了。现在，我准许你回国。”于是徐舍人放走了延素。

上遣使敕韦皋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纾北边患。皋遣将将兵二万分出九道，攻吐蕃维、保、松州及栖鸡、老翁城。

德宗派遣使者敕令韦皋派兵深入到吐蕃疆域中去，以便分散他们的势力，缓解北部边疆的战祸。韦皋派遣将领率兵两万人分别由九条路线进发攻打吐蕃的维州、保州和松州以及栖鸡和老翁城。

河东节度使郑儋暴薨，不及命后事，军中喧哗，将有他变。中夜，十余骑执兵召掌书令狐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使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操笔立成。楚，德之族也。八月，戊午，以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郑儋突然去世，来不及安排后事，军中将士噪杂地大声喊叫，将要发生异常的变故。半夜时分，十多个人骑着马，握着兵器，将掌书记令狐楚召到军营门口，各将领围绕着他，让他起草郑儋的临终表章。在明晃晃的兵器中间，令狐楚拿起笔来，一会儿就写成了。令狐楚是令孤德的同族后人。八月，戊午（二十八日），德宗任命河东行军司马严绶为节度使。

九月，韦皋奏大破吐蕃于雅州。

九月，韦皋奏称在雅州大破吐蕃。

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致仕，以副使杨志廉代之。

左神策中尉窦文场辞官归居，德宗让左神策中尉副使杨志廉替代他的职务。

韦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冬，十月，庚子，加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虏获尤多，上遣中使慰抚之。

韦皋屡次打败吐蕃，转战千里，共计攻克城池七座，军镇五个，焚烧堡垒一百五十个，斩首一万多，捉住吐蕃六千人，招降人口三千户，并包围了维州以及昆明城。冬季，十月，庚子（十一日），德宗加封韦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赐爵为南康郡王。南诏王异牟寻俘获掳掠尤其繁多，德宗派遣中使慰问安抚他。

戊午，盐州刺史杜彦先弃城奔庆州。

戊午（二十九日），盐州刺史杜彦先放弃州城，逃奔庆州。

十八年（壬午、802 ）

十八年（壬午，公元802 年）

春，正月，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骠国在南诏西南六千八百里，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

春季，正月，骠国国王摩罗思那派遣他的儿子悉利移入朝进贡。骠国在南诏西南方六千八百里处，听说南诏归附朝廷，也产生了向往之情，于是通过南诏入京朝见，还献上他们的音乐。

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战，虏悉众追之，伏发，虏众大败，擒论莽热，士卒死者太半。维州，昆明竟不下，引兵还。乙亥，皋遣使献论莽热，上赦之。

吐蕃遣国中大相兼东部边邑五道节度使论莽热率领十万兵马，前来解除维州的包围，西川兵马凭依险要，设下埋伏，等待论莽热的到来。吐蕃来到后，西川军派出一千人前来挑战，吐蕃以全军追击他们，伏兵发动，吐蕃人马大败，论莽热被擒获，士兵死去了一多半。然而，西川军最终还是没有攻克维州与昆明城，只好领兵返回。乙亥（十八日），韦皋派遣使者献上论莽热，德宗赦免了他。

浙东观察使裴肃既以进奉得进，判官齐总代掌后务，刻剥以求媚又过之。三月，癸酉，诏擢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许孟容封还诏书，曰：“衢州无他虞，齐总无殊绩，忽此超奖，深骇群情。若总必有可录，愿明书劳课，然后超资改官，以解众疑。”诏遂留中。己亥，上召孟容，慰奖之。

浙东观察使裴肃靠着进献贡物得以升迁后，判官齐总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他通过剥削财物来讨好德宗的行为，又超过了裴肃。三月，癸酉（十七日），德宗颁诏提拔齐总为衢州刺史。给事中长安人许孟容将诏书封合退还，他说：“衢州没有别的忧患，齐总没有特殊的政绩，忽然如此破格奖拔于他，使大家深感惊骇。如果齐总肯定有值得录用的地方，希望明确写出他的劳绩与考课，然后再超越资历改任官职，以便消除大家的疑惑。”于是诏书被留在宫中，没有再批下来。己亥（疑误），德宗召见许孟容，慰问并嘉奖了他。

秋，七月，辛未，嘉王府谘议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债。乙亥，诏“公卿庶僚自今勿令正牙奏事，如有陈奏，宜延英门请对。”议者以为：“正牙奏事，自武德以来未之或改，所以达群情，讲政事；弘本无知，黜之可也，不当因人而废事。”

秋季，七月，辛未（十七日），嘉王府谘议参军高弘本在正殿奏报事情时，私自在殿上处理债务。乙亥（二十一日），德宗颁诏说：“从今以后，不要让公卿与众臣僚在正殿奏陈事情，如果需要奏陈，应当到延英门去请求召问对答。”议论此事的人们认为：“在正殿陈奏事情，自从武德年间以来，从来没有丝毫的改变，为的是传达众人之情，讲论如何施政办事。高弘本不懂规矩，将他贬黜就可以了，不应当因高弘本一人而废除正常的制度。”

淮南节度使杜佑累表求代，冬，十月，丁亥，以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行军司马。

淮南节度使杜佑多次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冬季，十月，丁亥（初四），德宗任命刑部尚书王锷为淮南副节度使，兼任行军司马。

己酉，坊节度使王栖曜薨。中军将何朝宗谋作乱，夜，纵火；都虞候裴玢潜匿不救火，旦，擒朝宗，斩之。以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坊节度使，以玢为行军司马。

己酉（二十六日）坊节度使王栖曜去世。中军将领何朝宗图谋发起变乱，夜间，放起火来。都虞候裴玢暗中躲藏，不去救火，却在天亮时分，擒获了何朝宗，将他斩杀。德宗任命同州刺史刘公济为坊节度使，任命裴玢为行军司马。

十九年（癸未、803 ）

十九年（癸未，公元803 年）

春，二月，丁亥，名安黄军曰奉义。

春季，二月，丁亥（初六），朝廷将安黄军命名为奉义军。

己亥，安南牙将王季元逐其观察使裴泰，泰奔朱鸢。明日，左兵马使赵匀斩季元及其党，迎泰而复之。

己亥（十八日），安南牙将王季元驱逐本地观察使裴泰，裴泰逃奔朱鸢。第二天，左兵马使赵匀斩杀王季元以及他的同伙，迎接裴泰恢复职务。

甲辰，杜佑入朝。三月，壬子朔，以佑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以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甲辰（二十三日），杜佑入京朝见。三月，壬子朔（初一），德宗任命杜佑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任命王锷为淮南节度使。

鸿胪卿王权请迁献、懿二祖于德明、兴圣庙，每，正大祖东向之位；从之。

鸿胪卿王权请求将献祖、懿祖二人的神主迁移到供奉德明皇帝、兴圣皇帝神主的庙堂中，每当对诸祖神主举行盛大的合祭时，将太祖的神主安置在朝着正东方向的位子上，德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乙亥，以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实为政暴戾，上爱信之。实恃恩骄傲，许人荐引，不次拜官，及诬谮斥逐，皆如期而效，士大夫畏之侧目。

乙亥（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司农卿李实兼京兆尹。李实处理政务粗暴乖张，德宗却宠爱信任他。李实仗恃着恩宠而骄横傲慢，应许为人们推荐延引，不拘等次授给官职，以及诬陷驱逐他人，全都在他预言的日期里应验，士大夫害怕他，连正眼看他都不敢。

夏，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奏请徙原州治平凉；从之。

夏季，四月，泾原节度使刘昌上奏请求将原州的治所迁徙到平凉，德宗依从了他。

乙亥，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贡。

乙亥（疑误），吐蕃派遣臣下论颊热入朝进贡。

六月，辛卯，以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与杨志廉皆骄纵招权，依附者众，宦官之势益盛。

六月，辛卯（十二日），德宗任命右神策中尉副使孙荣义为中尉。孙荣义与杨志廉都骄横放纵，招揽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很多，宦官的势力愈加盛大。

壬辰，遣右龙武大将军薛使于吐蕃。

壬辰（十三日），德宗派遣右龙武大将军薛出使吐蕃。

陈许节度使上官薨，其婿田欲胁其子使袭军政；牙将王沛，亦之婿也，知其谋，以告监军范日用，讨擒之。乙未，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沛，许州人也。

陈许节度使上官去世后，他的女婿田准备胁迫上官的儿子承袭军中大政。牙将王沛，也是上官的女婿，了解田的谋划后，便将此事报告监军范日用，讨伐并擒获了田。乙未（十六日），德宗任命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为节度使。王沛是许州人。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由正月起，一直持续到秋季七月份，都不曾下雨。

己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以疾罢为太子宾客。

己未（疑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齐抗因病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初，翰林待诏王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杭州人也。

当初，翰林待诏王善长书法，山阴人王叔文善长下棋，都在东宫出出进进，侍奉太子，供太子娱乐。王是杭州人。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相依附。

王叔文诡计多端，自称读过书而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经常趁机向太子讲说民间的疾苦。太子曾经与各位侍读以及王叔文等人谈论到宫市的事情，太子说：“寡人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大家都表示称赞，唯独王叔文不发一言。大家退去后，太子亲自将王叔文留下来，对他说：“刚才只有你不发一言，恐怕是有用意的吧！”王叔文说：“我承蒙太子的钟爱，只要发现问题，怎敢不告诉太子闻知！太子的职份应当是省视进食、问候平安，最好不要谈外间的事情。陛下在位的时间长了，如果怀疑太子收揽人心，太子怎么为自己解释呢！”太子大惊，因而哭泣着说：“若不是先生这一席话，寡人无法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太子对王叔文极为宠爱，而王叔文则与王相互依托。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哗、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淳，吴人，尝为左司郎中；温，渭之子，时为左拾遗；景俭，之孙，进士及第；晔，之族子；谏，尝为侍御史；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

王叔文趁机对太子说：“某人可以担任宰相，某人可以担任将领，希望太子在将来起用他们。”王叔文暗中结交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当时已有名声、但希图快速晋升的朝廷官员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约定为生死相托的朋友。另外，凌准、程异等人又靠着这一伙人得以进用，时时与他们交游往来，行踪都很诡诈隐秘，没有人了解他们的端倪。有些藩镇暗中进献资财礼物，与他们相互结纳。陆淳是吴中人，曾经担任左司郎中。吕温是吕渭的儿子，当时担任左拾遗。李景俭是李的孙子，进士及第。韩晔是韩的族侄。陈谏曾经担任侍御史。柳宗元与刘禹锡，当时担任监察御史。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得召见。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相亲善，叔文之党疑正一言己阴事，令执谊反谮正一等于上，云其朋党，游宴无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远贬，人莫知其由。伯刍，之子也。

左补阙张正一上书言事，得到德宗的召见。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和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人相互亲近友善，王叔文一伙怀疑张正一讲过自己的秘事，便让韦执谊向德宗诬陷张正一等人，说他们私结朋党，交游饮宴，没有限度。九月，甲寅（初六），张正一等人都获罪被贬远方，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刘伯刍是刘的儿子。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冬，闰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暂且掌管盐州事宜，处理政务繁琐刻薄。冬季，闰十月，庚戌（初三），部将李庭俊发起变乱，杀死崔文先，还割碎他的肢体，吃了他的肉。戍守盐州的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又杀死李庭俊，上报朝廷闻知。

丁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薨。

丁巳（初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损去世。

十一月，戊寅朔，以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得专奏事；自是盐州不隶夏州。

十一月，戊寅朔（初一），德宗任命李兴干为盐州刺史，允许他单独奏报事情。从此，盐州不再隶属于夏州。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吏部侍郎郑瑜为门下侍郎，并同平章事。瑜，馀庆之从父兄弟也。

十二月，庚申（十三日），德宗任命太常卿高郢为中书侍郎，任命吏部侍郎郑瑜为门下侍郎，一并同平章事。郑瑜是郑馀庆的堂兄弟。

建中初，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每季终委御史巡按，有冤滥者以闻；近岁，北军移牒而已。监察御史崔遇下严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军。军使以下骇惧，具奏其状。上怒，杖四十，流崖州。

建中初年，德宗敕令京城各使以及府县，对于在押的囚犯，在每季度终结时，要委托御史分行各地，予以按察，对确实冤枉失实的案件，要上报朝廷闻知。近年以来，北军只转发一道公文就算了事。监察御史崔对待下属严厉而苛察，下属官吏打算陷害他，便领着他进入右神策军。神策军使以下的人们惊怕恐惧，拟成奏章上报了他的事状。德宗大怒，将崔杖责四十棍，流放到崖州。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京兆尹嗣道王李实专务征收财富，以便进献贡物。他对德宗说：“虽然今年发生旱情，但庄稼长得很好。”因此朝廷对租税一概不予免除，以致人们穷困到拆除房屋，出卖屋瓦檩木与麦苗来交纳官税。优伶成辅端作歌谣讥嘲李实，李实奏称成辅端诽谤朝廷大政，用杖刑杀害了他。

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

监察御史韩愈进献奏疏认为：“京城周围地区的百姓贫穷困顿，对于所有未能征收上来的今年的税钱以及草秧、谷物等，请等到明年蚕成麦熟时节再去征收。”于是，韩愈获罪，被贬为阳山县令。

二十年（甲申、804 ）

二十年（甲申，公元804 年）

春，正月，丙戌，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卒。初，景略尝宴僚佐，行酒者误以醯进。判官京兆任迪简以景略性严，恐行酒者得罪，强饮之，归而呕血；军士闻之泣下。及李景略卒，军士皆曰判官仁者，欲奉以为帅。监军抱置别室，军士发扃取之。监军以闻，诏以代景略。

春季，正月，丙戌（初十），天德军都防御团练使、丰州刺史李景略去世。当初，李景略曾经设宴招待辅佐自己的官吏们，巡行劝酒的人错把醋送了上来。由于李景略生性严厉，判官京兆人任迪简惟恐巡行劝酒的人遭受罪罚，勉强把醋喝了下去，回去以后便因此吐血了，将士们听说此事后，都流下了眼泪。及至李景略去世后，将士们都说判官任迪简是一位仁厚长者，准备拥戴他出任主帅。监军将任迪简抱到另外的房间中安置，将士们打开门栓将他夺取出来。监军将此事上报朝廷闻知，于是德宗颁布诏书任命他替代李景略的职务。

吐蕃赞普死，其弟嗣立。

吐蕃赞普去世，他的弟弟继位。

夏，四月，丙寅，名陈许军曰忠武。

夏季，四月，丙寅（二十二日），朝廷将陈许军命名为忠武军。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将禁兵镇咸阳，疾病，其子政与虞候上官望等谋效山东藩镇，使将士奏摄父事。六月，壬子，升云卒。甲寅，诏追削升云官爵，籍没其家。

左金吾大将军李升云带领禁卫军镇守咸阳，得了重病，他的儿子李政与虞候上官望等人图谋仿效山东藩镇的做法，指使将士上奏请求让自己代理父亲的职事。六月，壬子（初九），李升云去世。甲寅（十一日），德宗颁诏追夺李升云官职爵位，没收他家的财产。

昭义节度使李长荣薨，上使中使以手诏授本军大将，但军士所附者即授。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进止，只令此军取大将拔与节铖，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辞。兵马使卢从史其位居四，潜与监军相结，起出伍曰：“若来大夫不肯受诏，从史请且句当此军。”监军曰：“卢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圣旨。”中使因探怀取诏以授之。从史捧诏，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挥同列，北面称贺。军士毕集，更无一言。秋，八月，己未，诏以从史为节度使。

昭义节度使李长荣去世，德宗让中使带着手诏授给本军中的大将，只要是将士都归心的人，便可授给。当时，大将来希皓为大家所敬服，中使准备把手诏交付给他。来希皓在大家面前说：“在这一军队中物色人选，当然是我来希皓了，但我不能担当节度使的职责。如果朝廷让一把草来担当节度使，我也一定会恭敬地侍奉。”中使说：“我当面接受圣上的旨意，只让从这一军队的大将中选拔节度使并授给旌节，朝廷没有另外任命别人。”来希皓坚决推辞。兵马使卢从史，在军中位居第四，暗中与监军相互结纳，这时他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如果来大夫不愿意接受诏书，请让我姑且管理这支军队。”监军说：“如果卢中丞这样去做，这当然也是符合圣上的意旨的。”于是中使从怀中拿出诏书，授给卢从史。卢从史捧着诏书，先后拜了两次，再向德宗遥遥行舞蹈礼。来希皓赶忙回去指挥同事，面向北方祝贺。将士全集合起来，再没有提出异议。秋季，八月，己未（十七日），德宗颁诏任命卢从史为节度使。

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

九月，太子开始身患中风，不能讲话。

顺宗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永贞元年（乙酉、805 ）

唐顺宗永贞元年（乙酉，公元805 年）

春，正月，辛未朔，诸王、亲戚入贺德宗，太子独以疾不能来，德宗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

春季，正月，辛未朔（初一），诸王、亲戚前来宫中向德宗祝贺，唯独太子因病不能到来，德宗流着眼泪，哀声叹气，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二十多天，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德宗与太子平安与否。

癸巳，德宗崩；苍猝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不然，必大乱。”等从而和之，议始定。次公，河东人也。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

癸巳（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人们匆匆忙忙地把翰林学士郑、卫次公等人叫到金銮殿，起草德宗的遗诏。有个宦官说：“内廷计议册立谁人还没有确定呢。”大家都不敢答话。卫次公赶忙说：“虽然太子身患疾病，但是身居嫡长的地位，为朝廷内外所归向。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也应该册立广陵王。否则，肯定要出大乱子。”郑等人也随声附和卫次公的意见，这才算议定下来。卫次公是河东人。太子知道人们的情绪还在担忧疑虑，便身著紫衣，足穿麻鞋，勉强支撑着有病的身体，走出九仙门，召见各军使，才使人心略微安定了一些。

甲午，宣遗诏于宣政殿，太子服见百官；丙申，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卫士尚疑之，企足引领而望之，曰：“真太子也！”乃喜而泣。

甲午（二十四日），德宗的遗诏在宣政殿宣布了，太子穿着丧服，接见朝廷官员。丙申（二十六日），太子在太极殿正式继承皇位。卫士们仍然怀疑登位的是不是太子，便跷着脚，伸着脖子，向殿上张望了一番，这才说：“的确是真正的太子！”于是，卫士们高兴得哭了。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杜佑摄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

当时，顺宗无法讲话，不能处理朝中事务，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在顺宗身边侍奉，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顺宗便在帘幕中认可他们的奏请。自从德宗病情垂危以来，王率先进入内廷，声称有诏传召王叔文，让他坐在翰林院中处理朝中事务。王将王叔文的意图带进内廷，告诉李忠言，便声称诏书颁发下来，外界起初没有人知道这一内情。任命杜佑为摄冢宰。二月，癸卯（初三），顺宗在紫宸门初次受朝中官员的朝见。

己酉，加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同平章事。

己酉（九日），顺宗加封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为同平章事。

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辛亥（十一日），顺宗任命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打算执掌国家大政，便首先延引韦执谊出任宰相，自己在内廷当权，与他相互呼应。

壬子，李师古发兵屯西境以胁滑州。时告哀使未至诸道，以成牙将有自长安还得遗诏者，节度使李元素以师古邻道，欲示无外，遣使密以遗诏示之。师古欲乘国丧侵噬邻境，乃集将士谓曰：“圣上万福，而元素忽传遗诏，是反也，宜击之。”遂杖元素使者，发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宣武节度使韩弘使谓曰：“汝能越吾界而为盗邪！有以相待，无为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请备之。”弘曰：“兵来，不除道也。”不为之应。师古诈穷变索，且闻上即位，乃罢兵。元素表请自贬，朝廷两慰解之。元素，泌之族弟也。

壬子（十二日），李师古派兵驻扎在本道的西部边境上，以便威胁滑州。当时，告哀使还没有来到各道，有个义成牙将从长安回来，得到了德宗的

遗诏，义成节度使李元素觉着李师古是与自己相邻的州道，打算显示不把他当作外人看，便派遣使者秘密地把遗诏让他看了。李师古打算趁着国家大丧事侵吞相邻州道的辖地，便集合将士，对他们说：“圣上福缘无疆，李元素却忽然传布遗诏，这是造反啊，应当向他出击。”于是，李师古杖打李元素的使者，派兵前往曹州驻扎，准备告知汴州，借道攻打李元素。宣武节度使韩弘让人告诉他说：“你能越过我的疆界去作盗贼吗！我专门在这里等着你，你不要说空话！”李元素向宣武告急，韩弘让人告诉他说：“有我在这里，你尽管放心，不必恐慌。”有人说：“李师古在铲除草棘，平整道路，他的兵马快要打过来了，请对他多加防备。”韩弘说：“如果真是有军队开过来，就不去清除道路了。”韩弘并不对此作出反应，李师古的机谋诈变用尽了，加上听说顺宗已经即位，便停止用兵。李元素上表请求贬职，朝廷两次派人来宽慰他。李元素是李泌的同族弟弟。

吴少诚以牛皮鞋材遗师古，师古以盐资少诚，潜过宣武界，事觉，弘皆留，输之库，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馈。”师古等皆惮之。

吴少诚将制作牛皮鞋的材料赠送给李师古，李师古用食盐资助吴少诚，在偷越宣武边界时，事情被察觉了。韩弘将他们运送的物品全部扣留，运进仓库，还说：“根据法令，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私自互相赠送的。”李师古等人对他都心怀忌惮。

辛酉，诏数京兆尹道王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市井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辛酉（二十一日），顺宗颁诏历数京兆尹道王李实残忍暴虐地聚敛民财的罪行，将他贬为通州长史。街市中居民喜悦地呼喊着，都在袖中带着瓦砾，拦住道路，等侯李实到来，李实由小道走开，才得以逃脱。

壬戌，以殿中丞王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壬戌（二十二日），顺宗任命殿中丞王为左散骑常侍，依然如前充任翰林待诏，任命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尤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匮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王状貌丑陋，口操吴地方言，为顺宗听亲近宠幸。而王叔文颇以能办大事自我称道，稍稍懂得一些文辞大义，喜欢谈论朝中事务，顺宗因此对他稍微采取敬重的态度，不像王那样在内宫通行无阻。王叔文进入翰林院，而王进入柿林院，得以与李忠言和牛昭容会面议事。大致说来，王叔文依赖王，王依赖李忠言，李忠言依赖牛昭容，转相勾结。每遇一事，他们首先下达翰林院，让王叔文作出判断，然后向中书省宣布，由韦执谊承命奉行。他们在外廷的同党则有韩泰、柳宗元等人，主持搜集探听外界的事情。他们策划计议，相互应和，夜以继日，急切如狂，还互相推崇，说他们是伊尹，是周公，是管仲，是诸葛亮，豪壮得意，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他们使荣宠与屈辱，晋升与贬斥，发生于仓促之间，只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便可不受规程法式的约束。士大夫对他们心怀畏惧，敢怒而不敢言。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提拔升官，以至于一天以内便封拜好几个人。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因此王叔文及其同党十多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卖酒之处过夜，饼店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他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丝帛的大柜子，他们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

甲子，上御丹凤门，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

甲子（二十四日），顺宗驾临丹凤门，大赦天下；对各种名目的租税拖欠，一律免除；在固定的贡品以外，停止所有的贡物进献。对贞元末年损害百姓利益的施政措施，如宫市和、鹘、鹞、鹰、狗五坊给役一类，全部罢除。

先是，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上在东宫，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在此之前，在民间张网捕捉鸟雀的五坊给役，尽做些暴虐豪横的事情，借以索取人们的钱财物品。以至有人把罗网张设在人家门口，不许人们出入，或者把罗网张设在水井上面，使人们无法汲水，如果有人走近前来，五坊给役便说：“你惊动了准备奉献朝廷的鸟雀！”当即狠狠殴打来人，直至来人拿出钱财物品来求情谢罪，才能离开。有些五坊给役相互聚集在酒饭店铺中吃吃喝喝，吃饱喝醉才离去。有些卖主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当场向他们索取酒饭钱，往往被打骂一顿；有时或者会留下一袋蛇作为抵押品，还说：“这些蛇是用来捕捉鸟雀的，现在留交给你，希望你妥善地饲养它们，别让它们挨饿受渴。”卖主愧悔道歉，苦苦哀求，五坊给役这才带着这袋蛇走开。顺宗在东宫当太子时，便完全知道这些弊病，所以即位后率先禁止五坊给役为恶。

乙丑，罢盐铁使月进钱。先是，盐铁月进羡余而经入益少；至是，罢之。

乙丑（二十五日），顺宗免除盐铁使每月进献的月进钱。在此之前，盐铁使每月进献正税以外的杂税钱，但正常的经费收入却越来越少。至此，便将月进钱免除了。

三月，辛未，以王为翰林学士。

三月，辛未（初二），顺宗任命王为翰林学士。

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

德宗在位的末期，有十年时间没有发布过大赦令，因微小过失被谪降斥逐的众多官员全都不能再按等级次第得以进用。至此，他们才得以量情升迁。壬申（初三），顺宗追召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馀庆、杭州刺史韩皋、道州刺史阳城前往京城。

贽之秉政也，贬驾部员外郎李吉甫为明州长史，既而徙忠州刺史。贽昆弟门人咸以为忧，至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礼事之。贽初犹惭惧，后遂为深交。吉甫，栖筠之子。韦皋在成都，屡上表请以贽自代。贽与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

陆贽执掌朝政时，将驾部员外郎李吉甫贬为明州长史，不久，又将他改任为忠州刺史，陆贽的兄弟和弟子们都为此担忧。陆贽来到忠州以后，李吉甫欣然以对待宰相的礼数事奉他，起初陆贽还感到惭愧和恐惧，后来便与李吉甫成了交情深厚的朋友。李吉甫是李栖筠的儿子。韦皋在成都，也屡次上表请求让陆贽来代替自己。但陆贽和阳城都在听到追召他们回京的诏书之前便去世了。

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以浙西观察使李为镇海节度使，解其盐铁转运使。虽失利权而得节旄，故反谋亦未发。

丙戌（十七日），顺宗加封杜佑为度支使和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浙西观察使李为镇海节度使，解除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李虽然失去了财政大权，但得到了节度使的旌节，所以他反叛朝廷的阴谋也就没有表露出来。

戊子，名徐州军曰武宁，以张为节度使。

戊子（十九日），顺宗将徐州军命名为武宁军，任命张为武宁节度使。

加彰义节度使吴少诚同平章事。

顺宗加封彰义节度使吴少诚为同平章事。

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先是叔文与其党谋，得国赋在手，则可以结诸用事人，取军士心，以固其权，又惧骤使重权，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会计之名，位重而务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为副以专之。叔文虽判两使，不以簿书为意，日夜与其党屏入窃语，人莫测其所为。

顺宗任命王叔文为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在此之前，王叔文与他的同党谋议，将国家的赋税收入抓到手中，就能够用此来交结各方面当权人物，争取得到将士的拥护，以便巩固他们手中的权力。他又担心骤然担任握有重大财权的使职，人们不能心悦诚服，便借着杜佑平素有善于管理财物的名声，地位尊显而务求保全自己，又为人平易，可以控制，所以首先让杜佑在名义上主持财政，而任命自己为副职，以便专擅财政。虽然王叔文兼任了度支与盐铁转运两项使职，但他并不把薄籍文书放在心上，而是日夜与他的同党在一起，屏退外人，私下密谈，他在干什么，人们都不得而知。

以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党多为御史，元衡薄其为人，待之莽卤。元衡为山陵仪仗使，刘禹锡求为判官，不许。叔文以元衡在风宪，欲使附己，使其党诱以权利，元衡不从，由是左迁。元衡，平一之孙也。

顺宗任命御史中丞武元衡为左庶子。德宗在位的末期，王叔文的同党多担任御史，武元衡鄙薄他们的为人，对待他们全不以为意。武元衡担任山陵仪仗使时，刘禹锡请求担任判官，武元衡没有答应。由于武元衡在御史台任职，王叔文打算让他依附自己，便让他的同党以权势与财利引诱他，武元衡不肯服从，因此便被降职。武元衡是武平一的孙子。

侍御史窦群奏屯田员外郎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又尝谒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谓也？”群曰：“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其党欲逐之，韦执谊以群素有强直名，止之。

侍御史窦群奏陈屯田员外郎刘禹锡居心邪恶，扰乱朝政，不应当留在朝中任职。窦群又曾经谒见王叔文，向他拱手说道：“现在当然还有未见分晓的事情。”王叔文说：“你指的是什么事情？”窦群说：“去年李实倚仗着恩宠与尊贵的地位，他的气焰在一段时间里将大家都压倒了，你在当时，还在道路旁边犹豫徘徊，才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小吏罢了。现在你一时又占据了他那样的地位，你怎以知道路旁没有像你当年那样的人物呢！”王叔文的同党打算将他斥逐到朝廷以外，韦执谊因窦群素有强项耿直的名望，便制止了他们。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癸巳，立淳为太子，更名纯。程，神符五世孙也。

顺宗的疾病许久不能痊愈，只好不时让人扶着他登上大殿，会见群臣，群臣也只有从远处看一看顺宗罢了，从没有亲自回答过顺宗的提问。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感到忧惧不安，希望及早册立太子。然而，王叔文一党准备独揽大权，讨厌听到人们的这种议论。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前朝任用的旧臣，他们忌恨王叔文、李忠言等人树立朋党，专横恣肆，便启奏顺宗传召翰林学士郑、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前往金銮殿草拟册立太子的制书。当时，牛昭容一伙人因广陵王李淳英俊明达，便憎恶他。郑不再请示，在纸上写了“册立嫡长子”几个字上呈顺宗，顺宗点了点头。癸巳（二十四日），册立李淳为太子，改名为李纯。李程是李神符的五世孙。

贾耽以王叔文党用事，心恶之，称疾不出，屡乞骸骨。丁酉，诸宰相会食中书。故事，宰相方食，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旧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杜佑、高郢、郑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执谊，莫敢出言。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谊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贾耽因王叔文一党当权，对他们心怀憎恶，便托称有病，不再出门，屡次请求退职。丁酉（二十八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共同进餐。根据例惯，宰相正在进餐时，百官没有敢晋见宰相的。王叔文来到中书省，打算跟韦执谊商量事情，便让中书省值班官吏去通知韦执谊。中书省值班官吏将旧典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怒气冲冲地喝斥他。值班官吏害怕，便进入中书省向韦执谊禀报。韦执谊迟疑徘徊，面色羞红，但他还是起身出来迎接王叔文，到他办公的阁中交谈了好长时间。杜佑、高郢、郑瑜都放下筷子，等他回来。有传信人前来报告说：“王叔文要饭，韦相公已经与他在阁中共同进餐了。”杜佑、高郢内心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但畏惧王叔文、韦执谊，便不敢开口发言。唯独郑瑜叹息着说：“我岂能再在这个位子上呆下去！”他将身旁的人们看了一眼，牵出马来，径直回家，于是不再前来办事。贾耽、郑瑜两位宰相都是在天下负有崇高声望的人物，相继归隐退卧，王叔文、韦执谊愈加没有可顾虑与忌惮的了，而远近各地的人们却大为恐惧。

夏，四月，壬寅，立皇弟谔为钦王，诚为珍王；子经为郯王，纬为均王，纵为溆王，纾为莒王，绸为密王、总为郇王，约为邵王，结为宋王，缃为集王，为冀王，绮为和王，绚为衡王，为会王，绾为福王，为抚王，绲为岳王，绅为袁王，纶为桂王，为翼王。

夏季，四月，壬寅（初三），顺宗册立弟弟李谔为钦王，李诚为珍王；册立儿子李经为郯王，李纬为均王，李纵为溆王，李纾为莒王，李绸为密王，李总为郇王，李约为邵王，李结为宋王，李缃为集王，李为冀王，李绮为和王，李绚为衡王，李为会王，李绾为福王，李为抚王，李绲为岳王，李绅为袁王，李纶为桂王，李为翼王。

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仪表，退，皆相贺，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闻者哂之。

乙巳（初六），顺宗驾临宣政殿，册封太子。官员们目睹太子仪表堂堂，退下来以后，纷纷互相庆贺，以至有人感动得哭泣了，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然而，唯独王叔文脸上带着忧虑的神色，口中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吟诵杜甫所作《诸葛亮祠堂》诗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听到他读诗的人们都讥笑他。

先是，太常卿杜黄裳为裴延龄所恶，留滞台阁，十年不迁，及其婿韦执谊为相，始迁太常卿。黄裳劝执谊帅群臣请太子监国，执谊惊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启口议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岂得以一官相买乎！”拂衣起出。

在此之前，太常卿杜黄裳遭到裴延龄的嫌恶，因而停留在侍御史的职位上，历时十年，不得升迁，及至他的女婿韦执谊出任宰相后，才被提升为太常卿。杜黄裳劝说韦执谊率领群臣请求太子代理国政，韦执谊吃惊地说：“丈人刚刚得以进升官职，怎么能够开口就议论宫廷中的事情！”杜黄裳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说：“我蒙受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恩典，难道能够凭着升迁一个官职就把我收买了吗！”于是，杜黄裳生气地用手撩起衣裳，起身离去。

戊申，以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仍更名质。韦执谊自以韦权，恐太子不悦，故以质为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惶惧而出。

戊申（初九），顺宗任命给事中陆淳为太子侍读，还给他改名为陆质。韦执谊认为自己独揽大权，唯恐太子心中不快，所以使陆质出任侍读，让他暗中察看太子的意向，而且就便向他解释。及至陆质谈这方面的内容时，太子生气地说：“陛下命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书义理而已，为什么要把别的事情拉扯进来！”陆质只好惶恐地走出去。

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宫节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欲夺取宦官兵权以自固，藉希朝老将，使主其名，而实以泰专其事；人情不测其所为，益疑惧。

五月，辛未（初三），顺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甲戌（初六），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的行军司马。王叔文知道自己被朝廷内外的官员们所憎恶忌恨，打算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借着范希朝作为朝廷宿将的声望，让他在名义上主持军事，但实际上是让韩泰专擅兵权。人们猜不出他们要做些什么，愈加疑惑恐惧。

辛卯，以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前充度支、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恶其专权，削去翰林之职。叔文见制书，大惊，谓人曰：“叔文日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职事，则无因而至矣。”王即为疏请，不从。再疏，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学士名。叔文始惧。

辛卯（二十三日），顺宗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依然如前充任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俱文珍等人憎恶王叔文独揽大权，设法免除了他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看到制书后，大为震惊，他对别人说：“我每天按时到这里来商量公务，如果不能够在翰林院担任职务，就没有到这里来的理由了。”王当即替王叔文上疏请求保留学士职务，顺宗不肯听从。王再次上疏，顺宗才允许王叔文隔三五天到翰林院来一次，但仍免除翰林学士的职称，王叔文开始恐惧了。

六月，己亥，贬宣歙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尉。士谔以公事至长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执谊不可；则令杖煞之，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始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

六月，己亥（初二），顺宗将宣歙巡官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羊士谔因公务来到长安，适逢王叔文当权，便公开谈论他的错误。王叔文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打算发布诏书，将他斩杀，韦执谊不肯同意。王叔文又打算用杖刑将他打死，韦执谊认为也不能这样做，于是将羊士谔以贬官论处。自此，王叔文开始非常嫌恶韦执谊，在他们二人门下往来的人们都恐惧起来了。

先时，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长安未去，闻贬士锷，遂逃归。执谊初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议，故时时为异同；辄使人谢叔文曰：“非敢负约，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诟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不久前，剑南支度副使刘辟把韦皋的意图转达给王叔文，要求统领剑南三川。刘辟对王叔文说：“韦太尉让我向您致以卑微的诚意，他说：倘若您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自当不惜一死，尽力帮助您；倘若您不肯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也自会有办法向您回报。”王叔文生气了，又打算将刘辟斩杀，韦执谊坚决不肯同意。在刘辟游览长安，还没有离去时，听说王叔文将羊士谔贬斥了，便逃回剑南。韦执谊当初被王叔文延引重用时，是深深依附王叔文的。韦执谊在取得宰相地位后，打算遮掩以往的行迹，而且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所以时常做出一些与王叔文意见相左的事情，事后他总是让人向王叔文道歉说：“我并不敢违背约定，这是打算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王叔文怒气冲冲地骂了起来，全不相信韦执谊的话，于是两个人结下了怨仇。

癸丑，韦皋上表，以为：“陛下哀毁成疾，重劳万机，故久而未安，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候皇躬痊愈，复归春宫。臣位兼将相，今之所陈，乃其职分。”又上太子笺，以为：“圣上远法高宗，亮阴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均，光庭之曾孙也。

癸丑（十六日），韦皋进献表章认为：“陛下因哀痛亲人谢世而身染疾病，每天又为处理纷纭繁重的政务而加重了烦劳，所以这么长时间身体还没有康复。请陛下暂时让皇太子亲自监理各项政务，等陛下身体痊愈后，再让皇太子回返东宫。我身兼大将与宰相的职务，现在我所奏陈的事情，正是我应尽的本分。”韦皋又向太子进献笺书认为：“圣上远效法高宗皇帝，居丧而不肯发言，将朝廷大政交托给臣下，但是所交托的人选并不适当。王叔文、王、李忠言一类人，独自担当着重大的职任，实行奖赏与惩罚，全听凭自己的私情，败坏并扰乱了朝廷的法度。他们动用国库的积蓄，以便贿赂执政的权臣；他们扶植安插亲信人员，遍及各个显贵的职位；他们暗中结纳圣上的侍从人员，使忧患蕴含在宫室的门屏之内。我私下里担心他们会倾覆太宗皇帝创下的盛美基业，会危害殿下的家国。希望殿下即日奏报圣上闻知，将这一群小人驱逐出去，使朝政掌握在人主手中，各地臣民便会获得安宁了。”韦皋倚仗着自己是身居要职的大臣，又在遥远的西蜀地区任职，估量着王叔文不能动摇他的地位，于是尽情说出王叔文的邪恶。不久，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给顺宗的表章和给太子的笺书相继送到，所讲的意思与韦皋相同，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倚赖他们作为外援，而那伙邪恶的人却震惊恐惧了。裴均是裴光庭的曾孙。

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韩泰主京西神策军，诸宦者尚未寤。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宦者始寤兵柄为叔文等所夺，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属人。”希朝至奉天，诸将无至者。韩泰驰归白之，叔文计无所出，唯曰：“奈何！奈何！”无几，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馔，与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饮于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国事之故，不得亲医药，今将求假归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难，皆为朝廷之恩。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随其语辄折之，叔文不能对，但引满相劝，酒数行而罢。丁巳，叔文以母丧去位。

王叔文使范希朝、韩泰主持京西神策军以后，诸宦官还没有明白其中的道理。适逢边疆各将领各自呈送书状向中尉陈辞，而且提到他们刚刚归属范希朝统辖。宦官们开始明白兵权已经被王叔文等人夺走，于是大为恼怒地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计谋干下去，我们这些人肯定要死在他们手里。”于是秘密命令各边防来使回去禀告各将领说：“不要将军队归属别人。”范希朝来到奉天时，各将领没有前来的。韩泰骑马回来报告了这一情况，王叔文无计可施，只是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没过多久，王叔文的母亲病情严重。丙辰（十九日），王叔文备办了丰盛的酒食，与各位翰林学士和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在翰林院饮酒。王叔文说：“我的母亲有病，过去因我承担着国家政务的原故，无法亲自为母亲求医访药，现在我准备请假回家侍奉母亲。近来我竭尽心力，不避危险艰难，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我一旦离开朝廷，返回家乡去，各种诽谤纷至沓来，谁肯体察我的隐衷，说一句话帮助我呢？”俱文珍总是随着王叔文的话抢白他，王叔文无法对答，只好斟满了酒劝大家喝，酒过数巡，便散了宴席。丁巳（二十日），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而免除了官位。

秋，七月，丙子，加李师古检校侍中。

秋季，七月，丙子（初九），顺宗加封李师古为检校侍中。

王叔文既有母丧，韦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怒，与其党日夜谋起复，必先斩执谊而尽诛不附己者，闻者凶惧。

王叔文为母亲服丧后，韦执谊益发不肯采用他的意见。王叔文大怒，与他的同党日夜图谋再被起用，并一定要首先斩杀韦执谊，把不肯附和自己的人全部诛灭，听说此事的人都震恐不安。

自叔文归第，王失据，日诣宦官及杜佑请起叔文为相，且总北军；既不获，则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其党皆忧悸不自保。是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报，知事不济，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中风矣！”明日，遂舆归不出。己丑，以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叔文之党至是始去。

自从王叔文回家后，王失去着落，便天天到宦官和杜佑那里请求起用王叔文担任宰相，并且统领北军。既然没有得到认可，他便请求任命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没有得到认可。他的同党都忧恐惊悸，感到难以自保。这一天，王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三次上疏，全不见回复，知道难以成事，坐卧不宁。到了夜间，王忽然大叫道：“我中风啦！”第二天，他被抬回家中，于是再也不曾走出家门。己丑（二十二日），顺宗任命仓部郎中、判度支案陈谏为河中少尹。至此，王、王叔文的同党开始从朝中被斥逐出去了。

癸巳，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薨，以其子副使执恭为留后。

癸巳（二十六日），横海军节度使程怀信去世，顺宗任命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程执恭为留后。

乙未，制以“积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句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又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旧臣，故引用之。又以郑瑜为吏部尚书，高郢为刑部尚书，并罢政事。太子见百官于东朝堂，百官拜驾；太子涕泣，不答拜。

乙未（二十八日），顺宗颁布制书称：“由于朕旧病在身，未能康复，军务与国政中的一切施政要务，暂时命令皇太子李纯代为办理。”当时，朝廷内外的官员们都痛恨王叔文的党羽肆意专断，顺宗也憎恶他们。俱文珍屡次启奏顺宗，请求命令皇太子监理国政，顺宗本来对处理日常的纷繁政务感到厌倦，于是同意了俱文珍的请求。又任命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任命左金吾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二人一并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人认为他们是朝廷的老臣，所以延引起用了他们。还任命郑瑜为吏部尚书，任命高郢为刑部尚书，一并免去二人的宰相职务。太子在东朝堂会见百官，百官行礼祝贺，太子哭得泪流满面，没有向百官答礼。

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

八月，庚子（初四），顺宗颁布制书称：“命令太子即帝位，朕号称太上皇，朕颁布的制书敕令称作诰。”

辛丑，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后，宪宗之母也。

辛丑（初五），太上皇迁移到兴庆宫居住，颁布诰命，改年号为永贞，将良娣王氏立为太上皇后。太上皇后是宪宗的母亲。

壬寅，贬王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寻病死贬所。明年，赐叔文死。

壬寅（初六），将王贬为开州司马，将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不久，王在贬地病死。第二年，宪宗赐王叔文自裁而死。

乙巳，宪宗即位于宣政殿。

乙巳（初九），宪宗在宣政殿即位。

丙午，升平以主献女口五十。上曰：“上皇不受献，朕何敢违！”遂却之。庚戌，荆南献毛龟二，上曰：“朕所宝惟贤。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书祥瑞。自今凡有嘉瑞，但准令申有司，勿复以闻。及珍禽奇兽，皆毋得献。”

丙午（初十），升平公主进献女子五十人。宪宗说：“太上皇不接受进献，朕怎么敢违背他呢！”于是，将进献的女子推却了。庚戌（十四日），荆南进献两只毛龟，宪宗说：“朕只把贤人当作宝物，嘉禾、神芝一类，都是徒有美名罢了，所以《春秋》才不肯记载祥征瑞兆。从今以后，凡是发现吉庆祥瑞之物，只允许依照令式申报有关部门，不需要再行奏朕闻知。至于珍奇的禽兽，一概不许进献。”

癸丑，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薨。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癸丑（十七日），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韦皋在蜀中任职二十一年，对百姓征收繁重的赋税，通过进献丰美的贡物，来维系主上的恩典，靠着发放优厚的军饷来安抚部下的将士，遇到将士婚配丧葬时，一概供给他们所需的费用，所以他能够长期任职，安然无恙，而将士们也愿意为他效力，终于得以慑服南诏，挫败吐蕃。对于在幕府供事多年，官位已高的僚属，韦皋便让他们出任刺史，当他们任职期满以后，便让他们重返幕府，到底不肯让他们回朝供职，这是因为韦皋担心他们将自己的所做所为泄露出来的原故。在军府的库存充实后，韦皋还时常缓解治下百姓的负担，每隔三年，便实行一次赋税豁免，蜀地的人们佩服他的才智与权谋，同时又畏惧他的威严，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供奉他的画像，把他当作土神，家家户户都祭祀他。

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

支度副使刘辟自命为西川留后。

朗州武陵、龙阳江涨，流万余家。

朗州的武陵县和龙阳县境内沅江水暴涨，淹没一万多户人家。

壬午，奉义节度使伊慎入朝。

壬午（疑误），奉义节度使伊慎入京朝见。

辛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全义败于激水而还，不朝觐而去，上在藩邸，闻其事而恶之；全义惧，乃请入朝。

辛卯（疑误），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京朝见。韩全义在水战败后返回京城，没有朝见便离开了。宪宗在王府生活时，得知此事而憎恶韩全义。韩全义害怕，便请求入京朝见。

刘辟使诸将表求节，朝廷不许；己未，以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刘辟指使诸将领上表请求任命自己为节度使，朝廷不肯答应。己未（二十三日），宪宗任命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

度支奏裴延龄所置别库，皆减正库之物别贮之。请并归正库，从之。

度支奏称，裴延龄设置的别库，一概是减少正库的物品，移至别库，分别储存，请求将别库的物品一并归还正库，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辛酉，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吏否臧，百姓疾苦。

辛酉（二十五日），宪宗派遣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前去安抚江淮地区，巡视租赋、各项物品专卖和税收的利弊，就便视察官吏的为政得失和百姓的疾苦。

癸亥，以尚书左丞郑馀庆同平章事。

癸亥（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郑馀庆为同平章事。

九月，戊辰，礼仪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岁月滋深，迎访理绝。按晋庾蔚之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而服之。伏请以大行皇帝启攒宫日，皇帝帅百官举哀，即以其日为忌；”从之。

九月，戊辰（初二），礼仪使上奏说：“曾太皇太后沈氏失踪年深月久，在情理上说，已经没有继续访求迎接的必要。根据晋朝庾蔚之的说法，倘若寻找亲人已经超过三年仍未找到，便可以等到他八十岁诞辰时，为他服丧。请在为大行皇帝开启攒宫下葬的日子，由圣上率领百官致哀，就以这一天作为曾太皇太后沈氏的忌日。”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壬申，监修国史韦执谊奏，始令史官撰《日历》。

壬申（初六），监修国史韦执谊奏称，开始命令史官修撰《日历》。

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己卯（十三日），宪宗将神策行军司马韩泰贬为抚州刺史，将司封郎中韩晔贬为池州刺史，将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邵州刺史，将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

冬，十月，丁酉，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薨。

冬季，十月，丁酉（初二），右仆射、同平章事贾耽去世。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征刘辟为给事中。

戊戌（初三），宪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征召刘辟为给事中。

舒王谊薨。

舒王李谊去世。

太常议曾太皇太后谥曰睿真皇后。

太常寺计议将曾太皇太后沈氏的谥号称作睿真皇后。

山人罗令则自长安如普润，矫称太上皇诰，征兵于秦州刺史刘，且说以废立；执送长安，并其党杖杀之。

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普润，诈称太上皇颁布诰命，向秦州刺史刘征调兵马，而且劝说刘再行废立。刘将罗令则捉送长安，朝廷将罗令则连同他的同伙一并以杖刑处死。

己酉，葬神武孝文皇帝于崇陵，庙号德宗。

己酉（十四日），宪宗将神武孝文皇帝在崇陵安葬，庙号称作德宗。

十一月，己巳，睿真皇后、德宗皇帝主于太庙。礼仪使杜黄裳等议，以为：“国守法周制，太祖犹后稷，高祖犹文王，太宗犹武王，皆不迁。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请迁主于西夹室；”从之。

十一月，己巳（初四），宪宗将睿真皇后与德宗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举行祭。礼仪使杜黄裳等人经过计议，主张：“国家效法周朝的制度，太祖犹如后稷，高祖犹如周文王，太宗犹如周武王，他们的神主一律不宜迁移。高宗列在三昭三穆以外，所以请将高宗的神主迁移到西夹室中去。”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

壬申，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执谊以尝与王叔文异同，且杜黄裳婿，故独后贬。然叔文败，执谊亦自失形势，知祸将至，虽尚为相，常不自得，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至于贬。

壬申（初七），宪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由于韦执谊曾经与王叔文意见分歧，而且又是杜黄裳的女婿，所以只有他在最后才遭贬斥。然而，在王叔文失败后，韦执谊也失去了原来的权力与地位，他知道祸事即将来临，尽管仍然担任着宰相职务，但是经常心不自安，变得气息奄奄，就是听到行人的脚步声，都会惊惶失色，直到被贬，都是这个样子。

戊寅，以韩全义为太子少保，致仕。

戊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韩全义为太子少保，退休。

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上怒，贬滋为吉州刺史。

刘辟不肯接受征召，拥兵自守。袁滋害怕刘辟强悍难制，不敢前去。宪宗生气了，便将袁滋贬为吉州刺史。

复以右庶子武元衡为御史中丞。

宪宗将右庶子武元衡重新任命为御史中丞。

朝议谓王叔文之党或自员外郎出为刺史，贬之太轻；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朝廷大臣的议论认为，王叔文一党中有人由员外郎出任刺史，对他们贬责太轻。己卯（十四日），宪宗再次将韩泰贬为虔州司马，将韩晔贬为饶州司马，将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将刘禹锡贬为郎州司马，还将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将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将兵州刺史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回鹘怀信可汗卒，遣鸿胪少卿孙杲临吊，册其嗣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回鹘怀信可汗去世，宪宗派遣鸿胪少卿孙杲前往吊唁，将怀信可汗的后嗣册立为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

十二月，甲辰，加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同平章事。

十二月，甲辰（初九），宪宗加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为同平章事。

以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任命奉义节度使伊慎为右仆射。

己酉，以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讨故也。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以为：“今释辟不诛，则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两京耳。此外谁不为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为东川节度使。丹，津之五世孙也。

己酉（十四日），任命给事中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这是由于宪宗认为自己刚刚继位，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讨伐他的原故。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主张：“如今开释了刘辟的死罪，朝廷可以挥臂指使的地区，便只有东西两京了。在两京以外，还有谁不想背叛朝廷呢！”宪宗很重视韦丹的意见。壬子（十七日），宪宗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韦丹是韦津的五世孙。

辛酉，百官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德皇帝。上许上上皇尊号而自辞不受。

辛酉（二十六日），百官请求给太上皇进献尊号，称作应乾圣寿太上皇，给宪宗进献尊号，称作文武大圣孝德皇帝。宪宗允许给太上皇进献尊号，但对自己的尊号却推辞不受。

壬戌，以翰林学士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壬戌（二十七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以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兼辞行，上书称李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为吏部郎中。

宪宗任命刑部郎中杜兼为苏州刺史。杜兼辞别赴任时，上书声称李将要造反，必定要奏请将他的家族诛灭。宪宗同意杜兼的看法，将他留任为吏部郎中。

第二百三十七卷

唐纪五十三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丙戌、806 ）

唐纪五十三唐宪宗元和元年（丙戌，公元806 年）

春，正月，丙寅朔，上帅群臣诣兴庆宫上上皇尊号。

春季，正月，丙寅朔（初一），宪宗率领群臣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进献尊号。

丁卯，赦天下，改元。

丁卯（初二），宪宗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

辛未，以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以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宥，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

辛未（初六），宪宗任命鄂岳观察使韩皋为奉义节度使；癸酉（初八），任命奉义留后伊宥为安州刺史兼安州留后。伊宥是伊慎的儿子。壬午（十七日），加封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为同平章事。

甲申，上皇崩于兴庆宫。

甲申（十九日），太上皇在兴庆宫驾崩。

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欲以同幕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林蕴力谏辟举兵，辟怒，械系于狱，引出，将斩之，阴戒行刑者使不杀，但数砺刃于其颈，欲使屈服而赦之。蕴叱之曰：“竖子，当斩即斩，我颈岂汝砥石邪！”辟顾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为唐昌尉。

刘辟得到节度使的任命以后，愈发心志骄矜，又要求兼管整个三川，宪宗不肯答应。于是，刘辟派兵在梓州围困东川节度使李康，打算让本幕府的卢文若担任东川节度使。推官莆田人林蕴极力规劝刘辟不要起兵、刘辟大怒，给林蕴加上枷锁，投入监牢，后来又将他拖出来，做出将要杀他的样子，却又暗中告诫执行刑罚的人不要杀死他，只在他的脖子上用刀刃磨上几下，打算使他屈服，而赦免他。林蕴喝斥执行刑罚的人说：“小子！要杀就杀，我的脖子难道是你的磨刀石吗！”刘辟环顾着周围的人们说：“林蕴真是一位忠烈之士啊！”于是，刘辟将林蕴罢免为唐昌县尉。

上欲讨辟而重于用兵，公卿议者亦以为蜀险固难取，杜黄裳独曰：“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上从之。翰林学士李吉甫亦劝上讨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时宿将名位素重者甚众，皆自谓当征蜀之选；及诏用崇文。皆大惊。

宪宗打算讨伐刘辟，但是又不愿意轻易开启战端，公卿中议论此事的人们也认为蜀地险要坚固，难以攻取。唯独杜黄裳说：“刘辟是一个心气狂傲但又戆直无谋的书生，征服他就如同拾取芥子一般容易。据我了解，神策军使高崇文有勇有谋，堪当此任，希望陛下将军中事务交托给他，不要设置监军，刘辟肯定能够就擒。”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翰林学士李吉甫也规劝宪宗讨伐蜀中，宪宗由此便器重他了。戊子（二十三日），宪宗命令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率领步、骑兵五千人担当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领步、骑兵两千人担当后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共同讨伐刘辟。当时，名声与地位平素便为人们推重的老将很多，都自认为自己应当是征讨蜀中的人选，及至宪宗颁诏起用了高崇文，都感到非常惊讶。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行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宪宗与杜黄裳谈论到藩镇问题时，杜黄裳说：“德宗自从经过朱作乱的忧患后，总是无原则地宽容藩镇，不肯在节度使生前免除他们的职务，有节度使去世，他就先派遣中使探察军中人心归向的人物，而将节度使授给其人。有时中使私自收受大将的贿赂，回朝称誉其人，德宗便立即将该人除授为节度使，对节度使的任命就不曾有过出自朝廷本意的例子。如果陛下准备振兴法纪，应当逐渐按照法令制度削弱和约束藩镇，这样天下便能够得到治理了。”宪宗认为很对，于是开始调兵遣将，征讨蜀中，终于使朝廷的威严遍及河南、河北一带，这都是由杜黄裳的建议发端的。

高崇文屯长武城，练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时受诏，辰时即行，器械糗粮，一无所阙。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骆谷，同趣梓州。崇文军至兴元，军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斩之以徇。

高崇文在长武城驻扎时，训练了五千士兵，经常保持着战备状态。他在卯时接受诏命，到辰时便已启程，军中的器械装备与制成的干粮，没有一样是缺少的。甲午（二十九日），高崇文由斜谷出兵，李元奕由骆谷出兵，共同奔赴梓州。高崇文军来到兴元的时候，将士们途中在客舍进餐，有人把主人的筷子折断了，高崇文便将此人斩首示众。

刘辟陷梓州，执李康。二月，严砺拔剑州，斩其刺史文德昭。

刘辟攻陷梓州，捉住了李康。二月，严砺攻克剑州，将剑州刺史文德昭斩杀。

奚王诲落可入朝。丁酉，以诲落可为饶乐郡王，遣归。

奚王诲落可入京朝见。丁酉（初三），宪宗将诲落可封为饶乐郡王，遣送他返回。

癸丑，加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

癸丑（十九日），宪宗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

戊午，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钢有叙；苟慎选天下贤材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戊午（二十四日），宪宗与宰相谈论道：“自古以来，有些帝王为各项政务勤勉地操劳，有些帝王却端身拱手，清静无为，他们各自都有成功或失败的地方，怎么做才是最适当的呢？”杜黄裳回答说：“帝王对上面承受着天地与国家赋予的使命，对下面负有安抚百姓与周边民族和邦国的重任，朝夕忧心劳苦，固然不能够自图清闲安逸。然而，君主与臣下是各有职分的，国家的法度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如果能够慎重地选拔天下的贤才，并且将重任托付给他们，立功便予以奖赏，犯罪便处以刑罚，选拔与任用出以公心，奖赏与惩罚不失信用，那还会有什么人不肯竭尽全力为朝廷办事呢，朝廷还会有什么寻求的目标不能实现呢！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辛劳的，而在任用人才后却是安逸的，这便是虞舜能够清静无为而使政治修明的原因啊。至于诉讼与交易等烦琐细小的事情，有各有关部门存在，不是君主所应该躬亲过问的。过去，秦始皇用衡器称取所阅疏表奏章，魏明帝亲自到尚书台按验发行文书，隋文帝议事时侍卫人员只好互传食物充饥，对当世全无补益，却反被后人讥笑。他们的双耳与双眼、身体与心志并非不勤劳而辛苦，但是他们致力的事情，并不合乎事理啊！一般说来，君主最忌不能推心置腹，臣下最忌不能竭尽忠心。如果君主怀疑他的臣下，臣下诓骗他们的君主，将要以这种局面来寻求政治修明，不是很困难吗？”宪宗认为他的话极为正确。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三月，丙寅（初二），宪宗任命神策行营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为右金吾大将军。

高崇文引兵自阆州趣梓州，刘辟将邢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辟归李康于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败军失守，斩之。丙子，严砺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夺刘辟官爵。

高崇文领兵由阆州奔赴梓州，刘辟的将领邢领兵逃走，高崇文进入梓州，屯扎下来。刘辟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责，将李康交还给高崇文，高崇文因李康打了败仗，失去梓州，便将他斩杀了。丙子（十二日），严砺奏称攻克梓州。丁丑（十三日），宪宗颁布制书革除刘辟的官职爵位。

初，韩全义入朝，以其甥杨惠琳知夏绥留后。杜黄裳以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以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表请讨之，诏河东、天德军合击惠琳，绶遣牙将阿跌光进及弟光颜将兵赴之。光进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东军，皆以勇敢闻。辛巳，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惠琳，传首京师。

当初，韩全义人京朝见，德宗皇帝任命他的外甥杨惠琳代理夏绥留后事务。杜黄裳认为韩全义出兵征讨吴少诚全无建树，态度傲慢，有失恭顺，便索性让他退休，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率领兵马阻止李演上任，上表奏称：“将士们逼迫我出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奏请讨伐杨惠琳，宪宗颁诏命令河东、天德军合兵进击杨惠琳，严绶派遣牙将阿跌光进与他的弟弟阿跌光颜带领兵马前去进击杨惠琳。阿跌光进本来是河曲步落稽人，他们兄弟二人在河东军中，都以勇敢著称。辛巳（十七日），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杀杨惠琳，将他的头颅传送京城。

东川节度使韦丹至汉中，表言“高崇文客军远斗，无所资，若与梓州，缀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东川节度使韦丹来到汉中后，上表声称：“高崇文率领外来的军队长途征战，没有任何凭依，如果将梓州归属于他，借以维系部下的心愿，肯定能够使他获得成功。”夏季，四月，丁酉（初四），宪宗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使事。

潘孟阳所至，专事游晏，从仆三百人，多纳贿赂；上闻之，甲辰，以孟阳为大理卿，罢其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潘孟阳每到一个地方，专门以游观娱乐为务，随从仆人有三百人，还接受了大量的贿赂。宪宗闻知此事后，甲辰（十一日），任命潘孟阳为大理卿，免除了他度支副使和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

丙午，策试制举之士，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出焉。郁，及之子；，华之孙；传师，既济之子也。

丙午（十三日），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的士子举行制举考试。于是，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校书郎下人白居易、前进士萧、沈传师都崭露头角，独孤郁是独孤及的儿子。萧是萧华的孙子。沈传师是沈既济的儿子。

杜佑请解财赋之职，仍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罢其盐铁转运使，以巽为度支、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之后，居财赋之职者，莫能继之。巽掌使一年，征课所入，类晏之多，明年过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缗。

杜佑请求解除自己管理资财赋税方面的职务，还推举兵部侍郎、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来替代自己。丁未（十四日），宪宗加封杜佑为司徒，免除了他盐铁转运使的职务，任命李巽为度支使和盐铁转运使。自刘晏以后，担任财物赋税管理职务的人们都赶不上他。李巽掌管使职一年，征收赋税的收入，便像刘晏时那样多了，第二年又超过了刘晏，再过一年，又较刘晏时增加了一百八十万缗。

戊申，加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保义军节度使。

戊申（十五日），宪宗加封陇右经略使、秦州刺史刘为保义军节度使。

辛酉，以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辛酉（二十八日），任命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县尉、集贤校理、萧为右拾遗，沈传师为校书郎。

稹上疏论谏职，以为：“昔太宗以王、魏徵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谏官，大不得豫召见，次不得参时政，排行就列，朝谒而已。近年以来，正牙不奏事，庶官罢巡对，谏官能举职者，独诰命有不便则上封事耳。君臣之际，讽谕于未形，筹画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于既行之诰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书收丝纶之诏，诚亦难矣。愿陛下时于延英召对，使尽所怀，岂可置于其位而屏弃疏贱之哉！”

元稹上书谈论谏官的职任，他认为：“过去，太宗任命王与魏徵为谏官，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没有一时不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在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时，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所以当时天下政治修明。现在的谏官，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究当前的政治措施，只是侪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近些年来，免除正殿奏事，停止百官轮流奏事，谏官能够奉行的职责，只有在诏诰命令不尽合宜时，献上一本皂封缄的奏章而已。君臣际会，即使在事情发生以前便委婉规劝，进行极为周密的谋划，尚且难以回转圣上的盛意，何况诏诰命令已经颁行，对官员的任命已经发布，要想凭着谏官进呈一纸章奏收回圣上的诏书，实在也是够困难的了。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奏对，让他们把意见都讲出来，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但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顷之，复上疏，以为：“理乱之始，必有萌象。开直言，广视听，理之萌也。甘谄谀，蔽近习，乱之象也。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赏之，则君子乐行其道，小人亦贪得其利，不为回邪矣。如是，则上下之志通，幽远之情达，欲无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则君子卷怀括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窃其位矣。如是，则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无乱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孙伏伽以小事谏，太宗喜，厚赏之。故当是时，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尝以触忌讳为忧也。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而危亡之祸大故也。陛下践阼，今以周岁，未闻有受伏伽之赏者。臣等备位谏列，旷日弥年，不得召见，每就列位，屏气鞠躬，不敢仰视，又安暇议得失，献可否哉！供奉官尚尔，况疏远之臣乎！此盖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条奏请次对百官、复正牙奏事、禁非时贡献等十事。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认为：“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肯定是有萌芽和迹象的。开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广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们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即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切谏的人士，如果人君接受这些人士的意见，从而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贪图其中的利益，不做奸邪的事情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幽深辽远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切谏的人士，从而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了，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以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想没有祸乱办得到吗！过去，太宗刚执政时，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大宗大喜，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当时，谈论政事的人们惟恐讲得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难道是太宗喜欢让人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厌恶人们顺从自己的愿望吗？这诚然因为顺心适意的快乐太渺小，而国家危亡的祸殃太重大的原故。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行列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会顾得上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呢！在皇帝周围供职的官员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这恐怕是群臣因袭故习的原故吧。”于是，他逐条上奏，请求实行依次召对百官、恢复正殿奏事、禁止临时进献贡物等十件事情。

稹又以贞元中王、王叔文以伎术得幸东宫，永贞之际几乱天下，上书劝上早择修正之士使辅导诸子，以为：“太宗自为藩王，与文学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后代太子、诸王，虽有僚属，日益疏贱，至于师傅之官，非聩废疾不任事者，则休戎罢帅不知书者为之。其友谕赞议之徒，尤为冗散之甚，缙绅皆耻由之。就使时得僻老儒生，越月逾时，仅获一见，又何暇傅之德义，纳之法度哉！夫以匹士爱其子，犹知求明哲之师而教之，况万乘之嗣，系四海之命乎！”上颇嘉纳其言，时召见之。

元稹又以贞元年间王、王叔文靠着擅长方伎小术得到太子的宠爱，到永贞年间几乎使天下大乱之事，上书劝宪宗及早选拔善良正派的人士，辅佐教导各位皇子，他认为：“自从太宗当了藩王后，便与十八位博学能文、操行洁美的人士相处。虽然后世的太子与诸王仍有所属的官吏，但是他们的地位越来越遭受疏远与轻贱，至于太师、少师、太傅、少傅一类官员，不是由眼昏耳聋、身体残废、不能办事的人物担承，就是让战事完结以后免去节帅职务而又不懂诗书的人物出任。尤其王府那些友、司议郎、谕德、赞善大夫等官员，更是闲散之职，士大夫都以担当过这类官员为耻辱。即使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孤陋寡闻，年纪老迈的儒生，也是历时数月，仅仅获得一次与太子、诸王见面的机会，又哪里有闲暇为他们辅导仁德道义，使他们深明法令制度呢！一般说来，就连地位低贱的人们，为了痛爱自己的子女，还知道去寻找明达事理的老师来教诲自己的子女，何况太子、诸王都是帝王的后嗣，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呢！”宪宗对他的话很是赞许，颇多采纳，还时常召见他。

壬戌，邵王约薨。

壬戌（二十九日），邵王李约去世。

五月，丙子，以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节度使。

五月，丙子（十三日），宪宗任命横海留后程执恭为该军节度使。

庚辰，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馀庆罢为太子宾客。

庚辰（十七日），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郑馀庆被罢免为太子宾客。

辛卯，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辛卯（二十八日），尊奉太上皇的皇后为皇太后。

刘辟城鹿头关，连八栅，屯兵万余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击败之。辟置栅于关东万胜堆。戊戌，崇文遣骁将范阳高霞寓攻夺之，下瞰关城；凡八战皆捷。

刘辟修筑鹿头关，连结八座栅垒，屯聚兵马一万多人，以便抵御高崇文。六月，丁酉（初五），高崇文打败了刘辟 .刘辟又在鹿头关东面的万胜堆设置栅垒。戊戌（初六），高崇文派遣骁将范阳人高霞寓前去攻取了万胜堆，由此可以俯视鹿头关全城。共计经过八次交战，高霞寓全都获胜。

加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侍中。己亥，加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侍中。

宪宗加封卢龙节度使刘济兼任侍中；己亥（初七），加封平卢节度使李师古兼任侍中。

庚子，高崇文破刘辟于德阳；癸卯，又破之于汉州；严砺遣其将严秦破辟众万余人于绵州石碑谷。

庚子（初八），高崇文在德阳打败刘辟。癸卯（十一日），高崇文在汉州再败刘辟。严砺派遣他的将领严秦在绵州的石碑谷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多人。

初，李师古有异母弟曰师道，常疏斥在外，不免贫窭。师古私谓所亲曰：“吾非不友于师道也，吾年十五拥节旄，自恨不知稼穑之艰难。况师道复减吾数岁，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来，且以州县之务付之，计诸公必不察也。”及师古疾笃，师道时知密州事，好画及篥。师古谓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乱也，欲有问于子。我死，子欲奉谁为师乎？”二人相顾未对。师古曰：“岂非师道乎？人情谁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顾置帅不善，则非徒败军政也，且覆吾族。师道为公侯子孙，不务训兵理人，专习小人贱事以为己能，果堪为帅乎？幸诸公审图之！”闰月，壬戌朔，师古薨。沐、公度秘不发丧，潜逆师道于密州，奉以为节度副使。

当初，李师古有一个异母兄弟，名叫李师道，经常遭受冷落，被斥逐在外地，不免贫困。李师古私下里告诉亲近的人们说：“并不是我不肯与李师道友好，我十五岁时担任节度使，恨自己不懂得耕种与收获的艰难。况且李师道又比我小几岁，我想让他了解吃穿供给是从哪里来的，才暂且把治理州县的事务交付给他，想来诸位肯定还没有看出来吧。”及至李师古病情危笃时，李师道当时正在代理密州事务，喜欢绘画和吹奏胡人的葭管。李师古对判官高沐和李公度说：“趁着我神智还没有迷乱时，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我死后，你们打算拥戴何人担当主帅呢？”两人相互看了一眼，没有回答。李师古说：“难道不是李师道吗？由人们的常情说来，谁愿意对骨肉兄弟刻薄寡恩，而对其他的人却优渥丰厚呢，但是设置主帅不得其人，便不只是败坏军中政务，而且将会倾覆我的家族。李师道是公侯家族的后人，却不致力训练军队，治理百姓，专门学习小人的下贱行当，认为是自己的才能，他担当主帅果真胜任吗？希望诸位审慎地计议一下吧。”闰六月，壬戌朔（初一），李师古去世。高沐与李公度隐秘其事，暂不公布李师古的死讯，暗中从密州迎接李师道，拥戴他担当节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刘辟之众万人于玄武。甲午，诏：“凡西川继援之兵，悉取崇文处分。”

秋季，七月，癸丑（疑误），高崇文在玄武打败刘辟的部众一万人。甲午（初三），宪宗颁诏：“凡是在西川相继增援的军队，一概听从高崇文的指挥。”

壬寅，葬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于丰陵，庙号顺宗。

壬寅（十一日），宪宗将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安葬在丰陵，庙号顺宗。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为贵妃。

28] 八月，壬戌（初二），宪宗册立皇妃郭氏为贵妃。

丁卯，立皇子宁为邓王，宽为澧王，宥为遂王，察为深王，寰为洋王，寮为绛王，审为建王。

丁卯（初七），宪宗册立皇子李宁为邓王，李宽为澧王，李宥为遂王，李察为深王，李寰为洋王，李寮为绛王，李审为建王。

李师道总军务，久之，朝命未至。师道谋于将佐，或请出兵掠四境；高沐固止之，请输两税，申官吏，行盐法，遣使相继奉表诣京师。杜黄裳

请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刘辟未平，己巳，以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李师道总揽军中事务后，过了许久，朝廷的任命还没有到来。李师道与将佐们商讨对策，有人请求往四邻的边境上派兵虏掠，高沐坚决制止了这一企图，请李师道向朝廷缴纳两税，申报所任用的官吏，实行食盐法，派遣使者接连不断地前往京城进献表章。杜黄裳请求趁着李师道没有安定来的时机，将平卢分而治之。宪宗因刘辟尚未平定，己巳（初九），任命李师道为平卢留后、知郓州事。

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等皆低意善视之。郑馀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馀庆怒叱之；未几，罢相。四方赂遗无虚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言其专恣，请去之。上命宰相阖中书四门搜掩，尽得其奸状，九月，辛丑，贬涣雷州司户，寻赐死；籍没，家财凡数千万。

堂后主书滑涣长期在中书省任职，与知枢密刘光琦相互交结，凡是宰相计议的事情与刘光琦发生分歧时，刘光琦便让滑涣传达自己的意图，经常能够满足自己的愿望。杜佑、郑等人都低声下气，用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郑馀庆与各位宰相计议事情时，滑涣在旁边指点评说诸相意见的曲直短长，郑馀庆怒气冲冲地喝斥了他，没过多久，郑馀庆便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各地向滑涣贿赂财物，没有停闲的时日。中书舍人李吉甫进言说滑涣肆意专权，请求除去他。宪宗命令宰相将中书省四面的门户关闭起来，进行突然搜查，取得了滑涣肆行邪恶的全部罪状。九月，辛丑（十一日），宪宗将滑涣贬为雷州司户，不久便赐他自裁，没收他家的财产计有数千万之多。

壬寅，高崇文又败刘辟之众于鹿头关；严秦败刘辟之众于神泉。河东将阿跌光颜将兵会高崇文于行营，愆期一日，惧诛，欲深入自赎，军于鹿头之西，断其粮道，城中忧惧。于是辟、绵江栅将李文悦、鹿头守将仇良辅皆以城降于崇文；获辟婿苏强，士卒降者万计。崇文遂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军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帅数十骑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于羊灌田；辟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杀妻子，乃系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辟送京师。斩辟大将邢、馆驿巡官沈衍，余无所问。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从容指，一境皆平。

壬寅（十二日），高崇文再次在鹿头关打败刘辟的部众，严秦在神泉也打败了刘辟的部众。河东将领阿跌光颜带领兵马与高崇文在行营会合，耽误了一天时间，因害怕高崇文杀他，打算深入前敌，赎回自己的过失，在鹿头关西面驻扎下来，继绝了刘辟的运粮通道，使鹿头关内将士忧愁恐惧。于是，刘辟的绵江栅守将李文悦、鹿头关守将仇良辅都率城向高崇文投降，还捉获了刘辟的女婿苏强，投降的士兵数以万计。于是，高崇文迅速地直逼成都，所到之处，无不崩溃，军队在行进中从未受阻。辛亥（二十一日），高崇文攻克成都。刘辟、卢文若带领数十人骑马向西逃奔吐蕃，高崇文让高霞寓等人追赶，并在羊灌田追上了他们。刘辟跳入长江、没有淹死，终被擒获。卢文若事先将妻子儿女杀死，然后便在身上系了石头沉江自杀。高崇文进入成都后，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驻扎下来，让士兵就地休息，市中的店铺没有受到惊动，市场上珍贵的货财堆积如山，也没有遭受丝毫的侵犯。高崇文将刘辟装入槛车，送往京城，斩杀了刘辟的大将邢和馆驿巡官沈衍，对其余的人一概不加追究。对军府的事务，无论大小，高崇文命令一律遵从南康郡王韦皋先前奉行的惯例，他从容不迫地指挥着，西川全境便完全平定了。

初，韦皋以西山运粮使崔从知邛州事，刘辟反，从以书谏辟；辟发兵攻之，从婴城固守；辟败，乃得免。从，融之曾孙也。

当初，韦皋委任西山运粮使崔从掌管邛州事务，刘辟反叛朝廷后，崔从写书信劝阻刘辟，刘辟派兵攻打邛州，崔从据城坚守。刘辟失败，崔从终于得以幸免。崔从是崔融的曾孙。

韦皋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屦，衔土请罪；崇文皆释而礼之，草表荐式等，厚赆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为

将相，未敢奉荐。“载，庐山人；式，之从子；文昌，志玄之玄孙也。

韦皋的参佐房式、韦乾度、独孤密、符载、郗士美、段文昌等人身著白色丧服，脚穿麻鞋，按死罪制度口衔土块，请求治罪，高崇文全都释放了他们，以礼相待，还草拟表章举荐房式等人，赠给他们丰厚的财物，送他们前去就任。高崇文看着段文昌说：“你肯定会成为将相，我不敢推荐你。”符载是庐山人。房式是房的侄子。段文昌是段志玄的玄孙。

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

刘辟有两个偏房，容貌都特别美丽，监军请求将她们献给朝廷，高崇文说：“天子命令我征伐平定刘辟这一凶顽竖子，我应当首先安抚百姓。忙着进献妇女，讨好天子，这哪里会是天子的本意呢！我奉行正义，不干这种事情。”于是，他将刘辟的两个偏房许配给没有妻室的将吏了。

杜黄裳建议征蜀及指受高崇文方略，皆悬合事宜。崇文素惮刘，黄裳使谓之曰：“若无功，当以刘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贺，上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杜黄裳建议征讨蜀中并授意高崇文应采取的谋略。这些谋略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适宜。由于高崇文平时畏惧刘，杜黄裳便让人告诉他说：“如果你不能取得成功，便会让刘替代你。”所以杜黄裳能够使高崇文尽到最大的力量。及至平定蜀中后，宰相入朝祝贺，宪宗望着杜黄裳说：“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辛巳，诏征少室山人李渤为左拾遗；渤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

辛巳（疑误），宪宗颁诏征召少室山的隐士李渤担任左拾遗，李渤称病，不肯前来。然而，一旦朝廷大政发生问题，他总是寄上奏章，陈述论说自己的见解。

冬，十月，甲子，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朝。

冬季，十月，甲子（初五），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京朝见。

制割资、简、陵、荣、昌、泸六州隶东川。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以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宪宗颁制命令分出资州、简州、陵州、荣州、昌州、泸州六地，归属东川。房式等人还没有来到京城，宪宗已经全部任命他们各省、各寺的官员。丙寅（初七），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戊辰（初九），任命严砺为东川节度使。

庚午，以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晟至汉中，府兵讨刘辟还，未至城，诏复遣戍梓州；军士怨怒，胁监军，谋作乱。晟闻之，疾驱入城，慰劳之，既而问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对曰：“诛反者刘辟耳。”晟曰：“辟以不受诏命，故汝曹得以立功，岂可复使他人诛汝以为功邪？”众皆拜谢，请诣戍所如诏书。军府由是获安。

庚午（十一日），宪宗任命将作监柳晟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来到汉中时，汉中府的兵马征讨刘辟回来，还没有进城，便有诏书派遣他们再去戍守梓州。将士们既怨恨，又恼怒，胁迫监军，策划发起变乱。柳晟得知消息后，连忙策马进城，慰劳他们。过了一会儿，柳晟问道：“你们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呀？”将士们回答说：“是由于前去讨伐反叛者刘辟呗。”柳晟说：“由于刘辟不肯接受诏书的命令，所以使你们获得了立功的机会，怎么能够让别人再来讨伐你们，从而建立功劳呢！”大家都向柳晟行礼，表示感谢，请求按照诏书前往戍守之地。从此，军府获得安宁。

壬申，以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壬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平卢留后李师道为节度使。

戊子，刘辟至长安，并族党诛之。

戊子（二十九日），刘辟被押送到长安，朝廷命令将他连同他的同族亲属一并诛杀。

武宁节度使张有疾，上表请代。十一月，戊申，征为工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代之，复以濠、泗二州隶武宁军。徐人喜得二州，故不为乱。

武宁节度使张身患重病，上表请求派人替代自己。十一月，戊申（十九日），宪宗征召张回朝担任工部尚书，任命东都留守王绍代替张的原职务，又将濠州、泗州两地归属武宁军。徐州地区的将士们高兴得到两州的土地，所以不作乱。

丙辰，以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于东宫，以干敏得幸。

丙辰（二十七日），宪宗任命内常侍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在宪宗当太子时曾侍奉左右，因干练机敏而得到宠爱。

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荤而不食酪。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

这一年，回鹘入京进贡，开始带着摩尼教僧人一同前来，朝廷在国内设置寺院，安置摩尼僧人居住。根据摩尼僧人的规矩，日暮时分才开始进食，可以吃荤腥食品，但不能够食用奶酪。回鹘信奉摩尼教，回鹘可汗有时要与摩尼僧人计议国家大事。

二年（丁亥、807 ）

二年（丁亥，公元807 年）

春，正月，辛卯，上祀圜丘；赦天下。

春季，正月，辛卯（初三），宪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礼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请致仕；诏令佑每月入朝不过再三，因至中书议大政；他日听归樊川。

宪宗因杜佑年迈，品德高尚，以隆重的礼数对待他，经常称呼他为司徒，而不直呼其名。杜佑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宪宗颁诏令杜佑每月来朝廷朝见不超过两三次，并趁此机会前往中书省计议重大的政务。其他日子准许他回到樊川府第。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有经济大略而不小节，故不得久在相位。乙巳，以黄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黄裳，具有经国济民的远大谋略，但对生活小事不加检点，所以没有能够长期保持宰相的职位。乙巳（十七日），宪宗让杜黄裳挂衔同平章事，充任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己酉（二十一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两人一并同平章事。李吉甫得知消息以后，感动得哭了，他告诉中书舍人裴说：“我飘泊江、淮，穷困失意，超过了十五年，现在忽然蒙受朝廷的恩典达到如此地步。我想到的报答朝廷恩德的途径，只有引进贤明之士，但是我很少接触并结识朝廷中后来入仕的人们。您是善于识别人才的，希望您向我讲出您的所有意见。”于是，裴拿起笔来，开列了三十多人的名单。在几个月内，李吉甫将这些人几乎都选拔起用了，当时人们纷纷称道李吉甫用人得当。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黄贼，获其酋长黄承庆。

二月，癸酉（十五日），邕州奏报击败黄氏乱民，俘获了他们的酋长黄承庆。

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以右神策、盐州、定远兵隶焉，以革旧弊，任边将也。

夏季，四月，甲子（初七），宪宗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将右神策军、盐州、定远的兵马归属给他，为的是以此革除以往的弊病，由朝廷直接任命驻守边塞的将领。

秋，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迭相表请加罪。戊寅，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

秋季，八月，刘济、王士真、张茂昭因私怨而发生争执，交替上表请求朝廷惩治对方。戊寅（二十三日），宪宗任命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使他们和解。

九月，乙酉，密王绸薨。

九月，乙酉（初一），密王李绸去世。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抚，且劳其将士。虽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实无行意，屡迁行期，澹与敕使数劝谕之；不悦，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徵之。诈穷，遂谋反。

夏州杨惠琳、蜀中刘辟被平定后，藩镇极为恐惧，多数请求入京朝见。镇海节度使李也感到不安，请求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中使前往京口抚慰他，而且慰劳他部下的将士们。李虽然委任判官王澹暂且担任留后，但实际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好几次拖延了启程的日期。王澹与宪宗派来的敕使屡次劝告他，李心中不快，上表声称身染疾病，请求延缓到年底再入京朝见。宪宗就此事征询宰相的意见，武元衡说：“陛下刚刚执掌朝政大权，李要求朝见就得以朝见，要求中止朝见就得以中止朝见，由李决定去就，将来怎么就够对全国发号施令呢！”宪宗认为有理，便颁发诏书征召他前来。李计谋已穷，于是便策划造反。

王澹既掌留务，于军府颇有制置，益不平，密谕亲兵使杀之。会颁冬服，严兵坐幄中，澹与敕使入谒，有军士数百噪于庭曰：“王澹何人，擅主军务！”曳下，脔食之；大将赵琦出慰止，又脔食之；注刃于敕使之颈，诟詈，将杀之；阳惊，救之。

王澹执掌留后事务后，对军府的建制颇有些改革，李愈发愤郁不满，便暗中谕示亲兵杀掉王澹。适逢发放冬季的服装，李全副武装地坐在帐幕中间，正当王澹与宪宗敕使进帐谒见时，有数百名将士在庭院中喧噪着说：“王澹是什么人，竟敢擅自掌管军中事务！”于是，将士们将他拖了出来，割碎了他的身体吃掉。大将赵琦出来劝慰阻止将士们，大家又将他割碎了吃掉。将士们用兵器直指宪宗敕使的脖颈痛骂，准备将他杀掉，李佯装大惊，将他救了下来。

冬，十月，己未，诏征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

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

讨。湖州刺史辛秘潜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

姚志安所败，生致于，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败，得免。

冬季，十月，己未（初五），宪宗颁诏征调李出任左仆射，任命御史大夫李元素为镇海节度使。庚申（初六），李上表宣称军队发生变故，杀害了留后与大将。在此之前，李选拔出五个亲信，担任他所管辖的五个州的镇守将领，姚志安在苏州，李深在常州，赵惟忠在湖州，丘自昌在杭州，高肃在睦州，各自拥有兵马数千人，伺察刺史的举动。至此，李让他们分别杀掉本州刺史，又派遣牙将庾伯良率领兵马三千人修整石头城。常州刺史颜防采用宾客李云的计策，假托制书已有任命，自称招讨副使，斩杀李深，向苏州、杭州、湖州、睦州传送檄文，请各州共同进军讨伐李。湖州刺史辛秘暗中募集乡里子弟数百人，在夜间袭击赵惟忠的营地，并将赵惟忠斩杀。苏州刺史李素被姚志安击败，姚志安将李素交送李，给李素带上脚镣手铐，再将脚镣手铐钉死在般舷上，但是在没有到达京口以前，赶上李失败，李素得以幸免。

乙丑，制削李官爵及属籍。以淮南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征宣武、义宁、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东兵出杭州，以讨之。

乙丑（十一日），宪宗颁布制书，命令革除李的官职爵位，并在宗室名册中除名，命令淮南节度使王锷统领各道兵马，出任招讨处置使；征调宣武、义宁、武昌兵马，连同淮南、宣歙兵马一起由宣州进军，江西兵马由信州进军，浙东兵马由杭州进军，以便讨伐李。

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上择可以代崇文者而难其人。丁卯，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高崇文任职蜀中满了一年，有一天他对监军说：“我高崇文，河朔地带的一名小卒，幸而立下战功，才达到现在这个职位。西川是宰相盘旋飞翔的地方，我含愧居于此地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怎敢心安理得地呆下去呢！”他屡次上表声称：“蜀中安适闲逸，没有我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希望让我前往边疆，尽死效力。”宪宗选择能够替代高崇文的人，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丁卯（十三日），宪宗命令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任西川节度使。

李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三人知必败，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行立，之甥也，故悉知之密谋。三将营于城外，将发，召士卒谕之曰：“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众悦，许诺，即夜，还趋城。行立举火鼓噪，应之于内，引兵趋牙门。闻子良等举兵，怒，闻行立应之，抚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三百趋山亭，欲战；行立伏兵邀斩之。举家皆哭，左右执，裹之以幕，缒于城下，械送京师。挽强、蕃落争自杀，尸相枕藉。癸酉，本军以闻。乙亥，群臣贺于紫宸殿。土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内数有干纪者，朕之愧也，何贺之为！”

李认为宣州富庶丰饶，准备首先夺取此地，便派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和田少卿带领兵马三千人袭击宣州。三人知道李肯定要失败，便与牙将裴行共同策划讨伐李。裴行立是李的外甥，所以他完全了解李的机密策谋。三位将领在镇海军城外扎营，在准备出发时，把将士们召集起来，开导他们说：“李仆射谋反叛逆，官军已经从各地汇集起来，常州和湖州的李深与赵惟忠二位将领接连败死，李的形势已经窘迫。现在，李准备让我们这些人经长途攻取宣州，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跟着他而使自己整个家族遭受诛灭呢！何不脱离李，效力朝廷，将祸殃转变为福缘呢！”大家都很高兴，便应承下来了。就在当天夜晚，三位将领回军直奔镇海军城。裴行立点着火，擂鼓呐喊，在镇海军城内响应，领兵真奔军府牙门。李得知张子良等人起兵，大怒，得知裴行立接应他们后，捶着自己胸口说：“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光着脚逃走，躲藏在一座楼下。李的亲信将领李钧率领能挽强弓的亲兵三百人直奔山亭，准备交战，裴行立埋伏的兵马截击并斩杀了他。李全家人都哭泣，李的随从们捉住李，用帐幕裹着他，用绳索将他缒到城下，给他带上枷锁，送往京城。李的能挽强弓的亲兵和由胡人、奚人等组成的蕃兵纷纷自杀，尸体纵横交陈。癸酉（十九日），镇海军将本军发生的事情上奏朝廷闻知。乙亥（二十一日），群臣在紫宸殿向宪宗祝贺，宪宗愁容满面地说：“由于朕不施恩德，致使国内屡次出现违犯法纪的人，朕渐愧得很啊，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

宰相议诛大功以上亲，兵部郎中蒋义曰：“大功亲，皆淮安靖王之后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庙，岂可以末孙为恶而累之乎！”又欲诛其兄

弟，曰：“兄弟，故都统国贞之子也，国贞死王事，岂可使之不祀乎！”

宰相以为然。辛巳，从父弟宋州刺史等皆贬官流放。

宰相商议诛杀李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兵部郎中蒋义说：“李叔伯兄弟姊妹以上的亲属都是淮安靖王李神通的后裔。淮安靖王有辅佐太祖、太宗、创建国家的功勋，陪葬于献陵，配享于高祖祠庙，难道能够因为末代子孙作恶，便受到连累吗！”宰相们又打算诛杀李的兄弟，蒋义说：“李的兄弟，是已故都统李国贞的儿子，李国贞为朝廷献身，难道能够让他失去后人的祭祀吗！”宰相们认为所言有理。辛巳（二十七日），李的叔伯弟弟宋州刺史李等人都被贬官流放。

十一月，甲申朔，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

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

无以对。乃并其子师回腰斩之。

十一月，甲申朔（初一），李被押送到长安，宪宗亲临兴安门，当面责问他。李回答说：“我起先并没有造反，是张子良等人教我这样做的。”宪宗说：“你身为主帅，既然张子良等人策划造反，你为什么不将他们杀了，然后再入京朝见？”李无法回答了，于是将他连同他的儿子李师回一并腰斩处死。

有司请毁祖考冢庙，中丞卢坦上言：“李父子受诛，罪已塞矣。昔汉诛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诛房遗爱，不及房玄龄。《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

有关部门请求拆除李祖先的坟墓和家庙，御史中丞卢坦进言说：“李父子遭受诛戮，已经足以抵罪。过去汉宣帝诛杀霍禹，并不处罚霍光；本朝前代诛杀房遗爱，并不牵连房玄龄。《康诰》说：”在父子兄弟之间，无论谁触犯刑罚，都不能互相牵连。‘何况因李作恶，而要牵连五代祖先一起治罪呢！“于是作罢。

有司籍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李绛上言，以为：“李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杀其身而取其财。陛下闵百姓无告，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有关部门没收李家财，准备运到京城，翰林学士裴与李绛进言认为：“李过度奢侈，残酷掠夺润、睦、常、苏、湖、杭六州百姓，使自己家富有，甚至滥杀无辜，从中夺取资财。陛下怜悯百姓无处说理，所以征讨并诛杀了他，现在要将没收的金银丝帛装载成车，转运京城，恐怕会使各地的人们感到失望。希望将李的物资钱财颁赐给浙西的百姓，用以代替他们今年应交纳的赋税。”宪宗嘉许赞叹良久，随即听从了他的建议。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而外献策请图山东，擅引兵东出。上召令还，从史托言就食邢、，不时奉诏；久之，乃还。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在内与王士真、刘济暗中交往，在外却向朝廷进献计策，请求谋取太行山以东的魏博、恒冀等藩镇，擅自率领兵马东进。宪宗传召并命令他返还昭义，他却托称移兵前往邢州与州，就地获取给养，不肯按时奉行诏书的指令，过了好久，才返回昭义。

他日，上召李绛对于浴堂，语之曰：“事有极异者，朕比不欲言之。朕与郑议敕从史归上党，续徵入朝。乃泄之于从史，使称上党乏粮，就食山东。为人臣负朕乃尔，将何以处之？”对曰：“审如此，灭族有余矣！然、从史必不自言，陛下谁从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绛曰：“臣窃闻晋绅之论，称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专朝政，疾宠忌前，愿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谓陛下信谗也！”上良久曰：“诚然，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几误处分。”

后来，宪宗在浴堂殿传召李绛前来应对谘询，对李绛谈道：“有件极为异常的事情，朕完全不愿意讲到它。朕与郑商议敕令卢从史返回上党，接着便征召他入京朝见。郑却将此事泄露给卢从史，让他声称上党缺乏粮食，需要移兵崤山以东，就地取得粮食给养。作为人臣，辜负朕达到如此程度，将应当怎么处治他呢？”李绛回答说：“假如确实是这样，诛戮整个家族的罪罚还有余。然而，郑与卢从史肯定不会自己说出去，陛下是从谁那里得到消息的呢？”宪宗说：“是李吉甫秘密奏报的。”李绛说：“我私下里听到士大夫的评论，称许郑是一位德才兼优的人，恐怕他不会这样做的。或许是他的同事中有人打算独揽朝廷大政，嫉妨郑得到宠信，居己之先吧，希望陛下再深入验察此事，不要让人说陛下是在听信谗言啊！”宪宗停了许久才说：“的确如此，郑肯定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一席话，朕几乎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了。”

上又尝从容问绛曰：“谏官多谤讪朝政，皆无事实，朕欲谪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余，何如？”对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以壅蔽陛下之聪明者。人臣死生，系人主喜怒，敢发口谏者有几！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墓减，比得上达，什无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谏，犹惧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宪宗还曾从容询问李绛说：“谏官往往毁谤朝廷政务，全然没有事实依据，朕打算将他们中间一两个突出人物处以贬谪，以便使其余的人有所警惕，你认为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这大概不是陛下的本意，肯定有邪恶臣下蒙蔽陛下视听的事情发生。臣下的死与生，都是与主上的喜与怒相联系着的，有勇气开口进谏的能有几人呢！即使有人进谏，也都是经过日日夜夜的思量，朝朝暮暮的删减，及至谏言得以送交到上面来时，所剩已经没有十分之二三了。所以，主上勤勉不怠地寻求规谏，还怕无人进谏，何况要对谏官处以罪罚呢！倘若如此，就会让天下之人闭口不言，这可不是国家之福啊。”宪宗赞赏他的进言，于是不再贬谪谏官。

群臣请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丙申，许之。

群臣请求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丙申（十三日），宪宗应允了这一请求。

尉、集贤校理白居易作乐府及诗百余篇，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见而悦之，召入翰林为学士。

县尉、集贤校理白居易写作乐府与诗歌一百多篇，婉言规谏时事，流传到宫廷之中。宪宗看了白居易的乐府与诗歌后，很是喜爱，便传召白居易进入翰林院，担任翰林学士。

十二月，丙辰，上谓宰相曰：“太宗以神圣之资，群臣进谏者犹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违，卿当十论，无但一二而已。”

十二月，丙辰（初三），宪宗告诉宰相说：“凭着太宗那样的圣明资质，群臣进献的谏言尚且需要往返三四次哩，何况朕是愚昧寡闻的呢！从今以后，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你们应当论说十次，而不是仅仅论说一两次就算了事。”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宁节度、京西诸军都统。

丙寅（十三日），宪宗任命高崇文同平章事，充任宁节度使、京西诸军都统。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惮上英威，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宁公主妻之。翰林学士李绛谏曰：“，虏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择高门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已卯，公主适季友，恩礼甚盛；出望外，大喜。顷之，上使人讽之入朝谢恩，遂奉诏。

山南东道节度使于岂惮宪宗的英明威严，为儿子于季友请求娶公主为妻，宪宗便将皇女普宁公主嫁给了他。翰林学士李绛进谏说：“于出身于虏族，于季友是于的偏房所生，配不上帝室的女儿，应当为公主另选出于名门、才具秀美的人才。”宪宗说：“你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已卯（二十六日），普宁公主下嫁给于季友，宪宗对于家的礼遇很是隆盛，于出于预料之外，感到非常高兴。不久，宪宗让人婉言规劝于前往朝廷感谢皇帝的恩典，于便接受了诏命。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 .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这一年，李吉甫撰写成《元和国计簿》，进献给朝廷。据该书记载，总计全国有方镇四十八个，有州府二百九十五个，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个。其中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个道七十一个州不向朝廷申报户口外，每年的赋税征收只靠着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个道四十九个州，在编人口共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年间纳税人户减少了四分之三。全国依赖国库供给的军队有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大约每两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若有旱涝灾害损坏收成，或者有临时的征发调用，还不能包括在这个数目以内。

三年（戊子、808 ）

三年（戊子，公元808 年）

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赦天下。“自今长吏诣阙，无得进奉。”知枢密刘光琦奏分遣诸使赍赦诣诸道，意欲分其馈遗，翰林学士裴、李绛奏“敕使所至烦扰，不若但附急递。”上从之。光琦称旧例，上曰：“例是则从之，苟为非是，奈何不改！”

春季，正月，癸巳（十一日），群臣向宪宗进献尊号，称作睿圣文武皇帝。宪宗大赦天下罪囚，规定：“从今以后，各地长官前往朝廷，不得进献贡物。”知枢密刘光琦奏请分别派遣各使者携带赦书前往各道，想要分别占有各地赠送的财物。翰林学士裴、李绛奏称：“朝廷派出的使者每到一处，就要烦劳搅扰一处，不如只将赦书交付驿站火速传递。”宪宗听从了二人的建议。刘光琦援引惯例反对，宪宗却说：“如果惯例是正确的，自然要依从惯例，如果惯例是不正确的，为什么不纠正呢！”

临泾镇将郝以临泾地险要，水草美，吐蕃将入寇，以屯其地，言于泾原节度使段，奏而城之，自是泾原获安。

临泾镇将郝认为临泾地势险要，水草肥美，如果吐蕃准备前来侵犯，肯定要在此地驻扎，便向泾原节度使段进言，经奏请后修筑了临泾城。从此，泾原获得了安宁。

二月，戊寅，咸安大长公主薨于回鹘。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卒。

二月，戊寅（二十六日），咸安大长公主在回鹘去世。三月，回鹘腾里可汗去世。

癸巳，郇王总薨。

癸巳（十一日），郇王李总去世。

辛亥，御史中丞卢坦奏弹前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前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赦进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释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弃大信乎！”上乃命归所进于有司。

辛亥（二十九日），御史中丞卢坦上奏揭发前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柳晟和前任浙东观察使阎济美违背赦书，进献贡物。宪宗召见卢坦，对他称赞慰问了一番以后说：“朕已经将他们的罪责免除了，这是不能失信的啊。”卢坦说：“赦令是向全国公布的，是陛下的大信用。柳晟等人不畏惧陛下之法，陛下怎么能够只顾小信用，反而丢弃大信用呢！”于是，宪宗命令将他们进献的物品交给有关部门。

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为考策官，贯之署为上第。上亦嘉之，诏中书优与处分。李吉甫恶其言直，泣诉于上，且言“翰林学士裴、王涯覆策。，涯之甥也，涯不先言；无所异同。”上不得已，罢、涯学士，为户部侍郎，涯为都官员外郎，贯之为果州刺史。后数日，贯之再贬巴州刺史，涯贬虢州司马。乙亥，以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亦坐考策无异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调，各从辟于藩府。僧孺，弘之

七世孙；宗闵，元懿之玄孙；贯之，福嗣之六世孙；，睦州新安人也。

夏季，四月，宪宗对有关部门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生举行考试，伊阙县尉牛僧孺、陆浑县尉皇甫、前科进士李宗闵等人，指明并陈述当时政务的过失，都能够毫无避讳。吏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担任主考策对的官员，韦贯之将牛僧孺等人纳入成绩优秀的上第中，宪宗对他们也很嘉许，颁诏命令中书省对他们从优安排。李吉甫讨厌他们言语直切，哭泣着向宪宗陈诉，而且说：“策对考试是由翰林学士裴和王涯来覆核审定的。皇甫是王涯的外甥，王涯没有事先说明，裴也没有提出异议。”宪宗没有办法，免除了裴与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让裴出任户部侍郎，王涯出任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出任果州刺史。几天以后，韦贯之又被贬为巴州刺史，王涯被贬为虢州司马。乙亥（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岭南节度使，他也是由于主考策对时没有提出异议而受到处罚。牛僧孺等人长期不得调任，分别被藩镇征用为幕府的僚属。牛僧孺是牛弘的七世孙。李宗闵是李元懿的玄孙。韦贯之是韦福嗣的六世孙。皇甫是睦州新安人。

丁丑，罢五月朔宣政殿朝贺。

丁丑（二十五日），宪宗撤销了五月朔日（初一）在宣政殿举行的朝贺。

以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均素附宦官得贵显，为仆射，自矜大。尝入朝，逾位而立；中丞卢坦揖而退之，均不从。坦曰：“昔姚南仲为仆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权幸者。”坦寻改右庶子。

宪宗任命荆南节度使裴均为右仆射。裴均平时依附宦官，得以富贵显达，出任右仆射后，更为骄矜自大。有一次，裴均上朝，在超越自己职位的地方站了下来，御史中丞卢坦向他拱手行礼，请他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裴均不肯听从. 卢坦说：“过去，姚南仲担任仆射时，他的位置就是在这里的。”裴均说：“姚南仲是什么人？”卢坦说：“是信守正道，不肯交结权贵宠臣的人。”不久，卢坦被改任为右庶子。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以为：“牛僧孺等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而更遭斥逐，并出为关外官。杨於陵等以考策敢收直言，裴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谴谪。卢坦以数举职事黜庶子。此数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视其进退以卜时之否臧者也。一旦无罪悉疏弃之，上下杜口，众心汹汹，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诏征之直言，索之极谏，僧孺等所对如此，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征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天旱，穆质对云：”两汉故事，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弘羊可烹。‘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为左补阙。今僧孺等所言未过于穆质，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质，宁之子也。

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认为：“牛僧孺等人直率地谈论当时的事务，蒙恩登科，复试合格，但是又遭受驱逐，一并被贬黜为幕府的僚属。杨於陵等人因主考策问时敢于收录直率而言的人们，裴等人因复试策问时不肯斥逐直率而言的人们，都获罪贬官。卢坦则因屡次纠劾任职官员，被贬为右庶子。这几个人都是当今众望所归的人物，天下的人们就是根据他们的升降情况来估量时势的好坏的。朝廷忽然在他们无罪的情况下，对他们全都予以贬逐，使大小官员缄口不言，大家心中动荡不安，陛下也知道这种情形吗？而且，既然陛下颁布诏书征求人们直率而言，要求人们极言规谏，牛僧孺等人才会作出这样的策对，即使陛下不能够将他们的策对推广实施，又怎么忍心处以罪罚，将他们驱逐出去呢！过去，在德宗刚刚即位时，也曾征召直率而言、尽力规谏的人士，当时的策对考试问到干旱问题，穆质策对说：”如果发生干旱，依照西汉和东汉的惯例，应当将三公免职；根据卜式的著名议论，应当将桑弘羊一类人物煮死。‘德宗对穆质的话深为嘉许，便将穆质由京郊的县尉提升为左补阙。现在，牛僧孺等人说的话不及穆质言辞激烈，但陛下连忙驱逐了他们，我看这恐怕并不是继承祖宗事业的办法啊。“穆质是穆宁的儿子。

丙午，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汩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丙午（二十五日），宪宗将回鹘的新任可汗册封为爱登里汩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

西原蛮酋长黄少卿请降；六月，癸亥，以为归顺州刺史。

西原蛮人酋长黄少卿请求投降。六月，癸亥（十二日），宪宗任命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

沙陀劲勇冠诸胡，吐蕃置之甘州，每战，以为前锋。回鹘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贰于回鹘，欲迁之河外。沙陀惧，酋长朱邪尽忠与其子执宜谋复自归于唐，遂帅部落三万，循乌德山而东。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转战至石门，凡数百合；尽忠死，士众死者太半。执宜帅其余众犹近万人

，骑三千，诣灵州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闻之，自帅众迎于塞上，置之盐州，

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诏置阴山府，以执宜为兵马使。未几，尽忠弟葛

勒阿波又帅众七百诣希朝降；诏以为阴山府都督。自是，灵盐每有征讨，用之所向

皆捷，灵盐军益强。

沙陀在各胡人中最为精壮骁勇，吐蕃将沙陀安置在甘州，每当交战时，便让沙陀充当前锋。回鹘攻打吐蕃，占领了凉州，吐蕃怀疑沙陀同时听从回鹘的指使，便准备将沙陀迁徙到黄河以外。沙陀人害怕，酋长朱邪尽忠与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商量再次主动归附唐朝，便率领部落三万，沿着乌德山向东而来。沙陀部落行走了三天时，吐蕃追赶的兵马纷纷来到，沙陀与吐蕃由洮水辗转打到石门，共计交战数百次，朱邪尽忠死去，战士与人众死去了一多半。朱邪执宜率领剩下来的部众，还有将近一万人，骑兵三千人，前往灵州归降。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得知消息后，亲自率领部众在边塞上迎接沙陀人，将他们安顿在盐州，替他们购买牛羊，扩大他们的畜牧范围，好好地安抚他们。于是，朝廷颁诏命令设置阴山府，任命朱邪执宜为兵马使。不久，朱邪尽忠的弟弟朱邪葛勒阿波又率领部众七百人前往范希朝处归降，朝廷颁诏任命他为阴山府都督。从此，每当灵盐遇有战事，便让沙陀兵马参战，无论打到哪里，无不取得胜利，灵盐的军队愈发强盛起来了。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以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使。苏强之诛也，兄弘在晋州幕府，自免归，人莫敢辟。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废之，请辟为判官。”上曰：“使苏强不死，果有才行，犹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旱饥，谷价日增，或请抑其价。坦曰：“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辐凑。

宪宗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苏强被诛杀时，他的哥哥苏弘正在晋州幕府任职，他自请免职回来，人们都不敢征召任用他。卢坦上奏说：“苏弘有才能，品行好，不能够因他弟弟的原故而遭受罢免，请征召他出任判官。”宪宗说：“假如苏强不死，果真德才兼备，尚且是可以起用的，何况对于他的哥哥呢！”卢坦就任时，正赶上当地发生旱灾，闹了饥荒，谷物的价格日益增高，有人请求压低谷物价格，卢坦说：“宣歙地区耕地面积狭小，谷物出产较少，仰仗着各地前来经商的人们运来粮食。如若粮食价格降低了，商人的船只便不再前来，宣歙地区就越发困难了。”不久，当地一斗米价值二百钱，行商都聚集到这里来了。

九月，庚寅，以于为司空，同平章事如故；加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九月，庚寅（十一日），宪宗任命于为司空，仍然如前同平章事，加封右仆射裴均同平章事，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朝。锷家巨富，厚进奉及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以为：“宰相人臣极位，非清望大功不应授。昨除裴均，外议已纷然，今又

除锷，则如锷之辈皆生冀望。若尽与之，则典章大坏，又不感恩；不与，则厚

薄有殊，或生怨望。幸门一启，无可奈何。且锷在镇五年，百计诛求，货财既足，自入进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镇皆谓锷以进奉得之，竞为刻剥，则百姓何以堪

之！“事遂寝。

淮南节度使王锷入京朝见。王锷家中极为富有，他以大量资财进献贡物和贿赂宦官，谋求出任平章事。翰林学士白居易认为：“宰相是人臣中的最高职位，如果不是声望清正或者功劳巨大的人是不应当授给的。过去任命裴均为宰相，外界的议论已经很多了。如今又要任命王锷为宰相，那么像王锷这一类人都会生出要当宰相的希望。如果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就会使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他们也并不会感激陛下的恩典。如果不满足他们的原望，便是陛下有厚薄之分，有人就会生产怨恨。侥幸之门一经打开，便无法收拾了。而且，王锷出任淮南的五年间，想尽办法搜刮聚敛，在物资钱财充足后，便亲自入朝进献贡物。倘若任命他为宰相，各地藩镇都会说王锷是由于进献贡物而得到宰相职务的，便争着剥削百姓，那么百姓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于是事情被搁置下来。

壬辰，加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壬辰（十三日），宪宗加封宣武节度使韩弘同平章事。

丙申，以户部侍郎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虽以李吉甫故罢学士，然宠信弥厚，故未几复擢为相。

丙申（十七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虽然宪宗因李吉甫的原故免去了裴的翰林学士职务，然而对他的宠爱信任却更为深厚，所以不久便又提拔他出任宰相。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由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亦竭诚辅佐。上尝问：“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旧制，民输税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两税，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实估，以重敛于民。及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请一切用省估；其观察使，先税所理之州以自给，不足，然后许税于所属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苏息。先是，执政多恶谏官言时政得失，独赏之。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曰：“公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则必不可。”

当初，德宗不肯信任宰相，天下的细小事务完全由自己处理，因此裴延龄一类人得以当权。宪宗还在藩王府邸中时，内心本来就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及至即位后，对选择提拔的宰相，总是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宪宗曾经对裴等人说“凭着太宗、玄宗的英明，还要借助大臣来完成对国家的治理，何况象朕这样连先朝圣君的万分之一都不上的人呢！”裴也竭尽诚心佐助皇帝。宪宗曾经询问裴说：“治理国家的要务，什么居于首位？”裴回答说：“首先应当端正人心。”依照常例，人民交纳的赋税有三项：第一项是进献朝廷的赋税，第二项是送交镇使的赋税，第三项是留在本州的赋税。建中初年制定了两税法，致使商品价格提高而钱币价格跌落。在此之后，商品价格跌落而钱币价格提高，百姓交纳的赋税已经多出当初的一倍了。其中留在本州的与送交镇使的赋税，各地又降低都省规定的物价而按照实际的物价征收，以加重对百姓的征敛。及至裴出任宰相，他上奏说：“对于全国留在本州和交送镇使的物品，请一律采用都省制定的物价。观察使应当首先在自己治理的州中征税，以便自给，如果达不到应该征收的税额，然后才允许他们在所隶属的州中征税。”由此，江淮地区的百姓逐渐得到休养生息。在此之前，主持政务的官员往往厌恶谏官谈论时政的成功与失败，唯独裴奖励谏官进谏。裴的才具气度严正而庄重，人们不敢因私事干求他。曾经有一位朋友从远方来到他那里，裴送给这位朋友许多财物，纵情而无拘束地接待他，此人借机请求京兆府参军的职务，裴说：“你不适合担当这个官职，我不敢因朋友的私情去损害朝廷至上的公道。以后若有瞎眼的宰相怜悯你，你不妨得到这个官职，我却是肯定不

会同意的。“

戊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18] 戊戌（十九日），宪宗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河中、晋绛节度使宣公杜黄裳薨。

河中、晋绛节度使宣公杜黄裳去世。

冬，十二月，庚戌，置行原州于临泾，以镇将郝为刺史。

20] 冬季，十二月，庚戌（初三），朝廷在临泾设置行原州，任命镇将郝为刺史。

南诏王异牟寻卒，子寻劝立。

南诏王异牟寻去世，他的儿子寻劝即位。

四年（己丑、809 ）

四年（己丑，公元809 年）

春，正月，戊子，简王遘薨。

春季，正月，戊子（十一日），简王李遘去世。

渤海康王嵩卒，子元瑜立，改元永德。

渤海康王大嵩去世，他的儿子大元瑜即位，更改年号为永德。

南方旱饥。庚寅，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周救百姓，则不计费，卿辈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南方天气干旱，发生饥荒。庚寅（十三日），宪宗任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人为江淮、两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前去赈济抚恤饥民。在将要启程时，宪宗警告他们说：“朕在宫中就是使用一匹丝帛，都要登记使用数额，只有在救济百姓时，才不计算费用。你们这些人应当记住我的用心，不要学着潘孟阳的样子去喝酒游山就算了事。”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黄纸后批之。吏请更连素纸，藩曰：“如此，乃状也，何名批敕！”裴荐藩有宰相器。上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循默取容，二月，丁卯，罢为太子宾各，擢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

事。藩知无不言，上甚重之。

给事中李藩在门下省供职，凡是制书敕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便在黄麻纸的末后批写意见。吏人请他再用一张白纸连在后面，李藩却说：“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在写文状了，还叫什么批写敕书呢！”裴推荐李藩有担当宰相的器度。宪宗认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缄默不言，取悦于人，二月，丁卯（二十一日），将郑罢免为太子宾客，提升李藩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藩知无不言，宪宗很器重他。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绶拱手而已。裴具奏其状，请以李代之。三月，乙酉，以绶为左仆射，以凤翔节度使李为河东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严绶在藩镇任职九年，军中政务和吏员委任一概由监军李辅光处理，严绶抱合双手表示恭敬罢了。裴将他的状况全部上奏，请求让李替代他。三月，乙酉（初九），宪宗任命严绶为左仆射，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为河东节度使。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为留后。河北三镇，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长为之，父没则代领军务。

成德节度使王士真去世，他的儿子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相继分别设置了副大使，以嫡长子担任，一旦父亲去世，便代替父亲统领军中事务。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上言，以为“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又言“宫人驱使之余，其数犹广，事宜省费，物贵徇情。”又请“禁诸道横敛以充进奉。”又言“岭南、黔中、福建风俗，多掠良人卖为奴婢，乞严禁止。”闰月，己酉，制降天下系囚，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皆如二人之请。己未，雨。绛表贺曰：“乃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

由于发生了长时间的干旱，宪宗准备颁布德音，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进言，认为：“要想让人们得到实际恩惠，最好是减轻他们的租税。”又说：“宫中人员在供内廷驱遣以外，剩下来的人为数仍然很多。办事应当节省开支，对人贵在顺乎常情。”他们还请求“禁止各道横征暴敛以充当进献的贡物。”又说：“岭南、黔中、福建的习尚，往往掳掠良民，将他们卖作奴婢，请严加禁止。”闰三月，己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减轻对全国在押囚犯的处罚，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中妇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卖人口，完全像他们两人请求的那样。己未（十三日），下雨。李绛上表祝贺说：“由此可知，忧虑在事情发生之前，才能够消除忧虑；忧虑在事情发生后，便无可挽回了。”

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上许之。巽精于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战栗如在巽前。异句检簿籍，又精于巽，卒获其用。

当初，王叔文一党被贬后，诏书规定他们即使遇到大赦，也不能够酌情迁官。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上奏说：“郴州司马程异，有担当官吏的才分，明察善辨，请陛下任命他为扬子留后。”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李巽监督考察属下是精明的，即使吏人身在千里以外，仍然像在李巽面前那样战战兢兢地办事。程异检核帐簿文书，比李巽还要精明，最后还是得到进用了。

魏徵玄孙稠贫甚，以故第质钱于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以私财赎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诏，居易奏言：“事关激劝，宜出朝廷。师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钱赎还后嗣。”上从之，出内库钱二千缗赎赐魏稠，仍禁质卖。

魏徵的玄孙魏稠极为贫困，将祖居的住宅典押给人，换取钱币，平卢节度使李师道请求用自己的资财将住宅赎买出来。宪宗命令白居易草拟同意李师道请求的诏书，白居易上奏说：“这件事情关系到对臣下的激励劝勉，应当由朝廷办理此事。李师道是什么人，胆敢抢去这个美名！希望陛下敕令有关部门用官府的钱赎买住宅，归还给魏氏的后人。”宪宗听从了这一建议，由内廷专库中支出钱两千缗，赎出住宅，赐给魏稠，并禁止典押出卖。

王承宗叔父士则以承宗擅自立，恐祸及宗，与幕客刘栖楚俱自归京师；诏以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王承宗的叔父王士则因王承宗擅自继任节度使，惟恐祸殃牵连本宗，便与幕府宾客刘栖楚一起主动返回京城。宪宗颁诏任命王士则为神策大将军。

翰林学士李绛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宝，四年于兹，而储闱未立，典册不行，是开窥觎之端，乖重慎之义，非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也。伏望抑谦之小节，行至公之大典。”丁卯，制立长子邓王宁为太子。宁，纪美人之子也。

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上奏说：“陛下继承皇位，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然而，太子尚未确立，册命没有颁行，这将开启暗中希求的端倪，违背慎重的原则，不是继承宗庙、尊重国家的办法啊。希望陛下贬损个人细小的谦逊行为，奉行国家重大的最为公正无私的仪典。”丁卯（二十一日），宪宗颁制将长子邓王李宁立为太子。李宁是纪美人的儿子。

辛未，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以太原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许之。

辛未（二十五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奏请拨出太原六百士兵的衣服与口粮供给沙陀，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夏，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后进银器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白居易等上言：“均欲以尝陛下，愿却之。”上遽命出银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谕进奏院：“自今诸道进奉，无得申御史台；有访问者，辄以名闻。”白居易复以为言，上不听。

夏季，四月，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均仗着得到宦官的帮助，在德音颁布后，进献银器多达一千五百余两。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等人进言说：“裴均打算用此事试探陛下，希望陛下将银器退还。”宪宗赶忙命令将银器取出，交付度支。不久，宪宗颁旨谕示诸道进奏院说：“从现在起，凡是各道前来进献贡物，不允许申报御史台。倘若有人询问此类事情，你处就应当将询问者的名

字向朕报告。“白居易又就此事进言，宪宗不肯听从。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由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等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虽茂昭有请，亦恐非诚。今国家除人代承宗，彼邻道劝成，进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则自以为功；若诏令有所不行，彼因潜相交结；在于国体，岂可遽休！须兴师四面攻讨，彼将帅则加官爵，士卒则给衣粮，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

宪宗准备革除河北各藩镇世代承袭节度使的弊病，趁着王士真去世的机会，打算由朝廷任命节度使，如果王承宗不肯服从，就起兵讨伐他。裴说：“李纳对朝廷骄横不敬，而王武俊却为国家立下功劳。陛下前些时候允许李师道承袭节度使职务，现在却要削夺王承宗的承袭，既有碍对藩镇的勉励，又违反事情的情理，王承宗肯定不会服气。”因此，对王承宗的事情计议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决定下来。宪宗就此询问各位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回答说：“河北藩镇不遵奉朝廷的声威与教化，谁不愤恨叹惜！然而，要想现在就攻取他们，也许朝廷还没有这个能力。成德一镇，自从王武俊以来，父子相继承袭节度使的职位，已经有四十多年，人情已经习惯，不认为有什么不对，何况王承宗已经总揽军中事务，忽然派人取代他，恐怕他不一定会接受诏命。加之，范阳、魏博、易定、淄青各藩镇也是将所统辖的地盘世代相传，与成德属于同一体制。他们得知成德由朝廷任命节度使，肯定内心感到不安，暗中相互援助。虽然张茂昭曾经请求替代王承宗，恐怕也没有诚意。现在朝廷委派官员替代王承宗，便是他的邻道劝说成功了，这对张茂昭以后采取或进或退的行动是有利的。如果朝廷委派的官员得以进入成德，张茂昭便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如果陛下的诏令不能得以施行，张茂昭便可能与王承宗暗中相互勾结。这关系到国家的体统，怎么能够就此善罢甘休了呢！而这就必须征集军队，从四方攻打声讨他们，对委任的将领与主帅就得加封官职与爵位，对应征的士兵就得供给衣服与口粮，还会发生顿兵不前，姑息敌寇，旁观战事的胜利与失败的事情，但是，劳苦百姓、耗费物资的弊病却全部由国家承担起来了。如今江淮地区发生了水灾，官府与平民极为困顿，对于用兵打仗的事情，恐怕是不应该轻易计议的吧。”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欲希上意，夺裴权，自请将兵讨之。宗正少卿李拭奏称：“承宗不可不讨。承璀亲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统诸军，谁敢不服！”上以拭状示诸学士曰：“此奸臣也，知朕欲将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记之，自今勿令得进用。”

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打逄逢迎宪宗的意愿，削去裴的权力，便主动请求率领兵马讨伐王承宗。宗正少卿李拭上奏声称：“对王承宗不能够不讨伐。吐突承璀是陛下亲近并信任的内臣，应该将禁卫亲军委托给他，让他统率各军，有谁胆敢不服从命令！”宪宗将李拭的进状拿给各位翰林学士看，还说：“这是一个奸臣啊，他知道朕打算任命吐突承璀为大将，所以他便进献这一奏状。你们这些人记住他的名字，从今以后，不要让他得到提拔任用。”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久未起复；从史惧，因承璀说上，请发本军讨承宗。壬辰，起复从史左金吾大将军，余如故。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遇到父亲去世而退官守丧，朝廷很长时间没有再起用他。卢从史害怕了，便通过吐突承璀劝说宪宗，请求让自己调发昭义本军前去攻讨王承宗。壬辰（十七日），宪宗起用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其余职务一如既往。

初，平凉之盟，副无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皆没于吐蕃。其后吐蕃请和，泌子随三诣阙号泣上表，乞从其请；德宗以吐蕃多诈，不许。至是，吐蕃复请和，随又五上表，诣执政泣请，裴、李藩亦言于上，请许其和；上从之。五月，命祠部郎中徐复使吐蕃。

当初，朝廷与吐蕃在平凉川举行会盟时，副元帅判官路泌、会盟判官郑叔矩都沦落到吐蕃。此后，吐蕃请求和好，路泌的儿子路随三次前往朝廷哭着进献表章，乞求依从吐蕃的请求，德宗认为吐蕃狡诈多变，不肯听从。至此，吐蕃再次请求和好，路随又接连五次上表，到主持政务的官员那里哭泣着请求，裴、李藩也向宪宗诉说，请求允许吐蕃请和，宪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五月，命令祠部郎中徐复出使吐蕃。

六月，以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迫近吐蕃，虑其反复，又部落众多，恐长谷价，乃命悉从希朝诣河东。希朝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置使以领之，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

六月，宪宗任命灵盐节度使范希朝为河东节度使。朝廷计议国政的人们认为沙陀住在灵武，靠近吐蕃，顾虑他们反复无常，加上沙陀部落众多，担心会因此使谷物价格上涨，便命令沙陀悉数跟从范希朝前往河东。范希朝在沙陀人中选出骁勇的骑兵一千二百人，号称沙陀军，设置兵马使统领他们，而将其余的沙陀人众在定襄川安顿下来。从此，朱邪执宜开始防守神武川的黄花堆。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高大一准《华岳碑》，先构碑楼，请敕学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上命李绛为之，绛上言：“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上览奏，承璀适在旁，上命曳倒碑楼。承璀言：“碑楼甚大，不可曳，，请徐毁撤。”冀得延引，乘间再论，上厉声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左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兼任功德使的职务，大力修治安国寺，奏请树立圣德碑，长宽一概以《华岳碑》为标准，先建造藏碑的楼宇，请求宪宗敕令翰林学士撰写碑文，而且说：“我已准备好一万缗钱，打算酬谢撰文的学士。”宪宗命令李绛撰写碑文，李绛进言说：“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不曾立碑称道自己超凡的德行，只有秦始皇在巡视游历经过的地方，镌刻石碑，为自己大力宣扬，不知道陛下打算效法谁人？而且，叙述修治寺庙的美盛之处，只不过是建筑壮丽，足供游览一类，难道这是光大陛下恩德的办法吗！”宪宗览阅奏章时，适逢吐突承璀在一旁，宪宗便让他将碑楼拖倒。吐突承璀说：“碑楼很大，无法拖拉，请让我慢慢将它毁除吧。”希望得以招揽适当的人物，借机再说此事，宪宗语调严厉地说：“用许多牛来拖拉碑楼！”吐突承璀这才不敢答言。共计用一百条牛拖拉碑楼，碑楼才倒塌下来。

第二百三十八卷

唐纪五十四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四年（己丑、809 ）

唐纪五十四唐宪宗元和四年（己丑，公元809 年）

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前为江西观察使贪污僭侈；丁卯，贬凭临贺尉。夷简，元懿之玄孙也。上命尽籍凭资产，李绛谏曰：“旧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

秋季，七月，壬戌（十八日），御史中丞李夷简揭发京兆尹杨凭原先担任江西观察使时贪赃枉法，过度奢侈。丁卯（二十三日），宪宗将杨凭贬为临贺县尉。李夷简是李元懿的玄孙。宪宗命令将杨凭的资财田产全部没收，李绛进谏说：“根据惯例，如果不属于谋反叛逆的罪行，便不没收罪犯的家产。”于是，宪宗才没有没收杨凭的资财田产。

凭之亲友无敢送者，栎阳尉徐晦独至蓝田与别。太常卿权德舆素与晦善，谓之曰：“君送杨临贺，诚为厚矣，无乃为累乎！”对曰：“晦自布衣蒙杨公知奖，今日远谪，岂得不与之别！借如明公他日为谗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舆嗟叹，称之于朝。后数日，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晦谢曰：“晦平生未尝得望公颜色，公何从而取之！”夷简曰：“君不负杨临贺，肯负国乎！”

杨凭的亲戚朋友没有敢来送行的，唯独栎阳县尉徐晦来到蓝田，与杨凭辞别。太常卿权德舆平素与徐晦交好，便告诉他说：“你为杨临贺送行，诚然是情谊深厚，但这岂不要使你遭受牵累吗！”徐晦回答说：“我从身为平民时便蒙受杨公的知遇与奖拔，现在他被贬逐远方，我怎么能够不与他告别呢！假使您以后被进谗的人斥逐，我敢自视为与您彼此无关的人吗！”权德舆赞叹不已，便在朝廷中称扬他。过了几天后，李夷简奏请宪宗任命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道谢时说：“我平时不曾以与您谋面，您根据什么选取了我呢！”李夷简说：“你不肯辜负杨临贺，怎么肯辜负朝廷呢！”

上密问诸学士曰：“今欲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割德、棣二州更为一镇以离其势，并使承宗输二税，请官吏，一如师道，何如？”李绛等对曰：“德、棣之隶成德，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将士忧疑怨望，得以为辞。况其邻道情状一同，各虑他日分割，或潜相构扇；万一旅拒，倍难处置，愿更三思。所是二税、官吏，愿因吊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谕承宗，令上表陈乞如师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则幸而听命，于理固顺，若其不听，体亦无损。”

宪宗暗中征询诸位翰林学士的意见说：“现在打算任用王承宗为成德留后，从成德分割出德州与棣州两地，再设置一个军镇，以便削弱王承宗的势力，并且让王承宗向国家缴纳两税，向朝廷请求任命官吏，完全像对李师道的措施一样，你们认为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德州与棣州隶属成德，为时已久，现在忽然将二州分割出来，恐怕王承宗及其将士的忧虑怀疑、怨恨不满，便能够找到借口了。况且，相邻各道的情形和他是一样的，相邻各道各自顾虑以后也会遭到分割，或许就要暗中相互连结，彼此煽动了。假如他们聚兵抗拒朝廷，处理起来会有加倍困难，希望陛下再反复考虑一下。有关上缴两税、任命官吏两点是正确的，希望趁着吊祭使前往王承宗处的机会，让吊祭使以个人意见开导王承宗，使他上表陈请按照李师道的成例处理，不让他知道这是出自陛下的意见。这样，假如王承宗幸好听从命令，固然是顺乎情理的；倘若王承宗不肯听从命令，也不会损害朝廷的体面。”

上又问：“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议者皆言‘宜乘此际代之，不受则发兵讨之，时不可失。’如何？”对曰：“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诌谀躁竞之人争献策画，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其四邻皆国家臂指之臣。刘辟、李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徒以货财啖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以其万全故也。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顺之理，谕之不从，威之不服，将为朝廷羞。又，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

宪宗又询问道：“如今刘济、田季安都身患重病，如果他们一旦去世，难道能够完全像对待成德那样，将节度使的职务交给他们的儿子吗！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天下才能够平定呢！议论此事的人们都说：”应当趁着这一时机取代他们，如果他们不肯接受命令，就派兵讨伐他们，时机不可错过。‘这种看法怎么样呢？“李绛等人回答说：”群臣看到陛下西面攻取蜀地，东面攻取吴地，易于反掌，所以阿谀逢迎、争权夺势的人们争着进献筹谋，劝说陛下开通河北地区。他们不曾为国家做过深远的谋划，周密的计虑，陛下也由于前些时候成功比较容易，因而相信他们的话。我等日夜相继地考虑此事，认为河北地区的形势与西蜀、东吴两地不同。为什么这样说呢？西川和浙西都不是反复无常的地区，他们周边相邻的州道都是国家可以指挥自如的臣属。唯独刘辟、李生出狂妄的阴谋，但他们的部下都不赞成。刘辟、李仅仅用物资钱财利诱部下，官军一到，他们的势力便分崩瓦解了。所以我等当时也劝说陛下诛讨他们，因为这是万无一失的原故啊。成德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内部上下牢固结合，历时已久；外部四处蔓延连结，声势已大。他们的将士与百姓感念他们累世赡养的恩惠，不晓得君主与臣下、正顺与逆反的道理，劝告他们，他们不肯听从，威慑他们，他们不肯服气，这是会给朝廷带来羞辱的。再者，相邻各道平时或许会相互猜疑与怨恨，及至得知朝廷派人代换成德节度使时，就肯定会合成一条心，这大约是各自替子孙后代打算，也顾虑到以后自己会遭到这种处置的原故啊。如果其余数道中有人与成德相互应援，战祸就会连绵不断，国家的资财用尽，力量耗竭，西部与北部的戎狄再乘机伺隙而动，他们造成的祸患难道是讲得完的吗！刘济、田季安与王承宗在事情的体统上没有区别，倘若在他们去世时，有机可乘，应当临至事情发生时再谋取，现在诉诸武力，恐怕就不够妥当了。天下太平的大业，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希望陛下审慎地处理此事。“

时吴少诚病甚，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难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谋。脱或恒冀连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衅，势可兴师，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傥事不得已，须赦承宗，则恩德虚施，威令顿废。不如早赐处分，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颇惧，累表自诉。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诣真定宣慰，承宗受诏甚恭，曰：“三军见迫，不暇俟朝旨，请献德、棣二州以明恳款。”

当时，吴少诚病情非常严重，李绛等人再次进言说：“吴少诚的病肯定不会再好起来了。淮西的局势与河北并不相同，周围都是国家的州县，不与贼寇的疆境相毗邻，没有同党应援帮助，朝廷任命淮西主帅，现在正是时候，如果淮西不肯听从，可以计议出兵征讨他们。我希望陛下丢开恒冀这一难达目的的筹策，归向申蔡这一容易成功的谋划。假如对恒冀需要连续用兵，战事并不令人满意，而蔡州出现缝隙，具备可以发兵的形势，南北两方同时用兵，国家的财物人力的用度就难以充足了。倘若事情出于迫不得已，而必须赦免王承宗，那就会使陛下的恩典与仁德空自施行，朝廷的威严与号令立刻废弃了。这就不如及早颁赐对王承宗的处理办法，以便收揽恒冀的归向之心，坐等时机，肯定能够在申蔡得到好处。”不久，王承宗因很久没有得到朝廷任命，感到很是恐惧，屡次上表自行陈诉。八月，壬午（初九），宪宗便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旨时很是恭敬地说：“由于我受到部下各军的逼迫，来不及等候朝廷颁旨任命。请让我献出德州与棣州，用以表明我的诚意。”

丙申，安南都护张舟奏破环王三万众。

丙申（二十三日），安南都护张舟奏称打败了环王的三万人众。

九月，甲辰朔，裴武复命。庚戌，以承宗为成德节度使、恒。冀。深。赵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飞报，先知之，使谓承宗曰：“昌朝阴与朝廷通，故受节。”承宗遽遣数百骑驰入德州，执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节过魏州，季安阳为宴劳，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

九月，甲辰朔（初一），裴武回报完成使命。庚戌（初七），宪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和恒、冀、深、赵四州观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和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是薛嵩的儿子，王承宗的女婿，所以朝廷就势起用了他。田季安得到快马传递的报告，事先已经知道了朝廷的任命，便派人告诉承宗说：“薛昌朝暗中与朝廷交往，所以他才得到节度使的职位。”王承宗连忙派遣数百名骑兵奔入德州，将薛昌朝捉拿到真定囚禁起来。中使颁送任命薛昌朝为节度使的旌节经过魏州，田季安佯装设宴犒劳中使，将中使留了好几天，及至中使来到德州时，薛昌朝已经被捉拿走了。

上以裴武为欺罔，又有谮之者曰：“武使还，先宿裴家，明旦乃入见。”上怒甚，以语李绛，欲贬武于岭南，绛曰：“武昔陷李怀光军中，守节不屈，岂容今日遽为奸回！盖贼多变诈，人未易尽其情。承宗始惧朝廷诛讨，故请献二州；既蒙恩贷，而邻道皆不欲成德开分割之端，计必有间说诱而胁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选武使入逆乱之地，使还，一语不相应，遽窜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贼庭者以武为戒，苟求便身，率为依阿两可之言，莫肯尽诚具陈利害，如此，非国家之利也。且、武久处朝廷，谙练事体，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为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谗人欲伤武及者，愿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问。

宪宗认为裴武是在欺蒙朝廷，还有人诬陷他说：“裴武出使归来后，先到裴家中过夜，第二天早晨，才入朝晋见。”宪宗非常恼怒，将此事说给李绛听，打算将裴武贬逐到岭南。李绛说：“过去，裴武落在李怀光的军队中，恪守节操，不肯屈服，现在怎么会突然去做邪恶的事情！大约贼人狡诈多变，使人不容易识破其中的真情。王承宗起初害怕朝廷讨伐他，所以请求献出两个州来。在蒙受陛下的宽宥后，与王承宗相邻各道不愿意让成德成为分割地盘、献给朝廷的开端，估计肯定发生了暗中劝说、引诱、胁迫王承宗，使他不能够信守当初的心愿的事情，这并不是裴武的罪责啊。如今陛下挑选裴武前往反叛动乱的地区，出使回来后，一句话说得不够适合，便急忙将他斥逐到荒远地区，我恐怕从今以后受命出使敌庭的人们会以裴武当作儆戒，苟且寻求自身的便利，一概说些随声附和、模棱两可的言语，不肯披露真心而陈述利弊得失了。像这个样子，对国家可不是有利的啊。而且，裴与裴武长期在朝廷任职，熟悉朝事的体统，难道会在出使归来、未见天子以前便首先在宰相家中过夜吗！我敢向陛下确保裴武不会这样去做，这大概是有好进谗言的人打算危害裴武以至裴，希望陛下察验此事。”宪宗停了许久才说：“在道理上或许有此一说吧。”于是不再追究。

丙辰，振武奏吐蕃五万余骑至佛梯泉。辛未，丰州奏吐蕃万余骑至大石谷，掠回鹘入贡还国者。

丙辰（十三日），振武奏称，吐蕃五万余骑来到佛梯泉。辛未（二十八日），丰州奏称，吐蕃一万余骑来到大石谷，掳掠入京进贡后归返本国的回鹘人。

左神策军吏李昱贷长安富人钱八千缗，满三岁不偿，京兆尹许孟容收捕械系，立期使偿，曰：“期满不足，当死。”一军大惊。中尉诉于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军，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诏，当死。然臣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强，何以肃清辇下！钱未毕偿，昱不可得。”上嘉其刚直而许之，京城震栗。

左神策军吏李昱向长安富人借贷钱八千缗，满了三年，还不偿还。京兆尹许孟容将李昱收捕，并给他带上枷锁，立下期限，让他清偿。许孟容说：“如果期限满了，你还没有完全还清，就会处以死罪。”左神策军全军大为震惊。左神策军中尉向宪宗申诉，宪宗派遣中使宣布诏旨，让许孟容将李昱交付本军，许孟容不肯将他遣回。中使第二次前来，许孟容说：“我不肯接受诏命，该当死罪。然而，我为陛下担任京城周围地区的长官，如果不去约束地方上的豪强势力，怎么能够使京城清平整肃呢！只要没有将钱完全清偿，李昱就不能够从我这放走。”宪宗嘉许许孟容刚强正直，便答应了他，京城的人们震恐惊惧了。

上遣中使谕王承宗，使遣薛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冬，十月，癸未，制削夺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宪宗派遣中使开导王承宗，让他发送薛昌朝返回德州，王承宗不接受诏命。冬季，十月，癸未（十一日），宪宗颁制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今神策军既不置行营节度使，则承璀乃制将也；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则承璀乃都统也。臣恐四方闻之，心窥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刘济、茂昭及希朝、从史乃至诸道将校皆耻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齐，功何由立！此是资承宗之计而挫诸将之势也。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于军国权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属，上皆不听。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而已。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认为：“国家发兵征讨攻伐时，应当督责将帅去完成任务。近些年来，开始任命中使为监军。自古至今，还没有征调全国的兵力，专门让中使统领的先例。现在，神策军既然不设置本军的行营节度使，吐突承璀便是总领本军的主将了，吐突承璀又充任诸军招讨处置使，他便是统领各军的都统了。我担心各地得知这一消息后，肯定要窥伺朝廷的间隙，周边各族得知这一消息后，必须会笑话中国无人。陛下能够忍受让后世相互传说，任命宦官为一军主将、各军都统是由陛下肇始的吗！我还担心刘济、张茂昭、以及范希朝、卢从史以至于各道将校都以接受吐突承璀的指挥为耻辱，既然军心不齐，又怎么能够建立功劳呢！这是资助王承宗计谋，挫伤各将领的声势啊。陛下顾念吐突承璀辛勤劳苦，使他尊贵起来就可以了；怜惜他忠心赤诚，使他富厚起来就可以了。至于军队和国家的权力，经常关系到政治修明或祸乱丛生，朝廷的制度，是由祖宗传承下来的，难道陛下能够忍受顺从下属的情好，从而毁坏自家的法令制度，放纵别人的欲求，从而损害自己无上的英明吗！陛下为什么不暂时思考一番，却要招来万世以后的讥笑呢！”当时，论说吐突承璀被委任的职务名分太重的谏官、御史一个接着一个，宪宗全然不肯听从。戊子（十六日），宪宗驾临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人极力进言对吐突承璀的任命是不妥当的，宪宗没有办法，第二天，免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职务，将处置使改为宣慰使罢了。

李绛尝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上曰：“此属安敢为谗！就使为之，朕亦不听。”绛曰：“此属大抵不知仁义，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赂则誉跖、为廉良，怫意则毁龚、黄为贪暴，能用倾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润以入之，陛下必有时而信之矣。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册，陛下岂得不防其渐乎！”

李绛曾经极力进言宦官傲慢专横，侵扰损害朝中政务，谗言诋毁忠诚坚贞之士，宪宗说：“这一类人怎么有胆量说别人的坏话呢！即使他们进了谗言，我也不会听信的。”李绛说：“这一类人大都不懂得仁义，分不清是非，唯利是图，只要是得到贿赂，就能将盗跖、庄赞誉成廉洁善良之人；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志，便可将龚遂、黄霸毁谤为贪婪暴虐的，能够使用狡诈的智虑，捏造成是非难辨的事端，时时刻刻围绕在四周，将谗言逐渐渗透进去，陛下肯定有时候也会相信他们的。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件，完全记录在典籍上面，陛下怎么能够不防备他们的浸染呢！”

己亥，吐突承璀将神策兵发长安，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

己亥（二十七日），吐突承璀带领神策军从长安出发，命令恒州四周的藩镇各自进军招抚讨伐。

初，吴少诚庞其大将吴少阳，名以从弟，署为军职，出入少诚家如至亲，累迁申州刺史。少诚病，不知人，家僮鲜于熊儿诈以少诚命召少阳摄副使、知军州事。少诚有子元庆，少阳杀之。十一月，己巳，少城薨，少阳自为留后。

当初，吴少诚宠爱他的大将吴少阳，便以堂弟的名义，委任他担当军中职务，吴少阳在吴少诚家中往来，就像最近的亲属一样。历经多次升迁，他已担任了申州刺史。吴少诚得病后，连人都不能分辨出来了。家中的仆人鲜于熊儿诈称吴少诚的命令，传召吴少阳代理彰义节度副使，掌管军中和地方事务。吴少诚有个儿子叫吴元庆，吴少阳将他杀掉。十一月，己巳（二十七日），吴少诚去世，吴少阳自命为彰义留后。

是岁，云南王寻劝卒，子劝龙晟立。

这一年，云南王寻劝去世，他的儿子劝龙晟即位。

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

田季安得知吐突承璀带领兵马征讨王承宗，便将他的徒众聚合起来说：“朝廷的军队不能够跨过黄河，已经长达二十五年时间了，现在忽然越过魏博，攻打成德。倘若成德被俘虏，魏博也就被俘虏了，我们应当做何打算呢？”他的将领中有人从队伍中站出来说：“希望能够借给我骑兵五千人，用以消除您的忧虑。”田季安大声喊着说：“真是豪壮！我决意出兵，阻止者斩首！”

幽州牙将绛人谭忠为刘济使魏，知其谋，入谓季安曰：“如某之谋，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且能不耻于天下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不越魏而伐赵，校罪轻重，必不先赵而后魏，是上不上，下不下，当魏而来也。”委安曰：“然则若之何？”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

幽州牙将绛州人谭忠为刘济出使魏博，得知了魏博的企图，便前去告诉田季安说：“根据我的谋算，魏博出兵，这是招引天下的军队来对付魏博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朝廷的军队越过魏博，攻打成德，不使用老臣宿将，反而把兵权专付给宦官，不征调全国的军队，反而派出大批的关中兵马，您知道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吗？这便是天子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准备以此向臣下夸耀，并使他们敬服啊。如果官军在没有攻打成德以前，首先便被魏博打败了，这就表示天子的谋算反而赶不上臣下的谋算，皇上在天下的人们面前怎么能够不感到羞愧呢！皇上既羞愧，又恼怒，就一定要任用能谋善算的人士来筹划长远的计策，依仗勇猛善战的将领来训练精锐的兵马，然后再全力起兵，渡过黄河。官军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就一定不会再越过魏博前去攻打成德；比较魏博与成德罪责的大小，也一定不会先去攻打成德，然后再攻打魏博。这可谓不上不下，就是对着魏博来的了。”田季安说：“果真如此，怎么办才好呢？”谭忠说：“当官军进入魏博境内时，你要好好犒劳官军。当此之际，你要将全部兵马压向过境，号称攻打成德，但可以暗中给成德人送上一封书信说：”倘若魏博攻打成德，河北地区的仗义之士使会说魏博出卖朋友了；倘若魏博援助成德，河南地区的忠义之臣便会说魏博反叛君主了。出卖朋友和反叛君主的名声，魏博是不能容忍与接受的。如果您能够暗中解除城防，送给魏博一座城池，魏博得以拿此城作为向天子报捷的凭据，这才能使魏博在北面得以侍奉成德，在西面得以做成人臣，对于成德说来，仅有不多的损耗，对魏博说来，获得罕有的利益，难道您能够对魏博的主张没有一点意思吗！‘假如成德人不拒绝你的主张，这便使魏博的霸主基业奠定了。“田季安说：”太好了！先生的到来，是上天对魏博的眷顾啊。“于是，田季安采用了谭忠的计谋，与成德暗中商议，得到了成德的堂阳县。

忠归幽州，谋欲激刘济讨王承宗；会济合诸将言曰：“天子知我怨赵，今命我伐之，赵亦必大备我。伐与不伐孰利？”忠疾对曰：“天子终不使我伐赵，赵亦不备燕。”济怒曰：“尔何不直言济与承宗反乎！”命系忠狱。使人视成德之境，果不为备；后一日，诏果来，令济“专护北疆，勿使朕复挂胡忧，而得专心于承宗。”济乃解狱召忠曰：“信如子断矣；何以知之？”忠曰：“卢从史外亲燕，内实忌之；外绝赵，内实与之。此为赵画曰：”燕以赵为障，虽怨赵，必不残赵，不必为备。‘一且示赵不敢抗燕，二且使燕获疑天子。赵人既不备燕，潞人则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赵，赵见伐而不备燕，是燕反与赵也。’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赵亦不备燕也。”济曰：“今则奈何？”忠曰：“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今天子伐赵，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济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卖恩于赵，败忠于上，两皆售也。是燕贮忠义之心，卒染私赵之口，不见德于赵人，恶声徒嘈嘈于天下耳。惟君熟思之！齐曰：”吾知之矣。“乃下令军中曰：”五日毕出，后者醢以徇！“

谭忠回到幽州后，打算用计鼓动刘济攻讨王承宗，适逢刘济聚合各将领说：“天子知道我怨恨成德，现在命令我讨伐成德，成德也必然极力防备我。出兵讨伐与不出兵讨伐，采用哪种做法有利呢？”谭忠赶忙回答说：“天子最终是不会让我们去攻打成德的，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刘济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与王承宗谋反呢！”他命令将谭忠囚禁到牢狱中。刘济让人察看成德的边境，果然不曾设置防备。过了一天，果然有诏书送来，命令刘济“专力防护北部疆境，不要让朕再为胡人担忧，因而得以一心一意地对付王承宗。”于是，刘济打开牢狱，召见谭忠说：“事态诚然像你判断的那样，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谭忠说：“卢从史表面上与卢龙亲近，骨子里实际是在忌恨卢龙，表面上不与成德往来，骨子里实际是在援助成德。他为成德这样筹划说：”卢龙是把成德作为自己的屏障的，虽然卢龙怨恨成德，但肯定不会伤害成德，所以没有必要对卢龙设置防备。‘这种做法，一是显示成德不敢抗拒卢龙，二是打算让卢龙遭到天子的怀疑。既然成德人不防备卢龙，潞州人便会跑去报告天子说：“卢龙对成德的怨恨很深，成德在遭受攻打时，并不防备卢龙，这说明卢龙反而是与成德亲善的。’这就是我知道天子最终不会让您攻打成德，而成德也不会防备卢龙的道理所在啊！”刘济说：“现在应当怎么办呢？”谭忠说：“卢龙与成德结下仇怨，天下无人不知。现在，天子出兵攻打成德，你却使整个卢龙的兵马披甲不卧，坐以待敌，连一个人也没有渡过易水，这就恰好让潞州人认为卢龙以小恩小惠收买成德，因而向皇上败坏卢龙忠于朝廷的名声，在这两方面他们都能达到目的。这就使卢龙虽然内含信守忠义的心愿，终于还是招惹来偏袒成德的口实，既不能使成德人感激卢龙，还徒然使辱骂卢龙的呼声在天下喧闹不止罢了。请您周密地考虑这个问题吧！”刘济说：“我明白其中的道理啦。”于是，他命令军中将士说：“五天以内，全部出动，要是有谁落后了，就将他剁成肉酱示众！”

五年（庚寅、810 ）

五年（庚寅，公元810 年）

春，正月，刘济自将兵七万人击王承宗，时诸军皆未进，济独前奋击，拔饶阳、束鹿。

春季，正月，刘济亲自带领兵马七万人进击王承宗。当时，各军都没有前进，只有刘济向前奋力进击，攻克了饶阳与束鹿。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为恒州北面招讨，会于定州。会望夜，军吏以有外军，请罢张灯。张茂昭曰：“三镇，官军也，何谓外军！”命张灯，不禁行人，不闭里门，三夜如平日，亦无敢喧哗者。

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军担当恒州北面的招抚与讨伐，在定州会师。正赶上十五日夜晚，义武的军吏认为定州驻有外来的军队，请求禁止张灯，张茂昭说：“河东、河中、振武三镇兵马，都是官军，怎么能够把他们称作外来的军队呢！”他命令点起灯来，不禁止人们夜行，不关闭坊里的大门，一连三个夜晚，都像平时一样，也没有人胆敢大声乱喊乱叫。

丁卯，河东将王荣拔王承宗洄湟镇。吐突承璀至行营，威令不振，与承宗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定进，骁将也，军中夺气。

丁卯（二十六日），河东将领王荣攻克了王承宗的洄湟镇。吐突承璀来到行营后，军威政令不振，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失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郦定进是一员骁勇的将领，军中将士因他的战死而士气低落。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

河南尹房式做了不守法纪的事情，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请将他拘捕，同时擅自命令停止房式办理本职事务。朝廷认为不能够这样处理，罚元稹一个季度的薪俸，将他召回西京长安。元稹来到敷水驿时，有一个内侍宦官从后面赶到，撞开驿站的大门，叫喊喝骂着走了进去，用马鞭抽打元稹，打伤了他的脸。宪宗又联系元稹以前的过失，将他贬为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与崔群都说元稹是无罪的。白居易也进言说：“中使欺凌羞辱朝中官员，不去追究中使的罪过，反而首先将元稹贬官，恐怕从今以后中使外出会愈加暴虐骄横，人们没有再敢说话的了。再者，元稹担任御史，提出不少检举奏报，对权贵势要人士无所避忌，痛恨他的人很多，现在将元稹贬逐了，恐怕从今以后没有人愿意为陛下担当官职而执行法令，憎恨邪恶而纠正过失了。即使出现了特大的奸险狡猾的人物，陛下也无法得知了。”宪宗不肯听信他的谏言。

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讨吴少阳。三月，己未，以少阳为淮西留后。

宪宗因河朔地区正在使用武力，不再能够讨伐吴少阳，三月，己未（十九日），任命吴少阳为淮西留后。

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白居易上言，以为：“河北本不当用兵，今既出师，承璀未尝苦战，已失大将，与从史两军入贼境，迁延进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难支敌。希朝、茂昭至新市镇，竟不能过；刘济引全军攻围乐寿，久不能下。师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遂不进军。陛下观此事势，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见，须速罢兵，若又迟疑，其害有四：可为痛惜者二，可为深忧者二。何则？

由于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长期不能成功，白居易进言认为：“河北地区本来就不应该使用武力，既然现在出兵了，吐突承璀不曾艰苦作战，却已经失去了一员大将。他与卢从史两支军队已经进入成德的疆境，一味拖延行动，不只是有意停顿不前，也是他们的兵力难以抵敌。范希朝与张茂昭来到新市镇，竟然不能够通过。刘济率领全军攻打并围困乐寿，长期不能攻克。李师道与田季安原来就是不能担保的，观察他们的情形，好像相互经过了盘算，每人各自占领一个县，便不再进军。陛下看这样的事态趋势，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以我愚昧的见解看来，必须迅速停止用兵，如果还要犹豫，便会有四点害处，其中应当为陛下痛切惋惜的害处有两点，应当为陛下深切忧虑的害处也有两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若保有成，即不论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虚费赀粮。悟而后行，事亦非晚。今迟校一日则有一日之费，更延旬月，所费滋多，终须罢兵，何如早罢！以府库钱帛、百姓脂膏资助河北诸侯，转令强大。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

“倘若保证能够获得成功，便可以不计较费用需要多少；既然明确知道无法获得成功，便不应该白白耗费资财与粮食。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再去行动，为时还不算晚。现在，晚纠正一天就要多一天的费用，再拖延一个月，需要的费用就更多了。既然终究要停止用兵，为什么不及早停止下来呢！用国家库存的钱财布帛和民脂民膏供给河北地区的节帅，反而使他们强大起来。这便是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一点。

臣又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轻重，同词请雪承宗。若章表继来，即义无不许。请而后舍，体势可知，转令承宗胶固同类。如此，则与夺皆由邻道，恩信不出朝廷，实恐威权尽归河北。此为陛下痛惜者二也。

“我还担心河北地区各将领见到吴少阳已经受到制书的任命，必定会援引处理这一件事的宽严标准，众口一词地请求为王承宗昭雪。如果奏章奏表相继而来，按道理说就不能不答应了。经过他们请求后再放弃对王承宗的讨伐，这种格局与情势是可想而知的，只能反而使王承宗与同类人牢固地勾结在一起。像这个样子，给予与剥夺完全是按照与王承宗相邻各道的意见来决定的，恩德与信义都不是出自朝廷，这实在让人担心朝廷的声威与权力会完全归向河北藩镇了。这便是我为陛下痛切惋惜的第二点

今天时已热，兵气相蒸，至于饥渴疲劳，疾疫暴露，驱以就战，人何以堪！纵不惜身，亦难忍苦。况神策乌杂城市之人，例皆不惯如此，忽思生路，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军若散，诸军必摇，事忽至此，悔将何及！此为陛下深忧者一也。

“现在天气已经炎热，士兵身上的热气互相蒸熏，至于饥饿干渴，疲乏劳累，瘟疫流行，露天而处，驱赶着他们去参加战斗，人们怎么能够经受得住呢！即使人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是难以忍受这种苦楚的。况且，神策军中杂乱无章的城市居民，一概都不习惯像这样的军旅生活，忽然想到应该寻找一条求生之路，若有一个逃跑，便有一百个人相互煽动逃跑，若有一支军队溃散，其他各军必定也要动摇。如果事情忽然达到这般地步，后悔还来得及吗！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一点。

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讨承宗一贼，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则兵力之强弱，资费之多少，岂宜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忽见利生心，乘虚入寇，以今日之势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连祸生，何事不有！万一及此，实关安危。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

“我听说回鹘与吐蕃都派出了密探，对于中国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知道。现在，朝廷聚集天下兵马，只是在讨伐王承宗这一个叛贼，由冬天到夏天，都不能够建树功勋。而军队力量的强弱，物资费用的多少，难道应该让西方与北方的戎虏逐个了解清楚吗！假如他们忽然看到有利可图，生出异心，乘着国内空虚的时机前来侵犯，就凭着朝廷现在的形势与力量，难道对两方面都能够予以救援吗？战争连续不断，灾祸从中产生，什么样的事情不会现出！万一到了这般田地，实在是关系着国家的安定与危亡。这便是我为陛下深切忧虑的第二点。”

卢从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谋，及朝廷兴师，从史逗留不进，阴与承宗通谋，令军士潜怀承宗号；又高刍粟之价以败度支，讽朝廷求平章事，诬奏诸道与贼通，不可进兵。上甚患之。

卢从史第一个提出讨伐王承宗的策谋，及至朝廷发兵后，卢从史却停留下来，不肯进兵，暗中与王承宗互通计谋，让将士们暗地里在怀中揣着王承宗的行军标记，还抬高草料与粮食的价格，以便破坏度支的军需供应，暗示朝廷任命他为平章事，上奏诬告各道与王承宗勾结，不赞成进兵。宪宗为此甚为忧虑。

会从史遣牙将王翊元入奏事，裴引与语，为言为臣之义，微动其心，翊元遂输诚，言从史阴谋及可取之状。令翊元还本军经营，复来京师，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款要。言于上曰：“从史狡猾骄很，必将为乱。今闻其与承璀对营，视承璀如婴儿，往来都不设备；失今不取，后虽兴大兵，未可以岁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许之。

适逢卢从史派遣牙将王翊元入朝奏事，裴将他引至一旁，与他谈话，对他讲述作为人臣应有的义理，暗暗地打动他的内心，于是王翊元也表达了自己的诚意，将卢从史暗中的策划与潞州可以攻取的状况讲了出来。裴命令王翊元返回本军，经过筹措规划后，再来京城，于是赢得了潞州都知兵马使乌重胤等人的诚心。裴对宪宗说：“卢从史诡诈多端，骄横凶暴，肯定要发动变乱。现在听说他在吐突承璀的对面扎营，将吐突承璀当作婴儿一般，在两营之间往来，全然不设置防备。如果失去现在的时机，不将他拘捕起来，以后即使征集大批兵马前去讨伐，也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将他平定的。”宪宗起初感到惊讶，经过长时间的周密考虑后，便答应了下来。

从史性贪，承璀盛陈奇玩，视其所欲，稍以遗之；从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谋，召从史入营博，伏壮士于幕下，突出，擒诣帐后缚之，内车中，驰诣京师。左右惊乱，承璀斩十余人，谕以诏旨。从史营中士闻之，皆甲以出，操兵趋哗。乌重胤当军门叱之曰：“天子有诏，从者赏，敢违者斩！”士卒皆敛兵还部伍。会夜，车疾驱，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听，晟之子也。

由于卢从史生性贪婪，吐突承璀将许多珍奇的玩赏器物陈列出来，看出他希望得到什么，便逐渐地拿来送给他。卢从史高兴，对吐突承璀愈发亲昵。甲申（疑误），吐突承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经过商议后，叫卢从史前来营中博戏，在帐幕下面设了伏兵。卢从史来到后，伏兵突然冲了出来，擒获了卢从史，到帐幕后面，将他捆绑起来，装进车中，急奔京城。卢从史身边的人们又震惊，又慌乱，吐突承璀斩杀了十多个人，当众宣布了诏书的旨意。卢从史营中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都穿好铠甲，走了出来，手中握着兵器，疾步而行，大声喧哗。乌重胤站在军营门前喝斥他们说：“天子发有诏令，服从的奖赏，胆敢违抗的问斩！”于是，将士们都收起兵器，回到队伍中去。适值夜晚降临，载着卢从史的车辆急速奔驰，在天亮以前，已经走出了泽潞的疆境。乌重胤是乌承洽的儿子。李听是李晟的儿子。

丁亥，范希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

丁亥（疑误），范希朝、张茂昭在木刀沟大破王承宗的兵马。

上嘉乌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义节度使；李绛以为不可，请授重胤河阳，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会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当昭义留后，绛上言：“昭义五州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入其腹内，诚国之宝地，安危所系也。为从史所据，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复以与重胤，臣闻之惊叹，实所痛心！昨国家诱执从史，虽为长策，已失大体。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为重镇留后，为之求旌节，无君之心，孰甚于此！陛下昨日得昭义，人神同庆，威令再立；今日忽心授本军牙将，物情顿沮，纪纲大紊。校计利害，更不若从史为之。何则？从史虽蓄奸谋。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于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窃恐河南、北诸侯闻之，无不愤怒，耻与为伍；且谓承璀诱重胤逐从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能无自危乎！傥刘济、茂昭、季安、执恭、韩弘、师道继有章表陈其情状，并指承璀专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处之？若皆不报，则众怒益甚；若为之改除，则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复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绛曰：“今重胤已总军务，事不得已，须应与节。”对曰：“从史为帅不由朝廷，故启其邪心，终成逆节。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节，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异于从史乎！重胤之得河阳，已为望外之福，岂敢更为旅拒！况重胤所以能执从史，本以杖顺成功；一旦自逆诏命，安知同列不袭其迹而动乎！重胤军中等夷甚多，必不愿重胤独为主帅。移之他镇，乃惬众心，何忧其致乱乎！”上悦，皆如其请。壬辰，以重胤为河阳节度使，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宪宗嘉许乌重胤的功劳，打算立即授给他昭义节度使的职务。李绛认为不适当，请求授给乌重胤河阳节度使的职务，而任命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守昭义。适逢吐突承璀奏称，他已经发出文书，指令乌重胤为句当昭义留后，李绛进言说：“昭义所属的泽、潞、邢、胤、磁五州，在崤山以东占据着关系全局的重要地位，魏博、恒州、幽州各军镇盘状纠结，朝廷只有依仗这五州之地来控制他们。邢州、磁州、州伸展到魏博等军镇的中心地区，诚然是国家的宝地，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危亡。从前昭义被卢从史占据，已使朝廷为此忙得顾不上按时吃饭，现在幸亏得到了昭义，但吐突承璀又将昭义交给了乌重胤，我得知消息后惊叹不已，实在感到痛心！不久前朝廷将卢从史诱捕，即使这算是长远的筹策，却也已经失去了原则。现在，吐突承璀又送发文书，指派乌重胤担当这一重要军镇的留后，并请求任命他为节度使，目无君主的居心，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吗！陛下日前取得昭义，人神共同庆祝，军政号令再次树立起来。现在忽然将昭义授给本军中的牙将，众望顿时沮丧，法度大为紊乱。算计此中的好处与坏处，反而不如由卢从史担任节度使。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卢从史蓄积着邪恶的阴谋，但已经是朝廷任命的州道长官。而乌重胤只是众多将官中的一员，因吐突承璀的一纸文书便代替了卢从史，我私下里担心河南、河北的节帅得知消息后，没有不感到愤怒，以与他同列为耻辱的。而且他们将会说是吐突承璀诱使乌重胤驱逐卢从史，从而代替了他的职位的，他们每个人的部下都有将官，怎么能够不感到自危呢！倘若刘济、张茂昭、田季安、程执恭、韩弘，李师道一个接着一个地进献章表，陈述这种情形，并且指责吐突承璀专擅君命的罪行，不知道陛下怎样处理？如果陛下一概不予答复，大家的怒气就会更为加重；如果陛下因此改为任命他人，朝廷的威严便失去了。”宪宗又让枢密使梁宗谦暗中与李绛商量说：“现在乌重胤已经总揽军中事务，事情出于迫不得已，应该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李绛回答说：“卢从史担任主帅便不是由朝廷任命的，所以才启动了他邪恶的意图，终于做出违反节操的事情。现在，由于乌重胤掌管军事，朝廷便授给他节度使的旌节，刑赏的权柄不掌握在朝廷手中，与卢从史担任节度使又有什么区别呢！乌重胤能够得到河阳，已经是超出他向往的福气了，难道他还有胆量聚众抗拒吗！何况乌重胤能够捉获卢从史的原因，本来是由于他坚持顺承朝廷才取得成功的。忽然连他自己也违背诏书的命令，怎么能够知道同事们会不沿袭他的行径，从而有所行动呢！乌重胤在军队中的同辈为数众多，他们肯定不希望乌重胤独自出任主帅。将他改任到别的军镇去，才能使大家感到满意，哪里需要为招致变乱而担忧呢！”宪宗高兴起来，完全按照他的请求去做。壬辰（疑误），任命乌重胤为河阳节度使，任命孟元阳为昭义节度使。

戊戌，贬卢从史欢州司马。

戊戌（疑误），宪宗将卢从史贬为州司马。

五月，乙巳，昭义军三千余人夜溃，奔魏州。刘济奏拔安平。

五月，乙巳（初六），昭义军三千多人在夜间溃散，逃奔魏州。刘济奏称攻克了安平。

庚申，吐蕃遣其臣论思邪热入见，且归路泌、郑叔矩之柩。

庚申（二十一日），吐蕃派遣臣下论思邪热入京朝见，而且归还了路泌和郑叔矩的灵柩。

甲子，奚寇灵州。

甲子（二十五日），奚人侵犯灵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复上奏，以为：“臣比请罢兵，今之事势，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复何所待！”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

六月，甲申（十五日），白居易再次进献奏疏认为：“近来我曾请求停止用兵，现在事情的趋势，又不如以前了，不知道陛下还要等待什么！”当时，每当遇到军队和国家重大的事情，宪宗必定要与各位翰林学士商量。宪宗曾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召见翰林学士，李绛等人便进言说：“我等饱食终日，不用进言，若是为自己着想，这是够好的了，但是这对陛下怎么样呢！陛下征询访求治国的方策，开辟言路，采纳谏言，这实在是国家的幸运，岂是我等的幸运！”宪宗连忙下令：“明天你们前来麟德殿奏对吧。”

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绛曰：“陛下容纳直言，故群臣敢竭诚无隐。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白居易有一次由于在议论事情时说“陛下错了”，宪宗面色庄重严肃地停止了谈话，暗中将翰林学士承旨李绛召来，告诉他说：“白居易这个小臣出言不逊，必须让他退出翰林院。”李绛说：“陛下能够容纳直率的进言，所以群臣才敢竭尽诚心，不作隐瞒。白居易的话虽然有欠思考，但本意是要进献忠心。现在倘若陛下将他处以罪罚，我担心天下的人们都各自想要缄默不语了，这可不是开拓视听，彰明至上德行的办法啊。”宪宗高兴起来，对待白居易也还像往常一样。

上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宪宗曾经准备就近在禁苑中打猎，来到蓬莱池的西面，对周围的人们说：“李绛肯定是要进谏的，不如姑且停止吧。”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陈为卢从史所离间，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朝廷亦以师久无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为成德军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共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加刘济中书令。

秋季，七月，庚子（初二），王承宗派遣使者陈述自己是被卢从史从中的挑拨的，请求缴纳赋税，要求朝廷任命官吏，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师道等人屡次上表请求为王承宗平反，朝廷也由于长期用兵，无所建树，丁未（初九），宪宗便颁布制书为王承宗平反，任命他为成德军节度使，将德州与棣州两地重新归属给他，将各道行营的将士们全部遣还，一共向他们颁赐布帛二十八万端匹，还加封刘济为中书令。

刘济之讨王承宗也，以长子绲为副大使，掌幽州留务。济军瀛州，次子总为瀛州刺史，济署行营都知兵马使，使屯饶阳。济有疾，总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谋，诈使人从长安来，曰：“朝廷以相分逗留无功，已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来告曰：“副大使旌节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已过代州。”举军惊骇。济愤怒，不知所为，杀大将素与绲厚者数十人，追绲诣行营，以张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乙卯，济薨。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遂领军务。

刘济讨伐王承宗时，任命长子刘绲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幽州留后事务。刘济在瀛州驻扎，而次子刘总担任瀛州刺史，于是刘济便让刘总暂任行营都知兵马使，让他屯兵饶阳。适逢刘济身患疾病，刘总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计议，派人诈称从长安前来，对刘济说：“由于您停留不前，无所建树，朝廷已经任命副大使刘绲为节度使了。”第二天，刘总又让人前来向刘济报告说：“前来颁送旌节，任命副大使为节度使的使者已经来到太原。”接着又使人边跑边喊地说：“颁送节度使旌节的使者已经过了代州。”全军将士都很惊异。刘济心怀愤怒，不知所措，便斩杀了平常与刘绲亲善的大将几十个人，召刘绲立即到行营来，而任命张的哥哥张皋代替他掌管留后事务。从早晨起床直到太阳偏西，刘济都未进餐，觉得口渴，便要水渴，刘总乘机在水中下了毒药，送给刘济喝了。乙卯（十七日），刘济去世。刘绲走到涿州时，刘总诈称父亲的命令，将他用棍捧打死，于是刘总便统领了军中事务。

岭南监军许遂振以飞语毁节度使杨於陵于上，上命召於陵还，除冗官。裴曰：“于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为吏部侍郎。遂振寻自抵罪。

岭南监军许遂振用不实之辞向宪宗诽谤节度使杨於陵。宪宗命令将杨於陵召回朝廷，任命他当闲散的官员。裴说：“杨於陵生性廉洁耿直，陛下因许遂振的原故贬黜节帅，这是不合适的。”丁巳（十九日），宪宗任命杨於陵为吏部侍郎。不久，许振遂自行承受了应负的罪责。

八月，乙亥，上与宰相语及神仙，问：“果有之乎？”李藩对曰：“秦始皇、汉武帝学仙之效，具载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长年药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励志太平，宜拒绝方士之说。苟道盛德充，人安国理，何忧无尧、舜之寿乎！”

八月，乙亥（初七），宪宗与宰相谈到神仙，宪宗问道：“果真有神仙吗？”李藩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学习仙术的结果，全都记载在以往的史书中，太宗服用天竺僧人的长生不老之药招致疾病，这便是由古代到现在的明戒啊。陛下年富力强，正在勉励心志，再造太平盛世，应当拒绝方术之士的说教。如果能够使道德盛大而充盈，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政治修明，还用担心没有唐尧、虞舜的年寿吗！”

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营还，辛亥，复为左卫上将军，充左军中尉。裴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无成功，陛下纵以旧恩不加显戮，岂得全不贬黜以谢天下乎！”给事中段平仲、吕元膺言承璀可斩。李绛奏称：“陛下不责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何以处之？若或诛之。则同罪异罚，彼必不服；若或释之，则谁不保身而玩寇乎！愿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将帅有所惩劝。”间二日，上罢承璀中尉，降为军器使；中外相贺。

九月，己亥（初二），吐突承璀从行营回到朝廷。辛亥（十四日），吐突承璀重新担任左卫上将军，充任左神策军中尉。裴说：“吐突承璀首先提倡使用武力，使天下百姓穷乏困苦，到头来还是不能获得成功。即使陛下因旧日的恩情而不肯将他处决示众，为了向天下百姓道歉，难道能够对他全然不加贬斥吗？”给事中段平仲与吕元膺说吐突承璀应当斩杀。李绛上奏声称：“如果陛下不肯处罚吐突承璀，以后再出现战败的将领，能够怎样处治他们呢？如果诛杀他们，那便是同样的罪责，不同的处罚，他们定然不会服气；如果对他们免予治罪，那还有谁不保全自身，姑息敌军呢！希望陛下割舍对他不能狠下心来的私恩，行使不可更改的刑典，使将帅们得到一些警戒与勉励。”隔了两天，宪宗免除了吐突承璀左神策军中尉的职务，将他降职为军器使，朝廷内外的人们都相互祝贺。

裴得风疾，上甚惜之，中使候问旁午于道。

裴得了风疾，宪宗很是为他惋惜，派去问候病情的中使在道路上往来纷繁。

丙寅，以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丙寅（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太常卿权德舆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除代人，欲举族入朝。河北诸镇互遣人说止之，茂昭不从，凡四上表；上乃许之。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书管钥授迪简，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孙染于污俗。”

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求任命代替自己的人员，准备整个家族入京朝见。河北各藩镇交互派人前来劝阻，张茂昭不肯听从。张茂昭共计四次上表，宪宗才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张茂昭将易州、定州的帐簿文书和锁头钥匙悉数交给了任迪简，打发他的妻子儿女率先上路，还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沾染上污浊的习俗。”

茂昭既去，冬，十月，戊寅，虞候杨伯玉作乱，囚迪简。辛巳，义武将士共杀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作乱，囚迪简，迪简乞归朝。既而将士复杀佐元，奉迪简主军务。时易定府库罄竭，闾阎亦空，迪简无以犒士，乃设粝饭与士卒共食之，身居戟门下经月；将士感之，共请迪简还寝，然后得安其位。上命以绫绢十万匹赐易定将士；壬辰，以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以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从行将校皆拜官。

张茂昭离去后，冬季，十月，戊寅（十一日），虞候杨伯玉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来。辛巳（十四日），义武的将士们一起杀掉了杨伯玉。兵马使张佐元又一次发起变乱，将任迪简囚禁起，任迪简请求返回朝廷。不久，将士们又将张佐元杀掉，拥戴任迪简主持军中事务。当时，易州、定州的库存消耗已尽，居民也散失一空，任迪简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犒劳将士，便备办了粗米饭，与士兵们共同进餐。他亲身在军府的大门下面住了一个月，将士们被他打动了，一齐请任迪简回去就寝，此后任迪简的位子才得以安稳下来。宪宗命令拿出绫绢十万匹，颁赐给易州、定州的将士们。壬辰（二十五日），皇帝任命任迪简为义武节度使。甲午（二十七日），皇帝任命张茂昭为河中、慈、隰、晋、绛节度使，跟随他同行的将官一概授给官职。

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三万缗钱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要求得到河中节度使的职务。第五从直惟恐事情泄露出去，便将此事奏报了。十一月，庚子（初三），宪宗将伊慎贬为右卫将军，有三个人因此获罪致死。

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会宥母卒于长安，宥利于兵权，不时发丧。鄂岳观察使郗士美遣僚属以事过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问，先备篮舆，即日遣之。

当初，伊慎由安州入京朝见，将他的儿子伊宥留下来主持留后事务，朝廷因而任命伊宥为安州刺史，所以他便没有能够离开安州。适逢伊宥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伊宥贪图兵权，不肯按时将死讯公布于众。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派遣所属官吏办事经过安州疆境，伊宥出来迎接，于是告诉他母亲的死讯，先准备好竹轿，当天便让他离去了。

甲辰，会王薨。

甲辰（初七），会王李去世。

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李藩固执以为不可。权德舆曰：“宰相非序进之官。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庚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前任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宪宗身边的人们收受了王锷丰厚的贿赂，多数称赞他。宪宗让王锷兼任平章事，李藩坚持认为这是不适当的。权德舆说“宰相不是按照等次进升的官职。唐朝兴起以来，若不是对特别忠心或立有大功的藩镇，就是对骄横强暴的节帅，朝廷有时出于迫不得已，才将宰相的官职授给他们。现在，王锷既没有显示忠心，建立勋劳，朝廷也不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要忙着将这个名义给予他呢！”于是，宪宗不再任命王锷为宰相。

锷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耗散甚众；锷到镇之初，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过六百匹，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又进家财三十万缗，上复欲加锷平章事，李绛谏曰：“锷在太原，虽颇著绩效，今因献家财而命之，若后世何！”上乃止。

王锷具有治理地方的才干，擅长修城储粮一类事务。范希朝率领河东全军前往河北地区驻扎，人力物力的损耗很大。王锷来到军镇的初期，兵员不满三万人，马匹不超过六百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兵员达到五万人，马匹拥有五千匹，军事器具精良而锋利，仓库中的物资装得满满的。王锷还进献自家财物三十万缗，宪宗又打算加封王锷为平章事，李绛规劝说：“王锷任职太原，虽然取得的功效很是显著，但现在由于贡献自家财物便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将怎样看待此事呢！”于是，宪宗再次打消了任命王锷为相的念头。

中书侍郎裴数以疾辞位；庚申，罢为兵部尚书。

中书侍郎裴屡次因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庚申（二十三日），宪宗将裴罢免为兵部尚书。

十二月，戊寅，张茂昭入朝，请迁祖考之骨于京兆。

十二月，戊寅（十二日），张茂昭入京朝见，请求将祖父和父亲的骸骨迁移到京兆府安葬。

壬午，以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难辩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壬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有一次，吕元膺在夜间要登城，城门已经上锁，守护城门的人不肯为他打开城门。周围的人说：“他是吕中丞啊。”守护城门的人回答说：“夜间难以辨别真假，即使是吕中丞，也不能够打开城门。”于是，吕元膺便回去了。第二天，守门人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不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已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当着宪宗的面陈诉吐突承璀骄横专断，言辞极为恳切。宪宗气得变了脸色说：“你说得太过分了吧！”李绛哭泣着说：“陛下将我安置在亲近信任的地位上，如果我在陛下面前畏怯退缩，爱惜自身，不肯进言，这便是我辜负了陛下。我把话讲出来了，但陛下讨厌去听，这就是陛下辜负我了。”宪宗的怒气消除了，便说：“你讲的全是人们不能讲的，使朕听到了无法得知的事情，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你以后尽情而言，完全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己丑（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职务仍如往常。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宪宗说：“现在河南、河北的好几十个州，都没有实行国家的政教法令，河、湟地区的好几千里地，还沦陷在异族手中，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但是财力不够丰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聚敛啊。不然，朕在宫廷中的花费极为俭约，多储藏财物又有什么用呢！”

六年（辛卯、811 ）

六年（辛卯，公元811 年）

春，正月，甲辰，以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春季，正月，甲辰（初九），宪宗任命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庚申，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庚申（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前任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初七），李藩被罢为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

己丑（二十四日），忻王李造去世。

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宦官不愿意让李绛在翰林院任职，使他出任户部侍郎，兼管户部。宪宗询问李绛说：“依照惯例，户部侍郎都要进献额外税收，唯独你不肯进献，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守卫疆土的地方官员，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来换取私人的恩惠，天下的人们尚且共同非难他们，何况户部掌管着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物品，支出与交纳都有帐簿记载，怎么会有额外的盈余！如果将财物从左藏转运到内库中去，以此作为进献的供物，这就如同将财物从东边的库房搬动到西边的库房，我可不敢因袭这一弊病啊。”宪宗嘉许李绛的耿直，更加器重他了。

乙巳，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乙巳（疑误），宪宗询问宰相说：“执掌大政的宽和与严厉应当哪个居于首位？”权德舆回答说：“秦朝因残酷苛刻而灭亡，汉朝因宽和大度而兴盛。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鞭打人们的脊背。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屡次出现悖乱忤逆的臣下，但在转足之间都自取灭亡了。这是由于祖宗的仁政维系着人心，人们不能够忘怀的缘故啊。这样说来，宽和与严厉应该孰先孰后是很清楚的了。”宪宗很赏识权德舆的进言。

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李吉甫恶之也。

夏季，四月，戊辰（初四），宪宗任命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原故。

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庚午（初六），宪宗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曾有一匹不同寻常的好马，却没有进献上来。事情下交度支查问，命令巡官前去验察，尚未返回，宪宗嫌事情办得太慢，便让品官刘泰昕按察此事。卢坦说：“既然陛下让主关部门验察此事，却接着又让品官前往，难道是大臣比品官还不值得相信吗！请让我先来接受罢免吧。”于是，宪宗将刘泰昕传召回来了。

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宪宗颁敕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春州，董溪被流放封州。当他们走到潭州时，宪宗又追派中使赐他们自裁而死。权德舆进言认为：“于皋谟等二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陈尸闹市，还有谁敢不畏惧法纪！但陛下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以后，却又将他们杀掉。”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庚子（初七），宪宗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以往经常天天相互侦察，交替着进入敌方攻打抄掠，人们不得宁息。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当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谷物，等待敌军的到来，不应当着眼细小的利益，惹起事端，窃取官家的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的疆境，同时逐渐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不能自己备办耕牛与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适值一连几年丰收，公家与私人有了余粮，于是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宪宗赐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氏为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奉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兖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六月，丁卯（初四），李吉甫上奏说：“由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屯军队，现在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作为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以十分之三的劳苦筋骨的人们去奉养十分之七的不织而衣、不劳而食的人们。现在，朝廷内外需要以税收的钱财供给薪俸的官员不少于一万人，全国有一个千三百多个县，以一个县的地方设置成一个州，以一个乡的人口编制成一个县的情况为数很多。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地规定州县的废弃与设立，对可以省除的吏员要省除，对可以合并的州县要合并，对可以减少的入仕途径要减少。再者，根据朝廷以往的典章制度，依照官员的品级制定薪俸，一品官员每月薪俸钱三十缗，职田上所产的禄米不超过一千斛。国家遭受艰难困苦以来，增设诸使的名额，发给优厚的薪俸钱，到大历年间，有权势的大臣每月薪俸达到钱九千缗，各州不分大小，刺史一概每月薪俸钱一千缗。常衮担任宰相时，开始设立限制约束，李泌又酌量职务清闲与繁重的不同情况，顺从事情的机宜增加薪俸，当时号称通达融贯，从道理上说来是难以削减的。然而，仍然还有名义存在而职事废弃，或者名额免除而薪俸存在的情形，在任职的清闲与繁重之间，薪俸的优厚与菲薄顿时显出差别来了。请陛下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考核薪俸食料、杂项供给，酌情参定，上报闻知。”因此，宪宗命令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共同详细参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故圣人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敕：”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秋季，九月，富平人梁悦为父亲报仇，杀死了秦杲，主动前往县衙请求治罪。敕书称：“有关复仇的规定，若根据《礼记》的说法，在道理上说与仇人应是不共戴天的，但若引证法令条文，杀人的人就应当处以死刑。礼教与法令两项，都是帝王实行教化的重大根据，既然其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固然应当通过论说辨析商量明白，应该让尚书都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闻知。”职方员外郎韩愈的议论认为：“刑律中没有关于与杀父的仇人不共戴天的条文，并不是出现了阙疑不书的文字。，而是由于若不允许为父报仇，便伤害了孝子的心愿，而且违背了先代帝王的教训；若允许为父报仇，人们便将会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从而无法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所以圣人在经书里将此中的含义反复强调，而在刑律中又将此类条文深深隐没了。圣人的用意是让执法的官吏一概本着法令裁决，而让尊奉经学的人士得以援引经典而加以议论。应该将所规定的此项制度表达为：”凡是为父亲报仇的人，事情被举发后，应当一概申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召集有关人员计议奏报，斟酌合理的情由，作出应有的处治。‘这样，经书与刑律便都不会失去各自的意指了。“宪宗敕令：”对梁悦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循州。“

甲寅，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八百八员，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甲寅（二十二日），吏部上奏说，依据敕令合并与省除朝廷内外官员计有八百零八人、各部门九品以下的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坏城郭，观察使窦群发溪洞蛮以治之；督役太急，于是辰、溆二州蛮反，群讨之，不能定。戊午，贬群开州刺史。

黔州发生严重的水灾，内城与外城都被毁坏。黔中观察使窦群征发溪洞蛮人来修治内城与外城，由于督责事功过于急切，于是辰州和溆州两地的蛮人反叛了。窦群讨伐蛮人，没有能够将他们平定。戊午（二十六日），宪宗将窦群贬为开州刺史。

冬，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受羽林大将军孙钱二万缗，为求方镇，事觉，赐死。事连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以承璀为淮南监军。上问李绛：“朕出承璀何如？”对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冬季，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接受了羽林大将军孙二万缗钱，便为他谋求节度使的职务，结果被发觉了，宪宗赐他自裁而死。事情牵连到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承璀，丙申（初五），宪宗任命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宪宗询问李绛：“朕将吐突承璀任为外官怎么样呢？”李绛回答说：“外界人士想不到陛下忽然能够这么做。”宪宗说：“此人只是一个家奴而已。以往，朕觉得使唤他的时间很长了，所以因私情恩宠而宽宥了他。倘若他有违纪犯法的行为，朕抛弃他就如丢掉一根毫毛一样轻易呢！”

十六宅诸王既不出阁，其女嫁不以时，选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赂自达。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择其人，独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诏封恩王等六女为县主，委中书、门下、宗正、吏部选门地人才称可者嫁之。

十六宅诸王既然都没有去做封地上的藩王，他们的女儿便不能按时出嫁，已经择偶下嫁的女儿都是通过宦官办成的，大都要以丰厚的贿赂为自己通融。李吉甫进言说：“自古以来，公主下嫁，必定要选择合适的人士，唯独近世以来不是这个样子了。”十二月，壬申（十一日），宪宗颁诏将恩王等人的六个女儿封为县主，委托中书省、门下省、宗正寺和吏部选择门第人才相当的人士，将县主许配给他们。

己丑，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为相，多修旧怨，上颇知之，故擢绛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绛鲠直，数争论于上前；上多直绛而从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己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出任宰相以来，往往报复旧日与自己结怨的人们，宪宗也略微了解一些情况，因此才提升李绛出任宰相。李吉甫善于逢迎皇上的意旨，而李绛刚正不阿，二人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宪宗时常认为李绛正确，听从他的主张。因此，二人有了嫌隙。

闰月，辛卯朔，黔州奏：辰、溆贼帅张伯靖寇播州、费州。

闰十二月，辛卯朔（初一），黔州上奏说：辰州与溆州两地溪洞蛮人头领张伯靖侵犯播州与费州。

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吐突承璀恩顾未衰，乃投匦上疏，称“承璀有功，希光无罪。承璀久委心腹，不宜遽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见其副章，诘责不受；涉乃行赂，诣光顺门通之。闻之，上疏极言“涉奸险欺天，请加显戮。”戊申，贬涉峡州司仓。涉，渤之兄；，巢父之子也。

试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得知宪宗对吐突承璀的恩宠眷顾并未减弱，便在收受臣民意见的铜匦中投递章疏，内称：“吐突承璀立有功劳，刘希光没有罪过。吐突承璀被陛下长期托付亲信之任，不应当聚然将他抛弃。”知匦使、谏议大夫孔看到了章疏的副本，对上奏的内容加以责问，不肯受理他的章疏。于是，李涉行贿，前往光顺门进状。孔得知消息后，上疏极力进言说：“李涉奸邪阴险，欺骗上天，请将他处决示众。”戊申（十八日）宪宗将李涉贬为峡州司仓。李涉是李渤的哥哥。孔是孔巢父的儿子。

辛亥，惠昭太子宁薨。

辛亥（二十一日），惠昭太子李宁去世。

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

这一年，全国获得大丰收，有些地方一斗米才值两个钱。

七年（壬辰、812 ）

七年（壬辰，公元812 年）

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初，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义方为京兆尹。李绛恶义方为人，故出之。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上曰：“朕谙李绛不如是。明日，将问之。”义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尔。”遂趣义方之官。

春季，正月，辛未（十一日），宪宗任命京兆尹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当初，元义方巴结吐突承璀，李吉甫也打算依靠吐突承璀，因而提拔元义方出任京兆尹。李绛憎恶元义方的为人，所以将他斥逐出朝。元义方入朝向宪宗谢恩，乘机说：“李绛为他的同年许季同徇私，将许季同任命为京兆少尹，将我斥逐到坊，专门作威作福，欺侮蒙骗陛下的视听。”宪宗说：“朕熟知李绛，他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等到明天吧，朕打算问一问他。”元义方既惶恐，又惭愧，只好走了出来。第二天，宪宗以此事责问李绛说：“人们对于自己的同年固然会有私情吗？”李绛回答说：“所谓同年，就是来自全国各地人们偶然同时科考登第，有些人是在考中复试以后才互相认识的，这里有什么私情！而且，陛下不嫌我愚昧，让我充数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在于酌量人们的才能，授给他们职任，倘若有人果真具有才能，即使他在自己的兄弟侄一辈人中，尚且要任用他，何况与自己是同年呢！因躲避嫌疑而放弃人才，这是便利自身的做法，而不是舍身为公的态度啊。”宪宗说：“讲得好。朕知道你肯定不会私情用事的。”于是，宪宗催促元义方前去就任。

振武河溢，毁东受降城。

振武处的黄河泛滥，冲毁了东受降城。

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膻，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三月，丙戌（二十八日），宪宗驾临延英殿，李吉甫进言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作乐。”李绛说：“汉文帝时，兵器钝弊，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贾谊且尚认为这是将火种放到堆积着的木柴下面，不能够说这是安定的。现在，朝廷的法纪号令不能够控制的地区，有河南、河北五十多个州；异族秽恶的气息，近处已经与泾州与陇州连接，边防上的烽火屡次报警；再加上水旱灾害经常发生，库存的粮食空匮乏用，这正是陛下应当天亮以前就起床，傍晚时分才进食时，怎么能够将现在称为太平，忙着作乐呢！”宪宗高兴地说：“你的话恰好符合朕的心意。”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阿谀献媚，像李绛那样，才是真正的宰相哩！”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宪宗曾经询问宰相：“贞元年间办理政务不甚修明，为什么竟会达到那般地步？”李吉甫回答说：“德宗听凭自己超人的智力行事，不肯信任宰相，却要信任其他的人，这就使邪恶的臣下能够趁机恃势玩弄权柄。办理政事不甚修明，主要由于这个原故啊。”宪宗说：“然而，这也不一定都是德宗的过错。朕幼年在德宗身边，看到每逢事情有成败优劣之分时，当时的宰相也没有再三坚持奏陈的，都贪恋俸禄，但求眼前平安度日，现在，怎么能够专门将过错归给德宗呢！你们这些人最好以此为戒。如果事情有对错之分，应当尽力陈述不止，不要害怕朕会发怒而赶忙闭口不言啊！”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早：“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有一次，李吉甫说：“人臣不应该固执地一味进谏。让君主喜欢，臣下安宁，不是也很好吗！”李绛说：“人臣应该敢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并陈述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假如使君主陷在邪恶之中，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于君主呢！”宪宗说：“李绛说得对啊。”李吉甫来到中书省，躺在那里，不肯办事，只是长吁叹气罢了。有时候，李绛很长时间没有进谏，宪宗便追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够容纳你的意见吗，还是没有事情应该进谏呢？”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又有一次，李吉甫告诉宪宗说：“奖赏与惩罚，是人君的两大权柄，不能够偏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施行的恩泽够深厚的了。只是刑罚未能振举，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懒惰，希望更为严厉地执行刑法，以便使内外官员振作起来。”宪宗看着李绛说：“这种说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务，推尚仁德，而不是推尚刑罚，怎么能够丢开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榜样，反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刻的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于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劝说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啊。”宪宗说：“他这是打算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惊慌得变了脸色，退朝以后，一整天都在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发笑。

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一如既往。宪宗嘉许崔群的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崔群坚决不肯接受诏命，经过三次上奏，宪宗才听从了他的主张。

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五月，庚申（初三），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屡次提到淮南、浙江地区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近来有一个御史从那里回来，谈到那里的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灾害，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李绛回答说：“我考察了淮南、浙西、浙东进奏的文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人民多数流离失散，请求朝廷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难道他们肯在没有灾情的情形下，胡乱去说本地遭受了灾害吗！这种不至造成灾害的说法，大约是御史打算做奸邪逢迎的事情，以期讨得陛下的欢心罢了，我希望得知发言人的姓名，加以按察，依法制裁。”宪宗说：“你讲得对啊！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国家听说发生了灾情，应该赶忙去救济人民，怎么能够还要怀疑灾情发生与否呢！朕适才所说，有欠深思，是朕说错了。”于是，宪宗命令赶快免除淮南和两浙的赋税。有一次，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谈论治国之道，当时天色向晚，暑气甚重，汗水湿透了宪宗的衣服，宰相们担心宪宗身体困倦，便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廷后，接触到的只有宫女和宦官罢了，所以朕喜欢与你们谈论治国的要领，绝不感到困倦。”

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六月，癸巳（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

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沣王宽，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宽草让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宽何让焉！”上乃止。

秋季，七月，乙亥（十九日），宪宗将遂王李宥立为太子，给他更改名字叫做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皇子澧王李宽是姬妾所生，比李恒年长，宪宗打算将李恒立为太子，命令崔群替李宽起草推让太子的表章。崔群说：“凡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推辞给别人才叫做推让。遂王李恒是陛下正妻所生的儿子，澧王李宽有什么可以推让的呢！”于是，宪宗不再让崔群草拟李宽推让太子的表章了。

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

八月，戊戌（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

初，季安娶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庭之子也，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淫虐，兴数规谏，军中赖之。季安以为收众心，出为临清镇将，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灸灼满身，乃得免。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迁季安于别寝，月余而薨。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当初，田委安娶州刺史元谊的女儿为妻，所生儿子田怀谏担任了魏博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的儿子，勇武有力，颇读过一些书，性情恭谨谦逊。田季安放荡而暴虐，田兴屡次规劝，军中将士都仰赖着他。田季安认为田兴收揽人心，将他斥逐到临清担任镇守将领，还准备将他杀掉。田兴佯装得了冷湿病，用艾草炙灼全身，才得以幸免。田季安得了疯病，杀人没有限度，军政废驰而混乱，夫人元氏召集各位将领将田怀谏立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军中事务，当时田怀谏只有十一岁。田季安被迁移到另外的寝室，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田怀谏将田兴召回，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辛亥（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准备让他来控制魏博。

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上曰：“朕意亦以为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则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须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宪宗与宰相们计议有关魏博的事宜，李吉甫请求起兵讨伐田怀谏，李绛认为对魏博不一定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田怀谏就会自行归顺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述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宪宗说：“朕的意思也认为是这样的。”李绛说：我私下里观察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分出一部分兵力，隶属给各个将领，不让兵力专门由一人掌握，这是担心掌握兵权的将领权力与职任过重，便会趁机图谋自己的原故。各将领势均力敌，不能相互节制。倘若他们打算广泛地相互联合起来，则大家的心思并不相同，谋划肯定要泄露出去。如果他们打算单独起兵，发起变乱，则兵马太少，力量微薄，肯定不能成功。加之，各镇既悬赏优厚，又刑罚严厉，所以各将领互相顾虑，彼此畏忌，都没有胆量率先发难，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些，作为自己长远的计策。然而，我私下里考虑此事，假如经常得以起用能够节制各将领竭尽死力效命的严明的主帅来驾驭他们，大体上就能自行安定下来了。现在，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小儿，还不能够亲自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要有一个归向，对待各将领有厚有薄，不能均衡，必定要产生怨恨，不肯服从主帅的命令，这就使以往分散兵力的策略，恰好足以成为如今滋生祸乱的缘由啊。即使田氏不被举家屠杀，陈尸示众，也会全家人成为俘虏与囚徒，还用烦劳朝廷的兵马吗！田怀谏由众多的将领中起来代替主帅，相邻各道所憎恶的，没有比这一点更为严重的了。田怀谏如不倚赖朝廷的援助而自存，就会立刻被相邻各道捣碎成细粉。所以，我认为不一定要用兵，是可以坐着等候魏博自行归附的。我只希望陛下屯兵不动，蓄养声威，严令各道挑选并操练人马，以待日后的敕令。假使魏博将领知道了朝廷的动向，不会超过几个月时间，肯定就会有在军中主动请求效命的人了。到时候，只在于朝廷敏捷迅速地接应他们，看准时机，不爱惜官爵俸禄，以此奖赏效命之人。使河南、河北的藩镇得知这一消息，担心自己的部下效法魏博，以期得到朝廷的奖赏，因而肯定都会害怕起来，要争着向朝廷表示恭敬顺从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用使用武力便使敌兵屈服的道理啊。“宪宗说：”讲得好！“

他日，吉甫复于延英盛陈用兵之利，且言刍粮金帛皆已有备。上顾问绛，绛对曰：“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又以敕命驱之，臣恐非直无功，或生他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上奋身抚案曰：“朕不用兵决矣。”绛曰：“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圣听者。”上正色厉声曰：“朕志已决，谁能惑之！”绛乃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后来，李吉甫又在延英殿极力陈诉采取军事行动的好处，而且说粮草钱帛都已经有了准备。宪宗征询李绛的意见，李绛回答说：“武力是不能够轻易动用的。前年讨伐恒州，各地派出兵马二十万人，又派出左、右神策军的兵马由京城开往恒州，致使全国骚扰不安，消耗的费用有七百多万缗，最终不能获得成功，被天下的人们所耻笑。现在，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人民都害怕打仗。如果又用敕令驱使他们，我担心不但不能取得成功，或许还要发生其他变故。况且，不一定要对魏博采取军事行动。事情的发展趋势很清楚，希望陛下不用迟疑了。”宪宗猛然起身用力拍着案子说：“朕决定不采取军事行动，”李绛说：“虽然陛下说了此话，恐怕在退朝以后，还会有人来迷惑陛下的听闻。”宪宗面色庄重，声音严厉地说：“朕的意图已经决定下来了，谁能够来迷惑朕！”

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朝命久不至，军中不安。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于地，众不散；久之，兴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皆曰：“惟命。”兴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

不久，由于田怀谏幼稚弱小，军中政事完全由家中的仆从蒋士则决断。蒋士则屡次凭着个人的爱憎调动诸将，大家都愤怒起来上。朝廷的任命长时间没有送到，军中将士更是不能安下心来了。有一次，田兴在早上前往军府，数千名士兵大声喊叫，围着田兴行礼，请田兴担任留后。田兴惊惶得扑倒在地，众人仍然不肯散去。过了许久，田兴估计难以走脱，便对大家说：“你们愿意听从我的话吗？”大家都说：“请下命令吧。”田兴说：“不许冒犯副大使，遵守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申报版图户籍，请朝廷任命官吏，做到这些以后，我才答应你们。”大家都说：“好吧。”于是，田兴杀了蒋士则等十多个人，将田怀谏迁移到外地去了。

第二百三十九卷

唐纪五十五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元和七年（壬辰、812 ）

唐纪五十五唐宪宗元和七年（壬辰，公元812 年）

冬，十月，乙未，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召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府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劳，今此镇独无，恐更不谕。”上竟遣中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欲俟其还而议之。癸卯，李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后，绛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

冬季，十月，乙未（初十），魏博监军将魏博将士废黜田怀谏，拥立田兴的文状上报，宪宗连忙召集宰相前来，对李绛说：“你的揣测和魏博的事态就像符节的两部分相互吻合一样哩。”李吉甫请求派遣中使前去安抚，以便观察事态的变化，李绛说：“这样做不恰当。现在，田兴献出魏博的土地与兵马，正在等候诏书发布命令。如果不趁此时机诚心抚慰并接纳他，以隆厚的恩典维系他，而一定要等候陛下派出的使者到魏博，拿着将士们的上表回来请求任命田兴为节度使，然后再授给他这一职务，这就是恩惠来自下边，而不出自上边，将士的作用大，而朝廷的作用小，田兴对朝廷感激与爱戴的心意也是不能够与现在相比的。一旦失去这一时机，后悔也来不及了！”李吉甫平常与枢密使梁守谦相互勾结，梁守谦也替李吉甫向宪宗说：“根据惯例，对于这种情形，都是派遣中使前去慰劳，现在唯独不向魏博派遣中使，恐怕人们更加难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宪宗最后还是派遣中使张忠顺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准备等候张忠顺回朝以后再商议此事。癸卯（十八日），李绛再次进言说：“朝延施加恩典与声威的成功与失败，就在这一次行动。出现这一时机，是值得珍惜的，怎么能够将它放弃呢！哪种做法有利有害，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心中不要再有疑虑了。计算张忠顺的行程，现在应当刚过陕州，请陛下明天早晨便颁布白麻纸诏书，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是还来得及的。”宪宗打算暂且任命田兴为留后，李绛说：“田兴恭敬顺从到这般地步，若不肯不拘等次地施加恩典，自然无法使他感激朝廷的超常待遇。”宪宗听从了李绛的建议。甲辰（十九日），宪宗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张忠顺没有返回朝廷以前，宪宗的命令已经到达魏州，田兴因感激朝廷的恩典而流出了眼泪！将士们没有不欢欣雀跃的。

庚戌，更名皇子宽曰恽，察曰，寰曰忻，寮曰悟，审曰恪。

庚戌（二十五日），宪宗为皇子更改名字，李宽称作李恽，李察称作李，李寰称作李忻，李寮称作李悟，李审称作李恪。

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臣以为“所与太多，后有此比，将何以给之？”上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领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衮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李绛又说：“魏博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沾润着帝王的德化了，现在忽然带着魏、博、贝、卫、澶、相六州土地前来归顺，挖空了河朔地区的中心，倾覆了反叛作乱的巢穴，如果没有超过他们所希望的重重的奖赏，便无法安慰将士们的心意，并使四周相邻各道受到劝勉，感到羡慕。请陛下拨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颁赐给魏博。”宪宗亲近的宦官认为：“给与的赏赐太多，若以后再有此例，将拿什么给他们呢？”宪宗将宦官的话告诉了李绛，李绛说：“田兴不肯贪图专擅一地的好处，不顾四周相邻各道的祸患，归顺本朝，陛下怎么能够珍惜微小的费用，反而丢掉重大的谋划，不肯用这点钱财去收取一道的人心呢！钱财使用光了会重新得到的，而这一时机一旦失去，就不能够再追回来了。假如国家征发十五万兵马去攻取魏博六州，经过整整一年才战胜敌军，这需要的费用难道是一百五十万缗就可以止住的吗？”宪宗高兴了，就说：“朕穿粗劣的衣裳，吃薄味的食物，积蓄物资钱财的意图，正是为了平定各地。否则，将物资钱财白白储存在仓库中是为了什么呢？”十一月，辛酉（初六），宪宗派遣知制诰裴度前去安抚魏博，带去钱一百五十万缗，奖赏军中将士，对六州百姓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将士们得到赏赐，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成德、兖郓派来的好几个使者看到了这一场景，面面相觑，惊惶变色，叹息着说：“对朝廷刚强不屈的藩镇果真有什么好处吗！”

度为兴陈君臣上下之义，兴听之，终夕不倦，待度礼极厚，请度遍至所部州县，宣布朝命。奏乞除节度副使于朝廷，诏以户部郎中河东胡证为之。兴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员，请有司注拟，行朝廷法令，输赋税。田承嗣以来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

裴度为田兴讲述君臣之间的大义名分，田兴倾听着，整个晚上，都没有倦意。他对待裴度的礼数非常周全，还邀请裴度走遍他管辖的州县，向各处宣布朝廷的命令。田兴奏请朝廷任命节度副使，宪宗颁诏任命户部郎中河东人胡证出任此职。田兴还奏报部下缺少官员九十人，请求有关部门登录姓名，拟定官职，在魏博行使朝廷的法纪命令，向朝廷交纳赋税。田承嗣以来所建造的过度奢华的居室，田兴一概回避，不肯居住。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兴终不听。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师道惧，不敢动。

郓州李师道、蔡州吴少阳、恒州王承宗派遣游说之士，想方设法私下劝说田兴，田兴始终不肯听从。李师道让人告诉宣武节度使韩弘说：“我家世代与田氏约定相互保全，彼此援助。现在，田兴并不出于田氏家族，又第一个改变了河南、河北的先例，这也是您所憎恶的啊！我准备与成德会合兵马，讨伐田兴。”韩弘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利弊得失，只知道遵照诏书办事而已。假如你的兵向北渡过黄河，我便领兵东进，攻打曹州！”李师道害怕，没敢用兵。

田兴既葬田季安，送田怀谏于京师。辛巳，以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田兴安葬了田季安以后，便将田怀谏往京城。辛巳（二十六日），宪宗任命田怀谏为右监门卫将军。

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

李绛奏称，振武、天德周围的良田可达一万顷，请求选择干练的官吏开设屯田，可以节省开支，使粮食充足，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李绛命令度支使卢坦经营规划所需费用。在四年时间里，开辟田地四千八百顷，收获谷物四千多万斛，每年节省度支拨钱二十多万缗，边防都仰仗着屯田的收成。

上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诚如卿言。”

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应当替朕珍惜官位，不要用官位偏袒亲戚故旧。”李吉甫、权德舆都推脱说自己没有那样的胆量。李绛说：“崔甫说过：”既不是亲属，又不是故交，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才能。‘对自己了解的人尚且不能够授予官职，对不了解的人又怎么敢授给官职呢？只须过问一个人的才能和器识与所授官职是否相称而已。倘若规避亲戚故旧的嫌疑，使本朝缺欠人才济济的局面，这便是苟求自安的臣下，并不符合大公无私的原则啊！如果任用的人是不合适的，朝廷自然会有刑罚相加，有谁敢逃避呢！“宪宗说：”诚然如你所说。“

是岁，吐蕃寇泾州，及西门之外，驱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绛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始，置之欲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也。今则鲜衣美食，坐耗县官，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则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远矣。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使号令齐壹，如臂之使指，则军威大振，虏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旧事如此，当亟行之。”既而神策军骄恣日久，不乐隶节度使，竟为宦者所沮而止。

本年，吐蕃侵犯泾州，一直打到西门以外，驱赶俘掠人口与牲畜离去，宪宗为此事甚为担忧。李绛进言说：“京城西面和京城北面都有神策军赶镇驻守的兵马。起初，朝廷将神策军安置到各军镇，是打算防御吐蕃，使神策军与节度使的兵马形成相互呼应夹击敌军的形势。如今神策军穿好的，吃好的，无所事事地消耗国家的物资供给。每当有敌寇到来时，节度使邀请神策军与自己共同进军，神策军却说需要申报上去，听取中尉的处理。及至神策军得到中尉的答复，吐蕃已经离开很远了。纵然神策军中也有果决勇猛的将领，得到命令便奔赴敌军，但是节度使无法使用刑杀的权力来控制他们。这些将领将节度使看作平等交往的人物，节度使支使他们前进或撤退时，他们不肯服从命令，这有什么益处呢？请陛下根据神策军的驻扎地点，将战士、马匹、衣服、口粮、器械等一概分割给本道节度使管辖，使号令统一，犹如胳膊指使手指一般，军队的声威便会大大振作起来，吐蕃就不敢前来侵犯了。”宪宗说：“朕不知道以往的制度竟是这个样子，应当赶紧实行你的建议。”不久，由于神策军骄横放纵得时间长了，不愿意隶属节度使，终于因受到宦官的阻挠而没有实行下去。

八年（癸巳、813 ）

八年（癸巳，公元813 年）

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融，兴之兄也。融、兴幼孤；融长，养而教之。兴尝于军中角射，一军莫及。融退而之曰：“尔不自晦，祸将及矣！”故兴能自全于猜暴之时。

春季，正月，癸亥（初九），宪宗任命博州刺史田融为相州刺史。田融是田兴的哥哥。田融与田兴幼年丧父，田融年长，便抚养教育田兴。有一次，田兴与军中将士比赛射箭，全军将士都赶不上他。回去以后，田融用鞭子抽打他，还说：“你不能够收敛自己的锋芒，祸殃就要到来了！”所以，田兴能够在田季安猜疑而横暴时，将自己保全下来。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义权知国务。庚午，以言义为勃海王。

勃海定王大元瑜去世，弟弟大言义暂时代理执掌国家事务。庚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大言义为勃海王。

李吉甫、李绛数争论于上前，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舆罢守本官。

李吉甫与李绛屡次在宪宗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置身中间，没有表示过赞同或反对，宪宗因此而轻视他。辛未（十七日），权德舆被罢免宰相职务，仍然担任原有的官职。

辛卯，赐魏博节度使田兴名弘正。

辛卯（疑误），宪宗向魏博节度使田兴颁赐名字，叫田弘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能为人属请，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赂正言，求出镇，久之，正言诈渐露，敏索其赂不得，诱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觉，帅其子殿中少监季友等素服诣建福门请罪，门者不内，退，负南墙而立，遣人上表，阖门以无印引不受；日暮方归，明日，复至。丁酉，左授恩王傅，仍绝朝谒；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贬官，僮奴死者数人；敏至秦岭而死。

司空、同平章事于长时间留在长安，自觉忧闷，难偿平生志愿。有一个叫梁正言的人，自称与枢密使梁守谦是本家，能够替别人托办各种事情，于便让他的儿子太常丞于敏重重地贿赂梁正言，希图出任节度使。时间长了，梁正言的骗术逐渐败露了，于敏不能够将贿赂索取回来，便诱使梁正言的奴仆，将梁正言的四肢分解了，丢弃到厕所中。事情终于被发觉了，于带领他的儿子殿中少监于季友等人，穿着白色丧服前往建福门请求治罪，守门人不肯让他们进去。退下来后，于背倚南墙站立着，派人进献表章，阁门的值班人因表上没有印符，又没有内部人援引，因而不肯接受。直到日暮，于等才返回。第二天，又再次前来。丁酉（疑误），于被降职为恩王傅，并禁止他入朝谒见；于敏被流放雷州，于季友等人都被贬官，奴仆被处死的有几个人。于敏刚到秦岭便死去。

事连僧鉴虚。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至是，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三月，丙辰，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

事情牵连到僧人鉴虚。自从贞元年间以来，鉴虚凭着资财与拥有权势、取得宠幸的人们交结，收受节度使贿赂的财物，使自己日常获得优厚的供养，吏人们谁也不敢追问。至此，有权势、得宠幸的人们争着替鉴虚讲情，宪宗也打算将鉴虚释放出来，御史中丞薛存诚认为是不适当的。宪宗派遣中使前往御史台宣布诏旨说：“朕打算当面责问这个僧人，并不是要释放他。”薛存诚回答说：“如果陛下一定要当面释放这个僧人，请先将我杀掉，然后再将他放走。否则，我定然不肯接受诏命。”宪宗嘉许并听从了他的请求。三月，丙辰（初三），将鉴虚用棍棒笞打而死，没收了他所有的资财。

甲子，征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甲子（十一日），宪宗征召前任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朝执掌政事。

夏，六月，大水。上以为阴盈之象，辛丑，出宫人二百车。

夏季，六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宪宗认为这是阴气满盈的象征。辛丑（初五），宪宗将二百车宫中妇女打发出宫。

秋，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时受降城为河所毁，李吉甫请徒其徒于天德故城，李绛及户部待郎卢坦以为：“受降城，张仁愿所筑，当碛口，据虏要冲，美水草，守边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舍万代永安之策，徇一时省费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处确瘠，去河绝远，烽侯警急不相应接，虏忽唐突，势无由知，是无故而蹙国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怀义奏利害，与绛、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骑士隶天德军。

秋季，七月，振武节度使李光进请求修筑受降城，同时治理黄河的堤防。当时，受降城被黄河毁坏，李吉甫请求将李光进的部众迁移到天德军的旧城去。李绛与户部侍郎卢坦认为：“这座受降城是张仁愿修筑起来的，地处大漠的出口，占据着控制异族的交通紧要之地，水草丰美，是守卫边防的好地方。现在，为了避开黄河的危害，后退两三里地就行了，怎么能够舍弃万世永远安定的大计，曲从暂时节省开支的便利呢！何况天德军旧城处于荒远之地，土质瘠薄多石，距离黄河极远，烽火台示警告急时，不能够相互呼应，异族忽然前来横冲直撞，势必无法得知，这是毫无原由地使国家减缩了二百里的土地啊！”及至受降城使周怀义奏陈利弊得失，所讲的与李绛、卢坦相同。但是，宪宗最终还是采用了李吉甫的策划，将受降城的骑兵隶属于天德军。

李绛言于上曰：“边军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聚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此不可不于无事之时豫留圣意也。”时受降城兵籍旧四百人，及天德军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余称是。故绛言及之。上惊曰：“边兵乃如是其虚邪！卿曹当加按阅。”会绛罢相而止。

李绛对宪宗说：“边防上的军队空有数额，实际没有那么多士兵，白白浪费衣服与口粮。将帅们只知道假公济私，使唤士兵，积聚物资钱财，用以交结有权势、得宠幸的人们，却不曾训练士兵，以防备意外的事情发生。这种情形，不能不在没有事端时请陛下预先留意。”当时，受降城的士兵名册原有四百人，及至与天德军移交兵员时，只有五十人，军用器具只有一张弓，其余的东西与此相称，所以李绛才提到此事。宪宗惊讶地说：“边境的兵马竟然是这般空虚吗！你们应当加以按察。”适逢李绛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于是此事便作罢了。

乙巳，废天威军，以其众隶神策军。

乙巳（疑误），朝廷废除了天威军，将天威军的部众隶属于神策军。

丁未，辰、溆贼帅张伯靖请降。辛亥，以伯靖为归州司马，委荆南军前驱使。

丁未（疑误），辰州与涂州两地蛮人的首领张伯靖请求归降。辛亥（疑误），宪宗任命张伯靖为归州司马，交付荆南节度使军前听候驱遣。

初，吐蕃欲作乌兰桥，先2 贮材于河侧，朔方常潜遣人投之于河，终不能成。虏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先厚赂之，然后并力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

当初，吐蕃准备建造乌兰桥，事先在黄河边上储存木材，朔方经常暗中派人将木材投入黄河，乌兰桥到底没有能够造成。吐蕃得知朔方、灵盐节度使王贪婪，便先去重重地贿赂他，然后全力将乌兰桥造成，还修筑了新月形的城墙守卫着它。从此，朔方经常需要抵御吐蕃入侵，再也没有闲暇的时候了。

冬，十月，回鹘发兵度碛南，自柳谷西击吐蕃。壬寅，振武、天德军奏回鹘数千骑至鹈泉，边军戒严。

冬季，十月，回鹘派兵来到大漠南面，由柳谷西进，攻击吐蕃。壬寅（二十三日），振武、天德军奏称有回鹘骑兵数千人来到鹈泉，边疆上的军队都在警戒防备。

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绶之子也，以刻核得幸于进贤。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趣东受降城以备回鹘，所给资装多虚估；至鸣沙，遵宪屋处而士卒暴露；众发怒，夜，聚薪环其屋而焚之，卷甲而还。庚寅夜，焚门，攻进贤，进贤逾城走，军士屠其家，并杀严澈。进贤奔静边军。

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体恤将士。判官严澈是严绶的儿子，因待人苛刻而得到李进贤的宠爱。李进贤让牙将杨遵宪带领骑兵五百人奔赴东受降城，防备回鹘，供给他的物资装备多不是原物，而是经过虚估价钱后另以他物配给的。来到鸣沙时，杨遵宪住在房屋里，但将士们留在露天地里。大家发怒了，在夜间堆聚柴草，围绕着房屋放火焚烧杨遵宪，收起铠甲，返回振武。庚寅（十一日），夜晚，返回的将士焚烧大门，进攻李进贤，李进贤翻越城墙逃走。将士们屠杀了李进贤的家口，并且杀死了严澈。李进贤逃奔静边军。

群臣累表请立德妃郭氏为皇后。上以妃门宗强盛，恐正位之后，后宫莫得进，托以岁时禁忌，竟不许。

群臣屡次上表请求将德妃郭氏立为皇后。宪宗认为郭德妃宗族门户强盛，恐怕郭德妃居正位后，内宫的嫔妃不能够接近他了，便借口时日的忌讳，始终不肯答应。

丁酉，振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请给将士衣。上怒，以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赴镇，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锷以兵二千纳之，听以便宜从事。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

丁酉（十八日），振武监军骆朝宽奏称变乱的士兵已经平定，请求给将士们供应服装。宪宗大怒，任命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带领夏州兵马二千人奔赴振武，还命令河东节度使王锷率领兵马二千人接纳张煦，任凭他见机行事。骆朝宽将罪责都加给将领苏若方，将他杀掉了。

发郑滑、魏博卒凿黎阳古河十四里，以纾滑州水患。

朝廷征发郑滑、魏博士兵开凿黎阳古黄河河道十四里，以便缓解滑州的水灾。

上问宰相：“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臣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宪宗询问宰相说：“人们说外面朋党集团大大兴起，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自古以来，人君特别憎恶的，以人臣结成朋党集团为甚，所以，小人诬陷君子，肯定要说他属于朋党集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朋党集团谈论起来虽然是可恶的，寻找起来却没有痕迹。东汉末年，凡是天下的贤人和君子，宦官都称他们为党人，因而勒令对他们永不任用，东汉便因此灭亡。这都是众小人打算谋害好人的说法，希望陛下深入地考察此事。一般说来，君子固然与君子相合，难道能够一定使君子与小人相合，然后才能够说君子不属于朋党集团吗！”

九年（甲午、814 ）

九年（甲午，公元814 年）

春，正月，甲戌，王锷遣兵五千会张煦于善羊栅。乙亥，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甲午，骆朝宽坐纵乱者，杖之八十，夺色，配役定陵。

春季，正月，甲戌（二十六日），王锷派遣兵马五千人在善羊栅与张煦会合。乙亥（二十七日），张煦进入单于都护府，诛杀变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疑误），宪宗将李进贤贬为通州刺史。甲午（十六日），骆朝宽因放纵叛乱者获罪，将他杖责八十，剥夺品色，发配到定陵服役。

李绛屡以足疾辞位；癸卯，罢为礼部尚书。

李绛因脚病屡次推辞官位。癸卯（二十五日），李绛被罢为礼部尚书。

初，上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至是，上召还承璀，先罢绛相。甲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

当初，宪宗打算任命李绛为宰相，事先让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监军。至此，宪宗将吐突承璀召回，事先免除了李绛的宰相职务。甲辰（二十六日），吐突承璀来到京城，宪宗重新任命他为弓箭库使、左神策军中尉。

李吉甫奏：“国家旧置六胡州于灵、盐之境，开元中废之，更置宥州以领降户；天宝中，宥州寄理于经略军，宝应以来，因循遂废。今请复之，以备回鹘，抚党项。”上从之。夏，五月，庚申，复置宥州，理经略军，取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实之。

李吉甫上奏说：“以往，国家在灵州和盐州境内设置了六胡州，开元年间将六胡州废除，又设置宥州来统领归降的人户。天宝年间，宥州由经略军遥控治理。宝应年间以来，由于墨守旧法，于是便被废弃了。现在，我请求恢复以往的设置，以便防备回鹘，安抚党项。”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夏季，五月，庚申（十四日），朝廷重新设置宥州，治所设在经略军，调来屯驻城的神策军兵九千人，以便充实宥州。

先是，回鹘屡请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费甚广，故未之许。礼部尚书李绛上言，以为：“回鹘凶强，不可无备；淮西穷蹙，事要经营。今江、淮大县，岁所入赋有二十万缗者，足以备降主之费，陛下何爱一县之赋，不以羁縻劲虏！回鹘若得许昏，必喜而无猜，然后可以修城堑，蓄甲兵，边备既完，得专意淮西，功必万全。今既未降公主而虚弱西城；碛路无备，更修天德以疑虏心。万一北边有警，则淮西遗丑复延岁月之命矣！傥虏骑南牧，国家非步兵三万，骑五千，则不足以抗御！借使一岁而胜之，其费岂特降主之比哉！”上不听。

在此之前，回鹘屡次请求通婚，朝廷因公主出国下嫁，开支很大，所以没有答应。礼部尚书李绛进言认为：“回鹘凶猛强悍，对他们不能够没有防备。淮西困惑犹豫，其中的事情需要图谋规划。如今江淮地区的大县，每年上缴的赋税有达到二十万缗的，足够备办下嫁公主的费用，陛下为什么要珍惜一个县的赋税，不肯拿来维系强劲的回鹘呢？假如回鹘得到通婚的许可，肯定感到高兴，不再猜疑。在此之后，才可以修治城池沟堑，积蓄铠甲兵器。在边疆的防备巩固后，才能够一心一意地对付淮西，必定获得成功，万无一失。既然如今没有下嫁公主，又使西受降城虚弱难支，对大漠的通路毫无防备，还要修筑天德城，使异族心中感到疑虑。万一北部边疆出现警报，淮西的残余小丑便又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了！倘若回鹘的骑兵南来放牧，国家没有步兵三万人、骑兵五千人，就不够抵御他们！假使需要用一年时间战胜回鹘，所需要的费用又怎么能与仅仅下嫁公主的开销相比呢？”宪宗不肯听从。

乙丑，桂王纶薨。

乙丑（十九日），桂王李纶去世。

六月，壬寅，以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弘靖，延赏之子也。

六月，壬寅（二十七日），宪宗任命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为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弘靖是张延赏的儿子。

翰林学士独孤郁，权德舆之婿也。上叹郁之才美曰：“德舆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贵戚及勋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选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贯者；诸家多不愿，惟杜佑孙司议郎不辞。秋，七月，戊辰，以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尚岐阳公主。公主，上长女，郭妃所生也。八月，癸已，成昏。公主有贤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数十人，公主卑委怡顺，一同家人礼度，二十年间，人未尝以丝发间指为贵骄。始至，则与谋曰：“上所赐奴婢，卒不肯穷屈，奏请纳之，悉自市寒贱可制指者。”自是闺门落然不闻人声。

翰林学士独孤郁是权德舆的女婿。宪宗赞叹独孤郁的才华说：“权德舆能够使独孤郁作女婿，我反而赶不上权德舆了吗？”在此之前，公主下嫁，都是选取皇家内外亲族以及功臣家的子弟。至此，宪宗才命令宰相选择公卿、大夫家的温文尔雅、可以置身清流的子弟。然而，各家多不愿意，只有杜佑的孙子司议郎杜没有推辞。秋季，七月，戊辰（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杜为殿中少监、驸马都尉，让他娶岐阳公主为妻。岐阳公主是宪宗的大女儿，为郭德妃所生。八月，癸巳（十九日），杜与岐阳公主成婚。岐阳公主举止贤淑，杜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行辈高于她的不只数十人，岐阳公主对待他们，谦恭随和，一概如同家里人的礼数，在二十年里，人们不曾因丝毫的嫌隙而指责她恃贵骄慢。才到杜家时，岐阳公主就与杜商议说：“皇上赐给我们的奴婢，是终究不肯屈从的，可以奏请皇上将他们收回去，我们自己再悉数购买出身低微、可以指使的奴婢吧。”自此，闺阁门户清静，连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听不到。

闰月，丙辰，彰义节度使吴少阳薨。少阳在蔡州，阴聚亡命，牧养马骡，时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其子摄蔡州刺史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

闰八月，丙辰（十二日），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吴少阳任职蔡州，暗中聚合逃亡的罪犯，放养骡子、马匹，时常抢动寿州茶山的财物来充实军需。他的儿子摄蔡州刺史吴无济，隐瞒了吴少阳的死讯，以吴少阳患病上报朝廷，由自己统领军中事务。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阳军中上下携离，请徒理寿州以经营之。”会朝廷方讨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归附。吉甫以为汝州捍蔽东都，河阳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归顺，则河阳为内镇，不应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河阳、怀、汝节度使，徒理汝州。己巳，弘正检校右仆射，赐其军钱二十万缗，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阳军之为喜也。”

自从平定蜀中刘辟以来，宪宗就打算攻取淮西。淮南节度使李吉甫进言说：“吴少阳军中将士对上面已有背叛之心，请将淮南的治所迁移到寿州去，以便让我来经略规划淮西。”适逢朝廷正在讨伐王承宗，没有余暇考虚他的建议。及至李吉甫担任宰相后，田弘正率领魏博归顺了朝廷，李吉甫认为：“东都有汝州护卫着，在河阳屯驻兵马，本来是为了控制魏博的。现在，田弘正归顺了朝廷，河阳便成了内地的军镇，不应该屯驻重兵，显示对魏博的猜疑。”辛酉（十七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汝州刺史，充任河阳、怀、汝节度使，将治所迁移汝州。己巳（二十五日），加封田弘正检校右仆射，赐给魏博军钱二十万缗。田弘正说：“没有比迁移河阳军更使我高兴的啦。”

九月，庚辰，以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都知兵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九月，庚辰（初七），宪宗任命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任忠武都知兵马使，任命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令狐通是令狐彰的儿子。丙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荆南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严绶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吴少阳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皆劝少阳入朝；元济恶之，杀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长安，具以淮西虚实及取元济之策告李吉甫，请讨之。时元济犹匿丧，元卿劝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阳死近四十日，不为辍朝，但易环蔡诸镇将帅，益兵为备。元济杀元卿妻及四男以圬射堋。淮西宿将董重质，吴少诚之婿也，元济以为谋主。

吴少阳的判官苏兆、杨元卿和大将侯惟清等人都曾劝说吴少阳入京朝见。吴元济憎恶他们，诛杀了苏兆，囚禁了侯惟清。事前，杨元卿在长安奏请事情，将淮西的情况和攻取吴元济的计策全部告诉了李吉甫，并请求讨伐吴元济。当时，吴元济仍然在隐瞒吴少阳的死讯，杨元卿劝说李吉甫，对入朝奏事的蔡州使者，各处均要阻止他们入朝。吴少阳死去将近四十天了，但朝廷并没有为他停止上朝以表示哀悼，只是改换了围绕着蔡州的各军镇将帅，增调兵马，作好防备。吴元济杀掉杨元卿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用他们的血涂射箭的靶子。淮西老将董重质是吴少诚的女婿，吴元济便让他作为自己的主谋人。

戊戌，加河东节度使王锷同平章事。

戊戌（二十五日），宪宗加封河东节度使王锷为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于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无党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劳费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后难图矣。”上将讨之，张弘靖请先为少阳辍朝、赠官，遣使吊赠，待其有不顺之迹，然后加兵，上从之，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吊祭。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出、襄城，关东震骇。君何不得入而还。

李吉甫向宪宗进言说：“淮西与河北不同，四周是没有同伙援助的。国家经常屯驻数十万兵马，以便防备淮西，将士的劳苦与国家的开支都是难以支撑下去的。如果现在失去攻取吴少阳的时机，以后便难以图谋了。”宪宗准备讨伐淮西，张弘靖请求事先为吴少阳停止上朝表示哀掉，给他追赠官爵，派遣使者前去吊丧，赠送助丧的财物，等淮西出现了对朝廷不恭顺的行迹，然后以兵力相加。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去吊唁祭奠。吴元济不肯迎接敕使，派出兵马，四面出击，屠杀舞阳县，火烧叶县，掳掠鲁山与襄城，关东震恐惊骇。李君何无法进入淮西，只好回朝。

冬，十月，丙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冬季，十月，丙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去世。

壬戌，以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乙丑，命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监其军。戊辰，以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壬戌（十九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副使李光颜为节度使。甲子（二十一日），宪宗任命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促各道兵马招抚讨伐吴元济。乙丑（二十二日），宪宗命令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担任严绶的监军。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左丞吕元膺为东都留守。

党项寇振武。

党项侵犯振武。

十二月，戊辰，以尚书右丞韦贯之同平章事。

十二月，戊辰（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尚书右丞韦贯之为同平章事。

十年（乙未、815 ）

十年（乙未，公元815 年）

春，正月，乙酉，加韩弘守司徒。弘镇宣武，十余年不入朝，颇以兵力自负，朝廷亦不以忠纯待之。王锷加平章事，弘耻班在其下，与武元衡书，颇露不平之意。朝廷方倚其形势以制吴元济，故迁官使居锷上以宠慰之。

春季，正月，乙酉（十三日），宪宗加封韩弘守司徒。朝弘镇守宣武，十多年来不肯入京朝见，仗恃着军队的力量，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朝廷也不把他当作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王锷加封了平章事，韩弘以名列王锷之下而感到耻辱，在写给武元衡的书信中，愤慨不满之意颇有流露。朝廷正要借助他所据有的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所以给他升迁了官位，让他的班次列在王锷以上，以示荣宠与抚慰。

吴元济纵兵侵掠，及于东畿。已亥，制削元济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之。严绶击淮西兵，小胜，不设备，淮西兵夜还袭之；二月，甲辰，绶败于磁丘，却五十余里，驰入唐州而守之。寿州练团使令狐通为淮西兵所败，走保州城，境上诸栅尽为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之，贬通昭州司户。

吴元济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己亥（二十七日），宪宗颁制削夺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严绶进击淮西兵马，略微取得了一些胜利，便不再设置防备，淮西兵马在夜间返回来袭击严绶。二月，甲辰（初二），严绶在磁丘战败，后退了五十多里地，急速奔入唐州，据城防守。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兵马打败，逃奔寿州城自保，州境上各处栅垒的士兵全部遭到淮西军的屠杀。癸丑（十一日），宪宗使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代替令狐通，将令狐通贬为昭州司户。

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听，使讨吴元济，公绰曰：“朝廷以吾书生不知兵邪！”即奏请自行，许之。公绰至安州，李听属橐迎之。公绰以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二牒授之，选卒六千以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绰号令整肃，区处军事，诸将无不服。士卒在行营者，其家疾病死丧，厚给之，妻淫者，沈之于江，士卒皆喜曰：“中丞为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战皆捷。公绰所乘马，杀圉人，公绰命杀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备耳，此良马，可惜！”公绰曰：“材良性驽，何足惜也！”竟杀之。

宪宗颁诏命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将五千兵马拨给安州刺史李听，让李听讨伐吴元济。柳公绰说：“朝廷认为我是一个书生，不懂得用兵之道吗？”他当即上奏请求让他自己前去，宪宗答应了他。柳公绰来到安州，李听让全副武装的将领前去迎接他。柳公绰将鄂岳都知兵马使、先锋行营兵马都虞候两种文书交给他们，选出士兵六千人归属给李听，告诫他的部队说：“有关行营的事务，一切由都将决定。”李听感激他的恩德，畏惧他的威严，就象他的部下一般。柳公绰发号施令，整齐严肃，他处置军旅事务，各位将领无不悦服。身在行营的士兵们，凡是家中人有患病或死亡的，都发给他们丰厚的物品，他们的妻子纵欲放荡的，便沉入长江淹死。将士们都高兴地说：“柳中丞替我们整治家务，我们怎么能够不至死向前呢！”所以，柳公绰每次出战，都取得了胜利。柳公绰所骑的马，将养马人踢死了，柳公绰便命令将马匹杀死来祭奠养马人。有人说：“那是由于养马人不加防备造成的，这是一匹好马，杀死它太可惜了！”柳公绰说：“这匹马能奔善跑，但生性顽劣，有什么值得可惜呢！”他终于将这匹马杀掉了。

河东将刘辅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诛之，及其党。

河东将领刘辅杀死了丰州刺史燕重旰，王锷又将刘辅及其同伙诛杀了。

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会中丞裴度亦为禹锡言曰：“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

王叔文一党中获罪贬官的人们，已经十年没有酌情迁官。有些怜惜他们的才华而打算逐渐提升他们的主持政务的官员，主张将他们全部传召到京城来，谏官们争着陈说这种做法是不适当的，宪宗与武元衡也讨厌他们。三月，乙酉（十四日），宪宗将他们全部任命为偏远各州的刺史，虽然官职提升了，所在地却更加遥远了。永州司马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出任播州刺史。柳宗元说：“播州不是人居留的地方，而刘禹锡的母亲尚在高堂，万万没有让母子二人一同前往的道理。”他打算向朝廷请求，愿意让自己由柳州改任播州。适值御史中丞裴度也为刘禹锡进言说：“刘禹锡诚然有罪，但是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与自己的儿子去作永别，实在使人哀伤！”宪宗说：“作为人子，尤其应该使自己谨慎，不要给亲人留下忧患。如此说来，刘属锡也是甚可责难的啊。”裴度说：“陛下正在侍奉太后，恐怕在刘禹锡那里也应予以怜悯。”宪宗过了许久才说：“朕说的话，是只责备作儿子的罢了，但是并不打算使他的母亲伤心。”退下来后，宪宗对周围的人说：“裴度对朕爱得深切啊。”第二天，刘属锡便被改任为连州刺史了。

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以为：“梓人不执斧斤刀锯之技，专以寻引、规矩、绳墨度群木之材，视栋宇之制，相高深、圆方、短长之宜，指麾众工，各趋其事，不胜任者退之。大夏既成，则独名其功，受禄三倍。亦犹相天下者，立钢纲纪、整法度，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之，不能者退之，万国既理，而谈者独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不得纪焉。或者不知体要，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听听于府庭，而遣其大者远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柳宗元善于撰写文章，曾经作过一篇《梓人传》，讲道：“有一位木匠，不肯去做斧砍锯析这一类手艺活计，却专门用长尺、圆规、方尺、墨斗审度各种木料的用场，检视房屋的规制，观察高度、方圆、长短是否合度，指挥着众多的木工，各自去干自己的活计，对不能将任务承担起来的人们，便将他们辞退。一座大型的房屋建成后，唯独以他的名字记载事功，得到的酬金是一般木工的三倍。这也正象担当天下宰相的人们，设立大纲要领，整饬法令制度，选择天下的人士，使他们的才干与自己的职务相称；让天下的人们居住下来，使他们安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提升有能力的人们，屏退没有能力的人们。全国各地得到治理后，谈论起此事的人们唯独赞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宰相，对那些各部门专职人员的辛勤劳苦却不能够予以记载。有些宰相不识大体，不得要领，夸耀自己的才能与名望，亲自去做细小的劳务，侵犯百官的职责，在官署中吵嚷地争辩不休，而将重大而长远的方略遗落无存，这是不懂得为相之道。”

又作《种树郭橐驼传》曰：“橐驼之所种，无不生且茂者。或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为政亦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之。旦暮吏来，聚民而令之，促其耕获，督其蚕织，吾小人辍饔飧以劳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职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柳宗元又曾撰写《种树郭橐驼传》说：“郭橐驼种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不繁茂的。有人问他其中的道理，郭橐驼回答说：”我本人并不能够使树木延长寿命并且生长繁盛。大凡树木的本性，树根喜欢舒展，喜欢让人培上陈泥。将树木种植好后，不需挪动它，不需为它担心，离开它后，便不用再去看管它。裁种树木时，就象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将树木放入土中后，就象将它抛弃了似的，这就使树木的天性得以保全，使树木的本性得到发展了。别的种植树木的人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使树木的根部拳曲在一起，而且更换了新土，对树木的爱护过于深切，担忧过于细密，早晨去看它，晚上又去抚摸它，已经离开了，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更为过分的人们还要划破树皮，查看它是成活了，还是枯萎了，摇晃着树干，去观察枝叶哪里稀疏，哪里繁密，而树木却与自己的本性日见脱离了。虽然说是爱护树木，实际却是损害树木；虽然说是为树木担忧，实际却是将树木当成仇人了。所以，人们种树都不如我。办理政务，也是这个道理。我住在乡间，看到当官的人们，喜欢频频发号施令，象是对百姓非常怜悯，但终究给百姓带来祸殃。整天都有吏人前来，将百姓聚集起来，向人们发布命令，敦促人们耕地收割，监督人们养蚕织布，我们这些小人把早餐晚饭都停下来，忙着去慰劳吏人还来不及呢，又怎么能够使我们的生计得以蕃息，并且使我们的天性安然无扰呢！一般说来，人民困窘倦怠，主要是由于这个原故的啊！‘“这是柳宗元文章中深含哲理的作品。

庚子，李光颜奏破淮西兵于临颍。

庚子（二十九日），李光颜奏称在临颍打败淮西兵马。

田弘正遣其子布将兵三千助严绶讨吴元济。

田弘正派遣他的儿子田布率领兵马三千人，帮助严绶讨伐吴元济。

甲辰，李光颜又奏破淮西兵于南顿。

甲辰（疑误），李光颜又奏称在南顿打败淮西兵马。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发诸道兵讨元济而不及淄青，师道使大将将二千人趣寿春，声言助官军讨元济，实欲为元济之援也。

吴元济派遣使者向恒州与郓州请求援救，王承宗和李师道屡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不肯听从。当时，朝廷征调各道兵马讨伐吴元济，还没有讨伐淄青，李师道便让大将率领二千人奔赴寿春，声称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却是打算去援助吴元济。

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募东都恶少年数百，劫都市，焚宫阙，则朝廷未暇讨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于是人情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李师道平时豢养着刺客和奸人几十人，以丰厚的资财供给他们，此中有人劝说李师道：“用兵打仗急切需要的，没有比粮食储备更为重要的了。现在，河阴转运院积存着江淮地区的赋税，请暗中前去焚烧河阴转运院。可以募集洛阳的顽劣少年几百个人，抢劫城市，焚烧宫廷，使朝廷没有讨伐蔡州的余暇，却要首先去援救自己的核心地区。这也可以算作救助蔡州的一个奇计了。”李师道听从了此人的建议。从此，各处都有盗贼暗中活动。辛亥（疑误）傍晚，有强盗数十人攻打河阴转运院，杀伤了十多个人，烧掉钱财布帛三十多万缗匹，谷物三万多斛。由此，人们感到恐慌不安，群臣多数请求停止用兵，宪宗不肯应许。

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各军长时间讨伐淮西，毫无建树。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前往行营抚慰将士，察看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裴度回朝后，陈述了淮西肯定能够攻取的情况，而且说：“我观察各位将领，只有李光颜骁勇善战，深明大义，一定能够建立功勋。”宪宗高兴。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因条陈用兵利害，以为：“今诸道发兵各二三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与贼不相谙委，望风慑惧。将帅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队伍，兵将相失，心孤意怯，难以有功。又其本军各须资遣，道路辽远，劳费倍多。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与贼连接处，村落百姓悉有兵器，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保护乡里。若令召募，立可成军。贼平之后，易使归农。乞悉罢诸道军，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国家百姓，若势力穷不能为恶者，不须过有杀戮。”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进言认为：“淮西只有申、光、蔡三个小州，正当残灭破败、困顿艰难的末路，而且面临着天下的全部兵力，他们的毁灭是指日可待的。然而，现在还不清楚的因素，就是陛下有没有作出决断。”于是他逐条陈述使用兵力的好处与害处，认为：“现在，各道派出的兵马分别有两三千人，声势微弱，力量单薄，客居外乡，不熟悉敌军的实情，以致一看到敌军的势头，就恐惧了。将帅们认为他们都是外来的兵马，既刻薄地对待他们，又极力使唤他们。有些士兵的队伍被拆散重编，士兵与将领被分隔开来，使将士们感到孤单，怀有怯意，这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再者，将士们所在本军分别需要发运给养，道路遥远，人力与财力消耗加倍繁多。听说陈州、许州、安州、唐州、汝州、寿州等与敌军连接着的地方，村庄中的百姓都有武器，已经习惯当兵打仗，晓得敌军的虚实。虽然近来对这些百姓没有做出安排，但他们仍然愿意由自己备办衣服与口粮，保护自己的家乡。如果让人召募这些百姓，立即就能够组成军队。将敌人平定后，也容易打发他们回乡务农。请陛下将各道军队全部撤走，募集当地百姓来取代各道军队。”他还说：“蔡州将士都是国家的百姓，倘若到了吴元济势穷力竭，不再能够作恶时，不须过多地杀害他们。”

丙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淮西兵晨压其垒而陈，光颜不得出，乃自毁其栅之左右，出骑以击之。光颜自将数骑冲其陈，出入数四，贼皆识之，矢集其身如毛；其子揽辔止之，光颜举刃叱去。于是人争致死，淮西兵大溃，杀数千人。上以裴度为知人。

丙申（二十六日），李光颜奏称在时曲打败淮西兵马。早晨，淮西兵马紧紧逼迫着李光颜的营垒结成阵列，李光颜无法出兵，便自行毁除本军周围的栅栏，派出骑兵，向淮西军进击。李光颜亲自率领几个骑兵向淮西阵中冲锋，多次冲进去，杀出来，敌人都认识他，箭象刺猬毛般密集地向他身上射去。他的儿子抓住缰绳，请他停止冲锋，李光颜举起兵器，喝斥他走开。于是，人们争着拼死力战，淮西兵马大规模地溃退，被杀死了数千人。宪宗认为裴度是善于识别人才的。

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以为然，即资给遣之。

自从李吉甫去世以后，宪宗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全部交托给武元衡。李师道豢养的宾客规劝李师道说：“天子专心一意地声讨蔡州的根由，在于有武元衡辅佐他，请让我秘密前去刺杀他。如果武元衡死了，其他宰相不敢主持讨伐蔡州的谋划，就会争着劝说天子停止用兵了。”李师道认为此言有理，当即发给盘资，打发他前去。

王承宗遣牙将尹少卿奏事，为吴元济游说。少卿至中书，辞指不逊，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书诋毁元衡。

王承宗派遣牙将尹少卿奏报事情，为吴元济四处说情。尹少卿来到中书省时，言词的意旨颇不谦恭，武元衡便将他喝斥出去。王承宗又上书恶意诬蔑武元衡。

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东门；有贼自暗中突出射之，从者皆散走，贼执元衡马行十余步而杀之，取其颅骨而去。又入通化坊击裴度，伤其首，坠沟中，度毡帽厚，得不死；人王义自后抱贼大呼，贼断义臂而去。京城大骇，于是诏宰相出入，加金吾骑士张弦露刃以卫之，所过坊门呵索甚严。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犹未齐。

六月，癸卯（初三），天色尚未大亮，武元衡前往朝廷，从他居住的靖安坊东门出来。突然，有一个贼人从暗地里出来用箭射他，随从人员纷纷逃散。贼人牵着武元衡的马匹走出十多步以后，将他杀死，砍下他的头颅，便离开了。贼人又进入通化坊，前去刺杀裴度，使他头部受伤，跌落在水沟中。由于裴度戴的毡帽很厚实，因而得以不死。随从王义从背后抱住贼人大声呼叫，贼人砍断他的胳臂，得以走脱。京城的人们都非常惊骇。于是，宪宗颁诏命令，宰相外出时，加派金吾骑士护卫。金吾骑士张满弓弦，亮出兵器，在需要经过的坊市门前喝呼搜索，很是严密。朝中百官在天未亮时不敢走出家门。有时皇上登殿，等了许久，朝班中的官员仍然不能到齐。

贼遗纸于金吾及府、县，曰：“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故捕贼者不敢甚争。兵部侍郎许孟容见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诣中书挥涕言：“请奏起裴中丞为相，大索贼党，穷其奸源。”戊申，诏中外所在搜捕，获贼者赏钱万缗，官五品，敢庇匿者，举族诛之。于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复壁、重者皆索之。

贼人在金吾卫与兆府万年、长安两县留下纸条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所以，捉拿贼人的人们不敢操之过急。兵部侍郎许孟容进见宪宗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盗贼却不能捉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说着，他便哭泣起来。许孟容又前往中书省流着眼泪说：“请求中书省申奏起用裴中丞为宰相，全面搜索贼人的同伙，查清他们为恶的根源。”戊申（初八），宪宗颁诏命令在朝廷内外四处搜查捉拿贼人，对将贼人拿获的人，奖赏钱一万缗，赐给五品官位。如有胆敢包庇隐藏贼人的，诛杀其整个家族。于是，京城的大搜索开始了，对家中筑有夹壁、复屋的公卿都进行了搜索。

成德军进奏院有恒州卒张晏等数人，行止无状，众多疑之。庚戌，神策将军王士则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杀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监察御史陈中师鞫之。癸亥，诏以王承宗前后三表出示百僚，议其罪。

成德军进奏院中有恒州士卒张晏等几个人，行为无礼，众人多怀疑他们就是贼人。庚戌（初十），神策军的将军王士则等人告发王承宗派遣张晏等人杀害武元衡，吏人捉拿住张晏等八人，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与监察御史陈中师审讯他们。癸亥（二十三日），宪宗颁诏将王承宗先后三次所上表章出示百官，商议他应受的罪罚。

裴度病疮，卧二旬，诏以卫兵宿其第，中使问讯不绝。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甲子，上召度入对。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过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度奏：“今寇盗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始请于私第见客，许之。

裴度创口不愈，卧病二十天，宪宗颁诏命令卫兵住在他的府第中，前去问候的中使接连不断。有人请求免除裴度的官职，以便使恒州王承宗、郓州李师道放下心来，宪宗生气地说：“倘若免除裴度的官职，那就是邪恶的阴谋得逞了，朝廷不再有法度可言。我任用裴度一个人，就足够打败王承宗和李师道两个人。”甲子（二十四日），宪宗传召裴度入朝奏对。乙丑（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度进言说：“淮西地区是腹心之患，不能不予根除。而且，朝廷已经讨伐淮西，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打算比照此一战事，来决定对朝廷的态度，因此，讨伐吴元济是不能够半途而止的。”宪宗认为言之有理，便将采取军事行动的事务全部交托给裴度，对吴元济的讨伐甚为急切。当初，德宗往往猜疑妒忌臣下，对于相互往来的朝中百官，金吾卫一概侦察情报，上报德宗，宰相也不敢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客人。裴度奏称：“如今敌人还没有平定，宰相应当招揽延引各地德才兼备的人才参与谋划计议。”于是，他初次请求在私人宅第中会见宾客，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

陈中师按张晏等，具服杀武元衡；张弘靖疑其不实，屡言于上，上不听。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

陈中师审讯张晏等人，他们都承认杀害了武元衡。张弘靖怀疑他们的话不属实，屡次进言，宪宗不肯听从。戊辰（二十八日），朝廷斩杀张晏等五人，杀掉他们的同伙十四人，李师道的宾客终于躲在暗中，逃亡而去了。

秋，七月，庚午朔，灵武节度使李光进薨。光进与弟光颜友善，光颜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进后娶，光颜使其妻奉管龠，籍财物，归于其姒。光进反之曰：“新妇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秋季，七月，庚午朔（初一），灵武节度使李光进去世。李光进与弟弟李光颜关系和睦，李光颜娶妻在先。他们的母亲将家中事务都交给了李光颜的妻子。母亲去世后，李光进后来也娶了妻子，李光颜让自己的妻子捧着锁钥，登录好家中的财物，交给她的嫂子。李光进将锁钥、帐簿又退了回去，他说：“弟媳赶上了侍奉已故的婆婆，已故的婆婆命令她主持家中事务，这是不能够更改的啊。”于是，两人握着手哭泣起来。

甲戌，诏数王承宗罪恶，绝其朝贡，曰：“冀其翻然改过，束身自归。攻讨之期，更俟后命。”

甲戌（初五），宪宗颁诏数说王承宗的罪恶，不再让他入朝进贡，还说：“希望他能够翻然改过，主动投案。前去攻打的日期，再等候以后的命令。”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本道人杂沓往来，吏不敢诘。时淮西兵犯东畿，防御兵悉屯伊阙；师道潜内兵于院中，至数十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已烹牛飨士，明日，将发。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亟追伊阙兵围之；贼众突出，防御兵踵其后，不敢迫，贼出长夏门，望山而遁。是时都城震骇，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门，指使部分，意气自若，都人赖以安。

李师道在洛阳设置了留后院，本道的人们杂乱地往来于此处，吏人不敢责问。当时，淮西兵马侵犯东都周围地区，防御他们的兵马全部在伊阙屯驻。李师道暗中将兵马安置到留后院中，多达数十人到上百人。他策划火烧宫廷，放纵兵马连杀带抢，已经事先烹煮牛肉，对将士们进行了犒赏。第二天，就要发动时，他的小兵前往留守吕元膺处告发了这一事变，吕元膺连忙追回屯驻伊阙的兵马，前来包围李师道的留后院。敌军冲了出来，吕元膺的防御使兵马跟随在他们后边，不敢迫近。敌人出了长夏门，向山上逃去。这时候，东都的人们震惊恐骇，留守的兵马单薄微弱，吕元膺坐在皇城门前，指挥部署，态度镇静自如，东都的人们仰赖着他得以放下心来。

东都西南接邓、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种，专以射猎为生，人皆勇，谓之山棚。元膺设重购以捕贼。数日，有山棚鬻鹿，贼遇而夺之，山棚走召其侪类，且引官军共围之谷中，尽获之。按验，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圆净；故尝为史思明将，勇悍过人，为师道谋，多买田于伊阙、陆浑之间，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门察者，潜部分以属圆净，圆净以师道钱千万，阳为治佛光寺，结党定谋，约令嘉珍等窃发城中，圆净举火于山中，集二县山棚入城助之。圆净时年八十余，捕者既得之，奋锤击其胫，不能折。圆净骂曰：“鼠子，折人胫且不能，敢称健儿！”乃自置其胫，教使折之。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党与死者凡数千人。留守、防御将二人及驿卒八人皆受其职名，为之耳目。

东都洛阳西南面与邓州和虢州接壤，都是高山深林，山民不从事农业，专门靠打猎维持生计，人人矫捷勇猛，被称为山棚。吕元膺悬出重赏，捉拿贼人。过了几天，有一个山棚正在卖鹿，贼人遇到了他，便将鹿夺走了。山棚跑回去召集同伴，而且领着官军共同将贼人包围在山谷中，将他们全部捉获。经过审讯核实，找出了他们的首领，却是中岳寺的僧人圆净。圆净过去曾经担任史思明的将领，勇猛强悍，超过常人。他向李师道献计，在伊阙、陆浑两地之间多多购买田地，使山棚居住下来，而且供给他们衣服与食品。有名叫訾嘉珍与门察的两个人，暗中部署带领山棚归属圆净。圆净用李师道拨发的一千万钱，装作修治佛光寺，集结同党，制定计谋，邀结并命令訾嘉珍等人在洛阳城里暗中起事，圆净在山上点起火来，集合伊阙、陆浑两县的山棚前往洛阳城中援助他们。当时，圆净已经有八十多岁，捉拿敌人的官兵得到圆净后，用子猛打他的小腿，但并不能将他的小腿打断。圆净骂着说：“鼠辈小子，连人的小腿都打不断，还敢称作强健的男儿吗？”于是他自己将小腿安放好，教给那位官兵打断了它。到受刑时。圆净叹息着说：“你们耽误了我的大事，不能血染洛阳城了！”被处死的圆净的党羽共有数千人。留守、防御使的将领二人以及驿站的士兵八人，都接受了李师道的职名，为圆净刺探消息。

元膺鞫訾嘉珍、门察，始知杀武元衡者乃师道也，元膺密以闻；以槛车送二人诣京师。上业已讨王承宗，不复穷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镇跋扈不臣，有可容贷者。至于师道谋屠都城，烧宫阙，悖逆尤甚，不可不诛。”上以为然；而方讨吴元济，绝王承宗，故未暇治师道也。

吕元膺审讯了訾嘉珍和门察后，才知道杀害武元衡的主谋是李师道。吕元膺将此事秘密上报宪宗，用囚车将二人送往京城。宪宗已经讨伐王承宗，不再彻底处治。吕元膺进言说：“近些时候，藩镇骄横强暴，未尽臣下的礼数，还有能够宽宥的地方。至于李师道图谋屠杀东都，焚烧宫殿，悖乱忤逆，格外严重，不能够不加诛讨。”宪宗认为言之有理。然而，朝廷正在讨伐吴元济，又与王承宗破裂，所以没有余暇处治李师道。

乙丑，李光颜败于时曲。

乙丑（二十七日），李光颜在时曲战败。

初，上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将多立功，故使镇襄阳，且督诸军讨吴元济。绶无他材能，到军之日，倾府库，士卒，累年之积，一朝而尽；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裴度屡言其军无政。

当初，严绶在河东时，他派出的副将有许多人立了功劳，所以宪宗让他镇守襄阳，并且督促各军讨伐吴元济。严绶没有别的才能，只是在到军镇就任时，竭尽库存，赏赐将士，多年的积蓄，一时散尽。他又大力贿赂宦官，与他们互相援助。他掌握着襄、邓、唐、随、均、房、郢、复八州兵众一万多人，驻扎在边境上，将营垒关闭了一年，没有立下任何功劳，裴度屡次说他治军无善政。

九月，癸酉，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弘乐于自擅，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李光颜在诸将中战最力，弘欲结其欢心，举大梁城索得一美妇人，教之歌舞丝竹，饰以珠玉金翠，直数百万钱，遣使遗之。使者先致书。光颜大飨将士，使者进妓，容色绝世，一座尽惊。光颜谓使者曰：“相公愍光颜羁旅，赐以美妓，荷德诚深。然战士数万，皆弃家远来，冒犯白刃，光颜何忍独以声色自娱悦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即于席上厚以缯帛赠使者，并妓返之，曰：“为光颜多谢相公，光颜以身许国，誓不与逆贼同戴日月，死无贰矣！”

九月，癸酉（初五），宪宗任命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喜欢专断独行，打算借助敌军加重自己的地位，不愿意迅速将淮西平定。李光颜在各将领中间作战最为出力，韩弘打算博取他的欢心，在全大梁城中找到一个漂亮的妇女，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用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起来，价值数百万钱，派遣使者将她赠给李光颜。使者首先书将信交给李光颜，正值李光颜大宴将士。使者将歌妓进献上来，歌妓的容貌姿色冠绝当代，满座将士都惊呆了。李光颜告诉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客居他乡，赐给我漂亮的歌妓，我蒙受韩相公的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这里有数万战士，都是丢下家庭，远道而来，在白晃晃的兵器中间冲撞，难道我能够忍心单独以娇声美色自己娱乐吗！”说着，他便流下了眼泪，在座的人们也都哭泣起来。李光颜当即在席上赠给使者许多缯帛，连同歌妓也退还给他，还说：“替我多谢韩相公。我已决心以自身为国效命，立誓不肯与忤逆的贼人共存于世间，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二心！”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东道为两节度，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议以唐与蔡接，故使霞寓专事攻战，而逊调五州之赋以饷之。

冬季，十月，庚子（初三），朝廷开始将山南东道分成两个节度军府，任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任命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朝臣计议认为唐州与蔡州接壤，所以让高霞寓专门从事攻伐接战，而让李逊调发五州的赋税来供给高霞寓军饷。

辛丑，刑部侍郎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后，至今《长行敕》，近删定为三十卷，请施行。”从之。

辛丑（初四），刑部侍郎权德舆奏称：“我整理了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撰的《格式律令事类》以后的律令格式，直至现行的《长行敕》，于最近删定为三十卷的新书，请陛下颁行。”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上虽绝王承宗朝贡，未有诏讨之。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承宗屡败之；弘正忿，表请击之，上不许。表十上，乃听至贝州。丙午，弘正军于贝州。

虽然宪宗不再允许王承宗入朝进贡，但是也没有颁诏讨伐他。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王承宗的疆境上屯驻兵马，而王承宗屡次打败田弘正军。田弘正愤怨不平，上表请求进击王承宗，宪宗不肯答应。田弘正接连十次上表，宪宗才准许他前往贝州。丙午（初九），田弘正在贝州驻扎下来。

庚戌，东都奏盗焚柏崖仓。

庚戌（十三日），东都洛阳奏称强盗焚烧了柏崖仓。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败淮西兵。

十一月，寿州刺史李文通奏称打败了淮西兵。

壬申，韩弘请命众军合攻淮西；从之。

壬申（初五），韩弘请求命令各军合力攻打淮西，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李光颜、乌重胤败淮西兵于小水，拔其城。

李光颜与乌重胤在小水打败淮西兵马，并且攻克了小水城。

乙亥，以严绶为太子少保。

乙亥（初八），宪宗任命严绶为太子少保。

盗焚襄州佛寺军储。尽徙京城积草于四效以备火。

强盗焚毁了襄州佛寺内的军事储备。朝廷将京城中堆积的干草全部迁移到四周的效区去，以防备火灾。

丁丑，李文通败淮西兵于固始。

丁丑（初十），李文通在固始打败淮西兵。

戊寅，盗焚献陵寝宫、永巷。

戊寅（十一日），强盗焚毁了献陵的后殿和长巷。

诏发振武兵二千，会义武军以讨王承宗。

宪宗颁诏征发振武兵马两千人，会合义武军兵马，以讨伐王承宗。

己丑，吐蕃款陇州塞，请互市，许之。

己丑（二十二日），吐蕃与陇州通好，请求双方进行贸易往来，得到了许可。

初，吴少阳闻信州人吴武陵名，邀以为宾友，武陵不答。及元济反，武陵以书谕之曰：“足下勿谓部曲不我欺，人情与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论，则其情可知矣。”

当初，吴少阳得知信州人吴武陵卓有名望，便邀请他做自己的宾客和朋友，吴武陵不肯应承。及至吴元济反叛朝廷后，吴武陵写书信开导他说：“您可不要以为您的部下不会欺骗您，人们的心情与您是一样的。既然您可以叛皇上，人们也就打算反叛您。倘若您能够换到他们的地位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人们的心情就非常清楚了。”

丁酉，武宁节度使李愿奏败李师道之众。时师道数遣兵攻徐州，败萧、沛数县，愿悉以步骑委都押牙温人王智兴，击破之。十二月，甲辰，智兴又破师道之众，斩首二千余级，逐北至平阴而还。愿，晟之子也。

丁酉（三十日），武宁节度使李愿奏称打败李师道的兵马。当时，李师道屡次派兵攻打徐州，打败了萧、沛等好几个县。李愿将步兵、骑兵全部交托给都押牙、温地人王智兴，王智兴击败了李师道军。十二月，甲辰（初七），王智兴又一次打败李师道的兵马，斩首两千多级，追赶败走的敌军，直到平阴，才收兵返回。李愿是李晟的儿子。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募山棚以卫宫城，从之。

东都防御使吕元膺请求召募山棚来护卫宫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

乙丑，河东节度使王锷薨。

乙丑（二十八日），河东节度使王锷去世。

王承宗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苦之，争上表请讨承宗。上欲许之，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以为“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为之止，弘靖乃求罢。

王承宗放纵士兵四处掳掠，幽州、沧州、定州三军镇都被搅扰得困苦不堪，争着上表请求付伐王承宗，宪宗打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弘靖认为：“如果讨伐吴元济与讨伐王承宗一并进行，恐怕国家的力量难以支撑下去。请合力平定淮西，然后再去征讨恒冀。”宪宗不肯由此停止征讨王承宗，于是张弘靖便请求免除职务。

十一年（丙申、816 ）

十一年（丙申，公元816 年）

春，正月，己巳，以弘靖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春季，正月，己巳（初三），宪宗任命张弘靖为同平章事，充任河东节度使。

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败成德兵，拔武强，斩首千余级。

幽州节度使刘总奏称打败了成德王承宗的兵马，攻克了武强，斩首一千余级。

庚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驾部郎中、知制诰萧，各解职，守本官。时群臣请罢兵者众，上患之，故黜徽、以警其余。徽，吴人也。

庚辰（十四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钱徽和驾部郎中、知制诰萧被分别解除了职务，守任原来的官职。当时，群臣中请求停止用兵的人很多，宪宗厌恨他们，所以将钱徽与萧贬官，以警告其余的人。钱徽是吴地人。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讲讨。韦贯之屡请先取吴元济、后讨承宗，曰：“陛下不见建中之事乎？始于讨魏及齐，而蔡、燕、赵皆应，卒致朱之乱，由德宗不能忍数年之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听。

癸未（十七日），宪宗颁布制书削除王承宗的官职爵位，命令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道进军讨伐王承宗。韦贯之屡次请求首先攻取吴元济，然后讨伐王承宗，他说：“陛下没有看到建中年间的事情呢？德宗开始时是要讨伐魏博田悦和淄青李纳，然而，申蔡李希烈、卢龙朱滔、恒冀王武俊都响应田悦与李纳，终于导致了朱的变乱，这是由于德宗不能够将愤恨与抑郁隐忍几年的时间，而希图天下太平的功业迅速完成的原故啊！”宪宗不肯听从。

甲申，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枝。

甲申（十八日），强盗折断建陵门前的戟四十七枝。

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

二月，西川奏称，吐蕃赞普去世，新赞普可黎可足即位

乙巳，以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孙也。

乙巳（九日），宪宗任命中书舍人李逢吉为门下待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是李玄道的曾孙。

乙卯，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乙卯（十九月），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奏称打败了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南诏劝龙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栋节度王嵯巅弑之，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颠，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

南诏劝龙晟荒淫暴虐，不施德政，官员乃至百姓都怨恨不满，弄栋节度王嵯颠将他杀掉，改立了他的弟弟劝利。劝利感激王嵯巅的恩德，赐给他姓氏为蒙氏，称他为“大容”，“大容”就是蛮语的哥哥。

己未，刘总破成德兵，斩首千余级。

己未（二十三日），刘总打败成德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荆南节度使袁滋父祖墓在朗山，请入朝，欲劝上罢兵。行至邓州，闻萧、钱徽贬官；及见上，更以必克劝之，仅得还镇。

荆南节度使袁滋由于父亲与祖父的坟墓立在蔡州朗山县，便请求入京朝见，准备规劝宪宗停止用兵。来到邓州时，袁滋得知萧与钱徽已被贬官，及至见到宪宗以后，他反而规劝一定要制服淮西，然后便返回荆南去了。

辛酉，魏博奏败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鸦城。

辛酉（二十五日），魏博奏称打败了成德兵，攻克了成德的固城。乙丑（二十九日）魏博又一次奏称攻克了成德的的鸦城。

三月，庚午，太后崩。辛未，敕以国哀，诸司公事权取中书门下处分，不置摄冢宰。

三月，庚午（初四），太后王氏驾崩。辛未（初五），宪宗颁布敕书说，由于遭逢国丧，各有关部门的公务姑且听候中书、门下处理，不再设置摄冢宰。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拔山。己卯，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败淮西兵于朗山，斩首千余级，焚二栅。

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攻克了山。己卯（十三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奏称在朗山县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还焚毁了两处栅垒。

幽州节度使刘总围乐寿。

幽州节度使刘总包围了乐寿。

夏，四月，庚子，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三千级。

夏季，四月，庚子（初五），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三千级。

辛亥，司农卿皇甫以兼中丞权判度支。始以聚敛得幸。

辛亥（十六日），司农卿皇甫因兼任中丞而暂理判度支。皇甫从此以搜刮财货而得到宠幸。

乙卯，刘总奏破成德兵于深州，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镐，之子也。

乙卯（二十日），刘总奏称在深州打败成德兵，斩首二千五百级。乙丑（三十日），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称在九门打败成德兵，斩杀一千多人。浑镐是浑的儿子。

宥州军乱，逐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讨平之。

宥州的军队发生了变乱，赶走了刺史骆怡。夏州节度使田进前去讨伐，将变乱平定。

五月，壬申，李光颜、乌重胤奏败淮西兵于陵云栅，斩首二千余级。

五月，壬申（初七），李光颜、乌重胤奏称在陵云栅打败淮西兵，斩首两千多级。

六月，甲辰，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六月，甲辰（初十），高霞寓在铁城大败，仅仅使自己幸免于难。当时，讨伐淮西的诸位将领，打了胜仗便凭空夸大杀伤俘获的数额，打了败仗便将实情隐瞒下来。至此，巨大的失败已无法掩盖，这才往上奏报，朝廷内外都很惊异。宰相们入朝进见，准备劝说宪宗停止用兵，宪宗说：“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只应该讨论使用兵力的方略，察明不能够胜任的将帅，将他们撤换下来，发现哪里军粮不充足，便去帮助哪里。难道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了，便忙着商议停止用兵吗？”于是，宪宗唯独采用了裴度的进言，其他主张停止用兵者的言论也逐渐平息了。己酉（十五日），高霞寓退兵防守唐州。

上责高霞寓之败，霞寓称李逊应接不至。秋，七月，贬霞寓为归州刺史，逊亦左迁恩王傅。以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为理所。

宪宗责问高霞寓兵败之事，高霞寓声称李逊没有前来接应。秋季，七月，宪宗将高霞寓贬为归州刺史，李逊也被降职为恩王傅。同时，宪宗任命河南尹郑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彰义节度使和申、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唐州作为治所。

壬午，宣武军奏破郾城之众二万，杀二千余人，捕虏千余人。

壬午（十八日），宣武军奏称打败郾城的两万兵马，杀掉两千多人，俘获一千多人。

田弘正奏破成德兵于南宫，杀二千余人。

田弘正奏称在南宫打败成德兵，杀掉两千多人。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性高简，好甄别流品，又数请罢用兵；左补阙张宿毁之于上，云其朋党，八月，壬寅，贯之罢为吏部侍郎。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贯之，生性清高孤傲，喜欢鉴别官员们的类别，又曾好几次请求停止用兵。左补阙张宿在宪宗面前诽谤他，说他属于朋党集团。八月，壬寅（初九），韦贯之被罢为吏部侍郎。

诸军讨王承宗者互相观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柏乡，杀千余人，降者亦如之，为三垒以环柏乡。

讨伐王承宗的各支军队互相观望，只有昭度节使郗士美率领精锐兵马迫近了成德的疆境。己未（二十六日），郗士美奏称在柏乡大破王承宗的兵马，杀掉一千多人，投降的人也与此相当，已经在三处建起营垒，将柏乡环绕起来。

庚申，葬庄宪皇后于丰陵。

庚申（二十七日），宪宗将庄宪皇后安葬在丰陵。

九月，乙亥，右拾遗独孤朗坐请罢兵，贬兴元府仓曹。朗，及之子也。

九月，乙亥（十三日），右拾遗独孤朗因请求停止用兵而获罪，被贬为兴元府仓曹。独孤朗是独孤及的儿子。

饶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户。

饶州发生严重水灾，淹没并冲散了四千七百户人家。

丙子，以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犹坐前事也。辛巳，以吏部侍郎韦、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皆为远州刺史，张宿谗之，以为贯之之党也。，见素之孙；处厚，之九世孙也。

丙子（十四月），宪宗任命韦贯之为湖南观察使，这仍然是对他不久前请求停止用兵的惩罚。辛巳（十九日），宪宗将吏部侍郎韦、考功员外郎韦处厚等人全部任命为边远各州刺史，这是由于张宿诋毁他们，说他们是韦贯之的同伙。韦是韦见素的孙子。韦处厚是韦的九世孙。

乙酉，李光颜、乌重胤奏拔吴元济陵云栅。丁亥，光颜又奏拔石、越二栅；寿州奏败殷城之众，拔六栅。

乙酉（二十三日），李光颜与乌重胤奏称攻克了吴元济的陵云栅。丁亥（二十五日），李光颜又一次奏称攻占了石、越二栅垒，寿州奏称打败了殷城的兵马，攻克六处栅垒。

冬，十一月，壬戌朔，容管奏黄洞蛮为寇。乙丑，邕管奏击黄洞蛮，却之，复宾、蛮等州。

冬季，十一月，壬戌朔（初一），容管奏称黄洞蛮人侵扰地方。乙丑（初四），邕管奏称进击黄洞蛮人，并且打退了他们，收复了宾州和蛮州等地。

丙寅，加幽州节度使刘总同平章事。

丙寅（初五），宪宗加封幽州节度使刘总为同平章事。

李师道闻拔陵云栅而惧，诈请输款；上以力未能讨，加师道检校司空。

李师道因得知官军攻克了陵云栅而恐惧，便假装请求归附。宪宗因讨伐他的力量尚不具备，便加封李师道为检校司空。

王锷家二奴告锷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上命鞫于内仗，遣中使诣东都检括锷家财。裴度谏曰：“王锷既没，其所献之财已为不少。今又因奴告检括其家，臣恐诸将帅闻之，各以身后为忧。”上遽止使者。己巳，以二奴付京兆，杖杀之。

王锷家中的两个奴仆，告发王锷的儿子王稷篡改父亲死前留下的表章，隐瞒了应当进献的家财，宪宗命令在内仗审讯王稷，派遣中使前往洛阳去核查王锷家中的资财。裴度进谏说：“王锷已经去世，他进献的资财也已不少。现在又要因奴仆的告发而去核查他的家产，我恐怕各将帅得知这一消息后，都要为自己去世后的事情担心了。”宪宗连忙阻止使者前往。己巳（初八），宪宗将两个奴仆交付京兆府，将他们杖打而死。

庚午，以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公绰初赴府，有神策小将跃马横冲前导，公绰驻马，杖杀之。明日，入对延英，上色甚怒，诘其专杀之状，对曰：“陛下不以臣无似，使待罪京兆。京兆为辇毂师表，

今视事之初，而小将敢尔唐突，此乃轻陛下诏命，非独慢臣也。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其为神策军将也。“上曰：”何不奏？“对曰：”臣职当杖之，不当奏。“上曰：”谁当奏者？“对曰：”本军当奏；若死于街衢，金吾街使当奏；在坊内，左右巡使当奏。“上无以罪之，退，谓左右曰：”汝曹须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庚午（初九），宪宗任命给事中柳公绰为京兆尹。柳公绰上任去公府途中，有一个神策军的下级将官跃马横冲开路的仪仗，柳公绰止住坐骑，命人将他杖打而死。第二天，柳公绰进入延英殿奏对，宪宗满面怒容，责问柳公绰擅自杀人的情况，柳公绰回答说：“陛下不认为我不贤能，让我在京兆府任职。京兆尹是京城的表率，现在我刚刚就任，一个下级军官竟敢如此横冲直撞，这是轻视陛下的诏命，并不只是轻慢了我本人。我只知道杖打不守礼数的人，不知道他是神策军的将领。”宪宗说：“你为什么不将此事奏报？”柳公绰回答说：“我的职权是应当杖打他，不是应当上奏。”宪宗说：“什么人应当上奏？”柳公绰回答说：“遭受杖打的人的所属部队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街道上，金吾街使应当上奏。倘若此人死在坊市里边，左右巡使应当上奏。”宪宗无法责罚他，退朝以后，对周围的人们说：“你们必须小心此人，连朕也畏惧他呢。”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颜等检校官，而诏书切责，示以无功必罚。

讨伐淮西各军有将近九万人，宪宗恼怒各将领长时间不能取得成功，辛巳（二十日），命令知枢密梁守谦前去安抚将士，就此留下来监督各军，还交给他五百份空着姓名的委任官职的文凭及金帛等，以勉励人们为国效死。庚寅（二十九日），宪宗首先给李光颜等人加封散官，然后在诏书中严厉责备他们，向他们表示，如果不能取得成功，一定要遭受惩处。

辛卯，李文通奏败淮西兵于固始，斩首千余级。

辛卯（三十日），李文通奏称在固始打败淮西兵，斩首一千余级。

十二月，壬寅，程执恭奏败成德兵于长河，斩首千余级。

十二月，壬寅（十一日），程执恭奏称在长河打败淮西兵马，斩首一千余级。

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战屡胜，遂引全师压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军。承宗惧，潜遣兵入镐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内顾而摇。会中使督其战，镐引兵进薄恒州，与承宗战，大败，奔还定州。丙午，诏以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闻之，掠镐及家人衣，至于倮露。陈楚驰入定州，镇遏乱者，敛军中衣以归镐，以兵卫送还朝。楚，定州人，张茂昭之甥也。

义武节度使浑镐与王承宗交战，屡次取得胜利，于是率领全军进副成德的疆境，在距离恒州三十里处驻扎。王承宗害怕，便暗中派兵进入浑镐的疆境，烧杀劫掠城镇。浑镐军因人心顾念家乡而开始发生动摇。适值中使前来督战，浑镐领兵迫近恒州，与王承宗交战，遭到严重的失败，便逃回定州。丙午（十五日），宪宗颁诏任命易州刺史陈楚为义武节度使。军中将士得知消息后，抢劫浑镐及其家人的衣服，以至让他们赤身露体。陈楚策马奔入定州，压住了变乱的人众，收回军中将士抢去的衣服，交还给浑镐，派出兵员护送他返回朝廷。陈楚是定州人，张茂昭的外甥。

丁未，以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丁未（十六日），宪宗任命翰林学士王涯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吴元济境，元济围其新兴栅，滋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为唐、随、邓节度使。，听之兄也。

袁滋来到唐州后，撤除了岗哨，不让他的士兵去侵犯吴元济的疆境。吴元济包围了袁滋的新兴栅，袁滋便以恭敬谦虚的言词请求他撤围。从此，吴元济不再把袁滋放在心上。朝廷得到这一消息后，甲寅（二十三日），任命太子詹事李为唐、随、邓节度使。李是李听的哥哥。

初置淮、颍水运使。杨子院米自淮阴溯淮入颍，至项城入，输于郾城，以馈讨淮西诸军，省汴运之费七万余缗。

朝廷初次设置淮、颍水运使。该使负责将杨子院的粮米从淮阴上溯淮水而进入颍水，到达项城以后转入水，转运到郾城，用来供应讨伐淮西各军的口粮，节省了汴水漕运费用七万多缗。

己未，容管奏黄洞蛮屠岩州。

己未（二十八日），容管奏称黄洞蛮人屠杀岩州。

第二百四十卷

唐纪五十六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

唐纪五十六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公元817 年）

春，正月，甲申，贬袁滋为抚州刺史。

春季，正月，甲申（二十四日），宪宗将袁滋贬为抚州刺史。

李至唐州，军中承丧败之余，士卒皆惮战，知之，有出迓者，谓之曰：“天子知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众信而安之。

李来到唐州。唐州的军队在经受死丧败亡后，将士们都害怕作战，李也知道这种状况。有些人出来迎接李，李便对他们说：“天子知道我柔弱怯懦，能够忍受耻辱，因此让我来抚慰你们。至于采取军事行动，就不是我的事情了。”大家相信了他的话，都放心了。

亲行视士卒，伤病者存恤之，不事威严。或以军政不肃为言，曰：“吾非不知也。袁尚书专以恩惠怀贼，贼易之，闻吾至，必增备，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淮西人自以尝败高、袁二帅，轻名位素微，遂不为备。

李亲自去看望将士们，慰问抚恤受伤和生病的人，不摆威严的架子。有人进言说军中政事不够整肃，李说：“我并不是不知道。袁尚书专门以恩惠安抚敌人，敌人轻视他。现在，敌人得知我来了，肯定要增设防备。我故意让敌人看到我军不够整肃，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懦弱而又懒惰的，此后才能够设法对付他们。”淮西人自认为曾经打败过高霞寓和袁滋的两个主帅，因李的名望与官位素来卑微而轻视他，便不再作防备。

遣盐铁副使程异督财赋于江、淮。

宪宗派遣盐铁副使程异在江淮地区督理资财与赋税。

回鹘屡请尚公主，有司计其费近五百万缗，时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许。二月，辛卯朔，遣回鹘摩尼僧等归国；命宗正少卿李诚使回鹘谕意，以缓其期。

回鹘屡次求娶公主，有关部门计算所需费用将近五百万缗，而当时中原地区正在用兵打仗，所以宪宗没有答应回鹘的请求。二月，辛卯朔（初一），宪宗打发回鹘的摩尼教僧人等回国，命令宗正少卿李诚出使回鹘，晓示朝廷的用意，以便延缓通婚的日期。

李谋袭蔡州，表请益兵；诏以昭义、河中、坊步骑二千给之。丁酉，遣十将马少良将十余骑巡逻，遇吴元济捉生虞候丁士良，与战，擒之。士良，元济骁将，常为东边患；众请刳其心，许之。既而召诘之，士良无惧色。曰：“真丈夫也！”命释其缚。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贞元中隶安州，与吴氏战，为其所擒，自分死矣，吴氏释我而用之，我因吴氏而再生，故为吴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复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请尽死以报德。”乃给其衣服器械，署为捉生将。

李策划袭击蔡州，上表请求增派兵力，宪宗颁诏将昭义、河中、坊的步、骑兵两千人拨给了他。丁酉（初七），李派遣十将马少良率骑兵十余人巡回侦察，遇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与他交战，将他擒获。丁士良是吴元济骁勇善战的将领，经常危害东部的唐州、邓州等地。大家请求将丁士良的心剜出来，李答应下来。不久，李把丁士良叫来，当面责问他，丁士良没有一点恐惧的神色。李说：“丁士良真是一位大丈夫！”他命令为丁士良松绑。于是，丁士良主动说：“我原来不是淮西的官吏，贞元年间我隶属安州，与吴氏作战，被吴氏擒获，自忖就要被处死了，吴氏却释放并起用了我。我因为吴氏而得以再次存活下来，所以我为吴氏父子尽力效命。昨天我力不能支，又被您所擒获，我也料想这次可要被处死了，现在您又让我存活下来。请让我竭尽死力，报答您的恩德。”于是，李将衣服和器具又给了他，任命他为捉生将。

己亥，淮西行营奏克蔡州古葛伯城。

己亥（初九），淮西行营奏称攻克了蔡州的古葛伯城。

丁士良言于李曰：“吴秀琳拥三千之众，据文城栅，为贼左臂，官军不敢近者，有陈光洽为之谋主也。光洽勇而轻，好自出战，请为公先擒光洽，则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归。

丁士良向李进言说：“吴秀琳拥有三千兵马，据有文城栅，犹如敌人的左臂。官军不敢靠近他的原由，就在于有陈光洽作他的主谋。陈光洽勇敢善战，但是不够稳重，喜欢亲自出来接战，请让我替您首先捉住陈光洽，吴秀琳自然就会投降了。”戊申（十八日），丁士良捉获了陈光洽，带着他回来了。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关；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进攻子城。城中守将夜出兵击之，道古之众惊乱，死者甚众。道古，皋之子也。

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率领兵马由穆陵关进发，甲寅（二十四日），攻打申州，攻克了申州外围的城郭，又进军攻打内城。在城中守卫的将领夜间派兵进击李道古，李道古的兵马惊惶散乱，死者众多。李道古是李皋的儿子。

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其耗粮食，不复禁。庚申，敕置行县以处之，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

淮西一连几年遭受战火，只得竭尽粮仓的储备来奉养参战的士兵。百姓多数没有食物，便去寻找菱角、芡实、鱼鳖、鸟兽来吃，但也吃光了。百姓聚在一起归附官军的先后有五千多户。吴无济也担心百姓要消耗粮食，便不再禁止他们归降官军。庚申（三十日），宪宗敕令设置行县来安顿淮西降附的百姓，为他们选择县令，让县令体恤并赡养百姓，还设置军队来保卫他们。

三月，乙丑，李自唐州徙屯宜阳栅。

三月，乙丑（初五），李由唐州移兵屯驻宜阳栅。

郗士美败于柏乡，拔营而归，士卒死者千余人。

郗士美在柏乡战败，撤除营垒而回，死去的将士有一千多人。

戊辰，赐程执恭名权。

戊辰（初八），宪宗赐程执恭名为程权。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万入东光，断白桥路；程权不能御，以众归沧州。

戊寅（十八日），王承宗派遣兵马两万人，开进东光县，切断了白桥的通路，程权不能够抵御，率领人马返回沧州。

吴秀琳以文城栅降于李。戊子，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进诚将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众不得前。进诚还报：“贼伪降，未可信也。”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马足下；抚其背慰劳之，降其众三千人。秀琳将李宪有材勇，更其名曰忠义而用之，悉迁妇女于唐州。于是唐、邓军气复振，人有欲战之志。贼中降者相继于道，随其所便而置之；闻有父母者，给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弃亲戚。”众皆感泣。

吴秀琳率文城栅兵马向李投降。戊子（二十八日），李领兵来到文城西面五里处，派遣唐州刺史李进诚率领兵士八千人来到城下，召呼吴秀琳，城中箭石密集如雨，大家无法上前。李进诚回来报告说：“敌人是假装投降，是不能够相信的。”李说：“这是等候我前去哩。”李当即来到城下，吴秀琳收起兵器，一头伏在李的马前，李抚摩着他的脊背，好言安慰他，收降了吴秀琳的三千人马。吴秀琳的将领李宪既有才能，又很勇敢，李为他改名为李忠义，并且起用了他。李将文城各将领的女眷全部迁移到唐州。于是，唐州与邓州军中的士气又振作起来，人人都有准备打仗的决心。前来投降的敌军在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李便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一一做出安置。得知归降者家中有父母需要照料的，便发给粮食与布帛，打发他们回去，还说：“你们都是朝廷的百姓，不能丢下亲属不管。”大家都感动得哭起来。

官军与淮西兵夹水而军，诸军相顾望，无敢渡水者。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水，据要地为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相继皆渡，进逼郾城。丁亥，李光颜败淮西兵三万于郾城，走其将张伯良，杀士卒什二三。

官军与淮西军隔着水驻扎下来，官军的各支军队相互踌躇观望，没有哪支军队有胆量渡过水。陈许兵马使王沛率领兵马五千人率先渡过水，占领要害的地点筑城。于是，河阳、宣武、河东、魏博等军队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渡过水，进逼郾城。丁亥（二十七日），李光颜在郾城打败淮西兵马三万人，赶走了该军将领张伯良，杀掉全军将士的十分之二三。

己丑，李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分兵攻诸栅；其日，少玢下马鞍山，拔路口栅。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将马少良下岈山，擒淮西将柳子野。

己丑（二十九日），李派遣山河十将董少玢等人分别出兵攻打各处栅垒。就在当天，董少玢占领马鞍山，攻克路口栅。夏季，四月，辛卯（初二），山河十将马少良占领岈山，擒获淮西将领柳子野。

吴元济以蔡人董昌龄为郾城令，质其母杨氏。杨氏谓昌龄曰：“顺死贤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从逆而吾生，是戮吾也。”会官军围青陵，绝郾城归路，郾城守将邓怀金谋于昌龄，昌龄劝之归国。怀金乃请降于李光颜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请公来攻城，吾举烽求救，救兵至，公逆击之，蔡兵必败，然后吾降，则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颜从之。乙未，昌龄、怀金举城降，光颜引兵入据之。吴元济闻郾城不守，甚惧。时董重质将骡军守洄曲，元济悉发亲近及守城卒诣重质以拒之。

吴元济任命蔡州人董昌龄为郾城县令，而将他的母亲杨氏当作人质。杨氏告诉董昌龄说：“顺承朝廷而死胜于叛逆朝廷而生。你摆脱叛逆，就是我死了，你也是我孝顺的儿子；你随从叛逆，就是我活着，也等于你杀死了我。”适值官军包围青陵，切断了郾城的退路，郾城守将邓怀金去找董昌龄商议，董昌龄便规劝他归顺朝廷。于是，邓怀金向李光颜请求投降说：“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住在蔡州，请您前来攻打郾城，我点燃烽火向蔡州请求援救，等援救的兵马来到郾城时，您便迎击他们，蔡州兵马必定失败。此后我再归降，郾城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大约便能够幸免于死了。”李光颜听从了他的主张。乙未（初六），董昌龄与邓怀金率领全城归降，李光颜带领兵马占领了郾城。吴元济得知郾城失守，非常恐惧。当时，董重质率领骡军在洄曲防守，吴元济将亲信将士以及守城士兵全部派往董重质处，以便抵御李光颜。

李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下冶炉城。丙申，十将阎士荣下白狗、汶港二栅。癸卯，妫雅、田智荣破西平。丙午，游弈兵马使王义破楚城。

李的山河十将妫雅、田智荣攻克了冶炉城。丙申（初七），山河十将阎士荣攻克了白狗、汶港两处栅垒。癸卯（十四日），妫雅、田智荣攻破西平。丙午（十七日），游弈兵马使王义攻下楚城。

五月，辛酉，李遣柳子野、李忠义袭朗山，擒其守将梁希果。

五月，辛酉（初二），李派遣柳子野和李忠义袭击朗山，擒获了守将梁希果。

六镇讨王承宗者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期约难壹，由是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刘总既得武强，引兵出境才五里，留屯不进，月给度支钱十五万缗。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犹豫，久乃从之。丙子，罢河北行营，各使还镇。

讨伐王承宗的河东、幽州、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藩镇，拥有兵马十多万人，辗转数千里，既设有统领各军的主帅，又相隔遥远，约定的日期难以统一，因此历时两年，毫无建树，运输物资的路程长达千里，死去的牛和驴有十分之四五。刘总得到武强后，率领兵马走出本道疆境只有五里地，便停留下来，屯兵不肯前进，每月朝廷拨给度支掌管的钱十五万缗。李逢吉以及朝中百官往往进言：“应当首先合力攻取淮西，等候淮西平定后，乘着胜利的形势，回兵攻取恒冀，就象拾取芥子一样容易了！”宪宗迟疑不决，过了许久，才听从了大家的建议。丙子（十七日），朝廷免除了河北行营，使六镇兵马各自返回本镇。

丁丑，李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击青喜城，拔之。

丁丑（十八日），李派遣方城镇遏使李荣宗攻克青喜城。

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厚待吴秀琳，与之谋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不可，秀琳无能为也。”者，淮西骑将，有勇略，守兴桥栅，常陵暴官军。庚辰，率士卒刈麦于张柴村，召厢虞候史用诚，戒之曰：“尔以三百骑伏彼林中，又使人摇帜于前，若将焚其麦积者。素易官军，必轻骑来逐之。尔乃发骑掩之，必擒之。”用诚如言而往，生擒以归。将士以日多杀官军，争请杀之；不许，释缚，待以客礼。

每当李得到归降的士兵，一定要亲自领来询问淮西的底细，因此他对敌方的地形和兵力分布都了解清楚了。李优待吴秀琳，与他策划夺取蔡州。吴秀琳说：“如果您打算夺取蔡州，非有李不可，我是无能为力的。”李是淮西的骑兵将领，勇敢而有谋略，防守兴桥栅，经常侵凌欺辱官军。庚辰（二十一日），李率领士兵在张柴村收割麦子，李叫来厢虞候史用诚，告诫他说：“你带领骑兵三百人在那片树林中埋伏下来，再让人在前面摇动旗帜，做出将要焚烧他们的麦堆的样子。李平时小看官军，肯定会率领轻装的骑兵前来驱逐他们。这时，你便派骑兵袭取他，肯定能够将他擒获。”史用诚按照李的吩咐前往，活捉李而回。由于李往日杀害了许多官军，将士们争着请求将他杀掉。李不肯答应，给他松了绑，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时欲袭蔡，而更密其谋，独召及李忠义屏人语，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预闻。诸将恐为变，多谏；待益厚。士卒亦不悦，诸军日有牒称为贼内应，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恐谤先达于上，己不及救，乃持泣曰：“岂天不欲乎此贼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胜众口也。”因谓众曰：“诸君既以为疑，请令归死于天子。”乃械送京师，先密表其状，且曰：“若杀，则无以成功。”诏释之，以还。见之喜，执其手曰：“尔之得全，社稷之灵也！”乃署散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或与之同宿，密语不寐达曙，有窃听于帐外者，但闻感泣声。时唐、随牙队三千人，号六院兵马，皆山南东道之精锐也。又以为六院兵马使。

当时，李准备掩袭蔡州，谋划更为隐秘。他单独叫来李和李忠义，屏退外人后才进行交谈，有时谈话一直延续到夜半，别人都不能够参与商议。各将领担心李制造变故，往往规劝李，而李对待李更为优厚。士兵们也不高兴，各军每天都有文书声称李是淮西的内应，而且说是听敌方奸细讲的。李担心诽谤事先传到朝廷，自己来不及搭救李，便握着李的手哭泣着说：“难道是上天不愿意平定这伙贼人吗？为什么你我二人相互了解得如此深切，但就是不能够制服众人的议论呢？”因而，李对大家说：“既然诸位怀疑李，请大家让他到天子那里接受死刑吧！”于是，李给李加上枷锁，将他送往京城，事先暗中上表讲清具体情况，而且说：“如果杀了李，就无法取得成功。”宪宗颁诏释放李，将他还给李。李见到李时，高兴地握着李的手说：“你得以保全，这是社稷的威灵有知啊！”李便任命李为散兵马使，让他带着佩刀，巡视警戒，在自己的帐中往来。有时，李与他一同就寝，秘密交谈，直到透出曙色也不入睡，有人在帐外暗中偷听，只能听到李感动的哭泣声。当时，唐州、随州节度使牙卫队三千人，号称六院兵马，都是山南东道精悍勇锐的军队，李又任命李为六院兵马使。

旧军令，舍贼谍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谍反以情告，益知贼中虚实。乙酉，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军不利；众皆怅恨，独欢然曰：“此吾计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号曰突将，朝夕自教习之，使常为行备，欲以袭蔡。会久雨，所在积水，未果。

原先的军令规定，对留宿敌方奸细的人，要屠杀他的全家。李除去这一军令，让人们优待敌人的奸细，奸细反而将实情报告给李，李愈发了解敌人的情况。乙酉（二十六日），李派兵攻打朗山，淮西兵前去援救，官军失利。大家又惆帐，又恼恨，只有李欢快地说：“这正是我的计策啊！”于是，李募集了敢死之士三千人，号称突将，天天亲自教练他们，让他们经常做好出发的准备，李就是打算以这支军队袭击蔡州。适值多日落雨，到处积满雨水，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闰月，己亥，程异还自江、淮，得供军钱百八十五万缗。

闰五月，己亥（初十），程异从江淮地区回朝，得到供应军需的钱有一百八十五万缗。

谏议大夫韦绶兼太子侍读，每以珍膳太子，又悦太子以谐谑；上闻之，丁未，罢绶侍读，寻出为虔州刺史。绶，京兆人。

谏议大夫韦绶兼任太了侍读，往往拿珍贵的食品请太子吃，又说些诙谐逗趣的话取悦太子。宪宗得知了这一消息，丁未（十八日），便免除了韦绶太子侍读的职务，不久，又将他斥逐为虔州刺史。韦绶是京兆人。

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

吴元济看到部下屡次背叛自己，军事形势日益紧迫，六月，壬戌（初四），他上表认罪，表示愿意亲自回朝投案。宪宗派遣中使向他颁赐诏书，答应可以免他一死。然而，吴元济被自己的亲信和大将董重质等人所控制，无法离开蔡州。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秋季，七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有些地区平地水深两丈。

初，国子祭酒孔为华州刺史，明州岁贡蚶、蛤、淡菜，水陆递夫劳费，奏疏罢之。甲辰，岭南节度使崔永薨，宰相奏拟代咏者数人，上皆不用，曰：“顷有谏进蚶、蛤、淡菜者为谁，可求其人与之。”庚戌，以为岭南节度使。

当初，国子祭酒孔担任华州刺史，明州每年进贡蚶子、蛤蜊、淡菜等，水陆长途转运的人夫既劳苦，又多耗费，孔奏请免除这项进贡。甲辰（十七日），岭南节度使崔咏去世，宰相上奏了所拟定的几个代替崔咏的人选，宪宗一概不用，还说：“不久前有一个劝阻进献蚶子、哈蜊和淡菜的人是谁啊，可以找到此人，就将崔咏的职务交给他吧！”庚戌（二十三日），宪宗任命孔为岭南节度使。

诸军讨淮、蔡，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乙卯，上复谓度曰：“卿真能为朕行乎！”对曰：“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壹，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丙戌，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又以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韩弘已为都统，不欲更为招讨，请但称宣慰处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判官、书记，皆朝廷之选，上皆从之。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

诸军讨伐淮西蔡州，历时四年，没有攻克，物资转运使人们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些百姓只好用驴来耕种田地。宪宗也为此忧虑，便就此事询问宰相。李逢吉等人争着说军中士气低落，财物消耗已尽，意思是打算停止用兵。唯独裴度一言不发，宪宗征求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我请求亲自前去督战。”乙卯（二十八日），宪宗又对裴度说：“你果真能够为朕去走一遭吧？”裴度回答说：“我发誓不与这些贼人一起生存。近日我看了吴元济的奏表，他面临的形势实在已经窘困紧迫，但是各将领心不齐，不能够合力紧逼他，所以他还没有降顺。如果我亲自前往行营，各将领惟恐我夺去他们的功劳，肯定争先进军破敌了。”宪宗大悦，丙戌（疑误），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还充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同时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书下达后，裴度因韩弘已经出任都统，不打算再担当招讨使，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他还奏请由刑部侍郎马总担任宣慰副使，右庶子韩愈担任彰义行军司马，叛官、书记等职，都由朝廷选派，宪宗全部依从了他。在将要启程时，裴度对宪宗说：“倘若贼人覆灭了，我不久就会前来朝见陛下；倘若贼人尚在，我就不会回到朝廷中来。”宪宗听得此言，不禁流下了眼泪。

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门送之。右神武将军张茂和，茂昭弟也，尝以胆略自炫于度；度表为都押牙，茂和辞以疾，度奏请斩之。上曰：“此忠顺之门，为卿远贬。”辛酉，贬茂和永州司马。以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承简，崇文之子也。

八月，庚申（初三），裴度前往淮西，宪宗驾临通化门为他送行。右神武将军张茂和是张茂昭的弟弟，曾经在裴度面前夸耀自己的胆识才略，斐度上表请求任命他为都押牙。张茂和以身染疾病推辞，裴度上奏请求将他斩杀。宪宗说：“此人出于忠心顺命的人家，朕为你将他贬官到远方吧。”辛酉（初四），宪宗将张茂和贬为永州司马，任命嘉王傅高承简为都押牙。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

李逢吉不欲讨蔡，翰林学士令狐楚与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势以沮军事，乃请改制书数字，且言其草制失辞；壬戌，罢楚为中书舍人。

李逢吉不愿意讨伐蔡州，而翰林学士令狐楚与李逢吉交好。裴度担心他们二人将内廷与外朝的势力合起来阻挠战事，便请求在制书上改动了几个字，并且说令孤楚起草制书言辞失当。壬戌（初五），宪宗将令狐楚罢免为中书舍人。

李光颜、乌重胤与淮西战；癸亥，败于贾店。

李光颜与乌重胤与淮西交战，癸亥（初六），二人在贾店战败。

裴度过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骁骑七百邀之；镇将楚丘曹华知而为备，击却之。度虽辞招讨名，实行元帅事，以郾城为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多有功。

裴度经过襄城南面的白草原时，淮西军派出骁勇的骑兵七百人前来截击他。镇将楚丘人曹华事先得到消息，做好了准备，便将他们击退了。虽然裴度辞去了招讨的名称，实际上是行使元帅的职事，他选定郾城作为自己的官署。甲申（二十七日），裴度来到郾城。在此之前，诸道都有中使监督战阵，军队的行动不能由主将做主。打了胜仗，中使率先使人向朝廷报捷；作战失利了，中使便对将帅百般凌辱。裴度奏请将各处监督战阵的中使全部罢除，各将领这才得以专力办理军中事务，在作战中经常取胜。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水镇，杀三将，焚刍藁而去。

九月，庚子（十四日），淮西兵马侵犯水镇，斩杀三员将领，烧掉

喂养牲畜的干草以后便撤离了。

初，上为广陵王，布衣张宿以辩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员外郎。宿招权受赂于外，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恶之。上欲以宿为谏议大夫，逢吉曰：“谏议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为之。宿小人，岂得窃贤者之位！必欲用宿，请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悦，逢吉又与裴度异议，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罢逢吉为东川节度使。

当初，宪宗在当广陵王时，平民张宿因能言善辩而得到宠爱。及至宪宗即位以来，张宿历经升迁，做到比部员外郎。张宿在外面招揽权力，收受贿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很讨厌他。宪宗准备任命张宿为谏议大夫，李逢吉说：“谏议大夫是一个重要的职任，必须是能够裁断朝廷政务的人士，才适于担当这一职务。张宿是一个小人，怎么能够窃居贤能之士的官位！如果陛下一定要任用张宿，请罢去我的职务才有可能。”宪宗因此心中不快。李逢吉又与裴度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宪宗正在倚靠裴度去平定蔡州。丁未（二十一日），宪宗将李逢吉罢免为东川节度使。

甲寅，李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余众保子城，不敢出，引兵还以诱之，淮西将孙献忠果以骁骑五百追击其背；众惊，将走，下马据胡床，令曰：“敢退者斩！”返旌力战，献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劝乘胜攻其子城，可拔也。曰：“非吾计也。”引兵还营。

甲寅（二十八日），李准备攻打吴房县。诸将领都说：“今天是不利前往的往亡日啊。”李说：“我们兵马为数较少，正面作战，兵力不够用的，适于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敌人因今天是往亡日便不会戒备我们，这正是可以进击的时候。”于是，李率军前往，攻克了吴房的外城，斩首一千余级。剩下来的吴房兵马防守内城，不敢出战。李率领兵马撤回，以便诱使吴房兵马出动，淮西将领孙献忠果然率领骁勇的骑兵五百人在背后追击。大家惊惶失措，准备逃走，李跳下马来，靠在胡床上，下达命令说：“有胆敢退却的，一概斩杀！”大家回军尽力作战，孙献忠阵亡，淮西兵马这才撤退。有人劝说李乘胜攻打吴房的内城，认为是能够攻克的。李说：“这不是我的计策。”于是，李率领兵马返回营地。

李言于李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赢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书记郑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

李向李进言说：“蔡州的精锐兵马全都被派往洄曲及四周的边境上，在那里防御守备。防守蔡州城的兵力都是老弱残兵，可以乘蔡州空虚，直接抵达蔡州城。及至敌军将领得知消息时，吴元济已经就擒了。”李认为言之有理。冬季，十月，甲子（初八），李派遣掌书记郑前往郾城，秘密禀报裴度。裴度说：“用兵打仗，不出奇兵，不能取胜，李常侍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计划啊。”

上竟用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王涯固谏，不听；乃请以为权知谏议大夫，许之。宿由是怨执政及端方之士，与皇甫相表里，谮去之。

宪宗到底还是要任张宿为谏议大夫。崔群与王涯再三劝谏，宪宗不肯听从。他们便请求任命张宿为权知谏议大夫，宪宗答应了他们。张宿由此怨恨执掌政务的官员和品行正直的人士，并与皇甫相互勾结，诬陷这些人，使他们离位而去。

裴度帅僚佐观筑城于沱口，董重质帅骑出五沟，邀之，大呼而进，注驽挺刃，势将及度。李光颜与田布力战，拒之，度仅得入城。贼退，布扼其沟中归路，贼下马逾沟，坠压死者千余人。

裴度率僚佐在沱口观看修筑城墙，董重质率领骑兵从五沟出发，前来拦击裴度，大声呼喊着向前进军，搭着弓弩，拔出兵器，兵锋将要危及裴度。李光颜与田布尽力作战，抵御董重质，裴度才得以进入沱口城中。敌军撤退时，田布扼守敌军在沟中的退路，敌人下马翻越沟堑，摔死压死的有一千多人。

辛未，李命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留镇文城，命李、李忠义帅突将三千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命田进诚将三千人殿其后。军出，不知所之；曰：“但东行！”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食乾，整羁，留义成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诸将请所之，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诸将皆失色。监军哭曰：“果落李奸计！”时大风雪，旌旗裂，人马冻死者相望。天阴黑，自张柴村以东道路，皆官军所未尝行，人人自以为必死；然畏，莫敢违。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鹅鸭池，令击之以混军声。

辛未（十五日），李命令马步都虞候、随州刺史史留下来镇守文城，命令李与李忠义率领由敢死之士组成的突将三千人作为前导，自己与监军率领三千人作为中军，命令田进诚率领三千人居于军队的后部。军队出发以后，还不知道是往哪里开进。李说：“只须向着东方行进！”军队走了六十里路，夜晚来到张柴村，将屯戍村中的淮西士兵和守候烽火的人员全部杀死，占领了敌军的栅垒。李命令将士稍作休息，吃些干饭，整顿马具，将义成军的五百人留下来镇守张柴村，以便截断洄曲与各条道路间的桥梁。李又连夜率领兵马出了张柴村的栅门，各位将领请示进军目标，李说：“到蔡州去捉拿吴元济！”各位将领都大惊失色。监军哭着说：“果然中了李的奸计了！”当时，风雪大作，旗帜破裂，冻死的战士与马匹到处可见。加之，天色阴暗，由张柴村往东去的道路，都是官军从来没有走过的，人人都暗自以为肯定活不成了。但是，他们畏惧李，不敢违抗命令。到了半夜，雪下得更大了。官军走了七十里路，来到蔡州城下。靠近城边有一处喂养鹅鸭的池塘，李命令哄打鹅鸭，以便遮掩军队行走的声音。

自吴少诚拒命，官军不至蔡州城下三十余年，故蔡人不为备。壬申，四鼓，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李忠义其城，为坎以先登，壮士从之；守门卒方熟寐，尽杀之，而留击柝者，使击柝如故。遂开门纳众，及里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觉。鸡鸣，雪止，入居元济外宅。或告元济曰：“官军至矣！”元济尚寝，笑曰：“俘囚为盗耳！晓当尽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济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听于廷，闻军号令曰：“常侍传语。”应者近万人。元济始惧，曰：“何等常侍，能至于此！”乃帅左右登牙城拒战。

自从吴少诚抗拒朝命，官军不到蔡州城下已经有三十多年，所以蔡州人没有防备。壬申（十六日），四更时，李来到蔡州城下，敌军无人知晓。李和李忠义用锄头在城墙上掘出坑坎，率先登城，强壮的士兵便跟在他们身后。看守蔡州城门的士兵正在熟睡，李等人将他们全部杀掉，只将巡夜打更的人留了下来，让他依然如故地去敲打木梆。于是，李等人打开城门，让大家进去。来到内城时，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城中的人们都没有发觉官军。鸡叫时，雪停，这时李已经进入吴元济的外宅。有人向吴元济报告说：“官军到啦！”吴元济还在躺着，笑着说：“不过是被俘的囚徒在做盗窃行径罢了！天亮后我会把他们都杀了。”又有前来报告的人说：“州城陷落啦！”吴元济说：“这肯定是洄曲的后生们到我这里来要求发放冬季服装的。”他站起身来，走到院子中向外聆听，听到李军在发布号令说：“常侍传话。”响应号令的有将近一万人。吴元济这才害怕地说：“这是个什么样的常侍，竟能够到此地来呢！”于是，吴元济率领亲信，登上牙城，抵御官军。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据洄曲。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降。

当时，董重质拥有精锐兵马一万多人，占据着洄曲。李说：“吴元济盼望的事情，只是董重质前来援救而已！”于是，李寻找到董重质的家人，深深地抚慰他们，派遣他的儿子董传道带着书信前去规劝董重质，董重质便单人匹马前往李处投降。

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捕二万余人相继来降。

李派遣李进诚攻打牙城，毁去牙城的外门，得到了兵甲仓库，取出了军用器具。癸酉（十七日），李进诚再次攻打牙城，火烧牙城的南门，百姓争着背来柴草帮助官军，射向城上的箭象刺猥毛一样密集。到了申时，城门毁环了，吴元济在城上请罪，李进诚用梯子将他接了下来。甲戌（十八日），李用囚车将吴元济送往京城，并且向裴度作了报告。这一天，申、光二州以及各城镇军两万多人相继前来归降。

自元济就擒，不戮一人，凡元济官吏、帐下、厨厩之卒，皆复其职，使之不疑，然后屯于鞠场以待裴度。

自从吴元济被擒获后，李没有杀戮任何一人。凡是吴元济的官吏及帐下、厨房、马厩的士兵，李一概恢复他们的职事，使他们没有疑虑。然后，李便在鞠球场上驻屯兵马，等候裴度前来。

以淮南节度使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宪宗任命淮南节度使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己卯，淮西行营奏获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言于上曰：“淮西大有珍宝，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讨淮西，为人除害，珍宝非所求也。”

己卯（二十三日），淮西行营奏称俘获了吴元济。光禄少卿杨元卿向宪宗进言说：“淮西有许多珍宝，我知道它们，让我前去寻取，一定能够得到。”宪宗说：“朕讨伐淮西，是为民除害，朕并不要在那里寻求珍宝啊。”

董重质之去洄曲军也，李光颜驰入其壁，悉降其众。庚辰，裴度遣马总先入蔡州慰抚。辛巳，度建彰义军节，将降卒万余人入城，李具橐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董重质离开洄曲军后，李光颜奔进他的营垒，将他的兵马全部招降。庚辰（二十四日），裴度派遣马总率先进入蔡州抚慰将士。辛巳（二十五日），裴度手执彰义军的符节，带领投降的士兵一万多人进入蔡州城，李全副武装，出来迎接，在道路左侧向裴度行礼。裴度准备避开李的拜礼，李说：“蔡州人愚妄悖逆，不懂得长官与下属的名分，已经有几十年了，希望您就此显示给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于是，裴度接受了拜礼。

李还军文城，诸将请曰：“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冒大风甚雪而不止，孤军深入而不惧，然卒以成功，皆众人所不谕也，敢问其故？”曰：“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风雪阴晦，则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军深入，则人皆致死，战自倍矣。夫视远者不顾近，虑大者不详细，若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众皆服。俭于奉己而丰于待士，知贤不疑，见可能断，此其所以成功也。

李返回文城栅驻扎。各位将领请教说：“起初，您在朗山战败了，但并不发愁；在吴房取胜了，但并不夺取吴房；冒着大风暴雪，但并不肯停止行军；带着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但并不畏惧。然而，您终于因此获得成功，这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请让我们冒昧地询问其中的原由。”李说：“朗山失利，敌人便轻视我们，因而不作防备了。夺取吴房，吴房的人马便要逃奔蔡州，合力坚守，所以我将吴房留下来，以便分散敌人的兵力。急风暴雪，天色昏暗，便不能够用烽火取得联系，敌人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到来。孤立无援的军队深入敌境，人们便都献身效死，打起仗来自然就会加倍出力。一般说来，眺望远处的人不必顾及近处，计虑大事的人不必知悉细事。倘若夸耀小小的胜利，顾惜小小的失败，首先就把自己搅乱了，哪里还有余暇去建立功劳呢！”大家都服气了。李生活节俭，但对将士的供养却是丰厚的；他了解到一个人是贤能的，就不对他疑心；他见到可以实行的事，便能做出决断；这就是他获得成功的原由。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途，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裴度任用蔡州的士卒为牙兵，有人规劝他说：“蔡州人中间反复不定的人为数还很多，不能不加以防备。”裴度笑着说：“我是彰义节度使，首恶已被擒获，蔡州人就是我的人啊，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蔡州人得知此言，感动得哭了。在此之前，吴少阳、吴元济父子拥兵淮西，禁止人们在道路上相对私语，不许在夜间点燃灯烛，若有人以酒饭相互往来，便要处以死罪。裴度任职以后，下达命令，只须禁止盗窃，其余一概不加过问，人们相互往来，没有白天黑夜的限制，蔡州人初次感到了做百姓的快乐。

甲申，诏韩弘、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淮西州县百姓，给复二年；近贼四州，免来年夏税。官军战亡者，皆为收葬，给其家衣粮五年；其因战伤残废者，勿停衣粮。

甲申（二十八日），宪宗颁诏命令韩弘与裴度逐条罗列平定蔡州将士的立功情况，以及归降了的蔡州将士的情况，一概区别等级，上报朝廷。淮西各州县百姓，免除赋役两年。邻近淮西的陈、许、颍、唐四州，免去下一年的夏税。阵亡的官军，一概予以收殓安葬，向他们的家属供应五年的衣服与口粮。那些由于作战受伤而残废的官军，不可停止衣服口粮的供应。

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十一月，宪宗驾临兴安门，接受战俘，便以吴元济献祭宗庙社稷，将他在独柳下斩杀。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自少诚以来，遣诸将出兵，皆不束以法制，听各以便宜自战，故人人得尽其才。韩全义之败于水也，于其帐中得朝贵所与问讯书，少诚束以示众曰：“此皆公卿属全义书，云破蔡州日，乞一将士妻女熙其后由是众皆愤怒，以死为贼用；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

当初，淮西百姓遭受李希烈与吴少诚威压虐待，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时间久了，老一辈的人们衰弱下去了，少一辈的人们强壮起来了，他们在悖乱忤逆的环境中心安理得，不知道还有朝廷在上了。从吴少诚以来，派遣诸将领外出打仗，一概不用法令制度约束他们，听任他们见机行事，各自为战，所以各将领得以人尽其才。韩全义在水战败时，淮西军在韩全义的营帐中得到朝廷权贵写给他的相互问候的书信，吴少诚将书信捆成一束，呈示在大家面前说：“这些都是公卿们嘱托韩全义的书信，说是在打破蔡州时，要得到一位将士的妻子或女儿作为婢女姬妾。”因此，大家都心怀愤怒，誓死为叛军效力。虽然蔡州地居中原，但民间的风尚猛悍暴戾超过了异族。所以，吴元济凭着蔡、光、申三州人众作乱，朝廷发动全国的兵力将他包围起来，四面攻打，经过四年时间才将他制服。

官军之克元济也，李师道募人通使于蔡，察其形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出汴、宋间，潜行至蔡。元济大喜，厚礼而遣之。晏平还至郓，师道屏人而问之，晏平曰：“元济暴兵数万于外，阽危如此，而日与仆妾游戏博奕于内，晏然曾无忧色。以愚观之，殆必亡，不久矣！”师道素倚淮西为援，闻之惊怒，寻诬以他过，杖杀之。

官军准备攻克吴元济时，李师道召募人员出使蔡州，察看蔡州的发展趋势，牙前虞候刘晏平响应召募，取道汴州与宋州之间，暗中来到蔡州。吴元济非常高兴，以丰厚的礼物打发他回返郓州。刘晏平回到郓州后，李师道屏退周围的人们，向他询问蔡州的情形，刘晏平说：“吴元济将数万兵众暴露在外，面临如此危难的局面，却天天与仆从姬妾在内游戏下棋，安闲佚乐，没有一点忧愁的神色。在我看来，吴元济必定要灭亡，时间不会太长了！”李师道平时依靠淮西作为救援的力量，听了这一席话，又吃惊，又恼怒。不久，李师道诬称刘晏平犯了别的过失，将他杖打而死。

戊子，以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爵凉国公；加韩弘兼侍中；李光颜、乌重胤等各迁官有差。

戊子（初三），宪宗任命李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赐给凉国公的爵位，加封韩弘兼侍中，对李光颜、乌重胤等人也分别晋升官职各有等次。

旧制，御史二人知驿；壬辰，诏以宦者为馆驿使。左补阙裴谏曰：“内臣外事，职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绝出位之渐。事有不便，必戒于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听。

以往的制度规定，应当以两名监察御史掌管驿站。壬辰（初七），宪宗颁诏任命宦官为馆驿使。左补阙裴进谏说：“内廷的臣属和外朝的事务，职事与名分各不相同。要紧的是应该堵塞侵犯职守的根源，杜绝越出官位的苗头。遇有办理失宜的事情，一定要在最初便引起警惕；如果颁布的命令有所妨碍，不一定非要事关重大才予以纠正。”宪宗不肯听从。

甲午，恩王连薨。

甲午（初九），恩王李连去世。

辛丑，以唐、随兵马使李为神武将军，知军事。

辛丑（十六日），宪宗任唐、随兵马使李为神武将军，执掌军中事务。

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

裴度让马总担任彰义留后。癸丑（二十八日），裴度从蔡州出发。宪宗将两把宝剑赐给梁守谦，让他去诛杀吴元济往日的将领。裴度来到郾城时，遇到了梁守谦，便又与梁守谦一起进入蔡州。他酌量罪情，施以刑罚，并没有完全执行诏书的旨意，还进献奏疏陈述自己的处理意见。

十二月，壬戌，赐裴度爵晋国公，复入知政事。以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十二月，壬戌（初七），宪宗赐给裴度晋国公的爵位，让他再入朝执掌朝廷政务，任命马总为淮西节度使。

初，吐突承璀方贵庞用事，为淮南监军；李为节度使，性刚严，与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为相；耻由宦官进，及将佐出祖，乐作，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戊寅，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皆辞不见。

当初，吐突承璀正身居显贵，得宠握权，担任了淮南监军。李是淮南节度使，性情刚正严峻，与吐突承璀互相敬畏，所以不曾相互失和。吐突承璀回朝后，便引荐李出任宰相。李以通过宦官升官为耻辱，及至将领们为他饯行送别，音乐奏起时，李落着眼泪说：“我老了，已经安心在外面的军镇上任职了，宰相可不是我所能胜任的啊！”戊寅（二十三日），李来到京城，上报有病，不去入朝晋见，不肯任职办事，百官到家中看望他，他一概推辞，不肯接见。

庚辰，贬淮西降将董重质为春州司户。重质为元济谋主，屡破官军；上欲杀之，李奏先许重质以不死。

庚辰（二十五日），宪宗将淮西的投诚将领董重质贬为春州司户。董重质是吴元济的主谋人，屡次打败官军，宪宗打算将他杀掉，李奏称他事先已经应许董重质不会将他处死。

十三年（戊戌、818 ）

十三年（戊戌，公元818 元）

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

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大赦天下。

初，李师道谋逆命，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李公度屡谏之。判官李文会、孔目官林英素为师道所亲信，涕泣言于师道曰：“文会等尽心为尚书忧家事，反为高沐等所疾，尚书奈何不爱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师道由是疏沐等，出沐知莱州。会林英入奏事，令进奏吏密申师道云：”沐潜输款于朝廷。“文会从而构之，师道杀沐，并囚郭，凡军中劝师道效顺者，文会皆指为高沐之党而囚之。

当初，李师道策划叛逆时，判官高沐与同僚郭、李公度屡次劝阻他。判官李文会与孔目官林英平时为李师道所亲近信任，他们哭泣着向李师道进言说：“我等竭尽心力为您操持家中事务，反而遭到高沐等人的忌恨，您怎么能够不爱惜淄青的十二州土地，反而要成就高沐等人的功劳与名声呢！”从此，李师道便疏远了高沐等人，还斥逐高沐前去代理莱州事务。适值林英入朝奏报事情，便让呈进奏疏的吏人暗中报告李师道说：“高沐偷偷地向朝廷表示诚意。”李文会借此设计陷害高沐，于是李师道便杀死高沐，并且囚禁了郭，凡是劝说李师道投诚的军中将领，李文会一概将他们指斥为高沐的同伙，将他们囚禁起来。

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李公度及牙将李英昙因其惧而说之，使纳质献地以自赎。师道从之，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上许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及至淮西平定后，李师道既担忧，又恐惧，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李公度以及牙将李英昙乘着李师道内心恐惧来劝说他，让他向朝廷交纳人质、进献土地，以此赎罪。李师道听从了他们的意见，派遣使者上表，请求让他的长子入朝侍卫，并且献出沂、密、海三州，宪宗应允了他的请求，乙巳（二十一日），宪宗派遣左常侍李逊前往郓州安抚将士。

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于是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土木浸兴矣。

宪宗命令六军整饰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与大将军李文悦认为淮西刚刚平定，修建工程太多，便禀告宰相，希望宰相能够陈论劝阻。裴度因而在奏报事情时讲到了这一问题，宪宗大怒。二月，丁卯（十三日），宪宗任命张奉国为鸿胪卿。壬申（十八日），任命李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任威远营使。于是，疏浚龙首池、兴建承晖殿，土木工程逐渐兴起了。

李奏请判官、大将以下官凡百五十员；上不悦，谓裴度曰：“李诚有奇功，然奏请过多。使如李晟、浑，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李上奏请求朝廷任命判官、大将以下的官员计有一百五十员，宪宗不甚高兴，便对裴度说：“李诚然立下了奇功，但上奏请求任命的官员太多了。假使他立下李晟、浑那样的功劳，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宪宗将李的奏疏留在禁中，不再下达。

李固辞相位，戊戌，以为户部尚书。以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坚决推辞宰相的职位，戊戌（疑误），宪宗任命李为户部尚书，任命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渤海僖王言义卒，弟简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岁卒，从父仁秀立，改元建兴。乙巳，遣使来告丧。

当初，渤海僖王大言义去世，他的弟弟简王大明忠即位，更改年号为太始。大明忠在位一年便去世了，他的叔父大仁秀即位，更改年号为建兴。乙巳（疑误），大仁秀派遣使者前来通报丧事。

横海节度使程权自以世袭沧景，与河朔三镇无殊，内不自安，已酉，遣使上表，请举族入朝，许之。横海将士乐自擅，不听权去，掌书记林蕴谕以祸福，权乃得出。诏以蕴为礼部员外郎。

横海节度使程权认为自己世代承袭沧景节度使的职务，与河朔三镇没有区别，内心感到不安。己酉（疑误），程权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全家族入京朝见，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横海将士喜欢自占一方，不肯让程权离去，掌书记林蕴向大家讲明祸福的道理，程权才得以离开横海。宪宗颁诏任命林蕴为礼部员外郎。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韩愈曰：“吴元济既就擒，王承宗破胆矣，愿得奉丞相书往说之，可不烦兵而服。”愈白度，为书遣之。承宗惧，求哀于田弘正，请以二子为质，及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弘正为之奏请，上初不许；弘正上表相继，上重违弘正意，乃许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裴度坐镇淮西时，平民柏耆向韩愈献计说：“吴元济被擒获后，王承宗吓破了胆。我希望携带裴丞相的书信前去劝说他，可以不用烦劳兵马便使他归服。”韩愈禀告了裴度，裴度便写了书信，让他前往。王承宗害怕，向田弘正乞怜，请求以两个儿子作为人质，并将德、棣二州献给朝廷，向朝廷交纳赋税，请朝廷任命官吏。田弘正为他上奏请求，宪宗起初不肯答应。田弘正便一次接一次地上表，宪宗不愿意违背田弘正的心意，便答应了他。夏季，四月，甲寅朔（初一），魏博派遣使者将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和王知信以及德、棣两州的版图与印符送到京城。

幽州大将谭忠说刘总曰：“自元和以来，刘辟、李、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阻兵冯险，自以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顾盼之间，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诛也。况今天子神圣威武，苦身焦思，缩衣节食，以养战士，此志岂须臾忘天下哉！今国兵北来，赵人已献城十二，忠深为公忧之。”总泣且拜曰：“闻先生言，吾心定矣。”遂专意归朝廷。

幽州大将谭忠劝说刘总说：“自从元和年间以来，刘辟、李、田季安、卢从史、吴元济等人依仗着手中的军队，凭借着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根基坚牢得不可动摇，天下的兵力都不能危害他们。然而，正在他们得意地左顾右盼时，却身败家亡，还全然不知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做到的，恐怕是上天要诛戮他们吧。况且，当今的天子神圣威武，竭力操劳，忧心苦思，节俭衣食，以赡养战斗之士，有这样的志向，怎么会有片刻忘记天下呢！现在，官军迅速向北开进，王承宗已经向朝廷献上十二座城邑，我是深切地为您担忧啊。”刘总一边哭泣，一边行着礼说：“听了先生这一席话，我的主意已定了。”于是，刘总一心一意地归向朝廷。

戊辰，内出废印二纽，赐左、右三军辟仗使。旧制，以宦官为六军辟仗使，如方镇之监军，无印。及张奉国得罪，至是始赐印，得纠绳军政，事任专达矣。

戊辰（十五日），内廷拿出废置印符两方，赐给了左、右三军辟仗使。以往的制度规定，由宦官担任六军辟仗使，作用犹如节度使的监军使，但并不发给印信。及至张奉国获罪后，才颁赐印信，辟仗使可以举发并惩处军政的过失，其事务可以直接向皇上奏报。

庚戌，诏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将士，复其官爵。

庚戌（疑误），宪宗颁诏为王承宗以及成德将士平反，恢复他们的官职与爵位。

李师道暗弱，军府大事，独与妻魏氏、奴胡惟堪、杨自温、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谋之，大将及幕僚莫得预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质，与蒲氏、袁氏言于师道曰：“自先司徒以来，有此十二州，奈何无故割而献之！今计境内之兵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不过以兵相加。若力战不胜，献之未晚。”师道乃大悔，欲杀李公度，幕僚贾直言谓其用事奴曰：“今大祸将至，岂非高沐冤气所为！若又杀公度，军府其危哉！”乃囚之。迁李英昙于莱州，未至，缢杀之。

李师道愚昧而又懦弱，对于幕府中重大的事情，只与妻子魏氏、家奴胡惟堪、杨自温、婢女蒲氏和袁氏以及孔目官王再千等人谋划，大将以及幕府的僚属都不能参与。魏氏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入朝充当人质，便与蒲氏和袁氏向李师道进言说：“从我们已故的司徒以来，李氏便据有了这十二个州，怎么能够毫无原由地献给朝廷呢！现在，算来淄青境内的兵力不少于数十万人，不进献沂、密、海三州，朝廷只不过派兵马前来讨伐。倘若尽力接战不能够取胜，那时再献上三州也不算太迟。”于是，李师道非常后悔，打算将李公度杀掉。幕府的僚属贾直言对李师道管事的家奴说：“现在大祸将要来临了，这难道不是高沐的冤气造成的吗！如果再将李公度杀掉，恐怕幕府就危险了！”于是，李师道便将李公度囚禁起来，将李英昙贬至莱州。李英昙还没有到任，便被勒死了。

李逊至郓州，师道大陈兵迎之，逊盛气正色，为陈祸福，责其决语，欲白天子。师道退，与其党谋之，皆曰：“弟许之，他日正烦一表解纷耳。”师道乃谢曰：“以父子之私，且迫于将士之情，故迁延未遣。今重烦朝使，岂敢复有二三！”逊察师道非实诚，归，言于上曰：“师道顽愚反覆，恐必须用兵。”既而师道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上怒，决意讨之。

李逊来到郓州时，李师道布列盛大军容迎接他。李逊神色严肃，向他陈说孰祸孰福，要求他一言为定，准备禀报宪宗。李师道回去后，与他的同党商议此事，同党们都说：“尽管答应他好了，以后只要麻烦一纸书表来排解纷乱罢了。”于是，李师道向李逊道歉说：“以往由于父子间的私情，并且迫于将士的压力，所以把事情拖延下来，没有遣送儿子入朝。现在，又麻烦朝廷的使者为此奔走，怎么敢再做反复无常的事情呢！”李逊看出李师道没有诚意，回到朝廷后，便向宪宗进言说：“李师道顽劣愚昧，反复无常，恐怕必须用兵了。”不久，李师道上表陈述军中情形，说是将士们不肯让他交送人质与割让土地。宪宗大怒，决心讨伐李师道。

贾直言冒刃谏师道者二，舆榇谏者一，又画缚载槛车妻子系累者以献；师道怒，囚之。

贾直言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向李师道劝谏了两次，抬着棺材向李师道劝谏了一次，还画了一幅李师道被绑在囚车里、妻子儿女都被缚结着的图画献给李师道。李师道恼怒，便将他囚禁起来。

五月，丙申，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讨师道也。以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陈。许。。蔡州观察使。以申州隶鄂岳，光州隶淮南。

五月，丙申（十三日），宪宗任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谋划讨伐李师道。又任命淮西节度使马总为忠武节度使和陈、许、、蔡各州观察使，将申州隶属给鄂岳，将光州隶属给淮南。

辛丑，以知勃海国务大仁秀为勃海王。

辛丑（十八日），朝廷将主持勃海国事务的大仁秀封为勃海王。

以河阳都知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诏以河阳兵送至滴河。会县为平卢兵所陷，华击却之，杀二千余人，复其县以闻；诏加横海节度副使。

宪宗任命河阳都知兵马使曹华为棣州刺史，降诏命令河阳兵马将他护送到棣州的河县。适逢河县被平卢李师道的兵马攻陷，曹华将平卢兵马击退，杀掉两千多人，收复了该县，上报朝廷。宪宗颁诏加封曹华为横海节度副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丁丑，复以乌重胤领怀州刺史，镇河阳。

丁丑（二十五日），宪宗又任命乌重胤兼任怀州刺史，镇守河阳。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为武宁节度使。

秋季，七月，癸未朔（初一），宪宗将李改任为武宁节度使。

乙酉，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遂，方庆之孙也。

乙酉（初三），宪宗颁布制书罗列李师道的罪状，命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的兵马共同讨伐他，还任命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王遂是王方庆的孙子。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自谓才不及度，求出镇。辛丑，以夷简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宪宗将用兵之事委托给裴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简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如裴度，便要求出任节度使。辛丑（二十八日），宪宗任命李夷简为同平章事，充任淮南节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罢为兵部侍郎。

八月，壬子朔（初一），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涯被罢免为兵部侍郎。

吴元济既平，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

吴元济被平定后，韩弘心怀恐惧。九月，韩弘亲自带领兵马进击李师道，包围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卫尉卿。盐铁转运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由是有宠。又以厚赂结吐突承璀。甲辰，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平定淮西后，宪宗逐渐骄傲奢侈起来。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得宪宗的心意，屡次进献额外税收，供给宪宗花销，因此两人都得到宪宗的宠爱。皇甫还用大量的贿赂来交结吐突承璀。甲辰（二十三日），皇甫以本来的官职，程异以工部侍郎的职务一并同平章事，兼任使职一如既往。制书颁布后，朝廷与民间都感到惊异，连市肆中担货贩卖之人也在嗤笑他们。

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上不听。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异皆钱谷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置之相位，中外无不骇笑。况在度支，专以丰取刻与为务，凡中外仰给度支之人无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损淮西粮料，军士怨怒；会臣至行营晓谕慰勉，仅无溃乱。今旧将旧兵悉向淄青，闻入相，必尽惊忧，知无可诉之地矣。程异虽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处烦剧，不宜为相。至如，资性狡诈，天下共知，唯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臣若不退，天下谓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谓臣有负恩宠。今退既不许，言又不听，臣如烈火烧心，众镝丛体。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

裴度与崔群极力陈述任命二人为相是不适当的，宪宗不肯听从。裴度以与小人同事为耻辱，上表请求自行引退，宪宗不肯答应。裴度又上疏认为：“皇甫与程异都是掌管钱财与谷物的官吏，是奸诈机巧的小人，陛下突然将他们安置在宰相的职位上，朝廷内外没有人不诧异、不讥笑的。何况，皇甫掌管度支，专作多取少给的事情，凡是朝廷内外需依赖度支供给的人们，无人不想吃他的肉。近来，皇甫裁减淮西官员的禄粮，惹得将士们愤怨不满。适值我来到淮西行营开导、劝慰和勉励他们，这才没有发生溃散作乱的事情。现在，那些原来讨伐淮西的将士全部开向淄青，得知皇甫担任宰相后，肯定人人惊惶忧恐，知道自己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了。程异虽然人品平庸低下，但是考虑事情心平气和，可以让他处理繁杂的事务，不适合出任宰相。至于皇甫，天性狡猾诡诈，天下无人不知，唯独能够使陛下的明察善断受到迷惑，足以看出他奸佞邪恶到了极点。倘若我不肯引退，天下的人们便要说我不知廉耻了；倘若我不发言，天下的人们就会说我辜负了陛下的恩宠。现在，陛下既不允许我引退，又不肯听从我的意见，我感到就象烈火烧心，乱箭穿身。可惜的是，淮西荡平，河北归于安宁，王承宗拱手割让土地，韩弘抱病登车讨伐贼人，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够控制他们吗？只是因为对他们安排处理得当，能够使他们心服而已。陛下建立天下太平的基业，已经达到了十分之八九，怎么能够忍心再自行毁坏，使各地心灰意冷呢！”宪宗认为裴度属于朋党集团，对他的意见便不肯予以考虑。

自知不为众所与，益为巧诌以自固，奏减内外官俸以助国用；给事中崔植封还敕书，极论之，乃止。植，甫之弟子也。

皇甫知道自己不被大家所赞同，愈发作巧伪阿谀的事情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奏请削减朝廷内外官员的薪俸来资助国家的用度。给事中崔植将诏书封合退还，经过极力论说，才没有实行皇甫的建议。崔植是崔甫弟弟的儿子。

时内出积年缯帛付度支令卖，悉以高价买之，以给边军。其缯帛朽败，随手破裂，边军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于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库所出，臣以钱二千买之，坚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为然。由是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

当时，内廷拿出积存多年的丝帛交付度支出卖，皇甫用高价全部买下了这些丝帛，用以供给边疆的军队。那些丝帛朽蚀腐败，用手一碰，就会破裂，边疆军队将这些丝帛堆积起来烧掉了。裴度借奏报事情的机会谈到此事，皇甫在皇帝面前伸出他的脚来说：“这双靴子也是由内库中来的，我用两千钱买下了它们。这靴子坚固结实，可以穿很长时间。裴度说的话并不可信。”宪宗认为讲得很对。从此，皇甫更加无所忌惮了。程异也知道自己不得人心，但是他能够廉洁谨慎，谦逊自抑。他出任宰相一个多月，不敢掌管印信，执笔断事，所以最终得以免除祸殃。

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中丞萧劾奏其状，裴度、崔群亦以为言。上曰：“姑与卿论用兵事，此小事朕自处之。”度曰：“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上不悦，退，召朝汶责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冬，十月，赐朝汶死，尽释系者。

五坊使杨朝汶胡乱捉拿囚禁百姓，刑讯拷打，索取利钱，使他们相互诬告牵连，被拘禁的将近一千人。中丞萧上奏揭发这一状况，裴度与崔群也就此进言。宪宗说：“朕且与你们谈论用兵的大事，这点小事由朕自己处理。”裴度说：“用兵的事情才是小事，让人担忧的不过是崤山以东而已。而五坊使强暴蛮横，恐怕会扰乱京城。”宪宗不高兴。退朝后，宪宗传召杨朝汶，斥责他说：“由于你的原故，让我不好意思见宰相！”冬季，十月，宪宗赐杨朝汶自裁而死，将他囚禁的人全部释放。

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为鄂岳观察使，以贪暴闻，恐终获罪，思所以自媚于上，乃因皇甫荐山人柳泌，云能合长生药。甲戌，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宪宗晚年喜欢神仙不老之术，颁诏在全国寻求方术之士。宗正卿李道古先前担任鄂岳观察使，以贪婪残暴闻名，担心终究要被治罪，寻求向皇上献媚的办法，于是通过皇甫，推荐山人柳泌，说他能够制作长生的药物。甲戌（二十四月），宪宗颁诏让柳泌住在兴唐观中炼制药物。

十一月，辛巳朔，盐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灵武奏破吐蕃长乐州，克其外城。

十一月，辛巳朔（初一），盐州奏称吐蕃侵犯河曲与夏州，灵武奏称在长乐州打败吐蕃，攻克了长乐州的外城。

柳泌言于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灵草，臣虽知之，力不能致，诚得为彼长吏，庶几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权知台州刺史，仍赐服金紫。谏官急论奏，以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临民赋政者。”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柳泌向宪宗进言说：“天台山是神仙聚集的地方，有许多灵草，虽然我能够识别，但是没有力量将它们弄到手。如果我能够去做那里的长官，可能会找到它们。”宪宗相信了他的话。丁亥（初七），宪宗让柳泌权且代理台州刺史，还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色的朝服。谏官争着上奏认为：“君主喜欢方术之士，但还没有让方术之士治理百姓，处理政务的先例。”宪宗说：“烦劳一个州的力量，就能够为君主带来长生，做臣子的又有什么可吝惜的呢！”从此，群臣都不敢谈论此事。

甲午，盐州奏吐蕃遁去。

甲午（十四日），盐州奏称吐蕃逃走。

壬寅，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重胤以河阳精兵三千赴镇，河阳兵不乐去乡里，中道溃归，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将大掠。令狐楚适至，单骑出，慰抚之，与俱归。

壬寅（二十二日），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丁未（二十七日），任命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河阳节度使。乌重胤率领河阳精锐兵马三千人前往横海，河阳士兵不愿意离开家乡，中途溃散，返回河阳，又不敢进城，便在城北驻扎着，准备大肆抢劫。恰好令狐楚来到河阳，便单人匹马地出了城，前去慰问安抚他们，与他们一同回城。

先是，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会义成节度使李光颜讨李师道，裴度曰：“魏博军既渡河，不可复退，立须进击，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即仰给度支，徒有供饷之劳，更生观望之势。又或与李光颜互相疑阻，益致迁延。与其渡河而不进，不若养威于河北。宜且使之秣马历兵，俟霜降水落，自杨刘渡河，直指郓州，得至阳置营，则兵势自盛，贼众摇心矣。”上从之。是月，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

在此之前，田弘正请求由黎阳横渡黄河，会合义成节度使李光颜，前去讨伐李师道。裴度说：“魏博的军队渡过黄河后，就不能够再撤退回去，必须立刻进军出击，才能取得成功。魏博的军队来到滑州后，便要依靠度支供应，朝廷空有供给军饷的烦劳，魏博军却会重新产生观望的态势。田弘正或许再与李光颜互相猜疑，就益发会导致战机拖延。与其渡过黄河而不进军，还不如在黄河以北蓄养声威。应当让田弘正暂时饱喂战马，砥砺兵器，待到霜降后河水下落时，由杨刘横渡黄河，径直奔赴郓州，可以前往阳设置营盘，军队的声势自然就会变得盛大起来，敌军便会人心动摇了。”宪宗听从了裴度的意见。就在本月，田弘正率领全军由杨刘渡过黄河，在距离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垒，敌军大为震惊。

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

功德使进言说：“凤翔法门寺的塔中有释迦牟尼佛的手指骨，相传寺塔三十年开放一次，开放时就会年成丰熟，人民安宁。明年法门寺塔正当开放，请去迎接佛指骨。”十二月，庚戌朔（初一），宪宗派遣中使率领僧众迎接佛指骨。

戊辰，以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委武宁军驱使，李请之也。

戊辰（十九日），宪宗任命春州司户董重质为试太子詹事，将他交付武宁军驱遣，这是应李请求作出的决定。

戊寅，魏博、义成军送所获李师道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释弗诛，各付所获行营驱使，曰：“若有父母欲归者，优给遣之。朕所诛者，师道而已。”于是贼中闻之，降者相继。

戊寅（二十九日），魏博、义成两军将俘获的李师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送往京城，宪宗对他们一律释放不杀，分别交付俘获他们的行营以供驱遣，还说：“如果有人需要照料父母，打算回家，就从优发给盘费，打发他们回去。朕要诛杀的人，只有李师道一人罢了。”于是，敌军将士得知这一消息，前来投诚的人接连不断。

初，李文会与兄元规皆在李师古幕下。师古薨，师道立，元规辞去，文会属师道亲党请留。元规将行，谓文会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骤贵而受祸。”及官军四临，平卢兵势日蹙，将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李存为司空忠谋，李文会奸佞，杀沐，囚、存，以致此祸。”师道不得已，出文会摄登州刺史，召、存还幕府。

当初，李文会与哥哥李元规都在李师古的幕府中供事。李师古去世，李师道袭位，李元规辞职离去，李文会嘱托李师道的亲信同党请求把自己留下。李元规准备启行时，对李文会说：“我离开了，便因抽身引退而获得了安全。你留下来了，肯定会因地位骤然显贵而遭受祸殃。”及至官军从四面开来，平卢军队的形势日益窘迫，将士们吵吵嚷嚷，都说：“高沐、郭和李存为李司空忠心谋划，而李文会诡诈而谄谀，是他杀死高沐，囚禁郭和李存，以至招致了这一祸忠。”李师道迫不得已，将李文会斥逐为摄登州刺史，把郭和李存召回幕府。

上常语宰相，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势必相合。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外虽相似，内实悬殊，在圣主辨其所为邪正耳。”

宪宗经常告诉宰相们说：“人臣应当努力向善，怎么能够喜欢树立朋党集团呢！朕是非常憎恶朋党集团的。”裴度回答说：“事情的原则是以门类相聚合，事物是以群体相区分。君子与小人各自志趣相同，从情势上说就一定各自相会。君子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同德；小人们成为同一类人，叫做朋党。表面上虽然相互近似，实质上实在相差甚远。这就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辨别他们做的事情是邪恶的，还是正直的了。”

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十一战，皆捷。乙卯晦，进攻金乡，克之。李师道性懦怯，自官军致讨，闻小败及失城邑，辄忧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实告。金乡，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驿骑告急，左右不为通，师道至死竟不知也。

武宁节度使李与平卢兵马交战十一次，都取得了胜利。己卯晦（三十日），李进军攻打并攻克了金乡。李师道生性胆小怕事，自从官军前来讨伐，只要得知有些小小的失败以及失去城镇邑落，总是忧恐惊吓得生一场病，因此他的亲信都隐瞒战况，不把实际情况禀告给他。金乡是州的险要之地，失去金乡以后，金乡刺史派遣驿站的士兵骑马前来告急，李师道的亲信不给通报，所以李师道直到死去，竟然不知道金乡的失陷。

十四年（己亥、819 ）

十四年（己亥，公元819 年）

春，正月，辛巳，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

春季，正月，辛巳（初二），韩弘攻克考城，杀掉两千多人。

丙戌，师道所署沐阳令梁洞以县降于楚州刺史李听。

丙戌（初七），李师道所署任的沐阳县令梁洞率领全县向楚州刺史李听投诚。

吐蕃遣使者论短立藏等来修好，未返，入寇河曲。上曰：“其国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归国。

吐蕃派遣使者论短立藏等人前来与唐朝重归于好，使者还没有返回，吐蕃便前来侵犯河曲。宪宗说：“他们的国家失去信用，派来的使者有什么罪过！”庚寅（十一日），宪宗打发吐蕃使者回国。

壬辰，武宁节度使李拔鱼台。

壬辰（十三日），武宁节度使李攻克鱼台。

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

中使将佛骨迎接到京城，宪宗让佛骨在宫禁中停留了三天，于是遍送各寺。上自王公，下至士子与庶民，人人瞻仰供奉，施舍钱财，惟恐不能赶上。有人将全部家产充当布施，也有人在胳膊与头顶上点燃香火供养佛骨。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岂宜以入宫禁！古之诸侯行吊于国，尚先以桃祓除不祥，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视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罪，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刑部侍郎韩愈上表直言极谏，他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而已。由黄帝以至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年高寿长，百姓安宁快活，那个时候，是没有佛的。东汉明帝时期，开始有了佛法。此后，中国变乱危亡接连不断，朝廷的命运与福气都不甚久长。宋、齐、梁、陈、北魏以后，对佛的侍奉逐渐恭敬起来，而些朝代存在的年代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他曾前后三次舍身去当寺院的家奴，最终却遭受侯景的逼迫，在台城饿死，不久以后国家也灭亡了。侍奉佛是为了祈求福缘，但梁武帝却反而招致了祸殃。由此看来，佛不值得使人相信，也是清楚可见的了！百姓愚昧无知，冥顽不化，容易受到迷感，难以晓谕开导，如果看到陛下都这样去做，都说：”天子尚且专心一意地敬佛信佛，我们老百姓低微下贱，对待佛难道还能够顾惜性命吗？‘佛本来就是夷狄人氏，口中不讲先代帝王留传下来的合乎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代帝王规定下来的标准的中国服装，不懂得君臣之间的大义，不明白父子之间的恩情。假如佛本身尚在人世，接受本国的命令前来京城朝拜，陛下宽容地接待他，只不过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上一宴，赐给他衣服一套，派人护卫他走出国境，是不会让他迷惑众人的。何况佛本身久已故去，剩下来的枯朽的骸骨，怎么宜于将它请进宫殿！古代的诸侯在国内举行吊唁，还要先使巫师用桃树与苕帚去驱除不吉祥的鬼魂，现在陛下没由来地拿腐朽秽浊的东西亲自观看，事先不让巫师降神祈福，不用桃树与苕帚除凶去垢，群臣不议论这种做法的错误，御史不纠举这种做法的罪责，我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陛下将此佛骨交付给有关部门，将它丢到水里火里消灭掉，永远断绝此事的本源，切断天下的疑问，杜绝后世的迷惑，使天下的人们知道大圣人做出的事情，超过平凡人物的千万倍，这难道不是盛大的事情吗！如果佛有灵性，能够制造

祸福，一切灾殃与罪责，都加在我的身上好了。“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恳，宜宽容以开言路。”癸巳，贬愈为潮州刺史。

宪宗得到上表，非常恼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准备以最严厉的刑罚处治韩愈。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当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癸巳（十四日），宪宗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益繁炽，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蠹财惑众，力排之，其言多矫激太过。惟《送文畅师序》最得其要，曰：“夫乌俯而啄，仰而四顾，兽深居而简出，惧物之为已害也，犹且不免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与文畅安居而暇食，优游以生死，与禽兽异者，宁可不知其所自邪！”

自从战国时代以来，老子、庄子与儒家较量胜负，交相议论我是你非。及至东汉末年，又增加了佛家，但是喜好佛家的为数尚少。晋、宋年间以来，佛家日益繁盛，由帝王以至于士子庶民，没有不尊崇信奉佛家的。庸俗的人们害怕得罪，羡慕福缘，清高的人们谈论空泛诘难实有。唯独韩愈憎恶佛家损耗资财，迷惑百姓，尽力排斥佛家，他的话往往过于偏激。只有他的《送文畅师序》论述最得要领，文章说：“大凡飞禽低下头来啄食，仰起头来四面张望，走兽在深密之处藏身，很少出来走动，这是害怕有些物种危害自己，但仍然不能幸免。弱者的血肉，就是强者的食物。现在我与文畅安心地居住着，悠闲地饮食着，从生到死都过着闲逸自得的生活，与飞禽走兽面临的境状不同，怎么能够不知道这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丙申，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阿，杀万余人。

丙申（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东阿打败淄青兵马，斩杀一万多人。

沧州刺史李宗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叶，不受其节制；权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使其军中留已，表称惧乱未敢离州。诏以乌重胤代权，将吏惧，逐宗，宗奔京师，辛丑，斩于独柳之下。

沧州刺史李宗与横海节度使郑权不和，不肯接受郑权的调度管束，郑权奏报了李宗的情况。宪宗派遣中使调他回朝，李宗让军中将士挽留自己，自己上表声称害怕造成变乱，不敢离开沧州。宪宗颁诏以乌重胤替代郑权，沧州将吏恐惧了，便驱逐了李宗，李宗只好逃奔京城。辛丑（二十二日），李宗被斩杀于独柳下。

丙午，田弘正奏败平卢兵于阳谷。

丙午（二十七日），田弘正奏称在阳谷打败平卢兵马。

第二百四十一卷

唐纪五十七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

唐纪五十七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己亥，公元819 年）

二月，李听袭海州，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

二月，李听出兵袭击海州，攻克东海、朐山、怀仁等县。李率军在沂州击败平卢兵，攻克丞县。

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益惧且怨。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听说唐官军日益逼近，于是征发民夫修治郓州城池，加强防守。又征发妇女，百姓更加恐惧怨恨。

都知兵马使刘悟，正臣之孙也，师道使之将兵万余人屯阳以拒官军。悟务为宽惠，使士卒人人自便，军中号曰刘父。及田弘正渡河，悟军无备，战又数败。或谓师道曰：“刘悟不修军法，专收众心，恐有他志，宜早图之。”师道召悟计事，欲杀之。或谏曰：“今官军四合，悟无逆状，用一人言杀之，诸将谁肯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师道留悟旬日，复遣之，厚赠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还营，阴为之备。师道以悟将兵在外，署悟子从谏门下别奏。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游戏，颇得其阴谋，密疏以白父。

都知兵马使刘悟，即唐肃宗朝平卢节度使刘正臣的孙子。李师道命悟率兵万余人屯驻阳，以拒抗官军。刘悟治军宽厚，使士卒人人自便，不加约束，军中称誉他为“刘父”。及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军南渡黄河，进攻淄青，刘悟军无准备，出战屡败。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不修军法，专意收买人心，恐有异志，应早有防备。”于是，李师道托言商议军事，召刘悟来郓州，想借机把刘悟杀死。有人劝李师道说：“今官军四面围攻淄青，刘悟尚未有谋反的迹象，听信一人之言就把他杀死，诸将中谁肯为您效力！这是自除爪牙。”李师道认为言之有理，留刘悟在郓州十日后，命他仍回阳谷，并赠送大批金帛加以安抚。刘悟知李师道已怀疑自己，返回军营后，秘密做防守准备。李师道因刘悟率兵在外，任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留在郓州。刘从谏每天与李师道家奴游玩，获悉李师道阴谋，写密信转告父亲。

又有谓师道者曰：“刘悟终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师道潜遣二使赍帖授行营兵马副使张暹，令斩悟首献之，勒暹权领行营。时悟方据高丘张幕置酒，去营二三里。二使至营，密以帖授暹。暹素与悟善，阳与使者谋曰：“悟自使府还，颇为备，不可匆匆，暹请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问将士，兼有赐物，请都头速归，同受传语。’如此，则彼不疑，乃可图也。”使者然之。暹怀帖走诣悟，屏人示之。悟潜遣人先执二使，杀之。

部下又有人对李师道说：“刘悟终必谋反，不如早日除掉他。”丙辰（初八），李师道密派亲信二人带手令前往阳谷，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杀掉刘悟，割下他的头送郓州查验，然后由张暹代领行营兵马。这时，刘悟正在一块高地上树立帐幕，设置酒宴，离开军营二三里。二使到阳谷军营后，密将李师道手令授予张暹。张暹向来和刘悟相好，便假装与使者商议说：“刘悟从郓州节度使府回来后，已有防备，此事不可匆忙。请先让我去报告刘悟，假称‘李师道派人来尉问将士，带来大批赏赐物品，请都头速归军营，一同接受指令’。这样，刘悟必然不疑，然后可乘机下手。”二使同意张暹的意见。于是，张暹把李师道手令揣在怀中，到刘悟饮宴处，命随从退下，交刘悟观看。刘悟得知李师道阴谋后，秘密派人擒杀二使。

时已向暮，悟按辔徐行还营，坐帐下，严兵自卫。召诸将，厉色谓之曰：“悟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诚无负于司空。今司空信谗言，来取悟首。悟死，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今军势日蹙，吾曹何为随之族灭！欲与诸公卷旗束甲，还入郓州，奉行天子之命，岂徒危亡，富贵可图也。诸公以为何如？”兵马使赵垂棘立于众首，良久，对曰：“事果济否？”悟应声骂曰：“汝与司空合谋邪！”立斩之。遍问其次，有迟疑未言者，悉斩之，并斩军中素为众所恶者，凡三十余，尸于帐前。余皆股栗，曰：“惟都头命，愿尽死！”

这时，天已傍晚，刘悟乘马缓行回营，坐于帐中，重兵把守，严加防备。随后，召集众位将领，声色严厉地说：“我和你们不顾死活抗击官军，确实对得起李师道。今李师道听信谗言，派人来杀我。如果我死，你们随后也会被杀。当朝天子发兵围攻淄青，声明只杀李师道一人。如今我军形势日渐窘迫，我等为什么要随他一同被灭族！现在，我和大家商议，打算卷旗束甲袭击郓州，奉行天子之命，杀李师道，不仅可免我等危亡，而且可图富贵。大家认为如何？”兵马使赵垂棘站在诸将前头，沉默很久，说：“不知此事能否成功？”刘悟应声骂道：“难道你要与李师道同谋吗？”即命斩首。接着，挨个询问，诸将凡迟疑不言者，一律斩首，并斩杀军中向来为众所憎恶者，共三十余人，尸首列于帐前。其余诸将都两腿发抖，说：“愿听都头命令，尽死效力！”

乃令士卒曰：“入郓，人赏钱百缗，惟不得近军帑。其使宅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有仇者报之。”使士皆饱食执兵，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人衔枚，马缚口，遇行人，执留之，人无知者。距城数里，天未明，悟驻军，使听城上柝声绝，使十人前行，宣言“刘都头奉帖追入城。”门者请俟写简白使，十人拔刃拟之，皆窜匿；悟引大军继至，城中噪哗动地。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寻纵火斧其门而入。牙中兵不过数百，始犹有发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于地。

于是，刘悟下达出兵命令，对士卒说：“攻入郓州，每人赏钱一百缗。除军库外，凡节度使住宅及其他叛党家财，允许你们任意掠取，有仇者许可报仇。”接着，命士卒饱食一顿，每人携带兵器，半夜时分，听鼓声三响后出发。将士口衔枚，军马缚口，防止喧哗；凡遇行人，都执留军中，以防走漏消息。军行所至，人都不知。距郓州数里时，天还未亮，刘悟命将士就地待命，听城上巡逻的木邦声停止后，派十人先行抵城下，言称“刘都头奉节度使手令入城”。守门人请大家稍候，正想写书简秉告李师道时，十人突然拔刀欲斩，守门人一哄而逃。刘悟率大军随后赶到。城中听说有兵马袭击，喧哗动地，一片混乱。等到刘悟入城时，内城已被攻开。只有李师道所住的牙城还在抗拒坚守。刘悟下令纵火焚烧，用大斧辟开城门，将士一齐涌入。城中亲兵不过数百人，开始还有人发箭抵抗，后知寡不敌众，都投弓箭于地而降。

悟勒兵升听事，使辅索师道。师道与二子伏厕床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门外隙地，使人谓曰：“悟奉密诏送司空归阙，然司空亦何颜复见天子！”师道犹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为幸！”寻皆斩之。自卯至午，悟乃命两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时皆定。大集兵民于球场，亲乘马巡绕，慰安之。斩赞师道逆谋者二十余家，文武将吏且惧且喜。悟见李公度，执手欷；出贾直言于狱，置之幕府。

刘悟率将士入淄青节度使府，命搜捕李师道。李师道和他的两个儿子藏在侧面的床下，被士卒搜出。刘悟命把李师道父子押到节度使府门外的空地上，派人对他说：“刘都头奉天子密诏，打算将您送到京城面见皇上，但是您还有什么脸面再见皇上呢！”这时，李师道仍想能幸免一死，他的儿子李弘方仰面叹道：“事已至此，盼求快死为幸！”随后，父子三人都被斩首。从清晨到中午，刘悟命令左、右都虞候巡行街坊和集市，禁止将士焚掠，到了下午，城内很快安定。于是，刘悟命将士和百姓到鞠场集中，亲自乘马绕场一周，安抚慰劳众人。然后，下令处斩与李师道一起叛乱者，共二十余家，文武将吏目睹叛乱者被杀，又怕又喜。刘悟与李公度相见，二人握手哭泣。又命把贾直言从狱中放出，置于幕府参议军事。

悟之自阳还兵趋郓也，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攻成之日，皆归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进据已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悟函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在刘悟率军从阳出发袭击郓州前，曾暗中派人把行动计划转告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约定：“如果事成，就举烽火相告；万一城中有防备不能攻入，请率兵相助。事成之后，全部归功于您，我不敢据功为己有。”同时，请求田弘正率军进据阳谷营地。这时，田弘正看到烽火，知道郓州已被刘悟攻克，便派使者前往祝贺。刘悟把李师道父子三人的首级放入盒中，派人送到田弘正军营，弘正大喜，写文告上报朝廷。至此，淄、青等十二州全部平定。

弘正初得师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识之，澄熟视其面，长号陨绝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尘垢，复恸哭。弘正为之改容，义而不责。

起初，田弘正得李师道首级，怀疑是否真实，于是，命夏侯澄前来辨识。夏侯澄仔细看后，大声痛哭了很久，悲痛欲绝，接着，将李师道首级捧起，用舌尖舐净眼睛中的灰尘，然后又大声哭泣。田弘正见此情景，不免受到感染，认为夏侯澄忠心重义，也不责备。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已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壬戌（十四日），田弘正奏捷文告送到京城。乙丑（十七日），唐宪任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已巳（二十一日），装着李师道首级的盒子送至京城。自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以来，蕃镇在河南、河北三十余州割据跋扈，自命官吏，不向朝廷上供赋税，将近六十余年，至此全部重新遵守朝廷法令。

上命杨於陵分李师道地，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

唐宪宗命杨於陵分割李师道淄青十二州。於陵阅视淄青地图和户籍后，根据各州土地的远近，士卒和军马的多少，以及仓库虚实，拟分为三道，使各方面情况比较平均：以郓州、曹州、濮州为一道；淄州、青州、齐州、登州、莱州为一道；兖州、海州、沂州、密州为一道。宪宗准奏。

刘悟以初讨李师道诏云：“部将有能杀师道以众降者，师道官爵悉以与之。”意谓尽得十二州之地，遂补署文武将佐，更易州县长吏；谓其下曰：“军府之政，一切循旧。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夫复何忧！”

刘悟根据当初发布的讨伐李师道诏书所说“如果部将有人能杀李师道，率军投降朝廷，即以师道官爵授予此人”，认为自己应该为淄青节度使，尽得淄青十二州。于是，开始擅自任命文武将吏，更换州县官吏。他对部下说：“军府政事，一切遵循旧制。今后，我和大家抱子弄孙，长享富贵，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

上欲移悟他镇，恐悟不受代，复须用兵，密诏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诣悟，托言修好，实观其所为。悟多力，好手搏，得郓州三日，则教军中壮士手搏，与魏博使者庭观之，自摇肩攘臂，离坐以助其势。弘正闻之，笑曰：“是闻除改，登即行矣，何能为哉！”庚午，以悟为义成节度使。悟闻制下，手足失坠；明日，遂行。弘正已将数道，比至城西二里，与悟相见于客亭，即受旌节，驰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贾直言以自随。

唐宪宗拟把刘悟调离淄青，但恐怕刘悟拒不从命，而不得不再次用兵。于是，下密诏给田弘正，命他观察刘悟的言行，看他是否可能拒诏。田弘正接到宪宗的密诏后，每天派人前往郓州，借口与刘悟交好，实际上是观察他的言行。刘悟力大无比，喜欢摔跤，攻克郓州三天后，就教军中壮士练习摔跤，他和魏博的使者在庭院中观看。刘悟一边观看，一边挽袖捋臂，有时还离座呐喊助威。田弘正听说后，哑然失笑，说：“像他这个样子，如果调动的诏书下达，肯定会立即成行，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庚午（二十二日），唐宪宗诏命刘悟为义成节度使，刘悟接诏后，惊慌失措。第二天，就上路赴任了。这天，田弘正率众将为刘悟送行，到郓州城西二里时，在驿站与刘悟相见，刘悟接受义成节度使旌节，征召李公度、李存、郭、贾直言为幕僚，赶赴滑州上任。

悟素与李文会善，既得郓州，使召之，未至。闻将移镇，、存谋曰：“文会佞人，败乱淄青一道，灭李司空之族，万人所共雠也！不乘此际诛之，田相公至，务施宽大，将何以雪三齐之愤怨乎！”乃诈为悟帖，遣使即文会于丰齐驿，斩之。比还，悟及、存已去，无所复命矣。文会二子，一亡去，一死于狱，家赀悉为人所掠，田宅没官。

刘悟向来和李文会相好，当初攻克郓州后，曾派人到登州去请李文会。李文会尚未到郓州，郭、李存听说刘悟即将调往他地，二人商议说：“文会是奸佞小人，由于他的缘故，致使淄青败乱，李师道遭灭族之灾，众人无不以他为仇人！如果不乘此良机把他杀掉，等田弘正来后，肯定以宽大为怀，那时，将怎样来报大家的这个仇恨呢！于是，二人伪作刘悟手令，派人出使登州，命杀李文会，割下他的头回来报告。使者在齐州东南方向的丰齐驿碰到李文会，将他杀死后，回到郓州。这时，刘悟已经和郭、李存等人离开郓州前往滑州，使者无法再报告了。李文会有两个儿子，一个逃亡，一个死在狱中，他的家产全都被人掠去，田地和庄宅被朝廷没收。

诏以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唐宪宗下诏，命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

癸酉，加田弘正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癸酉（二十五日），唐宪宗加封田弘正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

先是，李师道将败数月，闻风动鸟飞，皆疑有变，禁郓人亲识宴聚及道路偶语，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郓，悉除苛禁，纵人游乐，寒食七昼夜不禁行人！或谏曰：“郓人久为寇敌，今虽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备。”弘正曰：“今为暴者既除，宜施以宽惠，若复为严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

当初，李师道在败亡前的几个月，紧张多疑，听到风吹鸟飞，就怀疑有什么变故，于是下令禁止郓州人在一起饮宴相聚，以及行人悄声私语，如有违犯，就严刑惩处。田弘正来到郓州后，下令除去这些严苛的禁令，放纵百姓们游乐，寒食节七昼夜不禁行人往来。有人劝田弘正说：“郓州人随同李师道数年，与朝廷为敌，现虽已平定，人心尚未安定，不可不防。”田弘正说：“如今淄青暴乱为首者已经诛除，应当施行惠政，如果仍以严刑为政，那就好比是以夏桀来代替夏桀，又有什么改善呢？”

先是，贼数遣人入关，截陵戟，焚仓场，流矢飞书，以震骇京师，沮挠官军。有司督察甚严，潼关吏至发人囊箧以索之，然终不能绝。及田弘正入郓，阅李师道簿书，有赏杀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赏潼关、薄津吏卒案，乃知者皆吏卒受赂于贼，容其奸也。

起初，在元和十年时，朝廷数万官军围攻淮西吴元济，叛贼多次派人潜入潼关，截断皇陵门戟，焚烧官仓粮储，甚至用箭把恐吓信射入京城，制造混乱，吓唬朝廷和百姓，以便阻挠官军的进攻。朝廷严令有关部门搜查，潼关官吏甚至把来往行人的背包和箱子都打开查看，但始终未能禁绝这类不测事件的发生。等到田弘正进入郓州后，翻阅李师道的文书，发现其中有赏赐杀宰相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人的记载，以及赏赐潼关、蒲津官吏、士卒的案卷，这才知道以往种种不测事件，都是由于官吏、士卒受敌贿赂，容纳叛贼作乱。

裴度纂述蔡、郓用兵以来上之忧勤机略，因侍宴献之，请内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许。

裴度把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以来，唐宪宗勤勉为政、日理万机的情形编纂成册，在陪伴宪宗饮宴时，乘机献上，奏请宪宗盖印，然后交付史官。宪宗说：“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史官产生错觉，以为是我指派你编纂的，其实，这并非我的本意。”于是没有准许。

三月，戊子，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三月，戊子（初十），唐宪宗命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己丑（十一日），命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和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命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河朔藩镇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吏、县令之权，自作威福。使刺史各得行其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独反也。臣所领德、棣、景三州，已举牒各还刺史职事，应在州兵并令刺史领之。”夏，四月，丙寅，诏诸道节度、都团练、都防御、经略等使所统支郡兵马，并令刺史领之。自至德以来，节度使权重，所统诸州各置镇兵，以大将主之，暴横为患，故重胤论之。其后河北诸镇，惟横海最为顺命，由重胤处之得宜故也。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河朔藩镇所以能够长期抗拒朝廷诏令，割据六十余年，原因是他们在各州设置镇将主持军政，夺刺史和县令的权力，自作威福。如果能让刺史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就是出现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奸雄，也必然不可能以一州的兵力叛乱。现在，我所管辖的德、棣、景三州，已下令各州镇将把军权归还刺史，各州的州兵都由刺史统辖。”夏季，四月，丙寅（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经略使等所统辖的支郡兵马，一律归各州刺史统辖。自从至德元年以来，节度使权势日重，他们在各自管辖的州郡设置镇兵，派大将主持军务，专横跋扈，所以，乌重胤上奏论及此事。从此以后，河北藩镇中，只有横海最为顺从朝廷，都是由于乌重胤处置适宜的缘故。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辛未（二十四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去世。

裴度在相位，知无不言，皇甫之党阴挤之。丙子，诏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宰相裴度知无不言，皇甫的党羽在暗地里不断排挤他。丙子（二十九日），唐宪宗下诏，命裴度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皇甫专以掊克取媚，人无敢言者，独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自诉于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将报怨邪！”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从父弟也。

皇甫专以聚敛取媚宪宗，朝臣都不敢言，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奏，指斥皇甫罪行。皇甫向宪宗上诉，表示自己清白无辜。宪宗说：“你是由于武儒衡上奏，难道想要报复他吗？”皇甫这才不敢再说了。武儒衡是前宰相武元衡的叔伯兄弟。

史馆修撰李翱上言，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兴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复高祖、太宗旧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迩；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绝进献，宽百姓租赋；厚边兵，以制戎狄侵盗；数访问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兴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难，若何不为其乎！以陛下天资上圣，如不惑近飞容悦之辞，任骨鲠正直之士，与之兴大化，可不劳而成也。若不以此为事，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进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是，则太平未可期矣！“

史馆修撰李翱上奏，认为：“平定祸乱依靠武力，开创太平大业则依靠文治和贤德。现在，皇上既然已经用武力平定天下，不如接着革除弊政，恢复高祖、太宗创立的传统制度，任用忠心正直的人士而不随便怀疑，摒斥奸邪佞幸的小人而不再亲近他们；改革赋税制度，将以往收钱币改为交纳实物；禁绝地方官吏向朝廷奉献钱物，减免百姓的租税；加强边防，抵抗边境戎狄的侵犯；经常访求待制官员，倾听他们的意见，以使下情上达。以上六条，是朝廷大政的根本之道，也是达到太平盛世的主要途径。现在，皇上既已经把那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都完成了，为什么不接着实行这些容易做到的事呢？按照皇上的天资和圣明，如果不受身边小人的巧言诱惑，信用耿直忠正的臣僚，那么，天下太平大治，可不劳皇上躬亲辛劳而自然形成。但如果皇上不注意这些方面，我担心在以武功平定天下之后，贪图安逸的欲望容易滋生，臣下左右阿谀迎奉，这时，就有人向皇上进言，他们必定会这样说：”天下已经太平了，皇上可以高枕无忧，自图安逸。‘如果皇上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去贪图享乐的话，太平盛世也就遥远无期了！“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杀武元衡贼王士元等十六人，诏使内京兆府、御史台遍鞫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询之，则多异同。元略问其故，对曰：“恒、郓同谋遣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后期，闻恒人事已成，遂窃以为己功，还报受赏耳。今自度为罪均，终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复辨正，悉杀之。

秋季，七月，丁丑朔（初一），田弘正把暗杀武元衡的刺客王士元等十六人押送京城。唐宪宗下诏，命将王士元等人交付京兆府、御史台逐个详加审问，王士元等人都招供认罪。但当京兆尹崔元略问武元衡遇难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时，王士元等人就说法不一了，崔元略追问是何缘故？王士元等人答称：“成德王承宗和淄青李师道同谋策划派遣刺客暗杀武元衡，我们受李师道的指派赶赴京城，不料来晚，误了约定的日期。听说成德人已经把武元德杀害，于是，我们就把功劳据为己有，为的是回去报功领赏。现在，我们自认为罪责和暗杀者相等，最终难免于一死，所以，也就招供认罪了。”唐宪宗也不愿再辨别王士元等人是否凶手，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

戊寅，宣武节度使韩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戊寅（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首次来京朝拜，唐宪宗以隆重的礼节接待韩弘。韩弘向朝廷奉献战马三千匹，丝绢五千匹，杂色丝织品三万匹，金银器皿一千件。除此之外，宣武库房还有钱百余缗，丝绢百余万匹，战马七千匹，粮食三百万斛。

己丑，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赦天下。

己导（十三日），朝廷百官唐宪宗上尊号，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然后，宪宗下诏大赦天下。

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本钱谷吏，性狷急，无远识。时军府草创，人情未安，遂专以严酷为治，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每詈将卒，辄曰“反虏”；又盛夏役士卒营府舍，督责峻急；将卒愤怨。

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出身于掌管钱谷的官吏，性情急躁，气量狭小，缺乏远见卓识。这时，观察使府刚刚创建，人心尚未安定，王遂却专门以严刑酷法进行治理，他所用的刑杖比一般常用的大得多。每次责骂将士时，动不动就侮辱他们为“反虏”。他还在盛夏的季节里，命令干兵冒着炎热酷暑为自己建造观察使府的房舍，并且严加监督催促。将士无不愤怒怨恨。

辛卯，役卒王弁与其徒四人浴于沂水，密谋作乱，曰：“今服役触罪亦死，奋命立事亦死，死于立事，不犹愈乎！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军将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属乘此际出其不意取之，可以万全。”四人皆以为然，约事成推弁为留后。

辛卯（十五日），参加建造房舍的士兵王弁和同伙四人在沂水中洗澡，五人密谋作乱，王弁说：“现在，我们服役犯罪不免一死，拼死奋力而建功立业也不过一死，如果死于建功立业，岂不比服役犯罪而死更胜一筹！明天，听说王常侍和监军、副使要举行宴会，而部将都在休假，卫兵也大多休息，如果我们趁此机会出其不意袭杀他们，可以说是万全之策。”四人都认为王弁的主意不错，约定事成后共推王弁为观察留后，代行王遂的职务。

壬辰，遂方宴饮，日过中，弁等五人突入，于直房前取弓刀，径前射副使张敦实，杀之。遂与监军狼狈起走，弁执遂，数之以盛暑兴役，用刑刻暴，立斩之。传声勿惊监军，弁即自称留后，升厅号令，与监军抗礼，召集将吏参贺，众莫敢不从。监军具以状闻。

壬辰（十六日），王遂等人正在饮宴，中午刚过，王弁等五人突然冲入，直奔卫兵值班房中夺取弓箭和刀枪，然后，向前对准观察副使张敦实射去，张敦实当即被杀死。王遂和监军仓遑站起逃窜，被王弁擒获，他历数王遂上任以来在盛夏征发劳役，以及对士兵和百姓用刑残暴的罪行，然后，将王遂斩首。王弁传令不得惊吓和冒犯监军，随即自称留后，升堂发布号令，与监军在礼仪上平起平坐。他又召集诸将和下属官吏前来参拜祝贺，众人不敢不从。监军把以上情况写成表状，上报朝廷。

甲午，韩弘又献绢二十五万匹，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万缗。自淮西用兵以来，度支、盐铁及四方争进奉，谓之“助军”；贼平又进奉，谓之“贺礼”；后又进奉，谓之“助赏”；上加尊号又进奉，亦谓之“贺礼”。

甲午（十八日），韩弘又向朝廷奉献丝绢二十五万匹，粗丝绸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各向朝廷奉献钱一万缗。自从元和九年朝廷对淮西用兵以来，度支使、盐铁使以及各地藩镇争相向朝廷进奉钱物，称为“助军”；平定淮西等地以后又进奉，称为“贺礼”；接着，又进奉，称为“助赏”；宪宗加尊号时又进奉，也称为“贺礼”。

丁酉，以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与皇甫同年进士，故引以为相。

丁酉（二十一日），唐宪宗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与皇甫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所以，皇甫引荐令狐楚担任宰相。

朝廷闻沂州军乱，甲辰，以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朝廷听说沂州发生军乱，甲辰（二十八日），任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海、兖、密观察使。

韩弘累表请留京师，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书令。癸丑，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弘靖，宰相子，少有令闻，立朝简默；河东、宣武阙帅，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镇之。弘靖承王锷聚敛之余，韩弘严猛之后，两镇喜其廉谨宽大，故上下安之。

韩弘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批准自己留居京城。八月，己酉（初三），唐宪宗任命韩弘代理司徒，兼中书令。癸丑（初七），任命吏部尚书张弘靖带同平章事的官衔，充任宣武节度使。张弘靖是唐德宗时的宰相张延赏的儿子，从小就美名在外，在朝做官清简练达、静默通识。河东、宣武两镇缺任节度使，朝廷认为他向来威望和地位崇重，相继任命他前往镇守。河东前节度使王锷贪财聚敛，宣武前节度使韩弘严刑苛政，张弘靖赴任后，两镇的将吏和百姓喜爱他为官廉洁谨厚、宽容大度，因此，军心和民心由此安定下来。

已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尢厚。

已未（十三日），田弘正来京朝拜，唐宪宗以最为隆重的礼节接待他。

戊辰，陈许节度使郗士美薨，以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尽逃户之产偿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执政见而恶之，渤遂谢病，归东都。

戊辰（二十二日），陈许（忠武）节度使郗士美去世，唐宪宗任命库部员外李渤为吊祭使。李渤完成吊丧任务后，回到京城，上奏朝廷说：“我这次出使路过渭南，听说长源乡过去有四百户，现在仅存百余户，乡县过去有三千户，现在仅存一千户，其它州县户口耗减情况与此大体相似。户口耗减这样严重，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州县官吏把逃户所欠的税款摊派给他们的邻居，邻居不堪负担，以致被迫和逃户一样逃亡。这都是那些贪官污吏剥夺百姓而向他们的上司献媚，因此只想到竭泽而渔，不考虑以后还有没有鱼可捕捞的缘故。请求皇上颁下诏书，禁绝摊逃的弊政，同时建议把逃户的全部财产用来抵税，如果还不足以抵偿的话，就请求予以免除。这样，用不了几年，逃户就会逐渐回乡重新开始农业生产。”宰相皇甫看到李渤的奏章，憎恨他诋毁朝政，置之不理。于是李渤假托身体有病，辞官回到东都洛阳。

癸酉，吐蕃寇庆州，营于方渠。

癸酉（二十七日），吐蕃出兵侵犯庆州，在方渠扎寨安营。

朝廷议兴兵讨王弁，恐青、郓相扇继变，乃除弁开州刺史，遣中使赐以告身。中使绐之曰：“开州计已有人迎侯道路，留后宜速发。”弁即日发沂州，导从尚百余人，入徐州境，所在减之，其众亦稍逃散。遂加以械，乘驴入关。九月，戊寅，腰斩东市。

朝廷商议发兵讨伐王弁，但又恐怕青州和郓州相互煽动，继而也发生兵变。于是，任命王弁为开州刺史，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王弁。宦官到沂州后，哄骗王弁说：“开州已经预先派人在路旁迎接您，您接到任命书后，应当尽快出发上任。”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出发，这时，他的前导和随从人员还有一百多人。进入徐州境内后，当地官吏命他减少随从人员，跟随他的人也逐渐逃散。于是，宦官命人将王弁上了枷锁，乘驴进关。九月，戊寅（初三），王弁在东市被拦腰斩杀。

先是，三分郓兵以隶三镇，及王遂死，朝廷以为师道余党凶态未除，命曹华引棣州兵赴镇以讨之。沂州将士迎候者，华皆以好言抚之，使先入城，慰安其余，众皆不疑。华视事三日，大飨将士，伏甲士千人于幕下，乃集众而谕之曰：“天子以郓人有迁徒之劳，特加优给，宜令郓人处左，沂人处右。”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阖门，谓郓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将士何得辄害之！”语未毕，伏者出，围而杀之，死者千二百人，无一得脱者，门屏间赤雾高丈余，久之方散。

当初，朝廷平定淄青后，把淄青分为三镇，李师道在郓州的兵士被分配到郓、青、沂、三个藩镇。等到沂州观察使王遂被王弁杀害后，朝廷认为李师道的余党仍然反叛，凶悍骄横的本性没有丝毫改变。于是，命令棣州刺吏曹华为沂州观察使，率领棣州的军队奔赴沂州，将李师道配属沂州的兵全部斩除。曹华率兵抵达沂州城下，对沂州欢迎他的将士，都用好言好语加以安抚，让他们先回城去，然后，入城安抚其余将士，这样，众人对曹华的来意都不加怀疑。曹华上任三天后，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沂州的将士，事先在帐幕的背后埋伏披甲持枪的兵士一千人。将士到齐后，曹华召集大家说：“皇上考虑到郓州的兵士迁徒到沂州，十分辛苦，特此让我加给赏赐，所以，现在我命令郓州的将士站在左边，沂州的将士站到右边。”将士分别站定后，曹华命沂州的将士一律出去，随即下令关闭大门，对留在里面的郓州将士说：“王常侍奉皇上的命令到这里做观察使，你们都是他的部下，怎敢犯上作乱，肆意把他杀害！”话音未落，伏兵一齐冲出，把郓州的将士团团包围，乱刀斩杀，一千二百人全部死亡，无一人逃脱，地上的流血蒸发成红色的雾气，在大门和墙壁间萦绕飘浮，达一丈多高，很久才逐渐消散。

臣光曰：《春秋》书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于申。彼列国也，孔子犹深贬之，恶其诱讨也，况为天子而诱匹夫乎！

臣司马光曰：《春秋》记载楚子虔在申诱杀蔡侯般，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诸侯国之间，但孔子仍然深加贬责，因为孔子憎恶楚子虔使用诱杀这种不仁道的手段来消灭自己的政敌。诸侯国之间相互诱杀尚且不仁，何况作为天子而诱杀自己的将士呢！

王遂以聚敛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乱。王弁庸夫，乘衅窃发，苟沂帅得人，戮之易于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饵乎！且作乱者五人耳，乃使曹华设诈，屠千余人，不亦滥乎！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将帅何以令其士卒！上下，如寇雠聚处，得间则更相鱼肉，惟先发者为雄耳，祸乱何时而弭哉！

王遂靠他擅长搜刮百姓的才能，被唐宪宗看中，任命他镇守沂州这个刚刚被官军平定收复的地区。王遂施政苛刑暴虐，以致激发兵变。王弁不过是个见识浅陋的兵卒，他乘将士对王遂不满，才得以发动兵变。如果唐朝对沂州的观察使任用称职的话，那么，平息王弁的兵变，就如同杀一头狗和猪一样的容易，又何必以天子诏书作诱人的食饵，来诛杀王弁呢？何况作乱者仅王弁等五个人，而唐宪宗却指派曹华设下圈套，屠杀了一千多个不相干的士兵，难道这不是太滥杀无辜了吗！这样一来，以后士卒怎能不猜疑他们的将帅，将帅又怎样才能统帅他们的兵士呢？将帅和士卒之间相互敌视，像仇敌一样相处在一起，一有机会就相互残杀，成败胜负，就看谁先动手罢了。这样下去，战祸动乱什么时候才能平息呢？

惜夫！宪宗削平僭乱，几致升平，其美业所以不终，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可惜啊！唐宪宗依靠武力平定藩镇叛乱，几乎已经使天下达到太平，但他所孜孜追求不息的美好事业之所以有始无终，都是由于只求眼前小利，而不讲求大的诚信的缘故。

甲辰，以田弘正兼待中，魏博节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请留，上不许。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犹以故事继袭，故兄弟子侄皆仕诸朝，上皆擢居显列，朱紫盈庭，时人荣之。

甲辰（二十九日），唐宪宗任命田弘正兼待中，仍为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三次上奏，请求留居京城，唐宪宗不准。田弘正常常担心自己一旦去世之后，魏博的将吏仍然按照以往的惯例，拥戴自己的亲人，所以，他让自己的兄弟、儿子和侄子都到朝廷做官。唐宪宗也都把他们提拔到显要的官位上，以致在他的家里，身着红色和紫色官服的人布满院庭，当时的人认为他们很荣耀。

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卢怀慎、苏、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深恨之。

乙巳（三十日）唐宪宗询问宰相：“玄宗朝政治，先治而后乱，是什么原因？”崔群回答说：“玄宗任用姚崇、宋、卢怀慎、苏、韩休、张九龄为宰相，则天下大治；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为宰相，则朝政紊乱。所以，用人得失，关系重大。人们都认为天宝十四年（755 ）安禄山叛乱是天下大乱的开端，我则认为开元二十四年（736 ）罢除张九龄相位，信用李林甫主持朝政是治乱的分界线。但愿陛下效法玄宗开元初年，以天宝末年为鉴戒，如果陛下能这样做，那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福分啊！”皇甫知道自己是靠谄媚皇上的手段才被提拔为宰相的，所以，对崔群十分痛恨。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贼杨清陷都护府，杀都护李象古及妻子、官属、部曲千余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贪纵苛刻失众心。清世为蛮酋，象古召为牙将，清郁郁不得志。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还，袭府城，陷之。

冬季，十月，壬戌（十七日），容管经略使奏称，安南叛贼杨清起兵，攻陷都护府所在地交州城，杀死都护李象古和他的妻子，以及下属官吏、随从士卒一千多人。李象古，即前鄂岳观察使李道古的哥哥，由于贪图钱财，对部下苛刻而失去众心。杨清世代为蛮人酋长，李象古召见杨清，任命他为牙将，杨清郁郁不得志。李象古命杨清率兵三千讨伐黄洞蛮，杨清乘士卒不满李象古的机会，率兵在半夜擅自返回，袭击交州城，结果把州城攻陷。

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覆，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欲徼幸立功，争请讨之；上从之。岭南节度使孔屡谏曰：“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上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士卒被瘅疣，死者不可胜计。安南乘之，遂杀都护。行立、竟无功，二管凋弊，惟所部晏然。

当初，蛮贼酋长黄少卿，从贞元年间以来反复无常，时而归顺，时而叛变。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二人，抱着侥幸立功的心理，争相上奏朝廷，请求出兵讨伐。唐宪宗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岭南节度使孔多次上奏劝阻说：“这些人都是禽兽，不讲礼义廉耻，我们只应当考虑朝廷的利害得失，不必和他们争论是非曲直。”唐宪宗不听孔的意见，大肆征发江淮、荆湖的兵力，命令他们会同容管、桂管的军队，共同讨伐黄洞蛮。结果，士卒在南方的深山密林里作战，都被瘴气染上疾病，死亡不计其数。安南牙将杨清趁此机会，率兵叛乱，杀死都护李象古。裴行立、阳二人也最终未能立功。桂管、容管由于长期出兵打仗，民力耗竭，田野荒芜，只有孔所管辖的岭南道安然无恙。

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赦杨清，以为琼州刺史。

丙寅（二十一日），唐宪宗任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宣诏赦免杨清叛乱的罪行，任命他为琼州刺史。

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刺史李文悦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灵武牙将史奉敬言于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请兵三千，赍三十日粮，深入吐蕃以解盐州之围。叔良以二千五百人与之。奉敬行旬余，无声问，朔方人以为俱没矣。无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惊，溃去。奉敬奋击，大破，不可胜计。奉敬与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皆以勇著名于边，吐蕃惮之。

这一年，吐蕃节度论三摩等人率十五万大军围攻唐朝的盐州，党项也派兵援助吐蕃，参予攻城。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坚守城池二十七天，吐蕃未能攻克。灵武牙将史敬奉请求朔方节度使杜叔良拨给自己兵力三千人，带三十天的干粮，深入吐蕃境内，攻击敌后，以便迫使吐蕃大军解除对盐州的围攻。杜叔良批准史奉敬的请求，拨给他二千五百兵力。史奉敬出兵后十多天，没有音信，朔方人都认为他已经全军覆没，盐州也已失守。不料没过多久，史奉敬率兵从意想不到的小路绕到吐蕃军队的背后，吐蕃得知腹背受敌，大为惊慌，急忙溃退。史奉敬率军奋力追击，大败吐蕃军队，杀伤不计其数。史敬奉和凤翔节度使部将野诗良辅、泾原节度使部将郝都是以英勇善战闻名于边陲，吐蕃将士特别害怕他们三人。

柳泌至台州，驱吏民采药，岁余，无所得而惧，举家逃入山中；浙东观察使捕送京师。皇甫、李道古保护之，上复使待诏翰林；服其药，日加躁渴。

柳泌抵达台州后，逼迫当地的官吏率领百姓上天台山，为唐宪宗采摘草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毫无所获，柳泌害怕担当欺君的罪名，携带全家老小逃到山里。浙江东道观察使派人逮捕柳泌，把他押送到京城。皇甫、李道古百般为柳泌辩解，开脱他的罪名。唐宪宗听信二人的话，命柳泌仍旧待诏翰林院，服用柳泌的药后，越来越躁渴。

起居舍人裴上言，以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乐者飨天下之福，自黄帝至于文、武，享国寿考，皆用此道也。自去岁以来，所在多荐方士，转相汲引，其数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潜岩壑，惟胃人知。凡候伺权贵之门，以大言自炫奇技惊众者，皆不轨徇利之人，岂可信其说而饵其药邪！夫药以愈疾，非朝夕常饵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气，殆非人五藏之所得胜也。古者君饮药，臣先尝之，乞令献药者先自饵一年，则真伪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贬江陵令。

起居舍人裴上书朝廷，认为：“能够除去天下祸害的人，就能够享受天下的利益；能够和天下人同享欢乐的人，就能够享受天下的福分。从黄帝开始，一直到周文王、武王，他们的寿命和在帝位的时间之所以很长，都是由于遵循这种道理的缘故。但是，从去年以来，不少地方官吏向朝廷推荐方士，方士之间也相互举荐，以致推荐到朝廷来的方士越来越多。如果天下真的有神仙存在，他们必定躲藏在深山密林中，惟恐被人发现。因此，凡是想和当朝权贵交结，说大话自夸，用奇技巧术哗众取宠的人，肯定都是急功好利的不法之徒，怎么能轻易相信他们的大话，从而服用他们的药呢？药材是用来治病的东西，不是早晚经常吃的食品，况且金石浓烈而有毒性，又加上用火炼，恐怕不是人的五脏所能承受得了的。古代的时候，凡是君主要饮用的药物，都由臣下先尝，确信没有问题，然后才吃。因此，请求皇上下令，让献药的那些方士自己先吃一年，然后，他们所献的药是真是假，自然就可以辨别了。”唐宪宗看到裴上书后大怒。十一月，己亥（二十五日），命令把裴贬为江陵令。

初，群臣议上尊号，皇甫欲增“孝德”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圣则孝在其中矣。”谮群于上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时给边军赐与，多不时得，又所给多陈败，不可服用，军士怨怒，流言欲为乱。李光颜忧惧，欲自杀；遣人诉于上，上不信。京师惧，群具以中外人情上闻。密言于上曰：“边赐皆如旧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群鼓扇，将以卖直，归怨于上也。”上以为然。十二月，乙卯，以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中外切齿于矣。

当初，百官商议唐宪宗的尊号时，皇甫认为应当增加“孝德”两个字。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说：“尊号中有‘圣’字，那么，‘孝’的意义已经包含在其中了。”皇甫在唐宪宗的面前说崔群的坏话：“崔群对于陛下的尊号，竟然舍不得用‘孝德’两个字。”宪宗大怒。这时，由于皇甫对于边军的衣粮和赏赐物品，经常不按时发放，凡是供给的衣粮物品，又大多是陈旧腐败的东西，无法使用，兵士埋怨愤怒，流言要发动兵变。宁节度使李光颜忧心如焚，十分恐惧，甚至一度打算自杀，他派人将此情况向唐宪宗汇报，宪宗不信。这时，京城上下听说边兵要发动兵变的消息，也都惊恐不安，崔群把京城内外人们惊恐不安的情况向唐宪宗报告。皇甫秘密地对唐宪宗说：“朝廷供给边军的衣粮赏赐物品，都是按照过去的制度发放的。可是，人们的情绪却突然发生变化，我看都是由于崔群在那里鼓吹煽动，以此来猎取名声，而把人们的怨怒推给皇上。”宪宗听信了皇甫的谗言。十二月，乙卯（十一日），贬崔群为湖南观察使。于是，朝廷内外都咬牙切齿般地憎恨皇甫。

中书舍人武儒衡，有气节，好直言，上器之，顾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暮才行。癸亥，擢兼暮左拾遗内供奉。兼暮，仁杰之族曾孙也。楚自草制辞，盛言“天后窃位，奸臣擅权，赖仁杰保佑中宗，克复明辟。”儒衡泣诉于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上由是薄楚之为人。

中书舍人武儒衡做官有节操，喜好直言不讳，因此得到唐宪宗的器重，待遇甚为优厚，人们都认为他即将被宪宗拜为宰相。令狐楚忌妒武儒衡，想找人来阻止武儒衡被拜为宰相。于是，他向宪宗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德才兼备。癸亥（十九日），唐宪宗任命狄兼为左拾遗内供奉。狄兼，即武则天朝宰相狄仁杰的同族曾孙。令狐楚亲自动手起草任命狄兼的制书措辞，制书夸张地说：“天后武则天窃取帝位，奸臣专权，幸赖狄仁杰保护中宗皇帝，以致最终得以恢复李唐王朝。”武儒衡向唐宪宗哭泣上诉，认为令狐楚这番话是影射自己的祖先，他说：“我的曾祖武平一，在天后武则天朝时，辞官住在嵩山，信奉佛教，以至于死。”宪宗由此而鄙薄令狐楚的为人。

十五年（庚子、820 ）

十五年（庚子，公元820 年）

春，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请徙理兖州；许之。

春季，正月，沂、海、兖、密观察使曹华奏请朝廷，将观察使所在地由沂州迁往兖州，唐宪宗准奏。

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

义成节度使刘悟来京朝拜。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当初，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密谋拥立澧王李恽为皇太子，唐宪宗不许。待到唐宪宗卧病时，吐突承璀的阴谋仍未止息。太子听说这个消息后，十分忧愁，密派人向司农卿郭钊询问应付此事的计策，郭钊说：“殿下只要对皇上竭尽孝顺，等待事情发展的结果，而不要忧虑其他事情。”郭钊是皇太子的舅舅。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

唐宪宗服用金丹后，常常暴躁发怒，左右随从宦官往往被怪罪责骂挨打，甚至有人被打死。由此人人自危。庚子（二十七日），唐宪宗在中和殿突然死亡，当时人都说是被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陈弘志的同党内宫官员，为了隐瞒真相，不敢追究凶手，只是说宪宗吃金丹后药性发作而死，外人都无法辨明事情真假。

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杀吐突承璀及澧王恽，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和诸位宦官马进潭、刘承偕、韦元素、王守澄等人，共同拥立太子继皇帝位，杀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赏赐左、右神策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六军、威远营军士每人钱三十缗，左右金吾军士每人钱十五缗。

闰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是日，召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对于思政殿。放，戎之弟；公著，苏州人；皆太子侍读也。上未听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参预机密，上欲以为相，二人固辞。

闰月，丙午（初三），唐穆宗在太极殿东厢即皇帝位。当天，在思政殿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等人，以及兵部郎中薛放、驾部员外郎丁公著。薛放，即德宗朝福建观察使幕僚薛戎的弟弟；丁公著是苏州人。二人都是穆宗即位前的太子侍读。穆宗这时正为宪宗服丧，尚未亲政。薛放和丁公著常常在宫中陪伴穆宗，参预朝廷的机密工作。穆宗打算任命这两个人为宰相，二人坚决推辞。

丁未，辍西宫朝临，集群臣于月化门外。贬皇甫为崖州司户；市井皆相贺。

丁未（初四），唐穆宗在西宫早晚哭丧，在月华门外召见百官。随后下诏，贬皇甫为崖州司户。市民百姓都拍手叫好，庆贺除去一大祸害。

上议命相，令狐楚荐御史中丞萧；辛亥，以及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楚、与皇甫皆同年进士，上欲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

唐穆宗与百官商议任命宰相，令狐楚推荐御史中丞萧。辛亥（初八），唐穆宗任命萧和段文昌二人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萧和皇甫都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穆宗恨皇甫和吐突承璀阴谋拥立澧王李恽，因此，打算诛杀他，萧和宦官劝阻穆宗，皇甫才得以免死。

壬子，杖杀柳泌及僧大通，自余方士皆流岭表；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循州司马。

壬子（初九），唐穆宗下令杖杀柳泌和僧人大通，其余方士一律流放到五岭以外的荒远之地，同时下令贬左金吾将李道古为循州司马。

癸丑，以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癸丑（初十），唐穆宗任命薛放为工部侍郎，丁公著为给事中。

乙卯，尊郭贵妃为皇太后。

乙卯（十二日），唐穆宗尊奉郭贵妃为皇太后，

丁卯，上与群臣皆释服从吉。

丁卯（二十四日），唐穆宗和群臣百官服丧期满，脱去丧服，穿上日常服装。

二月，丁丑，上御丹凤门楼，赦天下。事毕，盛陈倡优杂戏于门内而观之。丁亥，上幸左神策军观手搏杂戏。

二月，丁丑（初五），唐穆宗御临丹凤门楼，大赦天下。随后，在城楼上大摆乐舞和杂戏，穆宗在门里观看。丁亥（十五日），穆宗亲临左神策军，观看摔跤和杂戏表演。

庚寅，监察御史杨虞卿上疏，以为：“陛下宜延对群臣，周遍顾问，惠以气色，使是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赵知微亦上疏谏上游畋无节。上虽不能用，亦不罪也。

庚寅（十八日），监察御史杨虞卿上奏，认为：“陛下应当接见群臣百官，逐个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态度要和蔼可亲，以便使对陛下尽忠的人感觉到他们是在求取功名，议论朝政的人感觉是在诉说冤曲。如果这样去做，而天下还不太平，那是没有的事。”衡山人赵知微也上奏，劝阻穆宗不要没有限度地游乐和外出打猎。穆宗虽然不能按照他们说的那样去做，但也不怪罪他们。

壬辰，废邕管，命容管经略使阳兼领之。

壬辰（二十日），唐穆宗下令废除邕管经略使，命容管经略使阳兼领。

安南都护桂仲武至安南，杨清拒境不纳。清用荆惨虐，其党离心；仲武遣人说其酋豪，数月间，降者相继，得兵七千余人。朝廷以仲武为逗遛，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以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贬仲武为安州刺史。

安南都护桂仲武赴任抵安南，杨清抗拒朝廷命令，不让他入境。杨清对部下用荆残酷，他的同党都离心离德。桂仲武派人劝说蛮人的酋长豪强归顺朝廷，数月之间，归降的蛮人一批接着一批，总计得兵力七千多人。朝廷得知桂仲武仍然没有上任，认为他停留观望不前。甲午（二十二日），任命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乙未（二十三日），任命太仆卿杜式方为桂管观察使。丙申（二十四日），贬桂仲武为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

丹王李逾去世。

吐蕃寇灵武。

吐蕃国出兵侵犯灵武。

宪宗之末，回鹘遣合达于来求昏尤切；宪宗许之。三月，癸卯朔，遣合达于归国。

唐宪宗末年时，回鹘国派大臣合达干来唐朝求婚，要求十分迫切。宪宗同意回鹘国的请求。三月，癸卯朔（初一），穆宗命合达干回国。

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迹，爱之。辛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上问公权：“卿书何能如是之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笔谏也。公权，公绰之弟也。

唐穆宗看到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墨迹，十分喜爱。辛酉（十九日），任命柳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穆宗问柳公权：“你的书法为什么写得这么好？”柳公权回答说：“写字运笔关键在于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默然不语，神色改变，知道柳公权是以用笔作譬来规劝自己。柳公权是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的弟弟。

辛未，安南将士开城纳桂仲武，执杨清，斩之。裴行立至海门而卒；复以仲武为安南都护。

辛未（二十九日），安南的将士打开城门，迎接桂仲武入城。然后，逮捕杨清，把他斩首。新任安南都护裴行立赴任到海门镇时故去。朝廷仍任命桂仲武为安南都护。

吐蕃寇盐州。

吐蕃国出兵侵犯盐州。

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士曹，与监军崔潭峻善。上在东宫，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及即位，潭峻归朝，献稹歌诗百余篇。上问“稹安在？”对曰：“今为散郎。”夏，五月，庚戌，以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朝论鄙之。会同僚食瓜于阁下，有青蝇集其上，中书舍人武儒衡以扇挥之曰：“适从何来，遽集于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气自若。

当初，膳部员外郎元稹任江陵士曹时，和监军崔潭峻关系亲密。当时，唐穆宗还在东宫做太子，听到宫中有人朗诵元稹的诗歌，十分喜爱。待到他继位做了皇帝以后，崔潭峻回到京城，向穆宗献上元稹的诗歌一百多篇。穆宗问道：“元稹现在在哪里？”潭峻回答说：“他现在任职为散郎。”夏季，五月，庚戌（初九），穆宗任命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百官知道元稹是由于得到宦官推荐而被提拔的，都鄙视他的为人。这一天，正好中书省的官员们在一起吃瓜，一群苍蝇落在瓜上，中书舍人武儒衡用扇子一边扇一边说道：“这些苍蝇是从哪里来的，都聚集在这里！”同僚们听他用苍蝇来讥讽元稹，都大惊失色，武儒衡却面不改色，神态自若。

庚申，葬神圣章武孝皇帝于景陵；庙号宪宗。

庚申（十九日），朝廷在同州奉先县的景陵埋葬神圣章武孝皇帝，庙号为宪宗。

六月，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召对别殿。上曰：“朕升储副，知卿为羽翼。”对曰：“先帝之意，久属圣明，臣何力之有！”

六月，唐穆宗任命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穆宗在便殿召见崔群，说：“朕当年被立为皇太子，知道你曾有赞助的功劳。”崔群说：“先帝立皇太子，一直是以陛下作为人选，我又有什么功劳呢？”

太后居兴庆宫，每朔望，上帅百官诣宫上寿。上性侈，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靡。

皇太后居住在兴庆宫，每月初一和十五，唐穆宗率领百官到兴庆宫，为皇太后敬酒祝寿。穆宗本性奢侈，所以，奉养皇太后尤为排场浪费。

秋，七月，乙巳，以郓、曹、濮节度为天平军。

秋季，七月，乙巳（初五），唐穆宗命郓、曹、濮节度号为“天平军”。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为山陵使，部吏盗官物，又不给工人佣直，收其钱十五万缗为羡余献之，怨诉盈路，丁卯，罢为宣、翕、池观察使。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任职山陵使时，他的部下官吏偷盗国家财物，而且，他又不支付工匠的工钱，搜刮了十五万缗作为陵墓工程的节余，奉献朝廷。工匠愤怒异常，不断向官府上诉。丁卯（二十七日），穆宗贬令狐楚为宣、歙、池观察使。

八月，癸巳，发神策兵二千浚鱼藻池。

八月，癸巳（二十四日），唐穆宗征发神策军兵士二千人疏浚鱼藻也。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戊戌（二十九日），唐穆宗任命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贬令狐楚衡州刺史。

己亥（三十日），唐穆宗下令再贬令狐楚为衡州刺史。

上甫过公除，即事游畋声色，赐与无节。九月，欲以重阳大宴，拾遗李珏帅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陛下就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礼经》著三年之制，犹服心丧。遵同轨之始离京，告远夷之使未复命。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后庭，事将未可。”上不听。

唐穆宗刚刚为宪宗服丧期满，就开始游乐打猎，喜好歌舞和女色，对臣下赏赐毫无节制。九月，穆宗计划在重阳节举行盛大宴会。拾遗李珏率领同僚上奏说：“陛下继位不到一年，年号尚未更改，先帝的陵墓也还是新的。虽然陛下采取以日易月的丧期，俯从人们的愿望，但是根据《礼经》服丧三年的制度，还应当在内心继续哀悼。现在，邻国前来吊丧的使者才刚刚离开京城，朝廷赴各国告丧的使者还没有回来秉告。解除丧期的各种禁令，都是为了百姓；在后宫举行宴乐，恐怕不妥。”穆宗不听。

戊午，加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并同平章事。

戊午（十九日），穆宗授予宁节度使李光颜、武宁节度使李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秘不发丧，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诸将欲取帅于属内诸州。参谋崔燧以承宗祖母凉国夫人命，告谕诸将及亲兵，立承宗之弟观察支使承元。

冬季，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亡，他的部下隐瞒此事，没有公开举丧。王承宗的儿子王知感、王知信都在朝廷作人质，部将们想从成德管辖的诸州选取一人作节度使。参谋崔燧根据王承宗祖母凉国夫人的命令，通报诸将和亲兵，立王承宗的弟弟、观察支使王承元继承节度使的职位。

承元时年二十，将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诸将固请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监军，有事当与之议。”及监军至，亦劝之。承元曰：“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摄军务，承元请尽节以遵忠烈之志，诸公肯从之乎！”众许诺。承元乃视事于都将听事，令左右不得谓己为留后，委事于参佐，密表请朝廷除帅。

这一年，王承元年满二十岁，成德的将士向他行礼，他推辞不愿接受，一边哭泣，一边还礼。将士一再请求王承元继任节度使，王承元说：“皇上派宦官来监军，如有大事，应当与监军商议。”等到监军来到以后，也劝王承元继任。王承元说：“大家没有忘记我的祖辈在成德做节度使时的恩德，不认为我年少无知，想让我暂时管理军务，我请求大家允许我首先向朝廷尽忠，以便能够遵循我的祖父忠于朝廷的遗志。大家愿意听我的话吗？”诸将都表示同意。于是，王承元开始到都将厅堂办公，他下令左右随从不许称自己为留后，然后，把军政事务委托部下副职处理，自己向朝廷秘密上奏，请求由朝廷任命节度使。

庚辰，监军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权知留后，并以承元表闻。

庚辰（十一日），成德监军上奏朝廷，称王承宗病重，由他的弟弟王承元暂时代理留后。同时，把王承元请求任命节度使的表奏上报朝廷。

党项复引吐蕃寇泾州，连营五十里。

党项再次勾引吐蕃侵犯泾州，军营首尾相连，达五十里。

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诣镇州宣慰。

辛巳（十二日），穆宗派遣起居舍人柏耆前往成德安抚将士。

壬午，群臣入。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进言：“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胡寇压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舆所在。又晨夕与倡优狎昵，赐与过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与。虽内藏有余，愿陛下爱之，万一四方有事，不复使有司重敛百姓。”时久无中论事者，上始甚讶之，谓宰相曰：“此辈何人？”对曰：“谏官。”上乃使人慰劳之，曰：“当依卿言。”宰相皆贺，然实不能用也。覃，瑜之子也。

壬午（十三日），群臣入殿，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向唐穆宗进言：“陛下游乐和宴会的次数过多，外出打猎没有节制。现在，吐蕃大军侵犯边境，如果边防忽然有紧急情况上奏，不知陛下在何处。另外，陛下日夜与乐舞唱戏的优人在一起亲近游玩，对他们赏赐太多。凡金银布帛，都是百姓的血汗，如果没有战功，不可随便赏赐。现在，虽然国库的财物尚有结余，但愿陛下爱惜，万一天下发生不测事件，就可动用国库，而不致使官吏再重税搜刮百姓。”谏官很久无人在内殿奏论朝政，穆宗听到郑覃等人的进言后，觉得十分惊讶，他对宰相说：“这几个都是什么人？”宰相回答说：“是谏官。”于是，穆宗派人慰劳郑覃等人，说：“我打算按照你们说的去做。”宰相都对穆宗虚心纳谏表示祝贺。然而，穆宗其实并没有接受郑覃等人的规劝。郑覃是唐顺宗时宰相郑瑜的儿子。

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唐穆宗曾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朝外士大夫经常饮宴游乐，这真是国泰民安，令人欣慰。”丁公著说：“这种现象并非好事，恐怕以后有劳陛下圣虑。”穆宗问：“你这样说是什么缘故？”丁公著回答说：“自天宝以来，公卿士大夫争相游乐饮宴，沉缅于酒色，男女混杂在一起游戏跳舞，不以为耻。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朝政废弛，陛下能不忧虑吗？但愿陛下对这种现象稍加禁止，也就是天下的福分了。”

癸未，泾州奏吐蕃进营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将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救之；赐将士装钱二万缗。以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请和好使。

癸未（十四日），泾州上奏：吐蕃国进犯，军营离州城仅三十里。军书告急，请求朝廷出兵救援。穆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营都监，率兵四千人，同时征发神策京畿八镇全军前往救援，赏赐将士行装钱二万缗。穆宗又任命郯王府长史邵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任答吐蕃请和好使。

初，秘书少监田洎入吐蕃为吊祭使，吐蕃请与唐盟于长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还，唯阿而已。既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因以为辞曰：“田洎许我将兵赴盟。”于是贬洎郴州司户。

当初，秘书少监田洎奉命赴吐蕃为吊祭使，吐蕃请求和唐朝在长武城下缔结会盟条约，田洎恐怕吐蕃把自己拘留，所以满口答应。不久，吐蕃由党项勾引入侵，以田洎曾答应会盟为借口说：“田洎许可我国带兵来参加会盟。”于是，贬田洎为郴州司户。

成德军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为魏博节度使。又以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这时，成德镇方上奏，报告王承宗的死讯。乙酉（十六日），唐穆宗任命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为魏博节度使。又任命左金吾将军田布为河阳节度使。

渭州刺史郝数出兵袭吐蕃营，所杀甚众。李光颜发宁兵救泾州。宁兵以神策受赏厚，皆愠曰：“人给五十缗而不识战斗者，彼何人邪！常额衣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汹汹不可止。光颜亲为开陈大义以谕之，言与涕俱，然后军士感悦而行。将至泾州，吐蕃惧而退。丙戌，罢神策行营。

渭州刺史郝多次出兵袭击吐蕃军营，杀伤很多敌军。宁节度使李光颜征发部兵马救援泾州，宁兵士认为神策军已得优厚赏赐，自己却一无所得，都愤怒地说：“有的军人给了五十缗钱而不参战，他们是什么人？有的军人连应当得到的衣服和粮食都未发给，却要冒死向前冲锋陷阵，这又是什么人呢？”兵士喧扰不息，难以制止。李光颜亲自出面，对兵士们晓以大义，一边说，一边流泪。士兵受到感染，愤怒的情绪才平息下来，出发上路了。快到泾州时，吐蕃畏惧宁军，于是退去。丙戈（十七日），穆宗下令，罢梁守谦所率领的神策行营。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盐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寻亦皆退。

西川上奏：吐蕃国侵雅州。辛卯（二十二日），盐州上奏：吐蕃国在乌池、白池附近驻扎军队。不久，都撤退了。

十一月，癸卯，遣谏议大夫郑覃诣镇州宣慰，赐钱一百万缗以赏将士。王承元既请朝命，诸将及邻道争以故事劝之；承元皆不听。及移镇义成，将士喧哗不受命，承元与柏耆召诸将以诏旨谕之，诸将号哭不从。承元出家财以散之，择其有劳者擢之，谓曰：“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违天子之诏，其罪大矣。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因涕泣不自胜，且拜之。将李寂等十余人固留承元；承元斩以徇，军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将吏或以镇州器用财货行，承元悉命留之。

十一月，癸卯（初五），唐穆宗派遣谏议大夫郑覃赴镇州安抚军民，赏赐将士钱一百万缗。王承元在请求朝廷任命成德节度使以后，他的部将和邻近的藩镇争相以过去成德世袭的惯例劝说他，王承元一概不听。等到朝廷任命他为义成节度使，将士仍然喧哗不已，拒不接受朝廷任命。王承元和柏耆召集诸将，以朝廷下达的任命诏书开导大家，诸将却大声痛哭起来，仍不从命。王承元不得已。拿出自己家里的财产，散发给将士，并且把那些曾有军功的将士提拔迁升，然后对他们说：“诸位以我先辈在成德世代做节度使的缘故，不愿让我离开这里，你们的深情厚意我领了。但是，要让我违抗皇上的招令，这个罪名就太大了。过去，李师道叛乱尚未失败时，朝廷曾赦免他的罪行，李师道本打算入朝，他的部将却执意挽留，不让他走。结果，后来杀李师道的人也是他的部将。因此，诸位不要再让我成为李师道第二，我也就算是幸运了。”王承元说完后，已哭是不能自制，他又向将士拜礼，请求让自己成行。牙将李寂等十几人再次强留，王承元下令斩首，以儆效尤，军中这才安定下来。丁未（初九），王承元出发到滑州上任，将吏有人想让他把成德的公用器物和财产带走，王承元命令一律留下。

上将幸华清宫，戊午，宰相率两省供奉官诣延英门，三上表切谏，且言：“如此，臣辈当扈从。”求面对，皆不听。谏官伏门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复道出城，幸华清宫，独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帅禁兵千余人扈从，晡时还宫。

唐穆宗想到华清宫去游玩。戊午（二十一日），宰相率领中书、门下两省的供奉官到延英门，三次上奏劝阻，并且说：“如果皇上一定要去华清宫，我们做臣下的就应当随行护送。”宰相请求面见穆宗，穆宗不听。谏官都拜伏在延英门下，一直到傍晚才退回。己未（二十二日），天尚未明，穆宗从复道出城，到华清宫去游玩，只有公主、驸马、神策军护军中尉、神策军以及羽林、龙武、神威六军军使率禁军一千多人随从护卫，到黄昏时才回宫。

十二月，已巳朔，盐州奏：吐蕃千余人围乌、白池。

十二月，己巳朔（初一），盐州上奏：吐蕃国出动一千多人围攻乌池、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

庚辰（十二日），西川上奏：南诏国两万人进入唐朝境内，请求讨伐吐蕃。

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万余众，拔营栅三十六。时少卿久未平，国子祭酒韩愈上言：“臣去年贬岭外，熟知黄家贼事。其贼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遂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裴行立、阳，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争献谋计。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经此凋弊，杀伤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自南讨已来，贼徙亦甚伤损，察其情理。厌苦必深。贼所处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若因改元大庆，赦其罪戾，遣使宣谕，必望风降伏。仍为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苟处置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癸未（十五日），容管上奏：出兵击破蛮人黄少卿一万多人，攻拔营栅三十六个。这时，由于唐朝军队很久未能平定黄少卿，国子祭酒韩愈上言说：“我于去年贬官到岭南，对黄家贼的情况很熟悉。这些人没有城池可以居住，都是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平日各自谋生，发生紧急情况则屯聚在一起防守。以往由于邕管经略使大多不称职，他们既不能施行德政安抚蛮人，又没有足够的威望使蛮人畏服，因而经常侵犯、欺骗甚至俘掠蛮人，致使蛮人产生仇恨，于是，起兵攻打劫掠州县，躏辱百姓。他们有时是为了报私仇，有时是贪求财物或临时聚集在一起，事后，又各自散去，还不足以造成大的危害。近来征讨蛮人，始于裴行立、阳二人，这两个人本来就没有深谋远虑，征讨蛮人的目的是为了邀功求赏。他们只看到蛮人尚未聚屯在一起的时候，认为蛮人势单力弱，因而争相向朝廷献计，请求讨伐。自从用兵以来，已经两年，他们奏报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总计已不下两万多人。如果不是虚报，那么，蛮人已经灭绝。但至今蛮人仍然如旧，可见他们是在欺骗朝廷。邕管、容管两地，经过这次战争后，百姓又遭受杀伤和疾病，已经十室九空。如果长此以往，我担心岭南一道不会再有安宁休息的时候。自从南征以来，黄家贼也已遭受重大伤亡，从情理上说，蛮人也必定十分厌战。况且蛮人都住在荒远偏僻的地方，假如把蛮人杀光，全部占领这些地区，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不如借国家改年号大庆的机会，赦免蛮人的罪行，派使者前往安抚，蛮人必定会望风而降。然后，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为经略使，如果对蛮人处置得宜的话，那么，以后自然永远不会再发生叛乱的事情。”穆宗未采纳韩愈的建议。

穆宗睿圣文惠存皇帝上长庆元年（辛丑、821 ）

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 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诸道各令均定两税。

春季，正月，辛丑（初四），唐穆宗到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长庆。下令河北各藩镇勘定两税税额。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介洁疾恶，为相，重惜官职，少所引拔。西川节度使王播大修贡奉，且以赂结宦官，求为相，段文昌复左右之；诏徵播诣京师。屡于延英力争，言：“播纤邪，物论沸腾，不可以污台司。”上不听，遂辞位。己未，播至京师。壬戌，罢为右仆射。固辞仆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书。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性情耿直，疾恶如仇，他当宰相以后，珍惜官职，很少向朝廷引荐拔擢官吏。西川节度使王播大肆向朝廷贡献财物，同时贿赂交结宦官，请求为宰相，段文昌也在朝中为他活动。穆宗下诏，命王播进京。萧多次在延英殿极力论争，他说：“王播卑鄙邪恶，陛下命他进京后，朝廷议论沸腾，不可以让这种人来玷污朝廷的官职。”穆宗不听。于是，萧请求辞职。己未（二十二日），王播进抵京城。壬戌（二十五日），萧被罢为右仆射。他又坚决请辞仆射，二月，癸酉（初六），改为吏部尚书。

卢龙节度使刘总既杀其父兄，心常自疑，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使昼夜为佛事，每视事退则处其中，或处他室，则惊悸不敢寐。晚年，恐惧尤甚；亦见河南、北皆从化，己卯，奏乞弃官为僧；仍乞赐钱百万缗以赏将士。

卢龙（幽州）节度使刘总自从杀死他的父亲和兄弟后，心中常常自疑不安，多次梦见父亲和兄弟变为鬼祟，危害自己。于是，经常在节度使府的一个房间招待几百名僧人就餐，让他们昼夜为自己念佛，以便避免灾祸。他每次办公后就住在这里，如果偶然住在别处，就会惊吓得睡不着觉。到了晚年，他更加恐惧。同时，看到河南、河北的藩镇都已归顺朝廷，己卯（十二日），上奏朝廷，乞请弃官为僧，并请求朝廷赐钱一百万缗，用来赏赐将士。

上面谕西川节度使王播令归镇，播累表乞留京师。会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为刑部尚书，充盐铁转运使。元颖，淹之六世孙也。

唐穆宗当面告诉西川节度使王播，命令他归还本镇。王播多次上表，乞请留居京城。这时，正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请求辞职，壬申（疑误），穆宗任命段文昌带同平章事的官衔，充任西川节度使；任命翰林学士杜元颖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王播为刑部尚书，充任盐铁转运使。杜元颖是唐太宗时宰相杜淹的第六代孙。

回鹘保义可汗卒。

回鹘国保义可汗去世。

三月，癸丑，以刘总兼侍中，充天平节度使；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

三月，癸丑（十七日），唐穆宗任命刘总兼侍中，充任天平节度使；任命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卢龙（幽州）节度使。

乙卯，以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乙卯（十九日），任命代理京兆尹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

丁巳，诏刘总兄弟子侄皆除官，大将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给复一年，军士赐钱一百万缗。

丁巳（二十一日），唐穆宗下诏：刘总的兄弟子侄全都授官，大将和僚佐也都应予以越级提拔，百姓免除一年赋税，兵士赏赐钱一百万缗。

戊午，立皇弟憬为王，悦为琼王，为沔王，怿为婺王，为茂王，为光王，协为淄王，为衢王，惋为澶王；皇子湛为景王，涵为江王，凑为漳王，溶为安王，为颍王。

戊午（二十二日），唐穆宗立自己的弟弟李憬为王，李悦为琼王，李为沔王，李怿为婺王，李为茂王，李怡为光王，李协为淄王，李为衢王，李惋为澶王。立儿子李湛为景王，李涵为江王，李凑为漳王，李溶为安王，李为颍王。

刘总奏恳乞为僧，且以其私第为佛寺；诏赐总名大觉，寺名报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节钺、侍中告身并赐之，惟其所择。

刘总上奏，恳求穆宗批准自己为僧，同时请求批准以自己的私人住宅为佛寺。穆宗下诏，赐刘总的名字叫大觉，佛寺的名字叫报恩寺，派遣宦官带着紫色的僧服以及天平节度使的符节和侍中的任命书授予刘总，由他选择。

诏未至，总已削发为僧，将士欲遮留之，总杀其唱帅者十余人，夜，以印节授留后张，遁去；及明，军中始知之。奏总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

诏书尚未到达幽州，刘总已经剃发做了和尚。将士想遮拦强留刘总，刘总杀死将士中为首者十几个人。当夜，他把节度使的大印和符节授予留后张，然后逃走。等到天明，军中才知道他已逃亡的消息。张上奏，称刘总去向不明。癸亥（二十七日），刘总死于定州境内。

翰林学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书舍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进取有隙。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

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鉴于中书舍人李宗闵曾经在元和三年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讽刺他的父亲，十分痛恨。李宗闵又与翰林学士元稹争官，二人产生矛盾。这一年，右补阙杨汝士和礼部侍郎钱徽二人主持进士考试。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分别给钱徽写信，推荐自己所亲近的考生。等到放榜后，文昌和李绅所推荐的考生都落选了，中榜的进士当中：郑朗中郑覃的弟弟；裴撰是裴度的儿子；苏巢是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杨汝士的弟弟。

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这。”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上乃命中书舍人王起等覆试。夏，四月，丁丑，诏黜朗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宗闵剑州刺史，汝士开江令。

段文昌对唐穆宗说：“今年，礼部考试很不公正，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朝廷公卿大臣的子弟，没有才能，靠行贿和托人情才考中的。”穆宗将段文昌所说的情况问翰林诸位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都异口同说：“确实像文昌说的那样。”于是，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等人复试。夏季，四月，丁丑（十一日），下诏废除郑朗等十个进士，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

或劝徽奏文昌、绅属书，上必悟，徽曰：“苟无愧心，得丧一致，奈何奏人私书，岂士君子所为邪！”取而焚之，时人多之。绅，敬玄之曾孙；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有人劝钱徽向朝廷揭发段文昌、李绅曾写信为自己的亲友请托，认为这样的话，皇上必定会明白是非曲直，收回诏书。钱徽说：“如果我问心无愧，无论升官还是贬官，都无所谓，为什么要去揭发人家的私人信件？这难道是士大夫和君子所应当干的事吗？”说完，就把段文昌和李绅的信拿出来烧了，当时的人都称赞他有君子的风度。李绅是唐高宗时宰相李敬玄的曾孙；王起是王播的弟弟。从此以后，李德裕和李宗闵二人各分为朋党，相互倾轧，近四十年。

丙戌，册回鹘嗣君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丙戌（二十日），唐穆宗册命回鹘国的新任君主为登羽录没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

五月，丙申朔，回鹘遣都督、宰相等五百余人来逆公主。

五月，丙申朔（初一），回鹘国派遣都督、宰相五百人来唐迎接公主。

壬子，盐铁使王播奏：约榷茶额，每百钱加税五十。右拾遗李珏等上疏，以为：“榷茶近起贞元多事之际，今天下元虞，所宜宽横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时当得息肩！”不从。

壬子（十七日），盐铁使王播上奏：国家茶叶专卖的税收数额，大约每一百文可加税钱五十文。右拾遗李珏等人上疏，认为：“茶叶专卖始于贞元年间朝廷多难的时期，现在，天下太平，应当减少横征暴敛的赋税数量，却反而增加，那么，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减轻负担呢？”穆宗不听。

丙辰，建王恪薨。

丙辰（二十一日），建王李恪去世。

癸亥，以太和长公主嫁回鹘。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闻唐与回鹘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盐州刺史李文悦击却之。戊寅，回鹘奏：“以万骑出北庭，万骑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癸亥（二十八日），唐穆宗命以太和长公主出嫁回鹘国可汗。公主，即穆宗的妹妹。吐蕃国听到唐朝和回鹘国通婚的消息，六月，辛未（初七），出兵侵犯青寨堡，盐州刺史李文悦率兵击退吐蕃兵。戊寅（十四日），回鹘国上奏：“我国已经出动一万名骑兵到北庭，一万名骑兵到安西，抵抗吐蕃侵扰，以便迎接公主。”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当初，幽州节度使刘总上奏，建议将幽州所管辖的州县分为三道：幽州、涿州、营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州、蓟州、妫州、檀州为一道，请求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州、莫州为一道，请求任命代理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张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故举之。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

张弘靖过去河东做节度使时，对部下宽容大度，因而得到将士的拥戴。幽州与河东相邻，刘总听说张弘靖在河东的情况，考虑到幽州人桀骜不驯已天长日久，因此，推荐张弘靖代替自己，以便能够安抚将士。薛平是唐代宗时相卫节度使薛嵩的儿子，熟悉河朔地区的风俗习惯，所以推荐他来幽州任职。卢士玫是刘总妻子家族的亲戚。

总又尽择麾下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克融，滔之孙也。

刘总又把部下骄纵强横难以管辖的将士，如都知兵马使朱克融等人全部挑选出来，送到京城，请朝廷奖励并予以提拔，以便让幽州人都能产生羡慕朝廷官爵俸禄的意向。同时，他又向朝廷奉献战马一万五千匹，然后，剃发离开幽州。朱克融是唐德宗时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孙子。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

这时，唐穆宗整天沉湎于酒宴之中，不大留意天下的政务，宰相崔植、杜元颖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考虑朝政的安危大局，只是想尊崇张弘靖官位，于是，仅仅把瀛州、莫州从幽州节度使管辖的地区中分割出来，由卢士玫统辖，其余各州，都由张弘靖统领。朱克融等人在京城客居很久，窘迫到借衣讨食的地步，每天到中书省去请求授予官职，崔植、杜元颖不理。等到朝廷正式任命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勒令朱克融等人归回幽州，受张弘靖指使效力。朱克融等人十分怨怒。

先是，河北节度使皆亲冒寒暑，与士卒均劳逸。及弘靖至，雍容骄贵，肩舆于万众之中，燕人讶之。弘靖庄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决事，宾客将吏罕得闻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韦雍辈多年少轻薄之士，嗜酒豪纵，出入传呼甚盛，或夜归烛火满街，皆燕人所不习也。诏以钱百万缗赐将士，弘靖留其二十万缗充军府杂用，雍辈复裁刻军士粮赐，绳之以法，数以反虏诟责吏卒，谓军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两石弓，不若识一丁字！”由是军中人人怨怒。

以前，幽州节度使都能冒着严寒酷暑，亲自和士卒同甘共苦。等到张弘靖来到幽州上任后，却雍容闲雅，傲慢华贵，乘轿出入于众人之中，幽州人很看不惯，十分惊讶。张弘靖庄重自尊，每十天才到节度使府办分处理军政事务一次，他的幕僚和部下将吏很难听到他说话，因此，上下关系很不融洽，日常政务大多委托他的幕僚处理。他所任命的判官韦雍等人大多都是年少轻浮的人，嗜好饮酒奢侈，行为放纵，进出官府时，随从传叫呼喊，十分隆重，有时夜间从外面回来，烛火满街。这些，都是幽州人所不习惯的。穆宗下诏赐将士钱一百万缗，张弘靖截留其中二十万缗，充作切度使府杂用。韦雍等人又克扣兵士的军粮，将士不满，动不动就绳之以法，并经常嘲笑责骂官吏和士卒为反虏，他们对兵士说：“现在天下太平，你们虽然能拉开两石的强弓，但不如认识一个字。”于是，军中将士人人怨恨愤怒。

第二百四十二卷

唐纪五十八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长庆元年（辛丑、821 ）

唐纪五十八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公元821 年）

秋，七月，甲辰，韦雍出，逢小将策马冲其前导，雍命曳下，欲于街中杖之。河朔军士不贯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军虞候系治之。是夕，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货财、妇女、囚弘靖于蓟门馆，杀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明日，军士稍稍自悔，悉诣馆谢弘靖，请改心事之，凡三请，弘靖不应，军士乃相谓曰：“相公无言，是不赦吾曹。军中岂可一日无帅！”乃相与迎旧将朱洄，奉以为留后。洄，克融之父也，时以疾废卧家，自辞老病，请使克融为之；众从之。众以判官张彻长者，不杀。彻骂曰：“汝何敢反，行且族灭！”众共杀之。

秋季，七月，甲辰（初十），韦雍外出，碰到一个小将骑马冲撞他的仪仗前导，韦雍下令把小将从马上拉下来，打算在街道中间杖责。河朔地区的军士不习惯受杖责，拒不服从。韦雍于是报告张弘靖，张弘靖命令军虞候把小将拘捕治罪。当晚，士卒连营呼噪作乱，将校制止不住，士卒便冲入节度使府舍，掠夺张弘靖的财产和妻妾，随后，把张弘靖关押在蓟门馆，杀死他的幕僚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都虞候刘操、押牙张抱元。第二天，军士渐渐悔悟，都到蓟门馆向张弘靖请罪，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仍然跟随张弘靖，做他的部从。军士几次请求，张弘靖闭口不言。于是，军士商议说：“张相公闭口不言，是不愿赦免我们，但是，军中岂可一日没有统帅！”便一齐去迎接幽州的老将朱洄，拥戴他为留后。朱洄，即朱克融的父亲，这时由于身患疾病，在家卧床休养，他以自己年老多病，辞谢留后，请求让给儿子朱克融，军士都表示同意。军士因为判官张彻年长而没有杀他，张彻骂道：“你们怎敢反叛朝廷，马上就会被族灭的！”军士一拥而上，把张彻杀死。

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壬子（十八日），群臣百官向唐穆宗奏上尊号，称为文武孝德皇帝。大赦天下。

甲寅，幽州监军奏军乱；丁巳，贬张弘靖为宾客、分司；己未，再贬吉州刺史。庚申，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节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强，奏请“且授克融节钺，徐图之。”乃复以悟为昭义节度使。

甲寅（二十日），幽州监军奏报军乱。丁巳（二十三日），穆宗贬张弘靖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己未（二十五日），再贬张弘靖为吉州刺史。庚申（二十六日），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为卢龙（幽州）节度使。刘悟认为朱克融势力正强，奏请“暂且任命朱克融为节度使，然后，再慢慢想办法除掉他”。于是，仍任命刘悟为昭义节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发长安。

辛酉（二十七日），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前往回鹘国。

初，田弘正受诏镇成德，自以久与镇人战，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从赴镇，因留以自卫，奏请度支供其粮赐。户部侍郎、判度支崔，性刚褊，无远虑，以为魏、镇各自有兵，恐开事例，不肯给。弘正四上表，不报；不得已，遣魏兵归。，沔之孙也。

当初，田弘正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自认为以往长期与成德人打仗，有父兄之仇，于是，率魏博兵二千人随行赴任，然后留在成德用来自卫，奏请朝廷度支供给这二千人的军饷。户部侍郎、判度支崔性情刚愎，气量狭小，缺乏深思熟虑，认为魏博、成德各自有兵，恐怕此事开一先例，因而，不肯供给。田弘正四次上表朝廷，崔不加理会。田弘正不得已，把魏博兵遣返回镇。崔是开元初大臣崔沔的孙子。

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诏以钱百万缗赐成德军，度支辇运不时至，军士益不悦。

田弘正厚待自己的家人，他的兄弟、儿子、侄子在长安、洛阳两都居住的有几十个人，生活竞相奢侈靡丽，每天花费约二十万钱，田弘正运魏博、成德两镇的货供给，车辆来往于道路。河北的将士十分不满。穆宗下诏，赐钱一百万缗给成德将士，度支却没有按时运送到达，将士更加不满。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性果悍阴狡，潜谋作乱，每抉其细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壬戌夜，庭凑结牙兵噪于府署，杀弘正及僚佐、元从将吏并家属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逼监军宋惟澄奏求节钺。八月，癸巳，惟澄以闻，朝廷震骇。崔于崔植为再从兄，故时人莫敢言其罪。

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原属回鹘阿布思族的后裔，性情果敢狡诈，阴谋作乱，经常借小事以激怒将士，但由于魏博二千兵士尚在，不敢贸然行动。等到魏博兵士返回以后，壬戌（二十八日）夜间，王庭凑交结牙兵，噪乱于节度使府，杀死田弘正及其僚佐、随从将吏和他们的家属三百多人。王庭凑自称留后，逼迫监军宋惟澄为他向朝廷上奏，请求授予节度使符节。八月，己巳（初六），宋惟澄把以上情况上报朝廷，举朝震惊。崔是宰相崔植的族兄弟，所以，朝官没有人敢抨击他的罪行。

初，朝廷易置魏、镇帅臣，左金吾将军杨元卿上言，以为非便，又诣宰相深陈利害；及镇州乱，上赐元卿白玉带。辛未，以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当初，朝廷调换魏博、成德节度使和僚佐时，左金吾将军杨元卿曾上言，认为这样做很不适宜，他又面见宰相，反复陈述利害得失。等到成德军乱后，穆宗赐给杨元卿一条白玉带。辛未（初八），任命杨元卿为泾原节度使。

瀛莫将士家属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潜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吴晖不知所在。

瀛州和莫州的将士家属大多留居在幽州，壬申（初九），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中勾结朱克融的兵马入城，刺史吴晖不知去向。

癸酉，王庭凑遣人杀冀州刺史王进岌，分兵据其州。

癸酉（初十），王庭凑派人杀死冀州刺史王进岌，分兵占领冀州。

魏博节度使李闻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将士曰：“魏人所以得通圣化，至今安宁富乐者，田公之力也。今镇人不道，辄敢害之，是轻魏以为无人也。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报之？”众皆恸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将也，使以宝剑、玉带遗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剑立大勋，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凑。”元翼以剑、带徇于军，报曰：“愿尽死！”将出兵，会疾作，不果。元翼，赵州人也。

魏博节度使李听到田弘正遇害的消息，身着丧服命令将士说：“魏博人之所能够得到皇上的教化，至今生活安定，富贵享乐，都是田公的功劳。现在，成德人大逆不道，竟敢把他无故杀害，这是轻视魏博，以为我们没有人才。诸位曾受田公的恩惠，应当怎样回报他呢？”将士都大声痛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是成德的优秀将领，李把自己的宝剑和玉带送给他，说：“过去，我的父亲曾用此剑平定朱叛乱，立过大功。后来，我又用这把剑平定蔡州吴元济叛乱。现在，我把这剑授予你，希望你用它努力翦灭王庭凑。”牛元翼带着剑和玉带在军中环绕一周，然后回来报告说：“愿尽死效力！”李正准备出兵讨伐王庭凑，正好得病而未成行。牛元翼是赵州人。

乙亥，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令乘驿之镇。布固辞不获，与妻子宾客诀曰：“吾不还矣！”悉屏去旌节导从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发徒跣，号哭而入，居于垩室；月俸千缗，一无所取，卖旧产，得钱十余万缗，皆以颁士卒，旧将老者兄事之。

乙亥（十二日），唐穆宗任命正在为父亲田弘正服丧的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命他乘驿马赴任。田布一再推辞而未得允许，于是，和妻子、宾客诀别说：“我此行不打算生还了！”下令撤除节度使旌节和所有前导随行人员，然后出发上任。距离魏州三十里时，散发赤脚，大声痛哭而入州城，住在垩室，为父亲服丧。他每月应得俸禄一千缗，一文不要，却把自己家留在魏博的产业卖掉，得到十几万缗现钱，全部用来赐士卒。对于父亲原在魏博的部将和年长的将吏，都以兄弟的礼节来礼遇他们。

丙子，瀛州军乱，执观察使卢士玫及监军僚佐送幽州，囚于客馆。

丙子（十三日），瀛州发生军乱，士卒逮捕观察使卢士玫以及监军和僚佐，押送幽州，拘禁在客馆。

王庭凑遣其将王立攻深州，不克。

王庭凑派遣他的部将王立攻打深州，未能攻克。

丁丑，诏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诸军各出兵临成德之境，若王庭凑执迷不复，宜即进讨。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谋杀王庭凑，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

丁丑（十四日），唐穆宗下诏，命令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等镇军队派兵，兵临成德边境，如果王庭凑还执迷不误，抗拒朝廷的话，就进兵攻讨。成德大将王俭等五人密谋暗杀王庭凑，不料消息泄露，这五人和他们的部下士卒三千人都被杀死。

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己卯（十六日），唐穆宗任命深州刺史牛元翼为深冀节度使。

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历泽潞、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谕以军期。造，大雅之五世孙也。己丑，以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

丁亥（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殿中侍御史温造为起居舍人，充任镇州四面诸军宣慰使，前往昭义、河东、魏博、横海、深冀、易定等道，传达进兵日期的命令。温造是唐高祖时黄门侍郎温大雅的第五代孙子。己丑（二十六日）任命裴度为幽州、镇州两道招抚使。

癸巳，王庭凑引幽州兵围深州。

癸巳（三十日），王庭凑勾引幽州兵围攻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军乱，杀刺史邢。

九月，乙巳（十二日），相州发生军乱，刺史邢被杀。

吐蕃遣其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吐蕃国派遣礼部尚书论纳罗来唐朝请求缔结会盟条约。庚戌（十七日），唐穆宗任命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涞水、遂城、满城。

壬子（十九日），朱克融出兵焚烧掠夺易州、涞水、遂城、满城。

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民所输三倍其初，诏百官议革其弊。户部尚书杨於陵以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今税百姓钱藏之公府；又，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入百万，今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又积于商贾之室及流入四夷。又，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贸易杂用铅铁，岭南杂用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如此，则钱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轻！今宜使天下输税课者皆用谷、帛，广铸钱而禁滞积及出塞者，则钱日滋矣。”朝廷从之，始令两税皆输布、丝、纩；独盐、酒课用钱。

自从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以来，钱的价值越来越高，而实物的价值越来越低，百姓纳税的数额比建中元年实际高出三倍之多。唐穆宗下诏，命百官商议革除两税法的弊端。户部尚书杨於陵认为：“钱是用来衡量货物价值的东西，天下商人贩运买卖，无处不有，所以，钱也应四处流通，不应当蓄积一处。现在，百姓交纳的钱，都收藏在官府仓库。另外，开元时期全国铸钱七十多炉，每年收入一百万缗；而现在铸钱十几炉，每年收入才十五万缗。这些钱又大多集中于商人，以及夷狄的手中。还有，大历年以前，淄青、太原、魏博商品交易兼用钱和铅、铁，岭南则兼用金、银、丹砂、象牙，现在，都统一用钱。这样一来，钱的价值怎么能不高，而实物的价值又怎么能不低呢？现在，应当下令全国纳税的人都交纳粮食和布帛，增加铸钱而禁止蓄积以及钱流出塞外。如果这样，钱就会逐渐多起来。”朝廷采纳杨於陵的建议，下令以后两税都交纳布、丝和丝棉；惟独盐、酒专卖仍然用钱。

冬，十月，丙寅，以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使职如故。播为相，专为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冬季，十月，丙寅（初三），唐穆宗任命盐铁转运使、刑部尚书王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盐铁转运使。王播担任宰相，专门阿谀奉迎皇上，很少谈论朝廷安危。

以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以善事权幸得进；时幽、镇兵势方盛，诸道兵未敢进，上欲功速成，宦官荐叔良，以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以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唐穆宗任命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都招讨使。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由于善于巴结当朝权贵得到提拔，这时，幽州、镇州的兵力正处于强盛，诸道出兵讨伐的军队都不敢进攻。穆宗想尽快看到胜利成果，而宦官又推荐杜叔良，于是，任命叔良为深州诸道行营节度使，任命牛元翼为成德节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

癸酉（初十）唐穆宗命宰相和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国礼部尚书论纳罗在京城西会盟。随后，派遣刘元鼎和论纳罗赴吐蕃国，与吐蕃国宰相及其大臣会盟。

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为之，上闻智兴有勇略，欲用之于河北，故以是宠之。

乙亥（十二日），唐穆宗任命沂州刺史王智兴为武宁节度副使。以前，藩镇节度副使都任用文官，穆宗听说智兴有勇有谋，想调他到河北前线，所以，用这个职务表示对他的恩宠。

丁丑，裴度自将兵出承天军故关以讨王庭凑。

丁丑（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军，经由原承天军驻地娘子关到达河北，讨伐王庭凑。

朱克融遣兵寇蔚州。

朱克融派兵侵犯蔚州。

戊寅，王庭凑遣兵寇蔚州。

戊寅（十五日），王庭凑派兵侵犯蔚州。

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济败幽州兵于白石岭，杀千余人。

己卯（十六日），易州刺史柳公济在白石岭打败幽州兵马，杀一千多人。

庚辰，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败成德兵于饶阳。

庚辰（十七日），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奏报，在饶阳打败成德兵马。

辛巳，魏博节度使田布将全军三万人讨王庭凑，屯于南宫之南，拔其二栅。

辛巳（十八日），魏博节度使田布率全军三万人讨伐王庭凑，屯驻在南宫县南，攻拔王庭凑两个营栅。

翰林学士元稹与知枢密魏弘简深相结，求为宰相，由是有宠于上，每事咨访焉。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从中沮坏之。度乃上表极陈其朋比奸蠹之状，以为：“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何者？为患有大小，议事有先后。河朔逆贼，只乱山东；禁闱奸臣，必乱天下；是则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与诸将必能翦灭，大者非陛下觉寤制断无以驱除。今文武百寮，中外万品，有心者无不愤忿，有口者无不咨嗟，直以奖用方深，不敢抵触，恐事未行而祸已及，不为国计，且为身谋。臣自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要切，所奉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季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臣素与佞幸亦无仇嫌，正以臣前请乘传诣阙，面陈军事，奸臣最所畏惮，恐臣发其过，百计止臣。臣又请与诸军齐进，随便攻讨，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碍，逗遛日时；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顾矣。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陛下傥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议，彼不受责，臣当伏辜。敱砣?希?纤洳辉茫?远却蟪迹?坏靡眩?镂矗?院爰蛭???馐梗?∥?げ渴汤伞ｐ∷浣夂擦郑?饔鋈绻省￡

翰林学士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深相勾结，求做宰相，由此而得到唐穆宗的宠任，朝政大事都向他咨询。元稹和裴度虽然没有仇怨，但由于裴度在他得到重用前就有很高的威望，恐怕裴度在讨伐幽州、成德时立功，再度得到朝廷重用，妨碍自己升迁。所以，凡是裴度上奏的军事谋划，他经常和魏弘简二人从中阻挠，使他不能实施。于是，裴度上表，极力指责元稹和宦官朋比为党，奸邪害国的罪状，认为：“王庭凑、朱克融逆臣竖子叛乱，震惊山东；奸臣朋比为党，则搅乱朝政。陛下如果想扫平幽州、镇州叛乱的话，应当首先肃清朝廷奸党。为什么呢？因为灾祸有大有小，考虑事情也有先有后。河朔的叛臣贼党，只能扰乱山东，而宫中的奸臣，则必定祸乱天下。所以，对国家来说，河朔的叛臣危害小，而宫中的奸臣危害大。对于河朔的叛臣，我和诸位将领肯定能够翦灭，但宫中的奸臣，如果陛下不觉悟，则断然无法驱除。现在，朝廷文武百官，京城和各地众多臣僚，凡是有心对朝廷尽忠的人，对奸臣的所做所为无不愤怒，能够开口讲话的人也无不嗟叹。只是由于陛下正信用他们，才不敢指责，恐怕奸臣未能翦除，而祸已及身。这并非他们不为国家考虑，而是担心自己受牵连的缘故。自从朝廷兴兵讨伐幽州和成德以来，我所上奏陈述的用兵方略，都事关紧要。但所接到的朝廷诏书，却指令不一。我受陛下重托，指挥诸军讨代，责任实在不轻，但遭奸臣从中阻挠的事情，也实在不少。我向来和奸臣无怨，只是由于前不久我上奏朝廷，请求乘驿马到京城，当面向陛下陈述用兵方略，奸臣最害怕的，是怕我向陛下揭发他们的罪过，所以百般阻挠我进京。同时，我又上奏朝廷，请准许我率兵和诸军一同进攻，随机应变，讨伐叛乱。但奸臣恐怕我可能成功，于是，用各种理由加以阻挠，以致我军停滞很久，无论进退，都受到他们的牵制，上奏朝廷的意见，也都被他们从中阻塞。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我出兵失利，不能成功，对于国家治乱，山东前线的胜负大局，却全然不顾。作为臣下侍奉皇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能够驱除，那么，河朔的叛臣贼党就会不讨自平；但如果朝中奸臣仍然存在的话，则虽然讨平叛臣贼党，对于朝廷也没有什么好处。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话，请求把我的奏章公布，让百官一起讨论，如果奸臣不遭到百官的遣责，我愿受到应有的惩罚。”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穆宗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裴度是朝廷中威望很高的大臣，不得不作出让步。癸未（二十日），贬魏弘简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的职务，但仍然和过去一样，受到穆宗的宠信。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宦官受其赂，为之请，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请诛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对曰：“彼不才者，无过温衣饱食以足妻子，安足虑！本设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皆才过于人，法不能制者也。”上从之。

宿州刺史李直臣贪污，根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宦官受了他的贿赂，为他辩护。御史中丞牛僧孺一再请求杀掉，穆宗说：“直臣很有才能，杀了可惜！”牛僧孺回答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整天考虑的不过是吃饱穿暖，满足妻子的要求，对这些人，国家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制定法律的目的，本来就是约束那些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都才智过于常人由于法律未能约束，才胆敢发动叛乱的。”穆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将全军救深州，诸军倚重胤独当幽、镇东南，重胤宿将，知贼未可破，按兵观衅。上怒，以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徒重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全军救援深州，诸军依赖乌重胤独自抵挡幽州、镇州的东南方向。乌重胤是经验丰富的老将，知道敌人不可能一时被击破，于是，按兵不动观察敌军动静。穆宗大怒，任命杜叔良为横海节度使，调乌重胤为山南道节度使。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败吐蕃三千骑于大石山下。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上奏：在大石山下打败吐蕃三千骑兵。

十一月，辛酉，淄青节度使薛平奏突将马廷作乱，伏诛。时幽、镇兵攻棣州，平遣大将李叔佐将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馈稍薄，军士怨怒，宵溃，推廷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余人，径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敌，平悉发府库及家财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战，大破之，斩廷，其党死者数千人。

十一月，辛酉（二十八日），淄青节度使薛平上奏：突将马廷作乱被杀。当时，幽州和镇州派兵攻打棣州，薛平派大将李叔佐率兵救援。棣州刺史王稷供给军队物资稍少，军士怨恨愤怒，乘夜晚溃逃。军士推马廷为道领，一边行走，一边收兵，共达七千多人，直向青州逼近。青州城中兵少，不足以抵抗逃兵，于是，薛平把仓库和自己家的私财全部拿出，招募士卒，得精兵二千人，出城迎城，大败逃兵，把马廷斩首，逃兵死亡几千人。

横海节度使杜叔良将诸道兵与镇人战，遇敌辄北；镇人知其无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监军谢良通奏叔良大败于博野，失亡七千余人。叔良脱身还营，丧其旌节。

横海节度使杜叔良率领诸道兵马与镇州军队交战，每战皆败。镇州人知道他胆怯无勇，常常首先向他发起进攻。十二月，庚午（初八），监军谢良通奏报杜叔良在博野大败，损失逃亡七千多人。杜叔良脱身回到军营，但丢失了节度使的旌节。

丁丑，义武节度使陈楚奏败朱克融兵于望都及北平，斩获万余人。

丁丑（十六日），唐穆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光颜为忠武节度使、兼深州行营节度使，替代杜叔良。

自宪宗征伐四方，国用已虚，上即位，赏赐左右及宿卫诸军无节，及幽、镇用兵久无功，府藏空竭，势不能支。执政乃议：“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张弘靖，罪有重轻，请赦克融，专讨庭凑。”上从之。乙酉，以朱克融为平卢节度使。

自从唐宪宗征讨四方叛乱以来，国库已空虚。唐穆宗即位后，赏赐左右和禁卫诸军毫无节制，等到朝廷对幽州、镇州用兵，旷日持久而未立功，国库空竭，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当政大臣建议说：“王庭凑杀害了田弘正，而朱克融尚能保全张弘靖的性命，二人罪行各有轻重，请求赦免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乙酉（二十三日），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戊子，义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栅，斩获千余人。

戊子（二十六日），义武上奏、攻破莫州清源等三个营栅，斩首和俘虏敌军一千多人。

二年（壬寅、822 ）

二年（壬寅，公元822 ）

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备甚严，有中使夜至，守将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诟怒。贼谍知之，他日，伪遣人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内之；贼众随之，遂陷弓高。又围下博。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以为：“自幽、镇逆命，朝廷征诸道兵，计十七八万，四面攻围，已逾半年，王师无功，贼势犹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饥穷日急。盖由节将太众，其心不齐，莫肯率先，递相顾望。又，朝廷赏罚，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败衄者不闻得罪；既无惩劝，以至迁廷，若不改张，必无所望。请令李光颜将诸道劲兵约三四万人从东速进，开弓高粮路，解深、刑重围，与元翼合势。令裴度将太原全军兼招讨旧职，西面压境，观衅而动。若乘虚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战胜贼穷，亦许受降纳款。如此，则夹攻以分其力，招谕以动其心，必未及诛夷，自生变故。又请诏光颜选诸道兵精锐者留之，其余不可用者悉遣归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岂唯虚费衣粮，兼恐挠败军陈故也。今既只留东、西二帅，请各置都监一人，诸道监军，一时停罢。如此，则众齐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报父仇，今领全师出界，供给度支，数月已来，都不进讨，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闻魏博一军，屡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二十八万缗，若更迁延，将何供给？此尤宜早令退军者也。若两道止共留兵六万，所费无多，既易支持，自然丰足。今事宜日急，其间变故远不可知。苟兵数不抽，军费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于供军，百端敛率，不许即用度交阙，尽许则人心无。自古安危皆系于此，伏乞圣虑察而念之。”疏奏，不省。

春季，正月，丁酉（初五），幽州出兵攻陷弓高县城。以前，弓高守卫很严，一次，一个宦官出使弓高，半夜到达，守将根据军法条例，拒不放他入城；天明后，宦官方才进城。宦官大怒，责骂守将。幽州的探马得知此事后，报告主将。过了不久，幽州派人伪装成宦官，半夜来到弓高城下，守将即让他入城，幽州兵随后赶到，因而攻陷弓高。接着，又围攻下博县城。中书舍人白居易上书，认为：“自从幽州、镇州叛乱以来，朝廷征发诸道兵马讨伐，总计有十七八万人，四面围攻，已超过半年时间。但官军至今没有进展，贼军兵势却仍然强盛。弓高失陷后，通往前线的运粮道路无法通行，下博和深州的将士，饥饿困乏，情况日益紧急。这都是由于前线节度将领太多，反而心不齐，都不肯率先进攻，相互观望的缘故。另外，朝廷对将士的赏罚，近来也不见成效，没有立功的人有的已经授予官衔，作战失败的人却没说被朝廷惩罚。由于赏罚不明，因而将士拖延不进。若不改弦更张，胜利就没有指望了。请求陛下命李光颜率领诸道精兵三四万人从东面急速进兵，打通到弓高的粮道，以便解除敌军对深州的重重包围，和牛元翼的军队会合一起。再命裴度率领太原的全部人马，仍兼招讨使的职务，从西面压敌边境，观察敌军动静，如能乘虚得手，即令两支兵马同力讨伐，一举歼敌。如果官军节节取胜，敌军困窘，也应当许可前线将领接受敌军的投降。这样部署指挥，就可以两面夹攻，使敌人分散兵力，并通过招降来动摇对方军心。其结果，敌人尚未灭亡，内部必定发生兵变，不战自降。同时，再请陛下下诏，命李光颜从前线诸道兵士中挑选精锐者留下，其余老弱病残都遣反本道，各守故土。大凡兵多则不精，不仅虚耗国家衣物钱粮，而且也会消弱官军自身士气，导致失败。现只留李光颜、裴度两支兵马，请陛下各置都监一人，各道的监军，都予以罢除。这样，就会队伍整齐，军令统一，最后必定取得胜利。再有，朝廷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的本意，是让他为父报仇。现在，田布率领全部兵马出境讨敌，由朝廷度支供给衣粮，但几个月以来，魏博军队从未攻讨。这并非田布按兵不动，而是有他难言的苦衷。听说魏博军队经由朝廷多次优厚的赏赐，兵士骄横，将领富有，反而不愿作战。况且委博军，每月的军费按货币折算，即达二十八万缗。如果继续拖廷下去，朝廷用什么来供给呢？仅就此而言，也应早日下令魏博退军。如果仅李光颜和裴度两道共留六万兵力，军费不多，朝廷易于供给，军需自然丰足。现在，前线战事日益紧迫，中间或许还会发生什么变故，难以预料。如果不及时抽减兵力，致使军费浩大，粮食不足，将士怎能安心作战。军心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变故！况且度支迫于供军，千方百计盘剥百姓，如果朝廷不准许，则军需匮乏，若准许则人心动摇。自古以来，朝政安危都在于此。请求陛下说细了解并加以慎重考虑。”奏折递上去后，穆宗不理。

已亥，度支馈沧州粮车六百乘，至下博，尽为成德军所掠。时诸军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往往不得至院，在涂为诸军邀夺，其悬军深入者，皆冻馁无所得。

初，田布从其父弘正在魏，善视牙将史宪诚，屡称荐，至右职；及为节度使，遂寄以腹心，以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精锐，悉以委之。宪诚之先，奚人也，世为魏将；魏与幽、镇本相表里，及幽、镇叛，魏人固摇心。布以魏兵讨镇，军于南宫，上屡遣中使督战，而将士骄惰，无斗志，又属大雪，度支馈运不继。布发六州租赋以供军，将士不悦，曰：“故事，军出境，皆给朝廷。今尚书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已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宪诚阴蓄异志，因众心不悦，离间鼓扇之。会有诏分魏博军与李光颜，使救深州，庚子，布军大溃，多归宪诚；布独与中军八千人还魏，壬寅，至魏州。

已亥（初七），度支供给沧州军粮车六百辆行至下博县时，全部遭成德军抢夺。这时官军诸道兵马军需匮乏，供军院所运衣粮，往往未到行营供军院，在半路就被诸军哄抢。凡孤军深入的兵马，都饥寒交迫而得不到补给。

当初，田布随从他的父亲田弘正在魏博时，对牙将史宪诚十分重视，多次向田弘正称赞推荐，以至史宪诚被提拔但任要职。等到田布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于是，把他作为自己的亲信，任命为先锋兵马使，军中的精锐兵力，都委托到来统辖。史宪诚的祖先是奚族人，世代在魏博为将。魏博和幽州、镇州本来就相互依赖互为表里，待到幽州和成德叛乱以后，魏博的人心已经动摇。田布率魏博军队讨伐镇州，驻扎在南宫县。唐穆宗多次派遣宦官前往督战，而魏博将士骄横懈怠，毫无斗志。这时正好又下了一场大雪，度支供给难以接续。田布命征发魏博六州的租赋供给军需，将士很不高兴，说：“按照惯例，我军出境后，都由朝廷供给。现在，田尚书刮我六州的民脂民膏来供军，虽然尚书这样做是克已奉国，但六州百姓为什么要遭这份罪呢？”史宪诚暗中早在纂夺节度使的野心，于是，乘机挑拨煽动士卒的不满情绪。正在这时，穆宗下诏，命魏博分兵由李光颜指挥，前往救援深州。庚子（初八），田布的军队溃乱士卒大多归史宪诚。田布独自率新军八千人返回魏州，壬寅（初十），到达魏州。

癸卯，布复召诸将议出兵，诸将益偃蹇，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布无如之何，叹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遗表具其状，略曰：“臣观众意，终负国恩；臣既无功，敢记即死。伏愿陛下速救光颜、元翼，不然者，忠臣义士皆为河朔屠害矣！”奉表号哭，拜授幕僚李石，乃人启父灵，抽刀而言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遂刺心而死。宪诚闻布已死，乃谕其众，遵河北故事。众悦，拥宪诚还魏，奉为留后。戊申，魏州奏布自杀。已酉，以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幽、镇连结。

癸卯（十一日），田布再次召集部将，商议出兵。诸将更加傲慢，说：“田尚书如果能按以往河朔割据的惯例办的话，我们就舍生忘死跟从您；但如果要让我们出战，则不能服从。”田布无可奈何，叹道：“我立功报国的愿望无法实现了！”当天，他写下遗书，把以上情况向穆宗报告，大意是：“我观察将士的意向，终必背叛朝廷，辜负皇上的恩德。我既然未能立功，只好就死。愿陛下尽快派兵救援李光颜、牛元翼，不然的话，这些忠臣义士都将被河朔的叛党屠害！”他手捧遗书大声痛哭，然后，拜倒在地，授予幕僚李石，让他转呈朝廷。接着，他走到父亲的灵位前，抽出刀说：“我以死对上向皇上和父亲表示我未能立功报国的罪责；对下向三军将士表示我忠君爱国的决心。”于是，用刀刺心而死。史宪诚听说田布已经自杀，于是，向将士宣布，他将遵循河朔的惯例，实行割据。将士十分高兴，族拥史宪诚回到魏州，推兴他为留后。戊申（十六日），魏州奏报田布自杀。已酉（十七日），穆宗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然为得到节度使的旌节而高兴，表面遵奉朝廷，但暗地里却和幽州、镇州相勾结。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日简，本成德牙将也。壬子，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庚戌（十八日），唐穆宗任命德州刺史王日简为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原本是成德的牙将。壬子（二十日），贬杜叔良为归州刺史。

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官军三面救之，皆以乏粮不能进，虽李光颜谱闭壁自守而已。军士自采薪刍，日给不过陈米一勺。深州围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军中将士官爵皆复其旧；以兵部侍即韩愈为宣慰使。

王庭凑出兵把牛元翼围困在深州，官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前进救授，都因缺粮而无法前进。即使是名将李光颜，也只能是闭壁自守而已。兵士都自己去打柴草，每天每人不过领到陈米一勺。这时深州被围攻，形势日益严重，朝廷不得已，于月，甲子（初二），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凡成德将士，一律官复原职。同时，任命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

上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令偏军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之众，裴度元臣宿望，乌重胤、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余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

唐穆宗刚刚即位的时候，河南、河北的叛乱藩镇都已平定，宰相萧、段文昌认为：“天下已以太平，应当逐渐载减国家的军事武装。请陛下给各地秘密下诏，凡是有兵的军镇，每年每一百个兵士中，允许有八人逃走和死亡，注销军籍。”当时穆宗整日游乐饮宴，不理朝政，于是，批准二人的建议。兵士注销军籍的人很多，都聚集在深山江湖中成为盗贼。待到朱克融、王庭凑叛乱时，一呼百应，逃亡的兵士都投奔他们的麾下。朝廷下召征发诸道兵讨伐，诸道兵力既少，因而都临时召募，不过是乌合之众。同时，朝廷在诸道已设置监军，对于他们部将所统辖的军队也派宦官临时监陈，以致主将不能专制军权。凡攻战取得小胜，监军就飞书向朝廷奏捷，作为自己的功劳；不胜则胁迫主将，把罪责推给他们。监军还把军中骁勇的兵力挑选出来，用来自卫，其余老弱病残的兵士，派遣他们去攻战，以致每次战斗，大多失败。另外，大凡前线的军事行动，都由朝廷授予作战方略，朝令夕改，将士不知所措。朝廷不管作战方略是否切实可行，只是责令将士遵照执行，急速出战。宦官出使前线传达诏令，来往不息，如同穿梭，驿马不足，竟掠抢行人马匹，以至行人不敢由驿路行走。所以，虽然朝廷征发诸道十五万大军，所任用的招讨使裴度是很有威望的老臣，乌重胤、李光颜也都是当时的名将，仅仅讨伐幽州、成德一万多人，但屯守一年多的时间，最后，竟然没有结果，而国家却财力耗竭。

崔植、杜元颖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复取。

崔植、杜元颖作为宰相，都是没有远见的卓识的平庸人物。史宪诚逼田布自杀以后，朝廷无力征讨，于是将他和朱克融、王庭凑一起，都任命为节度使。由此朝廷再度丢失河朔地区，直到唐朝最终灭亡，一直未能收复。

朱克融既得旌节，乃出张弘靖及卢士玫。

朱元融被任命为幽州节度使后，才放出张弘靖和卢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镇之间，朱克融、王庭凑互加诱胁，良弼、寰不从，各以其众坚壁，贼竟不能取，故赏之。

丙寅（初四），唐穆宗任命牛元翼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左神策行营乐寿镇兵马使、清河人傅良弼为沂州刺史，任命瀛州博野镇遏使李寰为忻州刺史。良弼、李寰所戍守的地方位于幽州、成德之间，朱元融和王庭凑交相引诱胁迫，二人拒而不人，各率士卒坚守，叛贼最终也未能攻取。所以，朝廷对他们加官进爵，表彰他们对朝廷的忠诚。

丙子，赐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为李全略。

丙子（十四日），唐穆宗赐予横海节度使王日简姓名李全略。

辛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罢为刑部尚书，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

辛巳（十九日），唐穆宗罢免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刑部尚书。任命工部侍郎元稹为同平章事。

癸未，加李光颜横海节度、沧景观察使，其忠武、深州行营节度如故。以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时朝廷以光颜悬军深入，馈运难通，故割沧景以隶之。

癸未（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李光颜为横海节度使、沧景观察使，仍兼任忠武、深州行营节度使。任命横海节度使李全略为德棣节度使。这时，朝廷考虑到李光颜孤军深入，军需供给的道路很难打通，因此，分割横海的沧、景二州隶属他统辖，以便就近供给军需。

王庭凑虽受旌节，不解深州之围。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镇。裴度亦与幽、镇书，责以大义；朱克融即解围去，王庭凑虽引兵少退，犹守之不去。

王庭凑虽然被任命为成德节度使，但仍然不撤除对深州的包围。丙戌（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知制诰东阳人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暂时代理留后。同时，派遣宦官出使深州，督促牛元翼赶赴山南东道上任。裴度也给幽州、镇州两道写信，责备朱克融和王庭凑仍然包围深州，抗拒朝命，并用忠君奉国的大道理劝说二人退兵。朱克融随即退兵撤围，王庭凑虽然率兵稍微后撤，但仍然屯守在那里不走。

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劝上雪廷凑而罢兵。丁亥，以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谏官争上言：“时未偃兵，度有将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后赴东都。

元稹忌恨裴度，想让穆宗解除他的兵权，因而劝说穆宗赦免王庭凑，停止对幽州、成德继续用兵。丁亥（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仍带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谏官争相上奏，认为：“朝廷对河朔藩镇的战争还未平息，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任命他为闲散的官职。”于是，穆宗命裴度先到京城，然后再赴东都上任。

以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初，听为羽林将军，有良马，上为太子，遣左右讽求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献。及河东缺帅，上曰：“李听不与朕马，是必可任。”遂用之。

唐穆宗任命灵武节度使李听为河东节度使。当初，李听任羽林将军时，有一匹上等的好马，穆宗当时为皇太子，派身边的人暗示李听把马奉献给自己，李听考虑到自己在禁军中任职，不敢奉献。这时，正好河东缺节度使，穆宗说：“李听不向朕献马，刚直不阿，这种人一定可以信用。”于是，下达了任命诏书。

昭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数众辱之，又纵其下乱法。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其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曰：“公所为如是，欲效李司空邪！此军中安知无如公者，使李司空有知，得无笑公于地下乎！”悟遂谢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

昭义监军刘承偕凭借他拥立唐穆宗的功劳，擅权不法，凌辱节度使刘悟，多次当着将士的面污辱他，又纵容部下败坏法纪。他还暗中和磁州刺史张汶密谋，企图寻找借口，把刘悟缚送朝廷，由张纹替代。刘悟得知刘承偕的服谋，暗示部下士卒作乱，杀死张汶。士卒围住刘承偕，正准备杀他，幕僚贾直言进来，责备刘悟说：“您这样做，是想效法李师道吗？您怎么能知道军中没有像您一样的人，也效法您当年杀李师道那样而谋害您呢？如果李师道还有知的话，能不在地下嘲笑您吗？”于是，刘悟向贾直言承认做得不对，把刘承偕救出来，拘留在节度使府舍。

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诏：“神策六军使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由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惟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宫。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当初，唐穆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听说天下人苦于宪宗长期用兵削藩伐叛，因此，即位以后，尽量宽容和优赏将士，以求相安无事。三月，壬辰（初一），下诏：“凡北衙禁军神策军，羽林、龙武、神武六军军使，以及南衙常参武官，各将自己所历任军职、功绩报达中书省，朝廷根据各人情况，适当予以奖励提拔。诸道大将任职已久及有功者，也都报告朝廷，授予官职。各地军队，都由本道遵循以往既定的兵额，不得随便裁减人数。”诏书下达后，各地商贾和官府中的小吏都争相贿赂藩镇节度使、观察使、以便由藩镇补授一个军将的职务，再推荐到朝廷，授予官衔。各道的奏章成批的堆积在中书省，士大夫都扼腕叹息授官太滥，而无可奈何。

武节度副使王智兴将军中精兵三千讨幽、镇，节度使崔群忌之奏请即用智兴为节度使，不则召诣阙，除以他官。事未报，智兴亦自疑；会有诏赦王庭凑，诸道皆罢兵，智兴引兵先期入境，群惧，遣使迎劳，具使军士释甲而入；智兴不从。乙巳，引兵直进，徐人开门待之，智兴杀不同已者十余人，乃入府牙，见群及监军，拜伏曰：“军众之情，不可如何！”为群及判官、从吏具人马及治装，皆素所办也，遣兵卫从群，至桥而返。遂掠盐铁院钱帛，及诸道进奉在汴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职二。

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率领军中精兵三千人讨伐幽州、成德，节度使崔群忌怕王智兴，奏请朝廷任命王智兴为节度使，否则就召入京城，授予其它官职，让他离开武宁。朝廷尚未答复，王智兴自己已产生疑心。正好这时朝廷下诏赦免王庭凑，诸道参加讨伐的军队都已停罢。王智兴率兵先行一步，回到武宁境内。崔群听说王智兴已率兵入境，十分恐惧，派人前往迎接慰问，并让士卒放下武器，然后入城。王智兴拒不从命，乙巳（十四日），率兵径直向徐州城挺进，城中人开门待命，王智兴杀异已者十多人，然后来到节度使衙署，面见崔群和监军，拜倒在地说：“这都是将士的意思，我个人毫无办法。”他为崔群和判官以及随行人员准备护送的人员、马匹和行装，其实，都早已准备好了。随后，率兵护送崔群前往京城，到桥返回。桥有朝廷设置的盐铁院仓库，于是，王智兴纵兵大掠盐铁院储藏的钱币和布帛，以及诸道向朝廷进奉而经过汴河中的船只，以及商人和行人在船上的财物，也都掠抢三分之二。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凑检校工部尚书。上闻其解深州之围，故褒之，然庭凑之兵实犹在深州城下。

丙午（十五日），唐穆宗任命朱克融、王庭凑为检校工部尚书。穆宗听说朱克融和王庭凑已经撤除了包围深州的军队，所以，加官予以褒奖。其实，王庭凑的军队仍然在深州城下未撤。

韩愈既行，众皆危之；诏愈至境更观事势，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义。”遂往。至镇，庭凑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馆，甲士罗于庭。庭凑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曹所为，非庭凑心。”愈厉声曰：“天子以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之节钺，不知尚书乃不能与健儿语邪！”甲士前曰：“先太师为国击走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愈曰：“汝曹尚能记先太师则善矣。夫逆顺之为祸福岂远邪！自禄山、思明以来，至元济、师道，其子孙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归朝廷，子孙虽在孩提，皆为善官；王承元以此军归朝廷，弱冠为节度使；刘悟、李，今皆为节度使；汝曹亦闻之乎！”庭凑恐众心动，麾之使出；谓愈曰：“侍郎来，欲使庭凑何为？”愈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耳！尚书何为围不置？”庭凑曰：“即当出之。”因与愈宴，礼而归之。未几，牛元翼将下骑突围出，深州大将臧平等举城降，庭凑责其久坚守，杀平等将吏百八十余人。

韩愈被任命为宣慰使，既将出发，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穆宗诏命韩愈到成德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支身前往。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无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军和羽林军、龙武、神武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于是，和韩愈一起饮宴，然后，用隆重的礼节从深州突围出城深州大将臧平等人举城投降王庭凑，王庭凑指责臧平等人一直坚守，杀臧平等将吏一百八十多人。

戊申，裴度至长安，见上，谢讨贼无功。先是，上诏刘悟送刘承偕诣京师，悟托以军情，不时奉诏。上问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悟在行营与臣书，具论其事。时有中使赵弘亮在军中，持悟书去，云‘欲自奏之’，不如尝奏不？”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对曰：“悟武臣，不知事体。然今事状籍籍如此，臣等面论，陛下犹不能决，况悟当日单辞，岂能动圣听哉！”上曰：“前事勿论，直言此时如何处置？”对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非独悟也。”上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今兹囚絷，太后尚未知之，况杀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与王播等奏请“流承偕于远州，必得出。”上从之。后月余，悟乃释承偕。

戊申（十七日），裴度抵达长安，面见唐穆宗，对自己率军讨伐幽州、成德而未能取胜表示请罪。在此以前，穆宗曾下诏，命刘悟把监军刘承偕送还京城，刘悟假托将士不服从自己，拒不执行。穆宗问裴度：“这件事应如何处理？”裴度回答说：“刘承偕在昭义骄横放纵的情况，我都知道。当时刘悟出兵在行营时，曾写信给我，报告过这些情况。宦官赵弘亮当时出使在我军中，他临行时拿走了刘悟的这封信，说：”我要亲自向皇上禀报‘，不知他是否向陛下上奏？“穆宗说：”朕根本就不知道此事，况且刘悟是大臣，为什么不自己上奏？“裴说：”刘悟是武将，不懂朝廷制度。不过，这件事现在已弄的议论纷纷，我和其他人向陛下当面说明，陛下仍然不能决断，况且刘悟当时只是一面之词，怎能说动陛下呢？“穆宗说：”以前的事就不说了，你只说现在怎么办？“裴度说：”陛下如果能下决心收取天下人心的话，只要下达一道诏书，指出刘承偕骄横放纵的罪行，命刘悟集合将士，当众把他斩首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刘悟，而且全国各个藩镇的节度使都会认为陛下执法如山，谁不愿为陛下尽死效力呢！“穆宗低头沉默很久，说：”朕并不可惜承偕，但皇太后把他收为养子，现在刘悟拘留了他，都没敢让皇太后知道，何况杀掉他呢！请你再想其他的办法。“于是，裴度和王播等人奏请”把刘承偕流放到遥远偏僻的州县，刘悟肯定会释放他。“穆宗采纳了二人的意见。下诏流放刘承偕，过了一个多月，刘悟才释放了刘承偕。

李光颜所将兵闻当留沧景，皆大呼西走，光颜不能制，因惊惧成疾。已酉，上表固辞横海节，乞归许州；许之。

李光颜统辖的许州兵得知皇上已经下诏停罢了诸道在河朔前线的军队，而自己还要留守沧州和景州，都大声喧华起来，往西奔走，要回许州。李光颜制止不住，以致受惊得病。已酉（十八日），李光颜向朝廷上奏，一再请求辞去横海节度使，乞求批准自己返回许州。穆宗批准。

壬子，以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余如故。

壬子（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仍兼任原来的其他职务。

加刘悟检校司徒，余如故。自是悟浸骄，欲效河北三镇，招聚不逞，章表多不逊。

唐穆宗任命刘悟为检校司徒，仍兼任原来的其他职务。从此以后，刘悟逐渐骄横跋扈，想效仿河朔三镇，实行割据。于是，招聚在各地不得志的那些狂妄之徒，上奏朝廷的章表也往往出言不逊。

裴度之讨幽、镇也，回鹘请以兵从；朝议以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鹘遣其臣李义节将三千人已至丰州北，却之，不从；诏发缯帛七万匹以赐之，甲寅，始还。

裴度当初奉命征讨幽州和成德时，回鹘国请求出兵参战，朝廷商议以后，认为不可，于是，穆宗派宦官出使制止。不料回鹘国派遣大臣李义节率领三千人马已到达丰州的北部。宦官命李义节退回，李义节不听，于是，穆宗下诏，发放丝织品七万匹赠送回鹘国。甲寅（二十三日），李义节才率兵退回。

王智兴遣轻兵才千袭濠州；丙辰，刺史弘度弃城奔寿州。

王智兴派遣轻装士卒二千人袭击濠州。丙辰（二十五日），濠州刺史侯弘度弃城逃奔寿州。

言事者皆谓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辅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镇淮南，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凡是向朝廷上奏的臣僚都认为裴度不应当到外地去任职，而应留在朝廷。穆宗也器重裴度，戊午（二十七日），命裴度留京辅佐朝政。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带同平章事的荣誉官衔，代替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仍兼诸道盐铁转运使。

李寰帅其众三千出博野，王庭凑遣兵追之；寰与战，杀三百余人，庭凑兵乃还，余众二千犹固守博野。

李寰率领他的部下三千人从博野突围，王庭凑派兵追击。李寰迎战，杀伤三百多人，王庭凑的士兵才返还不再追击。李寰剩余的二千人仍坚守博野。

朝廷以新罢兵，力不能讨徐州，已未，以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朝廷考虑到刚刚对幽州、成德的讨伐，无力再讨王智兴的叛乱，已未（二十八日），任命王智兴为武宁节度使。

复以德棣节度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唐穆宗仍任命德棣节度使李全略为横海节度使。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辛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

甲戌（十四日），唐穆宗任命傅良弼、李寰为神策都知兵马使。

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言：“官自粜盐，可以获利一倍；”又请“令所由将盐就村粜易；”又乞“令宰相领盐铁使；”又请“以粜盐多少为刺史、县令殿最；”又乞“检责所在实户，据口团保，给一年盐，使其四季输价；”又“行此策后，富商大贾或行财贿，邀截喧诉，其为首者所在杖杀，连状人皆杖脊。”诏百官议其可否。

户部侍郎、判度支张平叔上奏，建议：“由官府自已粜盐，朝廷每年获利可增加一部”；又建议“命各道掌管食盐专卖的官吏把盐送到村里出粜交易”；又建议“命宰相兼领盐铁使”；又建议“各道以粜盐多少作为考察刺史、县令政绩优劣的依据”；请求“命各道核查当地的户口，根据各户人口的多少，若干户组织在一起，给一年的食盐，让他们相互作保，一年分四次向官府交纳盐钱”；又说：“实行这项政策后，如果那些有钱的大商人向官府行贿，或者出于不满而喧哗闹事，或向上控诉的话，对于为首者，命各地用刑杖打死，凡联名上诉的人都给予杖背的惩罚。”穆宗下诏，命百官讨论他的建议是否可行。

兵部侍朗韩愈上言，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粜，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将盐家至而户粜，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又，刺史、县令职在分忧，岂可惟以盐利多少为之升黜，不复考其理行！又，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户给盐，依时征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

兵部侍郎韩愈上奏，认为：“在城市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用钱买盐，而大多用各种杂物交换。盐商，则什么东西都可用来交换，或者先赊帐以后再还。这种交易方式，买卖双方都很方便。现在，如果朝廷下令让官吏自设摊铺卖盐，那么，官吏必定只要现钱，其他杂物，肯定不敢收。这样的话，手头没钱的贫苦百姓就无从买盐，国家自然减少盐业专卖的税收，怎么能说反而增加一倍的收益呢？其次，如果命官吏把盐送到村里让百姓按户买那，那么，官吏必定借接待为名，乘机勒索百姓，骚扰极多；再次，刺史和县令的职能是为皇上分担责任，治理百姓，岂可仅仅以获取食盐专卖的收入多少作为迁升和降职的依据，而不再考虑他们的政绩；最后，贫苦的百姓吃盐都很少，有的甚至十天半月的淡食，如果按户口给盐，按时收钱，官吏恐怕不能按时把盐钱收上来而被上司怪罪，必然会对百姓严刑威吓。我担心这样一来，各地可能产生骚乱而不安定，这是他的建议不可行的最重要的一点。”

中书舍人韦处厚议，以为：“宰相处论道之地，杂以鹾务，实非所宜。窦参、皇甫皆以钱谷为相，名利难兼，卒蹈祸败。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诉，夫强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寝。

中书舍人韦处厚在讨论时认为：“宰相的职责是议决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兼管盐业专卖这类具体事务，实在是不适宜的。当年窦参、皇甫都是以管理财政而兼任宰相，由于两方面事务难以兼顾，以致最终出了问题而被罢免。同时，要想以严刑峻法禁止商人喧哗上诉，也是不可能的。凡是强迫人们去做无法做到的事情，这种事情肯定不能成功；凡是制定人们一定会违犯的法律，这种法律就肯定难以贯彻执行。”于是，张平叔的建议被搁置而未能实行。

平叔又奏徵远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征当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余缗，当州今岁旱灾，田损什九。陛下柰何于大旱中征三十六年前逋负！”诏悉免之。

张平叔又奏请征收百姓多年所欠的赋税。江州刺史李渤上奏：“朝廷度支征收支本州贞元二年逃户所欠钱四千多缗。本州今年遭受旱灾，庄稼损失十分之九。陛下为什么要在大旱之年征收三十六年前百姓所欠的赋税？”穆宗下诏全部免除。

邕州人不乐属容管，刺吏李元宗以吏人状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经略使严公素闻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罗阳县归蛮酋黄少度。五月，壬寅，元宗将兵百人并州印奔黄洞。

邕州人不愿隶属容管经略使统辖，剌史李元宗把本州官吏百姓写的上诉书交给朝廷的出使御史，请他上奏朝廷。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得知后，派遣官吏审查李元宗擅自把罗阳县归还黄洞蛮酋长黄少度的问题。五月，壬寅（十二日），李元宗率兵五百人，并携带州印投奔黄洞蛮。

王庭凑之围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进，言于元稹，请“遣客王昭、于友明间说贼党，使出元翼。仍赂兵、吏部令史伪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给赐。”稹皆然之。有李赏者，知其谋，乃告裴度，云方为稹结客刺度，度隐而不发。赏诣左神策告其事。丁巳，诏左仆射韩皋等鞫之。

王庭凑当初围攻深州牛元翼的时候，和王李绮的师傅于方想出奇计以求升迁，于是，向宰相元稹建议：“请派遣说客王昭、于友明二人去游说王庭凑的部下，以便放牛元翼出城。同时给尚书省所辖兵部、吏部赠送钱财，请求给予文官和武官的假任命书二十张，让王、于二人游说时随时见机授予。”元稹表示同意。有一个名叫李赏的人，听说于方的计谋后，便告诉了裴度，说于方为元稹交结刺客，阴谋暗杀裴度。裴度得知后，将此事压在心中，没有发作。于是，李赏到左神策军上告。丁巳（二十七日），唐穆宗下诏，命左仆射韩皋等人审问这个案件。

戊午，幽州节度使朱克融进马万匹，羊十万口，而表云先请其直充犒赏。

戊午（二十八日），幽州节度使朱克融声称要向朝廷进奉马一万匹，羊十万头。不过，他的进奉奏章上说，先请朝廷付给这些马和羊的价钱，作为对将士的犒赏，然后再进奉朝廷。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无验。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罢相，度为右仆射，稹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韩皋主持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会审于方阴谋暗杀裴度的案件，毫无证据。六月，甲子（初五），裴度和元稹都被免去宰相职务，裴度被降为右仆射，元稹为同州刺史。唐穆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逢吉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项寇灵州、渭北，掠官马。

党项族部落侵扰灵州、渭北，掠取国家牧场上的马匹。

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当免相。元稹与于方为邪谋，责之太轻。”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长春宫使。

谏官上言：“裴度无罪，不应当免去他的宰相职务。而元稹和于方一起策划奸谋，处置太轻。”穆宗不得已，壬申（十三日），免去元稹所兼任的长春宫使的职务。

吐番寇灵武。

吐蕃国出兵侵犯灵武。

庚辰，盐州奏党项都督拔跋万诚请降。

庚辰（二十一日），盐州上奏：党项族都督拔跋万诚请求投降。

壬午，吐蕃寇盐州。

壬午（二十三日），吐蕃国出兵侵犯盐州。

戊子，复置邕管经略使。

戊子（二十九日），唐穆宗下令重新设置邕管经略使。

初，张弘请为宣武节度使，屡赏以悦军士，府库虚竭。李愿继之，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秋，七月，壬辰夜，即帐中斩瑗头，因大呼，府中响应。愿与一子逾城奔郑州。乱兵杀其妻，推都押牙李为留后。

当初，张弘靖任宣武节度使时，多次赏赐军士，以求取悦士心，致使府库空竭。李愿继任为节度使后，喜好奢侈，对军士的赏赐已经大大少于张弘靖在任时的数额，而且，又严刑峻法，军士很不满。李愿任用他的内弟窦瑗掌管护卫亲兵，窦瑗骄横贪婪，将士都憎恶他，牙将李臣则等人乘机作乱。秋季，七月，壬辰（初四）夜晚，李臣则等在军帐中把窦瑗杀死，然后，大声呼叫，将士群起响应。李愿和他的一个儿子逃往郑州，乱兵杀死他的妻子，公推都押牙李为留后。

丙申，宋王结薨。

丙申（初八），宋王李结去世。

戊戌，宣武监军奏军乱。庚子，李自奏已权知留后。

戊戌（初十），宣武监军奏报发生军乱。庚子（十二日），李上奏，自称已暂时主持留后。

乙巳，诏三省官与宰相议汴州事，皆以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节。李逢吉曰：“河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南皆非国家有也。”杜元颖、张平叔争之曰：“柰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之死乎！”议未决，会宋、亳、颍三州各上奏，请别命帅。上大喜，以逢吉议为然，遣中使诣三州宣慰。逢吉因请“以将军征入朝，以义成节度使韩充镇宣武。充，弘之弟，素宽厚得众心。脱旅拒，则命徐、许两军攻其左右而滑军蹙其北，充必得入矣。”上皆从之。

乙巳（十七日），唐穆宗下诏，命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和宰相商议如何处置宣武的军乱，参加会议的官员多数都认为应当按照河北藩镇的惯例，任命李为节度使。李逢吉说：“河北藩镇割据跋扈，朝廷予以承认，是不得已的事。现在，如果连宣武也一并放度，恐怕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都要脱离朝廷。”杜元颖、张平叔和他争论说：“为什么要可惜几尺长的节度使符节，而不爱惜宣武一方百姓的生命呢？”讨论尚未决定，正在这时，宣武管辖的宋州、亳州、颍州各向朝廷上奏，请求另外任使节度使。穆宗大喜，认为李逢吉的意见正确，于是，派遣宦官出使三州安抚将士。李逢吉接着奏请：“任命李为将军，召他来京城，同时，任命义成节度使韩充为宣武节度使。韩充，即前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弟弟，向来以宽容得将士受戴。假如李举兵抗拒朝廷命令，就命武宁和忠武两支军队攻打他的左右，而命义成军队从北面压境。这样，韩充肯定能够率兵进入宣武。”穆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丙午，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以韩充为宣武节度兼义成节度使。征李为右金吾将军，不奉诏。宋州刺史高承简斩其使者，遣兵二千攻之，陷宁陵、襄邑。宋州有三城，贼已陷其南城，承简保北二城，与贼十余战。癸丑，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将兵二万五千讨李，屯尉氏。兖海节度使曹华闻作乱，不俟诏，即发兵讨之。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适至城下，丙辰，华逆者，破之。丁巳，李光颜败宣武兵于尉氏，斩获二千余人。

丙午（十八日），唐穆宗贬李愿为随州刺史，任命韩充为宣武节度使兼义成节度使。同时召李进京，任命他为右金吾将军。李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宋州刺史高承简把李派去的使者斩首，李派遣二千人马攻打宋州，攻陷宁陵、襄邑两县。宋州有三座城，李的兵马已攻陷南城，高承简率兵坚守北边的两座城，和敌兵大战十多次。癸丑（二十五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率兵二万五千人讨伐李，屯驻在尉氏县。兖海节度使曹华得知李叛乱的消息后，不待朝廷下诏，就主动出兵征讨。李派兵三千人攻打宋州，刚到城下，丙辰（二十八日），曹华率兵迎击，大败李兵马。丁巳（二十九日），李光颜在尉氏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和俘虏二千多人。

八月，辛酉，大理卿刘元鼎自吐蕃还。

八月，辛酉（初三），大理卿刘元鼎出使吐蕃国会盟后，回到京城。

甲子，韩充入汴境，军于千塔。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与高承简共破宣武兵，斩首千余级，余众遁去。壬申，韩充败宣武兵于郭桥，斩首千余级，进军万胜。

甲子（初六），韩充率兵进入汴州境内，驻军于千塔。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和宋州刺史高承简联合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一千多人，其余兵逃亡。壬申（十四日），韩充在郭桥镇打败宣武的军队，斩首一千多人。接着，乘胜进军万胜镇。

初，李既为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为腹心；及除将军，不奉诏，质屡谏不听。会疽发于首，遣李臣则等将兵拒李光颜于尉氏。既而官军四集，兵屡败，疾甚，悉以军事属李质，卧于家。丙子，质与监军姚文寿擒，杀之；诈为牒，追臣则等。至，皆斩之，执四子送京师。

当初，李自称宣武留后，以都知兵马使李质作为自己的心腹，等到李被朝廷任命为右金吾将军时，拒不执行朝廷的任命，李质多次劝谏而不听。正好这时李的头上长了一个毒疮，他派遣李臣则等人率兵前往尉氏县抵抗李光颜的忠武军队。随后，官军四面围攻，宣武军队屡战屡败，李的毒疮也越来越重。于是，把军事的指挥权都交给李质，自己卧病在家。丙子（十八日），李质和宣武监军姚文寿活提李，把他杀死，于是，假传李的手令，派人把李臣则等人追回。李臣则等人回到汴州，都被斩首。李质和姚文寿又逮捕李的四个儿子，押送到京城。

韩充未至，质权知军务，时牙兵三千人，日给酒食，物力不能支。质曰：“若韩公始至而罢之，则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即命罢给而后迎充。丁丑，充入汴。

韩充尚未抵达汴州，李质暂时掌管宣武军队。这时，宣武共有牙兵三千人，每天由官府供给酒食，宣武的财力已难以继续供给。李质说：“如果韩充刚来宣武上任，就罢除对牙兵的优待，那么，就肯定大失军心！因此，不能把这个弊端留给我们的新任节度使来处理。”于是，下令罢除对牙兵的优厚供给，然后，去迎接韩充。丁丑（十九日），韩充进入汴州城。

癸未，以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以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加李光颜兼侍中，以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癸未（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韩充专为宣武节度使；任命曹华为义成节度使，高承简为兖、海、沂、密节度使；任命李光颜兼任侍中，李质为右金吾将军。

韩充既视事，人心粗定，乃密籍军中为恶者千余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斩。”于是军政大治。

韩充在宣武就任后，人心初步安定。于是秘密调查登记军中一贯作恶多端的将士，共一千多人。一天，下令将这些人和他们的父母、妻子全家都驱逐出境。韩充说：“谁敢在宣武境内稍微迟疑停留，一律斩首。”于是，军政大治。

九月，戊子朔，浙西观察使京兆窦易直奏大将王国清作乱，伏诛。初，易直闻汴州乱而惧，欲散金帛以赏军士，或曰：“赏之无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国清作乱；易直讨擒之，并杀其党二百余人。

九月，戊子朔（初一），浙江西道观察使、京兆府人窦易直奏报大将王国清作乱，已被斩首。当初，窦易直听说宣武军乱，十分恐惧，想从库房拿出金银布帛来赏剔将士，有人对他说：“赏赐而无名目，恐怕将士更生疑心。”于是，窦易直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外面已有人得知这个消息。因此，王国清乘人心不定而作乱，被窦易直讨平，杀王国清和他的党羽共二百多人。

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锷余赀，家富厚；横海节度使李景略利其财，丙申，密教军士杀稷，屠其家，纳其女为妾，以军乱闻。

德州刺史王稷继承父亲王锷的遗产，家庭富裕，财产丰厚。横海节度李景略贪图的他的家产，丙申（初九），秘密地指使军士暗杀王稷和他的全家，娶他的女儿为小妾。然后，向朝廷奏报，发生了军乱。

朝廷之讨李也，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宣慰魏博，史宪诚表请授旌节，又于黎阳筑马头，为渡河之势，见文恪，辞礼倨慢；及闻死，辞礼顿恭，曰：“宪诚，胡人，譬如狗，虽被捶击，终不离主耳。”

朝廷出兵征讨李时，派遣司门郎中韦文恪安抚魏博。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上奏朝廷，请求任命李为宣武节度使。同时，他又在黄河北岸的黎阳县建筑码头，摆出要渡河援助李的样子。见到韦文恪，他的言辞和礼节都十分傲慢。后来得知李已死，对李文恪的言辞和礼节顿时都恭敬起来。自嘲说：“宪诚是胡族人，就像家中的狗一样，虽然挨打，但始终不离开主人。”

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华清宫。辛未，上自复道幸华清宫，遂畋于骊山，即日还宫。太后数日乃返。

冬季，十一月，庚午（十四日），皇太后到达华清宫，辛未（十五日），唐穆宗从复道出京城，到达华清宫。于是，在骊山打猎游乐，当天，返回宫中。皇太后过了很多天才返回兴庆宫。

丙子，集王缃薨。

丙子（二十日），集王李缃去世。

庚辰，上与宦者击球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宰相屡乞入见，不报。裴度三上疏请立太子，且请入见。十二月，辛卯，上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悉去左右卫官，独宦者十余人侍侧，人情稍安。李逢吉进言：“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裴度请速下诏，副天下望。既而两省官亦继有请立太子者。癸巳，诏立景王湛为皇太子。上疾浸瘳。

庚辰（二十四日），唐穆宗和宦者在宫中踢球，有一宦官不慎从马上掉下来，穆宗受惊，得手足麻木的疾病，不能下地走路。以后，百官都不知穆宗的日常活动和行踪。宰相多次请求入宫面见，都没有答复。裴度多次上奏，请求立皇太子，并请入宫面见穆宗。十二月，辛卯（初八），穆宗在紫宸殿接见群臣百官，坐在大绳床上，命左右禁卫兵暂且退下，仅留十多个宦官在身边侍候。于是，人心逐渐安定。李逢吉上言说：“景王已长大成人，请立为皇太子。”裴度请求穆宗尽快下诏立皇太子，以便符合天下人们的心意。接着，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也有人相继上奏，请求立皇太子。癸巳（初十），穆宗下诏，立景王李湛为皇太子。随后，穆宗的病渐渐痊愈。

是岁，初行《宣明历》。

这一年，全国开始行用《宣明历》。

第二百四十三卷

唐纪五十九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三年（癸卯、823 ）

唐纪五十九唐穆宗长庆三年（癸卯，公元823 年）

春，正月，癸未，赐两军中尉以下钱。二月，辛卯，赐统军、军使等绵采、银器各有差。

春季，正月，癸未（二十七日），唐穆宗赏赐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军将钱。二月，辛卯（初六），赏赐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统军、军使等军将丝绵、银器，根据他们的职务高低分等级颁给。

户部侍郎牛僧孺，素为上所厚。初，韩弘之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为其父谋，以财结中外。及公武卒，弘继薨，稚孙绍宗嗣，主藏奴与吏讼于御史府。上怜之，尽取弘财簿自阅视，凡中外主权，多纳弘货，独朱名细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待郎钱千万，不纳。”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缪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户部侍郎牛僧孺向来被唐穆宗所器重。当初，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为了巩固父亲的地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后来，韩公武去世。接着，韩弘也去世了，韩弘的小孙子韩绍宗继承家业。这时，韩绍宗家里主管储藏的家奴和宣武的官吏和御史台起诉韩公武行贿的问题。穆宗怜悯韩绍宗，于是，把韩弘家里的财产登记本全部调来，亲自审阅，发现朝廷内外凡当权的官员，大多接受过韩弘的贿赂。登记本上只有一处用红笔小字记裁着：“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牛侍郎钱一千万，拒而不收。”穆宗看后大喜，拿来给左右侍从看，并说：“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我没有看错人！”三月，壬戌（初七），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时僧孺与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八年不迁，以为李逢吉排已，引僧孺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这时，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升迁宰相的希望，但李德裕被任命为浙西道观察使，以后八年没有升迁。因此，他认为是宰相李逢吉为了排斥自己，而引荐牛僧孺为宰相。从此以后，牛僧孺和李德裕二人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陆州獠攻掠州县。

夏季，四月，甲午（初十），安南都护府奏报：陆州的獠人攻打掠夺本道州县。

丙申，赐宣徽院供奉官钱，紫衣者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各有差。

丙申（十二日），唐穆宗赏赐宣徽院供奉官钱，凡身着紫色官服的赐一百二十缗，下至承旨官，各根据他们的官品高低分等级颁给。

初。翼城人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尝以药术干徐州牙将，牙将悦之，荐于节度使李。饵其药颇验，遂有宠，署为牙推，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监军王守澄以众情白，请去之，曰：“注虽如是，然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无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谒守澄，守澄初有难色，不得已见之，坐语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语，恨相见之晚。明日，谓曰：“郑生诚如公言。”自是又有宠于守澄，权势益张，署为巡官，列于宾席。注既用事，恐牙将荐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谮之于，杀之。及守澄入知枢密，挈注以西，为立居宅，赡给之；遂荐于上，上亦厚遇之。

当初，翼城人郑注虽然身材瘦小，眼睛近视，但却巧言谄媚，善解人意，他以行医游行四方，羁旅他乡，十分贫穷。一次，他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一个徐州牙将的赏识，于是，这个牙将把他推荐给节度使李。李服用他的药后，很有效果，因而非常宠爱，任命他为牙推。郑注恃宠，逐渐干预军政，胡作非为，节度使府的官员都感到忧虑。监军王守澄把众人对郑注的反映转告李，请求把他驱除出去。李说：“郑注虽然如此，但他是个奇才，您若不信，请和他试见一面，如果一无是处，再驱除也不晚。”于是，李让郑注去拜见王守澄。王守澄开始还面有难色，后来不得已接见郑注。交谈不久，王守澄大喜，把郑注引到正堂，两人促膝交谈，笑声不断，恨相见太晚。第二天，王守澄对李说：“郑注的确像您说的那样，是个奇才。”从此以后，郑注到得到王守澄的宠爱，权势更加扩张。李又任命他为巡官，成为李的重要幕僚。郑注掌握一定权力后，恐怕原来推荐自己的牙将暴露自己的身世，秘密地以其他罪名告于李，李把牙将杀死。等到王守澄被穆宗召入朝廷，任命为知枢密时，王守澄带郑注到京城，给他修建住宅，加以供养。接着，又向穆宗推荐，穆宗也很器重郑注。

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与之谋议，语必通夕，关通赂遗，人莫能窥其迹。始则有微贱巧宦之士，或因以求进，数年之后，达官车马满其门矣。工部尚书郑权，家多姬妾，禄薄不能赡，因注通于守澄以求节镇；已酉，以权为岭南节度使。

自从穆宗得病以后，王守澄专制朝政，势倾中外。郑注频繁地出入王守澄的家里，和他商议谋划，经常通宵达旦。二人串通收受贿赂，外人都无法窥测他们的踪迹。开始时，还只是一些身世卑贱但又善于钻营趋奉的官吏，通过贿赂郑注而求迁升；几年以后，达官贵戚也都争着和他交往，以致门前车水马龙。工部尚书郑权在家中畜养了很多妻妾，但由于俸禄少而无力供养，于是，通过郑注向王守澄推荐，求为节度使。已酉（二十五日），唐穆宗任命郑权为岭南节度使。

五月，壬申，以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公绰过邓县，有二吏，一犯赃，一舞文，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乱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五月，壬申（十八日），唐穆宗任命尚书左丞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途经邓县，发现有两个官吏犯法：一个贪污，一个舞文弄墨。众人都认为柳公绰肯定要杀贪污者。不料柳公绰宣判说：“贪污的官吏虽然犯法，但法律仍在；而舞文弄墨的奸吏紊乱法律，则法律已亡。”最后，竟杀舞文弄墨者。

丙子，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以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丙子（二十二日），唐穆宗命以晋、慈二州为保义军，任命观察使李寰为节度使。

六月，已丑，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也！”

六月，已丑（初六），唐穆宗任命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禁军将士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秋，七月，癸亥，岭南奏黄洞蛮寇邕州，破左江镇。丙寅，邕州奏黄洞蛮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岭奔石南砦。

秋季，七月，癸亥（十一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犯邕州，攻破左江镇。丙寅（十四日），邕州奏报：黄洞蛮攻破钦州千金镇，刺史杨屿逃往石南砦。

南诏劝利卒，国人请立其弟丰。丰勇敢，善用其众，始慕中国，不与父连名。

南诏国王劝利去世，南诏人向唐奏请立劝利的弟弟丰为王。丰勇敢而善于用人，羡慕唐朝的礼仪和文化，从他开始不再与父辈连名。

八月，癸巳，邕管奏破共洞蛮。

八月，癸巳（十一日），邕州奏称攻破黄洞蛮。

丙申，上自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楼，投绢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滥赐皆此类，不可悉纪。

丙申（十四日），唐穆宗从复道到兴庆宫，途经通化门楼时，向山里的僧人施舍绢二百匹。穆宗滥施赏赐，毫无节制，像这一类事情，无法一一记载。

癸卯，以左仆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恶度，右补阙张又新附等逢吉，竞流谤毁伤度，竟出之。又新，荐之子也。

癸卯（二十一日），唐穆宗任命左射裴度为司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再兼同平章事。宰相李逢吉憎恨裴度。右补阙张又新等人附合李逢吉，竞相用流言诽谤中伤裴度，结果，竟然使裴度离开朝廷，放任为外地的节度使。张又新是唐德宗时朝臣张荐的儿子。

九月，丙辰，加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

九月，丙辰（初五），唐穆宗加封昭义节度使刘悟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

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惟翰林学士李绅每承顾问，常排抑之，拟状至内庭，绅多所臧否；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远也。会御史中丞缺，逢吉荐绅清直，宜居风宪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对官，不疑而可之。会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争台参及他职事，文移往来，辞语不逊；逢吉奏二人不协，冬，十月，丙戌，以愈为兵部侍郎，绅为江西观察使。

李逢吉但任宰相，在宫中交结知枢密王守澄，因而势倾朝野。只有翰林学士李绅在每次参预穆宗的谘询时，经常对他加以遏制。李逢吉推荐官员的拟状上奏后，穆宗拿到翰林学士院听了意见，李绅多有批评。李逢吉十分忧虑，但因穆宗正信任李绅，李逢吉无法进谗言使穆宗疏远他。这时，正好御史中丞缺职，李逢吉推荐李绅清廉正直，适合担任监察工作的职务。穆宗考虑到御史中丞也是次对官，因而，未加怀疑就同意了。适逢李绅与京兆尹、御史大夫韩愈因台参及其他任职事争议不休，二人奏章往来，辞语多有不逊。于是，李逢吉上奏二人关系不合，冬季，十月，丙戌（初五），穆宗罢免二人的监察职务，任命韩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道观察使。

已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已丑（初八），唐穆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兼同平章的荣誉职务，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辛卯，安南奏黄洞蛮为寇。

辛卯（初十），安南奏报：黄洞蛮侵扰。

韩愈、李绅入谢，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寤。壬辰，复以愈为吏部侍朗，绅为户部侍郎。

韩愈、李绅上殿向穆宗感谢新任职务，穆宗令二人各自陈述争论的事情经过，方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壬辰（十一日），重新任命朝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四年（甲辰、824 ）

四年（四辰，公元824 年）

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会。

春季，正月，辛亥朔（初一），唐穆宗自即位以来，首次亲临在含元殿举行的大朝会。

初，柳泌等既诛，方士稍复因左右以进，上饵其金石之药。有处士张皋者上疏，以为：“神虑澹则血气和，嗜欲胜则疾作。药以攻疾，无疾不可饵也。昔孙思邈有言，‘药势有所偏助，令人藏气不平，借使有疾用药，犹须重慎。’庶人尚尔，况于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饵药致疾，此陛下所详知也，岂得复循其覆辙乎！今朝野之人纷纭窃议，但畏忤旨，莫敢进言。臣生长蓬艾，麋鹿与游，无所邀求，但粗知忠义，欲裨万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获。

当初，柳泌等人被杀后，方士又逐渐通过穆宗的左右侍从进入宫中，穆宗服用方士所炼制的金石药物。有一个隐居未仕名叫张皋的人上书朝廷，认为：“凡是精神澹泊的人就血气相和，身体康健；而欲望强烈的人则容易疾病发作。药是用来治病的东西，没有病就不要轻易吃。过去，孙思邈曾说：”药对人身体各个器官的作用是有所偏重的，它会导致人的五脏元气不平，所以，即使有病吃药，也要非常慎重。‘对于一般百姓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呢！先帝听信方士的胡言乱语，服用金丹导致疾病发作，陛下是十分清楚的，岂可再蹈覆辙！现在，朝廷内外纷纷私下议论这件事，但都恐怕违背陛下的旨意，不敢上书直言。我是生长在草莽中的隐居人士，整天和麋鹿相处一起，无所追求，但也大略懂得一些忠义的道理，所以上书朝廷，请以防患于万一。“穆宗十分赞赏张皋的这一番话，派人去访求张皋，结果，没有找到。

丁卯，岭南奏黄洞蛮寇钦州，杀将吏。

丁卯（十七日），岭南奏报：黄洞蛮侵扰钦州，杀将士和官吏。

庚午，上疾复作；壬申，大渐，命太子监国。宦官欲请郭太后临朝称制，太后曰：“昔武后称制，几危社稷。我家世守忠义，非武氏之比也。太子虽少，但得贤宰相辅之，卿辈勿预朝政，何患国家不安！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书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钊闻有是议，密上笺曰：“苟果徇其请，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归田里。”太后泣曰：“祖孝之庆，钟于吾兄。”是夕，上崩于寝殿。癸酉，以李逢吉摄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极东

庚午（二十日），唐穆宗疾病再次发作。壬申（二十二日），病重，命皇太子代理朝政。宦官想请郭太后临朝代行皇权，太后说：“过去，武皇后称帝，几乎危害江山社稷，我家世代恪守忠义，决非武氏所能相比。太子虽然年轻，但如果能有德才兼备的宰相辅佐，你们这些人也都不干预朝政，就不用忧虑国家不安定！自古以来，岂有女人主宰天下，而能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天下大治吗？”说完，把宦官拟定的制书拿过来撕了。郭太后的兄弟、太常卿郭钊听到宦官的建议，秘密上书给郭太后说：“如果您听从宦官的请求，那么，我就和儿子们把自己的官衔和爵位交还朝廷，然后回家种田。”郭太后哭着说：“祖先庆幸有我的兄弟这样的好后代。”当晚，穆宗在寝殿驾崩。癸酉（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李逢吉兼任冢宰，主持穆宗的治丧事宜。丙子（二十六日），唐敬宗李湛在太极殿东厢即位。

初，穆宗之立，神策军士人赐钱五十千，宰相议以太厚难继，乃下诏称：“宿卫之勤，诚宜厚赏，属频年旱歉，御府空虚，边兵尚未给衣，沾恤期于均济。神策军士人赐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又减五千。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时人善之。

当初，唐穆宗即位时，赏赐神策军军士每人钱五十缗。宰相商议，认为赏赐过于优厚，难以继续实行。于是，敬宗下诏说：“按照禁军将士宿卫的功劳，实在应当给予优厚的赏赐。但近年以来屡有旱灾，庄稼歉收，国库空虚，戍边兵士至今尚未供给春衣。朝廷对将士的恩惠应当尽量平均，所以，凡神策军军士每人赐绢十匹，钱十缗；京畿神策诸镇军士每人钱减五缗。同时，从内库拨调绫二百万匹交给度支，充作边防戍兵的春衣。”当时人都称赞这次赏赐比较公允。

自戊寅至庚辰，上赐宦官服色及锦采金银甚众，或今日赐绿，明日赐绯。

从戊寅（二十八日）至庚辰（三十日），唐敬宗赏赐宦官官服以及锦彩、金银，数额很多，或者今日赐给六品、七品的绿色官服，明日赐给四品、五品的红色官服。

初，穆宗既留李绅，李逢吉愈忌之。绅族子虞颇以文学知名，自言不乐仕进，隐居华阳川。及从父耆为左拾遗，虞与耆书求荐，误达于绅；绅以书诮之，且以语于众人。虞深怨之，乃诣逢吉，悉以绅平日密论逢吉之语告之。逢吉益怒，使虞与补阙张又新及从子前河阳掌书记仲言等伺求绅短，扬之于士大夫间；且言“绅潜察士大夫有群居议论者，辄指为朋党，白之于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

当初，唐穆宗把李绅留在朝廷任职后，宰相李逢吉更加忌恨他。李绅的族子李虞由于文章博学而知名一时，他自称不愿做官，因而隐居在华阳川。等到他的叔父李耆任左拾遗后，李虞写信给李耆，请求向朝廷推荐，不料这封信误送到李绅手中，李绅便写信讥讽他，并把这件事在大庭广众中张扬。李虞得知后非常气愤，于是，求见李逢吉，把李绅平时暗地里议论李逢吉的话全都告诉了他。李逢吉更加憎恨李绅，于是，让李虞和补阙张又新，以及侄子、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等人探察李绅的过失，然后，在士大夫中间张扬，并说：“李绅暗地里窥察士大夫，凡有人在一起议论，便指斥为朋党，向皇上告状。”由此士大夫也大多忌恨李绅。

及敬宗即位，逢吉与其党快绅失势，又恐上复用之，日夜谋议，思所以害绅者。楚州刺史苏遇谓逢吉之党曰：“主上初听政，必开延英，有次对官，惟此可防。”其党以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听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于上曰：“陛下所以为储贰，臣备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颖、李绅辈，皆欲立深王。”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继上章言之。上时年十六，疑未信。会逢吉亦有奏，言“绅不利于上，请加贬谪。”上犹再三覆问，然后从之。二月，癸未，贬绅为端州司马。逢吉仍帅百官表贺，既退，百官复诣中书贺，逢吉方与张又新语，门者弗内；良久，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众骇愕辟易，惮之。右拾遗内供奉吴思独不贺，逢吉怒，以思为吐蕃告哀使。丙戌，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严，寿州人，与防皆绅所引也。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封还敕书；人为之惧，曰：“于给事为庞、蒋直冤，犯宰相怒，诚所难也！”及奏下，乃言贬之太轻。逢吉由是奖之。

敬宗即位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对李绅失势拍手称快，但又恐怕敬宗重新信用他，因而日夜策划，商量能够伤害李绅的办法。楚州刺史苏遇对李逢吉的党羽说：“皇上初次上朝听政，肯定要开延英殿访询百官。李绅是次对官，在这时应防备李绅重新被皇上重用。”李逢吉的党羽认为言之有理，急忙转告李逢吉说：“事情紧迫，如果等到皇上驾临延英殿听政，就悔不可及了！”于是，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敬宗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敬宗这时十六岁，疑而未信。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敬宗仍再三询问是否属实，然后听从了李逢吉的意见。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于是，李逢吉率领百官上表称贺。退朝后，百官又到中书省称贺。这时，李逢吉正和张又新在中书省交谈，守门人不让百官进去，百官等待很久，只见张又新挥汗而出，向百官作揖说：“李绅贬官端州一事，我不能再退让了。”百官都惊愕退下，惧怕张又新。百官称贺时，只有右拾遗内供奉吴思不作祝贺的表示，李逢吉发怒，任命他为吐蕃告哀使。丙戌（初六），贬翰林学士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是寿州人，他和蒋防都是由李绅推荐到翰林院任职的。给事中于敖向来和庞严关系密切，他把贬谪二人的敕书封还朝廷，百官都以为他要为二人辩解，因而替他担忧说：“于给事敢于为庞、蒋二人辩冤，触犯宰相，真是不容易啊！”后来，于敖上奏辩驳时，反而说对二人贬得太轻。李逢吉由此而夸奖他。

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朝臣莫敢言，独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疏，指述“绅为逢吉之党所谗，人情叹骇。绅蒙先朝奖用，借使有罪，犹宜容假，以成三年无改之孝，况无罪乎！”于是上稍开寤，会阅禁中文书，有穆宗所封文书一箧，发之，得裴度、杜元颖、李绅疏请立上为太子，上乃嗟叹，悉焚人所上谮绅书，虽未即召还，后有言者，不复听矣。

张又新等人仍然忌恨李绅，每天上书朝廷，认为对李绅贬得太轻，敬宗许可杀李绅。朝臣都不敢再言，只有翰林侍读学士韦处厚上奏，指出“李绅被李逢吉的党羽进谗言诬陷贬谪，人们都感到震惊，无不叹息。李绅是由穆宗提拔任用的大臣，即使他有罪，也应当本着对父亲尽三年孝道的精神，对他予以宽容，何况他根本无罪！”于是，敬宗渐渐觉悟。这时，恰巧敬宗阅览宫中的文书，发现有一小箱穆宗亲手封存的文书，打开后，看到其中一件是裴度、杜元颖、李绅上疏请立自己为皇太子的上奏，这才嗟叹不已，把朝臣离间李绅的上书全都烧掉，不再相信。虽然敬宗尚未立即把李绅从端州召回朝廷，但以后再有人上奏离间，不再听了。

己亥，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己亥（十九日），唐敬宗尊奉郭太后为太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乙巳（二十五日），唐敬宗尊奉自己的母亲王妃为皇太后。皇太后是越州人。

丁未，上幸中和殿击球，自是数游宴、击球、奏乐，赏赐宦官、乐人，不可悉纪。

丁未（二十七日），唐敬宗到中和殿去踢球，此后多次游宴、踢球、奏乐，并赏赐宦官和奏乐的伎工，难以全部记载。

三月，壬子，赦天下；诸道常贡之外，毋得进奉。

三月，壬子（初三），唐敬宗大赦天下，命诸道在规定的上贡数额以外，不准再向朝廷进奉。

甲寅，上始对宰相于延英殿。

甲寅（初五），唐敬宗开始在延英殿会见宰相，商议朝政大事。

初，牛元翼在襄阳，数赂王庭凑以请其家，庭凑不与；闻元翼薨，甲子，尽杀之。

当初，牛元翼镇守襄阳后，多次贿赂成德节度使王庭凑，请求把自己的家眷释放送还，王庭凑拒不释放。后来，听说牛元翼已死，甲子（十五日），把他的家眷全部杀死。

上视朝每晏，戊辰，日绝高尚未坐，百官班于紫宸门外，老病者几至僵踣。谏议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论坐晚，今晨愈甚，请出阁待罪于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独留，进言曰：“宪宗及先帝皆长君，四方犹多叛乱。陛下富于春秋，嗣位之初，当宵衣求理；而嗜寝乐色，日晏方起，梓宫在殡，鼓吹日喧，令闻未彰，恶声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长，请碎首玉阶以谢谏职之旷。”遂以额叩龙墀，见血不已，响闻阁外。李逢吉宣曰：“刘栖楚休叩头，俟进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论宦官事，上连挥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请继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门外俟进止！”栖楚乃出，待罪于金吾仗，于是宰相赞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归。寻擢栖楚为起居舍人，仍赐绯。栖楚辞疾不拜，归东都。

唐敬宗每次上朝都很晚。戊辰（十九日），太阳已经很高了尚未来到，百官在紫宸门外列班等待，老弱有病者几乎双腿麻木跌倒。谏议大夫李渤对宰相说：“昨天我上疏论皇上上朝太晚，不料今天早晨上朝更晚。皇上不改，请允许我在金吾仗前等候皇上治罪。”敬宗上朝结束，百官退朝后，左拾遗刘栖楚独自留下，对敬宗说：“宪宗皇帝和先帝都是成年后即位，但各地仍多有叛乱。陛下年纪正轻，即位之初，应当早起晚睡，勤于政事，以求治理天下。但您却喜好音乐女色，贪睡晚起。现在，先皇帝的棺木还未下葬，治丧的乐队鼓吹声不绝于耳。而陛下勤政的名声尚未显扬，不孝的恶名却已遐迩闻知。我担心国家的命运难以长久，现在，我请求死在陛下面前，作为对我这个谏官失职罪责的惩罚。”说完，用前额叩撞敬宗前面的龙形台阶，流血不止，叩撞声连宫殿外面都能听见。李逢吉宣布敬宗的旨意说：“刘栖楚不要再叩头了，现在听候皇上的决定！”刘栖楚用手揍头而起，接着，又上奏宦官专权的问题。敬宗很不耐烦，连连挥手令他出去。刘栖楚说：“陛下如果不采纳我的意见，我请求接着死在陛下面前。”牛僧孺又宣布敬宗的旨意说：“你的上奏已经知道了，请到门外听候皇上的决定！”刘栖楚于是出去，到金吾仗前等候。这时，宰相都上奏赞成刘栖楚的意见。于是，敬宗派宦官到金吾仗前安抚刘栖楚和李渤，命二人回家。不久，提拔刘栖楚为起居舍人，并赐予五品的红色官服。刘栖楚借口身体有病而不接受，回到东都去了。

庚，赐内教坊钱万缗，以备行幸。

庚年（二十一日），唐敬宗赏赐内教坊钱一万缗，作为外出巡行的准备。

夏，四月，甲午，淮南节度使王播罢盐铁转运使。

夏季，四月，甲午（十五日），唐敬宗罢免淮南节度使王播兼任的盐铁转运使的职务。

乙未，以布衣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布衣李虞、刘坚为拾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恶逢吉者，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乙未（十六日），唐敬宗任命平民姜洽为补阙，试大理评事陆、平民李虞、刘坚为拾遗。这时，宰相李逢吉专制朝政，他所亲信重用的人有张又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洽以及拾遗张权舆、程昔范，还有一些顺从而依附他们的士人。当时凡僧恨李逢吉的人，都把他们称为八关、十六子。

卜者苏玄明与染坊供人张韶善，玄明谓韶曰：“我为子卜，当升殿坐，与我共食。今主上昼夜球猎，多不在宫中，大事可图也。”韶以为然，乃与玄明谋结染工无赖者百余人，丙申，匿兵于紫草，车载以入银台门，伺夜作乱。未达所诣，有疑其重载而诘之者，韶急，即杀诘者，与其徒易服挥兵，大呼趣禁庭。

占卜术士苏玄明和朝廷染坊的供役人张韶关系亲近，苏玄明对张韶说：“我为你占卜了吉凶，你将来应当进宫升殿而坐，和我同食，同享富贵。现在皇上昼夜踢球游猎，大多数时间不在宫中，可以乘机而图大事。”张韶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和苏玄明在暗地里交结染坊工匠无赖者一百多人。丙申（十七日），他们把兵器藏在柴草中，装在车上，打算运进银台门，趁夜黑时作乱。还未到达目的地，有人怀疑他们的车超重，加以盘问。张韶着急，立即杀死盘问者。然后，和他的同党换去外衣，手握兵器，大喊直冲宫中。

上时在清思殿击球，诸宦者见之，惊骇，急入闭门，走白上；盗寻斩关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谦有宠于上，每两军角伎艺，上常佑右军。至是，上狼狈欲幸右军，左右曰：“右军远，恐遇盗，不若幸左军近。”上从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上忧二太后隔绝，存亮复以五百骑迎二太后至军。

敬宗这时正在清思殿踢球。宦官们发觉有人向宫中冲来，大为吃惊，急忙跑进来关闭宫门，然后跑去向敬宗报告。顷刻间，张韶等人攻破宫门，冲入宫中。原先，敬宗宠爱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梁守谦，每次左、右神策军比试武艺，敬宗常常为右军助威。这时，敬宗狼狈不堪，想到右神策军营中避难，左右侍从说：“右军路近，恐怕半路遇上盗贼，不如到左军近。”敬宗同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河中人马存亮听说敬宗驾临，急忙跑出军营迎接，他两手捧住敬宗的双脚哭泣不已，亲自把敬宗背到军中，然后，命大将康艺全率骑兵入宫讨伐乱党。敬宗担心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隔在宫中有危险，存亮又派五百骑兵把两位太后接到军中。

张韶升清思殿，坐御榻，与苏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惊曰：“事止此邪！”韶惧而走。会康艺全与右军兵马使尚国忠引兵至，合击之，杀韶、玄明及其党，死者狼藉。逮夜始定，余党犹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获之。

张韶登上清思殿，坐在皇帝的御榻上，和苏玄明一同吃饭，说：“果然像你说的那样！”苏玄明大惊，说：“难道你所企求的就是吃吗？”张韶畏惧而逃。正在这时，康艺全和右神策军兵马使尚国忠率兵到达，二人合兵讨击，杀张韶、苏玄明及其同党，尸体狼藉遍地。直到夜里，宫中方才安定。张韶的余党仍有人散藏在禁苑中，第二天，全部擒获。

时宫门皆闭，上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骇。丁酉，上还宫，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贺，来者不过数十人。盗所历诸门，监门宦者三十五人法当死；己亥，诏并杖之，仍不改职任。壬寅，厚赏两军立功将士。

这时，大明宫的各个大门都已关闭，敬宗住在左神策军中，朝廷内外都不知敬宗去向，人心恐惧。丁酉（十八日），敬宗回宫，宰相率百官到延英门祝贺，前来的朝官不过数十人。按照法律规定，凡张韶和他的同党所经过的宫门，监门宦官有三十五人由于失职而应当叛处死刑。己亥（二十日），敬宗下诏，命用刑杖责罚宦官，但未变动他们的职务。壬寅（二十三日），命重赏左、右神策军立功的将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同平章事。上问相于李逢吉，逢吉列上当时大臣有资望者，程为之首，故用之。上好治宫室，欲营别殿，制度甚广，李程谏，请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从之。

五月，乙卯（初七），唐敬宗任命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判度支窦易直并为同平章事。敬宗曾问李逢吉谁可以做宰相，李逢吉把朝中大臣按资功和声望高低，列表奏上。结果，李程排在首位，所以敬宗任命他为宰相。敬宗喜好修筑宫殿，打算再修一座别殿，设计的规模很大。李程劝阻敬宗，请求将准备好的木材和石料用来修筑穆宗的陵墓。敬宗随即采纳了他的意见。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为坊节度使。

六月，己卯朔（初一），唐敬宗任命左神策军大将军康艺全为坊节度使。

上闻王庭凑屠牛元翼家，叹宰辅非才，使凶贼纵暴。翰林学士韦处厚因上疏言：“裴度勋高中夏，声播外夷，若置之岩廊，委其参决，河北、山东必禀朝算。管仲曰：”人离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伏承陛下当食叹息，恨无萧、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冯唐所以谓汉文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当委之，信之，亲之，礼之，于事不效，于国无劳，则置之散寮，黜之远郡，如此，则在位者不敢不厉，将进者不敢苟求。臣与逢吉素无私嫌，尝为裴度无辜贬官。今之所陈，上答圣明，下达群议耳。“上见度奏状无平章事，以问处厚。处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状。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劝上加礼于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唐敬宗听说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屠杀了牛元翼的家眷，叹息辅政大臣无治国的才能，导致凶贼目无朝廷，恣意残暴。于是，翰林学士韦处厚上疏说：“裴度的功勋冠盖全国，声望远播四夷，如果把他召入朝廷，委托他主持朝政，河北、山东的割据藩镇必然顺从朝命。管仲说：”一个人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就会愚昧，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会聪明。‘所以，国家治乱的根本徐径，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顺从人心就会天下大治，违背人心则必然天下大乱。现在，陛下正当用人的时候却叹息不已，遗憾朝廷中没有像萧何、曹参那样德才兼备的宰相，但是，现在有裴度却不能留用，这就和汉代的冯唐所说汉文帝即使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优秀将领而不能任用的道理一样。皇上任用宰相，首先任命他，然后就应当信任他，亲近他，敬重他。如果不称职，没有政绩，那么，就罢免他的职务，任命他作闲散的官吏。或者黜放到荒远的州郡，予以惩罚。这样，凡是在宰相职位上的人就不敢不励精图治，想牟取宰相职务的人也就不敢懈怠，得过且过。我和李逢吉向来没有私仇，反而曾经被裴度无辜地贬过朝中官职。以上所陈述的这些意见，只是为了对上报答陛下对我的信任，对下转达群臣的意见罢了。“后来，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敬宗说：”怎么到了这种地步！“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丙申（十八日），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的职务。

张韶之乱，马存亮功为多，存亮不自矜，委权求出；秋，七月，以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张韶作乱时，左神策军护军中尉马存亮立功最多，但马存亮并不居功自矜，反而请求出任地方职务。秋季，七月，唐敬宗任命马存亮为淮南监军使。

夏绥节度使李入为左金吾大将军，壬申，进马百五十匹；上却之。甲戌，侍御史温造于阁内奏弹违敕进奉，请论如法，诏释之。谓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夏绥节度使李入朝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壬申（二十五日），他向朝廷进奉马一百五十匹，敬宗拒而不收。甲戍（二十七日），侍御史温造在紫宸殿弹劾李违法进奉，请按法律治罪，敬宗下诏释免。李对人说：“当年我率军半夜攻入蔡州城活吴元济，都未胆祛，今天在温御史面前竟魂飞胆破了！”

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黄蛮入寇。

八月，丁卯朔（初一），安南奏报：黄洞蛮进犯。

龙州刺史尉迟锐上言：“牛心山素称神异，有掘断处，请加补塞。”从之。役数万人于绝险之地，东川为之疲弊。

龙州刺史尉迟锐上奏：“州内江油县牛心山向来以神仙怪异著名，现在，山上有一处被挖断，请求朝廷批准征发民夫塞补。”敬宗批准。于是，当地征发一万多人，在高山险要处作业，整个东川都疲弊不堪。

九月，丁未，波斯李苏沙献沈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言：“此何异瑶台、琼室！”上虽怒，亦优容之。汉，道明之六世孙也。

九月，丁未（初二），波斯国大商人李苏沙向朝廷奉献沉香木的亭榭材料。左拾遗李汉上奏说：“这和瑶台、琼室有什么两样！”敬宗虽然发怒，但仍然宽容了他。李汉是唐初淮阳王李道玄的弟弟李道明的第六代子孙。

冬，十月，戊戍，翰林学士韦处厚谏上宴游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损寿，臣是时不死谏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才一岁，臣安敢畏死而不谏乎！”上感其言，赐锦采百匹、银器四。

冬季，十月，戊戍（二十三日），翰林学士韦处厚劝阻敬宗游乐饮宴说：“先帝穆宗皇帝由于酒色过度而导致疾病，减损了寿命。当时，我没有冒死劝阻，是考虑到陛下已经十五岁，长大成人了。现在，陛下的儿子才一岁，我怎么敢怕死而不规劝呢！”敬宗被他的忠心所感动，于是，赏赐韦处厚锦彩一百匹，银器四件。

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黄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

十一月，戊午（十三日），安南奏报：黄洞蛮与环王合兵攻陷陆州，杀刺史葛维。

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庙号穆宗。

庚申（十五日），朝廷在光陵埋葬睿圣文惠孝皇帝李桓，庙号穆宗。

王播以钱十万缗赂王守澄，求复领利权，十二月，癸未，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请开延英论其奸邪。上问：“前廷争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刘栖楚谏议大夫。景让，之曾孙；廷老，河中人也。

淮南节度使王播贿赂知枢密王守澄钱十万缗，请求重新兼任盐铁转运使。十二月，癸未（初九），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拾遗李景让、薛廷老联名上奏，请求开延英殿，当面向敬宗揭发王播的奸邪行为。敬宗问：“上次在朝廷以死规劝我的刘栖楚是不是在你们中间？”当天，任命刘栖楚为谏议大夫。李景让是李的曾孙；薛廷老是河中人。

十二月，庚寅，加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

十二月，庚寅（十六日），唐敬宗加封天平节度使乌重胤同平章事的职务。

乙未，徐泗观察使王智兴以上生日，请于泗州置戒坛，度僧尼以资福；许之。自元和以来，敕禁此弊，智兴欲聚货，首请置之，于是四方辐凑，江、淮尤甚，智兴家赀由此累钜万。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钤制，至降诞日方停，计丙浙、福建当失六十万丁。”奏至，即日罢之。

乙未（二十一日），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唐敬宗要过生日，奏请在泗州设置戒坛，剃度僧尼，以此作为向皇上生日的祝福，敬宗批准。自从元和年以来，朝廷下敕禁止各地设戒坛剃度僧尼这种弊政，王智兴企图积聚钱财，首先破例请求设置，于是，四方百姓云集而来，其中，以江、淮尤多，王智兴的家财由此而达到数万之多。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说：“如果不赶快制止，到了陛下的生日才停止的话，那么，总计浙江东道、浙江西道、福建道就会丧失六十万个劳动力。”奏折送到朝廷的当天，敬宗命令王智兴停罢。

是岁，回鹘崇德可汗卒，弟曷萨特勒立。

这一年，回鹘国崇德可汗去世，他的弟弟曷萨特勒被立为可汗。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宝历元年（乙巳、825 ）

唐敬宗宝历元年（乙巳，公元825 年）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还，御丹凤楼，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辛亥（初七），唐敬宗亲自到京城南郊祭天。回宫后，御临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宝历。

先是令崔发闻外喧嚣，问之，曰：“五坊人殴百姓。”发怒，命擒以入，曳之于庭。时已昏黑，良久，诘之，乃中使也。上怒，收发，系御史台。是日，发与诸囚立金鸡下，忽有品官数十人执梃乱捶发，破面折齿，绝气乃去；数刻而苏，复有继来求击之者，台吏以席蔽之，仅免。上命复系发于台狱而释诸囚。

先前，县令崔发有一次听到门外有喧嚣嘈杂的声音，就问是怎么回事，有人答称：“是五坊使的人殴打百姓。”崔发大怒，命将此人抓进来，拉到庭院中间。这时，天已黑暗，过了很久，方才询问，得知是出使的宦官。敬宗知道后大怒，下令把崔发逮捕，押在御史台监狱。敬宗大赦天下的当天，崔发与即将赦免的罪犯都立在丹凤楼下的金鸡旁，等待赦罪回家。忽然，有几十个宦官冲过来，手拿棍棒照着崔发劈头盖脑就打，崔发被打得满面流血，牙齿折断，顿时不醒人事，宦官这才离去。过了一会儿崔发苏醒，这时又有宦官跑来要打，御史台的官吏用席子遮挡，崔发才幸免再次被打。于是敬宗下令，把崔发重新押进御史台监狱，其余罪犯释放。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岳为武昌军，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节度使。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认为唐敬宗荒淫奢侈，身旁的亲信小人掌权，但又怕被敬宗怪罪而不敢直言劝阻，因而，多次上奏请求辞职，出任外地官职。乙卯（十一日），敬宗下令升鄂岳观察使为武昌军节度使，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职务，充任武昌节度使。

中旨复以王播兼盐铁转运使，谏官屡争之；上皆不纳。

唐敬宗任命淮南节度使王播重新兼任盐铁转运使，谏官多次劝阻，敬宗不听。

牛僧孺过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服候于馆舍，将佐谏曰：“襄阳地高于夏口，此礼太过！”公绰曰：“奇章公甫离台席，方镇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牛僧孺赴任武昌，途经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身佩，在客馆恭恭敬敬的迎候牛僧孺。部将和幕僚劝阻他说：“我们襄阳的地位高于武昌，您用这样隆重的礼节，似乎太过份了！”柳公绰说：“僧孺刚刚离开宰相的职位，藩镇都看重宰相，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重。”最后，仍然用这种礼节来迎接牛僧孺。

上游幸无常，昵比群小，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二月，壬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献《丹六箴》：一曰《宵衣》，以讽视朝希晚；二曰《正服》，以讽服御乖异；三曰《罢献》，以讽征求玩好；四曰《纳海》，以讽侮弃谠言；五曰《辨邪》，以讽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讽轻出游幸。其《纳诲箴》略曰：“汉骜汉湎，举白浮钟；魏睿侈汰，陵霄作宫。忠虽不忤，善亦不从。以规为，是谓塞聪。”《防微箴》曰：“乱臣猖獗，非可遽数。玄服莫辨，触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献餐，斯可戒惧！”上优诏答之。

唐敬宗三天两头游乐，亲近左右小人，每月听朝不过几次，即使大臣也很难进见。二月，壬午（初八），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向敬宗奉献《丹六箴》，第一叫《宵衣箴》，规劝敬宗勤政爱民，上朝不要太少太晚；第二叫《正服箴》，规劝敬宗遵循法度，服饰不要杂乱而不合制度；第三叫《罢献箴》，规劝敬宗禁止各地奉献，不要向地方征求珍宝古玩；第四叫《纳海箴》，规劝敬宗虚心纳谏，不要侮弄和抛弃百官的忠直上言；第五叫《辨邪箴》，规劝敬宗辨别忠正奸邪，不要信用左右的小人；第六叫《防微箴》，规劝敬宗提高警惕，不要轻易外出游玩。其中，《纳诲箴》的大意说：“汉成帝刘骜沉湎酒色，日夜饮宴；魏明帝曹睿骄纵奢侈，修筑陵霄宫阙。他们对逆耳忠言虽然不加拒绝，但也不予采纳。如果一定要把别人的善意规劝当作塞耳用的装饰物，那就是自我堵塞言路，拒绝使自己耳聪目明。”《防微箴》说：“自古以来，乱臣贼子密谋造反的事件，不胜枚举。汉宣帝时，霍光的外曾孙任章乘黑夜不辨服色的机会，身着黑衣混进禁军侍从行列，密谋暗杀宣帝而未遂。汉武帝时，侍中仆射马何罗密谋行刺武帝，不慎碰到宫中的宝瑟跌倒而被擒。武帝曾私服到柏谷巡访，被人怀疑是奸盗，不得饮食，险遭围攻，幸赖一个村妇看武帝面貌似非常人，因而杀鸡献食，武帝方才脱险，平安回家。这些前车之鉴，实在是应当引以为戒的！”敬宗下诏，用委婉的言辞给予答复。

上既复系崔发于狱，给事中李渤上言：“县令不应曳中人，中人不应殴御囚，其罪一也。然县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后。中人横暴，一致于此。若不早正刑书，臣恐四方藩镇闻之，则慢易之心生矣。”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略曰：“鸿恩将布于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泽遍被于昆虫而独遗崔发。”自馀谏官论奏甚众，上皆不听。戊子，李逢吉等从容言于上曰：“崔发辄曳中人，诚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韦贯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发下狱，积忧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谏官但言发冤，未尝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为不赦之！”即命中使释其罪，送归家，仍慰劳其母。母对中使杖发四十。

敬宗下令把崔发重新押进御史台监狱后，给事中李渤上言说：“县令不应当随便拉扯宦官，但宦官也不应当随便殴打御史台监狱的囚犯，两方面的罪责是一样的。不过，县令所犯罪责是在陛下大赦以前，而宦官所犯罪责是在大赦以后。宦官横行霸道，已经达到目无朝廷诏令的程度。如果不及时予以制裁，我担心各地藩镇得知这件事后，就会萌发轻视朝廷的念头。”谏议大夫张仲方上言，大略说：“陛下大赦，大恩大德遍布天下，但却不能实行于您的御驾前，恩济遍及于昆虫，惟独遗漏了崔发。”其余谏官也都纷纷上奏，敬宗一概不听。戊子（十四日），宰相李逢吉等人语气和缓地对敬宗说：“崔发随意拉扯宦官，确实是对陛下的不尊重。但他的母亲是原宰相韦贯之的姐姐，年纪已近八十岁了。自从崔发被押进监狱后，她日夜忧虑思念，已经得了疾病。现在，陛下是以孝道来治理天下，所以，对于崔发母亲的情况，应当予以怜悯。”敬宗于是哀怜地说：“近来谏官上奏，只说崔发冤枉，却从来不说他对朕不尊重，也不曾说他有老母在家。按照你所说的情况，朕怎能不赦免崔发的罪责呢！”随即下令宦官传达诏令，释免崔发的罪行，送他回家，并慰劳他的老母亲。崔发到家后，他的母亲当着宦官的面打了崔发四十棍，表示对他的惩罚。

三月，辛酉，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回鹘曷萨特勒为爱登里罗汩没密于合毗伽昭礼可汗。

三月，辛酉（初七），唐敬宗派遣司门郎中于人文册命回鹘国曷萨特勒为爱登里汩没密於合毗伽昭礼可汗。

夏，四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宜与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逢吉恐李绅量移，故有此处置。如此，则应近年流贬官，因李绅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赦文改之。绅由是得移江州长史。

夏季，四月，癸巳（二十日），群臣为唐敬宗上尊号，称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然后，敬宗下诏大赦天下。对于因罪被贬的官吏，赦文只说：“凡因罪被贬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已经酌情移往近处任职者，应再酌情迁移任职。”而不提未曾酌情移往近处任职的官吏。翰林学士韦处厚上言说：“李逢吉恐怕李绅也酌情被移往近处任职，所以拟定赦文时故意这样说。如果按照诏书的这项规定，那么，近年来凡流放贬谪到荒远之地的官吏，就会由于李绅一人的缘故而不能酌情移往近处任职。”敬宗即命追回赦文，予以更正。于是，李绅由此而从端州移任江州长史。

秋，七月，甲辰，盐铁使王播进羡馀绢百万匹。播领盐铁，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羡余相继。

秋季，七月，甲辰（初二），盐铁转运使王播以节余为名，向朝廷进奉丝绢一百万匹。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后，对百姓严厉征求，急如星火，朝廷规定的盐铁专卖收入往往征收不够，而以节余为名向朝廷进奉的财物却源源不断。

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

己未（十七日），唐敬宗下诏，命王播修造用来游乐比赛用的竞渡船二十艘，并命把造船用的木材运到京城长安修造，总计费用大体相当盐铁转运半年的收入。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极力劝阻，敬宗方才下令减为十艘。

谏官言兆尹崔元略以诸父事内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迁户部侍郎。

谏官上言，揭发京兆尹崔元略认宦官、内常侍崔潭峻为父。丁卯（二十五日），崔元略被迁为户部侍郎。

昭义节度使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将作监主簿从谏匿其丧，与大将刘武德及亲兵谋，以悟遗表求知留后。司马贾直言入贵从谏曰：“尔父提十二州地归朝廷，其功非细，只以张汶之故，自谓不洁淋头，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为人！”从谏恐悚不能对，乃发丧。

昭义节度使刘悟当初离开郓州时，率郓州兵二千人作为自己的随从亲兵。八月，庚戌（初十），刘悟突患急病去世。他的儿子、将作监主簿刘从谏隐瞒父亲去世的消息，拒不向朝廷报丧。他和大将刘武德以及亲兵密谋，打算以父亲的遗书上奏朝廷，请求任命自己为留后。这时，司马贾直言进来，责备刘从谏说：“您的父亲当年杀死李师道，率淄青十二州归顺朝廷，功劳不小，只是由于擅杀磁州刺史张汶的缘故，自认为沾染上不干净的恶名，以至羞耻而死。您现在不过是个后生，怎敢如此大胆，欺骗朝廷！父亲死了不赶快吊丧哭泣，今后还怎样做人！”刘从谏恐惧，无言以答，于是，公开父亲死亡的消息，为他吊丧。

初，陈留人武昭罢石州刺史，为袁王府长史，郁郁怨执政。李逢吉与李程不相悦，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与昭官，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言欲刺逢吉，为人所告。九月，庚辰，诏三司鞫之。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谓汇曰：“君言李程与昭谋则生，不然必死。”汇曰：“冤死甘心！诬人自全，汇不为也！”狱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贬道州司马，李仲言流象州，茅汇流崖

当初，陈留人武昭被罢免石州刺史后，廷任命他为袁王府长史，武昭郁郁不得志，怨恨朝廷当权者。宰相李逢吉与李程关系不合，水部郎中李仍叔是李程的同族人，故意激怒武昭说：“李程本来建议朝廷授予您官职，但被李逢吉阻挡而未果。”一次，武昭正在饮酒兴头时，对左金吾兵曹茅汇说自己要刺杀李逢吉。后来，这件事被人告发。九月，庚辰（初十），敬宗下诏，命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同审判此案。前河阳掌书记李仲言对茅汇说：“你如果能证明武昭刺杀李逢吉是与李程同谋，那么，还能保全性命：否则，就不免一死。”茅汇说：“我甘心被冤枉而死！但要我诬告别人来保全自己，我是绝对不做这种事的！”三司审判结束，冬季，十月，甲子（二十五日），武昭被判处杖责死刑，李仍叔被贬为道州司马，李仲言流放到象州，茅汇流放到崖州。

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

唐敬宗打算前往骊山温泉游玩，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人多次劝阻，敬宗不听。拾遗张权舆拜伏在紫宸殿下，叩头劝阻说：“过去，周幽王到骊山巡行游玩时，被犬戎杀死；秦始皇埋葬在骊山，后来秦朝也灭亡了；唐玄宗在骊山建筑宫殿，结果导致安禄山叛乱；先帝由于到骊山去游乐，后来寿命不长。”敬宗说：“骊山真的这么不吉利吗？那么，我应当亲自前往一次，以便验证他说的话是否灵验。”十一月，庚寅（二十一日），敬宗前往骊山温泉，当天回到宫中，对左右侍从说：“那个叩头的人所说的话，能相信吗？”

丙申，立皇子普为晋王。

丙申（二十七日），唐敬宗下诏，立皇子李普为晋王。

朝廷得刘悟遗表，议者多言上党内镇，与河朔异，不可许。左仆射李绛上疏，以为：“兵机尚速，威断贵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谋。刘悟死已数月，朝廷尚未处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机。今昭义兵众，必不尽与从谏同谋，纵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顺。从谏未尝久典兵马，威惠未加于人。又此道素贫，非时必无优赏。今朝廷但速除近泽潞一将充昭义节度使，令兼程赴镇，从谏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谓‘先人夺人之心’也。新使既至，军心自有所系；从谏无位，何名主张，设使谋挠朝命，其将士必不肯从。今朝廷久无处分，彼军不晓朝廷之意，欲效顺则恐忽授从谏，欲同恶则恐别更除人，犹豫之间，若有奸人为之画策，虚张赏设钱数，军士觊望，尤难指挥。伏望速赐裁断，仍先下明敕，宣示军众，奖其从来忠节，赐新使缯五十万匹，使之赏设；续除刘从谏一刺史。从谏既粗有所得，必且择利而行，万无违拒。设不从命，臣亦以为不假攻讨。何则？臣闻从谏已禁山东三州军士不许自畜兵刀，足明群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熟计利害，决无即授从谏之理。”时李逢吉、王守澄计议已定，竟不用绛等谋。十二月，辛丑，以从谏为昭义留后。刘悟烦苛，从谏济以宽厚，众颇附之。

朝廷接到刘悟的遗书后，朝廷商议，多数人认为上党（昭义）历来是朝廷的内镇，与应朔藩镇长期割据不同，不应充许刘从谏继承父位而为留后。左仆射李绛上疏，认为：“作战用兵的关键在于军事行动的速度要快，建立权威的关键在于对任何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只有当人心尚未统一的时候，才可使用谋略而制敌取胜。现在，刘悟已死去几个月了，朝廷却至今未对昭义的人事安排作出决定。朝廷内外，人们都对未能把握住解决昭义问题的良机感到痛惜。虽然现在昭义的兵马众多，但肯定不会都和刘从谏同谋对抗朝廷，即使有一半随同刘从谏叛乱，另有一半也还效忠朝廷。何况刘从谏未曾一直掌握军权，对将士没有恩惠和应有的权威，将士怎么可能都和他一起叛乱呢？另外，昭义向来地瘠人穷，刘从谏在时机不当的时候，必定还不会给予将士优厚的赏赐。现在，朝廷只要尽快从邻近昭义的藩镇选拔一位大将，任命为昭义节度使。命令他日夜兼程，赶赴昭义上任，那么，刘从谏尚未来得及安排部署，新使已到昭义的治所潞州就任了，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先于敌人一步，就可摧折敌人士气’的道理。新使上任后，昭义的军心已有所归。刘从谏得不到朝廷的任命，就没有资格对将士发号施令，假如他仍顽固不化，密谋阻挠新使上任。将士肯定不会听从。现在，朝廷对昭义的人事安排很长时间未作出决断，昭义的将士不明朝廷的意图，他们想效忠朝廷，但又恐怕朝廷忽然任命刘从谏为留后；想与刘从谏同谋，又恐怕朝廷另有任命。这样，在军心浮动不定的时候，如果有人给刘从谏出谋划策，虚张声势，宣称要赏赐军士若干线，军士贪图钱财，到了那时，朝廷再任命节度使前往，就很难指挥得手。所以，我请求陛下讯速作出决断，首先公开下诏，向将士明确宣布，昭义的军队从李抱真担任节度使以来，一直是忠于朝廷的。为此，朝廷给予新任节度使丝织品五十万匹，命他犒赏将士，以便稳定军心；然后，任命刘从谏为一个州的刺史。刘从谏觉得自己也有所得，肯定会择利而行，决无理由违抗朝命。假如他还不听从朝廷的任命，我认为也不必立即发兵讨伐，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说刘从谏已禁止太行山的东邢、磁、三州将士，不许他们私自储备兵器，可见其内部貌合神离，并不统一。那么，刘从谏的帐下亲兵中是否也会有人离心离德，甚至擒杀刘从谏而归顺朝廷，以便邀求赏赐，我看是势在必行，不容置疑了。所以，考虑到各方面的利害得失，决没有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的任何理由。”这时，宰相李逢吉和知枢密王过守澄已商议决定任命刘从谏，所以，竟然不采纳李绛的建议。十二月，辛丑（初三），唐敬宗任命刘从谏为昭义留后。当初刘悟担任昭义节度使时，对部下烦扰苛刻；刘从谏上任后，略加宽厚，将士逐渐依附听命。

李绛好直言，李逢吉恶之。故事，仆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于廷，尚书以下每月当牙。元和中，伊慎为仆射，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旧仪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势，与绛相遇于涂，不之避。绛引故事上言：“仆射，国初为正宰相，礼数至重。傥人才忝位，自宜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乞下百官详定。”议者多绛议。上听行旧仪。甲子，以绛有足疾，除太子少师、分司。

李绛对朝政得失，喜好直言不讳，李逢吉由此而憎恨他。按照以往的惯例，尚书仆射上朝时，宰相送行，百官列班迎接，御史中丞在上朝的大廷中站立迎假，尚书省六部尚书以下官员每月要到仆射的府衙上去参拜。元和年间，伊慎担任仆射时，太常博士韦谦上言朝廷，认为以往对仆射的礼仪过于崇重，唐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同意消除。这时，御史中丞王播恃李逢吉的势力，与李绛在半路相遇时，不加回避。于是，李绛引用过去的惯例，上言朝廷说：“尚书仆射在建国初期是正宰相，礼仪非常崇重，如果朝廷认为我不称职，就应当另外任命德才兼备的人担任此职；如果仍然由我担任这项职务，岂能听任有人违法乱纪。请将我的意见交给百官，让他们详加讨论，予以裁定。”百官讨论时，多数人同意李绛的意见，于是，敬宗下令，对尚书仆射的礼仪，仍恢复过去的制度。甲子（二十六日），敬宗鉴于李绛的脚有病，任命他为太子少师、分司。

言事者多称裴度贤，不宜弃之藩镇，上数遣使至兴元劳问度，密示以还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党大惧。

百官向朝廷上言者，大多称颂裴度德才兼备，不应弃而不用，仅仅让他做一个藩镇的节度使。于是，唐敬宗多次派人到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去慰问裴度，向他秘密地转告即将召回朝廷重用的日期。于是，裴度上奏朝廷，请求入朝参见皇上。李逢吉和他的党羽由此而大为恐惧。

二年（丙午、826 ）

二年（丙午，公元826 年）

春，正月，壬辰，裴度自兴元入朝，李逢吉之党百计毁之。先是民间谣云：“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又，长安城中有横亘六冈，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冈。张权舆上言：“度名应图谶，宅占冈原，不召而来，其旨可见。”上虽年少，悉察其诬谤，待度益厚。

春季，正月，壬辰（二十四日），裴度从兴元抵达长安。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此前，民间已有民谣说：“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绯衣，合起来是一个“裴”字；天上有口，合起来是一个“吴”字，意思是说裴度当年指挥官军擒获淮西的叛将吴元济，他的才能应当值得到朝廷重用。另外，长安城中从南到北，有东西方向的六个高坡，正如《易经》上所说的《乾卦》的六画的样子，裴度的住宅正好在第五个高坡上。张权舆上言说：“裴度的名字应映图谶，住宅选择在第五个高坡上；现在，不待朝廷召见，竟然擅自来到京城，他的目的可以想见。”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度初至京师，朝士填门，度留客饮。京兆尹刘栖楚附度耳语，侍御史崔咸举觞罚度曰：“丞相不应计所由官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

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裴度留请百官饮宴，京兆尹刘栖楚附在裴度的耳旁说话，侍御史崔咸举杯要罚裴度，说：“作为宰相，不应当允许京兆尹在耳旁低声说悄悄话。”裴度笑着饮了一杯酒。刘栖楚却很不自在，急忙出去了。

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度饮酒自如；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度不应。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二月，丁未（初九），唐敬宗任命裴度为司空、同平章事。一次，裴度在中书门下办公时，左右官吏忽然报告说，中书门下的大印丢失了。当时在场听到这个消息的官吏无不大惊失色，裴度却仍然饮酒，神态自如。不久，左右官吏又报告说，大印在原来的地方找到来了，裴度似未听见，闭口不应。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度说：“大印丢失，肯定是官吏偷走，拿去私自印制文书。如果急于追查，他们就会畏罪把印烧毁，或者扔到池水里；相反，不动声色的话，则必然把印又放回原处。”部下们都佩服他的见识和气量。

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止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陛下傥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

唐敬宗自从即位以来，一直想到东都洛阳去巡行，宰相和百官很多人都劝阻他，敬宗一概不听，决心一定要去，并已下令度支员和外郎卢贞前往巡察，修建洛阳的宫阙和长安到洛阳途中的行宫。裴度不慌不忙地对敬宗说：“国家设置东、西两都，本来就是为了皇上能够巡行。但是，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件事实际上已经废除。现在，洛阳的宫阙、禁军的营垒和朝廷的各部门办公的用房都已荒废。陛下如果一定要去巡行，应当首先命令有关部门花一段时间，慢慢加以修补，然后再走。”敬宗说：“从来上言劝阻我的人，都众口一辞，说不应去洛阳巡行。按照你这样所说，我真的不去倒也可以。”这时，恰好幽州节度使朱克融和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二人，请求本道出兵士和工匠帮助朝廷修补洛阳的宫阙。三月丁亥（二十日），敬宗下敕，鉴于修补洛阳的宫阙烦扰很多，宣布停罢，召卢贞回京城。

先是，朝廷遣中使赐朱克融时服，克融以为疏恶，执留敕使；又奏“当道今岁将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给三十万端匹”；又奏“欲将兵马及丁匠五千助修宫阙”。上患之，以问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对曰：“克融无礼已甚，殆将毙矣！譬如猛兽，自于山林中咆哮跳踉，久当自困，必不敢辄离巢穴。愿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后，徐赐诏书云：”闻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还，朕自有处分。时服，有司制造不谨，朕甚欲知之，已令区处。其将士春衣，从来非朝廷征发，皆本道自备。朕不爱数十万匹物，但素无比例，不可独与范阳。‘所称助修宫阙，皆是虚语，若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来，已令所在排比供拟。‘彼得此诏，必苍黄失图。若且示含容，则云’修宫阙事在有司，不假丁匠远来。‘如是而已。不足劳圣虑也。“上悦，从之。

此前，朝廷曾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认为朝廷所给春衣质地粗劣，于是，拘留臣官。同时又奏请朝廷说：“本道将士今年的春衣不足，乞请度支补给三十万端匹。”又奏请说：“我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五千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敬宗忧虑朱克融发兵叛乱，就问宰相，说自己打算派遣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朱克融，同时索还宦官。裴度认为：“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在山林自我跳跃，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困乏，必然不敢随便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希望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十天以后，再考虑下诏给朱克融，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朝廷所赐予你的春衣，有关部门制造时很不严格，朕也很想知道真实情况，现在，已经下令调查查办。关于幽州将士的春衣，从来都不是由朝廷征调供给，而是由本道自行安排。朕并非舍不得几十万匹财物，只是朝廷向来没有先例，不能只给幽州。‘至于朱克融上奏声称要帮助朝廷修补东都洛阳的宫阙，其实都是假话。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当在敕文中说：“助修洛阳的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沿途各地安排接待。’这样，朱克融接到这个诏书后，肯定惊慌失措。如果陛下还想对朱克融的跋扈无礼表示宽容，也可以说：”洛阳修补宫阙的事情，已命有关部门安排，不必劳驾幽州的工匠从远地而来，‘这样，就足以解决问题，不必再劳陛下担忧。“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

立才人郭氏为贵妃。妃，晋王普之母也。

唐敬宗立才人郭氏为贵妃，郭贵妃即晋王李普的母亲。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领留后，重赂邻道，以求承继。

横海节度使李全略去世，他的儿子、横海节度使副大使李同捷擅自为留后，用重金贿赂邻近藩镇，以求继任为节度使。

夏季，四月，戊申，以昭义留后刘从谏为节度使。

夏季，四月，戊申（十一日）唐敬宗任命昭义留后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

五月，幽州军乱，杀朱克融及其子延龄，军中立其少子延嗣主军务。

五月，幽州发生军乱，将士杀节度使朱克融和他的儿子朱延龄，立他的小儿子朱延嗣主持军务。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军、教坊、内园为击球、手搏、杂戏。戏酣，有断臂、碎首者，夜漏数该乃罢。

六月，甲子（二十八日），唐敬宗亲临三殿，令左右神策军、教坊使、内园栽接使的军士和官吏踢球、摔跤、玩杂戏。游玩到兴头时，有人不慎折断胳膊，打破头部，直到半夜很晚才停。

已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

已卯（疑误），唐敬宗亲临兴福寺，观看僧人文溆宣讲经文。

癸未，衡王绚薨。

癸未（疑误），衡王李绚去世。

壬辰，宣索左藏见在银十万两金七千两，悉贮内藏，以便赐与。

壬辰（疑误），唐敬宗向左藏库宣旨，索取现银十万两，金子七千两，都贮备在皇帝的私人内藏库中，以便随时赏赐用。

道士赵归真说上神仙，僧惟贞、齐贤、正简说上以祷祠求福，皆出入宫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请主遍历江、岭，求访异人。有润州人周息元，自言寿数百数，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师，上馆之禁中山亭。

道士赵归真以神仙术向唐敬宗宣传游说，僧人惟贞、齐贤、正简以佛教的祈祷求福理论向敬宗宣传游说，这几个人都得出入皇宫，以致敬宗听信他们的宣传游说。占卜算命人杜景先请求敬宗允许自己前往江淮、岭南各道，历遍各州，为敬宗求访有特殊才能异人。另有润州人周息元，自称已在世数百年，敬宗派宦官前往迎接。八月，乙巳（初十），周息元抵达长安，敬宗把他安排在皇宫中的山亭住宿。

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马使李载义与弟牙内兵马使载宁共杀延嗣，并屠其家三百余人。载义权知留后，九月，数延嗣之罪以闻。载义，承乾之后也。

朱克融的小儿子朱延嗣被将士推为幽州留后以后，对部下和百姓残暴苛刻。都知兵马使李载义和弟弟牙内兵马使李载宁同谋杀死朱延嗣，并屠杀他的家眷三百余人，李载义暂时主持留后。九月，李载义历数朱延嗣的罪行，向朝廷奏报。李载义，即唐太宗的长子李承乾的后代。

庚申，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妄奏李同捷为军士所逐，走归本道，请束身归朝；寻奏同捷复归沧州。

庚申（二十五日），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上奏，欺骗朝廷说，李同捷已被横海士卒驱逐，逃来魏博，请求归顺朝廷。不久，又上奏说，李同捷又返回横海的治所沧州。

壬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唐敬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程以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冬，十月，已亥，以李载义为卢龙节度使。

冬季，十月，已亥（初五），唐敬宗任命李载义为卢龙（幽州）节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十一月，甲申（二十一日），唐敬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以同平章事的荣誉头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上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搏，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

唐敬宗游乐毫无节制，和身边的小人亲密无间，经常一起游玩。他擅长踢球，喜爱摔跤，于是，禁军和诸道藩镇争相进献大力士，供他游乐。敬宗又出钱一万缗给内园栽接使，命令他们为自己召募大力士。这些大力士陪同敬宗摔跤游玩，昼夜不离开他的身旁。敬宗还喜欢深夜外出捕捉狐狸。他的性情极为急躁，大力士们有时恃宠出言不逊，动不动就用棍棒毒打一顿，众人既怒又怕。十二月，辛丑（初八），敬宗在夜里外出打猎后回到宫中，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踢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一起饮酒。敬宗酒兴正浓时，到房中换衣，这时，大殿里的火烛忽然被吹灭，苏佐明等人乘机在房中杀死敬宗。刘克明等人假传敬宗的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隋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壬寅（初九），宣布敬宗的遗制，然后，绛王在紫宸殿的外廊接见宰相和百官。

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绛王为乱兵所害。

刘克明等人打算撤换内侍省掌权的宦官，消息传出，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审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人商议决定，派禁军前往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同时，发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讨伐杀害敬的贼党，全部斩首。刘克明跳井躲藏，被禁军搜出斩首。绛王也被乱兵所杀害。

时事起苍猝，守澄以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一夕处置，皆与之共议。守澄等欲号令中外，而疑所以为辞。处厚曰：“正名讨罪，于义何嫌；安可依违，有所讳避！”又问：“江王当如何践阼？”处厚曰：“诘朝，当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内难。然后群臣三表劝进，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即皇帝位。”当时皆从其言，时不暇复问有司，凡百仪法，皆出于处厚，无不叶宜。

这时，由于诛讨贼党的事件决定得非常仓促，王守澄认为翰林学士韦处厚博通古今，所以，当天晚上的所有决定，都和他共同商议。王守澄等人打算对朝廷内外发号施令，疑虑用什么名义来措辞。韦处厚说：“讨伐贼党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国家的名份，这时忠君的大义有什么嫌疑呢？在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紧急关头，怎么能够犹豫不决、模棱两可而躲避嫌疑！”王守澄又问：“江王应当采取什么方式登基？”韦处厚说：“明天百官上朝时，应当首先以江王教令的名义宣告天下，声称已经平定宫庭内部的叛乱，正式册命江王即皇帝位。”当时，王守澄等人都同意韦处厚的意见，也无暇再去问有关部门是否正确，凡江王登基的种种仪式和法规，都出于韦处厚，无不适宜。

癸卯，以裴度摄冢宰。百官谒见江王于紫宸外庑，王素服涕泣。甲辰，见诸军使于少阳院。赵归真等诸术士及敬宗时佞幸者，皆流岭南或边地。

癸卯（初十），朝廷任命裴度暂兼冢宰，主持敬宗的治丧事宜。百官在紫宸殿外廊拜见江王，江王身着丧服，器泣流泪。甲辰（十一日），江王在少阳院接见禁军诸位军使。道士赵归真等术士以及敬宗在世时的奸妄而得庞者，都被流放到岭南或荒远的边防。

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戊申，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王太后为宝历太后。是时，郭太后居兴庆宫，王太后居义安殿，萧太后居大内。上性孝谨，事三宫如一，每得珍异之物，先荐郊庙，次奉三宫，然后进御。萧太后，闽人也。

乙巳（十二日），文宗李涵正式即皇帝位，改名为李昂。戊申（十五日），尊奉母亲萧氏为皇太后，敬宗的母亲玉太后为宝历太后。这时，穆宗的母亲郭太后住在兴庆宫，王太后住在义安殿，萧太后住在太极宫。文宗生性孝顺谨慎，侍奉三位太后如同一人，每次得到珍贵奇异的食品，首先用来祭天以及奉献祖庙，其次奏献三位太后，最后才自己吃。萧太后是福建人。

庚戌，以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庚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上自为诸王，深知两朝之弊，及即位，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有司供宫禁年支物，并准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之世，每月视朝不过一二，上始复旧制，每奇日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待制官旧虽设之，未尝召对，至是屡蒙延问。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

唐文宗自从被封为亲王后，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弊政，因此，即位以后，励精求治，除去奢侈，厉行节俭。于是下诏：凡宫女未担任后宫职务者全部放出，共放三千多人。五坊使所养的鹰和猎狗，按照元和年间唐宪宗的规定，除保留少数用于游猎外，其余一律放出。度支、盐铁、户部和州府每年供应宫中的日常用品，一律按照贞元年间唐德宗规定的数额供给，不得增加。裁减教坊、翰林院和宫苑总监所辖多余人员一千二百多人。停止唐敬宗对内诸司所辖宦官增加的衣粮待遇。皇家养马坊场和近年来为皇上另外积存的钱谷所占用的水田，一律归还当地州县收管。此前，敬宗在各地按规定所贡奉朝廷的数额之外所下诏勒索的绣缎、镂等物，一律停罢。敬宗在世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开始恢复过去的制度，每逢单日都去上朝，向宰相和群臣百官访询朝政大事，很晚才罢朝。过去，朝廷虽然设置了待制官，但未曾召集咨询，这时，才多次被文宗召集顾问。另外，凡是对大臣去世表示哀悼等原因而辍朝，以及因酷暑或雨雪天气而放朝，也都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上朝商议朝政大事。于是，朝廷内外都一致相互庆贺，认为天下太平大有希望。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上太和元年（丁未、827 ）

唐文宗太和元年（丁未，公元827 年）

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

春季，二月，乙巳（十三日），唐文宗下诏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和。

李同捷擅据沧景，朝廷经岁不问。同捷冀易世之后或加恩贷，三月，壬戌朔，遣掌书记崔从长奉表与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见，请遵朝旨。

李同捷擅自为横海留后，割据沧景将一年，而朝廷不闻不问。李同捷寄希望于文宗即位后会宽容自己，于是，三月，壬戌逆（初一），派遣掌书记崔从长携带他给文宗的奏折，和他的弟弟李同志、李同巽一起前往长安，参见文宗，请求归顺朝延。

上虽虚怀听纳而不能坚决，与宰相议事有定，寻复中变。夏、四月，丙辰，韦处厚于延英极论之，因请避位；上再三慰劳之。

唐文宗虽然虚心听取百官意见，但往往犹豫而不能决断，有时和宰相商议已经决定的事情，不久，又中途改变。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五日），宰相韦处厚在延英殿极力批评文宗这种做法的弊端，于是，请求辞职。文宗再三加以慰劳。

忠武节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仆卿高为忠武节度使。

忠武节度使王沛去世。庚申（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太仆卿高为忠武节度使。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及沛薨，裴度、韦处厚始奏以代之。中外相贺曰：“自今债帅鲜矣！”

自从唐代宗大历年间以来，藩镇节度使大多出自禁军将领。禁军大将由是资历较高者，都愿出百分之一百的利息向富豪贷款，用来贿赂神策军护军中尉，请求授任节度使。贿赂的钱数动不动就是数万，数额巨大，所以，往往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不曾经过宰相。他们赴任以后，再重税盘剥百姓，以便偿还所欠的本息。王沛去世后，裴度、韦处厚方才奏请由高继任。于是，朝廷内外官员都相互庆贺说：“从今以后，‘债帅’就少了！”

五月，丙子，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以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朝廷犹虑河南、北节度使构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宪诚同平章事。丁丑，加卢龙李载义、平卢康志睦、成德王庭凑检校官。

五月，丙子（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任命前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为兖海节度使。这时，朝廷仍然担忧河南、河北的藩镇节度使怂恿和煽动李同捷抗拒朝廷任命，于是，加赐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同平竟事的荣誉职务。丁丑（十六日），分别授予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平卢（淄青）节度使康志睦、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兼任检校官的职务。

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图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六月，癸巳，以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盐铁转运使王播从淮南来京朝拜，企图得到朝廷的进一步重用，因而，奉献银器数千件，绫绢数十万匹。六月，癸巳（初三），唐文宗任命王播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庄陵；庙号敬宗。

秋季，七月，癸酉（十三日），朝廷举行葬礼，在庄陵埋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李湛，庙号为敬宗。

李同捷托为将士所留，不受诏；乙酉，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奏请将本军三万人，自备五月粮以讨同捷，许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与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各帅本军讨之。

李同捷借口被将士所强留，拒不执行朝廷的诏令，乙酉（二十五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上奏，请求率本军三万人，自备五个月的粮饷，出兵讨伐李同捷，文宗批准。八月，庚子（十一日），文宗下诏，消除李同捷的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康志睦、史宪诚、李载义和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各率本镇兵马讨伐李同捷。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赂河北诸镇。戊午，李载义执其侄，并所赂献之。

李同捷派他的儿子和侄子用珍贵的玩赏物品、歌舞妓女贿赂河北各藩镇，戊午（二十九日），幽州节度使李载义逮捕李同捷的侄子，把他和他所贿赂的物品一并献给朝廷。

史宪诚与李全略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粮助之。裴度不知其所为，谓宪诚无贰心。宪诚遣亲吏至中书请事，韦处厚谓曰：“晋公于上前以百口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宪诚惧，不敢复与同捷通。

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与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是亲家。于是，李同捷叛乱后，史宪诚秘密地用粮饷援助李同捷。裴度不知道史宪诚已与李同捷相勾结，认为他对朝廷忠贞不二。这时，史宪诚派遣他的亲信官吏到中书门下奏请公事，韦处厚对他说：“裴晋公在皇上面前百般为你的节度使主人作保，认为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却不以为然。史宪诚到底对朝廷是否忠心，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朝廷自有法典制裁！”史宪诚得知后，十分恐惧，不敢再与李同捷勾结。

王庭凑为同捷求节钺不获，乃助之为乱，出兵境上以挠魏师；又遣使厚赂沙陀酋长朱邪执宜，欲与之连兵，执宜拒不受。

成德节度使王庭凑上奏朝廷，请求授任李同捷为横海节度使，而未得批准。于是，他援助李同捷叛乱，出兵边境，以阻挠魏博讨伐李同捷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派人向沙陀酋长朱邪执宜贿赂厚礼，想和沙陀连兵叛乱，执宜坚拒不收。

冬，十月，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击同捷，屡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义节度使李寰为横海节度使，从王智兴之请也。

冬季，十月，天平兼横海节度使乌重胤率军进攻李同捷，多次打败李同捷的军队。十一月，丙寅（初八），乌重胤去世。庚辰（二十二日），唐文宗根据王智兴的建议，任命保义节度使寰为横海节度使。

十二月，庚戌，加王智兴同平章事。

十二月，庚戌（二十三日），唐文宗加封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同平章事的职务。

二年（戊申、828 ）

二年（戊申，公元828 年）

春，三月，已卯，王智兴攻棣州，焚其三门。

春季，三月，已卯（二十三日），王智兴率兵攻打棣州，焚烧三个城门。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对策，极言其祸，其略曰：“陛下宜先忧者，宫围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又曰：“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又曰：“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于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昔秦之亡也失于强暴，汉之亡也失于微弱。强暴则贼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则奸臣窃权而震主。伏见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祸，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轸亡汉之忧，以杜其渐，则祖宗之鸿业可绍，三、五之遐轨可追矣。”又曰：“臣闻昔汉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余事，其心甚诚，其称甚美，然而纪纲日紊，国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择贤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相，持兵柄以归将，则心无不达，行无不孚矣。”又曰：“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干南则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则破律于中，法出多门，人无所措，实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职。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谋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轶里闾。羁绁藩臣，於陵宰辅，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观衅之心，无伏节死难之义。岂先王经文纬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

自从元和末年以后，宦官日益骄横跋扈，皇帝废立都由他们掌握，权威远在皇帝之上，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这时，唐文宗亲自主持科举考试，贤良方正科考生、昌平县人刘在回答文宗的对策中，愤怒抨击宦官的专权的罪行，大意说：“陛下首先应当忧虑的是，宫廷即将发生变乱，国家即将出现危机，天下即将倾覆，海内即将大乱。”又说：“陛下如果真想杜绝有人可能篡夺皇位的野心，就应当端正自己的言行，亲近百官，疏远宦官，信用耿直忠正的大臣做宰相，主持朝政，使朝廷各个部门都能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为什么现在却放任身边的五六个宦官专制朝政！这样下去，宫廷内部就必然酝酿祸乱，陛下身边出现奸邪小人，我担心汉桓帝时宦官曹节、侯览专权的局面又可能在今天重演。”又说：“忠正贤良的大臣得不到朝廷的信用，而宦官小人却窃取了废立皇帝的大权，使敬宗皇帝惨遭杀害，不能堂堂正正地终了一生，而陛下又被宦官所拥立即位，也不能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又说：“现在，朝廷威信扫地，藩镇骄横跋扈，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不懂儒家人臣礼义的武夫悍将，就可能以安定皇位为名，首先举兵发动叛乱；而不明白孔子在《春秋》中微言大义的节将大臣，也可能以清君侧为旗号，举兵发动内战。这样一来，朝廷的大政方针就由不得陛下作主，征战讨伐都出于藩镇的好恶。”又说：“陛下为什么不下决心杜绝奸邪小人往上爬的门路，革除身边那些阿谀放纵的臣僚，制止当权宦官的凌辱和威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引以为戒；同时和朝廷大臣一起制定周密的计划，并注意保守秘密，设身处地替他们的处境考虑，以免遭受当权宦官的诬陷迫害。因此，我认为陛下既然已经未能在这以前有效地治理天下，也应当在今后力求做到这一点；既然已经未能在即位之初堂堂正正地开始亲政，也应当在今后堂堂正正地执掌朝政。如果这样，也就算是真正的奉行儒家的经典，继承祖宗所开创的宏图大业了。过去秦朝灭亡是由于皇帝强横残暴，而汉朝灭亡则是由于皇帝软弱无能。皇帝强横残暴，则乱臣贼子惧怕被杀，千方百计地谋害皇上；皇帝软弱无能，则朝廷大权易被奸臣窃取，威震皇上。先帝敬宗皇帝未能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消灭在萌牙之中，而导致自身被害。所以，陛下应当深入地总结汉朝灭亡的经验教训，根绝朝廷大权可能旁落的根源。这样，不仅能够真正继承祖宗的宏图大业，而且，也可追随三皇五帝所开创的圣贤大德。”又说：“我听说过去汉元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就大刀阔斧地革除朝廷弊政七十多件，励精图治，内心十分虔诚，由此而获得朝廷内外对他的美好赞誉。然则，没过多久，朝政却日益紊乱，国家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盛，百姓日益贫困，原因在于他未能选拔德才兼备的大臣予以重任，以致朝廷大权落到奸臣手中的缘故。”又说：“陛下如果真的能够把朝廷大权交还宰相掌握，把军权交还大将执掌，那么，您励精图治的愿望就会完全实现，您所发布的诏令就会全部得到贯彻执行。”又说：“朝廷执法应当内外统一，设官任职应当名正言顺。现在，朝廷的官制区分为外官、内官，设置南衙、北司分别统辖。有人在南衙犯法，就逃往北司躲避；同一罪行在南衙被判刑，在北司却被枉法释免，以致当出多门，人们不知所措。原因在于国家自从兵制度崩溃后，兵农分离，宦官执掌军权，因而对中官、外官法律不一的缘故。”又说：“现在，朝廷的兵部不管军队，仅仅上朝时充数装装门面，禁卫六军大将不统帅兵马，仅仅靠勋爵领取俸禄而已。而由宦官担任的军容使掌握军权，藩镇军将都依附于由宦官的担任的监军。宦官一旦身着军装，就视文官如同仇敌，鄙视农夫如同草芥。他们在朝廷用兵伐叛时毫无谋略，而耀武扬威时却诡计多端；保卫国家时胆怯无勇，而侵掠百姓时却凶狠残暴。他们在地方钳制和欺凌节度使，在朝廷凌辱宰相，败坏法纪，搅乱朝政。他们倚仗掌握军权的威势，在朝廷挟制皇帝上，同时，又假借皇上的诏令，对下驾驭百官和藩镇，心怀叵测，伺机而动，牟取私利，却毫无忠义之心去为国家赴难而死的节义。朝政弄到这个地步，难道是古代的圣王所倡导的用文武功治理天下的本意吗？”又说：“我并非不知道自己毫无顾忌地抨击宦官后，必然遭受他们的打击报复，即使皇上采纳我的意见，我也难免被迫害致死。只是由于痛感国家面临危机，百姓身处水深火热，因此，岂能眼看着这些丑恶的现象，为了牟取陛下的一官半职，而不闻不问呢？”

闰月，丙戌朔，史宪诚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将兵二万五千趣德州讨李同捷。时宪诚欲助问捷，唐泣谏，且请发兵讨之；宪诚不能违。

闰三月，丙戌朔（初一），史宪诚上奏朝廷说，他已派遣儿子、魏博节度副大使史唐、都知兵马使亓志绍率领二万五千人前往德州，讨伐李同捷。当时，史宪诚本想援助李同捷，史唐一边哭泣，一边劝阻，请求遵循朝廷命令，发兵讨伐。史宪诚无言拒绝，只好同意。

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曰：“刘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纲纪遂绝。况臣所对不及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旌直。”不报。由是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牧，佑之孙；植，勋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孙也。

甲午（初九），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的考生裴休、李、李甘、杜牧、马植、崔、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应试中选，都被授予官职。担任考官的左散骑常侍冯宿等人看到刘的对策后，都赞叹不绝，十分佩服他的才能和胆识，但由于惧怕宦官，而不敢录取。朝廷录取的诏书宣布后，舆论哗然，都认为刘被冤屈。谏官和御史台官员打算上奏反映，被当权宰相所制止。考生李说：“刘落选，而我们却中举了，能不感到厚颜无耻吗？”于是上疏，认为：“刘对策的水平，自从汉和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现在，考官考虑到刘的对策抨击陛下左右的亲信宦官，不敢把他的对策上报陛下，我担心这样一来，忠正贤良的读书人今后入仕做官再无指望，朝廷的法纪至此荡然无存。况且我的对策远不如刘，请求朝廷把授予我的官职转授给刘，作为对他的表彰。”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刘一直未能在朝廷任职，到他去世为止，都在藩镇担任幕僚。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马植是马勋的儿子；王式是王起的儿子；崔慎由是崔融的玄孙。

夏，六月，晋王普薨；辛酉，谥悼怀太子。

夏季，六月，晋王李普去世。辛酉（初七），朝廷追赠谥号为悼怀太子。

初，萧太后幼去乡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观察使求访，莫知所在。有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赵缜引之见太后近亲吕璋之妻，亦不能辩，与之俱见太后。上以为得真舅，甲子，以为太子洗马。

当初，唐文宗的母亲萧太后从小离开故乡，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文宗即位后，命福建观察使为太后寻找弟弟，福建观察使报告说，已不知下落。有一个给茶商当役夫的人名叫萧洪，自称有一个姐姐流落他乡，不知去向。商人赵缜把萧洪引见给萧太后的亲戚吕璋的妻子，吕璋的妻子无法辨别真假，于是，带他一起去见萧太后。文宗便以为萧洪就是自己的真舅舅，甲子（初十），任命萧洪为太子洗马。

峰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护武陵韩约讨斩之。

峰州刺史王升朝叛乱。庚辰（二十六日），安南都护、武陵县人韩约出兵讨伐，把王升朝斩首。

王庭凑阴以兵及盐粮助李同捷，上欲讨之；秋，七月，甲辰，诏中书集百官议其事。宰相以下莫敢违，卫尉卿殷侑独以为：“廷凑虽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专讨同捷。”已巳，下诏罪状廷凑，命邻道各严兵守备，听其自新。

王庭凑暗地里援助李同捷兵器、食盐和粮食，唐文宗打算讨伐王庭凑。秋季，七月；甲辰（二十日），文宗下诏，命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商议讨伐王庭凑的事。宰相和百官都无人敢有违抗，只有卫尉卿殷侑认为：“王庭凑虽然附合李同捷叛乱，但这件事尚未显露，所以，朝廷应当暂且容忍，集中兵力讨伐李同捷。”已巳（疑误），文宗下诏公布王庭凑的罪行，命邻近成德的各个藩镇严兵守备，等候王庭凑改过自新。

九月，丁亥，王智兴奏拔棣州。

九月，丁亥（初四），王智兴奏称攻下横海管辖的棣州。

李寰自晋州引兵赴镇，不戢士卒，所过残暴，至则拥兵不进，但坐索供馈。庚寅，以寰为夏绥节度使。

新任横海节度使李寰从晋州率兵前往横海赴任，一路对士卒不加约束，听任士卒掠夺百姓。到达前线后，又拥兵不进，只是向朝廷索取粮饷供给。庚寅（初七），朝廷任命李寰为夏绥节度使。

甲午，诏削夺王庭凑官爵，命诸军四面时讨。

甲午（十一日），唐文宗下诏，撤销王庭凑担任的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及其爵位，命令诸道兵马四面围攻讨伐。

加王智兴守司徒，以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唐文宗任命王智兴暂守司徒，任命前夏绥节度使傅良弼为横海节度使。

岳王绲薨。

岳王李绲去世。

庚戌，容客奏安南军乱，逐都护韩约。

庚戌（二十七日），容管奏报安南发生军乱，都护韩约被驱逐。

冬，十月，洋王忻薨。

冬季，十月，洋王李忻去世。

魏博败横海兵于平原，遂拔之。

魏博军队在平原打败横海军队，接着，乘胜攻占了平原城。

十一月，癸未朔，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攻李同捷坚固寨，拔之；又破其兵于寨东。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

十一月，癸未朔（初一），易定节度使柳公济奏称在沧州的西面攻占了李同捷设置的坚固寨，接着，又在坚固寨东打败横海军队。这时，河南、河北诸道出兵讨伐李同捷，一直没有较大进展，他们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就向朝廷虚报斩获敌军的人数，邀求优厚的赏赐。朝廷竭尽全力供给诸军粮饷，以致江淮地区的百姓消耗疲弊，不堪而担。

傅良弼至陕而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将军李为横海节度使。

傅良弼赶赴横海上任，走到陕州时死去。乙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李为横海节度使。

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廷及宫人所居，烧死者数百人。

甲辰（二十二日），宫中昭德寺着火，火势延伸到宫女居住的地方，烧死几百人。

十二月，丁巳，王智兴奏兵马使李君谋将兵济河，破无棣。

十二月，丁巳（初六），王智兴上奏说，他的兵马使李君谋率兵渡过黄河，攻破横海管辖的无棣县。

壬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薨。

壬申（二十一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处厚去世。

李同捷军势日蹙，王庭凑不能救，乃遣人说魏博大将亓志绍使杀史宪诚父子取魏博；志绍遂作乱，引所部兵二万人还逼魏州。丁丑，命谏议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发义成、河阳兵以讨志绍。

李同捷在官军的四面围攻下，军势日渐紧迫。王庭凑无法再加援救，于是，派人去游说魏博大将亓志绍，劝他杀节度使史宪诚父子，夺取魏博。亓志绍于是叛乱。率领本部兵力二万人回逼魏州。丁丑（二十六日），唐文宗命谏议大夫柏耆前往魏博安抚将士，同时，征发义成、河阳两道兵马讨伐亓志绍。

戊寅，以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戊寅（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路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史宪诚奏亓志绍兵屯永济，告急求援；诏义成节度使李听帅沧州行营诸军以讨志绍。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辛巳（三十日），史宪诚奏报：亓志绍已率兵进驻永济。于是，向朝廷告急并请求援助。唐文宗下诏，命义成节度使李听率领讨伐李同捷的沧州行营诸军，前往魏博征讨亓志绍。未能如愿而身死，今天才完成了先辈的遗志。应该议论加给顺宗、宪宗二庙的尊谥，以昭示先辈的功烈。“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残暴凶狠，喜欢游猎。军中将要发生变乱，张直方知道情况不妙，假说外出行猎，带着全族逃归京师长安；卢龙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张直方来到京师，被任为金吾大将军。

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甲戌（二十五日），唐宣宗君臣给唐顺宗追上谥号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给唐宪宗追上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并据新谥号题唐顺宗和唐宪宗的神主。

已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已未（疑误），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告朝廷已从吐蕃手中攻取扶州。

第二百四十四卷

唐纪六十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 ）

唐纪六十唐文宗太和三年（己酉，公元829 年）

春，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合兵掠贝州。

春季，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兵联合掠夺贝州。

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先屯齐州，使之禹城，中道溃叛；横海节度使李讨诛之。

义成参予讨伐李同捷的行营兵三千人屯驻在齐州，后来奉命调防禹城，途中溃乱叛变，被新任横海节度使李诛杀。

李听、史唐合兵击亓志绍，破之；志绍将其众五千奔镇州。

李听和史唐率军联合进攻亓志绍，打败他的军队，亓志绍率五千人逃往镇州。

李载义奏攻沧州长芦，拔之。

李载义奏称攻占横海沧州长芦镇。

甲辰，昭义奏亓志绍馀众万五千人诣本道降，置之洛州。

甲辰（二十三日），昭义奏报：亓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来本道请降，已安置在洛州。

二月，横海节度使李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进攻德州。

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接着，进攻德州。

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

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节度使王智兴对部下残虐无道，军中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于是乘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史宪诚听说沧景（横海）即将平定的消息，十分恐惧。他的儿子史唐趁机劝他前往京城朝拜，归顺朝廷。丙寅（十六日），史宪诚让史唐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入朝参拜，同时，请求以自己管辖的魏博六州听从朝廷诏令。

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

石雄离开武宁后，王智兴杀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夏季，四月，戊午（初九），王智兴奏称，石雄煽动军情，请朝廷把他杀掉。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兴诬陷而无罪，于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

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李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书请降，并奏其书，谏义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写书给李，请求投降。李把李同捷的降书一并上奏朝廷。这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前来安抚行营将士，他好大张自己的声威，以威严钳制诸将，诸将已深恶痛绝。等到李同捷向李请降，李派遣大将万洪代理自己镇守沧州。柏耆怀疑李同捷请降有诈，于是，率几百名骑兵赴沧州，寻找借口诛杀万洪，然后，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属一并带往京城。乙亥（二十六日），柏耆走到德州将陵县，有人对他说，王庭凑策划出奇兵夺取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他的首级送往京城。至此，沧景（横海）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李寻薨。

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的职务。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围攻李同捷，用了三年之久，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径直进入沧州城，抓获李同捷作为自己的功劳。诸将都憎恨他，争相上奏予以抨击。辛卯（十三日），朝廷贬柏耆为循州司户。不久，李去世。

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壬寅（二十四日），暂代魏博节度副使史唐奏称，改名为史孝章。

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诏：“镇州（成德）四面行营各道兵马，各自返回本道休整，只求保卫边境安全，而不要互相有所往来，只有当王庭凑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时，才可为他转达上奏朝廷的奏折，其余一概不要接受。”

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任侍中、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同时下令把魏博管辖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

初，李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当初，李听到柏耆擅杀万洪的消息后，大为吃惊，病情更加严重。文宗得知后说：“李如果病死，就是柏耆把他害死的。”癸酉（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杀。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又奏亓志绍自缢。

河东节度使李程奏称收到王庭凑给朝廷的书信，请求把景州交还朝廷。李程又奏报说，亓志绍已经自杀。

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

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宪诚河中节度使的旌节。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达魏州。这时，李听率军从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馆陶县时，犹豫而不再前进。史宪诚竭尽魏博库存的财物为自己治办行装。甲戌（二十六日），将士哗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代理留后。李听率军抵达魏州城下，遭到何进滔的抵抗，不能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毫无准备，大败而逃，昼夜兼行，直奔馆陶县浅口镇，士卒损失逃亡过半，辎重兵器全都丢弃。昭义出兵救援，李听才得以逃免，回到义成的治所滑台。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自从太和元年朝廷出兵讨伐横海李同捷以来，长期在河北地区用兵伐叛，军需运输一直难以为继，朝廷对此十分厌烦苦恼，不愿再生事端。于是，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归还魏博管辖。

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以后，骸骨遍地，城野空旷，户口流失，现存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赴任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鼓励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渐渐回乡复业。此前，本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侑任职一年后，依靠当地租税收入，已能供给一半军需；两年以后，全部自给，请求度支停止供给；三年以后，户口大大增加，仓库充盈。

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王庭凑通过邻近的藩镇透露出愿意归顺朝廷的意图。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职务和爵位。

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会吏部侍郎李宗闵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闵同平章事。

唐文宗征召任命浙西道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裴度推荐李德裕为宰相。这时，吏部侍郎李宗闵得到宦官的帮助，甲戌（二十七日），文宗任命李宗闵为同平章事。

上性俭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纱绫罗；听朝之暇，惟以书史自娱，声乐游畋未尝留意。驸马韦处仁尝著夹罗巾，上谓曰：“朕慕卿门地清素，故有选尚。如此巾服，听其他贵戚为之，卿不须尔。”

唐文宗生性节俭朴素。九月，辛巳（初四），命令神策护军中尉以下官员不得穿纱绫罗之类的高级丝织品。文宗在处理朝政以外的闲暇时间，仅仅以读书观史为乐，对于女色、音乐和外出打猎从来不曾留意。一次，驸马韦处仁头戴夹罗巾，文宗对他说：“朕羡慕你家门第清高素雅，所以，挑选你做驸马。像这样贵重的头巾，让那些达官贵戚去戴，你最好不要戴。”

壬辰，以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李宗闵恶其逼己，故出之。

壬辰（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宰相李宗闵忌恨李德裕可能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建议文宗任命他外出赴任。

冬，十月，丙辰，以李听为太子少师。

冬季，十月，丙辰（初九），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少师。

路隋言于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谷琐碎之务，如杨国忠、元载、皇甫皆奸臣，所为不足法也。”上以为然。于是裴度辞度支；上许之。

宰相路隋对文宗说：“宰相责任重大，不适合兼管钱、谷之类的琐碎事务。过去，杨国忠、元载、皇甫身为宰相，而兼管财政，但他们都是奸臣，所以，不足以效法。”文宗认为有理。这时，宰相裴度请求辞去兼任的度支使的职务，于是，文宗批准。

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献奇巧之物，其纤丽布帛皆禁之，焚其机杼。

十一月，甲午（十八日），唐文宗亲赴圜丘祭天，宣诏大赦天下。禁止各地进献奇技淫巧之物，凡是细密华美的布帛一律禁止生产，织造这类物品的纺织机一律焚烧。

丙申，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颠谋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颖不之信；嵯颠兵至，边城一无备御。蛮以蜀卒为乡导，袭陷、戎二州。甲辰，元颖遣兵与战于邛州南，蜀兵大败；蛮遂陷邛州。

丙申（二十日），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报：南诏国侵犯边境。杜元颖认为自己过去曾担任宰相，文才高雅，因而自诩清高。他不懂军事，却专门积蓄财产，减削士卒的衣食供给。西南戍边的士卒衣食不足，纷纷到南诏国境内去掠夺偷盗，以便自给。南诏国反而赠送他们衣物和粮食，于是，西川的动静虚实，南诏国都能知晓。南诏国自从嵯颠执掌朝政，就密谋大举侵犯西川，西南的边防州郡多次向杜元颖反映，杜元颖一概不信。这时，嵯颠率兵来临，边防的城池毫无防备。南诏军队以西川的降卒为向导，袭击并攻陷了、戎二州。甲辰（二十八日），杜元颖派兵和南诏军队在邛州以南交战，西川兵大败。南诏乘胜攻占邛州。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入朝。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来京城朝拜。

诏发东川、兴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发鄂岳、襄邓、陈许等兵继之。

唐文宗下诏，征发剑南东川、兴元、荆南三道的兵马前往西川救援。十二月，丁未朔（初一），又征发鄂岳、襄邓、陈许等道兵再住增援。

以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唐文宗任命王智兴为忠武节度使。

己酉，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兼权东川节度事。

己酉（初三），唐文宗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钊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并代理东川节度使。

嵯颠自邛州引兵径抵成都，庚戌，争其外郭。杜元颖帅众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数四。壬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

嵯颠从邛州出兵，径直抵达成都城下，庚戌（初四），攻陷成都外城。杜元颖率领将士退守牙城，抵抗南诏军队。杜元颖几次想离城逃亡。壬子（初六），唐文宗贬杜元颖为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南诏寇东川，入梓州西川。钊兵寡弱不能战，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钊修好而退。

己未（十三日），唐文宗任命右领军大将军董重质为神策军及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同时，征发太原、凤翔两道兵增援西川。这时，南诏军队又侵犯东川，进入东川节度使驻地梓州的西城。郭钊兵力寡弱，无力坚守，于是写信责备嵯颠入侵，嵯颠回信说：“杜元颖侵扰我国，所以，我国兴兵报复。”嵯颠和郭钊休兵和好，率兵退去。

蛮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抚蜀人，市肆安堵；将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蜀人恐惧，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颠自为军殿，及大度水，嵯颠谓蜀人曰：“此南吾境也，听汝哭别乡国。”众皆恸哭，赴水死者以千计。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南诏军队驻留成都西城十天。开始时，还安抚西川人民，因而集市安然。临走时，方才大肆掠夺妇女和各种工匠几万人，以及各种珍宝奇货，然后退去。西川百姓大为恐惧，往往跳江而逃，尸首沿江漂流而下。嵯颠亲自率军断后，走到大渡河时，他对俘掠来的西川人说：“从这里往南，就进入我国的境内了。现在，允许你们哭别故乡。”西川人都大声痛哭，投河而死者有千人。从此以后，南诏国工匠的技术水平可以和西川媲美。

嵯颠遣使上表，称：“蛮比修职贡，岂敢犯边，正以杜元颖不恤军士，怨苦元颖，竞为乡导，祈我此行以诛虐帅。诛之不遂，无以慰蜀士之心，愿陛下诛之。”丁卯，再贬元颖循州司马。诏董重质及诸道兵皆引还。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不相侵扰。诏遣中使以国信赐嵯颠。

嵯颠派遣使者来朝上表，说：“我国近年来一直向贵国称臣纳贡，岂敢擅自侵犯边境，只是由于杜元颖不爱护士卒，士卒痛恨他，才争相做我的向导，请求我出兵诛杀杜元颖。不料此行未能把他诛杀，我已无法安抚西川士卒，实现自己的诺言，希望陛下把他杀掉。”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再次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同时下诏，命董重质和诸道增援西川的兵马都退回。新任西川节度使郭钊抵达成都后，和南诏国签订友好条约，规定两国互不侵扰。于是，文宗又下诏，命宦官携带朝廷信件前往南诏国，递交嵯颠。

四年（庚戌、830 ）

四年（庚戌，公元830 年）

春，正月，辛巳，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

春季，正月，辛巳（初六），武昌节度使牛僧孺来京城朝拜。

戊子，立子永为鲁王。

戊子（十三日），唐文宗立儿子李永为鲁王。

李宗闵引荐牛僧孺；辛卯，以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相与排摈李德裕之党，稍稍逐之。

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辛卯（十六日），文宗任命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于是，二人一起排挤李德裕的党羽，逐渐把他们从朝廷中贬逐出去。

南诏之寇成都也，诏山南西道发兵救之，兴元兵少，节度使李绛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蛮退而还。

南诏国当初侵犯成都的时候，朝廷诏命山南西道派兵前往增援。山南西道节度使驻地兴元府的兵力太少，于是，节度使李绛招募新兵一千人前往，尚未到达西川，南诏兵已经退走，新兵于是返回兴元。

兴元兵有常额，诏新募兵悉罢之。二月，乙卯，绛悉召新军，谕以诏旨而遣之，仍赐以廪麦，皆怏怏而退。往辞监军，监军杨叔元素恶绛不奉己，以赐物薄激之。众怒，大噪，掠库兵，趋使牙。绛方与僚佐宴，不为备，走登北城。或劝缒而出，绛曰：“吾为元帅，岂可逃去！”麾推官赵存约令去。存约曰：“存约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将王景延与贼力战死，绛、存约及观察判官薛齐皆为乱兵所害，贼遂屠绛家。

兴元府的兵力编制历来有严格规定，因此朝廷诏命新招募的兵士一律遣返。二月，乙卯（初十），李绛召集新兵，传达朝廷的诏令，然后，每人赏赐麦子，命令他们回家。新兵闷闷不乐而退，前去向监军杨叔元辞别。杨叔元向来恨李绛不阿谀奉迎自己，就借口说赏赐的东西太少，故意激怒新兵对李绛不满。新兵果然被激怒，顿时哗变，掠抢库存的兵器后，直向节度使衙门冲去。这时，李绛正和自己的幕僚在一起饮酒宴乐，毫无防备，于是慌忙向北城跑去。有人劝李绛从城上缒下逃走，李绛说：“我是节度使，岂能逃走！”命令推官赵存约赶快走。赵存约说：“我以往得到您的赏识和重用，岂可现在自己苟且偷生！”牙将王景延和乱兵拼力厮杀而死。李绛、赵存约和观察判官薛齐都被乱兵杀害。接着，乱兵屠杀了李绛的全家。

戊午，叔元奏绛收新军募直以致乱。庚申，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时，三省官上疏共论李绛之冤；谏议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乱兵，上始悟。

戊午（十三日），杨叔元上奏朝廷说，李绛擅自收取招募新兵用的财物，因而导致新兵哗变。庚申（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这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联名上疏，申诉李绛冤枉，谏议大夫孔敏行把杨叔元如何激怒新兵作乱的事实经过呈奏文宗，文宗这才明白李绛被害的事实真相。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入贡及互市，所过恐其为变，常严兵迎送防卫之。公绰至镇，回鹘遣梅录李畅以马万匹互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劳于境，至则大辟牙门，受其礼谒。畅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驰猎，无所侵扰。

三月，乙亥朔（初一），唐文宗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派人来唐贡奉特产或进行商品交易时，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担心回纥兵变作乱，因而，常常在迎来送往时，严阵以待，以防不测。柳公绰上任后，回鹘国派遣梅李畅带马一万匹前来交易，柳公绰只派一名牙将骑马到边境上去迎接。李畅到达太原后，柳公绰命令大开节度使衙门，接受李畅的拜谒。李畅被柳公绰的信任所感动，潸然泪下，告诫他的部下，不得在沿途驰猎，侵扰百姓。结果，回鹘此行交易一无侵扰。

陉北沙陀素骁勇，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绰奏以其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御北边。执宜与诸酋长入谒，公绰与之宴。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公绰谓僚佐曰：“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执宜母妻入见，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馈遗之。执宜感恩，为之尽力。塞下旧有废府十一，执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居住在河东陉岭以北的沙陀部落，向来以骁勇著称，九姓回鹘和六州胡都被沙陀的骁勇所折服。柳公绰奏请朝廷任命沙陀酋长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批准他们迁居到云州、朔州的边塞之间，以便保卫河东的北方边境。朱邪执宜和沙陀的诸位酋长前来太原拜访柳公绰，柳公绰设宴招待。朱邪执宜神色严肃，见人彬彬有礼，柳公绰对幕僚说：“执宜看起来外表严肃，实际上内心对人宽容；说话虽然缓慢但却言之成理，真是一个有福相的人啊！”执宜的母亲和妻子前来拜见，柳公绰让自己的夫人和她们一起喝酒，然后，赠送礼物。执宜感谢柳公绰的赏识和信任，表示愿意尽力效劳。云州和朔州有过去残留作废的营栅十一个，执宜派人加以修建，命令他的部落兵三千人分别镇守。从此以后，在边境上游牧的退浑、回鹘、鞑靼、奚、室韦等蛮族部落不敢再轻易侵犯。

温造行至褒城，遇兴元都将卫志忠征蛮归，造密与之谋诛乱者，以其兵八百人为牙队，五百人为前军，入府，分守诸门。己卯，造视事，飨将士于牙门，造曰：“吾欲问新军去留之意，宜悉使来前。”既劳问，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围之，既合，唱“杀！”新军八百余人皆死。杨叔元起，拥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其手杀绛者，斩之百段，余皆斩首，投尸汉水，以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闻。己丑，流杨叔元于康州。

温造赶赴山南西道上任，走到褒城时，遇到兴元都将卫志忠刚刚讨伐蛮人回来。温造和卫志忠秘密商议诛讨新兵哗变者的方案。于是，以卫志忠所率领的八百人作为自己的亲兵，另外五百人作为前锋，到达兴元后，进入节度使衙门，分兵把守各门。己卯（初五），温造开始办公，在衙门用酒肉犒劳将士，他对部下说：“我想问一问新兵是愿走还是愿留，请把他们全部找来。”温造慰劳新兵后，命大家都坐下，然后开始喝酒。这时，卫志忠秘密地布置亲兵包围新兵，包围圈刚刚完成，卫志忠大喊一声“杀！”顿时，新兵八百多人全被杀死。监军杨叔元急忙起身，抱住温造的靴子请求免死，温造下令把他拘捕。当时亲手杀死李绛的凶手，被斩成一百段，其余的新兵，都被斩首，尸体全被投到汉江中。温造命用一百个新兵的首级祭奠李绛，三十个首级祭奠其他死者，然后，把以上情况向朝廷报告。己丑（十五日），唐文宗下令，将杨叔元流放到康州。

癸卯，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为荆南节度使。

癸卯（二十九日），唐文宗加封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的职务，任荆南节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击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献。

奚族进犯幽州，夏季，四月，丁未（初三），卢龙（幽州）节度使李载义打败奚族。辛酉（十七日），李载义活捉奚王茹羯奉献朝廷。

裴度以高年多疾，恳辞机政。六月，丁未，以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俟疾损，三五日一入中书。

裴度以自己年老多病，恳请唐文宗批准自己辞去宰相职务。六月，丁未（初五），文宗任命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病情减轻后，可三天或五天到中书门下办公一次。

上患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尝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申锡请渐除其逼。上以申锡沈厚忠谨，可倚以事，擢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锡同平章事。

唐文宗忧虑宦官势力过于强盛，这时，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的凶手，仍有人在文宗左右侍从。神策军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跋扈，招权纳贿，文宗无法驾驭。一次，文宗秘密地对翰林学士宋申锡谈及宦官专权的问题，宋申锡认为应当逐渐翦除宦官势力。文宗认为宋申锡性情深沉宽厚，忠正谨慎，可以信任依靠，和他密议诛除宦官。于是，提拔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七月，癸未（十一日），任命宋申锡为同平章事。

初，裴度征淮西，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由是渐获进用。至是，怨度荐李德裕，因其谢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当初，裴度率军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时，奏请李宗闵为幕府的观察判官，由此李宗闵逐渐被提拔任用。这时，李宗闵怨恨裴度向朝廷推荐李德裕，于是，趁裴度因病提出辞职的机会，建议文宗批准并将裴度外放到藩镇任职。九月，壬午（十一日），文宗任命裴度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西川节度使郭钊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

剑南西川节度使郭钊由于身体有病，请求辞职。冬季，十月，戊申（初七），唐文宗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为剑南西川节度使。

蜀自南诏入寇，一方残弊，郭钊多病，未暇完补。德裕至镇，作筹边楼，图蜀地形，南入南诏，西达吐蕃。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虽走卒蛮夷无所间，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

西川自从遭南诏国侵掠以后，残破凋敝。郭钊由于身体多病，因而未暇修补。李德裕上任后，修建筹边楼，派人绘制西川的地形图，南到南诏国，西到吐蕃国。他又每天召集那些长期在军队中供职，熟悉边防情况的将士，即使是士卒或夷人、蛮人也不放过，向他们仔细询问山川、城市、道路的险易、宽窄和远近情况。不到一个月，就了如指掌，如身历其境一般。

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或无土，则以石垒之。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崔旰之杀郭英义，张之逐张延赏，皆镇兵也。”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戍。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者蛮寇已逼，元颖始募市人为兵，得三千余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郭钊募北兵仅得百余人，臣复召募得二百余人，此外皆元颖旧兵也。恐议者又闻一夫当关之说，以为清溪可塞。臣访之蜀中老将，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小径无数，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若言可塞，则是欺罔朝廷。要须大度水北更筑一城，迤逦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赂遗吐蕃，若使二虏知蜀虚实，连兵入寇，诚可深忧。其朝臣建言者，盖由祸不在身，望人责一状，留入堂案，他日败事，不可令臣独当国宪。”朝廷皆从其请。德裕乃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蜀人粗安。

唐文宗命令李德裕派人堵塞清溪关，以断绝南诏国入侵西川的通道，如果没有土的话，就用石头垒。李德裕上言说：“西川通住南诏国的小路很多，所以，不能阻塞清溪关，只能派重兵镇守，才可万无一失。同时，只要从黎州，雅州召募一万人，成都召募二万人，加强训练则南诏必然不敢轻举妄动。边防戍兵不宜太多，关键在于能够驾驭，听从指挥。过去，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张驱逐节度使张延赏，所依靠的都是边防戍兵。”这时，北方各道援救西川的兵马大多已返回本道，只有河中、陈许三千人仍留在成都，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在次年三月也一并撤回。于是，西川人都恐惧不安，担心各道兵马撤走后，南诏国再乘虚进犯。李德裕上奏朝廷，请求留郑滑五百人，陈许一千人，继续镇守西川，并且说：“西川兵士本性懦弱，最近，又刚刚被南诏打败，都胆战心惊，不堪再用于征战戍防。如果北方各道救援西川的兵马都撤走，那就和杜元颖但任西川节度使时，边防空虚一样，西川肯定难以保全。我担心朝廷有人可能说，西川自从遭受南诏侵犯以后，本道已经增加兵力。其实，前不久直到南诏已经逼近时，杜元颖才开始招募成都市民为兵，总共得三千多人，徒有其数，实际上毫无战斗经验。郭钊仅在东川招募了一百多人，我又招募二百多人，此外都是杜元颖的原有兵力。我还担心朝廷中有人听信蜀道险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可以阻挡南诏国的侵扰了。我曾访询过西川的老将，得知在清溪关的旁边，还有三条大路，小路不计其数，这都是东蛮为南诏国临时开通的道路。如果认为只要堵塞清溪关，就能阻挡南诏国的侵扰，那就是欺骗朝廷。关键是应当在大渡河以北另外修建一个城堡，和黎州连绵相接，用重兵屯守，才可能抵挡南诏国的侵犯。况且我听说南诏国把他们俘掠的二千西川人和大批金钱财宝用来贿赂吐蕃，如果他们知道西川的虚实，两国联合入侵，国家的安危就很值得忧虑了。现在，朝廷有些人轻率地提出建议，都是由于他们不负责任的缘故。希望朝廷责令他们把自己的建议写成状子，留在政事堂存档，一旦将来出了问题，有案可查，不能找我一个人担当罪责。”朝廷全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李德裕训练士卒，修补城堡边障，积储军粮，以便加强边防。西川人民初步安定下来。

是岁，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孙彝震立，改元咸和。

这一年，勃海国宣王大仁秀去世，他的儿子大新德早年死亡，于是，他的孙子大彝震被立为国王，改年号为咸和。

五年（辛亥、831 ）

五年（辛亥，公元831 年）

春，正月，丁巳，赐沧、齐、德节度名义昌军。

春季，正月，丁巳（十八日），唐文宗赐沧、齐、德节度使名为义昌军节度使。

庚申，卢龙监军奏李载义与敕使宴于球场后院，副兵马使杨志诚与其徒呼噪作乱，载义与子正元奔易州；志诚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上召宰相谋之，牛僧孺曰：“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暂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上从之。载义自易州赴京师，上以载义有平沧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顺；二月，壬辰，以载义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杨志诚为卢龙留后。

庚申（二十一日），卢龙（幽州）监军奏报：节度使李载义在球场后院设宴接待朝廷派来的敕使，副兵马使杨志诚乘机和他的党羽喧哗作乱，李载义和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杨志诚又擅自杀死莫州刺史张庆初。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议对策，牛僧孺说：“幽州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一直割据跋扈，实际上已不属于朝廷管辖了。穆宗皇帝在位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曾经归顺朝廷，然而，朝廷花费了八十万缗钱，却一无所获。所以，今天杨志诚夺取幽州，和上次李载义夺取一样，不如借此机会安抚杨志诚，让他保卫北方边境，防备奚、契丹的侵扰，而不必计较他们对朝廷的态度。”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李载义从易州奔赴京城，文宗考虑到他曾出兵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立有战功，而且一直对朝廷恭敬顺服，二月，壬辰（二十三日），任命李载义为太保，仍兼任同平章事的职务；任命杨志诚为卢龙（幽州）留后。

臣光曰：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臣司马光曰：过去，圣人顺应天理，体察民情，知道天下的百姓不能相互治理，所以，设置官吏进行统治；知道群臣百官之间不能相互指使，所以建置诸侯加以控制；知道诸侯国之间不能相互顺服，所以设立天子进行统辖。天子对于天下的诸侯各国来说，能够表彰善良而贬斥邪恶，抑制强暴而扶持弱小，禁止暴虐而诛讨叛乱，然后发号施令，天下各地无不顺从。所以，《诗经》说：“我们圣明的天子，之所以勤勉不懈，都是为了治理好国家。”李载义是堂堂的节度使，对国家曾立有战功，无罪而被杨志诚无端驱逐，这种不轨行为，作为天子，应当严惩不贷。如果坐视不问，反而将幽州节度使的职务授予他，那么，藩镇将帅的废立生杀大权就都出于士卒的手，天子虽然高高在上，又有什么用呢！国家设置藩镇，难道就是让他们擅自据有当地的财赋吗？像牛僧孺这样的处置办法，不过是姑息藩镇，以求苟且偷安罢了，怎能说是作为国家的宰相而辅佐天子治理天下的正道呢？

新罗王彦升卒，子景徽立。

新罗国王金彦升去世，他的儿子金景徽被立为国王。

上与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以密旨谕之。泄其谋，郑注、王守澄知之，阴为之备。

唐文宗和宰相宋申锡密谋诛除宦官，宋申锡推荐吏部侍郎王为京兆尹，把文宗打算诛除宦官的意图透露给他。王泄露了文宗的意图，郑注、王守澄得知后，暗地里进行防备。

上弟漳王凑贤，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为信然，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骑屠申锡家，飞龙使马存亮固争曰：“如此，则京城自乱矣！宜召他相与议其事。”守澄乃止。

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德才兼备，很有声望。郑注令神策军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戊戌（二十九日），王守澄把豆卢著的诬告奏报文宗，文宗信以为真，大为恼怒。王守澄随即要派二百个骑兵去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使马存亮一再劝阻说：“如果这样，京城肯定大乱！最好召集宰相一起商议这件事。”王守澄这才作罢。

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书东门。中使曰：“所召无宋公名。”申锡知获罪，望延英，以笏扣头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顾愕眙。上命守澄捕豆卢著所告十六宅宫市品官晏敬则及申锡亲事王师文等，于禁中鞫之；师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锡罢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独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连上疏请出内狱付外廷核实，由是狱稍缓。正雅，之子也。晏敬则等自诬服，称申锡遣王师文达意于王，结异日之知。

这天，正值宰相休假，文宗派宦官召集全体宰相到中书省东门。宰相到齐后，宦官说：“皇上召集的名单中没有宋申锡。”宋申锡明白自己被人诬告，于是，遥望延英殿，手执笏板磕头后退下。宰相到延英殿后，文宗拿出王守澄的奏折让宰相看，宰相们大吃一惊，面面相觑。文宗命令王守澄派人逮捕豆卢著所诬告的管理十六宅官晏敬则、宋申锡的亲信侍从王师文等人，押到宫中由宦官审讯。王师文得知消息后逃亡。三月，庚子（初二），宋申锡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太子右庶子。从宰相到大臣百官，几乎没有人敢上书为宋申锡辩冤，只有京兆尹崔、大理卿王正雅接连上疏，请求将宫中审讯的结果交付御史台复核。于是，宦官对此案的审理才稍微放缓。王正雅是王的儿子。晏敬则等人承认豆卢著所诬告的都是事实，并声称确是宋申锡派王师文向漳王转达他的意向，将来拥立漳王为皇帝。

狱成，壬寅，上悉召师保以下及台省府寺大臣面询之。午际，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复请对于延英，乞以狱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与大臣议之矣。”屡遣之出，不退。玄亮叩头流涕曰：“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曰：“当更与宰相议之。”乃复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覆按诈觉，乃劝守澄请止行贬黜。癸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存亮即日请致仕。玄亮，磁州人；质，通五世孙；系，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则等坐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申锡竟卒于贬所。

审讯结束后，壬寅（初四），文宗召集太子太师、太子太保以下官员，以及御史台，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大理寺的大臣当面询问审讯的情况。快到中午时，左常侍崔玄亮、给事中李固言、谏议大夫王质、补阙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人再次请求在延英殿面见文宗，乞请将审讯结果交御史台复审。文宗说：“我已经和朝廷大臣商议过了。”接着，多次下令这几个人退出，崔玄亮等人不退。崔玄亮一边磕头，一边哭着说：“杀掉一个百姓都不能不慎重，何况宰相呢！”文宗的怒气逐渐缓解，说：“我打算再和宰相商议。”于是，再次召集宰相来延英殿。宰相们到后，牛僧孺说：“做臣下的地位再高也不过是宰相，现在，宋申锡已经担任了宰相。假如他真的想拥立漳王而谋反，那么，他又能得到什么呢！我认为宋申锡决不会傻到这种地步！”郑注恐怕复审使他们的骗局揭穿，于是，劝王守澄奏请文宗尽快结案处理。癸卯（初五），唐文宗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飞龙使马存亮知宋申锡被冤枉，而自己无法为他辩冤，同时憎恨王守澄专横跋扈，于是，当日请求退休。崔玄亮是磁州人；王质是王通的第五代子孙；蒋系是蒋的儿子；舒元褒是江州人。晏敬则等近百人因此案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或被流放。宋申锡最后死在被贬之地。

夏，四月，己丑，以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夏季，四月，己丑（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庙两室破漏，逾年不葺，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俸；亟命中使帅工徒，辍禁中营缮之材以葺之。左补阙韦温谏，以为：“国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为堕旷，宜黜其人，更择能者代之。今旷官者止于罚俸，而忧轸所切即委内臣，是以宗庙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为虚设也。”上善其言，即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五月，辛丑（初四）唐文宗鉴于太庙有两间房屋破损而漏雨，一年多还没有修补，于是，下令罚将作监、度支判官、宗正卿的俸禄，紧急下令暂停宫中的修建，由宦官率领工匠，用宫中修建的材料修补太庙。左补阙韦温劝阻文宗说：“国家设置百官，各负其责，如果他们有人失职，应当撤职，另选有才能的官员予以替代。但是，陛下对失职的官员仅仅罚俸禄而己，而太庙漏雨却委任宦官去进行修补，这样做，就是把太庙当作陛下的私产，百官都徒为虚设而已了。”文宗认为韦温言之成理，随即命人追回宦官，仍命有关部门负责修补太庙。

丙辰，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诣南诏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还。

丙辰（十九日），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报：本道派遣使者到南诏国，索要南诏国掠夺的西川百姓，总计四千人返回。

秋，八月，戊寅，以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地囊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土多群盗，剽行舟，无老幼必尽杀乃已。郾至，训卒治兵，作蒙冲追讨，岁中，悉诛之。郾在陕，以宽仁为治，或经月不笞一人，及至鄂，严峻刑罚；或问其故，郾曰：“陕土民贫，吾抚之不暇，尚恐其惊；鄂地险民杂，夷俗剽狡为奸，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贵知变，盖谓此也。”

秋季，八月，戊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陕虢观察使崔郾为鄂岳观察使。鄂岳含有众山，长江从这里流过，该地处于百越、巴、蜀、荆汉等地的交界，多有盗贼，剽掠行人舟船，不管老人儿童，一旦抓住就全部杀死。崔郾上任后，训练士卒，制造兵器和战船，分兵追击讨伐，不到一年，就全部讨灭。崔郾在陕虢时，为政宽厚仁慈，有时一个月都不鞭打惩罚一人。但到鄂岳后，却严刑峻法。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崔郾说：“陕虢土地贫，百姓穷困，我整天安抚都来不及，惟恐惊扰百姓；鄂岳却不大相同，这里地势险要，民族杂居，夷族风俗崇尚剽掠狡诈，不用重刑，就难以治理。为政贵在通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从来终身不简，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简去四千四百余人，复简募少壮者千人以慰其心。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与土兵参居，转相训习，日益精练。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务华饰不堪用；臣今取工于别道以治之，无不坚利。”

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西川对老弱病残的士卒，从来终身不进行精简。现在，我下令按照五尺五寸的标准，淘汰四千四百多人，同时，从淘汰的士卒家属中招募年轻身壮者一千人，以便安抚他们。又在北方各道招募兵士一千五百人，和西川士卒掺杂在一起，进行训练，日益精强。另外，西川工匠制造的兵器，只讲究装饰而不堪使用。现在，我在其他藩镇招募工匠制造，兵器无不坚韧锋利。”

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德裕遣行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庚申，具奏其状，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烧十三桥，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韦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归吐蕃，执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悉归之。吐蕃尽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九月，吐蕃国维州副使悉怛谋请求投降唐朝，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奔赴成都。于是，李德裕派遣代理维州刺史虞藏俭率兵进入维州城防守。庚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将以上情况奏报朝廷，并且说：“我打算派遣三千没有开化的羌族人，焚烧十三桥，随后出兵直捣吐蕃的腹心之地，洗刷安史之乱以来吐蕃侵占我边防疆域的耻辱，这是西川前节度使韦皋终身努力而未能达到的目标。”文宗将李德裕的奏折交付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百官都请求批准李德裕的建议。宰相牛僧孺说：“吐蕃疆域广阔，四面边境各达一万里，失去一个维州，无损于它的国力。近年来唐与吐蕃和好，双方约定共同罢减边防戍守兵力。朝廷对戎夷族的政策，一贯以信义为上。如果批准李德裕的建议，那么，吐蕃国就会派人来责问朝廷说：”为什么要失信？‘同时，他们在原州的蔚茹川蓄养战马，出兵直上平凉原，然后，用一万骑兵布置在回中，怒气冲冲，不到三天就会抵达咸阳桥头。这时，京城长安危急，即使在西川收复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用呢！按照李德裕的建议，只能使我国丢弃诚信，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一般百姓也不会这样做，况且陛下作为天子呢！“文宗认为僧孺言之有理，下诏命令李德裕将维州归还吐蕃国，同时把悉怛谋和随同他一起降唐的人员全部逮捕送还。吐蕃国把悉怛谋等人在边境上全部斩首，手段极为残酷。李德裕由此更加憎恨牛僧孺。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诏寇州，陷三县。

冬季，十月，戊寅（初四），李德裕奏报：南诏国出兵侵犯州，攻陷三个县城。

六年（壬子、832 ）

六年（壬子，公元832 年）

春，正月，壬子，诏以水旱降系囚。群臣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以为：“今水旱为灾，恐非崇饰徽称之时。”上善之，辞不受。

春季，正月，壬子（十八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各地水旱灾害严重，凡监狱中关押的罪犯，一律予以减刑。群臣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补阙韦温上疏认为：“现在，各地水旱灾害严重，恐怕不是推崇美饰陛下美好名声的时候。”文宗称赞韦温的规劝，辞去尊号而不受。

三月，辛丑，以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侍中，充忠武节度使；以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三月，辛丑（初八），唐文宗任命武宁节度使王智兴兼任侍中，充任忠武节度使；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

回鹘昭礼可汗为其下所杀，从子胡特勒立。

回鹘国昭礼可汗被部下杀死，可汗的侄子胡特勒被立为可汗。

李听之前镇武宁也，有苍头为牙将；至是，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苍头不欲听复来，说军士杀其亲吏，脔食之。听惧，以疾固辞。辛酉，以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李听在以前担任武宁节度使时，提拔自己的一个家奴为牙将。这时，李听接到任命后，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官吏到徐州去慰劳将士。李听的家奴不愿让李听再到武宁来担任节度使，于是，游说军士杀死李听的亲信官吏，接着，残酷地把尸体切成碎块吃掉。李听得知后大为恐惧，借口自己身体有病，再三请求辞去武宁节度使的职务。辛酉（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高为武宁节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崃关及移州理台登城。

夏季，五月，甲辰（十二日），李德裕奏报，本道修补邛崃关，同时把州刺史的驻地移到台登城。

秋，七月，原王逵薨。

秋季，七月，原王李逵去世。

冬，十月，甲子，立鲁王永为太子。初，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性谨愿，欲以为嗣；会薨，上痛惜之，故久不议建储，至是始行之。

冬季，十月，甲子（初五），唐文宗立鲁王李永为皇太子。最初，文宗鉴于晋王李普是唐敬宗的长子，性情诚实，打算立为皇太子，不巧李普去世，文宗十分痛惜，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考虑此事。直到这时，才决定册立。

十一月，乙卯，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数为上言：“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上亦悔之，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内不自安，会上御延英，谓宰相曰：“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僧孺对曰：“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谓同列曰：“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请罢。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十一月，乙卯（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这时西川监军王践言入朝担任枢密使，多次上言说：“朝廷命令西川把吐蕃降将悉怛谋捆绑送还，使吐蕃人心大快，以后无人再敢来降。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有害。”文宗也感到后悔，埋怨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依附李德裕的官员于是乘机上言说：“牛僧孺和李德裕有矛盾，所以，他故意阻碍李德裕立功。”于是文宗更加疏远牛僧孺。牛僧孺内心十分不安。这天，文宗亲临延英殿，对宰相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你们是否也有意向这方面努力？”牛僧孺回答说：“太平没有固定的标准。现在，周边夷蛮族不至于来侵犯，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虽非天下大治，也可谓小康了。陛下如果还不满足，在此之外追求什么太平，那就不是我们所能考虑到的了。”退朝后，他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如此责备抱怨，我们岂能久居宰相的职位！”于是，接连上表请求辞职。十二月，乙丑（初七），文宗加封牛僧孺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淮南节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

臣司马光曰：君主圣明而臣下忠正，上司发令而下司服从；德才兼备的人被委以重任，而奸邪小人被黜贬流放；国家的礼乐制度都能严格遵守执行，刑罚清明，政令平允；犯上作乱的行为都被清除干净，国家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地方诸侯无不服从朝廷诏令，周边夷族都被安抚而顺服，百姓家给人足，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唐文宗和宰相讨论什么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宦官专权，在宫廷中胁迫皇上，却未能黜贬流放。藩镇叛乱，在朝廷外凌辱皇上，却未能讨伐制服。士卒驱逐杀害主帅，抗拒朝廷命令而自立为节度使，却未能严加斥责。战乱连年不断，征税天天紧急。原野中横遍男人的尸骨和鲜血，村庄里不见女人的踪影。牛僧孺却认为这就是天下太平，难道不是在公然欺骗吗！当唐文宗孜孜不倦地励精图治的时候，牛僧孺身为宰相，被擢拔时苟且偷安、阿谀奉迎以便窃取宰相的职位，辞职时又欺骗皇上，诬蔑时事以便盗取名声，他的罪行实在是太大了！

珍王诚薨。

珍王李诚去世。

乙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

乙亥（十七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来京城朝拜。

丁未，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丁未（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初，李宗闵与德裕有隙，及德裕还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为相，宗闵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宗闵党也，尝诣宗闵，见其有忧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宗闵曰：“然。何以相救？”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闵曰：“何如？”曰：“德裕有文学而不由科第，常用此为慊慊，若使之知举，必喜矣。”宗闵默然有间，曰：“更思其次。”曰：“不则用为御史大夫。”宗闵曰：“此则可矣。”再三与约，乃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为访此寂寥？”曰：“靖安相公令达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惊喜泣下，曰：“此大门官，小子何足以当之！”寄谢重沓。宗闵复与给事中杨虞卿谋之，事遂中止。虞卿，汝士之从弟也。

当初，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这时，李德裕从西川调来朝廷任职，文宗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急于任命他为宰相，李宗闵千方百计阻止而未果。京兆尹杜是李宗闵的党羽，一次，往见李宗闵，发现他面有忧色，就问：“是不是忧虑兵部尚书李德裕即将被拜为宰相？”李宗闵说：“是，但又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他呢？”杜说：“我有一计，可以消除您以往对他的仇恨，只是恐怕您不能采纳。”李宗闵说：“什么计策？”杜说：“德裕擅长文学，但没有经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进士的出身，常常为此而感到不快。如果能让他掌管科举考试，肯定会喜出望外。”李宗闵沉默了一会儿，说：“是否再考虑其他的办法。”杜说：“如果您不愿意让他掌管科举考试，那么，就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李宗闵说：“这条计策可以。”于是，杜再三和李宗闵约定，不得泄露消息，然后，去见李德裕。李德裕作揖欢迎杜，说：“您为什么事情来到我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杜说：“靖安相公李宗闵让我来转达他关于安排您职位的意向。”随即把将要任命李德裕为御史大夫的意向透露给李德裕。李德裕听后惊喜不已，不由得流下泪来，说：“御史大夫是朝廷举行大礼时在宫门纠察百官班列的重要职务，作为晚辈，我怎敢担当！”连连请他转达对李宗闵的感谢。李宗闵又和给事中杨虞卿进行商议，结果，停止了这项计划。杨虞卿是杨汝士的堂弟。

七年（癸丑、833 ）

七年（癸丑，公元833 年）

春，正月，甲午，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

春季，正月，甲午（初六），唐文帝赐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让他返回本镇。最初，刘从谏以忠义为己任，来京城朝拜文宗，本来打算请求朝廷把自己调到其它藩镇。但抵达京城后，发现朝廷政出多门，事权不一，士大夫大多通过行贿走门路才能做官升迁，于是，从心底里轻视朝廷。回到昭义后，更加骄横跋扈。

徐州承王智兴之后，士卒骄悖，节度使高不能制；上以为忧。甲寅，以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珙至镇，宽猛适宜，徐人安之。珙，之弟也。

武宁在王智兴担任节度使以后，士卒骄横无礼，新任节度使高无法控制，文宗十分担忧。甲寅（二十六日），任命岭南节度使崔珙为武宁节度使。崔珙上任后，处理问题宽严适宜，因此，武宁人心逐渐安定。崔珙是京兆尹崔的弟弟。

二月，癸亥，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检校吏部尚书。进奏官徐迪诣宰相言：“军中不识朝廷之制，唯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辞气甚慢，宰相不以为意。

二月，癸亥（初五），唐文宗任命卢龙（幽州）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幽州驻京城的进奏官徐迪面见宰相说：“军中将士不懂朝廷的制度，只知道由尚书改为仆射是升官，不知道工部尚书改为吏部尚书也是升官，如果朝廷派往幽州宣布任命书的敕使到达那里，恐怕就会被拘留。”徐迪言辞蛮横无礼，宰相却毫不责怪。

丙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谢，上与之论朋党事，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时给事中杨虞卿与从兄中书舍人汝士、弟户部郎中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善交结，依附权要，上干执政，下挠有司，为士人求官及科第，无不如志，上闻而恶之，故与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尝驳李吉甫谥，及德裕为相，仲方称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为宾客分司。

丙戌（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同平章事。李德裕前来拜谢，文宗和他讨论朋党的问题，李德裕说：“现今朝廷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参予了朋党活动。”这时，给事中杨虞卿和他的堂兄中书舍人杨汝士，他弟弟户部郎中杨汉公，中书舍人张元夫、给事中萧浣等人相互交结，关系亲密。他们依附于朝廷中的权贵，在上层攀附宰相，在下层干扰有关部门，为读书人求取官职和科举考试中榜及第，无不达到目的。文宗得知后十分憎恨，所以和李德裕先说起这方面的事。此后，李德裕因此而得以排挤他所不喜欢的人。当初，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曾经驳斥过朝廷礼官给李德裕父亲李吉甫拟定的谥号太优，这时，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张仲方于是借口身体有病，请假而不上朝。三月，壬辰（初五），朝廷任命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杨志诚怒不得仆射，留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丙申，复以告身并批答赐之。文颖不受而去。

杨志诚由于没有得到仆射的职务而大怒，于是，拘留了朝廷派来的官告使魏宝义，春衣使焦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初七），杨志诚派遣牙将王文颖来京城拜谢并辞让朝廷所授予的吏部尚书的职务。丙申（初九），文宗再次将吏部尚书的任命书和对杨志诚辞职的批答授予王文颖，王文颖拒不接受，离开京城返还幽州。

和王绮薨。

和王李绮去世。

庚戌，以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他日，上复言及朋党，李宗闵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辈臣皆不与美官。”李德裕曰：“给、舍非美官而何！”宗闵失色。丁巳，以萧浣为郑州刺史。

庚戌（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过了几天，文宗又谈起朋党的问题，李宗闵说：“朝廷中究竟谁朋比为党，我历来清楚。所以，现在杨虞卿等人都不授予好的官位。”李德裕说：“他们在这以前担任的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职务难道不够好吗？这又是谁给他们授予的职务？谁在朋比为党！”李宗闵听出李德裕是讥讽自己，大惊失色。丁巳（三十日），萧浣被任命为郑州刺史。

夏，四月，丙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夏季，四月，丙戍（二十九日），唐文宗册立回纥国新立可汗胡特勒为登爱里汨没密施合句禄毗伽彰信可汗。

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先是，回鹘每入贡，所过暴掠，州县不敢诘，但严兵防卫而已。载义至镇，回鹘使者李畅入贡，载义谓之曰：“可汗遣将军入贡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将军陵践上国也。将军不戢部曲，使为侵盗；载义亦得杀之，勿谓中国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罢防卫兵，但使二卒守其门。畅畏服，不敢犯令。

六月，乙巳（疑误），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河东节度使。以前，回鹘国每次派人来唐朝贡奉，凡是经过的地方，纵兵残暴掠夺，州县官吏不敢责问，只是布置兵力，加强防守而己。李载义上任后，适逢回鹘使者李畅前来贡奉。李载义对他说：“可汗派您来朝廷进贡，目的是巩固两国的舅甥关系，不是派您来践踏我国百姓的。如果您不约束士兵，放纵他们掠夺百姓，那么，我只好出兵诛杀他们。你们不要认为大唐的法律可以随便轻视而不遵守。”于是，下令全部撤除州县的防卫兵马，只派两个士兵把守城门。李畅畏惧而顺服，不敢再违犯唐朝法令。

壬申，以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初，李宗闵恶覃在禁中数言事，奏罢其侍讲。上从容谓宰相曰：“殷侑经术颇似郑覃。”宗闵对曰：“覃、侑经术诚可尚，然论议不足听。”李德裕曰：“覃、侑议论，他人不欲闻，惟陛下欲闻之。”后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闵谓枢密使崔潭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书！”潭峻曰：“八年天子，听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闵愀然而止。

壬申（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工部尚书郑覃为御史大夫。当初，宰相李宗闵憎恨郑覃在宫中经常对文宗议论朝政得失，因此，奏请文宗罢免郑覃的翰林侍讲学士职务。一次，文宗不慌不忙地对宰相说：“殷侑精通经学，水平类似郑覃。”李宗闵说：“郑覃、殷侑的经学水平的确很高，但议论朝政却不足以听取。”李德裕反驳说：“郑覃、殷侑议政，别人不愿听，但陛下却想听。”后来，过了十来天，朝廷宣布文宗的诏令，任命郑覃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对枢密使崔潭峻说：“现在，朝廷对官员的任命都由皇上直接决定，还要中书门下干什么！”潭峻说：“皇上即位已经八年多了，应当让他自己决定！”李宗闵听后神色忧惧，不再说了。

乙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秋季，七月，壬寅（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王涯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有疾，朝廷议除代，李德裕请徙刘从谏于宣武，因拔出上党，不使与山东连结；上以为未可。癸丑，以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宣武节度使杨元卿身体患病，朝廷商议由其他人前往替代，李德裕请求任命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宣武节度使，这样，就可以把刘从谏从昭义调出，以免他和崤山以东的割据藩镇相互交结。文宗认为不可。癸丑（二十八日），任命左仆射李程为宣武节度使。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经术，李德裕请依杨绾议，进士试论议，不试诗赋。德裕又言：“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阁；天下议皆以为幽闭骨肉，亏伤人伦。使天宝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处方州，虽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为安禄山、朱所鱼肉者，由聚于一宫故也。陛下诚因册太子，制书听宗室年高属疏者出阁，且除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则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上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诸王岂无贤才，无所施耳！”八月，庚寅，册命太子，因下制：诸王自今以次出阁，授紧。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县主，以时出适；进士停试诗赋。诸王出阁，竟以议所除官不决而罢。

唐文宗对近年来的文人学士不精通经学感到十分忧虑。李德裕请求按照唐代宗时宰相杨绾的建议，在科举考试时，进士科只考策论，不再考诗赋。李德裕又说：“过去，玄宗在当临淄王的时候，平定宫内的变乱，因此，即位以后，怀疑猜忌皇族子弟，不让他们出宫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于是，天下人都议论说，这样做是囚禁自己的亲生骨肉，损害儒家关于父子有亲的伦理准则，假如在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和建中初年的朱叛乱时，皇族子弟都散处各州做官，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够帮助朝廷平定叛乱，但是至少可以各自保全自己的性命。结果都被安禄山、朱杀害，原因在于都居住在十六宅宫。陛下实在应当利用册立皇太子的机会，下诏让皇族子弟中年纪已大而且亲属关系疏远者出宫，任命为各州的僚佐，让他们携带自己的子女，出宫后各自结婚成家。这样，从玄宗以来沿袭了近百年的弊法，就会由陛下断然革除，那么，天下无论什么人都会感到欢欣喜悦的！”文宗说：“这件事朕很久以来就知道不好，当今十六宅宫诸王中岂能没有德才兼备的人，只是还没有下决心革除罢了！”八月，庚寅（初七），唐文宗正式册立皇太子，于是下制：十六宅宫诸王从今以后按照辈份高低逐渐出宫，授予紧和望一级的州刺史、僚佐，十六宅宫的县主，也根据她们的年龄大小，出宫嫁人；进士科停考诗赋。诸王出宫的事，竟由于朝廷在商议任命他们职务时，意见不一，议而不决而中止。

壬寅，加幽州节度使杨志诚检校右仆射；仍别遣使慰谕之。

壬寅（十九日），唐文宗任命幽州节度使杨志诚为检校右仆射，同时，另外派人出使幽州加以安抚。

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甲寅（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

群臣考虑到文宗已即位八年了，尚未接受尊号，冬季，十二月，甲午（十二日），百官为文宗上尊号，称为太和文武仁圣皇帝。这时，五坊使薛季棱从同州、华州出使回京，向文宗汇报说百姓穷困。文宗感叹地说：“关中今年收成不错，百姓尚且如此，何况江、淮地区近年连连水灾，百姓生活可想而知！我既然没有办法救济百姓，怎么敢接受尊号的虚名呢！”于是，把自己的通天犀带赏给薛季棱。群臣百官四次为文宗上尊号，文宗最后仍不接受。

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于是王守澄荐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上征注至京师，饮其药，颇有验，遂有宠。

庚子（十八日），唐文宗中风后不能说话。王守澄向文宗推荐说，昭义行军司马郑注擅长医术。文宗召郑注来京城，吃了他开的药后，很有效果。于是，郑注开始得到文宗的宠爱。

第二百四十五卷

唐纪六十一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太和八年（甲寅、834 ）

唐纪六十一唐文宗太和八年（甲寅，公元834 年）

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见近臣，然神识耗减，不能复故。

春季，正月，唐文宗的病情稍有好转，丁巳（初五），亲临太和殿，接见左右亲近的臣僚。然而精神萎靡不振，远不如从前。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壬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夏，六月，丙戌，莒王纾薨。

夏季，六月，丙戌（初七），莒王李纾去世。

上以久旱，诏求致雨之方。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以为：“仍岁大旱，非圣德不至，直以宋申锡之冤滥，郑注之奸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斩注而雪申锡。”表留中；中敏谢病归东都。

文宗鉴于天气大旱很久，下诏征求能够下雨的方法。司门员外郎李中敏上表认为：“现在连年大旱，并非陛下的品德不高，而是由于前宰相宋申锡被贬的案件太冤，郑注的行为奸邪不轨。因此，现在求雨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处死郑注而为宋申锡平反。”李中敏的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答复。于是，李中敏以身体有病为由，辞职回到东都洛阳。

郯王经薨。

郯王李经去世。

初，李仲言流象州，遇赦，还东都。会留守李逢吉思复入相，仲言自言与郑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赂之。注引仲言见王守澄，守澄荐于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见之。时仲言有母服，难入禁中，乃使衣民服，号王山人。仲言仪状秀伟，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上见之，大悦，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当初，李仲言被流放到象州，后来，由于朝廷大赦，回到东都洛阳。这时，东都留守李逢吉正想再入朝担任宰相。李仲言自称和郑注关系密切，于是，李逢吉派李仲言用重金向郑注行贿。郑注引李仲言拜见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王守澄又把李仲言推荐给文宗，声称李仲言精通《周易》。于是，文宗召见李仲言。这时，李仲言正在为母亲服丧，身着丧服，不便进入宫中，文宗便让他穿上民服，号为王山人。李仲言身材魁梧，潇洒豪爽，擅长文辞，而且口才好，足智多谋。文宗召见后，十分高兴，认为他是一个奇才，因而对他的待遇日益隆重。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所为，计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上曰：“然岂不容其改过？”对曰：“臣闻惟颜回能不贰过。彼圣贤之过，但思虑不至，或失中道耳。至于仲言之恶，著于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对曰：“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上曰：“然则别除一官。”对曰：“亦不可。”上顾王涯，涯对曰：“可。”德裕挥手止之，上回顾适见，色殊不怿而罢。始，涯闻上欲用仲言，草谏疏极愤激；既而见上意坚，且畏其党盛，遂中变。

李仲言已经为母亲服丧期满。秋季，八月，辛卯（十三日），文宗想任命他为谏官，安置在翰林院。宰相李德裕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想陛下都知道，这种人怎么能安排到您的身旁作为侍从呢？”文宗说：“难道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李德裕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孔子的弟子颜回能不犯相同的第二次错误。颜回犯的错误，是圣贤一时对问题考虑不周，偏离了中庸之道所犯的错误。而李仲言的过错，则是出自内心，怎能能改得了！”文宗说：“李逢吉推荐李仲言，朕不愿食言。”李德裕说：“李逢吉身为宰相，却不负责任地推荐李仲言这种奸人，以达到他危害国家的目的，所以，他也是罪人。”文宗说：“那么，就另外授任他一个职务。”李德裕说：“那也不行。”文宗回头看着宰相王涯，王涯赶快回答说：“可以。”李德裕连连挥手阻止他，被文宗回头看见，文宗很不高兴，宣布结束商议。在这以前，王涯听说文宗打算任用李仲言，急忙起草了一篇劝阻的上疏，措辞十分激烈。后来，他看文宗任用李仲言的态度很坚决，并且畏惧李逢吉的党羽势力强盛，于是，在文宗召集宰相讨论时临时变卦。

寻以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敕书。德裕将出中书，谓涯曰：“且喜给事中封敕！”涯即召肃、谓曰：“李公适留语，令二阁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惊曰：“德裕不欲封还，当面闻，何必使人传言！且有司封驳，敢复禀宰相意邪！”二人怅恨而去。

不久，朝廷任命李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封还任命敕书，打算驳回对李仲言的任命。这时，李德裕刚要从政事堂出门，对王涯说：“给事中封还敕书，真值得高兴！”王涯听后，随即召来郑肃和韩说：“李德裕刚才留话说，让二位不要封还敕书。”于是，二人署名通过。第二天，将此事告诉李德裕，李德裕大吃一惊，说：“我如果不同意你们二人封还敕书，肯定会当面对你们说，何必叫别人转达！况且给事中行使封驳权，难道还要秉承宰相的意图！”二人这才明白被王涯欺骗，于是，懊恨而去。

九月，辛亥，征昭义节度副使郑注至京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壬戌，诏征宗闵于兴元。

九月，辛亥（初三），文宗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来京城。王守澄、李仲言、郑注都憎恨李德裕，鉴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和李德裕有矛盾，于是，向文宗推荐李宗闵，以便排挤李德裕。壬戌（十四日），文宗下诏，命李宗闵从山南西道的治所兴元来京城。

冬，十月，辛巳，幽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志诚及监军李怀仵，推兵马使史元忠主留务。

冬季，十月，辛巳（初四），幽州军队内乱，将士驱逐节度使杨志诚和监军李怀仵，推举兵马使史元忠主持留守事务。

庚寅，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是日，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韩、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争之，不能得。承嘏，之孙；德舆之子也。

庚寅（十三日），唐文宗任命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甲午（十七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以同平章事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日，任命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翰，谏议大夫郭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人争辩，认为不可，但他们的意见不被文宗采纳。郭承嘏是郭的孙子。权璩是权德舆的儿子。

乙巳，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从之。

乙巳（二十九日），礼部贡院奏请进士科考试仍然加试诗赋，文宗批准。

李德裕见上自陈，请留京师。丙午，以德裕为兵部尚书。

李德裕面见文宗，表示不愿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请求留在京城任职。丙午（二十九日），文宗任命他为兵部尚书。

杨志诚过太原，李载义自殴击，欲杀之，幕僚谏救得免，杀其妻子及从行将卒；朝廷以载义有功，不问。载义母兄葬幽州，志诚发取其财。载义奏乞取志诚心以祭母，不许。

杨志诚被将士从幽州驱逐后，路过太原，河东节度使李载义亲自动手殴打杨志诚，并想把他杀死。李载义的幕僚极力劝阻，杨志诚才得以免死。李载义于是杀杨志诚的妻子和随从将士。朝廷鉴于李载义曾参予平定横海李同捷叛乱有功，因而不加责问。此前，李载义的母亲和兄弟去世后埋葬在幽州，杨志诚发掘他们的坟墓，掠取墓中的陪葬财物。李载义奏请挖杨志诚的心用来祭祀他的母亲，文宗不许。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薨，军中奉其子都知兵马使元逵知留后。元逵改父所为，事朝廷礼甚谨。

十一月，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王元逵暂为留后。王元逵改变父亲骄横跋扈的行为，对朝廷十分恭敬。

史元忠献杨志诚所造兖衣及诸僭物。丁卯，流志诚于岭南，道杀之。

史元忠把杨志诚擅自织造的皇帝兖衣和其他超越自己名份的器物奉献朝廷。丁卯（二十一日），唐文宗下令把杨志诚流放到岭南。杨志诚走到半路，被朝廷派人杀死。

李宗闵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乙亥，复以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宰相李宗闵上言说，朝廷任命李德裕为山南西道的制书已经下达，不应当由于他自己不愿上任就中途改变。乙亥（二十九日），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再兼任同平章事的头衔。这时，李德裕和李宗闵各有自己的党羽，相互之间极力排挤对方，声援同党。文宗对此十分忧虑，经常感叹地说：“诛除河北三镇的叛贼容易，但去除朝廷的朋党实在太难！”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进贤退不肖，其处心也公，其指事也实；小人誉其所好，毁其所恶，其处心也私，其指事也诬。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

臣司马光曰：君子和小人之间不能相容，就像冰和炭火不能放在同一个器具中相处一样。所以，如果君子执政，就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就排斥君子，这是很自然的道理。然而，君子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撤免庸俗无能的人，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而小人则阿谀奉迎，投其所好，毁其所恶，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办事出于公心，实事求是的人被称为正直的君子；而办事出于私心，捏造事实的人则被称为朋党。究竟是正直的君子还是朋党，关键在于君主认真辨别。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执政，根据国家的需要而设置不同的职位，根据官员的才能大小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对于有突出政绩的官员，加以提拔赏赐；有严重罪行者，则撤免惩罚。既不被奸臣的谗言所迷惑，也不因他们的花言巧语而改变自己的主见，如能这样做，朋党又怎么能够产生呢？凡是昏庸的君主执政，则恰恰相反。他们既不能明辨是非，处理问题又优柔寡断，以致奸邪小人和正人君子都被任用。朝廷的大政方针自己不能作主，决策权渐渐移到他人手中。于是，奸邪小人得志猖狂，朝廷中必然出现朋党。

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集，故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党，何不察其所毁誉者为实，为诬，所进退者为贤，为不肖，其心为公，为私，其人为君子，为小人！苟实也，贤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当进之；诬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弃其言，又当刑之。如是，虽驱之使为朋党，孰敢哉！释是不为，乃怨群臣之难治，是犹不种不芸而怨田之芜也。朝中之党且不能去，况河北贼乎！

凡是树木腐朽，就会产生蠹虫；食醋酸败，就会集聚蚋虫。所以，如果朝廷出现朋党，君主应当首先自我引咎，而不应当责备群臣百官。唐文宗如果忧虑群臣朋比为党，为什么不去核查他们所诽谤和赞誉的是事实，还是捏造？他们所荐举的官员是德才兼备，还是庸俗无能？办事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他们本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他们的言行实事求是，荐举的官员德才兼备，办事出于公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君子，朝廷不但应当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提拔他们。如果他们捏造事实，荐举的官员庸俗无能，办事出于私心，那么，他们就一定是小人，朝廷不但应当拒绝这些人的意见，而且应当惩罚他们。如果唐文宗能够这样去做，那么，就是命令百官结党营私，也肯定没有人胆敢那样去干！唐文宗不去这样做，反而埋怨群臣百官难以驾驭，这就好像一个农夫，自己不种田也不锄草，反而抱怨田地荒芜一样。唐文宗对朝廷中的朋党尚且不能铲除，何况对于河北三镇的叛贼呢！

丙子，李仲言请改名训。

丙子（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李训。

幽州奏莫州军乱，刺史张元不知所在。

幽州奏报，莫州发生军队变乱，刺史张元去向不明。

十二月，己卯，以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听。于是注诈上表固辞，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赐之，不受。

十二月，己卯（初三），唐文宗任命昭义节度副使郑注为太仆卿。谏议大夫郭承嘏多次上疏认为不可，文宗不听。于是，郑注上表，虚假地一再表示不能接受任命。文宗又派宦官把任命书授予郑注，郑注仍然不接受。

癸未，以史元忠为卢龙留后。

癸未（初七），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留后。

初，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使京兆尹王掩捕之。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又与李训善，于是训、注共荐之，自浙西观察使征为尚书左丞。

当初，宋申锡和御史中丞宇文鼎一同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郑注的密诏，二人派京兆尹王去逮捕郑注。王把逮捕令秘密地告诉王守澄。于是，郑注得以逃脱，因而他十分感激王。王又和李训关系密切，于是郑注和李训一起向文宗推荐王，王因此从浙西道观察使被召入京城，任命为尚书左丞。

九年（乙卯、835 ）

九年（乙卯，公元835 年）

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春季，正月，乙卯（初九），唐文宗任命王元逵为成德节度使。

巢公凑薨，追赠齐王。

巢公李凑去世，朝廷追赠为齐王。

郑注上言秦地有灾，宜兴役以禳之。辛卯，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

郑注上言朝廷，声称关中发生灾害，应当征发劳役，以便消灾。辛卯（疑误），唐文宗征发左、右神策军一千五百人疏浚曲江池和昆明池。

三月，冀王薨。

三月，冀王李去世。

丙辰，以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

丙辰（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史元忠为幽州节度使。

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阳坐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会德裕已离浙西，牒留后李蟾使如诏旨。至是，左丞王、户部侍郎李汉奏德裕厚赂仲阳，阴结漳王，图为不轨。上怒甚，召宰相及、汉、郑注等面质之。、汉等极口诬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应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为宾客分司。

当初，李德裕担任浙西道观察使时，漳王李凑的女师杜仲阳由于宋申锡案件的牵连，被流放到金陵。文宗诏命李德裕予以关照。正好李德裕此时已奉命调离浙江西道，于是，命留后李蟾按文宗诏令办理。这时，尚书左丞王和户部侍郎李汉上奏，说李德裕优厚地贿赂杜仲阳，秘密地和漳王交结，企图谋反。文宗大怒，召集宰相及王、李汉、郑注等人当面询问。王、李汉等人众口一辞，诬陷李德裕。宰相路隋说：“李德裕不至于这样，如果真象他们说的那样的话，我也应当有罪了！”于是，王等人这才不再说了。夏季，四月，唐文宗任命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癸巳，以郑注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举仓部员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时人皆哂之。

癸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这才接受任命，同时推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他说：“李款以前虽然无辜地弹劾过我，但是，他这样做也是对皇上尽忠。”当时人都耻笑他假装宽宏大度。

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镇海节度使，趣之赴镇，不得面辞；坐救李德裕故也。

丙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为镇海节度使，同时命他尽快离京上任，不得向自己当面告辞。这是由于前此在王等人诬告李德裕时，他出面为李德裕辩解的缘故。

初，京兆尹河南贾，性褊躁轻率，与李德裕有隙，而善于李宗闵、郑注。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耻之，求出，诏以为浙西观察使；尚未行，戊戌，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当初，京兆尹、河南人贾性情急躁轻率。他和李德裕有矛盾，和李宗闵、郑注关系亲近。上巳（三月三日），唐文宗在曲江举行宴会，招待百官。按照以往惯例，京兆尹应当在门外下马，向御史台官员行礼，然后进门。贾依恃他的地位和权势，乘马直接入门。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和他争论起来，贾破口大骂，说：“你们这些黄脸儿怎么敢挡我！”于是，因罪而被罚俸禄。贾觉得十分耻辱，请求出任藩镇职务。文宗下诏，任命他为浙西道观察使。尚未成行，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日上初得疾，王涯呼李德裕奔问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征逋悬钱三十万缗，百姓愁困；贬德裕袁州长史。

庚子（二十五日），朝廷下制，鉴于文宗前不久刚刚患病时，王涯招呼李德裕去看望文宗病情，李德裕竟然不去。同时，李德裕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经征收百姓的赋税欠款三十万缗，导致百姓穷困。因此，贬李德裕为袁州长史。

初，宋申锡获罪，宦官益横；上外虽包容，内不能堪。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辨，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

当初，宋申锡被判罪贬官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虽然外表不露声色，内心却不能容忍。李训、郑注得到文宗信用后，揣摸了解了文宗的心思。于是，李训在给文宗讲读经典时，多次暗示文宗。文宗觉得李训很有才能，能言善辩，认为可以和他商议诛除宦官。同时考虑到李训和郑注都是宦官王守澄推荐的，估计和二人商议，宦官不会疑心，于是，把自己的意图秘密地告诉了二人。李训、郑注因此以诛除宦官为己任。二人相互依赖，昼夜商议对策，凡给文宗的建议，文宗无不采纳，声势喧赫。郑注经常待在宫中，有时休假在家，要求拜见他的人站满他的门前，贿赂他的财物堆积如山。外面人只知道李训和郑注依靠宦官的权势擅自作威作福，却不知道他们二人和文宗密谋诛除宦官。

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

当初文宗被拥立为皇帝时，右领军将军、循州兴宁县人仇士良曾经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受到王守澄的压制，于是，二人产生了矛盾。这时，李训、郑注向文宗建议，提拔仇士良以便分割王守澄的权力。五月，乙丑（二十一日），文宗任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守澄得知后很不高兴。

戊辰，以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戊辰（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尚书左丞王为户部尚书、判度支。

京城讹言郑注为上合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上闻而恶之。郑注素恶京兆尹杨虞卿，与李训共构之，云此语出于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狱。注求为两省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注毁之于上。会宗闵救杨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贬明州刺史。

京城长安盛传谣言，说郑注为皇上合制金丹，必须用小孩的心肝入药，百姓为此而惊扰惧怕。文宗得知后十分恼恨。郑注向来憎恶京兆尹杨虞卿，于是，他和李训一起诬陷杨虞卿，说谣言出于虞卿的家属。文宗大怒，六月，下令将杨虞卿逮捕，押在御史台狱中。此前，郑注曾经求做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不许，郑注因此在文宗面前诽谤李宗闵。这时，正好李宗闵为杨虞卿辩解，文宗大怒，呵斥李宗闵出宫。壬寅（初四），贬李宗闵为明州刺史。

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郑注因之出承和于西川，元素于淮南，践言于河东，皆为监军。

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宫中当权，与王守澄争权不和。李训和郑注乘机劝文宗任命杨承和为剑南西川监军，韦元素为淮南监军，王践言为河东监军。

秋，七月，甲辰朔，贬杨虞卿虔州司马。

秋季，七月，甲辰朔（初一），唐文宗贬杨虞卿为虔州司马。

庚戌，作紫云楼于曲江。

庚戌（初七），唐文宗下令在曲江修筑紫云楼。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亥（初八），唐文宗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上以为信然，宠任日隆。

李训、郑注为文宗谋划革除朝廷弊政，收复失地，达到天下大治太平的策略，认为应当首先诛除宦官，其次出兵收复河、湟地区，最后平定河北三镇。二人开陈方略，了如指掌。文宗认为言之有理，宠信日益隆重。

初，李宗闵为吏部侍郎，因驸马都尉沈结女学士宋若宪、知枢密杨承和得为相。及贬明州，郑注发其事，壬子，再贬处州长史。

当初，李宗闵担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交结宫中女学士宋若宪和知枢密杨承和，因而被任命为宰相。等到李宗闵被贬为明州刺史时，郑注向文宗揭发了这件事。壬子（初九），文宗再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

著作郎、分司舒元舆与李训善，训用事，召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鞫杨虞卿狱；癸丑，擢为御史中丞。元舆，元褒之兄也。

著作郎、分司东都舒元舆和李训关系亲近，李训掌权后，推荐舒元舆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负责审问杨虞卿的案件。癸丑（初十），舒元舆被擢拔为御史中丞。舒元舆是补阙舒元褒的哥哥。

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皆坐李宗闵之党。

唐文宗贬吏部侍郎李汉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浣为遂州刺史。二人都是由于李宗闵的同党而被贬。

是时李训、郑注连逐三相，威震天下，于是平生丝恩发怨无不报者。

这时，李训、郑注接连诬陷贬逐李德裕、路隋、李宗闵三位宰相，权势威震天下。于是，凡是过去对自己稍有恩德的人无不提拔，和自己稍有怨恨的人无不报复。

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诏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

李训奏称，现今僧尼太多，虚耗国家和百姓的财产。丁巳（十四日），文宗下诏，命各地测试僧尼，凡读经不合格者，一律遣归还俗。同时禁止再修建新的寺院和私自剃度百姓为僧尼。

时人皆言郑注朝夕且为相，侍御史李甘扬言于朝曰：“白麻出，我必坏之于庭！”癸亥，贬甘封州司马。然李训亦忌注，不欲使为相，事竟寝。

这时，人们都认为郑注很快会被任命为宰相，侍御史李甘在朝廷扬言说：“如果皇上任命郑注为宰相的白麻诏书颁布，我一定要在这里当众予以弹劾驳回！”癸亥（二十日），李甘被贬为封州司马。不过，这时李训也妒忌郑注，不愿让他担任宰相，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甲子，以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依前侍讲学士。

甲子（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国子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诰，并仍为翰林侍讲学士。

贬左金吾大将军沈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贬李宗闵潮州司户。赐宋若宪死。

唐文宗贬左金吾大将军沈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初三），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命女学士宋若宪自尽。

丁丑，以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翰林侍讲学士。注好服鹿裘，以隐沦自处，上以师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尝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曰：“卿知有郑注乎？亦尝与之言乎？”对曰：“臣岂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为人。其人奸邪，陛下宠之，恐无益圣德。臣忝在近密，安敢与此人交通！”戊寅，贬珏江州刺史。再贬沈柳州司户。

丁丑（初四），唐文宗任命太仆寺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郑注喜好穿鹿皮缝制的衣服，平日隐居，行踪诡秘，文宗把他作为老师、朋友看待。郑注最初得到文宗信用的时候，一次，文宗问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珏说：“你知道郑注这个人吗？过去曾经和他谈过话吗？”李珏回答说：“我不仅知道他的姓名，而且深知他的为人。郑注是一个奸邪小人，陛下宠信他，恐怕很不适当。我作为陛下的亲信臣僚，怎么敢和这种人交结！”戊寅（初五），文宗贬李珏为江州刺史。再贬沈为柳州司户。

丙申，诏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赂遗。承和可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践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锢送。杨虞卿、李汉、萧浣为朋党之首，贬虞卿虔州司户，汉汾州司马，浣遂州司马。寻遣使追赐承和、元素、践言死。时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

丙申（二十三日），唐文宗下诏，鉴于剑南西川监军杨承和当年曾袒护宋申锡的罪行，淮南监军韦元素、河东监军王践言和前宰相李宗闵、李德裕在朝廷内外相互勾结，接受他们的贿赂。因此，免去三人的职务，把他们分别发放到边远的州、象州、恩州监管，命令西川、淮南和河东分别派人把他们枷锢押送到监管地区。杨虞卿、李汉、萧浣都是朋党的首领，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李汉为汾州司马、萧浣为遂州司马。不久，又派人追命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自尽。这时，前枢密使崔潭峻已经去世，文宗命把他剖棺鞭尸。

己亥，以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少卿。立言赃吏，以赂结郑注而得之。

己亥（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前庐州刺史罗立言为司农寺少卿。罗立言是一个贪官污吏，他是通过贿赂郑注才得到任命的。

郑注之入翰林也，中书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医药奉君亲，注衔之；奏元裕尝出郊送李宗闵，壬寅，贬元裕阆州刺史。元裕，士廉之六世孙也。

郑注在此前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时，是由中书舍人高元裕起草的任命制书，制书说郑注曾以医术侍奉皇上。郑注于是十分痛恨高元裕，向文宗奏称，李宗闵被贬时，高元裕曾出城到郊外送他。壬寅（二十九日），唐文宗贬高元裕为阆州刺史。

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廷中汹汹，上亦知之。训、注恐为人所摇，九月，癸卯朔，劝上下诏：“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情稍安。

这时，郑注和李训对他们所厌恶的朝官，都指斥为李德裕和李宗闵的党羽，每天都有人被贬逐。上朝时，百官的班列为之一空，朝廷上下人心恐惧。文宗也得知这种情况。郑注和李训担心被人控告，动摇自己的地位，于是，九月，癸卯朔（初一），二人劝文宗下诏：“凡是李德裕、李宗闵的亲戚朋友，以及他们的学生弟子和原来的部下，除今日以前贬黜的以外，其余一律不再追究。”于是，人心逐渐安定。

盐铁使王涯奏改江淮、岭南茶法，增其税。

盐铁使王涯奏请改革江淮、岭南地区的茶叶税收办法，增加茶税。

庚申，以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杜。

庚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听为忠武节度使，代替杜。

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

当年唐宪宗去世，宫中侍从都说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暗害的。这时，陈弘志担任山南东道监军，李训建议文宗召陈弘志来京。陈弘志走到青泥驿，癸亥（二十一日），被朝廷派人杖杀。

郑注求为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因注得进，及势位俱盛，心颇忌注。谋欲中外协势以诛宦官，故出注于凤翔。其实俟既诛宦官，并图注也。

郑注请求担任凤翔节度使，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认为不可。丁卯（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李固言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虽然是通过郑注推荐而被提拔的，但当他的职务和权势都已达到顶点时，心中十分妒忌郑注。他密谋在朝廷里应外合诛除宦官，所以建议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其实，是想等诛除宦官后，连同郑注也一同除掉。

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为参佐，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为患。”温曰：“择祸莫若轻。拒之止于远贬，从之有不测之祸。”卒辞之。

郑注想征召朝廷中出于名门世家并有威望的官员作为自己的僚佐，以便壮大声势。于是，邀请礼部员外郎韦温为节度副使，韦温不同意。有人对韦温说：“您拒绝他的邀请，将来肯定要被诬陷。”韦温说：“如果做两件事同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灾难的话，那么，就应当选择较轻一点的灾难。现在，我拒绝郑注的邀请，最多被他诬陷贬逐到边远的地方，但如果同意而跟随他，恐怕有难以预测的更大灾难。”最后，还是拒绝了。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上谋，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戊辰（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李训、郑注为文宗策划，擢拔王守澄担任荣誉性的最高级军职，以表示对他的尊崇，实际上削除他的兵权。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仍命训三二日一入翰林讲《易》。元舆为中丞，凡训、注所恶者，则为之弹击，由是得为相。又上惩李宗闵、李德裕多朋党，以贾及元舆皆孤寒新进，故擢为相，庶其无党耳。

己巳（二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舆为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礼部侍郎，二人并为同平章事。同时，命李训仍然三天或两天到翰林院一次，为文宗讲解《周易》，舒元舆担任御史中丞时，对于李训、郑注所厌恶的朝官，一律进行弹劾，因此，被任命为宰相。同时，文宗也鉴于以前李宗闵、李德裕担任宰相时朋比为党，认为贾和舒元舆都是家世寒微而刚刚考中进士不久的朝官，所以擢任为宰相，希望他们不致朋比为党。

训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王涯辈承顺其风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枢密、禁卫诸将，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

李训由被流放的罪人而重新起用，刚刚一年就被任命为宰相，得到文宗全心全意地重用，李训有时在中书门下办公，有时在翰林院办公，朝廷的大政方针都由他决断。宰相王涯等人对他阿谀奉迎，惟恐有所违背。从神策军护军中尉、枢密使以至禁军诸将，见到李训无不震惊恐惧，迎拜叩首。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训、注得进。

壬申（三十日），唐文宗任命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暂时代理御史中丞。李孝本是皇室的后代，依附李训、郑注，因而得到提拔。

李听自恃勋旧，不礼于郑注。注代听镇凤翔，先遣牙将丹骏至军中慰劳，诬奏听在镇贪虐。冬，十月，乙亥，以听为太子太保、分司，复以杜为忠武节度使。

李听自恃自己是对朝廷立有大功的老臣，对郑注不大礼貌。这时，郑注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代替李听的职务，于是，先派牙将丹骏到凤翔慰问将士，随后，诬奏李听在担任凤翔节度使时贪污暴虐。冬季，十月，乙亥（初三），唐文宗任命李听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同时，任命杜为忠武节度使，代替李听。

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上问以富人之术，注无以对，乃请榷茶。于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涯知不可而不敢违，人甚苦之。

郑注常常自负有治理国家才智方略，文宗向他咨询能够使百姓富裕的方法，郑注无言以对，于是，请求实行茶叶专卖制度。文宗于是任命王涯兼任榷茶使，王涯自知茶叶专卖不妥，但又不敢违背，百姓因此大受其苦。

郑注欲收僧尼之誉，固请罢沙汰，从之。

郑注想得到僧尼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再三请求文宗停止继续淘汰僧尼，文宗批准。

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李训、郑注秘密地向文宗建议，请求诛杀王守澄。辛巳（初九），文宗派遣宦官李好古前往王守澄的住宅，赐王守澄毒酒，把他杀死。随后，追赠王守澄为扬州大都督。李训、郑注本来是通过王守澄的推荐才被提拔的，但最后却密谋把他杀死。所以，百官都为王守澄国奸佞被杀而拍手称快，同时厌恶李训、郑注的阴险狡诈。这样，元和末年暗害唐宪宗的叛贼逆党几乎被诛除干净。

乙酉，郑注赴镇。

乙酉（十三日），郑注前往凤翔上任。

庚子，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余如故。李训所奖拔，率皆狂险之士，然亦时取天下重望以顺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郑覃皆累朝耆俊，久为当路所轧，置之散地，训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识者见其横甚，知将败矣。

庚子（二十八日），唐文宗任命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其他职务仍旧不变。这时，李训所推荐提拔的官员，大多是狂妄阴险之徒。然而，他们有时也任命个别在朝廷内外有崇高威望的人，如裴度、令狐楚、郑覃，都是几朝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很久以来，被当朝权贵所倾轧，仅仅担任散官而无所事事。现在，都被李训推荐担任要职。于是，不仅文宗受到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且士大夫也有不少人希望他真的能够辅佐皇上达到天下太平。然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看他那么骄横，预料他肯定会失败。

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癸丑，以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以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孙也。己未，以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十一月，丙午（初五），唐文宗任命大理卿郭行余为宁节度使。癸丑（十二日），任命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载义兼侍中。丁巳（十六日），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王为河东节度使。戊午（十七日），任命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京兆少尹罗立言暂时处理京兆府的政务。李石是李神符的第五代子孙。己未（十八日），任命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

始，郑注与李训谋，至镇，选壮士数百，皆持白，怀其斧，以为亲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水，注奏请入护葬事，因以亲兵自随。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水送葬，注因阖门，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约既定，训与其党谋：“如此事成，则注专有其功，不若使行余、以赴镇为名，多募壮士为部曲，并用金吾、台府吏卒，先期诛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余、、立言、约及中丞李孝本，皆训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独与是数人及舒元舆谋之，他人皆莫之知也。

最初，郑注和李训商议，待郑注到风翔上任后，挑选几百名壮士，每人携带一根白色棍棒，怀揣一把利斧，作为亲兵。二人约定，本月戊辰（二十七日），朝廷在河旁埋葬王守澄时，由郑注奏请文宗批准率兵护卫葬礼，于是便可带亲兵随从前往。同时奏请文宗，命神策军护军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到河旁为王守澄送葬。届时，郑注下令关闭墓门，命亲兵用利斧砍杀宦官，全部诛除。计划已经约好，李训又和他的同党密谋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那么，诛除宦官的功劳就全部归于郑注，不如让郭行余和王以赴宁、河东上任为名，多招募一些壮士，作为私兵，同时调动韩约统领的金吾兵和御史台、京兆府官吏和士卒，先于郑注一步，在京城诛除宦官，随后，把郑注除掉。”宁节度使郭行余、河东节度使王、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京兆少尹罗立言和御史中丞李孝本，都是李训所信用的官员，所以，任命他们担任要职，李训只和这几个人以及宰相舒元舆密谋，其他朝廷百官都一概不知。

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夜有甘露，卧递门奏讫。”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帅百官称贺。训、元舆劝上亲往观之，以承天贶，上许之。百官退，班于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两省官诣左仗视之，良久而还。训奏：“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称贺。”上曰：“岂有是邪！”顾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帅诸宦者往视之。宦者既去，训遽召郭行余、王曰：“来受敕旨！”股栗不敢前，独行余拜殿下。时二人部曲数百，皆执兵立丹凤门外，训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独东兵入，宁兵竟不至。

壬戌（二十一日），唐文宗御临紫宸殿。百官列班站定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不按规定报告平安，奏称：“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晚发现有甘露降临，这是祥瑞的征兆，昨晚我已通过守卫宫门的宦官向皇上报告。”于是，行舞蹈礼，再次下拜称贺，宰相也率领百官向文宗祝贺。李训、舒元舆乘机劝文宗亲自前往观看，以便承受上天赐予的祥瑞。文宗表示同意。接着，百官退下，列班于含元殿。辰时刚过，文宗乘软轿出紫宸门，到含元殿升朝，先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到左金吾后院察看甘露，过了很久才回来。李训奏报说：“我和众人去检查过了，不象是真正的甘露，不可匆忙向全国宣布，否则，全国各地就会向陛下祝贺。”文宗说：“难道还有这种事！”随即命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领诸位宦官再次前往左金吾后院察看。宦官走后，李训急忙召集郭行余、王，说：“快来接受皇上的圣旨！”王紧张得两腿发抖，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一人拜倒在含元殿下接旨。这时，二人招募的私兵几百人都手执兵器，立在丹凤门外等待命令。李训已经先派人去叫他们来含元殿前，接受文宗下达的诛除宦官的命令。结果，只有郭行余率领的河东兵来了，王率领的宁兵竟没有来。

仇士良等至左仗视甘露，韩约变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如是？”俄风吹幕起，见执兵者甚众，又闻兵仗声。士良等惊骇走出，门者欲闭之，士良叱之，关不得上。士良等奔诣上告变。训见之，遽呼金吾卫士曰：“来上殿卫乘舆者，人赏钱百缗！”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官！”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疾趋北出。训攀舆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宫！”金吾兵已登殿；罗立言帅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李孝本帅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者十余人。乘舆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训知事不济，脱从吏绿衫衣之，走马而出，扬言于道曰：“我何罪而窜谪！”人不之疑。王涯、贾、舒元舆还中书，相谓曰：“上且开延英，召吾属议之。”两省官诣宰相请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

仇士良率领宦官到左金吾后院去察看甘露，韩约紧张得浑身流汗，脸色十分难看。仇士良觉得很奇怪，问：“将军为什么这样？”过了一会儿，一阵风把院中的帐幕吹起来，仇士良发现很多手执兵器的士卒，又听到兵器的碰撞声音。仇士良等人大惊，急忙往外跑，守门的士卒正想关门，被仇士良大声呵叱，门闩没有关上。仇士良等人急奔含元殿，向文宗报告发生兵变，被李训看见。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快来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宦官对文宗说：“事情紧急，请陛下赶快回宫！”随即抬来软轿，迎上前去搀扶文宗上轿，冲断殿后面的丝网，向北急奔而去。李训拉住文宗的软轿大声说：“我奏请朝政还没有完，陛下不可回宫！”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同时，罗立言率领京兆府担负巡逻任务的士卒三百多人从东边冲来，李孝本率领御史台随从二百多人从西边冲来，一齐登上含元殿，击杀宦官。宦官血流如注，大声喊冤，死伤十几个人。文宗的软轿一路向北进入宣政门，李训拉住软轿不放，呼喊更加急迫。文宗呵斥李训，宦官郗志荣乘机挥拳奋击李训的胸部，李训被打倒在地。文宗的软轿进入宣政门后，大门随即关上，宦官都大呼万岁。这时，正在含元殿上朝的百官都大吃一惊，四散而走。李训见文宗已入后宫，知道大事不好，于是，换上随从官吏的绿色官服，骑马而逃。一路上大声扬言说：“我有什么罪而被贬逐！”因而，人们也不怀疑。宰相王涯、贾、舒元舆回到政事堂，相互商议说：“皇上过一会儿就会开延英殿，召集我们商议朝政。”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来问王涯三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人都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回事，诸位各自随便先去吧！”仇士良等宦官知道文宗参予了李训的密谋，十分愤恨，在文宗面前出语不逊。文宗羞愧惧怕，不再作声。

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帅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讨贼。王涯等将会食，吏白：“有兵自内出，逢人辄杀！”涯等狼狈步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门寻阖，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闭宫门，索诸司，捕贼党。诸司吏卒及民酤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又遣骑各千余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舆易服单骑出安化门，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军。涯时年七十余，被以桎梏，掠治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王归长兴里私第，闭门，以其兵自防。神策将至门，呼曰：“王涯等谋反，欲起尚书为相，鱼护军令致意！”喜，出见之。将趋贺再三，知见绐，涕泣而行；至左军，见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为见引？”涯曰：“五弟昔为京兆尹，不漏言于王守澄，岂有今日邪！”俯首不言。又收罗立言于太平里，及涯等亲属奴婢，皆入两军系之。户部员外郎李元皋，训之再从弟也，训实与之无恩，亦执而杀之。故岭南节度使胡证，家钜富，禁兵利其财，托以搜贾入其家，执其子，杀之。又入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家，掠其赀财，扫地无遗。，之子也。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尘埃蔽天。

仇士良等人命令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持刀露刃从紫宸殿冲出讨伐贼党。这时，王涯等宰相在政事堂正要吃饭，忽然有官吏报告说：“有一大群士兵从宫中冲出，逢人就杀！”王涯等人狼狈逃奔。中书、门下两省和金吾卫的士卒和官吏一千多人争着向门外逃跑。不一会儿，大门被关上，尚未逃出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仇士良下令分兵关闭各个宫门，搜查南衙各司衙门，逮捕贼党。各司的官吏和担负警卫的士卒，以及正在里面卖酒的百姓和商人一千多人全部被杀，尸体狼藉，流血遍地。各司的大印、地图和户籍档案、衙门的帷幕和办公用具被捣毁、抄掠一空。仇士良等人又命左、右神策军各出动骑兵一千多人出城追击逃亡的贼党，同时派兵在京城大搜捕。舒元舆换上民服后，一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被骑兵追上逮捕。王涯步行到永昌里的一个茶馆，被禁兵逮捕，押送到左神策军中。王涯这时年迈已七十多岁，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毒打，无法忍受，因而，违心地承认和李训一起谋反，企图拥立郑注为皇帝。王回到长兴里家中后，闭门不出，用招募的私兵防卫。神策将前来搜捕，到他的门口时，大声喊道：“王涯等人谋反，朝廷打算任命您为宰相，护军中尉鱼弘志派我们来向您致意！”王大喜，马上出来相见。神策将再三祝贺他升迁，王发现被骗，流着眼泪跟随神策将而去。到了左神策军中，见到王涯，王说：“你参予谋反，为什么要牵连我？”王涯说：“你过去担任京兆尹时，如果不把宋申锡诛除宦官的计划透露给王守澄，哪里会发生今天的事！”王自知理亏，低头不语。神策军又在太平里逮捕了罗立言，以及王涯的亲属奴婢，都关押在左、右神策军中。户部员外郎李元皋是李训的远房表弟，其实李训并没有提拔重用他，也被逮捕杀死。前岭南节度使胡证是京城的巨富，禁军士卒想掠夺他的财物，借口说贾藏在他家，进行搜查，把他的儿子胡抓住杀死。禁军又到左常侍罗让、詹事浑、翰林学士黎埴等人的家中掠夺财产，扫地无遗。浑是中唐名将浑的儿子。这时，京城的恶少年也乘机报平日的私仇，随意杀人，剽掠商人和百姓的财物，甚至相互攻打，以致尘埃四起，漫天蔽日。

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开建福门，惟听以从者一人自随，禁兵露刃夹道。至宣政门，尚未开。时无宰相御史知班，百官无复班列。上御紫宸殿，问：“宰相何为不来？”仇士良曰：“王涯等谋反系狱。”因以涯手状呈上，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愤不自胜，谓楚等曰：“是涯手书乎？”对曰：“是也！”“诚如此，罪不容诛！”因命楚、覃留宿中书，参决机务。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贾反事浮泛，仇士良等不悦，由是不得为相。

癸亥（二十三日），百官开始上朝。直到太阳已经出来时，大明宫右侧的建福门才刚刚打开。宫中传话说，百官每人只准带一名随从进门。里面禁军手持刀枪，夹道防卫。到宣政门时，大门尚未打开。这时，由于没有宰相和御史大夫率领，百官队伍混乱，不成班列。唐文宗亲临紫宸殿，问：“宰相怎么没有来？”仇士良回答：“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逮捕入狱。”接着，把王涯的供词递呈文宗，文宗召左仆射令狐楚、右仆射郑覃上前，让他们观看王涯的供词。文宗既悲伤又气愤，几乎难以自持，问令狐楚和郑覃：“是不是王涯的笔迹？”二人回答说：“是！”文宗说：“如果真的这样，那就罪不容诛！”于是，命令二人留在政事堂，参予决策朝廷大政方针。同时，又命令狐楚起草制书，将平定李训、王涯等人叛乱宣告朝廷内外。令狐楚在制书中叙述王涯、贾谋反的事实时，浮泛而不切要害，仇士良等人对此很不满，由此令狐楚未能被擢拔为宰相。

时坊市剽掠者犹未止，命左、右神策将杨镇、靳遂良等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以警之，斩十余人，然后定。

这时，京城街坊和集市中的剽掠仍未停止。朝廷命左、右神策军将领杨镇、靳遂良等人各率五百人分别把守街道的主要路口，敲击街鼓加以警告，同时斩首十几个罪犯，这才安定下来。

贾变服潜民间经宿，自知无所逃，素服乘驴诣兴安门，自言：“我宰相贾也，为奸人所污，可送我诣两军！”门者执送西军。李孝本改衣绿，犹服金带，以帽障面，单骑奔凤翔，至咸阳西，追擒之。

贾换了官服以后，潜藏在百姓家里。过了一夜，感到实在无法逃脱，于是，换上丧服，骑驴到兴安门，说：“我是宰相贾，被奸人所污蔑，你们把我抓起来送到左、右神策军去吧！”守门人随即把他押送到右神策军中。李孝本改换六品、七品官员穿的绿色官服，但仍旧系着只有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戴的金带，用帽子摭住脸，一个人骑着马直奔凤翔，打算投靠郑注。到了咸阳城西，被追兵逮捕。

甲子，以右仆射郑覃同平章事。

甲子（二十二日），唐文宗任命右仆射郑覃为同平章事。

李训素与终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发而匿之，其徒不可。训出山，将奔凤翔，为镇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师。至昆明池，训恐至军中更受酷辱，谓送者曰：“得我则富贵矣！闻禁兵所在搜捕，汝必为所夺，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从之，斩其首以来。

李训向来和终南山的僧人宗密关系亲近，于是，前往投奔。宗密想为李训剃发，装扮成僧人，然后藏在寺院中。他的徒弟们都认为不妥。李训只好出山，打算前往凤翔投靠郑注，被周至镇遏使宋楚逮捕，戴上脚镣手铐，押送到京城。走到昆明池，李训恐怕到神策军后被毒打污辱，便对押送他的人说：“无论谁抓住我都能得到重赏而富贵！听说禁军到处搜捕，他们肯定会把我夺走。不如把我杀了，拿我的首级送到京城！”押送他的人表示同意，于是，割下李训的头送往京城。

乙丑，以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复旧任。

乙丑（二十四日），唐文宗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李石为同平章事，仍兼判度支。命前河东节度使李载义官复原职。

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舒元舆、李孝本献于庙社，徇于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于独柳之下，枭其首于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百姓观者怨王涯榷茶，或诟詈，或投瓦砾击之。

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以李训的首级引导王涯、王、罗立言和郭行余，右神策军出兵三百人，押贾、舒元舆和李孝本，献祭太庙和太社，接着，在东、西两市游街示众，命百官前往观看。在京城独柳树下把他们腰斩，首级挂在兴安门外示众。李训等人的亲属不管亲疏老幼，全部被杀。妻子女儿没有死的，没收为官奴婢。观看的百姓都怨恨王涯主持茶叶专卖，有的人大声怒骂，有的人拿瓦块往他身上打。

臣光曰：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臣司马光曰：凡是谈论甘露之变的人都认为，王涯、贾在文学方面享有声誉，他们开始并不知道李训、郑注企图诛除宦官的密谋，但最后却意外地惨遭灭族的灾难。我却不以为然。作为宰相，当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不能奋起而救危扶难，还要宰相有什么用呢？王涯、贾安然居于朝廷的崇高职位，领取优厚的俸禄。而李训、郑注都是小人，依靠施展奸邪和阴险的才能，才窃取节度使和宰相职务的。王涯、贾和他们一起共事，不以为耻；国家危难，不以为忧；苟且偷安，一天接着一天。自以为获得保护自己的万全良策，没有人能和自己相比。如要百官人人都像他们这样尸位素餐，而不遭受灾祸，那么，奸臣谁不愿意如此呢！然而，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就不免家破人亡。我认为，他们是被上天所诛杀，仇士良怎么能够轻易族灭他们全家呢！

王涯有再从弟沐，家于江南，老且贫。闻涯为相，跨驴诣之，欲求一簿、尉。留长安二岁余，始得一见，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许以微官，自是旦久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适在其第，与涯俱腰斩。

王涯有一个远房弟弟名叫王沐，家住江南，年老而且贫穷。在这以前，当他听说王涯担任了宰相，于是骑着毛驴来京城求见王涯，想求得主薄或县尉一类的小官。王沐抵达长安后两年多，才见到王涯。王涯对他十分冷落。过了很久，王沐通过王涯的亲信家奴再次转达了自己的请求，王涯同意授予他一个小官。从此以后，王沐经常到王涯的家中等待消息。等到王涯的家被抄时，他正好在王涯的家中，于是和王涯一起被腰斩。

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元舆爱之，从元舆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奴婢辈亦薄之。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亦不留，守谦悲叹而去。夕，至昭应，闻元舆收族，守谦独免。

舒元舆有一个侄子名叫舒守谦，性情既老实而又聪敏，舒元舆十分喜爱。舒守谦跟随舒元舆十年，有一天，忽然被舒元舆无端怪罪，成天受到谴责，舒元舆的奴婢们也鄙薄他。舒守谦内心十分不安，请求回江南。舒元舆也不挽留，舒守谦悲伤感叹离去。当天晚上，舒守谦走到昭应县，听到舒元舆被灭族的消息。舒元舆全家只有舒守谦一人逃脱。

是日，以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权知京兆尹。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

同日，唐文宗任命令狐楚为盐铁转运使，左散骑常侍张仲方暂时代理京兆尹。这时，在几天之内，朝廷的大政方针，包括处决罪犯和任免官员，都由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决定，文宗事前全然不知。

初，王守澄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似先义逸、刘英等，李训、郑注因之遣分诣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为诏书赐六道，使杀之。会训败，六道得诏，皆废不行。丙寅，以师邕为矫诏，下御史狱。

当初，王守澄厌恶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似先义逸、刘英等人。李训、郑注乘机建议文宗派遣他们分别到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去巡视边防，同时，命翰林学士顾师邕起草诏书，下令盐州等六道杀掉田全操等六人。这时，恰好李训失败，六道接到诏书后，都未执行。丙寅（二十五日），仇士良等人认为顾师邕伪造诏书，把他逮捕，押到御史台监狱。

先是，郑注将亲兵五百，已发凤翔，至扶风。扶风令韩辽知其谋，不供具，携印及吏卒奔武功。注知训已败，复还凤翔。仇士良等使人赍密敕授凤翔监军张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为。押牙李叔和说仲清曰：“叔和为公以好召注，屏其从兵，于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从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卫，遂诣仲清。叔和稍引其从兵，享之于外，注独与数人入。既啜茶，叔和抽刀斩注，因闭外门，悉诛其亲兵。乃出密敕，宣示将士，遂灭注家，并杀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及其枝党，死者千余人。可复，徽之子；简能，纶之子；杰，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诏削夺注官爵，令邻道按兵观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夜，张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献，枭于兴安门，人情稍安，京师诸军始各还营。

此前，郑注按照事先和李训的约定，率亲兵五百人已经从凤翔出发，到达扶凤县。扶凤县令韩辽知道他和李训的密谋，因此，不加接待，携带县印和下属胥吏、士卒逃往武功。这时，郑注得到李训失败的消息，于是，又返回凤翔。仇士良等人派人携带文宗的密敕授予凤翔监军张仲清，命令他诛除郑注。张仲清疑惧不知所措。押牙李叔和劝张仲清说：“我以您的名义用好言好语召来郑注，然后设计退下他的亲兵，在坐席把他杀死，叛乱即刻就可平定！”张仲清同意，于是，设下伏兵等待郑注。郑注依恃他的亲兵，因而也不怀疑，径直进入凤翔城来见张仲清。李叔和把郑注的亲兵引到门外予以款待，只有郑注和几个随从进入监军使院。郑注刚刚喝完茶，被李叔和抽刀斩首。随即关闭外门，全部诛杀郑注的亲兵。于是，张仲清出示文宗的密敕，向将士宣布。接着，杀死郑注的家眷，以及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人和他们的同党，总共一千多人。钱可复是钱徽的儿子；卢简能是卢纶的儿子；萧杰是萧的弟弟。这时，朝廷还不知道郑注已经被杀，丁卯（二十六日），文宗下诏，免去郑注的职务和爵位，命令与凤翔邻近的藩镇按兵不动，观察凤翔城中的动静。同时，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戊辰（二十七日）夜晚，张仲清派李叔和等人前往京城献上郑注的首级，朝廷命挂在兴安门上示众。于是，京城的人心逐渐安定，禁军诸军开始各回军营。

诏将士讨贼有功及队者，官爵赐赉各有差。右神策军获韩约于崇义坊，己巳，斩之。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议事，士良等动引训、注折宰相。郑覃、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宦者稍屈，缙绅赖之。

唐文宗下诏，凡讨伐贼党有功的禁军将士以及追捕逃亡贼党有功者，各根据功劳大小授予官爵和赏赐财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抓获韩约，己巳（二十八日），把他斩首。文宗又下令，仇士良等有功的宦官，各根据功劳大小迁升阶品和职位。从此以后，凡朝政大事都由北司的宦官决定，宰相仅仅奉命下达文书而已。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威胁皇上，鄙视宰相，凌辱百官如同草芥。每逢延英殿商议朝政，仇士良等人动不动就拿李训、郑注谋反的事折辱宰相。郑覃、李石说：“李训、郑注的确是谋反的为首者，但究竟他们是由谁推荐提拔的呢？”宦官理屈词穷，嚣张气焰逐渐有所收敛。百官由此都倚敕郑覃和李石。

时中书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江西、湖南献衣粮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从人。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无邪，神灵所，纵遇盗贼，亦不能伤。若内怀奸罔，虽兵卫甚设，鬼得而诛之。臣愿竭赤心以报国，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导从足矣；其两道所献衣粮，并乞停寝。”从之。

这时，政事堂只有空房破屋，办公用具荡然无存。江西、湖南两道奉献一百二十个人的衣粮，让宰相招募随从警卫。辛未（三十日），李石上言说：“如果宰相忠正无邪，那么，神灵就会保佑他们的安全，即使遇到盗贼，也不可能受到伤害。但如果宰相心术不正，即使警卫严密，也会被鬼神诛杀。我愿意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因此，请求按照过去的惯例，由金吾士卒作为导从也就足够了。对于江西和湖南两道奉献的衣粮，请求停罢退回。”文宗同意。

十二月，壬申朔，顾师邕流儋州，至商山，赐死。

十二月，壬申朔（初一），文宗下令，把翰林学士顾师邕流放到儋州。师邕走到商州，被赐其自尽。

榷茶使令狐楚奏罢榷茶，从之。

榷茶使令狐楚奏请停罢茶叶专卖，文宗批准。

度支奏籍郑注家赀，得绢百余万匹，他物称是。

度支上奏，没收郑注的家产，总共得到绢一百万匹，其它财物还有许多。

庚辰，上问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对曰：“浙安。然比日寒冽特甚，盖刑杀太过所致。”郑覃曰：“罪人周亲前已皆死，其余殆不足问。”时宦官深怨李训等，凡与之有瓜慕亲，或暂蒙奖引者，诛贬不已，故二相言之。

庚辰（初九），唐文宗问宰相：“京城街坊和集市安定了没有？”李石回答说：“逐渐安定了。不过，近日天气特别寒冷，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郑覃说：“犯人的直系亲属都已被杀，其余恐怕不值得再问罪了。”这时，由于宦官十分痛恨李训等人，凡是和李训稍有关系的亲友，或者一时被他们所推荐提拔过的人，仍不断地被诛杀贬逐。所以，两位宰相向文宗言及此事。

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田全操追忿训、注之谋，在道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癸未，全操等乘驿疾驱入金光门，京城讹言有寇至，士民惊噪纵横走，尘埃四起。两省诸司官闻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马者。

李训、郑注被杀以后，朝廷下令召回盐州等六道的巡边使。田全操追究李训、郑注企图诛杀自己的阴谋，在回京途中扬言说：“等我到京城后，凡是看到穿读书人衣服的，不管贵贱，都全部杀死！”癸未（十二日），全操等人乘驿马急速驰入京城西北的金光门。京城有谣言说盗贼攻进城中，官吏和百姓惊扰喧哗，到处奔逃，尘埃四起。中书、门下两省各司的官员听到谣言后，也都四散奔逃，有人甚至在乘马逃跑时都来不及系上带袜。

郑覃、李石在中书，顾吏卒稍稍逃去。覃谓石曰：“耳目颇异，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今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若宰相亦走，则中外乱矣。且果有祸乱，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视文案，沛然自若。

这时，郑覃和李石正在政事堂办公，看到手下的官吏和士卒渐渐逃去，郑覃对李石说：“现在很乱，人心难测，最好暂且出去躲避一会儿！”李石说：“宰相的职位崇高，责任重大，一举一动，都为天下人所瞩目，不可轻动！现在，事情的虚实还不知道，如果静坐而镇守于此，也许很快可以安定。相反，如果宰相也跟着逃走，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大乱。况且真的发生灾祸，就是逃避也难免受害！”郑覃表示同意。李石继续坐在那里审阅公文，神情自若。

敕使相继传呼：“闭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帅其众立望仙门下，谓敕使曰：“贼至，闭门未晚，请徐观其变，不宜示弱！”至晡后乃定。是日，坊市恶少年皆衣绯皂，持弓刀北望，见皇城门闭，即欲剽掠，非石与君赏镇之，京城几再乱矣。时两省官应入直者，皆与其家人辞诀。

这时，朝廷的敕使不断传达命令说：“请关皇城诸司门！”左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士卒站在大明宫南面的望仙门下，对敕使说：“如果盗贼来临，关门也不晚。请求先慢慢地观察情况的变化，不要现在马上关门，对盗贼表示出朝廷的软弱！”结果，一直到黄昏时，京城才安定下来。当天，街坊和集市中的恶少年都穿着大红色和黑色的衣服，手拿弓箭、刀枪向北眺望，一旦皇城门关闭，就要开始剽掠。如果不是李石和陈君赏镇定自若，京城几乎再次大乱。当时中书、门下两省值班的官员，都认为不可能再回来了，离开家时和亲属诀别。

甲申，敕罢修曲江亭馆。

甲申（十三日），文宗下敕，罢修曲江的亭榭楼馆。

丁亥，诏：“逆人亲党，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余一切不问。诸司官虽为所胁从，涉于诖误，皆赦之。他人无得相告言及相恐。见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

丁亥（十六日），文宗下诏：“凡李训等叛逆人的亲属党羽，除此前已经被杀和朝廷指名逮捕的，其余一概不予追究。南衙各司的官员，虽然被迫跟随了李训遭受牵连，一律予以赦免。其他人不得再进行揭发控告，或者加以恐吓。已经逃亡躲藏的官员，不再追寻逮捕，必须在三天内各回本司。”

时禁军暴横，京兆尹张仲方不敢诘，宰相以其不胜任，出为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之。元赏常诣李石第，闻石方坐听事与一人争辩甚喧，元赏使觇之，云有神策军将诉事。元赏趋入，责石曰：“相公辅佐天子，纪纲四海。今近不能制一军将，使无礼如此，何以镇服四夷！”即趋出上马，命左右擒军将，俟于下马桥，元赏至，则已解衣跽之矣。其党诉于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赏曰：“属有公事，行当继至。”遂杖杀之。乃白服见士良，士良曰：“痴书生何敢杖杀禁军大将！”元赏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军将已死，无可如何，乃呼酒与元赏欢饮而罢。

这时，禁军暴虐骄横，无视法律。京兆尹张仲方不敢依法查办，宰相鉴于他不称职，任命他出任华州刺史，以司农卿薛元赏代任。一次，薛元赏到李石的家中，听到李石正坐在厅中和一人大声争论。薛元赏派人窥测，报告说有一个神策军将正向李石上诉事情。薛元赏急忙走到厅中，责备李石说：“您作为宰相辅佐皇上，治理天下，但现在却不能在眼前制服一个军将，使他对您这样无礼，那么，还凭什么去镇服周边的夷戎族呢！”随即又匆匆出来上马，命左右侍从擒拿军将，到下马桥待命。等到薛元赏来到时，军将已被解掉衣服，跪在那里。军将的同党向仇士良报告，仇士良派宦官召薛元赏，说：“中尉叫你屈驾前去。”薛元赏说：“我这里正有公事，等办完后马上就去。”于是，把军将用刑杖打死。接着，穿上待罪的白衣，去见仇士良。仇士良说：“你这个傻书生，怎么敢仗杀禁军的大将！”薛元赏回答说：“中尉是大臣，宰相也是大臣。如果宰相的部下对您无礼，该怎么惩处呢？您的部下对宰相无礼，难道可以宽恕吗？您和朝廷的关系，如同手足一体，应当珍惜朝廷的法律。现在，我已经穿着罪犯的囚衣而来，是死是生，由您决定！”仇士良得知军将已死，也无可奈何，于是，叫人端酒，和薛元赏一起高高兴兴地对饮，然后作罢。

初，武元衡之死，诏出内库弓矢、陌刀给金吾仗，使卫从宰相，至建福门而退。至是，悉罢之。

当初，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后，唐宪宗下诏，命从内库调出弓箭、长刀给金吾兵，护送宰相上朝，到建福门而退。李训等人被杀后，全部停罢。

开成元年（丙辰、836 ）

开成元年（丙辰，公元836 年）

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请以神策仗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

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唐文宗御临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仇士良请求调神策军代替金吾兵护卫殿门，谏议大夫冯定上言，认为不妥，于是才作罢。冯定是冯宿的弟弟。

二月，癸未，上与宰相语，患四方表奏华而不典，李石对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

二月，癸未（十三日），唐文宗和宰相商议朝政时，对百官和藩镇给朝廷的上奏文字华而不实表示担忧，李石回答说：“古人写文章时，总是根据事情的不同情况来决定文章的体裁和用语，现在的人则只顾语言华丽，不惜妨碍对事实的表述。”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丙申，加从谏检校司徒。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表朝廷，请问宰相王涯等人被杀的罪名，说：“王涯等人都是读书人出身，享受国家的荣华恩宠，谁不愿意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怎么能够谋反呢！李训等人实际上是想诛讨宦官，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为自身性命考虑，因而把他们杀掉。但是，却诬陷说他们要谋反。我认为，他们实在都是无辜的。假如宰相真是想谋反，那也应当交给御史台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治罪。怎么能够由宦官擅自率领兵马，恣意剽掠杀戮，以致士大夫和百姓都遭到伤亡！宫门附近流血遍地，尸体达万人之多。接着，又以搜捕同党为名，牵连亲朋好友。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我本想前往京城，向陛下当面陈述我对朝政得失的看法，但又恐怕连我也被诬陷杀害，以致于事无成。因此，我想最好还是恪守自己的职位，训练士卒，在朝廷内部，充当陛下的心腹，在朝廷外部，则充当捍卫陛下的疆吏。如果朝廷中的奸臣确实骄横难以控制的话，我向陛下保证，誓死出兵以清君侧！”丙申（二十六日），唐文宗任命刘从谏为检校司徒。

天德军奏吐谷浑三千帐诣丰州降。

天德军奏报：吐谷浑族三千帐人马来丰州投降。

三月，壬寅，以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三月，壬寅（初三），唐文宗任命袁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

左仆射令狐楚从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灭，遗骸弃捐。请官为收，以顺阳和之气。”上惨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于城西，各赐一袭。仇士良潜使人发之，弃骨于渭水。

左仆射令狐楚从容不迫地上奏说：“王涯等人既然已经被杀，他们的家眷也都被诛连灭绝，遗体丢弃在野外。我请求朝廷派人予以埋葬，以便顺和春天温暖的气候。”文宗听后，不免悲伤很久，命京兆府派人收集王涯等十一个人的尸体，埋葬在京城的西郊，同时，每人各赐予葬服一套。随后，仇士良秘密地派人发掘王涯等十一人的坟墓，把他们的尸骨都丢到渭河里。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诸司仪仗在锋刃者，请皆输军器使，遇立仗别给仪刀！”从之。

丁未（初八），皇城留守郭皎上奏说：“南衙各司的仪仗队中，如果有锋利的刀枪，请求一律上交军器库使。以后，凡是仪仗队在列队的时候，另外给予用木头做成的仪刀！”文宗批准。

刘从谏复遣牙将焦楚长上表让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辛酉，上召见楚长，慰谕遣之，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破家。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

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又派牙将焦楚长上表朝廷，辞让授予自己的检校司徒的职务。上表说：“我在这以前上奏朝廷的意见，都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如果朝廷采纳，那么，就应当为王涯等人平反昭雪；如果不予采纳，那么，也不应当随便给我升迁。现在，怎么能不去为王涯等含冤而死的官员申冤平反，反而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升官加赏呢？”于是，他大肆抨击仇士良等人的罪恶。辛酉（二十二日），文宗召见焦楚长，好言安抚，然后命他返回。这时，仇士良等人骄横跋扈，百官人人自危，每天都担心会家破人亡。等到刘从谏的上奏送达朝廷后，仇士良等人畏惧。由此宰相郑覃、李石开始能够主持朝政，文宗也倚赖从刘从谏而得以自强。

夏，四月，己卯，以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李训指为李德裕、宗闵党者，稍收复之。

夏季，四月，己卯（初十），唐文宗任命潮州司户李宗闵为衡州司马。凡是当初李训指斥为李德裕、李宗闵同党的官员，逐渐迁升复职。

淄王协薨。

淄王李协去世。

甲午，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仆射令狐楚代之。

甲午（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左仆射令狐楚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戊戌，上与宰相从容论诗之工拙，郑覃曰：“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后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于事。陈后主、隋炀帝皆工于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覃笃于经术，上甚重之。

戊戌（二十九日），唐文宗和宰相一起从容不迫地谈论历代诗作的优劣，郑覃说：“历代的优秀诗作，没有能够和《诗经》相媲美的。《诗经》三百篇，都是当时的国人讽刺或赞美朝政得失的作品。君主派人把这些诗篇收集起来，以便了解民间的风俗和对朝政的意见，君主自己并不写诗。《诗经》以后诗人的作品，大都华而不实，对改善朝政无所助益。陈后主、隋炀帝都擅长作诗，却不免亡国。对于他们，陛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郑覃精通经学，文宗十分器重他。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谢，外间因讹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复有猜阻，人情汹汹，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乙丑，李石奏请召仇士良等面释其疑。上为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谕释之，使毋疑惧，然后事解。

己酉（疑误），唐文宗御临紫宸殿。宰相上奏朝政后下拜辞谢，于是，宫外有人乘机造谣，说：“皇上要下令由宰相统辖禁军，宰相已向皇上下拜谢恩了。”由此朝廷内外又相互出现猜忌，人心喧扰不安，士大夫和百姓好几天都不敢脱衣而睡。乙丑（疑误），宰相李石奏请文宗召见仇士良等人，当面消除他们的疑忌。文宗于是派人召见仇士良等人，和李石等人一起解释事情的经过，让他不要轻信谣言，猜疑恐惧。这件事因此得以平息。

闰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听为河中节度使。上尝叹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听为可以然。”

闰五月，乙酉（十七日），唐文宗任命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听为河中节度使。文宗曾感慨地说：“交付兵权而不必猜疑，任命为散官而毫无怨恨，只有李听才能做到这些。”

乙未，李固言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以为不可，上曰：“公事勿相违！”覃曰：“若宰相尽同，则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乙未（二十七日），宰相李固言推荐崔球为起居舍人，郑覃再三反对，认为不妥。文宗说：“对于朝廷的公事，宰相之间不要矛盾重重！”郑覃说：“如果宰相的意见都一致，那么，肯定有人欺骗陛下！”

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上取之入宫。秋，七月，右拾遗魏上疏，以为：“陛下不迩声色，屡出宫女以配鳏夫。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宫，不避宗姓，大兴物论，臣窃惜之。昔汉光武一顾列女屏风，宋弘犹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岂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擢为补阙，曰：“朕选市女子，以赐诸王耳。怜孝本女髫孤露，故收养宫中。于疑似之间皆能尽言，可谓爱我，不忝厥祖矣！”命中书优为制辞以赏之。，徵之五世孙也。

前御史中丞李孝本因参予李训诛杀宦官的密谋，他的两个女儿被诛连籍没，分配给右神策军。文宗把二人调到宫中。秋季，七月，右拾遗魏上疏，认为：“陛下以往不近声色，多次把宫女放出，让她们和鳏夫配婚。但近几个月以来，我听说教坊使已经测试挑选了一百多个擅长乐舞的宫女，庄宅使至今仍在挑选。现在，又把李孝本的女儿召入宫中，连同宗同姓都不加回避，以致议论纷纷，我为您感到痛惜。过去，汉光武帝在一次宴会上，多次回头观看画在屏风上的侍女像，大司空宋弘严肃地提出批评，光武帝随即下令撤去屏风。陛下怎能不记取宋弘的批评，难道甘居于光武帝之下吗！”文宗当即下令放出李孝本的两个女儿。同时，擢拔魏为补阙。文宗说：“我挑选女子，是打算赐给各位王。至于李孝本的两个女儿，我是可怜她们年幼孤独，所以想收养在宫中。魏对这件事虽然不清楚，但却能直言尽忠，可见他爱我之至，无愧于他的祖先！”于是，命中书省起草制书，褒奖魏。魏是魏徵的第五代子孙。

坊节度使萧洪诈称太后弟，事觉；八月，甲辰，流州，于道赐死。赵缜、吕璋等皆流岭南。

坊节度使萧洪诈称为萧太后弟弟的事情败露，八月，甲辰（初七），萧洪被流放到州，走到半路，被赐自尽。赵缜、吕璋等人因推荐萧洪，都被流放到岭南。

初，李训知洪之诈，洪惧，辟训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军出为节度使者，军中皆资其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有自左军出镇坊，未偿而死者，军中征之于洪，洪恃训之势，不与；又征于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训判绝之。仇士良由是恨洪。

当初，李训知道萧洪是在诈骗，萧洪恐惧，把李训哥哥李仲京召入自己的幕府。在此以前，凡神策军将出任藩镇节度使，军中都为他们准备行装。军将上任以后，再用三倍的财物偿还。有一个左神策军将曾出任坊节度使，还未偿还完军中为他准备的行装就去世了。后来，萧洪继任坊节度使，左神策军向萧洪索债，萧洪依恃李训的权势，拒不还给。左神策军又向已死军将的儿子索债，萧洪教这个军将的儿子在半路上拦住宰相进行申诉。李训判定不再偿还。于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因此而痛恨萧洪。

太后有异母弟在闽中，孱弱不能自达。有闽人萧本从之得其内外族讳，因士良进达于上，且发洪之诈，洪由是得罪。上以本为真太后弟，戊申，擢为右赞善大夫。

萧太后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在福建，性情懦弱，一直没有向官府申报自己和萧太后的姐弟关系。有一个福建人名叫萧本，跟随萧太后的弟弟，得知他家族内外的亲属姓名，于是，通过仇士良向文宗上奏，声称自己是萧太后的弟弟，同时揭发萧洪的诈骗行为。萧洪因此而被判罪。文宗认为萧本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戊申（十一日），擢拔他为右赞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为上言宋申锡忠直，为谗人所诬，窜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俯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曰：“兹事朕久知其误，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计，兄弟几不能保，况申锡，仅全腰领耳。非独内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使遇汉昭帝，必无此冤矣！”郑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惭色。庚辰，诏悉复申锡官爵，以其子慎微为成固尉。

九月，丁丑（十一日），宰相李石上言文宗，认为前宰相宋申锡忠厚正直，被奸臣诬陷，贬逐死在荒远的地方，至今未蒙昭雪平反。文宗听后低头无言，过了很久，忽然满面泪流，说：“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申锡冤枉。当时奸臣逼迫我，我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连自己的兄弟漳王几乎都不能保护，何况申锡呢。最后，也就仅仅保全他的性命而已。当时，不光宦官诬陷宋申锡，百官也有人帮助他们。这件事都是由于朕不贤明，假如申锡遇到汉昭帝，肯定不会如此冤死！”郑覃、李固言也一同称宋申锡冤枉，文宗感到十分痛心，脸上有惭愧的面色。庚辰（十四日），下诏恢复宋申锡的所有官爵，任命他的儿子为成固县尉。

李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桉，益坐赃三千余缗，系狱；石曰：“臣始以益颇晓钱谷，故用之，不知其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如此则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恶，可谓至公。从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过，不欲人弹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贬益梧州司户。

李石任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兼管度支的文案工作，韩益乘机贪污三千多缗钱币，被逮捕入狱。李石说：“我原来认为韩益通晓财务，所以任用他，却没想到他如此贪心！”文宗说：“宰相只要认为一个人真正有才能，就应当任用他；发现他有过失，则加以惩罚。这样，人才就容易获得。你对自己所任用的人不掩饰他的过失，可以说是一心为公。以前，宰相对自己任用的官员，喜好掩饰他们的过失，不愿让别人弹劾，这实在是朝廷的一大弊端！”冬季，十一月，丁巳（疑误），朝廷贬韩益为梧州司户。

上自甘露之变，竟忽忽不乐，两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沓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壬午，上于延英谓宰相曰：“朕每与卿等论天下事，则不免愁。”对曰：“为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读书，耻为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间小人尚多疑阻，愿陛下更以宽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刘弘逸、薛季棱者，陛下亦宜褒赏以劝为善。”甲申，上复谓宰相曰：“我与卿等论天下事，有势未得行者，退但饮醇酒求醉耳！”对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唐文宗自从甘露之变以后，常常显出闷闷不乐的样子，左、右神策军踢球的集会也因此而十减六七。即使在出席宴会时，奏乐的伎工遍布庭院，也无法解除文宗的苦闷。文宗在退朝后闲暇的时候，有时徘徊眺望，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叹息。壬午（十七日），文宗在延英殿对宰相说：“朕每次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就不免发愁。”宰相说：“治理天下不可能速成。”文宗说：“朕每次读书，看到古往今来的君臣事迹，耻为碌碌无为的平凡君主。”李石说：“现今南衙和北司的臣僚中，有些小人对陛下还有很多的不满，但愿陛下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像刘弘逸、薛季棱那样奉公守法，就应当加以表彰，以便提倡官员们都奉公守法。”甲申（十九日），文宗又对宰相说：“我和你们商议天下大事后，有些被奸臣所迫而无法实行，只好退朝后喝醇酒，以便大醉，借酒浇愁罢了！”宰相说：“这都是我们失职的罪责。”

有司以左藏积弊日久，请行检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请宥之，上许之。既而果得缯帛妄称渍污者，敕赦之，给事中狄兼封还敕书曰：“官典犯赃，理不可赦！”上谕之曰：“有司请检之初，朕既许之矣。与其失信，宁失罪人。卿能奉职，朕甚嘉之！”

有关部门考虑到左藏库在管理方面的弊端由来已久，请求朝廷批准，对库中的财物进行一次检查核对。同时上言说，如果掌管库房的官员有罪，但是在朝廷大赦以前所犯的，请求宽宥。文宗同意。检查后，果然发现掌管库房的官员虚报库中的丝织品受潮腐烂，而乘机贪污。文宗下敕赦免。给事中狄兼封还敕书，说：“掌管库房的官员贪污，根据法律，不可赦免！”文宗对他解释说：“有关部门奏请检查的时候，朕已经同意不予追究。与其让朕失信，不如赦免罪人。你能尽职守责，朕十分赞赏！”

十二月，庚戌，以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李石言于上曰：“卢钧除岭南，朝士皆相贺，以为岭南富饶之地，近岁皆厚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挠朝权，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几内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从之。钧至镇，以清惠著名。

十二月，庚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岭南节度使。宰相李石对文宗说：“卢钧被授予岭南节度使，百官都相互庆贺，认为岭南是个富饶的地方，近年来，谁想担任此职，都必须用重金贿赂北司的当权宦官，才能如愿以偿。现在，北司不再干扰朝政，陛下也应表彰他们，以便南衙、北司的官员都能守法。这是治理朝政的根本途径。”文宗采纳了李石的建议。卢钧上任以后，以清廉宽惠而著名。

己未，淑王纵薨。

己未（二十四日），淑王李纵去世。

二年（丁巳、837 ）

二年（丁巳，公元837 年）

春，二月，己未，上谓宰相：“荐人勿问亲疏。朕闻窦易直为相，未尝用亲故。若亲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为至公也。”

春季，二月，己未（二十五日），文宗对宰相说：“你们向朝廷推荐官员时，不要考虑是否对自己亲近还是疏远。我听说窦易直担任宰相时，未曾任用过自己的亲戚朋友。如果自己的亲戚朋友真有才能，为了避嫌，弃而不用，也不算是真正的公正。

均王纬薨。

均王李纬去世。

三月，有彗星出于张，长八丈余。壬申，诏撤乐减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三月，有彗星出自张宿，达八丈多长。壬申（初九），文宗下诏，撤除乐舞，减少用餐，把自己一天的御膳分充十天食用。

夏，四月，甲辰，上对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于便殿，上举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浣矣！”众皆美上之俭德；公权独无言，上问其故，对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乃可以致雍熙。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上曰：“朕知舍人不应复为谏议，以卿有诤臣风采，须屈卿为之。”乙巳，以公权为谏议大夫，余如故。

夏季，四月，甲辰（十一日），文宗在一座别殿召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书柳公权。文宗举起自己穿的衣服说：“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众人都称誉文宗节俭的美德，只有柳公权默不作声，文宗问他是什么缘故。柳公权回答说：“陛下尊贵而为天子，富裕而有四海，应当提拔贤才，撤免庸才，听取百官的规劝，赏罚分明，这样，才能够达到天下太平。至于穿洗过的衣裳，不过是小节罢了。”文宗说：“朕知道中书舍人不应当越职规劝，鉴于你有谏臣的风采，所以，要让你屈尊担任谏官。”乙巳（十二日），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仍兼任其他职务。

戊戌，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同平章事。

戊戌（疑误），唐文宗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陈夷行为同平章事。

六月，河阳军乱，节度使李泳奔怀州；军士焚府署，杀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泳，长安市人，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故作乱。丁未，贬泳澧州长史。戊申，以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六月，河阳发生军队变乱，节度使李泳逃奔怀州。军士焚烧节度使官署，杀死李泳的两个儿子，大肆掠夺几天后才停止。李泳是长安的市民，在禁军中取得兵籍，然后，贿赂当朝权贵，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他上任后，依恃自己交结当朝权贵的势力，贪婪暴虐，骄横不法，部下无法忍受，所以起兵作乱。丁未（十五日），唐文宗贬李泳为澧州长史。戊申（十六日），任命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项三百余帐剽掠逃去。

秋季，七月，癸亥（初二），振武奏报：党项族三百多帐人马剽掠后逃走。

给事中韦温为太子侍读，晨诣东宫，日中乃得见，温谏曰：“太子当鸡鸣而起，问安视膳，不宜专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温乃辞侍读；辛未，罢守本官。

给事中韦温担任太子侍读，每天早晨到达东宫，一直到中午才能见到太子，韦温规劝太子说：“作为皇太子，应当在鸡鸣就起床，然后向皇上问安，检查皇上的餐食是否正常，而不应当整天游乐饮宴！”太子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韦温请求辞职。辛未（初十），被免去太子侍读的职务，仍为给事中。

振武突厥百五十帐叛，剽掠营田；戊寅，节度使刘沔击破之。

振武的一百五十帐突厥族叛乱，剽掠边防的营田。戊寅（十七日），振武节度使刘沔率兵击败突厥。

八月，庚戌，以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敬宗之子休复为梁王，执中为襄王，言杨为杞王，成美为陈王。癸丑，立皇子宗俭为蒋王。

八月，庚戌（十九日），唐文宗册封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立唐敬宗的儿子李休复为梁王，李执中为襄王，李言杨为杞王，李成美为陈王。癸丑（二十二日），立儿子李宗俭为蒋王。

河阳军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为乱。九月，李执方索得首乱者七十余人，悉斩之，余党分隶外镇，然后定。

河阳的军士驱逐节度使李泳以后，每天相互煽动，准备叛乱。九月，新任节度使李执方抓到叛乱的为首者七十多人，全部斩首。接着，把他们的余党分遣外镇，然后得以安定。

冬，十月，国子监《石经》成。

冬季，十月，国子监《石经》刻成。

福建奏晋江百姓萧弘称太后族人，诏御史台按之。

福建上奏：本道晋江县百姓萧弘自称是萧太后的同族亲属。文宗下诏，命御史台核实。

戊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戊申（十八日），唐文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甲寅，御史台奏萧弘诈妄；诏递归乡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甲寅（二十四日），御史台奏报：萧弘虚妄欺诈朝廷。文宗下诏，命将萧弘送回原乡，并由沿途驿站供给食宿，不加判罪，希望以后能寻到萧太后的真正亲属。

第二百四十六卷

唐纪六十二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三年（戊午、838 ）

唐纪六十二唐文宗开成三年（戊午，公元838 年）

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涂有盗射之，微伤，左右奔散，石马惊，驰归第。又有盗邀击于坊门，断其马尾，仅而得免。上闻之大惊，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敕中外捕盗甚急，竟无所获。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数日方安。

春季，正月，甲子（初五），宰相李石上朝时，半路上有盗贼用弓箭暗杀他，受了轻伤，左右侍从一哄而散。李石的马受惊后驰回他的住宅，又有盗贼在街坊的门口进行拦击，斩断马的尾巴。李石幸免于难。唐文宗得知后大惊，下令神策军和禁军六军派兵防卫宰相，同时下敕，命朝廷内外迅速派人捉拿刺客，最后一无所获。乙丑（初六），百官仅仅九个人去上朝。京城几天后才安定下来。

丁卯，追赠故齐王凑为怀懿太子。

丁卯（初八），唐文宗追封已经去世的齐王李凑为怀懿太子。

戊申，以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嗣复，於陵之子也。

戊申（疑误），唐文宗任命盐铁转运使、户部尚书杨嗣复，户部侍郎、判户部李珏并为同平章事，仍兼任原盐铁转运使和判户部的职务。杨嗣复是杨于陵的儿子。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乱，人情危惧，宦官恣横，忘身徇国，故纪纲粗立。仇士良深恶之，潜遣盗杀之，不果。石惧，累表称疾辞位；上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石在甘露之变以后，人心恐惧不安、宦官骄横的情况下，为国家忘我操劳，以致朝廷的法制初步恢复，朝政运转基本正常，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因此十分痛恨他，秘密地派遣刺客去暗杀他，没有达到目的。李石非常恐惧，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上表请求辞职。唐文宗完全明白李石辞职的原因，但也无可奈何。丙子（十七日），任命李石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陈夷行性介直，恶杨嗣复为人，每议政事，多相诋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辞位，不许。

宰相陈夷行性情耿介正直，厌恶杨嗣复的为人，每次宰相在一起商议朝政，二人往往争论不休。壬辰（疑误），陈夷行以脚病为由，请求辞职。文宗不准。

上命起居舍人魏献其祖文贞公笏。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唐文宗命起居舍人魏把他的先祖魏徵用过的笏板奉献朝廷。宰相郑覃说：“关键在于表彰魏徵对朝廷忠正直言的精神，而不在于他的笏板。”文宗说：“我思念魏徵，因此，看到他的笏板就自然想起他。这就象西周时人们思念召公，因而称颂他曾休息乘凉过的甘棠树一样。”

杨嗣复欲援进李宗闵，恐为郑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讽上，上临朝，谓宰相曰：“宗闵积年在外，宜与一官。”郑覃曰：“陛下若怜宗闵之远，止可移近北数百里，不宜再用；用之，臣请先避位。”陈夷行曰：“宗闵以朋党乱政，陛下何爱此纤人！”杨嗣复曰：“事贵得中，不可但徇爱憎。”上曰：“可与一州。”覃曰：“与州太优，止可洪州司马耳。”因与嗣复互相诋讦以为党。上曰：“与一州无伤。”覃等退，上谓起居郎周敬复、舍人魏曰：“宰相喧争如此，可乎？”对曰：“诚为不可。然覃等尽忠愤激，不自觉耳。”丁酉，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李固言与杨嗣复、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郑覃、陈夷行，每议政之际，是非锋起，上不能决也。

宰相杨嗣复打算向朝廷推荐提拔李宗闵，但恐怕被郑覃阻拦，于是，先让宦官在宫中私下向文宗建议。文宗上朝时对宰相说：“李宗闵被贬到外地多年，应当授予一个职位。”郑覃说：“陛下如果怜悯李宗闵贬逐的地方太远，只可把他向京城方向迁移几百里，而不宜再召回朝廷任职。如果把他召回朝廷任职，我请求先辞职。”陈夷行说：“李宗闵过去在朝廷朋比为党，扰乱朝政，陛下为什么喜爱这种卑鄙小人！”杨嗣复说：“处理问题贵在用心公道，不可只凭自己的爱憎。”文宗说：“可以让他担任一个州刺史。”郑覃说：“授予州刺史恐怕对他太优待，最多让他担任洪州司马。”于是，郑覃、陈夷行和杨嗣复相互争论攻击，指斥对方为朋党。文宗说：“授予李宗闵一个州刺史问题不大。”郑覃等人于是退下。文宗对起居郎周敬复、起居舍人魏说：“宰相之间如此争论喧哗，难道能够允许吗？”二人回答说：“这样下去确实不行，不过，郑覃等人是由于对陛下尽忠，因而不自觉地对杨嗣复态度激愤。”丁酉（疑误），唐文宗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当初，宰相李固言和杨嗣复、李珏关系亲密，所以推荐二人为宰相，以便排挤郑覃、陈夷行。朝廷每次商议朝政的时候，双方争论不休，是非竞起，文宗不能决断。

三月，柯寇涪州清溪镇，镇兵击却之。

三月，柯族侵犯涪州清溪镇，被驻扎在当地的镇兵击退。

初，太和之末，杜为凤翔节度使，有诏沙汰僧尼。时有五色云见于岐山，近法门寺，民间讹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监军欲奏之，曰：“云物变色，何常之有！佛若果爱僧尼，当见于京师。”未几，获白兔，监军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曰：“野兽未驯，且宜畜之。”旬日而毙；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独画图献之。及郑注代镇凤翔，奏紫云见，又献白雉。是岁，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变。

当初，在太和末年的时候，杜担任凤翔节度使，朝廷曾下诏令各地淘汰寺院僧尼。这时，岐山县的天空中出现五色彩云，距离法门寺很近。于是，民间传谣说，这是僧尼得知要被淘汰恐惧不安，所以，法门寺的佛骨显灵保佑僧尼。凤翔监军打算奏报朝廷。杜说：“天上的云彩变换颜色，是常有的事！如果佛真的保佑僧尼的话，肯定五色彩云也会出现在京城的上空。”不久凤翔捉到一只白兔，监军又提出奏报朝廷，说：“这是从西方来的祥瑞。”杜说：“这类野兽未加驯服，应当暂且畜养。”过了十几天，白兔死了，监军很不高兴，认为杜不向朝廷报告祥瑞，掩盖皇上的大圣大德，于是，独自把五色彩云和白兔画成图画，奉献朝廷。等到郑注代替杜为凤翔节度使后，奏报天空出现紫色云彩，又向朝廷奉献白色的野鸡。当年八月，紫宸殿前院的樱桃树上发现有甘露降临，文宗亲自采集品尝，百官齐声称贺，认为是祥瑞。在十一月，发生了李训策划的甘露之变。

及为工部尚书、判度支，河中奏驺虞见，百官称贺。上谓曰：“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对曰：“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叙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玄宗尝为潞州别驾，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职业，此等瑞物，皆不知也。‘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谓宰相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记灾异以儆人君，而不书祥瑞，用此故也！“

等到杜担任工部尚书、判度支时，河中奏称发现一种不吃其他兽类的驺虞，是天下祥瑞的象征。于是，百官都向文宗祝贺。文宗对杜说：“李训、郑注都是自称发现祥瑞，从而乘机作乱的。由此可见，所谓祥瑞的东西，并非是国家太平的象征。你从前在凤翔的时候，不向朝廷奏报发现白兔，真可谓是先知先觉。”杜说：“过去，黄河边发现图，伏羲用它来策画八卦；洛河旁发现天书，大禹用它来制定治理天下的九种法则。这些，都对百姓有益，所以值得效法。至于禽兽草木一类的所谓祥瑞之物，什么时候都有！刘聪桀傲不驯，叛变朝廷，但却几次发现黄龙；石虎残虐无道，但却在各地捉获了苍麟十六个，白鹿七个，用来驾驶自己的车乘。由此可见，所谓的祥瑞之物和帝王的圣德毫无关系！玄宗曾经担任过潞州别驾，他即位当皇帝以后，潞州奏报发现十九种祥瑞之物，玄宗说：”朕在潞州的时候，只知道勤勉于本职工作，对于你们报告的祥瑞之物，丝毫不知。‘因此，我但愿陛下一心一意地以百姓富足安乐作为国家兴隆的象征，对于其他所谓的祥瑞之物，都不要采纳。“文宗称赞杜的意见。过了几天，文宗对宰相说：”现在，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这是最大的祥瑞。至于嘉禾灵芝，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宰相于是说：”孔子在《春秋》中之所以专门记载自然灾害和某些怪异的自然现象，以警告帝王要勤政爱民，但并不记载所谓的祥瑞之物，也就是这个原因！“

夏，五月，乙亥，诏：“诸道有瑞，皆无得以闻，亦勿申牒所司。其腊飨太庙及飨太清宫，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夏季，五月，乙亥（十九日），唐文宗下诏：“各地凡发现祥瑞之物，一律不得奏报朝廷，也不准向自己的上司报告。凡腊月祭献太庙和太清宫，以及正月初一朝廷举行大典时按规定上奏祥瑞，一律停罢。”

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自盗赃七千余缗，上以其父智兴有功，免死，长流康州。晏平密请于魏、镇、幽三节度使，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户。

当初，灵武节度使王晏平贪污七千余缗钱，文宗鉴于他的父亲王智兴对国家曾经立过战功，因而免除死刑，流放康州。晏平秘密地请求魏博、镇州和幽州三位节度使上奏朝廷，为自己申冤。唐文宗无可奈何，六月，壬寅（十六日），改任晏平为永州司户。

八月，己亥，嘉王运薨。

八月，己亥（十四日），嘉王李运去世。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为杨贤妃所谮而死。太子颇好游宴，昵近小人，贤妃日夜毁之。九月，壬戌，上开延英，召宰相及两省、御史、郎官，疏太子过恶，议废之，曰：“是宜为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过。国本至重，岂可轻动！”御史中丞狄兼论之尤切，至于涕泣。给事中韦温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岂独太子之过乎！”癸亥，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六军军使十六人复上表论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归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及宦官宫人坐流死者数十人。

皇太子李永的母亲王德妃不得唐文宗宠爱，被杨贤妃向文宗进谗言诬陷。以致死去。太子十分喜好游乐饮宴，而且亲近身旁小人。于是，杨贤妃昼夜不停地在文宗面前诽谤太子。九月，壬戌（初七），文宗亲临延英殿，召集宰相以及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御史台官员和尚书省各司的郎官，向大家介绍太子的罪过，提议废除，文宗说：“象他这样，难道还适合继续当太子吗？”群臣都说：“太子年轻，应当容许他改正错误。太子作为陛下的继承人，至关重要，岂可轻易废除！”御史中丞狄兼劝阻的最为恳切，以至哭泣。给事中韦温说：“陛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平时不重视教诲，以致今天这样，难道仅仅是太子个人的过错！”癸亥（初八），翰林学士六人、神策军和禁军六军军使十六人再次联名上表劝阻，文宗才逐渐回心转意。当天晚上，太子才得以回到少阳院。如京使王少华等人，以及宦官、宫女几十个人因此而牵连被流放或判处死刑。

义武节度使张在镇十五年，为幽、镇所惮；及有疾，请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举族归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军中欲立元益，观察留后李士季不可，众杀之，又杀大将十余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自拔归朝，癸酉，以为仪州刺史。

义武节度使张在任十五年，和他邻接的幽州、镇州两个割据藩镇十分惧怕他。等到他有病时，请求朝廷批准自己离职赴京。朝廷尚未来得及安排由谁代替他的职务，张已经病重，于是，告诫儿子张元益率全族人返归京城，不准效法河北藩镇的惯例，继承节度使的职务。张去世后，义武的将士打算拥立张元益为节度使，观察留后李士季反对，被将士杀死，同时，又杀大将十几人。壬申（十七日），唐文宗任命易州刺史李仲迁为义武节度使。义武马军都虞候何清朝率兵归顺朝廷，癸酉（十八日），被任命为仪州刺史。

朝廷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久，甲戌，以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欲以代之。

朝廷鉴于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任职太久，甲戌（十九日），任命德州刺史刘约为义昌节度副使，准备让他代替李彦佐。

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癸未，始诏神策将吏改官皆先奏闻，状至中书，然后检勘施行。

自从开成年以来，神策军军将和下属官吏升迁，大多不向文宗上奏请求批准，而由神策军直接行文到中书省，中书省复核后便予以施行，以至神策军军将和下属官吏迁升官爵，几乎没有一日停止。癸未（二十八日），唐文宗下诏，命令今后神策军军将和官吏迁升官爵，一律首先上奏，待奏折批准送递中书省复核后再予以施行。

冬，十月，易定监军奏军中不纳李仲迁，请以张元益为留后。

冬季，十月，义武监军奏报：军中将士不予接受新任节度使李仲迁，请求任命张元益为留后。

太子永犹不悛，庚子，暴薨，谥曰庄恪。

皇太子李永仍不改过自新，庚子（十六日），突然去世。朝廷赠他谥号为庄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将军郭为宁节度使。

乙巳（二十一日），唐文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郭为宁节度使。

宰相议发兵讨易定。上曰：“易定地狭人贫，军资半仰度支。急之则靡所不为，缓之则自生变。但谨备四境以俟之。”乃除张元益代州刺史。顷之，军中果有异议，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迁为辞，朝廷为之罢仲迁。十一月，诏俟元益出定州；其义武将士始谋立元益者，皆赦不问。

宰相商议发兵征讨义武。文宗说：“义武的地方狭小，百姓贫困，军需有一半靠朝廷度支调拨供给。如果急于攻讨，那么，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暂缓，则内部必定发生分化。现在，只要命它的四邻藩镇严密防守，等待它的内部分化。”于是，任命张元益为代州刺史。不久，义武军中果然产生分歧，他们上表借口李仲迁不适宜担任义武节度使。朝廷于是罢免李仲迁。十一月，唐文宗下诏，等张元益从定州出发，赴代州上任后，凡义武最初密谋拥立张元益的将士，一律赦免不再问罪。

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唐文宗任命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义昌节度副使刘约为义昌节度使。

丁卯，张元益出定州。

丁卯（十三日），张元益离开定州。

庚午，上问翰林学士柳公权以外议，对曰：“郭除宁，外间颇以为疑。”上曰：“，尚父之侄，太后叔父，在官无过，自金吾作小镇，外间何尤焉？”对曰：“非谓不应为节度使也。闻陛下近取二女入宫，有之乎？”上曰：“然，入参太皇太后耳。”公权曰：“外间不知，皆云纳女后宫，故得方镇。”上俯首良久曰：“然则奈何？”对曰：“独有自南内遣归其家，则外议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还家。

庚午（十六日），唐文宗问翰林学士柳公权，朝廷近日有什么议论。柳公权回答说：“郭被任命为宁节度使，朝廷不少人对此很有疑问。”文宗说：“郭是尚父郭子仪的侄子，又是太皇太后的叔父，在此以前，他做官从无过失，从左金吾大将军而转任宁这个小地方的节度使，不知朝廷百官有何疑问？”柳公权回答说：“百官并不是议论说郭不应当担任宁节度使。我听说陛下近日把郭的两个女儿选入宫中，不知是否属实？”文宗说：“是我让她俩入宫，是要她们参见太皇太后。”柳公权说：“百官不知陛下的用意，都认为郭把女儿纳入陛下后宫，所以才被任命为节度使。”文宗低头无言，过了很久才说：“那么，该怎么平息百官的非议呢？”柳公权回答说：“只要把郭女儿从兴庆宫送还她们的家里，百官的非议自然就平息了！”当天，太皇太后派宦官把郭的两个女儿送回家。

上好诗，尝欲置诗学士；李珏曰：“今之诗人浮薄，无益于理。”乃止。

唐文宗爱好诗歌，曾打算设置诗学士，宰相李珏说：“当今的诗人都很轻浮，设置诗学士，对朝廷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作罢。

甲戌，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

甲戌（二十日），唐文宗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成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以疾求归东都，十二月，辛丑，诏度入知政事，遣中使郭谕上道。

河东节度使、司徒、中书令裴度由于疾病，请求辞职返回东都洛阳。十二月，辛丑（十七日），唐文宗下诏，命裴度来京参予朝政决策，并派宦官前往河东，传达文宗的旨意，敦促裴度上路。

郑覃累表辞位，丙午，诏：三五日一入中书。

宰相郑覃多次上表请求辞职，丙午（二十二日），唐文宗下诏：命郑覃三五天到政事堂办公一次。

是岁，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

本年，吐蕃彝泰赞普去世，他的弟弟达磨被立为新赞普。彝泰在位时身体多病，把朝政委任大臣，所以仅能自守边疆，很久没有侵扰唐朝。达磨继位后，荒淫残虐，国内人民离心离德，灾害和怪异的现象接连发生，吐蕃因此更加衰弱。

四年（己未、839 ）

四年（己未，公元839 年）

春，闰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师，以疾归第，不能入见。上劳问赐赉，使者旁午。三月，丙戌，薨，谥曰文忠。上怪度无遗表，问其家，得半藁，以储嗣未定为忧，言不及私。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

春季，闰正月，己亥（十六日），河东节度使裴度抵达京城，由于身体疾病而回到家中，未能拜见文宗。文宗接连派遣使者到他家中慰劳赏赐。三月，丙戌（初四），裴度去世，朝廷追赠谥号为文忠。文宗奇怪裴度没留下给朝廷的遗表，派人问他的家属，找到一份没有写完的手稿，手稿中只说自己为皇上没有立太子而担忧，而不提及自己个人的要求。裴度的身材和相貌并未超过一般人，但威望却远达周边的夷蛮各族，夷蛮各族酋长见到唐朝的使者，常常问裴度的年龄多少？是否还得到朝廷重用？他和郭子仪一样，都是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德高望重，而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维系国家安危的重要人物。

夏，四月，戊辰，上称判度支杜之才，杨嗣复、李珏因请除户部尚书，陈夷行曰：“恩旨当由上出，自古失其国未始不由权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尝语臣云，人主当择宰相，不当疑宰相。”五月，丁亥，上与宰相论政事，陈夷行复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权者耳。臣屡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郑覃曰：“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渐不如前。”杨嗣复曰：“元年、二年郑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与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头曰：“臣不敢更入中书！”遂趋出。上遣使召还，劳之曰：“郑覃失言，卿何遽尔！”覃起谢曰：“臣愚拙，意亦不属嗣复；而遽如是，乃嗣复不容臣耳。”嗣复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独臣应得罪，亦上累圣德。”退，三上表辞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罢为右仆射，陈夷行罢为吏部侍郎。覃性清俭，夷行亦耿介，故嗣复等深疾之。

夏季，四月，戊辰（十七日），唐文宗称誉判度支杜有才能，杨嗣复、李珏乘机奏请任命杜为户部尚书。陈夷行说：“对臣下任命的旨意应当由皇上作出。自古以来，国家大凡灭亡，最初无不是大权旁落，而由臣下专权的。”李珏说：“陛下曾对我说，帝王应当谨慎地挑选宰相，但不应当猜疑宰相。”五月，丁亥（初七），文宗和宰相一起议论朝政，陈夷行又说不应使臣下专权而作威作福，李珏说：“从陈夷行的用意看，他是怀疑宰相中有人玩弄陛下的权威。我以前多次请求辞职，现在，如果能担任皇子诸王的太傅，也就是我的幸运了。”郑覃说：“陛下在开成元年、二年处理朝政都很好，三年、四年渐渐不如以前。”杨嗣复说：“开成元年、二年是郑覃、陈夷行担任宰相。三年、四年我和李珏也一同升任宰相。看来，郑覃的意思是说罪责在我了！”于是，接着叩头说：“我不敢再到政事堂去办公！”随即退出。文宗派人把他召回，用好言安慰，说：“郑覃失言，你何必这样！”郑覃起身谢罪说：“我性情愚笨，刚才说的意思不是专指嗣复，没想到他竟然这样反感，看来，是嗣复不能容我。”杨嗣复说：“郑覃认为朝政一年不如一年，不仅我一个人应当有罪，而且也牵连皇上。”于是退下，再三上表请求辞职。文宗派宦官召他上朝。癸巳（十三日），杨嗣复才开始上朝。丙申（十六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覃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右仆射；陈夷行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吏部侍郎。郑覃的性情清正俭约，陈夷行也性情耿直。所以，杨嗣复等人十分痛恨他俩人。

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能鞫疑狱，命权知职方员外郎，右丞韦温不听，上奏称：“郎官朝廷清选，不宜以赏能吏。”上乃以勖检校礼部郎中，依前盐铁推官。六月，丁丑，上以其事问宰相杨嗣复，对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恐似衰晋之风。”然上素重温，终不夺其所守。

唐文宗鉴于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勖擅长审断疑难狱案，任命他暂为职方员外郎。尚书右丞韦温拒不听命，上奏说：“郎官历来是朝廷任命有名望的士大夫的职位，不应当轻易用它来奖赏有才干的官吏。”于是，文宗改任姚勖为检校礼部郎中，仍担任盐铁推官。六月，癸丑（初三），文宗问宰相杨嗣复对这件事的看法，杨嗣复说：“韦温的目的在于澄清官员的出身和等级。如果官员因为出身和社会地位不高，但很有才干，却不能担任那些有名望的职务，那么，天下的种种事务谁去为陛下处理呢？我认为，这恐怕是晋朝重视出身地位的衰败遗风。”然而，文宗向来器重韦温，最后还是没有违背他的奏请。

秋，七月，癸未，以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以其母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赐绢二百匹。易定之乱，侯莫陈氏说谕将士，且戒元益以顺朝命，故赏之。

秋季，七月，癸未（初四），唐文宗任命张元益为左骁卫将军，任命他的母亲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赏赐绢二百匹。此前义武发生变乱的时候，侯莫陈氏劝说将士，同时告诫张元益听从朝廷命令，所以文宗予以赏赐。

甲辰，以太常卿崔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郸，郾之弟也。

甲辰（二十五日），唐文宗任命太常卿崔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鄣是崔郾的弟弟。

八月，辛亥，王憬薨。

八月，辛亥（初二），王李憬去世。

癸酉，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萧本诈称太后弟，上下皆称萧弘是真，以本来自左军，故弘为台司所抑。今弘诣臣，求臣上闻。乞追弘赴阙，与本对推，以正真伪。”诏三司鞫之。

癸酉（二十四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朝廷：“萧本诈称是萧太后的弟弟。朝廷上下都认为萧弘才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但由于萧本是经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引见给皇上的，所以萧弘被御史台官员所冤枉。现在，萧弘来见我，请求我向朝廷奏明真象。我乞请朝廷召见萧弘，让他和萧本二人当面对证，以辨别真伪。”文宗下诏，命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三司会审。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取记注观之，不可，曰：“记注兼书善恶，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为善，不必观史！”上曰：“朕尝观之。”对曰：“此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观史，则史官必有所讳避，何以取信于后！”上乃止。

冬季，十月，乙卯（初七），唐文宗命起居舍人魏把记载朝政大事的《起居注》拿来观看。魏认为不妥，说：“《起居注》既记载善行，也记载恶事，用来警诫帝王，去恶从善。陛下只管努力勤政为善，而不必观看《起居注》！”文宗说：“过去我曾经看过。”魏说：“这是以往史官的过错。如果陛下亲自观看本朝的《起居注》，那么，史官在记载时就会有所避讳，将来怎样让后人相信呢！”文宗这才作罢。

杨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嗣，上谋于宰相，李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杨妃请求文宗立自己的弟弟安王李溶为太子。文宗和宰相商议，李珏反对。丙寅（十八日），文宗立敬宗的小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

丁卯，上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会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己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遂增。

丁卯（十九日），文宗亲临会宁殿观赏音乐杂技。有一个儿童表演爬杆，底下有一人来往如狂奔，进行保护。文宗很奇怪，左右侍从说：“那人是这个儿童的父亲。”文宗顿时伤心流泪说：“朕富贵而为天子，却不能保全自己的一个儿子！”于是，召见教坊刘楚材等四人，宫女张十十等十人责斥说：“当初设计陷害皇太子李永，都是你们这些人。现在已重新立皇太子，难道你们还要陷害他吗？”随即命人把他们逮捕。己巳（二十一日），下令全部杀死。文宗由此而感伤不已，旧病逐渐加重。

十一月，三司按萧本、萧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爱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闽中，终不能自达。

十一月，三司审问萧本、萧弘二人，结果都不是萧太后真正的弟弟。于是，萧本被免职除名，流放爱州，萧弘流放儋州。而萧太后真正的弟弟在福建，始终未能自己申报，和萧太后相认。

乙亥，上疾少问，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

乙亥（二十七日），唐文宗病情稍有好转，这一天，坐在思政殿，召见翰林院值班学士周墀，和他一起喝酒，问道：“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些帝王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一类的帝王。”文宗说：“朕岂敢和尧、舜相比！我问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能赶上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大惊，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最后亡国的帝王，怎么比得上陛下的大圣大德。”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受制于各地强大的诸侯，而今朕受制于宦官家奴。就此而言，我实在还不如他们！”文宗因此哭泣，泪下沾襟。周墀也拜伏在地，流泪不已。从此以后，文宗不再上朝。

是岁，天下户口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本年，天下户口总计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户。

回鹘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谋作乱，彰信可汗杀之。相掘罗勿将兵在外，以马三百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人立特勒为可汗。会岁疫，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赤心，执宜之子也。

回鹘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杀死。这时，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于是，用三百匹马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一起攻打彰信可汗。可汗兵败自杀，国内人民立特勒为可汗。以后，草原连年发生疾疫，天下大雪，羊马大批死亡，回鹘因此逐渐衰落。朱邪赤心是沙陀酋长朱邪执宜的儿子。

五年（庚申、840 ）

五年（庚申，公元840 年）

春，正月，己卯，诏立颍王为皇太弟，应军国事权令句当。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未渐师资，可复封陈王。时上疾甚，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杨嗣复、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监国。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议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岂得中变！”士良、弘志遂矫诏立为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将兵诣十六宅，迎颍王至少阳院，百官谒见于思贤殿。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

春季，正月，己卯（初二），唐文宗下诏，立颍王李为皇太弟，凡国家大事，由他全权决定。诏令又说，皇太子李成美尚年幼，没有经过老师的训导，仍封为陈王。当时，文宗病重，命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引宰相杨嗣复、李珏来宫中，打算由二人辅佐太子代行皇上职权，处理朝政。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鉴于当初立皇太子的时候，自己没有一点功劳，于是上言，说皇太子年幼，而且有病，建议废除重立。李珏说：“皇太子的地位已定，怎么能轻易改变！”于是仇士良、鱼弘志假称文宗的诏令，立李为皇太弟。当天，仇士良、鱼弘志率禁兵至十六宅宫，迎颍王李到少阳院。接着，百官在思贤殿拜见李。李性情深沉而刚毅，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喜怒不形于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来为文宗所厚爱，而区别于其他皇子诸王。

辛己，上崩于太和殿。以杨嗣复摄冢宰。

辛巳（初四），唐文宗在太和殿驾崩。朝廷任命杨嗣复暂摄冢宰，主持治丧。

癸未，仇士良说太弟赐杨贤妃、安王溶、陈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殡，成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远，不听。时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夷直复上言：“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疚，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土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国体至重，若使此辈无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网之内，无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听。

癸未（初六），仇士良劝说皇太弟李下令，命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自尽。李又下敕，命于本月十四日举行文宗入棺大殓的仪式，凡亲属和百官等一律穿上丧服。谏议大夫裴夷直上言大殓的日期太远，李不听。这时，仇士良等人仍怨恨文宗，于是，凡教坊的乐工和曾经被文宗宠爱的宦官，相继被诛杀或贬逐。裴夷直又上言说：“陛下由藩王的身份继承帝位，所以应当象真正忧病一样，尽心哀悼文宗皇帝，迅速举行丧礼，从而早日亲政，以便安抚天下人心。但现在文宗皇帝去世还不到几天，就多次诛杀他的亲近臣僚，以致各地的官员都被惊扰，先帝的神灵不免也被伤害。这样下去，人们会怎样看待陛下呢！现在，国家的体面最为重要，假如先帝的亲近臣僚无罪，就不应惩罚他们；假如有罪，他们已经处于国家法律的天罗地网之中，无法脱逃，等十天后先帝入棺大殓结束，再加惩罚也不晚！”李不听。

辛卯，文宗始大敛。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韦妃为皇太后。

辛卯（十四日），文宗的尸体正式入棺大殓。同日，武宗李即位。甲午（十七日），武宗追尊母亲韦妃为皇太后。

二月，乙卯，赦天下。

二月，乙卯（初八），唐武宗大赦天下。

丙寅，谥韦太后日宣懿。

丙寅（十九日），唐武宗追赠母亲韦太后的谥号为宣懿。

夏，五月，己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罢为吏部尚书，以刑部尚书崔珙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夏季，五月，己卯（初四），唐武宗免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复的职务，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任命刑部尚书崔珙为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

秋，八月，壬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章陵，庙号文宗。

秋季，八月，壬戌（十九日），朝廷在章陵埋葬元圣昭献孝皇帝李昂，庙号为文宗。

庚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为山陵使龙陷，罢为太常卿。贬京兆尹敬昕为郴州司马。

庚午（二十七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因担任山陵使时，运载文宗皇帝灵枢的龙因故在半路失陷，被免去宰相职务，担任太常卿。京兆尹敬昕因此被贬为郴州司马。

义武军乱，逐节度使陈君赏。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诛乱者。

义武发生军队变乱，驱逐节度使陈君赏。陈君赏招募勇士几百人，重新攻入义武的治所定州城，诛杀作乱的将士。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杨嗣复、李珏相继罢去，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师，丁丑，以德裕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所以，武宗即位后，相继罢免宰相杨嗣复、李珏的职务，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来京。九月，甲戌朔（初一），李德裕抵达京城。丁丑（初四），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庚辰，德裕入谢，言于上曰：“致理之要，在于辩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势不相容，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亦指正人为邪，人主辩之甚难。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先帝深知朋党之患，然所用卒皆朋党之人，良由执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间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为欺罔，主心始疑，于是旁询小臣以察执政。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惟裴延龄辈，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乱也。陛下诚能慎择贤才以为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常令政事皆出中书，推心委任，坚定不移，则天下何忧不理哉！”又曰：“先帝于大臣好为形迹，小过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积，以至祸败。兹事大误，愿陛下以为戒！臣等有罪，陛下当面诘之。事苟无实，得以辩明；若其有实，辞理自穷。小过则容其悛改，大罪则加之诛谴，如此，君臣之际无疑间矣。”上嘉纳之。

庚辰（初七），李德裕上朝向武宗谢恩。他对武宗说：“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辨别群臣中谁是邪恶的小人，谁是正直的君子。邪恶和正直之间，难以相容。所以，君子指斥小人邪恶，而小人也指斥君子邪恶，以致皇上难以辨别。我认为，正直的君子就象松柏一样，独立生长，不必依赖别的器物。而邪恶的小人就象藤萝一样，如果不攀附其它器物，就不能自立。所以，正直的君子一心一意地侍奉皇上，而邪恶的小人则争先恐后地朋比为党。先帝文宗皇帝深知朋党的危害，然而，他所信用的官员却大多是朋党的成员。这主要是由于他自己没有主见，所以奸邪小人得以乘间而入。我认为，宰相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臣，皇上有时发现一个宰相欺骗自己，心中就开始猜疑其他宰相。于是，通过身边的侍从和宦官了解宰相的情况。例如德宗在他晚年的时候，只信任裴延龄一人，其它宰相不过在朝廷的敕书中签名而已。这是当时朝政紊乱的主要原因。陛下如果真的能谨慎地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担任宰相，把那些奸邪虚罔的官员立即罢免；同时，诚心诚意地委任宰相，坚定不移，凡是朝廷的政令，都由政事堂审定颁布，那么，就不必忧虑天下不会大治了。”李德裕又说：“先帝文宗皇帝在大臣面前，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于群臣小的过失，一般都容忍不言。这样日积月累，以至酿成大祸。这实在是一大失误，希望陛下引以为诫。今后，如果我们有罪，陛下应该当面责问。假如事实不符，应当允许我们申辩清楚；假如确是事实，我们就会在申辩时理屈词穷。对于群臣小的过失，应当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如有大罪，则加以惩罚，甚至诛杀。这样，君臣之间就不会产生猜疑了。”武宗称赞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监军杨钦义，人皆言必知枢密，德裕待之无加礼，钦义心衔之。一旦，独延钦义，置酒中堂，情礼极厚；陈珍玩数床，罢酒，皆以赠之，饮义大喜过望。行至汴州，敕复还淮南，钦义尽以所饷归之。德裕曰：“此何直！”卒以与之。其后钦义竟知枢密；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

当初，李德裕担任淮南节度使时，朝廷曾下敕召监军杨钦义进京，人们都说杨钦义此番进京肯定会被任命为枢密使。李德裕对待杨钦义却并未增加礼节，杨钦义心中十分痛恨。一天，李德裕单独召请杨钦义，在节度使府正厅设酒为杨钦义送行，情义和礼节都极为优厚。李德裕又拿出很多珍玩陈列在几个床上，喝完酒后，全部赠送杨钦义，杨钦义大喜过望。杨钦义进京走到汴州，朝廷又下敕命他返回淮南。于是，杨钦义把李德裕赠送他的珍玩如数奉还。李德裕说：“这能值几个钱！”最后，又都赠给杨钦义。以后，杨钦义果然担任了枢密使。李德裕被任命为宰相，和杨钦义有直接关系。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坚昆，唐初结骨也，后更号黠戛斯，乾元中为回鹘所破，自是隔阂不通中国。其君长曰阿热，建牙青山，去回鹘牙，橐驼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鹘常赂遗之，假以官号。回鹘既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余年，数为黠戛斯所败，詈回鹘曰：“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

当初，在伊州的西方，焉耆镇的北方，有一个部落名叫黠戛斯，就是古代的坚昆，唐初的结骨，以后改名叫黠戛斯。唐肃宗乾元年间，黠戛斯被回鹘国击败。从此以后，由于回鹘阻隔，和唐朝失去联系。黠戛斯的君长称为阿热，在青山建立牙帐，距离回鹘国牙帐，骑骆驼要走四十天。黠戛斯部众剽悍勇敢，因此，吐蕃国和回鹘国常常贿赂他，并授予官位名号，加以拉拢。回鹘国衰落以后，阿热开始自称可汗。回鹘国派宰相率兵攻击黠戛斯，双方大战二十多年，回鹘国多次被黠戛斯击败。黠戛斯斥责回鹘可汗说：“你的命数已经到了尽头，我必将要夺取你的金帐！”金帐，是回鹘可汗居住的帐幕。

及掘罗勿杀彰信，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其相职、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没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帅其众抵天德塞下，就杂虏贸易谷食，且求内附。冬，十月，丙辰，天德军使温德彝奏：“回鹘溃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见其后。边人以回鹘猥至，恐惧不安。”诏振武节度使刘沔屯云迦关以备之。

等到回鹘宰相掘罗勿杀死彰信可汗，拥立特勒为新可汗，回鹘国一个名叫录莫贺的偏将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兵攻打掘罗勿，结果，大败他的兵马，杀死和掘罗勿，把回鹘国的牙帐焚烧殆尽。回鹘国的各个部落四散逃亡，宰相职、特勒等十五个部落往西方逃跑，投奔葛逻禄；另有一支投奔吐蕃国；一支逃到安西。回鹘可汗的兄弟没斯等人，以及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自己的部落兵马抵达唐朝天德军的边塞一带，依靠和杂居这一地区的各族部落贸易而生活。同时，请求归附唐朝。冬季，十月，丙辰（十四日），天德军使温德彝奏报：“回鹘国的逃兵侵逼西受降城，逃兵连绵六十里，看不到尾。边防的居民由于回鹘国的逃兵大举侵扰，都恐惧不安。”唐武宗下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出兵屯守于迦关以防回鹘。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薨，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重顺知留后。

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去世，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都知兵马使何重顺为留后。

萧太后徙居兴庆宫积庆殿，号积庆太后。

萧太后迁居到兴庆宫积庆殿，尊号为积庆太后。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云阳校猎。

十一月，癸酉朔（初一），唐武宗前往云阳县围猎。

故事，新天子即位，两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谏议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为杭州刺史。

按照惯例，新皇帝即位时，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在册书上共同署名。唐武宗即位时，谏议大夫裴夷直的名字遗漏，由此而被调出朝廷，担任杭州刺史。

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以开府荫其子为千牛，给事中李中敏判曰：“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士良惭恚。李德裕亦以中敏为杨嗣复之党，恶之，出为婺州刺史。

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仇士良请求朝廷批准，根据自己的官爵等级，授予儿子千牛备身的职务。给事中李中敏批文说：“按照开府仪同三司的品级，应当授予他的儿子官位，但仇士良作为宦官，怎么能有儿子呢？”仇士良惭愧而愤怒。李德裕也因为李中敏是杨嗣复的党羽，因而厌恶他，把他调出朝廷担任婺州刺史。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顺知魏博留后事。

十二月，庚申（十八日），唐武宗任命何重顺为魏博留后。

立皇子峻为杞王。

唐玄宗立儿子李峻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上会昌元年（辛酉、841 ）

唐武宗会昌元年（辛酉，公元841 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辛巳（初九），唐武宗亲临圜丘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会昌。

刘沔奏回鹘已退，诏沔还镇。

振武节度使刘沔奏报：回鹘国兵马已退走。武宗下诏，命刘沔返还本镇。

二月，回鹘十三部近牙帐者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

二月，回鹘国邻近可汗牙帐的十三个部落拥立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往南迁移，驻守于错子山。

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甲戌（初三），唐武宗任命御史大夫陈夷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有宠于文宗，仇士良恶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杨嗣复出为湖南观察使，李珏出为桂管观察使。士良屡谮弘逸等于上，劝上除之，乙未，赐弘逸、季棱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诛嗣复及珏。户部尚书杜奔马见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与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上奏，又邀枢密使至中书，使入奏。以为：“德宗疑刘晏动摇东宫而杀之，中外咸以为冤，两河不臣者由兹恐惧，得以为辞；德宗后悔，录其子孙。文宗疑宋申锡交通藩邸，窜谪至死；既而追悔，为之出涕。嗣复、珏等若有罪恶，乞更加重贬；必不可容，亦当先行讯鞫，俟罪状著白，诛之未晚。今不谋于臣等，遽遣使诛之，人情莫不震骇。愿开延英赐对！”至晡时，开延英，召德裕等入。

当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很得唐文宗的宠信，因而仇士良厌恶他二人。唐武宗即位，并非出于刘、薛二人和宰相的本意，所以武宗即位后，罢免宰相杨嗣复、李珏的职务，把他们调出朝廷，分别担任湖南观察使和桂管观察使。仇士良又多次在武宗面前说刘弘逸等人的坏话，劝武宗诛除他们。乙未（二十四日），武宗命刘弘逸、薛季棱自尽，并派宦官前往潭州、桂州杀杨嗣复和李珏。户部尚书杜得知后，急忙骑马去见李德裕，说：“皇上年轻，刚刚即位，这件事不应当让他放手蛮干！”丙申（二十五日），李德裕和同僚崔珙、崔郸、陈夷行联名几次上奏，又邀请枢密使到中书省，让他们也劝阻武宗。李德裕等人的奏折说：“过去，德宗曾怀疑刘晏动摇自己当初为皇太子时的地位，因而把他诛杀。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认为刘晏冤枉，黄河南北割据跋扈的藩镇因而都感到恐惧，于是，以此为理由，更加骄横跋扈。德宗后来悔悟，录用刘晏的子孙到朝廷做官。文宗曾猜疑宋申锡和漳王李凑交结，结果，贬逐宋申锡，以致于死。但后来又后悔，为宋申锡冤死而流泪。杨嗣复、李珏等人如果真有罪恶，请求陛下再加重贬。假如陛下还不能容忍，也应当先进行审讯，待他们的犯罪事实昭然若揭，再杀也不晚。现在，陛下不和我们商议，就急忙派使者前往诛杀，百官得知后，无不震惊。希望陛下开延英殿让我们当面奏对！”直到傍晚，武宗才命开延英殿，召见李德裕等人。

德裕等泣涕极言：“陛下宜重慎此举，毋致后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愿陛下免二人于死，勿使既死而众以为冤。今未奉圣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为卿等释之。”德裕等跃下阶舞蹈。上召升坐，叹曰：“朕嗣位之际，宰相何尝比数！李珏、季棱志在陈王，嗣复、弘逸志在安王。陈王犹是文宗遗意，安王则专附杨妃。嗣复仍与妃书云：”姑何不效则天临朝！‘使安王得志，朕那复有今日？“德裕等曰：”兹事暧昧，虚实难知。“上曰：”杨妃尝有疾，文宗听其弟玄思入侍月余，以此得通指意。朕细询内人，情状皎然，非虚也。“遂追还二使，更贬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

李德裕等人哭泣着，极力劝阻武宗说：“陛下应慎重地决定这件事，不要以后再后悔！”武宗说：“朕不后悔。”随即几次命李德裕等人坐下。李德裕等人说：“我们希望陛下赦免杨嗣复和李珏的死刑，以免二人死后，百官都认为冤枉。现在，陛下尚未批准，我们不敢坐。”过了很久，武宗才说：“朕考虑到你们的请求，特此赦免他们。”李德裕等人高兴地跳下台阶，向武宗行舞蹈礼。武宗命李德裕等人向前坐下，唉叹说：“朕被立为皇太弟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哪里曾想到要我继位！李珏、薛季棱的意图是立陈王李成美，杨嗣复、刘弘逸的意图是立安王李溶。立陈王还算是文宗的遗言，立安王，则是专意阿附杨妃。据说杨嗣复曾给杨妃写信说：”您为什么不效法武则天而临朝称帝！‘假如安王被立为皇太子继承帝位，朕哪里还有今日？“李德裕等人说：”这件事十分暧昧，是真是假难以得知。“武宗说：”杨妃曾经患病，文宗同意他的弟弟到宫中侍候过一个多月，杨嗣复就是通过他向杨妃转达自己的书信的。朕已经仔细问过宫中的宦官，事实一清二楚，绝不是虚构。“于是，武宗派人追回诛杀杨嗣复和李珏的使者，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裴夷直为州司户。

夏，六月，乙巳，诏：“自今臣下论人罪恶，并应请付御史台按问，毋得乞留中，以杜谗邪。”

夏季，六月，乙巳（三十日），唐武宗下诏：“从今以后，凡百官奏论他人罪恶时，应当同时奏请将犯罪人交付御史台审问，而不得请求留在宫中审问，以便杜绝奸臣的谗言。”

以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唐武宗任命魏博留后何重顺为节度使。

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授法。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

唐武宗命道士赵归真等人在三殿建置九天道场，武宗亲自接受赵归真等人授予的道家法。右拾遗王哲上疏极力规劝，被贬为河南府士曹参军。

秋，八月，加仇士良观军容使。

秋季，八月，唐武宗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为观军容使。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欲击回鹘以求功，奏称：“回鹘叛将没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浑、沙陀、党项皆世与为仇，请自出兵驱逐。”上命朝臣议之，议者皆以为没斯叛可汗而来，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请，击之便。上以问宰相，李德裕以为：“穷鸟入怀，犹当活之。况回鹘屡建大功，今为邻国所破，部落离散，穷无所归，远依天子，无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击之！宜遣使者镇抚，运粮食以赐之，此汉宣帝所以服呼韩邪也。”陈夷行曰：“此所谓借寇兵资盗粮也，不如击之。”德裕曰：“彼吐谷浑等各有部落，见利则锐敏争进，不利则鸟惊鱼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为国家用！今天德城兵才千余，若战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义抚而安之，必不为患。纵使侵暴边境，亦须征诸道大兵讨之，岂可独使天德击之乎！”

天德军使田牟、监军韦仲平想出兵攻击回鹘，以便求取功名，于是奏称：“回鹘国的叛将没斯等人侵逼天德边塞。吐谷浑、沙陀、党项族部落都和回鹘世代为仇，请求朝廷批准我们出兵驱逐回鹘。”武宗命百官商议。百官都认为没斯叛变可汗而来，不可接受他的归附，应当批准田牟等人的请求，出兵驱逐回鹘。武宗又问宰相，李德裕认为：“鸟飞不动了落到人的怀里，尚且应当保护存活，何况回鹘帮助国家平定安史之乱，多次立有大功。现在，回鹘被邻国黠戛斯击败，部落分离逃散，穷困无所依靠，远来归附皇上，并无丝毫侵犯边塞，为什么要乘他们穷困的时候进行攻击呢！我认为，朝廷应当派遣使者前往安抚他们，运送粮食赈济他们，这也就是当年汉宣帝之所以能臣服匈奴呼韩邪单于的策略。”陈夷行说：“德裕的建议，正象古人所说，是借给乱人兵马，而资助盗贼粮食。恐怕对国家不利，不如出兵驱逐。”李德裕说：“吐谷浑等族各有许多部落，他们认为有利可图，就争先出兵进攻，形势不利则象鸟兽一样四散而去，各回自己的巢穴，怎么会尽死为国家效力呢！现在，天德城仅有一千多士卒，如果出战不利，该城必定失陷。因此，不如对回鹘用恩德和大义进行安抚，使他们在边塞安定下来，必然不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假如回鹘果真侵掠边境，也需征发各道的大批兵力讨伐，怎么能让天德独自出兵攻击呢！”

时诏以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使察回鹘情伪，未还。上问德裕曰：“没斯等请降，可保信乎？”对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数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谓之叛将，则恐不可。若可汗在国，没斯等帅众而来，则于体固不可受。今闻其国败乱无主，将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逻禄，惟此一支远依大国。观其表辞，危迫恳切，岂可谓之叛将乎！况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乌介，自无君臣之分。愿且诏河东、振武严兵保境以备之，俟其攻犯城镇，然后以武力驱除。或于吐谷浑等部中少有抄掠，听自雠报，亦未可助以官军。仍诏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怀柔得宜，彼虽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诏田牟约勒将士及杂虏，毋得先犯回鹘。九月，戊辰朔，诏河东、振武严兵以备之。牟，布之弟也。

这时，唐武宗下诏命鸿胪卿张贾为巡边使，让他侦察回鹘的动向，尚未返回。武宗问李德裕：“回鹘没斯等人请求投降，你能保证他们守信用吗？”李德裕回答说：“对于朝廷百官是否每个人都讲信用，我都不敢保证，何况对几千里之外的戎狄呢！不过，要说没斯等人是回鹘的叛将，则恐怕不妥。如果回鹘的可汗还在位，没斯等人率部落来投降，从两国关系的大局考虑，的确不能接受。现在，听说回鹘国败乱无主，大将和宰相都逃跑离散，有的投奔吐蕃，有的投奔葛逻禄，只有没斯这一部分远来依附我国。我看了他们请求归附的上表，感觉他们现在的处境确实很窘迫，请求归附的心情也十分恳切。因此，怎么能说他们是叛将呢！何况没斯等人是去年九月抵达天德，而回鹘国内今年二月才立乌介可汗，自然他们没有君臣之间的关系。希望陛下下诏，命河东、振武两道严兵保卫边境，做好防守的准备，等到回鹘进犯城镇，然后用兵，以武力驱除。如果回鹘对吐谷浑等其他部族的部落稍有掠夺，朝廷应允他们出兵报仇，让他们相互残杀，而不必出动官军助战。同时下诏命田牟、韦仲平不得为了立功而妄生事端，攻击回鹘，而必须给予适当的笼络和安抚，表示朝廷对他们不失信义。回鹘虽然是不知诗书礼仪的戎狄，也会对朝廷感恩不尽的。”辛酉（二十四日），武宗下诏，命田牟约束将士和吐谷浑、沙陀、党项等部族，不得首先出兵侵犯回鹘。九月，戊辰朔（初一），下诏命河东、振武严兵防备回鹘。田牟是前魏博节度使田布的弟弟。

癸巳，卢龙军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陈行泰主留务。

癸巳（二十六日），幽州军队发生哗乱，杀节度使史元忠，推举陈行泰主持留后。

李德裕请遣使慰抚回鹘，且运粮三万斛以赐之，上以为疑；闰月，己亥，开延英，召宰相议之，陈夷行于候对之所，屡言资盗粮不可。德裕曰：“今征兵未集，天德孤危。傥不以此粮啖饥虏，且使安静，万一天德陷没，咎将谁归！”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许以谷二万斛赈之。

李德裕请求朝廷派遣使者慰问并安抚回鹘，同时运粮三万斛赈济回鹘，武宗怀疑这样做是否妥当。闰月，己亥（初三），武宗开延英殿，召集宰相商议。商议开始前，陈夷行在延英门外一再对李德裕说，不能用粮食帮助盗贼。李德裕说：“现在，朝廷征发各道的兵马尚未到前线集中，天德城孤立无援，如果不用这些粮食救济处于饥饿边缘的回鹘，使他们暂且安定下来，那么，万一天德城被回鹘攻陷，谁担当这个罪责！”于是，陈夷行在武宗面前，不敢再加反对。武宗于是同意运粮二万斛赈济回鹘。

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少〕师。先是汉水溢，坏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为僧孺罪而废之。

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为太子太师。此前，汉江发生水灾，毁坏襄州百姓的房屋。于是，李德裕认为是牛僧孺失职，建议罢免他的职务，改任散官。

卢龙军复乱，杀陈行泰，立牙将张绛。

幽州军队再次哗变，杀陈行泰，拥立牙将张绛。

初，陈行泰逐史元忠，遣监军，以军中大将表来求节钺。李德裕曰：“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勿遣使以观之。”既而军中果杀行泰，立张绛，复求节钺，朝廷亦不问。会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击绛，且遣军吏吴仲舒奉表诣京师，称绛惨虐，请以本军讨之。

当初，陈行泰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史元忠后，派遣幽州监军的侍从赴京城，以军中大将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授任自己为留后。宰相李德裕说：“对于河朔藩镇的情况，我了如指掌，以往那里发生兵变后，朝廷往往匆匆下诏，任命被拥立的军将为留后，以致军心稳定下来。如果朝廷搁置几个月不理，他们内部肯定会再次动乱。因此，我请求朝廷把幽州派来的监军侍从暂留京城，不要派遣使者前往幽州任命陈行泰，坐以待变。”不久，果然幽州又发生变乱，杀陈行泰，立张绛，再次派人来朝廷请求任命。朝廷仍然不理。这时，幽州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进攻张绛，派遣军中官吏吴仲舒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来京城，声称张绛对将士残虐无道，请求批准以本部兵马讨伐。

冬，十月，仲舒至京师。诏宰相问状，仲舒言：“行泰、绛皆游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旧将，性忠义，通书，习戎事，人心向之。者张绛初杀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李德裕曰：“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对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从，兵三万何益？”德裕又问：“万一不克，如何？”对曰：“幽州粮食皆在妫州及北边七镇，万一未能入，则据居庸关，绝其粮道，幽州自困矣！”

冬季，十月，吴仲舒抵达京城。武宗下诏，命宰相向吴仲舒询问幽州的情况。吴仲舒说：“陈行泰和张绛都是外地来幽州的游客，所以军心不附。张仲武则是幽州的老将，不但性情忠义，精通书札，而且熟悉军事，众望所归。过去，张绛刚刚诛杀陈行泰时，曾派人召张仲武到幽州，打算把留后让给他。后来，亲兵中有一二百人不同意，于是，张仲武走到昌平县时，张绛又命他返回。现在，估计张仲武率兵刚从雄武军出发，幽州的将士已经驱逐张绛。”李德裕问：“雄武军有多少士卒？”吴仲舒回答说：“士卒有八百人，另外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土团五百人。”李德裕问：“士卒这么少，怎么能够攻打幽州成功？”吴仲舒回答说：“关键在于是否得人心。如果人心不附，就是有三万大军又有什么用？”李德裕又问：“万一攻打幽州而不克，该怎么办？”吴仲舒说：“幽州的粮食都储存在妫州和北边的七个军镇。万一攻打不下幽州，就据守居庸关，断绝通往幽州的运粮道路，幽州自然会被困死！”

德裕奏：“行泰、绛皆使大将上表，胁朝廷，邀节钺，故不可与。今仲武先自发兵为朝廷讨敌，与之则似有名。”乃以仲武知卢龙留后。仲武寻克幽州。

于是，李德裕上奏说：“陈行泰、张绛都是让军中大将上表，胁迫朝廷授予他们留后，所以不能同意。现在，张仲武先率兵为朝廷讨伐叛乱，同时上奏朝廷，授予他留后，似乎还有点名份。”唐武宗于是任命张仲武为幽州留后。张仲武不久攻克幽州。

上校猎咸阳。

唐武宗在咸阳围猎。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鹘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访问，则戎狄必谓国家降主虏庭，本非爱惜，既负公主，又伤虏情。请遣通事舍人苗缜赍诏诣温没斯，令转达公主，兼可卜温没斯逆顺之情。”从之。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说：“现在，回鹘国破人亡，太和公主不知去向。如果不派遣使者访问寻找，那么，回鹘就会认为，国家把公主嫁给可汗，本来就不珍惜。这样，既辜负公主，又伤害回鹘的感情。建议派遣通事舍人苗缜携带陛下的诏书去见没斯，让他转送公主。这样，也可试探没斯对朝廷的真正态度。”武宗批准。

上颇好田猎及武戏，五坊小儿得出入禁中，赏赐甚厚。尝谒郭太后，从容问为天子之道，太后劝以纳谏。上退，悉取谏疏阅之，多谏游猎。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无复横赐。

唐武宗十分喜爱打猎，以及踢球、骑射、摔跤等习拳练武一类的游戏。于是，五坊使下属的当差杂役得以出入宫中，武宗常常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一次，武宗到兴庆宫去看望祖母郭太后，从容不迫地问她怎样当好皇帝，太后劝武宗虚心听取百官的劝阻。武宗回宫后，把百官规劝自己的上疏都拿出来阅览，发现百官大多劝阻自己游乐打猎。从此以后，武宗外出打猎逐渐减少，对于五坊的当差杂役也不再随便赏赐。

癸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癸亥（二十七日），唐武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郸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西川节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鹘，得太和公主；自谓李陵之后，与唐同姓，遣达干十人奉公主归之于唐。回鹘乌介可汗引兵邀击达干，尽杀之，质公主，南度碛，屯天德军境上。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册命。乌介又使其相颉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慰问回鹘，仍赈米二万斛。又赐乌介可汗敕书，谕以“宜帅部众渐复旧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计。”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或欲别迁善地，求大国声援，亦须于漠南驻止。朕当许公主入觐，亲问事宜。傥须应接，必无所吝。”

当初，黠戛斯打败回鹘以后，俘虏了太和公主。黠戛斯自认为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与唐朝皇帝同姓，于是，派遣达干十人送公主回唐。走到半路，遭回鹘乌介可汗率兵袭击，达干都被杀死。乌介可汗以太和公主作人质，往南迁移，越过沙漠，屯兵于天德军北境。太和公主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说回鹘国新可汗已经继位，请求朝廷册封。乌介可汗又让他的宰相颉干迦斯等人上表朝廷，请求暂借振武城，以便让太和公主和乌介可汗居住。十二月，庚辰（十四日），武宗下制，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回鹘，并赈济米二万斛。接着，又赐乌介可汗一封敕书，说：“你应当率领部落兵马，逐渐收复失去的国土。象现在这样漂流不定，暂时寓居边塞，决不是长久之计。”又说：“你提出想借振武城，但前代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如果你们打算迁移到其它有水草的地方，请求我大唐声援，也须把牙帐设置在沙漠以南。现在，我同意太和公主来京城风面，以便向她亲自询问有关情况。如果你们确实需要朝廷应接的话，我们肯定不会拒绝。”

二年（壬戌、842 ）

二年（壬戌，公元842 年）

春，正月，以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春季，正月，唐武宗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

朝廷以回鹘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察将帅能否。拭，之子也。

朝廷鉴于回鹘屯居天德、振武北边边境，任命兵部郎中李拭为巡边使，让他考察将帅的军事才能。李拭是李的儿子。

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入朝。丁丑，以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二月，淮南节度使李绅来到京城。丁丑（十二日），唐武宗任命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

河东节度使苻澈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及修东、中二受降城以壮天德形势，从之。

河东节度使苻澈修筑杷头烽的旧有营垒，以便防备回鹘。宰相李德裕奏请增兵镇守杷头烽，同时修筑东受降城和中受降城，以便策应天德的防务。武宗批准。

右散骑常侍柳公权素与李德裕善，崔珙奏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迁公权为太子詹事。

右散骑常侍柳公权向来和李德裕关系亲密，宰相崔珙推荐柳公权担任集贤学士、判院事。李德裕鉴于提拔柳公权的恩德不是出于自己，于是，因故而贬柳公权为太子詹事。

回鹘复奏求粮，及寻勘吐谷浑、党项所掠，又借振武城；诏遣内使杨观赐可汗书，谕以城不可借，余当应接处置。

回鹘又上奏朝廷请求赈济粮食，以及寻找被吐谷浑、党项族所掠夺的人口。同时，再次请借振武城。唐武宗下诏，命内使杨观递交可汗敕书，说振武城不能借给，其他要求可以批准。

三月，李拭巡边还，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遣将作少监苗缜册命乌介可汗，使徐行，驻于河东，俟可汗位定，然后进。既而可汗屡侵扰边境，缜竟不行。

三月，李拭巡边结束回到京城，报告说振武节度使刘沔很有谋略威望，可以担当大任。这时，河东节度使苻澈患病。庚申（二十五日），唐武宗任命刘沔代替苻澈为河东节度使，任命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派遣将作少监苗缜前往册命乌介可汗，要求他暂缓起程，暂时驻在河东，等乌介可汗的地位巩固后，再前往册封。后来，可汗多次侵扰边境，苗缜一直未能成行。

回鹘没斯以赤心桀黠难知，先告田牟云，赤心谋犯塞；乃诱赤心并仆固杀之，那颉啜收赤心之众七千帐东走。河东奏：“回鹘兵至横水，杀掠兵民，今退屯释迦泊东。”李德裕上言：“释迦泊西距可汗帐三百里，未知此兵为那颉所部，为可汗遣来。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挥，擅掠边鄙。密诏刘沔、仲武先经略此兵，如可以讨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惧。”

回鹘没斯认为宰相赤心桀傲狡黠，内心难测。于是，他先告诉天德军使田牟说，赤心密谋侵犯边塞。然后，设计诱杀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的七千帐部落往东逃去。河东奏报：“回鹘兵已到横水，杀掠士卒百姓，现在退到释迦泊东屯守。”宰相李德裕上言说：“释迦泊往西，距离乌介可汗的牙帐三百里，不知这部分回鹘兵是那颉啜率领的，还是可汗派来的。我们就说这部分回鹘兵不听可汗的指挥，擅自侵掠边境。因而，下密诏给刘沔和张仲武，命他二人先筹划处置这部分回鹘兵。如果可以讨伐驱逐的话，也算是师出有名。先把这一支回鹘兵打败，可汗肯定会闻讯而恐惧的。”

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御使田牟奏：“回鹘侵扰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长于野战，短于攻城。牟但应坚守以待诸道兵集，今全军出战，万一失利，城中空虚，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锋，即诏云、朔、天德以来羌、浑各出兵奋击回鹘，凡所虏获，并令自取。回鹘羁旅二年，粮食乏绝，人心易动。宜诏田牟招诱降者，给粮转致太原，不可留于天德。没斯情伪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赏。纵使不诚，亦足为反间。且欲奖其忠义，为讨伐之名，令远近诸蕃知但责可汗犯顺，非欲尽灭回鹘。石雄善战无敌，请以为天德都团练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从其言。

夏季，四月，庚辰（十六日），天德都防御使田牟上奏说：“回鹘不断侵扰边境，我不等朝廷下令，已经出兵三千抵抗回鹘兵马。”壬午（十八日），李德裕上奏说：“田牟根本不懂军事。戎狄骑兵擅长野战，而不善于攻城。所以，他应该坚守天德城，等待各道兵增援。现在，他率领全部兵力出战，万一失利，而城中空虚，将来怎样防守天德城呢？希望陛下快派宦官去阻止他。如果他已经和回鹘交战，就请陛下赶快下诏，命云州、朔州和天德一带的党项和吐谷浑族各自出兵，奋勇攻击回鹘。凡是他们所俘虏缴获的战利品，都一律归己。回鹘至今已流亡在边境两年，粮食困乏断绝，人心易于动摇，陛下应当下诏，命田牟引诱招降，然后给予粮食，把他们转送太原，不可留在天德。没斯对朝廷的态度，现在虽然还不真正了解，但是，也应早日加官进赏，以便安抚。即使他归降朝廷的用心不诚，这样做，也足以起到离间他们内部关系的作用。况且朝廷奖赏他忠心归降，也可作为今后讨伐叛乱的理由。让远近周围的戎狄部落明白，朝廷只是指责乌介可汗侵犯边境，并非要灭绝回鹘。另外，石雄善战而无敌，建议任命他为天德都团练副使，辅佐田牟用兵。”武宗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

初，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文宗召石雄于白州，隶振武军为裨将，屡立战功，以王智兴故，未甚进擢。至是，德裕举用之。

当初，太和年间，河西的党项族侵扰边境，唐文宗把石雄从白州召回，任命他为振武的副将。石雄在振武屡立战功，但文宗鉴于王智兴忌恨他，所以，尚未擢拔。至此，被李德裕推荐而得到任用。

甲申，没斯帅其国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余人来降。

甲申（二十日），没斯率回鹘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多人前来归降。

上信任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恶之。会上将受尊号，御丹凤楼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与度支议草制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士良扬言于众曰：“如此，至日，军士必于楼前喧哗！”德裕闻之，乙酉，乞开延英自诉。上怒，遽遣中使宣谕两军：“赦书初无此事。且赦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尔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称谢。丁亥，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唐武宗信任宰相李德裕，观军容使仇士良因此憎恨李德裕。这时，武宗即将由百官上尊号，御临丹凤楼宣赦天下。于是，有人告诉仇士良，说宰相正和度支商议起草制书，减少禁军的衣粮待遇，以及军马的草料。仇士良在稠人广众中扬言说：“如果这样，那么到了百官上尊号的那天，禁军军士肯定要在丹凤楼前喧哗闹事！”李德裕得知后，乙酉（二十一日），请求武宗开延英殿，让自己当面申诉。武宗得知后大怒，立即派宦官转告左、右神策军中尉说：“赦书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况且赦书的内容都出自朕的本意，而不是宰相的意思，你们怎能这样讲！”仇士良惊慌而惭愧，连连谢罪。丁亥（二十三日），君臣为武宗上尊号，称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然后，武宗大赦天下。

五月，戊申，遣鸿胪卿张贾安抚没斯等，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次酋长官赏有差。赐其部众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五月，戊申（十四日），唐武宗派遣鸿胪卿张贾安抚没斯等人，任命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余酋长，根据他们的地位分等级任命官爵赏赐。同时，赐给没斯的部落米五千斛，绢三千匹。

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东因室韦、黑沙，南趣雄武军，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遣其弟仲至将兵三万迎击，大破之，斩首捕虏不可胜计，悉收降其七千帐，分配诸道。那颉啜走，乌介可汗获而杀之。

那颉啜率领他的部落从振武、大同向东迁徙，经过室韦、黑沙，向南直到雄武军，窥测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仲武派遣他的弟弟张仲至率兵三万人迎战，大败那颉啜，斩首和俘虏回鹘部落兵不计其数，全部收降他的七千帐部落，分配到各道安置。那颉啜逃走，被乌介可汗擒获斩首。

时乌介众虽衰减，尚号十万，驻牙于大同军北闾门山。杨观自回鹘还，可汗表求粮食、牛羊，且请执送没斯等。诏报以“粮食听自以马价于振武三千石；牛，稼穑之资，中国禁人屠宰；羊，中国所鲜，出于北边杂虏，国家未尝科调。没斯自本国初破，先投塞下，不随可汗已及二年，虑彼猜嫌，穷迫归命。前可汗正以猜虐无亲，致内离外叛。今可汗失地远客，尤宜深矫前非。若复骨肉相残，则可汗左右信臣谁敢自保！朕务在兼爱，已受其降。于可汗不失恩慈，于朝廷免亏信义，岂不两全事体，深叶良图！”

这时，乌介可汗虽然势力衰弱，但仍号称有十万人，他的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闾门山。杨观出使回鹘回到京城，向武宗转达乌介可汗的上表，请求朝廷赈济粮食和牛羊，以及把没斯逮捕送还等。武宗下诏答复说：“朝廷同意你们用马匹在振武换取三千石粮食；牛是百姓耕地所不可缺少的，中国的法律禁止随便屠宰；羊则中国很少畜养，大多出于北边杂居的各夷族部落，国家未曾向他们课取调拨，所以，无法给予你们。没斯自从回鹘刚刚被黠戛斯击败，就率先投奔到天德边塞，已经有两年没有随从可汗了。他正是由于受到可汗的猜忌，穷困走投无路，才归降朝廷的。前可汗也正是由于猜忌臣下，残虐无道，以至内外无亲，众叛亲离而国破人亡。现今可汗失地远来，客居于边塞，特别应当痛改前非。如果仍然兄弟之间互相残杀，那么，可汗左右的亲信大臣人人自危，谁能保证自己不被猜忌而受害呢！朕从来都尽力平等爱人，所以，已经接受了他的归降。这样，对于可汗来说，不致失去兄弟间的恩爱仁慈；对于朝廷来说，也不致亏欠信义，岂不两全其美。希望你深切地领会朕的一片好意。”

没斯入朝。六月，甲申，以没斯所部为归义军，以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军使。

没斯来京朝拜。六月，甲申（二十一日），唐武宗授予没斯所统辖的部落以归义军的名号，任命没斯为左金吾大将军，充任归义军使。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罢为左仆射。秋，七月，以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陈夷行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左仆射。秋季，七月，唐武宗任命尚书右丞李让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岚州人田满川据州城作乱，刘沔讨诛之。

河东岚州人田满川作乱，占领州城，被节度使刘沔讨伐诛杀。

没斯请置家太原，与诸弟竭力捍边；诏刘沔存抚其家。

没斯请求把家属安置在太原，以便和自己的兄弟们尽力防守边境。唐武宗下诏，命河东节度使刘沔安抚并供养没斯的家属。

乌介可汗复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复国，又借天德城，诏不许。

乌介可汗派遣宰相上表朝廷，请求借兵帮助他收复失地，同时再次请求借天德城。武宗下诏不准。

初，可汗往来天德、振武之间，剽掠羌、浑，又屯杷头烽北。朝廷屡遣使谕之，使还漠南，可汗不奉诏。李德裕以为“那颉啜屯于山北，乌介恐其与奚、契丹连谋邀遮，故不敢远离塞下。望敕张仲武谕奚、契丹与回鹘共灭那颉啜，使得北还。”及那颉啜死，可汗犹不去。议者又以为回鹘待马价；诏尽以马价给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帅众过杷头烽南，突入大同川，驱掠河东杂虏牛马数万，转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吐谷浑、党项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诏发陈、许、徐、汝、襄阳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来春驱逐回鹘。

当初，乌介可汗率兵往来于天德和振武之间，剽掠党项和吐谷浑部落，后来，又屯驻在杷头烽的北面。朝廷多次派遣使者督促他返回沙漠以南，可汗拒不听命。宰相李德裕认为：“那颉啜屯驻在燕山以北，乌介可汗恐怕他和奚族、契丹族同谋，在自己返回沙漠以南时半路袭击，所以不敢远离边塞。建议朝廷命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向奚族、契丹族传达朝廷的命令，让他们和乌介可汗一起消灭那颉啜，消除乌介可汗的后顾之忧。然后，得以返回沙漠以南。”后来，那颉啜被杀后，乌介可汗仍不走。朝廷有人认为乌介可汗是等待朝廷支付他马匹的价钱。于是，武宗下诏，命将回鹘和国家交易的马匹价钱全部支给，但乌价可汗还是不走。八月，乌介可汗率兵越过杷头烽以南，驰骋突击，进入大同川，掠夺驱赶杂居在河东一带的戎狄各族牛马几万头，然后，转战到云州城门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门坚守，吐谷浑、党项族部落都携家带口逃入山中躲避。庚午（初九），武宗下诏，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的兵力屯防太原和振武、天德，待来年春天出兵驱逐回鹘。

丁丑，赐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仍以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丁丑（十六日），唐武宗赐予没斯和他的弟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都姓李，分别名叫李思忠、李思贞、李思义、李思礼；宰相爱邪勿姓爱，名叫爱弘顺；任命爱弘顺为归义军副使。

上遣回鹘石戒直还其国，赐可汗书，谕以“自彼国为纥吃斯所破，来投边境，抚纳无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未议还蕃，或侵掠云、朔等州，或钞击羌、浑诸部。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观踪由，实怀驰突之计。中外将相咸请诛翦，朕情深屈之己，未忍幸灾。可汗宜速择良图，无贻后悔！”

唐武宗命久留京城的回鹘人石戒直携带给乌介可汗的书信返回。书信说：“自从你们国家被黠戛斯灭亡以后，你率领残余部落远来投居我国边境，朝廷对你们接纳安抚，无所不周。但至今可汗仍居住在边塞，不打算返回。甚至还侵犯掠夺云州、朔州等地，攻击剽掠党项、吐谷浑等各族部落。朕猜想你的用意，似乎是依恃以太和公主作为人质，因而每次行动都恣意驰骋唐突，无所顾忌。现在，朝廷内外的将相大臣都一致要求诛讨你们，但朕仍然从以往两国的友好关系出发，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忍使你们遭受灾难。所以，可汗应当迅速作出正确抉择，率领部落尽快返回沙漠以南，以免将来后悔！”

上又命李德裕代刘沔答回鹘相颉干迦斯书，以为：“回鹘远来依投，当效呼韩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及令太和公主入谒太皇太后，求哀乞怜，则我之救恤，无所愧怀。而乃睥睨边城，桀骜自若，邀求过望，如在本蕃，又深入边境，侵暴不已，求援继好，岂宜如是！来书又云胡人易动难安，若令忿怒，不可复制。回鹘为纥吃斯所破，举国将相遗骸弃于草莽，累代可汗坟墓，隔在天涯，回鹘忿怒之心，不施于彼，而蔑弃仁义，逞志中华，天地神祗岂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汉，竟自夷灭，往事之戒，得不在怀！”

武宗又命宰相李德裕代河东节度使刘沔起草答复回鹘宰相颉干迦斯的书信，信中说：“回鹘远来投靠我国边境，应当效法当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时，派遣儿子入京侍卫，并且亲自来京城拜见汉宣帝的榜样。现在，如果可汗同意让太和公主来京城看望她的母亲郭皇后，届时请求朝廷可怜回鹘国破人亡，那么，朝廷救济你们，也就无愧于心了。但是，你们却一直桀傲不驯，鄙视我国的边防军将，不断提出非份的要求，就好象是在自己部落中一样。有时，甚至还出兵深入到我国境内，侵扰掠夺不已。你们一再请求援助，两国和好，难道就是这样吗！前不久，你来信又说回鹘人性情躁动，难以安定，如果不满足要求把他们激怒，就无法制止。我认为，回鹘被黠戛斯灭亡，将相大臣的遗骨都被抛弃在荒草中，历代可汗的陵墓远隔天涯海角，回鹘人的怒气不往黠戛斯身上发泄，却蔑视朝廷，抛弃仁义，在我国逞威。天地神灵如果知道的话，怎么能够容忍你们这样做！过去，匈奴郅支单于不顺从汉朝，结果被消灭。前车之鉴，怎能不认真记取！”

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诏，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俟来春驱逐，乘回鹘人困马羸之时，又官军免盛寒之苦，则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诏命。若虑河冰既合，回鹘复有驰突，须早驱逐，则当及天时未寒，决策于数月之间。以河朔兵益河东兵，必令收功于两月之内。今闻外议纷纭，互有异同，傥不一询群情，终为浮辞所挠。望令公卿集议！”诏从之。时议者多以为宜俟来春。

戊子（二十七日），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说：“按照陛下前日所下诏书，命河东等三道严兵守备，等来年春天出兵驱逐回鹘。这样，既可乘回鹘人困马乏的大好时机，又可免除官军严冬出兵不堪寒冷的苦恼。按照这个部署，则应当命幽州兵暂且屯防本道，等待朝廷诏令。如果陛下担忧黄河在冬天结冰后，回鹘再次纵兵侵扰，打算早日出兵驱逐他们，那么，就应当在天气尚未寒冷以前，尽早作出决策，把河朔藩镇的兵力调拨给河东，争取在两个月内完成战斗。现在听说朝廷议论纷纷，对作战方案各持己见，如果不广泛听取百官意见，恐怕陛下的决心终究会被某些不切实际的意见所阻挠，希望召集百官进行商议！”武宗批准。百官多数人认为等明年春天出兵为妥。

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诸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以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令沔屯雁门关。

九月，唐武宗任命河东节度使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同时下令，如出兵驱逐回鹘，凡各道抵达前线的行营兵马一律由刘沔暂时指挥；任命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指挥幽州的行营兵和奚族、契丹族、室韦族的部落兵；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鹘西南面招讨使。各道兵马都赶赴太原集中。又命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

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唐事。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颉啜，得室韦酋长妻子。室韦以金帛羊马赎之，仲武不受，曰：“但杀监使则归之！”

当初，奚族、契丹族都隶属于回鹘。回鹘在这两个民族的部落中分别设置了监使，每年督征上贡回鹘的赋税，并且侦察唐朝的动向。这时，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命牙将石公绪统辖奚族和契丹族部落，把回鹘的监使等八百多人一律诛杀。张仲武打败那颉啜后，俘获室韦酋长的妻子，室韦派人用金子、丝帛、牛马前来赎回，张仲武拒不接受，说：“只要杀死回鹘的监使，我就把她送回！”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东奏事官孙俦适至，云回鹘移营近南四十里。刘沔以为此必契丹不与之同，恐为其掩袭故也。据此事势，正堪驱除。臣等问孙俦，若与幽州合势，迫逐回鹘，更须益几兵。俦言不须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从之。诏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营稍前，以迫回鹘。

癸卯（十二日），宰相李德裕等人上奏：“河东的奏事官孙俦刚才来京城，报告说回鹘往南迁移了四十里，刘沔认为这肯定是契丹族与回鹘不和，回鹘恐怕被契丹袭击的缘故。根据这个情况，现在正是出兵驱除回鹘的大好时机。我们已问孙俦，如果河东和幽州联合出兵驱逐回鹘，还要增加多少兵力。孙俦说不用增加多少，只是大同军的兵力少，只要得易定一千人援助就足够了。”武宗都予以批准，下诏命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动大军，军营逐渐向边境迁移，以便逼迫回鹘。

上闻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以问李德裕。德裕素恶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其从父弟左司员外郎敏中，辞学不减居易，且有器识。甲辰，以敏中为翰林学士。

唐玄宗听说太子少傅白居易很有名望，打算任命他为宰相，于是，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向来厌恶白居易，因而说白居易衰老多病，不堪担负朝廷重任。白居易的堂弟左司员外郎白敏中的学问不低于白居易，而且很有见识和器量。甲辰（十三日），武宗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李思忠请与契、沙陀、吐谷浑六千骑合势击回鹘。乙已，以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通分将河东蕃兵诣振武，受李思忠指挥。通，何力之五世孙。

李思忠请求率兵和契、沙陀、吐谷浑族六千骑兵联合攻击回鹘。乙巳（十四日），唐武宗命银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通分别率领河东的各族蕃兵前往振武，受李思忠指挥。契通是契何力的第五代子孙。

冬，十月，丁卯，立皇子岘为益王，岐为兖王。

冬季，十月，丁卯（初七），唐武宗立儿子李岘为益王，李岐为兖王。

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公主归之大唐，至今无声问，不知得达，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黠戛斯派遣将军踏布合祖等人到天德军，说：“以前，我国派遣都吕施合等人保护太和公主返归大唐，但至今却无消息，不知是已经回到长安了呢？还是被奸人在半路劫持了。现在，我们出兵搜寻，即使是上天入地，也决心找到。”又说：“我国即将迁居合罗川，占据回鹘国以往的疆域，加上已经攻占的安西、北庭和居住在那里的鞑靼族等五个部落。”

十一月，辛卯朔，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请出部兵五千讨回鹘，诏不许。

十一月，辛卯朔（初一），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朝廷，请求出动本道兵力五千人征讨回鹘。武宗下诏不准。

上遣使赐太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为书赐公主，略曰：“先朝割爱降婚，义宁家国，谓回鹘必能御侮，安静塞垣。今回鹘所为，甚不循理，每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灵！欲侵扰边疆，岂不思太皇太后之慈爱！为其国母，足得指挥；若回鹘不能禀命，则是弃绝姻好，今日已后，不得以姑为词！”

唐武宗派遣使者给太和公主送去冬装，命宰相李德裕起草书信给太和公主，信中的大概意思是：“穆宗皇帝割爱让你出嫁回鹘可汗，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宁。当时认为回鹘肯定能抵御外来侵略，保卫朝廷的北部边疆。但今天回鹘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遵循常理，往往铁骑南下，侵扰边境。这样做，难道姑姑就不惧怕高祖、太宗的在天威灵，不思念太皇太后对你的慈爱。你作为回鹘的国母，应当能够指使他们。如果回鹘不听你的指令，那么，就是断绝两国长期和亲的友好关系。从今以后，回鹘不得再以姑姑的名义和朝廷交往。”

上幸泾阳校猎。乙卯，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于阁中谏曰：“陛下比来游猎稍频，出城太远，侵星夜归，万机旷废。”上改容谢之。少逸等出，上谓宰相曰：“本置谏官使之论事，朕欲时时闻之。”宰相皆贺。己未，以少逸为给事中，朗为左谏议大夫。

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脸色一变，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武帝擢拔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刘沔、张仲武固称盛寒未可进兵，请待岁首，李忠顺独请与李思忠俱进。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请遣思忠进屯保大栅，从之。

河东节度使刘沔、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再三奏称，寒冬季节不可出兵，请求等待明年春天。振武节度使李忠顺独自请求和归义军使李思忠共同进兵，攻击回鹘。十二月，丙寅（初七），宰相李德裕上奏，建议命李思忠率军进驻保大栅。武宗同意。

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来告达磨赞普之丧，命将作少监李为吊祭使。

丁卯（初八），吐蕃国派遗大臣论普热前来长安，报告达磨赞普去世。武宗任命将作少监李为吊祭使。

刘沔奏移军云州。

河东节度使刘沔奏报已率军移到云州。

李忠顺奏击回鹘，破之。

振武节度使李忠顺奏报率军击败回鹘。

丙戌，立皇子峄为德王，嵯为昌王。

丙戌（二十七日），唐武宗立儿子李峄为德王，李嵯为昌王。

初，吐蕃达磨赞普有佞幸之臣，以为相；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飨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

当初，吐蕃国达磨赞普有一个靠谄媚阿谀而得宠信的大臣，达磨任命他为宰相。达磨去世后，没有儿子，这个宰相立达磨的妃子氏的哥哥尚延力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赞普即位仅仅三年，这个宰相就和氏联合起来专制朝政，吐蕃的十来个老臣都被排斥，不能过问朝政。首席宰相结都那见乞离胡不下拜，说：“赞普的同宗后代很多，但却把氏家的人立为赞普，国内人民谁愿服从他；如果他死了，鬼神又有谁愿意祭祀他呢！看来，国家是必亡无疑了。近年来天灾和怪异的现象不断发生，也是这个原因。我现在手中无权，无法制止朝政紊乱，以报答达磨赞普的恩德，只有一死而已！”于是，拔刀割脸流血，表示对达磨的忠诚哀痛，然后痛哭而出。随即他被专制朝政的那个宰相杀死，并杀死他的家属和族人，国内人民无不愤怒。与此同时，乞离胡又不派遣使者到唐朝来请求正式册立他为赞普。

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悍忍，多诈谋，乃属其徒告之曰：“贼舍国族立氏，专害忠良以胁众臣，且无大唐册命，何名赞普！吾当与汝属举义兵，入诛妃及用事者以正国家。天道助顺，功无不成。”遂说三部落，得万骑。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

吐蕃国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性情悍残忍，奸诈而有谋略。召集将士说：“叛贼不立达磨赞普的宗族后代，反而拥立氏兄弟的儿子，专门坑害朝廷的忠良大臣以胁迫群臣，而且至今没有大唐皇帝的正式册命，怎么能称为赞普呢！现在，我要和你们一起共举义兵，诛讨氏和当权的宰相，以便扶正国家的名分。天道历来帮助正义的一方，所以，我们兴举义兵，一定会大功告成。”接着，论恐热又去劝说居住在周围的三个部落，获得一万骑兵。这一年，论恐热和吐蕃国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宰相。

至渭州，遇国相尚思罗屯薄寒山，恐热击之，思罗弃辎重西奔松州。恐热遂屠渭州。思罗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兵，合八万，保洮水，焚桥拒之。恐热至，隔水语苏毗等曰：“贼臣乱国，天遣我来诛之，汝曹柰何助逆！我今已为宰相，国内兵我皆得制之，汝不从，将灭汝部落！”苏毗等疑不战，恐热引骁骑涉水，苏毗等皆降。思罗西走，追获，杀之。恐热尽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州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

论恐热率兵到渭州时，遇到宰相尚思罗正屯驻在薄寒山。论恐热率兵进攻尚思罗，尚思罗丢弃军需辎重，往西逃奔松州。论恐热于是大肆屠杀渭州的军民。尚思罗征发苏毗、吐谷浑、羊同等族的部落兵共八万人，屯保洮河一带，焚烧桥梁以抗拒论恐热。论恐热率兵抵达洮河后，隔河水对苏毗等部落说：“叛臣败乱国家，上天派我率兵前来诛讨，你们为什么帮助叛贼！现在，我已经身为宰相，国内的兵马都必须听从我的调遣，你们如果不听，我就消灭你们的部落！”苏毗等部落顿时对尚思罗产生疑心，不再帮助他作战。这时，论恐热乘机率骁骑渡河，苏毗等部落一齐投降。尚思罗急忙往西逃走，被论恐热的追兵擒获杀死。论恐热于是全部兼并了尚思罗的兵马，共计十多万人。论恐热率军从渭州到达松州，凡是经过的地方，烧杀抢掠，尸体随处可见。

第二百四十七卷

唐纪六十三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会昌三年（癸亥、843 ）

唐纪六十三唐武宗会昌三年（癸亥，公元843 年）

春，正月，回鹘乌介可汗帅众侵逼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帅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拓跋三千骑袭其牙帐，沔自以大军继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鹘之众寡，见毡车数十乘，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使谋问之，曰：“公主帐也。”雄使谍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当求归路！今将出兵击可汗，请公主潜与侍从相保，驻车勿动！”雄乃凿城为十余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帐，至其帐下，虏乃觉之。可汗大惊，不知所为，弃辎重走，雄追击之；庚子，大破回鹘于杀胡山，可汗被疮，与数百骑遁去，雄迎太和公主以归。斩首万级，降其部落二万余人。丙午，刘沔捷奏至。

春季，正月，回鹘乌介可汗率兵逼近振武，河东节度使刘沔派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沙陀朱邪赤心三部，以及契、党项族三千骑兵袭击可汗的牙帐，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赶来。石雄到达振武后，登到城上察看回鹘有多少兵马，发现回鹘的队伍中有十来辆毡车，跟随毡车的人都穿着红色和青绿色的衣服，类似汉人。于是，派侦探前去询问，随从毡车的人回答说：“这是太和公主的帐幕。”石雄又派侦探去告诉公主说：“公主到这里，也就算是到家啦，应当寻找安全返回的办法。现在，官军即将出兵袭击可汗，请公主秘密地和侍从相互保护，毡车驻守原地，不要惊慌乱动！”石雄随即下令从城里向城外挖凿十多个地道，半夜率兵从地道冲出，直攻可汗的牙帐。石雄的兵马抵达可汗牙帐外面的时候，回鹘兵才发觉，可汗大惊失色，不知所措，丢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庚子（十一日），在杀胡山大败回鹘兵，可汗被枪刺伤，和几百名骑兵慌忙逃走。于是，石雄迎接太和公主返回。这一仗，石雄斩首回鹘一万人，收降回鹘部落二万多人。丙午（十七日），刘沔上奏朝廷的捷报到达京城。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鹘降将，惧边将猜忌，乞并弟思贞等及爱弘顺皆归阙庭。

归义军使李思忠来京城朝拜，李思忠鉴于自己是回鹘的降将，惧怕朝廷边防将领的猜忌，于是，乞请自己和弟弟李思贞等人，以及副使爱弘顺都留居京城。

庚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庚戌（二十一日），唐武宗任命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

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其溃兵多诣幽州降。

乌介可汗往东北方向逃去，依附黑车子族，回鹘溃散的士兵大多到幽州投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月，庚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诏停归义军，以其士卒分隶诸道为骑兵，优给粮赐。

唐武宗下诏，停罢归义军，归义军的回鹘士卒分别隶属各道为骑兵，从优供给衣粮。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献名马二；诏太仆卿赵蕃饮劳之。甲戌，上引对，班在勃海使之上。

辛未（十一日），黠戛斯派遣使者注吾合索来长安，向唐武宗奉献两匹名马。武宗命太仆卿赵蕃设宴招待注吾合索。甲戌（十五日），武宗召见各族使者，命注吾合索列班于勃海国使者的前面。

上欲令赵蕃就颉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戌之，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此乃用实费以易虚名，非计也。”上乃止。

唐武宗打算命赵蕃出使黠戛斯，要求把安西、北庭归还唐朝。宰相李德裕等人上言说：“安西离京城长安七千多里，北庭五千多里，假如黠戛斯归还，朝廷就必须重新设置都护府，征发一万名唐兵防守。不知道这么多的兵力从哪里征发，军需物资从哪条路打通运输。这实在是耗费大量的钱财去换取一个收复失地的好名声，恐怕不妥。”武宗于是作罢。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罢为右仆射。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珙被罢免宰相职务，担任右仆射。

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与之结欢，令自将兵求杀使者罪人及讨黑车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礼，踵回鹘故事求岁遗及卖马，犹豫未决。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鹘有平安、史之功，故岁赐绢二万匹，且与之和市。黠戛斯未尝有功于中国，岂敢遽求赂遗乎！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上从之。

黠戛斯请求唐武宗下诏正式册封自己为可汗。宰相李德裕上奏认为，应当册封黠戛斯为可汗，这样，可以下令让他率兵搜捕当年杀黠戛斯送太和公主返唐使者的回鹘罪犯，以及出兵征讨黑车子族。武宗恐怕册封黠戛斯可汗以后，黠戛斯不再对朝廷称臣纳贡，反而沿袭回鹘以往的惯例，要求朝廷每年赐给他们丝绢以及卖马交易，因而犹豫不决。李德裕上奏说：“黠戛斯已经自称可汗，现在，朝廷要想借助他的兵力消灭回鹘残余，恐怕不应当吝惜一个可汗的名号。回鹘当年帮助国家平定安史之乱，立有大功，所以才每年赐予丝绢二万匹，同时许可在边境进行交易。黠戛斯未曾对国家有功，怎敢随便要求朝廷赐给丝绢贿赂他们呢！如果担忧黠戛斯不再称臣纳贡，可以和他首先约定，必须象回鹘可汗当年向朝廷称臣以后，才能进行册封。同时，黠戛斯自称是汉朝李陵的后裔，和皇上同姓李，所以，还应当和他叙说同姓的关系，以便更加亲近，今后，按照同姓子孙的礼节对待皇上。”武宗批准。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师，改封安定大长公主；诏宰相帅百官迎谒于章敬寺前。公主诣光顺门，去盛服，脱簪珥，谢回鹘负恩、和蕃无状之罪。上遣中使慰谕，然后入宫。阳安等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物及封绢。

庚寅（疑误），太和公主抵达京城，唐武宗改封公主为安定大长公主，下诏命宰相率领百官在章敬寺的前面迎接拜见公主。公主到光顺门时，脱去华丽的服装，卸掉头上的首饰，对于回鹘辜负国家的恩德以及自己和亲未达到预期目的表示谢罪。武宗派宦官慰问公主，然后公主回到宫中。阳安等七位公主没有出宫来慰问安定大长公主，被罚俸禄以及朝廷每年供给他们的丝绢。

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弘敬。

唐武宗赐魏博节度使何重顺名叫何弘敬。

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与为怨，须尽歼夷；傥留余烬，必生后患。又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自回鹘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贡，每有诏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请委翰林学士，上曰：“学士不能尽人意，须卿自为之。”

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命宰相李德裕起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说：“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的祖辈酋长来长安拜见太宗，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向朝廷贡献不绝，但近年来被回鹘阻挠隔断。回鹘凌辱虐待周围的各藩国，可汗能够举兵而报仇雪恨，劳苦功高，近代以来无人可比。现在，回鹘的残兵不到一千人，散居在山谷中，可汗既然和回鹘有深仇大恨，那么，就应当继续出兵，把回鹘全部歼灭。如果留下残余，将来必有后患。听说可汗姓氏的渊源，和我大唐同族。大唐是汉朝北平太守李广的后代，可汗是汉朝都尉李陵的后裔。按照这种情况，我们合为同族一姓，尊卑上下的名份也就很清楚了。现在，朝廷打算册封你为可汗，特意授予你美好的名号，但由于还不知道可汗的意向，所以，先派使者传达朝廷的意图，等赵蕃返回后，再另外派遣使者正式册封。”自从回鹘亡国后逃到边境，以及黠戛斯来长安上贡，武宗每次发布诏书敕令，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起草，武宗说：“翰林学士的手笔不能尽如人意，我要你亲自动手起草。”

刘沔奏：“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及酋长四十三人准诏分隶诸道，皆大呼，连营据滹沱河，不肯从命，已尽诛之。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皆散隶诸道。”

河东节度使刘沔奏报：“归义军回鹘三千人，以及酋长四十三人按照陛下诏令分别隶属各道。回鹘人得知后，都大声喧哗，聚集并占据滹沱河，不肯听从诏令，已经被我全部诛杀。回鹘乌介可汗被官军打败逃亡后，溃散的兵马相继有三万人投降幽州，都被分散隶属各道。”

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云：“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并没，唯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从此得并力于西边，更无虞于南路。凭陵近甸，旰食累朝。贞元中，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万旅尽锐，急攻数年，虽擒论莽热而还，城坚卒不可克。

宰相李德裕追诉太和五年，吐蕃国维州守将悉怛谋降唐后又被送回而惨曹杀害的事件，说：“维州城位于高山险峻的地方，三面临江，是吐蕃和西川平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也是我们出兵攻打吐蕃的必经之地。当初，河西、陇右地区被吐蕃攻占后，只有维州还在我们手中。后来，吐蕃秘密地把一个妇女嫁给维州的守门人。过了二十年，守门人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于是，一天夜里，偷偷地打开城门，把吐蕃兵引进城中，维州因此被吐蕃攻占，称为无忧城。从此以后，吐蕃在南路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进攻我国的西部边境，连年侵犯京畿地区，以致几朝皇上都为此寝食不安。贞元年中，西川节度使韦皋准备出兵收复河、湟地区，但必须从维州首先下手，于是，调动一万多名精兵，昼夜攻打了好几年。最后，虽然擒获了吐蕃大将论莽热，班师告捷，但维州因城池坚固，始终未能攻克。

臣初到西蜀，外扬国威，中缉边备。其维州熟臣信令，空壁来归，臣始受其降，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其吐蕃合水、栖鸡等城，既失险厄，自须抽归，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臣受降之初，指天为誓，面许奏闻，各加酬赏。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宁忍以三百余人命弃信偷安！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体备三木，舆于竹畚，及将就路，冤叫呜呜，将吏对臣，无不陨涕。其部送者更为蕃帅讥诮，云既已降彼，何用送来！复以此降人戮于汉境之上，恣行残忍，用固携离；至乃掷其婴孩，承以枪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从古已来，未有此事。虽时更一纪，而运属千年，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我最初到西川担任节度使时，对外宣扬国家的威严，对内则加强边防守备。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熟知我的政令和信誉后，举城前来归降。我刚开始接受悉怛谋的归降，南诏国就受到极大的震惊和威慑；邛崃山以西的八国，都表示愿意前来归附；吐蕃国的合水、栖鸡等城，在失去维州作为屏障后，自然会退兵。这样，不仅我国可减少八个地方的镇守兵力，而且不必出兵，即可收复一千多里的失地。况且吐蕃在维州归降的前一年，仍在围攻鲁州，这难道表明他们真有诚意遵守两国签订的长庆盟约！我在接受悉怛谋归降时，曾经指天发誓，当面保证要向朝廷上奏，对悉怛谋等人酬劳赏赐。当时，朝廷中执意和我作对的牛僧孺等人，百般对我进行攻击。于是，文宗皇帝下诏，命将悉怛谋等人逮捕送还，任凭吐蕃诛杀。我怎么能忍心背弃信义，不顾这三百人的生命，自己苟且偷安呢！因而，多次上表朝廷，请求可怜赦免他们，但朝廷诏书答复严厉，命令必须逮捕送还。结果，只好把悉怛谋等人捆绑起来，甚于不惜用竹筐抬着押送吐蕃。悉怛谋等人在即将上路时，齐声喊冤，西川的将士官吏也无不对我流泪哭泣。押送悉怛谋等人的西川将士还遭到吐蕃人的讥笑，说：”他既然已经投降你们了，为什么又要送回来！‘随即，把悉怛谋等人在我国境内全部杀害，手段极为残忍。就连婴儿也不放过，他们先把婴儿扔向空中，然后用枪尖在下面承接，目的是吓唬那些已经对吐蕃离心离德的各族部落。朝廷这种处置办法，实在是自我断绝今后再有人效忠归降朝廷的门路，而使吐蕃人心大快。从古至今，再没有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现在，这起事件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恰逢陛下即位这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请求追念奖励悉怛谋等人的忠魂，对他们加以褒奖并追赠官爵！“于是，唐武宗下诏，追赠悉怛谋为右卫将军。

臣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臣司马光曰：以往凡谈论维州事件的人，都对维州究竟应当夺取还是丢弃而感到疑惑，不能判断牛僧孺和李德裕之间的是非曲直。我认为，过去春秋的时候，荀吴有一次围攻鼓城，城中有人请求举城投降，荀吴不许，他说：“如果我国有人举城叛变，我肯定痛恨他们；但别国的人举城叛变而投降我，我怎么能反而喜欢他们呢！我不能因为想夺取鼓城就容纳他们的奸谋。”于是，纵使鼓人杀掉叛变的人，并让他们加强防守。当时，唐朝和吐蕃签订长庆盟约不久，就接纳吐蕃维州守将的归降。从国家的利益来说，夺取维州的事小，而遵守盟约的信义为大；从吐蕃对国家危害的程度来说，也是维州稍缓而关中最为紧迫。那么，从唐朝来说，究竟利益和信义、维州和关中，哪方面更重要呢？悉怛谋降唐，从唐朝方面说，他这样做是向化；但从吐蕃方面说，则不免为叛臣。因此，他被诛杀，又有什么理由值得同情呢！同时，李德裕所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牛僧孺所考虑的则是国家的信义。即使老百姓对见利忘义的行为都以为耻，何况一个国家的天子！打个譬喻来说，如果邻居家的牛丢了，跑到自己家里，有人劝这家人的哥哥把牛还给邻居，有人劝他的弟弟把牛留下。劝还的人说：“留下来不仁义，而且可能被人告发。”劝留的人说：“邻居过去曾偷过我的羊，对他还拘泥什么仁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使家里富裕。”对于牛僧孺和李德裕争论维州事件的是非曲直，由此最终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了。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闲局，上曰：“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

夏季，四月，辛未（十三日），宰相李德裕乞请辞职，退居闲散的职位。唐武宗说：“你每次提出辞职，都让我十来天心神不宁，现在，朝廷的大政方针还都没有安排就序，你怎么能辞职呢！”

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累表言仇士良罪恶，士良亦言从谏窥伺朝廷。及上即位，从谏有马高九尺，献之，上不受。从谏以为士良所为，怒杀其马，由是与朝廷相猜恨。遂招纳亡命，缮完兵械，邻境皆潜为之备。

当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指斥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的罪行，仇士良也向朝廷上言，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的动向。唐武宗即位以后，刘从谏把自己一匹高达九尺的良马献给武宗，武宗拒绝没有接受。刘从谏认为是仇士良从中作梗，大怒，杀掉了这匹良马。从此以后，和朝廷之间相互猜忌怨恨。于是，招收亡命之徒，修造完善各种兵器军械。与昭义邻接的藩镇都秘密地防备他。

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入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诸道皆恶之。

刘从谏对昭义境内的马场和商业实行专卖，每年收入钱五万缗。同时，又由官府主持卖铁和盐，每年收入也有几万缗。对于大商人，刘从谏授予他们节度使衙前的军职，然后，派他们出使各个藩镇，发展双方的友好关系，同时贩运买卖商品。商人都依赖刘从谏的权势，每到一个地方，往往凌辱将士官吏，各个藩镇无不厌恶他们。

从谏疾病，谓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诸道皆不我与。我死，他人主此军，是吾家无炊火矣！”乃与幕客张谷、陈扬庭谋效河北诸镇，以弟右骁卫将军从素之子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将牙兵。谷，郓州人；扬庭，洪州人也。

后来，刘从谏身患疾病，对他的妻子裴氏说：“我对朝廷忠心直言，但朝廷却不明了我的心意，各个藩镇也都不了解我。我死了以后，如果朝廷另外派人来担任昭义节度使，我们家的香火从此也就断绝了！”于是，他和幕僚张谷、陈扬庭密谋效法河北藩镇，实行割据，任命他的弟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稹为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家奴李士贵为使宅十将兵马使。命令刘守义、刘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统辖亲兵。张谷是郓州人；陈扬庭是洪州人。

从谏寻薨，稹秘不发丧。王协为稹谋曰：“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不出百日，旌节自至。但严奉监军，厚遗敕使，四境勿出兵，城中暗为备而已。”使押牙姜奏求国医，上遣中使解朝政以医问疾。稹又逼监军崔士康奏称从谏疾病，请命其子稹为留后。上遣供奉官薛士干往谕指云：“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不久，刘从谏去世，刘稹封锁消息，不为刘从谏治丧。王协为刘稹谋划说：“现在，只要你按照宝历元年刘悟去世后，刘从谏得以世袭而为节度使那样行事，尊奉监军，对朝廷的使者厚加贿赂，四邻边境切勿出兵侵扰，城中秘密地进行防备。这样，不出一百天，朝廷任命你为节度使的旌节自然就会送来。”于是，刘稹命押牙姜向朝廷上奏，请求派宫廷中著名的医生为刘从谏治病。武宗派遣宦官解朝政携朝廷医官前往昭义，为刘从谏诊断。刘稹又逼迫监军崔士康上奏，说刘从谏身患疾病，请求朝廷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留后。武宗于是又派供奉官薛士干出使昭义，传达武宗的旨意说：“朝廷恐怕刘从谏的病一直不好，因此让他暂且到东都洛阳去治病，等到病情逐渐好转，再另外安排任命。并让刘从谏命刘稹到京城朝拜，朝廷必定授予优厚的官爵。”

上以泽潞事谋于宰相，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边境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谏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独曰：“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顷时多用儒臣为帅，如李抱真成立此军，德宗犹不许承袭，使李缄护丧归东都。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上曰：“卿以何术制之？果可克否？”对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若遣重臣往谕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艰难以来，列圣许其传袭，已成故事，与泽潞不同。今朝廷将加兵泽潞，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其山东三州隶昭义者，委两镇攻之；兼令遍谕将士，以贼平之日厚加官赏。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遂决意讨稹，群臣言者不复入矣。

唐武宗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昭义的事宜，多数宰相认为：“回鹘的残余还未消灭，边境仍然需要加强防守。现在，又要征讨昭义，恐怕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因此，请求任命刘稹暂为昭义留后。”谏官和凡是上言朝廷的百官也都持同样看法。只有宰相李德裕说：“昭义的情况和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个割据跋扈的藩镇不同。河朔地区割据跋扈已有很长时间，人心难以感化，所以，几朝皇上都承认现状，不再讨伐他们。昭义则邻近京城，处于国家的心腹地区。昭义的将士向来以忠义而闻名，曾经在贞元元年出兵击退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叛乱，元和三年擒拿本镇的叛将卢从史。过去，朝廷大多任用文官担任昭义节度使。如李抱真，最初组建昭义的军队，有很大的功劳，唐德宗仍不许他的儿子李缄世袭为该镇的节度使，命令他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归东都洛阳。后来，唐敬宗不理朝政，当时的宰相也缺乏远见卓识，因此，在节度使刘悟去世后，命他的儿子刘从谏世袭担任了节度使。刘从谏跋扈骄横，朝廷难以控制，他多次上表逼迫威胁朝廷。现在，在临死的时候，又擅自把兵权传给自己的侄子。如果朝廷又沿袭过去的惯例，任命刘稹为节度使，那么，全国各地的藩镇谁不想效法他们的做法。这样一来，皇上的威严和诏令也就难以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武宗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制服刘稹？而且，果真能够奏效吗？”李德裕回答说：“刘稹所依赖的是河朔魏博、成德和幽州三个割据藩镇。如果能使成德和魏博不与他相互勾结，那么，刘稹就无所作为了。假如朝廷能够派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前往成德和魏博，向两镇的节度使王元逵、何弘敬转达皇上的旨意，说明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历代皇上许可他们传位子孙，世袭节度使，已经成为惯例，和昭义不同。现在，朝廷准备出兵讨伐昭义，但不打算派禁军攻打昭义在太行山以东的邢、、磁三州，而命成德和魏博两镇攻讨；同时也向这两个藩镇的将士转达皇上的旨意，在平定昭义的叛乱后，朝廷将给予将士优厚的官爵和赏赐。如果成德和魏博听从朝廷的命令，不从旁阻挠官军的行动，那么，刘稹肯定会被官军擒获！”武宗大喜，说：“我和德裕意见一致，以后保证不后悔。”于是，决心讨伐刘稹，百官再有人上言劝阻，武宗不再听取。

上命德裕草诏赐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丁丑，上临朝，称其语要切，曰：“当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赐张仲武诏，以“回鹘余烬未灭，塞上多虞，专委卿御侮。”元逵、弘敬得诏，悚息听命。

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诏令，大略说：“昭义和你们两镇的情况不同，你们不必为自己的子孙考虑，而和刘稹相互勾结，互相依存。只要在讨伐刘稹时卓立战功，朝廷自然承认你们两镇的现状，允许传位于子孙。”丁丑（十九日），武宗上朝时，称赞李德裕起草的诏令切中要害，说：“就应当这样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接着，又命德裕起草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诏令，说：“回鹘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干净，北方边境不免遭受侵扰。现在，朝廷委任你专门防备。”王元逵、何弘敬二人接到朝廷诏令后，都恐惧惊慌，表示听从。

解朝政至上党，刘稹见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诏。”朝政欲突入，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蹑帘而立，朝政恐有他变，遽走出。稹赠直数千缗，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薛士干入境，俱不问从谏之疾，直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谊等乃大出军，至龙泉驿迎候敕使，请用河朔事体；又见监军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违。于是将吏扶稹出见士众，发丧。干干竟不得入牙门，稹亦不受敕命。谊，兖州人也。解朝政复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梁叔文。

朝廷派宦官解朝政出使昭义，抵达昭义的治所上党后，刘稹会见解朝政，说：“相公刘从谏病重，无法出来接诏。”解朝政想乘其不备，突然冲进去，看看刘从谏到底病情如何，忽然发现昭义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踩着门帘站在门口。解朝政恐怕有什么变故，急忙走出。随后，刘稹赠送解朝政钱几千缗，又派牙将梁叔文向朝廷拜谢。供奉官薛士干抵达昭义境内后，从不询问刘从谏的病情如何，好象他已经知道刘从谏死去的样子。昭义都押牙郭谊得知后，出动大批人马，前往龙泉驿迎接薛士干，请他向朝廷上奏，按照河朔藩镇的惯例，任命刘稹为昭义的留后。郭谊又去见昭义的监军崔士康，向他表明同样的意图。崔士康性情怯懦，不敢违抗。于是，昭义节度使府的部将和官吏扶刘稹出来，与将士见面，公开为刘从谏治丧。薛士干最后竟然未能进入昭义节度使的衙门，刘稹也不接受朝廷命他赴京城另有任命的敕令。郭谊是兖州人。解朝政回到京城后，向武宗报告出使昭义的经过。武宗大怒，下令用刑仗责打，然后，发配守护恭陵；同时下令拘捕昭义的使者姜、梁叔文。

辛巳，始为从谏辍朝，赠太傅，诏刘稹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令以书谕稹，稹不从。丁亥，以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兴之子也。

辛巳（二十三日），唐武宗下令停止上朝，为刘从谏去世哀悼，追封刘从谏为太子太傅，同时下诏，命刘稹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武宗又召见刘从素，命他写信给儿子刘稹，劝他执行朝廷的诏令。刘稹拒不服从。丁亥（二十九日），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宁节度使王宰为忠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栖曜的儿子；王宰是王智兴的儿子。

黄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书，自言：“尝问淮西将董重质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重质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客军数少，既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付地主。势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败亡，故初战二年，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只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岁，无蔡州矣。今者上党之叛，复与淮西不同。淮西为寇仅五十岁，其人味为寇之腴，见为寇之利，风俗益固，气焰已成，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根深源阔，取之固难。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刘悟卒，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值宝历多故，因以授之，今才二十余岁，风俗未改，故老尚存，虽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虽尽节效顺，说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系累稚老而已。若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堑，勿与之战。只以忠武、武宁两军，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润二千弩手，径捣上党，不过数月，必覆其巢穴矣！”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

黄州刺史杜牧向宰相李德裕上书，说：“我曾经询问淮西的大将董重质，为什么淮西只有三个州的兵力，当年官军四面围攻四年却不能攻克。董重质认为，主要是因为朝廷征发各个藩镇的兵力太杂，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兵力人数较少，不能独挡一面，因而，必须依附于当地的藩镇军队。这样，官军各支兵马势单力弱，众心不齐，就经常招致失败。所以，在最初交战的两年中，淮西出战必胜，主要是杀伤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两年以后，从远地调来的藩镇军队人数减少，淮西只与陈许、河阳两个藩镇的军队作战，即使李不能率唐州兵乘虚攻取淮西的治所蔡州，淮西的兵力也难于继续和官军抗衡。当时，如果朝廷命令鄂州、寿州、唐州不用出兵，仅仅防守州境；只用陈许、郑滑两个藩镇的全部兵力攻打淮西，同时，命宣州、润州的弓箭手防守淮西周围的交通要塞，不出一年，淮西就可平定。现在，昭义叛变的情况和淮西很不相同。当年淮西割据跋扈将近五十年，那里的将士和官吏都亲身体会到割据的实际好处，亲眼看到割据给自己带来的很多利益，所以，桀傲不驯的风俗日益强化，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业已形成，自认为天下的兵马无人敢与我为敌，割据势力盘根错节，出兵攻讨确实困难。但是，昭义则不同，早在安史叛军大举南下时，昭义曾顽强坚守，不肯依附叛军；建中年以后，国家多难，昭义将士每每以忠义而激奋报效朝廷，所以，当时担任该镇节度使的李抱真，常常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率领这支处于贫寒之地的军队，多次挫败河朔叛乱藩镇的骄兵悍将。他不仅击退并进而围攻魏博节度使田悦的叛军，而且还打败幽州节度使朱滔的狂妄叛乱。由此充分证明，昭义的将士历来是忠于朝廷的，那里的风俗习惯也一直没有变化。后来，昭义节度使刘悟去世后，他的儿子刘从谏请求继承父亲的职务，真正同心同德支持他的，也不过是当初刘悟从郓州带去的二千亲兵。当时正值宝历年间朝廷多事之秋，所以，只好任命他为节度使。至今才二十多年，昭义的风俗未变，过去的将士和官吏也还有不少人在世，虽然刘稹企图胁迫他们一起叛乱，肯定他们不会轻易跟从。成德、魏博这两个河朔地区的藩镇，目前尽管已表示尽力效忠朝廷，但他们如果出兵攻打昭义，最多不过围一城，攻一堡。然后乘机俘掠那里的人口而已。假如朝廷命令河阳出动一万兵力在天井关修筑营垒，堵塞昭义向南的通道，高壁深沟，坚守而不出战；同时，只要征调忠武、武宁两个藩镇的军队，加上青州的五千精兵，宣州和润州的二千弓箭手，大军长驱直捣上党，不出几个月，必定倾复刘稹的巢穴！”这时，李德裕正在制定讨伐昭义的军事方案，对杜牧的建议，多所采纳。

上虽外尊宠仇士良，内实忌恶之。士良颇觉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

唐武宗虽然在外表上尊重和宠遇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心中其实非常忌恨厌恶他。仇士良也逐渐感觉到了，于是，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辞职担任散官。武宗因此下诏，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主持内侍省的事宜。

李德裕言于上曰：“议者皆云刘悟有功，稹未可亟诛，宜全恩礼。请下百官议，以尽人情。”上曰：“悟亦何功，当时迫于救死耳，非素心徇国也。藉使有功，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国家报之足矣，稹何得复自立！朕以为凡有功当显赏，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诚得理国之要。”

李德裕对武宗说：“现在，凡是议论昭义的官员都说，刘悟曾经立过战功，因此不可匆忙诛讨他的孙子刘稹，应当保全朝廷对他以往的恩典。我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百官讨论，以便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武宗说：“刘悟有什么功劳，当年他起兵诛杀李师道，只不过是迫于李师道要杀他，为了自救而已，并非一贯忠于朝廷。即使他有战功，父子二人担任将相职务二十多年，国家对他的报答也足够了。现在，刘稹凭什么又要世袭自立！朕认为凡是对国家有功的人，都应当重赏。但如果犯罪，也不可苟且赦免。”李德裕说：“陛下这番话，确实抓住了治理国家的关键。”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宾客、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不宜置之东都。戊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

五月，李德裕对武宗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曾和刘从谏交结，不宜再让他继续留在东都，以免妨碍讨代昭义的军事行动。戊戌（初十），武宗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步骑三千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沔步骑二千守芒东关，步兵一千五百军榆社；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步骑三千守临，掠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行以步骑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辛丑，制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以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夷行、刘沔、茂元合力攻讨。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命三千步兵和骑兵防守万善镇；河东节度使刘沔命二千步兵和骑兵防守芒车关，一千五百步兵驻屯于榆社县；成德节度使王元逵命三千步兵和骑兵防守临，进而掠夺昭义的尧山；河中节度使陈夷命一千步兵和骑兵屯守翼城，五百步兵增援冀氏县。辛丑（十三日），武宗下制令，削除刘从谏和他的侄子刘稹的官爵，任命王元逵为昭义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陈夷行、刘沔、王茂元共同出兵，讨伐刘稹。

先是河朔诸镇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次册赠使、宣慰使继往商度军情。必不可与节，则别除一官；俟军中不听出，然后始用兵。故常及半岁，军中得缮完为备。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开谕，上即命下诏讨之。王元逵受诏之日，出师屯赵州。

此前，河朔地区的藩镇凡是有节度使去世，他们的子孙世袭自立，朝廷一般先派遣吊祭使，然后册赠使、宣慰使相继前往了解军心向背。如果肯定不可任命，则另外授予一个职务；如果他们拒不从命，然后才开始发兵征讨。所以，从朝廷开始派遣吊祭使到最后发兵征讨，往往中间有半年的时间，以致他们能够做好防守的准备。这时，宰相仍打算先派遣使者前往昭义，开导规劝刘稹听从朝廷的诏令，武宗则立即命令下诏讨伐。王元逵接到诏令的当天，出兵屯驻赵州。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铉，元略之子也。上夜召学士韦琮，以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枢密皆不之知。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琮，乾度之子也。

壬寅（十四日），唐武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此前，武宗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韦琮，把崔铉的名字告诉他，令他起草任命的制书，宰相和枢密使都不得知。这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二人都谨慎朴实，不敢干预朝政。老宦官们都埋怨二人说：“这都是由于刘、杨二人懦弱胆怯，败坏以往风气的缘故。”韦琮是韦乾度的儿子。

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唐武宗任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

刘沔自代州还太原。

河东节度使刘沔从代州返回太原。

筑望仙观于禁中。

唐武宗下令，在宫中修建望仙观。

六月，王茂元遣兵马使马继等将步骑二千军于天井科斗店，刘稹遣卫内十将薛茂卿将亲军二千拒之。关南

六月，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命兵马使马继等人率步兵和骑兵二千人，屯驻于天井关南面的科斗店。刘稹命衙内十将薛茂卿率亲军二千人前往抵抗。

黠戛斯可汗遣将军温仵合入贡。上赐之书，谕以速平回鹘、黑车子，乃遣使行册命。

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温仵合来长安向唐朝贡献物产。武宗写信给黠戛斯可汗，让他从速出兵平定回鹘和黑车子族。唐朝派遣使者正式册命他为可汗。

癸酉，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必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癸酉（十六日），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职位退休。他的党羽送他返回家中，仇士良教给他们保持权力和恩宠的秘诀，说：“对于天子，不能让他有闲暇的时间。应当经常变换花样，供他游戏玩乐，以便沉湎于骄奢侈靡的生活之中，无暇顾及朝政。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读书人。如果天子喜爱读书，明白了以前各个朝代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惧怕丧失政权，就会励精图治，那么，我们就会被斥责疏远。”他的党羽都下拜感谢，然后离去。

丙子，诏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齐进，刘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诏刘沔自将兵取仰车关路以临贼境。

丙子（十九日），唐武宗下诏，命王元逵、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何弘敬五个藩镇，于七月中旬共同进兵讨伐刘稹。刘稹如果请求投降，都不得接受。同时又下诏命刘沔亲自率兵，取道仰车关，以兵临昭义的边境。

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为吐蕃相，婢婢好读书，不乐仕进，国人敬之；年四十余，彝泰赞普强起之，使镇鄯州。婢婢宽厚沈勇，有谋略，训练士卒多精勇。

吐蕃国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世代担任吐蕃国宰相。尚婢婢爱好读书，不愿做官，国内人民都很敬重他。尚婢婢四十多岁，彝泰赞普强行召他出来做官，任命为鄯州节度使。尚婢婢性情宽厚大度，深沉果敢，很有计谋权略，训练的士卒大多精锐勇敢。

论恐热虽名义兵，实谋篡国，忌婢婢，恐袭其后，欲先灭之。是月，大举兵击婢婢，旌旗杂畜千里不绝。至镇西，大风震电，天火烧杀裨将十余人，杂畜以百数，恐热恶之，盘桓不进。婢婢谓其下曰：“恐热之来，视我如蝼蚁，以为不足屠也。今遇天灾，犹豫不进，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骄而不为备，然后可图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且致书言：“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阖境之内，孰不向风！苟遣一介，赐之折简，敢不承命！何必远辱士众，亲临下藩，婢婢资性愚僻，惟嗜读书，先赞普授以藩维，诚为非据，夙夜惭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赐以骸骨，听归田里，乃惬平生之素愿也。”恐热得书喜，遍示诸将曰：“婢婢惟把书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国，当位以宰相，坐之于家，亦无所用也。”乃复为书，勤厚答之。引兵归，婢婢闻之，抚髀笑曰：“我国无主，则归大唐，岂能事此犬鼠乎！”

论恐热虽然自称是义兵，实际上密谋篡夺国家大权，因此，忌恨尚婢婢。他恐怕尚婢婢袭击他的后方，打算先歼灭尚婢婢的军队。本月，论恐热大举出兵进攻尚婢婢，旌旗和各种家畜长达一千里，绵延不绝。到达镇西时，碰到大风雷电，十几个部将和几百头家畜被雷电引起的大火烧死。论恐热认为是不祥之兆，心中厌恶，犹豫不进。这时，尚婢婢对部下说：“论恐热这次出兵，把我们看作蝼蛄和蚂蚁，以为可以轻易地消灭。现在，他在途中遇到天灾，犹豫不进，我们不如假装欢迎并服从他，以便让他退兵，使他更加骄横而不防备，然后乘机消灭他。”于是派遣使者带大批金银、丝帛和牛、酒前往犒劳论恐热的军队，同时写信给论恐热说：“您这次大举义兵挽救国家的危难，国内谁不闻风而仰慕您的作为。如果您写信派遣一个使者送来，我怎么敢不服从！何必兴师动众，劳您大驾亲临鄯州！我的本性愚笨，只是爱好读书。已经去世的彝泰赞普命我镇守鄯州，我感到很不称职，昼夜惶恐不安，只求能够辞职引退。现在，假如您同意我辞职回家，也就了却了我平生的愿望。”论恐热接到尚婢婢的信后大喜，拿给部将看，说：“尚婢婢只知道读书，怎么会用兵作战呢！等我夺取国家大权，就任命他为宰相，让他坐在家里，也不会有所作为。”于是，复信给尚婢婢，用好言好语答复，随后引兵退去。尚婢婢得知后，拍着大腿大笑说：“即使我国没有赞普，则归降大唐，怎能服从像论恐热这种老鼠和狗一样的败类呢！”

秋，七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以钧在襄阳宽厚有惠政，得众心，故使领昭义以招怀之。

秋季，七月，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使。朝廷认为卢钧在山南东道宽厚大度，很有政绩，得到人们的拥护，所以任命他担任昭义节度使，以便招抚昭义的将士、官吏和百姓。

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鹘，镇、魏早平泽潞。回，太祖之八世孙也。

唐武宗命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出使安抚河北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令幽州乘秋季早日平定回鹘余部；令成德和魏博早日进兵平定昭义的叛乱。李回是唐太祖李虎的第八代子孙。

甲辰，李德裕言于上曰：“臣见向日河朔用兵，诸道利于出境仰给度支。或阴与贼通，借一县一栅据之，自以为功，坐食转输，延引岁时。今请赐诸军诏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毋得取县。”上从之。

甲辰（十七日），宰相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据我观察，朝廷过去发兵讨伐河朔的叛乱藩镇时，各个藩镇都贪图出兵离开自己管辖区域后，由朝廷度支供给军需。有的甚至与敌军秘密交往，暂借敌人一个县城或一个营地驻屯，然后向朝廷谎报战功，坐食朝廷的军需供给，故意拖延时间。现在，我请陛下下诏给各个藩镇，令王元逵攻取昭义管辖的邢州，何弘敬攻取州，王茂元攻取泽州，李彦佐、刘沔攻取潞州，不许进攻县城。”武宗同意李德裕的建议。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行甚缓，又请休兵于绛州，兼请益兵。李德裕言于上曰：“彦代逗遛顾望，殊无讨贼之意，所请皆不可许，宜赐诏切责，令进军翼城。”上从之。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副，俟至军中，令代之。乙巳，以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仍诏彦佐进屯翼城。

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从徐州出发赴任后，行动十分缓慢，他又请求在绛州暂且休整部队，又请求朝廷给他增加兵力。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李彦佐在沿途不断停顿观望，根本没有讨伐贼兵的意向，凡是他的请求，都不可准许。应当下诏严厉责斥，命他向翼城进发。”武宗同意。李德裕于是请求任命天德防御使石雄为李彦佐的副手，等石雄上任后，代替李彦佐。乙巳（十八日），武宗任命石雄为晋绛行营节度副使，同时下诏，命李彦佐进兵屯驻翼城。

刘稹上表自陈：“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为之奏雪，皆不报。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皆具郊迎，立于道左，不敢令人控马，让制使先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辩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

刘稹上表向朝廷陈诉说：“伯父刘从谏曾为李训申冤，指责仇士良的罪恶，因此而遭朝廷中得宠的当权大臣的憎恨，认为伯父在暗地里心怀异志。所以我不敢按朝廷诏令要求，带全族人赶赴京城，归顺朝廷。乞请陛下了解以上情况，给我全族人一条活路！”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也上奏为刘从谏申冤。武宗都不作答复。李回抵达河朔地区后，何弘敬、王元逵、张仲武都佩带到城外迎接，立在道路的左边，恭恭敬敬地等候李回。李回到达后，他们让李回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也不敢让人为自己牵马。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朔地区的藩镇还没有对朝廷的使者如此恭敬过。李回既能明辨是非，而且很有胆量，三个藩镇节度使都表示服从朝廷诏令。

王元逵奏拔宣务栅，击尧山，刘稹遣兵救尧山，元逵击败之。诏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使速进兵逼贼境，且称元逵之功以激厉之。加元逵同平章事。

王元逵奏报攻拔昭义的宣务栅，进攻尧山。刘稹派兵援救尧山，被王元逵打败。唐武宗下诏，严厉指责李彦佐、刘沔、王茂元行动迟缓，命三人迅速进兵逼近昭义边境。诏书中还称赞王元逵的战功，以便激励三人。同时任命王元逵兼任同平章事的荣誉职务。

八月，乙丑，昭义大将李丕来降。议者或谓贼故遣丕降，欲以疑误官军。李德裕言于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八月，乙丑（初九），昭义大将李丕前来向朝廷投降。这时，议论这件事的官员有人认为，刘稹故意派李丕归降，以便疑惑官军。李德裕对武宗说：“自从出兵至今已有半年，一直没有人来归降。现在李丕来降，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给予优厚的赏赐，以使鼓励再来投降的将士。只是任命他时，不要安排到重要的地方。”

上从容言：“文宗好听外议，谏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书。”李德裕曰：“臣顷在中书，文宗犹不尔。此乃李训、郑注教文宗以术御下，遂成此风。人主但当推诚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唐武宗从容不迫地说：“文宗爱听取朝廷以外的议论，因此，谏官向朝廷上言，大多不署名，就象匿名信一样。”李德裕说：“我当时担任宰相，文宗并不这样。这都是以后李训、郑注教给文宗的，让文宗用这种权术来驾驭百官，以致形成风气。我认为，作为皇上，应当对任用的官员以诚相待。如果有人欺骗皇上，就严刑惩罚。这样，谁还再敢如此！”武宗称赞他说的对。

王元逵前锋入邢州境已逾月，何弘敬犹未出师，元逵屡有密表，称弘敬怀两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战有功，军声颇振。王宰年力方壮，谋略可称。请赐弘敬诏，以‘河阳、河东皆阂山险，未能进军，贼屡出兵焚掠晋、绛。今遣王宰将忠武全军径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贼势。’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谋之术也。”从之，诏宰悉选步骑精兵自相、魏趣磁州。

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的前锋兵力进入昭义邢州境内已超过一个月，而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仍未出兵。王元逵多次秘密地上表朝廷，说何弘敬骑墙观望，对朝廷不忠。丁卯（十一日），李德裕上言说：“忠武的军队过去曾多次立过战功，有很高的声誉。节度使王宰正值年富力强，足智多谋，为人们所称道。请求陛下下诏给何弘敬，说：”河阳、河东两道与昭义之间，都隔着高山峻岭，不便进兵，以致贼军多次出兵焚烧掠夺晋、绛二州。现在，朝廷命王宰率领忠武的全部人马通过魏博，直抵昭义的磁州，以便分散贼军的兵力。‘这样，何弘敬肯定恐惧，必然出兵。这就是用计谋而攻心的策略。“武宗同意。于是下诏，命王宰挑选步兵和骑兵的精锐兵力从魏博的相、魏二州前往磁州。

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阳大将马继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怀州才十余里。茂卿以无刘稹之命，故不敢入。时议者鼎沸，以为刘悟有功，不可绝其嗣。又，从谏养精兵十万，粮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问李德裕，对曰：“小小进退，兵家之常。愿陛下勿听外议，则成功必矣！”上乃谓宰相曰：“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议者乃止。

甲戌（十八日），昭义衙内十将薛茂卿率兵攻破河阳的科斗寨，擒获河阳大将马继等人，焚烧并掠夺河阳的小营寨十七个，进兵距怀州十几里才停止。薛茂卿鉴于没有刘稹的命令，所以才没敢进攻怀州。朝廷得知后，议论哗然，百官都认为刘悟过去有功，不应该讨伐灭绝他的后代。又有人说，刘从谏豢养精兵十万，储存的粮食可以支持十年，怎么能够轻易攻取！武宗也感到疑惑，问李德裕，李德裕说：“小小失败，是兵家的常事。希望陛下不要听外人的议论，肯定讨伐昭义能够成功！”于是，武宗对宰相说：“请向百官转达我的命令，如果有人胆敢上疏劝阻讨伐昭义，我一定要在贼兵的边境上把他斩首！”百官的议论这才停止。

何弘敬闻王宰将至，恐忠武兵入魏境，军中有变，苍黄出师。丙子，弘敬奏，已自将全军渡漳水，趣磁州。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听说王宰率兵即将到来，恐怕忠武兵进入魏博境内后，自己军中发生变乱，于是仓促出兵。丙子（二十日），何弘敬奏报已率魏博全部人马渡过漳河，向昭义的磁州进发。

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阳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败，贼势愈炽。王茂元复有疾，人情危怯，欲退保怀州。臣窃见元和以来诸贼，常视官军募弱之处，并力攻之，一军不支，然后更攻他处。今魏博未与贼战，西军阂险不进，故贼得并兵南下。若河阳退缩，不惟亏沮军声，兼恐震惊洛师。望诏王宰更不之磁州，亟以忠武军应援河阳；不惟捍蔽东都，兼可临制魏博。若令全军供饷难给，且令发先锋五千人赴河阳，亦足张声势。”甲申，又奏请敕王宰以全军继进，仍急以器械缯帛助河阳窘乏。上皆从之。

庚辰（二十四日），李德裕上言说：“河阳的兵力寡弱，自从在科斗店被昭义军打败后，贼兵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节度使王茂元现在又在生病，因此，河阳的人都惊慌胆怯，准备退守怀州。我发现，自从元和年以来，朝廷发兵讨伐叛乱，贼兵往往窥测官军兵力寡弱的地方，集中兵力进攻，得手以后，又集中兵力再攻别处。现在，魏博出兵还未与贼兵交战；西面的官军由于和昭义隔着高山峻岭，暂时不便进攻。所以，贼兵得以集中全力南下，进攻河阳。如果河阳败退，不仅影响官军士气，而且恐怕震惊东都洛阳。希望陛下下诏，命王宰不再率军前往磁州，急速援救河阳。这样，不仅能够保障东都安全，而且还可临近制约魏博。假如命王宰全部人马出动，朝廷军需供给困难，可以先让他征发先锋五千人援救河阳，也足以壮大河阳的声势。”甲申（二十八日），李德裕又请武宗下敕，命王宰率忠武的全部人马随后出发，援救河阳；同时，急速运军械和丝帛救助河阳的窘困。武宗对李德裕的建议都予以采纳。

王茂元军万善，刘稹遣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围万善。乙酉，公直等潜师先过万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继之，过万善。，觇知城中守备单弱，欲专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时义成军适至，茂元困急，欲帅众弃城走。都虞候孟章谏曰：“贼从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乱兵耳。今义成军才至，尚未食，闻仆射走，则自溃矣。愿且强留！”茂元乃止。会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微雨晦黑，自相惊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马相践，坠崖谷死者甚众。

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率兵屯驻在万善，刘稹命牙将张巨、刘公直等人会同薛茂卿一起进攻，准备在九月初一包围万善。乙酉（二十九日），刘公直等人先率军秘密地从万善南面五里的地方通过，焚烧雍店。张巨率兵随后应接，从万善城外经过的时候，探知城中守备薄弱，张巨想独占战功，于是，率兵攻城。太阳快落的时候，眼看万善城就要攻克，才派人去转告刘公直等人。这时，义成的军队奉命援助河阳，恰好赶到。王茂元被攻打的困乏危急，准备率兵弃城逃走，都虞候孟章劝阻他说：“贼兵自然应当有进有退。现在，贼兵一半在雍店，一半在这里攻城，可见不过是乱兵而已。义成兵现在刚刚到达，还没有吃饭，如果知道您率兵逃走，就会不战自溃。希望暂且留下坚守！”王茂元这才作罢。等到傍晚的时候，刘公直仍未率兵来到，张巨只好引兵退走。他们开始登太行山，天已昏暗，又下起毛毛细雨，士卒自相惊扰，说：“追兵来了！”都拼命逃跑，人马相互践踏，很多士卒从山崖上被挤下去跌死。

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茂元病愈，止令镇河阳，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唐武宗认为王茂元、王宰两个节度使同处河阳一地，很不妥当。唐寅（疑误），李德裕等人上奏说：“王茂元熟悉吏治，而非将才，请求任命王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王茂元病好以后，只让他镇守河阳，即使再病重也没有关系。”九月，辛卯（初五），唐武宗任命王宰兼河阳行营攻讨使。

何弘敬奏拔肥乡、平恩，杀伤甚众。得刘稹榜帖，皆谓官军为贼，云遇之即须痛杀。癸巳，上谓宰相：“何弘敬已克两县，可释前疑。既有杀伤，虽欲持两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检校左仆射。

何弘敬奏报攻拔昭义州的肥乡、平恩两县，杀伤很多贼兵。同时报告说，缴获刘稹公开张贴的告示，都把官军称为贼，说如果遇到官军，即应痛杀。癸已（初七），武宗对宰相说：“何弘敬已攻克昭义两县，可以消除以前对他的怀疑。既然他已经杀伤了昭义的兵马，再想采取骑墙观望的态度，谁也不得罪，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擢拔何弘敬为检校左仆射。

丙午，河阳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常以判官摄事，割河南五县租赋隶河阳。不若遂置孟州，其怀州别置刺史。俟昭义平日，仍割泽州隶河阳节度，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而河阳遂为重镇，东都无复忧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怀孟观察使，王宰将行营以捍敌，昕供馈饷而已。

丙午（二十日），河阳奏报：王茂元去世。李德裕上奏说：“对于王宰，只可令他以忠武节度使的身份统辖万善的行营兵，不可让他兼任河阳节度使，以免他不爱惜河阳的州县百姓，恣意侵扰。河阳节度使以前曾兼怀州刺史，而通常由判官主持州里的政事，河南府有五个县的租税被朝廷割让隶属河阳。不如现在以这五个县设置孟州，怀州也另外任命刺史；等昭义平定以后，把泽州割让归属河阳。这样，太行山的天险就不全为昭义所有，而河阳则成为重要的藩镇，东都洛阳的安危就不必再忧虑了！”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意见。戊申（二十二日），任命河南尹敬昕为河阳节度使、怀孟观察使，王宰率行营兵攻讨昭义，敬昕供给军饷而已。

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备侵轶。

庚戌（二十四日），唐武宗任命石雄代替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他由冀氏县进兵攻取昭义的治所潞州，同时分兵屯守翼城，以便防备昭义军队的侵扰。

是月，吐蕃论恐热屯大夏川，尚婢婢遣其将结心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至河州南，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结心伏万人于柳林中，以千骑登山，飞矢系书骂之。恐热怒，将兵数万追之，结心阳败走，时为马乏不进之状。恐热追之益急，不觉行数十里，伏兵发，断其归路，夹击之。会大风飞沙，溪谷皆溢，恐热大败，伏尸五十里，弱死者不可胜数，恐热单骑遁归。

本月，吐蕃国论恐热屯驻于河州大夏川，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命部将结心和莽罗薛吕率五万精兵进击论恐热。到了河州的南面，莽罗薛吕率四万人埋伏在险要的地方，结心率一万人埋伏在柳树林中，然后，率一千骑兵登山，写信辱骂论恐热，把信系在箭上，射向论恐热的军营。论恐热接信后大怒，率兵几万人追击，结心假装败逃。逃跑中，经常表现出马匹困乏跑不动的样子。于是，论恐热追击的更加性急，不知不觉已追了几十里。这时，伏兵冲出，切断他的归路，结心和莽罗薛吕前后夹击。正好天又刮起大风，飞沙走石，山谷中的溪水四溢而出。论恐热大败，尸体横卧五十里，淹死者不计其数。论恐热一人骑马逃回。

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逾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冬，十月，庚申，临朝，谓宰相曰：“雄真良将！”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刘从谏以为妖言，斩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诏赐雄帛为优赏，雄悉置军门，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余悉分将士，故士卒乐为之致死。

石雄接到朝廷任命自己代替李彦佐职务的第二天，立即率兵从翼城出发，越过乌岭，攻破昭义五个营寨，杀死和擒获近千人。这时，王宰屯驻于万善，刘沔屯驻在石会，都观望不进。唐武宗接到石雄上奏的捷报，大喜。冬季，十月，庚申（初五），武宗上朝时，对宰相说：“石雄真是一员优秀的将领！”李德裕借机说：“几年前，潞州集市上有一个男人卷曲着身体喊道：”石雄率七千人来了！‘刘从谏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妖言，下令将他斩首。看来，能够攻破潞州的人肯定是石雄了。“武宗下诏，命赐予石雄大批丝帛作为重赏。石雄把丝帛都放在军营门口，自己先按士卒应得的份额拿一匹，其余都分给将士，所以士卒都甘愿为他尽死效力。

初，刘沔破回鹘，得太和公主，张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终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败事，辛未，徙沔为义成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当初，河东节度使刘沔击败回鹘乌介可汗，接回太和公主，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忌妒刘沔的功劳，由此二人产生矛盾。武宗派李回赴幽州进行调解，但张仲武仍然很不服气。朝廷担忧张仲武由于个人的恩怨而影响讨伐昭义的军事行动，辛未（十六日），调刘沔担任义成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

党项寇盐州，以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宁奏党项入寇。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驼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辞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今赍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

党项族侵扰盐州，唐武宗任命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盐节度使。十一月，宁奏报党项族侵扰。李德裕上奏说：“党项族的势力越来越强盛，不能不制定对策了。我听说以往由于党项族的部落分别隶属各个藩镇统辖，他们在这里剽掠，然后就逃到那里，各个节度使都贪图他们的骆驼和马匹。因此，也不擒拿送回。这样，就一直不能禁止。我曾多次上奏朝廷，认为不如让一个藩镇统辖党项族。陛下认为如果由一个藩镇专门统辖，权力太大，所以没有批准。现在，我请求由陛下的一个皇子兼领各个有党项族部落的藩镇，从朝廷中挑选一位廉正能干的臣僚作为他的副手，居留在夏州，统一处理党项族的诉讼是非。这样，估计比较适宜。”武宗同意，于是，任命兖王李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他们携带诏书前往安抚党项族以及灵、夏等六个藩镇的百姓。

安南经略使武浑役将士治城，将士作乱，烧城楼，劫府库。浑奔广州，临军段士则抚安乱众。

安南经略使武浑役使将士修筑城池，将士不满而作乱，焚烧城楼，劫夺仓库。武浑逃奔广州，监军段士则安抚作乱的将士，使他们安定下来。

忠武军素号精勇，王宰治军严整，昭义人甚惮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迂。或谓刘稹曰：“留后所求者节耳。茂卿太深入，多杀官军，激怒朝廷，此节所以来益迟也。”由是无赏。茂卿愠怼，密与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关，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泽州，密使谍召宰进攻泽州，当为内应；宰疑，不敢进，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顿足而已。稹知之，诱茂卿至潞州，杀之，并其族，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安全庆守乌岭，李佐尧守雕黄岭，郭僚守石会，康良守武乡。僚，谊之侄也。

忠武藩镇的军队向来以精锐勇敢闻名，节度使王宰治军严格，昭义人对王宰十分惧怕。昭义衙内十将薛茂卿在科斗寨战役立功后，希望能够得到升迁。有人对刘稹说：“您所企求的是节度使的职位，薛茂卿入河阳境内太深，杀死很多官军，激怒了朝廷，这正是朝廷迟迟不任命您的缘故。”于是，刘稹对薛茂卿不加赏赐。薛茂卿十分怨恨，秘密地和王宰通谋，十二月，丁已（初三），王宰率兵进攻天井关，薛茂卿假装交战一会儿，就率兵退走，王宰于是攻克天井关，进行防守。天井关东西两翼的昭义营寨得知薛茂卿失守，也都退走。于是，王宰出兵焚掠大小箕村。薛茂卿退回泽州，密派侦探召王宰进攻泽州，表示愿做内应。王宰猜疑有诈，不敢出兵，按约定的日期没有到达。薛茂卿捶胸顿足，无可奈何。刘稹得知后，把薛茂卿诱骗到潞州，连同他的宗族，全部杀死。然后，命兵马使刘公直代替薛茂卿；命安全庆防守乌岭，李佐尧防守雕黄岭，郭僚防守石会关，康良守武乡县。郭僚是郭谊的侄子。

戊辰，王宰进攻泽州，与刘公直战，不利，公直乘胜复天井关。甲戌，宰进击公直，大破之；遂围陵川，克之。河东奏克石会关。

戊辰（十四日），王宰率军进攻泽州，与刘公直交战失利，刘公直乘胜收复天井关。甲戌（二十日），王宰率军进击刘公直，大败刘公直的军队。于是，进兵围攻陵川县城，随即攻克。这时，河东奏报攻克石会关。

州刺史李恬，石之从兄也。石至太原，刘稹遣军将贾郡诣石，以恬书与石云：“稹愿举族归命相公，奉从谏丧归葬东都。”石囚群，以其书闻。李德裕上言：“今官军四合，捷书日至，贼势穷蹙，故伪输诚款，冀以缓师，稍得自完，复来侵轶。望诏石答恬书云：”前书未敢闻奏。若郎君诚能悔过，举族面缚，待罪境上，则石当亲往受降，护送归阙。若虚为诚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则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诏诸道，乘其上下离心，速进兵攻讨，不过旬朔，必内自生变。“上从之，右拾遗崔碣上疏请受其降，上怒，贬碣邓城令。

昭义州刺史李恬，是河东节度使李石的堂兄。李石抵达太原后，刘稹派遣军将贾群携带李恬的书信去见李石，信中说：“刘稹愿率全族人归降您，同时，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洛阳埋葬。”李石把贾群拘禁起来，将李恬的书信上奏朝廷。李德裕上言说：“现在，官军四面围攻昭义，捷报频传，贼军内外交困，所以伪装投降，企图暂缓官军的讨伐，得以喘息休整，然后再来侵扰。因此，希望陛下下诏，命李石写信答复李恬说：”前此来信未敢向朝廷奏报。如果刘稹真心悔过自新，那么，就应把自己和全族亲戚的双手反绑，到边境上待罪投降。这样，我就会亲自前往接受他的归降，然后派人把他护送到京城。如果刘稹伪装投降，企图借此机会暂缓官军的进攻，进而再让朝廷为他洗冤雪耻，那么，我就肯定不敢用我宗族一百多人的性命为您替刘稹作保。‘陛下同时给前线各个藩镇下诏，命他们乘刘稹上下离心离德的机会，迅速进兵攻讨。这样，不出一个月，刘稹的内部肯定会发生变乱。“武宗同意。右拾遗崔碣上疏，请求接受刘稹的归降。武宗大怒，贬崔碣为邓城令。

初，刘沔破回鹘，留兵三千戍横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诏河东以兵二千赴之。时河东无兵，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李石召横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将杨弁将之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军士出征，人给绢二匹。刘沔之去，竭府库自随，石初至，军用乏，以己绢益之，人才得一匹。时已岁尽，军士求过正旦而行，监军吕义忠累牒趣之。杨弁因众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虚，遂作乱。

当初，河东节度使刘沔击败回鹘乌介可汗后，留下三千兵马防戍横水栅。这时，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率军讨伐刘稹，驻屯在榆社县，上奏乞请增援。朝廷诏命河东出兵二千人赴援。河东的兵马都已调往前线，无兵可发。于是，守仓库的差役和工匠都被征发从军，仍然不够，新任河东节度使李石下令调横水栅的戍卒一千五百人，命都将杨弁率领前往榆社。壬午（二十八日），戍卒到达太原。此前，凡军士出征，每人赏赐丝绢二匹。刘沔从河东离任时，把仓库的储备几乎全部随身带走。因而，李石刚刚上任时，军需物资十分困乏，李石便把自己家中的丝绢拿出来添补，这样，每个士卒也才得到一匹。这时，又正值年终，士卒请求过了初一上路，监军吕义忠却多次催促。杨弁乘士卒怨怒，又得知太原城中空虚，于是发动兵变。

四年（甲子、844 ）

四年（甲子，公元844 年）

春，正月，乙酉朔，杨弁帅其众剽黥城市，杀都头梁季叶，李石奔汾州。弁据军府，释贾群之囚，使其侄与之俱诣刘稹，约为兄弟。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闻太原乱，复以关降于稹。

春季，正月，乙酉朔（初一），杨弁率士卒剽掠太原集市。杀死都头梁季叶，李石逃奔汾州。杨弁占据河东节度使府衙门，释放昭义的使者贾群，派自己的侄子和贾群一起前往昭义去见刘稹，和刘稹结拜为兄弟，刘稹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珍得知太原发生兵乱，又以石会关投降刘稹。

戊子，吕义忠遣使言状，朝议喧然。或言两地皆应罢兵，王宰又上言：“游弈将得刘稹表，臣近遣人至泽潞，贼有意归附。若许招纳，乞降诏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贼中，曾不闻奏，观宰意似欲擅招抚之功。昔韩信破田荣，李靖擒颉利，皆因其请降，潜兵掩袭。止可令王宰失信，岂得损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实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扰，失此事机。望即遣供奉官至行营，督其进兵，掩其无备，必须刘稹与诸将皆举族面缚，方可受纳。兼遣供奉官至晋绛行营，密谕石雄以王宰若纳刘稹，则雄无功可纪。雄于垂成之际，须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为相府与宰书，言：“昔王承宗虽逆命，犹遣弟承恭奉表诣张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宪宗犹未之许。今刘稹不诣尚书面缚，又不遣血属祈哀，置章表于衢路之间，游弈将不即毁除，实恐非是。况稹与杨弁通奸，逆状如此，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是私惠归于臣下，不赦在于朝廷，事体之间，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缚而来，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从来忠顺，止是贫虚，赏犒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为事！必不可姑息宽纵。且用兵未罢，深虑所在动心。顷张延赏为张所逐。逃奔汉州，还入成都。望诏李石、义忠还赴太原行营，召旁近之兵讨除乱者。”上皆从之。

戊子（初四），河东监军吕义忠派遣使者向朝廷奏报杨弁兵乱的情况，百官议论哗然。有人认为朝廷对昭义和河东两地都应罢兵休战。这时，王宰又上言说：“前不久，我部下的游弈将收到刘稹送来的上表；近日，我又派人到昭义的泽州，发现贼军确实有诚意归降。如果朝廷许可我招降贼军。请求下达诏书！”李德裕上言说：“王宰擅自接收刘稹的表章，又派人到贼军中去，却从不向朝廷奏报。我看他的用意似乎是想独占招降刘稹的功劳。过去，韩信击败田横，李靖擒获突厥颉利可汗，都是乘他们请求投降的时候，秘密地出兵袭击，而大获全胜的。所以，现在只能让王宰对刘稹失信，而不能损害朝廷的威严。自从讨伐昭义以来，官军建立奇功，一举平定贼军的机遇，正是在今天。所以，绝不可由于杨弁在太原的小小骚扰丧此良机。希望陛下立即派遣供奉官到前线行营，乘贼军没有防备的机会，督促各个藩镇急速进兵攻讨。只有刘稹和他的部将与同族的亲戚一起把双手反绑前来投降，才可接受。同时，再派一名供奉官到晋绛行营，秘密地转告石雄，如果王宰招降刘稹成功，那么，石雄就无功可言。石雄现在正处于垂手可破昭义的时候，肯定会自动进兵，建立奇功，而不会放弃目前的机遇。”李德裕又为政事堂起草一封给王宰的书信，说：“过去，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虽然叛乱抗拒朝廷，还派自己的弟弟王承恭向宰相张弘靖祈请哀怜，请求朝廷赦免，后又把儿子王知感、王知信遣送京城，作为人质，宪宗仍然不许。现在，刘稹既不把自己反绑起来向你请降，又不派遣亲属到京城作人质，请求朝廷哀怜，而在野外的道路上向游弈将递交请降的章表。游弈将接到后不及时焚毁，反而向上奏报，恐怕很不妥当。况且刘稹和杨弁勾结为奸，反叛朝廷如此严重，你作为朝廷的将帅大臣，竟然接受他的欺诈。这样做，就是把个人的恩惠归于臣下，而不予赦免的名声归于朝廷，从国家大局出发，恐怕不妥。从今以后，如果刘镇再有请降的章表，应当命接收的将吏当即焚毁。只有刘稹把自己反绑着前来投降，才能接受。”李德裕又上言说：“太原的人心从来就忠于朝廷，只是由于一时贫乏，对士卒犒赏不足，才导致兵乱。况且一千五百人怎么能闹事成功！，因此，决不可对杨弁姑息放纵。而且，现在朝廷正用兵讨伐昭义，如果姑息族纵杨弁，恐怕又有人会效法作乱。过去，西川节度使张延赏被部将张驱逐，逃奔汉州，后来又攻入成都，杀张。所以，希望陛下下诏，命李石和吕义忠返回太原行营，召集驻屯在附近的兵马讨除杨弁。”武宗都予以采纳。

是时，李石已至晋州，诏复还太原。辛卯，诏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骑、宣武兖海步兵三千讨杨弁；又诏王元逵以步骑五千自土门入，应接逢军。忻州刺史李丕奏：“杨弁遣人来为游说，臣已斩之，兼断其北出之路，发兵讨之。”

这时，李石已到达晋州，武宗诏命他返回太原。辛卯（初七），武宗下诏，命王逢将河东兵全部留守榆社县，率易定的一千骑兵、宣武和兖海的三千步兵讨伐杨弁；又命王元逵率五千步兵和骑兵从土门进发，接应王逢。忻州刺史李丕上奏说：“杨弁派人前来游说，我已把他斩首，并切断杨弁往北方的出路，同时发兵南下讨伐杨弁。”

辛丑，上与宰相议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为乱者止千余人，诸州镇必无应者。计不日诛翦，惟应速诏王逢进军，至城下必自有变。”上曰：“仲武见镇、魏讨泽潞有功，必有慕羡之心，使之讨太原何如？”德裕对曰：“镇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仲武去年讨回鹘，与太原争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辛丑（十七日），唐武宗和宰相商议太原杨弁作乱的事，李德裕说：“现在，太原兵都在前线讨伐昭义，作乱者仅一千多人，各州镇肯定无人响应，估计不出几天就可诛除。只要下诏命王逢迅速进兵，到太原城下，杨弁的内部就会发生变乱。”武宗说：“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眼看成德、魏博讨伐昭义有功，必定十分羡慕，如果让他出兵讨伐杨弁怎样？”李德裕回答说：“成德出兵太原，距离最近，也最方便。张仲武去年讨伐回鹘时，和前河东节度使刘沔争功，恐怕他出兵不加约束士卒，使百姓受害。”武宗于是作罢。

上遣中使马元实至太原，晓谕乱兵，且觇其强弱。杨弁与之酣饮三日，且赂之。戊申，元实自太原还，上遣诣宰相议之，元实于众中大言：“相公须早与之节！”李德裕曰：“何故？”元实曰：“自牙门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无兵，故发横水兵赴榆社。库中之甲尽在行营，弁何能遽致如此之众乎？”元实曰：“太原人劲悍，皆可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须有货财，李相止以欠军士绢一匹，无从可得，故致此乱，弁何从得之？”元实辞屈。德裕曰：“从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须杀此贼！”因奏称：“杨弁微贼，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杨弁，尽诛乱卒。

武宗派遣宦官马元实出使太原，向乱兵讲明利害得失，规劝他们归顺朝廷，同时窥测杨弁的兵力强弱。杨弁盛宴接待马元实，二人醉饮了三天。杨弁又向马元实行贿。戊申（二十四日），马元实从太原返回京城，武宗命马元实与宰相一起商议太原的情况，马元实在众人中夸大其辞地说：“你们应当早日任命杨弁为节度使！”李德裕说：“为什么呢？”马元实说：“从河东节度使衙门到柳子列之间十五里内，遍地都是光明甲。这么强盛的兵力，怎么能讨伐平定呢？”李德裕说：“李石正是由于太原无兵可发，才命横水栅的戍兵赴榆社增援，库房中的兵器都已带到前线行营，杨弁怎么能骤然有这么多的兵士和兵器！”马元实说：“太原人性情剽悍，都可当兵。这些兵士都是杨弁召募的。”李德裕说：“招募兵士必须要有财物，李石正是由于欠兵一匹丝绢无处可得，才导致兵乱。杨弁又从哪里得到财物呢？”马元实被问得无言可答。李德裕说：“即使杨弁有十五里光明甲，也必须诛杀这个叛贼！”于是，上奏说：“杨弁小贼，决不可宽恕。如果朝廷顾虑昭义和太原两处用兵，财力不支，那么，宁愿赦免刘稹。”这时，在榆社县屯戍的河东兵听说朝廷命其它藩镇的兵马进攻太原，恐怕自己的妻子儿女被他们所屠杀，于是，簇拥着监军吕义忠，自动出兵攻取太原。壬子（二十八日），河东兵攻克太原，活捉杨弁，把乱卒全部诛杀。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甲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乙卯，吕义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上命德裕草诏赐宰，督其进兵。且曰：“朕顾慈小寇，终不贷刑。亦知晏实是卿爱弟，将申大义，在抑私怀。”

乙卯（初二），吕义忠奏报攻克太原。丙辰（初三），李德裕对唐武宗说：“王宰早就应当攻取昭义的泽州，至今已拖延两个月了。原因是他和石雄向来不和，如果他攻取了泽州，距离昭义的治所上党还有二百里，而石雄现在屯驻的地方距离上党只有一百五十里。王宰恐怕攻取泽州后牵制昭义的大军，石雄得以乘虚攻入上党独有战功。另外，王宰有一个儿子名叫王晏实，王宰的父亲王智兴喜爱晏实，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对待。晏实现在担任昭义磁州刺史，被刘稹扣押作为人质。王宰观望迟迟不敢进兵，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武宗命李德裕起草给王宰的诏令，督促他进兵。诏令说：“朕对于刘稹这个小贼，决不宽恕。但也知道晏实是你的爱子，希望你从大义出发，暂且抑制自己的私情。”

丁巳，以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丁巳（初四），唐武宗任命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任命河中节度使崔元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崔元式是崔元略的弟弟。

己未，石雄拔良马等三寨一堡。

己未（初六），石雄攻拔昭义的良马等三个营寨，一个城堡。

辛酉，太原献杨弁及其党五十四人，皆斩于狗脊岭。

辛酉（初八），太原把杨弁和他的党羽五十四人押送到京城，奉献朝廷，全部被斩首于京城东市的狗脊岭。

壬申，李德裕言于上曰：“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师；遣客军讨太原，而戍兵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上曰：“善！”戊寅，以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壬申（十九日），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有些事只有给予必要的刺激才能成功，例如：陛下命王宰取道魏博攻打昭义的磁州，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担忧内部发生变故，慌忙出兵讨伐昭义；陛下命讨伐昭义的各个藩镇出兵诛讨河东杨弁的乱兵，结果河东驻屯榆社的戍兵恐怕妻子儿女遭受蹂躏，自动出兵平定了杨弁的叛乱。现在，王宰拖延很久而不进兵，请调义成节度使刘沔为河阳节度使，令他率义成精兵二千人直达万善，和王宰邻近相处。如果王宰理解朝廷的意图，必定不敢再观望不前；如果他随即出兵，刘沔率精兵在南面，也可为他声援。”武宗说：“好！”戊寅（二十五日），任命刘沔为河阳节度使。

王逢击昭义将康良，败之。良弃石会关，退屯鼓腰岭。

王逢出兵打败昭义将康良。康良丢弃石会关，退兵屯守腰鼓岭。

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入贡，言欲徙居回鹘牙帐，请发兵之期，集会之地。上赐诏，谕以“今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册命，并依回鹘故事。”

黠戛斯可汗派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来京城页献物产，说可汗打算迁居原回鹘国可汗居住的牙帐；同时请示出兵平定回鹘乌介可汗的日期，以及和唐兵会合的地点。武宗下诏给黠戛斯可汗说：“今年秋季，可汗出兵攻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时候，朕下令，让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个藩镇出兵屯守于交通要道，拦击回鹘和黑车子族的逃亡人员。然后，按照过去册封回鹘国可汗的惯例，册封您为可汗。”

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为巡边使，使之无备器械糗粮及吐蕃守兵众寡。又令天德、振武、河东训卒砺兵，以俟今秋黠夏斯击回鹘，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皆委与节度团练使详议以闻。，晏之孙也。

朝廷鉴于回鹘国已灭亡，部落逃散，吐蕃国也发生了内战，商议收复河、湟地区的四个藩镇，总共十八个州的失地。于是，任命给事中刘为巡边使，让他先准备兵器、干粮，并侦察吐蕃防守兵力的情况。又命天德、振武、河东三个藩镇训练士卒，修造兵器，等待今年秋季黠戛斯攻击回鹘残余时，拦击回鹘向南逃亡的残兵败将。上述部署，都委托刘和各个藩镇的节度使、团练使详细商议安排，然后向朝廷报告。刘是刘晏的孙子。

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唐武宗任命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

吐蕃论恐热之将岌藏丰赞恶恐热残忍，降于尚婢婢。恐热发兵击婢婢于鄯州，婢婢分兵为五道拒之。恐热退保东谷，婢婢为木栅围之，绝其水原。恐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薄寒山，余众皆降于婢婢。

吐蕃国论恐热的部将岌藏丰赞厌恶论恐热残忍无道，投降鄯州节度使尚婢婢。论恐热出兵前往鄯州攻击尚婢婢，尚婢婢将军队分成五支兵马，拒抗论恐热。论恐热退兵屯守河州的东谷。尚婢婢命将士伐木修筑栅栏，围困论恐热；同时，切断论恐热的水源。于是，论恐热率一百多名骑兵突围逃跑，屯守薄寒山，其余将士都投降了尚婢婢。

夏，四月，王宰进攻泽州。

夏季，四月，王宰出兵进攻昭义的泽州。

上好神仙，道士赵归真得幸，谏官屡以为言。丙子，李德裕亦谏曰：“归真，敬宗朝罪人，不宜亲近！”上曰：“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谈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见势利所在，则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烛。闻旬日以来，归真之门，车马辐凑。愿陛下深戒之！”

唐武宗喜好道教的神仙，于是，道士赵归真等人得到宠爱。谏官多次上言劝阻武宗。丙子（二十三日），李德裕劝阻武宗说：“赵归真是敬宗朝的罪人，这种人不应当亲近！”武宗说：“朕只不过是在宫中没事的时候和他谈论道教，以便解除烦闷罢了。至于朝政大事，朕肯定要和你以及其他宰相、次对官商议，即使有一百个赵归真，也不可能迷惑我。”李德裕说：“小人唯利是图，看到有利的地方，就拼命钻营，就象黑夜中的飞蛾扑向烛火一样。听说近十多天以来，赵归真的门口，车马拥挤，不少人看他得陛下的宠爱，争相去和他交结。希望陛下深加戒备。”

戊寅，以左仆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起以文臣未尝执政，直除使相，前无此比，固辞；上曰：“宰相无内外之异，朕有阙失，卿飞表以闻！”

戊寅（二十五日），唐武宗任命左仆射王起以同平章事的头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鉴于自己是文官，并未曾担任宰相，现在，直接被任命为使相，以前还没有这种先例，因此，一再推辞。武宗说：“作为宰相，无论是在朝廷执政，还是出任藩镇节度使，都没有什么不同。今后，如果朕有缺点失误，你就送紧急的奏表指出。”

李德裕以州县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仲郢奏减一千二百一十四员。仲郢，公绰之子也。

宰相李德裕鉴于州县的僚佐官员太多，奏请命吏部郎中柳仲郢裁减。六月，柳仲郢奏报减少州县僚佐官员一千二百一十四人。柳仲郢是柳公绰的儿子。

宦官有发仇士良宿恶，于其家得兵仗数千。诏削其官爵，籍没家赀。

宦官中有人揭发仇士良过去的罪恶，朝廷派人在仇士良家中检查，发现几千件兵器。于是，武宗下诏，削除仇士良的官爵，没收所有家产。

秋，七月，辛卯，上与李德裕议以王逢将兵屯翼城，上曰：“闻逢用法太严，有诸？”对曰：“臣亦尝以此诘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严，其谁肯进！‘“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刘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马钦绪询之。左散骑常侍李取桐叶破，以授钦绪献之。德宗召问其故，对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如此叶不可复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怀光，遂用为相，独任数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秋季，七月，辛卯（初十），唐武宗和李德裕商议命王逢率兵屯守翼城县，武宗说：“听说王逢在军中用法太严，有没有这回事？”李德裕回答说：“我曾经当面问过王逢，他说：”军队打仗前有刀枪，军法不严，士卒谁肯冒死前进！‘“武宗说：”这样说也有道理，不过，你要再召见他，告诫不要太严了。“李德裕借机说，对刘稹千万不可赦免。武宗说：”当然。“李德裕说：”过去，李怀光叛乱尚未平定的时候，京城一带发生蝗灾和旱灾，一斗米涨价到一千钱，国家太仓的米不够供给天子和六宫几十天。德宗召集百官，让他们讨论讨伐李怀光还能不继续进行，随后，派宦官马钦绪去询问讨论的结果。左散骑常侍李拿一片桐树叶子，用手拍破，送给马钦绪，让他转献德宗。德宗召见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李回答说：“陛下和李怀光的君臣关系，就象这片树叶一样，不可能再重新复合了！’于是，德宗平定李怀光的决心大大坚定。平定李怀光以后，就任命李为宰相，让他主持朝政好几年。”武宗说：“李也确实是一个奇才！”

上闻扬州倡女善为酒令，敕淮南监军选十七人献之。监军请节度使杜同选，且欲更择良家美女，教而献之。曰：“监军自受敕，不敢预闻！”监军再三请之，不从。监军怒，具表其状，上览表默然。左右请并敕节度使同选，上曰：“敕蕃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监军勿复选。甲辰，以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及中谢，上劳之曰：“卿不从监军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唐武宗听说扬州的歌女擅长酒令，命淮南监军挑选十七人奉献宫中。监军请求节度使杜一同挑选，同时打算再挑几个良家美女，教会酒令后一并奉献给武宗。杜说：“你个人接受皇上敕令，我不敢参预这件事！”监军再三请求，杜仍然不同意。监军大怒，把杜的情况上奏武宗，武宗看后沉默不语。左右侍从请求武宗下敕，命杜和监军一起挑选，武宗说：“敕令藩镇挑选歌女入宫，难道是圣明的天子应该做的事吗！杜不曲从监军的意见，很符合大臣的身份，真正具有宰相才能。朕感到非常惭愧！”随即敕令监军停止挑选歌女。甲辰（十三日），任命杜为同平章事，兼度支、盐铁转运使。杜向武宗感谢任命时，武宗安慰他说：“你不曲从监军的请求，朕知道你有爱护朕的心意。现在，任命你为宰相，朕如同得到一个魏徵！”

第二百四十八卷

唐纪六十四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四年（甲子、844 ）

唐纪六十四唐武宗会昌四年（甲子，公元844 年）

闰月，壬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

闰七月，壬戌（初十），唐武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绅挂同平章事衔，出任淮南节度使。

李德裕奏：“镇州奏事官高迪密陈意见二事：其一，以为‘贼中好为偷兵术，潜抽诸处兵聚于一处，官军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经一两月，又偷兵诣他处。官军须知此情，自非来攻城栅，慎勿与战。彼淹留不过三日，须散归旧屯，如此数四空归，自然丧气。官军密遣谍者高其抽兵之处，乘虚袭之，无不捷矣。’其二，‘镇、魏屯兵虽多，终不能分贼势。何则？下营不离故处，每三两月一深入，烧掠而去。贼但固守城栅，城外百姓，贼亦不惜。宜令进营据其要害，以渐逼之。若止如今日。贼中殊不以为惧。’望诏诸将各使知之！”

宰相李德裕上奏唐武宗：“镇州派遣来朝廷的奏事官高迪，秘密地向朝廷陈述两条意见：第一，‘泽潞叛贼喜好用偷兵术对付官军，他们暗中抽调诸处兵马，聚集于一处，官军往往就其聚兵之处攻击追逐，以致大都失利；经过一两个月之后，叛贼又偷偷地移兵聚于他处。官军必须知道这些情况，如果不是贼众主动来攻掠城堡栅寨，就应谨慎，按兵不动，不与贼军接战。贼军在聚屯处停留不会超过三天，就会分散回归其旧屯居地，这样往返到多次，不战而空归，自然要影响军心，士兵垂头丧气。官军则可秘密地派遣间谍，探知贼军调出兵马的地方，乘虚袭击，则没有不取胜告捷的。’第二，‘朝廷派遣的藩镇军队如镇州、魏州兵虽然屯驻很多，但最终不能分叛贼的军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镇、魏诸藩军队扎营没有远离他们原先的驻扎地。每三两个月才派军深入敌境一次，而仅仅是大肆烧杀掠夺一番就匆匆离去。叛贼只要固守其城栅寨，军队就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而对于城外百姓，叛贼当然不加顾惜。朝廷应该命令镇、魏诸藩镇军队深入进兵占据要害之处扎营，逐渐进逼叛贼老巢。如果仅仅只是像今天的作法，叛贼当然不会感到畏惧。’希望皇上将高迪的两条意见用诏书颁布各路讨贼将领，务使周知！”

刘稹腹心将高文端降，言贼中乏食，令妇人穗舂之以给军。德裕访文端破贼之策，文端以为：“官军今直攻泽州，恐多杀士卒，城未易得。泽州兵约万五千人，贼常分兵太半，潜伏山谷，伺官军攻城疲弊，则四集救之，官军必失利。今请令陈许军过乾河立寨，自寨城连延筑为夹城，环绕泽州，日遣大军布陈于外以捍救兵。贼见围城将合，必出大战；待其败北，然后乘势可取。”德裕奏请诏示王宰。

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向官军投降，说叛贼军营中缺乏粮食，以致于命令妇女们用手搓麦穗，再将麦粒舂碎，供军队食用。李德裕又访问高文端，求破贼的计策，高文端认为：“官军如果现在就直接进攻泽州，恐怕造成士卒大量伤亡，而未可轻易攻破城池。泽州叛军约有兵一万五千人，叛贼经常分出一大半兵力，暗中埋伏于山谷之间，刺探得官军攻城未克，疲惫不堪之时，伏兵便从四周集合，回救城下，官军为此必遭失利。如果朝廷今天能命令陈许的军队渡过乾河扎下营寨，自寨城连延到泽州，环绕泽州筑起两边立栅、中间留有通道的夹城，每天派遣大军于夹城外布阵，以抵御救兵，叛贼看到环绕泽州的夹城行将合围，必定要出城拼死决战；官军可待击败出城的贼军后，乘势将泽州城攻破。”李德裕上奏唐武宗，请求将高文端的建议诏告前线将领王宰。

文端又言：“固镇寨四崖悬绝，势不可攻。然寨中无水，皆饮涧水，在寨东约一里许。宜令王逢进兵逼之，绝其水道，不过三日，贼必弃寨遁去，官军即可追蹑。前十五里至青龙寨，亦四崖悬绝，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东十五里则沁州城。”德裕奏请诏示王逢。

高文端又说：“叛贼所据的固镇寨四面崖悬绝壁，其形势险要，不可攻取。然而寨中没有水，军士都饮用涧水，这股涧水在固镇寨以东约一里路外。应该命令王逢率官军进逼，断绝固镇寨贼军的水道，这样不过三天，贼军必定放弃固镇寨而逃走，官军即可跟踪追击。固镇寨前面十五里外可到青龙寨，也处于四崖悬绝的山上，水也在寨外，可以依照同样的方法攻取。青龙寨以东十五里就是沁州城。”李德裕又奏请唐武宗将此策用诏书告示王逢。

文端又言：“都头王钊将万兵戍州，刘稹既族薛茂卿，又诛邢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钊自是疑惧；稹遣使召之，钊不肯入，士卒皆哗噪，钊必不为稹用。但钊及士卒家属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为官军所杀，招之必不肯来。惟有谕意于钊，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许除别道节度使，仍厚有赐与，庶几肯从。”德裕奏请诏何弘敬潜遣人谕以此意。

高文端又建议说：“叛军都头王钊率领士兵万人戍守州，贼首刘稹既已将薛茂卿灭族，又诛杀邢救援兵马使谈朝义兄弟三人，王钊于是深感疑惧。刘稹派遣使者召王钊，王钊不肯入潞州城，士卒们也都喧哗噪骂，可知王钊必定不会为刘稹所用。但王钊及所部士卒家属都在潞州，另外，士卒们恐怕自己投降后会被官军所杀，所以招谕他们，他们肯定不敢前来。只有向王钊宣示上谕，使他引所部兵马入潞州攻取刘稹，事成之日，许诺任命他为别道节度使，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或许王钊肯听从。”李德裕再奏告唐武宗，并请武宗诏告何弘敬，让何弘敬暗中派人向王钊告喻皇上的旨意。

刘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用事，专聚货财，府库充溢，而将士有功无赏，由是人心离怨。刘从谏妻裴氏，冕之支孙也，忧稹将败，其弟问，典兵在山东，欲召之使掌军政。士贵恐问至夺己权，且泄其奸状，乃曰：“山东之事仰成于五舅，若召之，是无三州也。”乃止。

刘稹年轻性情懦弱，其部将押牙王协、宅内兵马使李士贵居中用事掌权，二人专事聚敛财货，使府库财货充斥溢满，而部下将士却有功而得不到赏赐，于是人心离散怨恨。刘从谏的妻子裴氏，是前宰相裴冕的旁支孙女，忧虑刘稹将遭败亡，她的弟弟裴问，率领军队在太行山以东戍守，裴氏想召裴问回来掌握昭义镇的军政。李士贵担心裴问到来后收夺自己的权柄，且使自己的奸状暴露，于是向刘稹进言说：“太行山以东的军政大事全仰仗于五舅裴问，如果将裴问召回，邢、、磁三州之地将无法控制。”由于李士贵从中作梗，所以召裴问回镇之事不再提了。

王协荐王钊为州都知兵马使；钊得众心，而多不遵使府约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贰心。稹召之，钊辞以“到州未立少功，实所惭恨，乞留数月，然后诣府。”许之。

昭义军府押牙王协推荐王钊为州都知兵马使；王钊很得部众的心，而其部众大都不尊从节度使府的约束，王钊的同僚将领高元武、安玉声言王钊有二心。刘稹召王钊，王钊推辞说：“到州来没有立下多少功劳，实在是惭愧自恨，乞求再留任州几个月，然后再回节度使府效劳。”刘稹也只好准许。

王协请税商人，每州遣军将一人主之，名为税商，实籍编户家赀，至于什器无所遗，皆估为绢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财及糗粮输之，不能充，皆汹汹不安。

王协又请刘稹向商人收税，每州派遣军将一人主持收税事宜，名义上说是收税，实际上却是把所有百姓的财产都登记造册，以致于连家庭日用器具也一扫无遗，这些器具全用来估价折算成绢匹，按其价值十分收取其二，并动不动就将其价估高，多收税钱。百姓虽然竭尽浮财以及存粮交纳给军府，也无法充实军府的税收，以致群情激愤，上下不安。

军将刘溪尤贪残，刘从谏弃不用；溪厚赂王协，协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军士诉于问，问为之请，溪不许，以不逊语答之。问怒，密与麾下谋杀溪归国，并告刺史崔嘏，嘏从之。丙子，嘏、问闭城，斩城中大将四人，请降于王元逵。时高元武在党山，闻之，亦降。

昭义军将刘溪尤其贪暴残忍，以前刘从谏对他弃而不用。刘溪用丰厚的财物贿赂王协，王协见邢者富商最多，任命刘溪为邢州主税官。当时裴问所率领的兵将号称“夜飞”，大多是富商子弟，刘溪到邢州主税，将他们的父兄全部拘捕；夜飞军士向裴问申诉，裴问为他们向刘溪求情，并请求释放士兵家属，刘溪不许，竟用极不礼貌的语言回答裴问。裴问勃然大怒，秘密与麾下谋划杀刘溪，归降朝廷，并告知邢州刺史崔嘏，崔嘏表示赞同。丙子（二十五日），崔嘏、裴问将邢州城关闭，斩城中四员大将，向成德节度使王元逵请降，当时高元武在党山，闻知此讯，也向官军投降。

先是使府赐州军士布，人一端，寻有帖以折冬赐。会税商军将至州，王钊因人不安，谓军士曰：“留后年少，政非己出。今仓库充实，足支十年，岂可不少散之以慰劳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开仓库，给士卒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大喜。钊遂闭城请降于何弘敬。安玉在磁州，闻二州降，亦降于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降于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杀之。

先前昭义节度使府曾赐给州军士布匹，每人得一端，不久使府又下帖文，要以这一端布折充为冬赐。恰值使府派遣的税商军将来到州，致使人心不安，王钊趁机向军士鼓动说：“留后刘稹年少，军政命令并非由刘稹所出。今军府仓库充实，足可支付十年的用度，岂可以不稍微散出一些财物，用以慰劳辛苦备至的士兵！节度使府的使帖我们不能从命。”于是擅自打开仓库，分给士卒每人绢一匹，谷十二石，士卒皆大为欢喜。王钊趁势关闭州城门，请降于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安玉在滋州，闻知邢州、州都已投降，也以磁州请降于何弘敬。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也降于成德节度使王元逵，王元逵对魏元谈等人据守尧山久攻不克，于是，将他们全都杀掉。

八月，辛卯，镇、魏奏邢、、磁三州降，宰相入贺。李德裕曰：“昭义根本尽在山东，三州降，则上党不日有变矣。”上曰：“郭谊必枭刘稹以自赎。”德裕曰：“诚如圣料。”上曰：“于今所宜先处者何事？”德裕请以卢弘止为三州留后，曰“万一镇、魏请占三州，朝廷难于可否。”上从之。诏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赴镇。

八月，辛卯（十一日），镇州、魏州藩镇使府向朝廷上奏，称邢、、磁三州皆已投降，宰相们入朝向唐武宗庆贺。李德裕对唐武宗说：“昭义镇的根本尽在太行山以东，邢、、磁三州归降朝廷后，上党肯定在不久之内会有变故。”唐武宗说：“郭谊必定会斩下刘稹的首级，挂在竹杆上，归降朝廷以赎自己的罪。”李德裕回答说：“实际情况必定会如皇上所预料的那样。”唐武宗说：“那么，现在首先应该处理什么事呢？”李德裕请求以卢弘止为邢、、磁三州留后，说：“万一镇、魏藩镇请求占有三州，朝廷将难于表态。”唐武宗同意了李德裕的请求。颁下诏书任命山南东道兼昭义节度使卢钧乘驿马赶赴镇治。

潞人闻三州降，大惧。郭谊、王协谋杀刘稹以自赎；稹再从兄中军使匡周兼押牙，谊患之，言于稹曰：“十三郎在牙院，诸将皆莫敢言事，恐为十三郎所疑而获罪，以此失山东。今诚得十三郎不入，则诸将始敢尽言，采于众人，必获长策。”稹召匡周谕之，使称疾不如。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诸将不敢有异图；我出院，家必灭矣！”稹固请之，匡周不得已，弹指而出。

潞州人听说邢、、磁三州降唐，大为恐惧。郭谊、王协密谋杀刘稹以向朝廷赎罪；刘稹的远房堂兄中军使刘匡周兼任押牙，郭谊对他有顾虑，于是对刘稹说：“由于十三郎刘匡周在牙院，诸位将领都不敢说话言事，恐怕为十三郎猜疑而获罪，正因如此，我们才失去了太行山以东三个州。今天如果使十三郎不入牙院，诸位将领才敢于尽其所言，您如果听计于众人，必定能获得万全长策。”刘稹听后召刘匡周晓以道理，让刘匡周宣称有疾病而不入牙院。刘匡周勃然大怒说：“正由于我在牙院中，诸将领才不敢有异图；我若出牙院，刘家必遭破天！”刘稹还是坚持要刘匡周出牙院，刘匡周不得已，又气又恨，只得即刻走出了牙院。

谊令稹所亲董可武说稹曰：“山东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谁敢相保！留后今俗何如？”稹曰：“今城中尚有五万人，且当闭门坚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后不若束身归朝，如张元益，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谊为留后，俟得节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归之东都，不亦善乎？”稹曰：“谊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与之重誓，必不负也。”乃引谊入。稹与之密约既定，乃白其母，母曰：“归朝诚为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安能保郭谊！汝自图之！”稹乃素服出门，以母命署谊都知兵马使。王协已戒诸将列于外厅，谊拜谢稹已，出见诸将，稹治装于内厅。李士贵闻之，帅后院兵数千攻谊。谊叱之曰：“何不自取赏物，乃欲与李士贵同死乎！”军士乃退，共杀士贵。谊易置将吏，部署军士，一夕俱定。

郭谊又指使刘稹所信任的董可武游说刘稹说：“太行山以东三州的叛变，事由您的五舅裴问发起，现在上党城中人谁敢保护您！您今天想怎么办？”刘稹回答说：“目前上党城中尚有五万人，应当紧闭城门坚守吧！”董可武说：“这不是良策，留后您不如将自己捆绑起来归降朝廷，如文宗时张元益那样，还不失作一个刺史。应暂让郭谊充任留后，待得到旌节的时候，从容不迫地奉太夫人以及家室财产归居东都洛阳，不是也很好吗？”刘稹说：“郭谊怎么肯这么做呢？”董可武说：“我已与郭谊立下重誓，必定不会背负誓约的。”于是引郭谊入见刘稹。刘稹与郭谊密谋降唐事宜，密约既定，然后告诉母亲裴氏，裴氏说：“归降朝廷当然是一件好事，只恨已经太晚。我弟裴问尚不忠于你，又如何能保证郭谊不背负于你呢！请您自己再三考虑吧！”刘稹不加思索，穿着素服出使府牙门，以母亲裴氏之命任郭谊为都知兵马使。这时王协已经告诫诸将领，于使府外庭站立排列，郭谊拜谢刘稹礼毕后，出使府门接见诸位将领，刘稹则于内厅整理行装。李士贵听说事变，率领后院兵数千人攻击郭谊。郭谊向后院兵大喊说：“你们为何不各自求取赏物，而想与李士贵同死吗！”军士听后纷纷后退，共同将李士贵杀死。郭谊改换使府将吏，安插自己的亲信，重新部署军士，一个晚上就全部准备就绪。

明日，使董可武入谒稹曰：“请议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惊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门，至北宅，置酒作乐。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须留后自图去就，则朝廷必垂矜闵。”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执其手，崔玄度自后斩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杀之。又杀刘从谏父子所厚善者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茂实、王渥、贾庠等凡十二家，并其子侄甥婿无遗。仲京，训之兄；台，行余之子；羽，涯之从孙；茂章、茂实，约之子；渥，之子；痒，之子也。甘露之乱，仲京等亡归从谏，从谏抚养之。凡军中有小嫌者，谊日有所诛，流血成泥。乃函稹首，遣使奉表及书，降于王间。首过泽州，刘公直举营恸哭，亦降于宰。

次日，郭谊又指使董可武入室谒见刘稹，说：“郭公请您商讨公事。”刘稹说：“为何不到此对我讲？”董可武说：“恐怕惊动了太夫人。”于是引刘稹步行出使府牙门，来到使府之北的别宅，摆设酒宴作乐痛饮。当喝得痛快之时，董可武对刘稹说：“今天的事是想保全您祖父太尉刘悟传下的一家人，但您必须自己决定去留，这样朝廷才会同情和照顾您的家属。”刘稹回答说：“如您所说，我心里也这么想！”于是董可武上前抓住刘稹的手，崔玄度自后面将刘稹斩首。接着，收捕刘稹宗族家人，刘匡周以下以至襁褓之中的婴儿全部杀死。又杀死原刘从谏父子所信任善待的张谷、陈扬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韩茂章、韩茂实、王渥、贾庠等总共十二家，并株连他们的子侄、外甥、女婿等，无一人能幸存。李仲京是李训的兄长；郭台为郭行余的儿子；王羽是王涯的族孙；韩茂章、韩茂实兄弟皆为韩约的儿子；王渥是王的儿子；贾庠为贾的儿子。唐文宗时甘露之变，李仲京等人逃亡投奔刘从谏，得到刘从谏的保护和抚养。这时郭谊总揽昭义军政大权，凡军中对他稍有嫌隙的人，郭谊也将其诛杀，以致每天都要杀人，血流在地上碾成了血泥。大局稳定后，郭谊将刘稹的首级封装在一个盒子里，派遣使者带着表文和书札，向王宰投降。刘稹的首级经过泽州，刘公直及其营垒的将士痛哭失声，也就一同投降王宰。

乙未，宰以状闻。丙申，宰相入贺。李德裕奏：“今不须复置邢、、磁留后，但遗卢弘止宣尉三州及成德、魏博两道。”上曰：“郭谊宜如何处之？”德裕曰：“刘稹呆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谊为之谋主；及势孤力屈，又卖稹以求赏。此而不诛，何以惩恶！宜及诸军在境，并谊等诛之！”上曰：“朕意亦以为然。”乃诏石雄将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杜以馈运不给，谓谊等可赦，上熟视不应。德裕曰：“今春泽潞未平，太原复扰，自非圣断坚定，二寇何由可平！外议以为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与卿合，安能议乎！”罢卢钧山南东道，专为昭义节度使。

乙未（十五日），王宰将情况写成状奏告朝廷。丙申（十六日），宰相们入朝向唐武宗祝贺。李德裕奏言：“如今不需要再设置邢、、磁留后，只须派遣卢弘止去宣慰这三者以及成德、魏博两道。”唐武宗问：“郭谊应当如何处置呢？”李德裕说：“刘稹是个傻小子罢了，其调兵遣将抗拒朝廷命令，都是郭谊为他出主意，作谋主；到刘稹势孤力单不能支持时，郭谊又出卖刘稹以求朝廷的赏赐。对这种人不加以诛除，又如何能说是惩治罪魁祸首。应该趁诸征讨大军压境之时，将郭谊等人一并诛除！”唐武宗说：“我也认为这样处置为好。”于是下诏命石雄率领七千人进入潞州，以和先前的谣言相应。杜则以军饷运输困难，不能供给为由，声言郭谊等人可以赦免，唐武宗对其奏议不予理睬。李德裕说：“今年春天泽潞未能平定，太原又出现骚扰，如果不是皇上圣明坚决果断，两处贼寇怎么可能平定！朝外议论认为如果是先朝皇上，像郭谊这样情况早就赦免了。”唐武宗说：“你不知文宗心里和你意见不合，怎么能议到一处去呢！”于是，罢除卢钧山南东道节度使的职务，让他专任昭义节度使。

戊戌，刘稹传首至京师。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边州县免今年秋税。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诸道将士有功者，等级加赏。”

戊戌（十八日），刘稹的首级被传送至京师长安。唐武宗颁布诏书：“昭义镇所属泽、潞、邢、、磁五州免除赋役一年，为攻打刘稹，官军行军所过的州县也免除今年秋季的税收。昭义镇所辖之境自刘从谏以来，所增加的无理赋税，全部予以免除。抽调平民所组建的土团也全部解散回家务农。诸道征讨刘稹的军队中有功的将士，按等级给予赏赐。”

郭谊既杀刘稹，日望旌节；既久不闻问，乃曰：“必移他镇。”于是阅鞍马，治行装；及闻石雄将至，惧失色。雄至，谊等参贺毕，敕使张仲清曰：“郭都知告身来日当至；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来受之！”乃以河中兵环球场，晚牙，谊等至，唱名引入，凡诸将桀黠拒官军者，悉执送京师。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诏发刘从谏尸，暴于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场斩之。

郭谊既已杀死刘稹，日夜盼望着朝廷赐予留后的旗子和符节；却久没有消息，朝廷对此不闻也不问，为此郭谊自言自语：“必定要移往其它藩镇。”于是开始检阅自己的鞍马，整治自己的行装；待听说石雄将到来，大惊失色。石雄赶到，郭谊等人参贺既毕，显示皇帝诏书的敕者张仲清说：“都知兵马使郭谊的委任状过几天就会到来，其他诸将领的委任状在我这里，晚上牙院参拜时来受命！”于是调河中镇兵马包围场。至晚牙院参拜时，郭谊等人纷纷赶到，张仲清点名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引入场，凡是诸将领狡猾凶狠曾死命抗拒官军者，全都逮捕，囚送京师长安。唐武宗又加何弘敬为同平章事衔。丁未（二十七日），武宗下诏命令掘刘从谏墓，将刘从谏尸首暴露于潞州街市三天；石雄又取刘从谏尸放置于场斩杀并剁成碎块。

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赵国公，德裕固辞。上曰：“恨无官赏卿耳！卿若不应得，朕必不与卿。”

戊申（二十八日），唐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赵国公，李德裕坚决推辞。唐武宗说：“我只恨没有什么好官赏给你呀！你如果不该得，朕必定不会轻易赏给你的。”

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上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起初，李德裕认为：“自德宗派遣韩全义讨吴少诚失败以来，官军将帅出征屡遭失败，分析其弊约有三条：第一，皇帝的诏令下达于军队之前，有三四天时间，宰相大多不能预先知道。第二，宦官监军每人都总是以自己的意见来指挥军事，领军将帅反而不能指挥军队的进退。第三，官军都各有宦官为监军使，他们都选择军队中骁勇精壮的士兵数百人组成牙队，而在阵上战斗的士兵，却都是一些怯懦体弱的人；每次战斗，监军使自己掌有指挥进退的信号旗，乘马登高处观察，而以牙队自卫，见军队稍有退却，便立即带着旗帜先逃走，其他军队跟着跑，阵势于是溃散。”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议，相约监军不得干预军政，军队每一千人听任监军选取十人自卫，有战功时监军照例可沾光得到奖赏。两位枢密使都认为有道理，表示同意，于是奏告唐武宗下诏执行。自后抵御回鹘的骚扰以至泽潞镇的罢兵，都是遵守以上制度。在朝廷，如果不是中书门下宰相们向皇帝进言颁布诏书旨意，就不再有其他诏旨自宫禁中通过宦官颁发出来。号令既简明统一，将帅们也就得以施展他们的谋略，所以每战所向无敌，立有战功。

自用兵以来，河北三镇每遣使者至京师，李德裕常面谕之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归语汝使：与其使大将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奋忠义，立功立事，结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荣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载义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沧景，及为军中所逐，不失作节度使，后镇太原，位至宰相。杨志诚遣大将遮敕使马求官，及为军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祸福足以观矣。”德裕复以其言白上，上曰：“要当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镇不敢有异志。

自对泽潞用兵以来，河北三大藩镇经常派遣使者到京师长安，李德裕常当面告谕他们说：“河朔藩镇的兵力虽然强大，但不能依恃兵力自立，必须凭藉朝廷委任官爵，凭借威命，才能安定军情。回去告诉你们的节度使：与其派大将请求宣慰敕使代为邀求官爵，还不如自己奋发忠义，为朝廷立功做事，结好圣明的天子，让皇上知道你们的忠义，而使恩命由朝廷主动直接地赐予，不是更为光荣吗！就以我自己耳闻目睹的来说吧，李载义当年在幽州，为国家尽忠平定沧景的叛乱，后来被幽州镇军队驱逐，朝廷未忘他的功劳，使他仍不失为节度使，后移镇太原，位至于宰相。杨志诚派遣大将，挡住朝廷所派敕使的坐马，邀求官爵，后来被所部军队驱逐，朝廷最后竟不赦免他的罪。这两个人的荣辱福祸足以看得很清楚。”李德裕将这些话告诉唐武宗，唐武宗说：“就是要这样明白地告诫他们”。因此，河北三镇不敢趁朝廷对泽潞用兵而有异志。

九月，诏以泽州隶河阳节度。

九月，唐武宗颁下诏书将泽州改由河阳镇节度。

丁巳，卢钧入潞州。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昭义遂安。

丁巳（初七），卢钧进入潞州。卢钧平素待人宽厚爱护，刘稹还未平定时，卢钧已经领昭义节度使衔，襄州士卒在征讨行营与潞州人作战时，常对阵喊话，宣扬卢钧的美德。到卢钧赴镇上任，入天井关，昭义溃散的士卒归镇者，卢钧都善意抚慰，待他们十分厚道，以致上下人情大为融洽，昭义镇于是安定。

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

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被押送至京师长安，全被斩首。

臣光曰：“董重质之在淮西，郭谊之在昭义，吴元济、刘稹，如木偶人在伎儿之手耳。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昔汉光武待王郎、刘盆子止于不死，知其非力竭则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岂非助乱之人乎？而光武不杀；盖以既受其降，则不可复诛故也。若既赦而复逃亡叛乱，则其死固无辞矣！如谊等，免死流之远方，没齿不还，可矣；杀之，非也！

臣司马光曰：唐宪宗时董重质在淮西叛乱，今郭谊又在昭义叛乱，其淮西镇主吴元济和昭义镇主刘稹，实际上如木偶在耍把戏人的手掌上。董重质、郭谊二人起初劝主人作乱，最后又都卖主谋求私利，处死他们当然是死有余辜。然而，唐宪宗任用董重质在前，唐武宗诛杀郭谊在后，二者处置却截然不同，谁是谁非？我虽然愚钝，但认为以上两种处置都有不当。为什么这样说呢？唐宪宗赏赐奸贼董重质，是不义；唐武宗杀死已降的郭谊，是不守信用。先去义和信，如何能治好国家！过去汉光武帝刘秀对待向他投降的王郎、刘盆子，仅止于不死，除留他们一条命外，没有任何赏赐，这是因为汉光武帝知道王郎、刘盆子不到穷途末路，力竭不能抵抗时，是不会投降的。另外樊崇、徐宣、王元、牛邯这帮人，岂能说他们不是助纣为乱之人？而光武帝刘秀也不杀他们，大概是因为既已接受他们的投降，就不可再诛杀他们的缘故。如果他们不知恩义，既已受到赦免不死，却又逃亡叛乱，那么，再行诛杀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而如果唐武宗对待郭谊等人，免他们死罪，流放到远方，到老也不让他们归还，不是也可以吗！将他们一古脑儿全杀死，实在是不对的！

王羽、贾庠等已为谊所杀，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宣告中外，识者非之。刘从谏妻裴氏亦赐死；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虞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不从。

王羽、贾庠等已经被郭谊所杀，李德裕又以唐武宗的名义下诏宣称：“逆贼王涯、贾等人在昭义的子孙已被诛灭”，宣告朝野内外，有见识的人对此颇有非议。刘从谏的妻子裴氏也被赐死；又命令昭义镇的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人揭发昭义镇将士中与刘稹共同作恶者，将他们全部诛灭，被杀死的人很多。卢钧疑虑杀人太多恐有冤枉，怕滥杀了无辜，奏请朝廷宽待他们，朝廷没有听从。

昭义属城有尝无礼于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余人，斩之；余众惧，复闭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尽为国家城镇，岂可令元逵穷兵攻讨！望遣中使赐城内将士敕，招安之，仍诏元逵引兵归镇，并诏虞钧自遣使安抚。”从之。

昭义镇所属城堡有人曾对成德节度使王元逵无礼，王元逵穷加追究，抓到二十余人，处以斩首；其余人感到恐惧，将城门再行关闭自守抵抗，戊辰（十八日），李德裕等人上奏唐武宗说：“叛寇余孽既全部平定，昭义所属城垒现已尽为国家的城镇，岂可以任王元逵随意穷兵攻讨！希望皇上派遣宦官，赐昭义所属城堡内的将士敕书，招安他们，并且下诏书命令王元逵率领成德镇的军队归还本镇，再下诏书给卢钧，让他自己派遣使者去进行安抚。”唐武宗表示同意。

乙亥，李德裕等请上尊号，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庙，陛下未尝亲谒。”上瞿然曰：“郊庙之礼，诚宜亟行，至于徽称，非所敢当！”凡五上表，乃许之。

乙亥（二十五日），李德裕等人奏请给唐武宗上尊号，并且声言：“自古以来帝王成就大功者，必定要告天地；再者，宣懿太后追谥名号时，陛下也没有亲自到陵墓去拜谒。”唐武宗听后有失常态地回答说：“郊庙谒陵的礼仪，当然应该赶快举行，至于给我加什么美称，真是不敢当啊！”李德裕等人共上了五次表，唐武宗才准许。

李德裕奏：“据幽州奏事官言：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亲戚皆在唐，不如归唐；又与室韦已相失，计其不日来降，或自相残灭。望遣识事中使赐重武诏，谕以镇、魏已平昭义，惟回鹘未灭，仲武犹带北面招讨使，宜早思立功。”

李德裕上奏唐武宗，称：“根据幽州奏事官所说，已探知回鹘上下离心，可汗想迁往安西，而其部落声称亲戚都在唐朝，不如归降大唐；加上回鹘与室韦已经失和，估计不几天回鹘将会来投降，或者回鹘内部将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希望陛下派遣识事知情的宦官使者往幽州赐给张仲武诏书，告谕说镇州、魏州藩镇军队已协助朝廷讨平昭义的叛乱，现在只有回鹘还未消灭，而张仲武仍然带有北面招讨使的职衔，应该尽早想着立功报国。”

李德裕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闵，言于上曰：“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纵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诏追庆下御史台按问，中丞李回、知杂郑亚以为信然。河南少尹吕述与德裕书，言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德裕奏述书，上大怒，以僧孺为太子少保、分司，宗闵为漳州刺史；戊子，再贬僧孺汀州刺史，宗闵漳州长史。

李德裕怨恨太子太傅、东都留守牛僧孺和湖州刺史李宗闵，他对唐武宗上言说：“刘从谏占据上党有十年，文宗太和年间曾入朝，当时牛僧孺、李宗闵执政，不扣留刘从谏，反而给他加上宰相头衔，放纵他归还上党，以致形成今天的祸患，竭尽天下人力物力才将上党攻取，这都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的罪过。”李德裕又派人到潞州搜求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相互交往的书信，却一无所得，于是命令孔目官郑庆上言，称刘从谏每次得到牛僧孺、李宗闵的书信，都要自己将信烧毁。唐武宗下诏催促郑庆往御史台进行查问，御史中丞李回、御史台侍御史知杂事郑亚查问后认为情况属实。河南少尹吕述也给李德裕写信，声称刘稹被剿灭的捷报传到东都洛阳时，牛僧孺发出叹惜声，有怨恨之言。唐武宗得知后勃然大怒，将牛僧孺降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李宗闵降为漳州刺史；十月，戊子（初九），再将牛僧孺贬为汀州刺史，将李宗闵贬为漳州长史。

上幸校猎。

唐武宗到县进行游猎。

十一月，复贬牛僧孺循州长史，宗闵长流封州。

十一月，唐朝廷再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期流放于封州。

十二月，以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十二月，唐武宗任命忠武节度使王宰为河东节度使，任命河中节度使石雄为河阳节度使。

上幸云阳校猎。

唐武宗到云阳进行游猎。

五年（乙丑、845 ）

五年（乙丑、公元845 年）

春，正月，己酉朔，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庚戌，上谒太庙；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

春季，正月，己酉朔（初一），满朝大臣给唐武宗上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起初并没有“道”字，唐武宗崇信道教，中间下旨命令群臣加上道字。庚戌（初二），唐武宗行谒太庙之礼；辛亥（初三），唐武宗又祭祀昊天上帝，宣诏大赦天下。

筑望仙台于南郊。

在南郊筑望仙台。

庚申，义安太后王氏崩。

庚申（十二日），义安太后王氏驾崩。

以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弘宣性宽厚而难犯，为政简易，其下便之。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弘宣至，除其法。诏赐粟三十万斛，在飞狐西，计运致之费逾于粟价，弘宣遣吏守之。会春旱，弘宣命军民随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约秋稔偿之。时成德、魏博皆饥，独易定之境无害。

朝廷任秘书监卢弘宣为义武节度使。卢弘宣性情宽厚，而态度严肃，人们不敢冒犯，为政比较简易，其部下称便。按河北的法规，军队中相对私语者就要斩首；卢弘宣来到义武镇，废除这种残酷的法规。唐武宗下诏赐给义武粟米三十万斛，存放在飞狐之西，从飞狐将这些粟米运至义武镇，所需费用超过粟米本身的价值，卢弘宣于是派遣官吏至飞狐仓加以看守。恰值春季大旱，卢弘宣命令义武军民自己随意往飞狐仓领取粟米，使粟米全部运入义武辖境，卢弘宣又向得到粟米的军民相约，待到秋天粮食丰收时再向官府偿还。当时成德和魏博两镇也都因旱灾发生饥馑，唯独义武节度使卢弘宣所辖的易定境内没有出现饥馑灾害。

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争之，不纳。稠，晋江人；晦，昕之弟也。

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查所部江都县令吴湘，说他擅自盗用官家因公出差用的程粮钱，并强横逼娶管下百姓颜悦的女儿，将他家的资产衣装估价作为赃款，论其罪当处死刑。吴湘是吴武陵哥哥的儿子，李德裕平素就厌恶吴武陵。议论此案的人都声言吴湘冤枉，谏官于是向唐武宗请求重新审理，唐武宗颁下诏书，派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复审此案。崔元藻、李稠经过复查，回奏朝廷说：“吴湘偷盗税粮钱实有其事；而颜悦这个人本是衢州人，曾经任青州牙推官，他的妻子也是士族，情况与初审论罪事实有异。”李德裕认为崔元藻和李稠论事模棱两可，没有给吴湘定重罪论死刑，二月，朝廷将崔元藻贬为端州司户，李稠贬为汀州司户。对吴湘案不再复审，也不交付司法官署依法详细判罪论刑，即按照李绅所奏，将吴湘处死。谏议大夫柳仲郢、敬晦都上疏论争，均不被采纳。李稠是晋江人；敬晦是敬昕的弟弟。

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李德裕提拔柳仲郢任京兆尹；柳仲郢平素与牛僧孺相友善，于是向李德裕道谢说：“想不到李太尉对我如此恩奖，为报答您的厚德，我怎敢不再去奇章公牛僧孺的门馆呢！”李德裕对这些话并不以为嫌。

夏，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黠戛斯可汗使。

夏季，四月，壬寅（二十六日），朝廷任命陕虢观察使李拭为册封黠戛斯可汗使。

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

五月，壬戌（十六日），唐武宗命将唐穆宗恭僖皇后安葬于光陵的柏城之外。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罢为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罢为户部尚书。乙丑，以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叛户部如故。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被唐武宗罢相，改任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也被罢相，改领户部尚书衔。乙丑（十九日），唐武宗任命户部侍郎李回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依旧叛户部。

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万五百。

祠部上奏朝廷，全国有佛教寺院四千六百座，小佛祠四万，僧尼有二十六万五百人。

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唐武宗册封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丙午朔（初一），出现日食。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磐以铸钱。

唐武宗厌恶象蠹虫一样耗费天下财物的和尚和尼姑，企图将他们罢废还俗。道士赵归真等人又竭力劝武宗废佛。于是唐武宗下令先拆毁山野之间的寺庙，上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左、右两街各留佛寺两所，每个寺院留僧侣三十人；天下各镇凡节度使、观察使的治所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各留一所佛寺，将佛寺分为三等：上等可留僧侣二十人，中等可留僧侣十人，下等可留僧侣五人。其余僧侣及尼姑以及大秦穆护（摩尼教）、袄教僧人也一并勒令还俗。寺庙除应该留下的以外，立即命令所在官府拆毁，并且由朝廷派遣御史到各道去进行监督。佛寺的财产、田产全部没收入官府，寺庙的建筑材料用以修缮公家的官舍和驿站的房屋，佛教铜像、钟磐等器物熔化后用以铸造钱币。

以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唐武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郑肃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

诏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节度使卢钧出至裴村饯之；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监军王惟直自出晓谕，乱兵击之，伤，旬日而卒。李德裕奏：“请诏河东节度使王宰以步骑一千守石会关，三千自仪州路据武安，以断邢、之路；又令河阳节度使石雄引兵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发步骑千人戍晋州。如此，贼必无能为。”皆从之。

唐武宗下诏调发昭义骑兵五百、步兵一千五百人戍守振武，昭义节度使卢钧出城行至裴村为戍卒饯行；潞州士卒素来骄横，害怕出门远戍，乘着酒醉，举旗回到上党城，关闭城门大声喧噪，卢钧逃奔于潞城以躲避军乱。昭义监军王惟直亲自出来晓以大义，对乱军进行劝谕，乱兵竟大打出手，将王惟直击伤，十天后死去。李德裕为此上奏唐武宗说：“请皇上下诏命令河东节度使王宰率步、骑兵一千人守石会关，派三千人自仪州的道路去据守武安，以便截断潞州去邢州、州的道路；再命令河阳节度使石雄率领军队驻守泽州，河中节度使韦恭甫调发步、骑兵一千人戍守晋州。这样的话，叛贼必定无所作为。”唐武宗接受了这些建议。

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

八月，李德裕等人向唐武宗奏言：“东都洛阳九庙有高祖以来神主二十六尊，现在贮藏在太微宫小屋子里，请求用拆毁佛寺所得的木材来修复太庙。”

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壬午（初七），唐武宗下诏陈述佛教的危害弊端，并宣告朝廷内外。在全国范围内拆毁佛寺四千六百余区，勒令还俗的僧侣、尼姑有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大秦穆护（摩尼教）、袄教僧人也有二千余人，又拆毁大小佛祠四万余区。从寺院收得良田数千万顷，收得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其余所留下的僧侣都隶属于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管辖，而不再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祠部郎中。对于上述处置，朝廷百官都奉表称赞庆贺。不久，唐武宗又命令东都只留僧侣二十人。诸道原留僧侣二十人者减去一半，留十人者减去三人，留五人者全部减去，一个不留。

五台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汝趣白本使，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为虚取容纳之名，染于人口！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竟有何益！”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曰：“有游僧入境则斩之。”

五台山的僧侣有很多逃亡投奔幽州。李德裕召来幽州的进奏官，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节度使，五台山的僧人充当将领必定不如幽州的将领，为士卒也必定不如幽州的士卒，为何要凭白无故地得一个容纳僧侣的恶名，而成为人家的口实！你没有看见不久前刘从谏招纳收聚无数的闲人，最终有什么好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于是将两把刀封好送给居庸关的守将，宣称：“若有游僧进入幽州之境，一概斩首。”

主客郎中韦博以为事不宜太过，李德裕恶之，出为灵武节度副使。

主客郎中韦博认为毁佛之事不应做得太过份，李德裕深感厌恶，将韦博贬谪为灵武节度副使。

昭义乱兵奉都将李文矩为帅；文矩不从，乱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祸福谕之，乱兵渐听命，乃遣人谢卢钧于潞城。钧还入上党，复遣之戍振武；行一驿，乃潜选兵追之；明日，及于太平驿，尽杀之。具以状闻，且请罢河东、河阳兵在境上者，从之。

] 昭义乱兵推举都将李文矩为帅；李文矩不从命，乱兵也不敢加害。李文矩趁机对乱军进行一些劝谕，晓以祸福，乱兵渐渐听命，于是派人到潞城向卢钧谢罪。卢钧回到上党城，再派遣这些士卒往振武镇去戍守；走过一个驿程，卢钧暗中挑选兵追赶这些士卒，第二天，至太平驿追及，将曾参与叛乱的士兵全部杀死。卢钧又将情况写成状文向朝廷汇报，并且请求罢除河东、河阳在昭义边境防驻守的军队，朝廷一概听从。

九月，诏修东都太庙。

九月，唐武宗下诏修复东都太庙。

李德裕请置备边库，令户部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盐铁岁入钱帛十二万缗匹，明年减其三之一，凡诸道所进助军财货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李德裕向唐武宗请求设置备边仓库，命令户部每年输入钱、帛十二万缗、匹，度支使和盐铁使每年输入钱、帛十二万缗、匹，第二年减少其三分

之一的输入，全国诸道所进的助军财产财物也都输入备边仓库，任命度支郎中

来掌管这项事务。

王才人宠冠后庭，上欲立以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

唐武宗的王才人在后宫最得武宗喜爱，唐武宗想立王才人为皇后；李德裕认为王才人出身寒族，而且没有生儿子，恐怕不合天下人的愿望，因而上言劝阻，唐武宗于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上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问李德裕以外事，对曰：“陛下威断不测，外人颇惊惧。向者寇逆暴横，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愿陛下以宽理之，但使得罪者无怨，为善者不惊，则为宽矣。”

唐武宗吃下道教方士炼的金丹，性情更加暴躁，喜怒无常。冬季，十月，唐武宗问李德裕朝外之事，李德裕回答说：“您的严厉决断人们难以猜测，朝外人士感到很惊诧和恐惧。以前贼寇叛逆专横暴虐，当然应该用严厉的威邢来制服他们；但如今天下既已平定，希望您能以宽容治理政事，如果能使犯罪的人服罪无怨言，为善的人不感到惊慌恐怖，那就能称得上为政宽容了。”

以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为之治崇玄馆，置吏铸印。玄静固辞，乞还山，许之。

唐武宗任命衡山道士刘玄静为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为他建崇玄馆，并署置吏员，铸有印章。刘玄静坚决推辞，乞求让他回衡山继续修道，唐武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爱憎，人多怨之。自杜、崔铉罢相，宦官左右言其太专，上亦不悦。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言宰相权重，不应更领三司钱谷。德裕奏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柄臣，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质坐贬官，由是众怒愈甚。

李德裕掌权的时间久了，喜欢根据自己的好恶处置官吏，使很多人心怀怨言。自从杜、崔铉罢免相位后，宦官在唐武宗左右说李德裕太专权，唐武宗也感到不高兴。给事中韦弘质上疏于唐武宗，声言宰相的权力太重，不应该再掌管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的钱谷。李德裕为此也上奏唐武宗，声称：“任

用官员，本是皇帝的权柄。韦弘质受人教唆，竟然对皇帝赋予宰相的权力妄持异议，真是卑贱人企图谮害掌有权柄的大臣，这些话哪里是韦弘质这种人可以妄说的呢！“十二月，韦弘质为此贬官，于是众朝臣大抱不平，怨怒更甚。

上自秋冬以来，觉有疾，而道士以为换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复游猎，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诏罢来年正旦朝会。

唐武宗自从秋冬之际以来，感觉患有疾病，而道士却认为是换骨。唐武宗将疾病隐瞒起来，宫禁之外的朝臣只是奇怪唐武宗很少出来游猎，宰相入朝奏事也不敢停留太久。武宗又下诏书停罢明年元旦的大朝会。

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

吐蕃的论恐热又纠合诸部落攻击吐蕃宰相尚婢婢，尚婢婢派遣结藏率领五千兵进行抵抗，论恐热被打得大败，只与数十个骑兵逃走。尚婢婢传布檄文于河、湟地区，历数论恐热的残忍暴虐罪行，说：“你们本来都是大唐的臣民，吐蕃没有了国王，你们应该相互联结归奉唐朝，不应该被论恐热所控制，象狐狸抓免子一样！”于是河、湟地区汉人诸部民跟从论恐热者，逐渐离他而去。

是岁，天下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这一年，全国共有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

朝廷虽为党项置使，党项侵盗不已，攻陷、宁、盐州界城堡，屯叱利

寨。宰相请遣使宣慰；上决意讨之。

唐朝廷虽然为对付党项设置了三处使职，但党项部族仍然侵盗唐边境不已，攻陷唐州、宁州、盐州边境的城堡，屯兵于叱利寨。宰相请求唐武宗派遣使者宣慰招抚，但唐武宗决意要派军队讨伐。

六年（丙寅、846 ）

六年（丙寅，公元846 年）

春，二月，庚辰，以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春季，二月，庚辰（九日），唐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

上疾久未平，以为汉火德，改“洛”为“雒”；唐土德，不可以王气胜君名，三月，下诏改名炎。

唐武宗患疾病很久未能痊愈，认为汉朝属火德，光武帝刘秀因而改洛阳的“洛”为“雒”；唐朝属土德，不可以王气胜过君主的名字，三月，唐武宗李颁下诏书，宣告改名为炎。炎从火，火能生土。

上自正月乙卯不视朝，宰相请见，不许；中外忧惧。

唐武宗自从正月乙卯（十三日）以来就不再上朝视事，宰相请求见皇上，也不获允许；朝廷内外都深感忧惧。

初，宪宗纳李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旬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起初，唐宪宗收纳李的妾郑氏，生光王李怡。李怡年幼时，后宫中人们都认为他不聪明，唐文宗太和年以后，李怡更是自己韬光养晦，在大庭广众游乐相处时，从不发言。唐文宗到十六宅为诸王设宴集会，喜欢引逗李怡发言以作笑料，唐武宗性格强韧豪迈，对光王李怡更加无礼。唐武宗危病，十来天不能说话，诸宦官于是暗中在宫禁内策划立新皇帝，辛酉（二十日），禁中传出以唐武宗名义颁发的诏书称：“皇子们都太年幼，必须选择贤德的皇族成员继承皇位，光王李怡可以立为皇太叔，改其名称李忱，所有军国政事可让他暂时处置。”皇太叔李忱出宫见百官时，满脸悲哀戚惨的样子；而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内秀。

甲子，上崩。以李德裕摄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恶李德裕之专，即位之日，德裕奉册；既罢，谓左右曰：“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夏，四月，辛未朔，上始听政。

甲子（二十三日），唐武宗驾崩。李德裕受命兼任冢宰办理后事。丁卯（二十六日），唐宣宗李忱即皇帝位。唐宣宗李忱平素厌恶李德裕专权，即皇帝位的那一天，由李德裕手捧册封的诏书；册立仪式既罢，宣宗对左右近侍说：“刚才靠近我的是不是李太尉呢？每看我一眼，都使人毛骨耸然。”夏季，四月，辛未朔（初一），唐宣宗开始上朝听政。

尊母郑氏为皇太后。

唐宣宗尊自己的生母郑氏为皇太后。

壬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德裕秉权日久，位重有功，众不谓其遽罢，闻之莫不惊骇。甲戌，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为崖州司户，皆德裕之党也。

壬申（初二），唐宣宗下令调门下侍郎、同平章政事李德裕仍带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在朝掌握权柄很久，位望崇重，立有大功，众朝官想不到他突然被罢免，消息传来，百官无不感到惊骇。甲戌（初四），唐宣宗又下令贬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因为他们都是李德裕的党羽。

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两街先听留两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僧、尼依前隶功德使，不隶主客，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给牒。

唐宣宗下令用棍棒打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将罗浮山人轩辕集流放到岭南。五月，乙巳（初五），宣告大赦天下。又宣告上京长安两街除以前留下的两座佛教寺庙外，再各增置八座寺庙；佛教僧侣、尼姑依照以前的规定隶属于左、右街功德使，不隶属于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这些寺庙所度的僧侣、尼姑都可由祠部发给度牒，准许他们出家。

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白敏中为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温为郓王，为雍王，泾为雅王，滋为夔王，沂为庆王。

辛酉（二十一日），唐宣宗立皇子李温为郓王，李为雍王，李泾为雅王，李滋为夔王，李沂为庆王。

六月，礼仪使奏“请复代宗神主于太庙，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于庙东增置两室，为九代十一室。”从之。

六月，礼仪使向唐宣宗上奏称：“请陛下恢复唐代宗的神主像于太庙，由于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为同一代，都是唐穆宗的儿子，所以可于太庙之东增置两个室，共为九代十一室神主像。”唐宣宗表示同意。

秋，七月，壬寅，淮南节度使李绅薨。

秋季，七月，壬寅（初三），淮南节度使李绅去世。

回鹘乌介可汗之众稍稍降散及冻馁死，所余不及三千人；国相逸隐啜杀乌介于金山，立其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回鹘国乌介可汗的部众渐渐减少，有的降唐，有的离散，有的冻饿而死，所余下的已不及三千人。回鹘宰国相逸隐啜在金山将乌介可汗杀死，立乌介可汗的弟弟特勒遏捻为可汗。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庙号武宗。

八月，壬申（初三），唐宣宗及朝臣将至道昭肃孝皇帝李炎葬于端陵，庙号为武宗。

初，武宗疾困，顾王才人曰：“我死，汝当如何？”对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缢。上闻而矜之，赠贵妃，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起初，唐武宗被疾病困扰，望着宠妃王才人说：“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呢？”王才人回答说：“我愿意随从您一起到九泉之下！”唐武宗即送给她一条绫巾。待唐武宗驾崩，王才人即用绫巾上吊自缢而死。唐宣宗听说后对王才人深感怜悯，赠给她贵妃的名号，安葬于端陵柏城之内。

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贬逐，至是，同日北迁。宗闵未离封州而卒。

唐宣宗任命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长史，任命流放封州的李宗闵为

郴州司马，任命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任命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

任命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牛僧孺等五位前宰相都是唐武宗所贬逐的，到

这时，五人同日北还。李宗闵还未离开封州就死了。

九月，以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九月，唐宣宗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除他平章事的官衔；加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肃同平章事衔，充任荆南节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孙也。

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是卢翰的族孙。

册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国丧未行，或以为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回鹘未平，不应遽有建置。诏百官集议，事遂寝。

唐武宗派出册封黠戛斯可汗的使者李拭等，因为国丧而未前行，有人认为黠戛斯是僻远小国，不足以与大国抗衡；回鹘王国的侵扰并未平定，不应该马上有所建置。唐宣宗于是下诏请百官来集体议论，册封黠戛斯可汗的事也就放下来了。

蛮寇安南，经略使裴元裕帅邻道兵讨之。

蛮族南诏入侵安南，唐安南经略使裴元裕率领相邻几道的军队攻讨蛮族。

以右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唐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李景让为浙西观察使。

初，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古墙因雨陷，得钱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他日学问

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景让、景温、景庄，皆举

进士及第。景让官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

起初，李景让的母亲郑氏，性格严明，很早就守寡，家境贫困，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个儿子的年纪都很小，由郑氏亲自教育。李景让家住宅后面的古旧墙壁因为下雨而陷塌，得到的钱能装满一船，奴婢们欢喜，跑来告诉李景让的母亲；李母赶来，烧香祷告，说：“我听说没有劳动而获利，是自身的灾祸。老天必定是因为我死去的丈夫积下了功德，怜悯我家贫困而赐给我们钱财，但愿几个孤儿将来学问有成，这才是我丈夫的志向，这些份外之钱我不敢取！”于是即命人将钱掩埋于原处，并重新修筑好墙壁。郑氏的三个儿子李景让、李景温、李景庄，都中进士及第，李景让已当上大官，头发都已斑白，在家小有过错，仍不免遭母亲的捶打。

景让在浙西，有左都押牙景让意，景让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景让方视事，母出坐听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国家刑法，岂得以为汝喜怒之资，妄杀无罪之人乎！万一致一方不宁，岂惟上负朝廷，使垂年之母衔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将挞其背。将佐皆为之请，拜且泣，久乃释之，军中由是遂安。

李景让在浙西做官，部下左都押牙违背他的意旨，李景让竟举杖将左都押牙打死。引起军中愤怒，眼看就将发生变乱。景让母郑氏得知消息，时李景让正在官厅办理公事，郑氏出来坐于厅堂，然后让李景让站在庭院中，愤怒地责备说：“天子付给你镇守一方的重任，国家的刑法，岂能成为你个人喜怒的凭借，由你随意杀无罪的人！万一造成一方不安宁，岂只是上负于朝廷，就是垂老之年的我也要含羞而死，有什么脸面见你的先人前辈！”说完命令左右家人剥下李景让的衣服，坐于庭中，将鞭挞李景让的背。将佐们都为李景让求情，拜谢以致于哭泣，郑氏很久才将李景让释放，军中于是安定下来了。

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久之，宰相谓主司曰：“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可怜彼翁每岁受挞！”由是始及第。

李景庄多年入贡院参加科举考试，每次考不上被黜退时，母郑氏就要鞭挞李景让。然而李景让始终不肯依附于主考官，说：“朝廷科举取士自会有公道的，岂敢象别人那样去打通关节呢！”过了很久，宰相对知贡举的主司说：“李景庄今年科举不能不予录取，可怜他的哥哥每年都要受鞭挞！”于是李景庄始得以进士及第。

冬，十月，礼院奏谛祭祝文于穆、敬、文、武四室，但称“嗣皇帝臣某昭告”，从之。

冬季，十月，礼院向唐宣宗奏称，在祭的祝文上，对于唐穆宗及其儿子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四室，因唐宣宗辈份并不比他们低，所以祝文上只是自称“嗣皇帝臣某昭告”，唐宣宗表示同意。

甲申，上受三洞法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甲申，（十六日），唐宣宗接受道教三洞法于衡山道士刘玄静。

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戊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上大中元年（丁卯、847 ）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公元847 年）

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甲寅（十七日），唐宣宗举行祀圜丘大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中。

二月，加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赏其破回鹘也。

二月，唐宣宗加给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的名号，以奖赏他击破回鹘的功劳。

癸未，上以旱故，减膳彻乐，出宫女，纵鹰隼，止营缮，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乞再加裁定。”诏两省五品以上议之。

癸未（十七日），由于旱灾，唐宣宗减少自己的膳食，撤除伎乐，将后宫宫女放回家，将宫廷中养的鹰和鹘放飞天空，并停止经营修缮宫庭，命令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审查疏理关押在京城监狱中的囚徒。大理卿马植奏告唐宣宗说：“卢商等人尊从您的旨意疏理囚徒时，务行宽大原宥，罪囚凡须抵命处极刑的，也一概免死。有些得罪的官是因为贪赃犯罪以及故意杀人，平日就是遇到大赦也不能免罪，今天因为卢商等人的疏理而获得赦免，这样做必定使贪官污吏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因而更加不怕触犯法律；被无辜杀死的人含冤无告，因为没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恐怕不是消除旱灾，导致和气的好办法。过去周朝遇到大饥荒，灭亡暴虐的殷朝而致丰收年；卫国发生旱灾，因攻讨邢国而降下大雨。说明诛讨罪犯，杀戮奸邪盗贼，正合天意，使冤杜昭雪，滞留的案情得到判决，我认为这才是符合皇上的圣心呀。乞求陛下对疏理囚徒之事再加以裁定。”唐宣宗于是颁下诏书，请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集体加以议论。

初，李德裕执政，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势，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党李咸讼德裕罪，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

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掌朝政时，提拔白敏中为翰林学士；到唐武宗死后，李德裕失势，白敏中于是趁朝廷上下对李德裕一片愤怒，竭力排挤李德裕，指使李德裕的党羽李咸揭发李德裕执政时的罪过，李德裕因此而由东都留守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为闲官。

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系囚，虑有冤滞。今所原死罪，无冤可雪，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宜如马植所奏。”诏从之，皆论如法。以植为刑部侍郎，充盐铁转运使。

左谏议大夫张鹭等人向唐宣宗上言：“您因为旱灾而疏理被关押的囚犯，并为冤情和滞留案件而深感忧虑。目前所原宥的犯有死罪的囚徒，本没有冤情可昭雪，恐怕因此凶恶阴险而心存侥幸的罪犯常希望发生水旱灾害，所以应该听从马植的奏请。”唐宣宗颁下诏书，批准了马植的奏议，对关押于狱中的罪徒，全都依法论处。并提升马植为刑部侍郎，充任盐铁转运使。

植素以文学政事有名于时，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以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

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

马植平素以有文学才能和善理政事而闻名于当时，李德裕对他不加以重用。到白敏中任宰相执政之时，凡以前受李德裕鄙薄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地加以重用。唐宣宗听白敏中的荐举，任命卢商为武昌节度使。任命刑部尚书、判度支崔元式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琮为中书侍郎，三人并为同平章事。

三月，敕：“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

三月，唐宣宗颁下诏敕：“在会昌五年毁佛时所拆毁的寺庙，如果僧人有能力修缮或营造的，听任他自己居处，官府不得禁止。”这时，唐宣宗和白敏中等君主、宰相，都竭力反对会昌年间唐武宗和李德裕的政策，所以僧侣、尼姑的弊端全部恢复了原样。

己酉，积庆太后萧氏崩。

己酉（十五日），唐文宗的母亲积庆太后萧氏驾崩。

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诸奚。

五月，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率军大破诸奚族部落。

吐蕃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诏河东节度使王宰将代北诸军击之。宰以沙陀朱邪赤心为前锋，自麟州济河，与恐热战于盐州，破走之。

吐蕃统帅论恐热趁唐武宗丧事的机会，引诱党项族以及回鹘国的残余部众入侵唐朝河西诸郡，唐宣宗颁下诏书，令河东节度使王宰率领代北诸支军队讨伐论恐热。王宰任命沙陀族酋领朱邪赤心为前锋，从麟州渡过黄河，与论恐热接战于盐州，将论恐热击败并赶走。

六月，以鸿胪卿李业为册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六月，唐宣宗任命鸿胪卿李业为册封黠戛斯英武诚明可汗使。

上请白敏中曰：“朕昔从宪宗之丧，道遇风雨，百官、六宫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对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对曰：“长子绪今为随州刺史。”上曰：“堪为相乎？”对曰：“绪少病风痹。次子陶，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即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入谢，上问以元和故事，条对甚悉，上悦，遂有大用之意。

唐宣宗将白敏中请到便殿问道：“朕以前为宪宗发丧，去陵墓的路途中遇到大风雨，朝臣百官和六宫妃主都四散逃走避雨，只有长得高大而多胡须的山陵使扶着宪宗的灵柩车驾不走，这个人是谁呢？”白敏中回答说：“是令狐楚。”唐宣宗说：“他有儿子吗？”敏中回答说：“他的长子令狐绪现在是随州刺史。”唐宣宗又问：“是不是可以当宰相？”白敏中回答说：“令狐绪年少时得过风湿病，令狐楚的次子令狐是前湖州刺史，很有才器。”唐宣宗立即将令狐提拔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令狐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问起元和年间的事，令狐逐条对答，十分熟悉，唐宣宗甚为欢喜，于是有重用令狐的意思。

秋，八月，丙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秋季，八月，丙申（初三），唐宣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西川节度使。

葬贞献皇后于光陵之侧。

安葬贞献皇后萧氏于穆宗光陵旁侧。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置酒，作乐，击毯尽欢。诸王有疾，常亲至卧内存问，忧形于色。

唐宣宗为了与兄弟们和睦友爱，于十六宅建造雍和殿，并多次亲临此

殿，设置酒宴，与兄弟诸王饮酒作乐，击游戏，尽情欢乐。诸王患有疾病，唐宣宗经常亲自来到患病亲王的卧室内加以慰问，忧虑焦急之形现于脸上。

突阙掠漕米及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

突阙部族掠夺唐朝的漕米和行商，振武节度使史宪忠率军讨击，大破突阙。

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光，润州人，太后之弟也。

九月，丁卯（初五），唐宣宗任命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郑光是润州人，郑太后的弟弟。

乙酉，前永宁尉吴汝纳，讼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绅与李德裕相表里，欺罔武宗，枉杀臣弟，乞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辨。”丁亥，敕御史台鞫实以闻。冬，十二月，庚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湘冤状，如吴汝纳之言。戊午，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乙酉（二十三日），前永宁县尉吴汝纳，上表申诉其弟弟吴湘犯罪不至于处死，而“李绅与李德裕内外相通，互为表里，欺瞒迷惑唐武宗，冤枉杀死我弟吴湘，乞求皇帝陛下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人来对质辨诬。”丁亥（二十五日），唐宣宗颁下敕书给御史台，令调查出真实情况向上汇报。冬季，十二月，庚戌（十九日），御史台上奏唐宣宗，据崔元藻所列举的吴湘冤枉情况，和吴汝纳申诉的差不多。戊午（二十七日），唐宣宗下令贬太子太保、分司东都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吏部奏，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三百八十三员。

吏部奏报唐宣宗：在会昌四年所减少的州、县官中，恢复三百八十三员官吏。

二年（戊辰、848 ）

二年（戊辰，公元848 年）

正月，甲子，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赦天下。

正月，甲子（初三），群臣给唐宣宗上尊号，称为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唐宣宗为此大赦天下。

初，李德裕执政，有荐丁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即位，柔立为右补阙；德裕贬潮州，柔立上疏讼其冤。丙寅，坐阿附贬南阳尉。

起初，李德裕任宰相执朝政，有人推荐丁柔立为人清廉正直，可以担任谏官，李德裕不予任用。唐宣宗即皇帝位后，任丁柔立为右补阙；李德裕被贬至潮州，丁柔立向唐宣宗上疏为李德裕申冤。丙寅（初五），朝廷以丁柔立阿附李德裕而将他贬为南阳县尉。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坐前不能直吴湘冤，乙酉，回左迁湖南观察使，亚贬循州刺史，李绅追夺三任告身。中书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尽言其罪，己丑，贬端州刺史。

西川节度使李回、桂管观察使郑亚因为以前不能辨白吴湘的冤情，乙酉（二十四日），李回被降职调任湖南观察使，郑亚被贬为循州刺史，李绅虽死，也被追夺三任委任状。中书舍人崔嘏因为起草贬李德裕官的制书没有全部写上李德裕的罪状，已丑（二十八日），也被贬为端州刺史。

回鹘遏捻可汗仰给于奚王石舍朗；及张仲武大破奚众，回鹘无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五百人，依于室韦。使者入贺正，过幽州，张仲武使归取遏捻等；遏捻闻之，夜与妻葛禄、子特勒毒斯等九骑西走，余众追之不及，相与大哭。室韦分回鹘余众为七，七姓共分之；居三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帅诸胡兵号七万来取回鹘，大破室韦，悉收回鹘余众归碛北。犹有数帐，潜窜山林，钞盗诸胡；其别部勒，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居甘州，总碛西诸城，种落微弱，时入献见。

回鹘国的遏捻可汗因穷困，生活仰仗于奚族王石舍朗。至唐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大破奚族部众，回鹘没有地方可求得食物，于是部众日益消耗离散，到这时，所留下的贵族以下人员还不满五百人，转而依附于室韦部族。回鹘派遣使者入唐朝祝贺正旦佳日，路过幽州，张仲武让其使者回去擒取遏捻可汗等人；遏捻可汗得知消息，趁夜与妻子葛禄、儿子特勒毒斯等九人骑马西走，回鹘余众追遏捻可汗不及，相对痛哭流泪。于是室韦将回鹘余众分为七个部分，由室韦族的七姓部落平分，每姓分得一部；留居了三天，黠戛斯派遣宰相阿播率领诸胡族之兵号称七万来夺取回鹘人，大破室韦部族，将回鹘余众全部收归沙漠之北。还有几帐回鹘人，秘密地逃窜到山林之中，经常出来攻掠劫取诸胡部落；回鹘族的别部勒，起先在安西，也自称可汗，居住于甘州，总领沙漠以西诸城镇，这时回鹘部落已很微弱，时常入唐朝贡献，朝见大唐皇帝。

二月，庚子，以知制诰令狐为翰林学士。上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上欲知百官名数，令狐曰：“六品已下，官卑数多，皆吏部注拟；五品以上，则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员。”上命宰相作《具员御览》五卷，上之，常置于案上。

二月，庚子（初十），唐宣宗任知制诰令狐为翰林学士。唐宣宗曾经以唐太宗所撰写的《金镜》授与令狐，让他读给自己听，书中有“在大乱之世也不应该委任不肖之徒为官，在大治之世也不应该不委忠贤之士掌政，”唐宣宗听到这句时止住令狐，说：“凡是要求致太平的，应当以这句话为首要信条。”又将《贞观政要》书写于屏风之上，经常严肃地拱手细读其中的警句。唐宣宗想知道朝廷百官的名字和数额，令狐说：“六品以下的官，官位卑下而数目很多，都由尚书省吏部注拟授职；五品以上的官，则由中书门下政事党节制授理，他们各有名籍，叫做具员。”唐宣宗于是命令宰相撰写《具员御览》五卷，宰相撰修完后奏上，唐宣宗将其经常放置于桌上，以备查考。

立皇子泽为濮王。上欲作五王院于大明宫，以处皇子之幼者，召术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对曰：“臣庶之家，迁徒不常，故有自阳宅入阴宅，阴宅入阳宅。刑克祸福，师有其说，今陛下深拱法宫，万神拥卫，阴阳书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赐束帛遣之。

唐宣宗立皇子李泽为濮王。唐宣宗想在大明宫内建造五王院，以让年龄幼小的皇子居处，召来术士柴岳明，让他来相风水。柴岳明回答说：“一般臣民之家，常迁徒不定，所以有的从向阳的屋子迁入朝阴的屋子，有的从朝阴的屋子迁进向阳的屋子。阴阳家所谓三刑祸福，五行相克，是有这种说法，但陛下您高筑起宏伟的路寝正殿，受到万神的拥戴守卫，而阴阳家的书是无法预测帝王之家的。”唐宣宗对柴岳明的话表示赞同，赐给他束帛将他送走。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季，五月，己未朔（初一），出现日食。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为户部尚书；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并同平章事。

唐宣宗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罢相，任为户部尚书；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户部周墀和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植一并为同平章事。

初，墀为义成节度使，辟韦澳为判官，及为相，谓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愿相公无权。”墀愕然，不知所谓。澳曰：“官赏刑罚，与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权之有！”墀深然之。澳，贯之之子也。

起初，周墀为义成节度使，召聘韦澳为判官，及为宰相，周墀对韦澳说：“我的能力很小，而任务很重，你将如何帮助我呢？”韦澳回答说：“希望相公没有权力。”周墀听后感到愕然，不知道韦澳指的是什么意思。韦澳解释说：“对于官的赏赐和用刑处罚，您应该与天下人持相同的意见，不要以自己的爱憎喜怒来转移公论，这样天下就自然得到治理，又有什么必要去谋求权力！”周墀听后深表赞同。韦澳是韦贯之的儿子。

已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兴庆宫。

已卯（二十一日），太皇太后郭氏于兴庆宫驾崩。

六月，礼院检讨官王贬句容令。

六月，礼院的检讨官王被贬为句容县令。

初，宪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预其谋；又，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礼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楼，欲自陨；上闻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颇有异论。

起初，唐宪宗崩驾，唐宣宗怀疑郭太后参预了谋害唐宪宗的密谋；另外，郑太后本是侍侯郭太后的小婢，她们之间有宿怨，因此，唐宣宗即皇帝位后，对待郭太后的礼遇特别薄。郭太后为此怏怏不得意。有一天，郭太后登上兴庆宫的勤政楼，企图跳楼自杀；唐宣宗得知情状，勃然大怒，这天夜里，郭太后身死，宫禁外人们对此有不少异议。

上以郑太后故，不欲以郭后宪宗，有司请葬景陵外园；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宪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诘之，曰：“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宪宗在东宫为正妃，逮事顺宗为妇。宪宗厌代之夕，事出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历五朝，岂得以暖昧之事遽废正嫡之礼乎！”敏中怒甚，辞气愈厉。诸相会食，周墀立于敏中之门以俟之，敏中使谢曰：“方为一书生所苦，公弟先行。”墀入，至敏中厅问其事，见争辨方急，墀举手加颡，叹孤直。明日，坐贬官。

唐宣宗因为郑太后的缘故，不希望让郭太后于唐宪宗的墓中安葬，主管丧礼的官府请求将郭太后埋葬于景陵的外园；王向唐宣宗上奏论说应该与唐宪宗同葬于景陵，郭太后的神主像也应该和唐宪宗的神主像配置于同一室，王

的奏状入于朝廷，唐宣宗勃然大怒。白敏中召来王质问并指责他，王说：“太皇太后，是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宪宗在东宫时就是正妃娘娘，成为顺宗的媳妇。宪宗驾崩的那天夜里，似乎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但太皇太后郭氏为天下之母，已经历了穆、敬、文、武及今朝共五朝，岂可以因为不明不白的事就突然废止按正宫嫡妻安葬的礼仪呢？”白敏中听完后怒气冲天，而王却越说越有劲，语气更加严厉。待到宰相于政事堂会餐，周墀站在白敏中的公堂门口等待，白敏中派人向周墀道谢说：“刚才正为一个书生所困扰，您请先走一步。”周墀于是进入白敏中的公堂，问事出何由，只见王正争辩得厉害，周墀不由得举手按住脑门，赞叹王为人正直。第二天，王即因此而被贬官。

秋，九月，甲子，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

秋季，九月，甲子（八日），唐宣宗再次将潮州司马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将湖南观察使李回贬为贺州刺史。

前凤翔节度使石雄诣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求一镇以终老。执政以雄李德裕所荐，曰：“向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镇酬之，足矣。”除左龙武统军。雄怏怏而薨。

前凤翔节度使石雄来到中书门下政事堂，向宰相们陈述自己在黑山、乌岭建立的功劳，请求领一藩镇任节度使，直至终老。当朝执政的宰相认为石雄是李德裕所推荐，对石雄说：“以前的战功，朝廷已经让你统辖蒲州、孟州岐州三镇，算是给你的酬劳，够可以的了。”于是任石雄为左龙武统军，石雄怏怏不乐而死。

十一月，庚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之孙，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雅著称。公主，上之爱女，故选颢尚之。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上曰：“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诏公主执妇礼，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轻夫族，毋得预时事。又申以手诏曰：“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颢弟，尝得危疾，上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观戏场。”上怒，叹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不之视。公主惧，涕泣谢罪。上责之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由是终上之世，贵戚皆兢兢守礼法，如山东衣冠之族。

十一月，庚午（十四日），万寿公主嫁起居郎郑颢。郑颢是郑的孙子，举进士第，任校书郎、右拾遗内供奉，以文才风度儒雅而著称于士林。而万寿公主是唐宣宗的爱女，所以宣宗选郑颢娶公主。有关礼官请遵循旧制度用银子装饰马车，唐宣宗说：“我正想以俭朴节约来教化天下人，应当从我的亲人开始。”于是命令礼官依照一品外命妇的标准用铜装饰车辆。唐宣宗又颁下诏书令万寿公主要执守妇人的礼节，不能因为自己是皇帝的女儿而失礼不守规矩，一切规矩都依照臣下庶民的习惯法律，并告诫万寿公主不得轻视丈夫家族的人，不得干预时事。唐宣宗自写诏书告诫万寿公主说：“如果违背我给你的告诫，必然会有当年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那样的祸患。”郑颢之弟郑，曾患有重病，十分危急，唐宣宗派遣使者去探视，回宫后，唐宣宗问道：“万寿公主在什么地方”使者回答说：“在慈恩寺观戏场。”唐宣宗听后勃然大怒，叹惜说：“我一直奇怪士大夫家族不想与我家结婚，现在看来是有原因的！”立即命令召万寿公主入禁宫，让她站立在庭殿台阶之下，看也不看她一眼。万寿公主感到恐慌，流泪满面，向父皇谢罪。唐宣宗责备女儿说：“哪有小叔子病危，嫂子不去探望，反而有兴致去看戏的道理！”派人将万寿公主送回郑颢家。于是直到唐宣宗死，终其朝，皇亲遗戚都兢兢尊守礼法，不敢有违逆，象崤山以东以礼法门风相尚的世族一样。

壬午，葬懿安皇后于景陵之侧。

壬午（二十六日），将懿安皇后安葬于景陵旁侧。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为太子宾客、分司。

唐宣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琮罢相，改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隶秦州，诏以本州未复，权隶凤翔。

十二月，凤翔节度使崔珙上奏朝廷，称击破吐蕃，攻克清水县，清水县起先隶属于秦州，唐宣宗颁下诏书称，由于秦州尚未收复，清水县暂时隶属于凤翔。

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上问其家世，对曰：“臣父黄裳，首请宪宗监国。”即除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

唐宣宗凡是看到宪宗朝公卿大臣的子孙，多半要提拔选用。刑部员外郎杜胜上朝参加次对，唐宣宗问到他的家世，杜胜回答说：“我父亲杜黄裳，首先提议请宪宗监国。”唐宣宗立即任命杜胜为给事中。翰林学士裴谂，是裴度的儿子，唐宣宗来到翰林院，当面提升裴谂为翰林学士承旨。

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

吐蕃首领论恐热派遣部将莽罗急藏率兵二万人攻略西部边境之地，尚婢婢派遣部将拓跋怀光抗击论恐热于南谷，结果大破论恐热军。莽罗急藏投降尚婢婢。

三年（己巳、849 ）

三年（己巳，公元849 年）

春，正月，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仍擢其子河阳观察判官宙为御史。

春季，正月，唐宣宗与宰相讨论唐宪宗元和年间地方上循职守法的官吏谁为第一，周墀说：“我曾经在江西做官，听说江西观察使韦丹的功德被江西道所辖洪、江、鄂、岳、虔、吉、袁、抚八州人民传诵，在他死后四十年，江西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仍然歌唱思念他，就象韦丹还活着一样。”乙亥（二十日），唐宣宗下诏命令史馆修撰杜牧撰写《丹遣爱碑》以资纪念，并且拔擢韦丹的儿子河阳观察判官韦宙为御史。

二月，吐蕃论恐热军于河州，尚婢婢军于河源军。婢婢诸将欲击恐热，婢婢曰：“不可。我军骤胜而轻敌，彼穷困而至死，战必不利。”诸将不从。婢婢知其必败，据河桥以待之，诸将果败。婢婢收余众，焚桥，归鄯州。

二月，吐蕃酋领论恐热屯军于河州，尚婢婢屯军于唐鄯州以东的河源军。尚婢婢部下诸将企图攻击论恐热，尚婢婢说：“不可轻易出战。我军骤然间获得胜利而产生了轻敌情绪，敌军因战败穷困无路，只有拼死战斗才能求生，所以现在接战对我军必然不利。”诸将领不信，不肯听从。尚婢婢知道部将出战必然失败，于是占据河桥以等待败军的归来，果然诸将进击遭受败绩。尚婢婢于是收集余众，焚烧河桥，率军退归鄯州。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宁、振武皆出兵迎应接。

吐蕃占领的秦、原、安乐三州以及石门等七座关隘遣使向唐朝投降。唐宣宗任命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颁发诏令让泾原、灵武、凤翔、宁、振武等镇调发军队去接应。

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以货结权幸，求以使相领宣武；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论之，宰遂还镇。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让议竟寝。墀又谏上开边，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为东川节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同平章事。

河东节度使王宰入朝，用财货交结当权的幸臣，求他们游说唐宣宗让自己能以使相的身份领宣武节度使；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墀向唐宣宗上疏评论此事，王宰于是回到河东镇。附马都尉韦让请求任京兆尹；周墀声言京兆尹没有才能和声望的人不可以担当，韦让的请求最后没有实现。周墀又谏阻唐宣宗开拓边境，经略河西，因而触犯了唐宣宗的旨意。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周墀为东川节度使。提拔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兵部侍郎、判户部魏扶为同平章事。

癸巳，卢龙奏节度使张仲武薨，军中立其子节度押牙直方。

癸已（初八），卢龙镇上奏节度使张仲武去世，军中立张仲武的儿子节度押牙张直方继掌卢龙军政。

翰林学士郑颢言于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罢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谢，加检校右仆射。

翰林学士郑颢向唐宣宗上言：“周墀因为敢于直言而升任宰相，也因为敢于直言而罢除相职。”唐宣宗听后深为感动而觉悟，甲午（九日），周墀入朝谢恩，唐宣宗给他加检校右仆射的衔名。

戊戌，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戊戌（十三日），唐宣宗任命张直方为卢龙留后。

五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在镇不治，右补阙郑鲁上言其状，且曰：“臣恐新麦未登，徐师必乱；速命良帅，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乱，上思鲁言，擢为起居舍人。

五月，徐州发生军乱，驱逐节度使李廓。李廓是李程的儿子，在镇不修政治，右补阙郑鲁曾向唐宣宗告发其情状，并且说：“我恐怕还等不到新麦丰收，徐州的军队就已发生变乱；请陛下赶快派一位优秀的统帅，去解救这一方大难。”唐宣宗并未省悟。而徐州果然发生军乱，唐宣宗回想起郑鲁的上言，于是提擢郑鲁为起居舍人。

以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士卒素骄，有银刀都尤甚，屡逐主帅。弘止至镇，都虞候胡庆方复谋乱；弘止诛之，抚循其余，训以忠义，军府由是获安。

唐宣宗任命义成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武宁的士卒一惯骄横，其中银刀都尤其凶暴，屡次驱逐主帅。卢弘止来到武宁，都虞候胡庆方企图作乱，被卢弘止诛杀，卢弘止好言安抚其他人，向士卒们训以忠义，武宁军府于是获得了平安。

六月，戊申，以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六月，戊申（二十六日），唐宣宗任命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

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关。秋，七月，丁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长乐州。甲子，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甲戌，凤翔节度使李取秦州。诏宁节度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

唐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从吐蕃手中夺得原州，以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六座关隘。秋季，七月，丁巳（初六），唐灵武节度使朱叔明从吐蕃手中攻取得长乐州。甲子（十三日），唐宁节度使张君绪又从吐蕃手中夺回萧关县。甲戌（二十三日），唐凤翔节度使李从吐蕃手中攻取秦州。唐宣宗颂下诏书令宁节度使暂将军队移驻于宁州，以便应接河西地区。

八月，乙酉，改长乐州为威州。

八月，乙酉（初四），唐朝改长乐州为威州。

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已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舞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诏“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盐利可赡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有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

河西、陇右地区的百姓老幼一千余人来到长安，已丑（初八），唐宣宗登上延喜门楼接见他们，河西、陇右人欢呼雀跃，脱下胡人服装，戴上唐人的冠带，围观的人都高呼万岁。唐宣宗为此颁发诏书，宣告：“招募百姓开辟耕垦河西、陇右三州、七关土地农田，五年免收租税；自今以后凡京城长安的罪人应发配流放的，全都发配这三州、七关地方；泾原、宁、灵武、凤翔四道的

将领官吏能在镇戍的地方经营田者，由官府发给耕牛和种粮。温池的盐利可以

用来赡养边陲，委任度支办理。凡三州、七关的镇守戍卫士卒，都加倍发给衣服

和粮食，两年即进行轮换。在通往边陲的道路上建置城堡栅寨，凡有商旅往来贩

卖贸易以及戍军士兵的子弟寄家信的，据守关、镇的官员都不得滞留刁难。山南

、剑南边境地区有陷没于吐蕃的州县，也命令量力而收复。“

冬，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

冬季，十月，唐朝廷将备边库改为延资库。

西川节度使杜奏取维州。

西川节度使杜上奏朝廷，宣告已从吐蕃手中夺取维州。

闰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复河、湟请上尊号，上曰：“宪宗常有志复河、湟，以中原方用兵，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议加顺、宪二庙尊谥以昭功烈。”

闰十一月，丁酉（十七日），唐朝宰相们以收复河、湟地区为由，请给唐宣宗上尊号。唐宣宗说：“宪宗常有志要收复河、湟地区，由于当时正用兵中原，未能如愿而身死，今天才完成了先辈的遗志。应该议论加给顺宗、宪宗二庙的尊谥，以昭示先辈的功烈。”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暴忍，喜游猎。军中将作乱，直方知之，托言出猎，遂举族逃归京师；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直方至京师，拜金吾大将军。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残暴凶狠，喜欢游猎。军中将要发生变乱，张直方知道情况不妙，假说外出行猎，带着全族逃归京师长安；卢龙军中推牙将周为留后。张直方来到京师，被任为金吾大将军。

甲戌，追上顺宗谥曰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谥曰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仍改题神主。

甲戌（二十五日），唐宣宗君臣给唐顺宗追上谥号为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给唐宪宗追上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并据新谥号改题唐顺宗和唐宪宗的神主。

已未，崖州司户李德裕卒。

已未（疑误），崖州司户李德裕去世。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取扶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奏告朝廷已从吐蕃手中攻取扶州。

第二百四十九卷

唐纪六十五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四年（庚午、850 ）唐纪六十五唐宣宗大中四年（庚午，公元850 年）

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春季，正月，庚辰朔（初一），唐宣宗宣告大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隶凤翔。

二月，唐朝廷将秦州隶属于凤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上之立也，左军中尉马元贽有功焉，由是恩遇冠诸宦者，植与之叙宗姓。上赐元贽宝带，元贽以遗植，植服之以朝，上见而识之，植变色，不敢隐。明日，罢相，收植亲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尽得植与元贽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

夏季，四月，庚戌

（初二），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马植为天平节度使。唐宣宗被立为皇帝，宦官左神策军中尉马元贽出了大力，于是唐宣宗对他的恩遇超过其他宦官。马植与马元贽攀亲，叙为马姓宗族，唐直宗赐给马元贽金宝腰带，马元贽转赠给马植，马植系上宝带上朝，被唐宣宗看见并认出，马植当即脸上变色，不敢隐瞒。第二天，唐宣宗罢马植宰相官位，收捕马植的亲信胥吏董侔，送交御史台加以审问，将马植与马元贽内外交通的情状全部查清，于是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

六月，戊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同平章事。

六月，戊申（初二），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去世。唐宣宗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崔龟从为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资库。

秋季，八月，唐宣宗任白敏中领掌延资库。

卢龙节度使周薨，军中表请以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从之。

卢龙节度使周去世，卢龙藩镇军中向朝廷上表请求任押牙兼马步都知兵马使张允伸为留后，九月，丁酉（二十三日），唐宣宗表示同意。

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戌馈不已；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切谏，上怒，贬柳州司马。温裕，之兄子也。

党项族成为唐朝的边境祸患，朝廷调发诸道兵攻讨，连年未获成功，而戌边的给养却输送不已；右补阙孔温裕向唐宣宗上疏进行谏阻，词语痛切，唐宣宗发怒，将孔温裕贬为柳州司马。孔温裕是孔哥哥的儿子。

吐蕃论恐热遣僧莽罗蔺真将兵于鸡项关南造桥，以击尚婢婢，军于白土岭。婢婢遣其将尚铎罗榻藏将兵据临蕃军以拒之，不利，复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将兵据牛峡以拒之。巩力请“按兵拒险，勿与战，以奇兵绝其粮道，使进不得战，退不得还，不过旬月，其众必溃。”罴子不从。巩力曰：“吾宁为不用之人，不为败军之将。”称疾，归鄯州。罴子逆战，败死。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善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吐蕃酋领论恐热派遣僧人莽罗蔺真统兵于鸡项关以南造桥，用以攻击尚婢婢部，在白土岭屯驻军队。尚婢婢派遣其部将尚铎罗榻藏统兵据守临蕃军，以抗拒论恐热军，接战不利，尚婢婢又派遣磨离罴子、烛卢巩力统率军队据守牛峡以抗拒论恐热的进攻。烛卢巩力请求“按兵不动，据守险要，不与敌军接战，而出奇兵断绝敌军的粮道，使论恐热进不能作战，退又不得回还，不过几个月，敌军必然溃败。”磨离罴子不加理会。烛卢巩力说：“我宁愿成为不被任用的人，也不愿成为败军之将。”于是宣称有疾病，回到鄯州。磨离罴子率领军队与论恐热军逆战，大败而死。尚婢婢由于部众缺乏粮草，留下拓跋怀光据守鄯州，率领部落三千余人逐水草来到甘州西部地区。论恐热听说尚婢婢放弃鄯州，亲自统率轻骑五千人追赶，追至瓜州，听说拓跋怀光据守鄯州，于是命令部下在河西鄯州、廓州等八州地方大肆杀掠，将青壮年男子杀死，将老弱者以及妇女的鼻子和膝盖骨割去，用长矛刺婴儿作为游戏，焚烧居民的住房，使河西五千里之内，一片赤红。烧了个精光。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辛未（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为同平章事。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学士刘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尉使。

十一月，壬寅（二十八日），唐宣宗任命翰林学士刘为京西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

以卢龙留后张允伸为节度使。

唐宣宗任命卢龙留后旨允伸为节度使。

十二月，以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并兼招讨党项使。

十二月，唐宣宗任命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拭一并兼任招讨党项吏。

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之弟子也。

吏部侍郎孔温业向执政宰相请求到地方上任外官，白敏中对同列宰相说：“我们这些当朝宰相应该检点一些，孔吏部不肯居于朝廷为官了。”孔温业是孔弟弟的儿子。

五年（辛未、851 ）

五年（辛未，公元851 年）

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春季，正月，壬戌（疑误），唐天德军向朝廷奏称代理沙州刺史张义潮派遣使者来归降。张义潮是沙州人，时值吐蕃内部发生大变乱，张义潮暗中连结沙州豪杰之士，谋划以自己的力量攻拔沙州，归降唐朝；一天早晨，张义潮率领部众全副武装在州门前喧噪鼓动，原属唐朝的汉族人全都响应，吐蕃族的守将惊慌失措逃走，于是张义潮摄领沙州军政事务，向唐朝上表归降。唐宣宗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以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休，肃之子也。自太和以来，岁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吏卒侵盗、沈没，舟达渭仓者什不三四，大堕刘晏之法，休穷究其弊，立漕法十条，岁运米至渭仓者百二十万斛。

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裴休是裴肃的儿子。自从唐文宗太和年间以来，每年漕运到京师的江、淮地区的大米不过四十万斛，由于路上遭受官吏和士卒的偷盗侵吞以及船沉没于河底，运米船到达谓仓的不到十分之三四，使刘晏创立的漕运之法遭到极大的破坏，裴休坚决追究漕运过程中的弊端，制定漕运法规十条，使每年通过漕运输送至渭仓的江、淮大米达到一百二十万斛。

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

唐宣宗很清楚党项族的反叛是由于唐边镇将帅贪图党项族的羊、马，经常欺侮党项人，夺取他们的羊、马，有的竟妄加诛杀，党项族人民不胜愤怒和怨恨，所以被迫造反。唐宣宗为此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此后继续选任文臣来替代边镇贪暴的将帅，临行前唐宣宗还要当面告诫和勉励戌边的文臣，于是党项的叛乱得以安定。李福是李石的弟弟。

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崔铉建议，宜遣大臣镇抚。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充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伸，系之弟也。

南山、平夏党项部族的叛乱许久不能平息，唐宣宗不愿动用军队进行征讨。崔铉建议，应该派遣朝中大臣去进行镇压招抚，方能有成效。三月，唐宣宗任命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任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宁节度使。白敏中请求依照裴度过去的做法，选择朝廷的大臣为部下将佐，唐宣宗表示同意。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命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任宁行军司马；又任命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任宁节度副使。蒋伸是蒋系的弟弟。

初，上令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佳婿，敏中荐郑颢；时颢已婚卢氏，行至郑州，堂帖追还，颢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敏中将赴镇，言于上曰：“郑颢不乐尚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无如臣何；今臣出外，颢必中伤，臣死无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于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郑郎谮卿之书也。朕若信之，岂任卿以至今日！”敏中归，置柽函于佛前，焚香事之。

起初，唐宣宗命令白敏中为女儿万寿公主选择佳婿，白敏中选中并推荐郑颢；当时郑颢已经与卢氏女订婚，走到郑州时，被宰相府的堂贴追回，为此郑颢对白敏中很不满意，经常在唐宣宗面前诋毁白敏中。白敏中将赶赴边镇，对唐宣言说：“郑颢不愿意娶公主，对我怨恨入于骨髓。我在政事堂掌政，他不能对我有什么奈何；今我要出朝，郑颢必定趁机恶语中伤，我恐怕死期不远了！”唐宣宗说：“朕早就知道了，您为什么这么晚才提醒我！”于是命左、右近侍从宫禁中取出一个红柳木盒子，交给白敏中说：“这里面都是郑郎谮毁您的书信，朕如果相信，哪里能重用您到今天呢！”白敏中回到家中，将红柳木盒子放到佛象前，烧香下拜，供若神明。

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辛未，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玩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

白敏中驻军于宁州，壬子（十日），定远城使史元于三交谷击破党项族九千余帐，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党项已平定。辛未（二十九日），唐宣宗颁下诏令：“平夏党项部族现在已经安定帖服了，听说南山党项部族有些出山的帐落，由于饥寒交迫，仍然在进行抢掠，而为平夏党项部所不容，穷困得无路可走，没有归处；应该请李福向南山党项部存抚告谕，在银州、夏州境内授给他们一些闲置的田地。如果他们能洗心革面，听从教化，而不再剽掠，就应该象赤子一样抚慰他们；从前他们作恶多端，现在一切不加追究，如果有的帐落有冤屈，可让他们自己随时到所在军镇向主管官吏投牒中诉。如果再敢侵犯我边疆牧场，或者重新逃入山林之中，不受我大唐王朝的教令，就对他们进行诛讨，决不赦免。我边镇将领有功劳的人在经过甄别后给予奖赏，战死、受伤的人给予优厚的抚恤，凡是灵州、夏州、州、州四道的百姓，给予免征赋税三年的优待，相邻的道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减一些租税。过去由于边镇将帅贪暴卑鄙，致使党项族怨愤而叛乱，自今以后应当更慎重地选择廉洁、品行优良的将吏来安抚党项部族。如果党项族再侵扰边疆发动叛乱，应当先问边镇将吏的罪，然后再征讨叛乱的族人。”

吐蕃论恐热残虐，所部多叛；拓跋怀光使人说诱之，其众或散居部落，或降于怀光。恐热势孤，乃扬言于众曰：“吾今入朝于唐，借兵五十万来诛不服者，然后以渭州为国城，请唐册我为赞普，谁敢不从！”五月，恐热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让就礼宾院问所欲。恐热气色骄倨，语言荒诞，求为河渭节度使；上不许，召对三殿，如常日胡客，劳赐遗还。恐热快快而去，复归落门川，聚其旧众，欲为边患。会久雨，乏食，众稍散，才有三百余人，奔于廓州。

吐蕃酋领论恐热残忍暴虐，所率部众大多叛亡；拓跋怀光派人去游说引诱其部众，使论恐热的部众或者从部落中从散居出去，或者投降拓跋怀光。论恐热的势力越来越孤单，于是向其部众扬言说：“我今天要朝拜大唐，向唐朝借兵五十万人来诛讨不服从我的人，然后将渭州当作国都，请大唐皇帝册封我为吐蕃赞普，谁敢不服从我！”五月，论恐热来到长安朝见大唐皇帝，唐宣宗派遣左丞李景让到礼宾院问论恐热有什么要求。论恐热趾高气扬，骄横傲慢，出言不逊，语句荒诞，请求唐宣宗任命他为河渭节度使；唐宣宗没有允许，将论恐热召到三殿问对，就象对待一般的胡人宾客，稍事慰劳，赐给一些东西后即让他回去。论恐热没有达到目的，怏怏不乐而去，回到落门川，聚集他原先的部众，企图作乱，成为唐朝的边患。正遇上久雨时节，缺乏粮食，其部众逐渐散去，仅剩下三百余人，投奔廓州。

六月，立皇子润为鄂王。

六月，唐宣宗立皇子李润为鄂王。

进士孙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所度僧亦委选择有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

进士孙樵向唐宣宗上言：“老晨姓男耕女织，辛勤劳动却不能使自己获得温饱，而一大群不劳而获的佛教僧侣却安然自得地坐在华丽的房间里，身穿华美的衣裳，吃精美的饭菜，大概十户农家也养不起一个僧侣。武宗对僧侣不劳而食，蠹耗国家感到愤慨，勒令十七万僧侣蓄发还俗，使得天下一百七十万农户得以喘息复苏，而陛下即位以来，即下令修复被废的佛教诗庙，以致到今天天下修复庙宇的斧头刀锯之声仍不绝于耳，重新剃度的僧尼几乎恢复到以前的数目。您即使不能象武宗那样革除僧侣蠹国的积弊，又为什么要使已废除的积弊重新复兴呢！近日您想修缮长安城东门，谏官上言劝阻，您立即就罢除这项工役。而目前所恢复的寺庙，岂能比修复东门更加急迫？所花费的工役，岂能比修缮东门更少？希望您尽早降下圣明的诏书，命令凡僧尼还没有恢复身份的不准再予恢复，寺庙还未修复的也不准再作，或许劳苦的百姓为此仍然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秋季，七月，中书门下奏称：“陛下您崇奉佛教，使下面的人莫不为之奔走，恐怕国家的财力无法承受，且因为推奉佛教而引发事端，骚扰人民，希望陛下能命令掌管佛事的有关官吏，对修建寺庙的费用适当地加以节约。对所剃度的僧侣也让有关部门加以选择，让有道行通佛性的人出家，如果容纳凶残粗野的人入佛门，当然就不是敬奉佛法了。乡村间的小佛舍，请等到收复河、湟罢兵后再修。”唐宣宗表示同意。

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项亦请降。时用兵岁久，国用颇乏，诏并赦南山党项，使之安业。

八月、白敏中奏告朝廷称南山党项请求投降唐朝。当时用兵的时间已经很久，国家各项用度的费用相当困乏，唐宣宗颁下诏书，命令对南山党项部族一并赦免，使他们能安居乐业。

冬，十月，乙卯，中书门下奏，“今边事已息，而州府诸寺尚未毕功，望且令成之。其大县远于州府者，听置一寺，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从之。

冬季，十月，乙卯（十七日），中书门下政事堂向唐宣宗上奏：“如今边境上的事已经平息，而地方州府所要修复的诸寺庙还没有完工，希望这时下令让州府完成此项工程。如果大县离州府较远者，可以建置一座寺庙，而乡村就不得再建置佛舍了。”唐宣宗表示同意。

戊辰，以户部侍郎魏同平章事，仍判户部。时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群臣莫敢言。入谢，因言：“今海内无事，惟未建储副，使正人辅导，臣窍以为忧。”且泣。时人重之。

戊辰（三十日），唐宣宗任命户部侍郎魏为同平章事，仍然负责户部事务。当时唐宣宗年事已高，还未立皇太子，群臣没有谁敢提这件事。魏入朝向宣宗谢恩，趁机上言：“现在海内已经无事，只是至今还没有建立储君，使正人君子加以辅导，我心里对此深感忧虑。”说着就流下眼泪。当时人对魏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而特别敬重。

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以果州刺史王贽弘充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以讨之。

逢州、果州的群盗以鸡山为根据地，侵扰掠夺东川、西川、山南西道等三川地区；唐宣宗任命果州刺史王贽弘充当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进行讨伐。

制以党项既平，罢白敏中都统，但以司空、平章事充宁节度使。

唐宣宗颁下制书，以党项的叛乱既已平定，罢除白敏中的招讨党项行营都统的职务，只以司空、平章事的名义充任宁节度使。

张义潮发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奉十一州图籍入见，于是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义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张义潮调发军队大致平定沙州近旁的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之地，派遣他的兄长张义泽奉十一州地图名籍入朝见唐宣宗，于是河、湟之地全部归入唐朝版图。十一月，唐宣宗置归义军于沙州，任命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任命张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龟从为同平章事衔，充任宣武节度使。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坐出猎累日不还宿卫，贬左骁卫将军。

右羽林统军张直方因为外出游猎，数日不回来宿卫宫城，玩忽职守，被贬为左骁卫将军。

六年（壬申、852 ）

六年（壬申，公元852 年）

春，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

春季，二月，王贽弘讨伐鸡山盗贼，将贼寇平定。

是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贼言辞悖慢，上怒甚。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谷间，不足辱大军，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刘潼诣果州招谕之。潼上言请不发兵攻讨，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烛愚迷之众，使之稽颡归命，其势甚易。所虑者，武臣耻不战之功，议者责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盗弯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诏赦汝罪，使汝复为平人。闻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贼皆投弓列拜，请降。潼归馆，而王贽弘与中使似先义逸引兵已至山下，竟击灭之。

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向唐宣宗上奏，称巴南的妖贼出言不逊，言辞傲慢，唐宣宗怒气冲天。崔铉说：“这些人都是陛下的赤子，由于饥寒交迫，于谷之间抢夺并戏弄您的军队，其实并不足以辱没您强大的军队，只要派遣一个使者就可以平定他们。”于是派遣京兆少尹刘潼到果州去招抚劝谕。刘潼向唐宣宗上言，请求不要调发军队去攻讨，并且说：“今天我用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去照亮那群愚昧迷惑之众的心，让他们向您叩头归命，做到这一点十分容易。所忧虑的是，武臣们对不战之功感到耻辱，议论者追求速成的功效。”刘潼来到山中，贼盗弯着弓接待他，刘潼屏去左右随从独自走上前说：“我已经面受皇帝的诏敕，赦免你们的罪，使你们重新做平民百姓。听说你们的木弓能射二百步，现在我距你们只有十步，你们如果真想造反，可以射死我！”贼众全都将弓箭抛在一边，排成列队向刘潼拜谢，请求投降。刘潼回到馆舍，王贽弘与宦官使者似先义逸率领军队已来到山下，竟然袭击已投降的人，将他们消灭。

三月，敕先赐右卫大将军郑光县及云阳庄并免税役。中书门下奏，以为：“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屡发德音，欲使中外画一，今独免郑光，似稍乖前意。事虽至细，系体则多。”敕曰：“朕以郑光元舅之尊贵，欲优异令免征税，初不细思。况亲戚之间，人所难议，卿等苟非爱我，岂进嘉言！庶事能尽如斯，天下何忧不理！有始有卒，当共守之。并依所奏。”

三月，唐宣宗下敕令原先赐给右卫大将军郑光县以及云阳的庄园一并免除税役。为此中书门下上奏，认为：“收取税役的法规，天下都应相同。您屡次发布德音，希望使中外法令齐整划一，今天唯独先除郑光的税役，似乎与前面的意思稍有悖离。虽然这是一件很细微的事，但牵涉的问题却很多。”唐宣宗为此下敕宣称：“朕以为郑光皇帝元舅的尊贵身份，企图给他优异的待遇，免征租税，起初没有细加思考。况且亲戚之间，正是人们难以议论的，你们如果不是热爱我，岂能向我进如此好的意见！其他一般性事务如果都能这样，天下何忧不能治理！有始有终，君臣应当共同遵守。按照你们所奏请的去办。”

夏，四月，甲辰，以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夏季，四月，甲辰（初八），唐宣宗任命宁节度使白敏中为西川节度使。

湖南奏，团练副使冯少端讨衡州贼帅邓裴，平之。

湖南奏告朝廷，团练副使冯少端讨伐衡州贼帅邓裴，将他们讨平。

党项复扰边，上欲择可为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毕论边事，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廷。卿其为朕行乎！”欣然奏命。上欲重其资履，六月，壬申，先以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宁节度使。

党项部族又侵扰边，唐宣宗想选择可充任宁统帅的人，而难以找到合适者，便从容地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须昌人毕议论边境之事，毕援古据今，向唐宣宗陈述征讨党项的一整套方略。唐宣宗欢喜地说：“朕正要选择统帅，想不到廉颇、李牧就近在朕禁廷。您愿意为朕出征边镇吗？”毕欣然表示愿奏命前往。唐宣宗企图加重毕的官资履历，六月，壬申（疑误），先任命毕为刑部侍郎，癸酉（疑误），再任命毕为宁节度使。

雍王薨，追谥靖怀太子。

雍王李去世，被追谥为靖怀太子。

河东节度使李业纵吏民侵掠杂虏，又妄杀降者，由是北边扰动。闰月，庚子，以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业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独请贬黜；上不许，但徙义成节度使。

河东节度使李业放纵所部吏民侵犯和掠夺杂居的各族胡人，又随意乱杀投降的胡人，于是北部边境出现动乱。闰七月，庚子（初六），唐宣宗任命太子少师卢钧为河东节度使。李业因为在宫内有所依侍，人们不敢说他的罪过，唯独魏暮请唐宣宗将李业贬黜罢官；唐宣宗没有允许，只是将李业徙为义成节度使。

卢钧奏度支郎中韦宙为副使。宙遍诣塞下，悉召酋长，谕以祸福，禁唐民毋得入虏境侵掠，犯者必死，杂虏由是遂安。

卢钧向唐宣宗奏请度支郎中韦宙为河东节度副使。韦宙走遍塞下，将诸杂胡酋长全部召来，向他们告谕以祸福，又禁止唐朝民众，要他们不得进故胡人地境侵占掠夺，有犯者必处死，诸杂居胡人部落由此安定下来。

掌书记李璋杖一牙职，明日，牙将百余人诉于钧，钧杖其为首者，谪戌外镇，余皆罚之，曰：“边镇百余人，无故横诉，不可不抑。”璋，绛之子也。

掌书记李璋用棍杖打一名牙职小官，第二天，牙将一百余人来向卢钧申诉，卢钧用棍杖打其中为首者，将他贬谪于外镇戌守，其余的人都受到了处罚，卢钧说：“边镇一百余人，无故强横地申诉，不能不予抑制。”李璋是李绛的儿子。

八月，甲子，以礼部尚书裴休同平章事。

八月，甲子（初一），唐宣宗任命礼部尚书裴休为同平章事。

獠寇昌、资二州。

獠族人侵掠昌州、资州之地。

冬，十月，宁节度使毕奏招谕党项皆降。

冬季，十月，节度使毕奏告唐宣宗，称招抚告谕党项叛乱部众，已使他们全部归降。

骁卫将军张直方坐以小过屡杀奴婢，贬恩州司户。

骁卫将军张直方多次以小过失杀死奴婢，被贬官徙任恩州司户。

十一月，立宪宗子惴为棣王。

十一月，唐宣宗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惴为棣王。

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今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胜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从之。

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剃度僧尼不精，就会使佛教的戒法堕坏；建造寺庙没有节制，就会耗损费用过多。请求自今以后，诸州在原先所颁布的诏敕所允许设置的寺庙之外，在有名胜灵迹的地方许予修复寺庙，人烟车马繁盛的县准许设置一所寺院。严禁私自剃度僧侣、尼姑；如果官府剃度僧侣、尼姑有缺额，可以选择合格的人补上，但仍要申报祠部发给度牒。远游寻找师傅的僧侣，必须有本州颁发的公文，以便到达目的地时，由当地官府对照验正。”唐宣表示同意。

七年（癸酉、853 ）

七年（癸酉，公元853 年）

春，正月，戊申，上祀圜丘；赦天下。

春季，正月，戊申（十七日），唐宣宗举行祀圜丘典礼，大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处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使吏用法有常准。”

夏季，四月，丙寅（初六），唐宣宗颁布诏敕：“自今以后司法衙门处以刑罚，用经常行用的杖刑。用棍仗打脊背一下，依法规折算为用棍杖打臀部十下；用棍杖打臀部一下，折算为用鞭挞五下。这样可以使官吏用刑有一定的标准。”

冬，十二月，左补阙赵请支来年元会，止御宣政。上以问宰相，对曰：“元会大礼，不可罢。况天下无事。”上曰：“近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虽宣政亦不可御也。”

冬季，十二月，左补阙赵请求罢除明年元旦大朝会典礼，让唐宣宗只到宣政殿见朝臣。唐宣宗就此问于宰相，宰相们回答说：“元旦朝会大礼，不可以罢废。况且现在天下无事。”唐宣宗说：“最近华州奏称有盗贼无所忌惮，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下城，关中地区下雪太少，这都是朕的忧虑，怎么能说无事！即使是让我到宣政殿举行典礼，也是不可以的。”

上事郑太后甚谨，不居别宫，朝夕奉养。舅郑光历平卢、河中节度使，上与之论为政，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请。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

唐宣宗服侍郑太后甚为谨慎，不让她居住于别宫，以便自己能朝夕奉养。舅舅郑光历官平卢节度使和河中节度使，唐宣宗与他议论为政之道，郑光应对时表现得鄙陋浅薄，唐宣宗很不高兴，留郑光于朝廷任佑羽林统军，使他便于奉朝请示。郑太后几次向唐宣宗说郑光贫穷，唐宣宗即厚厚地赐给郑光金帛，而始终不再委任他以为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万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

度支奏告唐宣宗：“自河、湟地区得到平定，每年天下所收纳的钱有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其中五百五十万余缗是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是专卖酒的税钱，二百七十八万余缗是盐利。”

八年（甲戌、854 ）

八年（甲戌，公元854 年）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罢元会。

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罢除元旦大朝会。

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虑人情不安，丙申，诏：“长庆之初，乱臣贼子，顷搜余党，流窜已尽，其余族从疏远者，一切不问。”

唐宣宗自从即皇帝位以来，整治弑唐宪宗的逆党，宦官、外戚以至东宫的官属，很多人受牵连，被诛杀的和被流放的人很多。由于怕造成人心不安，丙申（十一日），唐宣宗颁布诏书宣称：“长庆初年的乱臣贼郭，前一段时间搜捕其余党，已经全部依罪流放，其余与罪犯较疏远的亲族，一概不予追究。”

二月，中书门下奏，拾遗、补阙缺员，请更增外。上曰：“谏官要在举职，不必人多，如张道符、牛丛、赵辈数人，使朕日闻所不闻足矣。”丛，僧孺之子也。

二月，中书门下政事堂奏告唐宣宗，称拾遗、补阙官员缺额，请求再增补一些。唐宣宗说：“谏官关键在于能称职，不必要人很多，如张道符、牛丛、赵这样几个人，使朕每天能知道许多朕所无法知道的事，这样就足够了。”牛丛是牛僧孺的儿子。

久之，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为睦州刺史，入谢，上赐之紫。丛既谢，前言曰：“臣所服绯，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赐绯。”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绯、紫衣数袭从行，以备赏赐，或半岁不用其一，故当时以绯、紫为荣。上重翰林学士，至于迁官，必校岁月，以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一段时间之后，牛丛自司勋员外郎出任睦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赐给他紫衣。牛丛谢恩之后，走上前进言说：“我现在穿的绯衣，是刺史的凭借。”唐宣宗立即说：“那就再赐给您一件绯衣吧。”唐宣宗重视和珍惜代表官吏身份和地位的官服，有关部门经常预备绯衣、紫衣好几套跟从着唐宣宗，以备随时赏赐给官吏，但有时半年也不用其中一件，所以当时人均以穿绯衣、紫衣为荣耀。唐宣宗信重翰林学士，但翰林学士升迁官位时，唐宣宗必定要查对他们任官的年月，看是否任期届满，有足够的资历升迁新位，认为不可以随意将官爵私下赏赐给近密的臣下。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敕使过硖石，怒饼黑，鞭驿吏见血；少逸封其饼以进。敕使还，上责之曰：“深山中如此食岂易得！”谪配恭陵。

秋季，九月，丙戌（初四），唐宣宗任命右散骑常侍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有一位宦官敕使路过硖石县，对驿馆供给他食用的饼太黑感到愤怒，用鞭抽打驿吏，使驿使流血；高少逸将那块饼封于盒送交朝廷，当这位宦官敕使还朝时，唐宣宗斥责他说：“在深山中这样的食物，又岂能是容易得到的！”即将他降职发配去守恭陵。

立皇子洽为怀王，为昭王，汶为康王。

唐宣宗立皇子李洽为怀王，李为昭王，李汶为康王。

上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唐宣宗出苑城之北游猎，遇到一位樵夫，问他是哪个县的人，椎夫回答：“泾阳县人。”又问：“县令是谁？”回答说：“李行言。”唐宣宗再问：“李行言在县为政情况怎么样？”樵夫回答说：“李行言性格固执。有几个强盗关押在县监狱，宦官领掌的北司禁军来县府要人，李行言就是不放人，硬是将这几个强盗全部处死了。”唐宣宗回宫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行事写在一个帖子上，挂于自己寝殿中的柱子上。冬季，十月，李行言被任命为海州刺史，入朝向唐宣宗谢恩时，唐宣宗赐给他金紫衣裳。并问李行言说：“你知道为什么赐给你紫衣吗？”李行言回答说：“不知道。”唐宣宗即命左右取来挂于寝殿柱子上的帖文，给李行言看。

上以甘露之变，惟李训、郑注当死，自余王涯、贾等无罪，诏皆雪其冤。

唐宣宗认为甘露之变，唯有李训、郑注应当处死，其余王涯、贾等人无罪，颁布诏书昭雪他们的冤枉。

上召翰林学士韦澳，托以论诗，屏左右与之语曰：“近日外间谓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之比。”上闭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对曰：“若与外廷义之，恐有太和之变，不若就其中择有才识者与之谋。”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黄、衣绿至衣绯，皆感恩，才衣紫则相与为一矣！”上又尝与令狐谋尽诛宦官，恐滥及无辜，密奏曰：“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宦者窃见其奏，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

唐宣宗召来翰林学士韦澳，假借讨论诗文，屏去左右近侍对韦澳说：“近日禁宫外对内侍宦官的权势有哪些说法？”韦澳回答说：“都说陛下对宦官的处置威严果断，不是前朝皇帝可以相比的。”唐宣宗闭上眼睛摇摇头说：“都不是这么回事，都不是这么回事！朕对宦官还有畏惧呢。你看有什么良策能对付宦官呢？”韦澳回答说：“如果与宫廷之外的宰相大臣谋议诛除宦官，恐怕会有象太和年间那样的变故，还不如就在宦官当中选择一些有才识的人，与他们来谋议。”唐宣宗说：“这是末策，朕已试行过，当朕提拔他们，让他们穿上黄色衣裳、绿色衣裳，以至绯衣时，他们都感恩戴德，一旦赐给他们紫衣时，他们便与为首作恶的宦官抱成一团，不再听朕的话了！”唐宣宗又曾经与令狐密谋，企图将宦官全部诛杀干净，令狐恐怕会滥杀无辜，秘密地奏告唐宣宗说：“只要对有罪的宦官不予放过，宦官有缺不邓补充，就会自然而然地慢慢消耗，最后死光，用不着您的操劳忧虑了。”有宦官偷偷地看到了令狐的奏状，于是更加与外朝士大夫过不去，使南衙朝官与北司宦官势如水火。

九年（乙亥、855 ）

九年（乙亥，公元855 年）

春，正月，甲申，成德军奏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绍鼎，癸卯，以绍鼎为成德留后。

春季，正月，甲申（初四），唐成德军奏告朝廷称节度使王元逵去世，军中立王元逵的儿子节度副使王绍鼎主掌军政，癸卯（二十三日），唐宣宗任命王绍鼎为成德军留后。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曰：“醴泉百姓也。县令李君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宰相莫之测。君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

二月，唐宣宗任命醴泉县令李君为怀州刺史。起初，唐宣宗于渭上游猎，看见十几位父老聚集在一个佛祠前，唐宣宗上前讯问其缘故，父老们回答说：“我们是醴泉县百姓，县令李君有优异的政绩，任期届满当罢官，我们到官府乞求他留任，为此而祈祷于佛祠，希望都能如我们所愿。”后来怀州刺史空缺，唐宣宗亲手写诏敕任命李君，宰相们对李君的升迁摸不到头脑。李君入朝向唐宣宗谢恩，唐宣宗才以所得于父老之言来奖励李君，众人这才明白了李君超升的缘故。

三月，诏宁节度使毕还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项未平，移宁军于宁州，至是，南山、平复皆安，威、盐、武三州军食足，故令还理所。

三月，唐宣宗颁下诏书令宁节度使毕还治州。起先，由于河、湟地区刚归附朝廷，党项部族的叛乱还未平息，于是移宁军于宁州，到这时，南山党项和平夏党项部族都已安定下来，威州、盐州、武州三州的军粮充足，所以命令毕归还州洽所。

夏，闰四月，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定差。”

夏季，闰四月，唐宣宗颁布诏令，认为：“州县对民户调发的差役不平均，自今以后每县官府根据人的贫富情况，以及差役的轻重制作差科簿，送交州刺史检查签署完毕后，再收藏于县令衙署存档，每有派役之事委交县令时，即依据差科簿来定当差的人。”

五月，丙寅，以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

五月，丙寅（十九日），唐宣宗任命王绍鼎为成德节度使。

上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唐宣宗聪敏明察并且记忆力强，对宫禁中当差扫地身份低贱的厮役，也都能知道他们的姓名，并熟悉这些人的性格及特长，所以召呼他们干活，从不会叫错人，出现差误。天下各个地方官府奏告于朝廷的狱吏小卒的姓名，唐宣宗也一看便都记得。有一次度支给唐宣宗上的奏文中有渍污帛一句，渍字被误写为清字，枢密承指孙隐中以为唐宣宗不一定看到了这个错字，即将错字改正，然后送交中书门下，奏状经宰相府官员签署后再送入宫禁，唐宣宗发现奏状被改，大为愤怒，加以追究，将擅自修改章奏的人处罚降职。

上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纂次诸州境土风物及诸利害为一书，自写而上之，虽子弟不知也，号曰《处分语》。他日，邓州刺史薛弘宗入谢，出，谓澳曰：“上处分本州事惊人。”澳询之，皆《处分语》中事也。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诏；事有不可者，澳辄曰：“兹事须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论之；上多从之。

唐宣宗密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各州境内的风俗名物以及各种利害关系次第编纂成为一本书，韦澳自己写完后即交给唐宣宗，就连自己的子弟也不知道这件事，书名为《处分语》。有一天，邓州刺史薛弘宗入宫向唐宣宗拜谢后出朝，对韦澳说：“皇上对邓州的事务了如指掌，处置和分析令人惊讶。”韦澳询问其中之事，都是《处分语》中所写的事。韦澳在翰林院，唐宣宗有时派宦官中使向韦澳传宣旨意，令他据以草写诏书；有些事韦澳认为处置不当，即对传旨的宦官说：“此事必须皇上亲笔写下字据，我才敢据以草诏。”于是拖延至第二天天亮，再上疏向唐宣宗论说；唐宣宗一般都能听从韦澳的意见。

秋，七月，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讷，逊之弟子也，性卞急，遇将士不以礼，故乱作。

秋季，七月，浙东发生军乱，驱逐观察使李讷。李讷是李逊弟弟的儿子，性情急躁，对部下将士不以礼相待，因此引起军乱。

淮南饥，民多流亡，节度使杜荒于游宴，政事不治。上闻之，甲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同平章事，充准南节度使；丁酉，以为太子太傅、分司。

淮南发生饥荒，人民大多流亡他乡，节度使杜游宴过多，不理政事。唐宣宗得知了这些情况，甲午（十八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挂同平章事衔，充任淮南节度使；丁酉（二十一日），唐宣宗任杜为太子太傅、分司东都，为闲官。

九月，乙亥，贬李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以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询，传师之子也。

九月，乙亥（二十九日），唐宣宗下令将浙东观察使李讷贬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受杖刑四十下，发配去守恭陵。并颁下诏书：“自今以后凡镇守一方的武臣违法乱纪，监军也要一同判罪。”唐宣宗另外任命礼部侍郎沈询为浙东观察使。沈询是沈传师的儿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待郎，充盐铁转运使。有闾阎医工刘集因缘交通禁中，上敕盐铁补场官。仲郢上言：“医工术精，宜补医官；若委务铜盐，何以课其殿最！且场官贱品，非特敕所宜亲，臣未敢奉诏。”上遽批：“刘集宜赐绢百匹，遣之。”他日，见仲郢，劳之曰：“卿论刘事甚佳。”

冬季，十一月，唐宣宗任命吏部侍郎柳仲郢为兵部侍郎，充当盐铁转运使。有一位在闾巷自由行医的医生刘集通过关系交接宫庭，唐宣宗下敕任命刘集为盐铁补场官。柳仲郢向唐宣宗上言：“医工刘集医术精明，应该补为医官；如果让他管理铜盐事务，怎么来考课他的政绩，论优劣！况且场官是品秩低贱的小官，本不是陛下的特别敕令所应该亲任的，我不敢奉陛下的诏命。”唐宣宗立即批道：“刘集应赐给他绢一百匹，让他回去。”几天后，唐宣宗见到柳仲郢，慰劳他说：“你所议论刘集的事好极了。”

上尝苦不能食，召医工梁新诊脉，治之数日，良已。新因自陈求官，上不许，但敕盐铁使月给钱三千缗而已。

唐宣宗曾经为不能吃东西而困扰，召医工梁新来把脉诊治，治疗了几天，病情好转。梁新为此自己开口向唐宣宗要求赏一个官位，唐宣宗不予准许，只是下敕命令盐铁使每月给梁新三千缗钱而已。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前为泾原节度使，擅用官钱二百万缗，事觉，季荣请以家财偿之。上以季荣有开河、湟功，许之。给事中封还敕书，谏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贬季荣夔州长史。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先前为泾原节度使，曾擅自动用官府二百万缗钱，事被察觉，康季荣请求用自己的家财抵偿。唐宣宗以康季荣有开辟河、湟地区的战功，表示允许。给事中封还诏敕，谏官也向唐宣宗上言劝谏，十二月，庚辰（初五），康季荣被贬官任夔州长史。

江西观察使郑祗德以其子颢尚主通显，固求散地，甲午，以祗德为宾客、分司。

江西观察使郑祗德因为自己的儿子的郑颢娶公主为妻，位望通显，一再要求得到一个散官的头衔，甲午（十九日），唐宣宗调郑祗德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闲职。

十年（丙子、856 ）

十年（丙子，公元856 年）

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郑郎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春季，正月，丁已（十三日），唐宣宗任命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极言时事，休请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则朕遂为闲人。”休不敢复言。二月，丙戌，休以疾辞位；不许。

唐宣宗让裴休极尽所言，议论当大事，裴休请求唐宣宗尽早立皇太子，唐宣宗说：“如果立皇太子，那朕就将成为闲人了。”裴休不敢再说了。二月，丙戌（十三日），裴休以有病要求辞去官位，唐宣宗不允许。

三月，辛亥，诏以“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贡，北边无警，会昌中虏廷丧乱，可汗奔亡，属奸臣当轴，遽加殄灭。近有降者去，已历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命。”

三月，辛亥（初八），唐宣宗颁布诏书，以“回鹘曾有功于我大唐，世代与皇室通婚姻，向我大唐皇帝称臣并奉献贡物，使我北部边境无须警戒。会昌年间回鹘王廷丧乱，可汗四外奔亡，当时正值奸臣李德裕掌握大唐中枢朝政，于是对回鹘残部加以歼灭。近来有归降我朝的回鹘人说，已历现在已为回鹘可汗，目前寓居于安西地区，等到他收复并回到原先回鹘王廷所在的牙帐时，朕将正式册命他为回鹘国可汗。”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澳为人公直，既视事，豪贵敛手。郑光庄吏恣横，积年租税不入，澳执而械之。上于延英问澳，澳具奏其状，上曰：“卿何以处之？”澳曰：“欲置于法。”上曰：“郑光甚爱之，何如？”对曰：“陛下自内庭用臣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积弊；若郑光庄吏积年为蠹，得宽重辟，是陛下之法独行于贫户，臣未敢奉诏。”上曰：“诚如此。但郑光我不置；卿与痛杖，贷其死，可乎？”对曰：“臣不敢不奉诏，愿听臣且系之，俟征足乃释之。”上曰：“灼然可。朕为郑光故桡卿法，殊以为愧。”澳为府，即杖之；督租数百斛足，乃以吏归光。

唐宣宗因为京兆地方很久得不到治理，夏季，五月，丁卯（二十五日），任命翰林学士、工部侍郎韦澳为京兆尹。韦澳为人公正爽直，既到京兆府上任办公，豪猾贵戚均有所收敛，不敢为非做歹。国舅郑光庄国的庄吏骄横无比，多年的租税不交官府，韦澳将他逮捕并锁了起来。唐宣宗于延英殿问韦澳，韦澳将逮捕郑光庄吏的原委全部向唐宣宗陈奏，唐宣宗说：“你怎么处置他呢？”韦澳回答说：“将依照法律处置。”唐宣宗又说：“郑光特别喜爱这位庄吏，怎么办呀？”韦澳回答说：“陛下从宫禁内庭的翰林院任用我为京兆尹，希望我清扫京畿地区多年的积弊；如果郑光的庄吏多年为蠹害，却能得到宽大免于刑事处分，那么陛下所制定的法律，看来只是用来约束贫困户，我实在是不敢奉陛下的诏命再去办事了。”唐宣宗说：“你说的确实全合乎道理，但联舅舅郑光的面子朕不能不顾；你可以用棍杖狠狠地处罚庄吏，但免他一死，行吗？”韦澳回答说：“我不敢不听从陛下的当面诏告，请求陛下让我关押那个骄横的庄吏，等到他租税交足之后再释放他。”唐宣宗说：“你的话灼然可行，朕为母舅郑光的缘故阻挠你依法行事，的确是惭愧呀。”韦澳回到京兆府，即重杖庄吏；督促他交满数百斛租税后，才将他交还郑光。

六月，戊寅，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

六月，戊寅（初七），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休挂同平章事衔，出任宣武节度使。

司农卿韦欲求夏州节度使，有术士知之，诣门曰：“吾善醮星辰，求官无不如意。”信之，夜，设醮具于庭。术士曰：“请公自书官阶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韦有异志，令我祭天。”举家拜泣曰：“愿山人赐百口之命！”家之货财珍玩尽与之。逻者怪术士服鲜衣，执以为盗；术士急，乃曰：“韦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财求我耳。”事上闻。秋，九月，上召面诘之，具知其冤，谓宰相曰：“韦城南甲族，为奸人所诬，勿使狱吏辱之。”立以术士付京兆，杖死，贬永州司马。

司农卿韦企图求夏州节度使官位，有一个术士知道了韦的心事，即登韦家门造访，说：“我善于占星术，为人求官没有不如愿的。”韦相信了术士的话，夜晚，于庭院摆设好占星用的用具。术士说：“请您自己在纸上写上您想求得的官阶。”术士得到韦手写的求官字条后，即对着天空大声呼喊：“韦有异志，让我为他祭天。”韦惊恐万状，举家向术士拜求并哭泣，说：“希望山人赐给百口之家活命之路！”家中的财产珍玩全部给术士。巡逻闾巷的军吏对术士穿一身新衣服感到奇怪，以为是他盗贼加以逮捕；术士窘急，于是招供说：“韦让我为他祭天，我要告发他，他即以家财求我闭嘴。”此事上报唐宣宗。秋季，九月，唐宣宗将韦召来当面审问，知道了韦的全部冤情，便对宰相说：“韦出身于京城之南最大的望族，被奸人所诬谄，不要让狱吏任意污辱了他。”立即将术士送交京兆府治罪，杖刑打死，韦被贬为永州司马。

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营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与书曰：“闻汝已判户部，是吾必死之年；又闻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颢惧，累表辞剧务。冬，十月，乙酉，以颢为秘书监。

户部侍郎、判户部、驸马都尉郑颢急切地钻营权位，企图当宰相。郑颢的父亲郑祗德给郑颢写信说：“听说你已掌判户部事务，这可是我必死之年；又听说你企图求得宰相职，这更是我必死之日呀！”郑颢收信后深感畏惧，多次向唐宣宗上表请求辞去繁重的政务。冬季，十月，乙酉（十五日），唐宣宗任命郑颢为秘书监。

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

唐宣宗派遣使者到安西去镇抚回鹘部族，使者来到灵武，正值回鹘可汗派遣使臣入唐朝朝贡，十一月，辛亥（十二日），唐宣宗册拜回鹘可汗为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使命卫尉少卿王端章充当册封使者。

吏部尚书李景让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侄可乎！是使陛下不得亲事七庙也，宜迁四主出太庙，还代宗以下入庙。”诏百官议其事，不决而止。时人以是薄景让。

吏部尚书李景让向唐景宗上言：“穆宗是陛下的兄长。敬宗、文宗、武宗是陛下兄长的儿子，陛下敬拜兄长还说得过去，敬拜自己的侄子怎么说得过去呢！为要让陛下不必亲自去敬拜七庙，所以应该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位神主移出太庙，而将唐代宗以下各宗移入太庙。”唐宣宗诏命朝廷百官讨论这件事，众口不一，无法裁决，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人对李景让逢迎宣宗的这种作法表示鄙薄。

敕“于灵感”、会善二寺置戒坛，僧、尼应填阙者委长老僧选择，给公凭，赴两坛受戒，两京各选大德十人主其事。有不堪者罢之，堪者给牒，遣归本州。不见戒坛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选旧僧、尼旧僧、尼无堪者，乃选外人。“

唐宣宗颁下诏敕：“在灵感、会善二座寺庙设置戒坛，应该填补空缺的僧侣和尼姑交由长老僧来进行选择，官府发给证书，让他们赴灵感、会善两坛受佛教戒律，两京长安、洛阳各选出能持戒行的大德和尚十人主持受戒之事。有不堪受戒的就罢除他的僧尼身份，能接受佛教戒律的不发给度牒，让他们回归本州。各地寺院若不见灵感、会善二寺发给的公家度牒，不得私容任何僧、尼。要先选择旧僧侣和尼姑，旧僧侣、尼姑没有合适者，再选择外人。”

壬辰，以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无知者。前此一日，令枢密宣旨于学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覆奏：“邺所判度支应罢否？”上以为归长等佑之，即手书慎由名及新命付学士院，仍云“落判户部事”。邺，明之八世孙也。

壬辰（疑误），唐宣宗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崔慎由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唐宣宗每次任命宰相，左右人没有谁能预先知道。前一日，唐宣宗命令枢密使于翰林学士院宣旨，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为同平章事。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当即复奏于唐宣宗，问道：“萧邺所任判度支是否应该罢除？”唐宣宗认为宦官王归长等人是想于内廷助萧邺一把，当即手写崔慎由的名字及新的使命交付翰林学士院，然后说道：“不再判户部事。”萧邺是南朝梁贞阳侯萧渊阳的八世孙。

内园使李敬遇郑明不避马，朗奏之，上责敬，对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衔敕命，横绝可也；岂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剥色，配南牙。

宦官内园使李敬在路上遇到宰相郑朗，不躲避郑朗的马，郑朗奏告唐宣宗，唐宣宗责备李敬，李敬回答说：“供奉皇帝的宦官按惯例可以不避宰相的马。”唐宣宗说：“如果你奉朕的敕命办公事，骄横也还可以；岂能私自了宫而不躲避宰相的马呢！”于是命令李敬脱去有标志其内官身份地位颜色的衣服，发配到南衙服役。

十一年（丁丑、857 ）

十一年（丁丑，公元857 年）

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是，判户部有缺，京兆尹韦澳奏事，上欲以澳补之。辞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难以处繁剧，屡就陛下乞小镇，圣恩未许。”上不说。及归，其甥柳尤之，澳曰：“主上不与宰辅佥议，私欲用我，人必谓我以他歧得之，何以自明！且尔知时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为河阳节度使，，仲郢之子也。

春季，正月，丙午（初七），唐宣宗任命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夏侯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先前，判户部一职有缺，京兆尹韦澳上朝向唐宣宗奏事，唐宣宗想让韦澳补任判户部一官。韦澳推辞说：“我这些年精神和身体都衰老消耗过度，实在难以再处置繁杂艰巨的事务，多次向陛下乞求去主管一个小镇，而一直没有获得陛下的恩准。”唐宣宗听后很不高兴。韦澳回到家中，外甥柳怕韦澳说错了话，深感忧虑，韦澳说：“皇上不与宰辅官商议，私下里想任用我，人们必定会说我通过其他关系得官，这怎么能够说得清楚！你知道当今的政治越来越糟吗？这都是由于我们这些当的贪图名位所引起的呀。”丙辰（十七日）唐宣宗任命韦澳为河阳节度使。柳柳仲郢的儿子。

上欲幸华清宫，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手而读之。

唐宣宗想去华清宫，谏官们极力上言加以劝阻，为此唐宣宗放弃了去华清宫游玩的想法。唐宣宗喜欢听规谏之言，凡是谏官们论事、门下省封驳，只要合乎情理，大都能虚心接受，表示听从。得到重臣所奏上的章疏，必烧香洗手然后阅读。

二月，辛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暮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暮为相，议事于上前，他相或委曲规讽，暮独正言无所避，上每叹曰：“暮绰有祖，我心重之。”然竟以刚直为令狐所忌而出之。

二月，辛巳（十三日），唐宣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暮挂同平章事衔，充任西川节度使。魏暮为宰相，在唐宣宗面前议政事时，其他宰相多不敢直言，有时不过委曲婉转地规劝几句，唯独魏暮敢直言无所避讳，唐宣宗每次听到魏暮的直言规讽之后，总是赞叹说：“魏暮有其先祖魏徽的遗风，我从心里敬重他。”然而，竟因为刚直不阿而为令狐所忌，被挤出朝廷外任节度使。

岭南溪洞蛮屡为侵盗；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军乱，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为容管经略使。

岭南地区的溪洞蛮人屡次侵盗；夏季，四月，壬申（初五），唐宣宗任命右千牛大将军宋涯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初九），又任命宋涯为安南经略使。容州发生军乱，驱逐经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宋涯为容管经略使。

甲午，立皇子灌为卫王，为广王。

甲午（二十八日），唐宣宗立皇子李灌为卫王，李为广王。

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同平章事，仍判度支。

秋季，七月，庚子（初五），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为同平章事，依旧掌判度支。

教坊祝汉贞，滑稽敏给，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咏有如宿构，由是宠冠诸优。一日，在上前抵掌诙谐，颇及外事，上正色谓曰：“我畜养尔曹，正供戏笑耳，岂得辄预朝政邪！”自是疏之。会其子坐赃，杖死，流汉贞于天德军

宫廷教坊里有一个优人名祝汉贞，为人滑稽敏捷，唐宣宗有时随意指着某一物件，让祝汉贞当场表演口戏，祝汉贞即照着唐宣宗所指物编造故事笑话，口若悬河，就象早已编造好了一样，使听者捧腹大笑，于是得到唐宗的喜爱，受宠超过其他各位伎优。一天，祝汉贞又在唐宣宗面前拍着手掌表演诙谐戏，所说口戏涉及到许多外朝政事，唐宣宗马上正色训斥祝汉贞：“我养你们这群优人，只是要你演戏以供我嬉笑休息罢了，你岂得随意干预朝政呢！”从此以后即对祝汉贞疏远。正值祝汉贞的儿子因贪赃判杖刑被乱棍打死，唐宣宗即将祝汉贞流放于天德军。

乐工罗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晓音律，尤有宠。程恃恩暴横，以睚眦杀人，系京兆狱。诸乐工欲为之请，因上幸后苑奏乐，乃设虚坐，置琵琶，而罗拜于庭，且泣。上问其故，对曰：“罗程负陛下，万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绝艺，不复得奉宴游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罗程艺，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杀之。

宫廷乐工罗程，善于弹奏琵琶，自唐武宗朝已得到宠幸；唐宣宗平素通晓音律，对罗程更加宠爱。罗程依恃皇帝的恩宠暴虐专横，有人对他瞪一眼，就将人杀死，因此被京兆府逮捕入狱。宫廷诸乐工想请求唐宣宗赦罗程，待唐宣宗到后苑听音乐演奏时，为罗程设一虚坐，放上罗程的琵琶，并一起跪拜于庭前，哭泣不已。唐宣宗问诸乐工为何哭泣，乐工们回答说：“罗程辜负了陛下的恩情，罪该万死，但我们可惜罗程的琵琶演奏是天下无双的绝艺，恐怕以后在陛下的宴会和游乐中，再也听不到这样精美的表演了。”唐宣宗说：“你们可惜的是罗程的琵琶演奏技艺，朕所珍惜的是高祖、太宗留下的法律。”最后，罗程被判处杖刑，被乱棍打死。

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薨。绍鼎沈湎无度，好登楼弹射人以为乐，众欲逐之；会病薨，军中立其弟节度副使绍懿。戊寅，以绍懿为成德留后。

八月，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去世。王绍鼎沈缅于酒色，狂饮无度，喜欢登楼台用弓弹射楼下路人，作为娱乐，部下兵众企图驱逐他；正好王绍鼎得病死，成德军立他的弟弟节度副使王绍懿主掌军政。戊寅（十四日），唐宣宗任命王绍懿为成德留后。

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师卢钧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节度使。

九月，辛酉（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太子太师卢钧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承勋，光弼之孙也。先是，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来降，拜武卫将军；承勋利其羊马之富，诱之入凤林关，居秦州之西。承勋与诸将谋执延心，诬云谋叛，尽掠其财，徙其众于荒远；延心知之，因承勋军宴，坐中谓承勋曰：“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延心欲入见天子，请尽帅部众分徙内地，为唐百姓，使西边永无扬尘之警，其功亦不愧于张义潮矣。”承勋欲自有其功，犹豫未许，延心复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内徙，但惜秦州无所复恃耳。”承勋与诸将相顾默然。明日，诸将言于承勋曰：“明公首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若从延心之谋，则西陲无事，朝廷必罢使府，省戍兵，还以秦州隶凤翔，吾属无所复望矣。”承勋以为然，即奏延心为河、谓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冬季，十月，己巳（初五），唐宣宗任命秦成防御使李承勋为泾原节度使。李承勋是李光弼的孙子。先前，吐蕃酋长尚延心率河州、谓州两州的部落归降唐朝，被任为武卫将军；李承勋贪图尚延心部众的羊马财富，将尚延心引诱至凤林关，居住到秦州以西地区。李承勋与部下诸将又谋划逮捕尚延心，诬称他谋叛，将他的财产全部抢来，并将他的部众迁徙于荒凉的边外地区；尚延心知道李承勋的阴谋，有一次参加李承勋的军宴，于坐席之中对李承勋说：“河州、渭州两州之地，土地空旷，人烟稀少，因此常闹饥荒瘟疫。唐朝人多向内地平凉川、蔚如川、落门川这三川地区迁徙，吐蕃人也都远远地逃遁于叠宕以西地区，致使二千里地间，寂静而无人烟。尚延心我想入朝廷去见大唐天子，请求率领部众分别迁徙于内地，成为唐朝的百姓，使唐朝的西部边境永远不再出现战马扬尘的警报，这样的功劳也许不会亚于张义潮吧。”李承勋企图将此功劳归于自己，犹豫不决，未给尚延心以许诺，尚延心又说：“我既然准备入朝廷，将部落迁徙到内地，只是可惜秦州不再有所依恃了。”李承勋听后与部下诸将面面相觑，无话可说。第二天，诸将向李承勋上言说：“您首先在秦州开置营田，设置防御使府，拥有军队万人，由朝廷度支发给军饷，我们将士没有作战守御的劳苦，却能收到耕垦交易的厚利。如果听从尚延心的谋议，就会使西部边陲无战事，朝廷必定要罢除防御使府，裁省戍边军队，将秦州归还凤翔镇领辖，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李承勋认为说得有理，即向唐宣宗上奏，请求任命尚延心为河、谓两州都游弈使，让他统率其部众居住于这两州地方。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疾辞位；壬申，以朗为太子太师。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因患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壬申（初八），唐宣宗任命郑朗为太子太师。

上晚节颇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轩辕集于罗浮山。

唐宣宗晚年很迷信神仙道教，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到罗浮山迎接道士轩辕集。

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

王端章被派往安西册立回鹘可汗，因道路被黑车子所堵塞，没有到达目的地而返回。辛卯（二十七日），唐宣宗将王端章贬为贺州司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十一月，壬寅（初八），唐宣宗任命成德军留后王绍懿为节度使。

十二月，萧邺罢判度支。

十二月，萧邺被罢去判度支的职务。

十二年（戊寅、858 ）

十二年（戊寅，公元858 年）

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式有才略，至交趾，树木为栅，可支数十年。深堑其外，泄城中水，堑外植竹，寇不能冒。选教士卒甚锐。顷之，南蛮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闲，遣译谕之，中其要害，蛮一夕引去，遣人谢曰：“我自执叛獠耳，非为寇也。”安南都校罗行恭，久专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护中军才羸兵数百；式至，杖其背，黜于边徼。

春季，正月，唐宣宗任命康王傅、分司东都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王式有雄才大略，到达交趾，用棘树木扎栅寨，其牢固可以支持数十年。栅寨外掘深壕堑，可将城中的水排泄出去，壕堑外种植竹子，使贼寇不能冒犯。又精选并教练士兵，使军队勇锐无比。不久。南诏蛮军来侵，距离交趾只有半天的路程；王式意态安闲，派遣翻译往南诏军中，告谕唐军早已作好防御准备，于蛮军不利，南诏蛮军闻讯后在一个夜间即退走，并派人向王式道谢说：“我们是来追捕叛乱的獠族人的，并不是要侵寇唐朝境土。”安南都护府的都将罗行恭，专制府政已很久，麾下有精兵二千人，都护府的中军才有弱兵几百人；王式来到安南，用棍杖打罗行恭的背，以处罚他的专横，并将他罢黜到边境地方。

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为翰林学士，上器重之。时为河东节度使，手诏征入朝，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戊午，以同平章事。，仁轨之五世孙也。

起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为翰林学士，唐宣宗对他十分器重。这时刘任河东节度使，被唐宣宗以手诏征召回朝廷，刘向唐宣宗上奏，告知已从河东出发，朝外百官才知道这件事。戊午（二十五日），唐宣宗任命刘为同平章事。刘是刘仁轨第五世孙。

与崔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曰：“昔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当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无以对。

刘与崔慎由唐宣宗面前议论政事，崔慎由说：“应该甄别百官的等级辈份，皇上据此赐与职位。”刘说：“西晋时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将官员分为清浊流品，结果演成大祸，使中原地区变成了废丘。今天是明君在位，盛明之朝，应当根据实际才能任命官职，使百官能各称其职；如果为政以甄别百官的品流为先务，我不知道哪一天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安享太平！”崔慎由无言以对。

轩辕集至长安，上召入集中，问曰：“长生可学乎？”对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留数月，坚求还山，乃遣之。

道士轩辕集来到长安，唐宣宗将他召入宫禁中，问道：“长生不死可以学得到吗？”轩辕集回答说：“为帝王的人只要屏弃欲念，崇尚道德，就自然会有长命延年的福气，哪里还有什么地方能求得长生不死呢！”留居宫禁几个月后，轩辕集坚决要求返回罗浮山，唐宣宗于是放他回去。

二月，甲子朔，罢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宫人于诸陵。

二月，甲子朔（初一），唐宣宗罢除公卿大臣朝拜唐穆宗光陵的礼仪，以及唐穆宗忌日到其陵墓起居行香之礼，又命令将全部宫人移居于诸皇帝的陵墓前居住，朝夕供奉。

戊辰，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戊辰（初五），唐宣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为东川节度使。

上欲御楼肆赦，令狐曰：“御楼所费甚广，事须有名；且赦不可数。”上不悦，曰：“遣朕于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储宫，四海属望。若举此礼，虽郊祀亦可，况于御楼！”时上饵方土药，已觉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闻之，俯首不复言。旬日，慎由罢相。

唐宣宗想登丹凤楼宽赦罪犯，令狐说：“登楼大赦，军士庶民都要有恩给，费用太大，而且做这样一件影响巨大的事，应该有正当的名份；何况大赦的事不可多。”唐宣宗听后很不高兴，说：“对于朕来讲，登楼大赦以什么名份为最合适！”崔慎由说：“陛下至今还没有建立储宫，安排皇位继承人是四海之内广大臣民所日夜盼望的事。如果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典礼，就是举行郊祀典礼也可以，更何况于登楼大赦呢！”当时唐宣宗吃方士所炼的丹药，内心已感觉燥热饥渴，而外人并不知道，唐宣宗对臣下的猜忌疑虑已经很深重，听到崔慎由的话，低头不再说话。几天后，崔慎由即被罢除宰相位。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弟虔晃为勃海王。

勃海王李彝震去世。癸未（二十日），唐宣宗立彝震的弟弟李虔晃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宁节度使，异尚安平公主，上妹也。

夏季，四月，唐宣宗任命右街使、驸马都尉刘异为宁节度使。刘异所娶安平公主，是唐宣宗的妹妹。

庚子，岭南都将王令寰作乱，囚节度使杨发。发，苏州人也。

庚子（初九），岭南都将王令环发动叛乱，将节度使杨发囚禁。杨发是苏州人。

戊申，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戊申（十七日），唐宣宗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孜为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薨。病笃，犹手疏论事，上甚惜之。

五月，丙寅（初六），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刘去世。刘病重之时，仍然给唐宣宗手写疏奏议论政事，唐宣宗对他的死深感痛惜。

以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命中使赐之节，给事中萧封还制书；上方奏乐，不暇别召中使，使优人追之，节及燧门而返。，之从父弟也。辛巳，以泾原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发邻道兵讨乱者，平之。

唐宣宗将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燧为岭南节度使，已经命令宦官中使赐给李燧岭南节度使的符节，但所颁诏书被给事中萧封驳退还；当时唐宣宗正在奏乐游玩，没有闲暇再召宦官中使执行任务，即派遣身边的一名伎优去追回符节，结果，岭南节度使的符节在刚送到李燧的家门口时被追回。萧是萧的堂弟。辛已（二十一日），唐宣宗任命泾源节度使李承勋为岭南节度使，调发与岭南相邻的数道军队，征讨王令环的叛乱，最后将岭南平定。

是日，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杀都押牙王桂直。待将士不以礼，故及于难。

这一天，湖南又发生军乱，都将石载顺等人将湖南观察使韩驱逐出境，杀死都押牙王桂直。韩不以礼对待部下将士，所以遭此动乱。

六月，丙申，江西军乱，都将毛鹤逐观察使郑宪。

六月，丙申（初六），江西发生军乱，都将毛鹤将江西观察使郑宪驱逐出境。

初，安南都护李涿为政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一头止与盐一斗；又杀蛮酋杜存诚。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

起初，安南都护府都护李涿为政贪鄙暴虐，强迫蛮人将马牛卖给他，一头马或一头牛只给盐一斗，又杀死蛮人酋长杜存诚。广大蛮人怨恨愤怒，于是勾结南诏王国的军队侵犯唐朝边境。

峰州有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绾洞蛮，其酋长曰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知峰州者言于涿，请罢戍兵，专委由独防遏；于是由独势孤，不能自立，南诏拓东节度使以书诱之，以甥妻其子，补拓东押牙，由独遂帅其众臣于南诏。自是安南始有蛮患；是月，蛮寇安南。

安南都护府所辖峰州有林西原，原有防冬兵六千人，在林西原旁边有七绾洞蛮，有酋长名叫李由独，经常协助中国戍守边境，并向唐朝州县地方官输纳租赋。掌峰州行政的地方官向李涿上言，请求罢去林西原防冬的六千戍兵，把戍守边境防止蛮寇的责任委交给李由独。李由独由于势力孤单，不能自立，南诏王国的拓东节度使给李由独写信，劝诱他叛唐，并将外甥女嫁给李由独的儿子，补任李由独为南诏王国的拓东押牙，李由独于是率领其部众向南诏王称称臣。从此以后安南开始有了蛮患；这一月，南诏蛮军侵寇安南。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将康全泰作乱，逐观察使郑薰，薰奔扬州。

秋季，七月，丙寅（初七），宣州都将康全泰发动叛乱，将宣州观察使郑薰驱逐出境；郑熏逃奔到扬州。

丁卯，右补阙内供奉张潜上疏，以为：“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办而甄奖。窃惟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一朝有变，所蓄之财悉遭剽掠；又发兵致讨，费用百倍，然则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能致羡余者，然后赏之。”上嘉纳之。

丁卯（初八），右补阙内供奉张潜向唐宣宗上疏，认为：“藩镇使府每当主政官按期调任它官的时候，都得向朝廷奏告使府仓库所蓄积的钱粮数目，将规定数额之外的余额多作为吏部考课的治绩，朝廷也以此来进行甄别奖励。我想藩镇使府的财赋，所出有常数，如果不是对所管下的民众聚敛过多，以及停废所部将士的军饷，减扣士兵的衣，那朝廷所定税额之外的余额从什么地方而来！近来南方几个藩镇常有不安宁，都是这个缘故。一旦发生变故，使府仓库所积蓄的财富全部遭到抢劫，而朝廷又调发军队去讨伐，所需费用更是使府仓库所畜财物的百倍，这们来看对朝廷又有什么利益！希望自今以后，凡藩镇使府主政官吏，不必增加对管内民众的赋敛，不准减少所税将士的赐粮，并且节制府帅长官的游宴之费，省下一切浮华费用，能这样在朝廷现定的赋税数额之外而有余额，当然可以得到奖赏。”唐宣宗对张潜的疏奏表示同意，并对他的建议加以采纳。

容管奏都虞侯来正谋叛，经略使宋涯捕斩之。

容管军奏告朝廷，都虞候来正阴谋策动叛乱，被经略使宋涯拘捕并斩首。

初，忠武军精兵皆经黄冒着，号黄头军。李承勋以百人定岭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装，亦定容州。

起初，忠武军的精兵都头戴黄帽，号称黄头军。李承勋率黄头军一百人平定岭南，宋涯让麾下精兵仿效忠武黄头军的服装，也平定了容州。

安南有恶民，屡为乱，闻之，惊曰：“黄头军渡海求袭我矣！”相与夜围交趾城，鼓噪：“愿送都护北归，我须此城御黄头军。”王式方食，或劝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动，则城溃矣。”徐食毕，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将旗，坐而责之，乱者反走。明日，悉捕诛之。有杜守澄者，自齐、梁以来拥众据溪洞，不可制。式离间其亲党，守澄走死。安南饥乱相继，六年无上供，军中无犒赏，式始修贡赋，飨将士。占城、真腊皆复通使。

安南有一群顽固刁民，屡次发动叛乱，听说宋涯率黄头军平定了容州，惊慌失措地呼喊：“黄头军渡海来袭击我们了！”于是一同在夜晚围住交趾城，大声说：“我们愿送都护回到北方去，这座城须留给我们抵御黄头军。”安南都护王式正在吃饭，有人劝他出城躲避一下。王式说：“我的脚只要一动，交趾城就要被攻破了。”他慢慢地将饭吃完，然后披甲，率左右将佐登上城楼，将大将旗挂好，坐在帅椅上怒声责备城下叛民全部逮捕，一齐处死。有一个叫杜守澄的人，其家族自南朝齐、梁以来拥宗族部众占据溪洞，官府不能制服。王式采取离间杜氏宗族亲党的办法，使杜守澄逃走并被打死。安南地区由于饥荒和变乱相继，有六年时间没有向京师供输钱帛，都护府军中也没有犒赏，王式开始修复贡赋，犒赏将士，使客内安宁。占城国、真腊国也都重新派来使者与唐朝通使。

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已出兵讨宣州贼；八月，甲午，以铉兼宣歙观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璋，造之子也。

淮南节度使崔铉奏告朝廷，声称已经派出军队去征讨宣州叛贼；八月，甲午（初六），唐宣宗命崔铉兼任宣歙观察使。己亥（十一日），又任命宋州刺史温璋为宣州团练使。温璋是温造的儿子。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数万家。

河南、河北、淮南地区发生大水灾，徐州、泗州地方的洪水深达五丈，有数万户人家被漂没于洪水中。

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辞，上曰：“建州去京师几何？”对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此阶前则万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慑失绪，上抚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职贬复州司马。

冬季，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朝向唐宣宗辞行，唐宣宗说：“建州距离京师有多远？”于延陵回答说：“八千里。”唐宣宗说：“你到建州后为政的善恶，朕都知道，不要以为距朝廷太远就胡作非为！万里之遥就象在这台阶之前一样，你知道吗？”于延陵被吓得惊恐失措，应对错乱，唐宣宗抚慰他并让他出宫。于廷陵到建州刺史任，最后因为不称职而被贬为复州司马。

令狐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令狐想任用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李远写过这么一句诗：”长日唯消一局棋‘，这样一个棋迷怎么能处理好人事！“令狐说：”诗人写诗，假托下棋以尽其兴致，以为高兴罢了，李远未必当真如此。“唐宣宗说：”可暂且让李远任杭州刺史，试一试看吧。“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汗透重裘。

唐宣宗颁布诏令，命令各州刺史不得外调到他处做官，必须先到京师长安朝见皇帝，由皇帝当面考察其能否胜任政务，然后再委任官职。令狐曾经将其故旧迁任邻州刺史，未到京师就顺路赶到任所上任。唐宣宗见到这位刺史所上的谢恩表文，就其不到京师朝见皇帝一事询问令狐，令狐回答说：“因为所迁州治任所较远，所以不来长安，以省去迎送的礼节。”唐宣宗说：“朕以天下各州刺史大多用非其人，成为百姓的蠹害，所以想一一召见，当面询问他们上任后的施政方略，以知道他们的优劣，便于对他们进行升降黜陟。然而，我的诏令既已颁发，你却废弃搁置不用，看来宰相有权真可畏！”当时天气还很寒冷，令狐竟吓得汗流浃背，连几层衣服都湿透了。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尝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曰：“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阎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曰：“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

唐宣宗临朝听政视事时，接待问对群臣犹如对待宾客，就是他的左右近侍，也不曾见过他有倦意。每次宰相奏对政事时，近旁没有一人站立，其威严的神态令人不敢仰视。宰相奏事完毕后，唐宣宗忽然会怡然放松地说：“我们可以谈些闲话了！”接着就问宰相们街道闾巷的细微事，有时谈论宫禁中游宴的事，凡琐絮之事无所不谈。谈了一刻钟左右，唐宣宗又收起面孔，训诫宰相们说：“你们这几人应当好自为之，朕经常忧虑你们会辜负朕，使以后不再能相见。”说完后即自御座起身回宫。令狐对人说：“我当了十年宰相，操掌政柄，最得皇上的恩遇；但每次在延英殿与皇上奏对政事，没有不汗流沾衣的！”

初，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及湖南逐帅，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讨平之。

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因为所管辖的疆域峻险广阔，平素就多有盗贼出没，于是挑选精兵数百人另外编成营队进行训练，号称捕盗将。当湖南发生驱逐主帅的军乱时，唐宣宗颁发诏书命令徐商率军队去镇压。徐商奉诏派遣捕盗将二百人即将湖南叛乱的军队平灭。

崔铉奏克宣州，斩康全泰及其党四百余人。

崔铉奏告朝廷，宣称已攻克宣州城，斩叛将康全泰及其党羽四百余人。

上以光禄卿韦宙父丹有惠政于江西，以宙为江西观察使，发邻道兵以讨毛鹤。

唐宣宗因为光禄卿韦宙的父亲韦丹在江西主政时曾有良好的政绩，任命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并调发与江西相邻道的军队，以讨伐毛鹤。

崔铉以宣州已平，辞宣歙观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崔铉以宣州已经平定，请求辞去宣歙观察使的职务。十一月，戊寅（二十一日），唐宣宗任命温璋为宣歙观察使。

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徼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徼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伸不谕。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兵部侍郎、判户部蒋伸从容地向唐宣宗上言：“近日来官位得来似乎很容易，人们都存有侥幸心理。”唐宣宗大为惊奇地说：“如果是这样，就乱了！”蒋伸接着说：“乱倒还不至于；但心存侥幸的人太多，要乱倒是不难。”唐宣宗对蒋伸的上言倍加称叹。蒋伸起身要走，唐宣宗再三留住他，说：“别的时间就不再能单独与你谈论政事了。”十二月，甲寅（二十七日），唐宣宗任命蒋伸为同平章事，充任宰相。

韦宙奏克洪州，斩毛鹤及其党五百余人。宙过襄州，徐商遣都将韩季友帅捕盗将从行。宙至江州，季友请夜帅其众自陆道间行，比明，至洪州，州人不知，即日讨平之。宙奏留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季友为都虞候。

韦宙向朝廷奏告攻克洪州，斩叛军都将毛鹤及其党羽五百余人。韦宙路过襄州时，徐商派遣都将韩季友率领捕盗将随韦宙赴任讨贼。韦宙等至江州，韩季友请求乘夜率其部众由陆路小道先行，至第二天天亮即赶到兴州城下，城里人毫不知觉，于是当天即将毛鹤叛军讨平。韦宙奏请朝廷留下捕盗将二百人于江西，以韩季友任都虞候。

十三年（己卯、859 ）

十三年（己卯，公元859 年）

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

春季，正月，戊午朔（初一），唐宣宗宣布大赦天下。

三月，割河东云、蔚、朔三州隶大同军。

三月，唐朝廷将河东所辖云州、蔚州、朔州三州之地割归大同军领辖。

夏，四月，辛卯，以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遗内供奉。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即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广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

夏季，四月，辛卯（初五），唐宣宗任命校书郎于琮为左拾遣内供奉。起初，唐宣宗想让于琮娶永福公主，后又将婚事搁置下来，宰相问其中缘故，唐宣宗说：“朕近日与这个女儿在一起吃饭，当朕的面她就把筷子折断。她性情这样坏，怎么可以做士大夫的妻子！”于是命于琮改娶广德公主。二位公主都是唐宣宗的亲生女儿。于琮是于敖的儿子。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士卒，士卒噪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尝镇徐州，有能名，复以为武宁节度使，一方遂安。贬季荣于岭南。

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体恤部下士卒，士卒们起而喧噪，将康季荣驱逐出境。唐宣宗以左金吾大将军田牟曾经镇守过徐州，被人们称赞有才干，于是再任田牟为武宁节度使，徐州一方于是安定下来。康季荣被贬到岭南。

六月，癸巳，封宪宗子惕为彭王。

六月，癸巳（初九），唐宣宗封唐宪宗的儿子李惕为彭王。

初，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爱之，欲以为嗣，为其非次，故久不建东宫。

起初，唐宣宗的长子郓王李温不为父亲喜爱，居住于十六宅，而唐宣宗的其他儿子都居住于宫中。夔王李滋，是唐宣宗第三个儿子，倍受父亲宠爱，唐宣宗想以他为皇嗣；因为李滋上有兄长，依照礼法轮不到他当皇太子，所以唐宣宗久久不建东宫。

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已受敕于宣化门外，将自银台门出，左军副使亓元实谓宗实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实翼导宗实直至寝殿，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收归长、公儒、居方，皆杀之。癸巳，宣遗制，以令狐摄冢宰。

唐宣宗吃了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所炼的丹药，背上长起毒疮。八月，毒疮发作，唐宣宗卧病不起，宰相和朝士都不得见。唐宣宗密将夔王李滋托付给宦官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让他们出来立李滋继承皇位。三人和右神策军中尉王茂玄都是唐宣宗平日所信重的人。唯有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素来就不与他们同心，王归长等三人密谋，将王宗实挤出禁廷，外任淮南监军；王宗实已于宣化门外接受出任淮南监军的敕令，将由银台门出禁宫，左神策军副使亓元实对王宗实说：“皇上卧病不起已一个多月了，中尉您只是隔着门问皇上的起居；今日改任你为淮南监军的诏敕，真假未可分辨。为什么不见到皇上之后再出来呢！”王宗实恍然大悟，再入禁宫，禁宫诸门已按旧规矩增人把守。亓元实引导王宗实直走到唐宣宗的寝殿，唐宣宗已经驾崩，周围的人正都在失声痛哭。王宗实大骂王归长等人，斥责他们假造皇帝的诏命；王归长等人皆跪下乞求饶命。王宗实于是派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去十六宅迎接郓王李温，壬辰（初九），王宗实等以唐宣宗的名义颁布诏书，立郓王为皇太子，暂时掌管军事，并改名为李。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收捕，全部杀死。癸巳（初十），宣布唐宣宗的遗诏，以令狐摄冢宰，主持后事。

宣宗性明察沈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位赏人，谦恭谨慎，生活节俭，爱护百姓的财物，所以大中年间的政治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咏，称唐宣宗为小太宗。

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丙申（十三日），唐懿宗即皇帝位。癸卯（二十日），唐懿宗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任命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给唐宣宗吃丹药的李玄伯、虞紫芝、王乐都被处死。

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九月，唐懿宗追尊自己的母亲晁昭容为元昭皇太后。

加魏博节度使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同平章事。

唐懿宗下令加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兼中书令，幽州节度使张允仲加同平章事衔。

冬，十月，辛卯，敬天下。

冬季，十月，辛卯（初九），唐懿宗宣告大赦天下。

十一月，戊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

十一月，戊午（初七），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萧邺以同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

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同平章事。审权，元颖之弟子也。

十二月，甲申（初二），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审权为同平章事。杜审权是杜元颖弟弟的儿子。

浙东贼帅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观察使邓祗德遣讨击副刘、副将范居植将兵三百，合台州军共讨之。

浙江盗贼首领裘甫率众攻陷象山县，官军屡次被裘甫贼众击败，明州的城门白天都紧紧关闭，裘甫率众进副剡县，所部贼众有一百人，使浙东地区一片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祗德派遣讨击副使刘、副将范居植率兵三百，会合台州军共同讨伐裘甫贼众。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执政岁久，忌胜己者，中外侧目，其子颇招权受贿。宣宗既崩，言事者竞攻其短，丁酉，以同平章事，充河中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任宰相执掌朝政多年，对才能胜过自己的人猜忌排挤，受到朝里朝外人士的怨恨，令狐的儿子令狐延揽权力，接受贿赂。唐宣宗己崩驾，在唐懿宗面前言事的人竞相对令狐的短处加以攻击，丁酉（十六日），唐懿宗令令狐以同平章事衔，出任河中节度使。任命前荆南节度使、同平章事衔的白敏中为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禀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人浸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

起初，韦皋在西川主持军政时，开辟青溪道以通南诏诸蛮族人，让他们通过新开道路由蜀地向朝廷入贡。韦皋又选南诏诸蛮族人的子弟聚居于成都，教他们读书计数，企图以慰抚和欢悦来约束他们，群蛮子弟学成后即回去，其他子弟继续再来成都留学，这样前后五十年过去了，南诏群蛮子弟留学于成都的几乎有上千人，西川军府对供应留学生资粮已厌烦。另外，南诏蛮人的使者向朝廷入贡时，贪图朝廷丰厚的赏赐，所带的随员私仆日渐增多，杜为西川节度使，向唐宣宗奏请减少南诏使者所带仆从的数目，唐宣宗下诏同意了杜的奏请。南诏国王丰对此极感愤怒，他派往长安向唐朝皇帝贺冬的使者将贺表留下交付给州就回到南诏去了。丰又向杜索回留学成都的子弟，送交给杜的牒文也出言不逊，从此以后不按时向唐朝入贡，还时常侵扰唐朝边境。

会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时南诏丰适卒，子酋龙立，怒曰：“我国亦有丧，朝廷不吊祭。又诏书乃赐故王。”遂置使者于外馆，礼遇甚薄。使者还，具以状闻。上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

正值唐宣宗崩驾，唐懿宗派遣宦官充当使者往南诏王国告哀，当时南诏国王丰恰巧也去世，丰的儿子酋龙继位，愤怒地说：“我国也有国丧，唐朝廷为什么不派使来吊祭。另外，唐皇帝颁下的诏书还仍然赐给已故的国王，真不象话。”于是将唐朝使者安置于外面的旅馆，对他的礼遇很薄。使者回到朝廷，将情况全部向唐懿宗汇报。唐懿宗以酋龙不派遣使者入朝告丧，而且酋龙的名字与唐玄宗李隆基的讳字近音，于是也不给酋龙行册封为南诏国王的册礼。酋龙也就自称皇帝，国号为大礼，改年号为建极，并派遣军队攻陷唐朝的播州。

第二百五十卷

唐纪六十六懿宗昭圣惠孝皇帝上咸通元年（庚辰、860 ）

唐纪六十六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公元860 年）

春，正月，乙卯，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范居植死，刘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

春季，正月，乙卯（初四），唐浙东官军与裘甫军在桐柏观前交战，唐讨击副将范居植战死，讨击副使刘只身逃出，仅得免死。乙丑（十四日），裘甫率领部下徒众一千余人攻陷剡县，打开县府仓库，召募壮丁，部众发展到好几千人，使越州上下一片慌恐。

时二浙久安，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郑德更募新卒以益之，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德遣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将新卒五百击裘甫。二月，辛卯，与甫战于剡西，贼设伏于三溪之南，而陈于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战，阳败走，官军追之，半涉，决壅，水大至，官军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

当时两浙地区由于长期平安无事，人民不习战阵，武器甲杖也都腐朽锈钝，现役士卒不满三百人；浙东观察使郑德增募新兵来补充军队，但军吏接受贿赂，所召新兵几乎全是软弱无能者。郑德派遣部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率领新兵五百人去袭击裘甫。二月，辛卯（初十），官军与裘甫军战天剡县以西，裘甫军在三溪之南设下埋伏，而在三溪之北虚摆阵势，堵溪水上流，使人可在溪水下游涉渡。既开始交战，裘甫军假装败走，官军随后追击，至溪水下游，当官军一半人涉过溪水时，贼军将上流堵水闸决开，大水袭来，官军大败，三位领兵将领都战死，部下官军几乎全部丧命。

于是山海诸盗及他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其小帅有谋略者推刘，勇力推刘庆、刘从简。群盗皆通书币，求属麾下。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由于裘甫打败浙东官军，山林海岛中的盗贼以及其他地方的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于裘甫的旗帜之下，部从发展到三万余人，分为三十二个队。各队小帅中较有谋略者首推刘，有武勇力气者推刘庆、刘从简。群盗都由远外地方向裘甫通信送款，要求归属于裘甫麾下。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

称罗平，铸造的大印上刻着天平。于是大量聚积资财粮草，雇请优良的工匠，制造军用器械，其浩大的声势震动了中原。

丙申，葬圣武献文孝皇帝于贞陵，庙号宣宗。

丙申（十五日），唐懿宗率群臣将圣武献文孝皇帝李忱安葬于贞陵，并

给他定庙号称宣宗。

丙午，白敏中入朝，附陛，伤腰，肓舆以归。

丙午（二十五日），白敏中来到朝廷朝见唐懿宗，从马上不慎坠落于地，将腰摔伤，唐懿宗让他坐上轿子回去。

郑德累表告急，且求救于邻道；浙西遣牙将凌茂贞将四百人、宣歙遣牙将白琮将三百人赴之。德始令屯郭门及东小江，寻复召还府中以自卫。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宣、润将士请土军为导，以与贼战；诸将或称病，或阳附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竟不果遣。贼游骑至平水东小江，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浙东观察使郑德一再向朝廷上表告急，并且向附近相邻的道求救；浙西道派遣牙将凌茂贞率领四百人、宣歙镇派遣牙将白琮率领三百人赶往援救。郑德开始命令援军屯驻于城郭大门外及东小江边，不久又将他们如还帅府，用以守卫。郑德大肆犒赏援军，所赏钱物比朝廷度支一般发给的要多十三倍，而宣州、润州的将士仍然不满足。宣州、润州将士要求当地土军为先导，以便与裘甫贼军交战；浙东军诸将领有的假称患病，有的假装从马上跌于地上，而肯出征的人又必先要求提升官职级别，以致军队竟派不出去。裘甫贼军的游骑来到平水以东的小江，浙东城中士民准备好船只，带不粮食，从夜晚一直坐到天亮，各自谋求逃散。

朝廷知德懦层，议选武将代之。夏侯孜曰：“浙东山海幽阻，可以计取，难以力攻。西班中无可语者。前安南都护王式，虽儒家子，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可任也。”诸相皆以为然。遂以式为观察使，征德为宾客。

朝廷知道郑德懦弱胆怯，议论要选择武将去替代他。夏侯孜说：“浙东地方山海幽深，阻拦通路，只可以用计谋攻取，难以用强力夺得。朝中武将没有谁可以说是有智谋。前安南都护王式，虽然是儒家文士的儿子，却在安南使当地华人夷人都归服于他，他的威武之名远近都知道，可以任用他往浙东征讨裘甫贼。”诸位宰相都认为夏侯孜说得有理。于是唐懿宗任命王式为浙东观察使，将郑德徵归朝廷，任为太子宾客。

三月，辛亥朔，式入对，上问以讨贼方略。对曰：“但得兵，贼必可破。”有宦官侍侧，曰：“发兵，所费甚大。”式曰：“臣为国家惜费则不然。兵多贼速破，其费省矣。若兵少不能胜贼，延引岁月，贼势益张，则江、淮群盗将蜂起应之。国家用度尽仰江、淮，若阻绝不通，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其费岂可胜计哉！”上顾宦官曰：“当与之兵。”乃诏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兵授之。

三月，辛亥朔（初一），王式入朝问对，唐懿宗问王式有关讨伐裘甫贼军的方略。王式回答说：“只要给我军队，贼军必然可以攻破。”有宦官侍立在唐懿宗近侧，说：“调发军队，所花费的军费太大。”王式说：“我为国家珍惜费用就不是这样。调发的军队多，贼军可迅速消灭，所用军费反而可以节省。若调发军队少，不能战胜贼军，或者是将战事拖延几年几月，贼军的势力日益壮大，江、淮之间的群盗就将蜂起响应。现在国家的败政用度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地区，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阻绝，使财赋输送之路不通，就会使上自九庙，下及北门十军，都没有办法保证供给，那样耗费的费用岂可胜计！”唐懿宗望着宦官说：“应当给王式调兵。”于是颁下诏书，调发忠武、义成、淮南等诸道军队交给王式指挥。

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拒险，贼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与谋曰：“贼若入城，妻子皆为醢，况货财，能保之乎！”乃自相帅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贼又遣兵掠台州，破唐兴。已巳，甫自将万余人掠上虞，焚之。癸酉，入余姚，杀丞、、尉；东破慈溪，入奉化，抵宁海，共其令而据之；分兵围象山。所过俘其少壮，余老弱者蹂践杀之。

裘甫派兵分别攻掠衢州、婺州。婺州军府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之一的方景深等人率领军队拒守险要，贼军无法进入。裘甫又分兵攻掠明州，明州的民众相聚在一起谋划说：“贼军如果进入城中，我们的妻子儿子都要被剁成肉酱，何况家中的财产货物，就更加难以保存了！”于是相率捐出自己的财产来招募勇士，制造兵器枪械，树立栅栏，疏浚壕沟，截断桥梁，为固守城池作好准备。贼寇又派兵攻掠台州攻破唐兴县。已巳（十九日），裘甫亲自率领军队一万余人攻掠上虞县，并焚烧县城。癸酉（二十三日），裘甫率军攻入余姚县，杀县丞、县尉；又向东攻破慈溪县，进入奉化县，又抵达宁海县，杀宁海县令，并将宁海县城占据；分一部分军队进围象山县。裘甫军在所过的地方俘虏少壮居民，所余老弱居民在遭受蹂躏摧残后，全部被杀死。

及王式除书下，浙东人心稍安。裘甫方与工春徒饮酒，闻之不乐。刘叹曰：“有如此之众而策画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将兵来，闻其人智勇无敌，不四十日必至。兵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凭城郭，据府库，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筑垒以拒之，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过大江，掠扬州货财以自实，还修石头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遣刘从简以万人循海而南，袭取福建。如此，则国家贡赋之地尽入于我矣；但恐子孙不能守耳，终吾身保无忧也。”甫曰：“醉矣，明日议之！”以甫不用其言，怒，阳醉而出。有进士王辂在贼中，贼客之。辂说甫曰：“如刘副使之谋，乃孙权所为也。彼乘天下大乱，故能据有江东；今中国无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此万全策也。”甫畏式，犹豫未决。

当王式任浙东观察使的委任文书颁发下后，浙东地区的人心才稍微安定。裘甫正与部下徒从饮酒，得知王式到来，很不高兴。刘唉叹说：“我们有如此众多的军队，而战略计划还没有制定，实在是可惜！今天朝廷派遣王中丞率军队来镇压，听说这个人智勇双全，所向无敌，不过四十天时间必然会赶到。裘将军您应该赶快率领军队攻取越州，凭藉州高大的城郭，占据官府的仓库，再派遣五千军队驻守西陵，沿浙江修筑堡垒，以抗拒王式所率官军，同时要大量地收集各种船舰。如果获得机会，就率大军长驱进取浙西，渡过长江，掠取扬州的货物财宝来充实自己的军资费用，回军后，修缮石头城坚守，这时宣歙、江西地区必定会有人起而响应。您再派遣刘从简率领军队一万人沿海南征，袭取福建。这样，就使唐朝的东南贡赋之地全部归于我们手中；虽然说我们的子孙恐怕不能守住东南半壁山河，但我们这辈子可以保证无忧虑了。”裘甫说：“你喝醉了，明天再商议吧！”刘因为裘甫不用他的战略谋划，十分愤怒，假装喝醉走出。有一位名叫王辂的唐朝进士在裘甫军中，被当作宾客受到优礼。王辂对裘甫说：“如果按兵马副从使刘的谋划行事，正是当年孙权所做的割据江东的事业。但孙权是乘天下大乱的机会，因而能保据江东；如今中原无事，划江称帝诉功业不容易办成。不如率领部众去占据险要地方，自守天涯一角，在陆地上耕种，在大海中捕鱼，事危急时就逃入海岛，这才是万全的计策。”裘甫畏惧王式，犹豫而不能决。

夏，四月，式行至柿口，义成军不整，式欲斩其将，久乃释之，自是军所过若无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请降，式曰：“是必无降心，直欲窥吾所为，且欲使吾骄怠耳。”乃谓使者曰：“甫面缚以来，当免而死。”

夏季，四月，王式率大军束到柿口，义成军的军容不整，王式想把领兵将领斩首，过了一段又把他释放，于是军队号令齐一，队形整齐，所过这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西陵，裘甫派遣使者来请求投降，王式说：“裘甫必定没有投降之心，实际上是想来刺探我的动静，并想用投诚的姿态使我军骄傲，放松警惕。”于是对使者说：“如果裘甫把自己捆绑起来，亲自来投降，当免他一死。”

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为郑德置酒，曰：“式主军政，不可以饮，监军但与众宾尽醉。”迨夜，继以烛，曰：“式在此，贼安能妨人东饮！”丙申，饯德于远郊，复乐饮而归。于是始修军令，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

乙未（十五日），王式进入越州，与郑德交接政务后，即为郑德设置酒宴，王式说：“我因为要主管军政大事，不能饮酒，监军以下的将校可以与众宾客痛饮尽醉。”至夜晚，点上蜡烛继续宴饮，王式说：“有我在这里叛贼怎么能妨碍我们饮酒作乐。”丙申（十六日），王式到远郊为郑德饯行，再次欢快痛饮而归。于是开始重新修订军令，先前宣告军饷用度不足的人不再吭声了，声称患病卧床的人也起来干事了，要求先升官再出战的人也不再说话了。

贼别帅洪师简、许会能帅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当立效以自异。”使帅其徒为前锋，与贼战有功，乃奏以官。

裘甫手下的小头目洪师简、许会能率所部投降官军，王式说：“你们归降是好事，应当立功自效，以区别于贼寇。”于是让他们率领原先的部众充当先锋，与裘甫军作战，作战有功的，上奏朝廷授以官爵。

先是，贼谍入越州，军吏匿而饮食之。文武将吏往往潜与贼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诈引贼将来降，实窥虚实；城中密谋屏语，贼皆知之。式阴察知，悉捕索，斩之；弄将吏尤横猾者；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贼始不知我所为矣。

先前，裘甫派间谍潜入越州，越州军府官吏竟把他们藏起来，给他们供应饮食。州府文武将吏也往往暗中与裘甫军通款，以求城被贼军攻破的日子，能免死并存全妻子儿女；有的人假装引裘甫手下的将领来投降，实际上是来窥探军情虚实；城中官府的密谋和暗语，裘甫军全都知道。王式暗中将这一切查明，把通敌将吏全部逮捕，并处斩；又对州府中特别专横狡猾的将吏用刑，严格门禁法规，没有经过检查的人不得出入，夜里安排周密的警戒，裘甫贼军于是不再能探知官军的虚实了。

式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或曰：“贼未灭，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

王式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仓库的储粮，用以赈救贫若乏食的百姓，有人说：“裘甫贼寇还未消灭，军粮正急于要用，不可散发。”王式说：“这就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

官军少骑卒。式曰：“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其人习险阻，便鞍马，可用也。”举籍府中，得骁健者百余人。虏久羁旅，所部遇之无状，因喂甚；式既犒饮，又周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悉以为骑卒，使骑将石宗本将之。凡是在管内者，皆视此籍之，又奏得龙破监马二百匹，于是骑兵足矣。

唐官军缺少骑兵，王式说：“吐蕃、回鹘的降俘发配到江、淮的人不少，这些人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熟悉鞍马骑射，可以起用他们。”于是到官府查名籍，得到骁勇强健的吐蕃族、回鹘族人一百余。这些胡虏远离家乡，被流放看管的年月已久，看管他们的军吏对他们凶恶狠毒，又接济他们的父母妻儿，于是都感恩欢呼哭拜，愿为王式效劳出死力，王式将他们配为骑兵，让骑兵将领石宗本统率他们。凡是流放在越州管辖境内的吐蕃、回鹘族人，均按照这种办法征集来，又上奏求得汝州龙破监好马二百匹，于是骑兵充足了。

或请为烽燧以贼远近众寡，式笑而不应；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侯骑；众怪之，不敢问。

有人请求建设烽火台，用来警报来犯贼寇的远近、众寡，王式只是笑一笑，而不予答应；王式又选懦弱的士兵，让他们骑强健的战马，配以很少的武器作为侦察骑兵，部下众人感到奇怪，但也不敢多问。

于是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乃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合千人，石宗本帅骑兵为前锋，自上虞趋奉化，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又以义成将白宗建、忠将游君楚、淮南将万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令之曰：“争险易，焚庐舍，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从者，募降之。得贼金帛，官无所问。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

王式察看越州城内诸军营，当时有州府士兵以及土团私家子弟四千人，王式让他们引导入援官军分路讨伐贼寇；越州府下没有守兵，王式又再征土团民兵一千人来补充。然后王式命令宣歙将领白琮、浙西将领凌茂贞率领本部军队，北来将领韩宗政等人率领土团，合起来有一千人，由石宗本率领骑兵为前锋，从上虞县开往奉化县，去解象山之围，这支军队号称东路军。王式又命令义成镇将领白宗建、忠武镇将领游君楚、淮南将领万率令本部军队，与台州军会合，号称南路军。王式下令说：“不管是艰险还是容易，各军不要对所布置的任务进行争夺，不准焚烧老百姓的房屋茅舍，不准杀平民来增加首级冒功，平民被迫参加贼寇的，应招募他们归降。缴获贼寇的金帛财产，官府不加过问，擒获的俘虏，都是越州本地人，放他们回家。”

癸卯，南路军拔贼沃州寨，甲辰，拔新昌寨，破贼将毛应天，进拔唐兴。

癸卯（二十三日），南路军攻拔裘甫贼军的沃州寨，甲辰（二十四日），又攻拔新昌寨，击破贼将毛应天，进而又攻拔唐兴县。

白敏中三表辞位，上不许。右补阙王谱上疏，以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尽心之日，不可暂阙。敏中自正月卧疾，今四月矣，陛下虽与他相坐语，款尝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尝暇与之讲论乎！愿听敏中罢去，延访硕德，以资聪明。”已酉，贬谱为阳翟令。谱，之六世孙也。五月，庚戌朔，给事中郑公舆封还贬谱敕书。上令宰相议之，宰相以为谱侵敏中，竟贬之。

白敏中三次向唐懿宗上表辞宰相位，唐懿宗不批准。右补阙王谱上疏，认为：“陛下即皇帝位不久，治理天下大事，尚缺乏经验，这正是宰相辅臣尽心出力的时刻，因此宰相不可暂缺。白敏中自从今年正月以来就患病卧床，至今已经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与他坐着谈论政事，也从不超过三刻，天下大事多如乱麻，您哪有时间与他计论呢！希望批准白敏中辞职的请求，另外寻访有才能德望的人，来帮助您更加圣明。”已酉（二十九日），唐懿宗将王谱贬官为阳翟县令。王谱是王的六世孙。五月，庚戌朔（初一），给事中郑公舆将的诏书封还。唐懿宗命令宰相议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官的诏书封还。唐懿宗命令宰相议论这件事，宰相们认为王谱侵犯了白敏中，最后还是将王谱贬了官。

辛亥，浙东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宁海。戊午，南路军大破贼将刘、毛应天于唐兴南谷，斩应天。

辛亥（初二），浙东东路军于宁海击败裘甫部将孙马骑率领的军队。戊午（初九），南路军在唐兴县南谷大破裘甫部将刘、毛应天率领的军队，并在战阵上斩毛应天。

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发忠武、义成军及请昭义军，诏从之。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将张茵将三百人屯唐兴，断贼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三百人，益以台州土军，径趋宁海，攻贼巢穴；昭义将跌将四百人，益东路军，断贼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军大破贼于海游镇，贼入甬溪洞。戊辰，官军屯于洞口，贼出洞口，又破之。已巳，高罗锐袭贼别帅刘平天寨，破之。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谓裘甫曰：“从吾谋入越州，宁有此因邪！”王略等进士数人在贼中，皆衣绿，悉斩之，曰：“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起先，王式因为军队少，向唐懿宗奏请再调发忠武军、义成军，并要求调昭义军，唐懿宗表示同意。忠武、义成、昭义三道兵来到越州，王式命令忠武军将领张茵率领三百人屯驻于唐兴县，切断裘甫军逃往南方的道路；命令义成军将高罗锐率领三百人，加上台州地方军队，径直奔赴宁海县，进攻裘甫贼军的巢穴；命令昭义军将领跌率领四百人，去加强东路军，切断裘甫军进入明州的道路。庚申（十一日），南路在海游镇大破裘甫贼军，裘甫军队逃入甬溪洞。戊辰（十九日），唐官军于洞口屯驻，裘甫出洞交战，又被打败。已巳（二十日），高罗锐袭击裘甫部将刘平天的营寨，将营寨攻破。到此为止唐诸路军队与裘甫贼军作战十九次，裘甫军边续失败。刘对裘甫说：“如果您能听从我的谋划，进入越州，那会有今天这样的困境呢！”王辂等几个唐朝科举入第的进士在裘甫军中，都穿绿衣做小官，刘将他们全部斩首，说：“破坏我的计谋的，正是你们这些青虫！”

高罗锐克宁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余人。王式曰：“贼窘且饥，必逃入海，入海则岁月间未可擒也。”命罗锐军海口以拒之。又命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海。思益等遇贼将刘简于宁海东，贼不虞水军遽至，皆弃船走山谷，得其船十七，尽焚之。式曰：“贼无所逃矣，惟黄罕岭可入剡，恨无兵以守之。虽然，亦成擒矣！”裘甫既失宁海，乃帅其徒屯南陈馆下，众尚万余人。辛未，东路军破贼将孙马骑于上村，贼将王惧，请降。

高罗锐攻克宁海县，收集光散在外的平民百姓，得七千余人。王式说：“贼军窘迫，加上饥饿，必然要逃入大海，如果贼寇逃入海岛，那么今年几个月间是不能擒获他们的。”于是命令高罗锐驻军海口拒守，又命令望海镇将领云思益、浙西将领王克容率领水军于海岸水际巡逻。云思益等率水军在宁海以东海面与裘甫军将领刘从简所率船队遭遇，裘甫军船队没有料到官军水师这么快就赶到，都将船抛弃，上岸窜入山谷，云思益的水军缴获裘甫军十七条船，全部烧毁。王式说：“贼军已没有什么地方可逃了，只有黄罕岭可以进入剡县，可恨没有兵守黄罕岭。虽然这样，裘甫贼也可擒获！”裘甫既失去宁海，于是率领部下徒众屯驻宁海县西南六十余里处的南陈馆下，部众仍然有一万余人。辛未（二十二日），东路军在宁海西北四十里的上村击败裘甫军将领孙马骑的部队，王畏惧官军，请求投降。

壬申，右拾遗内供奉薛调上言，以为：“兵兴以来，赋敛无度，所在群盗，半是逃户，固须翦灭，亦可闵伤。望敕州县税外得科率，仍敕长吏严加纠察。”从之。

壬申（二十三日），右拾遗内供奉薛调向唐懿宗上言，认为：“自从兴兵征讨以来，赋敛税科无度，地方上的群盗，多半都是逃亡的农户，固然应该消灭他们，但他们处境也很可怜，令人伤心。希望陛下向州县颁布诏敕，凡朝廷所定的正税以外，不得再有课税门目，并且敕令有关官吏，对税目加以严格的纠察监督。”唐懿宗表示同意。

袁王绅薨。

袁王李绅去世。

戊寅，浙东东路军大破裘甫于南陈馆，斩首数千级，贼委缯帛盈路，以缓追者。跌令士卒：“敢顾者斩！”敢犯者，贼果自黄罕岭遁去，六月，甲申，复入剡。诸军失甫，不知所在，义成将张茵在唐兴获俘，将苦之，俘曰：“贼入剡矣。苟舍我，我请为军导。”从之。茵后甫一日至剡，壁其东南。府中闻甫入剡，复大恐，王式曰：“贼来就擒耳！”命趋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贼知之，乃出战。三日，凡八十三战，贼虽败，官军亦疲。贼请降，诸将出白式，式曰：“贼欲少休耳，益谨备之，功垂成矣。”贼果复出，又三战。庚子夜，裘甫、刘、刘庆从百余人出降，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官军疾趋，娄其后，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斩、庆等二十余人，械甫送京师。

戊寅（二十九日），唐浙东东路军在南陈馆大破裘甫军，斩首数千人，贼军抛弃大量丝绸缯帛，布满道路，企图延缓官军的追击。跌对士兵下命令：“谁敢顾盼不前，留恋财物，立即斩道！”于是官军士兵没有人敢违犯。贼军果然从黄罕岭逃去，交月，甲申（初五），再入剡县。贼军诸将不见裘甫，不知道他在何处，唐义成镇将张茵在唐兴县曾获俘虏，将要对他用刑，俘虏说：“贼军已进入剡县。你如果释放我，我愿意作官军的向导。”张茵信以为真，听从了建议。张茵跟在俘虏后面，比裘甫晚一天到达剡县，于是义成军在剡县城东南筑垒驻扎。裘甫进入剡县城，官军府探知情报，感到恐慌，王式说：“裘甫贼不过是来束手就擒而已！”于是命令东、南两路军到剡县来会合，辛卯（十二日），将剡县城团团围住。裘甫军的城防守卫十分坚固，官军攻城，无法攻拔；王式部下诸将议论断绝溪水，渴死城内人，裘甫贼军知道官军要断绝其水源，于是出城交战。三天内共交战八十三次，贼军虽被战败，官军也很疲倦。裘甫贼军请求投降，王式部下诸将向王式报告，王式说：“裘甫贼企图获得稍许休整时间，我们应更加谨慎守备，大功就要告成了。”裘甫贼军果然出城，又与官军交战了三次。庚子（二十一日）夜，裘甫、刘、刘庆率百余人出城投降，并远远地对官军诸将喊话，请求收纳，官军迅速赶往城下，切断裘甫等人的后路，于是被押送到越州，王式下令将刘、刘庆等二十余人拦腰处斩，将裘甫锁于车上，押送到京师长安去报功。

剡城犹未下，诸将已擒甫，不复设备，刘从简帅壮士五百突围走；诸将追至大兰山，从简据险自守，秋，七月，丁巳，诸将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师望募贼相捕斩之以自赎，所降数百人，得从简首，献之。

剡城仍未攻下，唐官军诸将因为已把裘甫擒获，不再布置防备。刘从简率领壮士五百人突围逃走；官军诸将追到奉化县西北的大兰山，刘从简在山上据险自守，秋季，七月，丁已（初九），唐官军诸军将领率领所部士兵一同攻山，将大兰山攻克。台州刺史李师望招募贼军士兵，让他们去捕杀还没有投降的同伙，以赎免自己的罪，又迫使贼军数百人投降，并获得刘从简的首级，献给上司。

诸将还越，式大置酒。诸将乃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年得从公破贼，然私有所不谕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以赈贫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又问：“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兵尽行，城中无兵以继之，徒惊士民，使自溃乱耳。”又问：“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敌且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官军诸将回到越州，王式大摆酒宴庆功。诸镇将领于向王式请教说：“我们这些人生长在军队行伍之中，久经战阵，今年能够随从您攻破裘甫贼党，实在是荣幸，但我们有些事仍没有明白过来，请问：您刚到越州上任时，军粮正紧张，而您立即将官府仓库的屯粮散给老百姓，赈救贫困乏粮者，其中用意是什么？”王式回答说：“这个道理容易理解，裘甫贼众屯聚谷米来引诱饥饿的人民，我分发粮食，饥民就不会被裘甫引诱入伙为盗贼。况且诸县没有守兵，裘甫贼军赶到，官府仓库的谷米正好成为贼寇的资粮，为资贼所用。”诸将又问道：“您不设置烽火台，这又是为什么？”王式说：“设烽火台是为了求取救兵，我手下的军队都已安排了任务，越州城中没有军队可用作援兵，设烽火台不过是徒费功夫，惊扰士民，使我军自乱溃散而已。”诸部将领又问：“您派懦弱的士兵充当侦察骑兵，而且给他们配以很少的武器，这是什么道理呢？”王式回答说：“如果侦察骑兵选派勇武敢斗的士兵，并配给锋利的兵器，遇到敌军就可能会不自量力上前搏斗，搏斗战死，就没有人回来报告，我们就不知道贼军来了，这样的侦察兵有什么用呢。”众部将听完后，都十分佩服，说：“这都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达到的啊！”

封宪宗子为信王。

唐懿宗封唐宪宗的儿子李为信王。

八月，裘甫至京师，斩于东市。加王式检校右散骑常侍，诸将官赏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盗为忧，夏侯孜曰：“王式才有余，不日告捷矣。”孜与式书曰：“公专以执裘甫为事，军须细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求无不从，由是能成其功。

八月，裘甫被监车押送至京师，在长安东市处斩。唐懿宗给王式加检校右散骑常侍的衔名，王式部下诸将也分别给予赏赐。起先，唐懿宗经常为越的贼乱忧虑，夏侯孜说：“王式的才干有余，过不了几天就会告捷的。”夏侯孜给王式写信说：“您专心以擒获裘甫为事，行军所需的粮仗衣物，不管多少，我们一定按期尽力协办。”因此王式上奏有所要求，朝廷无不应从，所以能大功告成。

卫王灌薨。

卫王李灌去世。

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辞位；辛亥，以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九月，白敏中第五次向唐懿宗上表，请求恩准辞职；辛亥（初四），唐懿宗任白敏中为司徒、中书令。

右拾遗句容刘邺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哀闵，赠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

右拾遗句容刘邺向唐懿宗上言：“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宰相时，有政绩功劳，但自从李德裕被流放以来，他的亲属几乎全部流放远外，李德裕已死，陛下应该对他发慈悲，赠给一个官爵。”冬季，十月丁亥（十一日），唐懿宗颁布敕令，恢复李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官爵，赠左仆射。

已亥，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以户部尚书、判度支毕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已亥（二十三日），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挂同平章事衔，也朝充当西川节度使。又任命户部尚书、判度支毕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安南都护李复取播州。

安南都护李收复播州。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十一月，丁丑（初二），唐懿宗举行祀圆丘大典；宣告赦令，改年号为咸通。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蛮引南诏兵合三万余人乘虚攻交趾，陷之。都护李与监军奔武州。

十二月，戊申（初三），安南本地人勾结南诏王国军队共合三万人乘虚进攻交趾，将交趾城攻陷。安南都护李与监军逃奔到武州。

二年（辛巳、861 ）

二年（辛巳，公元861 年）

春，正月，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安南，击南蛮。

春季，正月，唐懿宗颁下诏书，调发邕管以及相邻诸道的军队援救安南，讨击南蛮。

二月，以中书令白敏中兼中书令、充风翔节度使；以左仆射、判度支杜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唐懿宗任命中书令白敏中仍兼中书令，充当凤翔节度使；又任命左仆射、判度支杜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发之，乃宣宗大渐时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反复读良久，曰：“圣主登极，万方欣戴。今日此文书，非臣下所宜窥。”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明行诛谴。”公庆去，复与两枢密坐，谓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今主上新践阼，未熟万机，资内外裨补，固当以仁爱为先，刑杀为后，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主上习以性成，则中尉、构密权重禁闱，岂得不自忧乎！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尧、舜，不欲朝廷以爱憎行法。”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惭悚而退。三相复来见，微请宣意，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无复宣命。及延英开，上色甚悦。

有一天，两位宦官枢密使来到中书门下政事堂，宣徽使杨公庆接着也来了，只向杜作揖，让杜接受宣命，另外毕、杜审权、蒋伸三位宰相当即起身出门，于西面客厅暂避，杨公庆拿出一札斜封的文书交给杜，启封一看，原来是唐宣宗病重时，请求郓王李温监国的奏折。几个宦官说：“请查看这些奏折，凡当时在位的宰相没有题名的，应当以谋反罪处分。”杜反复阅读这些奏折，读了很久，说：“圣明的皇上登极以来，天下万方欢欣鼓舞，衷心拥戴。今天这些文书，并不是我所应该窥视的。”于是将奏折再封好，还给宣徽使杨公庆，说：“皇上如果想给宰相加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向宰相出示圣旨，公天地进行诛讨谴责。”杨公庆走后，杜与两位枢密使坐下交谈，杜说：“禁宫内外的臣子，同样是服侍辅佐皇上，宰相和枢密使更是共同参议国家大政。今天皇上登基不久，对万般机务还不熟悉，需要宫内宫外的大臣同心协力，给予辅助，我们处理政事当然应该以仁爱为先，以刑杀为后，岂能在刚登基不久就赞成皇上干诛杀宰相的事！如果皇上滥杀重臣习以成性，那么宦官两军中尉、枢密使在宫廷禁闱中权柄更重，岂不是更加要忧虑自己的身家性命吗？杜我自宪宗以来受恩于六朝皇帝，我所希望的是让皇上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主，不希望朝廷以个人的爱憎来执行法律。”两位枢密使听后互相观望，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们会把您所说的话全部面告皇上，如果不是您德高望重，哪有人能够想得这么深远。”说完后惭愧地退了出去。另外三位宰相再进屋来见杜，询问宦官所宣告的旨意，杜默然无言。三位宰相于是惶恐不安，向杜请求保存他们的家族。杜说：“不要有什么忧虑。”然后是一片寂静，再也不见宦官来政事堂宣命。等到延英殿大门打开，宰相上朝奏对，唐懿宗和颜悦色地与宰相们商讨政事。

是时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则众共弃之。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其不相悦如此。

当时士大夫们对官深为疾恶，谁如果与宦官稍有接触，就会遭到士人们的唾弃。建州的进士叶京过去曾参加宣武军的宴会，在宴度上认识一个宦官监军。后来进士及第，在长安与同年登第的进士出游，路上遇到那位宦官监军，于是在马上互相作揖行礼；为此，对叶京进行毁谤的各种议论至沓而来，一片喧嚣，以致叶京终身抬不起头，沉默在家，未再出来做官。士大夫讨厌宦官竟达到了这种程度。

福王绾薨。

福王李绾去世。

夏，六月，癸丑，以盐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时李自武州收集土军，攻群蛮，复取安南；朝廷责其失守，贬儋州司户。初至安南，杀蛮酋杜守澄，其宗党遂诱道群蛮陷交趾。朝廷以杜氏强盛，务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赠守澄父顾诚金吾将军，再举杀澄之罪，长流崖州。

夏季，六月，癸丑（十日），唐懿宗任命盐州防御史王宽为安南经略使。当时李自武州收集当地土军，攻讨群蛮，收复安南；朝廷责备李将安南失守，贬官为赡州司户。李初到安南时，杀蛮族酋领杜守澄，杜守澄的宗党于是诱导群蛮攻陷交趾，朝廷因为杜氏澄的宗党于是诱导群蛮攻陷交趾，朝廷因为杜氏宗族强盛，对他们采取尽量姑息的政策，希望使杜氏的巨大影响力能为朝廷所用，于是赠给杜守澄的父亲杜存诚金吾将军的名号，再次举发李杀杜守澄的罪过，将李长年流放于崔州。

秋，七月，南诏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寇。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弘源坐贬建州司户。文楚时为殿中监，复以为邕管经略使，至镇，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实之孙也。

秋季，七月，南诏出兵进攻唐朝的邕州，将邕州攻陷。先前，广州、桂州、容州三道总共调发了军队三千人，去戍守邕州，三年一轮换。邕管经略使须文楚向朝廷请求用三道的衣粮，自己招募当地土军来替代三州戍卒，朝廷批准了段文楚的请求，但段文楚在邕州才招募了五百多本地人当兵。段文楚调回朝廷任金吾将军，新任经略使李蒙贪图兵员缺额所余的衣粮，归入自己的腰包，于是将三道戍守左江、右江地区，这比原有军队减少了十分之七八，所以南诏蛮人乘虚入寇进犯。这时李蒙已去世，经略使李弘源到镇上任才十天，手上没有军队抵御南诏蛮人的进犯，城被攻陷，李弘源与监军从邕州城脱身投到峦州，二十多天后，南诏蛮军退走，李弘源等人才回到邕州。为此李弘源被贬官任建州司户。段文楚当时在朝廷任殿中监，唐懿宗再任他为邕管经略使，段文楚来到邕州，城邑内居民已十不存一。段文楚是段秀实的孙子。

杜上言：“南诏向化七十年，蜀中寝兵无事，群蛮率服。今西川兵食单寡，未可轻与之绝，且应遣使吊祭，晓谕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庙讳，故未行册命，待其更名谢恩，然后遣使册命，庶全大体。”上从之。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未发，会南诏寇州，攻邛崃关，穆遂不行。

杜向唐懿宗上言：“南诏臣服向化于唐朝已七十年，蜀中地区因此罢兵无战事，群蛮大都服从州郡官府。今天西川的军队和粮草都很单薄，不可轻易与南诏王国断绝关系，而且我们应该派遣使者去吊祭，向南诏清平官等晓谕大义，告知南诏新国王的名字触犯了我玄宗皇帝的庙讳，因此才没有给他颁行册命，等到新国王改名并向大唐皇帝谢恩后，我们会派遣使者去册命大礼，似乎这样更能顾全大体。”唐懿宗表示同意。于是任命左司郎中孟穆为吊祭使；还没有出发，恰值南诏军队侵寇州，攻邛崃关，孟穆于是不再成行。

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唐懿宗任命御史大夫郑涯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一月，又加郑涯同平章事衔，为使相。

三年（壬午、862 ）

三年（壬午，公元862 年）

春，正月，庚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赦天下。

春季，正月，庚寅朔（初一），朝廷大臣给唐懿宗上尊号，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唐懿宗为此大赦天下。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同平事，充河中节度使。

唐懿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蒋伸以同平章事衔，出任河中节度使。

二月，棣王惴薨。

二月，棣王李惴去世。

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邕管经略使段文楚坐变更旧制，左迁威卫将军、分司。

南诏王国再派遣军队侵寇安南，唐安南经略使王宽几次上表向朝廷告急，朝廷派前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任安南经略使，并且调发许州、滑州、徐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诸道军队共三万人，交蔡袭指挥，以抵御南诏蛮军。唐军兵势既很强盛，南诏蛮军也就引兵退还。邕管经略使段文楚由于改换旧制度，招募土军代戍卒，，降职迁任威卫将军、分司东都为闲官。

左庶子蔡京，性贪虐多诈，时相以为有吏才，奏遣制置岭南事。三月，京还，奏事称旨，复以京权知太仆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左庶子蔡京，性情贪鄙暴虐，善于欺诈，当时宰相认为他有做官的才能，奏请唐懿宗，派遣他去处置岭南军政事务。三月，蔡京回到长安，向唐懿宗奏事时迎合懿宗的旨意，唐懿宗再提拔蔡京为权知太仆卿，充任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

夏，四月，已亥朔，敕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三七日。上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预；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又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吏部侍郎萧上疏，以为：“玄祖之道，慈俭为先，素王之风，仁义为首，垂范百代，必不可加。佛者，弃位出家，割爱中之至难，取灭后之殊胜，非帝王所宜慕也。愿陛下时开延英，接对四辅，力求人瘼，虔奉宗祧；思缪赏与滥弄，其殃必至，知胜残而杀，得福甚多。罢去讲筵，躬勤政事。”上虽嘉奖，竟不能从。

夏季，四月，已亥朔（初一），唐懿宗颁下诏敕，命令在长安左、右两街的四座佛寺，各设置一座戒坛，在二十一天时间里可剃度人当和尚、尼姑。唐懿宗信奉佛教太过分，处理朝政事务却懒惰怠慢，曾在禁官内咸泰殿建筑戒坛，为弃俗出家当尼姑的宫女受戒，长安两街的僧侣、尼姑都参预了此事；唐懿宗又在禁中设置佛经讲席，自己唱佛经文，并手抄梵文贝叶经；唐懿宗还多次来到各大寺庙，施舍财物没有限制。吏部侍郎萧为此向唐懿宗上疏，认为：“玄祖老子的大道，以慈爱节俭为先事，素王孔子的作风，以仁义道德为首要，他们已经成为百代的楷模，没有人能超越他们。佛陀舍弃王位和父母出家，割舍弃了人情至爱中最难割舍的东西，同时，佛徒出家后不婚嫁，断子绝孙没有后代，这也是人情最难以接受的，这些都不是帝王所应该羡慕的事。希望陛下能经常开延英殿召对宰相，与四辅官商讨大政，力求除去人民的疾苦，虔诚地侍奉宗庙；如果老是想着给寺不该给的赏赐，而又对民众滥施刑狱，必然会降来灾祸，如果知道施仁政减少刑杀的道理，比崇信佛都有用得多，必能得到更多的幸福。请求陛下罢去与僧、尼讲经用的宫廷讲席，多费些精力过问军国政事。”唐懿宗虽然对萧的上言给予喜奖，但却不能按萧所说的去做。

岭南旧分五管，广、桂、邕、容、安南，皆录岭南度使，蔡京奏请分岭南为两道节度；从之。五月，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寻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

岭南地区过去分为五管，即广、桂、邕、容、安南，全部隶属于岭南节度使，蔡京奏请唐懿宗，请将岭南分成两道来节度管理；唐懿批准了这一请求。五月，唐懿宗下敕以广州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又割桂管所辖的龚州、象州二州，容管的辖的藤州、岩州二州隶属于邕管。不久唐懿宗又任命岭南节度使韦宙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任命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蔡袭将诸道兵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茺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返本道。”朝廷从之。袭累奏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时相信京之言，终不之省。

蔡袭率领诸道兵在安南，蔡京对他极为猜忌，恐怕他立功，于是向唐懿宗奏称：“南诏蛮军已经遁逃远去，边境地区已没有危险，一些武夫悍将为了邀取战功，硬是虚报敌情以扩充自己部下的戍兵，使朝廷耗费大量军需补给品，也虚耗了大量运费。大概由于地处荒山，路途遥远，朝廷对武将报的情况难以查对，所以邀功武夫的奸诈能得逞。请求陛下罢去安南的戍兵，让各阵军队归还本道。”朝廷对蔡京的建议予以批准。蔡袭连续向朝廷上奏，称群蛮对安南窥伺已久，企图乘隙侵寇，不可没有防备，乞求留下戍兵五千人；朝廷不听蔡袭的奏请。蔡袭认为南诏蛮军必定要入侵，交趾的军队和粮食都缺乏，既无计谋又无军力，于是写了十道必死的状子向朝廷中书门下申诉；当时宰相苟求节省输送军需的费用，只相信蔡京，对蔡袭所阐述的安南险情始终不理。

秋，七月，徐州军乱，逐节度使温璋。

秋季，七月，徐州发生军乱，乱军将徐州节度使温璋驱逐出境。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常以三百余人自卫，露刃坐于两装夹幕之下，每月一更。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朝廷知璋无辜，乙亥，以璋为分宁节度使，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

起初，王智兴既取得徐州，召募勇敢强悍之士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经常带着三百余人自卫，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州府使院两侧的夹幕之下，每月轮换一批。此后的节度使大多是儒臣文士，银刀等七军士兵逐渐骄横，稍有不如意处，只要一人振臂一呼，其他士兵就一齐响应，节度使只得从后门逃走躲避。前徐州节度使田牟为了安抚这些骄兵悍将，甚至与他们不分上下地杂坐，在一起饮酒，士兵与节度使手把手，背靠背，有时田牟还为士兵们边敲竹板边唱歌；节度使府用于犒赏士兵的费用，每天以一万计，遇到风雨或寒暑之日，还要加倍慰劳，即使是这样，银刀等七军士兵仍然时常喧哗闹事，要求赏赐，贪图不已。田牟去世后，温璋代任徐州节度使，骄兵早就听说温璋性情严厉，心怀畏惧。温璋虽然畅开心扉慰问存抚七军士兵，但骄兵们始终对温璋心怀猜忌，凡温璋赐予的酒食，没有人敢喝一口，一天早上，骄兵们竟聚集在一起，大喊大叫将温璋驱逐。朝廷知道温璋被逐事出无辜，乙亥（初八），任命温璋为宁节度使，改任浙东观察使王林为武宁节度使。

以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呈夏侯孜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唐懿宗任命前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入朝为左仆射、同平章事。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徐州，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土，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甲子，敕以徐州先隶淄青道，李洧自归，始置徐海使额。及张建封以威名宠任，特帖濠、泗二州。当时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宁一道职为乱阶。今改为徐州团练使，隶兖海节度；复以濠州归淮南道，更于宿州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将士三千人守徐州，余皆分隶兖、宿。且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与监军杨玄质分配将士赴诸道讫，然后将忠武、义成两道兵至汴滑，各遣归本道，身诣京师。其银刀等军逃匿将士，听一月内自首，一切勿问。

忠武、义成两镇随王式征讨裘甫的军队仍然留在浙东，唐懿宗下令王式率领两镇军队赶赴徐州，徐州骄兵得知消息，极为恐惧。八月，王式来到徐州城外的大彭馆，银刀等七军兵将出来迎接拜见。王式在徐州使处理了三天军务，然后为忠武、义成两镇军队设宴，声称将遣送他们回本镇，两镇士兵披甲执锐，全副武装，王式突然命令他们将徐州银刀等七军骄兵团团围住，全部诛斩，一进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全被杀死。甲子（二十八日），唐懿宗颁下敕令，徐州原先录属于淄青道，自李洧归附朝廷以来，开始置徐海节度使名义，到张建封镇徐州时，因他有威名，并受到宠信重用，特将濠州时，因他有威名，并受到宠信重用，特将濠州、泗州两州拨归徐州令辖。当时的用意本来是以徐州来控扼淄青、光蔡两大镇。自后贼寇余孽全被消灭，而设在徐州的武宁使职衔名已相当混乱。现将徐、泗、濠节度使改为徐州团练使，录属兖海节度使管辖；将濠州归还淮南道，再于宿州设置宿泗都团练观察使；留下将士三千人驻守徐州，其余军队都分别录属于兖海和宿泗两镇。另外仍以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兼任徐州、泗州、濠州、宿州制置使。并委王式与宦官监军杨玄质来分配徐州将士奔赴诸道，分派完毕后，再将忠武、义成两藩镇军队调至汴州、滑州，然后分别回归本镇，王式完成这些任务后，再到京师汇报。徐州银刀等七军士兵逃亡躲藏在外者，可以在一个月之内自首，过去的一切不再追究。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惨，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遂为邕州军士所逐，奔藤州，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土军以攻邕州。众既乌合，动辄溃败，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京无所自容，敕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敕赐自尽。以桂管使郑愚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为政苛刻残暴，设用烧红的铁烙犯人肉身的惨烈刑法，辖境内人民对酷政怨恨万分，于是邕州军士将蔡京驱逐出境，蔡京投奔藤州，假造皇帝的敕书以及攻讨使的印信，招募乡村壮丁及附近州县土军，以进攻邕州。蔡京召来的军队既是乌合之众，一接触敌军就溃散败退，根本不能打仗，蔡京只好投依桂州，桂州人对分割桂管巡属归岭南西道领辖的举动怨恨极深，不肯接纳他。蔡京无地容身，唐懿宗颁下诏敕，将蔡京贬为崖州司户，蔡京不肯往崖州任官；于是擅自回朝，来到零陵，唐懿宗赐他自杀。唐懿宗改以桂管观察使郑愚任岭南西道节度使。

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俎佾为魏王，为凉王，佶为蜀王。

冬季，十月，丙申朔（初一），唐懿宗立皇子李佾为魏王，李为凉王，李佶为蜀王。

十一月，立顺宗子缉为蕲王，宪宗子愤为荣王。

十一月，唐懿宗立唐顺宗的儿子李缉为蕲王，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愤为荣王。

南诏帅群蛮五万寇安南，都护蔡袭告急，敕发荆南、湖南两道兵二千，桂管义征子弟三千，诣邕州受郑愚节度。

南诏派遣将领率群蛮族军队五万人入寇安南，唐安南都护蔡袭向朝廷告急，唐懿宗下诏敕调发荆南、湖南两道军队二千人，又调发桂管应募从军的子弟三千人，到邕州接受郑愚的指挥。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护，遽欲远征，恐蛮于后乘虚扼绝饷道。”乃敕蔡袭屯海门，郑愚分兵备御。十二月，袭又求益兵，敕山南东道发弩手千人赴之。时南诏已围交趾，袭婴城固守，救兵不得至。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上奏朝廷：“南诏蛮寇必定要入侵邕州，如果急于派军队远征，而不事先派军保护入邕州的通路。”于是唐懿宗颁下诏敕，让蔡袭率军屯驻于海门，放弃交趾，命令郑愚分别调派军队作防御准备。十二月，蔡袭又向朝廷请求增调军队，唐懿宗下敕令山南东道调弓弩手一千人前往救援。这时南诏军队已围住交趾城，蔡袭关闭城门，固守，唐朝救兵不能立即赶到。

翼王薨。

翼王李去世

是岁，末始入贡。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这一年，末开始向唐朝进贡。末是吐蕃奴隶的称号。吐蕃王国每次调发军队，富室人家多有奴隶随从，往往一家有奴隶十几人，所以吐蕃军队的人数众多。到论恐热作乱时，奴隶大多无主人，于是自相纠集在一起，合成部落，散布在甘州、肃州、瓜州、沙州、河州、渭州、岷州、廓州、叠州、宕州之间，一些微弱的吐蕃奴隶主反而依附于他们。

四年（癸未、863 ）

四年（癸未，公元863 年）

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

春季，正月，庚午（初十），唐懿宗举行祀圆丘大典礼；宣告大赦天下。

是日，南诏陷交趾，蔡袭左右皆尽，徒步力战，射集十矢，欲趣监军船，船已离岸，遂溺海死；幕僚樊绰携其印浮渡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将士四百余人，走至城东水际，荆南虞候元惟德等谓众曰：“吾辈无船，入水则死，不若还向城与蛮斗，人以一身易二蛮，亦为有利。”遂还向城，入东罗门；蛮不为备，惟德等纵兵杀蛮二千余人，逮夜，蛮将杨思缙始自子城救之，惟德等皆死。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留兵二万，使思缙据交趾城，溪洞夷獠无远近皆降之。诏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还，分保岭南西道。

这一天，南诏的军队攻陷交趾，唐安南都护蔡袭的左右侍卫全被杀死，他仍然徒步奋力拼杀，身上中了十箭，仍企图爬上监军的船，船已离岸，于是赴海而死；蔡袭的幕僚樊绰携带都护的大印游泳渡过马门江。荆南、江西、鄂岳、襄州戍边将士四百余人，走到交趾城东边临海的地方，荆南虞侯元惟德等对大家说：“我们没有船，入海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回到城里去与南诏蛮人搏斗，如果每人能以一条命换蛮人两条命，也死得合算。”于是返回交趾城，从东罗门进入，南诏蛮军没用作防备，元惟德等人纵兵厮杀，杀死南诏蛮军两千余人。到夜晚晚，南诏蛮将杨思缙才从城内的小城出来救援，元惟德等四百余人全部战死。南诏蛮军两次攻陷交趾，被杀和被俘的唐人达十五万。南诏留下二万人的军队，让杨思缙据守交趾城，周围山洞里的夷人獠人不管是远是近都归降于杨思缙。唐懿宗于是颁下诏书，召调赴安南的诸道军队全部归还，分别派驻岭南西道进行守卫。

上游宴无节，左拾遗刘蜕上疏曰：“今西凉筑城，应接未决于与夺；南蛮侵轶，干戈悉在于道途。旬月以来，不为无事。陛下不形闵以示远近，则何以责其死力！望节娱游，以待远人义安，未晚。”弗听。

唐懿宗的游玩宴饮毫无节制，左拾遣刘蜕上疏谏说：“目前西面有凉州请求建筑城堡，您因游宴应接不暇，对筑城的奏议未予裁决，南面有蛮人的侵寇，大批军队在道途上奔走调动。十天以来，不是没有事情。陛下不在表面上做出忧虑哀悯的样子，给远近臣民看，又怎能让将士们去疆场拼死出力！希望陛下能节制娱乐游戏，等到远地区太平无事之后，再行游乐，尚不为晚。”唐懿宗不听。

二月，甲午朔，上历拜十六陵。

二月，甲午朔（初一），唐懿宗一个接一个地拜谒十六座先帝陵墓。

置天雄军于秦州，以成、河、渭三州隶焉；以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观察使。

唐朝廷在秦州设置天雄军，以成州、河州、渭州三州之地隶属于它；任命前左金吾将军王晏实为天雄军观察使。

三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自将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

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告朝廷，称他自己率领由蕃族、汉族七千人组成的军队，收复了凉州。

南蛮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郑愚惧，自言儒臣无将略，请任武臣。朝廷召义武节度使康承训诣阙，欲使之代愚，仍诏选军校数人、士卒数百人自随。

南诏蛮军侵寇左江、右江地区，逐渐进逼邕州。唐岭南西道节度使郑愚心情恐惧，自称儒臣没有将才战略，请求朝廷任命武臣充任节度使。朝迁将义武军节度使康承训召到长安，想让他往邕州替代郑愚，唐懿宗还颁下诏书，让康承训在义武军中选将领数人、士兵几百人，随同前往赴任。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称疾辞位；夏，四月，罢为兵部尚书。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毕因为同列宰相中多徇么舞弊，目无法纪，声称患有疾病，辞去宰相职位；夏季，四月，唐懿宗罢去毕的相位，任为兵部尚书。

庚戌，群盗入徐州，杀官吏；刺史曹庆讨平之。

庚戌（十七日），一群盗贼攻入黎州，杀死官府官吏；徐州刺史曹庆将盗贼镇压平定。

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四兵万人与之俱。

康承训来到京师长安，唐懿宗任命他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调发荆州、、襄州、洪州、鄂州等四道军队一万人，由康承训率领赴邕州。

五月，戊辰，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同平章事。收，发之弟也。与左军中慰杨玄价叙同宗相结，故得为相。

五月，戊辰（初六），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杨收为同平章事。杨收是杨发的弟弟。杨收与宦官首领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杨玄价攀结同祖宗亲，得杨玄价的内助，所以升迁为宰相。

乙亥，废容管，隶南西道，复以龚、象二州隶桂管。

乙亥（十三日），唐朝廷废除容管，将其隶属于岭南西道，再将龚州、象州二州隶属于桂管。

戊子，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审权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戊子（二十六日），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权仍领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

六月，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以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训兼领安南及诸军行营。

六月，朝廷下令废除安南都护府，设置行交州于海门镇；任命右监门将军宋戎为行交州刺史，又以康承训兼领安南以及诸军行营。

闰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确同平章事。

闰六月，唐懿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仍领同平章事衔，充任凤翔节度使；又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人曹确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秋季，七月，辛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发山东兵万人镇之。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馈运者皆溯湘江入渠、漓水，劳费艰涩，诸军乏食。润州人陈石上言，请造千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从之，军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舟入海或遇风涛没溺，有司囚系纲吏、舟人，使偿其米，人颇苦之。

朝廷于行交州重新设置安南都护府，任命宋戎为安南经略使，调发崤山以东诸道连队一万人镇戍安南。当时诸道救援安南的军队都屯集在岭南，江西、湖南为大军运输军需粮饷的人都溯湘江而上，经渠进入漓江，役夫劳累艰苦，运费极高，在岭南的诸道军因而缺乏粮食。润州人陈石上言朝廷，请求建造能载千粮食的大船，从福建运米渡海，不要一个月就能到达广州，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岭南的军粮很充足。但有关官司以和雇的名义，抢夺商人的海船，将商人的商品货物堆积在海岸边，商船运米入海若遇上风暴海涛沉没，有关官司就逮捕押船运粮的官吏和船夫，逼他们偿还米价，使沿海一带船主船夫怨声载道。

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蛮必向邕州，请分兵屯容、藤州。

八月，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奏告朝廷，声称南诏蛮军必定要向邕州入寇，请求分兵屯驻于容州、藤州。

夔王滋薨。

夔王李滋去世。

敕以阁门使吴德应等为馆驿使。台谏上言：故事，御史巡驿，不应忽以内人代之。上谕以敕命已行，不可复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昔楚子县陈，得申叔一言而复封之；太宗发卒修乾元殿，闻张玄素谏，即日罢之。自古明君所尚者，从谏如流，岂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为不可！”弗听。

唐懿宗颁下诏，任命阁门使宦官吴德应等人为馆驿使，御史台和谏官向唐懿宗上言劝谏：按照惯例，两京以御史一人掌管馆驿事务，号馆驿使，不应该突然以内廷宦官来取代御史台朝臣。唐懿宗声言敕令已经颁布，不可更改。左拾遗刘蜕上言：“春秋时期楚国灭亡陈国，将陈国置为楚国的一个县，由于申叔的一言劝谏，楚王就恢复了陈国。当年唐太宗征发役卒修筑乾元殿，听到张玄素的劝谏，当天就停止了这项工程。自古以来圣明的君主所崇尚的，是善于纳谏，从谏如流，哪有借口已经行文就不改正的！而且诏敕是由陛下颁布发出，再由陛下改正，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唐懿宗还是不听。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

黠戛斯派遣使臣伊难支向唐懿宗上表，请求唐朝的经籍文书，并要求每年派遗使者往来请颁唐历，又希望征讨回鹘，使安西广大地区全部归附唐朝，唐懿宗不予批准。

冬，十月，甲戌，以长安尉、集贤校理令狐为左拾遗。乙亥，左拾遗刘蜕上言：“专家元子弟之法，布依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父用李涿为安南，致南蛮至今为梗，由纳贿，陷父于恶。”十一月，丁酉，云复上言：“，父执政之时，人号‘白衣宰相’。”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

冬季，十月，甲戌（十五日），唐懿宗任命长安县尉、集贤书院校理令狐为左拾遗。乙亥（十六日），左拾遗刘蜕向唐懿宗上言：“令狐治家没有官家子弟的家法，任命他犹如让平民百行使肥卿宰相的权力。”起居郎张云说：“令狐的父亲令狐用李涿为安南都护，致使南诏蛮军至今仍狂妄侵寇，当时正因为令狐收陬李涿的贿赂，使他父亲背上恶名。”十一月，丁酉（初八），张云再次向唐懿宗上言：“令狐在父令狐当宰相执掌朝政时，人们称他为‘白衣宰相’。令狐由于舆论的攻击，也向唐懿宗上表要求引退躲避，于是唐懿宗将令狐改任为太子詹事府司府司直。

辛巳，废宿泗观察使，复以徐州为观察府，以濠、泗隶焉。

辛巳（疑误），朝廷废除宿泗观察使，再将徐州升格为观察使府，将濠州、泗州隶属于徐州观察使府管辖。

十二月，南诏寇西川。

十二月，南诏军队入寇唐朝西川地区。

昭义节度使沈询奴归秦，与询侍婢通，询欲杀之，未果；乙酉，归秦结牙将作乱，攻府第，杀询。

昭义节度使沈询的奴隶名叫归秦，与沈询的女婢通奸，沈询想杀死归秦，还没有动手；乙酉（二十七日），归秦勾结昭义牙将作乱，进攻节度使府内沈询的住宅，将沈询杀死。

五年（甲申、864 ）

五年（甲申，公元864 年）

春，正月，以京兆尹李为昭义节度使，取归秦心肝以祭沈询。

春季，正月，唐懿宗任使京兆尹李为昭义节度使，李到任后将归秦的心肝挖出来，用以祭奠沈询的亡灵。

淮南节度使令狐为其子讼冤。贬张云兴元少尹，刘蜕华阴令，敕曰：“虽嘉蹇谔之忠，难逃疏易之责。”

淮南节度使令狐为他的儿子令狐诉冤。唐懿宗将张云贬为兴元府少尹，将刘蜕为华阴县令并颁布诏敕说：“虽然嘉奖直言之士的忠诚，也不能不追究出言草率的责任。”

枘午，西川奏，南诏寇州，刺史喻士珍破之，获千余人。诏发右神策兵五千及诸道兵戍之。忠武大将颜庆复请筑新安、遏戎二城，从之。

丙午（十九日），西川节度使奏告朝廷，南诏蛮军侵寇州，州刺史珍将蛮军击败，俘获一千余人。唐懿宗颁布诏令，调发右神策军五千人以及诸道军队往西川戍守。忠武镇大将颜复请求修筑新安、遏戎二座城堡，唐懿宗予以批准。

以容管经略使张茵兼句当交州事；益海门镇兵满二万五千人，令茵进取安南。

唐懿宗任命管经略使张茵兼管交州事；又向海门镇增补军队，使驻军达二万五千人，于是命令张茵进兵收复安南。

二月，已巳，以刑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

二月，已巳（十二日），唐懿宗任命弄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福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西川节度使。

甲申，前西川节度使萧邺左迁山南西道观察使。

甲申（二十七日），前西川节度使萧邺降职调任山南西道观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于娄，长三尺，己亥，司天监奏：“按《星经》，是名含誉，瑞星也。”上大喜。“请宣示中外，编诸史策。”从之。

三月，丁酉（十一日），有彗星出自娄宿，长三尺。己亥（十三日），司天监奏告，“按照《星经》的记载，这颗彗星的名字含有荣誉，是一颗象征祥瑞的彗星。”唐懿宗听后极为欢喜。司天监又奏：“请皇上将彗星告吉祥之事宣告中外，并在史策上作记载。”唐懿宗表示同意。

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獠为导，绐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承训闻之，惶怖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帅众治壕栅，甫毕，蛮军已合围。留四日，治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经。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三百级，皆溪獠胁从者。承训腾奏告捷，云大破蛮贼，中外皆贺。

唐岭南西道节度使康承训来到邕州，南诏蛮军的侵寇更加凶猛，唐懿宗于是颁发诏书调集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润州八道军队交他指挥。康承训不设哨兵，南诏军率群蛮近站万人侵寇邕州，即将入边境，康承训才派六道兵总计一万人去抵抗，以獠人为向导，被獠人哄骗。蛮军开到，唐军不设戒备，五道军队八千人全被消灭，只有天平军晚一天赶到，得以幸免。康承训得知消息，惶恐不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岭南西道节度副使李行素率领部众开挖壕沟，修筑栅栏，正好修治完毕，南诏蛮军已将邕州城团团围住。蛮军留在城下四天，制造攻城器械，行将完工，城内唐军诸将请求康承训乘夜分几路袭击蛮军营帐，康承训不予批准。有一位天平军小校再三力争，康承训才同意。天平小校率领勇士三百人，乘夜用绳索由城上吊出，到处放火烧南诏蛮军的营帐，斩蛮军首级五百余级。南诏蛮军大为惊恐，只停留了一天，即解围而去。康承训于是派遣诸道军队数千人追击，所杀和俘获蛮军不过三百人，且都是被南诏胁从入伍的诸溪獠人。康承训立即向朝廷上表奏告胜利，声称大破南诏蛮寇，朝廷内外都表示祝贺。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户部萧同平章事。，复之孙也。

夏季，四月，懿宗任鸽命兵部侍郎、判户部萧为同平章事。萧是萧复的孙子。

加康承训检校右仆射，赏破蛮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

唐懿宗加给康承训检校右仆射的官衔，奖赏他大破南诏蛮军的功劳。其余上报给朝廷而受到奖赏的人，都是康承训的子弟或亲信左右；而烧南诏蛮军营帐的天平军小校却没升迁一级，于是军中怨恨愤怒，流言蜚语传布于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因罢节，颇多逃匿，宜令徐泗团练使选募军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五月，懿宗颁布诏敕：“徐州地方风俗雄健刚劲，军队精锐强悍，近因罢废节度使府，不少人逃亡藏匿于山林草泽，所以命令罢废节度使府，不少人逃亡藏匿于山林草泽，所以命令徐泗团练使选拔召募军士三千人赶赴邕州戍守边境，等到岭外战事宁息下来，给予替代，让他们归还。”

秋，七月，西川奏两林鬼主邀南诏蛮，败之，杀获甚众；保塞城使杜守连不从南诏，帅众诏黎州降。

秋季，七月，西川节度使奏告朝廷，称两林部落酋长邀击南诏蛮军，将蛮军击败，杀死和俘获很多南诏军；南诏所署的保塞城使杜守连不服从南诏蛮军的命令，率领部众到黎州归降唐朝。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康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辞疾，乃以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以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复以容管四州别为经略使。

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对康承训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写信告诉当朝宰相；康承训也自己感到疑虑恐惧，多次向朝廷上表请求辞官养病，于是唐懿宗调康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东都，任命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又将容管所辖四州另外设置经略使。

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茵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夏侯孜荐骁卫将军高骈代之，乃以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茵所将兵悉以授之。骈，崇文之孙也，世在禁军。骈颇读书，好谈今古，两军宦官多誉之，累迁右神策都虞侯；党项叛，将禁兵万人戍长武，屡有功，迁秦州防御使，复有功，故委以安南。

这时南诏知道邕州经过几次侵寇，财物已经空竭，于是不再入寇，张茵坐镇邕州很久，不进军收复安南。夏侯孜于是推荐骁卫将军高骈代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唐懿宗也就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将张茵统领的军队全部交给高骈指挥。高骈是高崇文的孙子，世代在禁军中服役。高骈读了不少书，喜欢谈论今古时事，左右两神策军的宦官统帅对他多有称誉，经过多次升迁任右神策军都虞侯；常项族叛乱，高骈率领禁军一万人戊守长武，屡有战功，因此升任秦州防御使，又有战功，所以委以经略安南的重任。

冬，十一月，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事，充河东节度使。

冬季，十一月，唐懿宗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仍领同平章事衔，出任东节度使。

壬寅，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同平章事；时年三十六。

壬寅（十九日），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岩为同平章事；当时路岩才三十六岁。

六年（乙酉、865 ）

六年（乙酉，公元865 年）

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飨宪宗室。时王复为礼院检讨官，更申前议，朝廷竟从之。

春季，正月，丁巳（疑误），唐懿宗同意将懿安皇后的神位配置于唐宪宗神主像的庙室。当时王再任礼院检讨官，重申先前的议论，朝廷最后批准了他的奏议。

诸道进私白者，闽中为多，故宦官多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垅，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为宣歙观察使，时人谓之“敕使墓户”。

地方诸道向朝廷进献阉割小儿，以闽中为最多，所以官大多是闽人。福建观察使杜宣猷每当寒食之时，都要派遣官员分别去祭祀宦官祖先的坟墓，宦官们感恩戴德，在唐懿宗面前为杜宣猷说好话，庚申（疑误），唐懿宗任命杜宣猷为宣歙观察使，当时人戏称杜宣猷为“宦官敕使的守墓户”。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薨。

三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去世。

夏，四月，以前东川节度使高璩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

夏季，四月，唐懿宗任使前东川节度使高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琚是高元裕的儿子。

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成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从之。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

杨收向唐懿宗建议，以“南诏蛮寇的侵扰多年不能平定，两河军队远戍岭南由于瘴气和水土不服而死掉的人有十分之六七，请求在江西屯积军粮，召募强健的弓弩手三万人，用以应接岭南的军事需要，距离岭南也较近，军队调动也更方便，并且在江西建节设军镇，以加重江西镇帅的权力。”唐懿宗表示同意。五月，辛丑（二十一日），唐懿宗下令于洪州设置镇南军。

州刺史喻士珍贪狯，掠两林蛮以易金；南诏复寇州，两林蛮开门纳之，南诏尽杀戍卒，士珍降之。

州刺史喻士珍贪鄙狡猾，掠夺两林蛮人部落，强迫两林蛮人用黄金赎身；南诏蛮军再次侵寇州，两林蛮族人于是开城门接纳南诏军，南诏蛮军入州城杀尽唐军戍卒，喻士珍向南诏蛮军投降。

壬寅，以桂管观察使严撰为镇南节度使。撰，震之从孙也。

壬寅（二十二日），唐懿宗任命桂管观察使来为镇南军节度使。严是是来震的从孙。

六月，高璩薨。

六月，高琚去世。

以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唐懿宗任命御史大夫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立皇子侃为郢王，俨为普王。

秋季，七月，唐懿宗立皇子李侃为郢王，立李俨为普王。

高骈治兵于海门，未进；监军李维周恶骈，欲去之，屡趣骈使进军。骈以五千人先济，约维周发兵应援；骈既行，维周拥余众，不发一卒以继之。九月，骈至南定，骈掩击，大破之，收其所获以食军。

高骈在海门整治军队，尚未进兵；宦官监军李维周讨厌高骈，想将高骈挤走，多次催促高骈，要他赶快向安南进军。高骈派五千人先渡海进发，与李维周约好，让他发兵前去支援；高骈既已出发，李维周接管其余留在海门的军队，却不调一兵一卒继后跟进。九月，高骈率军来到南定县，峰州的蛮军五万人正在田里收割水稻，高骈突然袭击，大破蛮军，得蛮人所收获的稻米，用来供应军粮。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郑氏崩。

冬季，十二月，壬子（初五），太皇太后郑氏驾崩。

七年（丙戌、866 ）

七年（丙戌，公元866 年）

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

春季，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告朝廷，称北庭回鹘酋领仆固俊从吐蕃手中攻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

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以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引兵击破之。

论恐热居留于廓州，纠集附近诸吐蕃部落，企图侵犯唐边境，诸部落都不听从；四周部落都是论恐热的仇敌，使论恐热无处容身。仇人将论热的处境报告鄯州的拓跋怀光，拓跋怀光率领军队将论恐热部击败。

三月，戊寅，以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初，南诏围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卑笼部怨南诏杀其父史，导忠武戍兵袭浪稽，灭之。南诏由是怨唐。

三月，戊寅（初二），唐懿宗任命河东节度使刘潼为西川节度使。起初，南诏蛮军围困州，东蛮浪稽部竭力协助南诏军，于是攻陷并屠杀州城，卑龙部族对南诏蛮军杀害他们的父史怨恨无比，因此引导唐忠武镇戍军袭击浪稽部落，将浪稽部消灭。南诏为此怨恨唐朝。

南诏遣清平官董成等诣成都，节度使李福盛仪卫以见之。故事，南诏使见节度使，拜伏于庭，成等曰：“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当抗礼。”传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决；将士皆愤怒，福乃命而殴之，因械系于狱。刘潼至镇，释之，奏遣还国。诏召成等至京师，见于别殿，厚赐，劳而遣之。

南诏派遣清平官董成等人到成都，唐西川节度使李福排列盛大的仪仗对来迎接董成。按以前的惯例，南诏的使者见唐朝的节度使，要在院庭伏拜行礼，董成等人声称：“南诏骠信已应天顺人，自为君主，我见贵国节度使应当分庭抗礼。”传话的人往返多次，从早晨直到中午无法决定；西川将士对南诏使者的傲慢都极为愤怒，李福于是命令将士揪往董成等人殴打，将他们用链子锁进监狱。刘潼来到西川镇治成都，将董成等人释放，并奏请唐懿宗遣董成等人回南诏国。唐懿宗颁下诏书令召董成等人至京师长安，接见于别殿，厚给赏赐，慰劳赏赐，慰劳备至，并遂他们回南诏。

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十年，为政宽简，军民便之。疾病，召兄绍鼎之子都知兵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史以汝之幼，以军政授我。汝今长矣，我复以军政归汝。努力为之，上忠朝廷，下和邻藩，勿坠吾兄之业，汝之功也。”言竟而薨。

成德节度使王绍懿，在镇主掌军政十年，为政宽厚简便，受到部下军民的称赞。王绍懿病重，将兄长王绍鼎的儿子成德都知兵马使王景崇召来，告谕他说：“我兄王绍鼎因为当时你还年幼，将成德的军政大权授予我掌握。你今天已长成人，我再将军政权转归于你。希望你努力效劳，上要忠诚于朝廷，下要结好于相邻的藩镇，不要败坏我史王绍鼎开创的基业，这就是你的功业啊。”说完就去世了。

闰月，吐蕃寇宁，节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闰三月，吐蕃的军队侵寇唐宁镇，宁节度使薛弘宗率军拒战，将吐蕃军赶走。

夏，四月，贬前西川度使李福为蕲王傅。

夏季，四月，唐懿宗将前西川节度使李福贬官，任他为蕲王李缉的师傅。

五月，葬孝明皇后于景陵之侧，主别庙。

五月，将孝明皇后安葬于唐宪宗的景陵旁侧，将她的神主象配于另外一个庙室。

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薨，军中立其子左司马全为留后。

六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去世，魏博军中立何弘敬的儿子左司马何全为留后。

以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朝廷任命王景崇为成德留后。

南诏酋龙遣善阐节度使杨缉助安南节度使段酋迁守交趾，以范昵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监陈敕使韦仲宰将七千人至峰州，高骈得以益其军，进击南诏，屡破之。捷奏至海门，李维周皆匿之，数月无声问。上怪之，以问维周，维周奏骈驻军峰州，玩寇不进。上怒，以右武卫将军王晏权代骈镇安南，召骈诣阙，欲重贬之。晏权，智兴之从子也。是月，骈大破南诏蛮于交趾，杀获甚众，遂围交趾城。

南诏国王尊龙遣阐节度使杨缉、安南节度使段酋迁驻守交趾，任命范昵些为安南都统，赵诺眉为扶邪都统。唐朝为宦官监阵敕使韦仲宰率领七千人赶到峰州，高骈的军队得到补充，于是进攻南诏蛮军，屡次南败南诏军队。高骈告捷的奏表送至海门，李维周全部收藏起来，使朝廷好几个月得不到高骈的音信。唐懿宗咸到奇怪，遣使问李维周，李维周上奏唐懿宗称高骈驻军于峰州，与南诏蛮军周旋，不敢进兵。唐懿宗勃然大怒，任命右武卫将军王晏权替代高骈镇安南，并召高骈还朝，企图对高骈重贬降官。王晏权是王智兴的侄子。这个月，高骈在交趾大破南诏蛮军，杀死和俘获大量蛮军士兵，于是进围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为魏博留后。

秋季，七月，朝廷任命何全为魏镇留后。

冬，十月，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收为宣歙观察使。收性侈靡，门吏僮奴多倚为奸利。杨玄价兄弟受方镇之赂，屡有请托，收不能尽从；玄价怒，以为叛己，故出之。

冬季，十月，甲申（十三日），唐懿宗命门下侍郎、同平中杨收出朝任宣歙观察使。杨收性好奢侈，其门下小吏奴仆也都依恃杨收的权势作奸求利。杨玄价的兄弟接受藩镇的贿赂，对杨收屡有请托，杨收不能全部听从；杨玄价感到愤怒，认为杨收是背判自己，所以在唐懿宗面前说杨收的坏话，将杨收赶出朝廷。

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吐蕃将领拓跋怀光率领五百骑进入廓州，活捉吐蕃酋领论恐热，先砍断他的肢，然后历数他的罪恶，将他处死，并将论恐热的头送交唐朝长安。论恐热的部众向东投秦州，遭到吐蕃部族酋领尚延心的邀击，被击败，尚延心奏告唐朝廷，请将论恐热余众全部迁于岭南地区。吐蕃从此以后衰亡灭绝，吐蕃的乞离胡君王和臣子也都不知下落，更不知他们的结局。

高骈围交趾十余日，蛮困蹙甚，城且下，会得王晏权牒，已与李维周将大军发海门，骈即以军事授韦仲宰，与麾下百余人北归。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赞，骈遣小校曾滚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见旌旗东来，问游船，云新经略使与监军也。二人谋曰：“维周必夺表留我，”乃匿于岛间，维周过，即驰诣京师。上得奏，大喜，即加骈栓校工部尚书，复镇安南。骈至海门而还。

高骈围困交趾城十多天，南诏蛮军困乏至极，城差不多要被攻克，恰好得到新任安南主帅王晏权的牒文，宣称已经与李维周率领大军从海门出发，高骈得到牒文后立即将军事大权交给监军韦仲宰，与麾下士兵一百余人北归。在此之前，韦仲宰派遣小使王惠赞，高骈派遣小校官曾衮入朝廷报告交趾大捷，行至海中，望见有挂着大旗的船队东来，于是问在海上游弋的船夫，船夫说是新任经略使与监军的船队。王惠赞与曾衮互相商量，说：“李维周必定要收夺我们告捷的表文，并扣留我们。”于是于海岛间躲藏，待李维周的船队过去，即赶往京师长安，唐懿宗得到高骈和韦仲宰的告捷奏表，大喜过望，立即加给高骈检校工部尚书的衔名，恢复高骈镇讨安南的军职。高骈行至海门，收到唐懿宗的新任命，又归还交趾。

王晏权暗懦，动禀李维周之命；维周凶贪，诸将不为之用，遂解重围，蛮遁去者太半。骈至，复督励将士攻城，遂克之，杀段酋迁及土蛮为南诏乡导者朱道古，斩道三万余级，南诏遁去。骈又破土蛮附南诏者二洞，诛其酋长，土蛮帅众归附者万七千人。

王晏权昏庸胆小，一切军务都听命于监军李维周；李维周凶狠贪鄙，诸道将领不听他的调遣，于是交趾城的重围得以解开，南诏蛮军得以逃出一大半。高骈赶到交趾城下，重新部署并督促唐军将士攻城，最后将交趾城攻下，重新部署并督促唐军将土攻城，最后将交趾城攻克，杀南诏所署安南节度使段酋迁以及为南诏军队作向导的当地蛮人朱道古，斩蛮军首级三成余颗。残余的南诏蛮军逃走后，高骈又击败依附于南诏聚居于两个洞中的当地蛮族人，处死这两个蛮族的酋长，当地土蛮率部众归附唐朝的有一万七千人。

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诏安南、邕州、西川诸军各保疆域，勿复进攻南诏；委刘潼晓谕，如能更修旧好，一切不问。

十一月，壬子（十一日），唐懿宗宣告大赦天下。又向安南、邕州、西川诸军颁发诏书，要求他们各保自己的疆域，不要再进攻南诏蛮军，唐懿宗还委任西川节度使刘潼告谕南诏王国，如果南诏王国能再与大唐修复旧好，唐朝将对南诏以往的侵略罪行一概不加追究。

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自李涿侵扰安南，为安南患殆十年，至是始平。骈筑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余万间。

唐朝廷于安南设置静海军，任命高骈为节度使。自从李涿为安南都护，误杀蛮酋杜存诚而激起变乱以来，南诏蛮军乘机侵扰，成为安南边患差不多有十年，至这时才得以平定。高骈建筑安南城，城周长三千步，又建造屋四十余万间。

十二月，黠戛斯遣以连几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

十二月，黠戛斯派遗将军乙支连几入朝进贡，向唐懿宗奏称已派鞍马迎接唐朝的册立使，并请求颁发明年的年历。

以成德留后王景崇为节度使。

唐懿宗任命成德留后王景崇为成德节度使。

上好音东宴游，殿前供奉东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东、饮食、幄，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

唐懿宗喜好音乐，经常设宴游玩，在内廷殿前为他演奏的乐工经常有五百人，每个月设宴不下十余次，山珍海味一概具备，听音东看优戏，不知疲倦，赏赐给东工优伎的钱动不动就下千缗。曲江、昆明、灞、南宫、北苑、昭应、咸阳等处禁苑离宫，唐懿宗想要去游玩立即成行，不等派人先行布置，有关部门经常准备着乐器、钦食用具和小账蓬，以备随时调用，诸亲王也都备好马随时准备着陪同皇帝去游玩。每次出宫游玩，宦宫内诸使司和朝官部门随从人员达十余万人，花费不可胜计。

八年（丁亥、867 ）

八年（丁亥，公元867 年）

春，正月，以魏博留后何全为节度使。

春季，正月，唐懿宗任命魏博留后何全为魏博节度使。

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入朝，以为右神武统军，命其族子淮深守归义。

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入长安朝见唐懿宗，唐懿宗任命张义潮为右神武统军，又命令张义潮的侄子张淮深留守归义军使府。

自安南至邕、广，海路多潜石覆舟，静海节度使高骈募工凿之，漕运无滞。

由安南到邕州、广州，海路有很多暗礁，使船触礁沉没，静海节度使高骈召募工匠凿开暗礁，使海上漕运不受阻挡。

西川近边六姓蛮，常持两端，无寇则称效顺，有寇必为前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与群蛮为仇，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节度使刘潼遣将将兵助之，讨六姓蛮，焚其部落，斩首五千余级。

西川近边有蒙蛮、夷蛮、讹蛮、狼蛮、勿邓蛮、白蛮等六姓蛮，常在唐朝与南诏之间左右摇摆，首鼠两端，南诏蛮军不来侵寇时则对唐朝宣称效忠恭顺，南诏蛮军来侵寇时则常充当南诏的前锋；只有蛮族卑笼部尽心效忠于唐朝，与群蛮各族姓世代为仇，朝廷赐卑笼部姓李，任命为刺史。西川节度使刘潼派遗将领率军帮助卑笼部，讨伐六姓蛮，焚烧六姓蛮族的部落帐蓬，斩蛮人首级五千余。

乐工李可及善为新声，三月，上以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谏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余员，谓房玄龄曰：”朕以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不可处也。‘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谏，即改光州长史。乞以两朝故事，别除可及官。“不从。

乐工李可及善于谱新曲，三月，唐懿宗任命李可及为左威卫将军。曹确劝谏唐懿宗说：“唐太宗当年确定朝廷文武官六百余名额，对房玄龄说：”朕以官爵委任给天下贤能之士，工匠商人伎巧等杂流人物不可委以官爵。‘大和年间，唐文宗想任命伎乐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当面真谏，唐文宗当场就将尉迟璋改派到地方上去，任光州长史。希望陛下依照太宗、文宗两朝的旧例，不要委任会优为中央朝官，可以任李可及别的官。“唐懿宗不加理会。

夏，四月，上不豫，群臣希进见。

夏季，四月，唐懿宗身体不舒服，朝廷群臣很少进宫觐见皇上。

五月，丙辰，疏理天下系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递降一等。

五月，丙辰（十八日），朝廷对天下在押的囚徒普遍进行审理，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重大案犯，都依次减免刑一等。

秋，七月，壬寅，蕲王缉薨。

秋季，七月，壬寅（初五），蕲王李缉去世。

怀州民诉早，刺史刘仁规揭榜禁之，发怒，相与作乱，逐仁规，仁规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

怀州百姓向官府申诉旱灾情形，刺史刘仁规四处张榜禁止百姓诉灾，激起民愤，民众相互串联，发动暴动，驱逐刘仁规，刘仁规逃到乡村房舍中躲避。民众攻入州府宅院，抢劫刘二规的家财私产，登上城楼击鼓，很久才安定下来。

甲子，以兵部侍郎、兖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驸马都慰于琮同平章事。

甲子（二十七日），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充诸道铁转运等使、驸马都尉于琮为同平章事。

宣歙观察收过结岳庙，施衣物，使巫祈祷；县令诬以为收罪。右拾遗韦保衡复言，收前为相，除严撰江西节度使，受钱百万，又置造船务，人讼其侵隐。八月，庚寅，贬收端州司马。

宣歙观察使杨收路过华岳庙，施舍衣物，让巫士为自己祈祷；华阴县令将杨收的行为认作为犯罪，上告朝廷，右拾遗韦保稀又在朝堂说，杨收先前为宰相时，利用职权任严撰为江西节度使，受贿纳钱一百万，在置办造船事备时，有人告他侵吞隐瞒公费。八月，庚寅（二十四日），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

九月，上疾瘳。

九月，唐懿宗的疾病痊愈。

冬，十二月，信王薨。

冬季，十二月，信王李去世。

加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同平章事。

唐懿宗加给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领同平章事头衔。

第二百五十一卷

唐纪六十七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咸通九年（戊子、868 ）

唐纪六十七唐懿宗感通九年（戊子，公元868 年）

夏，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州控扼南诏，为其要冲，成都道远，难以节制，请建定边军，屯重兵于州，以邛州为理所。”朝廷以为信然，以师望为州刺史，充定边军节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观察，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制置等使。师望利于专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

夏季，六月，凤翔少尹李师望向朝廷上言：“州可控扼南诏，是西川地区抗击南诏蛮军的要冲，成都道路遥远，难以对州进行有效的节制，请求建置定边军。在州屯驻重兵，以邛州为定边军的治所。”朝廷信以为真，即设置定边军。任命李师望为州刺史，充当定边军节度使，眉州蜀州、邛州、邪州、嘉州、黎州等州观察使，统领诸蛮并诸道行营制使等。李师望企图获得专制某一方面的权力，于是建策置定边军；其实邛州距离成都才一百六十里，州距离邛州达千里之遥，李师望欺骗朝廷竟到了如此地步。

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慎由之从子也，性严刻；朝廷以徐兵骄，命镇之。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用事，军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屡求代还，戡言于彦曾，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请更留戍卒一年；彦曾从之。戍卒闻之，怒。

起初，南诏蛮军攻隐安南，唐懿宗下敕令徐泗镇召募士兵二千人往安南赴援，并分其中八百人另往桂州屯戍，最初约定三年轮换一批。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是崔慎由的侄子，性情严酷刻薄；朝廷因为徐州士兵骄横，所以任命崔彦曾镇抚徐泗。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在使府用事掌权，遭到军中将士的怨愤，当时戍守桂州的徐泗士兵已戍边六年，屡次请求轮换回乡，尹戡向崔彦曾上言，军府帑藏空虚，再调军队往桂州轮换替代，费用太多，请让桂林戍卒再留一年；崔彦曾听从了尹戡的建议。戍卒们得知消息，怒火冲天。

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新使未至，秋，七月，佶等作乱，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闻之，八月，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戍卒乃止剽掠。

戍军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都是以前的徐州盗贼，州县不能征讨，于是招安出山，用以被充军队，出任牙职。恰值桂管观察使李丛调往湖南镇守，新任观察使尚未到任，秋季，七月，许佶等人发动叛乱，杀死都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帅，抢劫军用仓库的兵器，武装起来结队北还，他们在所过之地四处劫掠，地方州县不能抵卸。朝廷得知消息，八月，派遣高品宦官张敬思来赦免戍卒，由官府资送他们回归徐州，于是戍卒们才停止沿途抢劫。

以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骈请以从孙浔代镇交趾，从之。

唐懿宗任命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高骈请求任命他的侄孙高浔替代自己镇守交趾，唐懿宗表示同意。

九月，戊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以有定边军之故，不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九月，戊戌（初八），唐懿宗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由于设置了定边军的缘故，西川节度使不再兼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

庞勋等至湖南，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东下。许佶等相与谋曰：“吾辈罪大于银刀，朝廷所以赦之者，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醢矣！”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遣使慰劳，给刍米。

庞勋等徐泗戍卒行至湖南，宦官监军用计诱骗他们，让他们将武器全部交出。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派兵严守要害之地，徐泗戍卒不敢北上入境，于是乘船沿长江东下。许佶等人互相谋划说：“我们犯的罪比当年银刀等七军要大得多，朝廷现在所以要赦免我们，是因为怕我们沿途攻击抢劫，又怕我们溃散到山野为患，如果我们到达徐州，必定要被剁肉酱！”于是每人都用自己的私财打造兵器，作制军旗。戍卒经过浙西，进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派遣使者赶来慰劳，给予喂马的饲料和军队米粮。

都押牙李湘言于曰：“徐卒擅归，势必为乱；虽无敕令诛讨，藩镇大臣当临事制宜。高邮岸峡而水深狭，请将奇兵伏于其侧，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劲兵蹙其后，可尽擒也。不然，纵之使得渡淮，至徐州，与怨愤之众合，为患必大。”素懦怯，且以无敕书，乃曰：“彼在淮南不为暴，听其自过，余非吾事也。”

淮南镇都押牙李湘对令狐说：“徐泗戍卒擅自回归，势必造反叛乱，虽然没有皇上的敕令对他们进行诛讨，藩镇大臣应当因事制宜。高邮的江岸高峻，水深港狭，请让我率一支奇兵理伏于江岸旁边，烧着装满柴草的船，以堵塞徐泗戍卒前行的水路，派劲兵在他们后面追赶，可以将他们全部擒获。要不然，放纵他们，让他们渡过淮河，回到徐州，与心怀怨愤的民众会合，为患国家就更大了。”令狐平素一贯懦弱胆小，加上没有皇帝颁下的敕书，于是对李湘说：“他们只要在淮南不行凶逞暴，就听任他们过淮河，其余就不关我的事了。”

勋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丁巳，至泗州。刺史杜飨之于场，优人致辞；徐卒以为玩己，擒优人，欲斩之，坐者惊散。素为之备，徐卒不敢为乱而止。，之弟也。

庞勋如集徐州银刀等七军逃亡山泽者以及亡命之徒，将他们藏于船中，部众发展到一千人。丁巳（二十七日），来到泗州。泗州刺史杜在球场为戍卒们设宴，有唱戏的优人致辞，徐泗戍卒以为是取笑自己，抓住优人就要问斩，在坐的宾客吓得四散而逃。但杜早已作好戒备，徐泗戍卒不敢过份作乱，就此算了。杜是杜的弟弟。

先是，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戍卒擅归者，勿使忧疑。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道路相望。勋亦申状相继，辞礼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勋与许佶等乃言于众曰：“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赏钱，可翘足待也！”众皆呼跃称善。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忧惧，欲逃去，悉斩之，遗使致其首于彦曾，且为申状，称：“勋等远戍六年，实怀乡里；而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今既蒙恩全宥，辄共诛首恶以被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彦曾执而讯之，具得其情，乃囚之。丁卯，勋复于递中申状，称：“将士自负罪戾，各怀忧疑，今已及苻离，尚未释甲。盖以军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狡诈多疑，必生衅隙，乞且停此三人职任，以安众心，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共为一将。”

先前，朝廷屡次命令崔彦曾去抚慰自桂林擅自归来的戍卒，以使他们不对官府产生忧虑和猜疑。崔彦曾派遣使者告谕皇帝的旨意，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在道路上前后相望。庞勋也派人向崔彦曾送申诉状，信使也一个接着一个，申诉状的言辞相当恭敬。戊午（二十八日），庞勋等行至徐城县，决定与官府翻脸，庞勋与许佶等人对部众宣称：“我辈擅自归来，是因为思念妻儿，日夜想和他们相见啊。今天听说，已有皇帝的密敕到了徐州军府，到徐州我们将被肢解灭族！大丈夫与其自投罗网，为天下人所笑，还不如大家同心协力，赴汤蹈火干一番大事业。这样不仅摆脱祸殃，而且可求得富贵！更何况徐州城内的将士都是我们的父兄子弟，我们在外一声高喊，他们在城内必然响应。然后遵照王智兴侍中过去所做的事去办，五十万缗赏钱，可以翘足以待！”众戍卒听后都欢呼雀跃，拍手称好。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感到忧虑和恐惧，企图逃之夭夭，庞勋将他们全部处斩，派遣使者将赵武等十二人的首级送交崔彦曾，并且再递上申诉状，宣称：“庞勋等远戍桂州六年，实在是怀念故乡故里；而赵武等人因为众心不安，竟萌生奸计，骗我们擅自归来。将士们当然知道被赵武等迷误将受到处罚，怎敢冒着诛灭全家的危险不听府使的命令！今天既承蒙观察使的大恩，得以免罪保全性命，大家也就立即将首恶分子赵武等十二人诛死，以弥补我们所犯下的罪过。”冬季，十月，甲子（初四），庞勋的使者来到彭城，崔彦曾将他逮捕并严加审问，将庞勋的反状全部搞清，于是囚禁使者。丁卯（初七），庞勋通过邮筒再次向使府递送申诉状，宣称：“将士们身负重罪，每人都心怀疑虑，今天已到达苻离，还没有解下身穿的重甲。这是因为徐州军府将领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狡诈多疑，必定对我辈怀有间隙隔阂，乞求观察使暂停尹戡等三人的职任，以便能安定众心；同时，乞求从桂州回还的戍军将士能专门编成两个营，由一个将领管辖。”

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驿，阖城惧。彦曾召诸将谋之，皆泣曰：“比以银刀凶悍，使一军皆蒙恶名，歼夷流窜，不无枉滥。今冤痛之声未已，而桂州戍复尔猖狂，若纵使入城，必为逆乱，如此，则阖境涂地矣！不若乘其远来疲弊，发兵击之，我逸彼劳，往无不捷。”彦曾犹豫未决。团练判官温廷皓复言于彦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机，决于今日。今击之有三难，而舍之有五害：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然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难，绝其五害，早定大计，以副众望。”

当时自桂州归还的戍卒距彭城只有四个驿程，共一百二十里路程，这使徐州城内惶然，一片恐惧。崔彦曾召部下诸将谋划对策，诸将都哭着说：“以前因为银刀等军凶悍不羁，使徐州镇一军都蒙受恶名，遭到夷灭，有的流窜山谷，这不能说没有冤枉、诉除太滥，至今冤痛之声仍不绝于耳。而桂州戍卒又恢复了往昔的猖狂，如果放纵他们，让他们入城，必然会造反作乱，这样，徐州全境就要肝脑涂地了！不如乘他们自远道而来，精力疲惫，调集军队前往讨击，以逸待劳，往无不捷。”崔彦曾犹豫不决。徐泗团练判官温廷皓再向崔彦曾上言说：“全城的安然情状，已呈现在眼前，是得还是失，全在于今天的决策。目前讨击桂州戍卒有三大难处，而舍弃他们不如讨伐又有五大害处：皇帝既已颁下诏书释免戍卒的罪，我们擅自讨击，这是第一大难处。我们率领戍卒的父兄，去讨击他们的子弟，人情难违，这是第二大难处。戍卒犯罪，牵连的枝党多而复杂，追究起来判刑和处死的人必然很多，这是第三大难处。但是，本道戍边的士卒擅自归还，不诛讨就会使其他道戍边的士卒群仿效，使朝廷的法制失去作用，不能制服叛乱，这是第一大害处。将领是一军的首长，而桂林戍卒竟敢杀害都将王仲甫，不对这些犯上作乱的士卒进行诛讨，担任帅的人怎么能够去号令士兵！这是第二大害处。擅自归还的戍卒一路上剽掠抢劫，自己制造兵器，招纳亡命之徒，对这样的叛贼不加征讨，又怎么去惩除恶徒！这是第三大害处。徐州军中的将士，都是擅归戍卒的亲属，而银刀等七军的余党，潜伏在山谷草泽间，一旦内外勾结一同叛乱，又如何来支撑徐州的局面！这是第四大害处。桂州戍卒竟敢胁迫徐泗军府，要按他们的意愿诛除他们所忌恨的三名将领，真是气焰嚣张，又要求同伙编在一起，自己成立营队，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那么当年银刀等七军叛乱的祸患又将重起，如果不答应他们，戍卒就会以此为借口，发动叛乱，这是第五大害处。只有您能除去三大难处，根绝这五大害，希望您毅然决然，早定大计，不辜负我们大家的希望。”

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勋，数勋之罪以令士众，且曰：“非惟涂炭平人，实亦污染将士。傥国家发兵诛讨，则玉石俱焚矣！”又曰：“凡彼亲属，无用忧疑，罪止一身，必无连坐。”仍命宿州出兵苻离，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且奏其状。彦曾戒元密无伤敕使。

当时徐州城中有军队四千三百人，崔彦曾于是命令都虞候元密等率领军队三千人去讨伐庞勋，又历数庞勋的罪恶，以鼓动士气，并且说：“庞勋等叛卒不但使平民百姓生灵涂炭，实际上也是沾污了广大将士的名声。如果让朝廷调集军队来诛讨，恐怕就要玉石俱焚，叛贼连带我们都要受罪！”又说：“凡是叛乱戍卒中有你们的亲属，你们也用不着忧虑，罪只在一人身上，必定不会有任何株连。”于是命令宿州派军队至苻离，泗州派军队到虹县，以邀击桂州归来的戍卒，并向朝廷奏告使府布置。崔彦曾还特别告诫元密说，不要伤害还在庞勋军中的宦官敕使张敬思。

戊辰，元密发彭城，军容甚盛。诸将至任山北数里，顿兵不进，共思所以夺敕使之计，欲俟贼入馆，乃纵兵击之，遣人变服负薪以贼。日暮，贼至任山，馆中空无人，又无供给，疑之，见负薪者，执而榜之，果得其情。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潜遁。比夜，官军始觉之，恐贼潜伏山谷及间道来袭，复引兵退宿于城南，明旦，乃进追之。

戊辰（初八），元密从鼓城出发，军容相当盛大。诸将领率军来到任山以北数里地外，停止进兵，共同商量救出宦官敕使的计划。元密企图等待叛归的戍卒进入旅馆时，再纵兵攻击，于是派遗一些士兵化装成挑柴卖薪的人，在周围侦察敌情。太阳下山之时，戍卒来到任山，旅馆中空无一人，又没有米饭茶水供给，于是众士卒产生了怀疑，看见挑柴的人，抓来捆绑起来，经追问，果然获得了官军设伏的情况。于是戍卒们制作木偶人，排列在山下，自己全潜逃而去。至夜深时，官军才察觉，恐怕叛乱的戍卒潜伏在山谷或小路边，对他们发动偷击，于是引兵退走，在任山城南宿营，第二天早晨，才进兵追击戍卒们。

时贼已至苻离，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于濉水上，望风奔溃，贼遂抵宿州。时宿州阙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摄州事，城中无复余兵，庚午，贼攻隐之，璐走免。贼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来取之，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有不愿者立斩之，自旦至暮，得数千人。于是勒兵乘城，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这时叛乱的戍卒已来到苻离，宿州派出戍卒五百人于濉水上抵抗，官军望风而逃，叛贼于是进抵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观察副使焦璐掌摄州政事务，城内不再有军队，庚午（初十），叛贼攻陷宿州，焦璐逃出城，得免一死。叛乱的戍卒将城中的财货全部聚集在一起，让老百姓随意来取，一天之内，四面八方的人不怕路远都赶来了，贼军先分财，然后选募丁壮参军，有不愿入伙的人立即被斩首，自清晨到日暮，选得丁壮数千人。于是分派士兵登上城楼，分关把守，庞勋自称兵马留后。

再宿，官军始至，贼守备已严，不可复攻。先是，焦璐闻苻离败，决汴水以断北路，贼至，水尚浅可涉，比官军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渡水，将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为贼必固守，但为攻取之计。

第二天晚上，官军才赶到宿州城下，叛贼的守备已很严密，一时无法攻取。起先，焦璐听说苻离官军战败，决汴水堤企图淹断北面的道路，叛乱的戍卒赶到时，水尚浅，可以涉过，到官军赶来时，水已很深，无法行走了。壬申（十二日），元密率领军队渡过水面，行将把宿州城团团困住，恰值一阵大风，叛贼趁势用火箭射城外的茅屋，大火延绵烧到官军的营帐，官军士卒前进要冒城上投下的矢石，后退又受到水和火的限制，叛贼于是趁机急攻，杀死官军近三百人。元密等人认为叛贼必定要固守宿州城，只为攻城考虑计策。

贼夜使妇人持更，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欲入江湖为盗；以千缣赠张敬思，遣骑送至汴之东境，纵使西归。

叛贼夜晚让妇女击鼓打更，掠夺城中的大船三百艘，装满军资粮食，顺汴水而下，企图流入江湖为盗贼；又赠给宦官中使张敬思丝绢千匹，派遣骑兵护送至汴州境东面，放他西归长安。

明旦，官军知贼已去，狼狈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饥乏。贼舣舟堤下而陈于堤外，伏千人于舟中，官军将至，陈者皆走入陂中。密以为畏已，纵兵追之；贼自舟中出，夹攻之，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密引兵走，隐于荷涫，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个还徐者。贼问降卒以彭城人情计谋，知其无备，始有攻彭城之志。

第二天一早，官军才知道叛贼已出城远去，狼狈追赶，士卒们都没吃饭，到追上叛贼时，官军已是饥饿疲乏到了极点。叛贼把船停靠在堤边，而在堤外列阵，在船中埋伏了一千余人，官军将杀过来时，列于阵前的叛贼全逃跑逃跑到池泽中。元密以为叛贼畏惧自己，命部下官兵全线追击；埋伏在船中的叛贼从船中出来，与池泽中的叛贼一同夹击官军，从中午一直战到黄昏，官军大败。元密带着残兵退走，陷于荷花泥泽中，叛贼追上来，元密等徐泗诸将及监阵的宦官中使全被死，士卒也被杀死了上千人，其余人全都投降叛贼，没有一个回到徐州城。叛贼问投降的士卒关于彭城内的人情和官府的部署，知道城中没有戒备，于是有了攻占彭城的企图。

乙亥，庞勋引兵北渡濉水，逾山趣彭城。其夕，崔彦曾始知元密败，移牒邻道求救；明日，塞门，选城中丁壮为守备，内外震恐，无复固志。或劝彦曾奔兖州，彦曾怒曰：“吾为元帅，城陷而死，职也！”立斩言者。

乙亥（十五日），庞勋率领军队北渡濉水，越山往彭城进发。这天傍晚，崔彦曾才得知元密战败的情况，于是写信请求相邻的道发兵救援；第二天，崔彦曾紧闭城门，选城中的丁壮入伍守备城防，城内外一片震惊恐慌，没有人愿在城中坚守，都想逃走。有人劝崔彦曾投奔兖州，崔彦曾愤怒地说：“我身为元帅，城若被攻陷只有死而已，守城是我的职责。”并立即将劝他逃走的人斩首。

丁丑，贼至城下，众六七千人，鼓噪动地，民居在城外者，贼皆慰抚，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不移时，克罗城。彦曾退保子城，民助贼攻之，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贼囚彦曾于大鼓馆，执尹戡、杜璋、徐行俭，刳而锉之，尽灭其族。勋坐听事，盛陈兵卫，文武将吏伏谒，莫敢仰视。即日，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

丁丑（十七日），叛贼来到徐州城下，部众有六七千人，击鼓喧噪，声音震天动地，百姓居住在城外的，叛贼均对他们慰问保护，一点也不侵扰，于是人们争相归附，不多时，就攻克了外城。崔彦曾退到内城进行抗拒，百姓协助叛贼攻城，推来装满草的车堵塞城门，放火焚烧，使内很快陷落。叛贼将崔彦曾抓获，囚禁于大彭馆，又逮捕尹戡、杜璋、徐行俭，剐开他们的肚皮，将他们剁成碎片，并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杀死。庞勋坐于徐州观察使府处置军政大事，卫兵整整齐齐地排列，文武将吏行跪拜礼，没有人敢抬头正视厅堂上的主帅庞勋。当天，城中愿意归附庞勋的人就达一万余人。

戊寅，勋召温庭皓，使草表求节钺，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顷刻可成，请还有徐草之。”勋许之。明旦，勋使趣之，庭皓见勋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见妻子耳。今已与妻子别，谨来就死。”勋熟视，笑曰：“书生敢尔，不畏死邪！庞勋能取徐州，何患无人草表！”遂释之。

戊演（十八日），庞勋将温庭皓召至使府，要他起草给朝廷的表，请求徐州节度使的符节斧杖，温庭皓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的，请让我回家慢慢地起草。”庞勋准许他回家去写。第二天早上，庞勋派人去温庭皓家取表文，温庭皓来到使府见庞勋说：“昨天所以不立即拒绝起草表文，是想回家看一下妻子儿子，今天已经与妻儿决别，现在就是来送死的了。”庞勋看了温庭皓几眼，笑着说：“书生敢顶撞我，不怕死吗！我庞勋能攻取徐州，怎么怕找不到人为我起草表文！”说完将温庭皓释放。

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负，勋迎为上客，重为勋草表，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庚辰，遣押牙张奉表诣京师。

有一个名叫周重的人，常常以有文思才略自负，庞勋迎他为上宾，为庞勋起草上给朝廷的表文，声称：“我所统领的一支军队，驻在汉王朝的龙兴之地。不久前因为节度使对将士太苛刻，滥施刑赏，于是将士们被迫将他驱逐。六年前皇上削夺徐州军号，消灭一镇军队，我银刀等军壮士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含冤而死的无可胜计。今天听说本道又企图诛杀将士，我们更是愤慨万分，众人推我暂时掌管军事，权任兵马留后，以弹压十万雄师，抚慰徐、宿、濠、泗等四州之地。我听说因势利导，不失时机，是成帝王的资本。我见到利而不失去，遇到时运而不迟疑；恳切地希望皇帝陛下大发慈悲，赐给我节度使的符节和旗帜。要不然，我就统率数万大军，进攻长安，这并不是难事！”庚辰（二十日），庞勋派遣押牙张带上表文送往长安。

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弈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遣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圆将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乃至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群盗，皆倍道归之，阗溢郛郭，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勋诈为崔彦曾请翦灭徐州表，其略曰：“一军暴卒，尽可翦除；五县愚民，各宜配隶。”又作诏书，依其所请，传布境内。徐人信之，皆归怨朝廷，曰：“微桂州将士回戈，吾徒悉为鱼肉矣！”

庞勋委任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任都游弈使，所信用的党羽都各自被以牙职，分别率领诸部军队。又派遣徐州旧将刘行及率领一千五百人屯驻于濠州，派李圆率二千人屯驻于泗州，派梁丕率一千人屯驻于宿州，其余要害县镇，都修缮守备。徐州人传说朝廷赐给庞勋的节度使符节旌旗不过半个月就会到，所以愿献策效力的人不问远近齐集而来，以致光州、蔡州、淮州、浙州、兖州、郓州、沂州、密州等地的群盗，也都不畏路远赶来归附，使徐州城里城外充满了人，十天多时间，一斗米的价钱就涨到二百缗。庞勋假造崔彦曾向朝廷请求歼灭徐州一镇将士的表文，表文的大概内容是：“徐州一军士卒狂暴，可以全部翦除；附近彭城、萧县、丰县、沛县、滕县等五县愚昧的民众，都应该配作奴隶。”又伪造皇帝的诏书，宣言皇帝已批准了崔彦曾的请求，在境内广为传布。徐州人相信了谣言，都把怨恨转向朝廷，说：“如果不是桂将士挥戈挥戈回来，我们就要全部成为油锅里的鱼肉了！”

刘行及引兵至涡口，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才数百，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不知所为，乃开门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囚望回，自行刺史事。泗州史杜闻勋作乱，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李圆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库，遣人迎劳，诱这入城，悉诛之。明日，圆至，即引兵围城，城上矢石雨下，贼死者数百，乃敛兵屯城西。勋以泗州当江、淮之冲，益发兵助圆攻，众至万余，终不能克。

刘行及率领叛军来到涡口，一路上归附从军的人使军队增加了几倍，濠州的官军才数百人，刺史卢望回平时从不设戒备，不知怎么办才好，于是开城门并带着牛肉美酒出城迎接。刘行及进入濠州将卢望回囚禁，自行刺史职务。泗州刺史杜听说庞勋作乱，完缮城内守备，以等待叛军来进攻，并向江、淮地区的官军求救。李圆派遣精锐士卒一百人先进入泗州，查封州府的仓库，杜派人来迎接慰劳，将这一百叛兵诱骗入泗州城，然后将他们全部杀死。次日，李圆赶到，立即派军队围攻泗州城，城上官军顽强抵抗，箭头和石块如雨点般落下来，叛贼被打死的有数百人，李圆于是收兵屯驻于城西。庞勋因为泗州地处江、淮的冲要，增调军队来援助李圆攻城，军队达到一万余人，但始终不能攻克泗州城。

初，朝廷闻庞勋自任山还趣宿州，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十一月，道伟至彭城。勋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道伟于场，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

起初，朝廷听说庞勋从任山回到宿州，派遣高品宦官康道伟带着皇帝诏敕来抚慰。十一月，康道伟来到彭城。庞勋来到徐州城郊迎接，自任山到徐州小城的三十里路上，排列大批武装士兵，号令之声和锣鼓声参杂，声震山谷，徐州城的丁壮居民，全被驱赶到城墙上。庞勋在场上设宴招待康道伟，又派人假装成投降的群盗，有数千人，诸营寨赶来告捷的有几十批，庞勋这样做是想在朝廷派遣的使者面前表示自己已牢牢控制住了徐州的局面。庞勋再次让人草写了请求充任徐州节度使的表文，让康道伟带回朝廷，转达于唐懿宗。

初，辛云京之孙谠，寓居广陵，喜任侠，年五十不仕；与杜有旧，闻庞勋作乱，诣泗州，劝挈家避之，曰：“安平享其禄位，危难弃其城池，吾不为也！且人各有家，谁不爱之？我独求生，何以安众！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谠曰：“公能如是，仆与公同死！”乃还广陵，与其家诀，壬辰，复如泗州。时民避乱，扶老携幼，塞途而来，见谠，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独北行，取死何为！”谠不应。至泗州，贼已至城下，谠急棹小舟得入，即署团练判官。城中危惧，都押牙李雅有勇略，为设守备，帅众鼓噪，四出击贼，贼退屯徐城，众心稍安。

起初，辛云京的孙子辛谠，在广陵闲居，行侠仗义，已五十岁了却不愿入朝做官；辛谠与杜年友好，听说庞勋在徐泗叛乱，来到泗州，劝杜携带家属弃城逃走，杜说：“平安时期享有朝廷的俸禄官位，危难时期抛弃朝廷委交给我管理的城池，这是我所不能干的！况且人各有自己的家，谁不爱自己的家呢？我独自逃走求生，如何来安定部众的心！我誓与将士同生死，要死也一起死在泗州城！”辛谠说：“您能这样做，我也与您一同死在城里！”于是回到广陵，与自己的家属诀别，壬辰（初三），再回到泗州城。当时民众为避战乱，扶老携幼，向南逃亡，道路也被人流所堵塞，逃亡的百姓见到辛谠，都劝阻他说：“人们都往南走，您独自北行，不是去找死吗！”辛谠不答理。来到泗州，叛军已开到城下，辛谠拼命地划小船，得入城内，杜当即任命辛谠为团练判官。城中由于危急，人人感到恐惧，都押牙李雅有勇有谋，为杜布置守备，率领部众击鼓喧噪，出城四处袭击叛贼，贼军被迫退却，屯驻于徐城，徐州城内人心才稍微安定下来。

庞勋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争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

庞勋招募人民当兵，人们贪图剽掠所得的财利，争先恐后地赶来参军，甚至父亲送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农民们都把锄头磨得更锐利，扛着它作为武器来应募。

邻道闻勋据徐州，各遣兵据要害，而官军尚少，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贼遂破鱼台近十县。宋州东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勋遣其将张玄稔围之。会旱，山泉竭，数万口皆渴死。

与徐州相邻的几个道得知庞勋占据了徐州，各自派军队占据要塞据点，但官军人少，叛贼的军队越来越多，官军抗拒叛贼，多次交战都不利。叛贼于是攻破鱼台等近十个县。宋州东面有一座磨山，民众逃到山上射藏，庞勋哌遣部将张玄稔率兵围困。正值天旱，山上的泉水枯竭，数万口人全部渴死。

或说勋曰：“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勋虽不能用，然国忌犹行香，飨士卒必先西向拜谢。癸卯，勋闻敕使入境，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明日，敕使至，但责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勋大失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有人劝宠勋说：“留后您如果只是想求得节度使的符节斧杖，就应当对当朝天子恭顺尽礼，对外安士卒，不致骚扰，对内安抚百姓，不使惊恐，或许可以得到节度使的官位。”庞勋虽然不能用，但在国家的忌日仍然设斋行香，为将士摆设宴席时必先向西望振谢，表示向唐懿宗谢恩。癸卯（十四日），庞勋听说朝廷派来的宦官敕使已以徐州境内，以为必定是唐懿宗赐予节度使的符节旌旗，部众都表示祝贺。第二天，宦官使者来到使府，只是谴责崔彦曾以及宦官监军张道谨，贬他们的官。庞勋大为失望，于是将朝廷派来的宦官敕使囚禁起来，不让他归还朝廷。

诏以右金吾大将军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

唐懿宗颁下诏书任命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任命神武大将军王晏权为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任命忌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征发诸藩镇大批军队交给三位统帅指挥。康承训上奏康懿宗，请求派沙陀族三部落使朱邪赤心以及吐谷浑、达靼、契等族酋长各自率领其部众，跟随他一同征讨徐泗；唐懿宗下诏批准。

庞勋以李贺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将吴迥代之。丙午，复进攻泗州，昼夜不息。时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泽，畏贼强，不敢进。辛谠请往求救，杜许之。丁未夜，乘小舟潜渡淮，至洪泽，说厚本，厚本不听，比明，复还。已酉，贼攻城益急，欲焚水门，城中几不能御；谠请复往求救。曰：“前往徒还，今往何益？”谠曰：“此行得兵则生返，不得则死之。”与之泣别。谠复乘小舟负户突围出，见厚本，为陈利害。厚本将从之，淮南都将袁公弁曰：“贼势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谠拔剑嗔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诏救援而逗留不进，岂惟上负国恩！若泗州不守，则淮南遂为寇场，公讵能独存邪！我当杀公而后止耳！”起，欲击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仅免。谠乃回望泗州，恸哭终日，士卒皆为之流涕。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仍问将士，将士皆愿行。谠举身叩头以谢将士，遂帅之抵淮南岸，望贼方攻城，有军吏言曰：“贼势已似入城，还去则便。”谠逐之，揽得其髻，举剑击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杀也。”谠曰：“临陈妄言惑众，必不可舍！”众请不能得，乃共夺之。谠素多力，众不能夺。谠曰：“将士但登舟，我则舍此人。”众竞登舟，乃舍之。士卒有回顾者，则斫之。驱至淮北，勒兵击贼。于城上布兵与之相应，贼遂败走，鼓噪逐之，至晡而还。

庞勋因为李圆攻泗州城久不能攻克，派遣部将吴迥替代李圆指挥。丙午（十七日），贼军再攻泗州，日夜不停。当时宦官敕使郭厚本率领淮南军队一千五百人来救援泗州，来到洪泽镇，畏惧贼军强盛，不敢前进。辛谠在泗州城内请求往洪泽求救，杜同意。丁未（十八日）夜晚，辛谠乘小船偷渡淮河，来到洪泽，游说郭厚本，郭厚本不听，到天亮，辛谠回到泗州城。已酉（二十日），贼军攻城更加急迫，企图焚烧泗州城的水门，城中将士几乎不能抵御；辛谠请救再往洪泽求救。杜说：“您前次去没有搬来救兵，独自回来，今天再去又有何用？”辛谠说：“这次去能搬来救兵就活着回来，搬不到救兵就死在那里。”杜于是与辛谠流着眼泪告别。辛谠再乘小船背朝着泗州围而出，见到郭厚本，陈说利害。郭厚本正要听从辛谠的劝说，淮南镇都将袁公弁说：“叛贼势力这样强大，我们自保恐怕还不足够，还有什么余力去援救别人！”辛谠拔出剑瞪着眼对袁公弁说：“叛贼从四面八方进攻泗州城，泗州城沦陷就在朝夕之间；您受皇上的诏敕率军前来援救，却逗留不进，岂只是上负国家的恩情！如果泗州城守不住，淮南就要成为贼寇逐鹿的战场，您怎么能够独自生存呢？我应当先杀死您，然后自杀！”于是愤然起身，举剑要杀袁公弁，郭厚本忙起来抱住辛谠，按住辛谠的手，袁公弁得免遭一剑。辛谠于是回头望着泗州，痛哭终日，士卒们都被感动得流泪。郭厚本于是准许分五百人给辛谠，并问将士谁愿随辛谠去，将士们都表示愿意前往。辛谠转身向将士们叩头，表示感谢，于是率领士兵进抵淮河南岸，看见贼军正在围攻泗州城，有一个军吏叫喊：“贼军势强，似乎已攻入了城，还是回去为好。”辛谠追上前去，抓住军吏的头发，举起剑将杀死他，士兵们都来救情赦免，说：“他是一千五百人的判官，不可杀死。”辛谠说：“临阵信口胡说，妖言惑众，绝对不能免他的死！”大家见求情无效，于是一齐来夺辛谠手中的剑。辛谠很有力气，众人夺不下他的剑。于是辛谠说：“大家只要登上船，我就放下这个人。”众人竞相登船，辛谠这才放手舍下那位军吏。船上士卒有谁回头看，辛谠即用剑砍谁。船行至淮河北岸，辛谠即率领士卒向贼军发动袭击。杜在泗州城上布置军队与辛谠相接应，贼军于是被打败退走，官军敲鼓呼喊着追逐，直到午后脯时才回城。

庞勋遣其将刘佶将精兵数千助吴迥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戊午，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将四千人救泗州，已未，行约引兵至泗州，贼逆击于淮南，围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约及士卒尽死。先是，令狐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与泗州隔淮相望。贼既破翟行约，乘胜围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战，大败，贼遂陷都梁城，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据淮口，漕驿路绝。

庞勋派遣部将刘佶率领精锐军队数千人来帮助吴迥围攻泗州，刘行及自濠州也派遣部将王弘立率领军队来会合。戊午（二十九日），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遣所部都头翟行约率领四千人来救泗州，已未（三十日），翟行约率兵赶到泗州，贼军在淮河南岸阻击镇海军，将翟行约等团团围住，泗州城内兵太少，不能出城救援，翟行约及部下士兵全部战死。起先，淮南节度使令狐派遣李湘率领军队数千人来救援泗州，与宦官敕使郭厚本、都将袁公弁合兵屯驻于都梁城，与泗州隔着准河相望。贼军既已攻破翟行约率领的镇海军，乘胜进围淮南军。十二月，甲子（初五），李湘等人率领淮南军出战，被打得大败，贼军于是攻陷都梁城，活捉李湘及郭厚本，押送至徐州；贼军占据淮口，堵住泗水入淮河的水路，使东南漕运、驿传入长安的水陆道路安全断绝。

康承训军于新兴，贼将姚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承训以众寡不敌，退屯宋州。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杀刺史高锡望。又寇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贼登楼共饮，命军士皆释甲，指所爱二人为子弟，乞全之，其余惟贼所处。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

康承训率军于新兴布陈驻扎，贼将姚周屯驻于柳子，出兵阻击官军。当时诸道兵集合在新兴的才一万来人，康承训因为寡不敌众，退兵于宋州屯驻。庞勋认为官军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分别派遣部下将领丁从实等人各率数千人向南侵寇舒州、庐州，向北侵寇沂州、海州，攻破沐阳县、下蔡县、乌江县、巢县，并攻陷滁州，杀害滁州刺吏高锡望。又侵寇和州，唐和州刺吏崔雍派遣人送牛羊酒菜犒军，引贼军登上和州城楼共同饮酒，命令和州官军解去兵甲，指着所喜爱的二人说是自己的子弟，乞求保全生命，其余人随贼处分。贼军于是在城中大肆劫掠，杀官军士卒八百余人。

泗州援兵既绝，粮且尽，人食薄粥。闰月，已亥，辛谠言于杜，请出求救于淮、浙，夜，帅敢死士十人，执长柯斧，乘小舟，潜往斫贼水寨而出。明旦，贼乃觉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夹岸追之。贼舟重行迟，谠舟轻行疾，力斗三十余里，乃得免。癸卯，至扬州，见令狐；甲辰，至润州，见杜审权。时泗州久无声问，或传已陷，谠既至，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盐五百斛以救泗州。

泗州的援兵既已断绝，粮食也将吃尽，人们只能喝稀粥。闰十二月，已亥（初十），辛谠对杜说，请出城向淮、浙地区请求救兵，夜晚，辛谠率领敢死战士十人，手持长柄斧，乘小船，偷偷地砍断贼军水寨栅围逃出。次日早晨，贼军才发现，于是派五艘船阻击辛谠的小船，又派五千军队夹着河岸追击。贼军的船大体重，行动迟缓，辛谠的船小轻便，划得较快，辛谠与贼军奋力拼斗了三十余里，终于突出重围。癸卯（十四日），来到扬州，见到唐淮南节度使令狐；甲辰（十五日），又来到润州，见到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当时已很久没有得到泗州的消息，有传言说泗州已沦陷，辛谠既赶到，杜审权于是派遣押牙赵翼率领武装得很好的士兵二千人，与淮南共输送大米五千斛、盐五百斛，前往援救泗州。

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转战而前，贼尽弃淮南之守。可师欲先夺淮口，后救泗州，壬申，围都梁城；城中贼少，拜于城上曰：“方与都头议出降。”可师为之退五里。贼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师恃胜不设备，是日大雾，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疾径奄至，纵击官军，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

戴可师率领三万官军渡过淮河，转战前进，贼军将淮河以南的守备全部放弃。戴可师企图先夺取淮口，然后援救泗州，壬申（疑误），进军围困都梁城；城中贼军很少，在城上向戴可师拜谢说：“我们正在与都头商议开城出降。”戴可师为此退兵五里，以接受投降。都梁城贼军乘夜逃走，次日早晨，只留下一座空城。戴可师自恃打了胜仗不设防备，这天有大雾，贼将王弘立率领数万军队走捷径突然赶到，纵兵袭击官军，官军还没有来得及摆好阵势，于是大败，官军将士有的被贼军杀死，有的跳入淮河被水淹死，得免死的才几百人，丢弃军械武器、资财军粮、车马数以万计，贼军将戴可师及宦官监军、将校的首级割下，送到彭城。

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畏其侵轶，遣使诣勋说谕，许为奏请节，勋乃息兵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备。

庞勋自以为无敌于天下，编写捷报，向诸营寨及乡村散布，于是淮南地区的士民震恐惊慌，纷纷渡过长江避地江南。唐淮南节度使令狐畏惧贼军的侵寇，派遣使者到庞勋那里游说劝谕，同意为宠勋向朝延奏请节度使的符节斧杖，庞勋信以为真，于是息兵等待诏命。为此淮南镇稍微获得了一些时间，得以收集溃败的士卒，修缮守备。

时汴路既绝，江、淮往来皆出寿州，贼既破戴可师，乘胜围寿州，掠诸道项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勋益自骄，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

当时由汴水输运东南财赋的路既已断绝，江、淮地区与朝廷的往来都由寿州入淮河上游，再转入颍水，庞勋贼军既已攻破戴可师所率官军，于是乘胜进围寿州，掠夺东南诸道贡献给朝廷的财货，以及商人的货物，使这条通路也被截断。庞勋更加自负骄傲，每天摆设酒宴游乐，周重劝谏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傲自满，奢侈淫逸，使得到手的江山又失去，成功的事业再归失败，事例太多，应引以为戒，况且您尚未得到江山，更没成就大业，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

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徐州始惧，应募者益少，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坐匿财夷宗者数百家。又与勋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

唐诸道军队大批地云集于宋州，徐州贼党才开始感到惧怕，应募参加贼军的人日益减少，而部下诸营寨相继要求增兵。庞勋于是派遣部下党徒分散进入乡村，驱赶乡民当兵。又因为军队已达数万人，所贮军用物资和粮草枯竭，于是收敛富室人家及商人旅客的财产，凡十取其七八，因为藏匿私财而诛灭宗族的有数百家。另外，与庞勋同在桂州举兵反叛的人尤其骄横贪暴，随意抢夺别人的资财，掠取民间妇女，庞勋也无法制止，于是徐泗境内的百姓都厌恶贼军，处境悲惨至极，无法生活下去。

王晏权兵数退，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计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翔军于滕、沛，尤军于丰、萧。

王晏权率领的官军数次败退，朝廷任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替王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计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派遣部下将领薛尤率领军队一万三千人讨伐庞勋，曹翔驻军于滕县、沛县，薛尤驻军于丰县、萧县。

是岁，江、淮旱，蝗。

这一年，江、淮地区发生旱灾、蝗灾。

十年（己丑、869 ）

十年（己丑，公元869 年）

春，正月，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三十里，壁垒相属。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数千人，庞勋始惧。民多穴地匿其中，勋遣人搜掘为兵，日不过得三二十人。

春季，正月，康承训率领诸道军队七万余人屯驻于柳子之西，从新兴到鹿塘三十里，官军筑造的堡垒前后相望。徐州军分别戍守于四境，徐州城的守军不超过几千人，庞勋这才感到恐惧。城中居民多挖地洞躲藏，庞勋派人去挖掘搜查，抓人当兵，每天不过抓得二三十人。

勋将孟敬文守丰县，狡悍而兵多，谋贰于勋，自为符谶。勋闻之，会魏博攻丰，勋遣腹心将将三千助敬文守丰；敬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且誉其勇，使为前锋。新军既与魏博战，敬文引兵退走，新军尽没。勋乃遣使绐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后欲自往镇之；悉召诸将，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驰诣彭城。未至城数里，勋伏兵擒之，辛酉，杀之。

庞勋的部将孟敬文戍守丰县，为人狡猾而强悍，手下军队较多，于是孟敬文企图背叛庞勋，自己制造符谶。庞勋得知情况时，正值魏博藩镇的军队进攻丰县，庞勋于是派遣心腹将领率三千人援助孟敬文守丰县；孟敬文与援军将领相约共同袭击魏博军队，并且称赞援军将领勇猛，让他当先锋打头阵，新到的援军既与魏博军交战，孟敬文却率领军队退走，使新到援军尽遭歼灭。庞勋为此派使者哄骗孟敬文说：“王弘立已攻克淮南，留后想亲自去淮南镇抚；请诸位将领都来徐州商讨大计，希望能选一个可以镇守徐州的人。”孟敬文十分高兴，立即骑马赶往徐州。离徐州还几里路，庞勋预先埋伏好的士兵一跃而起，将孟敬文擒获，辛酉（初三），庞勋将孟敬文处死。

丁卯，同昌公主适右拾遗韦保衡，以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爱之，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栏，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赐钱五百万缗，他物称是。

丁卯（九日），唐同昌公主嫁右拾遗韦保衡，唐懿宗任命韦保衡为起居郎、驸马都尉。同昌公主是郭淑妃生的女儿，唐懿宗特别喜爱，宫廷中的珍宝古玩几乎全部作为嫁妆，于长安广化里赐予宅第，连窗户都用珠宝修饰，院内的井栏，平时用的药臼、马槽柜子也用金银制造，用金丝编成筐箕，赐给钱五百万缗，其他财物不可胜数。

徐贼寇海州。时诸道兵戍海州者已数千人，断贼所过桥柱而弗殊，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贼过，桥崩，苍黄散乱，伏兵发，尽殪之。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斩获数千人。

徐州叛贼侵寇海州。当时唐诸道军队在海州戍守的已有几千人，官军砍坏贼军必经桥梁的桥墩，而不使桥断绝，以等待贼军过桥时自陷，又在要害处埋下伏兵。贼军到来，桥崩塌下陷，士兵们仓皇溃散，官军伏兵齐发，将贼军全部歼灭。庞勋派往进攻寿州的贼车也被南方淮、浙诸道兵击败，被斩和被俘的有好几千人。

辛谠以浙西之军至楚州，敕使张存诚以舟助之。徐贼水陆布兵，锁断淮流，浙西军惮其强，不敢进，谠曰：“我请为前锋，胜则继之，败则汝走。”犹不可；谠乃募选军中敢死士数十人，牒补职名，先以米舟三艘、盐舟一艘乘风逆流直进，贼夹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销，谠帅众死战，斧断其锁，乃得过。城上人喧呼动地，杜及将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见舟师张帆自东来，识其旗浙西军也；去城十余里，贼列火船拒之，帆止不进。令谠帅死士出迎之，乘战舰冲贼陈而过，见张存诚帅米舟九艘，曰：“将士在道前却，存诚屡欲自杀，仅得至此，今又不进。”谠扬言：“贼不多，甚易与耳。”帅众扬旗鼓噪而前，贼见其势猛锐，避之，遂得入城。

辛谠率领浙西军队赶到楚州，宦官敕使张存诚率领船队来协助。徐州叛贼在水上和陆上布置了军队，封锁截断了淮河水流，浙西军队畏惧贼军的强大，不敢前进，辛谠对张存诚及诸将领们说：“我请求当前锋，得胜你们就跟着我前进，失败你们就赶快撤退。”仍然得不到同意；辛谠于是招募军中的敢死士兵数十人，用牒写下每个人的职位姓名，先驾驶装米的船三艘，装盐的船一艘，乘风逆流而进，直冲泗州城，贼军在两岸夹击，箭头射在船板上，犹如急雨，船行至贼军封锁河道的铁锁前，辛谠率领部众奋力死战，用斧砍断铁锁，船得以通过，泗州城上欢呼之声震天动地，杜及部下将佐都哭着赶来迎接。乙酉（二十七日），泗州城上官军望见有战船张帆自东方而来，认出船上的旗帜是浙西军；离泗州城有十余里，徐州贼军排列火船进行阻挡，使浙西船队拉下船帆无法前进。杜命令辛谠率领敢死士兵出城迎接，辛谠乘战船冲向贼军阵地，冲过敌船后，看见张存诚率领装米的船九艘停在河中，张存诚喊：“将士们惧怕贼军不敢前进，在河道中停留，我几次要自杀，才将船开到这里，现在船又不敢前进。”辛谠扬言说：“贼军不多，前进并不太难。”于是率领众军扬起军旗，打鼓喧噪，奋力前进。贼军见浙西船队来势相当凶猛，避不敢迎战，于是船队得入泗州城。

二月，端州司马杨收长流欢州，寻赐死，其僚属党友坐长流岭表者十余人。

二月，唐懿宗将端州司马杨所长年流放于边远的州，不久又赐他自杀，杨收的僚属党羽受牵连长流南岭远外的有十余人。

初，尚书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资送甚盛，器用饰以犀玉；坦见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坏之。已而收竟以贿败。

起初，尚书右丞裴坦的儿子娶杨收的女儿，嫁妆极为丰盛，日常用具都用犀牛角和玉石来装饰；裴坦看见这些器物，愤怒地说：“这要使我家破人亡的呀！”立即命儿子毁掉这些奢侈品。后来杨收终于因为受贿而破败。

康承训使朱邪赤心将沙陀三千骑为前锋，陷陈却敌，十镇之兵伏其骁勇。承训尝引麾下千人渡涣水，贼伏兵围之，赤心帅五百骑奋冲围，拔出承训，贼势披靡，因合击，败之。承训数与贼战，贼军屡败。

康承训派遣朱邪赤心率领沙陀族骑兵三千人为前锋，冲锋陷阵击退徐州贼军，十藩镇的军队都佩服沙陀骑兵骁勇善战。康承训曾经率领麾下一千人渡涣水，遭贼军坦伏，被围困，朱邪赤心率领五百骑兵奋勇拼杀冲入重围，将康承训救出，贼军丧胆，官军乘机夹击，将贼军击败。康承训多次与贼军交战，贼军屡遭失败。

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承训，庞勋许之。已亥，弘立引兵渡濉水，夜，袭鹿塘寨，黎明，围之。弘立与诸将临望，自谓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道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时有敕，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自是贼每与官军遇，其驱掠之民先自溃。庞勋、许佶以弘立骄惰致败，欲斩之，周重为之说勋曰：“弘立再胜未赏，一败而诛之，弃功录过，为敌报仇，诸将咸惧矣；不若赦之，责其后效。”勋乃释之。弘立收散卒才数百人，请取泗州以补过，勋益其兵而遣之。

庞勋部将王弘立因淮口大捷破戴可师军，骄傲自负，请求独自率领所部三万人去进攻承训率领的的官军，得到庞勋的批准。已亥（十一日），王弘立率领军队渡过濉水，夜晚，袭击鹿塘寨的官军，至第二天黎明，将官军团团围住。王弘立与部下诸将登高远望，自以为马到成功，歼灭官军不在话下。沙陀骑兵左右突围，在贼军中出入如飞，使贼军队不成列，士兵纷纷躲避沙陀铁骑，沙陀骑兵纵马践踏贼军，鹿塘寨的诸道官军争相出营奋击，贼军大败。官军将王弘立部贼军逼到濉水，淹死的人不可胜数，从鹿塘到襄城，倒伏的尸体长达五十里，斩贼军首级二万余颗。王弘立骑着马只身逃出阵来，被他驱使的平民都逃散到山谷中，不再回营，抛弃的物资粮草，军用器械堆积如山，当时唐懿布宗颁诏敕，诸道官军击贼军时，凡俘获农民，全部释放免死，于是贼军每次与官军遭遇，贼军中被抓来驱使的农民就自动溃散。庞勋、许佶因为王弘立骄傲自大，麻痹大意而遭致惨败，想处以斩型，周重为此向庞勋说情：“王弘立多次打胜仗，没有给予奖赏，遭到一次失败，就要诛死，不记他的功而专录他的过，这等于为敌人报仇，使我部诸将都感到恐惧；不如赦免王弘立，让他带罪立功，将功补过，以观后效。”庞勋于是释放王弘立。王弘立收集散卒，才得数百人，请求攻取泗州以补罪过，庞勋给他补充军队后派他往泗州督战。

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翰林学士。

三月，辛未（十三日），唐懿宗任命起居郎韦保衡为左谏议大夫，充当翰林学士。

徙郢王侃为威王。

唐懿宗改封郢王李侃为威王。

康承训既破王弘立，进逼柳子，与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丁亥，周引兵渡水，官军急击之，周退走，官军逐之，遂围柳子。会大风，四面纵火，贼弃寨走，沙陀以精骑邀之，屠杀殆尽，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斩其将刘丰。周将麾下数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

康承训既已攻破王弘立，率军进逼柳子，与庞勋部将姚周在一个月之间交战数十次。丁亥（二十九日），姚周率领贼军渡过涣水，官军乘机急攻贼军，姚周率军退走，官军追逐，于是进围柳子，恰值大风起，官军趁势四面纵火，贼军抛弃营寨逃走，沙陀族以精锐骑兵于半路邀击，将贼军几乎屠杀干净，自柳子直到芳城，死尸一个接一个躺倒在地，姚周部将刘丰也被斩道。姚周率领麾下数十人投奔宿州，宿州的贼军守将梁丕平素与姚周有私仇，开城门让姚周进入，然后抓来斩首。

庞勋闻之大惧，与许佶议自将出战。周重泣言于勋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杀崔彦曾以绝人望。术士曹君长亦言：“徐州山川不容两帅，今观察使尚在，故留后未兴。”贼党皆以为然。夏，四月，壬辰，勋杀彦曾及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温庭皓，并其亲属、宾客、仆妾皆死；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勋乃集众扬言曰：“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于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毯场，仍分遣诸将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选丁壮，得三万人，更造旗帜，给以精兵。许佶等共推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勋辞王爵。

庞勋得知姚周军覆没，大为惊恐，与许佶商议亲自率领军队出战。周重哭着对庞勋说：“柳子地势险要，军队精良，姚周有勇有谋，今天一旦全军覆没，可知我们已到了极危险的境地，犹如蛋壳一碰就破，不如马上就建立国号，自立为王，率领全部军队四出攻击，与官军拼死决战。”周重又劝庞勋杀死崔彦曾，以断绝城里人对崔彦曾所抱有的一线希望。术士曹君长也说：“徐州的山川容不得两位统帅，今天观察使崔彦曾仍然在城中，所以留后您不得兴旺。”叛贼党羽都认为应该如此。夏季，四月，壬辰（初五），庞勋将崔彦曾及宦官监军张道谨、宣慰使仇大夫，崔彦曾的僚佐焦璐、温庭皓，以及他们的亲属、宾客、奴婢妻妾等全部处死；又将淮南宦官临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的手足砍断，并出示给康承训率领的官军看。庞勋于是集合部众大声说：“庞勋起初希望得到国家的恩典，获得节度使的符节旌旗，或许可为唐朝保持臣节；今天的事已很清楚，我原先的希望已全部落空。从此以后，我与诸位是真造反了，这就应当收集徐州全境的军队，戮力同心去与官军拼斗，转败为胜，才是我们的活路。”众人都拍手称好。于是命令徐州城中的男子都集中于场，又分别派遣诸将挨家挨户地大肆搜索，敢藏匿一个男子的就灭其全家。于是选得丁壮三万人，重新制造旗帜，发给精锐的武器。许佶等人共同推戴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庞勋辞去王爵不肯接受。

先是，辛谠复自泗州引骁勇四百人迎粮于扬、润，贼夹岸攻之，转战百里，乃得出。至广陵，止于公馆，不敢归家，舟载盐米二万石，钱万三千缗，乙未，还至斗山。贼将王弘芝帅众万余，拒之于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纵火船逆之。谠命以长叉托过，自卯战及未，众寡不敌，官军不利。贼缚木于战舰，旁出四五尺为战棚，谠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枪揭火牛焚之，战舰既然，贼皆溃走，官军乃得过入城。

此前，辛谠再次从泗州率领骁勇士兵四百人到扬州、润州迎粮，贼军在河岸夹击，辛谠转战一百里，才突围而出。来到广陵，住宿于官府旅馆，不敢回家，用船运载盐米二万石、钱一万三千缗回泗州，乙未（初八），来到斗山。贼军将领王弘芝率领一万余人，将辛谠阻挡于盱眙县，贼军在淮河密布战船一百五十艘，用以堵塞淮河水道，又放火船冲撞辛谠的船队。辛谠命令将士用长杈将火船拖走，自卯时战到未时，由于寡不敌众，官军处境极为不利。贼军在战船上绑上木头，出船侧四五尺作为战棚，辛谠派勇士划小船钻入贼船战棚下，船上的刀箭均打不到，用长茅绑上草，放火烧贼船。贼船即已燃烧，贼军都跳船逃走，辛谠于是得率船队进入泗州城。

庞勋以父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将军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亲，失上下之节。”乃令举直趋拜于庭，勋据桉而受之。时魏博屡围丰县，庞勋欲先击之，丙申，引兵发徐州。

庞勋委任父亲庞举直为大司马，与许佶等人留下来守徐州。有人对宠勋说：“将军您正向四方炫耀兵威，不可以因为父子之亲，而丧失上下臣节。”于是让宠举直在庭堂向庞勋跪拜谢恩，庞勋坐在椅子上接受父亲的跪拜礼。当时魏博藩镇军队屡次围攻丰县，庞勋企图先调集军队打击魏博军，丙申（初九），庞勋率领军队自徐州出发。

戊戌，以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为太保、分司。

戊戌（十一日），唐懿宗任命前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令狐为太保、分司东都为闲职。

庞勋夜至丰县，潜入城，魏博军皆不之知。魏博分为五寨，其近城者屯数千人，勋纵兵围之，诸寨救之，勋伏兵要路，杀官军二千人，余皆返走。贼攻寨不克，至夜，解围去。官军畏其众，且闻勋自来，诸寨皆宵溃。曹翔方围滕县，闻魏博败，引兵退保兖州。贼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盛自夸大，谓官军为国贼云。

庞勋夜晚来到丰县，偷偷地进入城中，魏博藩镇军队都不知道。魏博军分为五个营寨，其中靠近丰城的一个营寨屯驻有数千人，庞勋纵兵将这个营寨团团围住，其他四人宫寨赶来救援，庞勋在要道上埋下伏兵，杀死官军二千人，其余的官军都返回本寨。贼军攻魏博军营寨不能克，到夜晚，解围离去。魏博军因贼军人多而畏惧惊恐，又听说庞勋亲自到来，五个营寨都乘夜溃逃。曹翔正在围攻滕县，听说魏博军队败退，率军退到兖州来据守。贼军将官军的栅墙全部拆毁，将官军丢弃的物资粮草运走，并传檄于徐州，夸大战果，称官军为国贼。

马举将精兵三万救泗州，乙巳，分军三道渡淮，至中流，大噪，声闻数里。贼大惊，不测众寡，敛兵屯城西寨。举就围之，纵火焚栅，贼众大败，斩首数千级；王弘立死，吴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围始解。泗州被围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疮。

马举率领精锐官军三万人救援泗州，乙巳（十八日），将军队分成三路渡淮河，船至河中流，大声喊叫，声音传布数里。贼军极为震惊，不知官军数量的多寡，于是收兵屯驻于泗州城西寨。马举率军进围贼军，放火焚烧贼军营寨的栅栏，贼军大败，被斩首的达数千人；王弘立战死，吴迥退兵保据徐城，泗州的围困始得解开。泗州城被围总共有七个月，守城的官军无法睡觉，脸上和眼睛上都生了疮。

庞勋留丰县数日，欲引兵西击康承训，或曰：“天时向暑，蚕麦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后图之。”或曰：“将军出师数日，摧七万之众，西军震恐，乘此声势，彼破走必矣，时不可失。”庞举直以书劝勋乘胜进军，勋意遂决。丁未，发丰县庚戌，至萧，约襄城、留武、小睢诸寨兵合五六万人，以二十九日迟明攻柳子。淮南败卒在贼中者，逃诣康承训，告以其期，承训得先为之备，秣马整众，设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败走。庞勋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诸寨已败，勋所将皆市井白徒，睹官军势盛，皆不战而溃。承训命诸将急追之，以骑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后，贼狼狈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数十里，死者数万人。勋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使其将张实分诸寨兵屯第城驿。

庞勋在丰县留居数天，企图率领军队向西进攻康承训率领的官军，有人说：“天气已接近暑季，养蚕收麦等农事正急需人手，不如暂且休兵，聚集粮食，然后再图进取。”另有人说：“将军亲自出师才几天，就摧毁魏博军七万余人，西面康承训率领的官军极为恐慌，我军乘战胜的声势，击破并赶走康承训军是必然的，时机不可失。”庞举直也写信劝庞勋乘胜进军，庞勋于是决定西时。丁未（二十日），庞勋从丰县出发，庚戌（二十三日），贼军到达萧县，约请襄城、留武、小睢诸营寨的贼军来会合，有众五六万人，定于二十九日天刚亮时进攻柳子。庞勋军中的淮南俘虏兵逃到康承训营帐，告诉庞勋来进攻的日期，康承训于是得以事先作好准备，将战马喂饱，军队排列得整整齐齐，埋设伏兵，等待贼军来进攻。丙辰（二十九日），襄成等营寨的贼兵先赶到柳子，遭到官军埋伏，战败逃走。庞勋既然自己迟到战场，立即率领军队从三十里外赶来，来到柳子，诸寨贼军已经败下阵来，庞勋听率领的将领都是市井无赖，见官军势力雄厚，都不战而溃散。康承训命令部下诸将领率兵急追贼军，派骑兵在前面阻挡，派步兵在后面逼迫，贼军狠狈不知往何处逃，自相践踏，尸体布满十里，死亡达数万人。庞勋解除衣甲穿短衣逃走，收集溃散的士卒，才有三千人，回归彭城，派部将张实分诸营寨的军队屯驻第城驿。

勋初起，下邳土豪郑镒聚众三千，自备资粮器械以应之，勋以为将，谓之义军。五月，沂州遣军围下邳，勋命镒救之，镒帅所部来降。

庞勋初起时，下邳县土豪郑镒聚集民众三千人，自备钱粮兵器军械响应庞勋，庞勋用郑镒为将领，称所部民兵为义军。五月，沂州官府派遣军队围攻下邳县，庞勋命令郑镒前去救援，郑镒率领所部义军归降官军。

六月，陕民作乱，逐观察使崔荛。荛以器韵自矜，不亲政事，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荛逃于民舍，渴求饮，民以溺饮之。坐贬昭州司马。

六月，陕州民众发动叛乱，驱逐观察使崔荛。崔荛以气韵风度自负，不躬亲政务，人民申诉旱灾，崔荛指着庭院中的树说：“树上还长有树叶，哪来的旱灾！”即用棍杖打诉旱的农民。民众被激怒，于是驱逐崔荛。崔荛逃于民宅，口渴求水喝，居民给尿让他饮用。为此崔荛被贬官为昭州司马。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癸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同平章事。瞻，桂州人也。

唐懿宗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商挂同平章事衔，出任荆南节度使。癸卯（十七日），唐懿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刘瞻为同平章事，刘瞻是桂州人。

马举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义、钟离、定远。刘行及设寨于城外以拒守，举先遣轻骑挑战，贼见其众少，争出寨西击之，举引大军数万自他道击其东南，遂焚其寨。贼入固守，举堑其三面而围之，北面临准。贼犹得与徐州通。庞勋遣吴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应，举遣别将渡淮击之，斩获数千，平其寨。

马举从泗州率领官军进攻濠州，攻拔招义县、钟离县、定远县。贼将刘行及于濠州城外设营寨据守，马举先派遣轻骑兵来挑战，贼军见官军人少，争相出寨向西攻击官军，马举率领大军数万人从另外一条道路攻击贼营寨的东南，于是焚烧贼军营寨。贼军进入濠州城固守，马举在濠州城三面挖壕沟进行围困，北面就是淮河，贼军仍然可通过淮河与徐州联络。庞勋派遣吴迥率军协助刘行及守濠州，屯兵于淮河北岸与濠州相应，马举派遣部将渡过淮河攻击吴迥，杀死和俘虏贼军好几千，将吴迥的营寨夷为平地。

曹翔之退屯兖州也，留沧州卒四千人戍鲁桥，卒擅还，翔曰：“以庞勋作乱，故讨之。今沧卒不从约束，是自乱也！”勒兵迎之，围于兖州城外，择违命者二千人，悉诛人。朝廷闻魏博军败，以将军宋威为徐州西北面招计使，将兵三万屯于丰、萧之间，翔复引兵会之。

曹翔退到兖州屯驻，留下沧州士兵四千人戍守鲁桥镇，沧州士兵擅自归还，曹翔说：“因为庞勋作乱，所以出兵征讨。今天沧州士卒不服从约束，是自谋叛乱！”于是派军队迎击逃卒，将沧州士卒围困于兖州城外，抓出违抗命令的士兵二千人，全部处死。朝廷听说魏博藩镇军战败，派将军宋威任徐州西北面诏讨使，率领军队三万人屯驻于丰县与萧县之间，曹翔又率领所部军队赶来会合。

秋，七月，康承训克临涣，杀获万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县，进击丰、沛。贼诸寨戍兵多相帅逃匿，保据山林，贼抄掠者过之，辄为所杀，而五八村尤甚。有陈全裕者为之帅，凡叛勋者皆归之，从至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贼莫敢近。康承训遣人招之，遂举众来降，贼党益离。蕲县土豪李衮杀贼守将，举城降于承训。沛县守将李直诣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直自彭城还，玫逆击，走之，翔发兵戍沛。玫，州人也。勋遣其将孙章、许佶各将数千人攻陈全裕、朱玫，皆不克而还。康承训乘胜长驱，拔第城，进抵宿州之西，筑城而守之。宠勋忧懑不知所为，但祷神饭僧而已。

秋季，七月，康承训攻克临涣，杀死和俘获贼军一万人，进而攻拔襄城、留城、小睢等贼军营寨。曹翔率军进拔滕县，进击丰县、沛县。贼军诸营寨的戍兵都相率逃跑藏匿，脱离庞勋，保据山林，凡在贼军抢劫至山林之下，立即被他们所杀，尤其是五八村最为厉害。有一个名叫陈全裕的人，是五八村逃兵的首领，凡是从宠勋贼军处叛逃的人都归到他的旗帜下，有众达数千人，作战和防守的武器都具备，周围数十里，贼军不敢靠近他们。康承训派人招降陈全裕，陈全裕于是率领部众来归降，贼军党羽更加离散。蕲县土豪李衮杀死贼军守将，举蕲县城归降于康承训。贼沛县守将李直前往彭城与宠勋计谋攻守事宜，所部裨将朱攻举沛县城降于曹翔。李直从彭城返回，朱玫率军阻止李直，将李直赶走，于是曹翔调派官军戍守沛县。朱玫是州人。庞勋派遣部将孙章、许佶各率领数千人进攻陈全裕、朱玫，均不能攻克而退还，康承训于是乘胜率官军长驱直入，攻拔第城，抵达宿州西部，筑城据守。庞勋因连续失败忧虑万分，不知如何办，只是祈祷神仙保护，供和尚吃饭而已。

初，庞勋怒梁丕专杀姚周，黜之，使徐州旧将张玄稔代之治州事，以其党张儒、张实等将城中兵数万拒官军。儒等列寨数重于城外，环水自固；康承训围之。张实夜遣人潜出，以书白勋曰：“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毫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时曹翔使朱玫击丰，破之，乘胜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斩获万计。勋方忧惧欲走，得实书，即从其策，使庞举直、许佶守徐州，引兵面西。

起初，庞勋对梁丕不经请示就杀死姚周极为愤怒，罢黜梁丕的官位，派原徐州镇将张玄稔代梁丕领掌宿州的政事，派党羽张儒、张实等率领宿州城中的军队数万人抗拒官军。张儒等人在宿州城外列营寨好几重，环靠水边，借以自固；康承训率官军围困张儒军。张实乘夜派人偷出重围，给庞勋送上一封密信，说：“今天官军尽在宿州城下，西部地方必然空虚，将军您应该率领军队出敌不意，千里转战，攻掠宋州、毫州郊外，敌军必然解宿州之围西去，将军您在要害处设伏，在前面迎击敌军，我等率宿州城中的军队于敌军后追逼，必定能击破敌军！”当时曹翔派朱玫进攻丰县，将丰县攻破，乘胜进攻徐城、下邳，全都攻拔，斩杀和俘获贼军以万计。庞勋正因为忧虑恐惧要逃走，得到张实的书信，立即听从了他的计策，让宠举直、许佶据守徐州，自己率领军队向西进发。

八月，壬子，康承训焚外寨，张儒等入保罗城，军官攻之，死者数千人，不能克，承训患之，遣辩士于城下招谕之。张玄稔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时将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亲数十人谋归国，因稍令布谕，协同者众，乃遣腹心张皋夜出，以状白承训，约期杀贼将，举城降，至日，请立青旌为应，使众心无疑。承训大喜，从之。九月，丁巳，张儒等饮酒于柳溪亭，玄稔使部将董厚等勒兵于亭西，玄稔先跃马而前，大呼曰：“庞勋已枭首于仆射寨中，此辈何得尚存！”士卒竞进，遂斩张儒等数十人。城中大扰，玄稔谕以归国之计，及暮而定。戊午，开门出降。玄稔见承训，肉袒膝行，涕泣谢罪。承训慰劳，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赐遗甚厚。

八月，壬子（二十七日），康承训焚毁宿州城外贼军的营寨，张儒等人入宿4 州城据守外城，官军攻城，战死数千人，不能破城，康承训深感攻城艰难，于是派遣有口才的人于宿州城下大声招谕，要城中贼军投降。张玄稔曾经戍边立过功，虽然被胁迫从贼反叛，内心却很忧愤，当时他率领所中军队驻守内小城，夜晚，召自己平时亲信几十人密谋归降朝廷，张玄稔让亲信向部下稍作劝谕，表示赞同的人即有很多，于是张玄稔派遣心腹张皋乘夜出城，将情况通知康承训，约定时间在城内杀贼军主将，举宿州城投降，到时请官军树立青色旗帜为信号，表示不杀城内胁从士兵，使众人解除疑虑，放心归朝。康承训得报喜出望外，即表示同意。九月，丁巳（初三），贼将张儒等人于柳溪亭饮酒，张玄稔派部将董厚等人在亭西面部署军队，自己先骑着马快步向前，大声叫喊：“庞勋已在康承训的营寨中被砍头示众，张儒这些鼠辈怎么得在这里偷生！”士卒们争先恐后，蜂拥而前，于是斩张儒等数十人。宿州城内一时秩序大乱，人们惊慌失措，张玄稔于是向众人宣谕归降朝廷的计划，到傍晚才安定下来。戊午（初四），张玄稔打开宿州城门率众出城投降。张玄稔见康承训时，袒胸露臂，跪地爬行，嚎器流泪，口称请罪。康承训慰劳张玄稔等人，当即宣布唐懿宗的敕令，拜张玄稔为御史中丞，赐给的也相当丰厚。

玄稔复进言：“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苻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承训许之。宿州旧兵三万，承训益以数百骑，皆赏劳而遣之。玄稔复入城，暮发平安火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积薪数千束，纵火焚之，如城陷军溃之状，直趋苻离，苻离纳之，既入，斩其守将，号令城中，皆听命，收其兵，复得万人，北趋徐州。庞举直、许佶闻之，婴城拒守。

张玄稔之向康承训进言南策：“我今天举宿州城归降朝廷，远方四邻尚不知道，请让我假装为城被攻陷，率部众往苻离及徐州，贼将党羽不会猜疑我，可将他们部擒获！”康承训表示同意。宿州原有军队三万人，康承训再增补数百骑兵，均给予赏钱，厚加慰劳，派遣他们出征。张玄稔再入宿州城，至傍晚时象平常一样点燃平安火。己未（初五）凌晨，张玄稔堆积干柴数千捆，纵火焚烧，做出城被攻陷军队溃散的模样，率领军队直奔符离城，苻离贼军收纳张玄稔，既入城，张玄稔率军斩苻离贼军守将，向城中军民发号施令，众人都听从命令，于是纠集苻离城中军队，再收得一万人，向北进攻徐州。庞举直、许佶是知张玄稔叛变的情况，紧闭徐州城门拒守。

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围之，按兵未攻，先谕城上人曰：“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心；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于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彦曾故夷路审中开门纳官军，庞举直、许佶帅其党保子城，日昃，贼党自北门出，玄稔遣兵追之，斩举直、佶首，余党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徐州遂平。

辛酉（初七），张玄稔赶到彭城，指挥军队将城团团围住，按兵未作进攻，先告谕城上的人说：“朝廷只诛杀叛贼逆党，不会伤害好人；你们为什么要为叛贼守城呢？如果还迟疑不降，要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要同叛贼逆党一同去见阎王，成为俎上的鱼肉！”于是城上渐渐有人脱去衣甲，抛下武器而跳下城。原先在崔彦曾手下办过事的官吏路审中打开徐州城门接纳官军，庞举直、许佶率领部下党羽退到内城拒守，太阳偏西时，庞举直等贼党从北门逃出，张玄稔派遣军队追击，砍下庞举直、刘佶的头，其余党羽大都跳到水里淹死，张玄稔将桂州戍卒叛乱者的亲属家族全部逮捕，处斩荆，被杀死的人有好几千，徐州于是被讨平。

庞勋将兵二万自石山西出，所过焚掠无遗。庚申，承训始知，引步骑八万西击之，使朱邪赤心将数千骑为前锋。勋袭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郑处冲守其北城，贼知有备，舍去，渡汴，南掠亳州，沙陀追及之。勋引兵循涣水而东，将归彭城，为沙陀所逼，不暇饮食，至蕲，将济水，李衮发桥，勒兵拒之。贼惶惑不知所之，至县西，官军大集，纵击，杀贼近万人，余皆溺死，降才及千人，勋亦死而人莫之识，数日，乃获其尸。贼宿迁等诸寨皆杀其守将而降。宋威亦取萧县，吴迥独守濠州不下。

庞勋率领军队二万人从石山向西进发，所过之处烧杀抢掠，一无所存。庚申（初六），康承训才知道庞勋的动向，于是率领步兵和骑兵八万人向西讨击庞勋，派遣朱邪赤心率领数千骑兵为前锋。庞勋袭击宋州，攻破州南城，宋州刺史郑处冲据守宋州北城，庞勋等知道城里官军有准备，即放弃宋州，渡过汴水，向南攻掠亳州，结果被沙陀骑兵追上。庞勋率领军队沿涣水向东走，企图回彭城，由于沙陀骑兵的迫逼，日夜奔波，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赶到蕲县，准备渡河，李衮阻断桥梁，令官军摆好阵势准备抵抗。庞勋及其部众无法渡河，惶恐疑惑不知往那里去为好，转至蕲县西面，大官军赶到，纵兵进击，杀死贼军近一万人，其余的人都跳于河中淹死，投降的才一千人，庞勋也战死，但没有人认识他，数天后，才获得他的尸体。贼军设在宿迁县等地的几个营寨的士兵都杀死守将投降。宋威也攻取萧县，只有贼将吴迥据守濠州城未能攻下。

冬，十月，以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冬季，十月，朝廷任命张玄稔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马举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粮尽，杀人而食之，官军深堑重围以守之。辛丑夜，吴迥突围走，举勒兵追之，杀获殆尽，迥死于招义。

马举率领官军进攻濠州，自夏季直到冬季都不能攻克，城中的粮食吃尽，于是杀人充饥，官军深挖壕沟，重重围困，严加防守。辛丑（十七日）夜，吴迥率军突围逃走，马举派军队追击，几乎将吴迥部贼军斩杀擒获干净，吴迥也死于招义县。

以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杜为义成节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赍甚厚。以辛谠为亳州刺史。谠在泗州，犯围出迎兵粮，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不能成也！”赐和州刺史崔雍自尽，家属流康州，兄弟五人皆远贬。

唐懿宗任命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杜为义成节度使。唐懿宗为嘉奖朱邪赤心的战功，在云州设置大同军，任命朱邪赤心为大同军节度使，赐给他姓名叫李国昌，赏赐钱物十分丰厚。任命辛谠为亳州刺史。辛谠在泗州城，突围出城迎接军粮，往返总共十二次，当任命他当亳州刺史时，辛谠向唐懿宗上表说：“我的功劳，没有杜是不能成功的！”唐懿宗又赐和州刺史崔雍自尽，他的家属流放到康州，兄弟五人都贬官流放至远处。

上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蟠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蟠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唐懿宗游宴无度，不躬亲一般政务，大事都委任给宰相路岩去办；路岩生活奢侈豪华，经常收贿赂，左右小人也参预政事。至德县令陈蟠叟为此上书给唐懿宗要求召对，说：“请皇上抄边咸一家，抄得的财物可用以赡养国家军队两年。”唐懿宗问：“边咸是谁？”陈蟠叟说：“是路岩亲任的小吏。”唐懿宗听后极为愤怒，将陈蟠叟流放于爱州，自后没有人再敢说话。

初，南诏遣使杨酋庆来谢释董成之囚，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欲激怒南诏以求功，遂杀酋庆。西川大将恨师望分裂巡属，阴遣人致意南诏，使入寇。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矣。

起初，南诏派遣使者杨酋庆来唐朝，拜谢唐懿宗从监狱里释放董成，定边节度使李师望想激怒南诏以邀取功名，竟将杨酋庆杀死。西川大将痛恨李师望分裂西川使府巡属，使所属邛、等州别属定边军，因此暗中派遣人向南诏蛮军通牒致意，招引南诏蛮军入寇。李师望贪鄙残暴，聚敛的私财宝货数以百万计，戍卒们也都怨恨愤怒，希望活活把李师望吃了，李师望用计辞去定边军节度使的官位。朝廷把他征还，任命太府少卿窦滂代为定边军节度使。窦滂贪鄙残酷比李师望更甚，所以南诏蛮寇未到来，定边军就已经混乱窘困了。

是月，南诏骠信酋龙倾国入寇，引数万众击董舂乌部，破之。十一月，蛮进寇州，定边都头安再荣守清溪关，蛮攻之，再荣退屯大渡河北，与之隔水相射九日八夜。蛮密分军开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滂遣兖海将黄卓帅五百人拒之，举军覆没。十二月，丁酉，蛮衣兖海之衣，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纵兵焚掠陵、荣二州之境。后数日，蛮军大集于陵云寺，与嘉州对岸，刺史杨与定边监军张允琼勒兵拒之。蛮潜遣奇兵自东津济，夹击官军，杀忠武都将颜庆师，余众皆溃，、允琼脱身走。壬子，陷嘉州。庆师，庆复之弟也。

这月，南诏骠信酋龙举全国军队侵寇唐西川边境，派数军进击归附于唐朝的董舂乌部蛮，将该部蛮攻破。十一月，南诏蛮军进一步侵入州，唐定边军都头安再荣据守清溪关，蛮军攻关，安再荣退军屯驻于大渡河以北，与南诏蛮军隔水互射箭有九天八夜。南诏蛮军秘密地分派军队开辟道路，越过雪坡，突然来到沐源川，窦滂派遣兖海镇将黄卓率领五百人去拒战，全军覆没。十一月，丁酉（十四日），南诏蛮军穿上唐兖海镇军人的衣服，假装成逃归的败兵，到江岸呼叫渡船，已渡过河，唐军士众才发觉，于是南诏蛮军乘机攻陷犍为，纵兵焚烧抢劫陵州、荣州地境。几天以后，南诏蛮军大批集结于陵云寺，与嘉州对岸相望，唐嘉州刺史杨与定边军监军张允琼摆开阵势抗拒蛮军。南诏蛮军暗中派遣一支奇兵从江东面渡过，夹击唐朝官军，杀死唐忠武都将颜庆师，残余的官军全部溃逃，杨和张允琼也从战场上脱身逃走。壬子（二十九日），南诏蛮军攻陷嘉州。杨庆师是杨庆复的弟弟。

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结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曰：“都统何至于是！”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蛮进陷黎、雅，民窜匿山谷，败军所在焚掠。滂奔导江。邛州军资储皆散于乱兵之手，蛮至，城已空，通行无碍矣。

窦滂亲自率领军队于大渡河抗拒南诏蛮军，南诏骠信假装派遣清平官数人到窦滂处请求缔结和约，窦滂与南诏清平官话还没有说完，南诏蛮军就乘坐木筏争相渡河，唐忠武军、徐宿军结好阵势进行抵抗，窦滂惊恐万状，于帐篷里自缢。徐州将领苗全绪解开绳带，说：“都统何至于这样做！”于是苗全绪与安再荣以及忠武军整顿好军队出战，窦滂趁机一个人骑着马乘夜逃走了。三位将领谋划说：“今天我军寡不敌众，明天天亮后再战，我军将全部覆没；不如乘夜进攻，使蛮军惊慌混乱，然后离去。”于是率领军队乘夜攻入南诏蛮军中，用弓箭乱射，蛮军惊慌失措，三将于是率领全部唐军离去。南诏蛮军进军攻陷黎州、雅州，当地百姓窜到山谷中躲藏，战败的唐军却在所过之处烧杀抢劫。窦滂逃奔至导江县。邛州的军用物资全部散于乱兵手中，南诏蛮军赶到，邛州城已空，蛮军于是得以通行无阻地前进。

诏左神武将军颜庆复将兵赴援。

唐懿宗颁下诏书派左神武将军颜庆复率领军队赴援西川。

第二百五十二卷

唐纪六十八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一年（庚寅、870 ）

唐纪六十八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公元870 年）

春，正月，甲寅朔，群臣上尊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赦天下。

春季，正月，甲寅朔（初一），唐朝群臣给皇帝李上尊号，称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大赦天下。

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

西川人民听说南诏蛮军将要入侵，争相避难逃入成都，使城中人口爆满。当时成都只有内城，连护城壕也没有，每人平均所占不过一席之地，因无住房，下雨天只好戴斗笠和木盆以避雨淋。又缺乏饮水，只好取摩诃池泥汁，待沉淀见清后饮用。

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召彭州刺史吴行鲁使摄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修守备，选将校，分职事，立战棚，具炮檑，造器备，严警逻。先是，西川将士多虚职名，亦无禀给。至是，揭榜募骁勇之十，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庆复乃谕之曰：“汝曹皆军中子弟，年少材能，平居无由自进，今蛮寇凭陵，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欢呼踊跃。于是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能，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行鲁，彭州人也。

西川军队缺少训练，将士不习武备，节度使卢耽为此召彭州刺史吴行鲁充当参谋，与前泸州刺史杨庆复共同修复守备，选拔将校，分配守城职事。又搭起临时战棚，储存大量石炮和檑木，修造各种军用器械。并在城内设警备巡逻。先前，西川将士中很多是虚额职名，也没有固定的粮饷给养。至此开始揭榜公开招募，招徕骁勇之士以补充军队缺额，充实军官队伍，并厚给粮饷，因而应募的人很多。杨庆复教谕应募者说：“你们都是军人子弟，年轻有为，有智有勇，平时太平无事，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今南蛮入侵，欺凌百姓，这正是你们报效国家，获取功名富贵的时刻，与诸位共勉，切莫错失良机啊！”应募者听后都情绪高涨，欢呼雀跃。于是在大庭排列各式兵器，让应募者大央手，各试所能，并让他们两人一组进行角力，通过考察选用勇者，辞退怯者。于是选得精壮三千人。号称“突将”。吴行鲁是彭州人。

戊午，蛮至眉州，耽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赍书见其用事之臣杜元忠，与人约和。蛮报曰：“我辈行止，只系雅怀。”

戊午（初五），南诏军队进行至眉州，卢耽派遣同节度副使王偃等人带着书信往见蛮军掌握权柄的官员杜元忠，与其约和，杜元忠称：“我军的行止，一定尊重贵方”。

路岩、韦保衡上言：“康承训讨庞勋时，逗桡不进，又不能尽其余党，又贪虏获，不时上劝。”辛酉，贬蜀王傅、分司；寻再贬恩州司马。

路岩、韦保衡向唐懿宗上言弹劾康承训说：“康承训征讨庞勋时，逗留不进，既不能剿尽庞勋余党，反而贪图虏获，动不动就上表请功。”辛酉（初八）朝廷贬康承训为蜀王傅，分司东都。不久，再贬为恩州司马。

南诏进军新津，定边之北境也。卢耽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杜元忠，问其所以来之意；蛮留之不还。耽遣使告急于朝，且请遣使与和，以纾一时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蛮以耽待之恭，亦为之盘桓，而成都守备由是粗完。

南诏进军新津，进入定边北境。唐西川节度使卢耽又遣同节度副使谭奉祀致书于杜元忠，质问南诏军来犯意图，杜元忠将谭奉祀扣留。卢耽于是遣使向朝廷告急，希望朝廷出面遣使与南诏王国请和，以缓解当前的边患。朝廷任命知四方馆事、太仆卿支详为宣谕通和使，赶赴成都。南诏军见卢耽待他们相当恭顺，也就稍事盘桓，进军速度放慢，而成都城内的守备由此得以大致完工。

甲子，蛮长驱而北，陷双流。庚午，耽遣节度副使柳往见之，杜元忠授书一通，曰：“此通和之后，骠信与军府相见之仪也。”其仪以王者自处，语极骄慢。又遣人负彩幕至城南，云欲张陈蜀王厅以居骠信。

甲子（十一日），南诏军队长驱北进，攻陷双流。庚午（十七日），卢耽再遣节度副使柳入南诏军见其统帅，杜元忠授予柳一封书信，说“信中写有关于此次通和之后，我南诏骠信与贵节度使府相见的礼仪”，其言语极端骄横傲慢，而其信中所规定的礼仪，更是处处以王者自居。杜元忠甚至派人将彩色帷幕搬到成都城南，声称要在城内蜀王厅布置，以便南诏骠信居处。

癸酉，废定边军，复以七州归西川。

癸酉（二十日），唐废定边军，将其所领七州复归西川节度使管辖。

是日，蛮军抵成都城下。前一日，卢耽遣先锋游弈使王昼至汉州援军，且趣之。时兴元六千人、凤翔四千人已至汉州，会窦滂以忠武、义成、徐宿四千人自导江奔汉州，就援军以自存。丁丑，王昼以兴元、资、简兵三千余人军于毗桥，遇蛮前锋，与战不利，退保汉州。时成都日望援军之至，而窦滂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继陷没以分其责，每援军自北至，辄说之曰：“蛮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来疲弊，未易遽前。”诸将信之，皆狐疑不进。成都十将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这一天，南诏军队进抵成都城下，而前一天，卢耽已派遣先锋游奕使王昼往汉州催促援军。当时有兴元兵六千人、凤翔兵四千人已到达汉州，恰在此时窦滂也以忠武、义成、徐宿之兵四千人自导江来到汉州，与援军会合以自保。丁丑（二十四日），王昼率兴元、资州、简州之兵三千余人进军于毗桥，与南诏军前锋遭遇，王昼出战失利，退保汉州。当时成都军民日夜盼望援军的到来，而窦滂自以为所领定边军辖地尽失，希望西川也相继失陷，以便分担和减轻自己的罪责，因而每有援军自北而至，即往游说：“南蛮兵众多于官军数十倍，官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最好不要贸然前进。”唐援军将领听后都狐疑不敢进。成都十将李自孝暗中与南诏军通款，企图焚城东仓为蛮军作内应，被城中军民察觉，而被逮捕处死。数天后，蛮军果然来攻城，等待许久，未得城中李自孝的接应而退兵。

二月，癸未朔，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缳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卢耽以杨庆复、摄左都押牙李骧各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后数日，贼取民篱，重沓湿而屈之，以为蓬，置人其下，举以抵城而之，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庆复熔铁汁以灌之，攻者又死。

二月，癸未朔（初一），南诏蛮军架云梯和冲车向成都城四面围攻，城上唐军用环钩套住云梯，向下浇滚烫的沸油，并投火焚烧，城下攻城的蛮军大都被烧死。卢耽命杨庆复和摄左都押牙李骧各率突将出城袭击，杀伤南诏蛮军二千余人，至日暮之时，焚南诏攻城器械三千余具，回到城中。蜀人一向懦怯，而“突将”却是最近选拔出来的勇士，加上给赏优厚，所以勇气百倍，未能出城作战的人，也个个求战请缨，深为自己未能出战而惋惜。几天之后，南诏军又取民间的篱笆，用水浇湿后编成竹篷，兵将在其下举着进抵城下，一时城上矢石不能入，火也不能燃烧。南诏军在竹篷掩护下挖掘城墙，杨庆复命唐军熔铁汁往下顷倒，结果城下蛮军全被烧死。

乙酉，支详遣使与蛮约和。丁亥，蛮敛兵请和。戊子，遣使迎支详。时颜庆复以援军将至，详谓蛮使曰：“受诏诣定边约和，今云南乃围成都，则与日诏旨异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昼夜相交，何谓和乎！”蛮见和使不至，庚寅，复进攻城。辛卯，城中出兵击之，乃退。

乙酉（初三），唐朝廷宣谕通和使支详遣使与南诏通和。丁亥（初五），南诏始收兵请和，戊子（初六），又派遣使者来迎接支详。当时颜庆复以为唐援军将赶到，支详因而未赴南诏军中，并对面诏的使者说：“我受诏到定边城约和，而你们却在围攻成都，这与我不久所受诏旨迥异。况且我朝廷所以约和，正是希望你们不要侵犯成都，而今昼夜矢石相交，怎么谈得上是请和呢？”南诏军见和使不到，庚寅（初八），复又攻城。辛卯（初九），城中出兵迎击，南诏军才退。

初，韦皋招南诏以破吐蕃，即而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又，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助皋破吐蕃有功，其后边吏遇之无状，东蛮怨唐深，自附于南诏，每从南诏入寇，为之尽力，得唐人，皆虐杀之。

先前，韦皋招致南诏军队以进攻吐蕃，南诏军声称没有兵甲弓弩，韦皋于是派工匠往南诏教其制造，几年后，南诏所造兵甲弓弩都很精制锋利。另外，东蛮苴那时、勿邓、梦冲三部曾协助韦皋击破吐蕃军队，有功于唐朝，而后来唐朝的边境官吏却对他们敲诈勒索，引致东蛮怨恨唐朝，依附于南诏，经常随南诏军入侵唐朝边境，为南诏尽力，凡捕获唐人，都横加虐待并杀死。

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余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退保星宿山。威进军沱江驿，距成都三十里。蛮遣其臣杨定保诣支详请和，详曰：“宜先解围退军。”定保还，蛮围城如故。城中不知援军之至，但见其数来请和，知援军必胜矣。戊戌，蛮复请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违答之。蛮以援军在近，攻城尤急，骠信以下亲立矢石之间。庚子，官军至城下与蛮战，夺其升迁桥，是夕，蛮自烧攻具遁去，比明，官军乃觉之。

朝廷将窦滂贬为康州司户，任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的诸路军队，全都受颜庆复节制。癸巳（十一日）颜庆复到达新都，南诏分兵往新都抗拒颜庆复。甲午（十二日），南诏军与颜庆复所统率的唐军相遇，颜庆复指挥唐军大破南诏蛮军，杀死二千多人，蜀中老百姓数千人也拿着刀和木棒争先恐后地赶来助战，呼喊声震动山野。乙未（十三日），南诏蛮军步骑数万人又来拒战，恰好唐右武卫上将军宋威率忠武军二千人赶到，与颜庆复指挥的诸路唐军会合，南诏蛮军被杀得大败，死者五千多人，蛮军退守星宿山，宋威率军进至沱江驿，距成都仅三十里。这时，南诏再遣使臣杨定保往支详处请秘，支详声言：“应先解成都围退军”。杨定保回到军中，南诏军仍然围城如故。成都城内并不知道唐援军已至，但见到南诏屦派使者来请和，推测援军必定胜利。戊戌（十六日），南诏又遣使者来成都请和，使者往返十来次，城中也不给予明确答复。南诏军见唐援军就在成都近边，攻城更加急迫，骠信以下军官都亲自立于矢石之间。庚子（十八日），唐官军赶到城下与蛮军接战，夺得南诏的升迁桥，至夜晚，南诏军烧毁其攻城器具而遁走，至第二天清晨，唐军才察觉南诏蛮军已离去。

初，朝廷使颜庆复救成都，命宋威屯绵、汉为后继。威乘胜先至城下，破蛮军功居多，庆复疾之。威饭士欲追蛮军，城中战士亦欲与北军合势俱进，庆复牒威，夺其军，勒归汉州。蛮至双流，阻新穿水，造桥未成，狼狈失度。三日，桥成，乃得过，断桥而去，甲兵服物遗弃于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散卒数千保邛州，蛮围之，二日，不克，亦舍去。

起初，朝廷派颜庆复往救成都，而命宋威率军屯于绵州、汉州作后继。但宋威乘胜先至成都城下，破南诏蛮军所立战功最多，遭到颜庆复的妒嫉。南诏蛮军乘夜逃走后，宋威令士兵赶紧吃饭，企图追击蛮军，成都城中的战士也想与自北而来的唐军合势共同追击，颜复行文给宋威，收夺其兵权，令宋威归汉州据守。南诏蛮军退至双流，被新穿水阻挡，一时造桥不成，军队狼狈拥挤失去控制，三天后才造好桥，得以通过新穿水，其兵甲器物衣服很多都遗弃于路上。蜀中人士对颜庆复不准宋威追击蛮军的举动极为痛恨。黎州刺史严师本收集散卒数千人保据邛州，被南诏军围困，围攻两天不能克，南诏军也只得舍城而去。

颜庆复始教蜀人筑壅门城，穿堑引水满之，植鹿角，分营铺，蛮知有备，自是不复犯成都矣。

颜庆复开始教蜀中士民筑壅门城，即于城门之外再筑垣墙以遮住城门，又挖壕堑并灌满水，在城外空旷之地插木杈为鹿角，在城上分立营寨，住守士卒。南诏知唐人已严加守备，自后不再进犯成都了。

先是，西川牙将有职无官，及拒却南诏，四人以功授监察御史，堂贴，人输堂例钱三百缗；贫者苦人之。

先前，西川牙将虽有其职而无其官，及至击退南诏蛮军后，有四人以功授官为监察御史，按照政事堂的通知，每人要交堂例钱三百缗；家境贫苦的人深感忧虑。

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

三月，左仆射、同平章事曹确以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

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保衡同平章事。

夏季，四月，丙午（二十四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待郎韦保衡为同平章事。

徐贼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诏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谕之。

徐州庞勋余党仍然相聚于乡闾为盗贼，散居于兖州、郓州、青州、齐州之间，诏命徐州观察使夏侯瞳对这群人进行招谕。

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五月，丁丑（二十六日），任命邛州刺史吴行鲁为西川留后。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负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光州民众驱逐刺史李弱翁，出奔李弱翁新息。左补阙杨堪等向朝廷进言称：“刺史贪暴无道，使百姓冤狱遍地，应当及时上诉于朝廷，按朝廷刑典来进行处置，怎么可以民众群党相聚，擅自驱逐刺史，扰乱上下名份！决不能助长这种风气，应该严刑诛杀这些人，以使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上令百官议处置徐州之宜。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胶等状，以为：“徐州虽屡构祸乱，未必比屋顽凶；盖由统御夫人，是致奸回乘衅。今使名虽降，兵额尚存，以为支郡则粮饷不给，分隶别藩则人心未服；或旧恶相济，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结衅已深，宜有更张，庶为两便。”诏从之，徐州依旧为观察使，统徐、濠、宿三州，泗州为团练使，割隶淮南。

唐懿宗令朝廷百官议论如何处置徐州的党羽。六月，丙午（二十五），太子少傅李胶等给懿宗进状，认为“徐州虽然屡次发生祸乱，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凶顽，那是由于治民官不得其人，致使奸诈之人乘隙起事，今天虽然将节度使降为观察使，但兵额却仍然很多，将这些军队交由郡来管辖，郡又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饷，将其交由别的藩镇来管辖，军士们必定不服；或许和旧的怨恨搅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祸乱。徐州所领，只有泗州向来因为攻守，与其他州结怨已深，应该有所更改，使两者都能相安无事。”懿宗听从李胶的建议，诏命徐州依旧置观察使，统辖徐州、濠州、宿州三州，泗州置团练使，从徐州改隶于淮南。

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兼侍中。

朝廷加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官，命他兼任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谏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劭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盖由安不虑危，忿不思难之故也。伏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秋季，八月，乙未（十五日），同昌公主病死。唐懿宗极为痛苦，悲伤不已，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请诸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竟没有一人敢进谏，刘瞻只好自己上言，认为：“生命的长短，每个人都有定分。昨天公主患有疾病，受到陛下深深的慈爱，医官韩宗劭等为公主诊断治疗时，只是希望能将病治好，施展了多种医术和药方，不能说是不尽，但人的祸福难移，竟然不能妙手回春，各种医术未能奏效，当时医官们的情状，也是值得哀怜。但因此怪罪医官，用刑具收捕医官们的家属老幼三百余人，致使朝野议论纷纷，群情沸腾，道路上也常听到人的叹息声。知天命达人理的君主，何至于要遭到肆行暴虐不明事理的诽谤呢！大概是由于居安不忧虑危难，愤怒时不思常理的缘故吧。希望陛下能回心转意，宽大并释放这些无辜被捕人吧。”懿宗看到刘瞻疏文，很不高兴。刘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在朝堂当面力谏；唐懿宗勃然大怒，喝令刘瞻、温璋退出朝堂。

魏博节度使何全年少，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将士作乱，全单骑走，追杀之，推大将韩群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之请旌节；九月，庚戌，以君雄为魏博留后。

魏博节度使何全年纪较轻，骄横残暴，动不动就杀人，又减扣将士的衣粮。其部下将士作乱，何全单骑逃走，被乱军追杀而死。魏博将士推大将韩君雄为留后。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向朝廷为韩君雄请求留后的旌旗节钺。九月，庚戌（初一）。朝廷命韩君雄为魏博留后。

丙辰，以刘瞻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贬温璋振州司马。璋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瘗，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已巳，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等于岭南，皆坐与刘瞻亲善，为韦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扶之子也。保衡又与路岩共奏刘瞻，云与医官通谋，误投毒药；丙子，贬瞻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草瞻罢相制辞曰：“安数亩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岩谓畋曰：“侍郎乃表荐刘相也！”坐贬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坐为瞻所引用，亦贬汀州刺史。路岩素与刘瞻论议多不叶，瞻既贬康州，岩犹不快，阅《十道图》，以欢州去长安万里，再贬欢州司户。

丙辰，（初七），唐懿宗命刘瞻以同平章事衔，充当荆南节度使，贬温璋为振州司马。温璋叹息说：“生不逢时，死又保足惜”！这天晚上，饮药自杀而亡。唐懿宗为此下敕：“如果不是蠹害，何至于此！温璋实在是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三天内暂且埋尸于城外，待有恩宥之时，方许归葬，使中外人心大快，奸邪之人知道畏惧。”己巳（二十日），贬右谏议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诰杨知至、礼部郎中魏等人，皆流于岭南，这些人都是由于平时与刘瞻相亲善，因而遭到韦保衡的贬逐。杨知至是杨汝士的儿子、魏是魏扶的儿子。韦保衡又与路岩共同奏劾刘瞻，称刘瞻与翰林医官通谋，误投毒药，导致同昌公主死亡。丙子（二十七日），再贬刘瞻为康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郑畋起草罢免刘瞻宰相的制文，其中有“安居于数亩之地，却非自己所有；拒绝四方贿赂，也生怕有人知道。”路岩为此指责郑畋说：“这明明是表荐刘瞻宰相嘛！”郑畋竟因此被贬为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孙因为是刘瞻所引荐重用，也被贬为汀州刺史。路岩平素与刘瞻论政事多不合，刘瞻被贬至康州，路岩仍觉得贬得不够远，而犹感不快，遍查《十道图》，找到州距长安有万里，于是再贬刘瞻为州司户。

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节度使。

冬季，十月，癸卯（二十五日），唐廷任命西川留后吴行鲁为西川节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书、盐铁转运命名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铎，起之兄子也。

十一月，辛亥（初三），唐懿宗任命兵部尚书、盐铁转运使王铎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王铎是王起之兄王炎的儿子。

丁卯，复以徐州为感化军节度。

丁卯（十九日），朝廷复以徐州为感化军，置节度使。

十二月，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十二月，唐懿宗下令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为同平章事。任命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

十二年（辛卯、817 ）

十二年（辛，公元871 年）

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韦氏之人争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四十橐驼，以饲体夫。上与郭淑妃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其声凄惋，舞者数百人，发内库杂宝为其首饰，以八百匹为地衣，舞罢，珠玑覆地。

春季，正月，辛酉（十四日），为文懿公主下葬。在韦氏的家中设祭，韦氏家人争相拾取庭祭后的灰，淘出其中的金银。公主的服装玩具，每种都有一百二十车，送葬时用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五彩缤纷的送葬队伍延绵三十余里。又赐酒一百多斛，装了四十骆驼的饼，以给抬柩的役夫食用。唐懿宗与郭淑妃追思公主不已，乐工李可及为此创作了《叹百年曲》，曲声切惋转，感动人心，舞女数百人配以舞蹈，懿宗又调发内库杂宝为舞女作首饰，用八百匹作地毯，一曲歌舞过后，地毯上尽是珠宝玑玉。

以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朝廷正式任命魏博留后韩君雄为节度使。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素相表里，势倾天下。既而争权，浸有隙，保衡遂短岩于上。夏，四月，癸卯，以岩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能，汾州人也。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岩与韦保衡相互勾结，互为表里，权势倾于天下。但不久两人互相争权，渐渐有了隔阂。韦保衡于是在唐懿宗面前揭路岩的短，并进行诋毁。夏季，四月癸卯（初七），唐懿宗命路岩挂同平章事衔，充任西川节度使，贬出京城。路岩出长安城时，街道上的百姓用瓦砾向他掷去。当时暂任京兆尹的薛能是路岩所提拔，路岩于是向薛能打招呼，说：“我临行时，恐怕要受到瓦砾的饯行”！薛能慢吞吞地举起笏回答说：“向来宰相出城，京兆府司没有派兵防卫的惯例。”路岩听后惭愧极了。薛能是汾州人。

五月，上幸安国寺，赐僧重谦、僧澈沈檀讲座二，各高二丈。设万人斋。

五月，唐懿宗来安国寺，赐予佛僧重谦、僧澈两个用沉香、檀香木制作的讲座椅子，每个都有二丈高。又设万人斋戒。

秋，七月，以兵部尚书卢耽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秋季，七月，唐懿宗任命兵部尚书卢耽挂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刘邺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十三年（壬辰、872 ）

十三年（壬辰、公元872 年）

春，正月，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得风疾，请委军政就医；许之，以其子简会知留后。疾甚，遣使上表纳旌节；丙申，薨。允伸镇幽州二十三年，勤俭恭谨，边鄙无警，上下安之。

春季，正月，唐幽州节度使张允伸患中风病，向朝廷请求将幽州镇军政事务委交他人，自己就医治疗，得到朝廷的准许，于是以张允伸之子张简会为幽州留后。不久疾病转重，张允伸又派遣使者上表朝廷请交还节度使旌旗节钺，丙申（二十五日），因病不治而死。张允伸坐镇幽州二十三年，勤于军政事务，处事恭谨小心，使边境没有出现过危机，军民上下和睦相处，安居乐业。

二月，丁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以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丁巳（初五）唐懿宗任命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于琮出朝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判户部奉天人赵隐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刺吏张公素，素有威望，为幽人所服。张允伸薨，公素帅州兵来奔丧。张简会惧，三月，奔京师，以为诸卫将军。

唐平州刺史张公素，平时很有威望，为幽州人所信服。张允伸死后，张公素率领平州兵为幽州奔丧。张简会害怕张公素将不利于己，三月，投奔京城，被朝廷任命为诸卫将军之一。

夏，四月，立皇子保为吉王，杰为寿王，倚为睦王。

夏季，四月，唐懿宗立皇子李保为吉王，李杰为寿王，李倚为睦王。

以张公素为平卢留后。

朝廷任命张公素为卢龙留后。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诣阁门告郭淑妃弟内作坊使敬述阴事；上大怒，杖杀殷裕，籍没其家。乙亥，阁门使田献夺紫，改桥陵使，以其受殷裕状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从兄中书舍人崔沆、季父君卿皆贬岭南官；给事中杜裔休坐与殷裕善，亦贬端州司户。沆，铉之子也。裔休，之子也。

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来到禁内阁门，告发郭淑妃之弟内作坊使郭敬述所作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唐懿宗勃然大怒，将殷裕杖杀，并籍没其家产。乙亥（初六），阁门使田献被剥夺穿紫衣的权利，改任桥陵使，他所以降职是因为接受韦裕所上的诉状。韦殷裕的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韦殷裕妻子的堂兄中书舍人崔沆、叔父韦君卿也都受到牵连，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休因为与韦殷裕友善，也被贬为端州司户。崔沆是崔铉的儿子。杜裔休是杜的儿子。

丙子，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傅、分司，韦保衡谮之也。辛巳，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裼、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癸未，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皆处之湖、岭之南，坐与琮厚善故也。贶，汉之子；遘，之子也。甲申，贬前平卢节度使于为凉王府长史、分司，前湖南观察使于为袁州刺史。、，皆琮之兄也。寻再贬琮韶州刺史。

丙子（初七），唐懿宗下令贬山南东道节度使于琮为普王李俨的师傅、分司东都。这也是由于韦保衡的诋毁。辛巳（十二日），朝廷又贬尚书左丞李当、吏部侍郎王、左散骑常侍李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张裼、前中书舍人封彦卿、左谏议大夫杨塾等人的官，癸未（十四日），再贬工部尚书严祁、给事中李贶、给事中张铎、左金吾大将军李敬仲、起居舍人萧遘、李渎、郑彦特、李藻等人的官，全都流放湖南、岭南，而遭贬的原因，也都是平素与于琮相友善。李贶是李汉的儿子；萧遘是萧的儿子。甲申（十五日），贬前平卢节度使于为凉王府长史、分司东都，贬前湖南观察使于为袁州刺史。于、于都是于琮之兄。不久，再贬于琮为韶州刺史。

琮妻广德公主，上之妹也，与琮偕之韶州，行则肩舆门相对，坐则执琮之带，琮由是获全。时诸公主多骄纵，惟广德动遵法度，事于氏宗亲尊卑无不如礼，内外称之。

于琮的妻子广德公主是唐懿宗的妹妹，与于琮一同往韶州，行时与于琮的轿子门相对，坐时牵着于琮的衣带，所以于琮得以保全性命。当时唐诸位公主大多骄慢放纵，只有广德公主举动遵守法度，对于氏一家宗亲无论尊卑均待之以礼，受到内外人士的称道。

六月，以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六月，朝廷任命卢龙留后张公素为节度使。

韦保衡欲以其党裴条为郎官，惮左丞李璋方严，恐其不放上，先遣人达意。璋曰：“朝廷迁除，不应见问。”秋，七月，乙未，以璋为宣歙观察使。

韦保衡企图用自己的党羽裴条为郎官，怕尚书左丞李璋太严厉，不同意裴条赴省供职，于是事先派人向李璋打招呼。李璋回答说：“朝廷官员的升迁，是不应该来问的。”秋季，七月，乙未（二十七日），李璋被贬出朝，任宣歙观察使。

八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薨，沙州长史曹义金代领军府；制以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鹘陷甘州，自余诸州隶归义者多为羌、胡所据。

八月，唐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去世，沙州长史曹义金代张义潮领掌军府。懿宗下诏，任曹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自此以后，中原地区变故很多，朝廷的命令不能及时传达至边远，于是甘州沦陷于回鹘之手，归义军所隶其余诸州也多被羌人、胡族所占据。

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谥日元圣至明成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冬季，十二月，唐懿宗令朝臣追上唐宣宗谥号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专杀长吏。朝廷不能平，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

唐振武节度使李国昌自恃有功，骄横恣肆，专杀朝廷任命的官吏。朝廷对此极表不满，于是将李国昌调换为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抗拒朝令，竟假称有病而不赴大同。

十四年（癸巳、873 ）

十四年（癸巳，公元873 年）

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锈、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春季，三月，癸巳（二十九日），唐懿宗派遣宦官使者往法门寺迎佛骨，满朝大臣有许多人出来劝谏，有的人甚至说唐宪宗迎佛骨不久便崩驾。唐懿宗说：“朕在世时能见到佛骨，死了也无遗恨！”于是大量建造佛塔、宝帐、香、幡花、幢盖，并且都以金玉、锦绣、珠翠修饰，准备迎接佛骨。自京城长安至法门寺之间有三百里，道路上的车马昼夜不绝。夏季，四月，壬寅（初八），佛骨被运到京城，迎接队伍以禁军兵仗为前导，公家和私人的音乐之声响成一片，欢迎的人群铺天盖地，绵延数十里。盛大的仪卫，较郊祀有过之而无不及，空前的盛况远超过了元和之时。长安富室在道路两旁结彩楼，并举办赦免诸恶的无遮会，竞相靡费奢侈。唐懿宗登上安福门，从楼上走下，向佛骨顶礼膜拜，激动得连眼泪都流了下来。于是赐予佛教僧侣及长安城中年高望重并曾亲眼见过元和年间迎佛骨的人金子和玉帛。唐懿宗将佛骨迎入禁宫，三天后又将佛骨运出，放置于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百官大臣又竞相施舍金、帛等物，其数无法胜记。为此唐懿宗发布德音，关押在狱囚犯酌量减刑。

五月，丁亥，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中书令。

五月，丁亥（二十四日），唐懿宗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任中书令。

南诏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不少敌，弃城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斩匡谋，籍没其家赀，亲族应缘坐者，令有司搜捕以闻。匡谋，凤翔人也。

南诏派军队侵犯西川，又侵犯黔南，唐经略使秦匡谋因兵少不能抵御，弃黔中城逃奔荆南；荆南节度使杜将秦匡谋囚禁并奏告朝廷。六月，乙未（初二），唐懿宗下令将秦匡谋斩首，并籍没其家产，其亲属家族因秦匡谋罪连坐在逃的人员，则命官府进行搜捕并上告朝廷。秦匡谋是凤翔人。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同平章事，充宣武节度使。时韦保衡挟恩弄权，以刘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礼于己，谮而逐之。王铎，保衡及第时主文也，萧遘，同年进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为人，保衡皆摈斥之。

朝廷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铎为同平章事，充任宣武节度使。当时韦保衡仗恃着唐懿宗对他的恩宠专政弄权，由于刘瞻、于琮在他之先居宰相位，对自己不够恭敬，因此在唐懿宗面前进行谮毁，以致被贬逐远外。王铎是韦保衡科举考试及第时的礼部校文主司，萧遘与韦保衡是同年进士，二人一贯鄙薄韦保衡的为人，为此韦保衡又将二人都摈斥排挤。

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渐，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少子普庄俨。庚辰，制：“立俨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辛巳，上崩于咸宁殿，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封国公。

秋季，七月，戊寅（十六日），唐懿宗得病转危，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立懿宗最小的儿子普王李俨嗣位。庚辰（十八日）诏“立李俨为皇太子，暂时掌管军国政事。”辛巳（十九日），懿宗于咸宁殿驾崩，立下遗诏以韦保衡摄冢宰。当天唐僖宗李俨即皇帝位。八月，丁未（十五日），唐僖宗追尊其生母王贵妃为皇太后，刘行深、韩文约皆被封为国公。

关东、河南大水。

关东、河南地区发生大水灾。

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谥曰惠安。

九月，有关官府给已去世的皇太后王氏上谥号，称惠安太后。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怨家告其阴事，贬保衡贺州刺史。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保衡因冤家告发他的阴私、被贬为贺州刺史。

乐工李可及流岭南。可及有宠于懿宗，尝为子娶妇，懿宗赐之酒二银壶，启之无酒而中实。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以为言，懿宗不听。可及尝大受赐物，载以官车；季玄谓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复应以官车载还；非为受赐，徒烦牛足耳！”及流岭南，籍没其家，果如季玄言。

乐工李可及被流放到岭南。李可及得到唐懿宗的宠爱，其儿子娶媳妇时，唐懿宗曾赐给两个银酒壶，打开酒壶盖，无酒而壶却是实的。神策军右军中尉西门季玄屡次向唐懿宗劝说不宜对李可及优宠太过，懿宗不听。李可及曾经受到唐懿宗大量的财物赏赐，用官府的车子运载回私宅。西门季玄对人说：“李可及今后必定破家，这些财物必定还会用官府的车子运还。倒不可惜赐给他这么多财物，而是徒然耗费了拉车的牛的足力罢了！”待到李可及被流放到岭南，籍没其家中一切财产，果然如西门季玄先前所预言的那样。

以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侍中，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并同平章事。君雄仍赐名允中。

唐僖宗命西川节度使路岩兼任侍中，加给成德节度使王景崇中书令的官号，并加给魏博节度使韩君雄、卢龙节度使张公素、天平节度使高骈等人同平章事的官号，均为使相。又赐韩君雄名为韩允中。

冬，十月，乙未，以左仆射萧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乙未（初四），任命左仆射萧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韦保衡再贬崖州澄迈令，寻赐自尽。又贬其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保义为宾州司户，所亲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为涪州司马。承雍，禹锡之子也。

再贬韦保衡为崖州澄迈县令，不久又赐韦保衡自尽。又贬韦保衡之弟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韦保义为宾州司户，韦保衡的亲信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承雍被贬为涪州司马。刘承雍是刘禹锡的儿子。

癸卯，赦天下。

癸卯（十二日），宣告大赦天下囚徒。

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声色游宴，委军府政事于亲吏边咸、郭筹，皆先行后申，上下畏之。尝大阅，二人议事，默书纸相示而焚之，军中以为有异图，惊惧不安。朝廷闻之，十一月，戊辰，徒岩荆南节度使。咸、筹潜知其故，遂亡命。

唐西川节度使路岩喜好声色，游宴无度，将节度使军府的政事委托给其所亲信的官吏边咸、郭筹等人，边咸、郭筹处置军政事务时都是先自行其事，然后才申报路岩，上下官吏对二人十分畏惧。有一次军府议事，边咸与郭筹二人不说话，却互相在纸条上写字，传阅后烧毁，军府官兵疑惑不解，以为二人密谋有异图，都惊恐不安。朝廷得之这些情况后，于十一月戊辰（初七），将路岩调任为荆南节度使。边咸、郭筹私下里也得知路岩改官的原因，于是赶忙逃走。

以右仆射萧邺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右仆射萧邺为同平章事，出任河东节度使。

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十二月，己亥（初八），唐僖宗下诏将佛骨送还法门寺。

再贬路岩为新州刺史。

朝廷再将路岩贬为新州刺史。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上乾符元年（甲午、874 ）

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公元874 年）

春，正月，丁亥，翰林学士卢携上言，以为：“陛下初临大宝，宜深念黎元。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则春夏滋荣。臣窃见关东去年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其蠲免余税，实无可征；而州县以有上供及三司钱，督趣甚急，动加捶挞，虽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费，未得至于府库也。或租税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傥不抚存，百姓实无生计。乞敕州县，应所欠残税，并一切停征，以俟蚕麦；仍发所在义仓，亟加赈给。至深春之后，有菜叶木牙，继以桑椹，渐有可食；在今数月之间，尤为窘急，行之不可稽缓。”敕从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为空文而已。

春季，正月，丁亥（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卢携向唐僖宗上言，认为：“陛下刚刚登临皇帝宝座，应该多关心百姓的生活。国家有百姓，就象草木有根柢一样。如果秋天和冬天着力培育和灌溉，春天和夏天就能滋长繁茂。我在关东地区看到了去年的旱灾，自虢州东至大海的广大地方，小麦仅仅只有一半收成，秋季的庄稼几乎没有，冬季的蔬菜就更少了。百姓贫苦之家只好将草籽捣碎当面粉，将槐树叶子收藏起来当菜。有些老弱病残的百姓，连草籽、槐叶也无力采集。以往没有收成的年头，老百姓就逃散到相邻的州县，而现在到处都是饥荒，连一处投靠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坐守在本乡本土，待饿死后就抛尸至沟壑，悲惨极了。说是免除灾区的余税，实际上是无税可征，但州、县官吏因为有上供的税钱以及户部、转运、盐铁三司钱要向朝廷交纳，仍然急迫地督促百姓交粮交款，动不动就捶打鞭挞无法交齐税款的百姓。一般民户虽然拆除自己的房屋，砍倒门前的树木加以变卖，甚至卖儿卖女，卖妻室，所得的钱也只可供催督租税的吏卒的酒食费用，一文钱也到不了官府的仓库。有时租税之外，还有其他各类徭役。百姓已苦到了极处，朝廷如果还不加以救抚，老百姓们就没有活路了。希望陛下开恩，下令各州、县官吏，停征一切还没有收上来的租税，待到蚕丝和小麦都有收获时再说。并且将各地的义仓打开，迅速赈给饥饿无粮的百姓，一直到春暖花开之时，树木发芽菜长叶，桑树长出了桑椹，百姓有充饥的食物之时，才能停止义仓的赈给。在目前几个月之间，饥馑尤其危急，赈救行动的推行切不可有迟疑稽缓。”唐僖宗对卢携的上言和建议表示同意，即下诏按卢携所说的办，但官府最后不能推行，僖宗的诏令徒具一纸空文而已。

路岩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长流儋州。岩美姿仪，囚于江陵狱再宿，须发皆白。寻赐自尽，籍没其家。岩之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赐死，皆令使者剔取结喉三寸以进，验其以必死。”至是，自罹其祸，所死之处乃杨收赐死之榻也。边咸、郭筹捕得，皆伏诛。

路岩行至江陵，又得到唐僖宗敕令，削去一切官爵，长流于儋州。路岩仪表堂堂，被囚禁于江陵监狱中住宿，一夜之间胡须和头发全部白了。不久，唐僖宗又赐路岩自尽，并籍没其家产。路岩在唐懿宗朝任宰相时，曾密奏说：“凡三品以上的大官赐死，都应让使者将死者结喉三寸处喉骨剔下，交给有关衙门，以验正死者已必死无疑。”到如今，自己也遭杀身之祸。处死路岩正是在先时杨收赐死时所睡的床上。另外，边咸、郭筹也被捕获，也都被处死。

初，岩佐崔铉于淮南，为支使，铉知其必贵，曰：“路十终须作彼一官。”既而入为监察御史，不出长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监察入翰林也，铉犹在淮南，闻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铉言。

先前，路岩在淮南任崔铉的佐吏，为掌文书的支使，崔铉测知路岩日后必定有富贵，亲昵地称路岩的排行说：“路十最终将做到宰相的高位。”不久路岩即调到朝廷任监察御史，以后迁官不出长安城，十年后升任宰相。当路岩由监察御史升任翰林学士时，崔铉却仍然在淮南任观察使，崔铉得到消息时羡慕地说：“路十如今已入翰林官，哪里得老？还会升迁！”果然，路岩官运亨通，就象崔铉所预言的那样。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傅于琮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二月，甲午，葬昭圣恭惠孝皇帝于简陵，庙号懿宗。

二月，甲午，（初五）将昭圣恭惠孝皇帝葬于简陵，庙号为懿宗。

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同平章事，充镇海节度使；以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唐僖宗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隐以同平章事衔，充任镇海节度使；又任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以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瞻之贬也，人无贤愚，莫不痛惜。及其还也，长安两市人率钱雇百戏迎之。瞻闻，改期，由他道而入。

唐僖宗任命虢州刺史刘瞻为刑部尚书。刘瞻贬官之时，人们不管是贤者愚者，没有不深感痛惜的。及刘瞻由虢州回京，长安东西两市百姓花钱雇百戏来欢迎，刘瞻闻知此情，恐百姓破费，更改入京日期，改走其他道路而入京。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夏季，五月，乙未（初八），裴坦去世，唐僖宗任命刘瞻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初，瞻南迁，刘邺附于韦、路，共短之。及瞻还为相，邺内惧。秋，八月，丁巳朔，邺延瞻，置酒于盐铁院，瞻归而遇疾，辛未，薨；时人皆以为邺鸩之也。

先前，刘瞻贬官南迁，刘邺依附于韦保衡、路岩，共同诋毁刘瞻。及刘瞻回京再任宰相，刘邺内心十分恐惧。秋季，八月，丁巳朔（初一），刘邺邀请刘瞻，于盐铁院设宴置酒，刘瞻宴罢归宅后发病，辛未（十五日）病逝；当时人都认为是刘邺在酒中下毒将刘瞻鸠杀。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彦昭，群之从子也。兵部侍郎王凝，王雅之从孙也，其母，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衩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及彦昭为相，其母谓侍婢曰：“为我多作袜履，王侍郎母子必将窜逐，吾当与妹偕行。”彦昭拜且泣，谢曰：“必不敢。”凝由是获免。

唐僖宗任命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是崔群的侄子。兵部侍郎王凝是王正雅的侄孙，而其母亲又是崔彦昭的姨母。王凝与崔彦昭一同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王凝先进士及第，曾经穿着便衣往见崔彦昭，戏辱崔彦昭说：“你还不如去参加明经科的考试呢！”崔彦昭被羞辱后十分愤怒，于是表兄弟俩结下了深仇。及崔彦昭当上宰相，其母亲吩咐侍侯她的婢女说：“为我多制作些袜子和鞋子，我儿必定要将王侍郎母子贬逐至边远，我将跟随我妹妹同行。”崔彦昭听到后赶忙下拜并哭泣，拜谢母亲说：“儿必不敢妄为。”王凝于是免除了贬官流放的命运。

冬，十月，以门下待郎、同平章事刘邺同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以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守本官，并同平章事。

冬季，十月，唐僖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邺以同平章事衔，充当淮南节度使。又任命吏部侍郎郑畋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卢携仍旧任户部侍郎，二人均为同平章事。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元。

十一月，庚寅（初五），冬至，满朝大臣给唐僖宗上尊号，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改年号为乾符。

魏博节度使韩允中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简为留后。

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去世，军中立韩允中之子魏博节度副使韩简为留后。

南诏寇西川，作浮梁，济大渡河。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俟其半济，击之，蛮败走，断其浮梁。蛮以中军多张旗帜当其前，而分兵潜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诘朝，俱济，袭破诸城栅，夹攻景复。力战三日，景复阳败走，蛮尽锐追之，景复设三伏以待之，蛮过三分之二，乃发伏击之，蛮兵大败，杀二千余人，追至大渡河南而还，复修完城栅而守之。蛮归，至之罗谷，遇国中发兵继至，新旧相合，钲鼓声闻数十里。复寇大渡河，与唐夹水而军，诈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潜济，与景复战连日。西川援军不至，而蛮众日益，景复不能支，军遂溃。

南诏派军队侵犯西川，架浮桥渡过大渡河。唐防河都知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复待南诏军队刚渡过一半时，突然发兵袭击，南诏蛮军被击败退走，唐军将浮桥拆断。南诏以中路军举着许多旗帜走在前面，而分兵两路偷偷地潜往大渡河上游和下游各二十里，入夜，又造起浮桥，到第二天早上，全部渡过大渡河，袭破唐军许多城堡栅寨，并夹击黄景复军。黄景复率唐军奋力拼战了三天，假装败走，南诏蛮军全力追击，黄景复设伏三处等待着，待蛮军通过了三分之二，即发伏兵攻击，南诏蛮兵被打得大败，杀死二千余人，唐军一直追到大渡河南才还军，并修复好城栅进行防守。南诏蛮军因败归国，行至之罗谷，遇到南诏国发出的援兵，新旧两军相合，锣鼓声震荡数十里，于是再举兵入侵大渡河，与唐军夹水对峙，假称求和，却又自上游和下游偷渡，与黄景复率领的唐军连日激战，由于西川援军不能到达，而南诏蛮军日渐增加，黄景复支撑不住蛮军的进攻，唐军于是溃散。

十二月，党项、回鹘寇天德军。

十二月，党项、回鹘侵犯唐天德军防境。

感化军奏群盗寇掠，州县不能禁；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

徐州感化军向朝廷奏称庞勋余党攻掠剽盗，州县官府不能禁止；唐僖宗下令兖州、郓州等道出兵帮徐州进行征讨。

南诏乘胜陷黎州，入邛崃关，攻雅州。大渡河溃兵奔入邛州，成都惊扰，民争入城，或北奔他州。城中大为守备，而堑垒比向时严固。骠信使其坦绰遗节度使牛丛书云：“非敢为寇也，欲入见天子，面诉数十年为谗人离间冤抑之事。傥蒙圣恩矜恤，当还与尚书永敦邻好。今假道贵府，欲借蜀王厅留止数日，即东上。”丛素懦怯，欲许之，杨庆复以为不可；斩其使者，留二人，授以书，遣还，书辞极数其罪，詈辱之，蛮兵及新津而还。丛恐蛮至，豫焚城外，民居荡尽，蜀人尢之。诏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之，仍命天平节度使高骈诣西川制置蛮事。

南诏蛮军乘胜攻陷黎州，进入邛崃关，又攻雅州。大渡河溃散下来的唐兵逃奔入邛州，消息传来，成都一片惊慌，士民争先恐后地逃入成都城，有的人还向北逃奔其他州府。成都城中更加强守备，修筑的堑壕与保垒比先时更中严固。南诏骠信遣其官员给唐节度使牛丛送信，声称：“我们不敢侵犯唐境，是想入朝见唐天子，当面诉说数十年来南诏受小人进谗离间所遭受的冤屈事，若蒙唐天子的圣恩怜悯和抚恤，我们就将与牛尚书永远结为睦邻友好。今天借道来到贵军府，希望能借成都城内的蜀王厅留住数天，然后我们就东上长安。”牛丛一向胆小懦怯，想要准许南诏的要求，杨庆复认为这样做不可；于是斩南诏使者，仅留下二人，让他们持回信回到南诏蛮军中。牛丛的复信尽数南诏蛮军侵犯唐境的罪恶，并恶语辱骂，南诏军进至新津后即退走。牛丛恐怕蛮军来攻，事先将成都城外的居民住屋烧了个精光，使蜀地百姓非常怨恨。唐僖宗颁下诏书调发河东、山南西道、东川的军队救援成都，并且命令天平军节度使高骈前往西川布置和指挥对南诏蛮军抗战之事。

以韩简为魏博留后。

朝廷任命韩简为魏博留后。

商州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钱，民相帅以白梃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诰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斩之。

商州刺史王枢因军府库和州府库均相当空虚，下令减少唐德宗以来形成的以税物折钱，使输米粟的折钱，让民户交已升值的钱纳税，引起民变。农民相率以铁棍殴打收税钱的官吏，并打死官吏二人。朝廷改任李诰为商州刺史，李诰上任后即逮捕起事的农民李叔汶等三十余人，将他们全部斩首。

初，回鹘屡求册命，诏遣册立使郗宗莒诣其国。会回鹘为吐谷浑、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诏宗莒以玉册、国信授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掌之，还京师。

起初，回鹘屡屡请求唐朝给予册命，于是唐僖宗下诏派遣册立使郗宗莒来到回鹘。恰值回鹘被吐谷浑、吐蕃末部攻破，其可汗酋领不知逃往何处，于是唐僖宗诏命郗宗莒将玉册、国印交给唐灵盐节度使唐弘夫收掌，并命郗宗莒回到京师。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

唐僖宗年龄尚小，军国大政多听从臣下，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为争权互相攻击，矛盾很深。自从唐懿宗以来，奢侈之费一日甚过一日，加上用兵不息，加给人民的赋税也愈益急迫。潼关以东地区连年水旱灾害，州县官吏不以实情上报朝廷，上下蒙骗，百姓却大批饿死，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无处控诉，只好相聚为盗，以求生路，于是到处盗贼成群，犹如蜂起云涌。唐地方州县的兵员很少，加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一般人也久不习惯于战阵，每次遭遇盗贼，官军多半被打败。这一年，濮州人王仙芝开始聚众数千人，在长垣县起事。

二年（乙未、875 ）

二年（乙未，公元875 年）

春，正月，丙戌，以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春季，正月，丙戌（初二），朝廷任命高骈为西川节度使。

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

辛巳（疑误，或二月二十七日）唐僖宗在圆丘祭天；大赦天下。

高骈于剑州，先遣使走马开成都门。或曰：“蛮寇逼近成都，相公尚远，万一突，奈何？”骈曰：“吾在交趾破蛮二十万众，蛮闻我来，逃窜不暇，何敢辄犯成都！今春气向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使者至成都，开城纵民出，各复常业，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悦。蛮方攻雅州，闻之，遣使请和，引兵去。骈又奏：“南蛮小丑，易以枝梧。今西川新旧兵已多，所发长武、坊、河东兵，徒有劳费，并乞勒还。”敕止河东兵而已。

高骈来到剑州，先派遣使者骑马让成都打开诸城门，有人声称：“南诏蛮寇已逼近成都，高相公距成都尚很远，万一出现意外，将如何是好？”高骈回答说：“我在交趾大破蛮军二十万众，蛮军听说我来了，逃窜都来不及，如何敢在这时侵犯成都！目前春季气候转暖，数十万军民拥挤在城中，虽生死共处，但污秽郁积，恐怕发生疾疫，这就更难办了。请传我命令，开城门切不可缓！”使者赶到成都，打开诸城门纵士民出城使他们各自恢复日常产业，守城的军人也都下城解去兵甲，一时士民欢悦，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了。南诏蛮军正进攻雅州，听到高骈到来，成都解除戒备，也遣使向唐军请和，引兵归国。高骈因此又上奏朝廷：“南蛮小丑，很容易对付。目前西川新兵、旧兵已很多，原先征发来赴援的长武、坊、河东军队自远道来赴，只是徒然耗费军饷，请求让这些军队归还原处。”朝廷得到高骈奏文后，只是下令河东兵归镇而已。

上之为普王也，小马坊使田令孜有宠，及即位，使知枢密，遂擢为中尉。上时年十四，专事游戏，政事一委令孜，呼为“阿父”。令孜颇读书，多巧数，招权纳贿，除官及赐绯紫皆不关白于上。每见，常自备果食两盘，与上相对饮啖，从容良久而退。上与内园小儿狎昵，赏赐乐工、伎儿，所费动以万计，府藏空竭。令孜说上籍两市商旅宝货悉输内库，有陈诉者，付京兆杖杀之；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

唐僖宗为普王时，宦官小马坊使田令孜受到宠爱，至登上皇帝位，任命田令孜知枢密使，这时更提升为掌禁兵的神策军中尉。当时僖宗才十四岁，特别喜欢游戏玩乐，军国政事一概委交田令孜办，称呼田令孜为“阿父”。田令孜颇读过一些书，很有心计巧思，招致权柄，收纳贿赂，任命官吏并赐给官吏绯衣、紫衣均不请示僖宗。每次与唐僖宗相见，总是准备水果食物两盘，与僖宗一起边吃边饮酒，二人相对慢饮，从从容容，许久田令孜才退。唐僖宗与禁中内园小儿亲昵戏狎，给陪他玩耍的乐工、伎儿的赏赐动不动就以万计，以致内府库藏空竭。田令孜又给僖宗出主意，令籍没长安东西两市商旅的宝货，全部收归内库，有谁敢陈诉，即行逮捕，交付京兆府用乱棍打死。自宰相以下满朝大臣对此事谁也不敢上言劝谏，犹如铁钳钳住了口，都不敢发言。

高骈至成都，明日，发步骑五千追南诏，至大渡河，杀获甚众，擒其酋长数十人，至成都，斩之。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又筑城于戎州马湖镇，号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皆蛮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数千戍之。自是蛮不复入寇。骈召黄景复，责以大渡河失守，腰斩之。骈又奏请自将本管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共六万人击南诏，诏不许。

高骈到达成都，第二天即调发步兵和骑兵五千人追击南诏军队，至大渡河，俘获和杀死南诏军人很多，并擒获南诏酋长几十人，送至成都斩首。高骈又下令修复邛崃关和大渡河诸城堡、栅寨，并于戎州马湖镇筑城，号为平夷军，又于沐源川筑城，这些城堡都是南诏入蜀的要路，每个城堡和栅寨均各置数千士兵戍守。此后南诏蛮军不再敢侵犯蜀地。高骈将黄景复召至西川节度使府，指责他在大渡河失守，处以腰斩。高骈又上奏朝廷，请求亲自率领西川兵马及天平、昭义、义成等军队共六万人进击南诏，僖宗下诏不许。

先是，南诏督爽屡牒中书，辞语怨望，中书不答。卢携奏称：“如此，则蛮益骄，谓唐无以答，宜数其十代受恩以责之。然自中书发牒，则嫌于体敌，请赐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诏，使录诏白，牒与之。”从之。

先前，南诏督爽屡次向唐中书门下送牒文，牒文辞语怨望无礼，中书门下不予回答。卢携上奏称：“倘若这样不理不睬，南蛮必定越来越骄横，以为唐廷无言以答，应该历烽南诏十代受恩于唐，责备他们负义背恩。然而由朝廷中书门下发牒文，又有将南蛮置与朝廷平起平坐的地位的嫌疑，请将诏文赐于高骈及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让他们抄录诏文，以地方官的身份给南诏下牒文。”唐僖宗遵从卢携的建议。

三月，以魏博留后韩简为节度使。

三月，朝廷正式任命魏博留后韩简为魏博节度使。

去岁，感化军发兵指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

去年，感化军曾发兵往灵武防备北方，正值南诏入侵西川，唐僖宗即令他们往西川救援。南蛮退兵后，将感化军遣还，及至凤翔，却不肯往灵武防边，企图擅自返回徐州。军中宦官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将其中倡议闹事的头头胡雄等八人逮捕斩首，才使这支军队安定下来。

初，南诏围成都，扬庆复以右职优给募突将以御之，成都由是获全。及高骈至，悉令纳牒。又托以蜀中屡遭蛮寇，人未复业，停其禀给，突将皆忿怨。骈好妖术，每发兵追蛮，皆夜张旗立队，对将士焚纸画人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军中壮士皆耻之。又索阖境官有出于胥吏者，皆停之。令民间皆用足陌钱，陌不足者皆执之，劾以行赂，取与皆死。刑罚严酷，由是蜀人皆不悦。

起初，南诏军队围困成都时，杨庆复用军职和优厚的俸给招募突将抵御蛮军，使成都获得安全。高骈来到成都后，命令突将们职牒全部交至军府，又托言称蜀中因屡遭南蛮侵犯，百姓尚未恢复产业，将突将的俸给停发，突将都异常怨愤。高骈喜好妖术，每当调发军队追南蛮时，都要于夜晚张开旗帜，排列队形，对着将士焚烧纸画的人和马，并散发小豆，说道：“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今天我要派遣玄女神兵在前面行进。”成都军中的壮士听后都感到耻辱。高骈又搜索境内官员中出身于胥吏者，全部停官。又命令民间均使用足陌钱进行交易，钱不足百的人都要被逮捕，以行贿罪受审劾，全部处以死刑。由于刑罚严厉残酷，蜀中百姓均感不安。

夏，四月，突将作乱，大噪突入府廷；骈走匿于厕间，突将索之，不获。天平都将张杰帅所部数百人被甲入府击突将，突将撤牙前仪注兵仗，无者奋梃挥拳，乘怒气力斗，天平军不能敌，走归营。突将追之，营门闭，不得入。监军使人招谕，许以复职名禀给，久之，乃肯还营。天平军复开门出，为追逐之势；至城北，时方修场，役者数百人，天平军悉取其首，还，诣府，云“已诛乱者”。骈出见之，厚以金帛赏之。明日，榜谢突将，悉还其职名、衣粮。自是日令诸道将士从已来者更直府中，严兵自卫。

夏季，四月，成都突将起事作乱，大喊大叫攻入节度使府廷；高骈逃走藏于厕所里，突将搜索未获。天平都将张杰率领所部兵几百人披甲入节度使府向突将进攻，突将将节度使府衙前的兵仗仪卫撤下来进行抵抗，无兵器者就挥舞木棍，有的挥拳战斗，他们乘着满腹怒气奋斗拼杀，天平军抵挡不住，败走归营。突将追至天平军营，由于营门紧闭而不得进入。宦官监军派人出来招谕突将，许以恢复军职和禀给，许久，突将才肯还归本营。天平军见突将退走，开营门出击，作出追逐突将的架势；追至城北，正值有役夫数百人在修筑球场，天平军竟将这些役夫全部杀死，砍下首级，还至节度使府，宣称已将作乱者诛尽。高骈出来接见，给天平军丰厚的金、帛作为奖赏。第二天，揭榜告示突将，将所扣突将的职名与衣粮全部归还。自后，高骈日夜令随从自己入蜀的诸道将士在节度使府轮流值班，严兵以作自卫，以防备突将再行叛乱。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朝廷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官，使其兼任侍中。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战功，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郢等论诉不获，遂劫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

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因作战而立有战功，浙西节度使赵隐仅赏给他们空头职名，却不赏给衣服粮食，王郢等人不服，上诉论理而未得结果，于是抢劫府库兵器进行叛乱，招收到党徒近万人，攻陷苏州、常州，乱军乘船往来于长江大海之中，转而剽掠浙东和淅西，最南及于福建，成为这一带的大患。

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五月，唐僖宗任命太傅、分司东都为闲官的令狐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凤翔节度使。

司空、同平章事萧薨。

司空、同平章事萧去世。

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六月，唐僖宗任命御史大夫李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辛未，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临刑，戟手大骂曰：“高骈！汝无故夺有功将士职名、衣粮，激成众怒；幸而得免，不省已自咎，乃更以诈杀无辜近万人，天地鬼神，岂容汝如此！我必诉汝于上帝，使汝他日举家屠灭如我今日，冤抑污辱如我今日，惊忧惴恐如我今日！”言毕，拜天，怫然就戮。久之，突将有自戍役归者，骈复欲尽族之，有元从亲吏王殷谏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恶杀，此属在外，初不同谋，若复诛之，则自危者多矣！”骈乃止。

辛未（二十日），高骈暗中记下突将的姓名，派人乘夜逮捕突将，他们先将突将的家围住，跳墙破户入其宅，不管是老幼和孕妇病人，全都赶出去处死，有的婴儿被扑杀于门阶上，有的被在柱上撞死，一时流血成渠，哭喊之声震天，被杀死者达数千人。夜晚，派人用车载以尸体投入江中。有一位妇女临刑时挥手大骂：“高骈！你无辜剥夺有功将士的职名和衣粮，激怒众人攻打府廷，虽有幸得以免死，不但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用狡诈奸计滥杀近万无辜士民，天地鬼神岂能容忍你如此作恶！我一定要到上天那里控诉你，使你象我今日一样举家遭屠灭，象我今日一样含冤受辱，象我今日一样遭受惊忧！”说完后向天跪拜，从容就刑。有的突将自戍役处归来，高骈又想将他们举族杀尽，有跟随高骈多年的亲吏王殷劝谏说：“高相公既奉信道教，应尊重生命，厌恶杀人。这些突将在外戍役，起初并没有参与叛乱阴谋，如果将他们也诛杀，恐怕使人人自危，反而不利于军府！”高骈觉得有理，这才停止屠杀。

王仙芝及其党尚君长攻陷濮州、曹州，众至数万；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击之，为仙芝所败。

王仙芝及其党羽尚君长率军攻陷濮州、曹州，其队伍发展至数万人，唐天平军节度使薛崇出兵讨伐，被王仙芝打败。

冤句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巢少与仙芝皆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从至数万。

冤句人黄巢也聚集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黄巢少年时与王仙芝都以贩私盐为生，黄巢善于骑马射箭，性格豪爽任侠，粗略地猎涉了史传经书，但屡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均未及第，于是成为盗贼，与王仙芝攻略州、县，横行于山东，农民在官府重敛下无以为生，于是争相投奔黄巢，几个月内，队伍即发展到数万人。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为留后。

唐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情凶狠残暴，不为士卒所依附。大将李茂勋本是回鹘阿布思的后裔，回鹘败亡时，投降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张仲武收下他，并让他入军籍戍边，因屡立战功，赐予他李茂勋的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是幽州的宿将，受到军士们的信服，李茂勋暗中将陈贡言杀死，却打着陈贡言的旗号举兵攻蓟州，张公素出战失败，逃奔京师，李茂勋进入幽州城，众人这才知道并不是陈贡言，但不得已也只好推李茂勋为主，朝廷因此任命李茂勋为卢龙军留后。

秋，七月，蝗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京兆尹杨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皆贺。

秋季，七月，蝗虫自东飞到西边，遮天蔽日，所过之地尽为赤地，草木五谷皆被吃尽。京兆尹杨知至向唐僖宗上奏称：“蝗虫飞入京畿地区，不吃庄稼，全都抱着荆棘而死去。”宰相们都来致贺。

八月，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八月，朝廷正式任命李茂勋为卢龙节度使。

九月，右补阙董禹谏上游畋、乘驴击毯；上赐金帛以褒之。宁节度使李侃奏为假父华清宫使道雅求赠官，禹上疏论之，语颇侵宦官。枢密使杨复恭等列诉于上，冬，十月，禹坐贬郴州司马。复恭，钦义之养孙也。

九月，右补阙董禹上言谏唐僖宗施猎太过、乘驴击球，僖宗赐给董禹金、帛，以示褒奖。宁节度使李侃是已故宦官华清宫使道雅的义子，因而上奏僖宗为其义父求赠官，董禹又上疏对此事提出异论，其疏文有一些冒犯宦官的言语。枢密使杨复恭等人在僖宗面前列举诉说，冬季，十月，董禹因冒犯宦官被贬为郴州司马。杨复恭是杨钦义的养孙。

昭义军乱，大将刘广逐节度使高，自为留后。以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唐藩镇昭义军发生变乱，大将刘广将节度使高驱逐，自任留后，朝廷任命左金吾大将军曹翔为昭义节度使。

回鹘还至罗川，十一月，遣使者同罗榆禄入贡；赐拯接绢万匹。

回鹘部族回到罗川，十一月，派遣同罗榆禄为使节向唐朝进贡，唐僖宗赐给绢万匹，以接济回鹘。

群盗侵淫，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诏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监军亟加讨捕及招怀。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卢节度使宋威表请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兵所在讨贼。仍以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仍给禁兵三千、甲骑五百。因诏河南方镇所遣讨贼都头并取威处分。

各路盗贼势力转盛，攻掠十余个州，势力达于淮南，多的有千余人，少的也有数百人；唐僖宗颁下诏书命令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等五军节度使、监军迅速加以征讨搜捕，并用计怀柔招抚。十二月，王仙芝率军侵入沂州，唐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请求发步兵和骑兵五千人，另给招讨使名义，让他兼领本道兵在盗贼众多的地方进行征讨。朝廷于是任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并调发禁兵三千人、铁甲骑兵五百人交宋威指挥。又下诏给河南方镇，命令各镇所派遣的讨贼军都头一并接受宋威的布置和指挥。

三年（丙申、876 ）

三年（丙申，公元876 年）

春，正月，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捍御；晏等不从，喧噪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肴慰谕，然后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

春季，正月，唐天平军上奏朝廷，宣称已经派遣将士张晏等人往沂州救授，大军归还时，来到义桥，闻知北方又有盗贼起事，于是留下来捍卫，张晏等人不服从命令，大喊大闹前往郓州。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骑马出城，撕下袖子与张晏等人起盟，并用自已的薪俸买酒菜抚慰劝喻张晏等，使事情得以平息。唐僖宗下诏，令天平军对这一切都进行宣慰，不对张晏等人穷加追究。

敕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剌史，皆训练士卒；又令天下乡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

唐僖宗下令福建、江西、湖南等诸道观察使、刺史，都应训练本道士卒；又命令全国各地乡村都应自备弓箭、刀枪、鼓板，以防备盗贼。

赐兖海节度号泰宁军。

朝廷给兖海节度使府赐以泰宁军的称号。

三月，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以其子幽州左司马可举知留后，自求致仕。诏茂勋以左仆射致仕，以可举为卢龙留后。

三月，唐卢龙节度使李茂勋请求让他的儿子幽州左司马李可举为留后，自己请求退休。唐僖宗下诏给李茂勋以左仆射的官衔退休，并任命李可举为卢龙留后。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罢为太子太傅；以左仆射王铎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彦昭被唐僖宗罢，任太子太傅，又命左仆射王铎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诏遣使诣高骈求和而盗边不息，骈斩其使者。蛮之陷交趾也，虏安南经略判官杜骧妻李瑶。瑶，宗室之疏属也。蛮遣瑶还，递木夹以遗骈，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辞极骄慢。骈送瑶京师。甲辰，复牒南诏，数其负累圣恩德、暴犯边境、残贼欺诈之罪，安南、大渡覆败之状，折辱之。

南诏一面派遣使者至成都向高骈求和，一面又不断地侵盗边境，高骈于是将南诏使者斩首。南诏于唐懿宗咸通六年攻陷交趾时，曾虏获唐安南经略判官杜骧的妻子李瑶。李瑶是唐朝皇帝宗室远亲。于是南诏送李瑶回唐朝。让她给高骈传送一个木夹信件，信中称“督爽牒西川节度使”，其信言辞极其傲慢。高骈于是将李瑶送归京师。甲辰（二十六日），再向南诏送上一牒，历数南诏辜负唐朝的恩德，残暴地侵犯唐朝边境，以及其侵唐失败回国后欺诈的罪恶，还有蛮军在安南、大渡河惨遭失败的情状，以折煞羞辱南诏君臣。

原州刺史史怀操贪暴；夏，四月，军乱，逐之。

唐原州刺史史怀操贪鄙残暴；夏季，四月，原州发生军乱，史怀操被乱军驱逐。

赐宣武、感化节度、泗州防御使密诏，选精兵数百人于巡内游弈，防卫纲船，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

唐僖宗赐予宣武军节度使、感化军节度使、泗州防御使密诏，让他们在所部选出精兵数百人于其辖地巡游，防卫沿汴水向关中输运东南财赋的纲船，五天即要向朝廷上一奏状，汇报上供的钱米是否平安。

五月，昭王薨。

五月，唐宣宗之子昭王李去世。

以卢龙留后李可举为节度使。

朝廷任命卢龙留后李可举为卢龙节度使。

六月，抚王薨。

六月，唐顺宗之子抚王李去世。

雄州地震裂，水涌，坏州城及公私庐舍俱尽。

雄州发生地震，地表裂开，水喷涌而出，毁坏州城，使城内公私房屋全部毁坏。

秋，七月，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以讨王郢。

秋季，七月，朝廷任命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任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专门征讨王郢。

鄂王润薨。

唐宣宗之子鄂王李润去世。

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

朝廷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同平章事的官街。

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照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官，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宋威在沂州城下讨伐王仙芝，大破王仙芝军，王仙芝因兵败逃走。宋威上奏称王仙芝已死，请将诸道讨贼军遣还，自己回到青州；朝廷百官听说王仙芝已被宋威打死，都入朝向唐僖宗祝贺。过了三天，州、县上奏称王仙芝仍然生存，并且和原先一样攻剽州县。当时诸道兵刚开始休整，即又得到诏命被调发去追剿，士兵几经折腾，也都愤怒怨恨，一心想造反作乱。八月，王仙芝率军攻陷阳翟、郏城，唐僖宗下诏书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去发兵讨伐。崔安潜是崔慎由的弟弟。唐僖宗又命令昭义节度使曹翔率领步兵和骑兵五千人，加上义成兵守卫东都洛阳的宫殿。任命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据守东都洛阳。又下诏命令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兵、骑兵二千人守卫汝州、邓州的重要道路。王仙芝率军进逼汝州，唐僖宗又下诏命令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选拔步兵一千、骑兵五百据守陕州、潼关。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朝廷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任中书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乙亥朔（初一），出现日食。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丙子（初二），王仙芝攻陷汝州城，活捉唐汝州刺史王镣。王镣是王铎的叔伯堂兄弟。消息传来，东都洛阳人心震动，一片惊慌，士民携带家眷争先恐后地逃出城去。乙酉（十一日），颁下诏敕赦免王仙芝、尚君长的罪，给二人任以官爵，企图招降他们。王仙芝攻陷阳武，又转攻郑州，唐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率军屯驻于中牟县，领兵袭击王仙芝军，将其攻破并击退。冬季，十月，王仙芝向南攻打唐州、邓州。

西川节度使高骈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悉召县令庀徒赋役。吏受百钱以上皆死。蜀土疏恶，以甓之，环城十里内取土，皆铲丘垤平之，无得为坎以害耕种；役者不过十日而代，众乐其均，不费扑挞而功办。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

西川节度使高骈在成都修筑罗城，让和尚景仙进行设计规划，罗城周长二十五里，并将所辖县的县念悉数召来，让他们将各县的赋税尽行交来，并分派役夫，县吏受贿超过百钱以上者统统处死。蜀中土质疏松，于是先将土制成砖块，在环城十里内取土，取土后又挖丘将原取土处填平，不准破坏田地造成坑洼而损害农家耕种，各县赴役的农民不过十天就可轮换，所以赴役的农夫认为派役均平，都乐于接受，不用皮鞭督役而工效卓著。从八月癸丑（初九）开始筑城。到十一月戊子（十五日）工程就圆满完毕。

役之始作也，骈恐南诏扬声入寇，虽不敢决来，役者必惊扰，乃奏遣景仙托游行入南诏，说谕骠信使归附中国，乃许妻以公主，因与议二国礼仪，久之不决。骈又声言欲巡边，朝夕通烽火，至大渡河，而实不行，蛮中惴恐。由是讫于城成，边候无风尘之警。先是，西川将吏入南诏，骠信皆坐受其拜，骈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骠信果帅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罗城修筑开始，高骈恐怕南诏扬言入侵，虽然不一定敢真的闯来，但在心理上必定会造成役夫的惊慌，于是上奏朝廷派遣和尚景仙托言云游而入南诏之境，劝说南诏骠信归附中国，并且许以唐朝公主和亲，景仙与南诏骠信议论两国礼仪，各不相让，因此久议不能决。高骈又声言要巡视边境，自早至晚烽火通天，来到大渡河，却并不前行，南诏蛮人听说高骈率军南下，惶恐不安。于是一直到罗城筑完，边防哨所没有出现一点警报。先前，西川将吏去南诏，均无一例外地要向南诏骠信行跪拜礼，高骈却以南诏有崇尚佛教的风俗，特意派遣景仙前往，由于景仙是高僧大德，南诏骠信果然率国中大臣迎拜景仙，并相信景仙所说的话，采用景仙之策。

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王仙芝率军攻陷郢州、复州。

王郢因温州刺史鲁请降，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郢拥兵迁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镇使，朝廷不许，以郢为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其先所掠之财，并令给与。

王郢向唐温州刺史鲁请降，鲁屡次为王郢向朝廷上表论奏，唐僖宗于是下诏让王郢前往长安朝见。王郢拥兵拖延，半年未能入朝，并请求任望海镇使；朝廷不答应，任王郢官为右率府率，并且许王郢入朝可于左神策禁军中补给重要军职，王郢先前攻剽州县所掠夺的财物统统归他所有。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刺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十二月，王仙芝率军进攻申州、光州、庐州、寿州、舒州、通州等地。唐淮南节度使刘邺上奏朝廷要求增派军队。唐僖宗下诏命令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派精兵数千人往淮南救助刘邺。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毫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郑畋由于自己谋划讨平贼乱的策略得不到朝廷的采纳，借口有疾病而要求去职逊位，唐僖宗不予批准。于是郑畋又向僖宗上言：“自从宋威于沂州上奏告捷之后，王仙芝更加猖狂，攻陷屠杀五六个州，战乱造成疮痍数千里。招讨草贼使宋威已衰老并且多病，自从妄奏告捷以来，诸道军尤其对宋威不服，而今宋威滞留于毫州一带，根本没有向草贼进攻征讨的意思。招讨草贼副使曾元裕拥兵于蕲州、董州一带，更是一心想望风退缩。如果让草贼攻陷扬州，就会使江南地区脱离朝廷的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我以为崔安潜有过人的威望，张自勉是最骁勇雄壮的良将，宫苑使李是西平王李晟的孙子，治军严厉而勇猛。请求陛下能任命崔安潜为行营都统，李为招讨使，取代宋威，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取代曾元裕。“唐僖宗对郑畋的建议大都采纳。

青、沧军士戍安南，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瓒，宗闵之子也。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青州、沧州军远戍安南，归还原籍时，来到桂州，将桂州观察使李瓒驱逐。李瓒是李宗闵的儿子。朝廷为此任命右谏议大夫禹谟为桂州观察使。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帅之谋，强取两使印，擅补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诏禹谟并按之。禹谟，彻之子也。

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暴虐，李瓒对他曲意奉承，渐渐不能控制。桂管军有兵八百人，防御使只能统领一百人，其余全统属于监军；监军李维周又参预了驱逐观察使李瓒的阴谋，并强迫观察使和防御使交出使印，擅自补选下属知州官，抢夺昭州送于本道的送使钱。为此唐僖宗下诏命令张禹谟对此调查，对监军李维周作出处置。张禹谟是张彻的儿子。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奏尚君长弟让据查牙山，官军退保邓州。复光，玄价之养子也。

招讨副使、都监宦官杨光上奏朝廷，告尚君长之弟尚让率军占据查牙山，唐官军退保邓州。杨复光是宦官杨玄价的养子。

王仙芝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握，王锋知举时所擢进士也。王镣在贼中，为仙芝以书说。与仙芝约，敛兵不战，许为之奏官；镣亦说仙芝许以如约。乃开城延仙芝及黄巢辈三十余人入城，置酒，大陈货贿以赠之，表陈其状。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王铎固请，许之；乃以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蕲州授之。

王仙芝率军攻蕲州。蕲州刺史裴是王铎主掌科举考试时所选取的进士。王镣被俘后在贼军中，为王仙芝写书信劝说裴，于是裴与王仙芝约和，将军队收回不再进行争战，并答应为王仙芝向朝廷奏请求得一个官爵。王镣也劝说王仙芝准许裴的约和请求。于是裴大开蕲州城请王仙芝及黄巢等三十余人入城，置酒投宴，并摆出大量的宝货赠送给王仙芝等人，以表示其约和的城意。朝廷诸宰相大都以为不可，说：“先帝唐懿宗不赦宠勋之罪，当年就将庞勋诛除，今天王仙芝不过是一个小贼，其势力无法与庞勋相比，赦免他的罪而给予官爵，只能是更加助长奸贼的反叛气焰。”只有王铎坚持招降王仙芝，唐僖宗听信王铎之言，准许招降；于是任命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派遣宦官中使将委任状送到蕲州以授给王仙芝。

仙芝得之甚喜，镣、皆贺。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因殴仙芝，伤其首，其众喧噪不已。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大惊蕲州，城中之人，半驱半杀，焚其庐舍。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镣为贼所拘。贼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归去。

王仙芝得到委任状欢喜万分，王镣、裴均来祝贺。王仙芝等尚未退出蕲州，黄巢以朝廷给官没有自己的份，勃然大怒，对王仙芝说：“我与你曾共同立下誓言，要横行天下，今天你独自获得朝廷的官爵而要赴长安为禁军左军军官，让我们五千多弟兄怎么办？归于何处？”愤怒之余，黄巢竟殴打王仙芝，将王仙芝的头打伤，其余部众也喧闹不已。王仙芝畏惧士众的怒气，于是不接受唐廷的委任状，在蕲州大肆剽掠，蕲州城内的百姓，一半被驱出城外，一半被屠杀，居民的房屋被焚毁。唐蕲州刺史裴逃奔鄂州，宦官中使逃奔襄州，王镣被贼军拘留。于是贼军分兵行动，三千余人跟从王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随黄巢北上。

第二百五十三卷

唐纪六十九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四年（丁酉、877 ）

唐纪六十九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公元877 年）

春，正月，王郢诱鲁入舟中，执之，将士从者皆奔溃。朝廷闻之，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先征诸道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宣、泗二州兵，新旧合万五千余人，并受皓节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兴。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以讨之。

春季，正月，王郢将唐温州刺史鲁诱骗入他的船中，将鲁逮捕，随从鲁的将士全部逃奔溃散。朝廷得知情报，任命史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除先征发诸道兵以外，更调发忠武、宣武、感化三道兵和宣州、泗州二州兵，新旧合计调集军队一万五千余人，全部接受宋皓的节度。二月，王郢率军攻陷望海镇，剽掠明州，转而攻陷台州；台州刺史王葆退到唐兴拒守。唐僖宗下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调发水师乘船讨击王郢。

王仙芝陷鄂州。

王仙芝率军攻陷鄂州。

黄巢陷郓州，杀节度使薛崇。

黄巢率军攻陷郓州，杀死唐节度使薛崇。

南诏酋龙嗣立以来，为边患殆二十年，中国为之虚耗，而其国中亦疲弊，酋龙卒，谥曰景庄皇帝；子法立，改元贞明承智大同，国号鹤拓，亦号大封人。

南诏酋龙自嗣位为国王以来，为唐朝边患几乎达二十年，朝廷为抵御其侵犯致使府库虚耗，而南诏国中也由于连年战争而疲弊不堪。酋龙去世，其子法嗣立为国王，谥酋龙号为景庄皇帝，改其年号为贞明承智大同，国号为鹤拓，又号称大封人。

法好畋猎酣饮，委国事于大臣。闰月，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奏南诏遣西段宝等来请和，且言“诸道兵戍邕州岁久，馈饷之费，疲弊中国，请许其和，使赢瘵息肩。”诏许之。谠遣大将杜弘等赍书币，送宝还南诏，但留荆南、宣歙数军戍邕州，自余诸道兵什减其七。

南诏王法喜欢打猎和饮酒，将国政委交给大臣。闰二月，唐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上奏朝廷称南诏派遣西段宝来请和，并且宣称：“我诸道军队在邕州戍守多年，军队粮饷费用使得中原疲弊，请许与南诏约和，使病弱的人民得到喘息的机会。”唐僖宗下诏准许。于是辛谠派遣大将杜弘等人带着书信和钱物，送段宝回归南诏国，只留下荆南、宣歙等数支军队戍守邕州，其余诸道军队裁减十分之七。

王郢横行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于是郢党离散；郢收余众，东至明州，甬桥镇遏使刘巨容以筒箭射杀之，余党皆平。璩，之从曾孙也。

王郢乱军横行于浙西，镇海节度使裴琚调集军队严加守备，不与王郢军交战，而暗中招纳王郢党羽朱实投降，使王郢党徒六七千人散伙逃走，朱实又向裴琚输缴军用器械二十余万件，舟船、粟米布帛数量也很多。唐僖宗下诏敕任命朱实为金吾将军。于是王郢乱党大都离散；王郢收集余众，东窜至明州，被甬桥镇遏使刘巨容用筒箭射死，其余乱党全部平定。裴琚是裴的曾侄孙。

三月，黄巢陷沂州。

三月，黄巢率军攻陷沂州。

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壬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贼帅柳彦璋剽掠江西。

贼军首领柳彦璋率军剽掠江西地区。

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怀州司马。

陕州发生军乱，观察使崔碣被乱军驱逐；朝廷将崔碣贬为怀州司马。

黄巢与尚让合兵保查牙山。

黄巢与尚让合兵据守查牙山。

王月，甲子，以给事中杨损为峡虢观察使。损至官，诛首乱者。损，嗣复之子也。

五月，甲子（二十四日），朝廷任命给事中杨损为陕虢观察使。杨损到官上任，诛除乱军为首分子。杨损是杨嗣复的儿子。

初，桂管观察使李瓒失政，支使薛坚石屡规正之，瓒不能从。及瓒被逐，坚石摄留务，移牒邻道，禁遏乱兵，一方以安。诏擢坚石为国子博士。

起初，唐桂管观察使李瓒使政事败坏，观察支使薛坚石屡次向李瓒规劝指正，但李瓒不能听从。等到李瓒被乱军驱逐，薛坚石暂代留守职务，下府牒移达邻道，将乱兵遏制禁止，使一方得以安定。唐僖宗于是下诏提拔薛坚石为国子博士。

六月，柳彦璋袭江州，执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彦璋亦自附降状。敕以彦璋为监门将军，令散众赴京师；以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彦璋不从，以战舰百余固湓江为水寨，剽掠如故。

六月，贼军柳彦璋部袭击并攻陷江州，擒获唐江州刺史陶祥，于是让陶祥向朝廷上表，柳彦璋自己也附上一份乞降状子一同呈上。唐僖宗上诏敕任命柳彦璋为右监门将军，并命令柳彦璋将部众解散后奔赴京师做官；又下诏任命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柳彦璋接到诏敕后不肯答应，率领战船百余艘在湓江投立水寨，仍然和以前一样剽掠州县。

忠武都将李可戍边还，至州，迫胁主帅，索旧尔粮盐，留止四日，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节度使崔安潜悉按诛之。

忠武军都将李可封从戍边地还许州，路过州，胁迫其军队主帅，索取先前所欠粮食和盐，在州滞留四天，使州全境惊恐不安。秋季，七月，李可封等回到许州，节度使崔安潜将他们全部逮捕诛杀。

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庚申（二十一日），王仙芝、黄巢进攻宋州，唐平卢、宣武、忠武三道兵赶来与其交战，官军失利，贼军于是将宋威围困于宋州城内。甲寅（疑误），唐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忠武兵七千人来救宋州，斩杀贼军二千余人，解宋州之围，贼军逃走。

王铎、卢携欲使张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节度，郑畋以为威与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为所杀，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铎、携诉于上，求罢免；庚辰，畋请归川养疾；上皆不许。

宰相王铎和卢携企图让张自勉将所部兵接受宋威的节度，另一宰相郑畋认为宋威与张自勉之间已产生疑虑，并各怀愤恨，如果将张自勉归于宋威麾下，必为宋威杀害，所以不肯在奏状上署名。八月，辛未（初三），王铎、卢携在唐僖宗面前指诉郑畋，要求僖宗将郑畋宰相职罢免；庚辰（十二日），郑畋请求归川养病，唐僖宗对两方的请求均不予批准。

王仙芝陷安州。

王仙芝攻陷安州。

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加优给。

盐州发生军乱，刺史王承颜被乱军驱逐，唐僖宗令高品位宦官牛从往盐州抚慰劝谕，同时将王承颜贬为象州司户。王承颜与崔碣为官严正，都很有政绩，却因为过于严肃而为部下骄兵悍将驱逐，朝廷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们同暴致乱的地方官吏一样贬官，当时舆论深表痛惜。牛从自盐州回朝廷，盐州军人请牛从向朝廷奏请任命大将王宗诚为刺史，唐僖宗下诏让王宗诚入朝，盐州作乱的将士全都不加追究，反而给予优厚的禀给。

乙卯，王仙芝陷随州，执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五百骑赴之，仙芝转掠复、郢。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襄州，自申、蔡间道逃归；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遣人约还。

乙卯（九月十七日），王仙芝率军攻陷随州，活捉唐随州刺史崔休征。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遣自己的儿子率兵往救随州，被贼军打死。李福上奏朝廷请求援兵，朝廷派遣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骑兵五百赶赴随州。王仙芝转而攻掠复州、郢州。唐忠武军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军赴援襄州，却从小道自申州、蔡州逃归原籍。唐僖宗又下诏令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宣武节度使穆仁裕派人戒约张贯等将士，要他们还赴襄州救援。

冬，十月，宁节度使李侃奏遣兵讨王宗诚，斩之，余党悉平。

冬季，十月，宁节度使李侃上表奏称已派遣军队讨伐王宗诚，并将王宗诚斩首，其余乱党全部讨平。

郑畋与王锋、卢携争论用兵于上前，畋不胜，退，复上奏，以为：“自王仙芝扰，崔安潜首请会兵讨之，继发士卒，罄竭资粮；贼往来千里，涂炭诸州，独不敢犯其境。又以来道兵授张自勉，解宋州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今蒙尽以自勉所将七千兵令张贯将之，隶宋威。自勉独归许州，威复奏加诬毁。因功受辱，臣窃痛之。安潜出师，前后克捷非一，一旦强兵尽付他人，良将空还，若敌忽至，何以枝梧！臣请以忠武四千人授威，余三千人使自勉将之，守卫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潜愧耻。”时卢携不以为然，上不能决。畋复上言：“宋威期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朝野切齿，以为宜正军法。迹状如此，不应复典兵权，愿与内大臣参酌，早行罢黜。”不从。

宰相郑畋与王铎、卢携在唐僖宗面前争论如何用兵征讨王仙芝等，郑畋争论未获胜，退朝后再上表奏称：“自王仙芝开始起事以来，崔安潜最先奏请诸道会兵征过，按着就调发本道士卒，竭尽本道所有以供行征士卒的资粮，王仙芝贼众四处剽掠，往来千里，使诸州涂炭，而唯独不敢侵犯崔安潜所领地区。崔安潜又将本道兵授予张自勉指挥，使宋州之围得以解脱，江、淮的漕运得以流通，东南财赋不致输入贼寇之手。今天陛下又尽将张自勉所统率的七千兵交予张贯率领，隶属于宋威。而让张自勉独自归还许州，宋威又上奏诬毁张自勉。张自勉因立战功而受到诬辱，我深感痛心。崔安潜出师征讨王仙芝以来，前后胜利捷报不止一次，一旦将强兵全部交付于他人，良将空自回城，而强敌急然来进攻，又如何抵挡，作何交待！我请求将忠武军四千人授予宋威指挥，其余三千人让张自勉率领，守卫其本道，这样既不侵夺宋威的战功，又能使崔安潜史去耻辱和羞愧。”当时卢携对郑畋的奏言表示反对，唐僖宗不能作出裁决。郑畋又再次上言：“宋威欺骗朝廷，被王仙芝打败得不成样子。我又听说王仙芝曾七次上状请求投降，宋威都不上报朝廷，朝野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我认为应该将宋威按军法处置。宋威劣迹昭彰，不应该再让他典掌兵权，希望能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和左、右枢密使商量，尽早将败将宋威罢免。”唐僖宗没有听从。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惊。以京兆尹窦为河中宣尉制置使。

河中发生军乱，节度使刘侔被乱军驱逐，乱军纵兵四处烧杀剽掠，无人能禁。朝廷任命京兆尹窦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黄巢寇掠蕲、黄，曾元裕击破之，斩首四千级。巢遁去。

黄巢率军侵掠蕲州、黄州，曾元裕出兵击破黄巢军，斩首四千级。黄巢率军逃走。

十一月，已酉，以窦为河中节度使。

十一月，已酉（十二日），朝廷任命窦为河中节度使。

招讨副使、都监杨复光遣人说谕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长等请降于复光，宋威遣兵于道中劫取君长等。十二月，威奏与君长等战于颍州西南，生擒以献；复光奏君长等实降，非威所擒。招待御归仁绍等鞫之，意不能明；斩君长等于狗脊岭。

招讨副使、宦官都监杨复光派遣使者往王芝处劝谕，王仙芝派遣尚君长等为代表向杨复光请降，宋威企图邀功，派遣士兵于道路上将尚君长等人劫走。十二月，宋威向朝廷奏称与贼帅尚君长等在颖州西南战斗，生擒尚君长等献给朝廷；杨复光向朝廷奏称尚君长等人确实是来投降，并不是宋威于战阵中擒获。唐僖宗下诏命侍御使归仁绍等进行审查，居然无法查明真相；于是将尚君长等人斩于狗脊岭。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诏颍州刺吏张自勉将诸道兵击之。

黄巢率军攻陷匡城县，接着又攻陷濮州。唐僖宗下诏令颖州刺史张张自勉率诸道军队进击。

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之官，单舟入柳彦璋水寨，贼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斩彦璋，散其众。

唐江州刺史刘秉仁乘驿马上任，单独驾一小船来到柳彦璋水寨中，贼军出乎意料，一时不知所措，当即迎拜，刘秉仁乘机将柳彦璋斩首，将柳彦璋所部贼军解散。

王仙芝寇荆南。节度使杨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学进，不知兵，或告贼至，知温以为妄，不设备。时汉水浅狭，贼自贾堑渡。

王仙芝进犯荆南。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杨知至的兄长，以文章才学仕进，不知用兵，有人报告盗贼来到，杨知温以为是妄造遥言，不设戒备。当时正值汉水浅而河道较窄，贼军于是从贾堑渡过汉水。

五年（戊戌、878 ）

五年（戊戌，公元878 年）

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贺，贼已至城下，遂陷罗城。将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知温犹不出。将佐请知温出抚士卒，知温纱帽皂裘而行，将佐请知温擐甲以备流矢。知温见士卒拒战，犹赋诗示幕僚，遣使告急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福悉其众自将救之。时有沙陀五百在襄阳，福与之俱，至荆门，遇贼，沙陀纵骑奋击，破之。仙芝闻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

春季，正月，丁酉朔（初一），天下大雪，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正在接受将吏的新年祝贺，王仙芝率军已来到江陵城下，攻陷外围罗城。荆南将佐齐心协力将内城修治以拒守，至天黑，杨知温仍然没有出节度使府。将佐们请杨知温出来抚尉士兵，杨知温不着戎装，穿戴纱帽皮衣而出，于是将佐们又请杨知温披甲以防备暗箭流矢。杨知温见士兵们正在拒战，却仍然赋诗给幕僚们听，又派遣使者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告急，李福调集部下全部下马，亲自率领赶往赴救。当时有五百沙陀族士兵驻扎襄阳，李福与他们会合，行到荆门，与贼军遭遇，沙陀骑兵纵马横冲直撞，大破贼军。王仙芝得到消息，在江陵一带大肆烧杀抢掠一阵后离去。以前江陵城下有户三十余万，经这次杀掠，约有十分之三四的居民死去。

壬寅，招讨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于申州东，所杀万人，招降散遣者亦万人。敕以宋威久病，罢招讨使，还青州；以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丰勉为副使。

壬寅（初六），唐招讨副使曾元裕在申州以东大破王仙芝军，杀死万人，招降遣散的也有万人。唐僖宗下诏，以宋威生病许久为理由，罢免他招讨草贼使的职务，归还青州本镇。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

庚戌，以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

庚戌（十四日），唐僖宗任命西川节度使高骈为荆南节度使，并兼任盐铁转运使。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之子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蔚州。时河南盗贼蜂起，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谋曰：“今天下大乱，朝廷号令不复行于四方，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贵之秋也。吾属虽各拥兵众，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闻天下，其子勇冠诸军，若辅以举事，代北不足平也。”众以为然。君立，兴唐人；存璋，云州人；志勤，奉诚人也。

振武节度使李国昌的儿子李克用为沙陀副兵马使，戍守蔚州。这时，河南地区的盗贼纷纷起兵，云州沙陀兵马使李尽忠与牙将康君立、薛志勤、程怀信、李存璋等人谋划说：“当今天下大乱，唐朝廷的号令不再能行四方。这正是英雄树立功名、获取富贵的好时机。我们虽然各自都拥有兵众，但振武节度使李国昌功大官高，名闻于天下，他的儿子也勇冠诸军，如果我们辅佐他们来举事，平定代北是没有问题的。”众人都觉得有道理。康君立为兴唐人，李存璋是云州人，薛志勤是奉诚人。

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断，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尽忠遣君立潜诣蔚州说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机事已泄，缓则生变，何暇千里禀命乎！”于是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众且万人，屯于斗鸡台下。壬申，尽忠遣使送符印，请克用为防御留后。癸酉，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克用令军士而食之，以骑践其骸。甲戌，克用入府舍视事。令将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许。

恰值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任水陆发运使，当时代北地区一再饥荒，加上漕运不断，朝廷无法接济，段文楚于是经常减扣军士的衣粮；且用刑法稍严峻，使军士怨恨愤怒。李尽忠暗中派遣康君立往蔚州劝说李克用起兵，除掉段文楚而取代其大同防御使的职位。李克用回答：“我的父亲在振武，请等我禀告他后作决定。”康君立说：“今天机密已经泄漏，起事缓了恐怕发生变故，哪有时间往返千里禀告承命呢！”于是李尽忠连夜率领牙兵攻下牙城，将段文楚及其判官柳汉璋逮捕关押于监狱中，自己暂掌州事，并派遣人召李克用来主政。李克用率领他的部众赶往云州，一边行军一边招兵，二月，庚午（初四），到达云州城下，其部众已达万人，屯军于斗鸡台下。壬申（初六），李尽忠派遣使者向李克用送符印，请李克用任大同防御留后。癸酉（初七），李尽忠用刑具将段文楚等五人押送至斗鸡台下，李克用令士兵们用刀剐他们身上的肉吃，又用铁骑践踏他们剩下的骨骸。甲戌（初九），李克用入防御使府处理事务。并命将士们上表朝廷请求皇帝的正式任命；朝廷不予同意。

李国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御使；若克用违命，臣请帅本道兵讨之，终不爱一子以负国家。”朝廷方欲使国昌谕克用，会得其奏，乃以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诏国昌语克用，令迎候如常仪，除克用官，必令称惬。又以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李国昌上言：“请求朝廷速任命大同防御使；倘若李克用违抗朝廷命令，我请求率领本道兵马讨伐他，决不会因爱自己一个儿子而背负国家。”朝廷正想让李国昌去劝谕李克用，恰好得到他的奏状，于是唐僖宗任命司农卿支详为大同军宣慰使，并下诏命李国昌告诉李克用，要求李克用用平常的礼仪迎候支详，朝廷会给李克用官职，必定会使他满意。又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大同防御使。

贬杨知温为郴州司马。

朝廷下令将杨知温贬为郴州司马。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于黄梅，杀五万余人，追斩仙芝，传首，余党散去。

曾元裕上奏，称在黄梅大破王仙芝率领的贼军，杀五万余人，并追斩王仙芝，传首京师，王仙芝党羽大都散去。

黄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让帅仙芝余众归之，推巢为主，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署官属。巢袭陷沂州、濮州。既而屡为官军所败，乃遗天平节度使张杨书，请奏之。诏以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巢竟不至。

黄巢率军正围攻亳州不下，尚让率领王仙芝余众来归，合兵一处，众人共推黄巢为盟主，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年号为王霸，设置官职属僚。又领兵攻陷沂州、濮州。然后却屡次被唐朝官军打败，于是黄巢给唐天平节度使张杨一封求信降，请求代向朝廷上奏。唐僖宗得到奏文后下诏任命黄巢为右卫将军，命令黄巢率部众到郓州解除武装；黄巢没有从命，根本未去郓州。

加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赏救刑南之功也。

唐僖宗加给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同平章事的官号，以奖赏他援救刑南的战功。

三月，群盗陷朗州、岳州。曾元裕屯荆、襄，黄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张自勉充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攻卫南，遂攻叶、阳翟。诏发河阳兵千人赴东都，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卫宫阙；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并将三镇兵，仍听于东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孙也。又诏曾元裕将兵径还东都，发义成兵三千守辕、伊阙、河阴、武牢。

三月，一群盗贼攻陷朗州、岳州。曾元裕率唐军屯驻于荆州、襄州，黄巢率军自滑州攻略宋州、汴州，朝廷于是以招讨副使张自勉充任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黄巢率军进攻卫南县，接着进攻叶县、阳翟等县。唐僖宗下诏调发河阳兵一千人赶赴东都洛阳，与宣武、昭义兵二千人共同保卫宫阙；又任命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任东都应援防遏使，并且统帅河阳、宣武、昭义三镇军队，同时听任在东都招募二千兵员。刘景仁是刘昌的孙子。僖宗又下诏命曾元裕将兵直接归还东都，调发义成兵三千人守卫辕、伊阙、河阴、武牢。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陷洪州，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贼转掠湖南，别将曹师雄掠宣、润。诏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救宣、润。

王仙芝余党王重隐率部攻陷洪州，唐江西观察使高湘逃奔至湖口。贼军转而攻掠湖南，王重隐部别将曹师雄还攻掠了宣州、润州。朝廷命令曾元裕、杨复光率军队援救宣州、润州。

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

湖南发生军乱，都将高杰将观察使崔瑾驱逐。崔瑾是崔郾的儿子。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虔、吉、饶、信等州。

黄巢指挥贼军渡过长江，攻陷虔州、吉州、饶州、信州。

朝廷以李克用据云中，夏，四月，以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大同节度使，以为克用必无以拒也。

朝廷由于李克用占据着云中，于夏季四月任命前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振武节度使，又以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任大同节度使，认为这样处置李克用必定不会抵制。

诏以东都军储不足，贷商旅富人钱谷以供数月之费，仍赐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监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财助国稍多者赐之。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辞极哀切，诏不许。

唐僖宗下诏，以东都洛阳军粮储备不足，向商人富家借贷钱谷，以便能供数月的费用，于是赐予空名殿中待御史委任状五份，监察御史委任状十份，赐给能借出家财资助国家并出资稍多的人。但由于当时连年旱灾、蝗灾，以及盗贼充斥，农桑废坏大半，连租赋都难以足数，各家各户内藏虚竭，竟致没有人出来资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次上表自诉自己才能短浅，无法办理，言辞极为哀痛悲切，但唐僖宗不予批准。

曹师雄寇湖州，镇海节度史裴璩遣兵击破之。王重隐死，其将徐唐莒据洪州。

曹师雄进犯湖州，唐镇海节度使裴琚遣军队将其击破。王重隐死去，其部将徐唐莒占据洪州。

饶州将彭幼璋合义营兵克复饶州。

唐饶州将领彭幼璋会合自发组织起来抵抗王重隐的义营失，收复饶州。

南诏遣其酉望赵宗政来请和亲，无表，但令督爽牒中书，请为弟而不称臣。诏百僚议之，礼部侍郎崔澹等以为：“南诏骄僭无礼，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嗫卑辞诱致其使，若从其请，恐垂笑后代。”高骈闻之，上表与澹争辩，诏谕解之。澹，之子也。

南诏派遣其酉望赵宗政来唐朝，请求和亲，但没有上给唐朝皇帝的表文，却让其国中督爽官上牒文于中书门下，请求对唐朝皇帝称弟而不称臣。唐僖宗下诏请百官议论，礼部侍郎崔澹等人认为：“南诏王骄横僭越，实属无礼，西川节度使高骈不识大体，反倒因为一介和尚的主意，就卑辞诱来南诏国的使者，如果听从南诏的请求，恐怕要垂笑于后代。”高骈听到这番议论，上表朝廷与崔澹争辩，唐僖宗下诏劝谕高骈，解释此事。崔澹即崔的儿子。

王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砚堕地，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为兵部待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

五月，丙申朔（初一），宰相郑畋、卢携议论关于南诏蛮人的事，卢携主张与南诏和亲，郑畋却力争，认为不可和亲。卢携勃然大怒，拂衣而起，其衣袖挂起桌上的砚台堕于地上摔碎。唐僖宗闻知后，很不高兴地说：“大臣相骂，怎么能成为四海表率呢？”丁酉（初二），郑畋、卢携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豆卢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并均为同平章事。

时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贮钱自随，行施丐者，每出，褴褛盈路。有朝士以书规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盗充斥，相公宜举贤任能，纪纲庶务，捐不急之费，杜私谒之门，使万物各得其所，则家给人足，自无贫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当时宰相中有人喜好施舍，上朝时经常让随从用布袋装钱跟随，以向乞丐行施，宰相每次朝会出殿，衣着褴褛的乞丐充盈于道路。有的朝士上书规劝宰相说：“如今天下百姓疲弊，寇盗充斥于各地，相公们应该举贤任能，整顿纲纪，着力处置庶务，将不急用的费用捐献出来，杜绝私下拜竭你们的门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才能使各家各户富足自给，自然就没有贫困无活路的人，又何必这样施行小惠，而邀取虚名呢？”宰相们闻知后竟恼羞成怒。

邕州大将杜弘送段宝至南诏，逾年而还。甲辰，辛谠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使于南诏。

唐邕州大将杜弘将段宝护送到南诏，一年多后才回国。甲辰（十日），辛谠再遣摄巡官贾宏、大将左瑜、曹朗出使南诏。

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赴振武，至岚州而薨。

李国昌企图父子俩共同占据有两镇，得到唐僖宗令他任大同节度使的制书时，竟将诏制毁掉，并杀死监军，不接受卢简方来代替他振武节度使的职位，又与李克用合兵攻陷遮虏军，进而攻击宁武及岢岚军。卢简方于赴振武去上任的路上，至岚州时去世。

丁巳，河东节度使窦浣发民堑晋阳。已未，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至城北，队不发，求优赏。时府库空竭，浣遣马步都虞候邓虔往慰谕之，土团虔，庆舁其尸入府。浣与监军自出慰谕，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押牙田公锷给乱军钱布，众遂劫之以为都将，赴代州，浣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以浣为不才，六月，以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丁巳（十一日），为对付李国昌父子，唐河东节度使窦浣调发民夫至晋阳挖壕堑。已未（二十五日），任命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调发地方的土团千余人赴代州。土团行至晋阳城北，整顿好队伍后却不出发，向窦浣请求丰厚的赏赐。当时河东府库空竭，窦浣派遣马步都虞侯邓虔前往慰问劝谕，土团竟将邓虔活活剐死，用床将邓虔尸体抬入节度使府。窦浣只好与监军亲自出城向土团士卒宣谕慰问，每人给钱三百，布一端，才使土团安定下来。押牙官田公锷给乱军发放钱、布，士兵们将田公锷劫持，让他当都将，奔赴代州。窦浣又借商人五万缗钱以助军。而朝廷竟认为窦浣没有才干，六月，任命前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河东节度使。

王仙芝余党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党多郓人，乃徙骈为镇海节度使。

王仙芝的余党仍然在浙西一带剽掠，朝廷以荆南节度使高骈原先在天平军中时威名卓著，而王仙芝余党多为郓州人，于是将高骈移为镇海节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县，入忻州境。

沙陀军队焚烧唐林、崞县，入侵忻州地境。

秋，七月，曹翔至晋阳；已亥，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

秋季，七月，河东节度使曹翔来到晋阳；已亥（初五），将杀害邓虔的土团士卒十三人逮捕并诛杀。义武兵来至晋阳，不解衣甲，大喊大叫要求优厚的赏赐，曹翔斩其十将中的一员，于是安定下来。朝廷调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军队于晋阳会合，以抵御沙陀族军队。八月，戊寅（十五日），曹翔率军队援救忻州。沙陀族军队进攻岢岚军，将外围罗城攻陷，又于洪谷打败唐朝官军，晋阳将城门关闭拒守。

黄巢寇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拒之，败于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诸州。

黄巢进犯宣州，宣歙观察使王凝率兵抵抗，在南陵战败。黄巢攻宣州未能攻克，引兵转攻浙东，开辟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剽诸州。

九月，平卢军奏节度使宋威薨。

九月，平卢军奏报朝廷，称节度使宋威去世。

辛丑，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领平卢节度使。

辛丑（十日），朝廷以诸道行营招讨使曾元裕兼领平卢节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余人，乃溃。

壬寅（十一日）。河东节度使曹翔突然暴亡。丙午（十五日），昭义兵在晋阳大肆抢劫，坊市居民自己动手共同讨击，杀昭义军乱兵千余人，使乱军溃散。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罢为东都留守。以使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从谠，余庆之孙也。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蔚被罢为东都留守。唐僖宗又以吏部尚书郑从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是郑余庆的孙子。

以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户部尚书、判户部事李都为同平章事，兼任河中节度使。

冬，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冬季，十月，唐僖宗下诏命令诏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酉长赫连铎、白义诚、沙陀族酋长安庆、萨葛部酋长米海万，合兵于蔚州讨伐李国昌父子。十一月，岢岚军翻越城墙接应沙陀军。丁未（十六日），唐僖宗任命河东宣尉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军攻打石州，康戌（十九日），崔季康率兵往石州援救。

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走。

十二月，甲戌（十三日），黄巢攻陷福州，福州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

南诏使者赵宗政还其国。中书不答督爽牒，但作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书意，使安潜答之。

南诏的使者赵宗政归还本国。唐中书门下对南诏督爽的牒文不直接回答，而以西川节度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崔安潜以地方官的身份答复南诏。

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余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

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率军与李用率领的沙陀军在洪谷大战，唐河东、昭义二镇兵被打败，李钧战死。昭义兵退还至代州，士卒四处抢劫，几乎被代州百姓杀净，残余兵自鸦鸣谷归走上党。

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昌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盐官徐及、新城杜棱、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各为之都将，号杭州八都，昌为之长。其后宇卒，钱塘人成及代之。临安人钱以骁勇事昌，以功为石镜都知兵马使。

王郢之乱时，临安人董昌在本乡组织土团参与讨伐，并立有战功，被补为石镜镇将。这一年，曹师雄侵犯二浙地区，杭州府帅召募所属诸县乡兵各出千人征讨，董昌与钱塘县人刘孟安、阮结、富阳县人闻人宇、盐官县人徐及、新城县人杜棱、余杭县人凌文举、临平县人曹信等各率所部土团应征，任都将，号称杭州八都。后来闻人宇去世，钱塘人成及代领其军职。临安人钱跟随董昌，以骁勇著称，团立战功而升任石境都知兵马使。

六年（已亥、879 ）

六年（已亥，公元879 年）

春，正月，魏王佾薨。

春季，正月，唐懿宗之子魏王李佾去世。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彦，徐州人，师铎，冤句人；罕之，项城人也。

唐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部将张、梁缵分道围剿黄巢军，屡次将黄巢军击破。黄巢部下将领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等数十人投降高骈。黄巢于是率军向广南进军。秦彦是徐州人；毕师铎是冤句了；李罕之是项城人。

贾宏等未至南诏，相继卒于道中，从者死亦太半。时辛谠已病风痹，召摄巡官徐云虔，执其手曰：“谠已奏朝廷发使入南诏，而使者相继物故，奈何？吾子既仕则思徇国，能为此行乎？谠恨风痹不能拜耳。”因呜咽流涕。云虔曰：“士为知已死！明公见辟，恨无以报德，敢不承命！”谠喜，厚具资装而遣之。

贾宏等人未能到达南诏，而相继在道中去世，随从他们出使的人员也死了大半数。这时辛谠已得了风痹病，将部下摄巡官徐云虔召来，握着他的手说：“我已经向朝廷上奏请求派遣使者入南诏，但使者相继病死，怎么办？你既然入仕做官，就应该想着报效国家，是否能出使南诏？我痛恨自己患风痹不能拜你呀！”说完后即痛哭流泪。徐云虔回答说：“士为知已者死！既然明公能任用我，一直恨自己没有机会报告恩德，岂敢不尊承您的命令。”辛谠听后心里十分欢喜，给徐云虔准备丰厚的行装和钱物，作为使者出使南诏王国。

二月，丙寅，云虔至善阐夺，骠信见大使抗礼，受副使已下拜。已巳，骠信使慈双羽、杨宗就馆谓云虔曰：“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云虔曰：“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天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骠信待云虔甚厚，云虔留善阐十七日而还。骠信以木夹二授云虔，其一上中书门下，其一牒岭南西道，然犹未肯奉表称贡。

二月，丙寅（初六），徐云虔来到善阐城，南诏王国骠信见朝王朝的大使徐云虔不肯行礼，只好接受副使以下人员的跪拜。已巳（初九），骠信派慈双羽、杨宗到馆舍，对徐云虔说：“贵节度使府的牒文想使南诏骠信称臣，向唐朝奉表贡献方物；骠信已经派遣人自西川入唐廷，与唐朝皇帝约为兄弟，要不就约为舅甥。不管是兄弟还是舅甥，通书信或输钱币而已，哪有上表纳贡的道理？”徐云虔说：“骠信既然想称弟，或为甥，而骠信正是已故景庄王酋龙的儿子，景庄又岂能没有兄弟，他们是骠信的叔父辈，而现在骠信为君主，叔父辈对骠信也都要称臣，更何况弟和甥呢！况且骠信的先祖，是由大唐册立，才得以将六诏合而为一，唐朝皇帝对南诏有深恩厚德，虽然中间有些小的摩擦，但罪过都在于边境官吏。今天骠信想与唐朝重修旧好，怎么能违背祖宗的惯例呢？顺从祖先，可称为孝；服事大国，可称为义；平息战争，可称为仁；审正名分，可称为礼。这四项，都是最高的美德，难道不可勉力而行吗！”骠信于是待徐云虔以厚礼；徐云虔留居善阐城十七天才返回。南诏骠信将木二片交给徐云虔，一片是交中书门下的信，一片是给岭南西道的牒文，终于没有向唐朝廷奉表称臣纳贡。

辛未，河东军至静乐，士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辛未（十一日），河东军开到静乐，士卒作乱，将孔目官石裕等人杀死。壬申（十二日），节度使崔季康逃回到晋阳。甲戌，（十四日）乱军都头张锴、郭率领行营兵进攻东阳门，进入节度使府，杀崔季康。辛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任命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讨诛之。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去世，牙将崔君裕自任知州，被淄州刺史曹全发兵诛讨杀死。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夏季，四月，庚申朔（初一），出现日食。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不诘盗，蜀人怪之。安潜曰：“盗非所由通容则不能为。今穷核则应坐者众，搜捕则徒为烦扰。”甲子，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即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死复何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无一人之盗。

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到官上任不追究盗贼，蜀中人感奇怪。崔安潜说：“盗贼不是因为捕盗官吏的通容是无所作为的，如今要追究恐怕牵连很多人，进行大搜捕只能是徒劳烦扰。”甲子（初五），崔安潜拨出节度使府库钱一千五百缗，分别放置于成都蚕市、药市、七宝市等三市，在市上张榜，称：“有能告发并逮捕一个盗贼者，赏钱五百缗。盗贼不可能独自一个行窃，必定有同伙，若同伙告发，可以释免他的罪，和平常人一样领赏。”不久，就有人捕获盗贼来到官府的，盗贼不服，说：“你与我同伙为盗已十七年，脏物都是平分，你怎么敢逮捕我，即使到官府，你与我与一样要被处死。”崔安潜对盗贼说：“你既然知道我有榜，为何不将你的同伙逮捕送官府，如果你这样做，他就该处死，你就该受到奖赏了。现在你既然被他告发，还有什么话好说！”于是立即给捕贼的人赏钱，让盗贼看见，然后将盗贼押到市上剐死，并诛灭其一家。于是盗贼与他们的同伙互相猜疑，在成都无容身之地，不到第二天天亮，盗贼们就乘夜逃跑，西川境内没有一个盗贼。

安潜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将赍牒诣陈、许募壮士，与蜀人相杂，训练用之，得三千人，分为三军，亦戴黄帽，号黄实军。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选得千人，号神机弩营。蜀兵由是浸强。

崔安潜以蜀中士兵懦弱胆怯，上奏朝廷请奉牒文到陈州、许州招募壮士，与蜀人混合编排，经训练后作为军队，共得三千士兵，分成三军，每人头裁黄帽，号称黄头军。又上奉朝廷乞求派来洪州弓弩手，教蜀人用弓弩射丸的技术，又选得弓弩手一千人，号称神机弩营。蜀兵于是渐渐强悍起来。

凉王薨。

唐懿宗子凉王李去世。

上以群盗为忧，王铎曰：“臣为宰相之长，在朝不足分陛下之忧，请自督诸将讨之。”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唐僖宗因为群盗猖狂而十分忧虑。王铎说：“我为宰相之首，在朝廷不足以分担陛下的忧虑，请让我出朝督促诸将讨伐盗贼。”于是以王铎为试署司徒兼侍中，充当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

五月，辛卯，敕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出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五月，辛卯，（初二），唐僖宗下诏敕赐给河东军士银饷。河东牙将贺公雅部下的士卒起而作乱，焚烧并劫掠晋阳三城，并将孔目官王敬逮捕押送至马步司，河东节度使李侃与宦官监军亲自出来宣慰劝谕，在乱军逼迫下将王敬斩杀于牙门，乱事才平定。

泰宁节度使李系，晟之曾孙也，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面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泰宁节度使李系是李晟的曾孙，能说会道，而实际上无勇无谋，王铎以为他一家世代出良将，上奏请任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面南观察使，让他率领精兵五万加上土团屯于潭州，用以堵塞南岭以北的道路，以抗拒黄巢军的北进。

河东都虞候每夜密捕贺公雅部卒，族灭之。丁巳，余党近百人称“报冤将”，大掠三城，焚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家。节度使李侃下令，以军府不安，曲顺军情，收锴、，斩于牙门，并遂其家；以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锴、监刑，泣言于众曰：“所杀皆捕盗司密申，今日冤死，独无烈士相救乎！”于是军士复大噪，篡取锴、归都虞候司。寻下令，复其旧职，并召还其家；收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家，诛灭之。已示，以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斩斫使，将分兵捕报冤将，悉斩之，军城始定。

河东都虞候每夜秘密逮捕贺公雅所部曾参与作乱的士卒，抓到后即杀其全家族。丁巳（二十八日），乱军余党近百人自称“报冤将”，于晋阳三城大肆抢掠，焚烧马步都虞候张锴、府城都虞候郭的家。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不得安宁，曲意顺从乱军的愿望，竟下令将张锴、郭逮捕，于牙门斩首，并驱逐他们的家属；任命贺公雅为马步都虞候。张锴、郭监刑时，哭着对众人说：“我们只是奉命而行，所杀的人都是捕盗司所申报的名单，今日死得实在是兔枉，难道这里就没有英烈之士仗义相救吗？”军士们听后再次喧噪起来，将张锴、郭劫下刑场，送归都虞候衙门。不久李侃下令恢复二人旧职，并且召还他们的家属；将捕盗司元义宗等三十余人收捕，连同其全家一起诛杀。已示（三十日），又任命马步都教练使朱玫等为三城所斩斫使，率领士兵分头逮捕报冤将，将他们全部斩首，军城始得以安定下来。

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文，求天平节度使，二人为之奏闻；朝廷不许。巢复上表求广州节度使，上命大臣议之。左仆射于琮以为：“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亦不许，乃议别除官。六月，宰相请除巢府率，从之。

黄巢为唐浙东观察使崔、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投书，请求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崔和李迢为黄巢奏闻于朝廷；朝廷不准。黄巢再向朝廷上表乞求广州节度使的职位，唐僖宗命满朝大臣对此事讨论。左仆射于琮认为：“广州有市舶司，每年蕃船往来，聚集到大量宝货，这样重要的地方岂能让盗贼控制。”于是又不批准黄巢乞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而让大臣们议论给黄巢其他官职。六月，宰相们提出可任黄巢为率府率，唐僖宗表示同意。

河东节度使李侃以军府数有乱，称疾，请寻医。敕以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征侃诣京师。秋，八月，甲子，侃发晋阳。寻以东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

由于军府经常发生变乱，河东节度使李侃称病请求朝廷批准他寻医治疗。唐僖宗于是下诏任命代州刺史康传圭为河东行军司马，将李侃征还京师。秋季，八月，甲子（初七），李侃自晋出发赴京。不久，唐僖宗任命东都留守李蔚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河东节度使。

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铎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桂、昭、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镇海节度使高骈向朝廷上奏：“请任命暂代舒州刺史郎幼复为镇海军留后，守浙西，调遣都知兵马使张充兵五千到郴州据守险要，兵马留后王重任统兵八千于循州、潮州阻挡黄巢军，我亲自统领一万军队翻过大瘐岭直趋广州进攻黄巢，黄巢得知我来，必定要北逃，请朝廷命令王铎以所部军队三万人于梧州、桂州、昭州、永州等四州扼守险要。”唐僖宗不予批准。

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诟执政，急攻广州，即日陷之，执节度使李迢，转掠岭南州县。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怀，迢曰：“予代受国恩，亲戚满朝，腕可断，表不可草。”巢杀之。

九月，黄巢得到朝廷给予的率府率的的委任状，大怒，大骂当朝宰相，并率军急攻广州，当天即将广州攻陷，活捉广州节度使李迢，并挥师转掠岭南地区各州县。黄巢又让李迢草写表文向朝廷申述自己想当广州节度使的愿望，李迢回答说：“我世代蒙受国家的恩典，亲戚当官的布满朝廷，我宁愿被斩断手腕，决不为你草写表文。”黄巢将其杀死。

冬，十月，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节度使。宝，平州人也。

冬季，十月，唐僖宗任命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并充任盐铁转运使，而以泾原节度使周宝为镇海节度使；又任命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刘巨容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周宝是平州人。

黄巢在岭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劝之北还以图大事，巢从之。自桂州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历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系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系奔朗州。巢尽杀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让乘胜进逼江陵，众号五十万。时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满万人，王铎留其将刘汉宏守江陵，自帅众趣襄阳，云欲会刘巨容之师。铎既去，汉宏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后旬余，贼乃至。汉宏，兖州人也，帅其众北归为群盗。

黄巢军在岭南地区，士卒得瘴疫死者有十分之三四，黄巢的部下劝黄巢北还以图大事，黄巢表示赞同。于是自桂州编制大木筏数十个，乘洪水沿湘江顺流而下，穿过衡州、永州，癸未（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紧把城门不敢出来迎战，黄巢急攻一日，将城攻陷，李系逃奔朗州。黄巢将潭州戍兵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湘江顺流而下，以致死尸把江面都遮盖住了。尚让率军乘胜进逼江陵，号称五十万。当时诸道军队尚未集结，江陵官军兵不满万人，王铎留下部将刘汉宏据守江陵，自己率众赶往襄阳，宣称将要会合刘巨容所率军队。王铎既已离去，刘汉宏趁机对江陵大肆抢劫，几乎将江陵城烧了个干净。士民逃窜于山谷，值天降大雪，大批冻死于山野，使山上一片僵尸。十多天后，黄巢的军队才赶到。刘汉宏是兖州人，这时率领其部队向北逃亡成为群盗。

闰月，丁亥朔，河东节度使李蔚有疾，以供军副使邵权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权兵马留后。已丑，蔚薨。都虞侯张锴、郭署状绌邵，以少尹丁球知观察留后。

闰十月，丁亥朔（初一），唐河东节度使李蔚患疾病，让供军副使李邵暂时任观察留后，监军李奉皋暂时任兵马留后。己丑（初三），李蔚病逝。都虞侯张锴、郭签署奏状将李邵废黜，让少尹丁球任知观察留后。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王处存为义武节度使，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十一月，戊午（初三），朝廷任命定州已来制置使万年人王处存为义武军节度使，又任命河东行军司马、雁门关已来制置使康传圭为河东节度使。

黄巢北趣襄阳，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合兵屯荆门以拒之。贼至，巨容伏兵林中，全以轻骑逆战，阳不胜而走，贼追之，伏发，大破贼众，乘胜逐北，比至江陵，俘斩其什七八。巢与尚让收余众渡江东走。或劝巨容穷追，贼可尽也。巨容曰：“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众乃止。全渡江追贼，会朝廷以泰宁都将段彦谟代为招讨使，全亦止。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黄巢向北进攻襄阳，唐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淄州刺史曹全合兵，屯于荆门以抗拒黄巢。贼军赶到，刘巨容在林中埋下伏兵，曹全率轻骑迎战，假装不胜而走，贼军追赶，伏兵齐发，大破贼军，并乘胜追逐到江陵，俘虏和斩杀贼军十分之七八。黄巢与尚让收集余众渡过长江向东转移。有人劝刘巨容穷追不舍，可将贼军杀尽，但刘巨容却有不同看法，他说：“国家常说话不算数，有危急时就抚存将士，不惜赏官予人，事情平定下来时就将我们抛弃于一边，有的人甚至因功得罪；不如将残留下来，以为我辈取富贵的资本。”部众于是不再提追击黄巢之事。曹全率军渡过长江追赶贼军，恰好朝廷任命泰宁都将段彦谟代曹全为招讨使，于是曹全也停止了追击。贼军得以逃走，势力复振，进攻鄂州，将其外城攻陷，转而挥师掠夺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十五州之地，部众又发展到二十万人。

康传圭自代州赴晋阳，庚辰，至乌城驿；张锴、郭出迎，乱刀斫杀之，至府，又族其家。

康传圭自代州赶赴晋阳，庚辰（二十五日），来到乌城驿；河东都虞候张锴、郭出城来迎接，康传圭命部下用乱刀将二人砍杀。进入河东军府，又将二人家族全部诛灭。

十二月，以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

十二月，朝廷任命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闲职。

初，兵部尚书卢携尝荐高骈可为都统，至是，骈将张等屡破黄巢，乃复以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凡关东节度使，王铎、郑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起初，兵部尚书卢携曾举荐高骈可担任都统，至此，高骈部将张等屡次攻破黄巢，于是唐僖宗再任卢携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举凡关东诸镇的节度使，由王铎、郑畋所任命的多罢免改任。

是岁，桂阳贼陈彦谦隐郴州，杀刺史董岳。

这一年，桂阳贼帅陈彦谦攻陷郴州，将郴州刺史董岳杀死。

广明元年（庚子、880 ）

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 年）

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春季，正月，乙卯朔（初一），改年号为广明元年。

沙陀入雁门关，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万余人逼晋阳，辛亥，陷太谷。遣汝州防御使博昌诸葛爽帅东都防御兵救河东。

沙陀族军队侵入雁门关，进犯忻州、代州。二月，庚戌（二十六日），沙陀族军队二万余人进逼晋阳，辛亥（二十七日），攻陷太谷。朝廷派遣汝州防御使博昌人诸葛爽率领东都防御兵援救河东。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专事威刑，多复仇怨，强取富人财。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击沙陀于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战不利而还，传圭怒，斩弘轸。时沙陀已还代北，传圭遣都教练使张彦球将兵三千追之。壬戌，至百井，军变，还趣晋阳。传圭闭城拒之，乱兵自西明门入，杀传圭；监军周从寓自出慰谕，乃定，以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闻之，遣使宣慰曰：“所杀节度使，事出一时，各宜自安，勿复忧惧。”

河东节度使康传圭，对部下专用威刑，结下了许多仇怨，又强夺富人家财。康传圭派遣前遮虏军使苏弘轸讨击沙陀军于太谷，在秦城与沙陀军遭遇，作战失利后退兵。康传圭发怒，将苏弘轸斩首。这时沙陀军已退回代北，康传圭派遣都教练使张彦球率领三千军队追击。壬戌（三月初九），到来百井，军队发生变乱，回归晋阳。康传圭关闭城们将乱军拒于城外，乱兵自西明门进入，杀康传圭；监军周从寓亲自出来抚慰劝喻，才使局面平定下来，于是以张彦球为府城都虞候。朝廷得知情况，派遣使者宣慰说：“你们杀了节度使，事出于一时，大家各自安心，不要再忧惧了。”

左拾遗侯昌业以盗贼满关东，而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变异，社稷将危，上疏极谏。上大怒，召昌业至内侍省，赐死。

左拾遗侯昌业认为盗贼遍于潼关以东，而唐僖宗却不亲政事，一心游戏，对臣下赏赐没有节度，宦官田令孜专权，无视皇上，使天象发生变异，社稷将有危险，因而向唐僖宗上疏极谏。唐僖宗恼羞成怒，将侯昌业召至内侍省，赐他自尽。

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上笑而已。

唐僖宗好骑马射箭，舞剑弄槊，还喜爱阴阳算学，对音律、掷色子赌博也无不精妙；常玩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一只鹅赌五十缗钱。尤其是善于击马球，曾经对伎优石野猪说：“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的考试，必定考得状元。”石野猪回答说：“如果遇到尧、舜作礼部侍郎，恐怕陛下不免要被放逐。”唐僖宗听后大笑。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货财；敕借其半。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乃止。

度支官因国家国度不足，上奏请借富户及胡商的财产、货物。唐僖宗颁下诏数，令富户、胡商将一半财货借给国家。盐铁转运使高骈上言朝廷：“如今天下盗贼蜂起，起因都是由于饥寒交迫，只有富户、胡商没有造反了。”唐僖宗于是撤销借富户、胡商一半财产的诏令。

高骈奏改杨子院为发运使。

淮南节度使高骈上奏请求将杨州留后所居的扬子院改为发运使。

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将军陈敬为西川节度使。敬，许州人，田令孜之兄也。

三月，庚午（十七日），唐僖宗任命左金吾大将军陈敬为西川节度使。陈敬是许州人，为田令孜的兄长。

初，崔安潜镇许昌，令孜为敬求兵马使，安潜不许。敬因令孜得隶左神策军，数岁，累迁至大将军。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大计，奏以敬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上令四人击赌三川，敬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起初，崔安潜坐镇许昌，田令孜为陈敬向崔安潜求兵马使的官位，崔安潜没有许诺。陈敬又因田令孜得到左神策军的军籍，几年后，多次迁官作到大将军。田令孜看到潼关以东广大地区群盗势力日益壮大，暗中为日后逃入西蜀作准备，于是上奏请以陈敬及其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坐镇三川，唐僖宗命令四人以击来打睹，陈敬获得第一筹，僖宗即以陈敬为西川节度使，以取代崔安潜。

辛未，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死，河东兵益骄，故以宰相镇之，使自择参佐。从谠奏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前进士刘崇鲁为推官。时人谓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龟、崇鲁，政会之七世孙也。时承晋阳新乱之后，日有杀掠，从谠貌温而气劲，多谋而善断，将士欲为恶者，从谠辄先觉，诛之，奸轨惕息。为善者抚待无疑，如张彦球有方略，百井之变，非其本心，独推首乱者杀之，召彦球尉谕，悉以兵柄委之，军中由是遂安。彦球为从谠尽死力，卒获其用。

辛未（十八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从谠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河东节度使。康传圭既已死亡，河东兵更加骄横，所以任命宰相坐镇河东，并让郑从谠自己选择辅佐官。郑从谠上奏请以长安令王调为节度副使，前兵部员外郎、史馆修撰刘崇龟为节度判官，前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进士及第而尚未授官的刘崇鲁为推官。当时人将郑从谠这个班子称为小朝廷，指的是这个班子名士众多。刘崇龟和刘崇鲁是刘政会七世孙。当时正是晋阳新近发生军乱之后，每日都出现杀掠，郑从谠面貌温和而内气刚劲，多谋善断，有企图作恶的将士，郑从谠总是先有察觉，将他诛杀，使心术不正的人有所警惕。郑从谠对善良的人抚慰亲信不加怀疑，如张彦球很有方略，百井之变，不是他的本心，郑从谠只是将首谋作乱者查出处死，而将张彦球召来慰问劝谕，将全部兵权委交给他，军中于是逐渐得到安定。张彦球也为郑从谠竭尽死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淮南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等击黄巢屡捷，卢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骈乃传檄征天下兵，且广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万，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淮南节度使高骈派遣其部将张等人讨击黄巢军，屡次获得胜利，卢携于是上奏唐僖宗请以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于是传檄征发天下兵马，并且广为招募，得到淮南本土士兵和诸道军队士兵共七万人。势力的壮大使高骈威望大振，朝廷对他更深加倚重。

安南军乱，节度使曾衮出城避之，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归。

安南发生军乱，节度使曾衮逃出城外躲避乱军。诸道戍守邕管的士兵纷纷擅自返归原籍。

夏，四月，丁酉，以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琢，听之子也。

夏季，四月，丁酉（十四日），朝廷任命太仆卿李琢为蔚、朔等州招讨都统、行营节度使。李琢是李听的儿子。

张渡江击贼帅王重霸，降之；屡破黄巢军，巢退保饶州，别将常宏以其众数万降。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张渡过长江袭击贼军将帅王重霸，迫使王重霸投降；又屡次袭破黄巢军，于是黄巢退保饶州，其部下别将常宏率所部数万人降唐。张进攻饶州，将城攻克，黄巢又撤走。这时江、淮间诸官军屡有破贼报捷的奏文，几乎全不是实情，宰相以下百官得到虚假的捷报，都上表唐僖宗表示祝贺，朝廷便自觉安稳。

以李琢为蔚朔节度使，乃充都统。

朝廷任命李琢为蔚朔节度使，并仍旧充任都统。

以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又任命杨师立为东川节度使；牛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以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任命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

初，刘巨容既还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以忠武都将宋浩权知府事，泰宁都将段彦以兵守其城；诏以浩为荆南安抚使，彦耻居其下。浩禁军士翦伐街中槐柳，彦部卒犯冷，浩杖其背，彦怒，挟刃驰入，并其二子杀之。复光奏浩残酷，为众所诛；诏以彦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起初，刘巨容在大破黄巢后回到襄阳，荆南监军杨复光命令忠武都将暂时掌管府事，泰宁都将段彦率所部兵守荆南城；唐僖宗下诏任命宋浩为荆南安抚使，段彦感到居于宋浩之下是耻辱。宋浩禁止伐街中的槐柳树，段彦所部士卒违犯禁令，宋浩用刑杖打犯禁士兵的背，段彦极感愤怒，怀挟利刀驰入军府，杀宋浩及其两个儿子。杨复光上奏朝廷称宋浩残酷，被激愤的士众诛杀；于是唐僖宗下诏任命段彦为朗州刺史，又任命工部待郎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五月，丁巳（初四），朝廷任命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振武节度使。

刘汉宏之党浸盛，侵掠宋、兖；甲子，征东方诸道兵讨从。

刘汉宏的部众逐渐壮大，侵入宋州，兖州劫掠；甲子（十一日），朝廷征东方诸道兵讨伐刘汉宏。

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张急击之，巢以金，且致书请降于高骈，求保奏；骈欲诱致之，许为之求节。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皆至淮南，骈恐分其功，乃奏贼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贼知诸道兵已北渡淮，乃告绝于骈，且请战。骈怒，令击之，兵败，死，巢势复振。

黄巢军驻扎在信州，遇到传染病，士卒死了很多。张趁机急攻贼军，黄巢以黄金引诱张，并向高骈致书请降，请求高骈向朝廷保奏；高骈也想诱黄巢上钩，许诺愿为黄巢向朝廷求得节。当时昭义、感化、义武等军队都赶到淮南，高骈恐怕这些军队瓜分他的功劳。于是上奏朝廷说贼众不几日就当平定，不用麻烦诸道军队，请求将诸道军队全部遣归本镇。朝廷相信高骈，批准了他的奏请。黄巢刺探到唐诸道兵已经北渡淮河，于是与高骈绝交，并且出战。高骈得知后怒气冲天，命令张向黄巢军进攻，被杀得大败，张也战死，于是黄巢的势力复振。

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微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阁门出案，与将相同。

乙亥（二十二日），朝廷派宦官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了（二十三日），唐僖宗任宣微使李顺融为枢密使。对这些宦官的任命，都是由阁门出案降白麻，与朝官将相命官的手续相同。

西川节度使陈敬素微贱，报至蜀，蜀人皆惊，莫知为谁。有青城妖人乘其声势，帅其党诈称陈仆射，马步使瞿大夫觉其妄、执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诛之。六月，庚寅，敬至成都。

西川节度使陈敬向来很微贱，让他主管西蜀的消息传出，蜀中人士都感到惊讶，不知道陈敬是谁。有一个青城无名妖人借用这种声势，率领其徒伪称是陈仆射，马步使瞿大夫察觉其妖妄，将他逮捕，灌以狗血，他便服罪了，将他及其党羽全部诛死。六月，庚寅（初八），陈敬到达成都。

黄巢别将陷陵州、婺州。

黄巢别将攻陷睦州、婺州。

卢携病风不能行，谒告；己亥，始入对，敕勿拜，遣二黄门掖之。携内挟田令入，外倚高骈，上宠遇甚厚，由是专制朝政，高下在心。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决于亲吏杨温、李修，货赂公行。豆卢无他材，专附会携。崔沆时有启陈，常为所沮。

卢携得中风病不能行走，请假居于私宅养病；已亥（十七日），始上朝议政，唐僖宗令他不用下拜，派两个宦官扶掖着他视事。卢携在内挟恃着宦官田令孜的势力，在外倚靠高骈的军事力量，加上唐僖宗对他极为宠信，所以专制朝政，政事无论高下都出自他的主意。既已病倒，精神不好，政事由他的亲吏杨温、李修裁决，贿赂公然而行。宰相豆卢没有什么才能，专意附会卢携。另一宰相崔沆对政事时常有一些建议，常为卢携所阻遏。

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来降。琢时将兵万人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讨沙陀。李克用遣大将高文集守朔州，自将其众拒可举于雄武军。铎遣人说文集归国，文集执克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皆降于琢，开门迎官军。友金，克有之族父也。

庚子（十八日），李琢奏告朝廷，称有沙陀族二千人来降。李琢当时统率军队万人驻屯代州，与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吐谷浑都督赫连铎共同讨伐沙陀。李克用派遣大将高文集据守朔州，自己率军抗拒李可举于雄武军。赫连铎派遣人游说高文集归附国家，高文集逮捕李克用部将傅文达，与沙陀酋长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等人均投降于李琢，开城门迎接唐官军。李友金是李克用的族父。

庚戌，黄巢攻宜州，陷之。

庚戌（二十八日），黄巢军进攻宣州，将城攻陷。

刘汉宏南掠申、光。

刘汉宏向南攻掠申州、光州。

赵宗政之还南诏也，西川节度使崔安潜表以崔澹之说为是，且曰：“南诏小蛮，本云南一郡之地；今遣使与和，彼谓中国为怯，复求尚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议之。卢携、豆卢琢上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太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内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困为盗贼，致中原杞，皆蛮故也。前岁冬，蛮不为寇，由赵宗政示归。去岁冬，蛮不为寇，由徐云虔复命，蛮尚有觊望。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冬期且至，傥蛮寇侵轶，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报复，纵未得其称臣奉贡，且不使之怀怨益深，坚决犯边，则可矣。”乃作诏赐陈敬，许其和亲，不称臣，令敬录诏白，并移书与之，仍增赐金帛。以嗣曹王龟年为宗正少卿充使，以徐云虔为副使，别遣内使，共赍诣南诏。

赵宗政回到南诏时，当时的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上表朝廷，指出崔澹所说的对付南诏蛮人的政策是对的，并且声言：“南诏小蛮，本不过云南一郡之地；今天派遣使者与我朝约和，是他们以为中国怯弱，如果再来求公主，将以何种理由拒绝！”唐僖宗命令宰相就此事议论。卢携、豆卢说：“大中末年，府库充实。而自咸通年以来，南诏蛮军两次攻陷安南、邕管，一次侵入黔中，四次进犯西川，朝廷征兵运粮，天下百姓疲弊至极，已超过十五年，有大半租赋不能输入京师，度支、户部、盐铁三使和禁宫内库由此而空竭，战士由于荒蛮之地的瘴气瘟疫而死亡，百姓由于贫困无告而结伙为盗贼，以致中原地区只剩下榛子杞柳，这都是由于南诏蛮人的缘故。前年冬季，南诏蛮人没有侵犯唐境，是由于赵宗政尚未归国。去年冬季，南诏蛮人没有侵犯唐境，是由于徐云虔自南诏回朝复命，使南诏蛮人尚存有约和的企望。今天安南内城被叛乱的士卒占据，节度使曾衮率军围攻不能克，其余戍卒，大多已擅自归返原籍，邕管军辖下的外来诸道戍兵已减少一半。冬季就要来临，倘若南诏蛮军入寇侵犯，将如何对付！还不如暂且派遣使臣往南诏回报，即使不能使得南诏王向大唐皇帝称臣纳贡，也不会使他们对我大唐王朝怀抱更深的怨恨，而坚持要进犯我边境，若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也就可以了。”于是唐僖宗令作诏书赐予西川节度使陈敬，准许与南诏和亲，而不必强求其向唐朝称臣。命令陈敬抄录诏书，并将书派人送往南诏，又增赐黄金玉帛。任命嗣曹王李龟年为宗正少卿充当使臣，任命徐云虔为副使，另外还派遣宦官中使随同，一道带着书信前往南诏。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淮南将毕师铎言于高骈曰：“乾廷倚公为安危，今贼数十万众乘胜长驱，若涉无人之境，不据险要之地以击之，使逾长淮，不可复制，必为中原大患。”骈以诸道兵已散，张复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诸将严备，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称：“贼六十余万屯天长，去臣城无五十里。”先是，卢携谓“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谓骈不足恃者，然犹庶几望之。及骈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骇。诏书责骈散遣诸道兵，致贼乘无备渡江。骈上表言：“臣奏闻遣归，亦非自专。今臣竭力保卫一方，必能济办；但恐贼迤逦过准，宜急敕东道将士善为御备。”遂称风痹，不复出战。

秋季，七月，黄巢军从采石渡过长江，围攻天长、六合。兵势相当强大。淮南军将毕师铎向高骈进言：“朝廷把安危倚仗于您，如今贼众数十万乘胜长途驱进，有如进入无人之境，倘若不及时占据险要之地攻击贼军，让他们越过长淮，就再也没有办法制服他们了，必这要成为中原的大患。”高骈因诸道援军已遣散，张又战死，自己感到不能制止黄巢北进，畏惧之心加上懦怯使他不敢出兵，只是命令诸将严加戒备，采取自保策略而已，并且上表朝廷告急，声称：“黄巢贼六十余万众屯聚天长，距我城不到五十里。”先前，卢携声言：“高骈有文武大才，如果将兵柄全都委交于他，平定黄巢将不在话下。”朝野人士虽然有不少人说高骈不足以依恃，但犹对他抱有一线希望。当高骈的表文送达朝廷，使朝野上下一片失望，人情震恐。唐僖宗下诏谴责高骈妄自遣散诸道军，致使黄巢贼众乘唐军无备而渡过长江。高骈上表辩解说：“我上奏建议遣归诸道军队，不能算是自我专权。今天我竭尽全力保卫一方，必定是能办到的，只是恐怕贼众连绵曲折渡过淮河，应紧急命令东面诸道将士加强戒备，奋力抵御为是。”于是高骈宣称患风痹症，不再派兵与黄巢作战。

诏河南诸道发兵屯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屯汝州，以备黄巢。

唐僖宗下诏命令河南诸道调发军队驻扎在水，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驻扎在汝州，以防备黄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辛酉（九日），任命淄州刺史曹全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任东面副都统。

刘汉宏请降；戊辰，以为宿州刺史。

刘汉宏向唐朝廷请求投降；戊辰（十六日），朝廷任命刘汉宏为宿州刺史。

李克用自雄武军引兵还击高文集于朔州，李可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邀之于药儿岭，大破之，杀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皆死；又败之于雄武军之境，杀万人。李琢、赫连铎进攻蔚州；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诏以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兼侍中。

沙陀李克用自雄武军率领军队回朔州，还击背叛自己的高文集部，唐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派遣行军司马韩玄绍于药儿岭邀击，大破李克用军，杀死七千余人，李尽忠、程怀信也都被杀死，李克用军又在雄武军境内被打败，上万人被杀。李琢、赫连铎率军进攻蔚州，沙陀李国昌被击败，其部众全部溃散，只身与李克用及其宗族向北逃入鞑靼部落。唐僖宗下诏任命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吐谷浑人白义成为蔚州刺史；萨葛人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又加李可举官兼侍中。

达靼本羯之别部也，居于阴山。后数月，赫连铎阴赂达靼，使取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时与其豪帅游猎，置马鞭、木叶或悬针，射之无不中，豪帅心服。又置酒与饮，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愿效忠而不得。今闻黄巢北来，必为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与公辈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几何，谁能老死沙碛邪！”达靼知无留意，乃止。

鞑靼本是族的别部，居住阴山一带，以后数月，赫连铎暗中贿赂鞑靼，让他们捕送李国昌父子，李克用知道其中阴谋，经常与鞑靼豪帅出游巡猎，将马鞭、木叶或悬针放在远处当靶子，没有一次不中靶心，使鞑靼豪帅心服。又设酒宴与鞑靼豪帅对饮，喝到兴头上，李克用说：“我得罪了大唐天子，愿为唐效忠而没有门路，如今听说黄巢大军北进，必定成为中原的大患，一旦大唐天子要赦免我的罪过，就将会同你们一起南下，共立大功，不是也很痛快吗！人生并不长久，谁愿意老死于沙碛之中！”鞑靼听说这些话后，知道李克用并无留在鞑靼的意思，于是不再接受赫连铎的贿赂以谋害李克用等。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节度使崔安潜为太子宾客、分司。

八月，甲午（十三日），朝廷任命前川节度使崔安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充闲职。

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

九月，东都上表奏告朝廷：“汝州所招募的军队李光庭百人从代州还朝，路过东都时，烧安喜门进入洛阳坊市，在坊市大肆焚烧抢劫，由长夏门出走。”

黄巢众号十五万，曹全以其众六千与之战，颇有杀获；以众寡不敌，退屯泗上，以俟诸军至，并力击之；而高骈竟不之救，贼遂击全，破之。

曹巢军号称十五万，唐将曹全率所部兵六千人与黄巢军接战，杀获不少人，但由于寡不敌众，退兵屯于泗州，以等待诸道援军的到来，并合力围剿；但高骈居然不出兵救援，黄巢派兵攻击曹全军，将其击败。

徐州遣兵三千赴水，过许昌。徐卒素名凶悖，节度使薛能，自谓前镇彭城，有恩信于徐人，馆之球场。及暮，徐卒大噪，能登子城楼问之，地以供备疏阙，慰劳久之，方定；许人大惧。时忠武亦遣大将周岌诣水，行未远，闻之，夜，引兵还，比明，入城，袭击徐卒，尽杀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将奔襄阳，乱兵迫杀之，并其家。岌自称留后。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为岌所袭，引兵还兖州，诸道屯水者皆散。黄巢遂悉众渡淮，所过不虏掠，惟取丁壮以益兵。

徐州派遣三千兵赴水，经过许昌。徐州士卒一惯有凶狠的名声。节度使薛能自称以前曾镇守彭城，对徐州人有恩信，于是将士兵安排在场宿营。至入夜之时，徐州士卒大声喧噪，薛能登上内城楼问讯，徐州士卒回答说宿地设备太差，供应缺少，薛能慰劳许久，众情才安定。许州人闻知后惊恐万状。当时忠武军也派遣大将周岌率兵往水，未走多远，闻知城中徐州士卒闹事，引兵还，到第二天天亮，忠武军入许州城袭击徐州军队，将徐州兵全部杀死；又怨薛能待徐州兵卒太厚，将薛能驱逐。薛能将要逃奔襄阳，乱兵将他追杀，并杀其全家。于是周岌自称留后。唐汝、郑把截制置使齐克让恐怕遭到周岌袭击，带着军队归还兖州，屯于水的诸道军队也全部散去。黄巢于是乘机率全部军队渡过淮河，所过之处不虏不掠，只是收纳丁壮以扩充兵员。

先是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之。师泰见朝廷多故，使军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复以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以爽为夏绥节度使。

先前，唐僖宗征振武节度使吴师泰为左金吾大将军，以诸葛爽代吴师泰任振武军节度使。吴师泰看到唐朝朝廷多有变故，私下让军民上表请留自己。冬季，十月，理任吴师泰为振武节度使，任诸葛爽为夏绥节度使。

黄巢陷申州，遂入颍、宋、徐、兖之境，所至吏民逃溃。

黄巢率军攻陷申州，于是进入颍州、宋州、徐州、兖州境内，所到之处，吏民均逃跑溃散。

群盗陷澧州，杀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镇举进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询辟之。贼至，城陷，镇走，问人曰：“使君免乎？”曰：“贼执之矣。”镇曰：“吾爱知若此，去将何之！”遂还诣贼，竟与同死。

一群盗贼攻陷澧州，将刺史李询、判官皇甫镇杀死。皇甫镇参加科举进士科考试达二十三次，都未中举，被李询召辟入幕府。黄巢军攻陷州城，皇甫镇逃出城，向出城者询问：“李使君得出城否？”有人告诉说：“刺史李询已被贼捉住。”皇甫镇说：“我受李询知遇大恩，出城又能往何处去！”于是回到城中，竟与李询同死。

第二百五十四卷

唐纪七十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广明元年（庚子、880 ）

唐纪七十唐僖宗广明元年（庚子、公元880 年）

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荣作乱，剽掠坊市俱空。

十一月，唐河中都虞侯王重荣兴兵作乱，四乱抢劫，河中坊市被抢夺一空。

宿州刺史刘汉宏怨朝廷赏薄，甲寅，以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唐宿州刺史刘汉宏抱怨朝廷给他的赏赐太轻薄，甲寅（初四），朝廷任命刘汉宏为浙东观察使。

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唐僖宗下诏。令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将所率本道军队授予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让他们率领南下攻讨黄巢。乙卯（初五），任命代北都统李琢为河阳节度使。

初，黄巢将渡淮，豆卢请以天平节授巢，俟其到镇讨之。卢携曰：“盗贼无厌，虽与之节，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发诸道兵扼泗州，汴州节度使为都统，贼既前不能入关，必还掠淮、浙，偷生海渚耳！”从之。戏而淮北相继告刀，携称疾不出，京师大恐。庚申，东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起初，黄巢将军要率领军队北渡淮河，唐宰相豆卢请求唐僖宗将天平节度使的节授予黄巢，待黄巢到镇上任时，再行攻讨。宰相卢携说：“盗贼们都是贪得无厌，虽然给黄巢节，也未必能制止他四处剽掠，不如赶快调发诸道军队扼守泗州，任命汴州节度使为都统，率大军阴击黄巢贼众。黄巢既往前不能进入关中，必定转而攻掠淮、浙一带，逃至大海中去偷生！”唐僖宗听后表示同意。谁知不久淮北诸州相继来使告急，卢携知道情势不妙，于是宣称有疾病，而不再上朝议政，京师长安上下一片恐慌。庚申（十日），东都送来奏状，声称黄巢已攻入汝州境内。

辛酉，以王重荣权知河中留后，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

辛酉（十一日），朝廷命王重荣暂时充任河中镇留后，而以河中节度使、同平章事李都为太子少傅，召回京师。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上召宰相议之。豆卢、崔沆请发关内诸镇及两神策军守潼关。壬戍，日南至。上开延英，对宰相泣下。观军容使田令孜奏：“请选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守潼关，臣自为都指挥制置把截使。”上曰：“侍卫将士，不习征战，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禄山构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流曰：“禄山众才五万，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卢曰：“哥舒翰以十五万众不守潼关，今黄巢众六十万，而潼关又无哥舒之兵。若令孜为社稷计，三川帅臣皆令孜腹心，比于玄宗则有备矣。”上不怿，谓令孜曰：“卿且为朕发兵守潼关。”是日，上幸左神策军，亲阅将士。令孜荐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军兵马使赵珂。上召见三人，以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珂为句当寨使，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

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向朝廷奏称：黄巢已自称天补大将军，并写牒文转送给唐诸镇军，宣称：“你们应各自据守自己的城垒，不要阻犯我军的兵锋！我将亲率大军攻入东都，接着攻入京师，向朝廷问罪，与你们没有关系。”唐僖宗将宰相们召到内殿商议对策。豆卢、崔沆建议调发在关内的诸藩镇军及左、右神策军去拒守潼关。壬戍（十二日），冬至，唐僖宗开延英殿最高决策会议，由于找不到御敌良策，竟对着宰相们流泪。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奏称：“请皇上选左、右神策军中的弓弩手去守潼关，我亲自任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前去拒敌。”唐僖宗回答说：“禁军侍卫将士，久不习征战，恐怕未必能派上用场。”田令孜说：“过去安禄山判乱时，玄宗去四川避难。”崔沆说：“过去安禄山部众只有五万人，无法和黄巢相比。”豆卢说：“先前哥舒翰率领十五万大军尚不能把守潼关，今天黄巢贼众有六十万，而潼关又没有象哥舒翰当年那样强大的军队。如果说田令孜真为大唐社稷考虑的话，蜀中三川帅臣陈敬、杨师立、牛勖倒都是田令孜的心腹，可以往西川躲避，这比起唐玄宗时的情况来，当然可以说是有备无患了。”唐僖宗听后很不高兴，对田令孜说：“请你且为朕调发军队，去潼关拒守。”这一天，唐僖宗来到左神策军军营，亲自视察将士。田令孜又向唐僖宗推荐左神策军马军将军张承范、右神策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左神策军兵马使赵珂。唐僖宗于是召见三人，任命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王师会为制置关塞粮料使，赵珂为勾当寨栅使，并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飞龙使杨复恭被任命为副使。

癸亥，齐克让奏：“黄巢已入东都境，臣收军退保潼关，于关外置寨。将士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王人，冻馁交逼，兵械弊，各思乡闾，恐一旦溃去，乞早遣资粮及援军。”上命选两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以赴之。

癸亥（十三日），齐克让向朝廷上奏：“黄巢贼众已进入东都，我收集散兵退到潼关继续进行抵抗，驻扎在潼关之外设置营寨。我部战士经过多次战斗，缺乏战备物质已经很久，关东州县残破不堪，人烟几乎继绝，东西南北四方不见大唐朝廷管辖下的人。官军饥寒交迫，兵械军器又钝又劣，士兵们各自思念故乡闾里，恐怕很容易溃散，乞请朝廷尽早运送资粮和援军。”唐僖宗命令选拔左、右神策军弓弩手共得二千八百人，令张承范等将率领以赴潼关。

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竭；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允章，之曾孙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数千以补两军。

丁卯（十七日），黄巢军攻陷东都，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领百官迎拜；黄巢大军入城，对城中百姓劳问而已，坊里和平常一样，人民生活正常。刘允章是刘的曾孙。田令孜上奏请召募长安坊市居民数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

辛未，陕州奏东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将左、右军东讨。是日，贼陷虢州。

辛未（二十一日），陕州地方官向朝廷上奏，告东都已陷落。壬申（二十二日），唐僖宗任命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州都统，率领左、右神策军出发东讨黄巢。这一天，黄巢军攻陷虢州。

以神策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朝廷任命神策军将领罗元杲为河阳节度使。

以周岌为忠武节度使。初，薛能遣牙将上蔡秦宗权调发至蔡州，闻许州乱，托云赴难，选募蔡兵，遂逐刺史，据其城。及周岌为节度使，即以宗权为蔡州刺史。

又任命周岌为忠武军节度使。起初，薛能派遣其牙将上蔡人秦宗权调发军队到蔡州，闻知许州发生军乱，托言赴难，选募蔡州人为兵，于是驱逐蔡州刺史，占据蔡州城。这时周岌为忠武军节度使，当即任命秦宗权为蔡州刺史。

乙亥，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禀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门楼临遣之。承范进言：“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余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甲为继援。”上曰：“卿辈第行，兵寻至矣！”丁丑，承范等至华州。会刺史裴虔馀徙宣歙观察使，军民皆逃入华山，城中索然，州库唯尘埃鼠迹，赖仓中犹有米千余斛，军士裹三日粮而行。

乙亥（二十五日），张承范等率领神策军弓弩手自京师出发，神策军士兵都是长安富家子弟，贿赂宦官而挂名于军籍，以获得优厚的赐给，但这些人平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骑着快马疾驰，凭借宦官的势力气焰嚣张，却从未参加过战阵；听说要上前线，父子相聚抱头大哭，许多人用金帛雇佣居住在病坊的贫苦人代行，这些人往往不能操持兵器。这一天，唐僖宗登上章信门楼遣送征人出发，张承范向唐僖宗进言：“听说黄巢拥兵数十万，战鼓咚咚向西涌来，齐克让仅率领饥饿不堪的士卒万人在潼关外拒敌，今天又派遣我率二千余军队驻屯于潼关上，也没有听到为我们调拨粮饷的议论，就这样让我们去抗拒强敌，实在令我寒心。希望陛下调集诸道精兵尽早我们的后援。”唐僖宗回答说：“你们先行一步，随后援兵将至！”丁丑（二十七日），将承范等率军赶到华州。正值华州刺史裴虔馀迁任宣歙观察使，军民全都逃入华山，城中空荡荡的，州库只剩下尘埃鼠迹，幸运的是粮仓中仍有米千余斛，军士们带上三天的粮食再上征程。

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天，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卒莫有斗志。是日，黄巢前锋军抵关下，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克让与战，贼小却，俄而巢至，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克让力战，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饥甚，遂喧噪，烧营而溃，克让走入关。关左有谷，平日禁人往来，以榷征税，谓之“禁坑”。贼至仓猝，官军忘守之，溃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水寿藤茂密如织，一夕践为坦途。承范尽散其辎囊以给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称：“臣离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二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坑。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或闻陛下已议西巡，苟銮舆一动，由上下土崩。臣敢以犹生之躯奋冒死之语，愿与近密及宰臣熟议，急征兵以救关防，则高祖、太宗之业庶几犹可扶持，使黄巢继安禄山之亡，微臣胜哥舒翰之死！”

十二有，庚辰朔（初一），张承范等率军赶到潼关，在青草茂密处搜得村民一百来人，即让他们为役运石汲水，作守城的准备。这时张承范军与齐克让军都已绝粮，士卒个个都没有斗志。这一天，黄巢军的前锋进抵潼关城下，白旗遍布山野，一望无际，齐克让率军出战，黄巢军小败，接着黄巢率大军赶到，全军大声呐喊，声音震撼黄河、华山。齐克让备力拼战，自午时至酉时才停战，这时士卒已饿极了，于是呼喊喧闹着把营寨烧毁，溃散而去，齐克让也走入潼关。潼关边有山谷，平时禁止人在谷中往来，以便榷征商税，人们称此谷为“禁坑”。黄巢大军来得仓促，官军猝不及防，溃兵自山谷而入禁坑，里面灌木长藤茂密犹如蜘蛛网，一夕之间踏成一条平坦的大道。张承范将辎重和私囊全部散发给士卒，派人上表朝廷告急，表称：“我率军离京六天，士卒没有增加一人，军饷更连影也未见到。到潼关之日，黄巢巨寇已来关下，我以二千余人抗拒六十万敌众，在关外的齐克让军因饥饿而溃散，踏开禁坑。我如果将潼关失守，就是处以投身油锅的极刑也心甘情愿；但是朝廷宰相谋臣，羞愧之颜又寄托于何处！听人说陛下已经议论要西巡至蜀中，而如果陛下的金銮轿子一动，恐怕朝廷上下将士崩瓦解。我敢在战死之前，以尚存一刻的身躯，大胆说几冒死话，希望陛下与亲近宦官及宰相大臣深思熟虑，紧急征兵来救援潼关的关防，如果潼关能守，我大唐高祖、太宗创立的基业或许还可以扶持，使黄巢步安禄山的后尘遭到灭亡，而微臣我战死了也比哥舒翰要强！”

辛巳，贼急攻潼关，承范悉力拒之，自寅及申，关上矢尽，投石以击之。关外有天堑，贼驱民千余人入其中，掘土填之，须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纵火焚关楼俱尽。承范分兵八百人，使王师会守禁坑，比至，贼已入矣。壬午旦，贼夹攻潼关，关上兵皆溃，师会自杀，承范变服帅余众脱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继至，承范曰：“汝来晚矣！”博野、凤翔军还至渭桥，见所募新军衣裘温鲜，怒曰：“此辈何功而然，我曹反冻馁！”遂掠之，更为贼乡导，以趣长安。

辛巳（初二），黄巢军猛攻潼关，张承范竭尽全力进行抵抗，自寅时到申时，关上官军弓箭已无矢可射，于是用石头投向黄巢军，潼关外有壕沟，黄巢军驱赶平民千余人来壕中，掘土将壕沟填上，不一会儿，即将壕沟填平。于是，黄巢军渡过壕沟。入夜，纵火将关楼全部焚烧干净。张承范于是分八百士兵，交王师会，令他拒守禁坑，当王师会率军赶到禁坑时，黄巢军已经通过。壬午（初三）早晨，黄巢军夹攻潼关，关上唐守军全部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身穿便服率领残余士兵逃脱回到长安，行至野狐泉，遇到相继到来的奉天援兵二千人，张承范对他们说：“你们来晚了！”于是退还。博野镇和凤翔镇的军队退至渭桥，见田令孜所召募的新军穿着新衣皮裘，十分愤怒，说：“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样好的衣，我们殊死拼战反倒受冻挨饿！”于是抢劫新军，并为黄巢军作向导，往长安进发。

贼之攻潼关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廪称疾，请休官，贬贺州司户。

黄巢军进攻潼关时，朝廷任命前京兆尹萧廪为东道转运粮料使。萧廪不敢当，称病请求退休，结果被贬为贺州司户。

黄巢入华州，留其将乔钤守之。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于贼。癸未，制以巢为天平节度使。

黄巢率军攻入华州，留部将乔钤据守。唐河中留后王重荣向黄巢请降。癸未（初四），唐僖宗颁下诏制，给予黄巢天平节度使的官职。

甲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尚收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以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田令孜闻黄巢已入关，恐天子责己，乃归罪于携而贬之，荐徽、澈为相。是夕，携饮药死。澈，休之从子也。

甲申（初五），唐僖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王徽为户部侍郎，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裴澈为工部侍郎，二人都为同平章事。贬宰相卢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田令孜听说黄巢率大军已进入关中，恐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归罪于卢携，而将他贬官，荐举王徽、裴澈为宰相。这天傍晚，卢携喝毒药自杀身亡。裴澈是裴休的侄子。

百官退朝，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令孜帅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门出，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车驾既去，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盗金帛。

百官退出朝堂，听说乱兵已入长安城，分路躲藏。田令孜率领神策军士兵五百人护卫着唐僖宗自金光门出城，只有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四王及几个妃嫔随銮驾而去，百官竟无人知晓，不知皇帝去向。唐僖宗昼夜不停地奔驰，随从安员大多跟不上。唐僖宗的车驾既已远去，长安城中的军士及坊市百姓争先恐后地闯入皇家府库盗取金帛。

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巢馆于田令孜第，其徒为盗久，不胜富，见贫者，往往施与之。居数日，各出大掠，梦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临近傍晚时，黄巢部下前锋将柴存进入长安城，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数十人往霸上迎接黄巢。黄巢坐着用黄金装饰的轿子，其部下全都披着头发，穿着红丝锦绣衣裳，手持兵器跟从着，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大军延绵千里络绎不绝。长安居民夹道聚观，尚让挨个向士民们宣谕说：“我黄王起兵，本为了百姓！不象唐朝李氏皇帝不爱你们，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恐慌。”黄巢住宿于田令孜的家，其部下将士为盗贼既久，极为富有，看到贫穷的人，往往施舍财物。但居住几天以后，又各自出来大肆抢动劫，梦烧坊市，到处杀人，使死尸满街，黄巢无法禁上。黄巢部下尤其憎恨唐朝官吏，凡抓获到的全部杀死。

上趣骆谷，凤翔节度史郑畋谒上于道次，请车驾留凤翔。上曰：“朕不欲密逊巨寇，且幸兴元，征兵以图收复。卿东捍贼锋，西抚诸蕃，纠合邻道，勉建大勋。”畋曰：“道路梗涩，奏报难通，请得便宜从事。”许之。戊子，上至婿水，诏未勖、杨师立、陈敬，谕以京城不守，且幸兴元，若贼势犹盛，将幸成都，宜豫为备拟。

唐僖宗向骆谷奔逃，凤翔节度使郑畋于道旁拜谒，请求唐僖宗的车驾留在凤翔。唐僖宗对郑畋说：“朕不愿距强大的贼寇太近，暂且到兴元，征发天下兵以图收复京师。你留在这里东拒贼军的兵锋，西向招抚诸蕃族，纠合邻道的军队，尽最大努力建立丰功伟业。”郑畋回奏说：“这一带道路堵塞，有事向陛下上奏报告难以通达，请求给我便宜从事的权力。”唐僖宗当即表示同意。戊子（初九），唐僖宗奔至婿水，颁下诏书给牛勖、杨师立、陈敬，告谕京城已为黄巢贼寇攻陷，皇帝车驾暂时留居兴元，如果黄巢贼军势力仍然强盛，车驾将行幸成都，请他们预先作好迎驾的准备。

庚寅，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画皂缯为衮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登丹凤楼，下赦书；国号大齐，改元金统。谓广明之号，去唐下体而著黄家日月，以为己符瑞。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为皇后。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之子也，时罢浙东观察使，在长安，巢得而相之。

庚寅（十一日），黄巢将留在长安的唐朝宗室全部杀光，一个不剩。在黑色丝织物上作画，辛卯（十二日），黄巢始入居禁宫。壬辰（十三日），黄巢称帝，在含元殿即皇帝位，作天子礼服，敲响数百只战鼓替代金石音乐，作为登基之礼。黄巢登上丹凤楼，颁下赦书：定国号为大齐，改年号为金统。宣称当朝年号明是“唐”字去“”而留“广”，“广”字加“黄”字为“”，再将日、月合并为“明”字，指的是黄家日月，认为这正是自己将当皇帝的符瑞。黄巢又发布命令，凡唐朝三品以上官员全部停任，四品以下官员保留官位如故。又册立其妻子曹氏为皇后。任命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兼侍中，崔、杨希古并为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知左右军事，费传古为枢密使。又任命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崔即崔的儿子，当时正罢去浙东观察使的官职，居住在长安，被黄巢俘获而任为宰相。

诸葛爽以代北行营兵屯栎阳，黄巢将砀山朱温屯东渭桥，巢使温诱说之，爽遂降于巢。温少孤贫，与兄昱、存随母王氏依萧县刘崇家，崇数笞辱之，崇母独怜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曹善遇之。”巢以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爽赴镇，罗元杲发兵拒之，士卒皆弃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唐将诸葛爽率领代北行营的军队屯驻于栎阳，黄巢部下大将砀山人朱温率军驻扎在东渭桥，黄巢让朱温游说诱降诸葛爽，于是诸葛爽向黄巢投降。朱温年少时失去父亲且贫困，与哥哥朱昱、朱存随母亲王氏依靠萧县刘崇家为生，刘崇多次鞭笞污辱朱温，只有刘崇的母亲可怜朱温，并告诫自家人说：“朱三不是平常人，你们要好好对待他。”诸葛爽既降于黄巢，被黄巢任命为河阳节度使，当诸葛爽回到河阳之时，将军罗元杲调军队抗拒，但罗元杲部下士卒都抛弃兵器迎接诸葛爽，罗元杲无奈，只好逃奔唐僖宗的所在行营。

郑畋还凤翔，召将佐议拒贼，皆曰：“贼势方炽，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畋曰：“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会巢使者以赦书至，监军袁敬柔与将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谢巢。监军与巢使者宴，乐奏，将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孙储曰：以相公风痹不能来，故悲耳。“民间闻者无不泣。畋闻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厌唐，贼授首无日矣！“乃刺指血为表，遣所亲间道诣行在，召将佐谕以逆顺，皆听命，复刺血与盟，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讨贼，邻道皆许诺发兵，会于凤翔。时禁兵分镇关中尚数万，闻天子幸蜀，无所归，畋使人招之，皆往从畋，畋分财以结其心，军势大振。

唐凤翔节度使郑畋回到凤翔，召集部下将佐议论抗拒黄巢军，部将们都声称：“黄巢贼众的势力正强盛，应该缓慢地做好准备，等待各路军队聚集后，再图收复京师。”郑畋失望地说：“你们是否要劝我投降贼寇呢！”并因气愤而昏倒在地，被砖瓦碰伤脸部，从中午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都不能言语。恰巧黄巢派使者带着赦免诸军的赦书赶到，监军袁敬柔与众将佐对黄巢使者毕恭毕敬，并草写降书宣示于众，代郑畋署名，对黄巢的赦免表示感谢。监军袁敬柔为黄巢所派使者举行宴会，音乐奏起，将佐以下兵卒都失声痛哭；使者感到奇怪，节度使府幕客孙储解释说：“由于军府相公郑畋因病不能来参加宴会，所以大家感到悲痛。”民间百姓闻知后无不流泪。郑畋得知这些情况后说：“我为此知道天下人心尚未对大唐王朝感到厌恶，黄巢贼身首异地指日可待了！”于是刺破手指，用血书写表文，派遣自己亲信的人走小路赶到唐僖宗的行营，以表忠心。又召集部下将佐都谕以逆顺忠义的道理，部下官兵都表示愿意听命，再刺血与大家盟誓，然后将凤翔的城墙壕堑修复完好，将兵器军械修复完善，训练士卒，并秘密地约请邻道合兵攻讨黄巢，邻道也都许诺愿意发兵，一齐到凤翔会合。当时神策军八镇兵分别坐镇于关中的还有数万人，听说唐僖宗逃往西蜀，一时无所归从，郑畋派人往各军招抚，诸军都赴凤翔听从郑畋的调遣，郑畋于是将财产分给诸军，以连结诸军的心，于是军势大振。

丁酉，车驾至兴元，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

丁酉（十八日），唐僖宗的车驾来到兴元，即向天下诸道颁发诏书，命令各道调发全军收复京师。

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诣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豆卢、崔沆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扈从不及，匿民间，巢搜获，皆杀之。广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与于仆射俱死！”执贼刃不置，贼并杀之。发卢携尸，戮之于市。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义不臣贼，举家自杀。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臣于巢，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巢杀之。

己亥（二十日），黄巢颁布命令：唐朝百官到大齐宰相赵璋的宅第投报官位姓名者，可以恢复其官位。唐宰相豆卢、崔沆以及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汤由于来不及跟从唐僖宗出逃，留在长安，躲藏在民间，被黄巢军搜获，全部被杀死。广德公主说：“我是唐帝室之女，誓与于仆射同死！”抓住行刑队的刀不放手，被黄巢军一并杀死。黄巢军又发掘卢携的坟墓，将他的尸体放于街市砍杀。唐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坚守臣节，不肯向黄巢军投诚，全家自杀。唐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虽然投降于黄巢，但收容许多亡命之徒，将唐公卿大臣藏于私宅复壁中，被黄巢处死。

初，枢密使杨复恭荐处士河间张浚，拜太常博士，迁度支员外郎。黄巢逼潼关，浚避乱商山。上幸兴元，道中无供顿，汉阴令李康以骡负糗粮数百驮献之，从行军士始得食。上问康：“卿为县令，何能如是？”对曰：“臣不及此，乃张浚员外教臣。”上召浚诣行在，拜兵部郎中。

起初，唐枢密使杨复恭向唐舍宗荐举处士河间人张浚，唐僖宗拜张浚为太常博士，不久迁官为度支员外郎。黄巢率大军进逼潼关，张浚避乱于商山。唐僖宗逃往兴元，一路上没有人供给粮食，汉阴县令李康用骡子运粮数百驮献给行营，随从逃亡的军士才有饭吃。唐僖宗问李康：“你官仅至县令，怎么能想到这些？”李康回答说：“我实在想不到，是张浚员外教我这样干的。”唐僖宗于是召张浚到行营，拜为兵部郎中。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号哭累日，不俟诏命，举军入援，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车驾。

唐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痛哭了好几天，不等收到诏令，就派军队入援，调遣军队二千人走小道到达兴元，以护卫唐僖宗的车驾。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财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巢遣其将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兵击河中，重荣与战，大破之，获粮仗四十余船，遣使与王处存结盟，引兵营于渭北。

黄巢派遣使者到河中调发兵粮，使者前后达数百人，河中吏民无法负担，苦不堪言。王重荣于是对部众说：“起初我屈节事贼，是想缓解军府的急患，如今黄巢来调财不已，又要征调士兵，我们早晚要死于他手，不如发兵抗拒黄巢。”部众都认为应加以抗拒，于是将黄巢派来的使节全部处死。黄巢派遣部将朱温从同州发兵，弟黄邺从华州发兵，两军会合进攻河中，王重荣出兵拒战，大破黄巢军，缴获粮食兵仗四十多船，又派遣使者与唐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结盟，率领军队到渭北扎营。

陈敬车驾出幸，遣步骑三千奉迎，表请幸成都。时从兵浸多，兴元储不丰，田令孜亦劝上；上从之。

唐西川节度使陈敬闻知僖宗的车驾出幸兴元，派遣步兵和骑兵三千人来奉迎，上表请唐僖宗往成都暂住。当时随从车驾的军队渐渐增多，兴元的储粮不多，田令孜也劝唐僖宗出幸成都。唐僖宗表示同意。

中和元年（辛丑、881 ）

中和元年（辛丑，公元881 年）

春，正月，车驾发兴元。加牛勖同平章事。陈敬以扈从之人骄纵难制，有内园小儿先至成都，游于行宫，笑曰：“人言西川是蛮，今日观之，亦不恶！”敬执而杖杀之，由是众皆肃然。敬迎谒于鹿头关。辛未，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壬申，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同平章事。

春季，正月，唐僖宗的车驾自兴元出发。颁布命令加牛勖为同平章事。陈敬感到唐僖宗的扈从人员骄横而难以控制，有一长安禁宫内园中的小儿先期到达成都，在行宫游荡，笑着说：“人们说西川人是蛮人，今天看来，也不算恶！”陈敬将他逮捕并乱棒打死，于是扈从人员都肃然遵纪。陈敬赶到鹿头关迎接唐僖宗。辛未（二十二日），唐僖宗到达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来拜谒。壬申（二十三日），唐僖宗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遘为同平章事。

郑畋约前期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巢遣其将王晖赍诏召畋，畋斩之，遣其子凝绩诣行在，凝绩追及上于汉州。

唐凤翔节度使郑畋约请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共讨黄巢。黄巢派遣部将王晖捧着诏书来招降郑畋，被郑畋斩首。郑畋又派遣其儿子郑凝绩到行营，郑凝绩赶到汉州追上唐僖宗的车驾。

丁丑，车驾至成都，馆于府舍。

丁丑（二十八日），唐僖宗的车驾到达成都，在节度使府舍安歇。

上遣使趣高骈讨黄巢，道路相望，骈终不出兵。上至蜀，犹冀骈立功，诏骈巡内刺史及诸将有功者，自监察至常侍，听以墨敕除讫奏闻。

唐僖宗派遣使者往淮南节度使高骈处催促他出兵讨伐黄巢，使者往来于道路，前后相望，但高骈始终不肯奉命出兵。唐僖宗来到成都，仍然寄希望于高骈能讨贼立功，颁下诏书给高骈，凡其巡辖境内的刺史及诸将领讨贼有功者，可用墨敕给予自监察御史到散骑常侍的官爵，先任命然后再向朝廷奏报。

裴澈自贼中奔诣行在。时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遗乐朋龟谒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为翰林学士。张浚先亦拜令孜。令孜尝召宰相及朝贵饮酒，浚耻于众中拜令孜，乃先谒令孜谢酒。及宾客毕集，令孜言曰：“令孜与张郎中清浊异流，尝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于隐处谢酒则又不可。”浚惭惧无所容。

裴澈从黄巢贼众中逃奔到成都朝廷。当时朝廷百官未能会集，缺乏草写诏制的人才，右拾遗乐朋龟面见田令孜并下拜，于是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张浚起先也曾向田令孜下拜。田令孜曾经召集宰相及宦官权贵们一起饮酒，张浚感到在大庭广众面前向宦官田令孜下拜是件耻辱的事，于是在宴会前先拜见田令孜谢酒，及宾客全部来齐之时，田令孜说：“我田令孜与张郎中分属内外朝，清浊异流，今天共同敬酒，的确是愉快的事，朝官如果顾虑和宦官一起饮酒玷辱了身份，又何必要改时间于宴会前来谢酒呢？今天张郎中于隐蔽之处向我谢酒，这怎么可能以呢？”一番话说得张浚又惭愧又恐惧，满脸通红，无地自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二月，乙卯朔（初一），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师王铎守司徒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郑畋同平章事。

丙申（十八日），加给郑畋同平章事的官衔。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依前行营招讨使。代北监军陈景思帅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京师。至绛州，将济河；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谓景思曰：“贼势方盛，未可轻进，不若且还代北募兵。”遂与景思俱还雁门。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东面都统官衔，加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兼侍中，先前所任行营招讨使依旧充任。唐代北监军陈景思率领沙陀族酋长李友金以及由萨葛、安庆、吐谷浑等部族人组成的军队向关中进发，入援京师。行至绛州，将要渡过黄河；绛州刺史翟稹也是沙陀族人，对陈景思说：“黄巢贼众势头正盛，你我所率军队兵员太少，不可轻易前进，不如暂且回到代北去召募兵员。”于是瞿稹会同陈景思一同回到雁门。

以枢密使杨复为光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唐僖宗任命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

黄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将兵攻邓州；三月，辛亥，陷之，执刺史赵戒，因戍邓州以扼荆、襄。

黄巢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率领军队进攻邓州；三月，辛亥（初三），朱温攻陷邓州，活捉邓州刺史赵戒，于是率军戍守邓州，以控扼荆州、襄州地区。

壬子，加陈敬同平章事。甲寅，敬奏遣左黄头军使李铤将兵击黄巢。

壬子（初四），唐僖宗加给陈敬同平章事的官衔。甲寅（初六），陈敬奏告唐僖宗，派遣左黄头军使李铤率领西川黄头军袭击黄巢军。

辛酉，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赐畋诏：“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黄巢遣其将尚让、王播帅众五万寇凤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数千，多张旗帜，疏陈于高冈。贼以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伏发，贼大败于龙尾陂，斩首二万余级，伏尸数十里。

辛酉（十三日），唐僖宗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又赐给郑畋诏书：“凡是我军队不管是蕃族，还是汉族的将士赴难讨贼有功者，都可以用墨敕先赏给他们官职。”郑畋上奏，请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并请任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为行军司马。这时，黄巢派遣其部将尚让、王播率领兵众五万余人进攻凤翔，郑畋布置唐弘夫在长安至凤翔路上的要害之处设下伏兵，自己率数千军队，举着许多旗帜，疏疏拉拉地于山岗高处布阵。黄巢军认为郑畋是一介书生，对他相当轻视，敲着战鼓蜂涌而进，军队没有队形，向前乱冲乱杀，一时唐伏兵四起，黄巢军大败于龙尾陂，被斩首者达二万余级，伏卧于地的尸体长达数十里。

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怒，应在省官级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

有人在长安尚书省都堂官府大门上涂写诗句，嘲弄黄巢军，尚让见后勃然大怒，将当时在尚书省的官员和守门的士兵，全部挖去眼睛，头足倒悬挂于门前；又于长安城中大肆搜索能写诗的人，抓到的全部杀死，凡认识字的人均罚作贱役，所杀总计有三千余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逾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说陈景思曰：“今虽有众数万，苟无威信之将以统之，终无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过人，为众所服；骠骑诚奏天子赦其罪，召以为帅，则代北之人一麾响应，狂贼不足平也！”景思以为然，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

唐将瞿稹、李友金来到代州，十多天后，募得士兵三万人，都是北方的杂胡，驻扎在崞县之西，这些胡族士兵粗犷骠悍，暴虐凶横，瞿稹和李友金都无法控制。李友金于是游说陈景恩：“今天虽然有兵众好几万人，如果没有威信卓著的将领统帅他们，最终是不能成功的。我的兄长司徒李国昌与他的儿子李克用，均有过人的勇力和智略，为兵众所推服；陈骠骑如果能上奏大唐天子赦免他们的罪，召回他们任为统帅，就可以使代北诸胡士兵群起响应，贼寇再猖狂也不足以平定了！”陈景恩听后感到有道理，于是派遣使者到成都行宫向唐僖宗奏请；唐僖宗颁下诏书批准了陈景恩的请求。李友金于是怀着诏书带五百骑兵到鞑靼往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李克用奉诏后立即率领鞑靼诸部兵万余人开进塞内赴援。

群臣追从车驾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蜀中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

唐朝诸大臣追从唐僖宗车驾者逐渐聚集于成都，南衙和北司朝见皇上者有近二百人，诸道地方官和四姨酋领贡献给成都行宫的物资连绵不起，蜀中府库很充实，与往年在京师时没有两样，于是唐僖宗给予将士的赏赐并不缺乏，士卒欢欣鼓舞。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阳喑，不从；月余，逃奔河中，遣人间奉绢表诣行在。诏以徽为兵部尚书。

黄巢捕获王徽，逼他出任大齐的官职，王徽装聋不说话，不肯从命。一个月后，王徽逃奔于河中，派人走小路将写于绢上的表文送到成都行宫。唐僖宗颁下诏书任命王徽为兵部尚书。

前夏绥节度使诸葛爽复自河阳奉表自归，即以为河阳节度使。

唐前绥节度使诸葛爽自河阳奉表朝廷，表示要弃暗投明，复归大唐，唐僖宗立即任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项羌也，纠合夷、夏兵会延节度使李孝昌于州，同盟讨贼。

唐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为党项羌族人，这时纠合夷族、汉族士兵，在州会合延节度使李者昌，结成同盟以讨伐黄巢军。

奏天镇使齐克俭遣使诣郑畋求自效。甲子，畋传檄天下藩镇，合兵讨贼。时天子在蜀，诏令不通，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及得畋檄，争发兵应之。贼惧，不敢复窥京西。

唐奉天镇使齐克俭派遣使者到郑畋处要求投军自效，以雪洗潼关外战败的耻辱。甲子（十六日），郑畋向全国各藩镇发布檄文，号召天下藩镇合兵攻讨黄巢贼寇。当时大唐天子居留于蜀地，诏令不通畅，天下藩镇由于消息不通，都传言大唐王朝不能再复兴振作，这时得到郑畋的檄文，都争着调发军队响应。黄巢对于这种形势感到恐惧，不敢再派兵窥伺长安以西的地方。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铎兼侍中。

夏季。四月，戊寅朔（初一），唐僖宗加王铎官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权知夏绥节度使。

任命拓跋思恭为权知夏绥节度使。

黄巢以其将王玫为宁节度使，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诛之，让别将李重古为节度使，自将兵讨巢。

黄巢任命其部将王玫为宁节度使。唐州通塞镇将朱玫起兵将王玫诛杀，让别将李重古为州节度使，自己率领军队攻讨黄巢军。

是时，唐弘夫屯渭北，王重荣屯沙苑，王处存屯渭桥，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弘夫乘龙尾之捷，进薄长安。

这时，唐弘夫率军驻扎于渭北，王重荣率军屯驻沙苑，王处存驻军渭桥，拓跋思恭屯军武功，郑畋统率大军进驻，形成四面合围长安的形势。唐弘夫乘龙尾大捷的余威率军猛进，逼近长安。

壬午，黄巢帅众东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门入，弘夫继至，处存帅锐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处存令军士系白为号，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惊人。贼露宿霸上，知官军不整，且诸军不相继，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宗楚、弘夫死，军士重负不能走，是以甚败，死者什八九。处存收余众还营。丁亥，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于是诸军皆退，贼势愈炽。

壬午（初五），黄巢率军出长安城向东方撤退，唐将程宗楚率军首先自延秋门进入长安城，唐弘夫紧接着率军赶到，王处存率领精锐士兵五千人于夜晚也进入长安。长安坊市居民十分欢喜，争先恐后地出来欢迎官军，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人还用瓦砾投击黄巢军，也有人收拾箭头供给官军。入城的程宗楚等人恐怕其他将领入城分去他们的战功，竟不通报凤翔节度使郑畋和夏节度使拓跋思恭，入城的官军士兵们放下军器进入居民私宅，抢夺金帛，掠取妓妾。王处存下令军士系上白色丝绸头作为记号，但坊市无赖少年不少人也载上白丝头，照样掠人劫货，使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率军露宿于霸上，侦察到城内官军号令不整，而且围长安的诸路官军互不联系，于是率军还袭长安，黄巢军自诸城门分别进入，大战于城中，唐将程宗楚、唐弘夫都被杀死，官军士兵由于抢劫物太多，负重而走不动路，被黄巢军杀得大败，死者有十分之八九。王处存收拾残兵余众归还到渭桥扎营地。丁亥，（十月）黄巢再进入长安，对长安居民帮助官军感到极为愤怒，于是纵兵进行屠杀，长安城血流成河，称之为洗城。于是唐诸路军全部撤退，黄巢军的声势更盛。

贼所署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闻巢弃长安，皆率众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黄巢所任命的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听黄巢已放弃长安，均率领部众投奔邓州，朱温将王溥、乔谦问斩，而将宋岩释放，让他率军还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与贼战于土桥，不利。

庚寅（十三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率官军与黄巢军在土桥激战，官军失利。

诏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使。

唐僖宗颁发诏书任命河中留后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

贼众上黄巢尊号曰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大齐百官给黄巢上尊号，称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

有双雉集广陵府舍，占者以为野鸟来集，城邑将空之兆。高骈恶之，乃移檄四方，云将入讨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东塘。诸将数请行期，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

有一对野鸡飞集于广陵淮南节度使府舍，占卜者认为野鸟飞来集合，是广陵城邑将要淘空的徵兆。高骈对此感到厌恶和恐惧，于是向四方传布檄文，声言将要入关中讨伐黄巢，调发所巡辖地境所有军队八万人、船二千艘，旌旗挥舞，军势旺盛。五月，己未（十二日），大军出屯于东塘。淮南诸将领多次向高骈问出征的行期，高骈托言江河风涛太大阻挡大军行军，又托言时日不吉利，结果最终没有出发。

李克用牒河东，称奉诏将兵五万讨黄巢，令具顿递，郑从谠闭城以备之。克用屯于汾东，从谠犒劳，给其资粮，累日不发。克用自至城下大呼，求与从谠相见，从谠登城谢之。癸亥，复求发军赏给，从谠以钱千缗、米千斛遗之。甲子，克用纵沙陀剽掠居民，城中大骇。从谠求救于振武节度使契璋，璋引突阙、吐谷浑救之，破沙陀两寨，克用追战至晋阳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阳曲、榆次而归。

李克用给河东节度使府发送牒文，声称奉唐僖宗诏命率兵五万征讨黄巢，要求节度使府沿道准备酒食以供军，并设置邮驿。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紧闭城门对李克用严设戒备。李克用率军于汾东驻屯，郑从谠派人去犒劳，并送给李克用军资粮草，全李克用驻留多日而不开拔。李克用亲自来到晋阳城下呼喊，要求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相见，郑从谠登上城楼向李克用致谢。癸亥（十六日），又要求发给粮饷赏钱，郑从谠送给钱干，米千斛。甲子（十七日），李克用放纵沙陀军抢掠居民，城中大为惊恐。郑从谠派人向振武节度使契璋求救，契璋率领突厥、吐谷浑兵赶来援救，攻破沙陀军两个寨，李克用率大军出战，追契璋军至于晋阳城南，契璋率军进入晋阳城，于是李克用所率沙陀军队抢掠阳曲、榆次后北归。

黄巢之克长安也，忠武节度使周岌降之。岌尝夜宴，急召监军杨复光，左右曰：“周公臣贼，将不利于内侍，不可往。”复光曰：“事已如此，义不图全。”即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复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义耳！公自匹夫为公侯，奈何舍十八叶天子而臣贼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独拒贼，故貌奉而心图之。今日召公，正为此耳。”因沥酒为盟。是夕，复光遣其养子守亮杀贼使者于驿。

黄巢攻克长安之时，唐忠武军节度使周发投降于黄巢。周岌有一次举行夜宴，急召忠武监军杨复光赴宴，杨复光左右部属劝道：“周公已投降于黄巢贼，恐怕将不利于内侍监，不可轻易前往。”杨复光回答说：“事情已到这般境地，为赴义就不能希图自己身家性命。”于是前往赴宴。往酒一通至兴头上时，周岌谈到大唐王朝，杨复光一边听一边流泪，过了一会儿，杨复光对周岌说：“大丈夫最为感戴的东西，当是恩义！你自一介匹夫而位列公侯，为何要舍弃立国已十八世的唐朝，而向黄巢贼称臣呢？”周岌听后也泪流满面，说：“我不能孤军抗贼寇，所以表面上向贼称臣，而内心却在杨办法拒贼呀！今天召你来，正是为商议此事的。”因此将酒滴洒于地而起盟，誓言忠于唐朝而扫平寇难。这天晚上，杨复光派遣其养子在驿馆将黄巢派来的使者杀死。

时秦宗权据蔡州，不从岌命，复光将忠武兵三千诣蔡州，说宗权同举兵讨巢。宗权遣其将王淑将兵三千从复光击邓州，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忠武八千人为八都，遣牙将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将之。王建，舞阳人；韩建，长社人；晏弘、晖、造、师泰，皆许州人也。复光帅八都与朱温战，败之，遂克邓州，逐北至蓝桥而还。

当时秦宗权占据蔡州，不听从周岌的命令，杨复光率领忠武军三千人来到蔡州，劝说秦宗权一同举兵讨伐黄巢。秦宗权于是派遣其部将王淑率领三千人的军队随从杨复光进击邓州，王淑逗留不进，杨复光将他斩首，兼并他的军队，又将忠武军八千人分为八都，派遣牙将鹿宴弘、晋晖、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八人分别统率。王建是舞阳人，韩建是长社人；鹿晏弘、张造、李师泰都是许州人。杨复光率领八都军队与黄巢部将朱温作战，将朱温击败，于是攻克邓州，向北追逐朱温残军，至蓝桥才还师。

昭义节度使高浔会王重荣攻华州，克之。

唐昭义军节度使高浔会合河中王重荣军进攻华州，将城攻克。

六月，戊戌，以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统如故。

六月，戊戌（二十二日），唐僖宗任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并依旧任都统。

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还，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郑从谠遣教练使论安等军百井以备之。

李克用沙陀军遇以大雨，于是引军北还，攻陷忻州、代州，因而留居于代州。郑从谠派遣教练使论安等率军驻扎于百井，以防备沙陀军。

宁节度副使朱攻屯兴平，黄巢将王播围兴平，攻退屯奉天及龙尾陂。

唐宁节度副使朱攻率领军队驻扎在兴平，黄巢派部将王播围攻兴平，朱攻率军撤退，驻扎在奉天及龙尾陂。

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将万人，巩咸将五千人屯兴平，为二寨，与黄巢战，屡捷；陈敬遣神机营使高仁厚将二千人益之。

西川黄头军使李铤率领万余人，巩咸率领五千人，进屯兴平，扎下两个营寨，出兵与黄巢军作战，屡有捷获；西川节度使陈敬派遣神机营使高仁厚率领二千人增援李铤、巩咸二军。

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

秋季，七月，丁巳（十一日），改年号为中和，大赦天下。

庚申，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同平章事。

庚申（十四日），唐僖宗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韦昭度为同平章事。

论安自百井擅还。郑从谠不解靴衫斩之，灭其族。更遣都头温汉臣将兵屯百井。樊璋引兵还振武。

论安擅自由百井率军回晋阳，河东节度使郑从谠极为愤怒，将论安不脱靴，不解衣衫即行问斩，并诛灭其家族。另外派遣都头温汉臣率领军队进屯百井，契璋也率本部军队回到振武。

初，车驾至成都，蜀军赏钱人三缗。田令孜为行在都指挥处置使，每四方贡金帛，辄颁赐从驾诸军无虚日，不复及蜀军，蜀军颇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西川黄头军使郭琪独不受，起言曰：“诸将月受俸料，丰赡有余，常思难报，岂敢无厌！顾蜀军与诸军同宿卫，而赏赉悬殊，颇有觖望，恐万一致变。愿军容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使土客如一，则上下幸甚！”令孜默默有间，曰：“汝尝有何功？”对曰：“琪生长山东，征戌边鄙，尝与党项十七战，契丹十余战，金创满身；又尝征吐谷浑，伤胁肠出，线缝复战。”令孜乃自酌酒于别樽以赐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饮之；归，杀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数升，遂帅所部作乱，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东城，闭门登楼，命诸军击之。琪引兵还营，陈敬命都押牙安金山将兵攻之，琪夜突围出，奔广都，从兵皆渍，独厅吏一人从，息于江岸。琪谓厅吏曰：“陈公知吾无罪；然军府惊扰，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终，今有以报汝。汝责吾印剑诣陈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剑击之，坠水，尸随湍流下矣；得其印剑以献。‘陈公必据汝所言，榜悬印剑于市以安众。汝当获厚赏，吾家亦保无恙。吾自此适广陵，归高公，后数日，汝可密以语吾家也。“遂解印剑授之而逸。厅吏以献敬，果免琪家。

起初，唐僖宗的车驾来到成都时，蜀中军队每人赏钱三缗。田令孜任行在都指挥处置使后，每有四方贡输而来的金帛，就自作主张颁发和赐予随从车驾来到成都的外镇诸军，而且几乎每日都有赏赐，而蜀中军队却不再得到什么奖赏，于是蜀军有很多怨言。丙寅（二十日），田令孜为本土蜀军和外来客军都头设宴，用金杯行酒，并因此将金杯赐给诸都头，都头们都拜而接受，独有西川黄头军使郭琪不受赐，并站起来说：“诸都将每月领有俸料钱，所得丰厚，赡养一家而有余，经常想到难以报答所蒙受的厚恩，岂敢贪得无厌，再受金杯。我看到蜀中军队与外镇诸军同作宿卫，而所给赏赐却大有悬殊，故蜀军多有怨气，恐怕万一激致变乱，难以收拾。愿田军容减免给予诸将的特别赏赐，用以平均地赐给蜀军，使土军与客军奖赏如一，这样上下都会感到庆幸和欢天喜地的！”田令孜听罢默然无言，好一会儿才问郭琪说：“你曾立过什么军功？”郭琪回答说：“我生长在崤山以东地区，并不是蜀地人，曾在边远地区征讨屯戌，率军与党项作战十七次，与契丹作战十余次，满身都有金创伤疤，又曾经出征吐谷浑，被击伤肚皮，肠子都流出来了，用线缝上后马上又投入战斗。”田令孜于是用另外一个酒杯亲自斟满酒赐给郭琪，郭琪知道酒中已下毒，不得已，再拜将酒饮下。回到家中后，杀死一个婢女，吮吸她的血来解毒，结果吐出黑色的毒汁好几升，于是率领所部造反作乱，丁卯（二十一日），焚烧和抢劫成都坊市，成都城一片混乱。田令孜奉拥着唐僖宗保居东城，紧闭城门并登上城楼，命令诸军攻击郭琪所率领的乱军。郭琪率领军队回到营地，陈敬命令都押牙安金山率领军队来围攻，郭琪于夜晚突围而出，逃奔广都，随从他的士兵他部溃散，只有其军府厅吏一人跟从，于江岸休息。郭琪对厅吏说：“陈公敬知道我无罪，但军府已被惊扰，不可能不清除我而使军府安定下来。你追随我能始终如一，今天有一个办法可以报答你。你可奉我的官印和利剑去向陈公报告，就说：”郭琪渡江逃走，我用剑将他击落于水中，尸体随急流而下，缴得他的官印和剑，献给陈公。‘陈公必定会根据你所说的，将我的印和剑悬于成都坊市，张榜以安定众心。你也必定能为此获得丰厚的奖赏，我的一家人也可因此得保而无恙。我由此前往广陵，投奔淮南节度使高骈，几天过后，你可以私下将我的情况告诉我家。“于是将印和剑解下授予厅吏，顺流东逃。厅吏将官印和剑献给陈敬，果然，郭琪一家得到赦免。

上日夕专与宦者同处，议天下事，侍外臣殊疏薄。庚午，左拾遗孟昭图上疏，以为：“治安之代，遐迩犹应同心；多难之时，中外尤当一体。去冬车驾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仆射以下悉为贼所屠，独北司平善。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岖，远奉君亲，所宣自兹同休等戚。伏见前夕黄头军作乱，陛下独与令孜、敬及诸内臣闭城登楼，并不召王铎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对宰相，又不宣慰朝臣。臣备位谏官，至今未知圣躬安否，况疏冗乎！傥群臣不顾君上，罪固当诛；若陛下不恤群臣，于义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尽可信，南司未必尽无用。岂天子与宰相了无关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复之期，尚劳圣虑，尸禄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宠荣，职在裨益，虽遂事不奏。辛未，矫诏贬昭图嘉州司户，遣人沉于颐津，闻者气塞而莫敢言。

唐僖宗日夜专门与宦官同处，共议天下之事，而待禁外朝臣越来越疏远，礼遇也越来越薄。庚午（二十四日），左拾遗孟昭图上疏谏诤，认为：“太平治安时期，远近犹应同心协力；国家多难时期，中朝外朝更应该同为一体。去年冬季，皇上车驾西行，不告诉南司宰相朝臣，以致使宰相、仆射以下百官都被黄巢贼寇所屠杀，只有北司宦官得平安无事。况且如今朝臣能到达这里，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崎岖之道，才得以远道来侍奉君上，所以应当从此休戚与共。而我看到前天傍晚西川黄头军作乱，陛下只是与田令孜，陈敬及诸宦官内臣紧闭城门登上城楼躲避，并不召宰相王铎并让朝世入城；第二天，又不召对宰相，也不宣慰朝臣。我位至谏臣，却至今不知道陛下圣体是否安泰。倘若群臣不顾君上，其罪固然应当遭诛，若陛下不抚恤群臣，于理义上也说不过去。大唐天下是高祖、太宗开创的天下，并不是北司宦官的天下；大唐天子是四海九州百姓的天子，也不是北司宦官的天子。北司宦官未必人人尽可信任，南司朝官也未必人人都夫用。岂有天子与宰相毫无关系，朝臣都视如路人！这样下去，恐怕收复京师之期，还要有劳于陛下思虑，而尸位素餐之士，却得以安享酒宴。我受到陛下的宠任有幸被任为谏臣，职责就是上言谏诤，以有裨益于国家，虽然我不一定尽到了随事谏诤的职责，但有后来者可以继续谏诤。”疏状送入行宫禁内，被田令令孜扣留，而不上奏于唐僖宗。辛未（二十五日），田令孜假借唐僖宗的名义矫诏贬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又派人于颐津将孟昭图投入江中淹死。朝臣闻知此事都义愤填膺，敢怒而不敢言。

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屯东渭桥，黄巢遣朱温拒之。

唐延节度使李孝昌、权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率军驻扎在东渭桥，黄巢派朱温率军抵抗。

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宁节度副使朱玫为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又任命宁节度副使朱玫为宁节度使。

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织，或大如杯碗，至丁酉乃止。

八月，己丑（十三日）夜晚，天空流星交织如梭，有的大如杯，有的大如碗，到丁酉（二十一日）才止。

武宁节度使支详遣牙将时溥、陈将兵五千入关讨黄巢，二人皆详所奖拔也。溥至东都，矫称详命，召师还与合兵，屠河阴，掠郑州而东。及彭城，详迎劳，犒赏甚厚。溥遣所亲说详曰：“众心见迫，请公解印以相授。”详不能制，出居大彭馆，溥自知留务。谓溥曰：“支仆射有惠于徐人，不杀，必成后悔。”溥不许，送详归朝。伏甲于七里亭，并其家属杀之。诏以溥为武宁留后。溥表为宿州刺史，到官贪虐，溥以都将张友代还，杀之。

唐武宁节度使支详派遣牙将时溥、陈率领军队五千人进入关中讨伐黄巢，二人均为支详所奖励提拔的将领。时溥来到东都，假称支详的命令，将军队召还与陈合兵一处，在河阴大肆屠杀，劫掠郑州后向东走。回到彭城，支详出来迎接慰劳，犒赏丰厚。时溥派亲信对支详说：“受兵众的拥载被迫充当军府总统领，请你解下节度使的大印授予时溥。”支详不能制止，只好搬出军府居在大彭馆。时溥于是自掌武宁军留后事务。陈对时溥说：“支仆射对徐州人有恩惠，不杀他，一定会后悔的。”时溥没有同意，将支详送归朝廷。陈在七里亭埋伏甲兵，杀支详及其家属。唐僖宗颁下诏书，任命时溥为武宁军留后。时溥上表请任陈为宿州刺史，陈到官后贪鄙暴虐，于是时溥另派都将张友替代陈，陈回到徐州后被时溥杀死。

杨复光奏升蔡州为奉国军，以秦宗权为防御使。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审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

杨复光向唐僖宗奏请将蔡州升为奉国军，任秦宗权为防御史。寿州的屠户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集五百余众，占据寿州，一个月后，又攻陷徐州，自称为将军，都众发展到一万余人。秦宗权上表请朝廷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丞王潮及其弟王审、王审知都以有才气而知名，王绪于是任命王潮为军正，让他典掌物资和粮草，巡阅士卒，并对他十分信任。

高浔与黄巢将李详战于石桥，浔败，奔河中，详乘胜复取华州。巢以详为华州刺史。

唐昭义节度使高浔率官军与黄巢部将李详战于石桥，高浔被打败，逃奔河中，李详率军乘胜收复华州。黄巢任命李详为华州刺史。

以权知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节度使。

唐僖过任命权夏绥节度使拓跋思恭为王式的夏绥节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龟年自南诏还，骠信上表款附，请悉遵诏旨。

唐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由南诏归还，南诏骠信上表表示愿意通款归附，请求以后一切处置都遵从唐朝皇帝的旨意行事。

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尚让、朱温战于东渭桥，不利，引去。

唐将李孝昌、拓跋思恭与大齐将尚让、朱温各率军队战于东渭桥，唐军大利，引兵退去。

初，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俱出神策军，骈以史事宝。及骈先贵有功，浸轻之；即而封壤相邻，数争细故，遂有隙。骈檄宝入援京师，宝治舟师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东之志，声云入援，其实未必非图我也！宜为备。”宝未之信，使人觇骈，殊无北上意。会骈使人约宝面会瓜洲议军事，宝遂以言者为然，辞疾不往，且谓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复欲作家门功勋以欺朝廷邪！”骈怒，复遣使责宝，“何敢轻侮大臣？”宝诟之曰：“彼此夹江为节度使，汝为大臣，我岂坊门卒邪！”由是遂为深仇。

起初，淮南节度使高骈与镇海节度使周宝都出身于神策禁军，高骈称周宝为兄，对周宝很恭敬。后来高骈先富贵，立有战功，渐渐对周宝轻视而不恭。随后各任节度使，所辖地境相邻，常常因为小事发生争执，于是两人有隔阂。高骈传檄周宝请率军入援京师，周宝整治水师船舰等待高骈，却奇怪高骈很久都不成行，于是访诸幕客，有人说：“高公对朝廷多故深表庆幸，有志要吞并江东，独霸一方，声言入援讨黄巢贼，其实未必不是虚张声势，而趁机图谋于我！应对他加强戒备。”周宝开始不相信，派人往高骈军中侦察，发觉高骈始终没有北上赴援的意思。恰值高骈派人来约请周宝到瓜洲会面商议军事，周宝于是相信了幕客的推测，刮以有病而不前往，并对高骈的使者说：“我不是李康，高公又想在家门口寻找借口，假称谋反而收捕大将，作为自己的功勋来欺骗朝廷吗？”高骈得知后勃然大怒大，再派使者去谴责周宝，称：“你怎么胆敢轻侮当朝大臣？”周宝也不示弱，对骂说：“你我彼此夹着长江为节度使，你为大臣，难道我是坊门的小卒吗？”于是两人结为深仇。

骈留东塘百余日，诏屡趣之，骈上表，托以宝及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辛亥，复罢兵还府，其实无赴难心，但欲禳雉集之异耳。

高骈屯兵留居东塘一百余日，唐僖宗屡下诏书催促他率兵赴援，高骈向唐僖宗上表，托言周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将为后患而不发兵。辛亥（九月初六），再自东塘罢兵回到广陵军府。其实，高骈并无北上赴难之心，只是想要避让双雉齐集军府的灾异之兆而已。

高骈召石镜镇将董昌至广陵，欲与之俱击黄巢。昌将钱说昌曰：“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辞而去之。”昌从之，骈听昌还。会杭州刺史路审中将之官，行到嘉兴，昌自石镜引兵入杭州，审中惧而还。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将吏请于周宝。宝不能制，表为杭州刺史。

高骈将石镜镇将董昌召到广陵，想与他共同去讨击黄巢。董昌部将钱对董昌说：“我看高公根本没有讨贼之心，不知以捍卫乡里为理由辞职归去。”董昌表示同意，而高骈也听任董昌率部伍还乡。正值杭州刺史路审中将赴任到官，刚走到嘉兴，董昌自石镜率兵先进入杭州，路审中感到惧怕而退还。于是董昌自称杭州都押牙、知州事，派遣将军文吏向周宝请官，周宝没有能力制止，只好上表任董昌为杭州刺史。

临海贼杜雄陷台州。

临海县盗贼杜雄率众攻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为建王。

辛酉（十六日），唐僖宗立皇子李震为建王。

昭义十将成麟杀高浔，引兵还据潞州；天井关戌将孟方立起兵攻麟，杀之。立方，州人也。

昭义军十将之一成麟杀凶度使高浔，率兵占据潞州，天井关戌将孟方立起兵攻打成麟，将他杀死。孟方立是州人。

忠武监军杨复光屯武功。

忠武军监军杨复光率军屯驻武功。

永嘉贼朱褒陷温州。

永嘉盗贼朱褒率众攻陷温州。

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将本军屯兴平。时凤翔仓库虚竭，犒赏稍薄，粮馈不继，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众，冬，十月，引军还袭府城。郑畋登城与士卒言，其众皆下马罗拜曰：“相公诚无负我曹。”畋曰：“行军苟能戢兵爱人，为国灭贼，亦可以顺守矣。”乃以留务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唐凤翔行军司马李昌言率本部军队屯驻兴平。当时凤翔仓库已虚竭，给军士的犒赏较之先前稀少，且粮不运继，李昌言知道凤翔节度使府兵员很少，故意以粮饷减少激怒其部下士兵。冬季，十月，李昌言率领其本部军队回凤翔，袭击军府。凤翔节度使郑畋登上城楼向城下的士卒喊话，士兵们都下马向郑畋下拜，说：“郑相公确实没有背负我们。”郑畋说：“行军司马李昌言如果能聚集军队爱护人民，为国家讨灭盗贼，虽夺得节度使旌旗，也可以说是顺守。”于是委李昌言为凤翔留务，自己立即出发西赴成都行宫。

天平节度使、南面招讨使曹全与贼战死，军中立其兄子存实为留后。

唐天平军节度使、南面招付使曹全与黄巢军作战战死，军中立他哥哥的儿子曹存实为天平军留后。

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温袭、夏二军于富平，二军败，奔归本道。

十一，乙巳（初一），大齐将领孟楷、朱温在富平袭击唐延、夏绥二军，唐军被击败，逃奔回本道。

郑畋至凤州，累表辞位；诏以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郑畋由凤翔行至凤州，多次向唐僖宗上表请求辞去官位；唐僖宗颁下诏书，改任郑畋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任命李昌言为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

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唐僖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为鄂岳观察使。

加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

下令加给镇海节度使周宝同平章事衔。

遂昌贼卢约陷处州。

遂昌贼卢约率众攻陷处州。

十二月，江西将闵勖戌湖南，还，过潭州，逐观察使李裕，自为留后。

十二月，江西将领闵勖戌守湖南，还江西时，路过潭州，将潭州观察使李裕驱逐，自己任潭州留后。

以感化留后时溥为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感化军留后时溥为感化军节度使。

赐夏州号定难军。

唐僖宗赐给夏州以定难军的称号。

初，高骈镇荆南，补武陵蛮雷满为牙将，领蛮军，从骈至淮南，逃归，聚众千人，袭朗州，杀刺史崔翥，诏以满为朗州留后。岁中，率三四引兵寇荆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为荆人之患。

志初，高骈镇守荆南时，将武陵蛮人雷满补为牙将，以统率蛮军，雷满跟从高骈至淮南，后逃归故土，聚集兵众千余人，袭击朗州，将朗州刺史崔翥杀死。唐僖宗下诏书任雷满为朗州留后。这年中，雷满仍然军侵扰荆南三四次，入入荆南城外围的大城，放火焚烧并大肆抢劫而去，成为荆南地区的大患。

陬溪人周岳尝与满猎，争肉而斗，欲杀满，不果。闻满据朗州，亦聚众袭衡州，逐刺史徐颢，诏以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向亦集獠杀数千攻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

陬溪人周岳曾经与雷满在一起打猎，为抢夺猎物而发生争头，想将雷满杀死，没有成功，当听到雷满占据了朗州，也聚集兵众袭击衡州，驱逐唐衡州刺史徐颢，唐僖宗下诏书任周岳为衡州刺史。石门蛮人向也召集夷、獠等蛮族兵数千人攻陷沣州，将唐澧州刺史吕自牧杀死，自称澧州刺史。

王铎以高骈为诸道都统无心讨贼，自以身为首相，发愤请行，恳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许之。

王铎见高骈虽身任诸道军队都统却无心讨伐黄巢贼众，认为自己既身为大唐宰相，在唐僖宗面前慷慨发誓，请求统兵讨贼，其言恳切真诚，竟致泪流满面，情事感人，并再三恳求，唐僖宗终于准许。

二年（壬寅、882 ）

二年（壬寅，公元882 年）

春，正月，辛亥，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使，俟罢兵复还政府。高骈但领盐铁转运使，罢其都统及诸使。听王铎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以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以又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以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为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昌图，从谠之从祖兄弟；，畋之弟；抟，之曾孙；贽，坦之子也。又以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重盈，重荣之兄也。

春季，正月，辛亥（初八），唐僖宗任命王铎兼中书令，充任诸道行营都都统，并暂代义成军节度使，待讨贼成功罢兵之后再归还朝廷。高骈只领有盐铁转运使的官职，罢去他的都统及诸使职衔。又准许王铎自行召辟将佐，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辛未（二十八日），唐僖宗又任命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任命诸葛爽及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任命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又任命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分别任命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任命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又任命中书舍人郑昌图为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给事中郑充任判官，直弘文馆王抟为推官、司勋员外郎裴贽为掌书记。郑昌图是郑从谠的叔祖兄弟；郑即郑畋的弟弟；王抟是王的曾孙；裴贽是裴坦的儿子。又任命陕虢观察使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军使。王重盈即王重荣的哥哥。

黄巢以朱温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温遂据之。

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刺史，让朱温自己去攻取同州后上任。二月，唐同州刺史米诚逃奔河中，朱温于是占据了同州。

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诣行在，军务一以咨之。以王铎判户部事。

己卯（初六），唐僖宗任命太子少傅、分司东都郑畋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至成都行宫，凡军务都要向郑畋咨询。又任王铎判户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荣击败之。

大齐将朱温侵犯河中，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军迎击，将朱温击败。

以李昌言为京城西面都统，朱攻为河南都统。

唐僖宗又任命李昌言为京城西部都统，任朱玫为河南都统。

泾原节度使胡公素薨，军中请命于都统王铎，承制以大半张钧为留后。

唐泾原节度使胡公素去世，泾原军将士向都统王铎请求任命新统帅，王铎承用制书任命大将张钧为泾原军留后。

李克用寇蔚州，三月，振武节度使契璋奏与天德、大同共讨克用。诏郑从谠与相知应接。

李克用率沙陀军侵犯蔚州，三月，唐振武节度使契璋上奏朝廷，请求与天德军、大同军共同讨伐李克用。唐僖宗颁诏书让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与知情者接应。

陈敬多遣人历县镇事，谓之寻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盗中。明旦，二人去，弘让实无罪也。捕盗使杨迁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不之问，杖弘让脊二十，钉于西城二七日，煎油泼之，又以胶麻掣其疮，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为盗，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首，闻弘让之冤，大骂杨迁，发愤为盗，驱掠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敬遣牙将杨行迁将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时各将二千人以讨之。

西川节度使陈敬多次派遣人员到各地县、镇侦探阴事，称为“寻事人”，所到之处向地方官多有所求，索取财物。有两个寻事人过资阴镇，独无所求取。镇将谢弘让于路上邀请，仍然未至。谢弘让自疑恐有得罪，夜晚，逃亡入群盗中。第二天早晨，二寻事人离去，谢弘让实际上无罪。捕盗使杨迁诱使谢弘让出来自首，却将谢弘让逮捕给西川节度使府，声称经过讨击将谢弘让擒获，以求取功赏。陈敬不进行审问，令用木杖打谢弘让背脊二十杖，将谢弘让钉在成都西城十四天，将沸油往他身上泼，又用胶麻拉开他的伤疮，其刑惨酷至极，看见的人无不称其冤。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失期限，为躲避杖刑，逃亡为盗，杨迁又进行诱捕，阡能正想出山自首，听到谢弘让的冤情，大骂杨迁无耻，义愤填地发誓要当盗贼，驱赶和掠夺良民，不从命者将其举家杀光。一个多月后，发展了一支一万人的队伍，建立部伍，设置各级军官，横行于邛州、雅州之间，攻陷城镇乡邑，所过之处，肝脑涂地。先前，蜀中盗贼很少，自此以后盗贼纷纷竞起，州、县官吏不能制止。陈敬派遣牙将杨行迁率领三千人的军队，胡洪略、莫匡时各率领二千人的军队，四出攻讨贼众。

以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节度使。

唐僖宗任命右神策将军齐克俭为左右神策内外八镇兼博野、奉天军节度使。

赐坊军号保大。

唐僖宗赐予坊军以保大军的称号。

夏，四月，甲午，加陈敬兼侍中。

夏季，四月，甲午（二十二日），唐僖宗加陈敬兼侍中。

赫连铎、李可举与李克用战，不利。

唐将赫连铎、李可举率领军队与沙陀李克用接战，官军失利。

初，高骈好神仙，有方士吕用之坐妖党亡命归骈，骈厚待之，补以军职。用之，鄱阳茶商之子也，久客广陵，熟其人情，炉鼎之暇，颇言公私利病，故骈愈奇之，稍加信任。骈旧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素为骈所厚，用之欲专权，浸以计去之，骈遂夺缵兵，族珙家，绶、瑾、公楚、归礼咸见疏。

起初，高骈喜好神仙，方士吕用之因为参与妖党事发而亡命于高骈处，高骈待吕用之优厚，给他补以军职。吕用之是鄱阳茶商的儿子，客居于广陵很久，熟悉广陵城中的人情世故，在烧炼丹药的空暇时间，常常谈及公家和私人间的利弊得失，使高骈越加感到奇异，因此稍加以信任。高骈旧有部将梁缵、陈珙、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平素都受到高骈的优厚礼遇，吕用之想专权，慢慢地用计排斥他们，高骈于是收夺梁缵的兵权，诛灭陈珙一家族，冯绶、董瑾、俞公楚、姚归礼也都被疏远。

用之又引其党张守一、诸葛殷共蛊惑骈。守一本沧、景村民，以术干骈，无所遇，穷困甚，用之谓曰：“但与吾同心，勿忧不富贵。”遂荐于骈，骈宠待埒于用之。殷始自鄱阳来，用之先言于骈曰：“玉皇以公孙事繁重，辍左右尊神一人佐公为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间重职。”明日，殷谒见，诡辩风生，骈以为神，补盐铁剧职。骈严洁，甥侄辈未尝得接坐。殷病风疽，搔扪不替手，脓血满爪，骈独与之同席促膝，传杯器而食。左右以为言，骈曰：“神仙以此试人耳！”骈有畜犬，闻其腥秽，多来近之。骈怪之，殷笑曰：“殷尝于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相识。”骈与郑畋有隙，用之谓骈曰：“宰相有遣剑客来刺公者，今夕至矣！”骈大惧，问计安出。用之曰：“张先生尝学斯术，可以御之。”骈请于守一，守一许诺。乃使骈衣妇人之服，夜掷铜器于阶，令铿然有声，又密以囊盛彘血，洒于庭宇，如格斗之状。及旦，笑胃骈曰：“几落奴手！”骈泣谢曰：“先生于骈，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宝。有萧胜者，赂用之，求盐城监，骈有难色，用之曰：“用之非为胜也，近得上仙书云，有官剑在盐城井中，须一灵官往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剑耳。”骈乃许之。胜至监数月，函一铜匕首以献，用之见，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骈乃饰以珠玉，常置坐隅。用之自谓溪真君，谓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将军，胜乃秦穆公之婿也。

吕用之又引荐他的党羽张守一、诸葛殷共同用道术来蛊惑高骈。张守一本是沧州、景州之间的村民，用道术求见高骈，而无法知遇，以致穷困，吕用之对张守一说：“只要与我同心协力，不愁没有富贵。”于是推荐于高骈，高骈宠待张守一仅亚于吕用之。诸葛殷自鄱阳初来广陵，吕用之事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因为高公职事太繁重，挑选其左右尊神一人来辅佐你，以为治理，你应好好招待他，如果想让他久留，也可以给他以人间的重要官职，羁縻他不能离去。”第二天，诸葛殷来拜见高骈，一口诡辩，鬼话连篇，而谈笑风生，高骈以为是神仙，给诸葛殷补以盐铁重要官职。高骈平时特别爱清洁，他的外甥、侄儿辈从未与他坐过一条凳。诸葛殷患有风疽疮，身上奇痒不止，成天用手不停地扪骚，手爪上尽是脓血，高骈独与他同席促膝而坐，手传酒杯瓷器饮酒吃饭。左右侍从为此劝说几句，高骈说：“这不过是神仙以脏体来试我而已。”高骈养有狗，嗅到诸葛殷身上的脓腥味，多跑近其身边，高骈感到奇怪，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玉皇大帝前面见过它们，一别数百年，它们仍然认识我呀。”高骈与郑畋之间有矛盾，吕用之对高骈说：“宰相有人派遣剑客来行刺你，今天晚上就到。”高骈极感恐惧，向吕用之询问对策。吕用之说：“张守一先生曾学过制服剑客的法术，可以抵御刺客。”高骈于是请张守一施展法术，张守一也表示答应。于是让高骈穿妇女的衣服，躲藏于其他房屋，而张守一借居于高骈寝床上，夜里抛掷铜器于台阶上，使音响哗然，传向屋外，又暗中用袋子装好猪血，泼洒于庭堂，做出好象有一场格斗的样子。到天亮时，张守一笑着对高骈说：“几乎落于贱奴之手！”高骈竟流着泪道谢说：“张先生对于我高骈，真是有再生之恩呀！”酬以丰厚的金宝。有一个人名萧胜，贿赂吕用之，求盐城县监官职，高骈面有难色，吕用之说：“我并不是为萧胜求官，最近得到上仙的书，书上写有一把宝剑在盐城的井中，须得一有灵气的官去取出来，萧胜是上仙左右的人，想让他去取剑呀。”高骈听后马上表示准许。萧胜至盐城监任上数月后，用盒子装一把铜匕首来献高骈，吕用之见到，装模做样地稽首鞠躬说：“这是北帝所佩的剑，得到它，可以百里之内使种种兵器不能侵犯。”高骈于是在铜匕首上装饰珠玉，经常放在座位角落。吕用之自称为溪真君，称张守一为赤松子，诸葛为葛将军，又称萧胜是秦穆公的女婿。

用之又刻青石为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骈得之，惊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将补真官，计鸾鹤不日当降此际。用之等谪限亦满，必得陪幢节，同归上清耳！”是后，骈于道院庭中刻木鹤，时著羽服跨之，日夕斋醮，练金烧丹，费以巨计。

吕用之又在青石上刻写奇怪的文字：“玉皇授白先生高骈。”命令左右随从秘密地放在道院烧香用的香案上。高骈得到奇石，又惊又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由于你修炼仙道，功德卓著，所以将要补给你真的仙官，估计有仙鹤鸾鸟不几日当飞临此地。我和张守一、诸葛殷是神仙下凡，在人间的期限已满，必定得陪同你一同归上清宫为神仙了！”自后，高骈在道院庭堂中刻一只大木鹤，时常穿着羽绒服，跨在木鹤背上，日夜做斋戒，烧炼金丹，费钱巨万，企图飞上天去成仙。

用之微时，依止江阳后土庙，举动祈祷。及得志，白骈崇大其庙，极江南工材之选，每军旅大事，以少牢祷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楼居，说骈作迎仙楼，费十五万缗，又作延和客，高八丈。

吕用之卑微之时，住于江阳县后土庙，每有举动即先行祈祷。及其得志后，劝高骈扩建后土庙，于是极尽江南工匠和材料，选用来筑庙，以后每有军旅大事，即用牲畜祭祀祷告。吕用之又说神仙喜好居住于楼上，劝说高骈造迎仙楼，费钱十五万缗，又造延和阁，高达八丈。

用之每对骈呵叱风雨，仰揖空际，云有神仙过表。骈辄随而拜之。然常厚赂骈左右，使伺骈动静，共为欺罔，骈不之寤。左右小有异议者，辄为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潜抚膺鸣指，口不敢言。骈倚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刑滥赏，骈之政事于是大坏矣！

吕用之经常当高骈的面咱风唤雨，并仰望着天空作揖，声称有神仙穿过云层，高骈听后即随时向神仙下拜。吕用之又常常用丰厚的贿赂拉拢高骈的左右随从人员，让他们伺侯高骈的动静，共同进行迷惑欺骗，高骈始终不能觉悟。高骈左右的人若对神仙小有议异，立即就会被吕用之陷于死地。人们只敢暗暗地抚胸弹指，敢怒而不敢言。高骈把吕用之倚为左右手，无论公事私事、事大事小都交由吕用之裁决，辞退贤人君子，引进不肖之徒，滥施淫刑，又滥加赏赐，淮南的政事于是受到极大的破坏。

用之知上下怨愤，恐有窃发，请置巡察使，骈即以用之领之，募险狯者百余人，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民间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夺人货财，掠人妇女，辄诬以叛逆，掠取服，杀其人而取之，所破灭者数百家，道路以目，将吏士民虽家居，皆重足屏气。

吕用之心里知道军府上下对自己一片怨愤，恐怕有人暗中揭发自己，于是请高骈设置巡察使，高骈立即任命吕用之掌其领事，召募阴险奸猾之徒百余人，纵横交错于广陵城闾巷之间，称为“察子”，即特务，民间咒妻骂子的事，也无不知道。吕用之又想夺取百姓的财货，掠夺民间妇女，凡被看中的即将家诬为叛逆贼，屈打成招，掠取口供，杀其人而取得财货或美女，广陵城中因此而家破人亡者，有数百家。致路人侧目而视，将吏士民虽然居处家中，也都重足而立，连粗气也不敢喘一口。

用之又欲以兵威胁诸将，请选募诸军骁勇之士二万人，号左、右莫邪都。骈即以张守一及用之为左、右莫邪军使，署置将吏如帅府，器械精利，衣装华洁，每出入，导从近千人。

吕用之又想用军队来威胁制服淮南诸将，诸高骈在诸军中选募骁勇之士二人，号称左、右莫邪都。高骈即任命张守和吕用之为左、右莫邪都军使，可以和节度使府一样自己署置将领。左、右莫邪都的军用器械都相当精良，衣服也华丽整洁，吕用之和张守一每次出入使府，都有导从人员近千人。

用之侍妾百余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辄留三司纲输其家。

吕用之有侍妾百余人，俸禄不够他奢费，用度不足时，即将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所发运给朝廷的贡赋运往自己家。

用之犹虑人泄其奸谋，乃言于骈曰：“神仙不难致，但恨学者不能绝俗累，故不肯降临耳！”骈乃悉去宾客，谢绝人事，宾客、将吏皆不得见；有不得已见之者，皆先令沐浴斋，然后见，拜起才毕，已复引出。由是用之得专行威福，无所忌惮，境内不复知有骈矣。

吕用之装神弄鬼，内心空虚，也忧惧有人泄露他的奸诈和阴谋，于是对高骈说：“神仙不难学到，只是恨学神仙的人不能断绝俗世的拖累，为此神仙就不肯降临军府。”高骈于是将自己的宾客全部除去，谢绝人间世事，凡宾客、将吏请见者都不得见；有不得已必须要见的人，都让他们先沐浴洗澡，行斋戒除秽气，然后才接见，刚才拜起，就被高骈请出。因此，吕用之得以专断独行，专行威福，以致淮南节度使巡境之内不再有人知有高骈。

王铎将两川、兴元之军屯灵威寺，泾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凤翔屯兴平，保大、定难屯渭桥，忠武屯武功，官军四集。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华。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贼卖人于官军以为粮，官军或执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数百缗，以肥瘠论价。

王铎率两川、兴元的官军驻扎在灵感寺，泾原军扎于京西，易定军、河中军屯驻于渭北，宁军、凤翔军屯驻于兴平，保大军、定难军屯驻于渭桥，忠武军屯驻于武功，这样，官军从四面八方会集。黄巢军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小，号令所行不出同州、华州，平民百姓为避战乱都逃入深山，修筑栅栏进行自卫，以致农事全都荒毁，长安城中一斗米值三十缗钱。黄巢部下只好卖以获取粮食，有的官军也收捕山寨贫民来卖钱，每人值数百缗钱，进行贩人交时竟以肥瘦来论价。

第二百五十五卷

唐纪七十一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二年（壬寅、882 ）

唐纪七十一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公元882 年）

五月，以湖南观察使闵勖权充镇南节度使。勖屡求于湖南建节，朝廷恐诸道观察使效之，不许。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钟传聚蛮獠，依山为堡，众至万人。仙芝陷抚州而不能守，传入据之，诏即以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据洪州。朝廷以勖江西牙将，故复置镇南军，使勖领之；若传不受代，令勖因而讨之。勖知朝廷意欲斗两盗使相毙，辞不行。

五月，唐僖宗任命湖南观察使闵勖权且充当镇南节度使。闵勖多次请求在湖南设立节度使，朝廷恐怕各道观察使竟相效仿，而未予批准。在这之前，王仙芝到江西一带抢掠，高安人钟传收集蛮獠土著居民，借依山势修筑堡垒，人数多达一万。王仙芝攻隐抚州后不能固守，钟传率众占据了抚州，唐僖宗立颁诏，任命钟传为抚州刺史。到这时，钟传又驱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占据了洪州。因为闵勖来就是江西地方的牙将，所以朝廷又设置了镇南军，命令闵勖统领；如果钟传拒不受管，就命令闵勖对他进行讨伐。闵勖知道朝廷的意图是使他和钟传相互争，两败俱伤，因而推辞拒不赴任。

加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侍中，罢其盐铁转运使。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辞不逊，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负陛下。”又曰：“奸臣未悟，陛下犹迷，不思宗庙之焚烧，不痛园陵之开毁。”又曰：“王铎偾军之将，崔安潜在蜀贪黩，岂二儒士能戢强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帅臣，下及裨将，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又曰：“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耻。臣但恐寇生东土，刘氏复兴，即轵道之灾，岂独往日！”又曰：“今贤才在野，人满朝，致陛下为亡国之君，此子等计将安出！”上命郑畋草诏切责之，其略曰：“绾利则牢盆在手，主兵则都统当权，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诸镇，悉在指挥之下，可知董制之权；而又贵作司徒，荣为太尉。以为不用，如何为用乎？”又曰：“朕缘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荡元凶，自天长漏网过淮，不出一兵袭逐，奄残京国，首尾三年。广陵之师，未离封部，忠臣积望，勇士兴讥，所以擢用元臣，诛夷巨寇。”又曰：“从来倚仗之意，一旦控告无门，凝睇东南，惟增凄恻！”又曰：“谢玄破苻坚于淝水，裴度平元济于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将。”又曰：“宗庙焚烧，园陵开毁，龟玉毁椟，谁之过欤！”又曰：“‘奸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认！‘陛下犹迷’之语，朕不敢当！”又曰：“卿尚不能缚黄巢于天长，安能坐擒诸将！”又曰：“卿云刘氏复兴，不知谁为魁首？比朕于刘、子婴，何太诬罔！”又曰：“况天步未倾，皇纲尚整，三灵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礼仪，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堕。朕虽冲人，安得轻侮！”骈臣节既，自是贡赋遂绝。

唐僖宗命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任侍中，而罢免了他的盐铁转运使官职。高骈既已丧失兵权，又被解除了财权，捋起袖子破口怒骂，并指使他的幕僚顾云起草表文进行自我陈诉，所用言辞多有极不谦恭之处，其中说：“是皇帝陛下不重用我，而决不是我辜负了皇帝陛下。”又说：“奸臣没有醒悟，皇上还在迷惘，宗庙被火焚烧不忧虑，园陵被打开捣毁也不痛惜。”表文说道：“王铎在江陵战役中是个败将，崔安潜在四川贪婪轻狂，这两个儒士么能统管大军呢！”又说：“今天廷所重用的人，上自统帅大员，下到一般将领，若让我筹划料理，可以坐着就把他们全部擒获。”表文还说：“不要使子孙后代有抱怨痛恨的臣僚，不要让千古岁月留下汉朝淮阳王那样的刮席辱。我唯恐东土出现盗寇，刘季一类的人再次兴起。象轵道那样的灾害，难道只能是以前才有吗？”又说：“现今贤能有才的人闲置不用，鲜廉寡耻的人把持朝政，这是要让皇帝陛下做亡国的君主，他们这些人究竟能出什么计策！”唐僖宗郑畋起草诏书斥责高骈，诏书说：“你专营江、淮盐利，身为都统管领大兵，直到京北、京西、神策军及各防守，这些都是由你指挥的，由此可知你操掌的大权；后来又封你为司徒，荣升为太尉，如果这样还不算重用你，那么怎样才算重用呢？”又说：“朕长期把兵权交付给你，却不能扫荡剪除乱除贼魁首，黄巢从天长县漏网逃跑经过淮河，你竟一个兵卒也不派出去追击，致使他们占据残害京国，前后达三年之久。在广陵的军队，没有离开过驻地，忠良大臣怀有期望，勇猛士兵出现讥讽，因此启用元老诸臣，以剿杀当今大寇。”诏书又说：“你向来是杀图有所倚仗，而一旦控告呈诉找不到门路，就会斜眼凝视着东南方，只能增加哀伤。”又说：“谢玄在淝水能战胜苻坚，裴度在淮西能平灭吴元济，可见并不一定文臣不如武将。”诏书还说道：“宗庙被火焚烧，园陵被打开捣毁，宝龟美玉藏在匣内被毁，这是谁的过错？！”并说：“‘奸臣没有醒悟’这话，哪个人肯承认！‘皇上还在迷惘’这话，朕不敢应承认！”诏书责问高骈：“你尚且不能在长天县剿获黄巢，又怎么能坐着就把各位将领擒拿？！”又说：“你说刘季一类的人会再次兴起，不知头目是谁？你把朕比作刘玄、子婴，实在是太诬蔑欺罔了！”又说：“况且，大唐天下还未倾倒，朝廷纲纪尚且整肃，天道人心没有沦丧，各种法度全都存在，君主和臣子之间的礼仪，上上下下的名份，理所当然应该严格遵守，而不可有违定制。朕加然年龄幼小，但怎能容忍你如此轻狂的侮辱！”高骈既已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自此以后便断绝了进贡纳赋。

以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

朝廷天平留后曹存实为节度使。

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

黄巢攻打兴平，兴平地方的各路官军退到奉天屯驻。

加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同平章事。

朝廷为河阳节度使诸葛爽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六月，以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

六月，朝廷任命泾原留后张钧为节度使。

荆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朱敬玫相恶，敬玫别选壮士三千人，号忠勇军，自将之。彦谟谋杀敬玫；已亥，敬玫先帅众攻彦谟，杀之，以少尹李燧为留后。

刑南节度使段彦谟与监军朱敬玫相互仇视，朱敬玫特地精选强壮士兵三千人，号称忠勇军，亲自统领。段彦谟伙图杀害朱敬玫。已亥（二十八日），朱敬玫先发制人，带领士兵攻打段彦谟，将估彦谟杀死，让少尹李燧做荆南的留后。

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聚众数千人以应阡能，杨行迁等与之战，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尽，陈敬悉搜仓门庭之卒以给之。是月，大战于乾，官军大败。行迁等恐无功获罪，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

四川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各招聚了几千人马，响应能。朝廷派令杨行迁等人与他们作战，几次都失利。杨行迁等请求增兵，官府已无兵可派，陈敬便把看守仓库门庭的兵卒都搜集起来，派给杨行迁。这个月，双方在乾展开激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等人深恐没有立功而被治罪，便抓了许多村民充作俘虏送到官府，每天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陈敬不问青红皂白，把抓来的村民都杀了。其中，也有年老体弱的人及妇女，围观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被抓，都回答说：“我们正在耕田绩麻，官军忽然进了村子，使强行抓来，我们也不知道犯不什么罪。”

秋，七月，已巳，以钟传为江西观察使，从高骈之请也。传既去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复据之，又遣其弟仔倡据信州。

秋季，七月，已巳（二十九日），朝廷任命钟传为江西观察使，这是根据高骈的请求任命的。钟传离开抚州，南城人危全讽又占据了抚州，并遣他的弟弟危仔倡占据信州。

尚让攻宜君寨会大雪盈尺，贼冻死者什二三。

尚让攻让宜君寨，恰好天下大雪，有一尺多厚，贼寇被冻死的占十分之二三。

蜀人韩求聚众数千人应阡能。

四川人韩求聚集了几千人，响应阡能。

镇海节度使周宝奏高骈承制以贼孙端为宣歙观察使。诏宝与宣歙观察使裴虔余发兵拒之。

镇海节度使周宝上奏，说高骈自称秉承旨意，让贼寇头目孙端做宣歙地方的观察使。唐僖宗颁发诏书给周宝和宣歙观察使裴虔余，命他们派发大兵阻击孙端。

南诏上书清早降公主，诏报以方议仪。

南诏王上书请求尽早迎娶公主，唐僖宗颁诏告诉南诏王正在商议车服礼仪。

以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京城东面行营招讨使。

朝廷任命保大留后东方逵为节度使，充当京城东面行营的招讨使。

闰月，加魏博节度使韩简兼侍中。

闰七月，朝廷加封魏博节度使简兼任侍中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郑绍业同平章事、兼荆南节度使。

八月，朝廷任命兵部侍郎、判度支郑绍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兼充荆南节度使。

浙东观察使刘汉宏遣弟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将兵二万营于西陵，谋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都知兵马使钱拒之。壬之，乘雾夜济江，袭其营，大破之，所杀殆尽，汉宥、辛约皆走。

浙东观察使刘汉宏派遣其弟刘汉宥及马步都虞候辛约，带领二万兵马在西陵安营扎寨，谋划兼并浙西地方，杭州刺史董昌派遣都知兵马使钱带兵抵抗。壬子（十三日），钱在夜间乘有大雾督兵过江，袭击刘汉宥和辛约的军营，势如破竹，敌营兵马多被斩杀，刘汉宥、辛约二人逃跑。

魏博节度使韩简亦有兼并之志，自将兵三万攻河阳，则诸葛爽于修武；爽弃城走，简留兵戍之，因掠邢、而还。

魏博节度使韩简也有兼并的意图，新自带兵三万攻打河阳，在修武打败诸爽；诸葛爽放弃河阳城逃跑，韩简派留军队在此驻守，并到邢州、水一带抢掠一番回起。

李国晶达靼帅其族迁于代州。

李国昌从达靼率领其部落族人迁到一居。

黄巢所署同州防御使朱温屡请益兵以捍河中，知右军事孟楷抑之，不报。温见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真、谢瞳劝温归国；九月，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州降王重荣。温以舅事重荣，王铎承制以温为同华节度使，使瞳奉表诣行在。瞳，福州人也。

黄巢的部属同州防御使朱温多次请求增兵，以固守河中一带，知右军事孟楷把这事压下而不上报。朱温看到黄巢队伍的形势越来越紧迫，知道将以失败告终，亲信将领胡直、谢瞳二人规劝朱温归顺大唐。九月，丙戌（十七日），朱温杀掉军严实，率同州全部人马投降王重荣。朱温把王重荣当作舅舅来侍奉。王铎承旨意，让朱温做同华节度使，派谢瞳奉恭表文到皇帝年所报告。谢瞳是福州人氏。

李详以重荣待温厚，亦欲归之，为监军所告；黄巢杀之，以其弟思邺为华州刺史。

李详看到王重荣对待朱很宽厚，便也想归顺他，被监军察觉告发，黄巢于是将李详杀掉，让他的弟弟黄思邺当华州刺史。

桂〔邕〕州军乱，逐节度使张从训，以前容管经略使崔焯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邕州军队发生叛乱，赶走节度使张从训，让以前的容管经略使崔焯做岭南西道节度使。

平卢大将王敬武逐节度使安师儒，自为留后。

平卢地方的大将王敬武赶趟走节度使安师儒，自已做这里的留后。

初，朝廷以庞勋降将汤群为岚州刺史，群潜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群怀州刺史，郑从谠使赍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群杀使者，据城叛，附于沙陀；壬寅，从谠遣马步都虞候张彦球将兵讨之。

起初，朝廷让庞勋的投降将领汤群做岚州刺史，汤群私下暗通沙陀，朝廷对他产生了怀疑，便调汤群到怀州当刺史，郑从谠派遣使臣拿着告文前往传授命令。冬季，十月，庚子朔（初一），汤群杀掉郑从谠派来的使臣，占据城邑反叛，归附沙陀。壬寅（初三），郑从谠派遣马步都虞候张彦球带兵讨伐汤群。

贼帅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断峡江路，癸丑，陈敬遣押牙庄萝蝶将二千人讨之，又遣押牙胡弘略将千人继之。

贼寇将领韩秀升、屈行从起兵，截断峡江路，癸丑（十四日），陈敬派遣押牙将庄梦蝶带领二千人马进行讨伐，又续派押牙将胡弘略率领一千余人前往。

韩简复引兵击郓州，节度使曹存实逆战，败死。天平都将下邑朱收余众，婴城拒守，简攻之不下。诏以权知天平留后。

韩简再次带兵进攻郓州，天平节度使曹存实应战还击，结果战败身亡。天平都将下邑的朱招收残存余部，环绕郓州城拒敌死守，韩简终于没有攻下郓州。唐僖宗颁诏，命朱暂代天平留后。

以朱温为右金吾磊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唐僖宗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为全忠。

李克用虽累表请降，而据忻、代州，数掠并、汾，争楼烦监。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世为婚姻，诏处存谕克用：“若诚心款附，宜且归朔州俟朝命；若暴横如故，当与河东、大同军共讨之。”

李克用虽然多次进呈表文请求投降，可是他占据忻州、代州，经常入侵抢掠并州、汾州，并争夺楼烦监。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是世代姻亲，唐僖宗于是诏令王处存告诫李克用：“如果是真心诚意地归附，就应当暂且回到朔州等待朝廷的命令；如果仍象从前一样暴虐横行，朝廷就会汇集河东和大同的官军一同进行讨伐。”

以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后。时诸道兵皆会关中讨黄巢，独平卢不至，王铎遣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往说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浚见敬武，责之曰：“公为天子藩臣，侮慢诏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谢之。既宣诏，将士皆不应，浚徐谕之曰：“人生当先逆顺，交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下勤王之师皆集京畿，而淄青独不至；一旦贼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贵，后悔无及矣！”将士皆改容引咎，顾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敬武即发兵从浚而西。

朝廷平卢大将王敬武为留。当时各道官兵都汇聚关中讨伐黄巢，唯独平卢的官军没有到来，王铎派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前往规劝王敬武。王敬武已经接受了黄巢封给的官爵，拒不出城接迎，张浚见到王敬武，责问他说：“你是大唐天子的臣僚，却侮辱怠慢传诏的使臣，你不能侍奉朝廷怎么能指挥下属！”王敬武很吃惊，感激张浚的开导。接着宣读唐僖宗的诏书，将领和士兵都不呼应，张浚慢慢地谕劝他们说：“人生在世应当首先知道什么是反动判逆，什么是顺应时势，其次应当知道干什么有利，干什么有害。黄巢这个人，从前不过是个贩卖食盐的下贱人，你们舍弃几代的大唐天子而对黄巢称臣，究竟能有什么好处？现在天下救援大唐皇帝的军队都聚集在京畿一带，可是唯有淄青的官军不到；将来一旦贼寇平灭，大唐皇这回京师重新一统天下，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是去见天下的人？现在若是不立即前往相建功立业、争取荣华富贵，将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平卢将领和士兵听了张浚的一番讲话的都收起刚才的面容，感到自己错了，纷纷回过头对王敬武说：“谏议大夫张浚的话对呀！”王敬武立即派发军队跟随张浚往西开进。

刘汉宏又遣登高镇将王镇将兵七万屯西陵，钱复济江袭击，大破之，斩获万计，得汉宏补诸将官伪敕二百余通；镇奔诸暨。

刘汉宏又派遣镇守登高的大将王镇带兵七万屯驻西陵，钱于夜间再次过江对王镇发动突然袭击，大破王军，斩杀擒获一万余人，缴获刘汉宏委命补授各位将官的伪敕书二百余件，王镇逃往诸暨。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柰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相善，彼亦有徇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独与数百骑过晋阳城下与从谠别，从谠以名马、器币赠之。

黄巢的兵势还比较强大，王重荣对此深表忧虑，他对行营都监杨复光说：“对贼寇称臣就辜负了大唐，讨伐贼寇又兵力不足，怎样才好？”杨复光说：“雁门节度使李克用，作勇猛，并拥有强大的军，他的父亲与我已故的养父曾经一同共事，相处很好，他也有以身殉国的宏大志愿，之所以他不来，是因为他与河东的郑从谠有矛盾。若是诚恳地用朝廷的旨意谕劝郑从谠，从而召唤李克用，李克用一定会来。李克用若来，则平贼寇不在话下了！”东面宣慰使王徽也这样认为。当时王铎在河中，就用墨敕召集李克用，谕劝郑从谠。十一月，李克用带领一万七千沙陀人马，从岚州、石州赶往河中，但不敢进入太原境内，只带几百骑兵经过晋阳城与郑从谠告别，郑从谠赠送给他名马、器具和钱币。

李详旧卒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为主，以华州降于王重荣，王铎承制以遇为刺史。

李详的旧部兵卒共同驱逐黄思邺，推华阴镇使王遇做首领，将华州降归王重荣，王铎受命委任王遇为刺史。

阡能党愈炽，侵淫入蜀州境；陈敬以杨行迁等久无功，以押牙高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将兵五百人往代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自旦至千，出入营中数四，逻者疑之，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温言问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无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使人书汝背为”归顺“，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一口传百，百传千，川腾海沸，不可遏也。比尚书之至，百姓必尽奔赴如婴儿之见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

阡能一伙势和越来越大，一路侵掠淫乱进入蜀州境内。因为杨行迁等人长期以来没有立功，陈敬便任命押牙将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带领军队五百人前往取代杨行迁。在出发的前一天，有个卖面的人，从早晨到中午，在军营中出出入入好多次，巡逻的士兵对这人产生了怀疑，把他抓起来讯问，果然是阡能的间谍。高仁厚命令为他解开捆绑的绳索，和言悦色地对他进行询问，那个人说：“我是某个村子的人，阡能把我的父母妻子都囚禁在狱中，并说‘你刺探官军情况回来，得到证实就宽免了你们全家；不然的话，你们全家都要处死。’我并不是甘心情愿地为能效力。”高仁厚说：“我相信你是这样的，怎能忍心杀害你！现在我放你回去，去救你的父母和妻子，只是对阡能说：”高仁厚明日就发兵，所带的军队不过五百人，没有多少人马。‘可是，我救了你们一家人，你要为我对营寨的人偷偷传话说：“陈敬仆射可怜你们都是善良的人，被贼寇控制，其情形实在是不得已。高仁厚要来拯救你们，为你们洗刷冤枉。高仁厚来的时候，你们要分别扔掉兵器前往投降，高厚会叫人在你们的北上书写’归顺‘二字，让你们回去仍操旧业。想要杀掉的，不过是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和韩求这五个人，一定不会牵连到老百姓的。’”阡能派来的那个间谍说：“这些全是老姓心里想的事，尚书您都一清二楚而宽百姓，还有谁不高高兴兴地去听命！这些话一个人传给一百人，一百人传给一千人，就会象河川欢跃大海沸腾，势不可挡。等到尚书您到来，老百姓一定都投奔而来，就象婴儿见到慈爱的母亲。那时，能立无援，马上就可以擒获！”于是，高仁厚派他回去。

明日，仁厚引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可以安眠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堑栅，才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

第二天，高仁厚率领军队出发，到达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来迎接。高仁厚环视堑壕栅栏，怒气冲冲地说：“阡能一伙人，都是耕种土地的百姓，你们用尽一府的军队，长达一年多而不能擒获，现在看到你这里堑壕栅栏重重叠叠如此牢固，大概也可以安稳睡觉饱食终日而留养贼寇以邀功请赏了！”便命令把白文现拉出斩首；监军极力营救，劝了好久，白文现才免于一死。高厚下令把堑壕栅栏全部平掉，仅留下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全都跟随他走，又召命各个寨子的士兵，都相继集合起来。

阡能闻仁厚将至，遣罗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知，引兵围之，下令勿杀，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日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投兵请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其中余众争出降。浑擎狼狈逾寨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与语。”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帜，所降凡四千人。

阡能听说高仁厚将到，派遣罗浑擎在双流的西面设立五个营寨，在野桥箐一带高伏兵一千余人，以拦击官军。高厚刺探到这一军情，带兵把罗浑擎的军营包围起来，下令不要剿杀，而是派人脱掉军人装束潜入贼寇营中传话，象昨天对那个间谍说的一样。贼寇听后很是欢喜，呼喊叫嚷着，争先后地抛弃盔甲扔掉兵器请求投降，下拜的人多得高山倾倒一样。高仁厚对这些来降的人均加抚恤劝导，在他们的背上书写“归顺”二字，然后让他们加到贼寇营寨之中，告诉那些还未投降的人，于是营寨内剩余的人都争着跑出去投降。罗浑擎只好越过堑壕狼狈逃跑，结果被他的部属抓住送到高仁厚那里，高仁厚说：“这个蠢货，不值得和他说什么。”便给罗浑擎带上刑具送往官府。高仁厚下令把贼寇的五个营寨和盔甲武全部烧掉，只留下收缴的旗帜，先后投降的人总共有四千名。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涂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忧疑，藉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击之，每五十人为队，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余人皆降。

第三天早晨，高厚对投降的人说：“开始时本想立即放你们回家，可是前面道上各个寨子的百姓还不知道我的心思，有的人会有忧虑和疑问，现在借助你们在前面行走，经过穿口、新津寨一带时，向那里的百姓展示你们北上的‘归顺’二字，把投降情告诉他们，等到了延贡，就放你们回去。”于是取来了罗浑擎的旗帜倒着挂起来，第五十个人结为一队，扛着旗子大声呼喊：“罗浑擎已经被活捉，送到官府去了，大唐王朝的军队来到这里。你们住在寨子中的人，快快象我们一样出来投降，马上就可以成为朝廷的良民，没有事了！”官军到达穿口，句胡僧设有十一个营寨，寨子中的人都争着跑出来投降，句胡僧大为惊慌，拔出剑来阻止，大家用瓦片石头打他，一起把他抓住献给高仁厚，句胡僧的部属五千余人都投降了。

又明旦，焚寨，使降者执旗先驱，一如双流。至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其众钩出之，已死，斩首以献。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犹未食。”使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炊，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

第四天早晨，高仁厚焚烧贼寇营寨，让投降的人打着旗子在前面走，象在双流出发时一样。到达新津，韩求设置的十三个营寨中的人都出来投降。韩求自己跳入深深堑壕，他的部属把他钩了上来，已经死了，便砍下他的脑袋送给高仁厚。官军将士要烧毁寨，高仁厚阻止他们说：“投降的人还没有吃饭。”让人先把资财粮食运出来，然后再烧营寨。刚刚投降的人相烧火做饭，与先前投降来向他们传话的人一同进餐，欢歌笑语，整夜都没有停。

明日，仁厚纵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其众皆降。

第五天，高仁厚把双流、穿口投降的人先行放回去，而让新津投降的人打着旗帜在前面走，并且对他们说：“进入邛州境内，也可以放你们回去。”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九个营寨，他的部属前一天晚上看到新津火光冲天，已是夜不能眠。等到新津投降的人赶到这里，罗夫子便仍下寨子逃奔阡能，他的部一部投降。

明日，罗夫子至阡能寨，与之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罗夫子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仁厚引兵连夜逼之，明旦，诸寨知大军已近，呼噪争出，执阡能，阡能窘急赴井，为众所擒，不死；又执罗夫子，罗夫子自刭。众挈罗夫子首，缚阡能，驱之前迎官军，见仁厚，拥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负冤日久，无所控诉。自谍者还，百姓引领，度顷刻如期年。今遇尚书，如出九泉睹白日，已经而复生矣。”欢呼不可止。贼寨在他所者，分遣诸将往降之。仁厚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每下县镇，辄补镇遏使，使安集户口。

第六天，罗夫子逃到阡能的营寨，与阡能谋划如何动用全部人马进行决战。计策还没商定，天快黑了，高仁厚带着延贡投降的人赶到，阡能、罗夫子骑上战马巡视营寨，想派兵出战，部属都不听号令。高仁厚带领官军连夜逼近，次日早晨，各个营寨知道大唐官军已经接近，争先恐后地呼喊着往外跑，有人去抓阡能，阡能走投无路只好跳井，被众人拿获，没有死；同时去抓罗夫子，罗夫子自杀了。大家提着罗夫子的脑袋，绑着阡能，驱赶着他前往迎接官军，见到高仁厚，众人拥簇着高厚的马大哭泣着说：“老百姓忍辱含冤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地方控告申诉。自从你放回间谍，老百姓就伸长脖子盼望官军到来，度日如年。现在见到尚书您，就象走出阴间重见天日，死而复生一样。”欢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其他地方的贼寇营寨，也分别派遣将领前往招降。高仁厚出兵总共六天，五大贼寇都被平灭。他每攻打下一个县镇，就补授镇遏使，令其安抚召集民人户口。

于是陈敬枭韩求、罗夫子首于市，钉阡能、罗浑擎于城西，七日而之。阡能孔目官张荣，本安仁进士，屡举不中第，归于阡能，为之谋主，为草书檄，阡能败，以诗启求于哀于仁厚，仁厚送府，钉于马市；自余不戮一人。

于是，陈敬把韩求、罗夫子二人的首级挂在市井，又将阡能、罗浑擎、句胡僧钉在城西，七天后把他们三人处以凌迟极刑。为阡能掌管文书的吏员张荣，来是安仁的进士，多次参加科而未被录取入仕，最后投奔阡能，为阡能出谋划策，起草书信檄文。阡能失败后，张荣做诗向高仁厚苦苦哀求，高仁厚把他送到官府，钉在马市处死，其余的没有再杀戮一人。

十二月，以仁厚为眉州防御使。

十二月，朝廷任命高仁厚为眉州防御使。

陈敬榜邛州，凡阡能等亲党皆不问。未几，邛州刺史申捕获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系狱，请准法。敬以问孔目官唐溪，对曰：“公已有榜，令勿问，而刺史复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杀之，岂惟使明公失大信，窃恐阡能之常纷纷复起矣！”敬从之，遣押牙牛晕往，集众于州门，破械而释之，因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买之，不与，故恨之。敬召刺史，将按其罪，刺史以忧死。他日，行全闻其家由溪以免，密饷溪蚀箔金百两。溪怒曰：“此乃太师仁明，何预吾事，汝乃怀祸相饷乎！”还其金，斥逐使去。

陈敬在邛州张贴告示，所有阡能等人的亲朋党羽都不问罪。不久，邛州刺史申报抓获阡能的叔父阡行全家三十五人，囚在狱中，请求正法。陈敬就此征求掌管文书的吏员唐溪的意见，唐溪说：“您已经张贴告示，下令对阡能的亲友不再问罪，可是邛州刺史还是把阡行全一家逮捕，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现在若是把阡行全一家杀掉，不但会使您失信于民，我还担心会导致阡能的党羽再次纷纷起兵谋反！”陈敬听从了唐溪的话，派遣押牙将牛晕前往，在邛州的州门口召集众人，打开阡行全一家人的刑具而释放他们，并顺便询问他们为什么被刺史抓起来，果然是阡行全家里有肥沃的田地，刺史想要收买，阡行全不同意，刺史便因此怀恨在心。陈敬叫来邛州刺史，要对他治罪，邛州刺史忧惧而死。后来，阡行全听说他们全家是由于唐溪的一番话而免于治罪，暗地里给唐溪送去蚀箔金一百两。唐溪怒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太师陈敬仁慈开明，哪里有我什么事，你是在向我送祸呀！”他把阡行全送来的金子全都退回，斥责并赶走了派来的人。

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奏克岚州，执汤群，斩之。

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奏报攻克岚州，抓获汤群，并将其斩杀。

以忻、代等州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朝廷任命忻州、代州等处的留后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

初，朝廷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时段彦谟方据荆南，绍业惮之，逾半岁，乃至镇。上幸蜀，召绍业还，以彦谟为节度使。彦谟为朱敬玫所杀，复以绍业为节度使。绍业畏敬玫，逗遛不讲，军中久无帅；至是，敬玫署押牙陈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起初，朝廷任命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当时段彦谟刚刚占据荆南，郑绍业对段彦谟有些畏惧，过了半年，才到荆南。唐僖宗到达蜀地，召令郑绍业回去，任命段彦谟为荆南节度使。段彦谟被朱敬玫杀害，朝迁再次任命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郑绍业畏惧朱敬玫，逗留不前，荆南官军很长时间没有主帅；这时，朱敬玫便暂任押牙陈儒掌管荆南府事宜。陈儒是江陵人。

加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并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奉天节度使齐克俭、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均为同平章事。

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遣从父弟克修先将兵五百济河尝贼。初，克用弟克让为南山寺僧所杀，其仆浑进通归于黄巢。自高浔之败，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巢乃捕南山寺僧十余人，遣使赍诏书及重赂，因浑进通诣克用以求和。克用杀僧，哭克让，受其赂以分诸将，焚其诏书，归其使者，引兵自夏阳渡河，军于同州。

李克用带领军队四万人到达河中，派遣他的堂弟李克修先带五百人马过河试探贼寇。当初，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躲避贼寇隐藏在南山佛寺，被寺里的僧人杀害，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投归黄巢。自从高浔一役吃了败仗，各路官军都畏惧贼寇，不敢向前。等到李克用的军队到来，贼寇害怕了，说：“乌鸦军队来到了，应当避开他们的锋芒。”李克用的军队穿衣服都是黑色，所以贼寇称他们是乌鸦军队。黄巢于是抓获南山佛寺的僧人十余名，派出使者带着诏书及丰厚的贿赂财物，通过浑进通的关系到李克用那里求和。李克用杀掉僧人，为弟弟李克让悲伤痛哭，又接受黄巢的贿赂财物，分给各位将领，而将黄巢的诏书烧掉，把使者打发回去。然后带领大军从夏阳过河，在同州安设军营。

孟方立既杀成麟，引兵归邢州，潞人请监军吴全勖知留后。是岁，王铎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勖；与铎书，愿得儒臣镇潞州，铎以郑昌图知昭义军事。既而朝廷以右仆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义节度使，徽以车驾播迁，中原方扰，方立专据山东邢、、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辞不行，请且委昌图。诏以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图陵使。昌图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迁昭义军于邢州，自称留后，表其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

孟方立即已杀掉成麟，带兵回到邢州，潞州民人便请求监军吴全勖主持留后事宜。这一年，王铎受命以孟方立主持邢州事宜，孟方立拒不受命，囚禁吴全勖，写信给王铎，愿意招用儒臣镇守潞州，王铎任命郑昌图主持昭义的军事。不久，朝廷任命右仆射、租庸使王徽为同平章事，充任昭义节度使。王徽认为唐僖宗远迁蜀地，中原一带正扰乱不安，孟方立单独占据山东的邢、、磁三个州，估计朝廷无力控制这种局面，推辞而不赴任，请求暂且委派郑昌图为昭义节度使。朝廷又颁诏任命王徽为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图陵使。郑昌图到达潞州任上，不到三个月就走了，孟方立于是把昭义军调到邢州，自称留后，进呈表章请任命他的将领李殷锐为潞州刺史。

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而代之。

和州刺史秦彦派遣他的儿子带领军队几千人袭击宣州，赶走观察使窦，取而代之。

三年（癸卯、883 ）

三年（癸卯，公元883 年）

春，正月，李克用将李存贞败黄揆于沙苑；己巳，克用进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铎承制以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春季，正月，李克用的将领李存贞在沙苑打败黄揆。己巳（初二），李克用进驻沙苑。黄揆是黄巢的弟弟。政锋秉承旨意，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又以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以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令孜自以建议幸蜀、收传国宝、列圣真容、散家财犒军为己功，令宰相藩镇共请加赏，上以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

乙亥（初八），唐僖宗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命他前赴镇所。田令孜想要加重北司权，奏称王铎讨剿黄巢时间长久而没立功，最后采用杨复光策略，召来沙陀才击败贼寇，因而罢免了王铎的兵权以取悦杨复光。朝廷又任命副都统崔安潜为东都留守，命都都监西门思恭为右神策中尉，充任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田令孜自以为建议唐僖宗出走蜀地、收藏传国宝和各先帝的画像、散放家中资财犒赏官军有功，便指令宰相藩镇一同请求为他恩加赏赐，唐僖宗于是任命田令孜为神策十军兼南牙十二卫观军容使。

成德节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熔知留后事，时熔生十年矣。

成德节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去世，军营中拥立王景崇的儿子节度副使王主持留后事宜，当时王才十岁。

以天平留后朱为节度使。

朝廷任命天平留后朱为节度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进军乾，与河中、易定、忠武军合；尚让等将十五万众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战，自午至晡，贼众大败，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巢将王、黄揆袭华州，据之，王遇亡去。

二月，壬子（十五日），李克用率军前往乾，与河中、易定、忠武军等各路官军会合。尚让等人带十五万人马屯驻梁田陂。第二天，展开激战，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贼寇大败，俘虏斩杀几万人，横卧在地上的尸体长达三十里，黄巢带领王、黄揆袭击华州，并占据了华州，王遇逃跑离去。

初，光州刺史李罕之为秦宗权所攻，弃州奔项城，帅余众归诸葛爽，爽以为怀州刺史。韩简攻郓州，半年，不能下；爽复袭取河阳，朱请和，简乃舍之，引兵击河阳。爽遣罕之逆战于武陟，魏军大败而还；大将澶州刺史乐行达先归，据魏州，军中共立行达为留后，简为部下所杀。己未，以行达为魏博留后。

起初，光州刺史李罕之受到秦宗权的进攻，离弃光州奔往项城，率领剩余的人马归附诸葛爽，诸葛爽以李罕之为怀州刺史。韩简攻打郓州，半年也没能攻下，诸葛爽又袭击攻取河阳；朱请求讲和，韩简便放弃进攻郓州，带兵回攻河阳。诸葛爽派遣李罕之在武陟迎战，结果魏州军大败退回，大将澶州刺史乐行达先期回去，占据了魏州，军营上下便共同拥立乐行达为魏州留后，韩简被部下杀害。己未（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乐行达为魏博留后。

甲子，李克用进围华州，黄思邺、黄揆婴城固守；克用分骑屯渭北。

甲子（二十七日），李克用进军围攻华州，黄思邺、黄揆环绕华州顽固坚守；李克用分派一部分骑兵屯驻渭北。

以王熔为成德留后。

朝廷任命王熔为成德留后。

以郑绍业为太了宾客、分司，以陈儒为荆南留后。

朝廷任命郑绍业为太子宾客、分司，任命陈儒为荆南留后。

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为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应援使胡弘略战亦不利；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井路不通，民间乏盐。陈敬奏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将三千兵讨之。

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被韩秀升、屈行从打败，退到忠州固守，应援使胡弘略与贼寇作战也同样失利。这样，江、淮一带的贡赋都被贼寇阻截，朝廷百官无俸可供。云安、井一带的道路不通，民间缺乏食盐。于是陈敬奏请，任命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率领军队三千人前往讨伐韩秀升、屈行从。

加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黄巢兵数败，食复尽，阴为遁计，发兵三万扼蓝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让将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于零口，破之。克用进军渭桥，骑军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燔积聚，斩虏而还，贼中大惊。

黄巢所带的人马多次战败，粮食也吃尽，暗中筹谋逃离长安，他派出三万兵马扼守住蓝田这一向南出走的要道。三月，壬申（初六），派遣尚让带兵救援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带领官军在零口迎击，获得胜利。李克用率令大军前赴渭桥，骑兵则布置在渭北，李克用每天夜间都命令将领薛志勤、康君立偷偷进入长安城，焚烧黄巢积聚的财物，斩杀虏获黄巢的人马，然后再退出，使贼寇大为惊慌恐惧。

以淮南押牙合肥杨行愍为庐州刺史。行愍本庐州牙将，勇敢，屡有战功，都将忌之，白刺史郎幼复遣使出戍于外。行愍过辞，都将以甘言悦之，问其所须，行愍曰：“正须汝头耳！”遂起斩之，并将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幼复不能制，荐于高骈，请以自代。骈以行愍为淮南押牙，知庐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闻州人王勖贤，召，欲用之，固辞。问其子弟，曰：“子潜，好学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气节，可为将。”行愍召潜置门下，以稔及定远人季章为骑将。

朝廷任命淮南押牙将合肥人杨行愍为庐州刺史。杨行愍本来是庐州的牙将，勇猛果敢，多次作战立功，行营都将很嫉妒他，白刺史郎幼复派遣他到外边驻防。杨行愍向都将辞行，都将对他好言相待，问他还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杨行愍说：“就是需要你的脑袋！”于是起身把都将斩杀，并统领各路军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郎幼复见已无法控制杨行愍，便向高骈推荐，请求以杨行愍接替自己。高骈于是任命杨行愍为淮南押牙将，掌管庐州事宜，朝廷因而委任杨行愍。杨行愍听说庐州人王勖很是贤能，把他召来，想起用他，王勖坚持推辞。杨行愍询问王勖的弟弟和儿子的情况，回答说：“儿子王潜，勤奋学习，办事谨慎周密，可以委用；弟弟的儿子王稔，很有气节，可以用为将领。”杨行愍便把王潜召来安置在身边，任命王稔和定远人季章为骑兵将领。

初，吕用之因左骁雄军使俞公楚得见高骈；用之横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数戒用之少自敛，毋相累；用之衔之。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气直敢言，尤疾用之所为，时面数其罪，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与其党会倡家，归礼潜遣人其室，杀貌类者数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穷治其事，获纵火者，皆骁雄之卒；用之于是日夜谮二将于骈。未几，骈使二将骁雄卒三千袭贼于慎县，用之密以语杨行愍云：“公楚、归礼欲袭庐州。”行愍发兵掩之，二将不为备，举军尽殪，以二将谋乱告骈；骈不知用之谋，厚赏行愍。

起初，吕用之因为左骁雄军使俞公楚的关系而得以拜见高骈；吕用之过于蛮横霸道，有人因此责怪俞公楚，俞公楚几次劝戒吕用之稍微收敛一些，不要相互受到牵连，吕用之对俞公楚怀恨在心。右骁雄军使姚归礼，性格直爽敢于说话，尤其憎恶吕用之的所做所为，有时当面指责他的横暴行为，常常想亲手杀了他。癸未（十七日）夜，吕用之与他的党羽在娼妓家会聚，姚归礼暗中派人焚烧吕用之的卧室，杀掉好几个与他面貌相似的人，吕用之因更换衣服而免于一死。第二天早晨，吕用之严厉追究这件事，抓获放火的人，都是骁雄军的兵卒，吕用之于这天夜间向高骈诬陷俞公楚和姚归礼两位将领。不久，高骈命令俞公楚和姚归礼二人督率骁雄军三千人，在庐州境内慎县袭击贼寇，吕用之偷偷向杨行愍说：“俞公楚、姚归礼要攻打庐州。”杨行愍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进攻，俞公楚、姚归礼二人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全军覆没。杨行愍又向高骈告发俞公楚、姚归礼谋反叛乱，高骈不知道这是吕用之的阴谋，竟重赏杨行愍。

己丑，以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俟克复长安，令赴镇。

己丑（二十三日），朝廷任命河中行营招讨副使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等夺回长安，再令他前往镇所。

癸巳，李克用等拔华州，黄揆弃城走。

癸巳，（二十七日），李克用等人攻克华州，黄揆离城逃走。

刘汉宏分兵屯黄岭、岩下、贞女三镇、钱将八都兵自宣春击之，破黄岭，擒岩下镇将史弁、贞女镇将杨元宗。汉宏以精兵屯诸暨，又击破之，汉宏走。

刘汉宏在黄岭、岩下、贞女三个镇分别驻扎军队，钱带八都兵从富春渡江发动进攻，攻战黄岭，抓获岩下镇将史弁和贞女镇将杨元宗。刘汉宠调集精锐人马驻守诸暨，钱又发动进攻占领诸暨，刘汉宏只好逃跑。

庄梦蝶与韩秀升、屈行从战，又败。其败兵纷纭还走，所在慰谕，不可遏；遇高仁厚于路，叱之，即止；仁厚斩都虞候一人，更令修部伍。乃召耆老，询以山川蹊径及贼寨所据，喜曰：“贼精兵尽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资粮皆在寨中，此所谓重战轻防，其败必矣！”乃扬兵江上，为欲涉之状。贼昼夜御备，遣兵挑战，仁厚不与交兵，潜发勇士千人执兵负藁，夜，由间道攻其寨，且焚之。贼望见，分兵往救之，不及，资粮荡尽，众心已摇。仁厚复募善游者凿其舟，相继皆沈，贼往来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击，且招之，贼众皆降。秀升、行从见众溃，挥剑乱斫、欲止之，众愈怒，共执二人诣仁厚，仁厚诘之曰：“何故反？”秀升曰：“自大中皇帝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庚子，献于行在，斩之。

庄梦蝶与韩秀升、屈行从激战，再次失败。庄梦蝶的败兵纷纷逃走，进行抚慰劝导，也不能阻止；这些逃兵在路上遇见高仁厚，被他高声怒喝，逃兵当即停下；高仁厚斩杀了一名都虞候，重新下令整顿队伍。高仁厚找来当地高龄老人，向他们询问这一带山川小路以及贼寇营寨的情况之后，高兴地说：“贼寇的精锐人马都在船上，而让那些年老体弱的人守卫营寨，资财粮食都在寨子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重视攻战轻视防守，他们一定会失败的！”高仁厚于是在江面上布置下军队，摆出要过江攻打的阵势。船上的贼寇日夜防御准备，并派兵前来挑战，高仁厚不与这些贼寇交战，而暗中派出一千名勇猛士兵手拿兵器肩扛藁秆，在夜晚从偏僻的小路前往攻打贼寇的营寨，并且放火焚烧。船上的贼寇看到这种情况，马上分派人马回营寨救援，已来不及了，贼寇的资财粮食全被毁掉，人心动摇。高仁厚又招募善于游泳的人凿破贼寇的船只，使其都相继沉没，贼寇来来往往惶恐迷惑，相互不能救援，高仁厚派遣军队在交通要道拦截贼寇，并且招降，最后贼寇都投降了。韩秀升、屈行从看到人马溃败不堪，挥剑乱砍，想进行阻止，大家更加愤怒，一同抓往韩秀升、屈行从二人送到高仁厚那里。高仁厚质问说：“你们为什么起兵谋反？”韩秀升回答说：“自从宣宗皇帝死后，天下再也没有公道，维系大唐王朝的纽带松懈，朝廷法度被废弃。当今谋反的人，难道只是我韩秀升？成者王侯败者贼，我已是桌子上的肉，任凭你们煮杀剁成肉酱了！”高仁厚听后不禁感到凄怆，命令让他美餐之后戴上刑具。夏季，四月，庚子（初四），高仁厚把韩秀升献到成都唐僖宗那里，韩秀升被斩杀。

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黄巢军战于渭南，一日三战，皆捷；义成、义武等诸军继之，贼众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门入京师，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贼死及隆者甚众，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巢自蓝田入商山，多遗珍宝于路，官军争取之，不急追，贼遂逸去。

李克用与忠武将军庞从、河中将军白志迁等带领人马先行进军，在渭南与黄巢军队展开激战，一天交战三次，都获得胜利；义成、义武等军相继赶到，黄巢人马只好争相败逃。甲辰（初八），李克用等从光泰门进入京师长安，黄巢顽强争战而不能取胜，最后放火焚烧宫殿后逃跑。贼寇战死和投降的人很从，但官军横暴抢掠，与贼寇没有什么两样，长安城内的房屋和百姓所剩无几。黄巢从蓝田进入商山，在路上扔上许多珍宝，官军争抢这些东西，而不急于追击，贼寇于是逃脱了。

杨复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贺。诏留忠武等军二万人，委大明宫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从异部分，守卫长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同平章事。升陕州为节度，以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建延州为保塞军，以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

杨复光派遣使臣向唐僖宗报捷，朝中百官向皇上恭贺。僖宗颁诏，留下忠武等军二万人，委派大明宫留守王徽和京畿制置使田从异行进处置，驻守护卫长安。五月，朝廷为朱玫、李克用、东方逵加封同平章事。将陕州升格为节度，任命王重盈为节度使。又在延州建立保塞军，任命保大行军司马、延州刺史李孝恭为节度使。李克用当时年仅二十八岁，在各位将领中最年轻的，可是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的功劳实属第一，军队实力也最强大，各位将领对他都很畏惧。李克用的一只眼睛略微小些，当时人们都叫他“独眼龙”。

诏以崔家贵身显，为黄巢相首尾三载，不逃不隐，于所在斩之。

唐僖宗颁发诏令，指责崔家世富贵出身显赫，却在黄巢手下做同平章事先后三年，既不逃走也不隐藏，于是将他在住所斩杀。

黄巢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锋，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连兵。

黄巢派令他的骁将孟督率一万人马为前锋，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带官兵迎战失败；贼寇攻打蔡州城，秦宗权于是向黄巢称臣，把他的队伍与黄巢的人马合并到一起。

初，巢在长安，陈州刺史宛丘越谓将佐曰：“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缮甲兵，积刍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资粮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子麓林分将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谕之曰：“忠武素著义勇，陈州号为劲兵，况吾家久食陈禄，誓与此州存亡。男子当求生于死中，且徇国而死，不愈于臣贼而生乎！有异议者斩！”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濮、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

起初，黄巢在长安时，陈州刺史宛丘人赵对手下将领僚佐说：“黄巢如果不是在长安战死，一定是向东逃跑，陈州则首当其冲。并且黄巢一向仇视忠武军，我们不能不做准备。”于是赵把护卫陈州城的堑壕挖整完毕，修缮盔甲武器，大量积储草料粮食；在六十里之内，老百姓家有资财粮食的，都迁入陈州城内。赵还招募许多勇猛的士兵，让他的弟弟赵昶赵、儿子赵麓林赵分别统领。黄巢的骁将孟楷既已攻下蔡州，便调动军队去打陈州，率军驻扎在项城；赵先是向孟楷做出势单力薄的样子，乘他没有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孟楷的人马几乎全被斩杀擒获，本人也被活捉处斩。黄巢听说孟楷被处死，很惊慌恐惧，把所有的人马都调集到水一带驻守。六月，黄巢与秦宗权汇合人马围攻陈州，挖开层层密布的五重堑壕，从上百个道路向陈州发起进攻。陈州城内的人们极其恐慌，赵对他们说：“忠武军向来以正义勇敢著称，陈州的兵马号称为最强有力的队伍，况且我赵一家长期食用陈州的俸禄，誓与陈州共存亡。男子汉要以死相拼来求得生路，况且以身殉国而死，不比向贼寇称臣苟且偷生要好吗？有异议者一律斩首！”赵几次带领精锐人马打开城门出去攻打贼寇，挫败了贼寇的进攻。黄巢更加震怒，在陈州的北面建立行营，设立宫室百官，做长远的打算。当时民间钱粮都没有积储，贼寇抓掠百姓充作粮食，把活人扔到石磨里面去磨，连同骨头一起吃掉，号称供给粮食的地方是“舂磨寨”。黄巢放纵士兵到处抢掠，所有河南府许州、汝州、唐州、邓州、孟州、郑州、汴州、曹州、濮州、徐州、兖州等几十个州的地方，都受到黄巢的蹂躏。

初，上蔡人刘谦为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奇其器，以兄女妻之。谦击群盗，屡有功，辛丑，以谦为封州刺史。

当初，上蔡人刘谦做岭南小校，节度使韦宙特别器重他，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刘谦攻打各股贼寇，连连立功，辛丑（初七），朝廷任命刘谦为封州刺史。

加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同平章事。

朝廷为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加封同平章事。

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师所部数百人赴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时汴、宋荐饥，公私穷竭，内外骄军难制，外为大敌所攻，无日不战，众心危惧，而全忠勇气益振。招以黄巢未平，加全忠东北面都招讨使。

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率领部下几百人前往镇所，秋季，七月，丁卯（初三），朱全忠到达汴州。当时汴州、宋州一带接连闹饥荒，国库资财匮乏，百姓穷困潦倒，内部有骄横的军队难以控制，外面又受到强大的贼寇进攻，没有一天停止交战，很多人担忧害怕，可是朱全忠的勇气却更加振奋。唐僖宗颁发诏令，指出黄巢一伙还没平灭，加封朱全忠为东北面都招讨使。

南诏遣布燮杨奇肱来迎公主。诏陈敬与书，辞以“銮舆巡幸，仪物未备，俟还京邑，然后出降。”奇肱不从，直前至成都。

南诏王派遣清平官杨奇肱来内地迎娶公主。唐僖宗诏令陈敬回信答复，说：“皇帝外出，公主婚嫁的礼仪物品尚未准备齐全，待皇帝回到京师长安之后再办公主婚事。”以此来推辞，杨厅肱不肯，直接前往成都去见唐僖宗。

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寻有诏，以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郑从谠诣行在。克用乃自东道过榆次，诣雁门省其父。克用寻榜河东，安慰军民曰：“勿为旧念，各安家业。”

李克用从长安带领军队回到雁门，不久唐僖宗颁诏，任命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召令郑从谠前往成都。李克用于是从东道经过榆次，到达雁门探望他的父亲。不久。李克用在河东张贴告示，安慰官军和百姓说：“不要再思虑过去的事，应各自安置家口操持旧业。”

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与之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左骁卫上将军杨复光在河中府死去；杨复光为人慷慨，忠诚义气，善于安抚军内士卒，他死后士兵连哭数日，八都将鹿晏弘等率领自己人马分别散去。田令孜一向畏惧忌恨杨复光，听说杨复光死了，十分高兴，趁机排斥杨复光的哥哥枢密使杨复恭，任他为飞龙使。田令孜独揽大权，没有人敢和他抗争，只有杨复恭多次与他争论得失事宜，因此田令孜憎恨他，杨复恭于是托词有病回到蓝田。

以成德留后王熔、魏博留后乐行达、天平留后来朱为本道节度使。

朝廷任命成德留后王熔、魏博留后乐行达、天平留后朱分别为本道节度使。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当播越，犹谨法度。田令孜为判官吴圆求郎官，畋不许；陈敬欲立于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虽高，皆居真相之下，固争之；二人乃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上言：“军情猜忌，不可令畋扈从过此。”畋亦累表辞位，乃罢为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绩为彭州刺史，使之就养。以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郑畋，虽然是颠沛流离，仍然谨慎地维护朝廷的法度。田令孜请求为判官吴圆加封郎官，郑畋不同意；陈敬要把自己的职位提到宰相之上，郑畋认为在以往的旧例中，虽然节度使带平章事及检校三省长官、三公、三师的这些人称为使相，其品秩都在真正的宰相之下，因而坚决与陈敬争辩。田令孜、陈敬二人于是指令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向唐僖宗进言说：“军中人情猜疑，不能让郑畋随从皇上经过这里。”郑畋也多次进呈表文请求辞官，唐僖宗于是罢免郑畋的官职，封为太子太保，又以郑畋的儿子兵部侍郎郑凝绩为彭州刺史，让郑畋到那里去养老。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判度支裴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晋阳，诏以前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方度使，镇代州。

八月，甲辰（十一日），李克用到达晋阳，唐僖宗诏令任命以前的振武节度使李国昌为代北节度使，镇所设在代州。

升湖南为钦化军，以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

朝廷将湖南的军队晋升为钦化军，任命观察使闵勖为节度使。

九月，加陈敬兼中书令，进爵颍川郡王。

九月，朝迁加封陈敬兼任中书令，晋升爵位为颖川郡王。

感化节度使时溥营于水；加溥东面兵马都统。

感化节度使时溥在不安设军，朝廷加封他为东面兵马都统。

以荆南留后陈儒为节度使。

朝廷任命荆南留后陈儒为节度使。

昭义节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险人劲，屡篡主帅，欲渐弱之，乃迁治所于邢州，大将家及富室皆徙山东，潞人不悦。监军祁审诲因人心不安，使武乡镇使安居受潜以蜡丸乞师于李克用，请复军府于潞州。冬，十月，克用遣其将贺公雅等赴之，为方立所败；又遣李克修击之，辛亥，取潞州，杀其刺史李殷锐。是后克用每岁出兵争山东，三州之人半为俘馘，野无稼穑矣。

昭义节度使孟方立，因为潞州地势险要民人刚烈，几次强夺主帅，所以想逐渐削弱这里，于是把镇所迁移到邢州，各大将领的家属和富贵人家都搬到山东，潞州人很不高兴。监军祁审诲因为人心不稳定，派遣武乡镇使安居受偷偷地通过蜡丸传递消息请求李克用出兵，希望把军府重新设在潞州。冬季，十月，李克用派遣他的将领贺公雅等人前往，被孟方立打败；李克用又派遣李克修去进攻。辛亥（十八日），攻下潞州，杀掉潞州刺史李殷锐。从这以后，李克用每年都派出军队争夺山东的地盘，邢州、州、磁州这三个州的百姓有一半被俘获，田野里见不到庄稼。

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

唐僖宗诏令以宗室的女儿为安化长公主，嫁给南诏王。

刘汉宏将十余万众出西陵，将击董昌；戊午，钱济江迎战，大破之，汉宏易服持刀而遁。己未，汉宏收余众四万又战，又破之，斩其弟汉容及将辛约。

刘汉宏带领十几万人马从西陵出发，要攻打董昌。戊午（二十五日），钱过江迎战，击败了刘汉宏的队伍，刘汉宏更换衣服手拿鱼刀扮成厨师逃走。己未（二十六日），刘汉宏把残兵败将收集起来再次对战，钱又将刘汉宏打败，斩杀了他的弟弟刘汉容及其将领辛约。

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权围许州。

十一月，甲子朔日（初一），秦宗权围攻许州。

忠武大将鹿晏弘帅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邓、金、洋，所过屠灭，声云西赴行在。十二月，至兴元，逐节度使牛勖，勖奔龙州西山。晏弘据兴元，自称留后。

忠武大将鹿晏弘率领部属从河中向南抢掠，路经襄州、邓州、金州、洋州，所经过的地方都遭到屠杀残害，鹿晏弘扬言说要往西开进，直奔成都唐僖宗的处所。十二月，鹿晏弘到达兴元，赶走节度使牛勖，牛勖逃奔龙州的西山。鹿晏弘于是占据兴元，自称留后。

武宁节度使时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而杀之。凝古父捐损，为右散骑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与父同谋；田令孜受溥赂，令御史台鞫之。侍御史王华为损论冤，令孜矫诏移损下神策狱，华拒而不遣。萧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暖昧，已为溥所杀，父损相别数年，声问不通，安得诬以同谋！溥恃功乱法，陵蔑朝廷，欲杀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辈，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损得免死，归田里。时令孜专权，群臣莫敢迕视，惟遘屡与急辩，朝廷倚之。

武宁节度使时溥因食物中毒，怀疑是判官李凝古所为而将李斩杀。李凝古的父亲李损，是朝廷的右散骑常侍，当时在成都，时溥奏参李凝古和他的父亲合谋杀害他；田令孜收受时溥的贿赂，命令御史台审讯李损。侍御史王华为李损鸣冤叫屈，田令孜假借唐僖宗的诏令要将李损转移投入神策狱，王华拒绝命令而不发遣李损。萧遘上奏说：“李凝古投毒谋害时溥案本来事实不清，而李凝古已被时溥杀死，李凝古与他的父亲李损已分别多年，彼此信息不通，怎么能诬陷他们父子是同谋！时溥倚仗有功践踏法度，凌辱蔑视朝廷，想要杀害天子身边的大臣；如果依从了他的狂妄要求，牵连在朝中臣僚，朝廷还怎么能够立足天下！”这样，李损才免于一死，解职回到故里。当时田令孜独揽大权，臣僚们没有敢不顺从的，只有萧遘多次与他争辩，成为朝廷的依靠。

升浙东为义胜军，以刘汉宏为节度使。

朝廷将浙东的军队升格为义胜军，任命刘汉宏为节度使。

赵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与黄巢之党战于鹿邑，败之，斩首二千余级，遂引兵入亳州而据之。

赵派人抄近路向邻近各道求救，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都率领队伍前往救援。朱全忠与黄巢的人马在鹿邑展开激战，打败黄巢，斩杀二千余人，带领官军进入亳州而占据该城。

四年（甲辰、884 ）

四年（甲辰，公元884 年）

春，正月，以鹿晏弘为兴元留后。

春季，正月，朝廷任命鹿晏弘为兴元留后。

赐魏博节度使乐行达名彦祯。

唐僖宗赐魏博节度使乐行达名为彦祯。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以陈敬兄弟权宠之盛，心不能平。敬之遣高仁厚讨韩秀升也，语之曰：“成功而还，当奏天子，以东川相赏。”师立闻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许人，是无天地也！”田令孜恐其为乱，因其不发兵防遏，徵师立为右仆射。

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对陈敬、田令孜兄弟极度专权，心中愤愤不平。陈敬派遣高仁厚讨代韩秀升时，对高仁厚说：“大功告成后，我要奏请皇上，赏你做东川节度使。”杨师立知道这事，悖然大怒，气愤地说：“彼此都是大唐的属地，而竟然把我管辖的疆土许诺给别人，这实在是没有天公地道了！”田令孜担心杨师立发动叛乱，趁着他还没有发兵进行防范，就征调杨师立为右仆射。

黄巢兵尚强，周岌、时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将蕃、汉兵五万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辞以河桥不完，屯兵万善以拒之。克用乃还兵自陕、河中渡河而东。

黄巢人马的势力还比较强大，周岌、时溥、朱全忠支持不住，一同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请求救援。二月，李克用带领蕃夷和汉族兵马五万杀出天井关；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阳桥还没完工为理由进行推辞，在万善屯驻军队拒绝李克用经由这里。李克用于是带兵回去从陕州和河中渡过黄河向东挺进。

杨师立得诏书，怒，不受代，杀官告使及监军使，举兵，以讨陈敬为名，大将有谏者辄杀之，进屯涪城，遣其将郝蠲袭绵州，不克。丙午，以陈敬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三月，甲子，杨师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诸道将吏士庶，数陈敬十罪，自言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问罪。诏削师立官爵，以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东川留后，将兵五千讨之，以西川押牙杨茂言为行军副使。

杨师立接到调任他为右仆射的诏令，极其愤怒，拒不受命，杀掉朝廷的官告使和东川监军使，以讨伐陈敬为名兴兵反叛，大将中有谏阻的，杨师立当即斩杀，进军驻扎涪城，派遣他的将领郝蠲攻打绵州，没有攻克。丙午（十五日），朝廷任命陈敬为西川、东川、山南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三月，甲子，（初三），杨师立向成都唐僖宗那里的文武百官和各道将士官民，历数陈敬的十大罪状，自己陈言招集本道将士、八州坛丁共十五万人，长驱直进前往问罪。僖宗颁发诏令，削去杨师立的官爵，任命眉州防御使高仁厚为东川留后，率领军队五千进行讨伐，命西川押牙将杨茂言为行军副使。

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朱全忠攻打黄巢的瓦子寨，予以攻克。黄巢的将领陕州人李唐宾、楚丘人王虔裕向朱全忠投降。

婺州人王镇执剌史黄碣，降于钱。刘汉宏遣其将娄赉杀镇而代之，浦阳镇将蒋召兵共攻婺州，擒赉而还。碣，闽人也。

婺州人王镇捉拿剌史黄碣，向钱投降。刘汉宏派遣他的将领娄赉杀掉王镇而取代，镇守浦阳的将领蒋召来钱的兵马一同进攻婺州，擒获娄赉而回。黄碣是福建人。

高骈从子左骁卫大将军，疏吕用之罪状二十余幅，密么呈骈，且泣曰：“用之内则假神仙之说，蛊惑尊听；外则盗节制之权，残贼百姓；将佐惧死，莫之敢言。岁月浸深，羽翼将成，苟不除之，恐高氏亦代勋庸，一朝扫地矣！”因呜咽不自胜。骈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状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尝以空乏见告，未获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手书数幅呈之。骈甚惭，遂禁出入；后月余，以知舒州事。

高骈的侄子左骁卫大将军高，阵述吕用之的罪状，状纸达二十多篇，秘密呈交高骈，并且哭着说：“吕用之在内假借神仙鬼怪，迷惑您的耳目，在外则盗用节制权柄，残害地方百姓；将领佐官都惧怕大祸，而不敢说话。随着时光的流逝，吕用之的羽毛将要丰满，翅膀要硬起来，如果不把他铲除掉，恐怕高家世代的功劳，在一个早晨就会败落下去！”于是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高骈说：“你是喝酒过多了吧！”叫人把高搀扶出去。第二天，高骈把高的诉状展示给吕用之看，吕用之说：“高曾因手头拮据请求救助，没有获得准许，所以对我怀恨在心。”吕用之顺便拿出高原来亲手写的几封信呈送高骈。高骈十分惭愧，于是禁止高随便出入；一个月后，让高去掌管舒州事宜。

群盗陈儒攻舒州，求救于庐州。杨行愍力不能救，谋于其将李神福，神福请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赍旗帜，间道入舒州，顷之，引舒州兵建庐州旗帜而出，指画地形，若布大阵状；贼惧，宵遁。神福，州人也。

盗贼陈儒攻打舒州，高向庐州的杨行愍请求救援。杨行愍估计靠他的兵力难以应救，便和他的将领李神福谋划对策，李神福自请不动刀枪就可赶走盗贼。于是带上许多旗帜，从偏僻的小路进入舒州，不久，李神福带领舒州的军队挂着庐州带来的旗帜纷纷出城，看着地形比比划划，就象布置大的作战阵容的样子；陈儒一伙盗贼害怕起来，乘夜间逃走了。李神福是州人。

久之，君盗吴迥、李本复攻舒州，不能守，弃城走，骈使人就杀之，杨行愍遣其将合肥陶雅、清流张训等将兵击吴迥、李本，擒斩之，以雅摄舒州剌史。秦宗权遣其弟将兵寇庐州，据舒城，杨行愍遣其将合肥田击走之。

过了很久，盗贼吴迥、李本再次攻打舒州，高不能固守，扔下舒州城逃跑，高骈派人追上把高杀掉。杨行愍派遣手下将领合肥人陶雅、清流人张训等人率领官军攻打吴迥、李本，将他们擒获斩杀，便任命陶雅代理舒州剌史。秦宗权派遣他的弟弟带领人马侵扰庐州，占据舒城，杨行愍又派遣他的将领合肥人田将盗贼打跑。

前杭州剌史路审中客居黄州，闻鄂州剌史崔绍卒，募兵三千人入据之。武昌牙将杜洪亦逐岳州剌史而代之。

以前的杭州剌史路审中旅居黄州，他听说鄂州剌史崔绍死去，便招募三千人马占据了鄂州。武昌牙将杜洪也驱逐岳州剌史取而代之。

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赵兄弟与之大小数百战，虽兵食将尽，而众心益固。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时尚让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黄巢闻之惧，退军故阳里，陈州围始解。

黄巢围攻陈州将近三百天，赵兄弟与黄巢大小战斗几百次，虽然官兵的粮食快有没了，可是大家抗击贼寇的决心更加坚定。李克用在陈州与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的各路官军相会；当时，尚让驻守太康，夏季，四月，癸巳（初三），各路官军推进攻克太康。黄思邺驻扎西华，各路官军又攻打西华，黄思邺逃跑。黄巢听到这些战况很是恐惧，把人马撤退到故阳里，陈州开始解围。

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营为水所漂，且闻李克用将至，遂引兵东北趣汴州，屠尉氏。尚让人骁骑五千进逼大梁，至于繁台；宣武将丰人朱珍、南华庞师古击却之。全忠复告急于李克用，丙寅，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发许州，戊辰，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乘其半济，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贼遂溃。尚让帅其众降时溥，别将临晋李谠、曲周霍存、甄城葛从周、冤句张归霸及弟归厚帅其众降朱全忠。巢逾汴而北，已巳，克用追击之于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复大雨，贼惊惧东走，克用追之，过胙城、匡城。巢收余众近千人，东奔充州；辛未，克用追至冤句，骑能属者才数百人，昼夜行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获巢幼子及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悉纵遣之。

朱全忠听说黄巢快要到来，带领军队回到大梁。五月，癸亥（初三），天下大雨，雨水淹没地面三尺深，黄巢的军营被水淹漫，又听说李克用将要来到，于是带领人马往东北方向的汴州奔去，进屠尉氏。尚让带领精壮骑兵五千逼近大梁，到达繁台，宣武将军丰州人朱珍、南华人庞师古将尚让击退。朱全忠又向李克用告急请求援救，丙寅（初六），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从许州出发，戊辰（初八），在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赶上黄巢，李克用乘黄巢人马渡到汴河一半的时候，奋勇攻打，击败黄巢的队全，斩杀一万余人，贼寇于溃退。尚让率领人马向时溥投降，其他将领临晋人李谠、曲周人霍存、甄城人葛从周、冤句人张归霸以及他的堂弟张归厚带领所部向朱全忠投降。黄巢经过汴河向北奔去，己巳（初九），李克用在封丘追上黄巢，又将黄巢打败。庚行午（初十）夜间，又下大雨，贼寇惊慌畏惧向东逃跑，李克用穷追不舍，先后经过胙城、匡城。黄巢把剩余的人马收集起将近一千人，向东奔往兖州；辛未（十一日），李克用追到冤句，统领的骑兵仅几百人，一天一夜行程二百余里，士兵和马匹都疲惫不堪，粮食也断绝了，于是回到汴州，想携带这里的粮食再次追击黄巢。李克用捉住黄巢的幼子，缴获了黄巢乘坐的车马和他的器具、服装、符节和印章，并收得黄巢以前掠抢的男女百姓有一万多，把他们全部放回去。

癸酉，高仁厚屯德阳，杨师立遣其将郑君雄、张士安据鹿头关以拒之。

癸酉（十三日），高仁厚驻扎德阳，杨师立派遣他的将领郑君雄、张士安占据鹿头关以抗拒高仁厚。

甲戌，李克用至汴州，营于城外；朱全忠固请入城，馆于上源驿。全忠就置酒，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不平。薄幕，罢酒，从者皆沾醉，宣武将杨彦洪密与全忠谋，连车树栅以塞衢路，发兵围驿而攻之，呼声动地。克用醉，不之闻；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侍者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难，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数十。须臾，烟火四合，会大雨震电，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帅左右数人逾垣突围，乘电光而行，汴人扼桥，力战得度，史敬思为后拒，战死。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杨彦洪谓全忠曰：“胡人急则乘马，见乘马则射之。”是夕，彦洪乘马适在全忠前，全中射之，殪。

甲戌（十四日），李克用到达汴州，在城外安营扎寨；朱全忠坚持请李克用进入城内，在上源驿为李克用设立馆舍。朱全忠为李克用置办酒席招待，有精彩的歌舞音乐，丰盛的美食佳肴，礼貌十分恭谦。李克用乘着酒兴大发脾气，多有恶语伤人之处，朱全忠心里愤愤不平。到了傍晚，酒宴结束，李克用的随从都饮酒大醉胸襟沾湿而不能自恃，宣武将军杨彦洪与朱全忠谋划，把马车连起来用树木做栅栏以堵塞主要道路，然后派出军队包围上源驿攻打李克用，呼喊的声音惊天动地。李克用已醉，不知道这一切，他的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几人展开激烈的搏杀，侍卫郭景铢扑灭蜡烛，搀扶李克用藏到床下，用凉水浇李克用的脸，慢慢地告诉他所发生的灾难，李克用开始睁开眼睛拉着弓箭起来。薛志勤用箭射汴州的人，射死几十名。不一会浓烟烈火从四面扑来，恰好天下大雨，电闪雷呜，天地昏暗，薛志勤扶着李克用率领身边的几名卫兵，越过墙垣突破包围，乘着闪电的光亮向前走，汴州军队把守渡桥，经过激烈的交战李克用才过去，史敬思在后面阻击掩护，战死。李克用登上汴州城的南门尉氏门，用绳子拴住身体溜下去，得以逃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都被汴州军队杀害。杨彦洪对朱全忠说：“北方的胡人遇有急事就乘骑马匹，我们见到有骑马人便射他。”当天晚上，杨彦洪恰好骑着马出现在朱全忠的面前，朱全忠当即射箭，杀死了杨彦洪。

克用妻刘氏，多智略，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氏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刘氏曰：“公比为国讨贼，救东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谋害公，自当诉之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则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辞矣。”克用从之，引兵去，但移书责全忠，全忠复书曰：“前夕之变，仆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与杨彦洪为谋，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谅察。”

李克用的妻子刘氏，智多善谋，李克用身边的人有的先从汴州城内逃脱回去，把汴州城内朱全忠发动变乱一事告诉给她，刘氏不动声色，立却将逃回来的人斩杀，暗中召集各大将军，谋划以求全军回还。等到天亮，李克用回来，要率领所部官兵去攻打朱全忠，刘氏说：“你正在为国家讨伐贼寇，解救东面各路官军的燃眉之急，今天汴州朱全忠一伙人不仁道，竟阴谋杀害你，正应当去呈诉朝廷。如果你擅自带领人马去攻打他，那么天下的人谁还能辨别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且那样会让朱全忠有话可说了。”李克用听从了妻子刘氏的话，带领军队离去，只是写信责备朱全忠。朱全忠回信说：“前天晚上的变乱，我实在不知道，是朝廷派遣的使臣与杨彦洪相谋划的，杨彦洪既然已经伏罪处死，只有请你体察原谅了。”

克用养子嗣源，年十七，从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间，独无所伤。嗣源本胡人，名邈佶烈，无姓，克用择军中骁勇者，多养为子，名回鹘张政之子曰存信，振武孙重进曰存进，许州王贤曰存贤，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氏。

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年龄十七岁，跟随李克用从上源驿出来，枪林弹雨之中，唯独没有受伤。李嗣源本来是北方的胡人，名字是邈佶烈，没有姓。李克用选择军营中勇健强悍的人，收养许多作为义子，有回纥人张政的儿子起名存信，振武人孙重进起名存进，许州人王贤起名存贤，安敬思起名存孝，都冒充李姓。

丙子，克用至许州故寨，求粮于周岌，岌辞以粮乏，乃自陕济河还晋阳。

丙子（十六日），李克用到达许州原来的营寨，向周岌请求援助粮食，周岌以粮食缺乏为理由而拒绝了，李克用于是从陕州渡过黄河回到晋阳。

郑君雄、张士安坚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则彼利我伤，围之则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围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数寨见副使走，亦走，东川人并兵南攻中军，仁厚闻之，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至，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东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斩获甚众而还。

郑君雄、张士安坚守东川城堡而不出战，高仁厚说：“发动进攻对郑君雄、张士安有利而我军将要付出大的伤亡，进行围困会使郑君雄、张士安疲惫困乏而我军安闲无损。”于是布置十二个营寨将东川城堡包围起来。丁丑（十七日），夜间二更时分，郑君雄等人出动强劲军队乘官兵不备突然袭击城北副使的营寨，杨茂言抵御不住，率领人马扔下营寨逃跑，旁边几个营寨的官兵看到副使逃跑，也纷纷离去。东川人集中兵力向南攻打官军主帅所在中军，高仁厚听到这一消息，下令把营寨的大门打开，设置火炬照着这里，亲自率领士兵在大道左右埋伏下来。贼寇赶到，看见营寨的大门敞开着，不敢进去，调头往回走，高仁厚令伏兵发起进攻，东川的人马拼命奔逃，高仁厚追赶到东川城下，贼寇拥挤在堑壕里面，官军斩杀擒获大量人马后回去。

仁厚念诸弃寨走者，明旦所当诛杀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勿忧也。‘“韶素名长者，众信之，至四鼓，皆还寨；惟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昨夜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参随，既而审其虚，复还寨中。“仁厚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君雄等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复出矣！“

高仁厚考虑到那些扔下营寨逃跑的官军，第二天早晨应当诛杀处斩的人很多，于是秘密找来掌管文书的吏员张韶，命令他说：“你快快派遣军营侦探带领几十人分头追赶逃跑的官兵，只是用你自己的意思告诉他们说：”检校仆射高仁厚幸好没有走出营寨，一切都不知道，你们快点回去，明天早晨牙将们象往常一样去参见高仁厚，不要有什么忧虑‘。“张韶向有忠厚长者之名，大家对他的话都很信，到四更时分，逃走的官军都分别回到营寨；只有副使杨茂言跑到了张把，于是极力追赶将他劝回。高仁厚听到各个寨打更的漏鼓声已和往日一样，高兴地说：”都回来了！“次日早晨，各营寨的将领集合参见高仁厚，都以为他对出逃的事确实不知道。坐了好久，高仁厚对杨茂言说：”昨天夜间听说你带头逃跑，竟跑到了张把，有这事吗？？杨茂言回答说：：“昨天夜里听到贼寇攻打主力队伍，身边的人说你已撤离了，于是快马加鞭跟随上去，后来了解到你根本没有离去，所以又回到营寨之中。”高仁厚说：“我高仁厚和你都是接受皇上的谕令，督率官军讨伐贼寇，如果是我高仁厚先行逃跑，你作为副使理当怒声叱喝我下马，进行军法处置，而代行总理军中事宜，然后奏报皇上。今天你既已先行逃跑，又欺骗蒙蔽，按理说应当怎样处置？”杨茂言拱手说：“该当死罪。”高仁厚说：“是这样！”于是命令身边的人把杨茂言拉下，将他处斩，各位将领吓得腿都发抖。高仁厚又召来几十名昨天夜里俘虏的贼寇，给们解开绳索放他们回去。郑君雄等人听说这些后很害怕，说：“高仁厚这样严格执行军法整饬营伍，从现在起咱们人马可不能再出去！”

庚辰，时溥遣其将李师悦将兵万人追黄巢。

庚辰（二十日），时溥派遣手下将领李师悦带领军队一万人追击黄巢。

癸未，高仁厚陈于鹿头关城下，郑君雄等悉众出战。仁厚设伏于陈后，阳败走，君雄等追之，伏发，君雄等大败；是夕，遁归梓州。陈敬发兵三千以益仁厚军，进围梓州。

癸未（二十三日），高仁厚带领所部官军在鹿头关城下摆开阵势，郑君雄等人率全部人马出城作战。高仁厚在阵列后面设下埋伏，假装败退，郑君雄等人追击，中了埋伏，吃了一场败仗。这天傍晚，郑君雄逃回梓州。阵敬派发军队三千，以壮大高仁厚的阵容，进军围攻梓州。

第二百五十六卷

唐纪七十二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中和四年（甲辰、884 ）

唐纪七十二唐僖宗和四年（甲辰，公元884 年）

六月，壬辰，东川留后高仁厚奏郑君雄斩杨师立出降。仁厚围梓州久不下，乃为书射城中，道其将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为诸君缓师十日，使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师立首，当分见兵为五番，番分昼夜以攻之，于此甚逸，于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进，克之必矣。诸君图之！”数日，君雄大呼于众曰：“天子所诛者元恶耳，他人无预也。”众呼万岁，大噪，突入府中，师立自杀，君雄挈其首出降。仁厚献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陈敬钉其子于城北，敬三子出观之，钉者呼曰：“兹事物及汝曹，汝曹于后努力领取！”三子走马而返。以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

六月，壬辰（初三），东川留后高仁厚上奏说郑君雄斩杀杨师立出来投降。高仁厚围攻梓州城好长时间拿不下来，于是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中，对城内的将领士卒说：“高仁厚不忍心看到城内良莠不分都遭杀戮，暂缓进攻十天，让你们自己完成这一功业。如果十天内不送出杨师立的脑袋，就要把这些官兵分为五番，分番别在白天和黑夜轮流攻打，这样对于我们是很安逸的，对于你们则一定是疲困不堪。五天若还没有攻打下来，就从四面八方一同进攻，一定会攻克的。你们考虑吧！”过了几天，郑君雄对众人大声疾呼说：“天子所要杀戮的是罪魁祸首，与别的人没有关系。”大家高喊万岁，嚷嚷吵吵，冲进府第，杨师立自杀身亡，郑君雄提着杨师立的头出来投降。高仁厚将杨师立的头和他的妻子儿女送到唐僖宗那里，陈敬下令把杨师立的儿子钉死在城的北面，陈敬的三个儿子出去观看这场景，被钉的人大叫：“这种事也会轮到你们，你们以后等着努力领取吧！”陈敬的三个儿子骑上马逃了回去。朝廷任命高仁厚为东川节度使。

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巢众殆尽，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斩巢兄弟妻子首，将诣时溥；遇沙陀博野军，夺之，并斩言首以献于溥。

甲辰（十五日），武宁将军李师悦和尚让追击黄巢到瑕丘，打败黄巢。黄巢的人马没剩下多少，逃到泰山东南部的狼虎谷。丙午（十七日），黄巢的外甥林言斩下黄巢和黄巢的兄弟、妻子的头颅，正要拿着送到时溥那里，遇上了沙陀人博野军，将黄巢等人的头颅夺去，并且砍下林言的脑袋，一同献给了时溥。

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纵兵四出，侵噬邻道；天平节度使朱，有众三万，从父弟瑾，勇冠军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为宗权所攻，势甚窘，求救于，遣瑾将兵救之，败宗权于合乡。全忠德之，与约为兄弟。

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放纵士兵四处出击，侵犯邻近各道；天平节度使朱，有人马三万，堂弟朱瑾，勇猛过人，在军营中可称第一。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受到秦宗权的进攻，处境十分紧迫，向朱求救，朱派遣朱瑾带领军队前往救援，在合乡打败了秦宗权。朱全忠很感激他，与朱结为兄弟。

秋，七月，壬午，时溥遣使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上不复问，皆戮之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

秋季，七月，壬午（二十四日），时溥派遣使臣进献黄巢和他家人的头颅以及他的众妾，唐僖宗亲临成都大玄楼接受进献。僖宗向黄巢的众妾问话：“你们都是显贵人家的子女，世代接受国家的恩惠，为什么要跟随贼寇呀？”站在前面的一位回答说：“贼寇逞凶作乱，大唐有百万军队，却不能固守祖庙，流落到巴蜀一带，今天陛下责备一个女子不能抗拒贼寇，那么朝中的王公大臣将军统帅们又怎么说呢！”僖宗不再问话，下令全部在集市杀掉。人们争着给黄巢的众妾送酒，其余的人都悲痛恐惧昏昏沉沉地喝醉了，唯独站在前面的那位既不饮酒也不哭泣，到了处刑的时候，神态脸色肃穆坦然。

朱全忠击秦宗权，败宗权于水。

朱全忠攻击秦宗权，在水将他打败。

李克用至晋阳，大治甲兵，遣榆次镇将雁门李承嗣奉表诣行在，自陈“有破黄巢大功，为朱全忠所图，仅能自免，将佐已下从行者三百余人，并牌印皆没不返。全忠仍榜东都、陕、孟，云臣已死，行营兵溃，令所在邀遮屠翦，勿令漏失，将士皆号泣冤诉，请复仇。臣以朝延至公，当俟诏命，拊循抑止，复归本道。乞遣使按问，发兵诛讨，臣遣弟克勤将万骑在河中俟命。”时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务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赐优诏和解之。克用前后凡八表，称：全忠妒功疾能，阴狡祸贼，异日必为国患。惟乞下诏削其官爵，臣自帅本道兵讨之，不用度支粮饷。“上累遣杨复恭等谕指，称：”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体。“克用终郁郁不平。时藩镇相攻者，朝廷不复为之辩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视，皆无所禀畏矣！

李克用到达晋阳，大规模地修整盔甲武器，派遣镇守榆次的将军雁门人李承嗣恭奉表文到唐僖宗那里，部陈述道：“李克用有打败黄巢的大功劳，却中了朱全忠的阴谋圈套，仅是免于一死，身边的将领辅佐官员之下跟随的三百余人，和朝廷授给的牌印都全覆没。朱全忠还屡屡在东都、陕州、孟州张贴告示，说我已经死亡，军营中的人马溃散，他命令各地拦截阻击全部斩杀，不许漏网一个，为此军营中的将领和士兵都哭诉冤屈，请求报仇。我认为朝廷最为公正，应当等皇上颁发了诏命再行动，因此安抚手下人马遵循朝纲，制止了他们要擅自报仇的请求，又回到原来的营地。现在恳求皇上派遣使臣审查讯问这一事件，发兵讨伐朱全忠，我派弟弟李克勤带领一万骑兵在河中府等候命令。”当时朝廷认为黄巢大寇刚刚平灭，为政应当宽容一些，接到李克用的表文，大为吃惊，只是派遣宦官赐发褒嘉奖励李克用诏书，劝二人和解。李克用先后共八次进呈表文，说：“朱全忠妒忌他人的功劳和才能，是阴险狡诈的乱臣贼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只皇上颁发诏令削去朱全忠的官职和爵位，我亲自率领本道官兵对他进行讨伐，不用朝廷支给粮食和兵饷。”唐僖宗几次派遣杨复恭等人向李克用传达谕令，说：“我深知你的冤屈，可是现在事务繁多，你姑且以大局为重吧。”对此李克用一直愤懑不平。当时对各藩镇的相互攻打，朝廷不再为他们明辨谁是谁非。由于这样，各藩镇尽管互相侵吞，只看实力，都没有什么因禀告朝廷而畏惧的了。

八月，李克用奏请割麟州隶河东，又请以弟克为昭义节度使，皆许之。由是昭义分为二镇。进克用爵陇西郡王。克用奏罢云蔚防御使，依旧隶河东，从之。

八月，李克用上奏请求朝廷把麟州割让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又请求任命他的弟弟李克为昭义节度使，朝廷都准许了他。从此，昭义分成了两个镇。朝廷还为李克用晋升爵位为陇西郡王。李克用奏请裁撤云蔚防御使，云州、蔚州、朔州仍隶属河东节度使管辖，朝廷也依从了他。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九月，己未（初二），朝廷加封朱全忠为同平章事。

以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长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归。徽招抚流散，户口稍归，复缮治宫室，百司粗有绪。冬，十月，关东藩镇表请车驾还京师。

朝廷任命右仆射、大明宫留守王徽为知京兆尹牧事。唐僖宗因为长安宫殿被黄巢烧毁，所以长期留在蜀地而没回去。王徽招抚流散的百姓，长安的居民稍微回来一些，又修缮治理宫室，各官署粗略地有了些头绪。冬季，十月，关东的藩镇进呈表文请求唐僖宗回京师长安。

朱全忠之降也，义成节度使王铎为都统，承制除官。全忠初镇大梁，事铎礼甚恭，铎依以为援。而全忠兵浸强，益骄倨，铎知不足恃，表请还朝，徙铎为义昌节度使。

朱全忠投降的时候，义成节度使王铎是都统，受命为朱全忠封官授职。起初朱全忠镇守大梁，侍奉王铎礼节十分恭谦，王铎依赖朱仓忠为援。随着朱全忠人马的渐渐强大，他越来越骄横傲慢，王铎知道朱全忠这人靠不住，便进呈表文请求回到朝廷任职，朝廷于是将王铎调任义昌节度使。

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各帅其众与之俱；及据兴元，以建等为巡内剌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众心不附，王建、韩建素相亲善，晏弘尤忌之，数引入卧内，待之加厚，二建相谓曰：“仆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祸将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诱之，十一月，二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帅众数千逃奔行在，令孜皆养为假子，赐与巨万，拜诸卫将军，使各将其众，号随驾五都。又遣禁兵讨晏弘，晏弘弃兴元走。

鹿晏弘离开河中时，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分别率领所部人马与他一同前去，等到占据了兴元，便任命王建等人为巡内剌史，但没有派遣他们赴任。鹿晏弘猜疑各将领不再真心依附，王建、韩建二人平时相互亲近友善，鹿晏弘尤为忌恨，多次把他俩带进内室，以很厚的礼节款待他们，王建、韩建相互说：“鹿仆射以好言美意招侍我们，是在怀疑我们，大祸快要降临了。”田令孜秘密派人以丰厚利益去引诱王建等人。十一月，王建、韩建与张造、晋晖、李师泰率领几千人马逃奔到成都唐僖宗那里，田令孜把他们都收养为义子，赏赐给他们大量钱财，封他们为各卫将军，让他们分别带领自己的人马，号称随驾五都。朝廷又派遣禁卫军讨伐鹿晏弘，鹿晏弘放弃兴元城逃跑。

初，宦者曹知悫，本华原富家子，有胆略。黄巢陷长安，知悫归乡里，集壮士，据嵯峨山南，为堡自固，巢党不敢近。知悫数遣壮士变衣服语言，效巢党，夜入长安攻贼营，贼惊以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闻而嘉之，就除内常侍，赐金紫。知悫闻车驾将还，谓人曰：“吾施小术，使诸军得成大功，从驾群臣但平步往来，俟至大散关，当阅其可归者纳之。”行在闻之，恐其为变；田令孜尤恶之，密以敕旨谕宁节度使王行瑜，使诛之，行瑜潜师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悫不为备，举营尽殪。令孜益骄横，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断。上患其专，时语左右而流涕。

当初，宦官曹知悫，本来是华原富贵人家的儿子，有勇气和智谋。黄巢攻陷长安后，曹知悫回到故乡，招集强壮勇士，占据嵯峨山南部，建筑营垒固守，黄巢的人马不敢接近。曹知悫多次派遣招集的强壮勇士变换衣服和言语，仿效黄巢手下的人，夜间进入长安攻打贼寇军营，贼寇惊恐万状以为是鬼神作怪。黄巢又怀疑手下人有叛变的，因此心神不定。朝廷得知这一情况特地嘉奖曹知悫，授给他内常侍官职，赐给金印紫绶。曹知悫听说唐僖宗要回京师长安，对人讲：“我略施小说，使各路官军取得了收复长安的大功，那些跟随皇上的百官只是轻松地来来往往，等到他们到达大散关，我要审视其中应该返回京师任职的人才能接纳。”这话传到僖宗那里，朝廷担心曹知悫会发动变乱。田令孜尤其仇视曹知悫，便暗中假借僖宗的旨意谕令宁节度使王行瑜，让他将曹知悫杀掉，王行瑜秘密派出军队从嵯峨山的北面登上高处发起进攻，曹知悫没有任何准备，全部人马都被杀死。田令孜更加骄横起来，控制皇上，使僖宗不能主断事务。僖宗厌恨田令孜的专权，经常向身边的人谈起这事而痛哭流涕。

鹿晏弘引兵东出襄州，秦宗权遣其将秦诰、赵德将兵会之，共攻襄州，陷之；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德，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转掠襄、邓、均、房、庐、寿，复还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闻其至，弃镇走，晏弘遂据许州，自称留后，朝廷不能讨，因以为忠武节度使。

鹿晏弘带领军队往东出发奔向襄州，秦宗权派遣将领秦诰、赵德率领军队与鹿晏弘会合，共同攻陷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逃奔成都。赵德是蔡州人。鹿晏弘带领人马，在襄州、邓州、均州、房州、庐州、寿州各州之间辗转抢掠，又回到许州。忠武节度使周岌听说鹿晏弘来到，放弃州城逃跑，鹿晏弘于是占据了许州，自称留后，朝廷难以对他进行讨伐，便任命他为忠武节度使。

十二月，己丑，陈敬表辞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使；从之。

十二月，己丑（初三），陈敬具呈表章请求辞去三川都指挥、招讨、制置、安抚等官职、朝廷依从。

初，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泉州剌史、左厢都虞候李连有罪，亡入溪洞，岩击败之。镒畏岩之逼，表岩自代，壬寅，以岩为福建观察使。岩为治有威惠，闽人安之。

当初，黄巢辗转掠侵福建时，建州人陈岩招集了几千人保卫家乡，号称九龙军，福建观察使郑镒奏请，朝廷，任命陈岩为团练副使。泉州剌史、左厢都虞候李连犯了罪，逃入河间石洞，陈岩将李连打败。郑镒害怕陈岩威逼自己，便上表请让陈岩代替自己，壬寅（十六日），朝廷任命陈岩为福建观察使。陈岩治理地方恩威并用，福建民人都较安定。

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厚于奉养，过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鲜华，如承平之态；魏博节度使乐彦祯之子从训，伏卒数百于漳南高鸡泊，围而杀之，及宾僚从者三百余人皆死，掠其资装侍妾而还。彦祯奏云为盗所杀，朝廷不能诘。

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铎，生活享受极其丰厚，当他经过魏州时，侍从众妾竟站成一排，穿着打扮鲜艳华丽，像天下太平时的样子。魏博节度使乐彦祯的儿子乐从训，在漳南鸡泊一带设下几百名伏兵，围攻并将王铎杀掉，连同王铎的宾客幕僚三百多人也都处死，然后掠抢王铎所带的行李侍妾回去。乐彦祯上奏说王铎被盗贼杀害，朝廷也未能查问。

赐宁军号曰静难。

朝廷赐宁军名号为静难。

是岁，余杭镇使陈晟逐睦州剌史柳超，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王敬荛逐其剌史，各领州事，朝廷因命为剌史。

这一年，余杭镇使陈晟驱逐睦州剌史柳超，颍州都知兵马使汝阴人王敬荛赶走当地剌史，分别主持本州事宜，朝廷于是分别任命他们为睦州剌史、颍州剌史。

均州贼帅孙喜聚众数千人，谋攻州城，剌史吕烨不知所为。都将武当冯行袭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谓曰：“州人得良牧，无不归心，然公所从之卒太多，州人惧于剽掠，尚以为疑。不若置军江北，独与腹心轻畸俱进，行袭请为前道，告谕州人，无不服者矣。”喜以为然，从之；既渡江，军吏迎谒，伏兵发，行袭手击喜，斩之，从喜者皆死，江北军望之俱溃。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其功，诏以行袭为均州剌史。州西有长山，当襄、邓入蜀之道，群盗据之，抄掠贡赋，行袭讨诛之，蜀道以通。

均州地方的贼寇头目孙喜召集几千人，筹划攻打均州城，剌史吕烨不知如何应付，都将武当人冯行袭在汉江南岸设下伏兵，自己乘坐小船过江迎接孙喜，对孙喜说：“均州城内的百姓得到象你这样贤良的长官，没有不归顺的，可是跟随你的兵卒太多了，均州城内的人害怕抢劫，尚且对你有疑心。你不如把人马放在江北，单独与左右亲信轻装过江，我冯行袭请求在前面为你开道，告诉均州城内的人，那么就没有人不顺服你的人了。”陈喜认为这样不错，便听从冯行袭的安排。不久，孙喜渡过汉江，军中官吏前来迎接拜见，原来设下的伏兵突然发起进攻，冯行袭亲手与孙喜搏头，将孙喜斩杀，跟随孙喜过来的人也都被杀死，江北面孙喜的人马看到这种情况都溃散了。山南东道节度使上疏奏报冯行袭的功劳，唐僖宗颁诏任命冯行袭为均州剌史。均州西面有座长山，正对着从襄州、邓州进入蜀地的交通要道，不少盗贼占据长山，掠抢送往成都的贡品赋税，冯行袭消灭了长山的盗贼，使去往蜀地的道路得以通行。

凤翔节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后。昌言薨，制以昌符为凤翔节度使。

凤翔节度使李昌言患病，进表请让他的弟弟李昌符主管留后事宜。李昌言死去，唐僖宗便颁诏任命李昌符为凤翔节度使。

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陈彦侵淮南，秦贤侵江南，秦诰陷襄、唐、邓，孙儒陷东都、孟、陕、虢，张陷汝、郑，卢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及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上将还长安，畏宗权为患。

当时黄巢虽已消灭，可是秦宗权又兴起作乱，命令各将领派出军队，抢掠邻近各道，陈彦进攻淮南，秦贤进攻江南，秦诰攻克襄州、唐州、邓州，孙儒攻克东都、孟州、陕州、虢州，张攻克汝州、郑州，卢瑭攻打汴州、宋州，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人能免，其残暴程度比黄巢更为厉害。军队出征未来得及转运粮食，竟把盐腌的死尸装在车上随军出发。北面到卫州、滑州，西及关辅，东面包括青州、齐州，南面直达江、淮以远，上此范围内州镇得以保存的仅有一城，千里远望，也见不到烟火。唐僖宗将要返回长安，又害怕秦宗权作乱危害。

光启元年（乙巳、885 ）

光启元年（乙巳，公元885 年）

春，正月，戊午，下诏招抚之。

春季，正月，戊午（初二），唐僖宗颁发诏令招抚秦宗权。

已卯，车驾发成都，陈敬送至汉州而还。

已卯（十九日），唐僖宗从成都出发，陈敬将皇帝送到汉州才回去。

荆南监军朱敬玫所募忠勇军暴横，陈儒患之。郑绍业之镇荆南也，遣大将申屠琮将兵五千击黄巢于长安；军还，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将程君从闻之，帅其众奔朗州，琮追击之，杀百余人，自是琮复专军政。

荆南监军朱敬玫招募来的忠勇军残暴横行，节度使陈儒很是担忧。郑绍业镇守荆南，派遣大将申屠琮带领军队五千到长安攻打黄巢；军队回来，陈儒告诉申屠琮忠勇军的暴行，让申屠琮消灭它。忠勇军将领程君从得知，便率领人马奔往朗州，中屠琮追击攻打忠勇军，斩杀一百多人，此后申屠琮又独自掌管军政大权。

雷满屡攻掠荆南，儒重赂以却之。淮南将张、韩师德叛高骈，据复、岳二州，自称刺史，儒请摄行军司马，师德摄节度副使，将兵击雷满。师德引兵上峡大掠，归于岳州；还兵逐儒而代之。儒将奔行在，劫还，囚之。，渭州人，性贪暴，荆南旧将夷灭殆尽。

雷满多次攻打抢掠荆南，陈儒用丰厚的资财贿赂让他退兵。淮南将领张、韩师德背叛高骈，分别占据复州、岳州，自称刺史，陈儒请张暂为行军司马，韩师德暂为节度副使，带领军队攻打雷满。韩师德率领军队到巫峡一带大肆抢掠，回到岳州；张率军回去驱逐陈儒而取代了他。陈儒要逃奔唐僖宗那里，被张挟持回去，囚禁起来。张是滑州人，性情贪婪暴虐，荆南地方的旧有将领几乎全被他杀光了。

先是，朱敬玫屡杀大将及富商以致富，朝廷遣中使杨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尝曝衣，见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杀敬玫，尽取其财。恶牙将郭禹悍，欲杀之，禹结党千人亡去，庚申，袭归州，据之，自称刺史。禹，青州人成也，因杀人亡命，更其姓名。

在这之前，朱敬玫多次屠杀军中大将和富商，霸占他们的资财使自己富有，朝廷派遣宦官杨玄晦去取代了他。朱敬玫留居荆南，他曾经晾晒衣服，被张看到而产生了贪欲，便派遣军队夜间前去攻打，杀掉朱敬玫，把财物全部抢去。张很忌恨牙将郭禹的勇悍，想杀害他，郭禹联合党羽一千人逃离。庚申（初四），郭禹攻占归州，予以占据，自称刺史。郭禹本来是青州人叫成，因为杀人逃亡，更改了姓名。

南康贼帅卢光稠陷虔州，自称刺史，以其里人谭全播为谋主。

南康贼寇头目卢光稠攻克虔州，自称刺史，用他的同乡谭全播为主谋。

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

秦宗权责令光州刺史王绪提供田租赋税，王绪不能供给；秦宗权大为震怒，发兵攻打王绪。王绪恐惧，调动光州、寿州全部军队五千人，驱赶这里的百姓过江，任命刘行全为前锋，辗转抢掠江州、洪州、虔州，这个月，又攻克了汀州、漳州，但都不能固守。

秦宗权寇颍、毫，朱全忠败之于焦夷。

秦宗权进犯颍州、毫州，朱全忠在焦夷将他打败。

二月，丙申，车驾至凤翔。三月，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已巳，赦天下，改元。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二月，丙申（初十），唐僖宗到达凤翔。三月，丁卯（十二日），唐僖宗回到京师。长安城内到处野草丛生，狐狸野兔四下乱跑，唐僖宗悲伤难过，闷闷不乐。已巳（十四日），唐僖宗下诏赦免犯人，改用光启年号。当时，朝廷号令能够达到的，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的几十个州罢了。

秦宗权称帝，置百官，诏以武宁节度使时溥为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以讨之。

秦宗权自称皇帝，设置百官。朝廷下诏命令武宁节度使时溥任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讨伐秦宗权。

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恶李克用之强，而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克用亲善，为侄邺娶克用女。又，河北诸镇，惟义武尚属朝廷，可举等恐其窥伺山东，终为已患，乃相与谋曰：“易、定，燕、赵之余也。”约共灭处存而分其地；又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铎使攻克用之背。可举遣其将李全忠将兵六万攻易州，熔遣将将兵攻无极。处存告急于克用，克用遣其将康君立等将兵救之。

卢龙节度使李可举、成德节度使王熔忌恨李克用的强大，但是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与李克用亲善，为侄子王邺迎取李克用的女儿为妻。河北各镇中，只有义武节度使还归属朝廷，李可举等人担心义武节度使会图谋恒山以东的地盘，最终成为自己的隐患，于是他们互相筹谋说：“易州、定州，本来是燕国、赵国的旧地方。”相约一起消灭王处存然后瓜分他的地盘，又劝说云中节度使赫连锋，让他攻打克用的后方。李可举派遣将领李全忠带领六万人马攻打易州，王熔派遣将领带领军队攻打定州的无极。王处存向李克用报急，李克用派遣将领康君立等人带领军队前往救援。

闰月，秦宗权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闰三月，秦宗权派令他的弟弟秦宗言进犯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军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隶两神策，为十军以统之，又南牙、北司官共万余员，是时藩镇各专租税，河南。北、江、淮无复上供，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华、凤翔等数州租税，不能赡，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县两池盐皆隶盐铁，置官榷之；中和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专之，岁献三千车以供国用，令孜奏复如旧制隶盐铁。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时令孜多遣亲信觇藩镇，有不附已者，辄图之。令孜养子匡使河中，重荣待之甚厚，而匡傲甚，举军皆愤怒。重荣乃数令孜罪恶，责其无礼，监军为讲解，仅得脱去；匡归，以告令孜，劝图之。五月，令孜徒重荣为泰宁节度使，以秦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以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仍诏李克用以河东兵援处存赴镇。

起初，田令孜在蜀地招募新的军队设五十四都，每都一千人，分别隶属左右神策军，共组成十个军进行统率，还有南牙、北司的官员共一万余人，当时各藩镇独占田租赋税，河南道、河北道、江南道、淮南道不再向朝廷进贡纳赋，朝廷的盐铁使、度支使、户部使三司转运钱粮而没有调取征发的地方，财政上只是收取京畿、同州、华州和凤翔等几个州的田租赋税，不够用，赏赐不能准时，军中士卒有怨言。田令孜对此很担心，但又不知从何处开辟财源。在这以前，安邑、解县的两池盐都隶属户部的盐铁使，朝廷命官吏管理池盐专卖事宜。中和年号以来，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独占池盐收入，每年向朝廷进献三千车盐供国家调用，田令孜上奏请求恢复过去的制度仍由盐铁使管理安邑、解县的两盐池。夏季，四月，田令孜自己兼任安邑、解县两盐池的榷盐使，收取所得利钱来供养军队。王重荣不停地上奏辩论申诉，唐僖宗派遣宦官前往晓谕，王重荣仍不罢休。当时，田令孜派遣许多亲信侦探各个藩镇的内情，有不归附自己的，田令孜就暗算他。田令孜的养子匡被派往河中任职，王重荣对待他十分优厚，可是匡极其傲慢，全军士卒都怨恨他。这时，王重荣便历数田令孜的罪状，谴责匡放肆无礼，监军为他们讲和劝解，匡才逃脱走掉。匡回去，把王重荣的所做所为告诉田令孜，劝田令孜设法整治王重荣。五月，田令孜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以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义武节度使，而将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调任河中节度使，多次诏令李克用动用河东军队援助王处存前赴镇所。

卢龙兵攻易州，裨将刘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将救无极，败成德兵；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复进击，大破之。拔新城，杨德兵走，追至九门，斩首万余级。卢龙兵既得易州，骄怠，王处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卢龙兵以为羊也，争出掠之，处存奋击，大破之，复取易州，李全忠走。

卢龙的军队攻打易州，副将刘仁恭挖地道进入城内，予以攻克。刘仁恭是深州人。李克用亲自率领人马救援无极，打败成德军队。成德军退到新城固守，李克用再次发动进攻，大破守兵，攻占了新城，成德军队逃跑，李克用追到九门，斩杀一万余人。卢龙军队占据了易州，骄傲松懈，王处存夜间派遣士兵三千人蒙上羊皮到易州城下，卢龙军队以为是羊群，争先恐后地出来抢掠，王处存率兵奋力攻打，大破卢龙军，又夺回易州，李全忠逃跑。

加陕虢节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陕虢节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李全忠既丧师，恐获罪，收余众还袭幽州；六月，李可举窘急，举族登楼自焚死，全忠自为留后。

李全忠损兵折将丧失了人马，担心会被治罪，便召集剩下的人回去攻打幽州。六月，李可举因形势紧迫，带全族人登上幽州城楼自焚而死，李全忠便自称幽州留后。

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将孙儒相拒数月；罕之兵少食尽，弃城，西保渑池，宗权陷东都。

东都留守李罕之与秦宗权的将领孙儒相互攻打持续了几个月。李罕之人马缺少，粮食也用完，最后放弃东都城，往西退到渑池固守，于是秦宗权攻占了东都。

秋，七月，以李全忠为卢龙留后。

秋季，七月，朝廷任命李全忠为卢龙留后。

乙巳，右补阙常浚上疏，以为：“陛下姑息藩镇太甚，是非功过，骈首并足，致天下纷纷若此，犹未之寤，岂可不念骆谷之艰危，复怀西顾之计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党言于上曰：“此疏传于藩镇，岂不致其猜忿！”庚戌，贬浚万州司户，寻赐死。

乙巳（二十三日），右补阙常浚向唐僖宗具呈奏章，他认为：“陛下对藩镇的宽容放纵太过份了，是非曲直功劳过错，齐头并足不分高低，致使天下纷纷攘攘这样混乱，可是皇上对此还不醒悟，怎么能不想想骆谷时的艰难险境，难道还有西走蜀地的打算吗！现在应该整顿一下朝纲法纪以使四方敬畏朝廷的威严。”田令孜的党羽对唐僖宗说：“常浚这个奏疏的内容若是传到各藩镇，岂不是让他们产生猜忌怨恨吗？”庚戌（二十八日），朝廷将常浚贬为万州司户，不久赐死。

沧州军乱，逐节度使杨全玫，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全玫奔幽州。以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以彦威为德州刺史。

沧州军队发生叛乱，赶走节度使杨全玫，拥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杨全玫逃奔幽州。朝廷任命保銮都将曹诚为义昌节度使，任命卢彦威为德州刺史。

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筑垒于市西而居之。

孙儒占据东都一个多月，焚烧宫殿、官府、寺庙、民房，大肆抢掠席卷而去，留下的东都城寂静得连鸡鸣狗叫之声都听不到。李罕之又带领他的人马进入东都，在市西筑造营垒驻守。

王重荣自以有复京城功，为田令孜所摈，不肯之兖州，累表论令孜离间君臣，数令孜十罪；令孜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处存亦上言：“幽、镇兵新退，臣未敢离易、定。且王重荣无罪，有大功于国，不宜轻有改易。”诏趣其上道，八月，处存引军至晋州，刺史冀君武闭城不内而还。

王重荣自以为有收复京城长安的功劳，却受到田令孜的排挤，不肯到兖州任职，多次上表诉说田令孜挑拔皇帝和臣僚不和，历数田令孜的十大罪状；田令孜交结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来与王重荣抗衡。王处存也上疏言道：“李可举、王的人马刚刚退去，我不敢轻易离开易州、定州一带。而且，王重荣没有罪过，却对国家有莫大的功劳，不应该草率地有所变更。”唐僖宗颁诏催促王处存启程，八月，王处存带领军队到达晋州，刺史冀君武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王处存只好回去。

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胁孟方立请诛忠信；既而众溃，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赂乐彦祯而杀之。

州刺史马爽，与昭义行军司马奚忠信不和，起兵驻扎邢州南部，胁迫孟方立请求诛杀奚忠信。不久，马爽的军队溃败，马爽本人逃奔魏州，奚忠信派人贿赂乐彦祯而杀死了马爽。

秦宗权攻邻道二十余州，陷之；唯陈州距蔡百余里，兵力甚弱，刺史赵日与宗权战，守权不能屈。诏以为蔡州节度使。德朱全忠之援，与全忠结婚，凡全忠所调发，无不立至。

秦宗权攻打临近各道二十多个州，都予攻克。唯有陈州距离蔡州一百余里，兵力很弱，刺史赵每天与秦宗权对阵，秦宗权不能使赵屈服。唐僖宗颁诏任命赵为蔡州节度使。赵感激朱全忠的救援，与朱全忠结为姻亲，凡是朱全忠有所调动分派，赵马上就到。

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柰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

王绪到达漳州，因为道路艰险粮食缺少，便传令军中“不许老弱家人跟随，违犯命令者斩首！”唯有王潮兄弟搀扶母亲董氏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跟随军队行走，王绪召来王潮兄弟斥责他们说：“军队都有军法，没有军法的军队是没有的。你们违犯我的命令而不诛杀，那就没有军法了。”王潮兄弟三人说：“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没有母亲的人是没有的；将军你怎么能叫人抛弃他们的生母呢？”王绪勃然大怒，命令斩杀王潮的母亲。王潮兄弟三人说：“我们兄弟侍奉母亲如同侍奉将军一样，既然要杀我们的母亲，还怎么能用母亲的儿子！请在处死母亲之前先把我们杀了吧！”军中将士都为王潮兄弟求情，这才免除处罚。

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逾已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刘行全亦死，众皆自危，曰：“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免，况吾属乎！”行至南安，王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违坟墓，损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须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前锋将执潮手泣，问计安出。潮为之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反缚以徇，军中皆呼万岁。潮推前锋为主，前锋将曰：“吾属今日不为鱼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为主，谁敢先之！”相推让数四，卒奉潮为将军。绪叹曰：“此子在吾网中不能杀，岂非天哉！”

有个观望云气以测吉凶征兆的方士对王绪说：“军营中云气显示有的人要称王。”于是，王绪见到将领士卒中有胆略智谋超过自己以及气质不凡身材魁梧的人都杀掉。刘行全也被斩杀，军营中人人自危，大家说：“刘行全是王绪的亲戚，而且在军中的勇猛数第一，这样的人还不能免于杀身之祸，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军队行到南安，王潮劝说前锋将说：“我们背井离乡，舍弃老婆孩子，流落外乡做一群盗贼，这难道是我们希望的吗？这都是王绪裹胁逼迫的结果。现在王绪猜忌苛刻不仁不义，乱杀无罪之人，军营中有气度、才干出众的人都快要杀光了，你的容貌如同天神，骑马射箭的技艺在军中独一无二，而且又是前锋将，我暗地里为你的安危担忧呀！”前锋将拉着王潮的手哭泣，问他该怎么办。王潮为前锋将谋划，在竹林里埋伏下几十名强壮士兵，等到王绪来到，这些人拔出剑大声呼喊着跳出来，在马背上将王绪擒获，然后把他反绑起来游行，军营中的将士都呼喊万岁。王潮推举前锋将做主帅，前锋将说：“我们今天避免了杀身之祸，都是王先生的功劳。天意让王先生做主帅，有谁敢争！”他们相互推让了好多次，最后尊王潮为将军。王绪叹息道：“王潮这个人是我手中之物而没能杀掉他，难道不是天意吗！”

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豪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

王潮带领人马准备回光州，约令他的部属，所经过的地方不能有丝毫的侵犯。队伍行到沙县，有泉州人张延鲁等带领年高望重的老人敬献牛肉美酒拦住道路，诉说刺史廖彦若的贪婪残暴，请求王潮留下做泉州的刺史，王潮于是率领人马围攻泉州。

九月，戊申，以陈敬为三川及峡内诸州都指挥、制置等使。

九月，戊申（二十七日），朝廷任命陈敬为三川及三峡之内各州都指挥、制置等使。

蔡军围荆南，马步使赵匡谋奉前节度使陈儒以出，留后张觉之，杀匡及儒。

蔡州军队围攻荆南，马步使赵匡谋划拥立被张囚禁的前任节度使陈儒重出来主政，被留后张察觉，杀死了赵匡和陈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权败朱全忠于八角。

冬季，十月，癸丑（初二），秦宗权在八角镇打败朱全忠。

王重荣求救于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选兵市马，聚结诸胡，议攻汴州，报曰：“待吾先灭全忠，还扫鼠辈如秋叶耳！”重荣曰：“待公自关东还，吾为虏矣。不若先除君侧之恶，退擒全忠易矣。”时朱玫、李昌符亦阴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与全忠相表里，欲共灭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汉兵十五万，决以来年济河，自渭北讨二镇；不近京城，保无惊扰。既诛二镇，乃旋师灭全忠以雪仇耻。”上遣使者谕释，冠盖相望。

王重荣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正在怨恨朝廷对朱全忠在上源驿陷害他而不治罪，挑选兵卒购买马匹，聚集联合北方的各胡族部落，商议攻打汴州，他回答王重荣说：“等我先消灭了朱全忠，回头再收拾这些鼠辈就象秋风落叶一样容易！”王重荣说：“等您从关东回来，我已成为阶下囚了。不如先除掉皇帝身边的恶棍，然后再退兵擒拿朱全忠就容易了。”当时朱玫、李昌符也暗中归附朱全忠、李克用于是上疏说：“朱玫、李昌符与朱全忠内外勾结，要一起消灭我，我不得不自救，现已集结蕃夷和汉族的军队十五万，决意在明年过河，从渭河的北面讨伐朱玫、李昌符；但不逼近京城，保证长安不会受到惊扰。杀掉朱玫、李昌符二人之后，便撤回军队消灭朱全忠，以报仇雪耻。”唐僖宗接连不断地派遣使臣前往李克用处进行规劝解释。

朱玫欲朝廷计克用，数遣人潜入京城，烧积取，或刺杀近侍，声云克用所为，于是京师震恐，日有讹言。令孜遣玫、昌符将本军及神策、延、灵、夏等军各三万人屯沙苑，以讨王重荣，重荣发兵拒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荣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战，败死。重荣与玫等相守月余，克用兵至，与重荣俱壁沙苑，表请诛令孜及玫、昌符；诏和解之，克用不听。十二月，癸酉，合战，玫、昌符大败，各走还本镇，溃军所过焚掠。克用进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开远门出幸凤翔。

朱玫想使朝廷讨伐李克用，多次派人偷偷进入京城，纵火焚烧积聚的财物，或者刺杀近臣，放出风声说是李克用干的，于是京师长安震惊恐慌，每天都有谣言传出。田令孜派遣朱玫、李昌符带领他们自身的军队以及神策军、州、延州、灵州、夏州等地的军队共三万人，驻扎在沙苑，以征伐王重荣，王重荣派出军队进行抵抗，并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带领人马赶往这里。十一月，王重荣派遣军队攻打同州，刺史郭璋出来迎战，战败身亡。王重荣与朱玫、李昌符相互对持一个多月，李克用的军队赶到，与王重荣一起在沙苑设置营垒，进呈表文请求诛杀田令孜及朱玫、李昌符。唐僖宗颁诏劝李克用与田令孜等和解，李克用拒绝接受。十二月，癸酉（二十三日），双方会战，朱玫、李昌符大败，分别逃回自己的镇所，溃败的军队在所经过的地方大肆焚烧抢掠。李克用逼近京城，乙亥（二十五日）夜间，田令孜侍奉唐僖宗从长安城的开远门出奔凤翔。

初，黄巢焚长安宫室而去，诸道兵入城纵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补葺，仅完一二，至是复为乱兵焚掠，无孑遗矣。

当初，黄巢离开长安时曾纵放火焚烧宫殿房舍，各道官兵进入长安城后大肆抢掠，焚烧官府、寺庙和民房有十分之六七，经王徽多年修补，仅完成了十分之一二，到这时再次遭到作乱军队的焚烧抢掠，就没有什么遗留的了。

28是岁，赐河中军号护国。

28本年，朝廷赐河中官军护国称号。

二年（丙午、886 ）

二年（丙午，公元886 年）

春，正月，镇海牙将张郁作乱，攻陷常州。

春季，正月，镇海牙将张郁兴兵作乱，攻占常州。

李克用还军河中，与王重荣同表请大驾还宫，因罪状田令孜，请诛之。上复以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

李克用撤军回到河中，与王重荣一同进呈表章请唐僖宗返回长安，并指出田令孜的罪状，请求诛杀田令孜。唐僖宗再次任命飞龙使杨复恭为枢密使。

戊子，令孜请上幸兴元，上不从。是夜，令孜引兵入宫，劫上幸宝鸡，黄门卫士从者才数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宿直禁中，闻之，步追乘舆，出城十余里，得人所遗马，无羁勒，解带系颈而乘之，独追及上于宝鸡；明日，乃有太子少保也纬等数人继至。让能，审权之子，纬，之孙也。宗正奉太庙神主至，遇盗，皆失之。朝士追乘舆者至，为乱兵所掠，衣装殆尽。

戊子（初八），田令孜请僖宗前往兴元，唐僖宗不同意。这天夜间，田令孜带领军队进入僖宗的行宫，劫持僖守前去宝鸡，跟随的宦官侍卫士兵仅几百人，宰相和朝中大臣都不知道。翰林学士承旨杜让能这天正在唐僖宗行宫值宿，听说僖宗被劫持，跑步追赶皇帝的车舆，出以凤翔城十几里，杜让能碰到一匹别人遗弃的马，没有笼头缰绳，便下腰带绑在马脖子上，骑马独自追到宝鸡见到僖宗。第二天，才有太子少保孔纬等几个人相继赶到。杜让能是杜审权的儿子；孔纬是孔的孙子。宗正官奉持太庙先帝的牌位行至县时，遇到盗贼，神主牌位都散失了。朝臣追赶僖宗到达，遭到作乱军队的抢掠，衣服几乎都丢光了。

庚寅，上以孔纬为御史大夫，使还召百官，上留宝鸡以待之。

庚寅（初十），唐僖宗任命孔纬为御史大夫，派他回凤翔召来朝中百官，僖宗留在宝鸡等待他们。

时田令孜弄权，再致播迁，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耻为之用，且惮李克用、王重荣之强，更与之合。

当时田令孜玩弄权势，以致皇帝再次离开京城流亡迁徒，天下的人们都对田令孜愤怒痛恨。朱玫、李昌符也感到被田令孜利用的羞耻，并且惧怕李克用、王重荣兵力的强大，便改弦更张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起来。

萧遘因宁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遣召朱玫亟迎车驾，癸巳，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孔纬诣宰相，欲宣诏召之；萧遘、裴澈以令孜在上侧，不欲往，辞疾不见。纬令台吏趣百官诣行在，皆辞以无袍笏，纬召三院御史，泣谓：“布衣亲旧有急，犹当赴之。岂有天子蒙法，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请办装数日而行，纬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顾，诸君善自为谋，请从此辞！”乃诣李昌符，请骑卫送至行在，昌符义之，赠装钱，遣骑送之。

宰相萧遘见宁的奏事判官李松年到达凤翔，便派他召令朱玫快来迎接唐僖宗。癸巳（十三日），朱玫带领步兵和骑兵五千人赶到凤翔。孔纬到达宰相那里，想宣读诏令请他们去宝鸡；萧遘、裴澈因为田令孜在皇帝身边，不想去，就以有病为托辞而不见孔纬。孔纬命令台吏催促朝中百官去宝鸡唐僖宗驻地，都以没有衣袍和朝笏为词拒绝前往。孔纬再召请台院、殿院和察院这三院的御史大夫，流着眼泪对他们说：“普通平民的亲朋旧友有了危难，还应当前去帮忙。哪里有皇帝蒙受风法流亡在外，做臣僚的被再三召请仍不动身前往的！”御史大夫们请求置办行装过几天再启程，孔纬把衣袖一甩起身说：“我的妻子患病都快要死了我尚且不顾，你们如此为自己打算，那么我们从此分手吧！”孔纬于是去见李昌符，请李昌符派骑兵护送他回宝鸡唐僖宗那里，李昌符感佩孔纬的大义行动，便向他赠送服装钱粮，派遣骑兵护送孔纬启行。

宁、凤翔兵追逼乘舆，败神策指挥使杨晟于潘氏，钲鼓之声闻于行宫。田令孜奉上发宝鸡，留禁兵守石鼻为后拒。置感义军于兴、凤二州，以杨晟为节度使，守散关。时军民杂糅，锋镝纵横，以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建以长剑五百前驱奋击，乘舆乃得前。上以传国宝授建负之以从，登大散岭。李昌符焚阁道丈余，将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中跃过；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寝，既觉，始进食，解御袍赐建曰：“以其有泪痕故也。”车驾才入散关，朱玫已围宝鸡。石鼻军溃，玫长驱攻散关，不克。嗣襄王，肃宗之玄孙也，有疾，从上不及，留遵涂驿，为玫所得，与俱还凤翔。

宁、凤翔的军队追赶逼近宝鸡唐僖宗的行宫，在宝鸡东北的潘氏打败神策军指挥使杨晟，激战的锣鼓声在僖宗的行宫都能听见。田令孜侍奉皇帝离开宝鸡，留下禁卫军固守石鼻寨在后面阻击掩护。又在兴州、凤州置感义军，任命杨晟为节度使，坚守散关。当时军队和百姓混杂在一起，交战的刀刃和箭头纵横飞舞，僖宗任命神策军使王建、晋晖为清道斩斫使。王建率领王百人手持长剑在前面奋力冲杀开路，僖宗乘坐的车舆才得以向前行进。僖宗把传国之宝交给王建背着随行，攀登大散岭。李昌符放火将登山的栈道焚烧了一丈多长，栈道就要折断，王建搀扶着僖宗从烟火中跳过。夜里，就睡在木板下，僖宗枕着王建的膝盖入睡，睡完觉开始吃饭，僖宗脱下身穿的御袍赏给王建说：“这上面粘满了泪痕，所以赏赐给你。”僖宗刚刚进入散关，朱玫的人马已经围攻宝鸡。石鼻的军队溃败，朱玫长驱直入进攻散关，没有攻克。襄王的儿子李，是肃宗的第五代孙子，身患疾病，跟不上僖宗，便留在遵涂驿，被朱玫俘获，和他一起回到凤翔。

庚戌，李克用还太原。

庚戌（三十日），李克用回到太原。

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复上表请诛田令孜。

二月，王重荣、朱玫、李昌符再次进呈表章，请求诛杀田令孜。

以前东都留守郑从谠为守太傅兼侍中。

朝廷任命从前的东都留守郑从谠为守太傅兼侍中。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栅绝险要，烧邮驿，上由他道以进；山谷崎岖，军迫其后，危殆者数四，仅得达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弃镇逃归朱玫。

朱玫、李昌符指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险要的地方安设栅栏断绝交通，烧毁邮传驿站，唐僖宗一行只好经由其他道路向前行进；高山深谷，道路崎岖不平，朱玫的军队在后面副近，险情再三出现，最后才勉强到达山南。三月，壬午（初三），石君涉放弃镇所逃奔朱玫。

癸未，凤翔百官萧遘等罪状田令孜及其党韦昭度，请诛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结宦官，得为相。澈师知玄鄙澈所为，昭度每与同列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诣澈啜茶。

癸未（初四），留在凤翔的百官萧遘等谴责田令孜及其党羽韦昭度的罪行，奏请将他们斩杀。当初，韦昭度因为侍奉和尚澈而得以与宦官交结，最后当上宰相。澈的师傅知玄鄙视澈的所做所为，韦昭度每次与澈一同去知玄那里，都向知玄行礼，而知玄却作揖让他们到澈那里去喝茶。

山南西道监军冯翊严遵美迎上于西县，丙申，车驾至兴元。

山南西道监军冯翊人严遵美在西县迎接唐僖宗，丙申（十七日），唐僖宗到达兴元。

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并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戊戌（十九日），朝廷任命御史大夫孔纬、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杜让能二人同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保銮都将李铤等败军于凤州。

保銮都将李铤等人在凤州打败朱玫的军队。

诏加王重荣应接粮料使，调本道谷十五万斛以济国用。重荣表称令孜未诛，不奉诏。

唐僖宗颁诏加封王重荣为应接粮料使，命令他调集本道的粮谷十五万斛以接济国家急用。王重荣进呈表章声称田令孜没有斩除，不能奉行诏令。

以尚书左丞卢渥为户部尚书，充山南西道留后。以严遵美为内枢密使，遣王建帅部兵戍三泉，晋晖及神策军使张造帅四都兵屯黑水，修栈道以通往来。以建遥领壁州刺史。将帅遥领州镇自此始。

朝廷任命尚书左丞卢渥为户部尚书，充任山南西道留后。任命严遵美为内枢密使，派遣王建率领本部人马在三泉防守，晋晖和神策军使张造率领从驾的四都人马驻扎黑水，修建栈道以便相互交通往来。朝廷任命王建隔地遥领壁州刺史。军中将帅隔地兼任州镇官职从这时开始。

陈敬疑东川节度使高仁厚，欲去之。遂州刺史郑君立起兵攻陷汉州，进向成都；敬遣其将李顺之逆战，君立败死。敬又发维、茂羌军击仁厚，杀之。

陈敬对东川节度使高仁厚起了疑心，想除掉他。遂州刺史郑君雄兴兵攻占了汉州，向成都进发。陈敬派遣将领李顺之迎战，郑君雄战败身亡。陈敬又派出维、茂两地羌族军队攻打高仁厚，将高仁厚杀掉。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终不可去，言于萧遘曰：“主上播迁六年，中原将士昌矢石，百姓供馈饷，战死饿死，什减七八，仅得复京城。天下方喜车驾还宫，主上更以勤王之功为敕使之荣，委以大权，使堕纲纪，骚扰藩镇，召乱生祸。玫昨奉尊命来迎大驾，不蒙信察，反类胁君。吾辈报国之心极矣，战贼之力殚矣，安能垂头弭耳，受制于阉寺之手哉！李低孙尚多，相公盍改图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践阼十余年，无大过恶；正以令孜专权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无行意，令孜陈兵帐前，迫胁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谁不知！足不尽心王室，正有引兵还镇，拜表迎銮。废立重事，伊、霍所难，遘不敢闻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异义者斩！”

朱玫因为田令孜在唐僖宗身边，到头来还是没有把他除掉，就对萧遘说：“六年来皇上流离迁徙，中原一带的将领士卒出入于刀箭之中，老百姓供给军粮，交战中阵亡和饥饿致死的人，十分已去了七八，才得以收复京师。天下官民正为皇上返回长安宫殿高兴，皇上却把拯救皇室的功劳归于宦官田令孜，将朝廷大权委任给他，致使朝纲法纪遭到践踏，各藩镇不进受到骚扰，召致王重荣兴兵作乱惹出祸害。我昨天奉您的命令来迎接皇上，不但没有受到信任理解，反而似乎有胁迫皇上的嫌疑。我们这些人报效国家的一片忠心最为赤诚，征讨贼寇竭尽全力，现在怎能俯首贴耳，去受宦官们的控制管束！大唐皇室李氏的子孙还有许多，你为什么不为杜稷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另做图谋呢？”萧遘对他说：“当今皇上即位十几年，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正是因为，田令孜在皇上身边擅揽大权，致使皇上坐立不安，皇上每当谈到这些，都痛苦器流涕不止。近些天的事，皇上起初没有意图迁移，无奈田令孜在皇上的住所安置兵卒，强迫皇上出走，竟不容许等到天亮。一切罪过都在田令孜身上，人们有谁不知。你对皇室尽心效力，正应当带领人马回到镇所，进呈表章迎接皇上。废黜和拥立皇上事关重大，商朝伊尹放逐商王太甲、汉朝霍光废黜昌邑王都曾感到为难，我萧遘可不敢遵命。”朱玫出去后，公开宣告说：“我拥立大唐皇室李氏的一个王，有敢反对的人一律斩头！”

夏，四月，壬子，玫逼凤翔百官奉襄王权监军国事，承制封拜指挥，仍遣大臣入蜀迎驾，盟百官于石鼻驿。玫使萧遘为册文，遘辞以文思荒落；仍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为之。乙卯，受册，玫自兼左、右神策十军使，帅百官奉还京师；以郑昌图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铁、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潜等上襄王笺，贺受册。

夏季，四月，壬子（初三），朱玫逼迫留在凤翔的朝中百官尊奉襄王李暂且监管军国大事，受命授任指挥各官，仍派遣大臣进入蜀地迎接车驾，在石鼻驿会盟百官。朱玫让萧遘撰写拥立襄王李的册文，萧遘以文笔生疏思路下畅为托词推辞了。于是朱玫委命兵部侍郎判户部郑昌图起草册文。乙卯（初六），李接受众官拥立他的册文，朱玫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率领朝中百官侍奉李返回京师长安。又任命郑昌图为同平章事，判度支、盐钱、户部事，分别设置副使，所有三司的事务都委托给他一人。留在河中府的朝中百官崔安潜等人向襄王李进呈表笺，恭贺他接受拥立。

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乃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除西川监军使，往依陈敬。复恭斥令孜之党，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田令孜自己知道天下官民不会饶恕他，于是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中尉、观军容使，自己充任西川监军使，前去依附陈敬，杨复恭排斥田令孜的党羽，调出王建为利州刺史，晋晖为集州刺史，张造为万州刺史，李师泰为忠州刺史。

五月，朱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以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江。淮盐铁、转运等使、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大行封拜以悦藩镇。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谕河北，户部侍郎杨陟宣谕江、淮，诸藩镇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骈仍奉笺劝进。

五月，朱玫委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萧遘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官职；加授裴澈判度支，郑昌图判户部；委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兼中书令，充任江淮盐铁、转运等使，及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任命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吕用之为岭南东道节度使。朱玫大行封爵拜官，目的是以此求得各藩镇的支持。他还派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到河北，派户部侍郎杨陟到江州淮，分别传达旨意，各处藩镇接受朱玫命令的占十分之六七，高骈因而进呈表笺劝襄王李称帝。吕用之建牙开幕，一与骈同，凡骈之腹心及将校能任事者，皆逼以从己，诸所施为，不复咨禀。骈颇疑之，阴欲夺其权，而根蒂已固，无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惧，访于其党前度支巡官郑、前知庐州事董瑾，曰：“此固为晚矣。”用之问策安出，曰：“曹孟德有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明日，与瑾共为书一缄授用之，其语秘，人莫有知者。

吕用之设置的官府衙署，都与高骈相同，所有高骈的亲信及各将校中能够委任的人，都逼迫他们顺从自己，所做所为，不再向高骈禀告，可是吕用之已是根深蒂固，没有办法对付。吕用之察觉到骈有疑心，十分恐惧，便去征询他的党羽、以前的度支巡官郑和以前主管庐州事宜的董瑾，郑说：“高骈现在为时已晚了。”吕用之问郑有什么计策，郑杞说：“曹操曾经有这样的话：”宁可我负别人，决不能让别人负我。“第二天，郑与董瑾共同写了一封信给吕用之，信中所谈十分秘密，人们都不知道。

萧称疾归永乐。

萧以身体有病为托辞回到永乐县。

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与朱玫同谋立襄王，既而玫自为宰相专权；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兴元。诏加昌符检校司徒。

当初，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和朱玫共同谋划拥立襄王李，后来朱玫自己做宰相独揽大权；李昌符很恼怒，不接受朱玫封给他的官职，改变立场向兴元唐僖宗进呈表章。唐僖宗颁诏加封李昌符为检校司徒。

朱玫遣其将王行瑜将宁、河西兵五万追乘舆，感义节度使杨晟战数却，弃散关走，行瑜进屯凤州。

朱玫派遣手下将领王行瑜带领宁、河西军队五万人追赶唐僖宗，感义节度使杨晟交战后再三退却，最后放弃散关逃走，王行瑜开进凤驻扎。

是时，诸道贡赋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于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使于河中，赍诏谕重荣，重荣即听命，遣使表献绢十万匹，且请讨朱玫以自赎。

当时，各道进贡纳赋大多都是送往长安，而不关给唐僖宗，跟随唐僖宗的官员和卫士都缺乏粮食，唐僖宗痛器流涕，不知如何是好。杜让能向唐僖宗进言说：“杨复光与王重荣一同打败黄巢，收复京师长安，彼此亲近友好；杨复恭是他的哥哥。如果派遣朝中重臣前往王重荣那里，向他申明大义，并且转达杨复恭规劝他的意愿，按理说王重荣应当回心转意归顺朝廷。”唐僖宗采纳了杜让能的意见，派遣右谏议大夫刘崇望出使河中，拿着唐僖宗的诏书向王重荣传达谕旨，王重荣当即表示听从朝廷的命令，派遣使臣向唐僖宗进呈表章，献绢十万匹，并请征讨朱政以赎罪。

戊戌，襄王李遣使至晋阳赐李克用诏，言“上至半涂，六军变扰，苍黄晏驾，吾为藩镇所推，今已受册。”朱玫亦与克用书，克用闻其谋皆出于玫，大怒。大将盖寓说明克用曰：“銮舆播迁，天下皆归咎于我，今不诛玫，黜李，无以自湔洗。”克用从之，燔诏书，囚使者，移檄邻道，称：“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驾。当道已发蕃、汉三万兵进讨凶逆，当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戊戌（二十日），襄王李派遣使臣赴晋阳赐给李克诏书，诏书上说：“皇帝行至半路，朝廷的禁卫军发生变乱纷扰，皇帝不幸死去，我被各藩镇推举拥立，现在已接受册封。”朱玫也给李克用写了信，李克用听说拥立襄王李这件事都是朱玫谋划的，勃然大怒。大将军盖寓规劝李克用说：“皇帝流离迁徒，天下都归罪于我们当初进逼京师，现在如果不诛杀朱玫，废黜襄王李，就没有办法洗清我们自己。”李克用听从盖寓的话，焚烧了襄王李的诏书，囚禁派来的使臣，向邻近各道发出檄文，说：“朱玫竟敢欺骗藩镇，公然说皇帝死了。本道已派出蕃夷、汉族军队三万人讨伐这一凶顽恶逆，大家应当一起建立大的功业。”盖寓是蔚州人。

秦贤寇宋汴，朱全忠败之于尉氏南；癸已，遣都将郭言将步骑三万击蔡州。

秦贤侵扰宋州、汴州，被朱全忠在尉氏的南部打败，癸巳（十五日），又派遣都将郭言带领步、骑步三万攻打蔡州。

六月，以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与弟信皆为杨复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

六月，朝廷任命随从御驾的扈跸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使、京畿制置使，带领军队二万从金州出征、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讨伐朱玫。杨守亮本来姓訾名亮，曹州人，与弟弟訾信都是杨复光的养子，更改姓名为杨守亮、杨守信。

李克用遣使奉表称：“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与朱玫合，人情惧；表至，上出示从官，并谕山南诸镇，由是贴然。然克用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

李克用派遣使臣恭奉表章进呈，说：“现在我片派军队渡过黄河，消灭朱玫逆党，迎接皇帝车驾，希望诏令各道人马与我一道齐心协力攻打朱玫。”在这之前，山南道的人都传说李克用与朱玫和好，人心惶惶，李克用的表章送到，唐僖宗向跟随的官员们展示，并且谕告山南各镇，从此才稳定下来。但是李克用的表章仍坚持要朝廷治朱全忠当年谋害他的罪，唐僖宗命令杨复恭写信告诉李克用说：“待京畿一带的事情安宁下来，后上会另有一番安排。”

衡州刺史周岳发兵攻潭州，钦化节度使闵勖招淮西将黄皓入城共守，皓遂杀勖。岳攻拔州城，擒皓，杀之。

衡州刺史周岳派发军队攻打潭州，钦化节度使闵勖招来淮西将领黄皓进入潭州共同固守，黄皓却杀掉闵勖。周岳攻克占据潭州城后，抓获黄皓，将他杀掉。

镇海节度使周宝遣牙将丁从实袭常州，逐张郁；郁奔海陵，依镇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骈将也，镇海陵，有民五万户，后三万人。

镇海节度使周宝派遣牙将丁从实攻打常州，驱逐张郁，张郁逃往海陵，投奔镇遏使南昌人高霸。高霸是高骈的部将，镇守海陵，拥有百姓五万户，军队三万人。

秋，七月，秦宗权陷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

秋季，七月，秦宗权攻克许州，杀节度使鹿晏弘。

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晟弃镇走，据文州，诏保銮都将李铤、扈跸都将李茂贞、陈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赐姓名。

王行瑜进攻兴州，感义节度使杨晟放弃兴州逃跑，占据文州，唐僖宗诏令保銮都将李铤、扈跸都将李茂贞和陈佩驻扎大唐峰来抵抗王行瑜。李茂贞是博野人，本来姓宋，名叫文通，因为有功赐姓名李茂贞。

更命钦化军曰武安，以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

朝廷更改钦化军名为武安军，任命衡州刺史周岳为节度使。

八月，卢龙节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为留后。

八月，卢龙节度使李全忠死去，朝廷任命他的儿子李匡威为留后。

王潮拔泉州，杀廖彦若。潮闻福建观察陈岩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潮沈能有智略，即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幽王绪于别馆，绪惭，自杀。

王潮攻克泉州，杀廖彦若。王潮久知福建观察使陈岩的威名，不敢进犯福州地区，派遣使者向他降服，陈岩便进呈表章请求任命王潮为泉州刺史。王潮沉稳勇敢又有智谋，占据泉州之后，他招募安抚流离失所的百姓，均平赋税修武器，官吏和百姓都心悦诚服。王潮把王绪幽禁在别一所馆舍，王绪羞愧沮丧，自杀身亡。

九月，朱玫将张行实攻大唐峰，李铤等击却之。金吾将军满存与军战，破之，复取兴州，进守万仞寨。

九月，朱玫带领张行实攻打大唐峰，李铤等人将他们击退。金吾将军满存与朱玫的军队交战，将其打败，再次占领了兴州，开进万仞寨驻守。

李克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将吕臻于焦冈，拔故镇、武安、临、邯郸、沙河；以大将安金陵为邢州刺史。

李克攻打孟方位，甲午（十八日），焦冈擒获孟方立的将领吕臻，攻克故镇、武安、临、邯郸、沙河，任命大将安金俊为邢州刺史。

长安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劝进于襄王。冬，十月，即皇帝位，改元建贞，遥尊上为太上元皇圣帝。

留在京师长安的朝廷百官太子太师裴璩等人劝说襄王李称帝。冬季，十月，李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建贞，隔地尊奉唐僖宗为太上元皇圣帝。

董昌谓钱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曰：“然，不取终为后患。”遂将兵自诸暨趋平水，凿山开道五百里，出曹娥埭，浙东将鲍君福帅众降之。与浙东军战，屡破之，进屯丰山。

董昌对钱说：“你如果能攻占越州，我就把杭州刺史的官员职授给你。”钱说：“好吧，不拿下越州最终也是个后患。”于是钱带领军队从诸暨奔赴越州会稽县的平水镇，凿挖高山开辟道路长达五百里，经由曹娥埭杀出，浙东将军鲍君福率领所部人马向钱投降。钱与浙东的军队交战，多次将其打败，其进丰山驻扎。

感化牙将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薄，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余，自号天成军。

感化军牙将张雄、冯弘铎得罪了节度使时溥，召集三百人马，渡过长江，攻打苏州，予以占据。张雄自称苏州刺史，逐渐招募军队达到五万人，战舰一千余艘，自己号称天成军。

河阳节度使诸葛爽薨，大将刘经、张全义立爽子仲方为留后。全义，临濮人也。

河阳节度使诸葛爽死去，大将刘经、张全义拥立诸葛爽的儿子诸葛仲方做留后。张全义是临濮人。

李克攻邢州，不克而还。

李克攻打邢州，未能攻克又带兵回去。

十一月，丙戌，钱克越州，刘汉宏奔台州。

十一月，丙戌（十一月），钱攻克越州，刘汉宏逃往台州。

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政于两厢都虞候夏侯晏、杜标，二人骄恣，军中忿之；小校张骁潜出，聚众二千攻州城，师儒斩晏、标首谕之，军中稍息。天平节度使朱谋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将兵诱张骁，杀之。朱全忠先遣其将朱珍、李唐宾袭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驰至壁下，百梯并升，遂克之，虏师儒以归。全忠以牙将江陵胡真知义成留后。

义成节度使安师儒委任两厢都虞候夏候晏、杜标主持政务，这两个人傲慢专横，军营中对他们愤愤不平。小校张骁偷偷出去，召集了二千人马前来攻打滑州城，安师儒砍下夏侯晏、杜标二人的脑袋谕告手下人马，军中的愤怒情绪才稍微平息一些。天平节度使朱谋划夺取滑州，派遣濮州刺史朱裕带领军队引诱张骁上当，将斩杀张骁。朱全忠先派遣手下将领朱珍、李唐宾攻打滑州，进入滑州境内，恰遇大雪，朱珍等人一个夜晚就赶到滑州城下，百个云梯一同升起，攻克了滑州城，抓获安师儒。朱全忠委任牙将江陵人胡真掌管义成留后事宜。

田令孜至成都请寻医，许之。

田令孜到达成都请求寻找医生治病，朝廷予以准许。

十二月，戊寅，诸军拔凤州，以满存为凤州防御使。

十二月，戊寅（疑误），各路军队攻克凤州，朝廷满存为凤州防御使。

杨复恭传檄关中，称“得朱玫首者，以静难节度使赏之。”王行瑜战数败，恐获罪于玫，与其下谋曰：“今无功，归亦死；曷若与汝曹斩玫首，迎大驾，取宁节钺乎？”众从之。甲寅，行瑜自凤州擅引兵归京师，玫方视事，闻之，怒，召行瑜，责之曰：“汝擅归，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诛反者玫耳！”遂擒斩之，并杀其党数百人。诸军大乱，焚掠京城，士民无衣冻死者蔽地。裴澈、郑昌图帅百官二百余人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诈为迎奉，执，杀之，囚澈、昌图；百官死者殆半。

杨复恭向关中传发檄文，说：“谁能斩下朱玫脑袋，就把朱玫静难节度使转授给他。”王行瑜与李铤、满存交战，屡战屡败，担心朱玫治他的罪，就与属下谋划说：“现在没有战功，回去也是死，不如和你们一起砍下朱玫的脑袋，迎接皇帝回来，拿到宁的符节与黄钺，怎样样？”大家依从王行瑜的意见。甲寅（初十），王行瑜从凤州擅自带领军队返回京师长安，朱玫正在料理政事，听说此事，十分震怒，召来王行瑜，责问他说：“你擅自回来。要谋反吗？”王行瑜说：“我不谋反，而是要诛杀谋反的人朱玫！”于是将朱玫擒获斩杀，并且杀死朱玫的党羽几百人，各路军队顿时乱成一团，焚烧抢掠京城长安，士人百姓没有衣服被冻死的，尸体遍地都是。裴澈、郑昌图率领众官二百多人侍奉襄王李奔往河中，王重荣假装出来迎接，抓住李，将他杀死，囚禁裴澈、郑昌图，众官被处死的将近一半。

台州刺史杜雄诱刘汉宏，执送董昌，斩之。昌徙镇越州，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知杭州事。

台州刺史杜雄引诱刘汉宏，把他抓获送到董昌那里，将他处斩。董昌将镇所迁到越州，自称主持浙东军府事宜，委任钱掌管杭州事宜。

王重荣函襄王首至行在，刑部请御兴元城南楼献馘，百官毕贺。太常博士殷盈孙议，以为：“为贼臣所逼，正以不能死节为罪耳。《礼》，公族罪在大辟，君为之素服不举。今已就诛，宜废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献馘称贺之礼，请俟朱玫首至而行之。”从之。盈孙，侑之孙也。

王重荣将襄王李的头装在匣内送到唐僖宗那里，刑部请僖宗到兴元城南楼接受进献，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太常博士殷盈孙提出意见，他认为：“李是被朱玫一伙逼迫的，他的罪过在于不能以死相拒。《礼记》上载，公族里有人犯了死罪被处斩，君主为他穿素服停止奏乐。现在襄王李已被斩杀，应当颁诏把他废为平民，命令所在的地方安葬他的头颅。至于献馘称贺的大礼，请等朱玫的头颅送到再举行。”唐僖宗采纳了殷盈孙的意见。殷盈孙是殷侑的孙子。

河阳大将刘经，畏李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袭罕之于渑池，为罕之所败；经弃洛阳走，罕之追杀殆尽。罕之军于巩，将渡河，经遣张全义将兵拒之。时诸葛仲方幼弱，政在刘经，诸将多不附，全义遂与罕之合后攻河阳，为经所败，罕之、全义走保怀州。

河阳大将刘经，担心李罕之难以控制，亲自领军镇守洛阳，在渑池袭击李罕之，却被李罕之打败。刘经放弃洛阳逃跑，李罕之追击斩杀，把他的人马几乎消灭光。李罕之在巩县驻扎军队，正要渡过黄河，刘经派遣张全义前来拒挡。当时诸葛仲方幼小软弱，正权在刘经的手中，各位将领多有不服，张全义于是与李罕之联合起来攻打河阳，但被刘经打败，李罕之、张全义退守怀州。

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刘建锋戍蔡州，拒黄巢，扶沟马殷隶军中，以材勇闻。及秦宗权叛，儒等皆属焉。宗权遣儒攻陷郑州，刺史李奔大梁。儒进陷河阳，留后诸葛仲方奔大梁。儒自称节度使，张全义据怀州，李罕之据泽州以拒之。

当初，忠武决胜指挥使孙儒与龙骧指挥使朗山人刘建锋驻防蔡州，抵抗黄巢，扶沟人马殷隶属军营中，因为身材魁梧勇猛果敢而出名。等到秦宗权反叛，孙儒等人都归属了秦宗权。秦宗权派遣孙儒攻关克郑州，郑州刺史李逃奔大梁。孙儒再进军攻克河阳，河阳留后诸葛仲方也逃往大梁。孙儒自称节度使，张全义占据怀州，李罕之占据泽州来抵抗孙儒。

初，长安人张佶为宣州幕僚，恶观察使秦彦之为人，弃官去；过蔡州，宗权留以为行军司马。佶谓刘建锋曰：“秦公刚鸷而猜忌，亡无日矣，吾属何以自免！”建锋方自危，遂与佶善。

起初，长安人张佶在宣州做幕僚，憎恨观察使秦彦的为人，辞去官职离开。张佶经过蔡州时，秦宗权留下他做行军司马。张佶对刘建锋说：“秦宗权刚愎凶恨又猜疑忌妒，他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应该考虑怎么能够免除大祸！”刘建锋正为自己安危担忧，于是与张佶结为好友。

寿州刺史张翱遣其将魏虔将万人寇庐州，庐州刺史杨行愍遣其将田、李神福、张训拒之，败虔于褚城。滁州刺史许袭舒州，刺史陶雅奔庐州。高骈命行愍更名行密。

寿州刺史张翱派遣属下将领魏虔带领一万人马侵扰庐州，庐州刺史杨行愍派遣手下将领田、李神福、张训进行抗击，在褚城打败魏虔。滁州刺史许攻打舒州，舒州刺史陶雅逃往庐州。高骈命令杨行愍改名为杨行密。

是岁，天平牙将朱瑾逐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称留后。瑾将袭兖州，求婚于克让，及自郓盛饰车服，私藏兵甲以赴之。亲迎之夕，甲以赴之。亲迎之夕，甲士窃发，逐克让而代之。朝廷因以瑾为泰宁节度使。

本件，天平牙将朱瑾赴走泰宁节度使齐克让，自称泰宁留后。朱瑾要攻打兖州，假装向齐克让请求通婚讲和。又安排华丽的车辆服装，暗中派出军队裹藏武器，从郓州前赴兖州。刘克让迎接朱瑾的当天夜晚，朱瑾的人马偷偷发起进攻，赶走了齐克让而取代了他。朝廷于是任命朱瑾为泰宁节度使。

安陆贼帅周通鄂州，路审中亡去；岳州刺史杜洪乘虚入鄂，自称武昌留后，朝廷因以授之。湘阴贼帅邓时思复乘虚陷岳州。

安陆贼寇头目周通攻打鄂州，据守鄂州的路审中逃离。岳州刺史杜洪乘虚而入占据鄂州，自称武昌留后，朝廷便正式任命杜洪为武昌留后。汀阴贼寇头目邓进思也是乘虚而入攻占了岳州。

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张婴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钱四十缗，食甲鼓皆尽，击门扉以警夜，死者相枕。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秦宗言围攻荆南长达两年之久，张在荆南顽强固守，城内的米价每米高达四十缗钱，粮食、武器、更鼓都用尽了，只好击打门板在夜间报时辰，死尸在地上横竖相枕。可是秦宗言最后还是未能攻克荆南城而离去。

三年（丁未、87）

三年（丁未，公元887 年）

春，正月，以州都将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李茂贞领武定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彦朗，丰县人也。

春季，正月，朝廷任命州都将王行瑜为静难军节度使，扈跸都头李茂贞兼任武定节度使，扈跸都头杨守宗为金商节度使，右卫大将军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金商节度使杨守亮为山南西道节度使。顾彦朗是丰县人。

辛巳，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为杭州刺史。

辛巳（初七），朝廷任命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为杭州刺史。

秦宗权自以兵力十倍于朱全忠，而数为所败，耻之，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募兵于东道，其以初夏而还。

泰宗权自以为兵力是朱全忠的十倍，多次被朱全忠打败，感到耻辱，想集中全部兵力攻打汴州。朱全忠担心兵马太少，二月，他委任诸军都指挥使朱珍为淄州刺史，到东道招募军队，预期初夏时回来。

戊辰，削夺三川都监田令孜官爵，长流端州。然令孜依陈敬，竟不得。

戊辰（二十四日），朝廷革除三川都监田令孜的官职爵位，把他长期流放端州。可是田令孜依附陈敬，竟然不启程。

代北节度使李国昌薨。

代北节度使李国昌去世。

三月，癸未，诏伪宰相萧、郑昌图、裴澈，于所在集众斩之，皆死于岐山。时朝士受官者甚众，法司皆处以极法；杜让能力争之，免者什七八。

三月，癸未（初九），唐僖宗颁发诏令，命令将襄王李任命的伪宰相萧、郑昌图、裴澈于所在地召集兵民当众处斩，这几个人都死在岐山县。当时朝廷官员接受李授给官职的人很多，刑部要将他们全部处斩；杜让能为这些人极力争辨，最后有十分之七八的人免于一死。

壬辰，车驾至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恐车驾还京不治前过，恩赏必疏，乃以宫室未完，固请驻跸府舍，从之。

壬辰（十八日），唐僖宗到达凤翔，节度使李昌符担心，唐僖宗回到京城长安即使不追究他从前与朱玫驱赶圣驾的罪过，对他的恩赏也一定少了，于是以长安宫室还没修整完毕为理由，再请求唐僖宗在凤翔府第留住，唐僖宗依从了他。

太傅兼侍中郑从谠罢为太子太保。

朝廷将太傅兼侍中郑从谠贬斥为太子太保。

镇海节度使周宝募亲军千人，号后楼兵，禀给倍于镇海军；镇海军皆怨，而后楼兵浸骄不可制。宝溺于声色，不亲政事，筑罗城二十余里，建东第，人苦其役。宝与僚属宴后楼，有言镇海军怨望者，宝曰：“乱则杀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镇海军将刘浩，戒之使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宝醉，方寝，浩帅其党作乱，攻府舍而焚之。宝惊起，徒跣叩芙蓉门呼后楼兵，后楼兵亦反矣。宝帅家人步走出青阳门，遂奔常州，依刺史丁从实。浩杀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为留后。宝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货财山积，是日，尽于乱兵这手。

镇海节度使周宝招募随身护卫军一千人，号称号楼兵，供给的粮饷是镇海军的几倍。镇海军的兵卒都怨气冲天，而后楼兵却是越来越骄横无法遏制。周宝沉溺于歌舞和女色，不亲自料理政务活动，修筑罗城长达二十多里，建造府第“东第”，人们都苦于沉重的劳役。周宝和他的臣僚属下曾在后楼饮宴，有人说镇海军有抱怨的人，周宝说：“谁敢作乱就杀掉谁！”度支催勘使把周宝的话告诉与他相好的镇海军将领刘浩，告诫他命令手下士卒注意一些，刘浩说：“只有造反可以免于一死了！”当天夜晚，周宝喝醉，刚刚入睡，刘浩率领手下人马发动叛乱，攻打节度使府第，并放火焚烧。周宝惊慌失措地起来，光着脚去敲芙蓉门呼喊后楼兵，但后楼兵也谋反了。周宝带领全家人徒步跑出青阳门，于是奔往常州，前去依附刺史丁从实。刘浩将周宝的属僚佐官斩杀，癸巳（十九日），迎接薛朗进入府第，推举他做留后。周宝以前兼任租庸副使，城内货物资财堆积如山，这一天，全都落入作乱士兵的手中。

高骈闻宝败，列牙受贺，遣使馈以粉。宝怒，掷之地曰：“汝有吕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扬州连岁饥，城中馁死者日数千人，坊市为之寥落，灾异数见，骈悉以为周宝当之。

高骈听说仇敌周宝惨败，命令牙将列队庆贺，又派遣使臣向周宝送去细粉。周宝十分恼怒，把高骈送来的细粉扔在地上怒骂高骈：“有吕用之在你身边，日后结果怎样还难以预料！”扬州连续几年闹饥荒，城内被饿死的人每天都有几千，店市冷落，灾害经常出现，高骈把罪过都加在周宝身上。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骁勇，屡召之；建惧，不往。前龙州司仓周痒说建曰：“唐祚将终，蕃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田之腹心，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不战而擒也。”建从之，召募溪洞酋豪，有众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袭阆州，逐其刺史杨茂实而据之，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守亮不能制。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嫉妒利州刺史王建的勇猛果敢，多次召令王建前往他的镇所。王建担心被杨守视谋害，始终不去。原龙州司仓周痒规劝王建说：“大唐王朝将要完结，现在藩镇之间相互吞并，但都没有雄才大略，不能够平定拯救这个多灾多难的天下。你勇敢又有智谋，深得士卒拥护，建功立业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呢！但是利州这个地方是军事要地争战最多，难以长久安定。阆州偏僻人民富有，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田令孜的心腹，不服朝廷管辖，不纳税贡，如果进呈表章列举他的罪状，发动军队进行讨伐，可以一交战就把他擒获。”王建采纳了痒的意见，召请河沟山洞间的部落首领，聚集八千人，沿着嘉陵江而下，袭击阆州，赶走阆州刺史杨茂实，攻占其地。王建自称防御使，招收接纳四处逃亡的人们，军队的势力更加盛大起来，杨守亮已不能控制他了。

部将张虔裕说建曰：“公乘天子微弱，专据方州，若唐室复兴，公无种矣。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部将綦毋谏复说建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建从之。痒、虔裕、谏，皆许州人也。

王建的属下将领张虔裕劝诫他说：“你乘着天子的势力还微弱，独自战据一方，如果唐朝皇室重新兴盛起来，你就要遭受灭族之灾。你应该派遣使臣向皇帝进呈表章，以大义统率军队，没有不能战胜的。”手下将领綦毋谏也规劝王建，叫他招养人才爱护百姓，静观天下的变化。王建都听从了这些劝诫。周痒、张虔裕、綦毋谏三个人，都是许州人。

初，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俱在神策军，同讨贼；建既据阆州，彦朗畏其侵暴，数遣使问遗，馈以军食，建由是不犯东川。

当初，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都在神策军，一同讨贼伐贼寇；王建占据了阆州之后，顾彦朗害怕王建侵扰暴掠，多次派出使者前往问候和赠送礼物，送难王建军需粮食，因此王建没有进犯东川顾彦朗的地盘。

初，周宝闻淮南六合镇遏使徐约兵精，诱之使周苏州。

起初，周宝听说淮南六合镇遏使徐约的军队精壮，便引诱他去攻打苏州。

第二百五十七卷

唐纪七十三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下光启三年（丁未、887 ）

唐纪七十三唐僖宗光光启三年（丁未，公元887 年）

夏，四月，甲辰朔，约逐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逃入海。

夏季，四月，甲辰朔（初一），徐约赶走苏州刺史张雄，张雄率领他的人马逃往海上。

高骈闻秦宗权将寇淮南，遣左厢都知兵使毕师铎将百骑屯高邮。

高骈听说秦宗权将要侵扰淮南，派遣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带领一百骑兵驻扎高邮。

时吕用之用事，宿将多为所诛，师铎自以黄巢降将，常自危。师铎有美妾，用之欲见之，师铎不许；用之因师铎出，窍往见之，师铎惭怒，出其妾，由是有隙。

当时吕用之当权，有丰富经验的老将大多被他诛杀，毕师铎因为是从黄巢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常常为自己的安危担忧。毕师铎有一个漂亮的小妾，吕用之想见见她，毕师铎不准许；吕用这趁着毕师铎外出的机会，偷偷地前去看那美妾，毕师铎羞愧恼怒，将小妾休掉，为此毕师铎与吕用之结下了仇怨。

师铎将如高邮，用之待之加厚，师铎益疑惧，谓祸在旦夕。师铎子娶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女，师铎密与之谋，神剑以为无是事。神剑名雄，人以其善用剑，故谓之“神剑”。时府中籍籍，亦以为师铎且受诛，其母使人语之曰：“设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为累！”师铎疑未决。

毕师铎将要去高邮，吕用之对待他更加优厚，毕师铎却越来越疑虑恐惧，认为大祸就在眼前了。毕师铎的儿子纳娶高邮镇遏使张神剑的女儿为妻，毕师铎去与张神剑秘密商谋，张神剑认为吕用之不会加害毕师铎。张神剑本名张雄，人们因为他善于用剑，所以叫他张神剑。当时高邮府内众说纷纭，也有的人认为毕师铎将要遭受杀身大祸，毕师铎的母亲派人对毕师铎说：“如果有这样的事，你自己要想方设法离开逃走，不要因为年老的母亲、弱小的儿子拖累了你！”毕师铎犹豫不决。

会骈子四十三郎者素恶用之，欲使师铎帅外镇将吏疏用之罪恶，闻于其父，密使人给之曰：“用之比来频启令公，欲因此相图，已有委曲在张尚书所，宜备之！”师铎问神剑曰：“昨夜使司有文书，翁胡不言？”神剑不寤，曰：“无之。”师铎不自安，归营，谋于腹心，皆劝师铎起兵诛用之，师铎曰：“用之数年以来，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于我诛之邪！淮宁军使郑汉章，我乡人，昔归顺时副将也，素切齿于用之，闻吾谋，必喜。”乃夜与百骑潜诣汉章，汉章大喜，悉发镇兵及驱居民合千余人从师铎至高邮。师铎诘张神剑以所得委曲，神剑惊曰：“无有。”师铎声色浸厉，神剑奋曰：“公何见事之暗！用之奸恶，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赂权贵得岭南节度，复不行，或云谋窃据此土，使其得志，吾辈岂能握刀头事此妖物邪！要此数贼以谢淮海，何必多言！”汉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沥酒，共饮之。乙巳，众推铎为行营使，为文告天地，移书淮南境内，言诛用之及张守一、诸葛殷之意。以汉章为行营副使，神剑为都指挥。

恰好高骈的一个叫四十三郎的儿子一向憎恨吕用之，想让毕师铎率领在外镇守的将领官吏分条陈述吕用之的罪恶行径，报告给他的父亲高骈，并且暗中派人欺骗毕师铎说：“吕用之近年来一再诱导高骈，想要以此来谋害你，已经有机密文书在张神剑那里，应当早作防备！”毕师铎去问张神剑说：“昨天夜间淮南节度使司送来了机密信函，你怎么不对我说？”张神剑不清楚怎么回事，说：“没有什么机密信函。”毕师铎不能安下心来，便回到军营中，与心腹亲信商量对策，都劝毕师铎发兵讨伐吕用之，毕师铎说：“多年来，对吕用之人民怨恨，鬼神愤怒，苍天是不是要借助我的力量来诛灭吕用之呀！淮宁军使郑汉章，是我的同乡，当初离开黄巢投奔高骈时是个副将，一向痛恨吕用之，如果知道了我讨伐吕用之的计谋，他一定会高兴的。”于是毕师铎连夜与一百骑兵秘密到达郑汉章那里，郑汉章大为高兴，把镇所的军队全部发动起来又驱使当地百姓总共一千余人跟随毕师铎到达高邮。毕师铎追问张神剑收到的秘密文书，张神剑惊异地说：“根本没有机密信函。”毕师铎的声色更加严厉，张神剑激奋地说道：“你看事情怎么这样糊涂！吕用之奸邪凶恶，是天地所不容的。况且近来他大肆贿赂身居高位有权势的人，得到岭南东道节度使的官职，又不前去赴任，有的人说吕用之是在筹谋夺取这里的地盘，假使他的狂妄野心得逞，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手握刀把为这种妖魔鬼怪做事！我们要把吕用之这几个乱臣贼子千刀万剐以答谢淮海一带的人民，还有什么可说的！”郑汉章听后大快，于是命令拿酒来，用刀划破胳膊让血滴到酒里，把酒喝掉，乙巳（初二），大家推举毕师铎为行营使，起草檄文祭告天地，向淮南境内传送檄文，说明讨伐吕用之以及张守一、诸葛殷的意图。委任郑汉章为行营副使，张神剑为都指挥使。

神剑以师铎成败未可知，请以所部留高邮，曰：“一则为公声援，二则供给粮饷。”师铎不悦，汉章曰：“张尚书谋亦善，苟终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与共之，今日岂可复相违！”师铎乃许之。戊申，师铎、汉章发高邮。

张神剑因为毕师铎的成功和失败还难以预料，请求带领所部人马留在高邮，他对毕师铎说：“这样，一则为你做声援，二则可供给军粮兵饷。”毕师铎对此不高兴，郑汉章说：“尚书张神剑的计谋也不错，如果你们自始至终同心同德，等到事毕告捷的日子，美女宝玉缎帛共同分享，现在怎么可以不保持一致！”毕师铎于是同意张神剑留守高邮。戊申（初五），毕师铎、郑汉章从高邮出发。

庚戌，骑以白高骈，吕用之匿之。

庚戌（初七），毕师铎派告密骑兵前往广陵向高骈禀告出师情由，被吕用之隐匿起来。

朱珍至淄青旬日，应募都万余人，又袭青州，获马千匹；辛亥，还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济矣！”

朱珍到达淄青召募军队，十几天内就有一万余人应募，朱珍又率众攻打青州，获得马匹一千。辛亥（初八），朱珍返回，到达大梁，朱全忠高兴地说：“我的事业成功了！”

时蔡人方寇汴州，其将张屯北郊，秦贤屯板桥，各有众数万，列三十六寨，连延二十余里。全忠谓石投之，须臾成家。吕用之之败也，其党郑杞首归师铎，师铎署杞知海陵监事。杞至海陵，阴记高霸得失，闻于师铎。霸获其书，仗杞背，断手足，刳目截舌，然后斩之。

当时蔡州人正在侵扰汴州，蔡州军队的将领张在汴州城的北郊驻扎，秦贤驻扎板桥，他们各有几万人马，排列三十六个营寨，相互连接续二十余

的人挖出他的眼睛，切断他的舌头，人们用碎瓦乱石投打诸葛殷的尸体，不一会儿就堆成了小山。吕用之失败时，他的党羽郑杞首先归顺毕师铎，毕师铎任郑杞掌管海陵监事。郑杞到达海陵，暗中记录海陵镇遏使高霸的利弊得失，报告给毕师铎。高霸获得了郑杞的文书，用棍棒击打郑杞的背部，砍断他的手和脚，挖出眼睛截断舌头，然后将他处斩。

蔡将卢瑭屯于万胜，夹汴水而军，以绝汴州运路，朱全忠乘雾袭之，掩杀殆尽。于是蔡兵皆徙就张，屯于赤冈；全忠复就击之，杀二万余人。蔡人大惧，或军中自相惊，全忠乃还大梁，养兵休土。

蔡州军队将领卢瑭驻扎中牟县万胜镇，他在汴水两侧安置军营，以便断绝汴州城的运输途径，朱全忠乘着大雾去攻打，将卢瑭的人马几乎消灭光了。于是，蔡州的军队都转移到张那里，汴州城北的赤冈驻扎；朱全忠再次率众前去攻打，斩杀二万余人。蔡州人十分恐惧，有时在军营内就自相惊慌起来，朱全忠于是回到大梁，休养整顿军队。

辛未，高骈密以金遗守者，毕师铎闻之，壬午，复迎骈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侄十余人同幽之。

辛未（二十八日），高骈暗中向看守他的士兵赠送金钱，毕师铎察觉到这事，壬午（疑误），又把高骈接入道院，把高骈的儿子兄弟外甥侄子十几个都一同集中幽禁起来。

前苏州刺史张雄帅其众自海溯江，屯于东塘，遣其将赵晖入据上元。

以前的苏州刺史张雄率领他的人马从海上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在东塘驻扎，他还派遣属下将领赵晖开进并占据了上元。

毕师铎之攻广陵也，吕用之诈为高骈牒，署庐州刺史杨行密行军司马，追兵入援。庐江人袁袭说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奸邪，师铎悖逆，凶德参会，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发庐州兵，复借兵于和州刺史孙端，合数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长。郑汉章之从师铎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帅众攻之，旬日不克，汉章引兵救之。用之闻行密至天长，引兵归之。

毕师铎攻打广陵时，吕用之假借高骈的名义颁布公文，暂任庐州刺史杨行密为行军司马，命他派军队来广陵救援。庐江人袁袭劝告杨行密说：“高骈昏庸糊涂，吕用之奸诈邪恶，毕师铎叛逆作乱，这三个人合在一起可以说是恶劣德行的大汇聚，现在来请求我们出兵救援，这是天意把淮南授给你，你应当马上前赴广陵。”杨行密于是把庐州军队全部发动起来，又向和州刺史孙端求借军队，集合几千人马开赴广陵。五月，到达天长。当初郑汉章跟随毕师铎出征广陵，留下他的妻子守卫淮口，吕用之便带领人马攻打淮口，十天时间没有攻克，郑汉章率领军队回来应救。吕用之听说杨行密到达天长，便带着人马返回。

丙子，朱全忠出击张，大破之。秦宗权闻之，自郑州引精兵会之。

丙子（初三），朱全忠派出军队攻打张，张大败。秦宗权获悉，从郑州带领精壮军队与张相会以抗击朱全忠。

张神剑求货于毕师铎，师铎报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剑怒，亦以其众归杨行密；及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悉以其众属焉。行密众至万七千人，张神剑运高邮粮以给之。

张神剑向毕师铎请求资财，毕师铎回答他要等秦彦的命令，张神剑很恼怒，也带领他的人马投归了杨行密；接着海陵镇遏使高霸、曲溪人刘金、盱眙人贾令威都率领所部人马归属杨行密。杨行密的军队达到一万七千人，张神剑运送高邮的粮食供给这些军队需用。

朱全忠求救于兖、郓，朱、朱瑾皆引兵赴之，义成军亦至，辛巳，全忠以四镇兵攻秦宗权于边孝村，大破之，斩首二万余级；宗权宵遁，全忠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全忠深德朱，兄事之。蔡人之守东都、河阳、许、汝、怀、郑、陕、虢者，闻宗权败，皆弃去。宗权发郑州，孙儒发河阳，皆屠灭其人，焚其庐舍而去，宗权之势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驾都头杨守宗知许州事，朱全忠以其将孙从益知郑州事。

朱全忠向兖州、郓州请求救援，朱、朱瑾都带领人马前往，义成军也赶到。辛巳（初八），朱全忠指挥四个镇所的军队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攻打秦宗权，将他打败，斩杀两万余人。秦宗权夜间逃跑，朱全忠追赶他，直到阳武桥才返回。朱全忠深深地感恩朱，把他当作兄弟对待。蔡州军队中护守东都、河阳、许州、汝州、怀州、郑州、陕州、虢州的人，听说秦宗权失败，都纷纷离去。秦宗权征发郑州，孙儒征发河阳，都大肆屠杀那里的人民，焚烧当地的房屋而后离去，秦宗权的势力从这以后有所衰落。朝廷任命扈驾都头杨守宗掌管许州事宜，朱全忠委任属下将领孙从益掌管郑州事宜。

钱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将兵讨薛朗。

钱派遣东安都将杜棱、浙江都将阮结、静江都将成及带领军队讨伐薛朗。

甲午，秦彦将宣歙兵三万余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赵晖邀击于上元，杀溺殆半。丙申，彦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仍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池州刺史赵为宣歙观察使。戊戌，杨行密帅诸军抵广陵城下，为八寨以守之，秦彦闭城自守。

甲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宣歙军队三万余人，乘坐竹筏沿着长江向下开进，赵晖在上元拦截阻击，斩杀和溺死水中的人将近一半。丙申（二十三日），秦彦进入广陵城，自称暂时管理淮南节度使事务，仍然委任毕师铎为行军司马，补授池州刺史赵为宣歙观察使。戊戌（二十五日），杨行密率领各路军队抵达广陵城下，安设八个营寨自守，秦彦则关闭城门固守。

六月，戊申，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争道，麾下相殴，帝命中使谕之，不止。是夕，宿卫皆严兵为备。乙酉，昌符拥兵烧行宫，庚戌，复攻大安门。守立与昌符战于通衢，昌符兵败，帅麾下走保陇州。杜让能闻难，挺身步入侍；韦昭度质其家于军中，誓诛反贼，故军士力战而胜之。守立，复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驾都将、武定节度使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昌符。

六月，戊申（初六），神策军中的天威都头杨守立与凤翔节度使李昌符二人争抢道路，部下殴打起来，唐僖宗命令宦官传谕劝解，竟不能罢休。这天夜晚，宫中值宿士兵严阵以待防备不测。已酉（初七），李昌符带领军队焚烧唐僖宗的行宫；庚戌（初八），李昌符又攻打大安门。杨守立与李昌符在宫外道路上对战，最后李昌符的军队战败，率领手下人马逃往陇州固守。在这期间，杜让能听说皇宫有难，挺身而出进入宫中护卫唐僖宗；韦昭度则把他的家人放在军营中作为人质，以表示他誓死斩杀谋反贼子的决心，因此军中士卒竭力苦战，终于战胜。杨守立，是杨复恭的养子。壬子（初十），朝廷任命扈驾都武、武定节度李茂贞为陇州招讨使，以讨伐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将常行儒杀节度使王重荣。重荣用法严，末年尤甚；行儒尝被罚，耻之，遂作乱。夜，攻府舍，重荣逃于别墅；明旦，行儒得而杀之。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

甲寅（十二日），河中牙将常行儒将节度使王重荣杀死。王重荣执行法度极其严格，到了晚年更为厉害；常行儒曾经被王重荣处罚，对此感到很耻辱，于是发动了叛乱。夜间，常行儒攻打王重荣的府第，王重荣逃到别墅；第二天早晨，常行儒抓获王重荣并将他杀掉。朝廷下命委任王重荣的哥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任命王重盈的儿子王珙暂任陕虢留后。王重盈到达河中，抓获常行儒，将他杀掉。

戊午，秦彦遣毕师铎、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戊午（十六日），秦彦派遣毕师铎、秦稠带领军队八千人出广陵城，向西攻打杨行密，秦稠战败身亡，所部士卒战死的占十分之七八。广陵城内缺乏粮食，出外打柴的道路也被断绝，秦彦率领的宣州军队开始吃人充饥。

壬戌，毫州将谢殷逐其刺史宋衮。

壬戌（二十日），毫州将领谢殷驱逐毫州刺史宋衮。

孙儒既去河阳，李罕之召张全义于泽州，与之收合余众。罕之据河阳，全义据东都，共求援于河东；李克用以其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将骑助之，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全义为河南尹。

孙儒既然已离开了河阳，李罕之便在泽州召来张全义，和他一道把剩下的人马收集起来。李罕之占据河阳，张全义占据东都洛阳，一同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请求援助；李克用任命手下将领安金俊为泽州刺史，带领骑兵前往援助，并进呈表章任命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河南尹。

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陈，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者，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而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众皆谢，乃释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

当初，东都洛阳经过黄巢的战乱，劫后遗留的百姓聚集成为三个城以相互保护，接着又有秦宗权、孙儒的残酷暴行，留下的仅仅是残垣断壁。张全义刚到这里时，只见白骨遍地，放眼望去到处是丛生的草木，居民总共不到一百户，张全义的部下才一百多人，共同守卫三城中间的中州城，四周田野都没有耕作的人。张全义于是在手下中挑选了十八个才能器度可以任用的人，每人发给一面旗帜一张榜文，称作屯将，派他们分别到河南十八个县旧有的村落之中，立起大旗张贴榜文，招收抚恤四处流散的百姓，规劝他们种植耕作。只有犯了杀人罪的处死，其他罪过仅予笞打杖击，没有严酷刑罚，不收田租赋税，因此老百姓前来归顺的象赶集一样。张全义还挑选精明强壮百姓教授作战阵法，以防御贼寇强盗。几年之后，河南各地的城市店铺乃至小巷，都渐渐地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式样，各县的民户人口，大多都回归，各种农作物生长茂盛，田野里再也没有空旷的地方。各地负担供养的军队，大县达到七千人，小县也不少于二千人，于是张全义进呈奏章请设置县令佐官治理地方。张全义精明强士，人们对他不能有欺隐，同时他办理政务又宽厚简明。张全义外出，看见田地中的作物很茂盛，就下马，与身边的臣僚共同观赏，召来田地的主人，用美酒好饭慰劳他；有善于养蚕种麦的人获得丰收，张全义有时就到这些人的家里，把男女老幼都叫出来，赏赐给他们茶叶丝绸和衣物等物。当时在民间传着这样的话：“张全义大人不喜好歌妓舞女，看到这些没见过他发笑；唯独看到茂盛的麦田和上好的蚕丝他就满面笑容。”有的人将田地荒芜了，张全义就召集众人当面杖打进行惩罚；有的人申诉说缺乏人手和耕牛，张全义便把他的邻居叫来责问：“他如果确实缺少劳力耕牛，你们为什么不帮助他！”大家都表示谢罪，张全义才把人放回。由于这样，在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彼此帮助，因此各户钱粮都有积蓄，灾年也不致有饥荒，于是富庶起来。

杜棱等败薛朗将李君于阳羡。

杜棱等人在阳羡打败薛朗的将领李君

秋，七月，癸未，淮南将吴苗帅其徒八千人逾城降杨行密。

秋季，七月，癸未（十二日），淮南将领吴苗率领手下八千人马越过城池向杨行密投降。

八月，壬寅朔，李茂贞奏陇州刺史薛知筹以城降，斩李昌符，灭其族。

八月，壬寅朔（初一），李茂贞奏报陇州刺史薛知筹献出陇州城投降，斩杀李昌符，诛灭了李昌符的全族人。

朱全忠引兵过毫州，遣其将霍存袭谢殷，斩之。

朱全忠带领军队经过毫州，派遣属下将领霍存攻打谢殷，将他斩杀。

丙子，以李茂贞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

丙子（疑误），朝廷任命李茂贞为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

以韦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朝廷任命韦昭度兼理太保、兼任侍中。

朱全忠欲兼兖、郓，而以朱兄弟有功于已，攻之无名，乃诬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复书不逊，全忠遣其将朱珍、葛从周袭曹州，壬子，拔之，刹刺史丘弘礼。又攻濮州，与兖、郓兵战于刘桥，杀数万人，朱、朱瑾仅以身免。全忠与兖、郓始有隙。

朱全忠想要兼并兖州、郓州，可是因为朱兄弟曾经救援汴州对自己有功，攻打没有理由，于是朱全忠诬陷朱招纳引诱宣武军的士卒，送去书信责备他。朱给朱全忠的回信也不恭谨，朱全忠便派遣属下将领朱珍、葛从周袭击曹州，壬子（十一日），攻克，杀死曹州刺史丘弘礼。接着朱全忠的军队又攻打濮州，在刘桥与兖州、郓州的军队展开激战，斩杀几万人，朱、朱瑾仅仅保住性命。朱全忠与兖州的朱、郓州的朱瑾从此结下了怨仇。

秦彦以张雄兵强，冀得其用，以仆射告身授雄，以尚书告身三通授裨将冯弘铎等。广陵人竞以珠玉金缯诣雄军贸食，通犀带一，得米五升，锦衾一，得糠五升。雄军既富，不复肯战，未几，复助杨行密。

秦彦感到张雄的军队强大，希望能够被他所用，便把仆射告身的职衔授给张雄，又将尚书告身文书三份授给副将冯弘铎等人。广陵城内的人们竞相带着珠宝玉器黄金绸缎到张雄的军营换取粮食，一个通天犀带，只换得大米五升，一个锦缎被子，只换得粗糠五升。张雄的军队既然富有起来，便不愿意再去交战，不久，又去协助杨行密。

丁卯，彦悉出城中兵万二千人，遣毕师铎、郑汉章将之，陈于城西，延袤数里，军势甚盛。行密安卧帐中，曰：“贼近告我。”牙将李宗礼曰：“众寡不敌，宜坚壁自守，徐图还师。”李涛怒曰：“吾以顺讨逆，何论众寡，大军至此，去将安归！涛愿将所部为前锋，保为公破之！”涛，赵州人也。行密乃积金帛米于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于其旁，自将千余人冲其陈。兵始交，行密阳不胜而走，广陵兵追之，入空寨，争取金帛米，伏兵四起，广陵众乱，行密纵兵击之，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渎皆满，师铎、汉章单骑仅免。自是秦彦不复言出师矣。

丁卯（二十六日），秦彦将广陵城内的军队一万二千人全部调出，派毕师铎、郑汉章统率，布置在广陵城的西部，绵延几里地，军队气势很盛。杨行密却安安稳稳地躺在军帐里面说：“贼寇靠近时再告诉我。”牙将李宗礼说：“敌我人数相差太大，我们应当加固壁垒自我坚守，再慢慢图谋把军队迁回。”李涛愤怒地说：“我们顺应天道讨伐逆贼，哪管人多人少，军队已经来到这里，回去能到哪里去！我愿意带领所部人马做前锋，保证为杨公你打败贼寇！”李涛是赵州人。杨行密于是把金钱布帛小麦稻米都堆积到一个营寨，派瘦弱的士卒看守，在这旁边埋伏下许多精壮强兵，自己带领一千多人冲击广陵军队的阵营。双方军队开始交战后，杨行密假装不能取胜而逃跑，广陵军队追击他，进入没有强兵防守的那个营寨，争先恐后地抢夺金钱布帛、小麦稻米，这时，埋伏的杨行密军队从四面发起进攻，广陵军队大乱，杨行密指挥军队勇猛攻打，俘虏斩杀，几乎将广陵军队消灭光，地上的死尸有十里，沟渠里都填满了，毕师铎、郑汉章仅以单身骑马逃走。从这以后秦彦再也不提出动军队了。

九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九月，朝廷任命户部侍郎、判度支张浚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啖者。彦与毕师铎出师屡败，疑骈为厌胜，外围益急，恐骈党有为内应者。有妖尼王奉仙言于彦曰：“扬州分野极灾，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将刘匡时杀骈，并其子弟甥侄无少长皆死，同坎瘗之。乙亥，杨行密闻之，帅士卒缟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骈被囚禁在广陵城内的道院，秦彦供给他的吃用东西极其缺少，身边的人没有吃的，以致燃烧道院内的木像煮皮带吃，有的竟相互吃人肉。秦彦与毕师铎出动军队一再失败，怀疑是高骈通过巫术诅咒他们，广陵城外的围攻又越来越紧迫，秦彦担心高骈的党羽中有作内应的人。有一个行妖术的尼姑王奉仙对秦彦说：“扬州上空的天象预兆这里要有大灾大难，一定要有一个大人物死去，而后才会顺心如意。”甲戌（初四），秦彦命令属下将领刘匡时将高骈斩杀，连同高骈的儿子兄弟外甥侄子不论年龄大小全都处死，把他们一同埋葬在一个大坑内。乙亥（初五），杨行密得知高骈被害，率领军中士卒身穿丧服向着广陵城大声痛哭三天。

朱珍攻濮州，朱遣弟罕将步骑万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击罕于范，擒斩之。

朱珍攻打濮州，朱派遣弟弟朱罕带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前往救援；辛卯（二十一日），朱全忠在濮州的范县迎战朱罕，将朱罕擒获斩杀。

冬，十月，秦彦遣郑汉章将步骑五千出击张神剑、高霸寨，破之，神剑奔高邮、霸奔海陵。

冬季，十月，秦彦派遣郑汉章带领步兵骑兵五千人前去攻打张神剑、高霸的营寨，取得胜利，张神剑逃奔高邮，高霸逃奔海陵。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郓；珍进兵攻郓。使裕诈遗珍书，约为内应，珍夜引兵赴之，开门纳汴军，闭而杀之，死者数千人，汴军乃退。乘胜复取曹州，以其属郭词为刺史。

丁未（初七），朱珍攻克濮州，濮州刺史朱裕逃奔郓州；朱珍进兵攻打郓州。朱让朱裕假装给朱珍写信，相约为朱珍做内应，朱珍夜间带领人马前赴郓州，朱打开城门接纳汴州军队，然后关门斩杀，杀死了几千人，汴州军队于是退走。朱乘胜又攻占曹州，委任属下郭词为曹州刺史。

甲寅，立皇子升为益王。

甲寅（十四日），唐僖宗立皇子李升为益王。

杜棱等拔常州，丁从实奔海陵。钱奉周宝归杭州，属橐，具部将礼，郊迎之。

杜棱等人攻克常州，丁从实奔往海陵。钱迎奉周宝返回杭州，佩戴衣甲弓箭，向周宝行部将礼节，亲自到杭州郊外迎接他。

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蹙而已。外围益急，彦、师铎忧懑，殆无生意，相对抱膝，终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还。已巳夜，大风雨，吕用之部将张审威帅麾下士三百，晨，伏于西壕，俟守者易代，潜登城，启关纳其众，守者皆不斗而溃。先是，彦、师铎信重尼奉仙，虽战陈日时，赏罚轻重，皆取决焉。至是复咨于奉仙曰：“何以取济？”奉仙曰：“走为上策！”乃自开化门出奔东塘。行密帅诸军合万五千人入城，以梁缵不尽节于高氏，为秦、毕用，斩于戟门之外；韩问闻之，赴井死。以高骈从孙愈摄副使，使改殡骈及其族。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行密辇西寨米以赈之。行密自称淮南留后。

杨行密围攻广陵将近半年，秦彦、毕师铎与他交战大大小小几十次，大多失利。城内没有粮食，一斗米竟值五十缗钱，草根和花木的果实都吃完了，便用黏土做饼充饥，饿死的人超过一半。宣州军队抢掠百姓到店铺出卖，驱赶捆绑屠杀宰割就象对待猪羊一样，一直到街上没有一点声音，堆积的尸骨和流淌的鲜血，布满了店铺。秦彦、毕师铎对这种状况也没办法，只是皱眉头罢了。广陵城外的围攻更加紧迫，秦彦和毕师铎忧心重重抑郁不快，笼罩着死气沉沉的气氛，两个人面对面抱着膝盖，一天到晚都是一副忧愁的样子。而杨行密也因为好长时间不能攻下广陵城，想要带领军队返回庐州。已巳（二十九日）夜晚，狂风暴雨大作，吕用之的属下将领张审威率领手下士卒三百人，在早晨埋伏在城西堑壕，等到城内的护守士卒换班，偷偷地登上城墙，打开关卡把他的人马都放进去，城内的守卫士卒未经一战就溃散了。在这之前，秦彦、毕师铎信赖器重尼姑王奉仙，连兴兵作战的阵容日期时辰，奖赏惩罚的多少，都由尼姑王奉仙来决定。到这时，秦彦、毕师铎又询问王奉仙说：“怎样才能挽救局面？”王奉仙回答说：“离城出走是最好的对策！”于是，秦彦、毕师铎从开化门出城奔往东塘。杨行密带领各路人马合计一万五千人进入广陵城，因为梁缵未能对高骈效忠至死，后来为秦彦、毕师铎效力，杨行密便在戟门外的外面将他斩杀；韩问听说与他一样的梁缵已被杨行密处死，便跳井自杀。杨行密委任高骈胞弟的孙子高愈暂为副使，命令重新安葬高骈和被害的族人。广陵城内剩下的百姓仅有几百家，饥饿瘦弱得都没有人样子，杨行密便从广陵城西的营寨载运粮米来赈济他们。杨行密自称淮南留后。

秦宗权遣其弟宗衡将兵万人渡淮，与杨行密争扬州，以孙儒为副，张佶、刘建锋、马殷及宗权族弟彦晖皆从。十一月，辛未，抵广陵城西，据行密故寨，行密辎重之未入城者，为蔡人所得。秦彦、毕师铎至塘，张雄不纳，将渡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还，与宗衡合。

秦宗权派遣胞弟秦宗衡带领军队一万人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委任孙儒为副将，将张佶、刘建锋、马殷以及秦宗权的族弟秦彦晖都跟随前往。十一月，辛未（初二），秦宗衡率领人马抵达广陵城西部，占据杨行密原有的营寨，杨行密军队没有运入城内的器械、粮草等物，都被蔡州军队缴获。秦彦、毕师铎到达东塘，张雄拒不接纳，便想渡过长江奔赴宣州。这时秦宗衡召请他们，于是秦彦、毕师铎带领人马返回，秦宗衡联合起来。

未几，宗权召宗衡还蔡，拒朱全忠。孙儒知宗权势不能久，称疾不行；宗衡屡促之，儒怒，甲戌，与宗衡饮酒，坐中手刃之，传首于全忠。宗衡将安仁义降于行密。仁义，本沙陀将也，行密悉以骑兵委之，列于田之上。儒分京掠邻州，未几，众至数万，以城下乏食，与彦、师铎袭高邮。

不久，秦宗权召令秦宗衡回蔡州，抗击朱全忠。孙儒知道秦宗权的权势不会太长久，便以有病为托辞拒不开拔。秦宗衡多次催促他，孙儒十分恼怒。甲戌（初五），孙儒与秦宗衡一起喝酒，在座位中亲手将秦宗衡斩杀，又把他的首级送到朱全忠那里。秦宗衡的将领安仁义向杨行密投降。安仁义本来是李克用沙陀军的将领，杨行密把全部骑兵都交给他带领，并且把他的地位排列在田的前面。孙儒分派人马抢掠邻近各州，不久，他的军队就达到几万人，因为广陵城一带缺乏粮食，孙儒便与秦彦、毕师铎去攻打高邮。

初，宣武都指挥使朱珍与排陈斩斫使李唐宾，勇略、功名略相当，全忠每战，使二人偕，往无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于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还其妻，杀守门者，使亲吏蒋玄晖召珍，以汉宾代总其众。馆驿巡官冯翊敬翔谏曰：“朱珍未易轻取，恐其猜惧生变。”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诸将。唐宾疑其有异图，斩关奔大梁，珍亦弃军单骑继至。全忠两惜其才，皆不罪，遣还濮州，因引兵归。

当初，宣武都指挥使朱珍与排阵斩斫使李唐宾二人勇猛与胆略、功劳与声誉不相上下，朱全忠每次作战，都让二人同行，所到之处没有不取胜的，可是朱珍、李唐宾二人却一向不肯屈居下位。朱珍派人到大梁迎接妻子，而没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很恼怒，追回他的妻子，杀掉守门的人，派他的亲近吏员蒋玄晖去召朱珍来，让李唐宾代替朱珍总理他的人马。馆驿巡官冯翊人敬翔规劝朱全忠说：“朱珍不可轻易取代，恐怕他会猜疑畏惧发动变乱。”朱全忠后悔，便派人追上蒋玄晖，停止原有的安排。朱珍果然已有疑心，丙子（初七）夜晚，朱珍设置酒席召请各位将领。李唐宾怀疑朱珍要有叛乱的图谋，斩杀关卡士卒奔赴大梁，朱珍也扔下军队只身一人骑马接着赶到大梁。朱全忠爱惜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加谴责，派遣他们返回濮州，二人便带领人马回去。

全忠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

朱全忠善于玩弄权术，手下将领臣僚对他的所做所为都难以预测，只有敬翔能够预先知道，往往帮助朱全忠完善他未想到的地方，朱全忠很是高兴，为自己这么晚才得到敬翔这一人才感到遗憾，所有机要军务、地方行政事宜都和敬翔商议。

辛巳，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帅麾下二百人逃归扬州；丙戌，孙儒屠高邮。戊子，高邮残兵七百人溃围而至，杨行密虑其为变，分隶诸将，一夕尽坑之，明日，杀神剑于其第。

辛巳（十二日），高邮镇遏使张神剑率领部下二百人出逃归附扬州的杨行密；丙戌（十七日），孙儒在高邮城展开大屠杀。戊子（十九日），高邮的残余军队七百人突围赶到扬州，杨行密担心他们发生变乱，把他们分由各位将领管领，在一个夜晚全部活埋了，第二天，杨行密在府第又将张神剑杀死。

杨行密恐孙儒乘胜取海陵，壬寅，命镇遏使高霸帅其兵民悉归府城，曰：“有违命者，族之。”于是数万户弃资产、焚庐舍、挈老幼迁于广陵。戊戌，霸与弟、部将余绕山、前常州刺史丁从实至广陵，行密出郭迎之，与霸、约为兄弟，置其将卒于法云寺。

杨行密担心孙儒在攻战高邮后会乘胜进攻海陵，壬寅（疑误），命令镇遏使高霸率领海陵的军队人民全部迁入广陵城内，并说：“如有违犯命令的人，斩灭全族。”于是，几万户百姓抛弃资财家产、焚烧田间房舍、扶老携幼迁到广陵城。戊戌（二十九日），高霸与胞弟高、属下将领余绕山、前任常州刺史丁从实一同赶到广陵，杨行密到城外迎接，与高霸、，高结拜为兄弟，把他们的将领士卒安置在法云寺。

已亥，秦宗权陷郑州。

乙亥（三十日），秦宗权攻克郑州。

朝廷以淮南久乱，闰月，以朱全忠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朝廷因为淮南一带长期以来战乱不停，于闰十一月，任命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

陈敬恶顾彦朗与王建相亲，恐其合兵图已，谋于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为杨兴元所容，故作贼耳。今折简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书召之，建大喜，诣梓州见彦朗曰：“十军阿父见召，当往省之。因见陈太师，求一大州，若得之，私愿足矣！”乃留其家于梓州，帅麾下精兵二千，与从子宗、假子宗瑶、宗弼，宗侃、宗弁俱西。

陈敬对顾彦朗与王建相互亲近友好耿耿于怀，担心他们会联合军队来算计自己，便去和田令孜商量，田令孜说：“王建是我的养子，因为杨兴元容不下他，所以作了贼寇。现在我写封信相召，他会到你的手下效力的。”于是，田令孜派人给王建送去信函召请他，王建十分高兴，前赴梓州会见顾彦朗说：“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我的义父田令孜召请我，我应当前去探望。顺便去见见太师陈敬，向他要一个大州，如果得到了，我的愿望就得到满足了！”于是，王建把家人留在梓州，率领手下精壮人马二千，与侄子王宗、养子王宗徭、王宗弼、王宗侃、王宗弁一同向西开进。

宗瑶，燕人姜郅；宗弼，许人魏弘夫，宗侃，许人田师侃；宗弁，鹿弁也。

王宗瑶是燕州人，原名叫姜郅；王宗弼是许州人，原名叫魏弘夫；王宗侃也是许州人，原名叫田师侃；王宗弁原名叫鹿弁。

建至鹿头关，西川参谋李义谓敬曰：“王建，虎也，柰何延之入室？彼安肯为公下乎！”敬悔，亟遗人止之，且增修守备。建怒，破关而进，败汉州刺史张顼于绵竹，遂拔汉州，进军学射山，又败西川将句惟立于蚕此，又拔德阳。敬遣使让之，对曰：“十军阿父召我来，及门而拒之，重为顾公所疑，进退无归矣。”田令孜登楼慰谕之，建与诸将于清远桥上髡发罗拜，曰：“今既无归，且辞阿父作贼矣！”顾彦朗以其弟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还屯汉州。

王建到达鹿头关，西川人参谋李对陈敬说：“王建这个人，是一头猛虎，怎么能引他入室呢？他哪里会甘心情愿地在你的手下！”陈敬感到后悔，立即派人去阻止王建西进，并且加强守卫防备。王建很恼怒，攻破鹿头关向前开进，在绵竹打败汉州刺史张顼，于是攻克汉州，向学射山进军，又在成都县的蚕此镇打败西川将领句惟立，接着攻克德阳。陈敬派出使者斥责王建，王建回答说：“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我的义父田令孜召我来，到了门口却又拒绝我，这会让顾彦朗怀疑，我前后都没有归宿了。”田令孜登上大玄楼慰问劝说王建，王建与各位将领在大玄楼前的清远桥上剃去头发围着下拜，说：“现在我们既然已经没有归宿，那么就辞别义父去作贼寇了！”顾彦朗委任他的弟弟顾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援助王建，猛烈进攻成都，三天没有攻克下来，便退兵撤走，回到汉州驻扎。

敬告难于朝，诏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贞以书谕之，皆不从。

陈敬把王建谋乱一事呈报朝廷，唐僖宗派遣宦官为他们劝和，又命令李茂贞写信劝解，结果都不听从。

杨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长以拒孙儒，袁袭曰：“霸，高氏旧将，常挟两端，我胜则来，不胜则叛。今处之天长，是自绝其归路也，不如杀之。”乙酉，行密伏甲执霸及丁从实、余绕山，皆杀之。又遣千骑掩杀其党于法云寺，死者数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数坊地皆赤。高出走，明日，获而杀之。

杨行密想派遣高霸驻扎天长以抗击孙儒，袁袭对杨行密说：“高霸是高骈的旧将，反复无常，我们胜了，他前来归附，失利了他又反叛。现在要把他安排到天长，这样他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不如把他杀掉。”已酉（初十），杨行密埋伏下甲士拿获高霸以及丁从实、余绕山，把他们全部杀死。又派遣一千骑兵在法云寺乘其不备袭击了高霸的部下，杀死几千人。这一天，下大雪，法云寺外几条街的地面却都被鲜血染红。高出寺逃跑，第二天，也被抓获杀死。

吕用之之在天长也，给杨行密曰：“用之有银五万铤，埋于所居，克城之日，愿备麾上一醉之资。”庚戌，行密阅士卒，顾用之曰：“仆射许此曹银，何食言邪！”因牵下械系，命田鞫之，云：“与郑杞、董瑾谋因中元夜，邀高骈至其第建黄斋，乘其入静，缢杀之，声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帅诸军推用之为节度使。”是日，腰斩用之，怨家刳割立尽，并诛其族党。军士发其中堂，得桐人，书骈姓名于胸，桎梏而钉之。

吕用之在天长时，欺骗杨行密说：“我有银子五万，埋在住所地下，等到攻克广陵城时，我愿意献给你做饮酒庆功的资财。”庚戌（十一日），杨行密检阅士卒，回头对吕用之说：“你许诺给他们银子，怎么不履行诺言呀！”于是把他拉下戴上刑具，命令田审讯，吕用之说：“我曾与郑杞、董瑾谋划趁七月十五道家的中元日夜晚，邀请高骈到住所摆设黄斋，趁着他入静时，把他勒死，对外就声称高骈升天了。乘机命令莫邪都帅各军拥立我吕用之为节度使。”当天，吕用之被腰斩，和吕用之有怨仇的人立刻把他的尸体切割光，接着又将吕用之的家族党羽诛杀。军中士卒打开吕用之的厅堂，搜得一个桐木做的人像，胸部写着高骈的姓名，手上戴着镣铐，身上钉着钉子。

袁袭言于行密曰：“广陵饥弊已甚，蔡贼复来，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将延陵宗以其众二千人归和州，乙卯，又命指挥使蔡俦将兵千人，辎重数千两，归于庐州。

袁袭对杨行密说：“广陵城内的饥荒已相当严重，孙儒的蔡州贼寇又来进攻，老百姓一定更加困苦，不如避开这里。”甲寅（十五日），杨行密派遣和州将领延陵宗带领所部人马二千返回和州。乙卯（十六日），杨行密又命令指挥使蔡俦带领一千人马，和几千辆车的军需器械、粮草等，回到庐州。

赵晖据上元，会周宝败，浙西溃卒多归之，众至数万。晖遂自骄大，治南朝台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张雄在东塘，晖不与通问；雄溯江而上，晖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晖奔当涂，未至，为其下所杀。余众降，雄悉坑之。

赵晖占据了上元县，适逢周宝军队溃败，浙西溃散的兵卒大多投归赵晖，他的人马达到几万。赵晖于是骄傲自大起来，修治南朝的台城而在那里居住，穿着衣服和使用器物奢侈华丽超越本份。张雄在东塘，赵晖不和他通信问候。张雄沿着长江逆行向上开进，赵晖派出军队在长江中流阻塞张雄人马。张雄勃然大怒，戊午（十九日），攻打上元县，予以占据。赵晖逃奔当涂，还没到达那里，就被属下斩杀。剩余的人马投降，张雄将他们全部活埋。

朱全忠遣内客将张延范致朝命于杨行密，以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又以宣武行军司马李为淮南留后，遣牙将郭言将兵千人送之。

朱全忠派遣内客将张廷范向杨行密传达朝廷的命令，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副使，并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为淮南留后，派遣牙将郭言带领军队一千人护送他赴送。

感化节度使时溥自以于全忠为先进，官为都统，顾不得领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书假道于溥，溥不许。至泗洲，溥以兵袭之，郭言力战得免而还，徐、汴始构怨。

感化节度使时溥自以为在朱全忠之前入仕做官，官职当到都统，反而不能管领淮南，而被朱全忠获得，心中很是怨恨不满。朱全忠写信给时溥希望让李借道经过他那里，时溥不准许。李到达泗州，时溥派令军队袭击他，护送的牙将郭言奋力应战才免于一死退了回来，徐州、汴州从此结下了怨恨。

十二月，癸巳，秦宗权所署山南东道留后赵德陷荆南，节度使张瑰，留其将王建肇守城而去，遗民才数百家。

十二月，癸巳（二十五日），秦宗权所任命的山南东道留后赵德攻克荆南，杀死节度使张，留下属将王建肇守护荆南城然后离去，城中遗留下的百姓只有几百家。

饶州刺史陈儒陷衢州。

饶州刺史陈儒攻克衢州。

上蔡贼帅冯敬章陷蕲州。

上蔡贼寇头目冯敬章攻克蕲州。

乙未，周宝卒于杭州。

乙未（二十七日），周宝死于杭州。

钱以杜棱为常州制置使。命阮结等进攻润州，丙申，克之；刘浩走，擒薛朗以归。

钱委任杜陵为常州制置使。命令阮结等人进攻润州，丙申（二十八日），攻克润州；刘浩逃走，阮结擒获薛朗返回。

文德元年（戊申、808 ）

文德元年（戊申，公元888 年）

春、正月，甲寅，孙儒杀秦彦、毕师铎、郑汉章。彦等之归宗衡也，其众犹二千余人，其后稍稍为儒所夺；裨将唐宏和其必及祸，恐并死，乃诬告彦等潜召汴军。儒杀彦等，以宏为马军使。

春季，正月，甲寅（十六日），孙儒将秦彦、毕师铎、郑汉章杀死。秦彦等人归附秦宗衡时，他们的人马还有二千多，后来被孙儒逐渐吞并，秦彦的裨将唐宏知道会遇到大的灾祸，担心一起去送死，于是诬告秦彦等人暗中召来汴州军队。孙儒杀掉秦彦等人，任命唐宏为马军使。

张守一与吕用之同归杨行密，复为诸将合仙丹，又欲干军府之政，行密怒而杀之。

张守一当初和吕用之一起归附杨行密，他为各位将领做仙丹，又想干预节度使司的政务，杨行密很恼怒，把他杀掉。

蔡将石将万余人寇陈、毫，朱全忠遣朱珍、葛从周将数千骑击擒之。癸亥，以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代时溥，诸镇兵皆受全忠节度。

蔡州将领石带领一万余人侵扰陈州、毫州、朱全忠派遣朱珍、葛从周带领几千骑兵攻打擒拿石。癸亥（二十五日），唐僖宗颂诏任命朱全忠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各镇军队都受朱全忠指挥调遣。

张廷范至广陵，杨行密厚礼之；及闻李来为留后，怒，有不受之色。廷范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军赴镇，全忠从之；至宋州，廷范自广陵逃来，曰：“行密未可图也。”甲子，李至，言徐军遮道，全忠乃止。

张廷范到达广陵，杨行密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他；等到听说李要来做淮南留后，便很不满，显同不接受的脸色。张廷范秘密派人告诉朱全忠，应当亲自率领大军赶赴广陵，朱全忠听从了他的意见；朱全忠到达宋州时，张廷范从广陵逃来，说：“杨行密不便谋取。”甲子（二十六日），李赶到，说时溥的徐州军队拦住了前方的道路，朱全忠于是停止进军。

丙寅，钱斩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宝，以阮结为润州制置使。

丙寅（二十八日），钱斩杀薛朗，剖开他的心脏以癸奠周宝，委任阮结为润州制置使。

二月，朱全忠奏以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二月，朱全忠奏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留后。

乙亥，上不豫；壬午，发凤翔，己丑，至长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韦昭度兼中书令。

乙亥（初七），唐僖宗患病。壬午（十四日），唐僖宗从凤翔出发，己丑（二十一日），到达长安。庚寅（二十二日），天下大赦，改年号为文德。朝廷任命韦昭度兼任中书令。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泰不法，发六州民筑罗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从训，尤凶险；既杀王铎，魏人皆恶之。从训聚亡命五百余人为亲兵，谓之子将，牙兵疑之，籍籍不安；从训惧，易服逃出，止于近县，彦祯因以为相州刺史。从训遣入至魏运甲兵、金帛，交错于路，牙兵益疑。颜祯惧，请避位，居龙兴寺为僧，众推都将赵文知留后事。

魏博节度使乐彦祯，骄横不法，征发六州的人民，在魏州城墙外修筑外城方圆八十里，人们苦于沉重的劳役。乐彦祯的儿子乐从训尤其凶狠险恶，他杀害了王铎以后，魏州的老百姓都憎恨他。乐从训召集亡命徒五百多人组成亲军，称为“子将”，魏州牙兵对此有了疑心，吵闹不安。乐从训十分恐惧，更换衣服逃出魏州城，停留在附近州县，乐彦祯于是委任乐从训做相州刺史。乐从训派人到魏州拉运甲胄武器、金银布帛，来往于道路，牙兵更加疑虑。乐彦祯害怕出事，请求离开魏博节度使的官位，隐居到龙兴寺做僧人，大家公推都将赵文主持魏博留后事宜。

从训引兵三万至城下；文不出战，众复杀之，推牙将贵乡罗弘信知留后事。先是，人有言“见白须翁，言弘信当为地主”者，文既死，众群聚呼曰：“谁欲为节度使者？”弘信出应曰：“白须翁已命我矣。”众环视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与从训战，败之。从训收余众保内黄，魏人围之。

乐从训带领军队三万到达魏州城下；赵文不出城迎战，大家又把他杀掉，推举牙将、贵乡人罗弘信掌管魏博留后事宜。在这之前，有人说：“看到一个白胡须老人，他说罗弘信应当做这里的主将。”赵文既然死了，众人便聚集呼喊说：“有谁想做节度使？”罗弘信出来答应说：“那个白须老人已经指定我了。”众人围看后说：“可以。”于是拥立罗弘信为魏博留后。罗弘信带领军队出城，与乐从训交战，打败了乐从训。乐从训收集剩余的人马退保内黄，魏州军队随着围攻内黄。

先是，朱全忠将讨蔡州，遣押牙雷邺以银万两请于魏；牙兵既逐彦祯，杀邺于馆。从训既败，乃求救于全忠。

在这之前，朱全忠要讨伐蔡州，派遣押牙将雷邺带着白银一万两到魏州请求购买粮食，魏州牙兵既然驱逐了节度使乐彦祯，便将雷邺在馆舍斩杀。乐从训失败以后，即向朱全忠请求救援。

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张全义刻臂为盟，相得欢甚。罕之勇而无谋，性复贪暴，意轻全义，闻其勤俭力穑，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义闻之，不以为忤。罕之屡求谷帛，全义皆与之；而罕之征求无厌，河南不能给，小不如所欲，辄械河南主吏至河阳杖之，河南将佐皆愤怒。全义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与！”竭力奉之，状若畏之者，罕之益骄。罕之所部不耕稼，专以剽掠为资，啖人为粮，至是番其众攻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降之，进攻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密结全义以图之。全义潜发屯兵，夜，乘虚袭河阳，黎明，入三城，罕之逾垣步走，全义悉俘其家，遂兼领河阳节度使。罕之奔泽州，求救于李克用。

当初，河阳节度使李罕之与河南尹张全义在臂膀刺字结盟，彼此相处十分融洽。李罕之勇猛而没有智谋，性情又贪婪粗暴，心中轻视张全义，他听说张全义勤奋节俭注重农耕，嘲笑说：“这不过是一个田间的农夫罢了！”张全义听到这话，并不和他计较做对。李罕之多次向张全义索要谷物布帛，张全义每次都给他。可是李罕之索要没有止境，河南难以供给，稍微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就用刑具拘拿河南的官吏押到河阳用棍棒欧打，河南的将领佐官都很愤怒。张全义却说：“太尉李罕之所要的东西，怎么能不给！”竭力奉送，样子象怕李罕之似的，李罕之便更加骄横起来。李罕之的手下人马不耕种庄稼，专门通过抢劫掠夺搜刮资财，吃人肉当作粮食，到这时李罕之发动全部人马攻打绛州，绛州刺史王友遇投降。李罕之又进攻晋州，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暗中联合张全义以图谋对付李罕之。张全义暗中派发河南各县的民兵，夜间，趁着李罕之防备空虚攻打河阳，黎明时分，张全义的人马进入河阳三个城区，李罕之翻过城墙徒步逃跑，张全义把李罕之的家人全部俘获，于是兼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逃奔泽州，向李克用请求救援。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三月，戊戌朔（初一），发生日食，是日全食。

己亥，上疾复作，壬寅，大渐。皇弟吉王保，长而贤，群臣属望。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其弟寿王杰；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右军中尉刘季述遣兵迎杰于六王宅，入居少阳院，宰相以下就见之。癸卯，上崩于灵符殿。遗制，太弟杰更名敏，以韦昭度摄冢宰。

己亥（初二），唐僖宗疾病再次发作，壬寅（初五），病情恶化。僖宗的弟弟吉王李保，年龄大又有才能，朝中群臣都寄希望于他。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却请求拥立僖宗的弟弟寿王李杰。这一天，颁下诏书，立李杰为皇太弟，摄理军国大事。右军中尉刘季述派遣军队到六王宅迎接李杰，迁入少阳院居住，自宰相以下朝中大臣都到少阳院拜见李杰。癸卯（初六），唐僖宗在灵符殿驾崩。留下诏令，太弟李杰改名李敏，任命韦昭摄冢宰，主持后事。

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焚相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唐昭宗李敏即位，昭宗体貌精明强干，有英武气概，喜好书文学习，因为唐僖宗时皇威法令不振作，朝廷的地位越来越低下，他便有恢复他从前功业的大志，尊重朝中大臣，渴望贤能豪杰，登基不久，朝廷内外很有些起色。

朱全忠裹粮于宋州，将攻秦宗权；会乐从训来告急，乃移军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宾等将步骑三万攻蔡州，遣都指挥使朱珍等分兵救乐从训。自白马济河，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进至内黄，败魏军万余人，获其将周儒等十人。

朱全忠在宋州裹带粮食，要攻打秦宗权。恰逢乐从训前来向他求援，朱全忠于是把军队调到滑州驻扎，派遣都押牙李唐宾等人带领步兵、骑兵三万人攻打蔡州，派遣都指挥使朱珍等人分别带领军队去救援乐从训。从白马渡过黄河，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个镇，开进到内黄，打败魏州军队一万余人，擒获魏州军队将领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五将、骑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阳。张全义婴城自守，城中食尽，求援于朱全忠，以妻子为质。

李克用委任属将康君立为南面招讨使，督率李存孝、薛阿檀、史俨、安金俊、安休休五位将领和骑兵七千，前去援助李罕之攻打河阳。张全义据城固守，河阳城内粮食没有了，张全义向朱全忠请求救援，让妻子儿女做人质。

王建攻彭州，陈敬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

王建进攻彭州，陈敬救助彭州，王建于是离去。王建到西川大肆抢掠，西川的十二个州都遭受蹂躏。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宪皇后。

夏季，四月，庚午（初三），唐昭宗追尊生母王氏为恭宪皇后。

壬午，孙儒袭扬州，克之；杨行密出走，儒自称淮南节度使。行密将奔海陵，袁袭劝归庐州，再为进取之计，从之。

壬午（十五日），孙儒攻打扬州，攻克扬州城；杨行密离开扬州逃走，孙儒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要投奔海陵，袁袭劝他回到庐州，再作进攻打算，杨行密听从了袁袭的意见。

朱全忠遣其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将兵数万救河阳。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帅骑兵逆战于温，河东军败，安休休惧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断太行路，康君立等惧，引兵还。全忠表丁会为河阳留后，复以张全义为河南尹。会，寿春人；存节，博昌人也。全义德全忠出己，由是尽心附之，全忠每出战，全义主给其粮仗无乏。

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丁会、葛从周、牛存节带领军队几万人救援河阳。李存孝命令李罕之带领步兵攻城，自己率领骑兵在温县迎战，河东军队大败，安休休惧怕治罪，逃奔蔡州。朱全忠分派汴州军队想要截断河阳以北的太行路，康君立等河东将领很恐惧，当即带领人马返回。朱全忠进呈表章，任命丁会为河阳留后，又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丁会，是寿春人；牛存节，是博昌人。张全义感激朱全忠救出自己，因此诚心实意地归附他，朱全忠每次出兵作战，张全义主持供给粮食兵器，从来没有缺乏。

李罕之为泽州刺史，领河阳节度使。罕之留其子颀事克用，身还泽州，专以寇钞为事，自怀、孟、晋、绛数百里间，州无刺史，县无令长，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殆将十年。河中、绛州之间有摩云山，绝高，民保聚其上，寇盗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时人谓之“李摩云”。

李罕之做泽州刺史，兼任河阳节度使。留下他的儿子李颀侍奉李克用，自己回到泽州，专门做侵扰掠夺等事，从怀州、孟州、晋州、绛州几百里的范围，州府没有刺史，县衙没有县令长官，田间见不到谷麦庄稼，落小城看不到百姓做饭的烟火，持续将近十年。河中、绛州之间有一座摩云山，高耸入云，百姓自相保护聚集在这座山上，贼寇强盗不能接近，李罕之攻打占据了这座山，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李摩云”。

乐从训移军洹水，罗弘信遣其将程公信击从训，斩之，与父彦祯皆枭首军门。癸巳，遣使以厚币镐全忠军，请修好，全忠乃召军还。诏以罗弘信权知魏博留后。

乐从训率领军队转移到洹水，罗弘信派遣属下将领程公信攻打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与他的父亲乐彦祯一起在军营大门悬首示众。癸巳（二十六日），罗弘信派出使者带着十分丰厚的礼物犒劳朱全忠的军队，希望与他和好，朱全忠于是召令军队撤回。昭宗颁布诏令，任命罗弘信暂代魏博留后。

归州刺史郭禹击荆南，逐王建肇，建肇奔黔州。诏以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之余，止有一十七家，禹励精为治，抚集雕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户。时藩镇各务兵力相残，莫以养民为事，独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劝课农桑，数年之间，民富军赡。时人谓之北韩南郭。

归州刺史郭禹攻打荆南，驱逐王建肇，王建肇逃奔黔州。昭宗颁诏任命郭禹为荆南留后。荆南兵荒马乱之后，仅仅剩下十七家，郭禹振作精神设法治理，抚慰安定疲惫受难的人民，疏通货物买卖，注重农田耕作，到郭禹死前夕，荆南已将近一万民户。那时各藩镇把招兵买马相互残杀视作要务，而不抚养人民，唯有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的百姓，勉励督促人民勤于农间耕种和栽桑养蚕，几年的时间，百姓家中富有，军队供给充裕。当时人们称之北有韩建南有郭禹。

秦宗权别将常厚据夔州，禹与其将汝阳许存攻夺之。久之，朝廷以禹为荆南节度使，建肇为武泰节度使。禹奏复姓名为成。

秦宗权的另外一个将领常厚占据夔州，郭禹与他的手下将领汝阳人许存攻打夺占了夔州。过了很久，朝廷任命郭禹为荆南节度使，王建肇为武泰节度使。郭禹向皇帝奏请恢复他的原姓名成。

加李克用兼侍中。

朝廷加封李克用兼任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五月，己亥（初三），朝廷加封朱全忠兼任侍中。

赵德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权必败，壬寅，举山南东道来降，且自托于朱全忠。全忠表请以德自副，制以山南东道为忠义军，以德为节度使，充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

赵德既然失去了荆南，并且推测秦宗权一定会失败，便于壬寅（初六），带领山南东道的全部人马来向朱中投降，并且把他自己托付给朱全忠。朱全忠进呈表章奏请以赵德做自己的辅佐，唐昭宗颁发诏令，命山南东道军队为忠义军，任命赵德为节度使，充任蔡州四面行营副都统。

朱全忠既得洛、孟，无西顾之忧，乃大发兵击秦宗权，大破宗权于蔡州之南，克北关门；宗权屯守中州，全忠分渚将为二十八寨以环之。

朱全忠既然获得了洛州、孟州，没有西面的顾虑，于是大规模发动军队攻打秦宗权，在蔡州的南部把秦宗权打得大败，攻克北关门。秦宗权驻扎固守中州，朱全忠分派各位将领设置二十八个营寨，把秦宗权围困起来。

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检校侍中。

朝廷加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检校侍中。

陈敬方与王建相攻，贡赋中绝。建以成都尚强，退无所掠，欲罢兵，周庠、綦毋谏以为不可，庠曰：“邛州城堑完固，食支数年，可据之以为根本。”建曰：“吾在军中久，观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则众心易离；不若疏敬之罪，表请朝廷，命大臣为帅而佐之，则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请讨敬以赎罪，因求邛州。顾彦朗亦表请赦建罪，移敬他镇以靖两川。

陈敬正与王建相互攻战，因而断绝了向朝廷进贡纳赋。王建因为成都的军队还很强大，后退又没有什么可抢掠的，想停战撤兵，周庠、綦毋谏认为不能这样，周庠说：“邛州城堑壕完整坚固，粮食可供给几年，应当占据这里作为立脚之地。”王建说：“我在军营中的时间很长了，观察那些统率军队的人，如果不倚仗天子的恩威，就容易造成人心离散；我们不如东述斥责陈敬罪状，进呈表章请求朝廷，任命朝中大臣做统帅，我们来辅助他，那么大业差不多就可以成功了。”于是，王建让周庠起草表章，向朝廷请求讨讨陈敬来赎自己的罪过，并趁便索求邛州。顾彦朗也上表请求赦免王建的罪过，把陈敬调到其他镇所，以便安定东川、西川。

初，黄巢之乱，上为寿王，从僖宗孝蜀。时事出仓猝，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寿王疲乏，不能前，臣石上；田令孜自后至，趣之行，王曰：“足痛，幸军容给一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马！”以鞭王使前，王顾而不言，心衔之。及即位，遣人监西川军，令孜不奉诏。上方愤藩镇跋扈，欲以威制之。会得彦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耳，六月，以韦昭度兼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敬为龙武统军。

起初，黄巢发动叛动，昭宗身为寿王，跟随僖宗巡行蜀地。当时事发仓猝匆忙，各王大多步行在高山深谷之中，寿王疲惫乏力，难以向前行进，躺在岩石上面休息。田令孜从后面赶来，催促他行走，寿王说：“我脚疼，希望你给我一匹马。”田令孜说：“在这深山里，哪里有马！”用鞭子抽打寿王命他起身快走，寿王回头盯着田令孜而不说话，心中十分怨恨他。等到即位，派遣他人摄理西川军队，田令孜拒不奉行诏令。昭宗正在愤恨各藩镇骄横跋扈，想通过皇帝的威势制裁。恰有顾彦朗、王建进呈表章，认为田令孜有恃无恐是因为他依靠陈敬，六月，昭宗便任命韦昭度兼任中书令，充当西川节度使，兼任两川招抚制置等使，征调陈敬为龙武统军。

王建军新都，时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费师勤等所在拥兵自保，众或万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瑶说之，皆帅众附于建，给其资粮，建军复振。

王建在新都驻扎，当时绵竹土豪何义阳、安仁人费师等人在当地拥有军队自相保护，人马多的达一万人，少的也有一千人；王建派遣王宗瑶去劝说他们，结果都率领所部人马归附王建，向王建供给资财粮食，王建的军队又振作起来。

置佑国军于河南府，以张全义为节度使。

朝廷在河南府设置佑国军，任命张全义为节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东兵寇河阳，丁会击却之。

秋季，七月，李罕之带领河东军队侵扰河阳，丁会将李罕之打退。

升凤州为节度府，害兴、利州隶之，以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朝廷将凤州升格为节度使司，把兴州、利州划归其下，任命凤州防御使满存为节度使、同平章事。

以权知魏博留后罗弘信为节度使。

朝廷任命暂代魏博留后罗弘信为节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

八月，戊辰（初三），朱全忠攻克蔡州的南城。

杨行密畏孙儒之逼，欲轻兵袭洪州，袁袭曰：“钟传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未易图也。赵新得宣州，怙乱残暴，众心不附。公宜卑辞厚币，说和州孙端、上元张雄使自采石济江侵其境，彼必来逆战，公自铜官济江会之，破必矣。”行密从之，使蔡俦守庐州，帅诸将济自掺潭。

杨行密担心孙懦逼近，想派轻便军队袭击洪州，袁袭说：“钟传平定江西已经很长时间，军队强大粮食充足，不容易谋取。赵刚刚占据宣州，他乘乱取利凶残粗暴，手下人马心中都不归附他。你应当以十分恭谦的辞令和丰厚的礼物，劝说和州的孙瑞、上元的张雄，让他们从采石渡过长江侵入宣州境内，赵一定会前来迎战，你从铜官渡过长江与孙端、张雄会合，一定会打败赵。”杨行密听从袁袭的建议，派蔡俦守卫庐州，自己率领各位将领从糁潭过江。

孙端、张雄为赵所败，将苏塘、漆朗将兵二万屯曷山。袁袭曰：“公引兵急趋曷山，坚壁自守，彼求战不得，谓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从之。塘等大败，遂围宣州。兄乾之自池州帅众救宣州，行密使其将陶雅击乾之于九华，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为池州制置使。

孙端、张雄被赵打败，赵的将领苏塘、漆朗带领二万驻扎曷山。袁袭对杨行密说：“你率领军队立即奔赴曷山，在那儿坚守营垒，赵来挑战我们不理，他们便会认为我们畏惧胆怯，趁他们轻慢松懈，可以一举打败他们。”杨行密采纳袁袭的意见。结果苏塘等人的军队大败，杨行密于是围攻宣州。赵的哥哥赵乾之从池州率领人马来救援宣州，杨行密派令属将陶雅在九华山截击赵乾之，将他打败。赵乾之奔往江西，杨行密委任陶雅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馈运不继，且秦宗权残破不足忧，引兵还。丙申，遣朱珍将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刘瓒之官。

九月，朱全忠因为粮食输送跟不上，并且秦宗权的军队残败破落已不值得忧虑，便带领人马返回。丙申（初二），派遣朱珍带领军队五千护送楚州刺史刘瓒到任所。

钱遣其从弟将兵攻徐约于苏州。

钱派遣堂弟钱带领军队攻打苏州的徐约。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刘瓒不听前，珍等击之，取沛、滕二县，斩获万计。

冬季，十月，时溥的徐州军队半路拦击朱珍、刘瓒，不让他们前往楚州，朱珍等攻打徐州军队，夺取沛县、滕县，斩杀擒获一万余人。

孟方立遣其将奚忠信将兵三万袭辽州，李克邀击，大破之，擒忠信送晋阳。

孟方立派遣手下将领奚忠信带领军队三万攻打辽州，李克半路拦截，大败奚忠信的军队，抓获奚忠信送往晋阳。

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庙号僖宗。

辛卯（二十七日），在京兆奉天县的靖陵安葬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为僖宗。

陈敬、田令孜闻韦昭度将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陈敬、田令孜听说韦昭度要到来，修理兵器整治城墙以便抵抗。

十一月，时溥自将步骑七万屯吴康镇，朱珍与战，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别将攻宿州，刺史张友降之。

十一月，时溥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七万人驻扎吴康镇，朱珍与他交战，时溥大败。朱全忠又派遣别的将领攻打宿州，宿州刺史张友投降。

丙申，秦宗权别将攻陷许州，执忠武留后王蕴，复取许州。

丙申（初三），秦宗权的另一将领攻克许州，抓获忠武留后王蕴，又收复了许州。

十二月，蔡将申丛执宗权，折其足而囚之，降于全忠，全忠表丛为蔡州留后。

十二月，蔡州军队将领申丛抓获秦宗权，砍断他的脚囚禁起来，然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上表以申丛为蔡州留后。

初，感义节度使杨晟既失兴、凤，走据文、龙、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将，假威戎军节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陈敬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壁新繁以救之。

当初，感义节度使杨晟失守兴州、凤州以后，离去占据了文州、龙州、成州、茂州四个州。王建攻打西川，田令孜因为杨晟是自己神策军的旧将，让杨晟代理威戎军节度使，命他守卫彭州。王建攻打彭州，陈敬的眉州刺史山行章带领军队五万在新繁建造营垒以便救援彭州。

丁亥，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副之，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害邛、蜀、黎、雅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治邛州，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丁亥（二十四日），朝廷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为行军司马；把邛州、蜀州、黎州、雅州划归永平军，任命王建为节度使，官署设在邛州，充任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戊子，削陈敬官爵。

戊子（二十五日），削去陈敬的官职爵位。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厚陷夔州。

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攻克夔州。

第二百五十八卷

唐纪七十四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龙纪元年（己酉、889 ）

唐纪七十四唐昭宗龙纪元年（己酉、公元889 年）

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癸巳朔（初一），唐昭宗大赦天下，改年号为龙纪。

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刘崇望为同平章事。

汴将庞师古拔宿迁，军于吕梁。时溥逆战，大败，还保彭城。

汴州军队将领庞师古攻克宿迁，在叶梁洪镇驻扎军队。时溥前去迎战，结果大败，退回彭城固守。

壬子，蔡将郭杀申丛，送奏宗权于汴，告朱全忠云：“丛谋复立宗权。”全忠以为淮西留后。

壬子（二十日），蔡州军队将领郭杀死申丛，把秦宗权送到汴州，对朱全忠说：“申丛筹划再次拥立秦宗权。”朱全忠于是任命郭为淮西留后。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于新繁，杀获近万人，行章仅以身免。杨晟惧，徙屯三交，行章屯阳，与建相持。

戊申（十六日），王建在新繁大败山行章，斩杀擒获将近一万人，山行章仅能逃脱性命。杨晟恐惧，便把军调到三交驻扎，山行章在阳驻扎，与王建相互对持。

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权至京师，斩于独柳。京兆尹孙揆监刑，宗权于槛车中引首谓揆曰：“尚书察宗权岂反者邪？但翰忠不效耳。”观者皆笑。揆，逖之族孙也。

二月，朱全忠把秦宗权送到京师长安，在独柳斩杀。京兆尹孙揆主持行刑，秦宗权在槛车里伸出脑袋对孙揆说：“尚书你察看我秦宗权难道是造反的人吗？只是献纳忠心没有功效罢了。”围观的人都笑了。孙揆是刑部侍郎孙逖的从孙。

三月，加朱全忠兼中书令，进爵东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军势益盛。

三月，朝廷加封朱全忠兼任中书令，晋升爵位为东平郡王。朱全忠攻克蔡州以后，军队的势力更加强大起来。

加奉国节度使赵德中书令，加蔡州节度使赵同平章事，充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为理所。会有疾，悉以军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诏以昶代为忠武节度使。未几，薨。

朝廷加封奉国节度使赵德为中书令，加封蔡州节度使赵为同平章事，充任忠武节度使，以陈州作为忠武节度使的任所。适逢赵忠有疾病，把节使司的军政事务全部交给他弟弟赵昶办理，自己上表请求辞掉官职返回故乡，于是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赵昶代理忠武节度使。不久，赵死去。

丙申，钱拔苏州，徐约亡入海而死。钱以海昌都将沈粲权和苏州。

丙申（初五），钱攻克苏州，徐约逃入海上身亡。钱委任海昌都将沈粲暂代苏州刺史。

夏，四月，赐陕虢军号保义。

夏季，四月，朝廷赐给陕虢军队名号保义。

五月，甲辰，润州制置使阮结卒，钱以静江都将成及代之。

五月，甲辰（十三日），润州制置使阮结死去，钱委任静江都将成及代任润州制置使。

李克用大发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二州。方立遣大将成溉、袁奉韬将兵数万拒之，战于琉璃陂，方立兵大败，二将皆为所擒，克用乘胜进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诸将多怨，至是皆不为方立用，方立惭惧，饮药死。弟摄州刺史迁，素得士心，众奉之为留后，求援于朱全忠。全忠假道于魏博，罗弘信不许；全忠乃遣大将王虔裕将精甲数百，间道入邢州共守。

李克用大举发兵，派遣李罕之、李存孝攻打孟方立，六月，攻克磁州、州。孟方立派遣大将马溉、袁奉韬带领军队几万抗击，在琉璃陂展开激战，孟方立的军队大败，马溉、袁奉韬两位将领都被擒获，李克用乘胜进攻邢州。孟方立性情猜忌，属下将领大多怨恨，到这时都不肯为他效力，孟方立惭愧恐惧，服药自杀。孟方立的弟弟、摄理州刺史孟迁，一向深得士卒的拥护，大家尊奉他为昭义军留后。孟迁向朱全忠请求救援。朱全忠要借道经过魏博，罗弘信不准许；朱全忠于是派遣大将王虔裕带领精壮人马几百名，通过偏僻的小路进入邢州与孟迁共同防守。

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指挥使周进思据域逐赵；将奔广陵，田追擒之，未几，城中执进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诸将争取金帛，徐温独据米，为粥以食饿者。温，朐山人也。将宿松周本，勇冠军中，行密获而释之，以为裨将。既败，左右皆散，惟李德诚从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诚，西华人也。行密表言于朝，诏以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杨行密围攻宣州，城内粮食用光了，就相互残杀吃人肉充饥，指挥使周进思占据宣州城赶走赵；赵要逃奔广陵，被田追击擒获。不久，城内的军队捉拿周进思向杨行密投降。杨行密进入宣州城，各位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金银布帛，唯独徐温占据粮仓，做粥给饥饿的人们吃。徐温是朐山人。赵的手下将领宿松县人周本，勇猛果敢在军营中堪称第一，杨行密抓获他后又将他释放，任命为裨将。赵失败时，身边的人都纷纷离去，只有李德诚跟随赵不走，杨行密把同族人的女儿嫁给李德诚为妻子来拉拢他。李德城是西华人。杨行密进呈表章向朝廷论政言事，昭宗颁发诏令任命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

朱全忠与赵有旧，遣使求之；行密谋于袁袭，袭曰：“不若斩首以遗之。”行密从之。未几，袭卒，行密哭之曰：“天下欲成吾大功邪，何为折吾股肱也！吾好宽而袭每劝我以杀，此其所以不寿与！”

朱全忠与赵早有交情，派遣使者向杨行密索要赵。杨行密和袁袭商量，袁袭说：“不如把赵砍掉脑袋去送给朱全忠。”杨行密依从了袁袭的意见。不久，袁袭死去，杨行密痛哭着说：“老天不想让我成就大的功业吗？为什么要折损我的得力助手！我喜好宽厚，可是袁袭常常劝说我斩杀，这大概是他不能长寿的原因吧！”

孙儒遣兵攻庐州，蔡俦以州降之。

孙儒派遣军队攻打庐州，蔡俦向孙儒献城投降。

朱珍拔萧县，据之，与时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临之。珍命诸军皆葺马厩，李唐宾部将严郊独情慢，军吏贵之，唐宾怒，见珍诉之；珍亦怒，以唐宾为无礼，拔剑斩之，遣骑白全忠，云唐宾谋叛。淮南在司马敬翔，恐全忠乘怒，仓猝处置违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后从容白之，全忠果大惊。翔因为画策，诈收唐宾妻子系狱，遣骑往慰抚，全忠从之，军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萧县，未至，珍出迎，命武士执之，贵以专杀而诛之。诸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为之请，全忠怒，以床掷之，乃退。丁未，至萧县，以庞师古代珍为都指挥使。八月，丙子，全忠进攻时溥壁，会大雨，引兵还。

朱珍攻克萧县，占据该县，与时溥相互抗拒，朱全忠想亲自前往指挥作战。朱珍命令各军都修盖马棚。唯有李唐宾的部将严郊懒惰怠慢，军中官吏斥责他，李唐宾很气愤，去谒见朱珍申诉。朱珍对此极其愤怒，认为李唐宾太无礼了，拔剑将李唐宾斩杀，派遣骑兵要去告诉朱全忠，说李唐宾图谋叛乱。淮南左司马敬翔，担心朱全忠会乘着怒气仓促处理，免不了失当欠妥，所以把朱珍派来的使者留下，到了夜晚之后，才从容不迫地把这件事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大为震惊。敬翔趁机为朱全忠筹划计策，假装逮捕李唐宾的妻子、孩子拘禁在监狱，派遣骑兵前往慰问安抚，朱全忠依从敬翔的安排，军营上下才安定下来。秋季，七月，朱全忠前往萧县，还未到达，朱珍出城迎接，朱全忠命令武士将朱珍拿下，以擅自杀人罪要将他处死。霍存等几十位将领跪下磕头为朱珍求情，朱全忠很恼怒，用坐卧器具投打他们，这些将领才退去。丁未（十七日）朱全忠到达萧县，他任命庞师古代替朱珍做都指挥使。八月，丙子（十七日），朱全忠进攻时溥的营垒，适逢天下大雨，又带领军队返回萧县。

冬，十月，平卢节度使王敬武薨；子师范，年十六，军中推为留后，棣州刺史张蟾不从。诏以太子少师崔安潜兼侍中，充严卢节度使。蟾迎安潜至州，与之共讨师范。

冬季，十月，平卢节度使王敬武死去；儿子王师范，年龄仅十六岁，军中将士推举他做平卢留后，棣州刺史张蟾拒不服从。昭宗颁发诏令任命太子少师崔安潜兼任侍中，充任平卢节度使。张蟾把崔安潜迎接到棣州，和他一起筹商讨代王师范。

以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不悦，以知州事沈粲为制置指挥使。

朝廷任命给事中杜孺休为苏州刺史。钱对此很不高兴，委任主持苏州事宜的沈粲为制置指挥使。

杨行密遣马步都虞候田等攻常州。

杨行密派遣马步都虞候田攻打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晔。

十一月，昭宗改名为李晔。

上将祀圜丘。故事，中尉、枢密皆衫侍从；僖宗之世，已具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纬及谏官、礼官皆以为不可，上出手札谕之曰：“卿等所论至当。事有从权，勿以小瑕遂妨大礼。”于是宦官始服剑佩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

昭宗要去祭坛祭天。按照旧例，朝廷中的中尉、枢密都要身穿大襟分开的衣衫侍奉跟随皇帝。僖宗时代，已经具备了袍服和朝笏，到这时，昭宗又命令有关官吏制做礼服，孔纬和谏官、礼官都认为不适当。唐昭宗传出亲手写的谕令对他们说：“你们所谈论的很得当。办事应当权宜处理，不能因为微小的不当而妨碍了朝廷的大礼。”于是，宦官开始身穿法服佩剑侍奉皇帝祭礼。己酉（二十一日），唐昭宗赴祭坛祭天，大赦天下。

上在藩邱，素疾宦官，及即位，杨复恭恃援立功，所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谋于宰相，孔纬、张浚劝上举大中故事抑宦者权。复恭常乘肩舆至太极殿。他日，上与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炜曰：“陛下左右有将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问之，纬指复恭曰：“复恭陛下家奴，乃肩舆造前殿，多养壮士为假子，使典禁兵，或为方镇，非反而何！”复恭曰：“子壮士，欲以收士心，卫国家，岂反邪！”上曰：“卿欲卫国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复恭无以对。

昭宗身为寿王居住藩邸时，一向憎恨宦官，到了他登基称帝以后，杨复恭倚仗着当初拥立昭宗即位有功，所做所为大多违犯法度，昭宗在心中对他愤愤不平。有关朝政事务，昭宗大多和宰相商讨，孔纬、张浚奉劝皇帝施行内宫以往的成例，抑制宦官的权力。杨复恭经常乘坐轿子到太极殿。有一天，昭宗与宰相谈率四方谋反叛乱的人，孔纬说：“陛下的身边就有将要谋反的人，何四方呢！”昭宗惊惶地追问他，孔纬指着杨复恭说：“杨复恭是陛下的家奴，竟敢乘坐轿子到前殿，招养许多壮士为养子，委任他们统管朝廷的军队，有的则充任地方节度使、刺史，这不是谋反是什么！”杨复恭辩解说：“我招养壮士为义子，是想收拢将士的心，保卫国家，哪里是谋反呀！”昭宗说：“你想保卫国家，为什么不让这些壮士姓李而姓杨？”杨复恭无话可答。

复恭假子天威军使杨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军，人皆畏之。上欲讨复恭，恐守立作乱，谓复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复恭见守立于上，上赐姓名李顺节，使掌六军管钥，不期年，擢至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谢日，台吏申请班见百僚，孔纬判不集；顺节至中书，色不悦。他日，语微及之，纬曰：“宰相师长百僚，故有班见。相公职为都头，而于政事堂班见百僚，于意安乎？”顺节不敢复言。

杨复恭的养子天威军使杨守立，本来姓胡，名叫弘立，以其勇猛果敢在朝廷的军队中闻名，人们对他都很畏惧。昭宗想要整治杨复恭，担心杨守立兴兵作乱，便对杨复恭说：“朕想把你的养子杨守立留在朕的身边。”杨复恭把杨守立引见给昭宗，昭宗赏赐给他新的姓名李顺节，派令他掌管朝廷军队各屯营营门的启闭，不到一年，提升为神策军的天武都头，兼任镇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同平章事。等到谢恩的日子，御史大夫请求朝中百官排班拜见李顺节，孔纬裁决不准召集朝中百官。李顺节到中书省，脸色显得很不高兴。有天，孔纬在和李顺节的言谈中委婉地涉及到这件事，孔纬说：“宰相是朝中百官的师长，所以有百官排班拜见。你的官职是神策军的天武都头，而在政事堂上让百官排班拜见，能心安吗？”李顺节不敢再说。

朱全忠求领盐铁，孔纬独执以为不可，谓进奏吏曰：“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全忠乃止。

朱全忠请求兼任盐铁转运使，唯独孔纬坚持认为不可以，他对进奏官吏说：“朱全忠想要盐铁使这一职，除非他兴兵来抢不可！”朱全忠这才停止索求该职。

田攻常州，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遂虏之，以兵三万戍常州。

田攻打常州，挖凿地道进城；半夜时分，田的旌旗甲兵出现在制置使杜棱的寝室，将杜棱俘获，田派令三万军队驻扎常州。

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击孙儒。

朱全忠派遣庞师古带领军队从颍上县赶赴淮南，攻打孙儒。

十二月，甲子，王建败山行章及西川骑将宋行能于广都；行能奔还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请降于建。

十二月，甲子（初七），王建在广都打败山行章及西川骑兵将领宋行能；宋行能逃回成都，山行章退到眉州固守。壬申（十五日），山行章向王建请求投降。

戊寅，孙儒自广陵引兵渡江，壬午，逐田，取常州，以刘建锋守之。儒还广陵，建锋又逐成及，取润州。

戊寅（二十一日），孙儒从广陵带领军队渡过长江，壬午（二十五日），孙儒赶走田，占据常州，委任刘建锋守卫常州。孙儒返回广陵，刘建锋又驱逐成及，占据润州。

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之在襄阳也，有申屠生教之烧药为黄金。田令孜之弟过襄阳，臣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与，恨之，是岁，令孜杀巨容，灭其族。

从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在襄阳时，有个叫申屠生的人教他烧炼药物制做黄金。田令孜的弟弟经过襄阳，刘巨容拿出烧炼的黄金给他看。等到刘巨容到成都住下，田令孜向他索求炼金秘方，刘巨容不给，田令孜于是衔恨，这一年，田令孜杀刘巨容，并且灭了他的家族。

大顺元年（庚戌、890 ）

大顺元年（庚戌，公元890 年）

春，正月，戊子朔，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春季，正月，戊子朔（初一），朝中文武群臣为昭宗上尊号为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年号为大顺。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迁食竭力尽，执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为邢团练使。

李克用猛烈攻打邢州，孟迁粮食吃尽兵力疲惫，抓住王虔裕，带着汴州军队向李克用投降。李克用任命安金俊为邢团练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陈敬遣其大将彭城杨儒将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战，屡败。杨儒登城，见建兵盛，叹曰：“唐祚尽矣，王公治众，严而不残，殆可以庇民乎！”遂帅所部出降。建养以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引兵还成都。琳，许州人也。

壬寅（十五日），王建攻打邛州，陈敬派遣属下大将彭城人杨儒带领军队三千援助邛州刺史毛湘守城，毛湘出城作战，多次败阵。杨儒登上城楼，看见王建的军队声势浩大，叹息着说道：“大唐气数已到了尽头，王建治理民众，严厉而不残暴，大概可以庇护老百姓！”于是，杨儒率领所部人马出城向王建投降。王建收养杨儒为了义子，改其姓名叫王宗儒。乙巳（十八日），王建留下永平节度判官张琳为邛南招安使，带领军队返回成都。张琳是许州人。

陈敬分兵布寨于犀浦、郫、导江等县，发城中民户一丁，昼则穿重壕，采竹木，运砖石，夜则登城，击柝巡警，无休息。

陈敬在犀浦县、郫县、导江县等地分别安设营寨，对城内居住的百姓一户征发一名壮丁，白天挖掘重重堑壕，采伐竹木，运送砖头石块，夜里则登上城墙，打柝巡夜，从无休息。

韦昭度营于唐桥，王建营于东阊门外；建事昭度甚谨。

韦昭度在唐桥安设军营，王建在东阊门外安设军营。王建侍奉韦昭度相当谨慎。

辛亥，简州将杜有迁执刺史员虔嵩降于建，建以有迁知州事。

辛亥（二十四日），简州将领杜有迁抓获刺史员虔嵩向王建投降，王建委任杜有迁掌管简州事务。

汴将庞师古等众号十万，渡淮，声言救扬行密，攻下天长，壬子，下高邮。

汴州军队将领庞师古等人的军队号称十万，渡过淮河，扬言要救杨行密，攻下天长县，壬子（二十五日），攻克高邮。

二月，己未，资州将侯元绰执刺史杨戡于王建，建以元绰知州事。

二月，己未（初三），资州将领侯元绰抓住刺史杨戡向王建投降，王建委任侯元绰掌管资州事务。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书令。

乙丑（初九），朝廷加封朱全忠兼理中书令。

庞师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与孙儒战于陵亭，师古兵败而还。

庞师古带领军队深入淮南，己巳（十三日），与孙儒在陵亭镇展开激战，庞师古的军队失利而返回。

杨行密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将攻常州。安仁义、刘威、田败刘建锋于武进，敬言、仁义、威屯润州。友，合肥人；威，慎县人也。

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马敬言率领军队五千，乘虚攻打并占据了润州。李友带领军队二万驻扎青城，要攻打常州。安仁义、刘威、田在武进县打败刘建锋。马敬言、安仁义、刘威于是驻扎润州。李友是合肥人；刘威是慎县人。

李克用将兵攻云州防御使赫连铎，克其东城。铎求救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匡威将兵三万赴之。丙子，邢团练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东万胜军使申信叛降于铎。会幽州军至，克用引还。

李克用带领军队攻打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攻克云州东城。赫连铎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请求救援，李匡威带领军队三万赶赴云州。丙子（二十日），李克用的将领邢团练使安金俊在激战中被乱飞的箭击中身亡，河东万胜军使申信向赫连铎投降。又恰有幽州的军队赶来，李克用便率领人马返回。

时溥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其将石君和将五百骑赴之。

时溥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石君和带领五骑兵前去救援。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义节度使李克，诟而笞之；克惭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决胜军使克恭为昭义留后。

李克用巡视潞州，因为供给的酒食等用品不够丰厚，便对昭义节度使李克很恼怒，将他辱骂并笞打一顿。李克羞愧怨愤以致身患重病，三月，便死去了。李克用上呈表章，任命他的弟弟决胜军使李克恭为昭义留后。

赐宣歙军号宁国，以杨行密为节度使。

唐昭宗赐宣歙军名号为宁国，任命杨行密为节度使。

夏，四月，宿州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附于时溥；朱于忠帅诸军讨之。溥出兵掠砀山，全忠遣牙内都指挥使朱友裕击之，杀三千余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之子也。

夏季，四月，宿州将领张筠驱逐刺史张绍光，归附时溥。朱全忠率领各地军队讨伐张筠。时溥派出军队到砀山一带抢劫，朱全忠派遣牙内都指挥使朱友裕攻打时溥的军队，杀死三千余人，擒获石君和。朱友裕是朱全忠的儿子。

乙丑，陈敬遣蜀州刺史任从海将兵二万救邛州，战败，欲以蜀州降王建；敬杀之，以徐公代为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实州降于建。丙子，道土豪文武坚执戎州刺史谢承恩降于建。

乙丑（初十），陈敬派遗蜀州刺史任从海带领军队二万救援邛州，结果被打败，任从海便想献出蜀州向王建投降。陈敬杀掉任从海，任命徐公代理蜀州刺史。丙寅（十一日），嘉州刺史朱实献出全州向王建投降。丙子（二十一日），道土豪文武坚抓获戎州刺史谢承恩向王建投降。

赫连铎、李匡威表请讨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终为国患，今因其败，臣请帅汴、滑、孟三军，与河北三镇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为统帅。”

赫连铎、李匡威进呈表章请求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也向朝廷进言说：“李克用最终是国家祸患，现在趁着他势力衰败，我请求率领汴州、滑州、孟州三路军队，和河北的三镇人马一起去除掉李克用。恳望朝廷任命大臣充任统帅。”

初，张浚因杨复恭以进，复恭中废，更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及复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浚与复恭有隙，特亲倚之；浚亦以功名为己任，每自比谢安、裴度。克用之讨黄巢屯河中也，浚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天下，必是人也。”浚闻而衔之。

当初，张浚凭借杨复恭的势力得以晋升，杨复恭后来失宠，张浚便又去依附田令孜而疏了杨复恭。等到杨复恭再次当权，他对张浚深怀忌恨。唐昭宗知道张浚与杨复恭有怨仇，便格外地亲近倚重张浚；张浚也把已有的功名成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常常把自己比作谢安、裴度。李克用讨代黄巢驻扎在河中时，张浚充任都统判官。李克用蔑视张浚的为人，听说他做了宰相，私下对传达诏令的使臣说：“张浚喜好空谈而不能务实办事，是个颠覆朝廷的人，皇上听信他的虚名而重用他，将来有一天导致天下大乱的，一定是这个人。”张浚听到这些，对李克用怀恨在心。

上从容与浚论古今治乱，浚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于强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问以当今所急，对曰：“莫若强兵以服天下。”上于是广募兵于京师，至十万人。

昭宗从容地与张浚谈论从古到今的乱世治理，张浚说：“陛下这样英明聪慧，却在内在外受制于宦官、藩镇，这是我日日夜夜所痛心疾首的事。”昭宗向张浚询问当今最为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张浚回答说：“任何事情都不如增强军队以威服天下重要。”唐昭宗于是大规模招募军队，聚集在京师长安，人数达到十万。

及全忠等请讨克用，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以为不可者什六七，杜让能、刘崇望亦以为不可。浚欲倚外势以挤扬复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为也。臣常虑其与河朔相表里，致朝廷不能制。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此千载一时。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后悔无及。”孔纬曰：“浚言是也。”复恭曰：“先朝播迁，虽藩镇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庙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兴复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谓我何？”纬曰：“陛下所言，一时之体也；张浚所言，万世之利也。昨计用兵、馈运、犒赏之费，一二年间未至匮乏，在陛下断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从之，曰：“兹事今付卿二人，无贻朕羞！”

等到朱全忠等人请求讨伐李克用，昭宗便命令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四品以上的官员共同商议这件事，认为不能兴兵讨伐的人占十分之六七，杜让能、刘崇望也认为不能这样做。张浚试图凭借外边的势力来排挤杨复恭，于是说：“先帝第二次巡幸山南，是李克用带着沙陀人马逼迫的。我常常忧虑担心李克用与黄河以北的藩镇内外勾结，致使朝廷不能控制。现在河南的朱全忠、河北的李匡威共同请求讨伐李克用，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时机。只请求陛下授予我统领军队的大权，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李克用。如果错失现在的良机而不争取，那么将后悔莫及。”孔纬附和道：“张浚说得对。”杨复恭则说：“先帝流离迁徒，虽然由于藩镇骄横跋扈造成，但也是因为朝中大臣举止不当措施不力。现在朝廷刚刚安定下来，不应当再兴兵大战。”昭宗说：“李克用有打败黄巢收复京城的大功，现在趁着他处于困境而去攻打，天下的们会怎样说我？”孔纬说：“陛下所说的，是现在一时的体面；张浚所说的，是今后世代的大利。昨天计算调遣军队、运送物资、犒劳奖赏的费用，一两年内都不致于缺乏，就在陛下当机立断兴兵讨伐了！”昭宗因为张浚和孔纬两位宰相一唱一和，不得已依从了他们的意见，说：“这件事现在就交给你们二人去办理，但不要给朕带来羞辱！”

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

五月，昭宗颁发诏令削去李克用的官职、爵位及赐他李姓后所编的属籍，任命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为副使，任命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候兼任供军粮料使，任命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为副使。

浚奏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徽曰：“国家以丧乱之余，欲为英武之举，横挑强寇，离诸侯心，吾见其颠沛也！”遂以衰疾固辞。徽，僧孺之孙也。

张浚奏请任命给事中牛徽为行营判官，牛徽说：“国家刚刚经历了先帝丧事和战乱，却又要做出威武壮举，粗暴地挑起与李克用强大人马的争斗，离间各藩镇的归心，我看天下又要动荡变乱了！”于是，牛徽以年纪衰老身体有病为借口坚拒绝担任行营判官。牛徽是唐文宗宰相牛僧孺的孙子。

李克恭骄恣不晓军事；潞人素乐李克之简俭，且死非其罪，潞人怜之，由是将士离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将安居受等召河东兵以取潞州；及孟迁以邢、、磁州归李克用，克用宠任之，以迁为军城都虞候，群从皆补右职，居受等咸怨且惧。

李克用新委任的昭义留后李克恭骄横放纵不懂得军事，而潞州人一向对李克的简朴节俭有好感，并且他不是因为自身的罪过而致死，潞州人都怜悯他，因此军中将领士卒离心离德。当初，潞州人背叛昭义节度使孟方位，潞州牙将安居受等人召来河东军队攻取潞州，等到孟迁将邢州、州、磁州献给李克用，李克用对孟迁宠信，委以重任，任命孟迁为军城都虞候，跟随他的人都补授重要的职位，安居受等人对此都很怨恨并且惧怕。

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恭选后院将尤骁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将李元审及小校冯霸部送晋阳，至铜，霸招其众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众已三千人。李元审击之，为霸所伤，归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审所馆视之，安居受帅其党作乱，攻而焚之，克恭、元审皆死。众推居受为留后，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冯霸，不至。居受惧，出走，为野人所杀。霸引兵入潞，自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有精良军队，号称“后院将”。李克用获得邢州、州、磁州三州以后，便要图谋黄河以北的地盘，他命令李克恭挑选“后院将”中特别勇猛的将士五百人送往晋阳，潞州人对挑走这些将士很惋惜。李克恭派遣牙将李元审以及小校冯霸部送赴晋阳，队伍行到潞州的铜县，冯霸劫持这批人马叛逃，沿着高山向南开进，到达沁水时，人马已达三千。李元审追击冯霸，被冯霸打伤，便回到潞州。庚子（十五日），李克恭到李元审的馆舍去看望，安居受率领手下人马发动叛乱，攻打并将李元审的馆舍焚烧，李克恭、李元审二人都死于变乱之中。大家推举安居受为留后，归附朱全忠。安居受派人召请冯霸，冯霸不来。安居受有些畏惧，离开潞州外走，被乡下人杀死。冯霸带领军队进入潞州，自称昭义留后。

时朝廷方讨克用，闻克恭死，朝臣皆贺。全忠遣河阳留后朱崇节将兵入潞州，权知留后。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将兵围之。

当时朝廷正在兴兵讨伐李克用，听说李克恭死了，朝中大臣都向昭宗表示祝贺。朱全忠派遣河阳留后朱崇节带领军队进入潞州，暂任昭义留后。李克用派遣康君立、李存孝带领人马围攻潞州。

壬子，张浚帅诸五十二都及、宁、、夏杂虏合五万人发京师，上御安喜楼饯之。浚屏左右言于上曰：“俟臣先除外忧，然后为陛下除内患。”杨复恭窃听，闻之。两军中尉饯浚于长乐坂，复恭属浚酒，浚辞以醉，复恭戏之曰：“相公杖钺专征，作态邪？”浚曰：“俟平贼还，方见作态耳！”复恭益忌之。

壬子（二十七日），张浚率领各路军队五十二都以及从州、宁州、州、夏州各胡族总共五万人，从京师长安出发，昭宗在安喜楼上为张浚饯行。张浚命令身边的人都退避后对唐昭宗说：“等我先消灭了外忧，然后再为陛下铲除内患。”杨复恭在外偷听，知道了这些。两军中尉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坂为张浚饯行，杨复恭向张浚劝酒，张浚以已经喝醉为托辞而不饮，杨复恭取笑他说：“你奉有皇帝号令信物专门出征，现在是故作姿态吗？”张浚说：“等我消灭了贼寇回到京师，再让你看我的故作姿态。”杨复恭更加忌恨他了。

癸丑，削夺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充招讨副使。

癸丑（二十八日），朝廷削除李罕之的官职爵位；六月，朝廷任命孙揆为昭义节度使，充任招讨副使。

丁巳，茂州刺史李继昌帅众救成都，己未，王建击斩之。辛酉，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承简，举城降建。

丁巳（初三），茂州刺史李继昌率领部众救援成都，己未（初五），王建攻击杀死李继昌。辛酉（初七），资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死雅州刺史张承简，献出雅州全城向王建投降。

孙儒求好于朱全忠，全忠表为淮南节度使。未几，全忠杀其使者，遂复为仇敌。

孙儒向朱全忠求情修好，朱全忠进呈表章请以孙儒为淮南节度使。不久，朱全忠又杀死孙儒派去的使者，于是他们又成为仇敌。

光启末，德州刺史卢彦威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玫，自称留后，求旌节，朝廷未许。至是，王熔、罗弘信因张浚用兵，为之请，乃以彦威为义昌节度使。

光启末年，德州刺史卢彦威驱逐义昌节度使杨全玫，自称留后，向朝廷请求颁给他节度使的仗仪，朝廷没有准许。到这时，王、罗弘信趁张浚发动军队，又为卢彦威请求，朝廷于是任命卢彦威为义昌节度使。

张浚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

张浚与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各路军队在晋州相会。

更命义成军曰宣义；辛未，以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全忠以方有事徐、杨、征兵遣戍，殊为辽阔，乃辞宣义，请以胡真为节度使，从之；然兵赋出入，皆制于全忠，一如巡属。及胡真人为统军，竟以全忠为两镇节度使，罢淮南不领焉。

朝廷将义成军改名为宣义军。辛未（十七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节度使。朱全忠因为徐州、场州正有战事，征调军队派遣驻扎，地域过于广阔，于是推辞这一官职，请求任命胡真为宣义节度使，朝廷依从了朱全忠的意见，可是军队调动和粮赋收支诸事，都由朱全忠统管控制，胡真如同属员一样。等到胡真进入京师做了统军，竟然让朱全忠充任宣武、宣义两镇节度使，而不再兼任淮南节度使。

秋，七月，官军至阴地关，朱全忠遣骁将葛从周将千骑潜自壶关夜抵潞州，犯围入城。又遣别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将兵攻李罕之于泽州，又遣张全义、朱友裕军于泽州之北，为从周应援。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请孙揆赴镇。张浚亦恐昭义遂为汴人所据，分兵三千，使揆将之趣潞州。

秋季，七月，张浚统领的官军到达阴地关，朱全忠派遣猛将葛从周带领一千骑兵从壶关在夜间偷偷地抵达潞州，冲破外围进入潞州城。朱全忠又派遣其他将领李谠、李重胤、邓季筠带领人马在泽州的北面驻扎，作为葛从周的援助。邓季筠是下邑人。朱全忠上奏说：我已经派遣军队守卫潞州，请命孙揆前赴潞州镇所。张浚也恐怕潞州昭义节度使司重镇从此被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占据，便分派军队三千，命令孙揆带领奔赴潞州。

八月，乙丑，揆发晋州，李存孝闻之，以三百骑伏于长子西谷中。揆建牙杖节，褒衣大盖，拥众而行；存孝突出，擒揆及赐旌节中使韩归范、牙兵五百余人，追击众于刁黄岭，尽杀之。存孝械揆及归范。以素练，徇于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孙尚书为潞帅，命韩天使赐旌节，葛仆射可速归大梁，令尚书视事。”遂以献于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诱之，欲以为河东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败而死，分也，岂能伏事镇使邪！”克用怒，命以锯锯之，锯不能入。揆骂曰：“死狗奴！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乃以板夹之，至死，骂不绝声。

八月，乙丑（十二日），孙揆从晋州出发，李存孝得知这一消息，带领三百骄兵埋伏在潞州长子县西面的山谷中。孙揆建立军旗执拿节度使的仪仗，身穿宽大的衣服，头顶清凉伞，在队伍的族拥下行进。李存孝在山谷中突然杀出，擒获孙揆和颁赐节度使仪仗的宦官韩归范以及牙兵五百余人，追击剩余的人马直到刁黄岭，全部斩杀。李存孝给孙揆和韩归范戴上刑具，用白色的布带捆绑起来，在潞州城下巡示说：“朝廷任命尚书孙揆为潞州统帅，派使臣韩归范来赐发节度使仪仗，葛从周你可以立即返回大梁了，好让孙揆到职就任。”于是，李存孝把孙揆和韩归范捆绑着献给李克用。李克用把孙揆和韩归范囚禁起来，不久派人去诱导孙揆，打算委任他做河东副使，孙揆说：“我是天子委派的大臣，军队溃败而身亡，这是我的天数，怎么能屈服侍奉镇守一方的节度使！”李克用十分恼怒，命令用锯锯断孙揆的身体，可是锯不进去，孙揆骂道：“该死的狗奴才！锯人应当用木板夹起来，你们哪里知道！”于是用木板把孙揆夹起来，一直到死，孙揆都骂不绝口。

丙寅，孙儒攻润州。

丙寅（十三日），孙儒攻打润州。

苏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钱密使沈粲害之。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粲归杭州；欲归罪于粲而杀之，粲奔孙儒。

苏州刺史杜孺休到达衙署后，钱密令沈粲将杜孺休杀害。适逢杨行密的将领李友攻克苏州，沈粲便回到杭州。钱要把谋害杜孺休的罪过归到沈粲的身上从而杀掉他，沈粲便投奔了孙儒。

王建退屯汉州。

王建从成都退到汉州驻扎。

陈敬括富民财以供军，置征督院，逼以桎梏棰楚，使各自占；凡有财者如匿赃、虚占，急征，咸不聊生。

陈敬搜刮富人的财产以供给军需，设置征督院，使用镣铐及鞭打百姓，命令他们自报家中资财数目；凡是家中有资财而隐匿，或者本来没资财占有他人的，都急迫催征，老百姓都无法生存下去了。

李罕之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将五千骑救之。

李罕之在泽州向李克用告急求救，李克用派遣李存孝带领五千骑兵前去救援

九月，壬寅，朱全忠军于河阳。汴军之初围泽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东，轻绝当道；今张相公围太原，葛仆射入潞府，旬月之间，沙陀无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选精骑五百，绕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尔肉以饱士卒；可令肥者出斗！”汴将邓季筠，亦骁将也，引兵出战，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谠、李重胤收从遁去，存孝、罕之随而击之，至马牢山，大破之，斩获万计，追至怀州而还。存孝复引兵攻潞州，葛从周、朱崇节弃潞州而归。戊申，全忠庭责诸将桡败之罪，斩李谠、李重胤而还。

九月，壬寅（十九日），朱全忠在河阳驻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开始围攻泽州时，向李罕之呼喊说：“你常常倚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与汴州军队随便绝交；现在宰相张浚围攻太原，仆射葛从周进入潞州官府，一月之间，李克用的沙陀人马便无藏身之地，你到哪里谋求活路呀！”等到李存孝赶到泽州，挑选精壮骑兵五百人，绕着汴州军队的营寨呼喊着说：“我们就是沙陀寻找藏身之地的人，现在要拿你们身上的肉来喂饱我们的士卒，可以让肥胖的人出来决斗！”汴州军队将领邓季筠，也是一员猛将，带领军队出营交战，结果李存孝把邓季筠活捉。当天傍晚，李谠、李重胤收集人马离去，李存孝、李罕之跟随追击，到马牢山，大破汴州军队，斩杀擒获以万计算，一直追到怀州才返回。李存孝又带领军队攻打潞州，葛从周、朱崇节弃城逃回。戊申（二十五日），朱全忠在庭堂上责罚各位将领打了败仗的罪过，斩杀了李谠、李重胤，然后退兵返回。

李克用以康君立为昭义留后，李存孝为汾州刺史。存孝自谓擒孙揆功大，当镇昭义，而君立得之，愤恚不食者数日，纵意刑杀，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克用任命康君立为昭义留后，李存孝为汾州刺史。李存孝自认为擒获孙揆功劳最大，应当由他充任昭义留后，可是却被康君立抢去这一官职，气愤怨恨，连续几天不思饭食，随意刑罚斩杀属下士卒，开始产生了背叛李克用的意图。

李匡威攻蔚州，虏其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众数万攻遮虏军，杀其军使刘胡子。克用遣其将李存信击之，不胜；更命李嗣源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军继其后，匡威、铎皆败走，获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铎之婿，俘斩万计。

李匡威攻打蔚州，抓获蔚州刺史邢善益，赫连铎带领吐蕃、黠戛斯的军队几万人攻打遮虏军，杀掉遮虏军使刘胡子。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存信与李匡威、赫连铎交战，未能取胜，又命令李嗣源做李存信的副将，于是打败了李匡威、赫连铎。李克用率领大军随后赶到，于是李匡威、赫连铎都溃败逃跑，李克用抓获李匡威的儿子武州刺史李仁宗以及赫连铎的女婿，俘虏斩杀以万计算。

李嗣源性谨重廉俭，诸将相会，各自诧勇略，嗣源独默然，徐曰：“诸君喜以口击贼，嗣源但以手击贼耳。”众斩而止。

李嗣源性情谨慎稳重、廉洁节俭，各位将领相聚，纷纷自夸有勇有谋，唯独李嗣源保持沉默，他慢慢地说：“各位喜好用嘴皮子攻打贼寇，我李嗣源只是用手去攻打贼寇。”大家都羞愧地停止了自夸。

杨行密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月，孙儒遣刘建锋攻拔常州，杀行周，遂围苏州。

杨行密委任手下将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闰九月，孙儒派遣刘建锋攻打并占据常州，杀死张行周，于是又围攻苏州。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亲吏，王建攻之急，食尽，救兵不至。壬戌，湘谓都知兵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负田军容，吏民何罪！尔可持吾头归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斩湘及二子降于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节入邛州，以节度判官张琳知留后。缮完城隍，抚安夷獠，经营蜀、雅。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还成都，蜀州将李行周逐徐公，举城降建。

邛州刺史毛湘，本来是田令孜的亲信官吏，王建攻打邛州越来越紧迫，城内粮食吃尽，救援的军队还没到达。壬戌（初九），毛湘对都知兵马使任可知说：“我不忍心辜负观军容使田令孜，可是邛州城内的老百姓有什么罪！你可以拿着我的头颅去投奔王建。”说完，毛湘便洗澡更衣等待砍头。任可知遵命斩杀了毛湘和他的两个儿子向王建投降，城内的士卒民人都为此痛哭流泪。甲戌（二十一日），王建手持永平节度使的旌旗节钺进入邛州城，委任节度判官张琳主持留后事宜。王建把邛州城池修缮完好，抚恤安定夷獠边民，筹划管理蜀州、雅州。冬季，十月，癸未朔（初一），王建带领军队返回成都，蜀州将领李行周驱逐徐公，献出蜀州城向王建投降。

乙酉，朱全忠自河阳如滑州视事，遣使者请粮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东，罗弘信不许，又请于镇，镇人亦不许；全忠乃自黎阳济河击魏。

乙酉（初三），朱全忠从河阳到滑州治理政事，朱全忠派遣使者向魏州的罗弘信请供给粮食马匹及借道经过魏州去讨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罗弘信不答应，又请求借道镇州，镇州人也不准许，朱全忠于是从黎阳渡过黄河攻打魏州。

加宁节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

朝廷为宁节度使王行瑜加封侍中，为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加封同平章事。

官军出阴地关，游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将骑三千营于洪洞，李存孝将兵五千营于赵城。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存孝知之，设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河东兵乘胜逐北，抵晋州西门；张浚出战，又败，官军死者近三千人。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浚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举韩建闭城拒守，自是不敢复出。存孝引兵攻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弃城走。存孝进攻晋州，三日，与其众谋曰：“张浚宰相，俘之无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军；浚、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晋、绛二州，大掠慈、隰之境。

张浚统领的官军从阴地关开出，游击的军队到达汾州。李克用派遣薛志勤、李承嗣带领骑兵三千在洪洞县安设营寨，李存孝带领军队五千在赵城县安设营寨。镇国节度使韩建派出强壮士卒三百人在夜间去袭击李存孝的军营，李存孝事先知道了，便设下埋伏等待韩建人马的到来；韩建军队没有得手，静难、凤翔军队也未经交战就后撤，李克用的河东军队乘胜追击，直达晋州城的西门；张浚带领军队出城交战，再次打了败仗，官军被斩杀的将近三千名。静难、凤翔、保大、定难各路军队于是抢先渡过黄河往西回奔，张浚只剩下长安禁军和宣武军总共一万人，与韩建一起关闭晋州城门固守，从此不敢再出城。李存孝带领军队先去攻打绛州，十一月，刺史张行恭放弃绛州城逃跑。李存孝再回兵进攻晋州，围攻了三天，他与属下商议说：“张浚身为宰相，我们俘获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天子手下的京师禁军，我们不应当斩杀。”于是，李存孝率领军队后退五十里驻扎。张浚、韩建从含口逃走。李存孝攻取了晋州、绛州，大肆抢掠慈州、隰州一带。

先是，克用遣韩归范归朝，附表讼冤，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庞勋，翦黄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玺，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云州为臣罪，则拓跋思恭之取延，朱全忠之侵徐、郓，何独不讨？赏彼诛此，臣岂无辞！且朝廷当阽危之时，则誉臣为韩、彭、伊、吕；及既安之后，则骂臣为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独不惧陛下他日之骂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师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北而后取之邪！今张浚既出师，则固难束手，已集蕃、汉兵五十万，欲直抵蒲、潼，与浚格斗；若其不胜，甘从削夺。不然，方且轻骑叩阍，顿首丹陛，诉奸回于陛下之坐，纳制敕于先帝之庙庭，然后自拘司败，恭俟铁质。”表至，浚已败，朝廷震恐。浚与韩建逾王屋至河阳，撤民屋为筏以济河，师徒失亡殆尽。

在此之前，李克用放韩归范回到朝廷，附带表章诉冤说：“我家父子三代人，蒙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四朝皇帝的恩德，攻破庞勋叛逆，翦除黄巢贼寇，废黜襄王李，保存易州定州，使得陛下现在头戴帝王的冠冕，身佩洁白的玉玺，这不能说没有我的功劳！如果因为攻打云州而认为我有罪，那么拓跋思恭夺取延，朱全忠攻打徐州的时溥、郓州的朱，为什么朝廷却不进行讨伐？同样的举动，那里受到奖赏，这里却遭受讨伐，我怎么会没有话说呢！况且当朝廷处在危机时刻，就赞誉我是当今的韩信、彭越、伊尹、吕尚；等到天下稍微安定以后，就辱骂我是北戎、羯族、胡人、蛮夷。这样，现在天下掌握重兵立有战功的人，难道就不担心陛下将来有一天会辱骂他们吗？！而且，若是我果真有弥天大罪，派出朝廷的军队进行征伐，自然有刑法惩处，何必趁我的军力衰弱以后再来攻取！现在张浚既然已经出动军队，我就很难束手待擒，我已经集聚了蕃族、汉人的军队五十万，要直抵蒲州、潼关，与张浚决一死战；如果不能获胜，我也甘心被革除官职削去爵位。不然，我就要轻装骑马去敲皇宫的大门，在殿阶前磕头，至陛下屏宝座下自陈奸恶回人，去先帝的庙堂缴纳诏令敕书，然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到刑官那里，恭敬地等候用刑被斩。”表章送到时，张浚已经兵败，朝中群臣震惊恐慌。张浚和韩建经过王屋山到达河阳，拆除民人的房屋做成木筏以便渡过黄河，军中士卒失踪死亡几乎没剩下多少。

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浚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于镇、魏，镇、魏倚河东为捍蔽，皆不出兵；惟华、、凤翔、鄄、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浚军望风自溃。

这次战役，朝廷想倚助朱全忠和黄河以北三镇。但等到张浚到达晋州，朱全忠才联合徐州、郓州的军队，虽然派遣将领攻打泽州却不亲身前往。张浚的行营于是向镇州、魏州求助军队和粮食，可是镇州、魏州把李克用的河东军队当作自己的屏障，都拒不出兵，只有华州、州、凤翔、州、夏州的军队前去和张浚会合。军队还没有交战，孙揆就被擒获，幽州的李匡威、云州的赫连铎都打了败仗，杨复恭又在这中间作梗，因此张浚的军队一战即溃，望风而逃。

十二月，孙儒拔苏州，杀李友。安仁义等闻之，焚润州庐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苏州，又遣其将归传道守润州。

十二月，孙儒攻克苏州，杀死李友。安仁义等得知后，焚烧润州的房舍，夜里逃走。孙儒派沈粲留守苏州，又派遣属下将领归传道坚守润州。

辛丑，汴将丁会、葛从周击魏，渡河，取黎阳、临河，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朱全忠自以大军继之。

辛丑（二十日），汴州军队将领丁会、葛从周攻打魏州，渡过黄河，攻取卫州的黎阳县、相州的临河县，庞师古、霍存攻下卫州淇门镇、卫县，朱全忠亲自带领大军相继赶到。

是岁，置州于上元县，以张雄为刺史。

这一年，朝廷在上元县设置州，任命张雄为刺史。

二年（辛亥、891 ）

二年（辛亥，公元891 年）

春，正月，罗弘信军于内黄。丙辰，朱全忠击之，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弘信惧，遣使厚币请和。全忠命止焚掠，归其俘，还军河上。魏博自是服于汴。

春季，正月，罗弘信率领军队在内黄驻扎。丙辰（初五），朱全忠攻打罗弘信，交战五次都获得胜利，到达永定桥，斩杀一万余人。罗弘信十分畏惧，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命令停止焚烧抢掠，将俘获士卒归还，返回河阳驻扎。魏博罗弘信从此服从了朱全忠。

庚申，制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为荆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浚为鄂岳观察使。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纬，慎由从子；彦若，商子之也。

庚申（初九），唐昭宗颁发诏令，将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贬职为荆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浚贬为鄂岳观察使。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纬为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是崔慎由的侄子；徐彦若是徐商的儿子。

杨复恭使人劫孔纬于长乐坡，斩其旌节，资装俱尽，纬仅能自免。李克用复遣使上表曰：“张浚以陛下万代之业，邀自己一时之功，知臣与朱温深仇，私相连结。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俟指麾。”诏再贬孔纬均州刺史，张浚连州刺史。赐克用诏，悉复其官爵，使归晋阳。

杨复恭派出人马在长乐坡拦截抢劫孔纬，斩断孔纬的节度使旌旗节钺，抢光了孔纬的资财装备，孔纬仅能保住自身一命。李克用再次派遣使者向唐昭宗进呈表章说：“张浚用陛下世世代代的基业，来谋取他自己一时的功名，他知道我与朱温有着很深的怨仇，便与朱温在暗中勾结。我现在身上已没有官职爵位，是被朝廷指名讨伐的罪人，不敢再回去做陛下的藩镇，只是想在河中一带留居，是进是退如何举动，敬候朝廷指示。”唐昭宗诏令将孔纬再次贬职，降为均州刺史，张浚也再次贬职，降为连州刺史。同时，向李克用赐发诏书，全部恢复他以前的官职爵位，让他回到晋阳。

孙儒尽举淮、蔡之兵济江，癸酉，自润州转战而南，田、安仁义屡败退，杨行密城戍皆望风奔溃。儒将李从立奄至宣州东溪，行密守备尚未固，众心危惧，夜，使其将合肥台将五百人屯溪西；使士卒传呼，往返数四，从立以为大众继至，遽引去。儒前军至溧水，行密使者指挥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阳退以去怯，儒军不设备，神福夜帅精兵袭之，俘斩千人。

孙儒发动淮州、蔡州的全部军队渡过长江，癸酉（二十二日），从润州辗转作战向南开进，田、安仁义屡屡败退，杨行密的守城士卒都望风而逃。孙儒手下将领李从立突然到达宣州城的东溪，杨行密的守卫防备还没有巩固，军中人心惶惶，夜里，杨行密派属将合肥人台带领五百人马到宛溪的西侧驻扎，台命令士卒狂呼乱喊，往返多次，李从立以为是杨行密的大队人马相继赶到，急忙带领队伍退走。孙儒的前军到达溧水县，杨行密派都指挥使李神福抗击。李神福假装退却表示怯弱，孙儒的军队便不设防备，李神福夜间率领精兵前去袭击，俘获、斩杀一千人。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书令，复李罕之官爵；再贬张浚绣州司户。

二月，朝廷加封李克用守中书令，恢复李罕之的官职爵位，再次将张浚贬职为绣州司户。

韦昭度将诸道兵十余万讨陈敬，三年不能克，馈运不继，朝议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复敬官爵，令顾彦朗、王建各帅众归镇。

韦昭度带领各道军队十余万人马讨伐陈敬，已经三年而不能攻克成都，军粮物资的运送供应不上，朝中大臣商议想停战退兵。三月，乙亥（二十五日），唐昭宗颁发诏令恢复陈敬的官职爵位，命令顾彦朗、王建率领人马分别回到梓州、邛州。

王师范遣都指挥使卢弘击棣州刺史张蟾，弘引兵还攻师范，师范使人以重赂迎之，曰：“师范童呆，不堪重任，愿得避位，使保首领，公之仁也。”弘以师范年少，信之，不设备；师范密谓小校安丘刘曰：“汝能杀弘，吾以汝为大将。”弘入城，师范伏甲而享之，杀弘于座及其党数人。师范慰谕士卒，厚赏重誓，自将以攻棣州，执张蟾，斩之，崔安潜逃归京师。师范以为马步副都指挥使。以师范为平卢节度使。

王师范派遣都指挥使卢弘攻打棣州刺史张蟾，卢弘却带领人马回来攻击王师范，王师范派人赠送丰厚的财物来迎接他，说：“我王师范年少痴呆，不能胜任重大官职，愿意退位让给你，能让我保住脑袋，就是你的仁德。”卢弘因为王师范年龄较小，就相信了这番话，不设置防备。王师范秘密地对小校安丘人刘说：“你如果能将卢弘斩杀，我就委任你做大将。”卢弘进入城池，王师范埋伏下人马又款待卢弘，刘在宴席座位上将卢弘及其党羽好几人杀死。王师范安慰传告手下士卒，对有功人员大加奖赏，庄重盟誓，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棣州，抓获棣州刺史张蟾，将他斩杀；崔安潜逃回到京师。王师范任命刘为马步副都指挥使。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王师范为平卢节度使。

师范和谨好学，每年县令到官，师范辄备仪卫往谒之；令不敢当，师范使客将挟持，令坐于听事，自称“百姓王师范”，拜之于庭。僚佐或谏，归范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孙不忘本也！”

王师范待人平和，办事谨慎好学，每当有本地新县令到任，王师范就置备仪仗和卫士前往拜见；县令不敢担当，王师范就命令主持仪礼的宾客挟持县令，强迫县令坐在厅堂上，王师范自称“百姓王师范”，在厅堂上叩拜县令。有的属官劝阻他，王师范说：“我敬重家乡，是因为要教导子子孙孙永不忘本。”

张浚至蓝田，逃奔华州依韩建，也孔纬密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上表为纬、浚讼冤，朝廷不得已，并听自便。纬至商州而还，亦寓居华州。

张浚到达蓝田，逃奔华州依附韩建，与孔纬一起秘密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进呈表章为孔纬、张浚申诉冤屈，朝廷不得已，让孔纬、张浚各随其便。孔纬到达商州后返回，也在华州留居下来。

邢节度使安知建潜通朱全忠，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惧，奔青州，朝廷以知建为神武统军。知建帅麾下三千人将诣京师，过郓州，朱与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斩之，传首晋阳。

邢节度使安知建暗中与朱全忠交往，李克用进呈表章请以李存孝取代他。安知建知道后很是恐惧，逃奔青州，朝廷于是任命安知建为神武统军。安知建率领属下三千人要到京师长安，经过郓州，郓州的朱与李克用正相和睦，便在黄河上设下埋伏，将安知建斩杀，并把安知建的头颅传送到晋阳李克用那里。

夏，四月，有慧星见于三台，东行入太微，长十丈余。甲申，赦天下。

夏季，四月，有慧星出现在三台，向东行去进入太微，尾长十丈多。甲申（初五），昭宗诏令大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食，弃儿满路。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逻者得之，以白韦昭度，昭度曰：“满城饥甚，忍不救之！”释勿问。亦有白陈敬者，敬曰：“吾恨无术以救饿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贩者浸多，然所致不过斗升，截筒，径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余钱，饿殍狼籍。军民强弱相陵，将吏斩之不能禁；乃更为酷法，或断腰，或斜劈，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惧。吏民日窘，多谋出降，敬悉捕其族党杀之，惨毒备至。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数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杀而不刑一人，有异志邪？”耕惧，夜，取俘囚戮于市。

成都城中缺乏粮食，被遗弃的婴儿到处都是。百姓中有人偷偷进入围城行营，贩卖粮米入城，巡逻的人将他们抓获，禀告韦昭度，韦昭度说：“成都全城的人都在饥饿中挣扎，怎能忍心不准救呢！”下令把卖米人放掉而不治罪。也有的人把这种情况禀告陈敬，陈敬说：“我正痛心没有办法救助城内这些忍饥饿的人，他们能这样做不要禁止！”因此，贩卖粮米的人越来越多，可是这些人携带的粮米最多不过一斗数升，他们截断竹筒，竹筒的直径有一寸半，深有五分，量米出卖，每筒卖得一百余钱，城内被饿死的人横竖满地。军中士卒和城内百姓强者欺凌弱者，将领和官吏即使斩杀横行霸道的人也不能禁止。于是改为更为严酷的刑法，有的拦腰砍断，有的斜着劈斩，被处斩的人一个接一个，可是无视法度的人仍然层出不穷，人们对酷刑斩杀听到和看到的多了，也不再感到恐惧。成都城内的官吏和百姓的处境一天比一天窘迫，许多人筹划出城投降，陈敬把这些人的家庭党羽全部逮捕斩杀，惨忍到了极点。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刺史成都人徐耕，性情仁厚宽恕，被他保全的人有几千，田令孜对徐耕说：“你掌握着生杀大权却不惩处一个人，是不是有叛变的打算？”徐耕害怕起来，夜里，把俘获的囚犯提出来在市街上处斩。

王建见罢兵制书，曰：“大功垂成，柰何弃之！”谋于周庠，庠劝建请韦公还朝，独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请：“陈敬、田令孜罪不可赦，愿毕命以图成功。”昭度无如之何，由是未能东还。建说昭度曰：“今关东落镇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归庙堂，与天子谋之。敬，疥耳，当以日月制之，责建，可办也！”昭度犹豫未决。庚子，建阴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昭度亲吏骆保于行府门，脔食之，云其盗军粮。昭度大惧，遽称疾，以印节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即日东还。建送至新都，跪觞马前，泣拜而别。昭度甫出剑门，即以兵守之，不复内东军。昭度至京师，除东都留守。

王建看到停战退兵的诏令，说：“大功就要告成了，怎么能舍弃！”他和周庠商议，周庠劲说王建去请韦昭度返回朝廷，独自攻打成都，攻克并占据该城。王建于是进呈表章声称：“陈敬、田令孜的罪恶不可赦免，我愿意竭尽全力效命以求成功。”韦昭度拿他没办法，因此也不能东返京师。王建劝韦昭度说：“现在并东各藩镇相互吞并，这是国家的心腹大患，您应当早回朝廷，与天子共同谋划。陈敬就象疥疮皮癣一样，我会用一定的时间来制服他，责成我王建，就可以办理了！”韦昭度对此犹豫不决。庚子（二十一日），王建暗中命令东川将领唐友通等人在行府门口擒获韦昭度的亲信官吏骆保，把他切成肉块吃掉，说他偷窃了军粮。韦昭度大为恐慌，急忙声称有病，他帅印符节授给王建，发布公文任命王建掌管节度使、招抚使、制置使三使留后事宜，并兼任西川行营招讨使，当天就启程东返长安。王建把韦昭度送到新都，在战马前跪下向韦昭度敬酒，流着眼泪行礼告别。韦昭度刚刚出了剑门，王建就命令士卒把守剑门，不再让东面的军队进来。韦昭度到达京师长安，授职东都留守。

建急攻成都，环城烽堑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鹞，请诈得罪亡入城说之，使上下离心，建遣之。鹞入见陈敬、田令孜，则言“建兵疲食尽，将遁矣”，出则鬻茶于市，阴为吏民称建英武，兵势强盛；由是敬等懈于守备，而众心危惧。建又遣其将京兆郑渥诈降以觇之，敬以为将，答使乘城，既而复以诈得归。建由是悉知城中虚实，以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更姓名曰王宗渥。

王建急迫攻打成都，环绕成都城烽火堑壕绵延五十里。有个宰狗的屠夫王鹞，向王建请救假装获罪逃进城里游说，让城内的士卒百姓和陈敬离心离德，王建便派他前往。王鹞入城拜见东敬、田令孜，说：“王建人马疲困粮食吃尽，快要逃跑了”，出来就在市街上卖茶，暗中向官吏百姓称颂王建英雄威武，兵势强盛；于是，陈敬等防备松懈，而城内的人民却心感危惧。王建又派遣属下将领京兆人郑渥假装投降以便察看城内军情，陈敬任命郑渥为将领，让他登上城楼观看，不久郑渥又以诈骗出城回到军营。王建因此全部知道了城内的虚实情况，任命郑渥为亲从都指挥使，更改姓名叫王宗渥。

以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朝廷任命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

李克用大举击赫连铎，败其兵于河上，进围云州。

李克用大规模进攻赫连铎，在北河将他打败，接着围攻云州。

杨行密遣其将刘威、朱延寿将兵三万击孙儒于黄池，威等大败。延寿，舒城人也。孙儒军于黄池，五月，大水，诸营皆没，乃还扬州，使其将康占据和州，安景思占据州。

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刘威、朱延寿带领军队三万在黄池镇攻打孙儒，结果刘威、朱延寿的人马大败。朱延寿是舒城人。孙儒率领军队在黄池镇驻扎，五月，洪水暴发，各个营寨都被淹没，于是返回扬州，他派令手下将领康占据和州，安景思占据滁州。

丙午，立皇子为德王。

丙午（疑误），唐昭宗颁诏立皇子李为德王。

杨行密遣其将李神福攻和、滁，康降，安景思走。

杨行密派遣属下将领李神福攻打和州、滁州，康投降，安景思逃跑。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云州，赫连铎食尽，奔吐谷浑部，既而归于幽州。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秋季，七月，李克用猛攻云州，赫连铎粮食用光，投奔吐谷浑部，不久归附幽州。李克用进呈表章请任命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

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约共攻孙儒。儒恃其兵强，欲先灭行密，后敌全忠，移牒藩镇，数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当引兵入朝，除君侧之恶。”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行密将张训、李德诚潜入扬州，灭余火，得谷数十万斛以赈饥民。泗州刺史张谏贷数万斛以给军，训以行密之命馈之，谏由是德行密。

朱全忠派遣使者与杨行密相约共同攻打孙儒。孙儒倚仗军队强大，想先灭掉杨行密，然后再抗击朱全忠，他向各个藩镇传送檄文，历数杨行密、朱全忠的罪行，并且说：“等我消灭了杨行密的宣州人马和朱全忠的汴州人马，就率领军队进入京师，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于是，孙儒把扬州城的房屋全部放火焚烧，驱赶所有少壮男人和妇女渡过长江，斩杀年老体弱的人当作粮食。杨行密的将领张训、李德成偷偷进入扬州城，扑灭余火，获得粮谷几十万斛用来赈济饥民。泗州刺史张谏求借几万斛食供给军队，张训以杨行密的命令向张谏赠送，张谏因此很感激杨行密。

邢节度使李存孝劝李克用攻镇州，克用从之。八月，克用南巡泽潞，遂涉怀孟之境。

邢节度使李存孝劝说李克用攻打镇州，李克用听从了他的意见。八月，李克用到南面的泽州、潞州一带巡视，于是进入到怀州、孟州的境内。

朱全忠遣其将丁会攻宿州，克其外城。

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丁会攻打宿州，攻克了外城。

乙未，孙儒自苏州出屯广德，杨行密引兵拒之。儒围其寨，行密将上蔡李简帅百余人力战，破寨，拔行密出之。

乙未（十八日），孙儒从苏州出征到广德县驻扎，杨行密带领军队进行抗击。孙儒率军围攻杨行密的营寨，杨行密的将领上蔡人李简率领一百余人竭力奋战，冲破被包围的营寨，救杨行密逃出。

王建攻陈敬益急，敬出战辄败，巡内州县率为建所取。威戎节度使杨晟时馈之食，建以兵据新都，彭州道绝。敬出，慰勉士卒，皆不应。

王建攻打陈敬越来越急，陈敬每次派兵出战都被打败，成都附近的州县都被王建占取。彭州的威戎节度使杨晟不时向陈敬运送粮食，王建派出军队占据新都，截断了从彭州通往成都的道路。陈敬出来，慰问勉励士卒，士卒都不应答。

辛丑，田令孜登城谓建曰：“老夫于公甚厚，何见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岂敢忘！但朝廷命建讨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傥太师改图，建复何求！”是夕，令孜自携西川印节诣建营授之，将士皆呼万岁。建泣谢，请复为父子如初。

辛丑（二十四日），田令孜登上城楼对王建说：“老夫我待你一向相当宽厚，为什么要这样围攻？”王建说：“我身为你的养子，不敢忘记养父的恩德！可是朝廷命令我讨伐不接受来取代他的人，我不得不这样。倘若太师你改弦易辙，我王建还有什么谋求的？！”这天傍晚，田令孜亲自携带西川官印符节到达王建的军营交给王建，军中将领士卒都高呼万岁。王建流着眼泪感谢田令孜，请求恢复他们当初那种父子关系。

先是，建常诱其将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节度使与汝曹迭日为之耳！”壬寅，敬开门迎建。建署其将张为马步斩斫使，使先入城。乃谓将士曰：“吾与汝曹三年百战，今始得城，汝曹不忧不富贵，惧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张护之矣，彼幸执而白我，我犹得赦之；若先斩而后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执百余人，皆捶其胸而杀之，积尸于市，众莫敢犯。故时人谓为“张打胸”。

在这之前，王建常常引诱属下将士们说：“成都城内繁荣昌盛如花似锦，有朝一日占据了成都，城内的金银布帛和女人任你们取用，我与你们交替着做节度使！”壬寅（二十五日），陈敬打开成都城门迎接王建。王建。王建任命属下将领张为马步斩斫使，派他先行入城，而对将领士卒们说：“我和你们三年来苦战上百次，现在才获得城池，你们不要担忧不会富贵，千万不要焚烧抢掠店铺市街。我已经委派张护卫成都城，对于违令杜法的人，他若是抓来告诉我，我还可以赦免；如果他先行斩杀了然后才告诉我，我也不能救助了！”不久，入城士卒中有违反命令的人，张拘拿一百余人，都击打胸膛而处死，尸体堆积在市街上，见此情况，军中士卒不敢再违犯禁令。因此，当时人们称张是“张打胸”。

癸卯，建入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数于使厅上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许我迭日为节度使；上马何为！”建密遣人刺杀之。

癸卯（二十六日），王建进入成都城，自称西川留后。小校韩武几次在节度使司的厅堂上起身上马，牙司制止他，韩武怒气冲冲地说：“司徒王建许诺我过几天作节度使，在厅堂上马算什么！”王建暗中派人刺杀了韩武。

初，陈敬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盗其军政，谓敬曰：“三兄尊重，军务烦劳，不若尽以相付，日具记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素无智能，忻然许之。自是军事皆不由已，以至于亡。建表敬子陶为雅州刺史，使随陶之官，明年，罢归，寓居新津，以一县租赋赡之。

当初，陈敬拒绝接受朝廷的任命时，田令孜想窃取他统军行政的大权，便对陈敬说：“三哥你尊贵庄重，军中事务繁琐劳苦，不如全部交给我来办理，每天把所有记录的事项向你呈报，老兄你只是高高在上悠闲自得便可以了。”陈敬一向没有什么智谋才能，便愉快地答应了。从这以后，陈敬对军中事务都不能自做主张，以至于灭亡。王建进呈表章请任命陈敬的儿子陈陶为雅州刺史，让陈敬随同陈陶到雅州刺史的官所，第二年，贬黜陈敬回到故里，在新津县居住，用一个县的田租赋税赡养他。

癸丑，建分遣士座就食诸州，更文武坚姓名曰王宗阮，谢从本曰王宗本。陈敬将佐有器干者，建皆礼而用之。

癸丑（疑误），王建派遣手下士卒分别前赴各州并食用当地粮租，更改文武坚的姓名叫王宗阮，改谢从本的姓名叫王宗本。对陈敬原有将领中有器量才干的人，王建都以礼相待并重用他们。

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总宿卫兵，专制朝政，诸假子皆为节度使、刺史，又养宦官子六百人，皆为监军。假子龙剑节度使守贞、武定节度使守忠不输贡赋，上表讪薄朝廷。

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统领宫中宿卫兵，对朝廷政务独断专行，各位养子都充任节度使、刺史，还收养宦官儿子六百人，都充做监军。杨复恭的养子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竟不向朝廷进送贡品赋税，还上呈表章毁谤鄙视朝廷。

上舅王瑰求节度使，上访于复恭，复恭以为不可，瑰怒，诟之。瑰出入禁中，颇用事，复恭恶之，奏以为黔南节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覆诸江中，宗族宾客皆死，以舟败闻。上知复恭所为，深恨之。

唐昭宗的舅舅王瑰谋救节度使官职，昭宗征求杨复恭的意见，杨复恭认为不行，王瑰恼怒，大骂杨复恭。王瑰在宫中出入，很权力，杨复恭忌恨他，便向唐昭宗奏请任命王瑰为黔南节度使，当王瑰赴任到达利州益昌县的吉柏津时，杨复恭命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弄翻王瑰的船只淹没江中，王瑰的家族宾客都丧了命，杨守亮向朝廷奏报说王瑰乘船遇难。昭宗知道是杨复恭暗害王瑰，更加憎恨他。

李顺节既宠贵，与复恭争权，尽以复恭阴事告上，上乃出复恭为凤翔监军；复恭愠怼，不肯行，称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复恭为上将军致仕，赐以几杖。使者致诏命还，复恭潜遣腹心张绾刺杀之。

李顺节获宠位尊以后，与杨复恭争夺权力，以杨复恭暗地里做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昭宗，昭宗于是下令以杨复恭为凤翔监军；杨复恭心怀怨恨，不肯启程赴任，声称有病，请求退休。九月，乙卯（初八），昭宗准许杨复恭以上将军官衔退休，向他赐赏几仗以示敬重。昭宗的使者颁发诏令返回，杨复恭暗中派遣心腹亲信张绾将使者刺杀。

加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兼中书令。

朝廷加封护国节度使王重盈兼任中书令。

东川节度使顾颜朗薨，军中推其弟彦晖知留后。

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死去，军营中推举他的弟弟顾彦晖主持留后事宜。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张筠降于丁会。

冬季，十月，壬午（初五），宿州刺史张筠向丁会投降。

癸未，以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甲申，废永平军。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纳直言，好施乐士，用人各尽其才，谦恭俭素；然多忌好杀，诸将有功名者，多因事诛之。

癸未（初六），朝廷任命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甲申（初七），朝廷取消永平节度使。王建得到西川节度使的官职后，注重行政事务，采纳进谏直言，喜好布施，乐于结交人才，用人各尽其能，待人谦虚有礼，穿用节俭朴素。可是，王建性情多疑容易猜忌，因而常常杀人，手下将领中立功出名的人，大多因事而被杀。

杨复恭居第近玉山营，假子守信为玉山军使，数往省之。或告复恭与守信谋反，乙酉，上御安喜楼，陈兵自卫，命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将兵攻其第。张绾帅家众拒战，守信引兵助之，顺节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门，俟其开，欲出掠两市，遇刘崇望，立马谕之曰：“天子亲在街东督战，汝曹皆宿卫之士，当于楼前杀贼立功，勿贪小利，自取恶名！”众皆曰：“诺。”遂从崇望而东。守信之众望见兵来，遂溃走。守信与复恭挈其族自通化门出，趣兴元，永安都头权安追之，擒张绾，斩之。复恭至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以讨李顺节为名。守厚，亦复恭假子也。

杨复恭居住的府第靠近玉山营，他的养子杨守信是玉山营军使，多次前往看望杨复恭。有人告发杨复恭与杨守信谋划叛乱，乙酉（初八），昭宗来到安喜楼，调派军队列阵以自卫，命令天威都将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领人马攻打杨复恭的府第。张绾率领杨复恭在家中蓄养的士卒抗击迎战，杨守信带领军队前往援助，李顺节、李守节未能攻克杨复恭的府第。丙戌（初九），守护皇城南面含光门的宫中卫兵，等到城门打开，想要出去抢劫两边的市街，遇到刘崇望，他停下马对这些士卒说：“天子亲自在街东督率作战，你们都是护卫皇宫的士兵，应当到安喜楼前杀贼建功，不要贪图那点小财物，而去获取罪恶的名声！”大家都说：“是。”于是跟随刘崇望向东奔去。杨守信的人马看到宫中卫兵来了，当即溃散逃跑。杨守信与杨复恭带着家人从安城东面的通化门出走，奔往兴元。神策军永安都头权安追击，抓获张绾，将他斩杀。杨复恭到达兴元，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以讨伐李顺节为名，一同发动军队抗拒朝廷。杨守厚也是杨复恭的养子。

李克用攻王熔，大破镇兵于龙尾冈，斩获万计，遂拔临城，攻元氏、柏乡；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还，军于邢州。

李克用攻打王，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大败镇州军队，斩杀擒获数以万计，于是攻克临城，接着又攻打赵州的元氏、柏乡；李匡威带领幽州军队前去救援。李克用大肆抢掠之后返回，率军在邢州驻扎。

十一月，曹州都将郭铢杀刺史郭词，降于朱全忠。

十一月，天平节度使朱所属的曹州都将郭铢杀害了刺史郭词，向朱全忠投降。

泰宁节度使朱瑾将万余人攻单州。

泰宁节度使朱瑾带领一万余人攻打属于朱全忠的单州。

乙丑，时溥将刘知俊帅众二千降于朱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骁将也，溥军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

乙丑（十九日），时溥的将领刘知俊率领二千人马向朱全忠投降。刘知俊是沛县人，徐州军队的一员猛将，时溥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朱全忠任命刘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

辛未，寿州将刘弘鄂恶孙儒残暴，举州降朱全忠。

辛未（二十五日），寿州将领刘弘鄂憎恨孙儒的残暴，献出寿州向朱全忠投降。

十二月，乙酉，汴将丁会、张归霸与朱瑾战于金乡，大破之，杀获殆尽，瑾单骑走免。

十二月，乙酉（初九），汴州军队将领丁会、张归霸在金乡与朱瑾交战，朱瑾大败，他的人马被斩杀擒获几乎全军覆没，朱瑾自己骑马逃跑免于一死。

天威都将李顺节恃恩骄横，出入常以兵自随。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恶之，白上，恐其作乱。戊子，二人以诏召顺节，顺节入至银台门，二人邀顺节于仗舍坐语，供奉官似先知自后斩其首，从者大噪而出。于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掠永宁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贺。

天威都将李顺节倚仗皇恩骄傲专横，出入皇宫常常带着卫兵跟随着他。两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憎恨他，告诉昭宗说，恐怕李顺节会发动叛乱。戊子（十二日），刘景宣、西门君遂二人用昭宗的诏令召请李顺节，李顺节进入皇宫到银台门，他们二人邀请李顺节到仪仗房舍坐下说话，供奉官似先知从后面砍下李顺节的头颅，跟随李顺节的卫兵大声呼喊着跑了出去。于是，神策军的天威、捧日、登封三都人马大肆抢掠永宁坊，一直到天黑才安定下来。朝中百官向昭宗上表庆贺。

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复遣兵据苏州。儒屡破杨行密之兵，旌旗辎重亘百余里。行密求救于钱，以兵食助之。

孙儒焚烧抢掠苏州，常州，带领军队进逼宣州，钱又派遣军队占据了苏州。孙儒接连多次打败杨行密的人马，他的军队的旌旗和器械粮草等物绵延达一百余里。杨行密向钱请求救援，钱便援助他军需粮食。

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赐旌节。杨守亮使杨守厚囚道弼，夺旌节，发兵攻梓州。癸卯，彦晖求救于王建；甲辰，建遣其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东川。建密谓诸将曰：“尔等破贼，彦晖必犒师，汝曹于行营报宴，因而执之，无烦再举。”宗侃破守厚七砦，守厚走归绵州。彦晖具犒礼，诸将报宴，宗弼以建谋告之，彦晖乃以疾辞。

朝廷任命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派遣宦官宋道弼前往向他颁发节度使的旌旗节钺。杨守亮让杨守厚把宋道弼囚禁起来，夺取了节度使的旌旗节钺，发动军队攻打梓州。癸卯（二十七日），顾彦晖向王建请求救援；甲辰（二十八日），王建派遣属下将领华洪、李简、王宗侃、王宗弼救援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王建秘密对各位将领说：“你们打败杨守厚，顾彦晖一定会来犒劳慰问军队，你们在军队驻地摆设酒宴回报，趁机抓获顾彦晖，就可不必再有其他举动了。”王宗侃打败了杨守厚的七个营寨，杨守厚逃跑回到绵州。顾彦晖备办犒劳王建军队的礼物，各位将领也要设宴答谢，王宗弼却把王建的计谋告诉顾彦晖，顾彦晖于是以有病为托辞拒绝前往。

初，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均州刺史冯行袭攻下之，诏以行袭为昭信防御使，治金州。杨守亮欲自金、商袭京师，行袭逆击，大破之。

当初，李茂贞的养子李继臻占据金州，均州刺史冯行袭攻打夺占了金州，朝廷于是任命冯行袭为昭信防御使，管理金州。杨守亮要从金州、商州去攻打京师长安，冯行袭迎战抗击，大败杨守亮。

是岁，赐泾原军号曰彰义，增领渭、武二州。

这一年，朝廷赏赐泾原军名为彰义，将谓州、武州拨归彰义节度使管辖。

福建观察使陈岩疾病，遣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军政，未至而岩卒。岩妻弟都将范晖讽将士推己为留后。

福建观察使陈岩身患重病，便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召请泉州刺史王潮，想要把军事行政大权转授给他，使者还未到泉州，陈岩便死了。陈岩的妻弟都将范晖暗示劝说军中将士推举自己为留后。

第二百五十九卷

唐纪七十五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景福元年（壬子、892 ）

唐纪七十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公元892 年）

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丙寅（二十一日），唐昭宗诏令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景福。

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镇国韩建、同州王行约、秦州李茂庄五节度使上言：杨守亮容匿叛臣杨复恭，请出军讨之，乞加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朝议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皆不听。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同州节度使王行约、秦州节度使李茂庄五人一同向朝廷上疏进言：杨守亮容纳藏匿叛逆乱臣杨复恭，请发兵讨伐杨守亮，并请求加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朝廷商议认为，李茂贞如果获得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官职，就不可能再控制住他了，于是颁下诏令劝李茂贞等五位节度使与杨守亮和解，结果都不听从。

王熔、李匡威合兵十余万攻尧山，李克用遣其将李嗣勋击之，大破幽、镇兵，斩获三万。

王熔、李匡威联合军队总共十余万人攻打尧山，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勋进行抗击，大败幽州、镇州的军队，斩杀擒获三万人。

杨行密谓诸将曰：“孙儒之众十倍于我，吾战数不利，欲退保铜官，何如？”刘威、李神福曰：“儒扫地远来，利在速战。宜屯据险要，坚壁清野以老其师，时出轻骑抄其馈饷，夺其俘掠。彼前不得战，退无资粮，可坐擒也！”戴友规曰：“儒与我相持数年，胜负略相当。今悉众致死于我，我若望风弃城，正堕其计。淮南士民从公渡江及自儒军来降者甚众，公宜遣将先护送归淮南，使复生业；儒军闻淮南安堵，皆有思归之心，人心既摇，安得不败！”行密悦，从之。友规，庐州人也。

杨行密对各位将领说：“孙儒的军队人数是我们的十倍，我们作战多次失利，现在想退到铜官固守，怎么样？”刘威、李神福说：“孙儒调动全部军队从远处前来，速战速决对他有利。我们应当占险要的地方，坚守城堡，转移周围的人畜财粮，使孙儒的军队疲劳困苦，我方再不时派出轻便骑兵抄掠他们输送的军粮，夺取他们掳掠的东西。孙儒向前没有交战的机会，后退又没有资财粮食，我们擒获孙儒可以说是马到成功的事！”戴友规对杨行密说：“孙儒与我们争夺扬州相持了五个年头，彼此胜负大体相当。现在孙儒发动全部军队要把我们致于死地，我们若是望风而走放弃城池，那就正中了孙儒的计谋。淮南的士子人民跟随你渡过长江以及从孙儒的军营中前来投降的人相当多，你应当派遣将领护送这些人先回淮南，让他们象原来一样谋生立业；孙儒军队的士兵听说淮南一带人民安居，生活稳定，都会产生回归故里的念头，孙儒的军心既然动摇，怎么会不失败呢！”杨行密听后很高兴，依从了属下将领的意见。戴友规是庐州人。

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杨守亮等约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汉州之境，使其将吕荛将兵二千会杨守厚攻梓州；建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击荛，斩之。

威戎节度使杨晟与李守亮等人相约共同攻打王建，二月，丁丑（初二），杨晟派出军队到新繁、汉州境内抢掠，命令手下将领吕荛带领军队二千会同杨守厚攻打梓州。王建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抗击吕荛，将吕荛斩杀。

戊寅，朱全忠出兵击朱，遣其子友裕将兵前行，军于斗门。

戊寅（初三），朱全忠派出军队攻打朱，派遣他的儿子朱友裕督率军队前行，在濮阳县的斗门城驻扎下来。

李茂贞、王行瑜擅举兵击兴元。茂贞表求招讨使不已，遗杜让能、西门君遂书，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谏官议之。时宦官有阴与二镇相表里者，宰相相顾不敢言，上不悦。给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难，茂贞诚有翼卫之功；诸杨阻兵，亟出攻讨，其志亦在疾恶，但不当不俟诏命耳。比闻兵过山南，杀伤至多。陛下傥不以招讨使授之，使用国法约束，则山南之民尽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李茂贞、王行瑜未奉朝廷命令擅发动军队攻打兴元。李茂贞不断上表请求授给他山南西道招讨使，给宰相杜让能、神策中尉西门君遂送去书信，凌辱蔑视朝廷。昭宗认为不能容许李茂贞如此放肆，便御临延英殿，召令宰相、谏官进行商议。当时宦官中有人暗中与李茂贞、王行瑜勾，因而宰相们相互观望不敢发言，昭宗很不高兴。给事中牛徽说：“先朝皇帝多灾多难，李茂贞当即派出军队攻伐征讨，他的意向就在于痛恨杨复恭一伙奸恶小人，但是不应当不等待朝廷的诏命就行动。近来听说他的军队经过山南，斩杀伤害的人相当多。陛下倘若不以山南西道招讨使的官职授给李茂贞，使用国家法度来约束他，那么山南的人民就会被斩尽杀绝了！”昭宗说：“这知说的话。”于是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

甲申，朱全忠至卫南，朱将步骑万人袭斗门，朱友裕弃营走，据其营。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门，至者皆为郭人所杀。全忠退军瓠河，丁亥，击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张归厚于后力战，全忠仅，副使李等皆死。

甲申（初九），朱全忠到达卫州南部，朱率领步，骑兵一万人攻打斗门城，朱友裕放弃营寨逃走，朱于是占据了斗门的营寨。朱全忠不知道斗门城已被朱夺取，乙酉（初十），他带领军队赶往斗门，到达那里的人都被朱的郓州军队斩杀。朱全忠退到濮州雷泽县的瓠河镇驻扎，丁亥（十二日），朱攻打朱全忠，朱全忠大败逃跑。张归厚在后面竭力阻击掩护，朱全忠仅兔一死，副使李等人都在交战中阵亡。

朱全忠奏贬河阳节度使赵克裕，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

朱全忠奏请将河阳节度使赵克裕贬职，让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河阳节度使。

孙儒围宣州。初，刘建锋为孙儒守常州，将兵从儒击杨行密，甘露镇使陈可言帅部兵千人据常州。行密将张训引兵奄至城下，可言仓猝出迎，训手刃杀之，遂取常州。行密别将又取润州。

孙儒围攻宣州。起初，刘建锋为孙据守常州，当他带领军队跟随孙儒攻打杨行密时，甘露镇使陈可言率领所部人马一千人据守常州。杨行密的将领张训带领军队忽然来到常州城下，陈可言仓猝出城迎战，张训亲手将陈可言斩杀，于是占取常州。杨行密的另一将领又攻取了涧州。

朱全忠连年攻时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获，兖、郓、河东兵救之，皆无功，复值水灾，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请和于全忠，全忠曰：“必移镇乃可。”溥许之。全忠乃奏请移溥他镇，仍命大臣镇徐州。诏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节度使，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恐全忠诈而杀之，据城不奉诏，崇望及华阴而还。

朱全忠连年攻打时溥，徐州、泗州、濠州三州的人民都无法耕种收获，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救援时溥，都没有成功，又赶上闹水灾，人民死亡的占十分之六七。时溥极其困乏，向朱全忠请求和解，朱全忠回答说：“你必须迁移镇所离开徐州才可以。”时溥表示同意。朱全忠便奏请将时溥调往其他镇所，仍然任命朝中大臣镇守徐州。于是，唐昭宗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感化节度使，任命时溥为太子太师。时溥担心朱全忠欺骗谋杀他，依然占据徐州城而不奉行朝廷的诏令，刘崇望到达华阴便又返回长安。

忠义节度使赵德薨，子匡凝代之。

忠义节度使赵德死去，他的儿子赵匡凝代任忠义节度使。

范晖骄侈失众心，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

福建观察使范晖骄横奔侈造成属下离心离德，王潮任命堂弟王彦复为都统，胞弟王审知为都监，带领军队攻打福州，人民自动请求运送粮米给王潮的军队，平湖洞以及海边的蛮夷都用战船援助王潮。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将兵五万攻彭州，杨晟逆战而败，宗裕等围之。杨守亮遣其将符昭救之，径趋成都，营三学山。建亟召华洪还。洪疾驱而至，后军尚未集，以数百人夜去昭营数里，多击更鼓；昭以为蜀军大至，引兵宵遁。

辛丑（二十六日），王建派遣同族子弟嘉州刺史王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挥使华洪、茂州刺史王宗瑶带领军队五万攻打彭州，杨晟迎战失败，王宗裕等当即围攻杨晟。杨守亮派遣属下将领符昭前去救助杨晟，符昭直接奔赴成都，在汉州金堂县的三学山安营扎寨。王建紧急召令华洪返回成都。华洪火速赶到，后面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集结，就带领几百人的夜间到离符昭营寨几里以外的地方，频繁地击打更鼓。符昭以为是王建的军队大规模来到，便带领军队连夜逃跑了。

三月，以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延昌，从谠之从兄弟也。

三月，朝廷任命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是郑从谠的堂兄弟。

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子迁、子钊，皆守亮之假子也，自渠州引兵救杨晟，知守亮必败，壬子，帅其众二降于王建。

左神策勇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实、杨子迁、杨子钊，都是杨守亮的养子，他们从渠州带领军队救援杨晟，知道杨守亮一定要失败，便于壬子（初八），率领所部人马共计二万向王建投降。

李克用、王处存合兵攻王熔，癸丑，拔天长镇。戊午，熔与战于新市，大破之，杀获三万余人；辛酉，克用退屯栾城。诏和解河东及镇、定、幽四镇。

李克用、王处存联合军队攻打王熔，癸丑（初九），攻克滹沱河东北的天长镇。戊午（十四日），王熔在镇州九门县的新市与李克用、王处存展开激战，结果大败李克用、王处存，斩杀擒获三万余人；辛酉（十七日），李克用率众退到城驻扎。唐昭宗颁发诏令劝河东及镇州、定州、幽州四镇和解。

杨晟遣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书，使攻东川以解彭州之围，守贞等从之。神策督将窦行实戌梓州，守厚密诱之为内应；守厚至涪城，行实事泄，顾彦晖斩之。守厚遁去。宁贞、守忠军至，无所归，盘桓绵、剑间，王建遣其将吉谏袭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将李简邀击守忠于钟阳，斩获三千余人。夏，四月，简又破守厚于铜，斩获三千余人，降万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杨晟给杨守贞、杨守忠、杨守厚送去书信，让他们攻打东川以求解除彭州之围，杨守贞等遵命行动。神策督将窦行实驻守梓州，杨守厚暗中引诱他做内应；杨守厚到达涪城，窦行实要做内应的事情泄漏，顾彦晖将窦行实斩杀。杨守厚于是逃走离去。杨守贞、杨守忠的军队赶到，找不到去处，在绵州、剑州之间徘徊。王建派遣手下将领吉谏攻打杨守厚，将他打败。癸亥（十九日），西川将领李简在绵州巴西县的钟阳镇拦击杨守忠，斩杀擒获三千余人。夏季，四月，李简又在铜打败杨守厚，斩杀擒获三千余人，前往投降的有一万五千人；杨守忠、杨守厚都逃跑了。

乙酉，置武胜军于杭州，以钱为防御使。

乙酉（十二日），朝廷在杭州武胜军，任命钱为防御使。

天威军使贾德晟，以李顺节之死，颇怨愤，西门君遂恶之，奏而杀之。德晟麾下千余骑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

天威军使贾德晟，因为李顺节之死，很是怨恨愤怒，西门君遂憎恨他，上奏唐昭宗将贾德晟杀死。贾德晟属下一千余名骑兵投奔凤翔，李茂贞的势力从此更加大起来。

李匡威出兵侵、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还。

李匡威派出军队侵扰云州、代州，壬寅（二十九日），李克用开始从镇州带领军队返回。

时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杨行密将张训、李德诚败之于寿河，遂取楚州，执其刺史刘瓒。

时溥派遣军队向南侵扰，到达楚州，杨行密的将领张训、李德诚在寿河将时溥的人马打败，乘胜攻占了楚州，抓获楚州刺史刘瓒。

加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中书令。

朝廷加封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任中书令。

杨行密屡败孙儒兵，破其广德营，张训屯安吉，断其粮道。儒食尽，士卒大疫，遣其将刘建锋、马殷分兵掠诸县。六月，行密闻儒疾后，戊寅，纵岳击之。会大雨、晦冥，儒军大败，安仁义破儒五十余寨，田擒儒于陈，斩之，传首京师，儒众多降于行密。刘建锋、马殷收余众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锋为帅，殷为先锋指挥使，张佶为谋主，比至江西，众十余万。

杨行密多次击败孙儒的军队，攻破了孙儒在广德安设的营寨，张训则在安吉驻扎，截断了孙儒的运粮道路。孙儒军中粮食吃尽，大闹瘟疫，孙儒派遣属下将领刘建锋、马殷分别带领军队到各县抢掠。六月，杨行密听说孙儒军中正闹瘟疫，戊寅（初六），便派出军队攻打孙儒。当地正赶上大雨滂沱，天昏地暗，孙儒军队大败，安仁义攻破孙儒五十多个营寨，田在阵地上擒获孙儒，将他斩杀，把他的头传送到京师长安，孙儒的手下人马大多向杨行密投降。刘建锋、马殷收集剩余的人马七千人，向南奔往洪州，大家推举刘建锋为统帅，马殷为先锋指挥使，委任张佶为谋主，等到队伍到达江西，人数已达十余万。

丁酉，杨行密帅众归杨州；秋，七月，丙辰（十四日），杨行密回到广陵，向朝廷上表请令田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

在此之前，扬州的富庶天下无比，当时人们称颂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等到经过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各股军队的战火之后，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方圆一片败落景象。

王建围彭州，久不下，民皆窜匿山谷；诸寨日出俘掠，谓之“淘虏”，都将先择其善者，余则士卒分之，以是为常。

王建围攻彭州，很久不能攻克，当地百姓都窜逃藏匿在高山深谷之中。王建各个营寨的士卒每天出去掳掠抢劫，把这叫做“淘虏”，对搜抢来的人民财物，军中将领先挑选好的，剩余的让士兵们瓜分，以此为常事……

有军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书生也，世乱，为兵，度诸将惟北寨王宗侃最贤，乃往说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属也，陈、田召杨晟，割四州以授之，伪署观察使，与之共拒朝命。今陈、田已平而晟犹据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军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军至累月，未闻招安之命，军士复从而掠之，与盗贼无异，夺其赀财，驱其畜产，分其老弱妇女以为奴婢，使父子兄弟流离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于暑雨，残伤于蛇虎，孤危饥渴，无所归诉。彼始以杨晟非其主而不从，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杨氏矣。”宗侃侧然，不觉屡移其床前问之，先成曰：“又有甚于是者：今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虏，薄暮乃返，曾无守备之意。赖城中无人耳，万一有智者为之画策，使乘虚奔突，先伏精兵千人于门内，登城望淘虏者稍远，出弓弩手、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随以役卒五百，负薪土填壕为道，然后出精兵奋击，且焚其寨；又于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诸寨咸自备御，无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继出，如此，能无败乎！”宗侃矍然曰：“此诚有之，将若之何？”

有一个军士王先成，是新律人，本来是个书生，适逢天下大乱，便参军从武，他揣测各位将领中只有北面营寨的王宗侃最为贤明，就前往劝王宗侃说：“彭州本来是西川的属地，陈敬、田令孜召来杨晟，割出四个州授给杨晟，任杨晟为观察使，与他们共同抗拒朝廷命令，现在陈敬、田令孜已经平灭，而杨晟仍然占据着彭州，彭州的人民都知道西川是他们的大府，而检校司徒王建是他们的官长，所以王建的大队人马到达彭城一带之初，当地百姓并不进入城内归附杨晟，而是逃往高山深谷躲避起来，等待着王建的招抚。现在王建军队到达已经几个月了，百姓没有听到招抚劝降的命令，相反纵容军中士卒一再大肆抢掠，与强盗贼寇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抢夺百姓的资财货物，追逐百姓的家畜财产，把年老体弱的人以及妇女分给士兵做奴婢，使这里的父子兄弟骨肉分离愁苦怨怒。那些在山谷中的人，酷暑暴雨之下无遮无盖，不时受到毒蛇猛虎的残害，孤苦危险，又饿又渴，没有诉苦的地方。彭州百姓开始时认为杨晟不是他们的官长而不遵从他，现在检校司徒王建对他们不加爱抚救济，他们就会改变初衷想念杨晟了。”王宗侃十分悲戚，不由得一再移动他坐着的床向前询问王先成，王先成说：“还有比这更为危险的事：现在各个营寨每天早晨出动六七百人，进入深山搜掠百姓财物，天黑时才返回来，竟然没有守寨防备的意思。这不过是赖于彭州城内没有能人罢了，万一有足智多谋的人为杨晟出谋划策，让他乘虚出击，事先在彭州城门的里面埋伏下精壮人马一千人，当登上城楼望到王建营寨的士兵外出去抢掠走远时，便派出弓弩手、炮手各一百人，攻打营寨的一面，紧随着派五百名役夫士兵，身背柴草土石填满堑壕垫好道路，然后出动精锐军队奋勇攻打，并且焚烧王建的营寨；又从彭州城的另三面突然派出军队，各个营寨都自己忙着防备抵御，没有功夫相互救援，彭州城内得以增派军队相继杀出，这样一来，王建怎么能不失败呢！”王宗侃惊慌地说：“这种情况确定有司能发生，该怎么办好呢！”

先成请条列为状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须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于北面，或所白可从，乞以牙举施行。”事凡七条：“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诸寨军士及子弟无得一人辄出淘虏，仍表诸寨之旁七里内听樵牧，敢越表者斩。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数千人，以处所招百姓，宗侃请选所部将校谨干者为招安将，使将三十人昼夜执兵巡卫。其四，招安之事须委一人总领，今榜帖既下，诸寨必各遣军士入山招安，百姓见之无不惊疑，如鼠见狸，谁肯来者！欲招之必有其术，愿降帖付宗侃专掌其事。其五，乞严勒四寨指挥使，悉索前日所虏彭州男女老幼集于营场，有父子、兄弟、夫妇自相认者即使相从，牒具人数，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斩；仍乞勒府中诸营，亦令严索，有自军前先寄归者，最给资粮，悉部送归招安寨。其六，乞轩九陇行县于招安寨中，以前南郑令王丕摄县令，设置曹局，抚安百姓，择其子弟之壮者，给帖使自入山招其亲戚；彼知司徒严禁侵掠，前日为军士所虏者，皆获安堵，必欢呼踊跃，相帅下山，如子归母，不日尽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百姓未入山时多沤藏者，宜令县令晓谕，各归田里，出所沤麻鬻之，以为资粮，必渐复业。”建得之大喜，即行之，悉如所申。

王先成请求分条开列写成状纸以便禀告王建，王宗侃当即命令王先成起草状文，大意是说：“今天所禀告的事，必须是围攻彭州城的王宗裕、王宗侃、华洪、王宗瑶四面相通共同行动，我王宗侃所统管的只是北面的营寨，或许所禀告的事可以依从，请求命令西川军队的使牙检举全都施行。”事情共有七条：“其一，请求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其二，请求禁止各营寨的军中士兵和子弟，一个也不准出去搜掠百姓，在各营寨的旁边立石碑，七里方圆之内听凭打柴放牧，有敢超越石碑的斩杀。其三，请求设置招安寨，寨中能容纳下几千人，以安置所招来的百姓，我王宗侃请求从所部将校中挑选谨慎干练的人为招安将领，令他带领三十人日夜手持武器巡逻护卫。其四，招抚百姓这件事，必须委派一个人总管，现在招安的榜帖既然发了下去，各个营寨一定是分头派遣军中士兵进入山谷招抚百姓，躲藏在那里的百姓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不惊慌疑惧的，就会象老鼠见了猫，有谁还肯前来投降！要想招抚山谷中的百姓，必须有恰当的方法，希望颁下文告委任我王宗侃专门掌管这桩事。其五，请求严格勒令四面营寨的指挥使，把从前掳掠来的彭州男女老幼全都集结在营寨的广场上，有父亲与儿子、哥哥与弟弟、丈夫与妻子自己相互认出的，就让他们相聚，在公文上注明人数，分部送往招安寨，有胆敢私自隐匿一个人的当即处斩；并请求勒令成都府中的各个营寨，也严格搜索，有先前从军队前沿送回来的百姓，酌量支给资财粮食，全都分部送回招安寨。其六，请求在招安寨中设置九陇行县，委任从前的南郑县令王丕暂摄九陇行县县令，设置曹局，招抚安顿百姓，从这些百姓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子弟，发给他们文告，让他们自己入山招请他们的亲戚，百姓知道王司徒严令禁止士兵侵扰抢掠，前些时候被军中士兵抢虏去的人，也都很平安，必定会欢呼跳跃，纷纷走下山来，如同儿子回到母亲的怀抱，用不了几天就会全部从山中出来。其七，彭州的土地适于种麻，这里的百姓在没有进山时将大量的麻沤藏起来，应当命令县令明确告知百姓，分别回到田间故里，挖出沤藏的麻卖掉，换取资财粮食，这样必定会逐渐恢复旧业。”王建接到状文大为欢喜，当即施行，全部照办。

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无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竞出，赴招安寨如归市，寨不能容，斥而广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见村落无抄暴之患，稍稍辞县令，复故业。月余，招安寨皆空。

第二天，发布的告示传下，威严的军令赫然在目，没有人敢违。第三天，躲藏在山谷中的百姓竞相出来，象赶集一样奔赴招安寨，招安寨容不下，就开辟地盘扩展寨子。逐渐地又有了集市，百姓又拿出收藏的麻贩卖。招安寨的人民看到自己村落没有被残暴抢掠的苦难，逐渐告辞九陇行县县令，回到故里重操旧业。一个多月的时间，招安寨里都空了。

己巳，李茂贞克凤州，感义节度使满存奔兴元。茂贞又取兴、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镇之。

己巳（二十七日），李茂贞攻克凤州，感义节度使满存逃奔兴元，李茂贞又连续攻占了兴州、洋州，向朝廷上表请求委任他的子弟统管。

八月，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以田知宣州留后，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八月，朝廷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委任田为宣州留后，任命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孙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禀赐，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每战，使之先登陷陈，四邻畏之。

孙儒投降过来的军队大多是蔡州人，杨行密挑选他们当中特别勇猛强健的人五千名，予以丰厚的俸饷和赏赐，用黑色的外衣蒙盖上甲胄，号称“黑云都”，每当作战时，就让这些人首先冲锋陷，四周邻近的军队都很惧怕他们。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选贤守令功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行密从之。田闻之曰：“贤者之言，其利远哉！”行密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山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尝早出，从者断马，取其金，行密知而不问，他日，复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

杨行密因为军中费用缺乏，想用茶叶和食盐换取百姓的布帛，掌书记舒城人高勖说：“战乱刚刚过去，老百姓十户有九家是空的，官府却又要以商谋利使他们艰难窘迫，这将会使百姓再次叛离我们。不如拿出我们拥有的东西去与缺少此物的邻道贸易，这样完全可以供给军队，再挑选贤明的地方长官劝勉人民耕作纺织，几年的时间，仓库自然就会充盈。”杨行密采纳了高勖的意见。田听到这件事后说：“贤明人士的话，其利益深远呀！”杨行密对于骑马射箭比武这些技艺，都没有什么专长，可是他对人宽厚，生活节俭又有智谋胆略，善于安抚驾御宫中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待人处事推心置腹，没有任何猜疑顾忌。有一次早晨出去，跟随的人剪断驾辕马臀部的皮带，拿走那上面的金饰，杨行密知道了也不追问，后来，仍象以前一样在早晨外出，人们都佩服他的心胸度量。

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行密初至，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淮南一带遭受战乱接连六年，当地士人和百姓辗转迁移几乎走光了；杨行密刚到这里时，赏赐将领官吏，布帛不过几尺，银钱不到几百。可是杨行密能够靠勤奋节俭保证军中供给充足，除非因公摆设宴会，他自己从不举办歌舞声乐。杨行密招收安抚流离的人民，减轻徭役少征赋税，没有几年的功夫，官府和人民都富有起来，几乎恢复到太平盛世时的状态。

李克用北巡至天宁军，闻李匡威、赫连铎将兵八万寇云州，遣其将李君庆发兵于晋阳。克用潜入新城，伏兵于神堆，擒吐谷浑逻骑三百；匡威等大惊。丙申，君庆以大军至，克用迁入云州。丁酉，出击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烧营而遁；追至天成军，斩获不可胜计。

李克用往北巡视到达天宁军，听说李匡威、赫连铎率领军队八万侵扰云州，便派遣属下将领李君庆从晋率军出发。李克用偷偷进入新城，而在云州城南的神堆设下伏兵，擒获吐谷浑的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等大为震惊。丙申（二十五日），李君庆率领大军赶到，李克用便迁入云州。丁酉（二十六日），李克用派出军队攻打李匡威等焚烧营寨逃跑；李克用的军队追到蔚州东北的天成军，斩杀擒获无法计算。

辛丑，李茂贞攻拔兴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杨守贞、杨守忠、满存奔阆州。茂贞表其子继密权知兴元府事。

辛丑（三十日），李茂贞攻克兴元，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杨守贞、杨守忠、满存一同逃奔阆州。李茂贞上表朝廷请求委任他的儿子李继密暂时主持兴元府事宜。

九月，加荆南节度使成同平章事。

九月，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为同平章事。

时溥迫监军奏称将士留己，冬，十月，复以溥为侍中、感化节度。朱全忠奏请追溥新命；诏谕解之。

时溥逼迫监军向朝廷奏称军中将士一定要挽留他自己，而不应召到京师，冬季，十月，朝廷又任命时溥为侍中、感化节度使。朱全忠上奏请求朝廷追回对时溥新的任命；唐昭宗颁发诏令劝朱全忠与时溥和解。

初，邢、、磁州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俱为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宠于克用，存孝的邢州，欲立大功以胜之，乃建议取镇冀；存信从中沮之，不时听许。及王熔围尧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与存孝共击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进；克用更遣李嗣勋等击破之。存信还，谮存孝无心击贼，疑与之有私约。存孝闻之，自以有功于克用，而信任顾不及存信，愤怨，且惧及祸，乃潜结王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归于朝廷，乞赐旌节及会诸道兵讨李克用；以存孝为邢、、磁节度使，不许会兵。

当初，邢州、州、磁州的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都是李克用的养子，可是他们相互不和睦。李存信在李克用那里很受宠，李存孝在邢州，想要建立大功以求超过李存信，于是建议攻取镇冀，李存信从中作梗，李克用不时听从李存信的意见。等到王围攻尧山，李存孝前往救援，未能获胜。李克用便任命李存信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与李存孝一同攻打王，李存孝、李存信二人互相猜疑忌恨，彼此逗留观望而不前进；李克用改派李嗣勋等将王打败。李存信回到李克用那里，诬陷李存孝根本不想攻打贼寇，怀疑他与贼寇暗中有密约。李存孝听到这事，自认为对李克用颇有功劳，可是李克用对他的信任反不如李存信，很是愤恨，又怕大祸降临，于是暗中与王和朱全忠交结，向朝廷上呈表章以邢州、州、磁州三州归顺朝廷，并请求赏赐给他节使度的旌旗节铽，以及会同各道军队讨伐李克用。唐昭宗颁发诏令，任命李存孝为邢州、州、磁州节度使，但不同意会合军队的举动。

十一月，时溥豪州刺史张、泗州刺史张谏以州附于朱全忠。

十一月，时溥的濠州刺史张、泗州刺史张谏分别献出濠州、泗州，归附朱全忠。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将兵十万攻濮州，拔之，执其刺史邵伦，遂令友裕移兵击时溥。

乙未（疑误），朱全忠派遣他的儿子朱友裕带领军队十万人攻打濮州，予以攻克，抓获濮州刺史部伦，于是，朱全忠又命令朱友裕调转军队攻打时溥。

孙儒将王坛陷婺州，刺史蒋奔越州。

孙儒的将领王坛攻陷婺州，婺州刺史蒋逃奔越州。

庐州刺史蔡俦发杨行密祖父墓，与舒州刺史倪章连兵，遣使送印于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恶其反覆，纳其印，不救，且牒报行密；行密谢之。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福将兵讨俦。

庐州刺史蔡俦挖开杨行密祖父的坟墓，与舒州刺史倪章联合军队，派遣使者向朱全忠送去官印求救。朱全忠厌恶蔡俦反复无常，接收了他送来的官印，而不派兵救援，并且给杨行密送去书信通报消息；杨行密对朱全忠表示感谢。接着，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福带领军队讨伐蔡俦。

《宣明历》浸差，太子少詹事边冈造新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历》。

唐穆宗时建立的《宣明历》逐渐出现误差，太子少詹事边冈改造新历完工，十二月，进献朝廷。昭宗把新历命名为《景福崇玄历》。

壬午，王建遣其将华洪击杨守亮于阆州，破之。建遣节度押牙延陵郑顼使于朱全忠；全忠问剑阁，顼极言其险。全忠不信，顼曰：“苟不以闻，恐误公军机。”全忠大笑。

壬午（十二日），王建派遣属下将领华洪在阆州进攻杨守亮，将其打败。王建派遣节度押牙、延陵人郑顼出使到朱全忠那里，朱全忠询问剑阁的情况，郑顼极力述说剑阁的险峻。朱全忠不信，郑顼说：“假如不相信我说的话，恐怕要误了你的军机大事。”朱全忠听后哈哈大笑。

是岁，明州刺史钟文季卒，其将黄晟自称刺史。

这一年，明州刺史钟文季去世，他的手下将领黄晟自称明州刺史。

二年（癸丑、893 ）

二年（癸丑，公元893 年）

春，正月，时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战死。

春季，正月，时溥派遣军队攻打宿州，宿州刺史郭言战死。

东川留后顾彦晖既与王建有隙，李茂贞欲抚之使从己，奏请更赐彦晖节；诏以彦晖为东川节度使。茂贞又奏遣知兴元府事李继密救梓州，未几，建遣兵败东川、凤翔之兵于利州。彦晖求和，请与茂贞绝；乃许之。

东川留后顾彦晖既然与王建有矛盾，李茂贞便想招抚顾彦晖使他随从自己，于是上奏请求再次赏赐给顾彦晖节度使旌旗节钺，唐昭宗颁诏任命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李茂贞又奏请派遣掌管兴元府事宜的李继密救援梓州，不久，王建派遣军队在利州打败了东川、凤翔的军队。顾彦晖向王建求和，表示要与李茂贞断绝往来，王建这才许可与他和解。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自请镇兴元，以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同平章事，充凤翔节度使，又割果、阆二州隶武定军。茂贞欲兼得凤翔，不奉诏。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请求镇守兴元府，唐昭宗颁诏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委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充任凤翔节度使，又割出果州、阆州隶属武定节度使管辖。李茂贞试图同时获得凤翔，因而拒不奉行诏令。

二月，甲戌，加西川节度使王建同平章事。

二月，甲戌（初五），朝廷加封西川节度使王建为同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围邢州，王熔遣牙将王藏海致书解之。克用怒，斩藏海，进兵击熔，败镇兵于平山。辛巳，攻天长镇，旬日不下。熔出兵三万救之，克用逆战于叱日岭下，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余众溃去。河东军无食，脯其尸而啖之。

李克用带领军队围攻邢州，镇州的王派遣牙将王藏海给李克用送去书信劝解。李克用大怒，将王藏海斩杀，派军队攻打王，在平山县打败镇州的军队。辛巳（十二日），李克用攻打天长镇，十几天都没有攻克。王派出军队三万前往救援，李克用在叱日岭下迎战，把王军队打得大败，斩杀一万余人，剩余的人马溃散逃去。李克用的河东军队没有粮食，就把被杀士卒的尸体切割而食。

时溥求救于朱瑾，朱全忠遣其将霍存将骑兵三千军曹州以备之。瑾将兵二万救徐州，存引兵赴之，与朱友裕合击徐、兖兵于石佛山下，大破之，瑾遁归兖州。辛卯，徐兵复出，存战死。

徐州的时溥向兖州的朱瑾请求救援，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霍存带领骑兵三千在曹州驻扎防备朱瑾军队的进攻。朱瑾率领军队二万人前去救援徐州，霍存带领人马前往迎战，他和朱友裕在彭城附近的石佛山下联合攻击徐州、兖州的军队，结果徐州、兖州军队大败，朱瑾逃回兖州。辛卯（二十二日），徐州军队再次出击，霍存恃胜不备战死。

李克用进下井陉，李存孝将兵救王熔，遂入镇州，与熔计事。熔又乞师于朱全忠，全忠方与时溥相攻，不能救，但遗克用书，言“邺下有十万精兵，抑而未进。”克用复书：“傥实屯军邺下，望降临；必欲真决雌雄，愿角逐于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熔，败河东兵于元氏，克用引还邢州。熔犒匡威于藁城，辇金帛二十万以酬之。

李克用进军攻下井陉，李存孝带领军队前往救援王熔，于是进入镇州，与王熔商议攻防事宜。王熔又请朱全忠派出军队救援，朱全忠正忙于与时溥交战，不能派兵救援，不过却给李克用送去书信，说：“我在邺下驻有十万精兵，只因我的抑制才未让他们推进。”李克用给朱全忠回信说：“倘若你在邺下确实驻有强兵，那么我恭候大军的到来；如果一定真要分出胜负，请到常山脚下决战。”甲午（二十五日），李匡威带领军队救助王熔，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河东军队，李克用率领人马返回郑州。王熔的藁城犒劳李匡威，拿出金帛二十万来酬谢。

朱友裕围彭州，时溥数出兵，友裕闭壁不战。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书谮友裕于全忠，全忠怒，驿书下都指挥使庞师古，使代之将，且按其事。书误达于友裕，友裕大惧，以二千骑逃入山中，潜诣砀山，匿于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张氏闻之，使友裕单骑诣汴州见全忠，泣涕拜伏于庭；全忠命左右抑，将斩之，夫人趋就抱之，泣曰：“汝舍兵众，束身归罪，无异志明矣。”全忠悟而舍之，使权知许州。友恭，寿春人李彦威也，幼为全忠家僮，全忠养以为子。张夫人，砀山人，多智略，全忠敬惮之，虽军府事，时与之谋议；或将兵出，中涂，夫人以为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为之返。

朱友裕围攻彭城，时溥几次派出军队挑战，朱友裕都关闭营垒拒不出战。朱瑾在石佛山下战败于夜间逃跑，朱友裕也不追击，都虞候朱友恭写信给朱全忠诬陷朱友裕，朱全忠看信后勃然大怒，当即通过驿站传信给都指挥使宠师古，命令他代替朱友裕统领军队，并且审查朱友裕的可疑事件。不料，朱全忠的这封信误传到朱友裕的手里，朱友裕看到极其恐惧，当即带着二千骑兵逃进深山，秘密到达砀山，在伯父朱全昱那里藏匿起来。朱全忠的夫人张氏听说这件事，让朱友裕单人骑马到济州拜见朱全忠，朱友裕在厅堂上痛哭流涕跪下求饶，朱全忠命令身边侍卫揪住他的头发，按住他的脖子，要把他拉出去处斩，张夫人急忙跑过去抱住朱友裕，流着泪说：“你离开手下马，只身回来认罪，没有其他图谋已经很明显了。”朱全忠听后顿时醒悟而免除对朱友裕的刑罚，命他暂且主持许州事宜。朱友恭，本来是寿春人李彦威，幼小时候便为朱全中家的童仆，被朱全忠收养为义子。张夫人是砀山人，足智多谋，朱全忠敬重而又惧怕她，即使是节度使司的要事，也时常与她谋划高议。有时朱全忠率领军队出征，已经行进到半路，而张夫人认为这次出征不可取，只派遣一个人去召请，朱全忠立即因此而返回。

庞师古攻佛山寨，拔之；自是徐兵不敢出。

庞师古攻打石佛山营寨，予以占据。从此以后，时溥的徐州军队不敢再出来交战。

李匡威之救出熔也，将发幽州，家人会别，弟匡筹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镇州还，至博野，匡筹据军府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匡威众溃归，但与亲近留深州，进退无所之，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请归京师。京师屡更大乱，闻匡威来，坊市大恐，曰：“金头王来图社稷。”士民或窜匿山谷。王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归镇州，为筑第，父事之。

李匡威救援王熔时，将要从幽州出发，家族里的人都会聚为他送别，李匡威胞弟李匡筹的妻子长得秀美，李匡威喝醉酒后将她奸淫。三月份，李匡威从镇州返回，到达博野，李匡筹占据节度使司自称留后，用节度使司的符节追回李匡威行营的军队。李匡威的人马溃散投归幽州，他只得与一些亲近的士卒留在深州，进退无去处，便派遣判官李抱真向朝廷上奏，请求回到京师长安。京师接连几次遭受大的战乱，听说李匡威要来，巷头巷尾的人们大为恐慌，都说：“金头王李匡威要来图谋大唐皇位了。”长安的士人百姓有的竟逃窜到山谷中藏匿起来。因为李匡威是为救援王熔而失去了幽州的，因此王熔对李匡威感恩戴德，迎接李匡威回到镇州，并为他建造了府第，当作父亲一样侍奉他。

以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为御史大夫，上欲以为相，宦官恶之，故久谪于外。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才，人未之信，小有，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朝廷任命渝州刺史柳为泸州刺史。柳氏家族自从元和年间和柳公绰以来，世代都因敬老尊长、重礼守法而被士大夫们所尊崇。柳曾任御史大夫，皇帝想委任他做宰相，宦官们憎恶他，因而长期贬职在外。柳曾经告诫他家中的子弟说：“门第地位高贵，是可怕而不是可以自恃的事。这些人为人处事，如果一件事上出现失误，招来的罪过就会比别人严重得多，死后也没有脸面在地下祖先相见，这是所以说可怕的原因。门第高就容易产生骄傲心理，家族昌盛就要被人嫉妒；他们的美德善行、真才实学，人们未必相信，而稍微有一点美中不足，大家都会去指责他们，这是所以说不可自恃的原因。因此，高贵人家的子弟，学习应当更加勤奋，行为应当再接再励，这样也仅仅是能和其他普通人相比而已！”

王建屡请杀陈敬、田令孜，朝廷不许。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谋作乱，杀之新津。又告令孜通凤翔书，下狱死。建使节度判官冯涓草表奏之曰：“开匣出虎，孔宣父不责他人；当路斩蛇，孙叔敖盖非利已。专杀不行于外，先机恐失于彀中。”涓，宿之孙也。

王建一再请求杀掉陈敬、田令孜，朝廷不准许。夏季，四月，乙亥（初七），王建指使人告发陈敬谋反作乱，在新津将他杀死。又指使人告发田令孜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暗中通信，把他囚禁狱中致死。王建命令节度判官冯涓起草表章奏报说：“打开木笼放出猛虎，孔子责备其弟子不责备别人；孙叔敖将两头蛇杀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统兵在外的将帅如果没有专杀大权，重要的机会就要在奸臣的圈套中丧失。”冯涓是冯宿的孙子。

汴军攻徐州，累月不克。通事官张涛以书白朱全忠云：“进军时日非良，故无功。”全忠以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费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将士闻此言，则懈于攻取矣。”全忠乃焚其书。癸未，全忠自将如徐州；戊子，庞师古拔彭城，时溥举族登燕子楼自焚死。已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张廷范知感化留后，奏乞朝廷除文臣为节度使。

汴州军队攻打徐州，连续几个月未能攻克。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说：“进军的时机没有把握好，所以劳而无功。”朱全忠同意他的看法。敬翔却说：“现在攻打徐州城已经几个月了，耗费人力财力相当大，时溥的徐州军队已经困乏不堪，攻下徐州是早晚的事了，如果让军中将士知道张涛的这些话，那么进攻的劲头就会松懈下来。”朱全忠于是将张涛的书信烧掉。癸未（十五日），朱全忠亲自率领人马到达徐州；戊子（二十日），庞师古攻克彭城，时溥全家族的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已丑（二十一日），朱全忠进入彭城，委任宋州刺史张廷范主持感化留后事宜，奏请朝廷任命文臣做节度使。

李匡威在镇州，为王熔完城堑，缮甲兵，视之如子。匡威以熔年少，且乐真定土风，潜谋夺之。李抱真自京师还，为之画策，阴以恩施悦其将士。王氏在镇久，镇人受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熔就第吊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劫之，熔趋抱匡威曰：“熔为晋人所困，几亡矣，赖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熔之愿也，不若与公共归府，以位让公，则将士莫之拒矣。”匡威以为然，与熔骈马，陈兵入府。会大风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东偏门，镇之亲军闭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跃出，拳殴匡威甲士，挟熔于马上，负之登屋。镇人既得熔，攻匡威，杀之，并其族党。熔时年十七，体疏瘦，为君和所挟，颈痛头偏者累日。李匡筹奏熔杀其兄，请举兵复冤；诏不许。

李匡威留在镇州，为王熔整治护城堑壕，修理盔甲武器，把王熔当成儿子一样看等。李匡威因为王熔年纪小，又喜好镇州的水土气候，便秘密谋划夺取镇州。李抱真从京师长安返回镇州，为李匡威出谋划策，暗中给予王熔军中将士小恩小惠以换取他们的好感。王熔家族在镇州已经很长时间，镇州人爱戴王熔，而不曲从李匡威。在李匡威的父母去世的纪念日，王熔到李匡威的寓所吊唁，李匡威身套丧服里面却穿着盔甲，埋伏下士兵将王劫持，王奔到李匡威的面前抱着他说：“我王熔被河东李克用围困时，几乎要兵败身亡了，依靠你的救援才有今天；你想获得镇州、冀州、深州、赵州这四个州，这本来是我的愿望，不如我和你一同回到节度使司，把节度使的官位让给你，这样军中将士就不会抗拒你了。”李匡威认为可以，与王熔并排骑着马，摆开军队进入节度使的司。恰逢狂风大作雷雨交加，房屋上的瓦都被震动。李匡威进入镇州城的东偏门，王熔的镇州亲军当即把东偏门关闭，有个屠夫叫墨君和从残破的墙壁后面跳出来，用拳头猛打李匡威的披甲士兵，把王熔从马背上夹在腋下，背着他登上房层。镇州军队既然已经夺回王熔，便攻打李匡威，将他杀死，李匡威的亲族党羽也一同被杀掉。王熔当时年仅十七岁，身体瘦弱，这次被墨君和夹着走，竟好几天脖子疼痛脑袋偏斜。李匡筹向朝廷奏报王熔杀害了他的哥哥李匡威，请求发动军队报仇，昭宗颁诏不许他擅动。

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蔚州，过期未代，士卒思归。会李匡筹立，戍卒奉仁恭为帅，还攻幽州，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奔河东，李克用厚待之。

幽州将领刘仁恭带领军队守卫蔚州，过了期限还没有士兵来替代，军中士兵都想回归。正逢李匡筹自称节度使，蔚州的士兵当即尊奉刘仁恭为统帅，返回攻打幽州，到达居庸关，被李匡筹的幽州节度使府军队打败。刘仁恭逃奔河东，李克用对待他相当优厚。

李神福围庐州；甲午，杨行密自将诣庐州，田自宣州引兵会之。初，蔡人张颢以骁勇事秦宗权，后从孙儒，儒败，归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将兵戍庐州。蔡俦叛，颢更为之用。及围急，颢逾城来降，行密以隶银枪都使袁稹。稹以颢反覆，白行密，请杀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亲军。稹，陈州人也。

李神福围攻庐州。甲午（二十六日），杨行密亲自率领军队到达庐州，田宣州带领军队来与他会合。当初，蔡州人张颢以其勇猛果敢侍奉秦宗权，后来又跟随孙儒，孙儒失败后，张颢归附杨行密，杨行密对待他很优厚，委任他带领军队驻扎庐州。蔡俦反叛后，张颢又改旗易帜为他所用。等到庐州被围紧急时，张颢越过城墙再投奔杨行密，杨行密把张颢派到银枪都使袁稹手下。袁稹认为张颢反复无常，向杨行密陈说，请求将张颢杀死，杨行密担心袁稹容不下张颢，便把张颢安置在亲军中。袁稹是陈州人。

王彦复、王审知攻福州，久不下。范晖求救于威胜节度使董昌，昌与陈岩婚姻，发温、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彦复、审知以城坚，援兵且至，士卒死伤多，白王潮，欲罢兵更图后举，潮不许。请潮自临行营，潮报曰：“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彦复、审知惧，亲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尽，晖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监军，弃城走，援兵亦还。庚子，彦复等入城。辛丑，晖亡抵沿海都，为将士所杀。潮入福州，自称留后，素服葬陈岩，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抚其家。汀、建二州降，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

王潮派遣王彦复、王审知攻打福州，很久未能攻克。范晖向威胜节度使董昌求救，董昌与陈岩是姻亲，便派遣温州、台州、婺州军队五千前往救援。王彦夏、王审知因为福州城坚固，救援军队即将赶到，军中士卒死亡受伤的已相当多，向王潮述说，想要撤回军队以后再作打算，王潮不准许。王彦复、王审知请王潮亲自前来军营，王潮回答他们说：“士兵光了增加士兵，将领没了添派将领，等到士兵将领都没了，我自然要亲自来。”王彦复、王审知被王潮的话吓呆了，他们亲自昌着箭石猛烈进攻。五月份，福州城内粮食吃尽，范晖知道不能再固守，夜里，把官印交给监军，离开福州城逃跑，前来救援的军队也纷纷返回。庚子（初二），王彦复、王审知进入福州城。辛丑（初三），范晖逃亡到沿海城中，被军中将士斩杀。王潮进入福州城。自称留后，身穿丧服安葬陈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陈岩的儿子陈延晦，对陈岩家族的抚恤十分丰厚。汀州、建州两个州也向王潮投降，从岭南到沿海之间的二十多股成伙盗贼或者归顺王潮或者溃散。

闰月，以武胜防御使钱为苏杭观察使。又以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六月，以捧日都头陈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并同平章事。时李茂贞跋扈，上以武臣难制，欲用诸王代之，故诚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镇。

闰五月，朝廷任命武胜防御使钱为苏杭观察使。又任命扈跸都头曹诚为黔中节度使，耀德都头李为镇海军节度使，宣威都头孙惟晟为荆南节度使。六月，朝延又任命捧日都头陈为岭南东道节度使，并同平章事。当时李茂贞骄磺跋扈，昭宗感到武臣难以控制，想要用皇族各王取代他们，因此曹诚、李、孙惟晟、陈四人都接到皇帝的恩诏，解除在京师的兵权，命令他们前赴镇所。

李匡筹出兵攻王熔之乐寿、武强，以报杀匡威之耻。

李匡筹派出军队攻打王熔的乐寿、武强两地，以报王杀害其兄李匡威这一耻辱。

秋，七月，王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败之于平山，壬申，进击镇州。熔惧，请以兵粮二十万助攻邢州，克用许之。克用治兵于栾城，合熔兵三万进屯任县，李存信屯琉璃陂。

秋季，七月，王熔派遣军队救援邢州，被李克用在平山将他打败，壬申（初六），李克用进击镇州。王熔十分惧怕，请求拿出军粮二十万来帮助李克用攻打邢州，李克用许可了王熔的请求。李克用在栾城整训军队，会合王熔军队总共三万人在邢州东南的任县驻扎，李存信则在邢州龙冈县的琉璃陂驻扎。

丁亥，杨行密克庐州，斩蔡俦。左右请发俦父母家，行密曰：“俦以此得罪，吾何为效之！”

丁亥（二十一日），杨行密攻克庐州，将庐州刺史蔡俦斩杀。杨行密身边的人请求挖毁蔡俦父母的坟，杨行密说：“蔡俦因为挖掘了我的祖坟而获罪，我怎么能去效法他呢！”

加天雄节度使李茂庄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秦州的天雄节度使李茂庄为同平章事。

钱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周七十里。

钱征发民夫二十万连同十三都的士兵筑造杭州的外围城，围绕杭州城有七十里长。

州刺史张雄卒，冯弘铎代之为刺史。

州刺史张雄死去，冯弘铎接替为升州刺史。

李茂贞恃功骄横，上表及遗杜让能书，辞语不逊。上怒，欲讨之。茂贞又上表，略曰：“陛下贵为万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极九州，不能戮复恭之一竖。”又曰：“今朝廷但观强弱，不计是非。”又曰：“约衰残而行法，随盛壮以加恩；体物锱铢，看人衡纩。”又曰：“军情易变，戎马难羁，唯虑甸服生灵，因兹受祸，未审乘舆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决讨茂贞，命杜让能专掌其事，让能谏曰：“陛下初临大宝，国步未夷，茂贞近在国门，臣愚以为未宜与之构怨，万一不克，悔之无及。”上曰：“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此乃志士愤痛之秋。药弗暝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为孱懦之主，度日，坐视陵夷。卿但为朕调兵食，朕自委诸王用兵，则中外大臣共宜胁力以成圣志，不当独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辅，与朕同休戚，无宜避事！”让能泣曰：“臣岂敢避事！况陛下所欲行者，宪宗之志也；顾时有所未可，势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晃错之诛，不能弭七国之祸也。敢不奉诏，以死继之！”上乃命让能留中书，计画调度，月余不归。崔昭纬阴结、岐，为之耳目，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必知之。本茂贞使其党纠合市人数百千人，拥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诉曰：“岐帅无罪，不宜致讨，使百姓涂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纬、郑延昌肩舆诉之，二相曰：“兹事主上专委杜太尉，吾曹不预知。”市人因乱投瓦石，二相下舆走匿民家，仅自免，丧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帅者诛之，用兵之意益坚。京师民或亡匿山谷，严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副之。

李茂贞倚仗有功骄傲强横，向昭宗进呈表章以及给杜让能写信，言语很不恭谦。昭宗十分愤怒，想要讨伐李茂贞。李茂贞再次上表，大略说：“陛下身为一统天下的大唐皇帝，却不能庇护皇舅王瑰一人的性命；陛下在天下最受尊崇，却不能斩杀杨复恭这个家伙。”又说：“现在朝廷只看各节度使的强弱与否，而不计议是非曲直。”还说：“朝廷约束势力弱者对他们行之以法，附合势力强盛者对他们施加恩赏；处事视其轻重而斤斤计较，看人权衡利害而仰人鼻息。”他又说：“军中情形千变万化，战争胜负难以约束，我是担心京畿一带的百姓因此遭受祸害，不知道皇帝流离迁徙，今后还能到哪里去！”昭宗更加愤怒，决心讨伐李茂贞，命令杜让能专门掌管征讨事宜，杜让能劝昭宗说：“陛下刚刚即位不久，国家的命运还不平安，凤翔的李茂贞离京师长安这样近，我认为不应当与他结下怨仇，万一不能消灭他，那么后悔也来不及了。”昭宗说：“现在皇室的地位越来越低下，朝廷的号令在京师以外的地方就得不到推行，这正是仁人志士痛心疾首的时刻。服药不到使眼晴昏花程度，疾病就不会痊愈。朕不能甘心做一个软弱可欺的君主，默默无闻地度过时日，坐在这里看着别人来欺侮。你只管为朕调动军队粮食，朕亲自委派各王统领军队，不论成功与失败都不会追究你的责任。”杜让能回答说：“陛下一定要兴兵讨伐李茂贞，那么朝廷内外的大臣都应当齐心协力效助陛下实现宏图大志，而不应当唯独任用我一人。”昭宗对杜让能说：“你身为宰相，与朕应当同甘共苦，不应遇事躲避！”杜让能流着泪说：“我怎么敢遇事躲避呢！况且陛下所要施行的事情，是当年宪宗皇帝的志愿；只是天时还有所不利，形势也不允许罢了。史恐怕将来有一天我会象汉景帝时的晁错一样白白遭受杀身大祸，而不能平息吴楚等七国叛乱的战祸。我怎敢不奉行诏令，以死相报！”昭宗于是任命杜让能留在中书省，筹划调度，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崔昭纬暗中与州、岐州交结，探听消息，杜让能早晨说一句话，州、岐州傍晚就一定会知道。李茂贞指使他的党羽纠集集市中成百上千的人，包围在观军容使西门君遂马前诉说：“李茂贞大帅没有罪，不应当对他进行征讨，而使百姓遭受战祸。”西门君遂说：“这是宰相的事，不是我力所能及的。”那些被收集的人又拦截崔昭纬、郑延昌乘坐的轿子进行诉说，两位宰相说：“这件事皇帝专门委任太尉杜让能料理，我们事先也不知道。”市中百姓于四处乱投砖瓦石块，崔昭纬、郑延昌两位宰相慌忙下了轿子跑到民户家里躲藏起来，仅以自身得免，大堂官印和上朝服装都丢失了。唐昭宗命令捕拿这次闹事中倡导的人予以诛杀，出兵讨伐的念头更加坚定。京师长安的人民有的逃到山谷中藏匿起来，虽然动用严酷的刑法也禁止不住。八月，唐昭宗任命续任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为副使。

丙辰，杨行密遣田将宣州兵二万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枢城守，久不下。时诸将为刺史者多贪暴，独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为刺史，请听命。”行密即以雅为歙州刺史，歙人纳之。雅尽礼见枢，送之还朝。枢，遵庆之曾孙也。

丙辰（二十一日），杨行密派遣田带领军队二万攻打歙州；歙州刺史裴枢据城固守，田很久不能攻克。当时各军中将领当了刺史以后大多贪婪粗暴，唯有池州团练使陶雅待人宽厚很得民心，歙州人说：“如果让陶雅来做刺史，我们愿意服从命令。”杨行密当即任命陶雅为歙州刺史，歙州人便接受了他。陶雅用极高的礼节拜见裴枢，送裴枢返回朝廷。裴枢是裴遵庆的第三代孙子。

朱全忠命庞师古移兵攻兖州，与朱瑾战，屡破之。

朱全忠命令庞师古调动军队攻打兖州，与朱瑾作战，多次打败朱瑾。

九月，丁卯，以钱为镇海节度使。

九月，丁卯（初二），朝廷任命钱为镇海节度使。

李存孝夜犯李存信营，虏奉诚军使孙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堑筑垒环之。存孝时出兵突击，堑垒不能成。河东牙将袁奉韬密使人谓存孝曰：“大王惟俟堑成即归晋阳，尚书所惮者独大王耳，诸将非尚书敌也。大王若归，咫尺之堑，安能沮尚书之锋锐邪！”存孝以为然，按兵不出。旬日，堑垒成，飞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穷。汴将邓季筠从克用攻邢州，轻骑逃归。朱全忠大喜，使将亲军。

李存孝在夜间进攻李存信的营寨，虏获了奉诚军使孙考老。李克用亲自率领军队攻打邢州，环绕邢州挖掘堑壕修筑营垒。李存孝不时派出军队突然袭击，使他的堑壕营垒不能建成。河东牙将袁奉韬秘密派人对李存孝说：“陇西郡王李克用只是等着堑壕营垒修成就返回晋阳，尚书你所惧怕的只有大王李克用罢了，他手下的各位将领都不是你的对手。大王李克用如果返回晋阳，几尺宽的堑壕，怎么能阻止住尚书你的锋芒锐势呢！”李存孝认为很对，便止住军队不再出城袭击。十几天的时间，李克用的堑壕营垒修造完毕，即使插上翅膀飞也越不过去，李存孝因此处境艰难。汴州军队的原来将领邓季筠这时也跟随李克用攻打邢州，他乘马轻装逃回汴州。朱全忠见了他大为高兴，命令他统领亲军。

乙亥，覃王嗣周帅禁军三万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镇，军于兴平。李茂贞、王行瑜合兵近六万，军于以拒之。禁军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贞、行瑜所将皆边兵百战之余，壬午，茂贞等进福兴平，禁军皆望风逃溃，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复守阙请诛首议用兵者。崔昭纬心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密遗茂贞书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于杜太尉耳。”甲申，茂贞陈于临皋驿，表让能罪，请诛之。让能言于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请以臣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制辞略曰：“弃卿士之臧谋，构藩垣之深衅，咨询之际，证执弥坚。”又流观军容使西门君遂于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诩于欢州。乙酉，上御安福门，斩君遂、周潼、诩，再贬让能雷州司户。遣使谓茂贞曰：“惑朕举兵者，三人也，非让能之罪。”以内侍骆全、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乙亥（初十），覃王李嗣周率领禁军三万护送风翔节度使徐彦若前赴镇所，在兴平驻扎。李茂贞、王行瑜联合军队约近六万人，驻扎在进行抗击。朝廷禁军都是刚刚从市街上召募来的少年，而李茂贞、王行瑜所带领的都是边防士兵，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的战斗，壬午（十七日），李茂贞等进军逼近兴平，朝廷禁军都望风逃散，李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京师长安大为震惊，士人百姓四处奔逃，市街的百姓又踞守在皇宫门前请求诛杀首先倡仪发兵进行征伐的人。崔昭纬存心陷害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让能，秘密给李茂贞送去书信说：“朝延用兵征伐并不是皇帝的意图，都是太尉杜让能出的主意罢了。”甲申（十九日）。李茂贞在长安城西的临皋驿陈列军队，向唐昭宗进呈表章历数杜让能的罪行，请求将他诛杀。杜让能对唐昭宗说：“我本来就有言在先，现在就请通过惩处我来排解战事吧。”唐昭宗痛器流涕不能控制，对杜让能说：“只能与你分别了！”当天，就把杜让能贬职为梧州刺史，诏令大略说：“朕没有听取谋臣的深谋远虑，构成了藩镇的挑衅，最后商议之时，争执更加坚决。”接着，唐昭宗又把观军容使西门君遂流放到儋州，内枢密使李周潼流放到崖州，段诩流放到州。乙酉（二十日），唐昭宗亲临安福门，将西门君遂、李周潼、段诩处斩，将杜让能再次贬为雷州司户，派遣使臣对李茂贞说：“蛊惑朕出兵的，是西门君遂、李周潼和段诩这三个人，不是杜让能的罪过。”朝廷任命臣官骆全、刘景宣为左、右军中尉。

壬辰，以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宽弘而内巧险，与崔昭纬深相结，故得为相。季父安潜谓所亲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门户，终为缁郎所坏！”缁郎，胤小字也。

壬辰（二十七日），朝廷任命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崔胤是崔慎由的儿子，他表面上对人宽宏大量，内心里却奸巧阴险，与崔昭纬相互往来交情很深，因此得以做宰相。崔胤的叔父崔安潜对亲信说：“我的父亲哥哥兢兢业业为崔家创立了基业，最终要败在缁郎的手里了！”缁郎是崔胤的小名。

李茂贞勒兵不解，请诛杜让能然后还镇，崔昭纬复从而挤之。冬，十月，赐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弘徽自尽。复下诏布告中外，称“让能举枉错直，爱憎系于一时；鬻狱卖官，聚敛逾于巨万。”自是朝廷动息皆禀于、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镇以邀恩泽。有崔、王超者，为二镇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辄诉于、超，二人则教茂贞、行瑜上章论之，朝廷少有依违，其辞语已不逊。

李茂贞控制军队而不解除对京师的威胁，表示只有朝廷杀掉杜让能才能返回凤翔，崔昭纬又在内怂恿施加压力。冬季，十月，昭宗赐令杜让能和他的弟弟户部侍郎杜弘徽自杀。还向朝廷内外人颁布诏书，说：“杜让能荐举邪恶的人而不用直朴的人，对人的喜好和憎恶都凭一时决定；他拿案狱官司做买卖，卖官卖爵，搜刮的钱财超过上万。”从这以后，朝廷的一举一动都要禀告州、岐州，朝廷官员和宫内宦官也往往依附李茂贞、王行瑜以博得恩赏提拔。崔、王超二人，是州、岐州的判官，凡是昭宗对一些事情的决断，使某些人未能得逞，他们就向崔、王超申诉，崔、王超二人便教唆李茂贞、王行瑜上呈表章进行辩论，朝廷对他们的事稍微有些不同意见，李茂贞、王行瑜便出言不逊。

制复以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茂贞尽有凤翔、兴元、洋、陇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彦若为御史大夫。

昭宗颁发诏令重新任命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守中书令，于是李茂贞占据了凤翔、兴元、洋州、陇秦等十五个州的全部地盘。朝廷又任命徐彦若为御史大夫。

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戊戌（初四），朝廷任命泉州刺史王潮为福建观察使。

舒州刺史倪章弃城走，杨行密以李坤福为舒州刺史。

舒州刺史倪章放弃舒州城逃跑，杨行密委任李神福为舒州刺史。

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求为尚书令；韦昭度密奏：“太宗以尚书令执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仪以大功拜尚书令，终身避让。行瑜安可轻议！”十一月，以行瑜为太师，赐号尚父，仍赐铁券。

宁节度使、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瑜谋求尚书令官职；韦昭度秘密上奏说：“太宗皇帝是以尚书令执掌政务大权，从而登基即位的，所以从此不再授职尚书令，但郭子仪一直到死都推辞。王行瑜怎么可以轻率地议求此职！”十一月，朝廷任命王行瑜为太师，赐给尚父名号，尚袭旧制颁赐铁券。

十二月，朱全忠请徙盐铁于汴州以便供军；崔昭纬以为全忠新破徐、郓，兵力倍增，若更判盐铁，不可复制，乃赐诏开谕之。

十二月，朱全忠请求把盐铁转运使衙署迁到汴州，以便供给军需。崔昭纬认为朱全忠刚刚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和朱的郓州军队，兵力倍增，如果再让他兼任盐铁转运使，就不可能再控制他了，于是朝廷颁诏令劝导朱全忠。

汴将葛从周攻齐州刺史朱威，朱、朱瑾引兵救之。

汴州军队将领葛从周攻打齐州刺史朱威，朱、朱瑾带领军队救援朱威。

初，武安节度使周岳杀闵勖，据潭州，邵州刺史邓处讷闻而哭之，诸将入吊，处讷曰：“吾与公等咸受仆射大恩，今周岳无状杀之，吾欲与公等竭一州之力，为仆射报仇，可乎？”皆曰：“善！”于是训卒厉兵，八年，乃结郎州刺史雷满共攻潭州，克之，斩岳，自称留后。

当初，武安节度使周岳杀死闵勖，占据潭州，邵州刺史邓处讷得知后悲伤痛哭，各位将领前来祭奠闵勖，邓处讷对他们说：“我和你们都蒙受闵仆射的大恩大德，现在周岳无端将他杀害，我要和你们竭尽邵州的全部军力，为闵仆射报仇，可以吗？”大家一起回答说：“好！”于是，邓处讷训练士卒，整顿装备，八年后，便联合朗州刺史雷满共同攻打潭州，攻克潭州城，将周岳斩杀，自称留后。

乾宁元年（甲寅、894 ）

乾宁元年（甲寅，公元894 年）

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

春季，正月，乙丑朔（初一），朝廷下令天下大赦，改年号为乾宁。

李茂贞入朝，大陈兵自卫，数日归镇。

李茂贞进入京师长安，布置大量军队自卫，几天后返回凤翔。

以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

朝廷任命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

二月，朱全忠自将击朱，军于鱼山。与朱瑾合兵攻之，兖、郓兵大败，死者万余人。

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郓州的朱，在鱼山安营扎寨。朱与朱瑾联合军队进攻朱全忠的营地，结果朱瑾的兖州军队和朱的郓州军队大败，死亡一万多人。

以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好诙谐，多为歇后诗，讥嘲时事；上以为有所蕴，手注班簿，命以为相，闻者大惊。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更无人，未至郑綮！”吏曰：“特出圣意。”綮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既而贺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后郑五作宰相，时事可知矣！”累让不获，乃视事。

朝廷任命右散骑常侍郑綮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说话诙谐，经常写一些歇后诗，讥讽嘲笑时事。唐昭宗认为郑綮内蕴才干，亲手把他的姓名添入在朝大臣的登记册上，任命郑綮为宰相，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很吃惊。宫中官吏前往告诉郑綮这一任命，郑綮笑着说：“你们一定是大错了，即使天下再没有人，也轮不到我郑綮做宰相呀！”宫中官吏说：“这是特出自皇帝的旨意。”郑綮说：“果真是这样，让人们怎么笑话啊！”接着，前来恭贺的宾客来到，郑綮用手抓着头说：“歇后诗人郑五充任宰相，当朝的事情可以知道了！”他一再推辞而没有获得准许，这才前赴宰相任。

以邵州刺史邓处讷为武安节度使。

朝廷任命邵州刺史邓处讷为武安节度使。

彰义节度使张钧薨，表其兄为留后。

泾州的彰义节度使张钧死去，有表章奏请任命张钧的哥哥张为留后。

三月，黄州刺史吴讨举州降杨行密。

三月，黄州刺史吴讨献出黄州，向杨行密投降。

邢州城中食尽，甲申，李存孝登城谓李克用曰：“儿蒙王恩得富贵，苟非困于谗慝，安肯舍父子而从仇雠乎！愿一见王，死不恨！”克用使刘夫人视之。夫人引存孝出见克用，存孝泥首谢罪曰：“儿粗立微劳，存信逼儿，失图至此！”克用叱之曰：“汝遗朱全忠、王熔书，毁我万端，亦存信教汝乎！”囚之，归于晋阳，车裂于牙门。存孝骁勇，克用军中皆莫及；常将骑兵为先锋，所向无敌，身被重铠，腰弓髀槊，独舞铁陷陈，万人辟易。每以二马自随，马稍乏，就陈中易之，出入如飞。克用惜其才，意临刑诸将必为之请，因而释之。既而诸将疾其能，竟无一人言者。既死，克用为之不视事者旬日，私恨诸将，而于李存信竟无所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与存孝相侔，诸将疾之，常不得志，密与存孝通；存孝诛，恐事泄，遂自杀。自是克用兵势浸弱，而朱全忠独盛矣。克用表马师素为邢节度使。

邢州城内粮食吃尽，甲申（二十一日），李存孝登上城楼对围困他的李克用说：“儿子我承蒙大王您的恩德才得以富贵，若不是被奸邪小人逼迫，我怎么能舍弃父子之恩而去随从你的仇人呢！我希望再见大王一面，便死无遗恨！”李克用让刘夫人去看望李存孝。刘夫人带领李存孝出邢州城去拜见李克用。李存孝跪在地上向李克用磕头认罪说：“儿子我刚立了一点功劳，李存信便威逼我，以致于失去考虑到这种地步！”李克用怒喝他说：“你写给朱全忠、王熔的信，大肆毁谤我，这也是李存信逼你干的吗？！”于是把李存孝囚禁起来，回到晋阳，在牙门将李存孝车裂处死。李存孝勇猛果敢，李克用军营中的将领都比不过他；他经常带领骑兵做李克用的先锋，所向无敌，他身披沉重铁甲，腰挎弓箭长矛，独自挥舞铁冲锋陷阵，成千上万的人在他面前都丧胆逃退。李存孝常常带着两匹马跟随作战，骑着的马稍微疲乏，他就在阵地上改骑另一匹马，出入如飞。李克用很爱惜李存孝的才能，他估计临到动刑前各位将领一定会为李存孝求情，他便可以趁机将李存孝释放。后来却是军中各位将领妒忌李存孝的才能，竟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李存孝被处死后，李克用为此悲伤而不办理政务长达十几天，在心中憎恨手下将领，可是对李存信竟然没有什么责罚。还有一个叫薛阿檀的将领，他的勇猛与李存孝不相上下，军中各将也嫉妒他，常常不得志，他暗中与李存孝相通；李存孝被处死后，薛阿檀担心事情泄漏，于是自杀了。从此，李克用军队的势力逐渐衰弱下去，而朱全忠却独自强盛。李克用上表请求朝廷任命马师素为邢节度使。

朱全忠遣军将张从晦慰抚寿州。从晦陵侮刺史江彦温而与诸将夜饮；彦温疑其谋已，明日，尽杀在席诸将，以书谢全忠而自杀。军中推其子从顼知军州事，全忠为之腰斩从晦。

朱全忠派遣军中将领张从晦慰问安抚寿州。张从晦凌辱欺侮寿州刺史江彦温，而和寿州各位将领整夜饮酒；江彦温怀疑张从晦要图谋自己，第二天，他把在席间饮酒的各位将领全都杀掉，留下遗书向朱全忠谢罪，也自杀了。军中将士推举江彦温的儿子江从顼主持军中和寿州事宜，朱全忠为此将张从晦腰斩处死。

五月，加镇海节度使钱同平章事。

五月，朝廷加封镇海节度使钱同平章事。

刘建锋、马殷引兵至澧陵，邓处讷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将步骑三千守龙回关。殷先至关下，遣使诣勋，勋等以牛酒犒帅。殷使说勋曰：“刘骧智勇兼人，术家言当兴翼、轸间。今将十万众，精锐无敌，而君以乡兵数千拒之，难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贵，还乡里，不亦善乎！”勋等然之，谓众曰：“东军许吾属还。”士卒皆欢呼，弃旗帜铠仗遁去。建锋令前锋衣其甲，张其旗，趋潭州。潭人以为邵州兵还，不为备。建锋径入府，处讷方宴，擒斩之。戊辰，建锋入潭州，自称留后。

刘建锋、马殷带领军队到达澧陵县，邓处讷派遣邵州指挥使蒋勋、邓继崇率领步兵骑兵三千人驻守龙回关。马殷首先来到龙回关下，派使者去拜望蒋勋。蒋勋等拿出牛肉美酒犒劳马殷的人马，马殷的使者劝蒋勋说：“刘骧既有智谋又有胆略，占卜算命的人说他会在荆州、长沙这一带兴起。现在刘骧率领十万军队，装备精良，士兵强壮，所向无敌，而你带着几千名乡兵去抗击，实在太难了。你不如抢先从龙回关撤下，谋取富贵荣华，返回乡里，不是也很好吗？！”蒋勋等认为这样不错，便对手下人马说：“从东面来的刘建锋、马殷的军队允许我们返回故里了。”士兵们听后都欢呼跳跃，扔下旗帜盔甲和仪仗纷纷逃去。刘建锋命令前锋士兵穿戴上蒋勋队伍扔下盔甲，并打着蒋勋、邓继崇的旗帜，奔赴潭州。潭州城内的人以为是邵州的军队回来了，不做任何防备。刘建锋的军队直接进入潭州官署，邓处讷这时正在举行宴会，于是被擒获斩杀。戊辰（初七），刘建锋进入潭州，自称留后。

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降。王先成请筑龙尾道，属于女墙。丙子，西川兵登城，杨晟犹帅众力战，刀子都虞候王茂权斩之。获彭州马步使安师建，建欲使为将，师建泣谢曰：“师建誓与杨司徒同生死，不忍复戴日月，惟速死为惠。”再三谕之，不从，乃杀之，礼葬而祭之。更赵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权名曰宗训，又更王钊名曰宗谨，李绾姓名曰王宗绾。

王建攻打彭州，城内缺乏粮食，吃人充饥，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城向王建投降。王先成建议在彭州城外修筑象龙尾一样的登道，连接到城上的短墙，以便攻入城内。丙子（十五日），王建的西川军队登上彭州城墙，杨晟仍率领人马竭力奋战，刀子都虞候王茂权将杨晟斩杀。彭州马步使安师建被抓获，王建想任命他做手下将领，安师建流着泪谢绝说：“我安师建誓与司徒杨晟同生共死，不忍心仍留在世上，只求快把我处死就是恩惠了。”王建再三劝导，安师建还是不听从，王建只好将安师建杀死，按一定的礼仪埋葬并祭奠他。王建把赵章的姓名改为，收为养子。

辛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罢为右仆射。

辛卯（三十日），朝延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贬职为右仆射。

朱、朱瑾求救于河东，李克用遣骑将安福顺及弟福庆、福迁督精骑五百假道于魏，渡河应之。

朱、朱瑾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遣骑兵将领安福顺和他的弟弟安福庆、安福迁督率精壮骑兵五百借道经魏州，渡过黄河前往应援。

武昌节度使杜洪攻黄州，杨行密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救之。

武昌节度使杜洪派军队攻打黄州，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前往救援。

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六月，甲午（初三），朝廷根据朱全忠的请求，任命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

蕲州刺史冯敬章邀击淮南军，朱延寿攻蕲州，不克。

蕲州刺史冯敬章拦击朱延寿淮南军队，朱延寿攻打蕲州，未能攻克。

戊午，以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出班掠麻恸哭。上召崇鲁，问其故，对言：“奸邪，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得在翰林，无相业，恐危社稷。”竟罢为太子少傅。，之孙也。上师为文，崔昭纬恐为相，分已权，故使崇鲁沮之。十表自讼，丑诋“崇鲁父符受赃枉法，事觉自杀；弟崇望与杨复恭深交，崇鲁庭拜田令孜，为朱玫作劝进表，乃云臣交给内臣，何异抱赃唱贼！且故事，巾惨带，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鲁自应上章论列，岂于正殿恸哭！为国不详，无人臣礼，乞正其罪。”诏停崇鲁见任。犹上表不已，乞行诛窜，表数千言，诟置无所不至。

戊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李为同平章事，刚刚宣布这一诏令，水部郎中知制诰刘崇鲁从朝中大臣的班次里出来强行夺过诏书大声痛哭。唐昭宗召来刘崇鲁，问他原因，刘崇鲁回答说：“李奸诈邪恶，依附杨复恭、西门君遂，才得到翰林学士官职，根本没有做宰相的品行，恐怕他会危害大唐天下的。”李终于被贬为太子为傅。李是唐宪宗时李的孙子。唐昭宗向李学习写作文章，崔昭纬怕李做了宰相，会分去他的权力，因而指使刘崇鲁出来阻挠。李十次进呈表章自行申诉，表内痛骂道：“刘崇鲁的父亲刘符贪污受贿践踏法度，事情被觉察后自杀；刘崇鲁的弟弟刘崇望与杨复恭交情很深，刘崇鲁本人则曾在庭堂上叩拜田令孜，为朱玫起草篡夺帝位的表文，可是他却说我交结宦官，这与怀里抱着赃物嘴里高喊捉贼有什么两样！况且按成例，身着粗绸巾和浅色衣带等不吉利的服饰都不能进入宫内殿堂。我若是果真没有才识，刘崇鲁自然应当上呈表章论说陈述，怎么能在宫中正殿上嚎啕大哭呢！此事他不顾忌国家的吉祥，丧失了做臣子的礼节，请求治他的罪。”为此，唐昭宗诏令中止刘崇鲁当时所任的官职。李仍然不停地上呈表章，请将刘崇鲁诛杀或流放，表文有几千字，痛骂严斥无所不至。

李克用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擒白义诚。

李克用大破吐谷浑部，杀死赫连铎，擒获白义诚。

秋，七月，李茂贞遣兵攻阆州，拔之，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帅其族党犯围走。

秋季，七月，李茂贞派遣军队进攻阆州，予以攻克，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率领家族党羽冲破包围逃走。

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自以不合众望，累表避位，诏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綮感到自己得不到群臣的拥护，多次上表请求退位，唐昭宗诏令郑綮以太子少保官衔退休；朝廷任命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

绵州刺史杨守厚卒，其将常再荣举城降王建。

绵州刺史杨守厚死去，他的将领常再荣献出绵州城向王建投降。

杨得恭、守亮、守信将自商山奔河东，至乾元，遇华州兵，获之。八月，韩建献于阙下，斩于独柳。李茂贞献复恭遗守亮书，诉致仕之由云：“承天门乃隋家旧业，大侄但积粟训兵，勿贡献。吾于荆榛中立寿王，才得尊位，废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

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要从商山奔往河东，到达商州的乾元县时，遇到华州军队，将他们抓获。八月，韩建把杨复恭父子三人送交朝廷，在独柳将他们斩杀。李茂贞献上杨复恭以前给杨守亮的信，信上陈诉他退职的情由说：“唐朝的江山本是隋朝的旧业，大侄你只管积存粮食训练士兵，不要向朝廷进贡。我当初在荆棘榛丛一样的因境中拥立寿王继承帝位，才使得他得到皇位，可是皇帝即位后却废掉了我这个制定大策的国家元老，哪里有象这样忘恩负义的学生天子呀！”

昭义节度使康君立诣晋阳谒李克用。已未，克用会诸将饮博，酒酣，克用语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与李存信善，一言忤者，克用拔剑斫之，囚于马步司。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克用表云州刺史薛志诚为昭义留后。

昭义节度使康君立前赴晋阳拜见李克用。已未（三十日），李克用会聚属下各位将领尽情饮酒，喝到兴头上，李克用谈起李存孝，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康君立平时和李存信亲近友好，不慎一句话触怒了李克用，李克用拔出剑来就向康君立砍去，把他囚禁在马步司。九月，康申朔（初一），李用克命令把康君立放出来，可是康君立已经死了。李克用于上表朝廷请求任命云州刺史薛志诚为昭义留后。

冬，十月，封皇子为棣王，禊为虔王，为沂王，为遂王。

冬季，十月，唐昭宗封皇子李为棣王，李禊为虔王，李为沂王，李为遂王。

刘仁恭数因盖寓献策于李克用，愿得兵万人取幽州。克用方邢州，分兵数千，欲纳仁恭于幽州，不克。李匡筹益骄，数侵河东之境。克用怒，十一月，大举兵攻匡筹，拔武州，进围新州。

刘仁恭几次经由盖寓向李克用献计献策，希望给他一万军队攻取李匡筹的幽州。李克用正在攻打刑州，便分派出几千人马，想让刘仁恭进入幽州，却未能攻克。李匡筹更加骄傲起来，几次侵扰李克用的河东地盘，李克用大为震怒，十一月，发动军队大规模进攻李匡筹，攻克武州，进军围攻新州。

以泾原留后张为彰义节度使。

朝廷任命泾原留后张为彰义节度使。

朱全忠遣使泗州，陵慢刺史张谏，谏举州降杨行密。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全忠执令回，尽取其茶。杨、汴始有隙。

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泗州，使者凌辱轻慢泗州刺史张谏，张谏于是献出泗州城向杨行密投降。杨行密派遣押牙将唐令回带着一万多斤茶叶到汴州、宋州一带贸易，朱全忠抓获唐令回，把茶叶全部夺去。扬州的杨行密和汴州的朱全忠从此开始有了怨仇。

十二月，李匡筹遣大将将步骑数万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逆战于段庄，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生擒将校三百人，以练之，徇于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进攻妫州。壬子，匡筹复发兵出居庸关，克用使精骑当其前以疲之，遣步将李存审自他道出其背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杀获万计。甲寅，李匡筹挈其族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利其辎重、妓妾，遣兵攻之于景城，杀之，尽俘其众。存审本姓符，宛丘人，克用养以为子。丙辰，克用进军幽州，其大将请降。匡筹素暗懦，初据军府，兄匡威闻之，谓诸将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复何恨！但惜匡筹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

十二月，李匡筹派遣大将率领步兵、骑兵几万人前往救援新州，李克用挑选精壮士兵在新州东南的段庄迎战，把李匡筹的人马打得大败，斩杀一万余人，活捉将校三百人，用绳索捆绑起来，在新州城下示众。当天傍晚，新州军队便向李克用投降。辛亥（二十三日），李克用进攻妫州。壬子（二十四日），李匡筹又派遣军队出居庸关，李克用派令精锐骑兵阻击其前锋以使李匡筹的人马疲惫，另外派遣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其他道路绕到背后进行夹击，李匡筹的幽州军队大败，被斩杀擒获数以万计。甲寅（二十六日），李匡筹携带家人逃奔沧州，义昌节度使卢彦威看上了李匡筹的行李资财、歌妓妻妾，派出军队在景城攻击，将李匡筹杀死，所有人马都被卢彦威俘获。李存审本来姓符，是宛丘人，李克用将他收养为义子。丙辰（二十八日），李克用进军幽州，幽州大将请求投降。李匡筹平是愚昧软弱，当他刚刚出任幽州节度使时，他的哥哥李匡威知道后，对各位将领说：“我做哥哥的失去，让弟弟获得，仍然没有出我们的家门，也没有什么可遗恨的，只可惜李匡筹缺乏才干，不能够保住，能占据两年时间，就值得庆幸了！”

加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检校侍中。

朝廷加封匡国节度使王行约为检校侍中。

吴讨畏杜洪之逼，纳印请代于杨行密，行密以先锋指挥使瞿章权知黄州。

黄州刺史吴讨畏惧杜洪的逼攻，便交纳官印请杨行委人代理，杨行密委任先锋指挥使瞿章暂管黄州刺史事宜。

是岁，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县，劝农桑，定租税，交好邻道，保境息民，闽人安定。

这一年，汀州宁化县的黄连洞有蛮人二万围攻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朝派遣手下将领李承勋带领一万人马前往攻击。蛮人解除围攻离去，李承勋追击，到达浆水口，将蛮人打败。福建一带大略定安下来。王潮派遣属下官员到各州县巡视，勉励人民耕种纺织，制定地租赋税限额，和邻近各道友好交往，保护境内让人民休养，福建人民都很安定。

封州刺史刘谦卒，子隐居丧于贺江，土民百余人谋乱，隐一夕尽诛之。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补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未几，表为封州刺史。

封州刺史刘谦死去，刘谦的儿子刘隐在贺江守丧，当地土著居民一百多人谋举叛乱，刘隐在一晚将他们全部杀掉。岭南节度使刘崇龟召来刘隐补授右都押牙兼任贺水镇使，不久，又上表朝廷请求任命刘隐为封州刺史。

义胜节度使董昌苛虐，于常赋之外，加敛数倍，以充贡献及中外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越绫万五千区，他物称是，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风水违程，则皆死。贡奉为天下最，由是朝廷以为忠，宠命相继，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陇西郡王。

越州义胜节度使董昌政治苛刻为人暴虐，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又增加几倍征收，拿来向朝廷进贡奉献和内外馈送，董昌每十天向京师长安发送贡品一纲，有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铤，浙东绫绢一万五千匹，其他物品也都大体相当，指派士兵五百人运送，有时因为遇到暴雨大雪狂风洪水而延误行程，运送贡品的士兵就会被全部处死。他向朝廷进贡献的财物，为天下第一，因此朝廷认为董昌忠诚，奖赏诏令连接不断，他的官职高升到司徒、同平章事，并获得陇西郡王的爵位。

昌建生祠于越州，制度悉如禹庙，命民间祷赛者，无得之禹庙，皆之生祠。昌求为越王，朝廷未之许，昌不悦曰：“朝廷欲负我矣，我累年贡献无算而惜越王邪！”有谄之者曰：“王为越王，曷若为越帝。”于是民间讹言时世将变，竞相帅填门喧噪，请昌为帝。昌大喜，遣人谢之曰：“天时未至，时至我自为之。”其僚佐吴瑶、都虞候李畅之等皆劝成之，吏民献谣谶符瑞者不可胜纪，其始赏之以钱数百缗，既而献者日多，稍减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谶云‘兔子上金床’，此谓我也。我生太岁在卯，明年复在卯，二月卯日卯时，吾称帝之秋也。”

董昌在世就在越州为自己建造祠庙，规模形状完全和越州大禹庙一样，命令民间祈福求神的百姓，不准到大禹庙去，必须都到他的生祠。董昌向朝廷请求任命他为越王，朝廷没有准许，董昌便很不高兴地说：“朝廷要辜负我了，我多年来向朝廷进贡奉献无数，百朝廷竟舍不得一个越王的爵位！”有谄媚阿谀的人对董昌说：“大王与其做越王，还不如称做越帝。”于是民间谣传世道要有变更，人们争着挤满董昌的府门喧嚷喊叫，纷纷请求董昌称帝。董昌欣喜若狂，派人出去答谢说：“时机还不成熟，时机一到我自然要称帝的。”董昌的僚佐吴瑶、都虞候李畅之等人都劝说促成此事，于是官吏百姓纷纷进献预示大吉的隐语和祥瑞征兆，举不胜举，开始时对进献的人赏给几百缗钱，后来进献的人越来越多，赏钱逐渐减少到不过五百、三百文而已。董昌说：“有谶语说‘兔子上金床’，这指的就是我。我的生辰在卯年，明年又恰是卯年，二月的卯日卯时，就是我称帝的时间。”

第二百六十卷

唐纪七十六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乾宁二年（乙卯、895 ）

唐纪七十六唐昭宗乾宁二年（乙卯，公元895 年）

春，正月，辛酉，幽州军民数万以麾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巡属。

春季，正月，辛酉（初三），幽州的军队百姓几万人张起伞盖、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李克用进入卢龙节度使官署；李克用命令李存审、刘仁恭带领军队巡视安定卢龙节度使所属的各个州县。

癸未，朱全忠遣其将朱友恭围兖州，朱自郓以兵粮救之，友恭设伏，败之于高梧，尽夺其饷，擒河东将安福顺、安福庆。

癸亥（初五），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朱友恭围攻朱瑾据守的兖州，朱从郓州带着军器粮食前往救援朱瑾，朱友恭设下埋伏，在高梧打败朱的人马，把朱携带的军响全部夺去，并擒获河东将领安福顺、安福庆。

已巳，以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希声，元方五世孙也。

已巳（十一日），朝廷任命给事中陆希声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希声是陆元方的第五代孙子。

壬申，护国节度使王重盈薨，军中请以重荣子行军司马珂知留后事。珂，重盈兄重简之子也，重荣养以为子。

壬申（十四日），护国节度使王重盈死去，军中将士向朝廷请求任命他的儿子行军司马王珂主持留后事宜。王珂是王重盈的哥哥王重简的儿子，被王重荣收养为义子。

杨行密表朱全忠罪恶，请会易定、兖、郓、河东兵讨之。

杨行密向朝廷进呈表章历数朱全忠的罪恶，请求会同易定、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一同讨伐朱全忠。

董昌将称帝，集将佐议之。节度副使黄碣曰：“今唐室虽微，天人未厌。齐桓、晋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业。大王兴于畎亩，受朝廷厚恩，位至将相，富贵极矣，奈何一旦忽为族灭之计乎！碣宁死为忠臣，不生为叛逆！”昌怒，以为惑众，斩之，投其首于厕中，骂之曰：“奴贼负我！好圣明时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杀其家八十口，同坎瘗之。又问会稽令吴镣，对曰：“大王不为真诸侯以传子孙，乃欲假天子以取灭亡邪！”昌亦族诛之。又谓山阴令张逊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为帝，命汝知御史台。”逊曰：“大王起石镜镇，建节浙东，荣贵近二十年，何苦效李、刘辟之所为乎！浙东僻处海隅，巡属虽有六州，大王若称帝，彼必不从，徒守空城，为天下笑耳！”昌又杀之，谓人曰：“无此三人者，则人莫我违矣！”

董昌将要称帝，他召集手下将领僚佐进行商议。节度副使黄碣说：“现在大唐皇室虽然衰败，但是天道民心还没有厌弃它。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都辅佐尊奉周室才成就了称霸一方的大业。您爵至陇西郡王，是从田间民夫逐渐兴起的，承蒙朝廷的宽厚恩泽，官位做到镇将和宰相，荣华富贵已到了极点，为什么突然做出灭九族的打算呀！我黄碣宁可死也要做大唐的忠臣，而不为了活命去做朝廷叛逆！”董昌大为震怒，认为黄碣是在蛊惑手下，当即将他斩杀，把他的脑袋扔到厕所里面，并痛骂说：“这个奴才贼子背叛了我！我如此的圣明时代他不等着坐三公高位，而先要找死！”董昌并县把黄碣全家的八十口人全部斩杀，将他们埋葬在一个墓穴里。董昌又问会稽令吴镣，吴镣回答说：“大王您不做诸候让子孙世袭相传，而要做假天子去自取灭亡吗？”董昌听后，把吴镣的全家也杀光。董昌又对阴山令张逊说：“你有行政才能，我清楚地知道，等我称皇帝后，任命你主管御史台。”张逊回答他说：“大王您当初从石镜镇兴起，在浙东建下节度使的基业，荣华富贵快二十年了，何苦像李、刘辟那样背离朝廷最后遭受杀身大祸呢！浙东地方偏僻处在海边，管辖的虽然有台州、明州、温州、处州、婺州、衢州这六个州，但大王您若是自己称帝，他们一定不会附合，你徒然据守越州一座空城，只让天下人耻笑！”董昌又将张逊杀掉，对人们说：“没有了黄碣、吴镣、张逊这三个人，就没有再敢违背我的人了！”

二月，辛卯，昌被兖冕登子城门楼，即皇帝位。悉陈瑞物于庭以示众。先是，咸通末，吴、越间讹言山中有大鸟，四目三足，声云“罗平天册”，见者有秧，民间多画像以祀之，及昌僭号，曰：“此吾也。”乃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署城楼曰天册之楼，令群下谓已曰“圣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蒋、两浙监铁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为相。又以吴瑶等皆为翰林学士、李畅之等皆为大将军。

二月，辛卯（初三），董昌身穿帝王的冠服登上越州内城，即位称帝。他把官吏百姓进献的祥瑞物品全都摆放在庭堂上向众人展示。在这之前，咸通末年，浙东一带民间谣传山中有一个大鸟，四只眼睛三条腿，叫喊“罗平天册”，见到这个在鸟的人就会有灾祸，于是民间百姓纷纷画像祭祀它，等到董昌自行称大越罗平国，改年号为顺天，给越州城楼题字为“天册之楼”，命令所有属下称他为“圣人”。董昌任命以前的杭州刺史李邈、婺州刺史蒋、两浙盐铁副使杜郢、屯田郎中李瑜为宰相。又任命吴瑶等人都做翰林学士、李畅之等人都做大将军。

昌移书钱，告以权即罗平国位，以为两浙都指挥使。遗昌书曰：“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富贵邪！及今悛悔，尚可及也！”昌不听，乃将兵三万诣越州城下，至迎恩门见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将相，奈何舍安就危！将兵此来，以俟大王改过耳。纵大王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随大王族灭乎！”昌惧，致犒军钱二百万，执首谋者吴瑶及巫觋数人送于，且请待罪天子。引兵还，以状闻。

董昌给钱送去书信，告诉他已暂且即罗平国皇帝位，任命钱为两浙都指挥使。钱写信给董昌说：“您与其关起门来称帝作天子，与家族和百姓一同遭殃，不如打开城门作节度使，终身享受荣华富贵呢！即使到现在改正错误，还来得及！”董昌不听钱的劝告，钱于是带领军队三万奔赴越州城下，钱到越州城西迎恩门与董昌相见，再次奉劝董昌说：“大王你的地位既是镇将又是宰相，为什么要舍弃安宁而自找祸患呢！钱我带领军队到这里来，就是等着大王你改过。即使大王你不顾惜自己，可里乡里的士人百姓有什么罪，要随着你被毁灭家族呢！”董昌这才惧怕起来，送给钱犒劳军队的钱财二百万，抓获首先为他谋划称帝的吴瑶以及几名男女巫士送交钱，并且请求等待皇帝治他的罪。钱带领军队返回，把这件事报知朝廷。

王重盈之子保义节度使珙、晋州刺史瑶举兵击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与朱全忠书，言“珂本吾家苍头，不应为嗣。”珂上表自陈，且求援于李克用。上遣中使谕解之。

王重盈的儿子保义节度使王珂、绛州刺史王瑶发动军队攻打王珂，向朝廷上表说王珂并不是王家的儿子。又给朱全忠送去书信，说：“王珂本来是我家的奴仆，不应该做继承人。”王珂本人则上呈表章向朝廷自行陈述，并且向李克用请求救援。昭宗派遣宦官传谕，劝王珙、王瑶与王珂和解。

上重李文学，乙未，复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唐昭宗很器重李的文才学识，乙未（初七），再次任命李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

朱全忠军于单父，为朱友恭声援。

朱全忠率军在单父县驻扎，声援正在围攻兖州的朱友恭。

李克用表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壬子，还晋阳。

李克用进呈表章请朝廷任命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下军队驻守幽州；壬子（二十四日），李克用从幽州返回晋阳。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几人，勇猛强干，为燕地一带人所折服，李克用任命他们为都将，分别常管幽州的军队；他们部下士兵，都是幽州山北等地的豪杰之士，刘仁恭惧怕他们。时间长了，河东军队驻守幽州的士卒残暴横行，高思继兄弟用法度制裁他们，诛杀的人很多。李克用很愤怒，以此责备刘仁恭，刘仁恭便向李克用诉说高思继兄弟的所做所为，李克用于是把高思继兄弟全部杀掉。刘仁恭想收买燕地人民的心，便又把高思继兄弟的几个儿子安置在身边，优厚地安抚他们。

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深相结，得天子过失，朝廷机事，悉以告之。宁节度副使崔，昭纬之族也，李再入相，昭纬使告行瑜曰：“者尚书令之命已行矣，而韦昭度沮之，今又引李为同列，相与荧感圣听，恐复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与茂贞表称奸邪，昭度无相业，宜罢居散秩。上报曰：“军旅之事，朕则与藩镇图之；至于命相，当出朕怀。”行瑜等论列不已，三月，复罢为太子少师。

崔昭纬与李茂贞、王行瑜交结很深，得知唐昭宗的过错失误和朝廷的机密事务，他全都告诉李茂贞、王行瑜。宁节度副使崔，是崔昭纬同族人，当李再次进入朝廷做宰相时，崔昭纬让崔告诉王行瑜说：“以前皇帝任命你做尚书令的诏令已颁发了，可是韦昭度极力阻挠，现在韦昭度又引荐李同为宰相，相互勾结迷惑皇帝视听，恐怕又要有太尉杜让能那样的事了。”王行瑜于是与李茂贞上表朝廷声称李奸诈邪恶，韦昭度没有做宰相的才具，应当罢免他们的宰相做闲官。昭宗回答他们说：“军营中的战事，朕即与各藩镇图谋商议；至于任命宰相，则应当出自联的意向。”王行瑜等论争不休，三月，李又被贬为太子少师。

王珙、王瑶请朝廷命河中帅，诏以中书待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护国节度使；以户部待郎、判户部王搏为中书待郎、同平章事。

王珙、王瑶请求朝廷任命河中节度使，唐昭宗诏令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为同平章事，充任护国节度使；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王抟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王珂，李克用之婿也。克用表重荣有功于国，请赐其子珂节钺。王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帅，更上表称珂非王氏子，请以珂为陕州、珙为河中。上谕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许。

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克用向朝廷上表说王重荣对国家有功，请求赐给他的儿子王珂节度使旌旗节钺。王珙进一步与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位节度使交结，交替着向朝廷进呈表章声称王珂并不是王重荣的儿子，请求任命王珂为陕州刺史，王珙为河中节度使。唐昭宗颁谕说先前已经许可了李克用的奏请，而没有准行王行瑜等人的请求。

加王熔兼待中。

朝廷加封王兼任待中。

杨行密浮淮至泗州，防御使台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甚惭。

杨行密沿淮河到达泗州，泗州防御使台为杨行密大肆装饰营帐，杨行密对此并不高兴。杨行密启程离开泗州后，台在杨行密的卧室内发现一件补钉衣服，台骑马追赶把那件衣服送还杨行密。杨行密笑着说：“我小时候家中贫寒，出身低贱，现在我也不敢忘本。”台听后十分惭愧。

行密攻濠州，拔之，执刺史张。

杨行密攻打濠州，予以攻克，抓获濠州刺史张。

行密军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养以为子，行密长子渥憎之；行密谓其将徐温曰：“此儿质状性识，颇异于人，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赐汝为子。”温名之曰知诰。知诰事温，勤孝过于诸子。尝得罪于温，温笞而逐之；及归，知诰迎拜于门。温问：“何故犹在此？”知诰泣对曰：“人子舍父母将河之！父怒而归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爱之，使掌家事，家人无违言。及长，喜书善射，识度英伟。行密常谓温曰：“知诰俊杰，诸将子皆不及也。”

杨行密的军中士兵抢掠到一个徐州姓李人家的孩子，已经八岁了，杨行密把他收为养子，杨行密的长子杨渥憎恨这个孩子；杨行密对他的属将徐温说：“这个孩子质朴聪颖，和别人很不一样，我揣测杨渥一定容不下他，现在赐给你为养子。”徐温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徐知诰。徐知诰侍奉徐温，勤谨孝敬超过徐温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次，徐知诰得罪了徐温，徐温鞭打他并赶他走；等到徐温回到家里，徐知诰跪在门口迎接。徐温问他：“为什么还在这里？”徐知诰流着眼泪回答说：“做儿子的离开了父母还能到哪里去呢！父亲盛怒时候就先回到母亲的身边，这是人之常情。”徐温因此更加疼爱徐知诰，让他掌管家中事务，家里的人没有不听他话的。等到徐知诰长大了，喜好读书善于射箭，见识不凡，器度英伟。杨行密经常对徐温说：“徐知诰英俊杰出，各位将领的儿子都比不上他。”

丁亥，行密围寿州。

丁亥（三十日），杨行密围攻寿州。

上以郊畿多盗，至有逾垣入宫或侵犯陵寝者，欲令宗室诸王将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抚尉藩镇。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于已，交章论谏。上不得已，夏，四月，下诏悉罢之。

昭宗因为京师长安的郊区盗贼很多，甚至有越过城墙进入皇宫或挖掘皇陵的，便想命令宗室各王带领军队巡查警防，又想派他们到各地安抚慰问藩镇。朝中大臣及宦官中掌权的人担心这样对自己不利，交相进呈奏章进行劝阻，昭宗不得已，于夏季四月份，颁下诏令全部停止。

朝廷以董昌有贡输之勤，今日所为，类得心疾，诏释其罪，纵归田里。

朝廷因为董昌有进贡纳赋殷勤的功劳，这次称帝的叛逆举动，好象他得了疯病，唐昭宗便颁诏赦免董昌的罪过，放他回到故里。

户部待郎、同平章事陆希声罢为太子少师。

昭宗把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希声贬为太子少师。

杨行密围寿州，不克，将还；庚寅，其将朱延寿请试往更攻，一鼓拔之，执刺史江从勖。行密以延寿权知寿州团练使。

杨行密围攻寿州，未能攻克，想要返回；庚寅（初三），杨行密的手下将领朱延寿请求再次前往攻打试试，结果一鼓作气攻克，抓获寿州刺史江从勖。杨行密任命朱延寿暂任寿州团练使。

未几，汴兵数万攻寿州，州中兵少，吏民凶惧。延寿制，军中每旗二十五骑。命黑云队长李厚将十旗击汴兵，不胜；延寿将斩之，厚称众寡不敌，愿益兵更往，不胜则死。都押牙汝阳柴再用亦为之请，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战，再用助之，延寿悉众乘之，汴兵败走。厚，蔡州人也。

不久，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几万人攻打寿州，州内兵力较少，官吏百姓人心惶惶。朱延寿便规定，军队每面旗帜下二十五名骑兵。命令黑云队长李厚带领十旗袭击汴州军队，没有取胜。朱延寿要将李厚斩杀，李厚说敌众我寡难以抵敌，希望给他增添军队再次前往迎战，如果还不能获胜甘愿一死。都押牙将汝阳人柴再用也为李厚请求，于是朱延寿又给李厚增拨了五旗兵力。李厚拼死奋战，柴再用从中协助，朱延寿也率全部人马后援，汴州军队终于败撤走。李厚是蔡州人。

行密又遣兵袭涟水，拔之。

杨行密又派遣军队袭击泗州涟水县，予以攻克。

钱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请以本道兵讨之。

钱向昭宗上表说董昌犯有自行称帝叛逆大罪，不应赦免，请求率领本道军队讨伐董昌。

太傅、门下待郎、同平章事韦昭度以太保致仕。

昭宗诏令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韦昭度以太保官衔退休。

戊戌，以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建锋以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戊戌（十一日），朝廷任命刘建锋为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委任马殷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

杨行密遣使诣钱，言董昌已改过，宜释之；亦遣诣昌，使趣朝贡。

杨行密派遣使者前往钱那里，说董昌已经知罪悔过，应当赦免他，也派使者到董昌那里，让他立即向朝廷进贡纳赋。

河东遣其将史俨、李承嗣以万骑驰于于郓，朱友恭退归于汴。

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史俨、李承嗣带领一万骑兵疾驰进入郓州，朱友恭退走返回汴州。

五月，诏削董昌官爵，委钱讨之。

五月，唐昭宗诏令革除董昌的官职爵位，委派钱征讨董昌。

初，王行瑜求尚书令不获，由是怨朝廷。畿内有八镇兵，隶左右军。阳镇近华州，韩建求之；良原镇近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军，何可得也！”王珂、王珙争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贞皆为珙请，不能得，耻心。珙使人语三帅曰：“珂不受代而与河东婚姻，必为诸公不利，请讨之。”行瑜使其弟匡国节度使行约攻河中，珂求救于李克用。行瑜乃与茂贞、建各将精兵数千入朝，甲子，至京师，坊市民皆窜匿。上御安福门以待之，三帅盛陈甲兵，拜伏舞蹈于门下。上临轩，亲诘之曰：“卿等不奏请俟报，辄称兵入京城，其志欲何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请避贤路！”行瑜、茂贞流汗不能言，独韩建粗述入朝之由。上与三帅宴，三帅奏称：“南、北司互有朋党，堕紊朝政。韦昭度讨西川朱策，李作相，不合众心，请诛之。”上未之许。是日，行瑜等杀昭度、于都亭驿，又杀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数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请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约于陕，王珂于同州。”上皆许之。始，三帅谋废上，立吉王保；至是，闻李克用已起兵于河东，行瑜、茂贞各留兵二千人宿卫京师，与建皆辞还镇。贬户部尚书杨堪为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昭度之舅也

当初，王行瑜谋求尚书令官职未能获得，因此怨恨朝廷。京师长安所辖地区有八镇军队，隶属左、右神策军。阳镇靠近华州，韩建请求兼管；良远镇接近州，王行瑜希望由他统领。宫内宦宫说：“这都是皇帝的禁卫军，怎么能让他们得到！”王珂、王珙争夺河中节度使这一官职，王行瑜、韩建以及李茂贞都为王珙请求，结果王珙却未能得到，这几个人都感到很耻辱。王珙派人对王行瑜、韩建、李项贞三位节度使说：“王珂在河中不接受我的代替而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成姻亲，对你们各位一定不利，请求你们讨伐王珂。”王行瑜便派他的弟弟匡国节度使王行约攻打河中，王珂向李克用请求救援。王行瑜于是与李茂贞、朝建各带领精兵几千人奔赴朝廷。甲子（初八），王行瑜等人率军到达京师，长安街市居民都到处逃窜躲藏。唐昭宗来到安福门等待他们，三位节度使把披甲军队大规模排列开来，在安福门下行大跪大拜礼仪。昭宗走到门楼前，亲自责问他们说：“你们不上表奏请等待朝廷回话，就发动军队进入京城，你们的意图究竟要干什么？如果你们不能侍奉朕，今天就请你们退离官位让给贤明的人！”王行瑜、李茂贞听后浑身冒冷汗而不能说一句话，唯有韩建粗略地陈述了前来京师的原因。昭宗与三位节度使宴会，三位节度使向皇帝奏道：“朝中大臣和宫内宦官互相结党为奸，败坏扰乱朝廷大政。韦昭度讨伐西川决策失误，李充任宰相，不合群臣的心愿，请将李诛杀。”昭宗没有准许他们的奏请。这一天，王行瑜等在朱雀门外都亭驿将韦昭度、李杀死，又杀掉枢密使康尚弼及宦官好几人。王行瑜等又向唐昭宗进言说：“王珂、王珙的作用是不分子嫡子和庶子的尊卑，现在请求任命王珙为河中节度使，把王行约调往陕州，王珂调到同州。”昭宗都予以同意。开始，王行瑜等三位节度使谋划废黜唐昭宗，拥立吉王李保称帝。这时，听说李克用已在河东起兵，王行瑜、李茂贞便分别留下军队二千人守护京师，与韩建一同辞别返回镇所。昭宗又诏令把户部尚书杨堪贬职为雅州刺史。杨堪是杨虞卿的儿子，韦昭度的舅舅。

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入朝，闻志勤之言，贬崇望昭州司马。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

当初，崔胤授职河中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司的进奏官薛志勤便扬言说：“崔胤虽然是注重德行的人，但是让他取代王珂，不如长安城内光德坊的刘公对我主公李克用感情好。”光德坊刘公，就是太常卿刘崇望。等到王行瑜等三位节度使进入京师，知道了薛志勤说的话，便把刘崇望贬职为昭州司马。李克用听说三位节度使率领军队侵犯京师，当天就派遣使者十三起去征发北部蕃族部落军队，约定下个月渡过黄河进入潼关。

六月，庚寅，以钱为浙东招讨使；复发兵击董昌。

六月，庚寅（初四），朝廷任命钱为浙东招讨使，钱于是再次征发军队攻打董昌。

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纬、绣州司户张浚并为太子宾客。壬辰，以纬为吏部尚书，复其阶爵；癸巳，拜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张浚为兵部尚书、诸道租庸使。时纬居华州，浚居长水，上以崔昭纬等外交藩镇，朋党相倾，思得骨鲠之士，故骤用纬、浚。纬以有疾，扶舆至京师，见上，涕泣固辞；上不许。

辛卯（初五），朝廷任命以前的均州刺史孔纬、绣州司户张浚一同为太子宾客。壬辰（初六），朝廷任命孔纬为吏部尚书，恢复他的官级爵位；癸巳（初七），又授职孔纬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朝廷还任命张浚为兵部尚书、诸道租庸使。当时孔纬居住在华州，张浚居住在长水，昭宗因为崔昭纬等在外交结藩镇，结党营私，相互倾轧，而想起用刚直人士，因此突然任用孔纬、张浚。孔纬因为身体有病，抱病乘车来到京师，他见到昭宗，流着泪坚决推辞；昭宗不准。

李克用大举蕃、汉兵南下，上表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称兵犯阙，贼害大臣，请讨之，又移檄三镇，行瑜等大惧。克用军至绛州，刺史王瑶闭城据之；克用进攻，旬日，拔之，斩瑶于军门，杀城中违拒者千余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谒于路。

李克用大规模地发动蕃族和汉人的军队向南开进，他向唐昭宗上表声称王行瑜、李茂贞、韩建派兵进犯京师，残害朝中大臣，请求讨伐他们。李克用又向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位节度使发去征讨檄文，王行瑜等大为恐惧。李克用的军队到达绛州，绛州刺史王瑶关闭城门抵抗；李克用发动进攻，十天，就将绛州攻克，在军营的大门将王瑶斩杀，并杀掉城内进行抵抗的一千余人。秋季，七月，丙辰朔（初一），李克用到达河中，王珂在路上迎接拜见他。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败于朝邑，戊午，行约弃同州走，己未，至京师。行约弟行实时为左军指挥使，帅众与行约大掠西市。行实奏称同华已没，沙陀将至，请车驾幸州。庚申，枢密使骆全奏请车驾幸凤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驻军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抚本军，勿令摇动。”

匡国节度使王行约在朝邑打了败仗，戊午（初三），王行约放弃同州逃路，己未（初四），到达京师长安。王行约的弟弟王行实当时充任京师左军指挥使，他率领手下人马与王行约一起在长安西市大肆抢掠。王行实向唐昭宗上表奏称，同州、华州已经沦陷，李克用的沙陀人马就要到了，请皇帝的车驾到州去避难。庚申（初五），枢密使骆全上表奏请皇帝出巡凤翔。唐昭宗说：“朕收到了李克用的表章，他尚且率军在河中驻扎。即使是李克用的沙陀人马到达这里，朕自然有办法应付他，你们只要各自安抚好自己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摇骚动。”

右军指挥使李继鹏，茂贞假子也，本姓名阎，与骆全谋劫上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知之，欲劫上幸州；孔纬面折景宣，以为不可轻离宫阙。向晚，继鹏连奏请车驾出幸，于是王行约引左军攻右军，鼓噪震地。上闻乱，登承天楼，欲谕止之，捧日都头李筠将本军，于楼前侍卫。李继鹏以凤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于楼桷，左右扶上下楼；继鹏复纵火焚宫门，烟炎蔽天。时有盐州六都兵屯京师，素为两军所惮，上急召令入卫；既至，两军退走，各归州及凤翔。城中大乱，互相剽掠，上与诸王及亲近幸李筠营，护跸都头李居实帅众继至。

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是李茂贞的养子，原本叫阎，他与骆全策划劫持唐昭宗前往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知道了，则想劫持昭宗前赴州。孔纬当面驳斥刘景宣，认为皇帝不能轻易离开长安宫殿。近傍晚时，李继鹏接连上奏请昭宗出走凤翔，王行约见李继鹏要抢先劫走昭宗，便带领他的左军攻打李继鹏的右军，锣鼓喧闹声惊天动地。昭宗听到外面混乱，便登上承天楼，想谕令制止他们，捧日都头李筠带领自己的军队，在承天楼前护卫昭宗。李继鹏指挥凤翔军队攻打李筠，飞箭掠过昭宗的衣服，落在承天楼椽木上，身边的侍卫搀扶着昭宗下楼；李继鹏又放火焚烧宫门，浓烟烈炎遮盖了天空。当时有盐州六都军队驻扎京师，平时左、右两军都很惧怕他们，昭宗便紧急召令这支军队入宫护卫；盐州六都军队到达后，左、右两军队都撤退离去，分别返回州和凤翔。长安城内大为混乱，到处抢劫掠夺，昭宗与各王以及亲近人员到李筠的军营躲避，神策军护跸都头李居实率领人马随后也赶到。

或传王行瑜、李茂贞欲自来迎车驾，上惧为所迫，辛酉，以筠、居实两都兵自卫，出启夏门，趣南山，宿莎城镇。士民追从车驾者数十万人，比至谷口，死者三之一，夜，复为盗所掠，哭声震山谷。时百官多扈从不及，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知柔独先至，上命权知中书事及置顿使。

有人传说王行瑜、李茂贞要亲自来长安迎接皇帝，昭宗担心被他们逼迫，辛酉（初六），命令李筠、李居实的两都军队进行护卫，出长安城南面的启夏门，急速奔往南山，在莎城镇过夜。追随昭宗车驾的人民有几十万，等到抵达南山的谷口时，中暑而死的人竟有三分之一，夜里，流亡的百姓又遭受盗贼的抢掠，哭喊的声音震动山谷。当时朝廷百官大多没有来得及跟随上昭宗，唯有户部尚书、判度支及盐铁转运使薛王李知柔首先赶到，昭宗便任命他暂时掌管中书省事务及兼任置顿使。

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纬、徐彦若、王搏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门镇，命薛王知柔与知枢密院刘光裕还京城，制置守卫宫禁。丙寅，李克用遣节度判官王奉表问起居。丁卯，上遣内侍郗廷昱，赍诏诣李克用军，令与王珂各发万骑同赴新平。又诏彰义节度使张以泾原兵控扼凤翔。

壬戌（初七），李克用进入同州。崔昭纬、徐彦若、王抟到达莎城。甲子（初九），昭宗迁移到石门镇，诏令薛王李知柔与主管枢密院的刘光裕返回京城，安置守卫皇宫。丙寅（十一日），李克用派遣节度判官王敬奉表文问候昭宗的起居情况。丁卯（十二日），昭宗派遣内侍郗廷昱带着诏令前赴李克用的军营，命令李克用与王珂分别派发一万骑兵，一同赶往州新平郡讨伐王行瑜，又诏令彰义节度使张带领泾原军队控制凤翔的李茂贞。

李克用遣兵攻华州；韩建登城呼曰：“仆于李公未尝失礼，何为见攻？”克用使谓之曰：“公为人臣，逼逐天子，公为有礼，孰为无礼者乎！”会郗廷昱至，言李茂贞将兵三万至，王行瑜将兵至兴平，皆欲迎车驾，克用乃释华州之围，移兵营渭桥。

李克用派遣军队进攻华州；韩建登上华州城楼呼喊着说：“我对李公不曾失礼，为什么要攻打我？”李克用派人对他说：“你是大唐的臣子，却逼迫驱赶皇帝，你这样如果还算有礼，那么天下还有谁是无礼呢？”恰巧这时郗廷昱赶到，他对李克用说，李茂贞带领军队三万已到，王行瑜率领军队到达兴平，都想迎接唐昭宗的车驾，李克用于是解除对华州的围攻，把军队开赴渭桥安营扎寨。

以薛王知柔为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仍权知京兆尹、判度支，充监铁转运使，俟反正日赴镇。

昭宗任命薛王李知柔为清海节度使、同平章事，仍然暂任京兆尹、判度支，并充任盐铁转运使，让他等待平乱反正后再前赴岭南镇所。

上在南山旬余，士民从车驾避乱者日相惊曰：“、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承业，同州人，屡奉使于克用，因留监其军。己丑，克用进军渭桥，遣其将李存贞为前锋；辛卯，拔永寿，又遣史俨将三千骑诣石门侍卫。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审会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园寨，擒其将王令陶等，献于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贞惧，斩李继鹏，传首行在，上表请罪，且遣使求和于克用。上复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谕克用，令且赦茂贞，并力讨行瑜，俟其殄平，当更与卿议之。且命二王拜克用为兄。

昭宗在南山已有十几天了，跟随唐昭宗车驾的士人百姓每天都惊慌失措地相互惊叫：“州、岐州的军队到了！”昭宗派遣延王李戒丕前赴河中，催促李克用下令开进军队。壬午（二十七日），李克用的军队从河中出发。唐昭宗派遣供奉官张承业前往李克用的军营。张承业是同州人，多次奉唐昭宗的谕令出使李克用，昭宗趁便把他留在李克用的军营监视。己丑（八月初五），李克用命令军队向渭桥开进，派遣属下将领李存贞为前锋；辛卯（初七），李克用攻克永寿，又派遣史俨带领三千骑兵前赴石门护卫唐昭宗。癸巳（初九），李克用派遣李存信、李存审会同保大节度使李思孝攻打在梨园寨的王行瑜，擒获王行瑜的将领王令陶等人，送往南山昭宗那里。李思孝本姓拓跋，是拓跋思恭的弟弟。李茂贞兵败很是恐惧，他斩杀李继鹏，把头颅传送到石门镇昭宗的住地，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治他的罪，并且派出使者向李克用求和。昭宗再次派遣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传谕李克用，命令暂且赦免李茂贞，联合军队全力讨伐王行瑜，等到把王行瑜消灭了，朝廷会再与李克用商议处置李茂贞。昭宗并且命令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拜李克用为兄长。

以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前河中节度使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戊戌，削夺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为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为西面招讨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状貌，抚之曰：“儿方为国之栋梁，他日宜尽忠于吾家。”克用表请上还京；上许之。令克用遣骑三千驻三桥为备御。辛亥，车驾还京师。

戊戌（十四日），朝廷革除王行瑜的官职爵位。癸卯（十九日），朝廷任命李克用为宁四面行营都招讨使，保大节度使李思孝为北面招讨使，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东面招讨使，彰义节度使张为四面招讨使。李克用派遣他的儿子李存勖到昭宗住地，李存勖当时才十一岁，昭宗对他的外貌就称奇不已，抚摸着他说：“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要对天子我家尽忠效力。”李克用上表请求昭宗返回京师长安，昭宗同意。命令李克用派遣骑兵三千驻扎三桥作为防备。辛亥（二十七日），昭宗的车驾返回京师。

壬子，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罢为右仆射。

壬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纬罢职降为右仆射。

以护国留后王珂、卢龙留后刘仁恭名为本镇节度使。

朝廷任命护国留后王珂、卢龙留后刘仁恭分别充任本镇节度使。

时宫室焚毁，未暇完葺，上寓居尚书省，百官往往无袍笏仆马。

当时宫殿被焚烧毁坏，没有来得及修建整理，昭宗暂时住在尚书省，朝中百官常常没有长袍期笏和仆役马匹。

以李克用为行营都统。

朝廷任命李克用为行营都统。

九月，癸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薨。

九月，癸亥（初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纬去世。

辛未，朱全忠自将击朱，战于梁山；败走还郓。

辛未（十八日），朱全忠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朱，在寿张县的梁山展开激放，朱战败逃走返回郓州。

李克用急攻梨园，王行瑜求救于李茂贞，茂贞遣兵万人屯龙泉镇，自将兵三万屯咸阳之旁。克用请诏茂贞归镇，仍削夺其官爵，欲分兵讨之。上以茂贞自诛继鹏，前已赦宥，不可复削夺诛讨，但诏归镇，仍令克用与之和解。以昭义节度使李罕之检校侍中，充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史俨败宁兵于云阳，擒云阳镇使王令诲等，献之。

李克用率军猛攻梨园寨，王行瑜向李茂贞求救，李茂贞派遣军队一万人驻扎在州的龙泉镇，自己率领军队三万在咸阳附近驻扎。李克用奏请朝廷诏令李茂贞返回凤翔镇所，再革除他的官职爵位，想分兵对李茂贞进行讨伐。昭宗认为李茂贞自己诛杀了李继鹏，前些时候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过，不便重新颁诏将他革除官职进行征伐，只是诏令李茂贞返回凤翔镇所，依然命令李克用与李茂贞和解。朝廷任命昭义节度使李罕之任检校侍中，充任宁四面行营副都统。史俨在云阳打败王行瑜的宁军队，擒获云阳镇使王令诲等人，进献给朝廷。

王建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将兵赴难；甲戌，军于绵州。

王建派遣简州刺史王宗瑶等人带领军队前来为朝廷解难；甲戌（二十一日），王宗瑶等在绵州驻扎下来。

董昌求救于杨行密，行密遣泗州防御使台攻苏州以救之，且表昌引咎，愿修职贡，请复宫爵。又遗钱书，称：“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谏，执送同恶，不当复伐之。”

董昌向杨行密请求救援，杨行密便派遣泗州防御使台攻打钱所属的苏州，以此援救董昌，杨行密并且向朝廷上表说，董昌已经自行认错悔过，愿意修好进贡，请恢复他的官职爵位。杨行密又给钱送去书信，信中说：“董昌发疯自行称帝，在你率军劝阻时已经惧怕，并将蛊惑他称帝的奸恶之人捉拿交送给你，这样就不应当再讨伐他了。”

冬，十月，丙戌，河东将李存贞败宁军于梨园北，杀千余人。自是梨园闭壁不敢出。

冬季，十月，丙戌（初三），河东军队的将领李存贞在梨园寨北部打败王行瑜的宁军队，斩杀一千余人。从此，梨园寨关团营垒不敢再出战。

贬右仆射崔昭纬为梧州司马。

朝廷把右仆射崔昭纬贬为梧州司马。

魏国夫人陈氏，才色冠后宫；戊子，上以赐李克用。

魏国夫人陈氏，才能姿色在后宫堪数第一，戊子（初五），昭宗把陈氏赐给李克用。

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园；城中食尽，弃城走。罕之等邀击之，所杀万余人，克梨园等三寨，获王行瑜子知进及大将李元福等；克用进屯梨园。庚寅，王行约、王行实烧宁州遁去。克用奏请以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静难节度使，趣令赴镇，且理宁州，招抚降人。

李克用命令李罕之、李存信等紧急攻打梨园寨；梨园城内粮食吃尽，王行瑜的军队弃城逃跑。李罕之等拦截攻打，斩杀一万余人，攻克了梨园等三个营寨，擒获王行瑜的儿子王知进以及大将李元福等。李克用开进梨园寨驻扎。庚寅（初七），王行约、王行实放火焚烧宁州然后逃跑。李克用上奏朝廷请任用匡国节度使苏文建为静难节度使，催促他赶赴镇所，暂且把镇所设在宁州，招收安抚前来投降的人。

上迁居大内。

昭宗迁回修缮稍完的皇宫。

朱全忠遣都将葛从周击兖州，自以大军继之。癸卯，围兖州。

朱全忠派遣都将葛从周攻打兖州的朱瑾，他本人亲自督率大军在后面跟随。癸卯（二十日），朱全忠的军队包围兖州。

杨行密遣宁国节度使田、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将徐淑会淮南将魏约共围嘉兴。钱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嘉兴，破乌墩、光福二寨。淮南将柯厚破苏州水栅。全武，余姚人也。

杨行密派遣宁国节度使田、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打在杭州镇守驻防的钱军队以应援董昌，董昌派湖州将领徐淑会同淮南将领魏约共同围攻嘉兴。钱派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救援嘉兴，攻破乌墩、光福二个营寨。淮南将领柯厚攻破苏州水中栅栏。顾全武是余姚人。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郜为留后。

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死去，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郜为留后。

以京兆尹武邑孙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京兆尹、武邑人孙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龙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贞以兵五千救之，营于镇西。李罕之击凤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龙泉寨。行瑜走入州，遣使请降于李克用。

王行瑜带领精壮甲兵五千驻守龙泉寨，李克用率军攻打。李茂贞带领军队五千救援王行瑜，在龙泉镇的西面安营扎寨。李罕之袭击李茂贞的凤翔军队，将李茂贞赶跑，十一月，丁巳（初五日），李罕之攻克龙泉寨。王行瑜于是逃进州，派遣使者向李克用请求投降。

齐州刺史朱琼举州降于朱全忠。琼，瑾之从父兄也。

齐州刺史朱琼献出齐州向朱全忠投降。朱琼是朱瑾的堂兄。

衢州刺史陈儒卒，弟岌代之。

衢州刺史陈儒死去，他的弟弟陈岌代任衢州刺史。

李克用引兵逼州，王行瑜登城，号哭谓克用曰：“行瑜无罪，迫胁乘舆，皆李茂贞及李继鹏所为，请移兵问凤翔，行瑜愿束身归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仆受诏讨三贼臣，公预其一，束身归朝，非仆所得专也。”丁卯，行瑜挈族弃城走。克用入州，封府库，抚居人，命指挥使高爽权巡抚军城，奏趣苏文建赴镇。行瑜走至庆州境，部下斩行瑜，传首。

李克用带领军队进逼州，王行瑜登上城楼，号哭着对李克用说：“我王行瑜没有罪过，逼迫威胁皇帝的车驾，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事，请你调开军队去讨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我王行瑜愿意捆绑自己回到朝廷。”李克用说：“王尚父真是太恭谦了！我受朝廷的诏令讨伐你和李茂贞、韩建三个乱臣贼子，你是其中的一个，你想自己捆绑入朝，这不是我能擅自做主的。”丁卯（十五日），王行瑜带着全家族的人弃城逃跑。李克用进入州城，封闭官府库房，安抚居民，任命指挥使高爽暂且掌管巡抚军城事宜，又奏请朝廷催促苏文建赶赴镇所。王行瑜逃到庆州境内，部下将他斩杀，把头颅传送朝廷。

朱遣其将贺、柳存及河东将薛怀宝将兵万余人袭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濮阳人也。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钜野南，及之，屠杀殆尽，生擒、存、怀宝，俘士卒三千余人。是日晡后，大风沙尘晦冥，全忠曰：“此杀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尽杀之。庚午，缚等徇于兖州城下，谓朱瑾曰：“卿兄已败，何不早降！”

朱派遣属下将领贺、柳存以及河东将领薛怀宝，带领军队一万余人袭击曹州，以图解除汴州军队对兖州的围攻。贺是濮阳人。丁卯（十五日），朱全忠从中都带领军队在夜间追赶贺等的人马，天亮时，到达钜野的南部，追赶上，几乎将他们全部杀光，贺、柳存、薛怀宝被活捉，另俘虏三千多名士兵。这天傍晚，狂风大作沙尘弥漫，朱全忠说：“这是杀人还不够数的原因！”于是下令将擒获的俘虏全部杀掉。庚午（十八日），朱全忠把贺等捆绑起来在兖州城下巡示，对朱瑾说：“你哥哥朱已经被我打败，你为什么还不早点投降！”

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执刺史李继，斩之。

丁丑（二十五日），雅州刺史王宗侃攻克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管辖的利州，抓获利州刺史李继，将他斩杀。

朱瑾伪遣使请降于朱全忠，全忠自就延寿门下与瑾语。瑾曰：“欲送符印，愿使兄琼来领之。”

朱瑾派出使者假装向朱全忠请求投降，朱全忠亲自到兖州城的延寿门下与朱瑾商谈。朱瑾对朱全忠说：“我想向你交送符节官印，希望让我的堂兄齐州刺史朱琼来领取。”

辛巳，全忠使琼往，瑾立马桥上，述骁果董怀进于桥下，琼至，怀进突出，擒之以入，须臾，掷首城外。全忠乃引兵还，以琼弟为齐州防御使，杀柳存、怀宝；闻贺瑰名，释而用之。

辛巳（二十九日），朱全忠派朱琼前往兖州，朱瑾骑马站立在兖州城的桥上，叫勇猛果敢的董怀进躲藏在桥下，朱琼来到桥上，董怀进突然从桥下奔出，抓获朱琼带入兖州城内，不一会儿，朱琼的脑袋被扔到兖州城墙外边。朱全忠于是带领军队返回汴州，委任朱琼的胞弟朱为齐州防御使，斩杀了柳存、薛怀宝。朱全忠听说贺有名气，便把他释放留用。

李克用旋军渭北。

李克用回到渭州北部驻扎。

加静难节度使苏文建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同平章事。

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勋与邓继崇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

将勋谋求邵州刺史这一官职，刘建锋不准许，蒋勋于是与邓继宗发动军队，联合邵州西北飞山和潭州界内梅山的蛮人侵扰湘潭，占据邵州，蒋勋还派手下将领申德昌在定胜镇驻扎，以扼制潭州人。

十二月，甲申，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各帅所部兵奔王建。

十二月，甲申（初二），阆州防御使李继雍、蓬州刺史费存、渠州刺史陈等分别率领所部人马投奔王建。

乙酉，李克用军于云阳。

乙酉（初三），李克用的军队到达云阳驻扎。

王建奏：“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发兵赴难，而掠夺辎重，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断峡路，请兴兵讨之。”戊子，华洪大破东川兵于楸林，俘斩数万，拔楸林寨。

王建向朝廷上奏说：“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不派兵前来为朝廷解难，却抢掠夺去我的器械、粮草，又派遣泸州刺史马敬儒截断峡路，请朝廷发兵讨伐顾彦晖。”戊子（初六），王建的将领华洪在楸林把东川军队打得大败，俘获斩杀几万人，攻克楸林寨。

乙未，进李克用爵晋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东大将盖寓领容管观察使；自余克用将佐、子孙并进官爵。克用性严急，左右小有过辄死，无敢违忤；惟盖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辞裨益，无不从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将吏，寓必阳助之怒，克用常释之；有所谏诤，必徵近事为喻；由是克用爱信之，境内无不依附，权与克用侔。朝廷及邻道遣使至河东，共赏赐赂遗，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数遣人间之，及扬言云盖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

乙未（十三日），朝廷将李克用的爵位升为晋王，加封李罕之兼侍中，任命河东大将盖寓兼任容管观察使；其余的李克用将领佐僚以及儿子孙子都得以加官升爵。李克用性情严厉急躁，手下的人稍微有点过错就被处死，没人敢与他相违抗；只有盖寓敏锐聪慧，能够揣测出李克用的心意，他婉言相劝予以完善，李克用没有不听从的。李克用有时错怪迁怒于手下将吏，盖寓必定表面上为李克用助威加油，结果往往使李克用消去怒气。盖寓劝说李克用改正过错时，必定拿近前的一些事作比喻。因此李克用对盖寓宠爱信任，所辖境内的将领官吏也无不依附盖寓，他的权力几乎与李克用等同。朝廷和邻近各道派遣使者到河东来，凡是赏赐和赠送财物时，先送到李克用那里，接着就去盖寓的家。朱全忠几次派人挑拨离间李克用和盖寓的关系，扬言说盖寓已经取代了李克用，可是李克用对待盖寓却更加友好。

丙申，王建攻东川，别将王宗弼为东川兵所擒，顾彦晖畜以为子。戊戌，通州刺史李彦昭将所部兵二千降于建。

丙申（十四日），王建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手下将领王宗弼被东川军队抓获，顾彦晖把王宗弼收为养子。戊戌（十六日），通州刺史李彦昭带领所部人马二千向王建投降。

李克用遣掌书记李袭吉人谢恩，密言于上曰：“比年以来，关辅不宁，乘此胜势，遂取凤翔，一劳永逸，时不可失。臣屯军渭北，专俟进止。”上谋于贵近，或曰：“茂贞复灭，则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赐克用诏，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状，行瑜为甚。自朕出幸以来，茂贞、韩建自知其罪，不忘国恩，职贡相继，且当休兵息民。”克用奉诏而止。既而私于诏使曰：“观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异心也。然不去茂贞，关中无安宁之日。”又诏免克用入朝，将佐或言：“今密迩阙庭，岂可不入见天子！”克用犹豫未决，盖寓言于克用曰：“者王行瑜辈纵兵狂悖，致銮舆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还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渡渭，窃恐复惊骇都邑。人臣尽忠，在于勤王，不在入觐，愿熟图之！”克用笑曰：“盖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称：“臣总帅大军，不敢径入朝觐，且惧部落士卒侵扰渭北居人。”辛亥，引兵东归。表到京师，上下始安。诏赐河东士卒钱三十万缗。克用既去，李茂贞骄横如故，河西州县多为茂贞所据，以其将故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李克用派遣军府的掌书记李袭吉进入京师向朝廷谢恩，秘密对唐昭宗说：“近些年来，浦、潼、陇、蜀、蓝田诸关和京师长安一带不得安宁，现在乘着朝廷取胜的优势，应一举攻克凤翔，一劳永逸，时机不可丧失。我时下在渭水北部驻扎，专门等候朝廷的命令以便行动。”唐昭宗和朝中权贵及近臣商谋，有人说：“李茂贞如果被消灭，那么李克用的势力就会大大膨胀，朝廷则在危险之中了！”唐昭宗于是向李克用颁赐诏书，赞扬他对朝廷的忠诚，但又说：“叛逆朝廷的罪行，王行瑜十分严重。这次自从朕离开京师出巡以来，李茂贞、韩建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的罪过，没有忘记朝廷的恩德，进献的赋税贡品接连不断，姑且停止对他们的征伐让军队休整百姓安宁。”李克用接奉这一诏令后便不行动。不久，李克用私下里对朝廷传达诏令的使臣说：“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李克用有别的意图。可是不铲除李茂贞，关中一带就没有安宁的日子。”唐昭宗又诏令免去李克用入京上朝，李克用的将领佐僚中有人说：“现在与朝廷近在咫尺，怎么能不进入京师拜见皇帝呢？”李克用自己犹豫不决，盖寓这时对李克用说：“从前王行瑜一伙放纵士兵背叛朝廷，致使皇帝车驾流离迁徙，百姓逃散。现在天子返回京师还没有安宁下来，人心尚在忧惧之中，大王你如果带领军队渡过渭水，我担心会再次让京城惊恐。做臣子的效忠朝廷，在于为皇室起兵救难，而不在于入朝拜见皇帝，然望大王你仔细考虑！”李克用笑着说：“盖寓尚且不希望我入京上朝，更何况天下的人们呢！”于是，李克用上表朝廷奏称：“我统领着大军，不敢随意进入京城拜见皇上，并且担心所部士兵会侵扰渭水以北的居民。”辛亥（二十九日），李克用率领手下人马东返晋阳。他的表文送达京师，上至朝廷下到百姓才安宁下来。唐昭宗诏令赐给河东士兵三十万缗钱。李克用离开后，李茂贞骄横如同以往，河西的州县大多被李茂贞占据，他又任命手下将领胡敬璋为河西节度使。

朱全忠之去兖州也，留葛从周将兵守之，朱瑾闭城不复出。从周将还，乃扬言“天平、河东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潜归故寨。瑾以从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从周突出奋击，杀千余人，擒其都将孙汉筠而还。

朱全忠离开兖州时，留下葛从周带领军队继续看守围困兖州，朱瑾关闭城门不再出来交战。葛从周想要返回，于是四处扬言说：“天平和河东的救援军队到了，我军到西北方向去拦截他们。”半夜，葛从周把人马又偷偷带回原来的营寨。朱瑾以为葛从周的精兵都离开了，果然派军队来攻打城外的营寨。葛从周率领人马突然杀出奋勇攻打，斩杀一千余人，擒获朱瑾的都将孙汉筠之后返回。

加镇海节度使钱兼侍中。

朝廷加封镇海节度使钱兼侍中。

彰义节度使张薨，以其子琏权知留后。

彰义节度使张死去，朝廷任命张的儿子张琏暂任彰义留后。

朱、朱瑾屡为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财力俱弊。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将数千骑假道于魏以救之。

朱、朱瑾一再受到朱全忠的进攻，地方百姓无法耕种收获，军中资财人力都已困乏。便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派遣大将史俨、李承嗣带领几千骑兵借道经过魏州前去救援。

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亲吏蒋玄晖有隙，恐及祸，与指挥使刘士攻、兵马监押陈可将兵三千袭桂州，杀经略使周元静而代之，晟醉侮可，可手刃之，推士政知军府事，可自为副使。诏即以士政为经略使。玄晖，吴人也。

安州防御使家晟与朱全忠的亲近官吏蒋玄晖有怨仇，恐怕大祸临头，便与指挥使刘士政、兵马监押陈可带领军队三千袭击桂州，杀死桂州经略使周元静，家晟代管桂州。家晟喝醉酒后侮辱陈可，陈可亲手将家晟杀死，推举刘士政主管军府事宜，陈可自己做副使。朝廷当即颁下诏令任命刘士政为经略使。蒋玄晖是吴州人。

三年（丙辰、896 ）

三年（丙辰，公元896 年）

春，正月，西川将王宗夔攻拔龙州，杀刺史田。

春季，正月，西川将领王宗夔攻克龙州，杀死龙州刺史田。

丁巳，刘建锋遣都指挥使马殷将兵讨蒋勋，攻定胜寨，破之。

丁巳（初五），刘建锋派遣都指挥使马殷带领军队讨伐蒋勋，进攻定胜寨，打败蒋勋。

辛未，安仁义以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守西陵，仁义不能渡。昌遣其将汤臼守石城，袁守余姚。

辛未（十九日），安仁义从润州率军乘船到达湖州，想要渡过长江接应董昌，钱派遣武勇都指挥使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驻守西陵，使得安仁义不能渡江。董昌派遣属下将领汤臼据守石城山，袁据守余姚。

闰月，克用遣蕃、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将万骑假道于魏以救兖、郓，军于莘县。朱全忠使人谓罗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师还之日，贵道可忧。”存信众不严，侵暴魏人，弘信怒，发兵三万夜袭之。存信军溃，退保州，丧士卒什二三，委弃资粮兵械万数；史俨、李承嗣之军隔绝不得还。弘信自是与河东绝，专志于汴。全忠方图兖、郓，畏弘信议其后，弘信每有赠遗，全中必对使者北向拜授之，四：“六兄于予，倍年以长，固非诸邻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专意东方。

闰正月，李克用派遣蕃、汉都指挥使李存信带领一万骑兵借道经过魏州前往救援兖州、郓州，在莘县驻扎下来。朱全忠派人对罗弘信说：“李克用的意图是在侵吞黄河以北的地盘，他的军队返回的时候，你那里令人担忧。”李存信管束士兵不严，侵扰残害魏州人民，罗弘信大为愤怒，发兵三万在夜间袭击李存信。李存信的军队溃败，退到州据守，损失士兵十分之二三，丢弃资财粮食兵器数以万计；史俨、李承嗣的军队被隔绝不能返回。罗弘信从此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决裂，专心依附汴州的朱全忠。朱全忠正在筹划攻打兖州、郓州，担心罗弘信在背后算计他，所以每当罗弘信向他赠送财物，朱全忠必定当着罗弘信使者的面向北跪拜接受这些东西，嘴里说着：“六哥对我来说，是上一辈的人，不是邻近各道节度使所能比的。”罗弘信相信了这话，朱全忠因此得以专心攻打东面。

丁亥，果州刺史张雄降于王建。

丁亥（初五），果州刺史周雄向王建投降。

二月，戊辰，顾全武、许再思败汤臼于石城。上用杨行密之请，赦董昌，复其官爵；钱不从。

二月，戊辰（十七日），顾全武、许再思在石城山打败汤臼。唐昭宗根据杨行密的请求，赦免了董昌的罪过，恢复他的官职爵位；钱对此不服。

以通王滋判侍卫诸将事。

朝廷任命通王李滋兼管侍卫诸将事宜。

朱全忠荐兵部尚书张浚，上欲复相之；李克用表请发兵击全忠，且言“浚朝为相，臣则夕至阙庭！”京师震惧，上下诏和解之。

朱全忠向朝廷荐举兵部尚书张浚，唐昭宗想要重新任命张浚为宰相。李克用上表请求派军队攻打朱全忠，并且说：“张浚如果早晨做了宰相，我傍晚就要赶到朝廷！”京师上下震惊恐慌，唐昭宗颁下诏书劝李克用与朱全忠和解。

三月，以天雄留后李继徽为节度使。

三月，朝廷任命天雄留后李继徽为节度使。

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表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诏以思孝为大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

保大节度使李思孝向朝廷上表请求退休，推荐他的胞弟李思敬接替自己，唐昭宗下诏命李思孝以太师官衔辞退，李思敬为保大留后。

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伐郓州，败郓兵于马颊，遂抵其城下。

朱全忠派遣庞师古带领军队讨伐郓州，在马颊水一带打败朱的郓州军队，于是抵达郓州城下。

己酉，顾全武等攻余姚，明州刺史黄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将徐章救余姚，全武击擒之。

己酉（二十八日），顾全武等攻打余姚，明州刺史黄晟派遣军队协助。董昌派遣属下将领徐章救援余姚，结果徐章被顾全武拦击擒获。

夏，四月，辛酉，河涨，将毁滑州城，朱全忠命决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

夏季，四月，辛酉（初十），黄河大水上涨，眼看就要淹毁滑州城，朱全忠命令再行决口把黄河一分为二，两条河夹着滑州城向东滚滚流去，危害相当严重。

李克用击罗弘信，攻洹水，杀魏兵万余人，进攻魏州。

李克用攻打罗弘信，进攻洹水，斩杀罗弘信的军队一万余人，接着进军攻打魏州。

武安节度使刘建锋既得志，嗜酒，不亲政事。长直兵陈赡妻美，建锋私之，赡袖铁挝击杀建锋；诸将杀赡，迎行军司马张佶为留后。佶将入府，马忽啮，伤左髀。时马殷攻邵州未下，佶谢诸将曰：“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犹豫未行，听直军将姚彦章说殷曰：“公与刘龙骧、张司马，一体之人也，今龙骧遇祸，司马伤髀，天命人望，舍公尚谁属哉！”殷乃使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攻邵州，径诣长沙。

武安节度使刘建锋占据长沙后便觉得已经得志，饮酒成性，不料理政务事宜。长年值日卫兵陈赡的妻子貌美，刘建锋与她通奸，陈赡在衣袖内藏带铁打死刘建锋。各将领将陈赡杀掉，迎接行军司马张佶为武安留后。张佶将要进入节度使司时，他骑的马忽然狂踢乱咬，伤了张佶的左大腿。当时马殷攻打邵州还没有攻克，张佶便谢绝各位拥立他的将领说：“马殷有勇有谋，待人宽厚与人为善，我比不上他，他才是真正的主帅。”于是给马殷送去公文召请他到长沙来。马殷犹豫不决没有启程，听直军将姚彦章劝马殷说：“你与刘建锋、张佶同属一样的人才，现在刘建锋遇难死去，张佶大腿受伤，上天的安排人们的期望，舍去你还能有谁呢！”马殷于是派令亲从都副指挥使李琼留下继续攻打邵州，他本人直接前往长沙。

淮南兵与镇海兵战于皇天荡，镇海兵不利，杨行密遂围苏州。

淮南军队与镇海军队在皇天荡展开激战，结果镇海军队战败失利，杨行密于是率军围攻苏州。

钱、钟传、杜洪畏杨行密之强，皆求援于朱全忠；全忠遣许州刺史朱友恭将兵万人渡淮，听以便宜从事。

钱、钟传、杜洪畏惧杨行密的强大，都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派遣许州刺史朱友恭带领军队一万人渡过淮水，让他根据情况随机料理，便宜行事。

董昌使人觇钱兵，有言其强盛者辄怒，斩之；言兵疲食尽，则赏之。戊寅，袁以余姚降于；顾全武、许再思进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战而败，婴城自守，全武等围之。昌始惧，去帝号，复称节度使。

董昌派人侦察钱军队的情况，有说钱军队强盛的人，董昌就勃然大怒，将他斩杀。那些说钱军队疲惫不堪粮食已光的人，就受到董昌的奖赏。戊寅（二十七日），袁献出余姚向钱投降；顾全武、许再思进兵到达越州城下。五月，董昌率军出越州城交战失败，只好环绕着越州城固守，顾全武等便将董昌围困起来。董昌这才恐惧，去掉帝号，重新称做节度使。

马殷至长沙，张佶肩舆入府，坐受殷拜谒，已，乃命殷升听事，以留后让之，即趋下，帅将吏拜贺，复为行军司马，代殷将兵攻邵州。

马殷到达长沙，张佶乘坐轿子进入节度使司，坐在那里接受马殷的拜见。事毕，张佶让马殷升堂治理政事，把留后的官职让给马殷，当即下来，率领将领官吏恭贺马殷任留后，张佶重新充任行军司马，代替马殷带领军队攻打邵州。

癸未，苏州常熟镇使陆郢以州城应杨行密，虏刺史成及。行密阅及家所蓄，惟图书、药物，贤之，归，署行军司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钱公所，失苏州不能死，敢求富贵！愿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行密遽执其手，止之，馆于府舍。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单衣诣之，与之共饮膳，无所疑。

癸未（初三），苏州常熟镇使陆郢献出苏州城接应杨行密，并虏获苏州刺史成及。杨行密察看成及家里收藏的东西，只有图书、药物，很敬重他，把他放回，并任命为行军司马。成及跪谢杨行密并且流着泪说：“我全家族有一百口人在钱那里，我身为刺史失掉苏州而不能以身殉职，怎敢再谋求荣华富贵！希望用我一个人除全家百口人的死！”说着举起身上佩刀就要自杀。杨行密立即抓住成及的手，阻止的行动，在节度使司的宅院里为成及安设馆舍。成及的屋里也有兵器，杨行密常常身穿单衣到成及那里，与他一同喝酒吃饭，毫无疑虑。

钱闻苏州陷，急召顾全武，使趋西陵备行密，全武曰：“越州贼之根本，奈何垂克弃之！请先取越州，后复苏州。”从之。

钱听说苏州失陷，立即召顾全武，命他赶赴西陵防备杨行密，顾全武说：“越州是董昌这伙贼寇的大本营，为什么马上就要攻克却又舍弃它！请让我先攻取越州，然后再去收复苏州。”钱听从了顾全武的意见。

淮南将朱延寿奄至蕲州，围其城。大将贾公铎方猎，不得还，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寿所掠羊群，潜入城，约夜半开门举火为应，复衣皮反命。公铎如期引兵至城南，门中火举，力战，突围而入。延寿惊曰：“吾常恐其溃围而出，反溃围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军中与公铎有旧者持誓书金帛往说之，许以婚。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行，临城与语，为陈利害。数日，公铎及刺史冯敬章请降。以敬章为左都押牙，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延寿进拔光州，杀刺史刘存。

淮南将领朱延寿忽然来到蕲州城下，围攻蕲州城。蕲州大将贾公铎正在城外打猎，不能返回，贾公铎把军队埋伏在树林里，命令勇猛士兵二人身披羊皮乘夜进入朱延寿的驻地，掠赶羊群，偷偷进入城内，与城里的人相约半夜时候打开城门举起火把相接应，这两个人又身披羊皮回到贾公铎的营地，报告情况。贾公铎按着约定的时间来到蕲州城南面，城门中间火把高举，贾公铎极力奋战，突破朱延寿的包围圈进入城内。朱延寿吃惊地说：“我常常担心贾公铎会冲破包围逃出，现在反倒是打破包围进来，这样看来，蕲州城怎么可能立即攻克！”朱延寿于是告诉杨行密，请求派军中与贾公铎有旧交情的人手持盟誓书信和金银布帛前往劝说，并许诺和贾公铎结成姻亲。寿州团练副使柴再用请求前去劝说，在临近蕲州城的地方，柴再用与贾公铎会晤，为贾公铎陈述利弊得失。几天之后，贾公铎与蕲州刺史冯敬章向朱延寿请求投降。杨行密任命冯敬章为左都押牙，贾公铎为右监门卫将军。朱延寿乘势进军攻克光州，杀死光州刺史刘存。

丙戌，上遣中使诣梓州和解两川，王建虽奉诏还成都，然犹连兵未解。

丙戌（初六），唐昭宗派遣宦官到达梓州，劝说西川节度使王建和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和解，王建虽然奉诏令返回成都，可是仍然布署军队没有停止进攻势态。

崔昭纬复求救于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赐昭纬死，行至荆南，追及，斩之，中外咸以为快。

崔昭纬再次向朱全忠请求救援。戊子（初八），朝廷派遣宦官将崔昭纬赐死，崔昭纬行到荆南，宦官追上，斩杀了崔昭纬，京城内外都感到大快人心。

荆南节度使成与其将许存溯江略地，尽取滨江州县；武泰节度使王建肇弃黔州，收余众保丰都。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以其将赵武为黔中留后，存为万州刺史。

荆南节度使成与属下将领许存沿着长江逆而上侵占地盘，把长江沿岸的州县全都夺取。武泰节度使王建肇放弃黔州，收集剩余人马固守忠州的丰都县。许存又带领军队向西攻取渝州、涪州，成委任手下将领赵武为黔中留后，许存为万州刺史。

知存不得志，使人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鞠。”曰：“存将逃走，先匀足力也。”遣兵袭之，存弃城走；其众稍稍归之，屯于茅坝。赵武数攻丰都，王建肇不能守，与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杀之，掌书记高烛曰：“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彼穷来归我，奈何杀之！”建使戍蜀州，阴使知蜀州王宗绾察之。宗绾密言存忠勇谦谨，有良将才，建乃舍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绾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从孔目官柳修业，每劝宗播慎静以免祸。其后宗播为建将，遇强敌诸将所惮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辄称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终。

成知道许存不得志，派人去刺探许存的举动，回来的人说：“许存不料理州内的事宜，每天出去踢球取乐。”成说：“许存是想要逃跑，现在先调整脚的力量。”便派军队袭击许存，许存放弃万州城逃跑；许存的人马渐渐投归，在茅坝驻扎下来。赵武几次攻打丰都，王建肇不能据守，与许存一同向王建投降。王建顾忌许存有勇有谋，想把许存杀掉，掌书记高烛说：“你正在招揽天下的英雄豪杰以谋求称霸大业，许存在处境艰难时来投靠我们，怎么能杀害他呢！”王建便令许存驻守蜀州，暗中让主持蜀州事务的王宗绾监视许存。王宗绾秘密向王建说，许存忠诚勇敢谦恭谨慎，具有贤良将领的才能，王建于是放弃了先前的成见，把许存的姓名改为王宗播认做养子，可是王宗绾却不让王宗播知道，当初是他向王建美言而免除了对王宗播的不信任。原来追随王宗播的孔目官柳修业，常常劝说王宗播要谨慎镇静以免不测大祸。在这以后，王宗播作为王建的手下将领，凡遇到强敌而各位将领有所畏惧时，他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等到有了功劳，就声称有病，不高傲自夸，因此王宗播得以终身保全功名。

甲午，夜，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戊戌，遣昌故将骆团绐昌云：“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已亥，全武遣武勇都监使吴璋以舟载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斩之，并其家三百余人，宰相李邈、蒋以下百余人。昌在围城中，贪吝日甚，口率民间钱帛，减战士粮。及城破，库有杂货五百间，仓有粮三百万斛。钱传昌首于京师，散金帛以赏将士，开仓以振贫乏。

甲午（十四日）夜间，顾全武猛烈攻打越州，乙未（十五日），早晨，攻克越州外城，董昌仍然占据内城顽强抗拒。戊戌（十八日），钱派遣董昌的原来将领骆团欺骗董昌说：“奉到朝廷的诏令，命令大王你退休返回临安。”董昌于是送上牌照官印，迁出内城到清道坊居住。已亥（十九日），顾全武派遣武勇都监使吴璋用船只把董昌从越州送往杭州，到了小江的南部，将董昌斩杀，连同董昌家族三百余人，董昌任用的宰相李邈、蒋以下的官员一百余人，全部杀掉。董昌在越州城内被围困时，一天更比一天贪婪吝啬，按人口计算征收民间的钱财布帛，减少作战士兵的粮食。等到越州城被攻克，府库内藏有各种货物五百间，粮仓里还有粮食三百万斛。钱把董昌的头颅传送到京师长安，散发金银布帛以奖赏军中将士，打开粮仓振济贫困的百姓。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遍六州。朱全忠召葛从周于郓州，使将兵营洹水以救魏博，留庞师古攻郓州。六月，克用引兵击从周，汴人多凿坎于陈前，战方酣，克用之子铁林指挥使落落马遇坎而踬，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马亦踬，几为汴人所获；克用顾射汴将一人，毙之，乃得免。克用请修好以赎落落，全忠不许，以与罗弘信，使杀之。克用引军还。

李克用攻打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在魏州、博州、贝州、卫州、澶州、相州这六个州的范围内大肆侵扰抢掠。朱全忠召令正在攻打郓州的葛从周，让他带领军队在洹水驻扎以便救援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留下庞师古继续攻打郓州的朱。六月，李克用率领军队攻打葛从周，汴州军队在洹水的阵地前挖凿了许多沟坎，双方交战正激烈的时候，李克用的儿子铁林指挥李落落骑的马遇到沟坎被绊倒，汴州军队将他活捉。李克用亲自去救李落落，战马也被绊倒，几乎就要被汴州军队擒获，李克用这时回身发箭射中一名汴州军队的将领，将他击毙，这才免于被俘。李克用向朱全忠请求和好以赎回儿子李落落，朱全忠不答应，把李落落交给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让他把李落落杀掉。李克用带领军队从洹水返回晋阳。

葛从周自洹水引兵济河，屯于杨刘，复击郓，及兖、郓、河东之兵战于故乐亭，破之。兖、郓属城皆为汴人所据，屡求救于李克用，克用发兵赴之，为罗弘信所拒，不得前，兖、郓由是不振。

朱全忠的将领葛从周从洹水带领军队渡过黄河，在杨刘驻扎，接着又攻打郓州的朱，兖州、郓州、河东的军队在故乐亭与汴州军队交战，打败葛从周。但兖州、郓州所属的城镇都被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占据，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多次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派军队前往，又受到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的阻截，无法向前开进，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从此一蹶不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贞、韩建惮之，事朝廷礼甚恭。克用去，二镇贡献渐疏，表章骄慢。上自石门还，于神策两军之外，更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将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数千人。茂贞以为欲讨已，语多怨望，嫌隙日构。茂贞亦勒兵扬言欲诣阙讼冤；京师士民争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将诸军以卫近畿，戒丕屯三桥。茂贞遂表言“延王无故称兵讨臣，臣今勒兵入朝请罪。”上遽遣使告急于河东。丙寅，茂贞引兵逼京畿，覃王与战于娄馆，官军败绩。

当初，李克用在渭水以北一带驻扎时，李茂贞、韩建惧怕他，侍奉朝廷的礼节十分恭谦。李克用离开后，李茂贞、韩建二人向朝廷进献贡品逐渐减少，进呈的表章也骄横傲慢起来。昭宗从石门返回京师后，在左、右神策军之外，又设置安圣军、捧宸军、保宁军、宣化军等军队，挑选增补几万人，命令各王统领。继任延王李戒丕和继任覃王李嗣周又自己招募属下人马几千人。李茂贞认为朝廷这样扩充军队是要讨伐他，言语中有很多抱怨，朝廷和李茂贞之间的怨恨越来越深。李茂贞也布署军队扬言说要前赴京师向朝廷诉讼冤屈；京城长安的士民争先恐后地逃到山谷里躲藏起来。昭宗命令通王李滋和覃王李嗣周、延王李戒丕分别带领各军，护卫京师一带，并命李戒丕到三桥驻扎。李茂贞于是向朝廷进呈表章说：“延王李戒丕无缘无故地发动军队讨伐我，我现在率领军队前赴京师请朝廷治我的罪。”唐昭宗立即派使臣向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告急。丙寅（十七日），李茂贞带领军队逼近京畿一带，覃王李嗣周在西部的娄馆迎战，结果朝廷的官军战败失利。

秋，七月，茂贞进逼京师。延王戒丕曰：“今关中藩镇无可依者，不若自州济河，幸太原，臣请先往告之。”辛卯，诏幸州；壬辰，上出至渭北；朝建遣其子从允奉表请幸华州，上不许。以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及开通四面道路、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而建奉表相继，上及从官亦惮远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讯如建，面议去留。甲午，建诣富平见上，顿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贞。陛下若去宗庙园陵，远巡边鄙，臣恐车驾济河，无复还期。今华州兵力虽微，控带关辅，亦足自固。臣积聚训厉，十五年矣，西距长安不远，愿陛下临之，以图兴复。”上乃从之。乙未，宿下；丙申，至华州，以府署为行宫；建视事于龙兴寺。茂贞遂入长安，自中和以来所葺宫室、市肆，燔烧俱尽。

秋季，七月，李茂贞进军逼近京师长安。延王李戒丕说：“现在关中一带的藩镇没有可以依靠的，不如从州渡过黄河，到太原去避难，我请求先行一步去告诉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辛卯（十二日），昭宗颁下诏令出巡州。壬辰（十三日），唐昭宗离开京师到达渭水之北。韩建派遣他的儿子韩从允手捧表章请唐昭宗到华州，唐昭宗不同意。朝廷任命韩建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使及开通四面道路使、催促诸道纲运使等职，可是韩建进呈的表章接二连三地送到请皇帝去华州，昭宗和跟随的朝中各官也有些怕到远处去，癸巳（十四日），昭宗到达富平，派遣宣徽使元公讯召韩建前来，要与他当面商议是东去太原还是留在华州。甲午（十五日），韩建到达富平拜见昭宗，他下跪磕头痛哭说：“当今各藩大臣骄横跋扈的，并不止李茂贞一人，陛下如果离开宗庙园陵，到边远的地方巡游，我担心皇帝的车驾渡过黄河，就再也没有返回的时候了。现在华州军队虽然不是很强大，但控制关中京畿一带，也还足以自卫。我积聚资财训练军队已经十五年了，而且华州往西距离长安也不远，希望陛下驾临华州，以图振兴光复。”昭宗于是依从了韩建的意见。乙未（十六日），昭宗在下住宿；丙申（十七日），到达华州，把韩建的节度使司作为皇帝的行宫。韩建则改在龙兴寺办理政务。唐昭宗离开京师后，李茂贞便进入长安，自从中和年间以来所修缮的宫殿、市街店铺，全都被李茂贞放火烧毁。

乙巳，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节度使。上以胤，崔昭纬之党也，故出之。

乙巳（二十六日），朝廷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胤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武安节度使。唐昭宗因为崔胤是崔昭纬的党羽，所以把他调出朝廷。

丙午，以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陕人也。

丙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陆是陕州人。

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毛诗》博士襄阳朱朴，才如谢安，道士许岩士亦荐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赐以金帛，并赐何迎。

水部郎中何迎向朝廷进呈表章，荐举国子监“毛诗”博士、襄阳人朱朴，说他的才能可比东晋谢安，道士许岩士也向朝廷推荐朱朴有经邦济世的才学。昭宗于是连续几天召见朱朴进行答对，朱朴有论辩口才，昭宗很欣赏他，说：“朕虽然比不上太宗，但得到你就象得到魏徵一样呀！”赏赐给朱朴金银布帛，并且赏赐何迎。

以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京畿安抚制置等使。

朝廷任命徐彦若为大明宫留守，兼任京畿安抚制置等使。

杨行密表请上迁都江淮，王建请上幸成都。

杨行密上表请求唐昭宗迁都到江淮，王建则请唐昭宗到成都去。

宰相畏韩建，不敢专决政事。八月，丙辰，诏建关议朝政；建上表固辞，乃止。

朝中宰相惧怕韩建，不敢决断政事。八月，丙辰（初八），昭宗诏令韩建入朝商议朝廷政事；韩建上呈表章坚决推辞，昭宗于是停止召见。

韩建移檄诸道，令共输资粮诣行在，李克用闻之，叹曰：“去岁从余言，岂有今日之患！”又曰：“韩建天下痴物，为贼臣弱帝室，是不为李茂贞所擒，则为朱全忠所虏耳！”因奏将与邻道发兵入援。

韩建向各道发出檄文，命令他们共同运输资财粮食送到华州唐昭宗这里。李克用听到后，叹息道：“上年皇上若是听从了我的话，怎么会有今天的祸患！”又说：“韩建是当今世上的愚人，替乱臣贼子削弱大唐皇室，这样他不被李茂贞擒拿，就被朱全忠虏获！”于是，李克用上奏韩廷要与邻近各道发兵前往救援。

加钱兼中书令。

朝廷加封钱兼中书令。

癸丑，以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

癸丑（初五），朝廷任命王建为凤翔西面行营招讨使。

甲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同平章事，充威胜节度使。

甲寅（初六），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以同平章事衔，充任威胜节度使。

上愤天下乱，思得奇杰之士不次用之。国子搏士朱朴自言：“得为宰相，月余可致太平。”上以为然。乙丑，以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朴为人庸鄙迂僻，无他长。制出，中外大惊。

昭宗愤恨天下战乱不得安宁，想得到特别杰出的人才破格作用。国子博士朱朴说：“让我任宰相，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以使天下太平。”唐昭宗认可。乙丑（十七日），朝廷任命朱朴为左谏议大夫、同平章事。朱朴为人处事庸俗卑鄙、迂腐冷僻，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长处。诏令颁布后，朝廷内外都大为吃惊。

丙寅，加韩建兼中书令。

丙寅（十八日），朝廷加封韩建兼中书令。

九月，庚辰，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

九月，庚辰（初二），朝廷把福建观察使司升为威武节度使司，任命福建观察使王潮为威武节度使。

以湖南留后马殷判湖南军府事。殷以高郁为谋主，郁，扬州人也。殷畏杨行密、成之强，议以金帛结之，高郁曰：“成不足畏也。行密公之雠，虽以万金赂之，安肯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训卒厉兵，以修霸业，则谁与为敌矣。”殷从之。

朝廷任命湖南留后马殷兼管湖南节度使司事宜。马殷任用高郁做自己的主要谋士。高郁是扬州人。马殷惧怕杨行密、成势力的强大，商议想通过帛和杨行密、成结好，高郁对马殷说：“成，没有什么可怕的。杨行密和你仇恨很深，即使是向他赠送一万两黄金，他也不会援助我们的！不如对上尊奉天子，对下安抚士民，训练士兵整治装备，以谋求霸业，这样谁还敢与我们为敌呢！”马殷听从了高郁的意见。

崔胤出镇湖南，韩建之志也。胤密求援于朱全忠，且教之营东都宫阙，表迎车驾。全忠与河南尹张全义表请上迁都洛阳，全忠仍请以兵二万迎车驾，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韩建惧，复奏召胤为相，遣使谕全忠以且宜安静，全忠乃止。乙未，复以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远同平章事。远，珙弟之孙也。

将崔胤调出朝廷派到湖南任武安节度使，是韩建的意图。崔胤暗中向朱全忠求援，并且指使朱全忠修缮东都洛阳的宫殿，向朝廷上表迎接唐昭宗车驾到洛阳。朱全忠于是与河南尹张全义向朝廷进呈表章，请唐昭宗迁都洛阳，朱全忠再三请求派出二万军队去迎接唐昭宗的车驾，并且说崔胤是位忠臣，不应当把他调到外地任职。韩建恐惧，重新上奏召请崔胤为宰相，派遣使臣传谕朱全忠暂且应当保持安静，朱全忠这才停止了行动。乙未（十七日），朝廷再次任命崔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崔远为同平章事。崔远是崔胞弟崔的孙子。

丁酉，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为硖州刺史。崔胤恨代己，诬，云党于李茂贞而贬之。

丁酉（十九日），朝廷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贬为硖州刺史。崔胤嫉恨陆取代了自己，便诬陷陆，说他与李茂贞结党营私，将他贬职。

已亥，以朱朴兼判户部，凡军旅财赋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孙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以前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副都统。

已亥（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朴兼管户部，所有军事费用、财政赋税等事，唐昭宗全都委交朱朴掌管。朝廷还任命孙为凤翔四面行营都统，又任命以前的定难节度使李思谏为静难节度使，兼任凤翔四面行营副都统。

以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

朝廷保大留后李思敬为节度使。

河东将李存信攻临清，败汴将葛从周于宗城北，乘胜至魏州北门。

河东将领李存信攻打临清，在宗城县北部打败汴州军队将领葛从周，乘胜进军直达魏州城的北门。

冬，十月，壬子，加孙暮行营节度、招讨、处置等使。丁巳，以韩建权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贞上表请罪，原得自新，仍献助修宫室钱；韩建复佐佑之，竟不出师。

冬季，十月，壬子（初五），朝廷加封孙为行营节度使、招讨使、处置使等职。丁巳（初十），朝廷任命韩建暂任京兆尹，兼任把截使。戊午（十一日），李茂贞向朝廷上表自请治罪，原意改过自新，并进献帮助朝廷修缮长安宫殿的钱财。韩建又从中为李茂贞情，朝廷竟然不再出动军队讨伐李茂贞。

钱令两浙吏民上表，请以兼领浙东；朝廷不得已，复以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以为镇海、威胜两军度使。丙子，更名威胜曰镇东军。

钱命令两浙官民向朝廷上呈表章，请求朝廷委任钱兼管浙东。朝廷不得已，又任命王抟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任命钱为镇海、威胜两军节度使。丙子（二十九日），朝廷将威胜军改名为镇东军。

李克用自将攻魏州，败魏兵于白龙潭，追至观音门。朱全忠复遣葛从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军继之，克用乃还。

李克用亲自带领军队攻打魏州的罗弘信，在白龙潭打败魏州军队，一直追赶到魏州外城的观音门。朱全忠又派遣葛从周救援魏州，率军到洹水驻扎，朱全忠带领大队人马也相继赶到，李克用便返回晋阳。

加河中节度使王珂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河中节度使王珂为同平章事。

十一月，朱全忠还大梁，复遣葛从周东会庞师古，攻郓州。

十一月，朱全忠返回大梁，又派遣葛从周向东会合庞师古，去攻打郓州的朱。

湖州刺史李师悦求旌节，诏置忠国军于湖州，以师悦为节度使。赐告身旌节者未入境，戊子，师悦卒。杨行密表师悦子前绵州刺史彦徽知州事。

湖州刺史李师悦向朝廷谋求节度使旌旗节钺，唐昭宗诏令在湖州设置忠国军，任命李师悦为节度使。朝廷派出向李师悦颁赐授职文书和旌旗节钺的使臣还没有到达湖州，戊子（十二日），李师悦便死去了。杨行密于是向朝廷上表请任命李师悦的儿子、前绵州刺史李彦徽主持湖州事宜。

淮南将安仁义攻婺州。

淮南将领安仁义攻打婺州。

十二月，东川兵焚掠汉、眉、资、简之境。

十二月，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的军队在西川节度使王建管辖的汉州、眉州、简州境内焚烧抢掠。

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据境拒之，使弘守端州。弘结封州刺史刘隐，许妻以女。隐伪许之，托言亲迎，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斩弘；遂袭广州，斩琚；具军容迎知柔入视事。知柔表隐为行军司马。

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前往赴任行至湖南，广州牙将卢琚、谭弘据守广州抗拒他入境，由谭弘固守端州。谭弘交结封州刺史刘隐，许诺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刘隐为妻。刘隐假装答应了这桩婚事，以娶亲为借口，把士兵武器埋藏在船上，夜里进入端州，斩杀了谭弘，又乘胜袭击广州，斩杀卢琚，接着刘隐整顿军容迎接薛王李知柔进入广州主持节度使事务。李知柔上表朝廷任命刘隐为行军司马。

第二百六十一卷

唐纪七十七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乾宁四年（丁巳、897 ）

唐纪七十七唐昭宗乾宁四年（丁巳，公元897 年）

春，正月，甲申，韩建奏：“防城将张行思等告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谋杀臣，劫车驾幸河中。”建恶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惊，召建谕之；建称疾不入。令诸王诣建自陈，建表称：“诸王忽诣臣理所，不测事端。臣详酌事体，不应与诸王相见。”又称：“诸王当自避嫌疑，不可轻为举措。陛下若以友爱含容，请依旧制，令归十六宅，妙选师傅，教以诗书，不令典兵预政。”且曰：“乞散彼乌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虑上不从，引麾下精兵围行宫，表疏连上。上不得已，是夕，诏诸王所领军士并纵归田里，诸王勒归十六宅，其甲兵并委韩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选贤任能，足清祸乱，何必别置殿后四军！显有厚薄之恩，乖无偏无党之道。且所聚皆坊市无赖奸猾之徒，平居犹思祸变，临难必不为用，而使之张弓挟刃，密迩皇舆，臣窃寒心，乞皆罢。”诏亦从之。于是殿后四军二万余人悉散，天子之亲军尽矣。捧日都头李筠，石门扈从功第一，建复奏斩于大云桥。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暂出江南，遽谋不轨。代宗时吐蕃入寇，光启中朱玫乱常，皆援立宗支以系人望。今诸王衔命四方者，乞皆召还。”又奏：“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圣听，宜皆禁止，无得入宫。”诏悉从之。建既幽诸王于别第，知上意不悦，乃奏请立德王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诏立德王为皇太子，仍更名裕。

春季，正月，甲申（初八），韩建向朝廷上奏说：“华州防城将张行思等控告皇室的睦、济、韶、通、彭、韩、仪、陈八王图谋杀害我，要劫持皇上的车驾到河中去。”韩建憎恨各王掌管军队，因此指使张行思等控告他们。昭宗接到韩建的表章大为惊慌，召见韩建，想向他说明，韩建以有病为托词拒不前来。唐昭宗又命令各王到韩建那里去自行陈述，韩建上表道：“各王若忽然来我的住所，变乱之事难以揣测。我仔细斟酌这件事，不应当和各王见面。”韩建又说：“各王应当自动避开嫌疑，不可轻举妄动。陛下如果因为同祖同宗的友爱之情而宽容他们，就请依照旧制，命令诸王回到十六宅，精心挑选师傅，教他们学习诗文书画，而不让他们掌管军队干预朝政。”韩建并且说：“请求解散各王手下的乌合之众，以光大大唐皇室子孙的教化。”韩建担心唐昭宗不依从他的意见，就带领手下精壮士兵围困昭宗的行宫，表章奏疏接二连三地向朝廷呈递。昭宗不得已，在这天傍晚，诏令各王所管领的军中士兵全都解散遣回田间故里，强迫诸王回到十六宅，各王原有的盔甲兵器全部交给韩建掌管。韩建又上奏说：“陛下挑选贤良任用能人，这样足可以清除祸患平定战乱，何必另外设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这四支亲军呢！显然皇恩有厚薄亲疏之分，与没有偏向没有私党这样的王道相背离。况且这四支陛下亲军里，聚集的都是市镇里巷中游手好闲奸邪狡猾的无赖，他们的平静安居的时候还企图作乱惹祸发动变乱，当朝廷遇到艰难处境他们一定不会为陛下效力的，可是现在却让这帮人拉弓拔刀，紧紧地跟随陛下的车驾，我私下里为陛下担惊受怕，请求立即把亲军全部解散。”昭宗颁下诏书，又依从了韩建的意见。于是，护卫昭宗的四支军队二万余人全部解散，天子的亲军完全裁撤了。捧日都头李筠，当初在石门跟随护卫昭宗，功劳堪数第一，韩建又上奏朝廷，将李筠在华州大云桥斩杀。韩建接着又向昭宗奏道：“玄宗末年，永王李暂时调出京师到江南任职，马上就背叛朝廷图谋不轨。代宗时，吐蕃侵入，拥立广武王李承宏。光启年间，朱玫叛逆作乱，拥立襄王李。他们都是靠着拥立皇族宗室的分支来笼络民心。现在奉陛下之命在各地的皇室诸王，请求把他们全都召回朝廷。”韩建还奏称：“那些鼓吹仙术的方士在皇宫出出进进，迷惑皇帝的耳目，应当一律禁止，不许他们进入皇宫。”昭宗下诏全都依从韩建的奏请。韩建把皇室各王幽禁在其他府第后，知道昭宗心中不高兴，便上呈奏章请求立德王为太子，想以此来缓解。丁亥（十一日），昭宗颁下诏令，立德王李为皇太子，按成制改名为李裕。

庞师古、葛从周并兵攻郓州，朱兵少食尽，不复出战，但引水为深壕以自固。辛卯，师古等营于水西南，命为浮梁。癸巳，潜决濠水。丙申，浮梁成，师古夜以中军先济。闻之，弃城奔中都，葛从周逐之，野人执及妻子以献。

庞师古、葛从周联合军队攻打郓州的朱，朱人马较少粮食也吃尽，便不再出城交战，只是引水灌满堑壕自行固守。辛卯（十五日），庞师古等在水流的的西南安设营寨，命令士兵建造浮桥。癸巳（十七日），庞师古的士兵偷偷挖开堑壕放水。丙申（二十日），浮桥造成，庞师古夜里派遣中军首先越过堑壕。朱听说后放弃郓州城逃奔中都县，葛从周随即追击，乡下农人抓获朱和他的妻子儿子交送葛从周。

已亥，罢孙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以副都统李思谏为塞节度使。

已亥（二十三日），朝廷免去孙的凤翔四面行营节度等使的官职，任命副都统李思谏为宁塞节度使。

钱使行军司马杜棱救婺州。安仁义移兵攻睦州，不克而还。

钱派令行军司马杜棱救援婺州。围攻婺州的安仁义于是调动军队去攻打睦州，结果没有攻克而率众返回。

朱全忠入郓州，以庞师古为天平留后。

朱全忠进入郓州，任命庞师古为天平留后。

朱瑾留大将康怀贞守兖州，与河东将史俨、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给军食。全忠闻之，遣葛从周将兵袭兖州。怀贞闻郓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从周入兖州，获瑾妻子。朱瑾还，无所归，帅其众趋沂州，刺史尹处宾不纳，走保海州，为汴兵所逼，与史俨、李承嗣拥州民渡淮，奔杨行密。行密逆之于高邮，表瑾领武宁节度使。

朱瑾留下大将康怀贞守卫兖州，他自己与河东李克用的将领史俨、李承嗣一起到徐州境内抢掠以供给军需粮食。朱全忠得知，便派葛从周带领军队袭击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朱全忠的汴州军队突然来到，于是向葛从周投降。二月，戊申（初三），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抓获朱瑾的妻子、儿子。朱瑾返回兖州时，没有归处，便率领手下人马奔往沂州，沂州刺史尹处宾不接纳，珠瑾无奈又奔往海州固守，又受到汴州军队的进攻逼迫，最后与史俨、李承嗣裹挟海州的百姓渡过淮水，投奔杨行密。杨行密在高邮迎接朱瑾，并向朝廷表请任命朱瑾遥领武宁节度使。

全忠纳瑾之妻，引兵还，张夫人逆于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请见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兖、郓与司空同姓，约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于佛寺为尼，斩朱于汴桥。于是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皆入于全忠。惟王师范保淄青一道，亦服于全忠。李存信在魏州，闻兖、郓皆陷，引兵还。

朱全忠收纳的朱瑾的妻子，带领军队返回汴州，朱全忠的妻子张夫人在封丘县迎接，朱全忠把收纳朱瑾妻子的事告诉张夫人。张夫人请求会见朱瑾妻子，朱瑾妻子拜见张夫人，张夫人以同样的礼节答谢，并且流着眼泪说：“兖州的朱瑾、郓州的朱与司空朱全忠是同姓，他们相约结为兄弟，因为很小的缘故而产生怨恨，竟兵戎相见互相攻打，以致使嫂子你受到这样的侮辱。将来有一天汴州失守，我也要象嫂子你今天这样了！”朱全忠这才把朱瑾妻子送到佛寺里做尼姑，在汴桥斩杀朱。于是，天平节度使管辖的郓州、齐州、曹州、棣州，秦宁节度使管辖的兖州、沂州、密州，感化节度使管辖的徐州、宿州，忠武节度使管辖的陈州、许州，宣义节度使管辖的郑州、滑州、濮州，全都归属朱全忠统管。只有王师范保存淄青一道，也服从了朱全忠。这时，李存信在魏州，他听说兖州、郓州都被朱全忠攻占，便带领人马返回晋阳。

淮南旧善水战，不知骑射，及得河东、兖、郓兵，军声大振。史俨、李承嗣皆河东骁将，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间道诣杨行密请之；行密许之，亦遣使诣克用修好。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的军队以往擅长水上作战，而不熟悉骑马射箭，等到杨行密接收了河东李克用、兖州朱瑾、郓州朱人马，军队声势大为振作。史俨、李承嗣都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手下的勇猛战将，李克用对他们到杨行密那里很是惋惜，派遣使者从小道前去向杨行密请求放回史俨、李承嗣。杨行密同意，也派出使者到李克用那里重修和好。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将兵五万攻东川，以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面行营先锋使，败凤翔将李继徽等于玄武。继徽本姓杨，名崇本，茂贞之假子也。

戊午（十三日），西川节度使王建派遣邛州刺史华洪、彭州刺史王宗带领军队五万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任命戎州刺史王宗谨为凤翔西南行营先锋使，在梓州玄武县打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将领李继徽等。李继徽本来姓杨，名崇本，是李茂贞的养子。

己未，赦天下。

己未（十四日），朝廷诏令天下大赦。

上飨行庙。

唐昭宗到行庙祭献。

庚申，王建以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将兵入千趋渝州；决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将兵七千趋泸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泸州，斩刺史马敬儒，峡路始通。

庚申（十五日），王建任命决云都知兵马使王宗侃为应援开峡都指挥使，带领军队八千奔赴渝州；任命决胜都知兵马使王宗阮为开江防送进奉使，带领军队七千奔赴泸州。辛未（二十六日），王宗侃攻取渝州，渝州刺史牟崇厚投降。癸酉（二十八日），王宗阮攻克泸州，斩杀泸州刺史马敬儒，峡路开始打通。

凤翔将李继昭救梓州，留偏将守剑门，西川将王宗播击擒之。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将领李继昭救援梓州，留下属将据守剑门，西川将领王宗播袭击擒获了他。

乙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罢守本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为秘书监。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议沸腾。太子詹事马道殷以天文，将作监许岩士以医得幸于上，韩建诬二人以罪而杀之，且言、朴与二人交通，故罢相。

乙亥（三十日），朝廷将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孙罢去官衔，只留本职，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罢职贬为秘书监。朱朴充任宰相主持朝政后，事先所说的话都没有见效，朝外议论纷纷。太子詹事马道殷因为通晓天文，将作监许岩士因为懂医而得到唐昭宗宠爱，韩建诬陷马道殷、许岩士二人有罪而斩杀了他们，并且又说孙、朱朴与这两个人相互交往窜通信息，因此将他们罢去了宰相官职。

诏以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讨武昌节度使杜洪。

唐昭宗颁下诏令，任命杨行密为江南诸道行营都统，以便讨伐武昌节度使杜洪。

张佶克邵州，擒蒋勋。

张佶攻克邵州，擒获邵州刺史蒋勋。

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

三月，丙子（初一），朱全忠向朝廷进呈表请求任命曹州刺史葛从周为泰宁留后，朱友裕为天平留后，庞师古为武宁留后。

保义节度使王珙攻护国节度使王珂，珂求援于李克用，珙求援于朱全忠。宣武将张存敬、杨师厚败河中兵于猗氏南；河东将李嗣昭败陕兵于猗氏，又败之于张店，遂解河中之围。师厚，斤沟人，嗣昭，克用弟克柔之假子也。

保义节度使王珙攻打护国节度使王珂，王珂向李克用求援，王珙则向朱全忠求援。宣武军将领张存敬、杨师厚在猗氏南部打败河中军队；河东军队将领李嗣昭在猗氏打败陕州人马，接着又在张店再次打败陕州军队，于是解除了对河中的围困。杨师厚是斤沟镇人，李嗣昭是李克用胞弟李克柔的养子。

更名感义军曰昭武，治利州，以前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节度使。

朝廷诏令，将感义军改名为昭武军，节度使司设在利州，任命以前的静难节度使苏文建为昭武节度使。

夏，四月，以同州防御使李继瑭为匡国节度使。继瑭，茂贞之养子也。

夏季，四月，朝廷任命同州防御使李继瑭为匡国节度使。李继瑭是李茂贞的养子。

以右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和解王建及顾彦晖。

朝廷任命右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使，前往劝说西川节度使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和解。

辛亥，钱遣顾全武等将兵三千自海道救嘉兴，己未，至城下，击淮南兵，大破之。

辛亥（初六），钱派遣顾全武等带领军队三千乘船由海道前往救援嘉兴，己未（十四日），来到嘉兴城下，攻打正在围攻嘉兴的淮南军队，结果把淮南军队打得大败。

杜洪为杨行密所攻，求球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聂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黄州。行密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等救黄州。黄州刺史瞿章闻友恭至，弃城，拥众南保武昌寨。

杜洪受到杨行密的进攻，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遣手下将领聂金掠扰泗州，命朱友恭攻打黄州。杨行密则派遣右黑云都指挥使马等救援黄州。黄州刺史瞿章听说朱友恭前来，便放弃黄州城，裹挟民众向南逃往武昌寨固守。

癸亥，两浙将顾全武等破淮南十八营，虏淮南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将田屯驿亭埭，两浙兵乘胜逐之。甲戌，自湖州奔还，两浙兵追败之，众死者千余人。

癸亥（十八日），两浙军队将领顾全武等攻破围攻嘉兴的淮南军队十八个营寨，虏获淮南军队将士魏约等三千人。淮南军队将领田当时驻扎在驿亭埭，两浙军队乘胜驱逐田。甲戌（二十九日），田从湖州逃回，两浙军队在后面紧追，田军队大败，死亡达一千余人。

韩建恶刑部尚书张等数人，皆诬奏，贬之。

韩建憎恨刑部尚书张等几个人，他上呈奏章，全都进行诬陷，结果张等人被朝廷贬职。

五月，加奉国节度使崔洪同平章事。

五月，朝廷加封奉国节度使崔洪为同平章事。

辛巳，朱友恭为浮梁于樊港，进攻武昌寨，壬午，拔之，执瞿章，遂取黄州；马等皆败走。

辛巳（初七），朱友恭在樊港建造跨江浮桥，进攻武昌营寨，壬午（初八），予以攻克，抓获刺史瞿章，于是占取黄州，马等都战败逃跑。

丙戌，王建以节度副使张琳成都，自将兵五万攻东川。更华洪姓名曰王宗涤。

丙戌（十二日），西川节度使王建命令节度副使张琳据守成都，自己带领军队五万攻打东川节度使顾彦晖。王建把华洪的姓名改为王宗涤。

六月，己酉，钱如越州，受镇东节。

六月，己酉（初五），钱到达越州，接受镇东节度使的旌旗节。

李茂贞表：“王建攻东川，连兵累岁，不听诏命。”甲寅，贬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贞为西川节度使。以覃王嗣周为凤翔节度使。

李茂贞上表朝廷说：“王建一再攻打东川，多年以来兴兵作乱，拒不听从朝廷的诏令。”甲寅（初十），唐昭宗颁下诏令，把王建贬为南州刺史。乙卯（十一日），朝廷任命李茂贞为西川节度使。同时任命覃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

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执其将李继宁。丙寅，宣谕使李洵至梓州，己巳，见建于张杷砦，建指执旗者曰：“战士之情，不可夺也。”

癸亥（十九日），王建攻克梓州南寨，抓获南寨将领李继宁。丙寅（二十二日），朝廷派出的宣谕使李洵到达梓州，己巳（二十五日），李洵在张杷砦会晤王建，王建指着手拿旗帜的人说：“攻打东川是军中士兵的意意，不能强夺。”

覃王赴镇，李茂贞不受代，围覃王于奉天。

覃王李嗣周前赴凤翔镇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不接受李嗣周的替代，并在奉天将李嗣周围困起来。

置宁远军于容州，以李克用大将盖寓领节度使。

朝廷在容州设置宁远军，任命李克用的大将盖寓兼任宁远节度使。

秋，七月，加荆南节度使成兼侍中。

秋季，七月，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兼侍中。

韩建移书李茂贞；茂贞解奉天之围，覃王归华州。

韩建给李茂贞送去书信，李茂贞于是解除对奉天的围困，覃王李嗣周回到华州。

以天雄节度使李继徽为静难节度使。

朝廷任命天雄节度使李继徽为静难节度使。

庚戌，钱还杭州，遣顾全武取苏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无锡；辛丑，拔常熟、华亭。

庚戌（疑误），钱从越州返回杭州，派顾全武攻取苏州；乙未（二十二日），攻克松江；戊戌（二十五日），攻占无锡；辛丑（二十八日），又占据常熟、华亭。

初，李克用取幽州，表刘仁恭为节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将十人典其机要，租赋供军之处，悉输晋阳。及上幸华州，克用征兵于仁恭，又遗成德节度使王熔、义武节度使王郜书，欲与之共定关中，奉天子还长安。仁恭辞以契丹入寇，须兵捍御，请俟虏退，然后承命。克用屡趣之，使者相继，数月，兵不出。克用移书责之，仁恭抵书于地，慢骂，囚其使者，欲杀河东戍将，戍将遁逃获免。克用大怒，八月，自将击仁恭。

当初，李克用攻取幽州，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任命刘仁恭为节度使，留下戍兵和亲信将领十人掌管机要事务，幽州一带的田租赋税除了供给军需之外，全部运送到晋阳。等到唐昭宗避难前往华州后，李克用向刘仁恭征调军队，又给成德节度使王熔、义武节度使王郜送去书信，想和他们一起平定关中的叛乱，奉送天子返回京师长安。刘仁恭以契丹人正在入侵抢掠，需要有军队防备，请等契丹人退走后，然后再接受李克用的命令，予以推辞。李克用再三催促，派出的使者接二连三地到达幽州，可是几个月过去，刘仁恭的军队还是不出发。李克用送去书信责备刘仁恭，刘仁恭把信扔在地上，大肆谩骂，并把派来的使者囚禁起来，还想杀害留在幽州驻守的河东将领，那些河东将领立即逃跑才免遭杀身之祸。李克用勃然大怒，八月，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刘仁恭。

上欲幸奉天亲讨李茂贞，令宰相议之；宰相切谏，乃止。

昭宗想前往奉天亲自督率军队讨伐李茂贞，命令宰相商议这件事。宰相极力劝阻，昭宗才打消了亲征的打算。

延王戒丕还自晋阳，韩建奏：“自陛下即位以来，与近辅交恶，皆因诸王典兵，凶徒乐祸，致銮舆不安。比者臣奏罢兵权，实虑不测之变。今闻延王、覃王尚苞阴计，愿陛下圣断不疑，制于未乱，则社稷之福。”上曰：“何至于是！”数日不报，建乃与知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被发，或缘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儿！”建拥建、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至石堤谷，尽杀之，以谋反闻。

延王李戒丕从晋阳返回华州，韩建从奏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朝廷与靠近京师的藩镇关系恶化，这都是因为皇室各王掌管兵权，逞凶作恶之徒喜好惹祸生灾，使陛下的车驾不能安稳。近来我向朝廷奏请罢免各王的兵权，实在是担心会有难以预测的变乱。现在我听说延王李戒丕、覃王李嗣周正在酝酿阴谋诡计，希望陛下圣明果断毫不迟疑，在没有发生变乱前就采取措施，那就是大唐天下的福气了。”唐昭宗看了韩建的奏章说：“哪里至于这样呀！”几天过去都没有答复。韩建于是与知枢密刘季述假借朝廷的诏令发兵围攻各王的住所十六宅，诸王披头散发，有的攀援爬上墙头，有的登高跑到屋顶，狂呼道：“皇上快来救我！”韩建把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陈王、覃王、延王、丹王这十一个王裹挟到华州西部的石堤谷，全部杀掉，然后向唐昭宗奏报说他们谋反因而处死。

贬礼部尚书孙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夔州司马，再贬郴州司户。朴之为相，何迎骤迁至右谏议大夫，至是亦贬湖州司马。

朝廷将礼部尚书孙贬职为南州司马。秘书监朱朴先贬为夔州司马，再次贬职降为郴州司户。朱朴做宰相时，何迎的官职突然升到右谏议大夫，到这时也被贬职为湖州司马。

钟传欲讨吉州刺史襄阳周，帅其众奔广陵。

钟传想要讨伐吉州刺史、襄阳人周，周率领所部人马逃奔广陵。

王建与顾彦晖五十余战，九月，癸酉朔，围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权言于建曰：“公与彦晖争东川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挽。东川群盗多据州县，彦晖懦而无谋，欲为偷安之计，皆啖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坚守不下。今若遣人谕贼帅以祸福，来者赏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则彼之所恃，反为我用矣。”建从之，彦晖势益孤。德权，许州人也。

西川的王建与东川的顾彦晖大小交战五十多次，九月，癸酉朔（初一），王建围攻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权对王建说：“你与顾彦晖争夺东川已经三年，士兵对征战已感到疲惫，地方百姓对运输接送军需已感到困乏。东川的州县大多被一群强盗贼寇占据着，顾彦晖怯懦而没有智谋，想用苟且偷安的办法，对州县属官都用丰厚的利益来引诱笼络他们，倚仗他们的救援，而坚守梓州使我们不能攻克。现在你如果派人向贼寇的头目说明祸福利弊，对于前来附顺的人赏给官职，对于拒不服从的人就派出军队威逼，这样顾彦晖所依伏的势力，便反被我们利用了。”王建采纳了周德权的意见，于是顾彦晖的势力越来越孤单。周德权是许州人。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军，辛巳，攻之。幽州将单可及引骑兵至，克用方饮酒，前锋白：“贼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对曰：“但见可及辈。”克用嗔目曰：“可及辈何足为敌！”亟命击之。是日大雾，不辨人物，幽州将杨师侃伏兵于木瓜涧，河东兵大败，失亡太半。会大风雨震电，幽州兵解去。克用醒而后知败，责大将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废事，汝曹河不力争！”

丁丑（初五），李克用率领人马到达安塞军，辛巳（初九），李克用进攻安塞军。幽州的将领单可及带领骑兵赶到这里，李克用这时正在喝酒，前锋将士报信说：“幽州的贼寇来到了！”李克用喝得大醉，说：“刘仁恭在哪里？”手下人回答他说：“只看到单可及一伙人。”李克用瞪着眼说：“单可及这伙人哪里是我的对手！”当即下令向幽州军队发动进攻。这一天大雾弥漫，分辨不清人和物，幽州将领杨师侃在木瓜涧埋伏下军队，李克用的河东军队在交战中大败，丧失人马超过多半。适逢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幽州军队于是解围离去。李克用醒酒后知道自己的人马吃了败仗，便责怪大将李存信等人说：“我因为喝醉酒而耽误大事，你们为什么不极力劝阻！”

湖州刺史李彦徽欲以州附于杨行密，其众不从；彦徽奔广陵，都指挥使沈攸以州归钱。

湖州刺史李彦徽想要献出湖州归附杨行密，他手下众人不依从；李彦徽逃奔广陵，湖州的都指挥使沈攸率领湖州归附钱。

以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招讨使，以讨李茂贞。

朝廷任命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凤翔西北行营诏讨使，以讨伐李茂贞。

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加义武节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夺新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复姓名宋文通。

昭宗重新任命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同平章事。加封义武节度使王郜为同平章事。革除不久前任命的西川节度使李茂贞的官职爵位，恢复李茂贞原来的姓名宋文通。

朱全忠既得兖、郓，甲兵益盛，乃大举击杨行密，遣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万壁清口，将趋扬州，葛从周以兖、郓、曹、濮之兵壁安丰，将趋寿州，全忠自将屯宿州；淮南震恐。

朱全忠获得兖州、郓州之后，军队的势力更加强盛，于是大规模发动军队进攻杨行密，他派遣庞师古带领徐州、宿州、宋州、滑州的军队七万人在清口安设营垒，准备进军扬州，又派遣葛从周带领兖州、郓州、曹州、濮州的军队在安丰县设置营垒，准备进军寿州，朱全忠自己率领人马在宿州驻扎；淮南军队得知十分震惊恐慌。

匡国节度使李继瑭闻朝廷讨李茂贞而惧，韩建复从而摇之，继瑭奔凤翔。冬，十月，以建为镇国、匡国两军节度使。

匡国节度使李继瑭听说朝廷要讨伐李茂贞，十分惧怕，韩建又从中威逼他，李继瑭于是逃奔凤翔。冬季，十月，朝廷任命韩建为镇国、匡国两军节度使。

壬子，知遂州侯绍帅众二万，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帅众千人，戊午，凤翔李继溥以援兵二千，皆降于王建。建攻梓州益争。庚申，顾彦晖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饮，遣王宗弼自归于建；酒酣，命其假子瑶杀己及同饮者，然后自杀。建入梓州，城中兵尚七万人，建命王宗绾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壬子（初十），主持遂州事务的侯绍率领所部人马二万，乙卯（十三日），主持合州事务的王仁威带领手下一千人，戊午（十六日），凤翔将领李继溥带领增援队伍二千，都先后向王建投降。王建攻打梓州便更加猛烈。庚申（十八日），梓州城内的顾彦晖招聚他的宗族和养子共同饮酒，把从前擒获的西川将领王宗弼遣返到王建那里。顾彦晖开怀畅饮之后，命令养子顾瑶将自己和一同喝酒的人杀死，然后顾瑶本人自杀。王建于是进入梓州城，城内的军队还有七万人，王建命令王宗绾分兵前往昌州、普州等地巡行，又委任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刘仁恭奏称：“李克用无故称兵见讨，本道大破其党于木瓜涧，请自为统帅以讨克用。”诏不许。又遗朱全忠书。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从之。仁恭又遣使谢克用，陈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复书略曰：“今公仗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则欲其报德，选将则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不何足信！仆料猜防出于骨肉，嫌忌生于屏帷，持干将而不敢授人，捧盟盘而何词著誓！”

刘仁恭向朝廷上表奏称：“李克用无缘无故发动军队来讨伐我，我已经在木瓜涧将他的人马打得大败，现在我请求自己做统帅征伐李克用。”唐昭宗下诏不准。刘仁恭又给朱全忠送去书信。朱全忠便向朝廷奏请加封刘仁恭为同平章事，朝廷予以同意。刘仁恭又派遣使者前赴李克用那里道歉，陈述他与李克用分手而不能自安的心情。李克用给刘仁恭回信大略说道：“现在你凭借朝廷符节控制军队，管理百姓自立法度，提拔人才要让他报答你的恩德，选用将领希望他酬谢你的恩惠；而你自己就不是这样，对别人又怎么能够充分相信呢！我估计你会猜忌亲人骨肉，疑心身边的文武官员，手持利剑而不敢转授他人，那么你手捧盟誓之盘时在誓词里又能说些什么呢！”

甲子，立皇子秘为景王，祚为辉王，祺为祁王。

甲子（二十二日），昭宗颁发诏令，立皇子李秘为景王，李祚为辉王，李祺为祁王。

加彰义节度使张琏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彰义节度使张琏为同平章事。

杨行密与朱瑾将兵三万拒汴军于楚州，别将张训自涟水引兵会之，行密以为前锋。庞师古营于清口，或曰：“营地污下，不可久处。”不听，师古恃众轻敌，居常弈棋。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师古，师古以为惑众，斩之。十一月，癸酉，瑾与淮南将侯瓒，将五千骑潜渡淮，用汴人旗帜，自北来趣其中军，张训逾栅而入；士卒苍黄拒战，淮水大至，汴军骇乱。行密引大军济淮，与瑾等夹攻之，汴军大败，斩师古及将士首万余级，余众皆溃。葛从周营于寿州西北，寿州团练使朱延寿击破之，退屯濠州，闻师古败，奔还。行密、瑾、延寿乘胜追之，及于淠水。从周半济，淮南兵击之，杀溺殆尽，从周走免。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弃马步斗，诸军稍得济淮，凡四日不食，会大雪，汴卒缘道冻馁死。还者不满千人；全忠闻败，亦奔还。行密遗全忠书曰：“庞师古、葛从周，非敌也，公宜自来淮上决战。”

杨行密与朱瑾领军队三万在楚州抗击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另一员大将张训从涟水带领人马与他们会合。杨行密委任张训做前锋。庞师古在清口安营扎寨，有人向庞师古建议说：“这个营地低洼如同池塘，不能长久停留。”庞师古拒不听从。他倚仗人马众多而轻视敌手，在住地常常下棋取乐。朱瑾堵塞淮水上游的水流，打算灌淹庞师古的营地；有人把这一消息告诉庞师古，庞师古却认为这人是在蛊惑众心，竟把他斩杀。十一月，癸酉（初二），朱瑾与准南军队将领侯瓒带领五千骑兵偷偷渡过淮水，打首汴州军队的旗帜，从北面奔赴庞师古的中军，张训越过栅栏冲入营帐。庞师古的士兵仓惶迎战抵抗，准水又决口滚滚而来，汴州军队顿时惊惶失措混乱不堪。杨行密率领大军渡过淮水，与朱瑾等两面夹击庞师古，结果汴州军队大败，庞师古和将士一万余人被斩杀，剩下的人马都溃散逃跑。葛从周在寿州西北安营扎寨，寿州团练使朱延寿攻破他的营寨，葛从周被迫退到濠州固守，他听说庞师古战败后，便逃奔返回。杨行密、朱瑾、朱延寿乘胜追击葛从周，一直追到淠水。葛从周的人马涉渡淠水到一半的时候，淮南军队发起进攻，葛从周的军队几乎全部被斩杀和溺死，葛从周本人逃跑免于一死。遏后都指挥使牛存节下马徒步战斗，各军才稍得渡过淮水，连续四天军中士兵没有进食，又恰逢天降大雪，汴州军队士兵连冻带饿纷纷死亡的路上，返回的人还不至一千。朱全忠听说他的人马打了大败伏，也逃跑返回。杨行密给朱全忠送去书信说：“诚师古、葛从周，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亲自来淮水上游一决胜负。”

行密大会诸将，谓行军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寿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师古败，从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赏之钱万缗，表承嗣领镇海节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俨甚厚，第舍、姬妾，咸选其尤者赐之，故二人为行密尽力，屡立功，竟卒于淮南。行密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全忠不能与之争。

杨行密与各位将领举行隆重的宴会进行庆贺，他对行军副使李承嗣说：“开始时，我想先奔寿州，你说不如先前往清口，庞师古溃败后，葛从周自然逃跑，现在果然象你预料的那样。”杨行密于是赏给李承嗣一万缗钱，向朝廷上表请任命李承嗣兼任镇海节度使。杨行密对待李承嗣和史俨相当优厚，居住的府第房舍，美女姬妾，杨行密都挑选最好的赏赐给他们，所以李承嗣、史俨二人也为杨行密尽忠效力，多次建立战功，最终死在淮南。杨行密因此而占据固守长江、淮水之间，朱全忠不能够与他再争夺。

戊寅，立淑妃何氏为皇后。后，东川人，生德王、辉王。

戊寅（初七）唐昭宗立淑妃何氏为皇后。何皇后是东川人，生下德王、辉王。

威武节度使王潮弟审知，为观察副使，有过，潮犹如捶挞，审知无怨色。潮寝疾，舍其子延兴、延虹、延丰、延休，命审知知军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审知以让其兄泉州刺史审，审以审知有功，辞不受。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示朝廷。

威武节度使王潮的弟弟王审知，是福建观察副使，他曾经犯有过错，王潮对他也捶打惩处，王审知丝毫没有怨恨。王潮卧病在床时，舍去他的儿子王延兴、王延虹、王延丰、王延休不用，而命令胞弟王审知主持节度使司事宜。十二月，丁未（初六），王潮死去。王审知让他的哥哥泉州刺史王审来接替，王审认为王审知立有功劳，坚决推辞而不接受。王审知于是自称福建留后，进呈表章上报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还；戊辰，至成都。

壬戌（二十一日），王建从梓州启程返回；戊奈（二十七日），到达成都。

是岁，南诏骠信舜化有上皇帝书函及督爽牒中书木夹，年号中兴。朝廷欲以诏书报之。王建上言：“南诏小夷，不足辱诏书。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从之。

这一年，南诏骠信舜化有上奏给昭宗的书函及督爽官送给唐中书省用木板夹着的书牒，上面写的年号是中兴。朝廷想要颁发诏书来答复南诏王。王建向朝廷进言说：“南诏不过是小小的蕃夷，不值得颁发诏书。我身在西南，南诏王一定不敢进犯边塞。”朝廷听从了王建的建议。

黎、雅间有浅蛮曰刘王、郝王、杨王，各有部落，西川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亦受南诏赂成都虚实。每节度使到官，三王帅酋长诣府，节度使自谓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阴与大将相表里，节度使或失大将心，则教诸蛮纷扰。先是节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将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诏亦恁之屡为边患。及王建镇西川，绝其旧赐，斩都押牙山行章以惩之。邛崃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蛮亦不敢侵盗。其后遣王宗播击南诏，三王漏泄军事，召而斩之。

在黎州、雅州之间有接近汉化的蛮人，其中刘王、郝王、杨王三个王分别有自己的部落，西川节度使每年向他们赠送绢帛三千匹，让他们监视南诏的举动，这三个王也接受南诏的馈送，侦探成都的虚实。每当有西川节度使到任，这三个王就率领地方酋长前往节度使司恭贺，节度使自以为是朝廷的威武恩德使他们顺从敬服，就上表呈报朝廷。可是刘王、郝王、杨王这三个王却在暗中与节度使手下的大将相互勾结串通，有的节度使失去大将的拥护，这三个王就指使各地蛮人纷纷滋扰变乱。以前，朝廷派往西川的节度使大多是文臣，不想惹事生非，因此属下大将常常凭借节度使的心理姑息怂恿蛮人的作乱，而南诏也借助这点在边地多次扰乱为患。等到王建做了西川节度使，断绝了以往对三个王的赏赐，斩杀与三王相通的都押牙将山行章以示惩治。在邛崃关以南的地方，不设置要塞与内线，不驻扎一兵一卒，蛮人也不敢入侵抢掠。后来王建派遣王宗播攻打南诏，三王泄漏了军事消息，王建便把他们召来斩杀。

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称：“国家有五危、二乱。昔汉文帝即位未几，明习国家事。今陛下登极已十年，而曾不知为君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开四夷，海表之国，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岁尽。臣虽微贱，窃伤陛下朝廷社稷始为奸臣所弄，终为贼臣所有也！”上怒，贬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诏罪状道古，宣示谏官。道古，青州人也。

右拾遗张道古向昭宗上疏奏请：“现在国家有五大危机、二大祸乱。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已明了熟悉国家的政务大事。现在陛下登极已经十年了，却还不曾知晓作为帝王驾驭天下群臣的方法。唐太宗时对内安定中原，对外开拓四周蕃夷疆土，四海之国，没有不向大唐朝廷称臣归附的。可是现在，先朝开壁留下的疆界日益紧缩，几乎丧尽。我虽然低微下贱，却认为陛下、朝廷、社稷，开始时受到奸臣的捉弄，最终会被那些乱臣贼子篡夺！”昭宗大为愤怒，把张道古贬职为施州司户。还颁下诏令历数张道古的罪状，向进谏言官们宣示。张道古是青州人。

光化元年（戊午、898 ）

光化元年（戊午，公元898 年）

春，正月，两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诣阙，请以朱全忠为都统，讨杨行密；诏不许。

春季，正月，两浙的钱、江西的钟传、武昌的杜洪、淄青的王师范分别派遣使者前赴昭宗的驻地，请任命朱全忠为都统，讨伐杨行密；唐昭宗下诏不准。

加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同平章事。

朝廷加封平卢节度使王师范为同平章事。

以兵部尚书刘崇望同平章事，充东川节度使；以昭信防御使冯行袭为昭信节度使。

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刘崇望为同平章事，充任东川节度使；任命昭信防御使冯行袭为昭信节度使。

上下诏罪己息兵，复李茂贞姓名官爵，应诸道讨凤翔兵皆罢之。

昭宗颁下诏书检讨自己的过失，下令停止攻战，恢复李茂贞的姓名和官职爵位，把各道讨伐凤翔李茂贞的军队全都撤退。

壬辰，河中节度使王珂亲迎于晋阳，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守河中。

壬辰（二十二日），河中节度使王珂到晋阳亲自迎接李克用，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昭前往据守河中。

李茂贞、韩建皆致书于李克用，言大驾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奖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宫室；克用许之。

李茂贞、朝建都给李克用送去书信，说皇帝的车驾离开京师外出巡行已经多年了，请求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同辅助大唐皇室，同时请李克用派出人丁匠役帮助修建长安的宫殿，李克用予以同意。

初，王建攻东川，顾彦晖求救于李茂贞，茂贞命将出兵救之，不暇东逼乘舆，诈称改过，与韩建共翼戴天子。及闻朱全忠营洛阳宫，累表迎车驾，茂贞、韩建惧，请修复宫阙，奉上归长安。诏以韩建为修宫阙使。诸道皆助钱及工材；建使都将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视之。

当初，王建攻打东川，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向李茂贞请求救援，李茂贞命令手下将领出动军队救援顾彦晖，而无暇向东逼攻昭宗的车驾，因此假称改过悔罪，与韩建共同辅助拥戴天子。等到听说朱全忠营建东都洛阳宫殿，并一再上呈表章要迎接昭宗的车驾去洛阳，李茂贞、韩建很是恐惧，请求立即修复京师宫殿，奉陪唐昭宗返回长安。唐昭宗诏令任命韩建为修宫阙使，各道都援助资财和工役材料；韩建派都将蔡敬思监督修复宫殿的工程。长安宫殿修复完善后，二月份，韩建亲自前往京师察看。

钱请徒镇海军于杭州，从之。

钱请求把镇海节度使司从润州迁往杭州，朝廷依从了他的请求。

复以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朝廷重新任命节茂贞为凤翔节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审知充威武留后。

三月，己丑（二十日），朝廷任命王审知为威武留后。

朱全忠遣副使万年韦震入奏事，求兼镇天平，朝廷未之许，震力争之；朝廷不得已，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全忠以震为天平留后，以前台州刺史李振为开平节度副使。振，抱真之曾孙也。

朱全忠派遣副使万年县人韦震入朝奏报事宜，请求兼任天平度使，朝廷没有准许，韦震极力争取。朝廷出于不得已，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朱全忠便委任韦震为天平留后，委任以前的台州刺史李振为天平节度副使。李振是李抱真的第四代孙子。

淮南将周本救苏州，两浙将顾全武击破之。准南将秦裴以兵三千人拔昆山而戍之。

准南军队将领周本救援苏州，两浙军队将领顾全武将周本打败。准南军队将领秦裴带领三千人马攻占昆山县并驻扎下来。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知武安留后。时湖南管内七州，贼帅场师远据衡州，唐世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殷所得惟潭、邵而已。

朝廷任命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主持武安留后事宜。当时湖南管辖境内有七个州，贼寇头目杨师远占据衡州，唐世占据永州，蔡结占据道州，陈彦谦占据郴州，鲁景仁占据连州，这样马殷所得到的只是潭州、邵州两个州而已。

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残虐，又不礼于邻道；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盐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将兵袭沧州，彦威弃城，挈家奔魏州；罗弘信不纳，乃奔汴州。仁恭遂取沧、景、德三州，以守文为义昌留后。仁恭兵势益盛，自谓得天助，有并吞河朔之志，为守文请旌节，朝廷未许。会中使至范阳，仁恭语之曰：“旌节吾自有之，但欲得长安本色耳，何为累章见拒！为吾言之！”其悖慢如此。

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性情残忍暴虐，对邻近各道又不礼善。卢彦威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争夺盐利，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刘守文带领军队袭击沧州，卢彦威放弃沧州城，带着家人逃奔魏州；魏州的罗弘信拒不接纳，卢彦威便投奔汴州。刘仁恭于是占取沧州、景州、德州三个州，委任刘守文为义昌留后。刘仁恭的军队势力更加强盛，自以为得到上天的帮助，便有了吞并黄河以北地盘的企图，向朝廷为刘守文请求节度使旌旗节，朝廷没有准许。适逢宦官到达范阳，刘仁恭对宦官说：“节度使的旌旗节我自己就有，只是想得到京师长安颁发的正宗而已，为什么我一再上呈表章请求却被拒绝！替我向朝廷说说！”刘仁恭的狂妄傲慢竟到达这种地步。

朱全忠与刘仁恭修好，会魏博兵击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钜鹿城下，败河东兵万余人，逐北至青山口。

朱全忠与刘仁恭和好亲善，恰逢魏博军队攻打李克用。夏季，四月，丁未（初八），朱全忠到达钜鹿城下，打败河东李克用的军队一万余人，一直追赶到青山口

以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侍中。

朝廷任命护国节度使王珂兼任侍中。

丁卯，朱全忠遣葛从周分兵攻州，戊辰，拔之，斩剌史邢善益。

丁卯（二十八日），朱全忠派遣葛从周分兵攻打州，戊辰（二十九日），予以攻克，斩杀州刺史邢善益。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五月，己巳朔（初一），朝廷大赦天下。

葛从周攻邢州，剌史马师素弃城走。辛未，磁州剌史袁奉滔自刭。全忠以从周为昭义留后，守邢、、磁三州而还。

葛从周攻打邢州，剌史马师素放弃邢州城逃跑。辛未（初三），磁州剌史袁奉滔自杀。朱全忠委任葛从周为昭义留后，守卫邢州、州、磁州三州，然后他自己返回汴州。

以武定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朝廷任命武安节度使李继密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朝廷闻王建已用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乃召刘崇望还，为兵部尚书，仍以宗涤为留后。

朝廷听说王建已经委任王宗涤为东川留后，于是召刘崇望返回，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仍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

湖南将姚彦章言于马殷，请取衡、永、道、连、郴五州，仍荐李琼为将。殷以琼及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副之，将兵攻衡州，斩杨师远，引兵趣永州，围之月余，唐世走死。殷以李唐为永州剌吏。

湖南军队将领姚彦章向马殷进言，请求攻取衡、永、道、连、郴五个州，仍然荐举李琼为统军将领。马殷任命李琼和秦彦晖为岭北七州游弈使，张图英、李唐为副使，带领军队攻打衡州，斩杀衡州剌史杨师远，接着又率领军队奔赴永州，围攻了一个多月，剌史唐世逃跑后死去。马殷于是任命李唐为永州剌史。

六月，以濠州剌史赵为忠武节度使。，之弟也。

六月，朝廷任命濠州剌史赵为忠武节度使。赵是赵的胞弟。

秋，七月，加武贞节度使雷满同平章事，加镇南节度使钟传兼侍中。

秋季，七月，朝廷加封武贞节度使雷满为同平章事，加封镇南节度使钟传兼任侍中。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闻朱全忠有清口之败，阴附于杨行密。全忠遣宿州剌史尉氏氏叔琮将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随州剌史赵匡，败襄州兵于邓城。

山南东道的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听说朱全忠的人马在清口打了败仗，暗中依附淮南的杨行密。朱全忠派遣宿州剌史尉氏人氏叔琮带领军队讨伐赵匡凝，丙申（二十八日），氏叔琮攻克唐州，擒获随州剌史赵匡，在邓城打败襄州军队。

八月，庚戌，改华州为兴德府。

八月，庚戌（十三日），朝廷把华州改名为兴德府。

戊午，汴将康怀贞袭邓州，克之，擒剌史国湘。赵匡凝惧，遣使请服于朱全忠，全忠许之。

戊午（二十一日），汴州军队将领康怀贞袭击邓州，予以攻克，擒获邓州剌史国湘。赵匡凝十分惧怕，派出使者请求臣服于朱全忠，朱全忠予以同意。

己未，车驾发华州；壬戌，至长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己未（二十二日），昭宗的车驾从华州出发；壬戌（二十五日），到达京师长安；甲子（二十七日），朝廷诏令天下大赦，改年号为光化。

上欲藩镇相与辑睦，以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尉使，赐李克用、朱全忠诏，又令宰相与之书，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诏，而耻于先自屈，乃致书王熔，使通于全忠；全忠不从。

唐昭宗希望天下藩镇相互和睦，便任命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向李克用、朱全忠颁赐诏书，又命令宰相致信李克用、朱全忠，让他们和解。李克用想要遵奉诏令与朱全忠讲和，可是又为自己首先屈服而感到耻辱，于是他给王熔送去书信，让王熔与朱全忠沟通解释，但朱全忠拒不答应。

九月，乙亥，加韩建守太傅、兴德尹；加王熔兼中书令，罗弘信守侍中。

九月，乙亥（初八），朝廷加封韩建守太傅、兴德府尹；加封王兼任中书令，罗弘信守侍中。

己丑，东川留后王宗涤言于王建，以东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还，动逾数月，请分遂、合、泸、渝、昌五州别为一镇；建表言之。

己丑（二十二日），东川留后王宗涤对王建说，东川的封土疆界有五千里，公文往返投送，常常超过几个月，请将遂、合、泸、渝、昌五个州分出去另外设置一镇；王建向朝廷进呈表章陈述。

顾全武攻苏州；城中及援兵食皆尽，甲申，淮南所署苏州剌史台弃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苏州，追败周本等于望亭。独秦裴守昆山不下，全武帅万余人攻之；裴屡出战，使病者被甲执矛，壮者彀弓弩，全武每为之却。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尝为僧，裴封函纳款，全武喜，召诸将发函，乃佛经一卷，全武大惭，曰：“裴不忧死，何暇戏矛！”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坏，食尽，裴乃降。钱设千人馔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满百人。怒曰：“单弱如此，何敢久为旅拒！”对曰：“裴义不负杨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善其言。顾全武亦劝宥之，从之。时人称全武长者。

钱属将顾全武攻打苏州；苏州城内以及前来救援的军队粮食都吃尽，甲申（十七日），淮南杨行密所委任的苏州剌史台放弃苏州城逃跑，前来救援的军队也纷纷逃走。顾全武攻克苏州城后，又追击周本，在望亭镇将他打败。唯独由秦裴据守的昆山县城未被攻下，顾全武率领一万余人展开进攻。秦裴多次出城交战，让病弱的士兵身披戎衣手持长矛，身强力壮的士兵张满弓弩，顾全武的人马往往被打退。顾全武送去檄文命令秦裴投降。因为顾全武曾经当过和尚，秦裴便封上给顾全武的信函派人送去表示降服，顾全武大喜，召来各位将领当众打开信函，里面竟然是一卷佛经，顾全武十分羞恼，说：“秦裴不怕死到临头，还有什么功夫戏弄我！”于是增调军队进攻昆山城，并引水灌城，城墙塌坏，城内粮食吃尽，秦裴才表示投降。钱准备下一千人的食物等待他率众出城，秦裴出来，只有不到一百名瘦弱不堪的士兵。钱气愤地对秦裴说：“你势单力薄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还敢顽固抗拒！”秦裴回答说：“我秦裴讲义气不辜负杨行密，今天不过是因为兵力衰竭而降服罢了，并不是从内心里归顺你，”钱很赞赏秦裴说的话。顾全武也劝钱宽恕秦裴，钱便依从顾全武的意见。当时人们都称顾全武是个宽厚的人。

魏博节度使罗弘信薨，军中推其子节度副使绍威知留后。

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死去，军中将士推举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罗绍威主持留后事宜。

汴将朱友恭将兵还自江、淮，过安州，或告剌史武瑜潜与淮南通，谋取汴军，冬，十月，己亥，友恭攻而杀之。

汴州军队将领朱友恭带领军队从长江、淮水一带返回，经过安州，有的人向朱友恭告发说安州剌史武瑜暗中与淮南的杨行密相互勾通，企图攻击汴州军队，冬季，十月，己亥（初三），朱友恭率军攻打安州，将武瑜杀死。

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步骑二万出青山，将复山东三州。壬寅，进攻邢州；葛从周出战，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从周追之，将扼其归路；步兵自溃，嗣昭不能制。会横冲都将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谓嗣昭曰：“吾辈亦去，则势不可支矣，我试为公击之。”嗣昭曰：“善！我请从公后。”嗣源乃解鞍厉镞，乘高布陈，左右指画，邢人莫之测。嗣源直前奋击，嗣昭继之，从周乃退。德威，马邑人也。

李克用派遣属下将领李嗣昭、周德威带领步兵骑兵二万人出青山，打算收复山东的邢州、州、磁州三个州。壬寅（初六），河东军队进攻邢州；邢州剌史葛从周出城迎战，把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李嗣昭等带领军队退回青山，葛从周跟随追击，想要截断河东军队的退路；河东军队的步兵自行溃散，李嗣昭不能控制。适逢横冲都将李嗣源带领所部人马赶到，他对李嗣昭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也离去，那么河东军队的势力就支持不住了，让我试为你攻打葛从周的邢州军队。”李嗣昭说：“太好了！我愿意跟随在你的后面。”李嗣源于是命令解下鞍具让战马休息，磨砺箭头，整修刀剑，登上高处布置作战阵容，左右来回指指画画，邢州军队揣测不出李嗣源的意图。李嗣源率领军队径直向前奋勇进攻，李嗣昭在后面紧跟，葛从周的军队于是向后败退。周德威是马邑人。

癸卯，以威武留后王审知为节度使。

癸卯（初七），朝廷任命威武留后王审知为威武节度使。

以罗绍威知魏博留后。

朝廷任命罗弘信的儿子罗绍威主持魏博留后事宜。

丁巳，以东川留后王宗涤为节度使。

丁巳（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东川留后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

加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侍中。

朝廷加封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侍中。

王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败汴兵于胡壁，汴人走。

王带领汴州军队侵扰河中，王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派遣李嗣昭救援王珂，在胡壁镇打败汴州军队，汴州人马逃跑。

前常州剌史王，性刚介，有时望；诏徵之，时人以为且入相。过陕，王延奉甚至，请叙子侄之礼拜之，固辞不受。怒，使送者杀之，并其家人悉投诸河，掠其资装，以覆舟闻。朝廷不敢诰。

以前的常州剌史王，性情刚正耿直，很有威望；朝廷下诏征召王，人们都认为他将要做宰相。王应召前往经过陕州，王接迎侍奉王十分周到，请用子侄的礼节行礼下拜，王坚决推辞而不接受。王转为愤怒，指使送行的人将王杀害，连同王的家人全都投进黄河，又将王的资财行装全都抢去，然后向朝廷奉报说王船翻而亡。朝廷竟不敢追查。

闰月，钱以其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

闰十月，钱任命属下将领曹圭为苏州制置使，派遣王球攻打婺州。

十一月，甲寅，立皇子祯为雅王，祥为琼王。

十一月，甲寅（十九日），唐昭宗立皇子李祯为雅王，李祥为琼王。

以魏博留后罗绍威为节度使。

朝廷任命魏博留后罗绍威为魏博节度使。

衢州剌史陈岌请降于杨行密，钱使顾全武讨之。

衢州剌史陈岌向杨行密请求投降，钱得知后派顾全武讨伐陈岌。

朱全忠以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杨行密交通，遣其将张存敬攻之；洪惧，请以弟都指挥使贤为质，且言：“将士顽悍，不受节制，请遣二千人诣麾下从征伐。”全忠许之，召存敬还。存敬，曹州人也。

朱全忠因为淮西的奉国节度使崔洪与淮南的杨行密交通往来，便派遣属下将领张存敬攻打崔洪；崔洪十分惧怕，向朱全忠请求让他的胞弟都指挥使崔贤去做人质，并且说：“手下将领士兵愚笨蛮横，不接受我的指挥调遣，请允许派遣二千人到你的手下跟随征伐。”朱全忠予以准许，召令张存敬返回。张存敬是曹州人。

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薨。

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死去。

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宁于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与公讨而诛之。昨破贼之日，吾首奏趣苏文建赴镇。今才达天厅，遽复二三，朝野之论，必喧然谓吾辈复如行瑜所为也。吾与公情如同体，固无所爱，俟还镇，当更为公论功赏耳。”罕之不悦而退，私于盖寓曰：“罕之自河阳失守，依托大庇，岁月已深。比来衰老，倦于军旅，若蒙吾王与太傅哀愍，赐一小镇，使数年之间休兵养疾，然后归老闾阎，幸矣。”寓为之言，克用不应。每藩镇缺，议不及罕之，罕之甚郁郁。寓恐其有他志，亟为之言，克用曰：“吾于罕之岂爱一镇，但罕之，鹰也，饥则为用，饱则背飞！”

李克用平定王行瑜时，李罕之向李克用谋求守节度使官职。李克用对李罕之说：“王行瑜倚仗有功胁迫皇帝，因而我与你讨伐并将他杀死。日前打败王行瑜这一贼寇时，我首先上奏朝廷催促苏文建赴任宁节度使。现在这一奏请刚刚送达朝廷，我们又马上出尔反尔，朝廷内外的舆论，一定会喧然，指责我们的所做所为象王行瑜一样。我和你情深谊长如同一人，所以没给你什么恩惠，等到返回镇所，我会再为你论功行赏的。”李罕之闷闷不乐地退了下去，私下对盖寓说：“我李罕之自从河阳失守以后，就依靠大王李克用的庇护，已是多少年月了。近些年来，我越来越衰老，对出征攻战已感到疲倦，如果承蒙大王李克用和太傅你的怜悯，就请赏赐给我一个小镇，让我用几年的时间停止戎马生涯治疗疾病，然后回到里巷做个平民，那就是我的万幸了。”盖寓为李罕之说情，李克用仍不答应。每当有藩镇官缺出现，商议人选时总是不考虑李罕之，李罕之心情相当忧闷。盖寓担心李罕之会产生异心，再三地为李罕之说话，李克用对盖寓说：“我对于李罕之哪里是舍不得一个镇，只是李罕之这个人，象鹰一样，饥饿的时候为你效力，吃饱了以后就会背离飞去！”

及志勤薨，旬日无帅，罕之擅引泽州兵夜入潞州，据之，以状白克用，曰：“薛铁山死，州民无主，虑不逞者为变，故罕之专命镇抚，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让之。罕之遂遣其子请降于朱全忠，执河东将马溉等及沁州剌史傅瑶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将兵讨之，嗣昭先取泽州，收罕之家属送晋阳。

等到薛志勤死去，潞州地方十几天的时间没有统帅，李罕之擅自带领泽州军队在夜间进入潞州，占据了潞州城，然后送上状文告诉李克用，说：“薛志勤死后，潞州民众没有主帅，我担心不得志的人会发动变乱，因此未作请示就擅自进入潞州城镇守安抚，请大王你裁定。”李克用十分愤怒，派人前去责备李罕之。李罕之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去向朱全忠请求投降，抓获河东军队将领马溉等人和沁州剌史傅瑶送往汴州朱全忠那里。李克用派李嗣昭带领军队讨伐李罕之，李嗣昭首先攻取泽州，搜获李罕之的家属送往晋阳李克用那里。

杨行密遣成及归两浙以易魏约等，钱许之。

杨行密把从前擒获的两浙将领成及遣返回去，以换回被两浙的钱俘获的淮南将领魏约等人，钱同意交换。

韶州剌史曾衮举兵攻广州，州将王帅战舰应之；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战破之。韶州将刘潼复据浈、，隐讨斩之。

韶州剌史曾衮发动军队攻打广州，广州将领王率领战舰接应曾衮；清海行军司马刘隐一交战就将曾衮的人马打败。韶州将领刘潼重新占据了浈阳县、县，刘隐率军讨伐，将刘潼斩杀。

二年（己未、899 ）

二年（己未，公元899 年）

春，正月，丁未，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守本官；以兵部尚书陆同平章事。

春季，正月，丁未（十三日），朝廷将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崔胤罢官留职；任命兵部尚书陆为同平章事。

朱全忠表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又表权知河阳留后丁会、武宁留后王敬荛、彰义留后张珂并为节度使。

朱全忠向朝廷上表请求任命李罕之为昭义节度使，又表请将暂任河阳留后丁会、武宁留后王敬尧、彰义留后张珂一同任命为节度使。

杨行密与朱瑾将兵数万攻徐州，军于吕梁，朱全忠遣骑将张归厚救之。

杨行密与朱瑾带领军队几万人攻打徐州，在吕梁驻扎，朱全忠派遣骑兵将领张归厚前往救援徐州。

刘仁恭发幽、沧等十二州兵十万，欲兼河朔；攻贝州，拔之，城中万余户，尽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诸城各坚守不下。仁恭进攻魏州，营于城北；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求救于朱全忠。

刘仁恭征发幽州、沧州等十二个州的军队十万人，想兼并黄河以北地盘。先去攻打贝州，予以攻克，城内一万余户居民，全都遭受屠杀，尸体被扔弃到清河水中。从此各城都顽强固守不投降。刘仁恭进军攻打魏州，在城北安营扎寨，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

朱全忠遣崔贤还蔡州，发其兵二千诣大梁。二月，蔡将崔景思等杀贤，劫崔洪，悉驱兵民渡淮奔杨行密。兵民稍稍遁归，至广陵者不满二千人。全忠命许州剌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把蔡州剌史崔洪的弟弟遣送回蔡州，征发蔡州军队二千人前赴大梁。二月份，蔡州军队将领崔景思等杀害了崔贤，劫持崔洪，驱赶蔡州的全部军队和百姓渡过淮水投奔杨行密。士兵和百姓渐渐地都逃了回去，到达广陵的人不到二千名。朱全忠命令许州剌史朱友裕兼守蔡州事宜。

朱全忠自将救徐州，杨行密闻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于下邳，杀千余人。全忠行至辉州，闻淮南兵已退，乃还。

朱全忠亲自率领军队救援徐州，杨行密得知，带领人马离去。朱全忠军队一直追击到下邳县，杀死一千余人。朱全忠赶到辉州时，听说淮南军队已经撤退，于是返回。

三月，朱全忠遣其将李思安、张存敬将兵救魏博，屯于内黄；癸卯，全忠以中军军于滑州。刘仁恭谓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于思安，当先虏鼠辈，后擒绍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婿单可及将精兵五万击思安于内黄。丁未。思安使其将袁象先伏兵于清水之右，思安逆战于繁阳，阳不胜而却；守文逐之，及内黄之北，思安勒兵还战，伏兵发，夹击之。幽州兵大败，斩可及，杀获三万人，守文仅以身免。可及，幽州骁将，号“单无敌”，燕军失之丧气。思安，陈留人也。

三月，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李思安、张存敬带领军队救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在内黄县驻扎，癸卯（初十），朱全忠派中军在滑州安营。刘仁恭对他的儿子刘守文说：“你的勇猛是李思安的十倍，你应当首先俘虏这些无能鼠辈，然后再擒获罗绍威！”刘仁恭于是派遣刘守文和他的妹夫单可及带领精兵五万人在内黄攻打李思安。丁未（十四日），李思安派遣手下将领袁象先在清河水的右侧埋伏下军队，李思安在繁阳迎战刘守文，假装不能取胜而后退；刘守文追击李思安，到内黄县的北部，李思安率领军队回头攻打，埋伏下的军队也发起进攻，两面夹击。结果刘仁恭的幽州军队打了大败仗，单可及被斩杀，三万人被斩杀擒获，刘守文本人仅仅免于一死。单可及是幽州的勇猛将领，号称“单无敌”，刘仁恭的军队失去单可及后大伤元气。李思安是陈留人。

时葛从周自邢州将精骑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关、馆陶门，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战，顾门者曰：“前有大敌，不可返顾。”命阖其扉。从周等殊死战，仁恭复大败，擒其将薛突阙、王郐郎。明日，汴、魏乘胜合兵击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烧营而遁。汴、魏之人长驱追之，至临清，拥其众入永济渠，杀溺不可胜纪。镇人亦出兵邀击于东境，自魏至沧五百里间，僵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横矣。德伦，河西胡人也。

这时，葛从周从邢州带领精壮骑兵八百人已进入魏州。戊申（十五日），刘仁恭攻打上水关、馆陶门，葛从周与宣义牙将贺德伦出城交战，回头对守护城门的士兵说：“前方有强大的敌人，不能让出战的将士有返回念头。”命令把城门关死。葛从周等率军拼死奋战，刘仁恭的人马又一次大败，他的手下将领薛突厥、王郐郎被擒获。第二天，汴州军队和魏州军队联合起来乘胜追击刘仁恭，攻破八个营寨，刘仁恭、刘守文父子烧毁营帐逃跑。汴州和魏州的军队长驱直追，到达临清，把刘仁恭的人马拥挤逼迫到永济渠里，被斩杀和溺死的数不胜数。镇州的王也派出军队在东边的深州、冀州一带拦击刘仁恭。从魏州到沧州五百里的范围内，僵硬的尸体相互枕籍。刘仁恭从此一蹶不振，而朱全忠更加骄横。贺德伦是河西的胡人。

刘仁恭之攻魏州也，罗绍威遣使修好于河东，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将兵救之。会仁恭已为汴兵所败，绍威复与河东绝，嗣昭引还。

刘仁恭攻打魏州时，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派遣使者向河东的李克用谋求和好，并且请求李克用救援。壬午（疑误），李克用派遣李嗣昭带领军队救援刘仁恭。恰逢刘仁恭已经被汴州军队打败，罗绍威于是又与河东李克用绝交，李嗣昭带领军队返回。

葛从周乘破幽州之势，自土门攻河东，拔承天军；别将氏叔琮自马岭入，拔辽州乐平，进军榆次；李克用遣内牙军副周德威击之。

葛从周乘着打败幽州刘仁恭的威势，从土门攻打河东军队，攻克承天军。汴州军队的另一将领氏叔琮从马岭攻入，攻克辽州乐平县，进军榆次县驻扎。李克用派遣内牙军副周德威予以抗击。

叔琮有骁将陈章，号“陈夜叉”，为前锋，请于叔琮曰：“河东所恃者周杨五，请擒之，求一州为赏。”克用闻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战于洞涡，德威微服往挑战，谓其属曰：“汝见陈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奋铁击之坠马，生擒以献。因击叔琮，大破之，斩首三千级。叔琮弃营走，德威追之，出石会关，又斩千余级。从周亦引还。

氏叔琮手下有一员猛将陈章，绰号“陈夜叉”，是军中前锋，他向氏叔琮请求说：“河东李克用所依赖的人是周德威，请让我去擒获他，给我一个州作为奖赏。”李克用得知这一消息，告诉周德威让他有所戒备，周德威说：“陈章不过是说大话罢了。”双方在洞涡展开激战，周德威身穿便服前往挑战，并对属下将领说：“你看见陈夜叉就走开。”陈章果然追逐周德威，周德威奋力挥舞铁将陈章打下马，活捉他献给李克用。又趁势攻打氏叔琮，将氏叔琮打得大败，斩杀三千人。氏叔琮放弃营寨逃跑，周德威紧追不舍，出了石会关，又斩杀一千余人。葛从周也带领军队撤回。

丁巳，朱全忠遣河阳节度使丁攻泽州，下之。

丁巳（二十四日），朱全忠派遣河阳节度使丁会攻打泽州，予以攻克。

婺州剌史王坛为两浙所围，求救于宣歙观察使田，夏，四月，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之。

婺州剌史王坛被两浙钱的军队围困，向宣歙观察使田求救，夏季，四月，田派遣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救援王坛。

五月，甲午，置武信军于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隶之。

五月，甲午（初二），朝廷在遂州设置武信节度使司，划出遂州、合州等五个州隶属其下。

李克用遣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攻李罕之，己亥，围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阳，辛丑，遣其将张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会将兵继之；大破河东兵，君庆解围去。克用诛君庆及其裨将伊审、李弘袭；以李嗣昭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代之攻潞州。

罕之，己亥（初七），李君庆围攻潞州。朱全忠派出军队驻扎河阳，辛丑（初九），朱全忠派遣属下将领张存敬救援潞州的李罕之，壬寅（初十），朱全忠又派丁会带领军队相继增援，把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李君庆被迫解除潞州之围退去。李克用把败将李君庆及其副将伊审、李弘袭斩杀；任命李嗣昭为蕃、汉马步都指挥使、代替李君庆继续攻打潞州。

庚戌，康儒等败两浙兵于龙丘，擒其将王球，遂取婺州。

庚戌（十八日），田派遣的行营都指挥使康儒等在龙丘县打败两浙钱的军队，擒获两浙军队将领王球，于是占据婺州。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丁卯，全忠表罕之为河阳节度使，以丁会为昭义节度使；未几，又以其将张归霸守邢州，遣葛从周代会守潞州。

六月，乙丑（初三），李罕之病重。丁卯（初五），朱全忠向朝廷上呈表章请求任命李罕之为河阳节度使，任命丁会为昭义节度使。不久，朱全忠又委派属下将领张归霸据守邢州，派遣葛从周代替丁会据守潞州。

以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宗估，本姓甘，洪州人也。

朝廷任命西川大将王宗佶为武信节度使。王宗佶本姓甘，是洪州人。

丁丑，李罕之薨于怀州。

丁丑（十五日），李罕之在怀州死去。

保义节度使王珙，性猜忍，虽妻子亲近，常不自保；至是军乱，为麾下所杀，推都将李为留后。

保义节度使王珙，性情猜忌残忍，即使是妻子儿子这样的骨肉亲人，也常常为自己的安危担忧。这时军中发生变乱，王珙被手下人马斩杀，大家推举都将李为保义留后。

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将陈汉宾请降于杨行密。淮海游弈使张训以汉宾心未可知，与涟水防遏使庐江王绾将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据其城。

秋季，七月，朱全忠属下海州守将陈汉宾向杨行密请求投降。杨行密属将淮海游弈使张训认为陈汉宾居心难测，便与涟水防遏使、庐江人王绾带领军队二千直接奔赴海州，于是占据海州城。

加荆南节度使成兼中书令。

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成兼任中书令。

马殷遣其将李唐攻道州，蔡结聚群蛮，伏兵于隘以击之，大破唐兵。唐曰：“蛮所恃者山林耳，若战平地，安能败我！”乃命因风燔林，火烛天地，群蛮惊遁，遂拔道州，擒结，斩之。

长沙的武安节度使马殷派遣属下将领李唐攻打道州，道州剌史蔡结聚集众多蛮人，在险要地段埋伏下军队予以抗击，把李唐的人马打得大败。李唐说：“蛮人所依仗的不过是山林罢了，如果在平地交战，他们怎么会打败我！”便下令借助风势放火焚烧山林，顿时天是间一片火海，蛮人惊惶逃跑，李唐于是攻克道州，擒获蔡结，将他斩杀。

朱全忠召葛从周于潞州，使贺德伦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到潞州城下，分兵攻泽州。己巳，汴将刘弃泽州走，河东兵进拔天井关，以李孝璋为泽州剌史。贺德伦闭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铁骑环其城，捕刍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伦等弃城宵遁，趣壶关，河东将李存审伏兵邀击之，杀获甚众。葛从周以援兵至，闻德伦等已败，乃还。

朱全忠召回在潞州的葛从周，委令贺德伦前去据守。八月，丙寅（初五），李嗣昭带领军队到达潞州城下，分兵攻打泽州。己巳（初八），汴州军队将领刘放弃泽州城逃跑，河东军队开进攻克天井关，李克用委任李孝璋为泽州剌史。潞州的贺德伦关闭城门拒不出战，李嗣昭每天派出骑兵环绕潞州城巡游，捕捉打草放牧的人，把靠近潞州城三十里方圆的田禾稻谷都割光。乙酉（二十四月），贺德伦等放弃潞州城，乘夜逃跑，奔赴壶关县，河东军队将领李存审埋伏下士兵拦截攻打，斩杀擒获相当多。葛从周带领救援人马赶到，听说贺德伦等已经失败，于是率众返回。

九月，癸卯，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九月，癸卯（十二日），朝廷任命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凤翔、彰义节度使。

李克用表汾州剌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李克用向朝廷进呈表章，请求任命汾州剌史孟迁为昭义留后。

淄青节度使王师范以沂、密内叛，乞师于杨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剌史台、副使王绾将兵助之，拔密州，归于师范；将攻沂州，先使觇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绾曰：“此必有备，而救兵近，不可击也。”诸将曰：“密已下矣，沂何能为！”绾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诸将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绾发伏击败之。

淄青节度使王师范因为沂州、密州发生内部叛乱，向杨行密请求派军队救援。冬季，十月，杨行密派遣海州剌史台、副使王绾带领军队求助王师范，攻占密州城，归还王师范；接着要攻打沂州，先派人前去侦察，回来的人说：“城内偃旗息鼓，毫无动静。”王绾说：“沂州城内一定有所准备，而救援的军队又很近，因此不能前去攻打。”各位将领却说：“密州都已攻下了，沂州还能怎么样！”王绾不能阻止属下将领，便在树林中埋伏下军队，以待战事发展。各位将领攻打沂州未能攻克，沂州的援兵又赶到了，便率兵后退。沂州城内的军队乘机追击，王绾发动埋伏军队将沂州人马打败。

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于子侄。

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死李，自称留后，归附朱全忠，请求更改名字为朱友谦，加入到朱全忠的子侄辈中。

加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兼中书令。

朝廷加封忠义节度使赵匡凝兼任中书令。

马殷遣其将李琼攻郴州，执陈彦谦，斩之；进攻边州，鲁景仁自杀，湖南皆平。

马殷派遣属下将领李琼攻打郴州，抓获陈彦谦，将他斩杀；又进军攻打连州，鲁景仁自杀身亡，湖南各州全部平定。

十二月，加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同平章事。

十二月，朝廷加封魏博节度使罗绍威为同平章事。

第二百六十二卷

唐纪七十八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光化三年（庚申、900 ）

唐纪七十八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公元900 年）

春，正月，宣州将康儒攻睦州；钱使其从弟拒之。

春季，正月，宣州将领康儒进攻睦州，镇海节度使钱命令他的堂弟钱率兵抵御。

二月，庚申，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

二月庚申（初二），朝廷任命四川节度使王建兼中书令。

壬申，加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同平章事。

壬申（十四日），朝廷加封威武节度使王审知为同平章事。

壬午，以吏部尚书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

壬午（二十四日），朝廷任命吏部尚书崔胤为同平章事，充任清海节度使。

李克用大发军民治晋阳城堑，押牙刘延业谏曰：“大王声振华、夷，宜扬兵以严四境，不宜近治城堑，损威望而启寇心。”克用谢之，赏以金帛。

李克用大举征发军士百姓修理晋阳城的城墙壕沟，押牙刘延业劝告说：“大王的声威震动华夏和四夷，应该分派军队整肃四方边境，不应修治眼前的城墙壕沟，既损害自己的威望，又开启敌人的侵犯之心。”李克用向他表示感谢，并赏给金银绢帛。

夏，四月，加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同平章事。

夏季，四月，朝廷加封定难军节度使李承庆为同平章事。

朱全忠遣葛从周帅兖、郓、滑、魏四镇兵十万击刘仁恭，五月，庚寅，拔德州，斩剌史傅公和；己亥，围刘守文于沧州。仁恭复遣使卑辞厚礼求援于河东，李克用遣周德威将五千骑出黄泽，攻邢、以救之。

朱全忠派遣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滑州、魏州四镇的十万军队攻打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五月庚寅（初四）攻克德州，斩杀德州剌史傅公和，己亥（十三日）把刘守文围困在沧州。刘仁恭派遣使者用卑恭的言辞、丰厚的礼品到河东请求援助。于是，李克用派遣周德威率领五千骑兵出黄泽关，进攻邢州、州来救援刘仁恭。

邕州军乱，逐节度使李；借兵邻道讨平之。

邕州军队发生叛乱，驱逐了节度使李。李向领道借兵讨伐平定叛乱。

六月，癸亥，加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同平章事。

六月癸亥（初七），朝廷加封东川度使王宗涤为同平章事。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达有度量，时称良相。上素疾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横，崔胤日与上谋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结藩镇为援以相倾夺。抟恐其致乱，从容言于上曰：“人君当务明大体，无所偏私。宦官擅权之弊，谁不知之！顾其势未可猝除，宜俟多难渐平，以道消息。愿陛下言勿轻泄以速奸变。”胤闻之，谮抟于上曰：“王抟奸邪，已为道弼辈外应。”上疑之。及胤罢相，意抟排已，愈恨之。及出镇广州，遗朱全忠书，具道抟语，令全忠表论之。全忠上言：“胤不可离辅弼之地；抟与敕使相表里，同危社稷。”表连上不已。上虽察其情，迫于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复召还。丁卯，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抟罢为工部侍郎。以道弼监荆南军，务监青州军。戊辰，贬抟溪州刺史；已巳，又贬崖州司户；道弼长流欢州，务长流爱州；日是，皆赐自尽。抟死于蓝田驿，道弼、务死于霸桥驿。于是胤专制朝政，势震中外，宦官皆侧目，不胜其愤。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明白通达，宽宏大量，当时称为良相。昭宗一向痛恨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专断强横，崔胤天天与昭宗商量除去宦官，宦官也知道他们的行动。因此，南司和北司更加相互憎恨嫉妒，各自交结藩镇以为援助，互相倾轧争夺。王抟担心这样会招致变乱，就从容不迫地向唐昭宗进言说：“君主行事，应当致力于申明大局，没有偏心私情。宦官专权的弊病，谁不知道呢！但是他们的势力不可能急速除掉，应当等候各种灾难渐渐平息，通过正当途径逐渐消灭。希望陛下说话不要轻易泄漏，以免加速奸邪小人的变乱。”崔胤听说这话，就向昭宗诬陷王抟说：“王抟奸诈邪恶，已经成为宋道弼等的外应。”昭宗怀疑他的话是否真实。等到崔胤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就猜想是王抟排斥自己，更加痛恨他。及至崔胤奉命离京师去镇守广州，他就送书信给朱全忠，原原本本地讲了王抟说过的话，让朱全忠进呈表章来辩论是非。朱全忠于是上表说：“崔胤不能离开辅佐陛下的宰相之位，王抟与敕使互为表里，内外勾结，危害国家。”朱全忠的表章接连呈进，继续不停。昭宗虽然察觉其中实情，但迫于朱全忠，也无可奈何，在崔胤行至湖南时又召他回京师。丁卯（十一日），昭宗任命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抟被罢免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降为工部侍郎。命宋道弼出任荆南监军，景务出任青州监军。戊辰（十二日），贬王抟为溪州刺史。己巳（十三日），又贬王抟为崖州司户；宋道弼流放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当天，三人都被赐令自杀。王抟死在蓝田驿，宋道弼、景务死在霸桥驿。于是，崔胤操纵朝廷政权，势力威震朝野，宦官都怒目而视，非常愤慨痛恨。

刘仁恭将幽州兵五万救沧州，营于乾宁军，葛从周留张存敬、氏叔琮守沧州寨，自将精兵逆战于老鸦堤，大破仁恭，斩首三万级，仁恭走保瓦桥。秋，七月，李克用复遣都指挥使李嗣昭将兵五万攻邢、以救仁恭，败汴军于内丘。王熔遣使和解幽、汴，会久雨，朱全忠召从周还。

刘仁恭率领五万幽州军队前去援救沧州，在乾宁军扎营。葛从周留下张存敬、氏叔琮守卫沧州营寨，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在老鸦堤迎战刘仁恭，大败刘仁恭的军队，斩杀首级三万。刘仁恭逃走，退守瓦桥。秋季，七月，李克用再派都指挥使李嗣昭率领五万军队攻打邢州、州来救援刘仁恭，在内丘打败汴州军队。王熔派遣使者在幽州刘仁恭、汴州朱全忠之间进行调解，适逢长久下雨，朱全忠召回葛从周。

庚戌，以昭义留后孟迁为节度使。

庚戌（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昭义留后孟迁为昭义节度使。

甲寅，以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甲寅，（二十九日），朝廷任命西川节度使王建兼东川、信武军两道都指挥制置等使。

八月，李嗣昭又败汴军于沙门河，进攻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州，擒刺史朱绍宗。全忠命葛从周将兵击嗣昭。

八月，李嗣昭又在沙门河打败汴州军队，率军进攻州。乙丑（初十），朱全忠率兵援救州，还没有到达，李嗣昭已攻克州，擒获州刺史朱绍宗。朱全忠命令葛从周率领军队前去攻击李嗣昭。

宣州将康儒食尽，自清溪遁归。

宣州将领康儒由于军粮吃完，从清溪逃归宣州。

九月，葛从周自邺县渡漳水，营于黄龙镇；朱全忠自将中军三万涉水置营。李嗣昭弃城走，从周设伏于青山口，邀击，大破之。

九月，葛从周率领军队自邺县渡过漳水，在黄龙镇扎营；朱全忠亲自统帅三万中军渡过水，安营扎寨。李嗣昭舍弃州城逃走，葛从周在青山口布置伏兵，进行拦击，把李嗣昭的军队打得大败而逃。

崔胤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位在己上，恶之；彦若亦自求引去。时藩镇皆为强臣所据，惟嗣薛王知柔在广州，乃求代之。乙巳，以彦若同平章事，充清海节度使。初，荆南节度成以澧、郎本其巡属，为雷满所据，屡求割隶荆南，朝廷不许，颇怨望。及彦若过荆南，置酒，从容以为言。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小盗不能取，乃怨朝廷乎！”甚惭。

崔胤因为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的地位在自己之上，从而憎恨他；徐彦若也自己请求引退去职。当时藩镇都被强臣占据，只有嗣薛王李知柔在广州任清海节度使，于是请求让自己代替他。乙巳（二十日），朝廷任命徐彦若以同平章事衔，充任清海节度使。当初，荆南节度成以澧州、朗州本来是他的属地，被雷满占据，屡次请求割出来隶属葬荆南，朝廷不允许，成很是怨恨。等到徐彦若路过荆南，成摆酒招待，从容不迫地说起澧、朗二州的归属旧事。徐彦若说：“令公是一方长官，职位尊崇，向来自比为齐桓公、晋文公，连雷满这样一个小强盗都不能攻取，还要怨恨朝廷吗！”成听了非常惭愧。

丙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罢守本官，以邢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贽，坦之弟子也。

丙午（二十一日），朝廷免除中书侍郎兼史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同平章事等职，仍署理本官职务；任命刑部尚书裴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贽，是裴坦之弟弟的儿子。

升桂管为静江军，以经略使刘士政为节度使。

朝廷将桂州管区升为静江军，任命经略使刘士政为静江军节度使。

朱全忠以王熔与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临城，逾滹沱，攻镇州南门，焚其关城。全忠自至元氏，熔惧，遣判官周式诣全忠请和。全忠盛怒，谓式曰：“仆屡以书谕王公，竟不之听！今兵已至此，期于无舍！”式曰：“镇州密迩太原，困于侵暴，四邻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与之连和，乃为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为人除害，则天下谁不听命，岂惟镇州！明公为唐桓、文，当崇礼义以成霸业；若但穷威武，则镇州虽小，城坚食足，明公虽有十万之众，未易攻也！况王氏秉旄五代，时推忠孝，人欲为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揽式袂，延之帐中，曰：“与公戏耳！”乃遣客将开封刘捍入见熔，熔以其子节度副使昭祚及大将子弟为质，以文缯二十万犒军；全忠引还，以女妻昭祚。

朱全忠因王熔与李克用相互勾结，就从州移兵去讨伐他，攻下临城，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把关城烧毁。朱全忠亲自率军到元氏，王熔害怕，忙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营中请求和解。朱全忠勃然大怒，对周式说：“我屡次送书信去晓谕王公，他竟然不听！现在我兵已经到此，决定不能舍弃！”周式说：“镇州紧靠太原，处在被侵犯损害的境地，四邻各求自我保全，不相互援救体恤，王公与李克用交好联合，是为了百姓免受灾难的缘故。现在您果真能够为人们除去祸害，那么天下谁不听从您的命令，岂止一个镇州！您是大唐的齐桓公、晋文公，应当崇尚礼义，以使成就霸业。如果只是竭尽武力，一味征讨，那么，镇州虽小，但城池坚固，粮食充足，您虽有十万之众，也不容易攻下的！况且王氏执掌兵权已经五代，时常推广忠孝，人人想要为王氏去死，难道可以希望攻下吗！”朱全忠笑着挽起周式的衣袖，请进营帐之中，说：“与您开玩笑哩！”于是，朱全忠派遣客将开封人刘捍进入镇州城内见王熔，王熔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王昭祚及大将子弟作为人质，以花绢二十万犒劳朱全忠的军队。朱全忠领兵返回，并将女儿嫁给王昭祚为妻。

成德判官张泽言于王熔曰：“河东，敌也，今虽有朱氏之援，譬如火发于家，安能俟远水乎！彼幽、沧、易定，犹附河东，不若说朱公乘胜兼服之，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则可以制河东矣。”熔复遣周式往说全忠。全忠喜，遣张存敬会魏博兵击刘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执刺史刘仁霸；辛酉，拔莫州。

成德判官张泽向王建议说：“河东李克用是个劲敌，现在虽然有朱氏的援助，但譬如家中起火，哪里能够等待远水呢！那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易州定州王郜，仍然依附河东，不如劝说朱公乘胜一并降服他们，使河北诸镇合而为一，就可以制服河东了。”王熔再派周式前去劝说朱全忠。朱全忠听后很高兴，就派遣张存敬会同魏博的军队前去攻打刘仁恭。甲寅（二十九日），张存敬等攻克瀛州；冬季，十月丙辰（初二），攻占景州，捉住了景州刺史刘仁霸；辛（初七），又夺取了莫州。

静江节度使刘士政闻马殷悉平岭北，大惧，遣副使陈可屯全义岭以备之。殷遣使修好于士政，可拒之；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将兵七千击士政。湖南军至全义，士政又遣指挥使王建武屯秦城。可掠县民耕牛以犒军，县民怨之，请为湖南向导，曰：“此西南有小径，距秦城才五十里，仅通单骑。”彦晖遣李琼将骑六十、步兵三百袭秦城，中宵，逾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复还，之以练，造可壁下示之，可犹未之信；斩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琼因勒兵击之，擒可，降其将士二千，皆杀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壁皆望风奔溃，遂围桂州；数日，士政出降，桂、宜、岩、柳、象五州皆降于湖南。马殷以李琼为桂州刺史；未几，表为静江节度使。

静江节度使刘士政听说马殷全部平定了岭北，非常害怕，派副使陈可率军领驻扎在全义岭防备马殷侵犯。马殷派遣使者向刘士政谋求和好，陈可拒绝了他。于是，马殷派遣他的部将秦彦晖、李琼等率领七千军队，前去攻打刘士政。马殷的湖南军队抵达全义岭，刘士政又派遣指挥使王建武驻守秦城。陈可掠虏县民的耕牛来犒劳将士，县民非常怨恨他，请求做湖南军队的向导，说：“这西南有小路，距离秦城才五十里，路径狭窄仅能单骑通过。”秦彦晖派遣李琼率领骑兵六十、步兵三百突袭秦城，半夜里越过城墙而入，擒住王建武，等到天明又回来，用布带将王建武捆缚起来，到陈可的营垒下给他看视。陈可看见后还不相信是王建武，李琼又命斩下王建武的脑袋，投入陈可的营垒之中，桂州军队一片震惊恐慌。李琼趁机率兵发起攻击，擒获可，并将投降的二千将士全部杀死。然后，李琼等率军奔赴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余座桂州营垒全都望风逃散，于是将桂州包围。过了几天，刘士政出城投降，桂、宜、岩、柳、象五州全都归降了湖南。马殷任命李琼为桂州刺史；不久，马殷又上表请朝廷任命李琼为静江节度使。

张存获攻刘仁恭，下二十城，将自瓦桥趣幽州，道泞不能进；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杀刺史杨约。

张存敬攻打刘仁恭，连克二十个城池，将要从瓦桥驿奔赴幽州，因道路泥泞不能前进，于是率领军队向西进攻易州。辛巳（二十七日），张存敬攻克祁州，杀死祁州刺史杨约。

癸未，以保义留后朱友谦为节度使。

癸未（二十九日），朝迁任命保义留后朱友谦为保义节度使。

张存敬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将兵数万拒之。处直请依城为栅，俟其师老而击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镇兵三十万攻我，于时我军不满五千，一战败之。今存敬兵不过三万，我军十倍于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处直逆战于沙河，易定兵大败，死者过半，余众拥处直奔还。甲申，王郜弃城奔晋阳，军中推处直为留后。存敬进围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处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甚忠，于公未尝相犯，何为见攻？”全忠曰：“何故附河东？”对曰：“吾兄与晋王同时立勋，封疆密迩，且婚姻也，修好往来，乃常理耳；请从此改图。”全忠许之。乃归罪于梁汶而族之，以谢全忠，以缯帛十万犒师；全忠乃还，仍为处直表求节钺。处直，处存之母弟也。

张存敬进攻定州，义武节度使王郜派遣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率兵数万进行抵抗。王处直请依城建筑栅栏，等到张存敬的军队疲乏懈怠，再发起攻击。孔目官梁汶说：“从前幽州、镇州的三十万军队攻我，当时我军不满五千，一战便打败了他们。现在张存敬的军队不过三万，我军是当年的十倍，怎么表示怯懦，想要依城自我固守呢！”王郜于是派遣王处直率兵在沙河迎战，结果易定军队被打得大败，死者过半，乘余的将士簇拥着王处直逃奔而回。甲申（三十日），王郜弃城投奔晋阳，军中将士推举王处直为留后。张存敬进兵包围定州，丙申（疑误），朱全忠到定州城下；王处直登城高呼道：“本道侍奉朝廷竭诚尽忠，对您未曾冒犯，为什么被攻击？”朱全忠说：“依附河东是什么缘故？”王处直回答说：“我哥哥与晋王一同讨平黄巢立功，辖地疆界贴近，并且是儿女亲家，谋求和好，互相往来，乃是通常情理；请从此以后改变主意。”朱全忠应允与他和好。于是，王处直把罪过归在梁汶身上并杀了他的全家，用来告谢朱全忠，又拿出绢帛十万犒劳朱全忠的军队。朱全忠于是率兵回去，并奏进表章请求授予王处直节度使。王处直是王处存的同母弟弟。

刘仁恭遣其子守光将兵救定州，军于是易水之上；全忠遣张存敬袭之，杀六万余人。由是河北诸镇皆服于全忠。

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刘守光率兵救援定州，驻扎在易水之上；朱全忠派遣张存敬袭击刘守光，杀死六万余人。从此，河北诸镇全都降服了朱全忠。

先是王郜告急于河东，李克用遣李嗣昭将步骑三万下太行，攻怀州，拔之，进攻河阳。河阳留后侯言不意其至，狼狈失据，嗣昭坏其羊马城。会佑国军将阎宝引兵救之，力战于壕外，河东兵乃退。宝，郓州人也。

在这之前，王郜向河东告急，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马，直下太行，进攻并拔取怀州，进而攻打河阳。河阳留后侯言没想到河东军队突然到达，十分狼狈，窘迫无依。李嗣昭破坏了河阳城外的羊马城。适逢佑国军将领阎宝领兵前来救援，在护城河外奋力战斗，河东军队才退走。阎宝是郓州人。

初，崔胤与帝密谋尽诛宦官，及宋道弼、景务死，宦官益惧。上自华州还，忽忽不乐，多纵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等阴相与谋曰：“主上轻佻多变诈，难奉事；专听任南司，吾辈终罹其祸。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华兵为援，控制诸藩，谁能害我哉！”

当初，崔胤与唐昭宗秘密谋划全部杀死宦官，等到宋道弼、景务死后，宦官更加恐惧。唐昭宗自华州回到京城以后，精神恍惚，抑郁不乐，常常纵情饮酒，喜怒无常，左右的人尤其人人自危。于是，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等暗中共同商量说：“主上轻浮而多机变欺诈，难于侍奉；并且凡事专听任宰相办理，我等终究要遭受他的祸害。不如立太子为皇帝，尊主上为太上皇，招岐州李茂贞、华州韩建的军队为援助，控制各个藩镇，谁还能加害我们呢！”

十一月，上猎苑中，因置酒，夜，醉归，手杀黄门、侍女数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门不开。季述诣中书白崔胤曰：“宫中必有变，我内臣也，得以便宜从事，请入视之。”乃帅禁兵千人破门而入，访问，具得其状。出，谓胤曰：“主上所为如是，岂可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为社稷大计，非不顺也。”胤畏死，不敢违。庚寅，季述召百官，陈兵殿庭，作胤等连名状，请太子监国，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楼，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于门外，与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入请对。季述、仲先甫登殿，将士大呼，突入宣化门，至思政殿前，逢宫人，辄杀之。上见兵入，惊堕床下，起，将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宫人走白皇后，后趋至，拜请曰：“军容勿惊宅家，有事取军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状白上，曰：“陛下厌倦大宝，中外群情，愿太子监国，请陛下保颐东宫。”上曰：“昨与卿曹乐饮，不觉太过，何至于是！”对曰：“此非臣等所为，皆南司众情，不可遏也。愿陛下且之东宫，待事小定，复迎归大内耳。”后曰：“宅家趣依军容语！”即取传国宝以授季述，宦官扶上与后同辇，嫔御待从者才十余人，适少阳院。季述以银画地数上曰：“某时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十不止。乃手锁其门，熔铁锢之，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将兵围之，上动静辄白季述，穴墙以通饮食。凡兵器针刀皆不得入，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时大寒，嫔御公主无衣衾，号器闻于外。季述等矫诏令太子监国，迎太子入宫。辛卯，矫令太子嗣位，更名缜。以上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阳院曰问安宫。

十一月，唐昭宗在禁苑中打猎，因此摆酒纵饮，夜里大醉回宫，亲手杀死宦官、侍女数人。天明，已经是辰巳左右，宫门还没有开。刘季述到中书省告诉崔胤说：“宫中一定有了变故，我是内臣，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斟酌处理，请进宫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率领宫禁警卫一千人破门而入，经过访查讯问，获得具体情况。刘季述出来对崔胤说：“主上所为如此，岂可管理国家！废黜昏君，拥立明主，自古就有这样做的，为了国家大计，这样做不是叛逆。”崔胤害怕被杀，不敢违抗。庚寅（初六），刘季述召集文武百官到来，在殿庭布置了军队，起草崔胤等请太子代管国事的联名状，出示给文武官员看，让他们签名。崔胤及文武百官不得已，都签了名。昭宗在乞巧楼，刘季述、王仲先在门外埋伏一千名全武装的将士，与宣武进奏官程岩等十余人进楼请求奏对。刘季述、王仲先刚登殿，将士大声呼喊，突然冲入宣化门，到思政殿前，遇到宫人就杀。昭宗看见军队闯入，被惊吓得掉到床下，起来将要逃走，刘季述、王仲先架着让他坐下。宫人跑去禀报皇后，何皇后快步走来，向刘季述等拜请说：“军容使不要惊吓皇上，有事求军容使商量。”刘季述等于是拿出文武百官的联名状，禀告昭宗说：“陛下厌倦帝位，内外群情希望太子代行管理国家事务，请陛下在东宫颐养天年。”昭宗说：“昨天与卿等玩乐饮酒，不觉喝得太多。怎么能弄到这种地步！”刘季述等回答说：“这联名状不是我等所定，都是南司百官群情激昂，不能阻止啊！请陛下暂且前去东宫，等到事情稍微安定，再迎陛下回归正宫来罢了。”何皇后说：“皇上赶快依从军容使的话！”立即取出传国玺印授与刘季述。宦官扶持昭宗与何皇后同乘一车，与嫔御侍从十余人往少阳院去。刘季述用银画地，数落昭宗说：“某时某事，你不听从我的话，这是一条罪。”这样数十下还不停止。于是，刘季述亲手锁了少阳院的门，熔化铁水将锁灌实，派遣左军副使李师虔带兵将少阳院包围，昭宗一有动静就禀报刘季述，凿出墙洞来递送饮食。凡是兵器针刀都不能入内，昭宗要些钱帛全不成，要些纸笔也不给。当时天气十分寒冷，嫔御公主没有衣被，号哭之声传到墙外。刘季述等假传昭宗的诏书，令太子代管国事，迎太子入宫。辛卯（初七），刘季述等又假传昭宗的语书，令太子继承皇位，更名李缜。于是，以昭宗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上皇后。甲（初十），太子即皇帝位，把少阳院改名叫问安宫。

季述百官爵秩，与将士皆受优赏，欲以求媚于众。杀睦王倚；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为上所宠信者，皆榜杀之。每夜杀人，昼以十车载尸出，一车或止一两尸，欲以立威。将杀司天监胡季林，季林曰：“军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杀无辜乎！”季述惮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杀崔胤，而惮朱全忠，但解其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刘季述给百官加封爵位，参与将士都受到优厚的赏赐，想要以此向众人讨好。杀了睦王李倚，凡被唐昭宗宠信的宫人、侍臣、方士、僧侣、道人等，都用木棍打死。每夜所杀之人，白天用十辆车载着尸体送出，一车有时只一两具尸体，想要用此树立淫威。刘季述等将要杀司天监胡秀林，秀林说：“军容使幽禁君父，还想要多杀无辜吗！”刘季述畏惧他话的刚正而住手。刘季述想要杀崔胤，但畏惧朱全忠，于是就只解除了崔胤的度支盐铁转运使而已。

左仆射致仕张浚在长水，见张全义于洛阳，劝之匡复；又与诸藩镇书劝之。

左仆射张浚退休后住在长水，他到洛阳拜见张全义，劝他匡复君位；又给各藩镇写信进行劝说。

进士无棣李愚客华州，上韩建书，略曰：“仆每读书，见父子君臣之际，有伤教害义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关重镇，君父幽辱月余，坐视凶逆而忘勤王之举，仆所未逾也。仆窃计中朝辅弼，虽有志而无权；外镇诸侯，虽有权而无志。惟明公忠义，社稷是依。往年车略播迁，号泣奉迎，累岁供馈，再复庙、朝，义感人心，至今歌咏。此时事势，尤异前日；明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闱变故，已涉旬时，若不号令率先以图反正，迟疑未决，一朝山东侯伯唱义连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势也。不如驰檄四方，谕以逆顺，军声一振，则元凶破胆，旬浃之间，二竖之首传于天下，计无便于此者。”建虽不能用，厚待之。愚坚辞而去。

进士无棣人李愚客居华州，给韩建上书，大要说：“我每读书，见父子君臣之间，有伤教化害礼义的，恨不得将他杀死并陈尸于市。韩公居守临近潼关的重镇，皇上被幽禁受辱一月有余，坐视凶恶叛逆而不出兵救援王室，我实在不能理解。我私下算计，朝中的辅弼之臣，虽然有志向，但没有实权；京外的藩镇强臣，虽然有实权，但没有志向。只有韩公忠贞仁义，是国家的依靠。往年皇上流离迁徒，您痛哭流涕，奉迎皇上驻跸华州，多年供给馈赠，重新恢复宗庙、朝廷，义感人心，至今歌颂。现在的事态形势，尤其与往日不同：韩公地处要冲，位兼将相。自宫中发生变故，至今已过十天，如果不首先号令天下带头谋划归复正道，迟疑不决，一旦山东侯伯举义联合，发兵西进，韩公想要求得自安，难道能够得到吗！这是必然之势。不如迅速传檄四方，使他们知道逆顺，这样，军队声威一振，首恶丧胆，十天左右，刘季述、王仲先两个内宫小臣的脑袋将传递于天下，没有比这更为便利的计策了。”韩建虽然不采用李愚的计策，却给他优厚的待遇。李愚坚决推辞而去。

朱全忠在定州行营，闻乱，丁未，南还；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养子希度诣全忠，许以唐社稷输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诰示全忠。全忠犹豫未决，会僚佐议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镇所宜预知。”天平节度副使李振独曰：“王室有难，此霸者之资也。今公为唐桓、文，安危所属。季述一宦竖耳，乃敢囚废天子，公不能讨，何以复令诸侯！且幼主位定，则天下之权尽归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然度、奉本，遣振如京师事。既还，又遣亲吏蒋玄晖如京师，与崔胤谋之；又召程岩赴大梁。

朱全忠在定州巡视军营，听到京城发生变乱，于丁未（二十三日）南下返回，十二月戊辰（十四日）到达大梁。刘季述派养子刘希度到大梁晋见朱全忠，答应把大唐社稷献纳给他；又派供奉官李奉本拿太上皇唐昭宗的诰命给朱全忠看。朱全忠犹豫未决，会同僚佐商议，有的说：“朝廷大事，不是藩镇应当于预的。”唯独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说：“王室有难，这是成就霸业的资本。现在您是大唐的齐桓公、晋文公，安危所系。刘季述不过是一个宦官罢了，竟敢囚禁废黜天子，您不能讨伐，用什么再号令诸侯！况且幼主君位确定，那么国家政权就全归宦官了，这是把太阿剑柄交给他们啊！”朱全忠大悟，立即把刘希度、李奉本囚禁，派李振到京师去探察事态。李振回到大梁以后，朱全忠又派遣新吏蒋玄晖至京师，与崔胤密谋策划，又召宣武进奏官程岩赶赴大梁。

清海节度使薛王知柔薨。

清海节度使薛王李知柔去世。

是岁，加杨行密兼侍中。

这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加封兼侍中。

睦州刺史陈晟卒，弟询自称刺史。

睦州刺史陈晟死，他的弟弟陈询自称剌史。

太子即位累旬，藩镇笺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军多积弊，及为中尉，钩校军中钱谷，得隐没为奸者，痛捶之，急徵所负；将士颇不安。有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为左神策指挥使，自刘季述废立，常愤惋不平。崔胤闻之，遣判官石戬与之游。德昭每酒酣必泣，戬知其诚，乃密以胤意说之曰：“自上皇幽闭，中外大臣至于行间士卒，孰不切齿！今反者独季述、仲先耳，公诚能诛此二人，迎上皇复位，则富贵穷一时，忠义流千古；苟狐不决，则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谢曰：“德昭小校，国家大事，安敢专之！苟相公有命，不敢爱死。”戬以白胤。胤割衣带，手书以授之。德昭复结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谋以除夜伏兵安福门外以俟之。

太子即位几十天，各藩镇例应奏进的笺表大多不到。右军中尉王仲先性情苛刻细察，向来知道左、右军积弊很多，等到担任中尉，查考校核军中钱谷，查到隐没钱谷为奸的人，就痛加鞭打，紧急征索所欠；将士很不安宁。有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担任左神策指挥使，自刘季述废黜唐昭宗、强立太子之后，经常愤惋不平。崔胤听说后，派遗度支盐铁判官石戬与孙德昭交游。孙德昭每次饮酒到酣畅时，一定哭泣，石戬知道他诚实，就秘密按照崔胤的意思劝说他，说：“自太上皇幽禁以来，内外大臣以至于军队士卒，谁不咬牙切齿！如今造反的只有刘季述、王仲先二人而已，您如果能杀死这两个人，迎太上皇复位，就会富贵穷极一时，忠义流传千古；如果犹豫不决，就要功落他人之手了！”孙德昭叩谢说：“德昭不过是个小军官，国家大事，岂敢专擅！如果相公有命令，德昭不敢惜死。”石戬把孙德昭的情况禀报了崔胤。崔胤割下衣带，亲笔书写命令，交给孙德昭。孙德昭又结交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商量在除夕夜里伏兵安福门外，俟机行事。

天复元年（辛酉、901 ）

天复元年（公元901 年）

春，正月，乙酋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门，孙德昭擒斩之，驰诣少阳院，叩门呼曰：“逆贼已诛，请陛下出劳将士。”何后不信，曰：“果尔，以其首来！”德昭献献其首，上乃与后毁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长乐门楼，帅百官称贺。周承诲擒刘季述、王彦范继至，方诘责，已为乱梃所毙。薛齐赴井死，出而斩之。灭四人之族，并诛其党二十余人。宦官奉太子匿于左军，献传国宝。上曰：“裕幼弱，为凶竖所立，非其罪也。”命还东宫，黜为德王，复名裕。丙戌，以孙德昭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赐姓名李继昭。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右军中尉王仲先入宫朝见，行至安福门，孙德昭将他捉住杀死，随即快马奔赴少阳院，敲门高喊道：“逆贼王仲先已被杀死，请陛下出来慰劳将士。”何皇后听了不相信，说：“果然这样，将他的首级拿来！”孙德昭献上王仲先的首级，昭宗才与何皇后毁坏门扇出来。崔胤迎接昭宗登上长乐门楼，率领文武百官称颂庆贺。这时，周承诲捉获刘季述、王彦范接着到达，昭宗刚责问他们的谋逆罪行，就已被乱棍打死了。薛齐投井淹死，被捞出来斩了首级。杀灭王仲先、刘季述、王彦范、薛齐四人全家，并把他们的党羽二十余人处死。宦官侍奉太子藏在左军之中，把传国宝玺献了出来。昭宗说：“李裕年幼懦弱，被凶恶小人立为皇帝，不是他的罪过。”命令他回东宫废黜为德王，并恢复旧名李裕。丙戌（初二），唐昭宗任命孙德昭为同平章事，担任静海节度使，赐姓名为李继昭。

丁亥，崔胤进位司徒，胤固辞；上宠待胤益厚。

丁亥（初三），朝廷进升崔胤为司徒，崔胤坚决推辞。从此，昭宗对崔胤的宠信待遇更加深厚。

己丑，朱全忠闻刘季述等诛，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并刘希度、李奉本等皆斩于都市，由是益重李振。

己丑（初五），朱全忠听说刘季述等人被杀，就把程岩的双脚折断，戴上刑具解送到京师长安，连同刘希度、李奉本等，都在闹市上处死，朱全忠因此越发看重李振。

庚寅，以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赐姓李，并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俱留宿卫，十日乃出还家，赏赐倾府库，时人谓之“三使相”。

庚寅（初六），朝廷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姓名为李继诲，任命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姓李，并为同平章事；与李继昭都留在宫中直宿警卫，十天才出宫回家休息一日，并尽国库所有赏赐他们，当时人称他们为“三使相”。

癸巳，进朱全忠爵东平王。

癸巳（初九），朱全忠进爵为东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枢密使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桡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臣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赐两军副使李师度、徐彦孙自尽，皆刘季述之党也。

丙午（二十二日），昭宗颁布敕书：“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陈事情，枢密使在帝侍立，争论不休；出来后，又说皇上旨意尚未允准，又有更改变动，篡权乱政。自今以后，依照大中年间的旧制，等到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能进殿接受公事。”赐令左、右两军副使李师度、徐彦孙自尽，因为他们都是刘季述的党羽。

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来朝；加茂贞守尚书令，兼侍中，进爵岐王。

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前来入朝；朝廷加封李茂贞守尚书令，兼任侍中，并进爵为岐王。

刘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崔胤、陆上言：“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军，主右军，则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犹豫两日未决。李茂贞闻之，怒曰：“崔胤夺军权未得，已欲翦灭诸侯！”上召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谋之，皆曰：“臣等累世在军中，未闻书生为军主；若属南司，必多所变更，不若归之北司为便。”上乃谓胤、曰：“将士意不欲属文臣，卿曹勿坚求。”于是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中尉。全诲，亦前凤翔监军也。又征前枢密使致仕严遵美为两军中尉、观军容处置使。遵美曰：“一军犹不可为，况两军乎！”固辞不起。以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刘季述、王仲先已死，崔胤、陆向昭宗进言说：“祸乱的发生，都是由于宦官主管军队。请救皇上让胤主管左军，陆主管右军，这样，诸侯就不敢侵犯欺负，朝廷就尊崇了。”昭宗犹豫了二天，没有作出决断。李茂贞听说这件事，勃然大怒说：“崔胤夺军权没有得到，已经想要消灭诸侯了！”昭宗召集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商量，都说：“我等数世在军队中任职，没有听说过书生担任军队的主帅，如果把军队隶属于南司，一定会有很多变易更张，不如把军队归北司掌管较为方便。”昭宗于是对崔胤、陆说：“将士们的意见不愿隶属于文臣，卿等不要再坚决要求了。”于是，昭宗任命枢密使韩全诲左军中尉，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右军中尉。韩全诲为左军中尉，凤翔监军。朝廷又征召告老在家的前枢密使严遵美为左、右两军中尉、观军容处置使。严遵美说：“一军况且不能掌管，何况两军呢！”坚决辞谢不出。朝廷任命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

李茂贞辞还镇。崔胤以宦官典兵，终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讽茂贞留兵三千于京师，充宿卫，以茂贞假子继筠将之。左谏议大夫万年韩以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曰：“始者何为召之邪？”胤无以应。曰：“留此兵则家国两危，不留则家国两安。”胤不从。

李茂贞告辞返回镇所。崔胤认为宦官主管军队，终究是身边的祸患，想用藩镇的军队遏制他们，就婉言劝说李茂贞在京师留驻三千军队，充任皇宫的宿值警卫，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筠率领。左谏议大夫万年人韩认为这样做不行，崔胤说：“士兵自己不肯回去，不是我挽留他们。”韩说：“开始为什么召请李茂贞前来京师呢？”崔胤没法回答。韩又说：“留下这些军队，家庭和国家都有危险，不留下这些军队，家庭和国家都会平安。”崔胤不从。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己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驽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群为我以一绳缚之！”庚子，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全忠以中军继其后；戊申，存敬至绛州。晋、绛不意其至，皆无守备，庚戌，绛州刺史陶建钊降之；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降之。全忠遣其将侯言守晋州，何守降州，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关，急赐诏和解之；全忠不从。

朱全忠已经降服河北，想要先夺取河中来控制河东，己亥（十五日）召集属下诸将说道：“王珂是个才能平庸的人，仗恃太原李克用是他的岳丈，骄横奢侈。我现在要攻取河中，砍断长蛇的腰，诸位替我用一根绳索把它捆绑起来！”庚子（十六日），朱全忠派遣张存敬率领三万大军，自汜水渡过黄河，从含山路进发袭击河中，朱全忠统率中军跟在后面。戊申（二十四日），张存敬率领大军抵达绛州。绛州刺史陶建钊、晋州刺史张汉瑜没想到张存敬率军突然来到，都没有防守戒备，遂于庚戌（二十六日）、壬子（二十八日）相继投降。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侯言留守晋州，何留守绛州，驻军二万，用来把守河东李克用增援军队的通行道路。朝廷恐怕朱全忠的军队向西攻入潼关，急忙颁赐诏书，调解他们重归和好，朱全忠不从。

珂遣间使告急于李克用，道路相继，克用以汴兵先据晋、绛，后不得进。珂妻遗李克用书曰：“儿旦暮为俘虏，大人何忍不救！”克用报曰：“今贼兵塞晋、绛，众寡不敌，进则与汝两亡，不若与王郎举族归朝。”珂又遗李茂贞书，言：“天子新返正，诏藩镇无得相攻，同奖王室。今朱公不顾诏命，首兴兵相加，其心可见。河中若亡，则同华、、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势必然矣。公宜亟帅关中诸镇兵，固守潼关，赴救河中。仆自知不武，愿于公西偏授一小镇，此地请公有之。关中安危，国祚修短，系公此举，愿审思之！”茂贞素无远图，不报。

王珂连续派遣密使向李克用告急求救，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李克用由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先已占据了晋州、绛州，援兵不能前进。王珂的妻子李氏送信给李克用说：“女儿早晚就要成为俘虏了，父亲大人怎么忍心不来援救！”李克用回信说：“现在贼兵已经堵塞晋州、绛州，我兵寡不敌众，前进就要与你同归于尽，不如与王郎带领合族回到朝廷来。”王珂又送信给李茂贞，说：“天子刚恢复君位，诏命藩镇不得互相攻杀，共同辅助朝廷。现在朱公不顾天子的命令，首先发兵攻击在下，他的心思用意可以想见。河中如果沦亡了，那么，同华、州、岐州就都不能自保了。这样，天子的政权拱手给予朱全忠，就势所必然了。您应当赶快统帅关中各藩镇的军队，坚决守卫潼关，前去援救河中。在下自知不勇武，情愿在您的西边给予一个小镇，此地请归您所有。关中的安危，国运的长短，全仰赖您此举了，希望详慎考虑！”李茂贞向来没有长远的计划，没有答复。

二月，甲寅朔，河东将李嗣昭攻泽州，拔之。

二月甲寅朔（初一），河东大将李嗣昭攻打泽州，将泽州攻克。

乙卯，张存敬引兵发晋州；己未，至河中，遂围之。王珂势穷，将奔京师，而人心离贰，会浮梁坏，流澌塞河，舟行甚难，珂挈其族数百欲夜登舟，亲谕守城者，皆不应。牙将刘训曰：“今人情扰扰，若夜出涉河，必争舟纷乱，一夫作难，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图向背。”珂从之。壬戌，珂植白幡于城隅，遣使以牌印请降于存敬。存敬请开城，珂曰：“吾于朱公有家世事分，请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从之，且使走白全忠。

乙卯（初二），张存敬率领大军从晋州出发，己未（初六）到达河中，就把城池包围了起来。王珂处境危急，将要逃奔京师，但人心离散，恰巧浮桥坏了，流水堵塞了黄河，船行非常困难。王珂携带亲族数百人，想要乘夜上船渡河逃走，亲自告诉守城将士，都不答应。牙将刘训说：“现在人情纷扰骚动，如果夜里出城渡河，一定争抢上船，出现混乱，一人作乱，事情就难以预料了。不如暂且向张存敬表示投诚，慢慢考虑归顺还是反抗。”王珂听从了刘训的主意。壬戌（初九），王珂在城角坚起白旗，派遣使者拿着牌印向张存敬请求投降。张存敬请王珂打开城门，王珂说：“我对于朱公有家世亲谊情分，请您退却，等候朱公到了，我自然把城池给予他。”张存敬依从了王珂，并且派人前去禀告朱全忠。

乙丑，全忠至洛，闻之喜，驰往赴之；戊辰，至虞乡，先哭于重荣之墓，尽哀；河中人皆悦。珂欲面缚牵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师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仆异日何以见舅于九泉！”乃以常礼出迎，握手欷，联辔入城。全忠表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王珂举族迁于大梁，其后全忠遣珂入朝，遣入杀之于华州。全忠闻张夫人疾亟，遽自河中东归。

乙丑（十二日），朱全忠到达洛阳，听说王珂等他前去受降非常欢喜，就驰往河中赴王珂之约。戊辰（十五日），朱全忠到了虞乡，先到王珂之父王重荣的墓前哭奠，竭尽哀恸，河中人都很喜悦。王珂想要反绑双手牵羊出城迎接，朱全忠急忙派人阻止他，说：“太师舅父的恩情怎能忘记！公子您这样做，使我日后在九泉之下怎么见舅父！”于是，王珂以常礼出城迎接朱全忠，二人握手叹息，然后并驾进城。朱全忠上表请以张存敬为护国军留后，并将王珂全族迁往大梁。其后，朱全忠派遣王珂进京入朝，又派人在华州将他杀死。朱全忠听说妻子张夫人病危，急忙从河中向东返回。

李克用遣使以重币请修好于全忠；全忠虽遣使报，而忿其书辞蹇傲，决欲攻之。

李克用派遣使者给朱全忠送去厚礼，请求重归和好。朱全忠虽然派遣使者前去答复，但是忿恨李克用的书信词语傲慢，决定要派兵去攻打他。

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溥，正雅之从孙也，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

朝廷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溥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吏部侍郎裴枢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溥是王正雅的从孙，常在崔胤的幕府行走，所以崔胤引荐他。

赠谥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

朝廷给被宦官杀害了的睦王李倚追曾谥号，称为恭哀太子。

加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并兼侍中。

朝廷加封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兼任侍中。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将兵五万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将张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从周以兖、郓兵会成德兵入自土门，州刺史张归厚入自马岭，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入自飞狐，权知晋州侯言以慈、隰、晋、绛兵入自阴地。叔琮入天井关，进军昂车。辛亥，沁州刺史蔡训以城降。河东都将盖璋诣侯言降，即令权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泽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降之。河东屯将李审建、王周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降；叔琮进趣晋阳。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会关，营于洞涡驿。张归厚引兵至辽州，丁巳，辽州刺史张鄂降。别将白奉国会成德兵自进陉入，已未，拔承天军，与叔琮烽火相应。

三月，癸未朔（初一），朱全忠从河中回到大梁。癸卯（二十一日），朱全忠派遣氏叔琮率兵五万前去攻打李克用，从太行山进军，魏博都将张文恭从磁州新口进军，葛从周率领兖州、郓州军队会同成德军队从土门进军，州刺史张归厚率军从马岭进军，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率军从飞狐进军，暂为晋州刺史侯言率领慈州、隰州、晋州、绛州军队从阴地关进军。氏叔琮入天井关，向泽州昂车关进军。辛亥（二十九日），沁州刺史蔡诃献城投降。河东都将盖玮向侯言投降，就令他暂为沁州刺史。壬子（三十日），氏叔琮攻克泽州，刺史李存璋弃城逃走。氏叔琮进攻潞州，昭义节度使孟迁投降。河东驻军将领李审建、王周率领步军一万、骑兵一千向氏叔琮投降，氏叔琮率领大军进赴晋阳。夏季，四月乙卯（初三），氏叔琮率军出石会关，在洞涡驿扎营。州刺史张归厚率领军队到达辽州，丁巳（初五），辽州刺史张鄂归降。别将白奉国会同成德军队自井陉攻入，已未（初七）攻克承天军，与氏叔琮的军队烽火相呼应。

甲戌，上谒太庙；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

甲戌（二十三日），唐昭宗到太庙拜谒。丁丑（二十五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复，朝廷为王涯等十七家平反昭雪。

初，杨复恭为中尉，借度支卖曲一年之利以赡两军，自是不复肯归。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听酤者自造曲，但月输榷酤钱；两军先所造曲，趣令减价卖之，过七月无得复卖。

当初，杨复恭任中尉，借用度支使卖酒曲一年所得的利润来供给左右两军的需用，从此不再愿意归还。至此，崔胤起草赦免文告，想要裁抑宦官，听任卖酒的人自己制造酒曲，只是每月交纳卖酒税；左右两军先前所造酒曲，促令减价卖掉，过了七月不能再卖。

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以疾求代，王建表马步使王宗裕为留后。

东川节度使王宗涤因为患病请求派人替代，西川节度使王建上表请以马步使王宗裕为留后。

氏叔琮等引兵抵晋阳城下，数挑战，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备御，不遑饮食。时大雨积旬，城多颓坏，随加完补。河东将李嗣昭、李嗣源凿暗门，夜出攻汴垒，屡有杀获；李存进败汴军于洞涡。时汴军既众，刍粮不给，久雨，士卒虐利，全忠乃召兵还。五月，叔琮等自石会关归，诸道军亦退。河东将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获甚众。先是，汾州刺史李塘举州附于汴军，克用遣其将李存审攻之，三日而拔，执瑭，斩之。氏叔琮过上党，孟迁挈族随之南徙。朱全忠遣丁会代守潞州。

氏叔琮等率领大军抵达晋阳城下，多次叫阵挑战，城内军民非常恐慌。李克用登城戒备守御，来不及喝水吃饭 .当时连续下了十来天大雨，城墙多处坍塌毁坏，李克用命令随时加以垒砌修补。河东将领李嗣昭、李嗣源从城内挖凿暗门密道，乘夜冲击攻袭氏叔琮军队的营垒，屡次袭击都有杀伤俘获。同时，李存进也在洞涡驿打败汴州军队。当时，攻打晋阳的汴州军队众多，粮草供给不足，又长时间下雨，兵士患疟疾拉痢，朱全忠于是把军队召回。五月，氏叔琮等率军由石会关返回，其他各道军队也都退师。河东将领周德威、李嗣昭率领五千精锐骑兵跟踪追击，杀伤俘获汴州军队很多。原先，汾州刺史李瑭以全州归附汴州军队，这时，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审率兵攻打李瑭，三天攻克汾州，逮住李瑭，把他斩首。氏叔琮经过上党，孟迁带领全族人口跟随南迁。于是，朱全忠派遣丁会代守潞州。

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已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朱全忠奏请任命河中节度使，同时暗示官吏百姓请让自己为主帅。癸卯（二十二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

已酉，加镇海、镇东节度使钱守侍中。

已酉（二十八日），朝廷加封镇海、镇东节度使钱为侍中。

崔胤之罢两军卖曲也，并近镇亦禁之。李茂贞惜其利，表乞入朝论奏，韩全诲请许之。茂贞至京师，全诲深与相结。崔胤始惧，阴厚朱全忠益甚，与茂贞为仇敌矣。

崔胤在停止左右两军卖酒曲的时候，连同附近各藩镇的专卖权利也禁止了。凤翔、彰义节度使李茂贞舍不得卖酒曲的利益，上表恳求入朝论奏。左军中尉韩全诲请求允许他进京。李茂贞到京师，韩全诲与他深相交结。崔胤这才害怕起来，暗中对朱全忠更加推重厚待，与李茂贞成为仇敌。

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中书令。

朝廷以佑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中书令。

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

六月癸亥（十三日），朱全忠前往河中。

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涣，之子也。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每奏事，上与之从容，或至然烛。宦官畏之侧目，皆咨胤而后行。胤志欲尽除之，韩屡谏曰：“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胤不从。丁卯，上独召，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不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汹汹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尤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棼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矣。“上深以为然，曰：”此事终以属卿。“

唐昭宗归复君位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都参预密谋，所以都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并多次召见问答，谘询机密大事。令狐涣是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的儿子。当时，昭宗把军国政务全都委任崔胤办理，每次奏陈事情，唐昭宗与他从容商量，有时直到天黑点燃蜡烛的时候，宦官害怕崔胤不敢正视他，凡事先询问崔胤以后，再去办理。崔胤立志要把宦官全部除掉，韩屡次直言规劝，说：“事情禁忌做得太过份。宦官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恐怕他们的同党被迫过深，再生出其他变故。”崔胤不听韩的劝告。丁卯（十七日），唐昭宗单独召见韩，问道：“宦官敕使之中做坏事的像林木一样多，用什么办法处置他们？”韩答道：“东宫之变，这些人中哪一个不是同恶相济！处置他们应当在元旦诛杀刘季述等人的时候，现在已经失去惩治他们的时机了。”昭宗说：“当时，爱卿为什么不向崔胤说呢？”韩答道：“我见陛下的诏书说：”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的人一个也不问罪。‘对皇上来说，最重要的莫大于信誉，既然已经颁布这样的诏书，就应该坚决遵守；如果再杀一个，就人人自危了。可是后来除去的人已经不少了，这就是他们所以吵嚷不安的原因。陛下不如挑选他们之中尤为不善的几个人，明白宣示他们的罪行，依法惩治，然后安抚晓谕其余的人说：“我担心你们说我怀恨在心，从今天开始可以没有疑虑了。’于是选择那些忠厚老实的人担任他们的头领。其余众人有善行的就奖励，有罪过的就惩罚，这样就全都各自相安无事了。现在宦官在官府和私家的有数万人，哪里能够全部杀死呢！陛下对待的办法，应当是用优厚待遇安定他们，用公正无私驾驭他们，至于琐细机巧之举，此生彼应，终究不能成就大功业，这就是所谓理丝反而更加纷乱。况且现在朝廷的权力，分散在四方藩镇手中；如果能够先收回这些权力，那么，事情就没有不可以办的了。”昭宗深以韩所讲为然，说：“这件事终究要交付卿来办理。”

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周德威将兵出阴地关，攻隰州，刺史唐礼降之；进攻慈州，刺史张瑰降之。

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嗣昭、周德威率领军队出阴地关，攻打隰州，刺史唐礼投降；进攻慈州，刺史张投降。

闰月，以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孟迁为河阳节度使，从朱全忠之请也。

闰六月，朝廷采纳了朱全忠的请求，任命河阳节度使丁会为昭义节度使，任命孟迁为河阳节度使。

道士杜从法以妖妄诱昌、普、合三州民作乱，王建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将兵三万会东川、武信兵讨之。宗黯，即吉谏也。

道士杜从法用妖法妄言诱使昌州、普州、合州的百姓起事，西川节度使王建派遣行营兵马使王宗黯统率三万兵马会同东川、武信的军队前入征讨。王宗黯就是王吉谏。

崔胤请上尽诛宦官，但以宫人掌内诸司事；宦官属耳，颇闻之，韩全诲等涕泣求哀于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闻，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书者数人，内之宫中，阴令察其事，尽得胤密谋，上不之觉也。全诲等大惧，每宴聚，流涕相决别，日夜谋所去胤之术。胤时领三司使，全诲等教禁军对上喧噪，诉胤灭损冬衣；上不得已，解胤盐铁使。

崔胤奏请昭宗把宦官全部处死，只用宫人掌管内廷各司的事务。宦官耳闻，听到了一些，韩全诲等哭泣着向昭宗乞求哀怜。昭宗于是指示崔胤，“有事要密封奏疏报告，不要口奏”。宦官寻找识字的美女数人送进内宫，暗中叫她们侦察刺探这件事，全部掌握了崔胤的秘密计划，昭宗却没有觉察到。韩全诲等知道崔胤的计划后非常害怕，每次宴饮聚会，都流着眼泪相互诀别，日夜谋划能够除去崔胤的办法。崔胤当时兼任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使，韩全诲等教唆警卫宫禁的军队向唐昭宗喧哗叫嚷，申诉崔胤减少将士的冬季衣服。唐昭宗无可奈何，只得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

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东都，茂贞欲上幸凤翔。胤知谋泄，事急，遗朱全忠书，称被密诏，令全忠以兵迎车驾，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图，而凤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来，必成罪人，岂惟功为他人所有，且见征计矣！”全忠得书，秋，七月，甲寅，遽归大梁发兵。

其时，朱全忠、李茂贞各有挟制天子以号令诸侯的意图，朱全忠想要唐昭宗驾临东都洛阳，李茂贞想要唐昭宗驾临凤翔。崔胤知道谋杀宦官的计划已经泄露，事情急迫，就送信给朱全忠，假称奉有秘密诏书，令朱全忠派遣军队迎接皇上车驾，并且说：“前次恢复皇上君位都是您朱公的妙计，可是李茂贞先进京入朝夺取其功。这次您再不立即来京，必定成为有罪之人，岂止功劳为他人所有，并且要被征讨了！”朱全忠收到书信，秋季，七月，甲寅（初五），急忙回大梁发兵。

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杜从法，平之。

西川龙台镇使王宗侃等讨伐道士杜从法，平定叛乱。

八月，甲申，上问韩曰：“闻陆不乐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马出启夏门，有诸？”对曰：“返正之谋，独臣与崔胤辈数人知之，不知也。一旦忽闻宫中有变，人情能不惊骇！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责其为宰相无死难之志则可也，至于不乐返正，恐出谗人之口，愿陛下察之！”上乃止。

八月，甲申（初五），昭宗问韩：“听说陆不乐意恢复君位，在元旦那天换了衣服，骑着小马出了启夏门，有这件事吗？”韩回答说：“恢复君位的计划，只有我与崔胤几个人知道，陆不知道。一旦忽然听说宫中有变故，人之常情岂能不惊慌害怕！换了衣服逃跑躲避，有什么妨碍呢！陛下责备他身为宰相没有遇难挺身而死的志气是可以的，至于说他不乐意皇上恢复君位，恐怕出自谗佞小人之口，希望陛下明察！”昭宗这才停止了查究。

韩全诲等惧诛，谋以兵制上，乃与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李继筠深相结；继昭独不肯从。他日，上问韩：“外间何所闻？”对曰：“惟闻敕使忧惧，与功臣及继筠交结，将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虚矣。比日继诲、彦弼辈语渐倔强，令人难耐。令狐涣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诲等于内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对曰：“如此则彼凶悖益甚。”上曰：“为之奈何？”对曰：“独有显罪数人，速加窜逐，余者许其自新，庶几可息。若一无所问，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贮，益不自安，事终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党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监军，或黜守诸陵，皆不行，上无如之何。

韩全诲等害怕被杀，密谋用武力挟制昭宗，于是与李继昭、李继海、李彦弼、李继筠深相交结，只有李继昭不肯依从。一天，昭宗问韩：“外边听到了什么吗？”韩答道：“只听说宦官们担扰害怕，与功臣李继昭、李继诲、李彦弼及李继筠交结，将要招致不安，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果真这样呢。”昭宗说：“这事不假哩！近日李继海、李彦弼等说话逐渐固执强硬，令人难以忍耐。令狐涣想要朕在内殿召见崔胤及韩全诲等人，摆酒使他们和解，怎么样？”韩答道：“这样做，韩全诲他们就会更加凶恶狂悖了。”昭宗说：“拿他们怎么办呢？”韩答道：“只有公开治几个人的罪，迅速将他们放逐，其余的人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也许还可以平息。如果一个也不问罪，韩全诲他们一定知道陛下怀恨在心，更加不能自己相安，事情终究没有了结。”昭宗说：“好！”过了不久，宦官自恃党援已经结成，逐渐不遵诏令。昭宗或者把他派出去作监军，或者把他贬斥去守陵寝，都不去，昭宗也无可奈何。

或告杨行密云，钱为盗所杀。行密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将兵取杭州，两浙将顾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有人告诉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说，镇海节度使钱被盗贼杀死。杨行密派遣步军都指挥使李神福等率兵攻取杭州，两浙将领顾全武等扎列八个营寨进行抗拒。

九月，癸丑，上急召韩，谓曰：“闻全忠欲来除君侧之恶，大是尽忠，然须令与茂贞共其功；若两帅交争，则事危矣。卿为我语崔胤，速飞书两镇，使相与合谋，则善矣。”壬戌，上又谓曰：“继诲、彦弼辈骄横益甚，累日前与继筠同入，辄于殿东令小儿歌以侑酒，令人惊骇。”对曰：“臣必知其然；兹事失之于初。当正旦立功之时，但应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应听其出入禁中。此辈素无知识，数求入对，或僭易荐人，稍有不从，则生怨望；况惟知嗜利，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卫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卫兵相与为一，将若之何！汴兵若来，必与岐兵斗于阙下，臣窃寒心。”上但愀然忧沮而已。

九月癸丑（初五），昭宗紧急召见韩，对他说：“听说朱全忠想要来京师清除朕身边的恶人，确是竭尽忠诚，但是必须叫他与李茂贞同举此功。如果他们二帅相互争半，那么事情就危险了。卿替我告诉崔胤，立即飞速送信给朱全忠和李茂贞，使他们共同策划，那就好了。”壬戌（十四日）昭宗又对韩说：“李继海、李彦弼等骄傲专横得更加厉害，多日以前与李继筠到内宫来，就在殿东令宫中杂役唱歌劝酒，令人惊慌害怕。”韩答道：“我知道他们必然会这样。这件事失策在当初。当元旦他们立功的时候，只应该用官爵、田宅、金帛酬劳他们，不应该听任他们出入宫禁。这帮人向来没有知识，屡次要求入朝奏对，有的僭越更改荐举人选，稍有不从，就生怨恨；况且只知道贪财，被宦官用厚利雇佣收买，致使他们这样了。崔胤原来留下卫兵，是要用来遏制宦官，现在宦官、卫兵相互结为一体，将怎么办呢！朱全忠的汴州军队如果到京师长安来，一定会与李茂贞的岐州军队在宫前争斗，我暗中失望痛心。”唐昭宗只能忧愁沮丧而已。

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举兵发大梁。

冬季，十月，戊戌（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从大梁出发，前往京师长安。

李神福与顾全武相拒久之，神福获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谓诸将曰：“杭兵尚强，我师且当夜还。”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赢兵先行，神福为殿，使行营都尉吕师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轻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师造夹击，大破之，斩首五千级，生擒全武。钱闻之，惊泣曰：“丧我良将！”神福进攻临安；两浙将秦昶帅众三千降之。

李神福与顾全武两军相拒很久，李神福获杭州俘虏，使他出入卧室。李神福对属下诸将说：“杭州军队还很强大，我军暂且在今夜撤退。”杭州俘虏逃走报告顾全武，李神武命令不要追赶。傍晚李神福派遣老弱残兵先行撤走，自己殿后，并令行营都尉吕师造率领精锐部队埋伏在青山下。顾全武向来瞧不起李神福，率军追赶；李神福、吕师造两军前后夹击，大败顾全武的军队，斩杀五千人，活捉顾全武。钱听到这个消息，又吃惊又痛心，流着泪说：“我的良将丧失了！”李神福进攻临安，两浙将领秦昶率领三千军队投降李神福。

韩全诲闻朱全忠将至，丁酉，令李继筠、李彦弼等勒兵劫上，请幸凤翔，宫禁诸门皆增兵防守，人及文书出入搜阅甚严。上遣人密赐崔胤御札，言皆凄怆，末云：“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

韩全诲听说朱全忠针要到达，丁酉（十九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等率领卫兵劫持唐昭宗，强请驾临凤翔，并增兵防守皇宫各门，人及文书出入搜查检阅非常严格。昭宗派人秘密地给崔胤送去亲笔书信，言语都很凄凉，末尾说：“我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势必西去凤翔，卿等只管东行。惆怅！惆怅！”

戊戌，上遣赵国夫人出语韩：“朝来彦弼辈无礼极甚，欲召卿对，其势未可。”且言：“上与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学士不复得对矣。

戊戌（二十日），唐昭宗派遣赵国夫人出宫到翰林院告诉韩：“早晨以来，李彦弼等无礼之极，想要召卿入宫答对，形势不许可了。”并且说：“皇上与皇后只是相对哭泣。”从此翰林学士不再能进宫应对了。

癸卯，韩全诲等令上入阁召百官，追寝正月丙午敕书，悉如咸通以来近例。是日，开延英，全诲等即侍侧，同议政事。

癸卯（二十五日），韩全诲等命令唐昭宗入阁召见百官，宣布停止执行正月丙午（二十二日）颁布的敕书，完全恢复咸通以来“宰臣奏事，枢密使侍侧”的近例。当天，打开延英殿，韩全诲等在旁侍立，共同商议政事。

丁未，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遣部兵掠内库宝货、帷帐、法物，韩全诲遣人密送诸王、宫人先之凤翔。

丁未（二十九日），神策都指挥使李继筠派遣属下兵士虏掠内廷仓库的珍宝财货、帷帐、皇帝车驾礼器，韩全诲派人秘密送诸王、宫人先往凤翔。

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请车驾幸东都，京城大骇，士民亡窜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阙前寂夫人。

戊申（三十日），朱全忠到河中，上表章请昭宗大驾去东都洛阳，京城大惧，士民逃往山谷之中。这日，文武百官都不入朝，宫门前寂静无人。

十一月，乙酉朔，李继筠等勒兵阙下，禁人出入，诸军大掠。士民衣纸及布襦者，满街极目。韩建以幕僚司马邺知匡国留后。朱全忠引四镇兵七万趣同州，邺迎降。

十一月，已酉朔（初一），李继筠等领兵在宫门之下，禁止人出入，诸军大肆虏掠。士民穿纸短布衣的，满街都是，望不到边。韩建以幕僚司马邺主持匡国留后。朱全忠带领四镇的七万军队，奔赴同州，司马邺开城迎降。

30韩全诲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遏绝不令见上。时崔胤居第在开化坊，继昭帅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辞不至。

30韩全诲等因李继昭不与他们共同行事，就阻止他不准见唐昭宗。当时，崔胤的府第在开化坊，李继昭率领属下六千余人及关东各道在京师的军队共同守卫着，百官及士民中避乱的都前往依附。庚戌（初二），唐昭宗遣供奉官张绍孙召集文武百官，崔胤等都上表辞却不到。

壬子，韩全诲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诲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蹋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县。

壬子（初四），韩全诲等在殿前布置军队，向唐昭宗说：“朱全忠率大军进副京师，想要劫持天子前往洛阳，要求在把帝位禅让给他。我等请求陛下驾临凤翔，收集军队进行抵抗。”唐昭宗不允许，持剑登乞巧楼。韩全诲等逼迫唐昭宗下楼，唐昭宗刚走到寿春殿，李彦弼已经在后院放火。这天是冬至，唐昭宗独自坐在思政殿，翘着一只脚，另一只脚踏着栏杆，院里没有文武官员，旁边没有侍奉之人。过了一会儿，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等百余人全都上马，恸哭之声不停，出门回顾宫中，已是大火熊熊燃烧。这天晚上，在县住宿。

朱全忠遣司马邺入华州，谓韩建曰：“公不早知过自归，又烦此军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韩建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降，献银三万两助军；全忠乃西南趣赤水。

朱全忠派遣司马邺入华州，对韩建说：“您不能早知过错自己归降，又要烦劳这支军队稍稍滞留城下了。”这一天，朱全忠自故市领兵南渡渭河，韩建派遣节度副使李巨川请求归降，进献白银三万两资助军需，朱全忠于是率领军队向西南奔赴赤水。

癸丑，李茂贞迎车驾于田家，上下马慰接之。甲寅，车驾至；乙卯，留一日。

癸丑（初五），李茂贞在田家迎接车驾，唐昭宗下马慰问接待。甲寅（初六），唐昭宗的车驾到，乙卯（初七），留住一日。

朱全忠至零口西，闻车驾西幸，与僚佐议，复引兵还赤水。左仆射致仕张浚说全忠曰：“韩建，茂贞之党，不先取之，必为后患。”全忠闻建有表劝天子幸凤翔，乃引兵副其城。建单骑迎谒，全忠责之，对曰：“建目不知书，凡表章书檄，皆李巨川所为。”全忠以巨川常为建画策，斩之军门。谓建曰：“公许人，可即往衣锦。”丁巳，以建为忠武节度使，理陈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权知华州，徙忠武节度使赵为匡国节度使。车驾之在华州也，商贾辐凑，韩建重征之，二年，得钱九百万缗。至是，全忠尽取之。

朱全忠到达零口西边，听说唐昭宗西行，与僚佐商议，又率兵回赤水。退休家居的左仆射张浚劝告朱全忠说：“韩建是李茂贞的同党，不先攻取他，必为后患。”朱全忠听说韩建有表章劝说唐昭宗驾临凤翔，于是率军副近华州。韩建单骑迎接拜竭，朱全忠责问他，韩建回答说：“韩建目不识丁，凡表章书檄，都是李巨川所为。”朱全忠以李巨川常为韩建运筹策划，将他在军门斩首。朱全忠又对韩建说：“公是许州人，可以立即衣锦还乡了。”丁巳（初九），朱全忠以韩建担任忠武节度使，驻守陈州，并派兵护送赴任。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权为华州刺史，调任忠武节度使赵为匡国节度使。乾宁三年、四年唐昭宗在华州的时候，商贾集聚，韩建重征税额，二年得钱九百万缗。到这个时候，朱全忠全部取为已有。

是时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师卢渥等二百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迎车驾，又使王溥至赤水见全忠计事。全忠复书曰：“进则惧胁君之谤，退则怀负国之惭；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发赤水。

这时候，京城里没有皇帝。皇帝所到之处没有宰相。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等二百余人列状请朱全忠西迎昭宗，又派遣王溥到赤水见朱全忠商议迎驾事宜。朱全忠复信说：“前进怕胁迫君王之谤毁，后退又怀辜负国家之羞愧。然而不敢不努力。”戊午（初十），朱全忠从赤水出发。

辛酉，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权句当中书事。车驾留岐山三日，壬戌，至凤翔。

辛酉（十三日），以兵部侍郎卢光启暂时办理中书事务。唐昭宗留居岐山三日，壬戌（十四日），到达凤翔。

朱全忠至长安，宰相帅百官班迎于长乐坡；明日行，复班辞于临皋驿。全忠赏李继昭之功，初令权知匡国留后，复留为两街制置使，赐与甚厚；继昭尽献其兵八千人。

朱全忠到长安，宰相带领文武百官列队在长乐坡迎接。第二天，朱全忠西行，崔胤率文武百官又在临泉驿列队送别。朱全忠赏识李继昭保卫崔胤及文武百官之功，起初让他暂时主持匡国留后，然后又留为两街制置使，赏赐很多。李继昭全部献出他属下的将士八千人。

全忠使判官李择、裴铸入奏事，称：“奉密诏及得崔胤书，令臣将兵入朝。”韩全诲等矫诏答以：“朕避灾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诏皆崔胤诈为之，卿宜敛兵归保土宇。”茂贞遣其将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将康怀贞击破之。

朱全忠派遣羞官李择、裴铸入凤翔奏事，称：“奉到秘密诏令及接崔胤书信，命令我带领军队进京朝见。”韩全诲等假传诏令回答说：“朕避灾到这里，不是被宦官劫持。秘密诏令都是崔胤假托的，卿应该收兵回师，保卫属地的田宅领土。”李茂贞派遣他的部将符道昭驻守武功，抗拒朱全忠。癸亥（十五日），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率军攻破武功。

丁卯，以卢光启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丁卯（十九日），卢光启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机务。

戊辰，朱全忠至凤翔，军于城东。李茂贞登城谓曰：“天子避灾，非臣不无礼；谗人误公至此。”全忠报曰：“韩全诲劫迁天子，今来问罪，迎扈还宫。岐王苟不预谋，何烦陈谕！”上屡诏全忠还镇，全忠乃拜表奉辞。辛未，移兵北趣州。

戊辰（二十日），朱全忠率兵抵达凤翔，在城东驻扎。李茂贞登上城楼，对城外的朱全忠说：“天子避灾来到这里，并非臣下无礼劫持来的。说坏话的人误你前来。”朱全忠答复说：“韩全诲劫迁天子，我今来问罪，迎接扈从天子回宫。岐王如果没有参预策划，何烦陈说表白！”昭宗屡次诏令朱全忠返回镇所，朱全忠于是上表受命。辛未（二十三日），朱全忠率领军队转移，向北奔赴州。

甲戌，制：“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责授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枢罢守本官。

甲戌（二十六日），颁布制书：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受责改授工部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枢免同平章事，署守本官。

乙亥，朱全忠攻州；丁丑，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降，复姓名杨崇本。全忠质其妻于河中，令崇本仍镇州。

乙亥（二十七日），朱全忠攻打州。丁丑（二十九日），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请求归降，恢复原姓名杨崇本。朱全忠以他的嫡妻作为人质迁居河中，令杨崇本仍然镇守州。

全忠之西入关也，韩全诲、李茂贞以诏命征兵河东，茂贞仍以书求援于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将五千骑自沁州趣晋州，与汴兵战于平阳北，破之。

朱全忠西入潼关的时候，韩全诲、李茂贞以诏命向河东征调军队，李茂贞并送书信给李克用请求救援。李克用派遣李嗣昭率领五千骑兵自沁州驰赴晋州，与汴州军队在平阳北面交战，把汴州军队打败。

乙亥，全忠发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见全忠，趣之迎驾。已丑，全忠遣朱友宁攻，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战，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帅百官及京城民悉迁于华州。

乙亥（二十七日），朱全忠从州出发，戊寅（三十日）在三原安营驻扎。十二月，癸未（初五），崔胤到三原会见朱全忠，催促他迎驾。已丑（十一日），朱全忠遣朱友宁进攻，没有攻下。戊戌（二十日），朱全忠亲自前去督战。的军队投降，被全部屠杀了。朱全忠叫崔胤带领文武百官及京城的居民全部迁往华州。

诏以裴贽充大明宫留守。

诏令任命裴贽充任大明宫留守。

清海节度使答彦若薨，遗表荐行军司马刘隐权留后。

清海节度使徐彦若去世，遗表荐举行军司马刘隐代理留后。

李神福知钱定不死，而临安城坚，久攻不拔，欲归，恐为所邀，乃遣人守卫祖考丘垄，禁樵采，又使顾全武通家信；遣使谢之。神福于要路多张旗帜为虚寨，以为淮南兵大至，遂请和；福福受其犒赂而还。

李神福知道钱肯定没有死，而临安城池坚固，久攻不克，想要返回，又担心被钱拦截堵击，于是派人守卫钱祖父、父亲的坟墓，禁止砍伐柴草，又令顾全武通报家信。钱派遣副使者向他致谢。李神福在重要道路上多张旗帜，佯作营寨，钱以为淮南军队大批到来，就请求停战讲和。李神福接受钱的犒赏贿赂而回。

朱全忠之入关也，戎昭节度使冯行袭遣副使鲁崇矩听命于全忠。韩全诲遣中使二十余人分道征江、淮兵屯金州，以胁全忠，行袭尽杀中使，收其诏敕送全忠。又遣使征兵于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师于建。建外修好于全忠，罪状李茂贞，而阴劝茂贞坚守，许之救援；以武信节度使王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涤等为扈驾指挥使，将兵五万，声言迎车驾，其实袭茂贞山南诸州。

朱全忠入潼关的时候，戎昭节度使冯行袭派遣副使鲁崇矩听从朱全忠的命令。韩全诲派遣宦官二十余人，分道征召江、淮的军队驻扎金州，以便胁迫朱全忠；冯行袭将宦官全部杀死，并收缴他们携带的诏令和敕书，送给朱全忠。韩全诲又派遣使者向王建征兵，朱全忠也派遣使者向王建请求派遣军队协助。王建表面上与朱全忠亲善友好，把罪状归到李茂贞身上，而暗地里劝说李茂贞坚持固守，答应他派兵救援；并以武信节度使王宗佶、前东川节度使王宗涤为扈驾指挥使，率领五万军队，声言迎接天子车驾，其实偷袭李茂贞的山南各州。

江西节度使钟传将兵围抚州刺史危全讽，天火烧其城，士民喧惊。诸将请急攻之，传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讽之罪，无为害民。”火寻止。全讽闻之，谢罪听命，以女妻传子匡时。

江西节度使钟传率领军队围困抚州刺史危全讽，天火烧了抚州城，士民喧扰惊恐。诸将请求急速攻城，钟传说：“乘人之危，是不仁慈的。”于是祈祷说：“都是全讽的罪过，不要殃及百姓。”火不久熄灭了。危全讽听说此事自认有罪，听从命令，并把女儿嫁给钟传的儿子钟匡时为妻。

传少时尝猎，醉遇虎，与斗，虎搏其肩，而传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杀虎，乃得免。既贵，悔之，常戒诸子曰：“士处世贵智谋，勿效吾暴虎也。”

钟传年轻时曾经打猎，有一次醉后遇见老虎，与之搏斗，老虎扑击他的肩膀，他也抱住老虎的腰不放，旁人共同把老虎杀死，才幸免于难。钟传显贵之后，对这件事很悔恨，经常教戒诸子说：“士人处世以智谋为贵，不要效法我空手与老虎搏斗啊。”

武贞节度使雷满薨，子彦威自称留后。

武贞节度使雷满去世，他的儿子雷彦威自称留后。

第二百六十三卷

唐纪七十九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复二年（壬戌、902 ）

唐纪七十九唐昭宗天复二年（壬戌，公元902 年）

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复屯三原，又移军武功。河东将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势。

春季，正月癸丑（初六），朱全忠率领军队再次驻扎三原，不久又移驻武功。河东将领李嗣昭、周德威攻击慈州、隰州，藉以分散朱全忠的兵势。

丁卯，以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丁卯，（二十日），朝廷任命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给事中严龟充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全忠不从。

丙子（二十九日），朝廷以给事中严龟充任岐、汴和协使，赐朱全忠姓李，与李茂贞为兄弟。朱全忠没有听从。

时茂贞不出战。全忠闻有河东兵，二月，戊寅朔，还军河中。

当时，李茂贞不出城迎战。朱全忠听说河东军队攻打慈州等地，就率军于二月戊寅朔（初一）回河中。

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进逼晋、绛。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宁将兵会晋州刺史氏叔琮击之。李嗣昭袭取绛州，汴将康怀英复取之。嗣昭等屯蒲县；乙未，汴军十万营于蒲南，叔琮夜师众断其归路而攻其垒，破之，杀获万余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晋州。

李嗣昭等攻克慈州、隰州，向晋州、绛州进逼。己丑（十二日），朱全忠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朱友宁率领军队，会同晋州刺史氏叔琮攻击河东军队。李嗣昭偷袭并攻取绛州，汴军将领康怀英又收复绛州。李嗣昭等驻扎蒲县。乙未（十八日），汴州军队十万在蒲南扎营，氏叔琮乘夜率众截断李嗣昭等的归路，并进攻他们的营垒，将河东军队打得大败，杀获一万余人。己亥（二十二日），朱全忠自河中前往，乙巳（二十八日）到达晋州。

盗发简陵。

盗贼掘开唐懿宗的简陵。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弃镇奔凤翔；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为利州制置使。

西川军队到达利州，昭武节度使李继忠放弃镇所逃奔凤翔。西川节度使王建以剑州刺史王宗伟担任利州制置使。

三月，庚戌，上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酒酣，茂贞及韩全诲亡去。上问韦贻范：“朕何以巡幸至此？”对曰：“臣在外不知。”固问，不对。上曰：“卿何得于朕前妄语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当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准故事。”怒目视之，微言曰：“此贼兼须杖之二十。”顾谓韩曰：“此辈亦称宰相！”贻范屡以大杯献上，上下即持，贻范举杯直及上颐。

三月庚戌（初四），昭宗与李茂贞及宰相、学士、中尉、枢密宴饮，酒喝得正畅快，李茂贞及韩全诲离走。昭宗问韦贻范：“朕为什么巡幸这到里？”韦贻范回答说：“我在外地，不知道。”昭宗坚持追问，韦贻范不回答。昭宗说：“你怎么能够在朕前胡说不知道？”又说：“你既已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宰相职位，凡公事都要按照国法办理；如果有办理不合宜的，一定准照旧例贬黜。”昭宗怒目瞪着韦贻范，小声说：“这贼子同时要杖责二十。”回头对韩说：“这种人也称得上宰相！”韦贻范屡次用大杯呈献昭宗，昭宗不立刻拿着，韦贻范举杯直到昭宗的下巴。

戊午，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营。时汴军横陈十里，而河东军不过数万，深入敌境，众心惧。德威出战而败，密令嗣昭以后军前去，德威寻引骑兵亦退。叔琮、友宁长驱乘之，河东军惊溃，禽克用子廷鸾，兵仗辎重委弃略尽。朱全忠令叔琮、友宁乘胜遂攻河东。

戊午（十二日），氏叔琮、朱友宁进攻李嗣昭、周德威的营寨。当时，汴州军队横阵十里，而河东军队不过数万人，深入敌人境内，众人心中恐惧。周德威出战失败，密令嗣昭率领后军在前面离去，周德威随即率领骑兵也撤退。氏叔琮、朱友宁率兵长驱追逐，生擒李克用的儿子李廷鸾，河东军队惊慌溃逃，兵器粮草等物几乎全部抛弃。朱全忠命令氏叔琮、朱友宁乘胜进攻河东。

李克用闻嗣昭等败，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至清源，遇汴军，存信走还晋阳；汴军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军围晋阳，营于晋祠，攻其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围，褒衣博带，以示闲暇。

李克用听说李嗣昭等失败，派遣李存信率领亲兵前去迎敌。李存信到达清源县，遇见汴州军队，又逃回晋阳，汴州军队夺取取慈、隰、汾三州。辛酉（十五日），汴州军队包置晋阳，在晋祠扎营，攻击晋阳城的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集余众，沿着西山得以返回晋阳。晋阳城中的军队没有集结，氏叔琮攻城非常紧急，每次巡视围城的军队，总是宽袍大带，借以表示优闲。

克用昼夜乘城，不得寝食。召诸将议保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儿辈在此，必能固守。王勿为此谋，动摇人心！”李存信曰：“关东、河北皆受制于朱温，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筑垒穿堑环之，以积久制我，我飞走无路，坐待困毙耳。今事势已急，不若且入北虏，徐图进取。”嗣昭力争于，克用不能决。刘夫人言于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儿耳，安知远虑！王常笑王行瑜轻去其城，死于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达靼，几不自免，赖朝廷多事，乃得复归。今一足出城，则祸变不测，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数日，溃兵复集，军府浸安。克用弟克宁为忻州刺史，闻汴寇至，中涂复还晋阳，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将何之！”众心乃定。

李克用日夜登城，不能睡觉吃饭。他召集各位将领商议退守云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说：“儿子在这里，一定能固守。您不要做退守云州的打算，动摇人心！”李存信说：“关东、河北都受朱温授制，我们兵力缺少，地方狭小，据守这个孤城，他们环城垒砌墙垣，挖掘壕沟，用长期围固制服我们，我们上天无路，坐等困死罢了。现在情势已急，不如暂时进入北方鞑靼，慢慢再设法进取。”李嗣昭极力争辩，李克用不能决断。刘夫人对李克用说：“李存信不过是北川的放羊娃罢了，哪里知道长远打算！您常笑王行瑜轻率地弃城逃走，死于敌人之手，今天反要效法他吗！况县您从前在鞑靼居住，几乎不能自免，幸亏朝廷多事，这才能够再回来。现在一只脚出城，就会立即发生意外祸乱，塞外哪能到达呢！”李克用这才打消离城出走的念头。过了数日，逃散的兵卒又集结起来，节度使军府逐渐安定。李克用的弟弟李克宁任忻州刺史，听说汴州军队到了，途中又返回晋阳，说：“此城是我战死的地方，离开此城，将往哪里去！”众心这才安定下来。

壬戌，朱全忠还河中，遣朱友宁将兵西击李茂贞，军于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数将敢死士夜入氏叔琮营，斩首捕虏，汴军惊扰，备御不暇。会大疫，丁卯，叔琮引兵还。嗣昭与周德威将兵追之，及石会关，叔琮留数马及旌旗于高冈之颠。嗣昭等以为有伏兵，乃引去，复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与全忠争者累年。

壬戌（十六日），朱全忠回河中，派遣朱友宁率兵向西攻击李茂贞，驻扎在兴平、武功之间。李嗣昭、李嗣源屡次率领敢死队进入氏叔琮军营之中，斩杀捕虏，汴州军队惊慌纷扰，防备守御没有空闲。恰好当地发生严重瘟疫，丁卯（二十一日），氏叔琮带领军队撤走。李嗣昭与周德威率兵追赶，追到石会关，氏叔琮在高坡顶上留下几匹马及旌旗。李嗣昭等以为有埋伏的军队，于是领兵退走，又攻取慈、隰、汾三州。自这以后，李克用有数年不敢与朱全忠相争。

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贮军食，何以聚众？不置兵甲，何以克敌？不修城池，何以捍御？利害之间，请垂议度！”掌书记李袭吉献议，略曰：“国富不在仓储，兵强不由众寡，人归有德，神固害盈。聚敛宁有盗臣，苛政有如猛虎，所以鹿台将散，周武以兴；齐库既焚，晏婴入贺。”又曰：“伏以变法不若养人，改作何如旧贯！”韩建蓄财无数，首事朱温；王珂变法如麻，一朝降贼；中山城非不峻，蔡上兵非不多；前事甚明，可以为戒。且霸国无贫主，强将无弱兵。伏愿大王崇德爱人，去奢省役，设险固境，训兵务农。定乱者选武臣，制理者选文吏，钱谷有句，刑法有律。诛赏由我，则下无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则人无谮谤之忧。顺天时而绝欺诬，敬鬼神而禁淫祀，则不求富而国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内康疲俗，名高五霸，道冠八元。至于率闾阎，定间架，增曲蘖，检田畴，开国建邦，恐未为切。“

李克用以节度使文书咨询幕府，说：“不贮备军粮，用什么聚集兵众？不添置兵器，用什么战胜敌人？不修筑城池，用什么防卫抵御？利益与危害之间，请商议权衡！”掌书记李袭吉进献意见，大意是说：“国家富裕不在仓库储备，兵力强大不在人数多少，百姓归依有德行之君，鬼神原本降灾骄盈之人。与其有聚财搜刮之吏，不如有偷盗之臣，残酷的政治如同吃人的猛虎，所以散发鹿台的钱财，周武王由此兴盛；齐国的仓库被火烧毁，晏婴入朝庆贺。”又说：“我以为变更法制不如教养百姓，改行新制怎么比得上老法！韩建在华州积蓄钱财难以计数，首先侍奉朱全忠；王珂变更法制像乱麻一样多，一个早晨投降了敌人；王郜不能守卫定州不是因为中山城不高峻，秦宗权终于被朱全忠擒住不是因为蔡上的军队不多。前面这些事情非常明显，可以引为鉴戒。况且称霸诸侯的国家没有贫穷的君主，强将的手下没有儒弱的兵士。希望大王您崇尚德政，爱护百姓；去掉奢侈，简省徭役；设置险要，巩固边境；训练军队，致力农业。平定动乱可选任武官，治理政事可选任文吏，钱谷出纳有簿册登记，判刑执法有律令依据。生杀赏罚大权由自己掌握，那么下边就没有作威作福的弊端；身边亲近的人多是正人君子，那么人们就没有被诬陷诽谤的忧虑。顺应天时而杜绝欺骗诬陷，敬奉鬼神而禁绝淫滥祭祀，那么不求富裕而国家富裕，不求安定而自己安定。外可打败元凶祸首，内可振兴颓废习俗，名声高过春秋五霸，道义冠于上古八元。至于计算里巷户数，规定房产税，增加酒税，检查田地，这些对于建立邦国，恐怕不是迫切的事情。”

克用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其子存勖以为言，克用曰：“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由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当更清治之耳。”存勖幼警敏，有勇略，克用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忧形于色。存勖进言曰：“物不极则不返，恶不极则不亡。朱氏恃其诈力，穷凶极暴，吞灭四邻，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舆，窥觎神器，此其极也，殆将毙矣！吾家世袭忠贞，势穷力屈，无所愧心。大人当遵养时晦以待其衰，奈何轻为沮丧，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悦，即命酒奏乐而罢。

李克用的亲军都是沙陀胡人，喜好侵犯良民百姓，河东的人民非常痛苦。他的儿子李存勖把这些情况陈告，李克用说：“这些人跟随我征战数十年，过去库藏空虚，各军都靠卖马来维持供给；现在四方藩镇都用重赏来招募兵士，我如果逼急他们，那么他们都要散去了，我怎么与他们同保这个基业呢！等到天下稍为安定，当再肃清治理罢了。”李存勖小时候机警敏捷，有勇有谋，李克用被朱全忠围困，疆界一天天缩小，忧虑挂在脸上。李存勖进言说：“事物不到极点就不会走向反面，坏人不到极点就不会灭亡。朱全忠仗恃他的奸诈和力量，穷凶极恶，并吞消灭四邻，百姓怨恨，天神愤怒。今又攻击逼迫皇上，窥伺帝位，这是他走到极点了，将要灭亡了！我家世代忠贞不渝，今势穷力亏，处境困难，无可羞愧的。父亲应当忍耐静观，以待朱全忠衰弱，怎么轻易就灰心丧气，使属下朱望呢！”李克用很高兴，立即吩咐摆酒宴奏乐而散。

刘夫人无子；克用宠姬曹氏生存勖，刘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贤之，诸姬有子，辄命夫人母之；夫人教养，悉如所生。

刘夫人没有儿子；李克用的宠妾曹氏生李存勖，刘夫人待曹氏更加优厚。李克用因此更加敬重刘夫人，诸妾生了儿子，就吩咐刘夫人做母亲；刘夫人教养他们，都像亲生的一样。

上以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以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加武安节度使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俨，张浚之子也，赐姓李。

昭宗任命左金吾将军李俨为江淮宣谕使，写御札赐给杨行密，授予杨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任命朱瑾为平卢节度使，冯弘铎为武宁节度使，朱延寿为奉国节度使。武安节度使马殷加官为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任杨行密用都统牒文承用皇帝制书迁升补官，然后上表奏闻。李俨是张浚的儿子，赐姓李。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华州诣河中，泣诉于朱全忠，恐李茂贞劫天子幸蜀，宜以时迎奉，势不可缓。全忠与之宴，胤亲执板，为全忠歌以侑酒。

夏季，四月丁酉（二十一日），崔胤从华州往河中，流着眼汪向朱全忠诉说，恐怕李茂贞劫持天子驾临蜀中，应该及时迎驾东来，形势不许再有延缓。朱全忠与崔胤饮宴，崔胤亲自执板击节，为朱全忠唱歌劝酒。

辛丑，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答书许之。乙巳，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

辛丑（二十五日），回鹘派遣使臣前来进贡，请求发兵前来救难；昭宗命令翰林学士承旨韩复信允许。乙巳（二十九日），韩进言：“戎狄野兽心肠，不可以倚靠信任。他们看见国家人物豪华奢侈，但城邑荒芜残破，装备破旧兵士疲备，必定有轻视中国之心，从而引起他们贪得无厌的念头。况且自会昌年间以来，回鹘被中国打败，恐怕他们乘着危难报复仇怨。赐给回鹘可汗的书信，应当告诉他：小小盗贼，不需前来救难。表面上是要使他们的内心惭愧不安，实际上是要阻止他们的侵犯阴谋。”昭宗听从了韩的意见。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罢为太子太保。

兵部侍郎参知机务卢光启被罢免为太子太保。

杨行密遣顾全武归杭州以易秦裴；钱大喜，遣裴还。

杨行密遣送顾全武回杭州，以便换回秦裴；钱大喜，遣送秦裴返回广陵。

汴将康怀贞击凤翔将李继昭于莫谷，大破之。继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

汴州将领康怀贞在莫谷袭击凤翔将领李继昭，把他打得大败。李继昭是蔡州人，本姓符，名道昭。

五月，庚戌，温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称刺史。

五月庚戌（初五），温州刺史朱褒去世，他的哥哥朱敖自称刺史。

凤翔人闻朱全忠且来，皆惧；癸丑，城外居民皆迁入城。己未，全忠将精兵五万发河中，至东渭横桥，遇霖雨，留旬日。

凤翔人听说朱全忠将来，都害怕；癸丑（初八），城外居民都迁入城中。己未（十四日），朱全忠率领五万精锐军队从河中出发，到东渭横桥，遇到连日阴雨，留住十天。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遭母丧、宦官荐翰林学士姚洎为相。洎谋于韩，曰：“若图永久之利，则莫若未就为善；傥出上意，固无不可。且汴军旦夕合围，孤城难保，家族在东，可不虑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许。

庚午（二十五日），工部侍郎、平章事韦贻范的母亲死了，宦官荐翰林学士翰洎为宰相。姚洎与韩商量，韩说：“如果考虑永久的利益，那么不如推辞不去就职为好；倘若是出于皇上的意思，本来没有不可以的。况且汴州军队早晚就要合围，孤城难于保卫，家族在东面，可以不考虑吗！”姚洎于是移交称病，昭宗还是不允。

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进爵越王。

镇海、镇东节度使彭城王钱进爵越王。

六月，丙子，以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时韦贻范在草土，荐检及姚洎于李茂贞。上既不用洎，茂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协力荐检，遂用之。

六月丙子（初二），朝廷任命中书舍人苏检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当时韦贻范居家守丧，向李茂贞推荐苏检和姚洎。昭宗既然不能用姚洎，李茂贞及宦官担心昭宗自己用人，协力荐举苏检，于是用了他。

丁丑，朱全忠军于虢县。

丁丑（初三），朱全忠驻军虢县。

武宁节度使冯弘铎介居宣、扬之间，常不自安；然自恃楼船之强，不事两道。宁国节度使田欲图之，募弘铎工人造战舰，工人曰：“冯公远求坚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无之。”曰：“第为之，吾止须一用耳。”弘铎将冯晖、颜建说弘铎先击，弘铎从之，帅众南上，声言攻洪州，实袭宣州也。杨行密使人止之；不从。辛巳，帅舟师逆击于葛山，大破之。

武宁节度使冯弘铎在升州，居于宣州田、扬州杨行密之间，经常自己觉得不安定；但是自恃楼船强大，不侍奉宣州田、扬州杨行密。宁国节度使田想要谋取冯弘铎，召募冯弘铎的工人制造战舰，工人说：“冯公在远处寻来坚实的木料，所以他的战船能够长久耐用，现在这里没有这些木料。”田说：“只管制造好了，我只需用一次罢了。”冯弘铎的将领冯晖、颜建劝说冯弘铎先攻击田，冯弘铎听从了他们的意见，率众南下，声言进攻洪州，实际上是袭击宣州。杨行密派人制止，冯弘铎没有听从。辛巳（初七），田率领水军在葛山迎击，把冯弘的军队打得大败。

甲申，李茂贞大出兵，自将之，与朱全忠战于虢县之北，大败而还，死者万余人。丙戌，全忠遣其将孔出散关攻凤州，拔之。丁亥，全忠进军凤翔城下。全忠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车驾还宫耳，不与岐王角胜也。”遂为五寨环之。

甲申（初十），李茂贞亲自统率大军从凤翔出发，在虢县以北与朱全忠的军队激战，被打得大败而回，一万余人死去。丙戌（十二日），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孔出散关，攻打凤州，夺取了州城。丁亥（十三日），朱全忠进军凤翔城下。朱全忠穿着朝服向城哭泣，说：“我只想迎车驾回宫，不想与岐王较量胜负哪！”于是，环城设置五座营寨。

冯弘铎收余众沿江将入海，杨行密恐其为后患，遣使犒军，且说之曰：“公徒众犹盛，胡为自弃沧海之外！吾府虽小，足以容公之众，使将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铎左右皆恸哭听命。弘铎至东塘，行密自乘轻舟迎这，从者十余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铎舟，尉谕之，举军感悦。署弘铎淮南节度副使，馆给甚厚。

冯弘铎收集余众，沿着长江东下将要入海，杨行密恐怕他成为后患，派遣使者前去犒劳军队，并且劝他说：“您的徒众尚且强盛，为什么自己弃置于沧海之外！我的府舍虽小，足以容纳您的徒众，使将吏各得其所，怎么样。”冯弘铎左右的将吏全都恸哭，听从命令。冯弘铎到达东塘，杨行密亲自乘轻便小船迎接他，跟随的十几个人，穿着常服，不带兵器，登上冯弘铎的船，慰问晓谕，全军感动欢悦。以冯弘铎署理淮南节度副使，食宿供给非常优厚。

初，弘铎遣牙将丹徒尚公诣行密求润州，行密不许。公大言曰：“公不见听，但恐不敌楼船耳。”至是，行密谓公曰：“颇记求润州时否？”公谢曰：“将吏各为其主，但恨无成耳。”行密笑曰：“尔事杨叟如事冯公，无忧矣！”

当初，冯弘铎派遣牙将丹徒人尚公前往广陵谒见杨行密，要求把润州归属自己统辖。杨行密没有允淮。尚公大声说：“您不听从，只怕敌不过楼船罢了。”到这时候，杨行密对尚公说：“还记得索求润州时说的话吗？”尚公道歉说：“将吏各为其主，只恨没有成功罢了。”杨行密大笑说：“你侍奉我能如同侍奉冯公一样，就没有忧虑了！”

行密以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升州刺史。

杨行密发兵讨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权知淮南军府事。军吏欲以巨舰运粮，都知兵马使徐温曰：“运路久不行，葭苇堙塞，请用小艇，庶几易通。”。军至宿州，会久雨，重载不能进，士有饥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温，始与议军事。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粮运不断引还。

杨行密发兵讨伐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暂时主持淮南节度使府中事务。军吏想要用大船运送军粮，都知兵马使徐温说：“运路很久没有通行，芦苇堵塞，请用小艇，也许容易通行。”军队到达宿州，适逢久雨不停，载重的大船不能前进，兵士面有菜色，然而小艇先到了。杨行密因此认为徐温才能出众，开始与他商议军事。杨行密攻宿州，没有攻下，终于因为粮运供应不上而退兵回广陵。

秋，七月，孔取成、陇二州，士卒无斗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关归。

秋季，七月，孔攻取成、陇二州，兵士没有经过战斗。到秦州，州居据城守御，于是从故关回来。

韦贻范之为相地，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甲戌，命韩草贻范起复制，曰：“吾腕可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论贻范遭忧未数月，遽令起复，实骇物听，伤国体。学士院二中使怒曰：“学士勿以死为戏！”以疏授之，解衣而寝；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罢草，仍赐敕褒赏之。八月，乙亥朔，班定，无白麻可宣；宦官喧韩侍郎不肯草麻，闻者大骇。茂贞入见上曰：“陛下命相而学士不肯草麻，与反何异！”上曰：“卿辈存贻范，朕不之违；学士不草麻，朕亦不之违。况彼所陈，事理明白，若之何不从！”茂贞不悦而出，至中书，见苏检曰：“奸邪朋党，宛然如旧。”扼腕者久之。贻范犹经营不已，茂贞语人曰：“我实不知书生礼数，为贻范所误，会当于州安置。”贻范乃止。

韦贻范做宰相的时候，经常接受人家的贿赂，然后许给官职；不久因母死免官居丧，每天被讨债的人吵闹骚扰。亲吏刘延美，负债尤其多，所以对韦贻范的起复再用极为迫切，每天派人晋见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向他们求情。甲戌（疑误），命令韩草拟起复韦贻范的制书，韩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件制书不能草拟！”立即耻疏辩论韦贻范为母守丧没有几个月，急忙让他起复，实在骇人听闻，损害国家的体面。左军中尉韩全诲等派往监视学士院的二个宦官勃然大怒，说：“学士不要将死当作儿戏！”韩把疏交给他们，脱去衣服就睡觉了。二个宦官不得已，把奏疏呈进。唐昭宗立即命令停止草拟制书，并赐敕令褒扬奖赏韩。八月乙亥朔（疑误），百官立班已定，没有制书可以宣布，宦官喧嚷说是韩侍郎不肯草拟制书，听到的人大为惊骇。李茂贞进内见昭宗，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草拟制书，与谋反有什么不同！”昭宗说：“你们保荐韦贻范，朕没有违背你们；学士不草拟制书，朕也不违背他。况且他陈述的事情，事理明白，岂能不依从！”李茂贞听了不高兴，从宫内出来，到中书省，见苏检说：“奸邪小人的朋党，同过去一样！”扼腕痛惜。韦贻范仍然筹划营谋不停，李茂贞对人说：“我实不知道书生们的礼数，被韦贻范所误，该当在州安置他。”韦贻范这才停止活动。刘延美投井而死。

保大节度使李勋将兵屯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遣其将康怀贞、孔击之，茂勋遁去。茂勋，茂贞之从弟也。

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率兵驻扎三原，救李茂贞；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康怀英、孔攻击李茂勋，李茂勋逃走。李茂勋是李茂贞的堂弟。

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他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

当初，孙儒死了，他部下的士卒大多跑到浙西，钱喜爱他们骁勇骠悍，编为中军，号称“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劝谏说：“狼子野心，将来必定成为大患，请用本地人代替他们。”钱不从。

如衣锦军，命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帅众治沟洫；镇海节度副使成及闻士卒怨言，白请罢役，不从。甲戌，临飨诸将，绾谋杀于座，不果，称疾先出。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兵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牙将潘长击绾，绾退屯龙兴寺。还，及龙泉，闻变，疾驱至城北，使成及建族鼓与绾战，微服乘不舟夜抵牙城东北隅，逾城而入。直更卒凭鼓而寐，亲斩之，城中始知至。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徽，棱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

钱前往前锦军，命令武勇右都指挥使徐绾率部众治理护城河道，镇海节度副使成及听到士卒的怨言，报告钱，请求停止徭役，钱不从。丙戌（十三日），钱亲自宴请各位将领，徐绾谋划在酒席宴前杀死钱，没有成功，声称有病先退席。钱感到奇怪，丁亥（十四日），命令徐绾率领部下的军队先回杭州。到达杭州外城，徐绾听任兵干焚烧抢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思率领迎侯钱回杭州的军队，与徐绾会合，向前进逼节度使所居牙城。钱的儿子钱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抵御，牙将潘长攻击徐绾，徐绾撤退驻扎龙兴寺。钱回杭州，到达龙泉，听说变乱，急驰到杭州城北，派成及竖起钱的旗鼓与徐绾作战，钱改换平民服装，乘小舟在夜里到牙城的东北角，越过城墙进入城内，打更的兵卒倚着鼓睡觉，钱亲自杀了他，城中才知道钱到了。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从新城前来援救，徐绾聚集大柴将要焚烧北门，杜建徽把木柴全部烧掉。杜建徽是杜棱的儿子。湖州刺史高彦听说钱遇到危难，派遣他的儿子高渭率兵来杭州救援，到灵隐山，徐绾埋伏的军队把他击杀。

初，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姚罗隐曰：“楼不若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

当初，钱修筑杭州护卫内城的罗城，对属官说：“十步一座城楼，可以称得上坚固了。”掌书记余杭人罗隐说：“罗城的城楼不如向内。”到这时人们以为罗隐的话应验了。

庚戌，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虏汴将倪章、邵棠以归。乙未，茂贞大出兵，与朱全忠战，不胜；暮归，汴兵追之，几入西门。

庚戌（疑误），李茂贞出兵夜袭奉天，俘虏汴州将领倪章、邵棠而回。乙未（二十二日），李茂贞派遣大批军队出城，与朱全忠交战，没有取胜；傍晚回城，汴州军队追击，差点儿攻入凤翔城的西门。

己亥，再起复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使姚洎草制。贻范不让，即表谢，明日，视事。

己亥（二十六日），朝廷再次起用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让姚洎草拟制书。韦贻范不推辞，立即上表谢恩，第二天就到职任事。

西川兵请假道于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锋将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亲吏柳修业谓宗播曰：“公举族归人，不为之死战，何以自保？”宗播令其众曰：“吾与汝曹决战，取功名；不尔，死于此！”遂破金牛、黑水、西县、褒城四寨。军校秦承厚攻西县，矢县左目，达于右目，镞不出。王建自舐其创，脓溃镞出。王宗播攻马盘寨，继密战败，奔还汉中。西川军乘胜至城下，王宗涤帅众先登，遂克之，继密请降，迁于成都；得兵三万，骑五千，宗涤入屯汉中。王建曰：“继密残贼三辅，以其降，不忍杀。”复其姓名曰王万弘，不时召见。诸将陵易之，万弘终日纵酒，俳优辈亦加戏诮；万弘不胜忧愤，醉投池水而卒。

西川军队请求借路过兴元，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派兵驻守三泉进行抗拒。辛丑（二十八日），西川前锋将领王宗播攻打三泉，没有攻下，退兵保守山上的营寨。亲吏柳修业对王宗播说：“您全族归顺了人家，不为人家拼死战斗，用什么保全自己？”王宗播命令他的部众说：“我与你们进行决战，取得功名；不然，死在这里！”于是，攻克金牛、黑水、西县、褒城西寨。军校秦承厚攻打西县，箭穿过左眼，达于右眼，箭头没有出来。王建亲自用舌头舔他的伤口，脓血溃派，箭头随出。王宗播攻打马盘寨，李继密战败，逃回汉中。西川军队乘胜追到汉中城下，王宗涤率众先登上城墙，于是攻克了汉中，李继密请求投降，迁往成都；王宗涤得到步兵三万，骑兵五千，进入汉中城内驻扎。王建说：“李继密残害京畿三辅地区，因为他投降，不忍心杀他。”于是恢复李继密原来的姓名叫王万弘，随时召见。西川诸将欺凌轻视他。王万弘终日毫无节制地饮酒，戏子艺人也对他加以戏弄；王万弘十分忧愁烦闷，醉后投入水池淹死了。

诏以王宗涤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宗涤有勇略，得众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门，绘以朱丹，蜀人谓之“画红楼”，建以宗涤姓名应之，王宗佶等疾其功，复构以飞语。建召宗涤至成都，诘责之，宗涤曰：“三蜀略平，大王听谗，杀功臣可矣。”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连营涕泣，如丧亲戚。建以指挥使王宗贺权兴元留后。道袭，阆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后浸预谋画。

昭宗颁布诏令，任命王宗涤为山志西道节度使。王宗涤有勇有谋，深得众心，王建嫉妒他。王建兴建节度使府大门，用朱红色涂饰绘画，蜀人称它为“画红楼”，王建认为同王宗涤的原名“华洪”应和。王宗佶等妒忌王宗涤的功劳，又制造诽语流言。王建召王宗涤到成都，责问他，王宗涤说：“三蜀大致平定，大王听信谗言，可以杀功臣了。”王建命令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晚上让王宗涤饮酒，把他勒死，成都商民为此罢市，全军士卒伤心流泪，像死了亲戚一样。王建指挥使王宗贺暂时为兴元留后。唐道袭是阆州人，开始以舞童的身份侍奉王建，后来逐渐参与谋划。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诸将议引兵归河中。亲从指挥使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曰：“天下英雄，窥此举一岁矣；今茂贞已困，奈何舍之去！”全忠患李茂贞坚壁不出，季昌请以谲计诱致之。募有能入城为谍者，骑士马景请行，曰：“此行必死，愿大王录其妻子。”全忠恻然止之，景不可。时全忠遣朱友伦发兵于大梁，明日将至，当出兵迓之。景请因此时给骏马杂众骑而出，全忠从之，命诸军皆秣马饱士。丁未旦，偃旗帜潜伏，营中寂如无人。景与众骑皆出，忽跃马西去，诈为逃亡，入城告茂贞曰：“全忠举军遁矣，独留伤病者近万人守营，今夕亦去矣，请速击之！”于是茂贞开门，悉众攻全忠营；全忠鼓于中军，百营俱出，纵兵击之，又遣数百骑据其城门，凤翔军进退朱据，自蹈藉，杀伤殆尽。茂贞自是丧气，始议与全忠连和，奉车驾还京，不复以诏书勒全忠还镇矣。全忠表季昌为宋州团练使。季昌，硖石人，本朱友恭之仆夫也。

九月乙巳（初二），朱全忠因为长期下雨，士卒患病，召集各将领商议带领军队回河中。亲随指挥使刘季昌、左开道指挥使刘知俊说：“天下英雄，窥伺这里快一年了；现在茂贞已经困难窘迫，为什么放弃这里回河中去！”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坚守不出，高季昌请用欺诈的计策诱使他出来。于是，招募有能够进城做暗探的人，骑士马景请求前去，说：“这次前去一定死，希望大王收养抚恤我的妻子儿女。”朱全忠悲伤地阻止他，马景坚决要去。当时朱全忠派遣朱友伦从大梁发兵，第二天将要到达，应当出兵迎接他们。马景请求趁着这个时机，给骏马混杂在众骑中出去，朱全忠依从了他，命令各军都让马匹、将士吃饱。丁未（初四）早晨，朱全忠命令将士放倒旗帜，秘密埋伏，营中静寂如同无人。马景与众骑兵都从营中出来，忽然跃马西去，假装逃跑，进入凤翔城内报告李茂贞说：“朱全忠全军逃走了，只留下将近一万负伤患病的人守营，今晚也要走了，请急速攻击他们！”于是，李茂贞打开城门，全部军队攻击朱全忠的营寨；朱全忠在中军击鼓，百营齐出，发兵攻击李茂贞的军队，又派遣数百骑兵占据凤翔城门，凤翔军队进退朱去凭依，自相践踏，杀伤几尽。李茂贞从此意气沮丧，才开始商议与朱全忠联合，迎奉昭宗回京城长安，不再用诏书勒令朱全忠返回藩镇了。朱全忠上表奏请任高季昌为宋州团练使。高季昌是硖石人，本来是朱友恭的仆人。

戊申，武定节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戊申（初五），武定节度使李思敬率洋州投降王建。

辛亥，李茂贞尽出骑兵于邻州就刍粮。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围凤翔，设犬铺、铃架以绝内外。

辛亥（初八），李茂贞派出全部骑兵到邻州去征运粮草。壬子（初九），朱全忠掘像蚰蜒行地形状的堑壕包围凤翔，设置由狗守护的犬辅、挂着铃铛的铃架，藉以隔绝城内外。

癸亥，以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癸亥（初十），朝廷任命李茂贞为凤翔、静难、武定、昭武四镇节度使。

或劝钱渡江东保越州，以避徐、许之难。杜建徽按剑叱之曰：“事或不济，同死于此，岂可复东渡乎！”

有人劝说钱渡过钱塘江东去守保越州，以便避开徐绾、许再思叛乱造成的危难。杜建徽握剑大声怒斥那人说：“事情如果不能成功，大家一同死在此地，怎么能够再东渡呢！”

恐徐绾等居越州，遣大将顾全武将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广陵。”曰“何故？”对曰：“闻绾等谋召田；田至，淮南助之，不可敌也。”建徽曰：“孙儒之难，王尝有德于杨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报。”命全武告急于杨行密，全武曰：“徒往无益，请得王子为质。”命其子传为全武仆，与偕之广陵，且求婚于行密。过润州，团练使安仁义爱传清丽，将以十仆易之；全武夜半赂阍者逃去。

钱提心徐绾等占据越州，派遣大将顾全武率领军队守卫。顾全武说：“越州不值得前去，不如去广陵。”钱问：“什么缘故？”顾全武回答说：“听说徐绾等密谋召来田；田到达，淮南军队帮助他，就不可对付了。”杜建徽说：“孙儒之难，您曾经对杨公有恩德，现在前去求他应当有所回报。”钱派遣顾全武前往广陵向杨行密告急，顾全武说：“空着手去没有用，请以王子作为人质。”钱让他的儿子钱传装作顾全武的仆人，一同前往广陵，并且向杨行密求婚。顾全武等经过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喜爱钱传清秀漂亮，打算用十个仆人换他；顾全武在半夜里贿赂看门人逃走了。

绾等果召田，引兵赴之，先遣亲吏何饶谓曰：“请大王东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无为杀士卒！”报曰：“军中叛乱，何方无之！公为节师，乃助贼为逆。战则亟战，又何大言！”筑垒绝往来之道，患之，募能夺其地者赏以州。衢州制置使陈璋将卒三百出城奋击，遂夺其地，即以为衢州刺史。

徐绾等果然召请田，田率兵前往，先派遣亲吏何饶对钱说：“请大王东往越州，腾出节度使府相等待，不必杀戮士卒！”钱答复说：“军中发生叛乱，哪里没有这种事！您身为节度使，却助贼做叛逆之事。战就赶快战，又何必说此大话！”田修筑堡垒断绝往来的道路，钱为此很忧虑，召募能够夺取田所据之地的人赏给州刺史。衢州制置使陈璋率领兵卒三百人出城奋勇攻击，于是夺取了田所据之地，钱就立即让陈璋担任衢州刺史。

顾全武至广陵，说杨行密曰：“使田得志，必为王患。王召还，钱王请以子传为质，且求婚。”行密许之，以女妻传。

顾全武到达广陵，劝说杨行密道：“如果田得志，一定成为您的祸患。您召田回来，钱王请将他的儿子钱传作为人质，并且向您求婚。”杨行密应允了他的要求，把女儿嫁给钱传为妻。

冬，十月，李俨至扬州，杨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

冬季，十月，淮南宣谕使李俨到达扬州。杨行密开始建立制敕院，每有封爵授官，就告诉李俨，在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列制书，跪拜两次，然后退下。

王建攻拔兴州，以军使王宗浩为兴州刺史。

王建攻克兴州，让军使王宗浩担任兴州刺史。

戊寅夜，李茂贞假子彦询帅三团步兵奔于汴军；己卯，李彦韬继之。

戊寅（初六）夜里，李茂贞的义子李彦询率领三团步兵投奔汴州军队。己卯（初七），李彦韬也随后投奔。

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献熊白；自是献食物、缯帛相继。上皆先以示李茂贞，使启视之，茂贞亦不敢启。丙戌，复遣使请与茂贞议连和，民出城樵采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请修宫阙及迎车驾。己丑，遣国子司业薛昌祚、内使王延缋赍诏赐全忠。

庚辰（初八），朱全忠遣幕僚司马邺捧表进入凤翔城；甲申（十二日），又派遣使者进献熊脂；从这以后，进献食物、缯帛连续不断。昭宗都先给李茂贞，让他打开看，李茂贞也不敢打开。丙戌（十四日），朱全忠又派遣使者请求与李茂贞商议讲和，出城打柴草的百姓都不检查没收。丁亥（十五日），朱全忠上表请求修理宫阙和迎接昭宗回京。己丑（十七日），昭宗派遣国子监司业薛昌祚、内使王延缋带诏书赐给朱全忠。

癸巳，茂贞复出兵击汴军城西寨，败还。全忠以绛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凤翔军夜缒去，及因樵采去返者甚众。是后茂贞或遣兵出击汴军，多不为用，散还。茂贞疑上与全忠有密约，壬寅，更于御院北垣外增兵防卫。

癸巳（二十一日），李茂贞又派兵出城攻击汴州军队在凤翔城西的营寨，失败退回。朱全忠给投降的人穿上绛红色长袍，让他们招呼城中的人，凤翔城内兵士在夜里悬绳坠下城而逃走和趁着出城打柴离去不回的人很多。此后，李茂贞有时派兵出城攻击汴州军队，但大多不按他的命令行事，逃散回城。李茂贞怀疑昭宗与朱全忠有密约，壬寅（三十日），又在御院北墙外增兵防卫。

十一月，癸卯朔，保大节度使李茂勋帅其众万余人救凤翔，屯于城北阪上，与城中举烽相应。

十一月癸卯朔（初一），保大节度使李茂勋统率部众一万余人救援凤翔，在城北山坡上驻守，点燃烽火与城中相互呼应。

甲辰，上使赵国夫人学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韩、姚洎，窃见之于土门外，执手相泣。洎请上速还，恐为他人所见；上遽去。

甲辰（初二），昭宗派赵国夫人探明学士院二使都不在，便急召翰林学士韩、姚洎，在土门外暗中相见，拉着手相对流泪。姚洎请昭宗赶快回去，担心被别人看见；昭宗急忙离去。

朱全忠遣其将孔、李晖将兵乘虚袭、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军冒之夕进，五鼓，抵州城下。人不为备，汴军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斗至午，人始败，擒留守李继。抚存李茂勋及将士之家，按堵无扰，命李晖权知军府事。茂勋闻之，引兵遁去。

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孔、李晖率兵乘虚袭击州、坊州。壬子（初十），攻克坊州。甲寅（十二日），下大雪，汴州军冒雪乘夜前进，五更时分，到达州城下。州人没有防备，汴州军队入城，城中兵尚有八千人，激烈搏斗到午时，州人才被打败，生擒州留后李继。孔安抚慰问李茂勋及将士的家属，相安无扰，命令李晖暂且处置军府事务。李茂勋听到这消息，率领军队逃走。

汴军每夜鸣鼓角，城中地如动。攻城者诟城上人云“劫天子贼”，乘城者诟城下人云“夺天子贼”。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市中卖人肉，斤直钱百，犬肉直五百。茂贞储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削渍松柿以饲御马。

汴州军队每夜击鼓鸣角，城中好像在地震。攻城的人骂城上的人是“劫天子贼”，城上的人骂城下的人是：“夺天子贼”。这年冬天，天下大雪，城中食物吃完了，冻饿而死的人不可计数；有的躺下还没有死已经被人割肉离骨。市中卖人肉，一斤值一百钱，狗肉一斤值五百钱。李茂贞贮存的食物也用完了，用猪狗供应昭宗的膳食。昭宗在市上卖掉自己及小皇子的衣服以供日用，削松木片浸水来喂御马。

丙子，户部待郎、同平章事韦贻范薨。

丙子（疑误），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韦贻范去世。

癸亥，朱全忠遣人剃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贞增兵守宫门，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

癸亥（二十一日），朱全忠派人割除城外的草，以困城中。甲（二十二日），李茂贞增兵守卫宫门，宦官们自己估计不能幸免，互相埋怨。

苏检数为韩经营入相，言于茂贞及中尉、枢密，且遣亲吏告，怒曰：“公与韦公自贬所召归，旬月致位宰相，讫不能有所为，今朝夕不济，乃欲以此相污邪！”

苏检屡次为韩谋划担任宰相，对李茂贞及中尉、枢密说，并且派亲吏告诉韩，韩勃然大怒，说：“您与韦公自贬所召回来，一个月位至宰相，至今不能有什么作为；现在朝不保夕，还想要拿这个宰相来玷污我吗！”

田急攻杭州，仍具舟将自西陵渡江；钱遣其将盛造、朱郁拒破之。

宁国节度使田急攻杭州，并且准备船只将要自西陵渡江；钱派遣他的部将盛造、朱郁进行抵抗击败田的军队。

十二月，李茂勋遣使请降于朱全忠，更名周彝。于是茂贞山南州镇皆入王建，关中州镇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遗全忠书曰：“祸乱之兴，皆由全诲；仆迎驾至此，以备他盗。公既志匡社稷，请公迎扈还宫，仆以弊甲雕兵，从公陈力。”全忠复书曰：“仆举兵至此，正以乘舆播迁；公能协力，固所愿也。”

十二月，李茂勋派遣使者向朱全忠请求归降，改名李周彝。于是，李茂贞所辖的山南州镇都归属王建，关中州镇都归属朱全忠。李茂贞坐守孤城，于是密谋死宦官来赎罪，送书信给朱全忠说：“祸乱的发生，都是由韩全诲而起；我迎驾到凤翔，是为了防备别的盗贼。您既然立志匡复国家，请您迎接扈从皇上回宫，我带领破甲残兵，跟您效力。”朱全忠复信说：“我发兵到这里，正是因为皇上车驾流离迁徒；您能够协力合作，本来是我的希望啊！”

杨行密使人召田曰：“不还，吾且使人代镇宣州。”庚辰，将还，征犒军钱二十万缗于钱，且求子为质，将妻以女。谓诸子：“孰能为田氏婿者？”莫对。欲遣幼子传球，传球不可。怒，将杀之。次子传请行，吴夫人泣曰：“奈何置儿虎口！”传曰：“纾国家之难，安敢爱身！再拜而出，泣送之。传从数人缒北门而下。与徐绾、许再思同归宣州。夺传球内牙兵印。

杨行密派人召回田说：“不回来，我就派人代镇宣州。”庚辰（初八），田将要回宣州，向钱征收犒劳军士钱二十万缗，并且要求钱的儿子作为人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钱对诸子说：“谁能作田氏的女婿？”没有人答应。钱想要派遣他的小儿子钱传球，钱传球不愿意。钱勃然大怒，要杀他。次子钱传请求前去，吴夫人流着泪说：“怎么把孩儿放入老虎口中！”钱传说：“解除国家的危难，哪敢吝惜自身！”说完，拜了两拜就出去了，钱哭着送他。钱传随从数人在北门用绳索坠下城去。田与徐绾、许再思一同回宣州。钱收回钱传球的内牙兵印。

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以徐绾之党自疑，帅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陈璋纳之。温州将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章据温州，田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陈璋听其往还，钱由是恨璋。

越州客军指挥使张洪因是徐绾的同党而自觉不安，率领步兵三百人投奔衢州，衢州刺史陈璋接纳了他。温州将领丁章驱逐刺史朱敖，朱敖投奔福州。丁章占据温州，田派遣使者招他，途中经过衢州；陈璋听任他们来往，钱因此怨恨陈璋。

丁酉，上召李茂贞、苏检、李继诲、李彦弼、李继岌、李继远、李继忠食，议与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诸王以下，冻馁死者日有数人。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对。上曰：“速当和解耳！”

丁酉（二十五日），昭宗召集李茂贞、苏检、李继诲、李彦弼、李继岌、李继远、李继忠吃饭，商议与朱全忠和解，昭宗说：“十六宅诸王以下，每天冻饿死的有好几个人；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天吃粥，一天吃汤饼，现在也完了。卿等意下如何？”李茂贞等都不回答。昭宗说：“应当赶快和解了！”

凤翔兵十余人遮韩全诲于左银台门，喧骂曰：“阖境涂炭，阖城馁死，正为军容辈数人耳！”全诲叩头诉于茂贞，茂贞曰：“卒辈何知！”命酌酒两杯，对饮而罢。又诉于上，上亦瑜解之。李继昭谓全诲曰：“昔杨军容破杨守亮一族，今军容亦破继昭一族邪！”慢骂之，遂出降于全忠，复姓符，名道昭。

凤翔兵十余人在左银台门拦住韩全诲，大声喧嚷斥骂，说：“全境困窘，全城饿死，都是因为你们军容使几个人！”韩全诲向李茂贞叩头诉说这件事，李茂贞说：“兵卒们知道什么！”命斟酒两杯，与韩全诲对饮后散去。韩全诲又向昭宗去诉说，唐昭宗也向他解释。李继昭对韩全诲说：“从前杨军容毁掉杨守亮一族，现在你韩军容也想毁掉继昭一族吗！”李继昭轻蔑地嘲骂韩全诲，随后就出城归降朱全忠，恢复原姓符，名道昭。

是岁，虔州刺史卢光稠攻岭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进围潮州。清海刘隐发兵击走之，乘胜进攻韶州。隐弟陟以为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隐不从，遂围韶州。会江涨，馈运不继，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将谭全播伏精兵万人于山谷，以羸弱挑战，大破隐于城南，隐奔还。全播悉以功让诸将，光稠益贤之。

这一年，虔州刺史卢光稠进攻岭南，攻取韶州，让他的儿子卢延昌驻守，进兵围攻潮州。清海留后刘隐发兵把卢光稠打跑，乘胜进攻韶州。刘隐的弟弟刘陟认为卢延昌有虔州军队的援助，不能匆忙攻取；刘隐不听，于是包围了韶州。适逢江水涨发湍急，粮草输送跟不上，卢光稠自虔州带兵救援韶州；卢光稠的部将谭全播在山谷之中埋伏精锐部队一万人，用瘦弱的兵士挑战，在韶州城南大败刘隐的军队，刘隐逃回广州。谭全播把功劳全部让给各位将领，卢光稠更加敬重他。

岳州刺史邓进思卒，弟进忠自称刺史。

岳州刺史邓进思去世，他的弟弟邓进忠自称岳州刺史。

三年（癸亥、903 ）

三年（癸亥，公元903 年）

春，正月，甲辰，遣殿中待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诲诣朱全忠营；丙午，李茂贞亦遣牙将郭启期往议和解。

春季，正月甲辰（初二），朝廷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诲前往朱全忠的军营中；丙午（初四），李茂贞也派遣牙将郭启期前往商议和解。

平卢节度使王师范，颇好学，以忠义自许，为治有声迹。朱全忠围凤翔，韩全诲以诏书征藩镇兵入援乘舆，师范见之，泣下沾襟，曰：“吾属为帝室藩屏，岂得坐视天子困辱如此；各拥强兵，但自卫乎！”会张浚自长水亦遗之书，劝举义兵。师范曰：“张公言正会吾意，夫复何疑！虽力不足，当死生以之。”

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很喜爱学习，以忠诚正义自勉，治理政事既有声望又有成绩。朱全忠包围凤翔，韩全诲以昭宗的诏书征召各藩镇军队前来救援，王师范看见诏书，不禁潸然泪下沾湿了衣襟，说：“我等作为捍卫皇室屏障，岂能对天子如此困窘耻辱的处境坐视不管；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只是自卫吗！”适逢张浚从长水也给他来信，劝他为正义发兵。王师范说：“张公的话正合我的心意，还有什么可犹疑的！即使力量不足，也当将生死置之度外。”

时关东兵多从全忠在凤翔，师范分遣诸将诈为贡献及商贩，包束兵仗，载以小车、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期以同日俱发，讨全忠。适诸州者多事泄被擒，独行军司马刘取兖州，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悉将其兵屯刑州，先遣人为贩油者入城，其虚实及兵所从入；丙午，将精兵五百夜自水窦入。比明，军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据府舍，拜从周母，每旦省谒；待其妻子，甚有恩礼；子弟职掌、供亿如故。

当时，关东的军队大多跟随朱全忠在凤翔，王师范分别派遣各个将领假装是进献贡品的使者及商贩，包捆兵器，用小车装载，进入汴、徐、兖、郓、齐、沂、河南、孟、滑、河中、陕、虢、华等州，约定在同日一齐发兵，讨伐朱全忠。前往各州的人多数事情泄露被捉住，只有行军司马刘取得兖州。其时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将他的军队全部驻扎刑州，刘先派人扮做卖油郎进城，侦察城内虚实及军队进城的地点。丙午（初四），刘率领五百精锐兵士从水洞里钻入城中，等到天明，泰宁军主帅所居的牙城全部平定，市民全不知道。刘占据葛从周的府宅，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早晨探望。对待葛从周的妻子，甚有恩惠礼貌；至于子弟的职守、供给一切照旧。

是日。青州牙将张居厚帅壮士二百将小车至华州东城，知州事娄敬思疑其有异，剖视之；其徒大呼，杀敬思，攻西城。崔胤在华州，帅众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获之。

这一天，青州牙将张居厚率领二百壮士推着小车到华州东城，主持华州事务的娄敬思怀疑他们有些异常，打开小车上的东西查看，张居厚的部下壮士大声呼喊，杀死娄敬思，进攻西城。崔胤当时在华州，率领众人进行抵抗；张居厚没有攻克西城，逃到商州，被追上擒获。

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师范遣走卒赍书至大梁，迪问以东方事，走卒色动。迪察其有变，屏人问之，走卒具以实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请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将兵万余人东巡兖、郓。友宁召葛从周于刑州，共攻师范。全忠闻变，亦分兵先归，使友宁并将之。

朱全忠留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派差役带信到大梁，裴迪向他询问东方王师范的情形，差役变了脸色。裴迪察觉差役脸色有变化，就让左右的人退出询问差役，差役把实情全部讲出。裴迪来不及报告朱全忠，紧急请求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率兵一万余人，前往东面的兖州、郓州巡视。朱友宁又召驻守邢州的葛从周速回，共同进攻王师范。朱全忠听到事变的消息，也分兵先回大梁，让朱友宁一并统率。

戊甲，李茂贞独见上，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皆不得对。茂贞请诛全诲等，与朱全忠和解，奉车驾还京。上喜，即遣内养帅凤翔卒四十人收全诲等，斩之。以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是夕，又斩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内诸司使韦处廷等十六人。己酉，遣韩及赵国夫人诣全忠营；又遣使囊全诲等二十余人首以示全忠，曰：“来胁留车驾，惧罪离间，不欲协和，皆此曹也。今朕与茂贞决意诛之，卿可晓谕诸军以豁众愤。”辛亥，全忠遣观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谢。

戊申（初六），李茂贞单独进见昭宗，中尉韩全诲、张彦弘，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都不能进对。李茂贞请求杀死韩全诲等，与朱全忠和好，护送昭宗回长安。昭宗听后非常高兴，立即派遣宦官率领凤翔兵卒四十人拘捕韩全诲等，将他们斩首。任命御食使第五可范为左军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右军中尉，王知古为上院枢密使，杨虔朗为下院枢密使。这天晚上，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及皇宫内诸司使韩处廷等十六人斩首。己酉（初七），唐昭宗派遣韩及赵国夫人前往朱全忠军营；又派遣使臣用口袋装着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给朱全忠看，说：“以前胁持扣留天子车驾，恐惧获罪挑拨离间，不愿亲睦和谐的，都是这等人。现在朕与李茂贞决意把他们杀死，卿可明白告诉各军以平众愤。”辛亥（初九），朱全忠派遣观察判官李振上表进城谢罪。

全诲等已诛，而全忠围犹未解。茂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凤翔，白上急召胤，令帅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诏，三赐朱书御札，言甚切至，悉复故官爵，胤竟称疾不至。茂贞惧，自致书于胤，辞甚卑逊。全忠亦以书召胤，且戏之曰：“吾未识天子，须公来辨其是非。”胤始来。

韩全诲等已经杀死，但朱全忠的包围没有解除。李茂贞怀疑崔胤教朱全忠一定要攻取凤翔，于是禀告昭宗急召崔胤，命令他率领百官奔赴凤翔。共四次下诏令，三次赐给朱笔御札，言语非常恳切，全部恢复原来的官爵，崔胤竟然称病不到。李茂贞害怕，亲自给崔胤去信，言辞非常卑恭谦逊。朱全忠也以书信召崔胤，并且开他的玩笑说：“我不认识天子，须您来辨别他的是非。”崔胤这才前来凤翔。

甲寅，凤翔始启城门。丙辰，全忠巡诸寨，至城北，有凤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击之，擒其将李继钦。上遣赵国夫人、冯翊夫诣全忠营诘其故，全忠遣亲吏蒋玄晖奉表入奏。

甲寅（十二日），凤翔始开城门。丙辰（十四日），朱全忠巡视各个营寨，到城北，有凤翔军队从北山上下来，朱全忠怀疑他们要逼近自己，派兵攻击他们，捉住他们的将领李继钦。昭宗派遣赵国夫人、冯翊夫人前往朱全忠的营中查问原故。朱全忠派遣亲吏蒋玄晖奉上表章进城陈奏。

李茂贞请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苏检女为景王秘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难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忧尔女！”后乃从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纳景王妃苏氏。

李茂贞请以他的儿子李侃娶平原公主为妻，又想要以苏检的女儿嫁给景王李秘为妃，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平原公主是何皇后的女儿，何皇后感到为难，昭宗说：“姑且让我能够出去，你的女儿有什么可担忧的！”何皇后这才依从了。壬戌（二十日），平原公主嫁给宋侃为妻；景王娶苏氏为妃。宋侃即李侃，因避同姓嫁娶之嫌，所以恢复了本姓。

时凤翔所诛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从行者，诛九十人。

当时凤翔已杀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辞官家居、没有随从到凤翔的宦官，捕杀九十人。

甲子，车驾出凤翔，幸全忠营。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释罪，去三仗，止报平安，以公服入谢，全忠见上，顿首流涕；上命韩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亲解玉带以赐之。少休，即行。全忠单骑前导十余里，上辞之；全忠乃令朱友伦将兵扈从，自留部分后队，焚撤诸寨。友伦，存之子也。

甲子（二十二日），昭宗车驾出凤翔，驾临朱全忠的军营。朱全忠穿上素色衣服，等待处罚。昭宗命令客省使宣布谕旨，宽释罪过，撤去亲、勋、翊三卫立仗，只以左右金吾将军报告平安，让朱全忠穿公服进内叩谢。朱全忠见到唐昭宗，磕头流泪，昭宗命韩把他扶起。昭宗也抽泣，说：“宗庙社稷，倚赖你再次安定；朕与宗族，倚赖你再次逢生。”亲自解下玉带赐给朱全忠。稍事休息，就起程。朱全忠单骑在前面引导十余里，昭宗向他告辞；朱全忠于是派朱友伦率兵护送，自己留下部署后面部队，焚烧撤除各个营寨。朱友伦是朱存的儿子。

是夕，车驾宿岐山；丁卯，至兴平，崔胤始帅百官迎谒，复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己已，入长安。

当天晚上，昭宗车驾在岐山住宿。丁卯（二十五日），到达兴平，崔胤才带领百官迎接谒见，昭宗又任命崔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如故。己巳（二十七日），昭宗进入长安。

庚午，全忠、崔胤同对。胤奏：“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成德节度使王熔选进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风深厚，人性谨朴也。上愍可范等或无罪，为文祭之。自是宣传诏命，皆令宫人出入；其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庚午（二十八日），朱全忠、崔胤一同进宫奏对。崔胤奏称：“国初太平的时候，宦官不掌管军权、干预朝政。天宝以来，宦官逐渐强盛。贞元末年，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随从护卫，开始令宦官主管，以二千人为定制。从此，宦官参与掌管机密事务，夺取百司权力，上下遮掩，共为不法之事，大则勾结煽动藩镇，倾覆危害国家；小则以官爵猝讼做买卖，败坏朝政。朝廷衰微扰乱，正是由于这个原由，不铲除它的根源，祸患终究不能停止。请全部罢免诸司使，他们掌管的事务尽归省寺管理，各道监军全都召还京城。”昭宗听从他的建议。当天，朱全忠领兵驱赶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到内侍省，全部把他们杀死，呼冤喊屈、号啕大哭之声，响彻内外。宦官中有出使外地的，诏令所在地方把他们收捕处死，只留品秩卑微的幼弱宦官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令成德节度使王选进五十人充任敕使。因为那地方的风俗淳厚，人性谨朴。昭宗哀怜第五可范等有的无罪，撰文祭奠他们。自这以后，宣布传达诏命，全令宫人出入办理；左、右神策两军所辖的内外八镇军队，也都归属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六军，任命崔胤兼领六军十二卫事务。

臣光曰：宦官用权，为国家患，其来久矣。盖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长，与之亲狎，非如三公六卿，进见有时，可严惮也。其间复有性识儇利，语言辩给，伺候颜色，承迎志趣，受命则无违忤之患，使令则有称惬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烛知物情，虑患深远，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则近者日亲，远者日疏，甘言卑辞之请有时而从，浸润肤受之诉有时而从。于是黜陟刑赏之政，潜移于近习而不自知，如饮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赏之柄移而国家不危乱者，未之有也。

臣司马光曰：宦官当权，成为国家祸患，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畏惧。宦官中间又有的性情乖巧，言语敏捷，察颜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管事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东汉衰亡之时，宦官的骄傲专横最为闻名，然而人们都是借助君主的权力，如同城狐社鼠有所仗恃凭依，来扰乱天下，没有能够像唐代这样，劫持胁迫天子如同控制婴儿，废立在手，往东往西出己意，使天子惧怕他们如同骑着猛虎恶狼而腋下夹着毒蛇一样。所以如此不是别的原因，是东汉宦官不掌握兵权，唐代宦官掌握兵权的原故。

太宗鉴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无得过四品。明皇始隳旧章，是崇是长，晚节令高力士省决章奏，乃至进退将相，时与之议，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炽矣。及中原板荡，肃宗收兵灵武，李辅国以东宫旧隶参预军谋，宠过而骄，不能复制，遂至爱子慈父皆不能庇，以忧悸终。代宗践阼，仍遵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用事，窃弄刑赏，壅蔽聪明，视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虏。是以来入朝，遇谗赐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闻，致狼狈幸陕；李光弼危疑愤郁，以陨其生；郭子仪摈废家居，不保丘垄；仆固怀恩冤抑无诉，遂弃勋庸，更为叛乱。德宗初立，颇振纲纪，宦官稍绌。而返自兴元，猜忌诸将，以李晟、浑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废嫡立庶，以成陈洪志之变。宝历狎昵群小，刘克明与苏佐明为逆，其后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势益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为之魁杰，至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药矣！文宗深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锡之贤，犹不能有所为，反受其殃；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遂至涉血禁涂，积尸省户，公卿大臣，连颈就诛，阖门屠灭，天子阳喑纵酒，饮泣吞气，自比赧、献，不亦悲乎！以宣宗之严毅明察，犹闭目摇首，自谓畏之。况懿、僖之骄侈，苟声色球猎足充其欲，则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无怪矣。贼污官阙，两幸梁、益，皆令孜所为也。昭宗不胜其耻，力欲清涤，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则张浚覆军于平阳，增李克用跋扈之势；复恭亡命于山南，启宋文通不臣之心；终则兵交阙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华阴，幽辱东内，劫迁岐阳。崔昌遐无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讨之。连兵围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于糗粮，王侯毙踣于饥寒，然后全诲就诛，乘舆东出，翦灭其党，靡有孑遗，而唐之庙社因以丘墟矣！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此其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余伤贤害能，召乱致祸，卖官鬻狱，沮败师徒，蠹害丞民，不可遍举。

唐太宗鉴于前代的弊病，对宦官严加抑制，官阶不得超过四品。唐明皇开始毁坏原有的章程，对宦官尊重任用，晚年让高力士省阅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势焰自此炽烈了。等到中原动荡，肃宗在灵武即位，撤回军队，李辅国以东宫太子的旧属参预军事计划。过分的庞信使他骄横放纵，不能再加控制，竟至爱子慈父不能庇护，因忧虑恐惧而死。唐代宗即位，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暗中玩弄刑赏大权，阻塞蒙蔽视听，看待天子如同仅有衣裳，欺凌宰相如同奴隶。所以来入京朝见，遇谗言而被赐死；吐蕃深入侵犯京师郊野，隐匿军情不行奏报，致使唐代宗狼狈驾临陕州；李光弼忧惧怀疑，烦闷怨恨，因此丧生；郭子仪被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不保坟墓；仆固怀恩被冤枉压制，无处申诉，于是舍弃功劳，改为叛乱。唐德宗刚即位，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稍被贬斥。但自兴元返京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不可信任，全部夺取他们的兵权，而任命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让他们主管宫禁的值宿警卫，从此军权落入他们手里。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要废掉嫡子，改立庶子，酿成陈洪志之变。宝历年间敬宗过分亲近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进行叛逆，此后绛王及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发骄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的首领，以至于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唐文宗非常怨恨宦官这样，立志要除掉他们，以宋申锡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能够有所作为，反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想要用一个早晨的奸诈计谋，剪除数代胶粘固结的死党，竟至鲜血流满宫禁道路，尸体堆积台省门前，公卿大臣一个接一个被杀，全家屠灭，天子假装哑巴，纵情饮酒，泪流满面，不敢出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不可悲吗！以唐宣宗的严正坚毅，明察秋毫，尚且闭目摇头，自称害怕，何况懿宗、僖宗那样骄奢淫逸，只要歌舞美女、踢球游猎可满足欲望，便将一切政事交付宦官，称呼宦官为父亲，就不足为怪了。贼寇玷污宫殿，两次驾临梁州、益州，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要尽力清洗，但是任用的人不合适，使用的方法不对头。开始就是张浚在平阳全军覆没，增强了李克用专横暴戾的气势；杨得恭向山南逃命，开启了宋文通不守臣节的心思；结果在皇宫里彼此交战，箭头射中皇上的衣服，昭宗漂泊莎城，流寓华阴，被幽禁在东宫受辱，又被劫持胁迫到岐阳。崔胤无可奈何，再召朱全忠发兵讨伐。朱全忠统帅大军包围岐阳城，再次遭受寒暑之苦，昭宗的御膳不足，王侯遭受饥寒饿死冻僵，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圣驾东行，剪除韩全诲的同党，一个不留，然而唐朝的宗庙社稷因此成了坟墓废墟！这样看来，宦官的祸乱，始于明皇，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道严寒冰冻将要到来。”治理国家的人，应防微杜渐，怎么能不重视它的起始呢！以上这些是宦官为害尤其明显昭著的事例。另外像伤害贤才，招致祸乱灾难，贿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坑害百姓，不能一一遍举。

去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具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如巷伯之疾恶，寺人披之事君，郑众之辞赏，吕强之直谏，曹日之救患，马存亮之弭乱，杨复光之讨贼，严遵美之避权，张承业之竭忠，其中岂无贤才乎！顾人主不当与之谋议政事，进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动人耳。果或有罪，小则刑之，大则诛之，无所宽赦；如此，虽使之专横，孰敢焉！岂可不察臧否，不择是非，欲草剃而禽之，能无乱乎！是以袁绍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汉，崔昌遐袭之于后而朱氏篡唐，虽快一时之忿而国随以亡。是犹恶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为害岂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斯之谓矣！

寺人的官职，始自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备载于《诗》、《礼》，用来谨严皇宫内室的门禁，传达皇宫内外的话语，怎么能够没有呢？如《巷伯》的痛恨邪恶，寺人披的忠诚侍奉君主，郑众的辞却赏赐，吕强的直言规劝，曹日的解救患难，马存亮的消弭祸乱，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美的避让权位，张承业的竭尽忠诚，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贤才吗？只是国君不应当与他们谋划商议国家政务和进退升降官吏的大事，使他们有威福能够左右他人罢了。倘若宦官有人犯罪，小罪就惩罚他，大罪就杀死他，不予宽恕赦免。这样，即使让他专横跋扈，又有谁敢呢？怎么能够不详察善恶，不区别是非，想要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那样除尽杀绝，能够没有祸乱吗！因此，袁绍实行屠杀于前而董卓削弱汉室，崔胤重复杀戮于后，而朱全忠篡夺大唐，虽然痛快发泄了一时的愤恨，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这如同厌恶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忧虑树木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那造成的损害不是更多吗！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慈，痛恨过分，就要发生祸乱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王师范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贻书褒赞之。河东监军张承业亦劝克用发兵救凤翔，克用攻晋州，闻车驾东归，乃罢。

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派遣使者把发兵讨伐朱全忠的事告诉李克用，李克用致送书信赞扬他。河东监军张承业也劝说李克用发兵救援凤翔，李克用攻打晋州，听说昭宗车驾已经东归，就停止了。

杨行密承制加朱瑾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以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舒州团练使刘存副之，将兵击杜洪。洪将骆殷戍永兴，弃城走，县民方诏据城降。神福曰：“永兴大县，馈运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秉制命加授朱瑾为东面诸道行营副都统、同平章事，任命升州刺史李神福为淮南行军司马、鄂岳行营招讨使，以舒州团练使刘存充任他的副手，率领军队攻击杜洪。杜洪部将骆殷驻守永兴，抛弃城池逃走，县民方诏占据永兴城投降。李神福说：“永兴是大县，是输送军需粮饷的依靠，等于已经得到鄂州的一半了！”

第二百六十四卷

唐纪八十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天复三年（癸亥、903 ）

唐纪八十唐昭宗天复三年（癸亥，公元903 年）

二月，壬申朔，诏：“比在凤翔府所除官，一切停。”

二月壬申朔（初一），昭宗颁布诏令：“近来在凤翔府任命的官员，全部解除职务。”

时宦官尽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及致仕严遵美，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斩他囚以应诏。

这时，宦官都被杀死，只有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以及退休家居的原枢密使严遵美，被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藏匿起来，斩了其他囚犯来应付诏令，才保存了性命。

甲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责授沂王傅、分司。车驾还京师，赐诸道诏书，独凤翔无之。曰：“茂贞罪虽大，然朝廷未与之绝；今独无诏书，示人不广。”崔胤怒，奏贬之。宫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韩全诲所献，及僧、道士与宦官亲厚者二十余人，并送京兆杖杀。

甲戌（初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受责降补沂王傅分司。昭宗回到京师后，给各道颁赐诏书，唯独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没有。陆说：“李茂贞的罪恶虽然重大，但朝廷并没有与他决绝；现在唯独不给他颁赐诏书，给人看着不宽大为怀。”崔胤勃然大怒，奏请将陆贬斥了。宫人宋柔等十一人都是韩全诲献进宫的，以及和尚、道士与宦官亲近交深的二十余人，一并送交京兆尹乱杖打死。

上谓韩曰：“崔胤虽尽忠，然比卿颇用机数。”对曰：“凡为天下者，万国皆属之耳目，安可以机数欺之！莫若推诚直致，虽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也。”

昭宗对韩说：“崔胤虽然竭尽忠诚，但比你多用心机权术。”韩回答说：“凡治理天下的人，万国都耳目专注，哪里能够用心机权术欺骗蒙蔽他们呢！不如推心置腹直接了当，这样，虽然按日计算不充足，但按年计算就有剩余了。”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启，并赐自尽；丁丑，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为太子宾客、分司，皆崔胤所恶也。

丙子（初五），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吏部侍郎卢光，一并被赐令自杀。丁丑（初六），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降补太子宾客、分司。他们都是崔胤憎恨的人。

戊寅，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其僚佐敬翔等号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号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号四镇静难功臣。

戊寅（初七），朝廷赐朱全忠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赐他的属官敬翔等人号“迎銮协赞功臣”、诸将朱友宁等人号“迎銮果毅功臣”、都头以下号“四镇静难功臣”。

上议褒崇全忠，欲以皇子为诸道兵马元帅，以全忠副之；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帅，进爵梁王。以胤为司徒兼侍中。

昭宗与群臣商议嘉奖尊崇朱全忠，想要任命皇子担任诸道兵马元帅，以朱全忠担任副职。崔胤请让辉王李祚担任诸道兵马元帅，昭宗说：“濮王居长。”崔胤秉承朱全忠的秘密旨意，以李祚年幼于己有利，坚决请求以李祚为元帅。己卯（初八），昭宗任命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庚辰（初九），昭宗加封朱全忠署太尉，充任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梁王，任命崔胤为司徒兼侍中。

胤恃全忠之势，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朝臣从上幸凤翔者，凡贬逐三十余人。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

崔胤仗恃朱全忠的势力，独揽朝政，恣意妄为，皇上的行止动静都要禀报他。扈从昭宗前去凤翔的大臣，降低官职和放逐外地的共三十余人。朝廷的刑罚、赏赐都取决于他的爱憎，朝廷内外的官吏都惧怕他，重足而立不敢妄动。

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宁领远节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节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还。

朝廷任命敬翔署太府卿，朱友宁兼任宁远节度使。朱全忠上表奏请以符道昭为同平章事，充任天雄节度使，派遣军队护送往秦州赴任；没能到达而返回。

初，翰林学士承旨韩之登进士第也，御史大夫赵崇知贡举。上返自凤翔，欲用为相，荐崇及兵部侍郎王赞自代；上欲从之，崔胤恶其分己权，使朱全忠入争之。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己，癸未，贬濮州司马。上密与泣别，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

当初，翰林院学士承旨韩考中进士的时侯，御史大夫赵崇任主考官。昭宗自凤翔返回后，想要用韩任宰相，韩推荐赵崇及兵部侍郎王赞代替自己。昭宗想依从，崔胤恨他们分享自己的权力，就让朱全忠入宫争辩反对。朱全忠进见昭宗说：“赵崇是轻佻浮薄之首，王赞没有才能，韩怎么能随便保荐他们做宰相！”昭宗见朱全忠愤怒得很，无可奈何，于癸未（十二日）将韩贬为濮州司马。昭宗秘密地与韩哭着告别，韩说：“这个人不能再与从前相比了，我能够被贬往远离京师的地方任职到死就是幸运了，不忍心看见篡位杀君的屈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与李茂贞书，取平原公主；茂贞不敢违，遽归之。

己丑（十八日），昭宗叫朱全忠给李茂贞去信，要接回平原公主。李茂贞不敢违抗，急忙将平原公主送回。

壬辰，以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

壬辰（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友裕为镇国节度使。

乙未，全忠奏留步骑万人于故两军，以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以汴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

乙未（二十四日），朱全忠奏请留步、骑兵一万人在原神策左右两军营署，以朱友伦担任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又任命汴州将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充会街使。于是，朱全忠的党羽布列遍及宫禁宿防及京辅各处。

戊戌，全忠辞归镇，留宴寿春殿，又饯之于延喜楼。上临轩泣别，令于楼前上马。上又赐全忠诗，全忠亦和进；又进杨柳枝辞五首。百官班辞于长乐驿。崔胤独送至霸桥，自置饯席，夜二鼓，胤始还入城；上复召对，问以全忠安否；置酒奏乐，至四鼓乃罢。

戊戌（二十七日），朱全忠告辞回大梁，昭宗先在寿春殿设宴挽留，又在延喜楼为他饯行。昭宗亲临楼前长廊与朱全忠哭着告别，并命他在楼前上马。昭宗又赐诗给朱全忠，朱全忠也和诗呈进，又赐《杨柳枝词》五首。文武官员在长乐驿列班辞别。崔胤独自送至霸桥，自摆酒席饯行，到晚上二更时侯，崔胤才回城；昭宗又召入询问朱全忠平安与否，并摆酒奏乐，到四更方散。

以清海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朝廷任命清海节度使裴枢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是朱全忠举荐的。

李克用使者还晋阳，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为人臣，外倚贼势，内胁其君，既执朝政，又握兵权。权重则怨多，势侔则衅生，破家亡国，在眼中矣！”

李克用的使者自京师回到晋阳，讲述崔胤专横霸道的情形，李克用说：“崔胤身为人臣，在外倚靠强贼的势力，在内胁迫自己的君主，既主持朝政，又掌握兵权。权力过重就结怨多，势均力敌就要生出事端，破家亡国，近在眼前了！”

朱全忠将行，秦：“克用于臣，本无大嫌，乞厚加宠译，遣大臣抚慰，俾知臣意。”进奏吏以白克用，克用笔曰：“贼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后耳！”

朱全忠将要起身回大梁，奏称：“李克用对我来没有大的仇怨，恳求皇上对他厚加恩宠，派遣大臣前去安慰，使他知道我的心意。”河东进奏吏将朱全忠的话禀报李克用，李克用大笔道：“这强贼想要进攻淄青，怕我在后面牵制他罢了！”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师范弟师鲁转齐州，朱友宁引兵击走之。师范遣兵益刘军，友宁击取之。由是兖州援绝，葛从周引兵围之。友宁进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镇及魏博兵十万继之。

三月戊午（十七日），朱全忠回到大梁。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围攻齐州，朱友宁率兵将他打跑。王师范派兵增加刘的兵力，朱友宁率兵攻击打败援兵。因此，兖州援兵断绝，葛从周率兵包围了兖州。朱友宁进攻青州；戊辰（二十七日），朱全忠统率四镇及魏博的军队十万人，继续开往青州。

淮南将李神福围鄂州，望城中积荻，谓监军尹建峰曰：“今夕为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时杜洪求救于朱全忠，神福遣部将秦皋乘轻舟至滠口，举火炬于树杪；洪以为救兵至，果焚荻以应之。

淮南将领李神福围攻鄂州，望见城中堆积着荻草，对监军尹建峰说：“今天晚上为您把它焚烧了。”尹建峰还不相信。当时，杜洪向朱全忠求救，李神福派遣部将秦皋乘轻舟到滠口，在树林上举起火炬，杜洪以为救兵到了，果然焚烧荻草来接应。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

夏季，四月己卯（初九），朝廷任命朱全忠总管元帅府事务。

知温州事丁章为木工李彦所杀，其将张惠据温州。

知温州事丁章被木工李彦杀死，他的将领张惠占据温州。

王师范求救于淮南，乙未，杨行密谴其将王茂章以步骑七千救之，又遣别将将兵数万攻宿州。全忠遣其将康怀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王师范向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求救。乙未（二十五日），杨行密派遣他的部将王茂章率领步兵、骑兵七千人前往援救，又遣别将率兵数万人攻打宿州。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康怀英率兵援救宿州，淮南军队逃跑了。

杨行密遣使诣马殷，言朱全忠跋扈，请殷绝之，约为兄弟。湖南大将许德勋曰：“全忠虽无道，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轻绝也。”殷从之。

杨行密派遣使者去见马殷，说朱全忠专横跋扈，请马殷与他断绝交往，约定结为兄弟。湖南大将许德勋说：“朱全忠虽然无道，但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向来尊奉王室，不可轻易与他绝交。”马殷听从了。

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将韩将万人屯滠口，遣使语荆南节度使成、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令出兵救洪。畏全忠之强，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广，发舟师十万，沿江东下。作巨舰，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谓之“和舟载”，其余谓之“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甚众。掌书记李谏曰：“今每舰载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缓急不可动也。吴兵剽轻，难与角逐；武陵、长沙，皆吾仇也；岂得不为反顾之虑乎！不若遣骁将屯巴陵，大军与之对岸，坚壁勿战，不过一月，吴兵食尽自遁，鄂围解矣。”不听。，怔之五世孙也。

杜洪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韩率领一万军队驻扎滠口，派遣使者前告诉荆南节度使成、武安节度使马殷、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叫他们出兵救援杜洪。成畏惧朱全忠的强大，并且想要侵占江、淮之地来扩张自己的地盘，于是派遣水师十万，沿江东下。成制造巨舰，三年才完工，规模法度如同府第官署，叫做“和州载”，其余叫做“齐山”、“截海”、“劈浪”之类的很多。掌书记李劝告说：“现在每舰载甲士一千人，稻米又多一倍，有个缓急，不能移动。吴兵敏捷轻快，难与角逐。武陵雷彦威、长沙马殷都是我们的仇敌，怎么能不考虑后顾之忧呢！不如派遣勇猛的将领驻守巴陵，大军与之隔岸相对，坚守壁垒不出战，不过一个来月，吴兵食尽就会自己退走，鄂州就解围了。”成没有听从。李是李的五世孙。

王建出兵攻秦、陇、乘李茂贞之弱也；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牙王殷报聘，建兴之宴。殷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阴，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

王建乘李茂贞势力削弱的时机，出兵进攻秦州、陇州，并派遣判官韦庄到京师进献物品，也向朱全忠谋求和好。朱全忠派遣押牙王殷前回访，王建设宴招待。王殷说：“蜀地的兵士确实众多，只是缺少马匹罢了。”王建变了脸色说：“蜀地道路险恶，山河阻隔，骑兵没有施展之处。然而马匹也不缺少，押牙稍留时日，当共同检阅一番。”于是，王建调集各州的马匹，在星宿山举行大规模检阅，计官马八千匹，私马四千匹，部队非常整齐。王殷赞叹佩服。王建本来是骑兵将领，所以在取得蜀地以后，就往文州、黎州、维州、茂州一带购买胡地出产的马匹，十年之间，就达到了这个数目。

五月，丁未，李克用云州都将王敬晖杀刺史刘再立，叛降刘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审将兵讨之。仁恭遣将以兵五万救敬晖，嗣昭退保乐安，敬晖举众弃城而去。先是，振武将契让逐戍将石善友，据城叛；嗣昭等进攻之，让自燔死；复取振武城，杀吐谷浑叛者二千余人。克用怒嗣昭、存审失王敬晖，皆杖之，削其官。

五月丁未（初七），李克用属下的云州都将王敬晖杀死刺史刘再立，叛变投降刘仁恭。李克用派遣李嗣昭、李存审率兵讨伐。刘仁恭派遣将领带兵五万救援王敬晖，李嗣昭退兵保卫乐安，王敬晖率众弃城逃走。在这以前，振武将领契让驱逐防守的将领石善友，据城叛乱，李嗣昭等率兵攻伐，契让自焚而死。李嗣昭等又夺取振武城，杀死叛乱的吐谷浑二千余人，李克用恼怒李嗣昭、李存审没有能够擒杀王敬晖，将他们杖责，并削去官职。

成行未至鄂州，马殷遣大将许德勋将舟师万余人，雷彦威遣其将欧阳思将舟师三千余人会于荆江口，乘虚袭江陵，庚戌，陷之，尽掠其人及货财而去。将士亡其家，皆无斗志。

荆南节度使成率军东下，还没有到鄂州，武安节度使马殷派遣部将许德勋率领水军一万余人，武贞节度使雷彦威派遣部将欧阳思率领水军三千余人在荆江口会合，乘虚突袭江陵，庚戌（初十）将江陵攻克，尽掠人口及货财而去。成的将士家亡财空，都没有了斗志。

李神福闻其将至，自乘轻舟前觇之，谓诸将曰：“彼战舰虽多而不相属，易制也，当急击之！”壬子，神福遣其将秦裴、杨戎将众数千逆击于君山，大破之，因风纵火，焚其舰，士卒皆溃，赴水死，获其战舰二百艘。韩闻之，亦引兵去。

淮南将领李神福听说成率领水师将要到达，就亲自乘着轻舟前去察看，对各位将领说：“他们的战舰虽多，但彼此不相连续，容易制伏，应当急速发兵攻击！”壬子（十二日），李神福派遣部将秦裴、杨戎率众数千人在洞庭湖君山迎击，把成打得大败，趁着风势放火焚烧成的舰只，将士争相逃散，成投湖淹死，缴获成的战舰二百艘。韩听到此讯，也退兵离去。

许德勋还过岳州，刺史邓进忠开门具牛酒犒军，德勋谕以祸福，进忠遂举族迁于长沙。马殷以德勋为岳州刺史，以进忠为衡州刺史。

许德勋返回途中路过岳州，刺史邓进忠大开城门，准备牛酒饮食慰劳将士，许德勋告诉他祸福利害，邓进忠于是带领全族迁往长沙。马殷任命许德勋为岳州刺史，邓进忠为衡州刺史。

雷彦威狡》四将，每将二百五十人，骑兵一将一百人，共六千六百人，从中选择健壮者，分班轮流侍从护卫。“昭宗批准。命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订立标准在街市召募。

朱全忠表颍州刺史朱友恭为武宁节度使。

朱全忠上表秦请任命颖州刺史朱友恭为武宁节度使。

朱友宁攻博昌，月余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将刘捍往督之。捍至，友宁驱民丁十余万，负木石，牵牛驴，诣城南筑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号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之。抵青州城下，遣别将攻登、莱。

宁远节度使朱友宁进攻博昌，一个多月没有攻克。朱全忠大怒，派遣客将刘捍前往监督。刘捍到后，朱友宁驱赶壮丁十余万人，背负木石，牵着牛驴，到城南修筑土山。土山筑成以后，连同人畜木石排列在一起填土捣实，喊冤号哭之声传出数十里。即刻破都昌城，把城内男女老少全部杀死。随后进兵攻克临淄，抵达青州城下，派遣别将率兵攻打登州、莱州。

淮南将王茂章会王师范弟莱州刺史师诲攻密州，拔之，斩其刺史刘康义，以淮海都游弈使张训为刺史。

淮南将领王茂章会同王师范的弟弟莱州刺史王师诲进攻密州，将城攻破，杀死刺史刘康义，并以淮海都游弈使张训为密州刺史。

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师范帅登、莱兵拒朱友宁于石楼，为两栅。丙子，夜，友宁击登州栅，栅中告急，师范趣茂章出战，茂章按兵不动。友破登州栅，进攻莱州栅。比明，茂章度兵力己疲，乃与师范合兵出战，大破之。友宁旁自峻阜驰骑赴敌，马仆，青州将张土枭斩之，传首淮南。两镇兵逐北至米河，俘斩万计，魏博之兵殆尽。

六月乙亥（初六），汴州军队攻克登州。王师范率领登州、莱州军队，在石楼抵抗朱友宁，树立两道栅栏。丙子（初七）夜里，朱友宁率兵攻击登州栅，栅内情况紧急，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战，王茂章按兵不动。朱友攻破登州栅，进攻莱州栅。天快明时，王茂章估计朱以宁的兵力己经疲惫，才与王师范合兵出战，把朱友宁的军队打得大败。朱友宁从旁侧高峻的土山上纵马出击敌人，马失前蹄倒下，青州将领张士将他斩首，传首淮南示众。平卢、淮南两镇军队追击败走的敌人到米河，俘获斩杀敌人以万计，魏博军队几乎完了。

全忠闻友宁死，自将兵二十万昼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临朐，命诸将攻青州。王师范出战，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闭垒示怯，伺汴兵稍懈，毁栅而出，驱驰疾战，战酣退坐，召诸将饮酒，己而复战。全忠登高望见之，问降者，知为茂章，叹曰：“使吾得此人为将，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众不敌，是夕，引军还。全忠遣曹州刺史杨师厚追之，及于辅唐。茂章命先锋指挥使李虔裕将五百骑为殿，虔裕殊死战，师厚擒而杀之。师厚，颍州人也。

朱全忠听说朱友宁死了，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日夜兼行奔赴救援。秋季，七月壬子（十四日），朱全忠率军到临朐，命令各将领攻打青州。王师范率兵出战，被汴州军打得大败。王茂章闭垒不出表示怯懦，侦察汴州军队稍微懈怠，率兵毁栅冲出，驰驱快攻，打得尽兴，退回坐下，召集诸将饮酒，不久又冲出奋战。朱全忠登高观战望见他，问投降的人，知道是王茂章，叹说：“假使我能得以此人做将领，天下就不够我平定了！”黄昏时分，汴州军队才撤退。王茂章估计敌众我，不能取胜，当天晚上就率领军队回淮南。朱全忠派遣曹州刺史杨师厚率兵追赶，直到辅唐。王茂章命令先锋指挥使李虔裕率领五百骑兵殿后，与追兵拼死战斗，杨师厚将李虔裕擒获杀死。杨师厚是颍州人。

张训闻茂章去，谓诸将曰：“汴人将至，何以御之？”诸将请焚城大掠而归。训曰：“不可。”封府库，植旗帜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后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帜，数日乃敢入成；见府库城邑皆完，遂不复追。训全军而还。全忠以檀为密州刺史。

密州刺史张训听说王茂章离去，对各位将领说：“汴州军将要到达，用什么抵御呢？”诸将请求焚烧城池，大掠财物而回淮南。张训说：“不能这样做。”于是，封闭府库，在城上树立旗帜，然后让老弱兵士在前，自己率领精兵断后而离去。朱全忠派遣左踏白指挥使王檀攻打密州，到达以后，望见城上旗帜，过了数日才敢进城。王檀见府库、城邑全都完好，就不再追赶。张训全军回到淮南。朱全忠以王檀担任密州刺史。

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

丁卯（二十九日），朝廷任命山南西道留后王宗贺为节度使。

睦州刺史陈询叛钱，举兵攻兰溪，遣指挥使方永珍击之。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与询连姻，疑之，建徽不言。会询亲吏来奔，得建徽与询书，皆劝戒之辞，乃悦。建徽从兄建思谮建徽私蓄兵仗，谋作乱；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卧内，建徽不顾，以是益亲重之。

睦州刺史陈询背叛钱，率兵进攻兰溪，钱派遣指挥使方永珍率兵前去攻打陈询。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与陈询是姻亲，钱怀疑他，杜建徽不辩解。恰巧陈询的亲信属吏前来投奔，钱得到杜建微给陈询的书信，都是劝告陈询改过的话，钱这才喜悦。杜建徽的堂兄杜建思诬陷杜建徽私自贮备兵器，阴谋作乱。钱派人前去搜索，杜建徽正在吃饭，使者径直进入卧室搜查，杜建徽毫不顾忌，钱因此更加亲近推重他。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齐州刺史杨师厚攻青州，身归大梁。

八月戊辰朔（初一），朱全忠留下齐州刺史杨师厚攻打青州，自己回大梁。

庚辰，加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进爵蜀王。

庚辰，（十三日），朝廷给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加官署司徒，进爵蜀王。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言于王建，请出兵取荆南；建从之，以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将兵下峡。

前渝州刺史王宗本向王建进言，请出兵攻取荆南。王建听从，任命王宗本为开道都指挥使，率兵船下三峡。

初，宁国节度使田破冯弘铎，诣广陵谢杨行密，因求池、歙为巡属，行密不许。行密左右下及狱吏，皆求赂于，怒曰：“吏知吾将下狱邪！”及还，指广陵南门曰：“吾不可复入此矣！”兵强财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不从。及解释钱，尤恨之，阴有叛志。李神福言于行密曰：“必反，宜早图之。”行密曰：“有大功，反状未露，今杀之，诸将人人自危矣！”有良将曰康儒，与谋议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为庐州刺史。以儒为贰于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无日矣！”遂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同举兵，仁义悉焚东塘战舰。

当初，宁国节度使田打败冯弘铎，前往广陵告谢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因有功要求把池州、歙州作为自己的巡视属地，杨行密没有答应。杨行密左右的人以及狱吏，都向田索要财物，田勃然大怒说：“你狱吏知道我将要下狱吗！”等到回去的时侯，田指着广陵的南门说：“我不能再入此城了！”田兵强财富，喜好攻战夺取；杨行密己经平定淮南，想要保境安民，往往加以压抑制止，田不从。等到杨行密与钱亲善友好，田就更加恨他，暗中己有背叛杨行密的志向。李神福向杨行密进言说：“田一定要谋反，应当尽早设法应付。”杨行密说：“田有大功劳，谋反的行迹没有暴露，现在杀他，各位将官就要人人自危了！”田有个良将叫康儒，与田商议事情经常意见不合，杨行密知道这情况以后，擢升康儒为庐州刺史。田以为康儒对自己有二心，将他全族杀死。康儒说：“我死了，田公灭亡就没有几天了！”田于是与润州团练使安仁义一同起兵，安仁义全部焚烧了杨行密停在扬州东塘的战舰。

遣二使诈为商人，诣寿州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行密将尚公遇之，曰：“非商人也。”杀一人，得其书，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于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东下，始告将士以讨田。

田派遣两个使者假装商人，往寿州邀约奉国节度使朱延寿，杨行密的将领尚公遇见他们，说：“不是商人。”杀死一人，搜得田给朱延寿的书信，把这情况告诉杨行密。杨行密从鄂州召回李神福，李神福担心杜洪进行拦击，扬言奉命攻打荆南，准备武器船只；等到日落的时侯，就沿长江顺流东下，这才告诉将士前去讨伐田。

己丑，安仁义袭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战，极口骂仁义，仁义曰：“彼敢辱我，必有备。”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击仁义，不克，使徐温将兵会之。温易其衣服旗帜，皆如茂章兵，仁义不知益兵，复出战，温奋击，破之。

己丑（二十二日），安仁义袭击常州，常州刺史李遇迎战，开口极力大骂安仁义，安仁义说：“他敢辱骂我，一定有准备。”于是带领军队退走。壬辰（二十五日），杨行密任命王茂章为润州行营招讨使，攻击安仁义，没有攻克，派徐温率兵会同攻击。徐温改换所率军队的衣服旗帜，都像王茂章的军队，安仁义不知道对方增加了军队，再次出战，徐温奋力攻击，把安仁义打败。

行密夫人，朱延寿之也。行密狎侮延寿，延寿怨怒，阴与田通谋。遣前进士杜荀鹤至寿州，与延寿相结；又遣于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应之。荀鹤，池州人也。

杨行密的夫人是朱延寿姐姐。杨行密轻慢侮辱朱延寿，朱延寿怨恨愤怒，暗中与田串通策划反叛。田派遣前进士杜荀鹤到寿州，与朱延寿相互交结；又遣杜荀鹤到大梁告诉朱全忠，朱全忠大喜，派兵驻扎宿州来接应。杜荀鹤是池州人。

杨师厚屯临朐，声言将之密州，留辎重于临朐。九月，癸卯，王师范出兵攻临朐，师厚伏兵奋击，大破之，杀万余人，获师范弟师克。明日，莱州兵五千救青州，师厚邀击之，杀获殆尽，遂徒寨抵其城下。

杨师厚驻兵临朐，声言将要前往密州，把器械粮草等留在临朐。九月癸卯（初六），王师范出兵进攻临朐，杨师厚伏兵奋力攻击，把王师范打得大败，击杀一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第二天莱州军队五千人救援青州，杨师厚进行拦击。将莱州军队几乎全部杀死擒获，于是将营寨移到青州城下。

朱延寿谋颇泄，杨行密诈为目疾，对延寿使者多错乱所见，或触柱仆地。谓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诸子皆幼，军府事当以授三舅。”夫人屡以书报延寿；行密又自遣召之，阴令徐温为之备。延寿至广陵，行密迎及寝门，执而杀之；部兵惊扰，徐温谕之，皆听命，遂斩延寿兄弟，黜朱夫人。

朱延寿串通田计划略有泄露，杨行密知道后假装患了眼病，对朱延寿的使者经常认错人，或者撞着柱子扑倒在地。杨行密对夫人朱氏说：“我不幸失明，诸子幼小，军府的事情应当全部交给三舅管理。”朱夫人屡次给朱延寿写信告诉他。杨行密又自己派人召唤朱延寿到广陵来，暗中却命令徐温为他做好防备。朱延寿到广陵，杨行密迎到卧室门口，将他逮捕并杀死。朱延寿的部下将士惊慌扰乱，徐温晓谕他们，全都听从命令。于是，斩杀朱延寿的兄弟，并把朱夫人废黜。

初，延寿赴召，其妻王氏谓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愿日发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仆，授兵阖门，捕骑至，乃集家人，聚宝货，发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躯为仇人所辱。赴火而死。

起初，朱延寿应杨行密的召请前去广陵，他的妻子王氏对他说：“您此行的吉凶未卜，希望每天派一个使者来给我报平安！”一天，使者没有到来，王氏说：“事情己经可以知道了！”于是布置家僮仆役，发给兵器，把大门关闭；杨行密派来捉人的骑兵一到，王氏就召集家人，把珍宝财物聚积一起，点燃很多火炬焚烧府舍，王氏说：“我发誓不把自己洁白无瑕的躯体让仇人玷辱。”于是投火自焚而死。

延寿用法严，好以击众，尝遣二百人与汴兵战，有一人应留者，请行，延寿以违命，立斩之。

朱延寿执法严厉，喜好以少击多，曾经派二百人与朱全忠的汴州军队作战，有一个应该留下的人，请求前往，朱延寿以违抗命令，将他立即斩首。

田袭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东下，遣使谓之曰：“公见机，与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无遗！”神神曰：“吾以卒伍事吴王，今为上将，义不以妻子易其志。有老母，不顾而反，三纲且不知，乌足与言乎！”斩使者而进，士卒皆感励。遣其将王坛、汪建将水军逆战。丁未，神福至吉阳矶，与坛、建遇，坛、建执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谓诸将曰：“彼众我，当以奇取胜。”及暮，合战，神福佯败，引舟溯流而上；坛、建追之，神福复还，顺流击之。坛、建楼船大列火炬，神福令军中曰：“望火炬辄击之。”坛、建军皆灭火，旗帜交杂，神福因风纵火，焚其舰，坛、建大败，士卒焚溺死者甚众；戊申，又战于皖口，坛、建仅以身免。获徐绾，行密以槛车载之，遗钱；剖其心以祭高渭。

宁国节度使田袭击升州，俘获李神福的妻儿，待他们很好，李神福从鄂州东下，田派遣使者前去对他说：“您看机会行事，与您分地称王，不然的话，您的妻儿难以存活！”李神福说：“我以兵卒身份侍奉吴王，今为上将，道义上不能因为妻儿改变志向。田有老母，毫不顾念而反叛，连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尚且不知道，哪里值得与他说！”于是，将使者杀死，率兵前进，士兵全都感动振奋。田派遣他的部将王坛、汪建率领水军迎战。丁未（初十），李神福到达吉阳矶，与王坛、汪建相遇，王坛、汪建拿他的儿子李承鼎给他看，李神福命令左右的人放箭射他。李神福对诸将说：“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应当用奇兵取胜。”傍晚，合兵作战，李神福假装打败，带领战船逆流而逃，王坛、汪建率船排列着大量火炬，李神福命令中军说：“望见火炬就攻击。”王坛、汪建的军队全都熄灭火炬，旗帜交错杂乱，李神福趁着风势放火，焚烧敌舰，王坛、汪建大败，士兵烧死淹死的很多。戊申（十一日），双方又在皖口交战，王坛、汪建仅以身免。李神福擒获徐绾，杨行密用槛车载着他，送给镇海节度使钱；钱将徐绾的心挖出，用来祭奠高渭。

闻坛、建败，自将水军逆战。神福曰：“贼弃城而来，此天亡也！”临江坚壁不战，遣使告行密，请发步兵断其归路；行密遣涟水制置使台将兵应之。王茂章攻润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会击。

田听说王坛、汪建失败，亲自率领水军前去迎战。李神福说：“贼弃城前来，这是上天要他灭亡啊！”于是临江坚守壁垒，不与田决战，一而派遣使者报告杨行密，请求派遣步兵断绝田的归路。杨行密得到报告，立即派遣涟水制置使台率领步兵前去接应。王茂章进攻润州，很久没有攻下，杨行密又命令王茂章带领军队前去会同台攻击田。

辛亥，汴将刘重霸拔棣州，执刺史邵播，杀之。

辛亥（十四日），汴州将领刘重霸攻克棣州，逮住刺史邵播，将他杀死。

甲寅，朱全忠如洛阳，遇疾，复还大梁。

甲寅（十七日），朱全忠到洛阳，患了病，又回大梁。

戊午，王师范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师悦请降于杨师厚，曰：“师范非敢背德，韩全诲、李茂贞以朱书御札使之举兵，师范不敢违。”仍请以其弟师鲁为质。时朱全忠闻李茂贞、杨崇本将起兵逼京畿，恐其复劫天子西去，欲迎车驾都洛阳，乃受师范降，选诸将使守登、莱、淄、棣等州，即以师范权淄青留后。师范仍言先遣行军司马刘将兵五千据兖州，非其自专，愿释其罪；亦遣使语。

戊午（二十一日），平卢节度使王师范派遣副使李嗣业及弟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求投降，说：“师范不是胆敢背弃大德，韩全诲、李茂贞用皇上朱笔写的信札命令我发兵，师范不敢违反。”并请求用他的弟弟王师鲁作为人质。当时朱全忠听说李茂贞、杨崇本将要起兵进逼京畿，恐怕他们再次劫持昭宗西去凤翔，想要迎接昭宗建都洛阳，于是接受了王师范投降，选择诸将守卫登、莱、淄、棣等州，当即以王师范暂时为淄表留后。王师范并说明先前遣行军司马刘率兵五千占据兖州，不是他擅自做主，希望宽免他的罪过；也派遣使者告诉刘。

田闻台将至，自将步骑逆战，留其将郭行以精兵二万及王坛、汪建水军屯芜湖，以拒李神福。觇者言：“营寨褊小，才容二千人。”易之，不召外兵。入境，番陈而进，军中笑其怯，曰：“宿将多谋，不可不备。”冬，十月，戊辰，与遇于广德，先以杨行密书遍赐将，皆下马拜受；因其挫伏，纵兵击之，兵遂败。又战于黄池，兵交，伪走；追之，遇伏，大败，奔还宣州城守，引兵围之。亟召芜湖兵还，不得入。郭行、王坛、汪建及当涂、广德诸戍皆帅其众降。行密以台己破田，命王茂章复引兵攻润州。

宁国节度使田听说台将要到达，亲自统帅步、骑兵迎战，留下他的部将郭行率领二精锐部队及王坛、汪建的水军驻扎芜湖，来抵抗李神福。侦控敌情的人说：“台的营寨狭小，才容纳二千人。”田轻视台，不召集外地的军队。台进入田的地界，把军队分为数部轮番阵前进，军中有人笑他怯懦，台说：“田是久经战阵的老将，足智多谋，不能不防备。”冬季，十月戊辰（初二），台与田在广德相遇，台先把杨行密的书信遍赐田的各位将领，各将都下马叩拜领受；台趁着田的将士士气受到摧挫，发兵攻击，田的军队于是失败。又在黄池作战，军队一交战，台假装逃走，田率兵追赶，遇到埋伏，被打得大败，逃奔回宣州，闭城防守，台率领军队包围宣州。田紧急召回芜湖的军队，但不能入城。郭行、王坛、汪建及当涂、广德等地的驻防将都率众投降。杨行密因台己经打败田，命令王茂章又率领军队前去攻打润州。

初，夔州刺史侯矩从成救鄂州，死，矩奔还。会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万、施四州。王建复以矩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议者，以瞿唐，蜀之险要，乃弃归、峡，屯军夔州。建以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疠，请徙治涪州，建许之。

当初，夔州刺史侯矩随从荆南节度使成援救鄂州，成兵败淹死，侯矩逃回夔州。适逢开道都指挥使、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率兵到达夔州，甲戌（初八），侯矩献州投降，王宗本于是平定夔、忠、万、施四州。西川节度使王建仍以侯矩为夔州刺史，给他改姓名叫王宗矩。王宗矩是易州人。议事的蜀人认为瞿唐峡是蜀地的险竣要冲，于是舍弃归、峡二州，驻王建任命王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的旧治所在黔州，王宗本因当地潮湿高温，经常流行传染病，请将治所迁到涪州，王建答应了他。

葛从周急攻兖州，刘使从周母乘板舆登城，谓从周曰：“刘将军事我不异于汝，新妇辈皆安居，人各为其主，汝可察之。”从周欷而退，攻城为之缓。悉简妇人及民之老疾不足当敌者出之，独与少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以捍敌；号令整肃，兵不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绝，节度副使王彦温逾城出降，城上卒多从之，不可遏。遣人从容语彦温曰：“军士非素遣者，勿多与之俱。”又遗人徇于城上曰：“军士非素遣从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敌人果疑彦温，斩之城下，由是众心益固。及王师范力屈，从周以祸福谕之，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见王公失势，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师范使者至，丁丑，始出降。

葛从周急攻兖州，刘让葛从周的母亲乘坐板车登上城楼，对葛从周说：“刘将军侍奉我不比你差，你的妻子等也都安居，人各为其主，你可以详细察看。”葛从周抽噎叹息而退，攻城因此延缓。刘挑选妇人及年老有病不能御敌的人，让他们全都出去，只与年轻力壮者同辛苦，分衣食，坚守城池来抵御敌人；号令整齐严肃，军队不做残暴的事，百姓全都安定。过了一段时间，外援已经继绝，节度副使王彦温越过城墙出去投降，城上的兵卒多跟随他去，不能制止。刘派人不慌不忙地告诉王彦温说：“不是你向来差遣的军士，不要多让他们与你一同去。”又派人在城上巡示说：“不是向来派遣跟随节度副使而擅自前往的军士，把他的全族杀死！”士兵听后，全都恐惧疑惑，不敢出城。敌人果然怀疑王彦温，把他在城下斩首，因此，众心更加稳定。等到王师范屡次被汴州军队打败，葛从周用祸福得失晓示他，刘说：“我受王公的命令守卫此城，一旦看见王公失去权势，不等他的命令就投降，不是用来侍奉尊上的态度。”等到王师范劝降的使者到来之后，刘才于丁丑（十一日）出城投降。

从周为具赍装，送诣大梁。曰：“降将未受梁王宽释之命，安敢乘马衣裘乎！”乃素服乘驴至大梁。全忠赐之冠带，辞；请囚服入见，不许。全忠慰劳，饮之酒，辞以量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大邪！”以为元从都押牙。是时四镇将吏皆功臣、旧人，一旦以降将居其上，诸将具军礼拜于廷，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几，表为保大留后。

葛从周为刘备办行装，送他前往大梁。刘说：“降将没有得到梁王宽大释放的命令，哪里敢骑马穿裘呢！”于是穿着囚犯的衣服骑驴到大梁。朱全忠赏赐给他衣冠腰带，刘推辞；请求穿着囚服进见，朱全忠不允许。朱全忠慰劳刘，让他饮酒，刘以量小推辞。朱全忠说：“你夺取兖州，量多么大啊！”于是任命刘为元从都押牙。这时，四镇的将领官吏都是朱全忠的功臣、旧人，刘一旦以降将高居于他们之上，诸将都行军礼在公堂上叩拜。刘坐着受礼，神态如常，朱全忠更加惊奇。过了不久，就上表奏请任命刘为保大留后。

葛从周久病，全忠以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之。

葛从周长期患病，朱全忠命康怀英为泰宁节度使，代替他。

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与客击球于左军，坠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为之，凡与同戏者十余人尽杀之，遣其兄子友谅代典宿卫。

辛巳（十五日），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与客人击，掉下马来摔死。朱全忠悲痛愤怒，怀疑是崔胤故意搞的，凡与朱友伦一同玩耍的十余人全部杀死，派遣他哥哥的儿子朱友谅代管皇宫中的直宿警卫。

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遣兵袭荆南，朗人弃城走，匡凝表其弟匡明为荆南留后。时天子微弱，诸道贡赋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输不绝。

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派遣军队袭击荆南，朗州人弃城逃走；赵匡凝上表请以他的弟弟赵匡明担任荆南留后。当时昭宗势微力弱，各道的贡品赋税多不缴纳，只有赵匡明兄弟派人运送京师，从不间断。

杨行密求兵于钱，遣方永珍屯润州，从弟镒屯宣州；又遣指挥使杨习攻睦州。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向镇海节度使钱请求派兵援助，钱派遣方永珍率兵驻扎润州，堂弟钱镒率兵驻扎宣州，又派遣指挥使杨习率兵攻打睦州。

凤翔、州屡出兵近京畿，朱全忠疑其复有劫迁之谋，十一月，发骑兵屯河中。

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州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屡次出兵逼近京畿，朱全忠怀疑他们又有劫持昭宗迁往凤翔的图谋，于十一月派遣骑兵驻扎河中。

十二月，乙亥，田帅死士数百出战，台阳退以示弱。兵逾濠而斗，急击之；不胜，还走城，桥陷坠马，斩之。其众犹战，以首示之，乃溃，遂克宣州。

十二月乙亥（初九），宁国节度使田率领敢死队数百人出战，台假装退走表示软弱。田的军队越过护城河战斗，台急速反击。田不能取胜，往回逃跑进城，桥梁陷落，掉下马来，被斩首。田的敢死队仍在战斗，见到田的首级，这才溃散，台于是攻克宣州。

初，行密与同闾里，少相善，约为兄弟，及首至广陵，行密视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与诸子皆以子孙礼事之。

当初，杨行密与田同乡里，年轻时相好，结为兄弟。等到田的首级送到广陵，杨行密看着不禁潸然泪下。于是，杨行密赦免田的母亲殷氏，并与自己的儿子们以子孙之礼侍奉她。

行密以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让不拜。宣州长史骆知祥善治金谷，观察牙推沈文昌为文精敏，尝为草檄骂行密，行密以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文昌为节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

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宁国节度使，李神福因杜洪还没有平定，坚决辞让，没有接受。宣州长史合肥骆知祥善于管理钱粮，观察牙推沈文昌作文精致敏捷，曾经为田起草檄文大骂杨行密。杨行密骆知祥为淮南支计官，沈文昌为节度牙推。沈文昌是湖州人。

初，每战不胜，辄欲杀钱传，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师从常保护之。师从，合肥人，之妇弟也。败，传归杭州，钱以师从为镇东都虞候。

当初，田多次攻战都不能取胜，就想杀死钱传，他的母亲及宣州都虞候郭师从经常保护他。郭师从是合肥人，田的妻弟。田失败被杀，钱传回杭州，钱任命郭师从为镇东都虞候。

辛巳，以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损，及之从曾孙也。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罢为左仆射。

辛巳（十五日），朝廷任命礼部尚书独孤损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是独孤及的从曾孙。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裴枢被免职降为左仆射。

左仆射致仕张浚居长水，王师范之举兵，浚豫其谋。朱全忠将谋篡夺，恐浚扇动藩镇，讽张全义使图之。丙申，全义遣牙将杨麟将兵诈为劫盗，围其墅而杀之。永宁县吏叶彦素为浚所厚，知麟将至，密告浚子格曰：“相公祸不可免，郎君宜自为谋。”浚谓格曰：“汝留则俱死，去则遗种。”格哭拜而去，叶彦帅义士三十人送之渡汉而还，格遂自荆南入蜀。

告老退休的左仆射张浚住在长水，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当初发兵进攻朱全忠，张浚曾参与谋划。朱全忠将篡夺帝位，恐怕张浚煽动藩镇反对，就示意佑国节度使张全义设法除掉他。丙申（三十日），张全义派遣牙将杨麟率兵假装劫盗，包围张浚的别墅，把他杀死。永宁县吏叶彦一直受到张浚的厚待，知道杨麟将要到来，秘密告诉张浚的儿子张格说：“相公祸不可免，你应当自己谋求生路。”张浚对张格说：“你留下来就要一同死，逃走还可以传种接代。”张格哭着拜辞而去，叶彦率领义士三十人护送他渡过汉水而返回，张格于是自荆南入蜀。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常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击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饥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契丹王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渝关，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伪与之和，设幄犒飨于城外，酒酣，伏兵执之以入。虏众大哭，契丹以重赂请于仁恭，然后归之。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熟悉契丹的情况，常选将练兵，趁着秋季深入，越过摘星岭发动攻击，契丹惧怕。每到霜降，刘仁恭就派人焚烧塞下野草，契丹的马多饿死，契丹常用良马贿赂刘仁恭来买牧地。契丹王耶律阿保机派遣他的妻兄述律阿钵率领一万骑兵侵犯渝关，刘仁恭派遣他的儿子对刘守光驻守平州。刘守光假装与述律阿钵和好，在城外设置帐篷，犒劳招待他；酒喝得正畅快，埋伏的兵士把述律阿钵抓入城中，契丹部众大哭。契丹王用丰厚的财物向刘仁恭请求，然后得以返归。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诛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贞，并吞关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夺之志。胤惧，与全忠外虽亲厚，私心渐异，乃谓全忠曰：“长官密迩茂贞，不可不为守御之备。六军十二卫，但有空名，请召募以实之，使公无西顾之忧。”全忠知其意，曲从之，阴使麾下壮士应募以察其变。胤不之知，与郑元规等缮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伦死，全忠益疑胤，且欲迁天子都洛，恐胤立异。

当初，崔胤借助朱全忠的兵力来诛杀宦官，朱全忠已经打败李茂贞，并吞了关中，声威震动天下，于是有篡夺帝位的志向。崔胤大惧，与朱全忠表面上虽然亲厚，内心里渐渐背离，于是对朱全忠说：“长安靠近李茂贞，不可不做守御的准备。六军十二卫，只有空名，请召募补足，使您没有西顾的忧虑。”朱全忠知道他的意图，勉强依从他，暗地里让部下壮士应募来观察他的变化。崔胤不知道其中的情由，与郑元规等整治兵器，日夜不停。等到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摔死，朱全忠更加怀疑崔胤，并且想劫持昭宗迁都洛阳，恐怕崔胤另立异论阻止。

天元年（甲子、904 ）

天元年（甲子，公元904 年）

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并其党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皆请诛之。乙巳，诏责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贬元规循州司户，班凑州司户。丙午，下诏罪状胤等；以裴枢判左三军事、充盐铁转运使，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纵遣之。以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并同平章事。璨，公绰之从孙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以兵围胤第，杀胤及郑元规、陈班并胤所亲厚者数人。

春季，正月，朱全忠上密表揭发司徒兼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充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连同他的党羽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奏请全部处死。乙巳（初九），昭宗颁布诏令，谴责并改授崔胤为太子少傅、分司，贬郑元规为循州司户，陈班为溱州司户。丙午（初十），昭宗颁下诏令，公布崔胤等的罪状；任命裴枢判左三军事、充盐铁转运使，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崔胤召募的兵士一并放走遣返；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遣柳璨为右谏议大夫，都为同平章事。柳璨是柳公绰的从孙。戊申（十二日），朱全忠密令宿卫都指挥使朱友谅率兵包围崔胤的住宅，杀死崔胤及郑元规、陈班以及崔胤的亲信数人。

初，上在华州，朱全忠屡表请上迁都洛阳，上虽不许，全忠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官室。

当初，昭宗在华州，朱全忠屡次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昭宗虽然没有允许，朱全忠却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

全忠之克州也，质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妻子于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归之。崇本怒，使谓李茂贞曰：“唐宝将灭，父何忍坐视之乎！”遂相与连兵侵逼京畿，复姓名为李继徽。

朱全忠攻克州的时候，将静难军节度使杨崇本的妻子作为人质留在河中。杨崇本的妻子容貌美丽，朱全忠与她通奸，不久把她归还杨崇本。杨崇本知情大怒，派遣使者对李茂贞说：“唐室将要灭亡，父亲怎么忍心坐视唐室灭亡呢！”于是，杨崇本与李茂贞联合出兵侵逼京畿，又恢复姓名为李继徽。

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节，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

己酉（十三日），朱全忠率兵驻扎河中。丁巳（二十一日），昭宗在延禧楼，朱全忠派遣牙将寇彦卿捧着奏表，称州、岐州的军队已经逼近京城管区，请昭宗迁都洛阳；等到昭宗下楼，裴枢已经收到朱全忠迁都的文书，催促文武百官东行。戊午（二十二日），被驱赶迁徙的士人百姓，号哭满路，大骂道：“贼臣崔胤召朱温前来颠覆社稷，使我们颠沛流离到这种地步！”扶老携幼鱼贯而行，一个多月没断。

壬戌，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壬戌（二十六日），昭宗从长安出发，朱全忠任命他的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的宫室、官署及民间房舍，取出木材，抛入渭河之中，顺黄河漂浮东下，长安自此成为废墟了。

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

朱全忠征发河南、河北各镇民夫工匠数万人，命令东都留后张全义建造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归附朱全忠的，都运送钱物到洛阳来帮助修建。

甲子，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馆于兴德宫，谓侍臣曰：“鄙语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视。

甲子（二十八日），昭宗到达华州，百姓夹道呼万岁，昭宗哭着对他们说：“不要呼万岁，朕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当晚，昭宗在兴德宫住宿，对侍臣说：“俗语说：”纥干山头冻得要死的山雀，为什么不飞到能够活的地方去快乐。‘朕今东奔西走，行止无定，不知道究竟流落到哪里！“因此哭湿了衣襟，左右的人不能抬头仰视。

二月，乙亥，车驾至陕，以东都官室未成，驻留于陕。丙子，全忠自河中来朝，上延全忠入寝室见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妇委身全忠矣！”

二月乙亥（初十），昭宗到达陕州，因为东都洛阳的宫室还没有建成，就在陕州停留暂住。丙子（二十一日），朱全忠从河中前来朝见，昭宗邀请朱全忠进寝室见何皇后，何皇后哭着说：“自今我们夫妇托身给全忠了！”

甲申，立皇子祯为端王，祈为丰王，福为和王，禧为登王，为嘉王。

甲申（二十九日），昭宗立皇子李祯为端王，李祈为丰王，李福为和王，李禧为登王，李为嘉王。

上遣间使以御札告难于王建，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祜为北路行营指挥使，将兵会凤翔兵迎车驾，至兴平，遇汴兵，不得进而还。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车驾还长安表闻。”

昭宗派遣密使拿着亲笔信札向西川节度使王建通报危难。王建以邛州刺史王宗为北路行营指挥使，率兵会同凤翔的军队迎接昭宗，到达兴平后，遭遇汴州军队，不能前进而返回。王建开始自用墨笔手令任命官员，说：“等候陛下回到长安再上表奏报。”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临幸。乙卯，全忠辞上，先赴洛阳督修宫室。上与之宴群臣，既罢，上独留全忠及忠武节度使韩建饮，皇后出，自捧玉以饮全忠，晋国夫人可证附上耳语。建蹑全忠足，全忠以为图己，不饮，阳醉而出。全忠奏以长安为佑国军，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以郑州刺史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

三月丁未（十二日），昭宗任命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癸丑（十八日），朱全忠在私宅摆设酒筵，邀请昭宗前去赴宴。乙卯（二十日），朱全忠辞别昭宗，先往洛阳去监督修建宫室。昭宗与他一同宴请群臣，宴会散后，昭宗只留下朱全忠及忠武节度使韩建继续饮酒，何皇后走出，亲自捧着玉杯请朱全忠喝，晋国夫人可证贴着昭宗耳朵说话。韩建踩朱全忠的脚，朱全忠以为暗算自己，便不喝，假装喝醉而离去。朱全忠奏请将长安改为佑国军，任命韩建为佑国节度使，任命郑州刺命名刘知俊为匡国节度使。

丁巳，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丁巳（二十二日），昭宗又派遣密使以绢写诏令向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告急，命令他们纠集统帅藩镇来设法匡复国家，诏令说：“朕到洛阳，就被朱全忠幽禁了，诏令敕书都出自他的手，朕意不再能够传达了！”

杨行密遣钱传及其妇并顾全武归钱唐。

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送钱传及他的妻子并顾全武回钱塘。

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复将兵击杜洪。朱全忠遣使诣行密，请舍鄂岳，复修旧好。行密报曰：“俟天子还长安，然后罢兵修好。”

杨行密以淮南行军司马李神福为鄂岳招讨使，再次率兵攻击杜洪。朱全忠派遣使者谒见杨行密，请他舍弃鄂岳，恢复旧时的友好。杨行密答复说：“等天子回到长安，然后停止攻战重修和好。”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阳官室已成，请车驾早发，表章相继。上屡遣宫人谕以皇后新产，未任进路，请俟十月东行。全忠疑上徘徊俟变，怒甚，谓牙将寇彦卿曰：“汝速至陕，即日促官家发来！”闰月，丁酉，车驾发陕；壬寅，全忠逆于新安。上之在陕也，司天监奏：“星气有变，期在今秋，不利东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医官许昭远告医官使阎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悉收杀之。

夏季，四月辛巳（十六日），朱全忠奏报洛阳宫室已经建成，请昭宗车驾早日出发，表章接连不断，一再催促。昭宗屡次派遣宫人告诉他皇后刚生婴儿，不能登路，请等到十月东去洛阳。朱全忠怀疑昭宗故意徘徊不前等待事变，勃然大怒，对牙将寇彦卿说：“你速到陕州，即日催促天子出发前来！”闰四月丁酉（初三），昭宗从陕州出发；壬寅（初八），朱全忠迎于新安。昭宗在陕州的时候，司天监曾经奏称：“星气有变化，时间在今年秋天，东行不利。”所以昭宗想要在十月前往洛阳。到这个时候，朱全忠命医官许昭远告发医官使阎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证等谋害元帅朱全忠，于是把他们全都拘捕杀死。

癸卯，上憩于水。自崔胤之死，六军散亡俱尽，所余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从上而东。全忠犹忌之，为设食于幄，尽缢杀之，豫选二百余人大小相类者，衣其衣服，代之侍卫。上初不觉，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癸卯（初九），昭宗在水边休息。自崔胤被杀之后，六军全都逃散，余下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二百余人，跟从昭宗来东行。朱全忠还忌恨他们，就在帷幄中为他们设置食物，把他们全部勒死。预先挑选大小相似的二百余人，穿上他们的衣服，代替他们侍从护卫。昭宗开始没有察觉，过了几天才发觉。从此，昭宗左右的管事调遣全是朱全忠的人了。

甲辰，车驾发水，入宫，御正殿，受朝驾，乙巳，御光政门，赦天下，改元。更命陕州曰兴唐府。诏讨李茂贞、杨崇本。

甲辰（初十），昭宗从水出发，进入皇宫升座正殿，接受朝驾。乙巳（十一日），昭宗至光政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元年，将陕州改名为兴唐府；颁布诏令讨伐李茂贞、杨崇本。

戊申，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以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以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又征武宁留后朱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典宿卫，皆全忠之腹心也。

戊申（十四日），敕命宫内各司只留宣徽两院、小马坊、丰德库、御厨、客省、阁门、飞龙、庄宅等九使外，其余都停止废除，仍旧不让内夫人充任各司使。任命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任街使；任命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双征召武宁留后未友恭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主管宫中值宿警卫。他们都是朱全忠的心腹亲信。

癸丑，以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

癸丑（十九日），朝廷任命张全义为天平节度使。

乙卯，以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乙卯（二十一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护国、宣武、宣义、忠武四镇节度使。

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钱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

镇海、镇东节度使越王钱求封吴越王；朝廷没有应允。朱全忠在主管官员面前为钱说情，于是改封钱为吴王。

更命魏博曰天雄军。癸亥，进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爵邺王。

朝廷将魏博改名为天雄军。癸亥（二十九日），天雄节度使长沙郡王罗绍威进爵为邺王。

第二百六十五卷

唐纪八十一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元年（子、904 ）

唐纪八十一唐昭宗天元年（甲子，公元904 年）

五月，丙寅，加河阳节度使张汉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初二），朝廷加授河阳节度使张汉瑜为同平章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于崇勋殿，既罢，复召全忠宴于内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来，可令敬翔来。”全忠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东还；乙亥，至大梁。

昭宗在崇政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宴席散后，昭宗又召朱全忠进内殿饮宴；朱全忠怀疑昭宗要谋害自己，不进去。昭宗说：“朱全忠不想来，可以让敬翔进来。”朱全忠指使敬翔离去，说：“敬翔也醉了。”辛未（初七），朱全忠东归；乙亥（十一日），朱全忠回到大梁。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水军上峡攻王建夔州，知渝州王宗阮等击败之。万州刺史张武作铁绝江中流，立栅于两端，谓之“锁峡”。

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水军溯流上三峡，攻打王建所辖之夔州，主持渝州事务的王宗阮等将他们打败。万州刺史张武作粗铁绳断绝长江水流中央的航道，在两端设立栅栏，称为“锁峡”。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檄合兵以讨朱全忠；全忠以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将步骑击之；命保大节度使刘弃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讨茂贞等；秋，七月，甲子，过东都入见；壬申，至河中。

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传布檄文合兵讨伐朱全忠。朱全忠任命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攻击岐州、州；命令保大节度使刘放弃州，带兵前往同州驻扎。癸丑（二十日），朱全忠统帅大军自大梁出发，向西讨伐李茂贞等。秋季，七月甲子（初二），朱全忠路过东都洛阳，入城朝见昭宗；壬申（初十），到达河中。

西川诸将劝王建乘李茂贞之衰，攻取凤翔。建以问节度判官冯涓，涓曰：“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场，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建曰：“善！茂贞虽庸才，然有强悍之名，远近畏之，与全忠力争则不足，自守则有余，使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与茂贞修好。丙子，茂贞遣判官赵多如西川，为其侄天雄节度使继勋求婚；建以女妻之。茂贞数求货及甲兵于建，建皆与之。

西川诸将劝节度使王建乘李茂贞衰弱的机会，攻取凤翔。王建为此询问节度判官冯涓，冯涓说：“战争是凶器，残害百姓，耗损钱财，因此，不应穷兵黩武。现在大梁朱全忠、晋阳李克用两虎相争，势不两立，如果朱全忠、李克用的两支军队合而为一，发兵攻蜀，虽然诸葛亮再生，也是不能抵挡的。凤翔是蜀的屏障，不如与李茂贞和睦亲善，结为婚姻，无事就致力农业生产，操练军队，保卫巩固边界，有事就察看时机，看准破绽而行动，可以万无一失。”王建说：“好！李茂贞虽然是个庸才，然而有勇猛无所顾忌的名声，远近都怕他，与朱全忠拼力抗争虽不足，但保卫自己却有余，使他作为我的屏障，得利很多啊！”于是，与李茂贞建立亲善关系。丙子（十四日），李茂贞派遣判官赵前往西川，替他的侄子天雄节度使李继勋求婚；王建把女儿嫁给李继勋为妻。李茂贞屡次向王建求索财物及铠甲兵器，王建都给了他。

王建赋敛重，人莫改言。冯涓因建生日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建愧谢曰：“如君忠谏，功业何忧！”赐之金帛。自是赋敛稍损。

王建征收赋税很重，没有人敢说。冯涓借王建的生日进献颂词，先赞美他的功德，后陈述百姓的困苦。王建看了非常惭愧，致谢说：“像您这样忠言直谏，成就功业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赏赐给冯涓金帛。从此赋税稍有减少。

初，朱全忠自凤翔迎车驾还，见德王裕眉目疏秀，且年齿已壮，恶之，私谓崔胤曰：“德王尝奸帝位，岂可复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问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间，臣安敢窃议，此崔胤卖臣耳。”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终日沈饮，或相对涕泣。全忠使枢密使蒋玄晖伺察帝，动静皆知之。帝从容谓玄晖曰：“德王朕之爱子，全忠何故坚欲杀之？”因泣下，啮中指血流。玄晖具以语全忠，全忠愈不自安。

当初，朱全忠自凤翔迎接昭宗车驾返回长安，见德王李裕眉目清秀，并且已经成年，很厌恶他，私下对崔胤说：“德王曾经窃据帝位，哪里能够再留下！您为什么不向陛下说！”崔胤把朱全忠的话向昭宗说了。昭宗问朱全忠，朱全忠说：“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我怎么敢私下议论，这是崔胤出卖我罢了。”昭宗自从离开长安，每天忧虑发生意外事变，整天与何皇后沉湎酒中，或者相对哭泣。朱全忠让枢密使蒋玄晖侦察昭宗的言行，昭宗的动静他都知道。昭宗从容对蒋玄晖说：“德王是朕的爱子，朱全忠为什么一定要杀他？”因此落泪，咬中指流血不止。蒋玄晖将此情形详细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更加不安。

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全忠方引兵西讨，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谋禅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阳，与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图之。

当时，李茂贞、杨崇本、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往来传移檄文，都以兴复皇室为辞。朱全忠正在率领军队向西讨伐岐州、州，因昭宗有英武之气，恐怕宫中产生变故，想要另立幼君，以谋求禅让取代。于是，朱全忠派遣判官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谋划。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门，言军前有急奏，欲面见帝。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曰：“急奏何以兵为？”史太杀之。玄晖问：“至尊安在？”昭仪李渐荣临轩呼曰：“宁杀我曹，勿伤大家！”帝方醉，遽起，单衣绕柱走，史太追而弑之。渐荣以身蔽帝，太亦杀之。又欲杀何后，后求哀于玄晖，乃释之。

八月壬寅（十一日），昭宗在何皇后殿内，枢密使蒋玄晖选择龙武牙官史太等一百人，在夜里敲击宫门，说军事前线有急事奏报，要面见昭宗。夫人裴贞一开门见兵士，说：“有急事奏报用兵士做什么？”史太杀了她。蒋玄晖问：“陛下在哪里？”昭仪李渐荣对窗大叫道：“宁可杀了我们，不要伤害陛下！”昭宗刚醉，急忙起来，穿着单衣绕柱逃跑，史太追上并把他杀死。李渐荣用身体遮挡昭宗，史太也杀了她。史太又要杀何皇后，何皇后向蒋玄晖哀求，才放了她。

癸卯，蒋玄晖矫诏称李渐荣、裴贞一弑逆，宜立辉王祚为皇太子，更名，监军国事。又矫皇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宫中恐惧，不敢出声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

癸卯（十二日），蒋玄晖假造诏令，称李渐荣、裴贞一谋杀昭宗，应该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李，代理军国政事。又假传皇后令，太子于灵柩前即位。宫中一片恐惧气氛，不敢哭出声来。丙午（十五日），昭宣帝即位，时年十三岁。

李克用复以张承业为监军。

李克用再以张承业为监军。

淮南将李神福攻鄂州未下，会疾病，还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神福寻卒。宣州观察使台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谓渥曰：“王寝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谋。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书，慎无亟来！”渥泣谢而行。

淮南将领李神福攻打鄂州，没有攻克，适逢病重，回广陵，杨行密以舒州团练使泌阳刘存代为招讨使；李神福不久就死了。宣州观察使台去世，杨行密以自己的儿子牙内诸军使杨渥为宣州观察使。右牙都指挥使徐温对杨渥说：“吴王卧病，而令嫡子出藩，这一定是奸臣的阴谋。他日召您回来，不是我派遣的使者及吴王的令书，千万不要立即回来！”杨渥哭着道谢，就上路了。

九月，己巳，尊皇后为皇太后。

九月己巳（初八），昭宣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屯永寿，南至骆谷，凤翔、宁兵竟不出。辛未，东还。

朱全忠率领的军队北边驻扎永寿，南边到达骆谷，凤翔、宁的军队竟不出战。辛未（初十），朱全忠率兵东还。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冬季，十月，辛卯朔（初一），出现日食。

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请讨贼。先是，护驾军士有掠米于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士卒，侵扰市肆，友恭贬崖州司户，复姓名李彦威，叔琮贬白州司户，寻皆赐自尽。彦威临刑大呼曰：“卖我以塞天下之谤，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后乎！”

朱全忠听到朱友恭等杀死昭宗的消息，假装震惊，放声大哭，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奴才们害死我了，让我千秋万代蒙受恶名！”癸巳（初三），朱全忠到达东都洛阳，伏在昭宗的灵柩上恸哭流涕；又进见昭宣帝，自陈杀死昭宗不是自己的心意，请求讨伐乱臣贼子。在这之先，护卫皇帝的军士有在市上抢米的，甲午（初四），朱全忠奏参朱友恭、氏叔琮不能约束士卒，侵扰街市店铺，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马，恢复原姓名李彦威，氏叔琮贬为白州司马，不久都赐令自尽。李彦威自杀前大声呼喊说：“出卖我来堵塞天下的指责，但拿鬼神怎么办！如此行事，还指望有后代吗！”

丙申，天平节度使张全义来朝。丁酉，复以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以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全忠辞赴镇，庚戌，至大梁。

丙申（初六），平天节度使张全义来朝见。丁酉（初七），又任命朱全忠为宣武、护国、宣义、天平节度使；任命张全义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乙巳（十五日），朱全忠辞别前往藩镇，庚戌（二十日）到大梁。

镇国节度使朱友裕薨于梨园。

镇国节度使朱友裕在梨园行营去世。

光州叛杨行密，降朱全忠，行密遣兵围之，与鄂州皆告急于全忠。十一月，戊辰，全忠自将五万自颍州济淮，军于霍丘，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释光州之围还广陵，按兵不出战，全忠分命诸将大掠淮南以困之。

光州背叛杨行密，投降朱全忠，杨行密派遣军队包围光州。光州与鄂州都向朱全忠告急。十一月戊辰（初八），朱全忠亲自统帅五万军队自颍州渡过淮河，在霍丘驻扎，分派军队救援鄂州。淮南军队解除对光州的包围返回广陵，按兵不出来迎战，朱全忠分派诸将大肆虏掠淮南来让广陵陷于困境。

钱潜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刺史陈璋，事泄；十二月，璋斩让而叛，降于杨行密。

钱暗中派遣衢州罗城使叶让杀死衢州刺史陈璋，事情泄露。十二月，陈璋斩杀叶让而背叛钱，投降杨行密。

初，马殷弟，性沈勇，事孙儒，为百胜指挥使；儒死，事杨行密，屡有功，迁黑指挥使。行密尝从容问其兄弟，乃知为殷之弟，大惊曰：“吾常怪汝器度瑰伟，果非常人。当遣汝归。”泣辞曰：“淮西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任之；湖南地近，尝得兄声问，事大王久，不愿归也。”行密固遣之。是岁，归长沙，行密亲饯之郊。

当初，武安节度使马殷的弟弟马，生性沉着勇敢，侍奉孙儒，任百胜指挥使。孙儒死后，侍奉杨行密，屡次立有战功，升任黑云指挥使。杨行密曾无意中询问他的兄弟，才知道是马殷的弟弟，大为惊讶，说：“我常常奇怪你的器度奇特，果然不是平常的人。应当让你回去。”马哭着推辞说：“我是淮西的残兵，大王不杀而宠信任用。湖南离此不远，曾经得到哥哥的问讯，我侍奉大王已经很久，不愿意回去了。”杨行密坚决让他回去。这一年，马回长沙，杨行密亲自到郊外为他饯行。

到长沙，殷表为节度副使。他日，殷议入贡天子，曰：“杨王地广兵强，与吾邻接，不若与之结好，大可以为缓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

马到长沙，马殷上表请任马为节度副使。有一天，马殷与马商议向皇上进贡的事，马说：“杨王地广兵强，与我疆界接连，不如与他结为友好，从大处说可以作为缓急之援，从小处讲可以有通商旅之利。”马殷变色说：“杨王不侍奉天子，一旦朝廷发兵讨伐，罪将涉及我们。你放弃这种主张，不要为我招祸！”

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遗表荐副使刘隐权留后，朝廷以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远至江陵，闻岭南多盗，且畏隐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远还。隐遣使以重赂结朱全忠，乃奏以隐为清海节度使。

当初，清海节度使徐彦若临终上表荐举副使刘隐代理留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清海节度使。崔远到达江陵，听说岭南盗贼很多，并且畏惧刘隐不接受替代，不敢前进，朝廷召崔远回京师。刘隐派遣使者用重贿交结朱全忠，朱全忠于是奏请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

昭宣光烈孝皇帝天二年（乙丑、905 ）

唐昭宣帝天二年（乙丑，公元905 年）

春，正月，朱全忠遣诸将进兵逼寿州。

春季，正月，朱全忠派遣诸将率兵进逼寿州。

润州团练使安仁义勇决得士心，故淮南将王茂章攻之，逾年不克。杨行密使谓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归，当以汝为行军副使，但不掌兵耳。”仁义不从。茂章为地道入城，遂克之。仁义举族登楼，众不敢逼。先是攻城诸将见仁义辄骂之，惟李德诚不然，至是仁义召德诚登楼；谓曰：“汝有礼，吾今以为汝功。”且以爱妾赠之。德诚掖之而下，并其子斩于广陵市。

润州团练安仁义勇敢决断，深得军心，所以淮南将领王茂章攻打润州，过了一年没有攻克。杨行密派遣使者对安仁义说：“你的功劳我不会忘记，能够自缚归来，当让你任行军副使，只是不掌兵权罢了。”安仁义没有投降。王茂章挖地道进城，于是占领了润州。安仁义带全族上楼，众人不敢逼近。此前，攻城各将领望见安仁义就骂他，只有李德诚不这样，到这时，安仁义召李德诚登楼，对他说：“你有礼貌，我现在把功劳给你。”并且把自己的爱妾赠送给他。于是，把弓箭扔在地上。李德诚夹着安仁义下楼，连同他的儿子在广陵街市斩首。

两浙兵围陈询于睦州，杨行密遣西南招讨使陶雅将兵救之；军中夜惊，士卒多逾垒亡去，左右及裨将韩球奔告之，雅安卧不应，须臾自定，亡者皆还。钱遣其从弟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御之，为雅所败，虏镒及球以归。

两浙军队在睦州把陈询包围，杨行密派遣西南招讨使陶雅率领军队前去救援。陶雅的军营中夜里受惊，许多士卒越过营垒逃走，左右及裨将韩球跑来报告陶雅，陶雅安睡不理。片刻便自行安定，逃走的士卒都回来了。钱派遣他的堂弟钱镒及指挥使顾全武、王球抵御，被陶雅打败，俘虏钱镒及王球返回广陵。

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师范。

庚午（十一日），朱全忠任命李振主持青州事务，替代王师范。

全忠围寿州，州人闭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归，二月辛卯，至大梁。

朱全忠包围寿州，州人关闭营垒不出战。朱全忠于是从霍丘带兵回去，二月辛卯（初二）到大梁。

李振至青州，王师范举族西迁，至濮阳，素服乘驴而进；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为青州留后。

李振到青州，王师范全族西迁，到濮阳，换上素服骑驴前进。到达大梁，朱全忠以客人对待。上表请任李振为青州留后。

戊戌，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为太师，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戆朴无能，先领安南，全忠自请罢之。

戊戌（初九），朝廷以安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全昱为太师，退休。朱全昱是朱全忠的哥哥，戆厚朴实，没有能力，先兼任安南，朱全忠自己请求罢免他。

是日社，全忠使蒋玄晖邀昭宗诸子德王裕、棣王、虔王禊、沂王、遂王、景王秘、祁王琪、雅王、琼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缢杀之，投尸池中。

这一天是社日，朱全忠让蒋玄晖邀请唐昭宗诸子德王李裕、棣王李、虔王李禊、沂王李、遂王李、景王李秘、祁王李琪、雅王李、琼王李祥，在九曲池摆酒，喝得酣醉，把他们全都勒死，抛尸九曲池中。

朱全忠遣其将曹延祚将兵与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将刘存攻拔之，执洪、延祚及汴兵千余人送广陵，悉诛之。行密以存为鄂岳观察使。

朱全忠派遣他的部将曹延祚率领军队与杜洪共同守卫鄂州。庚子（十一日），淮南将领刘存攻取鄂州，生擒杜洪、曹延祚及汴州兵士一千余人送往广陵，把他们全部杀死。杨行密任命刘存为鄂岳观察使。

已酉，葬圣穆景文孝皇帝于和陵，庙号昭宗。

已酉（二十日），将圣穆景文孝皇帝葬于和陵，庙号昭宗。

三月，庚午，以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三月庚午（十一日），朝廷任命王师范为河阳节度使。

戊寅，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并罢政事。

戊寅（十九日），朝廷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独孤损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任命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二十五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枢为左仆射，崔远为右仆射，一并停止参与政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为宰相，性倾巧轻佻。时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枢、崔远、独孤损皆朝廷宿望，意轻之，璨以为憾。和王傅张廷范，本优人，有宠于全忠，奏以为太常卿。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何藉乐卿！恐非元帅之旨。”持之不下。全忠闻之，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久浮薄之党；观此议论，本态露矣。”璨因此并远、损谮于全忠，故三人皆罢。

起初，柳璨中进士，不到四年升为宰相，生性乘巧轻浮。当时皇上左右都是朱全忠的亲信，柳璨想尽办法去侍奉他们。同时位列宰相的裴枢、崔远、独孤损都是朝廷素负重望的人，心中看轻他，柳璨以此怀恨在心。和王李福的师傅张廷范本是戏子，朱全忠宠爱信任他，柳璨奏请任命他为太常卿。裴枢说：“张廷范是有功劳的大臣，有方镇来安置他，何必给他掌管礼乐的太常卿！恐怕不是元帅的意思。”相持不下，朱全忠听到这些话，对宾客僚佐说：“我常认为裴十四的器量见识真诚纯粹，不入轻浮浅薄之流，观此议论，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了。”柳璨借此在朱全忠面前诬陷裴枢以及崔远、独孤损，所以三人都被罢去宰相之职。

以吏部侍郎杨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孙也。为人和厚恭谦，闻当为相，与家人相泣，谓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为汝累。”

朝廷任命吏部侍郎杨涉为同平章事。杨涉是杨收的孙子。为人和平宽厚，恭敬谨慎，听到任为宰相，与家里人相对哭泣，对他的儿子杨凝式说：“这是我家的不幸，一定成为你的连累。”

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同平章事。

清海节度使刘隐加封同平章事。

壬辰，河东都押牙盖寓卒，遗书劝李克用省营缮，薄赋敛，求贤俊。

壬辰，（疑误），河东都押牙盖寓死，遗书劝李克用减少营建工程，减轻赋税，征求贤才。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

夏季，四月庚子（十二日），有彗星从西北方出现。

淮南将陶雅会衢、睦兵攻婺州，钱使其弟镖将兵救之。

淮南将领陶雅会同衢州、睦州的军队攻打婺州，钱派遣他的弟弟钱镖率兵前去救援。

五月，礼院奏，皇帝登位应祀南效；敕用十月甲午行之。

五月，礼院上奏，皇帝登位应该祭祀南郊；敕令在十月甲午（初九）举行。

乙丑，彗星长竟天。

乙丑（初七），彗星尾长贯穿天空。

柳璨恃朱全忠之势，恣为威福。会有星变，占者曰：“君臣俱灾，宜诛杀以应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聚徙横议，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灾异。”李振亦言于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寇浮薄之徙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全忠以为然。癸酉，贬独孤损为隶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贬吏部尚书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贬太子太保致仕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自馀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辛巳，再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柳璨仗恃朱全忠的势力，恣意作威作福。适逢有彗星出现，占卜的人说：“君臣都有灾祸，应该诛杀以应天意。”柳璨因此向朱全忠上书列举他平日所不喜欢的人说：“这些人都聚集同伙横加议论，怨恨不满，应该拿他们遏止灾祸。”李振也对朱全忠说：“朝政不能治理的缘故，确实是由于官员中的轻浮浅薄之徙紊乱法纪；况且大王想要图谋大事，这些人都是朝廷中难于制服的人，不如全部除去他们。”朱全忠以为是这样。癸丑（十五日），贬独孤损为棣州刺史，裴枢为登州刺史，崔远为莱州刺史。乙亥（十七日），贬吏部尚书陆为濮州司户，工部尚书王溥为淄州司户。庚辰（二十二日），贬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赵崇为曹州司户，兵部侍郎王赞为潍州司户。其余或者豪门贵胄，或者科举及第，在三省台阁任职，以名节自居，声誉政迹稍为显著的人，都被指为轻浮浅薄，贬官驱逐连日不断，朝中官员为之一空。辛巳（二十三日），又贬裴枢为泷州司户，独孤损为琼州司户，崔远为白州司户。

甲申，忠义节度使赵匡凝遣使修好于王建。

甲申（二十六日），忠义节度使赵匡凝派遣使者与王建和好。

六月，戊子朔，敕裴枢、独孤损、崔远、陆、王溥、赵崇、王赞等并所在赐自尽。

六月戊子朔（初一），敕令裴枢、独孤损、崔远、陆、王溥、赵崇、王赞等同时在当地赐令自杀。

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

当时朱全忠把裴枢等人及被贬斥的朝中官员三十余人聚集在滑州白马驿，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部杀死，将尸体抛入黄河。起初，李振屡次参加进士考试，结果不中，所以很嫉妒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朱全忠说：“这些人常自称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入黄河，使他们成为浊流！”朱全忠笑着依从了李振。

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窜逐者，时人谓之鸱枭。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李振每次从汴州到洛阳，朝廷一定有被放逐的官员，当时人称他为猫头鹰。每见朝中的官员，都是颐指气使，旁若无人。

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暮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

朱全忠曾经与属官及游客坐在大柳树下面，朱全忠自言自语地说：“这株柳树适宜于做车毂。”属官没有响应。有几个游客起身响应说：“适宜做车毂。”朱全忠勃然大怒，声音严厉地说：“书生之辈喜好顺口附和以玩弄人，都像这样！车毂必须用榆木制作，柳木岂能制作！”环视左右的人说：“还等待什么！”左右数十人，拉出说“适宜做车毂”的游客全部打死。

已丑，司空致仕裴贽贬青州司户，寻赐死。

已丑（初二），辞官家居的司空裴贽，被贬为青州司户，不久赐死。

柳璨馀怒所注，犹不啻十数，张文蔚力解之，乃止。

柳璨余怒所注视的人，还不止数十人，张文蔚尽力排解，才停止。

时士大夫避乱，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县督遣，无得稽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孙也，去官居平泉庄，诏下未至，责授卫尉寺主簿。

当时士大夫躲避祸乱，多不到朝廷来。壬辰（初五），敕令所在州县督催遣送他们到东都洛阳来，不得滞留。前司勋员外郎李延古是李德裕的孙子，离官住在河南府的平泉庄，诏令下达后没有到洛阳来，戊申（二十一日）责授卫尉寺主簿。

秋，七月，癸亥，太子宾客致仕柳逊贬曹州司马。

秋季，七月癸亥（初六），以太子宾客退休的柳逊被贬为曹州司马。

庚午夜，天雄牙将李公与牙军谋乱，罗绍威觉之；公焚府舍，剽掠，奔沧州。

庚午（十三日）夜里，天雄牙将李公与牙军谋划作乱，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察觉了他们的活动；李公焚烧节度使府舍，抢劫虏掠，逃奔沧州。

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将兵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于金州。

八月，王建派遣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宗贺等率兵在金州攻击昭信节度使冯行袭。

朱全忠以赵匡凝东与杨行密交通，西与王建结婚，乙未，遣武宁节度使杨帅厚将兵击之；已亥，全忠以大军继之。

朱全忠因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东面与杨行密彼此相通，西面与王建结为婚姻，乙未（初九），派遣武宁节度使杨师厚率军前去攻打他；已亥（十三日），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随后前进。

处州刺史卢约使其弟佶攻陷温州，张惠奔福州。

处州刺史卢约派遣他的弟弟卢佶攻下温州，张惠逃奔福州。

钱遣方永珍救婺州。

钱派遣方永珍救援婺州。

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示屡征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征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图，临淮人也。

起初，礼部员外郎和制诰司空图放弃官职住在虞乡王官谷，唐昭宗屡次征召他，都不出来做官。柳璨用诏书征召他，司空图害怕，到洛阳入朝进见，假装是衰老粗野，朝芴掉落，丧失仪态。柳璨于是又颁下诏书，大略说：“司空图既自命清高来轻蔑世人，却似扬言移山者沽名钓誉。”又说：“司空图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难以在公平正直的朝廷里担任官职，可以放他回山。”司空图是临淮人。

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军汉北。九月，辛酉，命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癸亥，引兵渡汉。甲子，赵匡凝将兵二万陈于汉滨，师厚与战，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帅其族及麾下士沿汉奔广陵。乙丑，师厚入襄阳；丙寅，全忠继至。

杨师厚攻下唐、邓、复、郢、随、均、房七州，朱全忠驻扎在汉江北岸。九月辛亥（初五），朱全忠命令杨师厚在阴谷口作浮桥；癸亥（初七），率兵渡过汉水。甲子（初八），赵匡凝率领二万军队在汉水边上列阵，杨师厚与他作战，把他打得大败，于是逼近襄阳城下。当天晚上，赵匡凝焚烧府城襄阳，率领他的族人及部下将士沿汉水逃奔广陵。乙丑（初九），杨师厚进入襄阳；丙寅（初十），朱全忠跟着到达。

匡凝至广陵，杨行密戏之曰：“君在镇，岁以金帛输全忠，今败，乃归我乎？”匡凝曰：“诸侯事天子，岁输贡赋乃其职也，岂输贼乎！今日归公，正以不从贼故耳。”行密厚遇之。

赵匡凝到达广陵，杨行密跟他开玩笑说：“您在藩镇，每年用金帛进纳给朱全忠，现在败了，这才归顺我吗？”赵匡凝说：“诸侯为天子做事，每年缴纳赋税是他的职分，哪里是缴纳给贼人朱全忠呢！今天归顺您，正是因为不从贼人的缘故。”杨行密厚待他。

丙寅，封皇弟为颍王，为蔡王。

丙寅（初十），敕封皇弟李为颍王，李为蔡王。

丁卯，荆南节度使赵匡明帅众二万，弃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引兵击江陵；至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将贺为荆南留后。全忠寻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丁卯（十一日），荆南节度使赵匡明率领二万军队放弃江陵城投奔成都。戊辰（十二日），朱全忠以杨师厚为山南东道留后，率兵进攻江陵；到达乐乡，荆南牙将王建武派遣使者迎接投降。朱全忠任命都将贺为荆南留后。不久，朱全忠上表奏请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王宗贺等攻冯行袭，所向皆捷。丙了，行袭弃金州，奔均州；其将全师朗以城降。王建更师朗姓名曰王宗朗，补金州观察使，割渠、巴、开三州以隶之。

王宗贺等进攻冯行袭，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丙子（二十日），冯行袭放弃金州，逃奔均州。他的部将全师朗献城投降。王建将全师朗姓名改作王宗朗，补授金州观察使、分割渠、巴、开三州归他管辖。

乙酉，诏更用十一月癸酉亲郊。

乙酉（二十九日），诏令改用十一月癸酉（十九日）亲自举行郊祀。

淮南将陶雅、陈璋拔婺州，执刺史沈夏以归。杨行密以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以璋为衢、婺副招讨使。璋攻暨阳，两浙将方习败之。习进攻婺州。

淮南将领陶雅、陈璋夺取婺州，活捉刺史沈夏而回。杨行密任命陶雅为江南都招讨使，歙、婺、衢、睦观察使；任命陈璋为衢、婺副招讨使。陈璋攻打暨阳，两浙将领方习把他打败。方习进攻婺州。

濠州团练使刘金卒，杨行密以金子仁规知濠州。

濠州团练使刘金去世，杨行密任命刘金的儿子刘仁规主持濠州事务。

杨行密长子宣州观察使渥，素无令誉，军府轻之。行密寝疾，命节度判官周隐召渥。隐性直，对曰：“宣州司徒轻易信馋，喜击球饮酒，非保家之主；余子皆幼，未能驾驭诸将。庐州刺史刘威，从王起细微，必不负王，不若使之权领军府，俟诸子长以授之。”行密不应。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言于行密曰：“王平生出万死，冒矢石，为子孙立基业，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隐，舒州人也。

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向来没有好名声，节度使府的人都轻视他。杨行密卧病，派遣节度判官周隐前去召回杨渥。周隐为人愚直，回答说：“宣州司徒杨渥轻易听信谗言，喜好击球饮酒，不是保家的主人，其余的儿子都幼小，不能控制各位将领。庐州刺史刘威，跟随您从低贱时兴起，一定不辜负您，不如让他暂时代领军府事务，等到诸子长大再传授给他们。”杨行密不应声。左右牙指挥使徐温、张颢对杨行密说：“您一生出万死，冒箭石，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能让别人占有它呢！”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了。”周隐是舒州人。

他日，将佐问疾，行密目留幕僚严可求；众出，可求曰：“王若不讳，如军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隐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与徐温诣隐，隐未出见，牒犹在案上，可求即与温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可求，同州人也。行密以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某一天，将领、佐官探问病情，杨行密用眼睛示意幕僚严可求留下来；众人出去后，严可求说：“您如果有不测，军府怎么办？”杨行密说：“我命周隐前去召回杨渥，现在苟延残喘等待他。”严可求与徐温到周隐处，周隐没有出来见面，牒文还在桌子上，严可求就与徐温取了牒文，派遣使者前往宣州召回杨渥。严可求是同州人。杨行密任命润州团练使王茂章为宣州观察使。

冬，十月，丙戌湖，以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别开幕府。

冬季，十月丙戌朔（初一），朝廷任命朱全忠为诸道兵马元帅，另外开设元帅府。

是日，全忠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不听。

这一天，朱全忠部署将士，将要返回大梁，忽然改变计划，想要乘胜进攻淮南。敬翔直言劝说道：“现在出兵不到一月，平定荆州、襄阳两大藩镇，开辟疆域数千里，远近听到这事，没有不震惊的。这个威望值得珍惜，不如暂且回去，停止战争，等待时机行动。”朱全忠不听。

改昭信军为戎昭军。

朝廷改昭信军为戎昭军。

辛卯，朱全忠发襄州；壬辰，至枣阳，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险狭涂潦，人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谓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严设守备，戎服登城，见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寿州，敢不从命。”全忠留其城东旬日而去。

辛卯（初六），朱全忠自襄州出发；壬辰（初七）到达枣阳，遇到大雨。自申州到光州，道路崎岖狭窄，满是烂泥积水，人马疲乏，士卒还没有冬衣，多数逃跑了。全忠派人对光州刺史柴再用说：“献城归降，我任命你为蔡州刺史；不献城归降，将要屠杀全城人！”柴再用严加防守戒备，披甲登城，看见朱全忠，拜伏在地，非常恭敬，说：“光州城小兵弱，不值得惹大王动威发怒。大王如果先攻克寿州，岂敢不听从命令。”朱全忠在光州城东留驻十天，就走了。

起居郎苏楷，礼部尚书循之子也，素无才行，乾宁中登进士第，昭宗覆试黜之，仍永不听入科场。甲午，楷帅同列上言：“谥号美恶，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谥号多溢美，乞更详议。”事下太常，丁酉，张廷范奏改谥恭灵庄愍孝皇帝，庙号襄宗，诏从之。

起居郎苏楷是礼部尚书苏循的儿子，向来既无才能，又无品行，乾宁年间考中进士，昭宗复试将他贬斥，并且永远不准他再入科场考试。甲午（初九），苏楷率领同僚奏言：“谥号美恶，臣子不能私定。先帝的谥号大多溢美之词，乞求再详细商议。”这件事下达太常去办，丁酉（十二日），张廷范奏请改昭宗谥号为恭灵庄愍孝皇帝，庙号为襄宗，诏令依从张廷范的建议。

杨渥至广陵。辛丑，杨行密承制以渥为淮南留后。

杨行密的长子宣州观察使杨渥到达广陵。辛丑（十六日），杨行密承制任命杨渥为淮南留后。

戊申，朱全忠发光州，迷失道百余里，又遇雨，比及寿州，寿人坚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围之，无林木可为栅，乃退屯正阳。

戊申（二十三日），朱全忠从光州出发，迷失道路一百余里，又遇雨，等到抵达寿州，寿州兵民已经坚壁清野来等待他。朱全忠想要包围寿州城，但没有树木可以用来修建栅栏，于是退兵驻扎正阳。

癸丑，更名成德军曰武顺。

癸丑（二十八日），朝廷将成德军改名为武顺。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渡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后军，斩首三千级，获辎重万计。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

十一月丙辰（初二），朱全忠渡过淮河往北去，光州刺史柴再用绕道袭击他的后军，斩首三千级，获得器械粮草数以万计。朱全忠后悔此行，暴躁发怒格外厉害。丁卯（十三日），朱全忠到达大梁。

先是，全忠急于传禅，密使蒋玄晖等谋之。玄晖与柳璨等议：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以示有渐，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疾玄晖权宠，欲得其处，因谮之于全忠曰：“玄晖、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须变。”玄晖闻之惧，自至寿春，具言其状。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基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晖惶遽辞归，与璨议行九锡。时天子将郊祀，百官既习仪，裴迪自大梁还，言权忠怒曰：“柳璨、蒋玄晖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惧，庚午，敕改用来年正月上辛。殷衡本姓孔名循，为全忠家乳母养子，故冒姓赵，后渐贵，复其姓名。

在这以前，朱全忠急于传位禅让称帝，密令蒋玄晖等商议筹划。蒋玄晖与柳璨等人商议：由于魏、晋以来，都是先封大国，加九锡之礼、特殊的礼遇，然后接受禅让，应当依次序进行。于是，先授给朱全忠诸道元帅，用以表示有先后次序，并以刑部尚书裴迪担任送官告使，朱全忠勃然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嫉妒蒋玄晖专权受宠，想要得到他的位置，因此向朱全忠诬陷蒋玄晖说：“蒋玄晖、柳璨等想要延续唐室的宗脉，所以迟缓禅让的事来等待事变。”蒋玄晖听说后非常害怕，亲自到寿春，详细地说明这件事的情形。朱全忠说：“你们巧言陈述无关紧要的事情来阻止我，假使我不受九锡之礼，难道不能做天子吗！”蒋玄晖说：“唐室的气数已尽，天命归属大王，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知道。玄晖与柳璨等不敢违背恩德，但由于现在晋、燕、岐、蜀都是我们的劲敌，大王突然接受禅让帝位，他们心里不服，不能不设法尽理尽义，然后取得帝位，这只想为大王创建万代基业罢了。”朱全忠大声责骂他说：“奴才果然反了！”蒋玄晖惊惧立即告辞回洛阳，与柳璨商议行九锡之礼。当时，唐昭宣帝将要举行祭天祀典，百官已经练习礼仪，裴迪从大梁回到洛阳，传达朱全忠生气时说的话：“柳璨、蒋玄晖等想要延长唐室的福运，才郊祀祭天。”柳璨等惧怕，庚午（十六日）敕令改用来年正月上旬的辛日，赵殷衡本来姓孔名循，是朱全忠家奶妈的养子，所以冒充姓赵，后来渐渐显贵，恢复原来姓名。

壬申，赵匡明到成都，王建以客礼遇之。

壬申（十八日），赵匡明到成都，王建用客礼招待他。

昭宗之丧，朝廷遣告哀使司马卿宣谕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书记韦庄为建谋，使武定节度使王宗绾谕卿曰：“蜀之将士，世受唐恩，去岁闻乘舆东迁，凡上二十表，皆不报。寻有亡卒自汴来，闻先帝已罹朱全忠弑逆。蜀之将士方日夕枕戈，思为先帝报仇。不知今兹使来以何事宣谕？舍人宜自图进退。”卿乃还。

唐昭宗发丧，朝廷派遣哀使司马卿前往成都宣谕王建，到这时才进入蜀境。西川掌书记韦庄替王建谋划，派武定节度使王宗绾告诉司马卿说：“蜀地将士，世受唐室恩惠，去年听说皇上东迁洛阳，共上二十表，都没有回答。不久有逃跑的兵卒从汴州前来，听说先帝已经遭朱全忠杀害。全蜀将士正在日夜枕戈以待，想为先帝报仇。不知道现在使者前来宣谕什么事？舍人您应该自己考虑去留。”司马卿于是回洛阳。

庚辰，吴武忠王杨行密薨。将佐共请宣谕使李俨制授杨渥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

庚辰（二十六日），吴武忠王杨行密病逝。淮南将佐共同请求宣谕使李俨承制任命杨渥为淮南节度使、东南诸道行营都统，兼侍中、弘农郡王。

柳璨、蒋玄晖等议加朱全忠九锡，朝士多窃怀愤邑，礼部尚书苏循独扬言曰：“梁王功业显大，历数有归，朝廷速宜揖让。”朝士无敢违者。辛巳，以全忠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仍加九锡。全忠怒其稽缓，让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枢密使蒋玄晖赍手诏诣全忠谕指。癸巳，玄晖自大梁还，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称：“人望归梁王，陛下释重负，今其时也。”即日遣璨诣大梁达传禅之意，全忠拒之。

柳璨、蒋玄晖等商议加朱全忠九锡之礼，朝中官吏多数心怀愤恨，唯独礼部尚书苏循扬言说：“梁王功业显赫盛大，天道所归，朝廷应该迅速把帝位让给梁王。”朝中官吏没有敢违抗的。辛巳（二十七日），任命朱全忠为相国，总理一切事务；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忠武、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魏王，并加九锡之礼。朱全忠怨恨他们迟缓，辞让不接受。十二月戊子（初四），派枢密使蒋玄晖捧着亲笔诏书到朱全忠处宣旨。癸巳（初九），蒋玄晖自大梁回到洛阳，说朱全忠的怒气没有消解。甲午（初十），柳璨奏称：“众望归向梁王，陛下放弃沉重的负担，现在正是时候。”当天，派遣柳璨前往大梁传达禅让帝位的意思，朱全忠拒绝接受。

初，璨陷害朝士过多，全忠亦恶之。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朝夕宴聚，深相结，为全忠谋禅代事。何太后泣遣宫人阿虔、阿秋达意玄晖，语以他日传禅之后，求子母生全。王殷、赵殷衡谮玄晖，云“与柳璨、张廷范于积善堂夜宴，对太后焚香为誓，期兴复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击河南狱；以王殷权知枢密，赵殷衡权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辞魏王、九锡之命；丁酉，诏许之，更以为天下兵马元帅，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为宫阙矣。是日，斩蒋玄晖，仗杀应顼、朱建武。庚子，省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独置宣徽使一员，以王殷为之，赵殷衡为副使。辛丑，敕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随视朝。追削蒋玄晖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于都门外，聚众焚之。

当初，柳璨陷害朝中官吏过多，朱全忠也厌恶他。柳璨与蒋玄晖、张廷范日夜饮宴聚会，深相交结，替朱全忠谋划禅让帝位的事。何太后哭着派遣宫人阿虔、阿秋向蒋玄晖转达意愿，说他日禅让帝位之后，请求保全母子活命。王殷、赵殷衡诬陷蒋玄晖，说他“与柳璨、张廷范在积善宫夜宴，对着何太后焚香发誓，约定兴复唐室帝位”。朱全忠相信他们的话，乙未（十一日），逮捕蒋玄晖及丰德库使应顼、御厨使朱建武关押在河南府监狱；任命王殷暂时主持枢密院，赵殷衡暂时署理宣徽院事务。朱全忠三次上表辞让关于魏、九锡的诏命。丁酉（十三日），颁诏允准朱全忠的辞让，再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然而朱全忠已经改修大梁府舍为宫殿了。这一天，斩蒋玄晖，仗杀应顼、朱建武。庚子（十六日），取消枢密使及宣徽南院使，只设宣徽使一员，任命王殷担任，赵殷衡任副使。辛丑（十七日），敕令停止宫人宣传诏命及参与朝会。追革蒋玄晖官职为凶逆百姓，令河南府把蒋玄晖的尸体抬到都门外，聚众焚烧。

玄晖既死，王殷、赵殷衡又诬陷玄晖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导往来。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积善宫，敕追废太后为庶人，阿秋、阿虔皆于殿前扑杀。庚戌，以皇太后丧，废朝三日。

蒋玄晖已经死了，王殷、赵殷衡又诬陷蒋玄晖与何太后私通，让宫人阿秋、阿虔通导往来。已酉（二十五日），朱全忠密令王殷、赵殷衡在积善宫害死何太后，敕令追废何太后为平民，阿秋、阿虔都在殿前用刑仗打死。庚戌（二十六日），因为皇太后之丧，停朝三日。

辛亥，敕以宫禁内乱，罢来年正月上辛谒郊庙礼。

辛亥（二十七日），颁布敕令，因为宫廷内乱，停止来年正月上辛南郊祭天祀典。

癸丑，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贬登州史，太常卿张廷范贬莱州司户。甲寅，斩璨于上东门外，车裂廷范于都市。璨临刑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

癸丑（二十九日），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被贬为登州刺史，太常卿张廷范被贬为莱州司户。甲寅（三十日），将柳璨在上东门外斩首，在都中闹市车裂张廷范。柳璨临刑时大喊说：“负国贼子柳璨，死得应该呀！”

西川将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戎昭节度使冯行袭复取金州，奏请“金州荒残，乞徙理均州，”从之。更以行袭领武安军。

西川将领王宗朗不能守卫金州，便焚毁城邑，逃奔成都。戎昭节度使冯行袭又夺取金州，奏称：“金州荒凉残败，乞求将军府迁往均州。”朝廷准从。改任冯行袭统领武安军。

陈询不能守睦州，奔于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入据其城。

陈询不能守卫睦州，逃奔到广陵，淮南招讨使陶雅入城占据睦州。

杨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亲兵以行，观察使王茂章不与，渥怒。既袭位，遣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将兵袭之。

杨渥离开宣州时，想要带着他的帐幕及亲兵起程，观察使王茂章不同意，杨渥怨怒。袭位以后，派遣马步都指挥使李简等率兵袭击王茂章。

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内指挥使杨彪击却之。

湖南军队侵犯淮南，淮南牙内指挥使杨彪把湖南军队击退。

三年（丙寅、906 ）

三年（丙寅，公元906 年）

春，正月，壬戌，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余骑营于宗高谷，将击末及取凉州。

春季，正月壬戌（初八），灵武节度使韩逊奏报吐蕃七千余骑兵在宗高谷扎营，将要攻击末及攻取凉。

李简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帅众奔两浙。亲兵上蔡刁彦能辞以母老，不从行，登城谕众曰：“王府命我招谕汝曹，大兵行至矣。”众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断其归路，引兵还歙州，钱复取睦州。以茂章为镇东节度副使，更名景仁。

李简的军队突然到达宣州，王茂章估计不能守住，率众投奔两浙。亲兵上蔡人刁彦能以母亲年老推辞，不跟从同行，登城告诉兵众说：“王府命我召集告谕你们，大兵就要到了。”众人因此安定下来。陶雅害怕王茂章断绝他的归路，带兵回歙州，钱又夺取睦州。钱任命王茂章担任镇东节度副使，改名王景仁。

乙丑，加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

乙丑（十一日），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加官同平章事。

初，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自史宪诚以来皆立于其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围凤翔也，绍威遣军将杨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诛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请，阴许之。及李公作乱，绍威益惧，复遣牙将臧延范趣全忠。全忠乃发河南诸镇兵十万，遣其将李思安将之，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声言击沧州，讨其纳李公也。会全忠女适绍威子廷规者卒，全忠遣客将马嗣勋实甲兵于囊中，选长直兵千人为担夫，帅之入魏，诈云会葬；全忠自以大军继其后，云赴行营；牙军皆不之疑。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诘旦，全忠引兵入城。

当初，田承嗣镇守魏博，选募六州矫健勇猛武士五千人为牙军，给与他们优厚的给养赏赐，藉以保卫自己，作为心腹亲信。从此，父子相继，亲族团结，年久更加骄傲专横，稍不如意，就消灭旧主帅而更换，自史宪诚以来的节度使都是立于他们之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里厌恶他们，但力量小不能制服他们。朱全忠包围凤翔的时候，罗绍威派遣军将杨利言秘密地把情况告诉朱全忠，想借他的军队诛灭牙军。朱全忠因为当时军情紧急，没有空闲时间依照罗绍威的请求，暗中答应了他。等到李公作乱，罗绍威更加畏惧，又派遣牙将臧延范崔促朱全忠。朱全忠这才发河南等镇兵十万，派遣他的部将李思安率领，会同魏博、镇冀的军队驻扎深州乐城；声言攻击沧州刘守文，讨伐他接纳天雄叛将李公。适逢嫁给罗绍威之子罗廷规的朱全忠之女死了，朱全忠派遣客将马嗣勋在口袋里装满铠甲兵器，挑选长年警卫的兵士一千人装做挑夫，率领他们进入魏州，欺骗说是前来会葬。朱全忠亲自统帅大军跟在他们的后边，说是到行营去，魏博的牙军都没有怀疑他们。庚午（十六日），罗绍威秘密地派人进入武库把弓弦、铠甲系带弄断，当天晚上，罗绍威率领他的家奴宾客数百人，与马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想要应战但弓甲都不能用了，于是全营牙军都被杀死，一共八千家，婴儿幼童没有遗留一个。第二天早晨，朱全忠带领军队进入魏州城。

辛未，以权知宁远留后庞巨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并为节度使。

辛未（十七日），朝廷任命暂时为宁远留后事务的庞巨昭、岭南西道留后叶广略同时为节度使。

庚辰，钱如睦州。

庚辰（二十六日），钱前往睦州。

西川将王宗阮攻归州，获其将韩从实。

西川将领王宗阮攻打归州，俘获归州将领韩从实。

陈璋闻陶雅归歙，自婺州退保衢州。两浙将方永珍等取婺州，进攻衢州。

陈璋听说陶雅回歙州，自婺州退走保卫衢州。两浙将领方永珍等攻取婺州，进攻衢州。

杨渥遣先锋指挥使陈和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兵州，逐刺史许德勋，渥以知新为岳州刺史。

杨渥派遣先锋指挥使陈知新攻打湖南。三月乙丑（十二日），陈知新攻克岳州，驱逐刺史许德勋。杨渥任命陈知新为岳州刺史。

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辞不受。

戊寅（二十五日），朝廷任命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开始于此时。朱全忠辞谢不接受。

夏，四月，癸未朔，明有食之。

夏季，四月癸未朔（初一），发生日食。

罗绍威既诛牙军，魏之诸军皆惧，绍威虽抚数谕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营于魏州城东数旬，将北巡行营，会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据高唐，自称留后，天雄巡内诸县多应之。全忠移军入城，遣使召行营兵还攻高唐，至历亭，魏兵在行营者作乱，与仁遇相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苻道昭击之，所杀殆半，进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无少长皆死。擒史仁遇，锯杀之。

罗绍威消灭牙军后，魏博各军都非常害怕，罗绍威虽然屡次安抚晓谕他们，但猜疑怨恨更加厉害。朱全忠在魏州城东扎营数十天，将要北上巡视行营，恰巧天雄牙将史仁遇作乱，聚众数万，占据高唐，自称天雄留后，天雄巡内各县多数响应他。朱全忠把军队移入魏州城内，派遣使者召唤行营兵回来攻高唐；行营兵到达历亭，其中的魏兵作乱，与史仁遇相呼应。元帅府左司马李周彝、右司马符道昭攻击作乱魏兵，杀死近一半，又进攻高唐，将城夺取，城中兵民无论年少年长全都死了。活捉了史仁遇，用据把他锯死了。

先是，仁遇求救于河东及沧州，李克用遣其将李嗣昭将三千骑攻邢州以救之。时邢州兵才二百，团练使牛存节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长直都将张筠将数千骑助存节守城，筠伏兵于马岭，击嗣昭，败之，嗣昭遁去。

在这以前，史仁遇向河东及沧州求救，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李嗣昭率领三千骑兵进攻邢州来救援。当时，邢州兵才二百名，团练使牛存节守城，李嗣昭连攻七日没有攻下。朱全忠派遣右长直都将张筠率领数千骑兵帮助牛存节守城，张筠在马岭埋伏军队，攻击李嗣昭，把他打败，李嗣昭逃跑离去。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兵万人攻贝州，又攻冀州，拔县，进攻阜城。时镇州大将王钊攻魏州叛将李重霸于宗城。全忠遣归救冀州，沧州兵去。丙午，重霸弃城走，汴将胡规追斩之。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遣一万军队攻贝州，又攻冀州，攻克县，进攻阜城。当时，镇州大将王剑在宗城攻打魏州叛将李重霸。朱全忠派他回去救冀州，沧州军离去。丙午（十四日），李重霸弃城逃走，汴州将领胡规追击，把他杀了。

镇南节度使钟传以养子延规为江州刺史。传薨，军中立其子匡时为留后。延规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

镇南节度使钟传任命养子钟延规为江州刺史。钟传去世，军中立钟传的儿子匡时为留后。钟延规怨恨不立自己为留后，派遣使者投降淮南。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州，遂巡北边，视戎备，还，入于魏。

五月丁巳（初五），朱全忠前往州，于是巡视北边，察看兵器装备，然后返回，进入魏州。

丙子、废戎昭军，并均、房隶忠义军；以武定节度使冯行袭为匡国节度使。

丙子（二十四日），撤销戎昭军，均州、房州合并属忠义军；任命武定节度使冯行袭为匡国节度使。

杨渥以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将兵击钟匡时于江西。

杨渥任命州刺史秦裴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率兵在江西攻击镇南留后钟匡时。

六月，甲申，复以忠义军为山南东道。

六月甲申（初二），又恢复忠义军为山南东道。

朱全忠以长安邻于、岐，数有战争，奏徙佑国节度使韩建于淄青，以淄青节度使长社王重师为佑国节度使。

朱全忠以长安与州，岐州相邻，屡有战争，上奏将佑国节度使韩建调到淄青，任命淄青节度使长社人王师重为佑国节度使。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时魏之乱兵散据贝、博、澶、相、卫州，全忠分命诸将攻讨，至是悉平之，引兵南还。

秋季，七月，朱全忠攻克相州。当时魏博乱兵散据贝、博、澶、相、卫五州，朱全忠分别派遣诸将攻击讨伐，到这时全都平定了，于是带兵回河南。

全忠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朱全忠在魏州留居半年，罗绍威按需要供给，所杀牛、羊、猪近七十万钱，物资粮草与此相当，贿赂赠送的财货又近百万，等到朱全忠离开，积蓄贮藏全空了。罗绍威虽然除去了威胁自己的牙军，但是魏博军队从此衰弱了。罗绍威为此非常悔恨，对人说：“聚集所属六州四十三县的铁也铸不成这次大错啊！”

壬申，全忠至大梁。

壬申（二十一日），朱全忠到达大梁。

秦裴至洪州，军于蓼洲。诸将请阻水立寨。裴不从；钟匡时果遣其将刘楚据之。诸将以咎裴，裴曰：“匡时骁将独楚一人耳，若帅众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诱致之耳。”未几，裴破寨，执楚，遂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降。

秦裴到达洪州，在蓼州驻扎，众将领请依江水设立营寨，秦裴没有听从；钟匡时果然派遣部将刘楚占据其地。诸将因此抱怨秦裴，秦裴说：“钟匡时的勇将只有刘楚一人，如果他率众守城，不能突然攻克，我故意让出要害之地引他出来罢了。”不久，秦裴攻破营寨，俘获刘楚，于是包围洪州，饶州刺史唐宝请求投降。

八月，乙酉，李茂贞遣其子侃为质于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八月乙酉（初四），李茂贞派遣他的儿子李侃到西川作人质；王建让李侃主持彭州事务。

朱全忠以幽、沧相首尾为魏患，欲先取沧州，甲辰，引兵发大梁。

朱全忠认为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父子相为首尾是魏州罗绍威的威胁，想要先攻取沧州；甲辰（二十三日），率领军队从大梁出发。

两浙兵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告急于淮南，杨渥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将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围，陈于城下，璋帅众归于本，两浙兵取衢州。吕师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动，轻我也，请击之！”本曰：“吾受命迎陈使君，今至矣，何为复战！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还。本为之殿，浙人蹑之，本中道设伏，大破之。

两浙的军队包围衢州，衢州刺史陈璋向淮南告急，杨渥派遣左厢马步都虞候周本率兵迎接陈璋。周本到达衢州，浙人解除包围，在城下列阵，陈璋率众归于周本，两浙军队夺取衢州。吕师造说：“浙人离我们很近却不发动进攻，是轻视我们，请攻击他们！”周本说：“我受命迎接陈使君，现在他已到了，为什么再战！他们一定有对付我们的办法。”于是带领军队返回。周本为军队殿后，浙人在后面跟踪，周本中途设下埋伏，把渐军打得大败。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马渡河，丁卯，至沧州，军于长芦；沧人不出。罗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路；又建元帅府舍于魏，所过驿亭供酒馔、幄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

九月辛亥朔（初一），朱全忠由白马渡过黄河，丁卯（十七日），到沧州，驻扎在长芦县，沧州军队不出战。罗绍威运送粮饷，自魏州到长芦五百里，路上连续不断；又在魏州建筑元帅府舍，经过的驿亭都供应酒食、帐幕、各种器具，上下数十万人，没有一件不准备周全。

秦裴拔洪州，虏钟匡时等五千人以归。杨渥自兼镇南节度使，以裴为洪州制置使。

秦裴攻克洪州，俘虏钟匡时等五千人而回。杨渥自己兼任镇南节度使，任命秦裴为洪州制置使。

静难节度使杨崇本以凤翔、保塞、彰义、保义之兵攻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邀击坊州之兵，斩首三千余级，擒坊州刺史刘彦晖。

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用凤翔、保塞、彰义、保义四镇的军队攻打夏州，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拦击坊州的军队，斩首三千余级，生擒坊州刺史刘彦晖。

刘仁恭救沧州，战屡败。乃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备兵粮诣行营，军发之后，有一人在闾里，刑无赦！”或谏曰：“今老弱悉行，妇人不能转饷，此令必行，滥刑者众矣。”乃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士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得兵十万，军于瓦桥。

刘仁恭率兵救援沧州，屡次战败，于是下令境内百姓：“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全部自备兵粮前来行营，军队出发以后，如有一人在乡里，立即诛杀不宽赦！”有人劝谏说：“现在老弱全部前来，妇女不能转运粮饷，这命令一定要执行，滥杀的人太多了。”刘仁恭这才命令胜任持拿兵器的人全部出行，在他们的脸上刺字“字霸都”，读书人就在他们的手腕或者胳膊上刺字“一心事主”，于是境内的士人百姓，除婴儿小孩以外没有不刺字的人。刘仁恭得到十万兵卒，驻扎在瓦桥。

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说刘守文曰：“援兵势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应之曰：“仆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

当时，汴州军队修筑营垒包围沧州，连鸟鼠都不能通过。刘仁恭惧怕他们强盛，不敢出战。城中食物吃尽，把土揉搓成丸子吞吃，或者互相掳掠啖食。朱全忠派人到城下劝说刘守文：“援兵势必不能等到了，为什么不早些投降！”刘守文登上城楼回答说：“我同幽州是父子关系，梁王正在用大义征服天下，假如儿子背叛父亲前来，将怎么任用他呢！”朱全忠因他的言辞直率而感到羞惭，为此延缓了攻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台于蜀，建东向舞蹈，号恸，称：“自大驾东迁，制命不通，请权立行台，用李晟、郑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谕所部藩镇州县。

冬季，十月丙戌（初六），王建开始在蜀建立行台，王建面向东方舞拜，放声大哭，声称：“自从先帝大驾迁往东都洛阳，制命不能通达，请暂时设立行台，用李晟、郑畋的旧时成例，秉承制令拜官封爵。”并用榜帖文书告知所属藩镇州县。

刘仁恭求救于河东，前后百余辈；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许，其子存勖谏曰：“今天下之势，归朱温者什七八，虽强大如魏博、镇、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为温患者独我与幽、沧耳，今幽、沧为温所困，我不与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尝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怀之，乃一举而名实附也。此乃吾复振之时，不可失也。”克用以为然，与将佐谋召幽州兵与攻潞州，曰：“于彼可以解围，于我可以拓境。”乃许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挥使李溥将兵三万诣晋阳，克用遣其将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与之共攻潞州。

刘仁恭向河东李克用请求救援，前后一百余次；李克用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始终没有答应，他的儿子李存勖说：“现在天下的形势，归降朱全忠的藩镇已经十之七八，像魏博、镇、定那样强大的藩镇都没有不归附朱全忠的。自黄河以北，能成为朱全忠忧患的，只有我们河东与幽州、沧州了；现在幽州、沧州被朱全忠围困，我们不与他们协力抗拒朱全忠，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打天下的人不顾念小的仇怨，况且他们曾经使我们困难而我们解救他们的危急，用恩德安抚他们，才是一举而名实相合呢。这是我们再振兴的时机，不能失掉啊。”李克用认为对，与将佐商量召请幽州军队一同攻打潞州，说：“对于他们可以解除包围，对于我们可以开拓疆域。”于是应允刘仁恭和好，召请他的军队，刘仁恭派遣都指挥使李溥率领三万军队前往晋阳，李克用派遣他的部将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与李溥共同攻打潞州。

夏州告急于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刘知俊及其将廉怀英救之。杨崇本将六镇之兵五万，军于美原。知俊等击之，崇本大败，归于州。

夏州向朱全忠告急，戊戌（十八日），朱全忠派遣刘知俊及他的部将廉怀英前往援救。杨崇本统率六镇的五万军队，在美原驻扎。刘知俊等发动攻击，杨崇本被打得大败，回归州。

武贞节度使雷彦威屡寇荆南，留后贺闭城自守；朱全忠以为怯，以颍州防御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将兵五千戍荆南以备吴、蜀。朗兵引去。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屡次侵犯荆南，荆南留后贺关闭城门自守。朱全忠以为贺怯懦，命颖州防御使高季昌代替他，又派遣驾前指挥使倪可福率兵五千戍守荆南来防备吴、蜀。朗州军队引退离去。

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贞乘胜攻、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怀贞为保义节度使。西军自是不振。

十一月，刘知俊、康怀英乘胜进攻、延等五州，全部攻下了。刘知俊加为同平章事，以廉怀英担任保义节度使。州、岐州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

湖州刺史高彦卒，子澧代之。

湖州刺史高彦去世。他的儿子高澧接替他。

十二月，乙酉，钱表荐行军司马王景仁；诏以景仁领宁国节度使。

十二月乙酉（初七），钱上表举荐行军司马王景仁；诏令王景仁兼任宁国节度使。

朱全忠分步骑数万，遣行军司马李周彝将之，自河阳救潞州。

朱自忠分出步、骑兵数万人，派遣行军司马李周彝率领，自河阳出发救援潞州。

闰月，乙丑，废镇国军兴德府复为华州，隶匡国节度，害金、商州隶佑国军。

闰十二月乙丑（十七日），取消镇国军兴德府，恢复华州，隶属匡国节度，分割金州、商州隶属佑国军。

初，昭宗凶讣至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帅将士缟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会举军降于河东。李克用以嗣昭为昭义留后。会见克用，泣曰：“会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会虽受其举拔之恩，诚不忍其所为，故来归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诸将之上。

当初，唐昭宗被杀的恶耗传到潞州，昭义节度使丁会率领将士身穿白色丧服长时间哭泣流泪。等到李嗣昭进攻潞州，丁会全军归降河东李克用。李克用任命李嗣昭为昭义留后。丁会进见李克用，哭着说：“丁会我不是力量不足不能守卫。梁王朱全忠欺凌虐待唐室，丁会我虽然受他举荐提拔的恩情，实在不能容忍他的作为，所以前来归附听命。”李克用对待他非常优厚，地位在诸将之上。

己巳，朱全忠命诸军治攻具，将攻沧州。壬申，闻潞州不守；甲戌，引兵还。

己巳（二十一日），朱全忠命令各军备办攻城器具，将要攻打沧州。壬申（二十四日），听说潞州失守，甲戌（二十六日），朱全忠带兵回去。

先是，调河南北刍粮，水陆输军前，诸营山积，全忠将还，悉命焚之，烟炎数里，在舟中者凿而沈之。刘守文使遗全忠书曰：“王以百姓之故，赦仆之罪，解围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沈之为泥，愿乞其余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以遣之，沧人赖以济。

在这以前，朱全忠征调黄河南北的粮草，由水陆两路运往军前，各营的粮草堆积如山。朱全忠将要撤退，命令全部烧毁，烟雾火光蔓延数里，在舟中的粮草就凿舟沉入水中。刘守文派人给朱全忠送书信说：“您为了百姓的缘故，赦免我的罪过，解除包围而去，这是您的恩惠。沧州城中数万人，几个月没有粮食吃了，与其把粮草烧毁化为烟雾，沉水化为淤泥，希望乞求剩余的粮草来救百姓。”朱全忠留下几堆粮食送给他，沧州百姓赖以得到接济。

河东兵进攻泽州，不克而退。

河东军队进攻泽州，没有攻下就撤退了。

吉州刺史彭遣使请降于湖南。本赤石洞蛮酋，钟传用为吉州刺史。

吉州刺史彭派遣使者向湖南请求归降。彭本来是赤石洞蛮的首领，钟传用他为吉州刺史。

第二百六十六卷

后梁纪一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开平元年（丁卯、907 ）

后梁纪一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公元907 年）

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贝州。

春季，正月辛巳（初四），梁王朱全忠率兵在贝州休整。

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既得江西，骄侈益甚，谓节度判官周隐曰：“君卖人国家，何面复相见！”遂杀之。由是将佐皆不自安。

淮南节度使兼侍中、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弘农郡王杨渥夺取江西以后，骄横奢侈更加厉害，对节度判官周隐说：“您出卖我们的国家，有什么脸面再相见！”于是杀了周隐。因此属下将佐都自感不安。

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将兵屯上高，师周与湖南战，屡有功，渥忌之。师周惧，谋于綦章曰：“马公宽厚，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兹事君自图之，吾舌可断，不敢泄！”师周遂奔湖南，章纵其孥使逸去。师周，扬州人也。

黑云都指挥使吕师周与副指挥使綦章率领军队驻扎上高。吕师周与湖南作战，屡次立功，杨渥忌恨他。吕师周害怕，与綦章商议说：“马殷宽厚，我想要死里逃奔，可以吗？”綦章说：“这件事您自己考虑，我的舌头可以断，但决不敢泄露！”吕师周于是投奔湖南马殷，綦章放走他的妻子儿女让他们逃走。吕师周是扬州人。

渥居丧，昼夜酣饮作乐，然十围之烛以击球，一烛费钱数万。或单骑出游，从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泣谏，渥怒曰：“汝谓我不才，何不杀我自为之！”二人惧。渥选壮士，号“东院马军”，广署亲信为将吏；所署者恃势骄横，陵蔑勋旧。颢、温潜谋作乱。渥父行密渥迁出于外，以其地为射场，颢、温由是无所惮。

杨渥服丧期间日夜饮酒，点燃粗大围的蜡烛来击球，一支蜡烛费钱数万。有时单独骑马外出游玩，随从的人在道路奔走，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哭着劝谏，杨渥勃然大怒说：“你们认为我没有才能，为什么不杀死我自己当节度使！”张颢、徐温二人非常惧怕。杨渥挑选壮士，号称“东院马军”，广泛安置亲信为将领官吏；所任命的人仗势骄傲专横，欺凌蔑视功臣旧人。张颢、徐温暗中谋划发动叛乱。杨渥父亲杨行密在世的时候，有数千名亲军驻扎在节度使所居的牙城之内，杨渥把他们迁出在外，用腾出的空地作为骑射的场地，张颢、徐温因此没有忌惮了。

渥之镇宣州也，命指挥使朱思、范思从、陈将亲兵三千；及嗣位，召归广陵。颢、温使三将从秦裴击江西，因戍洪州，诬以谋叛。命别将陈往诛之。间道兼行，六日至洪州，微服怀短兵径入秦裴帐中，裴大惊，告之故，乃召思等饮酒，数思等罪，执而斩之。渥闻三将死，益忌颢、温，欲诛之。丙戌，渥晨视事，颢、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余人之罪，曳下，以铁击杀之。谓之“兵谏”。诸将不与之同者，颢、温稍以法诛之，于是军政悉归二人，渥不能制。

杨渥镇守宣州的时候，命令指挥使朱思、范思从、陈率领亲兵三千人；等到继位以后，召回广陵。张颢、徐温让朱思等三位将领跟随秦裴攻打江西，因此防守洪州，又诬陷三将图谋叛变，派别将陈前去杀他们。陈从偏僻小路兼程前进，六天到达洪州，穿着平民衣服、怀揣短兵器直接进入秦裴帐中。秦裴大惊，陈告诉他缘故，于是召朱思等饮酒，陈数说朱思等的罪状，把他逮捕斩首。杨渥听说三将被杀，更加忌恨张颢、徐温，想要杀死他们。丙戌（初九），杨渥早晨处理事务，张颢、徐温率领二百牙兵，手执刀剑直入庭中，杨渥说：“你们真的要杀我吗？”张颢、徐温回答说：“不敢这样做，想要杀您左右扰乱政事的人罢了！”于是数说杨渥的亲信十余人的罪状，拖下去，用铁打死。称之为“兵谏”。诸将当中不与张颢、徐温同心合力的，二人逐渐设法将其处死，于是军政大权全归二人，杨渥不能控制。

初，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惟幽、沧未下，故大举伐之，欲以坚诸镇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烧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丁亥，王入馆于魏，有疾，卧府中；罗绍威恐王袭之，入见王曰：“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早灭唐以绝人望。”王虽不许而心德之，乃亟归。壬寅，至大梁。

当初，梁王朱全忠因河北各藩镇全都归服，只有幽州刘仁恭、沧州刘守文父子没有攻下，所以大举讨伐他们，想要藉以坚定各藩镇的归服之心。不久，潞州内部叛变，朱全忠烧毁营寨而返回，威望大受损害。朱全忠恐怕内外因此离心离德，想要迅速接受唐昭宣帝禅让来镇慑他们。丁亥（初十），朱全忠进入魏州，患病，躺在节度使府中。魏博节度使罗绍威担心朱全忠袭击自己，进见朱全忠说：“现在四方发兵成为您祸患的人，都以拥戴唐室为名义，您不如先灭唐室来断绝众望。”朱全忠虽然没有应允，心里却感激他，于是急忙起程回归。壬寅（二十五日），到达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贻矩至大梁劳王，贻矩请以臣礼见，王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乃北面拜舞于庭。王侧身避之。贻矩还，言于帝曰：“元帅有受禅之意矣！”帝乃下诏，以二月禅位于梁。又遣宰相以书谕王；王辞。

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全忠，薛贻矩请以臣子见君之礼请见，朱全忠拱手作揖让他登阶而上，薛贻矩说：“殿下的功业德行都在人们心里，天、地、人三灵已经另选新君，皇帝正要举行舜、禹禅让事宜，我怎么敢违抗！”于是，面朝北在厅堂行朝拜皇帝之礼。朱全忠侧身避开。薛贻矩回到东都洛阳，对唐昭宣帝说：“元帅有接受禅让帝位的意思了！”唐昭宣帝于是颁下诏书，在二月让位给梁王朱全忠。又派遣宰相拿着书信告诉朱全忠；朱全忠推辞。

河东兵犹屯长子，欲窥泽州。王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悉发京兆、同华之兵屯晋州以备之。

河东李克用的军队仍然驻扎长子，想要南下窥伺泽州。梁王朱全忠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全部征发京兆、同华的军队驻扎晋州来防御守备。

二月，唐大臣共奏请昭宣帝逊位。壬子，诏宰相帅百官诣元帅府劝进；王遣使却之。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

二月，唐大臣共同奏请昭宣帝退位。壬子（初五），诏令宰相率领百官前往元帅府劝即帝位，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洛阳推却不受。于是，朝中大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呈进奏笺劝朱全忠即帝位的接连不断。

三月，癸未，王以毫州刺史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将兵击幽州。

三月癸未（初六），梁王朱全忠任命毫州刺使李思安为北路行军都统，率领军队攻击幽州。

庚寅，唐昭宣帝诏薛贻矩再诣大梁谕禅位之意，又诏礼部尚书苏循赍百官笺诣大梁。

庚寅（十三日），唐昭宣帝诏命薛贻矩再往大梁告知禅让帝位的意愿，又诏命礼部尚书苏循携带文武百官的奏笺前往大梁。

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遣其子传、传讨卢佶于温州。

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派遣他的儿子钱传、钱传率领军队到温州讨伐卢佶。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禅位于梁。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副之；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学士张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副之；帅百官备法驾诣大梁。

甲辰（二十七日），唐昭宣帝颁下诏书让位给梁王。任命代理中书令的张文蔚为册礼使、礼部尚书苏循为副使，代理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翰林院学士张策为副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尚书左丞赵光逢为副使，率领文武百官准备皇帝车驾仪仗前往大梁。

杨涉子直史馆凝式于涉曰：“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涉大骇曰：“汝灭吾族！”神色为之不宁者数日。

杨涉的儿子直史馆杨凝式对杨涉说：“大人为唐朝宰相，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况且亲手拿着天子的印玺组绶送给别人，虽然保住了荣华富贵，千年以后怎么说？何不辞职！”杨涉听了大惊说：“你想要灭我全族！”为此好几天神色不安。

策，郭煌人，光逢，隐之子也。

张策是郭煌人。赵光逢是赵隐的儿子。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侈贪暴，常虑幽州城不固，筑馆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其栋宇壮丽，拟于帝者。选美女实其中。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悉敛境内钱，瘗于山颠；令民间用堇泥为钱。又禁江南茶商无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

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骄横奢侈，贪婪凶残，经常顾虑幽州城垣不坚固，在大安山上建筑馆舍，说：“这山四面悬崖绝壁，可以少制众。”馆舍的房屋雄壮美丽，与皇帝的宫殿相匹。选美女住在里面。与方士炼丹药，寻求长生不死。聚敛境内全部的钱，埋藏在山顶上，让民间用粘土作钱使用，又禁止江南茶商入境，自采山中草木做茶，卖给民间百姓。

仁恭有爱妾罗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为子数。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过焚荡无余。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犹在大安山，城中无备，几至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与思安战，思安败退。守光遂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将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战，为小喜所败。虏仁恭以归，囚于别室。仁恭将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

刘仁恭有爱妾罗氏，他的儿子刘守光与她私通。刘仁恭杖责刘守光并把他赶走，不把他排在儿子之列。李思安率兵进入刘仁恭的境内，经过的地方焚烧毁坏没有剩余。夏季，四月己酉（初三），直抵幽州城下。刘仁恭还在大安山，城中没有防备，几乎失守。刘守光从外面带兵进入，登城抵御防守；又出兵与李思安作战，李思安被打败退走。刘守光于是自称节度使，令部将李小喜、元行钦率兵攻打大安山。刘仁恭派遣军队抵抗，被李小喜打败。李小喜俘虏了刘仁恭把他带回幽州，囚禁在另外的屋子里。刘仁恭的将佐及左右亲信，凡是刘守光厌恶的全都杀死。

银胡都指挥使王思同帅部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帅部兵二千奔河东；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几，亦奔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克用以承约为匡霸指挥使，思同为飞腾指挥使。思同母，仁恭之女也。

银胡都指挥使王思同率领所部士兵三千，山后八军巡检使军李承约率领所部士兵二千，投奔河东；刘守光的弟弟刘守奇投奔契丹，不久，也投奔了河东。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以李承约任匡霸指挥使，王思同任飞腾指挥使。王思同的母亲是刘仁恭的女儿。

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称臣，下书称教令，自称曰寡人。辛亥，令诸笺、表、薄、籍皆去唐年号，但称月、日。丙辰。张文蔚等至大梁。

庚戌（初四），梁王朱全忠开始登金祥殿，接受唐室文武百官称臣，下行文书称教令，自称寡人。辛亥（初五），命令各种笺、表、簿、籍都去掉唐朝年号，只称月、日。丙辰（初十），张文蔚等到达大梁。

卢佶闻钱传等将至，将水军拒之于青澳。钱传曰：“佶之精兵尽在于此，不可与战。”乃自安固舍舟，间道袭温州。戊午，温州溃，擒佶斩之。吴王以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命传等移兵讨卢约于处州。

温州卢佶听说钱传等将要到达，率领水军在青澳抵抗。钱传说：“卢佶的精锐部队都在这里，不能与他们作战。”于是自安固弃舟登岸，抄小路袭击温州。戊午（十二日），温州军队逃散，擒住卢佶斩首。吴王钱任命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命令钱传等率领军队转移到处州讨伐卢约。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闻王将即帝位，谓王曰：“朱三，尔可作天子乎！”

壬戌（十六日），梁王朱全忠更名为晃。朱全忠的哥哥朱全昱听说朱全忠将要即皇帝位，对他说：“朱三，你可以作天子吗？”

甲子，张文蔚、杨涉乘辂自上源驿从册室，诸司各备仪卫卤簿前导，百官从其后，至金祥殿前陈之。王被兖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奉册升殿进读，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以次奉宝升殿，读己，降，帅百官舞蹈称贺。帝遂与文蔚等宴于玄德殿。帝举酒曰：“朕辅政未久，此皆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惭惧，俯伏不能对，独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盛称帝功德宜应天顺人。

甲子（十八日），张文蔚、杨涉乘大车自上源驿随从册宝，诸司各备陈仪仗、卫士、车驾在前导引，唐朝的文武百官随后，到金祥殿前排列。梁王朱全忠身披衮袍，头戴冠冕，即皇帝位。张文蔚、苏循捧着册文登殿，进读册文，杨涉、张策、薛贻矩、赵光逢依次捧着印玺登殿，读完册文，下殿，率领文武百官跪拜称颂庆贺。后梁太祖朱晃于是同张蔚等在玄德殿宴饮。后梁太祖举酒说：“朕辅佐朝政不久，这都是诸公拥护爱戴之力。”张文蔚等惭愧惶惧，俯伏在地，不能回答，只有苏循、薛贻矩及刑部尚书张盛称后梁太祖的功业德行，需要顺应天命、人心称帝。

帝复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

后梁太祖又与同宗亲属在宫中宴饮戏博，酒喝得正畅快，朱全昱忽然用骰子向盆中击去而迸碎四散，斜视着太祖说：“朱三，你本来是砀山的一介平民，跟随黄巢做强盗，天子用你任四镇节度使，富贵极了，为什么突然灭了唐朝三百年的国家，自称帝王，将要全族被杀，还玩了什么博戏！”太祖不高兴而散场。

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庙、社稷。丁卯，遣使宣谕州、镇。戊辰，大赦，改元，国号大梁。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旧臣官爵并如故。以汴州为开封府，命曰东都；以故东都为西都；废故西京，以京兆府为大安府，置佑国军于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军。迁济阴王于曹州，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乙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命有关官吏祭祀天地、宗庙、社稷。丁卯（二十一日），派遣使者向各地州、镇宣布受禅称帝。戊辰（二十二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平，国号大梁。尊奉唐昭宣帝为济阴王，都如前代的成例；唐内外旧臣的官职爵位同过去一样。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故东都洛阳为西都；废故西京长安，以京兆府为大安府，在大安府设置佑国军。改魏博名为天雄军。迁济阴王李到曹州，用荆棘圈围，派披甲的士兵守卫。

辛未，以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辛未（二十五日），后梁太祖封武安节度使马殷为楚王。

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翔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之。翔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乃得休息。帝性暴戾难近，人莫能测，惟翔能识其意趣。或有所不可，翔未尝显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为之改易。禅代之际，翔谋居多。

后梁太祖以宣武掌书记、太府卿敬翔主管崇政院事务，以备顾问，参与谋划计议，在宫内承受皇上谕旨，传达给宰相执行。宰相不是进宫奏对的时候有所奏请以及已经受旨应该再行请示的，都详细记事，通过崇政院奏报，敬翔得旨后再传达给宰相。敬翔为人沉着内向，有才智谋略，在幕府三十余年，军事计划、民事政务，太祖一切都委任他办理。敬翔尽心勤劳，白天晚上很少睡觉，自己说只有在马上才能休息。太祖性情残暴乖戾，难于接近，别人不能猜测，只有敬翔能够知道他的思想旨趣。有时有不能办的事情，敬翔未曾明显说出，只是稍微表示疑难，梁太祖已经理解，多数为此改变。惮让取代之际，敬翔的谋划居多。

追尊皇高祖考、妣以来皆为帝、后；皇考诚为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为文惠皇后。

后梁太祖追尊高祖父、母以来都为帝、后；父亲朱诚为烈祖文穆皇帝，母王氏为文惠皇后。

初，帝为四镇节度使，凡仓库之籍，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友文为开封尹、判院事，掌凡国之金谷。友文本康氏子也。

当初，后梁太祖任四镇节度使，凡是仓库的簿籍文书，设置建昌院来管理。称帝以后，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朱友文担任开封尹、判建昌院事，掌管全国的钱财粮食。朱友文本来是康氏的儿子。

乙亥，下制削夺李克用官爵。是时惟河东、凤翔、淮南称“天”，西川称“天复”年号；余皆禀梁正朔，称臣奉贡。

乙亥（二十九日），下令削夺李克用的官职爵位。这时，只有河东、凤翔、淮南称天年号，西川称天复年号，其余各镇都接受后梁的年号，向后梁称臣纳贡。

蜀王与弘农王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卒无应者。蜀王乃谋称帝，下教谕统内吏民；又遗晋王书云：“请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访唐宗室立之，退归藩服。”晋王复书不许，曰：“誓于此生靡敢失节。”

蜀王王建与弘农王杨渥移送檄文给诸道，说要与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克用合兵兴复唐室，结果没有响应的。王建于是计划称帝的，下令告诉辖区内的官吏百九，又送书信晋王李克用说：“请各称帝一方，等到朱温平定以后，就寻访唐皇宗室的人立他为皇帝，我们再恢复藩镇之职。”晋王李克用回信不赞成，说：“发誓在这一生不敢丧失臣节。”

唐末之诛宦官也，诏书至河东，晋王匿监军张承业于斛律寺，斩罪人以应诏。至是，复以为监军，待之加厚，承业亦为之竭力。

唐末诛杀宦官的时候，诏书传到河东，晋王李克用把监军张承业藏在斛律寺，斩了一个罪犯来应付诏旨。到这个时候，又以张承业任监军，待他更加忧厚，张承业也为李克用竭尽心力。

岐王治军甚宽，待士卒简易。有告部将符昭反者，岐王直诣其家，悉去左右，熟寝经宿而还；由是众心悦服；然御军无纪律。及闻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称帝，但开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为宫殿，妻称皇后，将吏上书称笺表，鞭、扇、号令多拟帝者。

岐王李茂贞治军很宽松，对待兵士平易坦率。有人告发部将符昭谋反，岐王李茂贞特意前往符昭家里，让左右的人全部离开，自己在符昭家里熟睡一夜而回去，所以众人心悦诚服。但他统率军队却没有纪律。听说唐室灭亡，由于兵士衰弱，地盘狭小，不敢自称皇帝，只是扩大岐王府，设置文武百官，把居住的房全称为宫殿，妻称为皇后，将领官吏上书称为笺表，鸣鞭、持扇、号令多数模仿皇帝。

镇海节度判官罗隐说吴王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始以隐为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镇海节度使判官罗隐劝说吴王钱讨伐梁，说：“纵然不能成功，尚且可以退保杭州、越州，自己在东边称帝，怎么能拱手侍奉盗贼，成为永远的耻辱呢！”钱开始以为罗隐在唐没得到重用，一定心有怨恨，等到听了他的话，虽然不能采用，心里很赞许他坚持正义。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任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加武顺节度使赵王王熔守太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后梁太祖加授武顺节度使赵王王熔守大师，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守太傅，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兼侍中。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来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颀报之。

契丹派遣使臣袍笏梅老到大梁互通友好，后梁太祖派遣太府少卿高颀回府。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与约，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号令诸部，每三年则以次相代。咸通末，有习尔者为王，土宇始大。其后钦德为王，乘中原多故，时入盗边。及阿保机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咸役属之。阿保机姓邪律氏，恃其强，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机击黄实室韦还，七部劫之于境上，求如约。阿保机不得已，传旗鼓，且曰：“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别自为一部。”七部许之。汉城，故后魏滑盐县也。地宜五谷，有盐池之利。其后阿保机稍以兵击灭七部，复并为一国。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故地，击奚，灭之，复立奚王而使契丹监其兵。东北诸夷皆畏服之。

起初，契丹有八部，每部各有大人，共同约定，推举一人为王，建置旗鼓以号令各部，每三年就依次相代。咸通末年，有名叫习尔的为王，疆土开始扩大。其后钦德为王，趁着中原多难，时常入侵中原边境抢劫。等到阿保机为王，尤其威武勇敢，五姓奚及七姓室韦、达靼都附属于他。阿保机姓邪律氏，仗恃自己强大，不肯在三年任满的时候接受替代。过了很久，阿保机攻打黄头室韦回来，其他七部在边界上胁迫他，要求遵守三年一换王的约定。阿保机无可奈何，只得传与旗鼓，并且说：“我为王九年，得到汉人很多，请率领同种部落在古汉城居住，与汉人共同守护，另外自为一部。”七部应允了他。汉城是原来的后魏滑盐县。土地适宜五谷生长，有盐池之利。后来阿保机逐渐发兵灭亡其他七部，合并成为一国。阿保机又北侵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旧地，攻打、灭亡五姓奚，后来又立奚王而让契丹监督他的军队。东北各夷族都敬畏服从他。

是岁，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州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或劝晋王：“因其来，可擒也，”王曰：“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机留旬日乃去，晋王赠以金缯数万。阿保机留马三千匹，杂畜万计以酬之。阿保机归而背盟，更附于梁，晋王由是恨之。

这一年，阿保机率领部众三十万侵犯云州，晋王李克用与他和好，在云州东城会面，相约为兄弟，延请到帐中，纵情饮酒，握手尽欢，相约在当年冬天共同攻梁。有人劝晋王说：“趁着阿保机前来，可以擒住他。”晋王说：“仇敌朱全忠没有消灭，却对夷狄失信，是自取灭亡之道啊。”阿保机留住十天才离开云州，晋王赠送给他金缯数。阿保机留下马三千匹，各种牲畜数以万计，用来酬谢晋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背叛了盟约，又归附了后梁，晋王李克用因此怨恨阿保机。

已卯，以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为吴越王；加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王审知兼侍中，仍以隐为大彭王。

已卯（初三），后梁太祖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镇海、镇东节度使吴王钱为吴越王，加授清海节度使刘隐、威武节度使王审知兼侍中，并以刘隐为大彭王。

癸未，以权知荆南留后高季昌为节度使。荆南旧统八州，乾符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残毁，户口凋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复业。

癸未（初七），后梁太祖任命暂时代理荆南留后的高季昌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过去统辖荆、归、硖、、忠、万、澧、朗八州，唐僖宗乾符年间以来，外寇内乱一个接一个，诸州都被相邻各道占据，只剩下了江陵。高季昌到任，城邑残破毁坏，户口零落减损。高季昌安顿抚恤流散的人，百姓全都恢复了常业。

乙酉，立兄全昱为广王，子友文为博王，友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乙酉（初九），后梁太祖封立他的哥哥朱全昱为广王，儿子友文为博王、友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贞为均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

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吏。

辛卯（十五日），后梁太祖以东都故居为建昌宫，将判建昌院事改为建昌宫使。

壬辰，命保平节度使康怀贞将兵八万会魏博兵攻潞州。

壬辰（十六日），后梁太祖命令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领八万大军，会同魏博军队攻打潞州。

甲午，诏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甲午（十八日），后梁太祖诏令撤消枢密院，它的职掌事务全都归入崇政院，任命知院事敬翔为院使。

礼部尚书苏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谓有功于梁，当不次擢用；循朝夕望为相。帝薄其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亦鄙之。翔言于帝曰：“苏循，唐之鸱枭，卖国求利，不可以立于惟新之朝。”戊戌，诏循及刑部尚书张等十五人并勒致仕，楷斥归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谦。

礼部尚书苏循及他的儿子起居郎苏楷自认为对后梁有功劳，应当不按寻常的次序升用。苏循日夜盼着做宰相。后梁太祖轻视他的为人，敬翔及殿中监李振也瞧不起他。敬翔对太祖说：“苏循是唐朝如同鸱枭一样的奸邪小人，出卖国家，贪求私利，不可以立于新的朝廷。”戊戌（二十二日），诏令苏循及刑部尚书张等十五人一并强迫退休，苏楷驱逐回乡。苏循父子于是往河中依附朱友谦。

卢约以处州降吴越。

卢约以处州投降吴越王钱。

弘农王以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将水军三万以击楚。楚王马殷甚惧，静江军使杨定真贺曰：“我军胜矣！”殷问其故，定真曰：“夫战惧则胜，骄则败。今淮南兵直趋吾城，是骄而轻敌也；而王有惧色，吾是以知其必胜也。”

弘农王杨渥任用鄂岳观察使刘存为西南面都招讨使，岳州刺史陈知新为岳州团练使，庐州观察使刘威为应援使，别将许玄应为监军，率领三万水军攻楚。楚王马殷非常害怕，静江军使杨定真庆贺说：“我军胜利了！”马殷问是什么缘故，杨定真说：“打仗知道害怕就会胜利，骄傲就会失败。现在淮南军队直奔我城，是骄傲轻敌的表现。可是大王您有害怕的神色，我因此知道您一定胜利。”

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将水军三万浮江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帅战舰三百屯浏阳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还至越堤北，彦晖追之。存数战不利，乃遗殷书诈降。彦晖使谓殷曰：“此必诈也，勿受！”存与彦晖夹水而陈，存遥呼曰：“杀降不详，公独不为子孙计耶！”彦晖曰：“贼入吾境而不击，奚顾子孙！”鼓噪而进。存等走，黄自浏阳绝江，与彦晖合击，大破之，执存及知新，裨将死者百余人，士卒死者以万数，获战舰八百艘。威以余众遁归，彦晖遂拔岳州。殷释存、知新之缚，慰谕之。二人皆骂曰：“丈夫以死报主，肯事贼乎！”遂斩之。许玄应，弘农王之腹心也，常预政事，张颢、徐温因其败，收斩之。

马殷命在城都指挥使秦彦晖率领水军三万顺湘江漂浮而下，水军副指挥使黄率战舰三百条驻守浏阳口。六月，刘存等遇大雨，带兵回到越堤北边，秦彦晖追赶他们。刘存屡战失利，于是送书信给马殷假装投降。秦彦晖派人对马殷说：“这一定是诈降，不要接受！”刘存与秦彦晖夹水列阵，刘存遥呼说：“杀戮投降的人不吉祥，您难道不为子孙考虑吗！”秦彦晖说：“贼寇侵入我境却不攻击，怎么顾及子孙！”擂鼓呐喊而前进。刘存等退走，黄自浏阳带兵横渡湘江，与秦彦晖合击，把淮南军队打得大败，生擒刘存及陈知新，杀死裨将一百余人，死的士卒以万计，缴获战舰八百艘。刘威带着剩下的兵众逃回，秦彦晖于是夺取了岳州。马殷解开捆绑刘存、陈知新的绳索，安慰劝解他们。二人都大骂说：“大丈夫以死报答主人，岂肯事奉贼子吗！”于是把他们斩了。许玄应是弘农王杨渥的心腹亲信，经常参与政事，张颢、徐温因为他战败，把他拘捕斩了。

楚王殷遣兵会吉州刺史彭攻洪州，不克。

楚王马殷派遣军队会同吉州刺史彭攻打洪州，没有攻克。

康怀贞至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怀贞昼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筑垒穿蚰蜒堑而守之，内外继绝。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帅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修之子；嗣本，本姓张；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保平节度使康怀贞率兵到达潞州，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闭城拒守。康怀贞日夜攻打，半月没有攻下，于是挖筑垣墙并穿通如同蚰蜒行地形状的壕沟，日夜守护，使城内外隔绝。晋王李克用任命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率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援潞州。李嗣弼是李克修的儿子；李嗣本，本姓张；史建瑭是史敬思的儿子；安金全是代北人。

晋兵攻泽州，帝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将兵救之。

晋兵攻泽州，后梁太祖派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率兵救援。

甲寅，以平卢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同平章事。

甲寅（初九），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守为司徒、同平章事。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楚兵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绝其粮道；彦恭败，楚兵亦走。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会同楚兵进攻江陵，荆南节度使高季昌率失驻扎公安，断绝他们的粮道。雷彦恭被打败，楚兵也退走了。

刘守光既囚其父，自称卢龙留后，遣使请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刘守光囚禁他的父亲刘仁恭以后，自称卢龙留后，派遣使者请求任命。秋季，七月甲午（十九日），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为卢龙节度使、同平章事。

静海节度使曲裕卒，丙申，以其子权知留后颢为节度使。

静海节度使曲裕去世。丙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权知留后曲颢为静海节度使。

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攻打岳州，没有攻克。

丙午，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

八月丙午（初一），后梁太祖赐河南尹张全义名宗。

辛亥，以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楚王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辛亥（初六），后梁太祖任命吴越王钱兼淮南节度使、楚王马殷兼武昌节度使，各充本道招讨制置使。

晋周德威壁于高河，康怀贞遣亲骑都头秦武将兵击之，武败。

晋周德威在高河扎营，康怀贞派遣亲骑都头秦武率兵攻击，秦武战败。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黜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思安将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调山东民馈军粮，德威日以轻骑抄之，思安乃自东南山口筑甬道，属于夹寨。德威与诸将互往攻之，排墙填堑，一昼夜间数十发，梁兵疲于奔命。夹寨中出刍牧者，德威辄抄之，于是梁兵闭壁不出。

丁巳（十二日），后梁太祖任命亳州刺史李思安代康怀贞为潞州行营都统，贬康怀贞为行营都虞候。李思安率领河北军队西上，到达潞州城下，又修筑二重城垣，内防奔突，外拒援兵，叫作夹寨。调发山东百姓输送军粮，周德威天天派出轻骑兵抄劫，李思安于是从东南山口修筑甬道，与夹寨连接。周德威与各位将领交替前去攻击，推倒垣墙，填平壕沟，一昼夜间出数十次，后梁兵防备不暇，疲于奔命。夹寨中有出来割草放牧的，周德威就抄劫他们，于是后梁兵紧闭营垒不出。

九月，雷彦恭攻涔阳、公安，高季昌击败之。彦恭贪残类其父，专以焚掠为事，荆、湖间常被其患；又附于淮南。丙申，诏削彦恭官爵，命季昌与楚王殷讨之。

九月，武贞节度使雷彦恭进攻涔阳、公安，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把他打败。雷彦恭贪婪残暴像他的父亲雷满，专以焚烧抢掠为事业，荆、湖间经常受他祸害；又依附于淮南。丙申（二十二日），后梁太祖诏令削夺雷彦恭的官爵，命令高季昌会同楚王马殷讨伐他。

蜀王会将佐议称帝，皆曰：“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者也！”冯涓独献议请以蜀王称制，曰：“朝兴则未爽称臣，贼在则不同为恶。”王不从，涓杜门不出。王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之谋，帅吏民哭三日；已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以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史唐道袭为内枢密使。庄，见素之孙也。

蜀王王建会同部将僚佐商议称帝，都说：“大王虽然忠于唐室，但唐室已经灭亡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授与不取’了！”冯涓独自进献意见请以蜀王代行皇帝事，说：“这样做，唐朝复兴就没有丧失臣节，贼子存在就没有一起作恶。”王建没有听从，冯涓闭门不出。王建采用安抚副使、掌书记韦庄的计谋，率领官吏、百姓哭三日。已亥（二十五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辛丑（二十七日），任命前东川节度使兼侍中王宗佶为中书令，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阆州防御唐道袭为内枢密使。韦庄是天宝末年宰相韦见素的孙子。

蜀王虽目不知书，好与书生谈论，粗晓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蜀主礼而用之，使修举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前蜀国主王建虽然目不知书，但喜好与读书人谈论，粗略知道书中的道理。当时，唐朝的官宦之家大多在蜀躲避战乱，王建对他们以礼相待，让他们研究编纂典故成例，所以蜀的法令礼乐制度有唐的遗风。

蜀主长子校书郎宗仁幼以疾废，立其次子秘书少监宗懿为遂王。

王建的长子校郎王宗仁小时候因病致残，立他的次子秘书少监王宗懿为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会楚将秦彦晖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于淮南，且告急。弘农王遣将泠业将水军屯平江，李饶将步骑屯浏阳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许德勋将兵拒之。泠业进屯朗口，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又破浏阳寨，擒李饶；掠上高、唐年而归。斩业、饶于长沙市。

冬季，十月，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会同楚将秦彦晖攻打朗州，雷彦恭派使者到淮南乞求归降，并告急。弘农王杨渥派遣将领泠业率领水军驻扎平江，李饶率领步兵、骑兵驻扎浏阳以救援雷彦恭；楚王马殷派遣岳州刺史许德勋率兵抗拒。泠业进军驻扎朗口，许德勋派善于游泳者五十人，用树木枝叶遮盖他们的头部，手持长刀，顺长江漂浮直下，夜里侵犯泠业军营，并且放手，泠业军中大乱。许德勋率军进击，把泠业打得大败，追至鹿角镇，生擒泠业。又攻破浏阳寨，生擒李饶，抢掠上高、唐年二县而返回。在长沙街市上，把泠业、李饶斩首。

十一月，甲申，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晋江猪岭寨，拔之。

十一月甲申（十一日），后梁夹马指挥使尹皓攻打晋江猪岭寨，予以攻克。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将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枭獍！吾生不如死，誓与诸君讨之！”乃发兵击守光，互有胜负。

义昌节度使刘守文听说他的弟弟刘守光囚禁了他的父亲刘仁恭，集合将吏大哭说：“想不到我家生了这个枭獍一样的禽兽！我生不如死，誓与你们讨伐他！”于是发兵攻打刘守光，互有胜负。

天雄节度使邺王绍威谓其下曰：“守光以窘急归国，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不战服也。”乃遗守文书，谕以祸福。守文亦恐梁乘虚袭其后，戊子，遣使请降，以子延为质。帝拊手曰：“绍威折简，胜十万兵！”加守文中书令，抚纳之。

天雄节度使邺王罗绍威对其部下说：“刘守光因为窘困危急归梁，刘守文孤立无援，沧州可以不战就降服了。”于是送书信给刘守文，晓谕祸福。刘守文也担心梁兵乘虚袭击他的后路，戊子（十五日），派遣使者请求归降，以儿子刘延作为人质。后梁太祖拍手说：“罗绍威一封书信，胜过十万军队！”加授刘守文中书令，抚慰收纳了他。

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则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壬寅，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当初，后梁太祖在藩镇的时候，执法严苛，将校有战死的，他的部下兵卒全都斩首，称为“跋队斩”，士卒损失主将的，大多逃跑不敢回来。太祖于是命令，凡军士都在他们的面部刺字来记录军号。军士有的思念家乡逃走，关口津渡常常把他们捉住送回所属，没有一个不被处死的，他们的乡里也不敢收容。因此，逃亡者都聚集在山林川泽之中做强盗，成为州县的大害。壬寅（二十九日），颁布诏令赦免他们的罪过，从今即使脸部刺字也听任回乡里。强盗减少了十之七八。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将兵渡淮袭颍州，克其外郭。刺史张实据子城拒守。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诚等率兵渡过淮河袭击颍州，攻克颍州外城。颍州刺史张实据颍州内城抵御守卫。

晋王命李存璋攻晋州，以分上党兵势。十二月，壬戌，诏河中，陕州发兵救之。

晋王李克用命令李存璋进攻晋州，藉以分散上党的军力。十二月壬戌（十九日），后梁太祖诏令河中、陕州发兵救援晋州。

甲子，诏发步骑五千救颍州，米志诚等引去。

甲子（二十一日），后梁太祖诏令派遣五千步兵骑兵救颍州，米志诚等退走。

丁卯，晋兵寇州。

丁卯（二十四日），晋兵侵犯州。

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于吴越。

淮南军队攻打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向吴越王钱求救。

二年（戊辰、908 ）

二年（戊辰，公元908 年）

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兴义楼。有僧抉一目以献，蜀主命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曰：“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蜀主乃止。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前蜀主王建登兴义楼。有个僧人剜出一只眼珠献上，王建命令施饭给一万名僧人作为回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僧人无故自残，赦免他的罪过已经是幸运了，不应该再加以推崇奖赏而败坏风俗。”王建这才作罢了。

丁丑，蜀以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丁丑（初五），前蜀任命韦庄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

辛巳（初九），王建到南效祭天。壬午（初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武成。

晋王疽发于首，病笃。周德威等退屯乱柳。晋王命其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振武节度使克宁、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曰：“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尔曹善教导之！”辛卯，晋王谓存勖曰：“嗣昭厄于重围，吾不及见矣。俟葬毕，汝与德威辈速竭力救之！”又谓克宁等曰：“以亚子累汝！”亚子，存勖小名也。言终而卒。克宁纲纪军府，中外无敢喧哗。

晋王李克用头上生毒疮，病情严重。周德威等撤退到乱柳驻扎。晋王李克用命他的弟弟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与振武节度使李克宁，监军张承来，大将李存璋、吴珙，掌书记卢质等人拥立他的儿子晋州刺史李存勖为嗣，说：“此子志向远大，必能成就我的事业，你们好好教导他！”辛卯（十九日），晋王对李存勖说：“李嗣昭困于重围，我来不及见他了。等到葬事完毕，你与周德威等立即竭力救他！”又对李克宁等说：“把亚子烦劳你们照管了！”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名。话说完就死了。李克宁治理军府，内外没有人敢于喧哗。

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时上党围未解，军中以存勖年少，多窃议者，人情汹汹。存勖惧，以位让克宁。克宁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谁敢违之！”将吏欲谒见存勖，存勖方哀哭未出。张承业入谓存勖曰：“大孝在不坠基业，多哭何为！”因扶存勖出，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帅诸将拜贺，王悉以军府事委之。

李克宁长期总理兵权，有兄死弟立之势，当时上党围困没解除，军中认为李存勖年少，多有私下议论的，人心不定。李存勖害怕，把王位让给李克宁。李克宁说：“你是嫡长子，况且有先王的遗命，谁敢违抗！”将吏想要谒见李存勖，李存勖正在悲伤哭泣，没有出来。张承业进内对李存勖说：“大孝在于不失去基业，多哭泣做什么！”于是扶着李存勖出来，继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宁首先率领诸将拜贺，晋王李存勖把军府事务全部委托给李克宁。

以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之时，多宠借胡人及军士，侵扰市肆，存璋既领职，执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间城中肃然。

晋王李存勖任李存璋为河东军城使、马步都虞候。先王李克用的时候，多宠信依靠胡人及军士，侵犯扰乱街市店铺，李存璋任以后，逮捕其中尤其残暴蛮横的杀死，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秩序肃然。

吴越王遣兵攻淮南甘露镇，以救信州。

吴越王钱派遣军队进攻淮南甘露镇来救援信州。

蜀中书令王宗佶，于诸假子为最长，且恃其功，专权骄恣。唐道袭已为枢密使，宗佶犹以名呼之；道袭心衔之而事之逾谨。宗佶多树党友，蜀主亦恶之。二月，甲辰，以宗佶为太师，罢政事。

前蜀中书令王宗佶在蜀主王建的养子中居长，并且仗恃他的功劳，独揽大权，骄傲放纵。唐道袭已经担任枢密使，王宗佶仍然直呼其名。唐道袭心怀不满但对他更加恭敬。王宗佶多结党援，王建也憎恶他。二月甲辰（初三），任命王宗佶为太师，停止参与政务。

蜀以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格为相，多迎合主意；有胜已者，必以计排去之。

前蜀任命户部侍郎张格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格作为宰相，极力迎合前蜀主王建的意向，有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用计谋把他排斥走。

初，晋王克用多养军中壮士为子，宠遇如真子。及晋王存勖立，诸假子皆年长握兵，心怏怏不伏，或托疾不出，或见新王不拜。李克宁权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颢阴说克宁曰：“兄终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倒，于理安乎！天与不取，后悔无及！”克宁曰：“吾家世以慈孝闻天下，先王之业苟有所归，吾复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斩汝！”克宁妻孟氏，素刚悍，诸假子各遣其妻入说孟氏，孟氏为以然，且虑语泄及祸，数以迫克宁。克宁性怯，朝夕惑于众言，心不能无动；又与张承业、李存璋相失，数诮让之；又因事擅杀都虞候李存质；又求领大同节度使，以蔚、朔、应州为巡属。晋王皆听之。

当初，晋王李克用收养许多军中壮士为养子，宠信待遇如同亲子。等到晋王李存勖继位，诸养子都年长并掌握军权，心里郁闷不服，或者托病不出，或者进见新王不叩拜。李克宁的权力地位既已重要，人情多数倾向他。养子李存颢暗中劝说李克宁道：“哥哥死了，弟弟继位，自古就有这样的。以叔叔叩拜侄子，于理心安吗！上天授与不取，后悔就来不及了！”李克宁说：“我家世代以父慈子孝闻名天下，先王的基业如果有了归属，我又有什么希求！你再胡说，我就杀了你！”李克宁的妻子孟氏，向来刚强蛮横，诸养子各派他们的妻子到内室劝说孟氏，孟氏认为有理，并且担心这些话泄露出去遭受祸患，屡次逼迫李克宁。李克宁性情怯懦，早晚被众人的话蛊惑，不能不动心；又与张承业、李存璋失和，屡次责备他们；又因故擅自杀死都虞候李存质；又要求兼任大同节度使，以蔚州、朔州、应州为巡属。晋王李存勖都听从了他。

李存颢等为克宁谋，因晋王过其第，杀承业、存璋，奉克宁为节度使，举河东九州附于梁，执晋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熔，少事晋王克用，居帐下，见亲信，克宁欲知府中阴事，召敬熔，密以谋告之。敬熔阳许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骇，召张承业，指晋王谓之曰：“先王把此儿臂授公等，如闻外闻间谋欲负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他不以累公。”承业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晋王以克宁之谋告，且曰：“至亲不可自相鱼肉，吾苟避位，则乱不作矣。”承业曰：“克宁欲投大王母子于虎口，不除之岂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吴琪及假子李存敬、吴璋及假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使阴为之备。壬戌，置酒会诸将于府舍，伏甲执克宁、存颢于座。晋王流涕数之曰：“儿向以军府让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复为此谋，忍以吾母子遗仇仇乎！”克宁曰：“此皆谗人交构，夫复何言！”是日，杀克宁及存颢。

李存颢等为李克宁谋划，趁着晋王到李克宁的家里探望，杀死张承业、李存璋，拥奉李克宁为节度使，率河东所属九州归附后梁，逮捕晋王李存勖及太夫人曹氏送往大梁。太原人史敬熔，年轻时侍奉晋王李克用，居于帐下，受到亲信，李克宁想知道王府中的秘密事情，召见史敬熔，秘密地把计划告诉他。史敬熔假装应允他，入府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惊，召见张承业，指着晋王李存勖对他说：“先王把着此儿的胳膊交给您等，如果听到外边图谋想要背弃他，就只求有地方安置我母子，不要送往大梁，其他不连累您。”张承业惶恐说：“老奴以死奉先王的遗命，这是什么话呢！”晋王李存勖把李克宁的图谋告诉张承业，并且说：“至亲不可以自相残杀，我如果让位，祸乱就不会发生了。”张承业说：“李克宁想要把大王母子投入虎口，不除掉他岂有安全的道理！”于是召见李存璋、吴珙及养子李存敬、长直军使朱守殷，让他们暗中防卫设备。壬戌（二十一日），在王府摆酒宴请诸将，埋伏的甲兵在座位上把李克宁、李存颢逮捕。晋王李存勖流着泪数说李克宁道：“孩儿以前把节度使府让给叔父，叔父不接受。现在事情已定，怎么又有这样的图谋，忍心把我母子送给仇人吗！”李克宁说：“这都是说坏话的谗人挑拔离间，又有什么话可说！”当日，杀了李克宁及李存颢。

癸亥，鸩杀济阴王于曹州，追谥曰唐哀皇帝。

癸亥（二十二日），后梁太祖派人在曹州用毒酒害死济阴王李，追谥称为唐哀皇帝。

甲子，蜀兵入归州，执刺史张瑭。

甲子（二十三日），前蜀兵进入归州，逮往归州刺史张瑭。

辛未，以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辛未（三十日），后梁太祖任命平卢节度使韩建为侍中，兼建昌宫使。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晋兵犹屯余吾寨，帝疑晋王克用诈死，欲召兵还，恐晋人蹑之，乃议自至泽州应接归师，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俊将兵趣泽州。三月，壬申朔，帝发大梁；丁丑，次泽州。辛巳，刘知俊至。壬午，以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后梁行营都统李思安等攻潞州，久攻不下，士卒疲惫困乏，多数逃跑。晋兵仍在余吾寨，后梁太祖怀疑晋王李克用是装死，想要召回军队，又怕晋兵尾随追击，于是商议亲自到泽州接应召回的军队，并且召匡国节度使刘知俟俊率兵赶往泽州。三月，壬申朔（初一），太祖从大梁出发，丁丑（初六），到达泽州驻扎。辛巳（初十），刘知悛到达。壬午（十一日），太祖任命刘知悛为潞州行营招讨使。

癸巳，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卒。

癸巳（二十二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文蔚去世。

帝以李思安久无功，亡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更闭壁自守，遣使召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归本贯充役；斩监押杨敏贞。

后梁太祖因李思安长期没有功绩，逃跑将校四十余人，士卒以万计，又闭守营垒，于是派遣使者召李思安前来泽州。甲午（二十三日），革除李思安官职爵位，勒令回到本籍应差充役，杀监押杨敏贞。

晋李嗣昭固守逾年，城中资用将竭，嗣昭登城宴诸将作乐。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觉。帝数遣使赐嗣昭诏，谕降之；嗣昭焚诏书，斩使者。

晋李嗣昭固守潞州过了一年，城中物资用品将要竭尽，李嗣昭登城宴请诸将取乐。飞箭射中李嗣昭的脚，李嗣昭秘密地把箭拔掉，座中的人都没有发觉。后梁太祖屡次派遣使者前去颁赐诏书，劝他投降；李嗣昭烧毁诏书，斩杀使者。

帝留泽州旬余，欲召上党兵还，遣使就与诸将议之。诸将以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党孤城无援，请更留旬月以俟之。帝从之，命增运刍粮以馈其军。刘知俊将精兵万余人击晋军，斩获甚众，表请自留攻上党，车驾宜还京师。帝以关中空虚，虑岐人侵同华，命知俊休兵长子旬日，退屯晋州，俟五月归镇。

后梁太祖在泽州留住十几天，想要召回上党的军队，派遣使者前去与诸将商议。诸将认为李克用死了，余吾寨的晋兵将要撤退，上党孤城无援，请再留十天半月以等待机会。太祖听从诸将的意见，命令增运粮草来供给军队。刘知俊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余人攻击晋军，斩杀俘获很多，上表请求自己留下进攻上党，太祖应当回京师。后梁太祖因关中空虚，担心岐州李茂贞侵犯同州、华州，命令刘知俊让军队在长子县休息十天，然后撤退到晋州驻扎，等到五月回藩镇。

蜀太师王宗佶既罢相，怨望，阴畜养死士，谋作乱。上表以为：“臣官预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生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总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已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贬其党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皆赐死于路。

前蜀太师王宗佶被罢宰相职务以后，心中怨恨，暗中豢养区猛敢死之徒，图谋作乱。王宗佶上表以为：“我官列大臣，论骨内之亲又是长子，国家大事，休戚与共。现在太子没有确定，一定发生祸端。陛下如果以为王宗懿的才干能够继承皇位，应该早日举行册封大礼，任用我为元帅，统领六军。倘若以为时势正在艰难，王宗懿年幼，我怎么敢保持谦逊不承担重任呢！陛下已经南面称帝，军队事宜应当委任臣下。我请求设置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战守边之事，我都独自掌管施行。太子早晚侍奉饮食，我掌握军队护卫宫禁，此是万世基业，希望陛下考虑决定。”前蜀主王建大怒，暗中忍耐没有发作，问唐道袭，回答说：“王宗佶的威名声望，内外畏惧顺服，足以驾驭诸将。”蜀主更加怀疑王宗佶。已亥（二十八日），王宗佶入见，言辞神色狂悖不敬，蜀主向他指出，王宗佶仍不听，蜀主不能按捺自己的忿怒，命卫士打死他。贬王宗佶的党羽御史中丞郑骞为维州司户、卫尉少卿李钢为汶川尉，都在路途中赐死。

初，晋王克用卒，周德威握得兵在外，国人皆疑之。晋王存勖召德威使引兵还。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晋阳，留兵城外，独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极哀；退，谒嗣王，礼甚恭。众心由是释然。

当初，晋王李克用去世，周德威在外地掌握重兵，国中人都怀疑他。晋王李存勖召周德威带兵回晋阳。夏季，四月，辛丑朔（初一），周德威到晋阳，把军队留在城外，独自步行入城，伏在先王李克用的灵柩上哭得极为悲伤；退出后，拜见嗣王李存勖，礼节非常恭敬，众人心里的疑虑因此消释了。

癸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罢为右仆射；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

癸卯（初三），后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涉被免职降为右仆射；任命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张策为刑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于兢是于琮哥哥的儿子。

夹寨奏余吾晋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复来，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泽州南还；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夹寨者亦不复设备。晋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独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张承业亦劝之行。乃遣承业及判官王缄乞师于凤翔，又遣使赂契丹王阿保机求骑兵。岐王衰老，兵弱财竭，竟不能应。晋王大阅士卒，以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帅周德威等发晋阳。

潞州夹寨的后梁军将领奏报余吾寨的晋兵已经退走，后梁太祖以为晋的援兵不能再来，潞州一定能够夺取，丙午（初六）自泽州南下返回，壬子（十二日）到大梁。在夹寨的后梁兵也不再布置防备。晋王李存勖与诸将商议说：“上党是河东的屏障；没有上党，就没有河东啊。况且朱温惧怕的只是先王罢了，听说我才登帝位，以为小孩不熟习军事，一定有骄傲懈怠的心理。如果选派精锐部队兼程急速前去，出其不意，打败梁兵是一定的了。取得威势，确定霸业，在此一举，不可失掉机会啊！”张承业也劝他亲自出征。于是，派遣张承业及判官王缄到凤翔请求李茂贞发兵援助，又派遣使者贿赂契丹王阿保机请求借给骑兵。岐王李茂贞衰老，兵弱财尽，结果没能应允。晋王李荐勖大阅士卒，任命前昭义节度使丁会为都招讨使。甲子（二十四日），率领周德威等由晋阳出发。

淮南遣兵寇石首，襄州兵败之于港。又遣其将李厚将水军万五千趣荆南，高季昌逆战，败之于马头。

淮南弘农王杨渥派遣军队侵犯石首，襄州军队在港把他们打败；又派遣他的部将李厚率领水军一万五千人奔赴荆南，高季昌迎战，在马头把李厚打败。

已巳，晋王军于黄碾，距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晋王伏兵三垂冈下，诘旦大雾，进兵直抵夹寨。梁军无斥候，不意晋兵之至，将士尚未起，军中惊扰。晋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东北隅，填堑烧寨，鼓噪而入。梁兵大溃，南走，招讨使符道昭马倒，为晋人所杀；失亡将校士卒以万计，委弃资粮、器械山积。

已巳（二十九日），晋王李存勖驻扎在黄碾，距离上党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初一），晋王埋伏军队在三垂冈下，凌晨大雾，进兵直达夹寨。后梁军未设岗哨，没料到晋兵的到来，将士还未起床，军中惊慌纷扰。晋王李存勖命令周德威、李嗣源分兵两路，周德威攻西北角，李嗣源攻东北角，填沟烧寨，擂鼓呐喊而入。后梁兵大败，向南逃跑，招讨使符道昭的坐马栽倒，被晋兵杀死；逃失死亡将士以万计，丢弃的物资、粮草、器械堆积如山。

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来，破贼夹寨。贼已去矣，可开门！”嗣昭不信，曰：“此必为贼所得，使来诳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来，可见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见王白服，大恸几绝，城中皆哭，遂开门。初，德威与嗣昭有隙，晋王克用临终谓晋王存勖曰：“进通忠孝，吾爱之深。今不出重围，岂德威不忘旧怨邪！汝为吾以此意谕之。苦潞围不解，吾死不瞑目。”进通，嗣昭小名也。晋王存勖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战夹寨甚力；既与嗣昭相见，遂欢好如初。

周德威等到潞州城下，呼唤李嗣昭说：“先王已经去世，现在嗣王亲自前来，攻破梁贼夹寨。梁贼已经逃走了，可打开城门！”李嗣昭不信，说：“这一定是被梁贼俘虏，派来诳骗我。”想要用箭射周德威。左右的人阻止他，李嗣昭说：“嗣王果然来了，可以相见吗？”晋王李存勖自己往前呼唤他。李嗣昭见晋王穿着白色丧服，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城中全都哭了，于是开了城门。当初，周德威与李嗣昭有仇怨，晋王李克用临死对晋王李存勖说：“进通忠诚孝敬，我爱他很深。现在没有出重围，难道是周德威不忘旧日的仇怨吗！你替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如果潞州不能解围，我死了也不能闭上眼睛。”进通是李嗣昭的小名。晋王李存勖把父王的意思告诉周德威，周德威感激哭泣，因此攻打夹寨非常卖力，与李嗣昭相见后，从此欢洽和好像当初一样。

康怀贞以百余骑自天井关遁归。帝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诏所在安集散兵。

后梁潞州行营都虞候康怀贞率领骑兵一百余人自天井关逃回大梁。后梁太祖听说潞州夹寨没有守住，大惊失色，过了一会儿长叹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克用家业可以不亡了！至于像我的儿子，只是一些猪狗罢了！”诏令当地安抚召集逃散的士卒。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趣泽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众不为用。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将兵应接夹寨溃兵，至天井关，谓其众曰：“泽州要害地，不可失也；虽无诏旨，当救之。”众皆不欲，曰：“晋人胜气方锐，且众寡不敌。”存节曰：“见危不救，非义也；畏敌强而避之，非勇也。”遂举策引众而前。至泽州，城中人已纵火喧噪，欲应晋王，班闭牙城自守，存节至，乃定。晋兵寻至，缘城空地道攻之，存节昼夜拒战，凡旬有三日；刘知俊自晋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

周德威、李存璋乘胜进赴泽州，泽州刺史王班向失人心，众人不为他所用。后梁龙虎统军牛存节自西都洛阳率兵迎接夹寨溃逃的军队，到天井关，对他的部下说：“泽州是要害之地，不可丢失；即使没有诏旨，也应当救援。”众人都不想救，说：“晋军胜气正锐，况且众寡不敌。”牛存节说：“见到危难不救，是不义；害怕敌人强大逃避，是不勇。”于是挥鞭带领众士卒前进。到达泽州，城中人已经放火喧哗，想要响应晋王，刺史王班关闭牙城自己坚守，牛存节到了以后，这才安定下来。晋兵随即到达、沿城挖掘地道攻城，牛存节日夜抵御作战，一共十三天；刘知俊自晋州带领军队前来救援，周德威烧毁攻城器具，撤退保卫高平。

晋王归晋阳，休兵行赏，以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命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境内大治。以河东地狭兵少，乃训练士卒，令骑兵不见无得乘马；部分已定，无得相逾越，及留绝以避险；分道并进，期会无得差晷刻。犯者必斩。故能兼山东，取河南，士卒精整故也。

晋王李存勖回晋阳，休整军队，进行赏赐，任命周德威为振武节度使、同平章事。诏命州县举荐有才德的人。罢斥贪婪残暴的官吏，减轻田租赋税，抚恤孤寡穷民，申雪冤案，禁止奸盗，境内太平。因为河东地狭兵少，于是训练士卒，命骑兵看不见敌人不准骑马。各军部署已定，不得相互超越和停留、中断来躲避危险。分路并进，约定会合的时间不得相差片刻。有建犯者，一定斩首不赦。晋所以能兼并山东、攻取河南，是由于军队精锐整齐的缘故。

初，晋王克用平王行瑜，唐昭宗许其承制封拜。时方镇多行墨制，王耻与之同，每除吏必表闻。至是，晋王存勖始承制除吏。

起初，晋王李克用平定难军节度使王行瑜，唐昭宗准许他先用制书任命官职、封授爵位。当时各藩镇多实行不向朝廷奏请，墨制用人，李克用认为与他们混同是一种耻辱，每次补授官吏一定要预先上表奏报皇帝。到这个时候，晋王李存勖才开始用制书任命官吏。

晋王德张承业，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赐遗甚厚。

晋王李存勖感谢张承业的恩德，把他作为兄长侍奉，常到他家，进入内堂叩拜母亲，赐给的物品非常丰厚。

潞州围守历年，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李嗣昭劝课农桑，宽租缓刑，数年之间，军城完复。

潞州困守超过了一年，士兵百姓冷饿死了一大半，市里萧条冷落。李嗣昭奖励督促耕织，减租宽刑，数年之间，潞州完全恢复。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静江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琼去世，楚王马殷委任李琼的弟弟李存主桂州事务。

壬申，更以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壬申（初二），后梁改许州忠武军为匡国军，同州匡国军为忠武军，陕州保义军为镇国军。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击破之。

乙亥（初五），楚王马殷的军队侵犯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把楚兵打败。

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制军政，弘农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谋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戊寅，颢遣其党纪祥等弑王于寝室，诈云暴薨。

淮南左牙指挥使张颢、右牙指挥使徐温专断军政事务，弘农威王杨渥心中不平，想要除掉他们却不能。张颢、徐温自感不安，共同策划杀死杨渥，瓜分他的国土来向后梁称臣投降。戊寅（初八），张颢派遣其党羽纪祥等在寝室把杨渥杀死，欺骗说是得急病突然死去。

已卯，颢集将吏于府庭，夹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诸将悉去卫从然后入。颢厉声问曰：“嗣王已薨，军府谁当主之？”三问，莫应，颢气色益怒。幕僚严可求前密启曰：“军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则恐太速。”颢曰：“何谓速也？”可求曰：“刘威、陶雅、李遇、李简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辅之，诸将孰敢不从！”颢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书一纸置袖中，麾同列诣使宅贺，众莫测其所为；既至，可求跪读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当立，诸将宜无负杨氏，善开导之。”辞旨明切。颢气色皆沮，以其义正，不敢夺，遂奉威王弟隆演称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既罢，副都统朱瑾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跃马，冲犯大敌，未尝畏慑，今日对颢，不觉流汗，公面折之如无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远矣。”因以兄事之。

已卯（初九），张颢召集将吏到节度使府庭院，夹道及庭中堂上各摆列着利刃，命令诸将让卫兵全都离开然后进入。张颢大声喝问说：“嗣王已经去世，节度使府应当由谁主持？”问了三次，没有人答应，张颢的气色更加愤怒，幕僚严可求向前秘密开导说：“节度使府极大，四方边境问题很多、非您主持不可。但是，今天就当恐怕太快了。”张颢说：“怎么说太快了？”严可求说：“刘威、陶雅、李遇、李简，都是先王同等地位的人，您今天自立为王，这些人能做您的属下吗？不如立幼主辅佐他，诸将谁敢不听从！”张颢沉默了很久。严可求于是躲过左右的人，急写一纸放进衣袖里，召呼同事各官前往节度使住宅去祝贺，众人猜不透他要做什么。到了节度使住宅，严可求跪在地上宣读，原来是太夫人史氏的教书。大要说：“先王创业艰难，嗣王不幸早逝，隆演按照次序应当嗣立，诸将应该不辜负杨氏，很好地开导教诲他。”言辞意旨明白恳切。张颢的气色很沮丧，因为史氏的告谕合乎正义，不敢强行夺取，于是奉弘农威王杨渥的二弟杨隆演称为淮南留后、东面诸道行营都统。这事情完了以后，副都统朱瑾前往严可求的住所，说：“我十六七岁就横戈跃马，冲犯强大的敌人，从来没有畏惧，今天面对张颢，不觉流汗，您当面指摘他像没有人一样。这才知道我只是匹夫之勇，比您差得太远了。”于是，把严可求作为哥哥侍奉。

颢以徐温为浙西观察使，镇润州，严可求说温曰：“公舍牙兵而出外藩，颢必以弑君之罪归公。”温惊曰：“然则奈何？”可求曰：“颢刚愎而暗于事，公能见听，请为公图之。”时副使李承嗣参预军府之政，可求又说承嗣曰：“颢凶威如此，今出徐于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见颢曰：“公出徐于外，”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见颢曰：“公出徐公于外，人皆言公欲夺其兵权而杀之，多言亦可畏也。”颢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业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颢及承嗣俱诣温，可求目责温曰：“古人不记一饭之恩，况公杨氏宿将！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时，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温谢曰：“苟诸公见容，温何敢自专！”由是不行。颢知可求阴附温，夜，遣盗刺之。可求知不免，请为书辞府主。盗执刀临之，可求操笔无惧色；盗能辩字，见其辞旨忠壮，曰：“公长者，吾不忍杀。”掠其财以复命，曰：“捕之不获。”颢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财为！”

张颢委任除温为浙西观察使，镇守润州。严可求劝说徐温道：“您舍弃牙兵而出任外藩，张颢一定把杀死君王的罪名归在您身上。”徐温大惊，说：“既然这样，怎么办？”严可求说：“张颢刚愎自用而又不明事理，如果您能够听从，请为您想办法。”当时，淮南行军副李承嗣参预节度使府的军政事务，严可求又劝李承嗣说：“张颢凶恶淫威如此，现在将徐温调到外地，意图不仅于此，恐怕对您也不利。”李承嗣深以为是。严可求前去见张颢说：“您将徐温调到外地，人们都说您想要夺他的兵权并把他杀死，很多人这样说那是可怕的。”张颢说：“徐温自己想去，不是我的意思。事情已经这样，怎么办？”严可求说：“阻止他很容易。”第二天，严可求邀张颢及李承嗣一同拜访徐温，严可求瞪着眼睛责问徐温说：“古人不忘记一顿饭的恩德，何况您是杨氏的老将！现在幼主初立，正是多事的时候，却求自己安适到外地去，能这样吗？”徐温谢罪说：“如果您们宽容，徐温我哪里敢自己独断独行！”因此，我没有前往润州。张颢知道严可求暗地里依附徐温，夜里派遣强盗前去刺杀严可求。严可示知道不能避免，请求强盗允许他写文书向府主杨隆演辞别。强盗拿刀对着他，严可求挥笔疾书没有惧色；强盗能识字，见他言辞意旨忠诚雄壮，说：“您是年高有德的人，我不妨心杀您。”抢劫他的财物回去复命，说：“没有抓到严可求。”张颢勃然大怒说：“我想要得到严可求的首级，要财物做什么！”

温与可求谋诛颢，可求曰：“非钟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时为左监门卫将军，温使亲将翟虔告之。泰章闻之喜，密结壮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饮为誓；丁亥旦，直入斩颢于牙堂，并其亲近。温始暴颢弑君之罪，纪祥等于市。诣西宫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惧，大泣曰：“吾儿冲幼，祸难如此，愿保百口归庐州，公之惠也！”温曰：“张颢弑逆，不可不诛，夫人宜自安！”初，温与颢谋弑威王，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颢从之。至是，穷治逆党，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也。隆演以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以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徐温与严可求商量杀死张颢，严可求说：“非钟泰章不可。”钟泰章是合肥人，当时担任左监门卫将军。徐温派亲将彭城人翟虔告诉钟章。钟泰章听说后非常高兴，秘密结交壮士三十人，夜里刺血互饮立下盟誓。丁亥（十七日）晨，钟泰章等直入左右牙指挥使厅把张颢及其亲近的人斩首。徐温开始揭露张颢杀死弘农威王杨渥的罪状，并在市上把纪祥等人车裂。徐温前往西宫禀告太夫人史氏。史太夫人恐惧，放声大哭，说：“我儿年幼，遭此灾难，希望保全我家人口回庐州，这是您的恩惠啊！”徐温说：“张颢杀主叛逆，不能不杀，夫人应当自安！”当初，徐温与张颢谋杀弘农威王杨渥，徐温说：“同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如只用我的兵。”张颢不同意，徐温说：“那么，只用您的兵士。”张颢答应了。到这个时候，彻底惩办逆党，都是左牙兵，因此人们以为徐温确实不知道张颢的密谋。杨隆演任命徐温为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务都取决于他。任命严可求为扬州司马。

温性沈毅，自奉简俭，虽不知书，使人读狱讼之辞而决之，皆中情理。先是，张颢用事，刑罚酷滥，纵亲兵剽夺市里，温谓严可求曰：“大事已定，吾与公辈当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寝耳。”乃立法度，禁强暴，举大纲，军民安之。温以军旅委严可求，以财赋委支计官骆知祥，皆称其职，淮南谓之“严、骆”。

徐温性格沉稳坚毅，生活简朴，虽然不识字，但让人阅读诉讼案件的口供呈状而作出判决，都符合情理，在这以前，张颢当权，刑罚极端残酷，放纵亲兵抢劫市井闾里。徐温对严可示说：“大事已定，我与您等就应当力行善政，使人们能够脱衣安稳睡觉呢。”于是，制定法律，禁除强暴，提出大纲，军民相安。徐温把军队事务委交严可求，把财货赋税委交支计官骆知祥，都很称职，淮南称他们为“严、骆”。

已丑，契丹王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帝复遣司农卿浑特赐以手诏，约共灭沙陀，乃行封册。

已丑（十九日），契丹王阿保机派遣使臣随梁使高颀到京城进献物品，并且请求颁给册封的命令。后梁太祖又派遣司农卿浑特到契丹，赐给阿保机亲笔诏书，约定共同消灭沙陀李存勖，这才给契丹王阿保机举行册封典礼。

壬辰，夹寨诸将诣阙待罪，皆赦之。帝赏牛存节全泽州之功，以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壬辰（二十二日），后梁在潞州夹寨逃出的各位将领到京城等候处分，全部赦免。后梁太祖赏识牛存节保全泽州的功劳，任命他为六军马步都指挥使。

雷彦恭引沅江环朗州以自守，秦彦晖顿兵月余不战，彦恭守备稍懈；彦晖使裨将曹德昌帅壮士夜入自水窦，内外举火相应，城中惊乱，彦晖鼓噪坏门而入，彦恭轻舟奔广陵。彦晖虏其弟彦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彦恭为节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与彦恭相表里，至是亦降于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武贞节度使雷彦恭引沅江水环绕朗州来守卫自已，秦彦晖屯驻军队一个多月不发动攻击，雷彦恭的防守戒备逐渐松懈；秦彦晖派小将曹德昌率领壮士在晚上从水洞里潜入城内，内外点火相应，城中惊乱，秦彦晖擂鼓呐喊毁坏城门而入，雷彦恭乘轻捷小船逃往广陵。秦彦晖俘虏了雷彦恭的弟弟雷彦雄，送到大梁。淮南任命雷彦恭为节度副使。在这以前，澧州刺史向与雷彦恭互为表里，到这时也投降了楚王，楚才得到了澧、朗二州。

蜀主遣将将兵岐兵五万攻雍州，晋张承业亦将兵应之。六月，壬寅，以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以拒之。

前蜀主王建派遣将领率兵会同岐王李茂贞的五万军队攻打雍州，晋监军张承业也率这响应他们。六月，壬寅（初三），梁太祖任命刘知俊为西路行营都招讨使率兵抵御。

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于洛阳，朱友之妻泣诉于帝曰：“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皆蒙荣宠。妾夫独不幸，因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今仇仇犹在，妾诚痛之！”帝曰：“朕几忘此贼！”已酉，遣使就洛阳族之。使者先凿坑于第侧，乃宣敕告之；师范盛陈宴具，与宗族列坐，谓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况有罪乎！予不欲使积尸长幼无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长，引于坑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金吾上将军王师范家在洛阳，朱友宁之妻在后梁太祖面前哭诉说：“陛下化家为国，宗族的人都承蒙荣恩宠。我的丈夫唯独不幸，因王师范背叛从逆，死于战场。现在仇人尚在，我实在痛恨他！”太祖说：“朕几乎忘了这个贼子！”已酉（初十），太祖派遣使者到洛阳把王师范的全族处死。使者先在王师范住宅旁边挖掘土坑，这才宣读敕书告诉王师范；王师范摆设丰盛的筵席，与宗族的人依次入座，对使者说：“死是人所不免的，何况有罪呢！我不想让尸体堆积得长幼没有次序。”于是，依次饮酒之后，乃命自年幼到年长，依次带到坑中杀死，被杀死的总共二百人。

丙辰，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大破岐兵于幕谷，晋、蜀兵皆引归。

丙辰（十七日），后梁西路行营都招讨使刘知俊及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在幕谷大败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后晋和前蜀的军队都退回了。

蜀立遂王宗懿为太子。

前蜀立遂王王宗懿为太子。

帝欲自将击潞州，丁卯，诏会诸道兵。

后梁太祖想要亲自统率军队攻打潞州，丁卯（二十八日），诏令会合各道的军队。

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

湖南判官高郁请求允许百姓自己采茶卖给北方的客商，征收他们的赋税来供给军队，楚王马殷听从了他。秋季，七月，马殷奏请在汴州、荆州、襄州、唐州、郢州、复州设置名为“回图务”的贸易场所，运茶到黄河南北，卖茶换回丝绵织品及战马，并且每年进贡茶叶二十五万斤，后梁太祖应允了他的请求。湖南因此富足。

壬申，淮南将吏请于李俨，承制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壬申（初三），淮南将吏向江淮宣谕使李俨请求，承用制书授予杨隆演淮南节度使、东面诸道行营都统、同平章事、弘农王。

钟泰章赏薄，泰章未尝自言；后逾年，因醉与诸将争言而及之。或告徐温，以泰章怨望，请诛之，温曰：“是吾过也。”擢为滁州刺史。

钟泰章得到奖赏很少，但他自己不曾说。后来过了一年，因为喝醉了与众将争论言及此事。有人禀报徐温，认为钟泰章怨恨，请把他杀死，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于是，擢升钟泰章为滁州刺史。

第二百六十七卷

后梁纪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二年（戊辰、908 ）

后梁纪二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戊辰，公元908 年）

八月，吴越王遣国节度使王景仁奉表诣大梁，陈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草也，避梁讳改焉

八月，吴越王钱派遣宁国节度使王景仁带着奏表前往大梁，陈述攻取淮南的计策。王景仁，即王茂章，因避后梁太祖曾祖朱茂琳名讳而改。

淮南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击吴越，九月，围苏州。吴越将张仁保攻常州之东洲，拔之。淮南兵死者万余人。淮南以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帅柴再用等诸将救东洲，大破仁保于鱼荡，复取东洲。柴再用方战舟坏，长浮之，仅而得济。家人为之饭僧千人，再用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济我，僧何力焉！”

淮南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周本、南面统军使吕师造进攻吴越，九月，包围苏州。吴越将领张仁保攻打常州的东洲，并把东洲夺取。淮南兵死了一万余人。淮南委任池州团练使陈璋为水陆行营都招讨使，统率柴再用等将领救援东洲，在鱼荡把张仁保打得大败，又夺回了东洲镇。柴再用正在战斗，船坏了，靠长矛浮托，才得渡过。家人为他施饭给一千名僧人，柴再用全部拿了这些饭食犒劳部兵，说：“士卒渡我上岸，僧人出了什么力呢！”

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许州人也。

丙子（初八），蜀册立皇后周氏。周皇后是许州人。

晋周德威、李嗣昭将兵三万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徐怀玉拒守；帝自将救之，丁丑，发大梁，乙酉，至陕州。戊子，岐王所署延州节度使胡敬璋寇上平关，刘知俊击破之。周德威等闻帝将至，乙未，退保隰州。

晋周德威、李嗣昭率兵三万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除怀玉抵御防守；后梁太祖亲自统率军队前去救援，丁丑（初九）从大梁出发，乙酉（十七日）到达陕州。戊子（二十日），岐王李茂贞所任命的延州节度使胡敬璋侵犯上平关，刘知俊把岐军打败。周德威等听说后梁太祖将要到达，乙未（二十七日）退兵保卫隰州。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汉口，绝楚朝贡之路；楚王殷遣其将许德勋将水军击之，至沙关，季昌惧而请和。殷又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将兵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十余战，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湖南遂安。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军队在汉口驻扎，断绝楚朝见进贡的道路；楚王马殷派遣他的部将许德勋率领水军前去攻打，到达沙头，高季昌畏惧，请求和解。马殷又派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兵进攻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打仗十余次，夺取昭、贺、梧、蒙、龚、富六州。马殷的疆域已经广阔，就使兵民得到休养生息，湖南于是安居乐业。

冬，十月，蜀主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其妹为德妃。张氏，人，宗懿之母也。二徐，耕之女也。

冬季，十月，前蜀主王建册立后宫张氏为贵妃，徐氏为贤妃，徐氏的妹妹为德妃。张氏是县人，是太子王宗懿的母亲；二徐是徐耕的女儿。

华原贼帅温韬聚从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华原贼帅温韬聚从嵯峨山，肆意抢劫雍州各县，唐帝的陵墓几乎全被发掘。

庚戌，蜀主讲武于星宿山，步骑三十万。

庚戌（十二日），前蜀主王建在星宿山讲习武事，参加的步兵、骑兵有三十万人。

丁巳，帝还大梁。

丁巳（十九日），后梁太祖回大梁。

辛酉，以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以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官告使，陷皆留之。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孙也。

辛酉（二十三日），梁任命刘隐为清海、静海节度使，任命膳部郎中赵光裔、右补阙李殷衡充任官告使，刘隐把他们都留下了。赵光裔是赵光逢的弟弟；李殷衡是李德裕的孙子。

依政进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归蜀；过江陵，高季昌爱其才识，留之，欲奏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祸，乃曰：“震素不幕荣宦，明公不以震为愚，必欲使之参谋议，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许之。震终身止称前进士，不受高氏辟署。委昌甚重之，以为谋主，呼曰先辈。

邛州依政进士梁震，唐末考中进士，到这时候归蜀。路过江陵，高季昌喜爱他的才能见识，把他留下来，想要留下来，想要奏举他为判官。梁震以为耻辱，想要离开，又恐怕遭祸，于是说：“我向来不羡慕荣华官宦，您不认为我愚昧无知，一定要让我参与谋划计议，只以没有官职的平民侍奉宴席就是了，何必在幕府任职呢！”高季昌应允了他。梁震终身只称前进士，不接受高季昌的征召任命。高季昌很器重他，用他作谋主，呼为“先辈”。

帝从吴越王之请，以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击淮南。十一月，彦卿帅众二千袭霍丘，为土豪朱景所败；又攻庐、寿二州，皆不胜。淮南遣滁州刺史史俨拒之，彦卿引归。

后梁太祖依从吴越王钱的请求，任命亳州团练使寇彦卿为东南面行营都指挥使，攻打淮南。十一月，寇彦卿率从二千人袭击霍丘，被地方豪强朱景打败；又攻打庐、寿二州，都没有取胜。淮南派遣滁州史史俨抵御寇彦卿，寇彦卿带兵退回。

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卒；甲戌，其子彝昌自为留后。

定难节度使李思谏去世，甲戌（初六），他的儿子李彝昌自任留后。

刘守文举沧德兵攻幽州，刘守光求救于晋，晋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卢台军。为守光所败；又战玉田，亦败。守文乃还。

刘守文发沧德军队进攻幽州，刘守光向晋王请求救援，晋王李存勖派遣五千军队援助刘守光。丁亥（十九日）刘守文兵到达芦台军，被刘守光打败；又攻打玉田，也失败了。刘守文这才退回。

癸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致壮；以左仆射杨涉同平章事。

癸巳（二十五日），后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策以刑部尚书退休，任命左仆射杨涉为同平章事。

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卒，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以其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保塞节度使胡敬璋去世，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委任他的部将刘万子代镇延州。

是岁，弘农王遣军将万全感赍书间道诣晋及岐，告以嗣位。

这一年，弘农王杨隆演派遣军将万全感带着书信由偏僻小路前往晋阳及岐州，把自己继承王位的事告诉晋王及岐王。

帝将迁都洛阳。

后梁太祖准备迁都洛阳。

三年（已巳、909 ）

三年（已巳，公元909 年）

春，正月，已巳，迁太庙神主于洛阳。甲戌，帝发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已卯，帝至洛阳；庚寅，飨太庙；辛，祀圜丘，大赦。

春季，正月已巳（初三），后梁太祖把太庙的祖宗牌的位迁到洛阳。甲戌（疑误），太祖自大梁出发。壬申（初五），任命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乙卯（十二日），太祖到达洛阳；庚寅（疑误），祭祀太庙；辛巳（疑误），祭祀上天，大赦天下。

丙申，以用度销充，初给百官全俸。

丙申（二十九日），后梁由于费用开支逐渐充裕，开始发给文武百官全俸。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月，丁酉朔（初一），发生日食。

保塞节度使刘万子暴虐，失众心，且谋贰于梁，李继徽使延州牙将李延实图之。延实因万子葬胡敬璋，攻而杀之，遂据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其弟万金闻变，以其众数千人诣刘知俊降。岐王置翟州于城，其守将亦降。

保塞节度使刘万子凶恶残酷，失去众心，并且图谋背叛投降大梁，静难节度使李继徽派遣延州牙将李延实设法除掉他。李延实趁着刘万子埋葬胡敬璋，发动攻击并把他杀死，于是占据了延州。马军都指挥使河西高万兴与他的弟弟高万金听到这个变故，率领他的部众数千人到刘知俊的军营投降。岐王李茂贞在城设置翟州，守城的将领也投降了刘知俊。

三月，甲戌，帝发洛阳。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三月，甲戌（初九），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兼潞州四面行营招讨使。

庚辰，帝至河中，发步骑会高万兴兵取丹、延。

庚辰（十五日），后梁太祖到达河中，征发步兵、骑兵会同高万兴的军队攻取丹州、延州。

丙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逊本灵州牙校，唐末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以节钺。

丙戌（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封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颍川王。韩逊本是灵州牙校，唐末占据本镇，后梁因而授予旌节仪仗。

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实请降。

辛卯（二十六日），丹州刺史崔公实请求投降。

徐温以金陵形胜，战舰所聚，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州刺史，留广陵，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诰为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往治之。

徐温认为金陵地势优越，战船聚集，于是自己以淮南行军副使兼领升州刺史，留驻广陵，任命他的养子元从指挥使徐知诰为州防遏兼楼船副使，前去治理州。

夏，四月，丙申朔，刘知俊移军攻延州，李延实婴成自守；知俊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围坊州。

夏季，四月，丙申朔（初一），刘知俊转移军队攻打延州，李延实环城守御；刘知俊派遣白水镇使刘儒分兵包围坊州。

庚子，以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为南平王。

庚子（初四），后梁太祖封彰武节度使王审知为闽王，清海、静海节度使刘隐为南平主。

刘知俊克延州，李延实降。

刘知俊攻克延州，李延实投降。

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吴越将临海孙琰置轮于竿首，垂投锥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王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将兵救之。

淮南军队包围苏州，推着用木架支撑、覆罩牛皮、形状如洞的洞屋攻城，吴越将领临海人孙琰在竹竿顶端安置滑轮，垂长索投锥把洞屋戳穿掀开，攻城的淮南军队便完全暴露了，炮石打来就张网拦阻，淮南军队不能攻克。吴越王钱派遣牙内指挥使钱镖、行军副使杜建徽等率兵救援苏州。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吴越游弈都虞候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

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军队张网挂铃悬在水中，鱼鳖通过都能知道。吴越游弈都虞候司马福欲潜水前行入城，故意用竿触网；淮南兵听到铃声举起网来，司马福因此能够通过，一共在水中待了三天，才得进入城里。从此，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淮南军队以为神奇莫测。

吴越王尝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及苏州被围，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返。以诸孙畜之，累迁两府军粮都监使，卒获其用。仁章，睦州人也。

吴越王钱曾经到府园游玩，看见园丁陆仁章种植花草树木有智谋，就记住了他；等到苏州被围，让陆仁章送信到城里，果然得到答复就回来了。钱把陆仁章收作孙子教养，屡次升到两府军粮都监使，终于派上用场。陆仁章是睦州人。

辛亥，吴越兵内外合击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战舰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败之于皇天荡。钟泰章将精兵二百为殿，多树旗帜于菰蒋中，追兵不敢进而还。

辛亥（十六日），吴越军队内外合击淮南军队，把他们打得大败，生擒淮南将领何朗等三十余人，夺取战般二百艘。周本乘夜逃走，吴越军队追到皇天荡又把周本打败。淮南钟泰章率领二百精兵走在队伍的最后，在菰草中竖立很多旗帜，吴越的追兵不敢前进而返回。

岐王所署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皆弃城奔风翔，州都将严弘倚举城降。已未，以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以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岐王节茂贞任命的保大节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都弃城逃往风翔，州都将严弘倚率城投降。已未（二十四日），后梁任命高万兴为保塞节度使，任命绛州刺史牛存节为保大节度使。

淮南初置选举，以骆知祥掌之。

淮南开始建立选拔官吏的制度，任命骆知祥掌管。

五月，丁卯，帝命刘知俊乘胜取州；知俊难之，辞以阙食，乃召还。

五月丁卯（初三），后梁太祖命令刘知俊乘胜攻取州。刘知俊认为难以攻取，以缺少军粮为借口推辞，于是将他召回。

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长安数年，帝在河中，怒其贡奉不时；已巳，召重师入朝，以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佑国节度使王重师镇守长安数年，后梁太祖在河中，对他不按时进贡感到恼怒。已巳（初五），召王重师到朝廷来，委任左龙虎统军刘捍为佑国留后。

癸酉，帝发河中；已卯，至洛阳。

癸酉（初九），后梁太祖自河中出发；已卯（十五日），回到洛阳。

刘捍至长安，王重帅不为礼，捍谮之于帝，云重师潜与、岐通。甲申，贬重师溪州刺史，寻赐自尽，夷其族。

刘捍到长安，王重师不以礼相待，刘捍向后梁太祖中伤他，说王重师暗中与州、岐州互相往来。甲申（二十日），贬王重师为溪州刺史，不久赐令自尽，诛杀他的全族。

刘守文频年攻刘守光不克，乃大发兵，以重赂招契丹、吐谷浑之众，合四万屯苏州。守光逆战于鸡苏，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陈前，泣谓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沧德兵皆溃。守光囚之别室，以棘，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守文子延祚为帅，乘城拒守。兖，安次人也。

刘守文连年攻打刘守光不能攻下，于是大发兵，用重贿招致契丹、吐谷浑的兵众，合计四万人马驻扎蓟州。刘守光在鸡苏迎战，被刘守文打败。刘守文单马立在阵前，器着对他的部众说：“不要杀死我的弟弟。”刘守光的部将元行钦认淮刘守文，直冲向前反他擒住，沧德军队全部溃散。刘守光把刘守文囚禁别室，用丛棘堵塞，乘胜进攻沧州。沧州节度判官吕兖、孙鹤推举刘守文的儿子的刘延祚为帅，登城抗御防守。吕兖是安次人。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内不自安；及王重师诛，知俊益惧。帝将伐河东，急徵知俊入朝，欲以为河东西面行营都统；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赐之。知俊弟右保胜指挥使知浣从帝在洛阳，密使人语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请帅弟侄往迎知俊，帝许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为军民所留”，遂以同州附于岐。执监军及将佐之不从者，皆械送于岐。遣兵袭华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关。潜遣人以重利啖长安诸将，执刘捍，送于岐，杀之。知俊遣使请兵于岐，亦遣使请晋人出兵攻晋、绛，遗晋王书曰：“不过旬日，可取两京，复唐杜稷。”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刘知俊，功绩名声逐渐盛大，由于后梁太祖猜疑残忍日益厉害，内心里感到自己不安全；等到王重师被杀，刘知俊更加恐惧。太祖将要讨伐河东，紧急征召刘知俊到朝廷来，想要任命他担任河东西面行营都统。并且因为刘知俊有攻取丹州、延州的功劳，要重赏他。刘知俊的弟弟右保胜指挥使刘知浣跟随太祖在洛阳，秘密派人告诉刘知俊说：“到朝廷来一定死。”又禀告太祖，请求率领弟侄前去迎接刘知俊，太祖允许了他。六月，乙未朔（初一），刘知俊奏称“为军民所留”，于是带领同州军民归附岐王李茂贞。拘捕监军及不听从的将佐，全都戴上刑具押送凤翔。刘知俊派兵袭击华州，驱逐刺史蔡敬思，守卫潼关。暗中派人用重利引诱长安诸将，逮捕刘捍，送往凤翔，把他杀了。刘知俊派遣使者向岐王李茂贞请兵，也派使者前往晋阳请求出兵攻打晋州、绛州，送给晋王李存勖的信中说：“不过十天，可以攻取两京，恢复唐室社稷。”

丁未，朔方节度使韩逊奏克盐州，斩岐所署刺史李继直。

丁未（十三日），朔方节度使韩逊奏报攻克盐州，斩岐王李茂贞任命的盐州刺史李继直。

帝遣近臣谕刘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负？”对曰：“臣不背德，但畏族灭如王重师耳。”帝复使谓之曰：“刘捍言重师阴结、岐，朕今悔之无及，捍死不足塞责。”知俊不报。庚戌诏削知俊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等讨之。

后梁太祖派遣新近官员告谕刘知俊说：“朕待你甚厚，为什么忽然背弃？”刘知俊回答说：“我不会忘记恩德，只是畏惧像王重师那样被诛灭全族罢了。”太祖又派使者对他说：“刘捍说王重师暗中交结州、岐州，朕现在后悔不及，刘捍死了不足偿还罪责。”刘知俊没有答复。庚戌（十六日），太祖降诏革除刘知俊官职爵位，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率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等讨伐刘知俊。

辛亥，帝发洛阳。

辛亥（十七日），后梁太祖自洛阳出发。

刘至潼关东，获刘知俊伏路兵蔺如海等三十人，释之使为前导。刘知浣迷失道，盘桓数日，乃至关下，关吏纳之。如海等继至，关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纳之。兵乘门开直进，遂克潼关，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陕。

刘到达潼关东，俘获刘知俊埋伏在路上侦察敌人的兵士蔺如海等三十人，把他们释放，让他们在前面当向导。刘知俊的弟弟刘知浣途中迷了路，徘徊数日，才到潼关下，关吏把他们放进关去。蔺如海等接着到了，关吏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擒，也把他们放进关去。刘的军队趁着关门打开，径直前进，于是夺取了潼关，追上刘知浣，把他擒住。癸丑（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陕州。

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作乱，刺史宋知诲逃归。

丹州马军都头王行思等发动叛乱，丹州刺史宋知诲逃回。

帝遣刘知俊侄嗣业持诏诣同州招谕知俊；知俊欲轻骑诣行在谢罪，弟知偃止之。杨师厚等至华州，知俊将聂赏开门降。知俊闻潼关不守，官军继至，苍黄失图，乙卯，举族奔岐。杨师厚至长安，岐兵已据城，师厚以奇兵并南山急趋，自西门入，遂克之。庚申，以刘权佑国留后。岐王厚礼刘知俊，以为中书令。地狭，无藩镇处之，但厚给俸禄而已。

后梁太祖派遣刘知俊的侄子刘嗣业持诏前往同州招抚谕示刘知俊；刘知俊想要轻骑前往太祖的住地自认罪过，他的弟弟刘知偃阻止他。杨师厚等到达华州，刘知俊的部将聂赏打开城门投降。刘知俊听说潼关没有守住，官兵接连到来，匆忙慌张失去了主意，乙卯（二十一日）夜里，带领全族投奔岐州。杨师厚到长安，岐兵已经占据长安城，机师厚率奇兵沿南山急趋直下，自西门入城，于是攻占了长安。庚申（二十六日），委任刘代理佑国留后。岐王李茂贞对刘知俊厚礼相待，任命他为中书令。岐州地域狭窄，没有藩镇安置他，只是厚给俸禄罢了。

刘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沧德事毕，为陛下扫平并寇。”亦致书晋王，云欲与之同破伪梁。

刘守光派遣使者上表报捷，并且说“等到沧德事情完了，为陛下扫平并州敌寇”。刘守光也送信给晋王李存勖，说想要与他共同消灭伪梁。

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帅抚、信、袁、吉之兵号十万攻洪州。淮南守兵才千人，将吏皆惧，节度使刘威密遣使告急于广陵，日召僚佐宴饮。全讽闻之，屯象牙潭，不敢进，请兵于楚；楚王殷遣指挥使苑玫会袁州刺史彭彦章围高安以助全讽。玫，蔡州人；彦章，之兄也。

抚州刺史危全讽自称镇南节度使，率领抚、信、袁、吉四州的军队号称十万进攻洪州。淮南守兵才一千人，将吏都畏惧害怕，节度使刘威秘密派遣使者到广陵告急求援，自己每天召集属下将吏宴饮。危全讽听说这情况，驻扎在象牙潭，不敢前进，向楚请求增兵。楚王马殷派遣指挥使苑玫会同袁州刺史彭彦章包围高安来援助危全讽。苑玫是蔡州人；彭彦章是彭亲兄的儿子。

徐温问将于严可求，可求荐周本。乃以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将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苏州无功，称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强起之。本曰：“苏州之役，敌不能胜我，但主将权轻耳。今必见用，愿毋置副贰乃可。”可求许之。本曰：“楚人为全讽声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败全讽，援兵必还。”乃疾趣象牙潭。过洪州。刘威欲犒军，本不肯留，或曰：“全讽兵强，君宜观形势然后进。”本曰：“贼众十倍于我，我军闻之必惧，不若乘其锐而用之。”

徐温向严可求询问将领人选，严可求荐举周本。于是，任命周本为西南面行营招讨应援使，率兵七千援救高安。周本以前攻苏州没有立功，声称有病不出，严可求到他的卧室内强迫他起来。周本说：“苏州这场战役，敌人不能战胜我，只是主将权轻罢了。今天一定要用我，希望不要设置副职才可。”严可求应允了他。周本说：“楚兵为危全讽声援罢了，不是要取高安。我打败危全讽，援兵必然撤回。”于是急速奔赴象牙潭。经过洪州，刘威想要犒劳军队，周本不肯停留，有人说：“危全调兵强，您应当观察形势然后再前进。”周本说：“贼众比我多十倍，我军听说这情况一定畏惧，不如乘他们锐气旺盛使用他们。”

秋，七月，甲子，以刘守光为燕王。

秋季，七月甲子（初一），后梁太祖封授刘守光为燕王。

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

后梁兵攻下丹州，生擒王行思。

商州刺史李稠驱士民西走，将吏追斩之，推都押牙李玟主州事。

商州刺史李稠驱赶士民向西逃跑，商州将吏追赶并把他们斩杀，推举商州都押牙李玟主持州事。

庚午，改佑国军曰永平。

庚午（初七），后梁太祖改佑国军为永平。

河东兵寇晋州，抄掠至尧祠而去。

河东军队进犯晋州，抄没抢掠到达尧祠而离去。

癸酉，帝发陕州；乙亥，至洛阳，寝疾。

癸酉（初十），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乙亥（十二日），回到洛阳，患病卧床。

初，帝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欲使督诸将攻潞州，以前兖海留后王班为留后，镇襄州。师厚屡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备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每众辱之。戊寅，谪求戍西境，是夕，作乱，杀班，推都指挥使雍丘刘为留后；伪从之，明日，与指挥使王延顺逃诣帝所。乱兵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附于蜀。未几，房州刺史杨虔亦叛附于蜀。

当初，后梁太祖召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想要让他督率诸将攻打潞州，委任前兖海留后王班为山南东道留后，镇守襄州。杨师厚屡次对王班说牙兵王求等凶猛强悍，应当防备他们，王班自恃左右有壮士，不以为意，往往当众侮辱他们。戊寅（十五日），把王求流放到西部边境戍守，当天晚上，王求等发动叛乱，杀王班，推举都指挥使雍丘人刘为留后；刘假装依从他们，第二天，与指挥使王延顺逃往后梁太祖那里。乱兵拥奉平淮指挥使李洪为留后，归附前蜀主王建。过了不久，房州刺史杨虔也叛梁附蜀。

危全讽在象牙潭，营栅临溪，亘数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陈，先使羸兵尝敌；全讽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济，纵兵击之；全讽兵大溃，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众，本分兵断其归路，擒全讽及将士五千人。乘胜克袁州，执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将兵袭饶、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请降，饶州刺史唐宝弃城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败苑玟于上高。吉州刺史彭帅众数千人奔楚，楚王殷表为郴州刺史，为子希范娶其女。淮南以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知信州，遣行营都虞候骨言将兵五千送之。危仔倡闻兵至，奔吴越，吴越王以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危全讽至广陵，弘农王以其尝有德于武忠王，释之，资给甚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以州附于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入于杨氏。光稠亦遣使附于梁。

危全讽在象牙潭，临溪营建栅栏，连绵数十里。庚辰（十七日），周本隔着溪水列阵，先派瘦弱兵卒挑战试敌；危全讽的军队徒步渡溪追赶，周本乘他们渡到一半，发兵攻击；危全讽的军队大败，自相践踏，溺水死的人很多，周本分兵断绝他们的归路，生擒危全讽及将士五千人。周本率兵乘胜攻克袁州，逮住袁州刺史彭彦章，进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派他的儿子陶敬昭及都指挥使徐章率兵袭击饶州、信州，信州刺史危仔倡请求投降，饶州刺史唐玉弃城逃走。行营都指挥使米志诚、都尉吕师造等在上高打败苑玫。吉州刺史彭率众数千人逃奔到楚，楚王马殷上表委任彭为郴州刺史，并为自己的儿子马希范娶彭的女儿为妻。淮南委任左先锋指挥使张景思为信州刺史，派遣行营都虞候骨言率兵五千人送他赴任。危仔倡听说淮南军队到了，逃奔吴越，吴越王钱任命危仔倡为淮南节度副使，改他的姓为元氏。危全讽到广陵，弘农王杨隆演以他曾经对武忠王杨行密有恩德，把他释放，供给很丰厚。八月，虔州刺史卢光稠率州归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尽为杨氏所有。卢光稠也派遣使者向后梁称臣归附。

甲寅，上疾小瘳，始复视朝。

甲寅（二十一日），后梁太祖病稍愈，开始恢复临朝听政。

以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后梁任命镇国节度使康怀贞为西路行营副招讨使。

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军，开永和府，妙选朝士为僚属。

前蜀主王建命太子王宗懿管领六军，设置永和府，精选朝中官吏担任属官。

辛酉，均州刺史张敬方奏克房州。

辛酉（二十八日），均州刺史张敬方奏报攻克房州。

岐王欲遣刘知俊将兵攻灵、夏，且约晋王使攻晋、绛。晋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将兵出阴地关攻晋州，刺史边继威悉力固守。晋兵穿地道，陷城二十余步，城中血战拒之，一夕城复成。诏杨师厚将兵救晋州，周德威以骑扼蒙坑之险，师厚击破之，进抵晋州，晋兵解围遁去。

岐王李茂贞想要派遣刘知俊率领军队攻灵州、夏州，并且约晋王李存勖让他进攻晋州、绛州。李存勖率兵南下，先派遣周德威等率领军队出阴地关进攻晋州，晋州刺史边继威全力固守。晋兵挖穿地道，城墙塌陷二十余步，城中军队血战抵御，一个晚上城墙又修好。后梁太祖诏令杨师厚率兵救援晋州，周德威用骑兵据守地势险要的蒙坑，杨师厚把他们打败，进抵晋州，晋兵解除包围逃走。

李洪寇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击败之。诏马步都指挥使陈晖将兵会荆南兵讨洪。

山南东道留后李洪侵犯荆南，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把李洪打败。后梁太祖诏令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领军队会同荆南兵讨伐李洪。

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陈晖军至襄州，李洪逆战，大败，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斩叛兵千人，执李洪、杨虔等送洛阳，斩之。

后梁马步都指挥使陈晖率兵到达襄州，李洪迎战，被打得大败，牙兵王求战死。九月丁酉（初五），攻占襄州，斩叛兵一千人，生擒李洪、杨虔等押送洛阳，把他们斩首。

丁未，以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丁未（十五日），后梁任命保义节度使王檀为潞州东面行营招讨使。

刘守光奏遣其子中军兵马使继威安抚沧州吏民；戊申，以继威为义昌留后。

刘守光奏报派遣他的儿子中军兵马使刘继威安抚沧州官吏平民。戊申（十六日），委任刘继威为义昌留后。

辛亥，侍中韩建罢守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守本官。以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并同平章事。晓，让能之子也。

辛亥（十九日），韩建罢侍中知政事之职而拜太保，左仆射、同平章事杨涉罢同平章事之职任仆射本官。任命太常卿赵光逢为中书侍郎，翰林奉旨、工部侍郎杜晓为户部侍郎，都为同平章事。杜晓是杜让能的儿子。

淮南遣使者张知远修好于福建；知远倨慢，闽王审知斩之，表上其书，始与淮南绝。审知性俭约，常蹑麻屦，府舍卑陋，未尝营葺。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岁自海道登、莱入贡，没溺者什四五。

淮南派遣使者张知远到福建建立友好关系。张知远骄横傲慢，闽王王审知把他杀了，并上表把淮南的书信进呈给后梁太祖，后梁开始与淮南断绝关系。王审知生性俭朴，常穿麻鞋，官府房屋低下简陋，未曾修葺。刑罚宽大，赋税轻薄，公家私人都富裕充实，境内因此安定。每年由海道经登州、莱州进贡物品到大梁，有十之四五的人在海上淹没溺死。

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监胡秀林献《永昌历》，行之。

冬季，十月甲子（初二），前蜀司天监胡秀林呈献《永昌历》，在前蜀通行。

湖州刺史高澧性凶忍，尝召州吏议曰：“吾欲尽杀百姓，可呼？”吏曰：“如此，租赋何从出？当择可杀者杀之耳。”时澧纠民为兵，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开元寺，绐云犒享，入则杀之；死者逾半，在外者觉之，纵火作乱。澧闭城大索，凡杀三千人。吴越王欲诛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举兵焚义和临平镇，命指挥使钱镖讨之。

湖州刺史高澧性情凶暴残忍，曾经召集州吏商议说：“我想要把百姓全部杀死，可以吗？”州吏说：“这样做，田租赋税从哪里出？应当只是选择可以杀的人把他杀死罢了。”当时高澧纠集百姓当兵，有人说他们叹息抱怨，高澧把民兵全部集中到开元寺，欺骗说是犒劳款待，进入寺内就把他们杀死；杀死的人超过一半，在寺外的人发觉了，放火作乱。高澧关闭城门大肆搜索，总共杀了三千人。吴越王钱想要杀死他，戊辰（初六），高澧率州叛变归附淮南，发兵焚烧义和临平镇，钱命令指挥使钱镖前去讨伐他。

十一月，甲午，帝告谢于圜丘；戊戌，大赦。

十一月甲午（初二），后梁太祖到南郊天坛告谢上天。戊戌（初六），大赦天下。

邺王罗绍威得风痹病，上表称：“魏故大镇，多外兵，愿得有功重臣镇之，臣乞骸骨归第。”帝闻之，抚案动容。已亥，以其子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知府事。谓使者曰：“亟归语而主：为我强饭！如有不可讳，当世世贵尔子孙以相报也。今使周翰领军府，尚冀尔复愈耳。”

邺王罗绍威得了风痹病，上表称：“魏州原是大镇，多数是外来的兵士，希望得到有功劳的重要大臣镇守，我乞求辞官回家。”后梁太祖听到这些话，不禁抚案动容。已亥（初七），后梁太祖任命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节度副使，负责节度使府事务。并对罗绍威的使者说：“赶快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为我努力加餐！如有不测，当使你的子孙世世代代永居高位来作报答。现在派罗周翰前去典领军府事务，还希望你恢复健康啊。”

岐王欲取灵州以处刘知俊，且以为牧马之地，使知俊自将兵攻之。朔方节度使韩逊告急；诏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将兵攻宁以救之。怀贞等所向皆捷，克宁、衍二州，拔庆州南城，刺史李彦广出降。游兵侵掠至泾州之境，刘知俊闻之，十二月，已丑，解灵州围，引兵还。帝急召怀贞等还，遣兵迎援于三原青谷；怀贞等还，至三水，知俊遣兵据险邀之，左龙骧军使寿张王彦章力战，怀贞等乃得过。怀贞与裨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而行，皆与援兵不相值，至升平，刘知俊伏兵山口，怀贞大败，仅以身免，德遇等军皆没。岐王以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泾州。

岐王李茂贞想要攻取灵州来安置刘知俊，并且把灵州作为放牧马匹的地方，让刘知俊亲自带兵去攻打灵州。朔方节度使韩逊派遣使者告急，后梁太祖诏令镇国节度使康怀贞、感化节度使寇彦卿率领军队攻打州、宁州来救助灵州。康怀贞等打到哪里都取得胜利，攻克宁、衍二州，夺取庆州南城，庆州刺史李彦广出城投降。游兵侵犯抢掠到达泾州的边境。刘知俊听说这情况，十二月已丑（二十八日），解除对灵州的包围，带兵回去了。后梁太祖急召康怀贞等回去，派遣军队在三原县青谷接应援助。康怀贞等回师，到达三水，刘知俊派遣军队占据险要进行拦击，左龙骧军使寿张人王彦章奋力作战，康怀贞等才得以通过。康怀贞与副将李德遇、许从实、王审权分道前进，都与援兵没有相遇，到达升平，刘知俊在山口埋伏军队，康怀贞大败，仅以自身得免，李德遇等军全部覆灭。岐王李茂贞委任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守泾州。

王彦章骁勇绝伦，每战用二铁枪，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无前，时人谓之王铁枪。

王彦章勇猛强悍，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每次作战都用两杆铁枪，各重一百斤，一杆放在马鞍上，一杆拿在手里，所向无敌，当时人们称他为“王铁枪”。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罢归成都，杜门不出。蜀主疑其矜怨望，加检校太保，固辞不受，谓人曰：“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许之，赐与有加。

前蜀蜀州刺史王宗弁声称有病，罢官回到成都，闭门不出。前蜀主王建怀疑他居功自傲心怀怨恨，给他加官检校太保，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对别人说：“廉洁的人知足而没有忧愁，贪婪的人忧愁而不知足。我是个小人物，官位到此就满足了，哪里能要求提升不止呢！”王建赞许他的志向并应允了他，赏赐增多。

刘守光围沧州久不下，执刘守文至城下示之，犹固守。城中食尽，民食堇泥，军士食人，驴马相啖鬃尾。吕兖选男女羸弱者，饲以曲面而烹之，以给军食，谓之宰杀务。

刘守光围攻沧州很久没有攻下，把刘守文押解到城下给城中的人观看，城中将士仍然固守。城中吃的东西全完了，百姓吃胶泥，兵士吃人，驴马互相吃鬃尾。沧州节度判官吕兖挑选瘦弱的男人、女人，给他们吃酒曲麦粉，然后煮来供给军士食用，把这叫做“宰杀务”。

四年（庚午、910 ）

四年（庚午，公元910 年）

春，正月，乙未，刘延祚力尽出降。时刘继威尚幼，守光使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之镇沧州，以延祚及其将佐归幽州，族吕兖而释孙鹤。

春季，正月乙未（初四），刘延祚力量已尽，出城投降。当时刘继威年龄尚小，刘守光派大将张万进、周知裕辅佐他镇守沧州，把刘延祚及其将佐送归幽州，杀灭吕兖的全族，释放孙鹤。

兖子琦，年十五，门下客赵玉绐监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杀。”监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负之，变姓名，乞食于路，仅而得免。琦感家门殄灭，力学自立，晋王闻其名，授代州判官。

吕兖的儿子吕琦，年十五岁，门下客赵玉欺骗监刑的人说：“这是我的弟弟，不要乱杀。”监刑的人听信了他的话，于是赵玉带领吕琦逃走。吕琦脚痛不能行走，赵玉背着他，改变姓名，在路上讨饭充饥，才得以免死。吕琦感叹家族灭绝，努力学习自立，晋王李存勖听说他的名声，任命他为代州判官。

辛丑，以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辛丑（初十），后梁任命卢光稠为镇南留后。

刘守光为其父仁恭请致仕，丙午，以仁恭为太师，致仕。守光寻使人潜杀其兄守文，归罪于杀者而诛之。

卢龙节度使刘守光为他的父亲刘仁恭请求退休，丙午（十五日），后梁太祖命刘仁恭为太师退休。不久，刘守光派人暗杀他的哥哥刘守文，然后把罪名归于受他支使去杀刘守文的人，并把他处死。

二月，万全感自岐归广陵，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于是吴王赦其境内。

二月，淮南军将万全感从岐州回到广陵，岐王李茂贞承用制书加封弘农王杨隆演兼中书令，继承吴王。于是，吴王杨隆演在淮南境内实行大赦。

高澧求救于吴，吴常州刺史李简等将兵应之，湖州将盛师友、沈行思闭城不内；澧帅麾下五千人奔吴。三月癸巳，吴越王巡湖州，以钱镖为刺史。

湖州刺史高澧向吴王求救，吴常州刺史李简等率兵前去接应，湖州将领盛师友、沈行思关闭城门不接纳；高澧率领部下五千人投奔吴。三月癸巳（初三），吴越王钱巡视湖州，任命钱镖为湖州刺史。

蜀太子宗懿骄暴，好陵暴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屡谑之于朝，由是有隙，互相诉于蜀主；蜀主恐其交恶，以道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道袭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顼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袭昆弟盗用内库金帛。道袭惧，奏顼褊急，不可大任，丙午，出顼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前蜀太子王宗懿骄纵凶狠，喜好凌辱轻慢旧臣。内枢密使唐道袭是前蜀主王建的宠臣，太子王宗懿屡次在朝廷上戏谑他，因此二人有了嫌隙，互相向王建诉说。王建恐怕他们彼此憎恨仇视，任命唐道袭以同平章事衔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唐道袭举荐宣徽北院使郑顼为内枢密使，郑顼接受任命那天，就要检查唐道袭兄弟盗用内库金帛之事。唐道袭畏惧，奏称郑顼狭隘急躁，不能担当大任，丙午（十六日），调郑顼出任果州刺史，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炕为内枢密使。

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作乱，杀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诛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仁福以闻。夏，四月，甲子，以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夏州都指挥使高宗益发动叛乱，杀定难节度使李彝昌。将吏共同杀死高宗益，推戴李彝昌族父蕃汉都指挥使李仁福为帅。癸丑（二十三日），李仁福奏报后梁太祖。夏季，四月甲子（初五），太祖任命李仁福为定难节度使。

丁卯，宋州节度使衡王友谅献瑞麦，一茎三穗，帝曰：“丰年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为！”诏除本县令名，遣使诘责友谅，以兖海留后惠王友能代为宋州留后。友谅、友能，皆全昱子也。

丁卯（初八），宋州节度使衡王朱友谅进献瑞麦，一茎三穗，后梁太祖说：“如果在丰年，这是上等吉兆。现在宋州大水，这有什么用呢？”诏令去掉出产瑞麦之县的好名声，派遣使者前去责问查究朱友谅，委任兖海留后惠王朱友能代为宋州留后。朱友谅、朱友能，都是后梁太祖之兄广王朱全昱的儿子。

帝以晋州刺史下邑华温琪拒晋兵有功，欲赏之，会护国节度使冀王友谦上言晋、绛边河东，乞别建节镇，壬申，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

后梁太祖因为晋州刺史下邑人华温琪抵抗晋兵有功，想要赏赐他，适逢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奏称晋州、绛州与河东接壤，乞求另建节镇，壬申（十三日），以晋、绛、沁三州为定昌军，任命华温琪为定昌节度使。

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入朝，至天津桥，有民不避道，投诸栏外而死。彦卿自首于帝。帝以彦卿才干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财遗死者家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劾奏“彦卿杀人阙下，请论如法。”帝命彦卿分析。彦卿对：“令从者举置栏外，不意误死。”帝欲以过失论，沂奏：“在法，以势力使令为首，下手为从，不得归罪从者；不斗而故殴伤人，加伤罪一等，不得为过失。”辛巳，责授彦卿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者，赏钱万缗。”沂以白帝，帝使人谓彦卿：“崔沂有毫发伤，我当族汝！”时功臣骄横，由是稍肃。沂，沆之弟也。

后梁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进京朝见，走到天津桥，有百姓没有躲避让路，便被投掷桥栏外摔死了。寇彦卿向后梁太祖自首。太祖因寇彦卿很有才干，屡建功劳，长期以来就跟随左右，于是命令他用自己的钱财送给死者家属来赎罪。御史司宪崔沂弹劾上奏“寇彦卿在宫阙之下杀人，请依法定罪”。太祖命寇彦卿分辩。寇彦卿回答说：“我让随从把他举起放到桥栏外，没想到误伤死去。”太祖想要按过失罪论定，崔沂奏称：“按照法律，以势力指使的人为首，下手的人为从，不能把罪过归于从者。没有争斗却故意殴伤别人，加伤罪一等，不能作为过失看待。”辛巳（二十二日），太祖命贬降寇彦卿为游击将军、左卫中郎将。寇彦卿扬言：“有得崔沂首级的人，赏钱一万缗。”崔沂把寇彦卿的话报告太祖，太祖派人告诉寇彦卿说：“崔沂有毫发受伤，我必当杀你的全族！”当时功臣们骄傲专横，从此稍微收敛。崔沂是崔沆的弟弟。

五月，吴徐温母周氏卒，将吏致祭，为偶人，高数尺，衣以罗锦，温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于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贫者。”未几，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领润州观察使。

五月，吴徐温的母亲周氏去世，将吏前去祭奠，制做木偶人，高数尺，穿着用罗锦做的衣服，徐温说：“这些罗锦都出于百姓之力，怎么能将它穿在这里烧掉呢，应当解下来给贫苦的人穿。”过了不久，徐温又起用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兼任润州观察使。

岐王屡求货于蜀，蜀主皆与之。又求巴、剑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贞，勤亦至矣；若与之地，是弃民也，宁多与之货。”乃复以丝、茶、布、帛七万遗之。

岐王李茂贞屡次向前蜀索求财物，前蜀主王建都给了他。又索求巴、剑二州，王建说：“我侍奉李茂贞，勤勉到极点了。假如给他土地，就是抛弃百姓，宁可多给他财物。”于是，又送给李茂贞丝、茶、布、帛七万。

已亥，以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已亥（十一日），后梁任命刘继威为义昌节度使。

癸丑，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贞庄王罗绍威卒。诏以其子周翰为天雄留后。

癸丑（二十五日），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贞庄王罗绍威去世。后梁太祖诏令委任他的儿子罗周翰为天雄留后。

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疾笃，表请代者。许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权余党，帝深以为忧。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学士李驰往视行袭病，曰：“善谕朕意，勿使乱我近镇。”至许州，谓将吏曰：“天子握百万兵，去此数舍；冯公忠纯，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国，何忧不富贵！”由是众莫敢异议。行袭欲使人代受诏，曰：“东首加朝服，礼也。”乃即卧内宣诏，谓行袭曰：“公善自辅养，勿视事，此子孙之福也。”行袭泣谢，遂解两使印授，使代掌军府。帝闻之曰：“予固知能办事，冯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袭卒。甲申，以李权知匡国留后，悉以行袭兵分隶诸校，冒冯姓者皆还宗。

匡国节度使长乐忠敬王冯行袭病重，上表请求任命代替的人。许州牙兵二行人，都是秦宗权的余党，后梁太祖深为忧虑。六月庚戌（疑误），太祖命令崇政院直学士李驰往许州看视病情，说：“好好地告诉他朕的意思，不要乱了我的邻近藩镇。”李到达许州，对将吏们说：“皇上手里掌管一百万军队，离这里很近，冯公忠诚纯正，不要使皇上有所怀疑。你们赤胆忠心，报效国家，何愁没有荣华富贵！”由此众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冯行袭想要派人代受诏书，李说：“头朝东穿上朝会时的礼服，就是受诏的礼仪了。”于是就在卧室内宣布诏书，对冯行袭说：“您好好地自己保养，不要办理公务，这是您子孙的福分啊。”冯行袭哭泣谢恩，于是解下节度使、观察使印交给李，让他代管军府。太祖听到这情况，说：“我本来知道李能办事，冯行袭一族不会灭亡了。”庚辰（二十二日），冯行袭病逝。甲申（二十六日），太祖委任李暂时主持匡国留后事务，把冯行袭的军队全部分隶各校，冒冯姓的养子全部返归各家。

楚王殷求为天策上将，诏加天策上将军。殷始开天策府，以弟宾为左相，存为右相。殷遣将侵荆南，军于油口；高季昌击破之，斩首五千级，逐北至白田而还。

楚王马殷请求担任天策上将，后梁太祖诏令加官马殷天策上将军。马殷开始设置天策府，任命他的弟弟马为左相、马存为右相。马殷派遣将领率兵侵犯荆南，驻扎在油口，高季昌把楚兵打败，斩下首级五千个，追赶逃兵到白田才返回。

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围吉州刺史彭弟于赤石，楚兵救，虏骈以归。

吴水军指挥使敖骈在赤石洞包围吉州刺史彭的弟弟彭，楚军救援彭，俘虏敖骈而回。

秋，七月，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卒。

秋季，七月，戊子朔（初一），前蜀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韦庄去世。

吴越王表“宦者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至此，非刘、韩之党，乞原之。”上曰：“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

吴越王钱上表称：“宦官周延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来到这里，他们不是刘季述、韩全诲的党羽，乞求原宥赦免他们。”后梁太祖说：“这些宦官我知道他们没有罪，但现在革除各种弊端刚开始，不想把他们安置在宫中，可以姑且留在他那里。把这个意思告诉吴越王钱。”

岐王与、泾二帅各遣使告晋，请合兵攻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晋王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将兵会之，合五万众围夏州，仁福婴城拒守。

岐王李茂贞与州李继徽、泾州刘知俊二帅各派遣使者通告晋王李存勖，请求合兵攻打定难节度使李仁福；李存勖派遣振武节度使周德威领兵会同他们，合兵五万包围夏州，李仁福环城抗拒防守。

八月，以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八月，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光兼义昌节度使。

镇、定自帝践祚以来虽不输常赋，而贡献甚勤。会赵王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吊之，且授起复官。时邻道吊客皆在馆，使者见晋使，归，言于帝曰：“熔潜与晋通，镇、定势强，恐终难制。”帝深然之。

镇州、定州自后梁太祖即位以来，虽然没有输送正常租税，但进献物品很勤。适逢赵王王熔的母亲何氏去世。庚申（初三），太祖派遣使者前去吊唁，并且在王熔守丧期间起用授予官职。当时邻近各道的吊客都在馆舍，后梁使者看见晋王李存勖的使者，回到洛阳后，向太祖进言说：“王熔暗中与晋通好，镇、定势力强大，恐怕终究难以控制。”太祖深以为是。

壬戌，李仁福来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帝恐晋兵袭西京，以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将兵万人屯河阳。丙寅，帝发洛阳；已巳，至陕。辛未，以镇国节度使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将兵三万屯三原。帝忧晋兵出泽州逼怀州，既而闻其在绥、银碛中，曰：“无足虑也。”甲申，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延趋银、夏，邀其归路。

壬戌（初五），定难节度使李仁福前来告急。甲子（初七），后梁任命河南尹兼中书令张全义为西京留守。后梁太祖担心晋王李存勖的军队袭击西京洛阳，任命宣化留后李思安为东北面行营都指挥使，率兵一万人驻扎河阳。丙寅（初九），太祖从洛阳出发；已巳（十二日），到达陕州。辛未（十四日），任命镇国节度杨师厚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会同感化节度使康怀贞率兵三万在三原驻扎。太祖担忧晋王的军队出泽州进逼怀州，不久听说晋王的军队在绥州、银州的沙漠里，说：“不值得忧虑了。”甲申（二十七日），太祖派遣夹马指挥使李遇、刘绾自州、延州奔赴银州、夏州，拦截晋兵的归路。

吴越王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吴越王钱修筑抵御海潮的石塘，扩大杭州城，大修楼台馆阁。由此，钱塘地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盛于东南。

九月，已丑，上发陕；甲午，至洛阳，疾复作。

九月已丑（初三），后梁太祖自陕州出发；甲午（初八），到达洛阳，疾病复发。

李遇等至夏州，岐、晋兵皆解去。

李遇等到夏州，岐王李茂贞、晋王李存勖的军队都解围撤走了。

冬，十月，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将兵屯泽州以图上党。

冬季，十月，后梁派遣镇国节度使杨师厚、相州刺史李思安率兵驻扎泽州来谋取上党。

吴越王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为巡检使，与盛师友俱归。行思谓同列陈曰：“王若以师友为刺史，何以处我？”时已得密旨遣行思诣府，乃给之曰：“何不自诣王所论之！”行思从之。既至数日，瑰送其家亦至，行思恨卖已。自衣锦军归，将吏迎谒，行思取锻槌击，杀之，因诣，与师友论功，夺左右槊，欲刺师友，众执之。斩行思，以师友为婺州刺史。

吴越王钱巡视湖州的时候，留下沈行思担任巡检使，与盛师友一同回去。沈行思对同列陈说：“大王如果以盛师友为刺史，用什么来安置我？”当时陈已经得到吴越王钱派遣沈行思回军府的密旨，于是欺骗他说：“为什么不自己到大王的住所去陈述！”沈行思听从了陈的建议。到达军府数日以后，陈送的家人也到了，沈行思怨恨陈出卖了自己。钱自家乡衣锦军回来，将吏前去迎接谒见，沈行思取出锻槌击打陈，并把他杀死，于是谒见钱，与盛师友争论功劳大小，夺左右兵士的长矛，想要刺杀盛师友，众人把沈行思逮住。钱杀了沈行思，任命盛师友为婺州刺史。

十一月，已丑，以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副之，以李思安为先锋将，趣上党。寻遣景仁等屯魏州，杨师厚还陕。

十一月已丑（初三），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任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任他的副手，以李思安担任先锋将，奔赴上党。随即派遣王景仁等驻扎魏州，杨师厚回陕州。

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庚戌，立假子宗裕为通王，宗范为夔王，宗为昌王，宗寿为嘉王，宗翰为集王，立其子宗仁为普王，宗辂为雅王，宗纪为褒王，宗智为荣王，宗泽为兴王，宗鼎为彭王，宗杰为信王，宗衍为郑王。

前蜀主王建把太子王宗懿的名字改为王元坦。庚戌（二十四日），前蜀主王建立养子王宗裕为通王，王宗范为夔王，王宗为昌王，王宗寿为嘉王，王宗翰为集王；立他的亲子王宗仁为普王，王宗辂为雅王，王宗纪为褒王，王宗智为荣王，王宗泽为兴王，王宗鼎为彭王，王宗杰为信王，王宗衍为郑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由是诸将亦效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真其子；察裕、宗、宗寿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子姊子；宗范姓张，其母周氏为蜀主妾；自余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虽冒姓连名而不禁婚姻。

起初，唐末主管军权的宦官大多收养军中的壮士做儿子来加强自己的势力，从此，各军的将领也仿效他们。而前蜀主王建的养子尤其多，只是王宗懿等九人及王宗特、王宗平是他的亲儿子；王宗裕、王宗、王宗寿都是他的族人；王宗翰姓孟，是王建姐姐之子；王宗范姓张，他的母亲周氏是王建之妾；其余养子一百二十人都是功臣，虽然冒作王姓并且兄弟连名，但不禁止相互结为婚姻。

上疾小愈，辛亥，校猎于伊、洛之间。

后梁太祖病情稍愈，辛亥（二十五日），到伊水、洛水之间设围打猎。

上疑赵王熔贰于晋，且欲因邺王绍威卒除移镇、定。会燕王守光发兵屯涞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声言恐燕兵南寇，助赵守御；又云分兵就食。赵将石公立戍深州，白赵王熔，请拒之。熔遽命开门，移公立于外以避之。公立出门指城而泣曰：“朱氏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为人。而我王犹恃姻好，以长者期之，此所谓开门揖盗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为虏矣！”

后梁太祖怀疑赵王王熔有二心于晋，并且想趁着邺王罗绍威去世移调镇、定两处节度使。恰巧燕王刘守光发兵驻扎涞水，想要侵犯定州，梁太祖派遣供奉官杜廷隐、丁延徽监督魏博兵三千分别驻扎深州、冀州，声称担心燕兵南犯，前来帮助赵兵防守抵御；又说分兵到粮多之处就地取得给养。赵将石公立戍守深州，禀报赵王王熔，请求拒绝他们。王熔突然命令打开深州城门，把石公立转移到城外躲避起来。石公立出了城门，指着城流眼泪说：“朱氏灭唐社稷，三尺高的小都知道他的为人。可是我王尚且仗恃联姻通好，以长者之心期待他，这就是所说的开门请强盗进来啊。可惜啊，这城内的人现在成为俘虏了！”

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谋告熔者，熔大惧，又不敢先自绝；但遣使诣洛阳，诉称“燕兵已还，与定州讲和如故，深、冀民见魏博兵入，奔走惊骇，乞召兵还。”上遣使诣真定慰谕之。未几，廷隐等闭门尽杀赵戍兵，乘城拒守。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晋。

梁人有逃奔到真定的，把后梁太祖想要移调镇、定的图谋告诉王熔，王熔非常害怕，又不敢先自己断绝与后梁的关系；只是派遣使者到洛阳，诉说：“燕兵已经撤走，与定讲和像从前一样，深州、冀州人民看见魏博军队进城，奔走惊慌，乞求把魏博军队召回。”太祖派遣使者到直定慰劳宣谕他们。过了不外，杜廷隐等关闭城门，把赵的戍防兵士全部杀死，登城抵御防守。王熔才命令石公立攻打，不能攻取，于是派遣使者向燕、晋求援。

熔使者到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晋王为盟主，合兵攻梁。晋王会将佐谋之，皆曰：“熔久臣朱温，岁输重赂，结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诈也，宜徐观之。”王曰：“彼亦择利害而为之耳。王氏在唐世犹或臣或叛，况肯终为朱氏之臣乎？彼朱温之女何如寿安公主！今救死不赡，何顾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堕朱氏计中。宜趣发兵赴之，晋、赵叶力，破梁必矣。”乃发兵，遣周德威将之，出井陉，屯赵州。

王熔的使者到晋阳，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使者也到了，想要共同推举晋王李存勖为盟主，合兵攻后梁。晋王会同将佐商议对策，都说：“王熔长期向朱温称臣，每年输送众多的财物，结为儿女姻亲，他们的交情太深了。这一定是欺骗手段，应当慢慢观察他们的动静。”李存勖说：“他也是择其利害而为之罢了。王氏在唐代尚且有时臣属、有时叛变，怎么肯愿意始终做朱氏的臣子呢？那个朱温的女儿怎么比得上寿安公主！现在救死都不够，哪里还顾得上婚姻！我如果怀疑他而不去援救，正好落入朱氏的计谋之中。应当急速发兵前往，晋、赵协力，打败梁兵是肯定的了。”于是发兵，派遣周德威领兵，出井陉，驻扎赵州。

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猎，幕僚孙鹤驰诣野谓守光曰：“赵人来乞师，此天欲成王之功业也。”守光曰：“何故？”对曰：“比常患其与朱温胶固。温之志非尽吞河朔不已，今彼自为仇敌，王若与之并力破梁，则镇、定皆敛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师，但恐晋人先我矣。”守光曰：“王熔数负约，今使之与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镇、定复称唐天年号，复以武顺为成德军。

王熔的使者到幽州，燕王刘守光正在外出打猎，幕僚孙鹤驰往野外打猎的地方对刘守光说：“赵人前来乞求援兵，这是上天想要成全大王的功业了。”刘守光说：“这是什么缘故？”孙鹤回答说：“近来常常忧虑王熔与朱温关系牢固。朱温的志向是不全部吞并河朔不会停止，现在他们自己为仇敌，大王如果与王熔并力打败梁兵，那么镇州、定州都是提起衣襟朝见燕王了。大王您不出兵，只怕晋人已经在我之先发兵了。”刘守光说：“王熔屡次背弃盟约，现在让他与梁自相败坏，我可以坐收其利，救他做什么呢！”赵的使者在路上接连不断，刘守光结果不发兵救援。从此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又称唐天年号，再将武顺军改称成德军。

司天言：“来月太阴亏，不利宿兵于外。上召王景仁等还洛阳。十二月，已未，上闻赵与晋合，晋兵已屯赵州，乃命王景仁等将兵击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阳渡河，会罗周翰兵，合四万，军于邢、。

后梁主管观察天象的官员说：“下月月亮亏缺不利于在外面住宿军队。”后梁太祖召王景仁等回洛阳。十二月已未（初三），太祖听说赵王王熔与晋王李存勖联合，晋兵驻扎赵州，于是命令王景仁等率兵前去攻打。庚申（初四），王景仁等自河阳渡过黄河，会同天雄留后罗周翰的军队，合兵四万，在邢州、州扎营。

虔州刺史卢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谭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来奔丧，全播立而事之。吴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于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缓其谋耳，必为朝廷经略江西。”丙寅，以延昌为镇南留后。延昌表其将廖爽为韶州刺史，爽，赣人也。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置制置使于新淦县，遣兵戍之，以图虔州。每更代，辄潜益其兵，虔人不之觉也。

虔州刺史卢光稠病重，想要把职位授予谭全播，谭全播不接受。卢光稠病逝，他的儿子韶州刺史卢延昌到虔州奔丧，谭全播拥立并侍奉他。吴派遣使者授予卢延昌虔州刺史，卢延昌接受了，也通过楚王马殷秘密地向后梁通表，说：“我接受淮南的官职，藉以缓和他们的图谋罢了，一定为朝廷谋划治理江西。”丙寅（初十），后梁任命卢延昌为镇南留后。卢延昌上表委任他的部将廖爽为韶州刺史。廖爽是赣州人。吴淮南节度判官严可求请求在淦县设置制置使，派遣军队戍守，以便谋取虔州。每次更换交替，就在暗中增加新淦县驻兵，虔州有没有察觉。

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痒、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庚午（十四日），前蜀主王建任命御史中丞周庠、户部侍郎判度支庾传素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

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十七日）颁行。

丁丑，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丁丑（二十一日），王景仁等进军柏乡。

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

辛巳（二十五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年号为永平。

赵王熔复告急于晋，晋王以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晋阳，自将兵自赞皇东下，王处直遣将将兵以从。辛巳，晋王至赵州，与周德威合，获梁刍荛者二百人，问之曰：“初发洛阳，梁主有何号令？”对曰：“梁主戒上将云：”镇州反覆，终为子孙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镇州虽以铁为城，必为我取之。‘“晋王命送于赵。

赵王王熔再次向晋告急，晋王李存勖任命蕃汉副总管李存审守卫晋阳，亲自统率军队自赞皇向东进发，王处直派遣部将率兵五千跟从。辛巳（二十五日），李存勖率兵到达赵州，与周德威会合，俘获割草打柴的后梁兵二百人，问他们说：“当初从洛阳出发的时候，梁主有什么号令？”后梁兵回答说：“梁主告诫上将说：”镇州王熔反复无常，终究要成为子孙的祸患。现在把精锐部队都交付给你，镇州即使用铁铸城，也一定为我夺取。‘“李存勖命令把俘获的后梁兵送到赵王王熔那里去。

壬午，晋王进军，距柏乡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骑迫梁营挑战，梁兵不出。癸未，复进，距柏乡五里，营于野河之北，又遣胡骑迫梁营驰射，且诟之。梁将韩等将步骑三万，分三道追之，铠胄皆被缯绮，镂金银，光彩炫耀，晋人望之夺气。周德威谓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战，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锐，则吾军不振。”乃徇于军曰：“彼皆汴州天武军，屠酤佣贩之徒耳，衣铠虽鲜，十不能当汝一。擒获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货，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余精骑击其两端，左右驰突，出入数四，俘获百余人，且战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

壬午（二十六日），李存勖率军前进，距离柏乡三十里，派遣周德威等率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挑战，后梁兵不出。癸未（二十七日），又和前推进，距柏乡五里，在野河的北面扎营，又派遣胡人骑兵逼近后梁营纵马射箭，并且辱骂他们。梁将韩等率领步兵、骑兵三万人马，分三路追击挑战的晋兵，铁甲头盔都披着华丽的丝织品，雕刻着金银花纹，光彩闪烁夺目，晋兵望见不禁丧失士气。周德威对李存璋说：“梁人的目的不在争战，只是显示兵威罢了。不挫伤他们的锐气，我军就不能振作。”于是巡视军中说：“他都是汴州的天武军，屠夫、酒徒、佣工、商贩之类罢了，衣甲虽然鲜艳，十个人不能抵挡你们一个人。擒获他们一个人，足够使自己富裕了，这是奇货，不可失去啊！”周德威亲自带领精锐骑兵一千余人攻击后梁兵的两头，左右奔驰冲击，出入再四，俘获一百余人，边战边退，到野河为止，后梁兵也撤退了。

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广野，可以驰突。今压贼垒门，骑于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耶！周德威老将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兴曰：“予方思之。”时梁兵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营，退保高邑。

周德威向晋王说：“贼人的声势很盛，应当按兵不动来等待他们士气衰退。”晋王李存勖说：“我孤军远道而来，救别人的危急，三镇军队是乌合之众，利于速战速决，您却要按兵不动持重求稳，什么缘故呢？”周德威说：“镇州、定州的军队，坚守城池是他们的长处，在城外旷野里作战是他们的短处。我军所仗恃的是骑兵，在平原旷野里作战最为有利，可以纵马奔驰冲击。现在迫近敌人的营垒墙门，战马没有施展它的四足的地方。况且敌众我寡难于持久，如果敌人知道我军的虚实，那就危险了。”李存勖不高兴，退入帐中躺在床上，诸将没有人敢说话。周德威前去见监军张承业，说：“大王突然胜利就轻敌，不量力就追求速战。现在离敌人只有咫尺，两军不过一水之隔罢了，敌人如果造桥过河来逼近我军，我军兵众立刻就会被消。不如退兵到高邑，引诱敌人离开营垒，他们出来我们就回营，他们回营我们就出来，另派轻捷骑兵抄夺他们输送的粮饷，不过一个多月，打败敌人是必然无疑了。”张承业进去，掀帐拍着晋王李存勖说：“现在难道是大王安稳睡觉的时候吗！周德威老将知兵，他的话不可忽视啊！”李存勖突然站起来说：“我正在思考他的建议！”当时后梁兵关闭营垒不出，有来投降的便盘问他们，回答说：“王景仁正在造许多浮桥。”李存勖对周德威说：“果然像您说的那样。”当天，撤营退保高邑。

辰州蛮酋宋邺，溆州蛮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险，数扰楚边。至是，邺寇湘乡，金盛寇武冈。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吕师周将衡山兵五千讨之。

辰州蛮的首领宋邺，溆州蛮的首领潘金盛，仗恃他们的住处深险，屡次侵扰楚的边境。到这时候，宋邺侵犯湘乡，潘金盛侵犯武冈。楚王马殷派遣昭州刺史吕师周率领衡山兵五千讨伐他们。

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皆唐官也，黄巢之寇岭南也，巨昭为容管观察使，昌鲁为高州刺史，帅群蛮据险以拒之，巢众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宁远军于容州，以巨昭为节度使，以昌鲁为高州防御使。乃刘隐据岭南，二州不从；隐遣弟岩攻高州，昌鲁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鲁自度终非隐敌，是岁，致书请自归于楚，楚王殷大喜，遣横州刺史姚彦章将兵迎之。彦章至容州，裨将莫彦昭说巨昭曰：“湖南兵远来疲乏，宜撤储，弃城，潜于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军掩之，彼外无继援，可擒也。”巨昭曰：“马氏方兴，今虽胜之，后将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彦昭不从，巨昭杀之，举州迎降。彦章进至高州，以兵援送巨昭、昌鲁之族及士卒千余人归长沙。楚王殷以彦章知容州事，以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昌鲁，邺人也。

宁远节度使庞巨昭、高州防御使刘昌鲁，都是唐朝官员。黄巢进攻岭南的时候，庞巨昭任容管观察使，刘昌鲁任高州刺史，率领群蛮据险抵抗，黄巢的军队不敢进入境内。唐廷嘉奖他们的功绩，在容州设置宁远军，任命庞巨昭为节度使，任命刘昌鲁为高州防御使。等到刘隐占岭南，二州不从；刘隐派遣他的弟弟刘岩攻打高州，刘昌鲁把他打得大败；又进攻容州，也没有攻克。刘昌鲁自己估计终究不是刘隐的敌手，这一年，写信给楚请求自愿归附，楚王马殷大喜，派遣横州刺史姚彦章率兵前往迎接他。姚彦章到达容州，副将莫彦昭劝庞巨昭说：“湖南军队远来疲乏，应当撤去储备，抛弃城池，隐藏在山谷里等待他们。他们一定入城，我们用全军袭击，他们在城外没有继续到来的援兵，可以擒住了。”庞巨昭说：“马氏正在兴起，现在虽然战胜了他，以后将怎么办！不如准备牛酒饭食迎接他们。”莫彦昭不从，庞巨昭把他杀死，率州迎降。姚彦章前进到达高州，用军队援助护送庞巨昭、刘昌鲁的亲族及士卒一千余人回长沙。楚王马殷任命姚彦章主持容州事务，任命刘昌鲁为永顺节度副使。刘昌鲁是邺县人。

乾化元年（辛未、911 ）

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 年）

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春季，正月，丙戌朔（初一），发生日食。

柏乡比不储刍，梁兵刈刍自给，晋人日以游军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骑环营驰射而诟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锉屋茅坐席以民，马多死。丁亥，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将精骑三千压梁垒门而诟之，王景仁、韩怒，悉众而出。德威等转战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陈于野河之上，梁军横亘数里，竞前夺桥，镇、定步兵御之，势不能支。晋王谓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曰：“贼过桥则不可复制矣。”建及选卒二百，援枪大噪，力战却之。建及，许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争进而嚣，我兵整而静，我必胜。”战自巳至午，胜负未决。晋王谓周德威曰：“两军已合，势不可离，我之兴亡，在此一举。我为公先登，公可继之。”德威叩马而谏曰：“观梁兵之势，可以劳逸制之，未易以力胜也。彼去营三十余里，虽挟糗粮，亦不暇食，日之后，饥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劳倦，必有退志。当是时，我以精骑乘之，必大捷。于今未可也。”王乃止。

柏乡近来不贮存草料，后梁兵割草供给自己，晋人每天用流动部队抄掠他们，后梁兵不出营寨。周德威派遣胡人骑兵环绕后梁营奔驰射箭并辱骂他们，后梁兵怀疑设有埋伏，更加不敢出营，铡碎屋茅坐席来养马匹，马多有饿死的。丁亥（初二），周德威与别将史建瑭、李嗣源率领三千精锐骑兵逼近后梁军营门辱骂，王景仁、韩大怒，率领全体部众出战。周德威等转战到达高邑南边。晋将李存璋率步兵在野河岸边列阵，后梁军东西绵延数里，争相向前抢夺桥梁，镇州、定州的步兵抵御他们，势不能支。晋王李存勖对匡卫都指挥使李建及说：“梁贼过桥就不能再遏制他们了。”李建及挑选步兵二百名，手执长枪大声喧噪，努力奋战把后梁兵打退。李建及是许州人，姓王，是李罕之的养子。晋王李存勖登上小土山眺望两军对战情形说：“梁兵争相前进而喧哗，我兵整齐有序而安静严肃，我军一定胜利。”战斗自巳时打到午时，两个时辰没有决出胜负。李存勖对周德威说：“两军已经交战，势难分开，我们的兴亡，就在此一举。我为您先冲上前去，您可以随后跟上。”周德威拉住战马，直言劝诫说：“观察梁兵的情势，可以逸待劳制服他，不易用力量战胜他。梁兵离开营地三十余里，即使带着干粮，也没有空闲时间吃，日落以后，饥渴在腹中相逼，箭矢兵刃在身外交加，士卒劳累疲倦，一定有退却之心。这时，我用精锐骑兵追逐他们，一定大胜，现在不可攻击啊！”李存勖这才止住。

时魏、滑之兵陈于东，宋、汴之兵陈于西。至晡，梁军未食，士无斗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晋兵大噪争进，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帅众噪于西陈之前曰：“东陈已走，尔何久留！”梁兵互相惊怖，遂大溃。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饷军者勿杀。”于是战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嚣声动天地。赵人以深、冀之憾，不顾剽掠，但奋白刃追之，梁之龙骧、神捷精兵殆尽，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王景仁、韩、李思安以数十骑走。晋兵夜至柏乡，梁兵已去，弃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胜计。凡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备，然后开城纳败卒。给以资粮，散遣归本道。晋王收兵屯赵州。

当时，魏州、滑州的后梁兵在东边列阵，宋州、汴州的后梁兵在西边列阵。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后梁军没有吃东西，兵士没有斗志，王景仁等带兵逐渐退却，周德威大声呼喊说：“梁兵跑了！”晋兵大喧噪，争相前进，魏州、滑州军队先退，李嗣源率众在西边阵前大声呼叫，说：“东阵已经逃跑，你们为什么久留！”后梁兵互相惊慌恐怖，于是大溃。李存璋率领步兵追逐逃散的梁兵，大呼唤说：“梁人也是我们的人，父兄子弟运送军粮的不杀。”于是，梁兵都脱下铠甲，扔掉兵器，喧哗声惊天动地。赵人怀着后梁兵屠杀深州、冀州戍卒的仇恨，顾不上抢夺财物，只是挥舞利刃追杀后梁兵，兵梁的龙骧、神捷两军的精兵几乎全歼，从野河到柏乡，伏尸遍地。王景仁、韩、李思安率数十名骑兵逃走。晋兵夜里到达柏乡，后梁兵已经离开，抛弃的粮食、资财、器械不可计算。总共斩首二万级。李嗣源等追赶到邢州，河朔大为震动。保义节度使王檀严密戒备，然后打开城门接纳残兵败卒，给予钱粮，分别遣送反回本道。晋王李存勖收兵驻扎赵州。

杜廷隐等闻梁兵败，弃深、冀而去，悉驱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坏坦而已。

后梁供奉官杜廷隐等听说后梁兵失败，抛弃深州、冀州就离开了，驱赶二州的全部丁壮作为奴婢，老弱的全部活埋，城中留存的只有断墙残壁。

癸巳，复以杨师厚为北而都招讨使，将兵屯河阳，收集散兵，旬余，得万人。已亥，晋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将三千骑趣澶、魏，张承业、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军继之，移檄河北州县，谕以利害。帝遣别将徐仁溥将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已酉，罢王景仁招讨使，落平章事。

癸巳（初八），后梁太祖又任命杨师厚为北面都招讨使，率兵驻扎河阳，收集逃散的兵卒，过了十几天，收得一万人。已亥（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周德威、史建瑭率领三千骑兵奔赴澶州、魏州，张承业、李存璋率领步兵攻打邢州，自己统率大军在后面跟随，移送檄文给河北各州县，说明利害。太祖派遣别将徐仁溥率领军队一千人，自西山在夜里进入邢州，协助保义节度使王檀守卫邢州城。已酉（二十四日），太祖罢王景仁的招讨使职务，免去平章事职衔。

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从子秦州节度使继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绢书遗蜀主，言继崇骄矜嗜酒，求归成都，蜀主召公主归宁。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为门南院使。岐王怒，始与蜀绝。光嗣，福州人也。

前蜀主王建的女儿普慈女儿嫁给了岐王李茂贞的侄子、秦州节度使李继崇，普慈公主派遣宦官宋光嗣把写在白绢上的书信送给王建，说李继崇骄矜嗜酒，请求回成都去，王建召普慈公主回归。辛亥（二十六日），普慈公主到达成都，王建让她留下居住，任命宋光嗣为门南院使。岐王李茂贞勃然大怒，开始与前蜀断绝交往。宋光嗣是福州人。

吕师周攀缘崖入飞山洞袭潘金盛，擒送武冈，斩之。

楚昭州刺史吕师周带领军队攀援藤条沿着崖壁进入飞山洞袭击溆州蛮首领潘金盛，把他擒住押送到武冈斩首。

二月，已未，晋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罗周翰年少，且忌其旧将佐，庚申，以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杜廷隐将兵千人卫之，自杨刘济河，间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晋王观河于黎阳，梁兵万余将渡河，闻晋王至，皆弃舟而去。

二月已未（初四），晋王李存勖到达魏州，发动攻击，没有攻下。后梁太祖认为天雄留后罗周翰年纪轻，并且憎恶他父亲时的将领僚佐，庚申（初五），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天雄节度副使，命供奉官杜廷隐率兵一千人保卫他，从杨刘渡过黄河，从偏辟的小路在夜里进入魏州，帮助罗周翰防守。癸亥（初八），李存勖到黎阳观看黄河，一万多后梁兵将要渡黄河，听说晋王李存勖到来，都抛下船只而离开。

帝召蔡州刺史张慎思至洛阳，久未除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作乱，纵兵焚掠，将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诛行琮，抚遏其众，自领州事，以众情驰奏。时东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请，遽发兵讨之，兵至鄢陵，帝曰：“存俨方惧，若临之以兵，则飞去矣。”驰使召还。甲子，授存俨权知蔡州事。

后梁太祖召蔡州刺史张慎思到洛阳，长期没有授官替代。蔡州右厢指挥使刘行琮发动叛乱，放任兵丁焚烧抢掠，将要投奔淮南。顺化指挥使王存俨杀死刘行琮，安抚制止刘行琮的兵众，自己主持蔡州事务，把刘行琮部众情形飞驰奏报。当时东京留守博王朱友文没有事先奏请，急忙发兵讨伐，军队到达鄢陵，后梁太祖说：“王存俨处在恐惧之中，如果用军队去对付他，就要远走高飞了。”派遣使者飞驰前去把朱友文召回。甲子（初九日），任命王存俨为权知蔡州事。

乙丑，周德威自临清攻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东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走，帝斩之。德威进攻黎阳，拔临河、淇门；逼卫州，掠新乡、共城。庚午，帝亲帅军屯白司马阪以备之。

乙丑（初十），周德威从临清攻打贝州，夺取夏津、高唐；攻打博州，夺取东武、朝城；攻打澶州，刺史张可臻弃城逃跑，后梁太祖把他杀了。周德威进攻黎阳，夺取临河、淇门；进逼卫州，抢掠新乡、共城。庚午（十五日），太祖亲自率领军队驻扎白司马阪来防备晋军。

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守光既克沧州，自谓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诸铁笼，以火逼之；又为铁刷刷人面。闻梁兵败于柏乡，使人谓赵王熔及王处直曰：“闻二镇与晋王破梁兵，举军南下，仆亦有精骑三万，欲自将之为诸公启行。然四镇连兵，必有盟主，仆若至彼，何以处之？”熔患之，遣使告于晋王。晋王笑曰：“赵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复欲以兵威离间二镇，愚莫甚焉！”诸将曰：“云、代与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后可以专意南讨。”王曰：“善！”会杨师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晋解围去；师厚追之，逾漳水而还邢州围亦解。师厚留屯魏州。

卢龙、义昌节度使兼中书令燕王刘守光攻克沧州之后，自认为得到上天佑助，荒淫暴虐更加厉害。每次惩罚人，一定要把他放置在铁笼子里，用火烤，又制作铁刷子刷人的脸。刘守光听说后梁兵在柏乡被打败，派人前去对赵王王熔及王处直说：“听说二镇与晋王打败梁兵，发兵南下，我也有三万精锐骑兵，想要亲自率领为诸公前行。但是四镇的军队联合，一定要有盟主，我如果到那里去，如何安置我？”赵王王熔很担忧，派遣使者报告晋王李存勖，晋王笑着说：“赵人告急求援，刘守光不能出一兵一卒救助。等到我成功了，却又想要用军队的威力来离间二镇，真是愚蠢到极点了！”诸将说：“云州、代州与燕边境接连，他们如果侵扰我边城防务，就会动摇人心，我兵千里出征，缓急实难接应，这也是心腹之患。不如先攻取刘守光，然后就可以专心一意南下讨伐了。”李存勖说：“好！”当时恰巧杨师厚自磁州、相州带兵前去救援邢州、魏州，壬申（十七日），晋兵解除包围离去。杨师厚率兵追赶，越过漳水而返回，邢州的包围也解除了。杨师厚留在魏州驻扎。

赵王熔自来谒晋王于赵州，大犒将士，自是遣其养子德明将三十七都常从晋王征讨，德明本姓张，名文礼燕人也。

赵王王熔亲自到赵州进见晋王李存勖，对将士大加犒劳，从此派遣他的养子王德明率领三十七都的军队经常随从李存勖征战讨伐。王德明，本姓张，名文礼，是燕人。

壬午，晋王发赵州，归晋阳，留周德威等将三千人戍赵州。

壬午（二十七日），晋王李存勖从赵州出发，回晋阳，留下周德威等率兵三千人守卫赵州。

第二百六十八卷

后梁纪三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元年（辛未、911 ）

后梁纪三后梁太祖乾化元年（辛未，公元911 年）

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后罗周翰为节度使。

三月，乙酉朔（初一），后梁任命天雄留后罗周翰为天雄节度使。

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亟，表其弟节度副使岩权知留后；丁亥卒。岩袭位。

清海、静海节度使兼中书令南平襄王刘隐病情紧急，上表委任他的弟弟节度副使刘岩暂时主持留后事务；丁亥（初三），刘隐病故。刘岩继位。

岐王聚兵临蜀东鄙，蜀主谓群臣曰：“自茂贞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绝，今乃负恩为寇，谁为吾击之？”兼中书令王宗侃请行。蜀主以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谏曰：“茂贞未犯边，诸将贪功深入，粮道阻远，恐非国家之利。”蜀王不听，以兼侍中王宗、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之副，帅步骑十二万伐岐。壬辰，宗侃等发成都，旌旗数百里。

岐王李茂贞聚集军队到前蜀东部的边界地方，前蜀主王建对文武群臣说：“自从李茂贞被朱温所困，我经常接济他的困乏，现在却忘恩负义来进行侵犯，谁替我攻打他？”兼中书令王宗侃请求前去。王建任命王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司天少监赵温劝谏说：“李茂贞没有侵犯边境，各将领贪图立功，率兵深入，运粮道路艰险遥远，恐怕不是国家的利益。”前蜀主不听，任命兼侍中王宗、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王宗的副手，率领步兵、骑兵十二万，讨伐岐王李茂贞。壬辰（初八），王宗侃等从成都出发，旌旗招展连绵数百里。

岐王募华原贼帅温韬以为假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置义胜军，以韬为节度使，使帅、岐兵寇长安。诏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以同华、河中兵讨之。已酉，怀贞等奏击韬于车度，走之。

岐王李茂贞招募华原贼帅温韬作为养子，以华原为耀州，美原为鼎州。设置义胜军，任命温韬为义胜节度使，派他率领州、岐州的军队侵犯长安。后梁太祖诏令感化节度使康怀贞、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带领同华、河中军队前去讨伐。已丑（二十五日），康怀贞等奏报在车度攻反温韬，把他赶跑。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兴元，唐道袭击却之。

夏季，四月，乙卯朔（初一），岐兵侵犯前蜀兴元，唐道袭把岐兵击退。

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

后梁太祖因为长期患病，五月，甲申朔（初一），大赦天下。

甲辰，以清海留后刘岩为节度使。岩多延中国士人置于幕府，出为刺史，刺史无武人。

甲辰（二十一日），后梁任命清后刘岩为清海节度使。刘岩多延请中原读书人安置在幕府，出任刺史，刺史中没有武人。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六月，癸丑朔，至利州。

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令太子王元坦代主国政。六月，癸丑朔（初一），王建到达利州。

燕王守光尝衣赭袍，顾谓将吏曰：“今天下大乱，英雄角逐，吾兵强地险，亦欲自帝，何如？”孙鹤曰：“今内难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窥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谋自帝，未见其可。大王但养士爱民，训兵积谷，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悦。

燕王刘守光曾经穿唐代皇帝所穿的赤褐色袍服，回头对将吏们说：“现在天下大乱，英雄武力竞争，我兵马强壮，地势险要，也想自己称帝，怎么样？”孙鹤说：“现在内部危难刚平定，公家私人都困苦竭蹶，太原晋王李存勖窥伺我们的西部，契丹王阿保机窥伺我们的北部，匆忙谋划自己称帝，未见其可行之处。大王只要尊养读书人，爱恤老百姓，训练军队，积贮粮食，修行德政，四方自然服从了。”刘守光不高兴。

又使人讽镇、定，求尊已为尚父，赵王熔以告晋王。晋王怒，欲伐之，诸将皆曰：“是为恶极矣，行当族灭，不若阳为推尊以稔之。”乃与熔及义武王处直、昭义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瑶六节度使共奉册推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刘守光又派人婉言劝说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要求他们尊奉自己为“尚父”。赵王王熔把这件事告诉晋王李存勖，晋王勃然大怒，想要讨伐刘守光，诸将都说：“这个刘守光作恶到极点了，应当诛灭他的全族，不如假装推尊他为尚父来让他恶贯满盈。”于是与王熔、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振武节度使周德威、天德节度使宋瑶，六镇节度使共同奉册推尊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

守光不寤，以为六镇实畏已，益骄，乃具表其状曰：“晋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窍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统，则并、镇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遣阖门使王瞳、受旨史彦群册命之。

刘守光不醒悟，以为六镇节度使确实畏惧自己，更加骄横，于是上表给后梁太祖详细陈情：“晋王等推尊我，我承受陛下的深恩，没有敢接受。我私下考虑适宜的办法，不如陛下任命我为河北都统，那么，并州、镇州不值得平定了。”后梁太祖也知道刘守光狂妄愚蠢，于是任命刘守光为河北道采访使，派遣阁门使王瞳、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前去册命他。

守光命僚属草尚父、采访使受册仪。乙卯，僚属取唐册太尉仪献之，守光视之，问何得无郊天、改元之事，对曰：“尚父虽贵，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带甲三十万，直作河北天子，谁能禁我！尚父何足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仪，械系瞳、彦群及诸道使者于狱，既而皆释之。

刘守光命令属官草拟尚父、采访使承受册封的礼仪。乙卯（初三），属官取唐代册封太尉的礼仪呈献，刘守光看后，问怎么能没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宜，属官回答说：“尚父虽然尊贵，也是天子的的臣属，哪里有南郊祀天、改变年号的事呢？”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册仪仍在地上，说：“我的领地二千里，披甲的将士三十万，径直作河北的天子，谁能禁止我！尚父怎么值得做呢！”命令赶快准备即皇帝位的礼仪，把阁门使王瞳、崇政院受旨史彦群及各道的使者用刑具拘系，投入狱中，不久又把他们都释放了。

帝命杨师厚将兵三万屯邢州。

后梁太祖命令杨师厚率兵三万到邢州驻扎。

蜀诸将击岐兵，屡破之。秋，七月，蜀主西还，留御营使昌王宗屯利州。

前蜀的各位将领攻击岐王李茂贞的军队。屡次把岐兵打败。秋季，七月，前蜀主王建向西返回成都，留下御营使昌王王宗在利州驻扎。

辛丑，帝避暑于张宗第，乱其妇女殆遍。宗子继祚不胜愤耻，欲弑之。宗止之曰：“吾家顷在河阳，为李罕之所围，啖木屑以度朝夕，赖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还宫。

辛丑（二十日），后梁太祖在张宗的私宅里避暑，几乎奸淫了张宗家的全部妇女。张宗的儿子张继祚不能忍受愤恨耻辱，想要杀死太祖。张宗阻止儿子说：“我家不久前在河阳，被李罕之围困，靠吃木屑来度时日，仰赖他救我，才能有今天，这个恩情不可以忘掉。”这才作罢。甲辰（二十三日），太祖回宫。

赵王熔杨以师厚在邢州，甚惧，会晋王于承天军。晋王谓熔父友也，事之甚恭。熔以梁寇为忧，晋王曰：“朱温之恶极矣，天将诛之，虽有师厚辈不能救也。脱有侵轶，仆自帅众当之，叔父勿以为忧。”熔捧卮为寿，谓晋王为四十六舅。熔幼子昭诲从行，晋王断衿为盟，许妻以女。由是晋、赵之交遂固。

赵王王熔因杨师厚在邢州，非常害怕，往承天军会见晋王李存勖。李存勖认为王熔是父亲李克用的朋友，侍奉王熔很恭敬。王熔为后梁的侵犯忧虑，李存勖说：“朱温的罪恶到了顶点，老天爷将要杀死他，即使有杨师厚等也不能救他。倘使有侵犯袭击，我亲自率众抵挡他，叔父不要因这事担忧。”王熔捧卮敬酒，祝晋王长寿，称晋王为四十六舅。王熔的小儿子王昭诲跟随前来，李存勖撕断衣衿结盟。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昭诲。从此，晋、赵的关系就巩固了。

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

八月，庚申（初九），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燕王守光将称帝，将佐多窃议以为不可，守光乃置斧质於庭曰：“敢谏者斩！”孙鹤曰：“沧州之破，鹤分当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今日敢爱死而忘恩乎！窃以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诸质上，令军士而啖之。鹤呼曰：“不出百日，大兵当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斩之。

燕王刘守光将要自称皇帝，将佐大多私下议论以为不可，刘守光于是在大厅里摆置刀斧、砧板，说：“敢进谏的斩首！”孙鹤说：“沧州被攻破的时候，孙鹤本该当死，蒙大王保全性命，以至今天，今日岂敢贪生怕死而忘记恩情吗！我以为今天的皇帝是不可以做的。”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孙鹤按伏在砧板上，命令军士剔下他的肉并且吃掉。孙鹤大声呼喊说：“不出百日，一定有大兵来到。”刘守光命令军士用土塞他的嘴，一寸寸地剁斩。

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元应天，以梁使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惊扰。

甲子（十三日），刘守光即皇帝位，国号大燕，改年号为应天。任命后梁的使者王瞳为左相，卢龙判官齐涉为右相，史彦群为御史大夫。受册命这天，契丹攻下平州，燕人惊慌扰乱。

岐王使刘知俊、李继崇将兵击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溺死于江，道袭奔兴元。先是，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城西县，号安远军，宗侃、宗贺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继崇追围之。众议欲弃兴元，道袭曰：“无兴元则无安远，利州遂为敌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兵救安远军，壁于廉、让之间，与唐道袭合击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明日又战於凫口，斩其成州刺史李彦琛。

岐王李茂贞派刘知俊、李继崇率兵攻前蜀，乙亥（二十四日），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在青泥岭与岐兵交战，前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逃奔兴州，淹死在嘉陵江，唐道袭逃奔兴元。在这以前，步军都指挥使王宗绾修筑西县城，号称安远军；王宗侃、王宗贺等收集逃散的兵卒奔赴西县保守，刘知俊、李继崇追赶包围西县。众人商议想放弃兴元，唐道袭说：“没有兴元就没有安远，利州就成为敌人的地方了。我们一定要拚死守卫。”前蜀主任命昌王王宗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率兵救援安远军，在廉水、让水之间扎营，与唐道袭协同攻击岐兵，在明珠曲大败岐兵。第二天，又在凫口交战，斩杀岐王的成州刺史李彦琛。

九月，帝疾稍愈，闻晋、赵谋入寇，自将拒之。戊戌，以张宗为西都留守。庚子，帝发洛阳。甲辰，至卫州，方食，军前奏晋军已出井陉。帝遽命辇北趣邢，昼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闻晋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无具，坐削官爵。

九月，后梁太祖的病逐渐痊愈，听说晋、赵图谋进犯，亲自统率军队前往抵御。戊戌（十八日），任命张宗为西都留守。庚子（二十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甲辰（二十四日），到达卫州，正在吃饭，军前奏报晋军已经从井陉出发。太祖马上命令乘坐辇车向北奔赴邢，日夜兼程。丙午（二十六日），到达相州，听说晋兵没有出发，这才停止前进。相州刺史李思安没有想到后梁太祖突然到来，冷冷落的样子，一切没有准备，因此削夺官职爵位。

湖州刺史钱镖酗酒杀人，恐吴越王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杀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奔于吴。

湖州刺史钱镖酒醉逞凶杀人，担心吴越王钱治罪，冬季，十月，辛亥朔（初一），杀死都监潘长、推官钟安德，投奔吴王杨隆演。

晋王闻燕主守光称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当问其鼎矣。”张承业请遣使致贺以骄之，晋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勋往。承勋至幽州，用邻藩通使之礼。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当称臣庭见。”承勋曰：“吾受命于唐朝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内，岂可臣他国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数日，出而问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王能臣我王，则我请为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

晋王李存勖听说燕主刘守光自称皇帝，放声大笑说：“等他占卜在位年数的时候，我应该已取而代之了。”张承业请示派遣使者表示祝贺来使他骄傲自负，李存勖派太原少尹李承勋前往。李承勋到达幽州，用相邻藩国交往通行的礼仪，燕掌管接待使者事务的官员说：“我大王已经即位称帝了，您应当称臣在朝廷上觐见。”李承勋说：“我承受唐朝的命令担任太原少尹，燕王自可统属他境内百性，怎么能统属别国的使者呢！”刘守光勃然大怒，监禁他几天，放出来并向他说：“向我称臣吗？”李承勋说：“燕王能够让我晋王称臣，那么我请求称臣；不然，唯有一死而已！”刘守光结果不能使他屈服。

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监国。决云军虞候王琮败岐兵，执其将李彦太，俘斩三千百级。乙卯，捉生将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斩三千级。王宗侃遣裨将林思谔自中巴间行至泥溪，见蜀主告急，蜀主命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将兵救安远，及刘知俊战于斜谷，破之。

前蜀主王建前往利州，命太子王元坦代理国事。决云军虞候王琮打败岐兵，逮住岐将李彦太，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五百人。乙卯（初五），捉生将彭君集攻下岐兵的两个营寨，俘获斩杀岐兵三千人。王宗侃派遣副将林思谔自中巴穿小路到达泥溪，见王建报告紧急军情，王建命令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率兵救安远，与刘知俊在斜谷交战，把刘知俊打败。

甲寅夜，帝发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边吏言晋、赵兵南下，帝即时进军，丙辰，至魏县。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惧，多逃亡，严刑不能禁。既而复告云无寇，上下始定。戊午，贝州奏晋兵寇东武，寻引去。帝以夹寨、柏乡屡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郁郁，多躁忿，功臣宿将往往以小过被诛，众心益惧。既而晋、赵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还。

甲寅（初四）夜里，后梁太祖从相州出发，乙卯（初五），到达洹水。这天晚上，边境官吏说晋王、赵王的军队南下，太祖立刻率领军队前进，丙辰（初六），到达魏县。有人报告说：“沙陀兵到了！”后梁兵震动恐惧，多数逃跑，严厉惩罚也不能禁止。过了不久，又报告说没有敌人，后梁军上下才安定下来。戊午（二十日），贝州奏报晋兵侵犯东武，不久撤离。后梁太祖因潞州夹寨、柏乡屡次失败，所以尽力快速巡视北部边界，想完全洗刷过去的耻辱，神情忧郁烦闷，经常急躁发怒，功臣老将往往因为小过失被杀，众人心里更加畏惧。不久，晋、赵的军队竟未出发。十一月壬午（初二），后梁及祖南下返回。

燕主守光集将吏谋攻易定，幽州参军景城冯道以为未可；守光怒，系狱，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晋，张承业荐于晋王，以为掌书记。丁亥，王处直告难于晋。

燕主刘守光召集将吏商量进攻易州、定州，幽州参军景城人冯道认为不可行。刘守光勃然大怒，把冯道拘禁监狱，有人救他，得以释放。冯道逃奔到晋，张承业向晋王李存勖推荐，任命他为掌书记。丁亥（初七），王处直向晋王报告遇到危难。

怀州刺史开封段明远妹为美人。戊子，帝至获嘉，明远馈献丰备，帝悦。

怀州刺史开封人段明远的妹妹是个美人。戊子（初八），后梁太祖到达获嘉，段明远进献财物丰富齐备，太祖非常高兴。

庚寅，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遣都指挥使高万金将兵攻盐州，刺史高行存降。

庚寅（初十），保塞节度使高万兴奏报派遣都指挥使高万金率兵攻盐州，盐州刺史高行存投降。

壬辰，帝至洛阳，疾复作。

壬辰（十二日），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又发作。

蜀王宗弼败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斩六千余级，擒其将郭存等。丙申，王宗、王宗播败岐兵于黄牛川，擒其将苏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兴元。援军既集，安远军望其旗，王宗侃等鼓噪而出，与援军夹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斩其将李廷志等。已亥，岐兵解围遁去。唐道袭先伏兵于斜谷邀击，又破之。庚子，蜀主西还。

前蜀将王宗弼在金牛打败岐兵，攻取十六寨，俘获斩杀六千余人，擒获岐将郭存等。丙申（十六日），前蜀王宗、王宗播在黄牛川打败岐兵，擒获岐将苏厚等。丁酉（十七日），前蜀主王建自利州前往兴元。援军已经聚集，安远军望见援军旗帜，王宗侃等擂鼓呐喊冲出，与援军夹攻岐兵，把岐兵打得大败，攻下二十一寨，斩杀岐将李廷志等。已亥（十九日），岐兵解除对安远军的包围而逃跑。唐道袭预先在斜谷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又把岐兵打败。庚子（二十日），王建西行返回成都。

岐王左右石简谗刘知俊于岐王，王夺其兵。李继崇言于王曰：“知俊壮士，穷来归我，不宜以谗废之。”王为之诛简以安之。继崇召知俊举族居于秦州。

岐王左右亲信石简向岐王李茂贞说刘知俊的坏话，岐王夺了刘知俊的兵权。李继崇对岐王说：“刘知俊是壮士，处境困难前来归顺，不应该因为谗言罢免他。”岐王为此杀了石简来安抚刘知俊。李继崇召刘知俊率全族到秦州居住。

戊申，燕主守光将兵二万寇易定，攻容城。王处直告急于晋。

戊申（二十八日），燕主刘守光率兵二万侵犯易州、定州，攻打容城。王处直向晋王告急求救。

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后马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卯（初五），后梁任命朗州留后马为永顺节度使、同平章事。

镇南留后卢延昌游猎无度。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杀之。自立；将杀谭全播，全播称疾请老，乃免。丙辰，以球为虔州防御使。未几，球卒，牙将李彦图代知州事，全播愈称疾笃。刘岩闻全播病，发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楚王殷表为永州刺史。

镇南留后卢延昌出游打猎没有节制，百胜军指挥使黎球把他杀了，自立为留后；将要杀谭全播，谭全播称说有病请求告老，才免杀身之祸。丙辰（初六），后梁任命黎球为虔州防御使。不久，黎球死了，牙将李彦图代理主持虔州事务，谭全播更称病情沉重。刘岩听说谭全播病了，发兵攻打韶州，并把州城攻克。韶州刺史廖爽逃奔楚，楚王马殷上表任命廖爽为永州刺史。

丁巳，蜀主至成都。

丁巳，（初七），前蜀主王建回到成都。

戊午，以静海留后曲美为节度使。

戊午，（初八），后梁任命静海留后曲美为静海节度使。

癸亥，以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权知容州，从楚王殷之请也。刘岩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挥使许德勋以桂州兵救之；彦章不能守，乃迁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长沙，岩遂取容管及高州。

癸亥（十三日），后梁任命静江行军司马姚彦章为宁远节度副使，暂时主持容州事务，这是依从楚王马殷的请求。刘岩派遣军队进攻容州，马殷派遣都指挥使许德勋率领桂州兵前去救援……姚彦章不能守住州城，于是迁移容州士民及其库贮财物投奔长沙，刘岩终于取得了容管及高州。

甲子，晋王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将兵三万攻燕，以救易定。

甲子（十四日），晋王李存勖派遣蕃汉马步总管周德威率领三万军队攻燕，藉以救援易州、定州。

是岁，蜀主以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炕从弟宣徽南院使峭为内枢密使。

这一年，前蜀主王建任命内枢密使潘炕为武泰节度使，潘炕的堂弟宣徽南院使潘峭为内枢密使。

二年（壬申、912 ）

二年（壬申，公元912 年）

春，正月，德威东出飞狐，与赵王将王德明、义武将程岩会于易水。丙戌，三镇兵进攻燕祁沟关，下之；戊子，围涿州。刺史刘知温城守，刘守奇之客刘去非大呼于城下，谓知温曰：“河东小刘郎来为父讨贼，何豫汝事而坚守邪？”守奇免胄劳之，知温拜于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谮诸晋王，王召之；守奇恐获罪，与去非及进士赵凤来奔，上以守奇为博州刺史。去非、凤，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内丁壮，悉文面为兵，虽士人不免，凤诈为僧奔晋，守奇客之。

春季，正月，周德威自代州东出飞狐口，与赵王的部将王德明、义武将领程岩在易水会合。丙戌（初七），三镇军队进攻燕的祁沟关，夺取祁沟关；戊子（初九），三镇军队包围涿州。涿州刺史刘知温据城防守，刘守奇的门客刘去非在城下大声呼喊，对刘知温说：“河东小刘郎来为他的父亲讨伐叛国作乱的贼子，与你的事有什么相干而坚决固守呢！”刘守奇脱下头盔慰劳他，刘知温在城上叩拜，于是投降。周德威嫉妒刘守奇的功劳，在晋王李存勖面前诬陷他。晋王召见刘守奇，刘守奇担心获罪，与刘去非及进士赵凤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任命刘守奇为博州刺史。刘去非、赵凤都是幽州人。在这以前，燕主刘守光检查登记境内的成年男子，全部在脸上刺字为兵，即使是读书人也不能免，赵凤假装是僧人逃奔晋地，刘守奇收他为门客。

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来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议自将击镇、定以救之。

丁酉（十八日），周德威率兵到达幽州城下，燕主刘守光派人来请求救援。二月，后梁太祖的病稍愈，商议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攻击镇州、定州来救援刘守光。

帝闻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禄卿卢等使于蜀，遗蜀主书，呼之为兄。

后梁太祖听说岐王李茂贞、蜀主王建互相攻战，辛酉（十二日），派遣光禄卿卢等出使蜀，给蜀主书信，称蜀主王建为兄。

甲子，帝发洛阳。从官以帝诛戮无常，多惮行，帝闻之，益怒。是日，至白马顿，赐从官食，多未至，遣骑趣之于路。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俊最后至，帝命扑杀之。衍，宗之侄也 .

甲子（十五日），后梁太祖从洛阳出发。随从的官员因太祖随意杀戮，多数害怕随行，太祖听到这些话，更加愤怒。这一天，到达白马顿，赏赐随从的官员吃饭，多数没有到，派骑兵在路上催促。左散骑常侍孙骘、右谏议大夫张衍、兵部郎中张最后到达，太祖命令把他们杀死。张衍是张宗的侄子。

丙寅，帝至武陟。段明远供馈有加于前。丁卯，至获嘉，帝追思李思安去岁供馈有阙，贬柳州司户，告辞称明远之能曰：“观明远之忠勤如此，见思安之悖慢何如！”寻长流思安于崖州，赐死。明远后更名凝。

丙寅（十七日），后梁太祖到达武陟县。怀州刺史段明远供应进献比以前更加丰盛。丁卯（十八日）后梁太祖到达获嘉，追想李思安去年供应进献的财物短缺，降为柳州司马，告辞时称赞段明远的能力说：“看段明远如此忠诚勤勉，可见李思安何等狂悖怠慢！”不久，把李思安流放到崖州，赐令自尽。段明远后来改名段凝。

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天平留后袁象先围县。德伦，河西胡人；象先，下邑人也。

乙亥（二十六日），后梁太祖到达魏州，命都招讨使及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副使及前河阳节度使李周彝包围枣强，招讨应接使及平卢节度使贺德伦、副使及天平留后袁象先包围县。贺德伦是河西胡人，袁象先是下邑人。

戊寅，帝至贝州。

戊寅（二十九日），后梁太祖到达贝州。

辰州蛮酋宋邺、昌师益皆帅众降于楚，楚王殷邺为辰州刺史，师益为溆州刺史。

辰州蛮首领宋邺、昌师益都率众降楚，楚王马殷任命宋邺为辰州刺史，昌师益为溆州刺史。

帝昼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观津冢。赵将符习引数百骑巡逻，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晋兵大至矣！”帝弃行幄，亟引兵趣枣强，与杨师厚军合。习，赵州人也。

后梁太祖日夜兼程，三月辛巳（初二），到达下博南，登上观津冢。赵将符习带领数百名骑兵巡逻到这里，不知道是后梁太祖，立即上前逼近，有人报告说：“晋兵大批人马来到了！”太祖抛弃出行用的帐幕，赶快带兵奔赴枣强，与杨师厚的军队会合。符习是赵州人。

枣强城小而坚，赵人聚精兵数千人守之，师厚急攻之，数日不下，城坏复修，死伤者以万数。城中矢石将竭，谋出降，有一卒奋曰：“贼自柏乡丧败已来，视我镇人裂眦，今往归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穷如此，何用身为！我请独往试之。”夜，缒城出，诣梁军诈降，李周彝召问城中之备，对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谋曰：“某既归命，愿得一剑，效死先登，取守城将首。”周彝不许，使荷担从军。卒得间举担击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闻之，愈怒，命师厚昼夜急攻，丙戌，拔之，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

枣强城小而坚固，赵人聚集精锐军队数千人据城防守，杨师厚紧急攻打，数日没有攻下，城墙坏了修复，后梁兵死伤以万计。城中箭矢石块将要用完，商量出城投降，有一士兵奋力高呼说：“梁贼自柏乡失败以来，视我镇州人如眼中死敌，现在前去归顺他们，如同自己投入虎狼口中罢了。艰难窘迫到这个地步，要身体做什么！我请求独自前去试试他们。”夜里，用绳索缒也出城去，前往后梁军营假装投降，李周彝召他来询问城中戒备情形，回答说：“没有半月的时间，是不容易攻下的。”于是商议说：“我既已归服受命，希望得到一把利剑，拼死抢先登城，取下守城将领的首级。”李周彝没有允许，派他挑担随从军队。这个士兵得空挥起扁担猛击李周彝的脑袋，李周彝跌倒在地，左右的人前来营救，才得免死。后梁太祖听说这件事，更加愤怒，命令杨师厚日夜加紧攻城，丙戌（初七），把城攻克，不管老幼全部杀死，鲜血流满全城。

初，帝引兵渡河，声言五十万。晋忻州刺史李存审屯赵州，患兵少，裨将赵行实请入土门避之，存审不可。及贺德伦攻县，存审谓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蓟，无兵此来，南方之事委吾辈数人。今县方急，吾辈安得坐而视之！使贼得县，必西侵深、翼，患益深矣。当与公等以奇计破之。”存审乃引兵扼下博桥，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为五队，队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将一队深入，与嗣肱遇梁军之樵刍者皆执之，获数百人。明日会于下博桥，皆杀之，留数人断臂纵去，曰：“为我语朱公：晋王大军至矣！”时县未下，帝引杨师厚兵五万，就贺德伦共攻之。丁亥，始至县西，未及置营，建瑭、嗣肱各将三百骑，效梁军旗帜服色，与樵刍者杂行，日且暮，至德伦营门，杀门者，纵火大噪，弓矢乱发，左右驰突，既暝，各斩馘执俘而去。营中大扰，不知所为。断臂者复来曰：“晋军大至矣！”帝大骇，烧营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之耕者皆荷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既而复遣骑觇之，曰：“晋军实未来，此乃史先锋游骑耳。”帝不胜惭愤，由是病增剧，不能乘肩舆。留贝州旬余，诸军始集。

起初，后梁太祖带兵渡过黄河，声称五十万大军。晋忻州刺史李存审驻扎赵州，忧虑兵少，副将赵行实请入土门躲避，李存审没有同意。等到贺德伦进攻县，李存审对史建瑭、李嗣肱说：“我王正在幽州、蓟州有事，没有军队到这里来，南方的战事委托给我等数人。现在县正吃紧，我等怎能坐视不管！使梁贼夺得县，一定西来进攻深州、冀州，危害更加深重了。应当与你等用奇计打败他们。”李存审于是带兵把守下博桥，派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活捉后梁兵。史建瑭把他的部下分为五队，每队各一百人，一队往衡水，一队往南宫，一队往信都，一队往阜城，自己带领一队深入敌军，与李嗣肱带领的军队遇见打柴割草的后梁兵全都捉拿，俘获数百人。第二天在下博桥会合，把俘获的后梁兵都杀死，只留数人把胳膊砍掉后放走，说：“替我告诉朱公：晋王的大军到了！”当时县没有攻下，后梁太祖带领杨师厚率兵五万，会同贺德伦的军队一起攻城。丁亥（初八），才到县西边，没有来得及扎营，史建瑭、李嗣肱各率领三百骑兵，摹仿后梁军的旗帜和衣服颜色，与打柴割草的后梁兵混杂行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到达贺德伦的营门，杀死守门人，放人呐喊，弓箭乱发，左右奔驰突击，天黑以后，各自割取敌人左耳、带着俘虏而离去。后梁营中非常扰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晋军砍断胳膊的后梁兵又来报告：“晋军大队人马到了！”太祖大为惊惧，烧毁营垒，连夜逃跑，迷失道路，曲折行走了一百五十里，戊子（初九）黎明才到达冀州。县的农民都拿锄举棒追逐后梁兵，后梁军抛弃的军用物资器械不能尽计。不久，太祖又派遣骑兵前去侦察晋军的动静，回来报告说：“晋军其实没有来，这只是史先锋的流动骑兵罢了。”太祖承受不了心中的羞惭和愤恨，从此病情加重，不能乘坐轿子。太祖在贝州留住十几天，各路军队才聚集。

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少，淫虐类其父，淫于都指挥使张万进家，万进怒，杀之，诘旦，召大将周知裕，告其故。万进自称留后，以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请降，亦遣使降于晋，晋王命周德威安抚之。知裕心不自安，遂来奔，帝为之置归化军，以知裕为指挥使，凡军士自河朔来者皆隶之。辛丑，以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改义昌为顺化军，以万进为节度使。

义昌节度使刘继威年纪轻，荒淫暴虐很像他的父亲刘守光，他在都指挥使张万进家淫乱，张万进大怒杀死刘继威。第二天早晨，张万进召请大将周知裕，告诉他杀死刘继威的缘故。张万进自称义昌留后，委任周知裕为左都押牙。庚子（二十一日），张万进派遣使者向后梁太祖进表请求归降，同时也派遣使者向晋投降。晋王命令周德威安抚他。周知裕心里自感不安，于是前来投奔，后梁太祖为他设置归化军，任命周知裕为指挥使，凡是自河朔来的军士都隶属于他。辛丑（二十二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义昌留后。甲辰（二十五日），改义昌为顺化军，任命张万进为顺化节度使。

乙巳，帝发贝州；丁未，至魏州。

乙巳（二十六日），后梁太祖自贝州出发；丁未（二十八日），到达魏州。

戊申，周德威遣裨将李存晖等攻瓦桥关，其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皆降。严，幽州人也，涉猎书传，晋王使傅其子继岌，严固辞。晋王怒，将斩之，教练使孟知祥徒跣入谏曰：“强敌未灭，大王岂宜以一怒戮向义之士乎！”乃免之。知祥，迁之弟子，李克让之婿也。

戊申（二十九日），周德威派遣副将李存晖等进攻瓦桥关，瓦桥关的将吏及莫州刺史李严全都投降。李严是幽州人，广泛阅读书籍传记，晋王李存勖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李继岌，李严坚决推辞。晋王非常生气，要杀死李严，教练使孟知祥赤脚进入劝谏说：“强大的敌人没有消灭，大王难道应该因一时愤怒屠杀向归正义的人吗！”这才宽免了李严。孟知祥是孟迁弟弟的儿子，晋王李克用之弟李克让的女婿。

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皆武忠王旧将，有大功，以徐温自牙将秉政，内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温何人，吾未尝识面，一旦乃当国邪！”

吴镇南节度使刘威，歙州观察使陶雅，宣州观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简，都是武忠王杨行密的旧将，建有大功，因徐温自右牙指挥使主持政事，内心不平。李遇尤其厉害，常说：“徐温是什么人，我不曾见过面，一日之间竟当政了！”

馆驿使徐使于吴越，道过宣州，温使说遇入见新王，遇初许之；曰：“公不尔，人谓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杀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谓威王也。温怒，以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遇不入朝之罪，遣都指挥使柴再用帅、润、池、歙兵纳檀于宣州，州副使徐知诰为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逾月不克。

馆驿使徐出使吴越，路过宣州，徐温让徐劝说李遇到广陵朝见新王，李遇开始应允了；徐说：“您不这样，人家说您谋反。”李遇勃然大怒说：“您说我李遇谋反，杀死侍中的人不是谋反吗！”侍中，是说威王杨渥。徐温大怒，任命淮南节度副使王檀为宣州制置使，数说李遇不到朝廷来的罪状，派遣都指挥使柴再用率领州、润州、池州、歙州的军队送王檀的宣州，州副使徐知诰作他的副手。李遇不接受替代，柴再用攻打宣州，过了一个月没有攻克。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夏季，四月癸丑（初五），后梁任命楚王马殷为武安、武昌、静江、宁远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乙卯，博王友文来朝，请帝还东都。丁巳，发魏州；已未，至黎阳，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乙卯（初七），博王朱友文到魏州行宫朝见，请后梁太祖回东都。丁巳（初九），太祖自魏州出发；已未（十一日），到达黎阳，因病停留；乙丑（十七日），到达滑州。

维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銮军使赵绰讨平之。

维州羌胡董琢谋反，前蜀主王建派遣保銮军使赵绰前往讨伐平定。

已巳，帝至大梁。

已巳（二十一日），后梁太祖到达大梁。

帝闻岭南与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骑常侍韦戬等为潭、广和叶使，往解之。

后梁太祖听说岭南与楚互相攻击，甲戌（二十六日），任命右散骑常侍韦戬等为潭、广和叶使，前往进行调解。

戊寅，帝发大梁。

戊寅（三十日），后梁太祖由大梁出发。

周德威白晋王，以兵少不足攻城，晋王遣李存审将吐谷浑、契骑兵会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赵敬降。

周德威禀报晋王，因为兵少不足以攻城，晋王派遣李存审率领吐谷浑、契的骑兵前去会合。李嗣源攻打瀛州，刺史赵敬投降。

五月，甲申，帝至洛阳，疾甚。

五月甲申（初六），后梁太祖回到洛阳，病情严重。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卒。

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贻矩去世。

燕主守光遣其将单廷将精兵万人出战，与周德威遇于龙头冈。廷曰：“今日必擒周杨五以献。”杨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战，见德威于陈，援枪单骑逐之，枪及德威背，德威侧身避之，奋反击廷坠马，生擒，置于军门。燕兵退走，德威引骑乘之，燕兵大败，斩首三千级。廷，燕骁将也，燕人失之，夺气。

燕主刘守光派遣他的部将单廷率领精锐军队一万人出城迎战，在龙头冈与周德威相遇，单廷说：“今天一定要擒住周杨五作为战利品进献！”杨五是周德威的小名。交战后，单廷见周德威在阵中，持枪单马追赶，枪尖刺到周德威的脊背，周德威侧身避开，奋力挥杖反击单廷落马，生擒单廷，放在军营门前。燕兵退走，周德威带领骑兵追逐，燕兵大败，斩杀三千人。单廷是燕的勇将，燕人失掉了他，大丧士气。

己丑，蜀大赦。

己丑（十一日），蜀实行大赦。

李遇少子为淮南牙将，遇最爱之，徐温执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号求生，遇由是不忍战。温使曲客何荛入城，以吴王命说之曰：“公本志果反，请斩荛以徇；不然，随荛纳款。”遇乃开门请降，温使柴再用斩之，夷其族，于是诸将始畏温，莫敢违其命。

吴宣州刺使李遇的小儿子提任淮南牙将，李遇最喜欢他，徐温将他逮捕，押到宣州城下，他的小儿子号哭哀求活命，李遇因此不忍心再战。徐温派典客何荛进入宣州城内，用吴王杨隆演的命令劝说他，说：“您本来的意思如果是谋反，请斩我何荛向众宣示；不是这样，随我何荛出城归顺投降。”李遇于是打开城门，请求归降，徐温派柴再用把他斩首，杀了他全族。于是各个将领开始畏惧徐温，没有人敢于违抗他的命令。

徐知诰以功迁州刺史。知诰事温甚谨，安于劳辱，或通夕不解带，温以是特爱之，每谓诸子曰：“汝辈事我能如知诰乎？”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知诰在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倾家赀无所爱。洪州进士宋齐丘，好纵横之术，谒知诰，知诰奇之，辟为推官，与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专主谋议，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为腹心。仁裕，彭城人；宗，涟水人也。

徐知诰因功任州刺史。徐州诰为徐温做事非常谨慎，任劳任怨，有时通宵不解衣带，徐温因此特别喜爱他，常对诸子说：“你们为我做事能够像徐知诰吗？”当时各州长官多是武夫，只以征战为职责，不体察民间之事；徐知诰在升州，只选用廉洁奉公的官吏，修明政治教化，招请四方士大夫，用尽所有家财也无所吝惜。洪州进士宗齐丘，喜好纵横家游说之术，进见徐知诰，徐知诰认为他是奇才，任用为推官，与判官王令谋、参军王专门主持出谋划策，以牙吏马仁裕、周宗、曹为左右亲信。马仁裕是彭城人；周宗是涟水人。

闰月，壬戌，帝疾增甚，谓近臣曰：“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更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因哽咽，绝而复苏。

闰五壬戌（十五日），后梁太祖的病情加重，对亲近官员说：“我经营谋取天下三十年，想不到太原李克用的余孽更加兴旺强大如此！我看他的志向不小，上天又削除我的年寿，我死了，诸儿不是他们的敌手，我没有葬身之地了！”于是哽咽失声，呼吸停止后却又苏醒过来。

高季昌潜有据荆南之志，乃奏筑江陵外郭，增广之。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暗中有盘据荆南的志向，于是奏请修筑江陵的外城，把它增广扩大。

丙寅，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罢为兵部尚书。

丙寅（十九日），前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锴被免职，降为兵部尚书。

帝长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爱之，常留守东都，兼建昌宫使。次郢王友，其母亳州营倡也，为左右控鹤都指挥使。次均王友贞，为东都马步都指挥使。

后梁太祖的长子郴王朱友裕早死，次养子博王朱友文，特别受太祖喜爱，经常留守东都大梁，兼建昌宫使。郢王朱友，担任左右控鹤都指挥使，他的母亲是亳州营妓。均王朱友贞担任东都马步都指使。

初，元贞张皇后严整多智，帝敬惮之。后殂，帝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友文妇王氏色美，帝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友心不平。友尝有过，帝挞之，友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于东都，欲与之诀，且付以后事。友妇张氏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曰：“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夫妇相泣。左右或说之曰：“事急计生，何不改图，时不可失！”

当初，元贞张皇后严肃端正，聪明多智，后梁太祖对她恭敬而畏惧。张皇后死后，后梁太祖纵情歌舞女色，诸子即使在外地，也常征召他们的妻子入宫侍奉，太祖往往与她们淫乱。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容貌美丽，太祖尤其宠爱她，虽然没有立朱友文为太子，太祖的意向时常专注于他。朱友心里愤愤不平。朱友曾经犯有过错，太祖用鞭子打了他，朱友更加不能自安。后梁太祖病情严重，命王氏到东都大梁召朱友文来西都洛阳，想要与他诀别，并且托付后事。朱友的妻子张氏也日夜侍奉在太祖身边，知道这件事，秘密告知朱友说：“皇上把传国宝玺交给王氏带往东都，我们的死没有几天了。”夫妇二人相对流泪。左右有人劝解他们说：“事急生计，何不另外设法，时机不可错过！”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时左迁者多追赐死，友益恐。

六月，丁丑朔（初一），后梁太祖命敬翔将朱友调出任莱州刺史，立即让他赴任。已经传旨，但没有颁行敕书。当时贬官者大多追命赐死，朱友越发恐慌。

戊寅，友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以情告之。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以牙兵五百人从友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曰：“老贼万段！”友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

戊寅（初二），朱友改换服装隐藏身份，进入左龙虎军，会见左龙虎统军韩，把实情告诉他。韩也见功臣老将多因小过被杀，惧怕不能保全自己，于是与朱友共同策划。韩领牙兵五百人随从朱友混杂在控鹤军士中进入皇宫，埋伏在宫内，半夜砍断门闩进入，到达寝殿，侍候病人的都逃散了。后梁太祖惊起，问：“谋反的是谁？”朱友说：“不是别人。”太祖说：“我原来怀疑你这贼子，只恨没有早把你杀死。你如此叛逆，天地难道容你吗！”朱友说：“把老贼碎尸万段！”朱友的马夫冯廷谔猛刺太祖的肚子，刀尖从背上穿出。朱友亲自用毁坏的毡子把太祖裹起来，埋在寝殿里，封锁消息，不发丧。派遣供奉官丁昭溥驰往东都大梁，命令均王朱友贞杀死朱友文。

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权主军国之务。”韩为友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

己卯（初三），朱友假造诏令称：“博王朱友文谋反，派兵冲入殿中。朕依赖郢王朱友忠诚孝敬，率领军队把朱友文杀死，保全朕身。但朕病因为震动惊恐，更加危险，应令朱友暂时主持军队国家事务。”韩替朱友谋划，大量取出府库内的金帛赐给各军及百官来取悦于人。

辛巳，丁昭溥远，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即皇帝位。

辛巳（初五），供奉官丁昭溥返回，朱友听说朱友文已死，这才发丧，宣布先帝遗留的制书，朱友即皇帝位。

时朝廷新有内难，中外人情汹汹。许州军士更相告变，匡国节度使韩建皆不之省，亦不为备；丙申，马步都指挥使张厚作乱，杀建，友不敢诘，甲辰，以厚为陈州刺史。

当时朝廷新出现内部的变故，内外人情纷扰不安。许州军士轮番报告发生事变，匡国节度使韩建不检查，也不防备。丙申（二十日），马步都指挥使张厚发动叛乱，杀死韩建，朱友不敢追究，甲辰（二十八日），任命张厚为陈州刺史。

秋，七月，丁未，大赦。

秋季，七月，丁未（初二）后梁宣布大赦。

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幼弱，军府事皆决于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军于魏州，久欲图之，惮太祖威严，不敢发。至是，师厚馆于铜台驿，潘晏入谒，执而杀之，引兵入牙城，据位视事。壬子，制以师厚为天雄节度使，徙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天雄节度使罗周翰年幼懦弱，军府事务都由牙内都指挥使潘晏决定。北面都招讨使、宣义节度使杨师厚在魏州驻扎，长期以来就想要谋取天雄，惧怕后梁太祖的威严，不敢动手。到这时，杨师厚在铜雀驿借宿，潘晏进见，把他逮捕并且杀死，带兵进入牙城，占据天雄节度使的职位办公治事。壬子（初七），颁布制书，任命杨师厚为天雄节度使，调任罗周翰为宣义节度使。

以侍卫诸军使韩领匡国节度使。

后梁任命侍卫诸军使韩兼匡国节度使。

甲寅，加吴越王尚父。

甲寅（初九），后梁加封吴越王钱为尚父。

甲子，以均王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甲子（十九日），后梁任命均王朱友贞为开封尹、东都留守。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

前蜀太子王元坦改名元膺。

丙寅，废建昌宫使，以河南尹张宗为国计使，凡天下金谷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

丙寅（二十一日），后梁撤销建昌宫使，任命河南尹张宗为国计使，凡天下钱粮过去隶于建昌宫的，全部由他掌管。

八月，龙骧军三千人戍怀州者，溃乱东走，所过剽掠；戊子，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宴球讨之，庚寅，击破乱军，执其都将刘重遇于鄢陵，甲午，斩之。

八月，驻防怀州的龙骧军三千人，离散叛乱向东逃跑，经过的地方抄抢掠夺。戊子（十三日），派遣东京马步军都指挥使霍彦威、左耀武指挥使杜宴球率兵讨伐。庚寅（十五日），霍彦威等打败叛乱的军队，在鄢陵捉住他们的都将刘重遇。甲午（十九日），把刘重遇斩首。

郢王友既篡立，诸宿将多愤怒，虽曲加恩礼，终不悦。告哀使至河中，扩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泣曰：“先帝数十年开创基业，前日变起宫掖，声闻甚恶，吾备位藩镇，心窃耻之。”友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友谦谓使者曰：“所立者为谁？先帝晏驾不以理，吾且至洛阳问罪，何以征为！”戊戌，以侍卫诸军使韩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诸军讨之。友谦以河中附于晋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都招讨使，更以韩副之。

郢王朱友篡夺帝位以后，众位老将大多愤怒，虽然极力增加恩赏礼遇，但终究不高兴。告哀使到达河中，护国节度使冀王朱友谦流着泪说：“先帝数十年开创的根基事业，日前变起皇宫掖廷，名声很坏，我充数藩镇，内心感到耻辱。”朱友诏令朱友谦加官为侍中、中书令，用诏书为自己辩解，并且召他到东都。朱友谦对使者说：“所立的人是谁？先帝去世不理丧事，我将要到洛阳去问他的罪，要他征召做什么！”戊戌（二十三日），朱友任命侍卫诸军使韩为西面行营招讨使，督率诸军讨伐朱友谦。朱友谦将河中归附于晋以求救援。九月丁未（初三），朱友任命感化节度使康怀贞为河中招讨使，改命韩做他的副手。

友以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已，欲解其内职，恐失人望，庚午，以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户部尚书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称疾不预事。

朱友因兵部尚书、知崇政院事敬翔是太祖的心腹，担心他对自己不利，想要解除他崇政院使的职务，又怕丧失众望，庚午（二十六日），任命敬翔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二十八日），任命户部尚书李振为崇政院使。敬翔便常声称有病，不参与政事。

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晋王遣其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将兵救之，败梁兵于胡壁。嗣恩，本骆氏子也。

康怀贞等与忠武节度使牛存节合兵五万，在河中城西扎营，攻城很是急迫。晋王李存勖派遣他的部将李存审、李嗣肱、李嗣恩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在胡壁打败后梁兵。李嗣恩原是骆氏的儿子。

吴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隐请召刘威，威曰是为帅府所忌。或谮之于徐温，温将讨之。威幕客黄讷说威曰：“公受谤虽深，反本无状，若轻舟入觐，则嫌疑皆亡矣。”威从之。陶雅闻李遇败，亦惧，与威偕诣广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礼，优加官爵，雅等悦服，由是人皆重温。讷，苏州人也。温与威、雅帅将吏请于李俨，承制加嗣吴王隆演太师、吴王，以温领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如故。温遣威、雅还镇。

吴武忠王场行密病重的时候，周隐请求召刘威，刘威因此被淮南帅府的人所忌恨。有人在徐温面前诬陷刘威，徐温将要派兵讨伐他。刘威的幕客黄讷劝告他说：“您受到诽谤虽然深重，担谋反原本无其事，如果您乘轻便小船到广陵进见，那么嫌疑就会消除了。”刘威依从了他。歙州观察使陶雅听说宣州观察使李遇战败，也很惧怕，与刘威同行往广陵，徐温待他们很恭敬，如同侍奉武忠王杨行密的礼节，从优加官晋爵，陶雅等心悦诚服，因此人们都推重徐温。黄讷是苏州人。徐温与刘威、陶雅率领将吏向李俨请求，承用制书加封吴王继承人杨隆演为太师、吴王，任命徐温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军司马的官职如旧。徐温派遣刘威、陶雅各回本镇。

辛巳，蜀改剑南东川曰武德军。

辛巳（疑误），蜀改剑南东川为武德军

朱友谦复告急于晋，冬，十月，晋王自将泽潞而西，遇康怀贞于解县，大破之，斩首千级，追至白径岭而还。梁兵解围，退保陕州。友谦身自至猗氏谢晋王，从者数十人，撤武备，诣晋王帐，拜之为舅。晋王夜置酒张乐，友谦大醉。晋王留宿帐中，友谦安寝，鼾息自如。明旦复置酒而罢。

朱友谦又向晋告急，冬季，十月，晋王李存勖亲自率领军队自泽潞向西进发，在解县遇到康怀贞，把后梁兵打得大败，斩杀千余人，追到白径岭才回来。后梁兵解除对河中的包围，撤退保卫陕州。朱友谦亲自到猗氏县感谢李存勖，随从数十人，撤去兵器，前往晋王的营帐，拜晋王为舅舅。晋王晚上摆设酒宴歌舞，朱友谦喝得大醉。晋王让他留宿在自己的帐幕里，朱友谦安睡，鼾息声平静自如。第二天早晨晋王又摆酒宴饮，尽兴才散。

杨师厚既得魏博之众，又兼都招讨使，宿卫劲兵多在麾下，诸镇兵皆得调发，威势甚重，心轻郢王友，遇事往往专行不顾。友患之，发诏召之，云“有北边军机，欲与卿面议。”师厚将行，其腹心皆谏曰：“往必不测。”师厚曰：“吾知其为人，虽往，如我何！”乃帅精兵万余人，渡河趣洛阳，友大惧，丁亥，至都门，留兵于外，与十余人入见，友喜，甘言逊词以悦之，赐与巨万。癸巳，遣还。

杨师厚得到魏博的军队后，又兼任都招讨使，宫中警卫的精壮兵士多在他的部下，各镇的军队都能够调发，声威权势很重，心中轻视郢王朱友，遇到事情往往独断专行不顾其他。朱友对他很担忧，颁发诏书召他，说：“有北边军事机要，想要与您当面商议。”杨师厚将要起程，他的心腹亲信都劝他说：“前去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杨师厚说：“我知道朱友的为人，即使前去，能拿我怎么办！”于是率领精锐军队一万多人，渡过黄河，直奔洛阳，朱友大为惊惧。丁亥（十三日），杨师厚率兵到达洛阳外城城门前，把军队留在门外，与十几个人入城进见，朱友欢喜，用甜蜜恭顺的言词讨杨师厚高兴，赏赐的财物巨万。癸巳（十九日），朱友遣送杨师厚返回。

十一月，赵将王德明将兵三万掠武城，至于临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杨师厚伏兵唐店，邀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

十一月，赵将王德明率领三万军队抢掠武城县，直到临清，攻打宗城，并把宗城夺取。癸丑（初九），杨师厚在唐店埋伏军队，进行拦击，大败赵兵，斩杀五千余人。

甲寅，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甲寅（初十），后梁安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

吴淮南节度使陈璋等将水军袭楚岳州，执刺史范玫；楚王殷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岳州。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将倪可福拒之。吴恐楚人救荆南，遣抚州刺史刘信帅江、抚、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为璋声援。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等率领水军袭击楚岳州，捉住岳州刺史苑玫；楚王马殷派遣水军都指挥使杨定真救援岳州。陈璋等进攻荆南，高季昌派遣他的部将倪可福率兵抵御。吴恐怕楚人援救荆南，派遣抚州刺史刘信率领江、抚、袁、吉、信五州的军队驻防吉州，作为陈璋的声援。

十二月，戊寅，蜀行宫都指挥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将李继夔走。

十二月戊寅（初五），蜀行营都指挥使王宗汾攻打岐文州，夺取州城，守将李继夔逃跑。

是岁，隰州都将刘训杀刺史，以州降晋，晋王以为瀛州刺史。训，永和人也。

这一年，隰州都将刘训杀死刺史，献州降晋，晋王李存勖任命刘训为瀛州刺史。刘训是永和人。

虔州防御使李彦图卒，州人奉谭全播知州事，遣使内附，诏以全播为百胜防御使、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虔州防御史李彦图去世，州人尊奉谭全播主持州中事务；谭全播派遣使者内附于后梁，朱友诏令任命谭全播为百胜防御使及虔韶二州节度开通使。

高季昌出兵，声言助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击败之。自是朝贡路绝。，兖州人也。

高季昌出兵，扬言助后梁伐晋，进攻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把他打败。自这以后，荆南入后梁进贡的道路断绝。孔是兖州人。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913 ）

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 年）

春，正月，丁巳，晋周德威拔燕顺州。

春季，正月丁巳（十四日），晋周德威攻克燕之顺州。

癸亥，郢王友朝享太庙；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凤历。

癸亥（十二日），郢王朱友朝谒祭祀太庙。甲子（二十一日），祭天，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凤历。

吴陈璋攻荆南，不克而还，荆南兵与楚兵会于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骈为一列，夜过，二镇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吴淮南节度副使陈璋进攻荆南，没有攻克就返回，荆南军队与楚兵在荆江口会合来拦击。陈璋知道情况，把二百艘船并列连接成一列，夜间过江，荆南、楚二镇军队急忙冲出追赶，没能追上。

晋周德威拔燕安远军，蓟州将成行言等降于晋。

晋周德威攻克燕之安远军，蓟州将领成行言等向晋投降。

二月，壬午，蜀大赦。

二月壬年（初九），前蜀实行大赦。

郢王友既得志，遽为荒淫，内外愤怒，友虽啖以金缯，终莫之附。驸马都尉赵岩，之子，太祖之婿也，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岩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贞密与之谋诛友，岩曰：“此事成败，在招讨杨令公耳。得其一言谕禁军，吾事立办。”均王乃遣腹心马慎交之魏州说杨师厚曰：“郢王篡弑，人望属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许事成之日赐犒军钱五十万缗。师厚与将佐谋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讨；今君臣之分已定，无故改图，可乎？”或曰：“郢王亲弑君父，贼也；均王举兵复仇，义也。奉义讨贼，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贼，公将何以自处乎？”师厚曰：“吾儿误计。”乃遣其将王舜贤至洛阳，阴与袁象先谋，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将兵屯滑州为外应。赵岩归洛阳，亦与象先密定计。

郢王朱友得志以后，马上变得荒淫无度，引起朝内外愤怒，朱友虽用金帛引诱，但始终没有人依附他。驸马都尉赵岩是赵的儿子，后梁太祖的女婿。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是后梁太祖的外甥。赵岩奉命出使到大梁，均王朱友贞秘密地与他谋划杀死朱友，赵岩说：“这件事的成败，操在都招讨使杨师厚令公手中。得他一句话晓谕禁军，我的事马上就办。”均王朱友贞于是派遣心腹马慎交到魏州劝导杨师厚说：“郢王朱友杀父篡位，众望专注在大梁均王朱友贞身上，您如果能够因此成功，这是非凡的功勋啊。”并且答应事成之日赏赐给他犒劳将士的钱五十万缗。杨师厚与将佐商议这件事，说：“当郢王杀父叛逆的时候，我不能立即讨伐；现在君臣名份已定，无故改变主意，可以吗？”有人说：“郢王亲自杀死君父，是贼；均王发兵复仇，是正义的。尊奉正义，讨伐逆贼，有什么君臣之分！他们如果一旦打败逆贼，您将怎么安顿自己呢？”杨师厚说：“我几乎打错算盘。”于是派遣他的部将王舜贤到洛阳，暗中与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商量，派遣招讨马步都虞候谯人朱汉宾率兵驻守滑州作为外应。驸马都尉赵岩返回洛阳，也与袁象先秘密制定计策。

友治龙骧军溃乱者，搜捕其党，获者族之，经年不已。时龙骧军有戍大梁者，友征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众曰：“天子以怀州屯兵叛，追汝辈欲尽坑之。”其众皆惧，莫知所为。丙戌，均王奏龙骧军疑惧，未肯前发。戊子，龙骧将校见均王，泣请可生之路，王曰：“先帝与汝辈三十余年征战，经营王业。今先帝尚为人所弑，汝辈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画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阳雪仇耻，则转祸为福矣。”众皆踊跃呼万岁，请兵仗，王给之。

朱友惩治龙骧军内逃散作乱的人，搜捕他们的余党，逮住的灭族，经历一年而不停。当时龙骧军有戍守大梁的，朱友召他们回洛阳，均王朱友贞于是派人激怒他们说：“天子因戍守怀州的龙骧军叛变，追查你们打算全部活埋。”龙骧军的兵众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丙戌（十三日），均王奏报大梁的龙骧军怀疑恐惧，不肯起程。戊子（十五日），龙骧军将校进见均王，流着泪请求指示生存的道路，均王说：“先帝与你们三十余年南征北战，筹划经营帝王事业。现在先帝尚且被人杀死，你们到何处能够逃脱死亡呢！”于是拿出后梁太祖的画像给他们看，并且流着泪说：“你们能够自己奔赴洛阳报仇雪耻，就转祸为福了。”龙骧军兵众跳跃高呼万岁，请求发给兵器。均王发给了他们。

庚寅旦，袁象先等帅禁兵数千人突入宫中。友闻变，与妻张氏及冯廷谔趋北垣楼下，将逾城，自度不免，令廷谔先杀妻，后杀己，廷谔亦自刭。诸军十余万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侍讲学士李皆为乱兵所杀，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伤。至晡乃定。

庚寅（十七日）早晨，袁象先等率领禁军数千人冲入宫中。朱友听说兵变，与妻子张氏及冯廷谔跑到北垣墙楼下，将要越过城墙，自己估计不能免死，命令冯廷谔先把妻子张氏杀死，后杀死自己，冯廷谔也自杀。诸军十余万人大肆抢掠市中财物，百官逃散，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杜晓和侍讲学士李都被乱兵杀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和宣政使李振被打伤。直到太阳落山才安定下来。

象先、岩赍传国宝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国家创业之地，何必洛阳！”乃即帝位于大梁，复称乾化三年，追废友为庶人，复博王友文官爵。

袁象先和赵岩带着传国宝玺前往大梁迎接均王朱友贞，均王说：“大梁是国家创立基业的地方，何必到洛阳去！”于是，在东都大梁即帝位，又把年号改为乾化三年，追废朱友为平民，恢复博王朱友文的官爵。

丙申，晋李存晖攻燕檀州，刺史陈确以城降。

丙申（二十三日），晋将李存晖率兵攻打燕之檀州，檀州刺史陈确献城投降。

蜀唐道袭自兴元罢归，复为枢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袭过恶，以为不应复典机要，蜀主不悦。庚子，以道袭为太子太保。

前蜀唐道袭从兴元罢免回成都，复任枢密使。太子王元膺在朝廷上逐条分列唐道袭的过失罪恶，以为不应当再掌管国家机密要事，前蜀主王建不高兴。庚子（二十七日），任命唐道袭为太子太保。

三月，甲辰朔，晋周德威拔燕卢台军。

三月，甲辰朔（初一），晋周德威夺取燕之芦台军。

丁未，帝更名；久之，又名。

丁未（初四），后梁帝均王朱友贞更名为；很久以后，又改名为。

庚戌，加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名，事无巨细必咨而后行。

庚戌（初七），后梁加官杨师厚兼中书令，赐爵邺王，赐诏不称名，事无大小一定要先咨询过他然后施行。

帝遣使招抚朱友谦；友谦复称藩，奉梁年号。

后梁帝派遣使者招抚朱友谦；朱友谦又称藩镇，尊奉梁朝年号。

丙辰，立皇弟友敬为康王。

丙辰（十三日），后梁帝立皇弟朱友敬为康王。

乙丑，晋将刘光浚克古北口，燕居庸关使胡令圭等奔晋。

乙丑（二十二日），晋将刘光浚攻克古北口，燕之居庸关使胡令圭等投奔晋。

戊辰，以保义留后戴思远为节度使，镇邢州。

戊辰（二十五日），后梁帝任命保义留后戴思远为保义节度使，镇守邢州。

燕主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晋王以其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之。以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裨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行；行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钦解围去。嗣源与行周追至广边军，凡八战，行钦力屈而降；嗣源爱其骁勇，养以为子。嗣源进攻儒州，拔之，以行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与嗣源假子从珂分将牙兵以从。从珂母魏氏，镇州人，先适王氏，生从珂，嗣源从晋王克用战河北，得魏氏，以为妾，故从珂为嗣源子，及长，以勇健知名，嗣源爱之。

燕主刘守光命大将元行钦率领七千骑兵，在山北牧马，召募山北军队来接应契丹；又任命骑兵将领高行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将李嗣源分兵巡行山后八军，全部攻克；晋王任命他的弟弟存矩为新州刺史总理山后八军。委任燕纳降军使卢文进为副将。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献城投降。元行钦听到高行投降，带兵攻打高行；高行派他的弟弟高行周到晋军营中作为人质，请求发兵援救。李嗣源带兵救援高行，元行钦解围离去。李嗣源与高行周追赶到广边军，总共打了八仗，元行钦力尽投降。李嗣源喜爱元行钦勇猛善战，收为养子。李嗣源进攻儒州，夺取州城，委任高行为代州刺史。高行周留下侍奉李嗣源，常与李嗣源养子李从珂分率牙兵随从左右。李从珂的母亲魏氏是镇州人，先嫁与王氏，生从珂，李嗣源随从晋王李克用在河北作战，得到魏氏，收为妾，所以从珂成为李嗣源的儿子；李从珂长大以后，以勇健善战知名，李嗣源非常喜欢他。

吴行营招讨使李涛帅众二万出千秋岭，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以其子湖州刺史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以救之，睦州刺史传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将水军攻吴东洲以分其兵势。

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二万军队从千秋岭出来，进攻吴越衣锦军。吴越王钱任命他的儿子湖州刺史钱传为北面应援都指挥使，率兵前去救援；睦州刺史钱传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领水军进攻吴东洲以分散吴军的兵势。

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领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夏季，四月，癸未（十一日），后梁帝任命袁象先兼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

晋周德威进军逼幽州南门，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书于德威以请和，语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讨有罪者，结盟继好，非所闻也。”不答书。守光惧，复遣人祈哀，德威乃以闻于晋王。

晋周德威率领大军进逼幽州南门，壬辰（二十日），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给周德威送去书信，请求和解，言辞卑下悲哀。周德威说：“大燕皇帝还没有到南郊祭天，怎么屈居人下如此呢！我受天命讨伐有罪的人，结成同盟，继续友好，不是我所要听到的。”没有复信。刘守光畏惧，又派人前去祈求怜悯，周德威这才把此事向晋王报告。

千秋岭道险狭，钱传使人伐木以断吴军之后而击之，吴军大败，虏李涛及士卒三千余人以归。

千秋岭道路险峻狭窄，钱传派人砍伐树木截断吴军的后路，然后发动攻击，把吴军打得大败，俘虏李涛及甲士步卒三千余人，带回杭州。

已亥，晋刘光浚拔燕平州，执刺史张在吉。五月，光浚攻营州，刺史杨靖降。

已亥（二十七日），晋将刘光浚攻克燕之平州，捉住平州刺史张在吉。五月，刘光浚率兵进攻营州，营州刺史杨靖投降。

乙巳，蜀主以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乙巳（初四），前蜀主王建任命兵部尚书王锴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杨师厚与刘守奇将汴、滑、徐、兖、魏、博、邢、之兵十万大掠赵境，师厚自柏乡入攻土门，趣赵州，守奇自贝州入趣冀州，所过焚掠。庚戌，师厚至镇州，营于南门外，燔其关城。壬子，师厚自九门退军下博，守奇引兵与师厚会攻下博，拔之。晋将李存审、史建瑭戍赵州，后少，赵王告急于周德威。德威遣骑将李绍衡会赵将王德明同拒梁军。师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张万进惧，请迁于河南；师厚表徙万进镇青州，以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杨师厚与刘守奇率领汴州、滑州、徐州、兖州、魏州、博州、邢州、州的十万军队大肆虏掠赵地，杨师厚自柏乡进入攻击土门，指向赵州，刘守奇自贝州进入直指冀州，在南门外扎营，焚烧镇州城关厢。壬子（十一日），杨师厚自九门退兵到下博，刘守奇带兵与杨师厚会同进攻下博，将城夺取。晋李存审、史建瑭戍守赵州，兵少，赵王向周德威告急。周德威派遣骑将李绍衡会同赵将王德明一起抵御后梁军。杨师厚、刘守奇自弓高渡过御河向东进发，逼近沧州，张万进畏惧，请求迁往河南；杨师厚上表请调张万进镇守青州，任命刘守奇为顺化节度使。

吴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将兵会广德镇遏使涡信屯广德，将复寇衣锦军。吴越钱传就攻之。

吴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率领军队会同广德镇遏使涡信驻防广德，将要再次侵犯衣锦军。吴越钱传率兵前去攻打。

六月，壬申朔，晋王遣张承业诣幽州，与周德威议军事。

六月，壬申朔（初一），晋王派遣张承业前往幽州，与周德威商议军事。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光庭博学善属文，蜀主重之，颇与议政事。

丙子（初五），前蜀主王建任命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杜光庭学识渊搏，长于写作，王建推崇他，常与他商议政事。

吴越钱传拔广德，虏花虔、涡信以归。

吴越钱传率兵攻克广德，俘虏花虔、涡信回归。

戊子，以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戊子（十七日），后梁任命张万进为平卢节度使。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诣张承业，请以城降；承业以其无信，不许。

辛卯（二十日），燕主刘守光派遣使者劝说张承业，请献城投降；张承业因他没有信用，不答应。

蜀太子元膺，喙龅齿，目视不正，而警敏知书，善骑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选纯静有德者使侍东官，光庭荐儒者许寂、徐简夫，太子未尝与之交言，日与乐工群小嬉戏无度，僚属英敢谏。

前蜀太子王元膺，生就了一张公猪嘴，牙齿外露，眼睛斜视，但是机警灵敏，通晓诗书，善于骑马射箭，性情褊狭急躁，多疑残忍。蜀主王建命杜光庭选择学问纯正、性情安详、有德行的人，让他们侍奉太子。杜光庭推荐儒生许寂、徐简夫，太子与他们未曾交淡过，每天与乐工下人嬉戏玩耍，没有节制，属官没有人敢于劝谏。

秋，七月，蜀主将以七夕出游。丙午，太子召诸王大臣宴饮，集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毛文锡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来，必峭与文锡离间也。”大昌军使徐瑶、常谦，素为太子所亲信，酒行，屡目少保唐道袭，道袭惧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蜀主怒，命贬逐峭、文锡，以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秋季，七月，王建将要在七夕出去游玩。丙午（初六），太子王元膺召集诸王及文武大臣在一起设宴饮酒，集王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人毛文锡没有到，太子勃然大怒，说：“集王不来，一定是潘峭与毛文锡从中挑拨离间。”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一向为太子所亲近信任，依次斟酒劝饮之间，多次瞪少保唐道袭，唐道袭畏惧而起身。丁未（初七）早晨，太子入宫禀报王建说：“潘峭、毛文锡挑拨离间我们兄弟。”王建大怒，命将潘峭、毛文锡贬官放逐，任命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

太子出，道袭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许之。内外戒严。

太子出宫以后，唐道袭入宫进见，王建把刚才这事告诉他，唐道袭说：“太子图谋作乱，想要召集诸将、诸王，用兵禁锢他们，然后发动叛乱罢了。”王建产生怀疑，于是七夕不出去游玩了。唐道袭请召驻防营兵进宫值宿警卫，王建应允。成都城内外戒备森严。

太子初不为备，闻道袭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卫，捕潘峭、毛文锡至，之几死，囚诸东宫；又捕成都尹潘峤，囚诸得贤门。戊申，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等各帅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袭。至清风楼，道袭引屯营兵出拒战；道袭中流矢，逐至城西，斩之。杀屯营兵甚众，中外惊扰。

太子王元膺开始没有做准备，听说唐道袭召集军队，于是带领天武甲士进行自卫，逮捕潘峭、毛文锡，打他们几乎至死，把他们囚禁在东宫里；又逮捕成都尹潘峤，把他囚禁在得贤门。戊申（初八），大昌军使徐瑶、常谦与怀胜军使严等各率自己所属的军队随从太子进攻唐道袭。到达清风楼，唐道袭带领驻防营兵出来抵御战斗。唐道袭被乱箭射中。追赶到城西，把唐道袭杀死，并杀死驻防营兵很多，成都城内外惊慌扰乱。

潘炕言于蜀主曰：“太子与唐道袭争权耳，无他志也。陛下宜面谕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使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等。宗侃等陈于西球场门，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梯城而入，与瑶、谦战于会同殿前，杀数十人。瑶死，谦与太子奔龙跃池，匿于舰中。己酉。太子出就舟人丐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抚之；比至，太子已为卫士所杀。蜀主疑宗翰杀之，大恸不已。左右恐事变，会张格呈慰谕军民榜，读至“不行斧钺之诛，将误社稷之计”，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于是下诏废太子元膺为庶人。宗翰奏诛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会诛死者数十人，贬窜者甚众。

内枢密使潘炕向前蜀主王建进言说：“太子只是与唐道袭争夺权力罢了，没有其他心思。陛下应该当面告谕诸王文武大臣来安定国家。”王建于是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及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命他们发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徐瑶、常谦等人。王宗侃等在西球场门列阵，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攀梯登城，进入宫内，与徐瑶、常谦在会同殿前面进行战斗，杀死数十人。徐瑶战死，常谦与太子逃奔龙跃池，隐藏在战船中。己酉（初九）早晨，太子从战船中出来，向船夫讨饭吃，船夫把这事报告王建，王建急忙派遣集王王宗翰前去慰问安抚。来到龙跃池时，太子已被卫士杀死。王建怀疑是王宗翰杀了太子，痛哭不止。官员们担心发生事变，恰巧同平章事张格进呈“慰谕军民”，读到“不对悖逆作乱的人实行杀戮，将要贻误国家的大计”时，王建止住涕泪说：“朕怎么敢因私情危害国家公事！”于是，颁布诏书，废黜太子王元膺为平民。王宗翰奏请把亲手杀死太子的人斩首，结果王元膺左右有几十个人被杀，降职流放的人很多。

庚戌，赠唐道袭太师，谥忠壮；复以潘峭为枢密使。

庚戌（初十），前蜀主追赠唐道袭为太师，谥号忠壮，又任命潘峭为枢密使。

甲子，晋五院军使拔莫州，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

甲子（二十四日），晋五院军使李信攻克莫州，生擒燕将毕元福。八月乙亥（初六），李信攻克瀛州。

赐高季昌爵勃海王。

后梁帝赐高季昌爵为勃海王。

晋王与赵王熔会于天长。

晋王与赵王王熔在天长会见。

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将水军侵吴鄂州，吴以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楚宁远节度使姚彦章率领水军侵犯吴鄂州，吴任命池州团练使吕师造为水陆行营应援使，还没有到达，楚兵退走。

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九月甲辰（初五），后梁任命御史大夫姚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复取顺州。

燕主刘守光带领军队在夜里出击，向晋夺回顺州。

吴越王遣其子传、传及大同节度使传瑛攻吴常州，营于潘葑。徐温曰：“浙人轻而怯，”帅诸将倍道赴之。至无锡，黑云都将陈言于温曰：“彼谓吾远来罢倦，未能决战，请以所部乘其无备击之。”乃自他道出敌后，温以大军当其前，夹攻之，吴越大败，斩获甚众。

吴越王钱派遣他的儿子钱传、钱传及大同节度使钱传瑛进攻吴常州，在无锡县潘葑扎营。徐温说：“浙人轻浮而且怯懦。”率领诸将日夜兼程赶路奔赴常州。到达无锡时，黑云都将陈向徐温进言说：“他们以为我军远道而来一定疲乏劳倦，不能进行决战，请准带领部下乘他们没有戒备攻击他们。”于是从别的道路绕到敌人后面，徐温带领大军挡在吴越军队的前面，前后夹攻，把吴越军打得大败，杀死俘获吴越兵很多。

高季昌造战舰五百艘，治城堑，缮器械，为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吴、蜀，朝廷浸不能制。

荆南节度使高季昌制造战船五百艘，修挖城垣壕沟，整治铠甲器械，作为进攻守卫的工具，招集逃亡在外的人，交结吴、蜀，后梁朝廷渐渐不能控制。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帅众五千夜出，将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击，大破之。守光以百余骑逃归幽州，其将卒降者相继。

冬季，十月己巳朔（初一），燕主刘守光率领五千兵众在夜里出发，将要进入檀州；庚午（初二），周德威自涿州带兵拦击，把燕兵打得大败。刘守光带领一百多骑兵逃回幽州，他的将领兵卒投降的接连不断。

蜀潘炕屡请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辂类己，信王宗杰才敏，欲择一人立之。郑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贤妃有宠，欲立其子，使飞龙使唐文讽张格上表请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宗王侃等，诈云受密旨，众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视诸子，亦希旨言郑王相最贵。蜀主以为众人实欲立宗衍，不得已许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为太子。受册毕，潘炕以朝廷无事，称疾请老，蜀主不许；涕泣固请，乃许之。国有大疑，常遣使就第问之。

前蜀潘炕屡次请求立太子。前蜀主王建认为雅王王宗辂很像自己，信王王宗杰才思敏捷，想要选择一人立为太子。郑王王宗衍年龄最小，他的母亲徐贤妃深受蜀王宠爱，想要立自己的儿子，派飞龙使唐文示意同平章事张格上表请立王宗衍。张格在夜里把写好的表章给功臣王宗侃等看。欺骗他们说是承受了蜀主的密旨，众人都署了名。前蜀主让相面的人观察各个儿子的面貌，相面人也迎合所谓密旨说郑王相貌最尊贵。前蜀主以为众人确实想要立王宗衍为太子，不得已答应了他们，说：“王宗衍年幼懦弱，能够胜任他的职务吗？”甲午（二十六日），立王宗衍为太子。受册完毕，潘炕以朝廷没有什么事情，声称有病，请求告老辞官，王建不准许；潘炕流着眼泪坚决请求，才答应了他。国家有了大的疑难事情，常派遣使者到他家里请教。

岭南节度使刘岩求婚于楚，楚王许以女妻之。

岭南节度使刘岩向楚王求婚，楚王马殷应允把女儿嫁给他。

卢龙巡属皆入于晋，燕主守光独守幽州城，求援于契丹；契丹以其无信，竟不救。守光屡请降于晋，晋人疑其诈，终不许。至是，守光登城谓周德威曰：“俟晋王至，吾则开门泥首听命。”德威使白晋王。十一月，甲辰，晋王以监军张承业权知军府事，自诣幽州，辛酉，单骑抵城下，谓守光曰：“朱温篡逆，余本与公合河朔五镇之兵兴复唐祚。公谋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镇、定二帅皆俯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败须决所向，公将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悯之，与折弓矢为誓，曰：“但出相见，保无他也。”守光辞以他日。

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属地都被晋占有，燕主刘守光独自据守幽州城，向契丹请求救援。契丹认为他没有信用，终于没有救援。刘守光多次向晋请求归降，晋人怀疑他欺诈，始终不接受他投降。到这时，刘守光登上城楼，对周德威说：“等晋王到了，我就打开城门，伏首听命。”周德威派遣使者禀报晋王。十一月甲辰（初六），晋王任命监军张承业暂且主持军府事务，自己亲往幽州。辛酉（二十三日），晋王单骑到达幽州城下，对刘守光说：“朱温篡唐叛逆，我本想与您会合河朔五镇的军队共同兴复唐室的国运。您图谋不善，竟然效法朱温狂妄僭越。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二帅，都驯服恭顺地侍奉您，然而您却从来不体恤他们，所以才有今天这场战斗。男子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必须决定去向，您将要怎么办？”刘守光说：“今天我是砧板上的肉罢了，只听大王裁决。”晋王怜悯刘守光，与他折断弓箭起誓，说：“只要您出城相见，我保证没有别的事情。”刘守光用改换他日来推托。

先是，守光爱将李小喜多赞成守光之恶，言听计从，权倾境内。至是，守光将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逾城诣晋军，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晋王督诸军四面攻城，克之，擒刘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帅妻子亡去。癸亥，晋王入幽州。

在这以前，刘守光的爱将李小喜多佐助促成刘守光的恶行，刘守光对李小喜言听计从，李小喜的权势倾动境内。到这个时候，刘守光将要出城投降，李小喜止住了他。这天晚上，李小喜越过城墙，前往晋军投降，并且说幽州城内已经力量用尽。壬戌（二十四日），晋王李存勖统率诸军从四面同时攻城，夺取了幽州城，擒获刘仁恭及他的妻妾，刘守光带着妻子儿女逃走。癸亥（二十王日），晋王进入幽州。

以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将兵万余侵庐、寿。

后梁任命宁国节度使王景仁为淮南西北行营招讨应接使，率领军队一万余人进攻庐州、寿州。

第二百六十九卷

后梁纪四均王上乾化三年（癸酉、913 ）

后梁纪四后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公元913 年）

十二月，吴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遇于赵步。吴征兵未集，温以四千馀人与景仁战，不胜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将及于隘，吴吏士皆失色，左骁卫大将军宛丘陈绍援枪大呼曰：“诱敌太深，可以进矣。”跃马还斗，众随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几困矣。”赐之金帛，绍悉以分麾下。吴兵既集，复战于霍丘，梁兵大败；王景仁以数骑殿，吴人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及梁兵败还，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吴人聚梁尸为京观于霍丘。

十二月，吴国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率领诸将抵御后梁王景仁，两军在赵步相遇。当时，吴国征集的士卒还未到齐，徐温率领着四千余士卒与王景仁交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退却。王景仁乘胜率兵追击，快追到险要的地方，吴国的官兵都吓得惊恐失色。这时，吴国的左骁卫大将军宛丘人陈绍举起枪来高声疾呼，说：“诱敌太深了，可以进攻了。”于是他跃上战马，回头还击后梁军，吴国的士卒也跟着他一起与后梁军作战，后梁军才撤退。事后徐温拍着陈绍的背说：“若不是你聪明勇敢，我们几乎就要陷入困境了。”于是赏赐给陈绍很多金帛，陈绍全部赏赐分给部下。吴国的军队征集起来以后，又与后梁军战于霍丘，结果后梁军大败，王景仁和几个骑兵走在队伍的后面，吴国的士卒不敢逼近。后梁军在渡过淮水向南撤退时，在水浅的渡津作了标志；吴军霍丘守将朱景将这些标志浮在木头上移到水深的地方。等到后梁军战败回逃的时候，都按照过河时设置的标志涉水渡河，结果被溺死的士卒有一半以上，吴国人把被溺死的后梁军尸体集中起来在霍丘封筑成高士家，以此来炫耀自己军队所取得的胜利。

庚午，晋王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庚午（初三），晋王李存勖任命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兼侍中，任命李嗣本为振武节度使。

燕主守光将奔沧州就刘守奇，涉寒，足肿，且迷失道，至燕乐之境，昼匿坑谷，数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张师造家。师造择妇人异状。诘知守光处，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晋王方宴，将吏擒守光适至，王语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馆舍，以器服膳饮赐之。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

燕主刘守光被周德威击败后，将要向南投奔沧州刘守奇，由于步行过河，水寒冷，脚肿了，而且迷失了道路，行至燕乐县境内时，白天藏匿在谷之中，好几天都没有吃上饭，就让他的妻子祝氏到老农张师造家讨饭。老农张师造觉得刘守光的妻子祝氏形状很怪异，盘问得知刘守光的住处，于是连刘守光的三个儿子一并捉拿起来，癸酉（初六），晋王正要举行宴会时，将吏把刘守光押送刚刚到达，晋王对他们说：“主人为什么要这样畏避客人呢？”于是将刘仁恭和刘守光一并安置到客舍，并赐给他们衣食用具。随后晋王又命令掌管书牍记录的官员王缄起草露布，晓示天下。王缄不知露布的旧例，便把情况书写在布匹上，派人拉着。

晋王欲自云、代归，赵王熔及王处直请由中山、真定趣井陉，王从之。庚辰，晋王发幽州，刘仁恭父子皆荷校于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唾其面而骂之曰：“逆贼，破我家至此！”守光俯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于关城。丙戌，晋王与王处直谒北岳庙；是日，至行唐，赵王熔迎谒于路。

晋王打算经过云州、代州回晋阳，赵王王熔和王处直请求经由中山、真定，并取道井陉返回晋阳，晋王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庚辰（十三日），晋王从幽州出发，刘仁恭父子都戴着枷锁在露布之下。刘守光的母亲和父亲将唾沫唾在他的脸上并骂他说：“逆贼，把我的家败坏到这种地步！”刘守光只是低着头而已。甲申（十七日），行至定州，住在关口的城楼里面。丙戌（十九日），晋王和王处直拜谒北岳庙。这一天，行至行唐，赵王王熔在路上迎接谒见了晋王。

四年（甲戌、914 ）

四年（甲戌，公元914 年）

春，正月，戊戍朔，赵王熔诣晋王行帐上寿置酒。熔愿识刘太师面，晋王命吏脱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马酒馔赠之。己亥，晋王与熔畋于行唐之西，熔送境上而别。

春季，正月，戊戍朔（初一），赵王王熔到晋王的军帐中为晋王上寿敬酒。王熔希望能见刘太师一面，晋王命令看守刘仁恭、刘守光的官吏卸掉刘仁恭、刘守光所戴的枷械，并把他们领到帐中同宴，王熔回拜了他们，又赠送给他们衣服、鞍马、酒馔。已亥（初二），晋王和王熔在行唐的西面打猎，随后王熔把晋王送到边境上才分别。

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军，开崇勋府，置僚属，后更谓之天策府。

丙午（二十一日），前蜀主王建命令太子元膺判管六军，始建崇勋府，设置僚属，后来改称为天策府。

壬子，晋王以练刘仁恭父子，凯歌入于晋阳，丙辰，献于太庙，自临斩刘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证之，小喜目叱守光曰：“汝内乱禽兽行，亦我教邪！”王怒其无礼，先斩之。守光曰：“守光善骑射，王欲成霸业，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让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可益！”即伸颈就戮。守光至死号泣哀祈不巳。王命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后斩之。

壬子（十五日），晋王用白绢捆绑着刘仁恭父子，高奏凯歌进入了晋阳城。丙辰（十九日），晋王将俘虏刘仁父子献于太庙，并亲临刑场斩杀刘守光。临刑前刘守光高声呼喊说：“我刘守光死而无恨，然而教我刘守光不降服的人是李小喜。”晋王把李小喜召来证明刘守光的话是否事实，李小喜怒目斥骂刘守光说：“你乱伦的禽兽行为也是我教的吗？”晋王对他出言无礼的行为十分生气，于是先斩杀了李小喜。刘守光说：“我刘守光善于骑马射箭，大王要成功霸业，为什么不留下我，让我为您效劳呢？”刘守光的两个妻子李氏和祝氏在一旁责备地说：“皇上，事已如此，活着又有什么好处呢？”随即伸出脖子接受砍戮。刘守光至死都不停地号泣求饶。晋王命令节度副使卢汝弼等给刘仁恭戴上枷锁。押送到代州，刺取了他的心血祭祀了先王李克用陵墓，然后将他斩杀。

或说赵王熔曰：“大王所称尚书令，乃梁官也，大王既与梁为仇，不当称其官。且自太宗践阼已来，无敢当其名者。今晋王为盟主，勋高位卑，不若以尚书令让之。”熔曰“善！”乃与王处直各遣使推晋王为尚书令，晋王三让，然后受之，始开府置行台如太宗故事。

有人劝赵王王熔说：“大王所称尚书令是梁国的官名，大王既然与梁国为仇敌，就不应当再用梁国的官名，况且自从唐太宗登位以来，没有敢称这种官名的。现在晋王为盟主，功高位低，不如用尚书令这个官位来推崇他。”王熔说：“很对。”于是与王处直各自派一些人去推举晋王为尚书令，晋王再三辞让，最后才接受了，并和过去的唐太宗一样，开建府署，设置行台。

高季昌以蜀夔、万、忠、涪四州旧隶荆南，兴兵取之，先以水军攻夔州。时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寿镇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成先帅之逆战，季昌纵火船焚蜀浮桥，招讨副使张武铁拒之，船不得进。会风反，荆南兵焚溺死者甚众。季昌乘战舰，蒙以牛革，飞石中之，折其尾，季昌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败。俘斩五千级。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宗寿获之，召成先，斩之。

高季昌因为前蜀的夔州、万州、忠州、涪州四州过去隶属荆南，打算用武力来夺取这些地方。一开始用水军攻打夔州。当时前蜀镇江节度使兼侍中嘉王王宗寿镇守忠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求率领甲士作战，王宗寿只把穿白布袍的士卒配备给他。王成先率领这些白袍士卒迎战高季昌，高季昌放出火船焚烧了前蜀的浮桥，前蜀招讨副使张武架起铁索桥来阻拦高季昌的火船，结果火船无法通过。这时正好遇上风向调转，荆南高季昌的部队被火烧死和淹死的士卒很多。高季昌改乘战船逃跑，并给船蒙上牛皮，但被飞石击中，船尾被砸断，高季昌又改乘小船逃跑。在这次战役中，荆南兵大败，被俘虏和斩杀的共有五千人左右。夔州刺史王成先秘密派人向前蜀主奏告王宗寿不配备给戴甲士卒的情况，结果被王宗寿获知，于是召见王成先，并斩杀了他。

帝以岐人数为寇，二月，徙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长安。怀英即怀贞也，避帝名改焉。

后梁帝因为岐人曾多次来侵犯，二月，甲戌（初七），调感化节度使康怀英为永平节度使，镇守长安。康怀英即康怀贞，因为避讳后梁帝均王朱友贞的名字而改为康怀英。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镇江军治夔州。

夏季，四月丙子（初十），前蜀主王建调镇江军去治理夔州。

丁丑，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挟私迁补军校，罢为工部侍郎，再贬莱州司马。

丁丑（十一日），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因为犯了徇私迁补军校的罪，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又贬任莱州司马。

吴袁州刺史刘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将许贞将万人授之，吴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帅诸将讨之。

吴国的袁州刺史刘景崇叛背吴国，归附于楚。刘景崇是刘威的儿子。楚将许贞率领一万人马来援救他，吴国的都指挥使柴再用、米志诚率领许多将领来讨伐他。

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趣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趣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楚国的岳州刺史许德勋率领水军在楚吴边境上巡逻，到了半夜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南风，楚国的都指挥使王环乘风直捣吴国的黄州，用绳梯登上了城墙，然后直奔州署，俘获了吴国刺史马邺，大肆抢劫之后返回，许德勋说：“鄂州的军队很可能阻截我们，应该防备他们的进攻。”王环说：“我军进入黄州时，鄂人根本不知道，这次路过是突然通过州城，此时他们自救不暇，哪里还敢阻截我们。”于是举起旗敲起鼓列队而行，鄂人根本没敢逼近他们。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卒，军中推其子洙为留后。癸丑，诏以洙以节度使。

五月，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颍川王韩逊去世，军中推选他的儿子韩洙为留后。癸丑（十七日），后梁帝正式颂诏任用韩洙为朔方节度使。

吴柴再用等与刘崇景、许贞战于万胜冈，大破之，崇景、贞弃袁州遁去。

吴国都指挥使柴再用与刘崇景、许贞在万胜冈打仗，结果柴再用大败敌军，刘崇景和许贞放弃了袁州而逃跑。

晋王既克幽州，乃谋入寇。秋，七月，会赵王熔及周德威于赵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义兵会之。杨师厚引兵救邢州，军于漳水之东。晋军至张公桥，裨将曹进金来奔。晋军退，诸镇兵皆引归。八月，晋王还晋阳。

晋王攻克幽州以后，打算入侵别的地方。秋季，七月，晋王在赵州会见赵王王熔和周德威，并向南入侵邢州，李嗣昭率领昭义军和他们会师。杨师厚从魏州率领军队去援救邢州，在漳水东面安营扎寨。晋王军队行至张公桥时，裨将曹进金率军投奔来降。后来，晋军撤退，燕、赵、诸镇的军队也都率兵回营。八月，晋王回到晋阳。

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黔州，贪暴不法；擅还成都，庚辰，见蜀主，多所邀求，言辞狂悖。蜀主怒，命卫士殴杀之。戊子，以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前蜀武泰节度使王宗训镇守黔州，贪暴不法，擅自回到成都。庚辰（十六日），他见到前蜀主王建以后，提出很多要求，而且说话时语言十分狂悖。王建十分生气，便命令他的卫士把王宗训活活打死。戊子（二十四日），任命内枢密使潘峭为武泰节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承旨毛文锡为礼部尚书，判枢密院。

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灌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食乎！”蜀主乃止。

川江三峡上有一座挡水的低坝，有人劝说王建趁夏秋川江水涨时，打开低坝，直灌江陵。毛文锡进谏说：“高季昌虽然不顺服，但他的百姓们有什么罪呢？陛下将要用崇高的品德来怀柔天下，怎么能忍心把邻国的百姓当成鱼鳌的食物呢？”王建于是停止了水灌江陵的计划。

帝以福王友璋为武宁节度使。前节度使王殷，友所置也，惧，不受代，叛附于吴；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及开封尹刘将兵讨之。冬，十月，存节等军于宿州。吴平卢节度使朱瑾等将兵救徐州，存节等逆击，破之，吴兵引归。

后梁帝任命福王朱友璋为武宁节度使。以前的武宁节度使王殷是朱友所立的，他因为害怕，不敢接受替代的制命，便背叛后梁而归附了吴国。九月，后梁命淮南西北面招讨应接使牛存节和开封尹刘率兵讨伐王殷。冬季，十月，牛存节等驻扎在宿州。这时吴国派遣平卢节度使朱瑾等率兵援救徐州，牛存节等率兵迎战，结果朱瑾的部队被击败，吴国的军队才撤回。

十一月，乙巳，南诏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辛巳，又败之于大渡河，俘斩数万级，蛮争走渡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宗范等将作浮梁济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还。

十一月，乙巳（十三日），南诏国侵犯黎州，前蜀主派遣夔王王宗范、兼中书令王宗播、嘉王王宗寿为三招讨，阻击南诏的侵略军。丙辰（二十四日），在潘仓嶂打败了南诏侵略军，斩杀南诏酋长赵嵯政等。壬戌（三十日），又在山口城击败了南诏军队。十二月，乙亥（十三日），攻下南诏武侯岭等十三个村寨。辛巳（十九日），又在大渡河击败了南诏军队，俘获和斩杀数万南诏士卒，南诏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过河逃跑，桥被压断，又有数万人被水淹死。王宗范等将要制成浮桥渡过大渡河继续攻打南诏军队，前蜀主通知王宗范等，命令他们撤回。

癸未，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铎攻岐阶州及固镇，破细砂等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甲申，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第四寨，斩首二千级。

癸未（二十一日），前蜀光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崇铎向岐国的阶州和固镇发起进攻，攻下细砂等十一个村寨，斩杀四千人。甲申（二十二日），指挥使王崇俨又攻下岐国长城关等四个村寨，斩杀二千人。

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为其子彦鲁所毒而死，彦鲁自为留后。

岐国静难节度使李继徽被他的儿子李彦鲁毒死，李彦鲁自己当了留后官。

贞明元年（乙亥、915 ）

贞明元年（乙亥，公元915 年）

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贤门受蛮俘，大赦。初，黎、雅蛮酋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虽内属于唐，受爵赏，号金堡三王，而潜通南诏，为不导；镇蜀者多文臣，虽知其情，不敢诘。至是，蜀主数以漏泄军谋，斩于成都市，毁金堡。自是南诏不复犯边。

春季，正月，己亥（初八），前蜀主驾临得贤门接受蛮夷的俘虏，并大赦了他们。起初，黎、雅蛮夷酋长刘昌嗣、郝玄鉴、杨师泰三人虽然向内归属于唐，也曾受过后唐的封爵和赏赐，号称金堡三王，实际上却偷偷地私通南诏，并为南诏充当侦察和向导。镇守蜀地的人多数是文官，虽然知道他们的情况，但不敢去问个究竟。此时，前蜀主责备他们泄漏军机，在成都把他们斩了，并且捣毁了金堡。从此以后，南诏不敢再侵犯前蜀的边境。

二月，牛存节等拔彭城，王殷举族自焚。

二月，牛存节等攻下了彭城，王殷全族都自焚。

三月，丁卯，以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为太子太保，致仕。

三月，丁卯（初七），封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以太子太保，退休归居。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卒。师厚晚年矜功恃众，擅割财赋，选军中骁勇，置银枪效节都数千人，给赐优厚，欲以复故时牙兵之盛。帝虽外加尊礼，内实忌之，及卒，私于宫中受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言于帝曰：“魏博为唐腹心之蠹，二百馀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广兵强之故也。罗绍威、杨师厚据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时为之计，所谓‘弹疽不严，必将复聚，’安知来者不为师厚乎！宜分六州为两镇以弱其权。”帝以为然，以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置昭德军于相州，割澶、卫二州隶焉，以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仍分魏州将士府库之半于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镇，朝廷恐魏人不服，遣开封尹刘将兵六万自白马济河，以讨镇、定为名，实张形势以胁之。

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邺王杨师厚去世。杨师厚在晚年时常居功自，擅自夺取财赋，并挑选军中勇敢善战的士卒设置私人军队数千人，号称银枪效节都，供给赏赐十分优厚，打算恢复过去牙兵的盛况。后梁帝虽然表面上对他尊礼有加，内心却很忌恨他，到他死后，在宫中暗自庆贺。租庸使赵岩、判官邵赞对后梁帝说：“魏博一带是唐朝心腹中的蠹虫，之所以二百余年来不能铲除它的割据形势，主要原因是地广兵强。罗绍威、杨师厚占据这块地方以后，朝廷都不能够控制它。陛下如果不乘此时重新考虑，就像所说的‘弹除脓血不净，必将重新瘀结’，怎么能够知道未来的天雄节度使不像杨师厚呢？应当将魏博六州分为两镇，削弱它的权力。”后梁帝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任命原平卢节度使贺德伦为天雄节度使。在相州增置了昭德军，割出澶、卫二州隶属相州，任命原宣徽使张筠为昭德节度使，又将魏州的将士、府库财产的一半分给相州。张筠是海州人。贺德伦、张筠已经赴任，但朝廷又害怕魏州人不服，于是又派遣开封尹刘率兵六万，从白马渡过黄河，以讨伐镇州、定州为名，其实是虚张声势用威力来强迫魏人服从。

魏兵皆父子相承数百年，族姻磐结，不愿分徙。德伦屡趣之，应行者皆嗟怨，连营聚哭。已丑，刘屯南乐，先遣澶州刺史王彦章将龙骧五百骑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与谋曰：“朝廷忌吾军府强盛，欲设策使之残破耳。吾六州历代藩镇，兵未尝运出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是夕，军乱，纵火大掠，围金波亭，王彦章斩关而走。诘旦，乱兵入牙城，杀贺德伦之亲兵五百人，劫德伦置楼上。有效节军校张彦者，自帅其党，拔白刃，止剽掠。

魏州士卒数百年来都是父子相承，族与族之间婚姻盘结，不愿意分离。天雄节度使贺德伦多次催促他们分离，但答应离开的人都哀叹怨恨，甚至连营聚集在一起号啕大哭。己丑（二十九日），开封尹刘的军队驻扎在南乐，先派澶州刺史王彦章率领龙骧骑兵五百人进入魏州，驻扎在金波亭。魏州的士卒们互相谋划说：“朝廷非常忌恨我们的军府强盛，打算用计策让我们军府自行残破。我们六个州历代都是一个藩镇，士卒从来没有远出过河门，一旦骨肉流离，生不如死。”当天晚上，魏军大乱，放火掠夺，包围了金波亭，澶州刺史王彦章斩杀了守门士卒才得以逃出。第二天早晨，魏州乱兵进入了后梁军主将居住的牙城，杀了贺德伦的亲兵五百余人，并劫持了贺德伦，把他放到了牙城的城楼上。有个郊节军军校叫张彦的人，率领自己的同伙，拔出刀枪，制止抢劫活动。

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异抚谕魏军，许张彦以刺史。彦请复相、澶、卫三州如旧制。异还，言张彦易与，但遣刘加兵，立当传首。帝由是不许，但以优诏答之。使者再返，彦裂诏书抵于地，戟手南向诟朝廷，谓德伦曰：“天子愚暗，听人穿鼻。今我兵甲虽强，苟无外援，不能独立，宜投款于晋。”遂逼德伦以书求援于晋。

夏季，四月，后梁帝派遣供奉官扈异前往抚慰魏军，并答应让张彦做刺史。张彦请求恢复相、澶、卫三州隶属天雄的旧制。扈异回到朝廷以后说，张彦容易对付，只需命令刘派兵增援，马上就可以拿回张彦的首级来。后梁帝因此没有同意任命张彦做刺吏，仅仅以褒扬的诏书回答他。使者返回魏军时，张彦将诏书撕碎扔在地上，用手指着南面怒骂朝廷，并对贺德伦说：“天子遇昧昏庸，听凭别人牵着鼻子走。现在我的军队虽然还很强盛，但是如果没有外援，仍然不能自立，应当向晋王表示亲善。”于是逼着贺德伦写信向后晋王求援。

李继徽假子保衡杀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举、宁二州来附。诏以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以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李继徽的养子李保衡杀死了李彦鲁，自称静难留后，并带着、宁二州归附后梁。后梁帝下诏，任命李保衡为感化节度使，任命河阳留后霍彦威为静难节度使。

吴徐温以其子牙内都指挥使知训为淮南行军副使、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吴国的镇海节度使徐温让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徐知训出任淮南行军副使和内外马步诸军副使。

晋王得贺德伦书，命马步副总管李存审自赵州进据临清。五月，存审至临清，刘屯洹水。贺德伦复遣使告急于晋，晋王引大军自黄泽岭东下，与存审会于临清，犹疑魏人之诈，按兵不进。德伦遣判官司空犒军，密言于晋王曰：“除乱当除根。”因言张彦凶狡之状，劝晋王先除之，则无虞矣。王默然。，贝州人也。

晋王接到贺德伦的信以后，便命令马步副总管李存审从赵州出发去占据临清。五月，李存审到达临清，后梁开封尹刘的军队驻扎在洹水。贺德伦又派出使者向晋王告急，晋王亲率大军从黄泽岭东下，在临清与李存审会师，这时他们仍然怀疑魏人有诈，所以按兵不进。贺德伦派判官司空前去慰劳晋王军队，秘密地对晋王说：“除乱当除根。”进而把张彦凶残狡诈的情况告诉了晋王，劝说晋王首先把张彦除掉，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晋王听了之后没有表态。司空是贝州人。

晋王进屯永济，张彦选银枪效节五百人，皆执兵自卫，诣永济谒见，王登驿楼语之曰：“汝陵胁主帅，残虐百姓，数日中迎马诉冤者百馀辈。我今举兵而来，以安百姓，非贪人土地。汝虽有功于我，不得不诛以谢魏人。”遂斩彦及其党七人，馀众股栗。王召谕之曰：“罪止八人，馀无所问。自今当竭力为吾爪牙。”众皆拜伏，呼万岁。明日，王缓带轻裘而进，令张彦之卒擐甲执兵，翼马而从，仍以为帐前银枪都。众心由是大服。

晋王率领军队向前推进，驻扎在永济。张彦挑选银枪效节五百人，都全副武装，加强自卫，到永济拜见晋王，晋王登上驿站的城楼对他说：“你欺凌逼迫主帅，残害百姓，连日来迎马诉冤的就有百余批。我今天率兵而来，目的是安定百姓，并非来贪图别人的土地。你虽然对我有功，但为了向魏州人民谢罪，不得不将你杀掉。”于是晋王斩了张彦及其同伙共七人，其余的乱兵吓得腿都发抖，十分恐惧。晋王把其余乱兵召集来对他们说：“有罪的只有八人、其余的一概不追究。从今以后你们应当竭力成为我的亲信。”大家听后都跪伏在地感谢，高呼万岁。第二天，晋王宽带轻衣，十分从容地继续前进，命令张彦的士卒披甲执枪，全副武装，跟随在晋王的两侧，把他们仍然作为帐前银枪都。乱军士兵从此顺服了晋王。

刘闻晋军至，选兵万馀人，自洹水趣魏县；晋王留李存审屯临清，遣史建瑭屯魏县以拒之，王自引亲军至魏县，与夹河为营。

刘听到晋军将要到来，选出一万多士卒从洹水直达魏县。晋王留下李存审的军队驻扎在临清，同时派遣史建瑭屯兵魏县来抵御刘，晋王亲自率领随身护卫的士兵到了魏县，与刘在漳河的两岸安营扎寨。

帝闻魏博叛，大悔惧，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将兵屯杨刘，为声援。会存节病卒，以匡国节度使王檀代之。

后梁帝听说魏博这个重要军镇投降了晋王，感到十分悔恨和恐惧，于是派遣天平节度使牛存节率兵驻扎在杨刘，声援刘。不久，牛存节病死，又用匡国节度使王檀代替了他。

岐王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围州，霍彦威固守拒之。

岐王李茂贞派遣彰义节度使刘知俊包围了州，后梁将霍彦威坚守州抵御。

六月，庚寅朔，贺德伦帅将吏请晋王入府城慰劳。既入，德伦上印节，请王兼领天雄军，王固辞，曰：“比闻汴寇侵逼贵道，故亲董师徒，远来相救；又闻城中新罹涂炭，故暂入存抚。明公不垂鉴信，乃以印节见推，诚非素怀。”德论再拜曰：“今寇敌密迩，军城新有大变，人心未安，德伦心腹纲为张彦所杀殆尽，形孤势弱，安能统众！一旦生事，恐负大恩。”王乃受之。德伦师将吏拜贺，王承制以德伦为大同节度使，遣之官。德伦至晋阳，张承业留之。

六月，庚寅朔（初一），贺德伦率领将吏请求晋王入府慰劳士卒。晋王入府以后，贺德伦送上天雄军府印和天雄旌节，请求晋王兼管天雄军，晋王一再辞让说：“近来听说汴梁强寇侵逼您的军镇，所以亲自督率士卒，远道来相救；又听说城中百姓最近遭到严重残害和灾难，所以亲自暂时进城安抚一下。您却不能理解、信任，竟用印节来表示推让，这不合我的心愿。”贺德伦又一再拜谢说：“现在寇敌逼近，军营中最近又有大的变化，人心未安，我的亲信臣仆都被张彦杀死，形势十分孤弱，怎么能统率大家呢？一旦发生事情，唯恐辜负晋王的大恩。”晋王于是接受了他的印节。贺德伦带领将吏拜贺，晋王按照规制任命贺德伦为大同节度使，并派他立即赴任。贺德伦到了晋阳，被张承业留了下来。

时银枪效节都在魏城犹骄横，晋王下令：“自今有朋党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杀无赦！”以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有讹言摇众及强取人一钱已上者，存进皆枭首磔尸于市。旬日，城中肃然，无敢喧哗者。存进本姓孙，名重进，振武人也。

这个时候，银枪效节都在魏州城仍然很骄横，于是晋王下令：“从今以后如有结为朋党、传播流言和以暴力掠夺百姓的人，坚决杀掉，决不宽容。”任命沁州刺史李存进为天雄都巡按使。凡有传播流言蜚语来动摇民众及用武力强夺别人一钱以上的人，李存进都砍头裂尸示众。过了十来天，城中非常安静，没有敢吵吵嚷嚷的人。李存进本姓孙，名字叫重进，振武人。

晋王多出征讨，天雄军府事皆委判官司空决之。恃才挟势，睚眦必报，纳贿骄侈。有从子在河南，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张裕执其使者以白王，王责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见欺如是！独不可先相示邪！”揖令归第：是日，族诛于军门，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郓州人也。

晋王经常出征打仗，天雄军府的事情都委托判官司空处理。司空依仗他的才干和势力，小怨小忿都要报复，经常受贿，又很骄横奢侈。他有个侄儿在黄河以南，司空秘密派人把他召来，都虞候张裕抓住司空的使者，报告了晋王，晋王遣责司空说：“自从我得到魏博以后，日常事务都委托你来处理，你为什么如此欺骗我？难道不可以事先向我报告吗？”很客气地让他回家。就在这一天，在军门将司空的家族都杀掉。随即让判官王正言代替了他的职务。王正言是郓州人。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敏多计数，善治簿书，晋王以为支度务使。谦能曲事权要，由是宠任弥固。魏州新乱之后，府库空竭，民间疲弊，而聚三镇之兵，战于河上，殆将十年，供亿军须，未尝有阙，谦之力也。然急征重敛，使六州愁苦，归怨于王，亦其所为也。

魏州孔目吏孔谦，勤劳敏捷，多计谋，善于管理簿记帐册，晋王任命他为支度务使。孔谦能够婉转变通，讨好有权势的要人，因此对他的宠信和任用越来越稳固。魏州新遭动乱以后，府库财物空竭，民间也很疲惫。集中并、魏、镇三镇的士卒，在黄河边作战将近十年，军队的供给从未有过短缺，这些全靠孔谦之力。然而紧急征集重敛财物，使魏博六州的百姓愁苦不堪，以致百姓归怨于晋王，也是孔谦所为。

张彦之以魏博归晋也，贝州刺史张源德不从，北结沧德，南连刘以拒晋，数断镇、定粮道。或说晋王：“请先发兵万人取源德，然后东兼沧景，则海隅之地皆为我有。”晋王曰：“不然。贝州城坚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隶于沧州而无备，若得而戍之，则沧、贝不得往来，二垒既孤，然后可取。”乃遣骑兵五百，昼夜兼行，袭德州。刺史不意晋兵至，逾城走，遂克之，以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刺史。

张彦献魏博叛归晋国时，贝州刺史张源德不听从他，北面联合沧州、德州，南面连接刘来抵御晋军，曾多次断绝镇州、定州的粮路。有人劝晋王说：“请先派兵万人夺取张源德占据的贝州，然后再向东夺取沧州、景州，这样沿海一带的地方都可以归我们晋国所有。”晋王说：“不像你们说的那样。贝州城防坚固，兵士很多，不易突然袭击，德州隶属沧州，且没有防备，如能夺取并派兵防守，这样沧州、贝州就不能往来，两个州孤立之后，就可以夺取。”于是晋王派遣五百骑兵，昼夜兼行，前往袭击德州。德州刺史没想到晋军会到来，翻越城墙逃走，德州被晋军攻下，晋王任命辽州守捉将马通为德州刺史。

秋，七月，晋人夜袭澶州，陷之。刺史王彦章在刘营，晋人获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间使诱彦章，彦章斩其使，晋人尽灭其家。晋王以魏州将李岩为澶州刺史。

秋季，七月，晋军在一个晚上偷袭澶州，并攻破。此时澶州刺史王彦章正在刘的军营中，晋人在城内俘获了王彦章的妻子，晋人待他们十分优厚。晋人派出秘密使者前去引诱王彦章，王彦章杀了晋使，晋人把他的全家都杀死。晋王任命魏州将领李岩为澶州刺史。

晋王劳军于魏县，因帅百馀骑循河而上，觇刘营。会天阴晦，伏兵五千于河曲丛林间，鼓噪而出，围王数重。王跃马大呼，帅骑驰突，所向披靡。裨将夏鲁奇等操短兵力战，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骑，鲁奇手杀百馀人，伤夷遍体，会李存审救兵至，乃得免。王顾谓从骑曰：“几为虏嗤。”皆曰：“适足使敌人见大王之英武耳。”鲁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爱之，赐姓名曰李绍奇。

晋王在魏县慰劳军队，趁机率领百余骑兵沿河而上，偷偷地侦察刘的军营。此时正好遇上天气阴暗，刘在河流拐弯处的丛林中埋伏下五千多士兵，一边呼叫一边击鼓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好几层。晋王策马腾跃，大声疾呼，率领骑兵突围，所向披靡。副将夏鲁奇等手持刀剑与刘的围兵奋力战斗，从午时一直打到申时才逃出去，有七名骑兵在战斗中死亡，夏鲁奇亲手杀死百余人，他自己遍体伤痕，正好这时李存审的援兵赶到，这才得免于难。晋王回过头来对随从骑兵说：“差点儿成为俘虏被人讥笑。”骑兵们说：“这次正足以让敌人见见大王的英俊威武。”夏鲁奇是青州人。晋王因此更加喜爱他，并赐姓名叫李绍奇。

刘以晋兵尽在魏州，晋阳必虚，欲以奇计袭取之，乃潜引兵自黄泽西去。晋人怪军数日不出，寂无声迹，遣骑觇之，城中无烟火，但时见旗帜斤循堞往来，晋王曰：“吾闻刘用兵，一步百计，此必诈也。”更使觇之，乃缚刍为人，执旗乘驴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诘之，云军去已二日矣。晋王曰：“刘长于袭人，短于决战，计彼行才及山下。”亟发骑兵追之。会阴雨积旬，黄泽道险，堇泥深尺馀，士卒援藤葛而进，皆腹疾足肿，死者什二三。晋将李嗣恩倍道先入晋阳，城中知之，勒兵为备。至乐平，糗粮且尽；又闻晋有备，追兵在后，众惧，将溃，谕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敌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坠井中，去将何之！惟力战庶几可免，不则以死报君亲耳。”众泣而止。周德威闻西上，自幽州引千骑救晋阳，至土门，已整众下山，自邢州陈宋口逾漳水而东，屯于宗城。军往还，马死殆半。

刘认为晋军都在魏州作战，晋阳城一定空虚，打算用奇计袭取晋阳，于是偷偷地率兵从黄泽出发向西开进。晋军感到刘军队好多天没有出来，寂静无声，也没有什么活动迹象，于是派出骑兵去侦察刘的军营，结果城中没有烟火，只是有时看到旗帜顺着城堞来回走动。晋王说：“我听说刘用兵，一步百计，这里面一定有诈。”于是又派出一些人去侦察，发现顺着城堞来回走动的旗帜是用草捆绑的草人打着旗帜骑着驴在城上来回走动。后来抓到城里年老体弱的人查问，都说刘军队已经离开两天了。晋王说：“刘擅长于偷袭别人，但在决战上有所欠缺，估计刘的军队刚刚走到山下。”于是晋王迅速派出骑兵去追赶刘。这时正好遇上十几天来阴雨连绵，黄泽的道路更加艰险，烂泥有一尺多深，士卒们都是拉着藤葛等树木向前推进，好多人都腹泄脚肿，有十分之二三的士卒因此而死亡。晋将李嗣恩领兵日夜兼行，抢先进入晋阳城，晋阳城内的人得知他回来，便整顿军队，防备刘的进攻。刘行到乐平时，干粮将要吃完，又听说晋阳已有防备，追兵又在后面，士卒们都感到害怕，行将溃散，刘告谕他的将士们说：“现在我们离开家乡已有一千多里，深入了敌境，前面和背后都有敌兵，这里山高谷深，就像掉在井里一样，下一步将怎么办呢？只有奋力战斗，也许可以免于不幸，否则就只能以死来回报君王、父老了。”将士们停止了哭泣。晋将周德威听说刘率军自黄泽西上，于是率领一千多骑兵从幽州出发前往援救晋阳，行至土门时，刘已经整顿部队下了山，从邢州陈宋口渡过漳河水向东而去，驻扎在宗城。刘在进军、撤军往来中，战马死掉将近一半。

时晋军乏食，知临清有蓄积，欲据之以绝晋粮道，德威急追，再宿，至南宫，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军大骇。诘朝，德威略营而过，入临清，引军趋贝州。时晋王出师屯博州，刘军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军于莘县，晋军踵之，治莘城，堑而守之，自莘及河筑甬道以通馈饷；晋王营于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数战。

这时，晋军缺乏军粮，刘得知临清有晋军的积蓄，打算占据临清来断绝晋军的粮道。周德威紧急追赶刘的军队，两天两夜赶到南宫，然后派出骑兵抓了刘的十多个哨兵，把他们的手腕打断以后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去告诉刘说：“周德威已经占据了临清。”刘的士卒十分惊骇。第二早晨，周德威率军劫掠刘的军营而过，进入临清，刘率领部队迅速到了贝州。这时，晋王率军驻扎在博州，刘驻扎在堂邑，周德威率军攻打刘，没有攻下。第二天，刘驻扎在莘县，晋军接踵而来，刘整治莘城，挖了壕沟坚守着，并从莘城到黄河筑起了甬道，用来运送粮饷。晋王则在莘城以西三十里安下军营，两军烟火相望，每天都要打好几次仗。

晋王爱元行钦骁健，从代州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献之，以为散员都部署，赐姓名曰李绍荣。绍荣尝力战深入，剑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复欲求行周，重于发言，密使人以官禄啖之，行周辞曰：“代州养壮士，亦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犹事大王也。代州脱行周兄弟于死，行周不忍负之。”乃止。

晋王特别喜爱元行钦的勇猛刚强，便向代州刺史李嗣源索求，李嗣源不得已，把元行钦献给晋王，晋王任命他为散员都部署。并赐给他姓名叫李绍荣。李绍荣曾深入敌军奋力作战，不幸面部被剑刺中，但他没有放松战斗，幸好高行周率军救了他，才免于一死。晋王又打算索求高行周，但难以启齿，便秘密派人去用官禄来引诱他。高行周推辞说：“代州培养的壮士也是为了大王，我侍奉代州也就同侍奉大王一样。代州人从死亡中解救了行周兄弟，我不忍心辜负了代州人。”晋王才作罢。

绛州刺史尹皓攻晋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与昭义留后贺攻澶州，拔之，执李岩，送东都。帝以杨师厚故将杨延直为澶州刺史，使将兵万人助刘，且招诱魏人。

绛州刺史尹皓攻打晋王的隰州，八月，又攻打慈州，都没有攻克。王檀与昭义节度使留后贺一起攻打澶州，把澶州攻克，并抓获了晋王任命的澶州刺史李岩，将他押送到东都。后梁帝任命杨师厚旧部杨延直为澶州刺史，让他率一万士卒去援助刘，并招诱魏州人前去。

晋王遣李存审将兵五千击贝州。张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请堑其城以安耕耘。存审乃发八县丁夫堑而围之。

晋王派遣马步副总管李存审率领五千士卒去攻打贝州。贝州刺史张源德有三千士卒，每天夜晚出去抢劫，贝州人民甚为痛苦，请求李存审挖沟阻止他们出城骚扰，以使人民能安居耕耘。李存审便发动贝州八县的丁夫，挖堑壕把城围起来。

刘在莘久，馈运不给，晋人数抵其寨下挑战，不出。晋人乃绝其甬道，以千余斧斩寨木，梁人惊扰而出，因俘获而还。

刘在莘城驻守了很长时间，军粮不能运输供给，晋军曾多次到他的营寨下挑衅，刘的部队不出来。于是晋军断绝了他的甬道，一千多人手持斧刀砍伐刘的寨木，后梁的士卒惊恐地逃出营寨，被晋人俘获回去。

帝以诏书让老师费粮，失亡多，不速战，奏：“臣比欲以奇兵捣其腹心，还取镇、定，期以旬时再清河朔。无何天未厌乱，淫雨积旬，粮竭士病。又欲据临清断其馈饷，而周杨五奄至，驰突如神。臣今退保莘县，享士训兵以俟进取。观其兵数甚多，便习骑射，诚为敌，未易轻也。苟有隙可乘，臣岂敢偷安养寇！”帝复问决胜之策，曰：“臣今无策，惟愿人给十斛粮，贼可破矣。”帝怒，责曰：“将军蓄米，欲破贼邪，欲疗饥邪？”乃遣中使往督战。

后梁帝下诏书谴责刘劳师费粮，造成伤亡大，又不速战，刘回奏说：“我们本来计划用骑兵攻打他的心腹晋阳，回师时夺取镇、定二州，以十天为期，清除河朔一带的敌人。但天时不利，十多天阴雨连绵，军粮匮乏，士卒疲病。此后，又打算占据临清断绝晋军的粮饷，然而周德威突然来到，奔驰如神。我现在退保莘县，让士卒们一边休息一边训练，以待下一步继续作战。我看到晋军的士卒很多，又善于骑射，确实是一支强敌，从来没有敢轻视。如果有空隙可乘，我哪敢偷安养寇！”后梁帝又向刘询问取决胜利的策略，刘回答说：“我今天还没有什么好的策略，只希望能得到每人十斛粮食，这样敌人就可以打败。”后梁帝十分生气，谴责刘说：“将军你储备粮食，是准备打败敌人呢，还是打算防止饥饿呢？”于是派遣中使前往督战。

集诸将问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军旅，徒与少年新进辈谋之。夫兵在临机制变，不可预度。今敌尚强，与战必不利，柰何？”诸将皆曰：“胜负当一决，旷日何待！”默然，不悦，退，谓所亲曰：“主暗臣谀，将骄卒惰，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复集诸将于军门，人置河水一器于前，令饮之，众莫之测。谕之曰：“一器犹难，滔滔之河，可胜尽乎！”众失色。

刘召集诸军将领说：“主上深居宫中，不了解军队作战，仅仅和一些新提升的年轻人商量对策。作战在于随机应变，不能预先估计。现在敌军还很强大，和他们作战一定不利于我们，怎么办呢？”诸位将领都说：“不管胜负应当决于一战，这样一直拖下去又能等到什么呢？”刘没有说话，不高兴，退下来对他亲近的人说：“主上昏暗愚昧，臣下阿谀奉承，将帅骄傲，士兵懈惰；我不知将要死在什么地方！”一天，刘在军营门口又召集诸军将领，每人面前放了一杯河水，让他们喝掉，众将领不解其中的意思。刘给们解释说：“一杯水都难以喝掉，滔滔不绝的河水难道能够穷尽吗？”诸将都吓得变了脸色。

后数日，将万余人薄镇、定营，镇、定人惊扰。晋李存审以骑兵二千横击之，李建及以银枪千人助之，大败，奔还。晋人逐之，及寨下，俘斩千计。

几天以后，刘率领一万多士卒逼近镇、定的军营，镇、定二州的人都感到害怕。晋将李存审率领二千骑兵拦腰击刘，李建及率领一千多银枪军前来援助，结果刘被打得大败，奔逃回去。晋军奋力追赶，一直追到刘营寨之下，俘虏和斩杀了一千多人。

刘岩逆妇于楚，楚王殷遣永顺节度使存送之。

刘岩到楚国迎接他的妻子，楚王马殷派永顺节度使马存护送他们。

乙未，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攻凤州。

乙未（初七），前蜀主王建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一起攻打秦州。任命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一起攻打凤州。

庚戌，吴以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润州，以升、润、常、宣、歙、池六州为巡属，军国庶务参决如故；留徐如训居广陵秉政。

庚戌（二十二日），吴国任命镇海节度使徐温为管内水陆马步诸军都指挥使、两浙都招讨使、守侍中、齐国公，镇守润州，并把升、润、常、宣、歙、池六州都作为他的巡察范围，国家的各种军政事务他都参与决策，和过去一样。把徐知训留在广陵掌管那里的政权。

初，帝为均王，娶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女为妃，即位，欲立为后；后以帝未南郊，固辞。九月，壬午，妃疾甚，册为德妃，是夕，卒。

当初，后梁帝做均王时，娶了河阳节度使张归霸的女儿作为妃子，即位以后，打算把她立为皇后。皇后认为皇帝没有去祭祀天帝，所以一直辞让。九月，壬午（二十四日），张妃病重，于是册封她为德妃，当天晚上她就病死了。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谓当为天子，遂谋作乱。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将出葬，友敬使腹心数人匿于寝殿；帝觉之，跣足逾垣而出，召宿卫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诛之。

康王朱友敬，眼睛里有两个瞳子，自己说他可以当天子，于是就阴谋发动叛乱。冬季，十月，辛亥（二十四日）夜晚，德妃将要出葬，朱友敬派了几个心腹偷偷藏在寝殿。后梁帝发现这后，光着脚翻墙逃了出去。召集宿卫兵在寝殿里搜查，只要抓住叛乱的人就马上杀死。壬子（二十五日），抓获了朱友敬，并把他杀死。

帝由是疏忌宗室，专任赵岩及德妃兄弟汉鼎、汉杰、从兄弟汉伦、汉融，咸居近职，参预谋议，每出兵必使之监护。岩等依势弄权，卖官鬻狱，离间旧将相，敬翔、李振虽为执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称疾不预事，以避赵、张之族，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后梁帝因此猜忌、疏远了宗室人员，只信用赵岩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从兄弟张汉伦、张汉融，让他们担任了亲近皇帝的官职，让他们参与朝廷谋议，每次出兵一定派他们监护。赵岩等依权弄势，贪脏枉法，在旧有将相中挑拔离间。敬翔、李振虽然主持政务，但他们所说的话很多都不被采用。李振经常装病不去参与政事，以此来回避赵岩、张归霸家族。后来政事越来越乱，以至于后梁朝灭亡。

刘遣卒诈降于晋，谋赂膳夫以毒晋王；事泄，晋王杀之，并其党五人。

刘派遣士卒去晋王那里诈降，企图贿赂为晋王做饭的厨师来毒死晋王，后来事情败露，晋王杀死了这些士卒及其同党五人。

十一月，己未夜，蜀官火。自得成都以来宝货贮于百尺楼，悉为煨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蜀主闭门不内。庚申旦，火犹未熄，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命有司聚太庙神主，分巡都城，言讫，复入宫闭门。将相皆献帷幕饮食。

十一月，己未（初三）夜晚，前蜀的宫中失火。自从前蜀得到成都以来，一些宝物奇货都储藏在百尺楼里，这次大火，全部化为灰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王宗侃率领卫打算进入宫中救火，但蜀主关起门来不让他们进去。庚申（初四）的早晨，大火还没有熄灭，蜀主走出义兴门外会见了群臣，并命令有司把太庙神都召集起来，又让他们去视察都城，说完以后，又回到宫中，把宫门关闭起来，将相们都向蜀主进献帷幕和食物。

壬戌，蜀大赦。

壬戌（初六），前蜀实行大赦。

乙丑，改元。

乙丑（初九），后梁帝改换了年号。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梁坊，秦州节度使节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绛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刘知俊攻霍彦威于州，半岁不克，闻秦州降蜀，知俊秉子皆迁成都；知俊解围还凤翔，终惧及祸，夜帅亲兵七十人，斩关而出，庚辰，奔于蜀军。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

己巳（十三日），前蜀王宗翰率兵出青泥岭，攻克固镇，与秦州将领郭守谦在泥阳川交战。前蜀兵败退，撤到鹿台山坚守。辛未（十五日），王宗绾率军在金沙谷击败秦州士兵，抓获了他们的将领李彦巢等，乘胜开赴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铎攻克阶州，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甲戌（十八日），王宗绾攻下成州，阶州刺史李彦安投降。甲戌（十八日），王宗绾攻下成州，俘获刺史李彦德。前蜀军行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宗派他的儿子李彦秀拿着牌印迎降于前蜀军。王宗绛进入秦州，上表荐排阵使王宗俦为秦州留后。后梁将领刘知俊在州进攻霍彦威，半年也没有攻克，后来听说秦州已经投降前蜀军，刘知俊的妻、子都迁往成都。刘知俊撤军回到凤翔，很害怕祸及已身，于是在夜晚率领七十个亲信，过关斩将逃出军营，庚辰（二十四日），投奔前蜀军。王宗绾从河池、两当率兵前进，适逢王宗瑶攻打凤州，癸未（二十七日），攻克凤州。

岐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岐王衰弱，十二月，举耀、鼎二州来降。彦韬即温韬也。乙未，诏改耀州为崇州，鼎州为裕州，义胜军为静胜军，复彦韬姓温氏，名昭图，官任如故。

岐国义胜节度使、同平章事李彦韬知道岐王很衰弱，十二月，率领耀、鼎州来投降。李彦韬就是温韬。乙未（初九），后梁帝下诏改耀州为崇州，改鼎州为裕州，改义胜军为静胜军，恢复李彦韬姓温，名叫昭图，他所任的一切官职和原来一样。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兴军于凤州，割文、兴二州隶之，以前利州园练使王宗鲁为节度使。

丁未（二十一日），前蜀对犯罪的人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通正。凤州设置了武兴军，割出文州、兴州隶属于凤州，任命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为凤州节度使。

是岁，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以吴越王为国王而已独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统，帝不许。岩谓僚属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

这一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任命吴越王钱为吴越国王，而自己则为南平王，并上表请求封自己为南越王并加都统，后梁帝没有答应。刘岩对他的僚属们说：“现在中国杂乱纷纷，谁为天子！怎能长途跋涉，经历险阻来侍奉伪庭呢？”从此和朝廷断绝了贡献和使臣。

二年（丙子、916 ）

二年（丙子，公元916 年）[

春，正月，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全昱卒。

春季，正月，后梁朝宣武节度使、守中书令、广德靖王朱全昱去世。

帝闻前河南府参军李愚学行，召为左拾遗，充崇政院直学士。衡王友谅贵重，李振等见，皆拜之，愚独长揖，帝闻而让之，曰：“衡王于朕，兄也，朕犹拜之，卿长揖，可乎？”对曰：“陛下以家人礼见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无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罢为邓州观察判官。

后梁帝听说原来的河南府参军李愚学问与操行都很好，于是召他来担任左拾遗官，并充当崇政院直学士。衡王朱友谅位尊身贵，李振等人见都要向他跪拜，李愚见了只行拱手礼，后梁帝听说以后责备他，说：“衡王朱友谅是我的兄长，我见了他都要跪拜，而你却行拱手礼，这样可以吗？”李愚回答说：“陛下是以本家人的礼来见衡王的，向他跪拜是应该的。李振等是陛下的家臣。我和衡王素无来往，不也妄有所屈。”李愚见了衡王一直是这样，后梁帝竟以他固执抗命而罢他为邓州观察判官。

蜀主以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前蜀主任命李继崇为武泰节度使、兼中书令、陇西王。

二月，辛丑夜，吴宿卫将马谦、李球劫吴王登楼，发库兵讨徐知训；知训将出走，严可求曰：“军城有变，公先弃众自去，众将何依！”知训乃止。众犹疑惧，可求阖户而寝，鼾息闻于外，府中稍安。壬寅，谦等陈于天兴门外，诸道副都统朱瑾自润州至，视之，曰：“不足畏也。”返顾外众，举手大呼，乱兵皆溃，擒谦、球，斩之。

二月，辛丑（十六日）夜，吴国的宿卫将马谦、李球劫持着吴王杨隆演登上城楼，并派守库士兵去讨伐徐知训。徐知训将要逃出城外，严可求劝他说：“军城有变，你首先丢弃了众将士而自己逃跑，众将士又将依靠谁呢？”徐知训因此才没有出走。此时众将士仍然犹豫害怕，但严可求却关起门来去睡觉，在门外边都可以听见他的鼾声，这样府中才稍微安定了一些。壬寅（十七日），马谦等在天兴门外摆开阵势，此时诸道副都统朱瑾从润州来到，看了看马谦摆出的阵势，说：“不必害怕。”回过头来对着外面的人众举手高呼，乱兵纷纷溃散。于是抓获了马谦和李球，将他们斩杀。

帝屡趣刘战，闭壁不出。晋王乃留副总管李存审守营，自劳军于贝州，声言归晋阳。闻之，奏请袭魏州，帝报曰：“今扫境内以属将军，社稷存亡，系兹一举，将军勉之！”令澶州刺史杨延直引兵万人会于魏州，延直夜半到城南，城中选壮士五百潜出击之，延直不为备，溃乱而走，诘且自莘县悉众至城东，延直馀众合，李存审引营中后踵其后，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战，晋王亦自贝州至，与嗣源当其前。见之，惊曰：“晋王邪！”引兵稍却，晋王蹑之，至故元城西，与李存审遇。晋王为方陈于西北，存审为方陈于东南，为圆陈于其中间，四面受敌；合战良久，梁兵大败，引数十骑突围。梁步卒凡十万，晋兵环而击之，败卒登木，木为之折，追至河上，杀溺殆尽。收散卒自黎阳渡河，保滑州。

后梁帝曾多次催促刘作战，但刘却闭门不出。于是晋王留副总管李存审坚守军营，他亲自去贝州慰劳包围张源德的军队，并扬言回归晋阳。刘听到之后，上奏请求袭击魏州，后梁帝告诉他说：“现在全国都交给你，社稷存亡，在此一举，希望你努力去作战。”于是刘命令澶州刺史杨延直率领一万人开赴魏州，杨延直半夜时到达魏州城南，城中晋军选拔了五百壮士偷偷出城袭击杨延直的军队，杨延直没有防备，溃散逃跑。第二早晨，刘的全部军队从莘县来到魏州城东，和杨延直剩下的军队会合。李存审率领营中的军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李嗣源率领城中的部队出城迎战后梁军。这时晋王也从贝州到达，与李嗣源的军队正好在刘军队的前面。刘看到，惊讶地说：“是晋王啊！”于是刘引兵稍作退却，晋王率军紧随其后，一直到了旧元城的西面，与李存审的部队相遇。晋王的军队在西北面摆出方阵，李存审在东南面摆出方阵，刘的军队则在他们的中间摆开圆阵，刘军队四面受敌，双方交战很久，后梁军大败，刘率数十骑兵冲出了包围逃跑。后梁军有七万多步卒，被晋军包围住攻打，后梁军败兵爬上了树，以致树被压断。晋军一直追到黄河边上，后梁军几乎全部被杀死或淹死。刘收集起被击散的军队从黎阳渡过黄河，退守滑州。

匡国节度使王檀密疏请发关西兵袭晋阳，帝从之，发河中、陕、同华诸镇兵合三万，出阴地关，奄至晋阳城下，昼夜急攻；城中无备，发诸司丁匠及驱市人乘城拒守，城几陷者数四，张承业大惧。代北故将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见承业曰：“晋阳根本之地，若失之，则大事去矣。仆虽老病，忧兼家国，请以库甲见授，为公击之。”承业即与之。金全帅其子弟及退将之家得数百人，夜出北门，击梁兵于羊马城内；梁兵大惊，引却。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闻晋阳有寇，遣牙将石君立将五百骑救之；君立朝发上党，夕至晋阳。梁兵扼汾河桥，君立击破之，径至城下大呼曰：“昭义侍中大军至矣。”遂入城。夜，与安金全等分出诸门击梁兵，梁兵死伤二三。诘朝，王檀引兵大掠而还。晋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赏皆不行。

匡国节度使王檀秘密上疏建议派关西军队袭击晋阳，后梁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派河中、陕、同华诸镇军队共计三万余人，开出阴地关，很快到达晋阳城下，昼夜急攻。由于城中没有准备，于是征发各司的工匠以及市民们登城拒守，城墙有好几处几乎被踩陷。监军张承业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原来代北的将领安金全退居在太原，前去拜见张承业，并对他说：“太原是晋王的根本之地，如果失守，国家大事就全部完了。我虽看老有病，但仍为国担忧，请求把库存兵甲交给我，我为你去攻打后梁军。”张承业将库存兵甲交给了安金全。安金全率领着他的子弟以及退下来将领的家人共有几百人，乘夜间出晋阳北门，在羊马城内向后梁军发起了进攻。后梁军将士感到非常惊恐，引兵退却。晋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听说晋阳被敌人侵袭，派牙将石君立率领五百骑兵前往援救。石君立早上从上党出发，晚上就赶到了晋阳。后梁军扼守汾河桥，石君立击败了他们，直奔晋阳城下，他高声大呼说：“昭义侍中大军已经到来。”于是率军开进晋阳城。当天夜晚，石君立与安金全等率兵分别从晋阳城各门出击后梁军，后梁军被打死打伤的有十分之二三。次日晨，王檀领兵在晋阳城外大肆抢劫一番后撤回。晋王的性情喜欢居功自夸，因为这次晋阳解围的谋略不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对安金全等也就都没有奖赏。

梁兵之在晋阳城下也，大同节度使贺德伦部兵多逃入梁军，张承业恐其为变，收德伦，斩之。

当后梁兵重重包围在晋阳城下时，大同节度使贺德伦军队的士兵有很多人逃奔后梁军，张承业害怕贺德伦策划兵变，就将他抓了起来，并斩杀了他。

帝闻刘败，又闻王檀无功，叹曰：“吾事去矣！”

后梁帝听说刘战败，又听说王檀也没有成功，叹息地说：“我的事业就要完了。”

三月，乙卯朔，晋王攻卫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绍走，擒斩之，复以惠州为磁州。晋王还魏州。

三月，乙卯朔（初一），晋王进攻卫州，壬戌（初八），卫州刺史米昭投降了晋王。晋王又攻惠州，惠州刺史靳绍逃走，晋王抓住他斩了，把惠州改为磁州。晋王回到魏州。

上屡召刘不至，己巳，即以为宣义节度使，使将后屯黎阳。

后梁帝曾多次要召见刘，刘始终没有到，己巳（十五日），后梁帝任命刘为宣义节度使，并让他率兵驻扎在黎阳。

夏，四月，晋人拔州，以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州刺史。

夏季，四月，晋人攻下州，并任命魏州都巡检使袁建丰为州刺史。

刘即败，河南大恐，复不应召，由是将卒皆摇心。帝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帅所部千人戍杨刘，癸卯，出宋门，其夕，复自水门入，大噪，纵火剽掠，攻建国门，帝登楼拒战。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以五百骑屯球场，贼以油沃幕，长木揭之，欲焚楼，势甚危；晏球于门隙窥之，见贼无甲胄，乃出骑击之，决力死战，俄而贼溃走，帝见骑兵击贼，呼曰：“非吾龙骧之士乎，谁为乱首？”晏球曰：“乱者惟李霸一都，馀军不动。陛下但帅控鹤守宫城，迟明，臣必破之。”既而晏球讨乱者，阖营皆族之，以功除单州刺史。

刘被打败后，河南地区的人们都十分害怕，刘又多次没有接受后梁帝的召见，因此将帅部卒都有些动摇。后梁帝派遣捉生都指挥使李霸率领他的所属部队一千多人驻扎在杨刘，癸卯（十九日），他率领部队开出宋门，当天晚上，又率部队从水门入城，大声喧闹，放火剽掠，反叛了后梁帝，攻打梁宫的建国门，后梁帝登上建国门楼抵抗。龙骧四军都指挥使杜晏球率领五百骑兵驻扎在球场，李霸的叛军把帐篷上浇上油，用长竿子架起来，准备点燃后烧毁城楼，形势十分危急。杜晏球从门缝里看到李霸的军队没有穿戴铠甲、头盔，于是率领骑兵向李霸发起进攻，士卒们奋力作战，一会儿李霸的叛军就被打败逃走了。后梁帝看到有骑兵去抗击反叛的军队，便高声地说：“这不是我的龙骧将士吗！谁是叛军的首领？”杜晏球回答说：“叛乱者只有李霸一部，其他的军队都没有动。陛下只管率领控鹤禁军守住宫城，等到天明，我一定能够击败叛军。”接着，杜晏球就率军讨伐李霸的反叛军队，并将叛军全营将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诛灭。杜晏球也因此功而被提拔为单州刺史。

五月，吴越王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自建、汀、虔、郴、潭、岳、荆南道入贡。光业，日休之子也。

五月，吴越王钱派遣浙西安抚判官皮光业从建州、汀州、虔州、郴州、潭州、岳州、荆南一路后梁朝廷入贡。皮兴业是皮日休的儿子。

六月，晋人攻邢州，保义节度使阎宝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挥使张温将兵五百救之，温以其众降晋。

六月，晋王对邢州发起进攻，保义节度使阎宝在邢州抗拒坚守。后梁帝派捉生都指挥使张温率领五百士卒前往救援，张温却率领军队投降了晋王。

秋，七月，甲寅朔，晋王至魏州。

秋季，七月，甲寅朔（初一），晋王到达魏州。

上嘉吴越王贡献之勤，壬戌，加诸道兵马元帅。朝议多言之入贡，利于市易，不宜过以名器假之；翰林学士窦梦征执麻以泣，坐贬蓬莱尉。梦征，棣州人也。

后梁帝嘉许吴越王钱贡献勤快。壬戌（初九），加封钱为诸道兵马元帅。朝廷里很多人认为钱入贡，是贪图市场贸易，不应当过份地用名爵来封。翰林学士窦梦征拿着丧服麻布哭泣，后梁帝认为他犯了罪，贬他为蓬莱尉。窦梦征是棣州人。

甲子，吴润州牙将周郊作乱，入府，杀大将秦帅权等，大将陈等讨斩之。

甲子（十一日），吴国牙将周郊发动叛乱，进入府署，杀了大将秦师权等人，大将陈等出兵讨伐周郊，并把他斩杀。

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赵光逢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丁酉（十五日），起用以太子少保退休的赵光逢为司空，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午，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宗翰、嘉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将兵十万出凤州；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和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

丙午（二十四日），前蜀主任命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王宗翰、嘉王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率领十万大军从凤州出发。任命王宗播为西北面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率领十二万大军从秦州出发，前往讨伐岐王。

晋王自将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弃相州走；晋人复以相州隶天雄军，以李嗣源为刺史。晋王遣人告阎宝以相州已拔，又遣张温帅援兵至城下谕之，宝举城降；晋王以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邢州。

晋王亲自率领军队进攻邢州，昭德节度使张筠丢弃相州逃跑，晋王又将相州隶属于天雄军，任命李嗣源为相州刺史。晋王派人告诉后梁保义军节度使阎宝说相州已被攻下，又派降将张温率领援兵到邢州城下向他指明利害，阎宝便献城投降了晋王。晋王任命阎宝为东南面招讨使、领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李存审为安国节度使，镇守邢州。

契丹王阿保机帅诸部兵三十万，号百万，自麟、胜攻晋蔚州，陷之，虏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遣使以木书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进攻云州；存璋悉力拒之。

契丹王阿保机率领三十万大军，号称百万大军，从麟州、胜州出发向晋王的蔚州发动进攻，并攻下了蔚州，俘虏了振武节度使李嗣本。阿保机又派出使者向大同防御使李存璋送去了木刻的书信向他索求货财，李存璋斩杀了使者。契丹又向云州发起了进攻，李存璋倾全力抗拒。

九月，晋王还晋阳。王性仁孝，故虽经营河北，而数还晋阳省曹夫人，岁再三焉。

九月，晋王回到晋阳。晋王的性情仁厚孝敬，所以他虽然经营着河北，但还经常回到晋阳去看望曹夫人，每年有两三次。

晋人以兵逼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弃城东都；沧州将毛璋据城降晋，晋王命李嗣源将兵镇抚之，嗣源遣璋诣晋阳。晋王徒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以嗣源为安国节度使。嗣源以安重诲为中门使，委以心腹，重诲亦为嗣源尽力。重诲，应州胡人也。

晋人派兵威胁沧州，顺化节度使戴思远放弃沧州城而跑到东都，沧州将领毛璋带领全城投降晋王。晋王命令李嗣率兵前去镇守安抚沧州，李嗣源派毛璋回到晋阳。晋王调李存审为横海节度使，镇守沧州。任命李嗣源为安国节度使。李嗣源又任用安重诲为中门使，把他当做自己的心腹，安重诲也尽力为李嗣源效力。安重诲是应州的胡人。

晋王自将兵救云州，行至代州，契丹闻之，引去，王亦还。以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晋王亲自率兵去援救云州，走到代州时，契丹人听说晋王来救，就领兵离去，晋王也就还师。之后晋王又任命李存璋为大同节度使。

晋人围贝州逾年，张源德闻河北诸州皆为晋有，欲降；谋于其众，众以穷而后降，恐不免死，不从；共杀源德，婴城固守。城中食尽，啖人为粮，乃谓晋将曰：“出降惧死，请擐甲执兵而降，事定而释之。”晋将许之，其众三千出降，既释甲，围而杀之，尽殪。晋王以毛璋为贝州刺史。于是河北皆入于晋，惟黎阳为梁守。

晋人包围贝州已一年有余，张源德听说河北诸州都已经归晋王所有，所以打算投降晋国。于是他就和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打算投降晋国。于是他就和大家商量，大家认为弹尽粮绝的时候投降，恐怕仍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没有只从张源德的意见。大家一起杀死了张源德，全城士卒绕城坚守。后来城中的粮食吃完了，以至食人为粮。这时才对晋国将领说：“我们出去投降，又害怕被你们杀死，请求让我们穿着甲胄，拿着兵器出去投降，等到事情安定然后就把我们放了。”晋国将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贝州士卒三千余人出城投降了晋军，他们把兵甲放下以后，晋军包围了他们，并全部杀死。然后晋王任命毛璋为贝州刺史。从此以后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只有黎阳还被后梁占据着。

晋王如魏州。

晋王到达魏州。

吴光州将王言杀刺史载肇，吴王遣楚州团练使李厚讨之。庐州观察使张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言弃城走。以李厚权知光州。崇，慎县人也。

吴国光州将领王言杀死了光州刺史载肇，吴王派遣楚州团练使李厚前往讨伐王言。庐州观察使张崇没等接到命令就率兵赶往光州，王言弃城逃跑。吴王让李厚暂时管理光州。张崇是慎县人。

庚申，蜀新宫成，在旧宫之北。

庚申（初八日），前蜀的新营落成，它的位置在旧宫的北面。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多募群盗，置帐下为亲兵，己卯，盗乘檀无备，突入府杀檀。节度副使裴彦帅府兵讨诛之，军府由是获安。

天平节度使兼中书令琅邪忠毅王王檀招募了很多资贼，安置在他的帐下充当亲兵，己卯（二十七日），盗贼乘王檀没有防备，突然进入王檀军府将王檀杀死。天平节度副使裴彦率领军府的部队讨伐盗贼，并把他们都诛杀了，因此，军府才获得了安定。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绾等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万计，遂取宝鸡。己丑，王宗播等出故关，至陇州。丙寅，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畏岐王猜忌，帅其众二万，弃陇州奔于蜀军。蜀兵进攻陇州，以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刘知俊会王宗绾等围凤翔，岐兵不出。会大雪，蜀主召军还。复李继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阳人也。

冬季，十月，甲申（初二），前蜀王宗绾等率领军队开出大散关，大败岐兵，俘虏和斩杀了一万余人，夺取了宝鸡。己丑（初七），王宗播等率兵开出旧关，到达陇州。丙寅（疑误），岐国保胜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岌害怕岐王对他有所猜忌，于是率领二万多士卒放弃陇州，投奔前蜀军。前蜀兵对陇州发起进攻，并任命李继岌为西北面行营第四招讨。前蜀将刘知俊会合王宗绾等围攻凤翔，岐兵不敢出城作战。这时正遇上下大雪，于是前蜀主下诏撤回军队。前蜀主恢复了李继岌的姓名，叫桑弘志。桑弘志是黎阳人。

丁酉，以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侄孙也。

丁酉（十五日），后梁帝任命礼部侍郎郑珏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珏是郑綮的侄孙子。

己亥，蜀大赦。

己亥（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

晋王遣使如吴，会兵以击梁。十一月，吴以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及朱瑾等将兵趣宋、亳与晋相应。既渡淮，移檄州县，进围颖州。

晋王派遣使者出使吴国，商量两国共同攻打后梁。十一月，吴国任命行军副使徐知训为淮北行营都招讨使，以及朱瑾等率兵开赴宋、亳和晋军配合。过了淮河以后，将讨伐后梁的檄文张贴到各州县，进兵包围了颍州。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汉，国号大汉。

十二月，戊申（二十七日），前蜀实行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天汉，国号为大汉。

楚王殷闻晋王平河北，遣使通好；晋王亦遣使报之。

楚王马殷听说晋王攻下河北一带，便派出使者要求互通友好，晋王也派使者回报楚王。

是岁，庆州叛附于岐，岐将李继陟据之。诏以左龙虎统军贺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将兵讨之，破岐兵，下宁、衍二州。

这一年，庆州又背叛后梁归属于岐，岐将李继陟率兵占据了这个地方。后梁帝下诏任命左龙虎统军贺为西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让他率兵讨伐庆州，打败岐兵，并攻下宁、衍二州。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贵用事，其侄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晋王以承业故，皆擢用之，承业治家甚严，有侄为盗，杀贩牛者，承业立斩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为麟州刺史，承业谓曰：“汝本车度一民，与刘开道为贼，惯为不法；今若不悛，死无日矣！”由此所至不敢贪暴。

河东监军张承业既显贵又当权，他的侄儿张等五人从同州来这里投靠他，晋王因为张承业的缘故，都予以提拔任用。张承业治家非常严格，他有个侄儿成为强盗，杀死贩牛人，张承业立刻将他处死，晋王派人去解救，但已经来不及了。晋王任命张为麟州刺史，张承业对张说：“你本来是车度的一个普通百姓，曾与刘开道一起为贼，一贯不守法，现在如果你还不改悔，不知哪天你就会被杀死。”从此以后，张无论到了哪，都不敢贪暴。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逆妇于闽，自是闽与吴越通好。

吴越牙内先锋都指挥使钱传在闽国娶了妻，从此以后闽与吴越互通友好往来。

闽铸铅钱，与铜钱并行。

闽国开始铸造铅钱，与过去使用的铜钱并行。

初，燕人苦刘守光残虐，军士多归地契丹，及守光被围于幽州，其北边士民多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强大。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册。

起初，燕人苦于刘守光对他们的残酷虐待，军士中有很多人归属契丹，刘守光被围困在幽州时，幽州北面的士民们有很多被契丹人抢夺过去，契丹由是日益强大起来。契丹王阿保机自称皇帝，契丹国人称他为天皇王，以他的妻子述律氏为皇后，设置了百官。至此，契丹王改年号为神册。

述律后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常预其谋。阿保机尝度碛击党项，留述律后守其帐，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晋王方经营河北，欲结契丹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

述律后勇敢果断，又多权变，阿保机每兴师动众，述律后经常参与谋划。阿保机曾经穿过沙漠攻打党项，留下述律后守卫帐幕，黄头、臭泊二室韦打算乘阿保机不在而合伙率兵抢掠帐幕。述律后知道了这件事后，整治兵众等待他们到来，率兵奋力反击，大破二室韦的士兵，由此，述律后名震诸夷。述律后有母亲、婆婆，述律后都坐在床上接受她们的礼拜，述律后说：“我只拜天，是不拜人的。”晋王李顾勖刚刚治理河北时，打算结交契丹作为后援，所以经常把阿保机当作叔父来侍奉，把述律后当作叔母来侍奉。

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刘守光的晚年非常衰困，曾派遣参军韩延徽到契丹国去求援，契丹主对于他不行拜见礼十分生气，于是就把韩延徽发配到野外牧马。韩延徽是幽州人，很有智谋，也很懂写文章。述律后对契丹主说：“韩延徽能够操守气节而不屈服，是当今的贤者，怎么能侮辱他而让他去放马呢？应当以礼相待而起用他。”于是契丹主召见韩延徽，并和他谈话，非常喜欢他，于是把他当作主要的参谋人物，只要一有举动，就要去和他商量。韩延徽初到契丹时就教契丹建牙开府，修筑城郭，设立市场里巷，用来安置汉民，使每个人都有配偶，开垦种植荒田。从此以后，汉族人都各自安居乐业，逃亡的人越来越少。契丹能够威服各国，韩延徽给予了很大帮助。

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德明问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为晋有，当复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处徽曰：“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诣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复入契丹。契丹主联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

没多久，韩延徽逃奔到晋阳。晋王打算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里，掌书记王缄很嫉妒他。韩延徽感到不能自安，所以请求回幽州看望母亲，路过真定时，在同乡人王德明家住下。王德明问他下一步到哪里去，韩延徽说：“现在河北地区都归晋国所有，应当重新回到契丹国去。”王德明说：“你叛背了契丹国，而今又要返回去，这不是去找死吗？”韩延徽说：“契丹国自从我出走后，国王如丧手目，今天我再返回契丹国，契丹国王的手目不是又完备了吗？他怎么能够杀害我呢？”等他看望了母亲以后，就又重新回到了契丹国。契丹国主听说韩延徽回来非常高兴，就好像韩延徽从天而降，国王抚着韩延徽的背说：“前一段你走到哪里去了？”韩延徽说：“我很思念母亲，本想请假回去看看，但又害怕国王不答应我，所以我就私自回去了。”从此以后，契丹国主待他更加丰厚。契丹国主称皇帝时，就任命韩延徽为宰相，一直提拔到中书令。

晋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书于晋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恋英主，非不思故乡，所以不留，正惧王缄之谗耳。”因以老母为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终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为寇，延徽之力也。

晋王派出使者到契丹国，韩延徽借机给晋王写信，追叙了当初所以北去契丹的原因。并且说：“不是我不留恋英明的君主，也不是我不思念故乡，我之所以不能留在晋国，正是害怕王缄嫉妒我而说我的坏话。”因此又以老母相托，信中又说：“有我韩延徽在此，契丹国一定不会向南侵扰。”所以在李存勖成为后唐庄宗的时期，契丹不向南面深入侵扰，靠的是韩延徽之力。

三年（丁丑、917 ）

三年（丁丑，公元917 年）

春，正月，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救颖州，既至，吴军引还。

春季，正月，后梁帝下诏命令宣武节度使袁象先前往援救颖州，到达颖州时，吴军已自撤退。

二月，甲申，晋王攻黎阳，刘拒之，数日，不克而去。

二月，甲申（初五），晋王率兵进攻黎阳，刘率兵抗拒，双方交战几天，晋军因攻不下而退去。

晋王之弟威塞军防御使存矩在新州，骄惰不治，侍婢预政。晋王使募山北部落骁勇者及刘守光亡卒以益南讨之军；又率其民出马，民或鬻十牛易一战马，期会迫促，边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骑，自部送之，以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行者皆惮远役，存矩复不存恤。甲午，至祁沟关，小校宫彦璋与士卒谋曰：“闻晋王与梁人确斗，骑兵死伤不少。吾侪捐父母妻子，为人客战，千里送死，而使长复不矜恤，柰何？”众曰：“杀使长，拥卢将军还新州，据城自守，其如我何！”因执兵大噪，趣传舍，诘朝，存矩寝未起，就杀之。文进不能制，抚膺哭其尸曰：“奴辈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复见晋王！”因为众所拥，还新州，守将杨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击败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讨，文进帅其众奔契丹。晋王闻存矩不道以致乱，杀侍婢及幕僚数人。

晋王的弟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驻守新州，他骄横懒惰，不能治理，他的侍从奴婢们经常干预政事。晋王命他到山北面的部落地区去招募一些勇敢善战的人以及刘守光的逃兵，来扩充向南讨伐的军队。他又强迫百姓出马，百姓们有的用十头牛去换一匹战马，加上期限非常紧迫，以至边境的百姓悲叹愤怒。李存矩征得五百匹战马，自己带领送往前方，派寿州刺史卢文进为裨将。前去送马的人们都害怕长途差役，李存矩对他们不加体恤。甲午（十五日），行到祁沟关，小校宫彦璋和士卒们谋划说：“我听说晋王的军队和梁国的军队旗鼓相当，晋王的骑兵又死伤不少。我们舍弃父母妻儿，为别人在异乡作战，千里来送死，而使长又不怜惜我们，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杀死使长，拥护卢将军回到新州，据城自守，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于是拿起武器，大声疾呼，直奔传舍。次日晨，李存矩还没有起床，就被这些人给杀死了。卢文进未能制止，自己捶着胸哭李存矩说：“奴辈害了郎君，让我以什么脸面去见晋王呢？”于是被大家拥簇回到新州，新州守将杨全章拒绝接纳。他们又攻打武州，结果又被雁门以北都知防御兵马使李嗣肱打败。晋将周德威也派兵追讨，卢文进率众投奔契丹。晋王听说李存矩因为治理不得法而导致叛乱，于是杀了李存矩的侍从奴婢及幕僚数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尽，，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比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

当初，在幽州以北七百里的地方有一个渝关，关下有一条渝水直通于海。从关东北顺着海有一条路，这条路的狭窄处只有几尺宽，旁边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峰，山高不可攀越。北至进牛口，过去在这里设置有八防御军，招募乡土兵士把守。这里的田租都供给军用，不需送到蓟县，幽州每年往这里运送布帛和绵絮，做成衣服供士兵穿戴。这里每年都收获很早，坚壁清野后等待契丹的入侵，契丹军来了，他们就关起壁垒不出去作战，等到契丹军离开，就选拔一些勇敢善战的士卒占据隘口阻截他们，契丹军经常失利而退走。这里的土兵们都自己耕种田园，奋力作战而立功者，会加赏封官。因此，契丹人也不敢轻易进来侵略。周德威任卢龙节度使时，他依仗自己勇敢而从不修整边防设备，于是慢慢失掉了渝关的险要，契丹人也经常来营州、平州之间放牧和割草。周德威还嫉妒幽州旧将领中有名望的人，往往把他们杀掉。

吴王遣使遗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楼橹，敌以水沃之，火愈炽。”契丹主大喜，即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岂有试油而攻一国乎！”因指帐前树谓契丹主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吴王派遣使者送给契丹主“猛火油”，说：“攻城时，用这种油点燃焚烧城楼，敌人用水来浇它，火势更旺。”契丹主特别高兴，便选拔三万骑兵准备攻打幽州，述律后讥笑他说：“哪里有为了试验油而发起对一国的攻打？”因此指着军帐前面的树对契丹主说：“这棵树没有树皮，它还可以生长吗？”契丹主回答说：“不可以”。述律后说：“幽州城也和这棵树一样。我们只用三千骑兵埋伏在幽州城的旁边，抢掠了它的四周，使城中没有粮食可吃，不用几年，幽州城自然会处于困境，何必如此轻举妄动！万一打不胜，被中原各国所讥笑，我们的部落也就会解体。”契丹主于是停止了对幽州的进攻。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走；文进以其部将刘殷为刺史，使守之。晋王使周德威合河东、镇、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帅众三十万救之，德威众寡不敌，大为契丹所败，奔归。

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迅速向新州发起进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坚守，弃城逃跑。卢文进因此任命他的部将刘殷为新州刺史，让他坚守新州。晋王派周德威会合河东、镇州、定州的部队向新州发起进攻，十几天都未能攻克。契丹主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往援救，周德威由于寡不敌众，被契丹打得大败，赶快逃奔回去。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吴上高，俘获而还。

楚王马殷派遣他的弟弟马存攻打吴国的上高，俘获了很多人口、财物而回。

契丹乘胜进围幽州，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熔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间使诣晋王告急，王方与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则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谋于诸将，独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犹擒颉利，今吾有猛将三人，复何忧哉！”存审、宝以为虏无辎重，势不能久，俟其野无所掠，食尽自还，然后踵而击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变生于中，何暇待虏之衰！臣请身为前锋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晋王命嗣源将兵先进，军于涞水，阎宝以镇、定之兵继之。

契丹乘胜前进包围了幽州，声言有百万大军，挂毡毯的大车和毡帐布满了山上山下。卢文进教他们攻城的方法，挖地道，白天黑夜四面一起进攻，城里挖地穴点燃膏油来阻截他们。又在城边垒起土山以居高临城，城中熔铜来投洒敌人，每天杀死的人近一千，就这样还进攻不止。周德威秘密派出使者到晋王那里告急，此时晋王刚和后梁军相持在河上，想分兵救援，又觉得兵力太少，打算不去救援，又怕失去幽州。于是和诸将商量，只有李嗣源、李存审、阎宝劝晋王去解救幽州。晋王高兴地说：“从前唐太宗得到一个李靖还能抓获颉利，今天我有猛将三人，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李存审、阎宝认为敌人没有带多少军用物资，这种形势就会维持太久，等到他们在野外掠夺不到什么，粮食吃完的时候，就会自己撤回去。然后紧追其后而攻打。李嗣源说：“周德威是国命所系的大臣，现在幽州朝夕难保，恐怕这段时间里就会发生变化，哪有时间等待敌人的衰弱！我请求身为前锋赶赴前线战。”晋王说：“你说的很对。”当天就让他整理军队。夏季，四月，晋王命令李嗣源领兵率先前进，在涞水驻扎下来，阎宝率领镇州、定州的军队跟在后面。

吴升州刺史徐知诰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温行部至升州，爱其繁富。润州司马陈彦谦劝温徙镇海军治所于升州，温从之，徙知诰为润州团练使。知诰求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宋齐丘密言于知诰曰：“三郎骄纵，败在朝夕。润州去广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诰悦，即之官。三郎，谓温长子知训也。温以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温但举大纲，细务悉委彦谦，江、淮称治。彦谦，常州人也。

吴国升州刺史徐知诰整治城市府舍非常兴盛。五月，徐温巡行到升州，非常喜欢这里的繁华富裕。润州司马陈彦谦劝徐温把镇海军的治所迁到升州，徐温听从了他的意见，把徐知诰调任为润州团练使。徐知诰请求调到宣州，徐温没有答应，徐知诰很不高兴。宋齐丘偷偷对徐知诰说：“三郎骄傲放纵，迟早要失败。润州离广陵只是一水之隔，这是上天授与你的。”徐知诰听后也觉得高兴，于是马上去上任。三郎，指的是徐温的长子徐知训。于是徐温任命陈彦谦为镇海节度判官。徐温只抓大事，具体事情全部委托陈彦谦来办理，从此江、淮南区也可称得上是管理得不错的地方。陈彦谦是常州人。

高季昌与孔修好，复通贡献。

高季昌和孔重新和好，又恢复了过去的进奉。

第二百七十卷

后梁纪五均王中贞明三年（丁丑、917 ）

后梁纪五后梁均王贞明三年（丁丑，公元917 年）

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秋季，七月，庚戌（初三），前蜀主王建任命桑弘志为西北面第一招讨，王宗宏为东北面第二招讨。己未（十六日），任命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

晋王以李嗣源、阎宝兵少，未足以敌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审将兵益之。

晋王李存勖认为李嗣源、阎宝的兵力较少，不足与契丹国抗衡，辛未（二十八日），又命令李存审率兵去加强他们的兵力。

蜀飞龙使唐文居中用事，张格附之，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权。文锡将以女适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之子，会亲族于枢密院用乐，不先表闻，蜀主闻乐声，怪之，文从而谮之。八月，庚寅，贬文锡茂州司马，其子司封员外郎询流维州，籍没其家；贬文锡弟翰林学士文晏为荣经尉。传素罢为工部尚书，以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权判内枢密院事。凝绩，传素之再从弟也。

前蜀飞龙使唐文在朝中掌权，张格依附于他，与司徒、判枢密院事毛文锡争夺权力。毛文锡准备把他的女儿嫁给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庾传素的儿子，亲族聚会在枢密院寻欢作乐，没有事先奏明前蜀主，前蜀主听到音乐声，感到很奇怪，唐文趁机说毛文锡的坏话。八月，庚寅（十三日），将毛文锡降为茂州司马。把毛文锡的儿子司封员外郎毛询流放到维州，并把他全家的财产没收归公。把毛文锡的弟弟翰林学士毛文晏贬为荣经县尉。把庾传素降为工部尚书，让翰林学士承旨庾凝绩暂管内枢密院的事情。庾凝绩是庾传素的本家弟弟。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即皇帝位于番禺，国号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建三庙，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谦曰代祖圣武皇帝，兄隐曰烈宗襄皇帝；以广州为兴王府。

清海、建武节度使刘岩在番禺称帝，国号为大越，实行大赦，改年号为乾亨。任命后梁使者赵光裔为兵部尚书，节度副使杨洞潜为兵部侍郎，节度判官李殷衡为礼部侍郎，三人一并为同平章事。新修了三座祖庙，追尊祖父刘安仁为太祖文皇帝，父亲刘谦为代祖圣武皇帝，哥哥刘隐为烈宗襄皇帝，并把广州作为兴王府。

契丹围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阎宝、李存审步骑七万会于易州，存审曰：“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嗣源曰：“虏无辎重，吾行必载粮食自随，若平原相遇，虏抄吾粮，吾不战自溃矣。不若自山中潜行趣幽州，与城中合势，若中道遇虏，则据险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逾大房岭，循润而东。嗣源与养子从珂将三千骑为前锋，距幽州六十里，与契丹遇，契丹惊却，晋兵翼而随之。契丹行山上，晋兵行涧下，每至谷口，契丹辄邀之，嗣源父子力战，乃得进。至山口，契丹以万余骑遮其前，将士失色；嗣源以百余骑先进，免胄扬鞭，胡语谓契丹曰：“汝无故犯我疆埸，晋王命我将百万众直抵西楼，灭汝族族！”因跃马奋，三入其陈，斩契丹酋长一人。后军齐进，契丹兵却，晋兵始得出。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将至幽州，契丹列陈待之。存审命步兵陈于其后，戒勿动，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进，烟尘蔽天，契丹莫测其多少；因鼓噪合战，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晋兵追之，俘斩万计。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见之，握手流涕。

契丹围困幽州将近二百天，幽州城内十分困难。晋将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领七万名士卒和骑丘在易州会师。李存审说：“敌众我寡，敌人的骑兵多，我们的步兵多，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用一万名骑兵践踏我们的阵地，我们的兵士将被他们活活踩死而没有活着回去的。”李嗣源说：“敌人没有多少军需，我们行军必须随军拉着粮食，如果在平原上两军相遇，敌人一定会抢我们的粮食，我军将不战自败。不如从山中偷偷地直抵幽州，形成和幽州城内结合的形势。如果在途中遇上敌人，我们就占据险要的地方来抵御他们。”甲午（十七日），李嗣源、阎宝、李存审率兵从易州向北出发，庚子（二十三日），翻过大房岭，沿着山涧向东进发。李嗣源和他的养子李从珂率领三千骑兵为前锋部队，在距离幽州六十里的地方，与契丹军队相遇。契丹军队感到惊恐而退却，晋军从两翼紧随其后。契丹军在山上走，晋军在山涧走，每到一个谷口，契丹军就拦截晋军，李嗣源父子奋力战斗，才能继续前进。到达山口时，契丹部队用一万多骑兵挡在晋军前面，普军将士吓得脸都变了色。李嗣源带领百余骑兵率先前进，他脱掉甲胄，扬鞭上马，并用契丹语对契丹人说：“你们无故侵犯我人的疆土，晋王命令我率兵百万直捣西楼，消灭你们的种族。”于是跃马奋击，三次冲入契丹军阵，斩杀契丹酋长一人。晋军后面的部队也赶了上来，一起向契丹军进攻，契丹军队退却，晋军才得以出了山口。李存审命令他的士卒伐木，做成防御营寨的鹿角，每人手持一根，部队停下来时，就做成营寨。契丹军队绕着晋军的营寨经过，晋军从营寨中万箭齐发，射击契丹军，飞出灵的箭遮天蔽日，契丹死伤的人马几乎把路堵塞。晋军快要到达幽州时，契丹军早已严阵以待。李存审命令部队在契丹军的后面摆好阵势，告诫他们暂不要动。他先命令疲弱的军队拿着点燃的柴草前进，使烟雾遮天，契丹人不知道晋军到底有多少人马。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击鼓喧闹，一起出战，李存审催促后面的军队乘势追击，契丹被打得大败，席卷其全部士卒从北山逃跑，满山遍野都是契丹军丢弃了的战车、帐蓬、铠甲、羊、马等。晋军乘胜追击，俘获和斩杀了的契丹兵数以万计。辛丑（二十四日），李嗣源等进入幽州，周德威见到他，握着他的手痛哭流涕。

契丹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其后又以为卢龙节度使，文进常居平州，帅奚骑岁入北边，杀掠吏民。晋人自瓦桥运粮输蓟城，虽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则文进帅汉卒为乡导，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

契丹任命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后来又任命他为卢龙节度使。卢文进经常居住在平州，每年都要率领奚人骑兵人侵晋国的北部，杀掠百姓。晋国人从瓦桥运液到蓟州，虽然有部队护送，但也不免被契丹人所抄掠。每逢契丹人侵略，卢文进就带领汉族士兵作为向导，卢龙巡守所属各州都被抢劫得残破不堪。

刘自滑州入朝，朝议以河朔失守责之，九月，落平章事，左迁亳州团练使。

刘从滑州回到朝廷，朝廷决定以失守河朔而处罚他。九月，解除刘的平章事，贬调他出任亳州团练使。

冬，十月，己亥，加吴越王天下兵马元帅。

冬季，十月，己亥（二十三日），后梁帝加封吴越王钱为天下兵马元帅。

晋王还晋阳。王连岁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委监军使张承业，承业劝课农桑，畜积金谷，收市兵马，徵租行法不宽贵戚，由是军城肃清，馈饷不乏。王或时须钱博及给赐伶人，而承业靳之，钱不可得。王乃置酒钱库，令其子继岌为承业舞，承业以宝带及币马赠之。王指钱积呼继岌小名谓承业曰：“和哥乏钱，七哥宜以钱一积与之，带马未为厚也。”承业曰：“郎君缠头皆出承业俸禄，此钱，大王所以养战士也，承业不敢以公物为私礼。”王不悦，恁酒以语侵之，承业怒曰：“仆老敕使耳！非为子孙计，惜此库钱，所以佐王成霸业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问仆为！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耳。”王怒，顾李绍荣索剑，承业起，挽王衣泣曰：“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诛汴贼，若以惜库物死于王手，仆下见先王无愧矣。今日就王请死！”阎宝从旁解承业手令退，承业奋拳殴宝踣地，骂曰：“阎宝，朱温之党，受晋大恩，曾不尽忠为报，顾欲以谄媚自容邪！”曹太夫人闻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头，谢承业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于太夫人，七哥为吾痛饮以分其过。”王连饮四卮，承业竟不肯饮。王入宫，太夫人使人谢承业曰：“小儿忤特进，适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与王惧至承业第谢之。未几，承制授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承业固辞不受，但称唐官以至终身。

晋王回到晋阳。由于连的出征，凡军府政事一律委托监军使张承业办理，张承业积极督促农桑生产，储备钱粮，收买兵马，征收赋税，执法严格，从不宽容权贵亲戚，因此晋阳城内平静，军队粮饷不缺。晋王有时候需要钱去博戏或者赏赐给乐官、伶人，张承业吝惜不肯给他，晋王也拿不到钱。于是晋王在钱库里摆了一桌酒席，让他的儿子李继岌给张承业跳舞，张承业用饰有珍宝的带子和币马赠送给李继岌。晋王指着库里积存的钱物高声叫着李继岌的小名对张承业说：“和哥缺钱，七哥你应当用一堆积钱送给他，宝带、币马不算丰厚。”张承业说：“我送给少爷的彩礼，都是从我的俸禄里支出的，钱库里的钱，是大王用来养战士用的，我不敢用公物作为个人的私礼。”晋王听了很不高兴，借酒用话讽刺他，张承业生气地说：“我是皇上的老臣，并不是为我的子孙打算，我之所以珍惜这库里的钱，是为了帮助大王成就霸业，不然的话，大王可以自己随便取用，何必还问我呢？不过钱财用完，百姓也就会远离你，你的事业将一无所成。”晋王十分生气，回过头向李绍荣要剑，张承业站起来，拉住晋王的衣服，哭着说：“我受先王临终之命，发誓为国家诛灭汴梁朱氏，如果因为吝惜库存的钱物而死于大王手下，我在地下见到先王也就无愧了。今日请大王处死好了！”阎宝从旁拉开张承业的手，让他退下。张承业气愤地使劲用拳把阎宝打倒在地，并且骂他说：“阎宝，你是朱温的同党，降晋后晋国对你有大恩大德，你不尽忠报国，反而想用谄媚的手段来求得安身吗？”曹太夫人听说这件事后，急忙让人去召晋王，晋王惊慌地直叩头，向张承业道歉，说：“我因为喝多了酒而顶撞了七哥，这也必然得罪于太夫人，请七哥为了减轻我的过错而痛饮几杯。”于是晋王连饮四杯，而张承业却一杯也不肯喝。晋王入宫后，曹太夫人派人去向张承业道歉，并说：“小儿顶撞了特进，刚才已经责打了他。”第二天，曹太夫人和晋王一起来到张承业的府第向他道歉。不久，按照先帝的遗旨，授予张承业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燕国公。张承业一再推辞不接受，一直到死都只称唐官。

掌书记卢质，嗜酒轻傲，尝呼王诸弟为豚犬，王衔之；承业恐其及祸，乘间言曰：“卢质数无礼，请为大王杀之。”王曰：“吾方招纳贤才以就功业，七哥何言之过也！”承业起立贺曰：“王能如此，何忧不得天下！”质由是获免。

掌书记卢质嗜酒而且轻傲，曾经称呼晋王的弟弟们为猪狗，晋王怀恨在心。张承业害怕他因此招致祸患，抽空对晋王说：“卢质曾经多次无礼，请代为大王杀掉他。”晋王说：“我正在招贤纳士来完成我的功业，七哥为什么要说这样过份的话？”张承业站起来祝贺他说：“大王能够如此，还怕得不到天下吗？”卢质因此得以免祸。

晋王元妃卫国韩夫人，次燕国伊夫人，次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有宠，其父成安人，以医卜为业。夫人幼时，晋将袁建丰掠得之，入于王宫，性狡悍淫妒，从王在魏；父闻其贵，诣魏宫上谒，王召袁建丰示之。建丰曰：“始得夫人时，有黄须丈人护之，此是也。”王以语夫人，夫人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地相高，耻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乡时略可记忆，妾父不幸死乱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刘叟于宫门。

晋王的元妃是卫国韩夫人，其次是燕国伊夫人，再次是魏国刘夫人。刘夫人最受晋王宠爱，她的父亲是成安人，以行医占卜为业。刘夫人小的时候，被晋将袁建丰抢了回来，把她送进了王宫。刘夫人性情狡猾泼悍，放荡，好忌妒人。她跟随晋王在魏，其父听说她已经显贵，就到魏宫拜见晋王，晋王召袁建丰来辨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刘夫人时，有一个黄须老头保护着她，就是这个老人。”晋王把这番话告诉了刘夫人，刘夫人这时正和其他几位夫人争宠，互相比门地高低，对她的出身寒微感到耻辱。她非常生气地说：“我离开家乡时的情景还大概记得，我的父亲不幸死于兵乱，我曾守着他的尸体痛器，然后才离开了他，今天哪里来的什么乡巴佬敢到这里？”于是让人在宫门口把刘老头儿打了一顿。

越主岩遣客省使刘瑭使于吴，告即位，且劝吴王称帝。

越主刘岩派客省使刘瑭出使吴国，告诉吴王他已经即位，并且劝吴王也称帝。

闰月，戊申，蜀主以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闰十月，戊申（初二），前蜀主任命判内枢密院庾凝绩为吏部尚书、内枢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

十一月，丙子朔（初一），正逢冬至，前蜀主去圜丘祭天。

晋王闻河冰合，曰：“用兵数岁，限一水不得渡，今冰自合，天赞我也。”亟如魏州。

晋王听说黄河上的冰已结满河床，说：“打了好几年仗，由于受黄河的限制，不能渡河作战，如今河床自己结满了冰，这是天助我们。”于是他很快地赶到魏州。

蜀主以刘知俊为都招讨使，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无成功。唐文数毁之；蜀主亦忌其才，尝谓所亲曰：“吾老颖，知俊非尔辈所能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称其谋叛，斩于炭市。

前蜀主任用刘知俊为都招讨使，各位将领都是原来的有功之臣，很多人不听从他的命令，而且还嫉妒他，所以他没建立什么战功。唐文经常诋毁他，前蜀主也嫉妒他的才能，曾对亲近的人说：“我已经老了，刘知俊不是你们这些人所能驾驭的。”十二月，辛亥（初六），拘捕了刘知俊，说他想阴谋叛乱，在炭市把他斩杀。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癸丑（初八），前蜀大赦，改明年的年号为光天。

壬戌，以张宗为天下兵为副元帅。

壬戌（十七日），后梁帝任命张宗为天下兵马副元帅。

帝论平庆州功，丁卯，以左龙虎统军贺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寻以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后梁帝论评平定庆州的战功，丁卯（二十二日），任命左龙虎统军贺为宣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北面行营招讨使。

戊辰，晋王畋于朝城，是日，大寒，晋王视河冰已坚，引步骑稍渡。梁甲士三千戍杨刘城，缘河数十里，列栅相望，晋王急攻，皆陷之。进攻杨刘城，使步兵斩其鹿角，负葭苇塞堑，四面进攻，即日拔之，获其守将安彦之。

戊辰（二十三日），晋王在朝城打猎。这一天，天气特别冷，晋王看到黄河的冰很坚固，就率领步兵、骑兵过河。后梁军三千士卒驻扎在杨刘城，沿河数十里，栅垒相望，晋王迅速发起进攻，全部攻克了这些栅垒。接着进攻杨刘城，派出步兵先夺取后梁军营寨，然后用芦苇塞满防御的堑壕，从四面发起进攻，当天就攻下了杨刘城，并抓获守将安彦之。

先是，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言于帝曰：“陛下践阼以来，尚未南郊，议者以为无异藩侯，为四方所轻。请幸西都行郊礼，遂谒宣陵。”敬翔谏曰：“自刘失利以来，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礼圜丘，必行赏赉，是慕虚名而受实弊也。且敌近在河上，乘舆岂宜轻动！俟北方既平，报本未晚。”帝不听。己巳，如洛阳，阅车服，饰宫阙。郊祀有日，闻杨刘失守，道路讹言晋军已至大梁，扼汜水矣，从官皆忧其家，相顾涕泣；帝惶骇失图，遂罢郊祀，奔归大粱。

在杨刘城失守以前，后梁租庸使、户部尚书赵岩曾对后梁帝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去南郊祭天，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陛下和诸侯没什么两样，被四方所轻视。请陛下去西都行郊祀礼，并谒拜宣陵。”敬翔进谏说：“自从刘失利以来，公私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人心惶惶。现在要去祭祀圜丘，必定要施行赏赐，这是为了图虚名，而受实害。况且晋国劲敌近在黄河边上，御驾车马怎么轻易出动？等到北方平定以后，再去郊祀也不晚。”后梁帝没有听从敬翔的进谏。己巳（二十四日），后梁帝到了洛阳，视察了御用的车子和章服，装饰了宫阙。去南郊祭祀的日子已定，突然听说杨刘城失守，道路上的人都传说晋军已经到了大梁，并扼住汜水。跟从后梁帝出行的官员们都很担忧自己的家，相互哭泣。后梁帝恐慌而失去了主意，于是停止了郊祀，奔回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张宗为西留守。

甲戌，（二十九日），后梁帝任命河南尹张宗为西都留守。

是岁，闽王审知为其子牙内都指挥使延钧娶越主岩之女。

这一年，闽王王审知给他的儿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娶了越主刘岩的女儿。

四年（戊寅、918 ）

四年（戊寅，公元918 年）

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复国号曰蜀。

春季，正月，乙亥朔（初一），前蜀大赦，恢复国号为蜀。

帝至大梁。晋兵侵掠至郓，濮而还。敬翔上疏曰：“国家连年丧师，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宫之中，所与计事者皆左右近习，岂能量敌国之胜负乎！先帝之时，奄有河北，亲御豪杰之将，犹不得志。今敌至郓州，陛下不能留意。臣闻李亚子继位以来，于今十年，攻城野战，无不亲当矢石，近者攻杨刘，身负束薪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贺辈敌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询访黎老，别求异策；不然，忧未艾也。臣虽驽怯，受国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于边垂自效。”疏奏，赵、张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后梁帝回到大梁。晋军一直侵掠到郓州、濮州以后才率军而还。敬翔上疏说：“国家连年战事失利，疆土日益缩小。陛下深居宫中，和您一起共商大事的人都是您的左右亲幸之人，怎么能估量到敌国的胜负呢？先帝在世的时候，拥有河北的全部疆土，亲自驾驭着豪杰将士，仍不得志。今天敌人已经到了郓州，还不能引起陛下的注意。我听说李存勖继位以来，到今年已经十年了，每当攻城作战，无不亲自冲锋陷阵，最近攻打杨刘时，亲自背着柴束走在士卒的前面，结果一鼓攻下杨刘城。陛下温文儒雅自守，安然自若，而派贺之流去抵挡敌人，期望他们驱逐敌寇，我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陛下应当广泛询访老人，另外寻找一些别的方法。如果不能这样，忧患就不能停止。我虽然无才，但国家给我的恩情很大，陛下如果一定缺乏人才，我请求到边疆为国效力去。”他的奏书送给后梁帝以后，赵岩、张归霸之流说敬翔是在发泄怨恨。后梁帝没有起用他。

吴以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将洪、袁、吉之兵击谭全播。严可求以厚利募赣石水工，故吴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吴王任命右都押牙王祺为虔州行营都指挥使，并让他率领洪、抚、袁、吉的部队去攻打谭全播。严可求用厚禄招募了一些熟悉赣石之险的水工，所以吴兵全部到达虔州城下时，虔州人才知道。

蜀太子衍好酒色，乐游戏。蜀主尝自夹城过，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之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杰有才略，屡陈时政，蜀主贤之，有废立意；二月，癸亥，宗杰暴卒，蜀主深疑之。

前蜀太子王衍嗜酒好色，喜欢游戏。前蜀主曾经从夹城路过，听到太子和诸王斗鸡击球喧闹的声音，叹息地说：“我身经百战建立的大业，这些人能够守得住吗？”因此对当时拥立王衍为太子的张格产生恶感，但因为徐贤妃在内为之作主，所以就没有废除太子。信王王宗杰很有才略，经常陈述对时政的意见，前蜀主很器重他，因而产生了废王衍立宗杰的想法。二月，癸亥（二十日），王宗杰突然病死，前蜀主对他的死感到十分怀疑。

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将兵数万攻杨刘城。甲子，晋王自魏州轻骑诣河上；彦章筑垒自固，决河水，弥浸数里，以限晋兵，晋兵不得进。彦章，许州人也。安彦之散卒多聚兖、郓山谷为群盗，以观二国成败，晋王招募之，多降于晋。

后梁河阳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领好几万兵向杨刘城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领轻骑从魏州直达黄河边上。谢彦章修筑起壁垒坚守阵地，并决开黄河，河水弥漫了好几里，用来阻止晋军，晋军不能前进。谢彦章是许州人。安彦之被打败以后，他的士卒很多人聚集在兖州、郓城一带的山谷之中成为强盗，坐观梁、晋二国的成败。后来晋王招募他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投靠了晋王。

己亥，蜀主以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己亥（疑误），前蜀主任命东面招讨使王宗侃为东、西两路诸军都统。

三月，吴越王初立元帅府，置官属。

三月，吴越王钱开始设置元帅府，并安排了一些官属。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为忠王，宗特为资王。

夏季，四月，癸卯朔（初一），前蜀主立子王宗平为忠王，王宗特为资王。

岐王复遣使求好于蜀。

岐王派出使者到前蜀，请求互通友好。

己酉，以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己酉（初七），后梁帝任命吏部侍郎萧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卒。癸亥，以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保大节度使，并镇、延。

后梁保大节度使高万金去世。癸亥（二十一日），任命忠义节度使高万兴兼任保大节度使，并让他镇守州和延州。

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后梁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光逢因老辞官，己巳（二十七日），以司徒的身分回乡归居。

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剧；以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静有谋，五月，召还，以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召大臣入寝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违诸公之请，逾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子。但王氏子弟，诸公择而辅之。徐妃兄弟，止可优其禄位，慎勿使之掌兵预政，以全其宗族。”

前蜀主王建自从永平末年得病以来，一直视力昏暗不明，到现在更加严重。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兼中书令王宗弼沉着有谋略，五月，把他召回，任命为马步都指挥使。乙亥（初三），王建让大臣们到他的寝殿，告诉他们说：“太子没有什么能耐，但我不能违背诸位的请求，越过次序而立了他。如果他担不起大业，可以把他安置在别的宫中，但不要把他杀死。只要是王氏子弟，诸位可以选择辅助他们当中有才能的人。徐妃的兄弟们，只可以照顾他们的俸禄和官位，一定不要让他们掌握兵权和参与政事，以成全他们的宗族。”

内飞龙使唐文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闼入，言文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坐附会文，削官爵，流泸州。在迎，炕之子也。

内飞龙使唐文掌管皇帝的亲兵时间已经很长，经常参预一些机密的事情。他打算除去诸大臣，于是派人把守住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到朝堂，但不得入见前蜀主，唐文常以前蜀主的名义来慰抚他们，等前蜀主一死，他就发难。他还派出同党内皇城使潘在迎到外面去侦察，潘在迎把唐文的阴谋告诉了王宗弼等人。于是王宗弼等推开宫门进去，向前蜀主说明了唐文的罪行，前蜀主让天册府掌书记崔延昌暂管六军事，让太子入宫侍候自己的病。丙子（初四），把唐文降为眉州刺史。翰林学士承旨王保晦因附会唐文，也削了他的官位，把他流放到泸州。潘在迎是潘炕的儿子。

丙申，蜀主诏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专委庾凝绩，都城及行营军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

丙申（二十四日），前蜀主下诏，将中外财赋、中书除授、诸司刑狱案牍的事情专门委派给庾凝绩管理，将都城以及行营军旅的事情委派宣徽南院使宋光嗣管理。

丁酉，削唐文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初，蜀主虽因唐制置枢密使，专用士人，及唐文得罪，蜀主以诸将多许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

丁酉（二十五日），削了唐文的官职爵位，流放到雅州。辛丑（二十九日），任命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并和兼中书令王宗弼、王宗瑶、王宗绾、王宗夔一同受遗诏辅政。当初，前蜀主虽然依照唐制设置了枢密使，专用士人，到唐文犯罪时，前蜀主认为好多将领都是许州的旧友，害怕他们不能听从幼主的使用，所以用宦者宋光嗣取代士人做枢密使。从此宦者才掌握权力。

六月，壬寅，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六月，壬寅（初一），前蜀主去世。癸卯（初二），太子王衍即皇帝位。尊崇徐贤妃为太后，徐淑妃为太妃。任命宋光嗣判六军诸卫事。

乙卯，钉唐文、王保晦。命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杀天雄节度使唐文于秦州，免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官。

乙卯（十四日），杀了唐文、王保晦。又命令西面招讨副使王全昱在秦州杀了天雄节度使唐文，免去左保胜军使领右街使唐道崇的官。

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倨淫暴。威武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有家妓数十，知训求之，德诚遣使谢曰：“家之所有皆长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贵人，当更为公求少而美者。”知训怒，谓使者曰：“会当杀德诚，并其妻取之！”

吴国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傲慢淫暴。威武节度使、抚州知州李德诚家里有几十个女艺人，徐知训想要，李德诚派使者前往道歉说：“我家的女艺人年龄都大了，有的已经有了孩子，不足以侍候贵人，应当为您寻找一些年轻美丽的女子。”徐知训十分生气，对使者说：“以后我要杀了李德诚，连同他的妻子也一起要过来。

知训狎侮吴王，无复君臣之礼。尝与王为优，自为参军，使王为苍鹘，总角弊衣执帽以从。又尝泛舟浊河，王先起，知训以弹弹之。又尝花于禅智寺，知训使酒悖慢，王惧而泣，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训乘轻舟逐之，不及，以铁挝杀王亲吏。将佐无敢言者，父温皆不之知。

徐知训对吴王杨隆演戏弄轻慢，没有君臣礼节。曾和吴王扮作优伶，他自己当参军，让吴王当僮奴，把头发扎为两个丫角，穿着破旧的衣服，手里拿着帽子，跟在他后面。徐知训又曾和吴王在浊河上划船，吴王先起来，徐知训用弹子儿弹他。徐知训也曾和吴王在禅智寺一起赏花，徐知训喝酒时很狂悖傲慢，吴王都被他吓哭了，四座的人害怕得两腿发抖。吴王的左右侍从扶着他登船，徐知训乘轻便的船追逐，因没有追上吴王，就用铁器打死了吴王亲近的官吏。将佐们没有敢说话的，徐知训的父亲徐温都不知道这些事。

知训及弟知询皆不礼于徐知诰，独季弟知谏以兄礼事之，知训尝召兄弟饮，知诰不至，知训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剑乎！”又尝与知诰饮，伏甲欲杀之，知谏蹑知诰足，知诰阳起如厕，遁去，知训以剑授左右刁彦能使追杀之；彦能驰骑及于中涂，举剑示知诰而还，以不及告。

徐知训和他的弟弟徐知询都对徐温的养子徐知诰没有礼貌，唯独三弟徐知谏对徐知诰以兄礼相待。徐知训曾经召集他的兄弟们一起喝酒，徐知诰没有参加，徐知训十分生气地说：“讨饭的家伙不想喝酒，难道想吃剑吗？”后来徐知训又曾和徐知诰一起喝酒，埋伏了甲兵，准备杀死徐知诰，徐知谏暗踩徐知诰的脚以示意，徐知诰假装起来上厕所而逃走。徐知训把剑交给他的亲信刁彦能，让他去追赶徐知诰把他杀掉。刁彦能骑马追到半路上，只是举起剑来向徐知诰表示一下就回去了。回来后告诉徐知训说是没有追上。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道副都统朱瑾遣家妓通候问于知训，知训强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训恶瑾位加己上，置静淮军于泗州，出瑾为静淮节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训愈谨。瑾有所爱马，冬贮于幄，夏贮于帱；宠妓有绝色；知训过别瑾，瑾置酒，自捧觞，出宠妓使歌，以所爱马为寿，知训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壮士于户内，出妻陶氏拜之，知训答拜，瑾以笏自后击之踣地，呼壮士出斩之。瑾先系二悍马于庑下，将图知训，密令人解纵之，马相蹄啮，声甚厉，以是外人莫之闻。瑾提知训首出，知训从者数百人皆散走。瑾驰入府，以首示吴王曰：“仆已为大王除害。”王惧，以衣障面，走入内，曰：“舅自为之，我不敢知！”瑾曰：“婢子不足与成大事！”以知训首击柱，挺剑将出，子城使翟虔等已阖府门勒兵讨之，乃自后逾城，坠而折足，顾追者曰：“吾为万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刭。

平卢节度使、同平章事、诸道副都统朱瑾派他家里的女艺人去问候徐知训，徐知训打算强行占为己有，朱瑾已经愤愤不平。徐知训又恨朱瑾的地位比自己高，于是在泗州设置了静淮军，派朱瑾出任静淮节度使，朱瑾因此更加仇恨徐知训，但从外表上对待徐知训更加谨慎。朱瑾有匹非常喜爱的马，冬天把它圈在用布做的帐篷里，夏天把它圈在用纱做的葛帐里。朱瑾的宠妓很漂亮。徐知训路过朱瑾家时向他告别，朱瑾摆了酒席，自己拿着酒杯，让宠妓出来唱歌，并用自己所喜爱的马送给徐知识为他祝寿，徐知训十分高兴。朱瑾领着徐知训进了中堂，让他的勇士们埋伏在户内，然后让他的妻子陶氏出来拜见徐知训，徐知训答拜，朱瑾用笏板从后面把徐知训打倒在地，呼叫出勇士们把他杀死。在此之前，朱瑾在庑下拴了两匹暴躁的马，在准备杀徐知训时，秘密地让人去把马解开，两匹马相互踢咬，声音很大，所以外面的人没有听见里面的事情。朱瑾提着徐知训的脑袋出去时，徐知训的数百随从都已经逃跑了。朱瑾又骑着马直奔王府，把徐知训的头拿出来给吴王看，并对吴王说：“我已经为大王除掉了祸害。”吴王感到害怕，用衣服遮住了脸不敢看，向里面走，说：“舅舅你自己干的，我也不想知道。”朱瑾说：“这小子不足以和他共成大事。”于是用徐知训的头去击柱，然后拔出剑来出了王府。子城使翟虔等已经关上了府门，率兵准备讨伐朱瑾，于是朱瑾从后面翻越城墙，结果摔下去脚骨折断。他回过头对追赶的人们说：“我为万人除害，我一个人来承担大家的忧患。”说完就自杀了。

徐知诰在润州闻难，用宋齐丘策，即日兵济江。瑾已死，因抚定军府。时徐温诸子皆弱，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吴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灭其族。

徐知诰在润州听说徐知训遇难，就采用了宋齐丘的计策，当天率兵渡过了长江。朱瑾已死，便安抚了军府。这时，徐温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什么能耐，徐温于是让徐知诰代徐知训去管理吴国政事，把朱瑾的尸体沉入雷塘，并诛灭了他的家族。

瑾之杀知训也，泰宁节度使米志成从十余骑问瑾所向，闻其已死，乃归；宣谕使李俨贫而困，寓居海陵；温疑其与瑾通谋，皆杀之。严可求恐志诚不受命，诈称袁州大破楚兵，将吏皆入贺，伏壮士于戟门，擒志诚，斩之，并其诸子。

朱瑾杀了徐知训以后，泰宁节度使米志诚带着十几个骑兵打听朱瑾的去向，听说他已经死了，才返了回去；宣谕使李俨十分贫困，住在海陵。徐温怀疑他与朱瑾同谋，所以把他也杀掉。严可求害怕米志诚不接受命令，谎称袁州兵把楚兵打得大败，所在将吏都入朝祝贺，让勇士们埋伏在戟门口，等米志诚来到，抓获杀死，并把他的几个儿子也杀死。

壬戌，晋王自魏州劳军于杨刘，自泛舟测河水，其深没枪。王谓诸将曰：“梁军非有战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师，当涉水攻之。”甲子，王引亲军先涉，诸军随之，褰甲横枪，结陈而进。是日水落，深才及膝。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帅众临岸拒之，晋兵不得进，乃稍引却，梁兵从之。及中流，鼓噪复进，彦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晋兵因而乘之，梁兵大败，死伤不可胜纪，河水为之赤，彦章仅以身免。是日，晋人遂陷滨四寨。

壬戌（十九日），晋王从魏州去杨刘慰劳连队，他亲自划船到黄河上测量水的深浅，河水的深度只淹没了枪。晋王对各将说：“梁军没有作战的真意，只是想用水阻止我军过河，使我军士气衰落，应当涉水过河向梁军发起进攻。”甲子（二十一日），晋王率亲信部队首先过河，各路军都跟着，士卒们提起衣服，横背着枪，组成军阵向前推进。这一天，河水下落，水深刚到膝盖。后梁匡国节度使、北面行营排陈使谢彦章率师在河岸边抵卸晋军，晋军不能继续前进，就稍稍向后退却，后梁军紧随着他们。到了河中间，晋军击鼓呐喊，继续前进，谢彦章顶不住，又退回河岸，晋军乘胜追击，后梁军大败，死伤的士卒不可胜数，黄河水都染成红色，谢彦章只身逃去，免于一死。这一天，晋军攻陷了临河的四个营寨。

蜀唐文既死，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不自安，或劝格称疾俟命，礼部尚书杨玢自恐失势，谓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忧也。”庚午，贬格为茂州刺史，玢为荣经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皆坐格党贬官。格寻再贬维州司户，庾凝绩奏徙格于合水镇，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伺格阴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谓承郾母曰：“戒汝子，勿为人执仇，他日将归罪于汝。”承郾从之。凝绩怒，因公事抵承郾罪。

前蜀唐文被杀以后，太傅、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格内心感到不安，有人劝张格假装称病，等待命令。礼部尚书杨玢害怕自己失去势力，对张格说：“你有拥立皇帝的大功，不必担忧。”庚午（二十七日），把张格降为茂州刺史，把杨玢降为荣经县尉。吏部侍郎许寂、户部侍郎潘峤都因与张格同党被降了官位。不久，又把张格降为维州司户，庾凝绩上奏请求把张格适到合水镇，并命令茂州刺史顾承郾侦察张格的隐私。王宗侃的妻子和张格是同姓，想保全张格，于是对顾承郾的母亲说：“要告诫你的儿子，不要替别人报仇，否则将来会归罪于你。”顾承郾听从了他母亲的话。庾凝绩知道以后，十分生气，按公事失职让顾承郾承担了他应负的罪责。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宗瑶为临淄王，宗绾为临洮王，宗播为临颖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为琅邪郡王。甲戌，以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以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蜀由是遂衰。

秋季，七月，壬申朔（初一），前蜀主封兼中书令王宗弼为钜鹿王，王宗瑶为临淄王，王宗绾为临洮王，王宗为播临颖王，王宗裔、王宗夔以及兼侍中王宗黯都为琅琊郡王。甲戌（初三），封王宗侃为乐安王。丙子（初五），任命兵部尚书庾传素为太子少保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前蜀主不亲自处理政事，内外官员的变动都由王宗弼来处理。王宗弼收到的贿赂很多，都归为私有，上上下下都有怨气。宋光嗣聪明且善于迎合，前蜀主十分宠爱信赖他，前蜀由此也就逐渐衰弱。

吴徐温入朝于广陵，疑诸将皆预朱瑾之谋，欲大行诛戮。徐知诰、严可求具陈徐知训过恶，所以致祸之由，温怒稍解，乃命网瑾于雷塘而葬之，责知训将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独刁彦能屡有谏书，温赏之。戊戌，以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以徐知谏权润州团练事。温还镇金陵，总吴朝大纲，自馀庶政，皆决于知诰。

吴国的徐温回到广陵的朝内，他怀疑诸将都参与了朱瑾的谋划，准备大开杀戒。徐知诰、严可求一起陈述了徐知训的罪恶和导致被杀的原因之后，徐温的怒气才稍缓解一些。于是让人到雷塘打捞起朱瑾的尸骨埋葬，并谴责徐知训的左右将领不能匡救他的责任，让他们都承担了应有的罪责。唯独刁彦能经常规劝徐知训，徐温很赏识他。戊戌（二十七日），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通判府事，兼江州团练使。让徐知谏暂管润州团练的事情。后来徐温又回到金陵镇守，总管吴朝大事，其余的政事，全都由徐知诰决定。

知诰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绸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或曰：“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曰：“安有民富而国家贫者邪！”知诰从之。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徐知诰和徐知训的所作所为截然相反，侍奉吴王特别恭敬，接见士大夫很谦虚，以宽容驭使众人，以节俭约束自己。用吴王的命令，全部免除天十三年以前所拖欠的税收，其余的等到年景丰收时再交纳。他访求贤才，接受规劝，铲除奸滑，杜绝请托。因此百姓们很自然地归心于他，就连那些耆宿老将和强悍勇夫也无不悦服。在此以前，吴国征收丁口钱，又要按照耕种的田地亩数交钱，以致钱重物轻，百姓们感到十分困苦。宋齐丘劝说徐知诰，他认为：“钱并不是耕种养桑可以得到的，现在让百姓们交钱，就是让百姓们弃本逐末。请求免除丁口钱，其余的税钱全部折合谷帛交纳，细绢每匹值一千钱的可以当三千税钱。”有人说：“这样下去，朝廷每年失掉的钱就有亿万。”宋齐丘说：“哪里有百姓富足了而国家还贫穷的呢？”徐知诰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以后，江、淮之间空旷的土地也全部开垦出来，遍野都种植上了桑柘树，国家因此富足起来。

知诰欲进用齐丘而徐温恶之，以为殿直、军判官。知诰每夜引齐丘于水亭屏语，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独置大炉，相向坐，不言，以铁箸画灰为字，随以匙灭去之，故其所谋，人莫得而知也。

徐知诰打算起用宋齐丘，但遭到徐温的反对，于是提拔他为殿直、军判官。徐知诰每天晚上都领宋齐丘到水亭密谈，经常谈到半夜。有时候在殿堂，把屏障撤去，摆上一个大火炉，相向而坐，都不说话，用铁筋在灰上写字，随即就用勺子把字涂掉，所以，他们所谋划的事情，外面的人们无法得知。

虔州险固，吴军攻之，久不下，军中大疫，王祺病，吴以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未几，祺卒。谭全播求救于吴越、闽、楚。吴越王以统军使传球为西南面行营应援使，将兵二万攻信州；楚将张可求将万人屯古亭，闽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兵才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其城。刺史周本，启关张虚幕于门内，召僚佐登城楼作乐宴饮，飞矢雨集，安坐不动；吴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围去。吴以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将兵侵苏、湖，钱传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晋王遣间使持帛书会兵于吴，吴人辞以虔州之难。

虔州非常险要而坚固，吴军久攻不下。后来军中流行瘟疫，王祺也病了，于是吴王任命镇南节度使刘信为虔州行营招讨使。没过多久，王祺病死。谭全播请求吴越、闽、楚援救。吴越王钱任命统军使钱传球为西南面行应援使，让他率领二万大军前往攻打信州；楚将张可求率领一万余人驻扎在古亭；闽军驻扎在雩都，准备援救谭全播。信州驻军只有数百人，迎战吴越军，不利。吴越军队包围了信州城。信州刺史周本打开城门，在城门里面支起空帐篷，叫他手下的官吏登上城楼在音乐声中摆开宴席作乐饮宴。吴越军向城楼上射出的箭如雨一般密集，但信州官吏们安坐不动。吴越人疑有伏兵，到了半夜，他们撤了回去。吴王任命前舒州刺史陈璋为东南面应援招讨使，并让他率兵入侵苏州、湖州，钱传球从信州南下驻扎在汀州。晋王派出秘密使者拿着书信去吴国请求会师，吴人以攻打虔州的艰难而推辞。

晋王谋大举入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州。

晋王准备大举进攻后梁，周德威率幽州三万骑兵和步卒，李存审率一万多沧州、景州骑兵、步卒，李嗣源率一万多邢州、州骑兵、步卒，王处直派将率一万多易州、定州骑兵、步卒，以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各部落，把兵汇集起来。八月，又汇合河东、魏博的部队，在魏州举行盛大的检阅。

蜀诸王皆领军使，彭王宗鼎谓其昆弟曰：“亲王典兵，祸乱之本。今主少臣强，才间将兴，缮甲训士，非吾辈所宜为也。”因固辞军使，蜀主许之，但营书舍、植松竹自娱而已。

前蜀各位亲王都统率军队，彭王王宗鼎对他的兄弟说：“亲王掌管部队，是祸乱之本。现在主上年轻而大臣们都很强悍，进谗离间的事将要增多，修缮武器，训练士卒，都不是我们所应当做的。”因此他坚决辞去军使职务，前蜀主答应了他的请求，只让他管理书舍、种植松竹来自寻乐趣。

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轻险好乱。时嬖幸用事，多求赂于万进，万进闻晋兵将出，己酉，遣使附于晋，且求援。以亳州团练使刘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将兵讨之。

后梁泰宁节度使张万进不怕危险，喜欢动乱。当时，皇帝宠爱的人掌权，很多人都向张万进索取贿赂。张万进听说晋国的军队将要出去作战，己酉（初九），张万进派使者归附于晋国，并请求晋国给予援助。后梁帝任命亳州团练使刘为兖州安抚制置使，并让他率兵讨伐张万进。

甲子，蜀顺德皇后殂。

甲子（二十四日），前蜀顺德皇后去世。

乙丑，蜀主以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朱光葆、朱承、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皆干预政事，骄纵贪暴，大为蜀患，周庠切谏，不听。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风纵火，焚西邻军营数百间，明旦，召匠广其居；蜀主亦不之问。光葆，光嗣之从弟也。

乙丑（二十五日），前蜀主任命内给事王廷绍、欧阳晃、李周辂、宋光葆、宋承、田鲁俦等为将军及军使，这些人都干预政事，骄横贪暴，成为前蜀的大患，周庠曾恳切地劝谏，但前蜀主不听。欧阳晃对他的住处狭小感到不快，有一个夜晚，他借风放火，把西邻军的营寨烧了几百间，第二天早晨，他就叫一些工匠把他的住处扩大。前蜀主对这件事情也不闻不问。宋光葆是宋光嗣的党弟。

晋王自魏州如杨刘，引兵略郓、濮而还，循河而上，军于麻家渡。贺、谢彦章将梁兵屯濮州北行台村，相持不战。

晋王从魏州到了杨刘，率兵抢掠郓、濮以后而回，他尚着黄河而上，驻扎在麻家渡。贺、谢彦章率后梁兵驻扎在濮州北面的行台村，两军相持不战。

晋王好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危窘者数四，赖李绍荣力战翼卫之，得免。赵王熔及王处直皆遣使至书曰：“元元之命系于王，本朝中兴系于王，柰何自轻如此！”王笑谓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

晋王喜欢新自率领轻骑逼近敌人的营寨去挑战，有好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窘迫，幸亏依靠李绍荣奋力抗战在两翼保卫，才得免于难。赵王王熔和王处直都曾派出使者给晋王送信说：“百姓的性命和您连在一起，国家的兴旺也和您联系在一起，怎么能自己轻率到这个地步！”晋王笑着对使者说：“安定天下，不经百战怎么能办到？怎么可以深居帷房自己养肥呢？”

一旦，王将出营，都营使李存审扣马泣谏曰：“大王当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陈，将士之职也，存审辈宜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为之揽辔而还。他日，伺存审不在，策马急出，顾谓左右曰：“老子妨人戏！”王以数百骑抵梁营，谢彦章伏精甲五千于堤下；王引十余骑度堤，伏兵发，围王数十重，王力战于中，后骑继至者攻之于外，仅得出。会李存审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审之言为忠。

一天早晨，晋王准备出营作战，都营使李存审拉住他的马一边哭一边劝说：“大王应当为了天下多加保重自己。那些作战率先冲锋陷阵的事是将士们的职责，是我李存审这类人做的，不是大王应做的事情。”晋王被李存审拉住了马的缰绳才返回。又一天，晋王乘李存审不在，骑着马迅速跑了出去，回过头对他的左右说：“那老家伙妨碍别人游戏！”晋王率领好几百骑兵直抵后梁军营寨，后梁将谢彦章在河堤下埋伏了五千余精锐部队。晋王率领十几个骑兵刚过河堤，谢彦章的伏兵冲了出来，把晋王包围了十来层，晋王在包围圈中奋力作战，他的后援骑兵在包围圈外面攻打，晋王才冲出了包围圈。这时李存审的援救部队也正好赶到，后梁军才撤了回去。晋王到这时才开始认识到李存审原来给他讲的话完全是一片忠心。

吴刘信遣其将张宣等夜将兵三千袭楚将张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诠等击吴越及闽兵，二国闻楚兵败，俱引归。

吴国刘信派他的将领张宣等率领三千士卒在一个晚上于古亭袭击了楚将张可求，并攻下古亭。他又派梁诠等去袭击吴越和闽国的部队，两国部队听说楚军已被打败，也就率兵退却了。

梅山蛮寇邵州，楚将樊须击走之。

梅山蛮侵略邵州，楚将樊须率兵把他们击退。

九月，壬午，蜀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判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许之。

九月，壬午（十二日），前蜀内枢密史宋光嗣把判六军的官位让给了兼中书令王宗弼，前蜀主同意了。

吴刘信昼夜急攻虔州，斩首数千级，不能克；使人说谭全播，取质纳赂而还。徐温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彦典亲兵，温授英彦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将十倍之众，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与父同反！”又使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与之俱，曰：“全播守卒皆农夫，饥窘逾年，妻子在外，重围既解，相贺而去，闻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吴将刘信昼夜攻虔州，打死了好几千人，但仍没有攻下。于是派人去游说谭全播，领取人质，接收了贿赂就撤兵了。徐温非常生气，把刘信的使者打了一顿。刘信的儿子刘英彦掌管亲兵，徐温交给刘英彦三千士兵，说：“你的父亲处在上游的地方，率领着十倍于虔州的士卒，都不能攻下一个城，这是一种反叛，你可以率领这些军队前往，与你的父亲一起反叛。”同时又派州牙内指挥使朱景瑜同他一起去，说：“谭全播的士卒都是农夫出身，饥寒交迫已经好几年了，妻子又在包围圈的外面，重重包围已经解除，都互相庆贺离去。只要他们听说吴军还要来，一定都会逃跑，谭全播所守的城也就成了空城，只要我们再去，就一定能够攻陷。”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庙号高祖。

冬季，十一月，壬申（初三），前蜀在永陵埋葬了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王建，庙号为高祖。

越主岩祀南郊，大赦，改国号曰汉。

越主刘岩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改国号叫汉。

刘信闻徐温之言，大惧，引兵还击虔州。先锋始至，虔兵皆溃，谭全播奔雩都，追执之。吴以全播为右威卫将军，领百胜节度使。

刘信听到徐温所说的话以后，十分害怕，又率兵返回去攻打虔州。先头部队刚刚到达，虔州的军队就都溃逃了。谭全播逃到了雩都，刘信的部队追上把他抓获。吴国任命谭全播为右威卫将军，承领百胜节度使。

先是，吴越王常自虔州入贡，至是道绝，始自海道同登、莱，抵大梁。

在此以前，吴越王钱经常由虔州到朝廷入贡，现在这条道路断绝，于是开始从海上到达登州、莱州，然后再到大梁。

初，吴徐温自以权重而位卑，说吴王曰：“今大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请建吴国，称帝而治。”王不许。

起初，吴国的徐温自认为权力虽大，但地位却很低，劝吴王说：“现在大王和各将领都都是节度使，虽然有都统的名义，但不能临事辖制，请建立吴国，称皇帝，来治理这一带。”吴王没有答应。

严可求屡劝温以次子知询代徐知诰知吴政，知诰与骆知祥谋，出可求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见温，说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兴复为辞。今朱、李方争，朱氏日衰，李氏日炽。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为之臣乎？不若先建吴国以系民望。”温大悦，复留可求参总庶政，使草具礼仪。知诰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续。

严可求曾多次劝说徐温用次子徐知询取代徐知诰来管理吴国政事，徐知诰和骆知祥谋划，决定派出严可求任楚州刺史。严可求接受命令，到金陵，见到徐温，劝徐温说：“我秉奉唐朝的年号，一直以使国家复兴为说辞。现在朱、李争权夺利，朱氏一天天衰落下去，李氏一天天兴旺起来。一旦李氏统治了天下，我们能够甘心做他的大臣吗？不如先建立吴国，顺应民心所望。”徐温十分高兴，又把严可求留在身边，让他参理政事，并让他起草准备建立国家的礼仪。徐知诰知道严可求不可能去出任楚州刺史，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严可求的儿子严续。

晋王欲趣大梁，而梁军扼其前，坚壁不战百馀日。十二月，庚子朔，晋王进兵，距梁军十里而舍。

晋王打算夺取大梁，后梁军阻挡在前面，一百多天坚守壁垒不出来作战。十二月，庚子朔（初一），晋王率兵推进，在距离后梁军十里的地方停了下来。

初，北面行营招讨使贺善将步兵，排陈使谢彦章善将骑兵，恶其与已齐名。一日，与彦章治兵于野，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栅。”至是，晋军适置栅于其上，疑彦章与晋通谋，屡欲战，谓彦章曰：“主上悉以国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赖。今强寇压吾门，而逗遛不战，可乎！”彦章曰：“强寇恁陵，利在速战。今深沟高垒，据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轻与之战，万一蹉跌，则大事去矣。”益疑之，密谮之于帝，与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谋，因享士，伏甲，杀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以谋叛闻。审澄、温裕，亦骑将之良者也。丁未，以朱为匡国留后，癸丑，又以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以赏之。

当妆，北面行营招讨使贺擅长率领步兵，而排阵使谢彦章擅长率领骑兵，贺对谢彦章与自己齐名耿耿于怀。一天，贺和谢彦章在野外练兵，贺指着一块高地说：“这里可以立栅垒来防御敌人。”现在，晋军恰恰在这块高地上立起了栅垒，贺怀疑谢彦章与晋军通谋。贺几次想出战，对谢彦章说：“主上把国家的军队全部交给我们两人，江山社稷依靠我们，今天强大的敌人逼压在我们门前，我们却停留不战，这样可以吗？”谢彦章说：“强大的敌人前来入侵欺凌，速战速决最有利于他们。现在我们深沟高垒，占据着渡口的要害地方，他们怎么敢深入进来！如果我们轻率地和他们作战，万一有什么失误，大事就办不成了。”贺更加怀疑谢彦章，就在后梁帝面前说了谢彦章的坏话，并和行营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谋划，设宴请客，暗藏武士，杀死谢彦章和濮州刺史孟审澄、别将侯温裕，然后以谢彦章谋划叛乱上奏于后梁帝。孟审澄、侯温裕，都是骑兵中好的将领。丁未（初八），后梁帝任命朱为匡国留后。癸丑（十四日），又任命他为平卢节度使兼行营马步副指挥使，作为对他的奖赏。

晋王闻彦章死，喜曰：“彼将帅自相鱼肉，亡无日矣。贺残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国都，彼安得坚壁不动！幸而一与之战，蔑不胜矣。”王欲自将万骑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虽屠上将，其军尚全，轻行徼利，未见其福。”不从。戌午，下令军中老弱悉归魏州，起师趋汴。庚申，毁营而进，众号十万。

晋王听说谢彦章被杀死，高兴地说：“他们的将帅自相残杀，不要多久就会灭亡。贺残暴肆虐，失去了士卒的心，我们如果率兵直捣他的国都大梁，他们怎么能坚守不动呢？有幸和他们打一伏，可以保证战无不胜。”晋王打算亲自率领一万骑兵直捣大梁，周德威说：“梁军虽然杀了良将，但他的军队还是很完整的，如果想轻率行动侥幸取胜，未必能有好处。”晋王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戊午（十九日），下达命令，让军中所有的老弱将士全回魏州，他率兵直奔汴梁。庚申（二十一日），把军营毁掉，率兵前进，号称十万大军。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辛酉（二十二日），前蜀改明年年号为乾德。

贺闻晋王已西，亦弃营而踵之。晋王发魏博白丁三万从军，以供营栅之役，所至，营栅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后至矣。周德威曰：“贼倍道而来，朱有所舍，我营栅已固，守备有馀，既深入敌境，动须万全，不可轻友。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内怀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难得心志。王宜按兵勿战，德威请以骑兵扰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营垒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管，可一举灭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见贼，今贼至不击，尚复何待，公何怯也！”顾李存审曰：“敕辎重先发，吾为尔殿后，破贼而去！”即以亲军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从之，谓其子曰：“吾无死所矣。”

贺听说晋王已率兵向西行动，于是也放弃营垒跟在晋军后面。晋王魏博三万民丁随从部队，让他们为部队修筑栅垒，部队一到，栅垒等工程立即就修好。壬戌（二十三日），到达胡柳陂。癸亥（二十四日）早晨，探子报告后梁的军队从后面跟了上来。周德威说：“敌人从后面来，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军栅垒已很坚固，而且守备也有富余，我们既然已经深入敌人境界，一定要考虑周全，不可以轻率行动。这里离大梁城很近，后梁的士卒们都很思念家人，心中愤怒又激动，如果不用谋略来制服他们，恐怕很难如愿以偿。大王应该按兵不动，我请求用骑兵先去骚扰一下，使他们得不到休息，到晚上营垒还没有修好，柴火锅灶还没准备齐全，乘他们疲乏的时候，可以一举消灭。”晋王说：“从前在黄河上恨没有看到敌人，现在敌人来了又不打，还等待什么，你为什么胆怯呢！”回过头对李存审说：“你运送粮草先出发，我为你殿后，快去消灭敌人。”于是把他的亲信部队先派出去。周德威不得已率领幽州的军队跟从着晋王，临行前对他的儿子说：“我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啊！”

贺结陈而至，横亘数十里。王帅银枪都陷其陈，冲荡击斩，往返十余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军先败，西走趣濮阳。晋辎重在陈西，望见梁旗帜，惊溃，入幽州陈，幽州兵亦扰乱，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与辎重俱行，亦死。

贺将军队组织成战阵赶到，横跨数士里。晋王率领禁卫军攻打后梁军的战阵，奋勇冲杀，往返十多里。行营左厢马军都指挥使、郑州防御使王彦章的军队先被击败，向西逃到濮阳。晋军的武器、粮草在阵地的西面，他们看见后梁军的旗帜，吓得逃散。散兵进入了周德威率领的幽州阵营，幽州军队的阵营在被扰乱，自相践踏，周德威不能制止，周德威父子都战死。魏博节度副使王缄和武器、粮草同行，结果也战死。

晋兵无复部伍。梁兵四集，热甚盛。晋王据高丘收散兵，至日中，军复振。陂中有土山，贺引兵据之。晋王谓将士曰：“今日得此山者胜，吾与汝曹夺之。”即引骑兵先登，李从珂与银枪大将王建及以步卒继之，梁兵纷纷而下，遂夺其山。

晋国的军队队伍已乱，后梁军从四面集合起来，攻势甚猛。晋王占据在高丘收集散兵，到了中午，军队才又重新振作起来。坡中有一座土山，贺率兵占据了它。晋王对他的将士们说：“今天得这座山的人就可以取得胜利，我和你们一起夺取。”于是他率兵首先登上了山，李从珂和禁卫军大将李建及率领步兵跟在他的后面，后梁珍见势纷纷下山，于是晋军夺取了这座山。

日向晡，贺陈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曰：“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我若敛兵还营，彼归整众复来，胜负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陈，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帅白丁万人，于山下曳柴扬尘，鼓噪以助其势。梁兵自相腾藉，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装，证之曾孙也。是日，两军所丧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

倒了傍晚，贺的军队在山的西面列阵，晋军望见面带惧色。晋军有些将领认为部队的散兵还没有全部集合起来，不如先收兵回营，明早再继续战斗。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的骑兵已经到了濮阳，山下只有步卒，傍晚时都想回家，我们居高临下攻打，一定会打败他们。如今大王已经深入敌境，配合部队又出师不利，如果再率兵撤退，一定会被打败。一些尚未集合全的部队听说又被梁军打败，一定会不战自败。凡与敌人决战一争胜负，只有认真观察形势，形势已搞清楚，就要果断，不能疑惑。大王的成功与失败，在此一举。如果不能决一死战，夺取胜利，即使收复散兵回到北面，河朔一带也就不归大王所有了。”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敌人没有营垒，日夜都想回家，只要用精锐的骑兵去骚扰，使他们不能吃晚饭，等他们退却时，我们就追击，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们。我们如果收兵回营，他们就会整理好部队卷土重来，胜负就不可知了。”李建及穿起战衣横执武器就出发，说：“敌人的大将已经逃跑，大王的骑兵一无所失，现在攻打这些疲乏的士卒，就像摧毁腐朽之物一样轻而易举。大王只管登山，观看臣下为王破敌。”晋王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们这么说，我几乎耽误大计。”李嗣昭、李建及率骑兵高声呼喊着冲向后梁军的阵营，其他部队在后面紧跟，后梁军大败。元城令吴琼、贵乡令胡装，各率一万多平民百姓在山下拉着柴，弄得灰尘弥温，击鼓呼喊助威。后梁军士卒自相踩踏，山上到处都堆着后梁军丢弃的兵甲，后梁军被打死的人几乎达三万。胡装是胡证的曾孙。在这一天，两军损失的士卒各有三分之二，都不能重新振兴起来。

晋王还营，闻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恸，曰：“丧吾良将，吴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光辅为岚州刺史。

晋王回到军营，听说周德威父子都已战死，哭得十分悲痛，说：“丧失了我的好将领，这是我的罪过。”于是把他的儿子幽州中军兵马使周光辅升任为岚州刺史。

李嗣源与李从珂相失，见晋军桡败，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将之相州。是日，从珂从王夺山，晚战皆有功。甲子，晋王进攻濮阳，拔之。李嗣源知晋军之捷，复来见王于濮阳，王不悦，曰：“公以吾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顿首谢罪。王以从珂有功，但赐大钟酒以罚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李嗣源和李从珂失去联系，李嗣源看到晋军被挫败，也不知道晋王去了哪里，有人说：“晋王民经向北渡过了黄河。”于是李嗣源也踏着冰向北渡过黄河，准备到相州去。这一天，李从珂跟着晋王夺下了土山，晚上战斗中也有功劳。甲子（二十五日），晋王进攻濮阳，予以攻克。李嗣源听到晋军胜利的消息，又到濮阳来见晋王，晋王很不高兴，说：“你以为我死了吗？过了黄河准备去哪里？”李嗣源叩头谢罪。晋王认为李从珂战斗有功，但只赐给他一大钟酒来罚他喝。从此以后晋王对待李嗣源冷淡了一些。

初，契丹主之弟撒刺阿拨号北大王，谋作乱于其国。事觉，契丹主数之曰：“汪与吾如手足，而汝兴此心，我若杀汝，则与汝何异！”乃囚之期年而释之。撒刺阿拨帅其众奔晋，晋王厚遇之，养为假子，任为刺史；胡柳之战，以其妻子来奔。

起初，契丹主的弟弟撒刺阿拨号称北大王，打算在国内阴谋作乱。事情被发觉后，契丹主责备他说：“我和你亲如手足，而你却起了这种心，我如果杀了你，这和你有何差别？”于是把他关了一年监狱就又释放了他。后来撒刺阿拨率众投奔到晋国，晋王给他的待遇非常丰厚，并把他作为养子，任命他为刺史。在胡柳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也投奔来晋国。

晋军至德胜渡，王彦章败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晋人战胜，将至矣。”顷之，晋兵有先至大梁问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驱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阳，遇夜而止。败卒至者不满千人，伤夷逃散，各归乡里，月余仅能成军。

晋军到了德胜渡，王彦章败散的士卒有走到大梁的，他们说：“晋军取得胜利，将要来到这里。”不一会儿，晋国的散兵也有先到大梁询问住处的，大梁人误认为晋军已到，于是京城大惊。后梁帝赶快驱赶京城的人登上城的高处，又打算逃到洛阳，只因已是夜晚才作罢。后梁军被击败的散卒回到大梁的不到千人，被打伤逃散的人各自都回到了家乡，一个月以后才整顿成军。

五年（己卯、919 ）

五年（己卯，公元919 年）

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春季，正月，辛巳（十二日），前蜀主到南郊去祭祀，实行大赦。

晋李存审于德胜南北筑两城而守之。晋王以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还魏州，遣李嗣昭权知幽州军府事。

晋将李存审在德胜南北修筑了两城坚守阵地。晋王任命李存审代周德威为内外蕃汉马步总管。晋王回到魏州以后，派李嗣昭到幽州暂时管理军府事。

汉主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殷之女也。

汉主刘岩立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皇后是楚王马殷的女儿。

三月，丙戌，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自散关击岐，渡渭水，破岐将孟铁山；会大雨而还，分兵戌兴元、凤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陇州，不克。

三月，丙戌（十八日），前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从散关进攻岐国，他们渡过渭水，打败岐将孟铁山。后来赶上大雨才撤回部队，分兵驻扎在兴元、凤州和威武城三地。戊子（二十日），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进攻陇州，没有攻下。

蜀主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于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饮酒赋诗，所费不可胜纪。仗内教坊使严旭强取士民女子内宫中，或得厚赂而免之，以是累迁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卖刺史、令、录等管，每一官阙，数人争纳赂，赂多者得之。

前蜀主奔侈放纵没有节制，每天和太后、太妃在显贵的大臣家里游玩饮宴，以及到附近郡县的名山去玩，饮酒赋诗，花费不可胜数。依仗内教坊使严旭强行把平民百姓的女孩子抢回送入宫中，有些百姓为了保全女子，向严旭送上厚礼而得免。严旭的官一直升到蓬州刺史。太后、太妃都各自发出教唆的命令去卖刺史、县令、录事参军等官职，每一官位，都有好多人争抢着送礼，礼送得多的人就可以买上。

晋王自领卢龙节度使，以中门使李绍宏提举军府事，代李嗣昭。绍宏，宦者也，本姓马，晋王赐姓名，使与知岚州事孟知祥俱为中门使；知祥又荐教练使雁门郭崇韬能治剧，王以为中门副使。崇韬倜傥有智略，临事敢决，王宠待日隆。先是，中门使吴、张虔厚相继获罪，及绍宏出幽州，知祥惧祸，称疾辞位，王乃以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自是崇韬专典机密。

晋王亲自为卢龙节度使，任命中门使李绍宏管理军府事，以代替李嗣昭。李绍宏是个宦官，本姓马，晋王赏赐给他姓名，让他和主持岚州事务的孟知祥都任中门使。孟知祥又推荐教练使雁门人郭崇韬，说他能够管理难度大的事，晋王任命郭为中门副使。郭崇韬很洒脱倜傥，有才智谋略，临事果断，晋王宠信他，一天比一天尊崇。在此之前，中门使吴、张虔厚相继犯罪，到李绍宏出镇幽州以后，孟知祥害怕引起祸端，就装病辞官。晋王便任命孟知祥为河东马步都虞候。从此以后，郭崇韬专门典管国家机密。

诏吴越王大举讨淮南。以节度副大使传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击吴。吴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裨将陈汾拒之。

后梁帝下诏，命令吴越王钱大举讨伐淮南。钱任命节度副大使钱传为诸军都指挥使，率领五百艘战船，从东洲攻打吴国。吴国派遣舒州刺史彭彦章及副将陈汾抵御后梁军。

吴徐温帅将吏藩镇请吴王称帝，吴王不许。夏，四月，戊戌朔，即吴国王位。大赦，改元武义；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以金继土，腊用丑。改谥武忠王曰孝武王，庙号太祖，威王曰景王，尊母为太妃；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以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领江州团练使，以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圭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择，醴泉人；迢，敬之之孙也。

吴国徐温带领将帅以及藩镇官吏请求吴王杨隆演称帝，吴王没有答应。夏季，四月，戊戌朔（初一），吴王登王位。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武义。修建宗庙和社稷坛台，设置朝廷百官，宫殿的礼乐典章全用天子的礼制。以金行继承唐的土行，腊月用丑。改谥武忠王杨行密为孝武王，庙号为太祖；改谥威王杨渥为景王；尊他的母亲为太妃。任命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宁国节度使，守太尉兼中书令、东海郡王。任命徐知诰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然领管江州团练使。任命扬府左司马王令谋为内枢密使，营田副使严可求为门下侍郎，盐铁判官骆知祥为中书侍郎，前中书舍人卢择为吏部尚书兼太常卿，掌书记殷文主为翰林学士，馆驿巡官游恭为知制诰，前驾部员外郎杨迢为给事中。卢择是醴泉人。杨迢是杨敬之的孙子。

钱传与彭彦章遇；传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乙巳，战于狼山江。吴船乘风而进，传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传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个。传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彦章战甚力，兵尽，继之以木，身被数十创，陈汾按兵不救；彦章知不免，遂自杀。传俘吴裨将七十人，斩首十余级。吴人诛汾，丛没家赀，以其半赐彦章家，禀其妻子终身。

钱传和彭彦章两军相遇，钱传命令每只船上都要装载上灰土、豆子以及沙子。乙巳（初八），两军在长江边狼山交战。吴国的船乘风而进，钱传率领船只躲避开吴船，等吴国的船只过去之后，钱传又从吴船的后面紧跟着。吴国的船回过头来与钱传交战，钱传让士卒们顺风扬灰，弄得吴国士卒睁不开眼。等到两军船舷相靠近的时候，钱传让士卒们在自己的船上撒沙子，向吴国的船上撒豆子，这些豆子上沾满了战斗中流的血，吴国士卒踩上这些沾满血的豆子，一动就都摔倒在地。钱传因此放火烧了吴军的船只，结果吴军大败。彭彦章抵抗十分努力，武器用完后他又拿着木头继续作战，结果身上被打伤数十处，陈汾按兵不敢，彭彦章知道免不了一死，于是就自杀了。钱传俘获了吴军将领七十多人，斩杀了一千多人。吴国人斩杀了陈汾，把他的家产集中起来全部没收，将陈汾一半家赏赐给彭彦章家，供养他的妻子终身。

贺攻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笮联朦艟十余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于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渡。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马破龙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艨艟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以死决之。”乃选效节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间，斧其竹笮，又以木载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晋兵乃得渡。解围走，晋兵逐之，至濮州而还。退屯行台村。

后梁将贺攻打德胜南城，四面八方一起推进，用竹片作索将十余艘战船连在一起，蒙上牛皮，并像城墙一样做了一些短墙和支架等，横摆在黄河上，以断绝晋军的援兵，使他们不能渡河。晋王亲自率兵前往援救，在黄河北岸摆开阵势，但不能前进。他派善于游泳的马破龙进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氏延赏对他说这里的弓箭石头都快用完了，不用多久就会被攻克。晋王在军营门口堆了不少金钱丝帛，招募能够击破战船的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晋王的随身护卫将领李建及说：“贺率领他的全部军队来，希望在此一举。如果我军不渡过黄河，正好让他们得志。今天的事情，我李建及请求和他们决一死战。”于是他选拔了敢死效节亲兵三百人，穿上铠甲，拿上刀斧，他领着勇士们乘船出发。快接近战船的时候，像雨一样密集的简向他们身来，李建及让拿刀斧的人冲上战船，砍断竹索，又用木装上柴草，浇上油点燃，从上游顺水放下，随后又用大的战船载满士卒，一边击鼓，一边大声呼叫；向后梁军发起进攻。后梁军战船的竹笮被割断，便都随流漂了下去，士卒被烧死淹死的将近一半，晋军便渡过了黄河。贺突围逃跑，晋军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濮州才返回去。贺退扎在行台村。

蜀主命天策府诸将无得擅离屯戌。五月，丁卯朔，左散旗军使王承谔、承勋、承会违命，蜀主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

前蜀主命令天策府的各位将领不得擅自离开自己驻守的防地。五月，丁卯朔（初一），左散旗军使王承谔、王承勋、王承会违犯了命令，前蜀主免了他们的罪。从此以后，前蜀主颁布的禁令就行不通了。

楚人攻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吴，吴命镇南节度使刘信等帅洪、吉、抚、信步兵自浏阳趣潭州，武昌节度使李简等帅水军攻复州。信等至潭州东境，楚兵释荆南引归。简等入复州，执其知州鲍唐。

楚军向荆南发起进攻，高季昌请求吴国援救，吴王命令镇南节度使刘信等率领洪、吉、抚、信四州的步兵从浏阳直奔潭州，命令武昌节度使李简等率领水国进攻复州。刘信等到了潭州的东边时，楚军放弃了进攻荆南而率兵回营。李简等进入复州，抓获了复州知州鲍唐。

六月，吴人败吴越兵于沙山。

六月，吴国军队在沙山把吴越军打败。

秋，七月，吴越王遣钱传将兵三万攻吴常州，徐温帅诸将拒之，右雄武统军陈璋以水军下海门出其后。壬申，战于无锡。会温病热，不能治军，吴越攻中军，飞矢雨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迁中军旗鼓于左，取貌类温者，擐甲胄，号令军事，温得少息；俄倾，疾稍间，出拒之。时久旱草枯，吴人乘风纵火，吴越兵乱，遂大败，杀其将何逢、吴建，斩首万级。传遁去，追至山南，复败之。陈璋败吴越于香弯。

秋季，七月，吴越王钱派钱传率领三万多士卒向吴国的常州进攻，徐温率各军将领抵御，右雄武统军陈璋率领水军从下面的海门跟在吴越军的后面。壬申（初七），两军在无锡交战。这时恰好徐温生病发烧，不能统率军队。吴越军攻打吴军主力，射出的箭就像雨一样密集，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谱把主力部队的战旗战鼓迁在左边，找了一个长相和徐温一样的人，穿上铠甲，指挥作战，这样徐温才得以休息一阵。一会儿，徐温的病稍的好转，就出去抵御吴越兵。这个时候，由于久旱草枯，吴军乘风放火，吴越的军队乱成一团，被吴军打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军的将领何逢、吴建，斩杀了一万人。钱传逃跑，吴军追到山的南面，又把吴越军打败。陈璋在香弯也击败了吴越军。

温募生获叛将陈绍者赏钱百万，指挥使崔彦章获之。绍勇而多谋，温复使之典兵。

徐温招募能够活捉叛将陈绍的人，给赏赐百万。指挥使崔彦章抓获了陈绍。由于陈绍作战勇敢而又多计谋，徐温重新让他统率部队。

初，衣锦之役，吴马军指挥曹筠叛奔吴越，徐温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间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过也，汝无以妻子为念。”及是役，筠复奔吴。温自数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问筠去来之罪，归其田宅，复其军职。筠内愧而卒。

当初在衣锦作战时，吴军的马军指挥曹筠背叛投奔到吴越，徐温没有治他妻子的罪，反而对她很好。后来派出秘使去告诉曹筠说：“你因为不得志而离开吴军，这是我的过错。你不必挂念你的妻子。”在这次战争中，曹筠又回到了吴军。徐温自己列举了过去没有任用曹筠的三点过错，却没有过问曹筠来去之罪，并把他的田地和住宅归还给他，恢复了他的军职。曹筠因内心深感惭愧而死。

知诰请帅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袭取苏州。温曰：“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皆以为：“吴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时也，宜尽步骑之势，一举灭之。”温叹曰：“天下离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引还。

徐知诰请求率领二千名步卒，换上吴越军队的铠甲、旗帜，跟在吴越败兵的后边，向东面出发，袭取苏州。徐温说：“你的计策是好的，然而我想让士卒休息一下，没有时间按你讲的去办。”各将领都认为：“吴越的军队主要依靠的是船只，现在天气大旱，水路干涸，这是老天亡他们的时候，应当将我们的步兵和骑兵全部调动起来，一举消灭他们。”徐温感叹地说：“天下战乱很长时间了，百姓的困苦已非常严重，钱公也不可以轻易小看他。如果连续不断地作战，不肯松懈，才正是诸位所担忧的。现在战胜了他们，应该让他们害怕，我们息兵不战以怀柔，使得两地的百姓们各安其业，君臣们都高枕无忧，难道这不是好事吗？打杖多杀百姓又为了什么呢？”于是领兵回去。

吴越王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宠姬郑氏父犯法当死，左右为之请，曰：“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出其女而斩之。自少在军中，夜未尝寐，倦极则就圆木小枕，或枕大铃，寐熟辄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盘于卧内，有所记则书盘中，比老不倦。或寝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约即寤。时弹铜丸于楼墙之外，以警直更者。尝微行，夜叩北城门，吏不肯启关，曰：“虽大王来亦不可启。”乃自他门入。明日，召北门吏，厚赐之。

吴越王钱看到了何逢的战马，悲痛得不能控制自己，所以将士们的心能归服他。钱宠姬郑氏的父亲犯了国法应当处死，左右大臣都为他请求免死，钱说：“怎么能因为一个妇人家乱了我的国法。”休郑氏将其父斩首。钱从小就在军队中，黑夜从未上床睡过，实在困倦的时候就枕上一个圆木，或枕上一个大铃休息一下，睡着后小木枕或大铃一斜，他就醒了，他把这种枕头叫做“警枕”。此外，他还在卧室内放一个粉盘，如有什么需要记下来的就写在粉盘中，一直到老也是这样孜孜不倦。有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如果外面有人来报告事情，他让侍女振动纸张就能醒来。有时他把铜丸弹到楼墙的外面，用这种办法来提醒打更的人。有一次他悄悄出去，半夜里敲北城门，守门官不肯开门，说：“即使是大王来也不能给开。”于是他从别的门进去。第二天，召见北城门官，很丰厚地赏赐了他。

丙戌，吴王立其弟为庐江郡公，溥为丹阳郡公，浔为新安郡公，澈为鄱阳郡公，子继明为庐陵郡公。

丙戌（二十一日），吴王立他的弟弟杨为庐江郡公，杨溥为丹阳郡公，杨浔为新安郡公，杨澈为鄱阳郡公，立他的儿子杨继明为庐陵郡公。

晋王归晋阳，以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以诸将陪食者众，请省其数。王怒曰：“孤为效死者设食，亦不得专，可令军中别择河北帅，孤自归太原！”即召冯道令草词以示众。道执笔逡巡不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韬所请未到大过；大王不从可矣，何必以此惊动远近，使敌国闻之，谓大王君臣不知，非所以隆威望也。”会崇韬入谢，王乃止。

晋王回到晋阳以后，任命巡官冯道为掌书记。中门使郭崇韬认为陪晋王吃饭的人太多，请求减少一些人数。晋王很生气地说：“我为保卫国家而不怕牺牲的人准备了饭菜，也不能自做主张，可以让军中另外选择河北的领帅，我自己回太原去。”于是马上召见冯道，让他起草告示来告诉大家。冯道拿起笔迟疑徘徊，一直不写，说：“大王刚刚平定河南，安定了天下，郭崇韬所请求的也不是什么大的过错，大王不听从就算了，何必以此惊动远近，如果让敌国知道，就会说大王君臣不和，这不是扩大威望的好办法。”正好郭崇韬进来谢罪，晋王才停止让冯道写告示。

初，唐灭高丽，天初，高丽石窟寺眇僧躬义，聚众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贡于吴。

当初，唐朝消灭了高丽。天初年，高丽石窟寺的瞎眼和尚躬又聚众占据了开州，并在那里自称为王，号大封国，到这时，派佐良尉金立奇向吴国纳贡。

八月，乙未朔，宣义节度使贺卒，以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瓒将兵五万，自黎阳渡河掩击澶、魏，至顿丘，同晋兵而旋。瓒为治严，令行禁止，据晋人上游十八里杨村，夹河筑垒，运洛阳竹木造浮桥，自滑州馈运相继。晋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李存进亦造浮梁于德胜，或曰：“浮梁须竹笮、铁牛、石，我皆无之，何以能成！”存进不听，以苇笮维巨舰，系干土山巨木，逾月而成，人服其智。

八月，乙未朔（初一），宣义节度使贺去世。任命开封尹王瓒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瓒率领五万士卒从黎阳渡过黄河，乘其不备而袭击了澶州、魏州，一直到了顿丘，遇到晋军才退回来。王瓒管理军队非常严格，令行禁止。他占据了在晋军上游十八里处的杨村，在黄河两岸修筑营垒，从洛阳运来竹木制造浮桥，从滑州接连不断地运来粮食。晋军蕃汉马步副总管、振武节度使在李存进也在德胜制造浮桥，有人说：“制造浮桥需要竹索、铁牛、石，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怎么能成功？”李存进不听这些人的话，他用苇绳拴住大的战船，再拴在土山上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修成了浮桥，人们都佩服他的聪明。

吴徐温遣使以吴王书归无锡之俘于吴越；吴越王亦遣使请和于吴。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吴王及徐温屡遗吴越王书，劝自王其国；不从。

吴国徐温派遣使者拿着吴王的信到吴越，归还在无锡作战时的俘虏，吴越王钱也派遣使者请求和吴国友好往来。从此以后，吴国停止了作战，让百姓得到了休息，三十几个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了二十多年。吴王和徐温曾多次给吴越王钱去信，劝说钱在国内称王，钱没有听从他们的话。

九月，丙寅，诏削刘岩官爵，命吴越王之。虽受命，竟不行。

九月，丙寅（初二），后梁帝下诏书解除刘岩的官职，并命令吴越王钱去讨伐他。钱虽然接受了命令，但没有去执行。

吴庐江公有财气，常叹曰：“我国家而为他人所有，可乎！”徐温闻而恶之。

吴国庐江公杨很有才气，常叹息地说：“我们的国家为他人所有，这样可以吗？”徐温听了杨的话后，对他产生了恶感。

第二百七十一卷

后梁纪六均王下贞明五年（己卯、919 ）

后梁纪六后梁均王贞明五年（乙印，公元919 年）

冬，十月，出为楚州团练使。

冬季，十月，吴国派杨出任楚州团练使。

晋王如魏州，发徒数万，广德胜北城，日与梁人争，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与梁人战于河，检击敬瑭，断其马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以所乘马授之，自乘断甲者徐行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亲爱之。敬瑭、知远，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婿也。

晋王到魏州，派数万名士卒扩建德胜北城，每天都和后梁争战，大小战争百余次，互有胜负。左射军使石敬瑭和后梁军在黄河边上交战，后梁军攻打石敬瑭，击断了石敬瑭战马的铠甲，横冲兵马使刘知远把自己的战马给了石敬瑭，自己骑着断了甲的马在军队在后面慢慢走。后梁军怀疑晋军有伏兵，不敢靠近，因此他们都幸免于难。因此，石敬瑭更加宠爱刘知远。石敬瑭、刘知远的先人都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

刘围张万进于兖州经年，城中危窘，晋王方与梁人战河上，力不能救。万进遣亲将刘处让乞师于晋，晋王未之许，处让于军门截耳曰：“苟不得请，生不如死！”晋王义之，将为出兵，全已屠兖州，族万进，乃止。以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处让，沧州人也。

刘在兖州包围张万进已经一年多，城中危急窘困，这时晋王正和后梁军在黄河上作战，无力解救兖州。张万进派遣他的亲信将领刘处让向晋王请求援兵，晋王没有答应。刘处让在军营门口割掉自己的耳朵，说：“如果不答应请求，活着不如死了。”晋王认为他很义气，准备出兵援救兖州。这时正好刘已经攻下兖州，灭了张万进家族，才停止出兵援助。晋王任命刘处让为行台左骁卫将军。刘处让是沧州人。

十一月，吴武节度使张崇寇安州。

十一月，吴国武宁节度使张崇率兵侵犯安州。

丁丑，以刘为泰宁度使、同平章事。

丁丑（十三日），后梁帝任命刘为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

辛卯，王瓒引兵至戚城，与李嗣源战，不利。

辛卯（二十七日），王瓒率兵到了戚城，与李嗣源交战，没有取胜。

梁筑垒贮粮于潘张，距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自将骑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饷者，俘获而还；梁人伏兵于要路，晋兵大败。晋王以数骑走，梁数百骑围之，李绍荣识其旗，单骑奋击救之，仅免。戊戌，晋王复与王瓒战于河南，瓒先胜，获晋将石君立等；既而大败，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万计。帝闻石君立勇，欲将之，系于狱而厚饷之，使人诱之。君立曰：“我晋之败将，而为用于梁，虽竭诚效死，谁则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为仇雠用哉！”帝犹惜之，尽杀所获晋将，独置君立。晋王乘胜遂拔濮阳。帝召王瓒还，以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为北面招讨使，屯河上以拒晋人。

后梁军在潘张修筑营垒，储蓄粮食，潘张离杨村五十里。十二月，晋王率领骑兵从黄河南岸向西行进，阻截后梁军的送粮人，俘虏了送粮人而返。后梁军在要害路段埋伏了士兵，晋军大败。晋王领着几个骑兵逃走，后梁军用几百骑兵包围了他们。晋将李绍荣认出是自己军队的旗帜，就一个人骑马去奋力解救晋王，仅使晋王免于一死。戊戌（初五），晋王又和王瓒在黄河南岸交战，王瓒先取得胜利，俘获了晋将石君立等。过了一阵，王瓒的军队被晋军打败，王瓒乘小船渡过黄河，跑回北城坚守。这次战败，有一万多士卒逃跑或被杀。后梁帝听说石君立非常勇敢，打算让他做自己的将领，把他关在监狱里，给他丰厚的待遇，并派人去劝诱他。石君立说：“我是晋军的败将，如果在梁国被起用，虽竭诚效死，有谁能相信我呢？”后梁帝还是很爱惜他，把俘获的其他晋将全部杀掉，只留下了石君立。晋王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濮阳。后梁帝把王瓒召回，任命天平节度使戴思远代理北面招讨使，驻扎在黄河抵御晋军。

己酉，蜀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有罪，消夺官爵，复其姓名曰全师朗，命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之。

己酉（十六日），前蜀国雄武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朗犯了罪，前蜀主解除了他的官爵，恢复了他的姓名叫全师朗，命令武定节度使兼中书令桑弘志讨伐他。

吴禁民私畜兵器，盗贼益繁。御史台主簿京兆卢枢上言：“今四方分争，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团结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

吴国禁止百姓私藏武器，盗贼越来越多。御史台主簿京兆人卢枢上奏说：“现在四方纷争，应当教百姓熟习战斗。况且善良的人是惧怕法律禁令的，而不安分守己的人舞弄干戈，这是想禁止争斗反而招来盗贼啊！应当组织民兵，让他们熟习战斗，各自保卫自己的家乡。”吴王听从了卢枢的意见。